筆記小說大觀

三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編

稗史彙編　索隱

仕進門

人事門

文史門

詩話門

宮室門

飲食門

衣服門

祠祭門

器用門

珍寶門

筆記小說大觀 三編 索隱

韓詩外傳十卷

韓詩外傳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藐焉爾六经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尚已至孔孟繼六经而作其文廣大渊弘中间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藴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绝學之餘迺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傚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简古屬

世範俗皆順於道究貺聖門家法嘗
漢世人物之所還能邪然生在當昔
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並列
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
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嘆天下之遺
書於蠹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

故世鮮聞今薛子汝脩篤學嗜詩迺
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爰
其文古而録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
不亦可嘉也乎

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序

漢初言詩者三家魯則申培公齊則
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後毛氏詩出三
家學始盡廢云予讀外傳未嘗不喟
然歎也曰嗟乎是何可廢哉夫其擢
古而揚今闡微而彰顯馳騁貫穿成

二家言藉夫子復起必將有起予之
嘆矣又其言雅馴薦紳尤善道之即
漢稱能文章如誼遷雄固之徒何可
多讓哉歷下薛子汝脩嗜古而文於
韓詩外傳獨傾心焉爰刻以傳同好
嗟乎漢薛漢世習韓詩今又得汝脩

韓氏詩世有薛氏知不廢矣

錢塘楊祐撰

韓嬰小傳

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

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

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

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憫榮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者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

皭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

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顔色齊顔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

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鍾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

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緣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

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朞年筋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齓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

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

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

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磏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磏仁者也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亦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濡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

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礫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第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騍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

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

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脩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

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興暴雨隊則橛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

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

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

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崔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

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 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

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

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大也嗛乎其廉而不劌也溫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

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下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

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
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
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
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
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
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劒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
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
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

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
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
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
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
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
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
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

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
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
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
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
桀相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
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
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
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
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
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
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
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
猶曰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
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
此五者君猶貴之　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

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
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
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
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

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
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
曳弗屢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
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
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
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
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
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

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
行義狥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
碩大且篤非良篤脩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
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
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
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闒
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
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

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
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
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
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闒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
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
不知予與試予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
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

靡盬不能埶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寺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群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群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

衆好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摽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第三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盭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群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道是

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

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

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寇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脩禮以齊朝王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節奏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刑于下如是

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内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崇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腸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瘥跛眇尫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

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配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

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脩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

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

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
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
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
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

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
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
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小成大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
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
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
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
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
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
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檝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
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
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
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
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

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游樂
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
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
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
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
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
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
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
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

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晉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

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

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夏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

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嵷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

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為非者吾以為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為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

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

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

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

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

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群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

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

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

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第三

韓詩外傳卷第四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

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効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愛說鍾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

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

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不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

以爲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虵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

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婦道也偏立卽亂具立卽治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

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

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

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之之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以己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人以官職

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詐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為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耶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

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

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

至順與要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達而類愚則端慤而法喜則和而治憂則靜而違達

則寧而容窮則納而詳小人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爲法故其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則治失之則亂由之則生失之則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籍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

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此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則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亡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

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兊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

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南苗亦狩之鞹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侈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齕忘其非揭豢也飯土而亡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

詩曰旣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

詩曰忠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貫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

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第四

韓詩外傳卷第五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

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强刧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絶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

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强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脩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强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

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

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㩣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

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兗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

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紲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之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脩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

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玆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

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盖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舄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書詩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損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

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

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欲行而求遂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

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

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
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而天道得
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
之至于晦也

天下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

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
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
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
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
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
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
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

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
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
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穽
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徃以中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
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
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
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
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

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
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
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
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
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
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淸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滓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躍焉視

不出閭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不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長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群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群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

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韓詩外傳卷第五

韓詩外傳卷第六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

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

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群下百吏莫不脩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

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内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命君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

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

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

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

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

渴也曰子知吾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
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
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
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
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
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
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踈行而去身
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
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

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
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田常弒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
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
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
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
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
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
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
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
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
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
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
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
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
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
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
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
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
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
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

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王面也而微至乎此莊

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

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

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

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

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

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

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

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卷第六

韓詩外傳卷第七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愼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愼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束縕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縕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縕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旣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

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内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

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之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

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

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

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

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絶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而絶之願趣火視絶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絶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絶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其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

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

宋王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

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

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

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

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

正直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

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

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蝗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鬭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

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第七

韓詩外傳卷第八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

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日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徇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弒莊公荊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荊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荊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為下懦為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

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

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

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强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

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飮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

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鎌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

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

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趨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

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
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
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
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
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
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
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
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
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
餧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斲于肆斧斤以
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
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
渰萋萋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
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
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
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
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
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
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
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
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
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
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

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

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

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

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没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廻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第八

韓詩外傳卷第九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

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慚愧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絶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

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

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

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

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

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荊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荊伯柳爲西河守荊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荊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

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

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

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衞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

子夘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

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脩身不可不愼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怨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

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梁粟不旦時

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屣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

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幷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鍾磬

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蓾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

必踈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氷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

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卷第九

韓詩外傳卷第十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

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群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

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餧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

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君子盈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illegible]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

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

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水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

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七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攫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攫笞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攫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

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

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蟁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蹷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

馬塡溝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敎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

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擧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

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縛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
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
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
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
鬭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
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
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
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

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
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
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
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
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
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
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
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
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
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
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
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
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
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
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
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
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
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
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
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
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
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
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

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

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

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

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

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蜋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

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

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衞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

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

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後序

斯道於天地閒寔元氣之數布無所不在而分量之大小則自夫人之所至何如耳六經元氣所鍾後有作者弗可及矣下逮諸子凡言之可以適道者君子歆有所托而傳爲憂道之心也予近閱書家塾得先君子所藏韓詩外傳取而讀之其事肆其變備其義微當爲漢人之書無疑也乃以質之鵲湖子鵲湖子曰固遺書也因復梓之使凡讀經者取爲猶幸可以翼道也夫道不常明而載之簡策者迺魚兎之筌蹄耳並之能言之士類求之詞章翰墨雖其覃精肆力不無所得要之則亦道也遠矣若韓子者可以多得乎哉若韓子者可以多得乎哉於是乎跋

嘉靖己亥秋八月望月泉薛來書于芙蓉泉之秋月亭

獨斷卷之上

漢　陳留蔡邕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皇帝皇王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

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承周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

王者至尊四號之別名

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

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天子正號之別名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

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

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渫瀆言尊號尊王之義也

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以言之

或謂之車駕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或曰朝廷亦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言之也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遂無言之者

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爲僥倖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皁帛越巾刀珮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其所當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然則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親愛者皆曰幸幸說從上章
策書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書誄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隷書以一尺木兩行唯此爲異者也

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宮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群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戒書戒勑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勑文曰有詔勑某官是爲戒勑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凡群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

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刻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

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章口報聞公卿使謁者將大夫以下至吏民尚書左丞奏聞報可表文報已奏如書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帛囊盛

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駮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駮議不言議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

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爲朝臣

王者臨撫之別名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之令長古之諸侯百乘之家曰百姓百乘之家子男之國也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

天子命令之別名

命出君下臣名曰命

令奉而行之名曰令

政著之竹帛名曰政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其明旦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為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三代建正之別名

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大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為正也

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

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三代年歲之別名

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夏曰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年

閏 月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天子諸侯后妃夫人之別名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人之言扶也夫人曰孺人孺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緺綟金印緺綟色似綠

天子后立六宮之別名

三夫人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嚳正妃又九九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

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取九
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

王者子女封邑之差

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帝之姊妹曰長公主儀比
諸侯王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天子諸侯宗廟之別名

左宗廟東曰左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
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徙
之三月示其潔也

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
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一壇一墠曰考
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王考
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大夫以下廟之別名

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三廟一壇考廟王廟
四時祭之也士一廟降大夫二也上士二廟一壇考
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而已自立二祀曰門曰行下
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所謂祖稱曰廟者
也亦立二祀與上士同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
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

周祧文武爲祧四時祭之而已去祧爲壇去壇爲墠
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壇謂築土起堂墠
謂築土而無屋者也

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

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
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爲群姓立社也天子之
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
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社

亡國之社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
社以自儆戒屋之奄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
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
族居百姓已上則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

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天子爲群姓立七祀之別名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
諸侯爲國立五祀之別名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
大夫以下自立三祀之別名
曰族厲曰門曰行
五祀之別名

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行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一作軷壤竈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與西東設主于竈陘也中霤季夏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于牖下也
五方正神之別名

東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南方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中央之神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六神之別名
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爲天田厲山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三神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官祠后土祠位在壬地社

神蓋共工氏之子句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爲社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偏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先農神先農者蓋神

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
之官如左
春扈氏扈止也 農正趣民耕種鳲鳩 夏扈氏農正趣民芸
除玄切 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藍切 冬扈氏農正趣民蓋
藏黃切 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冊切 行扈
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唶唶 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嘖嘖
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脂切 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鷃鷃
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
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

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
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
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毆疫鬼也桃弧棘矢土鼓
鼓旦射之以赤丸五穀播洒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
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神荼鬱壘
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
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神荼與鬱壘二神居其
門主閱領諸鬼其惡害之鬼執以葦索食虎故十二
月歲竟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也乃畫荼壘并懸葦
索於門戶以禦凶也

四代臘之別名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

五帝臘祖之別名

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大昊木行 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
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 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
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天子大蜡八神之別名

蜡之言索也祭曰索此八神而祭之也大同小異為

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
若土歲取千百

先嗇 司嗇 農
郵表綴 猫虎猫食田鼠虎食田豕迎其神而祭之 坊
水庸 昆蟲

五祀之別名祀臣五義

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
大災則祀能扞大患則祀

六號之別名

神號尊其名更爲美稱若曰皇天上帝也鬼號若曰皇祖伯某祇號若曰后土地祇也牲號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之屬也粢號黍曰薌合粱曰香萁之屬也幣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之屬也

凡祭宗廟禮牲之別名

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

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香萁稻曰嘉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太祝掌六祝之辭

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告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策祝遠罪病也

宗廟所歌詩之別名

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　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　天作一章七

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　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　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　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　豐年一章七句蒸嘗秋冬之所歌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所歌也　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　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　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　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所歌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之所歌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群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　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已之所歌也　載芟一章三十

一句春耤田祈社稷之所歌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　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　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　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　賚一章六句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也　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

右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

五等爵之別名 一本云周制也

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助理天下其地封百里侯

者侯也候逆順也其地方百里伯者白也明白於德其地方七十里子者滋也奉天王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方五十里

守者秦置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伊河洛也漢改曰河南守武帝會曰太守世祖都洛陽改曰正

諸侯大小之差

諸侯王皇子封爲王者稱曰諸侯王徹侯群臣異姓有功封者稱曰徹侯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也

朝侯諸侯有功德者天子特命爲朝侯位次諸卿

王者耕耤田之別名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三代學校之別名

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諸侯曰頖宮頖言半也義亦如上

五帝三代樂之別名

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

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

朝士卿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也群臣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也群吏在其後三槐三公之位也州長衆庶在其後

四代獄之別名

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皐陶爲理尚書曰皐陶作士夏曰均臺周曰囹圄漢曰獄

四夷樂之別名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

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爲之聲

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一作禁北方曰禁一作昧

獨斷卷之上

獨斷卷之下

漢　陳留蔡邕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易曰帝出乎震震者木也言宓犧氏始以木德王天下也木生火故宓犧氏沒神農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神農氏沒黃帝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黃帝沒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昊氏沒顓頊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顓頊氏沒帝嚳氏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帝嚳氏沒帝堯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高祖以火德繼之

伏犧爲太昊氏炎帝爲神農氏黃帝爲軒轅氏少昊爲金天氏顓頊爲高陽氏帝嚳爲高辛氏帝堯爲陶唐氏帝舜爲有虞氏夏禹爲夏后氏湯爲殷商氏

武王爲周

高祖爲漢

高帝在位十二年生惠帝

惠帝七年無後

呂后攝政八年立惠帝弟代王為文帝

文帝二十三年生景帝

景帝十六年生武帝

武帝五十四年生昭帝

昭帝十三年無後立元衞太子孫為宣帝

宣帝二十五年生元帝

元帝十六年生成帝

成帝二十六年無後立弟定陶王子為哀帝

哀帝五年無後立弟中山[illegible]為平帝

平帝五[illegible]莽篡 一

王莽十六年劉聖公殺之

聖公二年光武殺之

光武三十三年生明帝

明帝十八年生章帝

章帝十三年生和帝

和帝十七年生殤帝

殤帝一年無後取清河王子為安帝

安帝十九年生順帝

順帝十九年生沖帝

沖帝一年無後取和帝孫安樂王子是為質帝

質帝一年無後取河間敬王孫蠡吾侯子為桓帝

桓帝二十一年無後取解犢侯子立為靈帝

靈帝二十二年生史侯董卓殺之立史侯弟陳留王為帝

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聖公三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莽不入數高帝以甲午歲即位以乙未為元

帝嫡妃曰皇后帝母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其衆號皆如帝之稱秦漢已來少帝即位后代而攝政稱皇太后詔不言制漢興惠帝崩少帝弘立太后攝政哀帝崩平帝幼孝元王皇后以太皇太后攝政和帝崩殤帝崩安帝幼和熹鄧皇后攝政孝順崩沖帝質帝桓帝皆幼順烈梁后攝政桓帝崩今上即位桓思竇后攝政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群臣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十四世十五世十六世

中山孝王 平帝

定陶共王 哀帝

戾太子 史皇孫 宣帝 元帝 成帝

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長沙定王 春陵節侯 鬱林太守 鉅鹿都尉 南頓令 光武帝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清和孝王 安帝 順帝 沖帝

千乘貞王 樂安夷王 渤海孝王 質帝

河間孝王 蠡吾侯冀 桓帝

解犢亭侯淑 解犢亭侯萇 靈帝 獻帝

文帝弟雖在三禮兄弟不相為後文帝即高祖子於惠帝兄弟也故不為惠帝後而為第二宣帝弟次昭帝史皇孫之子於昭帝為兄孫以係祖不得上與父齊故為七世光武雖在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父祖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世故河圖曰赤九世會昌謂光武也十世以光謂孝明也十一以興謂孝章也成雖在九哀雖在十平雖在十一不稱次

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之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之意也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別立廟月備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

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合高祖已下至平帝為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為光武稱禰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遵承遂常奉祀光武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

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桓曰威宗唯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今洛陽諸陵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日上飯太官送用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後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

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尚書官屬陛西除下先帝神座後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欲皆使先帝魂神具聞之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祖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也四時宗廟用牲十八太牢皆有副倅西廟五主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也高帝為高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其廟皆不毀孝元功薄當毀光武復天下屬弟於元帝為子以元弟為禰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毀也

東廟七主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也光武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為穆宗安帝為恭宗順帝為敬宗桓帝為威宗廟皆不毀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為廟者三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是也追號為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葬敬北陵安帝祖母也清和孝德皇后安帝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懷后葬西陵和帝母也安帝張貴人曰恭敏后葬北陵順帝母也

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

漢家不言禘祫五年而再殷祭則西廟惠帝景昭皆別祠成哀平三帝以非光武所後藏主長安故高廟四時祠於東廟京兆尹侍祠衣冠車服如太常祠行陵廟之禮順帝母故云姓李或姓張高祖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孝宣繼孝昭帝其父曰史皇孫祖父曰衛太子太子以罪廢及皇孫皆死宣帝但起園陵長承奉守不敢加尊號於祖父也光武繼孝元亦不敢加尊號於父祖也世祖

父南頓君曰皇考祖鉅鹿都尉曰皇祖曾祖鬱林太守曰皇曾祖高祖舂陵節侯曰皇高祖起陵廟置章陵以奉祠之而已至殤帝崩無子弟安帝以和帝兄子從清河王子卽尊號依高帝尊父爲太上皇之義追號父清河王曰孝德皇順帝崩冲帝無子弟立樂安王子是爲質帝帝偪於順烈梁后父大將軍梁冀未得尊其父而崩桓帝以蠡吾侯子卽尊位追尊父蠡吾先侯曰孝宗皇母匽太夫人曰孝崇后祖父河間孝王曰孝穆皇祖母妃曰孝穆后桓帝崩無子今

上卽位追尊父解犢侯曰孝仁皇母董夫人曰孝仁后祖父河間敬王曰孝元皇祖母夏妃曰孝元后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爲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

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也

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洛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

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

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座則起此之謂也舊儀三公以下月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爲正月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始起麋鹿解角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不聽事送迎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

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鐘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鳴則息也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在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先帝時時備大駕上原陵也不常用唯遭大喪乃施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

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諸副車小駕祠宗廟用之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書中中常侍侍御史主者郎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諸軍車騎春秋上陵令又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令以下皆先行

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名之曰五帝車非也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芝車親耕籍田乘之又有蹋猪車慢輪有畫田獵乘之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

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金鍐方釳繁纓重轂副牽

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

左纛者以氂牛尾爲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騣上

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騣前方釳者鐵廣數寸在騣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繁纓在馬膺前如索帬者是也

重轂者轂外復有一轂施牽其外乃復設牽施銅金

鍐形如緹亞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今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

前驅有九斿雲罕闒戟皮軒鑾旗車皆大夫載鑾旗者編羽毛引繫橦旁俗人名之曰鷄翹車非也後有金鉦黃越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也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爲之也

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鎛正黃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

虎烏龜形上但以青縑爲蓋羽毛爲後戶

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漢雲翹冠樂祠天地五郊舞者服之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

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皋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而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于其端是爲十二旒組纓如其綬之色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組纓各視其綬之色旁垂黈纊當耳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衣黼衣佩玉佩履約履孔子曰服周之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公王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朝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

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諸侯卿七其纓與組各如其綬之色衣玄上纁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祠宗廟則長冠袀玄其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御史冠法冠謁者冠高山冠其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玄端執事者皮弁服宮門僕射冠却非大樂郊社祝舞者冠建華其狀如婦人縷

麗迎氣五郊舞者所冠亦爲冕車加出後有巧士冠其冠似高山冠而小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傳青褠綠幘主贊曰主家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爲之起乃賜衣冠引上殿董仲舒武帝時人其上兩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群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

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通天冠天子常服漢服受之秦禮無文遠遊冠諸侯王所服展筩無山禮無文高山冠齊冠也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不展筩無山秦制行人使官所冠今謁者服之禮無文太傅胡公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

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卿大夫尚書博士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梁漢制禮無文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爲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之飾秦滅太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鼠尾飾之趙以其君冠賜侍中齊冠或曰長冠竹裹以纚高七寸廣三寸形制如板

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爲珠形制似縷簏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圖一作徒以爲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令舞者服之

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漢祀宗廟大享八月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

術士冠前圜吳制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

不用其說未聞

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禮無文

却非冠宮門僕射者服之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七寸前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士服之禮無文

珠冕爵冔收通天冠進賢冠長冠緇布冠委貌冠皮弁惠文冠古者天子冠所加者其次在漢禮

遠拂不成曰隱　靖民則法曰黃

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

殘人多壘曰桀　殘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　愛民好與曰惠

聖善同文曰宣　聲聞宣遠曰昭

剋定禍亂曰武　聰明睿智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布德執義曰穆

仁義說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神

布綱治紀曰平　亂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　辟土有德曰襄

貞心大度曰匡　大慮慈民曰定

知改能改曰恭　不生其國曰聲

一德不懈曰簡　夙興夜寐曰敬

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靖

安樂治民曰康　小心畏忌曰僖

中身早折曰悼　慈仁和民曰順一曰頃

好勇致力曰莊　恭人短折曰哀

在國逢難曰愍　名實過爽曰繆立穆切

壅遏不通曰幽　暴虐無親曰厲

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兼國曰桓

經緯天地曰文　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　去禮遠衆曰煬

怠政外交曰攜　治典不敷曰祈一曰賓

右蔡氏獨斷一編古之
制度文爲類於此乎考
録本多舛今稍是正而
刻之舒頪淳熙庚子六
月初吉江都呂宗孟書

獨斷卷之下終

素書

黃石公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畧爲是盜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于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

可以言盡哉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
未嘗不相為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
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疇傅
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
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
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
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道至
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
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
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
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
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

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
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為子房者
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
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
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
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
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
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
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
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
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
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

粕棄滓猶足以云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髴為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于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

宋張商英天覺撰

素書目錄

素書

漢　黃石公著

宋　張商英註

明　程天榮校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註曰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爲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註曰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註曰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無所欲而不得也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慧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註曰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慧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爲仁仁

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
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
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註曰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
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
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註曰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
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右第一章言道不可以無始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
孔子爲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
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
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有德有信
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

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右第二章言道不可以非正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己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讓過

讓猶折讓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無損過可以無讓爾

貶酒闕色所以無汙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悞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乃不悞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脩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強國矣而窮於仁義弘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也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人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物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殫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

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橛橛者有所恃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右第三章言志不可以妄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註曰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先於脩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已脩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無係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艷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可不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爲明爲哲爲智爲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無常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狥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強項羽自恃其勇高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而任之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疎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右第四章言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而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

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心行

後令繆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威于鈇鉞

好衆辱人者殃

已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昏女謁公行者亂

如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爲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爲重利近於實於義爲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廢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

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群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群情隔息阿諛竝進私徇竝行人人異
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疎
用賢不任則失士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
行賞悋色者沮
色有靳悋有功者沮項羽之刓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註曰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
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已者貴賤不足以爲榮辱貴亦固有賤亦
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于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
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
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
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强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強者有以人強者有以勢強者有以兵強

者堯舜有德而強桀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強
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強失諸侯之勢
而弱唐得府兵而強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
強惡爲弱其於身也性爲強情爲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患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

捍疆埸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行者眛

私眛公曲眛直也

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暴

註曰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溷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有無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右第五章言遵而行之者義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無福矣

飢在賤農寒在墮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

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群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註曰暗也

自信不疑人
註曰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素書　十八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疏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柔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註曰當上而下
素書　十九
走不視地者顛
註曰當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才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冲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爲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

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隋國殘矣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爲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王之褒似同之漢之閹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見已生者慎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跡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動而無爲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已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爲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

舜有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是也

同仁相憂

文王之閎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商紂之臣億萬盜蹠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利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

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翟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時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内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時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黄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醯之賊扁鵲逄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志同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註曰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外之順中國而内

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烏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行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綯縶其頸童子服之風於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則一

右第六章言安而履之之謂禮

素書終

新語二卷

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畧中序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

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

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

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狹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為大有

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啟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

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常輙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

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矣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

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新語目錄

新語目錄終

新語卷上

漢 楚人陸賈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
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
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
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
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
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
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
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
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

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
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絶隔未
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
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
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
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
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
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
義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

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
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缺字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
諸天地缺字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
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
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鍾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
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趍末
伎巧横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
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
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

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
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
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
顯仁義也夫人者寛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
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
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
遠悅脩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
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

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缺字)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缺字)設光耳聽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正不得兩張(缺字)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竝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

力盛者驕眾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缺字)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為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

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偽既(缺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眾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

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
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
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
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
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
絶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
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
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劒非惟
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

良之御有劒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
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
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爲智者設馬爲御者
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
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
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因世
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
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
興王者行之於朝廷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

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
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
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
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墻之內夫進取者不可
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
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

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
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
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
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
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
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
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
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
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

而長驟疾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强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疏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

小治大亂度千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一字）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耻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國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歛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

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

雲雨丘阜生缺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
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缺二
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
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
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
房闥備厩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
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
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
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

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
尚武於朝缺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
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
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
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
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
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
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横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
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
若對曰盍徹乎盍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
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
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
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
不爲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
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
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錯缺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

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
往者何以當背衆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
石沈木群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
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
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
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
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
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
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

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

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柬魯之心鄰〔缺字〕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彊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愼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脩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尅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

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温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脩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務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

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

在已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以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

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讎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

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修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

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緜緜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缺二字)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

新語卷下

漢　楚人陸賈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

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屼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纍纍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

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
短者續長大者治鐏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
上備大牢春秋禮庠褒以文采立禮矜莊冠帶正容
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
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
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
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犂嚙報之士或懷不羈
之才身有堯舜皐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

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
助者強餚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
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
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
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
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
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
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

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
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珎帷之寶也鮑丘之
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
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
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
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
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
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
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

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
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
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
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
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
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
類儴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

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横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

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横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絶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

君皆強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繕不用之好以（缺字）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缺二字）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缺二字）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别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

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穀（缺）

懷慮第九

（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

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横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横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敵對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

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缺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怪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弃（缺三字）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灾變之異

（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惟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缺二字）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字）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字）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

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秉政圖（缺字）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二字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褞袍不足以避寒倥傯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缺二字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

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三字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缺三字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

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含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藩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

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綃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缺二字瑇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第十一

君（缺二字）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凶之（缺一字）一出於身（缺二字）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字）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

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字）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缺四字）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缺三字）鷁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鴝鵒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缺二字）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録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缺二字）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異俗莫

不知（缺三字）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缺三字）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缺二字）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缺一字）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絢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
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缺字是以君
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
擇欲謹學問欲缺四字　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
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缺六字
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
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　功凡
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
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

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
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
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缺三字弛
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
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缺字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
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
缺五字　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　孔子承
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字
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

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字　好者不必同
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
象也日缺八字　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
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
相缺字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
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
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　虹蜺冬
見蟄蟲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
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

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字則湯武不
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七字　亂之
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
世於窮缺五字　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
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
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
而不廢雖未爲君缺六字　已孔子曰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缺三
字　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

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三字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四字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敎也學者無缺四字晝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

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

新語後記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譔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辯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

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寀渊之桐鄉嘗得其本鋟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然則李君之行之者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

者之當鑒也

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

都穆記

新語　記　二

新序十卷

新序叙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葢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𢽽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

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

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

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

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既

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新序目錄

新序目錄終

新序卷第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

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愼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

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
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
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
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
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
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

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
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
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
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
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
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
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
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
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
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
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
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
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
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
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
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

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
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
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
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
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没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柰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方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

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

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智者不爲謀則社
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
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群臣
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
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
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
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

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
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
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
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
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
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
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
黃入拜爲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
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
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
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華車百乘不憂德義之

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
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
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
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
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
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

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

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

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

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

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翺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鴳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昆侖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寤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

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歛爲良譬之其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

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新序卷第一終

新序卷第二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

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
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
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
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
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
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爲明也魏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
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

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
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
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甘茂下蔡人也
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樗里子爲右丞
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
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
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
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
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
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
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
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
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
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
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
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
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

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
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
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
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
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
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
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厨字）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

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
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
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
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至也所以貴騏驥者為
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
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
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
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

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
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
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
臺觀帷簾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
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
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
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脩官
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
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
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
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
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
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
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
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
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
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柰

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
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
行者其御公孫龔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
而怒曰龔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龔對曰
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
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
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

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襄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
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
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曰
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荅曰
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
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

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
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
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
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
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
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
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税者臣亦與
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
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
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
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
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
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
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
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
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

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
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
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
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
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
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
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
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慰之所及也在

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歟妄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

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為之柰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兎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鰋鯉仰齧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飄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隕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

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麈麖鹿彉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一有而字）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

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

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

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王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致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

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
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碭而失
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
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
悦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臼頭深
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
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
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
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
聞之莫不揜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顏女子也於是
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
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
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
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
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
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
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
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
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
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讎外有二
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
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
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
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
於山林諂諛强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

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
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
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
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
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
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第二終

新序卷第三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

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

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

我雖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

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筴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筴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王醜可

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

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忠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

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　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

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黜而不

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誇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

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報字）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生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

得察於燕先生過舉擢之賓客之中而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

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畢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

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廢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絶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寃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爾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欺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

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
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
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
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
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
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朱象管蔡是也

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
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
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
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
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
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
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
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
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沉
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
因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
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
之璧秖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
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

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
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荊軻之
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
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
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同卑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新序卷第三終

新序卷第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剏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甯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强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

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者也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

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劒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絶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温之盟後南破强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弊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

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晋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晋强國也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

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郄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

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

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

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寗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寗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天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

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于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

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水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

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

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

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

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一作損）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魯之有鸜鵒爲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鸇者黑色食爵

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鸇者是
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
害也故爵生鸇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
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

新序卷第四終

新序卷第五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
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

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
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
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
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
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
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
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竺吳王闔閭學伍子胥

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瘖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

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

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誠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

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翁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

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

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

死僵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
存亡主之死生猶夫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
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
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
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
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吽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
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
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

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
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
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
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
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
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
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

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
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
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
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
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
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
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

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
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
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實耶苟慮害人人
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甚不
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
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
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
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
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顔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顔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

人乎顔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趣駕請顔淵顔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顔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顔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
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
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
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
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
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筴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
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
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
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
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
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
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

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
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
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
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
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
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
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

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
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
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
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
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
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
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
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
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

不哀哉公王丹徒隷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
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晩矣而卒見
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
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
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
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
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
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悦然
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

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鄙喟然歎曰吾知所以亡矣吾
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
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内外不聞吾過是以至
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
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
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群臣陳履狀善
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
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
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
閻樂趙高之婿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
夷宮攻射二世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
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
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
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

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
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
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王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王
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王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
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

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追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王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王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與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

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趦趄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

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

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

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新序卷第五終

新序卷第六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刺奢第六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

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

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縮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

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

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

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荊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

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

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新序卷第六終

新序卷第七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

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

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華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卽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

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

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

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饘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踰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

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

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

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禨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猒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隣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

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

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
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
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弒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弒及賊
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
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
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
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

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請魯
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
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
所難也魯君乃以眞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
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
之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
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
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
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
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
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
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
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以爲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
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
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
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
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
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

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

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群臣諂諛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

清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世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

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
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
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
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
汙而覇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
覇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
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

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
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
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
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
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
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
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
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
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
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
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
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
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

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
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
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
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
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孤父之盜

丘人也見之下壷餐以與之爰族目三餔而能視仰
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爰族目曰
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
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毋曾子不
入邑號朝歌墨子囬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
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至
也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
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
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
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
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
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
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弃其蔬而立槁
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
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
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臼程嬰
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盾時爲貴大
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爲弒君屠
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
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　朔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
猶爲首賊賊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
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
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
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

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
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
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
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
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
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
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
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

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宫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爲祟景公

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宫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宫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不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

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

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使也不知
而出之愚也使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虐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
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
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
武爲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
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衞律說武武
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絶不與

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
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
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
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
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紿言武
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
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第七終

新序卷第八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
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
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
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
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

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
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
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
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
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
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
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

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絶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

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讒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

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試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

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内其劒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

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知伯而去之三年

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絶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絶屬無别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

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劒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箙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

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新序卷第八終

新序卷第九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

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

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晉幾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

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

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宫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宫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隣也隣之强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晝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

晉願君圖之秦兵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爲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大之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沈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

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

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孰慮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恠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爲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

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絶而霸秦夏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爲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

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黄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黄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黄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説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攻燕酸棗虚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記作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甄(史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

(史記作磨)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

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絶腸折穎摺頸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出兵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南面攻楚)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

入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爲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王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桎史作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

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爲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爲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内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構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構秦秦已内鄭朱矣虞卿以爲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今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内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

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

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

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

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愼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

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卽發虞卿東見齊王與

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第九終

新序卷第十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善謀下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齮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

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宛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

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因之欲

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遺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郄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桀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秉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即聽

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

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强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竪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

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鬬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

心於是高皇帝在雒陽南宮上臺見群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卽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

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肴澠倍河海嚮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卽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

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爲害者由保仁德之東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爲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卽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

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壁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卽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

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

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爲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

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爲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

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内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内史内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内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内有親親

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内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絶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爲一家天子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常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效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

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
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
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
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
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
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
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槥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

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氏
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
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
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
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之業以支
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大行曰不然
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
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

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
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
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
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
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矣則北發月
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
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
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
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
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為功夫橫行則中絕
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
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
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逝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
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
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

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旣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郤曰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爲策曰古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卽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內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詿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新序卷第十終

説苑二十卷

説苑新序序

説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説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歆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至論新序則以為秦漢絶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

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
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
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
在鎔其為鍾鏞為鼎彝尊罍皆是也

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為
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為鍾
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
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
將必為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為精微
其書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

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達
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
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
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
膠膠然亂於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
其自序以為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

弟守先生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
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
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
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
於機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
晉斷喊於虛無盡矣即筆之所推獨

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析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絕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

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為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離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為忠夫以子政為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

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即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徼應乃至亡國弒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審批其逆鱗者是亦

豈枉己者之為使肯枉己則子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迺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筆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

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為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從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教失舊聞惟子政之書特為雅馴今讀說苑二十

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脩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為之辯著如此云

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

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

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

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

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

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說苑目錄終

說苑卷第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

道之甚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

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

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

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

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

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

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屑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

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强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

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巳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

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

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

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

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

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

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

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

庶人與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

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第二

臣術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

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

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眾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

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

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

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

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

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

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今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

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

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

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

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

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

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

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爲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

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

不解矣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愻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

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終

錢塘郭志學寫

說苑卷第三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

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

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

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眾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寗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寗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

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寗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栝而羽之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

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

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

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

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說苑卷第三終

說苑卷第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

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

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

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

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

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

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

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

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闘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狥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

與我者其亨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

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昔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

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終

說苑卷第五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

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

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

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
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
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
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
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
其僞孰知其非眞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
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
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

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况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
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
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
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
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
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
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
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
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

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
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
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
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
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
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

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

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鷇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之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

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肎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天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

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鬭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鬭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鬭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鬭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讌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

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終

說苑卷第六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

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

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

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

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

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惟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

來形於内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

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報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

良吏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况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

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

後令君有令群臣之顧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
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
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
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
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
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
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
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

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
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
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
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
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
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
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
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
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
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
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
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
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

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梯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

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抶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

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十六終

說苑卷第七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

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内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

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

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

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

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

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

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

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

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卭此傷姦臣

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

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

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

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

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稾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稾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

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說苑卷第七終

說苑卷第八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刦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絶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絶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

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典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産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愼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内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身或作）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内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

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

隣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

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嵯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覇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强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刦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

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克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

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

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

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尸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

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悋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

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髠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髠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

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髠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髠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

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

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謂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

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晋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愼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黄踞堂而與之言翟黄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

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

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

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

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禽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

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

子曰良臣人所顧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

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終

說苑卷第九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

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顔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顔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内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

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游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毐四肢

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一本作棫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蔾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蔾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

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
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
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
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
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
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
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
人之行豈遽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
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
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
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
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
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
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
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
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
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
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
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
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
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
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

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黄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

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

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

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入）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疏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

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

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

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

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

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

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九終

說苑卷第十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敬愼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愼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愼其獨也諺曰誡無垢思無辱夫不誡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

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

是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

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

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

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懐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絶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上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戄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

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

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强對曰不如秦强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强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

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强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

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

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妒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

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車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

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

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援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

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窐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第十終

說苑卷第十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

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

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

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老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

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聞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傳之城武丁夕夢

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
公得之時覇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强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
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
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
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
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
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而遂傑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
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
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
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
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鬭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
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
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
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
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
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
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
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擧白浮君
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
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
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擧白而
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舃立于遊水
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
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
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
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蔺芘張翠蓋而檢犀尾
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
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䬻州焉乎秦胥
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尹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　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

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
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
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
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
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
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
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
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
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
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
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
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
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
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
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
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
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
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

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
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柰何其說可得
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
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
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

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

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

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

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

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 終

說苑卷第十二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
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
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
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
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
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
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
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一人
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
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
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于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　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柰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

相曰爲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

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嶇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晋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晋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

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

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 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麄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

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

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敎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敎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馬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

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

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終

錢塘邵志學寫

說苑卷第十三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湫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

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

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昬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曰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

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殁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

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晋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晋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

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陵

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

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禬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栢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珎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

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人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晋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覇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雜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剸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挼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

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

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

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

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

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畜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三終

說苑卷第十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

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

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癰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

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

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

不著無富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
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
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
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
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
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
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
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

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
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
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
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
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
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
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
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
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
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
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
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
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
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
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
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
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
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
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
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

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四終

說苑卷第十五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

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illegible]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救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强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强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

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强楚師大敗撙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

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

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畢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

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

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劒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尨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閶不及鞈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胈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飜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劒戟以爲

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

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王也曰諸侯之王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

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

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

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

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

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第十五終

說苑卷第十六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疏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

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

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栢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 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蝝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

廉士不妄取以財為草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為死無禮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踒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為慎終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衣食

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為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嘷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

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氷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已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

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

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愼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栝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

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愼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

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毁形爲耻君子以毁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

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

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

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猨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鶩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第十六終

說苑卷第十七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

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

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

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

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頊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illegible]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

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徵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貍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

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貍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

止然則暮託宿於鱣䱇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

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眾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

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

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

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茍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

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為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為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

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

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

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

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

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

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

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

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黒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

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纍崒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王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温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

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温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

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羨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第十七終

說苑卷第十八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

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

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

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

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塡也惟塡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

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

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顋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喝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啟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

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

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

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傳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

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

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
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
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
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
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
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

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
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
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
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
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
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
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
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
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
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
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
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
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
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

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
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
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
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
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宜
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
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
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

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因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

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䖟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

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死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

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

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

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八終

說苑卷第十九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

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

韍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

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産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戸夫引手出戸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

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其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産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柰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柰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大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香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

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

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慠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

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

殺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
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轝佐轝止則百姓畋獵獺
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
夭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

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
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
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
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
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
肅愼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
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
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
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
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
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
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
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
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

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
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
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
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
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
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
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
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

一襚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

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

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

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宜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宮宮里用之各擊鼓

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僾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偶偶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

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

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

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

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
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
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
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
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
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
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
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
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

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
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
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
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
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酳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
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鞞之
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
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
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

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
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
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
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踈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

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

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

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者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

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

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

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說苑卷第十九終

說苑卷第二十

漢　吳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王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爲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鬬之患起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

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内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

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珠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

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厥先王宮

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大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

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

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閒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

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

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
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
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
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
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
諫不聽　公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勢與
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
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
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
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
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
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
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
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
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
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
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
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
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
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
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
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

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
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
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
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
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
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
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

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作忌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

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眾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

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櫝葛藟為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内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

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

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翦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第二十終

錢塘郭志學寫

新書十卷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充

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形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棲據如江河溫濇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跡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霧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事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余爲序余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

至公卿未嘗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以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癰潰癘

蘇公論其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世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胥壞中上則為德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亮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

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為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孫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

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黄寶序

新書目録

新書目錄終

新書卷第一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强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

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

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上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

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在於戮者政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

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将行其師賢相

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走逃北而遂壞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擒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糜沒矣故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覇征而諸侯從其削也

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絶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令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

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袵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

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削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至今則陛下誤甚矣特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雖爲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爲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藉也竊爲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

數日之間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足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之馳騁鍾鼓之樂勿爲

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固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業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盗賊可少斟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襁緥之葬各以其順終

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稱爲大宗上配太祖五漢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衆不疑玄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明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

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　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主數爽其憂困饑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離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垂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鋣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

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夭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骨肉何以異此

藩彊 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

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羮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羮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羮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羮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

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尚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跛盭上古蹠字下古戾字蹠盭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跛盭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絜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

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目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

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事勢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彊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槀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禁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隣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

以爲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兢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天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一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荊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新書卷第二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

宜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葅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制定之

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旣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卽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旣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衆理也然至髖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熛熛弗

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鬭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

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

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冦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冦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冦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冦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

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

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
僇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隷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
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
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
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
駡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
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
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
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
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
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
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無耻奊(胡結反)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
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
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俱無耻俱苟
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
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

謂汚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
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
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爾
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
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厲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

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尒亡身國尒忘家公尒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卷第二　終

新書卷第三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俗激　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固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耻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

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剄大父矣則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書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獗而趨之者乃豕羊駈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立持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賊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奸人

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刼懦壯凌衰

攻擊奮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諂而相飭設輚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爲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肝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

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毋也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毋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二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瓌瑋 事勢

天下有瓌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瓌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而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衣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

少矣即遇凶年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

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計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目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產子 事業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衣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

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嘉會召客得以被墻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皁綈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舛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尒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錞此而有安上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疵㾦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冐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

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罪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

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太

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無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無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弥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而爲境小國闊大國而爲都小大駮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故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

遠矣今此不輸将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今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絶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

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之蚤定毋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将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令天下如曩時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六七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

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敢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

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如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齘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縲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令利百金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饑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既或聞耳矣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将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将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塡溝壑剽盜攻擊者與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弗自省憂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踈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 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粮食餽饟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

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爲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

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恐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有甚逆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搁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第三終

新書卷第四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卽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贊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武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將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忿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

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德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

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窾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駭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将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

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将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且醓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将得此将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蹀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将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所富必令此有高

堂邃宇善厨處大囷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囷令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将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覩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觳抵也客胡使也

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
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爲
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
兒擣遒之戲天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
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旣得奉酒出
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
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
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
務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
必足之財且用吾八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
符節適繕栒也乂或人且安得乂捍若此故三表已
諭五餌旣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
聊寐食不甘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
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
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迸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壐迸仇讎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
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
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累且引衆而遠
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
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
險之所多爲鑿關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
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
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
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膹炙嚾滫多飲酒此則亡

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
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
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
期五歲近期二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甚或曰建
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
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錦金尺帛然而
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
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踈躇逆天下窾貧盜賊罪
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

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寇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慉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懐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 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巳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爲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實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匽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淮難 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誰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横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入於天子國横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黄金而歸

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費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機奇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其人自病

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焉泣洽衿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執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忌陛下哉白公勝

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閭閻富故然使縛諸剌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荊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鱄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泛方勇反覆也）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埶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
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
者世未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
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
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故
法未畢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
乃試而畜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
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

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
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柰何不促使計所以爲
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 事勢

邇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
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
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
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
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殽鉛鐵及
錫雜銅也不可得羸而殽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羨
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舍賜而鑄者情必奸
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曰着以請之
則吏隨而揜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圖之民
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

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
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
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
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
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鄉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
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
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
且日鬭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
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圉之

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費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畱也

新書卷第四終

新書卷第五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傳職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道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董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内之教篤以固之忠信

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閒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

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

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噍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强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無函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謡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

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

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

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

義者謂之充一本作輔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

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而

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鬭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與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惟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蹀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

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隰侯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

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諫左右急也

輔佐　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監而

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延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反輿馬之度材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論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傅聞以掌騶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

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過大臣之敬過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識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祁天明故歷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

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有脫文

問孝 闕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恐當作作）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踰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强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强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

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差斂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斂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

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樹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

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雎而不逮不出頡䧴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

在魚鱉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蠚猛蚏之虫蜜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蚏丁肖反

容經 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瀸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

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
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
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
之視端沵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
虎張喪紀之視不沵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
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屛風折聲軍
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顚正視
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
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

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共音恭 下同）坐以經立之容
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
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伍肘曰
卑坐坐容也（跌徒結反 伍與低同）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
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掉徒弔反）趨以微磬
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沵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
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
旋之容也（倏式六反 跘步槃反）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

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
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玄未詳）拜而未起伏容也坐
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
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乘繩證反 下同）立乘以經
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
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
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
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趮視數顧容
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跛彼寄反又作跛　智反蹁蒲堅反足不正也 趮　含反數音朔比毗志反咳音慨唾吐卧反）古者
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
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
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
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
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
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
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行
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

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小大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乎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况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蚿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惛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

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春秋　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

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償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眾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

能脩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隣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扶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

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傴者之背斮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咎不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修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免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

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為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

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終

新書卷第七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

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

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
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
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
食甚絜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
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
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
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
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

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
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
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
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
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
䶒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
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
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
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
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
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
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
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
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
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
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

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
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
行卽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
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
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
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 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
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

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

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躄戴璧號唫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谿徼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閽官為積孫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結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稿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群嗥而入淵彘銜菹而適奧燕雀剖而蚖蛇生食蠭蠆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扶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歲行雲深報而殃不幸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

逆謀負約襲剉夫差無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絜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薦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城 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

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酣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

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剺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五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恥之甚也今必碎身靡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

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餔吾以鼎實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退讓 連語

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今人竊為楚亭夜

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文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麕裹而志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終

新書卷第八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礲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

相臣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憏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怍於朝廷知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徘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

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比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門治德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比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

傴僥而加志我僮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絜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傅白騰黑榆鈇皮雜芷若蚉虱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憚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坌胃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儲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縣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亹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

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

爲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爲儺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爲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優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趽（一作跛） 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頹謂之清反清爲濁辭利刻謀謂之廉反廉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

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汚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懞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戾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爲阨色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爲偏欣憓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昒飽勉善謂之慎反慎爲怠忠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爲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爲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忠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軟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

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惔謂之敢反敢爲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

法六法藏內變沠而內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

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

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

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疏有制喪服稱親疏以爲重輕親者重疏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小而度出於居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氂十氂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

此所言六尺以効事之盡以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説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桐蓮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効也變化無

所不爲物理康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德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先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内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潤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發矣民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則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亂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故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人象德者獨王也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王也各有狀是故以王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理生變

而通之以化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

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德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

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義爲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監以道之神樸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襍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腒然濁

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疑而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雖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

相應故曰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之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

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故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德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

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

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禮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人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議曰傳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局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王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王一體也

新書卷第八終

新書卷第九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

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弱強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

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去菑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萃以爲福已矣行之惡也萃以爲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

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爲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愼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愼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

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

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乎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災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乎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

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

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也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

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共默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哼哼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

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詳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愼

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

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
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
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
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
爲安因是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
之比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
是以明君在於政也愼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
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
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

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
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
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也盲
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
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杖賢
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
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
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
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

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
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
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
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
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
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
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
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
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

故國也者行之網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
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
愼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
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
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
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
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
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
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

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後知其問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

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在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

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攸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讙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

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illegible]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也已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

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疆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

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鬟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

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

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

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

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忠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

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賢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

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内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終

新書卷第十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

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儉也身恭除絜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修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

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謠文武之烈累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

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

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違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

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忠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

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此三
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
所求滋味　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
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
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爲王太子
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
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
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
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

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
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
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
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
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
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
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
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
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

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
之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
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倨雖
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
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大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
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
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以
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
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

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
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
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
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
而弒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饒豎刁狄牙而身死不葬
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
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
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

反齊有陳單襄而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

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當

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

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 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

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

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吏之故拘爲言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新書附錄

賈誼傳 見前漢書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

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螘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以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

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
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
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
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
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廼太
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
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
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
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伯世斯

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廼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
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
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
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
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
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

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
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
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若深淵之
靚汜虖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
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
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廼拜

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
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
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
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
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
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
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

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吾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
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
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
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
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虖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

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
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
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
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剥割皆衆理
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

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
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
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
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
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
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
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

令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
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illegible]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明割地[illegible]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
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
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

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

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

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

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

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

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知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

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

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

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

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固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

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

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

讖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
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礽文帝以
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
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
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
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
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漢法不得
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
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

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
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
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
餙小行兢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
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
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
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
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
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

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
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
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
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
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
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
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
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
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

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
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
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
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
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
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
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
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
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

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讎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才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有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

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一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新書附録終

新書後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達從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渾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譚使給事程公攝譚事乃取積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典是書不同要皆推論於新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奏疏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蓋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耻之風後

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新書乃傳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備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公之用意云顧遐方無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

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潛夫論 十卷

潛夫論目錄

潛夫論卷第一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

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

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

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此其

所以遠矜喪功而及其童蒙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
匡之志而欲强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是必無幾矣
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
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
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
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
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
性非絶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
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

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
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
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
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
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
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
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巳知矣
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
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
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
賢也譬脩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
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
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效倕自制必不能也
凡工妄匠執規秉矩錯準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
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倕矣先
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
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
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

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脩經之賢德近
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爲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
而餙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
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
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
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

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

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

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衒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

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之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

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蒞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知脂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

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

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相魋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

介推遯逃於山谷顏原公析困鏗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傅說胥靡而井臼處虜也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於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處隸圉不足以爲耻撫四海不足以爲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爲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己夫令

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貞也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

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顔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餧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二是爲世上而二處爲愚鄙也論出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卑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

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

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翳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妒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況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

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以所奪國魯公之所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念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

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慚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駮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妒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

奴伯宗之以死郄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内其爭功名妒過已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公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刖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妒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

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群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柬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僄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閾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己者爲仁處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

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僞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狶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及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狶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爲作容聲司原兪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

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猳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柰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詖之徒闒茸之質亦将别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潜夫論卷第一終

潛夫論卷第二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

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閻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所以奉己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表絲進說而周教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飭僞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群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

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踔齒懸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己賢於簡湣而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求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旣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郄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姤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排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慊則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破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聽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

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

謇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强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

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未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群臣所以樂惣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

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

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飦秔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闒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脉永也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夫人治國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

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鐩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良醫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

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巫覡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言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日痁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

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婿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實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世主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

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為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

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皐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踽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

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

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贄輻輳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真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

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

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因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

潛夫論　卷二　十三

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自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懲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深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帝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目不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秦大姦之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之餙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因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廷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乃辨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變奪君心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况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嫉賢而務進黨也

潛夫論　卷二　十四

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實鮮爲佞而位者尚危若彼令大列士之行其不從堯舜乎遠矣而俗之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昔哀民之主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于觀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訊羣臣遂載之歸委之以政用能造

周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疏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妒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

諫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

潜夫論卷第三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蓄昌也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

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之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

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故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
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
所安全眞代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
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多殺者
爲賢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
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
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
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
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

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
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
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
僕妾祿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
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
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
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
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
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
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
必掣縱而生癇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
子以賊其福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
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又呂奠
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拉
髆掣胷掊死深牢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
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
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福祚以備負滿貫
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

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
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
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
朝摩滅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
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
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
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
當南面卒以簒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
行求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

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巳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推誠輔君效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

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後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敖博奕爲事或丁夫世不傳犂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

吉祥奢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晩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綵縈悖小民刮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紩詐爲笥囊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爲破以牢爲行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巵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

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舃文組綵褋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

履必麞麂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挍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杶樗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高百丈之

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漬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爲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

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家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今按郿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析之家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襃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之爲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摐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

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措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

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已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畢華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于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彊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名載在圖籍由

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已曰明自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着成鄂譽鄂譽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耿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惕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爲仁由已莫與併鏠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

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贊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絶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治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

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餘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最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譏此非其實之効夫說粱飰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

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駁周公不求備四肢不相兼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僞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損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駹問駹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脩身愼行敦方正直清廉絜白恬淡無爲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罷也爲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

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竇之徒而致十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與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

易得也願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第三終

潛夫論卷第四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爲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

者處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爲優憲藝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巳有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存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

爵位公私違其等級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

學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饑寒之道而不諂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強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己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斂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緜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重賦斂以厚己強臣下以弱枝文德不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

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旣無猒有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耻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爲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爲吏也不避强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横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冤而彼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

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爲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冤民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旣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吾其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法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過此言質良盖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盗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冤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詑老盗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且多冤結悲恨之人也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兹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任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

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罔不冦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今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贏教頭出

獄踧踖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權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為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為顧令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遣勸姦耳惑之

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疎民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

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瘀之子皆輕犯況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為國為姦宄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漢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

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茂揺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令必

其言若良不能子無赦者罕之爲愈今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愼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愼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內懷隱憂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群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挾私計以論公政也輿瓜議衆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敛怨以爲德先帝制法論衷剌刀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

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殺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群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為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襲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禹伯夷皐陶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

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禹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不為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臥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世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

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為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違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能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

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内思制行而助國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擇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已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

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愁恨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寃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

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鑕鉞之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基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

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冤民就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得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閑暇而得行

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貴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衒百姓廢農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

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如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達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僞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為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召伯須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貞正而不撓志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結以

貨財故鄉亭與之為排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羸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月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祈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冤之能治非獨鄉

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小民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

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

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第四終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壍以有防矣

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鬭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脉脉規規常懷奸唯昧目前利不顧廉耻苟且中後則榆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低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慚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入於死亡羣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

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曰勑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潔矩避志厲青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此

乃殘掠官民而還依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令侯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鬭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太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

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令以適矣無顏復入甲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旣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不惟貞潔所生者之言也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潔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耻之家不眞專之所也若然之人又何醜恡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之禍者何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爲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爲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令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初雖慙恡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者心而絕其後姦亂絕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

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値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緩與彊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弱猥爲衆彊所扶輿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脩本志嬰絹吞藥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皇也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弒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

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己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牂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蚤變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

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衆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己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令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

薄邪心搴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旣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效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解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

衆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前羌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群藉富厚之蓄據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衆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爲所敗令遂雲烝起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

将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将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将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爲吏驅然以樂雠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将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将之過也飭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

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無此數者之斷已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闒茸無里之爾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将帥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親戚便典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疏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隷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凉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惑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

故失凉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况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慱慱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将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

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拓境面數千里東開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

機況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日焱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已無慘怛究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脩禦之備陶陶閒澹卧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

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庚曰或滅覆出爲惡佃佃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況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

賴德況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耻禍則不仁忿戾懟生於無耻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廪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

易将厲也誠宜因此遣大将誅討迫脅離逖破壞之如寛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飾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将脩已之備無恃於人

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愞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彊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滅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已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内不傷士民滅没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耻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況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耻已之身而有相侵況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況滅没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爲

寇賊之所屠剥立視其爲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願察開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将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化智者揆象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蠡收責於故胥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陲搔擾日放旗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

爲費煩不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囷倉之蓄而惜
一杯之鑽何異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
之待民先也知徭役出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
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今公卿苟以已不
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羌
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
使議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
職事者群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
寄其身者各取一闋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

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獨斷今言
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卽然當脩守禦之備必令之計
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
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
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明
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諺
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
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
情乃定救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預禍福之所從來乃
能盡羣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羌始判草創新
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
惶懼擾擾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
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
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
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
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

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
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
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痛甚於逢
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
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
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
天致災尢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
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
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

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
留雖知禍入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
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
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
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
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
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
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摯民既奪土失業又遭
蝗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楊蜀漢

饑餓死亡復失太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
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
開釁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者補之實
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
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
枯躄痱之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
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
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戶百萬田畝一全人
衆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土

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
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
多害而役劇動入禍門不爲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
長無與復之而門有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闚欲
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
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
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
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蛩蛩距虛
更相恃仰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

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羌反以來戶口
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
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覬望農夫無所貪利是
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
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
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
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又益置明經百石一人
內郡人將妻子來占著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
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

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均此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第五

潛夫論卷第六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是以禹之得皐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即懾懼而妄爲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脩身愼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蓍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矣使獻

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有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将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爲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柰於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筴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爲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

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絶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卽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卽呼鳥爲魚可内之水乎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黄帝土精承鎭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宫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與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鬬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損門數卽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宫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宫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

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卽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

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至也然而至於遂不愼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追嬰人畏螻蟻而發鬬今通士或欲彊羸病之愚人必之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末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令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

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祈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脩已小心畏愼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虢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卽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昭不禳雲宋景不移咎子產距禪竈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之諫隨侯宮之奇說虞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閒邪精物

非有守司眞神靈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遂來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土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子孫

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脩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

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候部位爲年時德行爲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明慧智用心精谷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魯竟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樂說陳咸見張 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

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斑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或庶隸

厮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徳行之招叅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脩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第六

潛夫論卷第七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徳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

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爲陽人寐爲

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皆臭汙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徵邪劓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爲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孼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困晝卹貽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見欺紿倡優俳儛侯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歡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憒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二世夢白虎而其封夫奇異之夢多有故

而少無爲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見妖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

神然後占于明堂竝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
能成吉以有天下號公夢見蓐收賜之土田自以爲
有吉因史嚚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
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
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脩省以德
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
伐之說邪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

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伐爲賊伐爲禁也其
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人也非戈與伐也
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
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于幽
室也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
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
太平之功也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
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
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取矛盾以

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竝之勢而
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
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
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
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
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灑難子若
欲自必以則咋反思然後求無茍自彊庚子曰周公
知管蔡之惡以相武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
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潛夫曰書

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
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
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
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
而弗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
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
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
爲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
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疏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

也立弊之天爲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徃者未之
或知㤗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
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
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今使舉世之人釋
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
之本也以心原道卽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反德者爲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

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此位者
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
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
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憂君之危
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
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
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
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
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

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
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
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
爲也易曰王明竝受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
女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第七

潛夫論卷第八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疏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

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爲辱而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貸恭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得此處子之羈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扶急歡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疏矣漸疏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疏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内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疏是故長狡誓而廢心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

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潔士所以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能臣也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

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臨然
後知其人之篤固也侯嬴豫讓出身以報恩轉諸荆
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爲也處之難爾麗勛教貂一
旦見收亦立爲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
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
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
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郵後是
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

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
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
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照
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
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
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手推
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
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
矣非獨朋友爲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

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
以敎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
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
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鶉鷃群游終日不休
亂舉聚跱不離蒿茆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千達萬
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
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喈然長鳴聲
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
猶嗛嗛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爲是以伯夷採薇而

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
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
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男者四而人
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
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
本也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
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
之人論彼恕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
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

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遏忠又羣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治實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秪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

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柎心祝詛苟欲相護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為生瑕釁明言我不遺力無柰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杪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

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誾誾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尚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閥閱為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疏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

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

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爲之惻怛驚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行路禮輕過耳悟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

不利而有害言未得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

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

混而爲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縕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爲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雖爲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

工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施精神資和以兆衃民之貽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實於血脈以心性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絜慷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已德而世自化也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

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正之絕迹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敦厖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

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正則姦慝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癃尪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爲物也至神以妙其爲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

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絶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旦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偾電爲冰溫泉成湯麟龍鸞鳳蝥蠈螟蝗莫不氣之所爲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爲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

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巳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巳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巳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

不然論人不恕巳動作不思心無之巳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巳無禮而責人敬巳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巳若非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外執砥勵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外僭惑於知友得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埻均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

苟剽聲以羣譔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傭客有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荅禮敬無不報覩賢不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眞僞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荅禮敬不相報觀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

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爲行如此難以稱忠所謂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覩不驅於險墟之俗不惑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絶秉心寡淵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心堅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内無持操外無準儀傾側險詖求同於心口無定論不恒其德二三其行秉操如此難以稱信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君子以爲易小人以爲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仁斯至矣又稱知德者尠俗之偏黨自古而然非乃今也凡百君子兢於詐僭貪樂愓傲如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拍援當世而覆被更爲否愚惡狀之臣者豈可勝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已者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聲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君子脩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不歡忻悅豫則又況士庶而不

仁者乎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義於咳笑之後民之貽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爲仁義之心廉恥之志骨著脉通與體俱生而無麁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内終無違禮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鍔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聖人其尊德禮

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内正道爾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爲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爲麴豉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

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唯治所爲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

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疆中興是也治天下身處汙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樂近頑童而遠賢才親諂諛而踈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政之心而無姦陬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神明感生愛興有國亡于嫚以滅於積惡神微精以天命罔極或皇馮依或繼體育太皞以前尚矣迪斯用來頗可紀錄雖一精思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著五德志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

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皞都于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干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逆日月順天之則能叙三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

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太姒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

問公之胤也周召泒吳隨邠方卬自藩養滑鎬宫密榮丹郭楊逄管唐韓楊觙樂甘鱗虞王氏皆姬姓也有神龍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以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嗣慶都興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王克殷而封其胄於鑄含始吞赤珠尅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媪劉季興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

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其德土行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作樂咸池是始制衣裳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受終于文祖也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嬀滿於陳庸以元女火姬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蕑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皞代黃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鳳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

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是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桒後嗣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我禹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即位

作樂大夏世號夏后傳嗣子啟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于有仍生少康焉仍妃牧正羿恃己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浞栢明氏讒子弟也栢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于民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

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于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于過處澆于戈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為之胞正虞思妻以二妃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或封於繒又封少曎之冑於祁澆才力益衆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也似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氾辛褰費戈宜繒皆禹後也摇光如月正日感女樞幽防之宮生赤帝顓頊其相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曎氏其德水行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承少曎衰九黎亂德及命重黎討訓服曆象日月東西南北作樂五英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演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

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為社天下祀之娀簡吞燕卵生子契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殷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為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惲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余無

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功蕭空同北殷皆湯後也

潛夫論卷第八

潛夫論卷第九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曆之去就省羣后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傳稱氏之徵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徵品 於至謂之千品昔堯賜弃姓姬賜禹姓似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故王氏五孫氏公孫氏及謚氏官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故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故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或避怨讎夫吹律定姓唯聖能之今民散久鮮克遠音律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朐顓臾四國實司太

皞與有濟之祀且爲東蒙主魯僖主母成風蓋須朐之言也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譏之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尚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宛西三十里有呂望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露帖及齊之國氏高氏襄氏隰氏士氏強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酉祁己滕葴任荀釐姞衣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昔子姓巳氏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于邾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釆祝結泉畢過狂大氏皆任姓也台氏女爲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姞氏封於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及文公見姞賜蘭而御之姞言其夢且曰

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姞氏之別有闞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鄧都汝南有鄧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淳燿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

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自謂其後祝融之孫分爲八姓巳禿彭姜妘曹斯芊巳姓之嗣飂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巳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禿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祖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

滅之姜姓會人則滅之妘姓之後封於鄢會路偪陽鄢取仲任爲妻貪冒愛恡蔑賢簡能是用亡邦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爲夫人酆舒爲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荀罃武子伐滅偪陽曹姓封於邾隣顏子之支別爲小邾皆楚滅之芊姓之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紃嗣爲刑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楚伐滅公族有楚季氏列宗氏鬬强氏艮臣氏耆氏門氏侯氏季融氏仲熊氏子季氏陽氏無鈞氏蒍氏善氏陽氏昭氏景氏嚴氏嬰齊氏來氏來織氏郎氏申氏訥氏沈氏賀氏滅氏吉白氏伍氏沈氏濊氏餘推氏公建氏子南氏子庚氏子午氏西氏王孫田公氏舒堅氏魯陽氏黑肱氏皆芊姓也

楚季者王子救之曾孫也蚠冒生蒍章者王子無鈞

也令尹孫叔敖者蒍章之子也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弟也楚大夫申尤畏者又氏文氏祄紂有蘇氏以妲巳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爲司寇而封溫其後洛邑有蘇秦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後嗣有皐陶事舜舜曰皐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後有仲衍鳥體人元爲夏帝大戊御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武王伐

紂并殺惡來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游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爲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爲列侯五世而爲武靈王五世亡趙恭叔氏邯鄲氏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盧氏原氏皆趙嬴姓也惡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爲西陲大夫汧秦高是也其後列於諸侯五世而稱王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及梁葛江黄徐莒蓼六英皆皇陶之後也鍾離運

掩菟裘尋梁脩魚白冥飛廉密如東灌梁時白巴公巴公巴剡復蒲皆嬴姓也帝堯之後爲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爲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于晉國生子輿爲李以正於朝朝無閒官故氏爲士氏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蔿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於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爲成宰居傅端刑法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於是晉侯爲請晃服于王王命隨會爲卿是以受范卒謚武子武子文成晉荆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趙氏范氏郇氏櫟氏彘氏冀氏轂氏蕾氏擾氏㒰氏傅氏楚氏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脩已

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社也

帝舜姓虞又爲姚君嬀武王克殷而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陳袁氏咎氏咸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嬀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爲工正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爲威王五世而亡齊人謂陳田矣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碭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

氏云莽之行詐寔以田常之風敬仲之又有皮氏占
氏沮氏與氏獻氏子氏懽氏梧氏坊氏高氏芒氏會
氏
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於宋今之
睢陽是也宋孔氏祝其氏韓獻氏季老男氏臣賈經
氏事父氏皇甫氏華氏魚氏而董氏艾歲氏鳩夷氏
也野氏越椒氏完氏懷氏不弟氏冀氏牛氏月城氏
罔氏近氏止氏朝氏教氏右歸氏三伉氏王夫氏宜
氏徵氏鄭氏目夷氏鱗氏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圍龜

氏旣氏據氏磚氏巳氏成氏邊氏戎氏買氏尾氏桓
氏戴氏向氏司馬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河生宋
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
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
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奔魯爲防
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叔梁紇爲鄹大夫
故曰鄹叔紇生孔子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
明慱達温恭敦敏穀雒水鬭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
晉諫以爲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
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
曰太平晉行年十取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
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
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
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
賓于帝女愼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
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去期故傳
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于平陽因
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魯之公族有

蟜氏后氏衆氏臧氏施氏孟氏仲孫氏服氏公山氏
南宮氏叔孫氏叔仲氏子我氏子士氏季氏公鉏氏
公巫氏公之氏子干氏華氏子言氏子駟氏子雅氏
子陽氏東門氏公析氏公石氏叔氏子家氏榮氏展
氏乙氏皆魯姬姓也衛之公族石氏世叔氏孫氏寗
氏子齊氏司徒氏公文氏折龜氏公叔氏公南氏公
上氏公孟氏將者亦常在權寵爲貴臣及留侯張良
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散家貲
千萬爲韓報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

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横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嬰氏禍餘氏公族氏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畢公高與周

同姓封於畢因爲氏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爲其後子孫失守爲庶世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今之河北縣是也魏顆又氏令狐自萬後九世爲魏文侯文侯孫罃爲魏惠王五世而亡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令狐氏不雨氏業大夫氏伯夏氏魏强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鄭恭叔之後爲公文氏軒氏軍氏子彊氏強梁氏卷氏會氏雅氏孔氏趙陽田章氏狐氏王孫氏史鼂氏危氏羌憲氏冢逢氏皆衛姬姓也晉之公族郤氏又班爲呂郤芮又從邑氏爲冀後有呂錡號駒伯郤犨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郤至食采於溫號曰溫季各以爲氏郤氏之班有州氏祁氏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黎奔楚以郤宛直而和故爲子常所妬受誅其子嚭奔吳爲太宰懲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諂諛而亡吳凡郤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也溫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及富氏游氏賈氏狐氏羊舌氏季夙氏籍氏及襄公之

孫孫黶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傳晉大夫十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國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爲韓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頹當及孫赤來降漢封頹當爲弓高侯赤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暑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

匈奴中騶氏豐將氏國氏然氏孔氏羽氏良氏大季
氏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爲姓及伯有氏馬
師氏褚師氏皆鄭姬姓也
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
倮以爲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季
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
堂谿因以爲氏此皆姬姓也
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于趙
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有馮唐

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
爲元帝昭儀因家于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
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
帝愛重其文晉大夫郤息事獻公後世將中軍故氏
中行食采於智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于太
史爲輔氏晉大夫孫伯黶寔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
二子董之故氏董氏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至春
秋時宋有張白茂實唯晉張侯張老寔爲大家張孟
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負山後魏有

張儀張五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
蒼陽武人也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
令以妨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
安世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遂權而好
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
享國不絕家凡四於世著忠孝行義前有丞相張禹
御史大夫張忠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
國人司邑閭里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
張城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優性舒唐鳩舒龍舒其止

龍鄘深絫會六院筮高國
慶姓樊尹駱 婸姓鄧優 歸姓胡有何
藏姓滑齊 掎姓棲疏 卸姓著蕃湯
萬姓饒 殺 隗姓赤狄 嬇姓白狄
此皆大吉之姓齊有鮑叔世爲卿大夫晉有鮑癸漢
有鮑宣累世忠直漢名臣漢鄘上爲使者弟南爲將
軍令高陽諸鄘爲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
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伯子㚖姓封於鄧
後田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

鄧城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至漢有鄧通鄧廣後漢新野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天性慈仁嚴明約勑諸家莫得權東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饉而能獲之整平豊穰太后崩後羣姦相纍競加譖潤破壞鄧及入今痛之魯昭公母家姓歸氏漢有隗囂季孟短郎大戎氏其先本出黃帝及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饑氏樊氏茶氏皆殷氏舊姓也漢興相國蕭何封酇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

海杜陵蕭其後也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陵襄陽人也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氏尹氏鐳氏富氏鞏氏萇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邵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爲王吏故世有周公邵公之不絕也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單穆公襄公頃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苦城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嫩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前人書堂谿誤作啟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彫開公冶長前人書彫從易泊作周書治漢誤作戴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冶氏梁氏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故略觀世記采經書依

國士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班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今之焉也

漢　安定王符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敘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闒茸而不才先器能當官未嘗服斯役無所効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草創敘先賢三十六篇以繼前訓左丘明五經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

疑則思問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故敘讚學第一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禮雖媒紹必載於贄時俗趨末懼毀行術故敘務本第二人皆智德苦爲利昏行汙求榮戴盆望天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將脩德行必慎其原故敘遏利第三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耻傷俗陵遲遂遠聖述故敘論榮第四惟賢所苦察妬所患皆嫉過己以爲深怨或因類亹或空造端痛君不察而信讒言故敘賢難第五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禍亂所成當塗之人成欲專君壅蔽賢士以擅生權故敘明暗第六上覽先王所以致大平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謀德音焉問揚庭故敘考績第七人君選士咸求賢能君司貢薦競進下材憎是培克何官能治買藥得鴈難以爲醫故敘思賢第八原本天人參連相因致和平機述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姦門竊位將誰督察故敘本政第九覽觀古今愛暨書傳君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溷淆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

信姦論故敘潛歎第十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真亮仁慈惠和事君如天視民如子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敘忠貴第十一先王理財禁民爲非洪範憂民詩刺末資浮僞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敘浮侈第十二積微傷行懷安敗名明莫恣欲而無悛容足以愎諫問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敘慎微第十三明主思良勞精賢知百寮阿黨不覈真僞苟崇虛聚以相誰擢居官任職則無功效故敘實貢第十四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僧爵損祿必程以
頤先士史俸乃可致不故叙班祿第十五君憂臣勞
古今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貞良信士咸痛歎放
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叙述赦第十六先王御世無
秉放德賞有建僕罰有刑渥賞重嚴禁臣乃敬職將
脩太平必循此法故叙三式第十七民爲國基穀爲
民命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輕奪
民時誠可憤諍故叙愛日第十八觀吏所治鬬訟居
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爲將絶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

詒世乃平安故叙斷訟第十九五帝三王復劣有情
雖欲超皇當先致平必世後仁仲尼之經遭衰姦牧
得不用刑故叙衰制第二十聖王憂勤選練將帥授
以鈇鉞假以權貴誠多赦贖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
得不敗故叙勸將第二十一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堯
舜憂民臯陶衔放宣王中興南仲征邊今民日死如
何弗蓄故叙救邊第二十二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
能遠慮督取一制苟快私議以爲國計宜尋此言以
詰所謂故叙邊議第二十三邊既遠門太守擅權臺

閣不察信其姦言今懷郡縣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
必生心故叙寔邊第二十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耆
龜十筮以定嫌疑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何
足信哉故叙卜列第二十五易有史巫詩有工祝聖
人先成民後致力兆黎勸樂神乃授福孔子不祈以
明在德故叙巫列第二十六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
氣薄厚以著其形天題厥象人寔奉成弗脩其行福
祿不臻故叙相列第二十七詩稱吉夢書傳亦多觀
察行事古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吉凶之應與

行相須故叙夢列第二十八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
進疑惑不知所從自昔庚子而有貴云予豈好辯將
以明真故叙釋難第二十九朋友之際義存六紀攝
以威儀講習王道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莫
之能奉故叙交際第三十君有實稱臣有令名二人
同心所願乃成實權神術勾示下情治勢一定終莫
能傾故叙明忠第三十一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
相徵異端變化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
含嘉故叙本訓第三十二明王統治莫大身化道德

爲本仁義爲佐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敘德化第三十三上觀大古五行之運洛之詩書考之前訓氣終度盡後代復運雖未必正可依傳聞故敘五德志第三十四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傳見同（缺十三字）故敘志氏姓第三十五

潛夫論卷第十終

潛夫論附錄

王符傳（見後漢書）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竇章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書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

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附錄終

申鑒五卷

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為作者蓋有志於经世也然當昔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攬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经制而近於醨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襍言等篇頗佀楊雄法言雄曲意美

新而悦無一言及於探視雄為優矣
或言悦書侶徐幹王符考其歸兹若
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
之説呂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
吾蘇黄勉之好蓄異書又為之訓釋
搜討磔裂出入五经三史春秋内外

傳老荘淮南素雞天官地志博洽精
寀多得悦旨雖然悦之書其有所感
而為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為乎
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
用當炳焉赫焉㳂聲實於
天朝尚何悦之㓗哉

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
吳郡王鏊撰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為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亾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

辟於掾府遷黄門侍郎時從弟彧適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经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捨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為申鑒五篇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篡業日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然保首領以没者良以融頻寓書規掾而掾軍國之事必籌於彧由此戾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愧然立漢涯十二年清虛沈静未嘗

效一言於掾不其賢歟不其賢歟予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遂為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之雖不能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詞奥義譌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

而正焉

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吳郡黄省曾撰

申鑒卷第一

漢　潁川荀　悅著

明　吳郡黄省曾注

新安程　榮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與輔弼之臣

所與共成天功者亂治也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時亦惟荒圮湮（治荒曰荒）茲洪軌儀監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蹈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楙通用勉也）陟降膺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辭文以見人道惟在仁義爲政者當中重之也）陰陽以統其精氣（所謂在天成象）剛柔以品其群形（所謂在地成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此三才之道所以立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教者德禮之謂）法者陰之符也（法者政刑之謂）仁也者慈此者也義

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涖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敎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恭從明聰睿所謂交備也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曰工官釐治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作道是作極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又曰惟皇作極極中也臣作輔民作基輔助也弼也基址也謂臣工協棐民心鞏固也惟先喆古哲喆通用寘戲曰聖喆之治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

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按漢書作政字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按漢書矣下有大字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所謂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此僞私放奢所以爲患而當先屏也按當時如董卓鳴鍾鼓如洛以逐君側之惡爲名而實有異志後則以帝長安欵事成雄據天下僞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故當時法令苛刻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寃死私莫有甚焉者卓至西京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故莫有甚焉者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繼而傕汜擅政曹操柄國率由一軌海內成風故悅以爲言

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作性字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勸字以善雖使卨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無死之畏法何由施無生之樂教何由立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又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祭義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籍田而漢制皇后亦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此所謂典農桑也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作費字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按漢書作化字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定好醜焉

善惡要於一作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
察實功罪準驗事實之謂也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
物無不切按漢書作功字善無不顯功得其跡也惡無不彰罪得其情
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伊訓曰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
行內不忒按漢書作回字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
過[illegible][illegible]懼請謁無所聽一作行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
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俗本誤作
形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

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漢書作化其刑也在手曰梏
在足曰桎重者鞭以治之輕者扑以撻之扑榎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
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虞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君子不犯辱況於刑
乎刑不能以逮君子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辱不足以治小人若夫
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
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塗路也是
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
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
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

遏寇虐詩民勞曰式遏寇虐俗本誤作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桓公曰國
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
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事可以
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韋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
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四也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
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
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
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爲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

罰及吉人則惡無所懲而爲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
爲惡則國治矣按漢書作國法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四患
既蠲五政既漢書作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
疏而不失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
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不肅而治按漢書此下有不嚴而化
一句垂拱揖遜漢書作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惟缺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
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
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

變則通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周禮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一曰不知二曰不進有知而不能進者三曰不任有進而不能任者四曰不終有任而不能終者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者不過以小怨小過小失奸訐邪說讒嫉數端妨之而已故歷言之以足十難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

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僚官也書臯陶謨曰百僚師師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皆言百僚此治國之風也如唐虞三代盛時所謂治國之風禮俗不一教化不洽不能大同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嫌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如水之流也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名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不統于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以遵禮者為勞苦以守法者為執滯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密苛謂法令煩細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互相欺蔽小臣爭寵大臣爭權當時如進諫相謀近寵相黜之類也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君無咨詢臣無納忠婦言用政由房闥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所謂官師以成之也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之也情訊以寬之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所謂情訊以寬之也朝市以共

之周禮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所謂朝市以共之也矜哀
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則弛縣慎之至也刑哉刑
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德德可釋也
三曰勸功功可準也四曰褒化化所關也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郎
祭法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
身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聽政聽國政也訪問問可否也脩令念所施也上有師傅

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班固曰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
少為之副下有讜臣大有按有當作則字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
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内不二是謂有交易曰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脩本誤作迫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
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内正立而四表定矣身脩家齊
而左右罔非正人則内正立矣四表四外猶言四方也四方定則國治天下平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有一言而可常
行者恕也論語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有一行而可常
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正者義之
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仁義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謂
不思而得不為而成執之胷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守約施博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
有其制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而逸賤約而勞者分殊爾上足以備禮下足
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民為手足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下有憂

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
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下民饑而上備膳下民
寒而上具服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美道五典之類
美物五穀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
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年凶省禮非謙約也
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
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

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無經則官耗府庫空虛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民之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金流水升喻民治也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說文曰冶消也又爐鑄謂之冶尸子曰蚩尤造九冶又鑄匠謂冶踊水之機可使無降莊子子貢謂漢陰丈人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

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槹悅所謂機蓋是類也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凡常也善立教者愚可使賢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利在前刑在後則畏而止矣巨跖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善立法者貪可使廉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乘舟又不能泅所謂虛入水也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

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能所謂亂與荒也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爲之界限使不得逾分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猶民可使不越不可使無情欲也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上既正則民不禁自正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不惟不能禁人而民怨集矣謂理之源斯絕矣先禁其身者理之源也自上御下猶夫釣者

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有而字應於釣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馬口勒也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急急驅之緩緩驅之皆非所以驅雞也悅之取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怨怨則畔爾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過南過北飛放者皆不循路入門也志閑則比之比近也俟雞志閑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食之則不滯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比之食之不驅之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即悅所謂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不得巧詐而取也）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如帝堯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是也）天下以聖王為樂（如帝堯之世天下太和耕田鑿井歌於擊壤立我烝民謠於康衢是也）凡主以天下為樂（如履癸瓊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糟堤以為樂者是也）天下以凡主

為憂（如夏邑民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是也）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屈己而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己而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民樂則聖王必享其樂）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民憂則凡主必至於憂）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道非位不行惠非位不降德非位不顯治世之所貴者此也）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勢非位不隆欲非位不厭讎非位不報衰世之所貴者此也）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此下疑脫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亂順三曰事順二十二字）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生逆當作則生逆矣）體苟順則逆節（逆節則心不順矣）亂苟順則逆忠（逆忠則職不順矣）事苟順則逆道（逆道則道不順矣）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退降也陟升進也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

人之大寶曰位（易繫辭文）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六者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謬施之）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漢　潁川荀　悅著
吳郡黃省曾注
明　新安程　榮校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内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内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盤庚殷王名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乃渡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以具貝玉總貨寶爲戒乃革奢即約之類）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厥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殷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皇秦之時不同故敦弊不同）山民樸市民玩處也（山市之處不同故樸玩不同）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桀紂湯武之政不同故治亂不同）皇民寡寡斯敦（三皇之時烝庶鮮少機智不生所以至敦）皇治純純斯清（三皇之治無爲而化繁苛不尚所以至清）矣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諸子雜亂之言）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初二首所謂尚知貴敦也）

誰毀誰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概所以𣪠摩取平者斗斛曰量言考試品賢能之虛實猶概量較米粟之多寡也）以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詢事驗舉省績察能）賞罰夫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纖惡細善不可閼掩）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了可掩也）若亂

之壁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illegible]舟壁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爲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來是也公謂三公卿謂[illegible]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尉縣謂縣令[illegible]國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illegible]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俗本誤作不位競小職有登則下位競修其業矣

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大臣有隳折則上位慎其職矣

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之尙可何況降位

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名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慝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向爲郡二千石不向爲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大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illegible]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illegible]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

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尙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齊將司馬穰苴撰兵法二卷秩比博士六百石以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古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詳見周禮也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一曰越騎二曰步兵[illegible]四曰長水五曰射聲[illegible]所謂五校俗本誤作於校者大駕鹵簿五校在前是也大統於太尉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建武二十七年復爲大尉既同時務禮亦宜之

周之末棄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令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弗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四時于田所以教戰此一首所謂置尙武之官也信矣

武置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猶優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凡十三州[illegible]成帝綏和元年[illegible]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illegible]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illegible]建平二年復爲刺史[illegible]元壽二年復爲牧[illegible]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illegible]所部[illegible]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illegible]不復自詣京師[illegible]得去職[illegible]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illegible]牧是時[illegible]天下方亂多自九卿出領州牧之任自此重矣曰時制而已[illegible]所定隨[illegible]曰天

下不既定其敎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有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不若古諸侯之世位權輕不固不若古諸侯之權柄存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不若古諸侯之牧不統政御民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言監御史愈於州牧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議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寛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爲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

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孝文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至景帝更定箠令此言肉刑極死者復之則死者生而民生息矣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德後刑或先刑後德隨時所宜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過伉耳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創始欲民易從宜於簡略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簡者以漸而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略者以漸而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教化未隆民不興行而責備焉是謂虛教也未可以密謂之峻刑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求密焉是謂浚刑也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責備則教必違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未可以密而求密則法必犯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民行備飭則教備而不違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縱之則人將倚法專

殺亂滋生矣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弗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生避而報之殺所謂有禁有殺制之以義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斷之以法徵法令則殺人者死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此古復讎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

請問居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弗避而報者無罪夫辟之前但知有復讐之義而已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既辟之後則有王禁在焉故報皆誅之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此一首所謂辟讐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其詳見周禮孟子王制漢之祿也輕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生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祿則廉者匱而貪

者豐也潔白者窶貧汙墨者富羨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今謂獻帝時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澹古贍字給也即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及以澹不足之澹此言民以給食食以給祿所謂參相贍也必也正貪祿黜汙吏省閑冗汰羨官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已是專地也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池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爲限承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言專地固非隆古之典而井田廢久又非今所可行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侯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已以侯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至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

銖又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觀此則五銖之制宜便於民久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一作甸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曰積曰無用之錢皆言五銖彼謂遠方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

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物以五銖貨遷不足以匱其為遠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言五銖由存故易由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此言違役五銖於京師而後行之騷動不可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擿跡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後亨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

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此言廢五銖以絕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珍廢之不受其不行也厥後曹操廢而還用五銖從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東觀書苗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謂有旱澇疫之災郡祀有闕不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五嶽岱衡華恆嵩高也四瀆江河淮濟也漢書郊祀志東嶽泰山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東臨月日固東五月日解東皆太守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為柴上福脯三十朐次傳送京師衡嶽在盧江灊縣華廟在弘農華陰縣恆嶽在中山上曲陽縣嵩廟在潁川陽城縣皆河濟河朝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守河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廟在平氏縣淮廟在東郡臨邑縣所謂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也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言嶽瀆之祀雖曰縣有常典但民事未定望祀可也若必郡祀則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

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又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叙降鄭氏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謂下禳除之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寖可也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當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

丞掌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漢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後以頻省唯六月十月朔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其儀不舉久矣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師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鄭氏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彰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初置五經博士黃龍初稍增員十二人後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廣太學辟雍也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各謂真傳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歿而無間老師已喪義無所問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孔安國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

藝文志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僅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所藏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出有先後之類也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臆見損益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易訟曰天與水違行此以天上水下相違而行喻學者所傳背戾互相爭是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

一日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喻典籍道雖要也非博無
以通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至
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謂凶荒流離盜賊垢汙之後不得已而行者或曰有制乎曰權
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也權者
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
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
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傕等六月
陷長安己未大赦天下四年春丁卯大赦天下與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

天下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初平至此凡七年而
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既曰
權宜著非常典此首所謂禁數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
嬪於虞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姬歸
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以陰乘陽違天以婦
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
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令悅復以爲言
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按漢書作事字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動爲
春秋春秋記事言爲尚書尚書記言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
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苟有茂異咸在載
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至公得失一朝而
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
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
於尚書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則此上下必有脫
誤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

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
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
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
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
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申鑒卷第二

申鑒卷第三

漢　頴川荀　悅著

吳郡黃省曾注

明　新安程　榮校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吉凶謂兆數之所值言脩德則足以協吉而消凶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摮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所謂殷以甲子滅周以甲子興也言支干不足忌矣咸陽之地秦亡漢隆秦都關中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辰星熒惑太白歲星塡星日月斗也志所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是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虎當作尾之會晉祥也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韋氏解曰丙丙子晨蚤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東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布衣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府則爵不符貞良而入獄犴則罰不受以喻周應晉祥惟武王獻公能當之也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星紀是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劉向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祈請求禱也如祈年祈子孫請雨請福之類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感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身寓宇宙避將焉之）神不可逃（神寓形骸逃將焉之）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行謂脩德爲邪時謂亨期厄會所以應八骨體之善惡者）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

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言名生實死誕妄不足信也）聖人弗學（楊雄曰聖人不師僊）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終死始生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楊雄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短長數也（長短謂年之夭壽）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海外南經僬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僬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僬僥之國史記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捷言羌亥（羌亥疑豎亥之誤）勇期賁育（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聖人仲尼壽稱彭祖（以四者況壽言壽中俊傑有彭祖也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僊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七年越巂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李娥年六十餘

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此二事悅在興平中所親聞見者）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否則不宣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宣散也壅外塞也閉內閉底亦滯也謂血氣集滯也百度百事之節左傳曰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

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內經異法方宜論曰中央者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也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以申有屈以虛有蓄以外有內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宣其氣謂其體平其神則得其和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命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關者所以闔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氣出為呼氣入為吸故氣

申鑒　卷三　五　格

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陽氣者天氣生氣也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存吾春謂順養其生氣也藥者療也療治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

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鍼謂九鍼火謂灸柄也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論語知者樂仁者壽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咎徵惡行之驗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顏回子淵年三十二蚤死冉耕伯牛有惡疾而卒揚雄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亦同此意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

申鑒　卷三　六　格

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歲齡雖短而天和不害無殘賊致夭之行故曰長亦在其中矣則知君子不以壽夭為慮而當務脩德為要也

或問黃白之儔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丹砂可化為黃金卒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毋怪乎世人疑為虛誕也曰傅毅論之當也傳毅字武仲肅宗時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考其傳無論黃白之說意亡矣燔埴為瓦則可埴黏土也爍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丹砂為金河車作銀非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世之説者謂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光武之世篤信斯術學者風靡是以桓譚張衡輩常發其虛僞矣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爽字慈明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更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常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辨讖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而悅則儉之子故爽於悅爲叔父所謂辨讖即其發僞之書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或曰雜曰以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

一首非仲尼之作矣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有取如劉彥和所謂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辭富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之類是也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有用謂不虛有典謂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僞在上者如是則緯候鉤讖之説無所肆其矯誕矣

申鑒卷第三

申鑒卷第四

漢　潁川荀　悅著

吳郡黃省曾注

明　新安程　榮校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敦勉也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詩板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大明日明明在下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烝庶但知鏡鑒而已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桀紂不以前鑒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幽厲政亥不以人鑒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此則不以鏡鑒側傾也弁者冠之大名詩賓之初筵曰側弁之俄故君子惟鑒之務務於前鑒人鑒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爲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

於側（檢柙猶法度也言法度之臣常充左右也）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缺字）有間（缺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興焉者矣妾媵盈宫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巳（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先入齊桓公高傒立之是爲桓公）衛姬色妾（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

少衛姬鄭姬葛嬴潘密姬宋華子也）非愛也任之也（言桓公非親嬖管仲欲其擔寄國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心下爲膏肓鬲也）二豎不生兹謂心寧省闥清淨嬖孽不生兹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遠當作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日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身畏二豎國畏嬖孽）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禱于桑林之野）邾遷于繹（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景祠于旱（齊大旱景公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欲祠靈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可謂愛民矣（如子與子等耳如身與身等耳如三君者輕身重民然後爲至）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

社稷而承天命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古者立國天子諸侯大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言三君者之重民爲欽奉天命以保社稷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下愚則不移）則悲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本孟子語曹交意）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

路所通逼者然也淮南子說林訓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戹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秅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喩爲桀紂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廼治產積居與時逐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帝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相后𡜋娠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爲仍牧正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

少康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𥠖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邵宮召公之室也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夫差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代越敗之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至十四年句踐伐吳虜太子友二十一年越王滅吳夫差自到死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我之遂大勝燕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知仲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以道事君不已則奉身

以退不可則止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貶下也進忠有三術一曰防防與導反二曰救救與阿反三曰戒戒與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義當申則申義當屈則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四公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不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所謂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於夏門亭格殺之主訴帝帝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

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所謂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尚書鍾離意也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所謂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此所謂非笑唐虞也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傅太后元帝倢伃也生定陶恭王元帝崩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略趙昭儀陰為恭王子求漢嗣又以從弟晏子為王妃明年徵定陶王為太子是為哀帝帝即位累尊太后為皇太太后太后父同產弟子孟子喜中叔子晏幼君子商同母弟鄭暉子業俱封侯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王太后語至謂之嫗陷馮太后以祝詛罪令自殺哀帝崩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恭王母復奏發傳太后冢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歸定陶恭王冢次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為庶人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從危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威怒言申

喜惠言屈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高祖勸都秦地張良又是其說高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孝文帝不愛千里馬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慎夫人衣不曳地班固贊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循吏傳敘曰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可謂難矣言三君者以規獻帝也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其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

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磾長子也

丙吉之不伐武帝末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得全曾孫曾孫病吉數救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至宮婢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

蘇武之執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為典屬國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諷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衛武箴戒於朝武公和釐侯子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以恪恭于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勾踐懸膽於坐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厲矣哉言此欲獻帝勵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戚氏戚夫人也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屢欲立戚夫人子如意為太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未幾鴆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趙昭儀不幸不失命元帝始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趙昭儀者孝成皇后趙飛燕女弟也后寵衰而絕幸昭儀居昭陽館顓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栗姬不幸不廢景帝立齊栗姬男榮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鉤弋不幸不憂殤鉤弋夫人姓趙氏昭帝母也進為倢伃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武帝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欲立鉤弋子為皇太子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夫人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非災而何言戚氏昭儀栗姬鉤弋所謂否則災也按靈帝何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光和三年立為皇后

時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後生皇子協即獻帝也何皇后酖殺美人至董卓立獻帝乃遷何皇后於永安宮亦酖殺之悅以美人獻帝母也不得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為鑒戒若慎夫人之知孝文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悅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班婕妤之賢婕妤之號自武帝始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婕言接幸於上也妤美稱也班婕妤者彪之姑況之女也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成帝嘗欲與婕妤同輦載辭止太后以樊姬擬之婕妤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至趙飛燕譖告許后婕妤祝詛後宮署及主上皇后坐廢婕妤以善對免因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長信宮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為顯宗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貴人養之撫育過於所生後有司奏

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邵矣哉卽高也言愼夫人班婕妤馬皇后所謂德則憂也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公於四海覆載之度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私於一己形骸之見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君子所樂

使遷者揖讓百拜非禮也窘急者無敬故不可以成禮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愁感者不和故不可以爲樂禮者敬而已矣揖讓百拜云乎樂者和而已矣弦歌鼓瑟云乎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

樂存焉爾敬和斯須不離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逆君從道所謂違而得道者違道順上謂之諫臣逆道從君所謂順而失義者忠所以爲上也諫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諫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謂違上違道順上順道審乎所爲謂爲上自爲愼乎所安謂安心安身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廣川惠王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成公十六年楚子救鄭不聽申叔之言及戰呂錡射恭王中目敗於鄢陵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此所謂遺言也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缺五字城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愼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正義日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谷風生鳳儀于韶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麟集于孔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上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陳欽云麟西方獸孔子立言西方故來劉向尹更始皆以爲應孔子而至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文成致麟而杜氏悉無所取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

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俱論語文）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晏子謂齊侯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周太史伯告鄭桓公曰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詩殷頌文亦晏子所引按後漢劉曼山著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闇爲阿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悦以爲言）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五

漢 潁川荀悦著
明 吳郡黄省曾注
新安程 榮校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象固不可不潔）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者人之符表尤不可不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者人之樞機尤不可不慎）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明者心之神哲尤不可不瑩）故君子本神爲貴

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眞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質實也主也）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兹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况於萬民乎（誠格幽明）志正則天地順之况於萬物乎（正通上下）事實則功立（表裏相顧）分定則不淫（不思出位）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比轅者曰吾馬良用

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此喻爲不善而有才者遵路而騁應方而動不至於適楚北轅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此喻爲善而有才者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如元愷之類才配乎德體用兼全故聖人貴才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若徒有智能技藝而不本於德末之尚矣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缺一字矣此所謂合而用之以才爲貴也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此所謂分而行之以行爲貴也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反觀內省神明莫遁自知易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illegible]意深心矯言飾行知人難也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明於自知昧於知人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昧於自知明於知人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急也

用己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言生事生奇變常三者其名苟傳之名其行苟難之行何貴之有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權不如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辯不如絀老子曰大辯若訥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文不如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博不如約莫不爲道道當作大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知缺一字之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誖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弘矣言聖典百家皆言皆德皆道而唯聖典爲至爲奧爲弘也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爾雅曰九達之謂逵謂四道交出復有旁通也言聖道無所不達百家則私蹊曲徑而已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渾渾若川不可窮測理微謂之妙與發天地發宣鬼神數博謂之包辭蕪費歷義徹上下辭約謂之要簡而不繁要而不縟章成謂之文炳若丹青光如日月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文仁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知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勇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此本告子之說以氣言性莊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吉凶貧富貴賤壽夭禍福之類是亦以氣言命）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休吉否凶）無務焉無怨焉（富貴無務貧賤無怨）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寵者爲勢位所溺故乘富貴之命而驕則踰節陵分之事興矣）好惡者違天命以濫（好惡者爲饑寒所逼故違貧賤之命而濫則苟且邪僻之行作矣）故驕則奉（奉當作承）之不成（不成承休）濫則守之不終（不終守否）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惡當作禍）以成禍（怠則不守不守則濫故曰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今既曰命無不善不當云相近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繫辭文）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之性本惡其善者僞也）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揚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

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性惡則無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箕子比干也）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皆武王同母兄弟）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惠當作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爲然（韓子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

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形之白黑隨氣而有）情與善惡偕（情之善惡隨神而彰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情當作神）惡非情之罪也（悅言形之黑本於氣情之惡本於性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

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食飲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

物各有性也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此復申情不獨惡之說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此復申性不獨善之說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易繫辭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易繫辭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言不盡意是稱意也易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心好之是稱心也詩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好之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論語文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

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若無法教則為惡者易故多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則見之於外遠則行而不近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過於隱微行而止之禁於顯踐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

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大人之志渾合造化故不可窺量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衆庶之志流順世俗故易於昭鑒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

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耻能自愧耻則必能脩行而幽明無作矣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愼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極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中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念蘇武於朔垂朔北方也而知懷閻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上謂聖賢欲比於下下謂貧賤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必無邪慝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必無放侈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一字義也

跋申鑒注後

右荀悅申鑒五卷乃吳郡黄文學勉之所注也漢史載悅為獻帝黄門侍郎是時政移曹操故申漢故事以為帝鑒及泄所蘊肖共五篇以上一曰政體二曰時事三曰俗嫌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皆深切時弊關治化人君所當遵行

者悅之用心可謂勤矣勉之感其所遺而

先帝之時適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竊弄威柄遂憤激為注此書共得萬四千餘言中所引據又皆漢事尤為博洽少傳守溪王公謂其有感而為者誠然哉昔楊雄自言所著太玄經後世必有知子雲者今觀勉之之注殆亦深知荀悅者與

正德辛巳冬十一月望白巖山人喬宇識

風俗通義十卷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

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

懼後進益以迷昧耶以不才擧爾所知方以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 光啓之耳昔為齊王

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定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指幸詳覽焉

漢太山太守應劭撰

風俗通義前序

上行下傚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移風易俗在則人亡則書此應劭風俗通所由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後人著述多引以為證今罕見全本錫學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一體書也尚缺焉三衢毛希聖挈來楨雅錫守劉平父一見以此勉之遂編梓于學客有自錫山來者道廣文此意徵予跋語予諗嘉文教之浹洽異書迭出可為斯道賀敬因其請而題于篇首云

大德丁未中和節行都水監李果題

風俗通義目録

風俗通義目録終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晳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絲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矣不可勝量禮號諡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

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

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兹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

武王奮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辯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

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冀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

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鳥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

謂女潰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逐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王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至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蒻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

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恠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者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于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斥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

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

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為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

鳥噣鬢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上左衽介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迺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

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

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丅楚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鋭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

驅除蓋秉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袪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奮其智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曆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終

風俗通義正失卷第二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乆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巳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告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

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墠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

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巳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君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

暴病而死棺傷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洛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趾石文眛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恠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卽仙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恐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刼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返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且年十

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愼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虙羲神農黃帝堯舜殖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皃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厩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荊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圮絶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悋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閒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

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

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釆畫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

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

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

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

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
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
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
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
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
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
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
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

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
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
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
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癀汁見愛擬於至親賜
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
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氈帽騎駿馬
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
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
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太中大夫賈
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
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
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
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
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
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
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
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
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

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
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
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
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
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
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
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
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此亦過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

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與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劒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

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辯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尅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巳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

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飾詐説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黄金

漢書曰説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

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黄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黄白厥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説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陥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

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

虎山栖穴處毛鬛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于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取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勑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户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荅曰齊

楚之事欲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卷第二 終

風俗通義愆禮卷第三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恐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晉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眞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五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己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絶而曾無惻容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

襲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絰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淸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

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援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嗣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嫡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月時嗣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絰帶特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懟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

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雖有今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祀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郯人失兄子皐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

常揆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頓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鶂鶂之羨而食井上苦李飽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㒓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

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嗟如琢如磨朋友衎衎誾誾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說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遯世保眞當窟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肩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與孝廉爲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一

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蹻食止壇菓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殖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慼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牀閭拜遂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慼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悉有哉長沮夫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

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婞婞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兹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笈井涉齎一盤醊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旣哭與踴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弔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遺儻見徵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苫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衍禮卷第三 終

風俗通義過譽卷第四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覈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

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

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
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
拜奉觥歃甚懇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歃於眾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歃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爲惡積從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指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疊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隷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
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
無愆失興子昔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
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
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恤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

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疊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已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洶赫父子湮沒孰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
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

到輿卿佐相聞期鬬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
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
乏佐服其義勇復輿養之數日蘇輿乃知非其
家郎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毋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
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愼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
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己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

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
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
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
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衞
修毋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任蒼梧還到修家見
修毋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
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
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郎焉出
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纚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
曰衞修有事陳茂治之衞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
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
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
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己私皆公也何有忿百姓塗
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
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損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

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
病諸以爲大議茂與修善由鶺鴒之愛其子適所以
害之者
虔遠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
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
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齎告并
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
奏芳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
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

并凉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
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
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盖憂難與
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
温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
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旰食

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
掖功苟念去位弟實馬德不患無位而徒闒茸何所
堪施彊推轂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
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
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
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
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
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人之所忌炎自取之盖嚴楊惲勲著王室言事過差
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
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
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凶鈍小子髡既見齒
鄉黨到見服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
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
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郴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絶然舊貫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
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
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
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闢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
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
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
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
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
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
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
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
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
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
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
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
冢無屋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
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
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
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

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
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
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
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
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
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

客乘轝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黙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西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恐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絶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諜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偝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循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旣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〻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於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卷第四　終

風俗通義十反卷第五

漢　汝南應劭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千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邑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大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小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煇叔都兄自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煇址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畜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其公也謂汝避兄耳

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吾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瀕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毋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

辯杖而起令俱匍匐號咷上闕奠爵下困餬口
非孝道也因將入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收
穫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
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礿哀猶
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
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翩爲議郎慕孟
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
臣宜今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
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翩

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
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
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
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殄身

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
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
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
族乎抗爽言以振厚吉抑所生以爲已高恐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
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椽同產子作
客殺縣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

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
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
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亂乞以代之
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慶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紆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
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紆亦自劾去詣
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買各周孟
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
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王世人誤之猶以爲

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害用其人石碏惡之而後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歠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屬命放麑而孟氏旋進其位麑猶不忍況弟

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與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爲大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𢘻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隷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轂墳栢何若權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遠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卽日辭行祈與黃叔虔郅伯嚮盛孔叔留隨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其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隷不與賓子

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勲闕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篤然要勤同儕去喪卽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齎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顧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

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
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疎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

司空虞放掾屬故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𨛭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絶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𨛭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頻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表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穢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勑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

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脅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後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番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對禎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

循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群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奉可復言執轡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畎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藴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脅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皇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

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塡壑很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卽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閤祭酒周舉曰昔聖帝

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
變異並見能手書密以上聞倀曰可自力也畢爲
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
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
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惟之誠懣憤天月
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
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
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愼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

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
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
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莊莊曰災異不見
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
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
留聖思披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
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
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
旋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

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
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
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衞之
身申勑屢省務知戒愼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
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倀表嘉其忠謨倀自
數病手能細書詣案大臣苟肆私意詣坐上謝

倀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倀位極人臣視

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倀年且九十足以惛
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
自營衞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
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來平之政救罪不暇
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
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埽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言公卿舉故大臣劉李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蜡令謚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應君爲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冤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賢得中今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既不善且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猶中亦無嫌也杜密奔走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賢有公私觀見譏切不敢堅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頻少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第五　終

風俗通義聲音卷之六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鍾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

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

竮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鍾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鍾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鍾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鍾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鍾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

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 一作壎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鼖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

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澧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敗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乘作鍾秋分之音也詩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鍾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柷

謹按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鍾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愼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閒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

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

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大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

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長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

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 篴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

洞之材以當檛便易特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如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聲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䶵篪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荻

謹按漢書注荻筩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音卷之六 終

風俗通義窮通卷第七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

否後喜曰窮通也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

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

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

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

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

爲上卿三見乎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澅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

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徒

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屛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閒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洽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上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君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

冀亦舉籍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王都慙悔自絕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何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

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罷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閒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
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舋道路聽
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
蕭乃一相勞而斌内之狴犴堅其鏁梃躬將兵馬送
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餚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
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

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
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
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
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
敕兒客無素辛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
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
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
劉子輿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
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
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
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
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
内望風草偃子輿以臟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
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
語又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

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
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
之怨陳餘張耳携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
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
終始以交爲難況客恔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
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
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
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

黨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宜厄既陳旨降而復升燕濟天下惟虞卿遁於𤄃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臞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風俗通義窮通卷第七終

風俗通義祀典卷第八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隣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令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

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

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與衞尉鯛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

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封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衞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

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洪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里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

害春之時所生今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膢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卷八 終

風俗通義恠神卷之九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

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恠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恠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恠神也

世間多有見恠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于之祖父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鬭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鬭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鬭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

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

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勳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挐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嚣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

禮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勑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illegible]非乃殺之是後遂絶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産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絶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𤍠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沲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

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

年亦自歇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遺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絰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

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惝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澌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於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蔕於

其胸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猒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畜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

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宮士修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瘯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僄尫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欻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燒盡而簏故完婦女婢使悉亡

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婗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猒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

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蛔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

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挐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劒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鬣令屍亡泝江而上到嚐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踈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

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緩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雩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

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威名鮮實應且或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　蛇與內蛇鬬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怪神卷之九終

風俗通義山澤卷第十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二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

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山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

徼外嶓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子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卽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不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

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雖北芒坂卽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栢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濩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旣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沆

謹按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沆澤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卷之十　終

中論二卷

徐幹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

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謂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爲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

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歎不再吿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

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閉戶自守不與之羣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已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

言之美不令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恥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亹亹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

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為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為習書之儒不足為上欣之者衆辨之者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

覺而遂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已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偽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

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踧踖連武欲致之君以為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絕迹山

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疚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正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戍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真淡泊無為惟存正道環堵之墻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為戚養浩然之氣習美門之術時

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

畫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蓋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

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頹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為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

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

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

之遂避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

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
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刻徐幹中論序

宋南豐曾氏起于五代絶學之後程學
未顯之前文章本原六經世稱江漢星
斗矣徧校館閣羣書取中論二十篇序
而傳之何哉漢自桓靈以後姦雄濁亂
海内俗儒騖於曲說黨權營利求其究
觀道眇而不汙於世者蓋寡矣偉長獨
能恬淡體道不耽榮祿逡巡濁世而玄
就顯晦之節皭然不汙曾氏論其書而
論其世彼有取爾也余刪訂青志徧梓
竣事　兵憲懷庭秦公謂曰青郡文獻
名天下藝文不下百數十種未能盡傳

若管子書晏子春秋仲尼之徒蓋稱焉

文心雕龍葩藻勝矣徐幹中論辭義典

雅足傳于後曾子固所取也盍壽諸梓

以廣其傳余曰唯唯識之而刻于郡之

資深堂

嘉靖乙丑冬青州府知府田明杜思書

中論目錄

中論目錄終

中論卷之上

漢 北海徐幹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寳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

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

如遠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

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

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

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　　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

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

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囯以大明昭亂蔑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

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

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

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

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

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肎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愼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

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遘不徼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絶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

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

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虛道第四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

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　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閾（門南旁木也）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

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求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贍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

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氷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

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

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為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鈞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詩曰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子之善子惟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惟恐過而見子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

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兎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春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日矣故僨 則縱多友邪則己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

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瞀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

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隋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覿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 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闓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

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

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踘膝跣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肎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絜也則不如無絜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爲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一本作聖人無所不能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

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釆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 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

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鍾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

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

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

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折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

堯知其行毅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嚚士多凶族兆
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
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
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
伯夷不能閒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
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
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
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

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
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
爲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
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
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柴
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
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
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閒耳且管仲背君
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

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召忽伏節死
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是
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愆過
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
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
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
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
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
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

安得乃知爲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
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
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
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
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旣反政而猶不知
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
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
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
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

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

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寧亂王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

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寧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爲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罷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琯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

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壃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漢　北海徐幹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考僞第十一

仲尼之没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

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内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内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别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

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遹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

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

爲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爲

已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

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愼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没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

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强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

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末稱哉

譴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爲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覿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

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閒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

交也衆古之交也為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利而已矣

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群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為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為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為州使之相賙州有長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

奇衺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

相厲以誠慈姦説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閥閲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禄采方國之謡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虚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説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

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閑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歎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絶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爲

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曆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皡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

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曆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觀

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隳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搆兵更相呑滅專以爭強攻取為務是以曆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啟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為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踈闊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為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

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啟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剌怠慢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賾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夭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

憂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潁川荀爽論之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

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鐘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煑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煑之類也北海孫翺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千惡（一作移其性）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子胥違君而適讎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讎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爲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夭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爲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爲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旣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

矣變化云爲固不可以一槩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

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夭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爲明允君子豈徒爲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況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考其年壽不爲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

子豈殘酷者哉顏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鈞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闊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爲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爲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人（一作）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令以此召難而解以槌擊燒薰於事無施

孫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爲德子胥雖有譽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實關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

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鶩乎俯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爲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

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爲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過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爲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

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而不能用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

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無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

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秪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衆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

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覩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夙出寗戚方爲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己心而徒因衆譽也用人而因衆譽焉斯不欲爲治也將以爲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譽爲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

衆譽爲賢能則伯鯀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況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裒然不自 儡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

者謂心統乎群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真僞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群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争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韠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韠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

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肱股隳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爲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詁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爲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叡哲

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擬亂之道然
而列國之君以爲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
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一作講其邪辯）率其從黨而名震乎
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爲
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
尚（一作久）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愼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
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

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
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
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
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
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
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從
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
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
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

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
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卽墨未拔昭
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毅不平卽墨守者田單縱反
閒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
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爲名實欲因齊
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
之來卽墨殘矣惠王以爲然使騎刧代之大爲田單
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

專國政人爲之言於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
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
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
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
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
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
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
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
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

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　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内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夫考其驗斯爲甚矣問曰夫人

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既敗爲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闇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嗇專利功勳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至困窮身爲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嗔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

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

子鱄蘧伯玉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

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

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　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旣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

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一作以印綬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

廢絶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愼

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箎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麤穢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税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莩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肎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

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　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

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一作不聊生）故先生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

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一作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為

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一作逋逃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刼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中論卷之下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椽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譔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

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手校題識邦哲字熈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陸友友仁父記

中論後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爲近古其次則及於東漢予鄉浔桓氏鹽鐵論讀之未嘗不嘆其辭氣之古論議之妙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中論其辭氣論議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予之愛之與鹽

鐵同蓋鹽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幸存於丗然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歲同年涂君刻鹽鐵論於江陰俾予識之近黄華卿氏刻中論畢工亦俾一言予謂好古之士世未嘗無第所恨者不浔悉窺古人之製作而效法之

而坊肆所市率多射利之時文求如一書蓋不可得而今乃有之豈非學者之幸乎予也舊學荒落獲見古書之行爲之欣躍而且得綴名其末其爲幸又何如也蘗卿名紋今爲吳縣學生觀是舉可以知其人矣

弘治壬戌六月之望前進士姑蘇都穆書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拾遺記序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爲殘缺當僞秦之季王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爲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王鞠

爲禾黍彌深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滅黌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多有亡散文起羲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朴愛廣向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音旨迂闊推理陳迹恨爲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採神僊之事妙萬物而爲言蓋絕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刊幽秘捃

採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詳往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眞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省朴素世德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成章數運則與世推移風政則因時廻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蟲章

之字末代派傳多乖曩跡雖搜研鐫寫抑多疑惧及言乎政化訛乎禎祥隨代而次之至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艸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亂隨所載而區別各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採於一說今搜檢殘遺合爲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焉

蕭綺撰

王子年拾遺記目錄

王子年拾遺記目錄終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一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春皇庖犧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脩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且聞聖人

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虵身九首肇自開闢于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爲陵成谷世歷推移難可紀筭比于聖德有踰前皇禮義文物於茲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導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爲瑟均土爲塤禮樂於是興矣調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時未有書契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岳始嫁娶以脩人道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

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宓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皇

炎帝神農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圓丘以祀朝日

飾瑶堦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洒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斯之時漸革庖犧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採峻鍰之銅以爲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錄曰謹按周易云伏羲爲上古觀文於天察理於地俯仰二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精粹是以圖書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改淳遠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兹而始降于下代漸相移襲八索載其遐軌九丘紀其淳化備昭籍籙編列柱史考驗先經刊詳往誥事列方典取徵羣籍博採百家求詳可證按山海經云棠帝之山出浮水王巫閭之地其木多文自非道洽俗朴理會冥旨與四時齊其契精靈協其德禎祥之異胡可致哉故使迹感誠著

幽祇不藏其寶祇心剪害殊性之類必馴也以降露成池蓄龍爲圃及乎夏代世載緜絕時有豢龍之官考諸遐籍由斯立矣

軒轅黃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祥踰滄海爲之恬波泛河沉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

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蕙風至眞人集乃猒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劒佩舄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絶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咸刋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圭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春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事出封禪記）帝使風后

負書常伯荷劒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蕖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寧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蕖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絶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㛹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

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悦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代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　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

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也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虵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顓頊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

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爲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湧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疋帝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絶域其人依風乏黑河以旋其國也

闇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不老

高辛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

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

有丹丘之國獻碼碯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厨也碼碯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

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爲龍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并諸妖魅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

之水有白堊之山望之峩峩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碼碯也不可斫削彫琢乃可鑄以爲器也當黃帝時碼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汚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減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廵至衡山百辟羣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於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

皆如聚米縈帶者矣

唐堯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鶡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鶡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

數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捿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讚至今不絕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復記其出沒遊海之人猶傳其神仙也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曨不明夜則照

耀穴外雖波濤瀇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雞於牖上此之遺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萬國重譯而至有大頻之國其民來朝乃問其災祥之數對曰昔北極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潏高隱於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

八極皆闇振鬐則五岳波盪當唐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縈天則三河俱溢海瀆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色俱溢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於天故誣妄也此言吸日而星宙皆墜　抑亦似是而非也故使後來爲之迴惑託以無稽之言特取其愛博多奇之間錄其廣異宏麗之靡矣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

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讃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卽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尅

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囓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圜室以充祭祀昔皇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爲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烏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衆星與雨偕墜舜乃禱海岳之靈萬國稱聖德之所洽羣祥咸至矣

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河汭

錄曰按春秋傳云星隕如雨而夜猶明淮南子曰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見夫盈虚薄蝕未詳變於聖典孛彗妖沴著災異於圖冊麒麟鬬鯨魚死靡聞於前經求諸正誥殆將昧焉

錄曰自稽考羣籍伏羲至于軒轅少昊高辛唐虞之君禪業相襲符表名類未若堯之盛也按易緯云堯爲陽精叶德乾道粵若稽古是謂上聖惟天惟大惟堯則之禪業有虞所謂契叶符同明象日月蓋其載歷遐曠筭紀綿遠德業異紀神迹各殊考傳聞於前古求僉言於中世而道教參差祥德遞起指明羣說能無髣髴精靈冥昧至聖之所不語安以淺末貶其有無者哉劉子政曰凡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何則神化欻忽出隱難常

非膺受之所考筭恒情之所思測至如龍火鳥水之異雲鳳麟蟲之屬魍魎百怪之形欻忽之像憑風雲而自生因金玉而相化未詳備於夏鼎信莫記於山經貫月查之誕重明桂實之說陽燎出於氷木陰蟲生於炎山易腸倒舌之民蛻骨龍肉之景憑風雲而託生含雨露而蠢育已表怪於衆圖方見偉於羣記茫茫遐邇眇眇流文百家迂闊各尚斯異吁守文於一説者矣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一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二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横脩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脩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鯀之靈化其事互説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黄熊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羣疑衆説並略記焉

錄曰書契之作肇迹軒轅道朴風淳文用尚質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祀遐絕載歷緜遠列聖通儒憂乎道鈌故使玉牒金繩之書蟲章鳥篆之記或祕諸巖藪藏於屋壁或逢喪亂經籍事寢前史舊

華或流散異域故字體與俗訛移其音旨隨方互改歷商周之世又經嬴漢簡帛焚裂遺文殘泯詳其朽蠹之餘採捃傳聞之說是以曾玄正於前疑三豕析於後謬千年所述涉乎萬古與聖叶同擿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據尚書云堯殛鯀于羽山春秋傳曰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是在山變爲熊入水化爲魚也獸之依山魚之附水各因其性而變化焉詳之正典爰訪雜說若真若似並略錄焉

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

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之遺象也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着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錄曰夫神迹難求幽暗罔辨希夷髣髴之間聞見以之銜惑若測諸冥理先墳有所指明是以彭生

假見於貝丘趙王示形於蒼犬皆文備魯冊驗表齊漢遠古曠代事異神同銜珠吐燭之怪精靈一其均矣若夫芒芒禹跡杳漠神源非末俗所能推辨矣觀伏羲至于夏禹歲歷悠曠載祀綿邈故能與日月共輝陰陽齊契萬代百王情異迹至參機會道視萬齡如旦暮促累劫於寸陰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殷湯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

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傳說賃為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

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

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烽燧於是億兆夷民乃歡萬國已靜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木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 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脩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脩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晋衛之人鐫石鑄金以像其

形立祀不絕矣

錄曰三墳五典及諸緯候雜說皆言簡狄吞鷰卵而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說懷感而生衆言各異故記其殊別也傳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皤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則通斯則往賢之明教通人之至規樂天知命信之經言也死且不朽是謂名也烏無聲譽於後裔揚風烈於萬祀譬諸金玉煙埃不能埋其堅貞比之湮

渫溺而不能見其蹤殷師延當紂之虐矯步來存
因權取濟觀時徇主全身獲免所謂因而能通卒
以智免故影被冊書形刊金石愛其和樂之功貴
其神迹之永遠不如越思計然之利鑄金以旌其
德方斯蔑矣

周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
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
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

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 武王使畫其像於幡
旗以爲吉兆今人幡信皆爲鳥畫則遺象也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
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
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
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
也

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
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
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
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燿中國飛走
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
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
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
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
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
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昆錦文似

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
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
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人勤於
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
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爲樊其國
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
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
海蛇洲蜂岑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爲輞比至京師輪

皆銚銳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煎魚鱉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鐺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蚍洲則以豹皮爲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師鬚髮皆白及還至燃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

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銜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麁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猴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卻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

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

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爲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

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祗之祠綴青鳳之毛爲二裘一名煩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卻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直萬金

錄曰武王資聖智而赴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

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爲故能繼后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爲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責於邊陲之路瑰寶殊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遊集林藪苑麗珠用之物鐫斷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隱窮昏明之際規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

成康以降世祺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爲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人憐之失其死矣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二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三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周穆王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瑶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

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錄曰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别至於比德方事龍馬則同類焉是以蔡昊觀其智忌銜相其才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禎(御名)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騄耳驊騮赤驥白驎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逕碣石而轢倒景排閶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躡塵之迹超虛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望絳宮而驟首指瑤臺而一息繫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寔多騂駱驪乎坰野皎質燿乎空谷或表形騶紫被乎青玄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驥䮍之倫取其電逝而飈逸驊騮駃騠之儔亦騰驤以稱駿莫不待盛明而皆出歷代之神寶矣次有蒲梢齧膝魚文驪駒之類或擅名

於漢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洧正填列於帝皁進則充服於上襄而驂驪於瑶輅退則羈秣於下囿思馭於帝閑侯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彌遠窺雲路而可難哉使乎韓哀孫陽之徒執靶豈傷吻幣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徹幽遐體照冥遠驅駕羣龍窮觀天域詳搜迥古靡得儔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巳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璠膏之燭遍

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𧄍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百子淩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磄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磄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為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為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咈澤雕鍾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抗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出穆天子傳）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為管吹之為群鳳之鳴咈澤出精銅可為鍾鏄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為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為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升雲而去

魯僖公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鵶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

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為慈烏則其類也

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雖世歷悠遠而記說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躋之極殊鄉異俗莫不臆拜稽顙東升巨人之臺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瑤池而賦詩期井泊而遊博勒石軒轅之丘絕跡玄圃之上自開闢以來載籍所記未有若斯神異者也

周靈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以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

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沲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錄曰詳觀前史歷覽先誥援神鉤命之説六經緯候之志研其大較與今所記相符語乎幽祕彌深影響故述作書者莫不憲章古策斟酌舊文蓋以至聖之德列廣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盡其真極崐華不足以匹其高滄溟未得以方其廣含生有識仰之如日月焉夫子生鍾周季王政寖缺憖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禮採遺音而正六樂故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者也所謂崇德廣業其謂是乎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自絕筆以來載歷年祀難可稱筭故通人之言有聖將及後來諸疑更發明其章也

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

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爲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温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以指

彈席上而體風入室衆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尺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闇中視物如晝向鏡語則鏡中

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錄曰夫誘於可欲而正德虧矣惑於聞見志用遷矣周靈之謂乎忝乃受制於奢玩神於亂波蕩正教爲之婾薄淫湎因斯而滋焉何則溺此仙道棄彼儒教觀乎異俗萬代之神絕者也及其化流遐俗風被邊隅非正朔之所被服四氣之所含養而使鬼物隨方而競至奇精自遠而來臻窮天區而盡地域反五常而移四序怳悅形象之間希夷明昧之際難可言也窮幽極智偉哉偉哉凡事君盡禮忠爲令德有違則規諫以竭言弗從則奉身以求退甚能剖身碎首莫顧其生排戶觸輪知死不去如手足衛頭目舟楫濟巨川君臣之義斯爲至矣而弘違有犯無隱之誠行求媚以取容身卒見於夷戮可爲哀也容成萇弘不並語矣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

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燻目爲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鐘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晉戰國時其書滅絕矣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黒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隷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凾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懐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錄曰莊周云德配天地猶假至言觀乎老氏崇謙柔以爲要挹虚寂以歸眞知大朴之既漓發玄文以示世孰能辨其虚無究斯深寂是以仲尼責其德叶以神靈極譬二人以爲龍矣師曠設數千間卒其春秋之末抱朴子謂爲知音之聖也雖容成之妙大撓之推曆夔襄之理樂延州之聽故未之能過也

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沉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逵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錄曰夫體國以質直爲先導政以謙約爲本故三風十愆商書以之昭誓無荒無怠唐風貴其遵儉

靈公違詩人之明諷惟奢縱惑心雖追悔於初失能革情於後諫日月之蝕無損明焉伯玉志存規主秉亮爲心師涓識進退之道觀過知仁一君二臣斯可稱美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鶏蒸以奮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茄九江珠穟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之澄華也饔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磬

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温燒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校氣晝則說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甚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脩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

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愼禆竈

之儔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謂大禽之旨華犧龍袞之服及斯固陋矣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出燕國藝文志）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爲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錄曰易尚謙盜書著明謨人臣之體以斯爲上傳曰知無不爲忠也范蠡陳工術之本而勾踐乃霸卒王百越稱爲富强斯其力矣故能佯狂以晦跡浮海以避世因三從以別名功遂身退斯其義也至如寶井遊宮雖奢不惑夫興亡之道匪推之曆數亦由才力而致也觀越之滅吳屈柔之禮盡焉薦非世之絕姬收歷代之神寶斯皆跡殊而事同矣博識君子驗斯言焉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三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四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燕昭王

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

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熏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穟穟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穟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為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江或伊洛之濱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

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群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王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也

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缾云發其國五

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絶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爲雰霧暗數里閒俄而復吹爲疾風雰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胷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

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

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國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河源爲之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錄曰夫含靈稟氣取象二儀受命因生包乎五德故守淳明以循身資施以爲本義緣天屬生盡愛敬之容體自心慈死結追終之慕蓋處物之常情有識之常道是以忠諫一至則會理以通幽神義由心洞祇靈爲之昭感迹顯神著表降羣祥行道不違遠邇旌德美乎異國之人隔絶王化關聞大道語其國法華戎有殊觀其政教頗令殊俗禮在

四夷事存諸誥孝讓之風萬不尚也

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瑠璃筐盛之使王童負筐以

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於五岳之上昔黃帝時霧成子遊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潭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

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秦始皇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胷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

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爲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

動奔而往視之三咒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于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栢漂檖龍松寒河星柘岏雲之梓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璺滌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褰流黑魄闇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

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疑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卽探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鬒髮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閽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廼起子嬰則疑趙高因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湯煑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

冬月坐於堅冰夏日卧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卽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魅之理萬世一時

錄曰夫含靈挺質罕不羨乎久視祈以長生苟乘才性企之彌遠何者夫層宫峻宇肆其奢綽約柔曼縱其惑九韶六英悅其耳喜怒刑賞示其威精靈溺於常滯志意疲於馳策銷竭神慮翦刻天和

秦政自以功高三皇世踰五帝取惑徐市身殞沙丘燕昭能延禮羣神百靈響集並欲棄機事以遊眞極去塵垢而望雲飛譬猶等溝澮於天河齊朝菌於椿木超二儀於崑巒升一匱而坂重漢何則望之與無階矣抱朴子曰學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知雖徵鑒仙體而未入玄眞蓋由禍惑尚多滯情未盡至於神通玄化詭變萬端故曰徐行雲垂之儔駕影乘霞之侶可得齊肩比步焉與之棲息也窮神絕異隨方而來銜絕殊形越

境而至託神以盡變因變以窮神觸象難名靈怪莫測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術出於萬畢之家方毳羽於洪鑪炎烟火於冰水溺海螺船之屬飛珠沉霞之類千塗萬品書籍之所未詳自神化以來神奇莫與爲例豈末代浮誣所能窺仰天齡促知之所效哉今觀子年之記蘇張二人異辭同迹或以字音相類或以土俗爲殊驗諸墳史豈惟秦儀之見異者哉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四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五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前漢上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酆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愼勿泄言上皇謂爲戲

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虯龍陸斬虎兕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於鑪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

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卽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靈變化其途非一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識所載咸取驗於已往謠歌里說皆求徵於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編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効焉三尺之劒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爲陽數亦應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雕之

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繭牙出於唇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荅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殁不可論筭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攪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荅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荅聞於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雕之使大赦天下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

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

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

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爲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焉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眞金鳥

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滛
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
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金鳧也
昔始皇爲塚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
塚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
楫金銀爲鳧鴈以瑠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
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
也昔生埋工人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塚
內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讃漢初發此

塚騐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人之
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爲
怨碑史記略而不錄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爲床文如錦也石體甚
輕出郅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
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
偃偃[illegible]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
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水
同其潔澈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
之落堦下氷玉俱碎偃以爲樂此玉精千塗國所貢
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
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

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
武帝置於甘泉故館吏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
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
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
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

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宫掖中生蒿
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雞未至月支國乃飛于天漢聲
似鶤雞翱翔雲裏一名暄雞昆暄之音相類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
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
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
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毛爲繩結網爲
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
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

金石之氣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錄曰漢興維六國之遺弊天下思於聖德是以黔黎嗟秦亡之晚恨漢來之遲高祖肇基帝業恢張區宇孝惠務寬刑辟以成無爲之治德侔三王教

通四海至于武帝世載愈光省方巡岳標元崇號聞禮樂以恢風廣文義以飾俗改律曆而建封禪祀百神以招羣瑞雖欽明茂於唐書文思稱於虞典豈尚茲焉觀乎周孔之教不貴虛無之學武帝脩黃老治郤老之方求報無福之祀是以張敞切言使遠斥仙術指以萇弘楚襄懷秦皇徐福之事故新垣之徒卒見夷戮夫仙者尚冲靜以忘形體守寂寞而袪嚚務武帝好微行而尚勉伐恢宮宇而廣苑囿求乖長生又覩之法失玄一守道之要悔少翁之先誅惑欒大之詭詭至如李夫人細心昵愛專媚蘭閨思沉魂之更生飭新宮以延佇蓋猶嬖惑之寵過熾累心之結未袪欲竦身雲霓之表與天地而齊畢由係風晷其可階乎雖未及玄眞頡參神家是以幽明不能藏其殊妙萬象無所隱其精靈考諸仙部驗以衆說未有異於斯乎夫五運遞興數之常理金土之兆魏晉當焉董偃起自販珠之徒因庖宰而升寵竊幸一時富傾海宇內蓄神異之珍衒非世之寶一朝絕愛信盛衰之

有兆乎夫爲棺槨者以防螻蟻之患爲斂骨之具聖人使合其正禮惡其踰費疾其過薄至如澹臺滅明之儉盛姬秦皇之奢皆失於節用嗟乎形銷神滅欻爲一棺之土爲陵成谷瓊珣美寶奄爲燼塵斯則貴生加死無益身名也寞然長往何憶棄時之盛仲尼云不如速朽斂手足形聖人以斯昭誡豈不尚哉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五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六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前漢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雖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

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弄楚辭所謂折芰荷以爲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況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拖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凉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鸞舟荷芰隨時廢滅今臺無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昬昬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

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藤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

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饑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如蒲莖如著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萎黃詔並除焉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

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爲鉤縞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爲神異之物

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鷄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濵地中聞鷄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悦澤

張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爲憂雖夜如晝之明也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四時祭祀立廟焉

録曰夫心迹所至無幽不徹理若於微宜昧自顯玄曦廻魯陽之戈嚴霜感匹夫之歎在於凡倫尚

昭神迹況求之精爽以會蒸蒸之心木石爲之玄感鳥獸爲之馴集元偉衰號春花以之改華叔通晨興朝流爨生横石辛繕表跡於棲鸞衛農示德於夢虎郅氏之行頗斯道焉按漢昭帝時有黃鵠下太液池今云淋池蓋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嘉穀玄稷之祥亦不訛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而不實及乎飛夫之類神木怪草見奇而詭萬世之瑰偉也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上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皁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簪珮雖如錦綉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静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氊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雖惑於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

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焉

帝常以三秋閒日與飛鷰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眞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柂枻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鷰命佽飛之士以金鏁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鷰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鷰之裾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裾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卽飛鷰結裾之處

錄曰夫言端辰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輿居有節進止有度出則太師奏登車之禮入則少師薦升堂之儀列旌門以周衛脩清宮以宴息成帝輕南面之位微遊嬿幸好惑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諫書不云乎弗矜細行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妝飾妖麗巧

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賢更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脩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後漢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百歲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

帝使植於霜林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内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鳩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鳩鵲翠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爲異故畧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罽文綉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爲官有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廪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皆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檝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没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

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煑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内豎爲驢鳴於館北又作鷄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内侍競作鷄鳴以亂眞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

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
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錄曰明章兩主丕承前業風被四海威行八區殊
邊異服祥瑞輻輳安靈二帝同爲敗德夫恍目快
心罕不淪乎情慾自非遠鑒興亡孰能移隔下情
傭才緣心緬乎嗜慾蹇諫任邪沒情於淫靡至如
列代亡王莫不憑威猛以喪家國肆奢麗以覆宗
祀詢考先墳往往而載僉求歷古所記非一坂爵
嚳官乖分職之本露宿郊居違省方之義成安二

帝載世雖遠而亂政攸同驗之史諜訊諸前記迷
情狗馬愛好龍鶴非明王之所聞示於後也內窮
淫酷外盡禽荒取悅耳目流貶萬世是以牝妖告
禍漢靈以巷伯傾宗酒池裸逐之醜鳴鷄長夜之
惑事由商乙遠倣燕丹異代一時可爲悲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李傕
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
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
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趾后
以綉級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湔帝
衣及面潔靜如浣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
誠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錄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蘭桂可折而
不可掩其貞芳伏后履純明之姿懷忠亮之質臨
危受命壯夫未能加焉知死不恡馮媛之儔也求
之千古亦所罕聞
漢興至於哀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
弘侈東都繼其繁奢卽違采椽不斵之制尤異靈沼

遵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萬戶之書臺衛
城隍之廣自重門構宇以來未有若斯之費溢也孝
哀廣四時之房靈帝脩裸遊之館妖惑爲之則神怨
工巧爲之則人虐夫國淪家可爲慟矣及夫靈瑞嘉
禽彰卉殊木生非其壤詭色訛音不稟正朔之地無
涉圖書所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咸得
而備詳矣歷覽羣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
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

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廚金穴況小心畏愼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爲一時之智也

錄曰夫后族之盛專挾內主之威皆以纂奪强盛肆囂於天下妖幸侵政擅椒房之親在昔魏冉富

傾嬴國漢世王鳳同拜五侯館第僭於京都嬙姬麗於宮掖瑰賂南金彌玩於王府緹繡雕文被飾於土木高廊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之靡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例雖三歸移於管室八佾陳於季庭方之爲劣矣郭況內憑姻寵外專聲厲遠採山丹之穴積陶朱程鄭之產未足稱其盛歟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財勢秉溫恭之正守道持盈而自競愼足可謂知幾其神乎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瑶之婦嫁瑶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

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

年古誼歷代圖緯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註
記而口不能說作王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
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
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嬴糧而至如細流之
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
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
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
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

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
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
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
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家財巨
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
而不食新味也爲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
畜雖大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
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鉼則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
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
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
運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
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
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録曰觀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該九
聖懸日月以來其類少矣逮乎後漢賈任曹之學
並爲聖神通生民到今葢斯而已若顏淵之殆庶
幾闕美張霸何足顯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門

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慙焉曹氏之姊所謂
知識婦人鑒乎聖也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六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七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

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

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錄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童謠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

以火德受魏世歷汾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璧因事而來旣而柔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叓寵媚斯婉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華軒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嘆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飾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

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衆祥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爲土德斯爲靈徵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疏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鱗見於戊己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脩戊己之壇黃星炳夜又趣昂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脩祀焉・

任城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劒百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殷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　不動文帝鑄萬斤鍾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

併巴蜀如鵄銜腐鼠耳彰甍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坎於地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城王舊事三卷晉初藏於祕閣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鷰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爲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

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鷰置之静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珍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黄羽毛柔密常翺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眞珠

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内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翺翔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閹宦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内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頷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

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鷰以爲神物於是以金爲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鷰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

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秘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爲一代尚士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吟伏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

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録曰王者廓萬宇以爲邦家因海岳以爲城池固是安民養德垂拱而治焉去乎遊歷之費導於敦教之道無崇宮室有薄林園采椽不斲陶唐如斯昭儉卑宮菲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今三代之王失斯道矣傷財弊力以驕麗相誇瓊室之侈璧臺之富窮神工之奇妙人力勤苦至於春秋王室凌廢城者作謳疲於勤勞晉築斯虒之宮爲功動於民怨宋興澤門之役勞者以爲深嗟姑蘇積費於前

阿房奢竭於後自以業固河山名超萬世覆滅宗祀由斯哀哀竊觀明帝踐中區之沃盛威靈所懾比强列代禎祥神寶史不絕書殊方珍貢府無虛月鼎據三方稱雄四海而聖教微於堯禹歷代劣於姬漢東鯁閩吳西病邛蜀師旅歲興財力日耆不能遵養黎元遠瞻前朴宮室窮麗池榭肆其宏廣終取夷滅數其然哉任成淵謀神勇智周祥藝雖來冊蓬蒙劒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疇事死如生守以直節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曹洪忠烈爲心愛

親戛國此穆滿之駿方之白鵠可謂齊足者也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七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八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吳

孫堅母妊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

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踐晉祚夢之徵焉

錄曰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堅之時夢腸出繞閶門與王子之說爲異夫西方金位以叶晉德興亡之兆後而効焉蓋表吳亡而授晉也夫六夢八徵著明周易授蘭懷日事頗而非及吳氏之興年嘉禾之號芳茅之徵信矣至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王工故以金爲印璽夫孫氏擅割江東

包卷百越吞席漢陽威惕中夏富强之業三雄比盛時有未賓而兵戈歲起每梗心於卭蜀憤慨於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師旅遵之以儉素去以遊侈之費塞茲雕靡之塗不欲使四方民勞非無玉工也固能輕彼池山賤斯棘實漢鄙盈車之屑燕棄璞於衡廡沉河底谷義昭攸古務崇簡約豈非高歟及乎吳亡時以六代金璽歸晉堅母之夢驗矣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

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鳩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拆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魄如意撫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

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至于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

錄曰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變通神抑亦漢遊洛妃之儔荆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嬖覩進退之機夫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故明矣語乎榮悴譬諸草木華落張弛勢之必然巧言

萋斐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見列於前周班趙載詳於往漢異代同聞可爲歎也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嶲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摇頭時人以爲吉神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明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冢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

軍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

錄曰國之將亡其兆先見傳曰明神降之觀其德也及歸命面縛來降斯爲効矣蛇鵠者蟲禽之最靈張氏以爲嘉瑞吳越春秋百家雜說云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埋美人多藏寶物數百年後靈翔於林壑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劍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以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盛姬前史譏其驕惑嬴博揚孫君子貴其合禮觀夫遠古恒詳中代求諸事迹儉泰相懸至如末世漸

[illegible]生忍淫酒死則同殉委積珍寶埃塵滅身[illegible]同穴可謂歎歟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臥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羲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座皆云呂蒙囈語通周易

錄曰夫精誠之至叶于幽冥與日月均其明與四時齊其契故能德會三古道合神微若鄭君之感先聖周盤之夢東里迹同事異光彼遐策索隱鈎深妙於玄旨孔門羣說未若呂生之學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汚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為粉噴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研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為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

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廐屋側有古塚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

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之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隣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閭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貲財如山不可筭計內以方諸盆瓶設大珠如卯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巳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

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壠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周羣妙閑筭術讖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峰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荅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

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還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筭術及考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錄曰孫和孫亮劉備竝惑於淫寵之玩忘於軍旅之略猶比强大魏尅代無功可爲嗟矣周羣之學通於神明白猿之祥有類越人問劒之言其事迂

誕若是而非也夫陰陽遞升五常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滅淮南子云方諸向月津爲水以厭火災乎麋氏富於珍奇削方諸爲鳥獸之狀循土龍以祈雨也鵁鶄之音與方諸相亂蓋聲之訛矣羽毛之類非可禦烈火於義則爲乖於事則違類先墳舊典說以其詳焉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八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九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晉時事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燈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

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禀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堦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

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堦下高聲而對曰馬圉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為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為殷紂之民乎帝撫王几大悅即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秉醉而拜受之遂為善政民為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巻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熈元年三株草化為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珧楊濟三弟兄號曰

三楊馬圉醉羌所說之驗

錄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優孟之儔因俳說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媚足規範及其俳諧詭譎推辭指誠因物而刺言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為深誡未若甘並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煙霞咀食沆瀣迅千靈於一朝方塵劫於俄頃乎可溼此醐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将

神達理莫能遥照豈可假於詭辭專求於邪說天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謡訛指怪於纖草將溺所聞信諸厥術可為嗟乎

咸寧四年立芳蔬圃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葉密秋蕊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為上蔬其味辛色黄為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為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渇飢宮人採帶其莖香氣歷

日不歇

錄曰大雅云言采其薇此之類也草木疏云其實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於首陽山采薇而食疑是卉或云神類非一彌相惑亂可以療飢其色必紫百家雜說意旨相符論其形品詳斯香色雖移植芳圃芬美莫儔故薰蘭有質物性無改產乖本地逾見芬烈譬諸薑桂豈因地而辛矣當此一代是謂仙蔬寔為神異

張華為九醖酒以三薇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

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蘽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摇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同而事異也閭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而取長久至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兎遊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熒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衞之

內及民間園囿皆植紫薇以爲厭勝至劉石姚符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絕也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汚漬湼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錄曰帝王之典叶休祥之應天無隱祥地無蓄寶是以因神物以表運見星雲以觀德按周官有馮相氏以觀祥錄之數晉以金德故白雲起於灞水山海經及異物志云燃洲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爲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也兩說不同故偕錄焉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

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玄洲之上化爲五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傍人割裹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

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床床上有膝痕深三寸床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

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僊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髮大如縷堅靭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蠡續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斯國之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捃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

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貙虎誤噬一婦人七日

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爲相弘及封孫皓爲歸命侯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嗟巷哭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

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荷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至今絕矣池亦埴塞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螢聚之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在胡中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

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言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皇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

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迹者賜以眞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飮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毁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

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埒射場周廻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埒傍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之形雕斲衆寶以飾楹柱夜往往有光明集諸羌互於樓上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噉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又爲四時浴室用鍮石碔玞爲堤岸或以琥珀爲缾杓夏則引渠水以爲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褻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氏破滅燋龍猶在鄴城池今夷塞矣

錄曰居室見妬故亦姦巧之恒情因嬌湎變而非

錦之辭入至於惑聽邪諂豈能隔於求媚憑歡藉幸緣和媚而相容是以先寵未退盛衰之萌兆矣一朝愛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刺之辭乃作石崇功擅時資財業傾世遂乃歌擬房中樂稱恒舞季庭管室豈獨古之貶乎石虎席卷西京崇靂妖虐外僭和鸞文物之儀內修三英九華之飾靈祥遂貢光耀舊都珠璣丹紫飾備於土木自古以來四夷侵掠驕奢僭擬擅位偷安富有之業莫此比焉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九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十

晉　隴西王嘉著

梁　蘭陵蕭綺錄

明　新安程榮校

崑崙山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汚者風至

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飴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穟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谷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闕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闕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

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藻爲階有冰水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躶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罽毳焉有鳥名鴻鵝色似鴻形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

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鴈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翥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礫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瑶爲林

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鬭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先著地凝堅可爲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舂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奸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莎蘿爲經莎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骨之繩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鍊可爲金色青

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州

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巒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瑶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月刻黑玉爲烏以水精爲月

青瑤爲蟾兎於地下爲機棙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燿於日月也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鵲高一

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鵲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飢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駮駱如錦扣之片片則蓊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煙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脩眉長耳飡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强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没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遥於絶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筭歷劫之數而成丘阜

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黄烟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冬彌温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没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

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晃昱明粲也西有 王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舄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焉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爲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爍謂之蒼芝螢火大如蜂聲如雀

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覗日出入恒在其上有獸名噉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採食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劒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劒之精一名揜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兎爲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

鯨鯢爲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兎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兎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兎所食王乃召其劒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劒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劒可以切玉

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

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醼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惟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錄曰按禹貢山海正史說名山大澤或不列書圖

著於編雜之部或有乍無或同乍異故使覽者貽或而疑焉至如列子所說員嶠岱輿瑰奇是聚先墳所記蓬萊瀛洲方丈各有別名昆吾神異張騫亦云焉覩華戎不同寒暑律人鴿禽至其異氣雲水草木怪曮殊形考之載籍同其生類非夫貴遠體大則笑其虛誕俟諸宏博驗斯靈異焉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十終　　錢塘郭志學寫

拾遺記後序

晉書藝術傳曰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內聰慧明敏便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于東陽谷鑿崖穴而居弟子受業者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

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候之乃遷於倒獸山堅累徵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當世事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理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悟之過了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

徐徐東行百步而策馬馳返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言使者還以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在地或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

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之物亦如之及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符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咨之萇既與符堅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符堅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釋道安疾殛使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同行矣嘉曰師先行吾負債於

人未果去得俄然道安亡而嘉戮可謂負債乎符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文定公及姚萇死其子興字子略方殺堅以定天下略得之謂也嘉死之日人有壠上見之其所造三章歌讖事過皆驗累世又傳之又著拾遺記十卷其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上遡羲農下沿典午旁及海外瑰奇詭異之說無不具載蕭綺復節爲之錄搜抉典墳符證秘隱詞藻爍然予因刻置家塾或有訝其怪誕無稽者噫邵伯温有云四海九州之外何物不有特人耳目未及輒謂之妄矧邃古之事何可必其爲無耶博洽者固將有取矣

嘉靖甲午春三月東滄居士吳郡顧春識

逸周書

逸周書
十卷

逸周書序

史以事辭勝如以事而已則自周秦以逮于今體無論繁簡辭無論工拙而是非善敗興壞之端備見于史何可廢也如以辭而已則自左氏內外傳子長孟堅二書以及於范曄陳壽而下遂無足論然吾以為皆不能當左氏左氏所紀載雖斷自東遷以後而彼其時去古未遠所稱引多三代盛時微言遺事迄今讀之若揭日月而行千載其博大精深之旨非晚世學者所及固道法所存而六藝之羽翼也等左氏而上之則無如

世所稱汲冢周書者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略班史藝文志已有之而汲冢裁自晉太康二年得書七十五篇其目具在無所謂周書此書當仍舊名不得繫之汲冢楊用脩太史論辨甚覈茲可無論其文辭湛深質古出左氏上所不

必論若鄧謀世俘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馘甚衆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入之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詮敘名物亦有非叔季之王淺聞之士

所能彷彿者蓋文武周公所為政教號令概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丘明氏以博物君子抒藻摛辭臣素王以垂不朽千載而下誦法素王者不能舍左氏故諸家訓詁犂然甚具而周書視左氏辭特深奧流俗畏難好易不

復研覈孔晁一註寥寥及今亦頗多謬誤矣楊用脩太史嘗序是書以傳顧未嘗一為參合讎校予讀之不無遺憾乃稍加參訂正其舛誤其不可以意更定者仍闕之以俟博聞之士說者謂尚書畫自孔子而此逸書者劉向以為孔子

所論之餘若不足存嗟乎是書不知當
孔子刪與否其指誠不得與經並然其
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
者不遠也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
有存者謂尚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
足傳于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

盡疑其為孔子所詘遂寘不復道哉自
六藝以下文辭最賢古者無如是書與
周髀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然
皆殘缺漫漶不甚可讀蓋去古日遠綴
文者喜為近易故時俗之言易傳而古
語日就脫誤有足歎者予既刻是書因
為叙之如此姜士昌仲文序

晉陵趙鳳光書

逸周書序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㫖常文王意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耻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武有七德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大匡

此有脫簡□□□□□□□□□□□□□□□□□□□□□□□□□□作九開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維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觀天以謀商難用保開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戒作柔武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於大

小開武二篇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商謀啓乎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衆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武王作尅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此有脫簡□□□□□□□□□□□□□□□□□□□□□□□□□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

而□位以官作考德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武王有疾此有脫簡□□□□□□□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周公會群臣于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已言戒乎成王作大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

作月令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旣卽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徵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周室旣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

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復王位作太子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爲所佩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爲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尅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愼作銓法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於乎大備

逸周書目錄

逸周書卷第一

晉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度訓解第一

天生民而制其度聖人為制法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制法度所以立中正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損益以中為制故知足也□爵以明等極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內外正則大命成也正上下以順政順其政政教以內□□□自邇彌與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微補

在□□分微在明知精□□□□微分理有明故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哀樂以知慧內外以知人慧者甚明所以知人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言其性之自然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不必讓則爭爭則犯法矣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福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曰以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偏為兼行好惡也能居乎言不能居好也若

不□力何以求之言力爭也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爭則不樂若不樂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忍為特久堅以次第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胥相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揚舉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壯者任之老者養之幼者長之使相報此謂力竟也民是以胥役也夫力竟非眾不尅眾非和不眾和之以懷眾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言明王所樂所哀非人也人是以眾人眾賞

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因無醜教乃不至醜謂所厚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歸其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土之所宜天時所生皆行其物治之初曆初哉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明醜以使之所以成順者也長幼成而生曰順極言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

命訓解第二

天生民而成大命賢愚自然之性命也命司德正之以禍福司主也以德為主有德正以福無德正以禍立明王以順之順天作故曰大命有

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
極日成日進也如有則其人法度至中正也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
祿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懲止也以德居身深術息其義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
而悔過則度至于極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
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不謂醜者若道上爲君天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
則度至于極穀善也謂忠信也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
無恐乎若恐而承教則度至于極以死亡恐民使奉上易教也六

極既通六間具塞六中之道通則六間塞矣通道通天以正人正
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謂言說之也道天有極則不
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政教不明
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
至于極夫天道三人道三言相方以立教天有命有禍有福
人有醜有紼絻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絻
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不
知則不存一者善之謂也不行善不知故也極命則民惰民惰則曠
命曠命以誡其上則殆於亂此下六極謂行之極其道殆近極福則
民祿民祿則干善干善則不行不行善也極禍則民鬼民
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罷弊其財且無禍也極醜則民叛民叛
則傷人傷人則不義民不堪行則叛義也極賞則民賈其上賈
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買賣以求其賞也極罰則民多
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上遇其禮不報已終凡此六者政
之始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罰小命罰
身遺大命則世受罰犯小命則罰身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
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讓莫大於賈上罰莫
大於貪詐言此六者最大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民

用而不失不失其義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娛之
以樂慎之以禮教之以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
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行之以權以權行之權不法忠
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震政不成言行權當有如此時藝
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
物攘之屬也物事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害則死□而猶不知□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匱樂滿則荒禮無時
則不貴藝淫則害于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不長言近淺也震而其功寡矣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

不必中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言事勢之相權物理之相致如此也）

常訓解第三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學能故可變自然故不改）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生德（雖有天性可各其好惡以變之明醜所以命之則德生矣）明王於是生政以正之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爲常以常爲慎民若生于中習常爲常（習常爲常如性自然故若生于中也）夫習民乃常爲自血氣始（性本所有而幼小習之若自其氣血生之始也）明王自血氣

耳目之習以明之醜（示之以好惡也）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窮謂不省之人）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至于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順民（皆有經遠之規謂之有古父教子子教孫故曰因也）夫民群居而無選爲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言政必敬始慎終選行也）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云云）頑貪以凝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重明終始之義）困在坌誘在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政不順九德有奸九奸不

遷萬物不至（言以坌導民政之弊）夫禮非尅不承非樂不竟民是乏生□好惡有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名行之以化（以中道化之也）六極命聽福賞禍罰六極不贏（贏謂無常）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純恪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順言曰政順政曰遂遂偽曰姦姦物在目姦聲在耳耳因有皆疑疑言有樞樞動有和和意無等（等謂差等）萬民無法□□在赦□復在古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所行相反故也）明

王是以敬微而順分

文酌解第四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寶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極廣演其義也）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寶有五大聚有九酌（酌又數陳也）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英傑人當觀之地也）三發滯以正民四貸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往來取此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寵可動（此言所酌爲政之事）五大一大知率謀二大武劍勇三大工賦

事四大商行賄五大農假貸言之爲誅之即恤貧振施老也四教一

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戚免梏四樂生身復就年尊長年也戚近也免梏無忘也三頻一曰頻祿質瀆二陰福靈極三

留身散真頻數也散失也三尼一除戎咎醜二申親考疏三

假時權要尼是也咎罪也考成也時是也七事一騰咎信志二援拔

瀆謀三聚疑沮事四騰屬威衆五處寬身降六陵塞

勝備七錄兵免戎騰勝也錄謂不備兵一極惟事昌道開蓄伐

言事事皆以忠政行之則吉昌之道開行而征伐之道蓄之也伐有三移七信一幹

二御三安十二來信征伐之道必有此事可也三移一絕靈破城二

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絕神不滔祀也不正而卜雖從而凶七信一仁

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四族之寡賄五商

之淺貧六農之少積七貴之爭寵七者所宜信明之也一幹勝

權輿言有權無不輿二御一樹惠不懸二既用茲憂懸巔也以爲已

巔也既盡三安一定居安帑二貢貴得布三刑罪布財十

二來一弓二矢歸射矢當可用三輪四輿歸御言亦可用五鮑

六魚歸蓄積以爲資七陶八冶歸竈■竈善則陶冶長也九柯十匠

歸林林當作材匠以爲用十一竹十二葦歸時取之以時所以來人也三

移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伐道咸布物無不落

落物取配維有永究落始也類也究終也急哉後失時

糴匡解第五

成年年穀足賓祭祭以盛言賓客宗廟足而不儉也大馴鍾絕服

美義淫六副後落淫過皂畜約制餘子務藝皂廄別名畜則馬放制不常秩

餘衆也藝樹也宮室城廓修爲備供有嘉來於是日滿嘉善也爲

藝蒔也屬滿之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有黍稷無稻粱樂唯鍾鼓

不服美外有祭服內無文飾三牧五庫補攝事物相蕪石物設也凡美不

修餘子務穡於是糺秩糺之令有事按年饑則勤而不賓舉

祭以薄用下牲也樂無鍾鼓凡美禁書不早群車不雕攻

兵備不制民利不淫攻治征當商旅以救窮乏關隨卿

下騫墊騫責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禰

無祭饑饉師旅爲大荒也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

振穹不滿壑不于治地舍用常以振民也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

運開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倅副也盡行此事名曰有匡也禰民

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雖有凶疾惑而相殺者不赦也

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祭以薄資戎事

自守□□□而巳不征伐也察儉也而遠喪察用禮無樂官不嫜嫁娶不以

時賓旅設位有賜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合之賓旅隨位賜之不錫無卷終

晉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武稱解第六

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此即所謂稱也岠嶮伐夷并小奪亂□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經常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武道逆取順守故曰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武以爲用事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凡行此事所以毀敵國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以分謂以分器上田餌之此術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冬寒衣爲敗其絲麻之夏寒暑盛衰欲度之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肅敬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格鬭也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追敵之法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

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謙損也寧安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毀武謂毀服之

允文解第七

思靜振勝允文維記以靜摠勝康文紀武昭告周行維旌所在旌旗治亂所在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官校屬職因其百吏收其戎器不取賄因其官吏無敢改公貨少多賑賜窮士救瘠補病賦均田布主施赦布政也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孤寡無告獲厚咸喜損除憂恥謂赦罪振窮數大患也咸問外戚書其所在遷同民姓位之宗子誅其君爲之主□及群臣宗主率用十五綏用□安教用顯允若得父母懷其德政也寬以政之孰云不聽聽言靡悔遵養時晦養時闇昧而誅之晦明遂語于時允武死思復生生思復所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信武也人知不棄愛守正戶上下和協靡敵不下於守正戶言不逃亡執彼玉珪以居其宇庶民咸畊童壯無輔無拂其取通其疆土民之望兵若待父母彼謂亂邦之君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

大武解第八

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戰政者征伐之政善政不攻善攻不

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言廟勝也政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衛六庠五虞此皆有義然後能致其攻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信所宜親也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鄰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雖遠居皆厚之此九者政之因也言因此以成政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所務也來而任之良當為求字之誤也此九者攻之關也言關此道以成攻也四聚一

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圍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祇人死祇敬此七者侵之酌也言酌此法以成侵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此皆所用以敵之凍謂發露其葆聚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饑以飽此所行當之也此七者伐之機也擯要也以此要成其伐也三哀一要不羸二喪人三擯厥親哀敵人之困窮如此要當為惡積一作損四赦一勝人必羸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羸謂盜之復謂有之皆赦赦也此七者搏之來也所以懷來之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厲為治政也□□五衛一明仁懷怒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皆所以成戰矣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撚從也皆來安道令之道無競惟害有功無敗雖強常念害則不敗也

大明武解第九

畏嚴大武曰維四方畏威乃寧大武之道四方畏威天下乃寧之也天作武修戎兵以助義正違正順其義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謂有所亡五官舉大官之言亡無也城廓清渠高厚是量謂敵人所

處也既踐戎野備慎其殃敬其嚴君乃戰赦言當明耳目遠斥候十藝必明加之以十因靡敵不荒荒敗也陣若雲布侵若風行輕車翼衛在戎二方奔敵之陣如此我師之窮靡人不剛知敵之強乃剛勇也十藝一大援二明從三餘子四長興五伐人六刑餘七三疑八間書九用少十興怨刑餘赦徒用少者省費興怨離構也十因一樹仁二勝欲三賓客四通旅五親戚六無告七同事八程巧九□能十利事凡成皆有因也勝欲以義勝欲也藝因伐用是謂強轉應天順時時有寒暑言時有難易也風雨飢疾民乃不處移散不敗農乃商賈委以

淫樂賂以美女謂賴動之使沈惑也主人若扰□至城下高壇臨內日夜不解扰謂堅也方陣並功云何能御雖易必敬是謂明武也鑿當城高難平湮之以土開之以走路俄傳器櫓湮土謂爲土山以臨之也因風行火障水水下惠用元元文誨其寡言務□恤刑也旁隧外權熏城湮溪老弱單處其謀乃難單處無於保郭既克和服使衆咸宜竟其金華是謂大夷咸皆夷平

小明武解第十

凡攻之道必得地勢以順天時觀之以今稽之以古

兵凶器戰危事故以詳順之稽考也攻其逆政毀其地阻立之五教以惠其下五教五常之教也矜寡無告寔爲之主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爲之君枝葉謂衆善政也國爲僞巧後宮飾女荒田逐獸田獵之所游觀崇臺泉池在下淫樂無既百姓辛苦言凡有此事皆可伐上有困令乃有極□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敦行王法濟用金鼓濟成也言以金鼓濟其伐降以列陣無悅怒□枚道攻巷無襲門戶言不赦有罪怒伐無辜襲掩也無受貨賂攻用弓弩上下禱祀靡神不下具行衝梯振以長旗所先禱而攻後職也懷戚思終左右憤勇無食六畜無聚子女群振若雷造於城下鼓行參呼以正什伍言士卒之奮厲也七有軒冕斧鉞在下勝國若化故曰明武軒冕所以爲賞也

大匡解第十一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後乃徙豐焉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率謂奉順也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冢卿孤卿三吏三卿也大庭公堂之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戾罪尤過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

之害匱荒害皆謂官不修無征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菑以爲失之者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不尚尚也問人政得失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故無隱乃情總衆人也及其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明日王至廟告常者常刑也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不食饔王不舉樂百官徹膳以思其取方道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服自居爲荒變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菑旁匡於衆無敢有違衆衆民也百官率我故無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墮什伍

相保方方敎收其不服化者也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茂勉也言無戶不出夫以勸農農廪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農人藏穀於廪分在諸鄉台課程比藏者比方其收藏也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洒其幣鄉正保貸糧不加均多從所有不限也洒散也幣以糴以貨窮也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名曰貸而不償所以生殖民財也財殖足食克賦為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均民足食而征其賦以入官也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窮征困內不轉出外也滯不轉留戍城不留□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不成者不令留足以守之表皆共運之也於是

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有告者窮者有所歸也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以貴重為母謂錢帛之屬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非但租賦作母行子遊旅易資亦然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均平民財行之無早晚之常也均行衆從積而勿□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雖積賞進有無不足防之使民有過者罰其穀幣其穀幣通以助均無播蔬無食種可食之菜曰蔬以數度多少省用國家常用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不賓殺禮不制不造新也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畜謂馬也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皆為荒降之也

資農不敗務農棄之務不廢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唯賓公卿酒食而巳哭不留日登降一等留盡也降一為荒廢之也等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均恤典迎亦如植共送迎亦相敕也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程典解第十二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伏事殷也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宗曰疆境也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娛樂也不忍從諸侯即王位所以為至德常典也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

痛無不省毛以喻小也無不省故且敬外也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亡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備思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以往事誠將來開通言德合也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慎下以慎道教天下下為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以讓為化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爭省和而順慎同攜乃爭和乃比翼敬也中立謂無比也比事無政無政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害上無雋選之事在官故頑民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民乃順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留冦小大□吉凶也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

武誡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修文教誡武備聖王之事士大夫不雜於工商使各專其業商不厚工不朽農不力不可力治必善其事治乃成也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有士行之義方爲止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族謂厚也雖不別其鄉所以行其惠也爲上不明爲下不順無醜言國無醜也輕其行多其愚不習不重其行自多其愚何智之有愼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別其地所生物之善惡也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脩其等列務其土實務其勸樹藝也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言其所趣當也愼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材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時順時所爲愛之也生穡省用不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濫過也非時不火不伐也牛羊不盡齒不屠老不任用食之士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愼□脩不敬不意多□用寡立親用勝懷遠遠格而邇安多用謂振施也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脩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脩無違嚴戒必有恐乃有濟也終謂終其義之也格至也

程寤解第十三 缺

秦陰解第十四 缺

九政解第十五 缺

九開解第十六 缺

劉法解第十七 缺

文開解第十八 缺

保開解第十九 缺

八繁解第二十 缺

逸周書卷第三

晋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酆保解第二十一

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綱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柔

色金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五祥一君選擇二官得度三務不舍四不行賂五察民困六衛一明仁懷恕二明智毁謀三明戒攝勇四明才攝士五明德法官六明命攝政七厲一翼勤厲務二動正厲民三静兆厲武四翼藝厲物五翼言厲復六翼敬厲衆七翼知厲道十敗一佞人敗樸二諂言毁積三陰資自

舉四女貨速禍五比黨不揀六佞說鬻獄七神龜敗卜八賓祭推穀九忿言自辱十異姓亂族四葛一葛其農時不移二費其土慮不化三正賞罰獄無姦奇四葛其戎謀族乃不罰四蠹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說以服之三群巧仍興以力之四神巫靈寵以惑之五落一示吾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三信蟜萌莫能安宅四厚其禱巫其謀乃獲五流德飄枉以明其惡六容一游言二行商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作事應時時乃喪

□厚使以徃來其所藏七惡一以物角兵二令美其前而厚其傷三間於大國安得吉凶四交其所親靜之以物則以流其身五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猶不徃六令之有求遂以生尤七見親所親勿與深謀命友人疑旦拜曰嗚呼王孫其尊天下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嗚呼敬哉視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不修國乃不固務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不時不允不率不綏反以自薄嗚呼深念之哉重維之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

後人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

大開解第二十二

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墓九開開厥
後人八儆五戒八儆一□旦于開二躬修九過三族
修九禁四無競維義五習用九教六□用守備七足
用九利八寧用懷□五戒一祗用謀宗二經內戒工
三無遠親戚四雕無薄□五禱無憂王及爲人盡不
足王拜儆我後人謀競不可以藏戒後人其用汝謀
維宿不悉日不足

小開解第二十三

維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無時
汝開後嗣謀曰嗚呼于來後之人余聞在昔曰明明
非常維德曰爲明食無時汝夜何脩非躬何慎非言
何擇非德嗚呼敬之哉汝恭聞不命賈粥不讎謀念
之哉不索禍招無曰不免不庸不茂不次人菑不謀
遷棄非人朕聞用人不以謀說說惡諂言色不知適
適不知謀謀泄汝躬不允嗚呼敬之哉後之人朕聞
曰謀有共軵如乃而舍人之好佚而無窮貴而不傲
富而不驕兩而不爭聞而不遂遠而不絕窮而不匱
者鮮矣汝謀斯何嚮非翼維有共枳枳亡重大害小
不堪柯引維德之用用皆在國謀大鮮無害嗚呼汝
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卿卿枳
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枳維國國枳維都
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動有三極用有
九因因有四戚五私極明與與有畏勸汝何異非義
何畏非世何勸非樂謀獲三極無疆動獲九因無限
務用三德順攻奸□言彼翼翼在意仍時德春育生

素草肅疏數滿夏育長美柯華務水潦秋初藝不節
落冬大劉倍信何謀本□時歲至大覲嗚呼汝何監
非時何務非德何興非因何用非極維周于民人謀
競不可以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

文儆解第二十四

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
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
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嗚呼敬之哉民之適敗
上察下遂信何向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

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詔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嚮引汝慎何非遂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非煇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汝何葆非監不維一保監順時維周于民之適敗無有時蓋後戒後戒謀念勿擇

文傳解第二十五

文王授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巴者君德不爲驕侈不爲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爲愛費

言務儉也因就不決曰括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言土地所宜悉長之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所爲土不失宜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爲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取之以時不夭胎故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得所生長材用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無二德也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和故不失

士多民少非其士也士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士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漕轉流歸言移內人也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外設業而四民方輸穀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夏禹之箴戒書也業舍欠於田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開望古書名也政以人土相稱爲善也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積材用聚穀蔬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非其有言流亡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

矣言不遠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不明謂失其機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制而業用故諸橫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夫橫生萬物也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也言兆民者天子也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通三十年之計也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通計五年之計有五年也積也亡爲無國家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生多到重生少到空兵强勝人人强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勝天勝有天命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衛自取之令行禁止王始

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政有二名分君之明光亦明也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君臣無適異民無適與不亡何符也

柔武解第二十六

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維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此成問也而謂之戎言五者不禁戎之道也一曰土觀幸時政匱不疑二曰獄讎刑蔽奸吏濟貸濟貸成其貨也三曰聲樂口口飾女滅德四曰維勢是輔維禱是枯五曰盤游安居

枝葉維落輔口怙恃盤游安居皆害之術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爲本以義爲術以信爲動以成爲心以決爲計以節爲勝言以德爲本以節爲勝距戎之本也務在審時紀綱爲序和均口里以臣辛苦臣正也辛苦窮也見寇口戚靡適無口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鬬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拂違也言感也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密人及商紂謀周大命訪於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言欲以毀送之商密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和猶萬物而商密欲損我周不得其落恐將亡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言天命在周當敬命而已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所親近疏遠也再失爲復失也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戰戰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言一佚不可還故念文王所敬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言非不欲敬而未知所閒欲知之也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祗而汝格至也是余敬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之今生葛葛右有周言天寤周以和商謀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維王其明

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以文德來遠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祗三比在門四諂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所立廢則功多廢所敬則不見疑口比諂近公私于錯公法不能違之所謂失九因一神有不饗二德有所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匱八好有遂九敵有勝此皆因其事而以誤彼國也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

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
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
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
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
無法九淫貸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
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令商維茲言商紂所行如此十
者之所赦其唯第茲念不承殆哉不率天命則危殆也若人之有政
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訖文考之功緒忍民之苦
不祥廢政令罪不赦而乃廢天命□父之業忍民患是不祥也若農之服田務耕

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
獲饑去誰哀之草居之是農不脩也獸食之是饑也已自取之是時矜之父業之遵王
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
敬殆哉王必以周公言爲至故拜也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
忌商　知道極敬聽以勤天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
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
道九紀會文王所行之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

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言化道大
行也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九星四方
及五星也四左還附鏁海奔走先後是也四察一目察維極二耳察維聲
三口察維言四心察維念四者當所必察真偽五行一黑位水
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言其所順而動七
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
足五順得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順天時得天道順道
有功得人功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德
四月以紀刑日月之會日辰甲乙十者於四方以紀日宿次十二紀十二月次日爲禮□爲

法也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
藏九歲以紀終四時終則成歲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
吉凶天視言視天時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
罔有恪言曰正余不足謙以受

寶典解第二十九

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
哉朕聞曰何脩非躬躬有四位九德言脩身以此位九德也何
擇非人人有十姦凡人所不能免者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不
圖我哉圖禁也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實實以貴

物物周爲器周用之爲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貴在周用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衆以備政曰以庸庶格懷患言治實以器用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敬位丕哉靜乃時非正位不廢定得安宅丕大也時非待時不動九德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二悌悌乃知序序乃倫倫不騰上上乃不崩不騰不越不相超越三慈惠慈知長幼知長幼樂養老四忠恕是謂四儀風言大極意定不移儀言也五中正是謂權斷補損知選六恭遜是謂容德以法從權安上無慝選數慝惡七寬弘是

周書　〈卷三　十一

謂寬宇准德以義樂獲純嘏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八溫直是謂明德喜怒不郄主人乃服郄問也九兼武是謂明刑惠而能忍尊天大經九德廣備次世有聲長令有問十姦一窮□于靜二酒行于理三辯惠于智四移潔于清五死勇于武實少而日多日移也六展允于信七比譽于讓八阿衆于名九專愚于果十愎孤于貞十者皆不誠之行故曰姦十散一糜□□□□行乃泄□□□□□□□□三淺薄間購其謀乃獲四說咷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恕而不顧弗憂其圖間購不察謂所謀也六極言不度其謀乃費七以親爲疎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太約見利忘親適單也言十者皆散汝成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殺有常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言其信至而其余也信既極矣嗜欲□在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以義乃寶周公拜手稽首興曰臣既能生寶恐未有子孫其敗有□其心恐有寶而子能有以致治也既能生寶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寶生之恐失王會道維其廢會會所當會之寶王拜曰格而言維時余勸之以安位教之廣

周書　〈卷三　十二　子

安位謂信有得用寶而亂亦非我咎上設榮祿不患莫仁言以榮祿祿□仁也則用是榮人也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既得其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爲常言仁人以愛祿爲常法則人皆競仁欲愛子孫謀此爲常

酆謀解第三十

維王三祀王在酆謀言告聞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知敵情向人問人日謀以紂聞酆謀告武王也王召周公旦曰嗚呼商其咸辜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言商君臣皆罪周日望以問建功也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言何伐紂之時至謂循古法初用三同一

戚取同二任用能三矢無聲矢誓言誓衆以蠱心也三讓一近
市二賤粥三施資以財議也近來民市旅資以思也三虞一邊不侵
內二道不毆收三郊不留人虞禁也設此三禁所以悅也王曰嗚
呼允從三三無咈厥徵可因言三讓三同三虞無違言善徵可用以立功也
與周同愛愛徵無疾疾取不取疾至致備疾惡由禱不
德不德不成害不在小終維實大悔後乃無曲爲非義神不
德之帝念不諂應時作謀不敏殆哉周公曰言斯允格
誰從巳出出而不允乃菑帝天也諂借也敏疾也往而不往乃
弱士卒咸若周一心不往則是弱一心則不時也

寤敬解第三十一

維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嗚呼謀泄哉今朕寤
有商驚予言夢爲紂所伐故驚欲與無口則欲攻無庸以三不
足戒乃不興憂其深矣戒不興言所憂不從職中來也周公曰天下
不虞周驚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維王虞度若順克
明三德維則三德剛柔正直戚和遠人維庸和近人則遠人用攻王
禱赦有罪懷庶有茲封福庶衆封火監戒善敗護守勿失
無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不驕不悋時乃無敵
此是義也王拜曰允哉余聞曰維乃予謀謀時用戚不泄

不竭維天而巳閟古言也天道無常余維與汝監舊之保咸祗
曰戒戒維宿言宿古文戒於心

武順解第三十二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中流人道尚中
耳目役心言耳目爲心所役也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四佐脾腎肺肝也
地有五行不通曰惡金木水火土更相生天有四時不時曰凶
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
知禮則行言其相通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地以利
本本謂人也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天右還也將居中軍順人
以利陣人尚中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
曰疆有中必有口故曰參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
成以民生民民以度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左右手口口五左
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四枝手足元首頭也五五口十
五曰元卒伍兵名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開有豎敦
服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皆陣名伯卒名三伯一長
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九伯卒也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
曰卿三卿一長曰辟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卿萬卒畢令之於君辟君也此
謂諸侯三軍數起於於伍故不正相當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

言其德如此乃堪其在也佐必口伯必勤卒必力卒三十五人之師故以勇力爲之也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訓謂先後辟令也承謂奉行後令也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比者比同也均伯勤勞而無携携則不和携離均佐和敬而無留留則無成留遲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言聖君有所爲如度度功不有差也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介大也言必所集則常在大道也危言不干德曰正不干謂不犯也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極謂其一上

武穆解第三十三

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照帝之載揆民之任夷德之用夷常總之以咸殷等之以口禁成之以口和咸皆殷盛也杏以沽總之也咸康于民卿格維時監于列辟稽古公列也君以爲師也敬惟三事永有休哉三事以倡德二和亂三終齊德有七倫亂有五遂齊有五備五備一同往路以揆遠邇二明要醜友德以衆爾庸三明辟章遠以肅民以四明義倡爾衆教之以服五要權文、、小畏強寵同往路謂日遠之也教之以服先王法服也五遂一道其通一決其壅二絕口無赦不疑三挫銳無赦不危四閑兵無用不害五復尊離群不敵群離故不敵也七倫一毀城寡守不路路通二通道不戰三小國不凶不伐四正維昌靜不疑五睦恐寧於百姓中厚恐辱六禁害求濟民七一德訓民民乃章明於教訓欽哉欽哉余夙夜求之無射

逸周書卷第四

晉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和寤解第三十四

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言王以多賢人為賢保安之也）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此言防患在微也）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厲獎厲也武王賢臣也）德降為則振于四方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言皆順成和志也）

武寤解第三十五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言士卒應王之奮烈視高城若平地若化恐怖也）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於牧野將戰先薄天地也）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言當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羣臣言皆著立功而神明享其禱）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德合四表）

克殷解第三十六

周車三百五十乘陣于牧野帝辛從（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挑戰也）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商辛奔內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屏遮自障也）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太白旗名揖召也）商庶百姓咸俟于郊（待文王於郊外也）群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諸侯賀武王也）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輕呂劍名斬絕其首）適二女之所乃既縊（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玄鉞黑斧小白旗名也）乃出場于厥軍（場平治社以及宮徹宜去者宜居者居遷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素質白旗前為王道也一作以前于王）叔振奏拜假（羣臣諸侯應拜假者也則曹叔振奏行也）又陳常車（常車威儀車也）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三公夾衛王也）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執王輕呂當門奏大卒屯兵以衛也）群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傳禮（羣臣盡從王而康叔相禮）召公奭贊采師尚

父牽牲贊佐采事也俾王也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舉明天地則宗廟已下廢可知也昬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受天大命以改殷天明命王天□也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為三監監殷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紂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宫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忽即括散之以施惠也乃命南宫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鼎王者所傳寶三巫地名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益其緣也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宗祀主祀賓敬也饗祭前所禱之神乃班還鄗京也

大匡解第三十七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東隅自殷以東旅謂各使陳其政事者也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言大匡有此法寬儉恭敬夙夜有嚴言當嚴敬思所顯也昭質非樸樸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醜詐中於欲謂忠於絶私私欲也昭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譖展似信而非伊伊推也昭讓非背背黨雍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讓以得之非棄背也昭位非忿忿非□直直立於衆思直醜比位所以行道非以息忿忿怒也昭政非閑閑非遠節節政於進思止醜殘政以道民以禁閑之也故貴得節也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仁者好靜窮非取樂昭潔非為為窮非消消潔於行思義醜貪消潔於利不以自污昭因非疾疾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誕疾□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則曰知悖則死勇明此九法則所醜義成九法咸則苟死於勇不知節勇知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惟以法度化人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寶嗚呼在昔文考戰戰惟時祇祇汝其言所尊重者老人及政之實也文王唯敬是道汝其用之汝諸侯也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遠群正不

邇讒邪言當近正士遠讒人汝不時行汝害于士士惟都人孝悌子孫不行是文王之道其如此也不官則不長官戒有敬官□朝道舍賓祭器曰八宅官以長官所戒惟敬則八宅順矣綏比新故外內貴賤曰六位安之比之各以其道則位順也大官備武小官成長承奉大匡抾攝外用和大和平大國中匡用均勞故禮新士大夫乃賓客小匡用惠施舍靜衆靜安也禁請無愆順生分殺不忘不憚不計分部不失其理俾若九則生一云敬在國國咸敬順維敬敬惟讓讓惟禮言周大匡使順九則生其所敬於國國人皆順之以敬讓之禮也辟不及寬有永假不及言同假於王道也

文政解第三十八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管管叔之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鎬宗之政言從化也王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七守順九典九人所□政也濟謂濟其醜以好也顯此戒也九慝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務有不功五外有內通六幼不觀國七間不通徑八家不開列九大禁不令路徑刑法也令不宣令也九行一仁二行三讓四言五固六始七義八意九勇意於道也九醜思勇醜忘思意醜變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思行醜頑

思仁醜豐殘謂殘禮義也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祗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敬死勸葬也是民之財也九過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狷四法令□亂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害行八□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叻無漁九勝一□□□二□□□三同惡潛謀四同好和困五師□征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賂施舍八幼子移成九廸名書新潛謀潛察之謀也移成謂易子而教也蹈名之子書而新用九戒一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實四亂有立信五教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色守維人八饑有兆積九勞休無期柔成善柔謟人也能實言□困倉賄也康逸也合詳無德而信也守邑無備侍其人衆皆危道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五城溝守立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八競守以備九國守以謀言假言立信常至於義也九典一祗道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戚以勞之五位長以遵之六群長以老之七群醜以移之八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典師謀各隨所能而教之也遵行之以戒之事也將之軍旅行陣也嗚呼充虛爲害無由不通無虛不敗陰陽姦謂之充

國無人謂之虛也

大聚解第三十九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總總亂也有積有虛言不平也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禮遠賓廉近者道總土宜以受民也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四郊自近始也在察也□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亡者復之辱者解之削赦□重皆有數甚謂行風行風化也乃令縣鄙商

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以一大夫之耕祿者關開脩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待行旅也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其委貨易共其資也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均平也言早暮一價考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老當先卹也民有欲畜發令命之畜牧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灾相卹資喪比服邑閭比相救卹比服祖喪服也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付以手爲長首爲伍家家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教由威行旅會敬親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口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

親言相通也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歸之畜牛馬猪羊犬雞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灾畜五味以備百草草味同言五味非一也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卹死立大葬以正同職立同立君子以脩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禮樂干戚兵之也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群行出入生起隨行教芋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振行田芋比長之職也連比也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登下隨穀豐儉也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不順政故曰凶山林藪澤以因其口工匠役工以政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言政行也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通其有無使相口也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口無窮乏之則此謂和德言政治和之所致也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除藂種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匡窮困以此匡之也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更相爲師資次用也匡則生無乏用使無傳尸此謂仁德傳於溝壑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

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男耕女桑成此功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放散供人用也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歷言自然之至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致善德之至也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

知其極有宜側側喻多長有國也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
府而朔之昆吾古之利冶朔月旦朔省之也

世俘解第四十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言成者執殷俘通之以爲國也此克紂還歸而作也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
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旁廣大月大時也此本紀始伐紂師度孟津也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越於也朔後爲死魄則咸劉商王紂執天惡臣百人劉克也夫惡臣崇侯之黨太
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太公受命追禦紂黨方來戊

辰王遂禦循目祀文王時日王立政禦追循亦祀以尅紂告祖考壇惟而祭是日立王政布天下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
馘俘呂他將也戲方紂三邑也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
馘俘侯來亦將也靡陳紂二邑也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
以馘俘百弇亦將辛亥薦俘殷王鼎殷國之鼎武王乃翼矢珪
矢憲告天宗上帝矢陳也稷太牢別於天也王不革服格于廟秉
語治庶國籥人九終不改祭天之服以告祖考急於語治也廟無別人也王烈
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
罪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工於帝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於蕭

人進則王進王伯之仕也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
黃鉞正邦君正諸侯之位也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王士之之士而因俘者
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
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大享鉞爵奏庸擊鐘甲寅謁
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
明三終謁告也明明詩篇名武以干羽爲萬舞也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
三鍾終王定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庚子陳本命伐磨
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
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

三百兩告以馘俘此復說尅紂所命伐也庚子三十六月禦大臣也百韋至
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
以馘俘言兩隅之言也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
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
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
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克紂遂揜其圍所獲禽獸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憝惡也馘魔
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
三十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馘億也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凡服國六百五十

有二此屬紂也□□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冲子綏文此於甲乙十六日也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使史佚用書重薦俘于天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廢其惡人伐其小子乃鼎之衆也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言初魁紂于商郊號令所伐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戓入言陳列俘馘于宗廟南門夾道以示衆也取乃表之施之以恥也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王在祀主使樂師以紂首及妻首所馘入廟燎也

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此說詳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冲子斷牛六斷羊二於辛亥五以諸侯祭日其有斷煞者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言諸侯竟殺牲自周廟天稷也用小牲羊犬豕於百神水土于誓社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惟予冲子綏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乃宗廟山川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所用甚多似皆益之商王紂于商郊更說始伐紂時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璲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之上天美者也璵璪以自厚也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衆人百武王焚玉四千也五日武王乃俾於于人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紂身不盡王亦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言王者所寶不銷也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箕子

耆德並亡

逸周書卷第五

晉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商誓解第四十三

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殷之舊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獻民□□□來尹師之敬諸戒疾聽朕言用胥生蠲尹王曰嗟爾衆亏言若敢顧天命亏來致上帝之威命明罰今惟新誥命爾敬諸朕話言自一言至于

千話言其惟明命爾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烝享在商先誓正明祀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奉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亏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亏惟甲子尅致天之大罰□帝之來革紂之□亏亦無敢違大命敬諸昔在我西土我其

有言胥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亏既殛紂承天命亏亦來休命爾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爾冢邦君無敢其有不告見于我有周其比冢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今之惟明告爾亏其往追□紂達戁集之于上帝天王子有命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艿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爾百姓無告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一心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

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及惻典亂亏保奭其介有斯易用天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亏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在我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誓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用辟厥辟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亏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冢邦君商庶百姓亏則□劉滅之上曰霍亏天命維既咸汝克承天休于我有周斯小

國于有命不易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美左右予予肆劉殷之命今予維篤祐爾予史太史違我史視爾靖疑晉敬請其斯一話敢逸僭予則上帝之明命予爾拜拜□百姓越爾庶義庶刑予維及西土我乃其來卽刑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晉告

度邑解第四十四

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呼不淑

兊天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于周自□至于丘中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卽王曰久憂勞問周不寢曰安予告于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過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成用戾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傳于後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予惟二神授朕靈期于未致予休于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底于今勗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饑以望穫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後我

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

武儆解第四十五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汝勤之無蓋□周未知所周不周商[illegible]無

也朕不敢望敬守勿失以詔寘小子曰允哉汝夙夜勤心之無窮也

五權解第四十六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疑家無授衆疑德無舉士貭士無遠齊吁敬之哉天命無常敬在三機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

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不遵承括食不宣不宣授臣極賞則淈淈得不食極刑則仇仇至乃別鄙庶則奴奴乃不滅大國則驕驕乃不給官無庶則荷荷至乃辛物庶則爵乃不和地庶則荒荒則聶人庶則匱匱乃匿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實維永寧

成開解第四十七

成王九年大開告用（周公大開告道成王用之也）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余何循何循何愼王其敬文命無易天不虞（言商餘紂子祿父競求是逋播逃越之人以自輔當敬天命備不虞者也）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玆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五示三極祗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祗敬協和）三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陽三地有九州別起五行三人有四佐佐官維明五示顯允明所望（四佐謂天子前疑後丞右輔左弼也當明謂五示示於民也）五示一明位示士二明惠示衆三明主示寧四安宅示孥五利用示產（王明三明安宅妻子寧固利用則產業衆）產足窮家懷思終主爲之宗德以輔衆

和乃同（言五示之義同爲和同也）四守一政盡人材材盡斃二土守其城溝三障水以禦寇四大有沙炭之政（在人盡其材則死力效致大沙熾炭可以政適人也）六則一和衆二發鬱三明怨四轉怒五懼疑六因欲（鬱謂蓄帛滯積者也名則轉之懼則疑之欲則因之此文王所以尅紂也）九功一賓好在笥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五神巫動衆六盡哀民匱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任謀生詐（在笥謂貴幣於笥無節限也盡謂送終過制也無別亂同也任謀謂權變也不犯此則成功也）和集集以禁實有離莫遂通其五典一言父典祭祭祀昭天百姓若敬二顯父登德德降

爲則則信民寧言祭祀見享受福民乃化則法信民心也三正父登過過慎於武設備無盈使正舉事過於前無自滿四機父登失修□□官官無不敬五□□□□制哀節用政治民懷使判義之士舉政之失其官官無不敬矣懷猶歸之也五典有常政乃重開之守內則順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重開言無疑也王拜曰允哉維予聞曰何鄉非懷懷人惟思思若不及禍格無曰格至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式用皇天嗚呼余夙夜不寧

作雒解第四十八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封以鄭祭成湯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東謂衛日鄘霍叔相祿父也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乃謂乃後之歲也肂權塗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立謂爲宰攝政也殷祿父徐戎奄謂殷之諸侯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弭安畢也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下叛其上曰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因蔡叔于郭淩郭淩地名因拘也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囚爲奴十七國之九邑罪重故因之俘殷獻民遷于九畢賢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成王二年秋迎周公二年春歸也周公追長尊王也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王城也於天下土爲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郛郭也繫因皆連接也湊會也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西土岐周通爲圻內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三三九分居其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耕桑之事農居鄙得以

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治也治鄙以農治國家以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工商百胥人臣僕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胥待也乃設丘兆于南郊以上帝配□后稷設築壇城內郊南郭也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先王后稷謂郊特諸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受封也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則大於周室其方謂建曹方諸侯以青土也履茅苴畢土封之爲社也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五宮宮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

也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棁誤移旅楹舂常畫 咸皆也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尚室也重亢 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之 孺也升藻棁畫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別也 舂謂藻升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之也 內階玄階堤唐山廧 以黑石爲閒唐中庭道堤 謂爲高之也廧謂畫山雲 應門庫臺玄閫 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後 可知也又以里石爲門階也

皇門解第四十九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群門 格至也路寢左 門曰皇門閎音 皇 也 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屛位建沈入非不用明刑 耇老之賢人也又建立 沈伏賢人不用明法 維其開告予于嘉德

之說 言下邑所行而我法之 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 命我辟王小至三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 小至於大者小大邦 君也卹憂言思治也 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內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大門宗子適長勢日顯仕 茂勉肅敬訖既也孚信也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 言旁自 羞進 其善臣以至十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 私子庶孽也常謂常德 皆信通於義以益王也 言 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 言善人君子皆 順是助法王也 王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 監視明此事法故能 承天命王天下也 百姓兆民用周

不茂在王庭 勉在王庭獻 言于王所也 先用有勸永有□于上下 上謂天下 謂地也 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 助君也謂大 明祭于也 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 先人及天地報 之正用善詔家 三國用寧小人用格□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 神祐 之故 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承萬子孫用末被先土之靈光 奄同丕 大末終 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 時有胥相爲是 相學與非常也 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 言勢人以大夫私家 不慶王家之用德 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亂 祥善也不察無 罪以惡民也 亂是

羞于王 言順不進 辭于王 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 阜大良善 也王求善 而是人作誣以對 故王無依助也 譬若略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 驕謂不習也言 得猶驕犬逐禽不能獲 人之無 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于厥家國 言賊仁賢忌娟嫉 姤以而利其君 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 收室也言自露於家 言謂美好喻昏臣也 媢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士王所 食爲 野 媢夫見近利而無遠慮 利爲遠蓋善夫使莫通 乃惟有奉狂夫是陽是繩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 言陽舉狂夫以爲上人 日爲官長正土其事也 命

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命者教也率皆痛愁用也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民之用無所宣施是故民失其性天所不安用非其人故也媢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維其及殄絕其世也及其人也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蓋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勤我憂天下者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假借資用也借我法用德之告我我大德之所行也譬若衆略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如衆令畋獵相扶持也濟遂也汝無作

大戒解第五十

維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

工非不顯朕實不明兆始工官言政治□是始正其官維士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即懾懾謀不極言務求士而不得助如此之難極中也予重位與輕服非其得福厚用遺重所重在於重位輕重所立非夫德而厚福用之是求諂之言也庸止生郄庸行信貳衆輯群政不輯自匿嗚呼予夙勤之無或告余非不念念不知止容端則信貳則離□中也我維勤之無有告我者□□而不得明知也周公曰於敢稱乃武王之言曰微言入心夙喻動衆大乃不驕行惠於小衆乃不懾言汝之武王有□言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不行茲惟重告爾連官則同憂□集衆事則同□濟謀有不行必行也庸厲□

以餌士權先申之明約必遺之餌謂爵祿權謂勢重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材在四方車當畏敬賢者尊其位陽其謀也在四方言□無擅于人塞匿勿行患戚咸服孝悌乃明擅人專己塞逆除忌哀惠順戚近也明立威耻亂使衆之道撫之以惠內姓無感外姓無謫鄙印其亂則思治矣內長同姓同宗外異姓謫過人知其罪上之明審教幼乃勤貧賤制□設九備乃無亂謀上明則不感情故曰知罪而善九備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惡順人心明察則民化四□說聲色憂樂盈匿五碩信傷辯曰費□□六出觀好怪內乃淫巧鎮大怪異七□□謀躁內乃荒異八

□□好威民衆日跳九宮寵極足是大極內心其離□室也九備既明我貴保之應協以動遠邇同功應協以動動必以和謀和適同覆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備上謂君也聚財多□以援成功克禁淫謀衆匿乃雍言閉塞不行也順得以動人以立行輯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謀言和輯求助當先順人也無□其信雖危不動□□以昭其乃得人轉移貞信如此得其用也上危而轉下乃不親上危而下不親之不足信故也王拜曰允哉允哉敬天行道

逸周書卷第五終

逸周書卷第六

晉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周月解第五十一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黄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

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

時訓解第五十二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姧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

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雷不發聲諸侯□民不始電君無威震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

嬖奪后王氏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螅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螅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

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為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農不登穀暖氣為灾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群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

群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為害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為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為愆陽蟄虫不咸俯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水不冰是

伏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之日鳴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鳴鳥不鳴□□虎不始交□□□□荔挺不生卿士專權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

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士鷮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鷄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謚法解第五十四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古者有大功則善號以爲稱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謚）一人無名曰神（不名壹善）稱善

口間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別得簡）敬賓厚禮曰聖（聖於禮也）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靜民則法曰皇（靜安）仁義所在曰王（民從之也）立制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也）壹德不解曰簡（壹不委曲）平易不疵曰簡（無多疵也）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也）道德博厚曰文（無不知之）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文也）愍民惠禮曰文（以禮安人）錫民爵位曰文（與可舉也）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彊不撓直正無曲理忠恕也）威彊敵德曰武（思有德者敵也）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解也）刑民克服曰武（法正民能使服）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也）敬事供上曰恭（恭奉也）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人寵貴義士）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既過能改曰恭（言有智也）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安民長悌曰恭（順長按弟）執禮敬賓曰恭（迎待賓也）芘親之門曰恭（無德以益之也）尊長讓善曰恭（不尊己善推於他人）淵源流通曰恭（性無所忌也）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大慮靜民曰定（思樹惠也）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也）純行不二曰定（行壹不傷）謀慮不威曰德（不以威相拒也）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甲胄有勞曰襄（[illegible]我征伐）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質淵受諫曰釐

（深故能受）慈惠愛親曰釐（言周愛親族也）博聞多能曰獻（雖多能不至大道）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也）溫柔聖善曰懿（性純淑也）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也）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也常如始）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逆）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執心克莊曰齊（能自齊也）輔輕供就曰齊（輕有所輔而供成也）溫年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之）布德執義曰穆（穆純也）中情見貌曰穆（任口路也）敏以敬順曰頃（無所不敬順也）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也）聖文周達曰昭（聖文通治也）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日耆七十日艾）彌年

壽考曰胡 大其年也 彊毅果敢曰剛 彊於仁義致果曰毅 追補前過曰剛 勸善以補過也 柔德考衆曰靜 成衆使安也 供已解言曰靜 供已之身解言而正 寬樂令終曰靜 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治而清省曰平 無失闕之病也 執事有制曰平 在位平意也 布綱治紀曰平 施之政事 由義而濟曰景 用義而成也 布義行剛曰景 以剛行義也 清白守節曰貞 行清白志固也 大慮克就曰貞 能大慮非正則不可 不隱無克曰貞 坦然無私也 彊以剛果曰威 彊甚於剛也 猛以彊果曰威 亦彊其於剛也 彊毅信正曰威 信正言無邪也 辟土服遠曰桓 秉人故敵十也 道德純一曰思 道大而德一也 不肯兆民曰思 大親民而不殺

周書 〈卷六 七

外內思索曰思 言求善也 追悔前過曰思 思而能改也 柔質受課曰惠 以惠愛惠 能思辯衆曰元 別之使各有次也 行義說民曰元 民說其義 始建國都曰元 非善之長可一始也 主義行德曰元 以義爲主作德政也 兵甲亟作曰莊 以數征爲嚴 叡通克服曰莊 通達使能服也 死於原野曰莊 非嚴何以死難 屢征口伐曰莊 以嚴口之 武而不遂曰莊 武功不成 克殺秉正曰夷 秉正不任賢也 安心好靜曰夷 不爽正也 執義揚善曰懷 私人之善 慈義短折曰懷 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夙警戒曰敬 敬身思戒 夙夜恭事曰敬 敬以莊事也 象方益平曰敬 法以敬也之常而加 合善法典曰敬 非敬何以善也 述善不克曰丁 不能成義 述義不悌曰丁 不悌遜順也 有功安民曰烈 以武立功 秉德遵業曰烈 遵世業不墮改 剛克爲伐曰翼 成功也 思慮深遠曰翼 好遠思自能也 剛德克就曰肅 成其不欲使爲就 執心決斷曰肅 言嚴果也 愛民好治曰戴 好民治也 典禮不塞曰戴口 死而志成曰靈 立志不口命也 亂而不損曰靈 不口以治 極知鬼事曰靈 知其能聦徹也 不勤成名曰靈 本任性不見賢思齊 死見鬼能曰靈 有鬼爲厲 好祭鬼神曰靈 瀆鬼神不能遠也 短折不成曰殤 有知而天殤也 未家短折曰殤 未家者未室家也 不顯尸國曰隱 以閒主國也 隱拂不成曰隱 言其隱拂改其性也 年中早夭曰悼 年不肆志

周書 〈卷六 八

肆行勞祀曰悼 縱於心勞於淫祀言不脩德也 恐懼從處曰悼 從處言口地也 不思忘愛曰剌 忌其愛已者也 愎恨遂過曰剌 去諫曰愎反是曰很 外內從亂曰荒 官不治家不理 好樂怠政曰荒 淫於聲色故怠政事 在國逢難曰愍 逢兵冦之事也 使民折傷曰愍 苛政賊害 在國連憂曰愍 仍多大喪 禍亂方作曰愍 國無政動長亂 蚤孤短折曰哀 早者未知人事而卒也 恭仁短折曰哀 體恭質仁功未施也 蚤孤有位曰幽 有喪即位 壅遏不通曰幽 弱損不日也 動祭亂常曰幽 易神之班 克威捷行曰魏 有威而敏行 克威惠禮曰魏 有威而敏行也 去禮遠衆曰煬 內好多淫外則荒政 醜心動懼曰甄 甄積也 容儀恭美曰

勝（有儀可象行恭可美）威德剛武曰圉（圉也能亂患也）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治民克盡曰□（克盡無恩惠也）行見中外曰慤（言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不□勝）照切寧民曰商（明有功也）狀古述令曰譽（言直人稱）心能制義曰度（制得事宜）好和不爭曰安（失在少斷）外内真復曰白（正而□終始一也）不生其國曰聲（知而不攺）致戮無辜曰厲（賊良善人）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也）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名實不爽曰質（不爽應也）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攺）溫良好樂曰良（言人行可好可樂也）怙威肆行曰醜（肆意得威）勤政無私曰類（無私惟義聽在）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也）慈和徧服

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滿志多窮曰感（自足者必不足也）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勞也）思慮深遠曰□（自任多近於尊）息政外交曰推（不自明而侍外也）疏遠繼位曰紹（非其次第偶得之也）彰義掩過曰堅（明義以前過）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内外賓服曰正（言以正□也）華言無實曰□（□□□□□）教誨不倦曰長（以道教之也）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嗇於賜與曰愛（言貪悋也）逆天虐民曰煬（所尊天而逆天）好廉自克曰節（自節以情欲也）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好更改舊曰易（變改故常）名與實爽曰謬（言名美而實傷）思厚不爽曰愿（不差所思而得也）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明察也）隱哀之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除惡）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惠而内德曰獻（無内德惠不成也）治而生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失無□則以其明餘□衆也（以其明所及為諡衆謂衆其事行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㑥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於也糠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明堂解第五十五

太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

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内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内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位於成王

嘗麥解第五十六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王降階即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導王于北階王涉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太正即居于戶西南向九州□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祕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内楹之門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予小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令□我太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

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小國其命余克長國王嗚呼敬之哉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敬恤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勿畏多寵無愛乃譖亦無或刑于鰥寡非罪惠乃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㢮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

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
若太史乃降太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
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
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職以
爲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無思民疾供百享歸
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太
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職以爲之資采君乃命天
御豐穡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箴太史乃藏之于盟
府以爲歲典

本典解第五十七

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召公告周公曰嗚呼朕聞
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今朕
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
念而知故問伯父周公再拜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
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
督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
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曰明
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
本生萬物曰世世世可則　曰至至德照天百姓□驚
備有好醜民無不戒顯父登德德降則信信則民寧
爲畏爲極民無淫慝生民知常利之道則國彊序民
好醜□必固其務均分以利之則民安□用以資之
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
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于
民其慈□□古之聖王樂體其政士有九等皆得其
宜曰材多人有八政皆得其則曰禮服士樂其生而
務其宜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

禮樂既和其上乃不危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爲
本典

逸周書卷第七

晉 ▇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

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慎而□彊其所不定者觀其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道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淵其器寬以悌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發其所能曰損者也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隱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其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

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慄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難決以物難悅以守一而不可變因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順予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屏言弗顧自順而弗讓非是而彊之曰始誣者也徵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

斷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此之謂考言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淸濁好惡咸發于聲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四曰民有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

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偷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口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僞蔓然亂以煩雖欲攺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五曰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僞以攻其名有隱於仁賢者有隱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廉勇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德小讓而爭大言願以爲質口愛以爲忠尊其得以攺其名如此隱於仁賢者也前總唱切慮誠弗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辭而弗遂此隱於智理者也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不對佯爲不窮口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則託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口言以爲廉矯厲以爲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人如此隱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不誠於內發名

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隱於忠孝者也比周以相譽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不同而交交必重口心說而身弗近口口而實不至懼不盡見於衆而貌克如此隱於交友也此之謂觀隱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言忠行夷爭靡及私口弗求及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曰有知者也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弗德曰謙良者也微忽之久而可復幽間之

獨而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能
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
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直方
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虛以
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
靜者也忠愛以事親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
不□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
忠信而不疑□隱遠而不舍曰交友者也志色亂氣
其入甚偷進退多巧就人甚數辭不至少其所不足

謀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
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
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
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夷時□者
不回果敢者也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
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王會解第五十九

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弈陰羽（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陰鶴也以羽飾帳也除也曰墠弈帳也）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
珽（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搢插也珽笏也）唐叔荀叔周公
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
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唐荀國名皆成王弟故曰叔旁芏在後也近天子後故其冕謂亦無旒也）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唐虞二公堯舜後也）堂下
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
皆搢笏（杞宋二公冕有繁露搢笏則唐虞闕也）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
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官名次珪瓚南差在後）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使諸左布也居則至也）相者太史魚太行人皆朝服有繁露（魚太史名及太

行人皆贊相賓客禮儀也）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絻
有繁露（郭叔虢文王弟菉錄諸侯之幣也）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
曹叔伯舅中舅（內臺中臺也應侯成王弟）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
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此要服於比服轉遠
殊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伯父姬姓之國中子於王子中行者也）方千里之外爲
比服方千里之內爲要服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
朝於內者（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堂後東北爲赤弈焉浴盆在
其中（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鳧
旌（鶴鳧羽爲旌旄）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外謂臺之東西也外

臺右太士右彌士士言尊王太彌相儀之事也受贊者八人東向者四人受賓
幣士也四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陳幣當外臺天玄歡宗馬十二陳東
帛被馬於外臺天玄黑歎宗尊也王玄縩碧基十二此下三碧皆玉故自下以至王
之玄縩謂之黑組組之基王名有十二基也參方玄縩璧豹虎皮十二參方
陳獒三所也壁皮兼陳也四方玄縩璧琰十二琰珪也有鋒秡陳之四方所列之也
外臺之四隅張赤奕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
交閒每角張息者隨所近也侯稱文也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
歎謂之母兒周公主東方則太公主西方東青馬則西白馬矣馬名未聞其守營
牆者衣青操弓執矛戟也各異方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

周書　〈卷七　七

麈稷慎𧸘慎也貢麈似鹿正北內臺北也穢人前兒前兒若彌猴立行
聲似小兒穢韓穢東夷別種良夷在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
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良夷樂浪之夷也貢奇獸揚州禺禺魚名
解隃冠亦奇魚也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發亦東夷迅疾俞人雖
馬俞東北夷雖馬巂駕口角大者曰韓也青丘狐九尾青丘海東地名周頭煇
羝煇羝者羊也周頭亦海東名也黑齒白鹿白馬黑齒西遠之夷也貢
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白民亦南夷東越
海蛤東越則海際蛤文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東越歐人也北交州
蛇特多爲上珍也姑於越納口姑妹珎姑妹國後屬越且甌文蜃且歐

在越文蜃大蛤也若人玄貝若人吳越之蠻玄貝黑貝也海陽大蠏海水之陽
一蠏盈車自深桂自深亦南蠻也會稽以鼉皆西嚮其皮可以爲鼓首自塵以
下至此向西也正北方義渠以玆白玆者白若白馬鋸牙食
虎豹亦在臺北與大塵相對義渠西戎國玆白一名駁者也史林以尊耳尊耳
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史林戎之在西南者北唐
戎以閭閭以隃冠北唐戎在西北者也射禮以閭象爲射器渠叟以䶂犬
䶂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渠叟西戎之別名也樓煩以星施
星施者珥旄樓煩北狄珥旄所以爲旄羽耳十盧以牛牛者牛之小
者也十盧盧人西札戎也合盧水是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

周書　〈卷七　八

區陽亦戎之名也規矩以麟麟者獸也規矩亦戎也麟似鹿生尾一角鳥歸也西
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其形似雞蛇首魚尾
戴仁向仁國抱義懷有義掖信歸有德之君也丘羌鸞鳥丘地之羌不商故謂之丘羌今謂之
丘矣鸞大於鳳亦歸仁義也巴人以比翼鳥巴人在南者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方
揚以皇鳥方揚亦戎別名也皇鳥配於鳳者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
皐雞鳥有文彩者皐雞似皐翼州謂之澤特也方人以孔鳥亦戎別名孔與鸞相匹也
鸞揚之翟揚州之蠻貢翟鳥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倉吾
亦蠻也翠羽其色青而有黃也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餘謂衆諸貢物也言政化
之所至也南人至衆皆北嚮南人南越伊尹朝獻商書言別有此書也

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王會切朝貢事故令附合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非其所有而當遠求於民故不利也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制其品罷之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十者東夷蠻越之別稱剪文身因其事以名也請令以魚支之鞞□鰂之醬鮫瞂利劒爲獻鞞刀削鰂魚名瞂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里百濮九菌六者南蠻之別名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

獻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爲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闟耳貫胸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江歷珠名龍解角得也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戎狄在西北界戎翟之間國名也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

逸周書卷第七終

逸周書卷第八

晉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祭公解第六十

王若曰祖祭公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次予小子虔虔在位虔敬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溥大也言昊天疾威於我故多是過失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予至也言己道不至故天下病王畏乎不美懿美也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拜手頭至手稽首頭俯地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

茲朕魂在于天謀父祭公名我魂在於天言必死也昭王之所勗宅天命言雖魂在天猶明王之所勗君天下之事也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所能寘其明德於其身也付俾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付與四方受命於天而敷其文德在下土也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言己追學文武之微德此由周召分治之化也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將行夷平也言大商本其初也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執謂執其政也王曰公稱

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倆謂舉行也昭考昭王穆王之父也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和輔弼予一人言公當使百官相率和輔弼我不然則困我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乃汝汝王也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茂美也文王以受命爲美武王以克殷爲美故曰咸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貞正也重之用威伐崇黎也旣尅之而安受治之其治用美也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

敵言武王申文王受命之意而勝殷也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辟法也言我土法文武方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后稷之受命是求宅之錫與言天予武王是疆所受是大維周之開基大維后稷所受命是長居此也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旁建宗子立爲諸侯言皆始并大子之故也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言當以夏商爲戒大無後難之道守其序而終也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寅敬也不則言則也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戾反罪疾謂己所行也是二王文武汝無以嬖御固莊后嬖御寵妾也莊正也汝無以小謀敗大作小謂不法先王也大作大事也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言無褻小人疾后子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言倍臣執國命恤憂也外謂王室之外也尚皆以時中乂萬國言當盡用是中道治天下也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戒三公使念我與王也泯芬亂也忍行亂則厚顏忍醜也如是則大不善之也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先王穆父祭公所事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言善終嗚呼三

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皇大也言當式敬我言如此則天下皆安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康安也子之所宜安以善道勉教之則子孫有福不然則犯常刑也王拜手稽首黨言王拜受祭公之黨言也三年則三公拜可知也

史記解第六十一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王是穆王也戎夫左史名也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遂成也行成事言驚夢宿欲知之也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集取要戒之言月已日望於王前讀之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正故

哲士凌君之政也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禁義信則亂生皮氏古諸侯也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好順入意爲諂諛禁而生亂華氏以亡華氏亦古諸侯也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賢良不行貨故蔽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禁由好財亡也嚴兵而不口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不敢忠乃不仁下劫其上故不親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紂以暴虐亡也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荒於樂則權臣專斷用刑濫矣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專則致爭而刑殺之

盡彼刑也有虞商均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挾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事此與周公反矣位於勢敵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錮職謂專權也譁卿謀變質沙以亡有三卿諸侯可知也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無天命命在彊壯者也知命則大不知命則足以亡矣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有扈啟也戰於甘滅亡也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王不別長庶寵秩同也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各有所事而爭力也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有功不賞而貴諂臣有德不官而任奸佞宜其出走也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林氏諸侯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天下見其遇戎不以禮遂叛林氏林氏孤危也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賤其臣忠良皆伏伏智自足也謂不爲之用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曲集愉州皆古諸侯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

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委之政也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秉政則專立殺則多恐雖君奪其政權禍見及故作亂也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柯秉所以喻君斧所以用喻臣臣無爵祿君所任不臨言不相承奉也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兩弱不能行合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言無任已臣者故空官也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無大臣故小臣亂也君凶於上臣亂於下民無所依竟遂流之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爭爲犯難不果爲疑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

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林氏時勝上衡氏息義所以俱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竟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二臣勢鈞而不親權重養徒黨所以分國也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有果亦國名也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外權謂外大國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有位無祿取名自成民不堪求比而罪之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運亂移也陽氏以亡業形而愎

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尅業形用國愎佷類戾也國不勝彼以刑爲業也外內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無親謂并兼之也無文德故智士寒心也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獨鹿西戎地名徙都失處故亡也佷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佷而無聽不納忠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群臣解體皆有違心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求祥神也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棄賢任巫所以亡也文武不行者亡昔者

西夏性仁非兵性仁而無文德非兵而無武備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無功盡賞財無可用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唐氏堯帝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力西征重丘遺之美女重丘之君畏其并已惑之以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君昏於上權分於下所爲二也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二進功則民困矣以工取宮賢林退矣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湯號曰成故曰成湯

職方解第六十二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馬國邑曰鄙東方曰夷南方曰蠻皆狄蠻之別貉夷之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乃辯九州之國使同利貫事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口口箭篠也九州土氣生民女各不同鳥獸山澤所育之屬也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

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陂溠華山西岳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家所畜曰擾五種謂黍稷菽麥稻也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鷄犬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四種黍稷稻麥正西曰

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彊蒲其川涇納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異嶽也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豯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四擾牛羊馬豕三種黍稷稻也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所謂河內者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五擾牛馬羊豕犬五種黍稷菽麥麻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坼坼界也其外方五百里爲侯服爲王者斥候也口言服正事也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甸田也治田又入穀也又其外方五百里田男服男任也任王事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衛服爲王扞衛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用事差簡慢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藩服藩服屏四境也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拜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牧謂侯伯維持也牧御天下之政教制其職名以其所能連率牧監合任能也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土地所有乃貢之

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職方所及王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王殷國亦如之王十二歲一巡狩職方自所戒之命其不巡狩六日盡朝朝謂之殷國也述命亦如巡狩也

逸周書卷第九

晉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伯爵若順也順其事而告之也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無道無德政違戾也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效于前不遠言驗於前世不遠言近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桀紂惡滅上爲戒也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

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同爲昏闇言教王爲不順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專利侵民佐亂進於禍也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行善則治行惡則亂皆所聞知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言古人患不聞故有所不知也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害民是典民爲怨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言民不從上命從其所行類善也不知君則怨深矣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言上下無義對共相怨則寡者危也嗚呼口口口口如之人養食之則擾服錄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勲德以備難專利爲貪曲從爲諛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言民相與怨上上加之罪民不堪命而作亂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有土謂之諸侯也厥德不遠罔有代德言無遠德罔有天下也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是國人爲患也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洗心改行憂往過則安爾之居位爾乃聵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口口聵謂不聞翫心不傷悛改矧況也尚不知王定況貪諛之臣能得其所也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之攸輕口不存焉變之攸伏言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謂不民也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

爵以賄成苟且無遠慮賄賂不任德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賢者得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爲之哀者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君子不以言舉人無功故也欲行有成故也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蕃多徒衆言非一也貌謂外相悅而無實也君臣之相誣蒙必相及共顛覆之也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言其不足於道義也以用也乃汝也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爲不言也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叔譽者大夫叔向也）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不遂（五稱說五事遂終也）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吉平公稱其賢才也）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聲就復與周之二邑周衰晉取之也）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復之（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瞑幪俊也度謀還與否也）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言高於泰山言

無上也不安至飢渴也）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懾而亡度所以為謙）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周行不知勞（有成德不以驕易也）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天下施闕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言己不及古君子尺愈近）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問舜已下可法則之君子也）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言其仁合天道）如禹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盡力溝洫勞也貪財利篤其功念聖道也）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以□仁德人患懷之行無常唯賢所在勞謙恭儉日夜不息返失之也）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一人紂也儀善）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上（問其事儀）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胄□）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

同謂之公（作謂農功同謂好義）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立名生物謂化施於民也成謂成物羣謂之為長也）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敦厚也）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海四夷四荒四春）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為帝（訾嘆恨也合五等之尊卑而論事義以為之名者也）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罄然自嚴肅也方道初本也起其物義也問最賢之人也）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律法也謂致其物也熙熙和盛言舜

臣堯功德如此也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東躅諸也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驟亦數也王子戲問故師曠戲答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交言於堂故更入燕室坐歌此辭而音合於無射之律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嶠曲名也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諫也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蹶然疾貌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禮爲天子三賜不及者馬此賜則自王然後行可知也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時

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之塵塵取予不疑以是御之馬不剛轡不柔言和擾也塵塵亦和擾也不疑和之心也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辯別也爲人有所別唯恃耳也宗尊也天下所尊則有明王皆也王子曰太師何汝戲我乎自太師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言自堯讓至禹其子係未有明運當時斯不立矣言周衰未盡已必不立也且吾聞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清角也言音汗流木木生火色赤如聲者則色亦然

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將及汝言死必爲賓于天帝之所鬼神之則王子之事不欲令人知之也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未及三年并歸之年爲三年則王子年十七而卒也

王佩解第六十五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言以利民爲德也天子事天所以威下使事上合爲在因時應事則易成得時所爲合應爲其機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周忠信也力多則功多也昌大在自克不過往數懲以義勝欲得昌大數有懲艾則無過也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事未成而豫慎則不困也除害在胞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

時能斷所不思也知過輙改民將安生時謂可伐時也勝大患在合人心殃毒在信疑舉合民心何患之有哉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和內聽於孽孽而吐於中言宜其生災也可否相濟曰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施謂施惠舍謂赦罪聖人以聞已過爲幸貴速改也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受諫則無非故福以愛民爲基親賢人則固明君之義也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所與密背親近所利用皆忠良則福利生反是則禍害至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已危亡在不知時敎命善則事合否則人矣威得其宜則尊樂已不安則安時謂天時得其時也見善而怠時至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

怠懈慢不能行也疑由豫不果也邪奸術也慮奸術是不居大之道也乃是得失之道也

殷祝解第六十六

湯將放桀于中野此事不然或者欲解之矣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言桀國中空無人又不然矣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此國爲天下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大帝謂禹明禹之事於士民也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此士民辭也薄湯所居也言與君更與桀徙避

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不齊地名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魯亦地名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魯亦地名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爲之言桀以此辭勸勉湯者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必欲去也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之地名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大會民專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

有道者可以處之讓諸侯之有道者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久處久居天子之位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三千諸侯勸之也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逆天道故不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雌勝雄女凌男之異逆人道故不行爲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言下必順上所以教治也

周祝解第六十七

曰維哉其時告汝不聞道恐爲身災言所以告汝不聞道爲身災也

讙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形汝告以善道是生之是以教之以法也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汝經紀汝昌阜汝殺亡汝爲汝請命名汝善惡也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孫貉俱以文受害人自賢則愚惡逆見也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言牛以角死虛言致讖也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以不怠故濟以趣時故聖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山以有玉故傷人以口言受患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不從以及時人故失其福也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行謂與時偕行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以其供人用自

然理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鷄鳴而人為時觀彼萬且何為求萬物自然不為人來聖人則之如因鷄鳴以識時也故天有時人以為正地出利而民是爭正謂敬授民時也爭謂爭其欲之也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經經度之也敬上命也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有禮則讓故不爭聽順靜服謂不為亂也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豲有蚤而不敢以撅喻人以小能不敵望大官亦求自盡而已也勢居小者不能為大雖有英材勢不便故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不貪害也中正不立不大其度至道不行也故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而起者自近

者因木以伐木因近以成賊二人同術誰昭誰瞑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成者能昭猛者能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虎以食陷棄人以欲陷詐詐罔也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此言飾末業覆本質也盾喻為人當有所備護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為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為勇言亦貨以危身禍至不可救也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以言患因事而起故事也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植立也有生則立也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還謂至也貌謂無當時至並應日出普照也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為天下者用大略言當以大畧順時也火之燀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燀然也火日炎上故謂法也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桴所擊鼓也言惡或由於發者也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甚於何也言其微也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孫國屠皆若之何覆滅也事謂事無役也孫謂無謂屠為人分裂也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有行食謂毀明而生魄也仄跌也以日救於陰喻君行失道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微以積小以致滅亡者也故天為蓋地為軫

善用道者終無害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言因道動靜去天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滄寒竭盡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言五行相勝以生成萬物盡可稱名之也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從謂立也始終故曰反也異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姑者且也言幽明之相代陰陽之變易短長之相形剛柔之相生始終之道也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言皆以貪餌自中鈎檻也人智之邃也奚為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為可牧誠於事故可測牽於事故可牧王石之堅也奚可

刻（言服飾之察物也）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言陰陽之稱號牝牡之交合皆自然也君子察自然之理則福來也）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生事謂詐也生詐謂為求之）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為（所以生成所欲也謂云為之事也）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包謂包藏陰謀雄謂雄桀於人也勝謂勝所忌皆惡忌事也）故天為高地為下察汝躬奚為喜怒（言法天地則喜怒無錯推古久則萬始可知也）天為古地為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為紀紀之行也利

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名以左右則物以數為紀紀則生利利以利情也）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差等也大道天道也極中也事業也）用其則必有群加諸物則為之君（羣類）舉其修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修長也謂綱紀也）

逸周書卷第九終

逸周書卷第十

晉　孔晁注

明　新安程榮校

武紀解第六十八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捷充口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口口不捷智不可口口於不足并於不幾則始而施幾而弗免無切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修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

而固之僻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善伐者不伐三守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間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威之而不恐未可伐也此謂五動〻〻之害毀之利充之易并之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〻〻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充之易并之不能可伐也〻〻之害毀之未利充之難并之不能可動也靜以待衆力不與爭權弗果據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地荒而不振德衰而失與無苦

而危矣求之以其道口口無不得爲之以其事而時
無不成有利備無患事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
不道行事乃困不作小門動大殃謀有不足者二仁
廢則文謀不足勇廢則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
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
也敵國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口樞體
也土地未削人民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昏
亂之君國未亡也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
不果隣家難復飾也封疆侵凌難復振也服國從失

難復扶也大國之無養小國之畏事不可以本權失
口家之交不可以枉溷失隣家之交不據直以約不
戲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
侵也不可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施度於體不慮
費事利於國不計勞失德喪服於隣家則不顧難矣
交體侵凌則不顧權矣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爲養民
矣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百姓屈急無藏畜矣擠
社稷失宗廟離墳墓困鬼神殘宗族無爲愛死矣卑
辭而不聽口財而無枝計戰而口足近告而無顧告

過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好于閉門循險近說
外援以天命無爲是定亡矣凡有事君民守社稷宗
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大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
時弗可行時而失禮弗可長得禮而無備弗可成舉
物不備而欲口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勢不求周
流舉而不幾其成亡溥其事而求厚其功亡內無文
道外無武迹往不復來者有悔而求合者亡不難不
費而致大功故今未有攄名而不辱應行而不困唯
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成事而不難序功

而不費唯時勞而有成費而不亡唯當施而不拂成
而有權久之而能口唯義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
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凶之事不知困違之謀
疑此五者未可以動大事恃名不久恃功不立虛願
不至妄爲不祥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
得其次爭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凡建國君民內
事文而和外事武而義其形慎而殺其政直而公本
之以禮動之以時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
之道也

銓法解第六十九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敬謀祇德親同三不遠也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慾自惡三不近也有如忠言竭親以為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同惡合計掬慮慮泄事敗是謂好害三不畜也

器服解第七十

明器因外有三疲二用器服數積四植禁豐一觴天葦獨食器无無進膏候屑侯樂鉍瑮參冠一竿皆素獨二丸弇焚莱膾五昔纏裏桃枝素獨蒲簟席皆素斧

周書　一八　卷十　四

獨巾玄績緌縞冠素紕玄冠組武卷組纓象□□瑱絺紳帶象玦朱極韋素獨簟蒼捍次車羔冒□純載枉綫喪勤焚纓一給器因名有三幾玄茵纏裏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玄象玄純

錢塘郭志學寫

昭德晁公武志

汲冢書十卷蓋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蓋孔子刪採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唯書法信實者行于世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必私有記述以伸其志將來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功亦大矣以司馬遷之博聞猶采數家之言以成其書況其下者乎亦有聞見單淺記錄失實胸臆偏私褒貶弗公誤後世在觀者

周書　一八　後　一　子

愼擇而已矣

晉孔晁注周書十卷按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若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所錄及班固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幸復出邪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已槩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見古章句

或舛訛難讀聊復傳寫以待是正巽巖李燾

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

六卷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爲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攷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實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麗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横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爲說求其欵不麗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

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迕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輙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

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揺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爲獲沒於祇宫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

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致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

王漸玄翰序

穆天子傳序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

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

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穆天子傳卷之一

晉　河東郭璞註

明　新安程榮校

古文

飲天子䍿音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絶漳水絶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載立不舍言在車上立不下也至于鈃山之下郇鈃山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獵

于鈃山之西阿阿山陂也於是得絶鈃山之隊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北循虖沱之陽虖沱河今在鴈門鹵城縣陽水北淹音素駝之駝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輿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風雨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陽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息也甲午天子西征乃絶隃之關隥隥阪也疑北謂北陵西隃西巳亥隃鴈門山也音俞巳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國名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鄘國名音叵肯切河宗之子孫鄘栢絮伯爵絮名古伯字多以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古者爲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癸酉天子舍于漆滜一宿爲舍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於河宗以將有事于河奇此獲故用之濮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爲祥瑞亦將燎祭之類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阿水崖也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鄘邦之南滲澤之上屬猶會也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鶩猶馳也紆音唯河伯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水夷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

目以爲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伯夭字也勞用東帛加璧勞郊勞也五兩爲一東兩今之二丈先白□天子使鄒父受之鄒父鄒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蓋朝會郡官告府禮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門大夫聿將六師聿猶日也天子命吉日戊午詩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禕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禕音暉帔帶帔舞也天子赤帔音弗搢曶曶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搢猶帶也曶音忽夾佩左右兩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寒下未詳曾祝佐之曾重也傳曰曾臣偃官人陳牲全五□具牛羊之品曰生體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腯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

向沉璧于河河位戴崑崙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沉牛馬豕牟河宗□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王帝曰穆滿以名應謙也言諡蓋後記事者之辭女當永致用旹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哉南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舂山之瑤山海經舂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女崑崙□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崑崙山上事物乃至於崑崙之丘以觀舂山之瑤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語晦月終爲晦言賜女受終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將禮河而去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省河所視禮圖曰天子之瑤曰河圖辭也

玉果石似美王所謂大果者也璿珠璿王類也音旋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天子之瑤萬金□瑤百金士之瑤五十金鹿人之瑤十金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瑤千金大夫之瑤百金此書殘缺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器千金步劍疑步光之劍也犀似水牛庳腳腳爲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炁勢桀駭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筋力壯猛也伯夭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音緣鴟也䳕雞飛八百里䳕即鶤鴈雞鶤鵠屬也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狻猊師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後青狻猊青俔邛邛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邛邛距虛並言之耳麇□二十里自麇以上似次第獸能走里數遠近曰伯夭皆致河典典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載河伯以爲禮禮穆王也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先驅導路也以極西土極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溫谷言冬暖也燕有寒谷不生五谷河宗氏之所遊居伯夭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所得瑤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爲之受敕憲憲教令也管子曰皆受憲用伸□八駿之乘八駿名在下以飲于枝渏之中水岐成渏渏小渚也音止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關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美稱赤驥世所謂騏驥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白義

踰輪山子渠黃華騮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棗騮赤也綠耳綠耳日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耳紫史記造父爲穆王得盜驪華騮綠耳之馬御以西巡遊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若合符契狗重工徹止雚猳□黃南□來白皆淩狗之名亦猶宋鵲之類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爲御者耿翛芍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於趙城餘未聞也曰天子是與出□入藪田獵釣弋弋繳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於樂辨作遊樂之事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遊放過度行而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誓也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來六時也農工

既得歲豐登也男女衣食無飢寒也百姓珤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視職事故天有時四時民□氏響□音國何謀於樂言不規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慎德也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善其有辭賜以左佩華也玉華之佩佩之精也乃再拜頓首

穆天子傳卷第一終

穆天子傳卷第二

晉　河東郭璞註

明　新安程榮校

古文

□伯夭曰□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膜晝人名膜音莫以為殷人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以說古之賢聖以居爰有大木碩草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之人居慮古嗜字居慮名獻酒百□于天子百下脫盛酒器名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山有

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爰有鶤鳥之山鶤音甄一名鶬天子三日舍于鶤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而豐□隆之葬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也以標壠之耳以詔後世詔謂語之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禋者絜也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于六宗蠲音圭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日今越嶲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為藪爰有雚葦莞蒲莞葱蒲或日莞蒲者名耳關西云莞音丸茅萯萯今菩字音倍蒹蒹蒿也似雚而細音兼葽[illegible]日

四月秀要乃獻白玉□隻□角𧟌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亣味中糜胃而滑中䌉合也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廚膳者牛羊三千天子□昆侖此以上似說封人於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欲以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天子乃□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為環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其貝帶鵕鸃是也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謨拜者即此類也音模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為犧牲種以三十□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

下之高山也𦬊木□華畏雪天子於是取𦬊木華之實持歸種之𦬊音滋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烝條適也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京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英王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峚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麢小頭大鼻麢羱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云赤豹黃羆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今之鵰亦能食麞鹿曰天子五、觀于春山之上乃為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穄似黍而不粘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與周同始祖大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邑於岐山之下今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于吳太伯于東吳太伯讓國入吳因即封之于吳詔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語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贈賄也封丌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

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以為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四十鎰二十兩為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裹晉罪過之過丌名赤烏人名也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虞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所以結恩好也女聽女列為嬖人一名聽名夫一女名下文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巳卯天子北征趙行□舍趙猶超騰

舍三十里 庚辰濟于洋水 洋水出崑崙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 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 戲國人名也 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 逢固周大夫 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黄金之鹿銀□ 今所在地中得玉肫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夷狄之寳貨也 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 從東頭而還歸 甲申至於黑水 水亦出崑崙山西北隅而東南流 西膜之所謂鴻鷺 西膜沙漠之鄉以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濆水穀梁傳曰狄人謂濆泉失名號以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 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 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輙出從衆前 天

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 即長臂人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得此人裙也長臂人國又在赤海東皆見山海經 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 因以名之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 即山海經云群玉山西王母所居者 容□氏之所守曰群王田山□知阿平無險 言邊無險阻也 四徹中繩 言皆平直 先王之所謂策府 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寡草木而無鳥獸 言純玉石也 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 環佩之屬 於是載玉萬隻 玉隻為穀見左氏傳 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 休游息也 乃命邢侯待攻

玉者 待留之也邢今賓平襄邑縣 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 潛時名也 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 重慎貨其牢牲禮也 伯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黄金之罌三六 即孟也徐州謂之罌 朱三百裹潛時乃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剖閭氏 音倚 天子乃命剖閭氏供食六師之人 天子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剖閭之人 以祭餘胙賜之 温歸乃膜拜而受 温歸名也 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鶗韓氏爰有樂野温

和穄麥之所草 此字作草下旱疑古茂字 犬馬牛羊之所昌 昌猶盛也 寳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 行墳之下者見周禮 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鶗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 可服用者 良犬七千 調習者 牥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黄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 疑古上下字今夷狄官多復名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因改

名為廣樂池鏤漢武改祠鄉為聞喜之類 天子乃樹之竹 樹竹池邊 是曰竹林 竹林盛者為林 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 苦屮名可食 丁巳天子西征巳未宿于黃鼠之山西口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穆天子傳卷第三

古文

晉 河東郭璞註

明 新安程榮校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 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公 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 執贄者致敬也 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 純疋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 組綬屬音祖 西王母再拜受之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 徒歌曰謠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陵字 道里悠遠山川間之 閒音諫 將子無死 將請也 尚能復來 尚庶幾也 天子荅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汝 顧還見汝也 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復反此野而見汝也 天子遂驅升于弇山 弇弇茲山日入所也 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 鑑題之 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言是西王母所居也 西王母之山還歸丌口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 徂往也 爰居其野虎豹為群於鵲與處 於讀曰烏 嘉命不遷 言守此一方 我惟帝 帝天帝也 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 簧在笙中 中心翔翔 憂無薄也 世民之子

唯天之望(所瞻望也) 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𪀚人疑說此鳥脫治不可知也) 己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溽音淑) 乃發憲命(憲謂法令) 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陵高平曰陸) 碩鳥物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群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 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勒猶勞也) 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旁同) 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翔猶遊也) 得獲無疆(無疆無限也) 鳥獸絕群(言取盡也) 六師

之人大叺九日乃駐于羽之□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云九十維物) 債車受載(債猶借也) 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十羽為箴百羽為縛十縛為緷見周官) 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辰天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驂一疋(驂驂馬也) 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守任備者) 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㮚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璁采(疑王名) 黃金之罌二九日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

□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壘) 閼氏胡氏(閼音遏) 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 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泉) 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 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䭫首(古稽字) 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𦬼柏曰鬲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 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

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飦獻酒于天子(諸飦亦人名音犍牛之犍) 天子賜之黃金之罌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之

穆天子傳卷第三終

穆天子傳卷第四

晉　河東郭璞註

明　新安程榮校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亦此類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為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重䍃氏之西疆疆界也丁亥天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䍃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也爰有荅堇祗謹兩音西膜之所謂木禾木禾穀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重䍃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䍃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傳曰贈我以璿瑰旋回兩音瑤亦玉名瑤音遙琅玕石似珠也琅玕兩音玪䃂无瓚皆玉名字皆無聞玪䃂音鈐瓚玗琪玉屬也其二音于徽尾無聞馬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出此山孟秋癸巳天子命重䍃氏共食天子之屬音共言不及六師也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䍃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䍃之人䑽鼠乃賜之

黃金之罌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裹篙箭桂薑百峭絲總雕官䑽鼠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䑽鼠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隻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䍃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𥨮銀采□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巳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號文山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遺口也

乃獻良馬十駟四馬為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子之豪馬豪牛豪猶髦也山海經云髦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尨狗尨尨茸謂猛狗或曰尨亦狗名豪羊似牛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峭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古驊騮字而左綠耳右驂赤驥古驥字而左白儀古義字天子主車造父為御𩣺𩣺為右次車之乘次車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一舉千里行如飛翔至于巨蒐之人𡚬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所以飲血益人氣力因具牛羊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爲湩音寒凍反以洗天子之足令肌膏滑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甲戌巨蒐之𡚬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精者爲英佝鎦骨𩪃珌佩百隻琅玕四十䰻𤇸十篋疑此紨葛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口乃賜之銀木𨱖采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𦉋𡚬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

紆之東尾尾山後也乃遂絕𧶄璽之谷已至于𩳁璃河之水北阿爰有𩖁溲之口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疑彙渠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鄘人鄘伯絜觴天子于澡澤之上䣛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辭去也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坂有長松孟冬壬戌至于雷

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音磬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命毛班毛班毛伯衛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口南征翔行逕絕翟道翟道在隴西謂截隴坂過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造

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邑成周也音纏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群王之山截春山以北截由沮也自群王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

里口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 所謂解毛之處 千有九百里口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 案山海經云群鳥所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即此大曠原也 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 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廟也 乙酉天子口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口羝之隊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隥 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 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𣎴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

于南鄭 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

穆天子傳卷第四終

穆天子傳卷第五

晉 河東郭璞註

明 新安程榮校

古文

寶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 今平陽濩澤縣是也音獲特 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口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 鄭有圃田曰云圃鄭謁告也 留昆歸玉百枝 留昆國見紀年 陖翟致賂 陖翟國姓國也 以詰其 音峻 良馬百駟 傳曰文馬百駟 歸畢之寶 畢國名言翟前取此寶也 以詰其成 成謂平也詰猶責也 陖子曷胡口東牡 夷狄有德者稱子曷胡名 見許男

于淯上 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淯水之所在音羽反 祭父以天子命辭曰 奉王 去茲羔用玉帛見 禮男執蒲璧許男欲崇謙故執羔也 許男不敢辭 命還取束帛加璧口毛公舉幣玉 毛公即毛班也 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淯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口也咎氏宴飲毋有禮 禮天子稱異姓諸侯為伯舅燕者私會不欲崇禮敬也管子曰伯舅無下拜字亦作男咎舊男也 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 禮記曰反坫出尊准兩君為好既獻反爵坫上出尊蓋此之類也坐之於尊邊使為酒魁欲以盡歡酬也 乃用宴樂 言曲宴也 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 稱駿者名馬也 許男降再拜空首 空首頭至于地周禮三日空拜 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

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制者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盡規度以爲苑囿地而虞守之也東至于房房房子屬趙國地有巏山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之藪南北五十□十虞東虞曰兔臺西虞曰櫟丘櫟今河南陽翟縣音櫟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十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離宮之名也以觀桑者桑採桑也詩云桑者閑閑兮乃飲

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人不得令妄斲犯桑木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囹天之詩詩頌有昊天子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天子命歌南山有蹝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乃紹宴樂紹繼也丁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今滎陽滎澤是乃奏廣樂季夏庚□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今之畜鶴孔雀馴者亦能應節鼓舞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

子司戎于□來虞人次御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孟冬鳥至鳥來翔也王目□弋下云王日諸侯姬姓姓女疑是婦官也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萑萑葦之藂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飲食者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謂剝伐之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邴鄭邑也音丙與井公博三日而決疑井公賢人而匿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辛丑塞或不如故進爲塞也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圖以避暑遠方□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音勒乃載之神人

□之能數也有道數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樂之愛其術也命爲□而時□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乎葭中葭屮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此之謂也天子命之爲柙柙檻也論語曰虎兕出於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成皋縣是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爾雅曰畋獵齊足尚疾也歸之太牢牛羊豕爲太牢奔戎再拜𩒨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蠹書于羽林謂暴書中蠹蟲因云蠹書也季

秋□乃宿于房畢人告戎告戎難也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念音捻霍侯舊告薨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荊丘君舉必書荊音靳□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遣其靈鼓乃化爲黃蛇周禮曰靈鼓四面洪範所謂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從失鼓而擊鼓也鼓在地下馬道從也韓非曰道南方來也乃樹之桐因以樹梧桐桐亦響木也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宜以攻戎以爲琴則利□于黃澤東遊於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回曲地名也廢□使宮樂謠宮樂典樂者曰黃之

池其馬歕沙歕鶴也音問切皇人威儀威長也黃之澤其馬歕玉皆諸侯辭皇人受穀穀生也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啟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啟母在此山化爲石而夫啟亦登仙故其上有啟石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乃□于啟室似謂入啟室中天子筮獵苹澤苹音辭其卦遇訟䷅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繇爻辭音胄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水性平而天無私兵不曲撓而戎事集也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綿紵三十篋綿葛精者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謂重陰因以紀也天子乃

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猶愍也曰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九域之道里也左傳曰經啟九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辟君冢卿宰皇我萬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恆念之也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窮困也今無有皎者鵅鵅鳥名皎白貌音路翩翩其飛言得意也嗟我公侯□勿則遷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冢卿皇我萬民□勿則遷居樂甚寡言守一居少樂不如遷土居無求安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人也天子曰余一人則淫淫于遊樂不皇萬民□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

塗山羿有窮氏帝善射者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疑今西安縣十里九坂也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陽□過于靈□井公博穆王往友顧從井公博遊明其有道德人也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爲之石主而□寘軨即軨坂也今在河東大陽縣傳曰入于寘軨顛軨二音于洹水之陽今之洹津也在河東河北縣音項胆之胆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第五終

穆天子傳卷第六

晉　河東郭璞註

明　新安程榮校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閒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此徒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建也觀闕字多不可推考耳）巳巳天子□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菅子曰菹萊之藪令吳人呼田獵草草地爲菹者且）於是白鹿一牾棄□爲逸出走（言突圍出牾觸也或曰所驚麋迯獵驚也）天子乘渠黃之乘□爲（自此巳上疑說遂得鹿之狀）天子丘之（丘謂爲之名驚方言耳）是日五鹿官

人之□是丘□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漯水今濟陰漯陰縣音沓）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事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晉文公所一食於野人處者也）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廣樂（大謂盛作之也）是曰樂人（亦以紀之）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柏之子也（盛國名疑上說姬事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者爲諱之盛諱滅同姓者）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今盛姬爲姬姓之長位位在上也）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爲盛姬築臺也）是曰重璧之臺（言臺狀如壘璧）戊寅天子東狃于澤中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風寒得疾）

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以名澤也）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得之速也傳曰何其給也）是曰壺𨋽（壺器名𨋽音遄速也與遄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上疑說盛姬死也）是曰哀次（哭泣之位次）天子殯盛姬于穀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此者漢氏亦所在有廟焉）□壬寅天子命哭（令群臣大臨也）啓爲主（爲之喪主即下伊扈也上旁疑爲闕獨出稱也）祭父賓喪（賓贊禮儀）天子王女叔㛃爲主（叔㛃穆王之女也音節）天子□賓之命終喪禮（令持喪終禮也）於是殤祀而哭（殤未成喪盛姬年小也）內史執策（所以書賵贈之事內史主册命者）官人□丌職曾祝敷

筵席設几（敷猶鋪也周禮曰喪事仍几）盛饋具（饋具奠也）肺鹽羹（肉也音以音行）胾（大臠）脯棗醷（湃清也音移）醢（肉醬也）魚腊（魚乾）糗（寒粥也）韭（韭菹）百物（言備有也）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敦似盤音堆）器（雜器皿也）曾祝祭食（禮雖喪祭皆祭食示有所先也）進肺鹽祭酒（以肺擩鹽中以祭所謂擩祭也禮以肺見少牢饋食也）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獻女主叔㛃叔㛃拜受祭□祝報祭觴大師（樂官）乃哭即位（就喪位也）畢哭內史□策而哭（策上宜作讀既夕禮曰主人之史讀賵是也）曾祝捧饋而哭（捧兩手持也）御者□祈而哭（侍御者禮曰御者入浴）抗者觴夕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小臣四人抗衾也）

佐者承斗而哭佐飲者也斗斟水杓也佐者佐飲食者衣衾佩口而
哭樂口人陳琴瑟口竽疑竽上宜作笙笙亦竽屬籥籥如笛三孔筱今戟吏所
吹者筦筦如併兩筦音管而哭百口衆官人各口其職事以哭
百衆猶百族也曰士女錯踊九口乃終錯互也哭則三踊三哭而九踊所謂成躍
者也喪主伊扈哭出造舍倚廬也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
之佐者哭佐飲者也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皆佐者主爲之衆宮人
各口其職皆哭而出事畢井利口事後出而收井利所以獨後
出者與喪祭器物收斂之也或曰井利稽慢出不及輦故收斂之癸卯大哭殤祀而
載載祖載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

乃命盛姬口之喪視皇后之葬法視猶比也亦不拜後于
諸侯疑字錯誤所未詳也河濟之間共事供給事也韋穀黃城三邦
之事輦喪輦謂挽輴車發三國之衆以示榮侈七萃之士抗者即車舉棺
以載事曾祝先喪導也大匠御棺爲棺御也周禮曰喪祝爲御禮記曰諸侯御柩
以羽葆謂在前爲行止之節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禮
記日月爲旂常亦通名鼓鐘以葬龍旗以口鳥以建鼓獸以建
鍾龍以建旗日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鍾旗
口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行行伍擊
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令盡來也擊鍾以止哭彌旗以節

之爲節言節彌猶低也日口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
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子孫倍之倍倍列位也諸侯屬子宗屬群子
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
子弟倍之盛姬之族屬也執職之人倍之執職猶執事也百官衆人
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爲一
倍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嬖人王所幸愛者王臣姬姓
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爲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宮官人倍之宮官爲內也
宮賢庶妾倍之庶妾衆散妾也哭者五倍踊者次從以次相從曰
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鍾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御棺不得

下也曾祝哭于喪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
踊而行五里而次次猶止也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
于重璧之臺三十里爲舍也傳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駐也天子乃周姑
繇之水以圜喪車決水周繞之也繇音遥圜音員是曰圜車以號水也曰
殤祀之於此復祭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是也
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不豫辭病也尚書曰
武王不豫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
曹侯不進再拜勞之問勞之也侯不答拜謙不敢與太子抗禮邢侯謁哭
于廟謁告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儐相北

向而泣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與太子拾踊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雖弔異而禮同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返舟歸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義所未聞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喪廢禮曰天子出憲憲命以或褸賵此以上以說賵贈事衣物曰褸音遂癸丑大哭而口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日于大次傳三日也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送葬之物具備壬戌葬史

錄繇鼓鍾以赤下棺窆也七萃之士口士女錯踊九口喪下下謂入土昧爽天子使嬖人所愛幸者贈用文錦明衣九領謂之明衣言神明之衣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變裳裳名也女主叔㜏贈用茵組茵褥百嬖人官師畢贈言畫有褸賵也官師群士畢也禮記曰官師一廟神次也井利乃藏藏之於墓所報哭于大次報贈反也大次有次祥祠口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遣歸爲盛姬謚曰哀淑人恭人短折曰哀天子丘人爲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㜏思哭思哭盛姬是曰女㜏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

丘巳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未詳所云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於因氏國名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長千里生海邊謂此木類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口祥祀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終喪于嚣氏服闋已卯天子西濟于河嚣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地名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未忘也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於野王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于兩栢之

下有兩栢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闕此言愈更增感也是日輟已未乙酉天子西絕鈃隥即鈃山之坂一云癸巳遊于井鈃之山吉日癸巳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盐盐盬池今在河東解縣盬音古已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今軨橋西南懸絕中央有兩道乃宿于虞虞國名今太陽縣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第六終

錢塘郭志學寫

古今註卷目

古今注上

崔豹 字正熊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灋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灋中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灋也（馬鈞曹魏時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灋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焉

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

鍠秦改鐵鉞作鍠始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

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

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而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

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玄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亦以騏驎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燕乙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穫衣厮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穫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韝加穫衣以見武帝厨人之服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戸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戸竈置一伯故戸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戸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戸伯服赤幘纁衣素韎弁之遺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乗輿用四謂爲䡅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也

伺風鳥夏禹所作也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翣

即緝雉羽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乗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無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制也長扇

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閲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乗御焉漢因而不改

漢舊制乗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與乗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特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緑綬三采緑紫紺淳緑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授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玦云千石六百石黑

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緌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紱長一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

帢魏武帝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又作五色

幘以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謂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繒也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奏劾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皃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之遺象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焉

舃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舃凡舃色皆象於裳

屐者屩之不帶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五明扇舜所作也旣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劒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劒長七尺漢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劒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寶劒捨舊劒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劒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劒便

謂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壝埒以畫分界域也

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陳也店置也

罘罳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内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

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

廟者皃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皃也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拘攔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拘攔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

古今注上

崔　豹　字正熊

音樂第一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爲尹更生之妻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

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爲吏追乃奔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焉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

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

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烱戒也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

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所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

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後還用七絃

鳥獸第四

楊白鷺也似鷹尾上白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啖蛇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鳧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皆銷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餘者

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猿五百歲化爲玃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吐綬鳥一名功曹

驢爲牡馬爲牝生騾騾爲牝馬爲牡[illegible]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兎躡景犇電飛翮銅爵最鳧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疋鳥

兎口有缺兎有九孔

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麞一名麕青州人謂麕爲麞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鷰一名天女又名名鷙鳥

鵲一名神女

鴝鵒一名鳲鳩

烏一名孝鳥一名玄鳥

雞一名燭夜

狗一名黃耳

猿一名參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灯一作腐)草爲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螜(胡卜切)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泅不能窮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絶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集則頭垂故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蟚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劒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云

長蚑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蚑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一本作豹子）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蛩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紡緯

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蝘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者善螫人一名玄螈一曰綠螈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群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

魚子曰鱦亦曰鯤亦曰鮇言如散稻米也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蜣蜋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蛣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蝸牛陵螺也形如蟪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蝸殼宛轉有文章紋轉爲結似螺殼文名曰螺縛童子結髮亦爲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

白魚赤尾者曰魟（紅）一曰魧或云雌者曰白魚

雄者曰鰦魚子好群泳水上者名曰白萍

蝦蟇子曰蝌蚪一曰玄針一曰玄魚形圓而尾大尾脫即腳生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曲事小吏）

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黒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騏黄鯉爲黄雉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

里眼爲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爾見人良久乃入水中

鼃名玄衣督郵　鼈名河伯從事

江東呼青衣魚爲婢鱝呼童子魚爲土父呼鼉爲河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古今注中

古今注下

崔　豹　字正熊

草木注第六

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移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

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任矢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也

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絲折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

翳或作翳翳木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文木也

紫梅木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

登豆一名治登葉似葛而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登拔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啗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狸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也

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華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莖葉不殊但花色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莖多花叉者至百葉

芡雞頭也一名鴈頭一名芰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饑也

萬連葉如烏翅一名烏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為仙人花一名連纈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酲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石一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為棗杍實為豫桑實為椹楮實為任

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

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稻之黏者爲黍亦謂稌爲黍

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穄亦曰黃黍

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荼青者爲青荼亦謂紫色者爲紫蓼青色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高或作馬）

蒜卵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林簞幕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亦呼之爲大蒜

揚州人謂蒻爲斑杖不知食之

荆楊人謂葅爲韱

蘘荷似葍苴而白葍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

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爲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即今所謂紅藍也

苦蔵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裹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裹青赤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雜注第七

孫亮作流離屏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二十種

魏武帝以馬瑙石爲馬勒車渠爲酒椀

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

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

長安婦人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梁冀改驚翠眉爲愁眉

魏宫人好畫長眉令多作翠眉驚鶴髻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鷩帆曹真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魏文帝宫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眇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絶

問答釋義第八

程雅問董仲舒曰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懽合懽則忘忿

程雅問拾爐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寶(一本作實)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黄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群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妄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

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

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illegible]下重如繁露也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也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為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

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也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古今注下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博物志

博物志卷第一

晉司空張華茂先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地理略自魏氏目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部

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姦城也

中國之城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東至蓬萊西至隴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堯舜土萬里三代時七千里亦無常隨德優劣也

堯別九州舜為十二

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吳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周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荊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魏前枕黃河背障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池之淵也

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㶟之流飛狐井陘之險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

至于穎陽涿鹿之野

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

塞險陸相乘也

海而東通于九夷西界代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

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埜廣

土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迫睢過有孟豬之澤碭山之塞也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爲鄰五嶺已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

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

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治山高海深險絕之國也

衛南跨于河北得淇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

山

讃曰

地理廣大　四海八方　遐遠別域　畧以難詳

侯王設險　守國保疆　遠遮川塞　近備城隍

司察姦非　禁禦不良　勿恃危阨　恣其淫荒

無德則敗　有德則昌　安屋猶懼　乃可不亡

進用忠良　社稷永康　教民以孝　舜化以彰

地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足

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帝而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後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注焉

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舉

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

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無所覩也

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艸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

山

五嶽華岱恒泰嵩

按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盡也

石者金之根甲石精流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

水

漢北廣遠中國人尠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余聞北海言蘇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邇抵一池號北海蘇武牧羊常在于是耳北地見有蘇武湖非北溟之海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

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窮斷金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絕也

史記封禪書云威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言先有至之者其鳥獸皆白金銀爲宮闕悉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四瀆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栢入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涪尾沔出月台沃出太山水

有五色有滑有清汝南有黃水華山有黑水泲水
淵或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澤通氣以興雲氣觸
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駭於河以處也

山水總論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賞封內名山者通靈
助化位相亞也故地動臣叛名山崩王道訖川竭
神去國隨已亡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誠
也澤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
別大亂之徵也
援神契曰五嶽之神聖四瀆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
應天漢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
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五方人民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蛇
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
以為珍味不覺其膻也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
高陵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
下中之高則產好人

居無近絕溪群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
也
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荊南諸
山郡東多此疾瘇由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
縣偏多此病也（盧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吳楚無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尤無此病也）

物產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生金有穀
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為車馬中芝

爲人形下芝爲六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和氣相感則生朱艸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出大貝海出明珠仁主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名山大川孔穴相内和氣所出則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龍靈龜行於穴中矣

神宮在高石沼中有神人多麒麟靈芝之神艸有英泉

飲之服三百歲乃覺不死去琅琊四萬五千里

三株樹生赤水之上

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多人蛇爲人害不得居也

博物志卷第一終

博物志卷第二

外國

夷海内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渚沃之埜鸞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白民國有乘黃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艸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

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

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爲三苗國

驩兠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兠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

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厭光國民光出口中形盡似猿猴黑色

結胸國有滅蒙鳥奇肱民善爲拭扛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

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
萬三千里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埜防風氏後到
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
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
山之戮見禹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
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
不死之艸是爲穿胸民

交趾民在穿胸東
孟舒國民人首鳥身其先主爲霅氏訓百禽夏后之
世始食卵孟舒去之鳳凰隨焉
畢人
河圖玉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
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二
丈五尺
禹致　臣下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其骨專車
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
迹六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
三丈時舍神霧
日東北極人長九丈
東方有螗螂沃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遠夷
之民雕題黑齒穿胸儋耳大足岐首
子利國人一手二足拳反曲
無啓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
化爲人細民國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爲人皆穴居

處二國同類也
蒙双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北埜相
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艸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
二頭四手足爲蒙双民
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
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
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
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嘔絲之埜有女子方跪據樹而嘔絲北海外也
江陵有猛人能化爲虎俗又云虎化爲人好著紫葛
人足無踵
日南有野女群行見丈夫狀晶目裸袒無衣褌

異俗

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同居周曰既其母爲鬼妻則其爲鬼子亦合棄之矣是以介蟲夷于禽獸大豕一等矣禽獸大豕之徒猶應乃然也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爲孝也

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之即煙上謂之登遐然後爲孝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中國未足爲非也此事見墨子周曰用曰此事屬我佛國之法宜如是乎中國之徒亦如是也

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取養之沈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

毋丘儉遣王頎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沈海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燋銅爲鏑塗毒藥于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腹脹沸爛須臾肌肉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豬犬者無恙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燋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便鑿

取以爲箭鏑

景初中蒼梧吏到京云廣州西南接交州數郡桂林晉興寧浦間人有病將死便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復撲殺有斗斛而來者如風雨前後相尋續不可斷截肌肉都盡唯餘骨在更去盡貧家無相纏者或殯殮不時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則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惡梓木氣即以板鄣防左右弁以作器此蟲便不敢近也入交界更無轉近郡亦有但微少

耳

異產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閒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

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

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月乃歇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于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膠為水注斷弦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脂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魏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四年獻三斤

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盆蓋井上煮鹽得鹽入于家火即滅訖今

不復燃也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

徐公曰西域使王暢說石流黃出足彌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黃數十丈從廣五六十畝有取流黃晝視孔中上狀如煙而高數尺夜視皆如燈光明高尺餘暢所親見之也言時氣不和皆往保此山

博物志卷第二終

異獸

漢武帝時大苑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欲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脣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起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帝車軛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無鳴吠

九守有神牛乃生谿上黑出時共鬬即海沸黃或出鬬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則霹靂號曰神牛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真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空艸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矣

越巂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日肉生如故

大宛國有汗血馬天馬種漢魏西域時有獻者

文馬赤鬣身白似若黃金名古黃之乘復薊之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玃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

相引故不免此得男子氣自死故取女也取去爲室家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猳玃化之子孫時時相有玃爪者也

小山有獸其形如鼓一足如蠡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轅見之者霸

猩猩若黃狗人面能言

異鳥

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䖝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

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樹去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蠏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爲越祝之祖

異蟲

南方有落頭蟲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之爲其飛因晩便去以耳爲翼將曉還復著體吳時往往得此人也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鸂鶒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盧氏曰以雞腸草擣塗經日即愈周日用曰[illegible]感異聞以霹靂木擊鳥影其[illegible]木嘗試以是類之必有之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蜇螫嚙艸木以泄其氣艸木即死人樵採設爲艸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毒甚于蝮螫謂之蛇迹也

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頭至觸其中則兩頭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異魚

南海有鰐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東海中有牛體魚其形狀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水去則毛伏

東海蛟錯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腸尋復出

吴王江行食鱠有餘弃于中流化爲魚今魚中有名

吴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鱠形

廣陵陳登食鱠作病華佗下之鱠頭皆成蟲尾猶是

鱠

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從廣數尺方員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藏衆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煮食之

異艸木

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艸

海上有艸焉名篩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俗名曰

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篩音師

堯時有屈佚艸生于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艸

右詹山帝女化爲詹艸其葉鬱茂其華黃實如豆服者媚于人

止些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江南諸山郡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椹食之有味而忽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著之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即愈

博物志卷第三終

博物志卷第四

物性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皆此類咸卵生影伏

白鶂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

兎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未見也

大腰無雌龜鼉類也無雄與蛇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類也取

桑蟲即阜螽子咒而成子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是也

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爲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鳥雌雄不可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二足而翼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鵲巢門戶背太歲得非才智也

鸐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遂餓死時魏景初中天下所說

鸛水鳥也伏卵時卵冷則不沸取礜石用繞卵以時助燥氣

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龜三千歲旋于卷耳之上

屠龜解其肌肉唯腸連其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一鳥往食之則爲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遇祇蚍復續

蠐螬以背行快于足用

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鵒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鵒來巢記異也

橘渡江北化爲枳今之江東甚有枳橘

百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

物理

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淮南子云未詳其法

麒麟鬬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嬰兒號而母乳出

蠶咡絲而商弦絕

莊子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積艾艸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煎麻油水氣盡無烟不復沸則還冷可水手攪之得水而焰起散卒不滅此亦試之有驗

庭州灞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則不漏

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物類

燒鉛錫成胡粉猶類也燒丹朱成水銀則不類物同類異用者

石 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真者

武夫怪石似美玉　蛇牀亂蘼蕪

薺苨亂人參　杜衡亂細辛

雄黃似石流黃　鯿魚相亂以有大小相異

敵木亂門冬　百部似門冬

房葵似狼毒　鉤吻草與荇華相似

拔揳與萆薢相似一名狗脊

藥物

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

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芎藭

菊有二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中食

埜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

地黃藍首斷心分根葉種皆生女蘿寄生兎絲兎絲寄生木上生根不着地

槿花朝生夕死

藥論

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病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神農經曰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殺人一曰鉤吻盧氏曰陰地黃精不相連根苗獨生者是也二曰鴟狀如雌雞生山中三曰陰命赤色著木懸其子生山海中四曰內童狀如鵝亦生海中五曰鴆羽如雀黑頭赤喙六曰蟾蜍生海

中備曰蜥雌曰蜴也

神農經曰藥種有五毒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霍汁解之三曰藜蘆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解之五曰班貓戎鹽解之毒菜害小兒乳汁解

多食飲二升

食忌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榆則眠不欲覺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飲真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肌肥麤燥

食蕎麥令人骨節斷解

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

人食冬葵為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藥術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塗鬚鬢不白涂訖着油單

裹令温煖候欲燥未燥間洗之湯則不得着晚晚則多折用煖湯洗訖澤塗之欲染當熱洗鬚鬢有膩不着藥臨染時亦當拭鬚鬢燥温之

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熱地遍蹋之朝種暮生遠不過經宿耳

陳葵子秋種覆盖令經冬不死春有子也周日用曰愚聞熱地植生葵蘭好合汁煎蒔于其上以盆覆之即時可待又以變白牡丹為五色皆以沃其根以紫艸汁則變紫紅花汁則變紅坊人試之甲可此出爾雅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着濕地生羅勒

蟹漆相合成為神仙藥服食方云

戲術

削木令圓舉以向日以艾于後承其影則得火

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說者此未試

神農本艸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𣪏黃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着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

成

燒白石作白灰既訖積着地經日都冷遇雨及水澆

則更燃煙焰起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戸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門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冶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唯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奏漢武帝試之有驗

取鼈挫令如碁子大擣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地中經旬臠臠盡成鼈也

博物志卷第四終

博物志卷第五

方士

魏武帝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四方之術士如左元放華佗之徒無不畢至周日用曰曹雖好奇而心異道如何招引方術之人乎如左元放術兼升殺者若非變化奚至滅身故有道者不合親之矣既要試術則可乎

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黨王真　隴西封君達

甘陵甘始　魯女生

譙國華佗字元化　東郭延年

唐霅　冷壽光

河南卜式　張貂

薊子訓　汝南費長房

鮮奴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

陽城郤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戸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周禮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魏時方士甘陵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善辟穀不食悉號二百歲人甘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于魏不使遊散甘始老而少容甯于建安問其所行始言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于南海作金投數萬斤于海又取鯉魚一雙鯉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與藥者已熟而食言此藥去此踰遠萬里已不可行　不能得也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與養性法即可倣用大略云體欲常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捐喜怒除馳逐愼房室春夏泄瀉秋冬閉藏詳別篇武帝行之有效

文帝典論曰陳思王曹植辯道論云世有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儉善辟穀悉號二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爲調笑不全信之然嘗試郄儉辟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左慈脩房中之術善可以終命然非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王使郗孟節主領諸人

近魏明帝時河東有焦生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燋入水不凍杜恕爲太守親所呼見皆有實事周日用曰焦孝然遇河枯[illegible]大寒卧冰人以爲死而視之蒸氣于[illegible]器[illegible]發色時或折薪惠人而已故魏書云自熟至以來人而已

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者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仙因與家人辭訣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仙去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周日用曰豈惟二子乎

桓譚新論說方士有董仲君罪繫獄佯死臭自陷出既而復生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艸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艸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周日用曰艸既殺人仍無益壽者則殺人須驗則益壽不可信矣

左元放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勻必生熟挼之令有光煙氣徹豆心內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頓服訖其魚肉菜果不得復經口渴即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十數日後體力壯健不復思食

廢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損之盛豐欲還者煮葵子及脂蘇服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盡而以實物腸塞則殺人矣此未試或所以然閒日用由太喎參黏餅炙餅令熟即舍之以意量多少即食之如常渴即飲

孔子家語曰食水者乃耐寒而苦浮食土者無心不息食木者多而不治食石者肥澤而不老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仙傳曰雖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鍾焉

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所食逾少心開逾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損焉

辨方士

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思□□曰漢書云淮南自刑蓋不然乎得道輕舉非虛事也至今雞揚肉馬迹猶在且因與八公同處皆上昇真人耳淡道德昔淮南被之事光恒行陰德好書數不畫八佩壯有內書言神仙黃白之術太亦事遠矣古今書傳多載仙真者處帝上公侯廢萬擬而集其道故鬻而不書帝者測不可據而云三百歲後西遊流沙不知所之使書云蜀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昇此外歷代史籍未嘗言也

鉤弋夫人被殺于雲陽而言尸解柩空周月用日史云夫人被大風拔樹揚沙揚石亦不云尸解飛空

又典論云議郎李覃學郄儉辟穀服茯苓飲水中寒泄痢殆至殞命軍祭酒弘農董芬學甘始鴟視狼顧呼吸吐納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道之術閹豎真無事于斯而逐聲若此

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竝爲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秘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

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也周日用曰神仙之道豈之謂一朝一人而可得而白者也仍須有分骨勝者應須有骨分可偶然而得故也

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山君以爲性耐寒暑桓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前者已述焉

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誇大者爲之楊雄又云無仙道桓譚亦同

博物志卷第五終

博物志卷第六

人名攷

昔彼高陽是生伯鯀布土取帝之息壤以填洪水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閎夭太顛

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曾參字敬伯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古之善射者甘蠅蠅之弟子曰飛衛

平原管輅善卜筮解鳥語

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葉字長緒即正宗父正宗即輔嗣兄也初粲與族兄凱避地荆州依劉表表有女表愛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謂曰君才過人而體躁非女壻才凱有風貌乃妻凱生葉即女所生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群群子泰四世于漢魏今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人爲

其語曰公衝卿卿衝長

文籍攷

靈人制作曰經賢者者述曰傳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郡守玄是此郡人故以爲敬

何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又不能解者或荅云休謙詞受學于師乃宣此義不出于已此言爲允

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周易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作周日用月禮記疏云第一是呂不韋春秋明呂

傳物志 [illegible]蔡邕云[illegible]之許也

誌法司馬法周公所作

余友卜孫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傳爲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直學筭過魯國見郡殿賦之還歸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餘也

地理攷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秦爲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

于宜春宫在杜城南三里葬于旁

周時德澤盛蒿、以爲宫柱名曰蒿宫

姜原祠在壩城□丈西南三十里

盜跖冢在大陽縣西

趙鞅冢在臨水縣西

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丈水背陵鄣使東西流又此山名運取大石于渭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堰土屋其餘功力皆如此類盧氏曰秦氏奢侈自知葬用珍寶多藏高作陵以山若從鄰發也高則難上固則難攻此殯于衛之時發其陵未詳與至棺否

博物志

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于行次爲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去佳加水變雒爲洛焉

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荊州圖經曰湘君所遊故曰君山

南荊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有一柱衆木皆拱之

典禮攷

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漢承秦群臣上書皆曰昧死言
王莽盜位慕古法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
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公女
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紀又
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亦可復欲申之鍾繇王朗不
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建私議各有彼此
多云時未可復故遂寢焉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輅各一玄牡二駟二袞冕之服
赤舄副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
納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九秬鬯一卣珪瓚副之

樂攷

漢末喪亂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舊法
始後設軒懸鐘磬至于今用之于夔也

服飾攷

漢末喪亂絕無玉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于王粲
古者男子皆絲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無幘故雖凶

事皆著冠也
漢中興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
魏武帝造白帢于是遂廢唯二學書生猶著也

器名攷

寶劍名鈍鉤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五劍皆歐冶子所
作龍泉太阿上市三劍皆楚王者
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子作干將陽龍文莫邪陰
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夫妻共喜作劍也）
亦刀周之寶器也

物名攷

古駿馬有飛兔腰褭
周穆王八駿 赤驥 飛黃 白蟻 華騮 騄耳
騧騟 渠黃 盜驪
唐公有驌驦
項羽有騅（周日用曰曹公有流影而呂布有赤兔皆後來之良駿也）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晉靈公有畜犬名獒

韓國有黑犬名盧
宋有駿犬曰䳒
犬四尺爲獒
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
徐州人謂塵土爲蓬塊吳人謂跋跌

博物志卷第六終

博物志卷第七

異聞

有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爲河伯豈道同哉
仙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
夏桀之時爲長夜宮于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
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塡此宮谷又云石室
瑶臺關龍逄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
亡我則亡以爲龍逄妖言而殺之其後復于山谷

下作宮在上耆老相與諫桀又以爲妖言而殺之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
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于馮夷曰何者
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于是費昌徙疾
歸殷
武王伐紂至盟津渡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
風波立霽
晉陽公與韓戰酣而日暮援戈麾之日返三舍
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

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是毀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昔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脩德使吏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二人怒公謂太公之神晏子謂宋祖湯與伊尹也爲言其狀湯皙容多髮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怒散軍伐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弃之水濵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濵得所弃卵啣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沸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見云狗壟偃王既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乘驛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走渴飲水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而死棄其策杖化爲鄧林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壁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劒擊鮫皆死既

渡三投壁于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荊軻字次非渡鮫夾船次非不走斷其頭而風波靜除（周日用曰余嘗行經荊將軍墓墓與羊角哀冢鄰昔安伯施云爲荊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地在苑陵之源亦見其墓碑將軍名軻次非字也）

東阿王勇士有蕃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沈訢朝服拔劒二日一夜殺二鮫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

吳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石字）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衛靈公葬得石椁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壟非寳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

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卒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見述異記

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聞之于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息女年四歲病歿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同墟入採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

京兆都張潛客居遼東還後爲駙馬都尉關內侯表言故爲諸生太學時聞故太尉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民爭取之即爲一員石言縣府顥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于官庫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景寧元年南陽郡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代城始築立板榦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于澤中自立結草爲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里爲九門故城處爲東城

七卷終

博物志卷第八

史補

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也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處士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彊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

于闕間梓化為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于殷自發之生于今十年商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蝗滿埜日之出地無遺照乎

武王伐殷舍于幾逢大雨焉華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于牧野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于民遠于佞近于義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郊域康阜萬國之休靈始明元服推遠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歲歲與天無極

右孝昭周成王冠辭

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綠繩縈而劫之

請雨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

物群生咸得其所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問于鄹曼父之母乃合葬于防防墓又崩門人後至孔子問來何遲門人實對孔子不應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修墓蔣濟何晏夏侯玄王肅皆云無此事注記者謬時賢咸從之周日用曰四十言無者後有何神而迹之在愚所見甚不之若夕山紙在興梁紋林合而生事多隱之況我宣白宗文亡死既隱何以知之非問曼父之母安得合葬于防也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

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
時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
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
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
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詰兩小兒曰孰
謂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用曰且當時對熱者炎氣直下也譬猶火氣直上而兩旁者其炎涼可恐耳足明初出近而當中遠矣豈聖人對乎）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
說之乃止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
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盧氏曰以其時非涕故孔子泣而感之麟口吐三策蓋天使報聖人）
左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
于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
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
遣之為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
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于是衆雞悉鳴遂歸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條為竿剖粒為餌
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
申竿不撓
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旨於一日遂辭歸秦青
乃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
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
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
三日不絕左右以其神猶上過逆旅凡人辱之韓
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
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芳燔林煇赫百里有
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
以為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
入火其人曰奚物為火襄子曰不知也魏文侯聞
之問于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
子和者同于物物無得而傷閡者遊金石之間及
蹈于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

刳心知去商未能也雖試語之而卽瞑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爲之侯不悦

更羸謂魏王曰臣能射爲虛發而下鳥王曰然試可于此乎曰閒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使葬

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爲之貫日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

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沙往外國

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于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楚熊渠子夜行射寢石以爲虎伏矢爲没羽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于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烏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爲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

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至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博物志卷第八終

博物志卷第九

雜說上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黃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

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勝其樂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

云昔者玄都賢鬼神道廢人事其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

榆罔氏之君孤而無徒曲沃進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怨而生變有巢氏以亡昔者清陽強力貴美女不治國而亡

昔有洛氏宮室無常囿池廣大人民困匱商伐之有洛以亡

神仙傳曰說上據辰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傅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箕子居朝鮮其後伐燕之朝鮮亡入海為鮮國師兩妻墨色珥兩青蛇蓋勾芒也

漢興多瑞應至武帝之世特甚麟鳳數見王莽時郡國多稱瑞應歲歲相尋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多無實應乃使人猜疑

子胥伐楚燔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鐘

蓍一千歲而三百莖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蓍末大于本為上吉筮必沐浴齋潔食香每日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龜亦然明夷曰昔夏后筮乘飛龍而登于天而牧占四華陶陶曰吉昔夏啟筮徙九鼎啟果徙之

昔舜筮登天為神牧占有黃龍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牧占蓍老蓍老曰吉桀筮伐唐而牧占熒惑曰不吉昔鯀筮注洪水而牧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

後

蓍末大于本爲上吉次蒿次荆皆如是龜蓍皆月望浴之

水石之怪爲龍罔象木之怪爲䖔蜽土之怪爲羵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鬬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著地及艸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咤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今人梳頭着脫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于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上風來則反矣

春秋書鼷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博物志卷第九終

博物志卷第十

雜說下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着壻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映祥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周日用曰知女則可依夫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定妊年日月與受胎時日算之遇奇則為男遇偶則為女知為女胎即可依法

婦人妊身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射鳥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盧氏曰子之得清純湛液則生仁聖調錯亂之年則生貪淫子因母氣也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兎肉又不可見兎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異說云瞽叟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安在有胎教也盧氏曰夫甲及寅年生者聖以年在歲德在甲寅之年生者則然矣亦由天生也亦由父母氣也古者元氣清故多聖今者俗溷濁故無聖人也

豫章郡衣冠人有數婦暴面于道尋道爭分銖以給其夫輿馬衣資及舉孝廉更取富者一切皆給先者雖有數年之勤婦子滿堂室猶放黜以避後人

諸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蠟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

遠方諸山蜜蠟處以木為器中開小孔以蜜蠟塗器內外令遍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三兩頭著器中蜂飛去尋將伴來經日漸益遂持器歸

人藉帶眠者則夢蛇

鳥銜人之髮夢飛

王爾張衡馬均昔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人以冷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味此事未試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即愈湯亦作酒氣味也

昔劉玄石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

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于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查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人有山行墮深澗者無出路饑餓欲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饑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啖滋味百餘日中復本質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而其上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狀如飛仙遂絕迹谷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為仙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長生意其人疑必以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揭山艸伐木至山頂觀之遥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耳如鐵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巳成封有蟒開口廣丈餘前後失人皆此蟒氣所噏上于是此地遂安穩無患

博物志卷第十終

羣輔錄總目

漢三姝　五龍

二龔　二唐

五侯　二仲

二十八將　三達

八使　韋氏三君

楊氏四公　袁氏五公

五處士　六孝廉

三君　八俊

八顧　八及

八厨　三君

一十四賢　三明

三義　八龍

五龍　京兆三休

魏文四友　竹林七賢

吳八絕　中朝八達

河東八裴　琅琊八王

五世盛德　八儒

三器

目錄終

羣輔錄

晉　陶潛著　武林徐仁毓閱

明由曉升級（宋均曰級等差政所先後也）必有受稅俗（宋均曰受賦稅一作及徭役所宜爲也）成博受古諸（宋均曰古諸侯職等也）隕丘立受延嬉（宋均曰延嬉長壽興也主受此錄也）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所生出洛地所主也）

金提（一作堤）主化俗（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鳥明主建福（宋均曰福）視默主災惡（宋均曰爲民除災害也）紀通爲中職（宋均曰科民也日爲田主主內職也）仲起爲海陸（宋均曰主平地兼統海也）陽侯爲江海（宋均曰主江海事一本作江湖）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宓戲不及燧人故增二佐出世人所生也）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能決理是非也）天老受天籙（宋均曰籙天教命也）五聖受道級（宋均曰級次序也）知命受糾俗（宋均曰糾正也）窺紀受變復（宋均曰有變能補復也）地典受州絡（宋均曰絡經絡也）力墨受準斥（宋均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曰燧人四佐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　該　脩　熙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見左傳蔡墨辭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卽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侯鄭玄云堯旣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見鄭尚書注

伯夷爲陽伯（樂舞侏離歌曰招陽）　羲仲之後爲羲伯（樂舞鼚哉歌曰南陽）　棄爲夏伯（樂舞武漫哉歌曰析虞一無武字）　羲叔之後爲羲伯（樂舞將陽歌曰朱華）　咎繇爲秋伯（樂舞蔡俶歌曰零落）　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朱干歌曰歸來）　垂爲冬伯（樂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縵）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旣卽位元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鄭玄云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後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

讙兜　共工　鯀　三苗

右四凶

蒼舒　隤敳　檮戭　大臨　龍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禹作司空　棄作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作朕虞　垂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　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

雄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或云不識）　秦不虛（或云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歜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

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九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爲七子與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皐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皐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

伯夷　禹　稷

右三后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漢太尉楊賜曰昔三后成功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見尚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

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業

閎夭　太公望　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閎夭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孔子曰文王有四臣其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隣也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

右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鄭玄以爲成王時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叔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郕叔處　康叔封　聃季載

一本無郕叔處有毛叔聃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見史記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　閎公

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文母（太姒也）

右周十亂見論語其四人已列四友

忝公牙　吳班　孫尤　夫人冉贇　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焉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迺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三十七年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耳憑五臣

奄息　仲行　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之爲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　子西賦黍苗（子駟子）　子產賦隰桑（子國子）　公孫段賦桑扈（子豐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良孫子耳子）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子蟜子）　印段賦蟋蟀（子印孫子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印遊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仕鄭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后亡乎及諸侯爲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吳質書云趙武過鄭七子賦詩

仲孫穀文伯（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武伯）　叔孫得臣莊叔（穆子昭子成子武子文子）　季孫行父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康子）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襄子（趙衰始爲卿至無恤四世）　范吉射昭子（士會始爲卿至吉射五世）　智瑤襄子（荀首始爲卿至瑤六世）　荀寅文子（荀林父始爲卿至寅四世）　魏多襄子（魏犨始爲卿至多四世）　韓不信簡子（韓厥始爲卿至不信四世）

右六族世爲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寔弱晉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見左傳史記漢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蓧丈人（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

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威贊

詩曰洋洋乎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仲弓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　盼子　黔夫　種首

右齊威王疆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惠王慙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　魏信陵君無忌　趙平原君趙勝

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　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　綺里季　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　甪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太子太傅疏廣字仲翁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爲御史大夫薦廣於霍光時年六十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廣兄子也

右二疏東海人宣帝時並爲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見漢書

重合令子輿居宋里　櫟陽令子羽居東御里　東海太守子仲居宜反里　兗州刺史子明居西南里　穎陽令子長居遂與里

右邵氏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爲業天下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尊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爲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已乃點乃汙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章　曲陽侯王根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受封京師號曰五侯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爲賓客時人爲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侈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　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

右皆懷德穢行不仕亂世相與爲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稽康高士傳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一作世

蔣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大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字仲華　大司馬廣平忠侯南陽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剛侯南陽賈復字君文　建威大將軍好時愍侯扶風耿弇字伯昭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公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　征虜將軍潁陽成侯潁川祭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邳彤字偉君　東郡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　上谷太守淮陰侯潁川王霸字元伯　左中郎將朗陵愍侯潁川臧宮字君翁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南陽杜茂字諸公　建義大將軍鬲侯南陽朱祐字仲先　驃騎將軍慎靖侯南陽劉隆字元伯　揚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

大司空阜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　衛尉安城忠侯潁川姚期字次兄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卿　捕虜將軍揚虛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　左將軍阿陵侯南陽任光字伯卿　豫章太守中水侯東萊李忠字仲都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邪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威侯潁川傅俊字子衛　揚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威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燉煌太守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爲赤眉所害隗囂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爲河西大將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魏

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　光祿大夫杜喬　光祿大夫周栩　尚書欒巴　青州刺史馮羨　兗州刺史郭遵　太尉長史劉班　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賄成周舉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見張璠漢紀

平輿令章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後爲平輿令吏民立祠祀中　順弟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捷爲縣丞卒官喪柩流離豹棄官致喪歸北辟公府輒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　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爲令長皆有惠化以兄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立生祠焉

右清河太守章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章氏三君見京兆舊事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爲司徒遷太尉　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爲太尉　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爲公再司徒一太尉　賜子彪字文先以大中大夫爲公一司徒一太尉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爲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爲司空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爲司空遷司徒　湯子逢字周陽以屯騎校尉爲司空　逢弟隗字次陽以太常爲司空太尉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稺字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南袁閎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曇字子雲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爲尚書令與諸尚書悉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鄧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倀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倀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倀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囑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郵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見杜元凱女戒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游平 天下忠誠竇游平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 天下義府陳仲舉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 天下德弘劉仲承
右三君。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 天下模楷李元禮　司空山陽
高平王暢字叔茂 天下英秀王叔茂　太僕潁川陽城杜密
字周甫 天下良輔杜周甫　司隸校尉沛國朱㝢字季陵 天下
冰陵朱季陵　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 天下忠貞魏少英
沛國潁陰荀翌字伯條 天下好交荀伯條　大司農博陵安
平劉祐字伯祖 天下稽古劉伯祖　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
仲經 天下才英趙仲經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 天下和雍郭林宗　太常陳留
圉夏馥字子治 天下慕恃夏子治　尚書令河南雒尹勳字
伯元 天下英藩尹伯元　河南尹太山平陽羊陟字嗣祖 天下
清苦羊嗣祖　議郎東郡陽平劉儒字叔林 天下琳金劉叔林
冀州刺史陳國項蔡衍字孟喜 天下雅志蔡孟喜　潁川太
守渤海高城巴肅字恭祖 天下臥虎巴恭祖　議郎南陽安

衆宗慈字孝初 天下通儒宗孝初
右八顧。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 海內貴珍陳子鱗　衛尉
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 海內忠烈張元節　太尉掾汝南細
陽范滂字孟博 海內謇諤范孟博　萊令山陽高平檀敷字
文有 海內通士檀文有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 海內才珍孔世
元後漢書云字元世　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 海內彬彬
范仲真　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晊字公孝 海內珍好岑公孝
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 海內
所稱劉景升。
右八及。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卓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 海內賢智王伯義 後漢書作王章　郎
中魯國番嚮字嘉景 海內修整番嘉景　北海相陳留巳吾
秦周字平王 海內貞良秦平王　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母班
字季皮 海內珍奇胡母季皮　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 海內
光光劉子相　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 海內依怙王文
祖　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 海內嚴恪張孟卓　荊
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 海內清明度博平

右皆傾財竭己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廚。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儒

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錄

太丘長潁川陳寔字仲弓　寔子大鴻臚紀字元方

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邯鄲淳紀碑。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 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爲郡功曹立朝正色有孔父之風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 狀奐廉方亮直學該羣籍前後七徵十要三爲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嬌王孫裸形宋司馬爲石椁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

羣輔錄　十八

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 狀詡博覽羣籍兼好黃老古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年

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 狀蕃瓌偉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墳典忠壯謇諤又曰明允貞亮與大將軍竇武志匡社稷機事不密爲羣邪所害

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 狀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

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 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履清節非法不言英聲宣於華夏高名冠於搢紳

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 一名詡布一人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告本郡訪問者老識寓云桓帝時遺難無後

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 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海歷統五郡恩惠化民

大鴻臚潁川韓融字元長 狀融聰識知機發於岐嶷時人名之日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於沒齒處卿相之位日二十年奉身守約不隕厥問

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 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羣公卿校咸丈人也或遣進奏或投侯從儒林歸仗究極篇籍

司空清河房植字伯武 狀植少履清苦孝友忠工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靖恭哀服雖季文相魯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是過也

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 狀肱稟履玄卯立性純固事親至孝五十而慕學綜六藝躬通究徵行隆華夏名播四海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眞 狀球清高忠直孝靈中年欲誅黃門常侍以此遇害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 狀暢雅性貞實以禮文身居家在朝節行異倫

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龍 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於成人未嘗見齒每至父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塚側致甘露白雖以孝稱州郡表其門閭徵聘不就年七十二終於家

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 狀儉體性忠直閨門孝友臨官賞罰清亮絕俗

羣輔錄　十九

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 狀玄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

徵士樂安冉璆字孟玉 狀璆禮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仲弓皆號稱其高風

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 狀固當順桓之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冀惡直醜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遂死於譴

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 狀泰器量宏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冠羣儒州郡禮命曾不旋軌辟司徒徵有道並不屈

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 狀穆中正嚴恪有才數明見風初豐令政平民和有宓子賤之上書陳損益辭切情至忠蹇正直之節播於京師

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 狀朗貧純美之高亮矜輔國朝

聘士豫章徐稺字孺子 狀稺妙德高偉清英超世

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蓬伯玉卷舒之術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策指刺黃門深冀不能用退隱山谷敎樊詩書

右魏文帝初爲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尉燉煌張奐字然明爲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除家一人爲郎辭不受願徙居華陰故始爲宏農人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　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

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　權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脩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見三輔決錄

荀儉字伯慈漢侍中悅之父　儉弟緄字仲慈濟南相漢光祿大夫或之父年六十六　緄弟靖字叔慈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賢劭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靖隱身脩學動必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　靖弟壽字慈光舉孝廉年七十　壽弟汪字孟慈昆陽令年六十　汪弟爽字慈明公卓徵爲平原相遷光祿勳司空出自嚴藪九十三日遂登台司年六十三　爽弟肅字徽慈守舞陽令年五十　肅弟專字幼慈司徒掾年七十

右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時爲潁陰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爲高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北海耆舊傳稱孚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孚弟恪字允讓　恪弟逵字義則　逵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載祈字子陵　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　涇令盧夏隱字叔世　州別駕蛇丘劉彬字文曜一云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敞字元休位至兗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第五

巡字文休與先之子興先名名士也不詳巡位所至司空伯魚之孫時辟太尉掾　上

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武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　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康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叅軍沛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子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瑯邪王戎字濬沖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爲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爲傳孫綽又爲讚

吳鮀相風吳人　劉惇占氣河內人　趙達算河內人　皇象書廣陵人　嚴子卿棊名昭武衞尉畯從子　宋壽占夢十不失一

曹不興畫爲孫權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以爲蠅後張御坐權以爲眞蠅手彈不去方知其非也　孤城鄭嫗相見王粲於童賤謂仕必至師傅後爲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　瑯邪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字千里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孚字遙集明率多通故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減故云八百　潁川庾敳字子嵩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　裴楷字叔則徽弟三子晉光祿大夫

裴綽字季舒楷弟長水校尉　裴瓚字國寳楷子中書郎　裴邈字景初楷孫欽子太傅左司馬　裴遐字叔道瓚子太傅主簿　裴康字仲豫徽弟二子太子左率　裴頠字逸民楷孫季子晉尚書僕射　王祥字休徵晉太保　王戎字濬沖父渾涼州刺史祥族子司徒　王澄字平子衍弟裴綽女壻荊州刺史　王導字茂宏覽孫裁子敦從弟丞相　王綏字萬子戎子早亡裴康女壻　王衍字夷甫父文平北將軍戎從弟太尉　王敦字處仲覽孫基弟二子大將軍　王玄字眉子衍子陳留內史

右河東八裴瑯琊八王聞之於故老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　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沖

湛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　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

祖　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　魏尚書僕射杜

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

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嘏　錫子

光祿大夫乂字宏治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夫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遺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此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羣輔錄終

人物志 三卷

人物志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内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辯瀾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息矣予好閲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

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可惜哉刻鋟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傳而暢辯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修身之檄括其効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貌夫良金美玉籠櫝一啓而覩者必知其寶也

晉阮逸撰

人物志序

魏　散騎常侍劉邵撰
涼　儒林祭酒劉昞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明邵其度）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明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尚矣）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五方異俗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雖不易其方常以詩禮為首雖不改其俗常以孝友為本）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賢舉善常若不及）天功既成則竝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功能明君得賢而高枕上下忠愛謗毀何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舉德行為四科之首敘生知為三等之上明德行者道義之門質志氣者材智之根也）泛論衆材以辨三等又歎中庸以殊

聖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鮮久矣唯聖人能之也）尚德以勸庶幾之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之）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思狂猥以通拘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已而無為在上者兩順其所能則拘抗並用）疾悾悾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厚貌深情聖人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為則似託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要終行必覩初以求卒則中外之情粗可見矣）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察則官材失其序而庶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目録

目録終

人物志卷上

魏　廣平劉卲著
凉　燉煌劉昞注
明　新安程榮校

九徵第一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神見貌形驗有之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質禀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質也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觀惟聖人目擊而照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質不至則不能涉寒暑歷四時禀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禀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平淡無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騏驥雖超逸絕群若氣性不和必有毀衡碎首決胷之禍也聰明者陰陽之精離目坎耳視聽之所由也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官材授方舉無遺失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得之於目或失之於耳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應機以之閑靜則玄微之道構以之濟世則勁捷而無成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暎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委守成於玄慮然後動止得節出處應宜矣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之定性况人物乎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動外形豈可匿也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爲母故氣色從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所禀禀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

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善蓄爲仁之質質不弘毅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則照察爲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爲信之基也基不貞固不能成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爲義之決決不勇敢不能成義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爲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五德人物之常行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懦擾而不毅則剉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決弘而不毅則缺

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亂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簡而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竟源常在於五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於內容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一聲和乃變

人物志〈卷上 三

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故色亦異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為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心不傾倚則視不回邪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視不衰悴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未能不厲而威不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動必悔吝隨之是故直而不柔則木木彊激訐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臏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陷於愚惑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蕩然失絕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其體兩兼故為衆材之主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而以無味為御五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凝淳耀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智有精粗形有淺深耳尋其精色視其儀象下至皁隸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形容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故性情之變質亦同之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

人物志〈卷上 四

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彊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則植彊骨柔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冲決於靜矣慘懌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由情慘色悅由情懌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由形殆儀正由形肅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緩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爲

乖戾也則偏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懌而質不平淡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儀之目兼德體中庸之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衆伎各有其名也兼德之人更爲美號道不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爲仁齊象形而不爲德凝然平淡與物無際誰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居中履常故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仁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施仁以親物立義以利仁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濟各守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許

似直而非直純宕似通而非通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之操胡可擬議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蕃徒成羣豈可數哉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泯然不繫一貌人無得而稱焉故鹹而不鹻謂之醎耶無鹻可容公成百鹵也與鹹同淡而不䤈謂之淡耶味復不䤈質而不縵謂之質耶理不縵素文而不繢謂之文耶采不畫繢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居鹹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儼然即之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爲節應變適化期於通物是以抗者過之勵然抗奮於進趣之塗而拘者不逮也然無爲於拘抗之外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表形至甚則虎食其外高門懸薄則病攻其內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訐刺生於剛厲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多疑生於恕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法生於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於畏慎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已生於堅勁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微宕生於機辨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於周普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拘扃生於廉潔休動磊落業在攀

躋失在疏越疏越生於磊落沈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於沈靜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於徑盡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隱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奮厲拘者自是以守扃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負石沉軀或抱木燋死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違理者橫相誹謗拘抗相反皆不異此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爲撓厲其抗以柔順爲撓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狠彊剛戾何機微之能入柔順之人緩

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劌安其舒以猛抗為劌傷安其恕忍之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疑事之能權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恇竭其勢以順恐為恇怯而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奮悍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愞於為義而以勇為狎增其疑以勇愞為輕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節義之能立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以辨博為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執意堅持何人眾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

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以楷正為繫礙而遂其流宕之心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濫何質約之能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以拘介為狷戾而廣其溷雜之心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風俗之能厲狷介之人砭甫廉反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以弘普為穢雜而益其拘扃之心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而增果銳之心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沉靜之人道

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愞以躁動為麤疏而美其愞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迴復何機速之能及樸露之人中疑實硌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以權譎為浮誕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實硌野直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款盡為愚直而貴其浮虛之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違邪之能矯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柔順厲其愞恕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固守性分聞義不徙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毅之性已成

激訐之心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意之所非不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推己之信謂人皆信而詐者得容為偽也詐者逆詐推己之詐謂人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己能何道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

三材為源習者為流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枝流條別各有志業有清節家行為物範有法家立憲垂制有術家智慮無方有國體三材純備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別是非有伎倆錯意工巧有智意能鍊眾疑有文

章屬辭比事有儒學道藝深明有口辨應對給捷有雄傑膽略過人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爲源習者爲流也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以清爲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已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爲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是以人業之建常以三材爲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爲輕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功舉材雖異成務一致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爲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爲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掌以道德教道胄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法禁制姦暴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佐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

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總御百官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制宜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故掌冬官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紀述垂之後代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掌之應答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轄師旅討平不順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辨物手求行四體何由寧理道何由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譬大匠善規惟規之用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

成矣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躓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舛駁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詭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辭勝理滯所失者三難有六構彊良競氣忿構有六通有八能聰思明達能通者八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

理也以道化人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務在憲制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之情在於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其心詳密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容不遲鈍則其心機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審於理煩也質性和平容不失適則禮教得中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明於得失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原物得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能極物之變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剛略之人不能理微用意疏粗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性剛則志遠志遠故疏越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用意猛奮志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性厲則理毅理毅則滯礙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言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言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義少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則窮理即大義

則恢愕而不周理細故遺大浮沉之人不能沉思用意虛鄙志不淵密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性浮則志傲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志傲則理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脫思不深熟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性淺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故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思不速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理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遲緩溫柔之人力不休彊用意溫潤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和則理順擬疑難則濡懦而不盡理順故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性奇則尚麗案清

道則詭常而恢迂 奇逸故恢詭 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爲理 心之所可以爲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 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 浮漫流雅似若可行 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 辭繁喻博似若弘廣 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 外佯稱善內實不知 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 實自無知如不言觀察衆談讚其所安 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 實不能知志佯不應似有所知而不答者 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 聞言即說有似於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 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 辭已窮矣自以爲妙而未盡 跌則掎蹠 理已跌矣而彊牽據 實求兩解似理

不可屈者 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 凡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 非明鏡能監之 夫辯有理勝 理至不可動 有辭勝 辭巧不可屈 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 說事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區別辭不濆雜 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 以白馬非白馬一朝而服于人及其至關禁錮直而後過也 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 譬水流於水 反則相非 猶火滅於水 雜則相恢 亦不必同又不必異所以恢達 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 因其所能則其言易曉 歷之不動則不說也 意在狗馬彼俟他日 傷無聽達則不難也 凡相難講爲達者聽 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 彼意在狗而說以馬彼意大同而說以小異 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 以方入圓理終不可 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 辭附於理則言寡而事明 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 辭遠乎理雖汎濫多言已不自明況他人乎 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 自意不明誰聽之 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 每得理而止住 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 逐其言而接之 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 不尋其本理而以煩辭相文 善攻彊者下其盛銳 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善攻彊者避其初鼓也 扶其本指以漸攻之 三鼓氣衰則攻易勝 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 彊者意銳辭或暫誤擊誤挫銳理之難也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 非徒辭言交錯遂至動其聲色 善躡失者指其

所跌 彼有跌失暫指不逼 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 陵其屈跌而抵挫之 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 非徒聲色而已怨恨逆結於心 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爲難諭 自已久思而不恕人 以爲難諭則忿構矣 非徒怨恨遂生忿爭 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 氣盛辭誤且當避之 故善難者徵之使還 氣折意還自相應接 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 棄誤顧藉不聽其言 其勢無由則妄構矣 妄言非訾縱橫恣口 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 思心一至不聞雷霆 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已 止他人之言欲使聽已 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

則以爲不解非不解也當已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則性諱怒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顧道理是非於其凶怒忿肆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造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變說小故終於理定功立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人人競說若不難質則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人情異故發言盈庭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物能名如顏回聽哭蒼舒量象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得諸侯之盟明能見機史騈覩目動即知秦師退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風之誅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子已學之於宋攻能奪守

毛遂進曰今日從爲楚不爲趙也楚王從而謝之奪能易子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則物主辭窮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子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同郎

相是是以心相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盛色避其所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下故處物上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常懷退後故在物上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通理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人過跌輒當歷避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之所能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婣胡故反與盲人言不諱眇瞎之類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已有武力不與虓虎之倫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諫雖觸龍鱗物無害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棄其善曲贊愚人之偶得不以人愚廢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不避銳跌不惜屈撓方其勝難勝而不矜理自勝耳何所

矜也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理不貪勝於求名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以世務自經萬物自理

人物志卷上終

人物志卷中

魏　邯鄲劉邵著

凉　燉煌劉昞注

明　新安程榮校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爲此非名也 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 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 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 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 寬者弘裕急者急切 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 寬弘宜治大急切宜治小 寬弘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 急切 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 弘裕則網漏庶事叢則煩碎事不成矣 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 明能治大郡則能治小郡能治大縣亦能治小縣 以實理寬急論辯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豈不爲季氏臣 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 鼎能烹牛亦能烹雞銚能烹雞亦能烹犢 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 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不能 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

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 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 脩己潔身總御百官 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 法懸人懼無敢犯也 有消息辨護之能 智意辨護周旋得節 有德教師人之能 道術深明動爲物教 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 云爲得理義和於時 有司察糾摘之能 督察是非無不區別 有權奇之能 務以奇計成事立功 有威猛之能 猛毅昭著振威敵國 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 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揆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

則公正之政 法無私故掌秋官而誥姦暴 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 計慮明故輔三槐而助論道 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 智意審故佐天官而諧內外 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督責之政 辨衆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 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 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藝事 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 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 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

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師而振威武）六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飴以甘為名酒以苦為貴）故長於辨一官（弓工揉材而有餘力）而短於為一國（棄掌陶治器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則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牆則厦屋成）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淡則百官施其用）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五方不同風俗各異土有剛柔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得治煩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小則迂（網疎而吞舟之姦漏）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事皆辨護煩亂乃理）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促民不便也）

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略無方解釋患難）以之治平則無奇（術數煩衆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矯枉過正以厲侈靡）以之治弊則殘（俗弊治嚴則民殘矣）諧和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煩苟合而已）以之治舊則虛（苟合之教非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姦亂不止）以之治邊則失衆（衆民憚法易逃叛矣）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民桀逆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則暴（政猛民殘濫良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國彊民以使）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易貨改鑄民失業矣）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材勝則能行）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平淡無為以任衆能）故臣以自任為能（竭力致功以取爵位）君以用人為能（任賢使能國家自理）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聽為能（聽言觀行而授其官）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賞罰為能（必當其功過也）所能不同（君無為而臣有事）故能君衆材也（若君以有為代大匠斲則衆能失巧功不成矣）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原故利害生）夫節清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

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理於人故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進（理順則衆人樂進之）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非徒不弊存而有顯）故為世之所貴（德信有常人不能廢）法家之業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姦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衆（初布威嚴是以勞苦終以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忌（姦黨樂亂忌法者衆）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憲防肅然內外振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為非治道乃成）其弊也為群枉之所讐（法行寵貴終受其害）其為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彊明不繼世故法不

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不識謀在功前眾何由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豈能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隱微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為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用之者希也故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其道順而不忤將順時宜何忤之有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容矣庶事不逆善者來親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眾同和內外美之其功足

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計是信也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不見忌害是以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媚故違於正其為業也諝而難持諂情諝智非雅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取悔之道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清而是雜砭去纖芥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識清潔不汙在幽而明已達也為眾人之所稱業常明白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是非不亂其敝也為詆訶之所怨詆訶之徒不樂聞過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何能寬裕故或先得而後離眾清亮為時所稱理峭為眾所憚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異伎能出眾故雖微而顯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遂事成功政之所務其功足以理煩糾邪釋煩理邪亦須伎倆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上不端而下困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道不平弘其能大乎

接識第七

推己接物俱識同體兼能之士乃達群材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難得知也而士無眾寡皆自以為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己尚清節則凡清節者皆己之所知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由己之所尚在以清節人之所好在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則善策略

之士而或失異量之美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悅有恒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為也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分故悅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業何以術謀為也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度在思謀故貴策略之人而不識遵法之良謂司謨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為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略之規度在辨護故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為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諝

之權（度在原意故悦豁豁之人）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爲正何以法理爲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故悦功能之人）而不遍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爲也）臧否之人以伺察爲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悦譴訶之人）而不暢倜儻之異（謂譴訶乃成教何以寬弘爲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爲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度在剖析故悦敏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論事乃理何以含章爲也）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爲是誰肯道人之是）取同體也則接詥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越接響而情通）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肩歷年而逾疎矣）凡此之類皆謂

一流之材也（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疎）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法家兼術故能以術輔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以法治者所以舉不過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體法術者法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疑矣）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識其兼材也）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兼也（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爲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陳以美欲人稱之（已之有善因事自說又欲令人言常稱已）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人之有善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聞法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詭詐）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淺者意近故聞深理而心逾術是以商君說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異則相返反則相非（聞深則心術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而不聽蘇秦之說）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以其多方疑似見美也）靜聽不言則以爲虛空（待時來語疑其無實）

抗爲高談則爲不遜（辭護理高疑其凌已）遜讓不盡則以爲淺陋（卑言寡氣疑其淺薄）言稱一善則以爲不薄（未敢多陳疑其陋狹）歷發眾奇則以爲多端（偏舉事類則欲以釋之復以爲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言合其意疑分已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欲補其失反不喻也）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已（欲反其事而明言乃疑其較也）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控盡所懷謂之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忿肆爲陳管蔡之事則欣暢而和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非徒親愛而已乃至譽而舉之）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姻護欲人同已已不必得何由暫得）

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爲文昌雄爲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群者爲雄物尚有之況於人乎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以英爲名武以雄爲號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雄得英分然後成剛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知而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智而無膽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勇而無謀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智以謀事之始明以見事之機待雄之膽行之不決則不能行雄以其力

服衆以其勇排難非力衆不服非勇難不排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巧乃可成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爲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雖絕群膽雄不決何先鋒之能爲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謀何將帥之能爲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多韓信雄膽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制勝于近雄可以爲將揚威于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濟江焚糧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雄既服矣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楚

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八觀第九

羣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或慈欲濟恤而恡奪其人或救濟廣厚而乞醯爲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愠作則常度可審三曰

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徵質相應覩色知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訐似直倉卒難明察其所安昭然可辨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純愛則物親而情通純敬則理疎而情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得其所欲則恕違其所欲則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長訐刺雖短而長於爲直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體衆材而材不聰明事事蔽塞其何能達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剛質無欲所以爲至貪情或勝所以爲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以欲勝剛以此似剛而不剛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

涕慈心發於中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爲仁者必濟恤觀危急則惻隱仁情動於內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爲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於貌顧利欲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爲剛者必無慾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愛財傷於慈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恇怯損於仁厲而不剛者則欲奪之也利慾害於剛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也愛則不施何於仁之爲能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懦不果何恤之能行厲不能勝欲無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剛之能成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仁質既弱而有伎力此害己之器也貪悖

之性勝則彊猛爲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強猛此禍己之梯也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惡物宜翦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救之此稠厚之人非大害也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俟而不相棄無大過也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疾惡雖甚無大非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譏在乞醯非大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或畏恡奪慈仁或救過濟其分而平淡之主順而恕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觀應和之當否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

也聲和而能否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是非相舉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唱正是曰明白不善言應玄也默而識之是曰玄也經緯玄白通也明辨是非可謂通理移易無正雜也理不一據言意渾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爲晦智也心雖明之常若不足微忽必識妙也理雖至微而能察之美妙不昧疎也心致昭然是曰疎朗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之愈精猶泉滋中出測之益深也假合炫燿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池水無源洩而虛竭自見其美不足也智不贍是恐人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餘也不長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貌失實必有憂喜之故憂患之色

乏而且荒憂患在心故形色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理多塵垢

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粗白粗赤憤憤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色既發揚言亦從之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言強和色貌終不相從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雖違而色貌可信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塡胸者未言而色貌已作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強行不然之事故怒氣助言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心懽而怒容意恨而和貌雖欲違之精色不從心動貌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情雖在內感愕發外千形萬貌粗可知矣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然後審矣

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直氣清則善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名是以美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氣既清矣力勁則烈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精理則能稱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是以見任集于端質則令德濟焉質徽端和善德乃成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圭玉有質瑩則成文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覽其清濁雖有多少之異異狀之名斷可知之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

訐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訐何正之有依訐似直以訐訐善以直之訐訐及良善純宕似流不能通道質氣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傲過節似通之宕容傲無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為訐則異直人之訐訐惡憚非純訐為訐訐善刺是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通人之宕簡而達道純宕傲僻以自恣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溫和為直所以為德直而好訐者偏也性直過訐所以為偏訐而不直者依也純訐似直所以為依道而能節者通也以道自節所以為通通而時過者偏也性通時過所以為偏宕而不節者依也純宕自通所以為依偏之與依志

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或偏或依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不量己力輕許死人臨難畏怯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無効不顧材能日謂能辦受事倡綴作無効驗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不能久任訶者似察而事煩譴訶之人每多煩亂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似給終無所成面從似忠而退違阿順目前却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聖人惡之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功實則是大權似姦而有功伊去大甲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內實分別博愛似虛而實厚汎愛無私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紂至誠忠愛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御取人情反覆明之有似理訟其實

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訪與衆共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兜何迁乎有苗是以昧旦晨興揚明仄陋語之三槐詢之九棘）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眞（言訥貌惡仲尼失之子羽）詭情御反或失其賢（疑非人情公孫失之卜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知即當尋其所依而察之）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雖其不盡得其實然察其所依似身其體氣粗可幾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愛生於父子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起父子之親故爲至德）以敬爲要道（終君臣之義故爲道之要）易以感爲德（氣通生物人得之以利養）以謙爲道（尊卑殊別道之次序）老子以無爲德（施化無方德之則也）

以虛爲道（寂寞無爲道之倫也）禮以敬爲本（禮由陰作肅然清淨）樂以愛爲主（樂由陽來歡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方在哺乳愛敬生矣）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體道脩德故物理通悄）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人好敬是以歸之）而衆人不與（衆人樂愛愛少是以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衆衆人樂愛致其死則事成業濟是故愛之爲道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動必肅客過之不及逆旅之人不及溫和而歸也）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熙渝篤客感物深感是以驕桑之人倒戈報德）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而上下之情通務在禮敬則嚴肅而外內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爲有力者譽烏獲其心莫不忻焉）不杼其所能則怨（爲辨給者稱三緘其心莫不忿然）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己所能以歷衆人衆人所惡）以謙損下之則悅（卑損下人人皆喜悅）犯其所乏則婣（人皆悅己所長惡己所短故稱其所短則婣矣忿肆）以惡犯婣則妬（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之短人所婣也今伐其所能犯人所婣則妬害人生也）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志之所欲欲遂已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遭難而力士奮）善士樂督

政之訓（政脩而善士用）治亂之事（治亂而求賢能）術士樂計策之謀（廣筭而求其策）辨士樂陵訊之辭（賓贊而求辨給）貪者樂貨財之積（貨財積則貪者容其求）幸者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幸者竊其柄）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所欲之心杼盡復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憂己才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積不能盡其材也）德行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數不得用其能）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運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憂無所收其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杼其能

則怨也所怨不杼其能悅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皆欲居物先故惡人之自伐也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己之心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達者終不自伐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不問能否皆欲勝人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君子終日謙謙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所長則悅稱其所短則慍是故人駁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憤悶有若覆冒是所謂駁其所乏之則婟也覆冒純塞其心婟戾人情陵上者也見人勝己皆欲陵之陵犯其所

人物志　卷中　十七

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長駮短是所謂以惡犯婟則妬惡生矣以己之長較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為之也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人人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知物情好勝雖或以小犯己終不較拒也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務行謙敬誰害之哉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妬害之機而欲人之順已謂欲人無違己以佯愛敬為見異孔光逢迎董賢欣喜以偶邀會為輕謂非本心忿其輕己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小人易悅而難事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明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奢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陵上賢否當位治道有序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智不能周也故直之失也訐刺訐傷於義故其父攘羊其子證之剛之失也厲剛切傷於理故謙君不從承之以納和之失也愞愞弱不及道故宮之奇為人懦不能強諫介之失也拘拘愚不達事尾生守信死於橋下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用人之直恕其訐也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能為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用人之剛恕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厲不能為剛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懦用人之和恕其愞也愞也者和之徵也非懦不能為和介者不拘無以

人物志　卷中　十八

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恕其拘也拘也者介之徵也非拘不能為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訐之人未能正直有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徵必愞弱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必采之於厲何謂觀其聰則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所宜也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執也智者德之帥也非智不成德夫智出於明明達乃成智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所以照晝夜智達所以明物理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火日愈明所照愈遠智達彌明理通彌深及遠之明難

聖人猶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學能者次材藝精巧未必及理因智成巧淺於至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理成事業昧於玄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役智經務去道遠矣道思玄遠然後乃周道無不微故無不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智玄微故四變而後及道也者回覆變通理不繫一故變通之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仁者濟物之資明者見物而已合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待明其功乃成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感以使之仁以恤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割之宜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理若明鏡萬事乃達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時何能

人物志　卷中　十九

成務咸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恢迂遠於實好辯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無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刻過於理好術而計不足則僞詭譎詐也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勤而為天下法言而為萬世範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悶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終

人物志卷下

魏　邯鄲劉邵著

凉　燉煌劉昞注

明　新安程榮校

七繆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微質不明故聽有偏頗也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或情同忘其惡或意異違其善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小暗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均則相競材同勢傾則相敬

人物志　卷下　一

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求而名壓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妙尤含藏直尤虛瑰故察難中也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事無巨細要在得正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目不能察而信於耳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意轉而化之信人毀譽故向之所是化而為非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愛憎之情則實理得矣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人言常正之以目不知人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猶信毀而棄之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

可爲正也或衆附阿黨或獨立不群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

是也交結致譽不三周色貌取人而行違之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蠻貊推之況州里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諂諛得上而失於下或阿黨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非之者多故不能終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衆雖推之上不信異故誠能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群故合而非之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奇逸絶衆衆何由識而耳所聽采以多

爲信不能審查其材但信衆人言也是謬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謬失是以聖人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皆同之也苟不明質或疎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疎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順已所長惡人一是與已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以與巳同忘其百非謂矯駕爲至孝殘㧙爲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已長善人一短與已所長異也以其所長輕已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以與巳異百善皆棄謂曲杖爲七首犇犢爲叉具耶是惑於愛惡者也徹質暗昧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惑異其正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麁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小則不勝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大則驕陵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儁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儁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遠故爲傲蕩之流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心近志短豈能弘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絶棧道謂

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强楚便謂足以匡諸侯是誤於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誤於小大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質清氣朗生則秀異故童烏蒼舒總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故公孫含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年老聖人叩脛而不能化有少有令材遂爲儁器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奇於應賓效德於公相四者之理不可不察當察其早晚隨時而用之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仲尼戲言俎豆鄧艾指圖軍旅故文本辭繁初辭繁者長必文麗辯始給口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長必矜人施發過與幼過

與者長必好施愼生畏懼幼多畏者長必謹慎廉起不取幼不妄取長必清廉早
智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達其形容晚成者奇識而舒遲智雖
舒緩能識其妙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
而有餘事無大小皆能極之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常以一槩責於終始
是疑於早晚者也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於品質常有失也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得
在己名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己損害攻之故人無賢愚
皆欲使是得在己賢者尚然況愚者乎能明己是莫過同體體同
於我則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

而譽之同體能明己是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毁之與己體反是以惡而
疏之序異雜而不尚也不與己同不與己異則雖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
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毁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
也由與己同體故證彼非而著己是也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
無害則序而不尚不以彼爲是不以己爲非都無損益何所尚之是故同體
之人常患於過譽譬俱爲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譽常失其實也
及其名敵則尠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
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
訐己之非則訐而不受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見人顯露則心好之而

不能納人之徑訐己徑盡則違之不納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
人見人乘人則悅其進趨而不能出陵己之後人陵於己則忿而不服是
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並有旅力則大能獎小性同
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恐彼勝己則妬善之心生此又同體之
變也故或助直而毁直人直過於己直則非毁之心生或與明而毁
明人明過於己明則妬害之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
體同也體同尚然況異體乎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
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父母迎於百里之外貧賤窮
匱勢之壓也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墮于閭門之內上材之

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爲動靜固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
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于衆其進則裒多益寡勞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之智申壓在時故勢來則益勢去則損是
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貨財有餘恣意周濟見
贍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是以朱建受金而爲食其畫計見援
者闡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順其美是以曹丘見接爲季布揚名雖無異
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與貴可不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
恭況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而無以
拯識奇材而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蔬食之饋外無縕袍之贈

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 意氣皆空薄分意何由立 怨望者並至
歸非者日多 非徒薄已遂生怨謗之言 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 夫貧與賤可不憐哉乃至無由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況他人乎 故世有侈
偷名由進退 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以良農能稼未必能穡 天下皆富則
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 家給人足路人皆饋之 且有辭施
之高以獲榮名之利 得辭施之高名受餘光之善利 皆貧則求假無
所告 家貧戶乏粟成珠玉 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 乞假無遺與嫂叔爭糟糠 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 已既自足復須給賜則名美行成所爲遂遲 私理卑抑有累之者 已既不足親戚並困

則微降而稍退 上等不援下等不推 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
指其所在 謂申達者爲材能壓屈者爲愚短 是疑於申壓者也 材智雖鈞貴賤殊塗申壓之變在乎貧富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 形色外著故可得而察之 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
是故非常人之所見 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 譬金水內明而不外朗故憑唐白首屈於郎署 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 猶燭火外照灰燼內暗故主父偃辭屢一歲四遷 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
玄機明異希 其尤奇異非精不察 或以貌少爲不足 覩醜陋貌惡便疑其淺陋 或以瑰姿爲巨偉 見江充貌麗便謂其巨偉 或以直露爲虛華 以其款盡疑無厚實

以巧飭爲真實 巧言如流悅而覩之 是以早拔多
誤不如順次 或以甘羅爲早成而用之於早歲或訣復欲順次也 夫順次常度
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 徵質不明不能識奇故使順次亦不能得
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 故鄭伯謝之於燭武 拔奇而
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 故光武悔之於朱浮 任意而獨繆則悔
在不廣問 秦穆不從蹇叔雖追誓而無及 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
信 隗囂心存於漢而爲王元所誤 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立
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
奇逸美異也 故非常人之所識也 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爲衆

智之儁也 不以質弱而傷於智 荊叔色平而神勇爲衆勇之傑
也 不以色和而傷於勇 然則儁傑者衆人之尤也 奇逸過於衆人故衆人不能及 聖人者衆尤之尤也 通達過於衆奇故衆奇不能逮 其尤彌出者
其道彌遠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故一國之儁於州爲輩未
得爲第也 郡國之所儁異比於州郡未及其第目 一州之第於天下爲
根 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儁根而不可及根一回反樞也 天下之根世有優
劣 英人不世繼是以伊召管齊應運乃出 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
已之尤 智材勝已則以爲貴 而不貴尤之所尤 尤之尤者非衆人之所識 是
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 衆人明者粗知郡國出輩之士而已 而不

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品第之雋）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出輩明者粗知郡國第目之良）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奇異之理）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聽之在前忽焉在後）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爲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舉其一隅而已）

效難第十一（人材精微實自難知知之難審效薦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奇遊雜是以難知）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已雖知之無由得薦）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智無形狀奇逸精妙）能神而明（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

之難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況常人乎）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各守其一方而已）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以己所能歷觀衆才）或相其形容（以貌狀取人）或候其動作（以進趨取人）或揆其終始（以發正取人）或揆其儗象（以言意取人）或推其細微（以情理取人）或恐其過誤（以簡恕取人）或循其所言（以辭旨取人）或稽其行事（以功效取人）八者遊雜（各以意之所可爲準是以雜而無紀）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己而失其異於己已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或色貌取人而行違）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闕）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故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智淺易見狀似異美）深明沉漠則以爲空虛（智深內明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研精至理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強指物類狀似有理）好說是非則以爲臧否（妄說是非似明善否）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強議賢愚似明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妄論時事似識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爲之名猶聽猫音而謂之猫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何名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衆人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夫名非實用之不效（南箕不可以簸揚比斗不可挹酒漿）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衆觀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智真

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效立則名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安其舊者敦於仁）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厚於義）富視其所與（與嚴壯者明於禮）窮視其所爲（爲經術者勤於智）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存於信）然後乃能知賢否（行此者賢反此者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知之豈相也哉）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略在變通不可常準）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得一未足盡知）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

易顧李軼初專心於光武終改顧於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王莽初則布衣折莭卒則窮奢極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變如此誰能定之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之所審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已難識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未及進達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拔舉已先沒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座薦商鞅而魏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奚首足皆碎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竇后方好黃老儒者何由見進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卞和非因厄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何武舉公孫祿而爲王氏所推

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己知已雖遇當值明王三者之遺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已真或不在位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識已須在位智達復須宜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雖識辨賢愚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在位之人雖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疏故用與不用同於衆總紛然淆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次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是以人主常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旁求俊乂舉能不避仇讐拔賢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而濟也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況小事乎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爲大爲善而自伐其能衆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爲損行賢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行退下然後名義發聞光宅天位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此二大夫矜功陵物或宗遺族滅或逃禍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歟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兕虎所以攖牢檻以其性獷噬也是以君子擧不敢越

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不苟蹈常懷退下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爲非出門如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子孫賴以免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初無巨細心發揚以陵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矜能奔縱人情所害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人情所毀毀敗者人幸之及其覆敗人情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過並驅爭險更相蹈藉兩頓俱折而爲後者所趣中道而斃後者乘之譬兎殛犬疲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全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讓之風意猶昧然

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心之所是把而爭之以在前為速銑以處後為留滯故行坐汲汲不暇脂車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苟矜起等不羞負乘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穿不顧元帥彘子以偏師陷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殺人之怒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逡巡兩得其利以抗遇暴必構敵難灌夫不為田蚡持下兩得其尤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而非彼誰明之耶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共鬬小者死大者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釁也若本無憾恨遺事際會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毀謗

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由言有端角故信之者半已之校報亦又如之復當報謗為生翅尾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遠之聽皆半信於此半信於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巳說人之瑕人亦說巳之穢雖詈人自取其詈也並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毆辭忿則力爭巳既毆人人亦毆巳此其為借手以自毆為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毆借口自詈非惑如何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巳能自責人亦自責辦不言競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巳所以爭者由內不能恕巳自責而外望於人不巳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巳是故心爭終無休巳

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固其宜矣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德輕在彼固所宜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鈞而不爭優劣眾人善其讓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憊矣雋等而名未別眾人惡其鬬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鬬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泯矣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蟲微物耳尚知蟠屈況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

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跨下之辱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為福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勳屈讐而為友相如下廉頗而為刎頸之交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君子之道豈不裕乎昔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鬬之大訟大訟起於纖芥故君子慎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故罪大不可解惡積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然在纖微則謙德可以除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涓涓不息

（遂成江河水濁覆身胡可救哉）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郄終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違終始之大計是以宗夷而族覆也）禍福之機可不慎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季郈鬬雞魯國之釁作可不畏歟可不畏歟）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推讓所往前無堅敵）以自修爲棚櫓（修已以敬物無害者）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而玄嘿時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無與爭爭不以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搆（干戈不用何怨搆之有）若然者悔恡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猶不動況力爭乎）彼

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以巳爲賢專固自是是已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言險而行違必起衆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謙讓爲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者必覆輪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爲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爲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於物故爲上等）愚而好勝一等（不自量度故爲下等）賢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爲中等）賢而能讓三等（歸美於物故爲上等）緩已急人一等（性不恕人故爲下等）急已急人二等（褊戾峭刻故爲中等）急已寬人三等（謹身恕物故爲上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是爲奇變）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處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伐其功美譽自生）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賞嘉賜自致）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豈故不伐辭賞詭情求名耶乃至直發於中自與理會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損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失（自伐而行毀名喪）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不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尊而德光）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忿肆之險途獨逍遥於上等遠燕雀於啁啾迮鳴鳳於玄曠然後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昞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爲定本内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邵之叙五行曰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徧檢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能究知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亡矣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據今官書魏志作劭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楊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卩文近易譌讀者又昧偏旁之別今定從邵云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邵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更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畧說一篇又以謂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内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

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據涼州徵為儒林祭酒從事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

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畧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為業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

中郎後思歸道病卒以上並案邵昞本傳删取其要

云廣平宋庠記

序人物志後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汙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焉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眞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人物志跋

劉卲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卲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纚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亹亹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

大中丞眞定梁公持節鉞撫鎮中州熊車所蒞吏稱

民安爰覔善本加訂正刻之宋郡用以傳之人人授簡屬吏昊綴一言于末簡昊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體器能之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令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兼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兢兢罔敢怠遑總達衆材至矣異日秉鈞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卲之志何幸獲酬於公哉刻成輙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覽者當知言之非佞云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陽鄭昊謹書

人物志附題

夫高談品流蓋末尚哉鈎微蒐隱代之變矣乎讀人物志而有感於邵之愍心也懸鑑炤已提衡軌物詰士之恒不炤不軌漫無臧剌命曰詩德知人顛可後巳人情險於山川形淆於眉睫良不易程鳳之性仁其文五色昭明佀鳳性至不仁其文亦五色木之始培也謂其利材也長而爲櫟則雖其大蔽牛靡所用之士有中外異致始末殊方率類於此自非上賢疇別伍彙邵之爲志也九徵以驗情體別以辨性流業

材理材能而精品任利害接識英雄而定能稱有八觀則志剖有七繆則非獨責副而佹之乎效難乎恣而揆之於釋爭總之準繩在體格調劑在中和一依先民之經不越人情之變脩巳品物章往詧來抖賢賡於錙銖吹純疵於毛髮筆端巧運幾奪天真矣是胡爲者挚邵之世度今之年不翅逖邈邵當日且如此今竟何所底之乎故重有感焉志刻於相臺有年板行既久木腐字蝕無當於觀乎從而新之既完聊述所見旹在萬曆閼逢涒灘太歲月臨黃鍾天道行南日也瀛海用齋劉元霖元澤甫題

古今刀劍録

古今刀劍録并序

梁　丹陽陶弘景　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録遂使精奇挺異空成埋没慨然有想遂爲記云

夏禹子帝啓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啓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歳在辛卯三月春鑄一銅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二寸頭方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歳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歳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歳次戊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古文篆書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歳次壬午鑄五劍

各校五嶽銘曰鎮嶽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簡王夷在位十四年以元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長三
尺銘曰駿大篆書
秦昭王稷在位五十二年以元年歲次丙午鑄一劍
長三尺銘曰誡大篆書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
鑄二劍銘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埋在阿房宮閣下
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

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
斬蛇劍也
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六年歲次庚午鑄
三劍長三尺六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刑以應大横之
兆帝崩命入玄武宮
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鑄八
劍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恒霍華太山五
嶽皆埋之
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

一曰毛二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爲之皆小篆書
平帝衎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一劍
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王莽在僞位十七年以建國五年歲次庚午造威斗
及神劍皆錬五色石爲之銘曰神勝萬里伏小篆書
長三尺六寸
更始劉聖公在僞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
書
後漢光武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

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明帝莊在位十八年以永平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
上作龍形沉之於洛水中水清時常有見之者
章帝炟在位十三年以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
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弘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
如人膝頭有爪人俗輒没不復出
安帝祜在位十九年以元初六年鑄一劍藏峨眉山
疑山上也
順帝保在位十九年以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

寸銘曰安漢小篆書後改年號

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寧三年鑄四劒文曰中興一劒無故自失並小篆書

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劒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鑄一劒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於此焉爲司馬氏所廢

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歲次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

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皆作風角處所有令稱元造刀五萬口皆連環及刃口列七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字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爲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桓得一劒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張茂先亦曰蜀相諸葛孔明所佩劒也乃改名師古爲奏請爲章武焉蓋蜀主八劒之一也

後主禪延熙二年造一大劒長一丈二尺鎮劒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口劒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銅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篆書又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劒帝以賜周瑜

孫亮以建興二年鑄一劒文曰流光小篆書

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劒文曰皇帝吳王小篆書

晉武帝司馬炎以咸寧元年造八千口刀銘曰司馬

懷帝熾以永嘉元年造一劒長五尺銘曰步光小篆書

成帝衍以咸和元年造十三口刀銘曰興國

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劒銘曰五方單符隸書

孝武帝昌明以大元元年於華山頂埋一劒銘曰神劒隸書

宋武帝劉裕以永初元年鑄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長四尺後入於梁

少帝義符以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後廢帝昱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
篆書
順帝準以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照一
室帝竒之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王候織女王候女不
得懼死用以弒帝果如銘故知吉凶其徵先見矣
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
尺篆書自制之
明帝鸞以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長四尺小篆
書

梁武帝蕭衍以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子
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錫鐵五色合爲之
長短各依劍術法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篆書
諸小國刀劍總在此
前趙劉淵以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曰滅
賊隸書
後趙石勒以建平二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人
頭尖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未貴時耕地得
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石季龍以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
氏隸書
後蜀李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騰馬隸書
前涼張寔造刀百口無故刀盡失文曰霸
後魏昭成帝拓跋犍以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刺刀
十口金鏤赤冶字
道武帝珪以登國元年於嵩阿鑄一劍銘曰鎮山隸
書

明元帝嗣以泰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曰太常
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爲帝造劍長三尺六
寸隸書因改元真君
宣武帝恪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一刀文曰白鹿
隸書
前秦符堅以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工銘曰神術
隸書
前燕慕容儁以元璽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銘曰二十
八將隸書

後燕慕容垂以建興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雄一雌隸書若別處之則鳴

後秦姚萇以建初元年造一刀銘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西秦乞伏國仁以建義三年造一刀銘曰建義隸書

後涼呂光以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南涼秃髮烏孤以太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曰當作之時夢見一人被朱服云吾是

太一神來看汝作云此刀有獻必鳴後落突厥可汗所有也

南燕慕容玄明以建平元年作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西京李暠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銘曰百勝隸書

北涼沮渠蒙遜以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夏州赫連勃勃以龍昇二年造五口刀背刃有龍雀環兼金縷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銘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宋王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於梁

吳將刀

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盪冠將軍字八分書

蔣欽拜列郡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隸書

周幼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曰幼

平

董元成少果勇自打鐵作一刀後討黃祖於蒙衝河元成引刀斷衝頭爲二流拜大司馬號斷蒙刀

潘文拜偏將軍爲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造一刀銘曰固陵

朱理君少受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一佩刀文曰安國

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爲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强殺强將此刀入於吳

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黄忠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百數

魏將刀

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會夾入帳下王伯昇伯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

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刀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爲神物

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斸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刀及覺果在臥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

郭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蜀將戰敗失此刀

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後佩之爲魏將後與曹真一刀換也

古今刀劒録終

劉子新論十卷

劉子新論目錄

劉子新論卷第一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照於爍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

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illegible]於[illegible]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舍則五臓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府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精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illegible]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爊喉之煙身安轝駟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由于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

必至燋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剗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蝱噆膚則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疾人入山則避蜂蠆入室則驅蚊蝱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泰山而莫之避是棄輕

患而貿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之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危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熛章華雖竭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襲情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能塞先於未形禁慾於危微雖求悔悋其可得乎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謀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讎者不怨鏌鎁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不如閑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心

觸巳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韜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衒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

羽之患孔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
冊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礪之患孔絕石亢體於玄
圃之嵒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樑生於
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磥硊騏驎
戲其下鵷鸞游其巔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
無毫氂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
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
柯餘有尺蘖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
致寇者形不隱也周鷄斷尾獲免犧牲文王欲殺雄鷄祭廟其鷄

知〻色變乃自斷其尾恐神明不歆遂免死山狙見巧終必招害山狙靈歕善能拍而見王出獵山狙統樹見巧王問左右曰誰能善射對曰淮蒙由基王令射之由基調弦捨箭狙抱樹而啼知其神射〻見死也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
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
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
亦全乎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
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

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蠶繰以
為絲織為縑紈繢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為禮儀
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蠶之不繰則素絲蠹於筐籠
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胷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
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
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
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慧發矣青出於藍而青
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
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

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
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
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
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
學也故吳簳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劒性利非淬礪
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沿淺以及深披闇
而覩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洗濫善也夫還鄉者
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
以一讀能也故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

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鐃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溜終能穿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穿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眛必不惔百金逆醫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祈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廣川人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有子惡卧自碎其掌蘇

生患睡親錐其股（洛陽人讀書欲睡以錐刺其股流血至踝）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專學第六

學者出於心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兩葉掩目則冥默無覩雙珠塡耳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爲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故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馳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剟劂之手（剟方刀劂圓刀）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暴深情有暫闇笙猾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筭意有暴昧

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掇急也仲尼適楚見傴僂者捕蟬黏之如掇曰巧哉巧哉）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卷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可煑爲茹卽令蒼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我同行）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爲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

則越散矣

劉子新論卷第一

劉子新論卷第二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倫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動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象雲氣出入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顓頊曰五莖言其德被萬物盡有根莖嚳曰六英言其德覆群生自有英華堯曰咸池象池水周徧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舜曰簫韶韶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牧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禹曰大夏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山川湯曰大

濩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周人舞之以享姜嫄武曰大武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
歸以太簇無射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闘當作文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播八音播被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非苟欲愉心蒲耳
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
之情律管有十二日以應十二月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東北方條
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漠風通
九歌之分樂有九奏九奏者九夏也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鰲夏陔夏肆夏王出奏王夏
夏兩君相見奏肆夏牲出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養奏族夏
公出奏驁夏賓醉出奏陔夏是謂九夏即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也奏之圜丘則神明

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
九成則瑞禽翔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上能感動天地郊則天神格廟
則人鬼享下則移風易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
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德音之
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
殘廢而溺音競興溺淫也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
音破斧曲名歌者曰嗚呼皆喪命矣夫東音東方王角音也殷辛作靡靡之樂始
爲北聲北鄙殺伐之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
溱洧二水名桑中淫荒之地鄭衛公室淫亂化殺人間男女奔淫野合溱洧詩云溱與洧方渙

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桑中詩云期我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
矣鄭國尤甚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楚王好勇放火
燒其泉宮令士卒救之如戰陣有功者賞無功者罰士卒以泥塗身爭救死者三千余人各咏其
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
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燋殺
嘽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昔商使師
延作靡靡之樂巳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師曠啓王曰此是濮水上樂
亡國之音也後遂廢不用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
靡嫚妖始也李延年姿顏色艷武帝嬖之任爲協律都尉帝令造新聲延年侍上起舞而歌曰南國有佳

人美者顏如玉一顧傾人成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不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
因言延年有女弟上迺召見之實淑麗善舞納爲夫人生昌邑王時人語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中
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泯願未寒之服雍門樂人也爲齊王彈秋
風入松柏曲音極慘悽王寒思著纊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
之上軻爲太子丹報讎去至易水太子送之宋意爲擊筑軻拔劍起舞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其精誠感天白虹貫日後擯秦王悞中銅柱身死於秦宮聞者瞋目髮直
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木之謳坐唱曰謠行唱
曰謳曰山有木兮水有枝心思君兮君豈知聽者嗚咽流涕流連此皆淫
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

帝聽楚琴慷慨歎息悲酸傷心（即楚怨也）曰善哉爲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爲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歔欷是以悲爲樂也若以悲爲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施於管絃聽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僞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情也故爲詩頌以宣其志鍾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内和情性内和然後乃爲樂也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檝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檝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檝而行舟也是適郢土而首冥山（郢土在南冥山在北）背道愈遠矣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允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齊桓與魯莊會于柯曹劌手劒從之管仲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仲顧公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公下與之盟曹子摽劒而去桓公亦不怒信著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晉文不棄伐原之誓（文公伐原令士卒齎三日糧糧即還至圍原城三日不降文公令還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不如待之公曰已約得城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請命自降諸侯由此多歸附）吳起不虧移轅之賞（起欲伐秦恐士卒不信乃埋車轅於市東門書曰有能移著西門者給田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敢移更書曰能移者給田五百畝

黃金五百斤時一人來移即賜之田五百畝金五百斤於是士卒勇於攻戰伐秦遂克）魏侯不乖虞人之期（虞人掌山澤之官也文侯與人期獵明日欲獵遇大雨左右諫止之文侯曰吾志不急於獸禽也吾固已與虞人期恐失信遂冐雨以進）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草木不長草木不長則長贏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不信四時猶廢而況於人乎昔齊攻魯求其岑

邑魯侯僞獻他邑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柳季（魯之信人）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邑爲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邑小邾射以邑奔魯魯使季路要我君無盟矣乃使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爲德豈不大哉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

公子卬逆而拒之鞅謂卬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爲兩國將不忍攻願一飲醼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即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貴臣名重於海內貪詐僞之小功失誠信之大義一爲不信終身尤辛至屠滅爲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乎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爲貴必怵信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涖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爲行其德大矣

思順第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天象五星如連珠日月似合璧）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爲美美于順也夫人爲失失在于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蹇利西南（坎上艮下爲蹇）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火之勢也違高從下水之性也今導泉向澗則爲易下之流激波陸山必成難昇

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違逆趣順矧人心乎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逆性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今使孟說引牛之尾（孟說紂時勇士）尾斷脂裂不行十步若環桒之條以貫其鼻繫以尋緺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司馬蒯聵天下之攻劍者也今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況金甲乎若提

其觚而掉其鋒雖則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乎后稷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雖才藝卓絶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情雖愚惷可以立名反道爲務雖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慎獨第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脩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寄豈以隱翳而廻操是以戒慎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故蘧瑗不以昏行變節（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曰蘧伯玉也）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越王范蠡吳王囚之石室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而不失君臣之禮）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

敬不虧（冀邑名郤其姓也林外曰坰郊外曰野缺耕于田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西北隅謂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脩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己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孔徒晨起爲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爲樂（漢明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日者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非諸侯王驕恣故逸者可比）故身恒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祥臻矣

貴農第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旦正晨集娵訾陽氣憤盈土木脉發天子親耕於東郊（用上亥日）后妃躬桑於北郊（用己

上日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爲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繢綦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

源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爲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爲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爲和璞砂石皆變爲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爲本也霜雪巖巖苦蓋不可以代裘〔苫茆也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茆蒙蒙者女人之衣曰蒙今江東亦呼茆爲蓋也〕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粮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螣食根曰蟊食葉曰蟊此四蟲者皆爲人害也〕一時爲灾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螣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

廩充實頌聲作矣〔公羊高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爲無害也

劉子新論卷第三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愛民第十二

天生萬民而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治陰陽爲本君之化民以政教爲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俗弊故水

濁無掉尾之魚土确無葳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由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闕矣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斂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也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虫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罻羅霜露未霑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況生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也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

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

從化第十三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戴風風鷰東則東靡風鷰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所行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好物下必

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美群臣皆衣牂羊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趙武靈王好鵕鸃國人咸冠鵕冠紫非正色牂非美毳儒非俗服鵕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句踐好勇而揖鬬蛙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

而桀紂之人生輙姧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者以爲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仁貞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辭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夏之德陽而有霜霰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氂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太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爲之節今觀言者當顧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義也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也術藏於内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主以術爲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明斷爲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情僞既動則立法以檢之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有弃法而成治也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爲政者不可廢法而治

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能登坂赴險無覆軼之敗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循之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王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

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痤瘕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兔故制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爲衷也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國以法教爲才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人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姧也善

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姧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姧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用寡而功衆也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饑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爲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

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姧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要（恐當作信）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一賞善罰惡非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有勞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能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矣

審名第十六

言以繹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言以棄理實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爲是傳彌廣而理逾乖名彌假而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成黑則不類矣專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玃玃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緗（淺黃）緗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清色）紺似黑則白成黑矣黃軒四面（黃帝使諸侯分理四方因以爲四面即今之方伯也）非有八目夔之一足（魯哀公問孔子曰后夔一足信乎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死鼠也因謝不取）其實死鼠楚之鳳凰（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曰鳳凰也路人弗惜千金販之欲獻楚王經宿而死）乃是山雞愚谷智叟而像頑稱（昔有賢人隱於愚谷自號曰愚谷叟時人聞之以爲真愚人也）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齊有黃公二女皆國色常謙甲以爲醜惡故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取之果國色也）魯

人縫掖實非儒行（縫大也孔子居魯常服之）東郭吹竽而不知音（竽似笙有卅六管齊宣王好聞之吹竽者三千人東郭處士也）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王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傳說者即似定真闐野夫人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漿（木樹中水）禹粮（赤土中極赤之土禹治水乏食乃此服土食之）龍肝牛膝謂之爲肉（已上俱是藥名）掘井得人言自土而出三豕渡河云豕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狐野

有狸野猫合而為一蛩蛩巨虛其實一獸蛩蛩前足長巨虛後足長其獸出鴈門山見人即巨虛負蛩而走因其詞煩分而為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其詞而不察其形是以古人必慎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僞實無所蔽其真此之謂正名也

鄙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刑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忮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讎以怨偶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蟢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為有爵位之象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軔亭名柏人漢後高帝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蟢雀之徵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

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公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耨鋤草曰耨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亡名不善而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劉子新論卷第三

劉子新論卷第四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驥龍馬駑駘𦮼馬孫陽即伯樂也）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

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諲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滅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劒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孔薛俱秦人）故范蠡吠於大賓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睞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弃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于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鵄見其首者名曰鵜鶘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摇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翥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

風沐驟雨而面目黧黑手足胼胝冠絓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爲魚鱉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君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吏見知於無忌穰子范中行之亡虜蒙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之顧

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爲君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薦賢第十九

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檝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檝則無以濟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之乘附越客之舟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萊可至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磨青天臆衝絳煙終莫由也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搆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爲

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千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殆蘊材於幽岫毀迹於柴蓽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胄智苟能謀奚妨秕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困虜擢能於屠販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讎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非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

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引董生汲黯將爲妬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虞丘楚相樊姬莊王妃也）東閣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歸爲國入寶不如能獻賢獻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熱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燿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瑩爲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此火鏡假吹

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虜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駑駘今成駃

騠也由人莫之賞求有爲之顧眄者也夫樟木盤根鉤枝瘿節蠹皮輪箘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眄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爲之容也荊磎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眄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故若物無所以因良馬勞於駔闠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名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槃木光於紫殿珠璧擎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閭而無所因那未有爲之聲譽先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煎湯覓雪豈可得乎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雁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志希凌霄之遊蠯鼠附於蚤蝨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與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

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沈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沈所託沈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瀾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䖟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驪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託蹇也是以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

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綾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剔幕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鷦鷯巢葦之莖紩之以絲髮殊圓羅緻雖女子運巧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寅風歘至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翔集益斯為美也

心隱第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度也

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限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裏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性懁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僞內者也而僞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瞥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歸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為

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為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蘅芫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已而輕人覩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平夫能虛已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窺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

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矣況世人而能推勝已耶是以眞僞綺錯賢愚雜糅自非明哲莫能辯也

劉子新論卷第五

梁　東莞劉　勰著
[illegible]　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通塞第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庸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壅遇及於伸才壅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廻勢

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必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犬呼聲響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嗄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薉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悒言爲尨[口桀]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塩車玄猿之束於

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牌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朱買臣)或聲玉於廊廟(王章)或合縱於六國之內(蘇秦)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班超)當斯之時也容彩光被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鴟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縱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嘯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壅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絚而氣腐決

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冉不能汙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汙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遇不遇第二十四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應遇危不必禍遇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遇也昔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鳶墮腐鼠非虞氏之慢餅冰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郯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今)

代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

命相第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

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蝸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太姙夢見長人而生

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薄姬感蒼龍而生文帝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機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脩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岳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磬之音善觀察者借風胡之別劍孫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骭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

肘文王四乳武王斷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皐繇烏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驚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句踐長頸烏喙猶蛐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縠子豐下叔輿知其有後衞青方顙黥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鮒聲豺叔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富貴

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夏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暝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折薪斧斬其左足遂爲大閽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人家子文之生妘子弃之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爲楚相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豬圈中

猪以氣噓之弃馬櫪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覬於分貧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

妄瑕第二十六

大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竝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

乎訾也故天有拆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謫蝕之變五星有悖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因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議齊桓有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慾上之名以夫二儀七耀之聖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桓文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恡耶是以荊岫之王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然馳光於千里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

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査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弃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夏之庖厨傅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駔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爲將拔秦五城壯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譏之曰平雖美丈

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踈平讓無知無知曰臣進策謀之士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爲護軍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閼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高祖弃陳平之小譽（音慾）採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弃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陳平陷身於賄盜矣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

彥士有大趣不脩容儀不惜小檢而謂之不是見朱橘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覩縟錦一寸點乃全疋而燔之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譖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眞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

哲之量相去遠矣牛蹏之涔不生魴鱮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廓澤不辭汙穢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衡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竪蕭曹刀筆之吏英布刑墨之隷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成諸侯頌蜀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勁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畧得也衣精目熱焦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拯溺者小節不申而大節枘也伯夷叔齊冰清玉潔義不以爲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去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爲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紊蹈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爲百代之繇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弃紫貂白狐製以爲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毳衣之美也壓菅

蒼蒯編以蓑芒莱微踈索黯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寔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嘘噢非無激楚之音然而弃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嘘噢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殿庭也鳴佩趨蹌温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嚎非不知温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

使以嗷吹噴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虵啣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鵲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劒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鉤鎌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弃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蹋鍾強脊者使

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謌之士雞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弃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常則未免追軍之至因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謌商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揆一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騁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懾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殘害無用之人也苟有士術猶能爲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爲大益豈可弃耶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奚兒人之有善而可弃乎夫樫栢之斷也大者爲之棟梁小者爲之椽桁直者中繩曲者中鈎隨材所施未有可弃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弃人良匠善能運斤故無弃材是

以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姜姬無弃憔悴此之謂也

劉子新論卷第六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者盛暑炎蒸必籍凉風寒交冰結必處温室夏

不御氊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韡之凉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裀秋露瀌瀌而剔箄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既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悃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盂其器方圓形體雖返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跰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趍舍殊律爲績平焉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爲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逢掖未若戴金冑而擐犀甲也嬴項既滅海内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萬國於咸陽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憔悴一世之間而文武遞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用

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宫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均任第二十九

爲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鬥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

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鵾鵬一軒橫厲寥廓背負蒼天足蹠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騕褭一騖騰光萬里絕塵掣微有迅足之勢也今以鷰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不能化藿蠋而螟蛉能化之越鷄不能伏鵠卵而魯鷄能伏之夫藿與螟蛉俱蟲也魯鷄與越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小也夫龍虵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

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敝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之歎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慎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謫蝕之變地文失則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必有傷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鑰關鑰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己不可遏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密言語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惟鋒刃其所傷者不惟喉舌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所以警慨言防口訧也口舌者患禍之宮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

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出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絃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誡樞機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礛礪所磨樞機既發豈駭電所追昔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堅鑒明者慎言故無失言闇者輕言自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匕筯是以頭為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土割岷蜀亡敗長業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

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嶮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猒其動時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猒其聲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

貴言第三十一

越劒性銳必託䃺砥以成純鉤楚柘質勁必資檃括以成弹弓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䃺砥者夷不平也檃括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

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修束心闇於自炤則假言以策行而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策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悅鏡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皆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弃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乎為衣冠者己手不能則知越鄉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脩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璧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慎之誡趙盈佩九言之箴（無姤亂無怙寬無恃寵無雷同無敝禮無嫉能無移怒無譏非德無犯非義）以此觀之軒璧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藥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是以明者

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患表從善如轉圜遣惡如讎敵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昔堯設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置誡慎之鞀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芻蕘奚況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善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

也

傷讒第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性美以成德爲恒情妬以傷人爲務故譽以論善即辭以極善爲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爲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舉者寂寞而讒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成有轉白爲黑提輕當

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爲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讒言於青蠅譬利口於刀劍者以其點素成緇刃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喙鉞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群畏之魚之哆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甚富貴之在己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絜者爲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笞婦翁妐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絜與人有讎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讒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

讒子常蒙謗郤費嬰滅讒諂之流斃一至於斯嗚呼世之君子可不慎諸

慎隙第三十三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于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自悔其成也怨不可防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跨阜垤而好顛蹷者輕于小也苟兢其步雖履嶮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躓智者識輕小之爲害故慎

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懍懍焉若朽索之馭六馬也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隤必因其隙劒之毀折皆由于瑩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隙瑩及其爲害大於墻劒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絶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言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

至重深讐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蹙木而人血脉不爲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運毛髮不搖及中腠膚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寛廓之矜得以深怨而不爲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羮偏而宋師敗卯孫以鬬鷄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

伐之閫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戸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劉子新論卷第七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誡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則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情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孔子見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問守者曰此何器曰

正坐之器曰吾聞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云正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盈者哉鑒損益而歎息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損喜之以是數也此察象而識類覩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淵之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太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持每居德而謙冲雖聰明睿智而志逾下富貴廣大而心逾降勛蓋天下而情逾抑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髮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明謙第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爲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爲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爲基貴則以賤爲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以高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中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彌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己以高下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恒情聖人

之惡也必矜其功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賞多必怨其少則慊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釁作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爲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恒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恒存善故能以善勝人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托謙豈非矯乎以善勝物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廉故夏禹昌言

明稱伐功啓繇陳謨云朕我惠豈其矜功而存惠哉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能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而好伐故發言裁典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婞競乖世則也

大質第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悽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爲之衰大熱焰赫燋金爍石而炎氣不爲之熾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暑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真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爲利死必合義不足爲害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脅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閭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劫子閭謂日從我則免否即殺之以白刃刺閭心閭益執不從也）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廻（崔杼弑齊君使人鐵鉤鉤嬰項欲與立盟共爲要誓嬰終不與）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夫士有忠義之行踐繩墨之節其於平日乃無異於衆人及至處

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鍾山之玉（鍾山在會稽也）寒嶺之松比璠璵梓柳無殊也（璠璵似玉入火即銷梓是楊柳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潤不改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衆木也故袒裼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絶坂而後迅捷露焉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奚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烏號弓以蘭柔木爲之黃帝鑄前有柔一枝烏嘗飛其上鳴吼帝見之曰此木應堪材用也遂取爲弓極美故曰烏號弓哉文云黃帝於鼎湖山上得仙人遺弓群臣見之皆泣又云南嶽山有枯木烏每棲其上

（鳴因名鳥號亏也）勁鋭之質較然易見猶因人獲顯況乃志行難覩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皐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栖之江湖非爲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爲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踈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今富而傲吝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踈慢非行之失彼情變也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沒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遏之富而賑物德不爲難貧而傲嗇行非爲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缾丐水執萑求火（草似龍鬚可爲席人用爇火也）（音普）而人不恡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得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而惠人衣不蔽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傲悋不足故也饑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不賑朋戚人之惡惠及四鄰人之善蓋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于饑穰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窶乏則仁惠廢也（窶貧）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求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責覺樂望人信之實爲難矣

和性第三十八

夫歐冶鑄劒（越王時姓聶名干將善能歐冶鑄劒）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劒無折必加其錫欲劒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爲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漆急則弗牢均其緩急使之調和則爲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漆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也）急者敗於懁促（懁急也古縣反）故鑄劒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懁促故能劒器兼善而性氣淳和也昔徐偃王軟而國滅（周穆王西巡狩聞徐子僭號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鬬北走彭城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

故至此(明武備)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晉大夫性太剛燥後被晉君所殺)鄭子陽以嚴猛致斃(鄭君性太嚴猛後為臣下所殺)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邾莊公懁而自禍此性褊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六國時為鄴令)董安于性緩帶絲絃以自急(晉陽太守)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和剛柔均人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強懦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強弱乖政則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抑其強強弱相參緩急相濟以斯善性未聞誤物而有悔恡者也

殊好第三十九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囷糺結獿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英音)六(莖音)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鼯甘煙(鼯鼠好食火煙)走貊美鐵(獸好食鐵)鴆日嗜虵(鳥似雞高三尺亦日鴆雞)人好蒭豢(食草日蒭食米日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水知寒此之總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嫫頊玉理聃靚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魌醜貌也)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賀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臛鶩臑熊(鶩是鳧臑是蹯即熊掌也)

(責爨以蜜漬之可食)衆口之所嗛(以其味美故也)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噭楚採菱(皆是曲名)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搥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憺(恬靜薰香)春蘭秋蕙(皆是香草)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為黑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猶蕕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劉子新論卷第七

劉子新論卷第八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而蚩尤作亂不用命乃徵師戰于涿鹿之野擒殺蚩尤）顓頊爭於不周（共工氏與顓頊戰於不周共工氏敗績以頭觸不周山）堯戰冊水（未詳）舜征有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戚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夏討有扈（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召六卿以征之大戰于甘）殷攻葛伯（書曰葛伯仇餉湯一征自葛載）周伐崇侯（崇侯虎蔑侮父兄暴虐百姓文王伐之三旬不降退脩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

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擊鼓枹也）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勢（若山陵之戰不逆高水草之戰不涉深平地之戰不涉虛險）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其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龐涓伐韓齊遣孫臏往救兵寡不敵退減竈示弱涓曰我知齊軍怯趍齊軍臏遂於馬陵險隘斫白樹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涓果夜至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乃自剄）千牛俱奔田單之策（樂毅破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不下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余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敗盡復其城）囊土壅水韓信之權（信引兵伐趙請救於楚信令人爲萬余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沮佯不勝還走喜曰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軍半不得渡擊殺龍且）拽柴揚塵欒枝之譎（晉國將也兵少勢弱使軍卒佯突柴動衆望塵起以謂晉兵甚盛也）豕車豕突尹子之術（將軍戰豬以向軍營）雲梯煙浮魯生之巧（魯攻宋城使魯班造雲梯）用奇出于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以衆擊寡以明攻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覩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為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

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窶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為本以仁為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為本卒以齊力為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兕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胥相也靡無也）臨危難而不懼履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臨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醇醪汪流軍士通醉（越勾踐行者有使獻酒一樽踐曰飲吾此酒衆不徧遂以酒瀉河中軍士於下飲之皆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楚莊王出兵天大雪三軍皆東王以溫辭慰勞士卒聞之身皆如挾絹綿）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閱武第四十一

司馬法曰（司馬穰苴兵法）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凋不習則民怠凋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為弃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始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于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辯等列習威儀夫三軍浩漫

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爲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聆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沐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鏌鋣不爲巧者銳而爲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之負者習與不習也闔閭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蓬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就羿學射盡羿之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趙簡子七代祖爲周穆王御馬上崑崙山）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神農時巧工也）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虎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迭是懼奚遽望獲令以練卒與不練卒交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繳修戎器（繳即繕治）爲國豫備也

明權第四十二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爲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人之於事臨危制變量有輕重平而行之亦猶此也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弟象傲周公之誅管叔（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使三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疑公不利於孺子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石碏之殺子厚（厚石碏衛大夫子厚作亂碏殺之）季友之酖叔牙（季友慶父皆魯莊公弟也公有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尚於季友對

日臣以死奉般公薨般即位慶父弒之季友奔立閔公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弒之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季友乃立僖公求慶父於莒莒人歸之季友逐殺慶父鴆叔牙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娶不告弦高矯命者弦高鄭國商徒將財璧欲向外國與販賂遇秦君伐鄭高謂之曰鄭君知秦師來而遣我將珍璧以獻秦師乃言鄭君知之必有預備於是遂我其財而班師鄭國由是得存以絕祀之罪重於不告矯命之過輕於滅國權之義也夫有道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猶甲胄之衛體也介胄禦寇而不可常服權以理度而不可常用自非賢哲莫能處也

貴速第四十三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決謀或同遲緩為下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為貴智能決謀以疾為奇也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燃熛室則飛馳灌之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游者是水之地名也若穿井而救火則熛颺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竊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也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讎而插矢王屍吳起相楚用法嚴峻貴戚盡欲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起走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太子立盡誅射起而并中王尸者陽虎在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桓子囚虎魯人守之虎曰汝能赦我我自福汝於是得出遂曳戈以傷守門者誅不斯須而響德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雖在魏被讒折脅摺齒伏匿更名姓入秦拜為客卿因間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太史公曰秦所以稱帝於天下者穰侯之功也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鼂錯之

穴壖垣中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錯議以侵削諸侯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嘉奏以錯穿宗廟垣為門請誅錯帝日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且我使為之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奏之為錯所賣歐血而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諺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也

觀量第四十四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

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睥掩於針虱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以明之夫觀僬僥之節僬僥國人長三尺知非防風之脛防風國人長四丈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貍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庾桑子也析薪而爨楊朱也非

苟為艱難由性褊悋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韓信不營一餐不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惷不辯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篋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於情小而忘大者也夫釣者雖有籊竿纖綸芒鈎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詹何古之善釣者繭絲為綸屈針為鈎半米為餌垂於萬仞之淵獲盈車之魚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不能與罻羅競獲蒲苴楚國善射弋者何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爛胔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櫲樟之植百尺而蒔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甦之而體大者節目踈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混瀁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劉子新論卷第九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隨時第四十五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蓺禾炎氣赫

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貿章甫者不造閩越二國名在海南衙赤舄者舄履也草屩也不入跣徒徒人首不加冠足不躡履知俗不宜也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弃木子也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折綆也非橡綆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失船一瓠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弊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大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

大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也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故其言雖仁義非惠王所須也亦何異救餓而與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問商鞅治秦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以孟軻之仁義論大王之去邠而不合於世用以商君之淺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義之不可行而刻削之爲美由于淳澆異跡則政教宜殊當合縱之代而仁義未可全行也

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巵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非鏡笄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庖丁晉文時庖廚人解牛適俗所傾朱泙屠龍無所用功平用千金秦龍氏學屠龍術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効徒言夏禹入躶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若男爲耕女爲織之類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爲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而此以仁義儒墨而遇之

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風俗第四十六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薄厚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爲之風焉民習而行亦爲之俗焉是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蕩而忘歸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齊有景公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陳太姬無子而好

巫祝其俗事鬼神以祈福（太姬周務王長女爲陳侯夫人好事鬼欲求後嗣國人皆效之）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其俗侍妻妾於賓客（燕丹使荊軻殺秦王結爲賓客禮納後宮妃嬪侍之燕國習以爲常）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爲俗也越之東有輸沐之國其人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云是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養其母謂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死拆其肉而埋其骨謂之爲孝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煙上燻天謂之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國其親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夷之異俗無足怪也是以先王傷風俗之不善故立禮教以革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下正矣

利害第四十七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恒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爲害害之爲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痤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爲之者以小痛來

而大痛滅則細害至巨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怡性必爲後患菖蒲（香草）去蚤虱而來蚰蜒（百足蟲也）礬石止齒齲之痛而朽牙根躁痛雖餌必至生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瘕疾塡胸而不敢鈹蠆尾螫跗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破斫之患疾螫也酖酒盈卮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鑪盜者弗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虒虎（三目虎亦母虎）在前地有隋珠（隋侯珠也）雖貪如盜蹠（柳下惠弟）則手不暇拾懸穀向心路有西施（吳王

妃也雖淫如景陽(楚人仕至大夫)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昔齊有貨美錦於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衆中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雀初生者皆黃口)(孔子見羅者問曰小雀易獲大雀難獲何也對曰小雀貪餌而大雀奸猾故也)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怵於莊周(莊周雕陵園有鵲尾長七尺周持彈射之心怵惕曰此乃王粟園王勿知之言我偷王粟於是挾彈而退)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

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禍福第四十八

禍福同根祅祥共域禍之所倚反而爲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祅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爲福福之爲禍祅之爲吉祥之爲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爲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爲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即大戎也)強盛以爲福也而有構下之執陳騂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公子出奔於齊齊侯妻之以女)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是以見不祥而修善則祅反爲祥見祥而不爲善即祥還成祅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貪惡鳥也)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祅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

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爲禍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愼以儉誡其身祅見不爲感逾修德以爲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貪愛第四十九

小利大利之殘小忿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忿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爲牛多與金帛置

牛後號牛糞之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塹山塡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爲天下所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忞既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寶塡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胷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之寶以賜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己有而欲有之以此小忞而大禍生

焉寒山有獸其名曰貔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偪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旣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貔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忞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亡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忞之萌也

類感第五十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群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而鍾鳴于晉（晉時蜀地銅山崩天下銅器盡鳴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晉王以淄澠二水合羨與張華歆華曰此羨有淄澠二水味也）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是以飛行者陽之群也蟄伏者陰之類也故曰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胎（月虧即珠生月明變成蚌山海經日月生而蚌蛤消）麒麟鬭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絃絕新穀祭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

握而少陽水類感之也箕麗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鳶自鳴旦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鷄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鷄爲兌禽金爲兵精馬者離畜火爲武神干戈戢興介駟將動而禽獸應之鼉鳴于野蟄應于淵騰虵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

彈角則目揺皷舟而波涌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劉子新論卷第十

梁　東莞劉　勰著
播州袁孝政註
明　新安程　榮校

正賞第五十一

賞者所以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者鬼魅質虚而犬馬質露也質虚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昔魯哀公遲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悕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然

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揉真僞難分模法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釐之重辯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爲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僞易辯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甘之以爲鯉

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此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弃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卽屈原也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蛇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爲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

能辯客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幌緣以金瑰碧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爲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政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亡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大爲小以能爲鄙而

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誚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況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歎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聞前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畧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爝之光可謂千載一選也

激通第五十二

登峭嶺者欲則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
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地
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
之上克己類出蹇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
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
梗柟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痾而銜明月之珠
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秦穆公使
人造弓三年乃成及用不能穿一札欲殺弓工工有
女見公曰此柘生在朝陽之地妾見父粘以春膠披

以麋筋纏之束幹三年而始成公今用射不穿一札
是父合當死妾聞射法左手如格虎右手如抱枝右
手發左手不知公自不知射何欲殺妾父穆公
乃取弓當虎圈而射之矢踰於山過彭城之東斯皆
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
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
拔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
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
佩六國之印秦見昆弟嫂妻竊皆然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且
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主父不爲親友所慶必不
窺五鼎之食偃家貧游齊爲親友排擯後爲齊相遂列九鼎秦鐘而食張儀不有
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儀遊說不遇往趙謁蘇秦秦見之堂下賜僕妾之食
儀怒入秦爲客卿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雎從
須賈使齊齊賜金酒以爲私告國事賈溺廁中及爲秦相
賈膝行謝罪雎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
然我且屠大梁甯越激而修文卒爲周威之師越好學家貧爲人傭作人
息不息人寢不寢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超家
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輟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
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竟征西域封定
遠侯觀其數百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
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趣下駑
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騄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爲

貴以難而昇所以爲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
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爲世用也

惜時第五十三

夫停燈於缸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
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
時時移夫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騕褭迅足神馬弗能
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爲
不朽也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
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掛冠而

不顧南榮之訪道踵跰而不休（老子弟子問道老聃）仲尼恓恓
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義拯世危
溺立功垂楷延芳百世今人進不知退覓齊榮華刻
絶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不能披策樹勳毗贊
明時空蝗粱黍枉没歲華（生為）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
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凉風鳴條
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鬥吟烈悲酸（蟬近秋而悲愁）瑟
于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於菀
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

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
煙者哉

言苑第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
盈匣不可琢為珪璋絲蒲筳不可織為綺紈雖多
亦奚以為也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悖
也信讓乖禮迴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
父（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父攘羊而子證之）蒼梧讓兄（蒼梧國人娶妻極美而讓與兄）信
讓悖也弦高矯命（商人也矯詐為君命）大禹昌言（皐陶謨禹拜昌言曰俞）[illegible]
誕伐順也謂牧圉似桀紂艴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
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為重仁義所[illegible]為
輕事可以必誠理可以情通睹秋月明而知孀婦思
闡林風響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
殺物所慽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夫善
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
如終猶日月也故日之出入懼明月之生死同形天
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慽怨故暄然而春榮華
者不謝慘然而秋凋零者不慽榮凋有命困遇有期

故春榮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
零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
秋露可凝冬木可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
故朁珥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英華英華
歸於枯朽山抱玉故鑿之江懷珠則竭之豹佩文則
剝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人
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神見爆孰知不
智為智不神為神乎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
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

非弧矢也便無斧斤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斤也畫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黛飾容欲以爲豔而動目者稀揮絃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衷而形於聲故強懽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故雷震必塞耳掣電必掩目爲仁則不利爲利則不仁故販粟者

欲歲之饑售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所主而桀紂之狗可以吠堯故盜跖之徒賢於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恚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愼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饑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屈到嗜芰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膾曾晳嗜棗膾苦棗酸聖賢甘之與衆異也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九流第五十五

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道者鬻熊老聃關尹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

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之類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名者宋銒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主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折明辯苟折華辭也○法者愼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罰討

陣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爲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謙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鬬然而薄者其道大觳儉而難遵也○縱橫者闞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弃忠信也○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之類也明陰陽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

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心也○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爲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若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畧偕偭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爲賢二子殊行等迹爲仁道者

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教爲訓若以數行於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隅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續齊諧記

梁 吳均 撰

漢宣帝以皁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鈒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則不返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月十二夜北山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即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六翮逢此網羅鳳翮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陸機詩云三荊歡同株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逐樹下傷瘢甚多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鴟梟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黃雀報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目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顏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

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魑魅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潜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一潜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簪揣其價可數萬錢潜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潜後以此簪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訴天當相報江夫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無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陽羡許彦相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彦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彦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

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

齊諧記　五一

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

齊諧記　六一

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

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

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始也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竪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

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

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部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部即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絶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霜霜侵曉幕何意空

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部文部亦答以銀椀白琉璃匕各一枚旣明文部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委悉之屛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箜篌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絶當宋元嘉五年也

齊諧志怪者也蓋莊生寓言耳今吳均所續特取義云耳前無其書也考文獻通考書目亦云至元甲子吳郡陸友記

續齊諧記終

球川顧氏家塾校行

卓異記

李翱　述

翱所著卓異記皇唐帝功瓌特奇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殊常揮昔而照今貽謀紀述家世徽範奉上度啓不自顯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爲傳說者洎正人碩賢守道不撓立言行已直貫白日得以愛慕遵楷其姧邪之迹覩而益明自廣利隨所聞見雜載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儆暢在心或可諷歎且神仙鬼恠未得諦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殺爲人一途無害於教化故貽自廣不俟繁書以見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子在檀溪

叙封禪併兩朝　　兩即帝位
平賊同日　　三聖子皆登帝位
相有二親　　三代爲相
三拜中書令　　三十二年居相位
二十七年背相印　　代妻父爲節度
與妻父同時爲相　　與使主同時爲相
三拜左僕射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兄弟爲禮部侍郎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兄弟皆掌誥　　四代掌綸誥
座主見門生知舉　　起家二年爲丞相
與同列子爲丞相　　父子皆同揚州再入相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門生先佩金紫　　門生撰座主白麻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叙封禪併兩朝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諜文曰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顚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伏黃鉞而救黎元錫玄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塵業壯斷鼇飲滄溟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又玄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玉諜文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統不定上帝眷祐錫

臣中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紀泰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五十四年祖宗封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

兩即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嗣聖元年二月八日降廬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即冊為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即帝位謹按中宗皇帝即位後復為皇太子又重紹寶位昇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壽王即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遷為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返政却即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即位如何對曰皇唐伏義舉旗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偏方閏位弱才稚立欲相侔埒況高歡乃魏氏翦馬之賊追封為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代國郭元振謹按李邕撰行狀云自我有唐受宰相臣未有二親存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為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無比

三拜中書

燕國張說按中書故事本云說三拜此命終始無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為友屬隋

室亂未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雖徒步風塵未嘗自失不得已而調集吏部高孝基有知人之鑒見玄齡嗟嘆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即仗策詣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爲謀主一屈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終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背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庫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代妻父爲節度

韋皐張延賞婿韋皐初自鳳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及朱泚平入爲右金吾將軍時延賞已爲西川矣四年之代領茲鎮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與妻父同時爲相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爲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爲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珏按德輿杜公神道碑云早忝賓府聯台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辟珏爲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間珏已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爲相正共珏同列相庭當代以爲盛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爲正丞相其後以南省事踈乃帶平章之號然非耆德碩老有嘉名者莫得居之爲程由是故相出鎮三年此官不支於右振古爲盛矣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韓弘(汴州)公武(鄜州)田弘正(魏博)布(原涇)按韓弘田弘正兩人皆稱有功憲宗英特爲兩家父子同時爲節度使或曰當代爲美又曰王智興河中子晏平靈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羣刼徐州晏平用賄十萬貫取朔方其未久又坐贓貶永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爲禮部侍郎

崔邠鄘鄲按國紀以文章取士儀曹選之以登

第吏部得補官方卹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由奏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鄭鄲兄弟三人皆任此官斯爲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夏除岐下蒲）憲（鄜州）愬（隨襄岐帥）魏聽（夏霻幷滑州）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麾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盧簡能（夏州）簡辭（河孟）弘正（昭義）簡求（鄜州）按使下書記

必擇有文學得時稱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無比

四代掌綸誥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從嘉貞至弘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爲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爲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昕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躭按故事考功員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邇來取士益以爲重而座主見門生知舉猶蕭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總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爲美

起家二年爲丞相

張鎬按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

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宋璟與蘇瓌子頲同時爲相按蘇頲除紫微侍郎平章事時璟歎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爲丞相至如寬厚博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賢明則頲過其父推此爲論繼代爲相有如此頲與其父同秉衡者古無所聞璟初共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德重矣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爲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爲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爲相則無其匹況吉甫以忠明博達事憲宗德裕以清直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之與蘇瓌父子相望爲優劣況頲不再相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爲難及也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爲盜憎入朝遇刼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爲小人害其才横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竟自爲蔡州節度使至郾城三師兵不敢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分青州兖州爲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同時爲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大和五年

册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焉當廷以侍中中書令爲正相艱難以來以寵用武臣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爲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自釋褐四年之内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内難服闋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門生爲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玄宗初置翰林待詔尋改爲學士以備顧問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并領詔誥每授相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内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兖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時代榮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説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 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 孫濛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 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爲佳美者耳

卓異記卷終

資暇集

資暇集卷上

隴西李　濟翁編

車馬有行色　今兒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栫栁下季後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覩習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謬歟（一本歟其誕歟）

不拜單于　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熟諷詠至於垂白莫悟賦題之誤刊皆詮焉昇在甲筆何不詳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豈能尚醉而不解醒耶（一本無醒字）

行李　李字除莫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㚔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祿里漢四皓其一號甪里甪音祿今多以覺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角音錄祿或作甪角字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錄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甪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東則角星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錄爾然錄字亦音角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𦢊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知角錄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夫人鬊爪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腭際聲綠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内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公正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爲角何忽後學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祿音

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便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不樂矣寔爲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巳沒之句上句云秋風正蕭索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蟲霜旱潦 曲子并辭名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或云蟲傷水旱且以爲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何也蟲傷宜爲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閣羅鳳爲閤羅鳳者辭則河內王爲何柰王檣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論辯

生子給 俗生男必給云女女給云男意者以其形新䰟怯慮鬼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後主尚欲悅后兄光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爲忌諱乖歟

戲源驛 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傍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爲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櫰櫰音懷實語訛強名也當呼爲梅槐槐在灰部韻音回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演亂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櫰之義也直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瑰耶玫瑰瑰亦音回不音瓌其瑰字音瓌者是瓊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

藥欄 今園廷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籞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一本無作藥闌三字

月令 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

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晝寢 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卧息也梁武帝讀為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為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然則曲為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為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 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為韓文公讀不為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為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為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為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 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其字以朱發平聲即為其字發上聲變為其字去入又改為其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為難

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指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毋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丨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毋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字之毋皆呼為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无下上既无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為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

略有異至於科段乎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
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
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
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覶之
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
獵云詩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
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
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
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
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

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
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
其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
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
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
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
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
以上句云膾鯉臇胎鰕因注詩曰炰鱉膾鯉五
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鱉爲炰鱉以就毛詩
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
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
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
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爲搴即下句亦宜改膾爲
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
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炰搴耶斯類篇篇
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
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
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
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
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

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唯矛楯而已哉
杜度世儆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
曰杜不名度其人則冷哂曰韓文公諱辨亦引
之子獨不然妄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
故不敢與之言歸而自紀曰按篤論云杜伯度
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
隱而舉字（猶稱通名微字犯漢武諱稱字通是也）後人見其姓杜
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爲杜度明知度非名
也且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
度實爲一家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眞而從韓

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對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不耐熱見月亦喘然魏鵲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爲據斯甚踈闊如此則孟言魏烏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既云魏鵲則風事亦用漢鴈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頗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即燃萁煮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褒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雖梁人褒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爲捷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渭陽 徵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茲失於識豈可輕相承耶審詩文當悟皆不可徵用矣是以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欷又有思戀二字亦不可輕用其義類此故附說之亦見詩矣

方寸亂 今見他人稍惑撓未決則戲云方寸亂矣此不獨誤也何失言甚歟按蜀志潁川人徐庶從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爲其所虜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耳今母爲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弃蜀入魏苟事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娃傳引用雖非正文其爲此事則云善矣

綠竹猗猗 詩衛淇澳篇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䟽稱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爲白脚蘋成云即鹿蓐草又云篇竹似小藜赤莖節韓詩作薄[illegible]亦云薄篇竹則明知非筭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朓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爾按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弃也故盡引陸郭之注䟽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顯論今秘閣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參誤多矣故愚撰十四代蹋疑史目以別白也

【萬幾】萬幾字出於尚書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案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晉太宗為丞相時於事動每經年桓温患其稽遲而問對之曰萬幾那得速耶斯對眞得書義近者改爲樞機之機豈尚書之前別有所見始未聞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錯謬且叶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也

【請長纓】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吴正史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叙請纓事讀者誤合為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匈奴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畫吉凶於虜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按班賛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斷可知矣

一資暇集上　十一

【酇侯】蕭相蕭何封為酇侯舉代呼為醝有呼賛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賛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賛不音醝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賛不能痛為指揮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賛今多呼為嵯遂使後學見今呼為嵯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學家自文頗孫撿斐龍駒夊小顏之徒皆作賛音卿不得云今多呼爲嵯矣所以吏舉之者貴好學知司馬公之失矣

一資暇集上　十二

【御史烏】御史臺有柏及烏國在朱博之前也漢書敘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為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為大夫願盡力為百僚率哀

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栢自博裁烏自博
集職由蒙求朱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
盡然也

【[illegible]】除授二字當路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
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堂除而亦
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賀
書題之云送上新除某官以除故乃以詛新官
但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
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
義理或以拜授爲除及載本語則義旨宛在今

聊舉其一 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爲三師表云
臣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傅是也又漢王彭祖
每二千石至其國則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
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
也蓋初除贊移出之館亭爾以臨岐路故迎之
於此除之夜明如皎月其可不悟哉今授代無
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惟此話允當其有謂
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傳官與新人也

【[illegible]】近有因覽授之說問予曰今新拜官非恩
薦之地僉申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
却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
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慎戰戰
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徧謝其暗合耶常行學家
之教也

資暇集卷上

資暇集卷中

隴西李　濟翁編

甘羅 世咸云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戰國策云爲不韋甗孫）因説趙有功始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 武職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必竪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今者押牙既作押衙而牙門亦爲衙門乎

揚州 揚州者以其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鋪誤也

俗醬 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爲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日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　歲調鼎之用故紿云雷鳴不作醬腹中當鳴所貴令民不於三二月作醬恐奪農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爲限亦不須避雷但問救邇得法否耳

座前 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貽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輕遂致坐前無義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字空前可矣（至如閣下字案禮云凡諸侯朝覲會遇儐介將命文書不指斥是以天子則曰陛下太子曰殿下公卿已下曰閣下或云執事足下侍者應劭云此蓋言進漸之辭也今無貴賤通書皆云閣下其執事足下不施用矣侍者一二字移於道者僧徒山人處士之儔豈獨斯一二字相借與行路之人詣其品貴王有下慈者之斯不當謙柔體何）

起居 人卑致書將結其語云附狀起居狀字下直如候字也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語既不了理遂有乖未吏短啓亦然也

不僅 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苟云僅句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文不近人情也

[illegible] 今代多稱故水桐彭原李公謂其子廊

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鄒子晝蚤修辭賦而鄒不擇皂毛案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之甚其誣辱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語耶（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鄒）

朝祥 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按戴記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評其不待明日而歌斯又是以傷

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偏示禮終至明日復叅公務無樂不爲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其物又曰夙興云云足知前夕除廢以爲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今任脫服假內反不見親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人來見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見卒哭之後月旦月半以朔望爲詞不見親賓遇節復如是出何典歟至有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告退宜矣若以爲辭未敢聞命（朞功之服朔望冬至俗禮外罕安縞素而又公除之後官入賁此殿豎囊襆多似殆中惜哉）

辰日 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爲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成服 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無敢踰之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五日之僭者夫禮等於天實崇大之事也非小生所宜談但以前序從朝故略舉（此見禮記第十八卷）

出城儀 寒食拜掃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塋百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饗何殊今多白衫麻鞋者衣冠在野與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曰時之例矣又案唐禮凡叅辭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政授皆見所以示仕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抑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暫去襴板即可矣皆悉白衫麻鞋

何以表軒冕耶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式往往
仍有自宅便麻衣絲屨而去尤爲不可或曰今有復在綫或有巾褊行上墓衆辭禮余謹不敢且又新婦絲鞵具花鈒襪袖夫兒郎既衫鞋即須新綸素色淡粧大乖宜也

忌日 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齊閤飯不軍之疏晨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外賓抑客書得叢事暮當賓眹弔不必黃昏客遠者回也其書也尺題留而不

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挾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食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抑制耶或闕近代有其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常膺問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合作武豹字曾有得處偶忘之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污其身自眕所聞每嗟所未見因覽列女傳見陶答子妻所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乃知惠說自此爾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嵓穴靜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

引從 常憶幼時見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巾筒笏囊位下卑行者俾前行呵逐開路位高行尊者得以默而近馬其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蓋饒謙之去就也意者偏遂便於高尊處今則反是笥笏前引以爲尊殿乘訖而無序何耶

拜禮 夫拜者禮之特所以申敬恭之儀故周禮有稽首頓首振動吉凶奇褒肅九等之拜以示戚靈而觀容止也其非至親行卑者拜則接捧示止之不敢當之意今卑謙太過反不敢接捧而鞠躬側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盡禮深拜又書狀弔慶辭謁並削去拜字以敬尊官都華古風

卜則嫗 非卜筮者必話來道茂之行有嫗一無所知大開小肆自來而卜曰者必白嫗於來門賣卜其神乎俾來覆之來言休則嫗言咎來言咎則嫗言休顧後中否來嫗各半或有折話者

[illegible]僧公明門前媼也咸誤矣案衍子云齊有
[illegible]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
[illegible]蓋是予家設理之詞後人呼聲
而至是愚欲歸實故證之
[illegible]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
[illegible]為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
[illegible]上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
[illegible]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
令[illegible]並非之也案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為
[illegible]人姓毛詩盧重令令之令狐氏之令也律令是雷邊捷鬼學
[illegible]知[illegible]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
[illegible]之疾走也

[illegible] 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為東王公墓
[illegible]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
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為東
方朔墓故當時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為東
王公後代必更轉為東里子產矣（有光祿坊內古冢新記）
（[illegible]武時人以與永樂者對遂目為王母臺張郎[illegible]常於鈔中見光祿者是漢朝王陵母）
（[illegible]號賢呼為王母所以[illegible]于公故附于注）
[illegible] 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為蜀馬

今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為宣州蜀馬語
習不悟良可笑焉有似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
為陝州吳兒（同州桂 劉亦州然）
蹙融 今有奕局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蹙融融
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
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蹙戎者今之
蹙融也學者因已知之
錢戲 錢戲有每以四文為一列者即史傳云云
所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
疊映欺惑也疾道之故譌其音音攤為蚕齕反

音鋪為蒲厥義此耳今人書此錢戲率作樗蒲
字何貶樗蒲之甚耶案樗蒲起自老子今亦為
呼盧者不宜雜其號於錢說攤鋪之義較然可
寓直 常見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徒以當直字俗
稍貴文言而不究其義也案字書寓寄也寓直
二字出於潘岳之為武賁中郎將晉朝未有將
校省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
是當直安可云寓何異坐自居第而稱僑做也
端午 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
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

義無取爲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五日苴三十年端五之義別有說

俗字 俗字至駮𠔉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走之趨今皆以多居走非也（鯖音）焦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一火剩也爪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巳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

俗諱 俗之誤譚不可以證者何限今人呼郡刺史爲刺史謂般涉爲官涉謂茜爲塹食魚謂鱖爲桂以鼻爲訴人振鼻爲噴涕吐口爲噯富（不殊知噴嚏噯噫者音臨啟鼻氣噫出）熨斗爲醞剪刀爲翦帽爲慕禮爲里保爲補褒爲逋暴爲步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挽歌 代云挽歌始自田横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也如是則已有久矣

席帽 自便服乘馬巳來既無帷蓋乃漸至大裁帽席帽之障蔽近年時態唯修虛事至於致恭尊高不敢戴上馬宜矣直有出門猶露（首面如之何）

資暇集卷中

資暇集卷下

隴西李　濟翁編

非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玼蕃中皆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玭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閭閻孩孺相脅云薛尹來咸類此也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麻祜廟在睢陽鄜方節度李丕即其後丕爲重建碑）

不及劉 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寫劉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弃草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劉復訛爲唾爾

三臺 今之膗酒（膗合作啐啐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促樂是也故且作膗字貴賤易識爾）近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

忌心抑斧其厚遺亦近之

借書借借上子亦反下時夜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為癡

卷白波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也

龍鍾亟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輙以愚見鍾即涔爾涔與鍾並蹄足所賤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潑矣義當止此餘俟該通

嚏呪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邶終風篇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嚏之也鄭又稱古遺語每嚏云人道我以為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得其願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

阿茶公郡縣主宮禁呼為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為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已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為宅焉

下俚俗呼下俚家為鼎李家者秦人云以俚與國姓音同不敢聯下字呼因改為鼎下聲遂近亦以家美故也

揚聲喪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聲以助主人之哀者謂之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案其嘪嘪然宜呼為羊聲義取報羔羊跪爾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

屋頭俗命如廁為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為沃頭焉

車輊俚語以車頓前為質者乃由不識輊字故也輊音致詩云如輊如軒前重為輊後重為軒俚見輊字似桎字便以支乙音呼俚語之鄙凡者類而忍從可知矣至如見馬首之低昂遂為頭質乃由車頓之誤也亦宜云頭輊其義與車同矣

竹笪篾篷條因江東呼為笪今京洛皆呼為竹

笪（今俗字音笪爲怛蓋此字音旦又音闥當是有於笪旁書旦闥二音者遂誤合二音反謂是但遂以成俗）余嘗因市此呼作闥音爲輕薄所嗤曰
眞村裏書生余應之曰聲亦呼作旦音知乎（若是者又多難悉該）

驢衛 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
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衛有冑
曹也因目爲衛（自前漢有直廬郎吏居之今則衛士處之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廬舍以宿衛士是也）

邦 呼奴爲邦者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
豎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爲豎高歡東魏用
事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誤犯歡奴杖之歡諱樹
而威權傾於鄴下當是郡寮以豎同音因目奴
爲邦義取邦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豎爲
樹故歇後爲言今兼刪去君字呼之一說邦字
類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賓則拜

措大 代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
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
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焉或云往有士
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
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
因總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名家其州溝
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爲
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抱木 南土有木以抱爲名者言其輕滿不能成
斤亦以造器滿抱如無因以懷抱名之也南土
多陂塘多生水松其抱木盛於水沫依松而成似
松之疣贅浮繞其株悉去水面三寸原其化徵
假松之氣爾故其臭方其質輕抱木突輕於赤
脚誠哉斯言然余爲南漳守命工爲函匣筒韗
抑造清明毬卯輕齎而歸北人莫不稱便而（異焉）

薛陶牋 松花牋代以爲薛陶牋誤也松花牋其
來舊矣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
幅大不欲長之（賸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
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牋今
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稠桑硯 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愚之叔翁宰虢之
朱陽邑諸季父溫凊之際必訪山水以游一日
於澗側見一紫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
　　隨至遂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
文復無刓缺乃曰不刓不燅可琢爲硯矣既就

琢一硯而過但惜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歩許
往往有焉又行乃多至有如拳者不可勝紀遂
與從僮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斲時有胥姓巧
諸斲之形出甚妙季父每與俱之澗所胥父兄
稠桒連肆人也因季父請解胥籍而歸父兄之
業於是求斲開席於大路厥利驟肥土客競劾
各新其意爰臻諸器焉季父大中壬申歳授陜
令自元和後往還京洛每至稠桒鐫者相率輒
有所獻以報其本迄今不怠季父别業在河南
福昌邑下至於弟姪市其器稱福李家則價不

我賤（然則其石以爲書器亦施於硯）

石鐵餠 石鐵餠本曰哮餠同州人好相哮將投
公狀必懷此而去用備撍牢之粮後增以甘辛
變其名質以爲貢遺矣

李環餳 蘇乳煎之輕餳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
中余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
前步月洛之緩福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餳時
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
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從叔聽之鎮河中
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餳其法寧
聞傳得唯博[illegible]耳人竊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
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

風爐子 以周繞通風也一說形像名烽爐子理
亦近焉

相思子 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
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
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
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穞豆處于甲中通
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甘草 所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
其藂似薔薇而無刺其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
淺紫而蘂黃其實亦居甲中以枝葉俱甜故謂
之甘草藤土人異呼爲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
漳亦有故備載之

投子 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
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
之書骰即股字爾不音投（史記蔡澤說范睢曰博者或欲大投裴駰注曰云投瓊也則知以玉石爲投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熊白啗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
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

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愁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月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羡色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鏤劉 今鏤生肝肚爲飯食之一味曰生肝鏤劉言其細切如剛鐵之義一說名生肝虜非言似胡虜祭之餘肝聲訛故云鏤劉也凡諸飯食名號字余撰藂王子泉僮約并雜字在集中言之詳矣所未該者今之五味晷餉瓜茄及豬肉俗謂之丑甲音者而臆脯腊胅字反是字書内煠字音丑獵者謂呼丑甲反爾此字火旁云下木別有火旁世世下木音士甲反是沸湯渫菜字其音丑獵者義由暗煠也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書渾沌而食避之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餺飥乖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辨可也元和中有毅僧鑒虛以羊之大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鑒虛今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率多此類也

阮咸 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咸大曆中愚之再從叔翁司徒汧公之鎮滑也因與賓客會琴話及斯樂曰往中宗朝元賓客行中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獲其銅鑄成者獻之元曰

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木爲之音韻清朗頗難爲名權以仲容姓名呼焉于今未蒙佳號況阮云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其形象月其聲合琴自爲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今人以爲李崖州在相日所號非也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此即是也案後周書云武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既彈五絃臣阿敢不同百獻則周武所彈乃是今之五絃明知前代凡此之類總號琵琶爾又案風俗通云以手批杷謂之琵琶自撥彈已後唯令四絃始事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餘所云貞觀中裴洛兒始弃撥用[illegible]以指琵琶足是不知故事之言也又因此而徵今之五絃之號即出於後梁宣帝之語也布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指反不得古琵琶之名都失本義也

琴甲 令彈琴或削竹爲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汧公也嘗患代指而舊甲方墮新甲未完風景廓澄援琴思泛假甲於竹聊爲權用名德既崇人爭倣効好事者且曰司徒甲夫琴韻在乎輕清且竹於自然之甲厚薄剛柔殊矣況弃眞用假捨清從濁乎蓋靡知其由也至如箜篌之與秦箏苟能去假還眞其聲宛美矣（樂中谷襍論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恒聞孟嘉此義嘉曰以其漸近自然故知甲僞從眞矣）

茶托子 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楪子之央其盃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爲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爲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焉（貞元初青鄆油繒爲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爲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昇平崔家則知矣）

資暇集下　十

折刃子 起於郭汾陽書吏也舊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陽雖大度廓落然而有晉陶侃之性動無廢物每收其書皮之有所務下者以爲逐日須取文帖餘悉衣貯每歲終則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須所務之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督吏不暇剪正隨曲斜聯糊一日所由務刃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急覺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環勢如於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榼其書而務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眞郭子儀部吏也（言不學折刃也）每話于外後因傳之蓋妙雜其

書題箴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滿閽者之袖而潞帥郗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敘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遣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路時阿跌光進帥麟覽盈幅手字知誤畫時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令籤記以送故于今成風也

資暇集下　十一

閒狀 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朱崖李相貴盛於武宗朝且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爲舊刺輕之刺䫉紾相扇留具銜候起居狀而今又益競以善價紙如出印之字巧諂曲媚猶有未臻之遺恨井丹禰正平生於今日其亦如是乎

藥忌 醫方云牛膝忌牛肉余好窮物性嘗於冬日以牛肉裹牛膝經旬肉藥俱不敗因知始栩

此論意者徒以名類然也即思本草云蒐茨令人臍下常痛斯堪絕倒若爾則王莽末南方餓甿掘食何不東觀書載其多患脖臍氣乎牛膝之忌當由痔疾不宜食雑肉痔風也偶然此肉發動腸風而病名與蒐茨同爾

席帽 永貞之前組藤爲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色罽代藤曰氈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爲臺丞自化理第早朝時青鎮一帥拒命朝廷方參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偉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欻飛時晉公繫帽是頼刃不即及而帽折其簷既脫禍朝貴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折簷帽尚在裴氏私第）大和末又染繒而復代罽曰疊綃帽雖示其妙與氈帽之庇懸矣會昌已來吳人衒巧抑有結絲帽若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廁焉（近又染藤爲紫復以輕相尚）

被袋 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比者遠游行則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邐迤竄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爲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餉遺豪徒詭而不用也

注子偏提 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

繩床 近者繩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樣言高不及背之半倚必將仰眷不遑縱亦由中貴人朝意也蓋防至尊賜坐雖居私第不敢傲逸其體常習恭敬之儀士人家不窮其意往往取樣而製不亦乖乎（繩床當作承字言輕齋可隨人來去）

資暇集卷下

梁川顧氏家塾梓行

周秦行紀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卻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清宮邑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

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

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

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

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絫(若)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

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
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
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
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
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周秦行紀

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於雒群書盈厨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畧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時之光啓二年十一月大駕在褒中前

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啓序

本事詩目録

目録畢

本事詩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絶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絶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

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

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娶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

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右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

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匣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

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失州名）郡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韓翊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蓽門圭竇室唯四壁鄰有李將妖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荅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

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翊隨
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
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
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
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
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
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
至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
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
涕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

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
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候將
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烈自許願得
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
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
趍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
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
示之挾上馬絶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
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吒利初立功代
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

希逸抵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
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
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
韓翊後事罷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
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
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翊翊殊不得意多辭
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
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
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
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

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
與德宗批曰與韓翊時有與翊同姓名者爲
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
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韋
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
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
復爲汴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夙
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
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

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没二子悲戚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為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

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虞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言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髮鬌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

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髮鬌字亦作低墮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遺傳也

大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為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

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秖應偏照兩人心 首欠一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秖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荅老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秖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涕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眞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眞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

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為累奈何不數日出為連州刺史其自叙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靜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

元相公稹為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為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遊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即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偏問座隅山水則褒如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漸識平生故交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摘別一作船行酒思臨風亂霜後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愉古今情邐迤七盤路陂陁數大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雪水畔何山松栢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

一作本事　十四

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座上即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盡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

一作本事　十五

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　玄宗聞之名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

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遒利鳳跌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疏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為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行名後又題詩曰舳艫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

一問津吏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吳武陵有文筆才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部內刺史贓罪狼籍勑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鸞鶵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illegible]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illegible]內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母忽於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勑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岧嶢龍君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

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
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
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
吟咀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
門聽淛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
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
木取泉遥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凋待入天
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
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
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
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
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
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
十餘乃卒出趙魯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
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
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
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
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
詠爐中石鼎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
骨刳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
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
漲膨脝坐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
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
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罌
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
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
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
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
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
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
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
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
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
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
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
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
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

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遘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

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上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殁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妥皆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兮邁音信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殁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秖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

曰詢此嘲曾不爲皇后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蹋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趂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搆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孝字元一

立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萋萋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而笑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欵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沈佺期曾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群臣皆歌廻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廻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內宴中宗命群臣撰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汚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卻貓兒相報上中宗亦以金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嘗謂之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廻波詞有優人詞曰廻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秖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本事詩畢

續博物志卷第一

唐隴西李石

張華述地理自以禹所未志且天官所遺多矣杜所不載以天包地象緯之學亦華所甚惜也雖然華倣山海經而作故畧或曰武帝以華志繁併芟而畧之余所志視華歲時綿歷其有取于天而首以冠其篇次第倣華說一事續一事不苟于搜索與世之類書者小異而比華所志加詳

爾雅既曰釋天不得不畧言其趣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竝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四曰昕天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六曰安天晉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

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
天圍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按考靈曜云一
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
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圍周之里
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
此爲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
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
四表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
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

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數也
日有九道故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鄭注引河圖
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
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
律歷志云角一十二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
八箕十一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
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
六觜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

翼十八軫十七此三百五度一十八宿之度也
丑爲星紀初斗十二度終于婺女七度子爲玄枵初
婺女八度終于危十五度亥爲娵訾初危十六度
終于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度終于胃六度酉
爲大梁初胃七度終于畢十一度申爲實沈初畢
十二度終于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六度終
于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于張十七度巳
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于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
軫十二度終于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于

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于斗十一度
漢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
元豐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
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
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曰
旃蒙單閼丙辰曰柔兆執徐丁巳曰強圉大荒落
戊午曰著雍敦牂己未曰屠維協洽庚申曰上章
涒灘辛酉曰重光作噩壬戌曰玄黓閹茂癸亥曰
昭陽大淵獻甲子曰閼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

亢奮若
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
則曰脩寎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
皐六月得巳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室相八月
得辛則曰寒状九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
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辜十二月得乙則曰
橘滁
八分二十八宿為十二次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
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
三四十一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是歲星
年行一次也
山海東荒經云太荒之中曰大言日月所出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
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河圖括地象云二
儀氣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
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為天
廣雅云東方蒼天東南陽天南方炎天西南朱天西
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
淮南子云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
明登于扶桑是謂朏明音斐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
于　泉是謂早食次于桑埜是謂晏食臻于衡陽
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山名是
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回于女紀是謂大還
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息
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
謂定昏日入崦嵫落棠山經細柳入虞泉之地蒙谷
續博物志　卷十
之浦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
之中也
漢書云日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
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曰北陸分
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
方謂之朒亦謂之側匿朓健行朒縮遲
周官天星皆有分野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
州斗女揚州虛危青州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

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星張三
河翼軫荊州
鄭司農云保章氏五雲之物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
白喪赤兵荒黑水黃豐東方朔別傳云凡占雨常
當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致兵白致
盜烏黑多水赤火
京房風雨占候曰黑雲如一疋皂二日中一日大雨
二疋五日雨三疋十日雨
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呂氏春秋云東北曰炎

風亦曰融風東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曰巨風西
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王充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
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春
秋震夷伯之廟謂霹靂破之是也霹靂俗字也
梁太后信兄冀誅杜喬李固雷震憲陵寢屋
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一歲三十六雨
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
衆則竹葦受之一曰天酒虹依雲陰而晝見于日

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
炎帝赤精之君火官之臣火庭氏也
明皇在長安詔一行鑄渾儀及太衍曆先是漢洛下
閎云此曆後一千年差一日有聖人出而正之至
是果一千年因以一行爲聖人僧一行本名璲俗
張氏後出家改名敬賢遷化詔起塔銅人原謚大
惠禪師并御製碑八分書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推測
者多變如畢有十七度半觜半度星既不當度自

不當用爲宿星度皆以赤道爲法黃道則有邪有
直與赤道不等
劉知幾曰兩曜日星麗于天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
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必欲刊之國史施
于何代不可也史記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班
固天文志非漢事而隸入漢書已乖越矣且如熒
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潁川
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
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羲素魄之躔次黃

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于人事乃編之于策書夫

曰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

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藕生應月

閏月益一節芋以十二子爲衛亦應月之數也

俗以五月雨爲分龍雨一曰隔轍雨

雲五色爲慶三色爲矞或曰外赤內青爲矞楊雄曰

紫蜺矞雲朋圍日君子小人竝進也

郭璞曰蓬飛磑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蝶也傳曰雷不

盖醬令人腹中雷鳴月上下弦之時𤓰醬輙壞里

俗忌之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有二說鄒衍以五行相勝爲義

劉向則以相生爲義漢魏共尊劉說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

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

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皆謂之天第一王屋山洞天

周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其次委羽山洞天周回

萬里名大高空明天其次太玄總真天其次三玄

極真天其次寶仙九室天其次上玉清平天其次

珠明耀真天其次金坛華陽天其次左神幽虛天

其次成德隱玄天皆仙人所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

地大絃于是乎有雷有霆木中有火乃焚大槐人

間往往見細石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或謂云霹

靂楔按玄中記云玉門之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

人歲歲出磧數千名霹靂磧給霹靂用從春至秋

乃罷禮記有雜金鑽牛骨鑽鑽與磧同音相合切

京房易傳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

人隱虵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

漢博士劉熙曰豫并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

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且遠

也

續博物志卷第一終

續博物志卷第二

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以歌四章贊之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潤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生子七月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莫敢近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

禽經曰鵲飛則蛾沉鵙鳴則蚓結又曰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白蟻聞竹雞之聲化爲水竹鷄自呼泥滑滑是也或曰白雞之雄亦能化白蟻

鸛性耑帶每遇巨石知有蛇卽如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轉南方學其法伺其養雛緣木以篾絙縛其巢鸛必作法解之乃于木下鋪沙印其足迹而倣之

暮鳩鳴卽小雨朝鳶鳴卽大風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北人以鍼敲冰南人以線解茶

高誘注淮南子云方諸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許慎說文曰諸珠也方石也

有一國王小夫人生一肉團大夫人妬之作木函盛之棄河水後河邊人得之肉破生千小兒勇健欲伐父王國小夫人以乳五百道射小兒口遂號爲佚號爲賢劫千佛

帝嚳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商之先一生周之先商後封于宋都商丘

今上于前朝作鎮睢陽洎開國號大宋又建都在大

火之下宋爲火正按天文心星爲帝王實祭分野天地人之冥契自古罕有

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

老君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有娠七十二歲而生于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長一十二尺

佛者本號釋迦文卽天竺釋迦衛國王之子于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有三十二相當周莊王九

年魯莊公七年夏　星不見夜明是也
鼉脂得火可以燃鐵
佛以二月十五日夜出家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
盜國論云蜀中本無獠犍爲溫陽山谷洞中褱壞而
出轉轉漸大自爲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蚤地
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肉則生蛆蛆化爲蠅蠅
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
日月蝕而私者生兒則多疾日月晦朔弦望而私者
生兒則愚癡瘖瘂鈎瘯疾逐陣而私者生兒多

凶暴無禮亦猶木日造酒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蟲
九焦日穫穀則不生牙六合日遺鬼鬼不去火日
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
麈尾能留紅拂氈氈不蠹
驢糞烟殺蚊壁虱
李衛公言鵂鶹鬼鵁鶹獸火孔雀辟惡
水母生兒無目龜鼈生兒無耳
桐廬人嘗伐竹遺竹兒一宿竿雉頭蛇身猶未變乃
知蛇爲蛇蛇爲雉蛇爲雉頭先化曾于青

路上見之
鶴所以壽者無死氣于中也
河水東北有石室室中若有積卷因謂之積書巖
見神人往還世人不悟其爲仙者又謂之神鬼彼
差目鬼曰唐述因名其山曰唐述山堂曰唐述窟
道術之士多往棲焉
巫咸山在安縣東南巫咸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
群巫所從上下大荒西經曰巫咸卽巫朌巫彭巫
姑巫眞巫孔巫抵巫謝巫羅

先提山有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
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
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
彈郡有罪人從之禁防不過十日死也
直菊可以延齡苦菊可以瀉人張華云黃精益壽鈎
吻殺人是已
子程子曰昔洛陽北部有婦既生子病不能自舉乳
求他婦負哺之子嬰及孩母疾不間于長不識所
育母負哺者盜其愛二母忿鬭于庭子佑負哺者而

反哺其生母

有人爲山魈所祟或教以爆竹如除夕可弭乃用其言獲安問之則曰此荆楚歲時記以辟山魈鬼陰冷之氣勝則聲陽以攻之

萐莆者其狀如蓬枝多葉少根根如絲葉如扇不搖自動風生主庖厨清涼驅殺蟲蠅以助供養堯時生于庖厨爲帝王去惡孫柔王充白虎通云太平時萐生于庖厨中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倚一尺冰置之熱厨終夜不能寒

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今世有馴養之鶴聞歌曲拊掌而舞者習之也

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

雛烏形類鴉烏純黑而觜紅亦曰阿雛烏鴉反哺爲慈烏腹下白不能反哺爲鴉烏白頸群飛爲鸒烏大而白頭爲倉烏卑居爲楚烏又鴉烏爲賈烏莊子曰鴉賈也

相家說人臣得龍之一體當至公相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鱣黃魚口在頷下無鱗長鼻軟骨俗謂玉板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

網魚得鱮不如啖茹

南越志曰烏鰂懷墨而知禮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初書迹如淡墨逾年墨消空紙耳

抱朴子蟾蜍壽至千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卅書八字

裴頠崇有論曰烏有胃肺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

蠶以無胃而育

聒抱者鶬鶊鸛鵲也影抱者黿鼉龜鼊也

視鵙制柂覩魚制帆

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張詠布衣時遇之

海蟾子姓劉名昭遠華山陳摶館之道院與种放往來

廣德先生杜光庭處州人仕唐爲内供奉避亂入蜀王氏爵爲師臣

爾朱先生僑蜀廣政中飲酒食　臟渝州刺史謂其

幻惑以竹龍沈之江至燕爲漁人所得上昇嚴補
闕得青金丹方朱桃椎薛稷圖其形傳于世

呂洞賓謂矦生曰蛇蝎天地淘以自然之氣使之生
以遂性殺此救彼有損無益取紙隱語三口共一
室室畔水傍清乃呂洞賓字

陳希夷先生一睡或千歲或三數月近亦不下月餘
留藏真息飲納王旋吾睡真睡也曾與毛女游

鯉魚大小竝三十六鱗

蝟能跳入虎耳中見鵲便自仰腹受啄

水蛭亦如魚千經三年得水猶活

蛇蛻塞兩耳治瘻疾覆盆子是苺子笮取汁合成膏
塗髮不白麞鹿非八卦辰屬不葷臛能溫補于人
生死無尤道家聽用爲脯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
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巳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
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
更有一黑虎入觀來銜一道士射之不中棄道士
而去令千是申府請弓矢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
或金簡玉録冠帔髮骨甚多其觀遂廢爲陵使之
居也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
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安所在夫徑至墓開棺
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王導曰此
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惠帝世杜錫家葬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
婢尚生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
六嫁之有子

太和中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日
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破棺得一生婦
人視其墓木可三十歲

南方水凝其大如粟類鼻涕聞人氣則閃閃而動睛
人體成瘡以射香朱砂塗之愈

續博物志卷第二終

續博物志卷第三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文王長十尺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秦時有奇士巨毋霸長一丈大十圍本出于蓬萊○魏時有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堅皇始四年有長人身長五丈是月霖雨河渭汎溢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屐指長尺餘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光武時潁

川張仲師長二寸東方朔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鶴國男女皆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不死

子華子曰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洸而下浮為百福之聚是百神受職于庚也帝乃採銅煉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大鑪者鼓陽化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氣也群龍者衆陽之氣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閟而心術之變也于乘衣冠者帝之所以善世救俗之具也甚矣世之好怪也後世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為羨慕者左右伎許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于黃帝之所造也

玉局觀洞高駢帥蜀取罪人以繩絆其腰令探淺深經兩日方絕出青城山洞天觀門

巫山道士黃萬護以符藥救人蜀王建召之鋪艸席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

間凡火服之反促壽因出一玉象子狀如拳曰此可求勺漏瑩徹者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驗乃于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欲不復吐後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瀟瀨并作玉象如圖火飛出船德裕死于朱崖

顏真卿遇道人陶八八授以碧霞丹餌之曰七十上有厄如有即吉後爲盧杞所陷縊死希烈敗迎葬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人咸異之後有商人遇之于羅浮山寄書至偃師顏氏守塋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法藍頭馬尾真得仙也

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以一千于賈胡市得三枚狀如巨蛹兩頭光帶黃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慓動有一女奴臉脣瞤動乃竊器者

返魂香東方朔曰月氏國使者獻香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異而貢神香乘泚牛以濟弱淵策驥足以渡流沙今十三年矣香能起夭殘之死疾下生之神藥也疾疫夭死者將能起之以薰牙及聞氣者即活明日失使者所在後元元年長安疫死者太半帝分香燒之死未三日皆活芳氣三月不歇餘香一旦失亡

涼土異物志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所言崑崙盖本河所出也潛發于蒲昌洛書所紀出于重野經積石爲中國河也張騫但能至大宛見河水初示達其潛發處桑欽水經云崑崙在河水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其高萬一千里酈道元云崐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十三州志云山去北海嵎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東南接積石高誘曰河出崐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

禹導而通云以出積石山海經乃云自崐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崐崙又曰種山西六百里有崐崙周穆王崐崙瑤池去周之瀍澗特萬有一千一百里西王母告穆王云去咸陽乃三十六萬里東方朔十洲記方丈在東海之中央群仙所治爲崐崙山有三角曰閬風曰玄圃曰崐崙宮張華所敘崐崙銅柱爲天柱盖本方朔神異經也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山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

大郎岷崙山隊天八子所至即阿耨達宮也西爲新
頭河爲天竺諸國皆渡葱嶺郭璞曰似別有小岷
崙
李畋虞部該聞錄所取神仙七八爾朱先生朱真人
棲稚神和子寇籌無爲海蟾子劉昭遠榮隱先生
火井縣許山人漢杜光庭
龍腦香段成式云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
圍乾脂爲香清脂爲膏子主內外障眼又有蒼龍
腦不可點眼經火爲熟龍腦

香譜云麝以一子眞香糅作三四子刮取血膜雜以
餘移皮毛不辨也麝香有二色蕃香蠻香又雜以
黎人撰作官市動至數千計何以塞科取之責所
謂眞有三說麝群行山中自然有麝氣不見其形
爲眞香入春以脚剔入水泥中藏之不使人見爲
眞香殺之取其臍一鹿一臍爲眞香此余所目擊
也
仁善盛明曰舜殘民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慈惠
愛親曰孝愛民好與曰惠聖善周聞曰宣

遠曰昭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智曰獻溫柔性善
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安綱治紀曰
平亂而不損曰靈保民耆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
貞心大度曰匡大慮慈民曰定既過能正曰恭不
匡其國曰聲一德不解曰簡夙興夜寐曰敬清白
自守曰貞柔德好衆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民畏
忌曰僖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
曰莊恭仁短折曰哀在國逢難曰愍名實過爽曰
繆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士圖曰景

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短
折不成曰殤去禮遠衆曰煬忌政外交曰攜治典
不敷曰震
太學同官有曾官廣中者云沈香雜木也朽蠹浸沙
水歲久得之如儋崖海道居民橋梁皆香材如海
桂橘柚之木沈于水多年得之爲沈水香本草謂
爲似橘是已然生採之即不香也
安樂本草云降真香主天行時氣燒之或引鶴降
者頭香即香所子

倉頡解詁云芸蒿似邪蒿可食魚豢典略云芸香辟
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南唐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甚寵于元宗將誕之夕
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大食
國進龍腦油上所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佳者當
爲大家致之乃縫夾絹囊貯白龍腦一斤垂于棟
上以胡餅盛之有傾如注上駭嘆不已命酒泯之
味逾于大食國進者又于元宗前擲雪爲銀鋌投
紅鑪淬之成中金指痕爪在又取宮妓箕中糞壤

沙爲銀開寶末內庫尚有先生糞銀炒小麥于銀
釜成眞珠
禹治水土至北海之北有國曰終北國之中有山山
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
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逾醪醴一源分爲
四埒注于山下民飲于神瀵浴于神瀵此列子寓
言也
泥壁未乾揮涕其上陰雨中化爲蟲狀如蚓
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音聲之語者蓋偏知
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異解異類
音聲會而聽之言血氣不相殊也
條支國臨西海出獅子大雀郭義恭廣志曰大雀頸
及身膺蹄都似槖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
大麥其卵如甕今之駝鳥也漢元帝時有大鳥如
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纔二尺迭供
牡者水艸臥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
散

鼈爲臛數食可長鬚
鯡魚心肝及頭毒如野葛
蝤蛑大者力能與虎鬪敢之不戒螯能剪殺人
鼉皮殼甚銳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燕山錄曰煮
羊以鼈煮鼈以蚊蚊有相感鸕鷀飲水數升而不
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猿有手可以捕鼠而制于
鼠鹿有角可以觸犬而制于犬

續博物志卷第三終

續博物志卷第四

燧人四佐明由昶升八級(政也)必育受稅俗(賦也)成博受古諸(侯也)隕丘受延嬉(蘇也)

伏犧六佐金提主化俗(民也)鳥明主建福(利也)視默主災惡(害也)紀通爲中職(中也)仲起爲海陸(上也)陽侯爲江海(水也)

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淮斥(力墨作力牧)

陶淵明云事見論語摘輔象孔長彥孔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九世魏城大梁

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裸蟲之精曰聖人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一、上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荀勖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大凡九千八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充以勖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一百六卷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

隋魏鄭公盡收圖書載以船經砥柱沒十之七八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目錄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已上不可復見急就章存焉西京文氣亦可見矣顏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

王會稽等篇世所傳[illegible]雅張芝之索靖二家爲草書艸
書之有鳳爵鴻鵠等[illegible]行靖所書乃三之二自毋
縛而下闕七百五十字
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艸書
宋袁淑作廬山公九錫文[illegible]荷橐致餐爾之功音隨時
興爾之智用不應時[illegible]類廣額脩尾後番
爾之能是用遣中[illegible]丘廬加爾使御大鴻臚
班脚大將軍以揚州[illegible]廬江吉之廬陵吳之桐廬
封爾爲廬中公大蘭王九錫文太亥十年乙亥朔

十三日丁亥燕伯使者家豨册命大蘭王曰咨資
豢養于人王雖無爵而有秩君之純封國豕氏君
之美白蹢彰于周詩涉波應乎隆象君之德長軀
直突陣無全鋒君之勇
宣父因禱尼山得名丘字仲尼子名鯉字伯魚史鰌
亦字[illegible]冉耕字伯牛如鬬穀于菟之類黑臀杵
臼之類甚多
宋齊丘乃字超回不自量如此孟軻莊周其字不傳
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休皆後人以意取之耳

東漢無復名或云王莽之禁沿襲所致
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西域二合
之音切字之原也
絳州碧落觀天尊像高丈餘唐龍朔中刺史李諶爲
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上有篆文老黃冠云李使君
高宗之子有二道士求篆此文閉戶篆畢化爲二
白鴿飛去餘一及字欠二畫李陽冰于此學篆凡
十二年終不得其妙
明皇獲二十七仙王像于盛州羅川縣金華洞奇偉

異狀各各不同內有心星一坐甚美手板復有明
致御名其地屬互可思莊其人已百歲後置真盛
觀改羅川爲真盛縣今有王象圖傳于世
元末肅宗獲十三寶于楚州改元寶應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
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
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
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後幸蜀以平山凌
雲爲讖西京雜記漢文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

下駿也一浮雲二赤電三絶群四逸驃五紫鸞六
綠驛七龍子八驎駒九絶塵號九逸

易林曰巽爲雞雞鳴節時家樂無憂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尺常
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名爲蚩尤旗

穀城西流泉西北入淸水城西北三里有項羽冢石
碣猶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謂去縣十五里謬也
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水經謂爲非魯爲
楚守漢王以羽首示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于

穀城以穀陽城穀城二冢得非身首異處乎皇覽
曰山陽鉅野縣有肩髀冢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
故別葬亦二冢也

濟水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舊水涌若輪齊侯
會于濼是也有舜妃廟對山有舜祠舜井舜耕歷
山亦云在此蒲坂縣西有歷觀舜所耕歷山有舜
井濕汭二水山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舜葬上
虞耕處郎始寧剡二縣山下多柞木吳越之間名
柞爲櫪故曰歷山二說一以濼爲歷一以櫪爲歷

未知孰是皆酈道元說

牧靡縣因艸得名生牧靡可以解毒鳥多誤食烏喙
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太靡以解毒

馬出越睒之西若羔紐莎縻之粉米飲之七歲可御
日馳數百里

東觀漢記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魏末
有神馬夜過官牧迹大如牛入河水中

眞誥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
之　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

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
地因政名金陵陶洪景云大茅山尚有數坑名金
井山之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砂眞誥又云
水色白都不學道飲此水亦令人壽亦金津液之
所漑耶

岡山有穴通大句曲山有石腦在方山下石腦故如
石但小斑色而軟形狀圓小如層色似鍾乳李整
昔有風疾先多房事服此乃愈

豫章城南門曰松楊門門內有樟高七丈五尺大二

十五圍垂陰數畝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因
以爲名
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因言九江
沫水出廣柔徼外有石紐鄉禹所至也
沫水自濛山至南安涸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守
李冰發卒鑿平涸崖河神贔怒冰操刀入水與神
鬪遂平涸崖

續博物志卷第四終

續博物志卷第五

女媧之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
重萬物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席蘿圖雲帶黃璐援
絕瑞前白螭後奔蛇

項浚始學篇曰天地有天皇十三頭洞冥記曰一姓
十三人徐整曆紀曰歲紀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
人有十三頭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九人九州
各居其一

夷者觝也其類九畝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

夷風夷蠻者慢也其類八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
胸儋耳狗軹旁春戎者兇也其類六僥夷戎央老
白者羌鼻息天剛狄者辟也其類五月氏穢貊匈
奴單于白屋

蜀蠻印部川都王蒙衞死氣未絕其妻子以錦數疋
相續繫死者臾之于地置十數里外高山上令氣
絕乃復以錦被裹而埋之會其族哭之名作鬼親
守近州蠻人說其事倭辰余國或橫書或左書或
結繩或鍥木唯高麗筆寫頗法取正中華

以消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
南人好飲茶孫皓以茶與韋昭代酒謝安詣陸納設
茶果而已北人初不識開元中太山靈巖寺有降
魔師教禪者以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
楚人陸鴻漸為茶論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
以都統籠貯之常伯熊者因廣鴻漸之法伯熊飲
茶過度遂患風氣或云北人未有茶多黃病後飲
病多腰疾偏死
唐則天于東都造明堂高三百尺九州鼎置明堂之

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餘各
依方面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銅五十
六萬七百一十二斤
禹治洪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
授禹河圖而退于淵又曰堯備河洛有五老相謂
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為
流星而升于昴
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
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
硯琴笛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
衡山五嶽之南嶽也黃帝以潛霍為山之副爾雅云
霍山為南嶽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廬江潛
山或曰衡山即霍山山海經衡山即岣嶁山常山
者陰終陽始其道長久故北山曰常山山亦恒其
山五穀四種五穫
一勝粱米以純苦酒一斗漬之三日出百蒸百暴遠
行一飡十日不饑重飡四百九十日不饑又方米
一斗赤石脂三斤水漬之二三日搗為丸如李大
可辟穀

靈寶五符經用白鮮米九蒸九暴
庚桑名楚史記作亢桑
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列子作夏革
月令曰椒是玉衡星精服之身輕能老栢是仙藥又
云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少者起先
燃艸爆竹起于庭燎
正月望祭門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以酒脯飲
食及豆粥插箸祭之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花堅

可以酌酒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如豆冠香

美銷酒米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其實銷酒國人

寶之不傳中土張騫使大宛得之出張騫出關志

菊花舒時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

熟謂之菊花酒

孟說云蒲萄不問土地但收之釀酒皆得美好

昔有於王敦城下得一銅鉦中間鑄一物如羊頭其

身如篆文乃飛廉也

倉頡本鳥迹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有六義秦用篆

文燒書古文遂絕或曰大篆出周宣王史籀小篆

出秦李斯及胡毋敬又曰古隸之書起于秦省篆

爲隸以便文行刪務以明隸者篆之捷也或曰程

邈於雲陽增損或云臨淄人發古塚得桐棺前和

外隱爲隸字言齊太公世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

古隸證知隸自古非始于秦或曰秦人王次仲變

倉頡舊文爲今隸文始皇奇而召之三徵不至秦

檻車徵之次仲化爲大鳥飛去落二翮于山山有

大翮小翮之名

彭城縣古彭祖之國也世本曰陸終之子其三曰

是爲彭祖下曰彭祖塚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延

而亦有塚者蓋亦元極之化

蒲坂西舜所都有姓劉名隋採挹河流醞成芳酎食

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方士之

貢最爲佳酎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

爲桑落也

海中有庭朔山上有捶木蟠屈三千里枝東北鬼門

萬鬼所出入也荼與鬱壘居其門執葦索以食鬼

故十有二月歲竟臘之夜遂以荼壘并挂葦索于

門

王充云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于此遂以名郡

或曰此非五嶽禹時吳裸斷髮文身無會計事

董生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長一丈八

尺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尺于東方皆東向其

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下

三時准此前燔雄雞豭猪尾于里北門及市中

以祈焉

蜥蜴求雨法以土實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

交州安陽王有神人名皐通為安陽王治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

今之所謂石九十二斤法為准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蹶弩九石古之二十五石比魏武卒二人之力挽弓三石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

博物志卷第五終

續博物志卷第六

少典產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顓帝（昌意玄囂弟黃帝次子也）顓帝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象

顓帝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

右六典三年一享帝嚳氏于頓丘享唐堯于平陽稷契配享虞舜于河東谷縣配享夏禹于安邑伯益配享商湯于偃師伊尹配享周文王于酆太公配享武王于鎬周公配享漢高祖于長陵蕭何配享皆以仲春之月

蜀州青城丈人山每歲春秋一時享以蔬饌以縣令行

頻秦書曰符堅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于秦曾于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符

奉云之證
秦龜即山中龜不入水。水中神龜長一尺二者佳龜
見蛇則呷而食之
李德曰楊雄蜀王本紀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之
到此間龜殼涸庫官宗文遇曰比嘗爲王廬小吏
見龜殼長六尺元和初高崇文截以爲帶胯
野王縣東南有孔子廟有碑魏太和元年禮靈度以
舊宇毀址求脩復野王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眞
刺史高允表聞立碑于廟治中劉明別駕呂次文

主簿向班虎佑靈龜以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
立記焉仲尼嘗欲隱猶旋車而反晉思之爲立廟
碑云孔氏官于洛陽丁追思聖祖故立廟亦猶劉
累遷魯立堯祠于山矣
鷙鳥雄小雌大鷹鳥雄大雌小
鸂鶒能敕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鸛能巫步禁蛇啄木
遇蠹以觜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木鷙鳥
不能見燕啣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
石故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鸛爲鷙鳥雀欲奪之

則啣其中
鸛有長翰毛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
虎鷹能飛捕虎所身大如牛翼廣二丈
誤艸一名鹿葱花名宜男風土記云姙婦佩其花生
男也
李衛公云金錢花損眼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艸唐則天以後洛花
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
牡丹但云一叢千朶謝靈運言永嘉竹間多牡丹

今越花不及洛花遠甚或曰靈運之所謂牡丹今
之芍藥特盛于吳越
杞菊山芋牛蒡道家以爲嘉蔬江淮百合根大而味
甘南地微苦其次決明合歡槐芽亦可食孫思邈
以合歡爲萱艸秈叔夜合歡蠲忿萱艸忘憂兩物
也
山蕭一名山繰神異經作猱永嘉郡記作魁一名山
駱一名蛟一名灌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
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

白相間狀如射夾犯者役虎害人燒人廬舍昔鎮
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姚王汪三姓其姓也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二廣有艸名胡蔓以急水吞之即死慢水即緩死取
毒蛇殺之以此艸覆之灑水菌生其上末爲毒藥
殺人
北人淫南婦辭歸以毒置食約以年月復還解以他
藥不爾毒發死矣謂之定年藥南游者宜誌之
宋劉亮合仙丹須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唐

人陳子眞得蝙蝠大如雅食之一夕大瀉而死
小蜘蛛長脚者一名蠨蛸一名長蚑俗名喜子陸機
疏詩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
段成式云王夜神咒可辟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帝
清泰小字二十三盂正月二十三日生也以是日爲
千春節人臣奏對但云兩句三日或數物則云二
十二更過二十四不敢斥尊也
先賢傳魯百恭土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
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
謂曰此名爲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
栢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栢又曰栢爲鬼廷
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走
州記曰龍眼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圓小謝承書曰
唐羌字伯游上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
馬晝夜傳送至有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
帝從之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石長八

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刊典
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下
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
外門中又一碑漢順帝陽嘉八年立云建武二十
七年造太學永建六年九月詔書脩太學工徒十
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有晉辟雍行禮
碑是太始二年立
子曰乾之動直靜專坤動闢靜翕其根也天根每日
兩度蹴入尾閭巨壑則海沸出潮

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
其符因以殺長房

道士尸解謂之身輕大陰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瓚云欲學者先將硯碎
却明瓚北宗大照之門人性懶群僧令看豐雨至
流于池群僧毆之不怒冬月臥于竈前不起以粥
灑其頭因就頭取喫號懶瓚作明心論

後漢崔篆著易林六十四篇篆駰之祖父或曰卦林
或曰象林

白馬猶緇布名實而已

續博物志卷第六終

續博物志卷第七

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全是黃帝之言今
在五千文內則老氏所著書恐非專己出

正月不食生葱三月勿食小蒜四月勿食大蒜五月
勿食韮六月七月勿食茱萸成血痢八九月勿食
薑并肝心肺十月勿食椒十一月十二月勿食戴
甲之物并脾胃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
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
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
明消

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頭
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武德三年晉州人
吉善行于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為吾語
唐天子吾為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
尊玄元皇帝明皇親注老子令學者習之兩京及
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
極宮尋改西京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皆置學

生
高宋出尚國有毒白蟲不敢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
則目瞑不見物有中其毒者唯生薑汁解之
食諸饋須臾後飲荆芥湯即死
艸木之干動搖者生而不暢人之道引動搖引體首
何故窮而不死
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
王充曰雷公有神雷聲有器安得謂之神正月陽動
故始雷五月陽盛故雷迅秋冬陽衰故雷潛太陽

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激射爲毒中人則
死中木則折人以震死試以斗水沃冶鑄之火火
氣激烈則爲雷聲或曰雷火之及金石焦鎔而漆
器不壞何也道家以雷燒石投井中石焦水寒激
聲大鳴
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
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
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髮白齒落遂以
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
橘似梨而酢澀鹿食椒橘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江
東呼藥爲藤似葛而麄大亦似豫章杼斗爲櫟或
言皁斗椀實似今柚似橙而酢
淮南子曰很者類知而非知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
子也愞者類勇而非勇也愞人相去也若玉之與
石也葵之于莧也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芎藭
之與藁本蛇牀之與蘼蕪
蓂莢一名曆莢聖王以是占日月之數

朱艸狀如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汁如血朔望
生落如蓂莢周而復始可以染絳成黼黻之章金
銀投其汁可使成圓泥成水爲金漿以投之爲玉
醴飲之令人長生出抱朴子
驃國諸蠻並不養蠶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
細織爲幅服之謂之娑羅籠段
蠻法煮鹽成團爲顆貨易以顆計之
茶出銀生諸山採無時雜椒薑烹而飲之
生金出長傍諸山取法以春或冬先于山腹掘坑方

夏冬潦漲沙泥土注之坑秋始披而揀之有得塊
塊大者重一斤或二斤小者不下三四兩元和官
十分之八餘許歸私仍累勞効免征賦麩金出麗
水河聡川有罪送淘金所最為重役會同川銀山
出銀礦私置冶官收十之三若聡川有錫山出錫

蘇躭郴縣人嘗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為師錄每至躭
直牛不逐自還既而辭母仙去又說年疫穿一井
飲之可得無恙

道士譚紫霄有觀燈之術說人禍福必中

郭頒世語云魏黃初盜發吳芮冢見芮屍容貌衣服
並如生吳平發冢人于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
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
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綱又四十
年矣

丹水有石穴蝙蝠大者多倒懸百歲者倒懸得而服
使人神仙

陶隱居云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雞可以辟邪

蘇枋木自然蟲糞為紫粉

秦二十一年鑄金狄十二釋氏之源本霍去病討休
屠王獲其祭天金人武帝以為神列于甘泉宮魏
黃初元年徙長安銅狄重不可致或言金狄泣因
留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共摩銅狄曰正
見鑄此時計爾日已近五百年矣董卓毀其九為
錢符堅毀其二為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或
云翁仲頭髮常出晉軍至髮不復出

陳正敏所取者陳摶李瀆林逋魏野皆遯世之士希
夷先生陳摶服氣辟穀二十餘年或寢百餘日不

起太平興國中召入復放還山一旦自作表云臣
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
于蓮華峰如期而卒七日支體猶溫五色雲蔽洞
口彌月不散已百餘歲矣

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沈玢續仙傳曾慥集仙傳
以異代事著于本朝者自爾朱洞呂嵓陳摶賀元
曾被祖宗眷與著名臣如歐陽脩劉九石延年皆
在賀元仕至員為水部員外郎章聖東封謁道左
天聖初假對于崇澄諸閣獻評者老子像直數十

萬
毛女任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
皇宮人陳摶在華山或謗以與毛女往來
孔安國服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
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
舊亦七十二人
李泌絕粒五六載身輕能行于屏風上引指使氣可
以吹燭至滅導引骨珊然有聲號鏁子骨
鬻子名熊楚人爲文王師年九十見文王曰使臣捕

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
授書仙公云言書是乃河上公以授漢文帝也黃石公
所授張子房子房云陰符非也一云三略乃子房所
著非所授之書或曰河上公授漢文帝不應于子
房墓中得之黃石公丹書身之八殺貪殘姦酗疫
佞詐傾命之四業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能
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
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
忽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
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
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禮拜同山如此二十年遂忽
一旦得見兩嶽丈人授其仙道
一人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
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
薏苡一名簳珠收子蒸令氣餾暴乾接取之作飯麵
王不饑
作乾薑法水淹三日畢置流水中六日更去皮然後
暴乾入甕瓶謂之釀也

淫羊藿一名仙靈脾淫羊一日百遍食藿所致
新生艾作乾菜妙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良療
一切冷氣
蘇合香木部云生中臺川陶云是師子屎又云是諸
香汁煎之非一物從西域來者如紫檀重如石要
薁是山葡萄
江東人通名楊柳楊葉短柳葉長
高座道人不肯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此簡應對
之煩和尚胡名尸梨密宋云高座西域人傳三國

王子以讓弟遂爲沙門永嘉中到中國順帝時瑯琊宮崇上其師于吉于曲陽泉水上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後張角頗有其書按江表傳道士于吉東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書孫策斬之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常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爲蠻夷所殺此甚無益

眞誥云吞琅玕之華而更營丘墓者衍門子高丘子洪崖先生羨門子墓在幽州漁陽高丘子墓在中山洪崖先生墓在武威此三郡縣人竝云上古死人空塚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發墓者唯見一劒

漢地理志大江九江中一源爲三目

楊雄益州箴巖巖岷山古曰梁州郫城北有孔子學堂置有文翁講堂北海有鄭司農儒林講堂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漢書成帝王甲觀中畫堂魏有芳堂

續博物志卷第七

續博物志卷第八

後漢襄楷延熹中上疏云宮中立黃老浮屠祠陛下嗜欲不去豈獲其祚或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

漢帝問陳蕃徐稚袁宏誰爲後先蕃荅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于徐稚傑出薄城故宜爲先

伏生爲秦博士文帝撰五經尚書太傅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于伏生漯水有徵君伏生墓

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或曰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因夢得之此與前志小異

沈彬保大中以尚書致仕居江西高安手植一木于平野戒諸子曰必葬我此地子孫伐木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槨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即葬之

墨子惡樂故朝歌回車論讖者識曰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曰歷有車之咎曰

[illegible]頂現凶地故以足蹙之

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賈吳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苟晞子婦檢之果然

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

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有石牀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牙亦如生人王畏懼不敢近

晉靈王冢屍亦不壞唯王蟾蜍一枚

幽王冢甚高壯雲母深尺餘百餘尸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

欒書冢[illegible]狐王擊之傷其足王尋病足死

蕭穎士與行[illegible]瓜州舟中二少年相顧曰甚有肖鄱陽忠烈王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欵陳二子曰吾識而祖久矣遂[illegible]去穎士北歸盱眙吏獲發冢盜五六人穎士認江中二少年亦在內穎士以前說詢之曰我嘗開鄱陽王冢嘗門貴人顏色如生與穎士相類此與吳綱似吳芮事頗同芮事出水經穎士事出薛用弱集異記

九眞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吞鹿角骨鑽皮出夷以大竹籤殺而食之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駮犖其文錦章食犬吞鹿腴成養創賔享嘉讌是豆是觴

武強縣有行于途得一小蛇養之名擔生長而噬人里人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官吏爲魚矣

漢光武二年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黃秉劉適言四百萬冀乃鬼見曰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壠畝之夫而箕踞遺類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勝鬼言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老人晨渡朝歌水而怯紂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因斮脛以視髓

紂有新聲靡樂作邑朝歌史記曰朝歌之音歌不時
也虞號之間傳說隱室傳巖俗名之爲聖人窟
劉向敍晏子春秋稱古治子曰吾嘗濟于河黿御左
驂以入砥柱之流吾從而殺之
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
相加汲縣舊汲郡有石夾水爲磻溪大公釣處有
太公泉太公廟牧野竹書作坶野有比干墓前有
石銘題隸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唯此漢尚宗
孝文各爲立碑

顔含字洪都兄畿得疾死于醫家人迎喪引喪者顛
仆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藏耳及還婦
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棺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
息甚微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侍養足不出戶者
十三年畿竟不起
二廣深溪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畫船人行以爲其
祖考祭之不敢慢俗好于門畫虎頭書聻字謂陰
[illegible]刀鬼名漢舊史儺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
耳虎等聻字蓋滄耳也

俗傳鍾馗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北史堯暄本名鍾
葵字辟邪于勁字鍾葵費宗愨妹名鍾葵非特明
皇時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閩中多木
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花紡爲布名吉貝南史言林
邑等國出古貝亦以古爲吉訛也
樅松葉栢身檜栢葉松身
黃公好謙女有國色而謙其美以爲醜也女至難嫁
有鰥夫冒娶之乃國色果信黃公之謙
魏田父耕于埜而得寶玉弗識也隣人陰欲得之紿曰

怪石也田父置于室其光燭夜果以爲怪棄之
于埜隣人從而盜之以獻魏王玉工望而拜曰此
無價之寶
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
遺迹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迹傳世惟玄肅二
人未見而五子書各不同蓋吾學父書者
郝氏夜祠佛見兩紫燭光而下翼廣丈餘九首互相
低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許廣八

九寸色類鵝鴈

江浙間有鳥名飛生狐首肉翅四足如獸飛而生子即隨母後人有難產以其爪安胸腹間立驗亦有得其皮者

有異鳥鳴如嬰兒巢于木探得其雛大如鵝青首白面觜爪類鷹鷂或曰此鵩也

高麗人參贊正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椵木葉似桐甚大陰廣參多生其陰

王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孫思邈有黃昏散注云黃

昏木或曰合歡合昏夜合花陳無已云探囊一試黃昏湯艸部木部黃昏爲二物郭璞曰守宮槐晝日聶合而夜舒布也江東有木與此相反俗因名合昏古今注云合歡似梧桐枝葉互相結風來解使人不忿稽康種之于舍前

續博物志卷第八終

續博物志卷第九

南昌縣出然石異物志云色黃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以鼎炊物可熟置之則冷如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賫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然石

晉書曰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弱水山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白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不敢輕近耳

火井以艸爨之則烟騰火發湯井以艸內之則露凝

鐸銷狀如刀戈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指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俗謂天降非人鑄

鬱刃鑄以毒藥冶取躍如星者淬以馬血成之傷一即死刀劍以柔鐵爲莖幹不可純用鋼純鋼不折則缺

天寶中交趾貢龍腦如蟬蠶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

蓬萊山使高麗者望之甚遠前後下峭拔可愛其島

屬昌國縣其上平廣可以種蒔島人云蓬萊三仙人越弱水三萬里不應指顧間便見此外不復見山

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

兩頭蛇馬鼈食牛血所化

鳲鳩毛氏云桔鞠郭璞謂布谷鳲鳩毛氏云王雎郭璞謂鶚鷙斯毛氏云卑居又云鴉烏郭璞云小雀好群飛毛云桑扈竊脂郭璞云爲青雀好盜脂

海州有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其人云海魚腮中

毛可作屏風貼色似水牛角頭似猪鬃長二尺四寸廣可一寸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壽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形似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作賦比之鬼魅

海州有溝水通淮過漣水寶應中堰破水洞東海王脩堰堰成輒壞或謂蛟所築浮山堰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乃成堰之壞如雷聲至是聲聞上流蓋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目故畏鐵也有人淬劒于池池魚皆浮去

張勃吳録曰彭澤有鳥接食團飯投之高下無失巫山迎船鳥亦然

凡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鶻鵃兩指向後

漢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晋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

宣王好射三石之弓而自以爲九石臣下從而悦之以非大王不能用其實三石也九石名而已

周官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路用旌節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圓如幢下復數層紅羽緜緜然如夜合花此析羽也今鹵簿中節頗類此其首亦圓相去尺餘有數重圓板以氂牛尾綴之亦析羽遺法然蘇武漢節則旌節之制至于龍節虎節玉節之類則今虎符之類但可合符不必盡爲旌耳顧畫節首一物若書卷豈亦符乎漢銅符以銅爲之竹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其上

研譜載天下之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研爲第

一端州斧柯山石爲第二歙州龍尾石爲第三

夜藏飲食于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至環匙
而走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通身如蠟

鍮石類金碔砆類玉木蘭類桂奚甌類檀蛇牀類蘼
蕪人參類薺苨檜類栢狐狸類狗鵞鶩類鳳野馬
類麟

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
之千里馬盜遠所獻髮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
衣表冒絮似胡兒抱持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

皆旁側跳三十里外乃隆然而去唯聞耳傍風聲
飛前蹄之土過耳辰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

顓帝有三子而亡去爲疫鬼其一居江水爲疫鬼其
一居弱水爲魍魎其一居人宮室樞隅善驚人小
兒

腳弱病用杉木爲桶濯足排樟腦兩股間以腳搠緊
定月餘卽效

雜令曰踦人者絆其足齧人者截其耳說文牛觸者
角着橫木

有一狠子生平多逆父言父臨死囑曰必葬我水中
意其逆命得葬土中至是狠子曰生平逆父命今
死不敢違言也破冢築沙潭水心以葬

本艸經曰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入芥
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
枯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其氣爽之相關感也

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鏁言五曰郡書
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
邑簿

唐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
入股至足大拇痛其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
杯

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爲本索氏兄弟居
又爲索水晉志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
也

紀信冢在滎陽城西北三里

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爐体常平又作七輪
扇連七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堂寒戰今二法

並存
計然云人受命于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血膏二月而
脈三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
鰕蟆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爲肉肉
爲腊腊爲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
十月而生
九章算法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
程六傍要七盈朒八鈎股九
語林云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或亦謂之爲手談又

謂之爲棊聖
實數王楙云東方朔以爲寄生賣餅人結芋爲經以
戴頭上狀如環
蟒鬪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殺人
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之竿魏武奏事謂之露
板
公孫龍以書有四目四聰遂以聽天地人爲臧之三
耳臧善也以白馬非白馬教也其意若改其說無
以教人

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
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
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
三三主斗斗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
時時主豕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
猿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獸故
禽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
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故蟲八月而化
陶答子妻曰南山有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

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齊民要術曰梧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
周書曰清明之日桐始花桐若不華歲有大寒
太行即五行之異名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于五行
之山
猗頓魯之窮士耕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
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
童子操戈與孟賁戰孟賁必不勝童子脩禮孟賁雖
孟賁不忍犯

鳩食桑甚則醉猫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

管子曰聽宫如牛鳴窌中

牛聾瞶以牛鼓簧是也

積皂莢置油瓶其中永不蛀踏雞子殼令人患白癜

風踐壞竈土令人害瘡

桑柴灰取汁煎白礬治壁鏡蛇毒石榴名天漿巴乳

石毒

榧根爲印可召鬼

臥欲縮足不欲左脇

牖里在湯陰縣廣雅稱獄犴也夏曰夏臺商曰羑里

周曰囹圄皆圓土也

續博物志卷第九終

續博物志卷第十

舊說千歲之龜巢于蓮葉游于卷耳之上

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蓋伏羲用蓍卦已重矣然而

世質民淳法惟用上八六十四卦皆不動君乾止

于乾坤止于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爲

占連山歸藏是已後世澆薄始用九六爲占不如

是不足以應天下之變

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以諫桀桀殺之伊尹諫桀

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與前志小異）

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桀惟比之

于日紂乃詐命于天

西伯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問曰西伯將焉之

曰之薛膠鬲曰無我欺曰不子欺也將伐紂曰何

日至曰以甲子膠鬲以是日報紂是日雨甚卒病

請休師西伯曰膠鬲已報其主以雨進兵救膠鬲

之死也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其人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

太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人虎踞而鷹趾當

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爲人忻忻行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以是知之

犀出越聧以陷穽取之每殺天震雷暴雨

野桑生石上取以爲弓不膠漆而利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

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入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近代有妄意發掘水坌出不可制與前志小異

佛樓沙國有佛鉢受三斗許青玉也或曰青石或曰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貧人以少華投中即滿富人以多華止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或曰在月支國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紀其迹于弇山即西王母之山

武王既勝紂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曰自發未生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徐廣乃引內史過之言曰夷羊在牧張華以爲文王之詞曰水潦東流飛鴻滿野又曰自發未生之二十年與前志小異

淮南子云亂之所生皆在流遁大輿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儲木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此遁于木也

魏軍南伐朱脩之守滑臺城不下其母悲憂乳汁驚

出乃號踴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其不免是日城陷

帝王世紀堯時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翣搖鼓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

堯緝獬豸之皮以爲帝帳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共守之及夜生翼飛去曉却還

梵僧菩薩勝言闍婆國中有飛頭其俗所祠名曰蟲

落因號落氏

河圖曰少室山大竹堪爲甑甗山海經舜林中大竹一節可以爲船漢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升爲椑榼廣志曰雲母竹大竹也攤竹細而多刺也篃竹堪作箭箬竹宜爲屋椽篔竹皮青内白如雪軟韌可爲索

竹譜曰竹之類則六十有一

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以璞玉抵烏鵲

驚避戊巳蝙伏庚申一歲三蠶則桑弱馬耗

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于耳政事惡譁而善肅

蚯蚓長吟地中江東謂之歌女

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楙名及書上木瓜字輙愈

穀膠可以團丹砂又曰爲金石之漆

橘柚彫于北徙石榴鬱于東移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可足也

慕容廆有馬跡四十九年駿逸不虧鑄銅爲之像親爲銘讚

撥扷力國有異獸名𩧱牛皮似豹蹄類牛無峰項長九尺身高一丈餘

水麝天寶初虞人獲水麝詔養之臍中唯水瀝滴于斗水中用灑衣至敗香不歇每取以鍼刺之捉以真雄黃香氣倍于肉麝此與前說水麝小異併錄之

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畫地成圖

司馬遷欲自成一家硾琢經傳之文以從世變可也至改古文尚書論語可乎

楚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艸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因是疏屈平

庚桑子出山人王士源采莊子庚桑篇爲之目云其先人于山中得古本唐人兢之竟不施行今亢倉子三卷是也

漢蜀人趙賓好異說以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荄滋
也頗仰古日古皆荄箕同音
貴妃以假髻爲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爲
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爲抛家髻
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
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
良常山有熒火芝大如豆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
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華陽洞亦有五種
夜光芝一包山有白芝

王獻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
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
謂毫非今之竹兎也
元和中元稹使蜀營妓薛濤造十色彩箋以寄元稹
于松花紙上寄詩贈濤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
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餘十色綾紋紙尚
在
湘州記蔡子池南有石臼是蔡倫舂紙臼
李司徒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爲研南海蕃得于
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
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胭爲臙脂周以紅花爲
之或曰出于閼氏
葛洪曰沈羲學道于蜀中與妻共載
管子曰武王爲侈靡令曰豹擔豹裘方得入廟故豹
皮百金功臣之家裘千種而未得一豹皮
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
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夜半氣也夏食

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黃地黃爲六氣
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公輸子之雲梯墨子之飛
鳶是也
今之紙鳶引絲而上令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
同光中莊宗遣平蜀得王衍金銀命悉鎔之爲金墫
銀墫約重三百斤一墫開一竅二人擔之上有匠
人名曰馮高過荆南高季興曰馮高王屬我坑官
持而有之儲爲一庫皇朝建隆中金銀入京師斤
兩封緘如故

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金

印子金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上有印子篆文劉主字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小餅重半兩有一印大餅至七兩有二十許印

襄趙之間故舂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褭蹏金趾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褭蹏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爲藥金和藥最良

古玉罷有奇特非雕琢人功者多是昆吾刀及蝦蟆

肪所刻肪可得取肥者剉煎膏塗玉亦軟滑易截

冬瓜仁七升以絹袋盛之投三沸湯中暴乾如此三度苦酒浸一宿爲末日服方寸七令人不老

通天犀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矣抱朴子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即駭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漢武習水戰作昆明池釣魚綸絕而去夢魚求去其鉤明日帝戲于池見魚銜索爲去之復游于池得珠一雙

東海貝嶠山有氷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爲繭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石决明亦名九孔螺

魚子合猪肝食之殺人

陳藏器云蠏脚中髓及腦殼中黄並能續斷絕筋骨碎之微熬內創中筋即連

方言云桂林之中謂守宮能鳴者以蛤蚧相似

蜘蛛網纏贅疣疣日消爛屢有驗

柚似橙而大于橘石蜜其實乳糖

芋蘢不可久服令人暴死

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

淮口揚州出身梨蘇合香一兩酒一斗同煮極能調五臟

董渠者婆羅門云阿槐苗根似白芷

胡麻性與茯苓相宜即巨勝

苦參爲齒藥使人傷腎腰重甦熱燄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

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粳米炊作乾飯食之止痢

採芸香葉置席下能去蚤虱子

仙家謂醋爲華池左味

白髮鑷去消臘點孔中即生黑者

松脂杏仁棗肉茯苓等分食後服五十粒可不饑

有黃連桔梗勿食猪肉有茯苓勿食酢物有細辛勿食生菜

古無純銅作鏡者皆有錫雜之

巴豆神仙食一枚即死鼠食三年重三十斤

魃金是毒蛇屎

徵姓舉事當忌亥日以火絕在亥

巳日巳年不殺蛇

段成式云神荼鬱壘領萬鬼

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晉人曰君子不病瘧俗人以痎瘧爲奴婢瘧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磊螺珠磊螺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税珠税珠之次爲葱珠

元封二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環遶角生四耳

阿薩部

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以石壓之瀝汁税波斯鬱林等國

草子釀于肉汁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

方舟先生胸中有老氏藏書取張華博物志倣而續之蓋游戲引筆以占其胸中藏書何如耳司馬子長叙孔子所以聖者而記其辯商羊專車之骨等事或者謂此特孔子之儒不宜以此累夫子遷則陋矣而或者亦未之察也夫道固絕學然豈必漫不省識一物而頹然以獨造耶詩識鳥獸草木之名易知鬼神之情狀于道與有力焉子在川上所見者水而所取者道也具此見以觀此書則幾矣門人廸功郎眉山蒲黃公奉謹跋

唐太常少卿段成式撰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也詩人南箕之奥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怪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也炙鴞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 成式學落詞曷未嘗覃思無崔駰眞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不以此間錄味也

酉陽雜俎卷第一

唐臨淄段成式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膚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騟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

隋內庫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 一曰文皇御製十驥名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勑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
黑子引之尺餘
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
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
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
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
二人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
鼠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雕果擊於鳶盤狡
兎起前上舉趫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筩
上嘗夢日白一日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
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閱内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虫齧處
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

物也上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蝎跡成天字上懼遽
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爲蝎形分
置於釋道像前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
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
火小字虫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宗起居
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虫娘爲鴉女
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
壽安焉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
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
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
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
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悦時風吹貴
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
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二皇
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
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桑落酒
闊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酢
鯽魚并鱠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造真符寶
轝　餘甘煎　遼澤野雞　五术湯　金石凌湯
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脫犀
頭匙筯　金銀平脫隔餛飩盤　金花獅子瓶
平脫著足疊子　熟線綾接鞠　金大腦盤　銀
平脫破觚　八角花鳥屏風　銀鑿鏤鐵鏁　帖
白（一曰花）檀香牀　綠白平細背席　繡鵝毛氈兼

令瑶令光就宅張設　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雞袍　龍鬚夾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銀瓶平脫
掏魁織錦筐　銀笊籬　銀平脫食臺盤　油畫
食藏　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　金平
脫鐵面椀

肅宗將至臨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
營門曰黃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
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
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

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
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
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
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
十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
生曆數之書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
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
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焉一曰玄黃形
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

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
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
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服五曰（闕名）六曰如意寶
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
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
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
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
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置之日中皆白氣連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起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纏以桔木皮置牖中張綿絮以障外不出時玄堂之上以籠為偏人無頭坐起如生時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鬬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

龍龍節也大喪用琮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荷信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客令一人並進賢冠生朱衣騎馬罩繖十餘絳衫一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人剪綵如衣帶白羽間為稍髦髮絳袍帽凡五色袍隨髦色以木為稍刃戟畫絳為蝦蟇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大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闢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鐘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有茹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閤來擊鐘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坐幄是絲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

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為飾雙雙佩帶劍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劍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主不為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書舍

人殷靈宣旨慰勞且有辭答其中庭設鐘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羣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三種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内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閣日

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壻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聓說文云即婿字）

律有甲娶乙丙其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復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牕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壻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躙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猪樴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采有合歡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爲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及鞾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幟刻龍象銜之或爲蝦蟆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

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於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

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
水影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
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
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
姥兒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
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日求如
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
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

室內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
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
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
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
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
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
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
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
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

隕霜赤旱盛德新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
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
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
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
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
有女年十四五豔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
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
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

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
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
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
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
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
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
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
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
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

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於林中如疋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張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卽呼之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

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襆有斧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卷第一終

酉陽雜俎卷第二

唐臨淄段成式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别耳 三界外曰四人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 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 三清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䬣天

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爲天地之齊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冥謫陰者之所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宮是爲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曰紂絶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恬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宮 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

陰所治也　又耐犯公主生刹絕天主死　禍福
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
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諒
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烟勃　景耀華武陽帶神鋒
怙照吞清河闕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峩七非通奇
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横北道此是鬼神宅凡有二
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
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

應時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
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
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
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
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
清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
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世更
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道遺腳一骨

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受書爲地
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
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
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箪
號溟涬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
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六惡爲二十
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薜荔也
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捷蒙山石副太山
捷夜山石　寒河源及西津水實　東海風刀
電一日雷　風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
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
七賊一日域一日地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
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
也孔子爲元宮仙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所
爲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多
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藏
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真仙中荘周爲闈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
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
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胷有偃骨名在星
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有掌禮廻菌名在綠籍者
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身有玄

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
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
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
精爲根魄以目爲戸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
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
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
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
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
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
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有鍾山白膠 閬風石腦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極井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圓丘紫柰 白水靈蛤 八天赤薤 高丘餘粮
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 龍胎醴 九鼎魚
火棗交梨 鳳林鳴醅 中 紫蜜 崩岳電柳
玄郭綺葱 夜牛伏骨 神 黄藻 炎山夜日
玄霜絳雪 環剛樹子 赤樹白子 徊水玉精

白琅霜 紫醬 十日 月醴 虹丹 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 雄黄 青腰女 空青
靈華 汎腴 薰陸香 北帝玄珠
消石 東華童子 青木香 五精金
羊起石 流丹白膏 胡粉 倒行神骨
亭炅獨生雞舌香 戎鹽 白虎脱齒
金牙石 靈黄 石流黄 陸虚遺生
龍骨 章陽羽玄 白附子 綠伏石
母慈石 絳晨伏胎 伏苓 七白靈 蔬薤白華

名守宅一名家𡪇凡二十四名。伏龍李

蘇牙樹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雌

一玉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飛龜帙

飛黃子經　鹿盧蹻經　含景圖　附引圖

圓芝圖　木芝圖　大隗芝圖　牽牛經

玉珍記　腴成記　玉案記　丹臺經百記

日月廚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中黃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宮氏經　鳳綱經

六陰玉女經　皇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自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金剛八疊錄經一曰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玉國鬱寥山丹玄之阿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劫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氣繞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真第一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師上清太極真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郭眉如北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丘頰如橫壠龍顏金容額

三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鍊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內閉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仇季子咽金液而臭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柏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有傳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忽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還乃悲思季主逐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鍾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鍾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

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君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遂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嚮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

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遂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謂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廻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置諸壇上一夕悉化為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勑劍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

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玄宗

李約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荊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翅關上瘡壞無

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勁一曰勢）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欲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葫蘆生初無難易開襆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乳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及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

一襆物大如羹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為誡也裴還洛中路閱其附信將發之襆四角各有赤蜒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

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崖有水東西
流中甚衆久立視之西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
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壻賈奕與己
爭煞牛事疑是冥司懼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黑高
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日司
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
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
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
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

撥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橡子三升因拜之無數
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
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
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
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無塵行
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
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
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焰絕乃
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為伍迭謡鼓

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門各有殊異其地及壁澄
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
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為弟子不許
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
兩道橫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
廣下狹背豐隆頂有過錄乃引出閣南一院中有
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
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
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公過日下

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視其錄姓名生辰日月
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
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
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
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
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詳
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
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

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之核大如雞卵論
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諺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
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
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
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
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
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
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
各食一蔕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
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
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
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
矣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
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茯苓貴
人王公所遺鹿裘縢縕上積塵蘿弃而不用晚年
肌肉始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

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蹔屈高
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
還山敕學士賦詩送之

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
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爲戲
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玄宗怒慢
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
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磶中乃易磶觀之磶明瑩見
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
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
笑曰爲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頴陽書疏有叩奇
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
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
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墻有人劚聲命左右
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
劚不已墻忽透明如一栗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
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

立於穴前側一日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
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
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
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論
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
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
伐薪汲泉亦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
異客君等可為予辦一味數日備諸水陸遂張
筵於一亭戒無妄窺眾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

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
象笏其睫疎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
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
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
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
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君師頗記無崔
垂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
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
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

署病起於魚飧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
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
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
板今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
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
板為托其夕病鱠而終

王皎畋一日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
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傳時上
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為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

者鏝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
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
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
過胷前卧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
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
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群
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
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

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之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衆

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墅人傭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示甘草傭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於祗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挼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麁沙數掊挼挼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傭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噀之悉成牛肉復吸數瓶水噀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方慙謝傭者某驕稚道者久今返請為僕傭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慼慼不安傭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曆中荊州有盧山人常販撓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豈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

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盧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也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簀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廻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

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為辨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櫬就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且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甒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

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士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

室廟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歲餘其人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沉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夫

酉陽雜俎卷第二

酉陽雜俎卷第三

唐臨淄段成式

貝編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華嚴藏世界八寒八熱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事尤異者

憂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一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百由旬迦留波陁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目不瞚衆蜂出妙音　六天香風皆入此天　四天王十地彩地　質多羅地八林　婆簇天十地金流河　無影山　有影遊一曰隨烏隨一曰隨衆　其行處池同其色衆鳥說偈白身天　身色如拘勿頭花　無足衆爽　隨足上下　樂遊戲天　乘鵝殿　寶樹枝葉如殿　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　憶念樹物隨意而出　十花池　千柱殿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幅輪殿天妃舍支女一曰所坐也　衣無經緯　將
死者塵着身　馬毀十鵝鴛　金剛經帶　行林
隨天所至　衆鳥金聽　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
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河如閻牟
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勝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
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
與脩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勝敗之相甲胄林
甲胄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蓮出摩偷美飲也修
一千二百善業者生此天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隣

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見　開合林開目常見光
明　夜摩天住虛空閻婆風所持也　積崖山高
三百由旬有七揭七節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
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蓮池花不開一無不字二近林蜂絳一曰離樹
三聽天女歌而出獄離四近樹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見身光衣觸如金剛及照眦琉璃鏡不見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在道變爲
黄四風吹無纓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觸水
而濁七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九髮散
亂澀又脣動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十二種離垢
布施生此天孿鳥青影覆萬由旬　摩尼珠中有
金字偈　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壞常與修羅戰鬭
等　三十三天八種失壞有劣天不爲帝釋所識
等　夜摩天六失壞食劣生慚等　兜率陁天四
失壞不樂鵝王說法聲等　化樂天四失壞天業
將盡其足無影等　他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豨
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五一日　十五脉十三
身虫有毛燈臏血　禪都摩虫流行血中　善色
虫處糞中令人安樂　起囚虫飽則喜　歡喜囚
虫能見衆夢又有癲癇虫等　賒婆羅人穿脣
馳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
吱多迦羅剎所住聊日間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
黑五銅康白等　鬱單越雞羯多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無貝四天王吞如鴨音林　麒麟陁樹　迦

吠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頭栴檀天人
與阿修羅鬬傷者於此塗香提羅迦樹花見日光
即開　拘尼陁樹花見月光即開　無憂樹女人
觸之花方開　尸利沙樹足蹋即長　又白龍活
鵝旋身境界等花瞿陁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
一萬二城大國　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
提　三大林峪等　三子一作大城大者三億五
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南洲耳髮莊嚴
北洲眼莊嚴　西洲頂腹莊嚴　東洲肩脞莊嚴

生贍部者見白氎生鬱林越見赤氎見母如鵝生
瞿陁夷生黃屋見母如牛生弗婆提見青氎見母
如馬阿修羅以鬼攝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攝在
海地下八萬四千有由旬　酒樹　又有樹名蜂
流窟其色如金　婆羅婆樹其實如瓮
四婇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歲
地行月影　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　赤日
魚正走水行住空王山窟　愛池魚口銜黃鬘林
鎗毗羅城　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鬼

怪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魔羅令髮鬼
此言鬼子魔遮吒迦鳥唯得食魚捨鵝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億一曰六億種　龍住閻浮提者五十七
億龍於瞿陁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天單
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
雷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
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雨美膳
海中注雨不絕如連輪阿修羅中雨兵仗閻浮提
中雨清淨水地獄一百三十六　三隔生死善無

記也　園生死諸天也
青出死地獄　黃出死餓鬼　赤業出一曰畜生活地
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虫瓮
熱黃藍花心彌泥魚　排筒
黑繩地獄　旃荼一曰劁　黑鷲處合地獄上中下
苦銅汁河中身　洋如蘇鷲腹火人　割剝處堅
鞞斫一曰炎口夜丁一曰米誅虫　鐵蟻　潑火處
以佉陀羅灰致眼中鑊池饘
號叫地獄　髮流火處　火末蟲處四百四病火厚

二百卅　大號叫地獄　活廣三居賒口生確焉
火積晉處金鉾迦迮肉泥色也　赤樹魚腹苦
燋熱地獄　十二炎處　火生十方及饑渴火也
針風生龍口中爛泥魚　護量五十由旬沸沫高
半由旬　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鑽塊鳥處地盆蟲
置之殿中鼓出惡聲　千頭龍　阿鼻十六別劇
衣賞從彼院而速垢將生阿鼻之相　死時見身
如八歲見面在下空中風吹三千年受苦勝如阿
迦尼吒天樂獄中臭氣能壞欲界六天有出沒之

二山遮之烏口處黑肚處一角二角處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　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
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今佛
寺中畫地獄變唯隔子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圖
人間者曾無一據　舊說地獄中陰牛頭阿傍無
情業所感現人漸死時足後最冷出地獄之相也
穢世將壞元生地獄者　阿修羅有一切觀見池
戰之勝敗悉見池中鬘持天鏡林中天人自見善
惡因緣正行天頗梨樹見人行法與非法皆留樹

天常於此觀之忉利天及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
中無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
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影
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寶樹枝葉悉見天人
影條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天娑羅樹
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業果報
又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有業網諸地獄十六隔劇
悉見其中夜摩天無垢鏡池池中見自身額上所
見過見業果又閻浮那施塔影中見欲界罪福及

三惡趣言天象異者若行將食肥膩沉水鳥下飛
日將徧諸方赤
二十八宿　昴（一作角）（一日）為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時形如
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　畢形如笠又屬木
祭用鹿肉祭頗羅墮　觜屬日（一無日字）月之子姓毗
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　參屬日姓天婆斯
絺形婦人屬祭用醍醐　井屬日姓[illegible]形如足跡
祭用粳米和蜜　鬼屬木姓炮波[illegible]形如佛胷
祭同井　柳屬　姓祭與參同形如蛇　星屬火

形如河岸姓賔伽耶尼祭用烏麻　張屬福德天
姓瞿曇形祭如井　翼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
豆形同上　軫屬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
祭用莠稗　角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形如上祭用
花　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豆　氐姓多羅尼以花
祭　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
心屬切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　尾
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　箕屬
清淨天姓持父迦形如牛角　斗姓莫迦還形如

人拓石祭如井　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
祭如麥　女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
祭以鳥肉　虛姓同翼形如鳥祭用烏豆汁　危
姓單羅尼形如麥心一曰祭以粳米　室屬蛇頭天
蝎天之子姓闍浮都迦祭用血　壁姓陁難闍
奎姓阿琵毛祭用酪　婁屬乾闥婆天姓阿含婆
形如馬頭祭用大麥　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亢
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　軫宿十八七步無蚍
角宿生人好嘲戲　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

事不成虛角一有事字勝
一千六百剎那爲一迦𠌯倍六十名横呼律多倍三
十日爲一日夜　夜又曰烟爲慧
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天狗
魏明帝始造白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内帝怪問左右
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
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北天健馱羅國有大窣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方
城玄奘言城壞已三年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
菩薩身没佛法亦盡隋末已没過胷臆矣
乾陁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李冬方熟相
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北朝時徐州角成縣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時有青
布袈裟者
波斯屬國有阿奢荼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音佛於

此聽比丘者函縛屣函縛此言靴也

寧王憲復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療憲復瘳上悅持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

魏使陸操至梁梁王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炅宣旨慰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着菩薩衣北面太子巳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爲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

禮佛訖臺使與其羣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皆化爲金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一曰法師）寶誌國祚且言把粟與雞喚朱朱蓋爾朱也

有趙法和請占誌公曰大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法和尋喪父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又言那蘭陀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

堂時悉自飛集于庭樹

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寳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萬迴忽下堦擲其匙筯於堂屋

上猶臂而去一家謂為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題
筋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諱書也遂令焚之數日
有司忽即其家大宗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
盜夜埋蠱遺讖於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博陵微萬
迴則滅族矣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常旱上
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
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
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捏泥龍五

六當溜水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
雨霽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
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
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
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
滑遂激一（擊）窣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
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綽如意

又邛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
不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
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為受戒說苦空且
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
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臭
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
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
角牙出目瞋則雨至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
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

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
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

荊州貞元初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伍百塗辱
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伍百從前非慝也五百
驚而自悔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
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
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
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

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爐不絕火之好活燒
鯉魚不待熟而食垢而不洗洗之輒雨吳中以爲
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
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安
國寺僧熟𢈔常燒木佛往往與人語頗知宗要寺
僧亦不之測

酉陽雜俎卷第三

酉陽雜俎卷第四

唐臨淄段成式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
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
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人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
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
之八年化爲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託東偶狐
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獲假所育爲
傖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
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
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
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
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
中卽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

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煞之射摩
怒遂手斬呵𠴨首領仍誓之曰自煞此之後須人
祭天即取呵𠴨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
以人祭纛常取呵𠴨部落用之射摩即斬呵𠴨至
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
絶矣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
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
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
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西

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爲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耳
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掊沙自處但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
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
即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
里柵内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
常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姓質直好客侶
軀貌長大褰鼻黄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
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
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
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毋一日造食
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
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
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爲池取魚以作
食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
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絶長大常暴雨年有二
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
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緤布沒若干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爲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累塹爲丘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爲至孝集大氊居中懸衣服綵繒哭祀之

龜茲國元日鬬牛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婆羅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

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四月十五日遊林　五月五日彌勒下生　七月七日祀先祖　九月九日牀撒　十月十日王爲猒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　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人着甲衆人執尾石東西擲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口其窟不知深淺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爲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夷風不改武寧蠻好着芒心接離名曰苧綏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笄刺其下其後爲象臨

臨邑縣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爲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郗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爲鹽田行人所

經牛馬皆布氈卧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無目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在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黑漆匙筯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食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染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

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才深餘尺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易與一曰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

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變詐歸宗

禍兆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衛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

安楚公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

妓絶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
曰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矣
竟及禍焉
蕭瀚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
樂忽暴雷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霹靂日
瀚死
諮議朱景玄見鮑客容一日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
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
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
婦飛去
進士段硎常識南老廉者善硎繪縠薄絲縷輕可吹
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繪悉化爲胡蝶飛
去南鶯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
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邊巨栁數栽開成末葉
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
有官事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爲蓮

酉陽雜俎卷第四 終

酉陽雜俎卷第五

唐臨淄段成式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

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衝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每塗墻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

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

伎可代抃瓦區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月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

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褔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果鄰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新茗巡

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麄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孑孑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

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

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虛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誓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何慮遂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尸漸低蛇飽脹而死村人乃

活

王潛在荆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濕起壞落其術終不

肯傳人

韓　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數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緯候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爲公擇日抜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子弟皆文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酉陽雜俎卷五

唐臨淄段成式

藝絶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寳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

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没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穉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舊記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成式嘗於荆州藏鉤毎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寘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頂䫌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旻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辨則相爲投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

戎歳犯邊青春毎陣常運臂大呼執䤋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鉤之有靈青春死後鉤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鎭西知之求易以它寳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

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帊髮露劒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劒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温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劒長二尺

色青無刃存不識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日花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回易折欠數百萬廻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眞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晩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眞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懷内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凉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物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

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坌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騣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眞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酉陽雜俎卷第六 終

酉陽雜俎卷第七

唐臨淄段成式

酒食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絶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毎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毎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卽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强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　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曰壘）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穫白鼈爲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厭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陜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毎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黄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尾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䱇之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爲䱇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

組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曰糝）敖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砦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餡服之誚每懼鼈嚴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膳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　盤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虀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蟲謂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蘼　七菹　具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秔槽　山膚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噥酸而不嚛鹹而不減辛而不耀淡而不薄肥而不腴

猩脣　獲炙　觽翠　㮊腴　糜腱　述蕩之掔　旄象之約　桂蠹石鰒　河隈之穌　巩洛之鱒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云鰩）　珠翠之珍　菜黃之鮐　臑鼈　炮羔　臇凫　蠵臛　御宿青祭（一云穄）　瓜州紅菱　冀野之粱　芳菰　精稗　會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楊山之穄　南海之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菁　楊樸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黃頷臛

醒酒鯖　餅餬餦餭　粔籹　寒具　小蛳　熟蜆　炙糌　蛆子　蟹蝑　葫精　細烏賊　細飄（一曰鰾）　梨酢　蠶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搌酒　新鱈子　石耳　蒲葉菘　西椑　青根　粟　菰首　鰡子鮈熊蒸　沐胡麥　藏荔支　綠施笋　紫鶬　千里蓴　萬丈蟲足紅綷　精細曰萬鑿百鍊　蝿首　張掖九蒸豉　一丈三節蔗　一歲一花梨　米　丈松　焦鰽　蚶醬　蘇膏　糖頹蛙子　新烏蛽　細膠

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酒　醬釀法　綠
鄗法　猪䏶羹　白羹　麻羹　鴿臛　隔冒法
肚銅法　大貊炙　蜀檮炙　路時腊　棊腊
獲天腊　細𪍿法　飛𪍿法　薄演法　籠上牢
丸　湯中牢丸　櫻桃䭓餲餅　阿韓特餅　凡
當餅　兠猪肉　懸熟　杏炙　鼃炙　大扁餳
馬鞍餳　黃醌　白醌　白龍舍　黃龍舍　剸
餳　竿炙　羌煮一曰炙　䟽餅　餅餬餅　餅謂
之托　或謂之餦餭　飴謂之餕餅一曰　飽餘謂之
餚餚一曰　餈飵鮎鮎本二字皆從魚　茹𩞄食也　膜餧一曰　膄

脯脹膰肉也　臙胲膜也　腸臢饋一曰　䐈臛也
格𥹖粰糀䬼也　饆饆一曰　饙脖饒飥餌也　酸醶
酮醲醅也　酪䤃醇漿也　䤈醆醲䤄盬也　醢
醾醶醷醬醬也
折粟米法　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
能令馨香　乳煮羊胯利法　檳榔詹闊一寸長
一寸半胡飰皮
𩸞鮒鮓法　次第以竹枝齎頭置日中晝復爲記齎

字　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　藉禽獸形按成之
合中累積五色竪作道名爲鬪釘　色作一合者
皆糖蜜副起粄法　湯胘法　沙碁法　甘口法
蔓菁薤葅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搏蒲形
蒸餅法　用大例𪍿一升煉猪膏三合　梨漤法
腴肉法　脖肉法　蒲鮎法　治犢頭去月骨舌
本近喉有骨如月　木耳鱠　漢瓜葅切用骨力
豆牙葅　肺餅法　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魚葅
葅族並乙去法朩一曰　又鱠法　鯉一尺鯽八寸去

排泥之羽鯽員天肉腮後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
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刀　魚肉凍胚法淥肉酸
胚用鯽魚白鯉魴鯸鱖鰊煮驢馬肉用助底鬱驢
肉驢作鱸貯反炙肉鯇魚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庾
家糉子白瑩如玉　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
變　有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蒸詐草皮索
餅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鬉駝峯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飰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在

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祿一曰鹿修理食之
其味極佳道流陳景思說勑使齊日昇養櫻桃至
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臘禱之
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
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
羅邇一有娑字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颷門
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
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
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
取水以駱駝髑髏沉於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
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
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
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
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烏鳥銜之飛去
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夭
百不差一裴胄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
彦伯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煑散數味
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彦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
子因鱠得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
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
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
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
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
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
而卒

陽雜俎卷第七

酉陽雜俎卷第八

唐臨淄段成式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髠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時諸軍張拳煎劫寸劍日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曰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于市市人有黥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胷腹為

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胷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

耳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鏁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

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逗脫杖捷如膠焉後爲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屠蘇少頃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

血如衂痛若次骨俄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轍土若祝可傳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遘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顱骨數片將爲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爲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劈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峽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鑿刺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荊州貞元中市有鸞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為衆物狀如蟾蝎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黄星靨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甞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其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老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徳攷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羈笮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闚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人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眼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銅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為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胷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毎云一事不知以為深耻況相

定縣布當王濬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
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顗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
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
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
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
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玄宗又
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
因入蠶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
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
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騞然墜地變成熨斗
折刀小折腳鐺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
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
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
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
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
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
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
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
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瓜山上有黑雲氣
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
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
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

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
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
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欞中觀之見數人運斤
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噫氣忽斗暗其人兩目
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醵會飲忽暴風
雨有物墜如瓔兩目睒睒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
堦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
悉泥矣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墜邑客但覺殷

一般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墅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夢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着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補闕楊子系董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董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來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侯君集承乾謀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鼓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戮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唫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擐以金鏁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鳴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鏹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有小兒青褶髻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髯鬚報焉凡五年秦意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昝殷言藏氣陰多則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一曰刻也

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佔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大替若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衛鼓也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群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云聞之驪邑百夕無一夢也

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駮放韓有學術

僕射猗子也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小人優李伯怜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召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酉陽雜俎卷第八終

酉陽雜俎卷第九

唐臨淄段成式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嶠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

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嶠上泉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烏於嶠中乍飛乍止恠而就焉烏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

李彦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延舟氷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曆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酹氷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氷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鉤索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不如河水色渾

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詔而堅冰陷一釣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腋下有兩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令丁永興有群賊劫其部內與乃密令人冢

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諸縣案綠之自彼祀者頗絶

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野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䍦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甖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卧内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盌乃細過也即令左右撲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箭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却須取

相試耳人桶板一片取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劒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内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丈人驚起曰

誰引君來此郎垂上階某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
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滌迹非證慧
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
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
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
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鬓
擁劒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攙光電激或
横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劒二尺餘時時及黎之
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劒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
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
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
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鬢
剃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
有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
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
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
之即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没韋生

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丸十餘
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
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
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
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
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
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
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
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
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
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
他請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
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
無痕撓蓋稱不膚撓不目逃也有頃布筵具蒸犢
犢劄刀子十餘以韲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
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
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
成韲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

攺前非不幸有一子仗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劒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鏁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

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劒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軒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遲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

公風馬牛焉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驟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懐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悞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

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鸚鵡及茶椀賊謂之鸚鵡辣者記指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第九 終

酉陽雜俎卷第十

唐臨淄段成式

物異

秦鏡儛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
世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那漢國迴得風聲木枝帝以賜大
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應人生年未半枝不汗

漢高祖入咸陽宮秦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
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

若列星

瑯琊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
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
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山有石壁礎開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
如科斗篆籀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
以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
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
徹可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
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
物如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驄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驄生毛毛端開花

箖晉時錢塘有人作箖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箖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
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
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
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
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碑穎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
明六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
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
燃燈極明
廚橙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廚橙至家開
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
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
亦空留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

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
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
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
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
白字色黃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各得其
宜也
紅沫練丹砂為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
名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奐生得仙於此山南有
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
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
此石根如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
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釜石夷道縣有金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
亂眞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
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
之作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
水水為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
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為河伯下材
鼓杖含涯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即陽山之鼓

杖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真有萃者船人俟以簪觸必患瘧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踈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大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瀹雞皆有魚髮入輙死

鹽胸脃[illegible]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駝馬千頭飲之不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表

古鑊虢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內大數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鼠几王肅造逐鼠几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藉卧木囚於其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甑花滕景真在廣州七層寺元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聲就視聲轉壯甑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金金中蝬頂金最上六兩爲一塊有卧蝬蛣穴及水皐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領上四處有紫色名

紫膽開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郎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常祈禱忽有群仙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齒梵郝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漢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馬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石鞾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鞾

石阜石河目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東迦畢誠國有窣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循繞表樹杜一日

蟣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燋米乾陁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

辟支佛鞾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鞾非皮非綵歲久不爛

石驢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驢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
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菜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
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相傳祆
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
内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
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

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
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爲滸河
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
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有兵遂
不敢毀
蚍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蚍磧南北蚍原五百餘里
中間遍蚍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蚍因不食或大小
相噬及食生草
石鼉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
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
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
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毒槊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
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得之
甲遼城東有鑠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蜂
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
人網罥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
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
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
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
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
寄客及僧說

醖石成式群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黒石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足如綖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股襪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砲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

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中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　處得亦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蟲皮永寧王顯戩舊有一大蟲皮大如一掌鬚尾斑點如大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中骨筋成就是僬僥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中有物如蝶飛去

酉陽雜俎卷第十

酉陽雜俎卷第十一

唐臨淄段成式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䰟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䂍釧溲器　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鉢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蟆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尪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王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

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月七日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其實　菰兩鼻兩蔕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毒堇黃花及赤芥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干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三月

不可食陳葅　涉衣結治蠼螋瘡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着母臥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苔療天行　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　孝子衿灰傅面皯　東家門雞棲木作灰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履底　古櫬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二目不同連鱗白鬐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下五字卜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岐尾鹿斑

如豹牟心有竅惡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藏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脉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蝰蛇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梨千歲木所化也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

灰　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玄中記言楓脂入地為琥珀世說曰桃灌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言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謬篆一云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鍾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檝書景書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為不可學以防詐偽　詔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蝌腳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書一曰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牸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

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金人緘口銘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燕集參軍張伯

瑜詣公言向爲血羨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詣公恭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

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瘧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瘧又俗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弭金樓子言子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令透笴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眞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鬼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囪（一曰囪）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為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汚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

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真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為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為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璺者可以棄昔遇道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鏃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也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眾鱗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拂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為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為盜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鑒角放彈寅指

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傳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為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水蓋密泥之分置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家焉

酉陽雜俎卷第十一　終

酉陽雜俎卷第十二

唐臨淄段成式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冲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曰肅肅）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罩蕈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鼬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噏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

眞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
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
非豆其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
餉致濡醁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
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乃
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
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
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刼某

至此動婉含嚬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
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
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卽日表上之具其所
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
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
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
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
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
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
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
承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
積薪對玄宗棊局畢悉持特二日
黃觚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恐
不可免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逐捕
賊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
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卽叱出

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襍樹森竦泉
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一枝者公
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
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
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
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
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

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
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
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
能竪越三領黑氊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
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
獵命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
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

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顧
更以多慙

魏僕射臨　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
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
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
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
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
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
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
上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
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
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
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
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
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

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
武功騫曰王夷師熸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
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未有閹人騫曰巷伯乃同
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植袁紹鍚
賚號曰肉杌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夔人遺以丸
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

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盖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

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雁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末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為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衆特奏緋皓因頷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為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方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大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

攘臂毆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為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

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聚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也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大曆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讃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絶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卽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深　培薰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及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歟遂澡浴說一曰蚤起憑几而化

馬僕射（一曰侍中）既立勲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謡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謡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不聽之始惑卽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三

唐臨淄段成式

冥跡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卽變爲桃人茅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

須見崔郎什悅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旣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戶在戶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届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

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又鳥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在鎭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晤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牙

牙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
對棠梨花至明丘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
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
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
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為顧家子經日如被
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
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
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

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
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
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為成式言
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穸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亡人衣後幅留之
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搖蓋叩棺呼亡者
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眾人掣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韋革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
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一曰茅韋
刻木為屋舍車馬奴婢抵蟲等周之前用塗車芻靈
周以來用俑
送亡者又以黃卷蠟錢兔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
作䡐車車古蔞也蔞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為樂喪魌頭所以存亡者之
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

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倛據費長房識李娥俄一目
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
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齊鏡奩蓋
熒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
故舊律發冢棄市冢者重也言為孝子所重發一
坏土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烏獸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栢木兩邊作大銅鐶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幰轜車迦素稍仗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亾者肝而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

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朞已下婦人着簂不着面衣入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身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廻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輙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一曰達多）發冢取塼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欀吾地下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欀也

南朝薨卒贈官者以蜜蜼應看貂蟬者以鴈代之綬者以書

先賢大臣冢墓揭衼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黃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羡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

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劒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投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一曰後）為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戶交橫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一作詁）盜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裩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

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藍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囓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為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為六片零置於溝中夜半

有火如雞卵次第入冢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第十三 終

酉陽雜俎卷第十四

唐臨淄段成式

諾皐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皐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大荒中有靈山有十巫咸曰即朌彭姑具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爲渾敦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是識(一曰嗜音)歌舞實爲帝江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官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杖〕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五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臚大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

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天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山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一曰報〕陰第二星曰叶詣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作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衿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

身金一匱言名馮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泊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眞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龍生　丙午日鬼名擬濃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遂　辛丑日鬼名遐　乙酉日鬼名聶左　丙辰日鬼名天遊　辛卯日鬼名懸　酉

垂鬼名髮廷迋　厠鬼名頊天竺（一曰語忌）敵耆
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
烏衣　馬鬼名賜　虵鬼名倒石圭（一曰）　井鬼名
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為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為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其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劒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為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緤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緤謁王緤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緤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緤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緤上千萬里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劒曰吾若不以劒裁娑陀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陀婆恨王與群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陀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為王設於殿

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

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 元本齊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丈九尺六寸矣

濟（一日清）水死（一日穴）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群浴此水

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裂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諸鼻有六輻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帶運于時沈敬一作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為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

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履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黿（一日龜）也敬伯死刀

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始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

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

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在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附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

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慼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

悉七寶人皆不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其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鰕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

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賮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刼不達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成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起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峥嵘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稍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

大如簸箕子乃吽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凉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㬥然分為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于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為健步乙日當

有兩騎衣緋所乘馬番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躡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褁粮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珦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鐶鐶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

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切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我既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

任公縱觀不乆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悞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

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
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
外忽値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
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
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軸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
見數吏葉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
吏之姨也頃刻吏廻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漢
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
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
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
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
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
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勤之術制
邪理痛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
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
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
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
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亾
而子幼子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呪助力乞加救護
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
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
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
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庄但訪韋十娘所
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

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
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
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
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驚
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
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
飯瓮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
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
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

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乃鈌索而獲飾訴于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究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待念爲將來資粮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𩲡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其類不少所求食處輙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嫗人喜曰沙彌在城南其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

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相中乃苕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絕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甃錢形龍號王清本

邠中蘇湛遊蓬鵲山裹粮鑽大境無遺趾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遥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繭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鉧走集岩下奴以利刀决其網方斷蘇已脳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晃滿一山中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酉陽雜俎卷十四終

酉陽雜俎卷第十五

唐臨淄段成式

諾皐記下

和州劉錄事者大暦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

劉因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大老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如長

蚓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取水悞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

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
如豬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
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
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
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孟更
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
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
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
秀才可先也遂橫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

前事孟不敢辭即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
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
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
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
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
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誡夜食必須發祭
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
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

有婦人白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
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
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
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
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
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事煩主人求
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
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上者則爲佳矣劉許諾
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

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
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
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
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
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
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
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
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
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

梳氏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梳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嘗暇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有歿叙平

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甚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詧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詧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詧不知所為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鍬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詧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詧亦隨出詧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詧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汲者攬得席帽掛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

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葉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也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光見一日妻蚤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庄城東狗脊觜水經注言此狗架觜

西嘗築墻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
至乃率庄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
作矣遽視之飰數斗悉躍出蔽地着墻勻若蠶子
無一粒重者𩟐墻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
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𤢺𤢺一曰永嘉郡記作山魅
一名山駱一名蛟蚑一曰一名灌肉一名熱肉一名
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冶鳥巢大如五斗器
飾以土堊赤白相見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

燒人廬舍俗言山魈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
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
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烏一曰都左腋下有鏡印
闊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
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
都在樹尾者名烏都其禁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
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月禁其
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爲復履治脚

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
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倉一曰場狐暴劉遣吏生
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
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
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
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
城堞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術中有天狐别

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宫有符有醮日
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狚眉長好羞見人輙低頭其溺
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
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伺
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
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
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
及則棄於草中若不可下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

取有得之者飲食隨指而變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遂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閻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方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曰如有天狀）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璺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為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為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大和末荊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膝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 如騶

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才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嚙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背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

及歸書堂向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
壁古培下有小穴如栗守宮出入焉士人即夜數
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
盖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
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
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
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鎗（他口反）補
樹溜津滿其中也及臣曰菌如殿門浮

漚釘其盖已落蝦蟇即驢矣筆鎗乃油桶矣菌復
人矣其家沽其油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
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
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
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
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挽之
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
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
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礐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然
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
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
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
價只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
而死

鄆州闞司倉者家在荆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
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

林檎一蔕戲與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
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
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遂奪之其子狀貌長
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
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闞爲灾祥客令奴持钁斸
擊之正當其腦髐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闞曰爾
如此勿悔闞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
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更甚多矣

荆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厠于荒冢上反下跌傷其

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它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

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廻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綫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亦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十五

酉陽雜俎卷第十六

唐臨淄段成式

廣動植之一 并序

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槩然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魚未列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擬土培丘陵之學也昔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鍜鬚蔡謨不識彭蜞劉縚誤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略乎　總叙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鸞生庶鳥　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分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　分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魭玄魭生靈龜靈龜生庶龜　日馮生玄陽玄陽生鱗胎鱗胎生幹木幹木生庶木招搖生程君若一曰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生庶草　海間生屈龍屈屈一曰龍生容華容華生蕖蕖生藻藻生浮草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氣一作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蝣一曰蜊屬郤行蚍屬紆行蜻蛚屬徃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榮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鷓鴣向日飛　鯿與蟹魚車鼇與移角並相似　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　麒麟牡鳴曰逝遊一曰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

夏鳴曰養綏　鼈無耳爲守神　虎五指爲貙　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爲蛟龍引飛去水　魚二千斤爲蛟　武陽小魚一斤千頭　東海大魚瞳子大如三斗盎　桃支竹以四寸爲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　木蘭去皮不死　荆木心方　蛇有水草木土四種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鶴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　蜀郡無兔鴿　江南一曰來無狼馬　朱提以南無鳩鵲　烏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鵶楚鳩所生　蔡中

郎以反古爲蝦蟇淮南子以蛩爲蛺蝶詩長以蠶
爲蛺蝶高誘以乾鵲爲蟋蟀　兔吐子　鸕鷀吐
雛　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蟇　蝦蟇無腸
龜一曰黿腸屬於頭　科斗尾脫則足生　烏未孕
者爲禽鳥養子曰乳　蚍蜉向王鵲巢背太歲燕
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　鸛影抱
蝦蟇聲抱　蟬化齊后烏生杜宇　椰子爲越王
頭鵁鶄爲杜預項　鷓鴣鳴曰向南不北逃閭鳴
玄黃盧繁頂　豆以二七爲族聚累十二爲寸

人參處處生蘭長生爲瑞　有實曰果又在木曰果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薺葶藶菥蓂爲三葉孟夏
煞之　烏頭殼外有毛石勁應節生花　木再花
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　木無故叢　枝盡向下
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　邑中終歲無烏
有寇郡中忽無烏者曰烏亡　雞無故自飛去家
有蠱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　見蛇交三年死
蛇冬見叛守主兵急　人夜卧無故失髻者鼠妖
也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

黃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
蛇者因蚕　德及幽隱則比目魚至一曰生　義腠
有制則白燕來巢　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
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
下垂
葛稚川嘗就上林令魚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十
餘種鄰人石瓊就之求借一皆遺棄語曰買魚得
鱮不如食茹　累世宅不去鯢魚額洛鯉伊魴貴
於牛羊　合欄蝙雖不足豪亦足以高　檳榔扶

留可以忘憂　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草木暉暉
蒼黃亂飛

羽篇

鳳骨黑雄雌夕旦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籥寫
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
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
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鸛江淮謂群鸛旋飛爲鸛井鶴亦好旋飛必有風雨

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群飛薄霄激雨雨爲
之散
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
所不載　貞元四年鄭汴二州郡烏飛入田緒李
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一餘里納緒惡
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　俗候烏飛翅
重天將雨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
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

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大曆八年乾陵
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壞一十
五處宰臣上表賀
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
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凡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蟄於水
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爲男女
各一投井中燕必來胷斑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
容疋素絲者

雀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受卵劉弔烏山至雉
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噉不食似特
悲者以爲義則不煞
鴿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
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鸜鵒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鸜鵒四趾齊分凡鳥
下臉眨上獨此鳥兩臉俱動如人目　玄宗時有
五色鸜鵒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
吒岐府文學能延京獻鸜鵒篇以贊其事張燕公

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
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卽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
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雊鵒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鸜鵒取其目睛和人
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鵶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鵶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
側常聽鵶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鵶
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鎖隱起元

開元年字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
髀下自然有銅鐶貫之
鵁鶄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飛
下養之
鵼卽鵼字　相傳鶬生三子一爲鵼肅宗張皇后專權每
進酒常寘鵼腦酒鵼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興鳥天寶二年平盧有紫蟲食禾苗時東北有赤頭
鳥群飛食之　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虸蚄蟲延

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開元中貝州蝗蟲食
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大曆八年大鳥九武攻群鳥隨噪之行營將張日芬
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三狀類蝙
蝠又邠州有白頭鳥乳鴝鵒
王母使者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頰名
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
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
令鳥守之

吐綬鳥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一曰毛多黑
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
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
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
鸛鶇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鷄鵬喙大而句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酒
杯也
秋節鳥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
老鶬秦中山谷間有鳥如梟色青黃肉翅好食烟見

人輒驚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啼名
老鶬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鳥頭有冠如戴勝大若野鷄
挽挽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
在其形似鴝鵒
蝦蟆護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
蒼足赤形似鷺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
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胷前有

乳𠂣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
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誌或言産死
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
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鴞
過也
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夫子子夏所見
實曆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迥語成式嘗見裴瑜所
注爾雅言鶬糜鴰是九頭鳥也

細鳥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
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
人衣輙蒙愛幸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黄常翶翔於海上魏明
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
如粟鑄之乃爲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珥
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
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
背明鳥吳時越巂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
巢必對北其聲百變
背嵐鳥出河西赤烏鎮狀似烏而大飛翔於陣上多
不利
鸛鶏狀如鸛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
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京州
鶤鳥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鶤鳥形類烏觜赤如丹
一名赤觜鳥亦曰阿鶤鳥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
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病如瘧唯鵙毛治之

毛篇

師子秇書言師子筋爲絃鼓之衆絃皆絶　西域
有黒師子捧師子　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
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師子糞也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釋氏書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黒兩牙江猪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前眞馬十三歲
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
田馬七尺駑馬六尺　瓜州飼馬以蓂草沙州以
茨萁涼州以勃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
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　大食國馬解人語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
齒盡平　體名有輸鼠外凫烏頭龍翅虎口　狸
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廻毛在
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廻毛古務白毛左右後足

白　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
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
郤視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尸肝名懸烽亦曰雞
舌綠袂方言以地黃甘草啖五十歲生三駒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
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相牛法歧胡
有壽眉匡欲廣毫筋欲横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黄
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
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膁肋難養

也　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
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
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　象膽隨四時在四
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
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
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
獵者裹粮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爲犬
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
下因潛殺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

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
體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
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卽愈鄭爲拔數莖
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
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旁皮內尾
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無官人所媢嫉　虎夜視
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
白石主小兒驚

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
接脊骨一節
甯公所飲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
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
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
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
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
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爲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鹿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
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班如畫陸怪獵人不
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
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
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南康記云合浦有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
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趂不復
移足角之理物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

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
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
暗犀爲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皐嘗職于南海
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
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
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
言犀墮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
貼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天鐵熊高宗時加伽一曰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師
子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䏶中筋大如鴨卵有
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
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或言狼狽是
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狽失狼則
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臨濟郡西有狼
冢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
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

至以口拔數莖草群狼遂竟拔之積將崩遇獵者
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冢得狼百餘頭殺之疑
老狼卽狽也
狛澤大如犬其膏宣利以手所承及於銅鐵瓦器中
貯悉透以骨盛則不漏
秸猸徼外勃樊州熏陸香所出也如楓脂秸猸好啖
之大者重十斤狀似獺其頭身四支了無毛唯從
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獵得者
斫刺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骨碎乃死

黃腰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相傳食虎
香狸取其水道連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真麝
耶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爲耶矢
爲希
䖏似黃狗淸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一云虎）則以草
塞其尻
猳玃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猳玃一
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
楊者往往玃爪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
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
爲髲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以物支建武高
城郡進雌雄二頭
在子者鼈身人首炙之以藿則鳴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又僧玄
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
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陽雜俎卷第十七

唐臨淄段成式

廣動植之二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井魚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於腦穴處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

成式見梵僧普提（一曰菩）勝說異魚東海漁人言近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槊之狀或號秦皇魚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者皆三十六鱗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號赤鯶公賣者杖（一曰決）六十

黃魚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烏賊舊說名河伯度（一曰從）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

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矴

鮨魚凡諸魚欲產鮨魚輒舐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鮨魚章安縣出出入鮨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

鮫魚鮫子驚則入母腹中

馬頭魚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水食人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班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班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壺常群螫人土人取石班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鷰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啼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故南人列肆賣之雄

者少肉舊說過海輙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
遊行今鱟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
為鱟帆成式荊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鱟子醬
鱟十二足殼可為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
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空息歸
潭底
温泉中魚南人隨溪有三亭城城下温泉中生小魚
羊頭魚周陵溪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為羊頭魚

豐肉少骨殊美於餘魚
鯶肉濟南郡東北有鯶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
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為
鯶魚焉
瑇瑁蟲不再交者虎鷲與瑇瑁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見之者凶蚌當雷聲則瘷一曰痢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
神未輸不可食
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螯膠勝

鳳喙膠也
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
老犬肉蟹覺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
氈密束於驛馬馳至於京
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鬬虎不如
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䱐奔䱐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
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
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

風行者以為候相傳懶婦所化煞一頭得膏三四
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
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蛤梨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
擁劒一螯極小以大者鬬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
蝸一曰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玉桃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肉如牛頭胘項
數九形似蟛蜞竟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
一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
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蟲篇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蛣蜣所化秀才韋翾翾一曰庄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

實爛木
蝶白蛺蝶尺蠖蠶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栖中壞絲絮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鬭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蠅寘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竊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魚一曰蟲入穴輒壞埋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
山人程宗乂一曰文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壞褸三尺餘
蜘蛛道上許象之言以盆　覆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爲蜘蛛

吳公綏安縣多吳公大者兔尋能以氣吸兔一云大者能以氣吸　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蠮螉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俗人所呼深知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牆角亂綱中者爾雅謂之王蛈

蝪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
守門蠮螉寇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後曰讀百家五卷頗爲所
擾觸睫隱字毆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
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
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
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爲白魚因
知列子言朽瓜爲魚之義

蛣蟩草木有蛣蟩樹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壁間必
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
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
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
燒之落每對一眼底有嘴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
死莫有識者

虵中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
暑月常骭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
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
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
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嘗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
以不潔或云將化爲蜜也

白蜂窠成式脩行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
麻子蜂膠土爲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
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釁鍾手足南史言宋明
帝惡言白門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
白以爲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
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 繫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
子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水蛆南中水溪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
蝱螫人甚毒

水蠱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木食船數十日船壞蠱

其大細抱搶水蟲也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刺似
棘如棘針螫人有毒
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避役南中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
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
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成式再從兄鄩嘗
觀之
食膠蟲夏月食松膠前脚傳之後脚聶之內上
蝦蟆形如蟬其子如蝦

之煎食辛而美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
足食之兆
謝豹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
穫坑穫之小類蝦蟇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
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
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車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栖高樹上其聲如人含
終南有之 一本云滄州俗呼為搔前太原

而黑者聲唧聊碎車別俗呼為沒盥蟲也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
襴稍觸則斷嘗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
蚓化惟腹泥如縱有毒雞吃輒死俗呼土蠱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
旋形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矛蛇頭鱉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
利鋼瓦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毒腫
蚺地首有大毒人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

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為腊反解毒
蚺蛇長十丈常吞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
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
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蝎鼠負蟲巨者多化為蝎蝎子多負於背成式嘗
一蝎負十餘子子其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
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
舊無蝎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
南往往亦有俗呼為主簿蟲蝎常為蝸所食以跡

覘之蝎不復去舊說過滿百爲蝎所螫蝎前謂之
螫後謂之蠆

虱舊說虱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虱惡水銀人有病
虱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
張告嘗捫得兩頭虱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
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蟣虱
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虱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
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
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
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
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
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蠮螉也俗呼爲野狐鼻涕

酉陽雜俎卷第十七終

酉陽雜俎卷第十八

唐臨淄段成式

廣動植之三

木篇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成式脩竹里私第大堂
前有五鬣松兩根大財如椀甲子年結實味如新
羅南詔者不別五鬣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磑
亭子在城東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
自何而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則
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蕧（覆一曰）死曰簕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
死簕隮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闌（闌一曰）隔狀如濕
麪將成竹而筒皮未落輙有細蟲齧之隕籜後蟲
齧處成跡似綉畫可愛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叢南夷種以爲
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
如繅車食之落人齒

筋竹南方以爲矛筍未成時堪爲弩絃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
痢也

異木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
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

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
巧工解之及入内廻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
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

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　都官陳修古員外言西
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大薪之天尊形像存
焉

異樹婁約君常山居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
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又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
尾長常止息其上

異果瞻披國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群忽失
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群羊異之明
日[illegible]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
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
果作黃金色牧羊人切一將還爲鬼所奪又一日
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
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木也

甘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宮内種甘子數
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
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
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
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

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常循其上故甘
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數倍
於常者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鬬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東州後堂石榴皆生雙子

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絶於洛中

柿俗謂柿樹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
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漢帝杏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

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着衣不可浣也

仙人棗晉時大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存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眞白言梔子剪刀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瞻蔔花也

仙桃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湯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娑羅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柏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榮擢穎建章布葉番陰蹄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赤白檉出涼州大者爲炭復（一曰傷）人（一曰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 一木五香根栴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

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味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

觱所致有黄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
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
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
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
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瑾曰金衣
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
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
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爲

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
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
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松楨即鍾藤也葉大晉安人以爲盤
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
王太僕所獻
蠡薺子如彈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兎頭
菩提樹出摩伽陁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
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黄白枝葉青翠經冬不
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
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
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
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袈
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
二一曰賓撥梨（梨婆一曰）力义二曰阿濕曷咃婆（婆）一曰

力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
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婆一曰）力义漢翻爲樹昔中天
無憂王剪伐之令事火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
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
垣至賞設迦王（王一曰）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絶坑火
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燋爛後摩竭陁國滿曹王
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澆之信宿樹生故舊
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
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
一者多羅娑婆一曰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二曰力
叉貝多三者部婆一曰力叉多羅梨梨貝多一曰多並書
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
葉貝多婆一曰力叉者漢書葉樹也西域經書用
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記稱嵩高等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微廣州記稱貝多葉似
枇杷並謬

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固不婆律亦出波斯
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 圓而背白無花實
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
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
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
黄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黄色花心微
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
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
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
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黄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
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
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人如栗黄可噉
紫鉚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
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
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即出紫

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説並同真臘國使
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拔陁言蟻運土於樹端作
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鉚崑崙國者善波斯
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亦
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
青黄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
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彎所説同摩伽陁
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阿䕸嚲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人如栗黄炒食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餳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澁不可噉核中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碏穡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群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齊虛（音湯兮反）

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煑餅菓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胡椒出摩伽陁國呼爲昧履支其苗蔓生樹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白豆蔻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黄色子作朶如蒲萄其

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蓽撥出摩伽陁國呼爲蓽撥梨拂林國呼爲阿梨訶他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蕺葉子似桑椹八月採

醋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頊勃梨他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黄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為忽野簷默拂林呼為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緣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亦入藥用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捺祇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為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内貴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葉四時敷用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為油甚香滑

駟波斯國呼為阿駟拂林呼為底珎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椑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椑子味似甘柿一月而熟

酉陽雜俎卷十八 終

酉陽雜俎卷第十九

唐臨淄段成式

廣動植類之四

草篇

芝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
天尊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
大曆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之類至多參
成芝斷而可續　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
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　隱辰芝狀
如斗以屋為節以莖為剛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鐶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
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刻一日實如桃五色名
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為鳳乘升太極　白符芝大
雪而華　五德芝如車馬　菌芝如樓　凡學道
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　羅門川食日一
生石芝之得地仙
石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鹹鹵能浮之鴈食之糞於
山石間百年不壞相傳橡子落水為蓮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苦苣
初於塼上色如鹽綠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和
初改葬棊法師初開塚香氣襲人側臥塼上形
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栴檀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
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
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
星榆之種天葩條鬱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裛露
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恧漢殿之紅

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
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於洛陽
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
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
栽土木氣泄則瓦生松　大曆中修含元殿有一
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嘗瓦此
殿矣眾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眾方
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

縱亦無尾松本草尾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蔕不獲

芰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王安貧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脚成式曾於荊州有僧遺一斗郢城菱三角而無傷刺一曰可以節桜一曰莎芰一名水栗一名薢茩 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

没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芰仙人鳧伯子常採之

兔絲子多近蘇及蘿山居者疑二草之氣類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憰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憰怪而投草復倒如此三度憰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爲劉憰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廻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當時明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琯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

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齎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塡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

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黄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絶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合離根如芋

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揺一名離毋言君士所食者合呼爲赤箭

蜀葵可以緝爲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花有重臺者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蔕偶問工部員外郎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

詩云寒瓜方卧壠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爲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即景天也俗呼爲護火草　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瘃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曰玄造院中有其種　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

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浦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修行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荆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黄白兩暈綠垂裙如鵝鞴一曰鞴　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麻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折臺每念經門生以爲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吴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渠下短柱是柟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太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於節上黄色鮮明漸漸長數尺數日遂成

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鏤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時佛行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閤門壽考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

又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幹空（一曰柄幹通空）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同（一曰周）

可五六寸圓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不相着也其似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置諸門上夜有人（一曰物）過輒叱之

仙人條出衡岳無根蔕生石上狀如同心帶三股綠亦不常有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屯田韋郎中從事南海親見

蔓金苔晉時外國獻蔓金苔萃聚之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鑠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異蒿田在實布之子也大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鴝鵒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蜜草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鹽

老鴉爪籬葉如牛旁而美子熟時色黒狀如爪籬

鴨舌草生水中似蓴俗呼為鴨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間叢生花偏如支子稍大不成朶色黃白葉稍黒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鴨血則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立死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經冬在水不死成式於城南村墅池中

有之
天芊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
水韭生於水湄狀如韭而葉細長可食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生溪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
錢草
蚍蜉酒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尨心草
盆甑草即牽牛子也結實後斷之狀如盆甑其中有
子似龜蔓如薯蕷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桃或言蠻中
藤子也

油點草葉似莙薘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
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署預
落廻一曰博落廻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中
空吹作聲如勃邏廻因名之
蒟蒻根大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葉
亦去衣垢

通脫木如蜱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心空中有
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毗尸沙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
來中土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
青草槐龍陽縣裨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花
花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千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樹雞代
北有大樹雞如桮棬呼爲胡孫眼

盧山有石耳性熱
野狐絲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粟秦人呼爲
野狐絲
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
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
謂得花勝得錢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兩一曰葉狀如駢
蓋子如玄珠可以飾珮也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
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萠復
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烏蓬葉如烏翅俗呼爲仙人花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復乾飛鳥觸之
墮走獸過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
則卷
紅草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
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
條扶疏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三蔬晉時有芳蔬園在墉（一日金墉）之東有菜名芸薇類
有三種紫色爲上蔬味辛黃色爲中蔬味甘青者
爲下蔬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
長三尺乃植於地
水網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横側水上長八
九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
馭以手掩烏目食此則美悶不復動　東方朔言
爲小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
別之令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屐
因乘泛紅泉得至草處食之
挾劍豆樂浪東有融澤之中生豆莢形似人挾劍横
斜而生
牧靡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
卉方盛烏鵲誤食烏喙中毒必急飛牧靡上啄牧

靡以解也

酉陽雜俎卷第二十

唐臨淄段成式

肉攫部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鷹網目方一寸八分從八十目横五十目以黄蘗和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蠶蟲好食網以蘗防之　有網竿　都杙　吳公　磔竿二　一爲鴞竿一爲嶌竿鴿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

竦身動盼則隨其所覘候之

取木雞本雀　鵴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横十八目

凡鷙鳥雛生而有惠叫殼之後即於窠外放巢大鷙恐其墮墜及爲日所暴熱暍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凉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尚帶靑色至六七日　其葉微黄十日後枯瘁此時雛漸　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一名菆鷹呼菆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旦靑麻色其變色一同黄麻之鴘此爲下品又有羅烏鴘羅麻鴘一曰鵰

鷹兔鷹嘴爪白者從一變爲鴘乃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嘴爪黑而微帶靑白色臆前縱理及翎尾班節微有黄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爲灰色臆前縱理變爲横理變色微漠若無脞間仍白至

於鴘轉巳後其灰色微歇而漸漸向白其嘴爪樹黑體上黄鵠班色微深者一變爲青白鴘鴘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横理轉細則漸爲鶴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爲淺烏之色一曰日赤色紫 爪之本色白 蠟脛並黄常時號爲金脚

又高帝一曰高齊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叉獻白兔鷹一聯頭及頂遥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毛心其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繞

白色之外以黑爲緣翅毛亦以白爲地紫色飾之
臆前以白爲地微微有縹赤從理眼黃如眞金觜
本之色微白尚未漸烏蠟作淺黃色脛指之色亦
黃爪色與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爲紫理白鶻
鶻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滅成白
其觜爪極黑者一變爲青白鶻鶻轉之後乃至累
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作灰白色
赤色一變爲鶻其色帶黑鶻轉已後乃至累變橫理

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變爲青鶻而微帶灰色鶻轉之後乃至累變
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鷂爛堆一曰雌又曰雄黃一變之鶻色如鶖毳鶻轉之後乃
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於鶖毳而色微深
大況鷂爛堆黃變色同也
青斑一變爲青艾鶻鶻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
臆前微微漸白此次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謂斑上有黑色一變爲青白鶻雜
帶黑色鶻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
微白
赤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鶻其色多黑鶻轉
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雖漸歇世人仍
名爲黑鶻
青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爲鶻其色帶青黑鶻
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雖細臆前之色仍常暗黲
此下色也

鷹之雌雄唯以大小爲異其餘形像本無分別雉鷹
雖小而是雄鷹羽毛雜色從初及變既同兔鷹更
無別述雉鷹一歲臆前從理闊者世名爲鴿班至
後變爲鶻鶻之時其臆從理變作橫理然猶闊大
若臆前從理本細者從變爲鶻鶻之時臆前橫理
亦細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餘便烏而快一名沙裹
白生代北沙漠重荆窠上向鴈門馬邑飛
代都赤者紫背黑鬢白觜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

下便兔生代川赤巖裏向虚丘中山白帽飛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斤有餘細班短脛鷹內之最
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　一名西道
白　房山白者紫背細班三斤已上四斤已下便
兔生代東房山白楊椴樹上向范陽中山飛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無及東西曲
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餘鷹內之最大生盧龍
和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漁林巨黒黒一曰章武合口

光州　一曰飛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上黃所
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
黒皂鵰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
者章武飛　白皂鵰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河陽
漠北所在皆有生栢枯樹上便鳥向靈丘中山范
陽章武飛　青班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楊
樹上細班者快向靈丘山范陽飛
鴘鷹在子青黒者快蛻淨眼明是未嘗差雜兔快者
自多蛻不淨者已發矣不任用多死又條頭無非

雖遠而聚或條出句然作聲短命之候　曰內赤
反掌熱鬧衣䒱人長命之候　疊尾振𢹻打格隻
立理面毛藏頭聽長命之候也
凡鷙鳥飛尤忌結喉病又文才無一活次在咽喉骨
前皮裏缺盆骨內膝之下
吸筒以銀鍱為之大如角鷹翅管鷹以下筒大小准
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豆汁與白相
雜者死

凡網損　攔傷　兔蹋傷　鶻兵爪　皆為病

酉陽雜俎卷二十　終

獨異志

唐 李冗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鬢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皐陶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已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即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齎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嚴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計時即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淚灑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公孫呂面長三尺濶三寸爲衛國賢臣

東漢趙伯翁嘗晝寢羣孫戲其腹上內七李於臍中

李至爛流汁出其家謂其將死後李核出而無患

劉曜字永明鬢白莖皆長五尺

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其後子孫流衍於今問之皆劉裔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爲霍光所廢

項羽每叱咤萬人手足皆廢

晉宣王司馬懿自顧見背

隋有麥鐵杖一夕行一千百里夕發洛陽往宋州爲盜及明却返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執麥告之爲吏所劫乃承認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梁武帝貴爲天子三捨身爲同泰寺奴

唐郭子儀授中書令考二十四考月入俸錢二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馬料五百石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東漢孟業身重千觔故帝疑其自重乃以大秤懸棟間業啓曰陛下秤上秤臣請秤之雖肉重千觔而智無一兩

干寶母盧當埜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與父合埜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平昔之時指使無異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墻

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於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産一男而卒

前梁張軌時爲抱罕令嚴根妾産同夕産一女一龍一鵞

賈弼之夜夢一人面貌極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

可乎夢中微有所諾及覺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

魏建淩雲閣既成匠人誤釘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上韋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鬚皓白而死

晉趙末年八歲一夕異長身長八尺髭鬚滿頷三日

唐惠卿荆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賓客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

中矣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日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即袒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姑年其老無雙目旦食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覺有異氣其子出遠還姑問其子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令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天后朝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乃自持刀開腹明之五臓墜地后遣醫工復內入腹以桑皮細針縫合經夕復生玄宗即位追封代國公

有娀簡狄氏吞烏卵而生后稷

東漢陸續歲饑太守施貧者食既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吳王闔閭死埋劍客三千以爲殉葬

漢武鈎弋夫人姓趙氏手本拳帝納後以手伸之遂展

王獻之常爲寫祭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深八分

王戎眎日睛不眩

廉頗食盡米一斗肉一觔

陶侃有神者視其手掌文上指謂曰策文到指上爲

三公嘗不可說佩以針刺之通指因血出灑墻爲
公字
唐大曆中河南尹相里造刑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
尺餘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日被鴻鵠所
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殷紂爲糟丘酒池廣可以泛舟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
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間棄我

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
方名之東方朔故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蜀先主劉備自見其耳
鄒衍吹律能變寒谷生禾黍
京房吹律易姓本李氏因吹律知名乃改京耳後棄
市
牛哀病三月化而爲虎遂食其虎復化爲人當其爲
虎時不知其爲人及其爲人又不知其爲虎
申包胥哭於秦廷七日七夜不食乞兵救楚秦感之
乃假兵救之
後周有一人姓陳氏二十而娶妻妻亦齊年至四十
兒女又各生孫孫復生子子復生孫相承百年內
其子孫蓋數百人老少悉爲煬帝征遼所殺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靈帝時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
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
穴之卒不知其是女兒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爲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
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寫下瓶口
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長日光龜每二千
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符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
忽有一童兒緋帕幞首走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
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
爲童子以告市人也

禹治水渡游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
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王濬伐吳於蜀江造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
樓舟船之盛自古莫比
唐貞元中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
脫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
數人至元和末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
之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冢見王樊與人樗蒲以

酒賜盜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夜有神
至城門自言是王樊使令有人發冢以酒墨其脣
但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
如神言
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
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
婦姜氏懷姙五月矣爲亂卒所刼以刀劃其腹姜
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
婦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

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
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時秦少游爲淮南節度
理民有寃不得伸者往詣晉公必據而平之浙右
進錢船渡江爲驚濤所溺篙工募人漉出不得衆
以錢塡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指其
錢曰此錢乾非水中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投
詞詬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遂以取之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拆乃命鼓

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
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爲聖耶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
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袴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褌袴
中其人笑而退
唐開元五年春司天密奏云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
玄宗大驚問曰何禳對曰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
日寃死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内一人李蒙
者貴主家壻上不得已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

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士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千艘進士畢集蒙問之乃踰垣走赴羣衆愜望方登舟移就池中暴風忽起晝晦半沈聲伎持篙檝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葫蘆生筮得一卦以定官祿葫蘆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其後脫褐從韋令公於西川官至御史大夫爲行軍司馬旣二十年韋病

薨使闢入奏請益東川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葫蘆生筮之揲著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曾卜得無妄之隨今復得此卦非曩昔賢乎闢卽依阿唯諾葫蘆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不甚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之戮於藁街

唐賀知章會稽東眞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祕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賜越中剡田以給之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一院旣至問其所來二

老人曰某依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柰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旣成而白日沖天

晉尚書令卞壺死蘇峻之難葬在上元縣後盜發其墓見壺鬢髮蒼白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安帝賜錢十萬令改葬焉

摯虞要注云漢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帝問髦頭義權荅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曾鎭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李氏女乃三十年餘章從

職太原棄其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感其薄命常褐衣髽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經自荊州移鎭太原曇照隨之章因曇照敘舊照驚噫久之謂之曰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寃訴上帝以罪處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五臟墮地遂死

唐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長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廷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蓽茇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問左右曰吾前服乳煎蓽茇有效復令進之一啜又平復上問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

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天子也豈不及汝邪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陶弘景隱居茅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決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内畫此何也對曰異日頼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

入問之荅曰點則飛去無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晉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而南妻坐而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年八十而終焉

唐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殯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旣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

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並臥一牀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識遂同棺葬之

漢武陳皇后本其姑公主標女也色衰棄後宮乃以黃金五百觔贈司馬相如令作賦賦成帝見之再得寵幸

侯景常有一瘤如小龜每戰勝龜則起及其敗死之日瘤入一寸

東漢耿秉鎭撫西邉單于匈奴多懷其恩聞秉卒有務而流血哀痛者舉國發喪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讌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加於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旣而問之曰君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

恥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餘中唯貯酒糟數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渴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戚額援捩肢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以爲賊隸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銛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昵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鄭覃歷官三十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唐蕭瑀嘗因內讌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唐貞觀初丹陽令王瓌三年調集遭黜瓌甚憤惋乃齋百千詣茆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吉凶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飛去縹眇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瓌無疾暴卒

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一去十七年始去之日於齊州靈巖寺院有松一本立於庭奘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歸即此枝東向使吾門人弟子知之及去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向指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歸得佛經六百部至今衆謂之摩頂松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即散擊俄頃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今以獼猴置馬廄此其義也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天大雨

漢霍光泣宣帝帝謁太廟爲初獻帝行而光在後帝恐懼如負荊棘

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振悚耳目

吳隱之爲廣州舊有貪泉人飲之則貪競隱之酌而飲之兼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分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唳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伍員吹簫行乞食於市

庖丁善解牛投刃皆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及今十九年而

乃無肯綮若初發硎游乃必有餘地也
郢人以堊漫其鼻薄如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觔
成風盡去其堊而不傷鼻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
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
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
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阮籍放曠有丘家女極有容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
父兄遂往哭之盡哀而返

唐太宗皇帝虬鬚可以挂弓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
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
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
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涉之苦亦有以酬効明
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謝靈運臨刑翦其鬚施廣州佛寺鬚長三尺今存焉
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問
其故乃曰吾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吾行必以暴
風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也夢覺召太
公三月果疾風暴雨過境
晉桓豁鎭荊州有一參軍五月五日採鴝鵒翦其
舌令學人語經年遂能言後因大會豁出之令遍
學座客話有一人患齆鼻鴝乃遽飛入甕中語與
患者無異舉席皆笑
玄宗朝宰相盧懷愼無疾暴終夫人崔氏止兒女不
令號哭曰公命未終我得知之語曰公淸儉而廉
潔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燕公同

時爲相張納貨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
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理
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皷橐爲說鑄横財我
無一焉惡可匹哉言訖復絶
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里暮春之月忽遇遊南園令
家僕僮舁至藥欄語曰我不見此花而死可悲也
悵然而返明早報牡丹一叢先發公視之三日乃
薨
晉孟嘉少知名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甚遠亮問

江州刺史曰聞有孟嘉其人何在守曰在坐君自認之俄然指曰彼君少異於衆非嘉乎曰然亮大笑喜得嘉

王敦爲駙馬如厠左右侍者甚衆敦乃脱衣裸體而登厠無羞愧色有一侍女曰此人必能作賊其後果爲亂也

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仲文每照鏡常不見其首後數月果爲武帝所殺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俱被桎梏

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集羣臣問之無一知者劉向對曰此是黄帝時窫窳國貳負之臣犯罪大逆黄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復變帝使女子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對如劉向之言帝大悦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

漢東方朔歲星精也自入仕漢武帝天上歲星不見至其死後星乃出

東漢王霸善撫士卒每有人死者脱衣殮之

劉琨字越石嘗爲胡騎所圍救兵不至城中窘迫無計琨乃登樓清嘯賊聞之凄然日中又奏胡笳賊皆流涕懷土至晚復吹之賊捨圍而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國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熒惑退三舍

唐貞元中李師古暇日常譏其從事適有日者預坐師古遣遍視幕客皇甫弼賈直言之徒凡十輩答曰十日之内俱有重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曰此先忌馬厄時有從事姓魏者師古之妻黨移第鑿池積土其傍上搆高亭極爲弘敞既成即迎入舍樂之飲酣亭忽摧塌以其下柱弱不勝其任坐客皆折手足不至於死王生因爲角馬木長釘横貫其脛立死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是國無相棄者

隋楊素家富侈之極家僮數千人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都會之處邸店碾磑不知紀極性貪營利心無厭足時議鄙之

李善本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元家遭疾癘子孫盡死唯一子纔生數旬羣奴欲殺之分其財善竊之將入瑕丘山中至七歲出理於官鍾離意爲令殺

羣奴表善之忠孝善後拜郡守

魏太祖軍中糧乏令主倉吏用小斗後軍衆有言太祖歸罪主吏謂曰借汝死以壓衆謗詞遂息焉

秦惠王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於後曰此天牛能糞金以遺王王以爲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

漢于公門壞大治之敎曰稍高其門可容車馬我治獄多陰德後世必昌子定國果爲丞相

殷仲堪節儉爲荊州刺史每食飯落席自拾食之

伊尹耻其君不及堯舜若撻之於市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巡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夢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者齋焉禹遂齋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孫堅字文臺戰而馬墮軍吏失之所愛駿馬入營踣地悲鳴人異之逐馬往得堅於草中

王粲嘗謁蔡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才吾家書籍悉以贈之

越王句踐爲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衆嘗施一器懸膽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隋賀若弼父敦臨死之日令弼吐其舌以錐刺之流血及地戒曰吾以舌敗汝可戒言及死弼亦以言議傷煬帝爲煬帝所殺

宋劉裕貧賤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蠅拂子及登極亦不棄之勅其女彭城公主謹收藏以遺子孫

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

也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引海水利魚鹽邑人歌之時瀛州刺史賈敦順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

楚王鑄作三劒晉鄭求之不得兵圍楚三年不解楚王登城引太阿麾之晉軍血流鄭卒奔走

晉謝玄字幼度有才業甚爲從父安所重少好佩紫羅香囊安鄙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

漢武帝自回中郡繞一山曲見一物盤地狀若牛推

之不去擊之不散問左右無能知者東方朔進曰請以酒一斛澆之帝命酒澆之立散復問朔曰此必秦之故獄積其怨氣所致酒能消愁耳帝撫朔曰人之多知有如此者

宋明帝借張南薨三百年勑云期畢便畀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悉白

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劒割肉帝令自責曰拔劒割肉一何勇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歸遺細君一何仁也帝曰令卿自責反自譽也蒙賜酒一斛肉一百觔令遺細君

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沃之後與晉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衛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爲桔槔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爲用有傷真性

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斷驅使鬼運始皇曰欲見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勿畫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脚畫地圖之神怒海斷遂崩始皇脫走僅免死左右皆陷沒焉

歷陽縣有一嫗常爲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待之甚恭臨去謂嫗曰時往縣見門閫有血即可登山避難自是嫗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嫗答以少年所教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閫明日嫗見有血乃携雞籠走山上其夕縣陷爲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

傅奕常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脅衆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晉孝武欲爲晉陵公主求壻問王珣曰得及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曰謝琨不及劉真長不減王子敬帝然之未幾帝崩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珣

曰卿勿近禁臠元帝初渡江國內常乏朝士每烹豬以項肉一觔尤脆美進充御食時人以此爲禁臠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常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即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爕惚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對何爲隱賊自貽其苦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爲瑞州高安尉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

陳勝以丹帛書陳勝王字置魚腹中令賣有市得者烹食之見而怪之遂立勝爲王

劉備嘗乘愛馬號的盧居樊城劉表欲因會殺之備走陷檀溪乃語的盧曰今日之意得不努力乎馬一躍三丈遂脫難

任公子爲釣用十五犗蹲於會稽期年無所得一日

獲大魚自荆江東皆厭腥鱢

獨異志卷上終

唐　李冗

吳公子光饗王僚令專諸待置劒於蒸魚腹中因進魚抽劒刺殺王僚

晉羊祜字叔子爲荊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闔境諱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磾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

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等蒙其訕議耶遂殺之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廙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與我千斛米當爲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作傳

晉王濛劉惔並爲中書侍郎及宋輔政俱加侍中時人故號爲入室之賓也

漢趙堯爲周昌侍御史人謂之曰趙堯乃奇士也必代君爲大夫昌曰堯刀筆吏何至此也後昌爲趙王相高帝持大夫印視堯曰無以易堯乃授堯

武帝問王夷甫曰壽陽以東常澇壽陽以西常旱何也夷甫曰壽陽以東吳人亡國哀音鼎足強邦一朝失職嘆憤爲陰陰積成水故常澇壽陽以西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盡入志盈心滿常歡娛故旱

周暢爲河南尹時久旱禱祠無應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遂降大雨年穀豐稔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

武陵記曰後漢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崔豹古今注齊王后怨死屍化爲蟬遂登庭樹嘒唳而鳴後王悔恨聞蟬即悲嘆

陳宣帝時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五百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百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不知其由泰

歸問馬乃贖龜之異因以其居爲寺里人號法嚴寺

晉王導子悅年二十有名爲中書郎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於夢中領之導竊不樂亟爲祈禱末幾修墻掘得錢百萬導意惡之一皆不用及悅病遂復夢一被甲持刀自稱蔣山侯索食食畢作色謂導曰公兒已責與他言訖覺翌日悅卒

漢景帝好遊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爲琢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

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悉化爲虎而去

後漢馬畧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畧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

呂氏春秋曰齊有二烈士別於路相與沽酒共飲其人欲市肉一人曰子亦肉也我亦肉也無須往市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啖須臾酒與肉皆盡而俱死

梁武帝大清三年侯景反圍臺城遠近不通簡文與太子大器爲計縛鳶飛空告急於外侯景謀臣謂景曰此必厭勝術不然卽事達令左右射之及墮皆化爲禽鳥飛去不知所在

京房列傳曰房臨刑之時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入天井舉朝皆哀之

王充論衡云漢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桐木刻爲囚象鑿地爲坎致木人拷訊之若正罪則木人不動如冤枉則木人搖其頭精感立政動神如此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時波弋國人貢荼蕪之香若焚著衣而彌月不絕過地則土石皆香經朽木與腐草則皆榮秀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

後漢明帝楊后花顏美色有顛狂病發則殺人唯內傳孟召爲文后每讀之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

王箱記曰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頭見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

餘斬石人須臾竄山水中

齊王與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攣生又以
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梁武太清元年岳陽郡民王保宰種田六頃悉生嘉
禾

周厲王時北斗與三台並流不知其所厲王沒後兩
七星復見

搜神記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大查當江損行
舟若祠祭者查浮可見不祭者輒沈䑺覆行舟祚

造大斧數十明且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浪振驚
查浮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誦祚之
德也

干寶搜神記曰零陵太守史滿有女悅書吏乃密使
侍婢取吏食餘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
及歲太守使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
化爲水具省前事太守以女妻吏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門請見自稱曰虎使者
皆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愼勿
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
金龍子長三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
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鄴

三峽錄云宋順帝昇明二年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
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
之見一美女道下絜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稱唐
高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曰既爲人能爲妻
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女
曰數以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

可忘有思卽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不知所終

成應元事統云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値風雨
胤嘆曰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
窻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卽去如風雨卽至

漢黃覇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幷狸狸以獻覇問
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幷僕耳覇以其
物有靈開囊放之狸狸悲啼而去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
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嘗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助平吳

搜神記曰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路傍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天下妄命帝何以封者

右咸聞始皇不樂乃歸崩於沙丘

漢高祖每戰親當矢石前後被七十二箭或言滅七十二黑子

栁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窻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七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有流星下降如繩繞聖公明日爲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亦繞星之象

曹操無道置發丘中郎謀金校尉數十員天下人冢墓無問新舊發掘時骸骨橫暴草野人皆悲傷其兇酷殘忍如此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野中喜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果種蔬野人侮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爲見牧則搖尾牧曰汝來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牧卒虎乃去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沙啖石然卒爲黃帝所滅也

搜神記曰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使朋築青陵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王令分埋臺左右期年各生一梓樹及大樹枝條相交有二鳥哀鳴其上因號之曰相思樹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長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疋絳時人謂之蚩尤旗

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受一文石

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爲天下通儒文五鹿充宗受學成子成子一日病乃吐此石充宗受而吞之又爲名儒

晉陶侃微時丁父艱將葬忽失牛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有一牛眠汚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改葬地

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還洛歎曰吾居上司疾姦臣樊豊之狡不能誅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因

飲鴆而卒門人寃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鳥翼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淚葬畢乃飛去時人以爲忠貞所感

會稽記上虞蘭穹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爲鹿鹿鳴即縣令有罪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向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及四時山果熟果大大鳥啣采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不知紀極嘆曰禽鳥送來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母如戒比三十年及郊卒百禽聚於庭悲鳴累日而去

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叶文帝即位嘗欲害之文以思王太后之愛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頓絕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害植

華陽國志夜郎者有一女子浣服水濱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聞竹中兒啼剖而視之得一男收養

及長甚有武才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淸泠可愛時人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漢楊僕爲樓船將軍自以功高耻爲關外人請以家財移關於新安有詔從之

列子曰韓娥過齊雍門鬻歌假食既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復作長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

不止乃厚賂遣之
項籍開始皇墓探取珠寶其餘不盡取者有金鴈飛
出墓外爲羅者所獲
漢武帝元封中浮忻國貢蘭金之泥其金生於湯泉
盛夏之日波浪常沸飛鳥不敢過居人不敢渡國
人於水邊見有此泥取爲器物色若紫磨金其滑
者如泥貢於漢帝取之常封函匣以辟邪魅衛青
張騫皆蒙此泥封璽紱帝既崩紫泥遂絶
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高四十丈以珠爲簾五色玉

爲珮每風至即驚觸似音樂在空過者皆仰視愛
之又屑諸異香如粉撒樓上風吹四散謂之芳塵
呂氏春秋曰有人臭者父母兄弟妻子道路皆惡之
此人無所容是乃之海上海上有人悅其臭晝夜
隨之不能抛捨
晉文公時有蛇當道而横文公以爲不祥反政修德
令吏守蛇守吏夜夢有人殺蛇曰何以當聖人道
覺而見蛇已壞矣
于云齊桓公出游於澤澤畔見一物其大如轂其
長如猿紫衣而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
此其惟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公後果霸其
國爲五霸之首
魏公子無忌晰事忽有一鷂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鷂
遂去令捕鷂取數百列於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
翅有鷂伏罪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羣鷂
後漢盧景初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得四十九莖後
四十九年卒
後漢裴安祖常息大樹下有鷙鳥逐一雄雉雉急投

安祖忽觸樹而死安祖哀之置於蔭地俄頃復生
乃飛去因寢見一人衣冠甚偉拜謝安祖曰荷君
保全故此伸謝安祖年八十而卒
後漢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
異之主簿黄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
至太尉
宋長沙王道憐字義慶在廣陵卧病食粥之次忽有
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
聲響撼庭户良久不見

列女傳陶荅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
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
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
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荅子
見誅

前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
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
後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姬三
人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於
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巳
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勵獲
通幽冥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
左旋右抽擲劒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
手執鞘承之劒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
道子於是援毫圖壁猴項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
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蹄角王武子戲與射
賭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探其心作炙
至食一臠而止

蜀將姜維既死剖其腹視其膽如斗大

左思搆三都賦門庭墻溷皆置紙筆十年乃就

漢張倉年老而無齒飲人乳過百餘歲終常感王陵
母卒後奉陵妻朝夕侍諾如事其母

唐德宗朝有陽城者華陰人也其弟域兄弟雍睦坐
卧相隨皆不娶妻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性嗜酒
常枕以江石每用質於酒家有得三數斛者料錢

入室卽復贖之

唐文宗朝宰相路隨志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
貌或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没蕃終
身不背西坐其寢西首晉桓玄貪穢金玉不離其
手

吳隱之兄悔之葬母設祭每祭慟絶至第七祭嘔血
而死

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順風卽行逆風卽倒

漢成帝趙飛燕身輕能爲掌上舞

唐高開道箭在腦中使醫鑿骨取出鏃與客飲酒談笑如常

唐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愼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臨行戒曰吾甚愛汝愼勿與人相競弟答曰人唾面亦拭之而去兄曰只此不可凡唾汝面者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其於保身遠害皆如此類也

蒼梧王酷嗜殺嘗自持刀槊行見人即擊刺死之若一日不殺人即慘而不樂

何宴常服婦人之衣

晉陸雲字士龍家在吳久不得家信有犬黃耳雲摩其背謂曰與吾達一書至家得否其犬即搖尾因以竹筒緘書置之犬項旬日達家得報而還

陳正爲太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熾不能焦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刀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

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怪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即此女見

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

曰不見急召元寶問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於狀左右貴人啓曰何臣等不見元寶獨見之也帝曰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耳

玄宗幸蜀之時至東泰山內庖爲力士攏馬請下東北陳四拜奏曰陛下出幸忽遽不得親辭九廟此山最高可望秦中玄宗悲感慟極左右不勝哀咽

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賄橐中裝前金歸分五男各令散居而賈攜侍兒竟樂遊於五子之家每止十

日極其滋味承恭其寶劒珠玉隨身皆賜之雖非
訓導亦為逆見

魏鮑子都嘗行於野見書生卒然心痛下馬為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帙金十餅乃賣二餅葬書生其餘枕之項下置素書腹上而退其後數十年子都行有一駿馬逐之既而有認馬者謂子都為盜因問兒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其兒歸葬金八餅在項下素書在腹上舉家詣官稱子都之德由是子都聲名大振

魏毛玠字孝先為尚書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武帝嘆曰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

寶嬰征七國時得賜千金置之廡下任人所取不入私室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發言舉事左右皆曰君聖者也吾内外不見其過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後三年美行於宋宋人迎之復位謚曰昭

晉王戎字濬仲性鄙吝家有綠李子熟時恐人必鑽破其核恐他種植之

王登出為荆州刺史送者盈路見路傍樹有一鵲巢乃自解衣上樹探弄鵲雛傍若無人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繭紙為蘭亭記敘平生之札最為得意其後雖書數百本無一得及者太宗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爵賞之外別賚億萬太宗臨崩謂高宗曰以蘭亭殉吾孝也遂隨梓宮入陵

漢張騫奉使六月氏往返一億三萬里得蒲萄林安石榴植之於中國

漢和億為畿令常有一虎害人億令設檻得二虎億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億殺之其一虎放去自是猛獸皆出境吏人以為神君

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見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十段皆决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既歸吾道東矣

宋索林報兄之讎手殺四十人

魯公儀休為相歸見其妻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
吾為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韓康伯隱藥肆賣價無二有二女子買藥不識康伯
乃謝所之康伯不移女子曰君何若康伯無二價
也康伯乃逃去不知所在

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一旦有氣自天而下大如
雞子入其口十月孕一男名曰東明長[illegible]王恐為
國害欲殺之東明走[illegible]魚鼈浮出而為梁
以渡東明

魏武帝嘗居銅雀臺及終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
舞

鄭子華之弟子臧好聚鷸毛為冠鄭伯聞而惡其使
盜誘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以其非法服
也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詔曰此裘非
常服損費功用遂命火於殿前焚之

陶潛在家每酒熟即以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著之

晉全坊字雉舒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
易之有頃便可熟

漢文帝儉約常集諫書囊而為帳所幸姬慎夫人衣
不曳地

晉虞[illegible]字叔褒父在常戒褒以酒及父歿自飲不止
因責曰余廢先人之[illegible]何以訓人乃携挺於墓前
自杖二十

晉明帝十餘歲未為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
長安孰近答曰日近又問之何言日近答曰舉頭
見日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群臣復問之答曰
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與昨日之對有
異復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
愈奇之立為太子

[illegible]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
之狀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雞野鵠尚知天時
況人乎哉

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嘗欲害舜舜見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故能保身於孝道

黃霸為潁川太守[illegible]吏方食於野亭鳥攫食翻見吏

曰汝爲烏攫食耶吏驚以爲覇盡知其行止從下
敢爲非
秦敗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氏子獨爲倉窖貯粟
後穀食萬錢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
何劭字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珍味雖
三日帝厨之膳不及之也
呂氏春秋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仭之雀人笑其用重
求所輕也
唐杤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東封過其家問之何以

致然公執筆唯書百餘忍字餘無他言遂旌表
其門
漢高祖既入關諸將刼珠玉寶貨唯蕭何獨收秦格
式律令卒爲漢名相功居第一
阮循字宜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
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隋劉君良累代義居兄弟四人同氣大業末天下饑
饉其妻欲勸分居乃竊取庭樹中烏雛置諸巢中
令羣烏鬪競舉家恠之其妻曰今天下大亂戰爭

之秋禽鳥尚不相容况人乎君良知其計中夜遂
攬妻髮大呼曰此乃破家賊召諸兄弟哭以告之
而棄其妻居雖三院而共一厨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因拋一石於雲
中心祝之曰我爲帝即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
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
照而其影中有人語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浹
旬踐居帝位
荀奉倩與妻情厚冬月婦病熱奉倩出露坐候體冷

即入熨之甚爲世所譏
玄宗幸蜀至利州吉伯渡有一白魚來御舟而過
河間王孝恭才智識畧時出於衆初受詔征蕭公祐
上有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
自省無負神祇此變應是公祐時人服其先見
太公封於齊於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寝甚
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
其出關遂止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

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宫有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三色曰歡欣衆悅鐘皷之色愁悴哀憂衰絰之色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東面南面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宋敬則亳州末城人孝友忠鯁舉世莫比門表闕者六所古今無之

公儀休相魯國入園見妻蒔葵因拔去謂妻曰身爲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眎其妻亦有招之者矣是以竊笑之公悟其言乃止引兵而還未到有伐其北鄙者

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引數百相從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遊可與俱來吾玩之明日其人往攀鷗鷗翔而不下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凡百里之內草皆焦而死

符堅委政於王猛小大無疑猛卒其子皮謀反堅讓曰丞相臨終以十具中爲由不聞與子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驗也赦而不誅

唐甘露中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然後著鞋到直省所即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未嘗啓齒歸經號慟無時國朝奪情惟通得理

漢宣帝足下有毛所居常有光耀

晉顔含有孝行兄幾服藥過多死於家含遂開棺復生毋妻家人盡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士大夫易得而難用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即有不平之

心是先諸己而責諸人其云何饒曰三斗之粟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食園果梨栗後宮婦女以相擲而士不得一嘗後紈綺穀麗靡於常服而士大夫不得以爲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譬若鉛刀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懸而避席曰燕過矣

獨異志卷中終

獨異志卷下

唐　李冗

趙簡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令退軍吏諫曰君誅有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爲退襄子曰吾聞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之危不阸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牟聞之請降

太康畋於洛之表十日不返其弟五人輦其母以從終失國

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挾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從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恥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張嘉祐爲相州刺史至都詢故事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或[illegible]不疾死則貶嘉祐按其圖籍自後

周尉遲迥死王事始也乃爲迥立廟四時享之後三年人拜大金吾到吳競加以舁取而旦後皆祭遷去

漢耿壽昌置常平倉賤時權貴時減價賣恤民以成爲國之體也

唐崔羣爲相清名甚著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爲子孫之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徧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

唐魏元忠神氣剛直初爲洛陽令有罪繫於都市已坐就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特赦免之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傳呼先至執捉者扶令起元忠曰敕未至豈可求生有頃方至觀者咸服其安閑神異也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陛下取之獻果皆自此始

北齊高洋兗帬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卒曰此可用抛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千萬金乃具抛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歡叫城上飛動

漢　宮威名聞於匈奴匈奴欲識使人求見宮宮啓帝曰域外重人形狀魁梧臣貌醜陋不如選壞偉者示之帝以大鴻臚卿魏應代之

東漢宦者張讓趙忠持國權引用屠沽人登清貴靈

帝語左右曰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故卒
以滅漢者趙張是也
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
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
上博者勝拚曰而笑適有二客過樓下飛鳶嗿腐
鼠墮俠客衆而推其矢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
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曰驕
奢之災禍非一致

漢郎原曼容養志樂外權勢仕至六百石即免歸畏
横而禍至也
張衡死蔡邕生時人以邕爲張衡後身
唐符有關稜者善用長刀刀長丈餘每下刀斃數人
莫有嗣者
薄昭漢文帝舅以其殺漢使文帝不忍行法乃令朝
臣衣喪服哭之昭遂自盡或云昭侍飲酌酒不滿
一郎糾之昭既歸使人持刀殺糾者帝聞之怒故
有此

北方有匈奴形質皆人而足如馬蹄謂之馬蹄突厥
竇滔久戍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迴文詩敘離間阻
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横皆旨義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隣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
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答曰姊抱聽讀書皆
省之及成人更博羣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
家大富時人以爲賈逵舌耕
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勅令擇國中
貴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參
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尚平陽
公主

漢武帝乳母侍恩家人縱横帝怒乳母流於邊入辭
帝郭舍人謂曰母入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
母如其言乃顧舍人舍人罵曰嫗回顧何爲帝壯
矣豈假汝乳耶帝於是悅遂不流乳母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時
天雨甚武士被盾立於廷優旃欲救之戲曰被盾

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
徙立廡下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羨嫂厭叔偕
爲羹盡戞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羹
羹侯或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有敢
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
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
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妃妃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即秘
半面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面也帝視[illegible]之

尸鄉有祝雞翁養羣雞皆有名呼之販賣雞卵獲
億萬一旦逆入山不知所之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
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皆不自
裁於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劍於中以
淬劍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童者落寬盃酒聞年五十餘
無聞焉日醉歸寢溽暑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
拽臂入坑逡巡至髆其人荒叫親戚舉燭俱至相
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
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村鍬钁掘之深丈餘得
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
之

王鍔爲辛京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甚易之一旦擊
毬馳逐既酣鍔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
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爲將相

西極有獻續絃膠者帝不信即斷而接之使人挽拽
及他處斷而接者如故

魏國有女子極美麗踰時不嫁以右膝上常患一瘡
膿水不絕遇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
牽一栗色犬走三十里歸而截犬右足挂之俄頃
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其疾遂愈

玄宗朝有張果老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
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
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即知之然

臣言詭卽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
卽能活帝許之靜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
詭七竅血流俄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
兒多口過不謫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懇久之果
老以水噀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
處俄然不知所往
後漢劉焉字君卿靈帝時爲太常見王室多故意求
之交阯欲避難侍中董扶謂焉曰常見益州有天
子氣焉乃求益州遂拜之既而至蜀思扶之言咸

造乘輿旌旗一如王者之制忽一旦天火下燒所
造作物蕩盡焉疽背而死
始皇時長安縣忽有大水張而欲沒縣主簿全幹入
白明府謂幹曰今日卿何作魚面幹曰明府亦作
魚頭言訖遂陷爲湖
唐宰相王涯奢豪於其槪庭穿大井合木爲檻嚴其鎖
鑰天下寶玉珎珠瓔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飮
未幾犯法爲天兵梟戮而赤族其肉色並如金
神異記注曰西南大荒中有獸形如兎人面而能言

心常欺人言東卽西言南卽北其名曰詭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
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竪其尾於我處
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三十國春秋僞前梁張重華在梁州欲誅西河張祚
祚廐馬數十匹同時皆無尾未幾祚遇禍
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泄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
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飮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
杯而自飮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

其父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
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
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
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啓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
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
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
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
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

敢屢貲帝大悅益重魏徵

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緘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習腹之用也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覇楚越

唐張文成七登科選員半千云張子之文如青錢萬揀萬中時人以文成爲青錢學士

唐狄仁傑爲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斷獄一萬　千考功特畀

上下考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濬獻計令取羣蝎置斛中倮斷一人爲蝎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閣看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化爲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云窮老子一經甚侮侵於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雖尊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共論老子經之義帝不能屈

陸雲有笑癖嘗謁司空張華華多鬚以袋盛之雲見華不及拜而笑倒又嘗自服縗絰上船見水中影笑而墮水幾至於死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李衡江陵種橘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爲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祭肜爲遼東太守三十年帝嘉其功賜錢百萬

周亞夫平七國歸不得任用怏怏不樂帝覺之因讌與肉大胾不設筋亞夫有怨色帝付廷尉餓食棄席九十日至餓死先時人相其有縱理入口當餓

死果然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貧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隋文帝在位時已無道天下船長三丈謂其既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沒入官

昔有人出行逢一兎走頭擊樹而死其人得之後日日忘家失業專坐此樹下守兎有過者見之問汝何守株也如是

後漢竇武生時其母并生一蛇乃送山中及武母死有大蛇至母棺柩側蜿蜒磕頭血流而去

郅都爲濟南太守誅豪族三百餘家不顧妻子

後漢韋逞母宗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窻授業

荀崧有女名灌崧爲襄陽太守爲杜曾所圍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灌年十三率勇士千餘人踰城突圍且戰且前詣覽乞救覽假兵救崧賊遂走散

契苾何力西蕃酋種太守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太宗征遼至白雀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稍瘡極重帝因傳令及拔賊城得行稍者高突鶡鶡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曰犬馬猶爲其主况於人乎彼爲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寃讐遂捨之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其作誄者四千餘人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巢長居母喪過肅求

糧時肅有米兩囷各三千斛指一囷與瑜瑜奇之遂定交卒覇吳

晉王卓妻鍾氏名琰有藻鑒生女子淑求夫有兵家之子甚俊欲妻之令與羣吏處琰自帷中竊視之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數月卒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美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相果成王道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以兩較當時卿相士淹

曰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健者也宋璟如何上曰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晉杜預拜荆州賀客皆集伞璓與裴楷後至客坐連牀璓怒曰杜預以連榻待客拂衣而出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羮費錢約三萬雜寶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

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其父名安策立爲后方年六歲

唐蕭頴士開元中年十九歲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博然性褊躁忿戾無比常使一傭僕曰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痍養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適善主而自苦若是答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慕其博奥以此戀戀不能而卒至於死也

晉諸葛恪妻晨起對粧臺一婢侍後忽躍身觸棟張目大叫曰室家被害有頃家人歸曰恪爲孫峻所殺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者遭亂避地有一女子四歲不能走又不忍棄之乃懸籠於古塚中意謂危日得骸骨及三年歸引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答曰食盡則餓見其旁有物引頸呼吸則效之故能活廣定入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當不妄

玄宗偶與寧王博召太真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樂人賀懷智巾幘香氣馥郁不滅後幸蜀歸懷智

以其巾進於上上執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真謂之瑞龍腦

晉荀爽女適陰瑜周歲瑜卒爽以女才高氣逸愍其少寡欲奪志再嫁郭奕遣所親人問之女私挾刃至奕奪之其後廣集親族設大宴方合令奕突出見之女令四角備燭與奕相見奕但危坐即令備浴女遣一侍者出家以取他物乃刺臂血書扇曰以屍還陰氏自縊而死

晉者愚公居山之陰而出入有阻乃勗勵子孫移之

山神見曰山極崇高決何可移公曰吾生有子子
復有孫子子孫孫誓而移之何爲不可於是神命
夸娥氏爲之移之

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
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赫連勃勃本姓劉自改其姓云赫連勃勃言[illegible]
與天連殺人積其頭爲京觀謂之髑髏臺蒸土築
城錐刺入即枚築者死刺之不入即鍛錐者死其
造器射入甲者殺鎧匠不入者殺弓匠莫知所措

梁周興嗣爲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
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
開視之心如掬燥淀

劉幽求自朝邑尉爲中書舍人三日內拜相

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
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圖形凌煙壽年八十
一終

公孫瓚既殺劉虞則自有勝己者皆殺之男子年七
歲者不許入城侍妾[illegible]婦人令語音雄者宣揚
其命

袁紹通急乃先縊其妻兒姊妹然後自赴火而死

魏武殘人性命重伎藝有一歌兒性甚慧而聲獨入
雲操愛其聲未忍殺乃於羣妾中求得二人聲如
歌者密令教授數月乃成聽之立殺其前者

晉范粲字明友時齊王芳被廢明友哭甚慟因不仕
景王輔政召之不赴稱疾佯狂不言足不履地人
不聞音家有婚姻諮訪之合意者即色不變否者
即卧寢不安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牀

唐[illegible]仁[illegible]爲安撫使[illegible]祠一[illegible]所

張巡守[illegible]陵[illegible]急以孤[illegible]每戰喊一聲即風數行飛逆

阮籍[illegible]至籍哭即嘔血伏雞滑澆

時苗爲壽安令謁[illegible]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
爲人書曰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
制

季孫相魯家無衣帛之妾櫪無食粟之馬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哀牢山捕魚水中觸
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

恭也

唐高祖起義并州第三女柴紹妻聚兵鄠杜間以應高祖高祖登位後封平陽公主號娘子軍充著勳績獲封邑不因夫子者葬用鹵簿自此始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乎

常摐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能無教語弟子乎摐乃

大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柔耶齒亡乎曰亡豈非剛耶摐曰天下事盡矣

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有奸也

隋朝徐德言妻陳氏叔寶妹因懼亂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鏡分之以爲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鏡於市內賣之以圖相合至期適市果有一破鏡德言乃題其背曰鏡與人俱至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半月輝陳氏爲楊素所愛見之乃命德言對飲三人環坐令陳氏賦詩一章郎還之陳氏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素感之乃還德言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羊角哀左伯陶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遇風雨糧盡計不俱存角哀乃并糧與伯陶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

獨異志卷下 終

小名錄卷上

唐平原陸龜蒙

秦始皇二十六年幷天下定郡三十六海內一統議立號除謚法自稱始皇以一世二世至于千萬世三十二年因奏鬼神圖書事曰亡秦者胡乃使蒙恬興兵三十萬北築長城以備胡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李斯與少子胡亥從西至平原津始皇病七月崩於沙丘丞相李斯立胡亥矯賜太子扶蘇死是為二世趙高殺之於望夷宮而立子嬰遂亡亡秦者胡於斯驗矣

漢呂后名娥姁

武帝即位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成帝名驁元帝之子以宣帝之世生於甲觀畫堂號曰世嫡皇孫皇帝愛之因曰太孫常置左右

司馬相如字長卿毋少字之曰犬子長好讀書學擊劍慕藺相如乃更名魏志管輅別傳曰輅父為瑯邪郡佐輅時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欲見輅父遣造之子春曰此年少戲有才器聽其言論似司馬犬子遊獵之詞

揚雄之子小字童烏九歲與子雲論玄

匡衡字稚圭少勤學　邑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
籍衡乃為客作而不求直主人怪問衡曰願得主
人書徧觀之主人感嘆遂給書衡能說詩時人語
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字也其
畏服如此師古曰鼎當也如今俗說鼎盛之父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以無子為嘆少女緹縈
感激上書願沒入官婢以贖父刑天子憐其意為
除肉刑改定律令

成帝元始中有渭城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

入未央宮內尚方掖庭殿門門者莫見至鉤盾禁
中乃覺

初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帝尚小長公
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作婦
當以金屋貯之公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后阿
嬌小字也

東漢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為濟陽令而世祖
生是歲嘉禾生縣界大熟因名秀按此即小名也當時尚質長遂不更改耳故讖言劉秀作天子二十一祖亦自負焉

皇后郭氏真定人父昌真定恭王以女妻昌昌早終
其妻號曰郭主好禮節儉以王女之富手常報作
女曰聖通有龍生皇子強況以為城門校尉封綿
曼侯況皇后弟也賞賜甚厚京師號為金穴

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初有說赤眉建立宗室以行
誅伐乃求得景王後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盆子
年十五歲被髮徒跣見眾人拜已恐怖欲啼盆子
故武侯前子王莽為家人赤眉過畧適盆子在赤
眉中為劉俠卿牧牛盆子既立猶朝夕拜俠卿俠

卿為之既後祠景王於北郊使盆子乘鮮車大馬
軍中牧兒皆隨車觀曰盆子在是中祠後復歸俠
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樊崇等亦不
復候視也

班昭字惠姬曹　世叔妻彪之女也大家集云父為
陳留長大家隨至作東征賦初大將軍梁商獻美
人於順帝姓友字通期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
嫁之冀即遣客追盜通期還會商薨冀行服於城
西廬常與之居冀妻孫壽梁紀之甥也伺冀出即多從

蒼頭追通期歸治掠之因言當上書告之冀大恐
頓首請於壽毋壽不得已而遂幽閉通期後冀[illegible]
私召往來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知之使其子河
南尹胤械友氏家冀恐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至
年十五冀被誅乃出壽甚美而善為妖惑好為墜
馬髻愁眉啼粧折腰步齲齒笑性鉗忌能制冀冀
不敢違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每
往來屏侍者私語遂與宮通威振百寮刺史二千
石冀於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於挾街起宅與

冀相高作陰陽殿連閣通房魚池釣臺梁柱門戶
皆銅沓紵漆青瑣丹墀刻鏤為雲氣又采土築山
十里九坎以像二崤窮極妙麗金玉明珠充牣其
中冀與壽夜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戲第中賓
客請門不得通謁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冬十月冀
與壽及諸子相隨游獵諸苑中縱酒作倡樂冀胡
狗封襄邑侯壽為襄城君

梁冀之誅太尉李固也郡縣承旨殺固二子憲公李
公初並為長史聞固策免皆棄官歸固知禍將及
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女文姬涕泗曰李氏
滅矣客與二公謀其逃宣言已還京師矣鄉人信之
後二公果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餘也文姬厚為其
資以燮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為日久矣是以當
危託君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程
杵成迺義士乃將燮走徐州燮姓名為酒家僕賣
卜於市會赦得免成亦病卒燮厚葬之燮既歸文
姬涕泣曰先公蹇為漢忠臣然梁氏暴虎今爾幸
全血祀豈非天乎宜杜絕衆人不然禍重至矣燮

敬從卒以獲免燮學行才藝亞固官至京兆尹

傳燮字南容性剛直不為權貴改節出為漢陽太守
時冀郡羌反進圍郡城胡騎數千在城外叩頭欲
令燮棄官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亦曰願大人歸
鄉里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誠汝知吾心耶
聖達節次守節伯夷不食周粟仲尼以為賢生亂
世何處求生汝其勉之魏太祖見幹年八歲時甚
奇之及為司空召幹為尚書郎

彭寵之叛家數有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

地而求之不得卜筮多言兵從中起寵奴子容等三人謀劫寵妻因寵齋便室晝臥三奴共縛寵從呼諸奴婢以寵教責問便收縛各置空室中以寵聲呼其妻妻入室見縛驚曰奴反耶捽妻頭擊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物一人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爲客所迫脅耳解我縛出閤則活矣用女妻汝家中財物悉與汝小奴意欲解之而子容適至遂不解使妻縫縑囊解寵手令作教告城門令子容等出勿稽留書成斷寵及妻頭置囊中馳詣闕封子容爲無義侯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一小名阿瞞故有曹瞞傳南陽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官渡之役攸諫紹勿與太祖爭紹不從乃往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座席不自限至呼太祖小字曰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行出鄴東門攸顧左右曰此家不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人有白太祖太祖遂誅之

驍騎將軍秦朗字元明新興人父宜祿爲呂布使詣袁術袁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妻杜氏下邳人布之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杜氏爲妻太祖疑其色及城陷太祖親見乃納之朗隨母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座席謂賓客曰豈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歷文世無尤明帝即位爲驍騎將軍帝以爲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曰阿鱗一本阿魚數蒙賞賜

文德郭皇后少清慧父永奇之曰吾此女女中王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遭難流離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文帝所愛

美人姓薛名靈芸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時文帝選良家子以入六宮靈芸別父母升車以玉唾壺承淚壺皆紅色帝遣文車十乘以迎靈芸芸去京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易名爲夜來夜來妙於針工非夜來裁制帝不服也宮中號爲神針

闞內侯鄭小同玄之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

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月生而玄以丁卯歲生命之曰小同長遂名焉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小字萬億爲三軍爲太祖所知卒謚剛侯

臧霸字宣高泰山人也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青徐間與孫觀吳敦尹禮並聚衆霸以兵助呂布布敗歸太祖太祖舍之霸一名冠奴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觀官至青州刺史從征孫權爲矢貫足力戰不顧

曹爽之專政也其黨何晏鄧颺丁謐爽敬之言無不從於時謗書謂臺中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狙囊三狗謂何鄧丁默爽小字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者

孫權末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羅陽今之安固）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有一婢名紡績權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遣紡績與神相聞崇與表至權立第舍於蒼龍門外數使近臣齎酒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奇中

後主孫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或云彭祖小字也

蜀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未有繼嗣養爲子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中郎稍遷副將軍後與孟達會兵上

谷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奪達鼓吹達懼乃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於魏文帝以達爲建武將軍平陽亭侯與徐晃共襲封達與封書曰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權勢義托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處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已來（阿斗後主小字）有識之人相謂寒心今足下棄父母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廻從而疑之非義也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繼嗣羅

侯不爲背本也北面事君不爲棄舊也恐爲亂以免亡不爲徒行也封不從先主責封侵陵諸葛亮勸除之於是賜封死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亦爲流涕（賓賜七將傳曰得竺字文聘爲劉備糸中與劉升在公安同硯席）魏志載明帝破諸葛露布云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厚備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　禮之實斗之兄弟守空城而已

晉愍太子名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王衍小女字惠風其將廢也有童謠曰南風烈烈吹白沙南望魯國鬱嵬峩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賈后小字也白晉行沙門太子小字魯賈謐國言太子遭賈后與謐相危之酷也

齊獻王攸字猷少岐嶷及長清和平易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世推才望出武帝之右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及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武帝踐阼時朝廷草創攸總統軍事撫恤內外莫不景附焉初文帝甚寵攸每見輙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故事而泣執手以授帝後爲荀勗馮紞所怨譖之大康三年乃下詔以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侍中如故攸知勗等搆已憤然而薨舞就人借書必手刺其謬然後反之（文明太后將崩謂武帝曰桃符性急汝宜私之矣）

石崇字季倫勃海青河人苞之子生於青州故小字齊奴苞六男崇是小子苞臨終分諸子財獨不及崇其母爲之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能自得拜黃門累遷荊州刺史劫商致富遷征虜將軍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園一名梓澤諂事賈謐與潘岳爲二十四友有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崇有愛婢曰綠珠美而工藝孫秀欲之使人求焉崇館於白下方登清凉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婢妾數十人以示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以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受命取綠珠崇勃然曰綠珠不可得也使者再三崇不許遂以告秀秀誅之崇復有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買得年始十歲

至二十遂有容色妙別玉聲觀寶色石氏之富瓌
寶皆殊方異國所得莫辨其處翔風別之皆出人
地祟艷麗者數千翔風以文詞擅愛綠珠弟子宋褘國色善吹笛後入秦明帝宮中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也小字阿童為益州刺史時吳
中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
虎但畏水中龍羊祜聞之乃表濬監益州加龍驤
將軍竟平吳謠言應矣
賈充字公閭娶李氏名婉淑生二女一曰褒裕二曰

荃裕李氏父豐被誅李坐流徙充復娶陽城太守
郭配女槐妬忌甚李氏會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
右夫人充謙不敢當其實畏槐也荃為齊王妃每
號泣請充省李氏竟不往充有兒名黎生再周充
自外入乳母抱在中庭兒見充喜笑充就憐之槐
遙見謂充有私乃殺乳母兒啼不飲他乳遂死槐
亦終身無子郭氏一字玉璜
瑯琊恭王覲妃小字銅環生元帝先有讖云銅馬入
海建業期後元帝果興於江左

王戎字濬沖瑯琊臨沂人祖雄父渾阮籍素與渾友
年十五在郎舍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
方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比與卿言不如共阿
戎談鍾士季問王安豐曰阿戎阿戎解人語
阮咸字仲容性任誕不拘小節私姑家之貉婢姑陟
居初云留後乃攜去咸時居喪聞之借客驢追之
連騎而返獲議於世廢棄者久之及孚之生也其
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語曰胡遙集於上楹乃
字曰遙集仲容每嘆曰我雖失三公然得遙集

王凝之妻謝氏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初適凝之
還甚不悅叔父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耶
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復有封
胡遏末封胡遏末四人字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謝太傅安寒食內集兒女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
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朗小字曰撒鹽空中
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朗字長度安次兄據子仕至東陽太守
謝胡兒語庾道季庾小字也亮之子晉丹陽尹中領軍諸人日暮欲

就卿談可堅城壘庭曰若文度王坦之字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韓來濟河焚舟矣胡兒作著作郎當作王堪傳不諳堪乃諮太傅太傅答曰世胄堪字亦被遇堪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表安仁所謂子親伊姑我父惟舅是許元婿

謝公因諸子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此句偏有騷人深知遏玄小字遏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覆手叔父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棋賭賭得乃燒之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先桓經度懷而無異常及桓遷荊州時面晤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據小字奕之弟婦王據取太原王韞女名經悟其旨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在溫座岸幘嘯詠宣武曰我方外司馬

謝虎子嘗在屋燒鼠胡兒既無由知之聞人道有此者戲之非復一過大傅既了已之不知因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其作此胡兒懊熱一月齋不出太傅虛托引已以相開悟可謂德教矣

桓冲字幼子彝之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初彝亡弟兄並小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欲為質幸為養買得郎冲小字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射堂邊看冲識之曰買得也遂厚報之冲性儉素常浴後其

妻送以新衣冲怒促持去其妻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孽子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見流星墜銅盆中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獨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輝宜字為天宣武嫌其三文復字為神靈寶猶復同三既嘆重前郤減神一字名靈寶玄南郡被召作洗馬泊船荻渚王大王忱小字也服散已小醉往看桓玄為設酒或云

忱小字佛大王大能飲顧左右令溫酒來玄以手巾滲淚王求去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嘆曰靈寶故自達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忌五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也桓循少爲玄所侮每言論常鄙薄之循深以爲憾及玄將篡循請於母庾夫人討襲玄庾曰靈寶視我如骨肉忍相圖耶循乃止循小字阿臣

劉毅字希樂彭城人破桓玄以功授都督淮南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封南平郡開國公都督宣城軍事初桓玄在南州起齋悉畫盤龍號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居焉

桓石虔小字鎮惡豁之子有材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有猛獸被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亦跳高於獸獸伏復拔一箭以歸有患瘧者呼石虔來疾者多愈虔年十八九未被舉童幹常呼爲鎮惡郎

褚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祕書監詔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嘆曰若期生爽小字不佳我不復論事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子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謀交晉遷中書郎始興太守

王忱字元達坦之子王恭隨父蘊在會稽王大忱小字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非爾之友中乖愛好後爲王緒所間終成怨隙果如其言

司馬太傅爲二王題月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王恭始與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有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常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發王因嘆曰王大故自濯濯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曰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與我恭無言及王大去後舉所坐簟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取對曰大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王澄字平子高風不群曠達獨傲每聞玠談名理輒絕倒人曰衛玠談道平子三倒後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玠避亂投敦與之談彌日信宿敦曰昔王

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悟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阿平（澄小字）若在當復絶倒矣

王衍嘗爲天下人士題目曰阿平第一子嵩（庾敳）第二處仲（王敦）宣第三王孝伯（恭 忱）問王大曰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王佛大笑曰三日不飲酒便覺形神不復相親

謝遏夏日常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房外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踞後恭也謝太傅未

冠時始出西王長史濛與清談良久去後苟子（王脩小字脩字敬仁濛之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風采逼人

許掾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後因會稽西寺講王理遂屈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使者唱禮便謂王曰聖人有情否王曰無重問聖人如柱耶王曰如籌算耳雖無情運之者有情意曰誰運聖人也苟子不得答而去

庾統字長仁衛將軍亮之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簡文目庾赤玉省率除理▲仁祖常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統小字赤玉）王坦之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超少有才氣超世邁俗常檢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盛德日新

郗嘉賓桓公語曰嘉賓阿源（殷浩字巨源小字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荅云損米彌覺有待之爲煩

郗嘉賓書與袁虎（龍小字）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引耳以無常以此激之

范啟與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也范性矜假多煩嘲之郗融小字倉融郎嘉賓弟也郗司空拜北府（舊徐督以東爲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王黄門（徽之字子猷）詣郗門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拜子猷言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亮評人以汝家比武

侯
王臨之字仲產僕射彪之子位至東城太守王右軍
曰我家阿林臨之小字清童太出
郗恢字道徹小字阿乞王子猷詣郗雍州郗在內見
有毾㲪云阿乞那得物勅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
曰向有大力者擔之而趨郗無忤色
王胡之子循齡清約以風操自居才器率衆舉有秀
悟小字阿齡謝太傅語劉長卿曰阿齡於此事欲
大屬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也

王蘊恭之父也小字阿興世稱苟子秀出阿興清和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一云阿瓜謝公領中書監王
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
傅猶斂膝容之王神意甚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
夫人安娶沛國劉躭女字安國真長之妹曰向見王瓜故自未易有
雖不相關正自使人不能已王珉字季琰珣之弟
子小字僧珍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凡流故有語曰
僧珍難爲兄法護難爲弟累遷侍中中書令王大
爲吏部嘗爲選草臨當奏王僧珍來即出視之僧
珍得便以己意改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即
寫更奏
僧珍謝車騎玄其集王小奴許小奴小字僧珍舉酒
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言曾爲徐州故云使君謝曰可爾僧珍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侜張
玄叔父曾在吳興玄少時從之遊王珉故云謝徐撫掌而笑曰衛君琰
殊不簫省乃凌上國
提婆初至僧伽提婆罽賓國人姓瞿曇氏爲王東亭第講阿毗曇晉言無此法也
始發講未半僧珍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

四有意道人便就餘屋自講講竟東亭問法門
道人曰弟子都來未解阿珍那得已講所得去何
尨狙也尨狙不可解
吳孫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以美麗得幸生二女長
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
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即位立子𩅦爲太子乃下詔
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憚其名矣禮名
子欲令難犯易避今爲四方作名字太子名𩅦音如

(湖水灣 瀨之灣)字薾(音如迴 今之迴)次名庬(音如兕 轙之兕)字霹(音如儐 苨之賢)

次名𧨩(音如草 萃之萃)字盈(音如畢 物之畢)次名(音如泉寬 大之泉)字

焚(音如擯特 有所之特)此都不與世所用同故鈔舊文今造

此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避也普告天下咸

使聞知(此名之奇旂 敘附于此)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權薨即尊號亮有愛姬四人皆

振古絕倫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華四名洛

寶又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徹每月下清夜舒之

使四姬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唯氣不通耳

爲四姬合四氣香皆異國所出香氣在衣歷年彌

盛百濯不歇因名百濯香閨曰大畧全是故未嘗

有精殿耳

王恬字敬豫小字阿螭少好武不爲文公所重丞相

每見長豫(悅字)則喜見敬豫則瞋阿螭基爲中興第

一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阿欲相與萃王恬

所(恬時爲 吳郡)太傅曰恐汝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

苦要太傅堅不迴萬獨往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

有忻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

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晒頭神氣傲邁無相酬對意

萬於是乃還未至船乃逆太傅曰阿螭不作壐

王彭之字安壽小字虎㹠虎之字叔武小字虎犢皆

彬之子彪之年二十鬢皓白時人號爲生白髮爲

會稽內史豪右斂手是時桓溫廢海西公百寮莫

知所爲彪之謂溫曰取霍光傳來禮度儀注定於

須臾歎曰元彪不當如是也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嘆子姪不令云虎㹠虎犢

還其所知

王司州(胡之)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有小相忤逆

於螭螭便作色不怡司州覺惡便舉牀就之持其

臂曰汝詎復與兄老計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

强來捉人臂

王文度弟阿智(坦之 小字)不翅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小字阿桓亦僻錯又無嫁娶禮綽因詣

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揚言此定可殊不如所傳

郁至今未婚我有一女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文

度欣然而啓藍田述　驚喜成婚女之頑嚚

更過阿智文度爲桓公長史桓爲兒求王女王許
諾㕘藍田既還藍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膝上
文度因言之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兵那可嫁女
與之文度還報云家中得婚處桓曰吾知矣此尊
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坦之子
愷娶桓第二女女字伯子愷仕至丹陽尹

庾翼字稚恭爲荊州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爰之之字仲在小字自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爲乃共議桓溫劉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荊州恐不可復至後果如惔言

桓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將軍伊少有才藝善音律爲劉惔王濛所知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於青溪側伊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桓王也徽之使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作三調弄上車便去主客不交一言一云字子野也桓公問子野謝安石知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曰固當出於相難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顏難犯桓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桓嗣字祖恭冲之子也小字豹奴人或謂之桓豹奴是王丹陽王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桓玄素輕桓崖桓脩小字家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之遂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

陶範字道　侃第十九子諸子中最知名王脩齡嘗

在東甚貧乏陶胡奴範小字爲烏程令送一舟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不須陶胡奴米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云我曾大道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民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

江敳字仲愷濟陽人父虨僕射敳歷黃門侍郎御史

驕慾議王恭請盧奴（敬小字）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呼人取酒自飲一椀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後趙石季龍殺勒子弘僭位大饗群臣於[illegible]佛圖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諸石後為冉閔滅畧盡閔小字棘奴

石季龍立子邃為太子邃字大淵少而雄慧帝深愛之及為嗣每顧左右曰馬家父子兄弟自為殘滅

若其不然吾豈有今日如我當有殺阿鐵理乎鐵邃小字及邃總百揆荒躭酒色驕恣無道不堪儲嗣乃廢為庶人邃及張妃男女共六人其夜賜死合一棺埋之

前燕慕容冲初符堅之滅慕容儁冲妹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乃出冲長安又謡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各植數千株於阿房以待之冲小字鳳凰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後冲進攻長安堅登城責之曰爾輩群奴止可牧牛羊何為送死冲曰既厭奴苦取爾見代冲竟僭位於阿房前

秦符生之嗣偽位酷暴夜對侍婢曰阿法（清河王小字）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符法夢神人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婢來告乃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符堅率麾下鼓譟生猶昏睡堅衆既至引置之別堂廢

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符堅字永固一字文玉小字肩頭祖洪父雄伯父捷西入關夢天神使者赤冠朱衣拜肩頭為龍驤將軍捷因為壇於曲沃以授之捷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為神明所受可不勉歟符生既殘虐無度堅殺之遂僭號秦王

後涼呂纂字永緒光庶子殺光長子紹僭即尊號有若番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纂見超曰胡奴卿恃兄弟恒欲欺吾耶要當腰斬然後天下定超頓首謝曰不敢纂引超及諸州臣燕於內殿呂隆屢

勸纂酒遂至昏醉超取劍擊之洞胸斧于宣德堂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初纂與沙門羅什棋殺什曰斫胡奴頭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胡奴超小字竟殺纂驗矣

凉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死五旬乃蘇云見凉光殿中皆生白瓜至秦使梁熈至熈小字白瓜西凉武超王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後立歆字士業玄盛夢爲凉公領凉州牧代沮渠爲蒙遜所殺士業之未敗也燉煌父老令狐熾家見白頭翁衣袷識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推木中斅言訖不見士業小字桐推至是乃亡

後燕慕容農字厚小字蕻慧垂第三子也年九歲問太史黃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爲如是泓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伯閼王辰次曰實沉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伯閼主辰實沉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言朕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云何泓不能對垂深奇之

卷上終

小名錄卷下

唐平原陸龜蒙

宋高祖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

少帝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立二年昏悖太后召群臣廢帝爲營陽王

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立三十年爲太子劭元兇所殺

孝帝武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討元兇立十一年崩

前廢帝子業小字法師孝武長子殘忍無道湘東王或廢之在位一年

明帝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立七年崩

後廢帝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無道滛虐蕭道成廢之

順帝准字仲謀小字智觀立三年禪位于齊封汝陰王

廣陵王義直字車士爲揚州刺史太后謂帝曰道隣汝布衣時兄弟宜用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隣豈

有所措但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鄰所了
太后曰道隣年出五十不如汝十歲兒也上曰車
爲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隣年長不親
其事則於聽不足太后默然
王愉小字駒晉尚書僕射江右冠族子綏亦有重名
以高祖起自布衣甚忽之裕晚得志悉誅之唯司
徒王謐有舊恩雖爲桓玄佐命終保持之不得誅
謐從弟湛謂駒無罪義旗誅之此是剪除勝已以
絕民望兄桓氏黨附而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謐

懼奔于曲附高祖迎還復位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高祖初尅京城謂何無忌
曰急須得一府主簿如何何無忌曰無過劉道民
也
劉秀之小字何秀瑀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與親故
書曰吾家黑面何秀遂居劉　衆處朝廷不爲多
士
王鎮惡祖猛父休五月五日生家以俗忌欲以出繼
疎宗猛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五月五日生

而將與吾門矣遂用爲嗣鎮惡後封博陵侯進號
征虜將軍
向靖小名稱與高祖諱同改稱小字今傳稱向彌是
也
蔡廓常器其小子興親故書小兒四歲神器似可不
入非類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爲之名興爲之字
褚渾之小字佛佛高祖以舊功愛之會稽郡偶缺
朝議欲蔡廓爲之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于我
何事不如與褚佛佛

傅亮秉政將拜蔡廓爲吏部尚書因傅隆問廓廓曰
若以選事悉付我我則爲之不然即不拜亮語徐
羨之曰黃門郎以下當盡委於蔡羨不復措手矣
以上則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與徐干木羨之小字署
紙尾遂不拜吏部黃紙案吏部尚書與錄尚書連
名故廓云署紙尾
劉敬宣爲青州都督諸葛長　民招以同叛敬宣遂
遣使呈高祖曰阿壽敬宣小字正詎不負我也
謝述與劉湛爲異常之交湛叅甚有風度謂人曰我

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遠小字

謝靈運小字客兒初錢塘杜明師夜夢中向有人來入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難得遂送靈運于杜冶養之十五方還郡故名曰客兒明師名昊字不恭性敏悟宗事正一少參天師治錄陞納爲尚書年三十患創昊爲奏章延至七十

袁粲字景倩父濯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敏孫有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敏孫少慕荀奉倩爲人乃白太祖字景倩

始興王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鵩鳥鳴於屋上巫蠱事發上謂潘淑曰妃太子圖貴富更是一理虎頭濬小字也復如此非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也皆賜死

謝弘微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無子峻以弘微爲嗣本名密犯所係內諱故以字稱與族子靈運瞻曜並以文義賞會居烏衣巷同遊叔父混敬賞之嘗曰阿遠瞻小字剛而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躁奴才而昧操篤善不同敢後功濟三子終亦以此爲恨微子吾無間然

王微字景玄瑯琊人也善屬文能書畫爲吏部郎弟僧謙亦有才幹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疾不治哀痛不已以書告靈曰吾素好醫術不能使爾得全又尋思不精至使枉過痛酷奈吾罪何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吝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後謙四十日卒

謝靈運解職東歸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

明所知靈運去未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見惠連大相知賞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少悟如此而尊以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遂載之而去

劉湛字弘仁小字班虎太祖自豫州長史徵爲太子詹事時彭城王義康權傾中外湛與推崇之無復人臣禮上稍不平湛初入朝夕引接不夕不出晩節上意稍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

自西還吾嘗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朝亦看日
早晚慮其不去遷丹陽尹竟伏誅殷景仁與湛俱
爲太守任遇初相款洽後漸猜隙義康專權而湛
皆爲上佐以舊情自結傾黜景仁義康盡屬湛諸
人附款無復至殷氏門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
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
殷鐵求郡有負生誠閽門慚懼其姦諂如此阿鐵
景仁小字

范曄字蔚宗父泰母如厠產之額爲博所傷故小字
博而徐湛之小字仙僮初魯國孔熙有異才爲散
騎常侍以父黜之受義康恩欲伸報德又以范曄
不得志因曄外甥謝綜結曄湛之爲丹陽尹悉約
太子送南平王鑠出鎭於武張尚祖道日作亂而
差牙不得發湛之乃上表發之丑以自明及收入
獄曄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曰不
知曄曰徐仙僮也悉伏誅

曾爽小字女生祖宗之南陽郡公宗之子軌一名象
齒郎爽之父也爽少有武藝第秀字天念才力過

爽建　中義宣謀反戰飲酒過度敗斬之

劉南陽涅陽人本字拗胡以其顏面拗黑似胡及長
乃單爲胡出牙郡將捷口舍處分稍至隊主蠻甚
畏之小兒啼怖之曰劉胡來便止

陶潛字元亮一字淵明集載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
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初不好紙筆阿舒已十
二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好文術雍端年
十三不識九與七通子垂六齡但覓棃與栗天運
苟如此且進盃中物又載與儼等疏云告儼俟份
佟等云云又有命子詩云三千之罪後寘及成念
呱呱聞爾泣卜嘉日占亦良時名爾曰儼字曰求
思按此儼即阿舒也

鮑照字明遠妹字令暉有才思亞於明遠著香茗賦
集行於世

齊高帝名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世祖皇帝賾字宣
遠太祖長子生於建康靑溪宅其夕陳孝后劉昭
后同夢龍據因小字曰龍兒初高祖在府夢著屐
上太極殿三人從一人武帝一人明帝一人張天

地圖而不識意言是梁太祖子弟及賤下常與梁
太祖容晏謂曰我辛苦得天下而祚不得孫我死
龍子當得也龍兒 龍子死當屬阿度也玄度 此後當還
鄉子
林王昭業字文尚文惠太子長子小字法身文惠
薨立爲皇太孫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勑皇孫手書
不得妄出詒貴重之嘗呼爲法身坐之重幄別撫
問即位不君以罪廢
宗明皇帝鸞字栖景始安王道生子小字玄度自

宣城王即位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小字白澤
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弟有膽力以父楷名宦不
達將欲自奮每撫劍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
景文曰阿答滅我門戶蘊答曰與童烏貴賤覺異
童烏景文子絢小字阿答蘊小字後與劉康玄粲
謀反死
琨祖薈衞將軍父懌不慧初不爲娶宗家以餘婢侍
之生琨遂名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改名

琨立以爲嗣性清愼官至侍中
長沙威王晃宣明太祖第四子有武力太祖愛之臨
崩以晃屬世祖晃愛武飾鞘罪徐州私載數百人
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棄之江水世祖太怒豫章王
嶷御前稽首涕泣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
朝念白象上亦垂泣舍之白象晃小字
武陵昭王曅字宣照太祖第五子母羅氏以罪誅曅
見愛世祖即位曅數以言語忤旨世祖嘗幸豫章
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曅嶷曰風景殊美今

日甚憶武陵上乃令呼之曅善射屢發命中顧四
座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惟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
日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阿五曅小字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有寵於世祖鏘雍容
得物情上爲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鏘閤
曰鸞於法身鬱林小字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長且受
寄先帝臣等年皆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
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
諦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少聽鬱林爲高宗

所廢鋣竟不如初高宗東府權勢稍異鋣每當屣履奉迎鋣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鑾以此推信之鋣竟被害

東昏侯潘淑妃小字玉兒帝爲潘起神仙永壽玉殿鑿爲蓮花貼地上令潘妃行曰步步生蓮花常市琥珀釵一隻直百七十萬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千性至孝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皆爛孔氏甚嚴明謂所親曰阿稱（瓛小字）便是今世曾　謚貞簡先生

王思遠晏之從弟父羅云平西長史有節操竟陵王子良薦爲吏部尚書郎初高宗廢立之際晏預其謀思遠謂晏曰兄蒙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以計相須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後悔無及晏不納及高宗即位拜驃騎爵爲王遥光勸除之晏集會子弟謂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耳晏竟誅思遠遷侍中（阿戎遠小字）

廬陵王子卿小字烏熊太祖第三子出爲南豫州刺史帝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行事無以貽一州既而曰吾思得其人矣乃使陸惠曉爲長史行事臨別帝問惠曉曰卿何以輔廬陵王惠曉對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身不擾儉則民不煩雖庸者猶當知勉況廬陵以帝子之尊耶帝大悅

袁彖字偉才陳郡夏陽人父顗武陵太守少有風氣好屬文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顗臨終

與兄覬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懋先基彖有孝節累遷侍中史公彖小字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騎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屣

張冲字思約吳人冲出繼伯父景徽景徽字檟父邵小字梨宋文帝戲景徽曰檟何如梨徽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檟何敢及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爲郡將母常在田据拾困極乃卧於澶間夢有如犬子頭有角舐之因感而有娠故小字狗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年

少便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累以軍功爲南
陽守斬杜陽王休範遷雍州刺史驍騎將軍封襄
陽侯徇兄後更名恭而不肯出官嘗居南保村中
與居民不異敬兄竟爲世祖所誅
巴東王子響爲荆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奴粗有氣
力子響要與同行蠻奴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乎
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言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
人名蠻奴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仲舒
梁武帝衍字叔達小字練兒

簡文帝諱綱字世讚高祖第三子小字六通
元帝諱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小字七符
敬帝方智字惠相世祖第九子小字法真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母曰丁貴嬪小字維
摩蕭藻字靖藝少立名行志操清潔善屬文好古
體詩高祖每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累遷尚
書左僕射 迦葉統小字
豫章王綜初綜母吳淑媛本齊東昏宮人復爲高祖
所幸生綜媛常私謂綜曰我齊宮懷汝入梁七月
而生實東昏遺體綜深信之密有異志及爲南徐
州刺史有練樹並令斫伐之以高祖名練故也竟
以彭城降于元魏
馬仙琕字靈馥小名仙婢長乃改名仙琕善爲將與
士卒同勞苦居無帷幕衾屏與廝養最下者同
任昉字彥升樂安人文章之美冠絕一時官至太常
昉有四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墜其家
業劉孝標見昉諸子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
有收䘏者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惕然

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劉溉見其論抵几於地
終身爲恨
柳中禮小字申子故庾信哀江南賦云申子奮發勇
氣咆勃實惣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
累祀通中頓遭刮骨功業有 稱身名埋沒 柳於清擁
一戰遭劉至於城陷不時復戰
謝覽弟舉與王筠王泰俱有令名時人爲之語曰王
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筠泰小字也
劉孝綽字孝綽幼聰敏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每

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綽小字也
父繪友人任昉沈約范云等皆造之官至秘書監
綽少有盛名仗氣負才多所凌忽詞藻爲後進所
宗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傳寫絕域綽弟姪群從七
十人皆能文近古未之有也有三妹嫁王叔英張
乘徐悱皆有才學悱妻尤爲清拔也昭明太子好
文士常遊晏玄圃執王筠袖撫孝綽肩曰可謂左
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

羊侃字祖忻少瓌偉身長七尺八寸愛文雅博涉書
記關弓至十石嘗於兗州堯廟墻直上至五尋橫
行七迹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歌甚有新致姬
妾列侍窮極侈靡有彈箏人名大善看鹿角爪長
七寸舞人張靜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上舞又有孫景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大
同中魏使楊裴同晏賓客三百餘人皆食金寶器
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女百餘人皆執金花燭侃不
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陳高祖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人漢大丘

長寔之後也

廢帝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世祖長子也仁弱無人
君體太后廢爲臨海王

宣帝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王第二子身長八尺
二寸手垂過膝嘗張燈夜寢見者乃是大龍無不
驚走避於他室世祖踐阼封安成王及廢帝乃即
帝位梁大同二年梁元徵高祖入侍累遷中書侍
郎永定二年襲封始興王十四年崩遺制以瓦器
葬盛顯陵廟號高祖

後主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長子立而嗜酒賦
詩不恤國事工文爲長夜之飲常在庭任用中書
舍人沈客卿等又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華麗侈
靡自古未有隋晉王入臺城百萬之衆不戰而亡

司馬暠字文叔河內溫人也幼有至性十二丁內艱
水漿不入口殆將一旬梁帝見暠羸瘦謂其父子
産曰昨見羅兒傷其燋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墮家
風有子矣羅兒暠小字

徐陵字孝穆摛之子幼聰敏善屬文爲兒時沙門寶

誌見之驚曰天上麒麟何因至此因小字僧悅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自有陳創業文檄及禪授詔策皆陵所作爲一代文宗子份九歲作夢賦陵見之語所親曰吾幼時屬文亦不如此

任忠字奉誠小字蠻奴汝陰人少孤微不爲鄉里所重及長詭譎多計後累以戰功進鎮南將軍及隋兵入忠出戰敗入見後主啓云陛下唯當具舟檝上流群臣以死衛後主信之時隋將韓擒虎自新

林入忠乃降隨軍入南掖門至長安授開府卒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人本姓項名猛奴居新安壽昌里年十一能游反覆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群兒聚戲莫能及者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乞爲已子請周薈爲製名字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有大槊耳讓壯之乃教騎射從高祖破侯景累功爲鎮南將軍

陳子高會稽人世祖時爲吳興守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世祖見而問之能事我乎高許諾本名蠻子世祖改命今名執備身刀世祖寵之

後魏元叉字伯雋小字長义叉妻林太后之妹太后臨朝以叉妹夫除通直郎常侍妻封馮翊君拜女侍郎叉以此意勢日盛遷侍中加領軍既在門下兼總禁軍深爲太后所信太傅清河王懌親賢輔政後太后寵稍薄因解侍中除氏何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子樹奔梁梁封爲鄴王叉又擅權樹乃遺魏公卿書曰元叉本名夜义元羅本名羅刹夜叉

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吳同飄墮嗚呼魏景羅此二灾昆季此名必能噬物未幾有人告叉謀叛得其手書並賜死

游雅字伯度小字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蹼人物高允重雅雅輕允才不以爲恨允將昏邢氏雅勸允昏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

小名錄卷下

妝樓記

唐　張泌　纂

玉觀音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翡翠指環

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着頭急以蜻蜓帽饋之

粉指印青編

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並印于青編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錢龍宴

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為龍為簾作錢龍宴

四圍則撒真珠厚盈數寸以班螺命妓女酌之仍各具數得雙者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又各命作錫緩帶以一丸錫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酒

油花卜

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桃花靧面

北齊盧士琛妻崔氏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靧

面云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

十眉圖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丹脂

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嬌婉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滅

妖態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環榴臺

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榴臺

漆畫屐

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

剪刀池

剪刀池昔車胤讀書于此婦以女紅佐之落剪刀于此池

半陽泉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舀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六英寶釵祝而畫之于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香溪

明妃姊歸人臨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盡香今名香溪

以女名

黃姑牛郎也馮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待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

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

飛蟬以助妝飾

醉來妝

金陵子能作醉來妝

黃昏散

孫眞人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

女奴

猫一名女奴

不勝匕箸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

王母小女

太眞夫人王母小女也諱婉羅

曉霞妝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曉霞妝

金鳳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吉慶花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籍以乞巧

猫名

張摶好猫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袪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値數金次者不可勝數

女侍中

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

贈芍藥

芍藥一名將離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

燕支

燕支染粉爲婦人色故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支也匈奴有燕支山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閼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婦人封侯

漢陰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樊伉母呂

頌封臨光侯

西施毛嬙皆越女

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勾踐獻吳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則二女皆越產矣

斜紅

斜紅繞臉蓋古粧也

紅潮

紅潮謂桃花癸水也又名入月王建詩密奏君王知入月

雪衣女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印臂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于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作剪刀

始園戲作剪刀以苜蓿根粉養之裁衣則盡成墨界不

用人手而自行

婦人之貴

商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婿韋皋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嫂知音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始影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

顏色

七歲女子

如意中有七歲女子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愁眉

梁冀婦改驚翠眉爲愁眉

婦人卿壻

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禮爲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所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耆老云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識者以美色無益以巨石塡之迨後雖產女而七竅不完

女表

羊緝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曰女表

女宗

宋鮑蘇之妻不妒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尼之始

漢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陳達妹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爲夫人

珠娘

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

善臨寫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眞蹟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書法

書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衞夫人

如平生

李行修喪妻偶得桐桑老人以術見其妻如平生

寡婦莎

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又名斷腸草孀婦草寡婦莎

鬱金

鬱金芳草也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盜寫

女几陳市上酒婦也朱仲嘗於會稽賣珠一日仲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

化蝶

壞裙化蝶

相思子

相思子即紅豆赤如珊瑚詩所謂贈君頻采擷此物最相思

紫雲娘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四十九妻

彭祖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木瓜粉

良人爲漬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

練行尼

孝文廢皇后馮氏[illegible]有節行遂號練行尼

女郎花

詩曰木蘭開遍女郎花

蘅蕪香

漢武夢李夫人遺蘅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作裙

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禁改之

錦襪

馬嵬媼得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妒女泉

并州妒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鄉里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

治家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家法
房太尉家法不着半臂

並枕樹
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粧樓記終

幻戲志

殷七七

唐　蔣防撰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卻施于人、周寶舊識之于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

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時或窺見二女子紅裳艷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

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

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會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褒城畊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壽卽臭爛虫蛆流出旋還家復在市中讜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遺與

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傚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傚使之斸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斸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傚之昌明復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傚取酒器傚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嘗日已至成都而又

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墮霅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顏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于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賔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筋擊

盤長嘯鼠成羣而來就符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堦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廻羣鼠堦前若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又畫一猧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于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郎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爾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腳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廻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

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腳駝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還迴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死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黑氣焉相

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類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爲三思所忌竄于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于上陽宮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

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于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及地曰可以觀矣既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于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又云元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

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淸越眞仙府之音也及樂闋一仙人前曰此神仙紫雲曲今願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元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在聽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元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元宗即起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卽奏曰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紫雲曲受我我失其節奏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

奏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疑月中之遊即夢遊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杖空中化為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裳羽衣曲帝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板橋三娘子

唐　孫頠撰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

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輾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

[illegible]置小磨子碾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

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餉潛挈歸洞穴或開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楊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盤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覩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犀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瀉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

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欵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猫兒鸚鵡

則天時調猫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齩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歷中有一僧稱爲苦行不衣綿絮布絁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麵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

雜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呼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僮子具云僧輩以

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卒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碗閤閤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貫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録之

水銀煎

王可交說為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羅內一行腳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摻於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周重彥者說見為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櫃有他開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

從昇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囘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鄰後遊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淸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歆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淸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土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淸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撲成微塵云是魁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即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淸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臥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差經五載劉漢宏兵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杪奮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郄今方見日光時全淸已遷化

紙人戲劇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摽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傞傞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即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襦襠巾幗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絶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廻雪迅赴摩跌技又絶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扳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

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怪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曰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

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

侯遹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遹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

從下車陳設酒餚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遹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遹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遹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遹家日貧後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傔從極多見遹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畫琵琶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舟間步入林過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眞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今船人泊船舊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爐供養矣取水洗之盡還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所畫及拭却之由自是靈聖亦絕

幻異志終

唐 李濬 編

濬憶童兒時即歷聞公卿間敘國朝故事次兼多語其■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輟成一小軸題曰松窗雜録

玄宗先天中再平内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追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既勤書海内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内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内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敘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上在禁中嘗自稱阿瞞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 天子閨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悉 上閱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爲答辭甚謹■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王上請自部納于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于史館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禄山陷長安用嚴高計未■升殿宫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録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禄山謀臣嚴莊高尚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呼木芍藥本記云禁中爲牡丹花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
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
弟子約畧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
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
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
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
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
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
皮六縫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
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

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
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
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
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
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
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
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
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上好馬擊毬內廄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
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
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
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
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
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
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
跡尤用卑損會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昆
明池逞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
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

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大聲曰曾
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某也諸少年聞之驚走
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飲三銀船盡一巨
餡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
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
入相每以忠讜勵上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
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誡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
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危

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於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爲后無罪被擯六宮共憐之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尒日憶所通書可奏爲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名缺其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爲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諸宰相等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尤惜謬用李林甫因再三歎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玄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戾元貫后欲圖悖懷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閤上下鄠杜之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敷宄自殖而風尚儒學深達政紀淳漢高馬上之言美武帝更僕之問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力所能舉上既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之言用聲色爲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勤儉爲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亦怠矣故林甫善爲承迎上意招顧金王託庇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一日吏可知是以楊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未爲害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亡而齊難作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高枕矣

大和開成中有程脩已者以善畫得進謁脩已始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脩已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爲首出脩已對曰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恩寵上笑謂賢妃曰粧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

詩見矣

自大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閑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午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脩巳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不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于顏色遂命進美酎盡醉促步輦歸寢殿開成永諸錄中欲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醲酎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illegible]

姚崇為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譎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搆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搆也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靳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其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為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趍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為贄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謁具為奏之上感動急命高 [illegible]雜錄

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太尉衛國公爲幷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舉異於當時及歛就水次卒不獲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藏六府縈脉動竦駭神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旁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物之異聞

雷公鏁　辟塵犀簪　綏金魚袋　青龍皮　鄴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崙子　元先生贈韋丹尚書鮫綃　鏤白玉香囊幷玉鏁子長三尺餘　異竹篋長二百餘尺　黃楊枕文有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中藏上藥　桃源洞中仙人棊子　不生滋鐵腰帶　韋縠尚書夢中所得軟羅纈巾　西蜀織成蘭亭　劉寓國黃金衣　筆管上鏤盧思道燕行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上又小貌亦類之　白玉劒長二尺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容有疑問悉用條謹

松窗雜録終

嘉靖辛卯夷白齋重雕

八十一萬歲

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歲長傾萬壽杯余嘗爲聖節詩用八十一萬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舉此且云道藏雲笈七籤二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于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禍雙

荆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雙字最佳史龜筴傳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

擲火萬里流鈴八衝　四目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呪蒼古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爲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蓋出八師經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蜂蠆

文蜂蠆發於懷袖出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發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也蜂蠆二字東坡屢用之十餘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有去人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老蘇愛此論年少時所作故不傳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用之

殺之三宥之三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其間有云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以問蘇出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蘇蓋宗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猝應亦有据依東漢孔融傳融與曹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退之用字

退之孔戣音逵誌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據說文卄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

三十并也卌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刋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案玉篇廾字如拾切二十并也卅字先闔切三十也卌先入切四十也廣韻二十七合卅字音颯二十入盍又收

騰驤字

老杜瘦馬行此豈有意仍騰驤蓋用史記騶衍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意最爲奇史記索隱鄒衍執說怪迂或諸侯其見禮重武王以仁義伐紂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出孟軻傳

黃石白猿

杜牧之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蓋出庾信字文盛墓誌去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折綿冰酒

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便有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張說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也

退之詩 寄崔立之詩

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用前漢叙傳稱不盈眥既僞字溢於世文選載班固荅賓戲朝爲榮華夕而顦顇福不盈眥僞溢於世

東坡泗州塔詩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蓋用劉夢得同執于陸其時在澤伊穜之喜乃穡之厄同舟干江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意

杜子美詩

東坡謂老杜竊比稷與卨蓋求之於其詩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意特有所指余以爲見此老容民畜衆之度莫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又林茂鳥故歸水深魚知聚重言之此其意有在

滕王閣記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蓋宗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退之用丞輔字

田氏先廟碑銘訖其外庸可作丞輔乃用呂氏春秋晉文公出巳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

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于中野而刊正者以丞爲承其未知此歟案晉世家文公得歸賞從亡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母曰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

陳琳書

魏陳琳與曹洪書去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蓋宗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路溫舒太史公亦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之言報任少卿書

山谷用巴西字懷半山老人詩

山谷詩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按說苑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謂巴西可乎

退之越裳操越裳在交趾之南辨田字

越裳操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詩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稅音于桑田顏師古急就章注古者田陳聲相近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爲王主田

閔已賦辨寬字

退之閔已賦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詩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寬音區權切裕也寬也諼光元切

淮西碑辨謀字莫胡切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易林比之家人曰懿公淺愚不深受謀夬之乾曰狼戾靡謀無言不殊節之比曰張陳嘉謀贊成復都又淮蔡爲亂天子伐之詩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太玄斷首決不決爾佹不闕乃後有鉞成公綏天地賦斷鼇足而續毀鍊五色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

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闊(陟加切)案晉書文先傳六十二卷成公姓也綏名也字子安爲天地賦中云斷鼇足而續毁練五石而補缺六云

辨古人用牙字(吡胡切)

毛頴傳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易林訟之鼎虎聚磨牙以待豝豬太玄首夷其牙或飫之徒豨毅其牙發以張孤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楊雄豫州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牙吡胡切齒也)

古人用山字(所澗切)

退之謝自然詩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詩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詞招蒐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珠綴刻方連楊雄解嘲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史記龜筴傳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漢書衛霍敘傳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祈連山所㳡切說文山宣也祈連山名謂置郡至此

辨口字(孔五切)

元和聖德詩疆外之險莫過蜀上韋皐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詩正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正考父(昭七年)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漢溝洫志白渠之歌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上林賦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

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西京賦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

辨厚字(狼口切)

文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詩巧言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易林頤之節曰文王四乳仁愛篤厚枚叔七發(即枚乘作七發以諫梁孝王)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飲食則溫淳甘膬(昌芮)脭(呈)醲肥厚

辨畝字音 德補切

各安厥位訓厥畝 畮 畝 周禮 正月元日初見宗祖

詩南山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易林歸妹之坤曰喘牛傷暑弗能成畝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甽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

辨垢厚字

帝車回來日正當午御冊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 初兩切 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耇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下與厚 皆下

五切 垢與耇 皆果羽切 詩南山有臺南山有枸 俱甫切 有楰 勇主切 耇爲 果羽切 崔駰慰志賦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貴乎鄙耇陸機愍懷太子文當究遐德登茲黃耇緝熙有晉克壯常字

辨寫字音 賞羽切

末乃取闗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脯詩蓼蕭零露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寫 賞羽切

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辨閒字音 居賢切

退之詩孟東野失子詩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閒詩還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漢李廣傳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注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上林賦赤瑕駁犖雜臿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焉班固西都賦裛以藻繡絡以綸連 綸亦作 隨侯明月錯落其閒曹植琵琶歌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閒

辨渴字音 巨列切

送文暢師下開迷惑胥𡖋 呼教 豁 呼括切 斲株櫱 魚

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 列子黃帝之所聽瑩也詩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易豫之貴曰泉閉澤竭黃庭經時念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謁渴 巨列切 括 古活切

辨乖字音 公回切

猛虎行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六月蓼蕭發則恩澤乖矣湛露發則萬國離矣漢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漢律曆敘傳官失學微六家分乖一彼一此庚研其幾崔駰達旨

淳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王逸九思紛載矩兮鳥馳將谷詢兮皇義道何皋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乖戾也

辨稼字音古護切

送李愿歸盤谷序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詩七月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豐之未濟曰沾洽時澍生我禾稼小過之大畜雨溢過度傷害禾稼圖音溥故稼古護切

辨角字音盧谷切

贈唐衢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博兮牛可觸詩

麟之趾麟之角振振公族漢律曆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又曰角於解切東方朔傳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仲長統騰蛇弃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郭璞共工贊共工赫怒不用是觸地虧巽維天缺乾角角盧谷切見資暇集魯直畫牧牛圖野次小崢嶸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鬬殘我竹寄裴仲謨詩念公篤行李野飯中道宿驚沙卷旅旗烏尾訛城角

辨蛇字音唐河切

東方朔詩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援詩羔羊素絲五蛇委蛇委蛇易林長尾委蛇畫地成河楊雄反離騷既亡鸞車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皆水神憚蛟蛇郭璞流沙贊經帶西極頹溏委蛇注于里水永溺餘波

辨降字音乎攻切

劉統軍碑琳鏇來降公不有功詩草蟲憂心忡忡我心則降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楚辭四用降歆徐邈皆乎攻切楊雄河東賦雲霏霏而來迎兮

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烏孔切沉沛以豐隆馬融笛賦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阮籍寄懷詩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降

辨售字音時周切

送劉師服詩齋財入市賣貴者常難售豈不乂憔悴為功忌中休詩谷風賈用不售樂府壠頭水歌將頓樓蘭郡就解月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時周切賣物出手也

正餐字音須倫切餐音素千安切

祭嫂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孫音）殃殄水火無災及身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玉九辯竊慕詩人之遺風願託乎素餐蹇充詘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易林謙之坎曰懸鶉素餐餐非其任失亡遠民實勞我心（餐須倫切）餔也

哀字音（於希切）

祭周氏姪女文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詩采薇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說文從口衣聲爾雅哀哀懷報德也裴瑜音衣國語各堅其所有以待所歸兮猶今違兮心之哀兮宋玉九辯靚杪秋之遙夜兮心憭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劉向九歎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以含哀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藥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於希切）

壹似字

退之聖德詩壹似堯禹壹似蓋用禮記夫子之言（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

用泐字

荊公常恵甫誌文石可泐也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讀爲再扐而後掛之扐謂石解散也

荊公押而字

荊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荊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荊公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梓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頰頷也）又去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也

正老杜自平詩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官呂太一爲廣南市舶使反（注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東坡太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安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元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故下云收珠南海千餘日復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

宮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者又呂寧爲太一宮使尤謬

作詩下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詩云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爲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莊子外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從漚鳥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杜詩古今本不同

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甫詩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紙有建鄴文房印沈思遠印及勑賜印筆法精妙殆能書者試考一二詩多與今本不同如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話斯文九日詩乃云今朝醉裏爲君歡笑倩傍人爲正冠及再把茱萸子細看又芹泥隨燕觜蘂粉上蜂鬚宮草霏霏隨委佩雲近蓬萊常五色酒醒思汗簟已近苦寒夜長貧怪婦愁雨映行宮辱贈詩騎馬誰家白面郎不通姓字麄踈甚忍待江山麗之類不可縷舉也

荊公用麥氣字

荊公晴日晚風生麥氣麥氣蓋用何遜新林分別詩麥氣始清和

老杜秦城字

三輔黄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去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乃秦城耳劉夢得望賦亦去城依斗兮蘭干春亦無義亦不可對郢樹也

樂天詩

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荊公用歸字

荊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青風柳上歸意　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書本

老杜用受字進字逗字

老杜受字逬字逗字最用工夫吹面受和風脩竹不受暑飛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樹濕風凉進山谷進風凉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

作詩祖述有自

謝靈運有雲中辨煙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遥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静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静猶湧雲中辨煙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飜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作詩得意句

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先君故效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濕凌晨春草長謂顧正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閻訪詩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所播謂故然可佳殆亦有所祖云

唐朝酒價 貞觀問左右唐朝酒價衆莫能對丁晉公以三百青銅錢

丁晉公對眞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

八十爲八秩

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自注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 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 又云已開第七秩餌指幾多人

蒲仄聲桃 琵仄聲琶 調仄聲笑 司仄聲馬

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 蒲桃太原酒名 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秦再思記異錄温州朱史君有一妓善胡琴忽亡念之追悼詩云鬼飛冢 今諱 上鬼歸煙只住人間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亦從仄聲 晉書阮咸傳唐元行沖傳琵琶字並無音唐書外戚傳調笑音調 打嬿調笑易飲訝卷波遲 調笑抛打曲名長白波酒令 燭淚連盤疊蒲桃又對東

溪野枇杷上林賦枇杷蒲桃皆無音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武元衡亦有唯有白髯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用淵明詩

淵明有責子詩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淵明豈特有女或者謂此詩作於未得子之前容有是理

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故樂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

東坡德星句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用樂天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東坡用樂天詩格

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東坡惠州上元夜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云云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

樂天與子美詩一意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李商隱詩

商隱有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樂天有毛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

詩中用愛閑字

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儉傳樂天有經忙始愛閑劉夢得有功成却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幾人來

老杜樂天詩語

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妬他欺我生憎勿留嬴垂溫暾皆樂天語相去聲欺有底也自也知差底斬新遮莫皆老杜詩

太史公司馬相如贊

太史公作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而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魚千里

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盆爲沼以石爲鴻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山谷屢用魚千里字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小池已築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又爭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諸書豹一班

北征詩韓詩元和庚寅斗柄插子

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盧仝月蝕詩元和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鐘白樂天賀雨詩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又苦寒詩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

柳耆卿詞語

陰鏗有夜雨滴空堦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爲柳詞耳

樂天長恨歌

樂天有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不知又有薔薇詩露垂紅萼淚闌干

牧之劻勷字

牧之詩壓士驚劻勷樂天委命不劻勷

詩用鬭在字

詩中用鬭在蓋出樂天詩世上爭先從盡上声汝人間鬭在不如吾樂天用格是字

轉席

今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声氈褥錦繡一條斜

蘇小小

樂天詩楊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音伊邪反

鄭重字

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言頻煩也又三國志夷狄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樂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云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氤氳又交情鄭重金相似

季布毀譽

史記季布言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乃祖韓非子魯用曰夫以一言譽我必以一言罪我

落吾手

老杜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樂天天與愛水

人終焉落吾手

杜詩用前人意

老杜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亦用陰鏗野日燒中昏山路入江窮意

席壽

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甲壽百年起於此唐志帷帟則題歲月席壽三年氊壽五年褥壽七年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裝潢兩字

裝潢音黃又音晃染黃紙修治之名本齊民要術案唐百官志校書郎掌校理典籍注云有學生三十人令史二人楷書十二人熟紙裝潢匠八人

芥隱 二三

鉗勒

梁冀妻孫壽善妖態性鉗忌

唐后妃傳舉能鉗勒鉗字蓋本漢梁冀妻性鉗忌鉗鑷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鑷物也女輒切

善禁架

善禁架即禁術也如費長房之術唐書后妃列傳上第二

善禁架用後漢徐登傳語徐登傳云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唾手

高祖隱太子建成傳太云利兵鏖之唾手可決用九州春秋唾掌語

盜亦有道王世充竇建德傳贊

唐王竇傳贊盜亦有道用莊子記盜跖之言

左方

左方謂簡冊之左唐書亦有此語

桑蔭不徙唐書屈突通尉遲敬德等傳贊桑蔭不徙而大功立

劉子云堯之知舜不違桑陰劉子知人篇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諸史語

二李傳賢長城用漢賢於兵十萬騎五千之文

房杜傳忠於所事用魏志注語

芥隱 二四

登殺用唐律即時爲登即時殺之也律登時殺傷者勿論

曲折出李廣傳報天子失軍曲折猶委曲也

楊國忠傳以計勝色者昌荀悅之語

餌藥

唐傳張皐跳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宜著手

經史雜語

回鶻傳不一而足用公羊傳文九年又襄二十九年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蘭亭叙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用京房傳語房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唐儒學傳禪其家用東漢叙贊世禪雕龍語掫師用左氏抒掫事文藝傳義形於色用左氏孔文子語唐書乾沒干沒乾匿皆同義

賈捐之語

後漢南匈奴傳語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鬼於沙漠之表全用西漢賈捐之語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祢衡表又用此語孫權曰去去令蒙討賊誅其首惡

曹植用墨子語

墨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云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羊祜宗管子語

羊祜讓開府表去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子德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主父偃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歐陽建石崇甥也爲趙王倫所收臨刑而作

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天網布宏綱投足不獲安劉夢得所以有天網雖寬投足誰厝

淵明詩王仲宣七哀詩

王仲宣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淵明所以有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

子美詩有祖述審言即子美之祖

杜審言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去寄語洛城風月主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有林花著雨燕脂潤水荇牽風翠帶長又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皆祖述其意

古人作文皆有依倣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退之送窮文學逐貧賦　老杜杜鵑詩模寫鮑照　荊公作虎圖行全倣老杜　老杜用元自見來東坡所以用之

意匠 老杜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意匠慘澹經營中用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

老杜倣淮南子語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

古人用字

王維詩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老杜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淵明日月不肯遲 雜詩 晨雞不肯鳴 飲酒詩 老杜有秋天不肯明江平不肯流兵戈不肯休王室不肯微

太湖

上林賦東注太湖郭璞注曰太湖在吳縣尚書所謂震澤也

窫窳　封豨　鑿齒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窫音軋窳音愈封豨鑿齒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徐凝用界字

徐凝瀑布泉詩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為塵陋故東坡有不與徐凝洗惡詩

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徐凝有界破青山色孰謂其惡而無所自耶 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云云

崔駰宗楊雄

崔駰達旨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執拱把不為之數蓋宗楊雄解嘲譬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 食證 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社日停針線

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文昌吳楚詞今朝社日停針線有自來矣

貞贗字

退之與崔十六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貞贗　贗字書云偽物也蓋出韓非子齊伐魯索饞鼎魯以其贗往齊曰鴈魯曰真也古止用鴈字宋景文有真贗不同物治亂不同目又贗賈亂壓窳農亂田東坡亦用之茯苓詩山谷亦用之

抑鮓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鮓天用楊渊五湖賦連瓻抑鮓

雨絶

太白詩雨絶無還雲用三國志呉虞翻傳罪弃雨絶陳孔璋檄又曰雨絶於天文選潘岳述哀詩雨絶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東坡用韓非子語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史記韓非傳儒者用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云去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鄂鄂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大夫詩皐簡子曰大夫無皐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亡也又商君傳商君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鄂鄂必出於此

左氏與史遷

左氏晉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將就木焉史記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

天啓之矣

左氏閔元年畢萬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史記晉世家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不當如此

史記張釋之傳去吏不當如此耶薛廣德傳去曉人不當如是耶魏志傳曰事不當尒耶皆有味也

豚犢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魏書注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孫權傳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五代史 曹羲曹爽有無君之心桓範哭曰曹子丹生汝兄弟犢耳 曹公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首鼠

史記灌夫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後漢鄧訓傳首施兩端注猶首鼠也 西羌傳亦云首施兩端

破碎大道

前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後漢楊終傳章句之徒破壞大體下云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

綠沉綠檀

老杜有晝卧綠沉槍南史有綠沉屛風杜牧之有䑋壓綠檀槍檀與沉宜相近

反水不收

光武紀反水不收何進傳覆水不收太白詩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光武紀反水不收後悔何及又東坡芙蓉城詩中云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反缾

千石魚陂巴寡婦清傳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萩萩即萩樹也

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波波讀爲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王岐公宗樂天詩

王岐公元豐中餞文潞公歸洛詩有精神如破貝州時蓋用樂天上裴晉公詩聞說風情筋力健只如初破蔡州時語

矢來無鄉

山谷作蘇李枯木道士賦有懼夫子之獨立矢來無鄉出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破

富貴他人合慎子名到學本黃老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文選曹顏遠詩又見晉書殷浩傳蓋用慎子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語

森如束張景陽寄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

文選張景陽雜詩叢林森如束唐元稹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蓋用此東坡過李公擇故居詩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

來茲

文選古詩何能待來茲用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茲年也

思君令人老

文選古詩有思君令人老曹子建有沉憂令人老其本出唯憂用老耳文選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東坡西江月在惠州作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

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梨花
雲詩（王昌齡梅花詩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用此語）

東坡眞蹟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眞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
手嗅梅花眞蹟乃云玉如墨莊謂意方全子見
孫昌符家坡朱陳詞眞蹟云半依古柳賣黃瓜
今印本多作牛依或遷就爲牛衣矣

往古來今（慕容儁傳內李產傳）

鶡冠子梢杓一術奚足以游往古來今事郭爲
鄴晉載記慕容儁曰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

來今

笑啼俱不敢

王臺新詠詠樂昌云笑啼俱不敢李商隱亦云
又云啼笑兩難分

飢鷹待一呼

老杜有飢鷹待一呼白樂天呼鷹正反飢温庭
筠飢鷹不待呼呉融飢鷹只待呼

金斗熨波

白樂天金斗熨波刀剪紋陸龜蒙波平熨不如
又天如重熨皺温庭筠綠波如熨豁愁腸王君
玉金斗熨沉香又金斗熨秋江

劉夢得東坡用字法

劉夢得稱韓文去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東坡有
振鬣長鳴万馬皆瘖

五柞三楊（柞音作）（荊公即事詩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門外來無一事常得見青青）

荊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北尋五柞固未愁東
挽三楊仍有礙輿地志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
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
有差焉山之最高峰有五顆樹樹柞木也元嘉

中百姓祈禱率有驗又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
三樹楊正當白下門王詩三楊白下亭（西京賦掩長楊而聯五柞又集乎長楊之宮懷佯乎五柞之館此荊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恩容衰老護松楸復得一龔隨我遊講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未由北尋五柞故未愁東挽三楊仍有礙陟巘降原從此始但無瑤王與君舟　又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吳烟暝長條漢水齧古根）

荊公用事

河南志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
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唐宋
之問侯山詩云王玄拜隱侯荊公草堂懷古周

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煙蘿世多謂沈約耳不知乃用此王氏事按荆公詩集中有草堂懷古六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蕙帳銅瓶皆婁事喻然陳迹鸎松蘿於此本不同兩有之

、、理絲竹筦弦

漢張堪傳後堂理絲竹筦絃故右軍用之蘭亭叙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詞耶文選不載蘭亭

涪翁後漢郭玉傳有老父不知所出嘗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山谷亦以此爲號

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後漢郭玉傳亦然山谷青涪州因此爲號

退之徐偃王銘

退之徐偃王廟碑銘秦桀以顛徐由邈綿蓋用楊雄廷尉箴殷以刑顛秦以酷敗之語而意義尤遠

退之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豕腹脹彭亨乃用詩湯炰烋于中國注炰烋彭亨也退之詩又溢微皮老鴟若開腹膨脝

不子也唐書后妃列傳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初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秘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况天子乎願愼擇華族稱神祇之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蓋用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

芥隱筆記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爲難古人固有耽玩典籍涉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務得者矣然履常蹈故誦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　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

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自六藝百
家諸史之籍無所不讀河圖洛書山鏡冡
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文無
所不記至於討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
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推原是正
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於
一時之誦覽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若
夫他日當大典冊渙大號令則武夫感泣
癃老扶觀當埒燕許輩秉太史筆褒貶是
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直之風四視筆記

特翰墨之游戲耳嘉泰改元孟冬既望汶
人劉董敬用鋟木于東寧郡庠庚侈其傳
　民獻竭來分教王融荒陋絕少書籍閒
有闕疑無復訂正一日使君袖出此書
相與誦詠片言隻字音辨義明廼知
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闡之以淑艾
後學　公之學問殆不止是俾來者窺
一斑云若溪雍民獻敬書

正德庚辰陽山顧氏宋本翻刻

艾子雜說

東坡居士艾子雜說

艾子事齊王一日朝而有憂色宣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屬疾欲謁告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然心實係焉王曰去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受而歸飲其子辰服而巳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慽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受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曰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艾子行於海上見一物圓而褊且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蝤蛑也既又見一物圓褊多足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螃蠏也又於後得一物狀貌皆若前所見而極小問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艾子喟然歎曰何一蠏不如一蠏也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為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踢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横賜奈侵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丈冷債是以饒足也

齊地多寒春深求筍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與於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乃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刈以餵驢也

艾子好飲少醒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艾子曰非我之門無是客也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託舟人以趁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師曰凡無貲而獨載者人

百金汝尚少半汝當自此爲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

穰侯與綱壽接境魏冄將以廣其封也乃伐綱壽而取之兵回而范睢代其相矣艾子聞而笑曰眞所謂外頭赶兎屋裏失獐也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强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起連即目經大行接轘轅下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邪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日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艾子使於秦還語宣王秦昭王有吞噬之心且其狀貌又正虎形也宣王曰何質之曰眉上五角聳目光爛然鼻直口哆體順壯臆每臨朝以兩手按膝望之宛然鎮宅師子也

艾子爲莒守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爲將伐莒莒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曰汝且弗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日伐趙兵不血刃也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一日屈千人其辯無能窮之者弟子會滑釐出逢嬖媼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辨也媼有大疑願質于子滑釐曰媼姑言之可能析其理媼曰馬鬉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鬉上搶勢逆而强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以之長媼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媼幸專爾此以須代還其有以奉酬郎入見田巴（曰適出遇媼問以鬉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媼由之以鬚順爲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媼方坐門以俟期以飭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語呼滑釐曰

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省可出入

艾子曰堯治天下久而耄勤呼許由以禪焉由入見之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居無以過其陋命許由食則飯土餠啜土器食麤糲羹藜藿雖厮監之養無以過其約食畢顧而言曰吾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久而厭矣今將舉以授汝汝其享吾之奉也許由俯而笑曰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

秦破趙於長平坑衆四十萬遂以兵圍邯鄲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邯鄲垂亡平原君無以爲策家居愁坐顧府吏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應聲曰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鬭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眛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鉉人宜其困也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其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驚鳥鵲也豈以車駝比邪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爲木之所縆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

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綰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綫乎艾子愠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梟而去原上兎起擲之使擊梟不能飛投于地又再擲又投於地至三四

梟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柰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兎耳乃鴨耶梟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兎否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憚雎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日王稽及鄭安平叛而雎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雎固已畏懾而不敢寧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撲終在但遲速之間耳雎聞薦蔡澤自代

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有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因謂其人曰今爲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可者乎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兩家都沒事

有人獻木猴於齊宣王者無刻斲之迹王曰此猴豈非生乎艾子曰蘖楦乃其核也

齊宣王問艾子曰吾聞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對曰堯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廷中辨羣臣之邪僻者觸而食之艾子對巳後進曰使今有此獸料不乞食矣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峙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應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蟆

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
理會科斗時事也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强秦所侵
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革兵一戰又
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為謀
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
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
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
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若蛙曰綠苔碧草清
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

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
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
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
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
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齊王於女凡選婿必擇美少年顏長而白皙雖
中無所有而外狀稍優者必取之齊國之法
民為王婿則禁與士人往還惟奉朝請外享
美服珍味與優伶為伍但能奉其王女則為
效矣一日諸婿退朝相叙而行傲然自得艾
子顧謂人曰齊國之安危重輕豈不甚在此
數公乎
齊有富人家累千金其二子甚愚其父又不教
之一日艾子謂其父曰君之子雖美而不通
世務他日曷能克其家父怒曰吾之子敏而
且恃多能豈有不通世務耶艾子曰不須試
之他但問君之子所食者米從何來若知之
吾當妄言之罪父遂呼其子問之其子嘻然
笑曰吾豈不知此也每以布囊取來其父愀
然而改容曰子之愚甚也彼米不是田中來

艾子曰非其父不生其子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說之遂命為相居數月無
善譽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為相之久無
譽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為相
必以手摑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
豈其是歟艾子曰君之過矣彼毛手只擇有
血性者摑之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
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
然龍性又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

女甚愛之又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諧欲求耐[illegible]者不可得于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黿鼉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鰕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爲王婿也王曰善

艾子行水塗見一廟矮小而裝飾甚嚴前有一小溝有人行至水不可涉顧廟中而輒取大王像橫於溝上履之而去復有一人至見之再三嘆之曰神像直有如此褻慢乃自扶起以衣拂飾捧至坐上再拜而去須臾艾子聞廟中小鬼曰大王居此爲神享里人祭祀反爲愚民之辱何不施禍患以譴之王曰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小鬼又曰前人以履大王辱莫甚焉而不行禍後來之人敬大王者反禍之何也王曰前人已不信矣又安敢禍之

艾子曰真是鬼怕惡人也

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獵犬甚能搏兔艾子每出必牽犬以自隨凡獲兔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莫不飫足故凡獲一兔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也一日出獵偶兔少而犬饑已甚望草中二兔躍出鷹翔而擊之兔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其鷹斃焉而兔已走矣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歎恨之次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艾子乃顧犬而罵曰這神狗猶自道我是耍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麤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禀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

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艾子病熱稍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羅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擡一人至一吏前白之曰此人在世唯務扌人陰事恐取財物雖無過者一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使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王可之令付獄

艾子　十三

有一牛頭猝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也曰吾鑊湯獄主也獄之事皆可主之其人又曰既爲獄主固首主也而豹皮裩若此之弊其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而吾名不顯於人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獵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裩其鬼喜曰爲汝去億萬二字以欺其徒則汝得速還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於是乂入鑊煮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令火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束帶將行牛頭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在閻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皮裩牛頭大怒乂入鑊湯益薪煮之艾子既寤語於徒曰須信口是禍之門也

艾子好爲詩一日行齊魏間宿逆旅夜聞鄰房人言曰一首也少間曰又一首也比曉六七首艾子其必詩人清夜吟詠兼愛其敏思凌晨冠帶候謁少頃一人出乃商賈也危羸若

艾子　十四

有疾者艾子深感之豈有是人而能詩乎抑又不可臆度遂問曰聞足下篇什甚多敢乞一覽其人曰某負販也安知詩爲何物再三拒之艾子曰昨夜聞君房中自鳴曰一首也豈非詩乎其人笑須臾不曰一首也言君誤矣昨日每腹疾暴下夜黑尋紙不及因污其手疾勢不止殆六七污手其言曰非詩也艾子有慚色門人因戲之曰先生求騷雅乃是大儒

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因問之曰汝何者而

集於此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以少業自營亦終歲不乏今有至冤欲訴於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然則何事也其人曰吾所業乃印雨龍與指日蠻也今丞相為政數年率春及夏旱佚印賣求雨龍纔秋至冬多雨潦即賣指日蠻吾獲利以足衣食皆前半年取逋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卻去年冬係大雪接春又陰晦或雨泥濘牛馬皮下令人家求晴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

艾子

求雨龍唯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蠻遂專其利豈不為至冤乎艾子曰汝印者龍當秋卻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燮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過耳

秦既併滅六國專有天下罷侯置守艾子當是時與秦之相有舊[illegible]以趣之欲求一佳郡守秦相見艾子甚篤故情日延飲食皆王醴珍饌數日以情白之相欣然謂曰細事可必副所欲又數日乃曰欲以一寸原艾子曰吾見丞相望之然又日享廿肯必謂甚有籌畫元

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

齊之士子相尚裹烏紗帽長其頂短其簷宜其勢以其紗相粘為之虛粘奇帽設肆相接其一家自榜其門曰當鋪每頂只賣八百文以其廉人日雍門以是多從期一日艾子方坐其肆見一士子與其肆主語吾先數日約要帽及失期五七日尚未得必是為他人皆賣九百文爾獨畀於價以欺吾也呶呶久之艾子因曰秀才但勿喧只管將八百文錢與他須要九白底帽子

艾子　十六

齊有二老臣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一日家相凡國之重事乃關預焉一日齊王下令遷都有一寶鍾重五千斤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時齊無人有司計無所出乃白亞相又亦無語徐曰嘻此事亞相何不能了也於是令有司曰一鍾之重五百人可扛人忽均鑿作五百段用一人五百日扛之有司欣然承命艾子適見之乃曰冢宰奇畫人固不及只是般到彼莫卻費錮鏴也無

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能言陰府間言乃云方

在陰府之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囚問曰何人也曾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曰無罪閻王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無功豈徒無功必枉害人之命汝復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數萬人又汝爲人相職在燮理陰陽汝爲政乖戾多致水旱歲之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其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獄乃有牛頭人數

輩執之而去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邪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邪

東坡居士艾子雜說終　長洲顧氏家塾梓行

白猿傳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深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爾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

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險以索之既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

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

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婦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illegible]羞盈品羅列杯按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即猳玃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

至矣因顧諸女汍瀾者久且曰此山複絕未常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白猿傳終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樂善錄卷上

宋　　李昌齡

劉承勳事江南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勾考劉既專宮事乃盜用無算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敗晚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其富貴之時安知有今日事

潘某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身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願早死君危誓不可以非禮汙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進獻鄭大詈曰王師弔民伐罪天下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群下風化之源乃欲加非禮于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將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凜雖二將虎狼終不可犯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乃奏行於朝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其投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從可其奏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并貶嶺外普遂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

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也宜哉

何仙姑在世間時一王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仙姑姑曰天書言王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爲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未三十年

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
相遠故其報亦異

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夕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欲殺是兒耶馳往視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惟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

果生二狙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塟鄰家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龐范其父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鈎求得之療救僅免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哉孝德之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此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逃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涕泣而至公問其故曰爲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能舉有女不能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建書院四十間藏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

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常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恊遂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閻承翰會副使李琯與徐雜鞫之抵罪籍收其家藁塟南海城外墳土

色如紫纖草不生會昌不治後徐知諤州白日坐
廳忽見延範彀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
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卒

批韓王晉久病無生意爾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
洪詣上清太平宮醮所往咎道士姜道玄為公叩
帝都乞神語神曰趙普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
諱也又叩乞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
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
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

堂吏[illegible]白交通事露逃禍咎豈在吾嗚呼一鬪火
[illegible]乃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illegible]乾德間太乙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
[illegible]乞勿毀滿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夢一大宮
[illegible]之不數月遂昒紫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
[illegible]張十五本衣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
[illegible]夕夜聞[illegible]云有少物幾被切去張次日
[illegible]物[illegible]茲月號叫殺人遂患腹疼死
[illegible]何乎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illegible]昔[illegible]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
萬取鯉魚腮肉為臡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
人不暇斷唯旋割取鮮股以供膳一食費凡二十
品設十銀鑊搆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
十斤賜承祐承祐對吏[illegible]良爐作一聚焚之
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為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
向之豪侈然卧内每夕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
范陽頓城下鱠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
一黑漆大水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

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
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為豪侈者戒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
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
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上坐對清談而已二公
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illegible]考終吉萊公晚年
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illegible]亦可為戒

裴度屢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illegible]異若不貴必餓
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illegible]緹緗於僧伽欄

術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進明復往候之其婦人果來公問其故婦人曰夫以罪被繫將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所能知也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得一妾極殊麗名蘭孫詰其家

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衣冠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鍾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放久不歸一日過城邑令延留飲於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樊已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時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為占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

張商英監荆南鹽院時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布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為館職囑舉子于判監舒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

潭倅張著奉時祀于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敷席於地陳籩豆牲醴之品當敷席之際著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

節婦洪推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為養女既長而艷亦復奪之女曰願荃蠶織以奉甘旨誓

無污我俄有少年有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强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指揮河西死郝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至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耻（事見節娥廟記）

齊達母病思食鱖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水間得魚尺許以饋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虛己母喪明醫者謂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已舐之二年母睛遂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行簡

吮敗膏不唾於地父疾遂平眞宗一日令馮元淡易欲得純孝三數人如同人便衣頂帽橫經並坐削進說之儀元遂以道等奏立召之俾日陪侍識者目爲至孝之報

虢州司戶王凝卒於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府尹義之奏其事於朝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旅舍主人嗚呼世間婦人不識廉耻而汚辱其身者甚多故錄此使知愧耻而有所欽慕

劉聰殺晉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辛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曜嘆曰貞女也以禮葬之

曾魯公以貝蛤之類人所不放而實活物命之多故常放之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來告翌日則有以兩籠蛤蜊爲獻者公立放之

唐詢家用炭竈忽有火光出於釜中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産鴨子其黃化爲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家大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聞之不誣遂上於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爲文以記之

安庭栢能迎其來人得人錢心尤好離間彼此至

視谷友庭栢處中無不立生悔文蔡倫與張義最
相善俄至絕交李中甫兄弟父同居無何亦起爭
訟人皆知庭栢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
遽相忿怨如此庭栢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
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
卒

人于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為人若
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
莫能生始一月受鬱單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
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洞冥紫戶之炁三月受梵
監須延天長靈明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兜術天碭
戶冥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蜜不驕樂天五仙中
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真冲融之炁七
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八月受高虛清
明天眞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為胞二月
形兆坯而為胎三月陽神為三魂四月陰靈為七
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
八月八景具神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

具九天稱慶太乙執符帝君品命主籙勒籍司命
定算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
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因其不淨而
成胞胎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為地種軟濕為
水種煖熱為火種氣息為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
立非風種關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故自一七日
至三十有八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關
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于其
中間第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
以堅強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
此在胞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
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
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栖惶急欲起出
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太熱太冷色欲過度當風
坐久游行馳走有所度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
復受諸苦惱及生地苦亦如之或以衣受或以衾
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何所垂超
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母子往往兩皆

不俱
王韶晩年頗悔取熈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告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部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

背終日閤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勑令知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般肥矮矬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般肥矬矮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事見丁由語錄

一府帥得旨營治宮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欲曲盡其佳嘗聚畫工作奇畫謂不得牛骨灰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大有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稟帥曰今所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間或至掘塚發棺則禍大矣帥方希賞

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罷自此無敢言者于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

右武大夫趙公豐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姓解名蓮奴李戸部家妾也戸部舊舍於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馬郎所逼有娠戸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息戸部命掘地倒埋妾屍覆以木床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今

皆物故尋非□掘出去骨殖明日但爲設齋薦之
而去至潼州宿東關驛復見解氏哭于前則已
束髮矣趙怒曰昨已爲汝作佛事何若復來相逐
解氏曰妾因戍將軍恩欣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
發出正之不能□更望一言於縣守令出之妾得
生路其□□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專遣一使具以
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與之命訪求李戶部
舊日婢僕惟先卒譚詠尚無恙王郎中以十數卒
付詠令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

忽空中有聲責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眞忘其處
也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詠驚怖
即爲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爲瘗
于別埜時馬郎者爲東嘗郡幕忽一夕解氏在前
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卒 果州教授關若逕記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警
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卜筮而言利害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
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每月門數人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
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詰之生
曰非故隱也第爺書中語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
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
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
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
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
有是事乎孫曰有之向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

媼相訴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
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信如公高才
碩學俯拾無疑孫終怏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
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
以契天心因問孫嚮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跡其處
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
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
內舍生免省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
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既待從臺侍經闈達舉二丈

夫子亦同含生有以全之乃公秪畏天譴之功也
此事外以何雅州親聆其說于公今錄之使人知
所畏避云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
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
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
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
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
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

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但愴感而已自
此益慚愧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者但知取快
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
壽考終吉哉[illegible]

王景亮與鄰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
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
雅之名者當時號其里爲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
訪東京呂天資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
目爲說法馬留時[illegible]上殿泄氣出知[illegible]子邵
吉甫因奏事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
緝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
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illegible]
黥矣蓋口之爲祟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禍
斂怨禍亦及之事見桐江詩話

[illegible]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於財嘗以豪
俠自許精於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有偏方
王霸之分精於算者如徐肇則許之曰君當八少
一當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辨則許之曰

君形如坐天王眼如嚬伽鼻如仙人耳如雖龍望
顧如虎當大有威德延範皆[illegible]之不知其言之不
足據也於是日益矜負因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
隱語諷朝廷事爲人所告鞫實抵罪籍沒其家[illegible]
[illegible]南海城外[illegible]三子向者之謀果安在哉大抵
術人謬妄但知取悅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
至於如此者[illegible]

樂善錄卷上　終

樂善錄卷下

宋　李昌齡

羅瑞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輩每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可亟歸輩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不葬耳某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此則葬豈可緩乎蓋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 事見夷堅志

猩猩猿形人面容頗端正在封谿山谷間百十爲群共相語言灑灑可聽聞之者無不欷歔性喜酒且好屐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巳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邪酒屐於我亦何愛而爾乃爲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既而羣聚懽飲竟致醉倒取屐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嗚呼酒屐之於猩猩亦猶利慾之於人也猩猩知酒屐之禍巳而不免死酒屐之中人知利慾之喪真而不能超利慾之外但知猩猩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也 事見唐文粹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醉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去不來休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攖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室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以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關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是沆終不聽臨終沐浴左右而化時大暑七日方斂絕無腐氣此可見公踐履然今士夫雖有不以外物動其念者 事見類苑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鞫之錄參嘗有求於

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虐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録叅詰聽訴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惟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其初心正欲援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于録叅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

檄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於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虚繼隆坐是罷其招討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十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傅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

符堅僭位以鳳集於闕欲大赦天下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臺時左右悉屏去無一知者俄而市井喧

傳堅疑語泄立命推究乃一黑衣小兒聲言於市曰官今大赦人因傳之堅太息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故此言泄也始吾草赦時有一蒼蠅來集吾筆端狀頗異吾已惡之今果漏語其黑衣者蒼蠅乎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

悲泣鄭死陸竟攜貲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倅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侔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棄何人而輕許遽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娠駭汗流未幾果卒

劉溫叟爲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對使者扃鑰如故歸白其事太宗嘆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臺廳故事月給公錢一萬不足則以贓罰充之公惡其名不肯受一日太祖與太宗論及朝臣之清節者太宗即以其事聞太祖大加敬嘆其子照同時爲贊善大夫燁爲龍圖學士自北齊至本朝凡五百餘年而仕宦不絕

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王玉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

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王文正公旦自記前生身曾爲僧與房琯太尉事頗相似寇萊公準自言初生時兩耳垂各有肉環七歲方合蘇文忠軾亦自言母夫人初孕時夢一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陝右戒禪師也

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族舊佑

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買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鈔預俵民間令買翎翎筋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命一應召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情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損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官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奈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以得[illegible]剩[illegible]大第高廩變爲豪民今[illegible]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醵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種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矣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間遂得爲工部判都水監

宇文通奉府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布橐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游禮峨嵋山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杯水少沃渴肺即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會泊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既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能爭遂以溺死洎水落家人訪其屍乃與向取投諸橋下[illegible]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衣囊皆在少年之手[illegible]一時[illegible]

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
其報也謂奉公目擊其事因為傳之以示勸戒
王淮賢晉王衍女愍懷太子妃也洛陽亂為石勒所
掠用次孟津逼以非禮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
徒公女爾胡羌小子敢辱我乎即躍身赴水侍人
名六出者亦繼死焉
潁川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
女妓口氣常作青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
曰此妓前生為尼好轉妙法蓮華經三十年不廢

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其妓女適侍立
在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華
經否妓曰某不幸為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
取經令誦一閱如流宛若素習公益異之
文穎赴官江陵寓宿邸舍夜夢一人前曰我塟於此
氣轉地崩基半滲漏極陰積沍無以避濕願為改
塟不勝萬幸穎以夢寐不之信既而夠聽復夢其
人曰我苦於無告故來投君奈何無一念之憐乎
穎曰君墓何在曰今邸舍北十數步水邊枯楊樹

下是也穎駭異黎明驗之果然立為具棺瘞於高
埃
黃魯直好作艷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秀老
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公曰
某但空語初非實跡終不以此墮惡道也豈亦欲
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腹墮
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艷語實蕩天下心使其信
以為然蕩而不反則踰越禮法冒犯廉耻無不至
矣罪報何止入馬腹定當入泥犁也公為之動容

王處訥精曉星曆之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為尚書
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舉兵向闕物色得之大
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壽短促處訥曰其
得數期以即位後專複讎殺人又好夷人之族所
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蹴然嘆息蓋是時方
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孥戮聞處訥此
語亟命釋貸其逢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
一人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

又明日赤其八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于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友珪所殺友貞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爲郭從謙所殺邈佶烈既立是爲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自高祖石敬塘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于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知遠次年正月丁丑逝世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于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淮右復三關然亦果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於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爲留從效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恩爲留後而已爲副使漢恩老且憒洪進實專其事一日乃任

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王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于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顥文顗文顓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崧收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搆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坐於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曰陶穀平生恃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盧多遜亦任智數與趙韓王少睚眦及得志卽極口傾

之際而卒以失崖之行家籍於官未敗數夕前其
所居松柏忽爲雷霆焚擊殆盡

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
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
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既而陰
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
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
貧俸廩不足以給婚娉舊常有借于文正故公言
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

而不從矣其巧於中人類多如此秉政日久四方
餽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于舊一
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
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
於身乎

李伯時深得畫馬名法雲秀老謂曰此已可耻況念
在馬死後必入馬腹不此爲懼而乃以誇諸人乎
伯時慢然不覺身去坐榻曰微公言吾幾不免爲
之奈何師曰但學畫觀音此念既專則彼念自除
伯時大以爲然

黃筌及居寀居寶皆名畫花鳥翎毛常養鷹鶻爲其
神俊奔養既多供飼有闕不免掘鼠以給其後子
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于市者蓋習
以爲常遂至如此又有好游妓館而子孫遂至荒
淫取子奕棊而子孫遂至賭博亦習使然也大抵
爲人父兄不可不正身齊家使子弟知有所法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
心經段剪其兩翅閉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

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
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
堪鸚哥幾時籠閉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
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閉而養之彼豈適
其性哉向使段無好時因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
性果以籠閉爲苦也

衣道甫好養鵝鴨及青師始以其鬭而不勝則怒折
其兩足晚年兩腳害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瘡甚爬
之則兩板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

能令背負入市雖其躁悶然亦天意故以令於柔也

又

有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鬬而不勝亦復如張怒拆其足後染困病久卧床中兩股爲之内破[illegible]虫日去日有此皆鄉里近事人所共知其脚落[illegible]破者折足報也蛆生其中者必取殺虫也夫養弄之人若積其平生所殺之數已自不可勝紀况捕之與販之者其所殺可勝言哉

王雱性險惡其父居相位凡所爲不近人情事皆雱

從臾之及爲從官則已不能朝矣未幾遂卒其父一日遊鍾山恍見雱枷鐵枷杻鐵杻如重囚之狀遂捨所居半山園宅建一寺以薦雱福

大尉劉文饒好行陰德視民如子一日賜巵酒醉於上前醒乃謝曰臣非敢醉實以家奴驕縱詈加責罵既而入朝恐奴慚恚自殺憂心恍惚不覺如此上益奇之

劉三復忽記三生前嘗爲馬身具言馬之所以苦者在乎渴過驛而嘶渴也痛最切至者在乎傷蹄踏着硬物即傷蹄也傷則痛輒連心所以平生不忍乘馬苟或乘之必爲時其水草至磽确處必爲緩轡遇皦石則去之

江南國王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智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壻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手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貳師傅學有文足以充選王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歲

公主忽告殂國王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一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於官孑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

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illegible]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illegible]

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王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夢所典南柯也夢大駭異復命掩之

樂善錄卷下終

泊宅編卷上

宋方勺

東坡既就逮下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蘇軾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

司馬溫公嘗言范景仁之勇決呂獻可之先見吾弗如也或問先見何事公曰頃歲獻可先見吾一日並轡入朝問獻可今日所論何事乎云將攻新參新參者王介甫也是時介甫新入政府其所欲變更之事未甚著而獻可排之甚力然其辭不過曰外示朴野中懷險詐學師孔孟術慕管商而已當時雖溫公亦以獻可言之之過也

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介甫不修飾故曰之囚首喪面）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其誑惑內翰何為與之游乎洵退於是作辯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明允即老泉也）

傷孝本字行先居處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為留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

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經明行修得官太學年七十乞致仕朝廷寵以奉議郎直秘閣俾領宮祠以歸予嘗從之最蒙愛照臨別相送冊次至垂涕云居士貧而好收書晚得妾生二子每拊其首曰吾惟有書數千卷遺汝

八師仁字坦求錢塘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陳襄鄧溫伯蒲宗孟皆以遺逸薦於朝元祐初被召命以學坦求平生不問卜中年喪親廬其墓日託棲真

寺僧造飯一鉢以饋不復置庖爨蓄奴婢閉門
翛然讀書勸則默而已嘗一室忽自明有僧長
揖而入與坐談玄之謂坦求曰教授行且仕進
壽不過六十僧去川復睹如初坦求爲太常博士
凡十年無他改除其後以久次移潁州吳王教授
卒年五十七果至授之稱
先子既老迤邐還浙予偶至杭創小圃在清波門外
去城十里許稍加葺治迎侍來居二年而先子捐
館後因閱遺藁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朱臨詩

斷章云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以
謂先子慕朱早退故有是句也緒與前輩語方知
是圃乃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
號鮑清風而正夫頃亦嘗寓此肄業先子終老有
繼清風之兆已見於布衣時矣

王昇字君儀居烏龍山布衣蔬食無書不讀道釋二
典亦皆閱過晚爲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中杜門
二十年不赴調一日以其子易筮之始治裝西去
時年將六十矣旅京師數月良勸將謀還鄉左丞
薛昂以其所撰易服書獻之太師蔡京蔡因薦之
上遂類編御筆手詔稍歷要官君儀平生尤深於
禮易嘗云數年承令禮局及明堂司常頗得究其
所學云

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發郡是時年尚少風采
才藻皆秀整守東陽日嘗作春詞云小雨纖纖風
細細萬家楊柳青煙裏戀樹濕花飛不起愁無比
和春付與東流水九十光陰能有幾金龜解盡留
無計寄語東流沽酒市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

予以門下士每或從容公往往乘醉大言你曾見
我而今樂事他年淚否蓋公自爲得句故誇之也
予嘗心惡之而不敢言行中後歷中書舍人帥番
禺遂得罪安置興國軍以死流落之兆已見於此
詞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舒王不合令學
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却歸本任獻舒王二首
頗爲婉雅其一蜀國相如最好詞武皇深恨不同
時凌雲賦罷渾無用寂寞文園意可知其二古木

陰森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宮詹日未揮毫能閑拂塵埃看畫墻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璹坐雙檜堂指二檜吟曰二疏辭漢去時以兄弟皆補外喻也璹應聲曰大老入周來對偶既親切又喜迎合公大喜

徐璹字全夫睦俊不事事少年登科晚益流落終於武義縣主簿嘗寓婺州清漣寺醉中走筆題詩寺壁曰驚雷殷殷南山曲一夜山前春雨足美人睡起怯餘寒衣褪香消紅減玉朝雲謁靄弄晴態野柳狂風無管束東風也自足春情以破雨溪烟水綠

秦觀字少游嘗眷蔡州一妓陶心者作浣沙溪詞中二句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缺月三星蓋心字愛其會狀物故書之此乃誤記東坡詞耶坐帶詞云一鉤殘月帶三星也

元祐中東坡帥杭予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同保進士訟予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薦送遂獲游公門公嘗云王介甫作行新法異論

者譊譊不已嘗有詩云山鳥不應知地禁一逢春煖即啾喧古詩有鳥鳴山更幽更作一鳥不鳴山更幽誠有旨哉

先生晚官鄧州一日秋風起思吳中山水嘗信筆作長短句名黃鶴引遂致仕其序曰予生浙東世業農總角失所天稍從里閈儒者遊年十八娶以充貢凡八至禮部始得一青衫間關二十年仕不過縣令擢才南陽教授紹聖改元實六十五歲矣秋風忽起亟告老於有司適所願也謂同志曰仕無補於上下而退號朝士婚姻既畢公私無虞將買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閱阮田曹所製黃鶴引愛其詞調清高寄爲一闋命稚子歌之以侑觴焉詞曰先生垂撰不識干戈免田隴士林書圃終年庸非天寵才初闒茸老去支離何用浩然歸弄以黃鶴秋風相送塵事塞翁心浮世莊生夢濯舟遥指煙波羣山森動神閒意聳回首利鎖名韁此情誰共問幾許淋浪春甕

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於
滁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悶
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縣令
丐寬假令疑胥受賕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但見
所留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詩令遽釋之詩云韓
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劒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
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舒王嘗戲作急足集句云年去年來來去忙傍他門

戶傍他墻一封朝奏緣何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
而可知三箧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賀
蘇子容除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
箧若亡請詢安世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
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予只一弟谹字仁夫博學好古未壯而卒平生不曾
見其所爲文既卒於其箧中得跋尾遺藁嗚呼觀
其筆力古人豈難到哉今載於此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文一本
告亞駞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
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
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
秦與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
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
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眞
爲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

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興其
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遣
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
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
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侯
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
之幸於一勝偏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
其情之深切一至於此歟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
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

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秦盟詛之美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石經跋尾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爲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金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居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没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

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絶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甚於書自隋至洪已言書有五厄由洪至今其厄又可知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於無窮而

不幸且如是至於夷狄荒磨亂世之言晏然享天
下厚奉歷千有餘歲而未聞遇詆訶之厄彼亦何
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道耶吾友鄧人董羌卿
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嶄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
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
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天禧二年開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
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
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還寃秀才前發解官皆謫

外郡當明年殿前放狀元王整以下及第是時衢
睦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喚王言賜進士及第
乃衢人久之又喚一王言上問其鄉貫知前賜第
者合是睦人而衢州者只合得進士出身及再喚
二人審問衢人奏懇念臣已謝聖恩遂只賜睦州
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賜睦州王言進士及
第自後殿前唱名必傳呼某人某州以防差互出歷

記

待建間有杭州學教授出易題誤寫坤爲釜作金字
一學生知其非佯爲未喻懷經上請教授因立籤
以酬之生徐曰先生所讀恐是建本據此監本乃
是釜字教授大慙嗚鼓自罰三直無名子以十七
字詩云教授太昏沉將釜却爲金萬福你說易龔
深龔原字深之縉雲人嘗著易書舒王稱之後學
之所宗也然教授者不久遂歷淸要官至八座近
方殂謝不欲顯其姓名於此姚祐尚書也

崇寧五年長星見蔡太師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
夫觀望貳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蔡既再相門人

有張軾者自潭州教授召赴都堂審獻乞索天下
學官五年所撰策題下三省考校以定優劣坐是
停替者三十餘人軾爲太學博士遷司業卒

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
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
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
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祕閣者尤
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爲祿香得之時號篤祿學士
運判蔣彝應副朱冲葬事得之號作作學士越州

通判魏志崇獲盜黃烏嘴得之號賊學士

令之巧宦有以貨取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今官有不振職者許郡將部使臣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令薛恭本係孝廉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即奏賞換縣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既貴時相或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廟亦宣諭之對曰非不能姑欲留以爲天下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科任館陶尉凡獲迸軍即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聞其舉因召與語仍薦之且戒云此雖警盜賊之一策恨子未閱佛書人命難得安可輕殺况國有常刑乎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潬(音誕)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汎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潬屹然如故相傳此潬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爲洲潬濕爲巨海

烏程縣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時人不曉泊宅之義予寓居之明年買田適在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汎宅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而雅予泊宅之少翁仍爲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唐李一(品貶崖)當時嘗爲滁州刺史作懷嵩樓西城

上刻文於石以懷嵩洛有白雞黃犬之嘆後竟以謫死樓有公畫像頎然六尺眞偉人也但鼻端微凹耳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來往望之若紫橫亘沙漠上自登州岍一潮渡海即至島島有五所即禹貢之羽山

西海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爲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鄉山曰梅山即其地也

吳伯舉令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姑夫人已

營墳矣及啓堂𧩙見白氣氤氳紫藤繞棺急復掩
之術人視𧩙處知是吉地因即以爲墳然頗悔
之舍人竟卒於姑蘇

會稽山爲東南巨鎮周回六十里北出數隴葬者紛
紛得正隴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
外有山橫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尖地里
家謂之文筆案陸氏葬後六十年生孫佃爲尚書
左丞趙氏葬後八十年生孫抃爲太子太師陸公
贈太保趙公贈少保二隴同一山而有曾孫追贈

於九泉盛哉

泊宅編卷之上 終

泊宅編卷之中

宋方勺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盆中
有大星異衆星者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
先浚井納青木數斤於其中以辟瘟氣

海毀朝廷下祭法三牲之外別用頭巾芒鞵布襦及
推沙板各一百二十九毀止則沙漲其處

元豐初盧秉提點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
縣楊村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

稍澹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爲七分
場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
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
爲溫州雙穗南天富場北天富場十分者爲定數
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者
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以淋鹵以分計之
十得八九而以鹽官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
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嫩青白
爲上黑即多鹵或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

雖用竹盤而色不白以近海水鹹故亦佳後來法
雖少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且水性以潤下
爲鹹其勢不曲折則終不可成鹽安邑鹽池以濁
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
滄等州爲海水隈奥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
唯隈奥多處則鹽多故二浙產鹽尤盛他路自溫
州界東南止閩廣鹽升五錢比淮浙賤數倍蓋以
東南最逼海潤下之勢既如此故可作而爲鹹不
必曲折也

泉州東二十里有萬安渡水濶五里上流接大溪外
即海也每風潮交作輒數日不可渡劉鍖據嶺表
留從效等據漳泉恃此以負故蔡襄守泉州勑意
造石橋兩峒依山中託巨石因構亭觀累石條爲
橋基八十所濶二丈其長倍之兩頭若圭射勢石
縫中可容一二指釃潮水每基相去一丈四尺橋
面濶一丈三四尺爲兩欄以護之閣中無石灰燒
蠣殼爲灰蔡公於橋卅造屋數百楹爲民居以僦
其直入公帑三歲度一僧俾掌橋事故用灰常若
新無纖毫罅隙春夏大潮水及欄際往來者不絕
如行水上十八年橋乃成即多取蠣房散置石基
上歲久延蔓相粘基益膠固矣元豐初王祖道知
州奏立法輒取蠣者徒二年

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脛無
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
一顆大者重三四觔其色紅瑩軍中以和食飲

西安州有池產顆鹽周回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
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餘皆惡亡命卒也日支鐵

錢四百每多竊鹽私貿蓋絕塞難得鹽自熙河蘭
鄯以西仰給於此初得此地其人歲入寇今則拓
地六十里斥候左謹邊患遂絕

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觔爲錢二萬萬而寶貨法凡
黃金一觔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
五百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朱提山出善銀音殊時）當時黃
金一兩才六百銀一兩才二百東坡常怪今之（黃金）
不若昔之多豈今之糜之者衆宜其少而價貴也
班固食貨志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石

三十至宣帝時選用良吏民安土歲豐穰穀至石五錢而莽末盜賊起穀價翔貴洛陽以東米石二千大抵漢之糴價至賤則穀石五錢至貴不過米石二千蓋穀石三十乃常價也以古觀今何懸絕如此江湖間米直比二十年前倍貴他物稱是所以致此豈無說必有能言之者矣

漢法官至二千石月得米一百二十斛俸錢萬二千古之升斗小今之升斗大量酒之升斗小量穀之升斗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

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而食五升米乎無是理也

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綈集上書囊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壠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援引谿谷水以灌溉中[illegible]必爲之碓下爲碓米亦能播精（舂精爲夫且碓碓以水運之正如人爲其機巧如此也）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之詩蓋紀實也

湖口李正臣所蓄石東坡名以壺中九華者予不及見之但嘗詢正臣所刻碑本雖九峰排列如鴈齒不甚巉峭而石膚有白脉若束以絲帶此石之病不知坡何酷愛之如此欲買之百金豈好事之過乎予恐詞人筆力有餘多借假物象以發文思爲後人詭異之觀爾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樹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爾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作細字雜花卉尤巧工即古所謂疊巾也李琮詩有腥味魚中墨（烏賊魚也）衣裁木上綿之句

螺填器本出倭國物象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國家百二十餘年奇器異物珎弃恠石法

書名畫悉歸於上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賜賚亦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賜銀椀千并官其家僕四人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

鹽官縣安國寺雙檜有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百餘年矣其大者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鎬取以供進大者載由海道遇風濤舟檜皆沒小者

只自漕路入既獻上鎬轉二官知縣鮑慎好賜緋

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添俸甚優而邑官常缺不補他官以職事至者卒不敢留甚則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予管勾常平季點到邑皆留數日亦無他苦大抵此地惟水最毒嘗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微黑予每以大錫瓶挈佳泉以自隨捐二夫之力足了數日之食虞策處瘴鄉有詩云避色如避難冷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予謂果能如此何所往而不可豈直禦瘴癘而已哉

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色黑如硻徑五尺厚寸餘高好相倍上下有郡將掌封鑰

天禧初滑州河決已塞惟龍門未合忽有大風鬥鼓沙起如連岡勢於未合處淤定於是人得致力而畢工

贛石數百里之險天下所共聞雨少溪淺則舟舫皆艤以待有數月者處之水東有慶顯廟甚靈或至誠禱之則一夕爲漲水數尺送舟出石以識於廟

廷者甚多東坡北歸亦然行次清都觀有自笑勞生淸底物半篙淸漲百灘空之句

龍王本廟在樵舍乃洪州南康軍之間規模不甚壯麗而遺構最古士大夫及商旅過者無不殺牲以祭大者羊豕小者雞鶩殆無虛日予見縛致庭下宛轉將就烹直不忍視竊思此廟血食已來其所殺不知紀極如使其神一旦素食亦享肉食亦享但以誠心至皆享之則物所全命亦不知紀極功豈小哉其神豈不又靈哉

越則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岍上有大木二株一榮一枯榮者枝榦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屍之狀

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明年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餋者家人韋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窻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賸以肉一觔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

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眞蹟御製故也當時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

明州有僧徉狂頗言人災福時號顛僧睦州王君儀才弱冠寓陸農師門下力學攻文銳意應舉至忘寢食一日顛僧來託宿陸公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狹策窻下睥睨而言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舉盡不偶直至四十八歲又夢顛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顛僧遷化巳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頗惻然歲餘一新陸公入預大政既對首薦君儀遂除湖州學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也

婺州有僧嗜猪頭一噉數枚俗號猪頭和尚莫測其人靜符寺轉藏成僧俗設齋以落之一僧丐齋衆見其藍縷不加禮拂袖而去或曰此猪頭和尚也

使人邀請指大藏曰我不轉此藏亦不轉衆聞其語異相率自追之僧曰要我轉更三十年去竟不顧而去之三衢之守饌猪頭召師食自窻牖窺之見一鬼從旁食師無預焉守以告之師尋坐亡衢人奉香火良謹有禱輒應一日見夢於人曰吾將還鄉矣蓋自師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無施金轉藏者故老憶師言相與備禮迎師眞身歸至藏院郡人輻湊日獲數千此寺齊供遂爲長堂予時僑寓親覩盛事因閱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

大通禪師舍本退居龍山時節度使呂吉甫帥杭州暇日常見師入山舂容道論頗似契合後有問師呂太尉如何擺頭曰無力臘月三十日要你有力

圓照禪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勸你惜福修行大通常語人曰我只勸你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大通乃圓照弟子時稱吳中二本）

王溈之字彥祖為西京小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置神柩西堂一日有雀羣集几筵啄餞祭食彥祖揮去復來彥祖頗不平偶撲得一雀自於門限刀斷其首擲棄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飛去及彥祖還南徐為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才得自便復喪妻許未幾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死於南方雖禍生有胎然忿與忍不可不戒也

范迪簡南劍州人起自皇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峒峋以下皆登科顯官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灘初買宅或云其中有恠不可買試使健僕宿其堂廡伺之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遂謀以布被捲之懸縛就烹一夕而盡其恠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陸軫云東封牓狀元梁固作省判卒附一婢言己授陰山諫議大夫索茶喫却封角子押字如生時又云欲取寵婢及一小鬟不久二婢皆卒

陸軫云歷亭縣李押司死時復蘇寄一姓蘇人還寃本家不肯認蘇氏又不肯往遂詣縣訴有司以涉恠抑而不奏世云借屍還寃信有之耶

奉議李時發婺州人守官江外得替北歸次金陵忽小龍見於舟中急以銅盤承之整衣冠焚香設拜明日視之小龍已僵死盆中時尋病至真州卒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今為顯謨閣待制初公出帥五羊道由無錫縣挈家遊惠山時邑人楊生與數僧閑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為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途次無錫悟前生之為楊生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昪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生之時然二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輙憒然不能言矣蔡楊至今往來如姻眷奏陟將仕郎

前世書法名畫有傳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畫但云閣本則翕然稱美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嚴光位干爲御史方蒙遠祖下鸕鷀原御史所居取畫像家無以塞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間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寫真命所在如法圖進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玄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哉

謂太守爲五馬者多疑所出據詩孑孑干旟良馬五之鄭氏云建旟州長之屬殆以是乎

聯句或云起於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爲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

世言行李出左氏杜預注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予以謂史記臯陶爲大理一本作大李天官書曰熒惑爲李徐廣注曰外則理兵内則理政又黄帝有理法一篇顏師古注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政故其書曰理法則理與李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任鄭當世之言治行皆治裝之意然則理亦治也今以行李名裝何爲不可

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裓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於裓且辰窮於亥是戒之時也

李濟公曰按王府親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人訛爲癡字而增至四癡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痴還

四痴皆濟翁云前輩又以癡爲甁甁酒器也蓋云借書以一甁酒還之亦一甁酒通作鴟吳王取馬革爲子胥沈之江顏師古云即今之盛酒鴟夷幐

今州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祠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臯陶大理舍用刑故後享之今西北屠者皆祭樊噲又可笑也

興化軍子魚惟通應大師廟前者最美世謂通應子魚而東坡乃作通印子魚恐誤

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凡數十里
朝廷降鐵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溢縣
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聚財數里邑人
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
觔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呪貯以青木匣府遣曹官
同都道正管押下縣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海溢又謂之海嘯吏只六海毀河決湍水奔嘶而入海但潮浸陸地爾通州靜海縣舊
去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蜀山雷
山一帶沙漲而靜海僉海十里內沙再毀初鹽官

自投符後稍稍沙漲前此經制司差一武經郎路
朴措置水利乃欲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
杭帥翁彥國笑曰平生且不曾見人修海

番陽吳令知靈壁縣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聲成每
泝汴進入瑜納縣別有一小河號取成都稍徑或
由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
曉

陸軫云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時京師黑風自
天地陡暗市人咫尺不相見頃之大雨許天復

父老云往年疾疫起得黑風而人民安

予紹聖間迎侍西湖圃居五年春圃桃數千株結實
皆雙明年先子捐館今直龍圖閣李友聞時亦居
杭聞之愀然曰某頃時爲婺州錄事參軍廨中數
桃一株盡雙實亦丁外艱

松楸上忽生大青蟲食盡葉惟留大枝榦近見鎮江
一士大夫先冢如此蓋不祥也

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之不敢發牵嘗扃鎖虞經
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著正中一武臣之肩須臾

溺皮肉潰爛成瘡得妙藥治之方愈經臣爲文遣
吏祭之即日毀樓蟒亦不見

宣和己亥夏吳中雨下如黑色明年乃有青溪之變

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參公問來
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
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拔某恐相公不
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
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既薨有武弁
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問何罪曰緣曾

議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略同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

崇寧中蔡大師罷歸浙西張康國為有入相之命未鎖院前一夕薨是時術士謝詮居闕中忽夢至一所門墻高峻門外呵衛者甚衆詮問此何處傍有人指曰請視牌詮仰首見牌惟二字曰機獄相次門闢有執兵持撾者數百人次列門下聲言迎罪人須臾望一物火焰赫然迤邐來近乃一鐵車載火一盆及一人帶鐵枷居火之後詮熟視其人乃康國也是日乃四月某日尋知康國是日薨矣

朝奉郎李遘知興化軍時蔡君謨襄自福帥尋罷歸鄉病革以後事屬李守守夜夢神人紫綬金章從數百鬼物升廳與守云迓代者守問何神代者復何人神曰予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公薨李作挽詞有不向人間為冢宰却歸地下作閻王之句蓋寔錄也

狀頭時邦彥毋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於吏部尚書東皐錄載其父有陰德事甚詳

從事郎林穀本閩人寄居姑蘇往歲權知錢塘縣值賊冦作棄官逃避得罪投閑宣和六年既敘復將赴調忽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列十人姓名林在其中謂林曰召公等作酆都使者請書知林視餘人往往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俟九人皆僉字然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皆已書押林遂書之他日以告所親咸竊憂之相次所謂九人者已二三死矣林不以為異方治任西游至泗州卒從政郎任揖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一顧我林卒未久任亦殂謝

彭汝勵番陽人元祐末自八座出知江州與婦翁宋朝散之官朝散忽夢上天命作文記遽荅曰某不能詔召尚書為之未幾尚書卒其夫人宋氏尚少艾臨終於其領巾留頌為別云百世因緣六年夫婦從今已去不打這鼓

福州近郊幽嵓院資產甚盛有大麪粽號千人麪粽

君誤作帥因聖節卽宴犒遣人舁置使厨久之院僧禱設伽藍春會勸以無奠狀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夜坐便齋聞喏聲不見形問何人神對幽嵒院每歲以恃春會以贍衆願請奠狀以歸公頷之明日公虛半夜失奠狀公令問幽嵒果已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洎宅編卷之中 終

洎宅編卷之下

宋方勺

朱曉容不詳何許人常爲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間號容大師後因事返初性貢作貴人他人雖強之使言終非所喜而中者亦寡初朱臨姚闢久同場屋每試膀出姚往往在朱上馮太尉京膀中二人俱赴廷入對未唱名前數日京師忽傳小試乃朱君殿試之作也姚謂人曰果爾縱不魁多士亦須在第一甲自嘆平時濫居其先及至魚龍變化之地便爾懸絕詣術士以二人命率質之亦訪容師未見殿唱日禁門未開朣朧未明或云曉容立茶肆中姚聞之走覓容果與一白袍偶坐姚連揖懇容略屈鄰邸一觀氣色容指偶坐者曰狀元已在此何勞他閱（偶坐者馮當世京也）姚力挽之容不得已爲就鄰邸燈火下視之曰姚第幾甲朱第幾甲言訖復還前肆相次辨色入聽臚傳皆如師言

朱正夫臨年未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吳興城西取訓詞中仰而高風之語作仰高亭於城上常杖

門謝客忽一日晩客自京師來謁公欣然接之是
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試不利皆在侍下公強使冠
帶而出客一見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睥睨久之
徑辭去公留之不可問以何適容曰老僧自此不
復更開入便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閉坐以待
科場開乃西游爾公劾未之信後三年春久中薄
游會稽謀赴舉之資瀕船絶江暮至六和才泊岍
見容在寺門逢揖久中歸與之款因叩伯仲行期
久中告之師曰其是月亦當離杭矣久中至家道

泊宅編　卷之下　二

之公笑且恠其任術之篤如此是秋至京師二朱
舍開寶塔寺容寓智海禪刹相次行中預薦明年
省闈優等惟殿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
士人未多得時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詳因信筆寫
以荅所問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神宗
良愛之行中不知也日與同舍蔡冲允丁葆光
圍棋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禿蓋恨容許之誤
也未唱名前數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棋遽使人
郤之須史謁者又至且云見朱先輩行中叱其僕

曰此必有下第舉人欲丐出關之資吾捐悶中詎
能見之然士人立於門不肯去冲允曰事不可知
何惜一見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溫揖行中起
附耳而語曰乃梁御藥門客御藥特令奉報足下
卷子上已寘在魁等他日幸相記行中唯唯而人
再執棋子手輙顫緣寵辱交戰不能自持冲允覺
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冲允曰嘗詢梁氏所居否
曰不嘗或曰在州西急賃馬偕往欲審其事至梁
門日已曛度不能返遂復歸而行中念容獨往智

泊宅編　卷之下　王

海宿容聞其來迎門握手曰非晩唱名何爲來見
老僧必是得甚消息來行中曰久不相見略來問
訊爾師曰胡不寔告我憑當世未唱名時氣象亦
如此行中知不可欺因道梁氏之事師喜甚爲開
尊設具且曰吾奉許固有素只有一人未見爾當
爲邀來同飲仍戒曰此人藍縷不可倨見亦不得
發問問則彼行矣
至師引寺廊一丐者入見行
中不甚爲禮便據上坐相與飲酒斗餘不交一談
師徐曰此子當唱名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爾

日何師曰已定他冠多士丐者擺頭曰第二人墅
行中足使起容徵其意但曰偶數多更無他語遂
罷去明日飯罷率行中寺庭閑步出門逢見余行
老亦入寺師不覺拊髀驚語行中曰始吾見子以
爲天下之美盡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
州小余也某識之何遽及是師曰子正怕此人昨
日聞偶多之說今又覩此人茲事可知矣蓋行中發解過省皆在二數
及聽臚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解褐
了性謝師師勞之曰子誠福人今月日辰以法推

之魁天下者官不顯予至侍從其後余止館職知
湖州卒行老名中服行中至中書舍人

尚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員外郎宗臣之女
自幼穎慧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在西府
時常於窗隙遥見蔡丞相確謂右丞曰蔡相全似
盧多遜或以盧蔡肥瘠色貌不同詰之丁氏曰吾
雖不及見盧但常一觀其畫像與今丞相神彩相
似爾後蔡果南竄又戶部尚書李常除老龍尹成
都途中貽右丞書丁氏一見其字畫驚曰此人身
筆已倒不久數盡須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鳳翔
中毒而卒如此之類不一初司封有楊妃數矣人
真挂後堂丁氏年未笄每晨興省問尊親了必戲
道諸妃萬福一日潘妃忽荅云夫人萬福家人輩
大惟之欲毁其真惟其叔寶臣令勿毁此女他日
未可量也鄉人多能道其事

陸軫日記天聖中陸同判衢州一旦早起覺印堂癢
以手揣之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大兩日漸
堅定又至兩月天庭亦然又一日天部輔角部亦

然又兩月左右龍角骨起映得印堂甚低當月印
堂連山根起與二龍角相應相次左右眉稜連額
角每以相書考驗此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
貴然公官不過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典數郡而已
其後孫佃入政府贈公官至司空以此知之贈官
亦不虛也

金壇郎王谿福唐人術數頗工又常云天運四百二
十年一周而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鬼凡
七今正行鬼後十八年復行天當有異人應時而

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也

蜀人石藏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凉藥古之良醫必量人虛實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之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症二子乃執偏見一槩於冷煖而皆有稱於一時何也俗語云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篋裡一盤氷服金石藥者潛假藥力以濟其欲然多諱而不肯言一旦疾作雖欲諱不可得也吳興吳景淵刑部服硫黃人罕有知者其後二十年子橐

為華亭市易官發背而卒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可不戒哉

古之賢人不在朝廷必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或急於財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坏扶刃之徒同予目擊二事今書之以為世警舅氏王居安秀才久苦痔疾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自烏墩走錢塘舍於靜邸中使人迎醫醫絕江一潮至杭既見忻然為藥劑且云但安心請以五日為期可以永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以藥版之徐用藥線一條結痔信宿痔果脫去其大如桃復用藥餌調養數日遂安然工初無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手直盡許以橐中所有為酬方肯治療又一妻兄迪功郎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自云能治立談間可使之正約以萬錢及三縑為報相次入室中施一針所苦果平周大喜即如數付金帛而去後半月其疾依舊使人訪醫者已不見矣

王捷燒金先用毒蛇不計多少煞埋庭中澆以米泔令生菌因取合藥後造宅築基得一蛇頭如人形捷不久卒

錢適婺州浦江農家子少力學舉省殿牓皆占上等雖歷華要不妨治生浦江宅在深村衆山環繞一水縈帶陰陽家云法當富貴兩得後又傳大其宅買田至數萬畝只有一子名楚老極少俊適所鍾愛作中丞時楚老病且革適是日適欲攻時相與後來者為地盃趨對不顧病者適上馬時楚老死

其後蕭辭有呱呱之語蓋譏其怨政初以八座出帥越因臺章領宮祠遂不復起所至郡廳前一鴉鳴必責守兵捲捕盡其種類乃已常自云好殺乃天性推捕鴉之事可以知其他青溪賊作適徑走越州越守劉韐閉城不納郤歸村居爲亂兵所害而焚其宅也

陸軫云天聖中侍中馮拯薨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濟育於槽中四方皆知之

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真宗登封會此駐蹕因賜寺額僧有負主僧金久而不償病且革誓爲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纍跚入牀下覺而異之須臾猫生一子稍長極馴擾其重七八觔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緊隨人有知呼其前名必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叫若求隱其事者衆生業報非一此猶特顯者爾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别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胄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之以故賊得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侍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山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

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使度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

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賊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禀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邵子毫二太子凡五十二人（毫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

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略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十五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籍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讖記誘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舉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邀貨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倮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嵒榴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常領部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爲余言賊

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據其寔著於篇青溪知縣陳光既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

自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傍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侍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大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忿

威則剽刧州縣無所不爲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輙務攘奪以逞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絶其本源肅清境内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衆而反

則戕守劉翰之於仇賊是也（仇破剡縣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熾殆未易察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忌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廬州慎縣黃山連接無爲軍壽州六安界盜賊巢也山下居民千餘戶而藏賊以活者八百餘家賊間發官兵追蹤逐捕有數年不獲者

泊宅編卷之下　終

閑窓括異志

宋東湖魯應龍

海鹽縣本武原縣在秦屬會稽漢因之地里志云故武原有塘官宸宇記云廣斥鹽田相望漢地理縣有鹽官東出五里有武原王莽改爲展武縣後陷爲湖（柘湖是也）移於武原鄉改武原縣後改海鹽縣漢安帝二年又陷（當湖是也）移故邑城爲故邑縣又移於海塘爲海塘縣唐景雲二年屬蘇州先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復置晉天福四年置秀州遂屬焉縣有

鄉武原十八都十九都然十八都分上下村一在十八里堰下與齊景交界一在當湖自湖首至界涇橋與嘉興交界以德藏寺基及道院底籍都

十七都自有大易十七都不應有二況地理相接不同不知何

名今止以上下十八都爲定云耳

當湖在今縣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東西六里古老相傳地初陷時有婦人產一物若蛟蜃狀濯於水遂陷一方迤邐徙東北去今有泖港直通太湖非

得石刻乃唐吳郡陸府君墓銘在於蘇州海鹽縣齊景鄉當湖則當湖之名舊矣或云鸚鵡洲圖經不載豈縣未陷曾有此湖耶曩歲漁者於湖中獲一鐵鏈長不計極舟滿幾覆懼而棄之或云繫蜃於此自漢迄今上下千餘年湖日淺土日增間有於其中髣髴見其餘趾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竪附語曰國王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

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輙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騈沸間有設祭於松栢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獄廟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至今見存

紹興間方臘叛浙右驚恐時魯氏居東弍家尚單微潰卒之留于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眞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現瞑霧四合卒大恐引去闔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輙應

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顯迹婺源久矣歲歲朝獻不絕淳祐中鄉人病於涉遠乃塑其像迎奉于德藏寺之東廡建樓閣居之祠之前素有井人無汲者自立祠後人有汲其水飲之者病輙

愈由是汲者禱者日無虛焉寺僧利其資每汲一水則必令請者禱于神得筊杯吉然後汲水并以小黃旗加之上自是請者日少今亦不復驗矣

古老相傳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因立廟迨今此地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廟

德藏寺本寶興寺唐會昌元年置光啓初廢後唐清泰中鄉民丘郃卽故基新之大中祥符改今名

時改寺爲蕋宮

宮建炎復爲寺寺有兩華亭　寺有水陸齋壇徃歲富民沈忠建每設齋施主虔誠則茶現瑞花故花儼然可覩亦一異也

東林施水院本定庵居士白蓮道場寺有藏歲久弊甚住持僧智辯力鳩衆緣爲之僅成規模其中實無所有始寺有轉藏不問多寡僧以一餅啖之由是至者甚衆人有病祟必以東林藏轉之卽愈葢寺有神姓施封護國公爲之打供僧徒得以濟

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一云未明大王古老相傳齊景公遵海而南觀於轉附朝儛曾遊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磨滅不存矣唐貞元十四年太子左賛善大夫吳郡陸使君夫人汝南縣君周氏墓志云祔于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氷白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寳聖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唐至德二年於寺基掘得石佛四軀至今見存天聖中賜名寳聖人但呼石佛寺　寳一作保

庚子歲夏旱湖閒可以通軌有漁舟夜纔水滸遥見有光燭人意謂必窖藏遂於中夜掘之得磚一井片長六七寸兩首各有方竅相入兩面皆有手掌紋極細宛然可見不知此磚始於何時竊意當時

陶人手法爲之耳兒童爭鬻于市或取以爲硯清潤細膩可愛余嘗得片磚爲好事者取去

南林祖塋高祖宣義之墓嘗聞諸伯叔祖言初營地時高祖頗明地理將鑿池引水至墓之西南夜夢一婦人請曰妾有墓在正南所開池處君戒役夫勿傷吾墓當有厚報次日果於其地得金數塊遂用以營寺至今其墓尚存自建剏以來將踰百年林木塢竹視他處爲盛丙午夏忽生雙笋數株莫不嗟異各有賦詠然竟不成竿亦無他應意物反

常爲妖卒以自斃云

光嚴庵工議之塋瀕湖占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杉海遠峯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鋒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出煙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見其間有蠓蚋不可計從樹中出終日不絶蓋此煙卽此所成不知何異

湖心有地一方立塔以按風水人呼之曰按山湖水瀰滂時盜多竄伏於此由是守庵者不敢居遂成

荒蕪其中有大穴如瓮下極空洞巨蟒潛伏於內時有人見之或偃卧湖沙之側近年有數道者居之佛殿廊廡稍稍成緒蛇亦不復見矣余家舊有蛇穴於壁間每春月常有小蛇出没近歲稍少又有一族人課僕鋤草忽聞地中有聲入土尺許有石板蓋覆甚固啟之得缸可貯數石米其中皆巨蛇八九奔走四出急擊之或死或竄去竟不知從何而入也意者必有異物蓋不遇而變化云

陳山在縣東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週圍一十五里有白龍湫顯濟敷澤龍王廟山頂有龍穴深不數尺春夏不涸百姓遇旱則禱於穴必有異物見因取其水祀之雨卽滂沛又有龍母塚在焉每歲常在七月多風雨人謂龍洗墓云

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石從半山闢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滚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下嘗賦詩于壁以紀其事

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群蛟競鬬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齋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艤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宗度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嘉禾百詠云神居陰陽蘸尋問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長叱呵

德藏寺前鍾乃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鍾時有匠者云此鍾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乃擊之及旣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鍾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惜哉

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在炊㶊之後立祠以來閱歲滋久前後交承祀之奉之甚謹每一任初到則上兩幡旣解印則復兩幡詶神之庇以爲定例丙辰丁巳之間有姑蘇姚承節（應璘）者董糟丘將幡書徧

於神祠中然後取幡染爲黑色雜用人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忽其子舟中爲神所憑責之曰我立祠福汝坊場久矣新舊之幡皆我之物安得擅取以爲兒服耶及指其妾何人磨墨何人折幡歷道其所以衆皆驚愕姚懼亟禱於神許以謝過其子遂甦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于江遂爲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週圍二里舊經云伍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死於吳吳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蘇州吳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繁亦謂之云云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歲忽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應手火起至今尚然

華亭陸四官廟一名陸司空元和初有鹽船數十艘於廟前泊夜中雨過有光如火或吐或吞船人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以竹篙抑之驚入草際光遺在地乃一珠徑寸以衣裹之

光透出乃脫藁服裹之光始不見後至揚州賣之獲數萬緡

輿地志秦置海鹽縣王莽改爲展武縣縣陷爲湖湖中小山生柘樹因以爲名又云秦時有女入湖爲神即此祠也荊公詩云柘林著湖名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屈險阻禍福易欺人

吳躍龍余友吳宗禮（造之）之子也乙卯與余友鄉舉同廊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實爲亞榜賦魁

寶通榜詞賦之第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人星冠雲帔若天尊像叱曰此鴈塔也汝何人輙登此連步逐下迤邐至塔外遂坐其傍驚而寤及榜至乃在七名之外余親見其說又有張湘亦以乙卯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巨盤撲賣湘一撲五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幾乎渾純及榜乃爲小薦第一功名前定不可强求也如此

西宮真武道院西廡一室有純陽真人呂翁像極端

嚴乃曾叔祖大中璠所創道堂中塑像道堂廢遂移奉於此頗著靈異小兒有拜禱乞錢者或於几上及坐處得之亦見其僊道變化之驗云

嘉興縣界移風鄉有魏四十道者有妻有子中年忽悟真空捨俗出家脩行齋戒甚至鄉民敬之重之淳祐丙辰冬忽感疾自度氣血衰不能起呼同侶具湯沐更衣曰大限到來吾復何戀各自珍重遂跏趺奄然而逝遠近聞者肩踵相摩觀瞻嘆羨凡兩日未定

淳祐甲申春余館於沈氏書塾因寓宿焉一夕夢婦人著紅衣至其家廳廡下轎無侍女手執黃羅裙直入其堂旦與諸生言之皆莫曉所謂次夕方篝燈披閱卷帙忽有人報街外鼓聲甚急倉皇使人視之乃市樓失火　煙焰燭天衆力撲救僅免延燎止拽倒小屋數間方知婦人之徃也

永興橋之西陸氏宅有大井不知何年所鑿面闊數尺其深不可測雖大旱不涸其下可以轉篙將行

於其中有泥萍及破碎蒲帆浮起不知何來古老相傳云此下通大海豈海水伏流地中從此過耶今爲富氏得之正居堂之中以板覆蓋甚謹蓋防顛溺也

余家全盛時以東廡爲書塾其西南隅後爲居民王氏宅王見其家每夜常有白衣人出現意其爲祟每夜防之一夕持杖逐至竈側而沒掘之得銀一瓶人無知者遂以此經營他之遂小康焉又李園者以種圃爲業初甚貧一日揮鋤忽糞土中有聲

掘得一瓮皆小金牌蕩其中李得之遂轉而貨易
爲他人所發聞于官備極笞楚半爲他人所得今
無復一存矣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采芹橋泮水之舊規在焉
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爲貢院每舉終場幾二
千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然
西廊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爲魅所憑而至死
者或如猫而過或如婦人每一發喊則妖氣愈盛
是以分案於其間者多不欲就而後所死非一兵

卒之宿於廊廡徃徃夜見鬼物甚至驚魘不醒遂
歿丙午歲將赴渠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貢
院將軍云云死於此地今得爲神每舉子死於場
屋者皆我輩爲之可立廟於西北隅事我則免於
是明言於府以立祠焉由是兩舉稍安士人之就
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禱以求陰庇或云此地元
爲勘院徐明之亂多鞫死於此故遇呼喊三聲則
出矣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

一片石在道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
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
無人送與紙錢灰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普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捨
宅爲寺司徒王詢建爲光興寺天禧二年賜今名
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
者皆望此爲標的焉功爲甚宏有海濱業白 其與
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
於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

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
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
神欲救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
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爲諸鬼奪去
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耳某妻
因鬻家貲入寺設燈願次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
升一等矣
捍海塘凡十八條自縣去海九十五里有望海鎮歲
久波濤衝齧盡爲洋海紹興中知縣陳某嘗於瀕

塘五里建望月亭殆今則亭基在水中不可復見
每歲沙岸
何止數尺十八條捍海塘岸無一存者縣
治去海無三百步而獨山一帶歲歲鹹潮透入可
以隴鹵耕種者苦之前政史宰亞卿親督畚鍤移
入數百步別築一塘謂
古嶽兎盎及鐵劍役夫
得之以爲
奇舉手皆粉碎
秦始皇時有望氣者言東南有天

子氣故東遊海上所至埋金寶以厭勝之今故邑
近海居民多掘得古物
當湖南北十二里東西六七里東南則通故邑西南
則近海鹽其東則廣戍其北則華亭接境舟楫便
利無　閘斷地迥村遠
吳地志昔有金牛糞金村民皐伯通隨之牛入山穴
鑿山而入山頹兄弟皆死因名金牛
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頁戶
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謁之曰子
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
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噀之其疾如
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
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
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
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
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髯綠
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僊翁豈得知
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城西門外之焚化院昔有白

毫高數丈民以爲祥乃作寺有白龍潭在寺前以
白龍穴於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劍鎮之
後遂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伽藍順德龍王
也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攬龍事告太守以長
繩繫虎骨縋于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遶
廳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上舍伯祖巽舊葬惹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焉
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遂
斫藤遷之自後其家浸衰

嘉禾北門有孩兒橋橋欄四角皆石刻孩兒因名之不知何時所建歲時既久遂出爲恠或夜出叩人門戶求食或於月夜遊戲于市人多見之一夕有膽勇者至夜密伺果見其三二石孩兒徐徐自橋而下遂大呼有鬼以刀逐至其處斫去其頭恠遂絶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虜犯順蘇秀大擾將屠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

今事之

有任庵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日夜禱於所事帝天護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蠻語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常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僧不謹神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湯與之湯百沸猶以爲冷投於中宛轉爲快衆拜祈哀神曰姑薄懲之爾遂免及出浴舉體略無少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

紹興兵火之變所在荒凉骿貽有市人儲醬一瓮甕獲利巳多然貪心愈生設計售僞日以鹹水及碎瓦屑炭煤之屬和之所得十倍一夕風雨屋椽析折而夫婦正卧其下皆壓死瓮亦破焉而旁舍略無損動何提刑詩云萬僞何緣鬭一眞時間謾得面前人生男種女多喑啞果報元來必有因可不信哉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脩竹鄉盧十五以獨鼈爲業每獨鼈歸舍與妻共活煮其鼈然後出賣每日

如是嘉泰二年壬戌四月十七申時忽大風驟雨雷電閃光霹靂大震盧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嗚呼黿鼉龜鼈水族中之靈物也人豈可殺乎盧十五之報亦可畏也近有食鼈之人心旣好食又招賓友聚會而食號團魚會彼此以所食多寡爲勝負殺生之念滋甚罪報何逃聞此可不戒哉

奉新縣村民繫牛於柱將殺之其鄰家子平時饕食乘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生食

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驤首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戴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家子弟僮奴極百餘人槍杖叫譟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濕父母怪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

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也

司瀼曾伯祖行恕丱角而孤侍母徐氏就醫嘉興留精嚴僧舍值徐明反擾亂一州止不屠僧母子俯伏於寺之夾街下衆鋒攢刺命在須臾默禱伽藍神資善興福明王願脫刀兵之難世世子孫不忘香火果得免死至今奉事于靈雲祠添司瀼生主簿果主簿北知縣季頲相繼登科

巫家丘氏世事于鄒瀼王其家盛時神極靈異人有禱之者能作人語指其禍福感應如響家遂稍康自後兄弟析居神亦不復語今其子孫尚以巫祝相傳不絕

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其姓者有楊四九者以養鴨為生數百為羣人有鬻之者就令其打併楊利於得錢則每鴨必執其頸斫以沃之以熱湯而氣未絕隨燖而身毛脫落晚年得

宛轉於地立死前後不知其幾矣又得燖治之屢

一疾甚怪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頻頻添湯極熱而不覺皮膚皆浸成白折又令人以足跟踏心至今尚存而家事索然矣人以為楊生活受鑊湯地獄報云

秀州魏塘村乃通判乳媼周氏臨安人為人朴直自信不慮人欺村民或從假貸不問識不識隨意與之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年媼呼而責之每以妄言答云實負婆錢累欲償極

爲官事所蕩破典賣今歲如再背約當爲八乳犬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媼常戲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自是聞呼即至十年乃死

嘉興府德化鄉第一都鈕七者農田爲業常恃頑抵賴王家租米嘉泰辛酉歲種早禾八十畝悉以成就收割囤穀於柴積之側遮隱無蹤以然入官訴傷而柴與穀半夜一火焚盡壬戌歲秋其弟鈕十二亦種早稻八十畝藏穀於家又且悠天尤地忽

月午間天宇昏暗大風捲地其家一火灰燼無餘嗚呼鈕七鈕十二欺官瞞人天網恢恢踈而不漏亦可畏也

眉山王簿尚公有愛子眉郎甚慧不幸早夭心甚悼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爲二吏來召引至一處如州城若官府所俄見一人著道服手持數珠而出王簿熟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王簿曰何事不公當也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爲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汝有陰隲天未遽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事長則順不可爲已營私不可以直爲曲戒殺戒淫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則盡天年不然則壽祿皆削也

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日誦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又云直道而行心不諂

曲四十年來脫離嗜欲唯聞大乘朝讀暮讀今朝擺手西歸自有現成果足蔣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遇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以食之謂鄭曰汝懼乎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文徽將以薦枕鄭

大罷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鄭氏節義凜凜二將虎狼終不敢犯婦人之濡奔無耻者視此獨不靦面乎

華亭人黃翁世以賣香爲業　後徙居東湖楊柳巷世以賣香爲生每往臨安江下收買甜頭歸家修事爲香貨賣甜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南販到柏木及藤頭是也黃遂將此木斷截挑棺如

箋香片子與蕃香相和上甑內蒸透以米湯調合墨水用苚帚蘸墨水就甑內翻灑此香遍班取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年間黃翁一日駕舟欲歸華亭留東湖湖口泊船而宿候曉即行湖口有金山大王廟靈威人皆敬畏之是夜三鼓時忽一人擒起黃翁連拳毆之謂曰汝何作業造罪貨賣假香可速去來過更將許久得蘇醒次日抵舍病月餘而斃一夕其妻黃嫂夢至陰府見二鬼以沸湯兩桶洗一罪人鬼從叱其嫂曰婆子此汝之夫黃某也在世貨賣假香今受此報汝今回世說與諸子速改此業黃嫂寤悲泣言及諸子即飯僧修設功德追救其夫遂改業別爲生理

海鹽縣倪生每用雜木碎剉炒磨爲末號曰印香發販貨賣一夜燒薰蚊虫蘗爆少火入印香籮內遂起煙焰事急用水澆之傍有切香亦見焚煆又用水澆之磨上印香又燃倪見火勢難遏即欲出戶逃命奈何遍室煙迷而不能出避須臾人屋一火而盡

嘉興府周大郎每賣香時纔與人評直或疑其不中周曰此香若不好願出門當逢惡神撲死常以此誓爲詞淳祐年間忽日過府後橋如逢一物絆倒衆即扶持氣已絶矣嗚呼世人焚香誠欲供養三界十方賢聖黃翁倪生與周大郎者乃以廢木爲眞觸穢神祇豈得不遭誅戮哉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輙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即仙去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盃之際道士以箸蘸酒於案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肅然起敬道士又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寸許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盡作詩云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於是歲卒

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胷鑱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胷間咸以爲報應云

李主簿夜泊舟臨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入水明日求其屍不獲

晉周興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雲氣紫鬱鬱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張天帝耶荅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醞以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縣於草上牛食草之際併食其衫疑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卽將兒投於水中鄰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錢處士嘗見一人謂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其人

曰某平生無過但昨日飲食不如意棄於溝中錢曰是也可急取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幷穢食之雷電果息

忠州一娼震死於市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害弄權帝命震死此女蓋偃月公後身也元和六年六月某日

金蠶蠱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財使人暴富遣之極難雖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銀藏篋置蠱其中投之路隅人或

妝之以去謂之嫁金藏

廬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校長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攜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有趙小子納涼水濱見行賈擲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即隨沒

賈曰頭髻中有少雄黃辟邪之效也

南陽人侯慶有一銅像欲賣牛粧金色偶有急事他用久矣一夕慶妻忽夢像曰卿夫妻負我金色久不償今取卿兒醜以償金色至曉兒醜有病像忽有金色光照四鄰皆來觀焉

零陵太守有女悅父書吏無計得偶使婢取書吏所飲餘水飲之因有娠生一男數歲太守莫知其所從來一日使是男求其父兒直入書吏幄中化爲水父大驚問其女始言其故遂以女妻之

有人好飡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若輟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黳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

童子回舟去鄭復攀繩而出明日穴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復入者

終南山中有一人身無衣服徧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爲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初甚苦澀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而死

宋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用火鐺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

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采石渡舟人鼾睡漸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攜至公私念曰舟尾逼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聞岸上獵從馳驟聲舟尾曰齋料幸見還且行且荅曰道場

不清淨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曰其夜有施主設水陸攜室人至方拜忽思卧少頃乳一子俄腥風滅燭一衆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參大政

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有按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乃木乂後身云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西域胡僧呪人能生死太宗令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呪臣必不行召僧呪奕初無所覺胡僧自倒更不復蘇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太半無穗有就田畔斸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刼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雨

則鞭陽石皆應

常思玄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且甚常方留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兌西方屬金銳其金精乎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一産千鬼朝産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荆南都頭李遇病困攝至陰府有一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來此復有一人云追到李遇遂[illegible]見妻子

環流身下臥一畫人號替代云

王洙避暑著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拾白處明日視之乃壽龜也昨夕所見者其精耶

閑窓括異志 終

待兒小名録

侍兒小名錄拾遺

宋 覃陽張邦幾

少蓬洪公作侍兒小名錄好事者多傳焉王性之補錄一卷意語盡矣余友溫彥幾復得一卷以授余曰他日觀書有可採者續錄之乃作拾遺

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女子環麗容止若爲呼盧戲其具俱希世之寶前有紅蠟枝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紫陽眞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爲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楊孟珠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愼自精修去爾貪忍靈餌漸近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黎明廟中得巴牋詩句後果得至人遺精服餌後不知所在 樹萱錄

寇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蒨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翰府名談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適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

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後作竹夫人傳 王直方詩話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蝧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遊於漢水二女與王舟乘擁夾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祠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

際

燕昭王二年廣延國貢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其舞一名縈塵次曰集羽末曰旋懷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托形作此昭王之末莫知所在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嘗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

了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百浣不歇名曰百濯或以人名香每遊皆同輿席以前後為次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 已上王子年拾遺記

愛愛姓楊氏本錢唐倡家女年十五尚垂髫性善歌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遁於京師逞家殖於財雅亦曉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同載故鑾輅之奉琳館之闢雖遠必先雖暄必前京都偉麗之觀無不及也踰二年逞為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與子家相隣一日入傳逞死或往慰問其所愛愴然泣下曰是必虛語若果然亦不顧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能自還當死此舍自爾素服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親近樂器里之他婦欲往見之即反關不納好事有力者百計圖之終不可及愛姿體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念逞之勤感疾而死小婢子錦兒今尚在出其繡手籍香囊綉履數物香皆郁然而新 蘇子美愛愛集

晁無咎之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招奴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闕木蘭花云嫭姅裊裊芳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為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為人履常清通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艷發過於梅花賦矣 無咎記李良門事

東坡朝雲墓誌銘云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

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禽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生子遁未朞而夭有戲贈朝雲詩云不學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伯仁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本集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輭吹氣如蘭娟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廻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汚體也常以衣帶繫娟袂

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洞冥記

隋煬帝宮妃吳降仙善畫長蛾眉帝甚憐之由是殿御皆倣此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名蛾綠而進之帝每倚簾顧之移時不去乃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食如降仙者可以療饑矣遂賜以合歡水果降仙以謝帝立爲貴妃後與妃同遊汴河彩舟爲龍張帆以錦飾木剪花日縱淫樂遂廢國祚 大業拾遺

呂不常陽翟人也家累千金商賈於邯鄲娶劉氏女名曰諸姬善舞時秦昭王太子之孫子楚質於趙見諸姬心悅之從不常索之不常與之時已懷姙兩月及子楚立爲哀王生始皇始皇卽不常之遺體也 史記

周瑜初從孫策攻拔之時獲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 吳志

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簫與蕭史共登樓吹簫作鳳凰音感鳳凰從天而降後升天矣 帝王世記

越王勾踐陰謀吳乃得國中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餙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使范蠡進於吳夫差大悅 吳越春秋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國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娭謄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蒻蘭衣獘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愼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

日中王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王持觥立使蕣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慙而罷詞名風光好好因緣惡因緣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今齋夜話

秦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云天外一鈎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 高齋詩話

楊貴妃小字玉環 明皇雜錄

白公杭州春詩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本朝賢良馬揔

嘗夢一美人謂之曰妾幼以姿色名冠天下而身無所依輒有小詞浼瀆其詞有妾本錢唐江上住之句及後得錢唐幕官而蘇小墓乃見公宇之後 雲齋廣錄

眞娘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路傍 白樂天李商詩

唐元載末年納薛瑤英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綃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軆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也 詩話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年十五為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為錡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有花堪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長慶中裴航游襄漢與樊夫人同舟樊贈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航後經藍橋驛遇仙女雲英遂娶之後俱得仙 亞傳奇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峯修行十年自以為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夫何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

不下祝融峯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 古今詩話

王魁遇桂英於萊州北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詩於魁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須我為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為辦西遊之用將行往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父約崔氏為親授徐州僉判桂英不之知乃喜曰

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汝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後魁竟死（摭遺）

侍兒小名錄拾遺

補侍兒小名錄

宋汝陰王銍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　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祖台志怪）

袁眞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薛郭馬三妓與桓宣武馬遂生桓南郡（續搜神記）

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鸇覆之取而養之字曰無野是爲頃公代有齊國（搜神記）

宋何恢爲廣州刺史有妓曰張耀華美而有寵將之任要權貴阮佃夫飲設樂佃夫見耀華悅之頻求於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坐免（南史）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

趙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
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去病爲仲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戚苑
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舜賜太
子酒三升太子辭而不能飮舜逼之曰不孝也天
賜汝酒而不飮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强飮遂
大醉又令小婢承福以紙筆授太子使書之曰陛
下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呈帝
廢太子 至愍晉書

孫綽韓非靈語責李中書曰建元元年六月余家婢
辟邪夜眠如夢囈語半時云忽有一老公著黃練
巾身短衣長甚自矜厲瞋目切齒云吾是刑名先
生韓非弟子李充日習吾業綜習吾書云云 孫綽集
晉泰始二年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郎將宗正丞司馬
恢拜崇陽園妾李琰爲脩華王宣爲脩容徐琰爲
脩儀吳淑爲婕妤趙琁爲充華十年使太常洛陽
令司馬啟拜采女胡方爲貴嬪又使御史中丞太
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瑗爲淑妃臧曜爲淑媛

趙祭爲脩容陳秀爲脩容咸寧三年拜美人左嬪
爲修儀邢蘭爲婕妤朱姜爲容華 晉起居注
宋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 南史
魏文帝宮中侍女所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
衣段巧笑四人 崔豹古今注
唐進士段何太和八年僦居臥病有四人負金碧
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說諭再三何終
不應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樓上而去其詩云
樂廣清羸經幾年妊娘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

何處惆悵碧樓紅玉鈿書迹柔媚亦無姓名紙末
惟書一我字何自此疾日退 河東記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應宏詞寓京師以錢六萬置
青衣鵶鬟垂耳曰春條善書音旨清婉有所指使
無不愜適又潛爲小詩曰幽室鎖妖艷無人蘭蕙
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素禮門徒尊師
者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不疑令作法春條撲然
作聲視之一朽冥器耳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
蟬殼然 博異志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
長尺餘工餙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
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
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俑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
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
爲餙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
矣 出怪錄

崔紫雲兵部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
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

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
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
酔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
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
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
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
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車彈鞚而歸李公尋以
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得斐然詞
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

門時

晉梁賓夷門人詞筆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
才藻緣而錄之嘗爲嘉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
眼初瞤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牋書一紙上頭
名字有郎君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
乾紅藥花開不奈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携手
雨中看

桂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
分飛南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泊棹有

鼓胡琴者李悽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
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
人也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李轉加凄楚問其姓
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爲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
皇劍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
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往年親制泫然
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對曰已爲
他室矣李嘆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
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別求淑姬齋將詣

洛賔使囘洛賔寄詩曰㷀鴈匝時寫報音難憑坐
䜭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爭奈平生怨恨深上已
女舞別
唐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
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
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諷酷吏羅告族誅之資治通鑑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
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
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

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
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
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
細詢之乃於翠鈎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
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
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
無所逃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
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皆賜全虛焉

經行寺僧行蘊灑掃堂殿見所畫女人姿顏妖冶戲
曰世間女人得如此者我必作妻其夕有款扉者
蓮花娘子來從一侍婢妖姿麗質妙絕人倫蓮花
顧侍婢曰露仙可準備幃帳
天水趙旭家于廣陵夢一青衣挑笑窻牖間及覺忽
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笑
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時有世念帝謫下人間
感配於君子時叩柱清歌曰白雲飄飄星漢斜獨
行窈窕浮雲車通幽記

唐常諷家于汝頴間遣小童理草鋤地忽見人髮鋤
漸深漸多而不亂諷異之即掘深尺餘乃一婦人
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
奴名曰麗質娘子嫉妬生埋此園中
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泣謂
曰已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劒閣神之子夫婦不
和無由得白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士人問其處
女曰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
從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

頻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
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蹔至此
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手持真珠一筩笑以授
士人云已上會昌解頤集

越王鏐命馬或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擧
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
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於趙衰伯符
輟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歷倡婦不
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即命筆授毫

侍兒小名録 八 補

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既啟雅樂斯
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
佳人貌逞嬋娟縱王韻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
以生塵或載以歸劉崇遠耳目記

穆員稱其麗雲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
樂樂者悲聲音能移人爲工穆員集

柳條女奴也成都米市橋僞蜀時有柳條家酒肆蓋
當時皆以當壚者爲名柳條偶得患沉綿經歲俟
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乃留
丹數粒柳條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能行終服
充盛如初成都古今記

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惙然忽有一少年道
士直來牀前謂元曰本師知公病遣某將少膏藥
來可傅之元公寵姬號靜君收藥貼之至暮而愈
失道士所在劉公嘉話

常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鄭都從事辟焉乃挈所
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逹臨河令女使齎
二百疋及生饋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

侍兒小名録 九 補

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
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閑閑房君路岐妾心君
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
美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
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
事洵美具語之欻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
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嗣寺僧言在寺打鐘
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所遁迹他所燈丁

小東長沙之妓入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入爲郡
翁於京師里而人絶不知余憫其老詢長沙宮中
事則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因爲作小東詩焉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
名也學舞於鐘離氏建業破零落於江北予遇於
洛陽福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嵇康其詞卽後
主所製焉嘗感激坐人皆泣春舉酒請舞謝曰老
矣腰腕衰硬無復舊態乃强起小舞終曲而罷座
有王生者請予爲嵇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

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盤玉氣變秋霧淮聲哭月
浮秋霜宜城酒煙濕麴腹與君强舞當時曲王樹
遺辭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綠我聞襄陽白銅鞮
荒情古艶傳幽悲淒涼不抵亡國恨座中苦淚飛
桑絲洛陽公子擘銀觴跪奴和曲生玄光茂陵旅
夢無春早彤管含盆裁短章　已上錢易集

王霞卿者藍田人才華淸贍節行尤高進士鄭殷彝
旅於會稽寓唐安寺樓見粉壁間有題云瑯琊王
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于是閣臨軒軫恨
覩物增悲雖覩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
紈捧硯小玉看題其詩曰春來引步强尋游恨覩
烟霄族寺樓舉目盡爲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鈎
鄭子依韻繼之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
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交錦帳對銀鈎霞卿乃
故邑宰韓蒿自京師挈之任所蒿緣遇暴寇而卒
鄭子怡然而徃謁之霞卿竟辭以疾不見只令緫
角婢子輕紈持詩以贈之詩曰君是烟霄折桂身
聖朝方切詔良臣正堪西上投知己何必留程見

婦人鄭得詩抱慙而去　女仙圖

王琨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
婚家以狼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懌後娶
樂玄無子故以琨爲名立以爲嗣　南史

王藻尚宋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
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主譖之於廢帝藻下
獄死主與王氏離婚　南史

寵姐寧王愛姬王宴客妓妾皆在獨寵姐無得見者
李太白恃酒强之迺設七寶花障使寵姐隔障而歌

唐史

補侍兒小名録

續補侍兒小名録

宋晉陽溫豫

二書所載共二百七十六條猶未備也乃復續補焉

初莽妻以莽殺其子涕泣失明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爲星語宫中偶有白衣會臨喜以爲所謀且成後貶爲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手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有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開明生女捷皆留新國以其不明故也 王莽傳

皇太子詠武陵王左右五嵒傳杯詩曰項分如兩髻簪長驗上頭捉杯如欲轉疑殘已復留 玉臺新詠

楚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正妻之子曰甲余欲

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覩君而泣曰得爲君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强𢧐余余與爭之至裂余衣此子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 韓非

劉曠豫章海昏人義熙二年病困頓二十餘日手足皆冷正腹微暖二日二夜歘然起坐云有人著平幘喚曠西北向有樓其上有綵女團坐作樂見曠任樂相指而笑游歷未遍不知所從而出倏忽至此病於此都愈後月餘黨輩於平澤射獵留曠守舍因晝眠聞語何女郎遍使便覺颯然巳至自說東海何氏八歲而夭於今十歲應爲君妻故來修好何女郎曰昔日樓上之擊節我也衆以君見棄是以相笑智瓊杜蘭香咸我曹也婢名採薇奴名逭羅常以九石合拌與果問家中吉凶及晴雨之占必驗曠母妻嫉之被姤日滋女曰應爲君妻妬嫉巳至三年而無子何以見忌後留信宿曠家以湯澆之慘然而言曰苟不我容便與君辭旣去之後愼勿相憶爲君累也 幽明錄

煬帝自到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動或歌吹聲齊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意每寢必令振擧支節乃得睡不厭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密令訊之帝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進言妾從帝自都

城來帝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妾態自搖帝就搖洽悅妾後得以侍寢私効車中之態成寢非他媚也他日蕭妃譖去之帝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柱二篇云顆顆悲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强半爲多情又不信長思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柱立相望幾多情 大業拾遺

唐思元大夫崔義起妻蕭氏蕭鏗女也爲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麟德元年從駕洛陽至三年五月身亡蕭所愛婢名閨玉信樂佛法家爲夫

人設三七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齋枷項鏁腰獄卒衛從唯閏玉見夫人靈著此婢使傳語家内大小云吾適崔氏爲性多嗔橫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願汝眷屬將吾平生受用資具速舍至七七日爲設齋云云 法苑珠林

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游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旣歸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銜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閒候希聲他出卽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 余媚娘叙錄

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因妬忌打殺婢金卮潛於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金卮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潦漂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報州追勘擬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儆戒錄

前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沈氏及婚日雲浴於淨室見楚賓執一貼藥末徑前謂雲曰誓余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婿無物相奉贈君香一貼以資沐浴寫藥末入斛中以釵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羸困不能出浴遂死支體如綿筋骨並散 聞奇錄

潞之女伶曰孟思賢巧黠人也嘗爲君侯王制之寵貯焉制之所私伊宙亦衙門將多與制遊思賢舍

故僕射愼之子也風流善杯酒思賢心悅之遂私焉關鏁益牢卽踰墻而奔於宙制知不可奈何遂逐思賢出門宙且納焉宙有女奴曰解兒有愛於宙思賢心忌之一日杖解兒脛閒出血見骨解兒瘡甚死明年長慶二年軍亂伊宙遇飛矢而死思賢無所庇復投制制得之喜曰有甘吾心者矣遂命以短兵斷思賢二脛蹐且極捶之制臨觀語思賢曰其能踰墻而奔於伊宙耶迨夜閉於幽室思賢終夜呼曰解兒解兒不能患我速死耶竟不勝

其楚毒再宿而死遂與宙同瘞於邢之東門外 [illegible]

事記宗別録

吳太伯祠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轝子女以獻之特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墻壁閒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乃就榻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

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色姝麗知吾子善歌故奉屈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 具飲逡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向館中祖筵者生飲數杯而醉作歌曰繁弦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逤撥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明月大聲嘈嘈奔淈淈浪壓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任悉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袒皆漢民不省胡塵暫逢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姿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民怨氣衝聲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成劉生乘醉落魄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

樂者妬色形於坐中侍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面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素繪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纂異記

石季龍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聘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 晉書載記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預注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 左傳閔二年

元載寵姬瑶英之母趙姬本岐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妻生瑶英 杜陽編 前書只載瑶事故續補此

隋煬帝季月觀中夜凭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薇刺骨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爲寶兒而有私帝披單衣長衫不帶急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 大業拾遺

霍小玉命侍兒櫻桃褰幃執燭授李生筆硯又取珠絡縫綉囊中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 出蔣防霍小玉傳 前已載浣紗桂子獨遺此事

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一娘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嘗受李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忽聞扣門甚急生攝衣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惠然而來云云 霍小玉傳

崔氏鸜鵒婢曰紅娘嘗爲崔持綵牋以授張生 元微之鸜鵒傳

平陸尉薛昭元和中坐謫有田山叟者贈藥一粒教令遁去因入蘭昌宮見雲容仙衣女子三人詢其姓氏長曰雲容姓張氏次曰鳳臺姓蕭氏次曰蘭翹姓劉氏飲酣蘭翹命骰子白二女曰今夜佳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强者得以薦枕席雲容數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昭發問曰夫人何許人也何以屆此容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念極嘗獨舞霓裳於綉嶺宮妃悅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青烟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我不憶耳此時多遇皇帝與申

天師談道亦數侍天師茶藥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今日之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乃與降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壙廣其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沉寂而有物拘制陶出陰陽數百年若遇生人得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昭因詰天師之狀乃田山叟之魁梧也乃大駭曰山叟即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 裴鉶薛昭傳

唐監察御史清河張佶侍兒仙鵝能歌舞解書翰甞
出使以仙鵝充使典有密知者將發之佶鈎距多
數竟得不發 御史臺記

沈詢在昭義甞宴府中賔友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
鴈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休使兩分離及歸而
夫妻皆為嬖妾歸秦所殺 北夢瑣言

甲胡子朔客李氏之蒼頭也李氏本亦世家子得祀
江夏王廟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
命余合飲氣熱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

調不能作五言歌詩直强回筆端與陶謝詩勢相
遠幾里吾請撰甲胡子觱栗歌以五字斷句歌成
期客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稱善
三弄於是以弊辭配聲與予為壽 李賀集

謝秀才有妾縞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
感憶座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 李賀集

梁元帝為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啟曰夜姝
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澧浦慣識九衢未有仍
我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

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
能無期投閣 藝文類聚木門

梁元帝為妾夏王豐謝東宮賚錦啓略曰舒將並石
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 藝文類聚錦門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
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以為程姬而幸之 前漢

廣川王去有所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常
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

褎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平不
服以鐵鍼鍼之强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地餘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
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
信復譖望卿云云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
譖之云云 前漢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無
恒姪曰數奇無恒有妾曰畬妆蓄私夫以生子曰
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惜乆乃告數奇曰不

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爲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賄蔡公謂之雷尚

書世說

祿光錄并序

穎川陳　纂

龍明子所纂祿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奇異事即旋書之因而成編分爲三卷

祿光錄卷第一

寶正中當秋成一旦蝗翳日而蜚武肅王虔祝畢隊于浙江不可勝紀

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楊集將兵得立女之術下城破陳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略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某將數千衆當勍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文獻公誕時一虵自屋隊于前舉頭張喙久之方去及七日浴忽飄風暴雨劈其澡盆爲二片與母俱無驚動

處士方干與許贖善贖寓越中有非罪金漢宏械于闤闠干時在新定聞之馳於境上貴一櫥高其價不售固蔽贖之刑也曰方處士爲友賣櫥太守知之遂釋贖之過

貞敬公未達時寓居鏡中玉笥聞有一女巫鬼物所附立堂宇人有祈請往往言吉凶與友往問否泰自旦至暮其神不下公怒而回及夜自空而言曰朝來皮秀才當爲吾土地主吾小神不宜見是以回避公又曾夢候軒亭有土偶人列拜覺而自負後果判東府事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趣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郎中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爲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竟大醉卒

越僧晉光善草書自言授法於陸相希聲其飄逸有張旭之妙吳翰林以歌奬之言多不載羅給事贈詩云聖主賜衣稱絕藝侍臣摘藻許高

蹤又有亞樓書骨氣不及晉而趣媚過之二人俱應制其蹤海內皆盛

陳璘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者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璘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剡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綃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卻多不允飲酒

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柏官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在開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令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澒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於書寫仡仡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葉簡剡人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鄉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隣人丘甲爾又有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償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慚愧洞庭山又將巾子射覆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秤無三五兩因何號一斤又將雞子二箇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不能盡紀之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爲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跡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

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千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麄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千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慙悔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爲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千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最上游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

孝廉朱於居永嘉苦學與表弟殷延嗣同宿殷夢一人直抵房謂曰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侍

郎下成名覺而說之朱曰何戲言之甚耶彤遂將朱禮經疏後紀之至來年西上後果於杜侍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參差

處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處聞異香襲人乃尋之見一叟著草屨拄節杖眉髮皤然謂曰子從何而至此樵者具陳代薪爾其舍宇牀榻皆非人家忽一人持牒報云天台山有樵　叟曰今日為客看黑斑不得赴持牒者應喏而去樵者餒求飯叟呼瓊芝備飧來逡巡一雙鬟年可十六七容色絕麗衣窄紅綃之服擎一盤其光

可鑒內亦是常食物叟自啖一棗大如拳謂樵者曰子食此棗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時乃相引行見樹杪下繫一黑虎西北方上紅樓翠閣如圖畫過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徑曰回去得也行數步及舊路舉首已失叟歸家逾年矣

玉可容說為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關斧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羅內一行腳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坐主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眾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屈重彥者說　為潤州大將與術士彤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辱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次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辛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

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冬中以木札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懽其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歌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躇業協律善占夢有耿許事從吳門詣殿下獻詩其夕夢人遺一荷花鮮開之內一塊火爾葉賀曰君著緋去也耿曰何兆哉既荷見火可詳也又王校書徐判官各求邑宰王說夢戴帽雨中

行葉應聲曰君未得事邪戴帽雨中行身未露溼澤雨徐云夢行於江間被霹靂驚葉笑曰此得官也江者浦也霹靂者像雷也又張司直疾病夢懷孕甚惡之葉曰此去遇壬申日當差何謂也曰懷孕妊娠也有大福在也以此腹而像之後皆如其言徐果注授浦江葉名光逢

明州有畫師姓孫因在州中執筆次與首見梁上一人長數寸拜之遂下如常人云無懼我略到此就爾房寄一宿切未可泄其事言訖而去夜却來孫莫測之可入三更奄然不見遂巡左

手掣一人頭右手持錢五緡來謂孫曰聊奉宿償將人首騰空而逝及曙有掌庫者失其首其錢即庫内者遂告納之

求舉處士說昔在長安春日與數舉子遊於北里中將姬妓三五人狎飲次有二僕夫突門而進各操論擊棒高揖據上位而坐赳赳焉叱咤焉或歌或笑傍若無人一夫持杯改令云巡至努臂不能者腦上一論棒諸舉子相看戰慄莫知爲計僕大放下盞乃揎上臂迭起數條青筋狀如蚯蚓遂巡又有一儒者褒衣大袖俯僂而入叩揖而後坐一視諸舉子曰何意各顏色愀然僕夫自若云某甲改一令如斯不依者腦上一論棒儒者曰此不足爲難因顧壁角間有三脚鐵燈檠高五尺餘將於内揭其三脚聚拗成二截如斷葱焉瞪目謂二僕夫曰君不得恣胃衿逞筋力須隄防此梧僕夫俱失色狼忙奔馳儒者謂諸舉子曰後生皆千里拋家爲未能成身立事而耽於酒賴遇老夫幾遭彼凶徒擊殺自後宜以爲戒舉子羅列拜謝忽失所之

貞明中有漁者於大湖上見一船子光彩射人

内有道士三人飲酒各長鬚眉目皆生於頷上見漁者俱舉袖掩面其舟無人撐隨風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馬自然貌醜齇鼻禿鬢大口飲酒石餘醉卧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升

孫賢家於七里瀨善於葬法得青烏子之術尤妙相墳即知其家貴賤貧富官祿人口數亦知

穴中男女老少因其病而卒兼精於三命時楊集統師收復睦州至一巖下砦軍次忽一大石盤陊下楊占之曰此巖上有二十五人點兵收之獲居民二十人還楊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問於民曰某等初聞大將軍將至遂與二十五人回避於斯內一人孫晤善卜到時立草舍畢有雙雉飛下鬪孫云軍至此也宜往別處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順其言有誠信者四人相隨去矣楊令人捕之不獲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師事之新定[illegible]後復在彼漁

歐陽迢處士善胎息人物古雅覩之令人精魂清爽襲明子曾接之因說神仙事迢曰洞庭項有一民能併飧一斗米飯即三四日不食又有黃縣者能休糧數月不食伐木負薪驀山渡水力不疲倦又有一人善步一日可行三百里欲行將青絹纏其膝又有一人妙水可十數日行于水底云或見蛟螭之類

廣見大師說項在廣德縣入山采藥見大洞因穿之洞內日光分明行可數里洞則別開一穴有長溪隈間一大松枝何鬱翠下有一菴內一僧禪定雪眉擁衲邊有磬子火具之屬廣見取磬子擊之其僧開目驚曰坐主何緣而至此廣見陳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僧讓菴與廣見卧自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內聞念蓮經聲甚清亮逡巡又聞罵詈云此隊畜生令作毛類傷於物命令世人恐懼速令歸林麓不得輙出去廣見潛窺之乃羣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及曙下松來相尉廣見知其異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見草芥四絕人聳非坐主息處因曰莫饑否相携

溪畔有稻百來株收其穀梛三二合來挑野菜和煑與廣見食後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謂曰坐主所食茶與菜粥平生即不闕食矣遂尋路從洞出回至本院巳月餘乃邀徒衆再往竟失洞所在廣見號自新

晉郭文舉與虎採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邸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嫗呼虎大聖）聖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

又曰莫要去邪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
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
一鹿於門首去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
徵起鶴氅紗巾見武肅甚奇之善星緯識地理
多術數嘗謂人曰夫草木鬱茂處有泉每遜目
處地可鑿井蝌蚪之屬內有小魚蝦及自死鳥
獸口不閉者蜜瓶造鮓醬祭肉動者皆不可食
又云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枝去粘研芥子入
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粘問事無不知者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邸嫗家力麤備好
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鼈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
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嫗怪之
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之其子遂於龜背書放
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泝回田畦間有一
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陊其中嫗子曰本將放
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即不見矣探
得白金二鋌莫知其由
國清寺僧可證說有樵者入山見一道士長丈
餘褒衣廣袖面闊如盤口眼俱偉須髮銀色擔
木復兩束可百來輙駐步顧樵者久之樵者恐
懼前行不得連拜之道士大笑數聲拋一栗子
大如雞卵與樵者後揮霍入天姥峯而去樵者
啗其栗旬日不思食

葆光録卷第一

頴川陳[illegible]纂

陸龜蒙才名播海内居吳中然性浮薄時有内官經長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章表告内官曰其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殺之乃將表示之内官驚而且懇酬之銀盎臨行詢之竟解何言語陸曰教來數載能自呼名爾

徐侍郎知業少時游天台山歇於大樹陰巖上石盤欲隊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矻然架樹回身

乃落震地塌然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隊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皮光鄴業五七言詩自言賈浪仙之儔也句有燒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許之

黄韞說明州黄使君時有吏人家竹園甚廣秋夕明月見車馬十來隊長數寸馬大如鼠或持鎗劒或負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園門軋然而開似有人披開吏人驚懼呼家人隨後觀之從江橋過望西南而馳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無所見其家亦無患害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歧謂之怪傳識之曰雖似豚非怪也雨則縣於樹以尾塞其鼻後驗之可類子雲別鼮鼠曼倩識騶虞

陸孜居于明州大隱勤於畎畝物力粗備時太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贈者悉被擒獲孜所有財

物瘞于地後果搜其家產孜懼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餘竟無所得謂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謫于象山築居掘得大隱之藏一無失焉又懼有告者遂將納之太守異之釋罪與財却就舊業至今存焉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内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鳧鴈鸂鶒鴛鴦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廚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即絕之

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於庭廡間則蜂蝶

萃至本業文因盡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責香好施一日旦有僧負布囊携木杖至謂曰龍鍾步多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設榻僧寢移時起曰略到近郊權寄囊杖去月餘不來取途潛啓囊有異香末二包氛氳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黃金途得其香和衆香而貨人不遠千里來售乃致家富

楊虔爲人與物無競性至孝毋疾病衣不解帶常戚戚然焉丁憂泣血漣如每灑掃於墓徘徊涕泣不能去鄉黨欽焉

處士求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五教反其聲何不槌鼓聞者莫不大笑

僧子捷建靈隱高峯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銜塼置于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斃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飧秖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聞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甚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玄武神也

唐捷父延紹宰錢塘縣有仇訟之濫延紹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與守者競鬭於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嶠居于鏡中初求縣宰夜夢還家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泝東而過訖似友人賀曰君當授分水縣後旬日果應之見謝於

友友勉曰爲政宜清縁昨夜入濁非嘉嶓後果
因濫而致命悲哉不内友之言
崔端巳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
有魏温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
生庭萱譜乎崔正顔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
氏左右大笑之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猒役鬼
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涂邪氣或盡日哭
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
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上禁呪

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
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撰成微塵云是
魍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
舉止顚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即自逾境不
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
瓮側卧以鞭驅紵草人入瓮中呦呦有聲緘之
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
家人無動之其婦即日差經五載金漢宏士馬
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
之打瓮破見雉突然飛出立於桑抄儵迅羽毛

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日光時全清
巳遷化
金樓子云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中宵見
火光者朽木也皆不爲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
波斯抱野雞見人揮霍鑽入石壁中其石自合
龔明子嘗聞外舅說頃歲莊墻間熒熒光尺餘
時兼兄弟中有不寧者衆謂之怪憂之數夕炳
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燈下
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滅病者無咎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

在親知家夜飲云其有藝欲助歡笑可否衆知
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翦紙作一髻兒執摽
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
傞傞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而住
僧元顥善煎膏有患癰疽者傳之無不潰然鄙
吝不居侍者至老自炊爨乃卒富有賄將銀代
塼泥爐衣服數篋綾羅器皿盈于櫃平生一衲
而巳
有郎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刻壁作穴安之
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

子時在潘尚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
陣之際倒于草間開背上連下三劒似聲銅器
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所[illegible]其刑此日見銅像
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因知其出至子回說其
事方知神助爾

孟絫郎中性輕薄嘗人市見質庫言於同人曰
適歷中有一大箪盡懸簾箔見一肥白漢在小
窻內看數箇大冊子人或扣之即有小惠此何
許也又說不識相撲兒於友曰主人今日特爲
北使置設出歌舞戲劇正樂之次忽有三二十

內人唱嗷而出盡被銀畫衫子一時至殿前對
座兩兩起來裸身相打雜人攤看止約不得緣
爲主人宴使臣且務含弘未便赫各與錢帛求
情而去然聖情終不歡矣良久而散又呼折爲
椋船筵又呼舂杵爲行米椋言多如[illegible]

徐庭實巡官說乾符中武義縣有人入山葬子
掘地二尺來忽陷丈餘深數尺收得林白斛莧
知其由將醞酒其味濃厚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即晁之女也善
屬文而耽酒後漆邪氣心神不恒姊妹遜之勸
節飲强飧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飧
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有聖保寺僧知業性高古有詩名偶訪司法談
玄之次蔣氏遽自內遞一杯酒與知業公免云
業不曾飲蔣氏隔簾對曰秖如上人詩云接䍦
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
飲乎業公慚怍趨而退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柟建宅甚宏壯畢工之
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至而卒
人謂之宅泣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
其名號長仰酒慾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
作善事或問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爲常住呵
呵而巳如此得三載而陳氏供侍如初忽一旦
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
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業次淺
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鋌酬爾三
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
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
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暉而不去

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筋其僧遂絕蹤矣

陳崇實多記有隣人漁得鼉自呂閭而飛去漁者惧為龍歸謂其子曰凡人犯龍凶吾其終乎欲召日者筮陳聞之告曰非龍鼉也大鼉有長丈餘者亦能冲飛三二里然不能乘風雲上天君漁驚非龍也隣人不誠其言後又網得一枚急投之乃鼉也

甯案員外人才懦家困窶主上憫之奏授吏化縣到任不預時事有里胥送果親修緘扎謝之

左右聞之云此在仕事除曰豈有得人惠不謝之乎又有督賦者稽遲吏具檢請懲戒示之曰本司有狀訴公即官人嗔責翻怒於吏曰此輩不良平地作訟聞者莫不大笑又謂於友曰常聞字人驅之雞自至此思一隻亨不得則麼有犁驅之

閩濟說永嘉縣有一人患瘇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幾隨後撼其瘇處亦不為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即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歧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閽者去領入追者卻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聽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一吏云為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即起身迎揖薛覷之乃瘇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瘇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瘇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盼可為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趍出將到一卷簿書檢云有三十

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即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冤結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遲延若非勇知識亦難相為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刻能言斯事後遂便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瘇者即不棄矣乃圖像供養焉

葆光錄卷第二

葆光録卷第三

湖州高彦司徒嘗見一道士仗劍至卧内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寃讎高驚覺說之其妻是月有孕朞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姦詐後繼父之位殘害生民動惟傷殺酔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内宿舊或軍中勲烈皆無滯魄偶勅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録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環家人烹鼈將箬笠覆其釜揭見一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恐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胷臆悉塗淤泥其鼈在上開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右丞錢珝與裴安府近珝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遂去市人畢瑫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悮矣合在裴家爲男此處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令其回此去四十日亦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産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僧玄燭曾寓天台國清寺嘗與同學二三人挈食味尋山水何日到處風景温和異花奇禽不可勝數中有一溪溪南有二石牀不生苔蘚似人歌處夾岸翠竹數百竿皆三尺圍玄燭曰勝地邪吾等既遇此何如且過[illegible]伐得

竹五六截歸凡遇樹木皆斫成文用記後來不三日忽達於大路衆曰去浹旬回信宿何太異乎數日再游尋不得矣斫樹之文亦皆迷没其竹俱可桶子

明州有市人家見一大鳥飛入室家人擊殺之同似人身一團毛而已可重數兩乃挂於籬上旬日其家月下曾宗忽從籬下地人立而語自稱我偶避猛鷙到此爾何見殺方欲陰論今值爾飲酒我甚思得一杯苟惠之即不爲仇矣席

人嘗近乃自於尊中吸之及啄啜內肴饌畢望
空而奮莫知所以季州牧有事其家即無咎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時索酒飲後作胡旋舞
頻年醫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來相伴如夢寐
中家人後於廚間得一勸酒女子疑之作祟遂
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台州海壖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
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
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作追者曰是溫
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

此甚驅馳為向骨肉間言造楞嚴經救拔餘無
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衣食良
久有人報上司有貼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
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
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殯次
其年果然漁者乃為行者

孤山寺前柢樹上有一鵲巢甚偉人上取其子
探得頭髮千數結光潤各長五尺莫知其由

有人常煠鱔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
其妻揶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腳中盡是鱔
頭戢戢焉而卒

鄭彥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顰然
鄭詰之殊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屋塼起
亂擲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
饌穢汙或財帛潛失日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
召行道法者書符厭劾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
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
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顧即見嗔怒
爾鄭既知不敢駐乃賤售之其年鄭遇害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

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堅
覓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
經安其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
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
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普經品試之尚彷
彿記爾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欄上臥
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
相酬軍人曰得何物曰有銀盞一問居處云少
間送來軍人又貪進遂捨之其妻見一少年抱

門云賢夫令將醆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醆示之夫乃説今日之事妻曰神靈物不可駐之令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大曰適看其醆有似家内樣莫不偷我者將來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大鄰大師説彭和尚性敍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紀及篤病蟻緣卧牀上身圍匝昇於淨室中將石灰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襲明子曾經歷閩中涉建溪渡延平灘瀧險阻溪鳥繁萃至蒼峽廟欲奠而適召祝者不在一小兒可十來歲挂一片青葛形狀焦瘦殆如鬼物言對蠻獠云是祝之子因問父何許邪瞪目不答又問爺在否亦不對左右問云此人言語俱别時值炎熾因憑攔望遠憶頃覽顧著作詩集有題囝𡨧音一篇云南人呼父爲郎罷子爲囝舉再問小兒曰郎罷何處也便指前山云讓裹讓裹之言出也其諸不可得詳又至温湯院其水自山根涌出可煮雞子有一道者姓林語甚分明立舍宇頗有景趣竹引湯百來步作浴室爽塏清潔往來人多至浴云有肌膚疾者洗之皆差院後有小山偶登之見一上人厖眉大目仰鼻毛髮赤黄右臂交纏作楞至腕無手指狀如神林道者云此輩業疾捨力在斯久看之令人悚懼

衆説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鮑里有人將其肉餧一犬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云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霅溪有漁人將箄籃捕魚將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箄上將鐵叉叉之不中看箄内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箄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曰君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黄氣上有一僧長數十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没漁者駭然遂開箄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弃業於金山寺爲僧至今存焉襲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虚

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
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兼
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旋粘牀席體血皂識
骨露亡卒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
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廁神也感君敬我
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
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小
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
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一見柱礎下
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
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
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即此後不更聞
矣
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
悲怨又一旦頁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
遇害
沈慶校書說鏡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
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
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

駐泊門首河內杙舩卧忽見陰藩中一蟾蜍大
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
旁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婿船者乃扣門
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秖
希數千文别無所求主曰其惟此女偏愛之前
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邪願倍酬
之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
間生癰内有一肉造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
楚入髓欲往僧元顯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條
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爲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
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顯
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因拔我即不再來
徵驚覺說似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
從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即日而合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糧數十
斛後隣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作犂
牛塡章笑而許諾朞月章卒其隣家産一犢當
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
還此犢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再答

既而啜泣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償贖而養之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之内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擢斃之來旦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皆見之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徃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内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盗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暮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怪而疑之將抛弃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者爲吏有氏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飫劾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民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縱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爲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即不見矣

陸承澤遷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門氣息穢惡云卧耐此輩當鞭殺人問曰何者即息聲再問亦不應陸怒令人起巾廼一髑爛髐首其年陸遇害

杜昭遠將失寵幸家多妖物晝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旋不已杜曰既爲祟能自書乎右一筆側硯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一殺字其年杜陷大辟

稽光録卷第三終

槜川顧氏家塾梓行

臥游録叙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臥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志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有感於宗少文臥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人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臥游録非直以為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　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衢哨初授亳州明道宮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兗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臥游也觀此則　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臥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編而已迫蔓奠後二十餘年　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臥游二字扁　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侍　大愚先生見　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尚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臥游録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於潛縣東十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盖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浩然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尒時風範不得不少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樵伐

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問之佗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㖃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
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
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耶時所種柳皆已
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
泫然流淚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
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
皆相視流涕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
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臥游録　一四

裴令公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
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
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
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作誄云荊門晝掩閑
庭晏然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
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
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
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
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
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
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
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
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之以為
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
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
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
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
蛇鼠之類也

臥游録　一五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
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
至閣下

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
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
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

道院登道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始古今絕唱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句芷司節和風弱物弓燥手弱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思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裌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言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為粮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熱啖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為書此帖

又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

茵没與庭張鎬相公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山有輿却行觀山丘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張氏自其伯父殿中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

今日遊白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傑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淼然亦不知有父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鬚者惠然見過乃父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去迫寒食且歸東湖傑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傑登夏㶕尾高丘以望之彷彿見舟及武昌步乃還介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愴然有不

勝懷者

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石鐘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

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余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録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録以寄太虛也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山少室天壇王屋岡

窮靡迤四頽可抱伊洛瀍澗流出于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晦之宫上瞰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横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

轉以涌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倩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霙如羣鶴

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晉大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孟嘉字萬年為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温參軍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

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
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
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
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
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廷
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
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
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
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

命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
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
若無人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
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
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
之民歟

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
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
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
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
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
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
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望出
繼伯父後與仲觀粹中亘元邈皆有氣節博
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鶠德
符陳恬叔易為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
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
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
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

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推文字意足而後歸

陽翟辛　前輩賢者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辛君留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

卧遊録終

山家清事目録

山家清事目録終

山家清事

可山人林洪龍發著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頸碧毛羽瑩潔頸纖而脩身聳而正足癯而節高頗類不食煙火人迺可謂之鶴望之如鴻鷺鵝鸛然斯爲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必備魚稻蓄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采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俟其餒而寘食於闊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則聞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唯華亭種差强耳

種竹法

岳州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十三日爲生日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爲醉日亦爲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園丁曰種竹無時認取南枝又曰莫教樹知先鉏地令鬆且闊沃以渠泥及馬糞急移竹多帶舊土本者種之勿踏以足若換葉姑聽之勿遽拔去又有二秘法迎陽氣則取季冬順土氣則取雨時若慮風則去梢而

縛架連數根種則易生笱過此謂有他法者難矣哉

酒具

山徑兀以蹇驢載酒詎容毋具舊有偏提猶今酒鼈長可尺五而匾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唯漆爲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袛衣麄直掇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下果皿中上以青絲絡貟之或副以書篋可作一担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省矣唯酒榼當依沈制用銀器一

山轎

夏禹山行乘轎漢南粵王輿橋過嶺顏師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轎度嶺而洪景盧亦謂山行之車車只宜平地孰若今轎爲便橋即轎固無疑矣若山轎則無如今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或施以青罩用肩板棱繩低與之猶今貴介郊行者良便遊賞有如謝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非不爲雅孰若今釘屐爲便云

山備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且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梅花紙帳

法用獨牀傍植四黑漆柱各掛以半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黑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清坐左右設橫木一可掛衣角安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掛白塵一上作大方目頂用細白楮衾作帳罩之前安小踏牀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寘香鼎然紫藤香中只用布單楮衾菊枕蒲褥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古語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儻未能以此爲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汚之

火石

語曰鑽燧改火化書云陽燧召火方珠召水燧日中取火鏡也入夜則當以石今崑山石也或竹木相戛如鋸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紙在於鉢中候之如法燭及燈皆所當備若能拾乾薪擣落葉以儲之尤見有徹桑未雨之意

泉源

臘月剖脩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

之以釭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惜福之事云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花貯以紅綦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溫煖雖木綿不可及也采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古名養和

插花法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搥

破插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和靖翁故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毋吟箋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裴牋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蹲不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金丹正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强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會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毋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

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食豚自戒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矣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是荍英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

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口益悟始信不食
豚之功大或曰事祠山者當戒此恐未有所云據

種梅養鶴圖記

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荊棘間栽以竹入竹丈
餘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餘二丈環以梅入
梅餘三丈重籬外植芋栗果實內重植梅結屋
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中屏書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進
二丈設長榻二中掛三教圖横扁大可山字上
樓祀事天地宗親君師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

客進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
穀列農具山具壁塗澤以芋書田所畝三十記
歲入一安僕役庖湢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前
鶴屋養鶴隻後犬十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至
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毋苦吟以安
天年落成謝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
下恕交隣睦爲子子孫孫悠久地先大祖費在
唐以孝旌七世祖逋寓孤山國朝謚和靖先生
高祖卿村曾祖之召祖全皆仕父惠號心齋母
氏凌姓全妻德真女張與自曰小可山家塾所
刋魏鶴山劉漫塘所跋經集大雅復古詩集趙
南塘趙玉堂序跋西湖衣鉢樓秋房跋文房圖
贊真西山跋詩後趙南堂跋平衢宼碑謝益齋
史石窻陳東軒書梅鶴圖王潛齋擬晉唐帖并
寄詩陳習庵諾薦書唐宋詩律施芸隱詞和閣
奏本十上都賦一續諷諫篇三十所藏當世名
賢詩帖不計百江湖吟卷不計千先和靖遺文
二祖收五斤鉄簡一誥勅存三十汀洲兄文雅
禪書一家傳慈湖太極圖以辛卯火不存其欲
求趙子固水仙未能也手抄經史節二論策括

二志未遂而眼巳花此圖落成在何時山有靈
將有大濟遇姑録其梗槩少慰吾梅鶴云

江湖詩戒

樽酒論詩江湖義也或雖緩於理而急於一字
一句之爭甚者赭面裂眦豈義也哉不思詩之
理本同而其體則異使學騷者果如騷選者果
如選學唐學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譬之韓文
不可以入柳柳文不可以入韓各精其所精如
斯而巳豈可執一法以律天下之士哉此既律
彼彼必律此勝心起而義俱失矣於是作戒曰

詩有不同同歸於理已欲律人人將律已全此交情惟默而已可與言者斯可言矣

山林交盟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叙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坐詩文隨所言毋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食隨所具會次坐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逃席乏使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毋違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無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山家清事終

嘉靖壬午長洲顧氏家塾梓行

張太史明道雜志

宛丘張　耒文潛

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皆陳亳宿數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出入爲荊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之偶不問耳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圜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堯無能名亦蕩蕩也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蓋模本也而人皆以爲眞余曾取視之其典刑乃幹法落筆洗色常工所爲耳祠前人說頃年張唐公罷太平守過祠下見之不能舍乃令畫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納廟中及行他舟皆發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其勢自沉張公大恐還舊本舟乃安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城道采石見此畫其秋寓居宛丘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模本甚多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乃信其爲模本決也眞幹畫乃可實模本固易得唐公何用愛之如此而神亦甚寶之由此言之非獨唐公之鑒未精雖廟神亦誤信也

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二事其一歐陽文忠公應舉時常游京師浴室院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也然有二事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脣不掩齒一生常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爲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其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有時名諸公多欲引之而鄰幾流落不偶與故相吳正憲相善時有一僧能相人且善竪游江吳二家無幾江

被召修起居注吴相甚喜一日謂僧曰江舍人修注殊可賀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吴詰其故僧曰江舍人金形人於法當貴而留滯至今久不解其故近方能了耳吴曰何也僧曰非倖金鉉金耳修注當日在君側本朝火德鉉在火側安能久也吴亦未以爲信後百餘日江得肺疾不起

其三事蘇舜欽除名居姑蘇唐詢彥猷守湖州蘇與唐善因挐舟自蘇訪之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使相蘇簡曰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蘇卧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胗其臂若切脉然良久曰來得也蜀人謂弱如速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唐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因問之曰來得也曷是何等語耶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復言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爲湖州别駕遂不赴官無幾何物故此三事相術之異者

某初除秘書省正字時與令劉端明奉世同謝劉時除左史余舊見相人術貫天地相臨謂顧頷之勢相應余見劉有此相又精爽明潤心頗奇之歸謂同舍晁無咎曰劉左史不遲作兩府晁不以爲然劉竟再歲簽書西府無咎嘗怪余言之驗許將罷成都入北門晁二言冲元非學士可留非久當執政不知何以知之已而許果除右轄晁二謂余言君言劉簽書固如神我相許右丞也不踈

呂與叔長安人話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舉士觀方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余戲秦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而秦不歡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中毒則覺脹亟取不潔食乃可解不爾必死余時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蔞蒿荻笋菘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菘以滲其膏耳而未嘗見死者或云土人習之故不傷是大不然蘇子瞻是蜀人守揚州晁無咎

濟州人作倅河豚出時每日食之二人了無所覺但愛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魚無頰無鰓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五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班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贊子瞻但云據其味眞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精要余在眞州會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鮰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鮰而過之又鮰無脂肨也肨謂出及河豚腹中白腴也土人謂之西施乳珍美

之極是無咎謂味以鰻鱺而肉差緊多食不令人逆此魚出時必成羣一網取數十初出時雖其鄉亦甚貴在仲春間吳人此時會客無此魚則非盛會其美尤宜再温吳人多晨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温以進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太粟而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論此直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丁隲吳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風非因食魚

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中每與人別我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多情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嘗謁一班行臨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談旦夕專候宇下班行作色曰何如趣取今日晴暖說了而此官人了不解

先人嘗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名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吳詩云全吳風景好之子去絃歌夜犬驚音少秋鱸餉客多縣樓疑海蜃衙鼓答江鼉遥想晨凫下長橋正綠波王詩云乍被軒綏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煙水蓴牙紫霜天橘顆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即清歡

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絕人所嘗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於館職知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

洛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格古未有也平生所嗜唯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聞者未易曉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遍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即録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杜甫之父名閑而甫詩不諱閑某在館中時同舍屢論及此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於父名非不獲已宜不忍言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云田父邀皆去鄰家閑

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旂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驚鷗下急湍本作開幔開幔語更工因開幔見蝶過也惟韓幹畫馬贊有御閑敏寫本無異說雖容是開敏而禮卒哭乃諱馬贊容是父在所爲也

先君嘗從趙周翰授易與周翰稍密先君嘗與客語周翰作詩極有風味據此風流是温飛卿韓致光之流而世以樸儒處之非也嘗作梅詩有一聯云霜女遺靈長着素玉妃餘恨結成酸又有一詩以向來爲題其詩曰向來精思已陳陳旅思無端不及春潘子形容傷白髮沈郎文字暗丹唇此詩奇麗之極豈野儒所爲乎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黃九說雄雉詩何以見取於夫

子應是取趂韻耳謂瞻彼日月以下至篇終韻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不覺信奇作也子瞻說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爲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爲韻設如君不強起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天成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玉花驄之類

而退之乃變句脉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繩徽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之作詩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深苑篠夜夢短越鷄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叙情賦景直是至到而已脱詩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由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

南唐平徐鉉入朝見中朝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嘆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風鉉鄙之不肯服在邠州中寒疾死鉉之爲此言是不甘爲亡國之俘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豳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毛布非今段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何爽乎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頭黄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黄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黄九要改作日頭

也不柰他何

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杜同谷詩有黄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舊乃黄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黄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其根惟一顆而色黄故名黄獨耳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鄭玄解經以緑爲褖以犧爲莎亦此類也古說黄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中有古樽乃畫龜或言蟲中惟龜目最黄不然人目黄乃病也

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猢猻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猢猻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猢猻亦大鹵莽矣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慙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黄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作詩每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

笑曰若還與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
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與
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者又云願君不忘鄙
言某雖老悖然所謂者希之歲不妨也善之言
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扎
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
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絕倒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
第一余嘗見其剖决甚閑暇雜以談笑諢語而
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决一大

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
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
鶻
蘇侍郎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列人類已足
覩政矣
錢穆嘗言三世仕官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
饗客致饌皆精要而不繁
舊說宋莒公通小學好證人誤書坐此亦招怨
如李獻臣三子名皆從累字長壽朋次復圭次
徒爵也莒公曰朋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正此
類甚多人有以方回首類之曰不知回字直屈
一畫耳非兩口也
漢陽武昌濱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剖之不加
鹽暴江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爲蠅蚋所敗不
顧也候其乾乃以物壓作鱅謂之淡魚載往江
西賣之一斤近百錢饒信間尤重之若飲食祭
享無淡魚則非盛禮雖臭腐可惡而更以爲佳
一船淡魚其直數百千稅額亦極重黃州稅物
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憂
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

過門下省劉公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
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三矣劉公遽曰慎不可
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
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
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熙寧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嘗監牧馬
於陳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爲周襄
王公主墓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
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久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
召我又嘆曰乃爾富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答

牧事已歸家即與其妻異寢後亦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荅曰皇太后駕也既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摑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博學多能天文曆數鍾律壬遁皆極其妙尤善用算然甚好弈棊終不能高嘗著書論棊法謂連書萬字五十二而盡棊局之變而余見世工棊者豈盡能用算知此數至有不分菽麥臨局便用智特妙而括欲以算數學之可見其迂矣括又自言推數知死時在稱意中嘗言括死時頗熱鬧然括之死乃在謫廢中非稱意也

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嬸與妗字考其說嬸字乃世母字二合呼也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眞言中合兩字音爲一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余游洛陽大字院見歐公謝希深尹師魯聖俞等避暑唱和詩牌後有一和者稱鄉貢進士王復有一聯押權字特妙早蟬秋有信多雨暑無權後不甚顯名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

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

王荊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學士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

失公大笑貢父滑稽而解紛多此類

掌禹錫學士厚德老儒而性涉迂滯嘗言一生讀書但得佳賦題數箇每遇差考試輒用之用亦幾盡嘗試監生試砥柱勒銘賦此銘今具在乃唐太宗銘禹功而掌公誤記爲太宗自銘其功宋渙中第一其賦悉是太宗自銘蹟玉女時爲御史因章劾之有無名子作一闋嘲之云砥柱勒銘賦本贊禹功勲試官親處分贊唐文秀才冥上子裏鑾駕幸并汾恰似鄭州去出曹門冥子裏俗謂昏也

雜志　十五

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斫伐爲坎

世傳謝仙火字云謝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木柢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謝仙火中木也今柢畫皆刻木記主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載乎未可知也

莊子論萬物出入于機有程生馬馬生人而沈存忠筆談乃謂行關中聞人云此中有程迷以爲生馬之程而不知秦聲謂蟲爲程蟲即虎也豈莊子之謂歟生馬生人之論古今未見通者未可遽解也

王黃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逆斤切）不知呼醉吟竟是何名也黃州厮役多無名止以第行爲稱而便稱爲名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

雜志　十六

過州府數十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內法問之其匠故內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黃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幸也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惟劉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盃滿釂然不過六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輒盡一斗纔微醺耳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

洛下一日春寒中謂之先見温公時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温酒大盃滿酌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盃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盃如何漸發怒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讓往來令拽出去俄以屬吏漸亦就憩至晚吏呈案漸請上座獨與八棒竟笞遣之

蘇舜元字才翁舜欽字子美兄弟也舜欽名藉甚才翁人少稱之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子美至爲詩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宿僧院詩一聯云斷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燈可謂嘉絕

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屢典郡所至必繕祠廟其居家亦常祭享甚專精也嘗爲余言任

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爐盡去火以大鐵罩覆之明早入省去鐵罩則灰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已怪之遂復罩爐乃視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有字來早去罩視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其後不數日遷禮部郎中初視事吏持一印來曰此名表郎印也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表後署所撰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謂神告

揚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眞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憐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

黃州蓋楚東北之鄙與蘄鄂江沔光壽一大藪澤也其地多陂澤丘阜而無高山江流其中故其民有魚稻之利而深山溪澗往往可灌溉故農惰而田事不修其商賈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輒爲聚落數州皆大聚落也而黃之陋特甚名

爲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爲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間爲藩籬因堆阜攙草莽而已城中民居纔十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盛夏時草莽蒙密綿亘衢路其俗編迫儉陋而機巧語音輕清類荆楚而重濁類江左雖瀕江而大風雨大寒暑輒無魚其蛇多蚺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甚貴其出黄州者雖死兩目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黄人言此蛇不采食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癬食盡三蛇而無驗黄之東三驛地名岐亭有山名拘羅出蜈蚣俗傳其大者袤丈土人捕得以煙熏乾之商賈歲歲販入北方土人有致富者

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黄自陳適蔡由蔡道光乃至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後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筴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沙磣不可咀入黄境先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宰不能繼故松稍衰　余在黄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

黄州牌稅最重所謂牌者皆大木版每四片爲一副蓋一棺之用也其販皆自湖南郴連辰邵等州其山多大木山中人售販直甚賤又多以繒帛魚鮓牛肉等相易而至眞州貨之獲厚利故雖重征商人不憚也大者爲障板所謂障者編竹爲之而周以木浮之牌口每至江流急處則先放障更自障綴索牌上攬索而前則牌行差安而無虞小者爲櫓牌兩隅揺櫓如舟凡牌皆中立一柱貫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淺謂之將軍柱云湖南遠方北人守官者代還多乘牌所至千官府求輕稅或冒乘客牌即爲主之亦一弊事

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倡鄰人有鬬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爲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

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紹聖戊寅歲余在黃州見上元沽酒人頭已簪麥穗土人言常年不爾

黃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磯也按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黃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南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南人謂山入水處爲磯而黃人呼赤壁訛爲赤鼻

蘇侍郎由黃門謫知汝州因游天慶觀見殿上

壁畫甚精問之乃吳道子筆也而殿稍不完因施巳俸新之工又於殿脊上火珠中見有書字蓋記建殿年月後有書曰某年月日有姓蘇人重修校其時正黃門修時也然則人之行止豈偶然哉

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楊國寶學士滎陽人頗以文行著稱元祐中任開封府推官一家大小十餘口死幾盡國寶最後亦卒先是國寶有妹孀依其兄以居妹有庖婢一日忽如病心狂語終日不休語頗凶恠或取土爲丘墳狀守之而哭人以爲不祥勸楊逐之楊不聽時某與楊同館供職時楊方喪一女一日謂余曰余夜夢一蛇首有冠余素聞蛇身而冠謂之喪門大不祥心知楊之禍未巳也不欲言之已而果然

田京待制將取幞頭戴之有蛇出幞頭下或言蛇戴幞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死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爲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雲長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能祟請既斬而祭之此子聞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斬罷大陳飲食如祭者羣無賴聚享之乃白此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共分焉舊聞此事不信近見事有類是事聊記之以發異日之笑

黃州雨後泥中有蟲如細蚓長尺餘土人謂之

蟲言或人踐之至其所踐處皆坼裂又有一蟲
亦謂之蟲頭如刻身長尺許稍觸之即斷不倫
而北方凡屋角陰處有蟲善躍而長眉目有班
竊問亦有南人謂之錢駝兒疑詩所謂伊威
黄州窻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腹極小行
其駛腹無絲不能爲網
蘄州一日有赦書至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
國寶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請問太守其守妄人
也曰此赦以近修大慶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
一句云告成大慶記唐人有得友人書云改年
多感即宣傳云近改多感元年正類此事
王荆公知制誥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詞見其作
曹佾建節制其一聯云世載其德有孤趙之舊
勳文定厥祥實妻任之高妣大歎伏其着題而
語妙此事某見蔡卞說
某男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
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
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恠物君武少年氣豪傲
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窻中下類
大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俄
中之遂墮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
一大水鳥如雞鶴細視之乃有四目因斃之自
後驛無恠
世傳王魏公當國時玉清宮初成丁崖相令大
具酒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
玉清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
言於魏公公不荅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
問相公何以不荅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
頭夾子處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蒔有不同不敢容
易非如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自胷臆不復參
考見蘇侍郎說李迪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以
當仁不讓於師爲論題而賈解師爲衆與傳注
異將李落韻有司遂奏稟焉詔落賈而取李重
變舊說也
近世傳沈存中筆談所載殊有佳處然其言語
體勢絶以魏朴王子韶蓋括善二人故也
沈存中爲客話越州鰻井事曰括親見上井時
如常鰻鱺耳俄頃稍大已而緣柱而上大與柱
等客曰啓内翰好奄鰻世謂無理誑人爲奄謾

余亦數問人說繯井亦信神異

邵雍字堯夫洛陽人也不應舉布衣窮居一時賢者皆與之交游爲人豈弟和易可親而喜以其學教人其學得諸易數謂今五行之外復有先天五行其說皆有條理而雍用之可以逆知來事其言屢驗某在史院時嘗得其著書號皇極經世論者數十卷讀之不甚可曉其書中所論有配律曆及平上去入四聲處莫可攷也又有周易卦圖未嘗見之或言雍此學無所從授而心自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而生雍婢携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雍取而讀之乃得此學未知信否

韓魏公帥太原以多病求鄉郡遂建相州之節知相州到郡疾亦未安一夕有大星殞寢堂之後家人大驚以謂不祥久之魏公方行而仆於地家人尤惡之而久之疾遂平了無一事而一日邸報至王貽永卒貽永亦建相州節星殞於相爲貽永也貽永庸人方在位時言官百方撼之不能搖豈知天上有物主之歟貽永所謂沒與王駙馬者此事見魏公姪正彥說

衛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與人語雖若高闊而間有深處類有道者莫能測雖病瞽而說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每筭曆布筭滿按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筭再撫之即覺其市物擇其良苦雖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已弃者與之朴即怒曰是已嘗弃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中嘗布令海州沭陽來楚見監司求舉狀不遂因試問朴以休咎朴曰公何憂自此三年當爲翰林學士矣已而信然朴年七十餘卒或言朴能養性導氣仙去不死也朴嘗令人聽其腦中有聲常若滴水云

仁宗時有大豪焦隱者嘗詣三司投狀乞買撲解州鹽池歲納淨利時王君貺主計曰買撲無不可者但當先自舉一後界乃可焦詞屈乃出嘆曰措大家也有長處

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値藥市其門監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公已再鎮蜀矣文定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爲我達於公或公不

信未肯餌則以一粒烹水銀俟其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聞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槽火投藥一粒烹之既烹有聲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作微、、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公取餘一粒即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寧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豈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豈與常人同腐也某見公子恕說藥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

前没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恕言此時公尚無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嘗問恕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恕亦不盡知其深妙處恕但言公自中年後即清居獨居一堂每旦起即徐步周環約五里所日以是爲常不見別有施爲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既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某循見之視其顋頰白膩如少年然公少年喜飲酒飲量絕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頗得彭老御內之術屢以試用公言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遡至腦耳他時不覺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麄飯一盞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晳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補氣不饑即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

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藏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此力也蘇公飲酒而不飲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匕筯

世傳唐張又新在李紳席上作詩贈樂妓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此詩固佳然誤矣夫求夢須眠不眠安得有夢

黃州倉有大蛇其尾之圍猶如人股倉連州宅園蛇時時往來人或見之

有奉議郎丁綖者某同年進士也嘗言其祖好道多延方士常任荊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缾中丁離荊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壺竭丁試取木偶投缾中以紙蓋缾口頃之聞木人觸缾紙有聲亟開視之芳酎溢缾矣不知後如何

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眞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處王侍讀陶守陳頗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荅王問有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陳以年德爲一鄉所服常延禮江而江竟無所教李一旦謂江曰與君相知有年矣竟鎖智臆不我敎乎江曰君示鑰匙余不憚開也江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惟持藁一束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輩戲或終日小兒以狗蠅巴豆盆擲與之江隨便喫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打人窺其杖處初無損也後有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寄宿道傍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曉別去老人曰到陳州爲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眞也自爾江稍往來他處或至京師今不復見矣

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尚遠余謂從者曰鷄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鷄懶俟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旦而行鷄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鷄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先君舊說嘗隨侍祖父官閩有一官人家子弟秀頴美風表善作詩詩格似李長吉有一聯云細草行藤路垂楊席帽風然夭卒又嘗見張去華說一道人能詩一聯云窻風枯硯滴山雨慢琴絃亦頗幽奇

元祐中祫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

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察訪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干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凡人小小通塞亦先有符兆不可誣也某應舉時已獲薦赴南省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自相糾繞成一及字余曰此乃佳兆蓋閩人謂登科爲及也省試罷歸省牓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漱口噴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即也是歲余叨忝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元豐七年正旦元會駕既坐幄屋忽崩王輅遂碎守輅士壓死者數人輿尸而出明年永裕晏駕此近不祥也

器寬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相余驗之非一

某元祐中記一日因朝罷復追班宣麻乃是楊王改封徐王制時鄭宏中學士在班中謂某曰穆舊爲楊府官僚將往賀之但以賀者與王名正同音故不欲也意甚不足某曰王名顥不名賀也鄭曰字雖不同音正類耳蓋閩人顥賀同音耳此事古人亦時有之韓退之作亏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亏橋如此做是讀做作佐也

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貲高選人年各已老故所臨多貪闇幾與民爲等列然多曉田里間事

又既不自尊大則民間情僞利病得以上達故下亦頗安之稱得人者亦十四五然當時議者靳笑而病之久矣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始得作令自此舊弊盡革爲令多新進士不然則人家子弟所臨漸漸曉文法皆潔已求進吏民畏仰之矣人皆以爲便某在洛中時見一二老成所論異於此其說以謂舊令雖無峻整治狀而與民意親上下相安往往蒙利今令徒文具可以爲美觀耳於民無甚益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爲費比之事輒籍以急稅賦擾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自舉令以來民不敢仰視令矣何有哉此說亦有理

王文恪以風節文詞著稱而性好吏事以察爲明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便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情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是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　渠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曾忤范丞相不曾疑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者

呂子進說其父正獻公平生清談無嗜好學問至老不衰博習本朝典故而不治其瑣細有謂之事嘗曰賢者當志其大者

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　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耶節度使本麤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作來恐非麤官　上竦然而堯佐此命竟罷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翀之後登進士高科後換武官數守邊號知兵某尉河南壽安時遇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諸之几挈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一飲酒輒一嗽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餔後食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覺饑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遣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興進粥談笑至旦略無少苦几最曉音數爲余言之余亦未嘗學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願定大樂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備几謂之曰此不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今樂發黃鍾之鍾用銅若干今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爲三黃鍾舉而扣之爲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不能無變几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後可法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几遇余於陳几病矣無幾何而卒几有子壻陳令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掬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几有弟忱所言亦如此

張太史雜志卷終

右史張公几三至黃詩文載諸郡志多矣及觀明道雜志其間紀黃事尤詳因刻板道院亦以補郡志之闕慶元庚申三月既望郡守東嘉陳升識

枋自四十歲以來紫念已絕獨於嗜書一事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未嘗一日忘情也嘗記周益公二老雜誌載陸務觀言司馬温公聞新事即録于冊且記所言之人近時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傚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遭畢方之禍延燎數萬家儲書寄留癸辛街楊和王府盡爲劫灰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以庇風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記一二鈔録之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枋之才固萬萬不及樂天嘗疑此語似爲于發以此嗜書之心牢不可破矣雖然不知後之人能爲傳一二耶抑用之覆醬瓿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吴枋書

江陰吴枋　方才

五帝非官天下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縣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推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

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朋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

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巳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沖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過秦論誤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先輩

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猶曰早得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 枋按容齋續筆載貽子錄云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以東爲上𠑽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又紹聖間王聖塗澠水燕談云蘇德詳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又司馬温公勸學歌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詳味温公之言則登雲路者方呼先輩如今黃甲並呼狀元一般先輩猶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

諸學士撏扯去矣人以爲笑又王直方詩話云蕭貫嘗夢至宮庭中賦詩有一人曰先輩異日必貴又春渚紀聞載棊待詔劉仲甫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着人傳令秋來試南省若以二家所載觀之則以先輩爲稱呼決非前輩之比又韋莊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詩又晏答揮犀言令人於榜下擇婿號曰臠婿有一新先輩少年爲貴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彭應求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結句云回頭應念差池者重待陽和振羽毛言新先輩則爲狀元爲前名明矣若以爲長上先生則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摭言載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稱牛爲郎先輩又田表聖錫咸平集與胡旦書云秀才郎先輩乃郎日可爲先輩也其義甚明今人詩集中因見唐詩有先輩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誤作前輩近時有稱道士爲先輩尤可笑也

千字文字重複

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絜重兩絜字今宜改清潔爲清貞庶不重複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愼靚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愼靚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旣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不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爲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爲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顔子非廿九歲死

史記云顔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圍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顔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則顔子尚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顔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畫野分州

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

十爲州一州是百五十三萬家

名不可稱

唐人多有稱人名者詩中惟甚今人學唐詩者多倣倣之不知其不可 枋記李習之答梁載言書云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足下之書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觀習之之言則當時亦以稱前輩名爲非 枋謂古者君稱臣名父兄稱子弟名師稱子弟名禮疏云名者質賤之稱仲尼於弟子外不敢稱人名曾子稱子夏之名蓋因子夏稱無罪怒而責之也嘗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糾來聘注禮君於臣而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詩云王曰叔父是也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陳歸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閔元年季子來歸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有五先王老臣不名與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故呂望郭子儀俱稱尚父管夷吾稱仲父裴寂稱裴監魏晉以來多有贊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猶爾況常人乎

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見於左傳若小生則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皆是責人之語若自稱小生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強伴又呂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遠數千里投簡小生

狀元詞誤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是錯誤分曉其詞以第二句與第十句對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綠袍乍着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綿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松漠記聞上

女真即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爲戰鬭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眞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直（契丹之諱曰宗真）俗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生女真即金國也）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諳曰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生子闥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闊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孛堇名膚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欽宗廟諱）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剌束追謚穆憲皇帝號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剌束追謚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

即阿骨打也滅契丹謚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
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撒也阿骨打卒
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帝號太宗配曰明德
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果之子繩果追
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姑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
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
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
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爲兖王太傅
領尚書省事長子固碖切本側室所生爲太師
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曰三太子爲左元帥
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术爲越王行臺尚
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爲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
自固碖以下皆爲奴婢繩果死其妻爲固碖所
收故今主養於固碖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
王與固碖粘罕爭立以今主爲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爲宋王太傅領
尚書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爲悟室所誅次曰賢
爲沂王燕京留守次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
搯㴸感板搯板彼云人也孛極烈吳乞買時爲諸君嘗

謀盡誅南人
闍辣封魯王爲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大㩧馬亦
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㩧馬名昂字勉道今爲
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
本曰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
賚粘罕爲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
里移賚孛極烈都元帥孛極烈彼云大官人也
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文眞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
陳王爲左相誅宋兖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爲兀
术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
户者女眞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
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
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修而濃自眼睫
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緜毛氎
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腽肭臍硇砂香有乳
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爲商
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

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兩頭爲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麤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儈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爲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羃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

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爲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狀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甚華麗又善撚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打換達靼辛酉歲金國肆眚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嗢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携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携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

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故倫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尚書其父死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宇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亦學奕象戲點茶請以光祿知同州冒墨

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眞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妒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眞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

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帳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弃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十榦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貿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爲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爲僧自爲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衆僧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愼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眞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眞（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皆約再取八館而二城在河西屬夏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其人戇朴勇鷙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旣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遇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鬬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

之黃頭生女眞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眞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剸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抾其胷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禄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打且死囑其子固倫善待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眞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眞浸忿遂叛

初女眞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境上爲女眞一酋説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眞賞其酋爲阿盧里移賚（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爲相公）既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眞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連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己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搶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眞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霫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册帝爲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猶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眞之

強不果納初大觀中　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屑屑以番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豐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迺走小勅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道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爲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跽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水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眞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眞後多强取女眞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虜俗大率以小名居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洎忤大人（大音抱）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眞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眞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眞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簡餉失期令被撻撫條百甦不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

不可坐創未愈懼爲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嘗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靼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金國舊俗多指腹爲昏姻既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杭貯之其次以瓦杭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男女異行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蜜餻（以松實胡桃肉漬蜜和糯粉爲之形或方或圓或爲柿蒂花大略類中國䭔餌）人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麤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壻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壻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塞痕則留（好也）辞辣則退（不好也）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壻所乘亦以充數大氏以留馬少爲恥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壻皆親迎既成昏留婦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奴曰亞海婢曰亞海軫）牛馬十數羣每羣九牸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爲薩那罕妻謂夫爲愛根

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

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眞舊絶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　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

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钁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携壺小亦打䉾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女眞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己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戲女眞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多爲僧衣盂衪鉢甚厚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録或呼司

空（遼代僧有累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出則乘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得撻之其徒以爲榮出家者無買牒之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凡有師者皆落髪奴婢欲脱隷役者纔以數千嘱請即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賞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滿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問

心但持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勑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榛柃瘿盂遮道而獻（榛柃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爲椀）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敲殺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肯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人爲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郛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音蒲肉也）以餘肉和菜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氐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妒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古無此法曾臧獲不若也

北人重赦無郊霈予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豪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爲

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兩

松漠記聞上

松漠記聞下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

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

龍絶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嬸家烝焉悟室在闕下虜都也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裁無傷至七月魯兗宋滕虞諸王同日誅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悟室悟室將爲陳王悟室不以爲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爲試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牓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眞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牓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牓首曰勑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勑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緑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

封彌謄録監門之類試闈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回避尤重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校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者曰牓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後又置御試已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牓殿廷唱第而已士人頗以爲苦多不願往則就燕經官之御試之制遂絶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經至於爲直省官事宰執持筆

研董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為之又有譯史或
以練事或以關節凡遞勑或除州太守令史
譯史送之大州三數百千郡府千緡若兀朮諸
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
人以羔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
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
緒渤海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

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
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棊具也
女眞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
采其芽為菜以麪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
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
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
絲寘楪中以為異品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
瓞類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
錄云以牛糞覆棚種之予攜以歸今 禁圃鄉
圃皆有亦可留數月但不能經歲仍不變黃色
鄱陽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愈蓋其性冷
故也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
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
之害黑水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
晉改為混同江其俗刳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
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
或三舟後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國運糧者

多自國都往五國頭城載魚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幹葉如柳長不盈尋丈
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
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虯上盤至耳最佳者
為臥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角者百無二
三大僅如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為白羊其實亦
多渾黑亦有肋細如箸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觝
觸不越溝塹善牧者每羣必置羖䍽羊數頭羖䍽
音古力北人訛呼羖為骨仗其勇很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

羣羊皆隨其後以殺甁發風故不食生達靼者
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
膋脂以爲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易之
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失亡牧
者馳馬尋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
兩剪毛當剪時如欲落絮不剪則爲草絆落可
撚爲線春毛不直錢爲氈則蠹唯秋毛最佳皮
皆用爲裘凡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
皮以進必指而夸曰此潜羊也

回鶻豆高一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
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渤海螃蠏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
蠏螯石舉鮀魚之屬皆有之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樓也
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
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
打孛堇鋪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
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
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里至威
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
至没尾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楊相
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
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
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
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
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
至兎兒堝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
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惕隱寨四十里至茂州
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
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

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
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
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
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
里至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
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
至玉田縣四十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
十里至邦軍店三十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
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
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東京至泗

州一千三十四里　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
下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
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
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
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
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
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
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
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
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紛官
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
聖人之作也剗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
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
太祖皇帝聖武經啓文物度數曾不遑暇太宗
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
明自民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
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弘遠可舉而行克成厥
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奉先
猷爰命有司用精評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
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尚慮拘牽
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　宋之傳參用講求
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
令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覽
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實與化
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徐
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
遠以塞明命是懼償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須降

施行荅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
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以後舉示
將不刊爰自先皇巳頒明命順攷古道作新斯
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
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
事未畢眇躬嗣承懼隊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
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
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
歲庶同乃繹僅至有成掇所先行用敷衆聽作
室肯太上御名弟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

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華乃予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兹祗遹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頻閔印符然後可指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兹祈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兹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漸祈胥效會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剏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記聞下　十一

宋充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兹維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昉字諱記）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蠭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竪協力肆登極品兼綰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兗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眩衆力擯勳舊欲孤朝廷即其所踈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渾觀會寧少尹胡實剌郎君石家奴千戶述離古楚等競爲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

記聞下　十二

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狀乎於是閱皆由左驗
以貲成莫敢詭辭而抵讕欲申三宥公議豈容
不頓一兵肇克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幷
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詿誤更不躡尋庶示寬
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犯古猶欽哉予素服
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
望親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追羣情祗膺
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
聽予作命具官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

記闕刊　十二

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
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蓍龜如濟川之待
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
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肘腋
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並茂古今罕倫
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
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
乃數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
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肅相國賜
詔不名安平王有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
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
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
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雲陛玉
書金璽榮畀椒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
兼天覆明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
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
華之使溫言獎飾美號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慙
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庶幾婦
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后父小名胡搭

記闕下　十三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
觴欣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祜如日之升布治
惟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
臣幸際明昌良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
誠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十柄建寅當帝曆更新之旦葭
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
恭惟化流中外德視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
候而布惠克凝神於㝹奧務行政於要荒四表
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

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没細好德副使宣德郎李膺等賫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宇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御名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曾莫預於臚傳同億兆人心但竊深於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松漠記聞下

右松漠記聞二卷

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阨窮漠耳目所接隨筆纂録聞孟公庾發篋汴都危變歸計創艾而火其書秃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諸子佩三緘之戒循陔侍鄉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及南徙炎荒視膳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涉今日強弱利害者因操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

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録及柄臣蓋棺弛語言之律而

先君已齎恨泉下鳩拾殘藁廑得數十事反袂拭面著爲一編紹興丙子夏長男适謹書

虜中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也遂併閔諱之

虜中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從駕在外衞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贓穢賂無所憚

虜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爲任謂之優饒其稅課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額外公然分之

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爲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

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都監也）其姊夫劉思與侍郎高慶裔爲十友之數張有一犀帶國初錢王所獻者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爲無價天祚以此作兎鶻（中國謂之腰條皮）插垂頭者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脉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爲合正須亦作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實北人謂角爲鹿角合頂爲鹿頂合（南中止有鹿角合）南鹿不實定有髓眼不可車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驢骨通身可車却無紋生枝不比鹿皆小鹿頂骨有紋上下無之亦可車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魚形諸犀中水犀最貴（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點白以紙燈近之即時滅有濕氣疑是水犀）

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爲經羊毛爲緯好而

不耐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駞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秋毛最佳不蛀冬間毛落去毛上之麄者取其茸毛皆關西羊爲之番語謂之⿰羊胥𦍩北羊止作麄毛

松漠補遺

先忠宣松漠記聞伯兄鏤板歙越遵來守建鄴又刻之暇日庚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傍親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　行宮留守遵謹書

長洲顧氏家藏宋板校行

宛陵梅　堯臣　聖俞

碧雲騢者廄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始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做

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爲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上既而貶之時有語曰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趙稹納賂中官羅崇勳而引爲樞密副使任布援稹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賞給軍人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不時軍人喧噪樂歸今爲夷職某不合使軍人平帖歸守給事中班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爲樞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走邵翁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翁在其不知羞愧如此

范仲淹收群小皷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爲羽翼故虛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上自即位視群臣多矣知仲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蘊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遂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謂已作執

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收群小籠名士故底裏盡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許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合爲供奉許公怒仲尹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秖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囊大有貲蓄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淹略不撫其家賈昌朝娶陳燒咨女女嘗逐母夫人入宮遂識朱夫人昌朝既貴又因朱夫人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昌朝在府政事多內

相闕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育論事不平而
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遭新相於上前言賈婆
婆上稍厭之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
博父泊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
爲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
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
蓮花中爲錦紋又爲秋遷以備寒食貴妃始衣
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
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盖

雲骽　三

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
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
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
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了事者日日上
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
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
鎬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
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
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
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

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何亦笑
高若訥母兄楊君拙宮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懷敏然自東宮主深知矣龐
籍與文彥博爲婚姻遂得譽後爲悍妻因貪而
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籍親又因中官
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與妻邊氏俱淫濫
世人言沔巳爲穢矣籍欲擯之地令取南蠻沔
至嶺不稱疾不敢進後因狄青破賊有功初沔
受秦州而怨諫官彈其穢跡稱疾泊舟南京上
章求徐州實以觀朝廷意陰結中官與龐籍相

雲騐　四一

助於是上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
使及醫官曰實病既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
赴秦州龐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
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安曉夕在籍家沔曉
夕在南省前陳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既
受沔奏爲齋郎沔又奏陳子掌南行機宜歸又
奏爲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
甚嗟恨之
狄青與文彥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彥博令門客
往游索青遺之薄客歸彥博以書責青再遣客

往謁青於是厚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彥博又令客請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異姓一人當以客爲請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會伐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

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時赴上才五日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杭州杭州苦其謬政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脚隱語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揚察而下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於李林甫除政輕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言其過群閹於左右或展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此誰敢當者中官傳宣閤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閤門進名已許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聖聰而爲梁適者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傳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閤門人已喧上亦稍知令宰相召御史即廬舍問所言何據遵曰御史言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抵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則宰相不可須臾施面目況此處乎所以未暴露蓋爲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贓今君須陳述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尚復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於是亦出御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嘗求內降爲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既出丞

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切開其緘於是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黜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轉運使景初知衛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復裏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裏行字守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必料亦襄執正無敢當遵以熟狀出敕而除之

碧雲騢終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深雪偶談

天台方　嶽　元善

西山公云近世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辭若卑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於詩自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足以及此豈玄虛之士所能望耶其說誠是矣余謂淵明康節二公之作辭近指遠至如淵明能言之士莫不愛而慕之況西山公乎然榮木貧士方之逝川簞瓢幾於[illegible]牽合之論眞知淵明不必視此若夫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塡海之喻睠睠王室實有乃祖長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爲而止此則西山發微之論非獨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已淵明詩有謂其詞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後山頗謂其切於事情而失之不文後山體裁既變音節已殊將自外於淵明者非耶然於康節又何以評之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以寶喻軀軀失則寶亡矣收公云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范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太憊力氣於唐人之藩尚窘步焉然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閑看七十年唐人所無可謂砭流俗之膏肓矣以軀爲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信也

賈閬仙燕人産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誠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仙源峻者迥出靈嶽古今人口數聯固於劫灰之上冷然獨存矣至以其全集經歲踰紀沉咀細繹如芊葱佳氣瘦隱秀脉徐露其妙令人首肯無一可以厭斁三折肱爲良醫豈不信然同時喻鳧顧非熊繼此張喬張蠙李頻劉得仁凡唐晚諸子皆于紙上北面隨其所得淺深皆足以終其身而名後世獨李洞佛名閬仙所謂辦香之師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圓蕭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司空表聖後輩也本用其機反以閬仙非附塞澀無所置才坎公不細考亦淤其言獨非叛道者歟不然則隸者不力其文擠而實予則歸敬閬僊

也亦至矣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梅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嘗恠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余每展卷輒爲擊節在儋耳作觀碁詩記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睡獨聞碁聲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聞一士誰歟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唯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坡公四言於古近體中句語無適而不高妙也

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沉沙鐵未消細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諭此老以滑稽弄翰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謂孫氏覇業繫此一戰宗廟丘墟皆置不問乃獨含情妓女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劉禹錫題蜀主廟云淒涼蜀故妓歌舞魏宮前亦是此意惟增悽感却不主於滑稽耳本朝諸公喜爲論議往往不深諭唐人主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牧之處唐人中本是好爲論議大槩出奇立異如四皓廟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如烏江亭勝敗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要之東風借便與春深數箇字含蓄深窈則與後二詩遼絕矣皮日休館娃懷古絕閤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只把西施賺得吳亦是好以議論爲詩者余最愛竇庠新入諫院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懽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所謂癡人前說夢也牧之五言云欲識爲詩苦秋霜若在心雖格力不齊各自成家然無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山谷中秋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蓋本尤氏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用事誠有據景趣似差乏爾然未失爲佳坡公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喻景趣盡矣前人未嘗道也獨杏花影下洞簫聲中著此句孱爾及志林所記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爾使施前句於斯時豈非稱歟淳祐初僧友自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厖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煮茗既而侶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褰禦寒而返纔指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力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南師既亡余亦就老悵前遊之不能踐也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隨其景趣足而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唐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十公亦孰不籍森斯花附爲不朽卒之無所容力傳不傳可以槩見矣近世杜小山子野尋常一夜窻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殊爽人意律之唐人似非本色天樂趙公放了吏人無一事坐看山鳥喚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詩非有琢對之艱也秋壑賈公送朝客頸聯云梅花見處多留句諫草藏來定得名圓妥優游方之天樂冬夜領聯禽齡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雖靜獨有境或者以其短氣其它卷什一無可摘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鄙要未得爲詎論

鄭都官海棠詩穠麗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歐公謂其格卑鄭詩如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逢月在花格卑甚矣復齋漫錄云近世陳去非嘗用鄭意云海棠默默要催詩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

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未遠豈如吳融雪綻霞鋪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若教更近天街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吟題賦此花要須放些風措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粧不爲事使居然可愛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二妙惜別詩要須道路臨岐繾綣畫態亦然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外此會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處恐有獨歸時脫胎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首題云長江風送客空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窮語出唐人必矣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殁于借居余兒在孫年方二九強記知文人謂吾家異時千里駒也不幸爲十四姪婦陳氏貪利余產在兒血氣未定墮其危機既而恚恨愧悔輒輕其生丙寅三月十三日也余垂老失依且思在兒姿貌氣度真有大難割之愛哭泣送日天爲苦陰而族里聞若不聞未知炎涼休戚之上微有一公論存歟否耶孤褱憶子抱樹酸號塗旅之人聞三聲而下淚余雖負譴神人豈料其無告之至於斯歟

豈以爲余爲善哭徒有類於唐衢者歟感坡公
事重爲之涕咽因書以自責且告世之仁人君
子共知前輩行事槩如此云

林盧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見於篇章者往往精
覜始能逼眞而閑澹之氣易至偏失要在不相
謀而兩得也詠蝶如唐僧可朋作當暖景飛仍
慢欲就芳叢舞更高僧懷古霧開離草迥風逆
到花遲俱未若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尤精
余曩憇吳山偶吳僧舉似四韻歲久忘其首句
一叢浮動戲蘭芽裁成碧玉搔頭樣畫作黃金

便面花閑過樓臺飛盡日又因風雨宿誰家兒
童愛把襜褕撲驚起雙雙貼綵霞惜俱忘爲誰
氏所作閱和靖集亦有之細眉雙聳敵秋毫往
再芳園日幾遭清宿露花應自得暖風和絮欲
爭高情人歿久魂猶在傲吏齊來夢亦勞閑掩
遺編苦堪恨不并香草入離騷精緻不減唐人
閑澹有之獨恐非晚年作耳

詩無不本於性情自詩之體隨代變更由是性
情或隱或見若存若亡深者過之淺者不及也
昔坡公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
然固已至矣李杜以英偉絕世之姿淩跨百代
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
矣坡公本不以詩專門使非上下漢魏晉唐出
入蘇李曹劉陶謝李杜潛窺沉戠實領懸悟能
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醫和之目無復遁疢
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則夫詩之[illegible]
坡公所許亦宜窺戠領悟毋忽焉可也坡
公獨以柳子厚韋應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
於淡泊蓋韋柳皆以靖節翁爲指歸而卒之齊
足並驅也坡公海表和陶諸篇可以見其所趣

無不及焉雖然漢魏晉曷嘗舍去性情別出意
見而習爲高遠之言哉當其代殊體變性與情
之隱見存亡淺深雖其一時之名能詩者亦不
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風既昌一聯一句滿
聽清圓流液雋永首肯變踔性情信在是矣然
詞藻勝則糟粕律度嚴則拘窘能不脂韋於二
蔽之間而脫穎奇焉則天成自得超然何得無
之至於作止雍容聲容惋穆視溫柔敦厚之教
庶幾無論漢魏顧晉以後諸人自靖節翁之外
似未諭也

太常博士瓦全先生王公名淥字身甫有落梅小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與伴春終肯于紅底怎看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柰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人惜劉公潛夫愛之已附此詞於後村集詩話中予亦僭附之拙葉雖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詞固何足爲先生軒輕也予少即登門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銘誌中有文不逮岳而岳強以銘之語當知前輩獎掖後進有如此也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罷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沫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水竹居迄就定焉其所爲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出煙深寺欲浮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鎮江逢尹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不遠

應次遽字正子嗜酒疎曠嘗自賞其梅詞云雪意嬌春臘前粧點春風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見倚竹偎松誰道羅浮遠寒更轉楚騷爲伴韻遠香篝暖語意細潤似不類其爲人別去二十餘年一見傾倒予戲謂正子君他文未必盡傳異時容以梅関貢予刋葉否乎正子起謝且喜以語之他友後不知其蹤跡何在殆亡久矣予雖戲言顧不謂之然諾況何可藏項斯善也

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一夕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密有所懽在矣公援筆賦詞而起云誰知花有主誤入花深處放直下酒盃乾便歸去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今留你不住去客聽此戀戀踰時妓迄後謝如月在柳稍頭人約黃昏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輩多一時美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絶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使從假倩當不專載矣二許公紹興間同歲籍學前二詞蓋休澣日漫游酒邊作也

深雪偶談終

濟北李　廌　方叔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日■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性浸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筆氣韻閻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千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作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鰕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躍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戶闔牖人人驚畏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

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蜕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審非徒精審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叅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没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今并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爲提

仙游圖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砣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絶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屨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圖鋭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卧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畧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覇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蘖生竹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麄筆其間櫛比畧以青緑點拂而其梢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下羽翼鮮華啄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密爲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眾采映帶而成生意眞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鷄柘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澹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無稜刺木耳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鵰貍鷹兎鷄雉鶵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鷄子坐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鶴其意欲取躑縮作得兵家所謂鷙鳥之擊必匿之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子艷婦瑠籠采續以爲之飾雖或

工巧而凡俍可憎隱听作銅觜坐朽條上有得陰
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鮮駁下有蘩竹茂密春風
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欹卧不見條枝竹枝雖多
景若未盡當是金陵覇府中大屛之一扇或大圖
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連屬疑爲此畫之
旁軸惜乎不能覩其全也

熒惑像

朱髪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
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
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醉然挾彈遨游[■]
[■]成廟食之氣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
舉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
餘勇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眞人有尊行寓
意於畫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
詠鎭蜀雅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
僧舍飲亟槓車騎却鳴騶往詣之即拔關遁去乖
崖公還朝出劒關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
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
所在即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
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
日居府中相從甚喜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
贈之即繫於紵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
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在前朝貴人中最
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審定蓋久與知
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
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
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
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
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霍[■]烈烈有焚林燎
原之埶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
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
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
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寒鬼曝背圖

蜀黃監所作（即黃筌也）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
作雀竹魚鱉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爲
水墨枯林之下一鼋盤跚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
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彎跧之態其
趣甚樂頃在丞相尤公家見監一鼋筆與此無異
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
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子遠祖相國衛公爲浙西觀察使
幕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拳髮

虬鬚穹鼻黙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
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
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眞
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一七元
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
下主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天帝南面端扆而坐
衆眞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
明殿中也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
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倔
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胥以侮觀者頃見
恪所作翁媼嘗醋圖蹙鼻撮口以明其酸又嘗見
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
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
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
免懸蝨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眞所作鈌岸平沙遠山坡地

青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
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眞畫虎毛
色明潤其視眈眈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
中大木上下觀虎欲見眞態又或自衣虎皮跳躑
于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illegible]
其自然也

補陁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銖衣
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
居補陁伽山在海岸孤絶處烟巒蒙密佳氣藹然

予嘗與德麟兩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略相似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欲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天帝爲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衣文不思呉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麄筆如草書顛掣飛動勢甚豪放至於作面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慎無一歛及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群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實絡被髮按劒而坐非近時所能爲必五代或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呉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呉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崢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恙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勻未有翻湧潰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菡萏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鐘宏王友之筆皆弗逮也蓮荷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

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傳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眞造玄妙蓋其天才軼羣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比見伯時爲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卧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爲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爲賢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

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耶宗室光州防禦使令穰字大年子雖未之識然雅聞有美才高行讀書能文自少善作山水士大夫家往往有之以爲珍玩大年與德麟同出太祖皇帝之後於德麟爲兄早器重以故德麟所收皆大年平時所得意者大年用五色作山水竹樹鳧鴈之類有唐朝名畫風調江都王鞍馬滕王蛺蝶圖皆唐宗室之妙畫可與之方駕並游矣乃知貴人天質自異所尊習則必度越流俗也

德隅齋畫品終

東白齋舊本重雕

高力士外傳

唐太原郭　湜　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

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實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

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紕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即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

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
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興黨錮之
獄楊裴韋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
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
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
警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
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閤門外見諸道
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
近甚精强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
傍流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

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
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
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
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
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
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
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
被珍棺之刑寧俟後闕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
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
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

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
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惣無言何以為意高公
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
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
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為軫慮難
以獲 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
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
貢因李芝於真定劫光翽於太原長驅兩河將
吞九鼎蔑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
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
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

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
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信宿兵
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
火扳冀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
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
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
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
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曆數尚亦有餘
不須憂懼邑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

國忠方進咸即誅夷號國太眞一時連坐肅宗滅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即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

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跪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剋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霑扈從皆同此心頻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勤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即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究謀逆計士以嚴莊僞勑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

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又安於虢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却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

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
也高公曰皇帝聖化　無翁陛下仁德福流
萬葉凡是兇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
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
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
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
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
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
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
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
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
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
惣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
使輔國熒惑兩宮　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
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
竄謫　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
廐馬三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
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
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
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

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
行欲至夾城忽聞戛戛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
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
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何得驚御輔
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斬高公從者一
人高公即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
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
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為也聖上寧得知之
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
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為輔國所制正愜我本
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
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
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
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勑於功臣閣下避
瘧日晚閙門外有人問稱是喫庭瑤云聖人喚
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
即隨庭瑤至閤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
狀云使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
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
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

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　州九月三十日至　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熏眼落膜瘴滌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

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即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　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　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追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實應

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櫬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即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即與汝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

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里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即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即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獄既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

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黜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鋭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鎣宋晦嚴鋭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璃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御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況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勲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寃悲夫

高力士外傳終

埭川顧氏家塾梓行

北夢瑣言

北夢瑣言卷第一

富春孫光憲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鬭鷄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痴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宣宗舅鄭光勑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于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光條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為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為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仙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史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闕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

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宴駕識者謂喪大之兆也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玄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玄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內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

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煖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廻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蓀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棋其力粗贍安輙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棋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金十鋌獲免良可笑也杜陽雜編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究竟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

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陳工部義同孫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大和中爲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籍箱沒于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

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廻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爲時所排比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爲卿相知人皆惜之孫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牟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孫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紀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

罪之正人覽記而駁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見唐語林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儕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孫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

和史又言賂遺閹官殊不似德裕德裕立功於國自儉
立身擣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廟別無所長
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綌始殆難比焉
唐大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
才思時中人賫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爲
謂曰子可爲我草表能立就或歸以創之三復曰
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爲當言三復又請曰
魚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
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

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紀三生事云曾爲馬
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
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
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
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
大夫美之（見唐語林）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悰尚
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鎭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
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于悰曰公
以碩大敦龐之德生于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
隆顯極言譏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爲禿角犀凡莅
藩鎭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
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已無功於國無德於民
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唐文宗皇帝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
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
希及正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
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

家書悉無唯有文貞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
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
要笏也

富春孫光憲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

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歟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則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其子爲錢尚父吳越相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滈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論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又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眾人之口時以執巳之短取誚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

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第一會宣宗私行爲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是事柴荊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矣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屛樹暮集簷下有異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驕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

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比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笏祈膜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illegible]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張文禮滅之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巡出而屬南蠻六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懼者鬬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分為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為萬騎風任為一川肉時有殘卒迴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此詩以見失於授任為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啗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孫光予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為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起山

冉愚嘗覩焉見海中有黄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疏鑿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于時録奏賜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爲天威路實神功也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内孤貧者公乘億賦詩三百首人多書于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爲惡草又詠田家詩云

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爲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孫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内一句科松爲蔭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對植立命斧砍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德色既不敢荅亦可知也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歇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三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孫光子曰士人之家唯

恥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鬻蔬未有祿代耕豈空罷而爲養安可忘甘旨不逭晨昏今之世祿鮮薄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其狗彘少歉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二

北夢瑣言卷第三

富春孫光憲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于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毎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牓先亶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牓中得一狀元也起未諭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

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唐相畢諴呉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醝賈之子請改爲諴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慚悔交集也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毎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湌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荊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盖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毎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荊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性長厚未習恭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債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却囘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懇謝曰某官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

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殞也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爲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荆州日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涖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自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踣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龍文

書乃成具獄案牘略不省憇斯又何心哉未嘗薦賢時號禿角犀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嘉壻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懷于藏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求壻王謝何其遠哉王特尚書與太師宅重疊姻戚常語之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飫飥麪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琅邪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

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空瑯邪知有此說因召一榜人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彩益振爾後爲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携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嘆途窮其爲名德所重如此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後致前薦擢進士第歷

歷臺省贍相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飡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怜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濬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

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王屋臣一正人細話之）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家庭有穠叢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之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之而効之向者槐叢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於長陽宰東張甚詳悉也）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悉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

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髠小髠據此寺為寨凌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

是弃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八都統收復京都大
勳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不過江南太尉不能
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敵乎落都統後有詩
其要云勅詔巳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亦志
在其中也黃巢起廣州自號率軍百萬都統上表朱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儻便歸降必有
陞獎朝廷恥笑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
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
女懷擲果之羡雖衛玠潘岳不足為之比善巾裹

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於衆也闔
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
過鬻豚之肆見儈豕者謂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
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
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
多詞有離蒐何處斷烟雨江南昕至今播於倡樓
也

舜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禮異方勳尚書
九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子弟亦負文
藻潛慕進修因捨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
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
莫言才與不才安可拒之其今自見其人質清秀
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鄆巡職牒一通與八
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勿妨令子修進爾後果策
名第歷清顯出為鄆州節度使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
進士趙觀文桂州小軍杜狀元及第乃才舉也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敭歷清顯
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

荊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
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
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嘆至三
四不覺曰眞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
軍儀廷叅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
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滎陽因醉眠左右
見一白猪盖杜預征南蛇吐之類

唐相國常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
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滞穗大中初除廣州

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
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
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
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
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箴
範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
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乃無辱於存亡乎今日
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籠

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　崔珏侍御
家寄荆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
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門軍容小心
畏慎每夜温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
日爲洗足中尉以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
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其亦有之執
斷僕之後乃脫履呈之中尉嘆羨謂曰汝但忠孝
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
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
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
祥瑞識之也　盧耽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
魯欲延辟之圖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
頭刺面而趍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
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爲成都少
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酖殺之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
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温

顏恤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
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
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
屬皆逼眞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宅堂前弄
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
政以玷盛德惜哉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
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愼
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紫

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緗露之恩於是乎止[illegible]
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
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中重於喪祭劉氏
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放水之禮紫
微以儒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
舊制報本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
未諭也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暹羅
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

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
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牒
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
於通衢遇友鄰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
遂以恩地之辟告之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
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自制
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
自灞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
馮曰勉旃由是賈浮之譽　以搢紳竟不通顯中

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
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
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
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
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
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
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

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
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
同因李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侯其去後命水
滌門閾薛監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澧
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出鎮魏相蕞登庸方
徵拜而殞於郡愚曾有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
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詰之曰輒動皆云
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為此輩笞撻
又觀優云緋胡折萃奔轉而出眾人皆笑唯保遜

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爲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廻至郵亭廻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澧州老軍將周萬舊曾厭事備言之

爲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乎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街官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進脩不許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餱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

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餺飥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又鎮番禺効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頗侯濡救但畵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唐趙大夫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眞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巳也世亦以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王而求

際會盖爲天水拒弃竟爲梁相也

卷三終

北夢瑣言卷第四

富春孫光憲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儒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亂出鎮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瞿但有顰蹙豈可笞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寮但肯而巳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巳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恨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麄官也似眞抛却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爲麄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橐鞬參諸幕客幕客惟驚入座曰俾渠消灾時人以爲輕薄也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乎

唐相國孫公偓寛裕逼簡不事矯異常話於親友曰凡人許巳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李勿爲之從讁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悽戚戚每對客座而厮僕輩紛訴毆拽仆于面前相國嶷然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卽方寸自撓矣其儒度皆此類也相國曾秉軺至蜀詣杜光庭先生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毋有高樓之約爾後雖登宰輔竟出官於南岳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悲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罹殺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唐柳大夫玭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讁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却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願公不得巳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麏秀才者卽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姪同行以爲牟子卷軸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牧多士豪偪起斯乃衙押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

渠卽退志以吾儕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算賦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唐末朝廷圖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為都統華帥韓建為副使潞路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為繡州牧孫尚書為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奴犬待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不行乃謂曰死狗奴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憀酷而誅之受戮日憧惶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嗤而笑之比孫帥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唯時俊乃烈士也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尼官寺持法華經僧為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姙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問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載誕日䏌下有文相次分明卽尼官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額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卽相國龜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欵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餘頭以為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餘頭也杜豳公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潛好看鬬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邪

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伍伯伍伯卽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祭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

鬪相國嘆曾小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
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
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爲楊
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
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
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捨縣役
亦畢見之次也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
極宮弘農甚思見之而穎川輙便他適乃謂道士

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
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弘農曰嚮風久矣幸
獲祗奉敢以將來祿筭爲請勿逆造次穎川呼人
爲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爲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
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爲終
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諭其言無何又授此州
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三
爲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爲愚話之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
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
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勗羅元杲
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
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
城縣瀰勒會祆人（瀰勒會北中 命訓彌勒也）窺此聲勢
時山東盜起號車駕必謀幸蜀乃僞作陳僕射
行李先以陳公堯馬赴任乃樹一魁祆共翼佐之
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
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羇縻之未供承間而眞陳僕

射亦連轡而至其祆人等悉擒縛而俟命穎川俾
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僕射由閹官之力無涓塵之
効盜處方鎮始爲祆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
幸也

唐李相磎高才奧學冠絕群彥爲朋黨所排洎登台
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
龜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
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
詆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聞其表曰何必多言

但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爲然倒策側龜刺未曉

唐蔡荊尚書爲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感莫諭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冠犯闕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爲

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暑月苦於鬱蒸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天牓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三人也

盧相光啓先人伏法爾後弟兄脩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塗策名後敭歷臺省受知如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幷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効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皆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爲張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

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着力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于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爲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卽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爲破天荒爾來余

知古關圖常修乃荊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
上科關即銜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巳下
爲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卒爲者
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者也席人大噱
關圖妻即常修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唐荊州成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爲節度將張璝
謀害之遂率本都部奔於秭歸一夜爲巨蛇繞身
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惟命迨曉蛇亦亡
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泝流而鎭渚宮尋授

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爲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
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
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令初姓郭後歸本姓）有孔目官賀隱
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爲腹心凡有關政賴
其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臆加以驕辯凌人又
多矜伐爲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
不遜又元子微過皆手刃之竟無胤嗣檮杌之役
幕僚結舌終鄂渚之敗惜哉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曰身未有名第時
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
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
駕前待爾破賊廻顧乃是此道士相國曰某一布
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
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
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後歷登台
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
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

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
某乃受恩爾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甚
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
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公罪於是下
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
捨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
中使院小吏羅九皐巾裹步履有似裴條中巖遥
見促召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唐張策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莅華山雲臺

觀脩業觀側有莊其弟籚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爲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顛或起如有人拖洩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眞君石函事同（開石函爲賓官所錄李筭見宣室志）李戴仁郎中目睹爲愚話之

唐柳僕射仲郢鎭鄴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盖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儈具以柳婢言導盖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

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盖公臨街窺窓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窓下過召俾就宅盖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也淸族之家率由禮則盖公暴貴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宜矣哉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騣鎭土豪稽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稽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隷屬邑惟而辭之師儒曰蜀亂離其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妄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爲和之睹其淸儉不覺嗟嘆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爲斯人致節察盖賞其知分任眞

也

禪門有祖師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人良可惟也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眞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爲人致登第翊嫁女與璠璠爲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崔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

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燬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譏之蓀光子嘗試一僧備諳謬妄一旦擁徒說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預廻觚乎是則宇文翃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温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

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温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文彥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之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鑪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温舅曾於江淮爲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場多

爲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托於學士其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如意也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爲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殊色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

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內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爲尼有在班行者恥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壇群儕調之乃自號仙此乃脩道而靈官所衛也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失志隱峰取去禪衣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劾暴橫鞭人之胥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蟇頤津崔氏女末

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脩道亦似一段障難而況冶容誨淫者哉孫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携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嘲蘇戲梁祖以其有莊墅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有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耳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解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裴聚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

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咍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鬣飛豚鬬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路破瓊田又有鄭郊賦叙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四

北夢瑣言卷第五

富春孫光憲

唐大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寃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爲宦者所見於是南北司相水火洎宣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頭自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

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至是果驗也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謔之爲四君子也

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諴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爲西川覽報狀而嘆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拋若一鴻毛亦傅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水嘆曰本以畢白待之而何乖於所望歟其不大拜也

唐乾寧中荆南成令公汭曾爲僧盜據渚宫尋即眞命末年騁辨每事標特矜以澧朗舊在巡屬爲土

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宫成令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飲後更席而坐詭辨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夥草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亹亹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廣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令曾爲僧也終席慚耻之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彗平聲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為大用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奬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贍于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

邑子延遇因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刋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歸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贅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瞻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與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或云癖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士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遼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曰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守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

也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草服累表不

乞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莫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緑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大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大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縶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因顧有紫綬者二八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殊

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崧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 沈詢字仁偉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亦其美又外郎班者祭不雜亦號玉笋班也

皆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前軍容田令孜擅廻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唯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門皆申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其與

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爲群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頻會恐申中外孤卿伴

言不會謂謟者曰其無德安敢輙受令公拜竟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射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貰未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常公說仕梁爲中書舍人倅輅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

梁王以河北關西悉爲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豊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岩廊之拜也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致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弘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異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嘆賞而行戮爲設祭而瘞之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王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內也

水內之虎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成汭之名和州之號蓋前定也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帛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爲草賊剽掠諸縣乃檄手下兵授掌武署爲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帛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

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顯有唐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洩掌武親吏騎別馬名志者齒而啖之由是懼罹其禍遽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王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碁宋甚著錢尚父士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離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堪作郎官不堪爲縣令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爲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奎羅隱在錢塘皆畏死稟命章羅以之爲恥錢公用之爲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爲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唐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製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娉之才過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夫不勝悲痛而歸鄭偶大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宅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耳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別適人亂倫再醮自河東始也元禎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玭少尹與五教

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尚書毎浴必屛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外窺者見一巨黿吹水也性甚嗜爛一羊胛旋割旋啖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入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毎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犯

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呌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墻崩焉自書及幘絡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又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鋭欲吞之俘擒啖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鎭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窺之畫池勢圖版築焉慮蠻鍾將施亭候有警乃命門僧曇景仙（此僧多爲掌武決策人謂是龐勛漏網而變名也）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暇以詐勝斯之謂也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群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

已生於世矣懼爲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召爲幕寮排擯卒不齒録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爲延譽又非遠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彖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頂棲廬岳師符載徵召爲文竟汨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挺特風調凜然眞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

二十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爇而煨燼之嗟乎鄙於單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闊兵難備歷艱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與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己曰誓擁馬通衢服褻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

歸爲魯國東家丘也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楊子雲二息亡遺骸塋于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哉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卽遺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卽二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毋俱在又何心乎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曆數琴棊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暇徵召百盃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筭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譏之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靑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慷會之望韋南康鎭蜀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韋公於二十

四化設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依舊棲韋公特與譔眞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爲其府几有代奏愈更恭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戕奏藁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卽前之眞

讃可謂有先鑒也居瀟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爲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童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盖厲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道循常者號曰㐫人（曾覽符公全集其文簡槩清便入其堂奧者唯建平子覃正夫予米濟雖有詞學其文亢沉非符之流湛貴卒於彭山宰墓石即宋文也）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氷壺以拔萃出身爲郊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伏之僖宗歸闕

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卧龍館王蜀先主圖覇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候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爲侯公𢿱䘏甚德之其辭書卽馮涓極筆也侯有謝書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脩晟表坐了檄書（其先人爲之小將也）趙䠣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五

北夢瑣言卷第六

富春孫光憲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爲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婢財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寃衛公以此出官朱厓路由澧州謂

寄寓朝士曰李二十悞我也馬植曾爲衛公所忌出爲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爲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䇄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盖公之才難得也已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峰密禪師得達摩頓悟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

可以說法爲人每自發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
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
有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雙峰禪師聚徒千人談玄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
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爲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
始與師善爲致一宰而已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
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
也惜哉
丞相韋公宙出鎭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

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
物議諷諸幕寮請亟諫止之相曰此人非常流也
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
夫人生子曰隱曰岩隱爲廣帥岩嗣之奄有嶺表
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龑在位經二紀而終
次子嗣卽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鎭淮揚也盧丞相耽罷浙
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淮揚謁魏公公以暇日
與二客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

至泊逆旅其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illegible]
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于都候之廨署公乃趣
召巫者至至乃與神迭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
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
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絶者公之恩
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
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鐬犯
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
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

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
曰鐬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
正首以河朔請朝覲奉吏員布亦繼父之款布會
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劍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
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
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
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焉公謂
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
神憮然曰某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耻而償

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某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日神乃辭去言事不驗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其未得聞於斯論耶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宜哉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毎退

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録眞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懍危慄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月卒適値懿皇傷憂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韋保衛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効而殞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地之道人上悅之冦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同昌公主奢華事見蘇鶚杜陽雜編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廻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黄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䟽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䟽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爲庸僧僞作

也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之

隴西李常侍福相之子傾氣古淡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者因與小貂相識毎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貂在寺即不扃鎖其房請其宴息乆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爭恐閑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黄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其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輙好僧曰貧道之毎拂曙出寺爲脩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貂辭遜再三

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峰朝相四入進相恩知每遇二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盂子此外雖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璩乃嫡孫也嘗謂愚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術苟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往得之即李翱之謂也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

然減半也　朱秀才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鞏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皋子王勣字无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　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爲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圖等同奉之洎破僞王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其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墻数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玄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

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爲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数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又云

因任華陽捕賊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辨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敭之日列西城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䁥日出首時人曰拔士爲相自古有也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況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秖自取辱焉洎纏未申而教樂僮吹

篳篥甚爲識者所責也

唐李群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爲張祜之流李少逢舍人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記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爲同人所謗或曰曾爲荆之幕下假書題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州將以其輕脫所濟不厚也又近年京兆常流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世隴西李瓌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客襄州鄉樂縣京兆僑于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秖奉不厭一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爲長官即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光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

俞允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又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兩存之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許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爲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絜已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

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絜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illegible]蒙詩云

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未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客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教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竒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

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顏給事蕘謫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論之交一紀無踰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携手過市見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二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

哉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
輩妬忌惟於非横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
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
一部明無爲上下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
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
虛言也孫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自李翺李觀
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粃糠顔謝其所宗
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
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

鑒其濫吹也
白太保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
内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
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
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人疑
其隙終也鄭文公畋與盧相攜親表也閥閱相齊
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
詆訶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鬪擊亦不然也竟以

此出官
古者閹官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
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荐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
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
軍十三衞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
相也十六宅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爲
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
恭俾其襴笏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遵美内褐之
最良也嘗與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

親狎其子仕蜀至閣門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
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
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
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
嚴公曰不敢退而大治嚴公物故蜀朝册贈命給
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
多之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綯
顧雖鹺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

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手談詣其弈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甞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學士話於梁震先輩愚於梁公處聞之）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爲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冠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其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有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粃糠也由是不果召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

重之既延入内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荅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㯹郎泝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甞厭薄之琪栖寂寞每臨流踈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悒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illegible]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羇旅渚宫因省相國乃數[illegible]父之所短而遺之

唐杜荀鶴甞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奬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尹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宰而殂逝免貽伊耻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澁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唐昭宗切遷百官蕩析名娼伎兒皆爲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

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羊不採桑乎關伶俛而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潀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瀜連水邊作名亂後入蜀不隷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潀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潀乃撲槽而詬曰某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

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伶云乎哉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内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内治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凉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

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窓明月夜一盃搖蕩滿㡌春又台州盤嶼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窓下與進士王玄晏相對因奔琅邪復淫冶不禁王捨於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夢瑣言卷第六

北夢瑣言卷第七

富春孫光憲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遊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與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

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

唐相國鄭棨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咨責之然其儒懦清愼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illegible]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illegible]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衛[illegible]之術相

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
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
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蜫蝓蟻子競來拖
一朝白雨下無鈍無轟羅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
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
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
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
嘗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
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

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一日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
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俾覽
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侵曉水以芒動俯寒山而
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
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
以子妻之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
夜綠荷風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者以爲不祥是
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

前進士沈堯有洞庭樂賦嘗入座岫謂朝賢曰此賦
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爲閬從事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
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
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醯
鷄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紜羨秦云矣蜂巢聯聯
構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
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其十載改更興懷悲愁辛

苦循其上矣（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俚俗
云灩澦小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
水平去焉有朝官李蕘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
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麗西
怨遽若爲人所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
梲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砑裂破其船而
倒李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
皆溺死唯妳嫗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圻而蘇

先是水安監竈戶陳小奴掉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著白缺衫皂義襴靑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妳嫗蘇後亦說於判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索吏參賀又問云此行無妳嫗名遂送出水濱乎時其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春秋祭之防瀧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讖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爲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

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玄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捨與俸三百千以脩觀音堂乃剩三十千入巳一旦物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徒用功德錢以舊曾相識放歸須還此錢玄悟乃戒門人鬻衣鉢而償之尋復卒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輩最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城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爲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爲酬還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內見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主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

唐晉相李浚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干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荅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浚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貶黜浚以大彰先世因賦仰藥擇鶚杜賦李浚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二封紅箋書爲奏塵

襄事八極鬱枉傾四溟龍氣沸長庚冷有芒文曲
淪無氣烏輪不再中黃砂痤腥鬼請帝命眞官臨
雲啓金匱方與淸華宮竝正紫極位贖古而露恩
安得惜沾施生人血欲盡撓撓無飽意甚有文義
焉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
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靸鞋賦遞相謗
誚皮生後爲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閒氣布衣
莊布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玩
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胷襟而辭

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日草麻通事
舍人日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
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
中顯言其疾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
卷題水牛日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
大笑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靑神人有詩名善奕棊昭宗
劫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常書莊以詩賀
之又有鄕人拓善者屬和爲詩其略云[illegible]已[illegible]
多士伏沾名還得世人聞識其比滌纓當墻也豫
稱馮副使涓詩以涓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
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穎川嘗以詩道自負謂
荆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
暇操柔有三數遠厄緘祈爲假手穎川自旦及暮
起草不就蓋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云隔岸
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
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爲卷首穎川曰曾
爲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

然也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
文檄恣意翺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爲節制判
宰其奏牋歲久轉厭以掌記辟書郎中於權變之
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
其切磨直致易爲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一
本舊族恩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蜀先主愛
之以二王書題表章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

加賛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風病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風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石欽若者體効其筆爲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蜀主爭霸錄韻竟同誅之閱其牋題表章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荆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脩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郎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矣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關於

盧卿宏也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疾有實劍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武庫神兵先皇特賜既不合將歸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常平之拜似疎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慙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閱其草角紙牒詞動乃數幅識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黄錄壇場星辰備位翻雲傳士爲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

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龜啓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散漫殊非商略所有儒生中變通者鮮矣（裴晉公臨終進玉帶表文與令狐公事頗同未知孰是晉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劒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唐高相國崇文本劒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多呼人爲髒兒（恐是奴字）此日筵上謂從事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

客洗將軍那個擲兒射鴈落白毛空裏亂紛紛其
詩若題皆謂北齊敕曹之比也大尉駢即其孫
也鎮蜀日以蠻蛋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
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
移乃題風箏詩意日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
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
報到移鎮渚宮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
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闊數百里而君山宛在

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
海為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為首
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己駐錫巴陵欲吟一首
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
公曰題洞庭者其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
請口刲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怜洞庭湖恰到三冬
無髭頭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有包賀者多
為麄鄙之句至於苦竹笋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
餅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靫鞋又云棹摇船

掠鬢風動竹搥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究冗以
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磣砂發非干
駿石傷牒多身上職盌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參
詩也世傳逸詩云窗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
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
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云
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
其人慚愓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
菜春杼織穜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諭其旨牛公

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
吟者可不以斯為戒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
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儻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
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
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云翰苑何
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
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愚

嘗覽李賀歌篇慕其逸才可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草集中（奇章集牛僧孺紛事中）乙注紫微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時常相國說有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常公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簫用玉鉤鉤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巳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鉞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

而破於詩句苦哉

唐荊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悟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亞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竟諾之二紀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語

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岍横石巉峭常爲舟楫之患閩王琅琊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震怖俱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

港閑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硬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䆫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内見有一䆫側栢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

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女子及笄不有所歸豈非父兄之過哉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比[illegible]宸衣蓋心邪所文[illegible]

北夢瑣言卷第八

富春孫光憲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鷄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沂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唐孫會宗僕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闌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

衣襟前皆是酒汚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與主人咸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於堦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有裴湏者替相之堂弟無文學於荆南投筆事趙司徒爲虞候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諭朝賢問風規極怪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唐張裼尚書朝望既高號爲流品與常相保衡有分常列於同列以其名裼衵謌袒衣也又詩云載衣

之裼裼即小兒褓衣乃繃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
聞常相流貶竟不大拜常嘗問立名之由裼以少
孤為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
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
為名洎無以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
諸者多矣訪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
希數大過亦無取焉其復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
諸者善矣楊公生五子夔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
庸也

唐張裼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
蘇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為
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
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
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裼
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
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
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
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
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
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為先是張
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柱史為楊鉅
侍郎愛壻

唐相國裴公坦大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
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別墅
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思地唯啓狀而已至於同
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
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為時名

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
自非篤於文學省顧寡實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
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
豆盧琢之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
於僧宇獨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
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
令錄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
卿監乎荅云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

匆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於路迎入詠乃自陳乖跌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懸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飲一盃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滻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廻避帝揖與相

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騾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緣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寇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故拔沆為主文竟不果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遊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却令生於況家五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保定摭言云人傳況父子皆

有所遇不知何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唐張褘侍郎朝望甚崇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迴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丞小字也然於風教似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頗相上下恕之可耳諺曰小舅小叔相

追相逐謔戲固不免也

唐張禓尚書侍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登朝籍不爽陰告也東都栢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塚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賤價買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麴耳以之和泥塗一院墻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惧神惟則有物憑焉必爲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荊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以氣義耗荊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荊娘荊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報仇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荊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唐李當尚書鎭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聞腐敗轄司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甚內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眞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簾下屛氣至

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悒聦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第八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兢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猾濟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隣居諷爲南海從事[illegible]墻頹郎中來入墻界五六尺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人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遺擯弃幸矣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鎭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入座驚駭以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燕[illegible]錢十萬緡滎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滎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滎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燒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玄价我射著其腳必死也俄而揚中尉暴染腳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潮牧龜範會趨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詰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　壞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天王所責詞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池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陡起倒檣絕纜沈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去其詩然後已山甫自序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

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盤頭行人相駐𠯆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太虫也遂廵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益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嘗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𢹂一七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録或一日行於村路翁會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

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身　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諭繩紋號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荊州成令公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卿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禱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啟中路而退將何面目廻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息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芰荷忽見一女郎素衣紅

臉容質絶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絶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鹵莽之能聞於劉山甫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為廟吏所捕其女僕自縊而死

或一日却到郴處郴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具道其情因以冤偶經時而去見劉山甫閑談中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詰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無可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

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塗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宵罷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爲鬼物所祟常呼蕭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去下朔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祕乃告府主高燕公唯書名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去聞於劉山甫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温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

久遠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壯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孫棨舍人所撰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寇盜縱橫有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依託適值鳳翔奏軍將董司馬者乃嫡其

門閥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屬尋訪覲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爲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去識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閑談

唐馮藻常侍肅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彩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曾入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歷官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爲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爲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洪攺切韻全刊吳音當方進而聞於宰相命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曾見韻銓鄙駁切

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八座於此又見何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倣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詣公相門號爲門狀門啟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祗候起居郎某官卽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唐監察李航福之子美茂合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侍甚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虢州公館翌日修謁郡牧張存卽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令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達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爲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怍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諭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逆聖善所惡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寃夢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卽死果爲拱所誅葆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涉

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為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郎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冠前管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廻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

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玩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立拱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奏朝[illegible]敢[illegible]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經[illegible]而[illegible]

雖陝帥征暴亦未諭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捨以柔濟不剛與權變當衰亂之時須適存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却其賂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唐楊收叚文昌皆以孤進貴為將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楪盛果實坦欣然視楪子內乃臥魚犀遂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

賂竟至不令宜哉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陝號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illegible]與父違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illegible]俊邁而尚濟

諷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
俾相國處分七笞之其僧解後莫知何罪拱而相
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
相國處分見笞亦不知罪名相因驚駭悲訝以兒子
狂騃幸師慈悲遁至堂前喚興師責怒之且曰汝
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illegible]其向
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北夢瑣言卷第九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

富春孫光憲

唐秋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
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驗
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
皆美不欲捨之僧竊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鄉
御諸薛士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
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所於常
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玭大夫甚愛其

才祖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
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
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僉挺江西判官後爲西班
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
士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
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翱兮寓止淮陰來綺
席兮放恣胥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翱
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

千金萬金竟鞭轡背十三長逝借其侍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筭功至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粗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元亮君雅是穰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吟詠頻以此痛遭夏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爲何作散子蔣腳他皆類此蔣生雖嗜詶詠然詼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少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懵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不可無後常加楚鏵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億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爲越王劉氏所縻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愨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舅舅乎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即諱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唐孔拯侍郎作補遺時朝廻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霶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饑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叟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

逼急請一空宅徑登溷軒斯乃大優矜分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懇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内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譔真讃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内揚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讒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賛爲去僧院地遠爾洸曰

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洸香虔誠洸俯仰即稱曰錫鐵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升功德念摩呵波若波羅蜜又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毋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裴公大咍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温庭筠號温鍾馗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第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有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惟吾之又吾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群居又何傷也

唐温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閗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鵶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鵶所在捕之其鵶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憇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斃探雛者而報之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棊請饒一路滑生棊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

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書應之一
旦黃冠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
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
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某請指揮家事滑生
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昔顏回卜商
爲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
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高皇大帝也按眞誥又非
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
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

某之命乃酆官帝君乎與眞誥髣髴故梗槩而言
之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
唐崔魏公鉉鎭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
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
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
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
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
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
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
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
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
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
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
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牓姓名云攻醫術
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
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時
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

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
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
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
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
僕卿

元頏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
曾誤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
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姨妳中謹密者一
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

但言有一箇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閤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與鱠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

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唐將杜彥林為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脚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路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

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穩免勞控制唯扇馬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旛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跨於目剔柔者便於身此君子之難逢假剪剔者抑其次也哉

唐崔樞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廚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為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輙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艤柂江淮間道門寄搨游江南至吉州閤皂觀遇脩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身[illegible]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illegible]灘繼母

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速休須便
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陰慝而致除誅古
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附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
而已能行即親毋可知也豈可以繼而同行路哉
薛事足垂戒矣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勛所陷
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
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皆得親近更無阻
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

之或得乃便能傳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
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詰因
搜懷袖得七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既徹
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即賢郎
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侶隨
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
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爲領於江津害之唐
末蘇循尚書諂媚苟且梁太祖[illegible]至井門
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爲[illegible]忽獻晉王
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雍伯爲人視蘇循誠
遠矣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上壽翊一日謁宰相杜太尉
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
適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卧車轍轢靴鼻餘寸而
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唐歸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舊
休典湖州有漆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蓮子歸
京種於池沼或變爲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漆工

曰我家有三世治瓮龍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
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爲種即爲紅矣
蓋還本質又何足恠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
田匡圖親看此花爲愚話之愚見今以雞糞和土
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者所言益信
矣哉蜀王先主將宴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開
白花又王未薨前數年灘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
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宦中仁人[illegible]自言北司爲

供奉官衫袗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
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騎黃
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
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
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
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
鳳翔乃求致仕梁州蜀軍收降與元因從於劍南
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
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玄爲季孟
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壯
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嘗閱此傳偶
未得見郎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
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
都移鎭渚宮抍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
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
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宣宗時實公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不事治生事
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

之然其地止直五六百千而已實公欣然以此遺
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還某有
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
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奉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
渟汙乃以廉直市之俾妳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
童若抛磚尾中一紙標得一箇餅兒童奔走抛磚
尾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
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效此由是致富延客
朝士特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
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雍無文藝而
取名槩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
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
軸怠於裝脩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
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
不留誰道那家娘卧于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
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
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

盛傳其詩蘆為嬌媚筆恠駡騰沸盡要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卧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即此春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孫光子時為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

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其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却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蕭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噉得藥力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貢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富春孫光憲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偶儻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欵待異禮懲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文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議莽是頗蹇一日又詔傳語曰若不訪及即更奉薦矣益悚惕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曉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命御梁國梁祖令客將約迴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迴遽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且薛公標詠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秖對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鷂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眞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鞲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踈失狀元召之遂巡所由謝伏于堦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知前面頭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陳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曾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心思因公令歸選日裴寫所業

執贄甚稱獎之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地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唐南蠻侵軼西川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鎭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鎭成都蠻酋傳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皆沖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慮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illegible]而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illegible]迎公主高

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迨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裹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牕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浦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汉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興州山谷寺亦物故惟寡妻幼

子而已夏媼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沫其子名藉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勲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强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婿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歎羨以爲清河曾遇至人授以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闕鍊使

逢一道士藴此利術藏而求之終不可得　乃令遼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樂川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本承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笞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

筰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北北禪院側左院有龜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得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數兩釋縛而竄法成聞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王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傳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隣燕得其事

爲余話之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毀一旦作寃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府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繫維申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解入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甎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郎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衒於中使中使廻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

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道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貺承藥在身荊南節判司空董大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兩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時有一上著綠布衫常在街衢仍棲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辭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賴川知之遂逆旅貧中郡涓辭欲跡唯恐人知寓應眞觀脩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賴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脩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壇施雲集由是執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爲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卽都校之元昆也每

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偶乃謂僚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旌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垂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衆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爲耻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爲聚淫藪信乎道不虛行也

唐崔玄亮曾典湖州每公退具簡牘以朝太上焚所

精至不捨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旱殄疫而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靈鶴州民咸睹（亮典湖州於齋亦降仙鶴太白爲特）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事軍校及茶酒厮役祇承皆知齋法矣第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脚在鐙内因拖拽而死也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鸞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脩齋入壇行法事其厮僕臥而驚魘問尊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拽二道士於壇前

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鸞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死又有何景中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脩齋度江船覆溺死斯蓋用道不恭爲天譴也　成中令鎮荊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荊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爲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熱寒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祆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魔人閭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入驚魘須臾而止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

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雍孫瑝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葆光子曰士無華腴實素雖瓌瑋行與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閔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内子爲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爲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

雙血被面其從毋爲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恩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龜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爲後崇龜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詞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爐之宛爲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鄜夫蜀鄉與前節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

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隙之事揮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爲我文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爲靈臺既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宋 孫光憲纂集

尚書潘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涇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覬其家事克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覩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遣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官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魄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黷者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郎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嬰古鼎反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鉾鐮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欣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罹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嘗話之

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

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麁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愈一切如常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祭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願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劄固無所悋若以潤筆先賜即不敢聞命

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梁世兗州有下瓦祀尚聚徒說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他日物故漆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瓦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不允乃曰若以一啓相酬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袁許之術於京城西鐵逢一李生亦唐之疏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暗有資遺之意

其必至非常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李生爲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爲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暠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將寇而敗妖輩星散而暠罹其禍焉其道長裕者常卬之大儒也與暠相善不信暠之造妖良由軀幹則姓爲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爲綠林之

嵩矢也先是李暠有書召玉局化楊德輝赴齊有老道士崔無斅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筭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去郎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暠齊日就擒道士多攏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

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迴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詞遜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棹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遜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衙擺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謁神曰與仙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玭出官瀘州郡泊牽復公路染疾至東川遞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或云琛相或云名瑑之子省之亞台迴面

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諭尊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幞頭腳乎囙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也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皆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曰吾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麄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勳臣也其子承傑館
故黔使君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
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
術卽出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
暖座䡖紛錯每修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卽必改換
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茂刺顧與爲首許
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閤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
因指同席數人爲證顧無以對遂巡乃曰三哥不
用草草碧暖座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

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
蕃落爲蕃酋害之

西川衙前軍將李思益者所着衣服莫非華煥纖麗
蜀先主左右美而惟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
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管場勾當
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朵帽
子前如尖背後露腦枕惟而截其背也又登樓見
行人戴襤縱席帽云破頭爛額是何好事然自務
偸素發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條海

且閑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訓導何
以得見其愛羨卽可知也每云黃冠之後所失已
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
木圍裹頭於事最便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
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䉲罷托裏椀楪徒費功
夫又曰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遭醜可知
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愼之因述栁
氏幞頭引起數事豈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

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
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蔾藿不給未嘗
噴獲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弘農
韜蔽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
聽不至闕申情禮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
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飾何當獎遇今宰
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捜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
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
十緡辦裝所剩却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

州牧郄經江陵告成令求十八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玄泰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没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為愚話之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為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没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從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為飯甕子熱發崔

許飯甕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孫光憲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梅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為此輩調笑也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為驚湍激船撥梁板漂遁沈子亦漂而死

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歸秦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慙恨伺隙剸刃於詢果罹其手殁歸秦而支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婬其牽攏官陳忘其名之婦陳為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疾黎擊殺之馬氏有其位于今禁疾黎蓋懲劉建封之遭罹也婬為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奴禍取鑒哉

蜀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荊南有染戶許琛

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牓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堦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迴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㸃檢不至仰為我詰衙具言此意王公聞之悲泣嘆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還好紙剪錢以奉之

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又有歙
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修者曾白眞君云上仙
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夜夢眞人曰紙錢即冥吏
所籍我又何須由是獄中亦信之
閻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慕寮所重奉使湖
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
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疮疾行邁之次
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
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

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
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
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圮李宅異事
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
相至衡州犬嚗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
責生以素業對之神稍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
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理奏於嶽神無人作
奏璟爲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

山甫與廖隲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
黃冠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挈妻子南趨渡
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殯
瘞其爲悲悼即可知也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
不見其形父母在而詰之女曰我爲淮水神之子
強暴誘歸其家獗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
無逃謝撫慰差人送來緣　旦夕未有託且欲隨
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寬識
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

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渥
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
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官
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
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
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蛇蓋新出卵者家
人見之以爲奇事此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

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峯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峯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峯謂曰此即家墳瓏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峯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峯亦典郡其二子道襲官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桃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

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富春孫光憲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中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

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其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得非鄴公訴于上帝乎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是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職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

受重榮而去及都至一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
潏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潏前爲京兆
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壘及至翌日集軍校于
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過賊衝安可輕議斥
逐令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
言之潏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
榮乃自屏蕭佩劍歷堦而上謂潏曰爲惡者非我
而誰召潏之僕吏並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
之潏不敢仰視乃躍馬從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

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
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
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召徵赴闕亞
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
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
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
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猶姪因選師友教導
之畋後官至將相當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
于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
岐下溫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
鳳翔西岡松栢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
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
也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麄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
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
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
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

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亹亹堪聽
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晝
卒於洛中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
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
於本軍爲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
陽方立出天井關爲前鋒時潯爲大將劉廣所逐
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爲潞人所殺三軍乃以
方立爲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

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請縣令理所僚屬孫
梓之敬有識者嘗爲婞邅嗣爲潞帥降於梁祖光
子曰羅亂累舉不第翁於躁進因罷舉從於宦官
典台州書錄也嘗以屏公墓免謁邑宰横被縣宰
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栢下人
乎識其無桑梓之敬魯武人之不若也亂有後才
嘗見鵰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
亂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

之軍政南款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
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於常山府就（字誤元疑是館）會
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迴與匡威相遇同登寺
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於王
鎔既造之逼以兵伏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門
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闕垣
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
格鬬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歲體貌當與
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
拔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倫痛乃因有力者所
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
天意明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
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
曾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
三節焉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
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
爲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陸澤之

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
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戎
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
甚有威鎮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三軍所逐弟
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
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
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
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
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

焉有馬都者少負文藝匡威嘗問其年都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闊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强淫之匡儔按劒而俟夜深妻廻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

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淫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累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淸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賫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靑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嚴器食皆建業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靑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鮫綃自齎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今亳州太淸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具言國寶外唯有二物其一卽建章所進

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帛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淸暑展開可以滿室凛然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富春孫光憲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凌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

而坐因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咸云此事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臯驛請[illegible]遂斬[illegible]李周瞳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事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曆年洛都有變爲亂軍誤害時皆歎惜之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爲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乃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

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磎[illegible]長[illegible]拜相麻出爲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討崇龜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鋋入關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鋋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

胥君碶亦遇害其子涴有高才同日罹害碶胥韍
百䖍號李叶横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
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鋋亦
寃報之一事也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
蒂只是也然則時有夷險不可一槩而論王鐸初
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
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办
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

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賓曾
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
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群雄鬬戈幕下非舊族子
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罷軍權鎮滑
臺竟有具州之禍鄭文公畋首唱中興傳檄討賊
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
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蕭岫
鄂州蔡崇徐方支祥許昌薛能河中李都雷滿戴
闕徐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矜

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倅用剛之孫揆出征大肖自
貽敗亡爾後朱朴腫爲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
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
過望哉客有謂蒨光[illegible]曰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
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之上恥言韜略以
櫜鞬爲兇物以鈐匱爲兇言就有如盧潘薛能者
自爲麗才一旦宇內塵驚閭左飈起遽以褒衣博
帶令押燕領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蕭昭度之悍
王建濬之代太原是也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
事都失守習吉自招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
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
軍書皆習吉所爲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
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
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
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遥畏重之曰我不得此人也
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

李鄘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illegible]勤王錄而殺害鄭王等八人以脅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駮論勤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預時政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乘輿欲蓋而彌彰則禁闈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大定功之志也以爲唐運凌替皆有曆數自黃巢既戮蔡賊生焉宗權殄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纔捨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朱溫宰相

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作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荊渚成汭勤王奉國識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郭即成令冒稱也）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春覇主尊本朝德義小廚諸侯不至葵丘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納親隣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捨我善隣陳誠僞室尋除失守旣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漢南諸侯締淮甸雄援汴人簒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中四字未曉）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強盛表請鹽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邸吏曰朱公若收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爲張濬所誤貶之宅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寤亢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

緯曰陛下以臣爲賢是誘臣也若賢豈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翁巫有宋遷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弘信卒子紹

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大府有
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
子魏府牙軍上使趙□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
有意剪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舁內藏器
甲號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
斷弓絃共甲襻夜會汴人還甲持戈攻殺牙軍牙
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男女老幼殺盡
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
心而紀綱無有漸為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

忽患腳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為祟乃謂親吏曰
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
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去其國矣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
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每破
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
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
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
之竟為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
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
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
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
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富春孫光憲著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盡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于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驪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胤懼之自此求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刼遷入洛之始

讖者以王子帶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胡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遂見訴之曰此胡窮也胡爲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爲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

軍容使李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傅城川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爲蜀有方變謀却助鳳翔于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罷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僞襄王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出華州復恭爲韓建捉辱極罵爲奴以短褐蒙之繫於枯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

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一丈黒本姓訾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爲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收韓建其幕客張槃携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爲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爲所賣時人寃之巨川有子愼儀仕後唐爲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將印而降

汴滐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旣得韓建以引陛之
尋奏移許由梁鳳曆初亦遇害也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
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
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
其賜者得不求其義焉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
大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
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

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倪首馬前請
罪涕泣攏帝馬行千步帝爲之動容至京師以宰
相崔胤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
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啓等一百餘人
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地
尹鄭元規刼遷車駕移都東洛旣入華州百姓呼
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illegible]勿能與爾
等爲生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illegible]于山頭凍
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
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金
盞玉盃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
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
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孫立矣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
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
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
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昇殿帝顛仆
入內軍士躡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

無禮奉元帥之命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斬數
輩竟爲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弑帝投
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總勤軍情請誅朱友
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
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爲子友珪
所害竟如其言
輝王嗣位杜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容爲全忠
所害德王常之兄曾冊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
冊爲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

眉月陳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胤客啓云太
子曾竊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
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須令
吾厥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
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輝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廷官尚在班列將
謀篡奪先俾剪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書舊相裴
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
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

樞等在己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玄暉太常
卿張廷範密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轘裂玄
暉與柳璨及弟瑤瑊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
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
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當投於
黃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尒朱榮河陰之戮
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
遇酖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朱全忠先以蔣玄暉爲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
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且夕曾使宮人阿
秋而召玄暉屬戒所乞宅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
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遠要傳禪召玄暉
到汴州責以太遲玄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
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
子否玄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爲趙殷衡誣譖
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
宮人而誅蔣玄暉時人寃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
召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

出爲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
之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琢進狀以堂叔母
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
告投兼以年將七十地絶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
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
禍而享義名亦智也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
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

忠盡節與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其表檻送至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

設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富春孫光憲

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倚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候稟從晦致命于郡彥溫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耀食于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逮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詐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

事腰斬從晦留藏耀裂其禁械斬于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以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詎以寒熱召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鞠足端笏門迎璋怒稍解然且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峭持聘峭飲酒一石不亂每擧讌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

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屹曰不敢乃簇在席器
皿次第注酌屹並飲之屹愈溫克梁祖謂其歸館
多應傾寫困卧俾人偵之屹箸笋籜冠子秤所得
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
以劒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
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悞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
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之襲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
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

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
而啟延壽門陳牌印子晉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
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伏劒以
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　瓊進前受印篇瑾單馬曰
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拽瓊
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戟突出挐入之須臾城
上鼓譟擲瓊首於埤我軍失色梁祖[illegible]傷久之斬
軍將從[illegible]者瓊弟玭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
兗州城[illegible]投揚州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高堅且[illegible]班師[illegible]
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
矣今岐黨已窘奈何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
岐爲告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
且至將大出兵逆戰之請因其時給駿駟雜出隊中
十許里躍馬西走逸叩岐闉以軍然東道爲告且
言列寨留卒尚萬僅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
內矣是往也决無生理願錄其妻孥梁祖悽然止
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

不十里果策騎赴岐人納之不失厥辭岐軍啓
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
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焉李茂貞喪膽昭宗
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
加軫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
死命行詐非圖其身也人之難事噫景有之

宣州田頵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
鶴持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illegible]攻之延壽
飛騎以赴俱爲汴軍所殺延壽[illegible]行也其室王

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遮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旣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爲福耳

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着人卽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衞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碭山之朱乎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爲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命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眞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覔唐帝命禪于梁仕至梁相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溵河下寨連絡號八仙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之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磑磨咸用充饑天軍合攻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部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衞南時將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

李璠曰是烏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軍前朱友裕爲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急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鳥先見之驗也

丁會爲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徵

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祗候吾將乘馬欲出園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江東矣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于帳頂間遂瞿然下床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閤門內云裏面莫有人否所以急忙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游於大內西九曲池泛鵰舟於池上舟忽傾側上墮於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弒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强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間乃謂周

彝曰請一劒願先登以效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檐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强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欵窺笑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耳祕而不說往往罰俸盖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百卿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大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

孫之憂唯百卿狼俱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佻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之十六 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富春孫光憲著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兎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

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溫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輿馬遣人迎母於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歎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溫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氏辛苦業儒

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毋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

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方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荅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數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虜後克用祖朱耶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後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即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

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房始爲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爲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娠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鴈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紅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

遒射雙鳧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嘗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陣出没如神號爲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渉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

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不丹王允賫詔賜李公衮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辨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爲晉王起舞後爲韓建所殺

太原李公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氷上搆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輭墜河習吉抱氷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

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黄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絶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筭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傅翼也其見重如此

梁祖陷邢州亂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以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爲行人即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弊賦已及於此期于無捨式曰明公爲唐室

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修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於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口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

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為城社視[illegible]
皆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
人冠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
伏遏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官
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
其季父安潛常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
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友
曰助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弘

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
夫人曰公為國討賊而以盃酒私忿必若攻城即
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
退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
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
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
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
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
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
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兖州先是汴將
葛從周鎮于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兖也詐為茶
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仗而入竊發
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
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
周攻其城梯衝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
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
所從周城下歔欷即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

款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修好與梁國通
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窮
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首
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
非次官至方鎮為梁之名將

昭宗先諡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
等駮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
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
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

李邦國之灾其父循姦邪所會無異於時故有昔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時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閑禮皆人之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爲衣冠土梟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

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賓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富雄列侯鮮比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動已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盡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攝其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具爲節鎮减其力用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援帶略無猜間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建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不赴行在于時又殺

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插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私趍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富春孫光憲

莊宗與母弟存義即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義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袄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

貴要間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義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義同罹其禍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鴈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饌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欵試以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戴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以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爲唐雪冤繼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

更明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關未到聞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爲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

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存乂超不能禁時存霸以剪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王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倂命於民家欲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妓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

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著藥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岌造其卧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爲皇后議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稗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貢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時

爲諸優朴扶撾搭寺爲嚚婦恩怜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爲尼㳂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簀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趨務辛庭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萬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

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　不會無間[illegible]明宗之[illegible]
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
年綰軍權束手歸命温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
宗中興不寘其罪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
姓或擁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
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蔚依瓚勢曲法亂政
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
劉皇后畜爲子時宦者被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兇帝
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爲唐雪

恥號爲中興而温韜毀發諸帝寢陵宜加大辟而
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説謬矣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
入中原陷於虜庭寧相馮道尊冊契丹王虜張宴
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嫡蔡姬之比也夫人
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厥欲名李贊華所謂
東丹王即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
虜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宮
掖不忍其毒乃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爲
尼也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
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
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
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
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入篡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
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
圜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

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
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
如弃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
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
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城或一日上[illegible]重誨曰
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不接儒生[illegible]生多懦恐
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illegible]子方幼出
臨大藩故選儒雅冀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

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
賓從聞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爲内鄉縣令成
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
奪歷任告敕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
贓穢賜自盡而戒汝州刺史萇簡爲其貪暴汴州
倉吏犯贓内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
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
徇親由是皆就戮

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爲
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
圜美姿容有口辯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
成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
名而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
之不得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
致仕因朱守殷作亂上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
神氣不撓中外冤痛之 清泰中贈右僕射 十八卷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富春孫光憲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甍於天成中文學德行
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
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
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
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
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

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
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 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
明宗易服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
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内衙太保
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
巾櫛有時忤旨大犯夏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
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
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篡謂侍臣曰周玄豹昔
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

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祆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聞嘗爲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之事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異乎哉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一旨甘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眞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邪爲縉紳之笑端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自西

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所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霞乃狂妄八也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廻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皴裂趙鳳瑜言於執政曰曾聞佛牙錘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數千聞毀碎方遂擯弃之云云此僧號智

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吃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患生崔協强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鎭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

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寺慙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皷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居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去山中要十數番麁氈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朗州守禦寨指揮使姚洪梁時從事董璋璋將書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

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郎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瑾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之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爲座主辱門

生同光初致仕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皐甫數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義者譏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説至於貶死又以毀訾宰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　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

吾老矣不能勉强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咏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優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

村墅多以兎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兎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鎭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雖罷勉受之聖旨不懌張虔釗多貪鎭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奬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毳談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扳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

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剩置僦居即得舍利淸河慙笑而已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蔽古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李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鎭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鎭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希冒故以此諷動之

供奉官于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賔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缺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終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富春孫光憲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力虛號爲言上亦然之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鸞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illegible]下獄

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弃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求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傳以其名邪令去之兄人事乎上退問群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勝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氷虎尾之戒欲驚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桅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勳上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秦王重榮之爲元師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師
而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
忌憚竟及誅敗上黨重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
絶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
日自作劉窟頭也

吳興沈徽乃溫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
亦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
江吟十調善雜畫毎理髮則思來輙罷櫛而綴文
也有溫顗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

無他能唯以隱僻繪事爲媒紿也中間出官旋游
臨邛欵以此獻於州牧爲謁者拒之然溫氏之先
皃陋時號鍾馗顗之子郢貌形克肖其祖亦以姦
穢而流之

姜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
軍節度使先是厩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頗罹
鞭朴一旦告老于國夫人請免馬厩之役而丐食
于道路夫人愍之詰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
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
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殞絶誌乃授父杖俾
笞其背以償昔日所訟之事舉國嗟嘆之此事川
蜀皆知

唐四方館王王鄑尚書吕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泝嘉
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
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
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
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
及長仕蜀官至令錄歎任郎王鄑近聞殁於雅州往往夢寐說事如平生又言我爲陰官云云即前生不誣也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玄往
廣州謁嗣薛王歸裝甚豐于時蜀兵部毛文晏侍
郎宣徽宋光葆開封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
達舒子竊貨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恃此
階緣多行無禮於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
洪奏授井研令尋爲王公所鄙次依宋開封亦以
不恭見弃轉爲於嘉牧顧珦珦承奉貴近誤奏爲
團練判官賜緋轉員外郎未久失意復踈之俾其

入貢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實要斥遠之邸吏知意
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請堂陳狀只望本分入貢
之恩澤以朝廷其北面因係莫測本末優與擬議
轉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三斤三遍也愚嘗覽吳武
陵爲李吉甫相所悞致及第因類而附之

杜何博士相國駙馬悰之子仕蜀至五轉無他才俊
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啓
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
德之前（謂韋莊相也）今日通班（班籍）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

後（即少常銑也）執政憖而慰之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
孫（霸旂）旅三川而多忤物每　歎求官人遂徧告人
曰何不還我羅城來盖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
疎濶皆如此也

常巽太尉昭度之子也甚懦蒙鈍率由婢嫗仕蜀先
主以其事舊優容之以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
三公門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
酢也周仁矩者即蜀相庠之子爲駙馬都尉有才
藻而麤劣國亡後與貧乏者爲伍俾一人先道爵
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
其徒飲啜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唐鳳翔李曮令公收蜀充饋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
營魏王與國侍中入居蜀官玉帛子女他人無復
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穎川陳昭符仕蜀累剖
竹符早在岐山儆有階緣而得候謁因求一美人
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
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名志其）賜名承貴王胡乃岐
王賜姓連彥字卒後蕭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

國人具聞陳致媒氏誘之而獻拖衾之夕中令於
窗隙中窺之歎其姸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
爲對中令止之曰王胡昔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
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迴時有知者
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穎川
每爲愚話之周彥童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
後主採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
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
家所闕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

小軍將無婿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罔
蜀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害後王諫君側韓昭等
卽其事也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上
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瓘之肆有患
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
矣我爲嫁娉少鐶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
可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
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遺

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
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窻乃重圍時他人
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修齋懺
其疾遂痊竟受其鐶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
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
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顧知死
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王之政
悉此類也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
流僞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皆與孫
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沉孫俛
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灾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
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
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
後主罹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
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遂寧有馮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穎川陳絢
爲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據其舊事奏

有奏論馮生謂穎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
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
官人林泳者本閩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
終日見鬼乎無聽其祆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
衆謂之曰閣下爲官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爲
祟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
之乎於是慚懼言試於馮生許爲解其冤也他皆
類此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眞率

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
已之是也非耶荆州成中令問其筆法亦非耶公
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遺
於綜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
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
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意謂他人無出其右
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樂公後至遂與
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樂怒而拂
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

自是頗投刺字終為閽者所拒休謂常公曰我得
得為渠入蜀何意見阼（道門杜先生亦以此號之）國清寺律僧
嘗許具蒿脯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
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蒿
餅子何在其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菓子未嘗
跨馬時人甚重之異乎廣宣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
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忻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介
歸成於廉夏隱君中間刊誤外訛如因曰算從從藏
歎雖鄭闕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
別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
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
識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連月梅
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年未卜今日喜晴
聊書記耳

北夢瑣言卷十一之二十終

避暑錄話卷上

宋葉夢得少蘊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譖求為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亦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蔕之意則子美詩所謂銜盃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即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為得計而終不免於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氷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盃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為焦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為聯句而傳不載其嘗至湖州疑為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舊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為無事人綠野之游豈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凛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為此詩必自以為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為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

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脩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蠧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醸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僕夫爲作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況有此釀忽　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皆天下何感於此乎鄒湛有言如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爲好事借以爲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他物爲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楂橙等爲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況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爲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

晏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兄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痺乃起兩

巖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荆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頹惰者所及乎佛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塗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擔馳騁不停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欹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即復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即化余嘗盛暑疊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

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荆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紀條踰二紀莽羅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巳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頻釋愁襟子暮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暮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荆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三

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煙磴羃斗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壯門作四幷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

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輙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

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於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於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於性命之正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悲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勝所傷毋使節

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爲之特論養生者分於五臟而吾儒一於心五臟非心孰爲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玨年百歲餘乃以給使事夏英公余曾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爲損之義甚有理蓋深於素問者嘉祐末有縣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爲文簡診脉預告其死期於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

而見素問無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復也孔子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於醫乎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

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寖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眞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於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嘿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於二氏蓋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爲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也潁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州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爲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蘚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

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爲之而誰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爲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爲貴公乃使在丘壠之側老君無乃却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宅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

齊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顒華嚴者本之高弟公稍從問其說顒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眞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傍有一院扃鐍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旣自見於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恠者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仝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仝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橐中得二十縑即以贈之作五詩使仝寄賀子由亦同作仝去訖不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

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辯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

置楚州紫師成從求予贈書帖且薦其有術宣和
末復爲道士名元城以試林靈素爲所毒[illegible]死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蹶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
纖繳俯釣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魦鰡吾
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
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
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眞得事外之趣
讀之能使人蕭然嚮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

暢和豫乎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
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於胷中者與淵明
不類也

揚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世以爲賢吾謂子真非眞隱遁者也使眞方且遯
名未暇尚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
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
如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
人二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
穴也自晨門荷蓧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
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用與
聞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
爲此不可得能爲黃叔度其猶庶幾乎盍雖未嘗
絕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萬頃陂者
非郭林宗無以知之然優於子真管幼安亦其次
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
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
傑然有不可援者惜其非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

門睦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蓧之徒可也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
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
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
饒所深害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
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
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
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
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

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大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類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為王涯發乎

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況冤親相尋繳繞何已樂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為深得於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冰釋於無所有之地習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耳歙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為珍玩云一枝可敵它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於是浸不見貴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紙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腴堅縝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

三十年來人始為之以松漬漆並燒余大觀間令墨工高慶和取煤於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贍之徒皆不及喪亂以來雖素好事者類不盡留意於諸物余頃有端硯三四枚亓甚杭州兵亂亡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剩負御老鈍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

潘谷親造者黑乞如張谷陳贍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盡惟此物未能忘數年來乞墨於人無復如意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然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烟無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别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和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後别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

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甫及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甫即爲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諡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諡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蠙贖寺碑蓋嘗廢於會昌中蠙以己俸贖之蠙自言太和中嘗於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

三十步即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
蹟嘗時藩鎮名迹今見於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
蹟奏狀後具勅書二中書門下牒牒奉勑云云宜
於所奏仍令浙西[illegible]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勑
故牒與今尚書省[illegible]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
司者畫旨付逐部行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
其人而逐部兼行尚書省皆不自行也勑後列平
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
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

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
悰也令狐者綯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
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姓有稱中書侍郎兼
刑部尚書路者巖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
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
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
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尚書帶旁書使亦當為又見
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
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邊俱嘗為

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於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為惟醫不可
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於傷
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
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
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
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
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
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

於世間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
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為作序比之
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
寒論中天下信以為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
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
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
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
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
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

方天下以予贍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通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黿未幾死而還魂云爲黿訴於陰府力自辯黿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蓋魏公也冥間呼爲眞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黿猶能訴而況人乎兵興以

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略且相謂必敢於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終而孫武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法例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

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意通爲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爲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則爲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自別內篇始於逍遙遊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篇盡矣列子不別內外而自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比言非

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自人間世而下人與人有辯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心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寧以來學者爭言老莊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相附會是以虛誕矯妄之弊語實學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學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逍遥游何以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是猶有物也若物未嘗有物則不待齊而與

適則無往而不逍遥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充之則可贊天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法耳何足爲出世間法乎曰非也氣之爲雲也雲之爲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之在上謂之地可乎及其降於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言其別此列子所以混内外而直言天瑞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兩更爲用則天與人異之有間矣吾爲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

獨有見於此爲丹徒尉甘露仲宣師授法於圓照本又從佛印了元游得其聰明妙辯吾常爲言之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説爲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桀無與辨處毀譽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

倒反覆於名實者故激而爲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爲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爲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於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於朝何傷於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爲小補盖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

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盖不以爲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爲乎自余居此山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於一鄉患無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囊嘗試有驗者審其證用之十人而十愈終幸推此以及鄰里乎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史云避謗不著書故事爾避謗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忠州邊蠻戎多瘴癘宣公多疾蓋將自治尤非也宣公豈以一已爲休戚者乎是殆援人於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直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以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

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猶記中間有用蝱蟲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

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實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饑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茍一物相對皆可為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茍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鬻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況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産及人之禀賦亦異素問有為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借方治庸俗

人亦不可盡廢也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勞人或饑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為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産婦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已酉歲余為書局時一養僕為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即絶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判其齒灌之有頃即蘇至暮此僕度中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

滕達道為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為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傾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遨遊無度侵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

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即舉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章子厚嘗館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虚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畧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撃之其人哀鳴乃得釋達道後卒為名臣多得文正規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紹聖間為相亦使為館職然終無聞焉文正之待

士輿子厚之暴雖有間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爾

宣和間道術既行四方矯僞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爲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淮甸間人家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師鍾離先生劉楝者棣州人嘗爲舉子言師韓君文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楝爲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狡獪有智數不肯爲已甚館於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相與往來自始至即日

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爲魯公言其故翌日魯公見之輒瘖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瘖之魯公爲是力請乃能於盛時遽自引退魯公有妾爲尼嘗語余親見老志事魯公每聞其言亦懼常密語所親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爲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illegible]氏子何不椽功曹吳光武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誤毋此事今日見王洋舍人云漢書高帝紀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則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會張安道亦爲荊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

獻安道以荊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荊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於世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爲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變方陰圖以計爲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爲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斫公覺

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咎歐文忠而宮鄰公當
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
辭不至而爲書上之乃除試祕書省校書郎時魏
公已爲相復移書魏公訴貧且老不能從州縣待
攺官譬豫章𣏌柚非老人所種且言天下官豈以
其故冗耶歐文忠亦爲言遂以霸州文安縣主簿
同姚闢編脩太常因革禮云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
方僭僞王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

窺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
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爲
忤又安能即弃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
禄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　半青
一半黄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
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禄山怒曰豈肯使周贄壓我
兒耶因讀禄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
之問畢御名郭襲微司馬子微釋懷一爲方外子
友正固襲微名迹不甚顯審言之問輩皆一時文
士傑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
多則多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問之徒
賦詩論文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
夕相與從容於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旣乎史言方
武后中宗時士多暴貴驟顯其禍敗誅死亦不旋
踵獨餘慶官太子詹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
所處若此世間憂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乆寓
迹深山窮谷之間不復與當世士相接士亦莫肯

從吾游獨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幾餘慶之志
而唯故人子二三輩與門生時時相過文采議論
燦然可觀求子微懷一蓋沉江九肋也餘慶有子
璪爲中書令蕭嵩所知嵩罷宰相後來者使陰求
其短璪乃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而況無有乎盖
璪猶有餘慶風烈吾苦諸兒雖碌碌亦若修謹厚重
者尚能推吾志爲陸璪否耶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
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脉不出藥但

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卽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賕謝積其齋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間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以書延致使者數

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卽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虜陷蔡州後聞虜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慶事悵然懷之

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與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於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林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槩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爲人而設也唯叔夜似眞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

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延之不論此而論濤戎可見其陋也

高僧傳略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中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爲配惜不見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餘亦班班見世說晉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勝不凡但恨當時未有禪經文傳者亦未廣猶以老莊爲宗竺二

法深王敦之弟賢於王氏諸人遠矣卽支遁求買
沃州報之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蓋遁猶騎此一
着想見其人物也

陸機以齊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於
成都王穎謂可康隆晉室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
處危亂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
欲苟全可乎機初入朝盧志問陸遜陸抗於君遠
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既起陸雲曰殊邦遐遠
客王未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祖父名播四海豈

不知耶晉史以為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意機優
乎雲優乎度晉史意不書於雲傳而書於機傳蓋
謂機優也以吾觀之機不逮雲遠矣人斥其祖父
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為不孝而亦從而斥之
是一言之間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尚能置大恩
怨乎若河橋之敗使機所怨者當之亦必殺矣雲
愛士不競眞有過機者不但此一事方穎欲殺雲
遲之三日不決以趙王倫殺趙浚赦其子驤而復
擊倫事勸穎殺雲者乃盧志也兄弟之禍志應有
力哀哉人惟不爭於勝負強弱而後不役於恩怨
愛憎雲累於機為可痛也

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
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晏必預以能遺
落世事為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
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
偽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
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為保護康乃遂至
於是籍何以獨得於昭如是耶至勸進

之文眞籍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為群蝨之
處裩中吾謂籍附昭乃裩中之蝨但偶不遭火焚
耳使王淩毋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
日中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
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
變又嘗以餉范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
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
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

酒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且下有餅餌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而風俗記又言漢高帝與項籍戰京索間兵敗伏叢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卽位作鳩杖賜老人此絕無稽考高祖雖敗其肯伏叢薄耶余親戚有爲光州守

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遺余疑卽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 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順山在宜興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虜犯維揚余從大駕渡江夜相失從吏皆亡去與劉希范徒步間道至常州而遇潰兵欲爲刼遮余二人不得去適有小校馳馬自旁過則余錢塘舊麾下也亟下拜餘卒乃其所隸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長興是日微小校幾不免夜抵湖洑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記希聲舊廬時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與汝曹從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聲自著君陽山記一卷叙其景物亭館略有二十餘處如輞川卽爲兵火所焚毁矣後爲相既罷迫鳳翔李茂貞兵避難死道上蓋不能終有其居也希聲材本

無他長隱操亦無可録故不量力幸於苟得以喪其身與朱朴陸扆望同召其志趣略與朱朴相類尚不如扆望能辭行卽老甫里也方閑居時內供奉僧䛒光以善書得幸常從希聲授筆法祈使援已乃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䛒光卽以名達貴倖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觀其傾倒於朱朴則待希聲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盧攜崔緇郎輩不能致天下賢者

故爾然所獲乃如希聲能無愧其君乎習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脩新唐書無取以獻者故傳辭甚略後世猶得借其山以爲重也

杜子美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值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鎬也舊史載鎬風儀偉峭廓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子美詩尚可想見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蕭昕爲起居舍人薦鎬以褐衣

召見拜左拾遺來瑱爲贊善大夫鎬薦材堪將帥唐書鎬瑱傳皆不載而鎬傳云天寶末揚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已重聞鎬材薦之釋褐 拜左拾遺二書言鎬得官略同若天寶末果已用於國忠則至德初安得更爲昕薦耶國忠爲相在天寶十二載去亂先一年正淫湎極惡之際豈知以天下士爲重亦非子美所謂徵起適值風雲會者也至瑱傳乃云始用張鎬薦爲潁川太守以毋憂去祿山反再用張垍薦奪喪復爲潁川今紀書瑱自贊善大夫爲潁川太守在天寶十四載即至德元年祿山反後與人物志合是鎬方起家何能及瑱而張垍兄弟自京師陷即從祿山未嘗見明皇亦何爲復薦瑱史於瑱事繆誤如此則鎬之失無足怪昕亦可謂知人矣昕本篤厚長者造次不失臣節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爲國得將相如昕亂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爲舂陵丞輙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採薪以爲有生之

役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之深矣然安祿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則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士制科慨然以當世爲念隨其所爲皆有以表見豈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語是耶余老矣自度無補於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爲延祖之言今從吾於此固善苟自

激昂雖州縣簿書米鹽之役粗有一事可施於民
亦不禁汝曹仕也若非其義雖一日九遷不特為
士者耻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蘇州白樂天手植檜在州宅後池光亭前余政和
初嘗見之已槁瘁高不滿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眞
僞未知也後為朱冲取獻聞槁死於道中乃以他
檜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華亭悟空禪師塔前
檜亦唐物詔冲取之檜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
即華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即行一日張帆風猛

檜枝與帆低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沒長興大雄寺
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中空裂為四枝蔭半庭質
如金石相傳以為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獻會聞悟
空檜沉海乃已賢者因物寄託以不朽然此三檜
一槁死於道一沉於海一僅以免蓋欲為道旁櫟
株不可得也
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為
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
濟終不肯彈二樂後亦竟廢不行崇寧初大樂闕
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燕樂同為之大
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為不可以意
妄增徒為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蹇授之嘗語子
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為
之踰旬獻數曲即今黃河清之類而聲終不諧末
音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於必為大喜
亟召衆工按試尚書少庭使仙現在傍聽之樂闋
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徐前環顧坐中曰曲甚
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
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
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
扇以見意新書取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云開
元二十四年盛夏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
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矣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
在非特為曲江而設也所謂縱秋氣之移奪終感
恩於篋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讒林甫之讒故
因致意焉不[illegible]而追之以扇不亟[illegible]

容齋隨筆[illegible]此正[illegible]大節進退而一之
之誤遂使善惡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說記事之
非耳目所接安可輕書也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
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
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唯富鄭公以茂
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既召試乃以不能為
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為故事制科不

試詩賦自富公始至于嘉祐後不試策而論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歉孟子言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為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
聖賢之言為不妄也吾少從峽州一老先生樂君
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海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
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
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
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
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在於

自反修以求[illegible]為不[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屑於
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illegible]固自謂有得於此者今
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illegible]蹙額有憂未嘗展伸眉一
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於君親
則必不能無愧於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
休休然者董子之所聞久而後知也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
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為此言也前
輩論賈島送友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雖微事

苟出其情發與慕為斂斂寒率而成者異也今或
內實躁忿而故為閒肆之言內實索憊而強作雄
健之語雖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
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
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曆之間天下
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禍者然乘間蹈利竊名取
寵亦不少矣子美闞難明關畫室遠去及一名用
不得志卒饑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
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

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杜祁公為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為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之也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為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云得禮蜀公性真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為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腳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游嵩山疊石溪而樂之復買地於旁以為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於此賓客至者連夕未嘗不愛賞顧戀不能去而余獨嘗以為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恨豈不快耶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illegible]與樞密後廊中分門乃西向[illegible]非學士所得常居推禮上之[illegible]參謁而已其後為玉[illegible]廊北[illegible]所謂北門也學士僅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領院受詔乃與中使坐玉廊余為學士[illegible]請以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為三以照壁限其中房間命待詔鮑詢畫花竹於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曉景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為承旨太上皇眷愛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同轉流輩殆盡為之慨然

也

歐文忠內制集序歷其為學士時事悉載其藁以為退居談笑之資略云寮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顧聽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誇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為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屢請得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後亦獲掛名於石刻之末暑風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實飽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編事與念不能盡終前日之

志爲可恨每念爲學士者不爲不多未必皆知此
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天下
如意事豈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來以石橋藤杖二爲贈自言親取於
懸崖間柔韌而輕堅如束筋余徙自許昌歸得天
壇藤杖數十外圓實與此不類而中相若時余年
四十三足力尚強聊以爲好而非所須置之室中
不及用悉爲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許步輙一
歇每念之不可復致而得任道之惠蓋喜不自勝

也門生邵大受復遺淳安木竹杖六節密而內實
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如鶴膝者非峭勁敵風霜
不能爾也此卽贅瘤箭請本出錢塘靈隱山今不
知有否當求其種植之以爲後計晉人謂許遠遊
健於登陟不特有勝情亦有濟勝之具今吾所以
濟勝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
乎若遇遠游當不免一笑使孔光見之可免爲靈
壽之辱也

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

[illegible]文忠以書[illegible]曰此[illegible]作敵兵尚[illegible]
[illegible]對[illegible]公客尚衆也余嘗於范
氏[illegible]其後[illegible]爲西帥時與許公釋憾
事[illegible]相得之曰無是吾翁
未嘗[illegible]也請[illegible]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
所[illegible]年何[illegible]相卽自刊去二十
餘[illegible]旣以碑[illegible]文忠却之曰非吾文
也[illegible]載[illegible]獻太后[illegible]謂仁宗欲率百官拜
賜[illegible]因華禮見此禮實當

行[illegible]其誤則銘誌書事固不容無誤前輩
所以[illegible]許人也范公[illegible]欲以身任社稷當西
方謀帥不受命則已苟任其責將相豈可不同
心歡然釋憾乃是[illegible]事亦何傷乎然余觀文正奏
議每訴有言多爲[illegible]沮不得行未幾例改授觀察
使辭魏公[illegible]皆[illegible]而公獨辭甚力至欲自械繫以
聽命蓋疑以俸厚[illegible]之其後竟以擅答元昊書罷
帥奪官則許公不爲無意也文忠盖錄其本意而
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illegible]兩者自不妨惜文忠不

能少損益之解後世之疑者一碑作於仁宗之末猶有譏而不可盡言者是以追[illegible]之耶

子瞻山光寺詩野花鳴鳥亦欣然之句其辯說甚明蓋為哲宗初即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神宗奔諱在南京而詩作於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既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為公買田書至

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辯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鳴鳥何與而亦欣然尤與本意不類豈為誌時未嘗深考讀耶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illegible]適也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為死矣有語范景仁[illegible]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即舉袂大慟召子弟[illegible]遣人賻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illegible]香得實弔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illegible]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於應待有違言忿怒折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守衙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折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折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飛稱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處稍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

相應往往不[illegible]十[illegible]年若夜不
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
熟寐乃易得去人性固不能無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
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氣每作輒不能卧
藥餌起居須人乃能辦侍先君官上饒一日秋晚
游鵝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倉卒中適不以
藥行喘懣頃刻不度起吹燈據案偶見一易冊取
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輒用此術多愈
於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避暑錄話　卷上　五十六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
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遂用之爾子瞻作呂
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
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為表章尤溫潤閑
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古
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何傷其用經
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為工於是相與
裒次排比預蓄以待[illegible]

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illegible]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
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
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
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今吾
雖力屏俗事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忘
此累卒左右無此縣者以益其疾每顧一二村童
殆是良藥也
僊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

避暑錄話　卷上　五十七

為道觀唐李陽冰為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
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
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於縣南之靈峰院夷甫欲
往遊聞潰兵入境遽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
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閒冒微雪過之
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傍壁立溪水貫其
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攙
天每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雪積至擊而僕夫
却立幾不得前既至山愈[illegible]愈[illegible]流益急[illegible]

淺有婁石孫墓數首亦不相倚附耳最大者二曰如人行錯而相先後借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筍羅具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然松明半車僅得溫今日熱甚聊為一談望梅尚可止渴爾此當洒然也

唐制取七甲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慶曆後稍修取士法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而

限以間歲取士舊進士工於詩賦有聲場屋者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如王沂公鄭毅夫數人取解者試皆為第一謂之三元王簽書巖叟記問絕人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後科以來一人而已謂之明經三元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騢一卷為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為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為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

以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為舉首與張僕射齊賢等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寘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荊公蘇子容呂晦叔韓師朴得四人者二榜蘇參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寇萊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荊公皆連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後焦蹈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劉

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於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爲盛也

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

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縝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遥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簾中以誥

授簾外授文縝發視之略如今之誥亦有詞文縝猶能成誦略曰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蔚然爲舉首云云具結銜具所授官文縝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耶既唱名果爲魁而第一甲傳臚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略同文縝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爲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本朝官稱物無所依據但一時遷就者皆爲後人因之不改觀文資政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而資政稱大資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從資政學士稱大宣是時方重道術翳唱聲於路聽者訛爲大仙人以爲笑遂改爲大學士學士有三而此獨以大名又何以別耶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閣宣和以前直學士直閣同爲稱未之有別也末年陳亨伯爲發運使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佞之者惡其下同直閣遂稱龍學於是例以爲稱而顯謨閣直學士徽猷閣直

學士欲效之而難於稱謨學猷學乃易爲閣學閣學士有三亦何以別耶然階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獨一字舉世稱中大不以爲非則大學閣學亦何足怪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日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春秋晋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見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顧以爲言遂改用明堂議者以爲得禮有司信不

[illegible]知之者

至期實餓始亡頭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

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

晏元憲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

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晏元憲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為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於傍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按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按書吏傳録蓋今類要也王莘樂道尚有數十紙余及見之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闉横為屋五間下瞰虚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為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二子弟晨昏時至以二净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以一净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之晚略取肉及鮓脯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净人執事其傍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

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净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奉參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進佛事愧之爾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於笫上常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爐其下常不絕[illegible]解衣投[illegible]帶氣[illegible]識不

可不使潔清吾子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
之故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徒爲
喻者設也佛氏言衆香國而養生類形亦必以香
爲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蕭以供祭祀達神明而通
幽隱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嶺表還爲余言神仙升
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之
佐以此行幸能辦意自言必升舉也坐客或疑而
未和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
盡發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烟盛

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峰頂上語雖近奇然理或有
是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溈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派自
溈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溈仰法
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僅得
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教付之而遠
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
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顧吾初所從入者
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
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清華嚴清傳道皆楷
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楷
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
爲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不能
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
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性各有分量必稟之天譬
之著棊極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可進雖一
著終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論以記問爲主然前輩

獨張安道與參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
後往往即忘之蓋初但熟記耳吳正肅公登科爲
蘇州簽判至失心幾年醫餌以三醉膏乃差暮年
復作遂不可治晏元憲楊文公皆神童元憲十四
歲文公十一歲真宗皆親試以元經不遺一字此
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既警絕乃復
命試以詩賦元憲題出適其素嘗爲習者自陳請易
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復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
未聞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
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
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爲價終一
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
復於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
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於中也

鎭江招隱寺戴顒宅平江虎丘靈巖寺王珣宅今何
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
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巖洞有泉出寺西

壯隈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複幽邃有
虎跑鹿跑二泉略如惠山皆不能爲流唯虎丘最
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數經
亂兵殘破獨虎丘幸在嚴陵七里瀨在洞下二十
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士人謂之瀧說爲
籠言若籠中因爲豹至爲入瀧既盡爲出瀧瀧本
音雙江反許慎以爲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
瀨今因此物詩焉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
中[illegible]分[illegible]之山

[illegible]釣[illegible]
異難不[illegible]
丁人因以名爾郭[illegible]天柱峰在餘杭縣界今爲
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
所共聞僅在浙江數州之間其四皆吾熟遊而洞
霄宮距吾山無三百里吾領宮事二十年獨未暇
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耶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篤厚君子少以賦知名而喜
爲詩好用俗語嘗有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

風雲且免淋漓似水鷄久在選調家素貧晚始改
官既叙年得五品服作詩寄所厚云白快近來逢
素髮赤窮今日得朱衣人或以爲笑然此其性所
好他詩多佳語不皆如是也

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菓
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嘗見於詩子瞻
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
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
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今吾所居常過我者許幹譽

見殺之三[illegible]之道乎去者
肯遠來者至[illegible]二三客山居僻且不時得吾
又不能多畜乃或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
古者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
有宜今遂混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
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
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石長卿眉州人嘗從黃魯直黔中數年數為予誦魯
直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數聯猶記其一云人

得遨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為尤所珍愛者
不肯輕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蓋五方風俗沿習與其家法所
從來各異不能盡出於禮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
故周官教民禮與俗二二者不偏廢要不遠人情而
已韓魏公晚年衰取古今祭祀書參合損益為祭
儀一卷家為得中識者多用之近見翟公巽作祭
儀十卷而未之見也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
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

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
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
每過人也

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
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號清風客清老云奇逸
遙脫肯驤子曠地也嘗見其贈清老長歌一篇與
今詩格絕不類似學李太白而書乃學周越元祐
間清老携以見魯直欲毀去清老不肯乃跋而歸
之黃元明云魯直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

存者無幾故自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為可傳
故復名敝帚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
成今傳於世者尚幾千篇也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
明出於申韓方其[illegible]之不可與爭天下者非漢高祖
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為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
復見人間項羽與[illegible]之徒[illegible]然而黃老之術不
以身為人下是以[illegible]謀而不[illegible]爭而不肯抬
陰行之　而不書[illegible]其[illegible]帝以天下而已

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於
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
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
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
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
以申韓爲之也惟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
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不流
於刻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張子房不盡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韓

彭以爲用而終覆滅之子房竊笑謀矣其可復以
身爲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間則不肯深與乃託之
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
辦其間曲折子房實教之也然而與人謀而得天
下又有以定其後以開萬世之業皆出而不有非
近道者孰能爲之若孔明則不然劉備初未必有
意復漢盡自孔明發之方委己以聽而內則費禕
蔣琬外則張飛關羽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
爭則何憚而不[illegible]盡在前是以始[illegible]於世

然顧二人皆已老措設經營以及丕登之世猶
反掌爾不幸備先死繼之者禪則無可言矣使初
視二人如高帝之於項籍則據中原而令四方何
劉璋之足窺乎暮年數出關陝豈其本意知無可
奈何不得不爲此以保朝夕蓋爲黃老則近道爲
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申韓必求勝此子
房孔明所以異歟
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
其門而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群牧判官文

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
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
它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
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及在政府薦可爲
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
荆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爲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
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荆公
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
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荆公則忘其學術不如

又安能與其見二公之爲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
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亦不
能知也

東方朔始作荅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
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
荅賓戲東京以後諸以釋誨應問紛然迭起枚乘
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攄等後世始集之爲
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
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

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即荅
客難也送窮文即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
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
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
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
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
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illegible]因皇之初則開元不難
至其卒不能[illegible]者特怨恩太深金

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
使然彼吉甫於裴垍尚以恩爲怨況牛僧孺李宗
閔輩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
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而房杜實履
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己謀資杜如晦之斷爲難不
知彼既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
衛王魏固優爲之使一毫彼此有萌於中豈特不
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古亂亡之

極未有之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士兩
塗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
賊攘奪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
而進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
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便鬱然有治平
之象北取三關南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
亦少彊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爾天固以是
開真主之運歟自是及本朝傾大俊傑之人繼起
相望豈相距五六十年間前四世獨無有而今有

之其所以爲天下者與也禪代之際尤人臣所難處非其有聖智未必能善後而范魯公質從容復相藝祖者三年晏然無纖毫之隙前輩名公皆心服其人則雖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謙慎隱晦行事不盡見於後世只如群臣除議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常朝進見非君國大事不議至魯公始正之皆請而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爲故事此非特自謹嫌疑嚴君臣之分將以革千載之失也

天地英靈之氣鍾爲山川出川之氣降而爲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譬人之元氣皆有所禀養之善則爲壽考康寧不善則爲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爲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賢材亂世多奸雄均一氣爾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籍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尋常齷齪庸流泯然以爲死生者也晉以前不可詳考唐晉事傳後人以其斷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家室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辦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尚何足恠哉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爲之往往酒行遂無筭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

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蔡魯公嘗同執政奏事及燕樂將退上皇曰亦聞朱維吹笛乎皆曰不聞乃諭旨召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傍按其聲魯公與執政會尚書省大廳遣人呼維甚急維不知所以既至命坐於執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諭上語維再三辭鄭樞密達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當遵制維不得已以朝服勉爲一曲教坊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爲典

樂維爲京西提刑爲予言之琵琶以下絛重爲難揄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轢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實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鵾雞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耶

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

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於是翕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温公范蜀公以爲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温公尤多蜀公遂以爲譏温公曰吾豈爲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未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及復以戲之詩曰賊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温公不知禪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闒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

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於衆曰吾不辭謹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祕監旦謫[illegible]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失酒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僞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illegible]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憮然不樂命小吏封置箧中曰吾豈真有優於

是者亦適遭過吾乘人之後而識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

婦人疾莫大於産蓐倉猝為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社任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人用藥之驗其一記郝質子婦産四日瘈瘲載眼弓背反張壬以為痓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緣分免猶在蓐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至連進

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爾但世用之不當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臨乳者應所須藥物必備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同為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為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日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月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舶趠風以為風自海外來禱於海神而得之率以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猶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中窮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漢當空梧竹

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凉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為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詠不能自已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酴醾新酒相餉者乃蹶起取連三盃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爲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唱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盖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曆聖德詩遂儼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褒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且時已興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

擅褒予奪於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爲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爲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嘗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曆不同事欲未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盧懷愼好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爲宰相俸廩非不足不以富貴寵禄爲汰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縣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爲少引於内必不至風雨侵坐懷愼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爲矯僞此書盖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遂不近人情君子行之非尊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爲矯飾自謂懷愼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爲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通人情盖有所諷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産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盖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

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噉兼人居吳下每以强壯自誇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祕術可延年而後無害道方拱州良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於腦始見髮際如粟纔兩日項頷與胸背略平十月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銀濮所潰膿血瀘之水中澄其下略有丹砂盖積於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

日聞人畜伏火冊砂不問其去必求之限惟恐盡去歲亦發腦疽有人與之語且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每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爲戒矣

杜子美詩父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與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盖義俠者與詩不類當意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周顒奉佛有隱操其詩云昔遺袁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則此意當在顒也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自言得其至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兜率從悅與其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後天覺浸顯諸老宿略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犇走推天覺稱相公禪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盖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於慈明者有文悅住雲峰其行解堅高略與南等從悅既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峰悅爲大悅以別之

世傳王迥芙蓉城遇仙事或云無有盖託爲之者迥字子高蘇子瞻與迥姻家爲作歌人遂以爲信余嘗清老云王荆公嘗和子瞻歌爲其兄紫芝請之紫芝請書於紙荆公曰此戲耳不可以誦故不傳猶記其首語云神仙出没藏杳冥當遣嬴兒嫁六丁余在許昌與韓宗武會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餘時有所遇如子高是時年八十餘余質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誦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五字古

風清婉可愛如玉臺新詠宗武見余愛乃笑曰荆公嘗亦甚稱云非近人當是齊梁間鬼遂略道本末云見之幾二年無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後國醫陳易簡教服蘇合香丸半年餘一日忽不見未知爲藥之驗否也

避暑錄話卷下

宋葉夢得少蘊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為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荊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過荊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荊公戲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荊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傴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攜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洒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傍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為睦州掾　舊初官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為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為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為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為已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

秦觀少游亦善為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為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為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為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

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識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渙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

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忘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翶復性書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荅孟簡書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胸中無滯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翶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翶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

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翶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鬬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

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翻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爲奕凡事皆

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於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於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流恐於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斷茲乃若陷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眞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敝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由久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

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荅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乞假之一端爲酬一

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爲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爲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覆利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芸叟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掛壁間却被風吹動時余爲父仕關中偶至長安見芸叟道其事指壁間詩以爲笑樂

李翺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月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三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栢有伐以爲椽者雎陽近亳有檜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株樛枝者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

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栢長差比遲爾今環余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潤似謝安石栢奇峻堅瘦似李元膺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謂吾不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竒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竒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

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盡此而每
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圖證寺大松
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循國初時故物石橋合
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
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
之園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
爲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
當祝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
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

得矣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
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
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
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
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illegible]文學術不可
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
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張
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
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所
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
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
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曆中受知仁祖爲翰林學士
遂欲大用會宋元憲爲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爲言
乃與元憲俱罷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爲
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召就
除知澶州風節凛然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因回

謝略叙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爲
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於數世之後不唯朝
廷得人亦可爲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冒
仁宗不得盡施於司空者吾又無得之而略無前
人報國之一二每懷眷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
末子瞻守杭州公爲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
瞻銳於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且以杭
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

皆閱實更爲條畫上聞朝廷王公議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與郡守職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職乎視它州灾傷重輕分與之子贍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爲直乃召公還爲主客郎中予贍之志固美雖傷於濫不害爲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見前輩居官無不欲自行其志也

仁廟初即位秋宴百戲有緣橦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橦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詔截危竿橫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戲橦竿纔二丈餘與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貴人爲余言後閱元獻詩果見之廟號稱仁信哉

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北方用師其大酋蔑離不嘗王燕爲邊害朝論必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蔑離不函其首以獻詔

藏之太社[illegible]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夫爲慶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和尚置梳篦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illegible]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爲膠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不覺烘堂大笑冠有墜地者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膀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厚爲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皐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國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皐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還

坐室中取唐書檢視父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墻聞釵釧聲爲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爲之説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墻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墻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脱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

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餕餡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餕餡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爲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餕餡乃許甜吾謂此僧眞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亦能爲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玻瓈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消消淙潺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卽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公能各爲我爲辭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爲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爲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譜閑蓋強爲之吾時了了略解既懶不復作今蓋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珉舊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意時當稍依此自爲一篇以終閑志也

眞誥載萼緑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

稍緣飾之爾紫姑神止爲詩文自託於仙不與人相接而萼緑華事乃近褻豈有眞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於欲萼緑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界者豈眞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命緑遂肆爲瀆慢高眞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媪者謂小孤爲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

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傍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蒸灼忽自訶曰氷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群兒皆莫知荅翌日忽大雨震雷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湯群兒欣然皆以爲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群兒固可笑然吾行

於世且半生幾何不爲群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莫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況於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國寺聖德碑事云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舊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璀先立碑堂幷碑石大小準華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既論帝報云已不令建立碑樓便遣拽倒乃記承璀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爲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

天下眞理日見于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傍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于腹中如饑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

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濕有犯於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凡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間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門往往僮僕皆未興其中既泂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況理

之至者乎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珏爲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爲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范之才爲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於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內陂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慶曆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爲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昊書遷耀州皆奪使事蓋居中有樂之者仁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

時爲翰林學士乃以爲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意欲使附已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爲夷狄所畏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狄青种師道等二十餘人可爲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盡格不行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亦不行而明年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仁宗始悟復行公策而還二公訖降元昊議者謂保全關輔雖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爲研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於世葢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於研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嘆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原甫精博固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爲研計者研但論美惡誠可爲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棄之右論李氏研則許敬宗眞贋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或如此彼爲研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以爲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文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衛有良夫葢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多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料一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云大官乘輿十湅銅料重三觔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閎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六料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以料擊殺之是已湅周官音鍊據漢書莽改始建國六年爲天鳳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鳳上猶冒始建國葢通爲一稱未嘗去舊號上戊莽所作曆名莽自以爲土德王故云宣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雜出余多見之唯此器獨見於韓氏

國朝監察御史入皆用三丞以上嘗再任通判人有闕
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迭舉二人從中點一人
除宰相不與也韓公爲中丞以難於中選乃請舉
京官以爲裏行遂薦王觀文陶治平初御史缺臺
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內批自除二人范
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史呂微仲以
三司鹽鐵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得人之效乃見
於再世二十年之後古未有也

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辭不專詔命

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
名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勅詩賦而舍人不試
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
年猶未得爲知制誥不與爲文歲滿遷知制誥然
後始並直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
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
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
能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其後梁
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
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
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
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
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
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
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
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厨大燕設爲
第一

吳正肅公有罷政事守蔡州嘗卽州宅爲容齋自序
其意以爲上爲天子所容中爲士大夫所容下爲
吏民所容又謂知足而心虛曠然後能容達生以
爲寓則無往而不容且作詩著之余爲蔡守時已
不復存物色其處西北隅僅有屋四楹深不滿三
丈手可及簷意以爲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舊
以見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詩因刻之
壁間高賢遺迹世不多有況公之名德風節相去
未百年而來者曾不經意況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

本朝大樂循用王朴舊律大抵失於太高其聲噍

而哀太祖特和峴減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樂以爲高五格又請下其三樂成反低人不以爲然廢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峴止下一律議者亦不爲等也燕樂例亦高歌者每苦其難繼而未有知之者熙寧末教坊副使花日新始獻言謂方響尤甚與絲竹不協乃使更造方響以準諸音於是第降一律然後用之至崇寧云

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是八音而爲木者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爲言而未及行至崇寧更定大樂始具之舊又無虎至是亦備雖燕樂皆行用

國朝館職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餘皆以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論而進士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詔宰相參知政事各舉五人時韓魏公曾魯公爲宰相歐文忠趙康靖公爲參政共薦二十人未及召試而神宗即位乃先擇其半與

府界提點陳子東奏事稱旨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吳申爲御史言詩賦不足得士請自是雜以經史時務試論策乃命罷詩賦試以策論二道然終神宗之世未嘗行蓋自更官制在內者與職事官雜除在外賞勞以爲貼職者但以爲寵也元祐初舉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遂用熙寧之令試策一道紹聖後不復行四十年間唯治平元祐兩見而已蓋必欲得材而愼其選自不能數也

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爲無益也吾閱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見他人得效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通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眞人金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爲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遣錯節度隆冬裸袒食氷當暑甚至悲恚欲自殺此豈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效也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爲害之甚乃有如謐

好服食之獘也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戣爲無是欲留之此姑爲說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戣計者耶戣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閭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戣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阮裕爲臨海太守召爲秘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再召爲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

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叨冐已多未嘗不懐歸而家舊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爲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既罷許昌俸廪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即不敢更懐軒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於前則不能無愧於裕

楚州紫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壁間題詩一絕云宮門閑一入獨凭欄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

鶴聲急相傳以爲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亦已半剝去土人有危疾刲其黒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孫賣魚者初以捕魚爲業忽棄之而發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灾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晝往來人家終日不停足夜則宿於紫極宮灾福亦不可問或謬發於語言或書於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測久而推其故皆有爲也宣和末嘗召至京師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譏切者罷歸因與當時流輩異矣兵興不知所終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

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晩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甯目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晩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踰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復加之赤眚此六物訖不能兼用故雖雜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弊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復補湛歷數自陽里子東門伯左丘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唐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

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懼要須盡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諌閑適之辭可槩謂淫言媟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艷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爲牧語論樂天傳以爲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毋夢有偉男子持雙

兒授之云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
晁無咎每舉以爲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
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爲太僕
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
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圓通
秀禪師爲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
今君胷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
教之使爲佛像以變其意於是深得吳道子用筆

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冲元書其文備極
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重自太息既不能復畫
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畫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
宣和間其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
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
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
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
時守將高彦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益欲引
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彦昭誓於衆曰
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
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
內迸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
慚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
拒守當在彦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
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
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
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

高彦昭不得立傳訏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
以爲名趙克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
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況未必有耶爲
辯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
眞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
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
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辯不敢白必求能草書
者問焉久之乃稍畫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

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
於治身故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
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
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鄉發於書者宜亦似之
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
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於世者亦
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於士大夫家者
尚七八本親見其一於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

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
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真蹟深穩精遠
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礙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
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
事必得之於心因人則不能並立矣章申公家亦
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授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
得爲全物也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
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爲
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寧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試時
前取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
本末或告以見馬援傳者亟錄其語用之而不及
詳乃誤以援爲愿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
史而學者自爾原言之亦自以爲不然故更二十
年始得第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
而學校爲之師長者本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
幸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爲
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

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
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
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
秦少游等請爲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
爲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
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勑令因爲科云諸士庶
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
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

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於宣和之
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
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
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為
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
晨集多未厭於聽往往卽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
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
遷坐於門外簷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

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
余爲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
坐未定卽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
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稾示客有不
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眞本
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
論云石言于晉神降於莘內蛇鬬而外蛇傷新鬼
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益當

時文體云然公作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
公一變孰能遽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
張正素云慶曆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
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
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
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奇一以爲不奇爭久之不
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
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
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

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
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
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
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
始也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
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
皆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
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衮繡坊富秘監嚴

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名靈芝坊見
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奉其親八十
餘名德慶坊朱光禄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
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
爲名褒德亭以德壽宮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
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爲招隱溪來者亦不復
敢輒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
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爲制服

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爲間燕會賢二堂一時名
公卿皆從之游卒謚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謚者人
不以爲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璋復尚眞宗福康公
主故世目公武爲老李駙馬所居爲諸主第一其
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爲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
左右號靜淵庄俗言李家東庄者也宣和間木皆
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爲擷芳園後
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爲序其詩
爲間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尚太宗魯國公主會
鄙麤累聞公武有集亦以爲詩招致舉子無成者
相與酬唱舉子利其餘賂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真
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
爲之遂亦自名其詩爲[illegible]陽登庸一集鏤板以遺
人傳者皆以爲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郭象以爲
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
汨没當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獎儒術初除張參政洎錢樞密若水爲翰林
學士喜以爲得人諭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
不得爲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獼猴戲不知何
意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勅設日舉行而易以
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爲例而余爲學士時但移開
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
致但以一二伎充數爾入觀末余奉詔重修翰林
志嘗備録本末會余罷言不克成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

旅于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投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既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叅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即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云

呂文穆公既貴乃迎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

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賈直孺母少亦爲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其後母並處既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第一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

唐書李藩傳記筆減密詔王鍔兼宰相事會要崔氏論史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崔所論耶然即本傳考之藩爲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還可也何用更減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中批勑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勑有不便得塗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職事何爲吏驚請聯他紙藩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當覈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勑一事蓋雖有故事前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驚從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言又益而爲王鍔事不知適爲藩累也據王鍔傳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會要以爲元和五年正藩爲相時大抵新史自相牴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顔師古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官門爲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爲示

降千古今名號沿革顛倒錯忤葢不勝言獨恠元豐官制諸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爲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麴爲蘗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媒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別有據耶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

舊說崔愼爲瓦棺寺僧後身崔愼由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掴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此世間富貴人多自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祿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爲略無修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毛也往在丹徒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忿然作色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掴方爲快意聞者絕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於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爲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

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令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葢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呂許公初薦富韓公使虜晏元獻爲樞密使富公不以嫌辭晏公不以親避愛憎議論之際卒無秋毫窺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連

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亦不拜雖義固當然
其志亦有在矣未幾晏公爲相富公同除樞密副
使晏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仁宗不可遂同處
二府前蓋未有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驟至簽書樞密院會北伐
契丹代州正當虜衝而楊繼業戰歿帝憂甚求守
之者齊賢自請行既至果大敗虜衆時毋晉國夫
人孫氏年八十餘尚無恙帝數召至宮中眷禮甚
厚如家人朝散郎仲洺其曾孫也嘗出帝親禮面

賜孫氏一詩示余云往日貪爲母年高壽太平齊
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
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婆老
福見兒榮貴齊賢益代州遂入相聖言簡質不爲
文飾群臣安得不盡心乎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
夫罕見之者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
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
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潁公七十六文潞公
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
位得謝尤爲可貴

韓建雖麤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龐雜犯者
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
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以
好惡予奪修謹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
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
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

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
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復徑路隱顯渺然
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
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
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即圃採
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騅歌
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
欲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
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

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挽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嘗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於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於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政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邊機許宰執就第咨訪前無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辭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尤爲盛事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荆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卽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余意漸江卽浙字欽誤分爲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縣南蠻中者是已卽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航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

東來皆會于錢塘然後南趨于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江爲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質諸耆老頗得其詳欲使好事類爲一書以補桑酈之闕會兵亂不及成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云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者也今謂之

橫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隷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爲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眞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甌粤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前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爲震澤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爲三江在荆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爲三在楊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于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以太湖爲震澤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

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

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爲説宜其顯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帬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爲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爲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島知入之爲入海但文適同耳當如既陂既澤既導既豬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漫障塞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爲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侯公説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漢金鄉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諡安國君曾孫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婁敬封奉春君富貴衣食之蓋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傳至曾孫而得侯尚高祖之遺意耶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任爲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甫嘗代侯公説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精於西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

相迎逢一勝一負略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於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豈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沮梟塞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寡援食盡故以中分天下啖之蓋察其為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於輕我貪則利於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其於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苟

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縱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塗也

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於外物也子瞻

此書不載於集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為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為深文者皆拒之

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
琅瓈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
顙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
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
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
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
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北苑茶正所產爲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爲沙溪謂
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絶沙溪色白過

於曾坑但味短而微澁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
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
闢徑路刳治巖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緊
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於數步之間封培
灌溉略等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
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
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
祐間魯直力推賞於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
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爲
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斤
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
歲求於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精
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爲
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
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爲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爲泠凡硯石捍
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鬬相拒必熱而沫
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

風手皆貴其輕也冷與泠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瓦
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
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物性相制固有
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
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蕞磨即不復
見頃墨工王滿言此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
知此

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爲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
假告於上從之而或賜或予故因謂之告左氏言

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爲請謁之言是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爲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言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爲義自可以意通而說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

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首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絕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爲兵部侍郎謂已當爲宰輔爲時要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譽相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於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爲五代闕文始力爲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尚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於元之故知君子但強於爲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尚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

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按上簡擊其首樂君徂而走仆於舍下群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饑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群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

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淸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淸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鱠者以爲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鱠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鱠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有買鯽魚八九尾尚鮮活永叔許相過留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

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問其故擧前數題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聾伯原以跛其初皆擧進士旣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爲州教授食其祿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圃與林樞密子中尤厚善紹聖間力起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旣死圖其像日祭之飮食皆持匕箸擧進於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霑汙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遇有石輒躍以過偶誤踐必嗚咽流涕好作詩頗豪恠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忙終於家蘇子瞻往來淮甸亦致禮以爲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

寧間有淸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淸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缾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靑蘇州優此數

入惠洪傳黃蘗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爲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之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間神宗以東宮舊僚託腹心每事必密詢之雖數有鯁論而終不自暴於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爲多言其子朴嘗爲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爲人當以聖賢爲師則從容出於

道德若急於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秉政於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驚世駭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懿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與下靈巖皆聚徒數百人而沽水於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亦無水以汙池積雨水供濯溉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爲重爾吾居東西兩泉西泉發於山足蓊然瀦而不流其來若不甚壯匯而爲沼纔盈丈溢其餘流於外吾家内外幾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在山足而伏流決爲澗經碧琳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之人取以灌園者皆此水也其發於上以供吾飲亦纔五尺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盛夏可冰齒非烹茶釀酒不常取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熏灼人凡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獨吾兩泉略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既患不能得水

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時又以爲常而不貴今吾泉乃特見衆艱於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益近於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兗州人舉進士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日冒大雪自兗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出處所難明者質疑於余後爲南京寧陵丞徐丞相擇之作尹特愛之擇之當國乃復用爲郎官建炎末虜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亘

已爲節於劉豫者余深以爲不然既而聞爲豫守南京且遷大名留守余雖悵然然念亘終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臨安來云見其鄉人云亘謀歸本朝已爲豫族誅矣不覺爲流涕乃知余信之爲不謬亘有知慮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余爲同年生余自牓下不相聞守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豫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

獨一過之徐擇之於鄉人最厚亦舍俊及爲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虜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何之衣冠犇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强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興以來常恨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楊邦乂嘗表諸朝得謚而立廟祀今又聞亘與俊皆故人蓋可尚世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他日當求其事各爲之作傳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夔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

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後法也

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於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

平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
爲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
欠律之志嘗不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
死其誰當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
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
矣訟其寃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
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
爲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
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

琯陳陶之戰皆可爲書生輕信兵者之戒不謂當
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
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於
外亦因得其處於是藏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
可戒語者率棄之道傍以去纍纍相望有教之爲
綿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
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
味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
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己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
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
活者甚多

二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爲賢蓋矯前日好
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
弛不復振器械刓朽教場鞠爲蔬圃吾在許昌親
見之意頗不以爲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
廢之哉乃爲新作甲仗庫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
閱習一日王幼安見過曰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

入甲仗庫檢察有密啓之者遂坐謫吾時中朝不
相喜者甚衆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
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東南州郡類以
兵不足用且無器甲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日
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爲之不過得罪終
亦必無補也

孔孟皆力詆原人余少不能了以爲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終愈於不爲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
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僞之際然後

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爲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爲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爲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爲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爲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於善惡而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爲禽獸可也若善者亦惡之則不可臾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於好惡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爲外之好惡所奪也

閱所曝碑冊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詖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桓彥範與柬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於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於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於前無所顧避爾柬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柬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

有是能事乎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爲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有弊篋置書數十冊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懟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爲文五十篇

考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忠公爲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舍舉賢良程試既不過策論故所上文亦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爲場屋文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虛說韓魏公一見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賈誼乎時方爲於潛縣令會以期喪不及試免喪

魏公猶當國即用爲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不復更外任蓋猶愈於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牓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於晁公字畫亦清麗以爲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爲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徹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附于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歃到新城傍覇主心當萬夫敵麾下倉皇無羽翼途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門不容息馬蹄津橋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横飛秋水空鶻驚徑度秋雲缺奮迅金羈汗霑臆濟王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王時平日主君須愛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兒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不獲者仕宦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辱居之在錢塘十月適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望涕泣引首北

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歲正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寢食且廢鍾山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迹故事班班猶可數城中但見岂然在側爾而少從先君入峽瞿塘灧澦高塘白帝城皆天下絶險奇異乃一二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瀨金華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興盡不歸乃知山林丘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况於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書初亦不以爲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得異材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太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爲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於苟得每苦其子弟以爲市此豈復更有人材哉宣和

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以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獻藝略等初亦俯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厨數十千爲路費爾爲之悵然後或聞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薿薿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淒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爲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進苟不違道於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禄反嘐嘐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

於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豈求不仕者也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
有名　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
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
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
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
一絶壁間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即長揖出門
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爲呂洞賓也當
時名士多和其詩傳於世蘇子瞻爲杭州通判亦

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
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
皆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
寒多雪即立槁雖厚以苫覆草擁不能救也蓋性
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
氣候絶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
蓋五七之間如此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
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爲
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
數倍於田橘下之土幾於用篩未嘗少以瓦甓雜
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
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爲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
寒則於上風焚糞壤以温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
矣

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
即一易人生不能無役閑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
之松已多矣地既皆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

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
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
則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
可不外求而足今歲積益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
竿松杉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之桐子已實伺其墜
多畜之冬春之門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
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
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預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
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

在寧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僞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息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爲入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內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

登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鄰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史言王逸少性愛鵞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鬭之類此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迥然似於鵞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鵞頸有腕法儻在是耶今鵞千百爲群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即貴售之以爲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即意有所寓因以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國史有傳其大節略已備矣而平生出處每章奏論事見於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兄弟三人皆以司空蔭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時猶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十四條今莫知本

安在本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求家集及手書稾草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爲論次及作家傳久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零落今歲曝書追尋尚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涼筆研可親終當成此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門內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迺翁猥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頴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鷄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

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
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
而後世乃因緣換倣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
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
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
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拔
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
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
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

爲也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
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
已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
人見不害人且耻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
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
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
之藥餌使壽考康疆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
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綿魏
公皆爲僊此復何疑哉

古夷狄亂華無甚於劉元海其得志無幾而子和
卒見弑至聰遂亡曾不及二　年其次安祿山不
二年亦弑於慶緒阿保機雖僅免於弑不及反國
以帝羓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弑於佞
令哥天之於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爲扈所
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
死豈有裔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
可爲量數而得令終耶今金賊犯順亦已十年以

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海之變乎

孟子言烏是何言也烏蓋齊彖發語不然之辭至今
用之作臭音亦通於汝潁漢書記故人見陳涉言
夥涉之爲王沈沈者夥吳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
於今應邵亦禍音非是此唇音與壞相近公羊記
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爲化我今齊人皆以過
爲夬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而舉世訛爲
丁雅切不知今吳越俚人正以相毆擊爲謫耿音
也

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簇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掛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乆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足怪屋廬林木之間時有震擊而出往往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龍之懶而匿藏者也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者

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類蓋不一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其勤惰材不材爲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乆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窓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賢僊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再見項見王仲弓說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瀟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筀竹蓋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

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已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謂之米竹於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輙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雖復補種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取大竹笋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即發細筍掘

去勿存次年出筍便可及毋此良有理揷柳者燒其上一頭則揷條倍長鬻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卽不蔫盖一術也當卽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瘁乆之復蘇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窻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

劉惔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淘惔出人問王公何如惔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當謂淘

爲冷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宫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諢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爲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非爲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種民將以朝服坐道傍持撾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尚未通行仙現適至素識種民卽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諢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卽上馬急趨過種民以爲非諢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乆方悟其譏已也

韓忠憲公罷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爲鄉里善

人守墳墓亦足矣康公旣莅忠憲許昌仕宦顯一日歸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卽掛冠歸以終公志爲文自誓元豐末謫守鄧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時裕陵眷康公未衰若留之遣中使諭旨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當亦必以爲然康公猶請不已乃就易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幾再入爲相

歸宗武云杜子美詩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

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王將才
如伏波不得驕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
其節度張休或疑宮中二字恐誤讀帝倫傳言宦
者呂太一則蓋中人爲宮市於嶺南者爾故稱市
舶使此詩似爲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
大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
相去蓋十年自此詩而上至青絲五篇疑皆失其
題故但以句首語名之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魏
知古傳復有薦洎水今呂太一在開元間與大曆

亦相反此別一人姓名適同爾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
魚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於江
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爲食如食
蠶謂之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於陂塘不三年
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
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
中水邊十餘日即生其法取魚產子著菰蔣上者
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既曝安得復生必
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
也

虎丘山晉王珣故居珣嘗爲吳國內史故與其弟珉
皆卜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內日華里今景德寺即
是虎丘乃其外第爾珣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
前後捨爲寺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劍池
父老以爲會昌寺廢其地歸於民今爲田者猶能
指其故處大中寺復乃遷於上則非復珣之舊矣
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庵蓋但存其名余大父

故廬與景德寺爲鄰自虜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
丘偶獨存其勝槩猶爲吳下第一也

徐復所謂沖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
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
遁甲自筮終身無祿遂罷舉范文正公知蘇州遣
疑夷狄當有變使復占之復爲言西方用師起
年月盛其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
元昊叛無一不驗者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
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脩德乃可濟

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
廬也時林和靖尚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
乃得謚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
而任挾不倫故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
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
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
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
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

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
意於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爲神仙
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
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
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
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
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
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
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
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
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
告五通援敕書求官縑素雖弊字畫猶如新其最
上廣州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書
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
告詞先言門下末言王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
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
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嵩宣

中書侍郎闕知制誥王丘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再
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臣光庭與
黃門侍郎給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施
行謹言年月日畫制可者門下省官也再列尚書
左丞相闕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云云璟
侍中云云蓋光庭前銜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
甫彤告其官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
者尚書省官也璟與光庭甫彤三名皆親書大如半
掌極奇偉蓋裴光庭宋廣平李林甫彤當爲甫彤

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尚書省則不書光庭以兼吏部尚書故再見於尚書省官而不名蕭嵩裴光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余見唐告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敕而言門下爲異爾兵興以來先代遺迹存者無幾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

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蝸蛙賦畧云匿蕞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蔕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

趙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已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喻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偶爲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

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劉原甫廷試本爲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爲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賈直孺爲魁以原甫爲第三

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於內則憤而爲怪范文正公

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月爲忤人丈
止知之及後復用爲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虜
曰吾又將忤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
方太平不喜生事其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既齟齬
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
諷已訖不能盡用其言

世言遲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漢郎有此語二十八星
謂之舍或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
一字而分二義者多以音別之如自食爲食食人

則音伺自飲爲飲飲人則音廕之類是矣蓋應留
而留則爲平音應去而留則爲去音逗遛亦同此
義

顔魯公眞蹟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與
郭英又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
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
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
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眞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
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各得其前段
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

錢穆甫爲如皐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紿郡將
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
縣本無蝗蓋自如皐飛來仍檄如皐請嚴捕蝗無
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
是天災卽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
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絕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
韋氏國語注遂以爲熊羆之熊杜預於左氏不言

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鼈三足爲能之能謂傳
寫有衍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爲能字音奴
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別有據
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
以爲獸名堅中而彊力則能也是熊字或爲能能
字或爲熊初未嘗有別能羆之能能鼈之能二物
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正當讀爲
能爾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辨
之以正韋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熊爲能

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遽伯
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
道自號知非子此眞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
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玉耶
夫伯玉亦何可求爲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非
昔之隱几者也古之人於一隱几之間猶有所辨
尚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
乎苟知存者之爲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

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於此堂矣始吾守蔡州
方三十九明年作堂於州治之西廡名之曰不惑
吾以爲僭然吾有志學焉者也今二十年矣其所
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爲不至於顚迷流蕩而喪
其本心者雖未爲伯玉可也

漢末五斗米道出於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
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
張角略相同張魯盖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
欺詐爲本而魯爲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
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襲殺修而奪其兵惡
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
高勝必非惑於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
入會稽其子徽之爲太守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
備遂爲循屠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喫
菜者云其原出於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皆與
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用字爲
諱而不敢道也

楊子雲謂嚴君平爲莊避武帝之諱也其稱李仲

元盖與君平爲一等人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
與鄭子眞事甚詳而不及仲元顔師古以三輔決
錄君平名遵子眞名樸余讀蜀志秦宓與王商書
論嚴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
必淪又以知仲元盖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爾

避暑錄話卷下

螢雪叢說序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為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行人之所不能為焉以已之無能為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旣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為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聚螢映雪無所不為歷積月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資其實也雖然聚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予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

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謾錄

螢雪叢說卷上

俞子 撰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衆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為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几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楹方齊殺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殺父毋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毋之喪號哭思慕如欲父毋

復友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待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忍爲見殺則强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爲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

就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爲人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于家子曰一朝之不忍而終身慙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所書忍字以對亦

鑒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歷事幾王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事對舊讀史賦如張良傳用赤松子對黃石公此賈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

歌頌

廬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寓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何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前去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甞見樂人聖節致語關祝便使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仲舒歷萬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語忌豈若詩人之婉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如曰天子萬年如曰如南山之壽如曰俾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　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遂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　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汶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其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製大槩相類要之詞意渾全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辨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為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為救世砭劑公唐室中興頼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以胸唐堯舜為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埏巳埴風動四方器不若㝡事也嘗與舍弟碩夫過昆仲儕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誑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仁貴稟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學

極溪聖涯詩㕘出唐史文藝敘傳也三字皆仄一字

是平不免以涯字為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又魚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廣韵注皆云水際水畔細繹其義通庸可押嘗東萊先生渠亦是經義人也初未領略客檢詳如可後於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艮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郎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事至如誤出早鶯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翠縷一約輕胡少汲詩隋堤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煙雨一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合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疎龜甲冷井梧凋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葦村風下鴉丁點麦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也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領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巳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亦欲疎也蓋光武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

古人詩何命題不知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須知天上者更有天魚躍於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箇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常作剪刀賦第五隅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者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中書箋題本爲晚學設也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徧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孤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效箋題果何爲也剏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繆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王文巳當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假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繁辭盡删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爲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爲選人其人亡矣又見浙中官員子弟嘲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意答之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王盟道學

余文起王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閧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鷄唱遥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彦冲次日脩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虵本無影弓恢疑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眞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凉

人之一身巳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污浣濯無巳豈可怪世情之炎凉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

水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啟人世不炎凉

矢魚於棠

辛酉秋因如郁陽出三十六家春秋解君法矢魚於棠辨累數説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鱉而食之之矢也推而正之君舉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爲之故可以云射自皐陶有矢謨之説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志形交談風水曰如是而爲筠山如是而爲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遂難云蔡丈不知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從而襃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脉季通尤精季陸復辨之曰據其所見嘗反此説若儒者世家故能成効若日者世家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間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出巡官陳嘗譬如燒金煉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頭巳無定形未有百官巳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爲筠山何者爲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撚指與季陸道此說不可與蔡文如微覘聞是語故紀之以爲溺於陰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爲名不以驕顔爲名則以望回爲名不以次韓爲名則以齊愈爲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曰魯或曰拙曰賤皆取謙益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體任眞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卑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

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强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忽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爲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闘望不着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似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上終

螢雪叢說卷下

忠恕違道不遠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像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

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爲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

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
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
者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畧同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
舉邵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
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荊棘其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艾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
云今是恁地末悟關復問□□君國錄答云正如
京師人賣床貼恰用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雖
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秖患太過夫子稱加我數
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
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
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
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槪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
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
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洪內翰景盧主泮三山以林少穎為書學諭講帝堯
下士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之所以可言也不
知為不知九共槀飫畧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
說予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踈中談及林少穎呂伯

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許復其
為訓若前人解書言有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
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之刑責其特故過雖小亦
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
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㕓此過誤也此大者也
其可宥乎若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
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妥矣若命人守果實拈
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
守舍而竊穴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

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君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誅豈聖人之法哉若曰有過誤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息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爲苛細也有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孟子

陳季陸常推賈挺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爲證極是明白若解文王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墻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夫以烏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撲務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即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評論詞賦破題

嘗見俞漚老叔叔梁似外公駐中大鈞天之曆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曆數在於舜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及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一序之常又見蔡受卿榜賞

上舍熊元用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
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
未全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眞所謂作賦手也嘗
聞張從道鳳先生論文有及向之者試賦題出天
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滿場皆曰斋南門而聽焉惟
魁者以誚爲出便見得在外意也當時父子同試
尚留隱情及至揭榜方知父魁子亞而鼎之何不
見識父云不解有兩魁也東坡以詩賦一序見工
拙郎此可知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郛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
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
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
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
煌漢天子之儀玉瀨聲沉纚纚洛陽人之語試官
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校山皇極統三
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而無或遺統三
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關初兩
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字可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
貫字作寓最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
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
之警誨也

假用夏字

往年上庠湯貴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
厦如客巳警秋以厦對秋權借用字也陳傅良作
仰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
兵張永防秋詩云逆胡方猾夏中國重防秋以夏
對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喬
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
風是也六吟入韻能於偕對上得一二警聯便自
高人一着作者不可不知

詩貴熟讀

梁楙叔子解試鵬鷃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
徑說鵬鷃沖天尚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
離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前上上第幼嘗
誦此一篇巳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

至暮年始悟高腾霄鳳渚下睨塞鴻賓借渚字對賓無如此之巧始嘆伏不能自已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廻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蒙被教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四舉子當廷對有儕在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龍說話怕

落第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是使得驗其稅稍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而躐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爲碌碌計也千萬勉旃

祝賀生辰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益念劬勞之力今人誕辰極意悱娛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又用蓂莢形容其日固已親切然而蓂莢一事據其所見半好半不好也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爲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獨零一葉乃是减數實爲語忌爲可使也用事當嚴所擇爲文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生人或者爲之歌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又如詩脩上泰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隺與龜隺龜汨沒徒泥中祝公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衆星朝北闕泰公大悅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無非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本朝宣和間方臘寇江浙改睦州爲嚴州蓋本於此至如范曄操東漢之史筆初不究其姓氏之由遽曰嚴光而傳之無乃以田千秋爲車千秋乎余是以寄意絕句於釣臺之上有曰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

浙川

丹水出上洛淅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天下之水固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離爲二者灕桂是也唯浙淅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

用夏變夷

據胡床畜番犬舞柘拔（拓拔氏胡人設呼爲拓拔）動鑾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爲而爲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

爲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自悟前身

余因以類彰羊祜自省前身爲李氏之子邊鎬爲謝靈運後身韋皐既生一身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月裏還同夢裏時僧效我名劉道者前身曾爲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

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貽之不是大循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爲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遼絕也據某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笑人

物色欺暎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爲善即天堂爲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循外功德內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爲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己身之事循此爲外功德也循之勿責人報勿希天佑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人能清心釋累懲忿窒慾循此爲內功德也循之勿期道勝勿希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之說遂以謂善惡莫執無應妄啟輕福遠禍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人爲善而天或不以善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人爲惡而天或不以惡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偷割牛舌果報

吳少頴在長沙泮鄉作館親見胡屠愛小便宜多見衆人未知之際攪開牛口偷割其舌一日主家面大牯牛復又行盜割一竹劄穿其舌炙其牛奔竄乎胡屠襲逐胡恐拋下爲他人所竊急將住咬定拔出其肉以酒嚥下不覺自斷半舌更苦瘕强以粥飲一月作牛吼而死其果報如此

心目相亂

仰面食君爲回頭錯應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此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意於相亂而不能相亂也

責己說

責己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所以多招外謗矣嘗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奸賭博聲色寵養游蕩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爲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可也不此之爲而妄訴他人于官府冀其悛惡改過不可也大凡隣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只是撻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書此情二字於蘇泰只是有蘇泰昔日何辣今日親之句於座右責其不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辣之者何足爲泰殆公善悔過責己不責人衛子曰君子責己重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說

房琯以片言取宰相楊炎以單語悟天子一言之感人如此頃年陳公大鄉平生好飲酒一日席上有一同寮舉以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而問之陳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不飲何其一言之感人如此今人或有所溺而乃諄諄之誨纏纏之詞勉之不從何也蓋勸其以所欲而禁其所不欲豈遽然惟我是聽而忘其所愛斷然不能投合不若以節之之說告之漸令改過可也大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蔬說

能爲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庸人也斷葷戒酒食菜茹蔬是人之所能爲也割愛妻子絕念色慾是人之不能爲也喫菜事魔正生此患至於貪財戀色男女混雜脩二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者不饗祀家先言迯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饗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祟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趨向非不慕善要之邪道謬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問以宗強賦故蒼鷹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

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詩題用全句

省題詩考官以古二韻上不拆破

皮日清爽詩許琮以聖圖天廣大爲對並是老杜全句最爲難得曠古以來無此作又如上庠孫應時作奏賦入明光出杜甫莊遊對韓文公觀詩排雲叫閶闔亦自難得惜乎非一家詩也若無渾然天成之句不免拆破四杜中使只要穩貼下得好不拘倒置先後更於點化上着工夫亦自可以冠場余嘗欲以杜詩扈聖登黃閣（奉贈嚴八閣老）對掌綸照紫泥（奉贈太常卿）以泥融飛燕子對地僻舞鵾雞（並絕句）蓋倣許公詩體也又欲以獻納紆皇眷（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聯衣冠拜紫宸之句（太歲日詩）蓋倣前輩對詩格也當有流水高山之遇

戒食菰蕈

夏秋月雜菰蕈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喫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見王狀元夔府十誡）

螢雪叢說卷下終

楓窗小牘

百歲寓翁紀筆

博士男頤續作

余迫拜渡江僑寓臨安山中文書十定都爲烏
有第月對窗西烏桕青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
以備遺忘時晚秋霜葉有丹黃殘霞來射几
案命錄成楓呼溜落之名曰楓窗小牘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是宋受禪
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禁一蓋其龍形騰

上而尾少左向宋其文即宋字也眞主受命豈偶
然哉藝祖即以此犀爲帶每郊廟則繫之

于偷家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
有文曰於維此井渟育坎靈有萃有部實此儲英
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
主奠安蒼祇沛育瀰澤配德東濱臣羅隱謹頌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都民驚曰點檢
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邪此又入口木簡也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
同最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
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各直
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余大王父贊
善公嘗入文明殿漏室中見之

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總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
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十五
戶太宗拓定南北戶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
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
之多億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虜

庭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
奇生息之繁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尚令此
虜假氣游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無編纂稽神錄
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
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
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採無疑也于是此
錄遂得見收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

其門曰孟堅再生平于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
楊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遺穎事等隔世雖書我門
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
若爾耶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
與蕭歸離合後周宣政爲宇文亡日同
太常音律官田琮家庭中嘗有光怪掘地得古鐸三
枚一黃鍾一中呂一土死無聲又一玉管校長于
古玉管蓋漢晉間物也其年遂遷職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
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
自出于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
祟逞此强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魘呵之厲倘合
帝心誅既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
云緘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熱亟而此章爲大
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于時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
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

東風看幾迴月霜腮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
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眞宗初卽位王
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今執
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
入中國度人修寺不畊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
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
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此亦里巷
公論也

汴京閨閣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鬢方
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扎垂肩宣和巳後多梳雲尖
巧額鬢撑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
鞾弓履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闈房中
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
南者
邢昺以九經及第鬱爲儒者乃傾意欽若納身垢汚
爲士流所薄嘗奉較撰爾雅疏義其后太學生鄒

盛言昔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郭注邢疏無論周公不享其意郎先人得無稱冤地下且郭迕逆敎邢附欽若爾雅近正今則近邢盛舉九經乞辭此疏時邢自稱千才之裔太學中語曰景純有孫子才無後

宣和中有反語云冠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祥符中天書既降復有道士趙壽國來上靈寳大洞

人皇經稍記其首篇云爾時玉清虛皇上帝在玉清景靈之宮忽從自明簾內傳下玉音清越嘹亮三十三天一時耳根其感是諸天衆速駕雲車龍鸞塡臨天路皆滿諸天既集面覲虛皇于雲陛之下劒珮璀琤交聯左右虛皇曰嗟爾諸天聽予渙號夫天有天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淸皇地得寧皇惟此林林衆滿大蒼下方大亂予閔是痌爰召宓羲遣茲訟靈下撫方州二亥後先命處天門八方歸工天下太平今茲嗣皇實惟聖神合壽千春東封泰山西封金天威鎭幽朔鬼方血脛云云其言誕謾不經皆若此類朝廷雖知其妄亦賜金帛設朝受之供奉大內

呂夷簡有總髮交王至淸以屢試不第隱遯山谷後以子簿幾縣薄遊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淸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取于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

反身之説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于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勳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于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啓後爲相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處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處如秦檜之不

盡殺鄂國子孫是也

洪駒父才而傲毋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頳面而去比汴京失守椎没喝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觴酌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竟爲綱紀自利峻于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寃也

余少長大梁豢養于保抱之手即淮泗之間近在襟帶未嘗眼見身到比一旦崩亂將母則棄妻挈妻則擲女屈身孤蓬之底乘風渡淮濁浪掀空幾葬

于寶應魚腹竟魄盡喪相顧失色及至江上于時海潮上逆狂濤東瀉淜逆極望雖騰價買舟猶與僧尼雜販共載一船毋妾悲號至不欲渡願投江流舟發未幾檣爲風折半欹浪中滿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它舟攙纜得抵潤州此蓋生平未遭之危合門未遘之苦也後嘗問人曰江必從此渡乎必當更有狹處其人亦不知答既而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澤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于是始知前問之失也望洋之嘆豈虛也哉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以司徒歸第夏竦召至國門而罷詔以賈昌朝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諫官一時朝

野懽欣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太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太后一語仁宗念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傲心曰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太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闕者手錄此頌進于二公且曰道竦非爲諸君了慶二公去闕范拊股謂韓曰爲此恠鬼輩壞之

也譚曰天下事不可知此㘴　孫復聞之亦曰名守道禍始于此矣

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魚鰕屏斷鮮適莫樸惟野蔬苦蕒紅米作炊炊汁許許代脂供飲不謂地上天宮有此受享也

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

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國郡之異而武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帶王爵者妻亦受封特視正妻秩階耳若郡縣君則先曾王太母亦封縣君正和二年詔之

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者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秘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焕以童子召封令從秘閣讀書時年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秘書正字神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呂嗣與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歲通九經以不諳丁晉公擯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君子同聲治朝也

壽山艮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

改壽山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緑華堂家大夫嘗承命作頌曰王皇御天金母嫁女瑤壁成東裁瑛作塵龍馭崑丘鳥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荷露添華栫烟生嫵九重歡眷六宮遥處乃搆椒房用當金宇碌碌宜堵瑟瑟爲戶碧落深沉青霞堵堵小臣獻頌庶叶萬舞書館八仙館紫石岩棲眞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雁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

亭白龍滸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州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西山為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麗雪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閒為煉丹凝觀圜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

勝筠菴躡雲亭蕭閒閣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亙二里曰芙容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為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嶽之正門名

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宣和五年朱勔于故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折牐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鬚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為棟復為梁夾輔我皇構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于半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要皆天

定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峰曰慶雲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覺出雲表益工藝之巧其後尋閣興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翁豢擾馴押駕至迎立鞭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及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峰只改名壽嶽

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役徙墓下碑橫裂為二上復破泐如圭然光瑩可鑒少嘗從祖父詰碑拜讀至蘄賊公先爵食邑遺鄉六百戶事考之宋陳先

八列傳了不可得後從駕南渡得歐陽公集古錄第釋序世次及欽文而已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始知公先勇爲公孫勇又不知出自何書今耄矣目不能觀書徒悒悒此事未了忽從宇文學博處得鄱陽洪景伯碑跋方知此事在范書田廣明傳傳云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

用遺汝矣于是賜小史爵關内侯食邑遺鄉六百戸不覺快躍而起釋冠墮地老髮躧躧彿暇手握也家世讀書碑碣尚存至一千年不知碑石上事媿已媿已

余嘗見内庫書金棋子有季後王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有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概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

丁謂傾意以媚萊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機祥每晨占鳴鵲夜看燈蘤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特有無賴子慶貧寒不振計且必死凍餓謀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當大濟耳幸無忘我慶拜而聽之老儒

遂改于爲丁易名宜祿使投身于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怪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謂果入相此人遂以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無弗倚藉關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宰相蒼頭呼爲宜祿宜復姓丁愈愜所念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

太極函三涵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于萬
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檄廟以銀椀盛蕊合香賜
之

司馬温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

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蓋自鑑其生平所遭耳吳趙諸公惜不早見及此遂陷秦氏黨禍悲哉

杭州江隄築自梁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伯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强弩數百射之潮水爲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累木爲岸實薪土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波從之其後踰年隄不成卒用新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隄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塘始于錢氏景祐中工部郎中張夏爲轉運使置捍江兵採石修塘人爲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隄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鼐言潮爲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

潮與洲鬥怒號激烈于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顓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沈度修石隄成增石塘九十四丈

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汴京故宮踞雲蔽日常在夢寐猶能記憶條載于此
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

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周圍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北一門曰拱宸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一門曰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將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閤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

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慶雲王京等殿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積慶前建咸真閣又有龍圖閣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羣玉蘂珠二殿有寶文閣閣東西有嘉

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芳瑤津三延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沖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于後苑又有慈德殿觀稼殿延曦閣邇英殿隆儒閣慈壽殿慶壽宮保慈宮玉華殿基春殿膺思殿承極殿崇慶隆祐二宮膺成宮宣和殿聖瑞宮顯謨閣玉虛殿玉華閣親

蠶宮燕寧殿延福宮致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膺謨凝和崑玉羣玉其東閣則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疊石爲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巋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

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位二閣曰晏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横度之四百尺有畸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爲湖湖中作亭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砦孔翠諸栅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

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横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濠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槩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余小城故居近陳州門内蔡河東畔居後有圃喬林深竹映帶城隅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偏宜丹鳳南冠霞披月羽毿毿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聾每誦此詩未嘗不淚滿青衫也

子瞻又有與王大父手墨一紙云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黒如胡黄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黒白暈俗謂之有鴝鵒

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虚實酌飲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即每歳收槐皁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巳作稍暇請見緘白彦方足下王大父有末疾故以此方見示此紙尚存篋中渡江巳來與妻孥共寶者

椒廟嘗乘驄馬至王大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人操

馬至御前馬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訓時圉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候子且官供奉況使小鳥白身邪勑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遥驚心寇盗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

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盗爲賊民蠹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擾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應處多累句重疊爲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自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

丈河表自濟鄆自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牆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先是詔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即啓槽頻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坊引洛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廢

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冬

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記娶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冦只爲故鄉以劉爲夢避武肅嫌名也
余郎寓于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衣錦風煙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右禮賢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于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朝供奉錄太祖太宗雖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

兩銀器四千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一千六萬六千二百餘疋然忠懿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鼇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十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十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十萬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千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粧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閣寺皆有餽遺盍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爊物不逢巴子南食之類皆聲稱于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

時進肆慰談亦它鄉寒故也悲夫
比部郎洪湛以王欽若賄責任懿及第累謫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識遇洪大庾嶺猶儀衛赫然若有官者相識謂是赦還與執手慶慰洪曰我往捕王欽若耳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寬我我以千金累卿然惠泰已稟百兩不難償卿九百也覩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鞫者黑爲欽若葳貫也然湛冤極矣
楓窗小牘卷上終

百歲寓翁紀筆

博士男頤續筆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饒貲爲宮市珠玉大商不易爲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亦不知獨相國寺東宋樂家最與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楮素揮灑盈滿箱篋即舖門兩壁亦爲淋漓潑染識者謂壁畫家入神妙惜在白堊上耳

思陵神輿就祖道祭陳設窮極工巧百官奠哭紙錢差小官家不喜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令上抵于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錢否乎

岳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鎧兜鍪南蠻銅弩鑌刀弓劒鞍轡布絹三千餘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籍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某如某其誰莫不寶玩滿堂獶田園佔几縣享樂壽考妻兒滿前禍福頓懸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今朝曆凡十變在建隆則曰應天在太平興國則曰乾元在咸平則曰儀天在天聖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祐曰觀天在崇寧曰占天未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

眞宗時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爲國朝時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參以秦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爲集時劉安靖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昌撰備用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曆書者日月之合既列分度併取一二名數注字音于下以備閱時之宜焉

余少從家大夫觀金明池水戰見船舫迴旋戈甲照耀爲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塘水軍弋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沒聚散欻忽如神令人汗下以爲金明池事故如兒戲耳至如韓蘄王困虜王天蕩飛輪八檝蹈軍船回江面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寧元年十月詔頒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九斗為第一八斗為第二七斗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為第一二石四斗為第二二石一斗為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紹興二年五月大火僅挈母妻出避湖上此時被燬者一萬三千餘家及家山中六年十二月京師復火更一萬餘家人皆以為中興之始改元建炎致此然周顯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延于內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驛詰旦且焚

鎮國倉王泣禱而滅計一萬九千餘家但臨安樓救視汴都為疎東京每坊三百步有軍巡鋪又于高處有望火樓上有人探望下屯軍百人及水桶洒箒鉤鋸斧杈梯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須臾便滅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武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為罷膳泣下後北鳥狩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為文祭之云金鉅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纏羅鬬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睚飢則附曰忠自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御言若斯烏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鶉尾借號有烏來朝死雉漸肓為儀曆仍輝紀尚饗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為置筆

真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酒宸翰為銘勒石

文不加點群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為山融而為谷設險阻于地理資手距于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關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壽秘等覺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覌之潛符眆祥兩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雒宅而覲土風既周覽于名區乃刊文于真銘曰

高關巍峩群山迤邐乃固王域是通伊水形勝居
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鳳塔高峙奠玉河濱圖輿
山阯鳴蹕再歸貞珉斯紀
國朝開獻書之路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賜出身得
書萬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館參校榮州助
教張願所進書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
卷皆係闕逸乞加褒賞願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
郎七年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
中日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

十七卷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余從祖姑婿陳從易得與太清樓校勘天聖三年六
月陳以十代興亡論妄加塗竄同官皆降一職
崇寧二年五月秘閣書寫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寫者
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闕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繕
錄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書郎孫覿奏
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續總目之外乞
數百家幾萬餘卷請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詔
覿等撰次名曰秘書總目及汴京不守悉爲金虜

輦去車駕渡江詔搜江浙閩粵載籍四庫至四萬
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舊目多一萬三千八
百十七卷又思陵以万几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
記列傳刊石立於太學典籍之盛無媿先朝弟奇
秘闕逸較前少損所增多近代編述耳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
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
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
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諸
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戶錢
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
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
昏鏡水狂謀惡迹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盪定
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
化也疲羸泰拯永孚于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
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
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

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于天下貴券中使則焦楚鋌也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眞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日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讋喑啞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　喑嗚叱咤四字無茅曰使風馳電擊平北咆哮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適勁時余家從祖倅鄭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與蘇公手書並存惜哉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異宮宜昭揭于鴻名以答揚于流澤臣中賀竊以來朝置衞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以體王居于宸極據實執于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惟皇帝達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于母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于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欵一詞爰藉合于前章極崇施于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奉珮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裕于無疆益儲休於有美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尚羈虜庭讀此眞堪爲高廟泣下也

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則兒童唱賣以供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適念墳墓涕淚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

項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月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循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勳時推命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維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于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

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標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淸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鉞節方推翼世之賚黻冕輅車更重榮勳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眞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玫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

皆然即館閣訂本亦復爾爾不知當時校勘受賞銀絹者得無媿乎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藁似爲生氣及離亂南來缺本且不可得矣

東坡歐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

爲多劉愔司馬温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爲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巔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爾公之文真不媿蘇劉序言也

國朝自建隆至靖康自是乃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十有三恩洽率土可謂至矣嘗讀神宗即位大赦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于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訟獄苟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誼使吾號令不信于天下其曰詔內外言事按察司毋得依前舉劾且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知諫院司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職半以繩按百辟糾擿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

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帝命光送詔于中書

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爲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覲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親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爲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絃寫瑲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謹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鈎奮芒河龍獻勢樂府增榮乾華俯貫用協咸部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視文德朝翰林學士拜疏於庭曰陛下即位尊有德親有道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藝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學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厈三學舍增弟子至

三千員惟聖上幸照臨其宮上以問丞相丞相曰學士議是今歲屢豐賀海內誠無事而陛下聰明仁孝好學出天性不因是以風動四方則事尚何可爲者況祖宗之舊章皆在可考請下有司討論以進制曰可以歲十月庚午駕自景靈宫移伏謁孔子祠入門降輦步就小次由東階以升奠爵再拜禮官告禮成然後退幸太學詔博士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乃命國子祭酒講書之無逸終篇因而幸武成王廟而過左丞相實從於是率諸公賦

詩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屬和十二月詩至太學祭酒司業仝其僚屬以謀之曰此太平希闊盛事也太學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傳之天下爲稱且屬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竊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于詩聲于樂者多出于左右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慮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爲區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傳之天下與道王之德意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謹序此李公格非筆也諸公詩皆七言以章庠行王堂爲韻賦詩諸公爲呂公大防蘇公頌韓公忠彥蘇公轍馮公京王公巖叟范公百祿梁公燾劉公奉世顧公臨李公之純孫公升馬公默范公純禮王公欽臣孔公武仲陳公軒吳公安持豐公稷趙公挺之李公師德李公階王公誼許公彥孫公諤蔡公肇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吳公師仁張公敦義劉公符陳公辟通鄧公忠臣李公格非凡三十六人

東坡謂食河魨值得一死余過平江姻家張謙院言

南來無它快事秖學得手煑河魨耳須臾烹煑對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見顧俱起延欵爲猫翻盆犬復佐食頃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奪兩人于猫犬之口也仍汴中食店以假河魨餉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于此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劒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恩怨以名教銜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荆軻也秦

戚太赫燕怨太激戚怨相軋所爲白虹貫日和歌
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
而成其爲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讀
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錄之以副子家卷軸惜無作
者姓名耳

靖康巳前汴中家戸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盔而王公
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是虜字金
飾更是金虜在門也不三數年而家戸被虜王公
被其酷尤甚

政和四 汝蔡有司上言蓮山巖石往往採擊多變
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
時遣中使出採粗者以供屛孋糚嵌而晶瑩成形
巧絕天工者蓋充滿內府矣然此亦靖康預徵也
山者以譬國家磐石之安變爲瑪瑙者馬爲南方
火當國家以火德應之瑙者惱也變磐石之安爲
火德憂惱也

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淘溝從助產朱婆婆牆
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旁有環腹上有綠其色
翡翠間之以綠其文曰綏和元年供三目爲湯官
造三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
乳護紋級椽臨主守在亟同守令寶省第重六斤
耳漢權雖滅不宜如許權知開封府王華上之內
府

花石綱百卉臻集廣中美人蕉大都不能過霜節惟
鄭皇后宅中鮮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獨過冬更能
作花此亦后隨扎駕美人憔悴之應也

先正有洛陽名園記汴中園囿亦以名勝當時聊記

於此州南則玉津園西去一丈佛園子王太尉園
景初園陳州門外園館最多著稱者奉靈園靈嬉
園州東宋門外麥家園虹橋王家園州北李駙馬
園西鄭門外下松園王太宰園蔡太師園西水門
外養種園州西北有庶人園城內有芳林園同樂
園馬季良園其它不以名著約百十不能悉記也

王荆公字說序云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
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於無窮如
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

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爲也其言甚佳柰字說多出私智何耳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捲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名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張旣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

若今禁中大婚百子帳則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非若程說矣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言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于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鬭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抵死宰相以爲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赦之九重之上乃能究極民情如此

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强團練余不知其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執其團練使趙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强團練有之足以勸忠也遂以藥附創送歸於唐故至今以爲美諺

皇朝玉牒昉于至道所載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

孫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黃金軸銷金紅羅標帶褁墨漆飾金匣紅綿　褁金鎖鑰宗室始本支次女氏次始生次宗婦次宗女次宮院次官爵次壽考次賜賚然秦王以下太祀本支第云同姓惟太　巳來稱宗室云

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于夜而草澤言食在晝驗視如草澤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爲午正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食三分詔著作張嗣古監視渾儀秘丞朱欽則等覆驗卒如大猷

所言鬼官乃抵罪蓋自渡江後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寅而失懽于韓魏公程伊川之儒正而見誚于蘇子瞻丁謂之小人而始薦于王元之蔡京之奸邪而見取于司馬溫公李丞相之拮据于建炎而有不展之譏韓蘄王之威宣于金虜而有畏懦之議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訪經西域興國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各持梵筴來獻及中天竺僧法天有意翻譯乃詔内侍鄭守

鈞于太平興國寺大殿兩廡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其東序爲潤文堂西序爲正義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災等三人入院以所賫梵本各譯一經命光祿卿湯悅兵部郎張洎潤色法進等筆受綴文慧達證義七月十二日息災等各上新譯經二卷詔鏤版入藏自是取禁中梵筴藏錄半載者譯之每誕聖節五月一日即獻新經八年改譯經院爲傳法院又置印經院十月甲申出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天禧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宰臣丁謂王欽若爲譯經使四年十二月丙子夏竦上譯經音義七十卷景祐二年九月法護惟淨以華梵對翻爲天竺字源七卷

册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譔自李維等六人而竄定于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國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藝文類聚初學等書即如兩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不採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書有索虜島夷之號欲改

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歷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門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覯異聞不爲藝家所重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于外戚趙氏洎長因冒姓趙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

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囚必親沐之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欲私釋也取具去乃祝之曰若無辜我願以具贖若也坐罪後遇囚得報必自免其囚獄有訛鞫者慶以至誤于書條令美

言以喩之也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爲後慶年八十有二無病而卒其子亨官三班借職亨六子洪左藏庫副使鍔鑄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鋭並顯薦聞封陰德有後乃如此

轉運使盧之翰爲李繼隆誣奏轉運乏糧太宗怒召中使取之翰等三人首時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犯顔力諍之翰等得免黜爲行軍副使後之翰于都堂見錢長揖不謝呂丞相在坐謂盧曰君言樞相更生耶盧大言曰錢公此舉使明主不拒諫大臣敢直言律法無枉濫所當謝者在彼不在翰也呂爲憮然

太玄極爲本朝儒舊詆議然司馬溫公法之以著潛虛邵康節每謂揚雄太玄不獨知曆法且知曆理

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權游于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于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于妒婦之條乎富

公聞之于是釋然所謂難以情求可以理諭也第不弔韓公至竟爲富公身後名累

余嘗見太子玉冊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塡金貫以金絲藉以錦覆盛以漆匣裝以金革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簡七十五枚

楓窓小牘卷下　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宋山陰陸務觀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衞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乘七寶輦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荊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二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奏院前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群盜如鍾相楊么（鄉語謂幼為么）戰舡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鰍頭軍器有拏子（其語謂拏為鐃）有魚叉有木老鴉拏子魚叉以竹竿為柄是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寓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為之長纔三五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煙霧賊兵不能開目欲效官軍為之則賊地無窰户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亦

做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埽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鼎澧群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咤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為岳飛所破蓋語讖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出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一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日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群仙炙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

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飯鹹豉旋鮓瓜薑看食棗餶子髓餅白胡餅環餅（淳熙）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遣議者謂當取壽潁宿三州屯重兵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昪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二

漢人入仕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

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令
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
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
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
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
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
亦有逃歸者多更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
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
不必問其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illegible]元辟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
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耒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
郴發爲大畧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着錢桃
源在何處此地有神僊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
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
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臣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
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
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
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
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
車馳過香烟如雲數里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
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大矯堅
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音杜）檜海檜
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
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
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
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跌滑而仆脛幾折
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
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

里入宮禁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擐帶子者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略計其費四百料八櫓戰船長八丈為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櫓海鶻船長四丈五尺為錢三百二十九貫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大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秘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頌字唐有準勑惡詩今又有準勑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為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師

人謂蔡奴為郜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伸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荊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荊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提）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魄以

食遂爲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畧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久多蓄書喜借

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勑局爲刪定官談經義亹亹不倦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建中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坐而出軍民有懷甎狙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尚用承

平故事欲乞並權省云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遮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勑許亂道况林自乎坐皆駭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群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

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
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爲右丞特賜金
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蓋特恩
也紹興三年兵革粗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
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
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于孝祥在西掖時晉
彥亦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
官蓋輔臣贈父官意也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
身以爲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膀康福
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
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
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
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
一日相遇於景靈幕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
鐫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緋入朝則服綠又
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
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
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坐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
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
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

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社
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
使令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
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
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
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
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

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辨假手於士人陳豐豐
以其姓魏家以晉綽和戎對鄭公論詠久之道弼
出典藩而沈守約方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
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
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删此一聯會去
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樸実有天人之相然議者疑其少
英偉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
見公於都堂閤子忽蹙怒曰張孫遠以元樞輙受

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碩德重望亦豈當知此方
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
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於怒者此豈是
耶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
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
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
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
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
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嶺某
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
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
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慨慷一如平日
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
皆以屬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
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於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
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為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

曰所謂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
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
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槀
滿四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
君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為大名機幙專委以修北京宮
闕凡五年乃成歲一再奏功輙躐遷數官五年間
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

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
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群盜
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也
陳瑩中還謫後爲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廉州
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贓廢後雖復官
去其左字李高緘題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爲嫌
也孫仲益亦坐以贓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陵孫
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乃署銜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

有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
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
可析爲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爲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
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
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酧對而德昭愈自若
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
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
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

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
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
之易燃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
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
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
季可園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麄束縛齊密狀如大餠餤不可遽

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爲業者孟蜀時周世
宗志欲取蜀蜀卒湼面而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淪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
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
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瘖
一語不肯荅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
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
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衞生使不夭

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
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瘖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
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觕惡不可食黃門置
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
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
但飲濕法也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捽
馬前斬之揮劒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頭微偏

使虜舊惟使副得乘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蹄齧
不可羈紲則不能行良以爲苦淳熙己酉完顔璟
嗣僞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張飲食亦比舊加
厚

淳熙己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言讀書
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遊西湖至林
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群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
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
又極佐至有姓斜卯者己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
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
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燕支遠白宵
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
語之曰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
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荊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
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宋山陰陸務觀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𦵏今俗本改笛爲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因乃知瀘戎閒謂笛爲獨故

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於天台桐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復敢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爲生其佳者質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鬪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它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子細思量無利害它時拆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

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荅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於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柬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

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荅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荅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荅

西山十二眞君各有詩多訓戒語後人取爲籤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爲籤亦驗

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遣僧則華往求籤得遣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罔罟林茂鳥自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讀之惕然顧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於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公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瀟勁健過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猶是自幼習之梁子輔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左手逾年作字勝於用右手時遂復起作郡

趙廣合淝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眞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虜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生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

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鞵局專挑供御絲鞵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珙被賜數百緉皆經奉御者壽皇即位惟臨朝服絲鞵退即以羅鞵易之遂廢此局

今上初即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進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册立懇辭內膳詔權罷今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官抱繡裹兀子於馬上高廟時猶

然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能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蘂石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敗餘二舟無它遂以歸嘗悲樂關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爲分別力欲平之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牓子初無定制且僧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乃用牓子幾與胥史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嘵嘵久之乃已

饒德操詩爲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纔三四行性之已盡一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捲俄頃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

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燄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閤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參止磬折遂拜今閤門習使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笏亦不知起於何年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四字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御書

予初見梁歐陽顧傳稱顧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鼕鼕如鼓不作銅聲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

酉陽雜俎云茄子一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節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唐峽峭壁上明年峽漲有龍起峽中遍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榜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腳當云老於文學乃為克聞者為快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僊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梃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

事漢不斬何為聞者皆笑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絕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屨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群吏相顧稱善而退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

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洪駒父竄海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廳過海身

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鷄鵝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

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

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臥更不須覓被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爲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爲平陸只墳墓自以千計雖欲疏濬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都摩訶池嘉州石堂谿之類蓋不足道長安民契券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蓋盡爲禾黍矣而興慶池偶存十三至今爲弔古之地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餘姚縣秘色也然極麤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煼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

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閤愷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煼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任時執政簽書文字卒著帽衣盤領紫背子至宣和猶不變也

予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於前作胡桃結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帶長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爲相始去勒帛又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衣一篋背有繡者自

地白繡鵝黃地鵝黃繡裹肚則紫地皂繡疑此云
當時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歸鄉里客來亦必
著帽與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從
其子出仕必著帽遍別鄉曲一二家或留以酒亦爲
盡歡未嘗遺一家也其歸亦然

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
鮮華爲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瀆廟西廊有
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

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
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
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
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爲勝不然
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仲巽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爲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嘗
見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誠不免俗耳

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
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不知何
在矣

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剛甚豪嘗謂仕當
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爲將帥攻討羌戎餘不足
爲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熊氏者爲之
飼鷹鶻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
晚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不進久留泗上表之面叱
責之且約不復餉其軍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僞
赦至率郡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僞
命卒不能越泗而南所試纔一郡而所立如此許
顗之習獵徒謂之賈大夫云

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
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
藏其喙於翼間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
亞之舅爲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巡官巡
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
稱然北方市醫皆稱衙推又不知何謂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

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

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進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暮不離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庭珪張遇以下皆有之李黃門邦直在眞定嘗寄先左丞以陳贍墨四十笏盡以爲伯祖壽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置臥榻愛護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舉篋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實汝宜謹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時滑州冰堂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眞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采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劒鋩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荊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僊人此妙語也僊傳載有遇神僊得僊樂一部使獻諸朝曰以此爲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契虛遇異境有人謂之曰此稚川僊府也正始乃年號稚川是人字而其言乃如此豈道華所謂凡俗僊人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粮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之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無頼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須幣帛朱砂紙筆沉香乳香之類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

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爲言盗賊大起騷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黄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瑶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爲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二卷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宋山陰陸務觀

任元受 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迨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僧濼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携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月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爲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於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絶往還忽有

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蘂珠殿校籍視殿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以爲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而平生未嘗

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虔㮰
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
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愿慤嘗歸淮
南省親至七月望日辭有任庵僧召老葉飯飯已
亟辭歸問其故則曰小道人約以今日歸矣僧笑
相去二三千里豈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
日未嘗妄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弛擔
矣予識之已久每訪之殊無它語一日默作意欲
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卧內燒香具道其遇師

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
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爲歇後非也書無
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
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壻爲嬌
客施全以剚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
某人以治產爲縣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
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
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
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
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律言得之傳夫子駿云洪範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
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
則箕子語傳夫博極群書少律嚴重不妄恨予方

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宮内臣武師
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謁入謂
客將曰此特監璫耳待以通判已是過禮乃今與
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
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
殿也企李不爲動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雍容終
禮既退遂奏待罪朝廷爲降師說爲泉州兵官云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

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爲捕繫隣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凡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鍜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

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卽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捨時焉耳窮通命也歟

岑參在安西幙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韋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語意悉同而豪邁閑澹之趣居然自異

童貫旣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於庭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旣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歛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

所傳蓋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騶導歎曰人生五馬貴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得吕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守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舘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

頃蒙贈言乃爲或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遺辭之婉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
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眞本大愛之置
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
問信中謂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
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爲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
死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
僧舍可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灋所不許乃居一

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
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
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
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
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
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孱顏蓋同州亦登高乃見之
爾
中命李至張洎張佖宋白修太祖國史久之僅
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吳
淑修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修五
朝國史責任甚專然亦僅進太祖紀敘論一篇紀
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餘姚灋性貧
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
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
俱號名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
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末以

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
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敝院是實數守爲撫掌
處士李璞居壽春縣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
騰拏而上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
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先君嘗親見
之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簽判晏美髯人目之
爲晏鬍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
晏乎滿座皆笑

岳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蜀俗厚何耕顗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議其偶近暗號也師渾甫本名某字渾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登第渾甫因以字爲名而字伯渾人人盡知之弟

仕亦至郡倅無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訟訴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眞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爲諫官張眞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馬圖仲及僕輩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當撾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爲言事官而眞父戲之如此雖眞父豪氣蓋一時亦可見前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况送張衞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爲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叉蓋僧伽行者上曰可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支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支丹文武衣冠

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蕖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軒豁樓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梁子輔作守時所創也正面南下臨大江名曰來風亭亭成子輔日杌筆其上得末疾歸雙流蜀人謂亭名有讖云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敘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爲上品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官者爲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懾服惟其言是聽太不直

則亦能群訟於郡庭而易之予過敘訪山谷故迹於無等佛殿西廡有一堂群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爲之長寸餘而匾狀若牌子折竹爲籌以記勝負劇呼大笑聲如野獸宛轉氊上其意甚樂椎髻獠面幾不類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中皆被氊毳臭不可邇

孔安國尚書序言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書古謂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會隸書者輒自謂所書爲隸古

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諂諛然猶趍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於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諂者嘗執政矣出爲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十之二用之於是不勝其煩人情厭患忽變而爲劄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一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爲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爲參政始命書吏鏤版從邸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爲例政府雙書遂絕然牋啓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

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後又通謂之簡版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買者而紙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牓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爲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

剌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
晁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
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閽人云某官來見而
苦於閽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牓子直書銜及
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案古
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
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
熱藥得謗群醫至為謠言曰藏用擔頭三斗火人

或畏之惟晁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
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
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為害此蓋稟賦之
偏它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為石
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
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者告以背腫急視之隨
視隨長赤焮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
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瀝飲之兩月至數斤
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飲
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
餘得癇疾危甚群醫束手虞世獨以為必無可慮
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瀍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
招客暮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闚園謂勤苦
不遊嬉也館中著庭有園每會飯罷輒相語曰今
日闚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內侍官為承受實專其事
長貳皆取決焉梁師成為祕書省承受坐於長貳
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學士院而已

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
貫真為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僊人原澤毒關之類皆
創為控振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甸孟氏時死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蔕圓

北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瑞百合圖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病風者爲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肆罵不已事聞復還右選除閤門官

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爲柄舊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彛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旌節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誨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錄二人者皆得禍彛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彛叔赴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群犬窺籬落驚起南朝老大蟲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三卷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宋山陰陸務觀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雜立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張蓋史魏公始撤去見任執政爲宣撫使舊用劄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參政始改用申狀

百官入殿門閤門輒促之曰那行（那去聲若云攜）予去國二十七年復還朝儀寖有不同唯此聲尚存

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興元府以見任執政爲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倔强不伏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爲申宣撫某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

曾子宣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翁子開以三日卒先後纔一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六日卒三世同忌日

張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於兵和爲陜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亡後可哀也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爲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絕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太母祖母也猶謂祖爲大父熙寧元豐間稱曹太皇爲太母元祐中稱高太皇爲太母皆謂帝之祖母爾元符中謂向太后爲太母紹興中謂韋太后爲太母則非矣

宣和末鄭伸自檢校太師忽落檢校爲眞太師國初以來所無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廟受天下於仁祖故神廟所以養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至中書令會慈聖上僊佾解官行服服闋當還故官而宰輔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於是特封佾濟陽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後豈可用哉

建炎大駕南渡後每邊事危急則住常程謂專治軍旅其他皆權止施行又急則放百司謂官吏權聽自便幸明州時呂相欲并從官聽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則百司庶府爲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往江西則亦分爲二曰行在某司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爲行在臨安爲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郭子儀三十年無緦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樞密逾二紀無功緦之戚乃近歲事也

故郡紫宸殿有二金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宴詩

云猴猊對立香煙度鸞鳳交飛組繡明今鄆王六
丐之盜未得而奉使至虜廷率與之真卿大夫之
辱也

南齊胡諧之譖梁州刺史范栢年於武帝曰欲擅一
州栢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
上山於是賜死紹聖中謫元祐大臣過嶺呂吉甫
聞之嘻笑曰捕得黃巢笞而遣之

顏夷仲爲少蓬尚無出身久之乃賜第除西掖

予在嚴州時得陸海軍節度使印藏軍資庫蓋節度

使鄭翼之所賜印也翼之南渡後死

辰沅靖州蠻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欖有犵獲有山猺
俗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
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
輕老者重率皆束於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
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掛頸上
嫁娶先密約乃伺女於路劫縛以歸亦忿爭叫號
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
陽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
名釣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
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
之貯缸酒於樹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
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
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
人謂已爲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
無事出來喫盞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犵狑頗
強習戰鬪宅時或能爲邊患

童貫平方寇時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采武臣

曰軍前有勞並補官仍許磨勘封贈爲官戶比事
平有司討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
博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
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
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
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彞叔彞叔持不可甚
堅及平仲敗彞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

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柰何再出彝叔曰此所以必勝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懼無能用者彝叔可謂知兵矣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掛衣冠尚低回於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

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參政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群玉之搆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局

時無能及者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挈其腰間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會稽澐雲長老重喜爲童子時初不識字因歸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遊蓬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也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晁以道以道方以元符上書謫官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附罪籍可惜也以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没看文章處耳其特氣不撓如此

晁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扳解時考試官葛某眇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没興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發細思堪羨又堪嫌一壁有眼一壁瞎

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爲名而字文潛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議其似猫也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卭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

芙蕖香亦酷似寺僧[illegible]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一
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
見

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
以僕射為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
譏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床家家有之今猶有
高鏡臺盆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或云禁中尚用

之特外間不復用耳

頃歲駁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駁為剥
衆雖知其非畏中司者護前遂皆書曰剥可以一
笑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支初實絕大而美名曰
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
昌軍既行荔支不復實明年深歸荔支亦如故乃
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者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
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
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
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
久無事乎

唐拾遺耿緯下邽書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
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
同官詩云歸報仇梅知文字麥苗含穟蠶眠蓋
用緯語也近歲筠州版本輒改為仇香

僧宗昂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過寺中已而復相宗
昂被敕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間曰十年
衰病卧林泉鴛鷺群飛競刺天黃紙除書猶到汝
固知清世不遺賢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
酒樽及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
敦適遇之亦懷一盃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
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伯筠工書王逢原贈之
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光

勁也東坡又見其題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篾束筍
骨耳伯符聞之笑曰此意深源已道了今徐丹陽
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迹

予為福州寧德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路
隸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僧看
薙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六字蓋蘇舜元書也
因以告縣令項膺服舍作欄楯護之云

銅色本黃古鍾鼎彝器大抵皆黃銅爾今人得之地
中者歲久色變理自應爾今郊廟所製乃以藥熏染

令蒼黑此何理也

晁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屬
原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二縣矣司封
殆失職也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
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時
常戲曰豈所謂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舊謂館職
為省官故云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詣參政時為學士當
制請曰是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雖陛下禁
衛三衙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
為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不樂

呂居仁詩云蠟燼堆盤酒過花世以為新司馬溫公
有五字云煙曲香尋篆盃深酒過花居仁蓋取之
也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
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

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陶淵明者
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
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
花緩尋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淵
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尚無心能出
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

傅丈子駿奏事誤稱名退而移文閤門請彈奏閤門
以殿上語非有司所得聞不受子駿乃自劾詔放
罪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節鎮及宣和中復幽州乃建爲永清軍節度以命郭藥師藥師果亦叛蓋不祥也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一首唐人賈至趙

嘏詩中皆有之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却却字爲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黃陵廟碑辨陂方事非也古蓋謂適遠爲陂書曰若陂遐必自邇猶今人言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常璩子然河朔人本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爲御史一村之人名皆從玉雖走史鈴下皆然無如之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矣向謂周任史佚子矣叔向也意使人不可效耳

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公謂此仁宗賜履之國自天聖以來無封者欲請避之或曰何執中嘗封慶國公矣湯公曰執中不知引避此何足爲法哉卒辭之改封岐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亡

杜所謂苔臥綠沉槍蓋謂是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正爲此也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荊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於神祖荊公卽曰此孺子耳當世怒曰王

辈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辈之生與同天節同
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汪彥章草赦書叙軍興征歛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
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爲精當人
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
方七世若幷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
之信乎文之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
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誤也

或云故以戲之

劉長卿詩云千峯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顯可用之
云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逮本句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
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
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廳
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
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爲郎者道過南宮輒回
首望之俗號抝項橋如此之類猶是謗語予讀鄭
畋作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云玉晨鐘韻上空
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烟深處
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
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
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長安有貧
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
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

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
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
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
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
好戎昱詩也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鋩近者杜仲微
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嘗排蔡京於欽聖太后簾前太后不以
爲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蓋禁中語欲

遣之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已出太原復留
趙正夫丞相薨車駕臨幸夫人郭氏哭拜請恩澤者
三事共一乃乞於謚中帶一正字餘二事皆即許
可惟賜謚事獨曰待理會半時徽廟凡言待理會
者皆不許之詞也正夫遂謚清憲
富鄭公初請功德院得勅額曰奉親已而乃作兩院
共用一名謂之南奉親院北奉親院
陳魯公薨以其遺際龍飛又薨于位與王岐公同於
是詔用岐公元豐末贈典趙贈太師其宅恩數皆

視岐公猶可也及其家請謚遂特賜謚曰文恭盖
亦用岐公謚用宅人之謚以為恩數自古烏有此
事哉
諺有曰濮州鍾世不知為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
濮州人也問以此亦不能對予按此事見周世宗
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
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鍾聲聞十里乃命
徙之以賜是觀至是往觀焉
予叅成都議幙攝事漢嘉言兒荔子熟時凌雲山安
樂園皆盛處糾曹何預元立法曹蔡迨肩吾皆佳
士日相與同樂倅薛許昌亦嘗以成都幙府來攝
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支詩曰歲杪監州曾見樹時
新入座但聞名蓋恨不及時也每與二君誦之
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論為不法累章
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
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
洗之藥盡去而鈔不傷雖老於其事者不能辨宅
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輒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

姦黨蘇某親舊故觀望害我公形狀牒時治黨藉
方苛峻雖監司郡守得其牒輒畏縮解縱乃巳大
觀中胡奕修為提舉鹽事會訐巳毀抹鹽鈔得其
姦奏之黥寘化州籍沒貲產一方稱快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
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里許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為
東坡所賞書一絕于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
者甚衆即日傳至圓通遵適在焉　追東坡

至前塗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絶邦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嗤不可潄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旣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妬而去徑至棲賢欲題所舉絶句寺僧方礱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四卷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五

宋山陰陸務觀

种徵君明逸旣隱操不終雖驟登侍從眷禮優渥然常懼讒嫉其寄懷詩曰予生背時性孤僻自信已道輕浮名中途失計被簪紱自覩寵辱心漭蕩雖從鵷鷺共班序常恐青蠅微有聲清風滿壑石田在終謝吾君甘退耕其憂畏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本厭虛名致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媿少微星北闕空追悔西山羨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冥冥然終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爲輕出者之戒世傳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支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從教改題品不號醉爲鄉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及箋啓詩云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啓云長楸脫却青羅帔綠蓋千層俊鷹解下綠絲條青雲萬

墨後生遂有以爲工者頗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
衰不然與五代文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
也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
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床至三十千
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
大者予家舊藏一對臥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製
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

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
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
業今必未暇及此它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
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
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
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
甚言語帥爲發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晁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北往
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梁不知果否蘇季真云
寄張文潛桄榔杖詩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邊
獨曳桄榔杖林下閑尋華擬苗盛孝章又誤爲孝
標已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
字韻殊遠恐傳之誤也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子名予曰思鱸至能大以爲
佳時方作墨郎以銘墨背然不果築亭也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
木棺略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
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
知何物語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爲人作墓
誌用此三字端叔前輩必有所據

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轉特進五代
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祿光祿轉特進
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

莊文太子初封鄧王予爲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
錢俶歸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
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

莊文竟早世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畤字也

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讀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取筆盡補其

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繆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卻令我輩橫尸路隅恥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高宗除喪予以禮部郎入讀祝至几筵殿蓋帝平日所御也殿三間殊非高大陳列几席椸架之類亦亦與常人家不甚相遠猶想見高廟之儉德也

竹[illegible]雖有雨院靜似無僧潇逍遙詩也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況又見之於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鬱然見於言外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彥衡所造自

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於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鉶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磚灸之祖母方臥忽覺

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徑去曰九十歲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後二十餘年年乃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酒於一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炙磚事言訖遽遁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炙屋柱十餘壯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僊以爲渺茫豈不謬哉

齊民要術有鹹杬子法用杬木皮漬鴨卵今吳人用

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曹詠爲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若爲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爲工遂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旣退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鶻鵃覿以爲嫚己大怒與之絕然鷓巴北人實謂之札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建尚書省於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曰又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爲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熺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

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於其上縹緲若在雲間熺處之自若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爲浙東倉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方就席子溶遣縣吏呼妓樂伶人卽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吳縣放燈召太守

爲客郡治乃寂無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
言知縣傳語必面見守醉中狼狽攬衣秉燭出問
之乃曰知縣酒渴聞有鹹虀欲覓一甌其陵侮如
此守亟取遣人遣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會宦以今觀之則謂之
拙宦可也彼消衰廉恥廣爲道徑者不數年至公
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云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
蟻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爲諶
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傳詩曰綠浪東西南北
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
春官館二月香風送管絃晁以道詩亦云煩君一
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諶
矣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禀氣皆知母子誰知薩
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
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盡力助之從
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
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
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
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
小名畢景儒幕府燕閒錄載蘇易簡祕及第時與
母書自稱眠眠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
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矣楚國偶有所
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親事官聞之傖父 曰夫人
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

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
薄如此柰何

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黳燭出延安
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
蠟而烟濃能薰汚帷幙衣服故西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狂
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
褊迫無委蛇其言羲之俗書未爲可駭也基仲爲
之絕倒

王廣津宮詞云新晴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
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
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拄杖斑竹為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
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
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舍言拄杖者
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
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

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支
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
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支蘇黃門詩云蜀中
荔支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盡眉之彭山縣已
無荔支矣況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
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要施公睦州桐廬
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掛冠蓋有緣契矣

張文昌紗巾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曾閑戴出書
堂皮襲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荊公於富貴
聲色略不動心得耿天騭憲竹根冠愛詠不已予
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歎然亦賴古多此賢
也

故都時御鑪炭率斲作琴樣胡麻紋鵓鴿青高宗紹
興初巡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令用土產勿拘舊
制

東坡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

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
毗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蘇季真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
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
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山谷水僊花二絕淡掃蛾眉篸一枝及只比江梅無
好枝者見於李端叔集中然非端叔所及也賀方
回作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者見
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於江陰而[illegible]卒

臨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没十年矣水僊
花則不可考然氣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吳武安玠葬德順軍隴干縣今雖隔在虜境松楸甚
盛歲時祠享不輟虜不敢問也玠謚武安而梁益
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之吳忠烈
云

姚福進者兕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強名於秦隴
間至今西人謂其族爲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於陝西西人爲之語曰有
文須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端能書今閬中
錦屏山壁間有其書奇偉可愛

成都江瀆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牀坐從
者甚衆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趙諗題字既凡惡語亦淺拙
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高蓋希時事力詆元
祐故有司不復討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眞吳彩鸞書佛本行
經六十卷予嘗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闕唐諱
或謂眞本爲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經生寫耳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宮
亦極偉絶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
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地兩肩有汗迹

老杜海棕詩在左緜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
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簽廳門相直簽廳乃
故錦官閣閬潼川尤多予未見也

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謂海
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鹽如僊井
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絶小僅容一竹筒眞
海眼也石犀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陝
之鐵牛但望之大槩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它
石續之氣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宮觀宣和中晁以道知成州有請吏部
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任宮觀不合再有陳乞
遂致仕而歸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丁晉
公爲轉運使始遷於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

瞿唐關使於白帝屯兵下臨瀼西使有事宜多置
兵則夔帥不能親將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則關先
不守夔州必隨以破可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巳平
乃移夔州晉巳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
復爲豪傑所得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復徙一城以
就形勝耶若雖有外寇而其地尚爲我有乃捨險
就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陜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爲郡之樂白
樂天詩乃云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

又云今夜酒醺羅綺暖被君融盡玉壺氷以今觀
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當是不堪司馬閑冷聊易
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客院爲哲廟言章子厚以隱士帽
紫直掇繫條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强肆如此上
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爲翰林學士不知何
以人主待之如此眞姦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鎖廳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試所
業通者方聽取解至省試程文紕謬者勒停不合
格者亦贖銅放永不得應舉天聖間方除禀制然
未久又詔文臣許鎖廳兩次武臣止令一次其嚴
如此近歲泛許人應博學宏詞遂有妄以此自稱
或假手作所業獻禮部亦許試而程文謬不可讀
亦無以懲之殆非也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爲
源白渠溉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
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
渠所溉尤廣裏數倍於白渠涇水乃絶深不能復

入渠口渠岸又多摧圮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
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鍾
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白樂天云荔支新熟鷄
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
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虛巳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
致堯倡酧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巳初
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

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沈義倫謚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議者執不可而止張知白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請改謚文正王孝先為相亦不肯改歐陽文忠公初但謚文蓋以配韓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功當以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公論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謚文公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李允則真廟時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為礮虜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為礮城亦終不可下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號舊賦役自二十五世孫乾曜始時天聖八年也今黃冠輩謂始於三十二代非也又獨謂三十二代為張虛靜亦非也

老庵筆記五卷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六

宋山陰陸務觀

太宗朝胡祕監周甫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貶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置不問元祐中陳正字無己為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南京見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為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子案周顯德錢文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

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為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仁宗時冊命趙元昊為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即闕之亦或以國

五代卿寺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縣僧遂投其好僞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輙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

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絕之也
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亭蓋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亭傍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榛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墨着榛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爲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始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後頗銷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爲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僉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史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

官御史不以爲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爲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爲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字則爲長貳與慶曆之制不同
晁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説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于外得禍亦不輕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説無益字蘇東坡祖名

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
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
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謂帶一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
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
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崔沆劉鄴于琮裴
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綦鄭係義
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

猶爲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
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
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爲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
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
里小人也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
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鋒鏟
正始之遺音更授神機攘擯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
始爲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
淺予見時聞之每以爲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
而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二十兩又云已曾賜
無畏卿宜凡事皆無諱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畏以
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
許之無所畏憚是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
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曆

初　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祖以其
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爲故事秦會之
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子熺亦在焉意
欲搏擊者輒令熺於經筵侍對時論之經筵退彈
文即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修官是時陳魯公史魏公爲
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稷少稷忽曰穩便
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　薦右相面上人又

云穡是相公鄉人處虛爲人關防晉公笑荅云盧
伯徃年使虜有李愈少卿者來迓客自言漢兒也
云女眞契丹奚皆同郡只漢兒不奸北人指曰漢
兒南人却罵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
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言蔡新州詩事自謂且顯擢
時已爲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衞州余少時嘗見其
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
兩子一壻俱是選人到處撞見寃讐何人更肯提

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詞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
之易曉爾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豔娥
素娥侍疾坐于足素娥泣曰若内翰不諱我輩豈
忍獨生惟當俱死耳豔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
固無可柰何姊宜自寬黼雖昏卧實具聞之既愈
素娥專房燕封王淑人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
者驚悸不三日亦死異日俱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清衆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
其費爲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始議轉般
指運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
至今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

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
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繆予自
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駕南渡典章一切掃蕩無
遺甚至祖宗謚號亦皆忘失祠祭但稱廟號而已
又因討論御名禮部申省言未尋得廣韻方是時
性之近在二百里内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

篋無所不備盡護致剡山當路藐然不問也

王伯照長於禮學歷代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成誦
亦可謂一時之傑紹興末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
郎猶兼少卿事可謂得人俄坐臺評去近時不惜
人才至此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淳謹
也予在閩中與何搢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用者
搢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怪而詰之搢之
曰曾爲朝士者既爲人所忌嫉又多謗故惟新進

者常無患蓋有激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乎聲讀烏有是哉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麩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

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萋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爲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遣謂遣爲犬之類亦是不少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扣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衮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鶴鳴化也其東北絕頂又有上清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絕曰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即萬歲樓京口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嵩呼遥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見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煙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而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

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太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揖二千石榆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趁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此詩蓋會昌廢佛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寺廢竹色死宮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

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蓋憐之也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見鷗鳥應媿背船飛此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

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黃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爲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爲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

馬鞭擊貓筇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真若煙霧一州惟

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為婚姻懼它人家得其法也
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罰弗及嗣吏無它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子孫者故帝書此言祖宗盛德如此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之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為西臺言其雄劇以別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為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為散地以其在西京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

唐人本以尚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自建炎軍興蜀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與省試同間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之蜀士因謂之赴南省以大駕在東南也尤非是

北戶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為醬名蟻子醬按此即禮所謂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為食矣然則漢人以蠹祭宗廟何足怪哉

祖宗以來至靖康間文武臣僚罷官或服闋或被罪敘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假至建炎初以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猶降旨云候邊事寧息日依舊然遂不復舉行矣

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

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尚書之子處

嘉祐雜志云蛾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山四時常有積雪彌徧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盡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不用閉門

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今寺乃在芙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蓋陵谷之變遷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糺蓋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頁甫舍人廣漢人爲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

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迹宛然人皆異之頁甫名震或爲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爲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爲對然歲餘頁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詣者謂之玉芝予按酉陽雜俎芝白爲喪頁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襪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書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饟軍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諸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虀麪兵職駕庫咬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爲狀元次舉駐蹕臨安而

狀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爲王氣所在方李易唱第時上顧問此人合衆論否時相對曰易乃揚州州學學正必合衆論人笑其敷奏之陋

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爲父師也其後失於檢照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顥檢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爲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制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今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漢老時為右丞蓋暗省轉厯可徑登揆路也呂丞相元直覺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為定制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

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孫對獄耶或謂賊其半償之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疏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六卷終

老學庵筆記卷之七

宋山陰陸務觀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臚醢當蔬盤慶亦始於近時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或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溫向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媼輩之言也又每云盂蘭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黃檻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蓋亦戲

迷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孫峯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峯巒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牢關皆山水清絶處孫峯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與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之此詩蓋子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録辟陳無已

爲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爲無此事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録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爲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辨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爲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已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寖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爲英宗實録耳至其言辟無已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學士院移文三省各㕔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蓋更終則
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

予兒時見宋修撰煇爲先君言其艱難中以韓餉至
行在時方避虜海道上大喜命除待制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宋煇係直龍圖閣便除待制太超

躐欲且與修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候更有勞除待制不晚遂除秘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頃予被命修高帝聖政及實録見日曆所載實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廟駐蹕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藉路謂之黄道以三衙兵爲之紹興末內禪駕過新宮猶設黄道如平時明日壽皇出郊亦去遂不復用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爲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

麪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爲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濆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煙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爲士人遊蕩不羈爲妻投毒羹胾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爲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晏元獻爲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呂正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便坐接客動惟一揖即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盖祖宗時相輔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爲非也

東坡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考工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繳檠弓弩顏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押盖用漢書注也

豈相之於舒信道鄒至完於呂望之其爲人似不類然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爲中司時猶力薦信道至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

螻螘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敘陳瓘不以至完爲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已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曆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遙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眞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輩置酒須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酧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汙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爲不祥有歌者輙收繫之由是遂絶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

朔朝時破花是高秋宴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受冊中宫人以爲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闕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黄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爲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寸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眞問曰如何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

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歳幣我説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眞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宅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

南北兩朝未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
通和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
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為虜畫策增歲賂
者然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

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
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內相一日送客出
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
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
屠酤解報恩

予幼歲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戇
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倫裔孫攜遺像及告身詔敕
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巳獨存欲訴於朝求官還
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緯鳴嬾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巳
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
緯啼時無嬾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荊公交最厚故荊公別少述
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
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諼子規其相與如此及
荊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兩公之交遂睽故
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直欲吏朱雲劉
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
書蓋少述初不以為意也及荊公再罷相歸過高
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
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荊公置酒
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荊公曰退即解舟無由
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

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
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
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
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巳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
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
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
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謚文正劉原父持以為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今謚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力目為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原叔參政墓誌曰夏竦奸天子以東宮恩賜謚文獻洙為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謚也於是太常更謚

文莊與宅書異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叁正是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然荊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舛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為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穉子也能賒句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蜀人石耆公言蘇黃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歌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庭曰常武與栢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意乎黃門搖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

仁中肅求劾節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挽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爲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絕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爲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詩何曾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爲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爲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爲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蓋酒戶大小已盡察矣

韓魏公聲雖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爲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

窮人爵見蔡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踢千爲何如雲卧唱松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携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不知者以爲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爲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爲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岡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爲將校坐事當與其妻亡命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霤槽中江湖間謂霤爲覓天將旦有叩覓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爲神物乃世世奉祠謂之覓頭神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鼎以道明皇打毬圖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詩云怪底君王懸濃武不諫方士守翰臺皆

常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芻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爲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當更博考舊制也

王荊公所賜玉帶闊十四稻號玉抱肚眞廟朝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𤦣始復進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爲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

武當山中病歿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尚存今錄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殺觴焉某嘗從太守侍郎曾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十七日爲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朔是年歲在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月朔巳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有顓帝曆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此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傳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聖二年五月

旦記

劍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雖皆號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劍門然自秦以來劍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閩豐胥氏享先用節羹醃鵝則粥建安陳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貴不加

猶能不廢也

蘇子由晚歲遊許見賈文元公圖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盖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識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感槩如此

老學庵筆記卷七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八

宋山陰陸務觀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秦丞相晚年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它語惟盛推秦公勳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勳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它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盖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伎刻如此

興元城固縣產礬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雖數十百擔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釜

中殿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尤非宅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碁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甸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淳熙初爲郡守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于杭有侍臣召對者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黄河决入汴梁宋闕謹言謂之天水來天水

國姓也遺民以爲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史鄭公自司空四轉至太師自司空三轉至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爲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盖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勑其勑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勑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効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勑亦曰蔡家勑盖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勑故至今勑字蔡體尚在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此何爲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絶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盖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窻爲泥窻花蘂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窻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爲士將

殺人皇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
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
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爲魁
終以此不果及揭牓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
郎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
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
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墜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
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個解詩人又云對花莫

道渾無過會爲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類
而語意絕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
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
自翰死謫鄜州行軍司馬有詩云鄜州軍司馬也
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僊人盍此首
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
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
儋耳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户
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
軍緑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
夫人言曾丞相謫廉州司户亦借其姪緑袍拜命
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
某人汲汲求少艾水而得之自謂得計今成一聚
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僊傳
老子篇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張邦昌既死有旨曰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
會文清公爲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
當族誅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
廷何以待伏節死事之家詔自今勿與予銘文清
墓載此事甚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爲恨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
公累章牢辭至以爲恐開大臣希望僭忒之階遂
改淮南節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辭
卒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虜有功拜

兩鎮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爲之語曰若加一鎮即爲四鎮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曰鈐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勑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脚氣四斤圓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果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婿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爲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様喜其受墨瀋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點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盖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東坡送喬仝詩云上山如飛嗔人扶皆言老人也盖老人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嗔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側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大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
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
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
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
悉皆具或自天窻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
推也

唐彥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
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
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

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蓋上久之蓋上之
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
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
為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它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
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攻長短句
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稾書訛馬
尾辨新讐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
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巽參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
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顗彥
周彥周髽髻着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
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
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
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
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
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

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
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亦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墨勑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
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
如夫人蓋為清議貶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賜金
帶朝路混淆然猶以舊制不敢坐狨故當時謂橫
金無狨韉與閤門舍人等耳

嵩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月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
流之橫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

以齊熙少間之不熙許此曹也京之答文過知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卧室

秦熺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棟猶在謂人曰看他秦太師吾主人乃天下至繆漢也棟當蔡氏盛時官至拱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靖康臺評所謂厮養官爲橫行是也有王俞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間俞停廢棟猶以武功大夫爲浙東副總管遂終其身不復褫削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辨雞舌香爲丁香亹亹數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雞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謂之丁子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荊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聞道貍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暫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猫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猫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叩之以爲恨

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

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巽參守會稽日命工塑眞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傍親見之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荅曰見一群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即今喏也

荆公詩云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韓舍人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此古句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

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宅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爲館職也

湯岐公勍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亦出三國志幾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獨謂岐公純篤不忌也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支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資政喫荔支請衆客同喫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卻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爲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于京師也其長參者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俗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

如丞郎之稱契丹僞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
字本犯御嫌名或謂丞郎爲左右丞中書門下侍
郎亦非也

唐高祖實録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
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殘暴况乎四
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盖欲敦崇
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
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
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

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
月斷屠殺之始　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盖有遇
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
此月亦減去食羊錢盖其遺制

老學庵筆記八卷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九

宋山陰陸務觀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
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
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
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宫
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
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
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

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
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盖自髠而遯矣明日王師
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
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
所獻首盖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
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眞廟天禧初順竟獲於
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
御史以爲不可但即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
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燕

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顧之作有術士拆顧名曰自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幷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鎭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幷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國史所載頗略方承平時太原爲大鎭其興廢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備著今陷沒幾七年遂有不可詳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詔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俟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予少時爲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獄狀

舉予曰有聲於　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科詔故不敢茂實亦笑顧吏促發奏狀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豉亦然皆不肯爲市井商賈或舉債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無貧富皆着蘆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稍異此則共嘲笑以爲非士流也

周禮蟈氏注云蟈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眞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眞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眞亦皆有此作予長於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鄜坊間

舒焕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爲湖南一縣尉過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疾而卒

陳無己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

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
来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縶縶而去無已之
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輿再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録於南
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
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而與稱攢寺中因
遊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illegible]寺宿
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illegible]齋官
禁與僧相見院院閉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

如此今律所云非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攤字如車騎攤西時船攤清溪尚一
樽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城隅攤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爲之後
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
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
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宮據其產一萬二千
畝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
置巳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爲神霄下院騷擾日張
至宣和末方止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
第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
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幡曰鶴扇
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
曰玉斧曰鶴扇二曰幡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
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繖東
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於天慶觀聖祖

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君青華帝君爲主其次曰蓬萊靈海
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大帝君清都
大帝君中黃大帝君又有左右僊伯東西臺吏二
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
神霄帝君之尚賓也其說皆出於林靈素張虛白
劉棟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
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

晉寶鼐知當言其法以水銀之成金可鎮分野兵
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天下太常方
下奉安寶鼐儀制而虜寇已渡矣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戰
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
時爲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
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爲衆人之首禮
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爲夢徵止此矣然
其後卒爲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
試類牓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快
快及庭試唱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
白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
國門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
日中使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
截肪京拜賜即治行後二日詔至即日起發二事
略相似然非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探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
幞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
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勅葬本以爲恩然中使挾御
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盍有爲醫所誤者勅
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貨其地又未必善也故
都下諺曰宣醫納命勅葬破家慶曆中始有詔已
降指揮勅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勅
葬乃絕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
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
人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爲韻有銅山許
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眞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
爲女子像黃次山書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
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

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眞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

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亦非也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 柳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孫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詩者妄引顓臾爲東蒙主以爲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載於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爲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

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虜作詩云沙場尺箠至毳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絕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爲戶部侍郎建言都水監本三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監本三司

之胄案三司今戶部而三監乃屬工部請三監皆兼隸戶部凡有所爲戶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爲立法及紹聖中以爲害元豐官制罷之建中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稷之爲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軍器監造軍器而戶部以爲不可則已矣若以爲可則併任其事可也今若戶部吝其費裁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爲工部者不亦難乎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上覺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鈎陳旣復取筆塗去犯鈎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陳宮詩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捷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閑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爲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辨之以爲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蓋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

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冤民旣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闘者皆笑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爲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爲守淮計卽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卽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

則士氣已衰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擄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

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盃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遍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額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爲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閎韶在士祥閎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曆中臣僚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

之二字卽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闊四寸面爲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教有違天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眞者嘗被金符之賜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唐呂府君勑葬碑呂名惠恭會大濟之父大濟代宗時內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爲

兗州刺史而官爲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
張若水官爲蘂珠殿校籍贈其父爲朝奉大夫母
封宜人嘗見其母贈告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官
家之號詩人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焚黃詩
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侍晨恩數視
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濫恩不
可勝載中更喪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
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傳使田緒遺愛碑張弘靖書何進

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
丞子美爲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之一字伯以
潘義榮良貴一字子賤張全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
必大一字洪道芮國器燁一字仲蒙林黃中栗一字
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
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爲疑矣

王荆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
參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林竿之
閒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
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論
不見於文字乎得之於從伯父彥遠

老學庵筆記卷第九終

老學庵筆記卷第十

宋山陰陸務觀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輙讀其膀曰大厮國寺傳以爲笑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

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遊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床上乃一蝦蟆大可一床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宅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廟諱同音署字常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爲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字學亦不以爲言何也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廌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

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後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廌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爲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韋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

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
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
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柰何與之
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爲魔男女不親授者
爲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
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眞俚俗習妖妄者所爲
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
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録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
則明教亦久矣

芰菱也今人謂卷荷爲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
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
秋詩云荷芰緑參差新收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菱
二物耳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梭頂
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
偶作一搯謂之太師錯搯檝第中窻上下及中一
二眼作方眼餘作疎欞謂之太師窻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
目魏公爲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
目魏公爲張都督雖夷狄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
入亦止於右相領都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絶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
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
哦此詩以爲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
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
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
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以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
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曆中人也則此謂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内降劄子設道
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
后施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
今皆存盖院有僧嘗際眞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
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郡初不聞迨代
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爲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謔紹興末嘗爲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没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爲之抵掌絶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盍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

主主人翁其善爲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獻云綠樹新蟬第一聲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盖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軌革往往畫一人戴草而祭輙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童貫用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爲妄則紹興中如畢良史輩畜書數百冊對人檢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

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輙改內侍省都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省事押班曰簽書內侍省事盖僣視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膱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膱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朴陷虜後妾生一子于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

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眞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眞宗亦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于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爲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爲黃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曆中賜紫章服赴閤門拜賜乃塗金魚袋也豈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兩宮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

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蘂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超然不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 明月入千家皇甫冉

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鄜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趁至閤門前忽爲典午知何罪謫向鄜州更憮然蓋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

尋常盞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爲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眞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無此字乃旨稱塤篪之篪而書名不敢增但篪虎云

吳中卑薄斸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鉏钁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爲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荆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京爲翰林學士議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爲尊號耶乎京遂屈蘄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爲名言

今人謂貝州爲甘陵吉州爲廬陵常州爲毗陵峽州

爲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謂之謂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黃

今人謂娶婦爲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爲子索關羽女袁術欲爲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諂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

之一日亢死中正輙侍神廟言亢非獨吏事過人
遠甚參禪亦超然悟今談笑而終略無疾恙上亦
稱歎以與中官李舜舉舜舉素敢言對曰以臣觀
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
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
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死於堂奧為終於正寢誤矣
前輩墓誌之類數數有之皆非也黃魯直詩云公
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于小寢杜預

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為正寢
故以小寢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
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
為胡孫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
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
公借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
大父贈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
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
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
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
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
穆父為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羨君門戶壯
蓋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

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
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名（墨君和名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錄載
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皇太后故宅按保壽
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謂臨濟院者又
嘗遷徙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為士大
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
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

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葦略盡貞觀之風俗
變壞無餘也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棋局狀如香爐盖謂其中
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今
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
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棋不復用指第以手巾
角拂之有客自謂絶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
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名龍
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黃初中刻字

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諸晁謂壻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為倩盼之
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
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
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
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
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
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illegible]可也

初盖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謂駝負重則
行故作塔於駝峯而其墓以錢塘江為水越之秦
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
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
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
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

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璨為
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
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
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
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
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於泉
下
鄒忠公夢徽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
謂筆與畢同音盖杜牧夢改名畢之類

唐小說載李紓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楊村處士詩云數箇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去聲）牙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楪毡根數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老學庵筆記 十卷終

江淮異人錄

丹陽 吳淑 纂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粗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靑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鎭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

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旣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且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

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甚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旣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翊者爲池州法掾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翊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

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旣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

虞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為州築城拋江東至朝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為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搆層樓為酒肆焉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鬧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滌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

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為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寢焉又每為讖語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髟髟之閒一倍楊初吳氏有江東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髟髟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為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為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為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篤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宇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頵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

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眞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論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

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刼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

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旣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沖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留之食案須人退于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

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頗渴否曰然懷中出物如茶末與之曰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如言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爲歌詞應聲爲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衆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插花飲酒

無妨事樵唱漁歌不假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璵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蒲芟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已且持一筐蕈賣之夕而醉歸積久隣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噀之須臾蕈生及曉刈之後翁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其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唯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怳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闇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硾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

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鋌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鋌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冽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絶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乎曰試爲之應亦可就

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墜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為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

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祕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即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為余言

潘扆

潘扆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扆敬其老許之時大雪扆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扆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扆驚益敬之及至岸謂扆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扆自是所為詭異世號之為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即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為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為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扆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扆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扆曰可顧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為戲因就假之既至扆乃出一

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為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其姓名高尚有道時人皆敬信之安仁義

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既而圍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於刀邊以手抑挼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言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中見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藏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傳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某）使於浙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闐委晏亦出觀之見翁嫗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衆喧呼嫗仰望慟哭翁爲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銖弟也性沖淡樂道未嘗見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賓主爲意及去誤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書張翰典銓公鎬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可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公鎬亦忻然從之後爲瑞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雨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沖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已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既告我當爲遣之命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

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汚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傾

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遊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於室

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匕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匕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關戍（伍刻作府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此面野水搆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去乞丐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逍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强與之乃轉

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移於元武湖（伍刻門）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搆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邃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

廬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牢城港今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恨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為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告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知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為百歲實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名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名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名竟不行保大中嘗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為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永興景星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殮而徧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弊不如意形於詞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為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眞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為易

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為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為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為刺史

董紹顏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侍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亦皆貴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節鎭爲時名將焉義祖鎭潤州紹顏在焉嘗閱衙中諸將校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衙中亦爲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爲亂彥思死於難焉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鎭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床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邪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並塚葬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因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挾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戍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揚州鍾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豕首於袖中因曰適以無錢

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還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必今夕爲盜耳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白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驚擾焉（案昌化二字疑誤）

閩中處士

閬中處士張摽（標　佰刻）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臥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宏者唐末爲閬帥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孫侃晋居閬中因家人疾請摽禱於冥府摽從之因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牕一日坐牕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

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絓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且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汚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顧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䅟潭漁者

吳太祖爲廬州八營都巡警至䅟潭憩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瞿童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歷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

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許千人假道武陵刼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柏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淸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柏庭志洞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與愛惜辭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柏庭持裝

稟柏庭必閉目處衆中洞源譏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攜柏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安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猶在人奈何柏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柏庭山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柏庭一一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秖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

旬柏庭於藝圃中得一棊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棊子洞源異之曰誰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棊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錄囊中後因閱錄開囊緘記如舊亡棊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昕洞源命柏庭河畔覘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柏庭曰覩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祇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

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為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即齎命同覩道士朱靈誓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誓覘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濤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昕譚伯璡偕圓矚柏庭服短布衣烏縉巾逡巡卻行三移步忽然不

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即聲鐘集觀戶將遍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僊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為道士嚴薛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鄄撽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鄄者促步期及竟不能逮延陵闕茅山三十里鄄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蓋

時素書面未及門舉一足履閾冷然問曰汝為誰答曰瞿柏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髣髴記有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即攝衣詣洞源問瞿柏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既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為備裝或以未可行為請踰一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跡皆怪異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耆老迺詼詭加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間之於漁人曰柏庭有同學陳景昕已五徙居今復為桃源道士易名通微又改

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迺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昕前庭冠青蘿冠衣碧綵衣冰顏雪膚皓髮蒼眉端簡足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徐問所惑景為具辨因裂牘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

此記乃簡東觀劉蘷為好事者磨去重刻惟存碑側數字

江淮異人錄 終

右江淮異人錄一卷宋職方郎中潤州吳淑正儀撰記南唐時道流俠客術士凡二十五人與直齋書錄解題相符惟陳本作二卷耳淑在江南舉進士擢高第尉丹陽以祕書郎直內史從後主歸朝仕宋其傳耿先生甚詳獨不書寶華宮事與徐鉉受詔撰江南錄不及後主之過用意略同君子深有取焉淑有文集二十卷久佚不傳惟所撰事類賦士林錐誦至今不輟是錄明嘉靖中伍光忠本稍經潤色句未失真近刻首列明皇游月宮事展卷即知其偽矣喜得善

本特梓以存其舊云

乾隆丁未十月既望歙長塘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儲華谷祛疑說纂卷一

易占說

筮易以蓍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爲陰無字者爲陽故兩背爲拆二畫也兩字爲單一畫也朱文公以錢之有字者爲面無字者爲背凡物面皆屬陽

背皆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爲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爲陰一以爲陽未知孰是大抵筮必以蓍求爲簡便必盡其法余嘗以木爲三彈丸九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呵而擲之以盡老少陰陽之變三九各六面十有八變之義也三面爲三乾之九也三面爲二坤之六也此明九用六之義也三者乾之一畫函三也二者坤之一畫分二也此三天兩地之說也三九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三九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用者乾坤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生六子之象也九象太極之一也三三爲乾二二爲坤象兩也三九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每九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九之數而爲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十五數大衍之數五十也三九成九於上則三九伏六於下此老陽變

陰之體也三九成六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變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九各具三五此三五以變錯綜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周流六虛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既無錢背錢面陰陽之疑又合陰陽老少之變嘗於舟中以語同志朱子美大以爲然因著其法與好事者同之

辯針

今世輿家於中針正針兩用之

陰陽家之說尚矣其間得失是否未易輕議要亦驗

諸事折諸理而巳地理之學莫先於辯方二十四山於焉取正以百二十位分金言之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此而不明他亦奚取曩者先君卜地日者一以丙午中針爲是一以子午正針爲是各自執其師傳之學世無先覺何所取正而兩者之說亦各有理主丙午中針者曰狐首古書專明此事所謂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壬子丙午天地之中繼之曰針雖指南本實戀北其說蓋有所本矣又曰十二支辰以子爲正厥後

以六十四卦配爲二十四位丙實配午是午一位而丙共之丙午之中卽十二支單午之中也其說又有理矣主子午正針者曰自伏羲以八卦定八方離坎正南北之位丙子輔離壬癸輔坎以八方析爲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午實居其中其說有理亦不容廢又曰日之躔度次丙位則爲丙時次午則爲午時今丙時前二定之位艮亦勞止因著其說與好事者共之但用丙午中針亦多有驗適占本位耳

行持是正心誠意之學

道家之行持卽吾儒格物之學也蓋行持以正心誠意爲本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故雖萬里可驅攝於呼吸間非至神孰能與於此嗚呼廣大無際者心也隔礙潛通者神也然心不存則不明神不養則不靈正以存之久而自明誠以養之極而自靈世之學者不務存養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亦猶汲甘泉於枯井採英華於槁木吾見其不可得矣及

其氣索神驚取侮致敗乃歸怨神之不靈法之不驗良可悲也

符印呪訣不靈

符印呪訣行持之文具也精神運用行持之玄妙也感應乃其枝葉煉養乃其根本不知其根本而徒倚符印呪訣爲事雖甚靈驗亦徒法耳蓋符印本不能自靈係神通而感應苟得感通之道何暇符印呪訣哉時師不達深妙持將祭則靈之說損物傷生召引無係求食之鬼日至月增結成徒黨自

謂驅攝指揮如意不知以邪攻邪實有損於行持者之身也余自總角愛行持傳授殆徧法書數箱印幾百顆意謂法止於此道心堅猛天誘其衷忽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出數句遂縱横於諸法中方知將吏只在身中神明不離方寸符印呪訣皆符合之具也世之志尚清高雅意道法者不可不知此理

覆射

覆射之法甚多如覆命謎錢之類無非暗號如左右多少之類出於筭法此不足道惟一法用七言詩兩首括天下字凡有音者皆包羅而不遺兩字各四十九字分前後片前片四十九字内以三字分上去入聲一字爲疊實四十五字耳此四十五字分喉齒脣舌四音後四十九字總括諸韻合成反切故天下字無不可知人但見其或擊鑼鼓或用片紙反覆以錢不知其以四十九字寄倖於此也然可求者字之音難窮者字之體必能通文理而後可學否則亦徒然耳然立法簡妙不可以智識

推度因著此以廣好事者之見

陰陽家拘忌

太史公言陰陽家多拘忌信哉斯言將盡從之則彼可此否不勝其牽制將盡棄之則禍福顯驗有不可誣者然則何爲而可余曰大而緊者避之小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從之背於理者去之如太歲一星（出元經非歲建也）九梁會煞之類此大而緊者所當避忌如蠶室太陰狠藉流財之類此小而緩者可以略去不必盡求合也如歲位吉凶九宮飛白六壬之四殺沒於四維六神制於六道遁甲之趨三避逼迫刑格旨意玄微立法深妙皆萬世不可刋者所當遵用夫復何説如四衝所遁忌活曜則取以爲吉三方實死法五符謂百無所忌不通於理烏可準憑論陰陽者既知去取又當以胸中活法參之如金神惡殺也其權司秋其位居兑正秋作之復值巳酉丑地決不免禍如作於夏或值丙離權夫勢衰未爲深害即此而論則活法可類推矣

辯身壬法

如造作一法人所當用大要先論身壬之法大不可曉夫所謂身壬者陰陽二命生起於壬也其詩有曰陽遇牛門當返照陰逢雞嶺急須回故十歲起亥陽命遇丑而返陰命遇酉而回乘世用之殊不察理之所在其法一十起亥二十在丑三十在子四十在亥矣今逐年行運三十九歲在卯四十乃在寅寅與亥相去四位一凶一吉何去何從先賢立法豈不如此之舛且戾也惟朱子美家藏其祖祕書得其全法頗合于理未嘗語人其詩有曰陽

遇牛門當返照陰逢雞嶺急須回跳過三宮雙女位一年一位逆歸來陰遇午申爲大利陽逢寅子永無災得此全法乃合身壬之運其流年所至悉與起數脗合如四十在亥流年四十亦至亥升無差舛乃知剽切之學誤天下後世多矣此大而切要者其疎繆且如此況其他星煞乎大抵吉凶星煞不外乎數此法自壬而起壬水數一故起法悉本於一運于三而成于五合三五一之數以爲用此所謂身壬之法也立法而不本于理不合乎數吾未敢以爲智者之緫法也陽命一十亥子三十丑三位而在巳順至子得四十陰命逆行二十戌三十酉三十一申三十四至巳三

赤口煞

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鬬訟原其起法以四位求之常値于巳以十二支求常値辰戌蓋魁罡乃天之惡神巳位屬蛇有齧人之毒也然用之亦活法不可以此小害遽廢良日如赤口値寅巳酉戌則不可用餘皆無害蓋四位所屬皆能以口傷物其煞乃行他位値之不必盡避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八卦未畫數泒于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出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有不參于理本于數者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天寅七十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一而爲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爲十八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爲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從子一

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陽而逆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爲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爲水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與八合爲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爲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逆自卯極十數而爲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爲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

未極十數而爲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爲殺數積數至十則悉容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壬式之忌莫大于三煞三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用莫先于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于三煞犯之其禍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爲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爲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爲四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二而見是爲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爲四季之正殺此壬身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甲戊庚牛羊乙巳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爲貴人或者謂當以甲戊在牛羊庚辛逢馬虎爲是兩位各主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

乃傳寫之誤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爲正此特後人妄議之耳蓋貴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爲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爲天空故虛其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甲與己合己貴在子]乙在丑[乙與庚合庚貴在丑]丙在寅[丙與辛合辛貴在寅]丁在卯[丁與壬合壬貴在卯]戊在巳[戊與癸合癸貴在巳]午爲對衝則虛之己在未[己與甲合甲貴在未]庚在申[庚與乙合乙貴在申]辛在酉[辛與丙合丙貴在酉]壬在亥[壬與丁合丁貴在亥]癸在丑[癸與戊合戊貴在丑]十干順布十位已周乃

再以十干起申逆布之以求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爲申之衝則虚之巳在丑庚在子辛在亥壬在酉癸在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于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黄中之合氣也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故晝夜二貴所以起于子申也布而爲圖一見可決

圖

申　甲　　亥　壬　辛

未　　子　甲　庚

午　丙　　丑　乙　癸　己

巳　丁　　寅　丙

黃白之術

世以黃白之術自詭者名爲藥客又曰爐火小則繆瘦金銀以爲慘制大則結成丹母各曰匱頭持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之文以證用母之說或纔其眞母易以他物或制而爲匱以邀重謝凡水銀入匱必食其母以成寶再三爲之母氣既竭金銀已盡則水銀爲烟焰之歸矣或有用汞以取銀之體用藥以食金之色養火見寶名隔窻取母或以金銀爲鼎器貫水銀于草藥煉而成寶名曰玉女翻身或以水銀膽凡煉于鐵鼎食頃成就然其體似銀則色黃而體頑似金則體堅而色淡似銅則質潤而色鮮蓋水銀食鐵之英華以爲體膽凡變鐵之顏色以爲黃自謂轉身便成眞寶未有不爲所欺者如荷葉之有水銀灰莧之有鉛錫皆在七十二種龍牙艸藥之數此又爐火中之可觀者下此皆無足道不欲詳述士志于道幸勿於此加意

燒金煉銀

道家有金丹之說故學者多以煅煉黃白爲事不知金丹者人之眞陽乃向上妙道借諭爲金即禪宗之所謂金剛不壞身取其不生不滅永劫長存具不漏之體也丹者乾爲大赤純陽乾金故號爲丹豈徒以黃白爲事况黃白之術神僊用以助安貧樂道之士今志求黃白者心已貪甚豈肯授此以遂其貪哉借使得之日成萬兩何救于死生大事况復不易得遂使詭欺規利之徒投其所好多致

敗家不思彼有是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又何待以傳授養身也大抵志于黃白者已非清高之士豈足以學道哉

煆硃砂說

硃砂體陽而性陰故外色丹而中含真汞也用遠志龍齒之類煆之則可以養心用枸杞地黃之類則可以補腎用南星川烏之類則可以驅風以胡桃破故紙之類則可以治腰腎以川椒厚朴之類則可以實脾氣隨其佐使而見功無施不可向昧此

理每得一方守以為法歲月浸久所收既多所知稍廣因悟此理其後隨意用藥煉之無不適用每恨見之不早因以所得著之或可為服食之助老於煆煉者試以此說質之亦必點首

服丹藥

金石伏火丹藥有嗜慾者率多服之冀其補助蓋方書述其功效必曰益壽延年輕身不老執泥此說服之無疑不知其為害也彼方書所述誠非妄語惟修養之士嗜欲既寡腎水盈溢水能尅火恐陰陽偏勝乃服丹以助心火心為君腎為臣君臣相得故能延年況心不外役火雖盛而不炎以火留水以水制火水火交煉其形乃堅雖非向上修行亦養形之道也彼嗜欲者水竭于下火炎于上復助以丹火烈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得聚血竭而不得行況復喜怒交攻抱薪救火發為消渴凝為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絕慾恍當助以溫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問以丹藥援之病去則已或者不知此理每

恃丹石以為補助實戕賊其根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論男女之分生殺之炁

兩儀立天地之體一炁妙陰陽之用一闔一闢之間陽生陰殺貫乎萬有受其正氣則為人冗雜之氣為異類莫不有雌雄焉原其受氣之初闢氣為男闔氣為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道藏所載以龍吟虎嘯不後不先為結胎之始以精血相包處內處外定男女之像是則是矣殊不知所以使之然者

蓋有自然而然者矣使之然者其動靜闔闢之機乎人之生也以此及其死也亦然某日而死則受某日之殺氣此理蓋行乎其中而不可見者也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焉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則死者之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死者之左足鉗而向右雌雄煞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左右足皆向外而不鉗豈非生殺之氣貫乎萬有而著見于外之象乎一炁之至著而可見者莫八風若也是故春而

南風則雨夏而北風亦然八節之日風來正位則百穀成熟失位則否生殺之氣行乎其中風其發見者也嘗觀圃人當春之接花木一值南風十有九死雖老圃莫知其所以然者當盛陽而陰氣應也嗚呼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蓋亦謹闔闢之機以全是氣之正乎不然則中立于兩間何所恃而生乎格物之士試深思之

龜卜說

龜卜之法自古有之周官立龜人之職洪範敘稽疑之疇太史著龜筴之傳理不可廢自官失其守世莫有精其術者洪範所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史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橫正安節觀其身以盼開俛大觀其手足而雨蒙之說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動靜首足盼值而已小得大遺莫詣其奧然其說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定壬癸此舉世之所通用或以日辰爲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己庚辛居戊己之中位

甲乙乃居足焉十干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爲財爻庚辛鄉爲官鬼其說尤爲合理而又有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爲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爲官鬼有水之象則爲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之分以四時定吉凶

其亦日辰變五鄉之義乎世無造妙之學其孰從
而質之

刻漏說

古刻漏必曰壺大幾何受水幾何又有水重水輕之別渴烏之背吐水如髮惟恐不細前製此器以備火候之用出水入水爲製不同大抵一塵入水渴烏旋塞未嘗有三日不閉斷者中夜以思忽得其說但使渴烏之水大如中針則小小塵垢隨水而下不復可塞不過倍受水之壺而已製器一成不復閉斷深思其故始得其說因著之以傳好事

者

大五行說 近世謝黃牛作大五行歌附會不經曲爲之說不足取

而爲先人卜地徧叩日者就參地理之學雖各守其師說深淺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兩說莫之適從自古所用大五行雖郭璞元經亦守其說謂之山家五行然先輩皆茫莫曉其立法之因既無可攷之理古今晉宵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將文舉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爲水丙丁巳午爲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說自謂得楊松筠之學又有蜀中一家謂是希夷先生之傳亦以子亥爲水巳午爲火與蔣說同而獨以壬位爲火其書則闔闢八卦消息律呂其行山定穴一以卦象律呂爲本上生下生如黃鍾用林鍾之類是也年月日時則用卦氣生旺如辟乾候大有之類是也其學行于東川爲書十篇卦爻律呂之用有陰有陽有消有破有生有合其立法雖與蔣氏不同而五行之說甚不相遠然則大五行之說果

可廢乎可得而廢則古人何以更相傳襲而用之於是深思其理求之太一統紀之數而不可得求之皇極先天之數而不可得求之後天化合五運六氣之說而不可得反而求之卦畫於是得其說焉分列于後庶幾易見

乾卦納壬甲　乾爲天天一生水

水

戌 壬戌水　子 坎正卦　寅 甲寅水　甲 甲屬寅乾卦納甲

辰 壬辰水　巽 壬辰水巽屬辰　申 甲申水　辛 乙酉水辛屬酉

戌屬乾自戌順一周匝至辛而極乾陽極而變坤

故辛納乙

坤納乙癸　坤爲君火

火　午 離正卦　丙 丙屬巳火 乙巳火
乙 坤卦納 甲　壬 壬屬亥 乙亥火

坤用乙而不及癸者六癸皆不化火也癸却自化木

木　卯 震正卦　艮 艮屬丑 癸丑木
未 癸未木　巳 巳木

金　酉 兌正卦　乾 乾屬戌 庚戌金
亥 辛亥金　丁 兌卦納甲

土　坤 本宮正卦　丑 辛丑土
癸 癸屬子 庚子土　庚 庚屬申 戊申土

木受坤化終於巳之陰土

土受乾化終於戌之陽土

坤用壬申而生水坤乙生火而癸生木各主八位乾坤用足繼以長男長女庚辛運化金土攸定五氣迭布造化之功備矣本以外畫象數參之六十甲子始得窺其立法之端倪不悖經旨允合象數後有明者不易吾言矣

大五行出於乾坤者十二位出於六子者亦十二位合六子足以當乾坤之數蓋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合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足以當乾坤之策也但郭景純所載未本屬木而金土木各得四位故山家五行篇冃癸丑坤庚名稼穡艮震巳未曲直長今皆以未屬土殆必有所據其理亦通木三金四土五是也然一爲數之元總攝八位可也火何以不二不七而四耶二說未知孰是將以質諸專門之學造理之士云山家五行郭景純既以名篇又

于葬元一篇論坎坤水土之山則曰祟土益申長生位也及論艮山則曰祟土益亥非木之長生乎論巽山則曰祟土益申水長生也此又景純筆之書而用大五行之明證也

醫書有左癱右瘓之證人身一氣脈也一息往來骨節毛竅何往不達及其感疾左癱者病不及右右瘓者病不及左五臟六腑一而已矣豈有界限使左之病不得右而右之病不得左耶夫五臟皆一而腎獨有二左爲腎而藏精右爲命而藏氣神依

氣立故曰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右癱氣敗者必右瘓兩腎各有所主故其病亦各有所歸壬子一位也子屬水而壬屬火左腎配水右腎配壬子水爲精壬火爲神五臟猶五行也六腑猶六神也甲乙配青龍丙子配朱雀庚辛配白虎壬癸配玄武戊乃配勾陳巳乃配螣蛇蓋坎水納戊離火納巳故五行而有六神猶五臟而有六腑壬火子水之說近取諸身理尤明甚

辯歲本說

胡汝嘉歲本論謂今夜之子時即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爲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爲來年向因先子葬用子月悉主汝嘉之說或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帝堯之曆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說交戰於中深思其故久之乃得其說然後決以吾夫子之言爲正夫每日之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用行于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爲子時到午方則爲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于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當虛宿之躔度而立春虛乃子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爲春之正月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左旋而歷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有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爲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爲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爲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曆法故爲此論知天道更新于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爲更新也是

說也惟深于星曆者知之

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華谷祛疑說纂卷一 終

癸辛雜識前集

宋弁陽老人周密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論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漸綿綿渺渺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法以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煖席

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仰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隣於真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有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卧而爲之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氤氳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吸入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勤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則勤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余悟此玄意甚以爲奇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

其訣大略具于左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坐（坐牀亦可）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握兩拇指掐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可）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均微細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也）工夫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先想五臟圖或烟蘿子之類常掛壁上使心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也）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丹田在臍下三寸是）時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均調即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即此真元也）未得嚥下後

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係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

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脚力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有閉息使滿能持久以脈使之五至為一息某近來閉漸久勿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為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靜專一即易見功矣神僊至術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

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為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為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而不細者氣也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越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覆調和一定而不可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存其心納之臍中想心

火烈烈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衆疾皆去矣

咸淳甲戌秋余為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余言邊報日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間扣之聖觀慨然引入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為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殿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既而稍近簾覓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悟今嗣君尚幼方佑先帝之喪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

事去矣余意其叛事不足信然甚感之久之果有透渡之事遂渡門宋之北狩也

春州舊號可畏凡宦遊黜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　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豊六年王安石爲相位遂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後秀安僖

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城中二溪横貫此天下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鉏堂雜志嘗紀當時園囿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者今摭城之内外常所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存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甚多林檎尤盛内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竪太湖三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奇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絶江致之越第凡價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則泥沙中適王子才好之請買于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爲盜賣者省府追逮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畀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城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皆水極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

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游于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桒林果樹甚盛濠瀠横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于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

存菴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茶
蘼洞芍亭浮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溪曰南
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爲安僖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
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浦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
閣東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内後依城城
上一眺盡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内後依城前臨溪蓋
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爲一後
有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農
還必於此䑸舟宴焉

蓮花庄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
百頃亦城中之所無也昔爲莫氏產今爲趙氏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爲趙氏蓮庄分
其半爲之前面大溪爲脩堤畫橋蓉柳夾岸數百
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菊
至百種爲菊坡中甫武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其
宅在焉舊爲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曰

八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
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内前臨苕
水築山鑿池號寒岩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
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沼
有茅亭或稱爲丁家菴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爲園池蓋
四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勢
寬閒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
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創此爲
游遨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所居之中規橅小然曲
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
匯苕清霅濁水行其間畧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

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折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見後卷以上皆城中園

趙氏瑶圃　南坡郡王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石洞嘗刻其家法書刊石爲瑶圃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爲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　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霅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蜃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創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溪其南則丘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爲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農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從後歸余家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峯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三百壯夫移致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净樂菴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岩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

荔枝也此駒在嚮穀古今皆沒於蔓草影響不復
存矣
黃龍洞　與卞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真蛟蜒之
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輙應
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名
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屛
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有張謙中篆
書於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

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
八日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
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鋪長鑱出萬
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巇嶮更向山林
巧用工　賽玲瓏去玲瓏山近在三里許近歲沈
氏抉剔爲之大率此山十里中間皆奇石也今亦
皆蕪沒於苓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箭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
之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岩洞秀奇亦
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
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
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庵第二子既爲趙忠惠婿居
雲逸創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大顯著者至宣和艮嶽始興大
役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

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
山匠或亦朱勔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
石而卞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
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
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
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
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
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
事餖飣而犀株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

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得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傍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絲紅葉碧潭傍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凄然動陵谷之感焉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虺盧甘石則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圈焚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炮藥火作衆砲倏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橐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焰倏起既而延燎火槍奮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亦不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遥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然以星曆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又

女相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為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有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盧辨析最為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

有可信者楊纘繼翁大卿（楊最知音律善琴）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自東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僊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者彩霞絢粲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菌蕈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虵虺之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觜坊大蕈及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嘔血隕命六人丘岑卒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適時蕈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著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汚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

牒其年有又安保安治象等號僧衡有洛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妻卷民家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鄰人聞其家撞突有聲又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殞越嘔血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以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可戒可戒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
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荊沔之間童兒啼者呼
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輙呼麻
秋來即止桓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鬼
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
病瘧者寫其形貼床壁無不立愈
嘉熙庚子十歲先子爲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使
特加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太
尉祠頗爲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丐封額時

方公畀先子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日
內爲霖當與保奏方公笑語吏兒曰汝可以周運
幹所從白之於神吏如公録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
大雨連而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
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
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敝甚遂
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
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
不堪用監脩判官周頡及吏兒賴良者曰土神廟
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
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
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
矣試命汲之清冷真泉也於是仍爲葺其祠焉此
一事皆余侍邊之所目擊也吏兒凡二出不審其汲吏之名耶若然恐是姓字抑本鄉則大首之意謂之諸吏之首耶大抵又恐是不大偶漏忽要故不以他考深求也姓字是矣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
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

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
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
賜酒至六七皆飲釂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
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
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
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
至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
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
君尚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杓復問之

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
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吾
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
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行謂白曰其監押見晋客
次謝趙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蹶起對曰
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
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
迸絕故有聲耳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嘗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

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
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
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畧謂近世取士
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
得爲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
下但以分數取之直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
有黜落者盡以官賞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
場取士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懷姦私
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

[illegible]刑罰者蒼猝趨事赴功之人也故　朕以爲是劉
子宜遍言亦云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
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
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
累者可與言道理焉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
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
留錄黃欲繳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
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敢復繳

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
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作商量之說免之尤
荷公孫黑辭戢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産惡之至懇
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
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剛
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
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
爲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
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臣爲益非

淺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嘗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咸以爲當今甫踰年遽爾丐外朝廷以職名灣節處之了爲不優然而公論以爲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黃之下臣始欲繳論又念朝廷此命亦是優賢雖以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留之蓋萬里再入脩門未爲

甚久倘朝廷以貪賢爲意盼之少留萬里感荷君恩豈得復以私計爲辭云云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戣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裝楚楚背負小笈投湯所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鄞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掇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徂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闉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腋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爾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答扣同行知

夕來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荅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效區區之力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樓失銀罌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搆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誕荒

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設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髑物皆粲然横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為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盗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隱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鏷深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賓所以至府宇歛哭無下足處官府弔　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路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戶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散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閑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窓中覷玉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潺湲是以西王母為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耶

隆州跨蔡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𠘧書張行成版云方言曰𠘧倦也丁度謂字或作𠘧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𠘧釋云倦𠘧疲憊也蓋樂其倦游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𠘧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𠘧集韻𠘧胡官反磈𠘧亭名在上谷纓漢官切說文解字谻極虐切相踦谻也二字皆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谻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欽宗兼名第三十六號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谻從谷亦極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郤裕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狐猪迸

切捋也象手也集韻云隷變爲丸執孰等丸恐當之凡皆從丮俗皆與丸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微谻受詘曰窮極倦谻俱音劇倦疲憊而說文谻字徐楷通釋亦引上林賦微谻受詘以力相踦角微要極而受屈也谻渤極切谻極倦切聲亦相近疑即說字跨㩆之旨不應取隋省以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谻之意耳區區舞在攢費許考及此因併及之又余權之者書以婁人之潛廬名曰極書以八起數縣字之義亦未易既以媿嘗爲攷云說文

解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去吏及徐楷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𢭏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气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心正引上文而又於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極苟苩註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苟極檀盍以此字備三才故用之亦務奇字故又加廿第未知亟字止用集韻爲撮椎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嘗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爲正余與二公名𧷕之僻嘉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附奇字者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爲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有人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婦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爲張騫也及梁宗懍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懍何所據而云

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査浮于西海査上有光若星月査浮四海十二月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查矣明皇遊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王城崔巍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過潞州城奏玉笛

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游廣陵非滁州要之
皆荒唐之説不足問也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
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汲
井之次忽雲漏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
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
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
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
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

頗疑有他因閲故牒客遺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
有闕氏者顧一婢來歴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
儈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
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
事以掩之利其施予之入以爲此耳目黎謝自然
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
此類也耶
流下日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聖賢卷 夫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

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
貽親憂奈何翁以絶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
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劍自誓
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
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此
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嚙雪啖氈蹈
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與
胡婦生子窮海之上且如此況洞房綺紈之下乎
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

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究悖小人知體敝
於色乃能一日感悟開閤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
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
浣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
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
者復以前説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
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
年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翅伐命之斧鴆毒之杯
一念勇猛頓絶斯事以微數年清淨之福閑閤焚

香溼蔑視近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則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韓昌黎詩兩廂鋪氍毹五鼎調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藏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等解芍藥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煑之馬肝至

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名何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略廣韻中亦有二音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比見建上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虛風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後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者章

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

端邸承統之事豈蔡公後更有議忠…人邪

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秦安復改之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嘗著皂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䍦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帢白帽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似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綌縞同不待言苧葛雖布

屬亦皆吉服縞帶苧衣昔人猶以爲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縞素爲緦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于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效之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來久矣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節槩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淳

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闊尺餘者簡板幾廢自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紙書用簡板繳達合則緘還否則別以紙言其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臺評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中因對首言之有云臺奏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番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還或別以他槧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則皆用蠲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板或以象牙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之御槧蓋自古所無也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氏氏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污筆墨不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叉半釋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侍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妒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媱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媱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

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昇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

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諸湯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徃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强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荅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輙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

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償輙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猾每若此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鬛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鬛自有一種名五鬛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鬛也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

不以爲異也
今成都麵店下呼蘿蔔爲葖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
謂按爾雅曰葖蘆菔也郭璞以葩爲菔俗呼雹葖
先北反或作葍釋曰紫花菘也一名葖蓋其性能
消食解麵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芋
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菔三十畝計益米
三十斛可見能消食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
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菔曰賴有此耳
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葉蓋晚玲瓏天

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九蘆菔火吾宮
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犯天麥毒按醫經蘿菔治麵
毒卽以藥并蘿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麵毒故耳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
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
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
弊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
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

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
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
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
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參文昌躋宥府寖寖乎柄
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黄麻姓字香
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
欲強刑昺豈堪金鎖印　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
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昺指薛蓋以金科

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
既傳史聞惡之旋卽斥出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
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纓銀合貯之趙南仲丞
相帥潭日嘗以黄金千兩爲之以進尚方穆陵大
喜蓋内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
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
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之
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矣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了一鍋麵市井小兒嚣然誦之士有投公書云先生紹道統輔聖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愚民無知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

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閒庵紹逃禪得其蕭散之布置回觀玉面而鼠鬚已見工夫較精緻雙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未絕捨此的傳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郝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閒名不識面云有江西畢公濟季衡龐醜惡拙祖弊到雪篷濫觴矣所恨二王無巨法多少東隣傚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鬚正七蕚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蓋夫君固巳悟筌蹄重說偈言吾亦贅誰家屏障得君畫更以吾詩跋其底

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頭三踢攢成瓣珠暈一圓工點椒粧綴蜂須擬笑厭穩拖鼠尾施長梢盡吹花側風初急猶帶枝頭雪未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黄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閙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皪明非畫軸上縱横不是描頻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從頭總是湯楊法拚下功夫豈一朝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又

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
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汎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
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
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
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
手然後可以建經丈之字方寸千言韋昶善書而
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兔惟趙爲
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直揩毫筆委曲宛轉

不叛散嘗滑密沾汙墨須多膠紺黳者如此逸豫
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子
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
篙舟曲筋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
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第一曰辨章百姓
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
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今人呼小麥麵爲來牟或曰牟麰皆非也廣雅云麰爲

大麥來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
牟也牟一作麰又作麳周之所以受瑞麥來牟如今
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
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
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麵則溫麫則熱麩則冷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
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丘夫
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
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余爲國局嘗祠禧充奉禮郎兼太祝同行事官有老
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背
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爲監察
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大學博士
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
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
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
飛遂擢序云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

亦不整治列岙盎以承之有二子常訪名於客長曰渙次曰汗曰乇古水字也艾不以爲疑也他日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爲戲巳又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悉從宀其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爲語病也寬後爲京僉宕則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敗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兩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

各五百兩聲鐘五百杵特贈秦齊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擇日車駕幸臨奠差内侍鄧惟善主管勅葬特賜謚柔正遂特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山且以令帥漕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葬於内藏庫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户部特賜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贈銀絹四千兩又令帥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入從又賜功德寺額爲賢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

役似道皆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諫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詔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疏控辭皆不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擇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趲前於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鹵簿鼓吹仍屢差都司劉㰚李珏梅應發致祭併趣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鑑察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又命浙漕及紹興府守臣辦集船隻衹備師相回闕又命有司照禮例候

師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公使庫徑行撥賜又令内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又令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隱園李府家廟夏府中酒庫十官宅太王宮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厨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過江還湖曲私第至六月盡百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祭等假十日展轉遲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違和求草澤放死罪初九日宣遺詔十一月除王爚左丞相章鑑右丞相大史選用來年正

月二十三日起攢二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日
掩攢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月二
十四日起攢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章右相
降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
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
相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如此三閱
月內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
四日透渡自此喪亂相尋無復可為矣悲哉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昔

愛將已有叛去者賈闒之氣大餒臨行與殿帥韓
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即邀
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與時
可入關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倉卒可
以隨駕時省吏翁應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
督府潰師於魯港應龍得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
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麼來如今却來罪應龍
何也於是淵子語塞而震亦不自安會似道以蠟
書至韓趣為遷避其間有去徂得趙家一點血却

有興復之望震得之即具申狀親携蠟書白堂白
臺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宮中為之震動時都
民戚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擬咸椷目之為賊宜中
本為似道所引至是與編修官潘希聖謀一反賈
政專以圖守為說震不察其意乃堅持遷避之策
三月朔日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先已差天府
增級顧信等數人以擬之及震至門閫以鐵檛擊
其首韓曰相公不當如此陳荅曰此奉聖旨韓猶
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脛而斃之遂自後門舁出

掛其首於朝天門省吏劉應鄀即以黃榜自慜極
中遁出張掛慰諭一行將士謂罪止其首亟命彭
之才統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二萬兩十八官會
三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官等并諸軍
官吏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萬貫制領將官各轉
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僉書及曾淵子在焉淵
子固嘗預遷避之謀聞變面無人色纔而得免而
出自慶再生行至通衢復有呼召倉忙而入自分
必死口噤幾不能言及至乃處分他事耳劉應鄀

以備倖賞之顧信補承信郎繼而潘希重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是見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殂身後以從官賞之潘字養蒙永嘉人及北軍既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賈韓之謀是非果如何耶後之秉筆削者當有以任其責乎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為非者唯孝宗皇帝獨行之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嘗書其事甚略今撫當時始末于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嘗諭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衰絰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此意後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明王太后之喪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懼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恐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量既而必大有奏禮官直蘇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行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之制其實不可行正碍正月人使朝見上云朕自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羣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抹千餘載之弊會勑令所删定官沈清臣論對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甚久極合上意卻聞衆疑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疑又云簡徑奏事上曰令勿却已而甚久疑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閑廢今不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袪曰此已易用布不大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 堯科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羣臣不能將順攻 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 迎祔太廟內批朕昨降指揮欲

縗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祔廟後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癸辛雜識前集 終

癸辛雜識後集

宋弁陽老人周密

穆陵之誕聖前一夕全夫人欲歸東浦母家榮文恭王時待次閩縣尉道從平某者即平嶼使之父也贖黑神散與之同往時天尚未曉啓門則見甲士盈門意謂邏軍亟驚入報尉曰軍行自應由上塘何緣至此遂出觀之了無所覩方艤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壓船舷而卧船爲之側疑其有異遂不復往未幾誕男即理宗也小字烏孫以

蛇異也其初被遴也史衛王當國先命趙宗丞希言與權之併選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各與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與膺與爽與休與歡與應理宗福王時侍郎王宗與權善五星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莒福王改訓與芮蓋取二國以為名也始下大宗正司盡召十人入時和尚師禹領宗司皆伺于王府土地祠久之皆餓遂就市肆呼麪方及門而枓覆地衆方餓甚交責之獨穆陵凝然略不變色反以言

慰藉之吏相聞其事遂大異之旣而私引入書院
中試令寫字郎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
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王也
（理宗第六福王第八）庚午歲得男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
之甥館質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勿於禁中
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
官之遂俾召至皇城凡異姓入宮門必縣牌於腰
乃可惟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

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疑誤）其故遂倡爲
魏太子之說旣而外廷傳聞浸廣於是王伯大吳
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
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於榮邸璿圃池中
魏洪則自地（疑誤）以繼關孫之後焉當吳毅夫爲相
日穆陵將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專任
方甫以道殷勤吳以罪去國紹陵旣爲皇子皆遣
人伺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爲
湖守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
穆陵云

徽宗欽宗初塟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六
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
易緦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
論功受賞者幾人費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遐人
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眞僞未辨左宣義郎王之
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櫬之下者
斵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
承之以槨仍納衮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遂從之

近者楊髡盜諸陵於二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或云
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
料其眞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
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成均舊規後來不復可見矣諺言所知者數則於此
亦可想見當時學校文物之盛庶異日復古或有
取焉太學私試以孟仲季分爲三場或司成無暇
則併在歲晚有公試則無私試試爲監中司成命
題就差學官充考校封鏁之職不復經由朝廷至

第三日即揭曉每十人取一孤經則二三人亦取
一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謂之放等魁當三分第
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從第二三取起魁
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釐餘並
一分太學公試遇省試年則在省試後二月下旬
凡引試二日經賦一日論策一日非省試年分則隨銓試後
引試係朝廷差官士子則糊幞入試大約七人取
一第一等缺第二等約二十人取一餘約七人取
一第四第五並一分公試魁縱不該升補他日登

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
年公試中第二等謂之入等升又謂之正升或外
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等
謂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人前一年中第四等
本年中第三等謂之進等升若先在三而今在四
謂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補法前一年或
不成校本年忽中公試第二等名爲人等却用本
年私試二場並得如中魁亦當一場謂之追升可
川陳乞追升內舍或止中兩場則無用又前一年

外校八分以上或優本年公試不同得失得之升
榜若下就試者非內舍校定以升補做內舍校定
者一年止有兩試一試中則又試兩試若一年兩
試俱失謂之折脚不復試第三試以三試不中則
當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於內有未升上舍而過
省者或有事故者許二十一人之後分數少者依
資次來諮校如正升內外舍人亦用狀射其人已
成事缺新升內舍一年無兩升縱當年上舍試入
優止理爲內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內舍一年無三

色試已試公試者不許赴私試已試私試者不許
赴公試上舍試每三人取一人優等十人賦三書二餘經
各一通榜魁十分亞帖各九分餘七名並八分平六
分內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爲內校升
補上舍有三等內舍平校試舍試平等或內舍優
校不中上舍試或有季無校定試入上舍試優等
亦與隨榜升補下等上舍謂之赤脚升其升補名
字依上舍試榜資次蓋舍試壓公試內舍新升及
無季人雖中舍試只作內校分數然舍試一中優

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盡可趕優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試入兩中舍試平等已上謂之俱平或一優一否皆爲下等上舍謂如內舍平校人試入上舍優等當舉免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謂之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謂如內舍優校人又中上舍試優等以優中優皆是釋褐不拘名數先賜進士出身謂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續有此附黃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熙孫始當年間有內舍優校內優三人當年積八分已上者可成舍試次年□分已上者不可成偶舍試當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爲限等四名纔積十分亦不理若以優中優則謂之兩優狀元其試兩年一次率在季秋聖旨差官命極難之題重於省試優校赴舍試如不中守三年後徑到殿中平卽免省到平校人赴舍試中優卽赴殿自甲子年後上舍人多陳乞解褐出身不到殿應當舉免解次舉免省赴殿謂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謂之兩免相充此學法也或本未免解當年實請免謂之請免相

衡並相衡免省赴殿國子生寄理法國子生補入者升補內舍謂之寄理內舍升補上舍謂之寄理上舍未許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等上舍合後到殿者未許到殿直待元牒王補外方理爲正行食及許到殿以此牒官有請一月或半月暇者蓋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釋褐恩數成而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鳴鼓集衆諸生兩廊序坐學者雩東立堂上狀元亦襴幞立同舍班揖揖訖詣堂下香案前面東南望闕謝恩跪受勅黃再拜次入幕換公裳其所換下之衣盡爲齋僕持去以利市再至爲疑誤階上面西北再拜謝恩畢與學官同舍講拜者再次詣忠文廟次詣直舍通門狀謝學官亦止稱其齋學生再拜遂歸本齋圍拜次詣諸齋謝亦稱同舍生不書齋名禮畢到堂上換衫帽與學官相見交賀監中備酒七杯次本齋三杯訖臨安府差到客將備轎馬從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狀

元局凡學大齋僕以次平日趨走之人皆以大小黃旗多至數百面呵喝狀元與唱名一同遂擇日謁先聖其局餞酒支用並天府應辦次日謝宰執臺諫然後部中送飲初任文林郎節察推官視殿試第三人恩例謝宰相用啟事見主司有拜禮太學解試與舍試無相干太學十人取三人若參未滿年七人取一人係不滿年太學生升補一請求免已經特恩正免又一請者亦免曾於方州請舉不改名者謂之帶胎入學異時於學中請者亦免

在學三十年公私試曾一中者永免在學曾一請後二十日永免太學解試都魁即不入舍將來在第亦許升甲部注教官

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各刻于齋牌之上宰執則送真金盌一隻狀元則送鍍金魁星杯柈一副帥漕新除各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太學諸齋各祠本齋之有德行者存心齋果行齋並祠栗齋蛩豐循理齋祠慈湖楊簡果行齋祠杨溪王十朋菊坡崔與之

學規五等輕者關暇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則前廊關暇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則比黥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屏斥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學官穿秉序立堂上鳴鼓九通二十齋長諭並襴幞各隨東西廊序立再拜謝恩罪人亦謝恩用一新參集正宣讀彈文一

集正權司罰以黑竹篦量決數下大門甲頭以手對衆將有罪者就下堂毀裂襴衫押去自此不與士齒矣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為變體

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澆等語以至于亡可謂文妖矣此則有商量

太學上巳暇一日武學則三日清明太學三日武學乃一日殊不可曉

學舍燕集必點妓乃是各齋集正自出帖子用齋印明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祗直本齋燕集專有一等野猫兒卜慶等十餘人專充告報欺騙錢物以爲賣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與齋生一人

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於何時極於無義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畧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摇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閽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論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貲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横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

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擯爲平日之贓淩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似道誤國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嶮其才最頡頏難制

似道乃與之日親狎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陰其術中然亦末如之何矣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臣輔前是當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笑之頃出之於外餘黨懾伏惴惴無敢為矣學舍在當時最為橫議而啖其厚餌方且詠盛德贊元功之不暇前廡一得罪則黥決不少貸莫敢非之福邸帝父也畧不敢以邪封墨勅以丏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閫無怙勢之將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凡此數事世以為

極難而似道乃優為之謂之無才可乎其所短者專功而怙勢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學旌別高科之名而專用一等委靡迂緩不才之徒高者談理學卑者矜時文畧不知兵財政刑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憒以致糜爛漸盡而不可救藥此皆不學而任術獨運而諱言之罪也嗚呼古人以集衆思廣忠益為相業真萬世之名言也歟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讖過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梁天東坡和靖為落酥林故也可發一笑

前後權臣之敗官籍其家每指有違禁之物為叛逆之罪若韓侂胄家有翠毛裀褥虎皮及有織龍男女之衣及有穿花龍團之類是也近世籍賈似道至以藉御書龍團錦褫之類為違法此則大不然蓋大臣之家生日必賜禁死通往往有賜與帝后之衣謂之御退衣服皆織造龍鳳他如御書必藉以龍錦又何足為異余妻舍有兩朝賜物甚多亦皆龍鳳之物至於御退羅帕四角皆有金龍小印

凡數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諸閤分遞相饋無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為違法恐不足以當其罪適足以起識者之笑耳大臣誤國其罪莫大以此為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則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辭耳昔侂胄敗捕其黨於大理獄獄吏加以不道欲以違法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遜明其不然曰侂胄首兵權（疑是端）自有定罪若欲誣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廟堂無以奪其議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

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能起幹辦府事周鈞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閉門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畨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圍繞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儀械三日始放去時趙元父祖母蘄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其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母謁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襞襀也方恚恨以爲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爲逃去之計適倉皇遺之云耳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冐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暑甚病危不可即途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聞日必出問之時公偃卧小棚素無姬妾止一村僕侍藥其傍嘗淒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之試止草履襆被而已一日道間倦甚就村居買螺螄羹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既無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良愈是歲竊自省魁後爲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飲亦三兩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以報國爲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終疑其託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之其實覘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乃眞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且特賜東園祕器以爲沿途緩急之備公即日輿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堅爲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璽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者害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吉德而爲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玆不贅云

唐何元與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
乎斷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
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
其所賦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
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
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
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二序意同梅
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
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
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
者也

真宗東封回至兗州回鑾驛置慶橋酺賜輔臣親王
百官宴於延壽寺有金龜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莢
丁謂以獻上命中使齎示羣臣余爲兒童時侍老
大夫爲建寧漕屬官廨後多草莽其間多有此物
有甲能飛其色如金絶類小龜小兒多取以爲戲
初非難得之物也鶴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爲
祥瑞載之史冊眞可發後世一笑也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昉有
西北士大夫許占寺宇之命今府趙忠簡居越之
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跡汪
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
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
焉

醫家之論人鬚眉髮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老
而鬚白眉髮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
於心氣如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氣如水氣故下生
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
女子宦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
屬腎也此沈存中所記如此余老來每撚髯則鬚
或易脫毋疑爲腎氣衰之使然今益知此說爲信

短小精悍之稱凡數人如史記之郭解前漢之嚴延
年唐之李紳是也

余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
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紀
之蓋黜之也瓶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

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稱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

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嶄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以爲環珥之類中有石洪杳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即所謂閟古泉也洪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開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爲火所毀佛及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墜下傍一石承之如恒釘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昔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餘豫道石池亭館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口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於前時正見湖上如疋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觀者以足憊不果往且聞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之以詒好事之可游者

嘗聞九曲寺明闍黎名言種竹法云每歲當於筍後

竹已成竿後即移先一歲者爲最佳蓋當年八月便可竹鞭來年便可抽筍縱有夏日不過早晚以水澆之無不活者若至立秋後移雖無日曬之患但當竹鞭之際或在竹鞭之後則可僅活直至來秋方可行鞭後年春方始抽筍此之初夏所移正爭一年氣候此說極爲有理

律云去避來之文最爲難曉太宗嘗問孔恭承曰令文宗貴賤長幼輕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恭承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耳上

不然曰借使夫來相避此義止是惮怍於通衢之
大路人衛如交蟻烏能一二相避但恐律者別有
他意耳余嘗相之棘寺老吏云所謂去避來者避
自我後來者以其人自後奔走而來此必有急事
故耳故當避之也此語亦甚有理

買師憲遷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
已散去獨廖玉堂中館于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
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泣
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自

於篋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已
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
杯進酒仍於篋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
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袂
間姬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從
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
能復自君今得善死矣吾生平無負於主天地亦
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槩言未既九竅流血
而斃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來歲為
仙慈明太后上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為
之略無科擾民稱之為周佛子搏節浮費百廢俱
舉修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
奠儀重建合江驛驛後為大閣扁曰清涵萬象閣
縣圃鑿池建堂適有雙蓮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
古詩風合兩花香之句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其
時李文清方閑居於邑中其家強幹數十把握縣
道難從之請蓋無虛月先人惟理自循不能一一

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潤
為文清所盼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曰
此妓某未塵忝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
籍已久也先子因顧蔡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歲
矣蔡不唔直述所以攻之則李公登科之歲此妓
方生十年耳李不覺面發赤以為先子有意於相
窘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銜之及入臺先子已滿
去乃首章見劾焉

吳興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

物蓄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力事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彪者所蓄石刻數千種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睽而誕其母積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資飲博之費名畫千種各有籍記所收源流甚詳長城人劉瑄字囦道多能而狡獪初游吳毅夫兄弟間後遂登賈師憲之門聞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望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因假之歸盡錄其副言之賈公賈大喜因遣劉誘以利祿遂按圖索駿凡百餘品皆六朝神品遂酬以異姓將仕郎一澤公明猶載之以為謝焉後為嘉興推官以贓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子遺矣然余至其家僕閣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覩求論畫也佳研凡數百隻古玉印每紐必綴小事件數枚凡貯十大合有雪白靈壁石高數尺卧沙水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其他異物不能盡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赤

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為賊所劫其棺上為一櫥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甚多時歸正翁楷為公田分得其蘭亭一卷真定武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焠䃁透出紙外與尋常本絕異正翁極珍之然尸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尸氣遂作檀香函貯之然付之庸工裝潢頗為截損所謂金龜八字云

胡石壁穎為憲日嘗出巡部適一尉格目忘書名胡大怒遂批銀牌云縣尉不究心職事至於格目亦忘署名可見無狀追問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狀錄憲狀判於前而空署字以黃覆之及就逮投狀胡見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銀牌觀之則有署字蓋一時盛怒中所書忘其廟諱也於是徑不敢問而遣之

余嘗聞李雙溪獻可云昔李仁甫為長編作木廚十枚每廚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

然有餘真可爲法也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即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稚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塌鼻斷手足而殂癩即大風疾也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疎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矣況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雲二字毎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意問之則謾云出漢書然莫可攷也繼閱方書於香芎散證治云吹雲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也

余垂髫時隨先君子故都嘗見戲事數端有可喜者自後則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呈水嬉者自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龜鱉鰍魚皆以名呼之則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即沉別復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可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毎設大輪盤徑四五

尺畫器物花鳥人物凡千餘事必預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運輪如飛俾客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少差或以數箭俾其自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鬣燕翅之類雖極微眇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技者又太廟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鰍鱔然或爲毒螋所嚙一指腫脹如椽旋於笈中取少藥糝之即化黃水流出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

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爲尤異其家所畜異蛇凡數十種鋸齒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修如稱衡而首大數倍謂之板揪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長數尺呼之爲蛇王各隨小大以筠籃貯之日啖以肉毎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彷彿豢龍之技矣又嘗特光子觀潮有道人負一簏自隨啓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百餘

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螳如蜩或赤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錦其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目所未覩信海涵萬類無所不有昔聞有好事者居海瀕爲蟹圖未知視此爲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馬膺齋光祖之尹京也風采益振威望凜然大書一榜揭之客次大意謂僚屬自當以職業見知並從公舉若挾貴挾勢及無益僱語以屬者不許收受違者則先斷客將於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先點檢衛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時爲帥幕一日以公事至見有薛監酒方叔在焉薛雖進納出入福邸貴家甚稔余因扣其何爲薛笑而不見答覬袖間則有物焉余指壁間文曰奈何犯初條乎薛笑曰非惟犯初條將併犯所戒矣既而速客僚屬白事畢薛出袖中國書馬公覽歷不語既而又出儷卷傍覩皆悚慄而典客面無人色謂受杖必矣及退乃寂然無所聞又旬日余復以事至則薛又在焉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錄矣余袖中乃

謝啓也扣其所主則南陽貴人也以是知人不可無勢以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爲流俗所移況他人哉

賈師憲常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中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會者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抄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

話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
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
州草抄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籤然
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文
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畧及建寧所
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
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褉帖命婺州王
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
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
金帛稱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板蘭亭
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
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眞本
書丹入石皆逼眞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
盧方春所作春壂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
類而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菴盧柳南四家
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
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濟王夫人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妒忌王有
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楊后具言
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
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
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中
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
會王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
則曰花兒王（王墉之父號花兒王）與史丞相通同爲奸待異
日當寘之上二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
后遂成廢立之禍焉蓋當時盛傳花兒王者穢亂
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開者蓋指此也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
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摶扶
搖更期遠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舉
取范質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蓋
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用之最爲切
當蓋張時先輩筆也時乃張武子良臣之子昔爲
張功父之客云

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其中皆新製曲多妃嬪諸閣分所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雙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虛影　橫影　稱裹

大小轉攛　盤轉　义腰　捧心　义手

打場　攙手　鼓兒

打鴛鴦場　分頭　回頭　海眼　收尾

豁頭　舒手　布過

鮑老掇　對窠　方勝　齊收　舞頭

舞尾　呈手　關賣

掉袖兒　拂　蹦　綽　覷

五花兒　踢　搕　刺　攧

掇　蹬　焌

繫　搠　捽

鴈翅兒　靠　挨　拽　捺

閃　纏　提

龜背兒　踏　儹　木　摺

促　當　前

勤步蹄　擺　磨　捧　拋

奔　擡　攧

是亦前所未聞者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故事知州軍皆例借紫魚袋先子爲衢倅時外舅楊彥瞻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交郡李甫畢則自便門至倅廳相謝則已衣緋矣余時在侍旁不曉所謂先子語之曰蓋知州則許借紫今既滿任交事法當仍還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憲亦許借紫若聖節隨班上壽則仍元服也獨帥漕居輦下者則

雖聖節朝謁亦許服所借耳若元爲知州軍而既除本路監司者仍舊帶借或除別路則不可就矣然亦莫曉立法之意也

石林避暑錄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其此有何義理而可記乎大均曰苟通其義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門翁妙於琴律時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

五凡工尺有句義理而能暗通默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歎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其說正與前合蓋天下之事雖承蜩履稀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父少傅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既又移寓天聖佛刹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毛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顧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爲之

歆歎而去時寓公皆得自釀以供賓祭大父雖食酷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螯醢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爲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命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私家豈可有耶其自愼如此待子弟僕甚嚴雖甚暑未始去背子鞋韈

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爲無益奏止之既而又有建策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坑穽以陷虜馬者德祐之際朝臣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北關之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膚孚之劑亦秖取識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爲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毋有饋遺雖恐外人之窺何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閫帥饋師憲三十皮籠扃鐍極嚴誤留寄他家其承受人不得齋書函及魚鑰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又記

吳曦出蜀入朝多買珍異孔雀四華亭鶴數十金魚及比目魚等及作栗金臺盞遺陳自強者在今觀之皆不足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爲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爲常耶抑秀巖蜀産耳目之隘故耶

天台所出桐蕈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之以麻油色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拼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賈師憲當柄日尤喜苕溪之鯿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

至千頭復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撥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余嘗於張稱深座間有以活鰒魚爲獻其美蓋百倍於槁乾者蓋口腹之嗜無不極其至人乳蒸肫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梁席闡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輙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因期而還南史何胤在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

還家依期而返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樊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賚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遐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霅川益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間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懃之妹今爲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近見近客章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者譏笑之

余嘗見演繁露載樂閒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織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新貴者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以異也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寄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

道乎南番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义去聲
皆譯之名也
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詳精妙皆以
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狂瀾弗返其涸
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
陰陽之道陽密乃固注曰交會之要者正在陽氣
不妄泄耳此語余聞之謝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
菴平日之所受持也密菴名采伯亦謝后之諸父
也天台人

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
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
其精者顧不能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
屑俗事耳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寶慶丙戌莆陽境內小民張氏至孝家貧養母甞有
所適歸而母亡張追慕不已旣祥而不除欲衰之
終其身太守楊叔昉聞而哀之賜以錢酒且書其
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爲學只此便
是爲學

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黄然間色亦相克
成木克土則青黄合爲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爲碧
火克金則赤白合爲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爲紫土
克水則黄黑合爲騮
杓音進凡織前綫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埤倉見唐
韻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
此杓字也
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
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西載銍北載拂注音佛

以擊治禾今謂之楝慶曆初知幷州楊偕伏所製
鉡連枷鉡衜藏祕府狄武襄以鉡連枷破儂智高
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棓亦作桙及棒又連枷也
見玉篇此棓杖之棓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
以鐵爲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
以非之温公作通鑑則朱晦菴作綱目以糾之張
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其
後廬陵蕭常著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

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又爲吳魏載記近世如鄭雄
飛亦著爲續後漢書不過踵常之故步最後翁再
又作蜀漢書此又不過拾蕭鄭棄之竹馬耳蓋欲
沾特見之名而自附於朱張也余嘗閲徐誼子宜
之言云立言之人與作史記之體不同不可以他
文比也故聖人以秦晉次於帝王之後亦世衰推
移雖聖人不能强黜之漢儒雖以秦爲閏位亦何
嘗以漢繼周耶若如諸公之說則李昪自稱爲吳
王恪之後亦可以續唐矣余嘗見陳過聖觀之說

甚嘗今備錄於此云綱目序例有云表歲以首年
而因年以著統自注其下云正統之年歲下大書
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或問綱目主意於朱子曰主
在正統又曰只是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
便是正統夫正閏之說其來久矣甲可乙否迄無
定論蓋其論無論正統之有無雖分裂之不一或
與創而未成必擇其間强大者一國當之其餘不
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自綱目之作用春秋
法而正統所在有絶有續皆因其所建之眞僞所

有之偏全斟酌焉以爲之予奪此昔人所未及今
歷攷之自周之亡秦與列國分註而爲首此正統
之一絶也始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
併天下遂得正統此正統之一續也二世已亡義
帝雖爲衆所推不得正統特先諸國而已此正統
之再絶也義帝亡而西楚爲首至漢高帝之五年
始得正統此正統之再續也王莽始建國之年盡
有漢天下矣雖無他國亦從分註此正統之三絶
也更始之主雖漢子孫而爲諸將所立猶不得統

統光武即位乃得正統此正統之三續也漢獻帝
之廢昭烈承之雖在一隅正統賴以不絶後主亡
而魏吳分註此正統之四絶也晉武平吳亦得正
統此正統之四續也愍帝亡而元帝中興雖在江
南而正統未絶安帝爲桓玄所篡未幾返正以至
恭帝禪宋而與魏分註此正統之五絶也自是歷
齊梁陳魏齊周南北分註北之隋文平陳而後得
正統此正統之五續也隋恭帝侑廢而越王侗與
唐高祖分註此正統之六絶也高祖武德五年乃

得正統此正統之六續也昭宣帝爲朱全忠所篡而晉與淮南以其用唐年號特先梁而分詎此正統之七絕也自是歷後唐晉漢周皆不得正統可謂密矣然正統之兼備自三代以後五季以前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漢高以興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統之歸吾無間然他如秦以無君無親嗜殺人隋以外戚有及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次如晉武帝襲祖父不義之業奄以平吳一統而與秦隋俱得正統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

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在而統從之可也有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成而正從之可乎以秦晉及隋梁之郛莽特其成敗有不同耳顧以爲終於僞定而以正歸之殆於不可故嘗爲之說曰有正者不必有統非漢唐不與焉有統者不必有正雖秦隋可濫數夫有正者不責其統以正之不可廢也有統者終與之正是不特統與正等爲重於正矣無統而存其正統猶以正而存也無正而與之統正無乃以統而泯乎若曰紀事之法姑以

是提其要耳正與不正萬世自有公論則昔人正閏之論猶不能一而以是斷漢魏之眞僞吾恐猶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則正者爲正不正者爲國以統言之則正固正也統亦正也今而曰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却使不得正統如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晉與隋者其必以正統歸之矣莊周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蓋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竊鉤者也秦晉及隋竊國者

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憑藉世惡幸及其身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論在也今以朱子正統之法而使秦晉及隋乃倖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計得者將不以曹丕自說而幸巳之不與同傳其以力得者將又不曰湯武之事吾知乎是後世無復有公論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統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則自今以往氣數運會之參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僥倖者皆可以竊取而安受之而梟獍蛇豕豺狠且將接跡於後世爲人類者亦皆俛首

稽首厥角以爲事之理之當然而人道或幾乎滅矣天地將何賴以爲天地乎竊謂三代而下獨漢唐本朝可當正統秦晉與隋有統無正者當分註薰蕕碔玉居然自明漢魏之際亦有不待辨者矣

荀奉倩以六籍爲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此與象山與學者言六經幾筦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玄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大行乃不返之辭見昌邑王傳韋註平聲孟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雖謚法而實不然也前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韋昭云大行不返之辭崩未有謚故稱大行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謚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又見安帝記註

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雩此謂東方七宿爲蒼龍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爲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爲歲星龍爲太歲也魏文昌殿鍾簴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爲太歲龍爲歲星義得而通若張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太歲而言駁右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爲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爲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疊指太歲其誤甚矣又蒼龍甲寅在東宮此以歲在寅德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註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云戊土

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也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見按此即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抱朴子有諸單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余近見先朝太祖太宗時朝廷進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書名初疑爲檢底而未乃有御書批然不能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祕省狀押

字而不書名者或者以爲相輕致螆范石湖問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朵雲是也豈惟是前輩簡帖亦止是前面書名其後押字雖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其後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餘年事爾

蕝蕝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租悅反束茅表位出國語叔孫通爲綿蕝野外註立竹及茅索榮習禮儀其中師古曰蕞與蕝同皆子說反然十七薛

韻內只有此說蕝字乃在十四泰音最本待問輪對誤讀蕞爾之國作撮音壽皇厲聲曰合作在最反讀爲是按毛晃韻十七薛出蕝蕞二字於十三祭內亦有一字內蕝字下註子芮反束茅表位正叔孫通綿蕝之儀春秋傳云置茅蕝也蕞字下註史記禮書作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如淳曰置綿索爲習肄處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又於十四泰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則出一蕞字祖外反小貌也則二音皆可通用無疑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槩論也姑書數事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文長以實告之嬰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君俗以五月惡月故忌范史記傳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相齊此兒必興吾家以鎮惡名之南史王鳳亦以五月五日生者父欲不舉曰俗語舉此子長及戶則

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西京雜記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姓黃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托葫蘆而上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世說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爲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文强記下筆成章終秦川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

改作十月十日爲天寧節近世省吏翁應龍亦以
五月五日生後受極刑屈原則以五月五日生疑衍
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時以竹筒貯米
投水祭之續齊諧記孝女曹娥其父以漢安二年五月
五日泝濤迎神溺死娥年十四乃號泣十七日投
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東漢列女傳
太廟自宣僖翼順四祖爲祧則於太廟西上爲祧殿
以奉之與太廟諸室並同列而各門以隔之自太
祖以下至理宗爲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東已

無所容乃外闢東廡以處之亦不祥矣
留忠齋夢炎徐販霖在衢校俱受知於俞教任禮會
善濮斗南俞以二人屬之徐魁南宮留亦中選每
同詣濮又同寓邸而徐日湎于酒無所聞知時穆
陵書后又克艱二語以錫丞相史嵩之謝表及記
皆濮所爲留剌知之不以語徐遂以自擬對策遂
冠多士云
林竹溪希逸字肅翁又號鬳齋福清人乙未吳榜由
上庠登第凡三試皆第四是歲眞西山知舉莆田

王邁實之亦預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天賦立說
堯爲五帝之盛仁爲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
山以此題爲極大實之云題目自好但矮些箇西
山黙然林居與王隔一領擬是嶺素相厚善省試前
林衣弊衣邀王卑辭扣題意王告以必用聖人以
天下爲一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以後皆與
議定首韻用三極一家次韻云大聖人之立極合
天下爲一家四韻堯宅禹宮大鋪敘西銘至是西
山局於無題可擬乃謂實之曰日逼無題奈何王

以位下辭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
已乃以前題進幷題韻之意大畧西山擊節至引
試日題將揭曉循例班列拈香衆方對越聞王微
祝云某誓舉所知神其鑒之是時鄉人林彬之元
質亦在試中上請以鄉音酬荅亦授以意亦預選
云
吳益爲院轄官日因輪對上殿理宗忽或曰白鹿之
功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問所以不同奏曰淮淝
之功成於已濟上首肯之賈師憲以此喜之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廟議以僖祖東向爲祉倉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曉廟議見中庸或問及宋祁祖宗配侑議文鑑卷百五元晦以東向之說出於韓退之禘祫議殊非公論南史臧燾駁鄭玄以二祧爲文武之謬其語甚切當併攷之

横塘人褚生以右科官與賈巨川涉有舊初爲揚州一令有妻又贅於一宗姓之家既而挾其資以逃因遭褫剝貧窭復官既得廉州蓄徒二百專事采珠有船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矯朝命籍而取之經司風聞從遣廢停已過滿半年後至者擠之遂歛酏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貴圓貴色貴大如珠不圓更無色何足貴

張約齋甫初建園宅傭工甚衆內有一人貌雖瘠而神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象人以事至京留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爲此張問其果欲歸否答曰雖欲歸奈無路途之費張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數賙之且去不復可知其

如何也未幾張以罪謫象州甫落泊甚一日忽有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爲張營居止且貸以資使爲生計張遂以濟後張殁於家其人周其葬事畢亦莫知所在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孺閎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媚史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其言之醜故耶

趙昱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與建佑聖觀歛民財甚夥未幾詹嵬作信以致嵬抵罪而死然民之詣祠如故特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從前守陳蒙所申命加毀拆

民投牒求免而王祀祠黃冠遇大蛇於道謂神所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蛇予倅廳以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爲惑衆械繫於獄縱取蛇盱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獄成黃冠坐編置而戮蛇於市人咸壯之

三山舊例詔歲試毋揚雨日帥於譙樓揖士盍貢院在樓之内也樓頭贊揖士子同應聲如奔雷者無慮數萬雜以市人畢不逞旗號紛然搶案占廊奔突可此下有闕文

癸辛雜識續集上

宋弁陽

羅椅字子遠號澗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致嘗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爲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儷峯爲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爲饒氏高弟其實欲盍陶猗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陵値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日起遂青鞋破褙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衔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王極推得未幾師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閫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教導盍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給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

憲爲之絶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
牛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
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蹤跡已露遂告别而去既
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
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
亹亹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宰贛之信豐登幾爲提
轄權貨務貿師憲既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
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
去饒雙峯者番陽人自詭爲黄勉齋門人於晦菴

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菴韓秋巖皆爲雙
峯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
學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
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峯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背
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
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黄東發震將爲守津吏報
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
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卽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
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

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益一時道
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
董敬菴淦之浮薄者鄉人呼爲董苟菴韓自詭爲
魏公之裔僻居部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
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
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爲
後生輩所譏云

北客云北方大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
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既合則漸東

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弔獲獸凡數十萬虎
狼熊羆麋鹿野馬豪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兔
耳獵將竟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去
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前
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復
帽則其圍復合衆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也

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
好此說甚奇

趙子昂云北方有朱彥舉者臧法通神又能運氣謂

初用鍼卽時覺熱自此流入經絡頃刻至患處用補瀉之法治之則病愈而氣血流行矣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頷穿膿血淋漓醫皆不効在維揚有丘經歷益都人妙鍼法與鍼委中及女膝穴是夕膿血卽止旬日後頷骨蛻去別生新者其後張師道亦患此證亦用此法鍼之而愈殊不可曉也丘嘗治消渴者遂以酒酵作湯飲之而愈皆出於意料之外

委中穴在腿脉中女膝穴在足後跟俗言丈母腹痛

灸女婿脚後跟乃歼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經無此穴又云女須穴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燦然如畫眞異物也今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伯幾月觀皆云

括之縉雲有葉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王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埶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竒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愼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違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旣覺惴惴然遂徃窮中庭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酧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殂矣蔡蓮潛云

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眞珠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若病酒而困懶者疎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法

高因覗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脫籍而去以此得嘖言者

春花已半開者用刀翦下卽插之蘿蔔上却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溉異時花過則根已生矣旣不傷生意又可得種亦奇法沈草庭云

梅雨中旋摘菊叢嫩枝插地下作一處以蘆席作一棚高尺四五覆之遇雨則除去以受露無不活者且叢矮作花可觀上盆尤佳

北方野猪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揩松樹

取脂自潤然後臥沙中傅沙於膏久之其膚堅
厚如重甲名帶甲野猪雖勁弩不能入也其牙尤
堅利如戟馬至則以牙梢之馬足立傷雖虎豹所
不及也又云獵犬之良者最畏狐蓋狐善以穢氣
薰犬目即瞽故獵者凡見狐必收犬蓋恐爲所損
也 胡德齋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來日光中有若柳絮如雪口片
者飛舞亂下人皆閧傳以爲天花者至初四日大
雷雨飛雹大者如當三錢始知連日所謂天花者

即雪也及飛下人則以雹耳蓋小片半空已化於
烈日中大者乃乘風而墜耳繼聞沈氏失冰一窖
次日王子才自越來則知越中端午日大雹西廓
門雪亦失其半按寧宗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之
既日傍有星見及有飛片如雪母之狀自天飄下
今之天花殊類此也

劉漢卿嘗隨官軍至小回回國去燕數萬里每雨過
山泥淨盡數百里間皆玉山相照映碧瀲予皆高
數尺豈所謂瑯玕者耶

又云靈壽杖出西域自黃河隨流而出不知爲何木
其輕如竹而性極堅韌又有赬柳色如紅玉亦可
爲杖能碎雷每雷作時杖頭皆有火光殊不可曉
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爲碗皆自黃河流下
不知何國物也

或言湖州以潘丙之事改名安吉州乃寓潘丙二字
史相之役儈也

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陳丞相宜中與張世傑
皆[illegible]同逃往永嘉次日蘇劉義張亮節張全挾

二王及楊俞二妃行自漁浦渡江繼而楊駙馬亦
追及之至婺駙馬先還二王遂入括既而陳丞相
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於福州治立
益王（即吉王方八歲）改元景炎立之日衆方立班忽有聲
若兵馬至者衆驚甚久乃止益王貌下一目幾眇
是歲大軍至遂入廣州至香山縣海中大戰而勝
奪船數十艘繼而北軍再至遂致敗績益王墜水
死陳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繼又至雷州駐
硇洲（屬雷州界）立廣王（後封衛王俞妃所生）貌類理宗即位之日

有黑龍見兩足一尾改號祥興至己卯歲二月北軍大至戰于厓山初以乏糧遣心腹賫銀上岸糴米至是衆船出海口迎戰而所遣者未還張世傑云若棄之而去後來何以用人遂決計不動遂決戰自曉至午南北皆倦欲罷乎日潮信凡兩時卽退適此日潮終夕不退北軍雖欲少退而潮勢不可遂死戰南軍大潰王及樞密使陸秀夫字君實楊亮節皆溺海而死焉時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謂蘇劉義實著忠勞云 姜大成云

澉浦楊師亮航海至大洋忽天氣陡黑一青面鬼躍入舟中繼有一美婦人至顧左右取頭髮舟人皆辭以無婦人顧鬼自取之卽於船板下取一籠啟之皆頭髮也婦人揀數束而去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往援李壇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正中地大震始如暴風駕海潮之聲自西南來雞犬皆鳴窗戶磔磔有聲繼而屋瓦皆搖勢若掀簸余初聞是聲大驚以爲大寇至懼甚噤不敢出息繼而覺臥榻撼如乘舟逆海潮始悟爲地震也遠近皆喧呼或以爲火凡兩茶頃甫定次日親朋皆相勞問互言所聞至十一月初九日庚辰辰時又震余向於庚子歲時先子留富沙曾經此變乃晡時杭雪則在二鼓後此理不可曉

咸淳甲戌之春余爲豐儲倉久以病痁不出忽聞賈

師憲丁母憂而出凡朝紳以至景局皆往唁奠送之江干同官曾昭陽來問疾因及此事云師憲且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章凡十餘今適有此必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言極神前日亦嘗扣之云此人不出今歲必再來尚可洗日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不以爲然至秋度宗升遐繼而有潰師亡國之禍果如其言惜當時不曾扣問術者姓名也

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

日午後忽見天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始紅旗
繼而皆黑旗凡一茶頃乃合見者甚衆趙德潤云
應山在淮閫日吕少保薦一術士能降仙豪於飲號
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禱祈令人自書一紙實卷
之以香一片令自祈禱且自緘封書押并金紙一
百焚於香爐中然後索酒痛飲多至四五斗乃濃
墨大書或草或畫卦影或賦詞詩之類多至數十
紙皆粲然可讀其荅所問往往多驗一日應山密
書以扣襄樊之事醉後大書十字云山下有朋來

土鼠醉天道毎守徑尺餘至甲戌歲度宗升遐解
者謂度宗庚子生納音屬土所謂土鼠者耶德潤說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
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
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
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
駔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
卽取錢付駔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
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
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
海水置此井於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
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狗最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
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北方鑿井動輙十餘丈深尚未及泉爲之者至艱或
泉不佳則費已重矣後見一術者云凡開井必用
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明朗於盆內觀所照
者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之
屢驗伯機云

自兵火以來人家凡有窖藏多爲奴僕及盜賊
所發無一得免者獨聞一貴璫家獨有窖藏之妙
法須穿土及其下置多物訖然後掩其土石石上
又覆以土復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層始加甃砌
異日或被人發掘止及上層見物卽止却不知其
下復有物也多者儘藏於下此說甚奇　兵
范
之本心翁謂曾見錢浩達可云戊子十月
日初出晷無精光其形如瓠既而變方

乃就圓殊不可曉也

葉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竄之霍山張王廟是夕夢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雞爲蛇所纏牟不可解其後有縣而王之驗二物已酉合也

紹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聲自東北來川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謝審菴云天秋二百四十二年也震者五今連及三震焉其後嘉熙庚子地震戊子歲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却一甲子矣

蜀人未嘗浴雖盛暑不過以布拭之耳諺曰蜀人生時一浴死時一浴

杜南谷云梅花却無仰開者蓋亦自能巧避風雪耳驗之信然

北軍未渡之時守把統制官王順欲柵沙武口及沌口以此二處江水極深難於用工遂用披搭敝舟百餘隻載沙石沉之繼以石節土囊壓下就用檣竿打爲樁柵不兩日即辦蓋長江之險此二處最爲要害故也夏貴乃以爲不然遣人盡去樁柵欲縱北船入口然後與戰順極以爲憂請披搭船三百隻左右前後皆置棹先棹以迎之俟彼船出口子即以鐵貓兒冒定復回棹拽其船以歸蓋口子既小自不容並進不過盡入吾穽中乃已夏老復忌其功不以爲然及北船盡出之後散漫大江之中守兵僅能與未去口子者相拒而餘舟皆已飛渡許廣矣

李仲賓衎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騎驢寺頹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摏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躑躅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佯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執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

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叙
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
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
遂借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啟其石
下乃眢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
者遂函其骨遷瘞他所後亦無他
仲賓又云向在燕爲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爲大興
獄聞有物怪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祕
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獨

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覺則
胸間憒悶若壓氣不甦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黑
色乘微月率率有聲而前既進復退於是恐甚極
力睜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啟也項之其人復來思
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雙於其前俟其
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雉鳴用手斜拉窗眼
而去至曉觀之其手拉窗處每窗眼皆圓竅數十
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爲何怪也
仲賓又云向其家有梨園其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

車忽一歲盛生觸處皆然數倍常年以此不可售
甚至用以飼豬其賤可知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
意頗惜之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
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
中忽聞酒氣熏人疑守舍者釀熟因索之則無有
也因啟觀所藏梨則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
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萄
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
四明延壽寺在城大剎也三十年前僧艮月溪者爲

知客一夕夢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
後當使瓦礫化爲黃金適符吉夢至明年己丑正
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會次日戴覺民家
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應乃如此先是一月
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夢其祖宗云火災當起於
汝家吾力告免於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及
火作乃起於戴氏鬮人汪信之家與信道僅有一
字之異所毀幾萬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
得免其新舊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可此處

與下文不接疑有脫誤長一十七步即長八丈五寸也以歪不可致
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乃五國城也其地極寒
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
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
去如飛其狗悉諳人性至站亦做狗分例稍不如
儀必至嚙死其人
府音堂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爲白衣男子所據來則痛
飲然後共寢府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牀下
既而果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
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蹻捷如飛因逆刃擒殺之
隆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
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死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
若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睚蓋北人以兩男子
共狎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伯機
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非惟致疾
然不能有子蓋交感之道必精與氣接然後可以
生育而偏僻之術必加繫縛之法氣不能過是以
不能育子也愛身者當慎之

琴間指以一與四二與五六四與七爲應今凡動第
一絃則第四絃自然而動試以羽毛輕纖之物果
然此氣之自然相感動之妙紫霞翁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窰燒之永
不復脫凡玉上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則見水不
去壘珠相思子磨汁殺之自爻亦可則見大不脫凡事
皆有法
鳳仙花紅者用葉擣碎入明礬少許在內先洗淨指
甲然後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纏定過夜初染色
染三五次其色若臙脂洗滌不去可經旬直
退甲方漸去之或云此亦守宮之法非也今老婦七
今回回婦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描狗爲戲
余向在京幕聞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
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
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
來又不與焉
陳宜中曾唯黃鏞劉黻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
嵩之起復上書倡爲期之論一時朝紳如盧越徐

霖元杰趙無埅皆和之時人號爲六君子旣貶旋
還肘相好名牢籠宜中爲倫魁餘悉擢巍科三數
年間皆致通顯然夷攷其人平日賤履殊有可議
者然同聲合黨孰敢攖其鋒郭方泉間在臺日嘗
疏黃鏞之罪因論虛名之弊時宜中在政府黻在
從班競起攻之間爲之出臺及鏞知廬陵文宋瑞
起義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旣而北兵大入
則如黃如曾數公皆相繼賣降或言其前日所爲
皆僞也於是有爲之語云開慶六君子至元三搭

頭宋之云亡皆此輩有以致之其禍不止於典午
之清談也

范元章向者魏明已館中嘗赴省試夢至大宮殿手
執文書歷階而上自顧其身則挂綠衣旣而有衣
皂褙者亦欲進爲左右所却以爲無綠衣而不可
進范遂脫所衣綠袍與之其袍內乃著粉青戰袍
旁有嘲之者答云無笑此乃銀青袍也及寤雖喜
衣綠之吉又有脫袍之疑旣而中第辭魏氏館繼
之者乃蜀人稅某也次舉亦第於是脫袍之徵已
驗獨不曉銀青之說然自喜以爲此必異時所至
之官也臨安鹽倉批滿則謝堂實尹京其銜乃銀
青光祿大夫時事已異僅止於此是以知人生皆
有分定不容少有僥倖也

福王之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書一聯云依光蓟
北荷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
味也時福王爲平原郡公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
余送女子嫁吳氏至博陸早雪作至未時電光繼

以大雷雪下如傾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陡黑余生
平所未見爲驚懼者終日客云記得春秋魯隱公
九年三月三國吳王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
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霜雪之變未
及考也

吾鄉醫者龐艮臣艮材兄弟二人指上頗明最是暗
記諸藥方不差分毫爲難能也永嘉術者陳獨步
瞽而善記毋有客自外來聞其聲卽知其爲何人
也論言一別今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時

者乎畧無一差吾鄉張神鑑亦瞽而善紀腳中所儲無慮數萬匆談一命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别婦人姸醜聞其聲欬扣問數語卽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庚寅五月連雨四十日浙西之田盡沒無遺農家謂尤甚於丁亥歲雖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沒者則大風駕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酉之曰湖翻農人皆相與結隊往淮南趁食於太湖買舟百十餘所載數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風驟至悉就溺死又有千餘人渡楊子江濟者同日亦沉于江淨慈靈隱皆停堂客僧數百皆渡江還浙東內四僧偶别門徒至中途忘攜雨具還取之至江干則渡舟解維矣方悵然自失舟至中流亦爲風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豈非所謂劫數者耶

回國所經道中有沙磧數千里不生草木亦無水泉塵沙眯目凡一月方能過此每以鹽和麵作大醬置橐駝口中仍繫其口勿令噬齕使鹽麵之氣沾濡庶不致餓死人則以麵作餅各貯水一檻於腰間（或牛羊渾脫皮盛水置車中）每日略食餅餌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則飲馬溺或壓馬糞汁而飲之其國人亦以爲如登天之難今回回皆以中原爲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

楊大芳嘗爲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時晴霽時見如匹練橫天其色淡白則稍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蜃氣之類也

梁棟字隆吉鎮江人登第嘗授尉與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訪子山留飲作茉元魚爲饌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嘗作詩有譏訕語官捕子山入獄久之始得脫而歸未幾病死余嘗挽之云秦郵獄成盃酒裏烏臺禍起一詩間紀其實也後十年棟之弟投茅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既而棟又欲挈妻孥而來許不從棟遂大罵之許不能堪遂告其嘗作詩云浮雲暗不見青天指以爲罪於是捕至建康獄未幾病死此極極之明報也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并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甲戌歲越中榮邸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方止俗謂之船吟不祥之徵也未幾有透渡之禍庚寅歲十一月朔西興渡以舟子不謹驅趁渡人上沙太早既而潮至趨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時王篠竹孫小隱同問渡目覩其事以鈔一錠命舟僅救三人孫遂以事白省遂斷兩監渡官各一百七下梢人則處典刑以謝溺者既而渡口之舟復大吼豈溺者有知而然邪

武林右司理院昔爲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風雨陰晦之夕或現一燈於上則府主必移易獄有故甲戌歲范元章攝右獄日親見之此燈或多至六燈兩兩相並於塔之半其色淡紅而微青凡數見之

魏明己之姪有六直閣者云少年在成都時方承平繁盛與京師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覺卓下有所遺物如鑰匙之狀極其光瑩伹各不等凡數十枚莫曉其爲何物姑收置之佩囊中因遊狹斜至深夜方歸忽有三四少年揖於道旁爲禮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於酒肆中堅辭不可酒再行乃出向所得如鑰之物見還云某輩不知先生在此輙

犯不遑茲謹納還然所願受教於明師魏聞其言愕不知所謂亦不知此爲何物亦莫知緣何爲其所取辭以偶爾得之初不知爲何用而衆猶不信久而乃散及扣黠者則知此物探囊胠篋之具此數輩適得之於魏疑其爲高手盜也欲師之耳魏懼賈禍亟毀棄之久而不敢出市云　范元章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有以昔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爲斷句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

者笑之與前段相對亦自有義

凡折花枝搥碎柄用鹽築令實柄下滿泥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藥不可曉也

有傳鄧光薦贊文山像云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嬌雷殷山頭碎柱而壁完血化碧而心丹嗚呼誰謂斯人不在世間 祝靜得

王克謙號茂林無子後知水嘉命立修竹翁子時已二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砌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直方殮之際眷屬皆剺面捽披其髮毀其衣襟躃踊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撒果於道貧者無之既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咭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舉回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死面朝西云 辛卯春於敬碧目擊其事

杭之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敕賜鈔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後展而大之殊乏書體其右廡有古觀音殿亦傅朋書極佳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

其一壁作水波有洶湧勢若毘陵太平寺之類外有給庫石碑立於側其文乃秸朴翁換姜堯章書伽藍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間喻彌陀開山常施水飯僧於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丈泉極清冽喻有塔頭在法堂之左題云齋三百萬僧喻彌陀之塔云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黃霧四塞天雨塵土入人鼻皆辛酸几案瓦瓏間如篩灰相去丈餘不可相視目輪如未磨鏡翳翳無光采凡兩日夜是夜二鼓

望仙橋東牛羊司前居民爲家失火其勢可畏凡數路分火沿燒至初七日勢益盛而塵霧愈甚晷影慘淡雖火光烟氣皆無所覩直至午刻方息稍至太廟牆北至太平坊南街東至新門西至舊藏書省前東南至小堰門吳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吳山上嶽廟皮場星宿閣伍相公廟東北至通和坊西北至舊十三灣開元宮門樓所燒踰萬家至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漢成帝建始元年後周宣帝陳後主禎明中皆有黃霧之變未及考也

顛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畧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敵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眞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在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託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爲盜賊之聖以其守壹至於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蹈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跖與江也

呼保義宋江

不假稱王　而呼保義　豈若狂卓　專犯忌諱

智多星吳學究

古人用智　義國安民　惜哉所予　酒色粗人

玉麒麟盧俊義

白玉麒麟　見之可愛　風塵大行　皮毛終壞

大刀關勝

大刀關勝　豈雲長孫　雲長義勇　汝其後昆

活閻羅阮小七

地下閻羅　追魂攝魄　今其活矣　名喝太伯

天八腿劉唐

將軍下短　貴稱侯王　汝豈非夫　腿尺八長

沒羽箭張清

箭以羽行　破敵無頗　七札難穿　如游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　豈知汝名　大行春色　有一丈青

病尉遲孫立

尉遲壯士　以病自名　端能去病　國功可成

浪裏白跳張順

雪浪如山　汝能白跳　願隨忠魂　來駕怒潮

船火兒張橫

大行好漢　三十有六　無此火兒　其數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　短命何益　曷不監之　清[illegible]食

花和尚魯智深

有飛飛兒　出家尤好　與爾同袍　佛也被惱

行者武松

汝優婆塞　五戒在身　酒色財氣　更要殺人

鐵鞭呼延綽

尉遲彥章　去來一身　長鞭鐵鑄　汝豈其人

混江龍李俊

乖龍混江　射之即濟　武皇雄爭　自惜神臂

九文龍史進

龍數肖九　汝有九文　盍從東皇　駕五色雲

小李廣花榮

中心慕漢　奪馬而歸　汝能慕廣　何憂數奇

霹靂火秦明

霹靂有火　摧山破嶽　天心無妄　汝孽自作

黑旋風李逵

風有大小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爾亦凶

小旋風柴進

風有大小　黑惡則懼　一噫之微　香滿太虛

插翅虎雷橫

飛而食肉　有此雄奇　生入玉關　豈傷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　故神無方　汝行何之　敢離太行
先鋒索超
行軍出師　其鋒必先　汝勿銳進　天兵在前
立地太歲阮小五
東家之西　即西家東　汝雖特立　何有吾宮
青面獸楊志
聖人治世　四靈在郊　汝獸何名　走曠勞勞
賽關索楊雄
關索之雄　超之亦賢　能持義勇　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將軍　鴻門直撞　斗酒肉肩　其言甚壯
兩頭蛇解珍
左噬右噬　其毒可畏　逢陰德人　杖之亦斃
美髯公朱仝
長髯郁然　美哉丰姿　忍使尺宅　而見赤眉
沒遮攔穆橫
出沒大行　茫無畔岸　雖沒遮攔　難離火伴
拚命三郎石秀
石秀拚命　志在金寶　大似河魨　腹果一飽
雙尾蝎解寶
醫師用蝎　其體貴全　反其常性　雷公汝嫌
鐵天王晁蓋
毗沙天人　證紫金軀　頑鐵鑄汝　亦出洪爐
金鎗班徐寧
金不可辱　亦忌在穢　盍鑄長殳　羽林是衛
撲天鵰李應
鷙禽雄長　惟鵰最狡　毋撲天飛　封狐在草

此皆群盜之靡耳聖與既各為之贊又從而序論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姦雄不免異世之譏然其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為項籍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識者當自能辨之云華不注山人戲書

有傳種葡萄法於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長四五尺者捲為小圈令緊先治地土鬆而沃之以肥種之止留二節在外異時春氣發動衆萌競吐而土中之節不能條達則盡萃華於出土之二節不二年成大棚其實大如棗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凡插之者帶花則雖易活而落花葉生復死但於芒種日折其枝枝下破開用大麥一粒置於其中并用亂髮纏之插於土中但勿令見日日加以水澆灌之無不活矣試之果驗

楊髠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

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荒寂無人之境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楚字晉卿遼人博物無所不知蓋張華郭璞輩）隨進云此名角貒（音端）能日馳萬里靈異如神鬼不可犯也帝爲之回馭又云有大鳥其一翎足以蔽千人蓋鵬類也

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浮水室其骨長數十里橫於兩涘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竅可容並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國其國誅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懼其枯朽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趙子昂入覲之初上命作詩嘲留忠齋云狀元曾受宋朝恩目擊權姦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好將忠孝報皇元留以此銜之終身云

韃靼野地有野馬與蛟龍合所遺精於地遇春時則
勃然如筍出地中大者如猫兒頭笋上豐下儉其
形不與亦有鱗甲筋脉其名曰鎖陽即所謂肉蓯
蓉之類也或謂韃靼婦人之淫者亦從而好合之
其物得陰氣則怒而長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毛
洗滌令淨日乾之爲藥其力百倍於肉蓯蓉其價
亦百倍於常品也五峯云亦嘗得其少許

問理宗朝春時內苑效市井關撲之戲皆小璫互爲
之至御前則於第二三撲內供純鏝錢以供一

笑

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閣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
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方山天驥爲平江發運
使獨獻羅鈿細柳箱籠百隻鈒金銀鎖百具錦
袱百條共實以芝楮百萬理宗爲之大喜後知出
於承受姚某者遂賜金帶一條承受者即姚靜齋
之父也

陳參政揆家集名亦受家傳內有忸怩集乃爲舉子
時程文又以聖門十哲七十子各有爲本草無乃
不可乎陳即行之之祖也

壬午歲忽有海鰍長十餘丈閣於浙江潮沙之上惡
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臠割而食之未幾大火人以
爲此鰍之示妖其說無根辛卯歲十二月二十二
三間又有海鰍復大於前者死於浙江亭之沙上
於是鬨傳將有火災然越二日於二十四日之夜
火作於天井巷回回大師家行省開元宮盡在煨
燼中凡毀數千家然則謚傳有時可信也此欠考耳此自出於五行志中云海魚臨市必主火災行省即宋秘書省舊書升板甚多故時人云昔之木天今之

火地也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栲栳大徐
徐自東而西紅光照地有聲殷殷若雷越日乃知
墜于宗陽宮火光滿室副宮陳悅道所目擊又聞
是晚亦墜於陽墳之昇元觀村中皆見火光後亦
無他

葉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夢一老人曰汝
前爲文昌相坐漏泄天機遭謫能悔過當復職引
之至通明大明二殿俾爲主殿之職於是賦詩四

竒以謝及覺僅記其一云通明殿遏紫微垣一孫
紅雲擁至尊下土小臣勤稽首願將惠澤溥元元
於是作詩以記其事云宋時豪士石曼卿帝命作
主芙蓉城我才比石萬無一半世虛負狂直名年
來似有喪心疾薦共引緜辜蒼生天誅未加公論
沸日夕惟待鼎鑊烹何哉異夢出非想忽遇仙老
談眞病謂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輕舉遭彈抨帝令
謫墮飽憂患且使兩足蹣跚行追思善步不可得
飛昇妙術剏敢輕當時廷議祇如此汝悔當復惟

相迎稽首老仙謝慈愍臣罪當死天子明久之寂
滅一犬樂口相待盡無他營老仙笑許汝可教付
領直上朝玉京通明大明二二宮殿林木蓊萃增
瓊芙蓉爛熳歸欲似帝皇錫以主殿名賦詩奏
九拜起玉音嘉奬傍觀榮羨人說夢聊一快我
知命不少驚只恐才非曼卿敵相見慚汗應如
從今閉目需帝召玉樓續記時當放兒孫自有
孫福與農報國須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六卒
李聲伯云嘗從老張萬戶入海自張家浜至鹽城凡

十八沙凡海舟閣淺沙埶須出米令輕如更不可
動則便縛排求活否則舟敗不及事矣梢之木
曰鐵稜或用烏婪木出欽州凡一合直銀五百兩
其鐵猫大者重數百斤嘗有舟遇風下釘而風怒
甚鐵猫四爪皆折舟亦隨敗極可異也凡海舟必
别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為海蛆所
凡運糧則自萊州三神山再入大洋七日轉沙門
島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車可載四五千斤用牛騾十數駕之管車者

僅一主一僕叱咤之聲牛騾聽命惟謹凡車必帶
數鐸鐸聲聞數里之外其地乃荒涼空野故耳兼
防其來車相遇則預先爲避不然恐有突衝之
耳終夜勞苦殊不類人雪霜泥濘尤艱苦異常
泥滑陷溺或有折軸必須修整乃可行濡滯有
日然其人皆無賴之徒每挾娼同處於車箱之
下藉地而寢其不足恤如此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家婢子用之妻夏氏之婢護子
北出雙足足類雞鵝乳旁知其異者種上之須臾別

下雙足繼而腸亦併下乃孿子也皆男子而頭相
抵髮相結其貌如獮猴逐扼殺之母亦隨殂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
參之狀其酋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
誤觸之著其毒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
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縶于犬之
足既而用杖擊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
斃然後就埋土坎中經歲然後取出曝乾別用他
藥制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雖

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即
活蓋古華佗能刳腸滌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藥也
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白廷玉聞之盧松厓或云
今之貪官汚吏贓過盈溢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
者莫非用此

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於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
乃擇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繫於其中而緊束之
使脂液滲入於內然後擇地之沃者坎而瘞之三
年乃取則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
盜種密誌之而去數年後乃取焉種者多越人云

栞亦甚名李先爲栞山所攻後爲李性學所窘遂以
此欽恨而死蓋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江西人好訟是以有譁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
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訐之語蓋專
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此亦可怪又聞括之松
陽有所謂業觜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爲能如
昔日張槐應亦社中之琤琤者焉 陳石澗李聲伯云

馬之壯者眼光照人見全身中年者照人見半身老

者照人僅見面耳此韓輕相馬之法 張受益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
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
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用鐵局局之後
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爲蓋非
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爲之非所謂墓碑也
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駝峯之雋列於八珍然駝之壯者兩峯堅聳其味甘
脆如熊白妳房而尤勝若駝之老者兩峯偏嚲其

味淡韌如㯶敗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負重者而壯有力者未始以爲饌也 子昂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維屏以言事忤權臣得罪遠流西北方名哈剌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免日夕持誦高王觀世音經一夕夢有僧問之曰汝曾誦高王觀世音經否曰然僧於是口授一咒與之此觀世音菩薩應現解厄神咒也持誦一萬二千遍可以免難夢中熟誦及覺即書之紙自是持誦不輟無何得還燕京而權臣怒猶未已復繫刑

部獄周在獄持誦益勤未幾遣使雲南以自贖至彼谷蒼僧加瓦八遍閱大藏經得梵本咒比夢中惟欠三字未幾權臣誅遂除刑部郎中還其妻子財物人以爲誦咒之力云咒曰

答侄他 侄音只 他音 唵咭𠺕哦哆 咭哦音他 喏 咭囉哦哆 咭呵哦哆 羅咭哦哆 囉咭哦哆娑呵

杭之霍山張眞君祠宇雄壯香火極盛自兵火後漸致頹圮此役甚大人無復問之者辛卯朱宣慰運米入京自登萊抛大洋三神山轉料以侄忽大風怒作急下釘鐵猫折其三四柁幹鐵稜軋軋有聲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於黑雲中震霆有聲出大黃旗上書霍山二字於是舟人亟拜許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貺須臾風濤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遂捐鈔千錠崇建殿新云

長城之旁居人以積雨後或有得堅木於城土中識者謂名黃蘆木乃當時用以爲城幹用者性極堅勁不畏水溼而耐久至今一二千年猶有如極大

者以之爲鎗幹最佳蓋築城無以爲幹不可所謂不謹而寘薪焉者又何邪 受益

癸辛雜識續集下

宋弁陽老人周密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華端輕俊人品秀爽初官爲戶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鋭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翦梅云道人……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卻言淵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猶音也

壬辰水禍已作往往龍物亦現多至十餘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數僕駕舟往田所點視歷岸至漾中凡水瀦之處名曰漾忽舟若湊淺不能進極力撐挽略不爲動意必爲暗石所礙及令僕下水負乃知舟正閣龍脊上而篙亦正刺龍鱗間驚窘無策遂捨舟急令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逃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其處田疇數百畝皆爲巨浸其人歸舍皆臥病一人死焉

理宗朝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潤奇寶也內府所無即時有旨補官未幾韓蘄王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其聲清越眞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車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龜溪李大卿之子娶韓平原君之女奩具中有白玉出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眞奇玩也後歸之福邸云

先子向寓杭收拾奇書太廟前尹氏書肆中有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每一宮殿繪畫成圖極精妙可喜酬價不登竟爲衢人柴望號秋堂者得之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不知歸之何人此皆書中之奇品也

米氏硯山後歸宣和御府今聞流落台州戴氏家不可見之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壁石小峯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裙摺胡桃文皆具於山峯之頂有白石正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眞奇物也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縻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趍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

金帳幔侍婢執樂音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丘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娟魏華蘇翠京口邢蒲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其所汚屢見之於白簡云

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郭祐之云）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小蛆今杭州路達魯花赤樂理木嘗爲使臣至其處親見之又賽尚書嘗官於雲南亦有毛曾[illegible][illegible]數條來亦嘗見之其大如指）又有飛駱駝及有馬高一丈餘人皆行於馬腹下往來無礙

丁未歲先君爲柯山倅廳後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後虹見於井中五色俱備如一匹綵輕明絢爛經一時乃消後亦無他

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麄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

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識及其黨必擠之

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
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
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
清談之下也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嘻其
甚矣之歎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
必憒憒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
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
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盍師憲當
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等人

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
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
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哉

秦九韶字道古秦鳳間人年十八在鄉里爲義兵首
豪宕不羈嘗隨其父守郡父方宴客忽有彈丸出
父後衆賓駭愕莫知其由頃加物色乃九韶與一
妓狎時亦抵筵此彈之所以來也既出東南多交
豪富性極機巧星象音律算術以至營造等事無
不精究遊嘗從李梅亭學駢儷詩詞遊戲毬馬弓
劍莫不能知性喜奢好大嗜進謀身或以曆學薦
於朝得對有奏藁及所述教學大略與吳履齋交
尤稔吳有地在湖州西門外地名曾上正當苕水
所經入城面勢浩蕩乃以術攫取之遂建堂其上
極其宏敞堂中一間橫亘七丈求海桄之奇材爲
前楣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兩翬搏風皆以甎
爲之堂成七間後爲列屋以處秀姬管絃製樂度
曲皆極精妙用度無算將持鉢於諸大閫會其所
養兄之子與其所生親子妾通事泄即幽其妾絕

其飲食而死及使一隸偕此子以行授以毒藥及
一劍曰導之無人之境先使仰藥不可則令自裁
又不可則擠之於水中其隸僞許而送之所生兄
之寓鄂渚者歸告事畢已而泄聞其實隸懼而逃
秦并購之於是盡其所蓄自行且求其子及隸將
甘心焉語人曰我且齎十萬錢如揚惟秋壑所以
處我既至遍謁臺幕洪恕齋勲爲憲起而賀曰比
傳令嗣不得其死今君訪求之是傳者妄也可不
賀乎秦不爲口久之賈爲死轉得瓊州行未至慭

運者之不如期取叔卒毀之至郡數月罷歸所謂
甚富已未瑤渡秦喜色洋洋然既未有省者則又
曰生活皆爲人攪了也時吳履齋在鄞亟往投之
吳時將入相使之先行曰當思所處秦後追隨之
吳旋得謫賈當國徐摭奏事竄之梅州在梅治政
不輟竟殂於梅其始謫梅離家之日大堂前大樹
中斷人謂不祥秦亡後其養子復歸與其弟共處
焉余嘗聞楊守齋云往守霅川日秦方居家暑夕
與其姬好合於月下適有僕汲水庭下意謂其窺

已也翌日遂加以盜名解之郡中且自至白郡就
欲黥之楊公頗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從杖罪
斷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楊知其怨已匈
鬭其亡而往謁焉直至替滿而往別之遂延入曲
室堅欲苛留楊力辭之遂薦湯一盃皆如黑色楊
恐甚不飲而歸蓋秦向在廣中多蓄毒藥如所不
喜者必遭其毒手其險可知也　陳聖觀

故都向有吳生者專以偏僻之術爲業江湖推爲巨
擘者朝天門開大茶肆無賴少年競登其門其後

賈師憲在揚州補以勇爵遂有制屬之稱兵火後
忽謝絕妻子翦髮爲僧居吳門東禪寺衆寮素與
遊者對之飲酒食肉皆不拒也嘗於寺隣僦小房
爲出入憩息之地一日忽置酒治具盡招平日狎
遊諸友大會歌笑竟日酒將闌據坐胡牀命筆作
偈跏趺端坐衆皆大笑而呼之則果逝矣豈所謂
頓覺者耶

太學忠文廟相傳爲岳武穆王并祠所謂銀瓶娘子
者其籤文與天竺一同如門裏心肝卦私試得之

必中蓋私試摘卦於中門內故也如飛鴻落羽毛
解試得之者必中以鴻中箭則羽毛落

上庠齋牌亦有關係雷宜中爲成均時立三槐市於
學前市字似尹字即時學生三人皆不得其死存
心齋立斗魁牌當時十三人遇省既而徐撫死以
斗字止爲十二也篤信齋立德聚牌時本齋一十
四人赴省試僅二人蓋德字雖有十四字而聚字
乃取二人之讖也

丙子歲春三學歸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

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與路學教授

太學生一十四人　文學二人　武學二人

趙希㮾 蒲城教　林立義 溫州秀教

趙孟鏐 福州蘇教　徐武子 溫州溫教

潘夢桂 明州明教　黃元輝 福州福教

吳時森 上虞越教　陳賔之 福州泉教

趙又貴 福州處教　沈唐光 建州建教

許又進 許州寧教　林桂發 杭州衢教

張觀光 婺州婺教　黃子敏 杭州宣教 南徽教

金　炎 杭州松江　盧廷桂 長興湖教

陳百立 福州福精教　高　選 福州杭教

昔有賣闕沈官人者本吳興之族專以賣闕爲生餘百餘指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見闕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闕雖部胥掌闕簿者亦不過接岡索駿時方員多闕少動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門外之屨常滿彼必先與諸假邀物爲質或立文約然後言某處爲見闕某處減兩政雖在官累數政條上政某人已於何時事故有見親弟若親故見在某處某郵可問而知次政某人見行遁理月日補塡歲月不俟終更已常於考功或他所屬投放文書見是吏人某承行可問而知次某人則近於此月某日已行丁憂各詳援親戚鄉人可證者乃名相引指蹤放訪問其的然後能射闕闕已則以所酷酬之天下諸州屬縣大小員闕無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諸掌亦各有小秩然時時揭帖賣爲覓闕之指雖有費不憚也他人欲効之皆不能逮蓋人之心計各有所長如此

楞嚴經云因諸愛受染發起妄思情積不能休生愛水是故衆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實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婬習交接發於相磨

渠亦愚之右丞相也李漸泉班通書題銜云門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蓋徑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賤不足道如此漸泉在前朝爲省元爲從官爲督府參謀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

近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為不
類所畫者疑非真其人貢之使遂牽至虎牢之側
虎見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
虎亦莫敢動也以此知為真獅子焉唐閻立本畫
文殊所騎者及世俗所裝戲者為何物豈所貢者
乃獅子之常而佛所騎者為獅子之異品邪又云
獅子極多力十餘人挽之始能動伯機坐中見杜郎中云
倭人所居悉以其國所產新羅松為之即今之羅木
也色白而香仰塵地板皆是也後塗以香入其室
則芬郁異常倭婦人體絕臭乃以香膏之每聚浴
於水下體無所避止以草繫其勢以為禮番船至
四明與娼婦合凡終始能竟夕事至其暢悅則大
呼如獸猱或惡其然則以木槌扣其脛乃止然下
體雖者月亦服至數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帶食
則其置一器聚則團食以竹作折折取之糲則無
跟如羅漢所著者或用木或以細蒲為之所衣皆
布有極細者得中國綾絹則珍之其地乃絕無香
尤以為貴其聚扇用倭紙為之以雕木為骨作金

銀花草為飾或作不肖之畫於其上
馬華父光祖知高沙日戍卒叛華父無論不從遂害
身後國亂荷中獲免其家人散走藏匿華父之妻
則匿於都史之家遂為所污趙信國日維揚提兵
至郡討叛令王兌仁入城撫諭遂誅首謀者百餘
人趙遂繫史者罐以麻縕漬之以油用大竿舁於
通衢而燃之華父斷怨以趙為彰其家醜遂構大
怨其後華父開江閫遂辟王容之子某為深水令
俾覘趙過將甘心焉趙公知之遂首以外執政一
削衆之且為宛轉料理改秩馬知其故遂劾去之
其後建清溪諸賢祠凡仕於江淮者皆在祀列獨
信國之父忠肅公方不得預焉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於每歲七月聚
於州主之廳鋪大毯於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絹
蒙頭手執小青蓋男子椎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
立既而左右隊長各以男女一人推仆於毯男女
相抱持以口相呵謂之聽氣合者即為正偶或不
合則別擇一人配之蓋必如是而後成婚否則論

以姦非也

又云彼之山中產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少許擲之草心著其身不脫彼必將從而不捨嘗得試椒驗後爲徐有功取去

費滲堂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嶮絕有洞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衆競趨之後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天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

洞外忽覩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衆遂擁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卽有神物挾之而去至百餘步外仆於田中其人如凝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閱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禍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馬八二國進貢二人皆女子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有大益於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勞藥餌或有心腹之疾則以藥少許塗兩掌心則昏如醉凡一晝夜始醒皆異間也或謂此數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

杭醫老張防禦向爲謝太后殿醫官革命後猶出入楊駙馬家言語好異人目爲張風子然其人尚義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惟謹以終其身焉可謂不忘本者矣楊府九位有掠屋錢人沈垚者居長生老人橋每至楊和王忌辰必設位書恩主楊和王供事惟謹人問其故則云某家在世皆衣食其家今其位雖凌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義者今世號爲士大夫者隨時上下自以爲巧而得計覩此其

可媿矣

永嘉有蔡起莘嘗爲海上巿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本處部集舟檝以爲防扞之用其處有張曾二者頗黠健蔡委以爲部轄既而本州點撞所部船有違闕卽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爲祈禱事從減明年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厓山之敗張盡有舟中所遺而歸覩驟至貴顯蔡既

歸溫遂遭北軍所擄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謁親故道由張家浜偶暸張曾二部轄者砉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即下拜稱爲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兒女妻妾羅拜白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遂爲造宅置田造酒營運遂成富人張卽今宜慰也名瑄同時繼蔡爲市舶者姓陳名壁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謹徒也日[illegible]至官陳遂槌折方手足棄之於沙岸後醫治復全華世後隸張萬下

爲頭目因部糧船往泉南至台境値大風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外有聚落扣之上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爲向所見殺者卽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爲人扣所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置酒酒半酬方笑曰市舶還記某否某卽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遜謝三鼓後方呼百人秉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爲報恩一爲復怨皆得之於天

鮮于伯機云向聞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口口太鐵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鹿而覗之已破矣於鐵竅中有蟲色皆紅凡數百枚猶有蠕動者鐵中生蟲亦前所未聞也

捕狸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卻於別處開穴張罝捕如拾芥然狸性至靈毋於穴中迭土作臺以處且可障烟夏月口於臺下避暑可謂巧矣而捕者又必窮其臺之所之而後止可謂不仁也

山陰之亭其扁乃靖康中箕山王俁書壬辰歲全楚

郷捨天章寺旁庵田三十畝爲蘭亭書院其扁乃廉訪分司王俁書之二百年間同姓同名可謂異矣

洪起畏知京口日乃北軍入境之初嘗大書揭榜四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其後舉郡以降或爲人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衛山齋

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死於戰有沉香一株重千餘兩是時當焚此香爲驗或香烟及御舟可卽遣援兵或

不然宜速爲之所無墮其計中也及厓山之敗張
儼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無以報國不能
翊運輔主惟天鑒之尚有將佐三十餘人亦立其
後如此者凡一晝夜從者亦聳立不少動既而北
軍擁至篙師亦皆以小舟逃去風起浪湧舟遂沉
溺者甚衆其部曲有張霸都統者遂收其遺骨放
舟回至永嘉海洋中與之招魂作佛事時周文英
者一舟正泊對港遠見旗船遣人覘之則知爲將
軍也遂輕舟往見之甚懽因謂張曰二王既死吾
儕無主若放浪湖海中與盜賊何異意欲與之投拜
也張亦知其人中險漫爾應之次日張欲置酒招
周將乘間圖之適有人往報於周周亟殺一人拂
明亟遣以半體送之曰昨見相公回馬適跳足今
已烹之敢屈相公一醉張不虞其機已露乃曰今
日本欲相招乃爲君所先當即往就邀以歸也至
則周殺張於坐中因撫其部曲張軍頭目競獻子
女玉帛周盡却之令各自收拾同往廣中梁相公
處投拜止留張世傑所愛二內人皆絕色也二人

常持家事盡知世傑所有寶玩及供軍金帛類既
約日進發則凡張軍諸舟各差守把不許一人登
岸凡數十船金寶悉捲而有之既約日進復以世
傑節度使印以爲根脚投廣州宣慰使及其還江
南也異時隨二王官屬貴璫幕士競往投之附其
舟以歸周皆爲料理舟檝及舟發至海中乃盡殺
之掩有數家之財焉時毛文豹爲士人處梁相公
之館備知其事故告發焉

周文英之父名彥榮守節死於毘陵昔在閩廣時有
許夫人者聚兵立山寨甚盛周每至其寨往來許
悅之因嫁焉遂闢諸山寨最後至一寨遇伏前值
水坎周躍馬過之許馬弱墮坎遂爲所烹周遂據
其所有云 李聲伯

安吉縣村落間有孕婦日饁其夫於田間每取道自
叢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爲業日見其往
因扣之情寖洽一日婦過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
餛飩可來共食婦人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笑
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曰汝何從知之[illegible]

伸舌出看可驗男女婦卽吐舌爲其人以物鉤之
遂不可作聲遂刳其腹果有孿子因分其屍烹以
祀神且以孿子炙作腊爲鳴童預報之神至晚婦
家尋覓不見偶有村翁云其每日與卜者有往來
之跡疑其爲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并獲其人
解之縣中蓋左道者以雙子胎爲靈童乃所不及
也壬辰之冬

省吏屠節嘗出知道州太守省劄其本房書吏以避
賈相之名遂書作某人知春陵州事賈見之大怒

批出云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皆見於禮經今屠
節乃敢擅改州名可見大無忌憚使不覺察豈不
相陷決欲黜之後以諸省吏羅拜懇告遂從編置
卽存博之□也

牟獻之巘存齋之子舊爲浙東憲嘗有謝人送炭一
聯云翻手可覆手曲身成直身

趙孟曦因誘買王壽妾楚□□遂爲曾淵子所論一
聯云喬妾之歸承嗣忍著王衣周顗之事□□殆
非人類

又府學昔爲祕書郎日有金鉤相士朝省會日擠於
廳吏輩入省中遍閱諸館職繼而扣之云左偏坐
二人一月皆當補外潘墀世傑王末坐一少年最不佳
官雖極窮然當受極刑扣其何以知之云頂有拳
髮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無得免者蓋文
宋瑞時爲正字居末坐也未幾潘王果出而宋瑞
之事乃驗於兩紀之後可謂神矣又嘗見宋瑞自
云平生凡十餘次夢中見髑髏滿前後無數此何
祥也然則異時之事豈偶然哉本心翁癸巳六月

或云上巳當作十干之己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
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有午尾卯則上旬無
巳矣故王季夷嶼上巳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
其証也

平江趙昇卿之姪總管號中山者云近有親朋過河
間府因憩道傍燒餅主人延入其家內有小低閣
壁貼四詩乃文宋瑞筆也漫云此字寫得也好以
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家傳寶
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博咱們祖上亦是宋民

流落在此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箇官人豈
可輕易把與人那文丞相前年過此與我寫的與
是寶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謂公論在野人
也 癸巳九月

至元甲午節氣之巧三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壬午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驚蟄
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　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
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種　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
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　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 係亥正初刻至初八日至有四刻日之遲
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更考百年以來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驚蟄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
五月五日芒種　六月六日小暑
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
九月九日寒露　十月十日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餘見未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越上有香爐峯唐德宗時有告於朝者言此山有天
子氣於是遣使鑿其山理宗高祖周元肅王向祇
役於河南死焉其子楚王遂扶父母遺骨以歸越
葬於香爐峯下於是前說驗焉又杭之仁和縣有
桐柏山宣和中蔡京嘗葬其父於臨平及京敗或
謂此爲駱駝飲海勢遂行下本路遣匠者鑿破之
有金雞自石中飛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開鑿

之徑知地理者謂猶出帶血天子而後濟王實生
其地 趙節山

丙寅冬嗣榮王拜福王之命買御醫將上命部押儀
物過越及至邸第則遺忘誥命及新鑄之印人皆
以爲不祥賈師憲景定庚申自江上凱旋歸朝遂
拜少師賜玉帶及入朝之日馬蹶而墜碎其帶焉
人人皆知爲不祥

吳子明居杭之橫塘晚年閑步水濱忽見泥中一物
蠕動疑爲虵類細視之乃一烏龜大可如拳心異

之遂取歸窴之聖堂淨水盂中旋卽漲大忽發大
聲穿屋而出或以爲龍卵云然吳竟以此驚悸成
疾而殂

或謂賈平章脅港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
於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旣而西風大作北軍
之退西者旗幟皆東指南軍都擬發孫虎臣意以
爲北軍順風進師遂倉皇告急於賈賈以爲北軍
失信而相紿遂鳴鑼退師及知其候則軍潰已不
可止矣是南軍旣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
以此也嗚呼天乎

慈憲仝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節忽門外有大蛐
蟠繞一大樹間細而覘之則其蛐有兩小角方以
爲異將入呼兒姪輩逐之則報以得女而蛐不復
見矣福王妻乘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龍
入其室而夫人生焉

福王長子小字祐孫庚子生卽不育次日黃氏所生小字德
卽紹陵也蓋取竝立人二字後乃應德祐之號異
哉

紹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賤遂服墮胎之藥旣而生子
手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黃氏德清人乃李夫
人從嫁名定喜後封隆國育聖夫人

或謂寧宗不慧而訥於言每北使入見或陰以宦者
代答

衢之常山有道院三月三日上眞誕辰道侶雲集吏
魁徐信主此會有一道人闖得如意袋三寄留徐
家約以四月八日合會復至以取且贈以詩云一
方眼目共推尊禍福無門却有門夜半或傳人一

語明朝推背受皇恩徐大刻之石及期道人不至
未幾詹嶠作梗誘其罪於徐夜半省劄下竟伏極
刑陸大四時爲龍游宰親言之

至大十八年大軍征日本船軍已至竹島與其太宰
府甚邇方號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風暴作
諸船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舟所存二百而已全軍
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
甲器械稱是是夕之風木大數圍者皆拔或中折
蓋天意也李順父爲令史目擊而言

宋元嘉知嘉陵州蔡禁酷甚嚴有大書于郡門曰束手
無措
蒙古歹之在福建省時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
麻爲業每夜漚麻於大水盆中忽一日視之盆中
水涸矣視之初無罅漏凡數夕皆然怪其異至夜
候之夜過半果有一物來從入盆中飲水其身通
明如月光照滿室婦細視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
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以大雞籠罩之刳其腹內
得一珠如彈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軍士皆見

其家有火光燭天疑爲有火翌日遂往扣其婦人
以爲無有軍人之黠者以言誘之終不能隱遂出
示之其卒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戶知其
事復殺卒以取之如此轉數手亦殺數人最後歸
之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省
平章閩內府一珠向以數千錠得之海賈方之此
珠不及其半蓋絕代之寶也
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壻也其家富
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殂女少無子官沒其
家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
許人告首隱寄債負等
有所謂聖鐵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嘗以羊試
之良驗又謂此鐵佩之刀兵所至則鐵隨應之終
不可入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
遇刀兵則此鐵隨以應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關
張眼子有之
王閬川僉省云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
無路處皆攙鐵絙以上有西岳廟在山頂望黃河

一衣帶水耳所謂龍池者僅方丈龍在則水深黑
龍不在則清見底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
歲矣曾事陳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又云阿房
宮基址尚存前殿從廣各數里可容萬人其大可
知
又云釘官石在長安城中色青黑其堅如鐵凡新進
士求仕者以大釘釘之如釘徑入則速得美官否
則齟齬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釘皆滿
燕府王奉位酒庫屋其左則蒙古平章之居一日掌

吉徐展地丈餘王奉者不獲已與之彼方毀舊垣
再築於舊基得烏銀數十大爵皆奄有之蓋張氏
之所藏也

至元癸巳十二月內村落間忽僞傳官司不許養豬
於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價極廉不知何祥也

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禪紀注楊修以所
撰兵書示張松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即此也

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永嘉人甲午歲題桃符云宜
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為人告之官遂
罷去

老學菴筆記言壽春縣灘上有一蚌其中有龍蟠之
迹以為絕異余嘗於楊氏勤有堂見其亦類此疑
即壽春之物既而鄰郡有六家有客人持一蚌殼
求售其中儼然一蛇身纍纍若貫珠乃知天壤之
間每有奇事

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存中筆
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鮮
于伯機一枚後見霍清夫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
者尤奇凡對日映之背上之花盡在影中纖悉畢
具可謂神矣麻知幾嘗賦此詩得名余嘗以他鏡
視之或有見半身者或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
平廣記第二百三十卷內載有侯王授王度神鏡
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盡入影內纖悉無失然則古
亦罕見也

菖蒲花候結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飲同子嚼碎噴
在大炭上則自然生苗極細可愛然止是虎鬚耳
昌化有此苗章愛山

凡驢馬之自斃者食之皆能殺人不特生丁瘡而已
豈特食之凡剝驢馬亦不可近其氣薰人亦能致
病不可不謹也今所賣鹿脯多用死馬肉為之不
可不知

徐子方嘗得爪哇國一銅器類箕徑約四寸從約三
寸其中有梁如斗梁上坐國王國后二像一人侍
側極其醜惡如僂人之類其側有兩人首殊不知
為何所用也

檜栃石孟蟻性修靡而深嶮其家有沈香連三暖閣

窗戶皆鏤花其下替拔亦鏤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於內香霧紛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簾他物稱之後聞獻之福邸云後爲都大坑冶又造黑漆大坐船船中艎板皆用香楠鏤花其下焚沉腦如前閣子之製呂師夔親見之遂號孟壞爲黑漆船後餓死於燕京 存齋

湖州貴涇坊有周彌陀者其人手中有彌陀印故得名爲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敢殮越二日復甦曰此番得生皆陳尚書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衆仰觀據案者即陳本齋尚書也存守體仁見謂曰汝吾貫戶也何緣至此檢大簿曰此人極孝且所追同姓名可令發回蹶然而甦好事者雖能言未之信也未幾廉訪分司辟帖木兒自嘉興至霅因扣左右曰前宋有馬裕齋陳本齋否衆曰然因言在嘉興時一書吏暴死一夕方甦因言入冥有二冥官以簿參照誤而遣回吏語之曰此善惡判官也惡判官乃馬裕齋善判官乃陳本齋耳乃與周彌陀之事正相合亦可怪 按裕齋名光祖

饒州樂平縣中有某人者元執役於馬相府後以病死入冥見中坐者乃馬相公也其人舉首叩頭以求救既而以候追放還方出馬即呼語之曰汝回人間可與吾兒言我屋已漏損一角宜亟修之可憐兒子讀書將來有用處既甦遂往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無損漏之事越明年山中發洪水馬相之墓適當其衝遂爲大水漂其棺隨流而去莫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爲枯槎挽定適渡子見之訝其棺華大疑非常人者即舉渡船中載之以歸既而馬府物色得之給賞取回改葬焉此事陳無逸在婺源爲山長時見張伯大家言之甚詳伯大丞相之妹壻也

劉伯宣爲宣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關外俞椀盞家之別室一夕爲偷兒盜去銀匙筯兩副及毛衫布海青共三件次日幾無可著之衣其家即欲經官捕盜伯宣不許因自於門首語其儕曰此輩但知爲盜而不知吾乃窮官人也所有之物不過如此爲一見獲遂壞此生銀匙筯入其手亦不顧得但

衣服頗覺相妨仍見還可也幸相體此意人皆笑其迂越再宿忽得一篚於屋後空地視之毛衫布衣皆在焉劉公一言信及穿窬非一日之積也（自廷玉云）

李性學之爲吾教也有詩云天下今無讀書者世間惟有作詩人其後得罪於巨室故遭完顏御史之怒杖幾及身闔于靜撓之而免於是怒之者有牆壁之文醜詆有云挂腐鼠於書齋之內謂辟蝇營避飛蚊於錦被之間有如龜縮喫帶糠糙米粥啜無鹽淡菜羹猫兒常寶玩於房中蝨子任殊懸於衣上又云胗病知心脉之已死自縊有頸痕之尚存先是性學嘗以儷語數范葯莊之惡有云面帶墨香口尚乳臭等語此其報也

吾鄉妙喜謂之杼[illegible]夏杼嘗巡歷於此故名其西曰夏駕山又有所謂夏王村者皆是也今乃訛夏王爲下黃夏駕爲下夾且名其上曰上夾以成僞事

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饑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見鄉先生言關睢后妃之德註家皆指后爲太姒非也葢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爲后乃自秦始耳

徐子方云向到故內覲堂有黑漆厨內龕二石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刻金書南極呈祥其一有北斗七星亦隱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瑞及再至杭則覲堂已化爲佛寺此石莫知所在矣

董儼父鴻嘗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王輔嗣去三而存一於道闕焉晦菴知其爲非所以本義啟蒙各以卜筮言之然雖知其爲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以爲卜筮之道不過復以理言之則亦何異乎輔嗣哉

今世有大殮而用鏡懸之棺葢以照尸者往往謂取光明破暗之義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然則其來尚矣

焦達卿云韃靼地面極寒並無花木草長不過尺至

四月方青至八月為雪虐矣僅有一處開混堂得四時陽氣和暖能種柳一株土人以為異卉春時競至觀之

達卿嘗為光祿寺令史掌醴事云炊米之器皆以溫石為大釜（溫石即萊石）甑以白檀香若甕盎之類皆銀為之極其侈靡前代之所無也車駕毋親幸焉所掌必以大頭目外廷丞不足道也

安吉縣朱實夫馬相碧梧之壻也有溫生者因朱而登馬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宗賢僧錄者無以媚之乃創為一說云曩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宣諭云朕嘗夢一聖僧來謁從朕借大內之地為阜錫之所朕嘗許之是何祥也馬雖知為不祥而不敢對今白雲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寢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載之於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賈平章當國安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聞此語得不使子姪親友知之且獨語門吏耶可見小之無忌憚如此余恐後人不知而輕信故不得不

為之辯（錄一之藻壁云）

杭西湖延祥觀四聖小像并從人共二十身皆蠟沉香凡數百兩即韋太后北巡狩歸日所雕皆飾之以大珠及楊充據觀為寺盡取之為笠珠及香餅可歎也（杜秋泉）

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好處也此語雖麤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執為可喜也

宜興縣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梅僅半寸許叢生苔間然著花極晚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說前所未聞梅間有小溪流水橫貫交午橋下多小石圓淨可愛時有墜花鳥及人物者近世以來則有騎而笠者蓋天地之氣

亦隱時面貝形尤可異也

陳諤字古直號埜水嘗爲越學正滿替往婺之靡司
人山歸途偶憩山家有長髯野叟方搗柏子作
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勞曰君亦儒者邪持盃茶
飲之遂問今將何往陳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
別往他欽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
搗柏油遂擲杵曰不復再交一談陳異而詢於隣
人云此傳秀才隱者也惡君言進取事故耳陳心
甚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
人風老來一出爲身計不滿先生一笑中

又云向在鄂渚正值己未透渡之變至辛酉閏十一
月二十一日解圍嘗作鄂渚百詠以記一時之事
多歸功於賈老中間有一首云久戍邊兒已念家
將軍何不奏胡笳今朝忽報嚴圍解自是紛紛亦
散花賈見散花之語大怒捕陳甚急陳窘甚求救
於趙晦巖晦巖爲解釋乃免

閶門丸市專有不逞之徒以撳打衣食爲事縱告
官治之其禍益甚五奴輩苦之切覗其所溺何故
於是口金以償其直然後許以嫁之且俾少俟課
錢足日取去然所逋故爾悠悠使延引歲月而不
肯于隣隨其計中反爲外護雖欲少逞故智不可
得矣其名曰打聚

家志行嘗和三賢堂詩云孤峯落魄一詩人自傳何
曾號直臣較似胥山敢同傳並祠浙水恐誣神人
非倫擬終非偶論貴平和不貴新爭似獨尊元祐
學高堂正笏更垂紳又誰稱三老作三山方回曾以吾山胥山孤山爲三山也大子寧若季孟間駱殷侍人多媿色鑑

頭處上者爲攀附章小技應附事節義千年真大
閑何似胥山事一聲九京賢聖盡歡顏雖然志行
前坡翁是也貶二賢無乃過乎何不反觀自己爲
德敗俗以媚楊髡受僧賂以作寺記義方之訓可
上從之歎不愧余何

西湖四聖觀前勿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
自旂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
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余一之所居
在積慶山巔勿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矣

南康劉以仁嘗手殺其叔里族買靜不經有司後竟登寶祐癸丑第及官長沙令江古心嘗云糊名考校中諸行百戶何所不有雖盜賊大辟亦可登科改秩云

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榮邸近屬也所居嘗獨燬於火於是鄉人呼爲王火燒同時有黃瑰者亦越人嘗爲評事忽遭臺評云其積惡以遭天譴至於獨焚其家鄉人有黃火燒之號蓋誤以王爲黃耳邸報既行而評事之鄰有李應麟者爲維揚幕一見大驚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歸制使李應山憐之饋以官楮二萬及歸則家無恙乃知爲誤耳蓋黃無辜而受王之禍而李無望而得二萬之獲殊可笑

劉後村嘗爲吳恕齋作文集序云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

象之吳志行爲演福寺作觀音殿碑所得幾何乃大罵賈相以示高殊不知其寺常住贍僧田一萬三千畝乃賈相所捨也其碑具銜云前朝奉大夫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殊不知此二兼職非卿監不可也意者欲思俾晃眩俗眼以爲榮耳碑成打造遍送當路其後官司打勘沒官田土則賈相所捨寺中萬三千畝正在數中省官呼釋晃問之云賈似道既捨許多田與寺中不知寺中呼之爲何稱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激他否曰大衆仰食於此田安得不感激曰既是如此何乃刻碑毀罵耶晃無以應之以此知公論在人心無間於南北也

吳中一富家子粗識字而駿然其性僻專喜行古禮闢大堂以祀夫子凡朔望二丁必大集里中士人以行禮凡俎豆衣冠之具及祭饌牲酒莫不精腆每一行禮必有重費不斷也然其人初無識解不過所存如此亦可尚也

乙未歲五月宜興近湖之地忽有二龍交鬭俱墜於湖其長無際頃刻大風駕水高丈餘而至卽有火塊大如十間屋者十餘自天而墜二龍隨卽而升益天恐其爲禍驅神火逐之使少緩須臾則百里

之內皆為巨壑矣余向者舟經德清之桃園其稻田皆焦黑凡數十畝遂艤舟問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龍自天而墜下隨即為地火所燒而飛去蓋龍之所畏者火耳

或謂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毋歲縮小近見錢達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也 姚子敬云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為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為潤筆于湖却之但蘄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賦詞命妓合唱甚懽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丁宣子嘗為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女儈之家韓平原之父同鄉與之同朝無子聞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

宋末時貴家以烏銀為江姚殼外具細紋而色似真每宴集則以此噉姚柱以供客可謂富貴之極也 胡存齋

廣西諸洞產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麥片則名麩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尋常金色復加二等此金之絕品也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為精銀其絕品則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為絕品也 張敬堂

世號墨魚為烏賊何為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為偽契券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為騙詐之謀故謚曰賊云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多飯可食 陳本齋云 泉州雨紅豆亦可為飯其色如丹砂前未見也 徐谷齋云 乙未歲江西歉甚時天亦雨米貧者得濟富家所雨則否也此又異甚 胡存齋云

日觀僧子溫吾作墨蒲萄時書詩文句於上或有可喜者嘗在朱宣慰家作畫訖遂寫一詩在上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老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

者遂饋瞻資五錠酬之

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爲度方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猫立死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爲逼眞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爲盛

凡所砍大松根下枯而紅潤者其下必有茯苓葢得茯苓所養故耳人能服餌豈無奇功

諺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獷惡能食虎子也余聞獵人云凡虎將三子渡水慮先往則子爲彪所食則必先負彪以往彼岸旣而挈一子次至則復挈彪以還還則又挈一子往焉最後始挈彪以去葢極意關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凡擦紙必用黃蜀葵梗葉新擣方可以擦無則占粘不可以揭如無黃葵則用楊桃藤槿葉野蒲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

凡造酒令冬至前最佳勝於臘中葢氣未動故也今造鹽菜者亦必於冬至前則可以久留矣此說極有理（李衎仙）

芒種後壬日入梅壬日所種花草雖至難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

江浙之地舊無白蠟十餘年間有道人自淮間帶白蠟蟲子來求售狀如小芡實價以升計其法以盆桎樹（桎字未詳）樹葉類茱萸葉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樹毎以芒種前以黃草布作小囊貯蟲子十餘枚遍挂之樹間至五月則毎一子中出蟲數百細若蟣蠓遺白糞於枝梗間此即白蠟則不復見矣至八月中始剝而取之用沸湯煎之即成蠟矣（其法如煎黃蠟同）又遺子於樹枝間初甚細至來春則漸大[illegible]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聞細葉冬靑樹亦可用其利甚博與育蠶之利相上下白蠟之價比黃蠟常高數倍也

癸辛雜識續集下 終

癸辛雜識別集

宋弁陽老人周密

羅壽可丙申再游汴梁書所見梗槩汴學曰文學武廟卽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蓮池尚有壁水遺意太學與首善閣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爲孟左爲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名臣所爲贊獨先聖太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古碑數種如宋初翰苑

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進士題名其字類漢篆而不可識司天臺太歲殿徽宗草書九曜之殿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潤繼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爲人所指指痕甚深樓閣最高而見存者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處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閣卽舊日上淸儲祥宮移至岩寨半空登雲樓俗

呼爲八大王樓又稱潭樓蓋初爲燕王元儼所居後爲巨璫譚積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朝元宮殿前有大石香鼎二製作高雅聞熙春閣前元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也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淸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龍鳳團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温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内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内醮時徽廟立

於中林靈素王文則居兩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神宗又展拓其高際天堅壯雄偉南關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徽宗龍德宫舊基尚在開封府衙後有蠟梅一株以爲奇遂創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南門外游五嶽觀太乙宮岳帝殿極雄壯華麗帝殿連跨小樓殿極天下之巧俗呼爲暖障聞汴有大殿九間者五相國太乙景

德五岳觀雕鏤窮極華侈塑像皆大金時所作絕妙徽宗定鼎碑瘦金書舊皇城內民家因築墻掘地取土忽見碑石穹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工節度使碑也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專其利蔡京題額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嘗遷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資聖閣登雲樓覆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記佛書言山河大地凡為城邑宮闕樓觀塔廟亦是緣業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為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層鐵菩薩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傍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皆是漆胎裝嚴金碧窮極精好普賢洞記石碑其雅金皇統四年四月一日奉議大夫行臺吏部郎中飛騎尉施宜生撰并書所謂方人者也後為金相字朱默東坡寺入門先經藏殿藏極工巧四隅不動其中運轉經卷無倫次皆唐人書也極精妙大廟街近城有古觀音寺地齋施主姓名碑佛殿開寶皇后命孫德元畫西方淨土極奇古精妙

僅存半壁僧崇化大師為之讚書亦有法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有石刻坡翁草書哨遍石色皆如玄玉寶相寺俗呼為大佛寺有五百羅漢塑像甚奇古又噀水石龍鐫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軒渠錄載有人以糟蟹餽子同薦酒者或咲曰是則家中沒物事然此二味作一處怎生喫衆以為咲近傳澉浦富家楊氏嘗宴客作螃蟹餛飩真可作對也

包宏齋恢致仕後歸作園於南城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近聞皐亭蕩戶云毋歲夏月南風少則好藕晒荷葉遇雨雨所著處皆成黑點藏荷葉則須窖室見風則蛀損不堪用矣

桃樹生小蟲滿枝黑如蟻俗名呀蟲雖用桐油洒之

亦不盡去其泆乃用多年竹燈檠挂壁間看挂之樹間則紛紛然墜下此物理有不可曉者載祖母得之老

云匠

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初夏皆取之出售以爲利販子輳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絲竹爲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於中細若針芒戢戢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坡塘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別有小籃制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圓底尖如罩籬

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椀又擇其稍大者則去之非也此則擇去其黑鰱也不去則傷其衆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則專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矣亦可謂勤矣至家用大布兜於廣水中以竹挂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盡縱苗魚於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爲陣順水旋轉而游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飼之後並不育子

近歲平江虎丘有虎十餘據之同里葉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專爲食息之地凡人獸之骨交藉於地蛇骨亦有之鬪虎之饑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飽則展轉於中傍居之人熟窺之凡食男子必自臂起婦人必自乳起獨不食婦人之陰或有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丙申歲九月九日紀家橋河北茶肆陶氏女與裴叔

詠第六子合著衣裳投雙環於梁間且先設二神位乃題自已及此婦姓名炷香燃燭酒果羹飯燭燃未及寸而殂矣嘗記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正其事也至載之周平園日記中何前後盛情之事皆生於陶氏門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儀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者兩首四臂四足面相向抱背腹相連一男一女也丐者取以示人而乞錢　疑皆此輩所幻也怪哉

府有四庸堂榜陵御書二字蓋出崧高之詩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云謝乃周之南國也此詩美宣王能建國褒賞申伯於此取義固佳然於兩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鑿矣

淳熙間德壽宮與六宮並於中苑相對令修內司染坊設著位觀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燈買市簾前堆垛見錢數萬貫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貫者犒之二貫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魚羹南瓦張家圓子之類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聲如發火砲震動可畏雞犬皆鳴次日金一山自山中來云山中之聲尤可畏野雉皆鳴或云天狗墜故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三鼓天井巷張家金銀鋪遺漏是夕天邊有物如雲氣赤色其大如箕而微長或謂大星下墜余親見之不見疑此雲氣爲火氣所爍而然凝而不動殊爲可異不知何物也

是歲二月忽有傳夜後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余不信之數夕起觀皆無所見一夕於西邊見大星光芒正在胃昴間然考之則太白耳益疑小人妄傳繼而有自吳來者云船中見之甚的類景定彗星而尾短僅數尺耳余終未之信也及三月十七日詔書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儆予始信前者爲信然也

和劑惠民藥局當時制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有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局出售則又各有監官皆以選人經任者爲之謂之京局官皆爲異時朝士之儲悉屬之太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三之

一每歲糜戶部緡錢數十萬朝廷舉以償之祖宗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爲諸吏藥生盜竊至以樟腦易片腦台附易川附囊橐爲姦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爲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謂惠民者元未嘗分毫及民也獨暑藥臘藥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局之稍稍精緻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所可辨也若夫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經幾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

精矣然其間差舛者亦似不少且以牛黄清心丸
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訛雜
殊不可曉嘗見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
黄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名中
山芋丸當時不知緣故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
曾改正余因其說而攷之信然凡此之類當必多
有之信乎誤註本草非細故也

葛天民字無懷後爲僧名義銛字朴翁其後返初服
居西湖上一時所交皆勝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

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皁衣者
闖户將大璫張知省之命（卽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
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覺腹餒甚亦不設杯
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歸以爲無故爲
閹人所辱至家則見庭户間羅列奩籠數十紅布
囊亦數十凡楮帛新米酒殽甚至香茶適用之物
無所不具蓋此璫故令先怒而後喜戲之耳（聖予）

彭晉叟閩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肄業京庠每試多
居首選胡隸爲浙西憲政尚猛厲物情不安彭因
爲作臺草以脅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藁示之
且得之臺中行且止矣胡懼就致禱約以薦免當
以數萬爲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
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政放堂
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爲首冠破云王妙心綸言
闡化機於未布以先譁有如絲之至微揭曉之際
彭已寘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隸貴州久之宛
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爲編欄遇都
吏二子於場中日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之未

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諟女鄉人也盍往
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潘見
其辭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華面無策爲
之重歎曰吾當思所以處既數日乃曰得其説矣
使具戎服介之經帥府時姚橋洲希得領桂管因
從容爲地且令修一儷函爲贄彭退思數日未能
措詞又往見潘求教潘爲之思有頃拊髀曰吾已
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吾黨羞借荆州之階
以軍禮見使緒成之且爲點定約日導之以前楢

洲庭見之彭遊進入拜如儀乃以贄上檣洲觀之喜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以覘其能否未幾書成檣洲益喜使諸子師之資身之計漸裕旋得勇爵納妾有家繼得兩子檣洲入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後出入無間輙登市樓恣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遠治填配押回元隸所檣洲亦以此去國彭後與黎峒通爲具舟楫盡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孝廟時以禮部侍郎太司成除侍御有直聲嘗論錢尚書端禮左遷小龍場及去國同朝送之館學爲空孝宗知之歎曰遂爲唐氏百年口實初入言路錢迎問第一人答以方思之歸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爲公來也

林喬泉州人頗有記問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學時芮齋與太學褆身齋爭妓魏華喬挾府學諸僕爲助遂成大鬨押往信州聽讀因與時貴游從賡唱放浪狎邪題詩於茶肆云十州無頓閒身處時向梅花走一遭士論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門後元杰死徐徑毆李斛峰皆以應用之往來既而元杰家爲伐柯一村蒙家爲接腳婿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爲菜園與趙溫州崇機鄰守皆有月饋其門如市數年得自便寶祐癸丑冒福州待補作申如名納卷題出言行樞機動天地遂中甲選欲參學爲人所攻而止久之上書特補保義郎領錢億萬往謀北事時景定初也繼又赴有官漕試得薦登第隨被論駁經營復官得戎議之類還寓信州朱渙爲守不往見且語詆之朱怒捃摭其罪押回本貫與蒲船交借地作屋王茂悅爲舶使蒲入官人者漏舶事蔡林受其白金八百錠許爲言之既而王罷去蒲命攻之且奪其所借地乃往從元杰之子直諒以濟潭和買吏屋且任相繼既而直諒得憲節林隨以行後以詞訴爲徐師程齋明叔所治押往五年摧鋒軍寨拘鎖而殂時咸淳末年也或言後改名爲天同字景鄭云

李夢庚者襄陽人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其子能文而

不肖數盜用父財父欲殺之親黨勸止使其子拜
且謝或告以父已質劍于甚恐拜方起而劍欲及
亟走避閉門劍入門者幾寸其子後魁浙漕薦襄
帥以書抵潛漕說友曰今歲漕魁乃夢庚之子也
其論尾之語曾見之否其語曰世豈有弃縣而不
爲其子者哉聞者無不大噱云
王臞軒清舉到省道經建陽謁夢蓋竹廟夢至王者
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虛其四臞軒未至有呼者曰
官人在此王就坐舉首見席端乃一僧王質氣怒

甚左右曰此陳僑知尊者遂寤及庭唱大魁乃吳
潛也
丌木石蜻修四朝國史高孝光寧其贊史浩略云其在太
子家號爲智囊又其當國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
熹其首也然其意以爲知名之士皆天所與蔽而
不揚則是違天而不問其道之行與否也因此忤
穆陵意得譴去國董尊爲張魏公地耳後跋俾刪
爲贊云獨用人一事與時賢異豈非欲先報本而
後機會歟

唐震黃震撫州信州俱是二千之石皆爲九百之頭
唐嘗爲桐川倅以本廳糜費取辦於吏欲從州郡
具申省部罷本職守倅皆謂言曹廢置當出朝廷
不從之且爲於棄名量擬爲助遂止唐後知饒州
北兵之來官軍與羣盜交亂唐以北兵輒出禦之
遂死於難　後持使節幸存於鄞云
林靖之共甫於筮殛之民曹嘗直議舍同幕東萊呂
延年後仲在焉有婦人來投牒吏無在者林欲前
受之呂自後止之曰男女授受不親林竦然而止

每稱以誨子孫云
沈次卿者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尹
京使提督十三酒庫課以增羨而人怨咨常言比
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拍戶於
本府入錢給由詣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比較
則倅詣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
加之賞罰誡令不煩激厲自倍眞不易之良法也
陳預知者有術陳叔方作邑時抑以事陳令於心無
事時入靜宅坐一二日却見問節齋如其說而後

召之陳使隨意爲詩文一兩句而織之然後疏已
所推爲驗節齋所書陽春布德澤及以王度日清
夷爲對陳出視之不差因語節齋曰君官職皆已
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節齋毋用其說以自警
也

湖州卜者牧羊子識章文莊於未遇時及仕再第皆
不許其得厤果連丁艱既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
外逐由掌故以致兩地又嘗語醫者李屋父曰君
當被上省中鄉人傳以爲笑後文莊貴常招之診

脈留與共飯於省閣因舉僞語一笑

平陽縣八丈村有何生者雖爲傭而能談五行當詔
歲設肆城中有士人以女命來扣云有孕方可免
災問弄璋邪弄瓦邪答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爲
何等語而去後果孿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番禺戴生以術遊臨安時陳埜觀爲常博戴許以必
當言路未幾安邊所王字鄭應先語及戴術云渠
謂常博必當言路且與吾鄉象郭閶爲代只候其
他除即見既而張志立自小坡出爲右史守永嘉
而陳文龍冠象論浙西憲洪畏去職時恭長陳伯
大求去甚力郭與陳堅即皆序升代之爲小坡如
聖觀與徐卿孫並命爲察官代郭云

趙節齋之父國公祖墓在括蒼青田以地本一蜀人
所定約三年復來已而見者皆言其中有水當議
改厝啟之未畢而蜀人至見之曰水自有之無害
也既啟穴水綠色以盞勺飲極甘撓之數四一金
魚躍出擊殺之又撓之復有二魚復擊於其尾縱
之曰當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復掩之後乃生

景獻太子

王伋云陰陽家無它惟忌樂二字而已樂惟樂其純
陽純陰忌惟忌其生旺庫墓此水法也謂如子午
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即純陽艮震山庚辛向庚之
水流陰即純陽

孔應得云朱晦庵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
可謂好奇

郭閶號方泉廣州人少頡頏場屋其父與廖瑩中之父
有交好兩家之子同筆研得第後試邑平江車邑

文德數以事忤之而亦以受知符代授以書與其
子師夔時在從班蓋命之薦於時相也郭還里二
年漫以書達之師夔旋外補繼而如京千堂閒廖
在翹館聞之使人通意郭不為汲汲而廖挽之不
至未幾除省門充李未省闈考官旋入言路廖有
所囑往往不能曲意徇之寖不樂之又以虛名實
用一疏為陳宜中劉黻所不平達於賈相大費分
解夙有上氣之疾嘔血而死

王蓋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宦游京湖時方經虜

患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數層之下復加搜索擊以
鐵鎚乃去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為虜
也懼甚屏息窺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已
復仆次至其人亦起應之則又聞其有言云此人
未當死乃舉籍唱曰二十年後當於辰州伏法既
得免投僧舍為行者適郡倅眉山家坤翁來游寺
中喜其淳謹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
愛之家有女適史植齋季溫之子使從之以往遂
居史巳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
辭行史曰吾為郡守豈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
踰年史幼女戲後圃為蛇所繞王因擊蛇併女斃
焉史怒竟致之法距聞神言恰二十年

桐川祠山新安雲嵐皆有埋藏僧或以為異康植守
廣德不以為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發視無有
焉或以所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貍沉祭山
林川澤注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沉然則尚矣

內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畔備
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乃成相

好端嚴晨夕奉事聞師至嘆曰一死何恨所惜此
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
免蓋汝前生曾殺人今來者正宿寃也明日有三
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
逆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詫曰
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菴索其撒花具以夢
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能為性命計其人感悟遽
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寃結竟以獲免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門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為

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
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纍章服者列立其傍愕
然以語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
而後祀其所為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止安陳公振字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昌世者為
人端慤每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命繼
之事且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為
對則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之
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乃謁家廟覺有拜
於後者顧視則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澤入仕
嘗倅三衢攝郡於公帑纖毫無所取穆陵聞之擢
為郎淳祐間也

尹梅津煥無子螟蛉羅石二姓名一越人為之語曰
梅津一生辛勤只辦得食籮一擔

明堂所用欝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實未嘗用
用之大毒能殺人蓋文具久矣

永嘉平陽陳仲潛健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命北
使至亦健啖求為敵者使與館伴陳聞而自衒因
餐充選食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客
陳獨大嚼由是得湘陰庾節使還不為生計簞飯
必肉數斤未幾所蓄一空其妻以告饑愁中吐出
一蟲如小龜金色遂死

范文正始與呂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晚以西事復召
用之文正遺呂書以郭季為喻共濟國事視古廉
藺寇賈真無慊矣而忠宣乃謂無之呂太史所輯
文鑑特載此事而文正集中無之蓋忠宣所刪也
父子之間可謂兩盡近世倪祖常刻齊齋集內有
昆命元龜說專為史彌遠而以集遺宅之此猶出
於不審也陳石齋力修與陳叔方爭軍賞於都堂
省拂袖徑出以此去國終焉而其子阜謨乃以行
實囑之節齋敘此一節指為中風且有以微罪行
之語阜謨以呈其從無應辰應桃之子也以為不
然節齋恐其不用也徑取而刻之以出也此豈特
不審而已哉蓋敵患敵怨不在後嗣然自當視其
事之輕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槩論也

趙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紹興張榜乾道間

爲左司諫宿晚爲淮東倉時有故舊在言路因
書遺以番葡萄歸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
憾其不已致也劾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
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湖州人窮乏相投
善歐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
贓私其女適竟農卿良佣云

章文莊參政與其兄宗卿雖世家五馬而清貧自若
少依鄉校沈丞相該之家學相連章日過其門沈
氏少年與客坐于廳事時方嚴寒二章衣不掩脛

沈哂之曰此人會著及時衣客徵之曰二章才學
鄉曲所推不可忽也章亦微聞之既而兄弟聯登
第駸駸通顯沈氏之屋適有出售者宗卿首買之
以居焉宗卿滑稽善謔與同舍聚話與棣調之曰
烏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章君不聞他語自若良
久忽語衆曰頃與衆人會語正洽俄聞惡臭罔知
所自時舍弟逵之亦在焉久乃覺其自逵之也退
而詰之曰吾弟吾弟衆皆在此說話吾弟却在此
放屁耶衆爲一笑

何小山既貴里居有鄉宰初上來見一賄刺字曰小
兒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鄰皃之擾有狀至
邑宰判云作高田塍多著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
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兒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從
疾不樂出或言其面黠黠不欲應詔起者再力辭
以免常大書其印曆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面容
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
疏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輙啓榮望豈特二不可七

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
衣敝　袍可無三褫之辱飯疏食何用八珍之餉
隱几餘情杖藜獨往或從田夫瓦盆之飲或聽漁
人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
優游歲月逍遙天壤路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
鄣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亂吾
樂遇藍輿而來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
有謁於道者縱得錢付酒家終不若高臥北窗日
傲羲皇之上也又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

縣泰官而歸卒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
爲血氣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見論語載子在川上
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喩獨程門以爲論道體
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眞）彼不省安此曰富借其寄
情於酒而爲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
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遥
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
世道之難而將畢益不可爲故欲斷然歸而其發
於督郵之來特不欲爲苟去云耳世遂以爲誠然
其癡人之前難說夢也

陳宜中之先爲吏每以利物爲心日計所及以錢投
大缸中一錢爲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
負官錢在圄囑其孫往貸於葛宣義葛居外沙貪
累鉅萬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未頮
徑出彷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
年可十許歲問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
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付之陳既出諸葛謝
葛曰汝昔以此子見與否陳曰寒賤下吏勢分遼
絶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
許之既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大全南遷數年賈
相牢籠擢之倫魁陳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設水
陸供盡室以往獨長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冦夜至
遂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往至是亟盟乃以幼
女歸之陳後以文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
所獻陳妻忽識一柈似其家物審是果也因語陳
陳乃召吏扣所從來則云海巡所遺亟發兵圍其
寨盡殲諸校眞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冦也事已踰

合以次伏誅無漏網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
言其妹爲言委曲始執手相哭乃并斃其二雛焉
魏鶴山之女初適安子文家既寡謀再適人鄉人以
其兼二氏之撰爭欲得之而卒歸于朔齋以故不
得者疾之朔齋以是多嘖言晚喪偶於建寧王茂
悅橚自金臺歸電繼而朔齋亦以口語歸王輅之
近郊既而皆有伉儷之戚語相泣也王告別歸舟
待疾竟至不起王劉所愛也劉歸吳中未幾亦逝二
人皆蜀之雋人識者無不惜之時戊辰己巳之間也

嘉熙丁酉荊齋守湖趙丙陞爲蜀倅既得湖守爲荊齋交代劉頗不樂會劉得史督之辟是時其父端友適自蜀來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劉欲卜居於湖擬郡教場地爲基乃別相地以遷之得廣化寺後空地後得宅于蘇不復來新場隨廢蔡達夫節守湖日創安定書院用其地爲之云荊齋在吳日有小妓善舞撲蝴蝶者荊齋喜而納之矣鄭潤父霖來守蘇蓋舊遊也因燕集扣其人知在劉處亟命逮之隸輩承風徑入堂奧竄取以去劉大不能堪

未幾鄭殂劉復取之以歸時淳祐己酉也按毋匪名霈至宋宗室

賈似道之爲相也學舍纖悉無不知之雷宜中長成均也並舍浴室久圮遂一新之或書其壁云碌碌盆盎中忽見古罍洗雷未之見也一日見賈語次忽云碌碌盆盎中雷恍然不知所荅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室見之乃悟云

潛說友縉雲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後因誤捕賈公私秫事去語之同傳者吳元真踰年起家守吳聞北師至計無所出逃時守欲以金銀往舒城犒軍會舒已下不得進寄吳門郡庫潛因移爲撒花用借表同往北師既退自以全城爲功未幾朝知其事遂罷去文天祥實代之後從二王入閩二王入廣留守閩中更反覆隨之向背未乃復爲北守所其事王積翁因衆軍支米不得王以言激之曰潛意也遂攍剖腹之酷王復作文以祭之潛與趙裕庵同邑初甚相好後浸不相得潛既南向裕庵之子輩與其子交惡至聚衆角鬬輩以女妻唆都因並裕庵入閩以其常帥彼也還至三衢

而殂輩後得南劍同知云

王積翁留畊參政伯大之姪也嘗宰富陽有聲後覲北留連甚久遂自詭宣諭日本遂命爲奉使以兵送之至溫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船王盡拘用之使行又於途中鞭之有啐語王頗聞之至骸山卽髑髏山以好語言試誘之且付以空頭總管文帖且作大茶飯享之任亦領畧亦作酒以報衆使醉飽任縱兵盡殺之靡有孑遺王竄匿於柁樓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猶佯笑曰在此出則扣頭乞命任顧

其徒鞭而擠之於水中席捲所有寶物貨財[illegible]
取所乘舟斷其首尾使若傒舟然後有水手四人
逃回來嘉北朝爲之立廟賜謚焉
王厚齋應麟爲右史兩制時劉黻在言路常論之云
識局於形志奪於勢惟務詭說以釣爵位遂使文
體日就委靡徧歷華要津津立㘭矣命下之日卿
卿人識吾皇用人如鑑衡故爲而常一通譜嬙御
之人 云云
安劉字景周一字子陽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學解試

魁戊戌周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憚行使入以身
代往既而其人卒於官郡以實言久之乃往歸投
買於維陽爲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譴罰於
是死灰復然自是寖加朝武出守括蒼未得入館
承秘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劾去未幾郡亦不守矣
安素與同郡孫順質孫無恙時常視其族子中以
不合適之命更一子殂出子乃復謀歸安患之未
有以繼其來其人仕至信州李曹會農寺有逋券
四千緡正在秋廳安以爲奇貨囑承吏使追之自

投于井而死時舟潦爲卿張汝誥 公以此坐免去
幾舟張皆殂
俞浙字季淵上虞縣人舊多游鄞學以長上自居與
同舍不相能至或毆擊爲衆所攻誓於禮殿而去使
弟鄞教職員多故舊遇之來滋衆怒而閧碎其座
俞遂棄官去素出王丞相爚之門王爲禱時相治
其爲首者太常丞爲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
乃得往俞善治財數吏爲所迫死後入爲言官所
疏多至數十人不久去國嘗爲章全部端子館客

黃華父其先建寧人父居吳與日游京學本習詞賦
兼春秋采時事所抄邸狀甚整其造請不避寒暑
以故多聞枚舉往事歷歷如指諸掌於時日無所
差悟甲辰攻史嵩之以預扣閽與時宰謝方叔游
從既以鄉舉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繼入史館爲校
勘遷太傅中遭嘖言指其他無所長但能多收朝
報耳晚得南康未上而勘召主宗正名籍造朝未
及闕而臺評及之數月分祿華父熟於典故又好
談命知人甲子或於廣坐舉正班次往往呼吏從

已所見引却龜列一日遇六院序學官之上責吏
使正之然後比爲六院者跼蹐而退以故多不樂
者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人也其父南游死於廣中回
鹿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媿明已過爲守愛
而異遇之忽遇倡家有訟遂俱至于庭媿見之甚
駭而方力求自直魏爲主張而敬則褻矣後以別
頭登第爲池陽提領茶鹽所幹官居與大家並其
家實窮婦主人回以傳遊其家且道其長呂師夔

亦往焉旋以言去尋作詩以放肆爲高有云菊花
與汝作生日螃蟹喚吾入醉鄉又與伯機爲壽云
諸公未許子爲政萬事無如鬍絕倫糟蘆三盞酒
相燭一甌茶又自壽詩云把酒從來不可期吾降
[illegible]今日少人知有輕薄子聯之云但看建
德安民榜即是麻翁德政碑又行杖云跳上岸頭
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甲午元日端平甲午臣
八歲明午今年又至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
外 人猶其慝鄙事以騙務爲事鄉曲無不被其
害者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旅棲而不
歸老而益貪淫凡遇妓則跪之略無羞恥之心有
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酷愛之而二婢實不樂
也既而方遊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忽聞
杜陵之門勝雪者竟爲豪客挾去方歸惟有悵惋
而已遂作二詩云鸚鵡籠開繇索寬一宵飛去爲
誰歡早知點媼心腸別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
裳辜舊主便塗脂粉事新官丈夫能舉登科甲可
得奴雛膽不寒一紫猶嫌將兩雄趨新背舊片時

中陡忘前主能爲叛乍事他人更不忠玉椀空亡
無易馬絳桃猶在未隨風何須苦問沙吒利自是
紅顏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無不笑者既而
復得一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
以荷葉包飯食殽核袖於衣中而歸遺之一日遇
客於途正揖間荷包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
不大笑而方略不爲恥每夕與小婢好合不避左
右一夕痛合床脚搖曳有聲遂撼落壁土適鄰居
有北客病卧壁下遂爲土所壓次日遂訴之于官

方爲追捕到官朋友聞遂爲勸和始免夫幾此娼漸求去歸母家方拳拳不忍捨以善價取之以歸時年登希歲適牟獻之與之同庚其子成文與乃翁爲慶且徵友朋之詩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貧休比范單（方嘗有句云今生窮似范單）於是方大怒褒牟而貶巳遂撫六臣之語以此比今上爲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皆爲謝過不從仇遂謀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訪之徐扣曰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何

邪方曰此子無禮遂比今上爲朱溫卽當告殺之侯笑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今比上爲朱溫者執事也告之官則執事反得大罪矣方色變侯遂索其詩之元本手碎之乃巳先是回爲庶官時嘗賦梅花百詠以諛賈相遂得朝除及賈之貶方時爲安吉倅慮禍及巳遂反風上十可斬之疏以掩其迹時賈巳死矣識者薄其爲人有士人嘗和其韻有云百詩巳被梅花笑十斬空餘諫草存所謂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倖詐貪淫褊驟吝專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爲必踐初言死矣徧尋訪之不獲乃迎降於三十里外韃帽氈裘跨馬而還有自得之色郡人無不唾之遂得總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私橐有老吏見其無耻不才極惡之及來杭復見其跪起於北妓之前口稱小人食猥妓殘盃餘炙遂疏爲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笑大畧云回在嚴日虐斂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

資無益之用及其後則鬻於人各有定價有市井小人求詩序者酬以五金必欲得鈔入懷然後漫爲數語市井之人見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索鈔幾至揮拳此貪也寓杭之三橋旅舍與婢宣淫撼落壁土爲鄰人訟於官淫也一人譽之則自是天下爲無人大言無當以前輩自居驕也一人毀之則呼號憤怒畧無涵養褊也在嚴日事皆獨斷以招賂不謀之同寅專也有鄉人以死亡告急者數日畧不顧之吝也凡與人言率多妄誕詐也

回有乞斬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來則外[illegible]迎拒之說而遠出投拜是徼倖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職今乃動輒非罵以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歸田野乃棄其妻子留連杭邸買少艾之妾歌酒自娛至於拜張朱二宣慰以求保鮮日出市中買菓殽以悦其婢每猥妓必跪以進酒略不知人間羞恥事此非老謬者乎使似道有知將大笑於地下矣其說甚詳姑書大略如此

衡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朝

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開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也張爲湘南運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香以借陰兵神許啓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啓之兵出既多全以捷告而廟旁數里民居皆罹風災壞屋近千家最後有聲若雷震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按行民有怨者乃厚給之

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詠汴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大金之亡亦聚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 白敬甫

劉會孟嘗作月詩六言云霓裳聲裏一撒如今是幾幾輪赤壁黃樓都在古今多少愁人爲人所許幾殆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所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以肥膏地至二月節以枯花撒之蓋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苗至社日乃分種

回回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爲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日爲歲首大慶賀可與此說非也回回之歷歲月但以見新月爲一月之首每歲則以祀齋滿日爲慶賀謂之開齋節如把正月則一並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則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則一周也皆倒退凡把齋日但見新月則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古之禮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治亂之亂當作𤔔（从乙从𤔔）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煩𤔔之𤔔當作敽（从攴从𤔔）音同煩也（見說文乙部攴部）

王醫師有二王繼先高宗朝國醫後以德壽宮進藥罔効安置福州王涇亦繼先同時但先後德奉後以孝宗諸疾進涼藥大漸杖脊黥海上後得歸所謂御醫王承宣者是也

鬅鬙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爲鬅鬙以其多鬚而壅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爲鬅鬙謂其形則鬚其所爲則鬅也

茶褐黑綠諸品間色本皆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次總夫人行狀）

伯機云楊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之比此說甚新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

德祐國將亡之際福王府假山石一塊高二丈忽行出廳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全子用）

李世修蜀人樵堂熊仲之子爲江陰僉判北軍之來因斬使而得知軍事後乃自修降表以降豈世修降表之讖乎

近時社公多爲回回所買或言其胸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臍必鑿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此妄傳也縱有之回回客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近者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獻楊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道觀今欲乞復元寺地楊髡遂從其請此可發笑也

臨平明因寺尼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國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玉帶則取之霍山玉圭則取之文宣王向後復送還之不知起於何時

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弒昭宗處尋丈間生草皆赤色謂其寃血所染而然也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今海陵修燕都擇汴宮

牕戶糾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昔有定數此即先兆也

尚書竄四凶或問云鯀有汨陳五刑之罪共工簡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敎之罪特不知驩兜以何罪而同罰或解曰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然則驩兜有所薦非才之罪故與之同罰耳（沛滔二云葉亦愚常用不知出何書）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挾箕者自爲之因命題賦筆且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兎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頴縛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塚豪客曾同掃似椽愈下王蛛涵夜月几間雲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縱使人爲其速亦不可及也（辛卯春）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令士人坐講而立聽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羣試劉會孟命題出周南賦韻脚云至同化之自北而南也間詔賦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來何暮公去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

北方毒螫有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蝎極小其毒甚酷嘗有客人數輩夏月小憩磐石忽覺髀間奇痛徹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石面光瑩初無他物僅行數步則遍身腫潰而殂其同行異之意石之下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蝎極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挑竹之少腫潰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眞人持呪驅此害稍息

倪文節爲吾鄉一代名流常與秀邸爲鄰頗有侵越地界之爭常爲之語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蓋有爲而發也或議其有窖藏之僻然余未敢以爲信旣而子孫有分析窖藏不平之訟頗爲前人之辱余始疑而終未敢以爲信也後納一婢乃自其孫所來備言其事云一日驟雨堂屋舍漏水壅不洩遂呼圬者整之得大甕於簷溜中舉下觀之皆黃白也或窖于墻壁間凡數處以此興訟數年不已盡爲刻木輩所有正不救子孫之貧也悲夫

伯機云長安中有畊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卧瓠

口與足出瓠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匀細著石光潤如玉呼爲瓠瓶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養花成實或云三代秦以前物若漢物則苟簡不足觀也又保定府之西有易州門郭藥師起兵處在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人號曰燕子城有人耕於城中得小銅印數十枚一好事者購得趙雲之印一紐不盈寸篆十字極精好伯機得一印於焦達卿處古文二字莫有識者其最可怪者或一鋪

十几得數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溫州樂清縣僧祖傑自號斗崖楊髡之黨也無義之財既豐遂結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爲退居號春雨菴華麗之甚有寓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爲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爲僧於鴈蕩本州總管者與之至密遂託其訪美妾既得之傑以其有色遂留而畜之未幾有孕衆口籍籍遂令如思之長子在家者娶之焉然亦時往尋盟俞生者不堪鄰人嘲誚遂挈其妻往玉環（地名）以避之傑聞知大怒遂俾人伐其墳木以尋釁俞訟于官反受杖遂訴之廉司傑又遣人以弓刀寘其家而首其藏軍器俞又受杖遂訴之行省傑復行賂押下本縣遂得甘心焉復受杖意將往北求直傑知之遣悍僕數十搶其一家以來二子爲僧者亦不免用舟載之僻處盡溺之至刳婦人之孕以觀男女於是其家無遺焉鴈蕩主首真藏叟者不平越境擒二僧殺之遂發其事于官州縣皆受其賂莫敢誰何有印僧錄者素與傑有隙詳知其事遂

挺身出告官司則以不干已却之既而遺印鈔二十錠令寢其事而印遂以賂首於是官始疑焉忽平江錄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據俞如思一家七人經本司陳告事官司益疑以爲其人未嘗死也然平江與永嘉無相干而錄事司無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會問於平江則元無此牒此傑所爲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檢司追捕一行人巡檢乃色目人也夜夢數十人皆帶血訴泣及曉而移文已至爲之悚然即欲出門而傑之黨已至把盞閒

賂之甫開槨而棺忽中裂有聲如裂帛邏檢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無一人鄰里恐累而皆逃去矣獨有一犬在焉諸卒擬烹之而犬無驚懼之狀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嘷吠不止屋山有草數束試探之則三子在焉皆惡黨也擒問不待榜楚皆一招即伏辜始設計招傑近兩月餘始刑官悍然不伏供對蓋其中有僧普通及陳嶠者未出官普已齎重貨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獄凡數月印僧日夕號訴不已方自縣中取上州獄是日傑因上州之際陳嶠者出覘於是成擒問之即承及引出對則尚悍拒及呼陳證之傑面色如土陳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於是始伏自書供招極其詳悉若有附而書者其事雖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賂者尚玩視不忍行旁觀不平惟恐其漏網也乃撰為戲文以廣其事後衆言難掩遂斃之于獄越五日而赦至叟若水時為路官其弟若水備言其事

乙酉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衣寺僧福聞號西山者成於剡僧演福寺允澤號雲夢者初天衣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繼又發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遂起發陵之想允澤一力贊成之遂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詳見前集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領人夫發掘時有宋陵使中官羅銑者猶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允澤率凶徒痛箠脅之以刃令人擁而逐之銑力敵不能猶拒地大哭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獨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啓棺之初有白氣竟天蓋寶氣也此帝王之陵乃天人也豈無神靈守之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則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視之乃金絲所成也或謂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巨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銑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鄰里皆為之感泣是夕聞四山皆有哭聲凡旬日不絕至十一月復發掘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有錫器數件端研一隻（爲澤所得）孝宗陵亦蛻化無餘止有頂骨小片內有玉瓶爐一副及古銅鬲一隻（亦爲澤所取）嘗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併骨而蛻化者蓋天人也若光寧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惜不知其名當與唐張承業同傳否（後之作宋史者宜覽此以入忠臣之傳）金錢以萬計皆爲尸氣所蝕如銅鐵以故諸凶棄而不

取往往爲村民所得間有得貓睛金剛石異寶者獨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爲帝后之遺物庋置聖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漸豐其後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龍洞中聞此翁今爲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時允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死天衣服僧者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髠之勢豪奪鄉人之產後爲鄉夫二十餘輩俱俠道間屠而齏之當時刑法不明以罪不加衆而決之各受杖而已

乙未歲余還霅省墓杭山間寶積僧云去歲菁山普明寺僧茂都事者病傷寒死二日復廻言初至官府冠裳數人據坐七殿有一僧立廡下竊窺之則徑山高雲峯也欲扣其所以搖手云我爲人所累至此忽枷至一僧則其徒也即以鐵床熾炙之叫號冥臧不可聞主者呼雲峯問其事如何答云彼

受此苦痛若其有預必言矣主者曰當時是誰押字則無以對繼又枷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則資福寺主守觀象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武士直造殿上問其事何爲久不行遣（或云聞[illegible]僧錄事）主者皆悚然而起立命吏索之案案卷盈庭點檢名字一吏就傍書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於後甫畢此紙即化爲火飛去即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陳於庭下各標姓名於上頃刻追至二僧乃靈隱齡悅二都事即就枷之繼而又有一人自外廡而入各

點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摊出至門一跌而寤然所見四十二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凡數十人固已異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夕澤號雲夢者以雙足墮指潰爛病亟日夕號呼瞑目即有所睹其親族兄長在左右覩其疾一日忽令其兒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謝過發陵亦一事也泣謂其兒曰適至陰府見平日作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枷獨有二枷尚空已各書名於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時瑞故無恙扣其一枷爲何人則潸然墮淚曰吾恐不可逃也是夕澤殂越一日瑞都事亦殂其冥中所見大率與甲午歲茂僧入冥所覩皆脗合蓋可爲怪天理果報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書之以警世云 金一之父子

風之吹萬物不同天籟也禽鳥啁啾亦天地自然之聲作樂者當於此取則焉所謂聽風聽水作霓裳近之矣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以我之自然之音感彼自然之應所謂同聲相應者也 乙未冬杯山枕上忽得此録

癸辛雜識別集上 終

陳召天台之仙居人初名紹宋淳祐丙申嘗魁漕闈後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聖本名丘乃去其下二筆遂易今名登第及問其語所本則不能知可謂異聞也

高疎寮一代名人或有議其家庭有未能盡美者其父嘗作蘭亭博義叙疎寮後易爲蘭亭攷且輒改翁之文陳直齋嘗指其過焉近得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爲之駭然漫書於此云慶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成得何氏女爲奉侍湯藥又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餘曲又善雙韻彈得五六十套以初九日來余家時元宵將近點燈會客又連日大雪余因記劉夢得詩銀花垂院榜翠羽撇條鈴王禹玉和賈直儒內翰詩銀花無奈冷瑶草又還芳蘇味道元宵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避家諱）羣仙錄姚君上昇之日天雨銀花續紛蒲地宋之問雪中應制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先舒六出花遂名之曰銀花余衰偶二十七年兒女自幼至長大恐疎遠他照顧不到更不肯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銀花至今只一人耳余既老不喜聲色家務盡付之子身旁一文不蓄雖三五文亦就宅庫支余不飲酒待客致饋之類一切不管銀花專心供應湯藥收拾紙筆檢視早晚點心二膳亦多自烹飪妙於調胹縫補漿洗烘焙替換衣服時其寒暖之節夜亦如之余衰老多小小疾嗽或不得睡即徑起在地扇風爐趣湯瓶煎點湯藥以進亦頗識字助余著書檢閱能對書札時余六十七歲矣同往新安供事一年登城亭覽溪山日日陪侍余甚適也既同歸越入新宅次家親族以元宵壽余七十時銀花年限以滿其母在前告某云我且一意奉事內翰亦不願加身錢舊約逐月與米一斛亦不願時時來請余甚嘉其廉謹且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擔負大公徒此世間最重艱事其淑靜之美雖士大夫家賢女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服事我又三年矣備極勤勞我以向前洗漱等銀器約百來兩欲悉

與你對以不願得也時其毋來余遂約以每年與
錢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清也積至今
年凡八百千余身旁無分文用取於宅庫常有推
託牽掣不應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庵莊糶租穀
六百石是歲積兩年租米未糶見管五六十石庵
僧梵頭執云知府與恭人商量欲以此穀變錢添
置解庫一所繼而知府來面說且要穀子錢作庫
本若要錢用但來支用不知要錢幾何余云用得
千緡答云無不可者而庫常言缺支用拒而不從
又二年遂令莊中糶穀五百石得官會一千八十
貫除還八年逐年身錢之外餘一百八十貫還房
臥錢係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係丙寅春所
許令填上項錢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
年余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計盡是筆耕
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況十一年間看承謹細
不曾有病伏枕姑以千緡為奩具之資亦未為過
但目即未辦候日後議親支給銀花素有盻盻燕
子樓之志而勢不容留余勉其親亦遲遲至今今

因其歸先書此為照銀花自到宅即不曾與宅庵
有分文交涉及妄有支用遇寒暑者本房買些少衣
着及染物並余判單子付庫正行支破銀花即無
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嫉之輩輙妄有興詞仰將
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鑒其事情察余衷素且
憐余叨叨於垂盡之時豈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
丙申押逹識如樂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愛之難
割也如此浮圖三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炳如
之歲室中散花之人空也幸無此一項罣礙耳
金人天會中皇子郎君厥真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
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
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
宗失信為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詣文士
劉侍中云　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言邪即揖而
出劉為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先
堅不從是時所攻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
榜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
與石硱遇碎首而死餘無一顯者茂先後年七十

飾諡爲玄真先生劉侍中名宥產遼咸雍中狀元
然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北人元遺山續夷
堅志所載其好惡之公乃如此叛臣賊子亦可知
所懼矣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
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
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匾村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誅
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析促之牛未至二里即有
鷙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

水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
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影所照則有
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
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祠
其處有鯉魚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禽
鳥糞雨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
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亘插金
鈚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煆欲分之鈚見
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來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
而仆其子尋訪但見蝗聚如堆阜撥視之見其父
臥地上爲蝗所埋須髮皆被嚙盡衣服碎爲篩網
一時頃方甦晉天福中蝗食豬平原一小兒爲蝗
所食吮血惟餘空皮裹骨耳

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
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
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病及老者
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燃木炭取不

煙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
于羊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賈莊數少年以
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月風
雹大作有如東箱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又云
火禁中雖冷食無致病者

金貞祐初洛陽大旱登封西告成村有魃爲虐父老
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輩入昏凭高望
之果見火光入農家以大棓擊之火燄散亂有聲
如鴨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未聞有聲也

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勑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宋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已上六事並見續夷堅志

密州趙德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卧華山如立

周歲十二月平分四時余欲以二三月爲春四五六七爲夏以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并來年正月爲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凉九月與八月同冬寒正月與十二月同故也此說但據寒溫而言非謂氣候也亦是有理余則欲以二三四月爲春五六七月爲夏八九十月爲秋十一十二來年正月爲冬如此始得寒溫之正耳

予曰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凶惡不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老死殆盡後生可教而漸成美俗也已上北人楊弘道事言補

客語云紫衫衫畫扇畫花竹者不禁不得入內一今年宰相皆是紫羅衫揹不許攜扇以入客次自有畫扇者不許攜出耳

祖宗朝知貢舉者禮部長貳乃云知舉條官雖在禮部貳之上皆稱權知舉蓋知舉乃禮部職也今不復然

虜中謂一聚馬爲風或三百疋五百疋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九岡上而作太清宮於九五岡上百官府皆九四岡上

凡人損目者命多是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所爲光明也卯爲子所刑擊酉乃自刑必有此疾

富鄭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懺六卷不知出何經

德壽宮有橋乃中秋賞月之所橋用吳璘所進階石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校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几御榻至於瓶爐酒器皆用水精爲之水南岸皆

宮女童奏清樂水北岸皆教坊樂工吹笛者至二百人 康伯可云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相類石皆嵌空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水霹靂則仙樂競奏雲霄間石竅間腦麝烟起如霧大門首玉壺館階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也炫燿奪目每上元上必先於此館三宮殿燒香禁中錦莊前有射垛太祖始受禪即墼坐於此

有茅茨不翦之風雳中一夕失火盡焚惟錦莊如故又武庫前有葦林初受禪時用葦爲火把棄擲成林後大內焚葦雖燒盡復繁茂焉

凡宦官初閹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藥日時全不用始生 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閹

周平原云學問須觀其効如祖宗時尚詩賦後來以不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祖宗時得人又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輕蔽王氏然元符以後何如熙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其祖元公之屬惜不遇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自古聖如孔子必以言與行相配言之故雖孔門高弟尚有聽言觀行之說今諸公却言自有真知其此知者所行自然無失恐無此理今之學者但是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只如人學安定先生有何差錯君學伊川喻子才仲彌性之徒豈不誤事張南軒亦爲人誤耳

周必大子充莫濟子齊坐繳張說樞密之命皆投閑張說乃露章薦之兩人皆得郡國周得建寧莫得温莫意欲往周遷延不赴喻子才有書言激賓生患故東漢有士大夫之禍蓋必以溫爲定建爲非汪聖錫報云東漢之患生於激西漢之患生於養方今只患在養不患在激也 已上並客語不知何人作也

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仵作行人往來飲酒甚狎仵作道人將何爲回曰吾欲得十七八徤壯男子尸一夕忽有劉太尉鞭死小童仵與致之道人作湯浴

其尸加自巳之衣巾作趺坐於一榻上道人亦結趺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以生矣又金大定中死平縣張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復活云是良鄉王建男喜兒蓋是假尸還魂者部擬付王建爲子世宗曰若然則吾恐姦詐小人競生詐僞有亂人倫旣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前一段王山行三 後一段世宗實錄）云

有兩世王者真定人前身爲吃李八方八九歲時一媪至門呼爲巳媳婦媪六十餘矣怪怒問見言我不識汝我李八也斥呼媪小名無差同至所居樹磨盤下得銀釧與之至十四五後始不復記前事其人常在燕京又真定有趙王曾病入冥有逮者呼之曰王陵起曰非也逮曰汝前生實王陵也趣不省遂以罌盛王撼之令省前身趙被撼方省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閉其中身與衆等王訝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證坑趙卒事趙曰吾初建言分趙屯耳坑出公意趣無言以[illegible][illegible]械奐曰此證又須千年趙乃匙言其事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巳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侯峯和尚狗蚤頌云摸不着時尋不見十二時中遠身轉若還離得這衆生除是不挂一條線亦有肯意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皐夔稷契伊周一人一箇髑髏大都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顛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過吃得升半米日夜宮宦女子守定終久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勅葬精魂巳成魍魎姓名標在清史邦千俺咱甚事世事總無緊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語亦可發一笑也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　文皆無肯任其責者閩人劉纍然毅然自認遂自豐儲倉所檢察除太常丞翰林權宜使之秉筆焉其表云　正月日宋國主臣謹百拜奉表于　大元尊兄皇帝陛下臣昨[illegible]

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馳詣闕庭敬伸卑
悃伏計已徹 聖聽臣耿然幼沖遭家多難頃似
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阽危
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避以求
苟全實以百萬生靈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
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臣不敢愛謹奉太皇
命戒諭自貶損削去帝號併以兩浙福建江東西
湖南北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謹悉奉上
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 聖明垂慈念祖

毋太皇耄及卧床數載臣眷眷在疚情有足矜不
忍臣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隳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
實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賜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
不敢弭忘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既而
丞相吳堅奏云北朝丞相說兩浙福建四川二廣
湖南北兩淮見在州軍今已歸附合行下各郡等
處取收附狀庶免大軍前去荼毒生靈取聖旨批
答云藝祖宗創業高宗中興亦艱難矣今權臣誤
國至於此極尚忍言之哉以小事大勢亦宜然朝

廷所以歸附爲宗社計爲百萬生靈計所有州郡
宜各體此取依准伏及須知冊申仍令學士院降
詔 詔書勑某處守臣等朕自基丕緒遭時多艱
權臣似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
城有詔許存留宗社不害生靈謹奉太皇命戒舉
國內屬今根本已撥其餘州郡縱欲拒守民何辜
焉詔書到日其即歸附庶生靈免罹荼毒宗社不
至泯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時丙子二月也哀
然既 隨入北死于燕京繼此行省奉表稱賀求

能爲表文者有士人陸威中亦閩人欣然承命其
間一聯云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
統宋亦稱臣自負得意時行省在舊秘書省威中
候報於省前荼肆中假寐案間既而呼之則死矣
可畏哉
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
或有可觀如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
馬牛其風何常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
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爲何人筆也

北里志張住住與龐佛奴有私乃死鷄冠取丹物託鄰媼以聘陳小鳳然則今世閭巷有為僞者其來久矣

廖葯州湖邊之宅有世祿堂在勤堂懼齋習說齋光祿觀相莊花香竹色紅紫莊芳菲徑心太平愛君子門狎鷗亭有寬閑為小隱齋將止足報明時直將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二小亭

年存齋桂亭曰天香第一　趙春谷梅亭曰東風第一　賈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淳祐初年喬行簡拜辨章李宗勉為左相史嵩之以督視荊襄就拜右揆既而二公皆去位嵩之獨運化權癸卯長至出三學生上書攻之明年徐霖伏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之父彌忠殂于家不即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復起右丞相於是三學從上書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溫右文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於是范鍾拜左杜範拜右昔逐嵩之之黨金淵濮斗南劉晉之鄭起潜等當時又為詩誚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將殂多少憸人盡皺眉元晉耳心存淵潜 鄭良臣無恥扇風爐 施起潜秉燭封行李 鄭一薦隨司出帝都 鄭天下好人皆史黨不知趙昴有誰扶嵩之之從弟宅之衛王之長子也與之素不成遂入劄聲其惡且云先臣彌遠晚年有愛妾顧氏為嵩之强取以去乞令慶元府押顧氏還本宅以禮遣嫁仍乞置嵩之於晉朱挺之典及丙午之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闋曰除職與宮觀於是臺臣章琰李昴英及學校

皆有書疏交攻之御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繳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職名又非階位不知合於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陰為嵩之之地章李二臺臣因再攻嵩之併克莊劾去之克莊自辨云臘月二十二日夜承相傳有草制次日具藁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為何罪也繳制中有云我閤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入則斯

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
食諸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
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
然竟別命詞焉未幾章琰李昴英與在外差遣趙
汝騰首上封事學校又上書乞留二臣並不報且
內批云如學校紛紛不已元降免解省揮更不施
行於是京庠再上書云云太傅李伯玉亦上疏力爭
李韶亦言上意終不回於是陳韡與篤皆不能自
安屢丐祠李韶除批答云朕臨御以來未嘗罪一

言者今為卿去二臺諫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
紛紛非出朕意於是韶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
有京學賓賢齋不振者獨上一書以薦嵩之於是
臺臣周垣葉大有陳求魯陳垓備論其無忌憚而
罪之

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
人國子祭酒仍撫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為嵩之
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為口鼻拆裂血流而腹
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而如斗大其形似鬼
欲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冤侍御鄭寀率臺諫共為
一疏少司成陳振孫祭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
官人從厨子置獄令鄭寀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
十數輩斷遣而已徐霖上書力詆寀不能明此獄
之冤不報竟去寀奏疏乞留霖亦不報先是侍御
史劉漢弼盡掃嵩之之黨至此亦以暴疾亡者或
亦謂嵩之有力然皆無實跡也朝廷遂各賜田五
頃緒幣五千貫以旌其直黃濤之試館職也對策
常歷數史嵩之之惡至是除宗正少卿於對疏乃

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毒也於是僉議攻之
而元杰之子直諒投匭扣閽亦力辨此說濤遂被
劾云

徐霖字景說號徑畈三衢人為南省第一人首伏闕
詆史嵩之不報嵩之謂人曰朝廷大比所費不知
其幾合天下士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為世
道嘆於是虛名頓增未幾有徐元杰之獄上書攻
鄭寀不明此冤徑去國寀上疏留之於是傳旨俾
宰執留之又令左司尹煥面留又令姚希得傳旨

勉諭毅然不從而去往往沽激太過人亦薄之其
居衢也於所居畫諸葛武侯像終日與之對坐論
天下事諸閫畏其吻競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有
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見尊賢崇道之意趙汝騰時
爲從官上疏力薦至比之爲范文正公屢有召命
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則翻然而來舉止顛怪妄自
尊大凡士子之來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
設一語瞋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瞋目
亦效之候其躍然而起亦起從之霖曰汝已得道
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相服以縱
見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其人受役而不主一合
從車提隨行一童廳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併
廳吏解天府謂其吏壞其太極郡城無不傳言以
爲笑甚至乘醉而入經筵自稱爲宗師及無宰士
則妄有更改未幾輪對竟論乞勿罷臺諫於是御
筆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論臺諫京尹要服必行事
關紀綱前所未有所以去余晦爲足令乃疏蔡杭
爲奸言及朝士親填姓名懷情不一首鼠兩端可

與在外差遣尚遲回不去趙汝騰往視趨其出關
蓋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至目汝騰爲太宗師
已爲小宗師遞相汲引霖既去汝騰亦不自安遂
亦補外未幾察官蕭泰來數其十二狂不可治郡
於是聲名掃地矣
○宅之字子仁號雲麓彌遠之子也穆陵念其擁立
之功思以政地處之然思未立奇功無以厭人望
會殿步司獻蘆蕩以爲可以開爲良田裨國餉時
已之爲都司遂創括田之議一應天下沙田圍田
圩沒官田等併行撥隸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
往江浙諸郡打量圍築時享前丁未鄭清之當國
時也遂以宅之爲提領官右司趙與膺爲參詳官
計院汪之楚爲檢閱趙與訔謝獻子並爲主管文
字諸郡又名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滿道死於非
命者甚衆分司安吉州權轄毛遇順毅然不就分
司嘉禾奏院王疇刻剥太過刑罰慘酷詞訴紛然
隨即汰去行之期年有擾無補朝廷亦知其不可
行乃以趙與膺爲浙西憲司嘉禾提領江浙田事

陳縡爲淮西衕罷司會慶提領江淮田事宅之遂除副樞於是劉垣趙汝騰黃自然皆力陳其不可皆以罪去後一年宅之終於位趙與篙死於嘉禾王疇蘇如杞次第皆死其後應于官時遂併歸安邊所令都司提領焉

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相聲名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大原之手公論不與況所汲引如周垣陳垓蔡榮董肖皆小人黃自然嘗入疏論之既而豈儲倉門趙崇觱上書歷陳其昏謬貪汙之過亦屏綬而去未幾察官潘凱遂劾之吳燧亦劾其黨朔延遂奪二察言職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蓋潘吳二豸皆董所薦也潘疏有云馬天驥竭浙東鹽本百萬而得還天驥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覈實程元鳳以爲不可以外官鈐制臺諫其議遂寢時年了才家居亦疏攻鄭而留二察不報辛亥冬祈雪得雷雷電大作而清之薨於位恩數極厚明年傅端林彬之按大原公安賄賂竊取相權凡所以

誤故相者皆大原之罪乞罷其閤職勒守故相之墓上從之初清之之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一剎未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胡爲不自安及其薨也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詐爲司馬哭番夷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史衛王挾擁立之功專持國柄然愛惜名器不妄與人亦其所長嗣秀王師彌既爲嗣王遂賜玉帶其弟師貢亦已建節開府矣亦覬望横玉圍腰之寵屢有營求皆不許其後娟寵於史親幸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帶於内擇其最佳者與之姬喜亟報之殊不知非出君賜又無閤門許令服繫關于安可自擅服繫其吝惜名器皆此類亦可尚也

淳祐庚戌之春創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改九里松舊路輪奐極其靡麗至壬子之夏始畢工揔陵寢輸賜名顯慈集慶教寺命講師思誠爲開山蒙並

既而給賜貴妃閻氏爲功德院且賜山園田畝爲數頗多建造之初內司分遣吏卒市木於郡縣倚緣爲奸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鷄犬爲之不寧雖勳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卧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加隆雖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於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聯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兩片皮於是行下天府緝捕歲餘終不得其人

余晦字養明四明人小有才趙與𥲅之罷京尹晦實繼之此壬子四月也後一月上庠士人與市人有競以不能奉學舍之意既而齋生有斃於齋中者遂命總轄輩入齋看驗遂肆諸生之怒時祭酒蔡杭入奏三學捲堂伏闕上書直攻晦爲僕及晦轎出將自堂川諸生攔截於路欲行打辱於是晦印絕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罷職尋乃除宗少而去京庠復上書留蔡而太博黃邦彥武博戴良齋復劾晦而留杭皆不報未幾晦知鄂州杭以二卿召

或有以詩獻之蔡云九曲灣頭是釣灘先生何事放漁竿長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風陣陣寒好把丹心裨聖主休將素節換高官想於獻納論思際應說今來蜀道難後杭徑除僉樞或有議之云不因同舍之捲堂得爲先生之過府

淳祐辛丑余玠毅夫卒於渝州權司程逢辰不能任其事朝廷加意擇帥久之乃以余晦除司農少卿爲四川宣諭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權刑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又兼四川總領十二月

方入夔峽交印明年正月始開藩于重慶既而又兼夔路轉運屯田然晦才望皆薄局面又生蜀士軍民皆不安之未幾築紫金城激叛苦行隆南永忠以隆慶降王惟忠失閬州李澗以沔州叛攻日甚未幾虜兵又入議者紛然正宗簿趙崇嶓首上封事言之副端吳燧蜀人趨至皆有疏八月御筆李曾伯以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遂面召回程逢辰既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澤之除軍器監將充四川制置權司護印黃應鳳太常丞成都運判川

助權司候蒲澤之自大獲山回日仍會公議以爲
不可使荆湖淪制西蜀於是胡大昌牟子才游觀
鄭發程元鳳各有論列參政董槐則請行以任蜀
事蔡抗亦請以沿邊任使人雖非其志而哂其無
能爲也三學各有伏闕書攻丞相謝方叔未幾李
曾伯除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進司夔路
又賜曾伯進士出身牟子才吳燧胡大昌陳大方
丁大全皆有疏王惟忠罪狀乞正典刑而廟堂亦
欲以此掩誤用余晦之失遂攝惟忠赴大理獄伏
鎮東市併籍余玠家資三千萬以犒師治其子如
孫之罪皆陳大方輩作成之也八月除蒲澤之四
川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以呂文德權知江陵總
統邊事於是蜀事略定矣

王惟忠四明人其爲閫帥也與余晦爲同里薄其爲
人每見之言語間晦深銜之及敗績棄城而遁晦
遂甘心焉既申乞鐫降又令其黨陳大方丁大全
力攻之必欲寘之死地廟堂亦欲掩誤用帥之差
遂興大獄且輪臺官入寺鞫之評事鄭時埋丞曾
埜則欲引赦貸命旋即劾去甲寅十月二十五日
本寺出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項目補官任知閬
州利西安撫日喪師庇叛遣援遲緩等罪准省劄
奉聖旨王惟忠處斬仍傳首西蜀或者以其罪不
至死冤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覩恐甚遂設醮
以謝過青詞有云閫帥暴尸於都市幽魂啣怨於
冥途濫職栢臺盡出同寮之議並居梓里初無纖
隙之嫌未幾暴卒既而余晦患瘰瘧繞項墜首而
死可畏哉

李伯玉字純父乙未殿試第三人議論端慤出處不
苟當史嵩之柄國時爲太學博士上疏援章李二
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爲陳劾去壬子以小著
召兼右司以蕭泰來附謝丞相傷殘善類繼彈高
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張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
按臺臣之條歷數泰來之過封章以劾之穆陵大
怒乃降御筆云國家置御史所以糾正官邪置宰
屬所以裨賛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
過一大有司耳未聞以庶寮而糾劾御史者近有

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霖也）今伯王以都司而按泰來陰懷朋比之私茂視紀綱之地是以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也今伯王且復援張商英事以文其過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英當可翕甫以博士而按劉之傑以其職事之關係也若都司可以按臺諫則臺諫又將聽命於都司矣朝綱不幾紊亂乎李伯王可皆兩官放罷既而臺臣程元鳳劉元龍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王僭劾御史以快己私擅改憲章以文己過肆爲欺誕淩紊紀綱既得罪於祖宗已難逃於黜罰云云　明年蕭泰來除左史牟子才亦作右史潘凱除都丞並有疏辭免以爲恥與噲伍泰來遂除職與郡鄭孫夢觀又繳新命察官丁大全則奏罷其祠祿而同援伯王不肯與之書降官錄黃其後牟子才撰詞命云國家設御史以糾官邪非使之爲營私謀利計也蕭泰來昨居彈劾之任而黷貨背義醜正黨邪靡所不至爾以都曹能自其姦雖有體統關係之法然英詞勁氣靡拂救正略不少挫此可以觀汝之所存矣姑屈兩階以振臺綱而汝之心則朕所鑑也尚少安之以俟叙復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對直指趙汝騰爲君子之宗蕭泰來爲小人之宗諸公多爲之言叙復者八月伯王與宮觀又明年叙復元官景定間除禮部尚書侍讀卽入政地矣甫入脩門一疾而卒伯王初號畏齋又號斛峰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獲僞號人乃是玉津園火工包四勘供係賃列有請人潘寶勑號繼於潘寶家搜出勑入宮門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亦杖

死凡點決四十八人於是盡易勑號內宮門號八角樣禁衞銀錠樣殿門號四如意樣每歲一易各立樣式承號爲例

馬光祖字華父號裕齋吏事強敏風力甚著前後麾節皆有可觀乙卯尹京內引一劄云自後宣諭旨揮容臣覆奏戚里請託容臣繳進下車之後披剔弊蠹風采一新時號名尹未幾有倉部郎中師應極之子夜飲于市碎其酒家器詰朝尹車過門泊訴其事光祖卽備所直追逮一行作鬧僕從欲勝罰

師舍那光祖時領版曹以倉部爲所屬故牒問殊不思京師無牒問朝士之理師乃時相之私人乃執牌抹牒之本恣肆凌辱又率諸曹郎官自堂乞正體統朝廷遂劄漕司追出破打酒家及加黥配應極之子帖然無它於是光祖威風頓挫有事退縮初顏師尹京之時遇三學應有訟牒必申國子監俟報方與施行學舍已不能堪及光祖尹京又創爲一議應學舍詞訟須先經本監用印保明方許經有司學舍充怒之作爲小詩曰幾年舍館

嘉宸京虎視國家三學生休道斬除京尹好敢將書鋪待可成未幾察官朱應元劾李昂英太學作書譏之有云何不移其劾昂英者劾光祖等語光祖愈不安既而辭客議薛垣以蹤跡詭秘罷於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鄞郡爲尹京號爲難治者蓋以廣大之區奸宄百出上則有承奉之勞次則有貴戚干政它司撓權之患此其所以難也余則曰不然自淳熙以來京尹幾人其得罪而去者未始不由學校可指而數也然則學校之橫又有出於數者之外矣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樓鑰爲參政宇文卧病王醫師涇投藥而斃史丞翁師李執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肯爲文末句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門新寫至於此執白衛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以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卑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夷狄不

當素以爲弱也衛王是其說遂道意於當筆者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厲益胥吏亦有識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亦然洪夏德清人壽皇朝爲版曹貳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曹財用幾何合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欠幾何夏一一奏對乃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僉書樞密院事丙申之作御筆史嵩之遂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

支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仍
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降詔仍免宣鎖越二日奏事
右相葉楓公云西府屢提顧為可言食樞恭抗隨奏
云大臣復出深為可慮又云近降嵩之旨揮外間謂
宰臣欲為汲引以報私恩上曰此乃遂其致仕恩數
耳參政程元鳳奏云臣昔在經筵亦嘗親聞聖訓及
此聖意雖堅天下未必盡知兼致仕二字豈能勢縛
之使不出越一日葉楓上疏辨明恭樞之奏欲乞於
嵩之致仕指揮之下明示以不復圖任之意庶可白

孤踪釋外疑所有上項制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
之復職不過酬其宰臣謝事之恩數耳且其一閑
十二年中外未嘗任使何緣今日用之仍令致仕
旨揮甚明正示天下以決不復用之意而予之職
名則休致之典偶然豈有他哉斷自朕意非由啟
擬卿且安之休存當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
加於祖志忠嘗不忘朕訢爾毋有於退心公論復
以為未然太學生上書攻葉相及鄧泳李仲熊併
攻林存首相再奏謂嵩之予致仕恩數臣見凡前

執政之罷斥者皆有之不復批奏今則皆歸罪於
用事之人伏望姑寢前命御筆云史嵩之復職非
由卿請惟朕知之學舍有言但慮其復出耳豈校
其職名哉其人決不載用其職亦不可奪所請
旣不悖理其安之正言邵澤劾姚希得又於希
得董試之時捕其館人以賊黥決其人乃巳黥之
人故也未幾內批史珍卿理鄉並與合入幹官差
遣旣而嵩之又陳請任相位日連書賞時留夢炎
為國史復申省以其邀求經脩經進之賞將來列

銜其次不敢預僉乞能免職事嵩之躁進始終不
靜眞是可厭而朝廷用事豈學校一一能把持乎
景定三年壬戌度宗在東宮閏九月二十八日亥時
降生皇孫賜名焯封崇國政資國公是年十一月
薨度宗登極追封廣王謚冲善景定五年甲子度
宗在東宮七月初二日未時皇太子妃全氏降生
皇孫以彗星出現避殿免賀度宗郎位改稱皇子
賜名釬 咸淳四年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午時淑
妃楊氏降 生皇子辛未賜名顯甲戌七月進封吉

王　是歲十月一日順安郡修容夫人俞氏誕生
皇子五年十二月賜名憲封益國公六年六月十
二日薨追封謚冲定　咸淳五年巳巳六月初十
日淑妃楊氏所誕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賜名鍠封
岐王謚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后誕生
皇子癸酉十一月賜名㬎封嘉國公甲戌七月度
宗遺詔即帝位　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脩容俞
氏誕生皇子甲戌七月進封信王凡七子

王檝字茂悅號會溪初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
尋螺鈿匾屏風十副圖賈相盛事十項各係之讚
讚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焉行將有要
除而茂悅且死矣

度宗即位　南郊慶成　鄂渚守城
川峽斷橋　鹿磯奏捷　草坪決戰
南安獻象　建獻嘉禾　川獻嘉禾
淮擒李花

已上十事制作極其精

襄陽遺端平甲午叛軍之禍悉煨於火直至淳祐辛
亥李曾伯爲江陵制帥始行脩復時賈似道開両
淮制閫心忌其功嘗密奏于朝謂孤壘綿遠無關
屏障至開慶透渡之際穆陵猶憶此語欲棄襄陽
而保鄂而似道乃謂在今則不可棄矣先是蜀將
劉整號爲驍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呂文德爲
策應大使武臣俞興爲蜀帥朱禩孫爲蜀帥既第
其功則以整爲第一整恃才桀傲兩閫皆不喜之
乃降爲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詬問禩孫其故朱云
自所目擊豈敢高下其手但押之制寘房索本司
元申一觀則可知矣整如其說始知爲制寘三司
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語俞興聞之以
制劄呼之稟議將欲殺之整知不可免叛謀遂決
遂領麾下親兵數千人投北獻策謂攻蜀不若攻
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遂爲鄉
導併力築堡斷江爲必取之計此咸淳丙寅丁卯
歲也俞興父子致禍之罪莫逃遂俱遭貶謫先是
興既死丙辰歲俞大忠爲荊湖諮議領舟師援蜀陷
殺名將楊政因爭財又殺馬忠遂遭臺評追削官

爵勒令自效大忠乃捐重賂得董臣經營內批遂
作勘會而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財而陷楊政於死
且盡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誅然遺楊政而獲
捷者俞興也姑以其父之功特從末减將白汲冒
賞宁㳂並興追奪外特免自効於是劉整聞之尤
怨且薄朝廷之受賂焉襄陽自丁卯受圍生兵日
增關隘日窄守臣呂文煥雖能堅守而外絕援兵
又爲築白河虎頭二城復置鬼門關以犍出入自
是雖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雖屢督制府出師救

援而不克進往往失利不一旣而呂文德病篤中
爲之憂懼旣而果薨上遣表賜謚武忠遂命其子
師夔起復爲湖廣總領知鄂州賈平章似道入奏
云臣近得師夔報其父文德病革不可爲臣嘗具
奏以爲設如所言臣當奉命驅馳以爲搶攘之會
非可以經制宜在廟堂自談陛下難言而臣之志
固已决於此矣昨文德訃至日爲憂皇幾失匕箸
繼又再申前請以爲急其所急豈非籍是以爲去
本朝計而陛下决不聽許臣通夕展轉念無以易

此儻非臣等身於一行决不能寬顧且荊襄繹騷
士不解甲者再歲以文德聲望智畧高出流輩僅
能自保今一失之矣所統攝列諸將名器畧齊勢不
相下倉卒誅帥復難其人兵權不可一日無所歸
邊務不可一毫有所誤雖目前暫令夏貴管護然
其使人商度遠計寢食不安終不若疾趨其所庶
分諸事則隨機以應不至差池是則臣報陛下之
職分也臣非不知曩在兵間備嘗險阻困瘁成疾
祇謀謝事寧堪自取顛躓誠以難平者事所狥者

國皆不知其他臣亦豈不知本朝故事無以平章
而巡邊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東似有足援
用拜疏以請恭聽矜俞御筆云云朕以涼菲云云師
相豈可一日而輕去朝廷雖跬步之近不可捨去
請勿陳似道再奏云云連夕展轉不寐良以驛置
一往復率半月餘曾不若身履其處機應於速之
爲善再念今之荊湖莫急於襄中寇環吾疆帳隙
是乘隕星之變非小故未可死諸葛走生仲達況
今士不解甲與之尺寸力爭閱新歲則跨歷三載

守不過一作必生戎心詎容以疆埸小小交兵執之
故以急臣昔分閫荆湖先帝必欲寵臣以樞筦命
臣從事臣但恐不敢輕易後繼臣爲閫者多將相
之等從襄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以實之江面單
弱卒成己未之禍先帝每記臣言必欲棄襄以全
郢臣則以爲不可非故自相矛盾蓋襄既復則城
池米粟甲兵委難以資虜臣在軍極力留勁兵以
守襄 襄幸以全今又十一年矣以臣文德進掉備竭
志慮憂恚以至於死今閫雖暫有所付而臣與受

其責若使臣制於此脫有出於意料之外其可以
非巳所以自解無情議論必指臣爲準矢之的矣
云云 又御筆極力勉留再上章欲權帶職巡視以
三月爲期上復不允此後襄閫小小捷奏於是此
議遂綾明年元日以兩淮制帥李庭芝爲荆湖制
置大使兼夔路策應大使兼知江陵府命范文虎
提御前精兵八千餘人往荆應援一戰而敗文虎
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漂溺堡壘乇五六月
閒閫稍解制府乘此機以布帛鹽錢米之類遣兵

防護而入夏貴亦遣兵護運來米數千石守延德
亦運柴薪布帛以往未幾夏軍大敗喪舟數百艘
急如御筆遂督荆湖制閫移屯舊郢州范文虎
巳下重兵皆屯新郢治上均州河口扼其要津當
時從官中有言于朝謂昔神堯帝以一旅之師取
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財力以援一州而不能於是
賈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警報尤急似道復
有視師之請蓋李庭芝之避事悠緩而范文虎以殿
岩自恃頗有不受節制之意 故臺臣雖有章言

之宜亦二人然無益也壬申歲又檄沿江副閫孫
虎臣及湖副帥高世傑之師順流而下夾攻適値
江水暴漲乘勢克突堡寨及萬人敵打透鹿門連
船運入衣襖布帛米鹽糧草進發生兵遂自樊城
後取安陽河轉均州江而還郢上七月據荆閫申
大畧云襄樊受圍踰越五載水陸路梗援兵莫通
遂於去冬劄知均州劉懋等打造戰艦閒探賊兵
措置戰守又調總管張順路鈐張貴提兵前往均
州地名中水路創立硬寨建造樓船自中水路至

襄城止一百二十餘里節節皆　船屯泊將
士從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立賞格張順候立功
回特授轉右武大夫還衛官正任御前都統制犒
錢五百兩官會一萬貫紵絲十疋張貴以下次第
立賞又準平章鈞翰除制司賞格外更與不次陞
擢及移文范察使添調閫探司部官劉盛聰等於
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鄧寨添造船隻大使司委知
郡范天順等與二張部官同進六月十三日據張
貴等申聲於五月廿三日探得漢水已生次日將

船隻拖拽到團山下稍泊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賞
格撫諭將士一應船隻並拖拽至高頭港口蒙范
殿帥劉路鈐等般運衣襖等物結成方陣至一更
三點張貴等舉火為號出江極力鏖戰與賊舟手
刃相接至磨洪灘已上賊船布滿江內張貴又以
紅燈為號撫諭頭目混戰配殺火炮藥箭射死北
兵墜水者不可計其數二十五日天明已抵襄陽
船隻等至府軍民踴躍皆說賊圍數年未嘗有許
多軍需物件進入至此本是萬全緣當夜四更以
來南風大作吹奔北岸於內總管張順所帶火炮
並已發盡人馬力竭身中三鎗六箭就陣沒于王
事張貴等既送軍需等物入城次日即欲打出與
夏節使兵船相應緣江水陡落又蒙安撫呂察使
留貴等人船在城添加戰守外以路梗不通至七
月方據申到九月以來漢水漸涸北兵得計不可
前矣夏孫高兵船但守地分范殿帥之軍又與制
府牴牾莫能併力坐視而已朝廷乃先解殿帥總
統之權陳伯大劾范文虎罷黜十一月荊閫李庭

芝奏襄圍不解各主易位重營複壁繁布如林遮
山障江包絡無罅曠歲持久臣實有罪且謂昔之
渦黃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變天每以非常之
人擬之豈區區庸夫所克勝任云云師臣徇國一
念上通於天其懇懇欲以身蹈之者亦察愚臣之
不可專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時則以張浚趙鼎自
行都建督府盡獲諸將運掉之勢一時之勢合師臣大
勳茂德威震華夷少超常度參用舊例以使臂指
一新觀瞻云云御筆令侍從兩省集議然卒無定

論賈平章回奏云若欲辦此事弁臣捐軀勇往䇿
未能遂然縱使臣行亦後時矣恐無益於襄陽存
亡尚可使江南無虞而不至內地之震駭也庭芝
欲臣建督于荊之謀要不過姑爲是說督既建矣
設有驚動臣欲安坐于此得乎臣今爲是行也則
諸閫皆受節度云云若推至來年春夏之交則調
一大將統三萬兵船直擣潁亳又調一大將統二
萬兵直擣山東則襄圍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
必將自顧其父毋妻子相率離叛如是則襄圍不
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離左右縱有奇
謀祕計一無所施且當以擇相爲急云云然亦𠅘
不行也癸酉正月蜀閫捷報以昝萬壽收復成都
繼又收復眉州二月以朱禩孫爲四川制置安撫
大使兩淮制司又奏浮光之捷忽數日平章疏奏
力請行邊乃云所聞日異且言始得朱禩孫申言
虜有直擣內地之議禩孫危之謂非築京城重內
勢不可又收呂文煥二月三日蠟書謂樊之力已
不可支再於襄城臨江一面植木柵立便樓晝以

死守但六年被圍一旦前功俱廢實有難言者又
光廢壘築爲家基去冬逆整與六安叛將忠是焦
與一意窺江乞檢照累年所奏容臣一出臨邊與
賜處分御筆又合集議然皆悠悠之談御筆終於
不從行邊之請調阮思聰策援邊淮就令相視平
江城壁差官修浚三月賈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
連日書乃知襄帥呂文煥爲虜誘脅竟以城降臣
一聞戰眩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
措乃至此極容臣自効以報國恩御筆則决於不
許旋降御筆批別置機速房亦建督于京之意繼
而學校紛紛上書皆瀾翻不急之語甚者謂咸陽
之燄未息而山東盜起六士之駕未出而潢黃透
渡可謂劫持之語獨郭昌子一書頗有可采所言
江漢道里亦頗詳盡且畫六策以獻一曰分遊擊
以屯南岸二曰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曰備昌漢以
固上流四曰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曰備下流以絕
窺伺六曰餙隘口以備要害又有十六策以爲守
備之要其末併及濟邸之事平章召見扣其顛末

稍之以官凡令入機速房以備諮訪繼而宰執奏
事上前乎章復陳行邊之請上曰斷是不可上又
曰諸生之言只得留中如下詔求言亦有未可賈
奏云端平荊襄之失繼以諸郡是時皆不曾降詔
惟開慶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討論以聞上曰
且鎮以靜不須得行四月內批李庭芝召赴行在
江立信荊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應雷兩淮制置
使知楊州李應春知岳州錢眞將知江州崔貴鄂
州江陵都統程文亮副之趙孟知郢州陳起知浮

光況而黃萬石召赴行在趙溍沿江制置使知建
康府趙孟奎淮東總領孟知縉知太平州趙孟葉
夢炎赴闕荊湖制司申武功大夫帶右領衛將軍
范天順乃同張順張貴運送軍需衣襖等物前進
襄陽留存在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時在所
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賊死時也做大宋
忠義鬼於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屋內自縊身死
右武大夫湖北總管司馬統制朱富亦係續遣前
往襄城戰禦轉調過樊城任責東北最緊地分今

正月十一日賊攻樊城朱富拒敵死戰至二更
以身中鎗力不能支持爲賊所得義不受辱就戮
樓內觸柱數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歿欲乞贈郵
奏聖旨范天順特贈靜江軍馬承宣使特與三承
信郎支銀五百兩十八界會二萬貫白田三百畝
其後添爲給范天順之數加央申范文虎差知安慶府阮思聰
知池州李雷應知鄂州以爲防江計察官陳文龍
上疏云云且曰太當人言洶洶所幸衆言紛紛古今
所恃以立國於天地間者獨有此一脉言脉猶活

國脉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謬論也既而免言職
未幾又有上書乞師相臨邊者御批並不能從云
咸淳癸酉三月御筆以師相同請行邊不已照張浚
趙鼎舊例別置機速房凡急切邊事先行後奏賞
罰支用亦如之其常程則密院行移無建督于京
之名而有其實奚不可內重其勢外禦其侮庶不
失爲挽留也師相其勿辭賈遂毅然祗承條具以
聞辟屬官二員右司許自檢詳家鉉翁制領十員
使臣九十員於封樁庫作料科撥激賞第一科金

五百兩銀一萬兩關子五萬貫十八界會二十萬
行遣提點文字沈囦宋夢龍徐良弼沈大發書寫
文字王景陽張國珍張汝楫吳桂芳監印陳柯汪
雲鄭大淵又添給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
車等下軍裝錢置樞密院都副統制一員補歸明
人官資凡有上書獻書關涉邊事者並送本房面
問如有可行者並與施行忽有蜀人楊安宇者獻
策尚論右司許自扣之不相投合許自乃採聞音
機謂以爲高欲乞朝廷竟差許自前往邊郵採機

謂以罵賊退師云云於是遂將安宇行遣而機速房
之望傾輕矣且許自乃一不通世務之閫士僅能作
詩文之外他無所能而乃令當此選用之者悶謬而
自亦可謂不揣矣一籌不畫坐致危亡非不幸也
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以爲科場之弊極矣欲
自後舉始行下諸路運司牒州縣先置士籍編排
保伍取各家戶貫三代年甲娶誰氏兄弟男孫若
干之數其有習舉業者則各書姓名所習賦經義
所書年甲如十五以上實能舉業者自五家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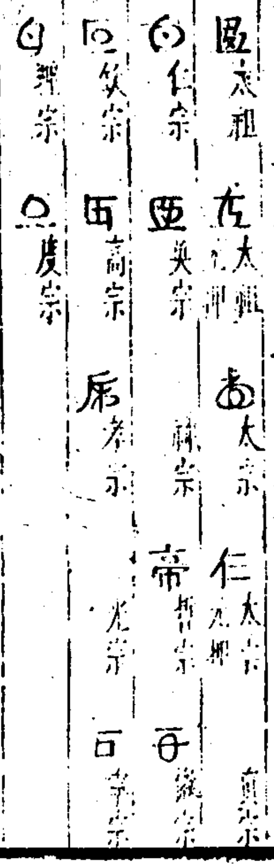
十五家而百家百家而里正許其自召其鄉之貢
士結罪保明批書舉曆然後登士籍一樣四本縣
州漕部各解其一仍從縣給印曆俾各人親書家
狀於曆以爲字跡之驗不許臨期陳狀改易或有
隨侍子弟合赴曹牒諸色漕試者各令齎曆先赴
縣批鑿前去各處就試猶遇唱名後重行編排保
伍取會如有新進可應舉者續照前式保明付籍
或有事故服制者並書時申開批鑿或毀抹如匿
增人名妄稱舉子其犯人與里正保伍並照貢舉

條例施行大意如此御筆從行徧牒諸路昭揭通
衢或撰沁園春云　國步多艱民心靡定[illegible]吾隱
憂嘆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房
未易支人將和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
大諫箚借留俟　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
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
必新貫仍宜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吾元老廣四門
賢路一枉中流又有詩云　劉整驚天動地來襄
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惱秀

才察院陳文龍上疏頗有　折之意遂以理少卿臺自是士之有稱譽行天下或稍有聲譽者不敢有功名之望上論紛紛直至賈老潰師之後臺中首劾當士籍之陳伯大變七司法之游汝行公用之劉良貴汨賞恩之董樸福翁應龍爲簡齋先生寫爲拜中冥之朱浚欲變類田法之洪起畏爲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翼三祖及東都九朝南渡後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德祐并景炎祥興也

宋十五朝御押



癸辛雜識別集下終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

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猗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闓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

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

翼而北過凉榭復匯為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效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岧嶤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為島塢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凉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凉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為劉氏小景今析為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為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洌侵人肌骨不可留迺去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絕烟

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為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刱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為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
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
構之園既古景物皆蒼老侯得完力藻飾出之
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
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剏堂其北
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疎筠琅玕如碧玉椽
今剏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
今剏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
蓮荇今剏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
雄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

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剏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
郟鄏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
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
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
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
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厮養擁篲負畚鍤者
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閒每自吝惜宜甚於
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
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
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
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
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
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
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
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

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
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爲吳氏園傳
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
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
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
處在它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
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瀍水二堂宛宛在

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

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　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薈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於前避松檜搴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曰學古庵其實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考之則其堂有其水其亭有其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它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

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于世所以爲人欲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

蓋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莽循曲逕而後得者梅臺知止庵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花卉之盛而前擁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

徹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為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考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為良田樹為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

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

侯於園圃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樓觀慨然遠想欲一游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所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叔遊之語凡昔人紀載人境之勝爲一編其奉祠亳社也自以爲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究之太極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卧遊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推遠患不往爾性則至矣毫究嵩華視蜀猶爾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卧遊之意云爾永嘉陳振伯王書

洛陽名園記終

棣川顧氏家塾梓行

元故宮遺錄序

故宮遺錄者廬陵蕭洵之所撰也革命之初任工部郎中奉命隨大臣至北平毀元舊都因得徧閱經歷凡門闕樓臺殿宇之美麗深邃闌檻瑣窗屛障金碧之流輝園苑奇花異卉峯石之羅列高下曲折以至廣寒秘密之所莫不詳具該載一何盛哉自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觀此編者如身入千門萬戸猶登金馬歷玉階高明華麗雖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瀛尤不足以喻其境也洵因宰湖之長興將鋟諸梓而不果遂傳於是邦余因館於呂山友人高叔禎氏出以示余因假而錄之以遺好奇之士云時洪武丙子花朝日松陵生吳節伯度序

故宮遺錄

廬陵虎溪蕭洵編

南麗正門內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蕭牆周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闌馬牆門內數二（一作一）十步許有河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琢龍鳳祥雲明瑩如玉橋下有四白石龍擎戴水中甚壯繞橋盡高柳鬱鬱萬株遠與內城西宮海子相望度橋可二百步爲崇天門門分爲五總建闕樓其上翼爲回廊低連兩觀觀（一無下觀字）傍出爲十字角樓高下三級兩傍各去午門百餘步有掖門皆崇高闊內城廣可六七里方布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樓其左有門爲東華右爲西華由午門內可數十步爲大明門仍旁建掖門繞爲長廡中抱丹墀之半左右有（一作爲）文武樓樓與廡相連中爲大明殿殿基高可十（一作五）尺前爲殿陛納爲三級繞置龍鳳白石闌闌下（一作外）每楯（一作柎）壓以鼇頭虛出闌外四繞於殿殿楹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飾以起花金龍雲楹下皆白石龍雲花頂高可四（一作三）尺楹上分間仰爲鹿頂斗栱攢頂中盤黃金雙龍四面皆緣金紅瑣窗間貼

金鋪中設山字（一作宇）玲瓏金紅屏臺臺上置金龍牀兩旁有二毛皮伏虎機動如生（一無上十二字）殿右連爲主廊十二楹四周金紅瑣窗連建後宮廣可三十步深入半之不顯（一作列）楹楺四壁立至爲高曠通用絹素冒之畫以龍鳳中設金屏障障後郎寢宮深止十尺俗呼爲弩頭殿龍牀品列爲三亦頗渾樸殿前宮東西仍相向爲寢宮中仍金紅小平牀上仰皆爲實研龍骨方槅綴以彩雲金龍鳳通壁皆冒絹素畫以金碧山水壁櫥每有小雙扉內貯裳衣前皆金紅推窗間貼金花夾以（一作中實）玉版明花油紙外籠黃油絹幕至冬則代以油皮內寢屏障重覆帷幄而裹以銀鼠席地皆編細簟上加紅黃厚氈重覆茸單至寢處牀座每用裀褥必重數疊然後上蓋納失失再加金花貼薰異香始邀臨幸宮後連抱長廡以通前門前繞金紅闌檻畫列花卉以處妃嬪而每院間必建三東西向爲牀（一作繡榻）壁間亦用絹素冒之畫以丹青廡後橫亘長道中爲（一作以入）延春堂丹墀皆植青松郎萬年枝也門廡殿制大略如前甃地皆用濬州花版石甃之磨以核桃光彩若鏡中置玉臺牀（一有兩旁有毛皮伏

虎機發如生句）前設金酒海四列金紅小連（一作連牀）其上爲延春閣梯級由東隅而升長短凡三折而後登雖至幽暗闌楯皆塗黃金龍雲冒以丹青絹素上仰亦皆拱爲攢（一作鹿）頂中盤金龍四周皆繞金珠瑣窗窗外繞護金紅闌干凭望至爲雄傑宮後仍爲主廊后宮寢宮大略如前廊東有文思小殿西有紫檀小殿後東有玉德殿殿楹栱皆貼白玉龍雲花片中設白玉金花山字屏臺上置玉牀又東爲宣文殿旁有祕密堂西有鹿頂小殿前後散爲便門高下分引而入彩闌翠閣間植花卉松檜與別殿飛甍凡數座又後爲清寧宮宮制大略亦如前宮後引抱長廡遠連延春宮其中皆以處嬖幸也外護金紅闌檻各植花卉異石又後重繞長廡前（一作別）虛御道再護雕闌又以處嬪嬙也又後爲厚載門上建高閣環以飛橋舞臺於前回闌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於臺繁吹導之自飛橋而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臺東百步有觀星臺臺旁有雪柳萬株甚雅臺西爲內浴室有小殿在前由浴室西（一作而）出內城臨海子海廣可五六里駕飛橋於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圓殿繞爲石城圈門散

作洲島拱門以便龍舟往來由瀛洲殿後北引長橋上萬歲山高可數十丈皆崇奇石因形勢爲巖岳前拱石門三座面直瀛洲東臨太液池西北皆俯瞰海子由三門分道東西而升下有故殿基金主圍棋石臺盤山半有方壺殿四通左右之路幽芳翠草紛紛與松檜茂樹蔭映上下隱然仙島少西爲呂公洞尤爲幽邃洞上數十步爲金露殿由東而上爲玉虹殿殿前有石巖如屋每設宴必溫酒其中更衣玉虹金露交馳而繞層闌登廣寒殿殿皆線金朱瑣窗綴以金鋪內外有一十二楹

皆繞刻龍雲塗以黃金左右後三面則用香木鑿金爲祥雲數千萬片擁結於頂仍盤金龍殿有間玉金花玲瓏屏臺牀四列金紅連椅前置螺甸酒卓高架金酒海窗外出爲露臺繞以白石花闌旁有鐵竿數丈上置金葫蘆三引鐵練以繫之乃金章宗所立以鎮其下龍潭凭闌四望空闊前瞻瀛洲仙橋與三宮臺殿（一作樓觀）金碧流暉後顧西山雲氣與城闕翠華高下（一作縹緲獻翠）而海波迤逦（一作邐迤）天宇低沉欲不謂之清虛之府不可也山左數十步萬柳中有浴室前有小殿由殿後左右而入爲

室凡九皆極明透交爲窟穴至迷所出路中穴有盤龍左底卬首而吐吞一丸於上注以溫泉九室交涌香霧從龍口中出奇巧莫辨自瀛洲西度飛橋上回闌巡紅牆而西則爲明仁宮（一作殿）沿海子導金水河步邃河南行爲西前苑苑前有新殿半臨邃河河流引自瀛洲西邃地而繞延華閣閣後達於興聖宮復邃地西折咊嘶（一作禾廝 一作樂廝）後老宮而出抱前苑復東下於海約遠三四里龍舟大者長可十丈繞設紅綵闌前起龍頭機發五竅皆通餘船三五亦自奇巧引挽游幸或隱或出已覺

忘身況論其他哉新殿後有水晶二圓殿起於水中通用玻璨飾日光回彩宛若水宮中建長橋遠引脩衢而入嘉禧殿橋旁對立二石高可二丈闊止尺餘金彩光芒利鋒如斲度橋步萬花入懿德殿主廊寢宮亦如前制乃建都之初基也由殿後出掖門皆叢林中起小山高五十丈分東西延緣而升皆崇怪石間植異木雜以幽芳自頂繞注飛泉巖下穴爲深洞有飛龍噴雨其中前有盤龍相向舉首而吐流泉泉聲夾道交走泠然清爽又一幽迴髣髴仙島山上復爲層臺回闌邃閣高出

空中隱隱遙接廣寒殿山後仍爲寢宮連長廡廡後兩繞邃河東流金水亘長街走東北又繞紅牆可二十步許爲光天門仍闢左右掖門而繞長廡中爲光天殿殿後主廊如前但廊後高起爲隆福宮四壁冒以絹素上下畫飛龍舞鳳極爲明曠左右後三向皆爲寢宮大略亦如前制宮東有沈香殿西有寶殿長廡四抱與別殿重闌曲折掩映尚多莫書又後爲興聖宮丹墀皆萬年枝殿制比大明差小殿東西分（一作殿後外）道爲閣門出繞白石龍鳳闌楯闌楯上每柱皆飾翡翠而寘黃金鵬鳥

獅座中建小直殿引金水繞其下甃以白石東西翼爲仙橋四起雕窗中抱彩樓皆爲鳳翅飛簷鹿頂層出極盡巧奇樓下東西起日月宮金碧點綴欲像扶桑滄海之勢壁間來往多便門出入有莫能窮樓後有禮天臺高跨宮上碧瓦飛甍皆非常制盼望上下無不流輝不覺奪目亦不知蓬瀛仙島又果何似也又少東有流杯亭中有白石牀如玉臨流小座散列數多刻石爲水獸潛躍其旁塗以黃金又皆親制水鳥浮杯機動流轉而行勸罰必盡歡洽宛然尚在目中繞河沿流金門翠屏

回闌小閣多爲鹿頂鳳翅重簷往往於此臨幸又不能悉數而窮其名總引長廡以繞之又少東出便門步邃河上入明仁殿主廊後宮亦如前制宮後爲延華閣規制高爽與延春閣相望四向皆臨花苑苑東爲端本堂上通冒靑紵絲又東有椶毛殿皆用椶毛以代陶瓦少西出掖門爲慈仁殿又後苑中有金殿殿楹窗扉皆裹以黃金四外盡植牡丹百餘本高可五尺又西有翠殿又有花亭氈毬（一作閣）瑣以綠縭獸闥綠障魫窗左右分布異卉幽芳參差映帶而玉牀寶座時時如浥流香如

見扇影如聞歌聲出戶外而若度雲霄又何異人間天上也金殿前有野果名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桃子如丹珠味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亦自可愛苑後重繞長廡廡後出內牆東連海子以接厚載門繞長廡中皆宮娥所處之室後宮約千餘人掌以閹寺給以日餼又何盛也庚申以荒淫久廢朝政洪武元年爲諸將叛皆捐棄宗廟社稷而逃走依西北蟄亡彼蒙古之區逾年不爲所容思庇翁吉剌氏魯王所封之國以求生卽應昌府也府有西江爲庚申心知不可爲已因泣

數行下未幾以痢疾崩子愛猷識理達臘立五日我師奄至愛猷識理達臘僅以身免二后愛猷識理達臘妻子及二宮妃嬪扈衞諸軍將帥從官悉俘以還元氏遂滅至是始驗指望兒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云

故宮遺錄者錄元之故宮也洪武元年滅元命大臣毀元氏宮殿廬陵工部郎蕭洵實從事焉因而紀錄成帙有松陵吳節爲之序予於萬歷三十六年閒得於吳門書攤上字畫故暗不可句因爲校錄一過三十八年庚戌於金陵得張浙門墨本爲校正數十字留之篋中四十四年丙辰十一月於金臺與劉元岳縱言至於燕京往跡一無可稽聞有元耶律楚材燕山志及國初北平志但耳其名未目其文也忽然憶有此書因檢之篋囊幸以自隨兩人相與擊節金臺燕滅基構不存耶律完顏二氏經營亦落荒草鐵木眞氏幸有蕭編稱不墮地然庚申荒迷亡國跡之令人悲悵淸寫一帙以備脩史采錄云耳萬歷四十四年仲冬廿二日呵凍書是日大風二十日四鼓大內又火延禧殿并記淸常道人趙琦美

壬寅二月二十七日校寫竟計三千二百八十九字陳世彭記

羣書類編故事

群書類編故事目錄

群書類編故事目錄終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天文類

盤古開闢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徐整三五歷紀

木公金母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氣萬神之先也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眞僚仙官皆稟其命焉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太平廣記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形奈何而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輝者正使墜亦豈能有中傷乎列子

張温問天

吳使張温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可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蜀志

天門放榜

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東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黑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旣而郡守母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通神括異志

小兒論日

孔子遊見小兒問辯鬭其何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日初出天時如車輪其中時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兒笑曰孰爲汝多智乎列子

夸父逐日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暘谷之際渴欲得飲赴河飲渴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列子

問日遠近

晉明帝幼而聰哲元帝愛之適長安使來帝因問之曰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祇見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明日宴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乎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本紀

嫦娥奔月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張衡靈憲

玉斧修月

唐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襆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戶修之予即其一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

梯雲取月

太和中有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箸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肌骨 宣室志

遊廣寒宮

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道士遊部客中秋夜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明皇躍身起煙霧中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而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羽衣舞曲 異聞錄

銀橋升月宮

羅公遠鄂州人開元中中秋夜侍元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元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元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元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橋隨步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 唐逸史

月宮奏樂

元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善同遊月宮聆月中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曲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善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善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上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集異記

乾祐看月

瞿乾祐唐人時元洲之南以水精為月刻瑤為兔乾祐與十許人玩月或問月中果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而瓊樓玉宇滿焉 拾遺記

熒惑守心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 呂氏春秋傳

星孛於辰

昭公十八年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宋衛陳鄭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火 左傳

夜觀星象

劉向晝誦書傳夜觀星宿上奏其消大異又或勸郭林宗仕對

曰吾夜觀乾象垂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遂不應

五星聚奎

竇儀宋爲翰林學士初竇儀常於周顯德中謂王溥之曰丁卯歲五星聚於奎自此天下文明矣至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果符其言宋史

乘槎犯牛斗

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其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粮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止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張華博物志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荆楚歲時記按張華博物志即無張騫之名而張騫傳又無乘槎之說宗懍作荆楚歲時紀未知何所據而云

以鶴占風

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東方朔執戟在階傍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栢樹有鵲立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此以人事知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朔傳

巽二起風

蕭至忠爲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雜駢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北帝命蕭君畋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課試爲求計群獸從行樵者覘之至深巖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使君不出矣群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果不出出怪錄

封十八姨

崔元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封家十八姨來言辭泠泠有林下風色皆殊絕芳香襲人醋醋曰女伴在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作一幡上圖日月五星立苑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此月二月一日立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繁花不動崔乃悟女伴即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來謝各裹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却老某等亦長生至元和中元微猶貌若少年亦一異也傳異記

大王雄風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等侍有風颯然而至者王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風賦

雲如赤鳥

哀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含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

謝仙

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姑曰謝仙者雷部中鬼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於道藏中檢之實有謝仙字由是益以仙姑爲真仙矣

雷斧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
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
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筆談

雷火

内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
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窗
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銀釦者悉鎔流在地漆器曾
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
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
者非人情所測也筆談

暈日而成

先儒以為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
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
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侯鯖錄

入澗飲水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見夕虹下澗中歛者兩頭皆垂
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
則見立澗之東向西則為日光所鑠筆談

霜瓦成花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
之狀此事五代時亦嘗有之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皆成
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
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
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下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搨
之無異石刻筆談

甘露降松

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
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甘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時有
野人賣藥於市語人曰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
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
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併於未死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
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
驗馬淡隱

蜥蜴吐雹

劉居中至嵩山巔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食之撫
摩其身滋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雹
已圓結如彈丸積之於側俄頃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
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夷堅志

商羊鼓舞

齊有一足之鳥飛於公朝下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於
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兒有屈其一足振訊兩臂而跳
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將有水為災

祠神何益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羣臣而問曰天久不雨民有飢色寡人欲
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無益也夫
靈山固以石為身草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燋身將熱彼獨不欲
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夫河伯以水
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亡矣彼獨不用
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奈何曰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
憂其幸而雨乎景公乃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晏子春秋

方士養龍

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即

浮出長十數丈吏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掇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齎龍往青一龍直數十斤金發壺中出一龍着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拾遺

徵召五星

觀管輅字公明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倪不之信輅曰十六日壬子畢星中已有水氣又作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須臾風雲並興元雲四合大雨河傾

馬上行雨

李靖微時嘗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扣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兩刻間如何遂命黄頭被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戒曰馬躩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此一滴水乃地上三尺慎勿多也既而雷掣雲間特連下三十餘滴比夜半平地水三丈 元怪錄

甕盛蛇醫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杞過汴因宴王以旱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爾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置於閙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者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 酉陽雜俎

龍吸硯水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年歲旱得閑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雨大作達曉視之雨悉黑水 幕府燕閒

繪拆屋圖

鄭俠見荆公言青苗之害不荅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會大旱自十一月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麻糗麥麸為之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俠上疏曰今天下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米皇皇不給之狀繪為一圖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緑衣言事

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天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柰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緑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也上頷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緑衣者問狀對曰某所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嬖卒死之翌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雨緑衣者冦萊公也 塵史

區處流民

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渡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致為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法 神道碑

夢黄承事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黄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趍真君降堦接之禮頗

陛盡且攝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與君屢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登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登未熟小民艱食之際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挽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蕃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厚德錄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一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二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輔校正

時令類

宋代土牛

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續漢書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刪定月令宋時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犂具於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為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執綵杖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夢華錄

春旛綵勝

後漢立春之日立春旛唐制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旛勝以羅為之宰執親王近臣皆賜金銀旛勝入賀訖戴歸私第周美成春帖子云鸞輅青旂殿閣寬祠官奠璧下春壇曉闕魚鑰朝衣集綵勝飄揚百辟冠夢華錄

桃符畫神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飼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門戶上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此即桃板之制也蓋其起自黃帝故今世畫神像于板上猶于其下書左神荼右鬱壘以元日置之門戶也山海經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於度朔山桃樹下簡閱百鬼之無道者縛以葦索執以飼虎張平子東都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風俗通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曰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假以丹彩用子以當門戶之癘戰國策

夢鍾馗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痁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盜太真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靸朝靴徑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鬼曰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賜以百金（唐逸史）

飲屠蘇酒

唐人孫思邈有道術除夕遺閭里藥囊浸井中元旦取水置酒名屠蘇酒闔家飲之不染瘟疫飲必自幼云少者得歲故先飲老者失歲故後飲（荊楚歲時記　屠蘇乃庵名）

人日多陰

鄱人劉克窮誠與籍書與客論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四百年惟予美與克會耳起就架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犬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亂離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深得古人用心（西溪叢話）

廣陵觀燈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此夕何處極麗對曰天下無踰於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無回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真及高力士黃幡綽樂官數人從行俄頃已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其殿士女華麗皆仰望曰仙人現於五色雲中帝大悅師曰請勅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數日廣陵果奏云（仙傳錄）

曲水流觴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汎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帝大悅（束晳傳）

周舉溫食

周舉遷并州刺史初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歲多死者舉到州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寒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令則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頗革（鄴中記）

墓祭之始

唐侍御鄭正則祠享儀云古者無墓祭之文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春秋左氏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竟為陸渾氏焉漢光武初纂大業諸將出征有經鄉里者詔有司給少牢令拜埽以為榮曹公過喬元墓致祭其文悽愴寒食墓祭蓋出於此○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埽禮○柳宗元書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隴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

鞦韆之戲

北方之俗至寒食爲鞦韆戲以習輕趫後中國女子效之乃以綵繩懸木立架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謂之鞦韆或曰本山戎之戲自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一云作千秋字本出漢宮祝壽詞後世誤倒讀爲秋千耳 古今藝術圖 涅槃經謂之罥索 戎時 妃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嬉笑以爲樂帝常呼爲半仙之戲 遺事

著中環火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詔漢中道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爲對曰但能忍寒著耳因爲待詔至夏大暑月使暴坐又環以十鑪火不熱而身汗不出或問不熱之道曰靈元永凡飛雷數王仲都通用此方也 抱朴子

端午誕子

田文母五月五日生文父令勿舉母私舉文長以嘗告之逐啟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稱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復封孟嘗君俗以五月爲惡月故忌 異苑 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得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以鎮惡名之 文獻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此日子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亦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 西京雜記 胡廣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托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 小說

曹女溺濤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 列女傳

屈沉汨羅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續齊諧記 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嘗見祭甚善但嘗所遺皆被蛟龍所竊今若見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仍以五絲線縛之此二物蛟龍所畏憚之回依其言世人作糉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補守宮

漢武帝時以端午日取蜥蜴置之器飼以丹砂至明年端午擣之以塗宮人臂有所犯則消滅不爾則如赤痣故得守宮之名李賀詩云玉留夜搗紅守宮李商隱詩云巴西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古宮詞云黄昏加蜜務防閑托守宮

方朔割肉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問之朔免冠謝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之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本傳

織女嫁牽牛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續齊諧記

穿針乞巧

唐天寶宮中七夕以錦綵結成樓殿高百尺可容數十人陳花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穿針乞巧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皆效之

盂蘭盆供

目連比邱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着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勑衆僧皆為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為爾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 盂蘭盆經

佩萸食餌

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周宮邊人職曰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曰糗餌者豆米屑蒸之以棗方言餌謂之餻或謂之餈 西京雜記 食餌者其時黍秫並收因以黏米加味嘗新 玉燭寶典

孟嘉落帽

孟嘉為桓溫參軍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史並着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勑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厠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置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賜菊延壽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名宜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照享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而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淳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驅儺

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中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為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祠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焉東海度朔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禦凶鬼為民除害因制驅儺之神○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選侲子百二十人皆赤幘皂製執大鼗鼓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持盾率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逐惡鬼於禁中黃門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殉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山海經及後漢禮儀志

臘取瘦羊

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後召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為號 東觀漢記

不必避忌

後漢郭鎮傳河南吳雄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趨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雄從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

明寄宿鄉亭年老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怒而殺之肅宗時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竈故犯妖禁子孫三世為司隸

避正五九月

今之上官者多忌正五九月或謂宋朝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箇月謂之災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故謂無羊之月衆皆避之陰陽家云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時日無吉凶辨

沈顏謂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感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滋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搆一衡宇雜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馬觜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矣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時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穀有能以時日穜者乎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也

論辰不哭

陰陽家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擧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顏氏家訓

繕脩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遣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為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隨筆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二

四明王罃編纂
義和梁輔校正

地理類

鑿渾沌氏

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氏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七日而渾沌死應帝王篇

黃裳遺意曰上帝既創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擬然而寤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錮於山澤潛息於江河俾後人攻取將有以害混沌之靈而致其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羅隱

章亥步極

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註云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淮南子

緱山笙鶴

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其後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頭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 道書

誤墜大穴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為尋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半年許乃出自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劉義慶世說

巨鼇戴山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與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始峙而不動 列子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而居患此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山神懼其不已也告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此冀南漢陰無隴

蓬萊風阻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以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舡而去終莫能至 封禪書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唐餘錄 唐莊宗朝張全義為太師尚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為譏己大怒笞殺之

三石見夢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峯子求哀且曰若不垂佑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偏問僚屬莫能原其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之用公遂悟救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掘之極深

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 楊公筆錄

石屏

石屏出零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紋若峯巒秀渾然天成色是石工鑿取益采烟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來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 零陵志

風飄海船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勑毛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毛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纔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罷以手捧首而輾意若驩感正彥使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舡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輾 筆談

舟過海鰍

趙忠簡鼎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才張帆早行風勢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逆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乃巨鰌也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海鰌耳 夷堅志

子胥指海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在潮頭者因為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迓之弄潮之戲蓋始於此然或有沉溺者 臨安志

辨胥濤之妄

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盛以鴟夷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以溺殺人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為濤虛也且衛菹子路漢烹彭越子胥之勇不過子路彭越然二人尚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之不相副 論衡

錢王射潮

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山祠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

浙江潮聲

海潮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岳奮如雷電沬岸橫飛雷震霆傳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濤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有龕北有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夾勢逼湧而為濤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又何也 叢話

渭水天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陳壽益部耆舊傳

城陷為湖

令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死以貨於市合縣食之有一老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免青瑣高議

無支祁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叢繞數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鉤為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古嶽瀆經

馮夷

中極之淵深數百仞惟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山海經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以故人家多持女遠逃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水漲溺人民云豹至其時往會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婦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自此不復敢言為河伯娶婦史記

燃犀照水

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蜃精水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脩整自稱慎郎真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翦滅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身為

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鬬當以劍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趍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黃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郡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壻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真君於太康間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觀云太平廣記

龍神現夢

陳克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維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解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皆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

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嘗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顧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令遂升秩秩再拜而去 翰府名談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泉味變甘

李白字太白唐元宗時爲虞城令邑有井泉味清冽而苦白曰我苦且清汝清且苦符吾志也使汲飲之不輟其味遂變爲甘 古思頌碑

漱石枕流

孫楚晉惠帝時爲馮翊太守初潔世味欲隱居自全嘗謂王濟曰當枕石漱流誤云枕流漱石濟詰之曰流豈可枕石豈可漱乎楚曰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厲其齒耳濟歎服

飲貪泉

吳隱之性廉操爲廣州刺史界上一水謂之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至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言此水一啼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建華清宮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治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地理志上於華清新廣一湯制度宏麗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鳧鴈石梁石蓮花以獻雕鐫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於其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奮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郄之蓮花石至今在 明皇雜錄

擅塞陂塘

程明道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敕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言行錄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三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人物類

請還御寶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閤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素狀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閤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拆簾上自此親政 孫公談圃

女中堯舜

英宗母宣仁烈聖皇后高氏神宗即位尊爲皇太后與皇帝御延和殿垂簾聽政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起司馬光爲相天下歸心臨朝九年高瓊贊曰瓊與寇準協謀勸真宗親征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爲生聖后爲女中堯舜

夢赤腳仙

章懿李后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而幼年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中宮呼爲赤腳仙人赤腳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飛龍之瑞

初上在潛邸與宋王等同居於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本名隆慶坊及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涌出望氣者云有天子之氣中宗數幸其地命泛舟仍馳象蹋氣以厭之竟爲飛龍□□□是地主興慶宮元宗開元十年幸潞州改舊宅爲□□□

能識居潛

祖宗居潛與趙韓王遊長安時陳摶乘一驢遇之下驢大笑巾昏幾墮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同之陳睨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腳跛偶坐席右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帝左 湘山野錄

拳手即伸

鉤弋夫人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之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召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居鉤弋宮遂生昭帝

沙麓之祥

春秋沙麓崩元城建公曰沙麓崩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漢王賀字翁孺正值其地日月當之賀生禁禁生元后元后母李姓政君夢月入懷政君元后小字也元后母天下自元成哀平四帝至王莽揚雄作表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元后傳

女相甚貴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蓋進京師乎贈以金百兩至京師真宗判南京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即位爲才人進宸妃正位宮闈聲滿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后垂簾聽政時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 閒見錄

能以死殉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勾踐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

周太史太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之德妾請從王死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列女傳

釣棄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曰妾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所得也今妾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妾得幸畢褰裳而趍妾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以計加誣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褎知王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褎既知王以爲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褎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

臨終固寵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生知音善歌舞每爲新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帝太息曰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不可見願以王及兄弟爲託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棄我尚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夫人卒上憐之畫其形於甘泉宮上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畫王昭君

王嬙字昭君王穰女南郡秭歸人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昭君配之號寧胡閼氏一說元帝後宮人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金少者不減五萬金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工遂毀其形及匈奴入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天子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案其事有畫工毛延壽爲人形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狗馬衆勢人形不逮延壽杜陵楊望樊青尤工布色皆同日弃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後昭君服毒死塟國葬之胡中北地白草而此草獨青故曰青塚

老溫柔鄉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遂冒姓趙氏宜主聰悟善行氣術長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皆絶色也樊嫕進言合德容貌帝召入宮合德新沐膏九廻沉水香爲卷髮號新興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嗟賞帝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効武帝求白雲鄉也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飛燕體輕

成帝微行過河陽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欲立飛燕爲皇后陳大夫劉輔上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書奏收繫獄後論爲鬼薪

成帝步太液池起瀛洲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簪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新帝令左右持其裙久之風止裙爲之皺后曰帝恩我使仙去不得他日宮姝或襞裙而皺號留仙裙 外傳

絳紗繫臂

晉武閣貴嬪名芳鎮軍胡奮女也帝多簡良家子以充內職自擇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始有專房之寵帝嘗與樗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慙

宮中羊車

晉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其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

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不以私庇

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因病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毋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爲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以忠而死

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三族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從師卒業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祛箧二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溫言酒食坐席交往貨財之禮耳秦儀乃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塡海移山之力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貞之道

預知反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爲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濞曰不敢孝文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怨望稱疾不朝景帝三年吳王濞等七國舉兵反遣亞夫灌嬰將兵擊之

輕東家邱

邴原欲遠遊學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

答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邱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邱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

體用之學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爲高弟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爲多後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而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

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 李廌書

隨質而教

客有詰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倮宕所齎千金深病甚瘠客於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憫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徹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輒銳善學二三年

登上第而歸 李廌書

如期而至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出謁吏僕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氈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祇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 邵氏錄

約吏爲僕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墓誌

友三偉人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却□□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公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范文正作王元之畫像序

脫粟見侍

公孫宏起家爲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恚而去語人曰宏身服貂蟬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有其儉詐也宏聞之慚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司馬貌陋

司馬徽有盛名劉綜欲候見之先使左右往問時徽正鋤園左右問曰司馬公何在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貌陋罵之曰何等田奴冒認司馬徽徽不與較乃刷頭易服出見綜談論竟日左右謝之

故舊難恃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自許不推先之峻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唐郡涉義宣事敗係獄屢密請峻求相申救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令人多有以故舊自恃宜以此爲戒 楊公筆錄

貴不相忘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勤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疏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爲宰屬遂遷户侍 蒿庵詩話

往見優孟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爲楚相盡忠楚王得以覇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

託以妻子

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孔叢子

賑其妻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

庭訓其子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俟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祇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 聞見錄

館賓教走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太師陶鑄中其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其不敢不對福州有張觷字柔直者抱負不苟將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倏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

祇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国扣其所知遂以楊廸山爲對廸山自是有召命 朱子語錄

東北道主

春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容齋隨筆

贈以女奴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娼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愬愬洗泥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盼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 青瑣集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五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仕進類

周取士制

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地官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同上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王制

漢取士制

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丞相府武帝詔召吏人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議曰不舉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問克敵弓

李平叔云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于案間以問洪曰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乍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太尉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

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冥冥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

題名鴈塔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題名它時有將相則朱書之或未及第時題名字添前進士 李肇國史補

佛在世時有比卹見群鴈飛乃念曰此鴈可充我之食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爲營塔 晉顏況

熟讀左傳

艾頴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闒茸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疎援寡聊觀場屋耳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艾曰此卷書宜熟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科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試此題徐奭爲狀元艾後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徐四十爲翰林學士卒 澠水燕談

熟讀樂記

張客省退夫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擔子其人喧呼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䟽一冊遂以五十金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攜文字止閱所買樂記䟽一冊無何省試出黃鍾爲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爲詳論擅場遂高中明年擢甲科 倦游錄

夢中改名

孫夢得初名賁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賁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果然 東齋記事

夢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 容齋隨筆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復與考始疑侍史及回視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爲之三嘆嘗有句云唯願朱衣一點頭 侯鯖錄

私其鄉人

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頂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則曰丕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之用丕休哉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亦半有不以爲意而不用者 聞見後錄

歐變文體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險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盡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

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序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爲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乃劉煇也

懷甓宣諫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群言沸騰懷甓以伺其出泌知潛由他途投史館避宿數日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防避又問曰何官職騶導雄偉都人斂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甓之患名臣遺事

號傳衣鉢

摭言云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往謝主司有與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故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人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傳老夫衣鉢也質以爲美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邵氏錄

賦詩被謗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梅聖俞作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煇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聞然以爲主司惟酬唱不復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經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石林詩話

鄙渴睡漢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諭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

座主設燕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潁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今日爲本縣燒香人多留住九子母丈夫也錢形有類故云客大笑方出家妓十餘人中讌後新寵魯生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姬厮賴故云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二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畧有情談錄

陸氏一莊

崔群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答唐餘錄

賞常何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卽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特抑故吏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東軒筆錄

僧相賓像

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爲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得爲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怏曰某妙擇賓像豈無一人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堦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爲相 原化記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屛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爲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君亦不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 聞見錄

廉藺相避

藺相如爲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居上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恥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後私讎故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爲恥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卒有他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李郭相勉

唐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

三將協心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遣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叶心上詔魏矼諭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戚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矼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世忠

之受兩鎮節鉞也高宗手書郭子儀傳以賜之張俊奏事則又諭以子儀之事

同年遠攄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王冀公曰遣逹最久今出來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亟往問之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太宗甚吞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誥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魏公遺事

友壻同年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恠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業不同 聞見錄

無信不朝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於是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立召訪問

蘇軾還翰林學士嘗鎖宿禁中中使宣入對宣仁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臣待罪翰林上嘆奇才宣仁曰此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即上僊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不如一鶚

漢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顧參字仲達為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正亮奇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近置之多士吳呂蒙廬陵賊起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鷙鳥雖百不如一鶚令蒙討平之

趙溫雄飛

趙溫成都人初為京兆尹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饑溫盡散其家糧以賑給窮餓所活萬餘人至漢獻帝徵為司徒 本傳

殿直薦賢

范延賞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着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為發運使延賞亦為閤門祗候皆號能吏 筆錄

王旦舉代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旦死歲餘卒用準爲相 藍元震云

貶死朱崖

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蟇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喪還 瑣言

携母貶所

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藍輿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 聞見錄

杜門莫見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卜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中來求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勞久之曰君姑待我於此翛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邵博錄

曝背獻芹

宋國有田父常衣緼黂至春自曝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妻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之 列子楊朱 按列子所載止如此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後世遂有獻芹之說實無所出特嵇叔夜合而言之耳

漆室憂魯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者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無兄予聞河潤九里漸汝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 戰國策

脯龍折竿

明道先生爲上元簿曰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孟誌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鞠校正

人倫類

睦周親黨

陳桓子侍齊景公飲請曰晏子君賜之卿位群臣之爵莫尊於晏子今衣緇衣鹿裘棧車駑馬而朝是隱君之賜也請觴之晏子曰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觴桓子 說苑

散金宗族

疏廣棄官歸家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在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此金聖主所以養老臣也與宗族共享其賜盡吾今日不亦可乎

三世同爨

博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鄲外臺尚書郎郾廷尉卿郇執金吾鄯左僕射平章事鄆而邠及郾五知貢舉得七百四十人邠昆仲自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

絹遺親族

范文正公自政府歸姑蘇焚黄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親戚見我生

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害我何以助之哉

認郭汾陽

五代唐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

不告姓名

李白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無姓名曰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得我騎驢 摭遺

改名作相

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既歸以告魏相魏相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及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雖雎亦得謁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須賈侍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謝罪雎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

堂下置坐且其側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稱閤下執事

古者三公開閤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閤故有閤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閤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因話錄

封母加太字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歿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歿並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並除去太字

建紹興新書復仍舊制要尚書敷復領吏部援劉待制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稱太皇太后稱母皇太后既升祔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却掃編

曾子受擊

曾子嘗有爲不中曾晳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不可得而小棰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說苑

三釜不及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莊子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堂高九尺傳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韓詩外傳

百里負米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爲親百里負米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 家語

風木思養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至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

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 韓詩外傳

得祿思養

范仲淹少好學時謂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恨忍令汝曹享富貴之樂於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云

黄贇葬父

贇元時臨江人父均道仕永平贇幼留江南及長去省父已沒三年父妾聞其來盡挾其貲再嫁拒不得見贇號哭曰苟得見庶母示以父墓歸葬足矣非利遺財也久之夢父指葬處曰見片磚可得明日求之彷彿夢中所見掘之得父屍遂葬

趙苞悲母

苞武城人漢靈帝時爲遼西太守迎養母妻道遇鮮卑入冠被鈔掠苞率騎與戰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養母朝夕不圖爲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相顧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苞即與戰賊摧敗母妻亦爲所害封鄃侯葬母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姑留其婦

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於内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列女傳

烹子遺羹

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之爲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與食其子羹而不知 世紀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睹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韓非子

晚方識父

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之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從子之諫

後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威權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棄遺父命

有佷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着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佷子前漢人也 太平御覽

舁輿傳代

原榖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榖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榖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榖乃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己自責更成純孝榖爲純孫 孝子傳 見太平御覽

識父銅臭

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慚而讓官

傷父被刑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

由義斷覲以噎死亦不可絕食也 顏氏家訓

西平有子

李晟傳帝狩梁州晟泣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乃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朱泚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從王西平郡子愬字元直以蔭補憲宗討吳元濟以愬爲節度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愬入城擒吳元濟柳文平淮夷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超宗鳳毛

謝超宗靈運孫謝鳳子鳳知制誥宋文帝時超宗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辭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帝意本謂世掌絲綸父子繼美時右將軍劉道隆武人不識是超宗父名出候超宗曰至尊說君有鳳毛此異物可見乎再三撿覓不得乃去 本傳

入蜀迎父

番陽張吉父介方振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與尚書彭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關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器資贈以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父詩畧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復齋謾錄

臂痛子歸

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 論衡 蔡順少孤事母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至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噬指以悟汝耳

寘母於誓

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隱元年

滂母勉子

范滂字孟博桓帝時以鈎黨禁錮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

聞之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欲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其母就與之訣滂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得兼乎滂受教再拜辭母戒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爲流涕考死詔獄年三十三

杜羔得母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詢之故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掾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門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李肇國史 東坡嘗書此事

遺朱康叔云

訪所生母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爲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爲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恨東軒筆錄

嫡母不禮

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截髮供賓

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陶氏貧賤母紡績資之番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供餼逵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列女

斷葱截肉

陸續會稽人爲郡吏漢明帝時拷掠洛陽獄肌肉銷爛母至京無緣相見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對食悲泣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哭使者以爲門卒通意欲案之續曰門卒非預也吾母平時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今見饋食是以知母之來使者使人廉問續母果來上聞赦之本傳

諸兄役母

崔道固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南史

爲乳母解紛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繼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耶帝雖材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免罪韓晉公浙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客求顧況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禮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遂捨之史遺

滅若敖氏

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之兄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越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滸遂滅若敖氏宣四

喪羊舌氏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胡婦生子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憫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

郎

老人子無影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父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谿洪反欲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風俗通

存趙孤兒

趙朔為屠岸賈攻滅朔有遺腹子朔夫人置兒袴中得脫朔客公孫杵臼程嬰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之以文褓匿山中嬰謬謂諸將曰吾知趙氏孤處諸將發兵隨之公孫杵臼謬呼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諸將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處匿十五年因韓厥復立之是為趙武程嬰自殺曰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武為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 史記

繼父不容

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南錢氏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詬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其重橑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 東軒筆錄

體有四乳

范忠文公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名之曰百常 墓誌

晬日試兒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爾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脩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顏氏家訓

取金環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知李氏子則祜前身也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六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人倫類

沙門前身

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爲此人做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絶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前身 洞冥記

取刀子

向晴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何云無也請覓數刀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 冥祥記

永師前身

唐房琯爲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身之爲永禪師也 東坡詩序

戒子安分

韓忠憲戒其子曰窮通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唐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爲桃李固未嘗與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通亦自有命惟自勉而已 泂山錄

燕客索枚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縝維緬絳縝皆宰相維門下侍郎 蘇氏家訓

擲鏈投足

寇萊公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擲鏈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記部

杖碎金魚

陳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爲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 燕談

逆料其子

范蠡居陶中男殺人囚於楚乃裝金千鎰遣少子往視長男固請行不得已遣之長男至楚如父言進金莊生生曰可疾去慎毋少留長男私留莊生謂婦曰朱公金事成後歸之勿動乃入與王言某星害於楚王乃封三錢府欲赦楚人驚告長男曰王封三錢府且有赦長男以爲弟當出復見生曰弟今自赦生知其復得金令自持去生羞爲所賣又見楚王曰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皆言其家持金賂王左右今赦以朱公子故也楚王

怒先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長男持弟喪歸盡哀之朱公獨笑曰我固知必殺弟也非不愛其弟是少與我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不知財之所從來前日欲遣者爲其能棄財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史記

不才子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同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謂之窮奇顓帝氏有不才子不可訓教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凶族投四裔以禦魑魅左文

不如友子

後漢太原王霸妻不知誰氏霸立高節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色客去臥不起妻怪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甚光舉措有適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初志而慙兒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遁終身

伯道無兒

鄧攸字伯道後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當自絕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贊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矣

神奪其子

王導子悅爲中書郎先導卒導先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導因與之食食至數斗食畢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祖孫移山

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扣石墾壤箕畚運於北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息曰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之列子

不辨群孫

後周李遷哲嘗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

祖笏猶存

唐文宗以右拾遺魏謩證之裔孫頗奇之謩累諫轉起居舍人

紫宸中謝上曰卿家有舊書詔否對曰比多失墜惟晉勞存上曰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勞上曰覃不解朕意此甘棠之義非勞而已宣宗嘗曰蓍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贊曰蓍之議論挺挺有祖風烈

臣叔不癡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出門濟從騎有一馬難乘無能騎者請騎之回策如素濟益嘆其難測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稱其實美

兄疫不去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是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寢必共被

姜肱彭城人與弟仲海季江事繼母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寢必共被肱嘗與季江夜於道遇賊欲殺之兄弟更相請死賊遂兩釋之漢桓帝時爲郡守聞堅辭政乃隱身賣卜 本傳

君良同居

劉君良瀛洲人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烏雛鬪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乎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知其計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復還同居 本傳

友恭備至

王覽爲生母朱氏偏愛年數歲見兄祥被母楚撻覽輒涕泣抱持朱以非理使祥覽即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乃止又欲鴆祥覽輒奪而先飲幾致斃其友恭篤至如此晉武帝時累官至光祿大夫 本傳

嫂轢釜羹

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卯嫂食嫂厭叔佯爲羹盡轢音歷釜客已去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獨不封其子太上皇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爲羹頡侯

爲嫂所嫉

陳平與兄伯居伯嘗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

不親家產曰食糠覈耳史傳中不載書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鄉人或譏平居家時盜其嫂

珠玉在側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主濟字武子玠之舅也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過妻兄食

劉穆之少貧好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饑何忽須此妻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穆之爲丹陽尹乃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財產歸妻弟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

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其子自此勵操厚德錄

棄子存姪

魯義姑者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遥見一人携一兒抱一子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携者將欲射之遂止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見誣通妹

河南李淑卿為功曹應舉孝廉同時應舉人害之使婢宣言淑卿淫其寡妹同舉人詣尹以骨肉相姦不合應孝廉淑卿杜門自絕女妹傷被淫名遂到府門自殺淑卿亦自殺明己無僭也後三年霹靂害淑卿者以其屍置淑卿冢前列子

冒刃赴姑

鄭義宗唐人妻盧氏事姑恭順夜有盜刼其家家人悉奔竄盧冒白刃往立姑側被賊箠擊幾死賊去人問其何以不懼答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急難尚當相赴況在於姑而可棄乎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本傳

引刀斷臂

王凝妻李氏青州人凝為司戶參軍以疾卒李氏携幼子往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旅舍止宿主人見其婦人避嫌不許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手為人牽執不可以此手汚吾身即引刀自斷其臂路人嗟之本傳

竇氏投崖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長者年十九次者年十六時群盜刼掠匿岩穴間盜曳出驅迫以前二女曰寧死義不受辱姊先投崖死盜方驚駭妹復自投折足破面盜乃捨之而去烈女傳

詹女給賊

詹氏宋高宗時蘄湖人年十七淮冦破邑父兄被執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陋願相從贖父兄命賊然之麾父兄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駭嘆而去烈女傳

班女成史

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內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列女傳

蔡女傳記

陳留董祀妻即蔡邕之女名炎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曹操因事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李易安詞

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 漁隱叢話

情致非宜

毗陵士人家有女年十六能詩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彈琴詩云昔年甘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非女子所宜

女子題驛

後山見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詩云無人解妾志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讀而哀之作二絕句云桃李摧殘風雨新天孫河鼓隔天津主恩不與妍華盡何恨人間失意人青瑣高議載瓊奴姓王氏郎中幼女失身於趙奉常家為主母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

憶其妻像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飢寒其妻妙色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妻日久思憶其妻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料上聞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顏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是夕真真泣曰妾南嶽地仙也君忽疑妾不可更住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前酒畫上添一子 偕坤雜說

丹點類

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污袴帝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點頰以要寵 拾遺記

難在去慾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服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曰蘇子卿齧雪啗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 志林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七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輔校正

人倫類

原髻之始

髻者繼也女子必有繼於人女媧氏以羊毛繩向後繫之以荆木竹爲之笄貫髮赫連氏造梳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堯舜以銅爲笄舜加女人首飾釵梳雜以象牙玳瑁爲之周文王髻上加翠翹花傳之鉛粉其高髻名鳳髻又有雲髻加之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梳望仙髻漢宮有迎春髻漢武時諸仙從王母下降皆梳飛仙髻盤龍髻貫以鳳首釵孔雀擾頭雲頭篦掃八字眉漢明帝宮人梳百合分梢髻同心髻掃青黛蛾眉魏武宮人掃連頭眉晉惠帝宮人梳芙蓉髻通草五色花子掃黑墨眉一畫連心細長曰仙娥粧隋文帝宮中梳九真髻唐武德中梳平蕃髻開元中梳雙鬟望仙髻貞元作偏髻子 炙轂子

無鹽不售

齊鍾離春者無鹽邑女也其爲人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揜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也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王亦有奇能乎無鹽對曰無有但揭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於是停漸臺罷女樂招進直言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爲王后而國大治 列女傳

醜妻誚夫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內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其有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其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世說

夢立冰上

晉索紞字叔徽世爲通儒明術數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媒介事也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

月下老人

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異人倚囊坐向月檢書曰此幽冥之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因問囊中赤繩子云以繫夫妻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女爾固逐之入菜市見嫗抱二歲女亦陋老人指示固怒磨小刀付奴曰殺彼女當賜汝萬錢奴翌日刺於稠人中纔傷眉間爾後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年十六七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未嘗暫去逼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于宋城任時方襁褓乳母鬻蔬以給朝夕嘗抱子市爲賊所刺痕尚在固盡言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續幽怪錄

因昏報德

吳師入郢楚子取其妹季羋以出楚昭王之奔鄭楚大夫鍾建負季羋以從王將嫁季羋季羋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

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左四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栁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以女後官至太子太傅封魯國公

富人莫與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恥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平既取張氏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牽絲得女

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元振曰知公有五女未知孰美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誰是匹偶使五女各持一線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第三女果有姿色 天寶遺事

女手相貴

王克正仕江南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唯一女十餘歲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觀其捧爐奉佛手相甚貴後數年陳晉公恕為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太宗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國夫人如陳之相也

假作美壻

祖龍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昏

奇其清苦

後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官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安敢忘乎

道韞不樂

道韞晉謝安姪女博學強記能屬文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之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只有阿大中郎謂獻之也 本傳

以娣繼室

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先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義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誤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

儼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 昭二

擇娶九姨

龍圖劉公煜未第前娶為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晃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曰若有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姻如言為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親故也夫人詬曰謗云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曰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几恍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闕生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 青箱雜記

再娶小姨

歐陽公脩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公先娶長

女王拱辰娶其次後文忠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詩話

聘後登第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卻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遂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學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議其敢違異既出仕頗憂門下無與教兒讀書者爾兄遣卻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 聞見錄

不背前約

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有女約與為婚契闊數年廷式登第歸鄉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其妻相攜而後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美行遂為之闊畧其後妻死哭之極哀東坡高其行為文以美之

生子再嫁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歸二子於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成十一

再嫁被誑

諸葛恢女嫁庾亮子會婦既寡不復出嫁此女性兇強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彪婚乃移家近之後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暮來女哭罵彌甚積日漸歇江暝而入宿但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江乃詐魘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之男子卿何事而乃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誼遂篤恢女既改適與亮書及之荅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世說

求先聖裔

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長十尺武力絕

倫吾甚貧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邱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 家語

不與凡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王適瑰奇負氣謂媒嫗曰吾明經及第即官人嫗諾公曰若官人師取文書來適計窮吐實嫗曰無苦我祇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公未必取視公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適王氏 韓文公作墓誌

特取名士

孫明復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家貧不娶故相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石介與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於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族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夫莫不賢之先生用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 涑水燕談

簡斥數婦

梁鴻字伯鸞家貧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筐作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名之曰德曜字孟光乃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舍之於家

女識大魁

李翺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納爲壻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即赴佳姻催妝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至官舍迎內子入庭花開乃題詩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 南部新書

祭仲殺糾

祭仲專公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左傳

壻爲所薄

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臯許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爲贐臯行翌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翺人莫敢言至大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臯

也非韓[illegible]苗氏曰若韋皐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皐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圓因爲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皐是貴人 唐宋遺史

不哀而懼

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閒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御問何以知之曰凡人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韓子

道悅桑婦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而笑公問何笑曰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列子

不棄糟糠

宋宏爲太尉時帝妹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宏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主坐於屏風召宏問曰富易交貧易妻人情乎宏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迴謂主曰事不諧矣唐太宗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貧不易妻

車載故妻

朱買臣字翁子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上墳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及買臣爲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夫妻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

故妻復還

後漢黃昌會稽餘姚人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嘗歸家爲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履搏妻面

蜀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明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妻戒夫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妻詩勉夫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勉夫激昂

王章漢時泰山人初遊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涕泣妻呵之曰京師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厄不自激昂乃涕泣何鄙也漢成帝時仕至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

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書上果下廷尉死本傳

黃允穢惡

黃允濟陰人以俊才知名郭林宗謂之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司徒袁隗見允欲以女妻之允已有妻夏侯氏黜之更娶袁女大會賓客夏侯氏中坐攘袂數允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遂廢於時本傳

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時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歌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故止

慢服免官

盧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袁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蒸宴朝祥慢服之愆雖逭請免龕官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八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九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輔校正

人倫類

古人因事出妻

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可嫁出友令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伊川語錄

周母不撰關雎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是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妒記

畜置妓館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眾妾於別館以處之曹氏知

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我見亦憐

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書置齋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耀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待之 拾遺記

推婢墓中

于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 本傳

寧死亦妬

兵部尚書任瓌賜二艷姬妻桺氏性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桺氏拜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内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 朝野僉載

夫歸見鬼

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李至士在内妻患之妾曰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李曰諾乃浴 韓子

賈女竊香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椽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悅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至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脩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婢拷問即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賈后求少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辨之小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卜者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即隨上車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而形青黑色眉後有疪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它人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主譏髯戟

齊褚彥回爲宋吏部即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白前廢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公主夜就之彥回不爲移志公主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蘇五奴妻

蘇五奴妻善歌舞有姿色能弄踏搖娘有邀逆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䭔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崔令欽教坊記

私盜侍兒

漢爰盎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使五百人圍守之初盎爲吳相從史私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從史亡去盎自追之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盎見守從史適爲司馬買二石醇醪醉西南陬卒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曰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行七十里明日梁騎馳歸

開閤放妾

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綠珠墜樓

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珍珠三斛買之即綠珠也孫秀使人求之崇竟不許崇曰我爲爾得罪珠泣曰當効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母兄妻子皆被害

梁氏塞井

梁氏昔時白州人雙角山下有井飲此水者必誕美女梁□□珠有容色石季倫以珍珠三斛買之後以孫秀叛自墮樓□□中以女美無益以石塡之自後產女形體不完矣

兒殺其妾

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眞嚴挺之子

聲色移人

眞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藍火桶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顰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 龍州志

溫公不私妾

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友稱其賢 聞見錄

絳桃柳枝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城邊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追歸柳枝竄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西清詩話

婢兩盡忠

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爲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列女傳

幻術得婢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私其姑婢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旣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家給錢四十一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偶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爲增飾之 唐宋遺史

杜牧狎遊

杜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聽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問李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座主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後三年狎遊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細颺落花風 本事詩

約妓愆期

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愜意牧曰願張水嬉使人畢觀牧當閒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鬖髻女年十餘歲眞國色也將至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後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泊周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攜幼以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爲悵別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 麗情集

屬意小鬟

范文正公守番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因鬻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 泊宅編

奴乳孤兒

後漢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

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覩自哺養乳爲生湩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逖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買奴得翁

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鄉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牢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白其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爲之語曰鑿井得錢買奴得翁

奴報故主

王遠者也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遠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遠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遠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而死旁無家人遠使毋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遠賤隸也非知有古人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卹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涑水記聞

自比美貌

鄒忌爲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妾曰君美旦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凡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爲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吾過者受上賞 十二國春秋

夢吏換眼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吏附耳曰求錢千萬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復不荅吏曰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必不至顯位

視日不瞬

蔡京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陳瑩中私謂同列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相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太不相稱何耶瑩中謂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云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對疏京悖逆十事 百家詩序

夢神剔鼻

徐郎中筠少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

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剔去徐鼻擇以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正自爾端直歷官正郎 拾異志

額添一耳

方陰官以事懇上元夫人而不允聞陽世有士人柳愼善爲文遂追令爲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寤額癢輒擽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下有三耳秀才 張君房脞說

拾齒置懷

上畫彈雀於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求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涑水

草生髑髏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刺煩拔之當有厚報牀頭果有一朽棺頭穿壞髑髏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着棺中以甓支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 祖冲之述異記

夢游華胥

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焦然肌色口黣昏然五情爽惑於是放萬機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游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神行而已黃帝既悟怡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遐 列子

夢黃熊

鄭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內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産莒之二方鼎 昭七

夢蕉覆鹿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而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其得鹿是若之夢眞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其妻又疑其爲夢薪者歸復其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欲二分之以聞鄭君皆互有夢覺之說相國曰欲辨夢覺惟黃帝孔邱 列子

論夢生於想

衛玠問樂令夢云是想樂曰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曰因也樂曰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持虀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不得成病樂爲解析即瘥樂嘆曰此兒胸中必無膏肓之疾東萊呂氏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豹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强之名於强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博議

枕中記

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子談諧方適而歎其困何也生曰吾常志于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甆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

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狄歸朝冊
勲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時宰所
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同列復誣與邊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爲保之減
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寃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
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薨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
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
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
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
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大槐宮記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
歸臥夢二元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詣古槐
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臨
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素練服朱華冠令生拜王王曰前奉賢
尊命許令女瑤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金翠
步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修儀宮一女子號金枝公主儼若神
仙交驩成禮情禮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爲守勑
有司出金玉錦繡僕妾車馬施列廣衢餞公主行夫人戒子曰
淳于郎性剛好酒爲婦之道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日至郡
有官吏僧道音樂來迎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
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
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於郊備儀
羽葆鼓吹葬主于盤龍岡生以貴戚威福日盛有人上表云元
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在蕭墻時議以生僭
侈之應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爲念

復令二使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僮擁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
斜日未隱西垣餘尊尚湛東牖因與二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明
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二大蟻素
翼朱首乃槐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羣蟻亦處其中即南
柯郡也又一穴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盤龍山岡也
生追想感歎遂遣掩塞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
知所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　陳翰記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九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韜校正

仙佛類

崆峒問道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治而治天下雲氣不待簇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黙黙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揺爾精乃可長生愼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莊子

穆王宴王母

周穆王名滿立時年五十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爲右造父爲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又無死尚能復來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

關令尹之生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綃流繞其身及眞人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花光色鮮盛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貌少好學墳典素善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雖鬼神無以匿其眞狀老子感焉內傳

老子之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而出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黃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踈齒方口厚脣額有參午連理日角月庭鼻骨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三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玉醴金液治心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法列仙傳

安期賣藥

安期生琅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萬出阜鄉亭皆置而去留書以赤玉舄一兩爲報曰後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輙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列仙傳

橘中二老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因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割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綃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劑一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孃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盧敖求仙

盧敖遊元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元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遁乎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㪣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口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汜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乎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敖燕人秦皇召為博士使求仙 淮南子

王母蟠桃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又南窓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子此子昔為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 漢武內傳

麻姑仙迹

昔王方平七月七日過蔡經宅遣人與麻姑相聞麻姑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約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光彩耀目不可名字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擗鱗脯行之諸華馨香充溢內外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淺於往者相會時畧半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經母及婦弟婦新產數日麻姑望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擲地成丹砂方平笑曰姑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經心言背癢時得此爬之乃佳方平知經心中所言使人牽經鞭之但見鞭着背亦不見有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後人即蔡經宅為壇今在建昌府南城縣麻姑山云 出顏真卿記

薊子摩銅人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挲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搜神記

李少君道術

李少君字雲翼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丸與服之即愈乃上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昇天身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鴈而九垓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為立屋第 漢武內傳

遇羨門子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欒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蹻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列仙傳

長房遇壺公

後漢費長房為汝南市掾市有老翁賣藥掛一壺於肆頭市罷輒入壺中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

畢而出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後從壺翁求道入深山於羣虎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屋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嚙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令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投葛陂中又作一符曰以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以竹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遂能鞭笞百鬼驅使社公

劉阮天台

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入山採藥見桃實食之身輕又見一杯胡麻飯屑流出溪邊二女子呼名曰二郎來何晚因邀歸設胡麻飯山羊脯甘酒有頃客持桃至慶女婿暮行夫婦之禮住半年求歸女曰罪根未滅送出洞還鄉已越七代二人欲還女家路迷不得去 齊諧記

子喬吹笙

王子喬者周靈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人浮邱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列仙傳

令威遼鶴

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少年欲射之乃飛翔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 搜神記

伯陽服丹

後漢魏伯陽者吳人也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余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王喬飛舄

王喬漢顯宗時爲葉縣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鳬從南方飛來於是候鳬至舉羅張之但得一舄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擁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

董奉種杏

吳董奉候官人有道術居山不種田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欝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竟不生草嘗加芸治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嘗有人置穀少而取杏多者羣虎輒吼逐之

負局磨鏡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摩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疾輒出紫丸藥與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每到戶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所愈

葛元道術

葛元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元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元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元嚼食之是故飯也元指牀使行指蝦蟆及

諸行蟲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元以冬爲客設生爪麥夏致氷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元以一瓢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爲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元曰雨易得耳乃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暝大雨流潦

李冰偃水

冰爲蜀郡太守人言汜江水爲患乃作三石人以止水勢作五石犀以壓水精又鑿山分三十六江以灌溉於是人無水旱之憂家有粒食之樂嘗行山中遇羽人曰公德及民物已注名天府矣遂白日昇天

讀石室書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

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空中聞打麥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即愈遂爲置酒滿瓮道士坐瓮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居舍雞犬皆升空中猶聞打麥聲

洞賓遊岳陽

呂岩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侍郎謂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南粵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風土記

飲東林沈氏

熙寧間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爲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相題詩於菴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

棄妻遊山

晉許邁恬靜不慕仕進父母尚存未忍遺親立精舍於餘杭懸溜山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後改名元徧遊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本傳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十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仙佛類 神鬼附

釋迦佛生

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欲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十二祖宏忍 傳燈錄

漢明帝迎佛

後漢孝明帝永平二年偶夢金人巍巍丈六飛至殿庭光明炳耀問羣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求迎佛法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梵僧帶白氎畫釋迦像四十二章經白馬馱之遂至洛陽此中土有三寶之始也 大藏一覽

佛法入中國

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通鑑

建寺之始

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刱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 事物紀原

祇園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爲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佛默受請即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求踏唯有祇陀太子一國廣八十頃林木欝茂幽靜可居既得勝地往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

達磨携履

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傳燈錄

卓錫開山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神獻寺基

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徑山重岡之西至於危峯之北有頃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峯之間頓捨此地爲師立錫之所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留一水穴幸

勿墟之我將時至而街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既霽湫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謂之龍井今庵基現在諸草不生 事状

斧碎佛牙

五代趙鳳傳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入遠公社

晉慧遠見廬峯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刺史桓伊乃爲遠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也絶塵清勝之賓並不期而至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頴之南陽宗炳等凡百有二十三人並棄世遺榮依遠游止 高僧傳

不過虎溪

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静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廬山記

女子寄宿

高僧嵬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華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白公問禪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爲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

八十老人行不得

寒山子

天台寒山子以樺皮爲冠眞大耒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豐干禪師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去五臺作什麽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

拾得子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子攜至寺中名爲拾得一日埽地寺主問汝畢竟姓箇什麽在何處住拾得放下埽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問汝作什麽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形材腲脮蹙頞皤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輒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

萬迴師

萬迴師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迴迴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絶父母遣人問訊一日朝齎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宏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因號萬迴唐武后嘗賜之錦袍玉帶

寺爲窟室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王宜除之及魏王討盖吴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盖吴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産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

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處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傅奕浮圖

奕相州人唐高祖時爲太史丞上書詆浮圖曰生死壽夭本諸自然今其徒皆云由佛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年祚長久至漢晉以來政虐祚短事佛果何益歟帝下議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奕曰禮始於事親終於事君今以佛法抗君悖親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正爲此人設也 本傳

東坡問禪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闍梨飯後鍾

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鍾其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處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梨飯後鍾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寺僧蒸豚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饋蒸猪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飲酒食肉即爲有它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氊根來比並氊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仇池筆說

五方神現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元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予歲時無廢禮焉 太公陰謀

神占郡廳

梁蜀琮爲吳興守郡有項羽廟甚靈於郡廳事爲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以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琮至著履登廳事常閉室中有此聲琮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

燬廬山廟

顧劭爲豫章禁淫祀燬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 商芸小說

宿薄后廟

牛僧孺落第歸宛葉間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夜月始出遠望火明至一大宅黃衣閽人曰有客有客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至大殿蔽以珠簾拜于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何辱至行役無苦乎今夜風月佳甚呼左右屈兩

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雲中至太后顧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又顧一人曰此元帝王嬙如前拜各就坐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五色雲中有二女子下太后顧曰此是唐朝太眞妃余即肅拜如禮又指一人曰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妃復拜既畢太后命進饌具酒各賦詩別有善笛女子太后謂曰識此否此石家綠珠也因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潘妃綠珠皆辭不可及亂太后又曰太眞先朝貴妃固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呼韓單于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牛秀才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大安邸旋失使人行少時天始明余却望有廟荒毀不可入竟不知其如何 僧儒周秦行記

脩江瀆廟

文路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路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堂一新慶歷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壯觀甲天下 聞見錄

夢伯有

鄭人相驚以伯有 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三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昭七年

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家中談易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元學自此談元殊進

因鬼殺子

梁國之北地名黎卯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好扶杷丈人而道苦之黎卯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卯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無若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扶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于市欲遇而刺之明旦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劒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眞子 戰國策

正能辟邪

宋徐孝先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官屬居省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閉見者多死之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見怪不怪

魏元忠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婢老猿爲着火婢驚白公公曰猿閔我闕僕爲我執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群鼠拱之於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鵂鶹鳴於屋端

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兩適越光定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牀於堂下乎婦人竟移床於堂下公曰能復徙堂中乎羣女乃復移牀至舊所公曰能徙吾牀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豈可同常人翫之哉見異錄

鬼手入牎

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閲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窓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黄水大書花字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去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謝而去括異志

爆杖驚鬼

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爲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亂所生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鬼人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爲所汚因爲人放爆杖於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之神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語錄

燈檠精

宋潛爲甘渡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伭迷羅箔風泣背西牕雨遂滅趙趨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鬻身於彭城郎今即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因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燈檠焚之　玄齋廣錄

神座有狐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相傳神親享盃盤蓋神座下有穴藏羣狐自穴出享有醴王嗣宗得其實縱火焚穴擒殺羣狐毀廟祝皆遂絕初公在長安極疏神山人放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但輸王太守聖明方信有英雄澠水燕談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十一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韓校正

仙佛類 葬墓附

鼎湖攀龍

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漢郊祀志）

橋山劍舄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焉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公孫卿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記）

水齧王季墓

惠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群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水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前物文王曰先君殆見群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曰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呂氏春秋）

虎邱金精

吳王闔閭葬於虎邱山下發吳都之士十萬人共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邱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黃金珠玉為鳧鴈扁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三日金精上騰為白虎蹲踞於上因名虎邱

夫子夢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尤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尤賓之也而邱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檀弓）

曾子易簀

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黔婁布被

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高士傳）

召作玉樓記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嬭（長吉學語嬭呼太夫人）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李商隱小傳）

六十不識女色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此無餘生六十年

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

魚飡龜兹板

邢和璞居嵩潁間有潁陽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飡而休于龜兹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兹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悟其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鱠卒

乖崖遺象

張乖崖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兜褐紫縚草屨自為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授黃白術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常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令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取其方及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王雱復見

張靖言荊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荊公驚問何故來吏曰冢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荊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令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雖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荊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左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荊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招使掩其口明年荊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殁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裹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之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趙榮聞見錄

木稼

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木氷或曰今之長老名木氷為木介舊唐書寧王卧疾引諺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山谷挽韓忠獻公詩曰氷枝憂木稼食昂恨長庚荊公挽魏公詩亦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

康節知命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温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温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聞見錄

徐穉生芻

撣豫章人漢儒與郭林宗友善有母憂穉往弔之致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本傳

賻布班貧

子栁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栁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栁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栁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贈以麥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何久荅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釐資助葬

河東栁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祜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釐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道琮葬友

翟道琮蒲州人唐從嶺南有同從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留此瘞路旁去歲餘赦歸涤水失殯處道琮哭諸野波中忽沸祝曰尸在可再沸果復沸乃得尸還道宿行店彷彿見其友曰君厚德名位不止此尋擢太學博士

玉魚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許與之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今在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隻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奏聞有勑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以此其事遂絕西京雜記

金椀

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忽見崔氏并少府抱兒還充又與盌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盌并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盌崔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椀著棺云

烏鳶螻蟻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椁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飡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此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

王孫薄葬

楊王孫孝武帝時人家業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至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志其子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諫曰猶戮尸於地下不可王孫曰

夫厚葬誠無益而世競以相高糜財殫幣今日入而明日出此與暴骸中野無異厚衆之幣帛以奪生者之財用古聖人不忍其親故為之制禮今則越之是以欲嬴葬以矯俗也祁侯曰善遂嬴葬 說苑

以書殉葬

梁元帝金樓子曰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藏也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祭仲冢邊曹子臧求葬於遽伯玉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傍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雞無司晨之用慎毋以血腥為祭也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牆翣之飾晉文公請隧桓司馬石槨甚亡謂也

孔墓不生荆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塚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 孔子世家及晏類要

郭璞相地

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古冢得竹書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編束晳傳

發墓斬臂

王元謨從弟元象任下邳太守好發冢墓時人聞垣內有小冢或告元象墓上見一女子近視則亡使命發之有一棺上有金蠶銅人以百數一女子可二十資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宋書

牛眠得葬地

晉周訪微時與陶侃結友侃丁艱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洿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以所指別山與訪之父葬焉訪果為刺史著稱于益曰訪三世為益州

僧指示葬地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遂歸別覓葬地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至平章事 感定錄

道上行殯

晉袁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裴啓語林

非始於田橫

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

曰四海遺喬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云蓋高帝召齊田横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憐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銜枚豈樂哀者耶按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横然譙氏引禮文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

黄絹幼婦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之元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背上有八字曰黄絹幼婦外孫齏臼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黄絹色絲絶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齏臼受辛辤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妄認古冢

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處誑之曰其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遂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譏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牖率族人向冢而哭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輔校正

民業類

豚蹄禳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予精兵十萬楚聞之引去 窶荒也汙邪下地田也

苦飢常勤

陸龜蒙家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陸文

馬頭娘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絶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

宫觀諸寺皆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圖經

一焚券得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貧者取其券而焚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讓之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君拊手而謝之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陳財傳解帶為城以箸為械

堂無蟻鋝

虢國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斷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元宗記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舟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見蛇頭齚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摶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藝文類聚

任公大鈎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錎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莊外物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鱠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因獵聞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莊子今無新序

拔猛獸箭

晉桓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桓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瘧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賣人倍直

王猛秦人晉時鬻畚為業嘗有人買之隨至山中見父老曰貴人十倍償直辭出乃嵩山也後果相苻堅佐興秦國猛病卒堅謂太子安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通鑑

人穀自量

李珏廣陵人隨父販穀父老珏繼之人與之穀每使自量父責之曰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同流者衆今但一斗升又任之自量吾不知其所以也珏終不改業壽至百餘歲一夕無疾而終棺裂衣有聲視之尸解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四

四明王罃編集
秦和梁鞅校正

技藝類

扁鵲論病

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日望見桓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蚤從事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史記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元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遣之 左成十

視見五藏

扁鵲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藥能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之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從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著針經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瘥召玉詰狀玉曰醫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不傳

後漢華佗廣陽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虫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虫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召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困不及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服金石藥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黃牙為因 韓侯金鑑記

君平卜肆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戶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從游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

占易掘金

晉魏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有龔使止亭中妻遂齎版責之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曰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妻還掘金皆如卜焉

占其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卜遇四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

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而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 范蜀公蒙求

蠻巫祝生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荳嚼試若香甘則是已然使擣川升麻取冷熟水調二大錢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嘴翅悉肖似康訴于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胸膈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俟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膈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容齋隨筆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醞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平善巫偶因它事窘用又詣於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攜往林麓爲步踊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俄酒家列甕盡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 容齋隨筆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資暇

貴不可言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入謁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留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即呂后也 高祖紀

無貴相

王顯與唐太宗有子陵之舊太宗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房元齡謂曰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冀公貴相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易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局促門下因厲聲詬閽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比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邀之使其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卑微遠人神貌疎瘦復發於頸而舉

止山野希白發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稽顙數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目可得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急流勇退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筯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者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作樵夫拜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跡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宗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道人現夢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尚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瞠目視君謨須臾兩目豁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入門下極善相時論以為公且大拜先生以詩别公云異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無爰立之說忽除知江寧先生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李壁荊公詩注

善聽聲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克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克山陵使故有是說或竊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遂貶崖州談淵錄

熟睡乃相

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謂之云俟宸方可覩子美一日熟睡僧揭帳視之云來得也昌吳人語甚為昌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百家詩話

不容何病

孔子圍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命亦難信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

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日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候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却埽編

得失皆命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趍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顏氏家訓

不遇宣宗

賈島不第乃為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忪宣宗嘗微行溫庭筠遇於逆旅溫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

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根何所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不遇元宗

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因放還 本傳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乙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乙遷補莊宗頷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必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 翰府名談

題詩坐窮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令之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無所謀朝夕何由保歲寒元宗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傍曰啄木口觜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二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求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

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冷齋夜話

點睛龍飛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水衡記

羞為畫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俾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本傳

朱桃椎像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黄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美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求者輻湊許貪畫直每像輙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括異記

畫洞賓像

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滕知其異人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風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客令畫工圖其形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筆錄

甘蠅貫蝨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蠅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垂蝨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荊棘之端打之而無差於是二人相拜於塗請為父子

由基穿楊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左成十六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息少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周紀

康肅善射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金坡遺事

射虎乃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人乎韓詩外傳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大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史李遠出獵見叢薄中以為伏兎射之旋入寸餘細視之乃石北史

挾瑟齊門

齊王不好瑟有求仕於齊者挾瑟而往立齊之門三年不得入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韓文

觀棋爛柯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棋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飢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謂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 述異記

別墅圍棋

苻堅率衆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別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兒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賭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為對賭昌宗集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幸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從馬而去 集異記

甄琛博奕

琛後魏人夜奕棋令蒼頭執燭或倦睡則杖之奴曰郎為君讀書執燭不敢辭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北史

射燕蜂蜘蛛

魏管輅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雖以形翅翼舒張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在昏夜蜘蛛也舉坐驚喜

射鼠生三子

唐袁客師天綱子也高宗置一鼠子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射橘蜂石龜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令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歷日第一幅裹緑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器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藹藹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玉壺清話

平城傀儡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閒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祕計鄙其策下今郤翻為戲具引歌舞者曰郭郎髡髮善諧笑凡戲場必在排兒之首 樂府雜錄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四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輔校正

文學類

劉子學術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成十三

識龍鮓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遺

誤解蹲鴟

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荅書云饋蹲鴟 顏氏家訓 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復註釋解蹲鴟云今之羊中即是著毛蘿葡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拊掌大笑 唐新語

愛掉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閤門曰大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佷堅欲致詞進笏前跪移時竟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大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玉壺清話

不識字義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鵰冠云五藏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别傷胃快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鵰冠子也

阿蒙學識

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始就學魯肅過蒙言議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呉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楊雄著書

楊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太元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時嚴尤聞楊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楊雄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本傳 楊子雲作法言蜀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論衡

子建八斗

曹子建魏曹丕弟封陳王博學多才謝靈運美之曰天下文章共一石子建自有八斗我只得二斗自比其不及子建也 魏志

著論衡

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絶慶弔之禮户牖墻

壁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祕玩以為談
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
果以論衡之益○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
詣之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
爾共之勿廣也抱樸子

興嗣千文

周興嗣梁人武帝欲教諸王書令剪鍾王所書字一字一片紙
召興嗣韻之一夜編上鬚髮皆白尚書故事

携餅借書

起畯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畯
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携餅食數枚以行既至
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畯辭曰
所為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
之一室中畯閉户晝夜寫録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書
主人長揖而還却掃編

寫書皆精

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雖不多而
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
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鏤六經板印行石林燕語

王勃序閣

勃唐人都督閻公鎮豫章九月九日燕滕王閣閻公宿命其婿
作序以誇客出紙筆遍請客客莫敢當時勃年十三欲往南海
省父亦預席獨不辭公怪之遣吏伺其文立成又私燕勃謝以
五百縑而去序注

江淹才盡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孟曰前以壹

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
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又曾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宿冶亭夢一丈夫自稱
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
還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人謂之才盡

君房代詞

張君房宋人時當直詞臣學多不優以君房代之真宗命撰日
本國祥光記張醉飲樊樓當直者大窘錢楊二公戲作閑忙令
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
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湘山野録

依樣葫蘆

陶穀文翰為一時冠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
穀下穀不平乃俾其黨因事薦穀以為穀久在詞禁宣力實多
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
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
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
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決意不用東軒筆録

謝石折字

謝石善折字徽宗嘗書朝字寄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
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
曰兀术且至矣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
折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過於塗告以婦不能
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嘗特補承信
郎復因范覺民入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曰我亦能折字石詰
之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
聞者大笑周益公玉堂雜記

杜子美詩

杜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貞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法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僅許可至歌詩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本贊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本傳

李賀錦囊

李賀每旦日出騎欵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輙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鐙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率如此賀能探尋前事今古來未嘗經道者

賈島推敲

唐賈島於京師騎驢得句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作推字練未定引手作推敲勢時韓愈權京兆尹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備道所得愈曰敲字佳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交又每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祭以酒脯曰勞吾一歲精神祭而焚之嘉話并金門歲節

李白聖於詩

李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兩春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折節讀書

陳子昂始以豪家子狃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無不該覧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淮南子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五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性行類

飲盜馬者酒

秦繆公亡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往殺其馬方共食肉繆公謂是吾馬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食馬得酒者遂為之潰圍公得解說苑

鼠齧馬鞍

北魏哀王冲為鼠齧馬鞍俗云鼠齧不吉吏懼以為必死冲憐之故以刀穿巳衣如鼠齧狀繆言鼠齧齧者不吉太祖曰妄意耳何害也俄而吏以齧鞍聞太祖曰兒衣尚然況鞍乎遂不之問北史

不疑償金

雋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巳而金主覺意不疑不疑乃買金償之而先告歸者來歸金亡金郎大慙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盜嫂何也不疑曰我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以此稱為長者史記

羮汙朝衣

劉寬華陰人漢靈帝時遷太中大夫居官多恕夫人欲試之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巳畢使婢奉肉羮翻汙朝衣寬神色不變徐曰羮爛汝手乎又嘗出行有失牛者就寬車認牛去寬無所言有頃認牛者得牛還謝罪寬曰物有相似幸勞見歸其性度如此本傳

師德包容

婁師德鄭州人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薦之而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武后見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能窺其際本傳

富弼忍詬

弼少時有人詬之者聞若不聞人或告之弼曰恐詬他人曰明呼公名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遂致相位不亦宜乎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刄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巳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遯齋閑覽

刺客取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遂搴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歷史

酌一盃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

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顧侵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曰
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
一盃水奉餞執舉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者迷入田中
暴人禾執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公權度量

唐柳公權善書當時公卿碑誌必求其親書遺萬計嘗貯金
銀盃盂一筍令奴掌之縢識如故及啓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
者公權笑曰盃盂羽化矣不復詰問時人服其雅量 本傳

夷簡碎器

宋呂夷簡四子皆聰慧語夫人曰四兒皆腰金未知誰作相一
日試之使小童擎玉器貯茶詐跌碎之三子皆驚躍失色唯公
著凝重不動公謂夫人曰此子是也元祐中果拜相 談圃

為相寧灌園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
帚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
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
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
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傳

張相善啗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
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
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
何不可也顧吾輩麤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
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
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彘肩以指分
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然皆咨歎曰真宰相

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
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
負而返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為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反唐愍帝出奔
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
侍晉祖虞變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
室石敢格鬬死知遠以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二桃殺三士

齊景公蓄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
聞晏子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餽之二桃
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猏再搏乳虎若接之功
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却三軍
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
濟於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
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黿頭雀躍而
上人皆曰河伯也治子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治之功可以食
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 晏子春秋

淳于代烹

淳于棼北海人平居清靜不慕榮名家有果樹人或侵盜輒助
為收採又見盜禾者恐其羞愧伏草莽中待盜去乃起王莽末
兄崇將為盜所烹請代得免

周顗取印

周顗晉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王敦反王導以從弟率宗族詣
朝臺待罪顗入導呼之曰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

導忠諫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醉出導又呼之顗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導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後敦檢石頭城收顗等殺之導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通鑑

畫蛇添足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與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王爾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為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春秋

招飯相謔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來日請餐皛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蘆菔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皛飯郭曰白飯白蘆菔白鹽豈非皛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簡於郭曰來日請食毳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菔也毛鹹也毛只此便是毳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 魏王語錄

因文進讒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有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平嫉王聽之不聽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不正之見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愁也騷憂也

後宮祝詛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為婕妤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

蜜餳誣毒

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左右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糞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曰左右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有求實不敢與求者不伏侍中刁玄張邠啓云二人詞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此易知令破鼠糞燥求者首服亮又使人以銀椀并蓋就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使者先恨藏吏以鼠糞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亮曰器且蓋之無緣有此將所使有恨於汝乎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所使理窮首伏即加髡鞭斥付外署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七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人事類

大名難居

范蠡與句踐既滅吳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王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終不反勾踐表會稽山為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父子治産居無何致産數千金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與親知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自號陶朱公

造物忌名

陳摶隱華山幼於渦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節修飾過度營産滿雍謗問遂喪清節 玉壺清話

法真逃名

法真扶風人好學博通東漢時為關西大儒同郡田翁薦之不就深自隱遯友人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本傳

韓康避名

康字伯休霸陵人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小女子賣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韓伯休邪乃不二價康曰我欲避名今小女子亦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山中漢明帝聘之不起 本傳

松菊主人

章表微唐憲宗擢監察御史東行不樂曰爵祿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而已 本傳

醉人推罵

蘇軾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東坡回李端叔書

虛左自迎

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直上坐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曰臣有客在市

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久立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乃就車酒酣侯生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自迎於衆人廣坐之中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人皆以嬴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也侯生因進朱亥曰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史記

微行被辱

漢武帝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飲翁曰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

此虞盍何憂不允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自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驕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嫗因還內時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諸少年皆醉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漢武故事

老子贈言

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家語

乃若婦人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揖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也今乃知其如婦人耳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羣聚乎 孔叢子

投筆而歎

班超扶風人初與母隨兄同至洛陽家貧傭書以自養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笑之有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漢文帝時擊匈奴有功封定遠侯 本傳

相別一世

張詠號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昔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卭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訟尚書青州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傳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亡矣來報子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西清詩話

引發不前

張元伯病且卒其友范巨卿忽夢元伯呼曰吾以某日死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耶式夢覺悲歎泣下馳赴之未及到而喪已引發將至壙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乎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喪曰死生異路因執紼引柩乃前既葬式止冢次爲脩墳樹乃去 本傳

嫚書之辱

漢匈奴冒頓高后時遺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樂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

詬謁悖慢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厚衡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直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卧者爲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褊躁傲誕

杜甫襄城人唐元宗時擢右衛率府參軍安祿山反避地至鳳翔上謁肅宗拜右拾遺奏房琯罪細不宜免官貶華州司户參軍關內亂棄官之蜀會節度使嚴武表爲參謀檢校兵部員外郎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目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外若不爲忤中實銜之一日武欲出殺甫冠鈎于簾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本傳

獨拜床下

後漢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値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謁見異禮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遊謁有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東軒

知入玉堂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況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爲異日玉堂之用梁公始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抒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携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而已 垢稀編

寇丁相軋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爲相丁公爲兩制萊公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爲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惟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東西果傾軋竟如文靖之言 倦遊雜錄

管鮑相交

列子曰管夷吾與叔牙二人相交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有親也吾常爲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内漿寗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已者用馬爲知已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哉 韓詩外傳

陳雷讓舉

雷義與陳重相友善有司舉義茂才義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

雷 史記

伸於知己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爲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爲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爲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吾三年爲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爲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爲上客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吾得升斗之水而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他人乎 史記

倚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吾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齊紀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倉宅輿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父之大僕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怳然自失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以爲其母攜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數升僅死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家貧甚傭書以自資常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東軒筆錄

顏斶巧於居貧

顏斶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斶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燭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燭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燭之巧也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列子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北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　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淮南子

融藏張儉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褒焉

朱家脫急

季布楚人為項籍將數窘漢王及羽滅高祖購求布匿朱家為奴家心知是布誡其子同食家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窘上怨之家曰臣各為其主布為項籍其職也項氏臣可得盡殺邪以布之賢而求之急不走北即越耳忌壯士之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荅平王也滕公言之拜為郎中 史記

避難複壁

後漢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岐又數為貶議琦後為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家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作厄屯歌二十三章諸康死滅因赦乃免

華歆拯難

歆漢人避董卓亂夜行逃難遇一丈夫與俱其人忽墮井中深不可上眾欲棄之歆曰有難不救是為不義遂相牽出之亦不問其姓名而去 漢史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家詔盡付西鄙得便宜從事會邠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勒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歸田

死而結草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篤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 左傳宣十五

餓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 甲士也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北郭更難

齊北郭子騷踵赴晏子乞假養母晏子以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造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士也今去之齊國必見侵矣請絕頸以白晏子因自殺公聞之大駭自追晏子之國晏子太息曰不肖罪過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說苑

被彰卿德

王忳廣漢人東漢時嘗詣京師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謂忳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即命絕忳以金一斤營葬餘置棺下無人知者後數年忳爲亭長忽有馬馳入亭中大風復飄一繡被墮忳前言之於縣縣以與忳後乘馬至洛縣馬奔入他舍主人見之問所由得忳具說前故主人悵然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及埋金事主人大驚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到京師不知所在大恩未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本傳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搜神記 後漢楊寶九歲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地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 續齊諧記

孔愉放龜

愉山陰人晉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中流左顧者數四後愉封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佩焉 晉書

放魚改業

熊慎豫章人父祖以取魚爲業嘗載魚宿江滸慎聞船內千百人念佛經聲驚而察之乃魚也悉放之改業鬻薪於石頭窮苦至甚露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就視之得金數斤因致巨富子孫數世不乏

羊羹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是以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爲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餔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人 戰國策

絕纓報恩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懽君臣百官皆絕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頸血湔敵久矣遂平晉

報漂母恩

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

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己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本傳

報刖足讎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遽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還寶帶獲報

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鬧中女奴力倦置於門閫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閫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芝田錄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七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八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𫍯校正

人事類

生空桑中

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旣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孕兒于空桑之中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列子）

紱麟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illegible]衰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拾遺記）

丞相放生

光祿卿畢申仮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放一鴿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同庚俱貴

王仲儀與呂爾臣俱以丁未生申公在相位仲儀三十餘歲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令三帥選差神龍衛千兵送行更候迓吏騶御之盛前此未有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即爾臣也）公曰仲儀令擁千兵擢帥汝猶爲筦庫也仲儀旣壬申公徐曰汝無恙後十年却於汝手作差遣治平初爾臣擢樞密院副使仲儀復以端明殿學士爲渭帥（聞見錄）

縣令生日

開寶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內極貪濁一日榜縣門示某月某日知縣生日吉示諸邑人不得餽送有曹吏曰宰君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後又告示曰後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餽送吏復持縑以獻焉時王嵩賦鷺鷥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

爲同甲會

文潞公在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爲同甲之會各賦詩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一十二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渠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筆談）

楚邱何老

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邱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新序）

顏駟不遇

顏駟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吞氣九千歲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潛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伐毛矣

洛陽耆英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共十三人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與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溫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于壁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聞見錄

死鬼爲祟

魏管輅傳信都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曰北屋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主刺頭故頭痛一男持弓矢主射胸腹故

心痛徙掘骸骨冢中並愈

既死復蘇

前輩多知人或云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驚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見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煎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 石林燕語

問病嘗糞

唐郭宏霸爲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宏霸獨後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元章心恙

米芾詼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芾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 石林燕語

墓土止瘧

五代朱瑾在唐爲兗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楊行密大破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

萑苻之盜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猛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丸）苻（音蒲）之澤（澤名）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 昭二十

單車降賊

張綱傳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恐綱曾奏己以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之職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皆拜泣曰荒裔愚人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乃降綱在郡卒年三十六綱病吏人咸為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

制服行喪

黃巢之亂

黃巢募眾數千以應王仙芝之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入蘄黃北掠齊魯入鄆陷沂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寇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僊路圍福州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陷桂管進寇廣州破潭州攻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眾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弩射殺賊將賊駭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陷睦婺二州濟采石侵揚州悉眾渡淮陷申光潁宋徐兗等州陷東都張承範以彊弩三千防關巢攻關齊克讓戰關外俄而巢至師大呼川谷皆震巢乘黃金輿衛者繡袍華幘騎士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僭即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為之取廣明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

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四年二月克用追巢敗之擒巢愛子巢計蹙謂林言曰[illegible]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獻行在

盜能弭兵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卻楚盡用其謀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子發諾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日又取其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梁上君子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為太邱長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當由貧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盜沒為官戶

隋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建中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誡而釋之煬帝朝與賊戰死

作綠野堂

裴度從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閹豎擅威天子擁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事帝知度年雖及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還

東都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郎禱別詔方春慎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入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遺布激盜

烈太原人鄉里以義行稱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遺布一端或問烈曰盜懼吾聞過有耻惡之心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還尋得劍怪問其姓名乃先盜牛人也 本傳

三樂自足

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 家語

毁車殺馬

馮良年二十爲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役因毁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爲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毁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 事見後漢周燮傳

御詩送行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詔令供張東門百寮祖餞御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別深 唐詩紀事

堯遜許由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耻令牛飲其下流也 逸士傳

四皓待定

四皓以秦政暴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高士傳

龐公遺安

公襄陽人居峴山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不能屈因釋耕於壠上妻子耘於前表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必無所遺也遂携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披裘拾薪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子陵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與光素舊使人奉書稱因日暮自屈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君房

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子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至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屈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云

垂釣不餌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椶屩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躬為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魏少游號其居為元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門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為構之號大夫橋

希夷入對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元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奏帝益重之 聞見錄

召邵康節

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君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乃因之詔天下舉遺逸公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江南黃景以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首命官為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詞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口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狀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秩賜對除諫官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聞見錄

處士擬贊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贄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令逋兩失之 談聞錄

排斥种放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羣拜謁放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

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巧盗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耳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言放陰事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寖衰 涑水紀聞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九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宮室類

傾癸瑤臺

傾癸夏桀名得有施氏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糟堤池可運船堤可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殷伐之遂亡其國 史記新序

韓王營第

趙韓王居涑水謀營第宅人阻之曰王居第足矣不必再營多費王不聽乃遣人於秦隴市良材及第成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捐館不復再來矣此爲多營妄費者之深戒焉 涑水紀聞

東燭一覽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爲之文梓爲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磑廐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十鋌次年彼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升之過奢

宋陳升之爲相治第於潤州極爲閎壯鋸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貴不得脩不得 筆談

高大門閭

于公東海郯人爲縣獄吏門閭壞父老爲治其門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後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事漢宣帝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皆封侯 本傳

第宅庳陋

杜祁公行不事資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庳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言行錄

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沆為宰相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若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溫公訓儉

不肯治第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今吾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退艱不患退而無居□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夫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遺事

空館女歌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幽怪錄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抱甕灌園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而慙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斯人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莊子

園主不禮

晉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不怠容止風流為一時之冠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會賓友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視井生男

婦人妊身三月未滿着婿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陳成者生十女其妻繞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不及及期果生一男博物志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價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鄰及僧珍生日季雅往賀函白錢一千閽人少之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於武帝拜衡州刺史

鄰居占地

揚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風吹竈山

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爲巻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 漢書

祀竈解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説者曰其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録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者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可以爲天帝乎

戒廁上相尋

郭璞素與桓彝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嘆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

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焚經投廁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得罪被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爲報應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九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器用類

仙翁葉舟

陳季卿家于江南嘗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歎曰安得自渭泛河達于家山翁笑曰是不難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若登舟旬餘已至家矣異聞録

李郭仙舟

郭林宗漢人嘗詣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與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李與郭同舟而濟衆望之以爲神仙焉本傳

豐城雙劔

初吴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劔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劔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劔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劔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劔當繫徐公墓上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劔愛之乃干將也莫邪何復至否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劔倍益精明華誅失劔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劔行經延平津劔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見劔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没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劔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劔有靈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劔大呼執䤋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入冦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劔之有靈西陽雜俎

鬼携扇去

國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荼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抑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悵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荼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聞見録

進龍鏡

唐天寳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元宗覧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垂至肩衣白衣有小童衣黒衣呼爲元冥至鏡所謂鏡匠吕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爲汝鑄之將惬帝意遂令元冥入爐所扃户三日户開吕暉等搜覔已失龍護及元冥所在爐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秦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

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禱鏡龍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 異聞錄

破鏡重圓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其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爲楊越公得之乃爲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至還其妻因與德言樂昌餞別令樂昌爲詩曰今日甚造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古今詩話

洞賓磨鏡

尚書郎賈師雄蓄古鐵鏡常欲淬磨洞賓稱回處士自贊其能笥中取藥寘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通明如玉乃知異人 集仙傳

竇儀鏡背

宋太祖以乾德二年平蜀其宮人輿至汴有入內者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帝怪之以問翰林學士竇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帝大悅曰作相須用讀書人 緒編

琴有殺心

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邪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將

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豈此爲殺心形於聲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蔡邕琴笛

邕陳留人漢靈帝時爲中郎將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意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湖遠跡吳會吳下有燒桐爨下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材因截爲琴果有美音其尾焦故曰焦尾又至柯亭以竹爲椽仰見良竹取以爲笛發聲遼亮 本傳

女知絕弦

蔡琰邕之女年六歲邕夜彈琴弦絕琰問之曰第一弦也復斷問之曰第四弦邕曰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得不知 女傳

桓伊撫箏

昔桓伊字叔夏爲豫州都督時謝安壻王國寶專利無厭安每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而會稽王道子狎昵諂邪國寶以安功名盛極而問之帝召伊宴飲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變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韻合歌管幷請一吹帝善其調達敕御妓奏笛伊曰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召之奴既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衿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作箜篌引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所作也有一狂夫被髮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噓唏鼓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而死當奈何曲終投河死子高援琴作此歌故曰箜篌引 孔衍琴操

得玉能辨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觀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尸文子

卞和獻王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為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繼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

張伯懷一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粒瘞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瓮意問戶曹曰此何瓮也曰夫子瓮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意乃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羊公種玉

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曰種此可生好玉又得好婦時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名其地曰玉田 搜神記

懷琉璃瓶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有丐者自稱媚兒姓胡懷中出琉璃瓶可受半升表裏通明如不隔物曰施滿此瓶子則足矣瓶項如葦管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異之復與千錢亦如此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綱至數十車綱人駐車觀之綱主戲曰爾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路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綱官大驚以挺撲瓶破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途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 太平廣記

前定得錢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鍛煉之次乃前拜之公問曰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日富貴若能哀憫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攜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却至庫復見金甲人令繫于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勑賜錢一庫開庫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遺之 逸史

上清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

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田漢得果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帔荅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上清五銖服也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去行數步至墻下忽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墓其中唯得一古錢文本方悟上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也青衣者銅衣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岑遂亡矣

甓錢甕歌

建安有村人小舟建溪往來采薪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揞之取五百餘錢歸率家人往將盡取之而亡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甕欹以五百爾正之耳　徐鉉稽神錄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為中常侍尚方令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亦謂之紙　東觀漢記作紙其字從巾　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為麻紙及敝布魚網為網紙楮皮為谷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擣訖以細絹簁於缸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解膠又益黑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別治細簁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萬杵多益善合墨不得二月九月溫時敗臭寒則難乾潼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　太平御覽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蕭子良答王僧虔書

立本觀畫

閻立本唐太宗時拜右相觀張僧繇金陵畫壁曰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立本以畫名一代其於張之高下間耳而不足以知之世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疏乎　本傳

阮孚蠟屐

孚阮咸子晉元帝時封南安侯轉吏部尚書以病家居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或有詣約見正理財物客至屏去不盡傾身障之意未能平及詣孚見正着蠟屐自嘆曰未知一生能着幾兩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本傳

呂虔授刀

虔有佩刀工相之登三公可服此刀以授王祥曰公有公輔量故相與祥佩之至三公臨終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至光祿大夫傳至子裁裁傳之子導皆相繼貴顯　本傳

賞五花箋

宋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以隸之謂之麗事多者賞之惟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箋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秣陵令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摛操筆便成舉坐賞擊摛乃命左右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

說經奪席

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贈七寶枕

郭翰乗月卧庭中空中一少女冉冉下曰吾天織女也上帝命遊人間願乞神契乃升堂共枕欲曉辭去後夜復來翰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夜方至一夜淒惻流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贈而去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二十

羣書類編故事卷二十一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冠服類

幞頭始末

上古被髪服皮三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無敢惑黔首之服以三尺皁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服頭但空裹髻而已隋大業中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又賜百僚絲葛巾子呼爲髙頭樣自後有華韶樣僕射樣馬周上議裹頭左右各三摺象三才重繫前脚法二儀詔從之文叔子

朝服本戎服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皁靴乃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爲朝服然唐人只服循着禮服幞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至渡江戎馬乃變爲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朱子語録

服制之變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着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家居常服紗帽皁衫束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於末久或問婦人不着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着否曰可或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爲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説中載之上御便殿着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朱子語録

笏本記事

今官自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便用笏指之此笏常尺伸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撲之患執圭者自是替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夫子執圭鞠躬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撲

舊衲布襖

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武帝微時嘗具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自作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殺湛之主以錦囊盛衲衣擲示上曰此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子遂免

宋祖加袍

宋太祖初周恭帝時爲殿前都檢點率衆禦遼兵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册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周宰相范質聞之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　續編

練裙不緣

馬后馬援女爲漢明帝后無子育賈氏子爲子愛如已子是爲肅宗毋子慈愛始終無間后居後宮謙肅身長七尺二寸誦易讀春秋御衆以德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望見以爲綺縠就視乃練裙其儉素類如此　本傳

孝王更服

沈景漢順帝時爲侍御史有能稱後遷河間孝王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王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王由是折節自脩　孝王傳

公孫布被

公孫齊人漢武帝時由太常爲丞相封平津侯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廷爭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倍其約順上旨汲黯詰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又嘗曰宏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曰有之無汲黯之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益厚遇之

露冕行部

郭賀洛陽人漢明帝時爲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便之帝巡狩見而嗟嘆賜以三公之服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所過莫不榮之　本傳

盤龍貂蟬

周盤龍蘭陵人膽氣過人齊高帝時爲大司馬加光禄大夫名播北朝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正在兜鍪中出耳　本傳

陳禾碎裾

禾宋徽宗時爲右正言時宦官童貫與黃經等表裏爲奸縉紳側目禾言此國家安危之機宜亟竄遠方長未終帝起禾引帝裾落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易衣帝却曰留以旌直臣盧安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華寶不冠

寶五代宋人父戍長安屬寶曰洎我還與汝上頭定婚後長安陷父竟沒於難寶年七十猶不冠不婚人問之曰有父命輒號慟　史記

釋之結韈

漢景帝時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

生令張釋之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謂王生曰奈何辱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張廷尉天下名臣故使結韈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廷尉矣 史記

倒屣迎粲

王粲字仲宣高平人漢獻帝時徙長安蔡邕奇之時才學貴顯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既至年幼弱容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後西京亂依劉表以粲貌寢不甚禮焉 本傳

子思却裘

子思居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 說苑

寒不借衣

陳無己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陳在館職侍祠郊丘無重裘不能禦寒無己止有其一其內子為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己詰所從來內子以實告無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遂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 朱子語錄

下着深衣

康節先生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敕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辭朝章且謝曰吾不復仕矣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製為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為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聞見錄

誤持袴去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人舉孝廉為郎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袴以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歸寧者還以袴還主其事乃白

羣書類編故事卷二十一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軺校正

飲食類

賜宴問酒價

眞宗賜曲宴羣臣於大清樓君臣權笑無間忽問鄺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晋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大喜曰甫詩可爲一時之史 玉壺清話

麯生風味

葉法善居元眞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麯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末席抗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魅魑爲惑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應手墜于堦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乃一瓶醲醍咸笑飲之其味甚佳曰麯生風味不可忘也 唐開元記

蜀旱禁釀

蜀簡雍拜招德將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時天旱禁釀酒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雍與先主游觀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滑稽皆此類

飲於市肆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爲諭德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入白乃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嗟歎而去眞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眞宗問卿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旣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仁宗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 歸田錄

甕閒盜飲

畢卓新蔡人晋元帝時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閒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處何必乃爾 通鑑

坐客常滿

後漢孔融爲太中大夫職閑賓客日盈其門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之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者融每酒酣引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投轄留賓

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侯遵沾醉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有期會母乃令從後閤出去遵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旣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揚觶而酌

智悼子卒未葬晋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入寢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

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 檀弓

罰行酒者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宏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飲行觴者

陰鏗爲湘東王參軍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爲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

仙浴酒甕

張開先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嫗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嫗不能拒既暮出遊歸滿甚聞酒芳烈亟就甕中飲嫗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開先與母弟拔宅而去此事與葛洪神仙傳李八百事略同 曾慥集仙傳

醉人見誣

郭朏有才學而輕脫夜出爲醉人所誣太守詰問朏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朏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朏云事有不可例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守笑而釋之 過庭聞覽

能飲一石

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恐懼俯伏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席男女同席舄履交錯堂上燭滅主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史記

三升可戀

王績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武德中詔徵以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弟名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若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葛巾聯牛躬耕東皐自稱東皐子

曼卿豪飲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陵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 麴苑

以妻閽坐

竇卞與王永年接熟卞知深州永年爲監押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書庫卞爲干提舉監司楊繪繪遂薦

之既相親暱未年嘗置酒延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其褻狎如此 東軒筆錄

誑妻戒酒

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失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

友戒其飲

張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埃墮飯中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問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子曰改節何稱於仁廉哉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將問之召顏淵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對曰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 家語

不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爲粥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日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不食盜食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人丘也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盜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 新序

留飯禮薄

步隲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隲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隲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欲以爲高祇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旌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羌身自享大案殽膳重沓而小盤飯與隲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飡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能忍此乎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吳志

不擇美食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勲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鍊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剷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美於粱肉僧笑曰此非鍊炭所炊但慚靦無對 康駢劇談錄

進粥三呵

郭林宗嘗止陳國問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來近其房止供給洒掃林宗嘗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擿地德公更進粥三進

三呵德公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卒爲妙士本傳

爛蒸葫蘆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東坡汁字韻詩却作盧懷謹豈其偶忘之耶太平廣記

廊食無懼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村人作頓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皮取煑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獻十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食文定就人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一事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

廉頗善飯

頗一飯斗米肉十斤爲趙將拒秦兵於長平尋使趙括代將免歸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今天下以勢道交君有勢則我從君無勢則我去此固其理也又何怒乎

何曾食萬

曾陽夏人晉武帝時累遷至潁昌侯嘗侍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未嘗言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後嗣其殆乎曾豪奢服食過於王者大官蒸餅上不拆十字則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本傳

易簡食品

蘇易簡宋人太宗問食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連咀數根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果上笑而然之

盡食釣餌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朝知制誥爲詭行一日上賞花釣魚宴內侍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宰輔曰安石詐也使誤食一粒則止矣今食盡非情也聞見錄

終身啜麥

徐孝克東海郯人能談元理性至孝陳宣帝時爲國子祭酒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母欲粳米爲粥不能辦母既亡惟啜麥而已有遺粳米者輒對米悲泣終身不食焉本傳

羣書類編故事卷二十二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輈校正

花木類

作猗蘭操

孔子聘於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谷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於蘭作猗蘭操云琴操

飲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寐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龍城錄

逐犬入枸杞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於溪見二花犬因逐之入於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於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花盡有數

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几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旣畢曰凡若干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揲蓍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羣馬廄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踶齧奔入花叢中旣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聞見錄

能染花色

韓湘愈之姪孫自言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愈曰子豈能奪造化而開花乎湘乃聚土以盆覆之俄而舉盆有碧牡丹二朶葉有小金字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後貶潮州至藍關遇雪乃悟湘又言能染花紅者可使碧獻於退之後堂之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金稜碧色明年花開果如其說太平廣記

四相賞花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而黄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守廣陵日一出四枝公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荆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何如召使當之及暮南水門報陳太傅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后山叢談東軒筆録云四枝正紫重跗累萼中有金蘂遶之號腰金紫餘並同

下自成蹊

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皆爲之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巴東雙栢

寇萊公知巴東縣嘗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人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後巴東失火栢與公祠俱焚明年蒲田鄭賴來爲令悼栢之焚惜公手植不忍剪代種淩霄花於下使附幹而上以著公德且慰邦人之思燕談

竹醉日

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竹須辰日斲笋看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唯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栽竹多茂盛或陰雨則鞭行明年笋莖交出然又有不拘此者晏元獻詩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藝苑雌黃竹有雌雄雌者多笋故也種竹當種雌自根而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爲雄二節發者爲雌汇池墨記

不可無此君

王徽之字子猷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而去嘗借居空宅中便令栽竹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

交趾入獻

漢永元間嶺南獻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荔枝龍眼等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詔敕大官勿復受獻

葡萄遺母

唐高祖賜羣臣會於御前有葡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上問其故云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上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因賜之

方朔竊桃

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朔至短人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著子此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已至盤盛桃七枚母自啖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收著前母曰用此何爲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 漢武故事

咲李伐樹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求之不過數十王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其園共啖畢伐樹送一車枝與和嶠唯笑而已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故妻採桑

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官於陳後歸未至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悅之下車願託桑陰下婦人採桑不顧胡曰力田不如逢市力桑不如見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不受胡乃歸母呼其婦乃向採桑者也數胡之罪而自投于河

手植三槐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時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

于上遣祐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及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願以百口保之上怒華州安置祐赴貶時親朋送於都門外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聞見錄

樗櫟不材

吳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莊逍遙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人間世

鄰瓜美惡

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搔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爲楚灌瓜楚旦往則已灌瓜同而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因具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驩由宋就也 賈誼新書

帝爲燒梨

唐肅宗嘗夜坐召頴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上坐時李泌絶粒上每自燒梨以賜之頴王恃恩固求上不與曰汝常飽肉食先生絶粒何乃爭之頴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可乎上亦不許賜以它果頴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飡兩顆梨既而三王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

羣書類編故事二十三　一五

始創糖霜

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炭之屬卽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者蔗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爲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

焚香數車

唐太宗與蕭后宮中觀燈問孰與隋主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后曰每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每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然膏火懸寳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續世說

焚香返魂

司天主簿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爲返魂香手持香爐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撮於爐中煙氣裊裊直上甚於龍腦德哥微吟曰東海徐肇欲見先靈願此香煙用爲引導盡見其父母曾高德哥曰但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 洪芻香譜

茗爲酪奴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爲奴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爲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因呼茗爲酪奴 洛陽伽藍記

羣書類編故事二十三　一六

認稻弗爭

吳鍾離牧客居永興自墾荒田稻熟民有識認牧以稻予民縣長欲繩以法牧爲請得釋民慚懼舂稻得米六十斛還牧牧不受民輸置道旁無敢取者晉郭翻客居臨川欲自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語之以稻還翻遂不受

先黍後桃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草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

貴賞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韓子

其花難見

梁太祖皇后張氏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否曰不見后嘗聞見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產武帝

菜生異花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寶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謹因有此異筆談

四明王罃編集

泰和梁輔校正

鳥獸類

鳳凰至

黃帝即位施恩脩德宇內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文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往即安來則喜游必擇所饑不妄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韓詩外傳

辨鳳與鸑

後漢辛繕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至有大鳥高五尺雞頭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棲繕挹樹旬時不去宏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為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鸑多黃色者鵷多紫色者鸑鷟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鸑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聞之咸遜位避繕世錄生

獻鵠道飛

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以見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絞脛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史記

蘇仙乘鶴

蘇仙公者名耽桂陽人有數十白鶴降於門遂昇雲漢而去後有騎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仙君彈我何爲 神仙傳

鷹搏鵬雛

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翔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於是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 幽明錄

罪殺鳩之鷂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鷂逐而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鳩避

患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鷂三百餘頭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曰按劒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 列士傳

鸚鵡報事

張華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輙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爲鸇所搏教其啄鸇腳獲免

呼雪衣女

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幃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於別殿貴妃置雪衣娘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於殿上瞥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爲立冢呼爲鸚鵡冢 明皇雜錄

鸚鵡告賊

長安豪民楊崇義妻劉氏與鄰舍兒李弇私通同謀害崇義埋井中劉氏訴於官府縣官詣所居檢校架上鸚鵡忽然曰殺家主者李弇也遂執訊得實明皇封爲綠衣使者 天寶遺事

鴝鵒報事

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鴝鵒舌教令學語遂無

所不名顧參軍善彈琵琶鴝鵒每立聽移時又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瓮中以效焉遂與齆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鴝鵒前盜物參軍如廁鴝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某物參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鴝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鴝鵒曰以新荷裹置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爲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教曰原殺鴝鵒之痛誠合論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幽明錄

陳倉雉瑞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諸公道逢一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捶其首媼復曰彼二童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

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爲立祠名陳寶祠時有赤光若流星集祠則若雄雉 列異傳

傳母撫雉

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宜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操琴於塚上鼓之忽二雉出墓中母撫雉曰女果爲雉邪言未畢雉飛忽不見傅母因作雉朝飛操 樂府

望帝化杜鵑

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至黄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殷周始稱王者自名蠶叢次曰栢灌次曰魚鳬其後有王曰杜宇宇稱帝號望帝自恃功德高乃以襃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峩眉爲池澤時有荆人鱉靈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可得鱉靈至岷山下忽復見望帝帝立以爲相後帝自以其德不如鱉靈因禪位於鱉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爲子鵑故蜀人聞子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寰宇記

燕蟄河岸

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郗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饑餓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文昌雜録

苕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壠闢一山路一傍有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斸之見蟄燕蟄於其間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爲是而摭遺之說爲非也

殺三乳燕

沛國周氏有三子瘖並不能言有道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可還内思過食頃出曰記小兒時常床有燕巢中有三子母還哺之輙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指内巢中燕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蒺藜各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因自悔責客變爲道人曰君既知悔罪今除矣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即不見道人

燕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爲鷙鳥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係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週遭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燕女墳記

按南史載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截耳守志餘畧同

烏衣國

唐王榭居金陵以航海爲業遇風舟破榭附一板抵一洲見翁媪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宮室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婦人王皂袍烏冠金花閃閃翁以女妻榭榭問女曰此國何名曰烏衣國也王召宴於寶墨殿器皿俱黑命元王盃勸榭曰入吾國漢有梅成今有足下王命作詩卒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王曰雖不能與君生羽翼亦可令君跨煙霧宴歸女曰君詩尾句何相譏也王不悅遣人曰某日當回女取靈丹以崑崙玉合盛之遺榭曰此丹可召人神魂死未踰月者可使更生王命取飛雲軒既至乃烏氊兜子耳令榭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其家梁上雙燕呢喃下視榭乃悟所止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榭書一絶繫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

雲軒飄去無消息淚洒春風幾百回來春燕至尾有小簡乃所寄詩曰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明年燕果不來[illegible]遺

鴝化金鉤

京兆長安張氏獨處室有鴝自外入止於床張氏患之祝曰鴝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鴝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鴝之所在得一金帶鉤焉是後子孫昌盛蜀客聞之厚賂婢婢竊鉤以與張既失鉤漸漸衰耗蜀客亦窮厄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鉤云搜神記

黄雀在後

吳王欲峻刑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衣王怪之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之捕蟬而不知黄雀在其後臣執彈丸欲取黄雀不覺露霑衣如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吳乃罷說苑

雞有五德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告哀公曰臣將去君黄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韓詩外傳

鸂鶒呈祥

河南府尹閾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澄澈可愛牛僧孺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一隻立前後以此爲明僧孺潛揣縣僚無出己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隻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飛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

鵝聽講經

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噪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兩京記

鬬鴨償金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有鬬鴨一欄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手一表本云此鴨能作人語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奈何使人恐酬以橐中金淚其稍悍方倩語之猶曰能呼其名使人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伯勞集李

東方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扣道邊家求飲不知姓名主人開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主人門中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勞爾但呼李伯勞果有李伯勞應即入取飲

問蛙喜怒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草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如何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何如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先之以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繼之以飛電使千里[illegible]內寸草不留龍問

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琴高乘鯉

琴高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中取龍子諸子弟期之期日皆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來祠且有萬人觀之一月復入水去列仙傳

子英乘鯉

子英者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持養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列仙傳

洞元先生

張鋋見巴西侯飲酒命樂久之有告者曰洞元先生在門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揖之與坐曰天將曉鋋悖悟見身卧在石龕中一龜形甚巨乃向所見洞元先生也張讀宣室志

龜名元緒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汝樹寂而止旣至權命烹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煑龜立爛今烹龜猶用桑樹野人故呼龜爲元緒劉敬叔異苑

白龜報恩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瓦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季龍攻陷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旣抵岸廻顧而去續搜神記

黃龜右轉

鄱陽人黃赭入山採荊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赭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右轉赭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即估客行舟者也續搜神記

負人出坎

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内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饑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旣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還輙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旣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續搜神記

化爲白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問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爲白猿吳越春秋

孫恪娶猿

孫恪遊洛中覩大第叩扉無應者有女子摘萱草吟曰彼見是忘憂我看同萱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青衣曰故袁長官女見求適人恪納爲室後十餘年育二子治家甚嚴恪往南海爲經畧判官至端州峽山寺袁氏欲至寺訪舊老門徒旣至若熟其道徑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

胃下京松袁氏惆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煙沉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爲老猿躍樹而去恪驚怛詢僧僧方悟爲沙彌時所養一猿開元中力士過此憐其慧黠強以束帛易之獻上陽宮安史之亂不知所之碧玉環則北人所施繫於猿之頸者 續世說

狐假虎威

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爲不信我爲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爲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已反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兵 春秋後語

㺚著芰衣

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河湖値風不得行泊菰際見一少女乘船采芰舉體皆衣荷葉因問女汝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有懼色答云子不聞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乎廻舟理棹而去球進射之即獲一㺚船皆是蘋蘩蕰藻之葉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望見船過因問云君向來不見湖中採菱女子耶球云近在後尋復射獲老㺚居湖㺚者咸云湖中常有採菱女容色過人有時至人家結好者甚衆 幽明錄

〔羣書類編故事二十四〕 一十

諷王愛馬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曰請爲王言六畜之葬竈爲之槨銅瀝爲之棺齎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知聞也 史記

九方皐相馬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材也臣有所與九方皐 淮南子作九方聖 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於沙邱穆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謂伯樂曰敗矣子之所求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列子

能活死馬

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因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邱林社廟以竹竿打樹果得一物似獼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起奮迅如故不復見前物 續搜神記

射牛不中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而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 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錄

左慈化羊

後漢左慈字元放曹操嘗出近郊從者百許人慈爲齎酒一斗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醉飽操怪之使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操懷不喜欲因坐上殺之慈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又捕之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

〔羣書類編故事二十四〕 一十一

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探知不可得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膝人立言曰遽如許遂莫知所取

初平化羊

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便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初平乃往叱羊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神仙傳

當食萬羊

唐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南去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詰其事對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此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事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 太平廣記

烏將軍娶女

唐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殉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爲側室 幽怪錄

女嫁槃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者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俄銜人頭詣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且謂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報之而未知所宜女聞以爲皇帝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以女妻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石室中險絕人跡不至經三年生六男六女槃瓠因自夫妻好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其母後以狀白帝於是迎諸子衣裳斕斑言語侏𠊳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後漢南蠻傳

鵠倉啣卵

徐國宮人姙娠而產卵以爲不祥棄於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啣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蜉蜘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襲徐君國鵠倉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今名狗壠 偃王

黃耳傳書

陸機少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黃耳機後仕洛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馳往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饑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纔近岸即騰上速去及到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五程犬往還纔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還葬去機家二百步呼爲黃耳冢 述異

犬救其主

晉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飲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他日又昏行墮於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續搜神記

烏龍噬奴

會稽句章氏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得殺然然及妻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喫奴當戶倚張弓括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取唯注睛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咋奴頭然因以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搜神記

狗人國

北狗門人 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熟

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歸則不能追矣 五代史

鼠怪召凶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蹷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列異傳

二龍降禹

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下土死草皆生是名穿胷國 括地圖

老子猶龍

老子淮陽人姓李耳爲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問禮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猶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子之驕氣多欲淫志是皆無益吾所以告孔子謂弟子曰鳥飛者知可爲繒魚游者知可爲綸獸走者知可爲網至於龍吾不能知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也 史記

爲龍廟食

張公諱路斯以明經爲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嘗釣於焦氏臺一日見釣處有宮殿遂入居之自是歸輒體寒而濕問其故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而鄭青綃明日九子射青綃者中之九子皆化爲龍事見唐布衣趙耕之文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 東坡作碑

龍有雌雄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燿燿雌者角靡浪平鼻直鬐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曰何以知之其人曰吾乃龍也化[illegible]龍[illegible]去 參異記

旱龍

孫思邈嘗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池龍化爲老人至思邈石室請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首留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第還無慮自是池水忽漲溢岸數日胡僧羞恚而死 酉陽雜俎

懶龍

僧聞禪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謁聞曰我龍也以疲惰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俄失所在聞視坐榻旁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夜風雷挾坐榻電碎雨射山岳爲搖而聞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 僧史

程靈銑射蜃

歙州歙縣黃墩湖其湖有蜃常爲呂湖蜃所鬭湖之近村有程靈銑者卓越不羈好勇而善射夢蜃化爲道人告之曰吾甚爲呂湖蜃所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銑遂問何以自別道人曰束白練者吾也既異之明日與村少年鼓噪於湖邊須臾波濤湧激聲若雷霆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腹肋皆白靈銑彎弓射之正中後蜃俄而水變爲血不知所之其傷蜃歸呂湖未到而斃 太平廣記

屢見蛇妖

梁主衣庫見黑蛇長丈餘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道群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以數十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賑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墜落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逐之不及 南史

蛇驚知冦

唐太宗屯栢壁嘗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睡俄而賊兵四面雲合會有蛇逐鼠甲士驚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步爲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駭乃退當時以爲神異

群書類編故事卷二十四終

稗史彙編序

夫史者記言記事之書也國不乏史〻不乏官故古有左史右史内史外史之員其文出於四史藏諸金匱石室則尊而名之曰正出於山臞巷叟之說迂踈放誕真虛靡測則絀而名之曰稗〻之猶言小也然有正而為稗之流亦有稗而為正之助者子長孟堅為萬㐀史家冠冕然若相如之竊貲江都之

中冓疑史家所不道而遷固俱津〻乎詳哉其言之則史遂為稗之濫觴吳羌之不詘於新侯馥之不詘於成真袁齊之儔而史皆失其人顧見於地志及吳興掌故則雖稗官實正史之羽翼也嗣是以後野不乏乘齊諧諾皋種〻遁出然譚飛昇則鷄犬皆仙道幽冥則鵜鬼亦鬼志怪而為䟽屬之貳負述幻而為陽羨之書生情感而為崔少

府之弱女諸如此類大都皆載鬼一車之渺論此第可以饍耳食者之口儻有厭詞林之跖者鮮不以嚼蠟吐去矣上海王公元翰雅意著述嘗續文獻通攷出入古今為執

苑隋和殺青甫畢又汎濫諸家小說篋揚淘汰裒其可傳者分門析目彙為成書凡可百卷上徵天道下託人情深入名理淺逮諧謔雌黃而為月旦因果而為禍福

雖事不關諸經國體亦遜於緗年不離稗官之筏而其箴戒使遠者可繹近者可指善者可興敗者可鑒戟與金匱石室之藏同備大觀豈止課烏有談子虛屢屢

為鬼董狐已哉昔元人陶天台嘗集諸家之說為說郛而無所取裁徒供屬厭吾明青齊熊方伯稍取而類次之事既仍貫義亦未精公芟蕪剷穢

條分臆列一展卷而介若指掌寧
獨二氏之忠臣抑亦稗官之完璧
也余住叅柱下為督學使者校文之
暇嘗欲訂定一間編挾為揮麈之
客有志未果適睹公此書不覺有
券於心遂序而弁諸簡端以志見
獵之喜云

萬曆歲次戊申嘉平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
應天等府地方臨川周孔教譔

稗史彙編序

余自歸田善病不能食藥卧久妻清以書為解倦則或以筆札雜治之自往年喪子今年亟丑嬰迷惑憒亂常哭不自覺不

復能翻書弄筆札親友日來解無如之何有一道士能按摩引氣治病不以藥家人呼來脈使說方外丹竈輕舉遇深山異人余皆不能聽然其孝

齊魯語問何所人曰曹縣姓扈為前中丞諸弟亦莫信嘻中丞弟而黃冠耶曰年來無生吏非貪則庸与河伯為雲年之陰沉力田不得飽不如為僧道

即不飛昇安樂多矣問吏盡然耶曰久遠矣有令而沸吏還者極廉而懊上官稱歎水旱次第邑而稅地有等稅有經十年稅視之事实不得多寡其為

姦即上官有所施行不當其
意執如山岳不肯移易上官
者亦至無如之何後遂闕
州守邑人往省之如其父母往
於守之不肯歸多擔米稻

送者不能受強為之盡常
淄曰邑人不得使明府至吾
米今數十年來無有也余
知府言為王公搖枕而歎為
解願道士不知余識公而喜

也曰吾治主人疾殊大効不哭
而笑矣居一日公托陵生以所
行釋史見寄余太息異奈
事念公八年得公書日柔道
士謂說天下如郭我老元放樊

英之流與田枕上取一束如對
公夫曰非熊之年而能着書若
是甬即義陵車箧冊盡二
十卷家人供食亦輒皆推不
能忘情如喪內對父母謂猶之

為以奪矣凡釋詭而奇俚而新則文與題佔之正史正經如今樂不知倦而選又其精精腴雋永啟一言洞心可諷可味短章切理及案奪獲如湯武論劄錦文之類是也入眼適口不能輟止飲藥者苦則不下即啗之幾甲落草石蜜雜少蘗膽則不覺入之多而取效隱讀釋之快是也嗟

夫疾瞽邑邑人之以時有也口說不能解靈藥不飲飡而讀玄解詰奧蹟以藝觀濤之陸真與靈經爭功矣已竊竊序稱其翊正史避風教其義甚大非疾痛之間所能及也然亦有出於正經正史而繫之釋者如之壽命乃首文王言冥報乃若杜伯彭生言入毋則首孟陳雋陶諸如此

類未可悉舉而左氏史記間
事尤衆此或作者采傚成文
而編仍其舊以美稱而屈
爲稗者恐使讀人誤借經史
爲味非以膾炙解頤生詭奇

予疾經史而稗者或可明注
其下列所引書於目錄則正
解似為各得至於排調夢
占冥睽之屬謂宜少損近
俚存其精至之如歐陽渭陽

之証未欲摘典洗寃一洗一
沾不如梁牀之獎詞若此類
者似孔子未盡之刪也蓋書
所無者寧詳懼後之遂
不閑也書所已有者寧略俾

後之貴稽於七百家而所
存僅什一亦之意正在此余
去郡久道里遠承不遑遺得
讀公書起坐病愛莫助之敢
不述所聞之於江爲之者非

猶以此心余素至愚而福不
孫讀吾人出嘗見学書㨾
父子詩者輒為憤〻已与書
別一切不能讀矣非公所為也
如目睫即非然飛鳳昔敬事

卷 前 十五

公与道士矣口談雖公書亦
不能讀非公之廉有道氣
又安所敬手筆生安所閱說
即說必是假託若与河伯
為雲者書法工且奈印證

乃凡著述者無公之重有
道而輕議湯書難矣以諗
道士〻曰此之北出街陵巷
說之王公方為衍人且拜公
天下事卒如此奈盛道士

卷 前 十六

言力疾復拾筆札書謝
公作甘棠下近信凡讀公與
者睬公為吏九為吏者視
道士言道士名永方書
縣呂布里人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朔

前進士松江府知府東郡

舊治民許維新頓首書

釋史彙編序

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書陳政事詩紀風謠春秋寓筆削三史出而二千餘年古以言動昭昭揭日月刪削之效乎然其

時丁衰周禮樂殘缺傷幽厲而思夏殷杞宋之間斷斷而徵夏時坤乾侯什一於子伯不得已而問禮問官兼大小之識而學焉故曰史失求諸野野史稗史從此始周秦而盛

於晉魏唐宋齊諧史逸史桯
史塵史其它偏記小乘叢說
瑣言皆稗官之支裔實繁有
臚擬之遷以畸畯牢憯侘傺
出所爲作或竄空而誕或脩
郤而誣恣諧誥臯謬悠不經

碧雲騢建隆遺事雌黃逞臆
且其以非董狐識非盲馬耳
目舌筆訛傳而訛信之樂俘
不爲齊之野汲之冢也以謂
史出臧術不其然乎單徵是
非削是諫剿工里之言爲眞

識董常辨貳負剿山海之經
獨着天壤間何物不齊則一
事之奇一語出鹽亦足驚也
動魄治兕誅聞而弗得錮於
眉睫畫斥爲亾是烏有於宋
太平興國間得各国圖籍降

王諸臣或宣姓言因敕置館
閣給筆札使纂群書編成廣
記小說五百餘卷命曰太平
廣記蓋野史之彙船此而元
儒佐遺陶九成氏復有稗史
說郛之目然識者猶病其龐

雜固未有傳般約取析類分門圻王先生彙編之贍而核詳而有體者也彙編原本二書而汰其繁詭益以

國朝諸家論著删王先生叢政其綱二十有八其目三百有

二十其捃摭群籍凡處七百餘種大之天地河山小之喙息蠕動明之禮樂名物幽之徵應果報近之彝倫日用遺之僊釋吾宗莫不參伍舊章擧發刻胥而荒唐弗錄蕪穢

弗錄非羽翼經傳總領風敎弗錄寧獨二氏之忠臣抑亦六籍之功首矣余於先生夙受一廛今以守雲間郡復得嚴事稔其居柱下時航職淹雅具良史材以發遂初衣故

得以巖居之暇敺瀆子古既以其大者續馬貴與通考而玆復賈其餘勇自曾丹鉛以就斯編豈曰遺拾稊稗不厭洛誦猶亦有大小兼識覽乎余授而卒業嘉其敍

朝章
國憲以書遷風改俗愽物多識
以詩別貞淫嚴勸戒以春秋
義例蓋庶幾乎刪述不謬於
聖人不徒資譚麈備掌故已
也是宜可閱之帳中故弁其
首簡俾與通考並傳以俟潤
色鴻業者採焉

丁未之冬十一月溫陵蔡增譽
題于松署之仕學軒

稗史彙編叙

荀仲豫曰立典有五志焉達道
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
能缺一匪史已斯不亦千百載
史家之明鑑乎哉顧史之職昉
自黃帝成周遂設太史小史內
外史以至甸男采衛國不乏史
史不乏官皆世世掌之墨子所
稱百國春秋是也揔其凡要以
列妍醜具勸戒存往詔來荀氏
五志盡之矣嗣後燼於秦蝕於
辟亥豕魯魚於傳寫且也史非

世官域聽睹規避忌欲書而不
敢書雖書而不盡書則山澤之
臞掇拾其遺聞各勒一家言由
周秦晉魏迄於今亡慮數百種
世以其不列掌故不藏金匱石
室也而一切稗目之夫命名以

稗明乎其非正史矣顧托以徵
是否削隱諱正史所遺佚掛漏
而不及臚於天下後世者昭昭
乎揭日月而行則稗胡可廢也
宋太平興國間嘗給諸臣筆札
彙郡國雜傳小說爲廣記若干

卷實鮮所義例元儒仇陶兩君
分後先類次似稍有義例矣覽
者猶以繁詭龐雜未覩要領爲
訾王洪洲先生因取校讐之衷
其眞穢不經者祭以
國朝諸家著作析族分門薈輯

成編付之剞劂氏余讀而卒業
焉覺其廣而核詳而有體三才
五行之運化經史文學之總括
而道義以暨兵農禮樂之詳明
輿服宮室之軌則而法式以昭
皇帝王霸之升降倫紀風俗之

正褒而今古以綜爵祿刑賞之上下仕宦階秩之崇卑忠勤廉節之品目而功勳賢能以敘他若仙宗秘授術士玄言則道義之歸餘也揚抱闡辨參伍名物則法式今古之支派也明徵因

果幽闡隱佚則功勳賢能之遺績也而決策壹稟之五志稗官而券正史之義一編而攬千古之踪其於以羽翼經傳總領風教故足術耳寧與夫齊諧諾皋凄虛鑿空之說可一切吐棄者

埒乎哉曩先生官柱下為頭銜史諸所條上大率陳道法興替獻古今善敗而於在位功過賢奸之辯尤注意焉然以骨鯁齟齬故不盡究厥用於天下天下亦謂先生以彼其才命盡究於

用即經緯兩間奚難為廼先生政以蚤遂初服獲長有天地之日以竟其遨於蠹簡殘籍中是編也儻亦生平之未盡究者一露其梗概云先生前是嘗續文獻進者諸書學士大夫好古者

麇集其門矣嗟嗟孔子歸而春秋作朱子遯而綱目脩古人托纂述以寓志庸詎先生也歟哉

東越張九德謹題

序稗史彙編

周官以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枋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皇華之使以時采歌謠奏疾苦諏謀度詢而貢之天子天子復巡行方岳陳詩納賈召故老而問之而太史又籍而記之故當其時途歌巷謳皆領於太師天子得以考其風俗之貞淫醇漓而行章癉焉則詩即為史史即為政非必區區焉取一朝之興革遷除而屬詞比事如

近世編年之體也乃說者以野史為稗史濫已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固盛世之史而春秋則衰世之詩春秋作而正史宗焉然而古太史亡矣蓋東遷而後史職佚人久失其官孔

子不得已而删述贊脩存什一於千百然晉之覇焉而採秦之哀焉而採鄭衛之譜謔焉而採其於是非得失之林鴻纖畢具倘亦稗官之權輿乎稗官蓋說家之祖而古瞽御彤管之遺則

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閭師縣師各有其書在漢固有典司者號黄車使書九百四十矣司馬氏羅綱舊聞皆缺而不錄子不語怪將毋謂其誕罔不雅馴耶則鑄鼎以窮神姦禹復何

為者且羲軒之事若存若亡稍式識之庸不乃愈乎且安知其非當年之故而必盡汰為乃知典墳散佚豈獨氤火為祟即蠹編斷簡放失何限蒐獵而弋獲之臚陳橐括端倪宗工與王沇

生彙編所為作也先生因宋元舊集參昭代新編評騭析衷而成書大無夸毗細無漏網詞工而格於理者刪事駢而畔於正者刪其不廢者亦猶秦晉之盟誓而鄭衛之諧謔也夫盟誓

序　二十二

者諷諧謔者蕩其離經背道滋甚夫何取而存之豈非括于與邪之旨耶抑以證風辨俗麗美惡而勸勸戒不妨並傳之以觀來禩耶斯固先生彙之之意不謬于聖人者也詩亡而史作史

亡而求野春秋其大宗也稗史其支裔乎閭師之於閭也比長之於比也雖施舍饑饉之瑣瑣亦司徒三物八政之助是編出而觀風者以扶文教削牘者以訂謬誤載筆者以資辯博其亦

序　二十三

叢王之閭師比長哉

戊申秋仲嚴陵毛一鷺書於此齋齋

稗史彙編引

王洪洲先生傳綜名物為當代
大儒予從事先生四載輒咨令
而得古人之是非訊民事而聞
天道之消息益自予事先生而
後知學之有益於治也平生刪

序　二十四　雲間周有光刻

述自黄虞道術之祖後世名法
之宗靡不兼貫而稗史一編又
最晚出大抵採百家之芳而披
其駁去詭異驚愚之說而反之
經則曾之約孟子之所謂成也
方予罷子於去舉之日猶不敢

忘先生平日相長之言勉操肅
而為之引其編縣庭有特鹿民
之誣訟者輒取其詞以飼鹿而
鹿愈澤今鹿無所飼顧鬻以佐
捧人帙廣而費鉅計廪則不足
而以食志則有餘先生好我哉

序　二十五

歆其志而可耳
雲間舊令豫章熊劍化謹題

首壽春令留犢而去豈不成廉
吏哉淺者謂稍近於矯熊侯

蓋清畏人知者心善稗史剞劂而乏橐無可捐助乃遣特庶貽書洪洲先生曰請售以佐梓人其趣趣至度不可想見耶庶故好人人奇字茲以古字交勞之剞劂不曰傷惠而授受

跋

有名且絕勝留〻君留犢可以風世矣　陸應陽跋

稗史彙編引

劉安氏曰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此胡以稱焉蓋經藝雖陳於列聖而補葺尤藉夫群儒此志乘所以繼六藝而作也志乘也者將以羽翼六藝而天下後世目之曰正史正史具美醜存勸戒備矣闕有格於諱忌隘於聽睹而正史所不能盡者則山林藪澤之士復搜綴遺文別成一家言而目之曰小說又所以羽翼正史也者著述家寧能廢之六朝

以降遂有諧史逸史歷史野史程史相繼迭出其他為論為表為記為録雜然流布於寓內雖今昔殊時純駁異致均之能通道略物要不能為洪範商頌亦奚必不為洪範商頌也元儒仇遠慱采羣書著為稗史而陶九成氏又從而增益之作為說郛二先生用心良亦苦矣然覽者猶病其繁蕪穢雜故迄今三百餘年互相抄録未有能付梓以傳示四方余嘗讀而好之至惓惓不能釋手然猶懼其終於湮

沒也遂即明農之暇重加讎校凡繁蕪之厭人耳目詭異之蕩人心志者悉皆芟去勿録若戒朝諸君子所著小史諸書有足闡發經傳總領風教者雖片言隻語兼收並蓄總之為綱二十有八列之為目三百有二十而命之曰稗史彙編是集也分門析類令人易於檢閱而記事之次一以世代先後為序俾將來作者得隨時隨事而附入此又命名之意也或曰是編采取羣書無慮七百餘種而今

計所録不過十百之一二得無後人復以病二先生者病之乎余曰不然移山跨海之談傾天折地之說非不為厭常玩俗者所欣艷然由之以闡發經傳總領風教不得而與也故劉安氏既曰不期於洪範商頌而他日又曰旁光不登俎騶駁不入牲讀者合而觀之始知余之存十一於千百固懼夫旁光騶駁之誚耳

萬曆歲次丁未孟春朔日上海王圻謹識

校刊姓氏

神超姜雲龍
順治李廷對
句吳何爾復
東葭劉永祚
容成唐繼冲
從龍張有常
仁甫林有麟

稗史彙編卷之一

引書目録

太公金匱　陸賈新書　神農本草

素書　紀異録　聞見雜録

談録　幽明録　見聞録

異聞録　髟聞録　東軒筆録

雲齋廣録　松窗雜録　幙府燕閒録

東臯雜録　北山録　江南録

江南別録　江南野録　三輔決録

瀟湘録　會稽典録　吳録　偃王志

靈怪録　吉凶响録　樹萱録

三朝聖政録　集古目録　韓忠獻別録

聞見録　賓退録　實賓録

四朝見聞録　隨隱漫録　紹陶録

古杭夢遊録　墨娥漫録　風土記

關中記　河東記　益州記

梁州記　會稽記　三齊略記

凉州記　宜都記　鄴中記

秦州記　三秦記　潯陽記

始興記　丹陽記　齊地記

大康地記　豫章記　廣州記

南康記　湘中記　襄陽記

番禺雜記　西京雜記　廬山記

青城山記　嵩高山記　華山記

羅浮山記　西卿記　北卿記

成都古今記　玄中記　燕北雜記

述異記　廣異記　宜祥記

玉箱雜記　洞冥記　搜神記

續搜神記　東方朔記　冷閧記

東觀奏記　青緗雜記　老學庵筆記

仇池筆記　封氏聞見記　三夢記

筆記　建炎雜記　西齋話記

續筆記　古杭雜説　暇日記

洛陽伽藍記　鶴林玉露　溪蠻叢笑

當侍言旨　家世舊聞　藏一話腴

傳載　雜纂　雲谿友議

談選　犢子隨識　石林燕語

杜陽雜編　廣志　括異志

徂異志　異物志　臨安異物志

長安志　南越志　北里志

翰林志 續翰林志 方外志
華陽國志 西域志 鷄林志
九域志 陳留志 名山志
神仙傳 續仙傳 列仙傳
仙傳拾遺 王氏神仙傳 高士傳
高道傳 高僧傳 孝子傳
名臣傳 烈士傳 益都耆舊傳
長沙耆舊傳 陳留耆舊傳 汝南先賢記
廣州先賢傳 陳留風俗傳 扶南傳
杜蘭香別傳 漢武內傳 鄴侯家傳

韓詩外傳 軒渠錄 戎幕閒談
牧豎閒談 豹隱記談 夢溪筆談
佩楚軒客談 桂花藂談 蒿航記談
錢塘遺事 鷄林類事 玉磵雜書
野客叢書 貴耳集 緯畧 考工記
捫虱新話 玉壺清話 乙卯避暑錄
明道雜志 松漠記聞 兼明書
虜庭事實 抱朴子 志雅堂雜抄
炙轂子 玉泉子 金華子
嬾真子錄 感應經 賈氏談錄

中朝故事 吹劍錄 步里客談
西溪叢話 娛書堂詩話 冷齋夜話
涑水紀聞 該聞錄 緗素雜記
鑑戒記 事始 續事始
玉泉子真錄 金華子雜編 燈下閒談
清尊錄 意林，撮書 鬻子
鶡冠子 王孫子 申子
慎子 燕丹子 鬼谷子
尹文子 公孫文子 晁錯新書
賈誼新書 呂氏春秋 鹽鐵論

說苑 法言 太玄經
論衡 新論 正論
潛夫論 風俗通 商君書
阮子 正部 士緯
通語 荀悅申鑒 仲長統昌言
典論 人物志 任子
篤論 體論 淮南子
傅子 唐子 尸子
秦子 梅子 物理論
化胡經 鄒子 成敗子

古今通論　中論　萬機論
法訓　新言　鍾子芻蕘
默記　正書　蘇子
世要　陸子　折言
幽求子　于子　春秋後語
孫子　義訓　諸葛子
要言　符子　師曠禽經
兵法　黃石公說　淮南萬畢術
筆墨法　恱生隨抄　野雪鍛排錄
教坊記　後耳目志　洞天清錄

畫鑒　就日錄　茅亭客話
閒談錄　郤歸編　倦遊雜錄
稽神錄　宦遊紀聞　芥隱筆記
楚史檮杌　博異志　幽怪錄
續幽怪錄　因話錄　泊宅錄
相鶴經　相貝經　太平廣記
質龜論　養魚經　三器圖議
別國洞冥記　雲林石譜　漁陽公石譜
希通錄　野人閒話　愛日齋重抄
坦齋筆談　負暄雜錄　碧雞漫志

打馬圖經　遂昌山樵錄　忘懷錄
甘澤謠　鐵圍山叢談　中吳紀聞
浩然齋意抄　視聽抄　浩然齋視聽抄
儒林公議　行都紀事　南唐近事
洛中紀異錄　讀書愚見　幽閒鼓吹
琵琶錄　南唐嘉話　嘉話錄
天隱子　植杖閒談　葆光錄
桐陰舊話　雲莊四六　帚居聽餘
三柳軒雜識　癸辛雜識　船窓夜話
漁樵閒話　非愛錄　腴乘

清波雜志　清波別志　山家清供
山家清事　諸史　歸田錄
孔氏雜說　塵史　湘山野錄
墨客揮犀　感應類從志　逸史
西征記　碧雲騢　肯綮錄
小說　集異記　卓異記
荆楚歲時記　桐譜　北風揚沙錄
白獺髓　宣政雜錄　洛陽名園記
洛陽花木記　雲仙散錄　高齋漫錄
山房隨筆　三朝野史　遂初堂書目

核源手聽　東坡手澤　坦齋通編
碧湖雜記　朝野遺記　澹山雜識
昭德新編　岩下放言　玉堂逢辰錄
家王故事　蜀征北事　雋永錄
拾遺記　雲谷雜記　紫微雜記
藝圃折中　東齋記事　文昌雜錄
談藪　遯齋閒覽　迷樓記
海山記　明皇雜錄　群居解頤
拊掌錄　二老堂詩話　歲寒堂詩話
搜神秘覽　睽車志　宜春傳信錄

睽藝集　畫史　三水小牘
春明退朝錄　趨朝事類　麟臺故事
豪異秘纂　耳目記　辨疑志
談淵　嶺表錄異記　壺關錄
青唐錄　省心銓要　能改齋漫錄
釋常談　續酉陽雜俎　緗古叢編
艇齋詩話　苕溪詩話　推篷寤語
蟹志蟹略　雲南志畧　揮麈錄
揮麈餘話　河源志　倦遊錄
野史　琴聲類要　搬撫青雜說

綠珠傳　梅妃傳　楊太真傳
燕北錄　異聞　續骫骳說
傳載　侯鯖錄　陶朱新錄
真臘風土記　投轄錄　友會叢談
南窓紀談　三楚新錄　野說
先公談錄　宣室志　鷄蹠錄
吳船錄　攬轡錄　曲洧舊聞
豫章今古記　雜記　洛陽舊聞
安南行記　北邊備對　漢武故事
大觀茶論　困學齋雜抄　甲申雜記

隨手雜抄　席上腐談　石林家訓
文子通玄經　北轅錄　蒙韃備錄
鉤玄錄　安雅堂酒令　鯨背吟集
演繁露　姑蘇筆記　雪舟脞語
大業雜記　江表志　重南別錄
資暇集　醉鄉日月　五代新說
茶品要錄　北苑貢茶錄　北苑別錄
清異錄　金章蘭譜　蘭亭博議
王氏蘭譜　內外篇　積善錄
續積善錄　景行錄　漫堂隨筆

眞率紀事 瑣語 灌畦暇語
五國故事 韓魏公遺事 范文正公遺
九河公語錄 翔皷錄 開顏集
善謔集 觀時集 臨漢詩話
續齊諧記 采異記 神異經
香譜 酒譜 竹譜
孫公談圃 平泉山居記 國史異纂
驃國樂頌 詩論 續釋常談
善誘文 好生錄 超然居士大法
宦箴 翰墨志 螢雪叢說

續雞肋 唐溪詩話 皇明世說新語
石湖菊譜 老圃菊譜 梅譜
牡丹志 蔬食譜 菌譜
笋譜 芍藥譜 海棠譜
龍城錄 法帖譜系 金坡遺事
景龍文館記 欒城遺言 隨遺錄
硯史 端溪硯譜 法書苑
玉堂雜記 王公四六話 西疇常言
海岳名言 雲麓漫抄 夢蕉詩話
諸集拾遺 呂氏鄉約 獻醜集

學齋佔筆 試筆 茶錄 茶經
煎茶水記 道山清話 後山詩話
甕釜漫記 保生要錄 錢譜
師友雅言 遼志 歲時雜記
大金國志 洞天福地記 南方草木狀
吳下田家志 格古論 竹坡詩話
貢父詩話 紫微詩話 溫公詩話
珊瑚鉤詩話 閒中教說 刀劍
荊州記 暘谷漫錄 無名公傳
書訣墨藪 南楚新聞 談賓錄

紀文談 雜說 眞誥
大中遺事 秦中歲時記 辨惑論
褚氏遺書 蘇氏演義 談助
洞微志 雞跖集 國史補
青瑣後集 金鑾密記 士林紀實
橘錄 冷聞記 初學記
青箱雜記 獨斷 續書譜
筆說 祛疑說 東谷所見
荔枝譜 雞林志 法顯記
東園客談 北征記 玄中記

燕北雜記　嵩山記　畫簾緒論
晤友談記　使遼錄　世說新語
物類相感志　程史　武侯新書
三輔黃圖　夢華錄　書斷
漁樵問對　國老談苑　晁氏客語
厚德錄　東坡志林　白虎通德論
詒謀錄　坐忘論　雷澤漫錄
避暑錄　鑑湖錄　金山志
猗覺寮　稽古定制　勸善錄
夷堅志　神僧傳　效顰集

古今注　折獄龜鑑　樂善錄
皇朝類苑　橫浦語錄　鼠璞
中華古今注　前定錄　續前定錄
吳興掌故　隨筆　王文正遺事
輟耕錄　山樵雜錄　歷代小史
東園友聞　廣客談　宸章集錄
明興雜記　三朝聖諭錄　天順日錄
古穰雜錄　瑣綴錄　文憲筆記
損齋備忘　蓄德錄　立齋閒錄
皇明記畧　王文恪公□記　枝山野記

懸笥瑣探　瑯琊漫草　日詢手鏡
朝鮮紀事　清溪暇筆　寓圃雜記
病逸漫記　兩湖塵談　復齋日記
繼世紀聞　蓬軒類記　菽園雜記
孤竹賓談　鳳州筆記　耳談
續耳談　兩山墨談　聱雋
七修類稿　晁氏儒言　晁文公道院集
劉先生通言　樵牧子　長水日抄
談林　湖海收奇　丹鉛總錄
震澤紀聞　浮物　蒙泉類博

松窗寤言　太藪外史　水東日記
讀書筆記　空同子　燃犀集
後山叢談　中吳紀聞　遊宦紀聞
禹錄　鍾嶸詩品　本事詩
筆疇　美遊集　樵談
兩同書　希夷府　文錄
臥遊錄　宜齋野乘　四友齋叢說
覽勝紀談　說圃識餘　揮麈新談
烟霞小說　蓬軒吳紀　蓬軒別紀
馬氏日抄　紀善錄　椽曹名臣錄

庚巳編　艾子後語　說聽
語怪四編　薹閣名言　何氏語林
雙溪雜記　諸書雅異　鶴林子
玉堂漫筆　江湖紀聞　剪勝野聞
夷白齋詩話　草木子　西疇老人言
龍舒凈土文　名賢彙語　華夷珍玩考
奚囊續要　王元禎小說　漱石閒談
白醉瑣言　小爾雅　開元天寶遺事
宛委餘編　墨莊漫錄　法藏碎金
餘冬序錄　星槎勝覽　瀛涯勝覽

國憲家猷　禪寄筆談　造化論
歲時廣記　物原　女紅餘志
古琴疏　瑯嬛記　誠齋雜記
孔氏雜說　戴氏鼠璞　三餘贅筆
夷堅支　學圃藼蘇　五色線
卮言　鶴林子　春秋文耀編
海鰌船賦　玄晏春秋　兩漢傳聞
孔平仲雜說　鵑林子　禪編
南峯雜記　庚溪詩話　劉賓客佳話
東觀漢記　齊東野語　古今詩話

玄亭閒話　筆叢　藝林伐山
疑菴日記　癸未雜志　厭勝書
存餘堂詩話　客坐新聞　容齋四筆
河上楮談　吹劍續錄　歐公詩話
石林詩話　避暑漫錄　金石錄
傳燈錄　博物志補　涉異志
異聞實錄　山齋雜錄　內苑醍醐
名賢說海　唐詩紀事　藝林學山
清夜錄　搔首集　真仙通紀
呂氏家傳　蜀檮杌　東園客談

代醉編

稗史彙編 卷之一

稗史彙編卷之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天文門

造化類

七政總論

凡天地之氣積於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於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於地精浮於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所受於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違天而右繞、譬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右焉、日經千里、（王蕃千里取象於日蓋立表景較一寸則爲地一千里以此法定爲例）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躔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躔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於卯酉、則晝夜適中、（角星奎宿爲黃道赤道之交故晝夜平分）月如銀丸、受日之光、其魄嘗滿、（月向日處一半嘗光既望之夕月與日相對人處中間乃見其全日在其傍自下而視故但見其一眉及去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亦猶日初出時人平視之則大及既中仰視則小非日月之不同乃視之有異也）日初而涼、日中而熱、乃天道下濟、而日則利於下臨故也、夏而炎、蓋陽氣所熏、冬而寒、乃陰氣所薄爾、月在天上、日在地下、（地形小日光從四面倒射故月滿如鑑中有微翳乃爲地形所掩也）

月魄承日故明、爲所蔽而日食、（掩朔之際日月同度乃相陵掩或有深淺則爲分數）日有暗虛、故陰爲所射而月食、（月食必在望蓋月與日正相向日有暗虛故不受其光陰盛亢陽也雖陽終勝陰然陰若承順則不至相蔽而不食矣）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二度、日月所會是謂辰、（日月同度謂之合朔一歲凡十二次如二月在降婁八月在壽星之類方會則日光盡掩而爲晦已會則月魄復甦而爲朔）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古曆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月不及日二十九日半強益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合爲四百九十九分姑以正月二十九日半強言之正當三十日午正則已過其日中分故後中而朔而月大又以正月所餘四百四十一分積至二月二十日子正後當半強則其中分尚遠故先中而朔而月小推或小大併見兩月皆可推）月舒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以周天爲四分益近一分遠三分爾）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月行二十七日而周天復行二日而與日會）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熒惑火星二年一周天、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土鎮星、（二十八年一周天惟太白金星）水辰星嘗附於日、速而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二十八宿日之所經爲黃道、（自角至箕爲東陸乃春之日道自斗至壁爲北陸乃冬之日道自奎至參爲西陸乃秋之日道自井至軫爲南陸乃夏之日道此東西南北爲四正即天之子午卯酉也）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爲赤道、春秋二

分日循赤道平分天體晝夜中停春夏之交陽極生陰則陽升於天而生暑陰蟠於地而下降故天轉益緩而氣濁（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顯一晦相盪而成晝夜如人以喘息物上下濕故月星晦蒙人體緩弱是其驗也）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陰際於天而生寒陽伏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急而氣清（如人寒熱內爍外潤故月星明朗蓋木落水降天氣高爽是其候也）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為五日之強在天為度在曆為日月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於日其不足者六日弱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一日積而成月則置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三歲一閏五

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為閏七是謂一章則餘分盡矣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二十八分為一時（初初刻十分初一至初四刻各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至正四刻各六十分）積六千分成晝夜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年而天地備矣

陰陽總論

凡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沖和之氣在其中矣四萬二千里已上為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為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為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為陰而赫赫之陽發焉歲冬至之候陽發於地一氣上昇七千里至六氣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為春分之節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為夏至之節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為秋分之節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為冬至之節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為太和相因而為氤相盈而為氳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乾道變化二氣流行氣之收斂而有質者為

陰舒散而有氣者為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為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風行大虛旋轉不停或自上而旋下則雲行南而及北向或自東而轉西則吹水成旋窩此其驗也吹散陰氣盡則止）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為電（電與陽在內者相應故電纔收雷已震光急而雷聲俱急光緩而雷聲俱緩）陽氣正墜為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為雨陰與陽得助其蒸騰則飄颺而為雲和氣散則為雨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霾曀（霾黃沙也曀陰氣也雨過寒而凝為霰霰得風而裂則為雪六出陰數也）陰干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掩日則虹見（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隨日所以晦故朝西暮東）陰伏於陽而氣

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蓋夏炎水百沸密宜於金急投重泉則大結亦此類也月星布氣陰感之則肅而爲霜陽感之則液而爲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冰蓋冬亦有水泉有氣者蓋以陰遇陽也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爲雪陽縱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霰交集陽襲而陰乘之也冬天南風則必雷雷冬出亦必雪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睎

地氣總論

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北景在齊州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國之西故啓東牖以迎暘溫清地當巽維日初極熱而午乃溫骨刺幹僻在北際羊胛適熟而日已復出五臺六月山飛陰雪故曰氷天象臺歲際璧記納涼故曰炎海泰山有日觀鷄鳴而日已昇拒婁處壑谷接九梯而氣罙燠此地高深然也東海入於無際水流之勢斯低識者謂其近尾閭之洩天南風氣所宜與極北每相類識者謂其冋比而爲南此地之限極然也夫日之所顯中於中土故天地冲和之氣悉萃諸華而有衣冠仁義禮樂之風殊方水土之精溢於尤物不過沈沙棲陸瓌異

之產恭氣偏也彼窮荒遠徼如日本如流沙如懸度此其地多熱如雪山如漏天如盧龍此其地多寒皆日月所偏照梯航所罕通浸不與中國類亦氣中之窮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蜯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盛則蜯蛤之屬自滿月虧則虛東極以至西極二億三萬五百里七十五步南北亦如之神禹使章亥步地數東極黑齒西極蒳菻南極欽米北極流鬼自東海至西海相去二萬八千里南海至北海二萬六千里洪荒以六合之內言其大今古之間言其遠也雒陽東抵扶桑踰二萬里次則日本一萬五千里其地溫燠西抵安息二萬五千里南至大秦八千里其地囂熱南抵眞臘二萬里次則扶南一萬三千里其地多暑北抵流鬼一萬五千里次則駁馬一萬四千里其地常雪驛傳至此極矣周世雒陽立表求地中處在今河南登封縣元地中處在岳臺乃開封府祥符縣想是有差地亦轉爾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時多東風近東故也秋遊過西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時多西風近西故也夏遊過南故日在其北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莫知覺矣

水火總論

陽附于陰故能闢而受以為水陽附于陰故能直而施以為火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凝於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坎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為雲雨湛而在地為淵泉求於石則擊之光發求於木則鑽之烟飛天地初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為山天氣始開水之滓查成地始雖融軟後漸堅實今登高望羣山有類波濤起伏者所衝激處有如水漾沙然固其勢自然爾水之所趨其勢蓄洩則流而為川山氣暨合而為嵐水氣朝降而為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天

傾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近爾天下大山皆起西北乘高趨下如傾瀉出始之發源如此嵩山據地之中而南騖山脉從雲中發來自泰以西水入於龍門龍門以東水入於海黃河帶其前華岳鎮其西嵩山蟠其中泰山㨂其左淮南諸山次之江南諸山又次之兩山並驅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天地如紅爐何物不銷鑠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地間彼造化自然而生氣非屈者復能伸也往者既消水折必東而海不溢來者復息雲蒸雨降而谷不盈水流東極其應於月者為潮蓋日為陽精陰之所依月為陰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陰依於陽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潮必大朔望之後謂上下弦非近朔望月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為陽中陰生於午而晝潮大陽感也秋為陰中陽生於子而夜潮大陰感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天地之至數也

人物總論

靈於萬物者為人散於動植者為物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神天三生木在人為魂地四生金在人為魄天五生土在人為體受精於陰其聚而能靈者魄也故魂常附魄如日光之加月質受氣於陽其散而能神者魂也故魄常撿魂如

月質之受日光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噓而溫者陽也吸而涼者陰也陽氣自左而循右猶天道尚左而衆星左旋也陰氣自右而絡左猶地道尚右而匏瓜右縣也恐冬右縣芽出有右紐栝指其異也所受之性雖不相遠然偏於木者常多惻隱之心或為所抑而不達水火亦然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虫各有奇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耳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一生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

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以從奇陰以從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月次斗）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音不過五故爲音）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爲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之數盡於八九蟲爲風風主蟲也）其餘各從其類矣烏魚生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烏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

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齟嚼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無角者膏而無前角者脂而無後膏者豕屬而脂者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此其然也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故太平之人仁（東至日出）冊穴之人智（齊州以南戴日爲冊穴）大蒙之人信（西至日沒）空同之人武（北戴斗極是謂空同）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輕土之人多利重土之人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山氣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大寒氣多壽陵氣多貪衍氣多仁惟生乎齊州乃中國稟太和五性全備爲無虧

物性總論

鳶飛魚躍性之適也鴟鳴鳶躍跂行喙息蜎飛蠕動皆一性也蜂分蟻爭義之似也鷄知將旦鶴知夜

半不類信乎鷗狎人而機忘犬吠屠而機露不類智乎虎嘯而風生龍吟而雲起將雨而魚噞將風而鵲下不類感應乎燕知戊巳虎知破衝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不類幾先乎（太華山將頽穴居虎豹之類皆先避去人獨不然遂遭覆壓之禍則穴居而知雨不智于人乎）蠖屈而求伸狨斷而不活不類自全乎（狨尾可飾馬鞍爲人所逐知欲其尾齧之而寘猶錦鷄自斷其尾麝自抉其臍以逃死）蠖蟻之君臣鴻雁之兄弟出乎類也烏鳶之知愛豺獺之有祭反其本也毛羽飛行之類故屬陽鱗介蟄伏之類故屬陰兎爲陰獸故尾短雉爲陽禽故尾長（尾喎直而下垂）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知陽物故）

曰鵲知人喜事之情於未來能然巢於人見之地不知有探取之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能人言知禍之先置酒遂設於其往來之地猩猩知捕者姓名則罵而去既醉於酒穿其屐人遂前而執之）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魚鱉之屬）食木者多力而戇（熊羆之屬）食草者善走而愚（鹿馬之屬）食桑者有絲而蛾（蠶蛾之屬）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類）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龍馬屬陽起則先前駝牛屬陰起則先後猴之聚也有粮有蓄熊之行也有館（熊山行數千里各有岩穴林薄間有藏伏之所山中人謂之熊館若虎豹出百里迷失故道矣）雀之爲蛤以殊形而相禪（如水蠆之爲蜻蜓蜣蜋之化蝶蠶之化蛹蛹之化蛾蛾復能育以不同形相禪者何可勝窮但甚微不暇察耳）龜

之既神以鑽骨而效靈鸜鵒來巢而知人事之感杜鵑入洛而驗地氣之遷（邵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歎曰天下殆將亂乎蓋地氣自北而南者順自南而北者逆飛禽得氣之先南方地氣至矣）譬之草木可類舉焉故松栢鬱蒼而知其莖自根流（松栢以葉庇根故刈之則不復條肄）豫章盤固而知其本盛末茂（豫章根本深固幹聳千尋則根亦如之故工部詩云豫章深出地）橘踰淮而枳蒿處塵而艾藻寄根於水葵傾心於日（凡花皆向日獨葵傾心以衛其足）桂枝之下草不植（桂性熱自能殺衆草）麻黃之莖雪不積（麻黃性燥宿根所在雪隨消）觀木而可驗晴雨（煙木本草名雨師將雨其葉潤）占草而可知水旱（將旱則旱草生將水而水草生）兔絲不土而蔓映果無花

而實炎近陽而性暖（炎花開映日其性暖）菱背日而性寒蓮實下垂則取其象以活心胡桃瓠瓜縮則資其形以飲肺生於西者物多辛（芎辛之類）生於南者物多燥（胡椒官桂之類）東北二物亦然（梅柳参木之類）時方嚴凝生意固在故物有堅貞而能久焉時至長養陰慘潛施故物有浮脆而速萎焉麥受六陽之全故就實而昂（冬種而夏熟）稻分陰陽之半則未實而俯（禀六氣金旺而盛）菽禀火氣至水旺而枯（大豆夏生冬實）薺禀水氣至土旺而絕（薺葶藶冬榮夏枯）衍沃之區以種而毓人力所及不毛之地以氣而化雨露所成有根本則有枝幹有花實

實中有仁而生生不窮之理具焉有一幹而榮悴殊者有一枝而遲速異者此各有消息爾草腐而爲螢麥潤而飛蛾（此物之至變自植而動）蟹蟄而體凝久蟠泥則化爲石竹蘊而石堅（此物之至精也延安修城掘地得竹筍已化爲石動植皆變）須之泥金水銀爲汞砒之屑銅（皃砒粉銅此物之相制者也）膠投爲漆鉛同錫合（此物之相涵養也）燧照火於日鑑取水於月（此無情之感也）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非同類之感）賁星墜而渤海決銅山崩而雒鐘鳴（此異類之感）四者非動非植通於一則萬物畢矣（已上俱王栢撰）

物性感應

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嬴蛖膲火上炎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又曰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珥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霧瀚而蟹螯枯露下而蚊喙折月虛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粟

三才之始

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冲和氣者中爲人循之不得名曰易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重濁清以陽發故氣冲爲天濁以陰凝故氣沉爲地天地形別謂之兩儀列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周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高氏小史曰兩儀分五運通二體分形離爲清濁三五曆紀曰天地渾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此天地人之始也

三才名義

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天之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爲三光號者爲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

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爲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放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爲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員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有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天文名義

天曰太皓天精明曰天曜天門曰九閡天部曰九部

天閃電曰列缺上清氣曰㶟葛白氣曰顥氣北方
夜半氣曰沆瀣日曰九陽又曰耀靈日光飛塵曰
野馬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昳立表量月曰月表月
曰望舒朔而月見東方曰側匿日月星曰三辰五
星曰五緯星曰被光曰衣青光星着天曰衣青天
凡星出入失度曰不效變常曰不舍上下不去曰
躑躅縈繞淹留曰裴回偃蹇無制曰不禁白虎曰
金虎春曰青陽夏曰長嬴秋曰白藏冬曰玄英春
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乙亥丁
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上帝開塞之將曰八魁北

斗曰璣衡泰微方紫宫圓曰泰紫五休徵曰五趯
祈年曰迎年連雲曰帶雲立春清朝北望有紫緑
白雲者爲三元君曰三素飛雲異方占好道瑞氣
曰青雲千里雲五色曰卿三色曰矞女訛妻黨氣
應曰黄雲始春曰盛春行縣班令曰行春亦曰班
春周天元殺地元夏人元曰三正又曰三徵三正
五行改代曰三五復反天地四時人曰七始候氣
燥濕曰懸炭避暑曰遊暑召伯所憩甘棠下以此
六月暴雨曰濯枝又曰湅雨夏曰錦雨高風曰曾
颸霧曰山巾露結珠曰甘結潤曰膏又曰天酒木

又氷曰木介又曰木稼

人物始生

淮南子曰㝚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
生庶人凡㝚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
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
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
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
龍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
生於庶龜㝚音演

按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吾儒之言如是而
已佛氏則言光音天人鴻烈解又言㝚與海人
若菌可盡信乎荒唐如莊列亦未聞也

二儀起度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刼灰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
刼灰之餘也按西溪叢語載孫天畢云嘗見兕天
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毁則無以見
易乾坤有毁時故終之以天濟蓋乾坤毁則有未

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方多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里不絕者乃地脈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天地里數

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見春秋元命苞）去地九萬里（見徐整三伍曆記）地廣東西二萬一千南北二萬六千（見河圖括地象）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見山海經）山陵川澤沮洳鳥獸之聚者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石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見孝經援神契）

四遊里數

天圍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按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圍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內幷星宿內總有二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出宋李石續博物志）

天地有統

或曰天地亦有數乎曰無數也凡物有限而始有數無極無限者也則天地亦無限何數之可言乎曰天地有生滅乎曰滅于是則生于彼生無窮滅亦無窮也曰然則有統之者乎曰有治一天地之主號曰金昊治萬金昊之主曰諸福治萬諸福之主曰九招治萬九招之主曰沛歸治萬沛歸之主曰發間自發間而上無有窮極非吾之所得知也（玄虛子）

天類

天形

晉天文志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天北是其證也

天體

渾天儀曰天如鷄子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攷書璿璣鈐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乎地外地體至方而靜如殼之果黃處乎天之中故曰渾天是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天左旋一日轉運一遭其氣極際故能扛得地住蓋天地間一氣而已積氣成

象故生天生地化生萬物而無一息之或停

九野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各隨所向其名義亦有所取

天九門

太乙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長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曜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

天裂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南大裂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已卯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晉書

嘉靖癸巳十月初七日半夜天中裂一路內皆火光聲如爆竹星落如雨雞犬牛馬皆驚躍

天開眼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啞人鄭姓者人稱爲鄭啞巴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炳爓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人觀之不覺聲出于口自是不啞揚州曹進士守眞云啞者乃其父之相識事信有之啞巴因天開眼一拜而遂有音聲奇亦甚矣七脩類稿

天河通海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日中可觀日月星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又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遥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

來意且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博物志

天門

陝西蘭縣鄉民陳黨天順間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闢上帝冕旒袞袍端拱其中儀衛鵠立者甚衆宮殿欄楹炫彩絢目驚疾呼家衆視之雲倏合矣愚意此卽蜃氣幻成人物樓臺之象非眞天門也

天部七事

元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見有一書曰博學記偸抄之得三百餘事今抄天部七事迷空步障霧也威屑霜也教水露也氷子雹也氣母虹也屑金星也秋明大老天河也

渾天

渾天之說何如曰合四圍上下周天之度而渾淪以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天之形遠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儒以爲積氣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動無常觀三垣十二舍

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安能如是郝萌記曰天確然在上有長久之形是也子亦以爲然何以運而不息曰動以氣機勢之不容自已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說非乎曰磑之轉於水機在水也匏之浮於水空在内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瓶倒於水而不沉甕浮於水而不墜内虛鼓之也觀此則地所附可知故曰天動於氣機地浮於衰虛

日月類

日月總論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也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刑德放曰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爲星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

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有大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千里燭

道士王致乙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錢在家則爲百子燈出路則爲千里燭意其日月也

日月東西

鶴山云日生於東月生於西日生於離月生於坤曾賦十六夜月詩云乾闕一鈎金又一絕云西東日

月自來往那恤人間有喘牛

欝華結璘

結璘樓七聖紀曰欝華赤文與月同居結璘黃文與月同居欝華日精結璘月精又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欝儀結璘善相保梁丘子注曰欝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

七政虧盈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寨遂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覩遠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影不過與日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雖天之體冲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

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矩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弖初度彼則謂在箕九度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巳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三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是夕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巳距二十七度此當所

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
正之可也

日類

日出入

淮南子曰日出於陽谷入於咸池拂於扶桑是爲晨明登於扶桑之上（東方之野）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謂將明也）至于曲阿（曲山名）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東方多水之地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昆吾在南方）是謂正中靡于烏次（西南方之山名）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悲谷西南方之大壑）是謂餔時迴于

女紀（西方陰地）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西北山名）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月影曰晷日初出曰旭昕曰晞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西落反照於東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

辨日左旋

予嚮作補亡月度篇辨日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横渠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註疏爲證詳無軼遺矣後因讀陸德明易音義至明夷卦於左股註馬融王肅音般字作般云旋一也隨天左旋也乃知經註已及之不待註疏及後世之辨也尤爲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錄以補其前說

高春

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音蘭）石是謂下春故梁元帝游後園詩云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下唐薛能詩隔溪遥見夕陽春皆本淮南子也已上吳氏漫錄云予按高春二字古人用者多矣今附益之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旰食

高春梁王僧儒表致仕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唐駱賓王露布破楊虔賊既而照盡高春雲昏一夜柳子厚詩越絕孤城千萬峰空齋不語坐高春皆以日影爲言也註釋未瞑時上春先春曰高春欲瞑時下春悉春曰下春豈晚日近昏之候乎

日行次舍

曆法日行之度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是爲春秋分先儒言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以在天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

西以在地者言今按東井牽牛之南北蓋圭北極
而言北極位東井之北日自牽牛而北至於東井
則去極爲近而於時爲夏至日自東井而南至于
牽牛則去極爲遠而於時爲冬至然此南北必入
從地面仰覩于天推考其進退遠近乃得而見故
日南北以在天者言也若東角西婁則主方位而
言蓋二十八宿有一定之位角亢七宿居東奎婁
七宿居西日行適東井牽牛之中在東而至角則
爲春分在西而至婁則爲秋分然去東西是蓋一
定之方人於地中左覩右視一望可見故曰東西
以在地者言也

駿狠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頴駿狠之長暉
玄陛之短景言著生于微盛生于衰也駿狠長暉
謂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駿狠山龍豹之
義又不可曉

稗史彙編卷之二終

稗史彙編卷之三

海右朋氏王圻纂集

天文門

月類

釋月

爾雅釋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朏音斐月未成明
也魄月始生魄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 朔月
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盡之名也
晦灰也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
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
月遥相望也

月兎蟾蜍

尚書武城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又曰
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月三日月始生明 又曰旣生魄魄生明死十五
之後 又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他了切 朔而月
見東方謂之朒女六切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兎與蟾
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兎竝明陰與陽也

月輪減寸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來
月輪周圓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六宮卒

自努力方平問於先生對月俯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汩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覩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時八月十五日也脩真錄

里差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於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則又何也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常儀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我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爲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爲嫦娥即拾遺之爲十姨也

月墜桂子

宋仁宗天聖中七月八月之望秋色甚朗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豆有黃白黑三色食之有味辛香寺僧道式取以種之得二十五本皆成大木其花白其實丹今西湖飛來峰支分而迴拱者有曰丹桂峰峰下有亭曰丹桂亭皆因是得名也

匏杓取月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一日欲自桂過湖同行者二人與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狀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至江亭上各命僕辦治餚膳多市酒期醉適會

天大風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衆大悶一客忽
念前夕事戲囑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韓生
撫掌對曰我幾忘之即狼俱走舟中取籃杓一揮
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
晝如秋天晴夜月色瀲灧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
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三水小牘

月重輪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五更初洪邁以使
事過臨淮境瞻月外有環暈五重附近者紫紅色

白者次之青者又次之黃者又次之暈外深紅各
相去一丈分寸不差忒其圓如規馬上諦視起敬
時天文官荊大聲隨行馳至旁附耳曰是謂月重
輪前史所紀未有如今茲所見者但太陰極盛恐
非太陽之利耳將曉乃沒未一月而高宗遜位文獻通考

星類

中星

堯典疏曰二十八宿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每月各有
中者洪範四曰星辰註云二十八宿迭見以敘節
氣蹟云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若月令十二月皆紀
昏旦所中之星所以敘節氣也隋書天文志云庖
犧氏仰觀俯察以天二十八宿周於圓穹之度以
麗十二位隨天而轉謂之經星

堯典四仲迭見之星則以午爲正月令昏旦迭見之
星則以未爲中葢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
於戌自辰至戌正于午而中于未故堯典言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是以午爲正也月令至於季夏乃
曰昏火中則是以未爲中左傳曰火星中而寒星
退詩曰定之方中亦皆以未爲中也

經星牛女

容齋隨筆辨鬼宿度河篇曰經星終天不動殊不思
天是動物經星即其體也蔡傳曰繞地左旋一日
一週而過一度夜視可知矣但不似緯星週天各
有年數牽牛織女七夕渡河之說始於淮南子烏
鵲塡河而渡織女續齊諧志云七月牽牛嫁織女
詩人後遂累累致詞殊不知淮南好奇齊諧志怪
皆不足信故杜老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
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斷案矣又爾雅
并荊楚記俱以河鼓爲牽牛不知何據月令明曰

季春旦牽牛中仲秋昏牽牛中正指斗宿言也

五星會南斗

秦二世五星會於南斗牛南海尉任囂知其偏霸之氣遂有志焉病且死召真定人趙佗行南海尉事故今呼爲尉佗漢高帝遣陸賈立爲南越王

太乙星

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朔問其由朔對曰是星不見則下游于世爲君氏福壽帝曰何以驗之朔曰陛下使人於異方江海之濱設禮祭而迎之或乘舟或控鶴特異於常者則爲驗是則祈竹建壇醮謝之帝如朔言曰迎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人丫角面如玉色美紫髯而腰藏擲葉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卧其中手持一黃書自東海浮來臣等焚香迎拜甫及百步俄爲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亭側進于帝帝令驗之曰此上界火餘經也漢遺史

傳說星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傳說揖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傳說者童祝女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大祝以傳其說于神宮或遂謂之殷相說自莊周妄言始鄭氏云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蓋古有傳毋有保毋傳說者謂傳毋善之也偶商之傳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由石氏書則傳者附達之意而說爲言說之說由鄭氏言則傳者保傳之義而說爲喜悅之悅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星宿異名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一二以俟知者木星固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填星張衡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啟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啟明後日而沒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庚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張

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
列宿數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
於氐猶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駟天開以主馬
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農有事也然房
心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按左傳昭公十七年
宋曰大辰之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
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
以其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註心宿一名大
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註云大
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總名曰

漢津蓋箕乃龍尾十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
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
人呼爲擔鼓擔前也女星一名婺女婺女之卑者
也似織婦女工之卑故名否氏又名婺女虛曰玄
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枵猶言耗也耗亦
虛意又曰顓頊顓頊顓旭也亦以水德位北之意
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黿故左氏疏曰天黿玄枵別
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
作宮室皆以營室爲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是也壁曰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娵訾之口蓋以
室壁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故娵訾亦名豕韋春
秋襄公十八年歲在豕韋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
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婁昴一名大梁一名西陸
皆以屬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名留
史記索隱曰留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
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耳
氏名鈇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
榆鬼以義名之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之
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味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味

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火朱乃火色皆屬
南方故也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不可以理會
如宋中典志以參爲大辰不知參伐乃大辰也然
參伐耳氏名爲大辰已不可解況又轉而他耶至
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爲妖星復有三十九名此與
也又不足書

天文難知

宋王應麟厚齋博學雄文高出一時所著有玉海困
學紀聞等書可謂無書不讀然於天文似不知者
觀其論三星在天以爲其說有二毛氏以爲參鄭

氏以爲心不能定論殊不知參乃兩肩雙足三爲心則七星也心則三而已又曰三國之時月犯心星昭烈殂是蜀爲正統他日熒惑守心而魏文殂又不同也亦不能斷殊不知三國鼎立二十八宿各有分地就同犯星宿所犯之日又各有所按也如五胡亂華之時而熒惑不見魏臣紛紛莫決崔浩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庚與午皆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笑之後秦中果旱明年姚興死使知當時犯心守心之日即蜀魏行事必能占之及於月落參橫之解自言未嘗考參之出入以定月落是何言耶及宋孫奕李昭作示兒編亦可謂博學者矣觀其言曰二十八宿以四方爲名者惟東壁東井南箕北斗殊不知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北斗乃紫微垣數又解井在參東故稱東井殊不知參宿中有玉井星此井星又在玉井之東故名如室如壁相連而一義者壁居室之東故名東壁箕與斗相連共名漢津箕在斗南故名南箕北斗彼以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故云箕南斗北可笑也

始影瑲朗

女星旁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瑲朗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賓菴紀聞

壽星

老人星一名弧南一名南極見則天下壽只一星耳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柱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此皆傳習之弊畫工取巧而然士君子亦信之何哉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耳丐食輦下叩其所自則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于上召見內殿詰其能則曰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俄而逸去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後令訪求不可得敕圖其像蓋即今壽星像也濯纓亭記

四餘星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睺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于天尾羅生于天首孛生于月炁生于閏蓋日月行首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即孛

也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沉居於曠林皆不相善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不烈滅遂遷閼伯於商主辰星遷寔沉于大夏主晋星唐人以晋為參星

鶉星

南方朱鳥蓋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天道左

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為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為鳥咮星為鳥頸張為鳥嗉翼為鳥尾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對曰朱鳥之象止于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何問元城先生曰以軫為尾故甘氏星經云鳥之闘竦其尾鶉之闘竦其翼以此知之

金無餘氣

五星皆有餘氣木紫炁火羅睺水月孛土計都而金獨無有蓋天地間金常不足自然之理如國計多詘而少盈民財多歉而少裕地土多瘠而少腴匹夫匹婦以錙銖而軀命攸係蓋造化珍其所不足而賤其所有餘大都若此彼伯有石崇不悟天道累貲鉅萬至於天收其聲鬼瞷其室惜哉

列宿音訛

二十八宿今韵畧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韵畧宿音秀亢音剛氐音低觜音訾皆非也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義今乃音秀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

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參觜為虎首故有觜之義音訾誤矣彼韵畧不知但欲異于俗不知害于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

黃姑

古詩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世遂以黃姑為牽牛按天象賦注河鼓三星在牽牛星北主軍鼓蓋黃姑即河鼓耳是音訛而然即杜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亦自誤用況其他淺見寡聞

者乎

五星聚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天下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五星聚於奎占者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後歷年果多乎意開濂洛關閩之學亦本於是洪武間五星亦聚奎（見懸笥瑣探）諒占必如宋驗也嘉靖二年五

星聚於室當時有識者曰室營室也甘德石申皆指室為大廟 國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光大其國乎至十五年大興土木九廟更新天下文明天道昭昭矣嗚呼自周至今二千八百餘年五星會聚如此而一星獨犯一宿則多矣噫此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歟

星占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為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占曰心為大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易發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耳然以載紀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顒自以為憂既而無恙當

時戲謂顒求死不得此尤可笑

衆星感化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劉子）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春秋左助期）

五星會論

皇明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先是十二月二十日丙辰土星至室二十八日木星至室正月初四日辛卯火星從之初五日金星從之十一日水星從之從填星也後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金水火三星繼過壁而十六日辛巳日行至室與五

星會是夜月食于翼一分有奇五星皆伏而金星獨先見按天文書五星合是爲易行王者有德受慶子孫繁昌奄有四方無德受殃離其家國毀其宗廟百姓流離被湍四方營室爲宗廟室爲衛分爲龍西翼爲楚分爲南陽五星所聚必有更張大率生禍然必有德以承之至若吉凶所占或以所從如漢從禍德唐從熒惑是也或以星之所主或以分野如東井屬雍州奎壁主文書是也惟宋眞宗時五星聚鶉火伏於日下星官以爲臣避君之象與今頗同但金星先見爲稍異耳茸否之學不傳庸書以質知者

北斗占

震澤長語云　國朝中台星常拆或以上下不交或以本　朝不立丞相之故又曰中台北斗七星第四星也予固不知天文常見商巫咸謂第四星名天權主時令也漢張衡又謂中台不明或變朝廷廢正樂今桃李冬華雨暘不時歲歲有之卻又今之樂果古之元聲乎太常典樂之官不過備跡而已果如阮咸信都芳者乎張衡又論中台主宗室今據正德以後安化寧王二藩叛逆楚世子弑自又不應乎予聞正德初年彗星掃文昌其後劉瑾一出首逐內閣自後臺諫九卿無不被禍豈非斯文之厄乎

歲星化

漢東方朔爲武帝侍臣十八年將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荅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對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 漢書

長乳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河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人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上長乳星主祭祀齋戒不潔則見 續編

五星形貌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恠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而攷之得于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童兒歌舞謳戲塡星爲老人婦女太白爲壯夫辰星爲婦人若以此爲畫則有所本矣 偶覺寮云

哀烏

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蔚然作哀烏苷氏星經作依烏依亦音哀也注云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爾武功縣刻儲光羲詩首一篇以哀烏郎作哀烏郎哀字悞依亦音哀如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自注依音哀曹子建詩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可證

南陵使

南陵使者元豐八年太史奏熒惑守心是時太清宮道士王太初奏章於太一宮眞室殿之中壇回云

至九天門下有傳上帝之命者曰已付南陵使者告行太初因問南陵使者爲誰答云見守心者是也自是京師大火文昌雜録 按左傳襄三十年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災譆譆豈南陵爲妖乎

句星

淮南子曰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見欺也晏子可謂忠于上而惠于下矣

牛女辨

猗覺寮雜言云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也織女三星在牛之上王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婣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爲女星按牽牛織女七月七夕相見其說始于晉張衡故後世遂有隔河鵲橋之說而議論亦紛紛矣杜子美詩云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亦誤矣余考天文圖織女在河南而東牛宿在河北而西以河爲界子美詩是也張子賢謂女星在牛東爲須女考天文圖須女在牛西一名婺女也不在東亦不隔河但牽牛婺女二十八宿之一而織女非宿中星也謂織女非女星誠然又考爾雅牽牛謂之河鼓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實非牽牛漢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是也白詩黃姑織女時相見牽牛悞爲河鼓河鼓悞爲黃姑七夕良會乃使河鼓冒此虛名則爲可笑然考天文圖河鼓又在牽牛南又此

三星

汪張

武廟嘗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汪張因命內閣取秘書通考別本又作汪張顧問欽天監亦不知為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楊慎曰蓋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咒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天文之禁乎

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四為魁第五至七為標合斗居陽布陰故稱北斗

邊方天文

嘗聞邊士云出塞遠去則北斗在南矣然不知去幾許昨日讀胡文穆公北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南矣予度當時師行多緩若單騎竟行恐不一月又交州遇哉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骨利幹國日沒煮羊脾熟時則日復東生矣是東西南北之極不與中國同然則佛氏四大部洲之說據此誠妄矣

風類

風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為霧又云陰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董仲舒云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風有八等

呂氏春秋曰風有八等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薰風（薰風或作景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西南曰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

月令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以為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王也四

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淸明者淸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又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産淸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閶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虫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脩封疆理田疇淸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閶闔風至則申象刑飭囷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脩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早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艀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游于江中出入必有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吼天氏

呂閭家貧秋深大風隣人朱録事富而輕俊疊小紙擲閭前云呂閭洛師人也身寒而德備一日吼天氏作孽獨示威于閭耳

花信風

東臯雜録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翻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爲寒絶之候唐人詩云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黄時雨意濃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又古詩云早禾秧雨初晴後苦楝花風吹日長

跋扈將軍 清異録

隋煬帝泛舟忽陰風頻緊嘆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

鯉魚風

提要録鯉魚風乃九月風也李賀詩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

花𧄼扇

放以閙花風爲花鞴扇潤花雨爲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蕊花刑耳清異錄

石尤風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値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近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有人云乃客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江河記聞

樵風

漢鄭弘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弘與之問弘何所欲弘知其神人也乃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世號其舟所經行處爲樵風涇在紹興府城東南二十五里宋之問詩歸舟何慮遠日暮有樵風即此事也漢鄭弘傳及一統志

雲類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鼓吹山帶如雨

四雲

呂氏春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水雨雲水波

雲族雲市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飄蕩一從於月窟淅瀝合隨於雲市亦奇字臆乘

雲霧水屬

雲霧皆水屬也雲容則雨霧不收亦雨皆山川鬱蒸之氣予曩時入滇經夜郎涉萬里亭日日梯山下臨深等其高無等眞去天尺五矣而雲常在下或傍肩輿一日凌晨發騶昧旦未爽予視若廣洋巨浸然予心訝之云此中所見直山耳安得有此奇觀巳而漸明漸啟觀則高下突兀皆山蓋雲霧未散一片皆白由此知水屬也而又觀在下則跋履之高可知又知雲俱在半空中實未與天近也朱子曰高山無霜露却有雪予登雲南卑晨起穿林薄中竝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可知所見略同

天公絮

雲者山川之氣今秦隴村民稱爲天公絮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字宋人小說以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觀此則冬至獨用書雲事亦未爲失

天子氣

北周明帝爲岐周刺史公堂上時有圓雲若蓋五色相間經時而滅州人以爲其下有寶器肅敬遠獨

曰此天子氣也及閔帝廢迎立之帝知敬遠非常人側席禮聘卒不能屈 梟蓮燕語

矞雲兆慶

宋孝宗乾道九年十月壬申日出前東方日入後西方有雲氣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青赤黃三色光潤占凡氣有三色名曰矞雲見則國有慶乃人君脩德而致 宋史

稗史彙編卷之三終

稗史彙編卷之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天文門

雷類

雷神

軒轅游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游問于常伯伯曰此雷神也有道而見見必大雷雨雨必拔木君亟歸乎須臾雨大至雷電交作陰浦之木盡拔 冬夫叢

驚世先生

驚世先生雷之聲也千里鏡電之形也 清異錄

玉虎鳴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鷄跖集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每大雷雨後多於野中得黳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鎗然光瑩如漆又霹靂處於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可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 出消耒錄

雷擊讒人

漢河南李叔卿爲郡功曹應孝廉同輩疾之宣言曰

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應孝廉之目叔卿遂閉門不出妹悲憤乃詣府門自縊叔卿亦自殺以明無私既而家人葬之後霹靂遂擊殺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屍葬畢又發其塚出列女傳

雷擊負心

唐史無畏曹州人與張從眞爲友無畏力耕壠畝衣食常窘而從眞家富乃謂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貨易無勞契券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齎緡父子江淮射利不數歲大富從眞連遭焚刼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坐困不思弟千

緡之報可相濟二三百乎無畏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眞恨怨乃歸焚香泣詛言詞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黑雲驟起須臾霆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遂變爲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奏聞焉出會昌解頤錄

雷擊牛

庚寅歲茅山有村中兒牧牛洗所着汗衫暴於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惟一隣兒在傍以爲竊去因相喧競鄰兒父見之怒曰生兒爲盜將安用之卽投之水中鄰兒匍匐出水呼天稱寃者數四復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嘔出兒乃得免出稽神錄

雷神娶婦

庚申歲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女餉田忽雷雨晦冥及霽乃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隣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晦冥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夕風雨晦冥遂不復見出稽神錄

雷震奸臣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政權帝命仙劉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誦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油瓮上梁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瓮忽雷震一聲油瓮悉列于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稹卒

雷鬪

唐開元末雷州有雷公與鯨鬬鯨身出水上雷公數十在空中上下或縱火或詬擊七日方罷海邊居人往觀不知二者何勝但見海水正赤出廣異記

雷斧

宋黃沭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樹穿屋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尋之元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非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黃持入藏之雷神復至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

第仕止郢州通判斧至今存

天放生

乾道年間海陵有販人載鱓魚數船欲往他處貨之既至將艤岸俄有黑雲蔽天雷震舟中鱓魚皆羽化其販人覺腹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時人謂之天買放生蓋鱓魚受鑊湯之苦就死大酷故天特捐金放之

雷火銷金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鞘不焚與王氷註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忖余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賢像衣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皆消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益相符也

雷化嬰兒

洛州人辛思齊少時苦學政和三年寓山寺淬勵舉業於佛殿內讀書一日大雷雹思齊危坐殿角忽有一物穿壁間小竅出正落案前倉卒駭異未暇曉其何物俄化為初生嬰兒乘電光而去外人悉聞霹靂從殿中轟獨思齊無所覺

雷兆

唐倍岡有訪鄒公寨詩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山故宋奉御鄒公澤丞相文公天祥嘗寨于此壘石為墉門監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勤王開都督行府禡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其牌額府字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未幾為元兵所獲果北行矣

楊道和格雷

楊道和夏日耕田中有雷公至桑下霹靂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股遂落地不得去色丹目如鏡毛長三

尺餘狀如畜頭似獮猴

雷州多雷

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冬則伏地中如彘人取食之亦有雷斧雷墨可爲藥用

鄒巫過神

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雷神爲產婦穢觸墮地不能上昇時鄒巫能誦解穢呪神請曰爲我誦解穢呪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以鞭晝空雨止言訖神忽昇天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家女留殺鴨爲

黍時女矖麥于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鄒曰汝自爲饌有雨當無損於麥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間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笥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江湖紀聞

褚大遇雷神

湖州去城三十里北名毗村有舟師褚大兇愎不孝鄉里惡之母嘗墮水坐視不救有他人援之反加罵毆淳熙元年七月棹船載客出南門方離岸一人追呼附舟褚利其值載與俱至釣臺下其人忽言曰我乃神非人也汝不孝上天命我擊汝褚殊不懼猶應之曰使是天神也還錢乃可去語纔訖震雷一聲而死神即不見同舟人驚怖告於烏程尉驗其事 夷堅志

雷神帽

常州劉超任大名長垣縣尹說前尹某因雷雨大作具公服端坐廳事忽見一裸躰小厮避匿案下雷隨擊之尹以手笏向空護格之誤觸神帽墮地小厮即轉逸去雷亦追隨而東雨後一寺中見法華

經翻亂成堆小厮死堆中有兩翅性物也神帽尹收庫尚存紫赤色非皮非木石扣之鏗鏗有聲

雷神稽首

洪武十三年六月　太祖問儒臣曰雷有神乎對曰此陰陽相搏之氣也何神　上曰卿儒者泥古之論耳朕昨默坐適前殿雷擊恍惚見殿角有人長三尺青膚而翅狀肖猴兩目睒睒有光向朕稽首騰空而去此非雷神耶儒臣頓首曰　聖天子寵神知化臣等非所及於是下　詔曰五雷著迹於殿庭其減膳自省

雷神之巧

沈玄谷云金陵一民家被雷失去二人徧求之乃對坐一空櫃中其髪莖莖相結淩季行言褚御史昌胤家人遇震死遍身衣裂成細條其餘闊狹如一邵文敬言其鄉雷擊一佛殿兩鴟尾皆失去蓋脊瓬瓦內石灰泥撤淨如掃而瓦復不動張汝弼言松江一塔被雷凡七層每層簷鈴皆失去其舌夏乾德御史知新淦縣言本縣一山有雷神甚靈異常祈雨雷雨大作空中有物形聲如鴨嘴爪如鷹者三盤旋而飛廟有大松十數株每株爪去皮二

道自根至稍俱深入寸許無一差爽瞿世用御史允知崇仁縣一日雷雨中有物墮譙樓黑色無頭尾其圓徑丈餘不久復飛去疑其為雷神

雷公震肉

霹靂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觜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有恒嗜之本草則謂之震肉且曰無毒主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可作脯與食所謂天畜雷霹靂者是也

雷異

國朝少詹事徐時用言去歲春夏家居時其邑宜興西溪中有三人駕一舟遭雷擊其一捆縛于船艙其一頭入甕中其一橫閣于篙杪篙則特竪船頭上旁舟人見之皆不敢近船自流六七里許縛者解甕中者出篙杪者墮始皆甦縛者云其初彷彿聞擊者言汝敗過否諭德謝大韶又言天順戊寅四月中其鄰邑建昌熊家被雷中堂屋瓦皆如萬馬踏碎全揭大門四楹置于廚屋上盤屈一秤置斗中又一秤鈎于梁上尾垂繫斗時大韶親造其家及見大門尚竪立廚屋上惟斗秤則以醮謝後解去熊氏至今不替蓋人舟市利不足道而熊氏

之秤斗亦必損人利己故致陰譴

雨類

雨物

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周成王時咸陽雨金王莽宮中雨五銖錢至地為龜漢翁仲儒家貧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漢惠帝宮中雨黃金黑錫呂后時雨粟宣帝時江淮饑饉雨穀三日秦魏地亡穀二千頃成帝時宮中雨一蒼鹿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自言家在河東為風所飄而至

周秦間河南雨酸棗故今名酸棗縣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爲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恪公有詩紀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識此亦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意

三十六雨

春秋説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

一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爲時若之應

梅雨

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霑衣服皆敗黦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又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日爲出梅農人以得梅雨乃宜耕稼故諺云雨不梅無米炊瑣碎錄又云芒種後遇壬入梅前半月爲梅雨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又陳氏手記云梅雨水洗瘡疥滅瘢痕入醬令易熟沾衣便腐澣垢如灰汁有異他水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上旬連下旬尤甚梅雨壞衣當取梅葉洗之餘並不脱杜甫詩云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歐陽公詩云春寒欲盡黃梅雨東坡詩云不趂東樓曾看酒要看細雨濕黃梅又云怕見梅黃雨細時

暴涷雨

爾雅暴雨謂之涷雨郭璞註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經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洗塵涷音東

入液雨

瑣碎錄閩俗立冬後遇壬日謂之入液至小雪出液

得雨謂之液雨無雨則主來年旱諺云液雨不流簷高田不要作又謂之藥雨百蟲飲此水而蟄林公有詩云液雨初生小院寒

奇水

雨無雲而降非龍而作唐人號爲奇水清異錄

琉璃變

劉東叔賦臘月雨云且雨且凍山徑滑是誰作此琉璃變清異錄

河朔雨名

河朔人謂清明雨爲潑火雨立夏後雨爲隔轍雨

雨水井水

時雨降多置罌廣庭中所得味甘滑用以烹茶煮藥皆美而有益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至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分至日取井水儲之後七日輙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爲册

求雨求晴文

嘉靖壬午浙藩中丞蒼梧吳廷舉命官註釋董仲舒

求雨求晴二文以嘗行之南海湖湘南直隸皆驗因錄于天文類請正博雅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以水能勝火令民禱社社在壬方屬水故獨禱社出獨斷又社乃土地之神上生萬物故祭禱焉出白虎通家祀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祀戶者取萬物出之義出蔡邕獨斷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禁止伐木以春盛德在木暴巫左傳曰令人而向上薿天哀之而而巫能接神故暴之字說曰男曰巫女曰覡而攦巧又曰天久不雨而望愚婦人則訓巫爲婦人矣考索又曰使女巫舞從陰也似當作女人聚蛇八蛇乃龍屬又盤向壬壬北方屬水出埋雅或謂蜥蜴蓋蜥蜴亦蛇類八乃木之成數故也出月令註日於邑之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坛方八尺於東門外者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月令迎春於東郊出五行志爲四通之坛者取便

覘雲氣也方八尺者木之數也植蒼繒八蒼深青色東方青色繒者帛也漢祀用帛故仲舒云然八亦春數其神共工共工以水行霸於羲農之閒故祀之非堯之時共工也出淮南子祭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魚爲能興雲所出陶朱公養魚經八亦木數也玄酒頗達龍五齊三酒之醴月玄乃五味之本宜水也清酒好酒也周禮曰膊脇也又豚肩也脯乾肉也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巫潔冀神之降保其體也故擇清潔者利言辭者善於祝也齋三日服蒼衣亦取東方之色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出五經通義又詩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明也出詩經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說文曰時雨曰澍澍者注也奉牲牛羊豕曰牲出

禮書以甲乙日干屬木爲蒼龍長八丈龍致雨者蒼青色春尚木德也居中央爲小龍七合大龍爲八數各長四丈四七二十八也於東方皆東向亦取春東之義其間相去八尺取小童八人凡八者皆木數也小童正長養者春義萬物初生故取之順時也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青東方色舞者周禮有舞師掌教旱舞旱暵則舞之故曰舞雩舞則達陽中之陰也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嗇夫田夫也八蜡之神有先嗇司嗇爲農事也故禱雨而用之亦取無雨則農無從而力田故立候於此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閭者聚也水所聚處出韻會今借爲門閭之閭乃閭門也通之於溝取水得行獨止閭者亦取水義耳取五蝦蟇錯置社中池蝦蟇水族得水氣之多者故淫雨而生焉又能變化之故淮南子曰老蝦蟇能化鶉古今註曰雷震脫尾本草一名苦龍

故汝駁矣詩云龍變成托體所以用之其數五者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交午也出說文今旱而欲雨正交午之義隔方八尺亦水數也深二尺說文二地數也禱所從陰之義也

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猳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雞於地支屬酉酉則金也金能生水故埤雅曰雞酉方之物又說文曰知時畜也猳猪性喜雨故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易曰坎為豕皆水義也三歲者久能為鬼神所使出埤雅物久則靈故用之令民闔邑南門置水其外閉陽也復置水焉殺火也開北門縱陰也即禮云達陰之義具老猳猪一置于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猳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說文猳牝豕也豕性屬水市中與北門皆用之取其以類相感一燒而聲應出於北門則亦達陰之義也

鼓而後燒齊約也取人骨埋之月令春月掩骼埋胔呂氏春秋註曰順木德而仁恩祈雨亦然益冀天之所感也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淵龍所居開之而燔積薪欲龍之行雨也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道路橋梁之壅塞不行者決之欲通利其水道使之行也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醖添財足以茅為席毋斷漢書財字讀與纔同財足者取其僅足而已茅草也以此禮天即易曰藉以白茅取潔也毋斷存餘質也亦無斬伐之意此書得雨謝禮如此耳

夏求雨令邑之水日同前家人祀竈祀竈於夏取火德生旺之義出山堂考索無舉土功月令無起土土能尅水故禁之更大浚井導水泉也暴釜於坛臼杵於術釜以炊臼杵以舂皆有事於斂者也術邑中之道也暴之者見其久旱苗稿示不復用冀天哀之也七日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火之成數也為四通之

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亦火數也赤繒七赤亦火也其神蚩尤蚩尤能召風伯雨師故祭之出山海經祭之以赤雄雞赤火色七火數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已上同前服赤衣尚火也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十干屬火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并大龍亦為七各長三丈五尺共五七之數也於南方皆南向南火方屬夏也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夏則萬物長盛數七用其壯也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司空居四民同地利者也旱以為民故用之也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已上凡七俱火數也深一尺取天一生水之義酒膊

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猳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已上凡如春辭春俱同春義辭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山陵能興雲雨令縣邑一徙市風俗通曰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日徙之者示民無生理冀天哀之故歷代祈雨有徙市禁屠俱一義也於南門之外夏令故南門也五日五土數也季夏屬焉男子無得入市抑陽而益陰也出董仲舒奏家人祀中霤中霤猶中屋也出尚書正義月令中央屬土故祀中霤土神也出陳灝集說無興土功解前聚巫市傍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坛於中央屬土故也乃土位也植黃繒五黃土色五土數其神后稷社神祭之以母飩母者模禮入珍淳母煎醢和添於上謂之以膏者出周禮前會飩音移禮有飩食乃飩米食也出周禮玉篇玄酒具清

酒脯脯各令爲祝祝齋三日衣黄從土色也皆如春祝以
戊巳日十干納甲爲大黄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
龍四各二丈五尺并大龍其五數取於大龍之半亦土數於南方皆
南向南是夏令故南向也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丈夫亦壯者也亦
故神農求雨書爲壯者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
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取
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已上凡解俱同於前神農
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爲黄龍又爲大龍壯
者舞之季立之季字疑爲農字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
壯者壯者舞之也西方沾沾晉作鰥鰥舞之耳北方下疑少缺一字入舞

之或是老者二字
秋暴巫意原本失一尪字尪有疾人也事出檀弓至九日無舉火事九金成數
祀秋屬金火剋金故禁之蓋欲順時之義煎金器取金生水之義家人祀門爲伏
閉藏故祭門出文公語錄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秋位西方故也
方九尺亦金數也植白繒九九亦金數白西衣色於時爲秋故向之其神
太昊白精之君金天氏也故祀於秋出月令註祭以桐木魚太昊司秋故祭之以
桐木魚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
十干屬金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
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解如前義鰥
者九人老而無妻曰鰥秋則萬物零落用之九亦金數也皆齋三日服白

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仲秋治兵司馬
掌兵者也故順時用之出山堂考索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已上解俱於前
他皆如前
冬儛舞同龍六日冬屬水水乃六之成數也故用之禱於名山以助之
名山有靈又山川出雲故也家人祀井冬爲水旺之候故祭井出文公語錄無壅
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冬既爲冬方則位北方六尺
植黑繒六六水數黑水色其神玄冥玄冥水官之臣少皞之子乃水神出月令
註祭之以黑狗子六古今註曰狗爲義獻是用於祭者也禮亦云然取其黑因
水之色也爾雅曰狗爲龎狗有致雨之義存焉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
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十干屬水爲大黑龍一

長六丈水之數也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三丈如前義於
北方皆北向順時之義其間相去六尺亦水數也老者六人
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一歲之盡將終老者一生以將終亦順時之義
尉亦齋三日衣黑衣而立之禱雨爲民親民莫如縣令已歲過而尉則
縣佐之末至冬而用取其義也蝦蟇池如春已上同春四時皆以水必闕
一日字也爲龍必取潔土求雨必爲龍蓋龍見輒有雲雨之興緣其象類而爲之出
桓譚新論所謂土龍是也爲之結蓋蓋覆於其上也龍成而發之發之去之
也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天干庚屬金地支子屬水金能生水故也令吏
民夫婦皆偶處陰陽和而後雨取其和樂也凡求雨之大體丈
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閉陽縱陰之義神書神農求雨書也又

白闕峴山 作峴當神字衍 神 原本無此方迂 淵積薪夜擊鼓譟而
燔之爲其旱也 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或請焉或怒焉大旱陽滅陰也陽滅
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惟大祭拜請之而已敢有
加耶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卑勝尊也賤夌貴
者爲逆節故鳴鼓而攻
之春秋不畏強禦也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 塞水故也 塞水瀆 瀆邑中溝也管子曰人其史瀆
是也塞之者使水不能行 絕道 道道路也絕之使不得通陽也 蓋井 井以出水爲功蓋之
禁止也 禁婦人不得出入市 絕陰也 令縣鄉里皆掃社
下 致潔也 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
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
祝一人 祝一人祝禱用一人也 皆齋三日各衣時衣 春青色秋白色

夏赤色冬黑色 其豚一 曲禮曰豚曰腯肥以牛羊曰肥豕曰腯則豚乃兼二物也 黍小
米醞羨酒 即清酒也 財足祭社擊鼓三日 干寶曰擊鼓于舍責群陰
也 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天
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
牛羊曰肥犬豕曰牲 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
使陰滅陽 易曰水盛即火滅也 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於利
人人願止雨敢告于鼓鼓而無歌至罷而止凡止
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 故禁之 丈夫欲其和而
樂 故舞之 開陽閉陰闔水 故蓋井 而開火 故擊鼓通陽及下文所謂大
朱絲縈社是也 以朱絲縈社十周衣朱衣赤幘言罷 社大陰也

朱火色也絲屬離初之縈社而至十周人衣朱衣易陰而發陽出文獻通考于寶論 一以辛
亥之日 易卦辛有自新之意亥有微陽起接盛陰意取其日者欲閉塞水過而新火也 書
到即起 即日行此禮也 縣社令長 知縣 若丞 縣丞 尉 主簿 官長 從官
也 各城邑 閭境內外 社嗇夫里 里甲也 吏 吏胥 正老人 里老也
皆出至於社下膊脯而罷 申時 三日而止未至三
日天大星亦止 星乃陽精見則氣宣晴矣

請雨呪

賢劫十卷有請雨呪云佛寶力故大龍王等速來在
此閻浮提內所祈請處降澍大雨而說呪曰只囉
只囉 至理至理 足吟足吟 又截雨呪云唵

薩吟末 麻馬合囉麻帝 吃吟帝 吽

虹類

虹霓

諺云日出雨落公姥相撲謂陰陽不和也蔡邕曰陰
陽不和則氣爲虹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
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
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諺云東𧑅日
頭西𧑅雨信然大率與霞相映朝霞不出市暮霞
走千里是也莊子曰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
滴則虹生蓋雲心滿日日脚射雲則虹特明耀異

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朱子云旣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謂之蝃蝀其字以虫俗謂之鱟其字以魚俗又謂之旱龍皆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虹霓吐氣

世傳霓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澤爲予言一日與其婿劉弘濟行隴間聞鱗甲珊珊聲有雙虫出自樹下首尾皆虵而腹如鼈四足如虬竝行至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去有頃虹始漸散

蒸虹霓蝃蝀字皆從虫而虹又復冬蟄云有吐之者似乎無疑

虹飲釜 出文樞鏡要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鬲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滿器於是日益隆富

雨氣成虹

釋名云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註考靈曜云日旁氣白者爲虹元命苞云陰陽爲虹霓漢箋云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遷于天

虹化女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十六七異而問之不答乃告蒲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見其容貌姝美問之則云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有難色復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爲虹而上 出八廟窮經録

虹瑞

唐宰相韋臯鎭蜀嘗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臯與賓皆悸而退吸其食飲且盡首

似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公懼且惡之遂罷宴時故河南少尹豆盧署客於蜀亦在坐因起曰公何爲色憂乎曰吾聞虹蜺者妖沴之氣今宴方酣而沴氣止吾筵豈非怪之甚者乎吾竊懼此署曰眞天下祥符也夫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沴降於正則爲祥公正人也是宜爲慶爲祥敢以前賀於是具以帛書其語而獻公覽而喜後旬餘有詔拜中書令 出祥驗集

虹字從虫

蝃蝀在東釋者以爲天地之淫氣或以爲日光射雨

氣而成然今人露置酒漿於庭見虹則急撤去之不爾則至消耗相傳虹能食此嘗聞廣西杜監生云其家舍傍營井時時出虹叔父頗健狠率童掘之深丈餘見一塊大如釜無尾頭蠕而動欲煮之家人不可乃舉而投水中自是此處不復出虹疑即虹也虹蜺螮蝀字皆從虫古人制字必有所見

晛日

余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晛下飲澗水明若刻畫近如咫尺日射其傍如盻睞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横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

未稱渴字後一年偶閲莊子日方中晛衍義云日斜如人睨目遂改作睨日對渴虹字始稱愈光曰渴虹睨日古今奇句也出丹鉛錄

露類

陰液

蔡邕云露者陰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爲甘

露

仙掌露

神農本草云繁露水是秋露繁濃時也作盤以收之煎令稠可食之延年不饑漢武帝時東方朔得玄露青黄二露各盛五合帝賜羣臣老者皆少病者皆除東方朔曰日初出處露皆如糖可食後武帝立金莖作仙人掌承露盤取雲表之露服食以求仙文選孟堅西都賦云承雲表之清露

栢華露

續齊諧記鄧紹八月朝入華山見一童子以五綵囊承取栢葉下露皆如珠子且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人八月朝作露囊是也又荆楚歲時記云泗民以綿綵爲眼明囊云赤松子以八月囊承栢樹露爲宜眼後世以金箔爲之遞相餉遺

飲甘露羨

李林甫婿鄭平爲省郎見其鬢髮斑白因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羨鄭即飲之能烏髮也翌日飲之一夕而髮皆鬒鬒黑也

雀餳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於墳庄子弟喜而奔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餳也餳同糖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雀餳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嚼之膠苦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之百竅

皆爽即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飲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居雲韶殿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天灸

八月朔以盆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爲天醫節祭黃帝岐伯宋孝武殷淑妃恒當額點之謂之天粧顏色倍常 潛居錄

霞霧類

水氣上蒸

河圖云赤水之氣上蒸爲霞曾子云陰陽之氣則爲霧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

瘴母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來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 番禺雜記

霜類

青女霜

淮南子秋是月也氣不藏百蟲蟄青女乃出以降霜雪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霜雪也杜甫詩云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山谷詩云嫦娥攜青女一笑粲萬死李商隱詩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呂夷簡詩云花愁青女再飛霜

陰凝爲霜

大戴禮云霜陰之氣也陰氣凝而爲霜王充論衡云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

霜花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云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青州時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

家尚餘數幅政和丙申歲先君爲眞州教官時朝廷頒雅樂下眞州學中建大樂庫屋積新瓦于地一夕霜後皆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桃梨牡丹海棠寒蘆水藻種種可玩如善畫者所作詹度安世爲太守諷學中圖繪以瑞爲言欲諛于朝先君不從乃已

雪類

雪候

雪多作於戊巳日嘗攷丁亥冬雪率多驗近戊子十二月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

丁戊巳皆雪月也

麥家地理 清異錄

臘雪孰麥春雪殺麥田翁以此占豐歉爲麥家地理

冷飛白

老伶官黃世明言常逮事莊宗大雪内宴鏡新磨進詞曰冷飛白

滇人賣雪

蜀中氣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

中人爭買以爲佳致蓋盛暑嚙雪誠不俗也

天公玉戲

比丘清傳與一客同入湖南客曰凡雪仙人亦重之號爲天公玉戲

賈相打量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浚巴浚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鋪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揍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蓋譏賈相之打量也

瑞葉

海陵人王綸女爲鬼所憑自稱仙人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蓋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也謂綸爲清非孺子不曉其義贈詩曰君爲秋桐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寺云潮頭風滾雪山脚石蟠虯 歐公詩話

雪止嚴關

雲南州多無霜雪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

得雪或臘中三白然不比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二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

雪詠

東坡取聲色氣味富貴勢力數字離爲八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謔且知余之好不在世俗所爭而在於謔也仍倣歐陽公體不用鹽玉鶴鷺爲比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聲 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鏡空試向靜中閒側耳隔窗撩亂撲春虫 色 開來彼髦學王恭姑射羣仙邂逅逢只爲肌膚酷相似遂

庭緊處覓行蹤（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熾猶無奈怪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龜手握輕明漸展鎗旗入罌烹擬欲爲之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留）天工呈瑞足人心平地仙花一尺深總爲豐年報消息滿田何止萬黃金（貴）海風吹浪去無邊倏忽凝爲萬頃田五月京塵渴人肺不知價直幾多錢（勢）高下斜横溥又濃破窓踈戶苦相攻莫言造化渾無意好醜多來失舊容（力）萬石千鈞積累成未應忽此一毫輕寒松瘦竹本清勁昨夜分明聞折聲

稷雪

稷雪米雪毛詩補傳註先集維霰稷雪也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

冰類

藏冰

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周初凌人掌冰政歲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註云凌冰室也三倍納之備消釋也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三月冰

京房曰三月冰歲不成四月冰天下荒五月冰其國亡六月冰天下兵

卧冰不合

世傳王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卧處闕而不合此說近誣

雹類

硬雨

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請朝廷修理不敢言雹稱爲硬雨

次舍類

周天度數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矣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未能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爲然取百中經試加稽攷殊無差者葢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久也其實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卽四分度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卽爲一月凡一歲十二月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朞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日月交會

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注云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是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月令注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經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日經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更行二十九度半方與日相會也

星次

帝王世紀曰黃帝授命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劉昭補漢志亦曰黃帝定星次卽今爾雅所記十二次與二十八舍之度皆是黃帝剏之

宿度

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犧氏五星之文分野之度史記曆書曰黃帝名宿度驗臣賛謂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又曰漢武招致方術士唐都分天部漢書音義云謂分部二十八宿爲距度而晉書天文志亦曰庖羲氏立周天曆數

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疎誕中間僅以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

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女二星而已鄭樵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斗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爲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癸辛雜識

稗史類編卷之五

海右陽民王圻纂集

天文門

五行總類

水火論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是皆物以極而變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生制尅化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謂如木生火火盛則木為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金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為阻滞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者謂如木尅土土盛則喜木尅是為秀聳山林土尅水水盛則喜土尅是為搏節隄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為既濟成功火尅金金盛則喜火尅是為鍛鍊全材金尅木木盛則喜金尅是為斧斤斲削蓋因尅以為美此所謂尅中有用故稱之曰制者乃不拘於生尅之中也

陰陽相尅

陽東生陰西息南陽盛北陰極陰陽之定位也而西金尅東木北水制南火陽不勝陰如此君子小人之道於斯見矣

十干化氣

世有十干化五行真氣之說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干所生如甲巳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巳化土他皆放此予記昔年

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巳得戊辰辰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理也

涓日主五行

古今涓吉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烝乙亥嘗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然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其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

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叢辰天人太乙曆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今觀諸曆一月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主一家可也鄭鮮之欲宋武明旦見蠻人是四廢日荅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見殷芸小說

金類

鍾顯神奇

漢冲帝永嘉元年江西袁州分宜縣因水有大鍾從山流出驗其銘乃秦時所造因名其山爲鍾山山有巨石臨江如峽又名鍾山峽曾有漁人釣得一

金鎖長四百尺又得一鍾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山川震動漁者亦沉於水識者曰此秦驅山鐸也一統志

滾鍾潭在湖廣京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昔有寺鍾忽自樓出滾入于河所歷處草木皆偃一統志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弒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一統志

白鶴觀鍾在永州祁陽縣白鶴寺相傳唐末有鍾重數百斤一夕雷雨鍾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夜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奎附後載客詰之遲明解纜忽有鍾臥水次有文曰祁陽白鶴觀鍾客悟乃載以歸一統志　宋眞宗咸平四年十二月亳州太淸宮鍾自鳴通考　鍾灣在廣東潮州府城南七里有灣接江通海宋徽宗政和間靈覺寺鍾一夕飛去旣明懸空而下鍾猶濕灣傍居人言灣中每夜有鍾聲謂必與龍戰寺僧鑿去頂上龍角乃止至今灣中風起有一物大如車輪藍色湧出波心一統志　多寶鍾潭在湖廣京山縣南深數十尋方廣一丈餘宋時寺爲火所燔有鍾自炬焰中躍入于潭不可復覩一統志

鍾鬭

正統十三年七月河決東昌大水水中吼吼有聲聞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觀乃二大鐘相擊而鳴以牲祀之其一任而不流挽出上書承安四年造金年號也縣之文殊寺晨昏聲聞四十里正德辛未流賊攻城聲聞百里人以是知神異范縣志

冶鐵飛

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是年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坐呪詛腰斬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

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元舅王鳳擅政譖殺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許后坐廢趙飛燕爲后賊害皇子成帝亡嗣（漢書五行志）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按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者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兵弱其後卒亡（陳書）

釜鳴

漢隱帝乾祐元年二月中書釜鳴者七至三年十一月帝爲郭威所弒（五代史）國朝程襄毅公言白恭敏公主正統七年偕赴春闈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二公以爲不祥兆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是年二公皆登甲科歷官清要後相繼爲大司馬（近峰聞略）

刀鎗自鳴

秦苻堅出師入寇武庫刀鎗自鳴後爲晉兵所敗（草木子）

唐玄宗天寶間武庫中刀鎗自鳴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開元天寶遺事）

金化人物

金孩兒池在如皋縣東北二十餘里昔人過池邊見兩孩兒戲于水面以爲怪竭池水視之獲金香童一對（如皋縣志）

金化白虎

虎丘山在蘇州府城西北九里舊名海湧山中劍池千人座石吳王闔閭葬山下銅棺三重水銀爲池金玉爲鳧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劍三千槃郢魚腸之劍在焉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揚化爲白虎蹲踞其上故號虎丘（一統志及萬花谷）

金化爲蝶

唐穆宗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常夜間有黃白蝴蝶計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于空中遂得數百宣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妝奩中其後開寶廚視金屑玉屑藏內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杜陽編）

金化爲蛇

唐文宗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自寶庫中出游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頷下有阿縻字上蹶然曰果不出朕所疑耳遂命取玻璃連環繫于玉𧿹之前足以鼠能嚙蛇也其后不復見焉杜陽編

金化黃鸝

金鸞池在鎮江府丹陽縣治內宋夏竦爲主簿時一

日侍母燕坐見黃鸝雙舞俱沒於地發之得金鸞二其母命瘞之竦因築亭其上後人發地求之不得遂鑿爲池一統志

金化黃鳥

獻穆大王之孫李振妻王夫人嫁十餘年無子嘗晚步家園彷彿見一黃鳥飛舞林間戲逐之即沒於地疑其異亟呼童斸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然珊昧之物妾不敢當但願得一子耳仍掩之而歸明日試再發之已空矣是月有孕生子曰景亢徽宗崇寧末任至工部侍郎

夷堅志

銀化舞女

廬州軍吏蔡彥卿爲拓皐鎮將暑夜坐鎮門外納涼忽見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婦人獨舞就視即滅明夜彥卿挾杖先往伏於草間久之婦人復出方舞即擊之墮地乃白金一餅復掘地獲銀千兩遂爲富人云稽神錄

銀化白鼠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常有酒態來家求食多說一生瞬息作速善事如

此將三載而陳氏供待如初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便得足陳曰弟子長幼二十口歲約一百緡麄備緣以業貧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酧爾三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處造一佛堂當有報應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緣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銀五十笏葆光錄

木類

妖木生朝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通攷）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大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惠帝太子）同妖也（通攷）

斷樹自立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虫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昌邑王廢

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爲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宣帝本名病已（通攷）元帝建昭五年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斷樹復立于故處（通攷）哀帝建平三年正月零陵有樹僵地圍大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枯三月樹卒（讀曰猝）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續天辟惡之（天辟謂天子也出通攷）

樹爲人狀

齊後王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時後主怠於政事耽荒酒色大發徭役後三載而亡木不曲直之效（通攷）

樹發異聲

晉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按劉向說桑者喪也又謂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南出五年春薨于項城石勒邀其衆圍

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十萬餘人無一免者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桑泣之應也

至正丙申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貲産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宰子姪輩詣先壟祭掃忽聞松楸間如老鶴聲戛戛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作聲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侄善如死於難（輟耕錄）

木有文字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時以爲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耳自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至太宗朝有太平興國之號實其應也(行營雜録)

儀仗生華

晉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果以逆戮(通攷)

木生異實

唐高宗顯慶四年八月有毛桃樹生李李國姓也占曰木生異實王國殃(通攷)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蓬州枯楊生李枝有實與顯慶毛桃生李占同(通攷)穆宗長慶三年成都果樹結實食之如李(通攷)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成都李實變爲木瓜時人以爲李國姓也變者國奪於人之象(通考)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生李實栗生桃實占曰木異實國主殃(通攷)孝宗淳熙十六年三月楊州桑生瓜櫻桃生茄此草木互爲妖也(通考)光宗紹熙四年臨安府富陽縣栗生林檎(通考)

國朝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三十一年諸暨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爲倭奴剽殺甚衆(寧波郡志)

竹生花實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竹生紫花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通攷)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通攷)唐中宗景龍四年京畿藍田山竹實如麥占曰大饑(通攷)玄宗開元二年終南山竹有花實如麥嶺南亦然竹並枯死是歲大饑民採食之占曰竹栢枯不出三年有喪十七年睦州竹實(通攷)

水類

水中有火

國朝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温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火有習于海事者則曰醎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

爲陰火正此類也（日格類鈔）

國朝正統巳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亍勿之信一日早往視之日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巳位卽無明旦復有本家不敢汲水將二十餘日乃滅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貌時王振擅權將有土木之禍水爲異以示象也（馬氏日抄）

火類

火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遂人之意故名燧人世本曰燧人鑽木取火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淮南子曰燧人教人鑽木生火拾遺記曰遂明國有火樹名遂後世聖人至其國息其下有鳥啄粲然火出聖人感之用小枝鑽火號燧人氏河圖云伏羲禪于伯牛鑽木作火非也白虎通曰謂之鑽木取火燧人之始

火石

語曰鑽燧改火書云陽燧召火方諸召水燧日中取火鏡也入夜則當以石今崑山石也或竹木相戛如鋸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紙灰於鉢中候之如法燭及燈皆所當備若能拾乾薪掃落葉以備之尤見有徹桑未雨之意

火池

西北邊城庫皆掘地作火池縱橫丈餘以畜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柽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方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眞琉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予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虜人爲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取新火

杜靜臺原姓名沇儒在荊州抽分時教人以取新火法云久火甚毒是以人多有痰火用一桑木作一木墩不拘厚薄中剜一小瑠上用一木鑽卽牽鑽不用鉄也用一人抽拽之火卽出以火紙燒存性入礶内閉熄用時置鑽旁接火卽燃矣然必存性

方可用也此火乃新火無毒按論語註內用四時木取之更妙

火變

朱砂入火後用之殺人藥中服餌用其生者附子生即殺人藥中用其熟者物性逐火而變如此夫物之能殺人者毒也附子性熱本毒火以炮之以熱攻去其熱故不能爲毒朱砂性冷本無毒入火則熱故遂成毒而殺人也然則五行火獨能變物性何也釋氏嘗謂火行變化性也是以道家語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爲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醫家於此豈可不審愼哉

陰火

海中所生魚蜃置陰處有光初見之以爲怪異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海中水遇陰物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潛然豈謂此乎嶺南異物志

地中嘗有如燭煤者數十以火視之乃日間所食海蝦殼也異之莫得其理又嘗聞東坡游金山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故有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聞習海事諸云鹹水夜動則有光影響於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讀王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即金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欠讀書窮格而蝦殼豈非海水之餘氣乎

物多有火

鄉人嘗言野中夜見鬼火神火鬼火色青熒不動神火細細飛越聚散不常疑即祭義所謂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蓋火爲陽精物多有之世知木石有火而不知龍雷皆有火夏天久旱則空中有流火今謂之火陽是已海中夜亦見火肥貓暗中抹之則火星迸出壯夫梳髮亦然精油見日亦

生火古戰場有燐火魚鱗積地及積鹽夜有火光但不發焰此蓋腐草生螢之類也

火山

吳中地薄鑿地二三尺輒見水子頃在南鄭見一軍校乃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鉏钁所及烈焰應手湧出故以火山名軍

火神

唐相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曉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

門卒領命自巳正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艷佚如倡家之婦其内服殷紅下餙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撾痛擊之傷腦流血呌號稱寃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狠籍毀裂百步巳上落草映樹巳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覔耽嘆曰然不免小有災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 出芝田録

浮圖火

洛陽永寧寺熈平元年宣武靈大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佛事精妙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磨者見之自云年一百五十歲遍歷諸國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惠帝永熈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火經三月不滅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于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滅十月京師遷鄴 伽藍記

衣中火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爲先事之兆張靖之方洲集内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熒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先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爲怪異云耳

火殃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見物大

如甕亦如火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火精

開元五年洪譚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燉指處即火起

火龍騰空

蜀王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郡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還於天水皆不祥也

榮王宮火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時大風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未明東宮一時蕩盡宮人多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死東宮六位東行者雍王相王南陽郡王西行者兗王曹王榮王二十四日左掖門東華門並不開朝者皆趨右掖門天明宰臣等並立于內東門廊廡之下既而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東燒朝元殿後閣西至東上閤門長春殿南廊拆南北主廊以絕火勢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廻燒左藏庫又西燒祕閣史館午時燒乾元門東閣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司審官院是夕燒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並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猶衆輦出金銀匹帛莫知其數積于城墻之上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隔十餘間而發人皆走避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二王時無居處寓於東華樓上是夕上召入禁中明日出居于上源驛時焚諸庫香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俱盡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詔中使閻文慶岑守素勘遺火之

蹤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其日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娘與東宮宮孟貴私竊寶物以遺之事洩王乳母將決責之小娘乃謀放火於佛堂前簾上秉炬爇之時因風火遂大作

火鴉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啣一囊有火競逐之囊墮啟視火礫五枚欻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州漢陽災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災正德甲戌春乾清宮災嘉靖改元夏日精門災乙酉夏仁壽宮災丙申十五年夏秋間天久亢旱又有鴉啣火以故帛裹之置屋上舒翅扇之火卽發時焚民居久而方止

龍興寺火兆

淮陰龍興寺素雄麗正德六年湖水溢民避水於寺中半月許汚穢殊甚僧雖苦之不能禁月餘一青巾白衣者至年可三十餘遍行廊殿僧不爲禮坐定問云此地有饑民住否曰有之禪堂有諸曰無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見群僧荷擔自寺中出其狀或髯或髮或妍或醜老少非一皆向西而行以爲寺中安得有僧如許且形狀恠異可疑

入寺問之皆云不知明日雷雨大作火自後殿起至山門俱成煨燼惟禪堂歸如魯靈光然乃知昨青巾者火部神將而群僧則羅漢云寺今廢

湘潭火兆

正德末湘潭縣無故人傳說有火將作已而果有鵶數十各啣小木置人家兎間作啞啞聲四五日火即熒熒起居民亟往撲滅如此半月小大不寧民心徨徨然未幾延燒居民數千家縣境皆空火鵶不見矣

臭火

汪公鳴鑾婺源人以南畿解元登壬辰第與同榜某某游飲某寺見一處內門扃鐍甚固咸疑之問所以僧曰先年某禪師化其中遺令非四十年後不開開則有禍今二十餘年矣公不信强令開之且再酌未及把盃而火驟發躍出者數人即有赤面神擋於門公及三進士皆不得出死烈焰中火異世間薪火氣甚臭不可當火息公尚未絕縉紳來訪者開其口中火氣勃發而臭甚歸而死者又某某數人

火德徵祥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顰蹙且倉皇嘆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同至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四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下屬于宋矣

火輪小兒葢宋朝火德之兆也夫豈偶然（默記）

天使發火

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貨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竺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路旁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當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蜀書）

玉山鄭泰者饒有家貲一夕夢若使者來謁曰從爾貸萬緡泰方自叙力薄其人曰天符已下徑去不

日顧後數日火邑人見一四目道士郊外舞笏而入凡笏之所指則火隨而起它日驗之所指皆鄭之僦舍其直恰萬緡泊宅編

兵器火異

元張思齊出師二百人爲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揷地夜半鎗忽自燃火甚熾須臾煨燼惟金刃存其後兵果散敗是不戰自焚之應也草木子

國朝洪武三十三年即建文二年 文皇靖難兵渡玉馬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 文皇坐交牀以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毄燁然相

上下金鉄錚錚作聲弓絃皆鳴 文皇喜曰此必勝之兆也遂與南軍大戰次第制勝平定中原資治通紀

鬼火恠異

張南軒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蓋人死于兵革而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且發爲光恠耳氣自爲聲爲燈於人固無預也語録

火山神異

梧州火山在府城南隔江二里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之狀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燭於上或言南越王佗藏神劒于山阿故深夜騰焰如火山有祥光亭又山中產物名靈慶有三足郡中有災福或使車將至則先鳴 本朝洪武中葉原賀記其事一統志 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雖暴風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數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績其毛織以爲火浣布魏書 崑崙之墟

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魏書

土類

地中有犬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

而愁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黑而黄色）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大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安帝隆安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暨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殺按尸子曰地中有

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並文獻通考）

鵝出地中

晉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晉之行也蒼爲胡象禍可盡言也其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文獻通考）

小兒出地

國朝正德末嘉興府崇德縣青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兒即時燒死不知何異（七修類稿）

稗史彙編卷之五　終

稗史彙編卷之六

時令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時令總論

載歲祀論

四時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爲上天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秋當死者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爲載三王言年尚書曰二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又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

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益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節氣

尚書正義曰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分居辰次焉

氣候

董巴議曰伏犧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一行封候驗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較諸月令頗有增損然後先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凡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成時四時成歲

斗柄

孝經緯云大雪後玉衡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驚蟄指卯春分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巽立夏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坤立秋指申處暑指

指庚白露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立冬指亥小雪指壬漢志云玉衡北斗也

淮南子云孟春招搖指寅仲春指卯季春指辰孟夏指巳仲夏指午季夏指未孟秋指申仲秋指酉季秋指戌孟冬指亥仲冬指子季冬指丑漢志云閏月無中炁斗斜指兩辰之間晉志云北斗者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輔星傳乎閶陽所以佐斗而成功者也

節序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巫咸

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秦德公初置伏日晉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置七夕秦始皇初置寒食漢武帝始置三元東方朔初置人日唐李泌始置中和節

事始

神農始別五木以改火軒轅始書雲物成湯始作土龍巫咸始制驅儺周公始制立春土牛上巳流觴齊景公始爲登高及競渡

立春青旛月令載青旗遺制也歲旦桃符周公招梗遺制也臘日賽神禮記八蜡遺制也元日拜年冬至賀冬古人班朔遺制也淸明禁烟神農改火遺制也除夕爆竹周人庭燎遺制也

十三月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事自備不但記陳寵一事也

寒暑應候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

水宿近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八節

春秋內事曰伏羲氏建分八節以應天氣晉志曰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 事物紀原

陰陽消長

太玄經云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觀此則乾坤消息可見矣陽生於子而終於巳故乾爲四月之卦陰生於午而終於亥故坤爲十月之卦蓋陰不極則陽不生故先坤而後復陽不極則陰不萌故先乾而後姤

餘皆以意推之則陰陽消長之理又可見矣

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春孟言無傷胎殀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欲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蓋時令當然耳

四十五日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讀豈可少哉

二至長短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王充曰五月之時晝十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至十一月減一分每日行天十六道

伏臘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庚屬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故曰三伏師古曰伏者爲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曰伏索隱曰周時無伏秦德公始作伏漢宣五鳳四年臘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爲臘記月令孟冬臘祭先祖羅壁遺曰漢玄注臘卽周禮所

謂蜡祭也余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於廟蜡於郊

三九論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爲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 採蘭雜志

尸令休咎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覆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微然洪範以　事應四時休咎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太史公講月令開題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旹氣也値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之五藏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今人見時氣之寒煥非候曰行某令

行某令者非也

氣候集解

曆家七十二候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氏皆知以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葢以漢前之儒皆江北人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木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密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逐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冰故曰負

雨（去聲）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者取魚以祭天也豺獺之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金象也候鴈北（月令漢書作鴻鴈北）鴈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

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春則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呂氏春秋作桃李華）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鶊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庚新也感春時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摶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黎黑而黃又名黃鸝諺曰黃

栗留黃鶯兒皆一種也鷹化爲鳩鷹鷙鳥也鷃鸐之屬鳩卯令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痴而化故名曰鳲鳩王制曰鳩鳥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盖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

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而發聲矣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値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盖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田鼠化爲鴽音如按爾雅註曰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

本草素問田鴽鶉也似鴿而小今說文註鴽曰鴾母盖青州呼鴾音安鶉爲鴾母鮑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鴽盖陰爲陽所化也虹始見音絳去聲虹虹蜺也詩所謂螮蝀俗爲之鲎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蟲說文曰似螮蝀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但虹氣似之借

名也

穀雨（去聲）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風雨之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㕔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曰頭

上有勝毛此時恒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前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蟈一名碩鼠一名鼫（音斛）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蟈鳴丘螾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螜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覆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鼫爲五技之鼠古今註又以螻名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

爲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爲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一名曲蟺㕔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牆垣葉似栝蔞烏藥圓無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又名落鴉瓜今藥中所用也禮記鄭玄註曰即草挈本草作菝葜陶隱居已辯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自有本條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埤

雅以荼爲苦菜毛詩曰誰爲荼苦（茶即荼也荼註本作茶）是也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者爲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苦者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蕒菜非靡草殆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上聲）五月節也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矣螳螂生

螳螂草蟲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其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鵙始鳴鵙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溫故埤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為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詩註疏以為蝦蟆蓋蛙屬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辯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複考也易通卦驗丹鉛餘錄俱卽名為蝦麻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鵙皆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皆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音駭）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音調）始鳴（月令註疏作蟬始鳴）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知了是也按蟬乃摠名鳴於夏者曰蜩卽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蟪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於秋者曰寒蜩卽楚辭所謂寒蜇也故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蜇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中為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音悉）蟀（音率）居壁一名蛬（音拱）一名蜻蛚卽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鬬鷹始摯（禮記作鷹乃學習）摯搏擊也庶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為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

之物亦化而爲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一種也
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
土潤溽（音辱）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
俗稱齷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
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前春秋揫也物於此而揫斂
也涼風至（禮記作盲風至）西風淒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
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
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
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

寒蟬爾雅曰寒蜩蟲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於
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
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爲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
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
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
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
名曰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
（淮南子作候）鴈來鴻大鴈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

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玄鳥解見前此
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群鳥養
羞（淮南子作群鳥翔）三人以上爲衆三獸以上爲群群者
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
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前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
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地蟄
蟲坏（音培）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坏
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
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

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鴈來賓鴈以仲
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通書作來濱濱
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爲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
此爲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蓋寒
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爲蛤此飛物化爲潛物也
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花草木皆華於陽獨菊
華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
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爲霜矣周語曰駟見而

隕霜豺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蟄蟲咸俯淮南子作俛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於坼雉入大水為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爲大蛤玉篇亦曰蜄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又註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

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又嘗聞海中蜃氣成樓垣章龜經曰蜃大者爲車輪島嶼月間吐氣成樓與蛟龍同則知此爲蛤明矣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龜經爲是卽一物耳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氣不交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鳴不鳴禽經曰鶡毅鳥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爲鶡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鷄冬無毛晝夜鳴卽寒號蟲陳皓與方氏亦曰夜鳴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謂不鳴耶丹鉛餘錄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鳱鳴詩註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

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蠡實卽馬薤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薤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皓註爲香草附和者卽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大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鴈北

鄉(發去)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
鄉北飛去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
鵲始巢喜鵲也鵲巢之門每避太歲冬至天元之
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
向也雉雊(音姤)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雊雌雄之同鳴
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雞乳乳育也馬氏曰雞木畜
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
也殺伐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
澤腹堅陳氏曰氷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
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四方風氣

樵子曰吾萬曆癸未冬十一月入滇甫至曲靖野外
桃李盛開別有黃花如梅遍滿園林名迎春柳亦
見葵花開人皆單衣晚皆沐浴至滇省十二月歷
正月滿街葛衣詢諸滇父老曰滇四時常是夏一
雨便爲冬自十一月歷十二月正月二月一百二
十日常無風雨天氣晴和如中州四月天時至三
月四月則剛風盤旋晝夜號怒如大理下關之風
有鬻貨阜椅爲剛風盤旋而上直至半空旋復墜
下者至四月五月菊花盛開而六月七月皆衣襖
衫裼布無裸體人雖然大理蒼山六月又積雪不
化若五穀滇栽藝最遲四月始耕五月始揷秧十
月始刈若雲南之沅江府則天氣四月炎熱十二
月揷秧又與雲南不同若騰越而外三宣撫六宣
慰至蒸嗟喇之地則無四時惟人工便而稼穡咸
宜如一家之田一日之間有南畝甫揷北畝就穫
東疇方耘西疇又耕者蓋一歲而屢收也此又與
沅江不同至夜觀天文銀河明淺迥異中州蓋雲
南地高於中州非雲南之高乃貴州道中如馬三
衝諸嶺自中州至雲南有上無下計其步數約高

三十餘里故雲漢明淺天氣常溫風聲特烈也此
自滇至南海風氣之大槩也噫烏知南海而外四
時又何如哉

重三

今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
亦宜曰重三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
重三魏元忠曲水侍宴詩曰三月重三日此可據
也

旬歲旬月

班史有旬歲旬月解者或有兩說翟方進爲丞相司直旬歲間擢兩司隷注云旬歲尤言滿歲也至旬月往往作閱月田千秋爲大鴻臚數月代屈氂爲丞相後云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殆不止滿月而已至楊雄上疏又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旂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离二時之勞以旬月爲近二時爲遠二時止六閱月耳則旬月若止滿月與千秋事又不同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葢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帬應物詩曰九日驅馳一日閒白樂

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矣

浹辰浹日

左傳成公九年云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辰指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周禮天官云浹日而斂之從甲至甲謂之浹日凡十一日也

五夜

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故宋子京夜緒詩云宵開甲乙遲按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西京賦亦云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所以五者假令正月寅斗柄夕則指寅明曉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長短參差然人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也又佳話云帬絢問於劉公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運今惟言乙夜子夜何也予嘗笑其言之失按漢天文志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間正月戊午乙夜月蝕熒惑崔豹古今注云建武八年三月庚子日星不見丙夜乃解又蔡質漢儀曰

衞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晉天文志懷帝永嘉五年三月丙夜月蝕既夏丁夜又蝕統傳云甲夜之初撞鐘擊鼓又宋諸王傳云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梁本紀中大通五年正月丙夜南郊所忽聞異香又云帝燃燭則光常至戊夜豈止言乙夜而已帬絢獨不見漢晉諸史何耶其曰子夜益謬也葢晉時有子夜者善歌李義山云鶯能歌子夜又云心酸子夜歌沈文季歌子夜來又太白有子夜歌行帬絢乃以子夜爲五夜[illegible]又何耶或有謂之午夜者謂半夜時如

日之午也故李長吉詩云羅幃午夜愁杜少陵所
謂五夜漏聲催曉箭者正謂戊夜耳

黎明

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
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用黎黑也黑與明相雜
欲曉未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
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支干類

支干辯疑

歲陽歲名考之字義貼之太歲不可曉也故洪景盧

氏以爲不可强爲之說郭景純亦曰未詳謂起於
爾雅爾雅周公所著何陳氏世編司馬貞索隱皆
收於天皇氏之下此宋景濂辯爾雅非周公之書
明矣予又以六字起於倉頡大撓始作甲子何天
皇之時即以此名是孰傳而孰信耶先儒以爾雅
隆於漢時恐或然也蓋淮南子天文訓中紐解其
義惟以月令爲主支干配合而言又以子配癸不
依次序不知何也亦恐未爲太歲在某之意但郭
洪二公以爲是耶則當引以明之非耶則當據以
闢之豈當時皆未見之耶或始於澔烈解亦未可
知所謂淮南亂言乖實是也今據其解分其支干
增什其義以俟博學者辯焉太歲在甲曰閼逢言
萬物鋒芒欲出擁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者旃
蒙冒也言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
柔軟也兆龜拆之兆言萬物生枝布葉也在丁曰
强圉言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主和
養萬物也在己曰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
離也在庚曰上章也（章明） 萬物畢生至秋而章明也
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言萬物將就成熟而
再新也在壬曰玄黓言歲終包任萬物而深藏也

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始萌萬物將顯也太
歲在子曰困敦者困混也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
萬物無芽孽也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也若順
也言陽奮起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在寅曰攝提
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在卯曰單閼單（音然）
盛也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自止也在
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檄舒而
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言萬物熾盛而大出
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
言萬物皆盛壯也在未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言

陰欲化萬物而炎氣漸和合也在申曰涒灘涒大
也灘脩也言萬物皆脩長其精氣也在酉曰作噩
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剥落也在戌曰閹茂閹
蔽也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
者藏也獻者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窟伏
以迎陽也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
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窒辛曰塞壬曰
終癸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
餘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
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此鳩烈

又無所解也但曆書謂太初十月爲畢及左傳十
月爲辰國語有至玄月之稱疑亦爾雅漢書也若
容齋隨筆有云以閼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
爲游兆大荒落爲芒落作噩爲作鄂閹茂爲掩茂
重光與昭陽互相更易大淵獻與困敦彼此更換
多見於太史公曆書此蓋少有義理歲久傳訛不
足辯也

支干原始

世本曰大撓造甲子黄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命大
撓造甲子正時月令章句曰大撓探五行之情占
斗柄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
以名月謂之支支幹相配以成六旬

甲子納音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何也曰此以金木水火土之音
而明之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
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
火土必相假而後成音蓋木假土火假水土假火
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
二七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
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

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
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三十有八八
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
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
有三三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
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
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大抵六十甲子曆
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别也此天地自然之數
河圖生數也生者左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
之金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木北方之水而生東

方之木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火而復生中央之土洛書尅數也尅者右傳故以中央之土而克北與西北之水以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

十二相屬

子鼠丑牛寅虎卯兎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猪爲十二相屬前輩俱未有明所以取義余向見日家璦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四爪兎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其說極有理

六甲納音

六十甲子有納音原其意葢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

五行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而終於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癸始於乾坤納寅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即以陽辰言之則以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律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

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仲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之類）自子至巳爲陽故自黃鍾至於仲呂皆下生自午至亥爲陰故自林鍾至於應鍾皆上生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一紀也）

支干之應

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耦生應月
閏月一節莘以十二子爲衞亦應月之數也

干支釋

鄭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爲是皆假借獨巳亦有義耳辰午又曰未詳愚以皆可爲假借既以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巳本几庚爲兩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草實也子人子也丑手杻也寅髕也卯牖也巳蛇屬也未木之滋也申持簡酉卣也戌與戊戚同意亥豕屬也愚按其說既多不據說文矣則辰乃日月星也又爲星

名午者牾也又有交布之義獨不可爲假借乎巳亦既是蛇豕屬之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爲假借乎恨不生當時茍能問之必當有說若夫直解干支諸家不同史記曆律書巳缺戊巳而說文多言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戌爲矜恤之類淮南鴻烈解申爲呻唶似皆未當意以生物隨時庶幾明白今則參考諸書訓什於左甲者拆也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乙言萬物初生曲孽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實之形故邦國圖籍曰丁成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孽茂於戊是也巳紀也言物有形可紀識也庚堅强貌言物收斂而有實也辛言萬物方盛而見制故辛肅也壬妊也陰陽之交言物懷妊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時如土既平萬物可揆度也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丑紐也寒氣自屈曲也寅髕也(髕膑)陽氣欲出陰尚强而髕演於下卯者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巳巳也陽氣畢巳布矣午仵也陰陽交相愕而仵也未昧也日中則昃陽向幽也申申束以成故晋志曰萬物之體皆成也酉就也萬物成熟戌滅也萬物滅盡亥核也萬物收藏皆堅核也

十二生肖釋

地支肖屬十二物人言取其不全者于以庶物豈止十二不全者哉予舊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象陰後足五爪象陽故也丑屬陰牛蹄分也寅屬陽虎有五爪卯屬陰兎缺唇且四爪也辰屬陽乃龍五爪巳屬陰蛇舌分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鷄四爪也戌狗五爪也亥猪蹄分也此或庶幾

焉予又思蛇兔且取厭舌他物之足爪亦並無如十二物者哉夫十二支屬陰陽皆於時位上見之易卦取象亦然惟理義之存焉耳如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爲陽極顯明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也丑爲陰也俯而慈愛生焉以牛配之牛有舐犢未爲陽也仰而秉禮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也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鷄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之義故曰卯酉爲日月之私門今兔舐

雄毛則成孕鷄合踏而無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屬鷄兔辰巳陽起而動作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焉龍蛇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斂而潛寂狗司夜猪鎮靜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也私憶如此未見出處姑存於藁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詢之前輩博聞者說此三日卽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識之

稗史彙編卷之六終

稗史彙編卷之七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時令門

曆數類

造曆

通曆曰太昊始有甲曆楊泉物理論曰神農立曆漢律曆志曰黃帝造曆董巴曰伏犧始作八卦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曆尸子曰羲和造曆呂氏春秋曰容成作曆

曆名

易乾鑿度曰曆原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爲一紀而一蔀首註曰握先爲曆始之名始言無前也沿革曰黃帝考定星曆建五行起消息正閏餘謂之調曆後代因之漢有太初唐有麟德等名（事物紀原）

曆法

先王體元以居正順時以授民是以迎日以推策啟閉以爲節分至以爲中推閏定時而成歲以周天之數考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一日經一度一年則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小月又餘六度則每歲日行于天餘十有一度四分度之

一是餘十有一日四分日之一也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三年一閏而餘三日四分日之三五年再閏而少三日四分日之三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總餘二百一十三日四分日之三十九年七閏計二百一十日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積至八十一章然後盈虛之數終而復始矣

歲首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夏以寅爲人正得天道之中故以寅爲歲首屬春之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定矣或謂今夜之子時即爲明日之初何不以今年之

子月即爲明年之首乎曰冬不可先於春是固然矣予嘗稽之古人柰之曆數蓋一主於太陽之度次太陽每日隨天轉運周于地十二方而爲十二時地道右旋是以太陽次子方爲子時次午方爲午時順行十二方而爲十二時此所以今夜之子時即爲明日之初宜也太陽每歲躔天輪之十二星而爲十二月天道左旋是以太陽次子躔虛宿之度而立春爲正月逆行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次酉爲四月此所以今年之子月不可以爲歲之首也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

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一陽更新皆屬于孟春之月其有以哉

三代改朔

九峯蔡氏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言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爲首也愚謂夏不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其在經傳如春秋所書隕霜無氷雨雪震電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一月十二月左傳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汲書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語皆其証也我 朝周洪謨氏作周正辯疑一主蔡氏力辯周人未嘗改月其謂春秋所書凡因事而繫月者皆夏時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則謂二霜以過殺與不殺而書桓十四年正月無氷成元年二月無氷則謂二氷以正月無可藏與二月無可出而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謂雨雪之上恐有鈌文或有大字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則謂建辰之月雷雨三日以爲非常過度故繫震電于大雨之下他如七八月旱者决在孟仲秋之交十

一月十二月杠梁成者斷在歲終之候其援引証據自謂無可疑矣而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也且周之改月不獨愚見爲然宋元諸儒蓋言之不獨諸儒爲然程朱大儒亦言之周氏能逞其辯于春秋孟子固矣獨其引汲書則節去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文於左傳所紀正月辛亥日南至之類則爲周末世亂道路榛塞左氏不知周制而妄爲之說夫其節汲書者固欺人之失而謂左氏不知周制則幾于妄矣蓋左氏魯之史官其傳春秋雖不無可駁要之於周之曆紀亦難乎謂其不知也雖然周氏尚以孝經宗祀明堂之文爲不足據則其所取信者惟己意而已矣他何言哉

曆書沿革

禮記疏云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 國初曆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歛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吳元年遡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司曆過悞

魯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爲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爲十月也故有螽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司曆誤以七月爲十月也張宴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誤以八月爲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爲十月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爲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七月誤爲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

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爲十月明矣以九月爲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疎其爲是歟 稗編

虜曆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旣登第遂留意曆學熙寧十年爲大遼生辰使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實虜曆爲正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爲泛論曆學援據詳博虜人無不聳聽卽徐曰此亦無足深較但積刻差一刻耳以半夜子論之多一刻卽爲今日少一刻卽爲明日此蓋失之多矣旣不能一各以其日爲節致慶可也契册不能奪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云曆竟孰是子容以實言太史坐罰金元祐初命子容修渾儀制作精出前古其學略授冬官正袁惟幾而吏部史張士廉有巧思爲之特

精金虜陷京師毀合臺取渾儀去 石林燕語

歲差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蓋天行之度有餘日月所行之度不足故天運常外平而舒日道常內轉而

縮其勢不得不然也由是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隨時占候脩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曰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其古之爲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

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唐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毋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又積而至于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二分爲差一度矣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徃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而歲差始爲精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徃徃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以爲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朞餘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朞則二至之定毋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以氣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

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爲朓朒故定朔毋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晝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筭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筭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始爲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松漢紀聞女眞舊紀云正朔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葢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蒙古錄韃靼初無庚甲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每見月圓以爲一月每見草青遲遲方知是月有閏也又曰韃靼記其年春秋則曰草生草枯記其月朔望則曰月滿月缺按古三墳伏羲氏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又木王月命臣潛龍氏作甲曆皇策辭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後二十二易草木昊

英氏進曆於君所謂草生月與木王月記其歲之春也所謂一易草木二十二易草木記其歲數也太古未造曆前亦以草木爲記（餘冬序錄）

百六

戹言云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盧續筆云以曆志攷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卽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葢不止陽九也愚攷景盧此說葢錄前漢律曆志而減其文耳志曰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戹言不引漢書全文而引景盧續筆豈未見律曆志耶志有二陽九一陽九今引景盧初入元百六曰陽九下卽曰陰七是少一陽也而陰七則陰九字之誤也表出正之若張世南所

載太乙肘後備檢亦或一說而非漢志本意

布筭法

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挨筭然非至精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數度氣化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若夫授以成筭則中人可爲若輟耕錄所載之法固爲要約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解今取其易知併手開於靈臺者逐一書之於左然後知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氣特易易耳

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

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
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筭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
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
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
如十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
爲斷

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
甲子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己巳卯時立春其刻數
以後節氣法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兩時
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己卯日
寅正一刻雨水餘皆倣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前九輪謂前九
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
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
食庚己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
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閏法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
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
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爲
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及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
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
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
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閏天然恰會當此置
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
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
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
始者於法窒矣按先儒偶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

認三年一閏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閏月之始

史記曰黃帝起消息正閏餘則閏蓋餘分月也黃帝
造曆始正之出事始

候氣

荆璞集曰夫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律呂者
氣候之管也以銅爲之某月氣至則某律爲之應
焉應謂吹葭灰也然必隔八相生而又始於黃鍾之九寸
而黃鍾復始於十一月蔡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
三參五而八數成矣人以八尺而爲尋物以八穀

而卵生故十有二律之音皆隔八而生焉

物理論云十二律呂候氣先於平地爲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楊子所謂九閉之中也外室南戸以布爲幔次室北戸内室南戸並以布爲幔皆上圓下方閉密無風人居其中三日覘之十二律各以木爲按每律各内庳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内葭莩灰實其端若氣至吹灰去管首小動爲和大動爲臣彊李淳風云自古言樂聲律呂者皆本於十二管以氣應灰飛爲驗後魏末孫僧化造六甲一周曆其序云以管律候其月某時律氣應

推校前後五六事皆不與筭律家術數相符此外諸書無言候氣得應驗者以理推尋恐無實錄後魏信都芳自云造風扇候二十四氣每一氣至其扇輒舉斯又驗矣 出感應經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昬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注曰晝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昬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

測景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郭守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後來候氣者亦置灰坎中潛通地隧按時以沸石灰湯從彼穴灌之湯至而飛灰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皆以畫地處言今南京地入十二度至薊殆十五度北京地出十五度 即南之南北之北視此九州不

啇各有三十海內之小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舍何以只臨內九州崑崙爲數度之中四際相若亦應近此郎佛氏所談亦未可懸決爲誕又吾里有鄧老宣德中下西洋爲予言歷數國至極遠處仰視三光大小次第一切與中國不異斗柄亦只如此予又知舊以二十八宿只隷内九州者殊非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不可以語泥者約每百年短一分也譬能日運轉無已天地容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後四十年已爽一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

後九月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秦以十月爲首不置

閏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

郭伯玉通曆數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玉者西安府鄠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教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

頒曆

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欽天監所進頒曆既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當各頒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爲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爲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間多無曆可覩豈但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而巳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刻漏

梁刻漏經曰肇于軒轅之日曰宣平夏商之代至周挈壺氏掌之又刻漏頌云黃帝創漏水制器以分晝夜

刻數

韓文公紀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間方氏舉正載董彥遠云世間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之也朱文公攷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爲度矣予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

公必不用按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至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曆皆百刻畢成數耳實九十六刻也每時分別爲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只恐取此不必遠求

五更讖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鐘殊不省庚與更同音

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㬎子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劉尚賓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是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數亦不爽按宋祖因希夷一言而點少其四更加其一只是一事

漏刻長短

楊慎曰曆家大抵以刻漏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

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三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人爲驗於燕地稍偏故然外國有蒸羊胛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刻漏隨日因地有不同如此矜不全係於陰陽之消長也

攢點六更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則謂之攢點云

鍾鼓節

天下晨昏鍾聲數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必然不同自吾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輳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輳成一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爲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爲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撾爲一通千撾爲三通

春類

春總論　出梁元帝纂要

春曰青陽（氣青溫陽）亦云芳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　天曰蒼天（萬物蒼蒼而生）　風曰陽風春風暄風柔風惠風　景曰媚景和景韶景　時曰良時嘉時芳時　辰曰良辰嘉辰芳辰　節曰華節芳節嘉節良節韶節又淑節　草曰弱草芳草芳丹　木曰華木華樹芳樹陽樹　林曰茂林芳林　鳥曰陽鳥時鳥候鳥好鳥　禽曰陽禽時禽好禽

孟春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太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

晉樂志曰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途也

捶糞

錄異傳曰歐明遇彭澤青洪君有婢名如願君使隨明明意有所願如願輙得之成富人後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鷄初鳴呼之不起欲捶之願走糞上乃故歲掃除所聚者由此逃去明謂在積壤中以杖捶糞使出知不可得因曰汝使我富不復捶汝也今人元日鷄鳴時輙往積壤間捶之云使人富葢起自歐今京東之俗猶然

椒銘藥囊

敷于散次第從小起崔寔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按成公子安椒華銘則云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天醫方序云劉涓者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涓謂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云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絳囊褁一丸藥令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敷于散卽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乃知敷于訛而爲屠蘇也

扇天

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綉事筆硯理管弦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

人日

東方朔占書歲正月一日占鷄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八日占穀皆清明温和爲蕃息安泰之候陰寒慘烈爲疾病衰耗故杜子美詩曰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葢傷時之言也推此當由漢世始有其義事物紀原

畫鷄

拾遺記曰堯在位七年祇及國獻重明鳥狀如鷄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一來國人莫不洒掃門戶以望其來或刻金寶爲其狀置戶牖間則鬼類自伏云今人每歲元日刻畫爲鷄於戶上葢其遺像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鬱用度朔山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

鬼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桃爲之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杖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桃枝于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于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戎

右贊牛弭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茇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又玉燭寶典曰元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以鬱壘山桃百鬼畏之即今謂之桃符也

上元登高

隋書元胄傳文帝嘗於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即馳詔召之及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見他書嘗攷之韓退之有人日登高詩則不獨重九可稱登高矣

迎紫姑

正月十五夕迎紫姑以卜劉敬州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中迎之卜呪曰子婿不在(一云是其婿)曹夫已行(一云是其姑)小姑可出平昌孟氏嘗以此日迎之着以敗衣蓋此也洞覽云是帝嚳氏女將死云平生好樂至正月半可以衣見迎又其事也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曰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着单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

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東立土牛其年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縣制土牛餙以文彩卽以彩杖鞭之旣而碎之各持其土以期豐稔不亦乖乎

三素雲

眞誥紫微黃云脩眞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

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再拜自陳某乙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登天歲時廣記載此事云臣昔校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疑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閣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

傳柑

上元燈夜按貴戚例有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東坡有扈從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燈節之始

史記樂書曰漢帝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時祀封明徐堅謂今人正月望夜遊觀燈是其遺事僧史略云漢法本傳曰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此方正月望謂之大神變曰漢明令燒竹表佛法大明也一云因漢武祭五祀通夜設燎取周禮司爟燒燎照祭祀東漢以爲佛事

上元放燈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在宋時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元宵詞

都夜元宵游觀之盛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族大家宗藩戚里宴賞往來車馬駢填五晝夜不止每出必窮日力晝夜漏始還家往往不及小憩又皆相呼理殘粧而迓客者已在門矣婦女首飾至此一新髻邊參揷蟬皴蜂蝶雪柳玉梅燈球裊裊滿頭其名件甚多不知起何時而詞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賞云帽落宮花衣惹御香鳳輦晚來初過鶴詔飛龍漿燭戲端門萬枝燈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閑坐任狂游更許旁御街不

禁通金吾鎭玉樓人暗中擲果珠簾下笑著春衫裊娜素娥遠遠釵輕鬟雲鬓垂柳絲梅朵夜闌飲散但贏得翠翅雙軃醉歸來又重向曉窓梳裹此詞雖非絕唱然句皆實事亦前人所未嘗道者少頃至蓬城過報恩寺門前鰲山晛亮百戲喧鳴男女行樂填路不能過步眞是金吾不禁夜銀燭滿成都直躋至五更方漸人希步爽盛哉盛哉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

云正月今朔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
中人相傳必飲酒如今之社日此日但謂之耗日
官司不開倉庫而已

觀燈五日

唐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燃千
燈行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京都記
曰正月十五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
是始於唐宗成於玄宗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
朝廷無事區宇安寧令開封府加增十七十八兩
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者聞 太

祖初建南都盛爲綵樓招徠天下富商以實國本
元宵放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五日耳

仲春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也言萬物孚
甲種類分也

晉樂志曰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
孳茂也

淮南子曰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
禽獸草木注云女夷春夏長養之神也江淹文云
黍皞馭節女夷司景

中和節

李肇國史補曰唐正元五年初置中和節新唐書李
泌傳曰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
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爲古李泌請
以二月朔爲中和節王溥唐會要曰正元五年正
月十一日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巳晉紀
重陽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悉達自今以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

禁火

鄴中記曰舊云寒食斷火起于介子推左氏史記不

見子推被火之事按周禮司烜仲春以木鐸徇於
國中注謂季春將出火令寒食推節氣是仲春末
清明是三月初則周人出火之事也

傳火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曰暮漢宮傳蠟燭
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
矣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拜掃

開元禮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以
時祭祀唐禮毎改命釋禍結綬皆往墓見開元二

十二年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者何以表其孝思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於塋南門外奠祭儀訖泣辭任於它處不得作樂按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後漢光武紀云建武十年八月幸長安有事十一陵益弼祭墓也即今上墳拜掃蓋起於此明會紀元年正月帝率公卿朝原陵如元會儀劉昭補注謝承後漢書曰建寧五年二月車駕上原陵蔡邕曰明帝至孝光武即世帝嗣位羣臣朝上陵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百僚就原陵創焉然則上墳之禮浸起自漢世民間視之而行因習以爲俗

禁烟辯

龍星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爲禁烟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季春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三月律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

晉樂志曰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

禊祓

三月三日按韓詩云惟溱與洧方渙渙兮惟士與女方秉蕑兮註云今三月桃花水湔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氣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釁浴鄭註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禊司馬彪儀禮志三月三日官民並禊飲東流水上南岳記云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蓋三月三日所逍遥處齊諧記云晉武帝嘗問尚書郎摯仲治曰三日曲水其義云何仲治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泛觴曲水起此帝曰若如此便非佳事尚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城陽令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柳圈

唐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

夏類

夏總論

夏曰朱明氣赤而光明　亦云長嬴朱夏炎夏三夏九夏

風曰炎風　節曰炎節　草曰茂草雜草　木曰

蔚林茂林密樹茂樹

孟夏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四月律謂之仲呂晉志云呂者助也謂陽

氣盛長陰助成功也

晉樂志曰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

長而起也

小滿芒種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陝州夏縣士人樂舉明

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

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爲麥也小滿四月終謂

麥之氣至此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謂種之

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注云

澤草所生其地可種芒種稻麥也僕近爲老農始

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

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

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哉

辟暑方

立夏日佩六壬六癸符或服氷丸及飛霜散暑不能

侵

改水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然則

古人水火皆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仲夏律辰義

白虎通曰五月律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

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

晉樂志曰五月之辰謂之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

長大也

端午夏至

諺云夏至難逢端午日百年難遇歲朝春按元至正

十四年甲午與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自正月至十

二月每一月如月數各占一節且前甲午正月一

日立春今甲午五月五日夏至真希有事也

風雨候

四月雨曰迎梅五月雨曰送梅立夏後逢庚曰入梅

芒種後逢壬曰立梅春至初夏五日一風凡二十

四沓曰花信風皆風雨常候可徵也

艾人

荆楚歲時記曰端午日荆人皆蹋百草採艾為人懸於門上以禳毒氣當是以師曠占有歲疾則艾草先生故也

五綵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辟鬼及令人不病瘟又曰示婦人蠶功成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忽見一士稱三閭

大夫曰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以粽葉裹五綵線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言故五月五日作粽幷五綵線皆汨羅遺風也

百索

續漢書曰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成以朱索連以桃印文施門戶故漢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止惡氣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遺事也蓋始於漢本以飾門戶而今以約臂相承之誤也又以綵絲紐結而成為百索紐以服者名五絲云

遺扇

唐會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遺卿飛白扇二柄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伏日

史記注有云六月上伏秦始皇之所置也又云秦穆公始為伏又荆楚記伏日進湯餅名為辟惡蓋周時無此至秦乃有之史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禦蠱

季夏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六月律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也

晉樂志曰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謂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

襏襫子

晉人程曉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襏襫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頻蹙奈此何搖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語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禦暑

歐陽文忠公嘗問杜祁公何以禦暑曰唯靜坐可以避暑能爲祁公此見者幾人乎韓持國許昌私第

之涼堂深七丈毎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額士適
自郊居來因問郊外涼乎曰涼㨿國問其故曰野
人自知無脩簷大廈旦起不畏卓馬衣冠之役胸
中復無他念露頂被扇持三尺木牀視木陰東搖
則投東西搖則投西耳語未竟㨿國亟止之曰汝
勿言吾心亦涼矣

秋類

秋總論

秋曰白藏（氣白而收藏萬物）亦云收成（萬物成而收斂）三秋九秋素
秋素商高商　天曰旻天（旻愍也愍萬物之彫零）　風曰商風

素風淒風高風悲風激風清風　景曰朗景澄景
清景　時曰淒辰霜辰　節曰素節商節　草曰
衰草　木曰疎木衰林霜柯霜條

孟秋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七月律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
始傷被刑法也歐陽公秋聲賦云其在樂也商聲
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夷傷也物至老而
傷悲夷戮也物既盛而當戮
晉樂志曰七月之辰謂之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
體皆成就也

七夕

吳均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
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至今云織女嫁
牽牛周處風土記曰七夕洒掃於庭施几筵設酒
果邀河鼓言二星神會乞富壽及子歲時記曰七
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以乞巧則七夕
之乞巧自成武丁始

牛女神名

春秋運斗樞云牽牛神名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 助期）關
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

孫傳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
其事也河鼓黄姑牽牛也

仲秋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八月律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呂者拒也
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故陰氣拒之也
晉樂志曰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緧也謂時物皆緧
縮也

鳥養羞

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說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
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中秋月應

中秋陰晴天下如一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秀世兔皆雌惟月兔雄爾故望月而孕

降誕節

玄宗八月五日降誕是日於花蕚樓宴羣臣宰相源乾曜等率百官上表請爲千秋節羣臣獻萬歲壽酒其後降誕日節號自玄宗始 事始

季秋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九月之管名無射射者終也言萬物隨易

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

晉樂志曰九月之辰謂爲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

纂要曰九月曰暮秋末秋暮商季商杪秋亦曰霜辰曰授衣

登高

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房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懸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銷景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皆暴死房曰此可以代矣則九日登高飲菊花酒始於桓景

菊酒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段儒妻說在宫内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酒云令人長壽菊舒時並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謂之菊花酒周官籩人實糗餌於豆屑米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方言云餌謂之餈也

冬類

冬總論

冬曰玄英 氣黑而清英 亦云安寧玄冬三冬九冬 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哀風陰風 景曰冬景寒景 時曰寒辰 節曰嚴節 鳥曰寒鳥寒禽 草曰寒卉黄草 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

孟冬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十月律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晉樂志曰十月之辰謂爲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

月晦祀天

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嫌其御殿視朝乃在晦日帝謂侍臣若當郊祀歲柰何或言景祐十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月十五日甲子故詔書曰月既肇於黃鍾日且臨於甲子脩史者病於太質删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即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故也

仲冬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中和之色也鍾動也言陽氣動于黃泉之下養萬物也

晉樂志曰十一月之辰謂之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

季冬律辰釋義

白虎通曰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拔難之也

晉樂志曰十二月之辰謂之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以紐結爲名也

冬至除夜

陳此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蓋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陳氏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潑散小至

淮人歲莫家人宴集曰潑散韋蘇州云田婦有佇獻潑散新歲餘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爲小至歲時雜詠盧照鄰年日述懷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爲小歲以此觀之子美之小至即冬至也周甸曰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長至釋

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爲長至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爲最長月令所謂

短至是日之短曹崔杜爲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管之長也賓退錄　愚謂冬至日短極而漸舒短極即謂之短至至極之至也漸舒即謂之長至至到之至也影長之說似未安

臘日

夏后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已而爲嘉平漢復曰臘也周以來用孟冬至唐貞觀十年始以季冬之蜡祭百神開元禮又用臘日葢季冬之月勞農大享五德之君各以其終而臘如水生終于辰火終于戌金終于未是矣宋朝王于大戌

故以戌臘而蜡復別爲一祭臘獨以爲時序之令又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也　祭部云漢改爲臘風俗通曰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之大祭但送而不迎也嘗言伏臘者皆所以祭祀也杜甫秋懷詩伏臘涕漣漣謂祭先祖而悲泣也事物紀原

五帝臘祖

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太昊木行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

儺

顓頊氏有二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中爲瘧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是以正歲十二月命祀官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楯帥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

逐除祭竈

十二月八日諺云臘鼓鳴春草生村民打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除孫興公常自戴頭與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河圖玉版云

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祀以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摶頰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人謂黃羊陰氏世蒙其福

書聻

酉陽雜俎曰俗好於門上書聻字謂陰司之鬼名可息瘧癘段成式續漢舊儀說儺逐疫鬼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聻葢滄耳然則其說漢事也　續宣

室志曰裴漸隱居伊水時有道士李君善視鬼常見漸於伊水上大曆中寓書博陵崔公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耳字題其門上則漸謂裴漸也

迎春解凍

正德戊寅冬　駕幸楊州河氷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楊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氷澌解民駭覩焉

稗史彙編卷之七終

稗史彙編卷之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地理總論

地理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里而黃帝有記里之車按黃帝溶幸天下而車以記里疑道路之紀以里堠起軒轅時也

土地名號

人皇以來土地國邑始各有名則山之號亦從此起故神農與於厲山共工之觸不周炎帝以姫水此山川之名之始也書曰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注云無名者主名之於是凡山川皆名之矣山海經洎爾雅所載者是也

地圖

春秋元命包曰神農世伏羲生白阜圖地形水道注曰伏羲白阜毋名圖畵地形通水之脉也今有地

圖疑始于此

中國地狹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致之吳越楚蜀皆爲蠻夷淮南爲荊舒秦爲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彭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白狄呼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揚拒泉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葢於天下特五分之乙耳

九州論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所謂一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世人惑焉是以難論夫鄒子之智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刻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之行地不若禹益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按大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誠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曰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之所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信

天極

按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南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也日南之郡離雒陽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方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洛地察之北行三萬里

未能至極下也假令可至是名爲距極下以至日南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州之乘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于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較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着地亦如星舍着天也附書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土旦與晨同正南卬州隋書作迅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書作拾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西北玄州隋書作營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尸子作急土正東陽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柱州一本作柞州營州一本作官州未知孰是

四遊

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遊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不覺七戎六蠻九夷八狄據形而言之謂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無所覩也

土氣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初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厚其人廣面縮頭身長中土四時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山地數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與管子同管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

意移流開掘古今固多更也然而大畧相去無幾
故於諸書拈出之

地記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州記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龎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淩空交合危嶁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一段讀之使人神游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

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語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歷代地誌

漢有輿地圖晉有大康地記隋有區宇誌唐有括地誌宋有疆域誌元有方輿要覽皆總天下而誌之者自常璩叙蜀撰華陽國志而後郡邑亦皆有誌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龎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龎水榮江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千之水汪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

南野餘千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于此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名猶南中之六詔也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白玉蟾瓊州人其文集在瓊曰瓊管集在閩曰武夷集今作瓊琯非也

四道三谷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郡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

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西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儻谷同一谷褒谷斜谷同一谷

干

韓詩考槃在干涯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有吳干平京有隴干今之靜寧州也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身絕郢闕跡偏湘干

地名

張華博物志云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

山類

桂山

范至能記始予自紫微垣出師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荒風土爲戚予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游之適寧有逾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則風氣淸淑果如所聞而宕岫之奇絕習俗之淳古官府之形勝又有過所聞者予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二年予心安焉承詔徙鎭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觴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絕洞庭泝灩澦馳駈兩川半年達於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及方志所未載者萃爲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記者亦附著之以

備土荒之圖　按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太行常山衡岳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峰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峰云者蓋强名之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歙之黃山括之僊都溫之雁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峰而止爾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峻嶺之勢盤桓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篸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爲天下第一退之詩云水作靑羅帶山如碧玉篸柳子厚訾家洲記

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黃山谷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地平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巖洞有名可記者三十餘所皆相去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遍觀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卽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鬱葢蒀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

詩山明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杜牧之云與客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

山川異號

崑崙山一名崑岺一名鐵圍卽佛家之須彌君山一名㛐宮武當山一名築嶺普陀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代淵見隨巢子遁甲開山圖曰沙土之堛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指耳泉谷口也郭璞注山海經云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歷代久遠古今變易未得詳也

名山

崑崙山有崑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像蓬萊山亦名方丘亦名雲萊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瀛州一名魂州亦名環州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圍千里岱輿山有淵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餘尤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洞

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

天柱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可爲天柱圍三千里側結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僊人府治玉童玉女與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男郎玉童女郎玉女無爲匹配而僊道自成言不爲夫婦也

石鼓山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于蜀之廣柔縣有紐村今之石

臯縣也又云石紐村今之石鈹山其山朔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九疑山

九疑山在營道縣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又云衡山

鍾山氣色

南京鍾山　太祖陵寢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不一人以爲氣旺所致又曰如漢高帝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

奇嶺千雲非一狀則知晉時已如此矣其名鍾山者晉永嘉元年因有大鍾從上墜水中驗銘是秦時樂器因以命名

衡山

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嶽之南嶽也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宿當翼軫度應璣衡故曰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名朱陵太虛之天其山盤繞八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州遙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又名九疑皆有舜廟

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敬修祀則廟中每有絃歌之聲顯其靈異禹治水至衡山登而祭之因夢遇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至今存焉周職方氏荆州之鎮曰衡山卽此東阜雜録云衡山七十二峰皆平故名衡

太華

太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卽西嶽也以西有少華山故此曰太華名太極總僊之天周官豫州其鎮曰華山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千里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

間其初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覩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足跡在首陽山下今亦存焉山頂有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太華山記

恒山

恒山在眞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卽北嶽也周廻三千里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名太乙總玄之天宿應畢昴境臨趙代其頂上挾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包括

綿長經綸中外非止㬀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撑大海頫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內之標格也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風俗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地方有常亦謂之常山白虎通曰北方爲常山者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輿地要覽曰其山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成仙崔鴻前燕録曰慕容儁壽光二年常山寺大樹根下得璧七十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神命以太牢祀之

嵩山

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即中嶽也名上帝司真之天釋名云嵩字或作崧山大而高曰崧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名嵩高山詩曰崧高維嶽是也西征記曰嵩山三十六峰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唐天文志曰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崔融嵩山廟碑曰九天地險五嶽天中蛇龍洞宂日月仙宮名山記曰嵩山神祠在黄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群山拱列有類兒孫宜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黄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過客謁祠多展拜於此八門三重四嶽神祠分列左右又入門有降神殿壁繪生甫及申像其西爲御香亭歷朝降香悉貯於是孫嚴宋書曰沙門釋法義於嵩高廟所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餅光彩潤潔河南太守毛脩之以靈嶽降瑞送諸神府焉　又嵩高山下峊石室中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又嵩高山上有石室前有石柱上有石脂滴下人服之一合得僊

羅浮山

羅浮山乃羅山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高三千六百丈七十石室七十長溪周廻三十七里浮山本蓬萊之二峰昔時洪水浮海而來傅於羅山峭巘皆合故合而名之其峰之秀者曰飛雲玉鵞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朱明黄龍朱陵黄猿水簾蝴蝶曜真洞天有大小石樓相去五里皆孤高峻秀邈出雲表重簷四柱宛如樓閣登之可望滄海樓前

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狀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柱亦曰鈇柱）又有瑤石臺綵綺錯爛如霞錦迢迢獨出勢若削成繞頂有聚霞峰高三百丈周廻二十餘里常有紫霞在於峰上洞中常有五百花首真人游會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耨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勝也（六帖及南越志）

武夷

武夷山在福建崇安縣治之南三十里東抵大溪南至石鼓渡西至將溪北至黃龍溪峰巒大者三十有六此外以名著者復數十餘名曰昇真玄化洞天昔有神人降此山自稱武夷君山之名由茲得焉其山周廻一百里巖岫連屬形狀不一有縝潤如玉削者有森銳如笏立者有端嚴拱揖如神人異僧者有峭秀娟麗如美姝靜女者又有如樓臺之突兀如城壘之週遭如鍾鼓之陳設如廪庾之峻峙其驤如龍其踞如虎其蹲如猊其驟如馬神剜鬼削奇　恠恠每天氣積陰不復見頂朝陽初照則異峯幽巖層見疊出駭目驚心飛瀑落崖一瀉萬仞溪流九曲縈繞其間屐登棹游仰瞻嶢巘俯弄清泚應接不暇真一方之勝槩也其山大抵

豐上斂下而色皆紅潤世言建為丹山碧水蓋指此也其山有幔亭峰在大王峰北極高峻冲祐觀當其下秦時武夷君設宴於此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赴會各齋戒如期而往見虹橋跨空建幔亭綵屋施紅雲裀紫霞褥進珍殽奏仙樂呼鄉人為曾孫有魏王仙子頭魏為秦人昇仙時所蛻骨今藏之二千年矣廣顙獨異色滋潤可玩無枯朽狀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岩端陡絕處列朱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髏也此縱荒誕然人迹不到豈有神工鬼斧鬭巧其間耶

靈鷲

飛來峰在杭州府城西二十里晏殊地志晉咸和中西天僧慧理登此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號其峰曰飛來一曰鷲峰宋梅詢詩竺慧指此岑飛來自靈鷲猿鳥曾未知煙嵐尚依舊興亡謾千古天地豈關紐祇恐丹壑移他年却西走（杭志）

龜山

龜山在杭州府治東南二里一名飛來山唐徐季海詩茲山昔飛來遠自琅邪臺孤岫龜形在深泉綬

井開唐方千詩遂巖喬木夏藏寒沭下雲溪枕上看雲殿漸多山更重却令飛去卽應難一統志

華州山移

唐武后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岍大山晝日忽風昏有聲隱隱如雷頃之漸移東數百步擁赤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山高二百餘丈水深三十丈坡上草木宛然金滕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政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唐書

成紀山

元仁宗延祐二年五月一夜疾風雷雹成紀縣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又移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元史

雲南山裂

國朝成化庚子五月間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擁塞逆流淹沒

田苗蕩析民居具聞諸　朝時雲南屢有邊警此固爲之兆也賽齋瑣綴錄

吳山走

吳城西四十里其地山巒疊嶂中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山忽徐徐而下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見肆聲曰山走矣老稚莫不共然此山隨聲而止漫從山下視之已懸舊址數丈次歲丙辰玉峰朱殿試以狀元及第方言石移出狀元已驗之矣西樵野記

青城山

青城山一名朱城山一名青城都一名天國山亦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群峰嶮立互相連接仙靈所宅群異甚多地記云青城高三千三百八丈周圜五十里有甘露芝草天池醴泉青城觀北上十餘里有亭臺孤聳獨秀霞表名曰軒轅臺下望諸山如蟻垤連抱之樹若薺此臺非得仙之人不可居

天山

天山雪山初連山白山其實一也明帝紀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章懷注曰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

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羅拜又杜詩註天山即祁連山在伊州一名雪山

堯山古栢

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栢樹枯而復生不知歲月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戰於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相傳讀不字俱作卜音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音跗如詩蕚不韡韡之不謂花蕚也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于水其說甚異而有徵又

按水經注云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峰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李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比之芙蓉蓋因華不之名也以數說互證之伏氏音不爲跗信矣

山精

吳天門張蓋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煙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猿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屋中十餘日復送故處又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此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却冉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

石鷄山

晉永嘉之亂宜陽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爲長沙賊所擄時娥負器出汲於溪還見塢壁已破殆不勝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去溪邊將殺之際有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靈有神否我爲何罪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

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溪爲娥潭出幽明錄

新豐慶山

唐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巳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雷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深四十尺水中有黃龍見吐寶珠浮出大如拳山中有鼓鳴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荆州人俞文俊上言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贅疣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

其故地氣隔塞山變爲灾陛下以爲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脩德以荅天譴不然恐灾禍至后怒流于嶺南（一統志及本書文獻通考廣德神異録）

甕峰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峰玄宗嘗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峰腹大鑿開元二字塡以白石令百餘里外望見之諫官上言乃止（出開元傳信）

夸父山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

父與日競走至此煑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出朝野僉載）

河山石斛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毎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鐫造嘗有人攜一婢恥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出酉陽雜俎）

接厝山

齊郡接厝山上有古鐵鏁大如臂遶其峰再泲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于此

（出酉陽雜俎）

聖鍾山

黎州聖鍾山古老傳此山有鍾聞其聲而形不見南詔犯境鍾則預鳴唐天寶大和咸通乾符諸載群蠻來寇皆有徵也昔有名僧講大乘經論鍾亦震焉乾寧中刺史張車安請門僧淨衆寺惠維講妙法蓮花經一遍此鍾頻鳴如人扣擊知向所傳者不謬矣（出黎州圖經）

嵩梁山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門永安六年自然洞開玄朗如

門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謂之天箒（出十道記）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驢俗傳石鼓鳴則驢鳴人哭而縣官不利後鑿破其鼓遂不復鳴（出歙州圖經）

射的山

孔靈符會稽記云射的山遠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又謂之射室傳云羽人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穀貴賤諺云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又云射的石水數十丈其澗見底其西有

山上參壓雲半嶺石室曰仙人射堂水東高岩臨溪有石的形甚員明視之如鏡又云仙人常射于此使白雀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出冶聞記）

上霄峰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爲竅以繫纜焉磨崖爲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則知大禹之功與天地不朽矣（出玉堂閒話）

麥積山

麥積山者地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

其半嶇起一石塊高百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積麥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鐫石成佛萬龕千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於東閣下室中有庾信銘記刋於岩內記云六國共脩自平地積薪至於岩巔從上鐫鑿其龕室佛像功畢旋旋折薪而下然後梯空架險而上其上有散花樓七佛用金蹄銀角犢兒由西閣懸梯而上其間千房萬室緣空躡虛登之者不敢回顧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堂鑿石而成廣若今之大殿其雕梁畫拱繡棟雲楣並就石施工萬軀菩薩列於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謂之天堂空中倚一獨梯攀緣而上至此則萬中無一人敢登者於此下顧羣山皆如培塿王仁裕時獨能登之仍題詩於天堂西壁上曰路盡懸空萬仞梯等閒身共白雲齊簷前下視羣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絕頂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雀頻棲天邊爲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題

斗山觀

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云興元有斗山觀自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平於斗底故號之

薛蘿松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其宅基三畝許陷爲坑此蓋連地而上昇也仁裕辛巳歲於斯爲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于觀曰霞衣欲舉醉陶陶不覺全家住絳霄拔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遥三清遼廓抛塵世八景雲煙事與朝爲有故林蒼栢健露華涼葉鎖金飈舊說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與嚴眞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再入蜀因謁嚴眞觀見斗山詩碑在爲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說者無不異之（出玉堂閒話）

大竹路

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則深谿高岩捫蘿摸石三日而達于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絙蔓繫腰縈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沈黃泉也復登措大嶺蓋有稍似平處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遯歸西楚蕭相國追之及於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留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不是冕

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尺寸中華未可侵崎嶇險峻之狀未可殫言出玉堂閒話

潛山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隺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先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隺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而隺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隺驚止他所

樊山

東坡志林曰自余所居臨皐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蘆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蘆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

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碑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

金山

方輿勝覽曰山在江中去城七里唐李錡鎮潤州表名金山因裴頭陀開山得金故名山前有三島號石牌稱郭璞墓按唐書韓滉傳建中之難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則是建中之時巳有金山之名非始於李錡也周洪道雜記云山在京口江心上有龍游

寺登妙高峰望焦山海門皆歴歴在目大江環遶每風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下元水府亦在此諺云焦山山裹寺金山寺裹山

諸山勝槩

鎮江招隱寺戴顒宅平江虎丘雲岩山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爲寺尤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旁有嵓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西曲複幽邃有虎跑鹿飲二泉畧如何山惟虎丘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年數經亂兵殘破獨

虎丘寺在

金鼇浮玉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焦隱士所居而名近游焦山讀徐元日先生壯觀亭記云古稱金鼇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今京口金焦是已盖省文易名因以淆譌故郡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嵒石而江表之人猶稱焦門爲可證焉是以金山爲金鼇焦山爲浮玉無疑而考之郡志及他紀載則金鰲乃金山中亭名浮玉亭下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盖宋元人所書其云古稱云省文易名因以淆譌不知何據

東山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携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游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冕與呂謂等鑑湖聯句有戴月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岩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

謂獨携縹緲人來上東西山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舘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携謝妓長笑絕人群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也陳軒乃録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營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海湧山

虎丘舊名海湧山闔閭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爲虎踞其墳故名虎丘山椒有二伽藍列爲東西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虎字在唐避諱故曰武

湖中二岳

太湖中有東岳西岳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脩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嶽東西瑣翠微彷彿酆都荆棘地岩扉應是古圜扉

太公避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一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紂居於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

六七十里故謂之海濱楊脩郎中嘗作詩記其事

黃牛山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紆迴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炎山

南中有炎山行人以正二三月行過此山取不灰木以爲薪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覆笥山

涓子至平固縣山中扣石忽開中有宮室額曰輸廖之館有一石笥發之得秘書十二卷讀之欣然遂著天人經四十八篇故名其山曰覆笥山 雲窗私志

龜蛇山

武昌二山如龜蛇形吞嚙城中故多反仄後有術者令於蛇山創黃鶴樓鶴制蛇也於龜頭立禹廟禹治水制龜也又鑿斷山腹乃得安宋以參商二星相爭故於太原止建州而於亳多置郡以勝之所以息其爭也山西近設潞安府而大同遂亂亦其驗歟

吳山仙都

登吳山望海門二峰隱然如天關潮來喧豗如鴻天潢大舶高檣往來出沒如泛天槎仙都天柱石純潔光潤如琢本末齊一如度高插雲漢可五千比其旁數石或如海舟檣或如太常旗皆且千尺餘其四山石穴棲巖者窣然如厦屋跨水者擎之有聲逢然如鼉鼓

五臺山

臨安府城中有七寶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矼明橐周綱居其上人遂呼爲五臺山

武林山水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玄虎爲玄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竹宮有小白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修竹葢以小土阜爲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問因攻媿樓公爲宿丐詩以咏其亭詩中用事冣爲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致其來真有似葢靈隱之山即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即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末章乃謂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脉是有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爲正云

湖山之勝

錢塘西湖舊多有行樂處西太乙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雖遷僧寺建宮觀于其上而六一泉寺喜藹寺皆遷北山亦各擅山水之勝西太乙宮後西出斷橋夾蘇公隄皆植花柳而時有小亭館可憩息若夫宮之景福門有迎真觀黃庭殿結搆之巧丹雘之麗直擅蓬萊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于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予童時尚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曰歲寒宮繚繞亭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爲宏麗葢盧董二璫以內府錢粮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貲建二閣亦可謂能事楊璉真珈既奪爲僧寮今皆無一存荒榛滿目可勝歎哉

餘姚二景

餘姚縣南北里有太平山山形似繖四角各生一種木木不襍揉三陽之辰華卉代發縣東北六十里有土成山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羅山賣薪女西施先教習於土城山邊有石云是西施澣紗石

雁蕩

雁蕩在山之絕頂中多葭葦每深秋鴻雁來居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熊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峰瀑布泉頗奇大能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峰在馬鞍嶺之東展旗峰石屏峰卓筆峰皆奇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㝡高且大橫亘數十里石理如湧浪名平霞障靈隱寺在諸 巑屼中於此獨立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非人世回視西湖飛來等峰便覺塵俗

無餘簡矣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下無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

桃都山

東南有桃都山山下有大樹者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鷄日出照此木天鷄即鳴天下鷄皆隨之而鳴

艾山

安南國有艾山在嘉興州嶨縣西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迹罕至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開花雨後漂水群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爲龍

秦望山

南越之地斗牛之分揚州之末土也南有大山是爲秦望又石圜峻起壁立内有金簡玉字夏禹得之以知百川之理

囚山

柳子厚有囚山賦晁無咎曰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爲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爲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林不可得而出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者皆穽也故賦囚山

樂官山

宋祖命諸將征江南曹彬與諸將約城破之日不妄殺一人載在史册可考也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序云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綬人以名山詩意觀之果不妄耶 梅礀詩話

象州山氣

徐中行叅政廣西行出象州計此必多象不然何以爲郡名問之舟人云此絶無象心怪之明旦早作見山崖水次白象以千數或飲或食或趨或臥或

相戲逐其狀不一中行詰舟人曰爾謂無象此爲何物舟人曰此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中行不信至日出象漸散滅無一存者乃知古人以其氣名之然山本無象而氣乃爾不可曉也

稗史彙編卷之八

稗史彙編卷之九

海石閒民王圻

地理門

岩洞類

貴溪岩

仙岩在廣信府貴溪縣南去龍虎山二里峯巒削立高出雲表岩石嵌空多洞穴房屋窻牖牀榻倉廩棺槨鷄犬禽鳥之狀共二十四岩白玉蟾題仙岩詩織就霓裳御冷風玉梭隨手化成龍天孫歸去星河畔滿洞白雲機杼空王文卿題轆轤岩詩天上雲開金井曉山中風引玉繩秋長江萬里吸不盡斷岸夕陽飛白鷗一統志

十奇岩

仙岩微徑僅可着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土岩者藏於其中來往如猱亦野性便習自然也唐事王公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士人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岩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猱嘯鍾鼓聲遥日月開燈續佛光凝紫翠雲衍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

羅漢洞

貴竹之飛雲岩東甌鴈蕩之羅漢洞皆雄偉奇絕品隲名山亦可屈一指懸崖突出如室上巉岩下空洞可容百餘人巖皆自下而上鴈蕩者尤絕門自一罅而入躡石磴數百級氣爲之喘上滴乳泉最上有方池通明處俯視五老玉女諸峯又若下界

大溪洞

大溪山在廣州境內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士人預備筆墨潘紙入其中以手模石壁覺有鋒隙若鐫刻者以墨刷紙覆其上將暮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効驗

佛子岩

佛子岩亦名鍾隱岩去城十里遠一山突起莽蒼中山腰有上中下三洞下洞最廣中洞明敞高百許丈上洞差窄一小寺就洞中結架因石屋爲堂室

玉女墩

玉女墩在宜春每天將雨即有五色雲氣湧出石間居人謂之玉女披衣

金州石洞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半掩扉後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觀者必執燭而入有落燼即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竦然心動莫不加敬

酉陽石穴

荆州記酉陽山石穴中有書千卷世謂之酉陽逸典

平

予聞蜀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吳璘嘗於平上大

尅金虜故其名因此而著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之上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後至昌化縣過一山其下甚峻至頂而平夷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爲義葢如此又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有曰尸解者不棺不郭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衾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來久矣

冷水岩

曾公洞舊名冷水岩山根石門研龍入內石橋甚華曾丞相子宣所作有澗水莫知所從來自洞中右旋東流橋下復自右入莫知所往或謂狀流入江

也度橋有仙田數畝過田路窄且濕俯視石罅尺餘匍匐而進旋復高曠可通棲霞

屏風岩

屏風岩在平地斷山峭壁之下入洞門上下左右皆高廣百餘丈中有平地可宴百客仰視鍾乳森嚴倒垂者甚多躡石磴五十級有石穴通明逗穴而出則山川城郭恍然無際予因其處作壺天觀而命其洞曰空明

隱山六洞

隱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隱山之上一曰朝陽二曰夕

陽三曰南華四曰北牖五曰嘉蓮六曰白蕉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華出洞而西至夕陽洞旁有石門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許步至朝陽又西至白蕉穴口監狹側身入有穴通嘉蓮西湖之外既有四山遶之碧玉數十峰倒影水面固已奇絕而湖心又浸隱山諸洞之外別有奇瑩繪畫所不及荷花時有泛舟故事勝賞甲於西南

北潛洞

北潛洞在隱山之北中有石室石臺石果之屬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之形人來取玩之或以飣盤中

一如新鮮者

虗秀洞

虗秀洞去城差遠大石室而平野室左右皆有徑隧各數十百步穿透兩旁亦臨平野以上所紀皆附郭可日涉者餘外邑岩洞尚多不可皆到與安乳洞最奇予罷郡特過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與栖霞相甲乙它洞不及也陽朔亦有秀山羅漢白雀華蓋珠明五洞皆奇又聞容州都嶠有三洞天融州有靈岩眞仙洞世傳不下桂林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所罕到

蘄州三洞

蘄州境有三洞一曰龍洞在蘄水縣三角山下神龍居之禱雨多應而光景變化未嘗表露二曰龜洞在近郊廣教寺龜生其中品類不一而綠毛者尤多三曰蛇洞在蘄口鎭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矣

終南乳洞

終南山一乳洞深數里乳泉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出酉陽雜俎

石類

馬肝石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長以水銀養於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金肝石碎之以和九轉丹吞之一丸彌年不飢渴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嘗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願拭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唯可近髮出洞冥記

石鼓

吳郡臨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武帝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出錄異記

石文

李襲譽爲涼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書燕山人士國主尚任謂獎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下萬古忠孝爲喜勅禮部郎

中柳逶馳驛檢覆並同所奏出錄異記

太白精

金星之精墜於中南圭峯之西因號爲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天寶中玄宗立玄元廟於長安大寧里臨淄舊邸欲塑玄元像夢神人曰太白山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紫氣見處是也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來嘗有紫氣連日不散果於其下掘獲玉石琢爲玄元像高二尺許又爲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陳希烈之形高六尺出錄異記

石磨

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在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正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駃則年豐遲則歲歉候之無差出續齊諧記

網石

和州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覺重壞網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司封員外入蜀時親覩其事出酉陽雜俎

卵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常閒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劃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出酉陽雜俎

響石

南嶽岣嶁峯有響石呼喚則應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縣東南三十里冊溪有響石高三丈五尺濶二丈狀如臥獸人呼之應笑亦應之塊然獨處亦號曰獨石出洽聞記

石女

桂陽有貞女峽傳云秦世數女取螺於此遇雨一女化爲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狀似女子出王歆始興記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沱江之南小山下有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有光景相傳云珠藏于此乃無價寶也或有見者容認其處尋求不得出錄異記

蛇化石

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

爲書鎮偶有蛇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爲石求他虫試之隨亦化焉出錄異記

松化石

金華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误墮水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出錄異記按唐馬自然居延真觀一夕大雨颶風松忽化爲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二三尺尚存松節脂脉土人運爲坐具小如拳者堪置几案間即此事也

石人

洪州建昌縣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龜散在地莫知其數皆如鐫琢之狀而無文字石人多側臥者時有立者又云側近有石井深而無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橫道莫知遠近道側亦皆是石人出錄異記

熱石

新北寺是晨雲観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燒應心煩熱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燒此石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傳如此又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似落星石東邊者坐即靈西邊者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出錄異記

犬吠石

婺源縣有大黃石自山墜於谿側瑩徹可愛羣犬見而競吠之數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與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稽神錄

三石

處州石人山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爲君左曰夫人右曰女郎出鄧德明南康記

金蠶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陽人世善刻石其祖嘗爲浙西廉使裴璩采碑於積石之下得一石圓如毬形式如鵲斷之重疊如殼相包至盡其大如拳復破之中有一蠶如蠐螬蠕蠕能動人不能識因棄之數年浙西亂王出奔至下蜀與鄉人夜會語及青蚨還錢事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致矣問其形狀則石中蠐螬也出稽神錄

霆石

宿州靈壁縣地名磬石山山石產土中歲久穴深數丈其質爲赤泥漬滿土人多以鐵刀遍刮凡二三次即露石色又以竹帚兼磁末刷治青潤扣之鏗然有聲石底多有漬土不能盡去者度其頓處即爲向背石在土中隨其大小具體而生或成物狀或成峯巒巉岩透空玲瓏婉踉少有宛轉之勢或多室塞或質偏朴或成雲氣日月佛像或狀四時之景須藉斧鑿修治磨礲以全其美或一二面或三四面若有四面全者即是從土中生凡數百年之中無一二有得四面者

林慮石

相州林慮石地名交口其石質堅潤扣之有聲又一種出土中採之穴地見石即尋坑坎處石多倒生向下垂如鍾乳融結皆天然鑿去粗石留石坐如板許此山多生白石取白巧者截之一座峯巒甚秀高峻或如物狀石色甚碧亦有千岩萬壑峯巒迤邐頗多嵌空洞穴宛轉相通不假人爲至有中虛可施香爐靜而視之若烟雲出沒岩岫間

臨安石

州臨安縣石出土中有二種一深青色一微青其狀奇怪無尖峯嶙峭勢高者十數尺小者數尺溫潤而堅扣之有聲間有質朴從而斧鑿修治磨礲頃歲錢唐千頃院有石一塊高數尺置方斛中四面嵌空嶮巇洞穴委曲於石罅間植枇杷一株頗年遠岩竇中嘗有露珠凝滴目爲美石元居中有詩云人久衆所憎物久衆所惜爲負磊落姿不隨寒暑易政和間歸貢內府此石之尤者

江華永寧石

道州江華永寧二縣皆產石或在亂山間或生平地上空瓏積疊而生或大或小不相粘綴江華一種

灰黑色間有巉岩特立之勢其質倒生皆粗澁枯燥扣之有聲未見絕巧者惟永寧所產大者十數尺或二三尺亦有尺餘者或大如拳或多細碎每就山採石散處地上莫知其數率皆奇怪一種色深青一種微青一種微黑其質堅潤扣之有聲或邊多拗坎頗類太湖彈子窩峯巒嶮峭四面亦多透空嶮怪萬狀或有數尺若大山氣象千岩萬壑羣峯環遶中有谷道擁脚類諸物像不可縷舉非人力能爲之

常山石

衢州常山縣思溪又地名石洪或云空宇石出水底側垂倒生如鍾乳𥝩以沙泥不相連接人採必須車戽水深甚難得之或大或小不踰數尺奇巧萬狀多是全質每一石則有聯續尖銳十數峯高下峭拔嵌空全若大山氣勢亦有如拳大者又有巉岩崄怪岩竇中出石笋或欹斜纖細互柱之勢盖石生溪中爲風水冲激融結而成奇巧之狀又有峯巒聳秀洞穴委曲相通底坐透空堪施香爐若烟雲縈遶亂峯間一種深青石理如倒絲捫之輙隱又一種清滑或以磁末刷治而然率皆溫潤扣

之有聲間有質朴全無奇巧勢者石性稍礦不容人爲非若靈璧可增崄怪

澧州石

澧州石産土中磊塊而生大者尺餘亦有細小者率多崄怪巉岩類諸物狀其質爲沙泥積漬費工刷治石理遍若鋪絲捫之隱手青白稍潤間有白脉籠絡土人不知貴重士大夫多携歸裝假山視之頗類雁蕩諸奇峯

英川石

英川含光真陽二縣之間石産溪水中有數種一微青色間有白脉籠絡一微灰黑一淺緑各有峯巒嵌空穿眼宛轉相通其質稍潤扣之有聲又有一種白色峯巒聳峻多稜角稍瑩徹面面有光而可鑑物扣之無聲採人就水中度奇巧處鏨鑿琢磨取作器物

湖口石

江州湖口石有數種或在水中或産水際一種青色混然成峯巒岩竅或類諸物狀一種扁薄嵌空穿眼通透幾若木板如利刀剜刻之狀石理如刷絲色亦微潤扣之有聲土人李正臣畜此石大爲東

坡稱賞目之爲壺中九華有百金歸買小玲瓏之語

有道石

平泉石出自閩中攷李德裕平泉庄記草木花石之美每獲一奇石皆鐫有道二字頃年於頴昌杜欽益家覔一石雙峯高下有溜道挺然長數寸許無嵌空岩竇之勢其質不露圭角磨礲光潤而青堅於石罅中鐫有道二字扣之有聲甚美

品石

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有岩洞崄怪色稍蒼翠徧

產竹木茂盛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
謂之品石

永州石

永州公署依山廳事之東隅頃歲太山黃叔豹因其
地稍露山谷除治積壤十餘丈得真山一座凡八
峯洞洞相通翠潤可愛遍有唐人刻字於諸峯之
側甚奇古有一石横尺餘聯綴石上有金星水禽
之形因引泉出水其石正浮水面亦有唐人刻字
目之爲鸂鶒石又羣山之後廣二頃餘率皆奇怪
之石羅布田野間或爲居人隱蔽元次山称萬石

亭於羣山之巔甚有奇觀

蘇氏排衙石

鎮江蘇仲容留臺家有石如蹲獅或如鸂鶒羅
八九株太守梅知勝目之爲蘇氏排衙石又有一
石笋長九尺餘混然天成目之爲棟隆笋悉歸內
府矣崇寧間米元章取小石爲硯山石多青潤而
產於黃山者色多土胍少可鐫治

瀘溪石

袁州石出溪水中色稍青黑有欲空巉怪勢大者高
數尺鮮有小巧者唐盧肇隱居草堂在溪水之側
堂前立大石高丈餘三峯九竅甚奇巧皆謂瀘溪
石崇寧間欲輦置內府以石背有前人刻字語涉
時忌遂止之

卞山石

湖州西門外十五里有卞山在羣山之中最爲峭峙
頃年朱先生所居產石奇巧布滿山間嵌岩磈礧
色類靈壁而清潤尤勝葉少蘊得其地葢堂以就
其景故號石林居士石上皆有李唐游人題字自
顏魯公而下悉署焉

涵碧石

婺州東南縣之五里有涵碧池唐令尹于興宗得其
勝槩鑿池面瀑布泉有二大石魚置沼面魚之前
有石一塊高二尺許巉岩可觀石之半間凹然如
掌羅江東昔避地者書嘗以爲研好事者每往游
覽錢禹錫有詩在集中

何君石

臨江軍新淦縣玉笥山玉梁澗有洞名何君按圖經
十人避秦九人仙去惟何君爲地仙居其洞中故
號何君洞岩穴透通中有石棋石枰山之前後間
產巨石皆巉怪有乙石懸於洞口其狀如雲厥數

尺嶮岩秀碧扣之無聲土人何氏擊取置於亭榭中

洪岩石

饒州樂平縣東山鄉地名洪岩有三洞各有岩穴炬火而入自水岩中半間可下數十丈方到底聞水聲如雷窮之卽無水源其洞中有石曰石鍾鼓磬仙人帳如人力所爲其山高下巉岩翠碧穴中有石佛羅漢旹儀狀如生凡高十餘丈

袁石

袁州分宜縣距縣二十里有五侯嶺嶺上四旁皆山

石峠嶁峭絕岩劃裂摧倒勢臨江土人魯子明有石癖親訪其處以漁舟載歸列置所居又去縣十里有石洞名洪陽洞游者持炬以入聞有十六室詭怪百狀又有石乳石田石牛羔石鍾鼓倉廩狀榻之類皆石也凡高數丈段有邊幅如有船檣駕風之狀石田頃畝與眞無異凡洞高處有唐人題詩彷彿可辨父老云是晉葛洪妻陽二仙所隱得名其洞穴深邃不可遍覽項有一道人結菴欲盡游其室賫粮秉燭經歷數室聞洞上有撑篙掟櫓之聲駭懼而返

金剛石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傅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曰恐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縢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 國史纂異

魚龍石

潭州湘鄉縣山之巔有石卧生土中凡穴地數尺見青石卽揭去謂之蓋魚石自青石之下色微青或

灰白者重重揭取兩邊石面有魚形似鰍鯽鱗鬣悉如墨描穴深二三丈復見青石謂之載魚石石理如藻荇凡百數片中無一二可觀大抵石中魚形反側無序者頗多間有石中兩面魚龍形作蜿蜒之勢鱗鬣爪牙角甲悉備猶爲奇異土人多有僞作以生漆點綴成形但刮取燒之有魚腥氣乃可辨也又隴西地名魚龍窟掘地取石或石破而有得亦多魚形與湘鄉所産無異或古之陵澤魚生其中因山頹塞歲久土凝爲石而致然杜甫有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西爾

虢石

虢州朱陽縣石產土中或在高山其質甚軟無聲一種色深紫中有白石如員月或如龜蟾吐雲氣之狀兩兩相對土人就石段中揭取用藥物鑴治而成間有天生如員月形者昔歐陽永叔賦雲月石屏詩特爲竒異又有一種色黃白中有石紋如山峯羅列遠近澗壑相通亦是成片修治鑴削度其巧趣乃成物像以手攏之石面高低多作研屏置於几案間全如圖畫詢之土人石因積浸水漬遂成斑斕耳

階州石

階州白石產深土中性甚軟扣之或有聲大者廣數尺土人就穴中鑴刻物像諸物見風即勁以滑石末治之令光潤或磨礲爲板裝製硯屏瑩潔可愛凡內府遺投金龍玉簡於名山福地多用此石以硃書之

穿心石

袁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黒而小中有小竅土人毎因春時競向水中摸之以卜子息亦襍他石項步水際獲一青石大如鵞卵胍和以粉書草字兩行把玩累日爲貴公子奪去復求之不可再得

于闐石

于闐國出石堅土中色深如黛一品斑斕白胍點點光聚謂之金星石一品色深碧光潤謂之翡翠石屢試之止可屑金潤而無聲然石之一段凡廣尺餘擇其十分之一二無纖毫瑕玷者極少故所產取翡翠貴而金星賤也

婺源石

歙州婺源石產水中皆可爲研材品色頗多一種石理有星點謂之龍尾石蓋出於龍尾溪其質堅勁

大抵多發墨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石理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妙以深溪爲上或如刷絲羅紋東心或如瓜子兩兩相對又一種色青而無紋大抵硯質貴青潤發墨爲最又有祁門縣文溪所產色青紫石理潤溫發墨與後歷石差堅近時出處價倍于常土人各以石材厚大者爲貴薄小次之又歙州歙縣地名小滿出石亦青潤可作研但石理頗堅不甚發墨其紋亦有刷絲者土人不知貴重故不用耳

蘭州石

蘭州黄河水中産石絶有大者紋采可觀閒於羣石中得真玉璞外多黄臕又有如物像黒青者極温潤可試金頃年予獲一貝青石大如柿作鎮紙經宿連簡卌輒溢潤後以器貯之移時有水浸潤一日忽失於地破而爲三四段中空有小魚一枚纔寸許跳擲頃刻即死

栢枝瑪瑙石

黄龍府山石中産栢枝瑪瑙石色甚瑩白上如栢枝或黄或黒甚光潤頃年白蒙亨奉使北虜主遺以一石大如桃上有鴝鵒如豆許棲栢枝上頗奇怪

又有一種多中空不瑩徹予獲一塊如栗大可貯細藥數百粒甚妙

端石

端州爲肇慶府石出斧柯山距州四十里所謂靈羊峽對山也元四種一曰岩石二曰小湘石三曰後瀝石四曰蚌坑石而岩石者最青山極高峻以舟入一小溪即蚌坑水陸行八百餘歩至下岩自下岩十許歩至上岩自下岩轉而南几百餘歩至龍岩上岩三穴下岩一穴半邉山岩凡十餘穴然必以下岩爲勝龍岩乃唐初取硯處色正紫而細潤不及下岩後得下岩與龍岩遂不復取之今下岩石盡遂取諸半邉岩近亦塞矣惟上岩可取下岩一穴泉水溢歳久石屑崩塞雖千夫終歳掘濬亦不可得凡北壁石亦在水底石色乾則灰青紫色濕則深紫眼正員有瞳子暈數十重緑碧與黒白相間如畫青緑處亦如翡翠色南壁石則水半石也上岩三穴則土地岩中穴即梅袾岩下穴今俗呼爲中岩上穴中穴今已塞矣而下穴中亦開路採石之處下無積水上有泉滴如飛雨石色乾濕與下岩相同但稍多紫色北壁者與下岩南壁相

類下岩究與南壁石色微帶黄色眼有瞳子暈七八重青黄黒白緑相間已不及北壁眼無暈矣上穴中穴石色益黄其眼亦黄色半邉山諸岩曰大秋風曰小秋風曰獸頭曰獅子曰桃紅曰荷頭曰新坑曰黄坑其石亦類下岩但眼暈只三四重色亦青碧可愛惟重層叠暈稍駁雜耳凡岩石有兩壁各石三層上即覆石也石色燥甚下即底石也石色雜雖潤不發墨凡三層之石後上第一層謂之頂石皆紫第二層謂之腰石或有眼或無眼第三層謂之脚石即無眼大抵有眼之石在本岩中

猶細潤下岩之石謂之鴝鴿眼上岩下穴謂之鸜哥眼上岩中穴謂鷄翁猫兒眼半邊山謂之雀兒眼鸜哥眼土人以此別之

小湖石

小湖石在端州之西四十里石色紫稍燥間有眼者類雀兒眼但無瞳子後瀝石在端州之北十里色赤紫石極細不甚潤石性極軟間有眼者但一兩暈蚌坑在下岩穴之下一小溪今已歲久中崩塞石久爲風日雨雪所侵性甚堅頑極不發墨石色正紫瑩淨間亦有眼無層暈色駁雜大抵諸石在

穴中正如石榴子隔楪硯礧各有石井籠絡中亦有研材大小既施斧鑿十分之中可得三四許又有一種員如瓜瓠暈眼甚佳極鮮得之下岩價二十倍於上岩下穴之價十倍於半邊山及諸穴半邊山價十倍於小湘小湘價十倍於蚌坑蚌坑價十倍於後瀝後瀝絕品亦不過數十倍

礐石

鸛巢中有石亦名礬石如鷄卵色灰白鸛於巢中爲泥池多置鰍鱔之類畜於水中以此石養之每探取則吞而飛去頗艱得頃年溫州瑞安縣佛舍嘗有鸛巢因一人登屋謀取爲人所捕致訟詢之云竊取可以致富不利於寺今本草所載礐石有數種產漢川武當西邊諸處舊鸛巢中者最佳鸛嘗入水冷故取以壅卵令熱今不可得

南劍石

南劍州黯淡灘水中出石石質深青黑而光潤扣之有聲作研發墨宜筆土人琢治爲香爐諸器極精緻東坡所謂鳳尾硯者是也

登州石

登州下臨大海有沙門鼉磯島多產黑白石磨礲爲

棊子又有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甚近石有挺然而出者頗焦枯它處者紫翠巉岩出波濤中多秀美五彩斑斕或如金紋者熙寧間士大夫就諸島上取石得十二枚皆燦然奇怪因舶船載至南海爲東坡稱賞

大沱石

歸州大沱山石出江水中其色青黑有紋斑如鴝鵒質頗粗可爲研土人互相貴重甚發墨峽人謂江水爲沱故名大沱石

石棊子

鄂州沿江而下隔羅漢之西地名石匱頭水中產石如自然棋子員熟匾薄不假人力黑者宜可試金白者如玉溫潤山下有老姥賣粥度命以此石爲生相傳云神憐媪窘故以此石給以養生

宣和石譜 蜀僧祖秀著

譜以甲乙爲品第悉與賜號守吏畫刻於石之陽惟神運峯萬壽諸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

朝昇龍　望雲坐龍　棲霞　萬壽老松　捫參

御日　吐月　排雲　衝斗　雷門　月窟

蹲螭　坐獅　堆青　凝碧　金鼇　玉龜

疊翠　獨秀　曳烟　彈雲　風門　雷穴

玉秀　玉寶　銳雲　巢鳳　登封　日觀

蓬瀛　素星　須彌老人　慶雲　瑞靄　溜玉

噴玉　蘊玉　立玉　琢玉　疊玉　叢秀岩

舞仙　玉麒麟　南屏峯　伏犀　怒猊　儀鳳

烏龍尾　拔秀　凝翠　留雲　宿霧　藏燕谷

摶雲屏　積雪　滴露岩　抱犢　桂岩

太平岩　玉京獨秀

漁陽公石譜

士僧儒好石石有一品者近代士大夫如米芾亦好石除知無爲軍郡宅有怪石芾具公服拜之呼爲石丈爲言者所擊不恤也有研山一名壺嶠上有天池不假凡水可以揬筆真天壤間奇物也東坡亦好石獲一石於呂氏之家名曰壺中九華謂具九華之體而小也元章相石之法有四語焉曰秀曰瘦曰皺曰透四者雖不能盡石之美亦庶幾云仍跡平生所見奇石如石雲岫（疊山有詩）小有洞天（壺居士）（苕石亭家物今歸好事者）萬里江山（蕉瑞夫物）重巒積雪（瑞夫物）小出秀（湖石張受益物）桂岩（李十女家物有宋徽宗題字）其他在處不必尋討大槩北人貴湖石南人重靈壁今車書混一宜

以湖石爲第一山石次之

御題石

大德初廣積庫官售襍物有靈壁石小峯長僅六尺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卧沙水道轉措胡桃紋皆具山峯之頂有白石正員瑩然如玉嶽宗御題八小字於旁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琱琢之跡眞奇物也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卽踞臥其上一時聞卽清

爽至五代張全義傳云唐莊宗時爲太師尚書令命兼四鎮節度使有監軍司轄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托全義求復之監軍忿然曰自黄巢亂後洛陽園池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大怒笞殺之　又平泉醒酒石昔爲玉清昭應宫所取昭應被蕩仁廟裂其地賜濮潞渾越韓冀六王冀王之子冊陽郡王守節得其園地發土得巧石前後幾千塊多有驚人駭世者惟醒酒石爲第乙上有文饒刻字云韞玉抱清輝閑庭日瀟洒硯然天地間自是孤生者長慶癸卯歲二月庚戌紹聖中有旨輦其石歸禁中築月臺後冊陽裔孫密訪醒酒石所在云今置宣和殿中矣見張右丞微澹岩集

研山

江南后主常寶一研山石徑長纔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研山流轉士大夫家爲米元章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又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弟號稱好事君子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晉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于是王彦昭侍郎兄弟會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爲海岳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内禁今在台州戴氏家元章仲美有詩在譜中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藂數枚横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着如覆或云本是木質爲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

鎮江奇石

鎮江府兵火之餘有石一株在瓦礫中勢如掀舞色紺而澤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子歲潁川陳艮叅叨尹延陵獲此石置西齋之前銘曰崑崑峩峩蒼翠其多是稟混元非因琢磨置于庭隅公退常過婝乎乃身居嵩之阿後日來者見玆若何其後又有今人刻字云皇宋治平丙午歲仲夏晦日令掌文記於壞垣得之立于此後爲都統王侯勝所得移置於所居園中

天璽

天后在家嘗有白燕啣石大如指墮于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藏之遂復還

合乃實錄焉及爲皇后常置之奩筩中謂爲天璽出西京雜記

連理文石

魏明帝時泰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形

龍食

唐貞觀十八年十月文水縣天大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嘴舂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之時有西

域摩伽陀菩提寺長年師到西京頗恃博識敕問之曰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出法苑珠林

八陣圖石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象張翼舒鷟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及平水落川中萬物皆失故態惟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故已數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出嘉話錄

釣臺石

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運石船丁因㑹於役嗟嘆之聲聞於道路時船至江東岸山下取石累搆爲釣臺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傷損出大業拾遺

神人鞭石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如相隨行者

舞石

許先之尚書幾信州貴溪人任居鄱陽知東平府時得一奇石高潤三尺宛如酒家壁所畫仙人醉後

奮袖坐舞之狀蹺其右足肇歸眞于堂宿直者常遇一偉丈夫舞躍不已而形體絕壯始猶懼之久而習玩其態相與扶持襲逐擊之即仆燭火閱視乃此石也許命椎斷其腦自是不能爲神紹興初宅爲汪丞相所有知其物爲怪委諸墻角亨求得之以入草堂供翫甚可觀出鄱中記

石見花文

花石在岳州府慈利縣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繚繞雖精於畫者莫能及人或以物擊碎其花拂拭之其花復見重叠非一出一統志　石屏出零

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宋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彩絢異其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知之競至鑿取煙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 零陵志

蘇山石

湖南永州有蘇山乃仙人蘇耽飛昇之所山中多奇石山人取之以水淋鋸界破其像有桃有塔有觀音彌勒宋山拾得像甚至有天下蘇山四字不知造化何爲而融結也 夷堅續志

石臼鬬

國朝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軸皆自滚至麥地上跳躍相鬬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鬬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沉汙池中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鬬於池邊池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亟往觀之鬬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砰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 馬氏日抄

山石成形

嵩高山有達摩洞其下有菴石刻達摩面壁之菴六大字中塑達摩像案置一石高僅二尺廣尺許其上達摩之形宛然拭之益顯兹石乃其九年所面古謂精誠可通金石諒哉 遊嵩山記

石佛自躍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像忽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繫車壁又絶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通考

梁武帝太清元年送石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輛轅俱

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此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武帝暮年君臣惟講經談玄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致侯景之亂 通考

石虎移

趙王虎建武八年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定江南

也其赦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不辦者斬民鬻子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明年七月晉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又明年正月趙王虎享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南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兆不宜南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罷兵(通鑑)

石牛鳴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足尋而季龍死(通考)

石鯨

昆明池在漢上林苑元狩二年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習水戰周廻四十里中有豫章臺刻石爲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有驗杜工部詩石鯨鱗甲動秋風蓋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也(西京雜記)

石馬飲河

姑蘇閶闔門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于河天曙爲負芻者驚見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至城東禪法寺有一妙善公主墓已失二石馬地人懼復爲怪損其額遂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此元末國初之事也

石羊

婺州金華山有石羊蹲伏耳角尾足彷彿形似高六七寸傳云黃初平叱石之山正與筆談中所載無異

石燕

零陵有石燕得風雨則飛翔頃歲涉高岩有石如燕形者頗多以筆識之石爲烈日所暴晒雨過皆墜地蓋寒熱相激迸落不能飛耳　應天府溧水縣東南七十里芝山上有季子洞泉出沸湧相去三百步名燕洞中有石燕遇雨則飛晴則還落爲石廣可容數千人　石燕山在南寧府城東九十餘里山有石燕天欲雨則飛出雨止復爲石　石燕岩在汀州府城南七里岩有飛燕頡頏遇驟雨集石上雨止皆化爲石(一統志)

石鵲

宋穆陵宮中有靈鵲石石中有靈鵲每旦天將明人即聞其噪聲此石在南渡前得之晉州叅政董槐奏以爲妖物不宜眞宮中後不知所在 東堅續志

石鷹

湖潭塢下江畔有石高十數丈大如之其形類鷹喙插水翼如墜而將飲其勢甚雄舟人不敢艤舟其下云有怪忽一年州倉失米被誣者三四十人遂命道士行法考召方知爲此石鷹啣去掘之石下果得其米數十餘石 東堅續志

石枇杷

石枇杷生海中枝柯文理儼然眞枇杷樹也余親見之以是知海涵萬象凡陸地所生之物無一不有他如石梅石栢石松海人海馬海牛海螺之類人常見之他如深山窮谷奇形異態之物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紛見雜出如山海經所載者烏可謂之妄誕哉

松風石

唐武宗會昌元年扶餘國貢松風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涼飈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諸殿內稍頃秋風颼颼即令撤去

杜陽編

石言

魯昭公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小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左傳

晉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遇害 通考

金帶掛石

宋徽宗政和間建艮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

狀忽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尺周圍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啟于上上曰此神物也宜表異之裕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峰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遂即可移省夫役之半傾刻至苑中 揮塵錄

茂名石屏

高州茂名縣本唐潘州也縣界有黃尖嶺父老言有仙人姓潘居此煉丹近十數年來土人入山鑿石乃得樹木屏於石中蓋仙所遺丹劑墮地凝結者一層復一層始下捎取但枝葉端正者百無一二

民黃氏擅此山外人欲采伐則先以鹽絲與之然後入山祀土地畢徐徐施工朱子淵爲桂跡致兩屏遺予老幹扶疎上挾雲氣下臨廣漢混然天成略無斧鑿一跡非若祈陽所產藉人力磨治故痕齶高下失其自然也又云海涵萬象無所不有范石湖虞衡志嘗載石栢今方得一株自海底石塊上生根株盤錯枝葉如畫其色紫其根白其質皆石也天陰雨時必有水珠在葉上枝間亦有栢子皆石脂凝結而成子淵賦詩云海物難窮造化奇後凋惟有歲寒知誰將修月黃金斧斫就凌雲紫

玉枝直幹詎容塵點涴靈根偏與石相宜天然不假栽培力肯逐春風盛與衰子淵說

卌州石鏡鼓

卌州之境有兩山寨曰東池西池西寨懸崖百丈嶃嵒峭峻人不可陟下有石鏡石鼓其傍勒銘云石鼓響兵雲屯石鏡明面南尊紹興中地雖陷虜兩寨民聚衆起義欲歸本朝者未嘗絕此寨常屯萬人來者必擊鼓寂無聲照鏡則昏暗郡人曹布子少貧困以紡績養父母故里俗以布子呼之天眷三年秋歸一身於西寨或邀之詣石所試扣鼓聲鏗鏘然遠近皆震洎臨鏡倏明傍觀者皆見布子容貌自若而冠冕若王侯遂相率羅拜奉以爲主久之東寨亦聽命關中羣寇蟻聚無時爭戰輒敗衂而退歲餘勝兵至十萬遂據延安稱王然未二年卒戕於虜石銘乃爲祟云

欝林石

陸龜蒙所居門有巨石盖遠祖績嘗仕吳爲欝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欝林石

浯溪石

湖廣永州浯溪之厓有黑石焉較他石爲少細視之黯然以溪水滌之則浯溪之景全現於中若鏡照然好事舁輦於家水洗經日與頑礪者等復舁之舊處光則又如舊矣

人石相化

潛溪文集云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靳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祭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盖此女有

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志壹動氣也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爲石此氣一動志天地間陰陽變合何所不至哉

肺石

唐肺石常存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欵志但謾剥不可讀偶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求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

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取肺形者便於撫又肺主聲音所以達其冤也

石墨

文選東京賦墨冊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墨冊魏都賦墨井鹽池玄夜素滋注鄴陽城西有墨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彼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人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着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之水經注商州黄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繢彩奮發黝焉若墨

石堂

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墓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復詔褒贈寵及其子唐新語

小洞天石

東坡有小洞天石作一座子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岩岫每焚香則烟雲出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匱

烏石屏

古有研屏或銘硯多鐫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屏硯銘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大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它石不可用也

宣和玉屏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懐姙轎夫顛仆而半産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近曉不辯道路爲一石所碍翁不信親往視之圓潤微露玉艮璞也携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雪月飛鳥傑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虚殿中

石人字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鈌剥腹上有字云磨

兇堅愼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巳及一云未匝不可得而詳也

驅石

慈溪之南三板津梁下有石橫據廣計數丈首昂如龜名爲龜石隨潮隱見舟行犯之輒碎溺者歲不可數記故又名厲石人往往苦之萬曆辛卯郡丞龍公德孚乃募勇力善沒者引綯繫石夾轆轤兩舟拽之三日不掉也而綯截裂如齧矣公愕然曰物必有馮馮則侮人或者鬼物之所馮歟明日爲告文投之水居人羣語曰夜聞羣鬼號泣江干且視之而石自浮

開化石移

無錫開化鄉大湖灘上有巨石如十餘間屋號巨磨牛石朱御史言之兄美有庄在其旁以石礙田發佃卒千人拽之砣不能動未幾其對石居民早見其石自搖若欲移者頃之如有物牽引而行自舊處冉冉而來民恐壞其屋大怖石迂路避其屋以上凡二十丈遂立不動先是其人見石上有五色雲氣者二年以爲有寳至是尋舊處惟一空潭而

巳嘉靖甲午年事

牝谿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虚牝慶善曰牝谿谷也故詩云哀壑叩虚牝子按古詩之意虚牝當是壑中之竅穴也所以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　戴禮以丘陵爲牡谿壑爲牝其取大戴之意耳

稗史彙編卷之九終

稗史彙編卷之十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河海類

黃河九曲

黃河九曲其説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邪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邪南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捲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至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葢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河源

傳謂張騫薛元鼎所窮河源不同恐薛氏爲是然皆未得其真按元史至元中遣招討使都實往求河源自河州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星以故名火墩腦兒火墩譯言星宿也註云河源在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千五百里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三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行一日號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水合流入赤賓始名黃河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通廣五七里又四五日水渾濁自是兩山岐束廣可一里餘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勝乞里塔即崑崙也其山雪冬夏不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山不高水亦散渙其地山益高地亦漸下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的臕哈刺譯言細黃河也過崑崙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宣慰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註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地二千五百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

里

黄河四大折

黄河自鹽澤西來既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達漢中則郝蘭也是一折也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為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北流千里而遥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汪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勝州州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西面皆抵大河自北

直至潼關皆是河南此又一折也黄河四折以通大河

水衡記

黄河水一年十二月月各有名正月名凌解水又曰白頭水二月名信水三月名桃花水四月名麥黄水五月以瓜蔓延故名瓜蔓水六月名焚山水七月名荳花水八月荻有花故名荻苗水九月名登高水又名霜降水十月名復槽水謂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名走凌水十二月名蹙凌水謂水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河決

江水行萬餘里不決而河水獨決者何曰江水源小而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耳江自岷山發源流出三峽至荆襄而始大九江而下衆流俱合江水益大以深其水又清故亘古無決患也若河水自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始分為九枝復合為一廷迴而入中國下龍門底柱逾平陽經開封下徐呂而趨淮泗入海其流反狹僅有直沽清齊二道入海鮮枝流可分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逾淺遇夏五六月之交大雨時至衆水皆集

上流烏得而不決也

古鐵鏵

天寶中玄宗以三門河道險阨轉漕艱阻乃令旁地山鑿石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兩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丈六丈皆鑿堅石匠人於堅石之下得古鐵鏵長三丈餘上有平陸兩字皆篆文也玄宗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出開天傳信記）

會通河始末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淇門倉屬大名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況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

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河東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於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闊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行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閘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得擠塞閘口石碣猶存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粮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東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下詔不難矣時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運軍需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常言開此漕運也河成宋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

海運於是悉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羨克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誌

慶豐河泉

自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以塞甕山下玉龍雙龍清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泛城隍濠一自西流入內一自東入通會四里至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故平津閘開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添置一閘或又

欲濬慶豐河身恐不若增閘之便平江伯陳其盡力欲通舟左右多阻之或云道士你彌高爲上言黒眚之出濬河之故或云河通則西湖不可種故禮等止之迄無成功

無定河

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按無定河在今清澗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圁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今名又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

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四海論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爲東海在廣南則爲南海人人聞見若禹迹所及西竟流沙而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海北岸然則諸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蒲葛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嘗並稱海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眞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其說確也班固叙

張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眞以居延爲海矣

又云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葢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葛海疑亦房亭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葢即南海之西云

熱海

岑參熱海行云蒸沙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

此循名想說之誤参雖仕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葱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凝釜而炊席氷而寢七月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玄奘蓋躬至目見非若参想像之詞耳

然海

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民汲之以代油光明過于油數倍秦始皇使人汎千艘往山取仙草舟人不知水性夜以燭跋投水中火大發遍海延燒火光接天千里一色無一人還者自此無人敢操舟入此

惟于海畔汲用而已

灤海

永樂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出塞數千里六月初一日次凝翠岡次日發行經潤灤海子　上令金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潤若無畔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殆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朐等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北征錄

東海惡燋

天下之強者東海惡燋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之水灌而即消

海市

登州海中過晴霽忽見樓臺巷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見之又歐公嘗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晝過縣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謂之海市切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

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

鮫室

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晉木玄虛海賦云天琛水怪鮫人之室是也

海道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與履祥先

所上書悉又無異人始服其精確（金履祥已見）

江湖類

五津

大江自湔堰至犍爲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海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煙望五津盧照鄰文予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三江

禹貢曰三江既入諸注家三江之說極多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注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范蠡

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蔡沈書傳主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張安節史記正義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亦曰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

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是也吉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鄭山黃氏曰世之說三江者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稅安禮（蜀人作地理指掌圖）或以爲東坡非也禹貢指掌圖指豫章水出彭蠡者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然審如其

說於震澤何關耶其曰歷毌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爲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入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毌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脈一二詎應影附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上流又可以江之入海視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入于海者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二也舊有安亭一江由青龍鎮入海罔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蜆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王半山送裴如晦宰吳江詩曰當知耕牧

地往往茭淤自三江斷其二洪水何由寧豈禹貢
三江之舊迹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為
水有源有委舊說其區三萬六千頃積之既多泄
之下〻難矣熙寧八年旱太湖淺露見丘墓街井是
昔為高原今為汙澤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舊
增多幾千頃非源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按蔡沈
黄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
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昌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
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
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註岷

山大江所出也峽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崌山北江
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
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為吳地記其瑣瑣改易
不常之名乎觀禹貢三江之說當以此意求之

江源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
巂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
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
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
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
縣而開江水開關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
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
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
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
下黄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湖也又自是而下
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
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
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
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
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

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東陵西陵

禹貢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即古之東陵莊
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姦
凶其地至今猶為盜巢云夷陵為西陵則巴陵為
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南夢北夢

左傳注雲夢跨江南北故有南夢北夢孫光憲號北
夢取此○涪水有南涪北涪北涪在浪邪靈門南
一涪在几疑零陵○冀州之浸曰潞有東潞西潞東

潞今之張家灣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也○東陽今之金華西陽今之黄州○山海經注東甌今之永嘉在岐海中西甌卽閩越今之建安亦在岐海中○山有東吳西吳（西吳山在隴州）水有東漢水西漢水（見蜀志）

浙川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水天下之水有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釃爲二者漓桂是也惟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

兩浙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惟兩浙獨略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乃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証爾山海經以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益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予意浙江卽淛字欽悞分爲二名酈道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矣卽今日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塘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禹貢以錢塘爲浙江始見于秦記而衢婺諸水與苕霅二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

浙江

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浙水出丹陽黟縣中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江至會稽又莊子有淛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淛水所經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淛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耶許氏浙水淛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歙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

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亦無牴牾第以古語爲正則出黟者古也浙之得名旣已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淛何耶

九藪

呂氏春秋曰澤有九藪（藪澤也有水曰澤無水曰藪）吳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楚之雲夢（南郡華容）秦之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晉之大陸（魏獻子所居猶楚之華容也）梁之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宋之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齊之海隅（猶海崖也）趙之鉅鹿（廣阿澤也）燕之大昭（今太原郡是也）

燕雀湖

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盌紫玉杯皆武帝所賜旣薨詔置梓宮後更葬開墳爲閹人移入大舫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啣土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窮神秘苑）

歷陽湖

和州歷陽淪爲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出血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以實告吏用硃點龜眼姥見遂走上北山顧城則陷爲湖矣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叙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湖者卽具區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酈道元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菱湖遊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通嘉興韭溪陸魯望云太湖上禀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宮亭湖卽禹貢雁澤）四也太湖五也

鏡湖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又云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水多則開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堤塘周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頃創湖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于臺臻遂被刑於市及臺中遣使按鞫總不見人驗籍皆是先死亡人名（會稽記）

吳江洞庭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

謂之洞庭地脈葦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卽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波乃湘水非內江水周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荆常長實之間地形雖分而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西湖

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遊人士女畫舫笙歌日費千金侈靡極矣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

到今其說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一首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詞古幽婉可翫予昨遊寶叔山天然閣評品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公一聯深愜予意其詞云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其與熊進德銷金鍋之意均矣予向曾賦一絕云千頃膏腴百尺深黃金銷盡百花沉穡夫願祝桑田變乞與菑畬稱稼心蓋熊詩美中寓刺予則直刺之而已

水泉類

水泉

水一也發之爲泉有出於高原者有起自地中者有洶湧澎湃者有散漫如珠者名狀不一以予所歷覽若楚中之噴玉滇西之飛瀑其聲如雷貴陽之喜客泉客至則漚沫騰起永昌之九龍池湑湑下氾灌田無算齊魯之趵突亦自下而上東甌鴈山新昌南明之瀑布又如飛匹練青田石門洞水出高源而下又散漫若珠瑞安仙岩之瀑布則發源山巔奔流曲折寺僧殺水勢以爲舂碓此所謂天一生之而不窮地六成之而不竭其造化至妙至

妙者歟

水有五易

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衰穢其所以湛之者又則不能無易也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於所閡而聲易矣洄洑攸溶湛於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愼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

歸墟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註大抵以歸墟爲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嘘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即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太墜降處山海經曰汜水之山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卭全之山青水窮焉白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即化氣而墜不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知覺若曝衣於日中標濕

於風際則立可驗此隨時而消息也覆杯水於坳堂則立而盈洒激泉於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俱備一物不獨息端指何地爲歸墟邪

滄浪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荆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者屈原楚歌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滄浪亭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言嶓冢桐栢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单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沇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斬石出水

漢劉子光西征遇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

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出獨異記

醲川

沈釀川者漢鄭弘靈帝時爲鄉嗇夫從宦入京未至夜宿於此逢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投錢於水中而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便名爲沈釀川明旦分手而去弘仕至尚書 出博物志

明水

乾封初封禪岱宗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

錦綉爲之李敬直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罇彜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註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唐新語）

益水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益水在其陽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車覽矚移晷乃漸散滅縣去長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禪梁父是日山靈炳象搆成宮室漢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採藥於波中見漢家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班超在渾耶國平旦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闕館宇嚴列侍臣左右皆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論（出錄異記）

石脂水

高奴縣石脂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出酉陽雜俎）

冊水

齊州北有冊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秦殺趙卒其水

變赤因以爲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爲懷水（出國史纂異）

南零水

元和九年春張又新始成名與同舉生期於薦福寺又新與李德裕先至憩西廊僧玄鑒室會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數編書又新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記卷末又題云煮水處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赴郡抵揚子驛中將食李曰陸君名蓋天下聞揚子江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信謹者挈瓶操舟詣南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乃似臨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見者累百人敢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盪去半懼挹汲岸水以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乎李大驚賞從者數十輩皆大駭愕李因問陸既如此所經歷之處水之優劣可判矣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水經）

賛皇李公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南零水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憶乃汲缾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是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 出中朝故事

漏澤

鄜道元注水經云姚墟東有漏澤方十五里綠水泓澄凡三大澤曲際有阜俗謂之嫣亭側有三石穴廣員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竭陂澤左右居人識其將漏預以物障穴口魚鱉

異鱗不可勝載矣今按此澤漏凡八區別所謂車箱漏皷漏土漏鷄漏豬漏春夏積水秋冬漏居人知之不過三日之中俱盡在今兖州泗水縣治東七十里

水性

庭州灞水金鐵皆漏鄜延之川石脂日流弱水溺毛玄溪黑髓水性不同有如此者按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盛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延安石油以為烟墨栢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炬多於洛陽塵南荒有黑溪水用以塗象至輒不去昆侖見以塗身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清其人堅勁寡有疥瘙終無痟腥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半夏尤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水輕重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重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彩煥發鄭人滎水釀酒近邑水重斤兩與遠郊數倍 出國史補

湘水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碎石若樗蒲子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 出羅含湘川記

丈人觀水

青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墜石如岸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為勞自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不絕 出錄異志

烏山水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

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堆於亩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猶湖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至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子義之船（非顧酉陽雜俎）

八功德水（西山有寺名功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乃神功聖德數語可笑）

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淮泗水怪

淮水與泗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滙爲荊山湖又北而荊塗兩山東爲峽而東北會渦水以東入於海

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淮絕無患弘治十六年內荊塗峽間忽有水怪爲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濠潁之間田廬多浸商船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方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巳巳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或即巫支祈也世俗妄謂趕浪神木云耳蓋此物鎖於龜山唐時爲漁者挈出水常一獻形計今必尚存而龜山至渦口舊窟路且近渦南十餘里即荊塗峽口淮泗所由也其出而作祟孽於此固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匱而妖沴之物因得逃脫天擬復出而魚鱉生民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潰水大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怪下以萬數然則淮瀆之中自昔固多怪矣

水毋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人船舟山麓登寺戲引索將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蓬蓬然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降伏水毋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弘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其神物無敢動也岳瀆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謂大聖降水毋豈即此事耶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時猶有釣者曾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爲故物井中所有則在山頂此不可曉

七寶泉

七寶泉在吳縣光福西二里鄧尉山足僧結廬守之泉味甚甘冽過虎丘惠山自倪雲林飲後其名稍著然地僻遊者絶少惟都玄敬數往汲焉昔陸鴻漸徧嘗東南之水而獨遺此豈物之遭遇固有數歟

剖竹引泉

臘月剖竹相接各釘以竹釘引泉之甘者貯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修福之事云

陽泉

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爲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爲石

神牛泉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卽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者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流有一神牛駮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飲之不竭故山得其名 出水經

龍泉

龍泉在思南府婺川縣東二十里其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澄清漲則渾濁人莫能測故名龍泉 一統志

溫泉

辛氏三秦記云驪山西有溫湯先以三牲祭乃得洗不祭則爛人肉俗說云秦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爲出溫泉洗之立愈漢魏以來相承云能蕩邪蠲疫今在新豐縣西後周庾信有溫泉碑唐置溫泉宮常臨幸又京兆府藍田縣有石門湯岐州[illegible]縣有鳳凰湯同州有北山湯河南有澭湹湯汝州有廣成湯天下諸州往

往有之然地氣溫潤生物猶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驪山多所不逮噫水有溫泉之湯池火有蕭丘之寒焰物理難一果如是夫

溫湯溫泉有之者不一福之城外一池頗寬源之初熱流之末溫流溢百步可以灌田高稻非專待浴者而已廬陵大與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𢊬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溫而不熱覆以寮室往來便浴焉臨川銅山池熱可烹飪其流分爲二派其陰常寒陽泉常沸飛霧如烟雖雪霜無以敗其熱然諸泉皆本硫黄氣不腥而浴者可以愈疥崇仁五

峰山下有温泉常温能瑩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詩曰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埃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疾俱瘥多吉祥事獨不腥者豈神仙靈册之所沾溉後人歟王𡽱之黟山第四峰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赤如朱刺史蔡邕疏立廬舍設盆研以浴病者無不瘥蓋朱砂所發見者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以入藥經歲月而香其宛然清潔如故耿南仲徐元龜皆有文以紀其異此泉不可與硫黃湯同日而語也

東坡詩所紀温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爲最予在南中

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州三泊凡數十處而安寧爲最凡温湯所在下必有硫黃故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竅出册砂數粒乃知其下有册砂傳聞徽州黃山温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温湯銘云白礬上徹册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温泉所在必白礬册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

驪山之華清宮毁廢已久今所存惟絲址而已天寶所植松柏徧野岩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嶺之上基址最爲嶄絶次南即長生殿故基東南有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坐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花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南角即妃子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盆作蒸於白石之面餘湯逶迤相屬下鑿石作暗竇走水東南數十步復立石表水自石表湧注灌之石盆中賈君云此是後人置也

聰明泉

潯陽落星山澗有五松橋昔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

間談易于此澗下泉湧號聰明泉寰宇記

聖泉

夔峽將至灔澦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人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天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氷凡呼者必以萬姓必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

吳中水利

單諤宜興人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於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于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粮道築此堤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汚下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悉爲民居民田雖增三吳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又損幾百倍矣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

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多爲木橋以通粮運隨橋砍開茭蘆爲溝走水又于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二江入海則二州水患必減元祐中東坡在翰林奏其書請行之

趙霖水利

致和六年莊徽待制爲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奏御筆云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內自古置閘隨潮啟閉泄放水勢歲久湮塞遂致積年爲患今差本府戶曹趙霖躬親逐浦相度經久利害繪圖赴尚書省指說既被旨因徧歷諸縣遂得其利害霖意不過三說一開治港浦二置閘起閉三築圩裹田遂條析其事合成一書奏之後略施行霖所建明與郟正夫差異霖專主置閘之說正夫則屬意於開縱浦橫塘使水趨於江而已

稗史彙編卷之十

地理門　海右閉民王圻纂集

池塘類

池

穆天子西征有玄池瑤池樂池與西王母宴所又風俗通曰孫子有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爲池以養魚鱉記爲池沼之始非也按孫武子三篇言兵事而史記紂爲酒池可以運舟文王以民力爲沼謂沼曰靈沼樂其有魚鱉則池沼見于孫之前遠

矣黃帝内傳曰帝既煞蚩尤因之濬池沼蓋池沼之起始于此也

昆明池

昆明池曰神池靈沼堯治水訖停船此池蓋堯巳有漢特因而深廣之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見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啣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命去其鉤而放之閒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報耶三秦記

刧灰

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竺法蘭入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灰墨問之蘭言經云世界大刧終盡則刧火洞燒此灰是也乃知朔言有旨荀氏志怪　梁高僧傳

百子池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月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以和

之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之樂樂闋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池旁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斗星辰求長生乃免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池上

十池

上林苑有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積草池東陂池西陂池當路池犬臺池郎池牛首池在上林苑西蒯池生蒯草以織薦西陂池郎池皆在故城南上林苑中陂即二水名因爲池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

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南越王尉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煥然

傾飛池

少府佽飛外池漢儀注傾飛具繒繳以射鳧雁給祭祀故有池

影娥池

影娥池武帝鑿之以翫月其旁起望鶴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月弄影故名影娥池至唐上官儀咏雪詩云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棲鳳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花向舞移幸因千

里映還繞萬年枝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之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灘險

未至横七十里地名古江烏蠻驛在焉北有烏蠻灘甚險過此未有不心駭奪魄者其灘有六延亘七十餘里曰三鬼掛舥馬槽礙壁龍門雷霹而三鬼馬槽又險之尤者瀉聲如雷徹數十里灘之上有馬伏波廟門右以鐵索鎖木虎勢甚獰惡云不鎖則夜出傷人過灘者必牲醴告廟下以生鷄血滴虎頭人云此灘之險甚於閩之黯淡灘過黯淡者懼則由陸萬一舟遇害人可無恙 手鏡

甌臾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註甌臾皆器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罃爲臾此謂地之坳坎如甌臾也漢舊儀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漚臾善驚小兒漚與甌通蓋傾側窳下之地邊塞之地有甌脫亦取窳下之義

華清池

玄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彫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寘於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之而蓮花石梁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宇環廻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檀香木船致於其中至檝棹皆飾

以珠玉又以檀香木為山狀瀛洲方丈雲仙錄

教池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漢武帝鑿以習水戰則教池之事略見于此亦競渡之遺意也宋朝太祖建隆間即都城之南鑿講武池始習水戰將有事於江南也及太平興國中得吳越錢氏龍舟七年就國西開金明池於是每歲夏月教池遂為故事

沉書浦

石頭津在郡江之西岸亦曰沉書浦晉殷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因附書百封羨將至石頭擲於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故名焉

五浦

笵石湖為李結記漊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又崑山水利序大概有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概有一曰種茭王荆公送人宰吳江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茭蒲青三江斷其二泽水何由寧皆吾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仙池

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縣界岷江南岸其池迴迴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傳有仙人姓然名獨角以其頭有角故名自揚州來居此池邊起樓聚香草置樓下獨角忽登樓命僕夫燒其樓獨角飛空而去因名仙池有石岩一所向岷江今見在出渝州圖經

九龍池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苦無水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手加額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鴛鴦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滻水入城以便民汲　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滴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滷之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耳

燕原池出治聞記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泉通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於桑乾原得穿魚猶為不信又以金縷拖羊筋射着大魚久之又於桑乾河得

身箭曰在嵐州靜樂縣東北俗名天池曰祁連洎

千里石塘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船必遠避而行一墮即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溜中未有能脫者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雙手獨足短髮鬼百十爲羣來趕舟人以米飯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 海槎餘錄

香水溪

吳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猶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襟上塵 言

枉渚岐渚

陸士龍答張自然詩通波激枉渚五臣注枉渚曲渚也是今曲池之義楚詞九章云發枉渚兮夕宿於辰陽注枉渚辰陽皆地名又小灣曰枉渚郭璞江賦曰囘岐成枉渚注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囘曲成渚此又岐渚也

雨瀨

來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則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偏應隨方所祈信若符刻 出盛弘之荊州記

七里灘

嚴陵七里灘在桐江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籠言若籠中因謂舫至爲入籠既盡爲出籠本音閭江反奔湍貌以爲若籠謬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悮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釣臺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郭文居天柱峰在

餘杭縣界今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陵得此山囑曰吾山勿生新木爲子孫粥至今山惟嵩營子孫尚保有之其東高崖上垂香木一株長丈餘圍三尺許每年長一寸太監黃敬採賓江瀏間取以皮梯弗得集木作架伐之巨蛇數十張口而出竟不可致

武夷九曲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

則反側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朱氏隱求室詩曰晨窗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嘉陵江灘

龍爪灘在閬中嘉陵江宋雍熙中忽生此灘陳堯叟堯咨兄弟相繼爲狀元元豐間復生一灘馬涓亦爲狀元一統志

伊闕灘

御史灘在河南嵩縣北九十里古伊闕縣也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唐元和中牛僧孺爲尉忽水中有一灘出石礫金沙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鸂鶒牛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鸂鶒言訖一雙飛下不旬日拜西臺御史歷仕四朝位至宰相本傳

渝州灘

渝州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泝流八十里入岷江水中波浪沸騰乍停乍發多覆舟之患古老傳昔有仙居和來爲巴州刺史過此灘舟翻溺水而死和女與兄途行女有兩兒方稚齒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纏致兒頸然後乘船至父沒處呼聲投水凡六日與兄夢云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灘側出渝州圖經

水竇

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又曰禮義者人情之竇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

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闞駰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陵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溝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見中華古今注今人謂暗溝爲陰溝明溝爲陽溝所謂楊溝羊溝安知非陽溝邪

沙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徽州有錦沙楚有長
風沙秦塞有穆護沙佛經有毗沙瓶沙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
信宿之後無復有聲出國史異纂

潮汐類

論潮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嘗論之山海經則以爲
海鰌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竇叔
蒙海嶠志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賦謂日出於
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

退獨徐叔明傳槩卿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
一元之氣升降于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
以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
者不知舟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浮則海水溢
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沉則海水縮下而爲汐
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
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
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夜合陰陽之氣凡再
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繫
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于子則陽氣始升月
臨于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則臨子晝潮
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應遲二十九
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
夜潮月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且晝即
上天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漸
東至午漸遲東而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
朔後遍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
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
時八日酉末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
行自朔而往漸西至子漸遲西而潮亦應之以遲

于夜故夜潮自朔後遍差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
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
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且加以時有交變氣
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
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異於
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
故潮之大也異于餘日

沓潮

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
復多颶雷早潮未退之間颶風作而潮不落晚潮

又至遂至波濤溢岸淹沒人廬舍蕩矣苗稼沉溺舟船南中謂之沓潮或十數年一有之俗呼爲海翻

射潮

武肅王欲於錢塘江捍堤苦爲怒濤所擊遂於疊雪樓架三弓弩射之潮爲之歛去便命下石龍樹巨木其塘遂成

瓊海潮汐

顧元慶曰海水潮汐先儒論之詳矣瓊海之潮不以晝夜望以前東流望以後西流此何說也廣廉去

瓊尚不遠同一天地則同一喘息而潮汐之候大異如此以此推之則瀚海之外又有不可知者王克余安道諸儒所見止于一隅豈可執之而遂謂足以盡潮汐之故哉堯舜禹三聖人仰觀俯察應無遺議而二典禹貢不載潮汐之故蓋雖聖人不得強爲之說

番禺記又云早潮上晩潮下兩水相合謂之沓潮又瓊管志云浙江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日東流半日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此又與前二說稍異幷存之

抱朴子論

抱朴子云潮夕者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

京都類

京師釋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故曰京師也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纏次千里故京師亦云

都釋

釋名曰國君所居曰都帝王世紀曰大昊都陳此稱

都之初也三代而來夏曰夏邑商周曰京師京大也師衆所居故以名天子之都

古今都會

按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嬀州今朶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即今山西平陽府也有唐城虞舜都蒲坂即今山西平陽府蒲

州有廟夏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乃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遷都亦曰亳者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耿盤庚復遷於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於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豐都而遷鎬也

又曰都洛陽者洛陽即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也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都長安東漢曁魏都洛陽諸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水經注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遺跡鄴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晉一幸焉吳初居鎮江都武昌即今湖廣武昌府也後遷建業即今南京應天府也蜀都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府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建業爲建康宋晉齊梁陳俱都焉元魏初居雲中即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即今河南彰德府西魏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城狹小水鹹與蘇威高熲共議移去城三十里龍首山都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唐晉漢宋俱都汴南宋都臨安

即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即今北京順天府時至上都乃宣府之外地 皇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於燕京即北京也

三輔治所 出苗昌言三輔黄圖

京兆在故城南尚冠里 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 扶風在夕陰街北 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王莽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

爲六都尉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
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帥尉
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
大夫府居城西覇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
十縣屬光祿大夫府居城西茂陵槐里以西至汧
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祋祤
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
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大業雜記

大業元年勑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

國公楊素爲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爲副廢三
崤舊道令開櫛道時有術人章仇大翼表奏陛下
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開皇初有
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
也帝覽表有遷都意即日駕往洛陽改洛州爲豫
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屯屯有宮
殿發河南諸道州郡兵夫開通津渠自河入淮又
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通龍舟兩岸爲大道
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
凡離宮四十餘所東都大城周廻七十三里西距
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開端門
街一名天津街道旁植櫻桃石榴兩行自端門至
建國門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爲御道通泉疏渠
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上名紫微觀直南正
當龍門出龍門有黃道渠上有橋三道至洛水有
天津浮橋跨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又疏洛水爲重
津渠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
南有大隄隄南有坊坊各周四里開四門門皆爲
重樓飾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
大街小陌縱横相對自重樓南行盡六坊有建國

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
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
表建國門西有白虎門門西過苑城旁城行有天
經宮宮南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建國門東有長
夏門門南至甘泉渠渠南至伊水水東北流入洛
端門西有右掖門門南過黃道渠橋南道西有右
候衛府出右掖門旁渠西有龍天道場南臨石瀉
口即煬帝門師濟闍黎所居石瀉並用青大石自
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鉄爲細膜互相鉤牽正當
一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

於是塡塞溺成不過一年即碎破上令歸濟閣黎
兜之後更脩得立二年閣黎亾還復毀破前後計
用四十萬工以溺王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陽門
東有左掖門門南道左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二
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門南洛水有翊津橋通
翻經道場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葉形似枇杷
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牒牒然
今呼梵夾道場北有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咒有道
術人居之東城有東宣仁門臨大街與天津街相
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

諸郡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宮城正門
曰則天門則天門東有興教門興教門一里有重
光門即東宮正門正門東有太和門并重觀門內
即左右藏左藏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總四十間
左貯絲綿布絹右貯麩金銅鼓雜香牙角等物出
則天門南直東有東太陽門門東即東城門北行
三里有含嘉門門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猷門出含
嘉城西有圓壁門門西有圓壁城正南有曜儀門
門南即曜儀城城南有玄武門門內即宮出則天
門直西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爲王

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
第五院越王宅王宅西距周王古城城西即入院
則天門南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
連內史省省連謁者臺臺連右翊衛府西抵右掖
門街西有輦庫庫西即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
朝堂第二街北壁第一右驍衛府府西連右禦衛
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
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五十餘窖窖至西城西朝
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秘書省省西連
尚食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西抵

右掖門街街西即掌醞署署西連良醞署署西東粳
米窖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
左掖衛府府東即抵右掖門街街東即西錢坊坊
連東錢坊東朝堂南二街第一左驍騎衛府府東
連右簿錢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屯衛府府
東連左禦府府東抵左掖門街東即少府監監東
至城即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光
祿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大府寺寺東抵左
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太
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有司農寺

寺東即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連太常寺
寺東拒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即尚書
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
街有衞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
大理寺寺東距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
觀左右連闕闕門內有永泰門門東至會昌門永
泰西至景運門並步廊連市坐宿衞兵永泰門內
有朝陽殿雲楣秀柱華榱碧瑠窮軒甍之壯麗其
柱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朱
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

坐宿衞兵殿廷左右各有天井廷東南西南各有
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則在樓下隨刻漏鳴鐘
鼓大殿北有大業殿規模小於朝陽殿而雕綺過
之朝陽殿東有東上閤閤東又南行有東華門門
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華門
南有左延福門出門東行至章善門街朝陽殿西
有西上閤入內宮閤西有西華門出門西道北有
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西華門南有右
延福門出門西行至明福門街大業文成武安三
殿御坐見朝臣則宿衞隨入不坐則有宮人殿廷

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蕊奇卉東有
大井其三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
門東有興教門門北有會昌門門北有章善門入
內上食進食上樂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
有內殿內省少府內監內尚光祿內廊道右門下
內省左少衞內府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
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天門西有光政門門北有
景運門門北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
書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內道左有內史內省學士
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衞內府鷹坊內甲庫道右命

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眞玉清二玄壇接西
馬坊入明福門北行有玄清門門內玄清殿周以
軒廊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出玄清門橫街東行
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閶闔重門門南北並有御
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入寶城城內有儀鸞殿殿南
有烏桲林栗林有蒲萄架四行長百餘步架南有
射堂對閶闔門直西有寶城門出北夾城有方諸
門門即負壁城出寶城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宮即
西苑之內也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迴二百里其
內造十六院屈曲周遶龍鱗渠第一延光院二明

彩三合香四承華五凝暉六麗景七飛英八流芳九曜儀十結綺十一百福十二萬歲十三長春十四永樂十五清暑十六德明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翦雜彩爲之色渝則改着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翦彩爲芰荷每院開東西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即種垂楊脩竹四面茂盛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遙亭八面合成鮮花之麗冠絕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倣傚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之每屯則置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爲之其屯內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爲園種蔬植瓜果四時肴膳水陸之產靡所不有其外游觀之處有數十處或泛輕舟畫舸習采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游之曲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五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真觀集靈臺揔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遶十六院入海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巳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閶闔門入西苑歌

管諸府寺乃置清夜游之曲數十首初尉衛卿劉權祕書丞韋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十餘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餘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道北西去宮城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至漕渠傍渠西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遠市二門分路入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舟船舳艫萬計市南臨洛水跨水有臨寰橋橋南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甍宇齊平四望如一榆柳交蔭通渠相注市肆列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出上春門東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潤池池東有華林園備池塘臨玩之處建國門西南有景華宮宮內有含景殿及射臺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澗宮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峰曲澗秀

麗標奇其中有麗風亭飛日亭栖霞觀行兩臺清
暑殿殿南有通仙橋百尺澗青蓮峯峰上有翠微
亭游賞之美於斯爲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勅
內史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勅揚州總管府長
史王弘大脩江都宮又于揚子造臨江宮內有凝
暉殿及諸堂隍十餘所又勅王弘于揚州造樓船
水殿航板䑸板舫黃篾舫平乘艨艟輕舸等五十
餘艘八月方成九月車駕幸江都發灤澗宮宿平
樂園頃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
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濶五十尺長

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
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朱裝以金碧朱
翠雕鏤奇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
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縧繩六條兩岸引
進其引船人普名殿脚一千八十人並着雜錦彩
裝襖子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一百八十人每爲
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
以南少壯者爲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
脚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名浮景舟諸妃嬪所乘
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采舟貴人美人宮人及

十六夫人所乘又有朱鳥航蒼螭航白虎航玄武
航各二十四艘又有飛羽舫六十艘又有青鳧舸
十艘凌波舸十艘宮人習水者乘以往來供脚巳
上殿脚共四萬餘人有樓船二十五艘諸王公主
及三品以下坐又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宮人及
四道場玄壇僧尼道士坐又有樓船二百五十艘
五品以上及諸國蕃官坐板艄二百艘載羽衣服
飾百官供奉之物篾舫二千艘六品以下九品以
上從官坐并及五品以上家口坐以上黃衣夫共
四萬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艨艟五

百艘艚五百艘八櫂舸二百艘舴艋舸二百艘並
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乘不給夫
發洛口部五十日乃盡舳艫相繼二百餘里騎兵
翊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諸部界五百里之內競
造食以獻多者一州百舁時天下豐樂差科未足
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夾兩岸翊
舟而行冬十月車駕至江都十二月置城皐關於
武牢城西邊黃河汜水之上二年正月帝御成象
殿元會設庭燎于江都門朝諸侯成象殿即江都
正殿南有成象門成象門南即江都門二月駕出

楊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凝暉殿蒲戲為樂四月勑土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五月勑江南諸州上户分房入東都注名為部京户六千餘家七月自江都還洛陽赦於汾河西北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日臨河盥漱即涼風凛然如八九月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堪御此殿宜於此館之西別為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後改為毓德殿行次金城郡党項羌來朝見帝問曰古有先零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

曰相傳獮猴之後帝笑之至浩灃橋成乃行先是造觀風行殿丹柱素壁彫梁綺棟一日之內凝然特立夷人莫不驚駭以為神異六月勑開永濟渠引汾水入河又自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四年二月至京師還東都造天經仙都二宮九月自塞北還東都改胡牀為交牀胡瓜為白露黃瓜改茄子為崐崘紫瓜梁都有清冷泉水周圍二里許即衞平所得大龜之處清冷水南有横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冷水入通濟渠五年吳郡

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遶它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煮以飲碧綠色香甚令人不渴先有壽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為青飲抜楔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漿為玄飲江桂為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香為主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六年總兵東進幸北平楡林宮四月車駕幸汾陽避暑宮即汾河之源上有山名管涔高可千仞帝於山上造亭子二十所其最上名翠

微亭次閬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暉凝碧紫巖澄景最下名高陽亭亭子四邊安劍蘭山下又有臨汾殿勑從官縱觀

毘陵宮苑

大業十二年春正月又勑毘陵郡集十郡兵近數萬人於郡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離宮十六所其流觴曲水別有涼殿四所環以清流共四殿一曰圓基二曰結綺三曰飛宗四曰漏景其十六宮亦以殿名名宮苑芳夏池之左有宮八一曰麗光二曰清流三曰紫芝四曰凝華五曰瑤景六曰

浮彩七曰舒芳八曰懿樂池右有宮亦八一曰采
壁二曰椒房三曰朝霞四曰朱明五曰翼仙六曰
翠微七曰解城八曰千金及江左叛燔燒遂盡又
欲於禹穴造宮未就而天下大亂

宋都

宋朝會要曰自朱梁建都以汴州爲東京皆因藩鎮
舊制但改名額而周顯德五年始廣新城周廻四
十八里二百三步宋敏求東京記曰周世宗顯德
二年四月詔京城四面別築羅城三年正月發京
畿渭鄭曹之民命薛言等四面督之韓通總其事

王朴經度凡通衢委巷廣濶之間皆朴創制踰年
而成宋朝神宗熙寧中始四面築爲敵樓作甕城
及濬治壕塹

金故城

金人滅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
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粧臺皆金故物
也瓊島乃即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
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爲蕭太后梳粧樓）嘗
記章宗偕妃登得二人土上坐之句舉以屬妃妃
即以一月日邊明對之時誇警妙以今地里計之
所謂瓊島與今萬歲山太液池等在今時當介都
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築城隍我　朝因之前之
山池臺島則在禁垣之西南矣

南北京城門名

皇明初欲建都鳳陽其城池九門正南曰洪武南之
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
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
曰朝陽正西曰塗山後定鼎金陵乃設中都留守
司於此金陵本六朝所都　本朝拓其舊址而大
之東盡鍾山之麓城池周廻九十六里立門十三

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
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
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
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廻一百
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曰仙鶴曰姚坊曰高
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鳳臺曰大馴
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
觀音永樂十七年改北平爲北京十九年營建宮
殿尋拓其故城規制周廻四十里凡九門正南曰
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

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南曰阜城北曰西直勝其時尚稱行在正統七年諸司題署始去行在字併諸都司印文皆增南京字而兩京之制於是定矣

建康似洛

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此江左新亭語尋常讀之不曉其説蓋洛陽四山環圍伊洛瀍澗在其中而建康亦四山環圍秦淮在其中故云所以李白詩云只有青山似洛中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

郡邑類

畫野分州

黄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一州是百五十三萬家

九有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誤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敘文也九囿取育草木爲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囿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拓地之始

秦司馬錯始開巴蜀地秦昭王始開義渠地趙武靈王始開代樓煩地燕惠王始開遼東地秦始皇始開朔方地漢彭吳始開濊貊地唐蒙始開邛僰夜郎牂牁越雟地嚴助始開東甌兩越地衛青始開陰山地趙破奴始開玉關地元始祖始開雲南地

永平

永平古北地又孤竹君所理東臨滄海包絡山川控帶邊陲拱護皇邑然劉守光肆虐之後敬塘并入契丹土俗民風久非中國首陽高節半化於夷今爲畿甸邊城又直遼東孔道供億煩費人力不堪

閭井蕭條郊墟無廢范文正公在延慶所作漁家傲詞正爲今日設也詞云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所起千嶂裏寒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并州（出太康地記）

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名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呼之韓魏趙謂之三晉并冀二州是其地也

三苗三楚

三苗固堯時四夷之地在今日則中國也乃湖廣江鄂岳之三州故今三州人多苗姓是其遺種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鄀楚考烈王都壽春故云三楚若曰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乃以此三地在楚之東西南故以是稱之耳

三河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坂縣宋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

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宋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古郟鄏地宋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宋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屛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晝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畫字之悞也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即此可証（出坦齋通編）

雍州

雍州兼得涼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擁閼故取名焉

朱提

昌黎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見漢書朱提銀八兩爲一流注朱提屬犍爲乃邑名也

蜀岡

淮南蜀岡者淮揚之地也或曰勢連蜀土或以產茶味如蜀茶云自蜀岡之南有竹西亭修竹疎翠後即禪智寺也竹西取杜牧之詩斜陽竹西路歌笑

是揚州自蜀江以南其氣頗異北風至此遂絕

吳越分境

浙之江以東稱越江以西稱吳杭州有吳山故吳境也唐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錢鏐跨有兩浙封吳越王云閩中稱閩越稱東越嶺南稱南越永嘉稱東甌地理定紀如此近乃有稱兩浙為東越者何異列子所記燕人過趙妄指其地為先盧而垂涕也夫到江吳地盡見之唐僧詩而陳后山白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杭越候子詩也其謔似有理然以后山之博而於杭越二

州分境亦隨世傳言之似未詳審按國語越雖為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嘉興縣有禦兒鄉勾踐伐吳用禦兒之人涉江征戰注江松江也襲吳勝之夫禦兒乃越王得以為用則禦兒之素隸越籍審矣吳境何以抵浙江耶

兩浙淮南道院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為盜賊獄訟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為優逸故士大夫以江陰為兩浙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也

會稽

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郡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古闓注云古之雋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為之氣焰赫赫如此

三吳

三吳水經謂吳興吳郡會稽通典謂吳興吳郡丹陽

似有不同不知春秋之吳郡在蘇常之間故蘇有吳縣常有荊溪漢封之吳郡會稽（會稽非紹興之會稽即常蘇杭也）三國之吳初為會稽太守封吳侯後建國之地非吳然以初統蘇松常鎮杭嘉湖最久也在秦之時置會稽郡漢武分湖州為丹陽郡順帝又統為郡三國又獨以湖為吳興總不脫一吳字也至於蘇杭嘉湖顯名吳者以吳名之日久又在於前二國之吳世既短而蘇常鎮交晉唐又更為晉陵江都徐兗等名不同故耳

吳會

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坊按漢蔡邕傳亾命江海遠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竹椽爲笛事又諸葛亮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猶言吳越也蓋不獨謂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即今吳會也

府

漢制三公開府故稱三府魏晉以後諸王亦稱府唐

高祖武德初邊鎮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七年改曰都督府開元三年始改京兆河南曰府此蓋府之始也注蘇氏演義曰府聚所在圖籍簿書之處風俗通云公卿牧守通德之所聚也

州

項峻始學篇曰人皇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又治書曰人皇始出於提地之國以長九州爲九囿人皇乃有中州此名州之始也周公職錄圖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沿革曰黃帝分州畫野或曰高陽創九州亦云高辛通典曰唐有九州舜肇十有二州禹又別九州漢以州部郡唐武德元年乃罷郡置州注代宗時楊綰爲相定上中下州文宗時韋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

郡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罷侯置守始分三十六郡注史記曰秦滅東周始制三川郡按說文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四郡左傳曰上大夫受郡秦始以郡監領縣

縣

周禮四甸爲縣史記秦本紀曰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爲縣則名縣之始自秦孝公也陸法言切韻曰楚莊王滅陳以爲縣縣之名自此始秦并天下以郡領縣隋文帝開皇二年罷郡以縣隸州注說文曰天子百縣縣四郡周禮小司徒之職方二里之地也

鎮軍

通典曰鎮將後周之通班也隋亦曰鎮唐分上中下三等歷代未聞疑始於宇文周代也宋朝之制地要不成州而當津會者則爲軍以縣兼軍使民聚

庶甿而有稅課者則爲鎭或以官監也

地上天宮

輕清秀麗東南爲甲富盛華美蘇杭又爲甲也百事繁庶稱地上天宮

朐忍辨

漢地理志有朐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朐䏰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朐䏰朐音如順切䏰如尹切讀如閏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朐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朐乃叶閏字之音朐䏰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謂朐䏰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户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朐䏰故地也辨文字與辨識方者宜知之　右朐䏰辨可謂互證足訂千古之謬矣夫二字之微以師古許愼杜佑三家尚有誤舛今之不學者乃以漫浪視之幾何不爲伏獵侍郎乎

彭澤

彭澤縣在江東岸山嶮中無日東照但有西照

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于廣陵之曲江今楊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隑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翼幕排銀牓又云春月潜行曲江曲

河套

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來寖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又徹而就延綏險要既失綿遠難支河套遂爲虜既巢穴其中氷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患無旣楊邃菴嘗經理之疏上六事悉中機宜又上疏請脩邊墻期於奏績忤逆瑾遂休工及被逮詔獄李文正救之尋以寧夏之役非公不可乃起公總制寘鐇就擒瑾又矯詔命公專撫寧夏盖陰奪其權也逆瑾伏誅又以乾清宮災上言激切近幸錢寧銜之公遂乞謝事　毅皇時嬖倖用事屢爲中官所排公雖不樂其所守然欲安位行志誅不能矣豈天未欲廓清疆宇耶謀國之士爲之長歎

延安綏德之境有黄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廣約七八百里胡虜時竊入其中久之乃去葉文莊公爲

禮侍時常因言者欲築立爲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又春遲霜早不可耕種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城在此地前胡虜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飢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回復業則是非不可以駐牧耕種者也

稗史彙編卷之十二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坊市類

市井

今人常談市井字莫效其證據蓋出於後漢修史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洩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賈區

前漢胡建傳監軍御史爲奸北軍穿垣以爲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

闤闠

闤者市墻也闠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

藥市

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號易玄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昇白日是以來天下貨藥輩皆於九月初集

梓州城於幼幺上昇地貨其所齎藥州俗因謂之藥市

直市

直市在耀州初無二價故以直市爲名

糠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精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從容錄）

市名行作

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之大小凡合充用者皆置爲行雖醫卜亦有職醫尅擇之差占則與市肆當行同也內亦有不當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飯行是也又有名爲團者如城南之花團泥路之青菓團江下之鮝團後街市之柑子團是也其他工伎之人或名爲作如篦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鈒作是也

肆店買權

肆店除官庫子庫腳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拍拘戶有茶飯宅子酒店宅子酒店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庵酒店羅酒店所曰庵酒店者謂有娼妓可以就懽

市虛

大抵作市於丘墟間故爲之虛唐人有綠荷包飯趂虛人之句又一書云成市則實市散則虛

關塞類

關塞

關者長安之關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

九塞

呂氏春秋曰山有九塞大汾冥阨荊阮方城（大汾處未聞冥阨荊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楚左司馬請直轅冥阨以擊吳人者也）殽井陘疵處句注居庸（殽在弘農沔池縣西井陘在常山井陘縣通大原關令疵處則未聞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居庸關也）

鴈塞

鴈塞北接梁州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鴈飛翥至此即回翼惟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

方徼

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不許侵入內地也方者方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稱赤徼焉

玉門夕陽亭

玉門地在成皐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文王有羑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有榮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皐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之君兩厄矣董卓舉兵犯闕脅詔使种邵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荀勖教賈充夕陽亭餞席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漢晉兩凶渠相襲跡惡地固應爾耶

街衢類

莊馗

王仲宣從軍詩館宅充廛里士女蒲莊馗李善注引韓詩肅肅兎罝施於中逵爾雅曰六達謂之莊九

達謂之逵說文逵或作馗莊馗蓋衢道之稱也

裙腰路

白樂天杭州春望云誰開湖寺西南路中綠裙腰一道斜注云孤山寺路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

藁街

胡邦衡乞斬秦檜䟽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拘留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圖云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懸之彼所于以伐其校謀而絕其和因引藁街爲言然則藁街非尋常梟首之市也正德甲戌間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檻送京師法司論擬 上請有云宜懸首藁街以昭國法予謂曹欽浩八等本中國亂賊於蠻夷無所交涉而亦引藁街之文未免於用事之誤 按懸首藁街本起於西漢斬郅支單于甘延壽請爲此

定川水路

貴州永寧古定川也至四川瀘州凡五站自古止有小路不通舟行 本朝洪武間遣景川侯曹震修之震分遣庶官董其役鑿山通道濬水行舟功成即崖石爲碑直書其事迄今爲雲貴朝貢通行之

路舟車輻輳皆震之功

壇墠

左氏注曰除地爲墠築土爲壇書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爲三壇同墠黃帝內傳乃有築壇墠事是其制起自黃帝

京觀

左傳楚子曰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於是乎有京觀推此而言則是有征伐以來便有其事

飛隣望隣

自古所謂四隣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

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榷賣坊場
一面收其息以募役行之既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其
低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
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
呂陶奏疏論之

井田類

井

世本呂氏春秋俱謂伯益作井周書又曰黃帝作井
而盛洪之荆州記則云隨郡有村父老傳炎帝所
生村中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則井自神農

時有矣

老子廟井

襄邑縣南十八里曰瀨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或
云每汲一井而八井之水俱動有能潔齋入祠者
須臾水溫不誠心者如冰之冷 出郭子儀傳

孔子井

安吉縣西有孔子井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居井側先
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東吳未定逍
遙此境

諸井

世有火山出西南夷水經註謂似火出地中有焰近
楊升菴載火井於丹鉛餘論以其泉如油爇之然
人家取爲燈燭正德間方顯於蜀之嘉定犍爲考
諸嘉定之志雖古有其名不如是也犍爲則志所
無楊以爲積陽之氣所產世有鹽井見於四川等
地近聞有墨井出河南彰德府南郭村井中產石
墨故名之天井如處州南明山山隙間不施人力
形圓如井萊州天井山亦然孫子之兵法曰地陷
曰天井是皆云天生之井也

胭脂井

建康辱井今隣法寶寺近行宮中以後主麗華貴嬪
共縛沉其中故以辱名世傳二妃墮血淚漬石欄
故石甃猶如胭脂故俗亦稱胭脂井

湓口井

湓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
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
潁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及百年
當爲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爲已瑞人咸異
之 尋陽記

秦皇井

秦始皇入湘觀衡山道此渴甚徐福以如意擊地湧水湧出後人就此鑿井名秦始皇井楚地記

筒井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最古惟卭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人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刀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醎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爲桶無底而竅其上縣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畧似鹽井劍山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藥井

藥井道院中擇好山地鑿一井須至深而狹小勿令大大卽費藥江南浙東以至遠方山澗中多紫白石英洞中多有鍾乳可令人采擾各一二石搗如粒投井中磁石亦好雲母廬山尤多欲用之須揀成塊者勿可擊碎皆完用之仍須先下雲母乃以衆石蓋其上深數尺蓋防雲母屑入水中飲之有害故也每日汲水飲或供茶湯釀酒作羹飲皆用之久極益人唐李文饒家藥井仍用硃砂硫黃黃金紬玉好此尤好但山家不可致而其井須極深深則容藥多力勝而堪久此井難浚須要一鑿便深乃可久用井上設檻常扃鐍之恐重鼠墜其間或爲庸人孺子所褻故也

漏井匽豬

周禮爲其井匽注井漏井匽堰豬按漏井今之滲坑匽豬今之陰溝也

臨沅井

葛稚川云余祖鴻臚少時嘗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名家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硃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出抱朴子

火井

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時人研板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後火轉盛熱以盆着井上煑鹽得鹽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卽滅至今不復然出博物志

鹽井

陵州鹽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周廻四丈深四十尺置竈煑鹽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百姓貪其利人用失業井上又有玉女廟古老傳云此十二玉女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奉以爲神又俗稱井底有靈不得以火投及穢污曾有汲水誤以火墜即吼沸湧烟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爲可畏或云泉脉通海時有敗船木浮出 出陵州圖經

御井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井地里水柔宜用浣濯開元中以駱駝數十䭾入大內以給六宮 出國史補

賈耽井

賈耽在滑臺城北命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有一丈老來觀問曰誰人鑿此井吏曰相公也丈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耽聞之曰以吾井太大也 出泉子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碗就井承水誤墜井經月餘碗出於渭河 出酉陽雜俎

昊天井

李德裕在中書常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曰相公在位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憾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頷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慾者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又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僧人曰貧道所謁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大笑其荒唐僧曰相公但嘗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觀常住庫後因以惠山一䍉昊天一䍉雜他水八䍉暗記出處遺僧辯析僧因啜嘗取惠山寺與昊天餘八乃不同味德裕大奇之當時停其水遞人不告勞浮議弭焉 出芝田錄

永興坊井

唐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似隔壁井

匠懼不敢擾街司申金吾帚處仁將軍帚以事湫

怪異不復奏遂令塞之據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

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三十七

歲因遇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

不燃叩之空空如下有天狀豈知厚地之下或別

有天地耶出酉陽雜俎

柴都井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

可測至春夏時雹從井中出出則敗五穀人常以

柴塞之不塞則雹爲患故號柴都井出郭氏玄中記

雞井

江夏有林主簿麿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雞里胥日

供雙雞一日將殺雞雞走其女自逐之雞入舍北

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

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

有屠者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

足曰事不于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息井中惟

雞骨一具人骨二具此鬬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

也出稽神録

軍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後焚毀以爲帚營有天井瀫塞

壬子歲軍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獲有一

人請復入曰以繩縋我我急引繩卽亟出既入久

之忽引繩甚急卽出之已如癡矣良久乃能言云

既入井但見城郭井邑人物甚衆其主曰李將軍

機務鞅掌府署甚盛懼而遽出竟不獲二尸出稽神録

厄井

厄井在汜水縣東十五里高祖與項羽戰敗于京索

遁入此井追者見井中有雙鳩飛出上有蜘蛛網

因而得免鄭國志風俗通

穿井法

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皆瞽一旦太白星

降教以穿井法其眼平復如初因留此法令轉授

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騭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

戌酉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

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

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

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

日時却爲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士平再拜受

言訖昇天而去

田可養氣

古今之士無立錐無蓋兎者甚衆饑寒亂心有能安於恬素者亦是天分學力過人處學士與大夫得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養護内養秩持待秉彝住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業眞是内養底本領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能正慮爲士者無田業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田至此孔明告蜀先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泉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饑有田者眞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田而喪氣失身者此又不足道矣若無田可以衣食而行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烏得不重惓惓出鄭震讀書愚見

弄田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上畊于鉤盾弄田

青銅海

汴老圃紀生一鉏庇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

橋梁類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笮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甚工磨礲密緻如削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爲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賊欲南過至石橋馬跪不進但見一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賊乃遁去出朝野僉載

天台石橋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之句

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横截其
上赤城山卽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
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絶壑之澗常
聞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迥奇絶似非人世所有
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僉憲應昌乘輿往觀跋涉
嶺間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諸山
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東
皆會於此當二水之衝有石隱隱横亘其下者三
横石之外其勢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聲如雷而
石橋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厓約長數丈其

上中隆而傍殺若驢背然其下齊平若截橋之下
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歕激震怒
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非人世所
有也又知石橋本在山澗中彼以為懸渡赤城山
上石屏風横截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
未之到則台人所云其中方廣寺為羅漢出没之
處皆謬妄不足信

鐵柱橋

河中府河間中潬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為浮
橋鑄鋏為牛有鐵席席下為鋏柱埋之地中以紫
橋絙張燕公爲之贊自是橋未嘗壞慶曆以前河
水數溢邑民苦之嚴前塞隄將之奇知河中府始
塞之自是每歲繕修西隄及劉元瑜知河中府河
水大漲不得泄橋遂壞鋏牛皆拔流數十步沉河
中中潬亦壞自是不能復修津頭阻礙人畜數溺
死英宗時有眞定僧懷丙請於水淺時以絙繫牛於
水底上以大木爲桔槔狀而繫巨艦於其後俟水
漲稍稍引牛置於岸每歲止出一牛至治平四年
閏三月新橋成然中潬亦不能立賜轉運使張燾
等奬論其僧亦賜紫衣

轉關橋

梁端横括抜去括爲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
秦用此橋殺燕丹 續事始

坳項橋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爲坳項橋言侍御
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坳項而望南宮也

渡僧橋

吳郡渡僧橋未造時恒有小船于此渡商賈人昇二
錢孫權時有比丘欲渡舟人先索錢僧故不與舟
人叱之僧怒折一楊枝置水上履之而渡若平地

于是諸商賈爭牽衣拜之各捐金造此橋因號曰渡僧吳郡志

浮橋

春秋後傳曰周赧王五十八年秦始作浮橋於河上按詩大明云造舟為梁孫炎曰比舟於水加板於上今浮橋也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浮橋之謂矣爾雅釋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夏商尚質等制之文未備故鄭康成以為周制後傳以為秦始疑周有事則造舟而秦乃繫之也

園林類

園

說文曰樹果曰園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止帝東園巢於阿閣此疑為園名之始

囿

說文曰養禽獸曰囿蘇氏演義曰囿有也言有麋鹿鳥獸也項峻治書曰人皇以九州為九囿此疑為囿名之始莊子有狶韋氏之囿

圃

說文曰樹蔬曰圃莊子曰黃帝之圃此為圃名之始

圈

畜羊豕曰圈閑牛羊曰牢召康公美公劉言執豕于牢漢有虎圈則圈之名出于漢代

甘泉苑

甘泉苑武帝置緣山為名北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西入扶風凡周迴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百餘所有仙人觀石闕觀封巒觀鳷鵲觀

御宿苑

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為離宮別館禁御人不得往來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

思賢苑

孝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中有堂室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

西郊苑

漢西郊有苑囿林麓藪澤連亘繚以周垣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百餘所

三十六苑

漢儀注太僕牧馬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宦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梓澤

朕王闕庭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别墅已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辟彊園

吳中舊傳池館林木之勝惟辟彊園爲第一辟彊姓顧氏晉人見於題咏者甚多今莫知其遺跡

陳留苑囿

陳留有陵樹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囿有秦樂厩漢諸帝以馴養猛獸

小蓬萊

遼命侯苑中鑿池廣一頃池心疊石象三神山號曰小蓬萊

平泉庄

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縈迴疏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隱隱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莊東南隅即徵士常楚老拾遺别墅楚老風韻高貌雅好山水李居廊廟日以白衣累擢諫署後騎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遯於山谷間遠其勢也 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産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間無所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花錢威勢之使人如此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唐李德裕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芝澤登巫山游沅湘望衡陽忠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在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去盡伊原草樹人烟目所存正是北州梁棟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

士隱倫空谷處士天寶末避地遠遊廢爲荒榛首陽孤峯尚有薇蕨山陽舊徑惟餘竹林吾乃剪荊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廬漸成庾亮之宅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除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常以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不可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遐難及夬越蠡邀文子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雎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毁委遠名勢又其次也况吾者於蔡無衡足之智

虛雖有不明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粥平泉者非吾孫子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之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維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惟以岸爲谷以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按德裕治平泉莊戒子孫可謂不達矣夫長城未完而二世已滅河山帶礪易姓已非國家且不能保而況於士大夫乎不獨爲造物者所哂有識者亦不與也

華陽景致

政和初詔作壽山艮岳於禁城東隅輔以太湖靈壁之石最高一峯九十丈其餘岡阜亦十餘仞築層臺於上隨其幹旋盤曲之勢而爲徑路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山之上下珍禽奇獸以億萬計鑿池爲溪澗壘石爲捍隄隨石之性不加斧鑿又因土積爲岡陵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勢翺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白杏曰杏岫增土壘赭石爲山因其自然而植以椒蘭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坡植柏萬數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種竹數百步有同本而異幹者又雜以對青竹曰斑竹麓又以紫石徑數仞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鑿深池車駕臨幸則開閘注爲瀑布曰紫石壁瀑布屏從艮岳之麓琢石爲梯曰朝真磴洲上植海棠曰海棠洲山西有園曰藥寮宮室臺榭巋然其間曰環津殿絳綃樓翠綠堂基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萬山之間有碧虛洞天門三洞門以通前後中建八角亭綠窗檻間以瑪瑙石琢其地爲龍礎

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備龍舟東幸擷景二園西泝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營壘衛之瀕水皆桃李海棠芙蓉又於其旁作埜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凡自苑中登羣峯皆由此出入道絕窄險石多峯稜過者股栗又爲勝游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關雁池迷真洞總名爲華陽大抵衆山環列就中得平蕪數十頃爲園圃而闢宮門於西大石百餘株立左右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

峯徑居道中廣百圍高六仞暢鬱盤礴蓋以石亭高五十丈製御記文親灑宸翰碑高三丈其餘衆石或儼然而立或奮然而起或翼然超峯或竦然危立或傴僂而趨或奔赴而鬬其他軒榭各有巨石皆御筆錫號於其首惟神運碑峯前羣石金飾其字餘皆青黛曰朝日御日吐霏卿雲瑣雲彈雲棲霞栖烟搊虹銜斗雷門風門日觀月窟瑞靄堆青凝碧疊秀叢秀獨秀躋螭坐獅巢鳳跱龍金鼇玉龜玉龍玉秀玉寶溜玉漬玉蘊玉琢玉稜玉疊玉雕琢渾成登封矯首萬壽老松蓬瀛須彌老人

壽星其在渚曰翔龍在津涘曰舞仙洲中曰玉麒麐其冠于壽山曰南屏小峯附于池上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列于沃泉上曰留雲宿霞又有藏烟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色黃而什于亭際曰抱犢天門又有二大石配神運峯而異其居有亭庇之其在環春堂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在蕚綠堂曰慶雲萬態奇峯其餘不可殫記靖康初避虜其中時大雪新霽四望林壑如在玉山瑤苑中因此筆而記焉

靈壁張氏園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下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隣里魚鱉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張氏自其伯父殿中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富鄭公園最爲近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勝景可觀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步玉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水滸引流穿之而徑其中橫爲洞一曰玉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藂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

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
四景堂相向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
一園之勝槩可擁目而有也富鄭公還政事歸第
一切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
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容與深密曲有奧思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於洛陽元豐中以道縣官錢盡籍入田
宅城中二園因無環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園
北鄉入門有栝子松十圍者實小如松而甘香過
之有堂可屋董氏盛時載酒歌舞挾妓游樂醉不

可歸則宿此數日南有古屋遺趾獨留杯寸碧二
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扁曰含碧四面皆清流
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
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為醒酒池

天王院花園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種牡丹
而名曰花園子蓋無池亭獨有牡丹數千本凡城
中賴花以生者畢家於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
管弦歌舞喧鬧其中城中士女大肆游嬉如過花
時則復為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
而姚黃魏紫愈難得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趙韓王園

趙韓王園宅國初詔將作營治其經畫制作殆侔禁
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在京師
罕居之故園池臺榭亦以扃鑰為常高亭大樹花
木之淵藪歲時惟付與厮養擁篲負鍤其間而已
蓋天之於晏閒每自吝惜甚於聲名爵位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之園也白樂天云吾有第在履
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圡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

也今張氏得其半為會景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
圖攷之則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花木至今尤
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卑小
不與他園班其中有一堂曰讀書堂數椽屋環
以一池中有小亭澆花種竹又有一小軒小臺高
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採藥圃又結竹盤松作屏溫
公嘗自為序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乏蒼古水泉多者無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游者以爲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園宅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又有四達堂由四達而旁東西之溪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迎暉亭之右有邀月亭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有梅臺知止菴自足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耿耿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入經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徹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竹茂而木盛有三亭一在池中二在池之左右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物可稱者如大隱梅莊楊侍郎園流杯園獅子園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庾嶺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獅子非石也入地數十丈或以他物攻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皆隋唐公主園亭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盛俗故老尤有識其所在而道其興廢之端者

臥遊跋

晉王右軍聞城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室樓房慨然遠想欲一游目其與周益州帖蓋數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臥遊之語凡昔人記載人境之勝彙爲一編其奉祀亳社也自以爲譙沛眞源恍然在目視兗之太和嵩之崇福華之雲臺皆將臥遊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列蜀在境外雖遠患不往耳往則至矣亳兗嵩華視蜀猶邇封也欲往其可得乎

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予近得此記手寫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覽焉是亦臥遊之意云耳永嘉陳振孫伯玉書

萬歲山

萬歲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其山皆以玲瓏石疊壘峯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㪺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爲屋三

閒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之東爲靈圃奇獸珍禽在焉車駕歲巡上都先宴百官于此浙省參政赤德爾嘗云向任留守司都事時聞故老言國家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金人謀欲厭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已多事乃求通好入貢旣而曰他無所冀願得某山以鎭壓我土耳衆皆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爲游幸之所未幾金亡世皇徙都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賜今名云

南城

憲廟賜尚書王翱馬昂幷內閣學士三人遊南城中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　宣廟與　上遊幸所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爲蒼龍門南爲丹鳳門中爲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北有橋橋皆白石雕水族於其上南北有飛虹戴鼇二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壘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爲佳麗門又後爲永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夙成者

西苑

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池周十餘里池中駕橋梁以通往來橋東爲圓殿殿前有古松數株其北卽萬歲山山皆太湖石壘成上有殿六七所最高處乃廣寒殿也池西南又有一山如之最高處爲鏡殿此皆金元時所作其餘殿亭皆今制而西稍南曰南臺則　宣廟常幸處也

安懋卿園

安懋卿西林嘗爲江南名園第一王元美嘗記之其堂名虛籟者背膠山面曲池池外松數十株風來謖謖遍響謂之松弦障其堂貼題杜語曰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二語在杜集本不甚驚異列之此中如爲安卿而設

稗史彙編卷之十三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堪輿類

堪輿之始

燧人始觀斗極而定四方伏羲始置土圭以測景因定十二支方位神農始察土宜辨水性以定民居軒轅遂相山川分地域此風水室土二家之本也伊尹始制水平法而建表以辨方周公制二十四向漢王況始制五音宅姓魏晉暢置格盤始擇葬

地

風土異禀

孔子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呂氏春秋曰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尫與傴人任子曰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人之生未有不鍾於水土者而近世有不信風水之說特未思耳

東西益宅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爲不祥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

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奥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地氣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

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
多痺丘氣多尫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正穴

古書云前有洿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此何義蓋塋家最忌偏陰偏陽南有洿池則火不上炎北有丘陵則水不下沉此抑火而滋水也東有流水則移西金於東西有長道則移東木於西此益金而尅木也水火不偏金木得位故謂之正穴俗師不解其義凡見前有池湖即指爲明堂而不知大闕則水濫後有丘阜指爲來龍而不知大峻則火炎

地道六忌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澗道狹深者爲天隙

元定地理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能通術數傳康節之學嘗坐謫道州以死蔡喜地理學每與鄉人卜塟改窆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曰掘盡人家好隴丘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凶地

建業大社西空地東吳時右司馬丁奉宅孫皓殺之流徙其家晉元帝初爲僕射周顗宅顗爲王敦所害後爲冠軍蘇峻宅峻反被誅後爲袁悅宅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昵緣道子見殺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亦以凶終宋孝武時爲雍州刺史臧燾宅燾亦被殺故世稱凶地宋吏部尚書王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爲元兇劭所殺宋書南史

冀州風水

朱文公常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岳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皆案外之山也真龍蟠虎踞耳

地因人勝

堪輿家之說紛紛矣如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飢山清人美山濁人媸山完人喜山破人悲等語又如端方者生必忠傾側者生必佞柔亂者生必淫卑劣者生必賊粗猛主惡瘦薄主貧其形與理亦易見

然富貴之地天地所秘惜神物所護持苟非其人見如不見昔李唐能圖蒞政酷虐楊公得數代牢執之地欲以與之夢二使叱之而止孫鍾孤孝種瓜爲業三仙人乞食畢示之塋地後四世爲吳帝觀此豈非陰德必報之驗歟然則不務積德而廣求計取美地以圖富貴其亦不達天人之故矣

古蹟類

堯碑禹碣

述異記云崆峒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峰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縋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攆六字可辨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福建莆田縣陳嵓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蕎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峋嶁神禹碑禹之遺跡靈悶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峋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

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峋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亾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亦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來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金臺

周時燕立國在易州黄金臺遺址今尚在後人謂京師爲金臺又有隗家庄相傳爲郭隗所居

丁令威宅

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有煉丹井存焉號丁令威泉井水至今甘美雖旱不竭

拜郊臺

吳王拜郊臺在横山之上今遺跡尚存春秋時王政不綱以諸侯而郊天僭禮亦甚矣

漢王盟壇

沔陽城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爲漢王權住

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奉高

奉高者以事東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大壇於東山以登泰山示增高之意

墨池遺跡

至道二年内侍高旺裴愈奏王羲之蘭亭曲水傍置寺賜額天章又於書堂基上起樓藏二聖御書仁宗皇帝親篆寺額以寵之按華初平記越州天章興聞集云山陰去城西南二十五里有天章寺即王逸少上巳日脩禊之蘭亭也山如平障水似松江其鵞墨池傳云皆當時遺迹也不甚深廣引溪爲之源流相注每新廷息命將至墨池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沫員結既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炯膠綮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澈皇祐中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又拔方勺泊宅編山陰蘭亭有逸少研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宗皇帝御書故也當時朝廷每有班降之禮池水盡墨可以染緇大常卿沈紳常記其事以誌之

顧野王宅

淞江華亭縣亭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雲寺是也尚像野王爲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緑晩則黒亦奇也野王所裁剔牙松死方二十年根尚存梁碑少剥趙子昂碑記異事甚詳

風俗類

繫煎餅

拾遺記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灸蝱寒卷陌

四方指南海爲烟月作坊以言風俗尚淫故也今京師鬻色戸將及萬計至於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遂成蠢窠巷陌又不止烟月作坊也

江右俗儉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其流弊頗有可笑者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盌不許喫菜第二盌絶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好買猪雜臟名曰狗靜坐以其無骨可遺也勸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餙之中惟時果一品可食名曰子孫菓獻神牲品賃於食店獻畢還之名曰人沒分節儉至此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木榻不許連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嶺南風俗

嶺南地煖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秋夏熟時梯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爲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吃餛飩

灸女面

歸州民家自漢王昭君嫁夷域至今生女不拘妍醜必灸其面其俗至今猶然

燕俗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養賓客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近頗稍止方南北通好每燕集必用娼妓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雇役更不以爲耻也後燕山諸將嘗大會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要一妓始爲厚也其良家多染左衽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蔞塗面謂之佛教但加傅而不滌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

土風

浙西諺云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斯啖背地斯說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九州以揚名地本其人波輕浮大抵人性類土風西多土故其人重厚朴魯浙揚多水其人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膈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者爲能耳

吳楚娶婦

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欲矮善哺便傭工也然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大抵吳奢楚儉故至如此有人戲作娶婦辭嘲之其辭云楚人娶婦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筵親戚囬頭小姑起傳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觧哺兒舂粮擔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長吳塞吳人娶婦長者愛紗籠前引扶入門新人長大媒人尊金馬丁東步搓轉春風裊裊花枝顫可憐吳楚地不同新人長短爲枯榮若使吳人生落楚一生醜惡何其苦乃知長短亦有命不

係生身係生土

北人無熱疾

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麪而食罕生壅熱之患或問之曰陝右風性至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北水鹹冷故民雖哺粟食麪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土民啗附子如啗芋栗

婦人成市

横州貿易百貨悉皆婦人男子不十一云城中居者多戎籍不敢買僕有僕則有差雖武弁家例不得免故厮役多用婦女至販粥侍從亦然大家巨族有至一二十人有善經紀者值銀二十兩有司民間亦染此俗誠可鄙也又有鄉村人負柴米入市亦是婦人尤爲可笑

鼻飲

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桮椀旁植一小管若缾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喉快不可言

捲伴

南州法度疎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強暴竊人妻女以迯轉移它所安居者謂之捲伴言捲以爲伴侶也

已而復爲後人捲去至有歷數捲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爲追究往往謂前夫亦是捲伴得之復爲後人所捲惟其親及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即是始初被捲之家

草子

南中大率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

鳳州三出

陝西鳳州妓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境內所

尖柳翠色尤可愛與它處不同又公庫多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答曰漆栗筆蜜

陵墓類

冢墓

黃帝内傳曰帝斬蚩尤因置冢墓然諸小說家往往記伏羲女媧之冢疑後人增築云

天子山陵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以後通名曰山陵

女媧陵

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閿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盎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山西蒲城縣亦有女媧墓）

禹志

越中禹志者有高松數十株遠望無不見故郡人謂之禹志禹巡狩至會稽殂落葬于此陵今與山為一體皆變為石矣漢書云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注謂不改松木百物之列也祠後變石存焉今疑謂為禹志即夏帝陵耳且三王之世無山陵名至秦為山漢為陵後兼二為名若然者古之志即今之陵也

比干墓銘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古銅盤篆古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寶考奇經乃比干墓銘

破比干墓

政和間朝廷求訪三代彝器程唐為陝西提點茶

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板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濶而方厚半指許玉色明瑩以盤獻之于朝廷玉乃留秦州軍資庫然劉袤又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去城數十里有漢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迴數里生異木樛結不可入而此言墓在關中未知何也

闔閭夫人墓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

黃鄉園陵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蛇在水自洒濯之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陳留風俗記

夏侯嬰改葬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將葬未及墓引車馬踣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一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獨異志

孫堅得葬地

孫堅喪父行求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而沒堅異而從之

孫堅墓

政和戊戌歲平江府盤門外太和宮相近耕夫數人穴一塚初入隧道甚深其中極寬如屋然後有數門皆扃鎖不可開耕者得古器物及鴈足鐙之類以爲銅也欲貨之熟視乃金因紛爭至官時應安道逢原爲郡守盡令追索原物到官乃遣郡官數人往閉其穴觀者如堵其中四壁皆繪畫嬪御之屬冉冉如新畫手殊奇妙有一秘色香爐其中灰炭尚存諸卒爭取破之塚之頂皆畫天文玄象此特初入之室指柩尚在其重室內又得數器而出乃掩之後考圖經云吳孫破虜堅之墓也然考之吳志堅薨葬曲阿未詳此果何人

王伯陽墓

王伯陽塚在京口宅東有一塚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亡平墳以葬後數日伯陽晝坐廳上見一貴人乘肩輿將從數百人各執鐵器徑來坐謂曰身是魯子敬安塚在此二百許年君何

敢毀吾塚因目左右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絕而復蘇築處皆發疽潰數日而死續搜神記

黃初塚

洛陽城南京郎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磚甓棺中有平幘朱衣銘曰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攷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也

武侯墓

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墳令軍士不得於墓傍

牧樵采今松栢碑銘儼然

盜跖塚

高唐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城旁有盜跖塚塚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唐天寶初縣令丁永興有羣賊刼其部內興乃密令人伺之塚旁果有祈祀者乃執詰縣按殺之自後祀者頗絕

浦陽古塚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塚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詰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塚巳八百年 出水經

張盧墓

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盜雖元意奸宄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州牧呼延謨以聞劉曜詔曰其意惡其功善論笞三百不齒終身 漢趙記

劉畚墓

高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成都比無垣墉乃計築羅城四十里令指揮使姜知古發古塚取磚甓之有鬼現形稱劉畚 一作趙畚 獻姜書曰趙氏之寃摶膺人蔓良夫之枉被髮叫天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流于往史載在前文畚一介遊魂九泉兩象德不勝讐禱不勝人無廟貌于世間遂栖沉于泉壤自蒙天譴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畚譎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讐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托觚翰以申懷伏乞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千萬雉免此一坏倘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姜以白駢駢令祭而封之 郡閣雅談

高流之遷古墓

後魏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

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之爲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焉 出朝野僉載

張詹墓

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魏太和時人也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余後人幸勿我傷自胡石之亂墳莫不夷毀此墓元嘉初猶儼然六年大水民飢始被發初開金銀銅錫之器雕刻爛然畢備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簿金釘釘之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空設

揪之言實宵黃金之實雖意錮南山寧同壽乎荆州記水經注

昭陵銀兎

陝西九嵕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民取薪于山見白兎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兎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隧道中頗覺暗黒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棙流注最下一缸中有火其竅有碇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通之火復明向所逐兎宛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然燈人賜銀兎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瑰麗萬狀再拜請曰小人貧所賜不足以贍願更益之于是恣意取之懷挾將出而路迷跬步莫辨便舍之乃復有門豁然遂攜兎而出隧門旋閉僅有微罅民歸隣居惡少年聞之者競到陵所迹其罅掘之杳不可窮事覺皆被逮繫民亦幾坐譴云典巳編

王果收䘮

唐左衛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於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嘆曰吾被責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鄔載移墓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數千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其穴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上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鄔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出宣室志

墓樹不斷

華陰太守趙冬曦先人壟在鼓城縣天寶初將合祔焉啓其父墓而樹根滋蔓圍繞父棺懸之於空遂不敢發以母柩置於其傍封墓而返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當世四人至二千石　開元二十年萬年縣有人父殁後家漸富遂葬父櫬亦爲縈繞不可解其人遂刀斷之根皆流血遂以葬旣而家道稍衰死亡俱盡出記聞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畞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甓圍之墳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其草芊芊范傳正作碑曰白之孫女言白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諸葛縱改葬

於青山則在舊塋之東六里其時元和二十年也然則龍山青山二地皆有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於江則傳者誤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葬瘞江邊乃飾爲此說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投江之事

張崇妻墓

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番城至上邽山下獲瓦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其舌上只有一髑髏中有一古錢有二蝿振然飛去片石

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妊娠遂卒銘曰車道之北邽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乎遺芳地變陵谷崩列城墮乾德丙年壞者合卽是歲僞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卽卽王承檢小字也 玉溪編事

趙太祖陵

宋太祖生於西京甲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斸之果然上愛山川形勝槩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諫以根本不可輕動議遂寢拜安陵奠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卽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絃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卽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宴駕

孝宗聖德

宋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亮謂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塚墓

有附近者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愛興役之際孝宗嘗密勅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卹物一至於此文王之澤及朽骨未足多也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濣濯之衣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鉅公

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趙槩聞見

侍中丞相二墓

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慰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但瓦器數十盜不酬其勞斲棺取其金帶則又木也遂以斧碎其首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聞見錄

陳魏公墓

陳魏公父墓在莆田境中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葬後二十年間若子若孫皆病目甚至於盲瞕有術人語之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地售與它人則可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禍將益深殆不可救矣富子大懼卽別卜改瘞而故穴爲魏公家所得富民病者愈而魏公正位宰相官至少師然則宅兆之吉蓋有所係無德以承之不惟不得福乃受其殃不容妄冀也

王樞密招冤

王淵以建炎三年僉書樞密院死於苗劉之難骸骨不存及事寧詔令招魂以葬官給其費而子弟懦弱久未得集王倫以僉書樞密留守東京死於虜庭其後十二年尸柩不歸亦俾招魂葬其子居宜興至紹興三十年始克作墓將以詰旦掩壙姻戚畢會天未明乃巳有寘棺于中者驚問之則爲淵家所據矣兩下爭鬬幾於兵刃相格事聞於州縣皆知曲在淵家而其言曰彼此俱是勑葬資於國力用之何妨官司莫能決淵故部將多顯貴遂云淵旣就瘞豈宜復徙但命倫子別卜地而轉運司爲王辦乃巳兩人皆王氏皆爲樞密皆不得其死

皆奉勑招魂其家皆在宜興去淵之沒凡三十餘年冢訟方起殆未之前聞也

長安古塚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塚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鏡鍾鼎之屬甚多驗欵識皆三代物塚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幞頭婦人則服絳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歲前冠服巳如此式

韓羽建墓

秦州人韓羽置墳山於近郊撑慶元二年三月課工斬草建造生墓上藚間見一紅裳婦人皂衣鬚翁從山內奔出羽異之歸與其妻徐氏說徐氏夢所見二人跪于牀下婦曰妾與翁在此五百年矣今日方遇主人無以効勤敢持微物上獻即捧出紫袋不知其中所盛者何名色也徐接之而寤覺手內有所執呼婢點燭視之果是紫袋而中包一瓢搖之有聲頗謌訝而藏去明日韓復入山迨夜半徐又夢二人跪獨婦言曰昨與娘子一瓢七棗在內可鑽開取食續當生七男他時爲國家棟樑

如嫗老年亦可與媳婦服亦生七孫榮顯聞來曰開金井如見妾等切不可殺婦曰汝二人形像各在何所曰盡在穴裏一人長一尺八寸一人高三寸語畢騰空而去徐驚覺不敢復睡以告其夫明日於土內得一赤蛇長一尺八寸身紅如金一龜高三寸身綠色韓以銀盆貯之捧歸翌日啟視無所見而七棗至今存

移塋應讖

紹定庚寅天台水災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退而官司各訪舊地忽王簿廳基衝出一朱棺正當廳治其簿朱公命移往東山掩瘞役夫開掘其地忽見一碣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王簿移我塋山東雖不知其爲誰而亦可異遂移塋之

晦菴先知

晦菴先生家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　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梴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

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蘇州府通判倪文烜建寧人母朱氏梴之女兄爲予言此事晦菴非術數之學而其驗如此

土筵席

塋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墓前甃石面表之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貧者無力則每築土以藉尊俎謂之土筵席

洛州古塚

黄門侍郎盧渙爲洛州刺史屬邑翁山縣溪谷廻旋

闃寂無人皆有盜發墓云初行見車轍中有花塼知是古塚乃結十人詣縣投狀請路勿稅止縣許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呪因齋戒近之至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日中門半開有黃衣人出曰漢征南將軍劉名志使來相聞某生有征伐大勳及死敕令護塋又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財貨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塋不瘞寶貨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

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復入門合如初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盜不聽兩扇欻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能泅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濵令復視其墓中門內有一石牀骷髏枕之水漂已半垂於牀下因爲封兩門窒隧路 出玄怪錄

墓中靈物

徐壽輝先墓在湖廣之某縣敵人潛往發之有赤幘蠅萬萬飛去壽輝不久被殺張士誠先墓有滿壙之水中一鮎魚長六七尺特出遊行人不能捕士誠敗其魚浮死水面金侍郎庠之父戍死因骨雲南石崖上及背後之函中一血色蜘蛛走去其後亦不振大抵山川靈秀融聚成形泄之非所宜矣

張眞人塚

張眞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年到龍虎山覩其崖吉而峻險不能梯乃粉其骨爲彈丸以弓發之至若干丸而墮後復再中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驗也又其家口號云傳睛不傳髮傳髮不傳睛今子孫襲封者非鬚髮上指則目睛仰生云

卞壼孫權墓

京師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 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爲也曰吾夫爲國死爲忠臣吾子爲父死爲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無出我右故笑之 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日 太祖命有司往視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卞壼之墓命掩之 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奏欲去之 詔曰孫權亦好漢子留爲門主遂止

彭學士墓

永樂間安福彭學士汝器與解學士縉俱被　長陵
寵　長陵嘗令二人以手摸水中碑解一次即能
誦彭至二次始能誦然　長陵喜彭謹飭怪解疎
狂寵不異一日　長陵命彭圖其先塋上之比進
上見其塋面石羊山一峯殊峭拔取朱筆點其巔
曰汝家出汝清顯皆此峯力數月家中寄書云某
日石羊山峯崩裂計期即　長陵筆點日彭深以
為異不二三年彭亦卒至今其家竟無成名者

黔國祖塋

江西樂平縣有李氏墳風水甚勝後人環居其下皆
温飽自言其祖墳即黔國公祖墳嘉靖間黔國沐
公紹勛遣人樹坊於彼扁曰黔國公祖塋邑人始
傳李氏先有以漁渡為業夫婦共一船如江南所
謂夜行船者　孝陵少年奔走嘗宿其船遂幸其
婦俄有娠別去既而生一子稍長夫婿俱亾子遂
育於　孝慈即西平侯是也　孝陵以其母重身
後猶隨夫故不以李朱為姓而以沐命氏焉

董氏墓地

董越之祖為一大姓主家其妻死求塟地於主云吾
一山多地惟君所擇董老云安敢覬此地只牛眠地

足矣主許之乃告曰吾無直惟有斗酒雙鵞而已
請公親書為証主乃書其衣裾云門前有片牛眠
渦送與董公塟董妻後世子孫若問價一壜煮酒
一雙鵞塟後生越仕至禮部尚書二事張閣說

林氏葬處

福州林公得山人為擇吉壤問何以葬曰肯舍此山
松斫而乾之焚七日夜寸石裂而美土見既得葬
地一區山人言用之富貴悠久不可言公曰與其
私吾一支孰若均之合族因遷宗族火葬二十餘
穴叢埋焉其妻恚走上嶺以金釵置於中穴曰吾
欲葬是遂留為巳穴而族人反誣其盜塚官詰之
以實對乃更褒賞而遣之生子觀仕為訓導孫元
美太守曾孫瀚吏部尚書玄孫廷棡廷櫰廷機雲
孫炫皆由進士顯衣冠為八閩之最

柯狀元祖墓

柯四者莆田之小民也有一山人善相地為富家塟
夜卧於穴土神呼之曰此柯狀元祖穴奈何犯之
速遷可免禍明旦以語主人此非而家所應得神
告我矣其家遂別塟然郡中大族無柯氏者他日
山人假坐米肆肆主姓柯山人問家有葬者否曰

父枯骨在淺土然吾無貲又無室安得葬山人默然他日柯行經尼院覆盥水濡其裳柯怒吾貧者天寒如此乃濕吾衣汝必為我㬥爆尼不得已然火烘兩情倏起入室而狎自是寅出戌往情好日篤久之尼嫁柯為夫婦山人又過之曰子今有貲可以買地矣為言於主人立券易地掘父枯骨瘞其中俄而尼生子曰潛以景泰辛未年及第仕至翰林侍讀

焦老墓田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室道觀在其側曰九宮宮

士人相傳云陳希夷常棲此地石室乃卧窩也民焦老者居山下陳每日一訪之至則二鶴翔空而下焦氏以此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貯經歲一日告去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二峯耳焦父子挽留不可陳問曰汝家何所欲官邪富邪焦曰窮山愚民不願仕倘得牛千頭志願足矣陳笑曰易事也攜與俱行入山後指一穴言異日葬此當如汝志遂別去及焦老死其子奉柩窆於所指穴數年間資產豐裕耕牛果及千頭迨今二百年子孫尚守舊業牛雖減元數然猶豪雄里中鄉人名其處為焦老墓田 二事張玘子昂說

疑塚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鈇鉞也劉子曰老瞞毛骨豈真瘞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葦谷之瘞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哉 綠雪亭雜言 按前詩乃宋俞應時作見輟耕錄

真娘墓

真娘者吳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為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因書絕句後之來者覩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稗史彙編卷之十三終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夷方類 東夷

東蠻入朝圖

唐時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答武王時遠國歸欵周史集為王會篇今卉服鳥章備集蠻邸請圖其事以貽於後詔閻立本圖之盡該毫末倍得精神

吳明國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蜜其國去東海數

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一歲中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黃氣如華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色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之令人返老為少百疾不生鸞蜂蜜其蜂聲如鸞鳳身被五彩大者重十餘斤為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采其蜜不逾二三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貯之白玉碗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還黑及沈痾眇跛無不瘳焉出杜陽雜編

日本國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誑秦皇請以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則被誅遂止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倭人亦自謂福為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注云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貢云吳泰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金氏博貯羣書其言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

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予意倭之先不起于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祖也

倭詩

國初欲征倭國彼遣使嗜哩嘛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何如嗜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篘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貰之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韵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

毛人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限以大山外有毛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君猪然而語言形體則人也

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不通間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言其所生是毛民也

高麗風俗

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傳位不欲與其孫乃及于弟生女不與國臣爲姻而令兄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婚嫁無聘財令人通說以米食爲定或男女相欲爲夫婦則夏日群浴於溪流男女無別瀕海之人潮落舟遠則上下水中男女皆露形父母病閉於室中穴一孔與之藥餌死則不送

高麗始末

高麗出自扶餘之種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在遼東之東地名紇升骨城南連朝鮮漢武滅朝鮮分地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以高麗爲玄菟屬郡至晉永嘉時四郡又爲高麗所有其王高連遷居樂浪改名平壤城至隋去

句字唐太宗伐之遂爲屬邑置都護焉唐末五代中原多事復自立爲君後唐同光元年使韓申來尚姓高氏長興中則稱權知國事王建史失其傳是王氏代高氏之位也王漸拓地又遷都岳松宋祖皆來朝端拱以後不復入貢元豐中王徽主國每慕中華復來修好遣臣從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嘗誦華嚴經祝曰願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遍呼曾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

嫋侶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淡雲寒移身幸入華胥
境可惜終宵漏滴殘子孫世承亦朝貢于遼金元
至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
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
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
留之洪武間高麗國王顓進表貢方物稱臣　上
給以金印封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殺
王禑王昌王瑤王爽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
號　上改高麗爲朝鮮從其族自爲聲教成桂改
名旦進表納前恭獻王印請朝鮮印及封王　誥

命　上不從所進表有犯王字樣　上罪使者言
表乃鄭集所撰　上以所貢金鞶等方物發還李
旦追鄭集送至京師　上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
守遼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通界商賈貿易
永遠絕之

高麗禮制

國官月六參文班百七十員武班五百四十員六拜
蹈舞而退國王躬自還禮稟事則膝行而前得旨
復膝行而退至當級乃步國人卑者見尊者亦如
之其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胡跪而坐官民子
拜父父亦答半禮僧尼就地低頭拜國王夷俗不
盜少爭訟國法至嚴追呼雖寸紙不至即罰有犯
不去巾但褫袍帶笞者投束荊使自擇以牌記其
杖數最苦執縛交臂反接量罪爲之自一至九甚
者胛骨相摩胸皮折裂凡大罪刑部拘役周歲待
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詈父母乃斬餘止杖肋亦
不甚楚歲以八月因諸州不殺咸送王府夷性仁
至期多赦宥或配送靑嶼墨山永不得還

高麗土産

五穀皆有惟無糯米以粳米爲酒少絲綿每一羅直

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唯產人參松子龍
鬚布藤蓆白硾紙癸未年倣本朝鑄錢以海東重
寶三韓通寶爲記　高麗善染采紅紫尤妙紫草
大梗如牡丹擣汁染帛人多織蓆有龍鬚蓆藤蓆
令舶人販至者皆以蓆草織之狹而緊密上亦有
小團花　黃漆生烏木上六月剌取色若金本出
百濟今浙人號爲新羅漆

四夷界限

朝鮮之境東西二千里東瀕海則朝鮮之外亦濱海
也西至嘉峪自嘉峪而西南則爲西域河源葱嶺

天竺在焉南濱於海海之南則爲安南占城三佛齊暹羅東則爲日本夾南則爲大琉球西南則爲浡泥西洋彭亨諸夷北連沙漠則九邊之外東爲會慶府則金上京與女直相鄰地北爲舊開平則元上京越沙漠爲威虜鎮殺胡鎮　成祖北征所至之地南望北斗北則爲和寧元初建都於此自和寧北行四千餘里則爲大澤又東則爲北狄

高句驪

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其先出扶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日室內爲日所照旣而有娠生一卵置暖處

有一男破卵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惟一矢殪獸甚多扶餘王欲殺之朱蒙走紇骨城居之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

渤海風俗

渤海國去燕京女眞所都皆千五百餘里以石累城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妬大抵與它姓相結爲十姊妹迭譏察其夫不容側室及它游婿聞之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知覺者九人則群聚而詬之爭以嫉忌相誇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惟渤海無之

琉球國

其國田沃穀盛氣候常熱男女以花印布大袖衫連褌穿之其酋長遵禮不科民下人皆效法釀甘蔗爲酒煮海爲鹽能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效唐體地產金沙硫黃黃蠟貨用眞珠瑪瑙磁碗之屬

三島

其處與琉球太崎山嶼峙有壘石層巒民倚邊而居

田瘠少收網魚於海織布於葉俗尚朴質男生拳髮婦女椎髻被单布爲衣不解裁縫凡男子得附舶至中國旣歸本處鄉人稱爲能事皆尊禮之父兄皆讚煮海爲鹽釀蔗漿爲酒地產黃蠟木綿布貨用金銀磁器鐵塊之屬

輆沐國

越東有輆沐國（音善愛反）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剮其肉而弃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

而焚之蕭其煙上騰謂登煙霞然後爲孝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不足爲非也見墨子 出博物志

夷方類 南夷

安南

安南即古駱越之地秦屬象郡在歷代俱爲郡縣至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據土始爲化外互有强者爭覇而宋時則有丁黎李陳四姓黎爲最强宋亁德中多爲其擾元至元二十六年方心服獻物納貢 國初其主陳日煃率先歸附賜安南之印傳至陳日焜 永樂四年 爲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竄氏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奃詐稱陳氏絶嗣奃爲甥求權署國事 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適至京師愬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其國 朝廷乃遣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上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沐晟等往討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奃等獻俘于朝 詔求陳氏後立之國咸稱季犛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置府十七州四十有七縣百五十七衛諸司皆備焉昔永樂六年春也尋復叛

占城老撾國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瓴甋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予見嬴蟲集中所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昨見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夜飛食人糞夫知而固封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也

安南試錄

余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宜使阮公正參議陶正卿洪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管内士試之制分四場一四書五經義二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甘吳子盈范頌黄綸劉汝虞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州知州黎化策中稱 聖朝啟運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彦其規模洪遠矣文皇帝克詰兵戎肇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旹皇帝聖神文武奮發有爲敷賁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則我 列聖德化

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雲南

雲南上世無可稽攷按華陽國志楚威王遣莊蹻畧地巴黔伐夜郎自牂牁西至滇池會秦奪楚黔中地不得歸遂留王滇池雲南通中國自此始漢武帝開僰道通西南夷元狩元年使呂越人等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留使者四歲使者還言滇大國可伐滇今中慶是也元鼎五年發巴蜀罪人及八校尉兵伐之南人震恐請置吏遂立越嶲郡後諷滇王入朝不聽元封二年發巴蜀兵征之滇王降以滇爲益州地節二年復叛以金城司馬陳立爲牂牁太守平之明帝永平元年諸部悉反以安漢侯張翕討之渡蘭滄江置永昌郡以廣漢鄭純爲永昌太守元初四年越嶲及諸部皆應之諭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叛酋封離等詣喬陳叛亂之由乞降喬厚加慰納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餘人皆斬之三十六部聞之悉來內附

白人

白人有姓氏漢武帝開僰道通西南夷僰道今敘州屬縣是也故中慶楚雄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轉爲白人唐太和中蒙氏取邛戎嶲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工巧數萬人歸雲南有纂組文綉自此始白人語着衣曰衣衣吃飯曰咽羹茹樵采曰折薪帛曰幕酒曰尊鞍韉曰悼泥墻曰埤垣如此之類甚多男女首戴笠製如中原漁人蒲笠差大編竹爲之覆以黑氊別無拜跪惟取次以爲禮男子披氊椎髻女人不施脂粉酥澤其髮以青紗分編繞首盤髻裹以攢頂黑巾耳帶金環象牙圈纏臂衣綉方幅以半身細氊爲上服處子孀婦出入無禁年少子弟號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蘆笙或作歌曲聲韻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偶然後成婚居室多回簷如殿制食貴生如豬羊雞鵝皆生醢之和以蒜泥而食每歲以臘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巳之禮又十四日通夕以松竿縛火烱光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燒爲戲謂之驅禳佛教甚盛戒律精嚴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師僧教童子多讀佛書少有知六經者段氏而上選官置吏皆出此輩民俗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鐃搥鼓參禮少長手不釋念珠一年之中齋戒幾半諸衆蠻夷剛愎嗜殺骨肉之間一言不合則白

刃相剸不知事神佛若梟獍然惟白人事佛甚謹故殺心差少其俊秀者頗能書有晉人筆意蠻史云保和中遣張志誠學書於唐故雲南重王羲之不知尊孔孟也胡元收附後分置路府詔所在立文廟蠻目爲漢佛市井謂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交易用貝子人死浴尸束縛令坐棺如方匱擊銅鼓送喪以剪髮爲孝哭聲如歌而不哀既焚以瓶盛其骨而葬冬夏無寒暑四時有花卉不絕多水田謂五畝爲一雙山明水秀亞於江南麻麥蔬果頗同中國其稱呼國主曰驃信太子曰坦綽

諸王曰信苴相國曰布變文字之職曰清平官其貴人披服氊如漢制

羅羅

羅羅即烏蠻也男子椎髻摘去鬚髯或髡其髮左右佩雙刀喜鬬好殺父子兄弟之間一言不相合則兵刃相加自以輕死爲勇馬貴折尾鞍無韂剜木爲鐙如魚口微容足指女人披髮黑布衣貴者錦緣飾賤者披羊皮乘馬則並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環剪髮齊眉裙不過膝男女無貴賤皆披氊跣足面經年不洗夫婦之禮晝不相見夜則同寢子生未十歲不得見其父妻妾不相妬忌雖貴亦無裀褥松花鋪地唯一氊一席而已嫁娶尚舊家無可匹者方許別娶有疾不識醫藥惟用男巫號曰大奚婆以雞骨占吉凶酋長左右斯須不可闕事無巨細皆决之凡娶婦必先與大奚通道次則諸房昆弟皆喜之謂之和睦後方夫婦成婚昆弟有一人不如此者則爲不義及相爲惡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父之位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則爲娶妻諸人皆得亂有所生則爲已死之人男女如酋長無繼嗣則立妻女爲酋長

婦人無女侍側惟男子十數奉于左右皆私之酋長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於山非骨肉莫知其處葬畢用七寶偶人藏之高樓盜取鄰境貴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則不能祭祀時親戚畢至宰殺牛羊動以千數少者不下數百每歲以臘月爲春節豎以長竿横設一木左右各置一人以互相起落爲戲多蓄義士名苴可厚贍之遇戰鬬視死如歸善造堅甲利刃有價值數千者亦有標鎗勁弩置毒矢末沾血立死自順元曲靖烏蒙烏撒越嶲皆此

爨人

爨氏出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河南爨邑因以爲氏爲鎮蠻校尉寧州刺史晉成帝以爨琛爲興古太守自後爨瓚爨震相繼不絶唐開元初以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理石城即今曲靖是也爨人之名原此然今目白人爲白爨羅羅大德六年東京朧朧平章平越嶲之叛親見射死一人有尾長三寸許詢之土人謂此等間或有之年老者往往化爲虎云

金齒百夷

金齒百夷記識無文字刻木爲約酋長死非其子孫自立者衆共擊之男子文身去髭鬚鬢眉以赤白土傅面綵繒束髮衣赤黒衣躡繡履帶鏡呼痛之聲曰阿也餘絶類中國優人不事稼穡惟護養小兒天寶中隨爨歸王入朝于唐今之爨弄實原于此婦人去眉睫不施脂粉髮分爲髻衣文繡衣聯綴珂貝爲飾盡力農事勤苦不輟及産之日方得少暇既産即抱子浴於江歸付其父動作如故至於鷄亦甫卵而雄伏之風土下濕土熱多起竹樓居于瀕江一月十浴有疾不服藥餌惟以姜塩注鼻中以檳榔蛤灰服葽葉奉賓客少馬多牛鷄將帥無統畧有仇隙互相戕賊遇破敵斬首置于樓下軍校畢集結束甚武髻插雉尾手執兵戈繞俘馘而舞仍殺鷄祭之使巫祝之曰爾酋長人民速來歸我祭畢論功明賞罰飲酒作樂而罷攻城破柵不殺其主全家逐去不然囚之至死嫁娶不分宗族處女淫亂同狗彘女子紅帕縛首餘髮下垂未嫁而死者所通之男子持一幡相送至百人爲絶靈父母哭曰女愛者衆何期夭逝交易五日一集旦則婦女爲市以氊布茶塩互相貿易地多桑

柘四昔皆布蚕桑金裹兩齒又有漆其齒者謂漆齒蠻文其面者謂綉面蠻亦有綉其足者謂之花脚蠻綵繒前撮其髪者謂之花鈿蠻西蠻之蠻百夷最盛北有吐蕃南有交趾風俗大槩相同

末些蠻

末些蠻在大理北與吐蕃接界臨金沙江地多羊馬及麝香名鐵依江附險酋寨星列不相統屬善獵挾短刀以硨磲爲飾少不如意爲擊鉦鼓相仇殺兩家婦人中間和解之乃罷婦人披氊皀衣跣足高髻女子剪髮齊眉以毛繩爲裙裸露不以爲耻

既嫁則易之淫亂無禁忌不事神佛惟五月五日登山祭天極嚴潔男女動百數各執其手團旋歌舞以爲樂俗甚儉約疎薄貧家擔外不知別味有力者尊敬官長每冬日宰殺牛羊鏡相邀請無虛日一客不至則爲深恥人死則以竹簣舁至山川無棺槨貴賤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則別焚之其餘頗與烏蠻同

土獠蠻

土獠蠻叙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無匙筯手摶飯而食之足蹋

高梔上下山坡如奔鹿婦人跣足高髻樺皮爲冠耳墜大雙環衣黑布衣項帶鎖牌以爲飾出入林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顛崖之上以先墮者爲吉山田薄少水畊火種所收懸於艸棚之下日旋搗而食多以采荔枝販茶爲業云

野蠻

野蠻在尋傳以西散居岩谷無衣服以木皮蔽體形貌醜惡男少女多一夫有十數妻者持木弓以禦侵暴不事農畝入山林采艸木及動物而食食無器皿以芭蕉葉藉之

蒲蠻

蒲蠻一名撲手蠻在蘭滄江迤西惟勇健專爲盜賊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脛皆露善用鎗弩首插雉尾馳突如飛

羈縻之俗

羈縻州洞隸邕州左右江者爲多舊有四道安平武勒思浪九源四州皆儂姓又有四道安德歸樂路城田州皆黄姓又有五侯延中石門感德四鎮之民自唐以來内附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

縣穴者爲洞　國朝開拓浸廣州縣洞五十餘所推其雄長者爲首領籍其民爲壯丁其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不可以中國教法繩治姑羈縻之而已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其次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至戸餘名稱提挖尤言百姓也酋豪或娶數妻皆曰媚婦其田計口給民不得典賣惟自開荒者由己謂之祖分業口分田知州別得養印田猶圭田也權州以下無印記者得蔭免田各服屬其民又以攻奪剽掠及博賣嫁娶所生男女相配給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隸屬謂之家奴亦曰家

丁民戶強壯可效勸者謂之田子甲亦曰馬前腳揔謂之洞丁

猺

猺本五溪盤瓠之後其壤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水懷遠縣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椎髻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遠近為伍

獠

獠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謂之山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以射生而活蟲能蠕動者皆取食之無年甲姓名一村中推有力為首曰

郎火餘但稱火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白衫花面赤裩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甚多獠民好為蜜唧唧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唧

黎人

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傍號黎人山極高常在霧靄中海氛清朗時或見翠光浮半空蠻皆椎髻跣足插銀銅錫釵婦人加銅環耳墜垂肩女及笄即刺頰為細花紋謂之繡面女既黥集親客相慶賀惟婢獲則不繡面四郡之人多黎姓盖其裔族今黎人乃多姓王

海蜑

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為家采海物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投水探取旁人以繩繫其腰繩動則引而上先炙毳衲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慄以死或遇大魚蛟黿諸怪為鬐鬣所觸往往濵腹折肢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蜑死矣

溪蠻

五溪之蠻皆槃瓠種也聚落區分名隨以異據其故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猺曰苗曰獞曰犵狑曰犵風聲氣習大略相似不巾不履言語服食率異乎人　木叚以為符契長短大小不等穴其旁多至十數各志其事專持以出官名木契　出入坐卧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犵黨其酒以火盛而成不醡不篘兩缶西東以藤吸取名為鈞藤酒　花狑各無縣搽菲花絮之布中一被數幅聯貫山徭皆臥板夜然以火視徭則為富矣名為菲花被　裙幅兩頭縫穿自足而入爛斑厚重下一

裩統以紅范史所謂獨力衣恐是也蓋裸袒以𥚃
代袴雖盛暑不去去則犯鬼名犵狫裙　潘安仁
笙賦曲沃懸匏汶陽孤篠皆笙之材蠻地所吹葫
蘆亦匏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三簧不同耳名
葫蘆笙　花之紫者全類燕子生於藤枝上數葩
名燕子花　蠻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不闌者
斑也俚俗反切語謂團爲突欒孔爲窟籠即此意
名不闌帶　麻陽山生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
大如野狸婦人就蓐多藉其皮此即鼯鼠也名飛
生　蠻地多古銅有銅柱馬希範所立麻陽有銅

蓋安江水中掘地得大鐘長觜三十六乳約重百
餘斤今入天慶觀併有銅像二相傳唐明皇像銅
鼓尤多其文環以甲士中空無底名錦鼓　以牛
羊腸藏水中畧擺洗臭不可近羮以饗客食之既
則大喜嶺表錄異曰交趾重不錄羮先臭引其汁
名不乃羮　了桑味苦葉小分三叉蠶所不食犵
狫取皮績布繫之於腰凳以代機紅緯回環通不
過丈餘名圈布　土俗歲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
棚以五色綵囊豆粟往來抛擲名飛紽　鼓之節
不一有暗箭鼓有集人鼓有犒設鼓客至留飲亦

以此遠近隊中聽以爲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
隨變終席無它者名客鼓　犵狫之富多以白金
象形或以酒滕或以牛肉皆常所識者鵞鳩之狀
尤多宴飲盛列以誇客飲罷名銀鵞鳩　戰鬪出
入羣聚發喊以張聲勢名曰鸕鷀號　犵狑以鬼
禁所居不着地雖酋長之富屋宇之多亦去地數
尺以巨木排立如省民羊柵杉葉覆屋名羊棲
犵狑比猺狫則妄自尊大歲時旦望或客至皆打
衙主盟其事者爲像公又其次名左右押衙　習
俗死亾群聚歌舞輒聯手蹋地爲節喪家椎牛多

釀以待名踏歌　或爲傭而亾或以姻而死約牛
牲若干償之名骨價　狑狫之受犒者如熊戶之
猺既納誓聽命令縱其出入省地州縣差人管轄
或許自推服名曰賣首　山猺穴居野處雖屋之
以庇風雨不過剪茆叉木深依巖谷舍錐鍋之外
無有也名曰打寮　婚娶媒聘以銅與鹽山猺至
端午約於陂上相携而歸名馳親馳親之後年歲
生子引妻攜酒歸見婦家名曰出面　蠻鄉最重
端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既望復出
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惡來去必有

風雨一月前衆船下水飮食男女不敢共處[illegible]原正楚俗也名曰爬船

狗國

陵州刺史周遇嘗語劉恂云頃年自青社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如人裸形又經毛人國形小皆披髮面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國有數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爲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叉同食所得之人頃刻有百餘野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鎗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以弓弩射之斃倒二野叉即舁拽鳴嘯而遁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譟即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幺麽一槩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必有災禍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果見捕得三四十枚以歸烹而充食後行兩日遇一洲島取水忽有羣羊見人但聳視都不驚避既肥且偉初疑島上有人牧養而又絕無人踪捕之僅獲百口

嘗食之出嶺表錄異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縝髮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泥膏塗其髮至五六月稻禾熟民盡髡鬻於市既髡復取泥膏塗之來歲五六月又可鬻 解牛多女人謂之屠婆屠娘皆縛牛于大木執刀以數罪某甞牽若耕不得前某甞乘若渡水不得行今何以免死耶以策舉頭揮刀斬之 貧民妻方孕則詣富室指腹以賣之俗謂指腹賣或巳子未勝衣鄰之子稍可賣往貸以鬻折杖以識其短長候巳子長與杖等即償貸者鬻男女如糞壤父子兩不戚戚出南海異事

獠婦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飮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于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如此出南楚新聞

番禺

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謀訴云前夜亡失疏圂令認

得在于某處詣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或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之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玉堂閒記

百越

百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爲上味先於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爲抱芋羹又或先于湯內安

筍笴後投蛙及進于筵上皆抱筍笴瞪目張口而座有客戲之曰賣燈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擷于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脩饌時有一叟聞茲語大以爲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袄子其味絕珍聞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聞

馬留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爲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正以此民爲識

諸蠻土風

諸土官風俗飲酒無筵起居甚爲可鄙其飲食烹飪與我人不類虵鼠百脚蚯蚓蜻蜓皆以登饌更喜木蠹白大者爲上品又牛羊脾上黑膜焙研雜以椒鹽蘸食諸肉婦人不纏足不穿耳衣裙至十數幅甚長曳地尺餘以多爲禮衫甚短髻用髮挽成大與頭等上着笠笠上飾以珠翠金寶性甚淫亂

岑猛跋扈

岑猛云漢岑彭之後其人豪猾狼鷙好殺恃人馬財粟之盛故恒不法無禮總府差官往彼調兵至一二月不出承命之人飲氣不敢出一言蓋恐其家

蠱毒中傷之也各土官畏其强禦有調不敢輒出伺彼動靜以爲行止其跋扈不恭如此正德間發人馬十餘萬掠龍州知州皆逃匿劫去金寶鉅萬殺擄男婦無筭弘治間其族有岑濬者爲思恩知府亦不法無狀卒至勦滅

槃瓠

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寨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遥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黃閒武陵

記今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食同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猺四曰犵獠雖自爲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侶土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攜幼宿於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餻椎鼓踏歌謂之様惟不用犬云 出辰陽圖經

稗史彙編卷之十四

稗史彙編卷之十五

海右閑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夷方類 西南夷

眞臘

按諸番志稱眞臘地廣千七百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半月程南距禺千里其東則大海也舊爲通商來往之國其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餘皆土瓦内中有金塔國王夜則卧其下土人皆謂塔中有九頭蛇精乃

一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其次則國戚大臣等屋制度與廣袤常人家迥别周廻草蓋獨家廟正寢用瓦各隨其家等級爲屋室廣狹百姓家止用草葢廣狹隨其家貧富然不敢倣府第制度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以布圍腰出入加以大布一條纒于小布上布亦有等級國主所用之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美國中雖自織布暹中及占城皆有來者惟西洋來者爲上國主獨用純花布頭戴金冠不兎時但以線穿香花如

茉莉之類周匝於髻間項上帶大珠牌三五片手足及指皆帶金鐲指展皆取猫兒眼手足掌以紅藥染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惟婦女染手足掌男子不敢大臣國戚用素花布官人用兩頭花布百姓惟婦女可用之新唐人雖用兩頭花布亦不敢罪以其不識體例也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亦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率皆國戚為之亦納女為嬪出入儀從各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為上以次遞降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以上官皆呼為巴丁或呼厝丁銀傘柄者呼為廝

辣的傘皆以中國紅絹為之其裙直拖地油傘以緑絹為之裙幅差短為儒者呼為班詰為僧者呼為苧姑為道者呼為八思班詰不知其所祖用布之外項上掛白線一條以別其為儒由班詰入仕者則為高尚之人項上之線終身不去苧姑削髮穿黃褊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如釋迦佛之狀呼為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別無像塔中佛像又別以銅鑄成無鐘磬鐃鈸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齋主家

寺中不設厨竈所誦經甚多皆貝葉叠成極其齊整上寫黑字不用筆墨不知何物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主有大政事則亦咨訪之卻無尼姑八思惟如常人用布之外於頭上帶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罟姑之狀而略低亦有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道教不如僧教之盛所供別無像但一塊石如中國社壇中石耳有女道士宮觀亦用瓦八思不飲酒不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先就僧家教習長而還俗人物居海島及尋常閭巷間者醜而黑宮人及南棚婦人

多白如玉南棚乃府第也大抵一布纏腰之外不分男女皆露胸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然國主凡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妾之屬三千餘亦分等級凡人家有女美貌必召入內其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為陳家蘭不下一二千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顱前去髮塗銀硃於兩鬢旁惟此婦可入內餘不得入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等飾但臂帶金鐲指帶金展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一二俗呼為獞賊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呼主人

爲巴驢王毋爲米巴駝者父也米者毋也以一爲
捌二爲別三爲甲四爲般五爲孛藍六爲孛藍捌
七爲孛藍別八爲孛藍甲九爲孛藍般十爲荅叔
伯亦呼爲巴驢姑姨嬸姆以至隣人之尊年者亦
呼爲米呼兄姊爲邦呼毋及妹爲補溫呼舅爲乞
賴姑夫姊夫妹夫亦呼爲乞賴呼中國爲備世若
官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談僧
道之語言城市村落之人言語自不同尋常文字
及官府文書皆以麂鹿等皮染黑隨其大小濶狹
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墡粉之類搓爲小

條子其名爲梭拈于手中就皮書以成字永不脫
落用畢則插于耳上筆跡亦能辨認爲何人書須
大率字様如回鶻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
上書下也正朔用中國十月爲正月是月也名爲
佳得當國宫前縛一大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挂燈
毬花朶之屬其對岸遠二三十丈地則以木接續
縛成高棚如造塔様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
或設三四座五六座裝烟火爆杖于其上皆諸屬
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請國王出觀點燈放爆百
里之外火光遠焰爆聲大振官宦富貴之屬每人

分巨燭檳榔所費甚夥如是者半月而止每一月
必有一事如四月則陣毬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
國之衆皆來城中教閱于宫前五月則迎佛水聚
一國之佛皆送水來與國王洗身陸地行舟國主
登樓以觀正月則燒稻其時新稻熟迎於南門外
燒之以供佛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
每日就國宫内挨藍且鬬猪鬬象如是者一月國
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筭一夜八更
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
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子爲名有

一兩日最吉三日平平五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
日可出西方雖婦女皆能筭之十二生屬亦與中
國同但所呼之名不同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爲
蠻呼猪爲直盧呼牛爲個之類是也民間爭訟雖
小事必上聞國王初無笞杖之屬但罰金而已其
有大逆重罪亦無絞斬止於西門外掘地成坑縛
罪人納于坑中實以土石堅築活埋而罷其次有
斬手足指有去鼻者人或死于門首則拖置城外
野地初無體究檢驗之事獲盜自施監禁拷打之
刑人或失物疑其爲盜不肯招認以鍋子煎油令

沸使伸手其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又有兩家爭訟莫辨曲直國宮對岸有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之外二家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獲証候而出或身生瘡癬或咳嗽發熱之類有理者略無恙以此剖析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神之靈如此國人有病多入水澡浴及頻洗頭便痊可然多有病癩者雖與同卧亦不忌聞土人好色交感畢男女皆入水澡洗故成此疾癩者十死八九貨藥於市者與中國之藥不類不知其爲何物更有一等師

巫之屬與行持尤爲可笑人死無棺其喪也亦用旗幟鼓樂之屬又以兩盤盛炒米繞路拋撒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棄擲而去俟有烏鳶六畜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盡反謂父母獲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化者皆唐人遺種也畊種一歲中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無霜雪故也自四月至九月毎日下雨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畊者指至何時苗熟何時水可浄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亦先用耒耨鎌鉏之器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一

丈而種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出產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蠟降香豆蔻黃紫梗大楓子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體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之有終日止獲三五枚或有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毎一象死方有牙舊傳謂毎一歲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爲上自死而隨時爲人所收者次之死在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黃蠟出于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有如螞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毎一舡可收二三千塊毎一塊大者三十四五斤小者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降真生叢林中番人頗費斫伐之勞蓋此乃樹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少亦不下四五寸豆蔻皆野人山上所種黃紫梗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先一年以刀斫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於一等樹之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大楓油子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藤而生其生而青者更辣國中買賣皆婦人能之唐人到彼先納一婦人者利其能買賣故也毎日一墟自卯至酉卽罷無舖店但以蓬

蔗二物鋪於地間各有常處聞亦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大交關則用金銀矣往年土人見朴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今亦有脫騙欺負唐人者矣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爲蜜糖酒用藥麯與蜜及水中半爲之其次土人呼爲朋牙四以樹葉爲之又其次如米或以剩飯爲之名曰包稜角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以糖爲之又入港濱水人有茭漿酒盎一等茭葉生於水濱其漿可釀酒曆法若國中閏歲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泰時以

十月爲歲首當閏之歲無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爲後九月漢初亦襲用之至政和間始改置真蠟置曆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耶　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着衣裳且粮米易贍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往往皆有逃逸於彼者

巴刺西

正德年來歲巴刺西國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行凡十餘年纔附番人奈林船入廣其所貢木匣六枚內金葉表文祖母緑一塊珊瑚樹四株玻瓈瓶四把玻瓈盞四箇及馬腦珠胡黑丹

永順

永順宣撫司去辰州五日其酋聽事所名底把檐柱挿階下故屋甚遠遂俱自中往來之底把後爲通把用事者所居次後爲麗者所居次後爲老婦人守門聽役使者所居老婦人居後爲大八房皆酋嬖寵所居每房長一人名寵把者二人又二人爲酒掃烹飪餘房等是八房後始爲正室其正妻亦有二三人凡子生卽令頭目乳字或欲視子方令頭目抱至老婦人所酋與子生母出視洎子長

娶婦乃別爲室居諸房嬖寵惟事織錦酋居第外有宅統蓄流寓諸娼酋宴集命出供笑謔酋所轄各寨只納谷但其地多旱斛收遇歉獲時酋命通把頭目來守徵如一處額徵八百石預令本處出財力蓋倉以五百石貯倉內三百石運歸酋家值年凶者令下具狀貸穀多少隨意次年償官每石加息穀一升如仍凶又於當年貯者貸去至三年始償官傳有一士頗善書浪遊至其地書陳情出師二表酋酬以二百金

竹王

夜郎縣者西南遠夷國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略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改爲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玉印綬後卒夷獠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衆爲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

九隆

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撫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

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九隆乃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占城國

永樂七年巳丑　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等統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使海船四十八號往諸番國開讀賞賜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港泊十二月福建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臨海有港曰新洲西抵交趾北連中國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身被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如妝塑金剛狀乘象前後擁隨番兵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或舞皮牌槌鼓善吹椰笛殼筒其國所產巨象犀牛甚多所以象牙犀角廣貿別國棋南香一山所產酋長差人看守採取如有私偷買者露犯則斷其手烏木降香民下樵而爲薪氣候常熱如夏不見霜雪草木長青隨開隨謝民煮海爲鹽田禾甚薄其國之人惟檳榔裹蔞葉包蠣殼灰食之行住坐卧不絕于口其日月之期但看月生爲初月晦爲盡如此十次盈

虧爲一歲晝夜以椎鼓十更爲法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爲樂酋長所居高廣屋宇門墻以磚灰甃砌及堅硬之木雕琢獸畜之形爲華飾外週磚垣亦有城郭之備練兵之具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領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覆屋門不過三尺過者卽罪之一國之食魚生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爲美造酒以米和藥丸持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爲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插入糟甕內或團坐五人十人量人入水多寡輪次吸

竹則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封留再飲歲時縱人採生人膽鬻官其酋長或部領得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又以浴身謂之曰通身是膽男女椎髻腦後花布纏頭上穿短布衫腰閏色布手巾其國無紙筆之具但將羊皮搥薄薰黑削細竹為筆蘸白灰為字若蚯蚓之狀語言燕鳩全憑通事傳譯

賓童龍國

其國與占城山地接連有雙溪澗水澄清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即其地也目連所居遺趾尚存人物風

土草木氣候與占城大同小異酋長出入或象或馬一如占城王從者前後百餘人執盾讚唱曰亞曰僕地產棋楠香象牙貨用金銀花布之屬民下編茅覆屋而居亦如占城

靈山

其處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民居星散結網為業田土肥美一歲二收氣候之節男女之規與占城大同小異地產黑紋相對藤杖每條易斗錫一塊若麄大而紋疎者一錫易杖三條次有揀椰葉蓆無異物所產其往來販船必於此汲水採新以濟

日用船人齋沐三日崇佛諷經燃放水燈綵船以禳人船之災

交欄山（自占城靈山起程順風十晝夜可到）

其山高而叢林藤竹舵桿桅檣蓬笞無所不備胡元之時命將高興史弼領兵萬衆駕巨舶征闍婆國遭風至於交欄山下其船多損隨登此山造船百號復征闍婆得勝擒其酋長中國是此知之至今民居有義中國人雜處蓋此時有病卒百餘留養不歸相傳此其生育也氣候常暑米穀稀少民好射獵為業男女椎髻穿短衫繫巫崙布地產豹熊鹿皮玳瑁貿易之貨用米穀五色絹青皮銅器青

碗之屬

瓜哇國（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

古名闍婆地廣人稠甲兵器械為東洋諸番之衝要舊傳鬼子魔天王於此地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鬚相合凡生子百餘嘗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其中只此地也人被啖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為國王即領兵驅逐罔象始不為害後復生齒安業其國富饒珍珠金寶鴉鶻猫睛青紅等石硨磲瑪瑙荳蔻蓽撥梔子紅花木

香青鹽無所不有蓋在通商之處也民俗好兇猾但生子一歲則置刀於背名曰不剌頭以金銀象牙雕刻爲靶凡男子自幼至老貧富皆有刄揷於腰間若男爭論不通罵詈卽拔刄刺之藏三日而出卽無事矣男子猱頭裸身惟腰圍单布手巾能飲酗酒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上以金珠聯紉帶之兩耳塞茭樟葉圈於竅中其喪事凡主翁死婢妾之衆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帶草花披五色手巾隨屍至海邊或野地舁屍俾衆犬食食盡爲好如食不盡則悲歌

泣號積柴於傷衆婦坐其上良久乃縱火燒柴而死蓋殉葬之禮也蘇魯馬益亦一村地名也爲市聚貨商舶米粮港口有洲聚猢猻數百傳聞時其家五百餘口男婦兇惡忽一日有僧至其家言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噀之俱化爲獼猴止留其老嫗不化今存舊宅本處及商者常設飲食檳榔花菓肉類祭之不然則福禍甚有驗也杜板亦一村地名也在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曰聖水元時使將史弼高興征其國經月不下雨舟中乏糧軍士失措史高二將拜天而祝揷鎗醎苦海灘泉水

隨鎗湧出水味甘甜衆軍吸飲喊聲奮殺番兵百萬餘悉皆敗走生擒番人煮而食之至今稱中國能食人獲酋長歸服罪放還改封爲爪哇國王

剌撒國

其國倚海而居壘石爲城連山曠地草木不生牛羊駝馬皆食魚乾民俗頗淳氣候常熱田瘠少收唯麥略有數年無雨鑿井絞車牛皮袋水男女拳髮穿長衫婦人粧䵺兜頭與忽魯謨斯國同壘石築土爲屋三四層者其上廚竈東廁臥室待客其下奴僕居之地產龍涎香乳香千里駱駝貨用金銀

色段色絹磁器米穀胡椒之屬

蘇門荅剌國

其國村落倚海田瘠少收胡椒廣産風俗頗淳民網魚爲生男子頭纏白布腰圍捎布婦女椎髻裸體腰圍色手巾其產鶴頂爪茄橘柚酸甜之果一等爪皮若荔枝未剖之時臭如爛蒜剖開味香美煮海爲鹽釀茭樟子爲酒貨用青白磁器銅錢金銀爪哇布色絹之屬

花面國

其處與蘇門荅剌國接境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

淳厚男女大小皆以黑汁刺面爲花獸之狀猱頭裸體單布圍腰孳生牛羊鷄鴨雖布強不奪弱上下自耕而食富不倚驕貧不生盜可爲一區之善地

龍牙犀角

其地內平而外尖民下蟻附而居之氣候常熱田禾勤熟俗尚淳厚男女椎髻圍麻逸布穿短衫以親戚尊長爲重一日不見則携酒持殽而問安煑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沉香速香降真黃熟香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磁器之屬

翠藍嶼

其山在龍涎之西北五晝夜可到大小有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浴於水彼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由此男女削髮無衣止有樹葉紉結而遮前後米穀亦無惟在海網魚鰕及種芭蕉椰子爲食㕍宣德七年壬子十月偶至此山泊繫三日夜山中之人駕獨木舟來貨椰實詢舟中男婦果如前言

錫蘭山國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多聚亞於爪哇國有高山參天山頂產青美藍石黃雅鶻石青紅寶石其海傍有珠簾沙常以網收螺蚌傾入珠池內作爛淘珠而貨海邊有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有水不乾稱爲先世釋迦佛從翠蘭嶼來登此岸足躡其跡至今爲聖跡山下有寺相傳釋迦佛涅槃真身在寺側尚存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氣候常熱俗朴富饒米穀足收地產寶石珎珠龍涎乳香貨用金銀銅錢青花白磁色段色絹之屬男女纏頭穿長衫圍單布

小唄喃國

山連赤土地接下里日中爲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本國流通使用金錢名倘伽數箇重八分小金錢名吧喃四十箇准大金錢一箇以便民也田瘠而穀少歲籍榜葛剌米足食氣候常熱風淳俗美男少女多地產胡椒亞於下里貨用丁香豆蔻蘇木色段麝香金銀銅器鐵線黑鉛之屬

東西竺

其山與龍牙門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對若蓬萊萬丈之幽田瘠不宜稼穡歲籍隣邦淡洋米穀以爲食氣候不齊煑海爲鹽釀椰子爲酒男女斷髮

緊綃布地產檳榔木綿布蕉心簟貨用花錫胡椒鐵器之屬

淡洋

其處與阿魯山相連去滿剌迦三日程山遶周圍有港內通大溪汪洋二千餘里奔流出海中一流清淡味甘舟人過往汲水日用名曰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小然炊飯甚香地產降香民俗淳厚氣候常熱男女椎髻腰圍稍布貨用金銀鐵器磁碗之屬

龍牙菩提

周環背山石排壘門無田耕種但栽薯蕷代粱常收

堆以供歲月氣候多熱少寒俗朴而淳男女椎髻披木綿布煮海爲鹽以苧麻根釀酒地產速香檳榔子貨用燒珠鐵鼎色布之屬

彭坑國（在暹羅西）

石崖周匝崎嶇遠望山平如寨田沃米穀豐盛氣候常溫風俗尚怪刻香木爲神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男女椎髻穿長衫繫色布富家女子金圈四五飾于頂髮常人五色珠圈煮海爲鹽釀椰漿爲酒地產黃熟香沉香片腦花錫降香貨用金銀色絹瓜布銅鐵器鼓板之屬

麻逸國

在交欄山之西南海洋中山勢峻地平寬夾溪聚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穿長衫闘色布手巾田多膏腴倍收他國俗尚節義夫喪則其婦削髮碎面絕食七日與夫屍同寢多與並逝者七日之外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得生命乃終身不再嫁或至焚夫屍日則赴火而死煮海爲鹽釀蔗爲酒地產木綿黃蠟玳瑁檳榔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渤泥國

龍山磻礡地宇橫廣源田種植豐登甚利氣候及夏稍寒冬月極熱俗好奢侈男女椎髻五綵帛繫腰花布爲衫民崇佛像好齋沐唐人至其國甚愛敬之路有醉者則扶歸寢宿禮待若故舊煮海爲鹽釀秫爲酒酋長之用不欽民物生理自如地產降香黃蠟玳瑁片腦貨用白銀赤金色段牙箱鐵器之屬

蘇祿國

居東海之洋山塗田瘠種植稀薄民業網捕魚鰕生啖螺蛤煮食男女斷髮頭纏皂縵腰圍水印花布

俗尚節儉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布採真色白絕品珠有徑寸者值七八百錠中者二三百錠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感慕 聖恩乃挈妻攜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今古莫能有也地產真珠降香黃臘玳瑁竹布貨用金銀八都剌布青珠磁器鉄銚之屬

大唄喃國

地與都欄礁相近厥土黑壤亦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藉鳥爹之米供食風俗頗淳男女纏頭穿長衫地產胡椒椰子魚乾檳榔貨用金錢青白花磁器

布段之屬

佐法兒國

臨海聚居石城石屋壘起高三五層者若塔其土廣田而少耕山地皆黃亦不生草木牛羊駝馬惟食魚乾男女拳髮穿長衫女人則以布兜頭面出見人不露面貌俗頗淳地產相刺法金錢豹駝雞乳香龍涎香貨用金錢檀香米穀色段磁器之屬

木骨都束國

瀕海而居堆石為城操兵習射俗尚囂強壘石為屋四五層房屋廚廁待客俱於上男女拳髮四垂腰圍稍布女髮盤黃漆光頭兩耳垂絡索數枚項帶銀圈瓔珞垂胸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布鞋山連地廣赤土石不生草木田瘠少收數年無雨穿井絞車牛皮袋水駝馬牛羊皆食海魚乾地產乳香金錢豹龍涎香貨用金銀色段檀香米穀磁器色絹之屬

溜洋

其中有溜山有錫蘭山有三石門如城門溜山有八皆人聚居亦有王者其八處地產龍涎香乳香貨用金銀色段色絹磁器米穀之屬傳聞有三萬八

千餘溜山即弱水三千之言也亦有人聚巢樹穴居不識米穀但捕海中魚鰕而食裸形無衣惟結皮樹葉遮前後若商船因風落溜人船俱不得復矣

舊港國

舊港國者即古三佛齊國其國多廣東漳泉人地甚肥諺云一季種穀三季收稻正此地也人多習水戰水多地少頭目之家皆傍岸建屋居住其民皆在木筏上蓋屋居之椿纜拴繫在岸水漲則筏浮不能淹沒欲遷則起樁連屋移去不勞財力衣食

言語婚姻皆與爪哇國同　洪武年間廣人陳祖
義等全家逃此充頭目甚横凡經過客船輒刼財
物至永樂五年太監鄭和等至此有施進卿者亦
廣東人也報陳祖義不仁等情被和生擒祖義回
朝誅滅賜施進卿冠帶為大頭目王其地後進卿死
位不傳子而傳女施二姐為王賞罰黜陟皆從其
制土產金銀黃香速香沉香降真香鶴頂黃蠟之
類金銀香如銀匠鈒花黑勝相似燒時其味甚烈
鶴頂堪作腰帶刀靶之類又出大鷄大如仙鶴又
出走獸名曰神鹿人多博戲市上亦使中國銅錢

并布帛之類

暹羅國

其國地週千里外山崎嶇内地潮濕土瘠少堪耕種
氣候不正或寒或熱其王居之屋頗高整民房如
樓坐卧食處皆在其上王用白布纏頭上不穿衣
下圍絲嵌手巾錦綺壓腰出入騎象或乘轎一人執
金柄傘崇信釋教僧尼極多民風皆婦人主事國
王及民謀議刑法輕重買賣巨細皆決於妻與中
國男子情好則置酒同飲坐寢夫恬不怪男子撮
髻用白布纏頭身穿長衫婦人椎髻亦穿長衫婚
姻先請僧迎男子至女家僧取童女喜紅貼於男
額名曰利市然後成親過三日後又請僧及諸親
友辦檳榔綵船等物迎女歸男家則置酒張樂待
賓喪禮凡富貴人死用水銀灌腹内而葬平人則
携至郊外海邊沙際為鳥所食食盡飛去餘骨號
泣棄海中謂之鳥葬亦請僧設齋誦經禮佛國西
北二百餘里有一市名曰上水有番人五百餘家
諸色番貨皆有賣者中國暹羅俱至此買賣土產
黃速香沉香降真香花梨木白豆蔻大風子血竭
藤黃蘇木花犀角象牙翠毛等物蘇木如薪之廣

顏色紅勝他處獸有白象白鼠獅子猫兒其蔬菜
似占城有米酒椰子酒燒酒牛羊鷄鴨等物國語
頗似廣東民俗嚚澆好習水戰貨用海𧴩亦間用
中國歷代錢其王常以方物來貢

暹羅貢使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奈英必美
亞二人來貢方物内美亞乃汀州人士謝文彬非
本國人也至南京其侄謝瓚識之自稱昔年因販
鹽為大風飄入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
之類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土夷皆中國士人

為之蓋外國去中國既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往薄來之意

滿剌加國

其國舊無國王止有頭目屬暹羅所轄歲輸四十金皇明永樂七年命太監鄭和等詔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滿剌加國東南大海西北連山沙滷之地氣候朝熱暮寒田瘠俗薄人少耕種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王以白番布纏頭身穿細花番布長衣脚穿皮鞋出入乘轎

國人男女方帕包頭女人撮髻腦後身微黑下圍白布各色手巾上穿色布短衫風俗淳朴房屋如樓閣人多以魚業土產黃速香烏木打麻兒香錫之類國語婚姻頗與爪哇同有樹名孤村鄉民取皮搗浸澄濾其粉作丸名沙孤米海洲邊生水草名茭蕈取其子釀酒飲之亦能醉人又取其葉織為席山出黑虎又有虎化為人雜市人中識者擒而殺之

柯枝國

其國東峙大山西臨大海頭纏黃白布上不穿衣下圍色絲手巾用顏色紵絲纏腰曰壓腰國人有五等一等南毗與王同類內有剃頭挂綿在頸者最為貴族二等回回人三等哲地人皆有錢四等人名革令專為牙保五等人名木瓜至賤王令此輩俱居海濱簷不過三尺高者有罪穿衣上不過臍下不過膝或途遇南毘哲地人即伏於傍過則起而復行專以漁樵擡負為生經商賣買如中國鬻人國王崇奉佛教每侵晨鳴鍾鼓汲水澆佛頂再三羅拜而退另一等人名濁肌即道人也亦有妻其肯胎髮不剃亦不梳篦以酥油等物將髮搓成

氈條數縷披拽腦後以牛糞燒灰搽體上下無衣止黃藤縛腰白布為稍手挐大海螺吹行伊妻以布遮醜隨行氣候常暖二三月夜雨一二番五六月晝夜滂沱七八月纔霽後無點雨次年三月仍然產胡椒珎珠珊瑚市使金銀錢

白馬冉駹

蜀之西鄙諸番雜居今之松州諸番即古白馬氏茂州諸番即古冉駹其性勇戇貪貨死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壘石為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天氣

多寒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

吐蕃

唐貞元中王師大破吐蕃於青海臨陣殺吐蕃大兵馬使乞藏遮遮或云是尚結贊吐蕃乃收尸歸有百餘人行哭隨尸威儀絕異使一人立尸旁代語使一人問瘡疾痛乎代語者曰痛即膏藥塗之又問曰食乎代者曰食即爲具食又問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裘衣之又問歸乎代者曰歸即具輿馬載尸而去若此異禮必其國之貴臣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咸以爲大食或以爲默德那國或以爲天方自隋時入中國其教有數種祀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於同郡之貧者月有養他方來者亦有助薄荳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爲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京師隆福寺成民人縱觀寺僧雲集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形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譬而殺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嚥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夏不着布袴者以爲非恐涼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回回文字有篆草楷三法西洋諸國咸用之亦有陰陽曆音律醫藥等技所造回回曆與中國僅差二刻

高昌國

高昌國有羊刺草上生蜜極甘又有紅鹽味絕白鹽

色似玉可製爲枕西爲赫羊國相傳立國初忽生一羊形最大毛赤因號國爲赫羊西魏時曾來貢

五印度曆法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所建各以所宜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爲頞沙茶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謂之室羅伐拏月即柳星

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
鉢陀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
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逝爭半月中國以
二十九日爲畫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畫中國之十
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
記用四月十六日盍四月十五日乃屬逝瑟吒月
乃印度四月盡日也見藏經

印毒

印毒卽印度之譌也出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
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孔雀與交虞者

同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金翠熚然香猶似土
豹糞溺皆香風駝急使乘之日可千里鶺鴒傳信
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耴以鐵網高有至三尺
者金剛鑽者以肉投大淵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
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玳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
出年深結成者價如金其假者卽犀牛糞爲之也
骨篤犀大蛇之角解諸毒可以作帶彼人謂能角
帶以貯中國人但以刀刮屑獎之龍角否而蛇角
臭也其國所產異物甚多

鶻國

西海之外有鶻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
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
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鶻海鶻過輒吞之亦壽三百
歲此人在鶻腹中不死而鶻亦飛千里見[illegible]

天竺國

天竺國人性狷急政教敵質風俗尤簡凶悖之人時
虧國憲謀危君父事迹彰明者幽于囹圄無所刑
戮任其生死但不齒于人倫而置之度外其犯禮
傷義悖逆忠孝者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
國門或放流荒裔餘犯輸財贖罪不加荆朴理獄

隨問欵對據事平秤若拒違而犯耻過飾非欲究
情實須案問者其法有四條曰水曰火曰稱曰毒
水則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真僞
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犯火乃燒鐵令
罪人踞其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則
無所損實則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炙熾者令捧
未開花散之向燄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以
人石平衡視其輕重虛則人重石輕實則石重人
輕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以諸毒藥令食之實
則毒而死虛則毒歇而蘇上下以此相準永爲常

法

青唐羌

青唐逆川其地在黃河之曲河湟間有鄯洮河渭蘭會疊宕疊州唐屬隴右節度而鄯其治所也三十里至㙐城城因山削或屈曲相重自㙐城西下坡十餘里始得平川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築居而往激流而磑由平壤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十里東倚高山北臨淙河西入省章峽山峻峭二十餘里至湟復由小徑下十餘里道出峭壁縈紆曲折不容並馳其道斷鑿石爲棧下臨湟水深

數百尺過者寒心四十里出峽屈曲下至大川即淙河城川也川長百里淙河行其中夾岸皆羌人居間以松篁宛如荊楚又四十里至淙河又二十里至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廣二十里旁開八門中有隔城以門通之爲東西二城僞王居西城爲大殿九楹碧琉璃磚環之羌呼禁圍城西有青唐水注淙河水西平原建佛祠廣五六里繚以周垣屋至千餘楹爲大像以黃金塗其身又浮屠十三級以護之有大事必集僧決之僧之犯法無不免者自青唐西行四十里至林金城城去青海善馬三日可到海廣數百里其水鹹不可飲自凝爲鹽其色青中有島廣十里習禪者多居之海西北皆平衍其人善水草以牧放射獵爲生多不粒食至此有鐵堠高丈餘羌云此以識界自鐵堠西皆黃沙無人居青唐之南有瀘戎漢呼爲瀘甘子其人物與青唐羌相類所造鎧甲刀劍尤良瀘戎之南即西蜀之背瀘戎至蜀有崇山絕險之限此青唐逸川土彊風俗之可紀者

古佛國

古佛國在今雲南之正西當中國之西南即玄裝法

師取經之所名天竺國其地有南北東西中五印度北有大雪山葱嶺極頂故經每稱雪山葱嶺其東即河源有崑崙山即佛經所謂須彌山其地有贍部州其山有達磨悉帝等名意其所稱悉達太子與達磨諸名者本此其地有阿利尼鉢利曷梵衍那薩儐那四摩羅等名今所稱衣鉢菩薩多羅尼等字本此皆番國語音即今以中國所尊皇帝丞相諸稱名耳世人不知舍中國之禮義而慕番國之君臣亦惑矣又其所用螺鈸者乃胡人之樂天竺之人重僧必飯之使作樂於前今以臨死者

之前彼死者生平不聽胡樂死則聞之以冀超度
斷無此理

東女國

東女國西羌別種俗以女爲王與茂州隣有八十餘
城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
度戶口兵萬人散處川谷號曰賓就有女官號曰
高覇平議國事在外僚並男夫爲之五日一聽政
王左右侍女數百人王死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
人而立之大者爲大王小者爲小王大王死則小
王繼之或姑死婦繼無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

國人至六重其王服青毛裙不領衫其袖委地以
文錦爲小髻飾以金耳璫足履素韡重婦人而輕
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爲正每十月聊巫
者齎酒餚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有鳥
如雉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視之有谷來歲必登
若有霜雪必有大災其俗名爲鳥卜人死則納骨
肉金瓶中和金而埋之出神異記

忽魯謨斯國

其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雲集民皆富饒舉國皆從
回回教每日三次禮拜沐浴齋戒風俗淳朴溫厚

貧窮者必貧者衆助以資本人青白態偉衣冠濟
楚婚喪禮悉依教規如娶妻先媒約通允諾男家
則置酒請加酌加酌者教門規矩官也主婚并媒
族長兩家各通三代鄉貫來歷寫立婚書然後擇
日成婚否則官法如奸論飲食務用酥油拌煮市
有燒羊燒鷄燒薄餅哈里撒一應麵食皆有之家
多不舉火以銀鑄錢名底那兒通行使用書記家
是回回字其市肆百物皆有止無酒館國法飲酒
棄市文武醫卜之人絕勝他處各色技藝皆有有
撮弄者將一大黑猴高三尺演弄諸般本事既畢

令一人將巾帕緊扎猴兩眼又令一人潛打猴頭
一下避之後解其縛令尋打者於千百人中逕取
原打之人甚可笑也氣候有寒暑春花開秋葉落
有霜無雪少霧多露有一大山四面出物四樣一
面出鹽一面出紅土一面出白土一面出黃土產
核桃松子葡萄花紅萬年棗自結霜各番寶物如
紅鴉姑青黃鴉姑刺石祖把碧祖母喇猫睛金剛
鑽大顆珠黃龍眼珊瑚樹金珀神珀臘珀黑珀美
玉水晶器皿十樣錦剪絨花毯各色梭幅撒哈剌
毯羅毯紗各番青紅嵌手巾及駝馬騾之類又

一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雅鍋只大于猫身似玳
瑁斑猫兩耳尖黒性純不惡若獅豹猛獸見即伏
地獸中王也

古里國

其國西臨大海南連柯枝界北接狠奴兒國　永樂
五年命太監鄭和等賫詔勑　誥命銀印及陞賞
各頭目品級冠帶其王崇信釋教以銅鑄佛像造
佛殿以銅鑄瓦蓋之每侵晨王至井汲水浴拜訖
令人收取黃牛夜拋淨糞於銅盆內用水調遍搽
殿內地面墻壁其王府頭目每早亦用糞燒白灰

研細小布袋裝盛常帶在身洗面畢則水調搽頟
額并兩股間爲敬牛敬佛之誠國人皆奉回回教
筭法但以兩手並兩脚二十指計筭分毫無差王
以六成金鑄錢行使名吧喃每箇徑寸三分八厘
面底有文重一分又銀小錢名搽兒每箇重三厘
產西洋布花手巾胡椒富家種椰子樹樹可釀酒
芭蕉子波羅密王位不傳子而傳外甥傳甥之朝
止論母腹所生爲嫡族若無姊妹則立弟無弟則
遜與有德之人法無鞭笞輕則截手斷足重則罰
金誅戮甚則抄封滅族犯法者拘之到官即伏不

伏者用鐵鍋盛滾油令以右手一指煠於油內待
焦取出用布包封監留在官三日後聚衆開視若
手爛其事不枉更加以刑如舊不損則頭目人等
以鼓樂送回親友饋禮往賀飲酒作樂最爲奇異

阿丹國

其國邊海山遠國富民饒皆奉回回教人性強硬有
馬步銳兵七八千國勢威重隣邦懼之　永樂十
九年太監鄭和賫　詔勑衣冠賜其王王頭帶金
冠身穿黃袍腰繫寶粧金帶其頭目冠服各有差
等國人男子纏頭穿撒哈剌梭幅錦綺紵絲細等

衣足着靴鞋婦人穿長衣肩項佩珍珠瓔珞如觀
音耳帶金廂寶環四對臂纏金寶釧鐲足指亦帶
指鐶又用絲嵌手巾蓋頂止露其面國人打造入
細生活金銀者絕勝混堂并熟食綵線書籍諸色
物件舖店亦金鑄錢行使名哺嚕嚟每文重官秤
一錢底面有文又紅銅鑄錢零用名哺嚕斯氣候
溫和常如八九月無閏月準十二月爲一年以見
新月之明日爲一月也四季不定自有陰陽推筭
某日爲春首後果花木開榮某日是初秋則葉凋
落及於日月交蝕風雨潮信無不准驗產萬年棗

松子葡萄桃杏紫梗香木醬薔薇露鷹葡花福鹿青花白駝雞大尾無角綿羊獅子麒麟金錢豹

榜葛剌國

即西印度之地西乃釋迦佛得道之所　永樂十三年命太監侯顯等捧　詔勑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居處城郭甚嚴殿宇高廣方物風俗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白綿羊皮靴亦有文字凡交易雖萬金價定永無悔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綿不施脂粉自然嬌白兩耳垂寶鈿項掛瓔珞髻椎腦後四腕金鐲手足戒指有一種人曰印度

凡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若孤寡無倚一村輪養之不容別村求食田沃豐足一歲二收果有波羅蜜菴摩勒香甚佳其餘蔬菜牛馬之類甚廣通以海䏈准錢地産細布撒哈剌毯絨兜羅綿水晶瑪瑙珊瑚真珠寶石糖蜜酥油翠花各色手巾貨用金錢布段色絹青白花磁器銅錢麝香銀珠水銀草蓆胡椒之屬

麟府州

府州在黄河西蕃漢襍居人性頑悍不循理法惟吏稍識去就俗輕生重死偷法忘義凡育女稍長靡由嫁娶有則會家不知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逃於山石掩蔽之處並首而卧繩帶置頸各悉力繫之既斃二族方率親屬尋覓見亦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綵繒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滌其革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棚遷尸於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

稗史彙編卷之十五　終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夷方類北夷

韃靼

韃靼始起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赤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恭謹而孝遇父母喪則剺其面而哭所謂黑韃靼者甚貧且拙亦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

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頰有顴骨眼無上突髭鬚絶少狀貌頗醜人生長鞍馬間出入習戰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民人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數十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填塞壕塹或供鵝洞砲座等用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無不破者凡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每留一分為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敷差

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凡有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于諸國又于重午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一日咸集於燕都而後啟行地豐水草宜牛羊馬畜其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騎是以不蹄齧千百為羣亦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至困倦飲馬乳以塞饑渴凡牝

馬之乳可飽三人或宰羊牛爲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食羊盡則射兎鹿野豕爲糧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乃掠米麥而於札寨處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可煮出師不論貴賤多帶妻奴子而行管行李衣服財物之類諸酋妻戴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綉或金珠飾之有杖一根用紅青絨飾之又有大袖衣如中國鶴氅寬大曳地行則二女奴拒之國王出亦有女樂隨行率十七八人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絃琴

彈大官樂箏曲拍手爲節其音甚低其舞甚異韃
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涓滴則主人
更不接盞見人飲盡盃涸者乃喜之

胡入中國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賴以
界限華夷辯別內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與匈奴
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與漢爲昆
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窘而入朝日逐來奔北
庭遠遁不能以時殄滅乃信其保塞下處北鄙使
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三國爭峙討其窺

覦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競不能防徙遂有五胡
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
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相承向在江左猶未全失
也迨隋唐混一中國幸矣而石敬塘亟於篡立乃
割幽薊以賂契丹中國險隘既以與虜而又稱臣
納幣奉冊上表不暇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
援立固已啟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釁隙
遂致其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爲其囊
中物矣後雖宋太宗英武竟弗克復燕雲之地南
北抗衡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亡而金緣以興金亡

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冊循用石晉
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世而
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曆數全歸于胡綱常淪滅
天地晦冥世運爲之極否而中國爲之大變推原
禍始則石晉啟之也故曰秦皇築長城寓百世攘
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猾夏之罪

蘇韃國 即天方國

蘇韃國王闡揚教法國人悉遵教規不敢違犯其國
人物偉壯體貌頗黑男子纏頭穿長衣足着皮鞋
帶蓋頭卒莫能見國法禁酒民風和美無貧難者

犯法者少乃極樂之界再行半日到天堂禮拜寺
其堂番名愷阿白外週垣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
之兩傍皆有白玉石爲柱其四百六十七對其堂
以五色石壘砌四方平頂有沉香木五條爲梁以
黃金爲閣滿堂墻壁皆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
馨香不絕上用皂紵絲爲蓋蓄二黑獅子守其堂
門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到堂內禮拜
皆將所罩紵絲割取一塊爲記而去割盡復換堂
左有司馬儀聖人墓其墳壟是綠撒不泥寶石爲
之長一丈二尺高二丈闊五尺圍墳之墻以洱黃

玉壘砌高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塔每禮拜即登
塔叫佛倆傷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亦石頭壘造整
飾華麗氣候熱並無雨及霜雪夜露甚重草木
賴滋米穀頗少皆種粟麥荳黍瓜菜每瓜用兩人
擡之亦有綿花樹高二三丈一年二收長生不枯
牲畜皆有土產薔薇俺八兒香麒麟獅子駝鷄
羚羊草上飛并各色寶石珍珠琥珀珊瑚等寶以
金鑄錢使用徑七分重一錢有十二成色宣德五
年差內官鄭和往各番國　開讀賞賜因畫天堂
圖本回京其驀加國王亦差臣將方物進貢

唱熱國

唱熱國之最小者不知其始所居後契丹徙置黃龍
府南百餘里曰賓州賓州近混同江江即古粟末
河之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
之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毒人恐其不驗貯指甲
內彈之於茶酒水內或猝死或半年亡或一年亡
又有解毒者

白霫奚

奚本號庫莫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爲匈奴所破竄
居松漠之東與突厥同俗魏書逹奚蓴奚統奚吐
奚四氏皆其部族也至隋始去庫莫奚而但曰奚唐
末居陰涼川在幽燕西南即白霫蠻有䄉勒諸部
之號其後契丹强奚乃舉部屬役於霫有東西奚
之名

都播

都播國鐵勒別種分爲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爲
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爲根衣貂鹿之
皮貧者亦緝鳥羽爲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
贓出神異錄

骨利

骨利國居回紇北方瀚海之北國有勝兵四千地出
名馬晝長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纔熟東方已
曙蓋近日入之所也出神異錄

回鶻

回鶻自唐末浸微後有入居秦州爲熟戶者女真破
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
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爲
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醴以指染血
塗于佛口或捧其足而呵之謂爲親敬誦經則衣
袈裟作西天齊語燕人或俾祈禱多驗婦人類男

子着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冪首而見其面

虜人名號

北狄者太王之葷鬻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威公之山戎也爲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至戰國遂有林胡烏之名後爲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爲冒頓所幷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卽漢世之匈奴也漢史序狄事自秦以前皆命爲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爲國號云若以時勢求之則蒙恬所却之胡云酋長卽頭曼也

故漢史曰頭曼不勝而北徙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有增稱撐犂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它虜雖盛莫之與比後魏之世蠕蠕杜侖始改稱單于也爲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突厥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鍛工役屬蠕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者兜牟也以兜牟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居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若

元魏拓跋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爲偏北之虜故皆不錄唐自突厥以來其強大能與中國抗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掠入境其實西戎之類也

回紇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鐵勒薛延陀者回紇之部落也貞觀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爲汗海

部都督多覽葛部爲燕然都督凡六部都督天寶初回紇之臣裴羅破拔悉密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爲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時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者曰藥葛羅曰胡咄葛爲族凡九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長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強者也

匈奴

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牸牛

所生一種短項矮脚乃貜猳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纛一種乃塔巴亦罕之種元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都長安僭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山陰號韃靼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所居俗尚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　必烈僭居中國稱帝

撐犂孤塗

玄晏春秋曰討君義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不識撐犂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犂天也孤塗子也匈奴號單于猶漢人言天子也

狄無城郭

東西南三夷皆有城郭爲固至北狄則不立城郭爲護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兵至如飈風袪電居處不常難得而制漢序西域諸國則築城有守行國則不立城郭乃馬上爲國者也

鴈臣

元魏孝文遷都于洛國人皆不欲内徙時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夷言無正音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後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人呼爲阿保謹以爲傳聞之誤予嘗聞之蓋夷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之不能無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捐篤其後改爲乾篤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夹譯者但取其語音與中國相近者呼之故隨時更改而莫能定也

狼猇夜市

狼猇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爲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惡

無啓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八年化爲人 出酉陽雜俎

奇肱

奇肱國其民善爲機巧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昔西風久𢡵奇肱人車至于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

其國去玉門西萬里博物志

秦漢河南

漢史凡紀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之河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

大漠

趙信既降匈奴之後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漢軍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漠者言沙磧廣漠望之漠漠然也後史家變稱爲磧磧者沙磧也其義一也

玉門陽關

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故曰陽而設二關者自此趨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天山

天山卽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虜語謂祁連也時漫羅者言皆天也通典元和志于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又云州皆有此山則是自張掖而西至柱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天山皆周徧其地則此山廣長可知矣

陰山

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闕之東有陰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攷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爲河南者悞也

燕然山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固出朔方鷄鹿塞至涿耶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出塞三千餘里刻石勒銘記漢威德燕然山者在速耶烏之地而速耶烏必在漠北非薊之燕山也

焉支山

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步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皐蘭下通典丹州删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者今之胭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爲胭脂而閼氏資以爲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

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靖縣山有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

北人呼駿馬亦爲賀蘭曰

契丹

契丹之始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黄河而下與爲夫婦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背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内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立遺像于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廼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

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髑髏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喎呵野猪頭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視其猪遂失其所復一主號曰晝里昏呵惟養馬二十口食十九留其一馬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氊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两測所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罷滯復遭風雨霜雪之害遂衰微八部大人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内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舊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機爲衆所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大契丹部

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理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横帳仍居地名曰世里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自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著族惟耶律蕭氏二姓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黒水靺鞨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冦盗父母死不悲哭以其尸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祝曰冬月時向陽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鹿兎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契丹

初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事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主諸國不肯代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會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立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山有

監鎮之利乃所謂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市廛如幽州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知衆可用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有鹽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契丹官制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行宮都總管司謂之

南面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隱宗正寺也夷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院也外官多取中國者其十佐吏則有敵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奴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題歌東西都省大司兵又有國舅軫轄遙輦常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几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大師一百六百九百家爲奚室几民年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籍爲兵將舉兵必殺牛馬祀天地及木葉山神禱之以金魚符調發兵馬其促馬及傳命有銀牌

二百軍所含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得人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及犯罪入沒者別爲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節忌辰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契丹十宮而各有民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

凡受冊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皷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契丹毋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漢服番官戴氈冠上以金花爲飾或以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像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鞢鞢以黃紅色絛裡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帽無簷不掩雙耳額前綴金花一枝上結紫帶末綴珠珞或紫皂幅巾紫

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窄袍中单多紅綠色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披貂毛羊鼠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樺爲簳鞴勒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鵞項鴨頭爲扞腰契丹以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氷釣魚氷泮卽縱鷹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都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効鹿鳴旣集而射之宋真宗時晁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遶泊驚飛鵝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

射焉契丹有鄉府省三試之設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爲三年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其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任子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員數契丹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内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點國主等各于本帳内

窓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樂飲宴酬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内諸火爐内爆鹽幷燒地拍鼠謂之驚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禳度之法北呼此節爲奶捏離漢人云丁日也契丹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大族蕭姓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此爲轄里耐漢人云請時也至六月十八耶律姓亦請蕭姓者如之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兎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此爲淘里化漢人

云兎射也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爲艾衣七事國主着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燕渤海厨子進艾羔各點大黃湯此爲討賽離又以雜絲結合歡索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七月十三日爲中元節夜國主離行營向西三十里卓帳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卻歸行營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卻早往西方令隨行軍兵大喊三聲謂之送節此節爲賽離捨漢人云月好也九月九日國主

打圍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龍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酒出兎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此節必里遲離漢人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為酒酒戶閒辟惡冬至日國人殺白馬及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望北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為黑山神所管如中國之岱宗云每年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禁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正月十三日放國人為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為鶻里尀漢人云偷時也契丹行軍不擇日只用艾和馬糞於白

羊毛琵琶骨上正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排辦望西大噉聲言午是北朝天王之日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契丹每歲十月二十三日國主起雜化甸往西北約二百七十餘里地名永興甸行柴冊之禮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圍內宿泊先于契丹官內揀選九人與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賜戎主所着衣服一套令結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許別人知覺於當夜子時與戎主其十人出小禁圍入大禁

圍內分頭各入一帳每帳內只有臘蠋一枝椅子一隻並無一人於三日辰時每帳前有契丹大人一員各自入帳列何骨臘漢語是提認天子也若提認得戎主者宣賜牛羊駞馬各一百當宋國大王戎主親弟於第八帳內提認得戎主番儀須得言道我不是皇帝其宋國大王却言道你是皇帝如此往來番語三遍戎主方始言便是出帳來着籍內番儀衣服畢次第行禮先望日四拜次拜七祖殿次拜木葉山神又次拜金神冊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屬次上柴籠受冊次入赤

龍殿受賀當日行禮罷與太后太叔同出大禁圍却入小禁圍內與近臣上番儀臣寮夜宴至三更退四日歇泊五日却來受南朝禮物小禁圍在大禁圍外東北角內有氈帳二十三座大禁圍每一面長一百十步內有氈帳十座黑氈兵幙七座大小禁圍外有契丹兵甲一萬人各執鎗刀旗鼓弓箭等籍上錯成番書泊字漢語註軍字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也赤娘子者番語謂之掠胡輿俗傳是陰山七騎所得黃河中流下一婦人因生其族類其形木雕彩裝當於木葉

山廟內安置每一歲新戎主行柴冊禮於廟內取來作儀注第三日送歸本廟七祖眷屬亡人俱是木胎着紅錦衣亦於木葉廟內取到柴籠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帶皮榆柴疊就上安黑漆木壇三層壇上安御帳當日戎主坐其中又有契冊臣寮三百餘人

虜主相問

宋元祐五年遣使爲契冊賀正虜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賀使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又問何故外補賀使云純仁病足不能拜暫

令補外養病爾虜主乃顧左右微笑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賀使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現闕人賀使曰留用舊人賀使北歸不敢以是載于典錄嘗因便殿奏陳上斂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來看又八年純仁再入相上首以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書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金國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女舌音訛爲女真又曰慎肅氏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挐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唐正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即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契冊阿保機乘唐衰興北方吞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阿保機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十家遷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隸冊咸州東分界入宮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冊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合蘇者熟女真也

回霸者非熟女真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長小者千萬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冊東北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蓋以板或樺皮牆垣亦木爲之産名馬生金大珠頗事耕稼而不蠶桑人多衣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時屋纔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扉掩覆以綢繆之環屋爲土床熾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以厚毛爲衣非入房不徹衣履稍薄則墮指裂膚皆屬契冊　一百

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兒衆相傳屆而復始間歲以北珠貂革名馬良犬爲貢亦服叛不常契丹謂之女直道驅康而已俗勇悍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崖如飛濟江湖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辮髮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顱後髮以色絲繫之富人用金珠爲飾男子亦衣紅黄與婦女無別嗜酒好殺無常居善爲鹿鳴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而候其醒不爾殺人雖父母不辯也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謂好爲刻減謂不好爲刺渭酒爲勃蘇謂相殺

爲蒙山不屈花不剌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職皆曰勃極烈猶中國總管蓋統兵官也自五戸勃極烈推而上之至萬戸皆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亦拜馬前而郎君不爲禮役使之如奴吏凡用兵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刃相接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攜不滿百枚其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旗百長挹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五長皆斬百長戰死十長皆斬能負什伍戰沒之尸以歸即得其家貲凡將皆自執旗人視旗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以粟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産人參蜜臘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鸇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猪白彘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啗種好漁獵其樂惟鼓笛其曲鷓鴣第品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死者埋之

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其禮則拱手退身爲喏跪右膝拱手搖躬爲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隨用度多寡而歛之夫謂妻爲薩妻謂夫爲愛根婚家富者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欲納之即攜而歸後乃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伯叔死則姪亦如之無

論貴賤人有數妻金重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舍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之寺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通高者限三年爲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滿有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

訟者杖以下決遣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金國亦崇重道教與釋教同於帥府置司正曰道錄副曰道士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刼者掊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人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錢物贖其贓以十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以物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四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脊州縣官各許專決常刑之外

又以葦爲囊實以沙石繫於杖頭人有罪者待決其背大率比杖之屬數尤多焉熙宗立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弑熙宗自立又去脊杖流者止流犯人之家屬徒者止五年杖無大小以荊爲之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脚腕以鐵爲鎖鐐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如半限滿則依舊爲百姓惟僧尼犯姦者死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強姦者剮死則與古法異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册封

或遷都或災異並皆肆赦罪無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恩内外大小文武百官並遷一資熙宗季年一歲二赦海陵常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犯姦宄更不議赦不二年躬自蹈之迨世宗立數年間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紀聞云北朝惜赦十五年才兩見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後不惜赦耶金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古之制尤簡後慮中州懷土之意始制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戸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克口食春秋量給衣

服若遇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斛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種亦無不足之歎屯田去處大明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屯每千戸止三四百人所居處皆不在州縣築寨村落間千戸百戸雖設官府亦在其內金國酷喜田獵一出后妃親王近臣皆隨每獵則以隨駕軍密佈四圍名曰圍場以待狐兎豺狼散走於圍中國主先射之或擊鷹隼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戸下至百戸飲酒會樂畧不間別與父子

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爲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賞之舉以示衆薄則增之金國以金德凡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銷爲日刺於黃旗上月旗　即以素白爲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綉旗二如大禮祀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旁有數十人各施大繩以備颶風執旗者名曰葢天勇士金國王視朝服純紗幞頭窄袖赭黃袍玉帶黃蒲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衮冕法服平日閑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等金國上自朝廷下至州郡皆有過醆之禮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間娶婦生子若迎接天使趨奉州官之類則以酒果爲

具及有幣帛金銀鞍馬珍玩等物以相贈遺僧人奉酒於賓以相贊祝祈懇名爲過醆如此以結恩釋怨不如是者爲不知禮

金虜大禍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賊盜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猶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道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金寇遂爲烟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撒花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有薦枕者以未出適女侍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婦女不問其有夫無夫及闕閲高者女真浸忿遂叛近者北兵侵犯城郭于民間需索金銀等物謂之撒花不曉其義蓋夷狄以此爲重禮者國朝三佛齊註輦國遣使來朝命宴延和殿其使胡跪于地先撒金蓮花其次珍珠龍腦布於御座前謂之撒殿花初至闕先具陳請詔許之方敢施此亦所以重中國也撒花之名蓋亦有自來矣

宋南北使臣禮

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畢拱殿賜金帶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紗羅五十兩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朝大使各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聖壽節至者旨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盞每酒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五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書非見松漠記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三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麪三斤油半斤醋二斤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麪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麪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二斤麪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何無忿媿之心想其事勢不得不然耳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滅有必然者寧不卧薪嘗胆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君臣宴安於湖山哀哉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帝王類上

尊號之始

項峻始學篇天地立有天皇號曰天靈即帝王尊號之始也堯曰放勲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或以謂三帝之號周列國或有之楚郟敖杞東樓公莒兹㔻公是也秦有天下李斯王綰請上尊號曰泰皇至唐高宗上元二年九月壬辰始稱天皇中宗神龍

元年十月上尊號曰應天皇帝玄宗開元已後宰相始率百官上尊號以爲常制宋朝神宗熙寧中上以虛名無實遂罷之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舉其偏未爲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大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號也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皇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皇之始

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張憺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即生天皇氏萬八千歲此稱皇之始也 事物紀原

帝之始

由天皇至燧人皆稱皇故有天皇地皇人皇而燧皇

及太昊帝王世紀曰帝庖羲氏繼天而王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此稱帝之始也 事物紀原

皇帝之始

世皇帝紀曰五帝之初有天皇黃帝尚書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蓋周穆王始以言唐堯也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曰六王咸伏天下大定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其議帝號王綰李斯等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取貴上尊號王爲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位號號曰皇帝王

夏商之前皆稱帝自周始降帝爲王然夏啓之甘誓稱王曰嗟仲虺之誥湯曰惟王不邇聲色則二代雖號帝亦稱王也（事物紀原）

天子

說文曰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元命苞曰女登生子人面龍顏始爲天子

兄姊日月

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母地於方澤之祭兄日於東郊姊月于西郊

今上

司馬遷作史記凡指斥君處皆依違不正言但稱曰上漢武本紀曰今上之類是也今臣子亦呼天子曰上由司馬子長始也蔡邕曰上尊位所在不敢媟言尊尊之意也（事物紀原）

陛下

周以前天子無陛下之呼史記秦李斯議事始呼之耳蓋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但呼陛下因卑達尊之義霍光廢昌邑王丞相楊敞奏稱臣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至後漢上皇太后疏亦爲常制

萬歲

自古至周未有此禮按春秋後語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遺王書願以十城易之趙遣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呼萬歲又田單守卽墨僞約降燕皆呼萬歲馮驩之薛召諸負債者合券乃矯孟嘗君之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皆呼萬歲至秦始皇殿上上壽羣臣皆呼萬歲見優孟傳盖七國之時衆所喜慶於君皆呼萬歲後臣下以爲常制（事始）

山呼

後人以呼萬歲爲山呼者其事盖起于漢武時按武帝本紀曰元封元年正月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迄今三呼以爲式因號山呼（事物紀原）

上壽

通典曰禮有獻醻無上壽惟詩大雅云虎拜稽首天于萬壽豳風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非灼然明文要是彷彿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得而言也漢輿叔孫通定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置酒殿上尊卑以次起上壽其事本起于此史記項羽與漢王飲鴻門項莊入爲壽則兹事已見于漢初

矣按淳于髡傳髡對齊威王侍酒于前奉觴上壽
及楚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皆戰國時事盖不自
漢始也 事物紀原

官家

劉向說苑曰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
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蔣濟
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
傳之子今指天子爲官家則猶言帝王也僧文瑩
湘山野錄曰眞宗問李仲容何故謂天子曰官家
遽對云蔣濟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

之德故曰官家爲小異爾按晉書五行志安帝義
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作荻則晉末之語已云
然矣隋唐之前稍云大家自兹世以稱至尊

皇帝釋義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
諦也能將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朕釋義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同號之義也堯曰
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
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
因而不改

乘輿

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乘猶載也輿猶
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
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
之車駕

行在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
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
泰山則曰奏奉高宮依違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

百官小吏稱曰天家

禁中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
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行幸

世俗謂幸爲僥倖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以僥倖
故曰幸也皆非其所當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
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
幸然則人主必愼所幸

御

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

策書

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書誄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者也

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然

五運

通曆曰太昊木德王始有甲曆五運項峻始學篇曰天皇以木德王則五運之起自天皇氏始也王子年拾遺記曰伏羲以木德王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于木德其音附甲號曰木皇此疑五德相乘之始也後漢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莫不開元於太昊注云謂庖羲始以木德王也前漢郊祀志贊曰劉向父子謂帝出乎震故庖羲氏始受木德焉鑑續事始引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羲爲百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即帝王五運震爲木起自太昊也炙轂子曰五運有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還共遵劉說孟詵錦帶前書亦曰伏羲始以木德出乎震故曰太皞 事物紀原

五德終始

宓羲氏始以木德王生火故宓羲氏沒神農氏以火

德繼之火生土故神農氏沒黃帝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黃帝沒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昊氏沒顓頊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顓頊氏沒帝嚳氏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帝嚳氏沒帝堯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高祖以火德繼之

國號

後漢書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厥有氏號

莫不開元于太昊注謂太昊號庖羲炎帝號神農黃帝號軒轅蓋自燧皇而上止以自名未爲天子之號也至太昊始以庖羲爲代號云事物紀原

春王

春王者庖羲之别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龍遶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一十二年而生庖羲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又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叶以天時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羲亦謂伏羲受混沌之質人宓其教

故曰宓羲至德被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王故曰春王其明膺照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於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星

九十一代

鄭玄六藝論曰燧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曰九頭紀一五龍紀五攝提紀七十二合洛紀三連通紀六序命紀四凡九十一代

伏羲六佐

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論語摘輔象

女媧

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風俗通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爲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錄異記 女媧地出杜宇天墮抱朴子 繼伏羲氏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氏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氏名女夫猶國名有女眞

又如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偊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

神農

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之鼎在焉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藥者也述異記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尸子

黃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厭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舄焉昆

臺若鬥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題銘及升遐後群臣覩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理皆質 帝十歲知神農之非道改其政（鬻子）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軒轅本紀） 帝殺蚩尤其血化爲鹵今之解池是也（玉水黃帝經序）竹書云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爲黃帝之象帥諸侯以朝之故傳物志亦曰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

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祀之七年不還乃立顓帝左徹亦仙去（抱朴子今本稍異）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尸子） 黃帝立四面登恒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通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軒轅本紀）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降於水際與皇娥讌戲奏㛹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西海之濱有孤桑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皇娥泛之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琴梓瑟皇娥倚瑟而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回薄化無方蒼天蕩蕩望蒼蒼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

此白帝子答歌曰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或似人鬼之形有水曲屈亦如翔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出拾遺記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堯

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黼黻之絓履不弊盡不更為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温飯煖羹不酸餕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為 六韜李固傳註

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食謂之登平二一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 戰國策

舜

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 尸子

元魏張淵觀象賦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注昔舜將受禪于堯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言舜當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 木傳

舜師五老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罷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瑞應焉萬國重譯而至

夏殷稱帝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帝禹至於帝履癸曰帝桀殷本紀太甲書帝太甲至于帝紂孔氏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獨桀云帝哉周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為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為王故本紀皆帝而摠曰三王也又譙周曰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

夏禹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于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隋巢子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

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于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包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靈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賫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閒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于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于洞庭之包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某所未聞（吳越春秋　見趙正論）又按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疑山東南曰天柱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殺白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然而臥夢見赤綉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導水之方者齋于黃帝之岳三月更求之禹乃退齋三月登宛委山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海之根百川之理鑿龍門通伊闕遂周行天下四瀆所至名山大川召問其神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吳越春秋）

夏桀

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問于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博物志）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妹嬉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巳女焉妲巳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殷亡（國語）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

桀時太山走山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公謂魯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商湯

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之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之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于南巢（說苑）

商紂

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拾遺記）

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乃偽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耶明既衰耶何惡貌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為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潛夫論）

周王季

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匪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呂氏春秋）文丁執王季於塞庫困而死（竹書）

文王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天下二垂歸之紂聞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䝱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因費仲以獻紂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淮南子）

武王

武王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曰之薛膠鬲曰無我欺曰不汝欺也將伐紂曰曷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以是日報紂是日雨甚卒病請休亞

伯曰膠鬲已報其主以雨進兵救膠鬲之死也（呂氏春秋）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為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叛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乃止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

獻白雉（大公金匱）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内討惡見惡不怒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世紀）

成王

杜林疏曰成王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撿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東觀書）

中陽升曆

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及爲天子祠豐故宅（漢舊儀）宋謝莊求賢表曰升曆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于宛荆（南史）

文景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帝之世三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三之一焉則史稱其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漢武帝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有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巳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嘆曰斯盖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造裸遊館百間採綠苔桃杏梅李芙蕖竹栁沿河種植如屏以蔽内外觀者周流澄澈乘舟以遊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宴飲帝嘆曰使萬歲如此則爲上仙也宮人十七以下二十以上者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

茵墀不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昭烈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當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令以取劉璋爲孔明病盖亦未之考也

昭烈顧命

漢昭烈勅後主盖其屬纊之言也風義嚴正詞旨和平三代已來僅有此顧命耳曹孟德英雄冠世臨

歿嗟咨沸涕貽戀婦人分香買履又令銅臺繐帳朝夕望食西陵其志趣之貞瀕死迺見孫權晚節溺愛寵姬嫡庶之間肆亂吳國其詒謀視曹又不及矣昔賢云死生之際可以觀人曾子臨終易簀而啓手足是也昭烈之言曰毋以善小而不爲毋以惡小而爲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大哉帝謨豈惟後主之監規實迺百王之蓍蔡

少帝子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夢見者皆斬其夕復夢所戮者曰汝枉殺我我已訴上帝帝集群巫與六宮射鬼帝尋被弑出廣古今五行記

梁

梁高祖武皇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初爲雍州刺史舉義殺齊東昏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來降以爲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帝猶子臨賀王正德反圍臺城陷帝孫永安侯確邵陵王子入見帝帝曰可一戰否曰不可歎曰得既自我失亦在命不預子孫夫復何恨景幽帝於宴居殿絶膳而崩立太子爲簡

文帝諱綱字世纘景又幽於永福省少帝引筆自序曰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作五言詩云天道何芒昧萬途那可想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又曰寶劍還藏匣神龍遂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景燕帝知不免因大酣醉以土囊加之而崩景立豫章王棟爲天子俄而篡位湘東王諱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命太尉王僧辨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誅景即位爲元皇帝都荊州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視戰爲詩云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徼兵資琰

玉疊鼓亂撾金單醪投百米芳餌下千尋從軍所以樂梁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崩為詩曰長夜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園陵五杏樹空得動畊人又曰南風且絕慍西鄰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特太尉與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制還舊京為皇太子太尉與北齊通好司空懼其有變襲殺太子是為敬帝（諱方智字惠相）帝即位封司空為陳王陳王受禪以帝為江陰王

陳後主

陳後主愈驕荒于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常使

張貴妃孔貴嬪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十人預宴者號曰狎客

陳後主既至隋宥之給賜甚厚班同三品及從東巡登印山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優詔謙讓不許

北齊

周滅齊以後主歸長安封温公為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永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

神武先兆

北齊神武少與劉貴賈智為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逐至迴澤有一茅屋兔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鑒遍捫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出三國典略）

齊文宣

齊文宣帝鱗身重踝曾見天開晉陽有沙門乍愚乍

智呼為阿禿師帝與諸童兒見之歷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

梁符命

梁武帝兩髂駢骨項上隆起右手為文曰武帝所居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元帝背有黑子相者曰此大貴之象

隋文帝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年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後至

與建此庵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僩異志

唐高祖

唐太宗爲秦王時年十八與晉陽令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見遍身爲蟲蛆所食甚惡之詢於安樂寺智滿禪師俗姓賈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潔師曰此可拜乎夫牀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僧頗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吉可作大事以濟群生無徃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禪師聘秦王曰即君與

大人並叶兆㝱是謂幹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丁寧之意敢不敬從出廣德神異錄

唐高祖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暎澈宛若龜形見者咸異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浸而經宿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孤陋寡薄寧堪預

此宜以少牢祝石龜而酹送之出廣德神異記

唐太宗

唐太宗起兵晉陽以宮女脅父稱臣借助突厥使以夷狄攻中國是爲陽受制于陰故唐三百年間世有陰禍業由太宗耳武氏少入宮中乃子乘而烝之再傳而改唐爲周已亡社稷矣盧陵反正韋庶專制宮闈及明皇父子貴妃艮姊踵竊內權馴致京函失守僃絶益州幽父西宮建寧橫死代宗巳後權移寺人威辟自由廢君立主因循弊陋底於唐亡皆陰物爲尤而作則不善也嘗聞大業之末

泰山道士徐洪客上書李密有乘時席卷直指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而不能用惜劉文静諸人不能持此勸太宗顧堂堂正正之陣而爲婦人女子之謀也然洪客則亦奇矣其人當李密敗後竟不出豈其以太宗出師名號既定國是已成而貽燕之弊不可救耶

畫像

周杜良作唐太宗畫象云仁爐義炭道薪德火

摘爪手

八君號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洲十八人許敬

宗乃得與盞如搯爪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能無濫

掃國眞人

隋裴寂待選京師一日郊飲遇一老人畫地上汝土曰掃國眞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用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寤已失老人矣後人紬繹其名掃國眞人者太宗之削平僭暴也玉環太真妃小字也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鎭之強終以用蹀滅身兵用之云其憲宗之謂乎

唐玄宗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毎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劒角抵戲馬鬬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毎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 出明皇雜錄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盩厔縣貞觀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即神堯故第也今爲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東赴依遷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陵縣又有神堯先世

莊田今亦爲宮觀矣有柏樹焉相傳爲高祖在襁褓之時毋即置放柏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廻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柏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 出玉堂閒話

唐肅宗

肅宗爲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出柳氏史

彩局兒

開元中后宮繁衆侍御寢者難於取舍爲彩局兒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宦璫私號骰子爲剉角媒人

高力士庇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盡白常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室庭宇不灑掃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爲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

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

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良家女子頎長潔白者五人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宮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劒顧謂妾曰帝命我與汝爲子自左脇劒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嫗憚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頎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乎 出柳氏史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沉厚形貌瑰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於臥內上疾稍退妃具以狀告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更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捩暈及上自鄆王即位捩暈之言應矣宣宗製泰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果號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鄭太后厭代而蔬素悲毀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

者無不動容 出壯陽編

紫明供奉

武帝宣內供奉賜坐食日露毬蜜鵞油山谷旣退侵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燭籠覩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巳去皂羅供奉不來與紫明供奉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玆管樽壘暫時隔破紫明供奉燭也

宣僖優劣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

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題云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鎭賦詩以贈之詞皆淸麗凡對宰臣及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蹋毬鬬雞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進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巳原其所好優劣卽聖政可知

昭宗

昭宗丁不可爲之時遭無所立之地人戲上尊號曰避賢招難存三奉五皇帝蓋帝常曰朕東西所至禍難隨之願避賢路三謂三主帝后及楊昭儀五謂全忠行瑜克用茂貞韓建

稗史彙編卷之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帝王類下

後唐太祖

後唐太祖在娠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于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善騎射曾於新城北酒酹于毗沙門天王塑像請與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于壁間所居帳内時有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火征龐勛臨陣出没如神號爲龍虎子 北夢瑣言

後唐明宗

後唐明宗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言 北夢瑣言

却傳國璽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傳國璽欲以歸宋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僧夢金龍

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卓菴道左藝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菴中晝寢夢一金色黄龍來食所藝萵苣數畦僧驚寤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萵苣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凛然遂攝衣延於菴中饋食甚勤復取數環錢與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名曰普安都人至今稱爲道者院

宋祖

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

得江南不可輙殺人也速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乎其後華略至太原亦狗于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人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太祖爲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媪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爲御厨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舍御厨使莫可得也爵禄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　李謙傳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絶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

書緫進陽遺其丸晉師趙贇得之以聞於太祖卽詔謙傳械送闕下謙傳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宋仁宗

宋仁宗每私宴十閤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有此耶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英宗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宋治平中郎中易知素食饗旣食太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眞宗

眞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而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惻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眞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軾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

侍邇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録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仁宗愛民

至和初京中大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者内出二株解之其一乃通天犀也内侍李舜舉請以爲御所服帶上曰豈急於服御而不以療民立命碎之

裕陵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遊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汲汲左右吾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羌比之漢唐最爲强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懼則可

仁宗英悟

眞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侍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園子高聲以手中熱水潑之仁宗繼位李從吉使其徒乘間言於上曰頃時先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八大王取金盃熟水李廸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藥即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見盃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差攪筆在熟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便要出却是孃孃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直

是無此事必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仁宗英斷

宋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問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即搬出東門文正云不須如此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即閑說漢唐間事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尚美人上曰隨即斥去矣豈容其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

鵓鴿詩

宋高宗好養鵓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鵓鴿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以補官吁若高宗者可謂從諫不拂勇於受善者矣

虜人欲立欽宗

金志貞祐二年議遷都直院孫大鼎上疏有曰宋旣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爲故區懼亟取則難

洽於教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觀此疏欽宗亦必竊聞虜欲立巳言所以戀戀不死至三十餘年向非逆亮斃之則欲苟活以南爭者雖百歲心猶未巳也

高宗

徽宗內禪命方士劉混康伏章出神到天府聞玉帝降勅命元載孔昇天帝降皇后鄭氏閤時鄭后誕彌月既而乃降生帝姬上深詰其無驗未幾韋才人在鄭后閤生皇子是爲高宗生時紅光滿室及

高宗大漸之夕有鶴鶴數千盤旋于德壽宮候升遐則皆前行列若導迎而西去者頃之即没烟雲聳蓋元載孔昇天帝乃度人經稱出真定光者位極西方天人之一也濟世中興信其來有自矣

又

尚書胡永清字芝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爲此億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妃韋氏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哥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九哥高宗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乃陞車既歸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繞殿茶遽索去后詢何以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累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此可謂胡公之實證也又考欽宗在虜宋止遣巫伋一迎而不終請事亦可疑

孝宗

昔宋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于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今世士大夫居喪執禮百日之外不御酒肉者幾何人哉況視萬幾者乎廟號曰孝稱矣

皇明祥異

泗州志補遺載我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　仁祖當時寓居其側　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　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　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以衣　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障世皆傳之其與商之玄鳥周之火烏先兆厥祥何異信乎聖人之生不偶然也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擊磬賣詩聲絕詩就　太祖因指雞卵爲題僧

云一塊無瑕玉中涵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豈僧爲異人巳先知眞主假此爲之兆也

太祖嘗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桒坐巳滿因覩惟有土神之几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　帝因出對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上神于上坐是夜夢神曰　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　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高皇神應

嘗聞南京國子監將成　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遂命右首山可與爲雞鳴必能食蜈蚣也巳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爲雷所震突兀處悉平

閱江樓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未造上乃先令儒臣作記文成　上覽之曰朝廷乏人矣昔唐

太宗繁工役好戰爭宮人徐從容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今所作乃皆順吾所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遠矣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皇太孫

皇明初浙江鄞縣有張仲延者生四子家饒裕一子爲督府掾里中老人與掾有私怨乃囊牘至京擊登聞鼓訟之期在必進適　高皇帝不豫　皇太孫監國懲創殺戮召老人問曰張氏前後濠河有如我城濠否擊銅鑼號令里中有如我親軍禁鑼

否架逆式房屋有如我殿門高大否皆對曰無之
皇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厭火多虎患
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行誅乎
訊餘奏皆無狀乃抵奏于地逐諸老人

建文始末

太祖末年將傳位太孫而知其不終也既大漸乃授
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急難乃啓至 燕王入
城窘迫無計啓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剃之
具遂削髮披緇執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垓而走時
宮中火起倉卒咸以爲建文自焚無人知其變服
出走者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曰武當山） 至正統時
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
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
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
紙筆即書云告狀人某姓 高皇帝長孫 懿文
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眞
僞不可知即眞也我與爾無君臣分不得行此禮
雖然爾老如此欲復出何爲乎曰吾老也無能爲
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
歸體父母側爾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

飛章以聞 上令送京師至遣内竪往視咸不識
庚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無衆
以白 上上命誠往誠見庚人亦遲疑庚人曰不
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
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
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
逕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内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葬以公禮
今世傳建文詩一篇曰流落江湖四十秋而今霜
雪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
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
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太宗求姚廣孝

太祖將封十王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于
文廟曰殿下若用臣當奉一白帽子與王戴也
蓋言皇字欲搦成爲皇帝耳既而 文廟自求廣
孝于 太祖許之一日 文廟召廣孝侍宴寒甚
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應曰
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遂有興
師南征之圖

稗史彙編　卷之十八

內府數珠

北虜南牧黃河之曲　上命彰武伯楊信將兵勦之遂調大同宣府寧夏三鎮精兵各三千爲策應給內庫冬衣遣使犒之予於是有寧夏之役七月二日進內府乙字庫關領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　太宗皇帝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骨徧野　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　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頭顱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盌皆胡僧之教也

太宗不忍易服

永樂甲辰禮部尚書呂震言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徧語群臣明旦易服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縗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絰帶今　上於皇考乃遽即吉乎因忤震震怒用尚書蹇義議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其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輔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士奇等　諭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因嘆張輔知禮

午節遊幸

皇明每端午節　賜朝官喫糕糉於午門外酒數行而文武大臣仍從　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　上迎　母后幸內沼看刺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奏放砲　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　上之顧恤人言如此

御衣

皇明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但用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　家廟紅紵絲拜裀立腳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家挑撻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內臣出獵

永樂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彼意一時之言未必遣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

人客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俟其至各
杖而黜之

却柳溥獻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謂溥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耶　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獻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京之人既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慚懼而退

禁殉葬

高廟　文廟　仁廟　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臨朝時召　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英宗寛厚

正統中三殿成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儒麗之觀甚盛而容臺贊拜之際偶眩於金碧輝煌遂誤呼五拜覺之無及矣廷中皆惕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官隨舉劾　天顔忽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多了也罷其人謝恩就位頃之　賜宴極豐渥

英宗異兆

英宗在虜廷未嘗少　沮降辭色聖敬無斁虜以女入侍不受虜畏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　乘輿所止穹廬上雪不凝虜猶異之往覘　上天容穆然危坐亦無異色咸極駭歎效順之謀益篤

英宗疑曹吉祥

一日　上問吉祥南城事假當時不克則爾輩無噍類矣乃當如何對曰臣有侄欽亨有侄彪皆掌精

兵在北邉内事有變當入救京兵不能敵也　上口諾而心惕然謂彼於禁中舉事直如此易使欲自取何有乎以是恒銜深疑未幾欽彪繼反　上益信故於功臣罕終保全且嘗有　密旨他方有警不得調北邉軍馬往征及入京

責虜失信

英廟復辟二年有吟吟者來朝　英廟在虜時舊隷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也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　英廟叱曰豈有玆事復戒曰

此言止三八知敢泄者磔之彪叉狀既明而 英
廟疑之亦有在矣

加厚汪妃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斥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猶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如何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

甚得其所

釋建庶人

天順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遂卽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曰 敕軍衛有司供應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數十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時庶人年五十六七矣庶人巳沒尚有庶母姐奶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英宗四事卓絕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考妣以爲神德聖政不可殫窺四事猶爲卓絕終世未嘗殺一非罪未嘗遣差內官出擾郡縣復 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此皆自昔君人甚難而出於 帝之剛明獨斷所謂度越百王者也

景泰帝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於文華殿之

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親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對以左中允兼侍讀呂對以右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皆曰五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 命取官制視之乃 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傍他日 上至評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時淮上大饑 上於椶轎上閱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餓死矣後得王竑奏輒開倉賑饑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餓死吾百

姓也

孝宗

孝廟在青宮仁孝恭儉今閏已浹四海比諒闇嘗麻未嘗去體久絕酒肉每朝退苦坐於靈幄側躃踊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臆研覈旨義有未得即・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邪中外度其必有深譴早朝　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

健疑　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陛下宥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盡言孰為狂邪健出不意慚惑無地時中官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深罪止令還奏罰俸數月

孝宗萬幾之暇垂覽墳典閒亦好琴臺諫時以為言　上詔左右曰彈琴何損於治勞此輩云云然終不以為忤也蘇人有金某者得古琴曰霹靂攜入都介所識巨璫以獻　上試其音清越喜甚出內帑金千兩以賜璫私其半以半齎金某自　上臨御罕有醲賞者此亦奇遇也又喜觀畫日賞畫工吳偉輩綵段數疋　命曰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夫古先哲王多寓意於琴畫豈與玩物者等論然猶容恤人言可以仰窺聖度此所以成一代之令主歟

神怒江彬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傳旨開聚寶門迎駕喬白巖堅閉不納是夜武宗宿於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眞可謂以死衛社稷者也

世宗

嘉靖初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問章至放勳殂落等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眾心始安且服其善於說辭也徐講論語曾子有疾章至鳥之將死四句既而有　御札下閣內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講章進來　上之英明特達如此而顧徐二公進直言不諱亦以見當時臣工純正不阿習尚之厚迨後則棘闈命題程文多方顧忌毋亦獻諛成風歟

肅皇英斷大類漢武其時神仙土木及征伐禮樂諸大事無所不具恨少子長爲之遂令千載而下無由見其才畧耳嘗每夜醮罷輒攤數席鱗集章疏首邊報次諸省監察次臺諫次吏部餘部寺各以次陳訖便懸燭　命兩牌子宣讀其無難處者尋從中下稍涉疑慮卽示閣下分票票或再易不當然後手批定奪故分宜能迎而卒弗能逆也胡纘宗繫獄多年忽京師大旱禱而不雨　上省之隨出胡于獄而雨卽大至皆以爲赦胡故　上怒曰我自禱而得雨烏有爲匹夫而動天者仍追而杖

于庭已乃遣之還此如天雷擊人豈無悞中者然寧悞而必不使人測於乎明哉

上嘗語近侍曰竊在公財以肥家者文武皆然譬之羅麵文臣竊于方羅時竊者無迹主者無考武臣待既羅後或爲餠餌始竊則竊者有數主者必知矣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閒　上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
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　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乃的對也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　上曰朕偶以此相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卽有復　召夏閣老言之旨

太上皇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他官切一名執嘉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太子

唐虞而上皆傳之賢故無太子之文夏商之王雖傳

之子其文畧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目武王繼之稱太子發此其始也漢天子號皇帝故其嫡稱皇太子此其始也事物紀原

東宮讀寫

英宗時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

去及寫畢令其看覩又不校正以此寫字不佳爲
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

景泰易儲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走與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 敕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卽于十七日帶兵詣南城請 上

皇復位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爲總督不得遂其所私乘此機圖之耳且以爲有社稷之功故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又爲亨所嫉而出之又未幾而亨復遭烈禍天道之好還如此

景泰欲易 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感恵遂以 太子爲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卽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冊立卽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莫甚於此

易儲召襄

景泰丁丑易儲召襄二議首謀迄今紛紛大抵易儲事一時君臣不得逃譏召襄則云無之于王不得無罪第死不蔽法耳卽赴東市于言前日內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兵任吾用吾不反

今日一乢秀才乃反耶臨刑賦詩以歿先是景泰病久不朝于謙等率諸大臣請舊太子見衆監國候十六日早進稿畨于宗伯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貪功喜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先於十五夜部署整定至五鼓斬關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焉

皇太孫

晉永康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二子臨淮王爲皇太孫
齊永明十一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

皇太孫唐高祖欲立皇孫重昭爲皇太孫事始

儋耳龍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衆曰大孫乃儋耳龍何懼賊乎

稗史彙編卷之十八終

稗史彙編卷之十九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偏霸類

楚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玄潰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右脇又三人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傒臣上官子蘭斥逐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于秦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項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梁祖

梁祖之初兼四鎭也英烈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斬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隺作大梁困躓於逆旅中王者留之不令私去荀隺逐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召見便斂荀隺亍拜坐梁祖前視

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令視之實雨也然天無片
雲梁祖謂杜曰是何祥也命題無雲有雨詩杜荀
成一絶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洒日輪中若
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
特設帳賓館賜之衣服錢物甚厚福建人徐寅下
第献賦梁祖覽而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
千金之語軍督費用且多今一字奉絹一匹留于
賓館厚禮待之梁祖有移鼎之志悉求賓席直言
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数十里憩于高柳
樹下樹可数圍柯幹甚大可庇四五十人遊客亦

侍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又曰此柳樹好作車
頭末坐五六人起身對曰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
等起對曰雖好不如夾榆梁祖勃然言曰這一隊
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須是夾榆木
也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實有此事顧左右令
悉擒適言好作車頭者数以諛佞之罪撲殺之梁
祖雖起於群盜至於剛猛英斷以權御物遂成興
王之業豈偶然哉

武肅

武肅王創業之艱人　矣恒以危枕而寢稍睡濃
枕偏則寤嘗差一老姥監直使聽一宵銀灯有大
蜥蜴沿油缸而歇視之巳竭忽然不見亦不為意
明日王曰昨夜夢飲麻膏充腸是何祥也宮中或
有對者王微哂而巳

偽呉楊始末

偽呉先主即呉王行密廬州合淝人力舉三百斤微
時居常獨處必見黒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
部兵悉以黒繒幂其首號曰黒雲都渥密長子既
襲父位徐温張顥謀殺之立楊渭為主渭卒弟溥
暘王溥襲位偽謚渭為宣皇帝温出鎮潤州以其

子知訓知廣陵政事為朱瑾所殺昇州知誥謀於
宋齊丘丘請明公即令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
即温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不然令公當以諸子
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從之温聞遂許知誥代知
訓以重厚清儉鎮撫時俗温嘗入覲泊知誥第侍
奉彌謹温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知誥將移楊氏
之祚乃以昇州為大呉西都楊州為東都聲言將
遷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為迎鑾鎮俄而遏禪稱楊
氏欲入道乃營室於茆山遷溥居之冊曰受禪老
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崇古讓皇帝溥既

渡江賦詩略曰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illegible]
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過[illegible]
方誦佛書於樓上俄而見害知誥自以取國艱難
乃志勤儉知誥殂煜乃即位壬子癸丑間有狂人
遍罵市人曰待顯德三年揔殺之又曰不得韓白
二人殺之無噍類人皆莫測俄而周太祖南郊改
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
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爲戎帥王
師既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過江而南者
尤衆悉如狂人之言周時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

小兒皆唱曰擅來也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
蕃歌其首句曰擅來也方明其兆煜知誥次子本名
從嘉嗣僞位乃更今名煜有辭藻尚奢侈又善音
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言者取要而言云破金
陵曲又建康市中染肆之牓多題曰天水碧壽而
皇宋蕩平之悉前兆也

僞蜀始末

僞蜀先主王建許州舞陽人世爲餅師初以唐朝之
命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使旋領兩川
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僣大號長子元膺誅作
亂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後主建在位十
有二年急於暫責雖倉庫充溢聚歛不已末年苦
痢疾疾楚尤劇但坐錦囊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
姓無數列於林前訴我曰重賦厚歛以至傷害而
死今已得訴於帝矣建曰我實不知今如之何未
幾而殂衍即位荒淫酒色出入無度嘗以繒綵數
萬結爲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
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綵亭於山
前列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燀於其間衍
凭綵樓以視之謂之當面厨綵山之前復穿一渠

以通宮中衍乘醉下綵山即泛小龍舟於渠中使
宮人乘短畫船倒執炬蠟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
船歌樂之聲沸於渠上好戴大裁帽蓋欲溫巳而
人以爲泥首包羞之兆初建立衍爲嗣鑄鐘送于
佛寺其聲洪遠建謂其下曰吾鑄此鐘爲立太子
故也今其聲洪遠必東宮將來之慶才及八日其
鐘隕地龍首摧落建不懌衍果八年而亡衍之末
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靑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
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詞親與宮
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

秦淛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
而和之本意似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
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後唐既平蜀乃以太原
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
重誨用事知祥乃絶朝貢尋以長興五年僭大號
初王氏在蜀建刱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字于梁
栿而爲孟氏所據知祥僭號才七月而終子昶嗣
昶尚年少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建新宮而居
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
民間懼其選皆立求媒妁而嫁之謂之驚婚蜀之

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
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
里皆朝於已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
萬里朝天之驗矣

偽漢始末

偽漢先主姓劉名巖後名龑（本無此字龑欲自大乃以龍天合成其字殊不典也）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父
謙爲賀水鎮將既卒子隱嗣即巖之兄也隱卒巖
代其任梁朝命拜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
元乾亨封其　有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眞入
三清殿中頗憂畏會有詞臣王宏欲説巖乃以白
虹爲白龍上賦以賀巖大悦改元白龍更名龑巖
性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便殿使有司引罪
人於殿下設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床
之獄更加日曝沃以醯酸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
之乃死其餘若搥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充
痛之聲充沸廷簾而巖之唇吻垂涎及顧頷若翕
肯肉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蓋妖蜃毒龍之類非
可待以人倫也巖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爲務故
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殿下設水渠浸

以眞珠及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于東西樓之上
巖殂子玢嗣位是爲殤帝昏暴益甚爲長夜之飲
其弟晟使壯士夜以角觝進而殺之于長春宮玢
卒晟乃襲位改元應乾晩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
相繼毋誅親族其子皆鴆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
列晟之所爲雖蠻夷不是過鋹晟之長子也襲位
改元大寶委政内官龔澄樞及方士盧瓊仙又引
巫樊胡妖言以陳禍福由是内外淫亂鋹踵父之
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
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野蕈生於

宮殿衛井石自行百餘歩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鋹既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爇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凡四十有九籠及至京師鋹乃自結真珠龍鳳鞍以獻太祖謂群臣曰聞鋹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鋹在南越僞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

僞閩始末

閩忠懿王姓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長兄潮次兄主及審知軍中號爲龍皆以唐末起兵爲黃巢部伍

巢敗乃領其衆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砕石僧爲讖辭曰岀高潮水没潮退天口出蓋言潮破福州岩而審知終嗣其地也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翰娶博陵氏之女性悍妬殘忍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傳陵斃於中庭或曰忠懿畏終傳陵之鴆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殂遂襲其位僭稱大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啓郎位日既披衮冕遂恍忽不能自知久之方甦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太閩其順天應人有如此者延鈞卽位改名鏻鏻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殺延禀審知之養子耶一目人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既死禀自泉州率衆而至因立延鈞爲主自還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憾其言後因詐疾以死計於禀禀復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懸諸市禀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昇本名繼鵬僞封福王卽鈞之長

子也既爲皇城使李倣所殺而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猜忠懿之勲舊悉屏去之威武軍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取延義於私第而立之延羲審知之第二十八子也延羲卽位改元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群臣歡呼於陛下延羲在位爲長夜之飲自宗室及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末年爲僞客省使朱文進所殺王氏遂滅忠懿嘗問山僧國祚修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亡國其言驗矣

王延彬始末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月易一汗衫能爲詩亦好談佛理詞人禪客謁見多爲所狃初圭領兵至泉州舍於開寺始生延彬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栖於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即朝廷贈延彬雲中節度使及卒復差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有詩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

瑣鶯聲因携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筍羮也鮮爲詩也爲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南唐始末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唐疏屬鄭王房之族泒父志祖榮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爲尼出入徐温宅與温妻李氏同姓帝亦隨姊往來温妻以其仝宗憐其明惠收爲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典郡符温爲丞相封齊王出鎮金陵留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沉幾遠略莫知其際折誰下士中外所瞻才及弱冠躬秉大權錫郡縣浩之地海内所閤率由儉素無所耽溺内輔幼主外弼義父延楊祚十數年帝之力也丞相薨盡總其兵嘗以讖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禅位之心矣吳帝加以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欲盡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國稱唐改元更姓李氏名昪追尊丞相爲義祖皇帝吳帝爲讓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四廟號烈祖謚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敬皇后宋氏祔焉

江南别録

義祖徐氏諱温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吳武王時

淮南動兵數萬號黑雲長劒義祖爲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爲衙内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御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顥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爲主楊氏無兒有女亦可況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渥嗣立是爲宣王所爲不道義祖與顥承間泣諫宣王怒月餘殺宣王聲言暴卒立母弟溥是爲景帝顥既得志又欲害義祖義祖用小將鍾章謀誅

鎮義祖自爲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李德誠爲江
州懼禍木已令子繼勳來謁義祖見之嘆曰有子
如此非爲惡人也以女妻繼勳移德誠於撫州後
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
知訓驕暴不奉法與景帝泛舟濁河酒酣景帝先
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
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生且年長不足以接貴
人俟求少艾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
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悉心教之
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

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約至瑾家爲別及至瑾令
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頭斬其首入謂景帝曰
爲國去賊爲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
景帝恐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向舅自爲勿累
我瑾怒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
中外寧謐紀綱振舉遂請建國改號自爲都統封
齊王未幾莊宗平朱氏遣使來告義祖曰泆陀自
稱中興來者必用詔㑹逆告之曰若敵國之書乃
可餘則不奉命時果賚詔來使者盤桓界首馹書
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

曰唐皇帝謹奉書於吳國王吳國王因遣司農卿
盧蘋北聘李德誠自臨川來朝賜宴是夜景帝暴
殂宮中意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
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
斬關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景帝之弟也義祖
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政遥稟烈祖居中任事徐
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
烈祖終爲已害而烈祖勤於侍養又自幼畜之故
不忍因以大政委焉烈祖亦不自安求爲江西義
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爲相其夕宋齊

丘與術士劉逼徵同宿聞鼓聲遍徵曰事必中變
且有大喪書至而義祖殂知詢自淮南來奔喪翌
日起爲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
不厚徐玠知其敗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
搆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已控強兵居重地
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
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讓皇不允
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爲左
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数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爲
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劍待

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諸
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
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
後頻見呂氏爲祟請僧誦經以解之僧爲陳因果
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
烈祖德之以爲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中心甚
喜家人自淮南來忽於江心遇絲舟有婦人乃呂
氏也招家人曰爲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
又以繡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尔詐此殯時物
用以爲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誨熟視之未畢呂

氏已在側曰尔爲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
代之遇其喪於中塗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
亦不能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
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
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遼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
專掌浮屠修造之任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爲首
烈祖諱昪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爲義祖所
養奉義祖以孝聞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記性
嚴明不可以非禮犯累爲樓舡指揮使宋齊丘者
父爲江西鍾傳副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于謁

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娼婦過之問曰少年子何
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置食贈錢數千齊丘
感之及貴納爲正室騎將姚洞天薦于烈祖奇其
才與結布衣之交動靜皆與謀後烈祖除昇州刺
史辟齊丘爲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爲潤州
義祖意求宣州聞命不樂宋齊丘曰今三郎亂政
敗在朝夕京口去淮南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
天賛也三郎知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
舟渡江鎮定內外以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旣
不克荷用烈祖尤愈於它人因留輔政先是知訓

待烈祖甚悖每呼爲乞子知訓宅中有土室封閉
甚固烈祖請義祖親開其中繪圖義祖之形而身
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衮冕
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得政以愛
民節用爲本甚得當時之譽吳景帝即位烈祖當
相而懃舊多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以
左僕射參政事時諸侯交兵江淮獨烈祖增修法
度人獲乂安識者歸心焉義祖殂知詢以罪廢大
政由已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
長子景遼居中輔政宋齊丘王令謨皆爲相孫晟

自中原來奔與諸大竒之引居門下徐知誥篡李
建勲來歸幕府遂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
禪之日白雀見于庭江西楊化爲李臨川李生連
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以下七廟尊吳王爲
讓王洪州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舊老上言吳
王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別邸烈
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乃徙讓皇於
册徙遷諸楊州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有言事者
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外如
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爲皇太子王表願寢此禮三

表許之以大元帥揔百揆信王景遏先娶德誠之
女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
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別爲氏南平德誠所
封也景遏母种氏晩歲尤承恩寵宋后希得接見
烈祖幸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
氏承間言景遏之才可代爲嗣烈祖作色曰國家
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祖殂宋后欲廿心數四
賴元宗保全之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
國翰林學士李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爲大行
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祻階且嗣君

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
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卽位謂鄴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

元宗事略

元宗諱璟烈祖之長子初名景通爲義祖所器常曰
諸孫中此子特貴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
繩其罪義祖曰昔無章吾死於鎬手汝曹安所托
乎今日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以章女配
元宗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卽光穆皇
后也元宗起家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朕子皆不
及也烈祖出鎭建鄴以元宗居中專政甚得時譽

烈祖卽位爲大元帥揔百揆烈祖殂乃嗣位改元
保大太常寺韓熙載上疏曰踰歲改元古之制也
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
弟遂景爲皇太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
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旣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
數日民不堪其苦思效順者解體矣始馬殷據湖
南幷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自
永州赴喪判官李栢皐知欲爲變未至以爲朗州
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弟希崇又廢希萼
自立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疑以

部曲數百人刼希蕚于道奉爲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衆万人希崇遣使求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蕚皆降餘部相次歸附鎬因承亂取桂管之地朗州劉信下自爲刺鈌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畣朗州將軍張巒屯零陵以畣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之以爲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信之忠順鎬不爲備歲餘土豪王建襲殺建期奉信爲主鎬不能制弃城遁歸諸郡皆沒惟巒全軍而廻周師南伐

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征戰敗於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塘乘虛圍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徃救常州有隋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尒及戰有黒牛二頭冲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觧常州之圍以克宏爲江州節度冊仁杲帝號謚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爲介晟至梁京謂崇質曰吾視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爲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以求和宋齊丘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賣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克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覩仁贍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隳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梁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既而朱元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太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冀爲太子時冊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人衆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爲冀州趙州也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宮

中國政盡付齊丘以舒喪亂元宗以戎事未寧隱忍不發鍾謨自梁京歸理德明之寃乃言人臣窺國理不可容遂誅覺放齊丘於青陽尋亦卒謚醜繆謨使囘爲禮部郎左丞任用權傾中外與中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爲天德軍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罷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它變宜先畣之會太子冀薨謨固請勅巒以所部兵爲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巒死巒亦黜爲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即位於建鄴梓宮至自南都群臣表請殯於

別宮後主手詔不許詞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采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不識東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

後主李煜

後主諱煜字仲光元帝第五子也幼而好古爲文有漢魏之風母兄冀爲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經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卒立爲太子監國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即位周后疾甚後主朝夕侍側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瘠骨立杖然後起詔立周后妹爲后王者

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爲長月餘游病疽鉉戲謂人曰周禮亦能爲祟乎烈祖初立廢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爲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元宗稱臣於周唯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尤未全改後主即位始衣紫袍廣陽既下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洶乃下制貶

損臺省名號並皆改易三皆降封公遣長弟南楚國公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唯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鴒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李穆賚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荊湖惟侯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冊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奪氣詔若水父保大末爲漢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梁京上書太祖謂有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所參預時雖得

池州及姑孰餘郡皆未奉命糧儲艱阻若水請於采石擊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來悉兵圍常州主將禹万誠固守大將金誠初刦万誠以降而天兵亦屯於建鄴地南十里餘錢唐又進圍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廂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信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勉副孤心澄泣血奉別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多難

嘗歎此以爲勳業後主聞之益憙及錢塘兵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擾之時澄已懷向背會虜絳赴援至鐵唐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爭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罪且得富貴是夜裨將趣城而出明日澄偏召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至多城將陷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無使散逸

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後主之梁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即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南夜宿姑孰中宵忽聞二人曰君自金陵來新主何以爲理一曰吾觀新主以仁孝爲重又曰如是則明主也久之又聞一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梁京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後主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奏禍自毀其鞋跣足陞正殿御坐論者以鞋者履也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百篇行於世時人以爲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鍇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鍇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謚爲文後主文集鍇爲之序新說文鉉爲序鉉質論十餘篇後主親筆冠篇儒者榮之

容易即君

晉少主志於富貴纔進姓名即問幾錢拜官賜職出於談笑幸臣私號曰容易即君

百姓爲天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

託物感人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廻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公家畜罷而不爲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窮士聞而歸焉吳越春秋越王勾踐伐吳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

稱吾意者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一大夫托物感人人即為之効死力矣若夫仁聲善教之既深而有素者又何如哉

申侯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覇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絶聖國不絶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

求過于天

莊王以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覇功焉

越王逃丹穴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唐兒薦寢

漢景帝幸程姬夜過其閤適值浣濯乃以侍妾唐兒薦寢生長沙王發以其母賤止封二縣武帝時王來朝宮中賜宴各起舞上壽長沙但略張袖小舉手帝怪問之對曰臣長沙國小地狹不能回旋帝咲乃益封數縣

外戚謙退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為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

辭貴人問故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豊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豊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興之言孕驗于其家樊儵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爾止一子柰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卒顯宗念儵故諸子得不

坐然役之言李驗於其家嗚呼子弟之不肖家有藥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爲方劑而不能愈其子弟若是者豈不可恨已哉

獻王縱酒

杜業奏曰河間獻王德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令終（漢名臣奏）

賭新法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爲汝改某事某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統系類

五帝家天下

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侄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頊傳位與從侄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侄孫前漢律歷志載顓帝五代生鯀則舜傳位於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入遡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

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之子也改姓己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

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侄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子曾侄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是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子柰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侄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未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自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傳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侄太甲小甲傳弟雍己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侄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侄者其後如漢惠傳弟文帝昭帝傳侄孫宣帝成帝傳侄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侄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

堯哉蓋曰弟曰侄曰侄孫既皆吾之族類而不謂之家天下不可也

虞周世系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始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以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

作周紀拘於國語遂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删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語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立後

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立發微子立衍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遵時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

立嫡所以重宗紹統消覬覦而絕禍變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曾孫無嫡孫立嫡孫之弟先支後庶可也無則上求嫡子之弟立之無嫡弟而後及庶弟也

楚世家

史記楚世家云顓頊生稱世稱世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帝嚳名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獲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楚其後也

正統

或曰通鑑正朔以曹魏繼漢朱梁繼唐後周繼後漢何爲而舍吳蜀晉陽北漢之正哉曰吳王孫權晉王克用始則無所受蜀主北漢主終則無所授始終無所授受者紀一國之事可也紀歷代之事不可也

五代統系

五代之君多可議者朱梁以盜賊唐晉以夷狄郭周以卒伍視昔神明之胄既天壤矣而其有天下也梁晉周俱以篡殺中間名義可言而其體稍正者

唐莊宗漢高祖而已莊宗之父有懈德且其威梁徒以志雪父讎非真爲唐討也兼之身復不終然則不無遺憾惟漢高始終之討差若無歉蓋石晉亡契丹既去斯時中國無主高祖乃自太原入主中國其取天下於中國之人非若他人之篡奪者也既而歸終于寢付畀于子亦庶幾矣所不能免君子之責者謂其擁兵自殖曾不爲晉氏一舉勤王之師此其坐觀成敗而睥睨其後蓋亦莊子之故智大率末世而下奸雄乘時僥利後先效尤固不可以純臣望於知遠也其最可恨者父子繼世

緖四年即爲郭氏所滅雖然劉崇之漢實紹遺緒蓋前後建號者三十餘年亦庶幾蜀漢之祚其失由作史者抑太原爲北漢故氣脈實聯而名號各別此則後世綱目君子之責也五代多養子繼世唐莊宗之後有嗣源愍帝之後有從珂周太祖之後有柴榮漢孝和之後有繼恩繼元夫是數朝其外勢雖聯而内脈實絶作史者宜有特筆以表實録可也陽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世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南宮氏作史斷宜謂秉筆君子當於秦莊襄既卒特書

曰嬴氏之秦亡然後敘呂政之所從出而定爲後秦晉愍帝遇害特書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叙瑯琊之所從出而定爲後晉夫叩鄲曖昧馬牛疑迷其視五代養子氏姓未脫所生尚存者迥異且其剏業中興方茲伊始雖有内絶之疑然豈可遽加外亡之文南宮之論苟以示人嫌疑之戒可矣而據以亡人之國恐春秋忠恕之筆難襲夫法家刻深之文也若愚所妄擬則事情彰灼雖使嗣源諸君復作當亦無可藉口大槩欲以莊宗即位之後定爲東唐而別嗣源以下爲後唐若曰莊宗本無意於興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百年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去史冊北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復漢其所謂漢乃知遠一脈自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也莊宗繼岌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絶然後下結之曰鴈門李氏之唐絶然後揭書養子從珂繼立別其與邈佶異類周祖既殂結之曰郭氏之周絶繼乃揭書養子榮立明周移於守禮之柴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絶繼乃揭書養子繼恩立養子繼元明漢移於薛何之徹仍於各主嗣

立之下因文立論而明立之戒夫然祚命短長統系繼續苗裔真僞皆昭然于千百世之下而所謂春申進李園之妹呂后取他人之子之計庶其畏天下後世之公議而可少息矣然歐史得其意而未盡綱目欽其例而不書續綱目有見於繼恩而復遺於繼元則區區之論佀亦可備一說也

南北史例

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齊周隋方是時天下參隔江南雖號正朔相承然劉宋而下類非東晉正統之比然則南北各爲史固亦事理

之當然者也嗣是而後元人以夷狄滅宋既而議修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亡金舊臣非不知宋爲正統私以宗國之故並列於夷狄僭僞乃倡言元承金金承遼遼承晉爲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辨不暇復論且謂南宋爲靖康遊魂餘孽其無忌憚者至謂建炎以後嘗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楊維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羣破其說而漫不見然以公論終不可泯也則畧倣南北史例三國各爲紀傳俾家自爲史金史所載率多吠堯之言當時不爲恠也後四明陳桱氏作通鑑續編

謂宋爲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註其下深寓春秋予奪之誼我　朝詔作續綱目據以立例然後千萬世人心天理之公者至是獲明於天下矣其小異者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卽大書正統而續編於太平興國四年始書雖本諸朱子之說然宋祖神功聖德固難夷之列國而太原在當時不抵一鎭以是而遂欲與中國抗峙恐未爲定論也

宋之所始

嚳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殷之先一生周之先殷之後封於宋都商丘今上於前朝作鎭睢陽湔開國乃號大宋先是皇考諱弘殷至是始驗弘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本也是慶鍾於皇運今見都在大火之下宋爲火正又國家繼周火德王按天文心星是帝王實宋分野今高辛氏陵廟在宋城三十里卽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亦自古罕有者

玉牒不祖文公

唐世祖嘗塑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至人以天地萬物爲芻狗豈以唐爲輕重哉況唐

有天下以萬乘之尊莫之與京何必借重於老君者其事可鄙而當世莫有非議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不冐襲於富貴之族哉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欲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爲典史問其果文公後乎其人對非也於是　宸衷頓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　國家又可祖乎竟却衆議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企哉

后妃類

妃妾之始

軒轅始立四妃一妻三妾以應天文后妃四星於是妻妾之制始定周公始定六宮設夫人世婦嬪御以佐皇后唐高祖始列置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四妃然貴妃之制起於隋煬帝惟賢妃[illegible]居私置宋真宗承唐制設嬪御十九等曰淑儀踵晉武帝制曰淑容踵魏明帝制曰順儀曰順容並踵隋煬帝制曰婉儀踵北齊高洋制曰婉容爲宋新制曰昭儀踵漢元帝制曰昭容踵武帝制曰昭媛踵唐太宗制曰修儀亦踵魏明帝制曰修容踵魏文帝制曰修媛亦踵高洋制曰充儀亦踵隋煬制曰充容亦踵漢武帝制曰充媛踵唐高祖制曰婕妤亦踵漢武帝制曰貴人踵漢光武制曰美人踵漢高制曰才人踵漢宣帝制

皇后

周禮天子妃曰后周人稱王妃曰后秦號皇帝亦稱皇后繼體之君也周人之稱王妃亦以繼天子之後故也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蓋史始以言成王之以道繼人之後也而秦漢以稱天子之妃漢高紀七年漢王卽皇帝位尊王后曰皇后

后亦君也周制天子立后曰王后秦稱皇帝七嫡曰

皇后母曰皇太后漢因之祖毋稱太皇太后自唐矜皇太后並加四字尊號 事始

后妃夫人名義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

太后攝政

秦漢已來少帝卽位后代而攝政稱皇太后詔不言制漢興惠帝崩少帝弘立太后攝政哀帝崩平帝幼孝元王皇后以太皇后攝政和帝殤帝崩安帝幼和熹鄧皇后攝政孝順崩冲帝質帝桓帝皆幼順烈梁后攝政桓帝崩少帝卽位栢思竇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群臣后東而少帝西群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太皇太后

漢因奏事毋號皇太后故尊祖毋曰太皇太后其禮雖始于漢要之自孝武始也按史記景帝二年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高祖薄后也景帝之祖毋爾時未號太后武帝卽位迎魯申公議明堂事司馬遷於儒林傳乃始稱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是太

皇之號自漢武始也竇氏文帝后於武帝爲祖母班固於景帝既立則以稱薄后然遷自武帝時人不應誤書也

帝嚳妃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納以爲妃常夢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

簡狄懷卵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游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伍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毋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年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太姒

太姒夢見周之庭産棘太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於商闕間梓化爲松栢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愼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享于殷自發之生於今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遺照乎

姜后

周宣王有琴曰鸛風背銘云墻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毎朝姜后輙以此銘援琴奏之王于是兢兢不怠中興之成后與有力焉

齊后破環

齊后太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事惟謹與信故四十餘年不受兵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群臣皆不知解后椎破之謝秦使曰

謹巳解矣

三醜后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見宣王宣王納之爲后宿瘤女者齊東郭采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

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見劉向女傳

纓裙

漢成帝常以三秋之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彫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柁枻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鏁雲舟於波上每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常以翠纓結飛燕之裙今太液池尚有避風之臺即飛燕纓裙之處

趙后妹弟始末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爲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音亡章曲任爲繁音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因通曼妻生二女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皆冒萬金姓宜主體輕人號爲飛燕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因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嬺爲承光司帝者故識飛燕與射兒之事爲之寒心宮中所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豈若有餘柔君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耶既幸嬺私語飛燕曰射鳥兒不近汝耶飛燕曰吾內妳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后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嬺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淳粹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帝取后五綵組文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耻不愛死非姊教願以死易耻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歎賞嘖嘖帝乃歸合德宣

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伶玄自序

伶玄自序云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善屬文簡率尚真朴無所矜式楊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慊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嬺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

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袁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萬物變態爲瀟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正其流惟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婕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　使婢子執研道所記于是撰趙后別傳

趙后別傳

趙后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爲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後宮后方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懷因涕泪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于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况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

願得身亨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扶起持昭儀手曰吾以汝之故因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述帝語且曰姊曾憶家貧饑寒無聊姊使我共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米一日遇風雨無火可炊饑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臥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剌我而自毀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妾死姊

尚誰扙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自是帝不復往后
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帝嘗語近侍曰自古
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亦立昭儀爲后矣后生日
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曰他人
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後宮妾
立主後帝時視妾不移目主知帝意遣妾侍帝不
數日備后宮時帝齒痕尤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
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歎昭儀知帝
欲留昭儀先辭去帝至夕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
爲奸利乃詐托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

承幸遇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
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
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甘美不
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
聽是珍符龍據妾胸知爲佳瑞更祈善育神嗣抱
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
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
一體社稷之重嗣續斯先姙體方初保護宜厚藥
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牋奏
口授宮使可矣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

謀盛謂后曰莫若辭帝有姙者不可近人近人則
有所觸孕或敗矣后乃遣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
遣問安否甫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及
宮中人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富
貴吾欲爲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之私意實非眞
也已及期子其爲我謀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
于都城外有生子者才數日以百金售之以
物囊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盛曰臣今知矣載
子之器氣不洩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載子之器
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

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子復
如此盛終不敢攜入宮盛來見后具言驚啼事后
泣曰爲之柰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
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姙當是聖人后
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夜夢與龍臥不幸
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
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
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
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呼宮吏蔡規曰爲
吾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

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後宮宮人孕子者盡殺死之後帝行步遲澁頗氣憊不能御昭儀有方士獻丹于上百日乃成先以瓮貯水滿則置丹於水中卽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者十日不沸方可服之帝一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一夕在於大慶殿昭儀醉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不知將起坐或仆而臥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窮帝得疾之由昭儀乃自縊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

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殺吾子令罰爲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閒受千歲氷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鄙大月氐王獵于海上見巨黿出于穴首猶戴玉釵顧望波上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氏王遣使問梁武帝以昭儀事荅之

平帝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不肯及敗曰何面目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形於言色及禪位憤甚堅欲奪其志不從乃止李昇女爲太子璉妃昇既篡吳封爲永興公主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

甘后神智

三國劉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於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夜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

之貴德比君子况爲彩而可不玩乎后與玉人潔白温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非惟疾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得以妖玩繫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以甘后爲神智之婦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閒以綵絲織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

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等形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鍼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凉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析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

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凉時權尚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多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録其巧工及吳亡不知所在 出王子年拾遺

杜謝二后

杜皇后晉成帝之妃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輙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夕齒盡生謝皇后穿

相深甫之孫后生而黑醜一目楊太后擇配理宗未定會忽病疥膚脫瑩白如玉及醫去目翳太后曰此女端重有福遂爲帝后

王后掩面

宋明帝於宮中裸婦人觀之王后以扇障面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爲不可后曰宮中自有樂事何至婦侄姊妹裸體相視以爲樂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最柔善不意乃能爲是

沈后諷帝詩

陳主皇后沈氏者望蔡侯君理之女也以張貴妃權

寵動經半年不得一御陳主嘗至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曰何不留我沈后贈詩曰誰道不相憶見罷便成羞情知不肯住教我若爲留

毛氏不辱

苻登妻毛氏毛興女也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欲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爲羌賊所辱萇殺之 前凉録

三女生三帝

後周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徐賢妃

太宗召徐賢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則天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黒毫左旋如黒子引之長尺餘則天荒淫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欲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前聖格言也陛下内寵已有

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栁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亦欲自進堪充宸内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女戎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爲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瀆鬼獄祇愛其血食怨其滅亡故能爲厲必生妖美之邑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𡣍姬息嬀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亦必以女戎勝故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花見羞

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爲之羞也自後宮中呼爲花見羞

蜀孟昶母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肯賫表詣王全贇請降王師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之曰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訶撻之昶至闕凡銜璧獻俘悉罷之車駕親勞於近郊止令素服待罪于兩觀之下御崇元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莫贈視三公之秩初母纏

至闕上以禁罍冑至宮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
曰母但寬中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
妾家本太原若許妾還并土死亦心足時晉壘未
平太祖聞其言識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
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
爾貪生失理不能納彊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實
誰咎乎吾爲汝故忍死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
生耶遂數日而死

杜后先兄

太祖之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

定力院聞變夫人懼杜太夫人曰且設齋異人皆
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

宋慈聖后

宋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
聖起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恁事中使
云皇帝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間使
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
不開門納中使

高后嚴肅

宋慈聖光顯皇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
肅稱在治平時英廟疾既愈猶不得近嬪御慈聖
一日使親密以情勸諭之曰官家即位已久今聖
躬又已痊平豈得左右無一侍御者耶宣仁不樂
曰奏知娘娘新婦始時嫁十三團練爾即不曾嫁
他官家時多傳于外朝

虜服宣仁

宋宣仁后初臨朝西戎戒邊吏曰聖后相司馬公必
用仁宗故事自今後敢以一人一騎入界者族
熙寧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樓觀燈召外族悉集樓下
神宗數遣黃門稟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

即降處分宣仁荅云此自有處不須聖慮明日上
問何以處之宣仁荅曰大者各與絹二疋小者各
與乳糖獅子兩箇帝乃嘆仰后德不可及也

曹后諫帝

宋慈聖曹后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荅曰
廷臣有謗訕朝政茲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
轍乎嘗見二宗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
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
州之謫初京兆李值字私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
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郎約婚慈聖娶迎入

門見鬼神千萬往其前值驚走踰墻避之后時即還父母家俄選爲后

劉后遺言

宋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若瘵疾臨終謂左右云我有遺屬在我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詞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天折雖埋骨於九泉冤鬼不離於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

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况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忍死面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畱寃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自後左右每欲寛解必提着領巾祈愈感傷以爲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宮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城術士見后於巫山彷彿鈿合釵云

憲聖擁佑三朝

宋憲聖初不以色幸思陵念其勤劳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爾其選巳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方一思之含涙腹中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太后既旋鑾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之意上侍太后拜而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教旨太后佯語上曰這事由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云云可立爲后遂開擁佑三朝之

功云

寧宗立后

宋寧宗先后韓成恭上仙後宮爲上所眷者長秋楊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然曹罕智術今長秋能挾巧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客閒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内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决此舉二閤皆同日令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于夜曹不晤也遂盱酒甫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巳奏恭肅帝輦夫奏趣重杳上起消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邪緩故能

展紙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暮夜辭幸

元順帝后弘吉剌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復再三竟拒不納帝賢之

張太后

正統中張太后大漸召三楊於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文貞首對有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頷之（或曰且請諡爲神宗皇帝非是）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荅三公卽趨下叩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言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欲專而不敢也每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卽以帖開具白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故終 太后之世不敢爲非

本朝家法

自古女后專政甚至臨朝稱制以致禍亂惟我皇明太祖高皇帝家法嚴正后妃不許傳旨于外亦

不許群臣朝見世守爲法正統初雖有詔凡事白張太后而後行 太后命司禮監以章奏送內閣擬旨送上仍以 聖旨行之未有徑以 太后懿旨施行者其內閣官擬旨最爲機密亦未敢顯言於外旨由我出也

孫太后

天順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

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虞賀禮成　太后深慰
喜復加贈其親以榮所自大夫人董氏壽方九十
兄弟五人長賓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
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
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
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
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
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見怒矣賢
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

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政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内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
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
淳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一

人物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嬪妃類

妃

妃配耦也自太昊制嫁娶之禮以相配偶然無以妃
名其耦者帝王世紀至黄帝乃始有元妃次妃之
例此疑妃之初爾韓子曰衛嗣公愛泄姬恐其因
愛以擁巳乃尊魏妃以偶泄姬疑魏明帝以三夫
人名妃用此兩制　事物紀原

史記黄帝嚳皆立四妃禹湯皆曰妃又古者正嫡曰
元妃魏帝六宮增淑妃宋書武帝置貴妃隋煬帝
置德妃賢妃秦以天子正嫡稱妃後魏親王之妻
皆爲妃王母爲太妃唐長公主母曰大儀餘六宮
嬪嬙十四等二十四司品位代有沿革具載於坤
儀令

淑妃

南史后妃傳敘曰晉武帝初置淑儀爲九嬪視九卿
唐百官志注云明皇開元中置六儀其一曰淑儀
用晉事也宋朝會要云眞宗大中祥符六年又增

置淑儀官事物紀原

淑容

南史又曰魏明帝泰始二年置淑容自後或置或否

國初亦省不置大中祥符中與淑儀同增置事物紀原

順儀

隋内官有順儀北史后妃傳曰隋煬帝𠫭詳典故置順儀爲九嬪唐除之按唐百官志注云明皇開元中置六儀四順儀國初亦不設眞宗復置之與淑儀同時事物紀原

順容

隋九嬪有順容北史曰煬帝置宋朝會要眞宗祥符中又增置順容之官事物紀原

婉儀

北史后妃傳曰北齊文宣河清中置婉儀爲八十一御女唐初亦無唐志注云明皇置六儀婉儀其四也至宋朝眞宗復增置餘見婉容事物紀原

婉容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六年眞宗增淑儀以下至婉容凡六官並從一品在昭儀之上事物紀原

昭儀

漢元帝置昭儀後代或省元魏置左右昭儀視大司馬北齊文宣時比丞相唐之九嬪也事物紀原

昭容

漢孝武所置南朝亦或置之唐以爲九嬪事物紀原

昭媛

唐百官志注曰唐因隋制有之而隋志北史俱不載疑唐制也

脩儀

魏明帝置脩儀隋煬帝以爲九嬪事物紀原

脩容

魏文帝始置脩容隋煬帝𠫭典故復置之事物紀原

脩媛

唐百官志注曰唐因隋制有脩媛按隋志無之而北史后妃傳北齊文宣河清中置脩媛爲御女唐以爲嬪疑唐采齊制也事物紀原

充儀

隋有充儀爲九嬪唐會要内職篇云自武德來已有其職北史曰煬帝置事物紀原

充容

漢典有充容則疑漢官也北史曰隋煬帝𠫭詳典故

著之於令事物紀原

充媛

唐志云唐因隋置有充媛隋書及北史隋后妃事皆無文疑唐置之也事物紀原

婕妤

前漢有婕妤班馬皆見于傳南史后妃傳叙曰婕妤漢舊號蓋漢宣官也隋煬帝以為世婦而品正二通典曰漢武置婕妤視上卿比列侯事物紀原

貴人

漢光武置貴人為三夫人歷代不常有宋朝真宗復置貴人事物紀原

美人

光武又置美人歷代多有之國初亦置正四品通典前漢內命婦有美人事物紀原

才人

南史曰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又云晉武置而通典內命職漢有才人則疑漢置事物紀原

太妃

魏以來諸王之母為太妃此蓋其始稱也司馬氏帝其嫡為皇太后所生為皇太妃晉書后妃傳章大妃周氏生哀帝拜貴人帝即位有司議位號詔崇冊周貴人為皇太妃事物紀原

四妃

天官后妃四星其一為正嫡三為後宮故帝嚳取象于此立四妃而正嫡在其中然黃帝初有元妃嫘祖次妃嫫姆泊彤魚氏方雷氏則是四妃之制自黃帝始矣三代有三夫人而無妃號漢有貴人魏始制妃此夫人號妃之始也事物紀原

貴妃

宋孝武孝建三年初置貴妃位比相國又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紫綬金章珮于闐玉事物紀原

淑妃

魏明帝置淑妃齊永明中有司奏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加比二司事物紀原

德妃

隋煬帝置德妃北史后妃傳曰煬帝參詳典故自製美名有德妃為三夫人事物紀原

賢妃

唐百官志內官有賢妃正一品注云因隋制也而隋志及北史亦無其名疑唐有國初置也續事始曰隋煬帝置德妃賢妃 事物紀原

樊姬

莊王聽朝罷燕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

嘗見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宋華元獻楚莊王以繞梁之琴鼓之其聲嫋嫋繞于梁間循環不已楚王樂之七日不聽朝樊姬進曰君淫於樂矣昔桀好妹喜之瑟而亡其身紂聽靡靡之音而喪其國今君繞梁是樂七日弗朝君樂亡身喪國乎於是以鐵如意鎚琴而破之

夷光脩明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送於吳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脩明 即西施鄭旦之別名 以貢於吳吳處於椒花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不理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爲祠女之處

李夫人

李夫人初入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扇迎入帳中共坐食飲之後預戒宮人遥撤五色同心花果

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 謝子戊辰抄

麗娟

漢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氣勝蘭芷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是升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之重幙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裡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

婕妤善對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呪咀於是考問詞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王昭君

漢昭君王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毛延壽往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王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王豐容靚飾

舉止閒雅善應對爲後宮第一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名籍已定難于失信故不復更乃窮按其事畫工皆弃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焉王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嗣氏子代立欲妻之王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爲後單于閼氏

孫亮姬朝姝

吳孫亮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嘗愛寵四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帷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此香殊方異國所獻凡經歲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麗居洛珍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使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相亂所居室爲思香媚寢　出王子年拾遺記

楊太眞外傳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於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珪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

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眞潛内太眞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配壽邸是月於鳳皇園冊太眞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上喜甚謂後宮人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曰得寶子有姊三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曰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琰爲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

兄銛拜爲侍郎兄銛又居朝堂列品弟錡尚太華
公主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
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方奇貨日輸其門昔安
祿山爲范陽節度使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常于
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
上問之曰胡人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宥之
又命楊銛而下約祿山爲兄弟五載七月妃子以
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初出上
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
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大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

曉玄宗見之殿內大悦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
雜劇以娛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
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
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小
姨爲秦國夫人同日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
之資然虢國不施脂粉自衒美豔常素面朝天當
時杜甫有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
卻嫌脂粉汚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
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鏁子帳蓋希代之珍也銛
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列棨戟特授上柱國

一日三召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
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上賜御食及
外國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以來豪貴榮盛莫之
比也九載二月上舊制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
共寢其閒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之故詩人
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到閒把寧王玉笛吹因
是忤旨放出宮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
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知識有忤聖顔罪當
死既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
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言蓋不

緣妃也乃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
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
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就死無以謝上引刀剪髮一
繚附與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
奏上上大驚悦遽使力士召歸自後益嬖焉十載
上元節楊氏五宅夜游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入
西市門楊氏奴揮鞭 誤及公主公主墜馬駙馬
陳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上令決殺楊
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
入禁門不問京師爲之側目時人語曰生女勿悲

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
是門楣其爲人羨慕如此上一日御勤政樓大張
音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瀛
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
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十歲頴悟過人上召於
樓中貴妃坐于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
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
長竿妙若神誰爲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
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
黄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正發

皇情不豫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顔大悅方
知流雪廻風可以旋天轉地上常夢十仙子乃製
紫雪曲并夢龍女又製淩波曲二曲既成遂賜宜
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
蠻善舞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含元小殿寧
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龜年篳栗
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板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惟
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蠻樂籍
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
天子阿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爲犒一局樂罷皆

非世有者妃善擊磬拊搏之音冷冷然多新聲雖
太常梨園之伎莫能及禁中種木芍藥即今牡丹
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
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妃以步輦
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
歌擅一時之名手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
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調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箋
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調白既承旨時
宿酒猶未醒因援筆賦三章龜年捧詞進上命梨
園弟子畧約詞調倚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

瓈七寳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
調玉笛以倚曲毎曲遍將換遲其聲以媚之妃飲
罷斂綉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它學士會
力士終以脫靴爲耻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
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
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
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常欲命李白官卒爲宮
中所捍而止有一屏風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
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
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于高樓上未及將

歸國忠日午假息樓上至牀觀屛風在焉才就枕
屛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穹
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
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沒波人也吳宮
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
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烟人也畫眉人也
吹簫人也笑躄人也垓下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
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
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人也國忠強開目歷歷見
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

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乃
連臂而歌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
復有二三妓　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詞別序云
綽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逝爲本藝將呈訖一一
復歸屛上國忠方醒皇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
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作亂後其物尤存
在宰相元載家妃子旣生於蜀毎嘗荔枝南海荔
枝勝如蜀者故毎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
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嘗與妃采戲將北惟
重四可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
命高力士賜緋至今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
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
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心經
記誦精熟後上與妃游于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
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
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冢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
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加大司空長男暄尚延和
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
男朏尚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尚承榮郡
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載重

贈玄琰太尉齊國公妻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碑
及書玄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公壻秘書少監崔
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
秦國壻柳澄男鈞尚長淸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
政和公主上每年冬幸華淸宮即與妃同輦華淸
宮有端正樓即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池即妃沐
浴之所國忠賜第在宮之東南與虢國韓國秦國
相對俱畫棟雕梁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
樂扈從之時每一家爲一隊隊着一色衣五家合
隊如百花之映發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

轉成虢國又與國忠亂曙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相為詣謔從官嫗嫗百餘騎前後秉燭如晝鮮妝炫服而行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或十五人以下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新荔枝因名曲為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薊以誅國忠為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盖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泣訴於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

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甿庶以至于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反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壽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珠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因冒姓楊國忠既死

上乃出驛門六軍不解圍上令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左右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群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上迴入驛驛內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欹首而立京兆司錄韋鍔諫曰願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上逡巡入行宮妃子出于廳門使力士賜妃死妃泣涕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才絕而南海進荔枝至上覩之長號數息使力士祭之祭罷六軍尚未解圍以綉衾覆體置于驛亭中敕玄禮等入驛視

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乃解圍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即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假髻拋河裡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上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采其

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廿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於它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尤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欷焉上皇既居內殿夜闌登勤政樓凭闌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

里中隱隱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佳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上四顧凄涼不覺流涕新豐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我祖大帝破高麗獲此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

朕以岐王進龍池篇賜之紫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愆旹民離兵弱朕以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朕今再覩之益與悲念矣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鶴髮與眞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竭其術以索之不能致又游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之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萊忽見最高山山上多樓閣洎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

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叩門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踰時碧衣延入玉妃出冠金鳳冠披紫綃霞帔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曰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侍女取金釧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它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徐言曰昔天寶十四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

之夕上凭肩而望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此獨
君王知之耳因言太上皇亦不久居人間幸自珍
愛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移入內甘露
殿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上皇並不食
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舞于庭徘徊
而去上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命爲元始孔
昇眞入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
收大收代宗小字也即令具湯沐我欲就枕愼勿
驚我俄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憲宗元和
元年縣尉白居易爲長恨歌曰漢皇重色思傾國

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
不識天生麗質難自弃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
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
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
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
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
春游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
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
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

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
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
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
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
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
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眉山
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
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
聲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
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

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
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
階花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
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
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
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
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
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
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

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玉眞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

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二宮幾四萬人亦自以爲不及也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梅上署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七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于兄弟諸王間極友愛日從問宴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珠履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鬬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能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坐光輝鬬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

艸木之戲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喜會太眞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疏意而二人相妒避路而行上以方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眞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竟爲太眞遷于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屆閣前當奈何上未及披衣抱妃藏於夾幙間太眞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眞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屏無並往

也太眞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于日出尚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于此閤以俟駕迴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眞怒徑歸私第上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眞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所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

賦畧曰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閒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游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脩憶昔太液淸波水光蕩浮笙歌賞宴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才士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太眞聞之訴于明皇曰江妃庸賤以諛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方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也詩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脂粉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度新聲名爲一斛珠曲始此也

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眞死及東歸尋妃所在杳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它所詔有得之者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有宦者進其畫眞上言似甚但不活耳題詩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摹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彷彿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蒙霧露狀曰自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林旁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發視得尸裹以錦裀盛以酒糟附土三尺許

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孟才人

孟才人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豫忽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何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宫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侍以小棺殯于殿側山陵之際梓宫莫能舉識者曰得非爲孟才人乎於是遽舁以殉遂窆於端陵

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宫中二十春却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花蕊夫人

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於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辭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姓费誤也

花蕊夫人有二一以宫詞著者本蜀主孟昶妾費氏宋太祖取蜀收入掖庭有墓在閬之崇安其一本南唐宫人後主歸宋選入後宫太祖以其亦能賦詩目之小花蕊云

徐公二女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者必有甚惡此春秋爲之深戒矣前蜀徐公有

二女美而奇豔初王太祖搜求國色亦不知徐公有美女徐以獻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后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淫佚殺戮重臣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至境爲名恣風月烟花之樂惟駕輜軿於綠野擁金翠於青山倍役生靈頗消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宫皆有篇章刊於玉石自秦漢以來妃后省方未有當貴如斯之甚也順聖太后題青城山丈人觀詩曰早與元妃慕至玄同躋靈岳訪真仙當時信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

裏天儀伕影交家扉外金絲聲揭翠微巔惟慚米
致華胥裏徒卜昇平萬萬年翊聖太后繼曰獲陪
翠輦喜殊常同涉仙壇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烟霧
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太后又題謁丈人觀先帝
聖容云舜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徑路似
步九嶷山日照堆嵐迫雲横積翠間期脩封禪禮
方俟再躋扳翊聖太后又曰共謁御容儀還同在
禁闈笙歌喧寶殿彩仗耀金徽清淚沾羅袂紅霞
拂綉衣九疑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謁丈
人觀先帝聖容云千尋緑嶂夾流溪登眺因知海

岳低瀑布逢春青石碎菌輪横剪翠峰齊步粘苔
蘚龍門峭目閃烟羅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
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太后繼曰登尋丹壑到玄都
接日紅霞照座隅即向周迴巖岫首似看曾近畫
圖無順聖又題金華宮曰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
回雲披分景象黛瑣並樓臺兩滌前山淨風吹去
路開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太后繼曰碧
烟紅露撲人衣宿露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
笛蝶嬌頻采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携手暗指遙山
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順聖

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游丹景因與真
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玎璫松
梢月轉禽栖影柏徑風牽麝食香虔探六銖宜禱
祝惟期聖祚保遐昌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
玉軒金輅住蓮空軍持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曉
紅武士盡排青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
專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順聖又題彭州歸平詩
云尋真游聖境巡撫到歸平水遠波瀾碧山高氣
象清殿嚴孫氏貌碑暗祖師名夜月登壇醮松風
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到陽平真似驂鸞至

上清風起半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曉尋水
澗聽松韵夜上新壇看月明常恐前身居此境玉
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至夜看燈
云虔禱游靈境元妃風致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
遺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迹飛石
顯神功滿望天涯極臨西日脚紅猶來并石上僧
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脩短事
社稷保延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
細雨濕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响僧唱梵天
聲若賞無心法此光如水清順聖又題天迴驛云

因尋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此帳烟光看未足却驅金輦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亭近玉京夢魂尤自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儘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爲翰林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文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紈扇之辭亦彰淫志今徐氏迟乎妖志餌自幸臣假以風騷庇其游幸取女史一時之美爲游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遇蜀有荒淫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游君臣凌替之所致也於是亾一君（後主衍）破一國（蜀）殺九子（彭王宗鼎忠王宗賢褒王宗紀興王宗澤宋王宗獻雅王宗輅資王宗勳）子承祧嗣誅十臣（王宗弼王宗勳李周輅韓昭景潤澄宋光嗣歐陽晃王承休蕭懷武）殄滅萬家流移百郡其次六宮嬪御挫紅綠於征途十宅公主碎金珠於逆旅子虛之室無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隋君仁裕有咏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寨旗二十萬軍高拱手更無一个是男兒又僧遠公有傷廢國詩云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輿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破家中禁夜凉空鎖月後庭春燄慢開花兩朝帝業空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沈氏守宮論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爲給事中宋孝宗皇帝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溥爲貢士上就賜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袞衣時競傳誦之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一

海右陽民王圻纂

人物門

公主類

公主

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至尊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蓋周事也史記曰公叔相魏尚魏公主文侯時也蓋借天子之女號春秋指掌碎玉曰天子嫁女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故呼公主也

公主行婦禮

公主行婦禮自唐王珪之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始 事始

長公主

蔡邕曰漢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職林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前漢婁敬説高祖以長公主妻單于武帝女亦稱衛長公主此謂長公主之始漢書昭帝紀後元年二月戊辰帝即位鄂邑公主益邑爲長公主即帝姊妹爲長公主也建武十五年光武封武陽公主爲長公主來朝但帝姊妹乃封長公主 事物紀原

大主

漢皇帝之姑封大長公主號大主史記武帝本紀曰帝以衛長公主妻欒大自稱大主將相已下皆遣獻之徐廣云武帝姑竇太后女也封大主之號亦自漢始 事物紀原

縣主

後漢帝女皆封縣公主或別爲美名此疑縣主之始諸王女自爲公主其父得自主婚故也隋唐以來

雖諸王公女亦封郡縣但曰某郡縣主 事物紀原

主國

漢以來公主所封皆爲邑無封國者唐雖平陽昭公主有起兵參佐命之功不過殁後加鼓吹而已睿宗女華婉以劉后所生始封代國後遂爲常制 事物紀原

阿茶子

公郡縣主宮禁呼爲宅家子蓋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爲阿宅家子阿

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茶一說漢魏以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爲定焉

義陽公主

晉永嘉末群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出奔至洛南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衛京都劉曜攻破之主有殊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遂葬之立義陽公主祠民憐之爲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述異記

壽陽公主

豫章歸魏明帝拜綜太尉封丹陽公尚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犁容色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及京師傾覆綜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遂縊殺之 伽藍記

公主諫遂刑人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下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天寶末藩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優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皆大笑樂公主獨俛首顰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使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側果寃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劇爲戲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永康公主

唐主李昪受吳主禪奉爲讓皇璉讓皇長子也先主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京卒于池口舟中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女璉納之爲妃賢明溫淑

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公主身穿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剪綵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殮溫軟如生先主悼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其異焉

公主封號

仁廟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

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有美名邇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明皇故事也

尚主行禮

宋熙寧間宣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勛賢之後有福者尚之會台州錢光主補試入太學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彩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啟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主甚久皆不諭其意翌日又令敏

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奉詔選勛賢後尚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所業文奏啟遂賜召見上云待太皇商量後數日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於某月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主服布衣巳時候內侍宣押如內至一小殿皆宮嬪二公主在焉引曹與光主立於廡下斯須上小帽背出簾外熟視云簾內一般預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尚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永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賜玉帶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捎光主背曰錢郎好女婿上云是個享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二殿徐登步輦還樂聲漸遠復引光主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各以仗下御馬一匹崇政殿親從官十七人導從歸第謂之宣繫故事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却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穆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用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畫堂垂簾南坐舅姑拜於簾下賢穆奏乞行常人

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許詔從所請上令中使宣諭再讚佳其賢德次日宰執上殿稱賀

宗姬流落

竊憤錄載金人徙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宮中於驛作酒肆縱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攜數女子皆俊目豔麗或歌或舞或吹笛待酒勸客所得錢物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遣皂衣吏賫酒飲帝不知為帝也亦遺一橫笛女子入室中對帝所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為鄉人

汝東京譙氏女女顧胡婦稍遠乃曰我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既又遭主母詬撻轉鬻與此胡婦俾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遣之去又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粘罕席上有所覩賦念奴嬌一闋云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況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吹橫竹流

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醁興亾休問爲伊且盡衷曲詳味詞旨則孝純所覩即帝之所遇者也然孝純之詞賦粘罕席上則是女初屬粘罕審矣後乃復流落於邊州豈非罕之婦妬而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

秦王廷美之後至徽宗時改封魏王

聖賢類

總序

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澄獨見以入神 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貌

務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詔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忝嘗於存亾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覿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而苟全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精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氷霜之粹素不染潔于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于歲寒雖危亾而不渝者

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寒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銑藻以立言辭烟蔚而積久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靖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銑乃心於精義各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畏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於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恬脺於九族必居正以辻

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冓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王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伎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巧人也凌强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毅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劳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訶讟而晏如不惜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勞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猶繩墨以進止不乾沒

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於戰競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能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 抱朴子

四重四輕

楊子或問何如斯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言重行重貌重好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楊子

五等人

中黄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人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有五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辨人中有五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有五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有五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

儒

古稱八儒三墨以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爲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

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爲矜莊之儒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以禹行而舜趨爲子張氏之賤儒歉然終日不言爲子夏氏之賤儒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者爲子游氏之賤儒則是八儒之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

之後其門弟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自立門戶則吾
道亦自枝分派別矣即子夏教於西河一傳而爲
田子方再傳而爲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
書其毒遂流於天下吾聖人之末流猶或如是況
其下此者乎

伊尹

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史記）九主者有法君勞君等君授君專君破君寄君
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
秦孝公及秦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若禹稷
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
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
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稷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
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
國滅君死若楚代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于下
主驕于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固君謂
完城郭利甲兵而不脩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
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等類
是也

周公

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伐奄四年建侯
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尚書大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
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
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言客曰
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
明日興師而誅管蔡（韓詩外傳）

太公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圖
販麵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于渭
濱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于齊
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
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
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家（類林韓詩史注鶡冠子注）馬武
曰反水不收後悔何及（後漢記）周王明廣云丁公入
漢先獲至典之殘馬毋叛妻自招覆水之逝（弘明集）
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良之逐臣（國策）
（策）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
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

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收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剖魚腹得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說苑

鬻能子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

孔子

顏氏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 干寶三日記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白白生永字子家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九世

孔子至于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 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某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 公孫尸子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丘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將欲謀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佐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羞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 符子

孔子厄於陳蔡絃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庭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中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脇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于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

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係余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旨與明日遂行 搜神記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羮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者而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呂氏春秋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腓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即上船必中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腓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罹其尉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諱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新序見三國志注

孔子嘗遊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納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曰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耳又問曰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弃之於是心服 衝波傳見金樓子殷芸小說

得麟之月孔子謂子夏曰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往候之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云趨作法孔聖没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血書飛爲赤烏化爲帛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

圖制法之狀春秋說題辭演孔圖一作子貢
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注疏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
我之堂據我之牀飲我酒唾我漿食我飯以爲粮
顛倒我衣裳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秦
世有此謠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
經傳墳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
冢壁政甚惡之及達沙丘而循別路見一群小兒
筆沙爲阜問云沙丘從此得汝異苑

稗史彙編　卷之三十二　七

鍾離意爲魯相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
嘆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况見聖人廟乎遂出私
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脩葺男子張伯除堂下
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上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
孔訢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
發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
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
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
召問伯伯懼探璧懷中叩頭以爲神漢晉春秋意別傳

昔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至于亶洲見仲尼及七十
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
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
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數萬啣土培城魯
侯信之大城曲阜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此所
以稱聖也十六國春秋

孔子封謚

北齊顯祖高洋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
隋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
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爲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

稗史彙編　卷之三十二　十八

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
君止稱王執以爲不可卒從其議

衢州聖裔

宋建炎中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駕南
渡端友沒子玠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以衢
州學爲家廟賜田五頃孫搢文遠萬春洙六十年
間俱襲封淳祐乙卯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
閒地建孔氏家廟規制視祖庭丙子燬于盜洙遂
即其家以祀元至正十九年有詔孔氏子孫寓衢
者赴闕洙及弟演子楷入覲奏問旁奬諭授國子

祭酒浙東提舉以宣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子

朝

三教圖贊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黄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内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絶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野語）

顔子

郎顗云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後漢書）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列子力命）俗傳顔淵年十八升太山望見吳閶門外有係白馬（論衡）顔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

曾子

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烏萃其冠

宰予

諸御鞅諫于齊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搆其難而危國也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弑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呂氏春秋）

仲子崔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師覺授孝子傳　史記狐作壺）

子思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尚書曰虞夏

數四篇善也下此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作書喻民簡易爲上而乃放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昔曾委巷亦有倡君之言者彼荅之曰道爲知者傳令君何倡之甚也樂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

賢節聖通

惟賢能節惟聖能通若君子賤臨漁不容網于道父
君子以爲不盡人之財也恕哉子賤寧獨澤及窮
鱗庶家有餘財矣顏氏觀御不加鞭于東野君子
以爲不盡人之力也仁哉顏氏寧獨恩及疲馬庶
家有餘力矣仲尼遇雨不假蓋于卜商君子以爲
不盡人之情也大哉仲尼寧獨覆及在門庶家有
餘情矣非聖賢誰能與之

孟子靈異

皇明太祖不喜孟子命儒臣刪其言過當者爲節文
一編又欲去其配享象山錢唐時爲宗伯苦諫癸

三矢射之不退　上感悟命醫治其創初祭先聖
徹去亞聖公像須臾大風驟作百燭俱滅　上心
動復其像而風遂止　上曰其孟氏之靈乎祀乃
不廢

德行類上

晏子推恩

晏平仲爲齊相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而
可乎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
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
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
陳季子曰吾愛晏子之廉以自奉而安意樂志也
隆恩也予又愛晏子其言有序而施恩有等級也
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次及其鄉之賢者何至則
施而濫予乎

子罕

荆士尹陁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犨于前
而不直西家之潦注于庭下而不止士尹陁問其
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
曰吾恃爲鞔而食三葉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
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

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利
故弗禁也士尹陁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
陁諫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
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
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
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王吉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
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
樹隣里共勸止之因固請吉還婦里中爲之語曰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司馬徽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妻之言亦大好

漢儒氣節

管寧茅容孔明皆聖門之徒也管寧終身戴一破帽信貫金石茅容堅志固窮孔明高臥艸廬若將終身感玄德之知鞠躬盡瘁斃而後已是以漢儒多

氣節若得聖人爲之依歸其賢於冉求宰予遠矣

管寧

管寧避地遼東渡海遇風船中人皆危懼叩頭悔過寧思向曾如廁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滅寧持己之敬如此宜乎免于亂世也

孫晨臥藁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寓居城中織箕爲業明詩書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鮑子都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心痛子都下馬爲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卷金十餅乃賣一餅具葬書生其餘枕之頭下置素書于腹傷後數年子都于道上有乘驄馬者逐之旣及以子都爲盜因問兒尸歸見金九餅在頭下素書在腹傷舉家感子都之德義由是聲名大振

司馬稱佳

司馬德操傳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皆言佳豈人所以質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車胤分金

車胤讀書于鼓樓山一日得金于脊井中求其主不獲因集貧民百餘人于石室分與之至今其地有分金洞 谿囊 橘柚

鄧攸全姪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旣過江娶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庾公乘馬

庾公亮乘馬有的顙凶馬也云不利主或語令賣去

吏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安已而移於它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宜乎

仲堪節儉

殷仲堪官荆州儉食常數盌更無餘餚飯粒落盤席間輒拾以噉雖欲惜物亦其性眞嘗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足快平昔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汝曹識之

凝之施錢

劉凝之隱居荆州時適歲儉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飢

死餉錢千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

酈道元水經注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不返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陸慧曉富弼

齊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寮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絶百寮宋富公弼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效之自富公始也

皇甫亮曾宗道

北齊皇甫亮性質朴屬有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宋曾宗道為諭德日真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

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真宗奇之謂之忠實可大用宗道對使者之言亮之心也真宗識人可謂得之牝牡驪黃之外而彼齊主之奇亮者亦不可謂不知人矣

婁師德

天后朝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而去之師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為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

人頻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麁呼驛長責之曰汝何爲兩種待客驛將恐對曰邂逅淅米不得故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麁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欲決殺而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况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俱坐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不敢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娘求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楪䭔餅與之曰喫却作個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于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衆皆怪歎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 出朝野僉載

裴冕

裴冕爲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擅竊權柄咸懼之鉷賓佐數人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 出談賓錄

李勉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勉少年貧苦與同店不旬日書生疾作臨絕語勉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 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勉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勉許爲辦事餘金乃密置于墓中同葬焉後數年勉尉開封書生兄弟賫洪州牒來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勉請假至墓所出金付焉 出尚書譚錄

李約

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約常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托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廖居義士

廖有方校書元和乙未歲西征適一公署聞呻吟之聲乃於闇室之內見一貧兒問其疾苦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骨相托言未絶俄忽而逝遂鬻所乘鞍馬備棺瘞之臨岐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辛翰墨場半面爲君伸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自西蜀還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淹留半月僕馬皆飫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又贈繒錦一馱價直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妻之季兄也始知向者姓字所遺之物不納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于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晟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申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爲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宥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爲其設祭而瘞之出北夢瑣言

蕭德言

唐蕭德言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豈憚於此出談賓錄

李晦

李晦爲雍州長史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常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逼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温璉

幽州從事温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檠於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靡不欣喜唯璉曰非義之物安可寶

之遂訪其賣玉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許醻千
街肆耶中厚加酬直非强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
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
不納遂施於僧寺用飾佛像兾祝璉之壽也當時
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後官至尚書侍
郎卒（出劉氏耳目記）

仲庭預

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
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
止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筯撥灰

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筯因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
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當為製衣庭預曰
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采方術恐其別有所長
勉强而見庭預遽出金火筯陳其本末王曰吾家
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
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
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出玉溪編事）

羅可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宏詞學贍麗常預鄉薦
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
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圃中蔬者偶見
因躡足伏艸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鷄者
可乃携壺就之其人慚慄伏罪可執其手曰與子
幸同里閈不能烹鷄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
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言人人由是相誡
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鍾離君停女嫁婢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
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
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恠問之

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窊地為毬窩道我戲劇歲
久矣而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
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歿家破我遂落民間而
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質于老吏具
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君遽以書抵許
氏而止其子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嫁憐而悲
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壻特令之
女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之子可
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耻獨為君子爾何自專仁
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配以嫁

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二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三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德行類下

韓通收瘗遺骨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萬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

曹彬火焚按籍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已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召錢惟濬到中書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也（元帥即曹彬）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重疊要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侍中者趙普也）未必不是上旨彬曰主上英明大臣有過行即自行何假吾獄惟濬懼因與寮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乃取當時所與大臣財物之籍悉焚之既而召謂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日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為之土物耳且非有它求為上故也況侍中而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

溺而又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爲此按籍已焚禍福吾自當之惟濟等惕息而退後果知其事非太宗意

曹彬禮嫁俘婦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傳食曰待將進御當脩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

仁浦不思報怨

魏丞相仁浦嘗以賈延徽譖幾遇禍總帥出征有得延徽以獻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爲也人服

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褊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横死者

張趙不犯姬侍

乖厓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止帶給濟濯紉絳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有妓名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眞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之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巳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郭德正又言張帥蜀時新有令爲帥守者不許帶家屬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濟濯紉綴之役張始不肯用既而恐不便于後人遂留之執事二年將歸悉嫁之則處子也後趙爲帥聞其風悅之然巳不敢親近置之他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者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汝則入女不勝喜孔目官以下皆通名謁見求庇覆矣公

入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叱其名曰趙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乃呼語吏云適間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公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出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蒲室公悟乃遣女去予謂此皆近世所傳恐不得實如乖厓清獻公者而未免剛制他人獨柰何哉

張忠定憫給廳子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小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

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喧者耶此必
幽悶使之然耳故惻之

黃承事平糶獲報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
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
服而趨眞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盛且揖張公坐承
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
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所嘗服來比至果
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功德蒙
眞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

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
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値不增升斗亦無
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
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
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陳從易忘怨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
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爲河南轉運使或謂
曰可忘廬陵及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爲
慙

李沆嫁僕女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
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
宅中以償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
於室教訓婦德候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爲結
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
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
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肉爲羹饋之至薨衰
經三年以報

范文正託孤

范文正公少窮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
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
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銀一觔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
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成文正
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
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
之封誌宛然

王文正解忠愍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

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冠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冠準乃反耶王文正公熟視笑曰冠公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劾與冠準知上意亦解

王文正解和文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半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不荅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解

王文正散絹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爲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旣至家搜其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

范文正賻給葬具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縗經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卽徹宴席厚賻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者

堯夫麥舟助葬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王質甘爲范黨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嘆服

崔暹李昉王旦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卲宜親重言論之際卲乃毁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北齊書宋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毁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

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則知毀昉者非善人矣（范蜀公蒙求）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涑水記聞）

文懿包荒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常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

仲淹法當誅未見其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此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卽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疏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又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還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建中昌後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完又隆冬苦寒盡舍緡公晚得一子卽侍郎公紓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郎行職爲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皇祐元年第至朝奉大夫次卽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皆任以官不緜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益不誣矣（出塵史）

趙閱道全隣居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

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清獻不毀景仁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遘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而去景仁

二人不匿財物

宋京師人有以金銀縉錦寶二篋託付與相知數年而死相知後歸付其子子曰我父在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相知曰我躬受之又曾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遂持以白于官時包孝肅公尹京兆驗其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夷簡諫發石介塚

慶曆中呂許公夷簡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

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是時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未幾黨議起介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常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大以爲然持以入奏有旨放介妻子還鄉世以夷簡爲長者

施與宗戚

呂正獻公自爲小官卽不問生事夫人亦好施仕寖顯凡宗族親戚無不受其恩庇三公俸賜所散至十之九以周九族積米不足仍糴米以繼之吳文肅公於戚有貧乏不能存者公出錢二千貫田號曰義庄以給之公歿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宅以居亦無怨言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以居衣食均之無所異所得恩例先及諸父之子及公死子

尚有褐衣者隆貴五十年身爲將相累受大賜庫無羨錢室無奇玩賴朝廷資葬事得以無乏　劉簽判哀族人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公於初仕家無貲卽勉力爲此比之范吳登樞府太僚尤人所難　彭汝礪居家孝友兄無子立其後官其弟汝方之子而後已子汝方聞公喪卽棄官歸人兩高之族人賑給各有差無失所者

石介塋五世

宋石中允介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毋憂躬耕徂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後七十歲卒人號爲徂

徐先生

韓魏公赦細過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按呈有司事而狀屋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而與語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推而自見且愧且嘆曰眞天下盛德也

趙康靖厚德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勑而文忠不知也

涓父還妾

馬涓南部人其父從政未有子買妾詢知其父毋死不克葬故鬻身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碩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子因以夢中語爲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人

歐公遺事

歐陽文忠公前言往行見於國史墓碑及文集諸書中詳矣予復得四事於公之曾孫一云公於爲政仁恕多活人性命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凡非巳殺人者多活之其爲河北轉運使時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等招降之推究反者二千餘人投於八井又其次二千餘人不殺分隸河北諸州事巳定而宰相富公出爲宣撫使懼其復爲患謀欲密委諸州守將同日悉誅之會公奉朝旨權知鎭府與富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屛人以其事告公公大以爲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巳降勑榜許以不死而招降八井之戮巳不勝其冤此二千人者本以脅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若諸郡有不達事幾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是反趣其亂也且脩至鎭必不從命富公

不得巳遂止是時小人譖言巳入富范勢巳難安既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將卒多所升黜譖者獻言富弼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樞密知鄆州向若擅殺二千人其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之一言不獨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二云公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巳列傳則宋尚書所修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以宋公爲前輩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例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

某等奉勑撰所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
功深豈可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
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始也三云公初以范希
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
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其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
西事呂公擢用希文盛稱二人之賢能釋私憾而
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然刻石時輙
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
得罪于呂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於後世也吾
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

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子之性相遠如此公
知潁州時呂公著爲通判爲人有賢行而深自晦
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進用
四云陳恭公執中素不喜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
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
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
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
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
之實也手録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
識此人

王節

王沂公曾執政時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卹
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
嗜范人請命未嘗攺饌事諸父諸毋乳毋盡其孝
謹塋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
悉興學校轂俸錢以助其費在青州仍出家藏書
卷甚廣以助習讀者

司馬公去竹簽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數
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

橐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
去之

方諫議焚私書

方諫議慎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
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
長者

二連世德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
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修孤潔故人號爲連
底清元禮爲人氷霜嚴肅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

處士名舜賓字輔之爲鄉里所説服歲饑出數[illegible]
斛損價以糶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
計窮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之故楊文忠公表其墓
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
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畫地爲字乃
始通終日而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知此
二反也

劉永一歸錢

劉永一夏縣人孝友廉謹熈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
民人多溺死永一持一竿立門但水流人物至門
即以竿推出之有僧寓其家置錢數萬無何而僧
死永一詣縣投牒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
不償立焚其券行事多類此

王縉庇賢

司門郎中王縉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
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户參軍家貧
食口衆禄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
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於
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
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禄
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
矧以官物貸人過不能免君少年有志節明爽方
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卒明魯不知而
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慊
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
部狀其功過奏内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侍
殿中仁宗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陳其實仁
宗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

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部累典名郡晚年
田園豐足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此庇賢爲善之
報也

彭子民全蘇軾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
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家各有子
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
之事

章子厚救子瞻

王介甫嘗言蘇子瞻任黄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輙

曰軾常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軾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獨可稱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言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茶師還金

京師樊樓畔有一酒肆賣茶極盛熙豐間有一邵武軍人李氏在肆前遇一舊相知引就茶肆相序闊別之情先有金數十兩別爲袋繫於肘間時春月

初煖李解衣置金於桌上舊知招往樊樓會飲遂忘記携去飲極歡夜深時將滅燈火方省記李以茶肆中往來者如織遂不根究後數年李復過此因與主人曰某往年在此曾失一包金自謂狼狽凍餒不能回家今日天與之幸復至此主人徐徐思之曰官人彼時着毛衫在邊坐乎李曰然又曰前面坐者着皂披襖乎李曰然主人曰此物以小人敢得彼時亦隨背趕來送還而官人行遠遂爲收取若說得片數勘兩相同卽領去李曰果收得吾當與你中分主人笑而不答隨引至樓上見其中收得人所遺之物如傘扇衣服器皿之屬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因尋得一小袋封結如故上標曰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遺下聞之與李所言相符卽舉以付李李分一半與之主人曰官人想亦讀書何不知人如此義利之分古人所重小人若輕義重利則匿而不告矣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也李慚怍失言加禮遜謝時茶肆中五十餘人皆以手加額咨嗟歎息謂世所罕

喬郭兩賢

紹興初汴人喬某官袁州有郭主簿者居是邦亦汴人喬以鄉里情憐其羈旅拉居官舍旁解衣推食凡歲餘喬秩滿還臨安盡以俸餘二百二十斛錢四百千與之又治碓坊於開元寺日可得千錢併付郭生有屋十餘間白郡守亦留爲寓舍郭因之得安後一年廳側掘土獲一缶藏金銀數百兩郭仍封閉遣价往報喬曰此是公家物煩來取之喬報曰向者無所瘞此殆天賜君者郭卽焚香拜賜遂成富室至今人稱羨兩賢

沈詹事遣妾

沈詹事持要坐與蔡丞相論怒復貶筠州沈方告一妾年十七八携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獻詩曰昔年單騎向筠州香得歌姬共遠游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天台士子漁人

淳熙初天台城外西江水因大雨漲涌幾自郭門民死於洪流者不可計士子某居城中而因在黃岩

水未起之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餘蘿每蘿容穀一斛纔出溪口濤波如山乍浮乍沉相望不絕士子維舟高岸遇漂至側者欲救之而舟不能勝於是每載一人則擲弃一蘿穀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與之還城時尤延之袤爲郡守歎其仁即治盛具延請而餉以百千錢又畀以門客恩澤遂補登仕郎同時有巨室一處女其家既没獨坐于浴斛泛泛乘死逢漁艇過其傍呼之曰我是某坊某家女能活我當以臂間兩金纏謝汝漁人載之至則無歸矣女悲哭幾絕解纏付之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留此物自贍我不忍取也捨之而去延之恨不得其姓名云

豐宅之嫁故人女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第後游青樓偶見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其娼羞縮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認得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宿者以坐間不敢問故也如此且各寢明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其事白尹且云某囊僅有百千欲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之尹乃

王佐宣子也

陳宮幹嫁婢

臨安府江夏陳宮幹家饒貲財偶買一㨃婢不以爲意一日浴令其揩背若不用力然顧之則見其以一手拭淚陳疑之遂令且去浴罷與妻言其事妻呼之不至尋至後閣見其婢猶垂淚扣其故婢曰妾本官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時令一婢揩浴誤以指爪傷背重加之罪妾今乃獲此報言訖涕淚俱下妻還白之即令嫁出

[illegible]孝基還財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問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恠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故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旛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乘車

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富鄰還券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于鄰價成作一詩與之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它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讀之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值鄉人嘉其誼

印習隱嫁妓

印習隱字應雷知永嘉日開宴一妓頗姿色而常不樂其內人呼而詰之對曰妾趙氏清獻公之後失身娼門有辱先祖言訖淚下內人以告守閔之于席上擇一士嫁之房奩畢給有監郡高道黔亦助之行人兩賢之

林積還珠

林積南劍人少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床間有物逆其背揭蓆視之見一布袋其中有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曰此吾故人不知幾時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某月某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矣急至蔡邸見其榜卽還訪林於上庠林曰原珠具

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投商府尹使中分之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彊與以數百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第官至中大夫生子文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李佾不訟侵塋

李佾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人有侵葬其先塋之側者或曰請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徙柩也昔杜氏之墓在季武子西階之下請合葬猶許之此特隣逼

尔嘗害吾事况事已掩藏忍使之暴露卿曲買之

戚同文講學

戚客學爚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毋亦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六十五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者皆世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郡多所酧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彭福詩規飛稅

樂平彭懶農福守泰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曰吾豈愛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囑司書者飛稅他户懶農知之招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彭公蓋賢聖之徒歟

伯全嫁婢

錢伯全嘗納一女鬟風姿秀雅其室勸伯全私之伯全正色答曰我所以置此者直欲待巾櫛耳汝乃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是處子　陶南村輟耕錄曰錢璧字伯全松江人中至順壬申進士爲人端重清慎

三高

永樂初溧陽徐尚書爲潛居建文　朝廷抄戮一門有幼女發入樂籍色長陳儀陰眷之不使汚辱後遇赦儀爲嫁之尚童也聞鋏鉉二女能詩亦儀成全以從良天順中泰州馬士權寒士也素與學士

徐有貞交徐爲石亨輩誣奏云馬所知也馬受極刑而無一言以及徐徐感之許一女爲婦事已負其婚馬終無怨忿之言又昌平侯楊俊亦爲石亨搆誅有娼婦高二臨誅生祭楊而收屍嗚呼在士權實人之所難能而娼夫樂婦又能爲人之所難爲真罕夫

仲益還銀

正統間柳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餞公行公從陸貸銀五十兩爲入京貲不立券惟公冢子仲益知之後

公應憲謫卒于山東　朝廷撫閩中舊録公家悉
械至京謫戍遼陽越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土
田室廬漸復成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
卒亦三十年矣仲益檢積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
不遠百餘里往拜坦墓納金坦子大驚以無券辭
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若翁知之今吾
弗償他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陸遂納噫此
與包孝肅尹京時還金事相類寔寥寥四百年僅再
見也

陳李涼薄

成化間陳師召翰林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李
先生以詩誚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盖用子
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
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
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前輩居處乘騎涼薄
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近時士夫一登仕途華居
美衣服乘堅策肥卽都下賃房一歲而費數十金
或以數百金置如陳李光景安可復覩哉

顧州吏還女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王城外賣餅江甘某家往
來如姻後餅家被仇嗾盗攀染下獄顧集衆訴其
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
命之恩貧無以報願將弱息爲公箕帚妾顧留之
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
嘗近也父携女而往顧復卻還後餅家益窘鬻女
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
日侍郎他適顧偶坐前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
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
大倉顧提控乎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即賣餅兒
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

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爲
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盍
揚之竟上其事　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
禮部主事

劉健還田

劉公健爲閣老時子東在家頗强鬻人田公歸呼衆
曰吾無用田能全價贖者全半價贖者半或有不
能者公即舉券以還鄉人甚德之後劉瑾欲媒孽
公罪不可得思摭拾以田事則公無田已久

趙樂耕善行

廣右全州趙樂耕富而好善輕財喜施書生貧不能
業者卽助之嘗販壽木往廣東值歲疫多病故者
遂罄所販施之空舟而返前所助書生有中鄉試
者爲州守迎樂耕至任贈二伯金不受强而後可
一日樂耕謁曰我欲往獄中一看至則詢問罪人
某某欠賍未完某某追贓無納罄所受銀助之二
時俱得出獄其善行類此長子孟豪登甲第爲僉
憲有九孫俱業儒益善慶所積方興未艾云

黎太僕

黎太僕澄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重倫尚節兄嫂卒

其孤名獻民女皆幼育爲己子山東副使董國器
妻死而董使邊未返太僕展省至臨清使携其柩
以歸太常卿孟亨卒家貧不能舉太僕倡諸鄉宦
合賻俾襄墊事鄉吏鄧禄寓銀數十兩後禄死藏
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
餽常慮風俗奢侈則自裁婚葬宴飲之儀稍示節
儉咸視爲法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出私帑築堤
四十丈民甚利焉官至禮部尚書

王指揮孝義

南京虎賁衛指揮王某妻喪不娶獨與母居孝養備
至人皆稱其孝義時有同官黃某者以事遠謫幾
十年不通音問其妻自處貧不能存總兵成國朱
公儀憫之且知王君久喪偶欲妻以黃婦一日召
君毋太淑人至謂曰聞汝子喪偶不娶人義之第
無婦恐不能曲盡甘旨之養今汝子同官黃某久
謫不歸死生未可知吾欲以此婦配汝子可乎王
母唯唯明日復召君語其故君亦唯唯成公遂主
其事擇日歸之君既納後雖處一室夜則各寢居
數月婦毋來探女述其由翌日往告成公隨召君
至詢其情君告曰曩以公命故不敢違若與之相

處他日其夫歸何以處之況彼失節取之是某失
節也不若遣送謫所家有老奴夫婦二人皆六十
餘矣其自備行貲令此二人伴送到彼庶使此婦
不至失所也公嘆賞久之亦賜銀十兩卽遣二人
送至謫所夫婦重完致書感謝成公由是偉重愈
加獎諭

于令儀感盜

曹州于令儀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
其家諸子擒之乃隣人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
而爲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

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予十千以歸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媿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舍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俶皆舉進士第

王狀元

王海日華餘姚人陽明先生父也嘗出館王不爲禮因爲屈屈歌有分付兒孫莫教書之句後又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夕遣妾就王薦侍種也王峻詞卻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即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

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脩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詰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主人怒王薄德故洩前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及陽明以新建分茅遂生封如其爵世之昭昭飾節而墮行冥冥者可儆矣

羅一峯

羅狀元倫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於逆旅主人家索水盥濯主家婦令僕奉盆以進偶遺金環一隻僕竊取之公殊不知也明日早行途中謂僕曰比至京城尚遠且計日已不及試矣又闕路費如之柰何僕云公無憂某夜來於盆中獲耳鐶足以爲資公怒責之索其環以還比至其婦爲夫姑窘辱欲投於井公返之慰謝不已會雨雪因留之止延歎數日至京果不及試而場中火焚四方舉子罹禍者若干竟以免成化丙戌登首榜魁天下人皆以爲陰騭之報

謝公陰德

謝木齋遷少館於毘陵某家有女年踰二十而未嫁

一日乘父母出宿叩館門求見公屢進屢退且問來故女直前獻笑持其衣公諭之曰汝爲女子未嫁而我敗之是自汙也亦將使父母夫族難施面目吾婉轉爲汝諭夫家來取則可決不汝從也女伸款再三公色愈厲明日東裝辭歸

查文却婦

查文初年弱冠讀書於里之外室其隣一美婦日夕窺之一夕以黜燭爲名入其室坐而不去文詰之曰子得火曷不歸乎婦起曰心憐秀才獨坐聊相伴耳文曰吾家有婦欲覓靜誦習至此不須子伴

婦歎曰吾既來此便當伴官人宿寧有徒歸之理文正色曰不可凡婦至於失身其道窮矣我一犯汝汝何以爲人不如歸而全身吾不犯汝也婦赧然而退文後仕通判孫曾皆舉進士

福菴相爭

蘇城集福菴居尚書吳匏菴之北知州施膚菴宅之西弘治中　詔毀淫祠有司欲爲匏菴後圃吳曰僧廬吾世隣也不忍其毀安忍爲吾有耶有司復欲爲膚菴別業施曰我獨不能爲匏菴耶亦辭之其菴竟存嘉靖初又有　詔毀知府伍疇中用價

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用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伍新結姻義時人追思往事因爲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嗚呼以一菴之小而別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說也近世猶有無影謀人寺觀者視此又寧不爲之汗顏

吳文定厚待故人

吳文定公寛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簀託於公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吊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移書托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公爲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毀於姻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魏琦還寄金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驩當相國歸寄二箱于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廕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並謂出俸

賜之餘無不大駭

楊士奇救大臣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臣有得其所列單目以進者

上閱之既以付士奇且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奇前爲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名者蓋其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

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

下未嘗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奇不能卓
立任已意而爲之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目內
土物不過縢梳箑合香先之類皆微物非重貨必
無他意　上曰汝言是卽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一無所問　上復諭士奇曰爲臣當戒私交爲士
當務清謹

陸容却女

叅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
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
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

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
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養廉娶瞽

仁和錢養廉中萬曆戊子鄉試春闈將放榜時二弟
養庶養度讀書于家塾中忽一青衣使者捧金花
二朶進謂養庶曰令兄鴈塔上已有名吾持宮花
一朶先爲報捷此一朶則以授君爲來秋之兆語
畢忽不見是年養廉果中榮榜而養庶旋舉辛卯
鄉試廉孩提時其尊人憲副公爲聘黃氏及笄而
黃氏以痘疹瞽二目佳禮在邇其岳以女廢疾謝
婚憲副公亦欲從其請廉曰聘時完人也今有此
豈非天乎兒不娶彼將何適兒心不忍也娶妻爲
延宗嗣耳井臼人可代也竟娶之而恩禮有加多
生子女今兄弟翺翔青雲縣躋清要人以爲陰德
之報

王尚義

王尚義諱芳太倉人嘗訪友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
槐病臥旅舍與之語而嘆曰奇士奇士胡自困頊
塵土乎移至寓所時其饑飽寒煖而將護之明春
携與同舟南還夜夢生墮橋下極之不得晨起焚

香誦咒爲生祈請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籍市
瓷缶親爲滌除所需藥物果餌無不備生感泣曰
吾何以報先生至潤州易輕舸欲到姑蘇就醫調
治次呂城病革涕泣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
天乎已矣倘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
柩言脫而逝雙眸炯然芳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
仲津達士胡爲怛化摩其眶而不瞑乃舉其手枕
之於股拊膺而言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
面命也何如君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毋更戚也
生喉間耆然有聲目乃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覺

抵虎丘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而訃其家逾月父至於時環寺門觀者咸嘖嘖嘆曰不意今人中復得古人有蘇蘇隱湧者昔郭仲祥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巨卿梦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香千載齒頰乃若王君之于費生泙水相逢遂成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送其艱辛骯骸雖至親猶難名為尚義豈虛也哉

李秉

李秉益都人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為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御史不理

訟獄公以屬鵬親請之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公乃自為奏劾之事下御史鵬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　詔詞嚴峻有亡則殺之之命錦衣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朝夕莫保時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瑄各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未畢傳呼且至問誰為御史船二人不肯接曰吾二人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間錦衣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　如朝廷有譴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此、詔旨也何敢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或餽之贐公自解其帶以贈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劉仲輔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為莊襄公燧大父自少仁恕不踐蛩蟲與贈夫人董毋初婚之夕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曰汝耶想以貧故為此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為誰公曰已許

不言矣柰何見問其慎如此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哭甚哀人始疑為昔偷兒而今有善行蓋愧而改耶公與夫人既以子貴享高筭曾玄甲第蟬聯不絕陰德陽報信不虛矣

鄒黃二公

吳郡鄒公麒以進士官給事中即大中丞時敏之子也歸田時頭着草帽出入跨一驢携一老嫗鄉人尚呼為鄒秀才又黃公卷以進士官憲副歸田時不入公府敝巾垢服客至即共蔬飯躬烹飪之有當道慕其名往訪至門問童子憲副何在童子指

田中驅犢者曰此是也嘗道不勝嘆服二公生平德義事甚多黃公辛王弇州先生爲之誌銘而鄒公湮沒不可悉知矣

任録不欺友金

四川富順任録嘗與一友交善友官湘南將往有白金五百兩寄與任録未幾友以病死妻子扶柩還鄉貧無所倚因思所寄任録之物令其子往且囑之曰汝往彼不負分半與之若負約汝但曰亡父有夙負故相貸耳更勿多言其子果至録家告之以故録即持其物與之其子領毋命分與之半録咲曰分之曷若匿之汝速持還以慰倚閭之望即謝去郡守高其義作文記之學官以爲勸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四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忠良類上

忠有次第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格君而化之者大忠也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以德調君而輔之者次忠也管仲之於桓公是也以諫非君而怨之者下忠也子胥之於夫差是也偷合苟容持祿養交國賊也曹觸龍之於紂是也

晏子諫支解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衆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誅晏子遂左手提犯者頭右手執刀仰問曰自古聖主明君支解人從何而始公遽曰捨之寡人過也

相人

楚人有善相人斷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以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相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

明臣賢左右多忠士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而成霸功

蘇從諫莊王

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鍾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佩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狐假虎威

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乙曰寡人自以昭奚卹爲相諸侯不敢犯境豈非吾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曾聞狐假虎乎王問曰何謂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噉之狐曰尔勿食我天帝使我爲百獸之長

尔若食我實違天帝之命必不祥矣尔不信可隨我行百獸見之無不驚怕虎不知百獸畏巳將謂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強兵十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昭奚卹也

紀信子期丑父

紀信乘漢王車以紿楚卒免漢王於難左傳定公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楚子得免公羊成公二年晉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按丑父左傳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史記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與公羊不同

茅門守法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

斬其輔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不冝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保申忠諫

荆文王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有過當笞匍匐將笞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托于諸侯矣請改過而無

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箭跪而笞之

屈原

屈原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爲佞臣靳尚所譖王乃流放之原遂游於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憔悴有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以至此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吾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遂投汨羅而死楚人以原五月五日死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後有人逢於長沙自稱是三閭大夫每蒙楚人筒粽見祭甞爲蛟龍所奪但以五色絲縛之蛟龍所畏不能奪也卽今以五月五日翁包米粽之節乃屈原喪身之日也

藺相如

史記秦昭王與趙王會於澠池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王善絲桐願聞之趙王乃爲鼓琴秦王命史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請擊缶曰五步之內

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衆乎拔劍大怒欲刺秦王秦王驚畏乃爲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之會散各歸國趙王以相如爲上將軍廉頗疾之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勲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居吾上若遇見必當辱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回車避之諸吏曰某等各辭親而仕君者慕君之高也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各請歸農相如曰吾尚不畏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惟吾二人耳今若二虎相闘勢不俱生吾豈可棄國之急而行私怨乎廉頗聞之乃

貧荆詣相如之門謝罪曰頗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弘雅乃至於斯遂與相如爲刎頸之交

賈雍

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爲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錄異傳）

宋弘蹇諤

宋弘在漢其可取者非直貴不改交富不棄妻兩言而已其隨事規益有古大臣蹇諤之風弘薦桓譚

爲議郎譚於宴鼓琴以繁聲悅帝弘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他日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忠正以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又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凡此讜言直氣蓋與申屠嘉汲長孺相望而興者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簡雍

蜀先主嘗因旱禁酒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

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與麋竺孫乾同爲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遇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爲屈）

王紘

北齊王侍中紘侍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樂侍中曰亦有大苦帝曰云何曰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大苦帝默然

高季輔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出談賓錄）

王琚

玄宗在藩邸宵每遊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饑倦甚因休息林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秫備膳饌酒肉滂沛帝顧而甚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

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見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于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憂也帝遂納琚之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寔預配饗焉

蘇瓌

蘇瓌拜尚書右僕射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

鄭絪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出國史補）

裴度諫行幸

穆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爲周幽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王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溫湯還謂人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

皆不聽決意欲行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圮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全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

申漸高

申漸高嘗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曰雨怕抽稅不敢入城翊日市征令咸有捐除

張霭

張霭爲侍御史太祖方彈雀於後苑霭亟請入奏急事及見所奏乃常事帝怒其非急霭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帝色愈厲以斧柄撞其口墮兩齒霭徐拾之帝曰欲訟朕耶霭曰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

田錫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賫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閲表多矣非所謂澤宗族則希子孫末

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警戒於朕與歎久之命優其贈

錢若水

李繼隆討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擄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使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入入塞當以特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禁繼隆遂奏轉運使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

三函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其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覘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此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力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三轉運

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乃加誅亦何晚焉献可替否死亦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齊狀訊之三人皆出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欵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出知秦州

魯宗道

魯宗道爲政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傚而忌之豈獵納諫之虚名俾臣負素飱之辱乎臣切愧

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懃勉而遣之它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時人亦謂之魚頭叅政

王旦諫釋卜人罪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怒令捕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游可盡付御史臺按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悉與人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人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法乞以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此上

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觧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之矣

王旦遇灾罪己

宮禁火災真宗驚惶語文正公旦曰两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宰相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灾乃宮正失於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决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功罪狀上欣然聽納免死者幾百數

張杲卿

張杲卿為御史中丞日因登對言及家世履歷本末仁廟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諸生陛下擢任至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官裳亦有先臣之田廬家事有託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仁廟徐曰亦有說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

鬯尚虛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繫是陛下孤寒也仁宗改容頗嘉其意後遂叅柄用

呂大防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正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本朝不然又不尚畋獵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

呂相公甚次第好

文正三光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貶河中僚友餞于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又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使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友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諸君更送只乞

一上牢也客大笑而散

倪范體國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報其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為光寵第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殁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又令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倖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候文到日須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以和戎為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後揵而班師天子下罪已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何以慶為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俐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包拯切諫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温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記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

面帝卒為罷之温成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陸軫淳直

陸軫（諱軫字齊卿）性淳質直雖在上前不必改越音為館職時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曰天下好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為乃可長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軫淳直如此

胡宿封還辭頭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衞

士夜盜入禁中出爲和州都監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辭頭翊日上謂宰相曰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嘗封還辭頭

韓魏公

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至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在野如此在朝可知矣

杜祁公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

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見某人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某荷國厚恩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猶未能忘國耳

司馬相公

司馬溫公元豐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皆以相公目之至不能行登樹騎屋窺瞰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樹柯爲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

曾侍中

曾侍中公亮爲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刼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

富弼救張昷之

天章閣待制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敢干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通判石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兵士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況齎詔諭旨乃降其未降

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昷之不恊令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昷之首我當降若賜昷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即於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具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有讐者爲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上怒解昷之落職知虢州

燕肅建議活民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司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

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四年天下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可疑情可矜者而州郡無所奏讞盖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可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四真

富弼真宰相歐陽修真學士包拯真中丞胡翼之真先生俱宋嘉祐中人

王晦叔據經解獄

大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御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勘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意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文正輔主以德

仁宗慶曆時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宗寬仁故棄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道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嘆服

文彥博奏復介官

唐御史介言宰臣文彥博之過貶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曰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

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召爲言事御史

唐子方爲人剛直既參大政與介甫議事每不協嘗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上前謂介甫曰安石行乖學僻其實不曉事今與裕陵之前介甫強辨上主其議子方不勝憤懣對之造化柄其誤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直驟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甍又

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八字印以御寶下有昭陵押子嘗親得見焉其家傳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誦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爲官正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於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歐陽諫忤權貴

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爲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

有子魯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贓魏廷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女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替名僕陳諫同行張與諫通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鞫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成案俄又差王昭明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取安世所劾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一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劾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吃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敢易揆所劾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

田產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鞫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貲券既不明辯無所驗以其父系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予寬恩思釋前咎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

奇士亦昭明後亦錄用而擢饒州人終殿中丞

包彈之語

昭陵在位已三十餘載未有繼嗣司馬溫公爲荆州通判上書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堯佐一日除節度宣徽景陵三使包孝肅公爲中丞擊劾其言剴切人不忍聞而昭陵能容之故其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耶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播天下

呂許公緩步赴召

慶曆後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而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其言深得輔臣之體

琦言聖體如常

治平四年正月六七日間內外傳言皇帝已上仙人日韓公琦早朝至簾下問起居慈聖泣云皇帝夜來已上仙公云且乞捲簾左右急遽只以掌扇就遮西序急避與魯公永叔直至福寧殿見厚陵席地徐揭面帛飲泣便出下福寧殿言聖體如常且進粥藥者衛士同聲懽呼公方召神宗正位中外恬然

王嗣宗諫由後門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入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風憲誰敢曠職上悅其直給帑錢百緡以自詩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蔡確章惇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以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程頤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柳枝爲玩程頤爲講官奏曰

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于
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嘆曰壞兒事呂晦
叔亦不樂其言云不須得如此

鄒志完

元符三年立賢妃劉氏爲后鄒志完上疏言不當立
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
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
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僚
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
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先帝在位動以

二帝三皇爲法今陛下爲五伯之所不爲者哲宗
讀至此震怒詔浩多言狂妄事實不根除名勒停
新州羈管

范忠宣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
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
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曰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
以言語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
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又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
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至父母親致於必死之地則

却恐傷忠臣之區區實在於此

劉煉

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
劉棟密奏宮聲不宜有二徵宗感悅嘉其愛君即
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棟辭不受棟字守翁棣州
人初以八行舉遇夫人授以景虛玉陽鐘制徽宗
體其說命鑄十二九天範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黃
麾使奉安于寶籙宮鐘成授通直郎靈素又建議
築鬱羅簫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地棟言圜壇
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

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人瀆神恐非天意遂已

元祐黨碑僞學逆籍

元祐黨碑朱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之書也僞學
逆籍作於韓侂胄須行天下者然皆一時賢人君
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
萬世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叅道命錄
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
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
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
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已上並元祐

黃履祥符　張商英　蔣之奇已上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已上並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已上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已上並元祐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祐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畤　郭執中
萬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凤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國安
王右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寛　沈千

曹興宗　羅畀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伙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冠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裕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遵伯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綡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已上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廷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玹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鋌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魯壽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王紱　李稷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恬

王化臣並元符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潭州帥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侍郎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侍郎　黃黼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吳祖儉太府寺卿　葉適太府卿　楊方秘書郎

項安世校書郎　李𡌴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郢州

游仲鴻軍器監簿　吳獵監察御史　李祥祭酒　楊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譚淮西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逵司業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言　張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學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舉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正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任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麟

蔣仲　徐範並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四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五

海右閑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忠良類下

周公坐禪

李衡字彥平號樂菴紹興中爲樞密院檢討高宗屢引見僧徒談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祖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

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卽坐禪也何必他求乎

胡銓乞斬秦檜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宋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李若谷請寬監司

李參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吏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容發一贓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

諫止牛筋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百斤時李侍郎椿字壽翁爲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數是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葉子昂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

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乜葉顒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劄子勾任守忠之遺意

耶律文正

太宗素嗜酒晩年尤甚日與大臣酬飲耶律文正數

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鉄耳
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邪上說
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
之切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矣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　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
賊衆圍　上不解羣將計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
古之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遂服龍袍冠冕
與　上衣同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成爲高
陽王祠祀康郎山焉于光南陽人從　太祖征伐

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鞏昌陝西地名元將王保保襲
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
呼曰我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
遂被害

歐陽韶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
任　上乘怒欲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言韶趨
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　陛下不可陛下不可
天顔爲霽其人得從輕典云韶後引年懇乞致仕
歸可謂進退以　矣

王朴

王樸陝西人也改名朴洪武中爲御史性戇與　上
爭曲直　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曹有旨赦之反
接還見　上　上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臣
爲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安又生之
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上復命反接至
市過史舘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　皇
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有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先言
亦當以聞況詩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　上惜

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鄒智

鄒吉士汝愚名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
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
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字之間人
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　詔天下上言
得失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
獘言之莫利於君子莫獘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
怙寵殘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
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恬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

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
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
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
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
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
下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
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
宮此心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
報弘治己酉御史湯鼐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

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判案始獲免卒
以論死時年二十六

賦海東青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
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
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注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
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
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
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匪
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
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
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錢唐

國初錢唐字惟明浙之象山人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　詔孔
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
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
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
聖壽詩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
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　召講虞
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

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宮中
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
飯即　命撤圖

題虎顧衆彪圖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
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得詩感動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
命所親信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張信直臣

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艴然對

曰事干天常豈易爲邪　文皇大怒援劒擊折信齒衣盡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陳祚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翼日銓曹引進士七人奏擬其官皆如格七八品　上以符所夢謂冢宰曰五品以上服緋方面官闕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卽命注授七人中有一布政陳公祚得河南叅議嘗疏勸　宣廟讀大學衍義上怒自批其奏曰爾道我不讀書我怎麽來做皇帝遂下獄父母妻子兄弟姊姪凡男子悉錮禁婦女

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踐祚釋之

王竑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于午門外視朝百官糾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遂起捽馬順首曰此正是奸黨當除去監國退百官用拳脚擊馬順仍擊死內官二人各官義氣憤發至於如此蓋土木敗績固非常之變而此舉亦非常之事也

章氏貴

常熟章孟端爲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罷黜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方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皆被逵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科進士爲京官同處一邸書春題於壁上曰四壁金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回人多羨之

孫鼎學政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縣孫先生鼎篤信力行之士言行政事足以儀表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

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揷花掛紅皷樂導送時　睿皇北狩報方至先生云　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胆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皷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門前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李賢諫伐孛來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聞傳國寶在其處石亨欲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

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
正宜與之休息況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
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王所造李斯所篆亡
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

徐珵諷諫

景泰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日語珵曰七月初二
日　東宮生日也珵叩頭云　東宮生日是十一
月初二日　上聞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郕世
子珵所言者謂　今上也意與獻陵之對正相似
珵後改名有貞聞之柰政余公子俊云

鍾同章綸廖莊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
請朝兩宮復　太子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沮
之鍾不聽稍易疏語竟上之詔廷臣集議章恭毅
公時爲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急入奏其疏
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巳未晡時奏入　帝
讀畢大怒時巳瞑宮門扃乃傳旨自闕隙中出命
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無所指又明日
大施榜掠巳無完膚辭連鍾公即逮置對復下苛
考迫令服通南内皆不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服

更益窮極慘酷必欲致死會大風揚沙乃命禁錮
獄中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復
儲事　帝怒命伺服闋治之既而陛見即命於朝
堂以大杖杖之八十瀕死而貶爲定羌驛丞因命
錦衣衛封巨梃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
公各一百每五杖易一卒鍾公尤瘠杖至三十僵
不動杖畢頃之乃甦裂以手舁入獄又禁不與酒
既而三人皆不死

胡濙救林聰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

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
有事吏部應答聰爲囑文選郎中即中出其手書
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廷臣
畏文無敢違者胡公濙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擬
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
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
此議吾不預公等自爲之於是議遂罷公歸遂臥
病不朝數日　景帝問胡尚書何不朝左右以疾
對使太監與安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驚悸至
今不寧耳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

所以悖也安以告於上旣而法司復以比擬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

劉大夏

劉東山公大夏當癸戌氈帽布袍徒步過　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

林俊劾繼曉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宮殿費

用鉅萬刑部主事莆田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使塡吏大駭扣頭泣曰此疏果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累吏也俊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厚侍講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決不可回也但事後煩君爲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齎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叅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　詔下錦衣衛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于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卽死矣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　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繼曉亦坐是尋黜寺不成建

商文毅

商文毅公不特科甲首冠一時其剛正弘毅實表表儔輩當時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旣疏汪十罪以上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覽奏恚甚令太監　懷恩詰責甚厲公愈執不撓至數汪直朝臣大小官員不請旨收問擅自抄劄三品以上京官擅擒械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擅自收捕更易此乃直橫肆不法之大者懷恩聞之吐舌而退上亦卽日撤去西廠色侃侃不屈忠於國

諫如此宜乎子孫多賢而享其報也

湯鼐

鼐壽州人爲人抗爽嘗爲大言弘治初詔内閣會勑萬安劉吉尹直時爲大學士謂鼐等曰近者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説方添得此一款鼐卽上疏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安等乃歸過裏面而又妄謂臣等以扶持之説不知安所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内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指且治其欺君悞國之罪鼐佚

命司禮監宣入内令跪聽　命鼐曰令鼐跪者奉　旨耶太監命耶曰奉　旨鼐乃跪乃宣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乃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不見施行

馬端肅

馬端肅公弘治間自本兵晋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内者一周行邊者思武備行内者討人才　又聞公爲冢宰時每接折俸絹則曰何以報　朝廷

羅倫

羅脩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調廣東市舶提舉章編脩懋黄編脩仲昭莊檢討昶皆上疏論元夕觀燈事章調知臨武黄調知湘潭莊調評楊州判官李公殁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脩撰章懋黄仲昭皆爲南京大理寺評事莊昶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　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蓋在莊黄章三人之謫實出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昶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

有之實出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胡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杭仁和人家貧力學志節清峻更留心世務以昌化諸生中鄉試第二登進士方中舉時牌坊路費例百金公以歲值大侵僅受五十嘗任江西憲副洞察寧王逆謀乃首發其奸具奏時宸濠大懼賂權奸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珍坐以誹謗離間親王必欲置之死以絕言者公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宸濠遣追兇徒挾稱　上旨

襲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其家屬浙廉
訪李公承勛使變姓名間道走京師得不死下錦
衣獄公三上疏自訴忠赤會兩京言官程啟充等
論救得末減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乃起謫
戍復原官轉巡撫四川官兵部尚書先後條陳國
事凡數十事皆剴切中機宜席文襄稱其論事如
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
猶己勉人亹亹以忠孝大節此足以槪公矣

黃鞏

兵部職方郎中黃鞏素有志節時 武宗有南巡意

鞏以事出江彬誘惑時彬席寵擅權無敢指及鞏
獨抗疏彬首開邊釁權傾內外不亂不止彬大怒
遂下詔庭跪五日杖百餘除名及歸杜門著述家
素貧客至留飯貸米鄰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
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
立身行道千載不朽耳

劉世龍

慈人劉世龍甫成進士任南京刑曹即疏諫 世廟
言甚切直廷杖一百二十棍幾死獄中夢神語曰
汝善自愛黃花晚節香無憂甕耳後歸田三十年
不問家事日以翰墨自娛 穆廟初表其忠晉尚
寶司少卿

楊石齋

武宗大漸之時既誅戮江彬人心未定國未有君方
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謹邪交構其間稍有異
同則國事幾岌岌矣時石齋秉政卒能輯睦宮闈
鎮安中外處宁數月天下晏然真社稷之臣矣徒
以議禮不合狼狽而去天下惜之 今上即位賜
謚文忠追復官爵可謂合萬世之公矣

霍韜

嘉靖初南海霍公韜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
錦衣衛復無刑獄橫撓之徒介冑之職侵刀筆之
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
漢嗣宋祖敦廉恥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
沒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驗今之喪節義
賤廉恥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
曹辱矣顧使官吏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屈
貌體以聽武夫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
重罪或戮誅可也乃暮脫汚獄朝立朝班經解拘
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

小人逃無忌憚君子不免忍耻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撻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激厲節義於世教甚非小補厥後如衛使陸炳怙寵驕蹇竟取覆敗然則此輩安可使侵政事而持憲柄霍公之言驗矣

趙公持正

趙閣老大周以閣臣署都察院事平日深慣邊政紊亂每年將官與虜賈和總督虐張報捷當事者納

其重賄即濫冒功賞歲以爲常隆慶巳巳陳其學爲總督疏稱達虜犯邊總兵趙苛驅逐有功繼而巡按御史燕儒宦奏失事重大此時將官關節巳到京師而趙苛又江陵門下人也遂置不問余爲御史掌道據實論劾大周昌言於朝曰衙門中有一王御史方纔成箇都察院且言閣中諸人身任國家之重今分受幾車白鏴黃鼠即不顧　朝廷利害大臣果當如是耶諸老一聞衔之切齒尋出余備兵汀漳旋遭貶謫而大州亦嗾言官論罷矣大周每事持正言論侃侃此誠曲突徙薪之計何一犯衆怒遂羣擠而力去之可不爲世道一慨耶

優旃

秦優旃善爲笑言然合於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然大佳哉漆城湯湯寇來不能上即欲漆之極易難爲蔭室二世笑之而止出啟顔録

優伶藏戲

俳優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

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諫之義崇寧初斥逺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爲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爲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使爲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爲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巳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

入去副者舉所持梃抶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好錢是時至尊亦解顏蔡京作相弟卞乃王安石婿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坐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號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不敢在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安徑趨從祀堂挽公

冶長臂而出公冶長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訕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

二勝環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曰常御裹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俱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色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畫諫

洪武間有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髮鬆其髮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而待渡揭於城隍墻上　朝廷見之勅教坊司恭究其事以奏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冠無法道士十冠冠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後法網稍寬蓋以滑稽而諫者

寺壁詩諷

高皇嘗出遊一縣寺戈戟外衛內無僧而壁間畫一布袋和尚墨痕猶新傍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

收拾都將一袋裝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有何妨蓋上爲政嚴猛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吳官童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宗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　上曰吳其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　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有以理諭

也先曰爾父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為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 英廟配問於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郤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郤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我 朝譯使中乃有此人

沙狐狸

英宗北狩時袁鏻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 皇帝飲食稱為御膳也先嚙指稱羨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營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葦為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蒿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意奇之乃問其姓名及有無事任沙告之故又問汝邂逅至此耶亦故隨駕者邪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爾比有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等輩來迎駕邪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爾叩即來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來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客語令輸情於 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朝幸 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閔之如期果至

見我兵及其子已諭意竟揮其屬嶓然南趨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者不敢信沙曰是固有證 先帝嘗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周嬤嬤手製也今囊故在乞進嬤嬤驗之所司取以進 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爺物也 上乃授以其衛千戶賜宅一區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五終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節義類

柳下惠晏嬰

君子修身在乎隨事加省言與物未有無因而至吾前者無因而至君子必自反也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見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見奔始有悅內之志哉柳晏之所以自反如此楊伯起故人之金得至其門其能無內自訟耶

鮑焦

鮑焦衣敝膚見挈備采蔬遇子貢於途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嗚呼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如此夫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薇非周土之毛乎世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者鮑焦事見韓詩外傳如此又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亦子所種乎遂强嘔立枯而死此後人所傳亦一事也方孝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按齊書太祖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安得息談是知爲是論者前有人矣晉糜元弔夷齊曰五德更運天秩靡常既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移於虞舜禹終於成湯夏后之末

祀亦殷世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可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子蹤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其弗諒夷齊之心亦甚矣嗟乎以孔子之所謂賢人孟子之所謂聖之清者而猶不免後世之指摘可畏哉彼鮑焦所謂效夷齊者非耶斯過乎中者也

青荓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

竊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
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之
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
我者惟死爲可乃退而自殺呂氏春秋

徐摛

梁太子左率吏徐摛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衆皆奔
散摛嶷然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下拜

沈浚

梁沈中丞浚見侯景景怒横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
色曰舉兵向闕赦過結盟口血未乾而又翻背死

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景殺之

巧工樂工

黄巢陷長安内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
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來生者竊相謂曰
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賔内物
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
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
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
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
不爾固守爲難巢喜卽日選丁夫各十萬人築
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歳餘功不輟太倉
米竭剥榆皮以充公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
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
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
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頗爲大寇所逼終不
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我當就死與妻兒訣
別遂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其出身名役朱
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
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
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既至

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
唐兵士非親郎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小人中
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忠
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
知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然此皆史傳所
不及故表出之事見錄異記

李安静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獨武臣
李安静正色拒之安静之死竟無一人訴其寃當
時王公百官使皆安静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

恥安靜之忠前無愧褚遂良後不愧張東之輩

張巡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乏食巡以羅雀掘鼠而食之將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禄山戮辱黎獻擅縣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正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臣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

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嶢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塵埃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吹吟劉賓客嘉話

樊樓自盡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　國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難　詔次召侍讀樓璉入受命歸邀巡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固異于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已屈矣

羅隱執義

羅隱不第於唐唐亡勸吳越王錢鏐討賊閉關謝質無交儈事賊為終古羞鏐雖不能用而心義其說夫唐之亡懷大保傳卿孤藩臣郡縣去故君如傳舍隱一下第布衣執言仗義若素受國恩其後鏐受命朱梁改隱所表受唐官隱恥不受終身稱唐鎮海判官給事中云唐末義士惟司空圖餓于王官谷梁震依荊南高氏稱唐進士及隱三人又一人則特進河東觀軍容使張承業蓋宦者也

孔宗旦

皇祐末洞賊儂智高陷橫山寨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白郡守陳拱乞為之備拱曰智高來要招安豈敢作過也宗旦知其不用賊必東下遂作移文具陳賊狀俾沿江郡縣設備既而城陷賊執之宗旦叱罵不絕於口被斬于市時方盛夏酷暑青蠅旁午不犯其尸賊亦異焉即命葬之

淸節失載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

歐陽公道之子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若此者亦不幸矣

褚承亮

褚承亮宣和五年應舉擢第一明年登進士會金兵南下幹離不既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旨極口詆毀承亮詰主文劉侍中曰君父失事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因薦知槀城縣不應棄去

任元受

靖康帝卒于金高景山初以訃聞任元受時爲下僚卒中原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爲作疏文二篇其一畧曰時巡萬里群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義不戴天扣九閽而無路禮當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願神游超越睿識圓明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萬乘蒙纏將與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冤自憐踈遯之蹤莫效纖微之報惟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神明助順中外協誅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也

陳才輔

建炎末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民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同謝嚮往招安之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詹擒輔畀鐵以三千輩

監守之監者以巨索縛輔脚倒懸梁間以竹篾拳其手劍戟森列相近尺許揷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睡熟輔默禱曰輔本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容受害神若有知願使刀自近前破索得脫良久刀忽近前輔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割截繫縛遂握刀出門已三鼓行約里許聞喧呼聲輔窘急投路旁坎下竹叢中後舉十炬來搜索坎中亦下鎗刃偶無所傷諸賊言必走建陽或劍浦宜兩道把截輔由徑路行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刀買食直趨泉州妹婿黃秀才家踰日卒持詹帖至復擒輔

乃自碎身以血汚身佯死卒自相尤曰何使至此
扛至邸中不復防閑又三日黄生來視適茶商置
酒招黄及數卒飲商居稍遠數卒往赴内留三人
護守輔又默禱其三人皆醉買菜作羮輔閒躍起
揮棍擊死三人走脱明年韓蘄王平賊輔用前功
得官

石頳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處保正石頳聚依之時抄虜游
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砦粘罕怒遣重兵合
攻之遂擒頳釘于車上將剮之已剸刃於股而色

不變奇之好謂曰能降我我以汝爲將頳怒目罵
曰爺寧死不降爺姓石名頳上釘撅更無移易也
罕怒寸磔之不絶聲而死

洪忠宣

洪忠宣在虜十五年流遞冷山繫陳王悟室帳以應
對强硬屢落虎口矣陳誅洪幸不死得移燕都每
馳梨栗果蓏起居二君紹興庚戌以來凡虜中聲
息皆其密聞雖不忘君眞忠臣也岳忠武（岳武穆後改謚忠武）之死金酋酌酒相慶洪亦蠟書奏於朝是時奸
檜當權陰通虜訊事機一露立有死期而高宗不
加詰奸檜不見尤無亦有天道其間抑鬼奪檜皆
耶洪歸忤檜黨死南中檜薄其過於使命之時而
困其身於歸國之日假月之惡甚矣吾因憶宇文
虚中之事而幸忠宣之得免

岳王卒瘞如生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籍主
且當日所得止九千緡物耳飛握重兵許久家無
賸財自是賢矣其斃于獄也實因其洛拉脇而殂
獄卒隗順負其尸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
九曲五顯廟尚靈順瘞之北山之濱身素有一玉

環順亦繫之腰下樹雙橘其上誌焉及其死也謂
其子曰異時朝家必求求而不獲必懸官賞及是
汝告焉曰棺上一鉛篇有棘寺勒吾埋殯之符也
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爲賞隗之子始上告官
悉如所言時無他珠玉爲殯而尸尚如生

陳剛中

胡澹庵乞斬秦檜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
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
辰陽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
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

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
願請尚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
遠盧溪晩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
殿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
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瀧江濵有石材廟隆祐
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
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不及而
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
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毋夢還許佞人
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有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

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鶴林玉露

華岳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有程
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妹入府蘓師旦以獻
妻入閤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
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蘓師旦周
筠是吾有三中國也等語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
理貶建寧圜土楊用修載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
卒使出入無係伯成去郡岳遂瘦死獄中余考宋
史侂胄誅岳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謀去
丞相史彌遠下臨安獄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
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所記不同録以備考

岳武穆

紹興中金人遣其秘書監劉裪來聘因問岳帥以何
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
告以抵誅裪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帥
也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犯古謂項羽有一范增
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
乎館伴者默無一語而止秦檜約束勿以奏卽以
不職貶其人

王政

乾道元年六月郴盜李金黄谷犯道州破寧遠縣焚
官民居室皆盡湖南安撫使檄衡道郴桂四州都
巡檢使王政會合他將兵討捕至邑下寨柵未立
政出於軍中恃勇輕敵軍騎馳鬭挑戰遂爲所擒
初欲活之政肆駡不屈乃斬首棄屍路傍方盛暑
同死者血肉狼籍臭穢腐爛政屍獨不壞蠅蚋螻
蟻亦不集雖營營擾擾勢若欲前如爲物所驅莫
能進死處距其官舍二百里所乘馬奔而歸家人
疑有變走問之收拾遺骸尚猶可識帥以忠義之

節上於朝詔贈廣州觀察推官其親屬五人就戰地立廟以祀賜額曰褒忠

文文山傳

元至元壬午十二月有僧從閩中來言於省臣曰近日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薛保住自稱宋主聚衆數千欲取文丞相亦有投匿名書言某日燒簑城之葦率兩翼兵入城丞相可無憂疑丞相者文天祥也世祖召公入殿中公長揖不拜世祖曰汝欲何言公厲聲對曰我大宋自藝祖以來天下晏然上無不道之君下無可吊之民北朝

以遐陬之國雲擾中原恃戎馬之衆興無名之師侵我疆土殘我生靈毀我宗社滅我朱三百餘年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我爲宋丞相竭心鑿力以扶宋祚不幸姦臣賈餘慶劉岊等欺君賣國吾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興復擒戮於此九泉之下自亦不瞑目旣囓齒頓足拊膺長嘆曰嗚呼天乎天乎左右皆駭其言莫不縮頸吐舌或爲之太息世祖徐喻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宋祚告終非人力所可爲也朕承天眷命混一區夏誠非偶然汝忠宋之心朕悉知矣今以事宋之義事我卽以汝爲中書丞相汝意如何公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豈有事二姓之理宋旣亡惟當速死久生他日無面目見田横之客於地下也又曰汝不爲丞相爲樞密可乎公曰天祥之心惟思盡忠宋朝而已餘非所願也世祖知不可屈麾之使退意欲舍之明日左右謂世祖曰文丞相英才偉畧古今罕有曩者開督府於汀州籌畧號令本朝將帥皆不可及苟釋之使去彼必道回江南號召天下爲國家之大患不如從其所請以絶禍根世祖可其奏詔有司殺之出公於獄且行且歌其歌曰昔年玁

狁侵荆吳恃其戎馬恣攻屠忠臣國士有何辜舉家骨肉遭芟鋤我宋堂堂大典謨可憐零落蒙塵汚二君泛海不復都天潢失散知有無衣冠多士沉泥塗齊民盡陷胡版圖我爲忠烈大丈夫詩書禮義聖賢徒竭心鑿志思匡扶驅馳嶺表萬里途如何天假此强胡宗廟不輔丹心孤英雄喪敗氣不蘓痛哀故主雙骿枯今朝至此喪元顱英寃直上昇天衢神光皎赫明金烏遺骸不惜棄草蕪誰人酹奠致青芻仰天長恨伸嗚呼公至柴市意氣揚揚顏色自若觀者萬餘人公問人曰孰爲南面

或有指之者公即向南再拜曰我宋列聖在天之靈顧天祥叅生中原遇聖明之主當勸此胡以伸今日之恨仍索紙筆書二律云　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扶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海岳風雷變氣吐烟雲草樹荒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淡路茫茫　衣冠七載混氊裘顦顇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崖嶺月貔貅萬竈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喪國敗家亡事業休惟有一腔忠烈氣碧空長共暮雲愁書畢擲筆于地謂監刑者曰吾事已畢心無怍矣南面端坐待命觀

者無不流涕俄有詔止之公已死矣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南士留者無不悲悼或以酒肴酹奠明日世祖臨朝撫髀嘆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爲吾用一時輕信人言殺之誠可惜也數日歐陽夫人收其屍面顏如生觀者無不駭異是後連日陰晦若夕白晝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大以爲異如此半月適著山張眞人來朝世祖召入禁廷問其陰晦之由眞人對曰此由陛下殺文丞相所致也公忠烈之志感通天地貫徹幽明及其將死不勝憤恨故其忠怒之氣充塞天壤鬱鬱不散以致日色無光陰霾昏晦世祖嘆曰吾亦悔殺此人至今傷悼噬臍無及朕今以禮祭奠贈謚厚爵庶可解其幽恨乃敕省院大臣各行祭禮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僉樞密院事王積翁書其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仍敕南北文武官員皆預於祭丞相孛羅初行奠禮暴風倏旋地而起吹沙滚石不能啓目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中隱隱雷鳴如恨怨之聲天色愈晴衆皆駭愕莫知所措眞

人謂諸公曰文丞相留京七年念念宋亡罔肯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贈謚若此必戾其生前之志故靈覓震怒作此暴風天地益爲昏晦可急易之孛羅等從其言乃書在宋之官曰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祭畢天果開霽與祭之人咸曰文丞相死猶不受謚矧生而肯臣乎初有十義收殯公於都城外具牲醴酹奠之

謝枋得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闈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

似道貶與國軍三年遇宥得還元兵南下郡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叅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迫遝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

伯顏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遂爲進賢人幼讀書卽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躭習典籍手不釋卷從鈞臺夏溥習進士業遂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受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贑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叅政全普庵撒里哈海赤守贑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爲以爲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遣兵圍贑叅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收援兵於隣郡將行誓衆曰苟爲自全之計者頗受不測之誅至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嚮應值天淫雨敵勢益滋蔓向義之士往往惑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顏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爲集義之策而南雄亦降矣衆肆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戮擄獲殆盡既而贑亦陷全海二叅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爲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右丞童公完者表爲分省員外郎佐政有聲出奇攻復建

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緩急之勢攻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州福建省郎中再詣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闊于河南除兵部侍郎與吏部尚書伯顏帖木兒張翺銓選廣西舟次鐔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　國朝矣伯顏由是潛行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宦屬知公名願交者皆不得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之北山誅茅剪荆躬自爲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潛如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釗操行孤厲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

厚善劬語又往事相對悲惋煩促涕泗潸然下洪
武己未秋　朝廷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
政使沈本立聞伯顏名遣從事張希顏訓導胡以
中以禮來徵語之曰衛偕進賢知縣親造其廬若
不起爾毋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慨然曰是不
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詩祭其先
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態
刭以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贊曰
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爲難捐生非難而從容就
死爲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鍾

江閩廣時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向之不死欲
有所爲也事既無可柰何存身以承祀亦義也爲
人追而理不可不死矣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
非義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負所學歟

附七哀

有客有客何纍纍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
茆屋終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翮鎩
盡孤飛違嗚呼我生兮亂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
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聳纓歲維丁卯兮
吾以生於赫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兮聲白頭
今日俱無成我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情
神之聽之和且平嗚呼祖考俯驗格避豆失薦我
之責

我毋我母何不艮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淑善宜
壽考兒不良兮負母身脊維新兮酒既醇我母式
享母悲辛嗚呼母兮母兮母遠適相會黃泉在今
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舉濫叨感
師德十年苟活貽師羞酒既陳兮師冀止一觴我

奠涕泗流嗚呼我師兮毋我惡舍生取義未爲暮

我友我友兮全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
公高節兮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英雄
嗚呼我公我公兮斯酒斯酌我寃我寃兮惟公是
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予莫汝知汝既死
兮骨當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毋我議
父不慈兮時不利

鴆兮鴆兮豈汝巳十年汝不遂兮汝心斯堅用汝
今日兮人誰我寃一觴進汝兮神寃安然嗚呼鴆

今果不我誤骨迷朽兮肉速腐

羅良

羅良字彥温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討平之論功爲最奏授長汀尉積功拜福建行省叅知政事兼守漳州二十三年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仍守漳州陳有定發兵攻漳州良迎戰於馬岐山敗績兵遂圍城連攻旬月矢石殆盡約儲畜可三日之需皆伐巢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南道絶天子

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况國朝之事又巳去矣元帥守此欲爲誰耶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豈可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百夫長盧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徵驍勇復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名德全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卽投後園三尺魚池溺弱飼伏自盡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强難以角勝若來吾義不可屈必與决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

不念家今海内之盗殺其父而子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巳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户羅三亦駡賊不絶口死良長子安實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百餘人有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相與昇葬于緑江之磧呼爲烈婦塚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江叅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

於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衛兵不滿百急出與賊戰從者止之公曰吾守封疆棄去非義也至省口遇逋將以孤兵且散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遂躍馬逆賊天水橋巷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桃園寺僧雪庵率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楊鐵崖時爲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録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即其詩雖未工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見矣

楊鐵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廉夫號鐵崖博學能文山陰人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因延致之廉夫心知其與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及見朝廷頒酒於士誠廉夫以指寫塵卓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　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曰　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嬾下讀書臺商山肯爲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爲傍人取次裁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　王師圍永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圍桂元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良苟知遇今不死期效寸尺之功六月　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門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嶽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吊云白頭從事紫薇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慚汨羅叟裹屍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鄧侯諸將吏皆能爲國報君恩

黃噚

危太樸素黃殷士噚皆撫之金谿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歔欷曰君小臣而死社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肴使家人歌舞

爲歡環守至日晏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槐井黃已死買棺以歛僧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爲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乃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直無媿齊太史者僧梓拯危何如送黃之爲義雖然梓拯危梓非所責而葬黃固梓之義也景濂

作太樸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並與銘殷士
者覩之死榮生辱自霄壤矣

龍鐔

龍鐔字德剛萬載縣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
浙江按察使以微累下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
長史　靖難師起北平徵兵于晉鐔以大義不可
文皇帝繼統詔捕鐔錦衣獄鐔不屈死有收其
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殞軀弗事二主別父與
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我歸于
一所衣色形骸歸于故土今其遺草家書　國初

諸公家乘詩文猶存見袁州府志

革除死事諸臣

左都御史景清本姓耿陝西眞寧人進士歷翰林改
右僉都陞任左副都御史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
西新淦人進士歷修撰吏部左侍郎革除間調左
副都御史改御史中丞右副都御史茅大方直隸
太興人儒士三十二年任黃信江西彭澤人三十
三年任永樂間以漏泄獄情殺左僉都御史司中
三十年任程本立浙江崇德人秀才今析入桐鄉
明經三十三年任御史福建道耳霖直隸懷寧人

領鄉薦廣東道王珉撫州人以弄革除姦黨子孫
殺陝西道高翔陝西朝邑人以明經任山東道王
度廣東歸善人以明經任湖廣道謝昇沛縣人道
分年月無徵者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歷翰林侍講
改鄭公智浙江定海人魏公冕江西永豐人曾鳳
韶江西廬陵人進士

方孝孺

文皇發北平時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南方有
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
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　上首肯之及靖難師

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即持斬衰服晝夜號哭
爲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孺不屈乃繫獄遣人諭
旨終不從既頒　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
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
上降榻慰諭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曰先
生爲我作詔命授以紙筆孝孺大書數字擲筆於
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聲謂曰汝焉能
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
盡抄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四人妻子先自
經毋抄提人輒示孝孺孝孺堅執不從乃及毋族

妻族及朋友門生亦多坐誅後　詔磔於市

練子寧

新淦練子寧名安謚安愍余忠宣公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荊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子寧洪武中張顯宗榜進士第二人建文時官至左副都御史靖難兵起子寧死之觀子寧謚忠宣之詩可謂不食其言矣

龔翊

龔翊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建文末靖難兵入金川門翊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吳中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乃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耿清

耿清即景清自少有志操嘗吟石灰詩曰千椎萬鑿出名山烈火叢中走一番骨碎粉身都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建文末與方遜志周是修等議同死難後方周諸公盡節清獨入朝一夕　成祖夢青

紺衣人直入殿內爲變及視朝清獨著緋　成祖疑之命搜其衣果得劍震怒即剥皮披十里之外比晚屍復自移至城門門已闔屍闖之血污幾遍門　成祖夜亦聞血腥閉目即見清在左右唐突竟夕不得眠次早門者以奏　成祖曰耿清死猶害朕耶遂焚而颺之

周是修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輩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縊于東廡縉後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

王叔英

人生天地間所貴大節全爲子必祗慎爲臣必恭虔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相纏泄痢徹晨夕藥石療靡痊賓朋具珍美對之不能咽意者造化仁有命歸九泉曾聞古夷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諒有偏高蹤邈難繼偶似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愼勿稱希賢此王叔英詩叔英字元采黃巖人建文間仕知漢陽縣一言一動不愧古人縣境旱陳詞禱于山川與神約一日

不雨則減一膳二日不雨則減二膳三月不雨則絕粒以待神顯戮夜則寢苫枕塊于齋宮二日果大雨壬午歲作此詩自經死蓋托疾而隱其迹耳

高賢寧射書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賢寧被執云此卽作論秀才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

被黜生故云棄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忠鬼久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楊州而死節焉逮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親與其御史相接談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艮亦因 文廟登極而死節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鬼義鬼千古不滅於此可見事詳載於革忠錄

唐寅大節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了了如此

義卒

五代萇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麑

刺趙盾事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李玉存孤獲報

李玉客於滄州呂兗門下劉守光破州盡殺呂兗家兗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 衣食以資之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爲義士淸泰中琦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玉已卒乃薦其子虔於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甲科

碑工辭刻黨人碑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黄太史題其居曰琢

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內翰黄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從其請

祝吳高義

董漢卿守仲巨饒州德興人娶於同縣祝氏紹興初爲漢州守卒于官其家不能遽歸暫居于蜀道長子元廣亦娶于祝既除服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二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武人之室秩滿挈家東下與

蜀客吕使君方舟偕行日夕還往相與如骨肉繼室微有姿色性頗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吕陽示高義携其孥復回遂據以爲外婦蓄之郫縣而二女不知存亡矣祝次騫以兩世宗姻之故痛惻不去心屢屬鄉人制帥王恭簡公訪求之杳不聞問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運使正與吕爲代惡其人不俟合符先期解印去歲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攝四川總屬受檄來成都塗經綿右吳仲廣待制爲綿守開宴延之倡優畢集一伎立于户棟傍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注目詢隊魁曰彼何人魁曰是薛倩也因密諗之曰汝定不是風塵中物安得在此始猶羞澁不語久乃言其故東老矍然有感曰汝祖汝父非漢州知州竹山知縣乎倩驚泣曰吾官如何得知東老曰汝毋是祝乎乃吾姑也吾聞汝毋子流落尋覓累年不謂邂逅于此又歷道所從來乃知爲繼毋鬻於薛媼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竟不覺墮淚一坐傾駭酒罷歸館舍翌日倩偕其毋來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丐爲除籍吳曰此易爾事竟如何曰正有望於公其人與震亨爲表妹必嫁之當以此行所得諸臺及諸

郡餉賮爲貲送費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復還合所得爲五十萬悉付倩吳喜曰已爲擇一佳壻即嫁之矣婿姓史失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賙以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絕

項鹽商厚德

項四郎泰州鹽商也常商販自荆湖歸至太平中夜月明聞有一物觸舟項命稍子挽之乃一丫鬟女子也年可十五六歲問其所由曰姓徐本非人軆

州寄居茲者父自辰倅解官舉家赴臨安至此江中忽逢刼賊其驚墮水中附一踏遂漂流至此項以其貴人家女意欲留爲子婦遂令獨寢比至家以其意告厥妻妻曰彼驕貴之女豈能攻苦食淡緝麻織布爲村俗人事耶不如貨得幾千百別娶與兒男由是富家倡家兢來索買項曰彼一家遭難獨留餘生今我既不留爲子婦寧陪些少結束嫁一本分人豈可更教作倡女婢妾一生無出輪耶其妻屢以爲言項終不肯里中有金官人授醴州安鄉尉新喪妻聞此女善鍼綴遂親見項求之

項執前言不許女因謂項曰阿爹許嫁我好人不知來歷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看來亦是一箇周旋人的又是尉職或能獲賊便可報仇兼差遣在醴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項遂許之且戒金尉曰萬一不如意須嫁一好人不要教他失所徐氏既歸金尉大稱所望以第行呼爲七娘居二年挈赴安鄉任初到官即遣人問徐倅信息居人曰有一徐官人自辰州通判替下舉家赴行在至今不肯歸不知得甚處差遣也七娘意父母必死悲哀不復念後一年因捕獲一火刼盜因推勘次

招曾在太平州刼一徐通判船忽聞錐鳴恐是官軍遂走散七娘聞知稍稍心安又一年金尉權邑事有一過客稱徐將仕借脚夫七娘自屏後窺之而類其兄金尉乃具飯召將仕因問其父歷任經由果其兄也乃引將仕入見相持大泣既而說二親長幼皆無恙又復相慰次日問金尉元費幾金當收贖以歸金尉笑曰某與令妹有言矣豈可復嫁他人七娘因說項四郎高義將仕泣曰父母生汝不克有終能汝終者項君也於是將仕發書告其父母遂擇日告祖成婚七娘畫項像爲生祠終身奉祀

捐金裹骨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杖凡遇物即以夾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但收得高孝骨斯願足矣僧左右之果得尚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感愴詩有十首畧紀一二云一抔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

知眞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
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讀其
詩悽楚悲惋

鎮南浮屠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
事者誦録之誤近閱趙東山䟦語與宋遺民録乃
知唐玉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皐羽與景
曦各爲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
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
何意予聞楊禿所管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

其金褁之尖頂若匏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
也楊禿哀陵骨雜牛馬諸骼爲浮圖以壓之號曰
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先已爲唐林二義士所得
托固於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
南王氣未泯而兇禿所爲若曰壓禳云者適足以
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君罔聞知然人惘于下
而歛其遺天怒于上而伐其跡足以觀宋德之格
于上下者矣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刼火不燒楊璉
塔怒風還激伍胥潮蓋兼塔不燬則江怒不息其
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
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內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
寺畧存然不知何者爲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變
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　國初修復城隍之際
有識者惡之特剗去

王婉容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没罕子婦上遣之
哭曰何忍事二王就輿中以奩刀自刎錢塘僧惠
勤與歐陽公遊公卒每對人語未嘗不流涕夫婉
容女也僧夷教也尚知義如此今忘恩悖義之人
如趙憬之負陸宣公白敏中之負李衛公張泊之

負寇萊公溫仲舒之負李文穆蔣之奇之負歐陽
公呂惠卿之負王安石所謂未乾薦禰之墨已彎
射羿之弓矣

楊塤

天順間有楊塤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
尤妙其炉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眞描寫之不如
愈久愈鮮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將絕
少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
年錦衣指揮門達　上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
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

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据撫袁之數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填憤然曰朝廷設科道欲其理冤覈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啟達并擒楊下獄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嗾楊懼考死于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　上會衆邀李出闕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　上

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此與張說之證元忠不殊可以一藝者目哉

丐者執義而死

成化丁未秦中大饑有一婦人一男子行乞至山東每遇宿其婦則處於廟中男子則處于門外或詢曰何不同宿婦曰此夫弟也今既不得已而行儻得生還尚欲爲娶婦以圖造家禮義豈可因顛沛而廢後遇盛寒二人因異處皆凍死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六　終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七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循吏類上

子產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門也夫相尚乘之國而能遺之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呂氏春秋）

子產治鄭豺狼不生鴟梟不至（[illegible]）李矩禱子產祠

云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晉書）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賈子說）

子賤

宓子賤之單父也有出郊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

黃覇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姙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黃覇令走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歩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悽愴覇曰此弟子責問乃伏

吳祐韓卓

後漢吳祐爲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曰掾

以親故受汚穢之名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原其心也所謂觀過知仁其此類歟

龐仲達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淸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强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孔文舉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

袁安

漢袁安爲楚相會楚王坐事爭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毒楚橫暴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决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安受拜即控轡而行既到决獄事人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爲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

雨滂霈歲大豐稔 出汝南先賢傳

嚴遵

嚴遵爲楊州刺史行部閭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亡夫遭燒死遵使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吏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乃以淫殺夫者 出益都耆舊傳

徐孺子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爲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白群情欲令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出商芸小說

仲弓按姦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求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會稽雞

賀太傅邵字興伯作吳郡初不出門諸强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能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

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溫璋

溫璋爲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鵶也曰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耳命吏隨之果得探雛人

劉玄明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後傅𧙧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一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傅翽

傅翽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傅荅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决人稱神宰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强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醕者輒呼爲顧建康言

其清淳也南史曰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祖覬之湘川刺史憲之曾尚書吏部郎中宋時覬之嘗爲吏部于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李崇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决崇以二父與兒別禁一處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

伯咨嗟而已崇知之以兒還泰遂詰奉伯詐狀奉伯欵服爲兗州刺史兗州比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聞者復撾以爲節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時除楊州刺史明能察奸郡人憚之號曰臥虎（出談藪）

于仲文

隋于仲文遷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亦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呵詰杜家服罪而去

蘇瓊

蘇瓊爲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

員半千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謁州半千悉發之民賴以活刺史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遂得釋

江幾隣嘉祐雜志曰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員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劉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

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何彥先同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授武陟尉睿宗朝至崇文館學士

宋廣平

宋廣平愛民恤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李傑

李傑爲河南府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請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

悔乎寡婦曰子無頼不順毋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出國史異纂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産犢三十頭敬自戍所還索牛進云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不肯

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墻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 出朝野僉載

蔣恒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三楊貞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衛三刀殺張迪其刀却内鞘中貞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貞等視刀有血痕因禁栲訊貞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爲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晩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出朝野僉載

蘓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直黄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歳餘盡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駕蘓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曰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别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吏大悦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無名曰請

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

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即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追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出紀聞）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實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懼逼思兢訪妾思兢乃于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

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于臺前宣家有舘客姓舒婺州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閽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顧人刺我請以聞臺中思兢素重舘客知其不疑已密隨至天津橋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語）

若水辯冤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
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已而果
爲朝廷及上司所駮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
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
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録事參軍鞫之録事
嘗貸於富家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
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皆應
死富人不勝拷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
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録
事詣若水廳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

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
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
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
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
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
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
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
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
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
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
焉其人不得入遶墻而哭傾家以飯僧爲若水祈
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
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
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録事於
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録事詣若
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奚謝也
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
幕職半年中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裴琰之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

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
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宗義讓使趣斷
琰之曰何至逼人乃爾吏人連紙進遂爲省閱一
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
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爲霹靂手

燕公捉佛光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
付馬步使捉佛光遺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
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
實法

田仁會

唐田仁會爲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但願常在不患貧出嶺德神異録

計活寃僧

薛文惠公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山澤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後擒賊帥汪端詰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恩及囚孥

曹彬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一人嘗

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按逾年后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心如此

何承矩

何承矩繼均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綱運皆調丁男或因之在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爲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

喬惟岳

喬惟岳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顥爲泉州留守惟岳爲通判會益起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遁惟岳抗議以爲朝廷寄委今惠澤未布益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張齊賢

宋張公齊賢前后治獄全活甚衆在相位事有辭連季流者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美之

黃震

眞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縣瀕汴河側至河涸朝

廷遣中官促州縣科民開濬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捶撻役民黃憤然毆之中官卽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何毆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卽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黃後爲才吏任轉發運使

馬少保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收積欠官錢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

馬少保除井

馬少保爲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提點福建刑獄訊其冤而全活者數千人

馬少保宥罪

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掠鄉人共謀殺之坐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按悉宥之使去

馬少保平反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徙處州錄孝行圖於衙以示民

陳諮勁直

祥符開封二赤縣向時惟與權貴之家督責逋負公事前無復綱紀至於胥吏皂隷偷惰欺謾尤甚陳諮學士知祥符縣素知其事與革前獘公家之務一循於法吏下如濕薪胥吏而下期于州吏一酒肆相約悉逃去預結海巡親事官俾以酷虐聞時莊獻垂簾諭宰臣令重行黜降宰臣稱諮風力勁正能振舉頹廢不可爲胥吏構陷雖免左遷然終解所任

王博文

王樞密博文天禧四年詔陝朱能叛先爲乾佑天書事連逮者甚衆博文推治首惡於從者請皆得減死罪治避軍民逃入番部揄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爲番部所得亦不得免法皆處斬博文誼其事者持信紙咨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殊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下其法於諸邊

郡博文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治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阼擇吾必不處汝曹志之

張乖崖治益

張子韶橫浦錄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貧民無餓色

去茶植桑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去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種茶地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北者歲百萬疋民富至今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李畋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鎮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於某家父將死手券以予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於甲三

分吾子得之某既成立甲執遺券以析之累論於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御彼非此券則爾死在乳臭中矣遂命反其券而歸其貲

李文靖

李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

李璹牓虎

仁宗時光祿卿呂璹少爲漳州漳浦令民有死於虎者璹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穽立牓其傍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斃焉其爲政得民心既去爲立生祠

程師孟賑飢

程師孟字公闢慶曆中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公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即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公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饑民四十餘萬

趙清獻賑飢

趙閱道抃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荒米價湧貴餓死者十之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閱道獨

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解帶活饑

清獻公嘗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 出避齋閒覽

嵇適宥罪

嵇內翰頴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

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爲免其子死而以父抵法父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宜生令子明年頴生天聖中進士及第

陳龍學卹饑民

陳龍學從易知漢州歲饑有持杖盜發囷倉者請一切减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李佛子

屯田郎中李公衢明道中通判筠州爲人性寬慈不擾民有婦人輸官絹以兩段縫合爲一疋吏執詣公公詢其故婦人曰官中催科限逼而夫迯竄貧無所出是以至此公惻然良久遣其婦去謂主吏曰封絹於庫內俟有春衣下官自要用他日官受秋租而吏乞取無藝公知之逐日入倉監視吏無所措其手筠人爲之語曰輸租不使錢賴有李屯田每出鄉市則人指曰李佛子來

吳遵路備荒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亦蒙利又建芦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蓆鹽蔬日與飯食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

蘓耆移粟濟荒

蘓兵部耆充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饑殍京東轉運使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西如數與之仍奏於朝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衆粟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内外之別柰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羸賑恤耶苟有輸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孝肅請罷苛察

包孝肅拯爲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爲著令公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族子爲後而請

還其所沒田廬

富弼處謗活人

富韓公弼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還除知鄆州復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視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人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

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公疑亦因是寖釋公嘗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

王沂公全活饑盜

王沂公曾留守洛時歲歉里有囷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歲輸陝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價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堯叟利及廣西

陳文忠公堯叟常爲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爲植木道旁鑿井置亭舍至今爲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性嚴堯叟未嘗忤其意

張觀請弛鹽禁

張文孝公觀爲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觀知軍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韓億倍粟賑貧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益州故事歲首出官米六萬石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

葉夢得給券救兒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格賑之幾千餘人稍能全活惟遺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患既長或來識認爾余爲立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

千且截本法卯給内外廂界保伍凡得見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張洪償錢免殺

職方張洪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頗寬吏吾以聞洪憮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

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謝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洪乃許簡肅公奎之壻

東坡代民書扇

東坡為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一欽若獨負釋囚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文憑由司奏獨乾德至咸平逋負千餘緡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

東坡罷萬花會

西京牡丹聞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于梁棟柱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掛舉皆花也楊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楊日亦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東坡來知楊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為姦

乃楊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之為政惠民率皆類此民到于今稱之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七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循吏類 下

劉彝恩及棄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閭子無夭閼者

李給事釋罪賑民

李給事允元通判嵐州州倅謀亂事覺連逮者衆允元極意辯折止坐首惡數人誅之爲利州轉運使至所部會饑發官粟數萬石賑民乏得不流徙

王隨善撫逃卒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李諫議全活妖黨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鄂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其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楊日華奏免逋四

楊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旱饑州民逋官租以鉅萬計逮捕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蠲除之

趙觀察不禁出米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饑蓄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我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元扆厚卹水患

吳節使元扆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淖督

工塹塞民有避水於境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扆所部民無墊溺

沈文通爲民葬嫁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所以嫁者以公家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爲子者奪歸其父母

張奎辯獄論鹽

張密學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其明通判廬州罷歸會泰州鹽課緡錢數十萬畜

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榦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惱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刲股肉和藥進疾遂愈

仲寬戒人殺子

閩人生子者多至三四子則率皆不留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子則不待三往往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

殺子文召請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名俞兒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在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胡侍郎不輕民命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諸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止籍為羨餘及除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為辨活者九人

韓綜救民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邱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盡救之已而邱冢潰

方兒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人恤其鰥寡孤獨民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為名者

張逸奏還籍配

張密學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張諫議請貸負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　文憑由司時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兇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慮囚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張魏公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博也公立判云士子爭博于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施錢求福

張革老知福州時民有逋市易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革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革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未露坐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

釋枷鎖杻鐐之苦其福德儘有豈若葺一佛宇之比乎富人從之全活甚衆

張昇

張昇知閬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而婦人與同謀者

周諫議禁巫還鬻

周諫議湛通判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于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掠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趙樞密

趙樞密楨為益州路轉運使邛州蒲江縣捕刼盜不得而官反繫平民十數人楚拷強服又令其辭若無疑者楨適出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得冤狀俱放歸農

姚仲孫辨獄

姚龍圖仲孫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者其妻訴里胥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邪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察按疑獄全活者數千人

唐待制雪冤

唐待制肅為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已去旦視之血污其衣為吏所執不能

明遂自誣服齎固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固執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

裕齋辨民捕蛙

馬裕齋光祖尹京府涖政之初吏具牘請諱公批曰祖無諱父母無諱光祖亦無諱所諱者强賊奸吏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將生瓜切作蓋剜虛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否曰惟妻知公疑其妻與人通追其妻詰之妻乃曰人通婢妾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故捕

得意欲惱夫于罪而據有妾也公窮究其罪寘妻并姦夫于法

安簡著火令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焚其所居罷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廉得其事乃請自今非延及傍家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遺火者遂著爲令

大圭出營道孝婦

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謹姑寡居二十年因食婦所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憾訴其置毒縣牒尉薛大圭往驗婦不能措詞情志悲痛願即死薛疑其非是反覆扣質婦曰尋常得魚肉必寘厨內柱穴間責其高爆且近如此歷年歲已多今不測何以致斯變薛亟詣其所見柱有蠹朽處劈取而視乃蜈蚣無數結育于中慨然曰害人者此也以實告縣婦得釋薛字禹河中人

蔣穎叔占風

蘇仲預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綱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于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

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王絲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爲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邑人大受其惠稱爲德政當路薦之蓋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

方贊減稅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贊均兩浙雜

税賛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税額賛以為畝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宜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説故畝税一斗者自方賛始福建猶循舊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定式賛尋除右司諫終于京東轉運有子五皐准皐恐罕准之子為丞相其它亦多顯豈恵民之澤歟

胡汲仲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相聚於佛庵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嫗訟之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

吾使神督之盗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果竊衣嫗也

靳宗説釋囚見母

靳提舉宗説監滄州鹽山縣務日有繋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説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説惻然釋囚縛令人與俱至家既而更獲所殺人代之

沈公一言降賊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金史曰沈璋字達之永興人為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貲貨璋載數千卷書而還太行賊陷潞州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軍卒嘗豫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召璋呵責且欲殺璋璋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為賊所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于衆璋死何憾朝廷聞而嘉之知潞州百姓為之立祠改同知太原尹

平章杖蒲團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為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隣家認得鄰不服爭詈不寘平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數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鄰

夏忠靖掌邦賦

夏忠靖公以忠純事　文廟眷遇極隆為尚書三十年不解六曹中間惟東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户禮刑三部至總掌六部并掌都察院大理寺凡佩八印焉　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

盡善手也文襄蓋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輩何敢望哉二公並祠于吳然其功豈獨吳爾

周文襄布折

周公忱巡撫時慮民賦之害以布折之法既具試之某邑公行察之有老嫗方織公曰折布良苦嫗曰便且善昔吾賦併於一時吾食且罄今吾食吾粟以事吾布至春而輸之食既足力亦不匱公察其便然後行之各府其委曲詳審如此

章惠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

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轉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文襄日記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才識固優其勤謹專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曆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某時晴某時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某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書風雨必記蓋以公事非漫書也

林一鶚不借糧

成化初江淮大饑都御史林公聰以便宜之命賑濟駐節揚州令某御史借糧十萬石于蘇州府知府林公一鶚以蘇為兩浙衿喉江淮衝要萬一地方不靖城困日久無糧何足以守不許御史乃借之松江而去人以一鶚知大體云

王三原

成化中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恬寵宄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商文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户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往滇人遂得甦困此後來典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罪而滇人為之稱快蓋所謂惟正人能知正人使當國是者皆若人何患天下不治也

孔鏞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　英憲孝三朝皆

處外所至聲績裒然言信行達眞謂蠻貊行之知田州日嵩獠倉卒犯城公涖任才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秖應諭以　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土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爲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崗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

達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旣達賊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骨棵人於樹者彌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崗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叅見賊取榻置于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酋問公爲誰公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邪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加欲勦絕汝我今奉　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勿復刼掠若不從可殺我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

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旣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巾裾辟生犇走公按轡出嗣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況鍾異政

初天下府僚咸屬衛官節制朔望郡官至衛作揖

生徒里老等亦先詣聽處分自況公鍾至遂革其制況君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拔為郎吳郡由前政狼籍公私憊矣　宣廟方軫皇衷内相三楊公特薦君遂分吳符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銀黃猶無以稱郡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藐且狎馬凡牘中竄塞囊窟還輒密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東事凌侮君亦唯唯既期月一日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某有朝廷敕未嘗宣今日宣敕及宣中有僚屬不法逕自拏問之

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君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癉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剖別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聲言某日某事爾作如此擬爾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羣胥駭服不敢辨君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膂力者四人舁一胥擲空中攧死之皂姑少投去君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羆輩謂吾樹虐威耶高投之不死死爾曹狗矣皂隸懼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持鉤來鉤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馬

況侯抑中官

況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于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為儀制主事

仁宗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吾不可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鞾鞋步扶版轎行千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敕令就騎

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買幹辦之類名色甚多曰來内官羅太監尤久皆倚以剝民郡佐縣正少忤則加箠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内官尤橫至縛同知臥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五六十以為常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擢知蘇州請　賜敕書以行下車之日首謁一勢璫於驛拜下不答歛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隨其後由是内官至

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況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為設食而止於是終況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然況公為政尚嚴峻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按蘇況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車逕去御史乃銜之競以為謗故久抑不遷至九年復留為守卒于官蘇州至今風俗淳厚皆其一變之力也至于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

蔣瑤

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贇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為之兩淮大擾過揚州太守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　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　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綉女江問今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　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後　武宗駕崩薛贇治罪蔣累官至工部尚書蔣是湖州人

祝知府廉能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署府有鶴為民犬咋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鬬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殷雲霽

正德中殷雲霽字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讐某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柰何殺之明大驚曰鎧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王尹

樂平尹王公赴任日為大風掀去轎頂王問風從何方起吏曰東風王即令隸拏東風來審隸默念長

官豈病在耶出與衆議或教之曰試往東行呼東
風或有應者不應復請未晩隷如言市中無應者
行十餘里至一村家門有深池一人徙倚於門隷
再呼其人果應蓋此人號東峯隷出牌民愕然展
看忽為大風掣去飛入池中隷歸告王王曰必池
中有寃抑親至其地集衆涸池水中有人骨一具
拷其民民欵服言前有孤官借宿某利其財殺之
投池中遂伏法邑人神之

楊逢春鞫王宗獄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福建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妾為

人殺死於舍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
南司究問欲罪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
無外行素與宗驩何為殺之考掠累日終無異詞
既數月都察院會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
示約某夜二更時後鞫王宗獄如期鞫之猝命隷
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某
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與王
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于
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跡其
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由是畢稱神明一

時聲振都下

劉洪謨鞫江十八

仁和張灝與姻家婦八娘私乘其夫出約以夕至鄰
人江十八知之許為張狀先往求合婦嚴拒江素
無賴時佩刀以行即舉刀斫之攜頭擲怨家李終
工後垣灝隨入八娘家見屍橫流血驚走為巡夜
者所獲送之邑令劉君洪謨鞫知姦情又衣有血
跡灝不勝拷掠竟認殺人第無首獄尚未決曩夕
李縫工早起見女首亟虆土埋之為鄰叟見鳴之
錢塘令令嚴訊縫工竟不知首從何來姑繫之獄

劉令每以灝事未決怏怏于中萬厯己亥夏禱之城
隍神夢神語曰俟旦日君有所往獄自明矣及旦
劉隅以事至江口見羣鴉舞江沙旋繞不去劉數
之得十八鴉默念殺人者得非江十八耶數日後
閲門夫冊有江十八名竟械之至一訊而伏詢女
首所在云抛擲縫工家遂移文錢塘縫工得免焉
强暴殺人幾令無辜者受斃神固默啟之劉悟亦
巧矣

魯永清

成都守魯公名永清蘄水人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

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耶決飯未曾再
炊有魯不解据之謠集長適肎以姦訟者一曰和
姦一曰强姦不能決以屬魯蓋欲試其決也魯令
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裡衣婦以死
自持隸無如之何魯公曰供作和姦訟遂淡蓋婦
苟守貞衣且不能去況可犯耶

黄監司鞫僧冤

臨洮一富家萬縣壬辰十二月廿一夜有僧投宿不
許因棲後廂之側有盜闖入携其資并負婦人而
去僧慮禍及遂踉蹌而行約二里許忽墮井則前

婦先為盜殺投井中僧無計出天明人捕去鞫云
僧見婦姿色劫而求姦不遂因殺之投屍于井問
官不能辨竟坐僧死呈監司黄公黄公心念僧既
殺婦何故自投井中是夕夢一婦人向公連呼好
好三好好三次日公閱武過墉巷見人家門楣上
大書好字蓋其俗每新歲書好字舊書者參差影
出連見四好字又掛一牌云何縣六打鐵公猛省
夢中云云果即此人耶命擒去果殺婦賊也一詢
即伏僧冤得白

二子爭母判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二子爭欲塟之留
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全無戀子之心
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

姚公閱鷄毒

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以待其歸凡數
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鄰家疑其
有外姦首之官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
公檢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鷄對守
亟令覔老鷄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
遂白蓋鷄食蜈蚣百蟲久而蓄毒故養生家夏不

食鷄當庖者宜慎之

何文淵判爭財

何尚書文淵守温州時屬邑永嘉有百姓朱良觀良
旦兄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于婦言
也乃屬其鄉之耆老立兩人庭下以大誼開諭之
因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紙緣花底鶯聲巧致
使天邊鴈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伏謝遂相敦
睦其事與蘇瓌無異温人至今稱賢守必先文淵

許孚遠屠僧

西吳許孚遠萬縣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山寺

素稱靈刹凡官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闔扉守鑰獨宿殿中有絳服真人與合遂得娠屢往屢驗莫窺其詐者許公聞而心疑之覓一妓作良人婦往宿誡之曰夜如有遇可偵所從來及所自往頂上潛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懺悔蒲團下絳衣而出淫之復入蓋僧通竅殿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寺衆僧俱長跽迎謁公命去其冠見一黑頂者立拷鞫之得其狀遂屠寺中僧焚梵宇

張晋判不孝

大司農張晋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為盜也瞯其入㨾殺之及明燭視屍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不知其為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晋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獄之燕都市中

許進夢柳鸞英

萊州閻涑與柳某善有腹婚之約及誕閻得男子曰自珍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由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鸞英泣告其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諾他圖之事有死而已母白於父父佯應之而未許鸞英度父終渝此盟乃密懇隣媼往告自珍曰有私畜請君以某日至後圃挾歸姻事可成遲則為他人先矣自珍聞之喜不自抑遂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故江海審計設酒賀珍醉之於學舍兄弟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圃門而望時天將暮便以付之而小婢識非閻生曰此劉氏子也鸞英亦覺其異罵之曰狗奴何以詐取我財速還則已不然當告官治汝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

半醉醒自悔失約急起走詣柳氏圃門時月色黑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蹶息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不敢以告家人也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為遍訊及鄰媼遂首女結約事逮自珍坐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論死會御史許公進巡至夜夢見一無首女子泣曰妾柳鸞英也身為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辨此獄妾死不朽矣因忽驚覺明旦召自珍問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公偽為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扣頭欵服誅於市遂釋自珍為女建坊曰貞節以表之

珍後登鄉薦時人為作傳奇至今傳唱 許公異政錄

奉使辨張老券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於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妒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我財我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婿外人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証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

指揮辨冤盜

京師有盜刼一家遺一冊旦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云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某地云云大都如此凡二十餘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跰跐少年也良以為是各父母亦頗自疑諸兒皆不逞事豈信耶及鞫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擴外東南角頭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夲妄語何為爾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數呼鞫諸少言天亡我徒第感公恩耳亦復何辭指揮沉思良久曰吾左右中一聾騶豢馬耳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鞫數四察聾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聾曰馬圉奴騶耳馬知其他指揮曰爾欲潰膚耶呼取炮烙具聾扣頭曰公毋張皇恐外漏逸賊顧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先予吾千金約事訖足之前後獄情賊罔不知今聚以伺我當悉擒以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蟻集以問兵悉執之一人不遺向發賊乃得報胥瘞之耳遂以伏法

御史辨冤

有巨室主婦歲當農時獨騎往畝畝督視朝出暮返為常一日晚臨城不及入矣又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館之樓寢詰旦日高不啟戶主婦久伺疑訝排闥則殺死於榻矣居鄰閭之官數年莫之能明竟歸辜于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因號冤御史乃止即往其家究察周視樓居見

傍垣有補甃痕因問此補垣外何鄰乃一縫人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縫曰某某巨室一女久居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之矣立命呼女謂之曰汝姦事吾已知可吐實毋嘗我刑女即陳與東鄰少郎私召郎至亦具狀本欲為姦佩刀自衛是夕穴墻登牀女拒之因怒即手刃焉蓋所得者婦婦以為居停主人拒之耳獄具斬郎論女如法此事盛傳而多異詞或以御史為我郡盛昶或謂事後白于法司發之者乃嘉禾項尚書白主事丁千户也

葉南巖

葉南巖剌蒲時有羣鬪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舁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于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於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懥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陰乾用以治諸傷數瘡處血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效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方正類

戴逵破琴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重矣閻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愧色也

玄季素情

向玄季有異才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楊州並相友善後楊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理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遊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徐勉

梁徐僕射勉嘗夜飲有人求官勉正色荅曰今夕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狄仁傑

相州宋媪有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號曰素娥左右言于武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素娥謂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欵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請勿召梁公也後數日復宴客梁公先至請素娥畧觀其藝素娥藏匿不知所在忽於堂奥隙中聞蘭麝芬馥乃素娥也曰某花月之妖梁公乃時之正人某不敢見願公勉事梁公言訖寂然不應三思敬事仁傑之禮頗異平素明日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集異記　又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

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坐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三籌賭昌宗裘指已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説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寞累局連北狄對御就脫其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出集異記

張九齡

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之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充骨於溝壑中耳後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罪累族滅不可勝數

柳渾不為異術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儒愈篤

呈身御史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欲請元裕用澳為御史一日溫謂澳曰高公持憲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荅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崔隱甫

黎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旹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出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救釋免則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出國史補

張鑄不求薦章

張鑄以兵部郎中京東轉運使坐公事降通判太平州時葛源初授提舉銀銅坑冶遣介取鑄脚色欲發薦章鑄但與詩一絕云提司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蹤跡轉沉埋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常與

文靖同為制知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啟賀之詆前居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色為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

程不信佛

程顥為鄠縣主簿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顥戒曰俟取其首就觀之其光乃止

楊文公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應捷而詞勁楊公可謂卓立矣何暇計不惡而嚴哉

司馬公見太宗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為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

穢德之貶者徒以建成與剌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修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事見唐秘史

劉安世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劉道原

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又性剛愎禍福反掌遷就附之者比比獨劉道原奮厲不顧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剌介甫變色如鐵愛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之道原略不以介意每見人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

公擇不黨

宋中丞李公擇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其必能為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子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須少存朋友之義公擇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持益堅士類以此歸之吁李公可謂砥柱不回者矣

王平甫

王荊公初為參政因讀晏元獻小詞曰為宰相而作

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耳其事業豈止如是呂吉甫為館職亦在坐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耶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張子智毀廟

張子智貴謨知常州慶元乙卯春夏間疫氣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張多治善藥分諸坊曲散給而求者絕少頗以為疑詢於郡士皆云此邦東岳行宮後有一殿奉事瘟神四巫執其柄凡有疾者必使來致禱戒令不得服藥故雖府中給施而不敢請

張心殊不平他日至岳祠莫謁户延悄悄香火寥落問瘟廟所在從吏謂必加嚴敬命炷香設禱張悉撤去時老弱婦女祈賽闐咽見使君來爭竄蹺環視張指其中像袞冕者問為何神巫對曰太歲靈君又指左右數軀或擎足或怒目或戟手曰此何佛曰瘟司神張曰人神一也貴賤高卑當有禮度今既以太歲為尊冠冕正坐而侍其側者顧失禮如此於義安在即拘四巫還府而還二十健卒飲以酒使往擊碎諸像以供器分諸剎時薦福寺被焚之後未有佛殿乃拆屋付僧使營之掃空其

處杖四巫而出諸境蚩蚩之氓意張且貽奇譴然民病益瘳習俗稍革未幾更召入為吏部郎中

馮京

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之處高於師德王公此處高於韓公韓公猶責入往見他可知矣 鶴林子

任盡言

秦檜既死高宗召湯鵬舉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遂人任盡言以啟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請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議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

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之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劉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為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程史

排斥釋教

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即成誦文章如唐元次山登第歷官知處州不受請謁監衢州南岳廟以歸建玉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

有梅處曰香雪塢有栽花處曰錦繡谷貯書史處曰文藪終日嘯吟于溪上於世味淡如也公排斥佛老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常請公作修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橐忻然無靳施者頗慚其後多寶佛塔成有欲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錙銖惟感報應舍萬金慨如也衆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

子孝詐善

張子孝矜嚴好禮雖待妻孥若嚴君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但人皆詐惡我獨詐善耳先儒謂三代以下惟恐人不好名意蓋如此

王文公叉手睡

王文公凝靖脩重德冠當世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以夢寐中恐見先靈也

廉文正受孔子戒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胡敉仲兄弟

胡敉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為羅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勃然怒曰我輩豈為宦官作墓銘耶當時承旨為司徒以金百錠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諸客共勸先生卻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

求金者寧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孛术魯翀

元初迎帝師至京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孛术魯翀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彭公燬祠

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塑女子像號聖姑師生媚禱甚虔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公勗以進士乞外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欲毀之未言也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公問曰予此來非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然物不聞公為郡教也乃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第甚悉遂遣相候耳因從容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公公益惡之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佯為遺火者因而焚焉生又夢聖姑來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盍為我言之即不聽吾亦能為之禍一二日之間當先死其奴後若

于日子死若干日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公不為意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蘇公聞之怒登時投炬焚之後其子及婦相繼死期日皆如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公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來因詰其言不驗神謝曰吾鬼也安能生死人彼死者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公貴人前程遠大吾尚畏之何敢犯耶公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為師儒稱首仕終按察副使

黃福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之皆依違承順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名優閒之實疎之也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

宣嗣宗

嘉定宣嗣宗為人溫雅初授中書舍人後進官郎中

仍掌制誥一日　宣宗幸內閣喜甚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競取惟手疾者多得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上顧謂曰此秀才何不愛財耶以重幣賜之嗣宗繼遭貶斥不久復官卒于京學士南郡楊公哭之以詩

李文達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常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文達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宦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

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聞李公歿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内官說來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内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楊文定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既擢爲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使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岳季方

岳正字季方爲翰林修撰　英廟甚重之謫戍召還自題其像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撑舟乎曰順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李時勉

正統間李時勉先生爲國子祭酒　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坐以擅斫文廟前栢木爲不敬置百斤枷命枷先生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中一枷特重爲先生設也金掌饌曰鑑年壯當荷此先生曰老夫筋骨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恂等數百人伏闕求代由是得免後先生不半載即懇致仕

西楊不作誌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綵幣之類求西楊爲其父作墓誌西楊辭不許固請辭益堅乃減金帛三分之一求于東楊即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問西楊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彼曾祖吾爲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安牀

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爲之以委都漕運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於後世吾何金帛爲哉予因思唐之張說受姚崇之玩物而感爲稱許之辭蓋有愧于西楊者也

魯鐸

前輩趙司成公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公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耳魯公曰吾贄亦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

久憶里中曾饋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俱既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韓雍

聞薛瑄為御史時每至三楊閣下門首止投刺與今時不同三楊慕薛之為人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韓雍為御史曾奉　命點齋至吏部直行甬道至堂上高呼尚書某人之名時三原王公為冢宰在後堂高聲應曰有急披衣出迎後王公會都察院問韓某如何人曰曾巡按二次甚有政聲王公遂奏擢僉都御史前輩公正如此

薛瑄不謝王振

薛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于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方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一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為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強囚不服問理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泣于廚下振問何為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屈

魏驥陳選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譖公于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

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温　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强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詗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刋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之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之曰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　上以疏示之夫二公誣抗權倖風節凜然如出一轍然皆賴　聖明之知温語慰勞仰見　祖宗愛惜

人才培植愛護之恩

陳選

布政陳選以道學自持初為御史督學吳中韓襄毅公父喪選青袍往弔曰公服不以私易太守姚堂設祭選劾其傷財趨勢而韓雍受非其禮皆當罷選嘗謁徐武功武功屏撤樂器而延之曰此人利害蓋憚其守正云

陳繼碎墓石

檢討陳繼致政日為一婦人誌墓婦家已刻石矣有客不知座間詆此婦不孝繼唯唯率童子持椎鑿造匠石家索原藁而碎其石曰吾豈妄與不孝之婦立返其幣

王翺不私

王翺典選其外孫賴基登科欲得給事中祈夫人為言之翺唯唯及將選夫人〻以為言翺復唯唯賴生意竊自負及榜出乃舟陽知縣大不樂往懟夫人夫人咎翺曰身為冢宰不能少庇一外孫乎翺正色曰汝婦人安知大計賴某少年取科第為令長於分亦過矣如其留心民事宣力國家吾之此位亦自可致何榮一給事中乎

陳敬宗師道

南京國子祭酒陳先生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數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嚴雖　朝廷之上不能過也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拇指掐中指自持翌旦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為稱云

繼忠不屈

都御史楊公繼忠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墻所直趨至墻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忠名今覩乃耳公曰繼忠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劉鉉

景皇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王於鉉家時翥以舊學數人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太監宋某曰俟鉉言之久之莫問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太治之病愈問何許人曰蘇之長

洲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今為何官盛以為劉草窓也曰為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之人也太監曰　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謝曰見之何為既而怒曰　上奚從知我哉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哉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力量者為之宋乃出手疏于　上命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為之大學士陳循等乃擬鉉以進江淵不悅公乃退與內侍言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薛倚鉉聞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為國子祭酒一日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司業言於鉉百司俱勸進國子監獨無乎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　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　上曰我欲一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其後鉉以完名終卒謚文恭　上以師傅見錄其孫棨至尚寶司少卿此不能幹事之効矣

楊繼宗

楊公繼宗為嘉興知府清直不屈凡遇謁上司于藩司官方跪叅於臬司官長揖而已以府轄于藩臬不過監司耳某臬長頗忌之無所指議偶府有公移至書日惟一二無初字因以此為失楊曰吾書日從大統厤厤于每月上旬止以數紀日無初字加初在一二日上乃吏牘過為防檢者臬長竟無如之何

韓邦奇

宸濠令一士詐為羽客往說韓副使邦奇假以所繪松請題韓為詩曰勁節貞心本自奇四時常見綠、

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樹為放春光三兩枝士喻
不敢言而退

何公長揖

何編修瑭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相約長揖
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跽
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
是不敢少有屈懾

薛侃

嘉靖十年七月初行人司司正薛侃以言立宗室事
訊于大廷始知倡者彭諭德澤達諸張少傅孚敬

張妬夏詹事言寵欲逮薛以去夏及置對薛盡舉
其實未嘗詭隨彭極口罵詈薛神色自若但曰薛
侃為仁卿所誤又曰侃以愚致是死不過為愚鬼
仁卿欲假我以害夏公謹而不卹我其死寧不為
姦邪鬼乎數語足見薛所養從容但亦失于輕聽
事關朝廷其詳不待予悉恐傳薛語者失真錄之
羅峯張號仁卿彭字公謹夏字

題畫鳩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託以孫因許及
第文祥以正對安怒其辭延於別館有畫鳩屬題
其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後
以事左遷渡河氷泮溺死

趙大周

楊虞坡在吏部日太府李葵庵以禮部郎中陞延平
太守時論甚不平之先是虞坡子亦以禮部郎中
陞提學副使一日大周面語楊曰我四川李郎中
如何陞太守楊曰李在部無甚才望大周曰想是
個兒有望故陞提學楊語塞余觀近世士大夫皆
以巧言令色互為容悅做成套子而大周獨以古
道行之是可謂疾風之勁草矣後高中玄在吏部

葵庵以調繁改松江中玄去位葵庵亦以考察去
士民皆孺慕送者擁路至不得行

稗史彙編卷之二十九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清操類

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清潔著名

風俗通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 袁山松後漢書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典畧程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 沐並嘗過姊姊爲設食而不留與攻樊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不答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播異域如此 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

瘦羊博士

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爲博士獨不肯諸人又欲投鬮宇復恥之因先自取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此號之

劉寵趙軌優劣

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軌轉任百姓以水餞

之寵與軌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餞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不若軌飲盃水之爲廿矣

孟嘗虞愿催復

後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吏化之所感如此齊書虞愿爲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爲藥有餉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

時以為仁心致然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
乳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
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復乳告邦人以為祥而讌
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
不吾貨吾以是病而紿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
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覩吏道矣貪則無
知之物能避其境義則有生之類願效其命

胡絹裴床

魏裴潛為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
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床太白詩去

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羊篇留犢

羊篇歷官清慎育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今
人但知談時苗事耳篇太傅祐之兄子封鉅平侯
奉祐嗣者

山巨源

高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餽山巨
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
露案驗眾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
封印如故

即基

即世業泛涉典籍清慎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宦之所
木枕亦不須作況過于此唯願今人寫書樊子蓋
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世業答曰
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吳隱之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
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黷貨未至州二十
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
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廉吾
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

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逾
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及乾魚
及歸妻劉氏賚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於湖嘗
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

沈璜之

沈璜之在冊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
日至遂鎖繫尚方璜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
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
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璜之以手

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從上知其無罪復除卅徒令吏人候之璝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卅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江華偏舸

梁江會稽華代還惟乘一舸偏欹不得安卧或曰舸偏不可濟險宜以重物均之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甄彬還金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於荆州長沙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

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怱遽不記録檀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之有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辭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者彬後為郫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誡以廉慎至於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誡也出談藪

崔光

後魏自太和遷都之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間不可校數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

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議服其清廉

趙軌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徵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

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其直而去

盧懷慎

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饑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黄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為黄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卧於弊箦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数莖而已此外翛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

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嘗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愿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既殁家無留儲唯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於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爲罷獵憫其貧匱即以縑帛贈之（出明皇雜錄）

盧懷慎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遽死張說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是夜公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懷

慎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若然則人之廉介貪穢豈有定數乎

李廙

尚書左丞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出國史補）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氊車子一乘亦近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出幽閒鼓吹）

呂獻公王荊公遺事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公曰吾面不及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之鏡乎不用有獻硯于王荊公謂呵之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擔水能直幾何二公之言雖類質野而清節則不爲物所動心者

寇準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者（譯）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張無垢

張無垢在越上作簽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願轉官人皆謂好名之過無垢曰既爲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心實不安何名之好貪者往往此心病耳心有病人不能知我自知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

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

清入妙處

趙清獻入蜀乃獨以一琴一鶴一龜自隨想其清致可知及再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爲累矣自是渠清入妙處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柰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小人爲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剛腸耳吾歷仕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而行人雖以我異巳然道理既是彼自愧恐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自知味

文正公却饋食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不食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巳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俊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與文正事類

東坡清德

閶門之西有姚氏園亭頗足雅致姚名淳家世業儒東坡先生每憩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爲賦詩姚以千文遺之東坡答簡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舊有者猶欲去之况復收耶固卻不受後姚復致香爲惠東坡於虎丘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托還之巳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爲多致此懇懇東坡之清德誠不可及矣

張敏叔

張景修字敏叔人物瀟洒文章雅純登治平四年進士第雖兩爲憲漕五領郡符其家極貧簞瓢市屋以居嘗有絶句云茅簷月有千錢稅稍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

子和還砧

孫冲字子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字和之含山號爲循吏律巳甚正一毫無妄取秩滿率家人觧其歸裝老獲有畜一砧者子和視之曰非來時物也令還之

草具設客

君公巽字汝文紹興初為參知政事李門人謚為忠惠公素儉雖身歷兩府自奉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言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間左甚因正色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耶律楚材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從事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吁燕而不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見之明則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祝天既

東城主簿祝天既勵已如水玉百姓呼為裂頭水天既去後和甄來尉劇得天既餘味加以文儒民間語云去了裂頭水却得一段着脚琉璃

時戩

時戩為青陽丞潔以勤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數個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

趙太守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以業太學為中官題蠶婦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 鞭實撩亂粉痕枯 宮中羅綺輕如布 安得王孫見此圖 一日 太祖幸中貴宅偶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即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止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此與吳隱之雖少間然以今觀之皎皎清澈超然物表誰則繼之哉

郭東

國初東昌通判郭公東清介有守一日公出其室人在廨舍屬吏之妻以圍棗一盒饋室人堅拒不受強之而去東問室人告以故東啓視之見其棗肥潤又問室人曰汝嘗之乎曰果啖三四枚東命卒市補之遣還且囑妻再勿如此室人曰既還何必補之東曰所不欺者心耳非在物也

胡壽安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浚鹿求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一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

大爵詎不為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胡笑曰此鄙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盡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王琦

王公琦中永樂鄉試以乙榜授汝州學正潔身先士擢監察御史風裁凜然晉山西提學僉事端軌敦行士烝烝改觀以憂去服闋補四川僉事尋上疏乞致仕奉　旨俞允歷官二十年清苦如一日在官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值歲大祲無以為朝夕冬日大雪僵臥不能出門戶或有饋非故舊推不受即故舊至數亦却之隣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饑何害及卒杭州守胡濬聞而弔之告布按二司為奏祠琦於杭學鄉賢祠

章公清節

章文懿公懋里居惟草屋數間士有謁公者公子執鍬跪進士見公詢公子公曰執鍬者是士嘆息公為祭酒時子來省公至新河巡司隸見其步行衣服復卑惡因笞之公知不問又言三子公皆令耕藝俱先公歿公晚歲得庶生子一人

撤雞老坊

蔣侍郎希魯胡文恭公為諸生時嘗受學焉文恭公守蘇蔣將致政而歸因即其居第表為雞老坊蔣公見之愀然謂曰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以誇人者非所望於故人也亟命撤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因獲芝草之瑞改為靈芝坊文恭公退而語人曰蔣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人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非吾所及者

章楓山

楓山官止祭酒後以侍郎尚書起之皆不應命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穀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當鈌米則以麥屑置粥飯

中吳少君之父名一源歲貢生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髯子飯後必拂鬚而出廢屑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吳蓋親見之

章朴庵名極楓山之姪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淸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囘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吾松先達淸操

憲孝　兩朝以前士大夫如周北野佩其父與爲翰林編修北野官至郎中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

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峰時和舉進士有文名定庵官至憲副弟時信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致任家居猶不異秀才時

吳王風致

吳太宰公嶽汝上人曩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爲蘇州守二官爲同年友一日以公務會于鎭江吳折簡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爲延款我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且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丁即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趺坐磯頭或徙倚水際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淸標如此公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閭里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寄還屬貯庫

王翔

王翔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鎭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

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緘於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間與之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　詔營第於盤山有司承媚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曰此非詔旨也每朝退於公卿前孑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王恕

成化間王端毅公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服無紗羅日給惟豬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各有劑量支取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惜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録其辭而焚香禮之故後爲吏書始終一轍近時惟嶺南海中丞瑞廉介剛方超然塵表出端毅下盖公自成一體艮節槩非人所能及亦非人情所能便者語云姜桂之性到老愈辣世須有此人亦足以廉頑起懦若政事則有愧王公多矣

秦紘

秦襄毅公紘巡撫陜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宗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黄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

于肅愍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時一日遇惡客刼舟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亦不忍取去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麻菰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公之清節艮可槩見所以成後來之大功也今之入朝與大計之入覲者則又覩手帕麻菰爲土苴矣

陳信

陳信字履信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三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六十有七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賮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家實貧郡人杜瓊有詩送之云勇辭榮禄賦歸田又却蘇民饋贐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夫讀此詩使人竦動與起然廉者之心實其本性皎然不容物染豈冀人傳清節耶

倪泰然

倪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肉晚羮菜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嘗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疎之嘗謂民之受禍由官廉也官廉以甘儉也儉生於堅忍苦節以義理制心者能之豈易易哉

李仲謙

李仲謙廉介自持每休沐閉戶讀書不交接人事俸祿不給妻紡織以助薪水之費常衣止有一布衫浣濯補紉則俟休暇日有客見訪則命其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

楚黃裳

楚公名黃裳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忠懷公之父也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士大夫間陳　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為每為公屈在建陽八年

去日不費一串茶邑人思不衰謝官後居貧以席敝戶誦詠猶不倦尹清白淳亮甘貧樂道如此嘗謂子孫曰汝曹能使人謂直楚公之子孫則善矣

顧蘭

顧先生蘭居吳城臨頓里性介潔不苟取宰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為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賦詩卻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陞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竟不受

吳訥

吳訥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為御史巡按貴州得代而還例言三司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于人迹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為時名臣年九十而終

陳茂烈

陳茂烈興化人官至御史致仕一生清苦剛狷貧甚自操井臼有人候之見其自運穀入室其妻妹夫林某歸宦橐頗厚茂烈過之林曰君見吾室宇得無笑之耶茂烈曰吾貧公富皆命也吾安吾命而

已何笑為竟貧落以死

軒輗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忽墮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只待舊衣乾後為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當道者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于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輗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着一青布袍無間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買肉一

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或故舊路經餽
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
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
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
性嗜酒或公餘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
士林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粮儲清操愈
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以卓食饋之亦
不納人皆以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可
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鷙鳥之孤鳳也

孔公苦節

孔公之父友諒以雙流知縣行取入科而卒母以貧
故一妾生一子併賣與廣東商人以去尋母又卒
零丁孤苦艱難萬狀得父故人携以還吳年稍長
無錢從師伺諸生會講伏於屋後聽之及入鄉校
無絛以紙撚染墨為之衣不掩形食不充腹人不
堪其苦而公處之裕如及舉進士請於部得差往
廣東覓其庶母母死其弟年十八九為富人子乃
白於所在監司携其弟以歸公清苦之節老而愈
厲為兩司家無坐椅居室不完蔬食徒步久且安
之兩任廣西郡邑部民愛之如父母及任貴州廉

使土官以明珠美玉來獻公悉於堂上椎碎之遂
為土官下火蟲行抵浙江火自口出高數丈而卒

張嘉玉

張瑋字嘉玉以進士擢工部主事清介絕俗居官門
不受私謁其権稅杭州歲積羨餘累千金悉貯牘
封識於臬司庫中不以纖毫自汚及陞郎中巡漕
河操愈厲中貴人往來相戒毋犯其名聞江淮間
赫赫若神明後忤逆瑾被逮荷重械暴烈日中幸
而不死謫戍遼左瑾誅宥還家徒壁立妻子號寒
忍饑未嘗苟取於人及捐館無一錢蘇守林康徐
公為賻襚始克就殮焉

胡纘宗

蘇郡守胡纘宗天水人也以戊辰進士來守吾蘇文
學政事推重一時在宦邸時恒布衣疏食未嘗華
侈蘇多錢粮羨餘之積公不以分毫自私陞浙江
大叅閭門大姓徐文明者感公愛造真金起花帶
一條為贐且曰昔固不可汚今媿之有辭諒所不
却公堅辭之徐嘖嘖而去復有屬官令吏懷金五
十錠逆於途公哂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耶
竟不受而去雖四知之楊震亦何過哉

舒清

舒清德興入爲四川左布政使守官清白以按察使造金銀酒壺携入覲路當道遂棄官歸老蕭然乃題一聯于壁云天下有名窮布政世間無用拙男兒噫今之居官者少有一命之寄剝人膏脂銖集寸積買田置舍日亦不足凡居要路則窮極網利大開苞苴之門縱子弟占人田土奪人妻女比比皆然此等拙男兒亦甚難矣

毀梳出涕

閩倪文烜曾爲蘇倅守官清白且稟性寬和倉卒中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督運之京於舟中櫛髮出一象牙梳中齒皆脫落一吏傍立執兩觀之不覺失手墮地而碎倪捧涕泣吏惶懼無地明日市梳跪進且謝罪倪曰汝謂我惜財耶此梳從我自諸生時已四十餘年一旦毀我不忍別故墮淚耳豈有他哉亟持去我不汝責也倪在官十餘年廉操始終不渝後以四品致仕云

海右閔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雅量類

中散雅量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

見鬼不懼

嵇康灯下彈琴忽一人長丈餘著黑单衣革帶康熟視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阮德如嘗登厠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幘相去咫尺德如心安氣定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去

落帽

晉孟嘉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重陽會飲於龍山嘉後至忽風起吹帽落而嘉不覺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命孫盛作文嘲嘉嘉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王景文

齊明帝心忌王景文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棊神色不變局竟以救示客作墨啟答敕致謝飲藥而卒

蘭陵王婁師德

北齊蘭陵王長恭朝退而出僕從盡散惟有一人與之獨還無所質問

又則天禁屠殺頗切吏人獘于蔬菜師德爲御史大夫因使至陝厨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何爲有此厨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觧事豺乃食之又進鱠復問何有此厨人復曰豺咬殺魚師德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厨人即云是獺師德亦爲薦之 出御史臺記

魏元忠止怪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强正有幹識其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爲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力爲我執爨甚善又常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飢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遂絶無怪

郭元振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室門宇甚俊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狥女未幾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日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白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女父舁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父母亦感之願納其女公因留之爲側室

裴度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毎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 談錄

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莫不變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

存度不答極歎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伏其弘量出王泉子

陸象先

死公陸象先爲馮翊太守叅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廳前硬弩眼眶衝提使君唱喏而出可乎衆皆曰誠如是耳輸酒食一席其人便爲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叅軍曰爾所爲全易吾能于使君廳前墨塗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

羣寮皆曰不可誠敢如此吾輩當斂俸錢五千爲所輸之費其二叅軍便爲之象先亦如不見皆賽所賭以爲戲笑其第三叅軍又曰爾之所爲絕易吾能于使君廳前作女人梳妝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敢爲之吾輩願出俸錢十千充所輸之費其第三叅軍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向人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爲怪景融大怒曰家兄爲三輔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叅軍兒等笑具我豈爲笑哉

高昉自誣活人

高昉初爲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昉使爲之從恩問昉昉即誣服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昉而遣之昉別去終不自明旣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昉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錢王

錢王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臛而庖人因刃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錢王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之

曹彬不記私怨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爲上請乃許朝謁

呂蒙正不記人過

呂蒙正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皆服其局量

李宗諤王太尉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爲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王太尉局量寛厚人不見其喜怒飲食有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且具粥

呂夷簡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訐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卽奏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頌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奬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

歐陽脩

呂原明家塾記云元祐初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投晩著雜志詆公尤力鄰幾死公哭之慟告其子曰先公埋銘脩當任其責矣旣而敘銘無一字貶鄰幾非特見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後世且將不信其所詆矣

李沆不較狂生

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了無忤也

張文定不責奴過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我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

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錢三百千縱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簽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駭泣拜而去

賢書換真

子瞻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切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選却當賜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箋啟謝殷勤其語亦多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王曾

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教訓所致然此亦世間有底事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忠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客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忠爲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宋庠不記私讐

沈邈常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爲執政及庠在路邈子監麴院因怒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人以此稱庠長者

韓魏公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先聖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

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曰諾明日與宅帷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又公知成都日有中外親獻玉盞二隻蓋絕寶也公極寶愛開宴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綉衣置玉盞其上酌酒遍勸坐客俄一吏誤觸玉盞俱碎坐客愕然吏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傍侍兵

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今觧持燭矣軍中感服又有士人贋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謨雖疑之然士頗豪與之三千因回書遺四兵送之并致果物於魏公客至京謁公曰某以貧故輒贋爲公書見蔡端明端明有回書并果物令某面致某死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此恐未足以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爲之發書予弟請曰士爲贋書大人容之善矣長安一書雖無亦可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豈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有士人求見乾說親喪及二女未嫁願求賙之公退顧無所有爲之戚然適有酒器一大合送之士人對使者曰相公何薄也叱不受公曰吾固疑甚薄也復裒一合惠之士人又怒不受使者曰相公實無所有非薄君也士人不受使者持回公又裒一合以往士人笑以書授使者曰吾事已辦不願受也向來益欲觀公度量耳

楊偕不忌公言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

爲連年出師國力日蹙莫如以書遣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爲侍從不思爲國討賊助元昊以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遂改知杭州及襄謁告迎親之杭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于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富鄭公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呼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

曰宿卒不曉所謂曰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
請官位不得口稱而巡檢方悟曰乃相公下馬伏
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富文忠公少日有訴者如不聞或問之答曰恐罵他
人曰斥公名云富某答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温公恕碎玉盃

范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温
公飲鄭公第會有四玉盃遺温公以爲壽官奴偶
碎其一潞公命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温公書
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

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温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
公悞觸燭墊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司馬池不挾私讐

司馬待制池温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
惡池擿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虢州初轉運使既
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爲鈞
償私厨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
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決不
能恐池卒不挾讐人以長厚稱之

王安石

王安石退謝金陵幅巾杖屨獨游一寺遇數客盛談
文史詞章紛然公在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
君亦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公拱手而答
安石姓王衆賓惝遽謝而退

丁謂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
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因耐問輒不
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真
宗嘉納

叱泗州邸怪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抵泗州
北城於驛邸憩宿薄晚呼索熟水即有妾應聲捧
杯以進而用紫蓋頭覆其首趙曰汝輩既在室中
何必如是自爲揭之乃枯骨耳趙略無怖容連批
其頰曰我家不是無人使要你怪鬼何用叱使去
趙不以語家人留駐竟夕天明始登塗

陳如塤

陳如塤字伯和南城人其父適用曾與山谷先生倡
和名見集中塤爲人剛烈嗜酒使氣無忌憚一妹

嫁逵卿何北田之孫嘗往其家見一樓宛敞弛裝欲宿妹曰此中多鬼怪何氏之人尚不敢登兄毋取禍已洒掃書房延待矣頃弗聽遣僕伴入直又却之妹憂甚而不能阻奪夜將半一女子盛飾含笑迤邐從宅處來頃知其爲鬼也佯若熟寐女稍前趨床元未交一談即推服時時移足向下至地推轉頃奮身起立大聲叱之隨沒不見復上床理衾安枕迨曉寂然妹急問訊乃詳告之聞者服其勇留連旬日不復有影響

董待制

顯謨閣待制董正封彥國知營州使宅一樓極高可以遠眺而爲大桐樹所蔽毀目殊有妨命伐去吏輩羅拜乞留曰此木爲吾州鎮蓋踰二百年有神物居之頗著靈劾尋常事以香火不敢怠若除之定有大禍兼亦未必可致力董賦性剛烈叱衆退自率工匠運斤斧自朝至暮木已倒仆斫剉忽暴風起根中屋尾飄揭雷電聯㝠驟雨傾瀉董與家人共聚一室其上如奔馬騰踏獸蹄鳥爪穿透椽箭如欲攫人之勢老幼咸怖泣叫相聞董怡然不動未三刻許風雷皆息內外晏如略無所撓郡人始嘆詠其雅量壽過八十乃終

屏山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仲次日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虵本無影弓誤摇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

載用按樂

柴載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門隙覩之柴乃召至後園使覩其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

凌佛子

凌哲字明甫處已以謙待人以恕雖身至從班不啻

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一毫干賣當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爲群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小戢已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之爲凌佛子

楊邠

楊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邠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馮御史不較醉人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岸崑字君輔爲西臺監察御史時常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嘗先一箭行馮馬老弱策莫前道遇一醉達達見馮馬羸衣笠弊用策擿馮馬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撾憲度墜矣亟捕追擿者毋貸馮謝以無有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見我妄言馮曰某本疏遠下僚朝廷不以某無似擢寘言路天下大事未有所建明而先與醉人較曲直諸同寮曰繼此有言我輩得預聞也馮笑而不答已而成廟

陪京駕下公朝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朝廷從諫行之

朱宣慰

溫日觀嘗在朱宣慰家書蘆葦遂題一詩於上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個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酬以襯貲五錠

倪元鎮

倪元鎮既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榜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楊鐵崖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出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盡竊

去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量

沈孟淵

孟淵先生永樂中以人才官部糧入京坐虧米抵死已反接至國門適姚廣孝朝退呼之曰姚和尚救我廣孝舊與孟淵同里閈見之惻然入奏　上曰宅內大阿舍善人也　皇帝何以欲殺之　上答未知急傳旨釋之孟淵能詩好周人之急嘗有一貧士來謁飯罷以手探其懷不已孟淵問之曰某袖銀二十兩適解衣置公堂中爲從者取去奈何

孟淵曰子勿言吾家奴未必行此乃吾爲公藏之耳出銀二十兩還之貧士歸以此貿易致富既二十年將死囑其子曰吾之脫歲泷公所賜也吾曩雖無耻死不可以不報命其子封銀四十兩弁禮物往謝孟淵力辭曰女父平生未及門安有此金堅却不受聞者高之

曾狀元

泰和曾狀元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任生談論鋒出曾公爲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

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之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趂得浙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此與臚聽漢狀元及第事正相類可以爲輕率嘲謔者之戒云

姚少師

姚少師廣孝一日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隨餘人一縣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笞而詰之少師受笞不自道丞使人緘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姚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日

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秀才官人不識字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勿罪也

忠靖德量

戶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寺所居不設儀從卿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傍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觀書者是也民懼奔去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隸汚織金賜衣吏碎其所愛硯皆無怒意人謂其

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

夏公嘗治水蘇松延儒講求水利有葉宗行者與焉見公治水久未成功潛奏於　朝有　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　朝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後奏績之日曰是葉促成也

巡撫寬嚴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之怨皆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

厚富家大賴蝌幪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何不學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　勑書令其袪除民害我　勑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胡公得大體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逮

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楊公不爭

尚書楊公仲舉吳人有厚德從軍武昌與廬陵楊文貞公布衣交後文貞貴顯薦爲　景皇帝潛邸官僚居京師乘驢鄰翁老得子驢鳴輒驚公聞賣驢徒步又雨水溢鄰穴垣瀦水公家家人欲與競公曰天不恒雨晴當自涸鄰葺頹垣復侵公地公亦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

僉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爲

景廟信任于公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用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皇帝任信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　上曰吾自知卿卿勿介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　聖諭爲某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何恐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跼蹐無地

李時勉

祭酒李時勉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卽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來視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枷至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因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福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

非先生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薛文清遇怪

臨邑察院公署舊有妖物過者不敢停驂薛文清公瑄時爲山東督學竟憩焉夜半黑衣前立莫敢近薛不爲意已而漸近几間薛以手批其首明旦視之得泥塑象命左右跡之爲城隍廟門控馬奴因易其像祟絶至今塑像仍露其頂

韓公澗大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

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聞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長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意必有隱物召郡守入啟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見識澗大如此

張尚書

刑部尚書雲間張公悅爲浙臬提學副使時行至一處比夜有司白公館素有祟不可息公曰惡可以此而廻屏輜車第休于是有司不敢迕公既飲張燈而寢俄頃見四五小鬼列牀前嬲戲營營公叱

爲祟矣起坐于榻觀其所爲久之一兒升榻撓公面曰公奮督學之兒猶相抗久之掣得其帽公以置席下壓坐而一手持其端一手且拒之兒乃跟蹌下榻與群童一時散逸公始喚外衛卒持火燭之其帽即皂紙所爲僧伽帽也因命收去明日以示諸寮而焚之後亦無他

尤蔣吳厚德

尤參議先生文度淳厚莊介鄉國模範亦多紀載者游學時委巷一妹遥迎之將獻笑先生趨避之更不由是巷蔣君廷貴應試經行教坊群婢挾擁蔣

不一顧妓揶揄引其裾蔣絶裾去亦不怒

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喪歸適其第西偏一曲諸淫娼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窮迫不得已耳吾既未能濟而革之沮彼糊口計命迴車迂行而東戒勿由此

吳公雅量

吳公東洲爲督學時有士子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吳公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窯盤盞行酒且曰此器是寶也但俗眼不識耳其意益譏吳不知已也吳曰

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寶也其人慚悔失言然吳公不但雅量從容而始終教師以正可謂君子哉若人矣

抑菴誦詩自寬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卽欲千撓選法者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多切中云

羅雙泉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亡其囊中厨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趨出向其人曰物同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爲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

馬司徒封君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夾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卽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歸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數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卽司徒也

唐臨

唐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

出傳載

張廡

湖州張廡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徼夜宿軍營人定後自携燈出遊顧一美婦人在旁張驚愕遽以燈授婦亦不辭執燈侍側旣訖麾令前行婦亦如命入帳欲觀書以自持而無書偶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盼婦不能感擲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劉公識量

耿恭簡先生作劉端簡公外傳有云公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不能自却魑魅伯兄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惛惛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深一

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固若此哉

詩諭穿窬

沈貞文卿福建按察司副使文敏之兄居太倉家甚貧以授徒為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味其意益欲其教子讀書勿為此也

鄧公任黃金箔

黃某杭人始業履在留人鄧公宇下公見之曰汝非業履人可將吾絲鬻某郡黃往被劫且盡公笑曰

此吾命也再與之而再被劫公無慍色仍令將絲往又劫去三次絲其值千五百金而三劫皆一盜最後黃訴曰我本業履貧人也主人強命我出賈兩失無慍而任我不已今又失之此我葬江魚時也公等亦太不仁矣益笑曰有是哉大度主人乎我籐一堆在魏國柴棚下可將去為履貲耳往果得之發籐而黃金條見於束中一堆甚然黃以歸鄧公鄧公曰此汝命也但收其值餘悉以委黃黃以金椎箔巨富至今稱黃金箔云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一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幹局類

劉穆之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禀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纔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

其精力贍給自古未有如此者

劉炫

隋書云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藴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所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子瞻聞炫之事蓋亦有所疑矣

唐太宗朝文成公有吐蕃貢金數百至岐州遇盜前後發使案問無獲賊者太宗召諸御史目之特命李義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暫勞卿推逐必當獲賊琛受命施以密計數日盡獲太宗喜特加七階賜金二十兩（出御史臺記）

嚴安之

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出開元傳信記）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群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惟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出國史異纂）

段秀實倒用印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爲姚令言符即將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靈岳給旻使還德宗乃獲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浦勸威詐作詔書即以留守印倒用之以示諸將激以盡當誅滅於是隱帝被弑二人倒用符印則同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爲忠一以誣上而爲賊然其事適相類殊可作談柄也

不抑穀價

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値旱飢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一百錢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平糶救荒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迓吏至公署

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
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
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米價方平人心
欣然得安

泥粟備亂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救粟與泥
為土墼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
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
粟為糜毀木為薪以免隴右有富人預為夾壁視
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王曰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盡三司使林特
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寮屬
訴於宰府旦徐曰璼徽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困
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
以密符督之也

莊肅屈契丹

契丹遣使論中國書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
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
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釁隙梁莊肅曰
此易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能
國號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
契丹如故

廖尉擒仙姑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
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率部曲只洗一目
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
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孫沔折契丹請觀廟樂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人帝以問宰相對曰恐非

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
請問使者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
也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
其言使者不敢復請

文正增糶救荒

范蜀公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飢穀價方踊斗錢
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衆不知所為公仍命
多出牓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
賈聞之晨夜爭進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
輳遂減價還至百二十

總轄機警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踪迹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吐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猢猻由天窓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茶肆與茶坊內有賣熟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慙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

此奸盜之魁桀也適飲湯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喝比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件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是以得之

陳雲

洪武間慈谿陳雲以舉人授上元縣才幹最敏給
高廟頗忌之漏下二鼓傳旨索素卓二百張須黎明送內雲即刷民間卓集工徧糊以白紙如期數以納又傳 旨駕夜分出都城須束縕四百且所經衢家各爇束縕以照爲御雲即取民家竹籬爲束縕以納又令衢傍居民以竹籬爲束縕爇之比輦出光耀如晝 上屢欲窮雲才雲俱有應恐終不免乃佯爲風疾致仕後竟以壽終

鎔錫爲殮

文皇晏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泄盡取軍中錫器鎔爲殮具覆以龍衣日進膳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知之

王璋

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 周府將爲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也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 敕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 命學士草 敕即日隨行黎明直造王府 周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 王謀叛者臣是以來 王驚跪璋曰 朝廷已命丘

大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 王事未有跡故來先
諭事將若何 王舉家環哭不已瑄曰哭亦何益
顧求所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
瑄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驛以
聞 上喜瑄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
不數日而散

周忱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撫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
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不能完遂舉忱爲
侍郎往征之忱爲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

長一切破崖岸爲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
年累欠數皆完羨餘之積可見充溢小民賴以賑
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

東楊

東楊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以事來關下議必問東
楊先生在否不在即回凡議事西楊或執古以斷
不可行已而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碍每秋
敕文武大臣赴廐臺錄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
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
楊一問即決衆皆嘆服

韓公應變

韓雍有應變才弱冠爲御史出按江西到官三日不
視事但取院中舊牘徧閱及啟門裁斷如流動中
事理物情爲之駭服時有 詔下鎭守中官而都
御史誤啟其封懼以咨雍雍請安中官解之明日
僞加封識而藏舊封于懷俟會間使郵卒持以付
已佯不知而啟之讀數語即併舊封還中官曰此
非吾所當開欲杖郵卒以謝罪中官反爲救解歡
笑而散

韓公甸宜江右時忽報 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

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
迎 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聵莫聽請書 王索
紙左右舁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 朝
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懽讌無言使還 朝
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
乃釋天順初兩廣亂 命公往討師次大藤峽道
監甚旁夾水田老人百餘輩迎拜道左慰勞且訴
爲賊所苦公疑詐亟命武士執之乃下令索水田
中果得古竹銳數十件俱斬之由是蠻獠膽喪望
風奔避兩廣遂平公之機警謀略神速如此

陶魯

陶魯爲廣東其縣丞都御史韓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群寮皆不敢應魯獨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累公等乃傍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給錢五十兩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任以兵政累遷至憲副

李文達

天順初德秀等王皆當出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翰林幾去半矣乃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言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時得雷霖劉誠等充選遂爲定例此文達變通有方處置得宜後來官翰林者固宜知所自也

處置牛膠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使齎 敕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忱如數辦之公時以議事赴京遇諸途 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其便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劉本道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略能詩由掾史見知於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於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戊辰閩賊猖熾寧陽侯陳懋往討之尚書金濂實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軍務請以自隨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庚午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乙亥貴州邊倉糧侵盜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本道至彼不逾月而積歲之弊洞徹無遺 上嘉其廉能賜五雲綵段天順丁丑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糧儲先是漕運京糧惟通州倉臨河近便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不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而用稱匱乏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於各月無事之時令歇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於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廒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 上復賜二

品服以寵異之

楊石齋密計

江彬以誘惑　武宗位至都督掌錦衣衛事提督厰衛官校行事所過科索官民財物無算人皆畏禍不敢忤自南京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　皇上已不豫彬自知罪大欲將所統邊軍把守城諸門意不可測人心洶洶時楊内閣廷和密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團營守軍正該　皇城諸門守禦邊軍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卽放出城不許停止實削其羽翼也楊内閣以彬握重兵恐其驚覺又

與張永密議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卽啟　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拿并黨與男婦不走脫一人彬坐凌遲人皆稱快時當國者爲謀不審非但殺身貽宗社之禍亦不細矣從容用計不勞餘力而中外晏然楊公之功也

宴夷厚薄

大同貓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夔爲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　逈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逈北正目故以同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王陽明先計

王陽明先生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卽請旗牌以行而胥溪卽給以旗牌陽明又取道於豐城蓋此時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潛爲之計廟堂方畧已預定而人疑陽明之去留何耶

王陽明應變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於浙省時　武宗南幸住蹕留

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待　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　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楊文襄

劉瑾之事　武宗偏聽幾不可奪張永太監與楊文襄同提兵討安化王文襄在軍中語及因以危言動張永永回密陳於　武宗遂從中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謀之外廷是速其變而禍且不測矣

喬宇

冢宰喬公宇正德己卯叅理留都兵務時宸濠反□
至公盡拘城內江西人訊之果得宸濠所遣諜卒
數人　上駐軍留都公首俘獻之

王晉溪

武宗末年宦竪甯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
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
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晉溪曰當録其
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
江彬遂成擒

喬白巖

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時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
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
遊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
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龍御史河

吳松江由嘉定以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
水龍邊叙以御史左遷爲嘉定知縣到官嘆曰事□
孰有甚於此即日親蒞其所召父老講求水利且
多設施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里及旁
縣民號曰御史河先是有夫掘地得石碑長尺餘

上有刻曰得一龍江水通然則龍君之開河亦有
數耶後　朝廷旌其能擢守徽州改常州卒

倉卒治盗

婁門二布商舟行有北僧來附舟欲至崑山舟子不
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沙湖僧拔刀揷几上曰
汝要完死汝要斷首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
善士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中庶全屍二子泣下
曰師容我飽飧就死不恨笑曰容汝作一飽覔舟
子心廹方煑肉多沃以水令汁滿一鍋乃以巨鉢
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急

舉肉汁蓋其頂熱甚僧方兩手推其鉢二子即拔
几上刀斬之擲其屍于湖滌舟而去聞者莫不智
勇其舟子又吳有男子假借僧舍見僧每出必鎖
其房不容人入一夕忘鑰其門男子窺之有少婦
在室急趨出而僧自外挈酒一壺入置之几上見
門未鑰愕然問汝適見何物荅曰無有僧怒挈刀
在手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從人言男子泣
曰容我醉後入公斷吾頭庶懵然無覺也僧許之男
子佯舉杯乞曰瓮中鹽菜乞一莖僧乃持刀入厨
男子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洩重十許斤潛具

門背伺僧至迎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其娟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橐而遣之二事皆倉卒所爲同一快胸臆也

夙慧類

介子推

劉子政云介子推年十五爲荊相仲尼聞之使弟子往視焉還曰庭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其國有不濟乎○按此介子推與晉文公不言祿者又是一人

東方朔幼而敏慧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一千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隣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讖一覽暗誦於口

徐稚夙悟

徐孺子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三童賦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據閔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其次大夫驟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

徐君蒨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諮議參軍幼聰朗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二兒盜飲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父時覺且託寢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一云是孔文舉二子

賈逵

漢賈逵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瑤無嗣而婦亦以貞明見稱聞隣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姊以爲喜年十歲乃闇誦六經姊

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姊昔抱逵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史遍通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受經文贈獻者積廩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爲舌耕出王子年拾遺記

梁奉

梁吏部郎奉幼時祖母集諸孫散棗栗於床上皆爭取之而奉獨不取問之答曰不敢自取當得賜衆

異之

吳惲

梁柳吳興惲少時高祖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惲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主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馛有父風高宗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資過其軀此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遷太僕馛子琇年九歲馛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闕力何患童稚馛奇之立爲嫡出談藪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爲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爲輕薄之行請誦之果通復請倒誦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誦并

呈宗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閒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皆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歎即日拜監察御史出御史臺記

賈嘉隱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耶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年十一二貞觀年被舉雖有俊辯儀容醜陋嘗在朝堂取進止朝堂官退朝並出俱來就看餘人未語英國公李勣先卸諸宰貴云此小兒恰似獠面何得聰明諸人未報賈嘉隱卸應聲荅之曰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舉朝人皆大笑出國史纂異

蘇李二兒

皮日休松牕録云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爲吾言之蘇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其亦奏曰剖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二人雖倉卒應對然顯之述奏似有規益李之子豈別無可對而述此失德語耶才品優劣信各有分量也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説徐陵文者云割琅琊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籍稻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縣人皆驚喜云此兒卸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友譚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承徽末遷中書舍人三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爲中書出譚賓錄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濬發搆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壻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搆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爲若卸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題

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魚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李泌

玄宗嘗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在帝側乃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眞國器耳說曰誠然試爲詩即令咏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盤圓如棊子動如棊生靜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

得更實道棊子泌曰隨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

避諱易韻

藕遁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藕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嗟賞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類人物志

李子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咢不搆思吟曰板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猶蝸牛也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詰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出北夢瑣言

李賀長歌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

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　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出摭言

九歲能詩

李烈祖爲徐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

梁灝屬對

翰林梁狀元灝丱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相士安時爲郡官見其異於人又定目看編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亦就學又問曾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教之但某不識其能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對得曰鸚鵡能言爭似鳳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延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妙齡穎悟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之父母上歎賞久之

文司馬王許優劣

文公彥博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君實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後閱見王戎幼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取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取

之信然出晉書此爲戎之智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其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曰人亡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出元史此爲衡之仁

黃山谷

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王雱

王元澤少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爲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

客大奇之

黄中等身書

宋賈黄中纫日聦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布袋和尚頌

岳琦肅之侍郎數歲時作布袋和尚頌云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

王文恪遠器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識者巳知公為遠器矣

陳布衣

泉州布衣陳剩夫真晟家始微賤父打銀為業嘗携公攻業於人其人密為防公年十一語父曰何執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賣油者所得曰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師曰小人願受學日以餘油為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代父打銀之業備日養耳專一于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成名儒今理學名臣録稱其自拔流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業之正謂此也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二終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文學類

伏生授書

秦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至漢文帝時有伏生者方以書教於齊魯文帝欲召伏生年巳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授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乃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名勝爲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

東方朔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 出尚書故實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

劉向識貳負

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劉向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 音軋愈

五鹿充宗

漢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嘗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

吐出此石授充宗後又爲名學 出西京雜記

王粲

魏武北征蹋頓陞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後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礜石滿塋一說粲在荆州從劉表登鄣山而見此異魏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爲當 出異苑

曹植走馬成文

魏武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墻間閭一牛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

下云是井不得言其鬬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横骨行至凶土頭峰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詩云煑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記

八斗才

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臨淄天人

邯鄲子淑初詣臨淄侯臨淄大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正熱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謂子淑曰邯鄲生何如耶乃更着衣幘整容儀與子淑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莫敢與抗及暮子淑歸對其所知歎臨淄之才謂之天人

公明才氣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長卿遊獵賦

顯節策文

晉世有于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束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兩山傒引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内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不之見耳出搜神記

沈友三妙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辨于口舞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力之妙三者皆

過絕于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道之畧當時之務大帝斂容敬焉

大龜老桑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得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述龜樹之言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多用桑柴

然石

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熟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華華云此所謂然石出異物

平叔神伏

何平叔注老子未畢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士安書淫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有脩短分定懸天乎

茂先博識

張茂先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子產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爲建安從事遊于洞宮遇一人于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內書蓋有之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

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嬛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

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玉漿石髓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下有一杯白水與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掌有卧蛇文

傅咸掌有卧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名冠天下逍遥公雨中記

殷劉談理

劉真長與殷深源談理劉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三都賦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絕嘆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康樂四友

謝康樂以疾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

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康樂四友

累葉文才

南史宋劉孝綽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悱所謂劉三妹者文猶清拔史臣論劉氏棱至性過人綺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而孝綽中壽為允則非文之所能係也

梁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七葉名德重光

爵位相繼如吾門者也(王導至褒九世立傳皆有 閲史在今任九世有集)

(行於晉宋 隋唐之間)沈太傳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希鏡該傳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陵蘇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南史曰賈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敕希鏡爲驃騎參軍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

陸常侍辨古罷

竟陵王嘗得古罷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陸常侍(澄)陸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王摛博學

王摛少以博學知名王僕射常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齊春秋曰儉集文學之士總校虛實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探索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色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氣甚得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語之曰卿能奪之否摛操筆便成事既奥僻辭益華美舉坐擊賞僕射命左右抽憲簟搢手自製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博識賈淵

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討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新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梁劉峻博極群書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illegible]已罄帝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用史稱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進用峻不能隨時浮沉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

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帝終不用約之以疾卒實懼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而帝雅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劉顯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矣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雖吾家平原詣張茂先王粲謁蔡伯喈必無此對武帝除顯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

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邵思野說云江南徐鍇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鉉論猶兒事鉉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鍇曰未也遂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楊禹里揮塵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合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坐客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數日果補外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呂徽之與陳剛中論驢事剛中得二十事徽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徽之曰仍有某事出某書某事出某書凡四十餘事剛中遂敬服之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曇首之孫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為五言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己愧前哲斂衽歸山丘故論者以宰相許之後為吏部尚書有客姓譚

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帝常幸樂遊宴群臣奏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浴皇風並沾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

千里酒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桔酒昉次及問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揆里時即

㮣楊記言皆不差

要理義學

馬要理義學精解梁邵陵王爲南徐州引爲學士時邵陵自講大品令要理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邵陵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于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要理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聽者無不稱善

瓦棺

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劔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罨盖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雜事出史系

沈約

梁琅邪王筠幼而清麗文采逸豔爲沈約所賞及沈爲尚書令筠爲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爲文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翫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昔伯喈見王仲宣歎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毋爾權書史繙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爲得志之賞筠歷位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出談藪

興嗣千文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云王右軍者人皆不能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自臨八百本散與中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自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載

敬叔七序

梁敬叔閉戶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君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伯施蟬詩

虞伯施少受學於顧野王野王當夏日聞蟬聲使詠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甚曰此子沉靜寡欲晏當享大名于天下（盧瓌續本事詩）

士亮博涉

斛律士亮（微）博涉群書兼解音律彻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曰此錞于也眾弗之信士亮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

彭城要畧

彭城王彥和博綜經史雅好文筆風儀容貌端嚴若神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遊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為要畧

弘業辨雌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㹢傅識之曰雌（去聲）非㹢也雨則懸于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鳥鼠晏倩識騶虞殆類之矣

二劉精博

隋二劉生（大劉名綽河間人小劉名炫信都人）結盟為友好學不倦雖衣食不繼淡如也著五經疏義論古今滯義前賢不通者人皆服其精博

虞世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太宗稱世南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及薨太宗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世南之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鈔

徐鉉博識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奏曰請于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前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遂良多識

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

四海陛下本封秦則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定辭博雅

韓定辭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𡾊嶅山上望羡君時復見王喬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筆之僻他日或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後其人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彧𡾊嶅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守素人物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學秘書世南曰昔任昇善談經典時人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影娥池

上官儀詩話中用影娥池（唐詩紀事曰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時人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學士時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

之柬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蘇頲

蘇頲少聰俊一覽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進頲爲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閤時頲尚年少初當劇任文詔塡委動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頲手操口對無毫釐差失主書韓禮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

思若湧泉嶠等所不測也出談賓錄

心織筆耕

盛事云王勃能文請者遺之金帛盈積人謂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熊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

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韓杜並世對壘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王劇

王劇絳州人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閤同日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劇召小吏五人各執管口授分寫一時俱畢出摭言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覽竟略能記憶爲益州新都縣尉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恥居王後愧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畧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不幸有冉畊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僉載

北海强記

李北海小時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誦耶北海固請乃假直秘書省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若虛識鼨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人有獲異鼠者豹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黄而斑黑正類豹文豈所謂鼨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李端

唐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韵錢起曰詩以起姓爲韵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宴之巡江淮錢起擅場出國史補

王璘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筆硯璘衫絺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又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援筆而就時風雨暴至數幅爲廻飈所卷泥滓霑漬不勝舒卷璘曰取白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停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黄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於杯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出摭言

柳篋子

柳璨爲左拾遺公卿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奥目爲柳篋子

柳公權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之出摭言

李白才絕

唐人謂李賀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白與賀常不協每白有所寄李緘之一笈未嘗開示劉三復或請之荅曰若見詞翰則回吾心矣

劉軻兩慕

白樂天曰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論三卷參龍

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

報時鐵

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獻成式尺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於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鐍之時與近親闚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其博識如此

出南楚新文

元澹博識

唐元澹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一門七業

劉殷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內黃外黃

梁太祖自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墉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貢騎省實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為憚宰相亦難其選請于藝祖玉音曰姑退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

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荅徒唯唯騎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酬復騎省亦倦且默矣予謂當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辨騁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政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鷲岡三墓余謝不敏考後讀周文忠必大遊山錄有衛尉卿延休騎省鉉內

史錯盖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國不復得請益云桯史

贊寧識海馬骨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復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血流掣韁却立鉉貽書於餘杭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廝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一丈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股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緩漚之遂爛

贊寧辨畫牛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

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群臣俱無知者[湘山野錄作江南徐知諤爲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貌喜畜奇玩]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隱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六一居士詩話曰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

杜鎬廣博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槓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宮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料必差殊因命大官每具醞担槓賜之此其始也

植竹表操

許洞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登咸平三年進士平生以文章自負所著諸篇甚多當世皆知其名歐陽文忠公嘗稱其爲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吳人至今稱之

元獻文名

晏元獻公以童子被遇章聖慶曆聖德詩名首諸公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歐公於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公之文於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祖禹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

大槐烟色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姦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禍楊蜀中鄉先生也

蘇頌正暨字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司誤呼爲暨訖三呼之無應者蘇丞相頌時爲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爲居乙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臣嘗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再三

東坡留長老疏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

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安道强記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于朝自是名譽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荅以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間人尚有看三遍者安道嘗借人十七史經月即還云已盡覽其天資强記蓋有人所不能及者

三蘇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

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也

尤延之

尤延之袤自號錫山胸中甚富本朝典故討論尤博凡朝廷議論多所裁定其與人談貫穿今古每一事引証數十悉有根據年月姓名一字不差士大夫目之曰尤書厨言其該洽也持節治郡所至稱最纖悉民隱無所不達黎庶目之爲尤臘燭言其以明破暗也

原甫博物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酈道元水經注曰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人有獲玉印遺原甫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甫曰漢條侯印尚在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它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鄒陽十三世

湯岐公謂冰華居士錢濟明子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始皇帝特爲太史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毋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暁漢一篇書憤一律足見其情至于臨終一絶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爲韓侂胄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查道識人魚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有見此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唐肅父子

翰林院應奉唐肅　上頗重其才嘗命侍膳食訖供筯致恭　上問此何禮也對曰臣幼習俗禮　上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亳州　上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誰韓公以之淳對　上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　肯械之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懼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

門索其姑出泣曰善為我斂行次東華門門已閉
守者曰有　旨令以布囊從屋上遁入纍纍逝易
數次至便殿青燈煌耀　上坐閱書之淳俯首廷
下　上曰爾艸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艸之良久中
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上令膝坐以封王冊
文一篇授之曰少為朕潤之之淳叩首對曰臣萬
死不敢當　上曰既不敢姑傍注之之淳　如
命　上令中侍續報定畢上之遙望燭影下微微
喜次第下凡十篇改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
未央　上令明日朝謁復如故出至姑家見之淳

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上問曰爾世宦
否對曰臣父翰林院奉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兩腳書廚

永樂中毘陵陳濟先生善强記其子嘗探二書請父
試誦之遂朗誦終篇不誤當時　文廟謂濟為兩
腳書廚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書見能有翼而飛者訝之問詣
閣下問三楊等皆不能對　上顧諸屬官曰有能
知之者否繼時官在下出對曰能有翅曰應龍
上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棨永豐人仕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善艸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
入內將試　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
衆以子啟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多
瀏亮士人後成詞復蹇澀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
授士人官由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
可起乃捉筆書曰宮詹不小歲周非夭我以為多
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

丘卒贈禮部侍郎

丘公博學

丘公濬以博學名　孝廟于內廷得一秘書頗缺略
因言秀才官每自任該洽此書必未見傳　旨令
內閣諸詞臣補緝遺落以進諸臣茫然時丘為祭
酒乃徃問丘丘言書無甚奇因口占進　上曰秀
才官不可輕此書亦曾閱由是益重文章

獄中誦讀

楊文定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數絕粮又且　上
命叵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

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徘稗曉年遭遇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三代聞人

張石磐鰲山爲南直隸提學其所取文字專尚清新一時陳腐者皆被黜江南文體爲之一變在南京取文衡山與宗伯昭譜儕書昕吾松徐存翁相公與張掌科方在弱冠即抜在優等其巡歷松江適一巡撫劉姓者在松劉先發石磐設席餞之贈以

詩曰我送中丞君黃梅三月雨紫燕語雕梁黃鸝坐春渚風便快輕帆花落悠東主人生貴適意適意應如許詩甚清逸即當代名家不能遠過書亦俊徤今寫在李塔滙寺壁石磐乃簡肅之子　爲翰林庶吉士其子鳳林名秩者又在翰林三代皆聞人亦國朝一盛事也

天吳

王中行字知復國子司業速之子學問文章皆有家法在廣西幙時李公大異爲帥嘗誦老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曰天吳水神也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再元何書答皆莫對王爾曰按後漢戴就被收獄吏燒鋘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張揖字詁鋘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揚亦皆華音李公稱善衆亦服其該洽知復輕財重義喜周人之急姚江跨江爲邑自南而北必喚渡以濟那人議立橋久不就司業捐館時積錢萬緡知復不他費獨力成橋遂爲一邑偉觀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隱逸類

隱說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克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跡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克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務人稱仕隱然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住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等之不同矣

真隱

老聃大聖人史氏止謂之隱君子然而隱者亦有竊吹濫竽之士釣聲華希寵利而已若能名迹俱隱乃爲真隱古人有詩云始知真隱者不必在山林又有云禪師示我真隱心月在中峰葛洪井又出處一貫爲通隱古人有詩云禪門有通隱喧寂其忘機此類是也

士人自重

宋李文正昉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太華逸民李薦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姚合亦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曾有山人至都門與一尊官抗禮尊官訝其倨問主人曰此君何爲者山人輒對曰余山人也公可謂打折麒麟腿者尊官曰山人宜在山林譬之麒麟在郊藪則爲瑞物入朝市亦何異搖尾乞憐之犬耶

許由棄瓢

許由堯時爲布衣巢居穴處無杯杓每以手捧水而飲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以瓢操飲飲畢輒掛于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由尚以爲煩擾取而棄之 古今樂錄

楚丘先生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髮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老矣老何假矣將使我出正辭

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張璘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輒握典籍吾聊隴上人皆笑曰凡讀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諸侯之策指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爲鄉里所戲笑幸遇大王官

爲上卿實非所冀有如藉大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綉發車馬人徒送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蒲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身不出陳勝吳廣起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者容色鮮好採藥行歌賈子說林

君平

嚴遵字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何以不仕遵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寸厚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亦不仕

鴻安丘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

欲澹然淵清時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牛牢

牛牢與世祖爲布衣時交游甚契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意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弟恒有疾州郡之官當先詣門致意刺史郡守每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稱疾不答詔命

釣位釣名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溪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灘而勝子京以爲釣名所謂祗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名賢說海

吳羌

吳興有山曰吳羌山漢有吳羌避王莽之亂同梅福東隱於吳後人因指其所居山名之事見吳興掌故然人知有子真而不知有吳羌

龔舍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綱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武安山中鑿穴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爲質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恬淡自得殊不苦如明使君撫綏牧養夕惕匪𢗅反不苦耶遂隱逸終身不見

方望

方望爲隗囂軍師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被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魏桓

安陽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

曰夫干祿求進所以得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遂隱身不出

申屠蟠

漢申屠蟠博貫經學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歿蟠悉與治身後事躬輦其喪至濟陰有司義之爲送符傳不受還家蒲車特徵不就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

國之主至爲擁彗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隱居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未幾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超然免於評論可謂見幾明決今終有淑者矣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先避亂至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絶口不言及魏篡位乃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食草飲水身無衣履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又不語其後野

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雪大至先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能測其意後竟至百餘歲

叔堅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何屈千里之足欲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

洋洋乎其盈耳渙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傷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髮已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愧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于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袁山松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

阮居士

阮居士嘗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不起陳郡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居士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

孔仲山

范巨卿爲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巨卿行部到新野縣選仲山爲導騎迎巨卿巨卿見仲山把臂謂曰子非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

曰侯巖長守於畎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常豈爲鄙哉巨卿勑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儒未竟不肯去

鄭次都

鄭次都居于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咏詩常兀坐於陂側以蕪菼爲席隨杞柳之陰

秦子勑

秦子勑少有才學屢辭辟命有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子勑答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

顧僕得曝背隴畆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虛空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遇亂避難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靖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爲宗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年在期頤視聽無爽子味先生所授之道有似禪師密傳心印者也又以爲窒嗜慾之源居清曠之域壽長神王固當然歟

董京

董京字威輦至洛陽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

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貽書勸仕京不從荅以古詩其末有云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圜堵爲大予詳最後二句明知足常足大鵬逍遥之意也又詳其少欲忍辱涉于梵行得非高僧高士倫類相忝而流轉乎

竹中高士

永嘉郡志曰臬城張薦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爲屋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之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

孫登

晉書隱逸傳云嵇康從孫登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李歐

李歐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歐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耶卒不受

郭文

温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獸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獸處窮山死爲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獸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鎮山訪大滌洞天即郭生之舊隱洞大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勑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書作季行一作季行

應曜

叔孫通定禮招魯諸生獨兩生不至張子房定太子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兩生事顯而應曜事頗不著海錄碎事

劉嚴

賈宣伯愛金華山郎今雙溪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望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郡隱迹于此莫知所終郎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殷七七

張天覺詩土木形容殷七七水雲情性許閑閑殷七七名文祥嘗自稱七七

潯陽三隱

梁昭明撰淵明傳有曰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然不知何如人考之晉史二人又皆無傳昨讀碧湖雜記始知其詳今緝其要以明之續之嘗爲撫軍叅軍淵明每呼爲周椽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爲之講禮校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郎詩譏其馬隊非講肆之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嘗爲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酧劉柴桑詩

孔淳之

魯人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法崇因留其上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世三十年矣今乃傾盖于茲第老之將至耳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其爲人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令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少時得葛洪神仙傳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覩白日不覺爲遠遂居句容之勾曲山特愛松風每聞其响欣然爲樂自號華陽隱居復徧游名山每經澗谷必堅臥其間吟咏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嵒瞰大澤知難久止自常欲就之仕齊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而去嘗荅武帝問山中何所有一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何點

梁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號為通隱齊竟陵王賜以嵇叔夜琴徐景山鎗

李謐

李永和杜門却掃絶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删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北史曰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微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郡並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絶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謐為貞

靜處士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博覽文籍持精三禮及諸儒異說嘗游太學名儒碩士咸推服之仁壽末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辟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以德化人鄉黨風俗丕變每閑居無事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嗟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而歌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云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桃椎不言而退逃入中山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屩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為美談 出大唐新話

盧鴻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

足為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玄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之處 出大唐新話

元德秀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遂不娶以兄之子為嗣躬自襁褓長將娶苦家貧出為魯山令玄宗在東都令守令三百里內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以優妓數百被錦綉艶麗德秀惟樂工數人歌雅樂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乃陟河內守歲餘駕柴車隱

陸渾山中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惟飲酒彈琴以自娛而已房琯見而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忘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之其爲人欣慕若此

韋表微

韋表微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冐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此語可與知止者道難與競進者言也

陸魯望

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陸龜蒙魯望躬耕之地散人廟食於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風常誇示於四方以爲榮焉唐書云散人乃唐相陸元方七世孫又自號天隨子著笠澤叢書若干卷所居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至夏中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採掇不已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自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笠澤叢書杞菊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頴或苕烟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山中搆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於清心亭下茂林修竹奇花異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爽其候因目之爲報時猿

李約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玄機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猨名生公常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初至金陵於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彩

物畏腥膻洗鹿捂泉音樂亂山影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上也庶人大笑約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火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出因話記)

顧況

顧況志尚踈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出尚書故實)

黃子野

黃子野字仲唐時候官人也父周行賈于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于杭州其父偶適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于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于是漁者得伾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贏非孝也遂去為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伾事義其為人陰倍其償乃為小賈小賈之息所得嘗愈于父父之既致蓄藏以其半為親甘毳貲以其半振貧友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荅因自悔見知于人遂變名姓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為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已去令福州觀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于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簑獨臥雪中忽扣舷曰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臥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遙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于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深山中家徒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悅與之約曰旦日雪霽會于傳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高尚姓名

漢嚴先生(光字子陵) 漢王先生(克字仲任) 漢袁先生(忠字正軻) 漢桓先生(譚字文林) 魏嵇先生(康字叔夜) 晉阮先生(裕字思曠) 晉王先生(羲之字逸少) 晉虞先生(喜字仲寧) 晉孔先生(愉字敬康) 晉謝先生(安字安石) 晉謝先生(敷字敬緒) 晉戴先生(逵字安道) 宋朱先生(百年史失其名) 宋戴先生(顒字仲若) 宋孔先生(淳之字彥深) 宋孔先生(祐史失其

名　齊禇先生（俗元宗字）　梁何先生（胤字叉季）　唐秦
先生（系字公緒）　唐張先生（志和字子同）

蘭歸真

蘭歸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真宗朝因訪
異人左右以歸真聞乃召對曰知卿有點化之術
何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舜之道點化天下
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楊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
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

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
初日芙渠映碧流未怕元劉方獨步不妨陶謝與
同游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
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
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
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
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
荆公亦喜之晩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
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
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
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髪既過期矣無耗公問
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
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石林詩話）

林和靖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吾杭西湖之孤山以梅爲妻以
鶴爲子

幸思順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
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
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

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
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
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
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
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陳戩

熙寧中有薦舉山人陳戩者博知治亂大體三十年
不出戸庭隣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既入對便坐
上先賜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
逡趄惶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鴟尾乞陛下暫

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束帛令還山

唐村老人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盈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唉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

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高尚先生

劉十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閤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巳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翁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以嗜欲殺人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蘇雲卿

蘇翁者初不知何許人紹興兵火未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闢廢地爲圃藝四時蔬菜鬻者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織屨堅韌不可敗織

未脫手人爭貿之以饋遺號曰蘇公履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之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帥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即相與變服爲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上坐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職張公令兼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睽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巳者繼往

旗與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惟書帶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

荆湖漁者

寶祐年間孟無庵荆湖出廵見漁者狀貌奇偉問其姓名與年則與無庵同因與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於陸故貴某生於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魚爲活僅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禍患強之固辭而去時人大服其達

玩鷗聽蛙

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閱日對曰不注目于姿姿兒卽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朱遵度

朱遵度青州書生高尚不仕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數卷皆行于世

白雲居士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

鐵脚道人

鐵脚道人者亂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嚥此何爲道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峰觀日出乃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篆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耻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謂君子

呂徽之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旣敏且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躡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郭休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絶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鍊丹洞注易亭修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焦士掛冠

江陰有焦某者爲我　太祖高皇帝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道直入　上喜其至以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懽出金銀角帶三

條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因授以千戶數日徑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樹間而歸

織屨高致

織屨者吳人其姓名不傳以織屨爲業初與姚廣孝結方外之交情誼素厚既而廣孝輔佐靖難官進少師晝錦吳中屢訪織屨之家織屨者多方辭避不與接見廣孝乃微服夜候其門乘啟而入織屨者方草索繫腰坐機織屨廣孝曰子何拒我之深也織屨者坐機不起以鄉音應之曰和尚差哉(上聲)餘無一語織屨如故廣孝怏怏而退

王仲光隱操

廣孝之見王光菴也騎從而往光菴閉門不應明日被衲衣再往扣門者三光菴問誰答曰道衍光菴曰衍斯道歸耶待吾白母母許入遂啟門交拜且請其母出拜訖母曰衍斯道聞爾發跡矣然所居何官答曰少師母曰爾爲少師更有一大(音墮)師乎光菴曰吾家不識有此官阿母不必問遂留之飯廣孝曰仲光明日訪我否曰然辭去至明旦僧帽禪衣鞵鞋策杖往萬壽寺訪之小僧報一狂夫至廣孝曰王仲光也起延入拜訖口無一言手敲木

魚口誦阿彌陀佛不輟聲問以事不應蟠坐良久曰和尚珍重乃退廣孝使小僧隨而聽其言且敲且誦時一歎息曰衍斯道一箇和尚作(音佐)不了他日廣孝來別方啜茶次廣孝曰仲光何佯狂也不及我在京索一官職庸侯何時光菴擲杯於地涎嗽交流母曰衍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太息而返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四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俠烈類

英雄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其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

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皆偏王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奇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成大業也

馮驩

孟嘗君受封邑於薛召門下客往薛收責時客馮驩請行驩至薛召諸責者悉至合券券合詐稱孟嘗君令盡焚其券旣歸孟嘗君訝其速問故驩曰爲君折券市義而歸何訝速也後孟嘗君失意罷歸薛薛之父老皆郊迎壺漿塞路初驩在孟嘗君門下爲客每給蔬飯驩乃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乃給魚肉後果有市義于薛之功

斬妾謝客

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躄者於下蹣跚而行大笑躄者請其門告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之頭而不斬是君言無信也故去平原君遂斬妾首以謝之諸客復至

楊賢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

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攝書

扶餘國主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奢淫自奉禮異人臣每賓客上謁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末年愈盛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一妹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領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小公起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素面畫衣而拜公曰妾

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屨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就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攲臥看張梳頭公怒甚張熟視其面乃以手映身搖示公勿怒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兄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張氏搖手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遽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物曰羊肉既熟矣客曰飢甚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它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邊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些少

下酒之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許曰今爲何官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我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遲之明日日方曙候

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
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異
促鞭而行如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
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靖素
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迎致之不衫不履裼
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見之心死飲數
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
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
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待我於馬行東酒樓樓
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

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
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
十數巡曰樓下匱中有錢千萬擇一深穩處處一
妹某日復會于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
先到矣俱謁文靖時方奕棋飛書迎文皇看棋俄
而文皇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座風
生道士一見慘然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救無
路矣罷奕而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
它方可以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
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

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
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畢吁嗟而去公策馬
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一小板門子下叩之
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
門奴婢數十人羅列庭前引公入東廳廳中陳設
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物也
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錦綉金玉環珮衣既畢傳
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裼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
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四人對饌訖
筵前陳女樂若從天降非人世之曲食畢行酒家

人自堂東舁出二十床以錦綉帕覆之虬髯曰此
盡寳貨錢帛之數今以相贈向者本欲于此世界
求事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
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
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
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盛以軒裳非一妹不能識
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升之貴際會如期虎
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此後十年當東南數
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一妹與李郎可瀝
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

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歩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用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東南蠻入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知其虬髯也歸告張氏具衣瀝酒望東祝拜忒曰衛公之兵法半虬髯所傳耳

裴寬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與語大奇之因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船

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

古押衙 薛調撰 無雙傳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歳皆幼稚戲弄相狎震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以仙客爲託時震爲尚書租庸使後尚書受僞命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配入掖庭仙客哀號幾絶聞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所願必力致之因遺以繒綵寶玉不可勝紀古生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即君於其竭力仙客泣告以故古生一夕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後日當活蓋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親故以百縑贖其屍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擔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老夫爲即君亦自刎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採蘋者無

雙所使婢也

竊婢報恩

張燕公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説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説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實以免難公歴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

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張表臣曰昔番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死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圭璧庶幾免罪張說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珊瑚詩話

許俊出柳氏 柳氏傳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不羈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艶絕一時李生居之別第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

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知其意乃具饍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豈敢奪所愛乎李堅請之乃再拜引衣接席飲滿極歡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間歲翃省家於淸池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姿艶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靑素藉翃名請爲書記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靑靑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荅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刼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在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軿從兩女奴翃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

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回車翃大不勝情會淄靑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翃翃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劒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翃不得已具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排闥急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翃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翃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爲事俊乃能

爾乎𡁻有詔柳氏宜還韓翃沙吒利賜錢一百萬柳氏歸翃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周簡老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多力負氣天寶中皓少年常結客為花柳之遊時靖恭有姬子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皓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夜來生日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忽覺叩門聲甚急良久斬關而入有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即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母與夜來泣拜皓借其力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皓遂突出時都亭驛所

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有司追捕急切貞恐露蹤乃夜辦裝調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同宗令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喜甚皓因拜為叔遂言其狀簡老令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衣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號哭而別於是遂免出酉陽雜俎

李龜壽

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啟黃閣不協比於權近由是征鎮忌焉於永寧里第別搆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大中時因請假將入齋有素所愛卑脚花鴨從既啟扉而花鴨連斵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呪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於鬼輩而相迫耶言訖忽有

物從梁上墮地乃人也朱髪衣袒褐衣貌黝瘦頓首連拜謝死罪公止之且詢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令不利於令公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所警形不能匿令公若貰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閣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隸之詰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閽曰幸為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

于頔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鄭傲倪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閤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即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

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與姑婢通其婢端麗饒音伎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出外値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郊甚憂悔及見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遂命婢同歸至檣幌奩匣悉爲增飾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遣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已之嬉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謝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出雲溪友議

紅線

紅線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箋表號曰内記室時中軍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音調頗悲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亦曉明

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其妻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時兩河未寧初置昭義軍以金陽爲鎭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嵩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鎭互爲姻婭時田承嗣常患熱毒遇夏增劇每曰若鎭山東納其凉冷可緩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兒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遷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處夜漏將轉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線從行纔

線曰自一月來主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能料紅線曰某雖賤品亦有可解主之憂者嵩乃具言其事紅線曰易爾不足勞主之憂乞到魏郡覘其有無嵩聞之大驚曰不知汝是異人也乃入閨房飭其行具再拜而出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舉觴十餘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試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盒爲信耳見金盒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嵩乃大喜感之不勝明日嵩遣承嗣

齋書云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盒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盒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撾叩門非時請見承嗣既出以金盒授之捧承之時驚憎絕倒遂住使者狎以宴私錫賚絹帛萬疋名馬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僕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蓋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里矣由是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線忽告辭去曰某前生本男子學醫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病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瘕某以芫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一舉殺三人之命陰功見誅降爲女子經今一十九年矣身厭羅綺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人知懼烈士安謀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山林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知不可留乃設宴餞別嵩以歌送紅線請坐客中冷朝陽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消百尺樓一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不勝悲咽紅線抑首泣乘醉離席遂失其所在

東坡借磚

東坡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於世者如吾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坡即差時會期日已迫而墓磚未足謀之於人皆曰當往見此君則立可辦也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夐絕未易見之試往圖之東坡凡二日始得至其居又俟至日旻伏於道左方見其從數騎歸乃是少年也既下馬始逼謁少年易服出迎於門外執禮無違坐定問其所以東坡具告少年曰易事耳已具飭且宿于此當

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童跪進盤飧皆令日
所擊之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啖旁若無人食兼數
人飫畢始從容對楊翌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
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坡甚疑悔欲罪元告者是
夕至曉磚猶無一口至者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
則五萬口斬然羅列矣衆皆驚事畢再往謁謝卒
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達豪哉

義除姦僕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
而哀曉起詢之乃歸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

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
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
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
果盤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爾主人女爲
婦是汝邪即奮七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
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
適共食者乃其肉也又記張乖崖爲布衣時客長
安旅次聞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他故詰其
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常私用
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

女子失身約在朔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
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親家
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導馬前行即疏其罪僕倉
皇間以袖椎揮墜崖而死歸告其隣曰盛价已不
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春考仲塗暨乖
崖公平生氣槩非帖帖者少年而爲此事或當有
之然近於豪俠矣以此事爲義舉非所敢望於吾
儒也 出餘冬序錄

辛稼軒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

小橋馬三躍而三卻同甫怒拔劍揮馬首馬仆
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
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
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
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
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首之
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同
甫於齋中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悞將殺
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
軒假十萬緡以濟稼軒如其數與之

俠嫗

修容嘗言㓜時其母好善屬里中盜大起闔門惶駭忽一老嫗至曰汝家從來多陰德盜雖亂吾能庇汝無庸駭也袖中出黑綫二尺裂作條子每人令繫一條于臂曰不必備飲食第隨我行耳家中一切無所損修容母子隨至一道院老嫗指一神像曰是神慈悲好行善行汝等可潛其左耳于是教修容母子閉目負之而入神像亦不大母子處之如一間屋中老嫗朝夕來視神像耳孔僅容指凡飲食至耳孔輙大一日盜突入院中兵器羅列甚

利修容從耳孔中窺之甚寒心一夕老嫗持一人頭示修容曰渠魁已斬餘無慮修容問何不早行之曰雖係盜亂亦天數然吾小術耳何敢違天今天命吾斬則斬耳于是用法如前負而出歸至家修容拜以爲師誓修苦行以報德老嫗曰汝仙骨尚微無徒勞也于是教修容作萬壽救歌連遷曲後不知所往修容歸于元雍也

荆十娘

進士趙中行家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義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愛妓爲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恨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讎之但請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從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邵文元

邵文元者掖縣之勇士也有知縣者始至或譖文元

曰此盜魁也知縣因察杖之百及知縣考績入京而文元腰兵乘馬見於途知縣大懼問所以來曰防衛公入京耳前途劇賊以數百聞小人名無不歛避者小人往公可無憂知縣心乃安文元隨至中道乃去盜果爲之遁跡嘗出行過一富翁門有盜四十餘盡刼其金帛而其家有錢積在庭盜不掉舉乃號召小民以斗斛而散布錢盈握文元側肩而入曰何爲者衆以勢猛烈止之文元笑曰吾無器械當假之以來退取民家一鐵叉立其門躍曰大呼邵文元在此可速以銀還時富翁被縛於

堂盜威以有官兵至則先戮汝乃呼文元曰壯士早退如爲我而施威是先殺我也文元乃出羣盜橐其金於馬背凡二十馱疾驅而去且令主人送之出境文元潛伏道左伺其過度其行在二十里外主人披髮浴血而歸乃執弓矢鞭馬追之盜初不爲意文元咄曰若等知邵文元耶宜速以金寘路旁遲者且就死盜愕然未及應而文元發矢已殪其一魁乃大驚下馬羅拜盡委所得囊橐而去文元命從者借馬負至富翁家主人迎門叩頭泣曰此君出死力得之物非吾物願驅至君家我一

錢不畱也文元怒曰吾哀君橫逆而援之吾急欲行志耳豈貴貨財爲悉委之主人而去他日主人往謝拒之弗納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五終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六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豪爽類

方儲斷絲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住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劉表登臺

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劉表盛游於此常所止

憇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酈道元水經注曰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眞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尙歌之）

逸少不節

王右軍（羲之）爲會稽內史謝公（安）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勻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司州坐詠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

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范丹假諱

陳留外黄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史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假作神人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人取得一幘而還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殁號曰貞節先生（搜神記）

桓宣武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意喚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馬舞矟數廻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爽

奇客

崔弘禮嘗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劉酒酣顧語曰崔生獨不知有此樂弘禮笑曰我故喜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盡驚曰安得此奇客

名答

齊高祖於華林宴命諸臣各効伎王敬則脫朝服袒裸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敬則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

方雅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圃泛舟客數請奏樂久而不答徐詠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客慙而止

賣胡琴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

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

曲江胸次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既並包文亦浩瀚

裴旻舞劍

將軍裴旻（李肇國史補曰裴旻爲龍華軍使出守北平）嘗請吳道玄畫天官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

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天杭日帽

唐隱君子田游喦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喦歎而答曰天杭日帽宅復何需

人瑞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髙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滕達道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范尹京而

滕方少年頗不覊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慴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不與對

漢書下酒

蘇子美豪放飲酒無筭在婦翁杜正獻家每觀書以一斗爲率正獻深疑使子弟密察之聞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自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誠不爲多

子京修唐書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

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是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滕甫豪邁

滕章敏字元發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毅夫爲忘形交議論風采照映一時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人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

甞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背鏃猛獸畫旂旐北關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今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金搭酬縢

温韜少無賴奪人幾死市魁將送官謝過韜前拜逾數百魁釋之韜每念之以爲耻既貴達爲金搭縢帶之曰聊酧此耻

曠達類

鼓盆

莊周妻亡惠子往弔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問其

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自作墓銘

白樂天自作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墓誌銘

文正公

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後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恤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陳文惠墓誌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頴川先生堯佐字希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者納禄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宣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宋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殁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帽絲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爲流

俗陰陽拘忌也棺用襍木漆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家非名家文章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鉅公作碑誌不可請佛道二家作齋享汝等不可違命如故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東坡試筆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

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李龍自銘

李龍字和父荷澤人卜家吳興三滙之交效元白為歌詩不樂仕進年登耄期自銘墓云孰生予孰死予自不知為文之徒詩之徒今瘞于斯孰知伯道之無兒

汝輝捐帑

昔杭城戒壇焚毀　朝命布按二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湖州吳汝輝嘉興曹良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問欲幾何方伯曰度得銀萬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得無誑耶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誰有所積死後必為他人所取何如奉承勝事時兩司官皆在聞之稱嘆既而汝輝以十木匣裝銀千錠詣獻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邀諸僚共宴復以綵帳親送之歸夫人以絲毫錙銖之利慳吝弗捨況此萬金之鉅乎矧其言確然有見汝輝可謂達矣

樂天詞旨

予嘗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詩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陰隲不足為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萬二知幾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　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二嘆曰兆已萌於此

矣即以家貲付托諸僕幹掌之買巨舫載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此人獲令終其亦達而知幾者歟

捷悟類

東郭垂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嘻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

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故言之

魏太子擊

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

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禰衡知碑字

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帝見而不能曉以問群寮莫有知者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絕妙好辭四字也 出異苑記

德祖捷悟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雞肋

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兵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楊修獨曰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

七步

史青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

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者殊失考索 七修類稿

傭書

吳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居貧爲人傭書以自給抄寫纔畢已誦在口後位至侍中

習鑿齒善悟

桓溫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修短

星人云火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如此决無憂虞五十年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温旨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李彪解字

東魏孝文帝嘗宴群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巵酒屬群臣曰三三横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班蒙

令狐相（令狐綯）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氷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勾兩日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辯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氷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洸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狐公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

青龍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

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事僧屬其匆遽不暇留連頗有怒色題其門而去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曉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杳無跡矣客究沙彌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叢譚）

一目五行

歐陽文忠公讀書一目五行俱曉吾嘗見之但近覷耳若遠視何可當

任誕類

漢末清談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巳有之矣仲長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判散五經滅裂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年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方朔自責

漢書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大官不在朔乃自抽佩劍割肉將歸大官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拔

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帝笑曰卿自責乃自獎也

投轄

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不能速去

渴羌

晉武帝時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年九十八好讀書嗜酒當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嬉笑滑稽無窮嘗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藥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渴於醇酒羣輩嘗弄狎之呼爲渴羌

杖頭錢

晉阮修字宣子嘗以百錢挂於杖頭至酒家獨飲酣暢而歸

山陰放棹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見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劉伶病酒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巳醉矣

阮公酒態

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蘭亭修禊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序幽情則當時觴咏之致可攷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渾一象安用角彭殤意羲之感之乃謂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遂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語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眺綠水濵寥閬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塵

張天錫好行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颷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張融自譽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出機辯如流嘗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方登堂上笑曰卿至何遲荅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爲中書郎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四盡

梁魚竟陵弘語人曰我爲郡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郷里人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富貴在何時遂恣情酣賞

裸袒挽歌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

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濯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風生火出

梁曹江州景宗乘車按部謂左右曰我昔在郷里騎馬快如龍拓弓絃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呼山澤逐麞趕數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今來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無氣

臨風對月

梁蕭湘州恭好賓客時湘東頗事聲譽湘州曰時人多不好懽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簡公之曾孫性放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為務為太常卿太祖欲以為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騷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如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孫騰嘗詣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頹圮

在樹下以被自擁獨對一壺陶然自樂其妻衣不曳地撤所坐褥質酒肉以盡歡意二公嗟賞各置餉饋受而不辭散之親故元誠一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卒贈司徒謚曰文宣出談藪

僕射愛酒

北齊韓僕射晉明好客飲酒一席萬錢猶嫌其薄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曰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翻故紙乎為僕射百餘日謝去

李靖禱西嶽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定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名位雄四嶽設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觀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為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人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若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巳巳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氣祲以開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

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仗劒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攄忠義之心傾濟世之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願有賽得時終陳擊鼓若三問而不對亦何神之有靈靖即斬大王頭焚其廟然後往建縱橫之略亦未晚也惟神裁之右李衛公上西嶽書不見紀載喜其奇而錄之聞　高皇將起義陰卜於寺伽藍神三擲筊皆不許遂擊破神像而去十數年間致成大業蓋古之英雄豪傑欲建功業若衛公者必其先有定志而假鬼神以決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然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雖鬼神之靈亦莫能測其機兆則夫叢祠土偶豈能決哉

竹壘酌酒

辛宣仲居士截竹為壘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

李白供狀

李白失意遊華山過縣宰方開門決事白醉跨驢過門宰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狀無姓名曰曾令龍巾拭唾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內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倒不

得騎驢宰驚愧起揖曰不知翰林至此太白跨蹇而去

釣鰲客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為釣絲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為絲明月為鈎又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丞相竦然

斗酒學士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人問待詔何樂耶無功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杜牧狂言

杜牧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

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為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

呼茶煙輕颺落花風

劉禹錫

劉禹錫赴任姑蘇道過揚州州帥杜鴻漸飲之酒大醉而歸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已有也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妓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啓致謝杜亦優容之詩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出雲谿友議）

去髯效顰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

赴闕館於内侍者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不飲成疾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訪之曼卿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甕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并飲之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過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元章石癖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傑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爾後當錄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舉之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

一石疊峰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畫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米老二帖

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爲不羈得顛之名嘗以書歷詆與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辯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

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他黨今者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而死不得潤色皇猷黼黻王度臣寮實共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綳絹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鎮紙水瓶召米書之上垂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米乃反繫袍袖升高就上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云奇絶陛下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正

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內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閤門彈奏上曰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米曰太師龜山二字便是第一蔡云某怎作得第一龜山須還他是蜘佛牌爲第一米曰絃地得龜山却且做第一米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黃魯直歎謂元章云公贊合黜落既不見題又且更落韵也

請研御前

米芾爲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王元章毀神像

王元章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薪則斫神像爨之一隣家事神惟謹遇元章毀神像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元章家人歲無

恙補神像者妻孥沾患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元章屢毀神神不之咎吾毀輒爲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像何從而爨耶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爲笑談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有姬何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有時出遊輒附册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翁

詭攜觀燈同妻送至婿家婢結而別年踰八十[illegible]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按癡翁嫁女事頗類孔淳之其生殯〻節近吾友張幼于五十餘即作生壙以待海內交遊爲詩文紀之頗有史翁之致

攜妓跨驢

康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齎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六如風流

唐六如晚年寡出與衡山雖云款甚後亦不甚相見家任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其詩有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風流槩可想見矣

勇捷類

子夏之勇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吾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共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惡也衆之所誅鋤也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韓詩外傳）

田光

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燕丹子

佽非

荆有佽非者得寶劒于干遂還又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非謂舟人曰汝常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佽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劒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袪衣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孔子聞之曰腐肉朽骨猶能除害見機哉呂氏春秋

斬蛟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没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神决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博物志東阿王勇士有菑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沉訢朝服拔劒二日一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菑丘訢疑即椒丘訢也而所記稍異合而錄之

朱亥

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着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眥裂血出猛獸不敢動

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王善左右射好擊劒百步中於懸髮樂閭國獻虎彪文如錦斑以鐵爲檻驍勇之徒莫敢輕視章曳虎尾以繞臂虎弭無聲時南越獻白象王在帝前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鍾置文華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章乃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權武吞併吳蜀如鴟嚙腐鼠耳章薨如

漢東平王葬禮

桓石虔

晉桓石虔有材幹趫捷絕倫隨父豁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力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躍石虔亦跳高於

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獨異志

楊大眼

後魏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爲尚書出一技便以繩長三丈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冲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肅王謂用大眼曰聞君眼如車輪今見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大如車輪當代推其驍果以爲張關不過也出談藪

羊侃勇力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西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爲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君謂卿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後歸梁高祖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䂎成長二丈四尺三寸帝賜侃試之執䂎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䂎爲折樹䂎侃性豪侈姬妾列侍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貼地嘝得席上玉簪

胆勇

北齊將軍彭樂從陳武帝與周文帝戰於沙苑深入被刺腸出不盡截去復戰而死

肉飛仙

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勇捷䟫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因取索口嘝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

爲肉飛仙

鉄杖

隋右屯衛麥將軍鉄杖初在陳以驍勇聞日行五百餘里走如奔馬少被俘爲官戶配執傘每罷朝後南徐州行劫明旦歸帝知而不罪入隋屢有軍功及征遼謂人曰丈夫姓名自有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死兒女子手乎遂死于遼東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

問之云畏王㾀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疋後為其將張金樹所殺（出獨異志）

杜伏威

大業末杜伏威與陳稜戰於舂州稗將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射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後斬首稜乃大敗（出獨異志）

壁龍段師子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踴身而上挺然若

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飛鳥入宅內割雙鐙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枕舉其頭以他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著靴走上磚城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椽孔間而下拔刀謂曰公動即死遂於枕函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踴身仍從椽孔間出（出朝野僉載）

令文神力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圈以闌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兩角拔之應手側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訪酒乃為之出令文有四子長之問次之與次之悊善書次之悌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悌為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劄大破

之（出朝野僉載）

汪節神力

歙村有汪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一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節提而擲之高丈餘衆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尋以賂請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曲終不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出歙州圖）

俳優巨力

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畧無困乏 出北夢瑣言

鄧弼 裴旻

宋景濂傳中載元人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鬬不可𤄷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劒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勺酒勞弼由是名振一時胡應麟曰弼不特有力葢精劒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爲吳道子舞劒擲劒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㳄

又爲將又天寶亂離亦不聞戰功也此時高𩥇李日目達奚斯並稱萬人敵亡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耳 筆叢 ○按景濂傳載鄧弼事德王薦之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格不行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功萬里外乃稿死牖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爲道士然則弼葢有抱負者使其遇主又未可知唐裴旻射虎三十六遇一老人曰非眞虎也前有眞者旻往射之虎騰躍而前旻爲之辟易劒術何在不能行之眞虎耶恐旻非伯翊諸公儔也

歐千斤

歐千斤洪武初京師列校也幼有膂力千斤因以呼之城中少年數輩數欲侮之歐乃脫衣以手挽起廊柱聚衣裾壓於柱下衆皆眙愕走避之適西域入貢回回善撲跌者自號鐵力漢朝廷募歐與之較歐見其人即奮前引拳其人以手接拳擘空而擲之歐遂起靴尖乘勢反踢中其喉其人遂仆地而死歐尚僵立面色不改 高皇喜甚即日詔改太倉衞百戶後雖老嘗乘馬過獨板橋馬跼蹐不能行歐以右臂挾其馬高步而過人皆偉之

少林棍

少林寺當隋末之亂衆僧惶懼欲散忽一火頭老僧自庵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驅之衆笑其妄僧運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盡辟易遂散去僧歸以其法授衆僧而去乃錦那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王世充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遥授以將軍之號　本朝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薇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於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

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擔夫二百挑米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　朝命勞及老僧今吾與汝約各以氊裹兵器蘸以灰試鬭身有白點者爲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諾兩人鬭至暮而息賊衣汚滿遂詣軍門降　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薇山創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六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七

海右門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貪暴類

商君

史記秦孝公懸榜通衢招四方賢士共理秦國有衛人公孫鞅因宦者景監得見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大行人盡勇於公戰而怯于私鬭遂封鞅於商號爲商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可施刑遂黥其傅公子虔秦之大臣皆以法

令不便盡怨商君數年之後孝公崩惠王立舉國欲害商君商君畏而迯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是商君止之曰商君之法無多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

桓司空唐京兆

桓司空豁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鴝鵒教令言語遂無所不名有主典人於鴝鵒前盜物鴝鵒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其人復盜物鴝鵒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深恚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曰原殺鴝鵒之痛誠合論死然不

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出錄 唐溫璋爲京兆尹日閤下聞挽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鵶璋曰是必人探其雛尚懲樹下吏執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冤事出異常乃斃捕雛者以報之 見此事頗言璋之用法何其與桓異也盜物者本罪有在鴿鴿緣此被殺桓猶能貴之盜謀殺人未行律無死條捕鵶雛者比諸謀殺何如而璋論乃爾深入何耶人與物仁不同視情與事法當異處禽鳥與獄驟世一見若之何而亂常法也

蝎樂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洛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蠍所螫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視之極喜 出朝野僉載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于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鉤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于腦矣司法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出朝野僉載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則天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

索元禮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聽囚作鐵籠頭轝 呼解切其頭仍加揳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爲鳳凰曬翅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以

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贓賄流死嶺南

李全交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聽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拘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肉雷

來紹乃唐酷吏俊臣之裔孫天禀鷙忍以決罰爲業

常字部陽生灵困於孽手劊鋏縲千條或有問不承則急縛之仍以其半揵手徃徃委頓每瘧威則百医俱斷轟响震動一邑時號爲肉雷

洗城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字一帋墜于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去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三脫

王悅爲盩厔將軍士犯令杖而枷之曰百日而脫未

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即脫尔死即脫天子之命即脫由是人不敢犯

竇儀按獄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望搢紳許以廊廟器儀因急於大用以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賦諷欲希恩寵以至相位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邛州獄希世宗旨煆煉成罪枉陷無數士君子以此少之

治獄寬嚴

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道不拾遺敬則立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摑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噫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客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毋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筋而試其童

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南掾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彦常爲之傳云

貪令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汙有一里正死範集里正二百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地下受罪先須救急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納錢二百千造像五寸半又朏月追百姓萬

餘人獵各科二麁杖如臂回宅上納以供柴用又修城科杖舉人一具範皆納取船載入韶博塩萬餘石放與百姓一石一縑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殺枝打其頭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

滕蔣二王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太宗賜五王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緡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爲賍汚無敢犯者出朝野僉載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笋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出朝野僉載

錢爐

君州刺史申貴授維州司戶殘虐聚歛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此吾家錢爐被訴下獄詣於維州至犀浦賜死

打草驚蛇

南唐近事王魯爲當塗宰日以資產爲務會部中連狀訴主簿貪賄于祿魯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褚仁規

僞唐睢臣褚仁規竊祿秦州刺史惡政不可屢舉有智民請吻儒爲二詩皆隱語凡寫數百幅詣金陵粘貼事乃上聞詩曰多求囊白眛蒼蒼兼取人間

第一黃黃白隱金銀字也

捋鬚錢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後還征渠伊錢人不敢言但捋鬚而已崇又征捋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乘石移永與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還每日征拔釘錢

貪官被嘲

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政多歛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狀挺身而出旁一人問曰何爲至此綠衣人對曰吾乃宣州土地

神王帥入覲和地皮掠盡故來至此

鄭仁凱

鄭仁凱鄙很嘗爲容州刺史家奴告以鞋弊仁凱即呼公吏鞋新者令上樹探巢俾奴竊其鞋而去吏下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安重覇

蜀簡州刺史安重覇黷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覇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

再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獻中金三錠獲免出北夢瑣言

神泉縣令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務內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內典級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嗤者衆進士以鷺鶿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卻尋魚最爲中的

天球囚贅人

宋仁宗時大名府有營兵背生肉蜿蜒如龍時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於獄具奏于朝上覽其奏笑曰是人何罪我此贅耳即令釋之後其兵輒一死上頗疑焉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於背已是病矣又從而禁繫安得不死乃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輒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

妙擾

宋夏英公知安陸日受勅舉幕職令錄爲京朝官有節度推官王某者糲食敝衣過爲廉慎一馬瘦瘠僅能移步廐轄獘不勝騎自武車而下列狀乞以斯人應詔夏亦自知之遂攻官宰邑去安陸數百里洎至任素履忽變侈衣靡食恣行貪墨夏俾覘舊翰之荅曰其乃妙擾也必無敗露請舍人無慮夏常謂僚屬曰世之矯僞有如此者

吳中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魁厚望之者知是享爵祿之器然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其妻嚴

正中惮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惧内戲以笑之中維愧而不能免也一日閣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予曰將吳中一軸　誥來宣與我听問左右曰此　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吳曰翰林先生果不虚妄且吳中一篇　誥文正説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强笑容而已

僧詩誚貪相

國朝有一相公賜告里居遂以廣田盜宅為務有緇廬地勝屋多相欲規為已業假官府法驅逐僧釋

一空主僧有識晓詩瀕行大書一律于壁曰忙忙收拾舊袈裟點檢行囊沒一些袖拂白雲歸洞口擔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孤負籬邊舊種花分付犬猫隨我去莫教流落俗人家

徐縉

嘉靖十年吏部左侍郎徐縉為張少傅孚敬發其餽以金七十兩銀三百兩金厢寶石首飾一副帖事下法司徐遂落職叅語有苞苴巧黄精白蠟之名行檢負金馬玉堂之選以帖中書金為黄精銀為白蠟故云未踰月張以夏詹事事　勅令致仕辭朝時　上惟賜鈔三千貫都士有詩云天津橋下杜鵑啼寶鏹三千好送行江上若逢徐吏部入山相共採黄精

楊少師

李公東陽每見楊公廷和必曰我謚劳分處分楊以指畫文正二字于李掌中李笑曰公生呪我後李卒其子請謚于朝以厚禮賂楊果得之禮中有王維輞川圖真蹟一幅又宋·元古書數十部皆以千金估云　正德辛巳五月間　世宗登極改元肆赦　詔實少師楊廷和所草　詔條内假天語釋

重罪者甚多都人有董老者言楊草　詔時曾一夕得餽賄銀寶至六十三萬

姦宄類

楚市偷

齊興師伐楚子發師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

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淮南子）

劍術

萬州白廷誨好奇重道術從兄廷讓不屐行檢屢游行於廛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曰聞之曾見否曰未嘗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即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有一人深目豊眉紫黑色黃鬚廷讓拜之黃鬚攄案徐曰誰氏至此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黃鬚笑曰尒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瀉其盆前各置一磁椀舁一按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兇酒於椀中每人前設一器肉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椀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觝之輩黃鬚於席下取一短劍以手皺丟曰此劍凡殺五七十人皆怯財輕人者讓恐悚而退歸以事咨於弟廷誨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好尚且曰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客曰但備酒饌候之明日

辰巳開客果與俱來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因取十數口置於前黃鬚一一擲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可取觀之黃鬚置一取一以手彈擲若舞劍狀久之告去一日謂廷讓曰於尒弟處借銀十錠皮篋一具好馬一匹健僕二人暫至華陽白悉依借與之不辭上馬而去數日僕至曰處士至土壕緩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又至曰到陝州處士怒我遣回白之兄弟謂是劍客不敢竊議踰年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詰之曰於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又三四年後有入陝者見之盖素鍜者也黃鬚之徒假劍術以惑人書之以示鑄冎像物之義

目父爲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輸貨求丹横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毁方酣有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恭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

兒愚騃不背麗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歲枯
槁如斯常日斥于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
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云年
已數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
之姜撫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
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脩
功德州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
不能得也有荊岩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

山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
簡踞不爲之動荊巖因過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
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
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絕近
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何官
而隱居撫曰吾爲西梁州節度使岩叱之曰何得
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
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度
使撫慙恨數日而卒（山椒疑志）

晦翁斷墓獄

朱晦翁知同安縣一小民夜埋其祖墓誌於大姓壙
中而訟於翁言此其先人墓其氏奪之晦翁鞫問
不服親詣其穴啓封驗之則民家墓誌在焉遂歸
其地於民其主訟於監司事下翁翁執不許士論
不能平遂棄官隱居武夷已而經其地聞居民言
乃誓曰此地若發是有地理此地不發是有天理
是夕大雷雨擊破其墓成巨潭云郭泉州說

許道姦術

吳城東南有尹山小鎮也居民百數家景泰甲戌吳
童謠曰尹山做勢未幾有許道者於尹山搆屋數

楹圍一室于中不設戸牖鑿一竇於暗處蛇遊而
入中置籃輿許擁衲卧焉其徒告人曰吾師服氣
不食十年矣有痼疾與之臍相磨輒愈無疾磨之
亦得延筭里人咸趨焉捫其陰如閹者由是女婦
亦往與磨多爲所私而莫敢言里孀沈三娘與磨
甚密他與磨者日益衆一郡閧然時都御史王公
文賑飢吳中聞許事即糾其姦命邏卒往擒咸不
敢往且泣曰許有劍呪之術能飛斬人公聞之亦
頗訝乃命武冑帥千人戎裝以往環其居群徒告
急許乃仗劍出趺于石叱曰近吾者先死衆斂縮

不前一武士奮擒之連逮百餘人公悉械送京師
斬于市謚遂驗

夏竦卿

成化間吾杭竦卿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
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窖沉於池乂之爭訴於
官夏謂其年余家有碑以記庥舘之勝中世荒蕪
此碑已落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
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恃權貴而設詐如
是貪賤得不爲盜也耶

奸獄

蘇之嘉定有民家將嫁女呼待詔吳俗呼櫛工爲待
詔徐達爲女開面達見女貌美因謀爲男家喜筵
茶酒供事人亦可至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輙不辭
而去約同黨惡少期共竊女昏時匿惡少於後墉
外達復入供事至深更乘女獨在室遂突入急負
女奔至後垣以女授惡少復閉門入家內公出前
門而去乃往會惡少同挾女去如飛女益懼不能
聲喚也俄而男家失新婦方共駭訝莫究有黠蒼
頭稟家長茶酒素亡賴且日間見其睥睨新人殊
似有姦態况兩度不辭而去疋可疑也女父母亦

言達開面事咸以爲是其所爲卽同入後巷追之
巷甚永而一途無他岐惡少見追急弃女而逸達
獨持之行然無計以脫之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
中旣而追及達就執問之不答待旦送於縣達始
吐實乃押達往覔屍果得之然而男子也達亦駭
怪又逮惡少來惡少供吐如達詞連男姑或謂是
由父母又逮妁人及兩家隣皆無可言於是縣官
與女父母翁姑婿達惡少媒鄰咸迷惑無所决榜
示屍親認之竟無認者乃姑寘諸連坐羈於外獨
繫達與惡少數加栲掠終無狀居年餘一日縣官

方到治忽開封之某縣解至二囚一男一女也達
見之大駭號叫久琳女所在此真是也鬼耶官速
前問之乃始得其實盖方女入井井眢不死女大
呼求救而諸人得達於半路只自擁之而回喧哄
閒不聞井中聲也將曉始有二男子過井旁乃開
封人同商於松而歸者聞聲視之　相議使一人
下井取女一人以布接而出旣出接者視之美女
也曰遽起惡念彼身獨無偕又其貲甚厚今因而
戕之誰則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貨非計耶遂以
甎石亂投之商斃焉卽官所出疑屍也商得女問

知其故請曰汝第隨我去我家開封富室汝當事
我爲妾吾家叩汝第言蘇人之嫁爲妾者不然問
口即死不死亦不能還故鄉也女俱而從之既至
家彼商家來問商第言分手于蘇州女如商戒相
處頗善而商妻故悍甚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
日商出女寄諸隣嫗隣嫗曰若固無罪特從誘脇
而來今爾何苦自忍因道之〻奔訴於官於是逮商
同女解來審驗耳加定令聞之〻大嘆息速回文正
商誅於其縣而械達死弃正惡少之辜歸婦於其
夫云

老嫗騙局

萬曆戊子杭郡北門外居民某者年望六而喪妻有
二子婦皆妖冶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嫗立
于其門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候不至者翁出入
數次憐其久立命二子婦迎款詢其故嫗曰吾子
忤逆將訴之官期姐子同往久候不來腹且枵矣
子婦憐而飯之言論甚相愜至暮期者不來因留
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婦操作悉代其勞而女紅又
且精妙子婦惟恐其去也因勸翁曰嫗無夫而子
不孝煢煢無所歸翁喪姑無耦盍娶之勸之〻甚力

翁乃與之合焉又旬餘嫗之子與姐子始尋覓而
來拜跪老嫗委曲告罪嫗猶厲詈不已翁解之乃
留飲其人即拜翁爲繼父喜毋有所抵也如此往
來者三月一日嫗之孫來請翁一門云已行聘嫗
曰子婦來何容易也吾與翁及兩郎君來耳往則
醉而返又月餘其孫復來請云某日畢姻必求二
位大娘同來光輝子婦允其請且貸親友衣飾盛
粧而往嫗子婦出迎面色黃而似病者日將晡嫗
子請兩子婦迎親詒之曰鄉閭風俗若是耳嫗倂
曰汝妻雖病今日稱姑矣何以自不往迎而勞二

位乎其子曰規模不雅無以取重既來此何惜一
往嫗乃許之于是嫗與其子婦及二子婦下船往
迎更餘且不返嫗子假出覘孫又出覘皆去矣及
天明遍覓無蹤訪之房主則云五六月前來租房
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悵悵而歸親友來取衣飾乃
傾貲償之而二婦家來覓女不得訟之官翁與二
子因恨極自盡

男尼

烏程晟舍里有佛廟萬曆丁酉五月有遠來少尼作
倡大建佛寺婦女群聚幾百餘人里有凌太守之

弟撫着頭突至索少尼觀之尼峻拒再三不出乃大恚以言撼之尼不得已方出一見即令僕詬辱之袪其衣乃一雄尼群媍女一時驚惶逃避兢捕尼送官人人大快

鉛山人

鉛山有人悅一美婦挑之不從乘其夫病時天大雷雨晝晦乃着花衣爲兩翼如雷神狀至其家奮鐵鎚鎚殺其夫即飛出其家以爲眞遭雷神誅也又經若干時乃使人說其婦求爲妻婦從之伉儷甚篤生一子巳周歲矣一日燕語漫及前事曰吾當

時不爲此焉得汝爲妻婦佯笑因問衣與兩翼安在曰在某箱中婦俟其人出啟得之即抱此物赴訴于官張公擒其人至伏罪論死

唐賽兒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劒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劒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術施教於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其所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事久延蔓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支

朝命集數路兵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刄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係足俄皆解脫竟遯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誅

韓坎

韓坎在桂州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嘗行野外見黃蝶數十因逐之至大樹下而滅掘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氣我必勝至期果有紫氣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是年韓卒酉陽雜俎

冢異

風水之說從來遠矣而嶶人尤重之其平時搆爭結訟強半爲此遂有傻民朱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創製鬼印鐵車棹械鑽石掘磚無堅不入窺巳驗之地蠱誘豪貪以圖厚利每發冢時必夘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土以覆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川山甲者緣穴出入其捷如

神毀棺易屍任從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擲數骸或入贋骨以襍真或出真骨以入贋如是者數年毒流縉紳之家不下數萬萬曆己亥歲事發坐死者十六人論遣者四人擬徒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甚夥嗟乎不刼人之財而刼人之命脉不殺一二人而殺千萬人慘過于揉生罪浮于刼奪真出下耳目見聞之外而律文不載之條也其切齒可勝道哉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輿從復典妓爲

妾日飲于西湖鷁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鏹一富翁見而心艶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答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爲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煉踰十日客約一長髯奔至紿曰家罹內艱盍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柰何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啟爐視之佯驚曰事敗矣汝侵余妾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鏹酬客客作怏怏狀去主君猶以得遣爲幸卒不悟巳爲客賣也嗟嗟始以利誘終以色迷求羨失贏又奚怪焉

劉尚賢張明時

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比黨爲友貫以利合醉則拍肩矢日願同生死偶夜行見火燐燐識其地掘之果是銀根矗起如筍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而後鑿取尚賢巳置毒盞中令明時服之明時亦置斧腰際乘醉擊死尚賢巳亦毒發而死葢二人俱欲獨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微知死故復往掘銀根幾徧畝地濯濯無跡二人金空死而

其爲友何義焉此萬曆巳卯年六月事

譏周岐鳳詩

江陰有周岐鳳者聰敏絕人百工技藝異端刑名之學無不習而能之甞避難陜西華昌汪氏數年歸不抵家偶一夕歸其妻不納遂放浪蘇松間率多舟居自奉甚豐潔尤愛狎娼人疑其能作黃金然所爲陰險端人君子不與之交琴川錢允暉甞有詩譏之曰羨子多才渾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逐東流水惟有家山

是夢中岐鳳聞之遂爲切齒天順間客死京師

假女假男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拏殃兒此是里閈奸邪耳又有幼男詐爲女子纏纏其足能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即逃去成化間常有嫁一監生者適無釁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有男詐爲女師者京城內外人家留教針指婦女多被其汚而不能自明後至真定一生員家生徃狎之

力辭不許生逼之乃男子遂繫之于官械送京師法司議爲不道奏剮於市此皆所謂人世極妖也

東陽幻術

劉東陽會稽人萬曆辛巳浙省兵變縛撫臣笞其背劉實爲倡後　朝廷遣少司馬張佳胤撫之胤以巨魁不殲無以慴衆心而下車即議勦又恐激變乃密訪首亂者陽尊寵之時東陽與諸同事已散歸稽山胤特召諸同事俱欣欣喜而劉獨心疑之與諸同事聯舟忽墮水中胤公差以劉死報胤不復究劉伏水三日潛逃寧夏孛承恩之亂劉爲鼓躁迨孛氏就擒而或者謂劉詐縊復逃海未知是否

商女情究

淳安商氏女文毅公之從子也少許聘同邑陳良獎之子爲妻父母初延置書舍教之學文而其家日貧父意欲退婚女聞之不樂一日遣其乳媪語之曰吾父以子貧欲悔舊約子力不能爲吾有銀三百兩乃往日所積今夕一鼓可至內室相授其後有豬竇之吾當出見生曰諾其師餘姚人也聞其切切私語問何言生不肯述固問不已乃具言其情師曰不可此良家閨女而汝與相遺餽事露併

我獲罪矣子自討之勿爲吾累生年少遽信其語薄暮束書歸其師俟人定窬入女室蹴其豬作聲女出手持三百金倉皇付之昔未面夫不能辨其爲也師固持其臂求合女不可師曰吾與汝本伉儷且既有心何惜須臾爲歡女勉強應命而別生歸嘆息不已父問之具言女意父曰此機不可失汝必疾行雖踰垣勿恤也生悟踰入女室亦蹴其豬女大驚出曰何爲又來生曰未也吾感子厚意歸告於親乘夜分方赴約女曰然則適來者爲誰

生日適師問我得非彼贗行敗我事乎女泣日三百金不足計祟此身被辱何吾今夕必死子歸訟於官當明此冤生出女遂自縊父母不省其由殯哭如禮生明旦與父同至號哭陳情破其師奸狀父母亦悟即執赴官銀尚未用坐以因奸致死之辜云

乾紅猫

臨安內北門外西邊小巷民孫三者居之一夫一妻無男女每旦攜熟肉出售常戒其妻曰照管猫兒都城並無此種莫要教外聞見若放出必被人偷去我老無子撫惜他便與親生孩兒一般切須至意日日申言不已鄰里未嘗相往還但數聞其語或云想只是虎班舊時罕有如今亦不足貴此翁忉忉護守為可笑也一日忽拽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猫乾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羨孫三歸痛箠厥妻已而浸浸達於內侍之耳即遣人以厚直平買之孫拒之曰我孤貧一世有飯吃便了無用錢處愛此猫如性命豈能割捨內侍求之甚力竟以錢三百千取之孫垂泣分付復箠妻仍終夕嗟悵內侍得猫不勝喜欲調馴妥帖乃

以進入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訪孫氏既徙居矣蓋用染馬纓紼之法積日為偽前之告戒箠怒悉姦計也

妙淨道姑

余仲庸初病目招臨川醫鄭宗說刮障翳出次於舍傍徐氏庵廬憩泊甫定遇一道姑貿貿然來僅能辨衢路向前揖不去問為何人何自而至對曰妙淨是餘干人尋常多往大家求化不幸有眼疾見鄉里傳說官人迎良醫到此是以願見之但妙淨行丐苟活囊無一錢乞為結一段因緣使得再見天日余惻然命僮童引入留之宿明日呼之出鄭曰此治之絕易然亦須數日乃可了余語之曰汝是女子任此有嫌汝不過有服食之慮吾令汝往田僕家暫歇以飯飼汝其人笑曰妙淨乃男人非女也余察行步容止語言氣味為男子無疑不欲遁詐竟與僕導至彼舍徐徐訪之果一男子耳平日自稱道姑徧詣富室或留連十餘夕其為奸妄不一而足至是方有知之者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吳城尹山鎮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

惑人欲鈎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村愚無知者于是深信之以爲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閹者于是競不加疑及親體則迫

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汚而出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洗三娘者與之淫尤寵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竝汚之惑者旣衆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百戶李慶賛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滸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爲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爲左道實未敢爲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返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不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竝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洗三娘者亦與焉

湖州薑客

湖中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毆其背仆尸限死生祈禱扶救良

久復蘇飲以酒食謝遣取絹一疋遺之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此具道所以且曰幾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尸舟子因生心從客買其絹併丐筠籃客旣去即轉篙撐尸至其居脫衫袴衣之走叩王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湖州客過渡云爲君家捶擊垂死兇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寃留絹與籃爲證今已氣絕不敢不告王生震怖盡室泣求賂錢二百千舟子勉從其請瘞尸深林中黥僕聞其故索數千求無厭竟詣縣訴生下獄因徙居後亡其瘞處致拷掠病死明年姜客來訪曰我去歲幾死

賴君家救活蒙賜絹賣與渡子徑歸今其子儀報德留客而執僕訴寃索捕舟子得于天台窮壑中遂皆斃於獄

忿猾類

尀耐

國史纂記云李得昭爲内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大行緩李怒曰尀耐殺人田舍翁

哥舒翰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

總殺盡更築兩重壕時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黷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朝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援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事杖而殺之然後奏聞帝却賜擢尸更令翰決尸一百 出乾䐑子

史御史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揔被倪尚書誤却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内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尚書者謂文毅也

陳智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人無虐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鮮有不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幘取簪剔

指甲失墜于地怒其簪不得已而起坐自拾簪觸地礴數次若懲其簪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乃作木界方刻戒暴怒三字揭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輒忘其戒取木界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覩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七終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八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富翁類

陶朱公

昔范蠡爲越臣助越王滅吴有功遂拜蠡爲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乘扁舟汎五湖自號鴟夷子㫼於海畔父子治生致產萬餘齊王聞之拜爲相蠡歎曰居家即致千金拜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極矣久受尊榮恐後不祥解相印盡散家

財與知親友懷其寶貨行居於陶以爲此地是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于是自稱陶朱公復父子㫼畜候時轉物居無何又至巨萬

足穀翁

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用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出北夢瑣言

叩鐘捨錢

京輦自黃巢迴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王氏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于西市運錢十萬入寺 出中朝故事

元寶家貲

唐時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元

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故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 出獨異志

沈萬三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吴人呼沈萬三乃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　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爲戶部員外

則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訖但懸額爲籍嵬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粮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完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貧士類

屋皴七星

鄭廣文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皴如七星逢原記

元德秀詠

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爲之

詠曰誰爲府君犬必啗肉誰爲府寮馬必食粟嗟我元公餓死空腹

胡文定不言貧

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書生不識錢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携入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耳馬后身衣大練人以爲異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嘗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老翁類

續九老會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閭丘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爲郡太守

置酒合樂會諸老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琉承議郎通判蘇温相與馬上賦詩爲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爲吳門盛事

徐祐字受夫擢進士第仕至都官員外郎以清白著聲慶曆中屏居於吳日涉園廬以自適時葉公參亦退老於家同爲九老會晏元獻杜正獻皆寓詩以高其趣杜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遊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與會者纔五人故杜詩及之

伊呂壽

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

年壽百有十歲竹書紀年

壽過百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
一百三十歲

鷄窠小兒

太平興國中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鷄窠中又一小兒頭下視宋卿曰此我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望朔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憸邪類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盖其爲人如此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吾然後知析之辭說所爲兩可者此類是也君子在位宜乎其必誅而無貫矣

宰嚭

子貢與夫子坐告曰大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問其故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果不死越絕書

公孫弘

公孫弘嘗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故人知其詐而不知其所以飾節儉之言也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之所云廣大者有以勸之乎茲表而出之以著弘罪

公孫弘在相位大開東閤以延賢士所謂館目則各有別曰欽賢曰翹材曰接士欽賢以待德任毘贊之賢翹材以處九卿二千石之列若接士則一介之善一方之藝皆得居之其好賢樂士之意亦槩然可觀矣及高賀以故人見乃止食之以脫粟覆之以布被豈弘之奉養例爾非薄邪抑故人者私有以處之不在三館之列邪否則賀士子也館之接士者姑若是而所謂欽翹又自別有待上客之盛禮耶弘之許是未可知也獨怪今之登顯仕者

其阪媚胥要則有郊勞祖送水陸具陳觳妓交集曰折俎也曰犒從也曰供不盡也曰筳不坐也巧爲名色獻說貢餌惟恐繼富之不奢至於禮士友待親故則不過具草酌脩蓐食而已曰真率也曰適與也曰公帑告匱也曰厨傳蕭條也詑詑蔵色拒人千里惟恐周急之不儉是何輕貧賤而重富貴若是其甚邪高賀高云脫粟布被我自有何用故人爲又云弘内膳五鬥外膳一餚其儉詐也噫

以身代犧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閻朝隱詔少室

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一元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蒙厚賜然亦鄙其爲人

五狗

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武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盧杞

盧杞爲相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帝惻然憫之謂盧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則群臣少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曰聞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爭肯到此蓋恐爲拘留故謾對耳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及致仕歸東都司徒杜佑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文學餘事也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出嘉話錄

王準暴橫

王鉷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宮闈以鬬雞侍上左右李林甫持權恃勢林甫之子岫爲將作監亦入侍幃幄爲準所侮而不敢言一日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繇私第繇望塵趨拜準挾彈政中繇冠上折玉簪以爲樂遂置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刀匕上長女也仁孝端淑上特所鍾念準既去或謂繇曰雖恃其父勢然公主亦上之愛女也君待之若此或聞上豈不戒哉繇曰天子之女無所畏憚但命繫七郎安敢不爾鉷行第七其恃威暴橫人之畏忌也如此夫

善佞

荆州大曆中有馮希樂者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常到長林謁縣令留宴語令曰仁風所暨感獸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項村吏來報昨夜大虫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南宮縣

王叔文

唐山陰人王叔文以碁侍太子詭詐多計上在東宮嘗論政至宮市曰寡人方欲諫之衆皆稱贊叔文無言既退獨留叔文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

耶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愛幸古昔大奸詐未有不先示忠朴以預結人主之心後方惟所欲為而主不疑也

駕險三郎

桂州衙内兵馬都知使蔣剛善迎合上官剥兵刻民誑妄欺詐運以智術剛序行第三時號鑿空大使駕險三郎

劉蕡風漢

劉蕡相國楊公嗣復之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楊公曰柰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公既懼即答曰嗣復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陸暢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暢佞韋臯也初暢受知于臯乃為蜀道易獻之臯大喜贈羅八百匹及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罷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

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罷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 出尚書故實

唐李白

唐李白嶔崎磊落常醉眠酒市上遽召見於沉香亭白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靴以水噀面須臾落筆如風雨時人謂白沉酣中為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事未嘗錯悞因稱為醉聖故老杜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于便殿酒酣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

大者又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精粹者以此觀之台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胸中向來情尙不覊特有才無命耳以此玩世與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顧在珣諫言

蜀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夷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憂爾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之著十在文進曰吳

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勇於手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鸞輿而遠幸爲製之端爲福之原右王承休在折挫豪英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繆處腹心斷姓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而背弃非賄賂而不行右朱光嗣在受先王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右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謇諤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賴舌之能必召傾危尚居在右右韓昭在性陰慘毒又恣貪婪殘暴焚爇軍營要竟私第不顧喧騰于衆口惟思自任於愚懷右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利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潜揆已彌於陽安蒙蔽由來於內寄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逈同於上苑珍珠未滿於貪心右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狗吉有景潤城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貲之恩每冐無厭之寵敷對唯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乏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掩超時之俊每爲巫覡以

玩聖明致君爲桀紂之君使下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絲五百段加開府在珣以絲段之半遺罕之

髯閹

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爲髯閹以其多髯而好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曰存中爲髯閹謂其形則髯其所爲閹矣 癸辛雜識

益兩忝知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

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等熟荆公此論遂列奏詆
舉行荆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

安石狐媚

李常爲言官言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
非喜勝曰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思以口舌
文其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以
百姓愁嘆爲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僉議爲生乎
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傳傅會其說且言理財用
而不由仁與義不上匱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蒙
戮不憚開吾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

之凡數千言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行
中乃有卿也從前無臣僚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
施行明日安石登對神宗正色視安石貽覽李常
奏豈不悞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狀笑
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畧陳數語人不
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
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
媚壓倒之術

上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小閣賀謁者集至語次
忽顰蹙久之索筆書紙窓云霜筠雪竹鍾山寺投
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後罷相判江寧寓
鍾山正前所想慕之地一聞後相之命倍道不七
日至汴作僞日拙亦其一云

張浚孫覿

靖康孫覿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
善黃寘東極刑張浚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
挾進退大臣之權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
浚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 鼠璞

萬回萬拜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

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
漕朱浚深源每有札子禀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
謂之朱萬拜深源晦翁之曾孫也惜哉

蔡京兄弟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
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
所見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祛皆不能遣既久
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
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個蘿
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

海藏神至崇寧中責廏餌者又有一包茱之語此
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
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
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　而其孫判殿中
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盖相隨者五人若
子若壻并諸孫腰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飛烟薰
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
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
氏福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
親見也

宣和君臣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慢宮中使內人爲市黼
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
黼窘顧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
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趾墻峻微
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
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爾

雙節堂

朱冲微時以買賣爲業後其家稍温易爲藥肆生理
日益進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能以濟人爲心
每遇夏至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延門
問病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
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其子
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
花石綱凡林囿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
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勔寵
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建雙節堂得徽廟御
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預
內宴徽宗親握其臂勔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
臂竟不舉初勔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艮嶽之上

以移根日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萃時時
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宴諢人因以
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諢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
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
芭蕉荅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
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蜀地討來
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

朱氏驟貴

宣和間朱勔應奉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
汝功靖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人弟勳閤

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滎州刺史孫絺縡約絢緯緻並閤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閤門祗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並追奪悉竄之嶺外

吳沈見鄙

宋張說之爲承旨也士之無耻者皆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瀛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譽藉甚每相謂以詔說爲戒衆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縉紳相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然則士何貴于文藻宦聲也

香燭錦鋪

秦檜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奩未敢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駛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既成恐不嘉試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蜀書[illegible]遺錦地一鋪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

會之十客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座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劃刃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冰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鷄黍拏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程敦厚知貢舉

程敦厚子山秦檜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内閣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埙呈文采豔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遍雖酒餚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傳退去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宜押入院程始大悟即以是命題此賦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謫檜制詞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虺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困學紀聞）

詔事權倖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信夫子温皆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温與過欲衰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蔡元長南遷

蔡元長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起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皆不肯售至于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逐去之稍息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見曰八十一年住世六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川卞老醵錢瘞之

似道青詞

賈似道德祐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見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詞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

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闓靈掃妖氛於境外夫此時諸客俱謝去矣豈似道所自爲耶嗟乎對神且欺何往而不欺哉

大禮遺事

皇明祖訓所載有兄終弟及之文 后宮不許傳旨於外以塞預政之源此 祖宗畫一之制上下通行百五十餘年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欲邀定策之功以爲固寵計稱 孝宗爲皇考稱 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稱 恭穆獻皇帝爲叔父 章

聖皇太后爲叔毋又立崇仁王爲　獻皇帝之子
龍封　與王夫兄終弟及　太祖有明訓矣今
上本以弟繼兄廷和強以爲子繼父　本朝家法
自洪武永樂以來未有假　太后懿旨議禮定制
裁決　朝政施行於外者而廷和等開端行之及
後自覺叔父之稱乖謬乃於
尊上　徽號之　詔改稱爲本生父母　徽號之
詔既頒論功之　勑即下廷和冕紀首以定策
功加封伯爵三人罪案亦具於此矣

何文淵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
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
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
主之弗克遂人亦未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
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
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迹
稍露而言者不能容至目爲奸邪終于斥去向使
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
今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
徐武功公在史館脩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溫州太
守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違却金館在已如掃偃
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
非老夫忝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英宗復位詔

徐有貞初名珵正統十四年建南遷之議內中甚惡
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改今名珵博學能文
任智數天順元年以復辟功封武功伯兵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諸學士艸復位詔有貞獨不署已而
上問故有貞乃別換詔艸以進內云豈期監國
之人遽攘當宁之位等語蓋謂　景泰帝爲篡也

一代奸人

天順間　英宗既燭徐有貞之奸欲屢重辟以馬士
權力護救得編發金齒猶不足以償冤死于王二
公之罪有貞因德士權以女許士權子及赦還背
盟人以此重權而薄有貞按吳志有貞短小精悍
其學自天文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
然心術險詐急睿功利首倡南遷經謀奪門比昵
奸回屏戮忠勛一代之憸人也

諂媚中官

正統間侍郎王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

髯善伺候顏色振甚眷之一日振問祐曰王侍郎何無鬚祐對云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語直宜一笑

馬順

錦衣衛指揮馬順媚附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椎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芒搒令招球畫此謀當朝捽去下獄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請托者盈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亦寵

之洎振土木之變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順猶回護衆怒不可忍直前捽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暴屍于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

建州功罪

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紿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鬭傷殪囚乃就縶監禁在衛虜衆不草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迓　上御文華殿以侯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彜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東餘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仇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碓舂火蒸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邊地騷然

陳鉞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鉞錦衣衛獄先是鉞鎮遼東

同汪太監征勦建州虜寇因而侵盜邊庫銀兩計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既罷職家居其寡嫂孤姪苦其淩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判事太監即日以　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考掠具服所侵庫中玉蝴蝶諸異寶占所俘之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陽陽然對於官曰金銀實有之但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顫心寒

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爲民

朝紳諂附

成化時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候馬過乃與駐館則易小帽曳撒趍走唯喏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工部戶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競之甚良可嘆也

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戴縉獨上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因得陞副都御史于是王億效焉言直所行可爲萬世法億得陞副使吁一副都一副使乃驅縉紳爲無恥至此哉

奉命拜佛

成化間太監王高常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某者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它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譏其非有德學所致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過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耶諸公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衆惴息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繼以事敗

王越

成化中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爲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而越尤旻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故特效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私淑門生

楊太傅一清爲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遊者衆迨位顯從者益衆然不過藉師生義以求進取速化往聞任丘鄘編修灝迎路謁候見楊即執

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録荅曰灝少時誦法公文遂至有成是灝乃私淑門生也聞者嫣然

舜賓儉險

弘治初浙江巡按御史暢亨劾鎮守内臣張慶不法事慶亦誣亨以它事而其奏草則出於致仕御史蕭山何舜賓之手後舜賓卒爲本縣知縣鄒魯殛死人皆寃之而不知何之得罪名教死不足惜也

挑土中書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繫其人焉時有一進

士徽州人素出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病陰庶吉士自譽善醫具藥瀋爲洗之因得爲御史昱聖夫人之姪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僚濟寧人與通友善嘗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鐍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啟視之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啟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墼夫人大怒曰他日誣我邪命毆之通跪勸乃已以二篋令其擔去時人爲之語曰洗鳥御史挑土中書一時同官者氣爲沮喪其辱敗士風甚矣

東陽黨瑾

李東陽少師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爲首相有士人輓其亡没以一絶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艸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韓尚書文同李公夢陽内閣劉公健共劾奏瑾已得　旨將正其罪東陽泄其事於瑾瑾遂趨　御前哀籲矯　旨捕王岳等充戍以死而免劉韓諸公官自是瑾益横恣大壞國事

萬安

萬安蜀之眉山人也長身魁肩眉目如刻畫外寛然長者而内深刺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院者入人各爲黨友惟安無所交李泰内臣養子也安專與相結爲腹心内閣缺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死安在内閣初無學術惟以囑託貪賄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宫安認爲同宗又交結宦官爲内援見所偶無問賢愚惟有内援者則敬之用之時内閣三人劉珝劉吉珝性躁急陰刻皆爲天下所輕昭德恣横好珍玩中外嗜進者結内臣進寳玩則傳旨與官

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正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謡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珝皆山東人爲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害久之安以計排珝去越與旻亦相繼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彰　憲宗晏駕内監於宮中得書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慙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内閣

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乃遑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内閣不去人或微諷之荅曰安惟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安貪賄至鉅萬死後妾媵子婦懷以奔人家無餘者

倒印免罪

有御史按某地欲疏論一守備罪過守備知不免乃陰賂書吏爲計吏許之方具劾疏時故倒用印疏上内閣司禮監果以倒印爲疑有　旨令詔獄其所參論者不復及御史惟求免罪竟不暇究守備

云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八

人物門

品題類

看馬僕射

唐李德權田令孜擢爲牙職令孜敗德權畏誅遁入復州爲太守園人有識之者能話其事號爲看馬僕射（南楚新聞）

神雞童

東城老父賈昌少解鳥語唐明皇喜鬭鷄養數千於鷄坊昌爲五百小兒長開元十三年籠鷄三百從封東岳時號爲神鷄童（異聞錄）

軟餅中丞

蜀常嵷唐相貽範之子仕孟昶時歷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檮杌）

赤牛中尉

魏兼御史中尉元仲景嘗駕赤牛時人號爲赤牛中尉（本傳）

金牛御史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嗜水

犢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尼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號金牛御史（本傳）

四其御史

唐鄭弘霸討徐敬業云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悅授御史號四其御史

斲窓舍人

唐陽焰任中書舍人才力既疎殊不稱職一日促命制詞令史持庫鑰他適無省本檢尋乃斲窓以取物議喧然時號斲窓舍人（朝野僉載）

百蟲將軍

洛水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水經）

蠻府叅軍

晉郝隆爲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娵隅躍青池桓問娵隅是何物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

三戟崔家

唐崔林伯仲多至大官並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唐書）

三戟張家

唐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本傳

書樓張家

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以樓載之號書樓張家五代史補

鈒鏤王家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國史補

闕下林家

唐林讚親亡廬墓白烏來甘露降詔作三闕於母墓前時人號闕下林家

點頭崔家

崔雍兄弟八人皆登進士乙科世號點頭崔家九國志

鳳閣王家

唐王擇從昆弟四人皆擢進士至鳳閣舍人故號鳳閣王家微傳

龍舌張氏

唐張嵩都護北庭射黑河龍炊封其首以獻玄宗斷龍舌賜嵩因賜號龍舌張氏

豢龍劉氏

五代梁劉崇徐州人梁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仕至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爲豢龍劉氏舊傳

姦人之雄

孔子曰少正卯姦人之雄不可以不除家語漢哀帝初杜業上書曰張禹姦人之雄本傳唐裴度爲諸葛武侯祠堂碑曰仲達姦人之雄者漢鮑宣上書成帝曰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彭宣劾奏丞相朱博姦人之雄本傳原涉振施貧窮赴人之急有毀者曰姦人之雄遊俠傳晉張華爲相或說華曰孫秀姦人之雄本傳

山長

五代蔣維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爲山長荊湘近事

蘇扛佛

唐會昌間毀寺分遣御史有蘇察院見銀佛多袖歸時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温庭筠將何以對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尚書故實

劉鑰匙

五代隴右木門村劉氏以舉債爲業取人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無異故時以劉鑰匙稱之玉堂閒話

王惹鬧

南唐王建封求中書政事嗣主曰汝無惹鬧自是人謂之王惹鬧江南野録

南金東箭

晉薛兼等幼入洛張華奇之曰皆南金也又賛曰顧紀賀薛並南金東箭

釘坐梨

唐崔遠有文而風致世目爲釘坐梨言座所珎也本傳

萬事休

五代荆南高保勉季興之幼子也季興或盛怒保勉

一見則怒自解故荆人目之爲萬事休本傳

辣手

彭年更科舉體式結怨士人時謂之辣手野録

鬼董狐

晉干寶領國史撰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可謂鬼之董狐本傳

七松處士

唐鄭熏蒔松於庭號七松處士

隨駕隱士

唐盧藏用舉進士不得調乃隱於終南少室二山然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本傳

黄扉隱士

後漢許寂仕蜀好脩煉之術蜀人呼爲黄扉隱士檮杌

真高士

晉辛勉博學有節操劉聰將授以官遣黄門賫藥酒逼之勉引藥將飲黄門遽止之曰主上相試爾君真高士也本傳

逸人

後漢趙岐初名嘉有疾勑兄子曰可立一員石於墓前刻之曰有漢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

何本傳

漢陰老父

後漢桓帝過雲夢有老父獨耕不輟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史謂漢陰老父

當塗旅人

唐范傳正爲李太白碑曰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名奴曰漁僮婢曰樵青漁僮使奉釣收綸蘆中鼓

柮樵青使蘇蘭薪桂竹粟煎茶

松菊主人

唐常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本傳

羲皇上人

陶淵明嘗言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吳兒木人石心

晉夏統會稽人隱居不仕母病詣洛市藥會上巳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集統在船曬藥不顧太尉賈充就船與語其應如響充耀以文武鹵簿又使妓女繞船三匝統顏色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

皮裏晉書

梁劉諒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本傳

媪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不閑時務魁碩肥膪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爲媪媪者秦穆公時野人所得肉塊而無七竅朝野僉載

癡漢

北齊裴謁之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上書正諫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乃敢如此本傳

花鳥使

唐明皇旅遣使擇天下姝好納之後宮號花鳥使呂向因奏美人賦以諷本傳

粥飯僧

五代李愚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耳以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本傳

邊和尚

五代南唐邊鎬節度湖南政無紀綱惟日設齋盛脩佛事潭人謂之邊和尚

沒字碑

唐趙崇凝重清介慕王濛劉真長之風標質堂堂不爲文章時號沒字碑　五代後唐丞相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爲世所鄙亦號爲沒字碑

天閹

北齊李庶無鬚人呼爲天閹

楡本角觝

唐顔雲收諸葛亮兵法自言用十萬兵可以吞并四海時人謂之楡本角觝 北夢瑣言

羅刹

隋狄士文爲貝州刺史暴過猛獸時人語爲羅刹 本傳

人頭羅刹

唐李全交爲監察御史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曰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鬼面夜叉 僉載

冥漠君

宋謝惠連祭古塚文以不知名氏故號冥漠君 文選

麒麟楦

唐楊炯目朝官爲麒麟楦人問其故曰無德而衣朱紫與覆麒麟皮何別

人蟺

唐單道宗病風愈後聞食臭不復經口但啖水以終身時謂之人蟺 西京記

筆虎

李陽氷善小篆時謂之筆虎 字苑

姦兎兒

五代周張可復依翟彥威爲從事滑稽避事彥威目爲姦兎兒 本傳

人猫

唐李義府爲相柔而害物號曰人猫 本傳

鳳毛

晉王劭姿容似父桓公曰大奴故自有鳳毛大奴劭小字也 世說 齊謝超宗有文辭帝曰超宗殊有鳳毛

羊公鶴

晉劉爰之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忻然便取爲佐既見與語累日不稱庾大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喜鵲

唐竇申參族也參親愛之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 本傳

鳩集鳳池

唐王及善庸猥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

大家 家音姑

漢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叔父曰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 西京雜記 後漢曹世叔妻班彪女也名昭字惠有節行帝召入宮令皇后師事焉號

曰大家（本傳）申帝母虞美人但稱大家五代南漢王
劉龑才人蘇氏通經史宮中呼爲大家

明雌亭侯

漢許負河内温縣老姬以善相稱高祖封爲明雌亭
侯（蜀劉焉傳并亞夫傳）

女學士

唐貝州青陽人宋廷芬有五女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
荀皆警慧善屬文貞元中德宗召入禁中試文
章帝大咨美悉留宮中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
呼學士（本傳）又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

爲女學士（張貴妃傳）

張大夫

唐三原縣董橋店有孟媪年一百餘歲而卒店人皆
呼爲張大夫店媪自言二十六嫁張詧詧爲郭汾
陽所任詧之貌酷類某（詧卒）吾遂爲丈夫衣冠投名
爲詧弟請績事汾陽大喜令替闕寡居十五年自
汾陽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
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夫邇來復誕二子曰滔
曰渠滔五十有五渠五十有二云（乾𦠆子）

正烈將軍

晉末王恭起兵時王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
之以女爲正烈將軍（王恭傳）

石祭酒

唐劉士珂赴選東入徽安門日晚店家皆滿有一店
甚靜一人倚敫立門覩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
云祭酒屈郎君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乃
婦也祝士珂不可語他人後訊其所由功臣李抱
玉主庫之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掩名奏授
國子祭酒（乾𦠆子）

議曹從事

齊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徧遊公卿仕至揚
州議曹從事（崔慧景傳）

内記室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青衣紅線號曰内記室（甘澤謠）

市令

齊東昏侯於中宮爲市使宮人屠酤潘氏爲市令帝
爲市魁（本紀）

先生

宋尚宮宋若昭姊妹五人皆入禁中穆宗以若昭拜
尚宮歷憲穆敬三朝皆稱先生后與諸王公主率

以師禮見（本傳）

進士

唐閔圖南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禮罔不動人圖南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巾耳適嵯客之子常脩畧曉文墨殷氏乃與脩讀書十數年文才遂優咸通中登科（楚新聞）

文章道士

唐女冠鄧玄貞從師入道隱居茅山顏魯公嘆曰宜稱文章道士（女仙圖）

誠節夫人

唐契丹寇平州鄉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宰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去詔封誠節夫人（楊烈婦傳）

義成夫人

漢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賜號義成夫人（崔駰傳）

崇義夫人

唐薛仁杲將旁企地羌豪也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夜取企地刀斬首送梁州詔封崇義夫人（仁杲傳）

狥忠縣君

唐黑黨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狥忠縣君（楊烈婦傳）

娘子軍

唐平陽公主高祖之女下嫁柴紹主初聞高祖起義兵於太原乃於鄠縣招集亡命帝渡河紹以數百騎迎主引精兵與秦王會渭北時號娘子軍（劉餗傳記）

劉三娘

齊劉孝綽三女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猶清拔所謂劉三娘也（本傳）

鍼神

魏文帝所幸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容貌絕世靈芸之至帝乘彫玉之輦以迎望車從之盛嘆曰昔人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名夜來夜來妙於鍼功雖處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拾遺）

功德山

唐韓晉公聞徑山爲妖妄召至見其狀貌不覺生敬乃爲設食出妻以拜曰願乞一號徑山命曰功德山（國史補）

花見羞

後唐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 木雪

又與元府帿鉄李翁生女姿容絕艷人目爲花見羞不許富人納爲妾嫁之貧儒亦李翁之有守云 續墨客揮犀

白頸鴉

五代契丹入寇之初所在群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曰白頸鴉形質麤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男子姓名衣冠拜跪皆如男子戎王以爲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其屬數千

男子皆服役之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僞燕王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鞬日可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後爲兗州節度使馮彥卿所戮 玉堂閒話

窮相女子

唐王承昇之妹有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中德宗曰窮相女乃出之勅毋兒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真窮相女子也 嘉話

狗頭新婦

唐賈耽爲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嚴謹姑老無目晨食餅婦裹犬糞授姑姑食之覺異子遠還姑仰天大哭有頃雷震有神截婦首以犬首續之耽令牽行於境中以戒不孝者人謂之狗頭新婦 獨異志

問人問官

王平子常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爲大郡有名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候問人不謂問官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 裴氏語林

汾陽類馮道

危言郭汾陽與馮道相類郭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馮以太師中書令瀛王俱終八十餘又有女俱配龍王皆許之而夾塑骨於廟龍王之事愚不敢信汾陽八十五乃終馮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相稱嘆以爲與孔子同壽則年不同也汾陽生前封忠武王道死後乃諡文懿爲瀛王則封諡不同也又道大節與汾陽天壤偶同中書令似未可謂相類也

稗史彙編卷之三十九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

海石閔氏王圻纂集

人物門

異人類

防風氏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節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氏卽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氏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嘷三人披髮而舞

蚩尤

軒轅之初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乃蚩尤之骨也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鬭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人兩兩三三戴牛角相觝漢造角觝戲葢其遺製也

東方朔

東方朔臨終曰天下無知我者惟曆官太伍公知之帝召問之曰歲星不見十八年此夕方出

趙高

秦王子嬰懸趙高於井中七日不死以鑊湯煑七日不沸乃戮之獄吏曰高初囚時懷中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方士云高先世受神冊法冬臥堅氷夏臥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一青雀從屍中入雲九轉之驗也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一日謁見天子因向西南噀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上言火災

如英所道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爲大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郄生遇賊郄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來相救故得免又建武時殿上鐘自鳴帝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毋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郡圖上蜀山崩事 出樊英列傳

辛靈

晉辛靈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與人羣居被人侵辱亦無慍色邑里皆號爲癡父兄亦以爲癡常

使守備有牛食稻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整理其殘亂者父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驅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得終其性矣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雙靈作訖而未輸俄而被人竊竊者心痛欲死靈曰爾無竊吾楫乎竊者不應須臾痛甚靈曰爾不以情告我者死竊者急乃首應靈於是以水飲之病乃愈船成以數十人引一艘不動靈助之船乃行從此人皆畏之或稱其神有龔仲儒女病積年

氣息綿屬靈以水噀之應時大愈高悝家內有鬼怪言語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厭之而不能絕靈至門見符甚多曰以邪救邪豈得已乎並使焚之其鬼怪遂絕從此已後百姓奔赴如雲靈救愈者多不敢報謝立性至柔見人即先拜輒自稱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出豫章記）

賈耽

賈耽相公鎮滑臺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逼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卒皆無効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飲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賈師嘗見之曰此人是虱瘕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

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

王皎（吳人）

王皎（一作敢）先生善他術于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隣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諱忌其語為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钁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李筌

李筌郎中爲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産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胡雛必爲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雛即安祿山也

顯忠奇異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適至問之曰所孕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人以爲異

夏文榮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爲能判冥事張鷟以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州至後果除柳州司戸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尅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姪也貪狠無厭曰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爲廷玉禱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奉養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柳字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錄事闕重即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爲柳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州錄事焉（出朝野僉載）

強練

後周武帝時有強練者岐山人佯狂號曰強練家宰晉國公宇文護未敗之日強練執一瓠到其門前撲破之云瓠破憐你子苦護被殺護之諸子皆楚毒而卒時皇公侯能思兄弟被家宰寵遇熾灼當時強練過其門思妻嫗等遣婢呼入爲設飲食祭其言語練謂思等云與我作婢衆嫗大笑練又云作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未幾家宰誅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廣古今五行記）

伯康先識

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噱時或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若無人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從城外過人聞之

所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眾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眾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嘻吁長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

文秀才

泰州泉信縣有文秀才者名宏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耆舊見之約年八九十矣容貌常若五十許人去邑數里有田百畝歲自畊耘不懈凡春秋田止種一色倒必倍熟凶年亦獨有收歲取所得常

募里中貧乏輩負寄其家約日與費以克傭值鄉人服其義弗之欺也或疑其有道術輒哀祈求之乃遷避遁逃或旬月或經歲不可見咸疑化去大中祥符初太府少卿恭汝典郡下車之日首命牙校邀之言前守眉州遇青城隱者托以達信堅為牙校所迫不得已偕至郡齋每行必杖策先其牙校鞭馬逐之不能及相去常百步許恭卿咨以化民之道修身之術對曰六籍載之備矣外復何求乘間訪以黃白事笑而不答數日求去恭卿欲厚遺之悉無所受既歸故居語其鄉黨曰吾將遠遊亦未敢期四已幸自各努力也一日挈其妻潜去于今莫知所適

張皮雀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為道士師事胡風子已而又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瘧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啟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

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繫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諸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既而滃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為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為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乃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

會觀東郊巳雲遂即左道修在右有項雲歸于西東望敀然而忽大泾遊會大慚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應元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內外前後百千萬億刼事不知非聖人也有人耶十九史中晁衔一人事業試之應元屈指歷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此大略耳若審言之則自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可也其人即指史傳曰此處多不合何耶應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史不合我也子謂史皆可信乎其人

尚猶豫因遣人覔平生不相識者數人來面試之應元即一一言其往事惟大過則為隱之數人無不魂動股栗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則曰勉之而已其後應元誓不言此日惟與人飲酒笑談而恒在山中覔藥草救人妙觀雅言

微行被諷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　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踹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悞耶　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踹石耳　上聽之不覺汗浹于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

斷頭再生

濟下一秀才來附載視其頸瘢痕如紐入腮下駭而問之曰某正德七年遭流賊之亂倉皇奔避恰與相值被賊斫一刀覺頭落胸間而喉不斷亟以手捧頭置之項上熱血凝結痛極遂死久之稍稍蘇

息臥野田間寇退家人求屍舁歸旬日不死頗能啖湯粥百日痂脫遂延至今此與盾異記鄭會王穆獨異志邵進士斷胴而復聯為尤異耳

異力長鬚

元時攸縣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為人担米肩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臥石橋上其首去地數寸元末之亂鄉民推為寨王所乘馬灰色日行千里鳴金未絕自山馳下凡十里云歸附後為巡檢而卒同時有寨主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則其長二丈後亦歸附

張小鬼

江西有諸金鴉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鴉頭向水代代出神鬼今張眞人家山頭向上故子孫相繼膺封錫贛州張氏其山頂向下故世出一人與冥道相通每歲夏爲陰府行疫於四方其將往也蹶死於榻從者馬匹繼之至數日而甦手握甲馬一紙云行瘟至其地止某甲當活某甲當亡此天神尊命不能違易已而果然其初魂游至民家下馬入門人亦延拜祭享親見舉動了不異人但兩時乘馬一顧則不復見耳至今如此號曰張小鬼家

江翁前知

九江江翁年六十餘其子某當歲貢上春官以翁老不欲去翁曰無患也汝行吾見汝作官子往坐監久之欲就選時年七十餘又不欲行曰未也吾必受汝封已而還南京兵馬果封及翁一日語妻曰惜也吾子當謫官未幾與御史不合謫福州經歷予決意不赴翁曰吾以書來汝當致仕以歸今姑往矣去數月語其妻曰福州燒一塔延及官廨然吾兒無與書至塔果焚乃以手札召其子曰吾九月念八日將去可速告病歸子告當道不許以父書出乃許之及家翁曰吾尚有十四日壽汝猶及了人事其子從之至期沐浴更衣酌酒與家人別且拜祀家廟次拜其子曰吾生二子不育悅得汝爲我持門戶光祖宗可謝也言訖而化翁平生無他術數殆清心寡慾之效與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遂行則不可及然旣行又不能自止或着牆抱樹乃可耳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足而睡聞之宦遊者云

項下吹笛

沙隨程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扛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不知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與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聞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之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魯晉卿

徐人朱彪赴官宿遷之崔鎮到任累月有客魯晉卿

來見千姿洒落每逢人輒出小戲劇資歡笑彪會族友飲於後園酒方行晉卿至彪曰今日無以爲樂先生能効古人化鮮鯉作膾與衆享之可乎笑曰此甚易事但須得魚鱗一片爲媒則可彪命僕取數片授之乃索巨甕滿貯水投鱗於中幕以青巾時一揭視良久舉巾數鯉騰出一座大驚庖人受魚治膾鮮腴非買于市者可比猶以爲幻術所致不深信也會郡治一新移文鎮吏令製鐵鉤鈕玦具之屬合數百斤期限峻迫倉卒未能辦彪意緒窘撓晉卿笑曰是何足言且飲我酒酒至通酣

六七觥遣人輦黄土汲水拌和爲泥捏諸物成坏暴日中稍乾呼鍛工扇以鞴經時鉗出皆如精鐵所就不假磨錯無一不堅好工相顧駭歎彪始敬服乘醉丐其法晉卿無語翌旦失所在

磨居士

磨居士不知其姓名有力專爲諸寺推磨人未之奇也一寺折其刹長老言得鐵旛竿即可永久居士聞之曰我當見　秦王求施長老止之不從即　王府求見　王問來故具言求一鐵刹爲山門寶　王笑曰爾果真仙能入水不死即不辜所乞居士曰諾　王命官校擲之後沼氷內七日往覩居士兀坐不飢氣出如蒸　王大驚禮爲鑄鐵刹遣之由是居士之名聞遠近人爭問道有商人延至揚州爲之市號一疾卒年八十餘聞者莫不痛惜

周蔡蛇精

諫議周詢知安州一日宴園中圃吏見大蛇垂於闌楯上就之乃是周詢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爲蛇形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樓憑鼓而睡通判怪鼓角何以累日不打三更因對數夜有一大蛇盤據鼓

上人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之所夢正與鼓角言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名姓類

姓

通曆泊帝王五五運歷年記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之始疑起于此而帝王世紀至大昊始曰庖犧風姓易類是謀曰黃帝吹律定姓

五姓

蘇氏演義曰五音之配五姓郭璞以收舌之音為宮

姓至齶上之音為徵姓以脣音為羽姓以舌着齒外之音為商姓以胷中之音為角姓又青囊經云城寨屋宅之地亦以五姓配五行然則五姓之起自郭璞始也前漢書王莽傳卜者王郎謂李馬曰漢當復興君姓李音徵火也當為漢輔按此五姓之説自漢巳有之矣

女流姓名

舜姓姚二妃姓嬀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書釐降二女於嬀汭因地得姓因姓為婦人之稱左氏有戴嬀有息嬀詩有太姒王姬驪姬文嬴稷嬴之類是也漢以後婦人如呂后名雉蔡邕之女名琰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名徵在專以名言婚禮有所謂問名公羊傳有婦人許嫁笄而字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妾為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娣姒之稱却不為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源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王姬誤稱

婦人以姓為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

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巳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妾之稱近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詩言王姬之悞也

主孟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以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婦人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文媎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稱女兄爲姐蓋尊之也按魏繁欽與文帝牋曰有左騏史妠謇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吐孌與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皷瑟李善注云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稱姐漢魏已然矣

古姓氏

古人姓氏名字有不載之正史本傳或闇焉弗彰而雜出於書疏記注家者蒼頡姓侯剛氏(見古篆文注)許由字仲武(見莊子釋文)皐陶字庭堅(左傳注)孤竹君姓墨

名台(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論語疏引少陽篇)中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彭祖姓籛名鏗(論語疏姓籛音翦)箕子名餘胥(司馬彪莊子注)管叔名度(史記注)易牙名巫字易牙(孔穎達左傳疏)逢蒙之弟名鴻超陽朱之弟名布(列子)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按伯樂星天馬陽善御故名馬非陽字也同時有九方歅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皐)師曠字子野(莊子書)管仲名敬仲(左傳閔公元年)子産一名美(襄公二十五年)孟軻字子輿(漢書注并孔叢子)莊周字子休(列子注)孫叔敖名饒字叔敖(見碑)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鈃或曰計倪(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

(魏武短歌行注)鬼谷子姓王名詡(續仙傳)陳仲子字子終(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申公名培(並史記注)項伯名纏字伯(漢書注)叔孫通名何(楚漢春秋)四皓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志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鄴志又作姓黃氏)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甪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並皇甫謐高士傳)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荀悅漢紀)楊王孫名貴(西京雜記)伏生名勝字子賤(西漢碑)文翁名黨字仲翁(歷代小誌景帝時蜀郡太守)楊雄所稱李士元者名弘(蜀秦宓傳注)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漢書王貢兩龔傳注)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

傳注)施延字君子(漢書注)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聖賢冢墓記并秦宗新祠頌)或曰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龍魚河圖)衛夫人名鑠字茂漪(翰墨志)佛圖澄姓濕氏(後趙石勒邢州寺云佛圖澄者天竺大國附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氏所以言澄者思潤理國澤被四方故以濕爲姓也)道安姓帛氏(高僧傳釋家出家從師命氏道安受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爲姓中國沙門稱釋自道安始也)是皆史傳之所不載者然如此類未及考錄者多矣

梁四公子

梁四公子一人姓劅(音攜)名闖(音丑禁反)孫原人一人姓[illegible](音萬)名杰(音傑)天齊人一人姓[illegible](音尙)名[illegible](廣明端)洁澄(上音吴下)

猜人一人姓仉音掌名脊音脊五阮人昭明太子門列
出[illegible]蜀記闞出公羊傳鯢出世本学亦作闌出
三齊紀杰出竹書記年魃出索緯隴西人物志瀛
出世本及爾雅仉出太子一符脊出史記孫原樊
山名浩灑兆湟之間二水名五阮鴈門也

七賢過關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關蹇驢騾馬褋山猝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夫瀛洲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驢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

書傳以為李白李頎宋之遜孟浩然綦毋潛裴廸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國初夏節又親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傳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事二說雖有虞邵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是殆多非唐人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諸人稱賢

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騾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數鹿車後或訛畫為牛也且接䍦烏帽皆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謳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書以俟博識

兩張昌宗

唐有兩張昌宗舊唐書列傳云張昌齡冀州南宮人仕止北門修撰乾封元年卒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修文館學士

姓譜

譜牒不修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洪之先寮姓也疎之後乃為束儀之後乃為氏閼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為元如此類甚多况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干姓

十干皆姓也干古寒切干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犨晉干寶著搜神記干本姓邗周叔王邘之

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于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于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干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久遂無辨良可嘆也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盍唐蓋文達蓋蘇文蓋嘉運音踏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有釣臺在七里灘亦以嚴命名無非傳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

呂虔

晉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以與王祥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累世多賢才覽孫導至十一世孫褒晉宋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傳如羲之獻之徽之弘之僧達曇首僧綽僧虔皆孫裔此史傳所無也若河東裴十代有傳非一祖流傳又晉謝氏及南史江氏亦數代有傳皆不及也

陶氏世系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冑綿遠可以考覽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扳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豕誓山河啓土開封今按漢書高帝與功臣開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背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豕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廸前徒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窊此蓋爲陶青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八月丞相嘉薨

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所謂群川衆條以諭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窊以言自陶青而後未有顯者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于世惜哉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于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木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

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　開封有
刊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戰國策有段
干綸以干越人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爲無謂蓋尚族望起于江南
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
奴江東散亂職此之由（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以世其亂禍非一日矣）
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爲首比江東之王謝薛
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戟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
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虜之事何足爲據也

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
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
非其才雖三晉之胤墜於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
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
科真名言哉

姓氏從省

古人省姓氏文多矣如謝射落洛疎束[illegible]橋喬熊能
隨隋十全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郳兒鄶會鄣章郕
成邵召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耳姓氏從邑者多
謂遐地遐難避仇未必皆然

異姓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
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虜士周葵班闓葵馥
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溼溼姓僅見此戰國
策衛有緤錯挐薄緤挐姓僅見此

麻胡

東漢人無復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
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今人呼麻胡以怖小
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偽趙石虎以麻將軍秋
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毋輒恐

之曰麻胡來啼聲卽絕至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
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汶胡虐用其
民毎以木鵞爲試鵞流不迅謂濬河之不忠皆抵
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夜啼不止呼麻
胡來應時而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
是或云胡本名又呼胡者謂其多髮鬚也又馬暉
爲靈武節度使有威名羌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
有黶文也

范文正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毋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

乃朱諡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
聯云志在強秦入境遂同於張禄名非霸越乘舟
偶效於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
今集中不載

賜羌姓包

西羌下龍阿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
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包姓遂其
請名順後官熙河極效忠力

避諱易姓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構者而

避在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
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絲字
者絇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也改爲勾者勾思是
也增而爲龍者勾龍如淵是也拆爲數家累世之
後婚姻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國初翼
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和同蓋本
一族亦是仕于南北失于相照與此相類

㽕姓音辨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
時林攄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爲堅音上皇以爲
真音攄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
識字坐出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也田外郎履
所記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爲楚惠王所滅至
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以舜居
陶甄之職名爲甄氏皆遜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邪
爲近按許慎說文甄陶也從瓦垔音居延反吳書
孫堅入洛近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令人
入井探得傳國璽堅與巳各相協以爲受命之符
則三國以前未有音以爲之人切者孫權即位尊
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以陶甄之甄

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顛頭須聞以真
爲聲烟因以甄爲聲馴專以川爲聲詵佐駪以先
爲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爲聲也況吳人亦以甄
爲旃則與真近矣其後秦爲世祖苻堅隋爲高祖
楊堅因無音暫避其諱然秦有與土止一十五年
隋帝天下方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壽則還復既殊
漢慶爲賀又異唐丙爲景字且不易悪能遽改故
世處真定真猶守舊姓柰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
以真見呼又乃反爲堅字慮後從俗罕識本音不
以真見呼致汨本真是用原正厥音条攷世系叙

爲家譜云余按千姓編遥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眞
與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爲氏又稽延
切而稽延之音訓祭與免而不言陶與氏也堅自
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矣鶴先嘉祐中王陶作徹
之曾祖洗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
符隋時有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
識其眞

希亮世賢相詰

朱希亮潁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
偶與朱相值遷問之曰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

云何世無賢今且問君姓將何出喬愕不能對蓋
古未有喬姓而省木奐知其由至唐始有彝及知
之或云㕣奴貴姓也

木尚書

木尚書待問癸未年爲狀元孝宗問木姓出何代對
曰容臣退思故未嘉有鬼魅魍魎之誚文豹謂予
貢姓端木賜恐即木姓如諸葛司馬夏侯万俟之
雙姓皆分爲兩

文氏譜系

宋有號本心文先生者由上庠登甲第一日來省其
叔廬陵宰文可則文山年少以同姓謁本心試中
道任省論頃刻成篇本心奇之因問其譜文山以
潞公對本心微哂曰石晉諱敬者以敬字苟文分
爲二姓潞公之譜人莫之詳文山持是說歸質諸
革齋先生乃質之仙筆仙云石室其先也革齋遂
以石室後人刻爲圖書昭其所自出厥後文山早
出廷魁旣起勤王忠勛義烈照耀古今石室云乎
潞公云乎蓋又開文氏之一初也後之文氏有譜
者寧不以廬陵之文爲大宗乎巽齋歐陽先生始
登科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代出名

公必爲望族巽齋以欺人欺心爲耻力辭非六一
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重此巽齋所以
爲賢而崇韜之爲可耻也彼不羞盤瓠不辱於萬
者又可知矣

賜夷狄姓名

太宗時夷狄來歸者爲賜姓名然不冒以國姓如忠
勇王也先土干曰金忠安順侯脫火赤曰薛貴甯
平侯買驢曰吳成都督把都帖木兒曰吳允誠倫
都兒灰曰柴秉誠都指揮僉事把任曰楊效誠朵
兒只曰馬惟良鐵住曰柴克恭行都指揮同知滿

求兒灰曰柴志誠都指揮僉事阿兒剌台月楊安誠指揮使伯帖木兒曰柴志敬指揮同知猛歡曰安汝敬僉事脫脫曰楊必敬只闌曰吳克誠朶列于曰吳存敬火失答曰韓以謙祖住不花曰柴永謙

名

帝王世紀曰神農母名女登春秋鉤命決曰任姒感一龍生帝魁注云魁炎帝名左傳曰大皥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又大皥之母名華胥則名疑始于伏羲氏之前

字

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字所以貴名帝王世紀曰以皥帝名摯字青陽則自金天氏始爲字也

先名後字之原

禮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朱文公曰古者年五十卽稱伯仲除了下面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而呼爲幾丈之類是不可以自尊也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則稱謚若字士與大夫言亦稱字以　君前臣名而大夫字之爲貴及與大夫言而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它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矣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槩安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爲縣宰言新主簿可教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体童蒙訓曰故家惟晁氏群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之夫必曰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又

云榮陽公外弟楊公諱瓌與它人語稱榮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稱字也舍人辞志云張正素先生子厚名瑩東萊公從表兄也東萊公十餘歲與書讀未嘗呼字楊器之大夫名瓌寶榮陽公表弟於東萊公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任時俗人有視楊應之學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呼應之應之不應榮陽公以應之嘗如是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呂進伯逐門客謂呼小字豈可爲人師酬酢世變亦云字者朋友之職也常見前輩不呼後進者要是字以代名爲成人之

禮尊者以之斥卑者且不敢當獨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答朱載書論古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矣

名字之異

古人一名一字者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平字原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邦字季項籍字羽枚乘字叔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李適字昌李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相者婦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女人連名者鶯鶯好好簡簡紅紅賽賽楚楚盼盼琴琴卿卿小小愛愛東東當當真真李當當元教坊名妓真真唐進士趙顏於畫障上呼一婦人名真真又英英劉賓客有和楊師皐給事傷小姬英英二律李端端詩云善和坊裏覓端端

伯夷叔齊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明仲以為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為之謚哉如伯達仲忽名也予以既謂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耳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後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同）

墨子名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飛入室中光輝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賈子說林）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今傳史畫匣陳酢瓶所謂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

漢高祖父母名

漢高祖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記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改姓

戴仲培曰世之改姓氏如莊為嚴殷為戴恒為元奭

爲䈇以義改也理爲李耒爲佐男爲咎彝爲席弘爲洪制爲兆以音改也棘爲棗㻏爲束仲爲种槃爲譬能爲能卽爲宵慎爲真劉爲金脩爲作敬爲文爲苟以字改也蔓落姒芉橋邦邪鄫鄮鄅郕邵隨藤爲萬洛似辛喬朱見會章育成召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討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氏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弥氏曰谿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後漢有炅橫被誅子守墳墓者爲炅居徐

者爲香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炔此四姓同一炅也勾姓避高宗諱而爲勾爲鉤爲鈎爲苟爲句爲勾龍六姓同一勾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辨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音勑救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訛爲真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複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豈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胡毋則毋丘之胡閭丘則頊丘之閭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厄言論名

厄言云王胡之五世仍之字胡之茂之裕之瓚之秀之余考南史王裕之字敬弘避武帝諱以字行裕之三子長恢之次瓚之次昇之瓚之子秀之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延之子綸之歷侍中都官尚書自敬弘至綸之皆方嚴兼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據此則胡之亦六世仍之字矣三世仍之字者又有王昭之父偉之祖羨之王鎮之父隨之祖耆之見南史王歆之父肇之祖尋之見宋書二世仍之字者宋書劉穆之子憲之齊書褚秀之子湛之劉績曰孔氏自子思以下

同用子字子思之子子上子上之子子家子家之子子京子京之子子高子高之子子慎子慎之次子子襄然則王氏之之奚足訝哉

譜牒

章俊卿曰禮書曰方周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宗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係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矣司馬遷修史記採世本世系而作帝紀採周譜國語而作世家人乃知

姓氏之所出晉賈弼有姓氏傳甄析士類無所遺欽賈希鏡撰姓氏要狀賈執作姓氏英賢齊宋譜牒之學浸興有司選舉必稽譜牒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分天下之姓而爲四過江則有僑姓而王謝江蕭爲大東南則有吳姓而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有郡姓而王崔盧鄭爲大關中亦有郡姓而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有虜姓而元長宇文陸源竇首之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而爲之制遂分爲甲乙丙丁之號焉其弊至於賈婚而求財鬻姓而通譜隋承其後乃反其道罷鄉舉離士著首執

事之吏由是無鄉舉里選無衣冠士族兩廢人貴矣武德中李守素亦明姓氏謂之族譜正觀中太宗命高士廉徧責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僞辨其昭穆第其甲乙進忠賢退悖逆先宗室後外戚右膏粱左寒畯分爲九等號氏族志高宗顯慶中改爲姓字錄許敬宗等以其一不敘武氏本望奏遣禮部侍郎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爲第一等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豫士流謂之動格當時耻焉其後路敬淳有衣冠譜有著姓略記又有李公淹蕭穎士商寅孔聖爲世所稱乾元中賈至撰百家類例十卷長安中劉知幾譔劉氏譜三卷

千家姓

升菴曰洪武中翰林學士吳沉等編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世猶以宋時百家姓訓蒙失之矣按其中如𨻶之音萬軒之音呼裼之音喧厙之音赦本庫字而去其上點佘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強更從入下示也之音彌也切本也字而去其中畫皆無義而強從俗音若拄炔昋炅本桂姓避仇而分爲四元無其字若梁四公子傳之䫍耳他若譽[illegible]學世破玄𢫬所俞音丑本俞字加丑覞本[illegible]半千之後加見卤罪因字之誤叟叟字之誤贇之音孤受之音倒求之音義了不

可知又夷人復姓万俟之音木其如目頊之音墨特也了不可施於楷書況篆乎

權皐詭名

權皐字士繇秦州人擢進士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薊州尉署幕府皐陽瘖而瞋逸去人無知者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耶自中原亂士大夫率渡江韓洄王定皆仰皐節與友善李華劉損字子騫何憲字子

思一慕閔子騫一慕原子思王維字摩詰范啓字榮期一慕維摩詰一慕榮啓期顏之推字介顧野王字希馮一慕介之推一慕馮野王庾鴻字伯鸞元或字文若荀粲初名懸孫後名粲字景倩一慕梁伯鸞一慕荀文若一慕荀奉倩范仲淹字希文慕文中子北魏李預字元凱慕杜預

避權勢諱

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名雄士開名安乃稱觸觸生群公哂之蔡京作相權勢日盛官司公移皆避其名京東京西並改為畿右畿左薛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為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國聞閩音稱京為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咲紹聖間安惇為從官章惇為相安見之但稱享而已方巨山名岳為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万既而又為丘山甫端明屬丘名岳於是復改名為万山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為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君唐且諱虎以武為虎巳矣又凡言虎率改為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薯蕷為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塘拆敬氏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勾鉤苟皆避之仁宗諱禎貞真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氏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修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序為敘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至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管絃之聲徐積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韓文游勢秉饑之誚也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禎改陽城驛為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為孟亭已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僭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彠改華州為泰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為同判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巳為武巳楊行密父名怤與夫同音而以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咲者也

諱辨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翺父名楚今故其所爲文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辯持言在不言徵之謬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議武帝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之時尤不諱其君吕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之名也

食其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

並慕其名

後漢禁二名

歐陽公集古目録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錡傳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两字者予按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大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明禁暨光武卽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李公先有傳附於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彦季彦又有劉騊駼常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丘季智名靈舉郭太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君公子許偉康司馬咸此數人者出於芻牧置郵屠沽卒伍决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書傳中今可攷也

以名爲字

漢孔安國名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

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王京杲戴休顔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顔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

两世同名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昆之昆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吴隠之子瞻之顔悅之子愷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避忌諱字

晉宋以來士大夫多以父祖名諱爲重習以成風拘忌太過至於迂僻可笑齊王亮父諱攸遷晉陵太守沈顗之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顗之怏怏乃造坐去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猶當作無骸尊旁犬犬旁無骸尊（太平御覽載此云當作爵旁安犬犬旁安酉與今南史小異）若爲攸當是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顗之撫掌大笑而去

胡瑗臨文不諱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閣講易讀乾元亨

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產讀爲常上微哂曰又却避此一字蓋因唐穆宗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歌詞犯諱

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以盛禮宴之時適初夏有官妓棄小歌賀新郎詞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即監係官妓

以字行

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云皆以字行古者之名終則諱之江北士人全不辯故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以稱名爲是其立論如此而乃以爲字不可曉

古今重字

魏崔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

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崔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人惟平交乃稱字稍尊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

小名

晉王敦曰可兒司馬高曰羅兒唐白居易曰龜兒是皆小字也後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獺由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小兒金日磾其子曰

弄兒曹操呼孫策曰猘兒呂布呼先主曰大耳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遐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祖瑩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黄面兒五季李業曰僂儸兒李存信曰牧羊兒

小字

晉桓嗣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陳任中曰蠻奴北齊孫騰曰僧奴亦皆小字也晉陸機入罵曰駱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宋廢帝稱父武帝曰齇奴後魏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

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羊羯奴本朝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知囊

史記秦樗里子號知囊漢鼂錯以辯號知囊東漢魯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知囊晉宣帝舉兵廢曹爽桓範赴爽出宣帝曰知囊往

八達

魏曹爽傳李勝明帝時人曰勝堂有四窓八達各有主名諸葛誕八人號八達晉光逸與胡毋輔之謝鯤畢卓等八人裸袒酣飲謂八達晉宣帝兄弟八人俱以達爲字號八達

涪翁

復齋謾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都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黄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

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各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傳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

援也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稱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也彼知徐稚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稚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稚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從之遊者事見劉向之說苑晉黄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爲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璝一各仙翁亦煉丹而成仙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爲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令王喬乃飛舄者也周時王子喬吹笙者也神仙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庰王喬犍爲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汪之

同時同姓名

邵平有三人一爲秦東陵侯種人者一爲去聲陳勝狥廣陵者見項籍傳一爲齊王相者見齊悼惠王傳皆戰國時人

漢武帝王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諂者貢禹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

一陳咸汝人成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剌王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晉時有吳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又有丹陽尹王愷武帝有劉毅晉末亦有一劉毅晉本紀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爲將此皆晉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若隨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爲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爲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高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其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士其一爲漢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來謁楚王英見虞延傳

二人同在漢初何爲同名

漢兩張禹

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兩劉毅

一字岵直武帝時爲尚書左僕射一字希直起義兵討桓玄爲豫州刺史

唐兩李光進

仝部人皆爲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玉環

明皇雜録唐睿宗所御琵琶曰玉環楊貴妃小名亦曰玉環

三蘇李四李杜

蘇武李陵世稱蘇李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乂當時亦皆稱蘇李是三蘇李也李白杜甫世稱李杜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當時亦皆稱李杜是四李杜也

兩衛公贊皇

唐李氏兩衛公人但曉藥師不曉有德裕兩贊皇人但曉文饒不曉有栖筠

南唐名宦

南唐朝父子爲相者有嚴可求嚴續父子爲將者劉信劉彥貞王緒王崇文周本周鄴陳誨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勳弟與彥貞姪存忠亦爲將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延魯兄弟有名者徐鉉徐鍇二人連呼文筆則韓熙載徐鉉正直則蕭儼權勢則鍾謨李德

四公名望

嘉祐四友王荆公呂申公司馬温公韓少師

四友文學

元祐四友蘇子瞻錢穆父王仲至蔣頴叔

私謚

周非卿大夫不得謚士而有謚自展禽謚惠黔婁謚康始也迨漢法稍寬凡名士奉門生鄉人子姓皆得以累行私謚稱號於是爲盛摯峻號曰岍居士夏恭謚曰宣明君夏牙謚曰文德先生史冉謚曰貞節先生蔡邕謚父稜曰貞定公荀靖謚曰玄行先生陳寔謚曰文範先生朱穆謚父曰貞宣先生

侯謚曰文忠先生法真謚曰玄德先生杜彝謚曰玄儒先生楊厚謚曰文父至晉而謚索襲曰玄居先生謚宋纖曰玄虛先生謚陶潛曰靖節先生謚范平曰文貞先生至苻秦而謚公孫永曰崇虛先生謚張忠曰安道先生謚郭荷曰玄德先生至北魏而謚李謐曰貞靜先生至梁而謚阮孝緒曰文貞處士謚蕭眎素曰貞文先生謚陶弘景曰貞白先生謚劉歊庚詵並曰貞節處士謚劉訏曰玄貞處士謚劉孝標曰玄靖先生至隋而謚王通曰文中子謚劉炫曰宣德先生至唐而謚元延祖曰大

先生謚陸質曰文通先生謚潘師正曰體玄先生謚蕭穎士曰文元先生謚元德秀曰文行先生謚孟郊曰貞曜先生謚賈循曰廣孝徵君謚方干曰玄英先生謚吳筠曰宗玄先生其後公謚而私乃不如私謚而公矣

謚有公私

皇明謚文貞而無媿者廬陵也謚文正而有慚者長沙也

國朝同姓名

國初兩郭子興一封滁陽王乃 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是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實見功臣錄修世廟時章中丞煥計偕夢對鏡鏡中人語云我中則汝中寤而不樂謂鏡中人虛耳後放榜中兩章煥闔中解頭洪世遷夢神人語云今科中者洪世武也寤亟改名世武後中洪世武則嶺南人夢神之巧如此因論同姓名者附述之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一 終

海右周氏王圻纂集

倫敘門

父子類

堯九男辨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胤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乎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堯取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攷耳

澹臺棄子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生子無影

郴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節日中無影年七十方卒故知丙吉驗影不虛也

貢禹生子

貢禹爲光祿大夫乞骸骨曰犬馬之齒八十九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七而生此子也武王之壽九十三歲當成王嗣位時十餘歲是武王八十而生成王也

姜太師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人也幼年爲黃巾所掠亡失父母從先主征伐屢立功勳後繼領數鎮節鉞官至極品有掌廐夫姜老者事芻秣數十年姜每入廐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笞數百後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復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所失男女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痣餘不記[illegible]乃哭密遣人送出劍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撻父之過齋僧數萬終

身不撓從者出王氏見聞

父觀子行

晉三州人約爲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焉結綺兩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嘗見河可填耶吾觀汝行耳明迴至河邊河中土爲高丈餘袤廣十餘里因居其上出孝子傳

名子青箱

沈約相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之欲以傳我之學出宣室志

來恒

來恒侍中濟之弟弟兄相繼秉政時人榮之恒父護兒隋之猛將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爲將作大匠許敬宗聞之歎曰事之倒置乃至于斯來護兒兒爲相虞世南男作匠出唐新語

有子無兒

中宗常召宰相蘓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上迎撫于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憶所通書可爲吾奏者言之頲應聲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蘓瓌有子李嶠無兒出感定錄

李載山

李載山燕代豪士常呼鷹携妓以獵終不肯仕生子栖筠爲御史大夫磊落可觀而氣不及其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志而柔懦公懟卿卿懟長蓋近之矣

康義誠

後唐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常軍中差人于私宅克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詢其姓氏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亂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出玉堂閒話

相國侍父執

相國王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三十二拜相四十二加一品服罷相歸班行猶在具慶下每先太傅見客王公以前宰相侍側畧無惰容坐客以下皆不安席每每引去者甚衆

守節乖大義

李筠謀起兵拒宋其子守節仕宋爲皇城使嘗泣諫不聽太祖知之遣守節歸諭旨筠謀愈甚遂起兵

命守節守上黨引兵南向後事敗自殺守節以上
黨降詔釋其罪以為團練使守節守節處此誠亦
難矣蓋違父則非孝拒君則害忠然而父死家滅
已獨獻城而丐生則於義有未盡也昔楚人將殺
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
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
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李
懷光將反其子李璀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
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臣父非不愛臣臣非
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誠使臣賣父而求生陛下亦

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守節而知此義則宜
於見討之際束手歸命以全君臣之誼而一死從
筠地下以全父子之倫君親之際豈不兩盡也哉
而隱忍偷懦自乖大義二子之罪人矣

陳性華

陳性華以太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
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奉茗酪焉

一子致家

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歲
給事章聖藩邸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
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知貝州王則反不能
死節又為之制定僞法伏誅其父亦鬱而終一子
不肖遂隳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父子名同

孔子多以子為字於理無害王氏父子皆以之為名
則非所以別尊卑明昭穆宋雍熙中唱進士名內
有呂蒙亨乃參政蒙正子是蒙正亦有王氏之失

侍父發書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
日老人在齋中索紙筆發書有二吏人來聲喏拱

立總得問為誰對云書表司適閤運使發書來祗
應總得遣之去却呼安國來曰有撫州書表司是
伏事汝我發書汝當伏事我安國侍立俟總得修
書封題遣發乃退

陳樵

元陳樵婺之東陽人父患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
為筩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當
知近日李西涯為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毋陳宜人
苦痰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葦筩吸之其術豈得之
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

至此者非相勖也

鄭朱廉儉

天順間兵部尚書鄭塋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冤澤物而以此汚我耶後塋益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朱裳沙河人嘉靖中爲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捽井臼布衣糲飯人以爲不可及及父來任其苦節尤甚於子尚規子以廉謹是知二公之廉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蘖公楊公得父

楊公某關中盩厔人婦李氏生一子纔七歲公復賈於閩漳浦主蘖氏家蘖新寡復爲其家贅壻生一子冐姓蘖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畧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戰皆倭習矣後又隨衆犯閩會閩帥敗之去而公得逋歸爲纍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釐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關中民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與已合異之歸以問母母令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而翁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洗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蘖公知公得翁舉羔雁爲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蘖公問翁何由入閩翁言其始末又與蘖公家里族妻子名姓合異之亦歸以問母其日翁來報謁蘖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爲悲喜猶楊丞家於是閩郡黎老歡忭呼爲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雁成群蓋守丞郎兩地兩姓實同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爲纍囚一日而得貴子兩夫人以朱轓千鍾養焉其離而合踈而親賤而榮豈非天故爲之哉

父子異性

本朝 兵部尚書茹瑺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入靖

內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壁茹宋可謂有愧乃子此見忠義廉耻之心本天成也

父子重會

劉岌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辰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妻亡妾甚妬婢生子妾命僕棄之僕抱以棄城下入就妾索銀買棺適刑部一吏過城下聞兒啼抱去其鄰人周帽兒見之僕出問兒安在周以

實告僕人漸紿其妾曰兒死巳焚之岌自公署歸妾
曰婢逆生女不育棄之矣及岌致仕還涪州有鄉
人某爲行人出使歸過岌問曰公有子乎岌曰未
也曰公有子見在巳七歲何謂無子岌驚問故某
具以告岌曰君能令兒還則劉之有後君之賜也
遂遣一僕賫百金從行人詣京求贖兒至京則吏
巳役滿去或告曰吏尚居崇文門外某巷中亟往
出金贖兒吏妻愛兒如巳出哭而拒之行人勸諭
再三乃從吏遂與僕送兒至涪親舊聞其事醵金
爲會往迎之岌見兒抱持大慟或賦詩曰八旬老

父江邊立七歲孩兒天上來蓋謂其衰老之年得
子于垂離絕望之中爲天所賜也筆記

張元孝感

河北張元性至孝其祖喪明三年元晝夜讀佛經以
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
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毋言元爲孫不孝使
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復明元求代
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針治其祖
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瘥元於
夢中喜躍遂驚覺告三日祖目果明

原穀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
作輿舁祖棄之于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
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
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劣子

古稱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劉向精忠識切王氏
專權自恣之咎而其子歆爲莽太師信讖誅死盧
懷愼氷玉自珍重以盧奕仗節死義立萬世之大
經一傳盧杞奸邪傾國稱藍面鬼猶未也蘇子瞻

文章氣節洞視千古蘇過其子也父事梁師成爲
其妻持服朱晦菴學集大成百代儒宗朱浚其曾
孫也諂附賈似道稱其翁拜覆然則父祖淑愼立
德爲不肖子孫敗壞寧獨房杜哉彼諸子不知何
面目見祖父于地下也

世類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有劉
更生之父許敬宗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
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
父祖之賢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

子孫當思克蓋前愆

裴度訓子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有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斷絶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斯言似祖裴語然皆至當之論

祖孫及第

永豐曾學士棨字子啓永樂甲申狀元及第仕終禮侍文學才名冠於當世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祖孫一門光輝千古亦奇事云

期壽寄孫詩

黄巖王璧爲郎署時居京師其祖壽登期頤寄詩于璧一聯云君使來看百歲祖不妨遲作十年官璧以詩附奏陳情乞賜歸省　朝廷嘉納之舘閣公卿大夫士咸贈以詩美其爲　國朝盛事

賢母類

逐婦無禮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非婦無禮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婦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嬰母知廢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雋不疑母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酷以成令名皆母教也

孟陶二母

孟宗爲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汝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絶類予惟世之爲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

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爲法

秦瑛教子

秦瑛南鄭楊相妻也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容見誡諭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率群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咸爲名士秦瑛之教流於三世

李畲母

監察御史李畲母清素貞潔畲請祿米歸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脚錢幾

何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賸米及脚錢以責畲畲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慙色

寇萊公母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捶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賢母慰子

淳祐初元浙漕王埜子文遭論罷官以母夫人年高托言得除以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諍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爲喜汝復何

疑

賈母流落

賈似道母凉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間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丞校文他郡歸謁于宰方知之終不以入丞廳後滿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

母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于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奢相高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没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無此盛者是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而賈氏衰矣

一母生二名儒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子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當以奉借他日生子

即見還旣而遣至即了翁之毋也未幾生良貴後
其毋遂往來兩家焉一毋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楊宣懿毋

楊宣懿察之毋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
扑之察省試明堂賦房心爲榜首登科第二人報
者至其毋䏶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
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後
廷對宣懿果魁天下蓋毋教之足徵也

李邦彥毋

李太宰邦彥家起銀工旣貴其毋嘗語昔時事諸孫

以爲耻毋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
相正爲嘉事何耻焉

鄭毋不妄取

李景讓尚書少孤夫人鄭氏性嚴重明斷孀居東雒
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古墻崩
潰童僕修築忽見一槽實以散錢婢僕相率奔告
於堂前夫人戒曰不可輒取吾來視之而瘞旣到
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禄尤爲身之災君
子所慎者非宜之得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
餘慶閔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
俸錢賓吾門此未敢覬乃令亟掩如故後諸子景
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以大任位至方岳讓
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家
樓皆貯金銀玩寶古書彝鼎封識況之懼其糾劾也

孝類

老不冠婚

義慨中華寶父從軍時寶八歲其父語寶曰吾還當
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不冠娶
每念父言輒爲流涕

郭巨非孝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毋婦生一男夫婦恐
廢侍養乃生瘞之文帝敕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
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
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
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況俾其親以口
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麑不忍君子美之況
子孫乎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
得爲孝乎使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
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然則宋文帝敕榜表世通
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

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母
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
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之事聞 太
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
姓乃手殺其子絶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
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
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
託良醫嘗進膳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
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
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甚且如父母止

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氷或至凍死使父
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
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事以驚俗駭
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
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
父母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氷割股
亦聽其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原平買墓田

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袒裸
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賣家資買此田三農
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謝弘微

謝長史亡後弘微哀戚過禮蔬食積時雖除服猶不
噉魚肉沙門慧琳嘗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飯見其
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
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食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
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因而廢食歔欷不自勝

劉京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

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
俱上龜背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 出九江記

蕭子懋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
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
以銅甖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
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冥祐願華竟
齋如故七日齋畢色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
淑媛病尋差當世稱其孝感 出法苑珠林

蕭叡明

齊松滋令蘭陵蕭叡明母患病積年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凍叡明下淚凝結如筯額上扣血成氷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即愈 出談藪

解叔謙

齊雁門解叔謙徵爲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

再拜流涕具欵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 出談藪

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母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規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出談藪

陳遺

吳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焦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煑食録其焦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逬母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明 出孝子傳

袁昂

梁袁光禄昂母憂將柩過江而遇風驚駭乃縛衣著柩皆同沉溺餘舟皆沉惟昂獲全

劉芭

梁劉沈馬芭七歳時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懼怒之荅曰兒早孤不及有識聞諸叔相似故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

高獻

北齊趙郡公高獻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歳讀孝經至資於事父則流涕及喪母舉聲則絶遂長齋骨立

子當知醫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爲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鍼藥母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極世號名醫誡諸子曰人子嘗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爲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

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宋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尋平此又以孝為醫者也

宇文廣

周幽公宇文廣患疾經年母李氏亦成疾而歿公居喪委頓而終時人謂母為子歿子為母死孝慈之

道極於一門

段單孝友

段秀實六歲母病七日不食衆謂之孝童單光祿孟陽與兄熈友愛熈與人鬬邂逅致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所賴者兄不可不代之死乃趨往鬬所待捕已而死者蘇問孟陽孟陽告以故鬬者感嘆遂不復訟可見仁人孝子天所篤生

賈直言

賈直言代宗朝父道冲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持盃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闕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曰生死莫期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署曰非君不解畢死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大唐新語 獨異志

杜羔母子重遇

唐杜羔正倫之孫也有至性父任河北一尉而卒經亂失母不知所之憂號終日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切語人

曰此少年狀類吾夫羔詢之乃羔母也即迎侍而歸又尋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觀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識其墓羔貞元初進士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右僕射謚曰敬 韻府續編 一統志

路丞相純孝

唐路丞相隨父泌從渾瑊會平凉為虜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始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

咽無言毋曰視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遂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敢臨鏡

崔渾代毋病

唐崔渾御史性至孝温恭能盡色養父毋少不安輒祈幽靈願以身代毋嘗有疾渾跪請病授巳有頃覺疾從指入俄而徧身毋所苦遂愈丁父艱勺飲不入口毀瘠骨立無何不勝哀而卒朝野傷之

鄭還古孝友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以孝友爲最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侍老親歸與其弟自舁

肩輿晨夕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賭博藏中物雖妻之資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五郎償博勿使別爲債爲惡人所陷悞也弟感其意爲之稍節有堂弟浪迹好吹觱栗後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人召之自與沐洗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爲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

張孝子報仇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貞之後唐末之亂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爲賊孫居道所害時藏英年十六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捨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於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携銕槌匿孫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噉之遂擒歸設父毋位陳酒肴縛孫居道于前數其罪號泣以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郎詣官首服官爲上請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

范文通孝感

後五代時秦西水縣令范義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

聞有盗發義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聞于朝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孟熙

蜀孟熙販果實養父毋承顏順旨温凊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飲幾至滅性布苫于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人以為孝感

李夢旗

僞蜀坂山軍卒李夢旗輕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

彭李舐目

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之至孝爲父瞽叟舐目而復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明

寇萊公

寇萊公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忍見今日富貴哉萊公聞之慟哭於是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産公雖出將入相寢處一青幃二十年每有破壞時命補葺其孝思永慕不敢自奉賢於人矣

卸腕醫父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寤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槌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湘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

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

張清割眼

大觀二年鄧州南陽東海村有張三婆患雙眼疼痛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提出眼睛將銅鍼穿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噉訖自後所患眼目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太醫助教

詹惠明

婺源小民詹亘紹興九年因醉毆殺鄰妻姚氏法當死其子惠明不在後歸既知乃詣縣乞身代不聽成獄復訴府言無以報罔極恩幸有兩弟可侍養母乞代父受刑以存父齧指出血詞甚哀太守曾天游諭以無此法哭拜屢懇方盛夏坐府門灼艾頂上哀懇曾惻然閱狀未竟惠明割左耳擲府廳洒血淋漓一府大驚曾爲草奏而繫之獄俟報父見子罵曰我年老殺人償命是本分汝有妻子何得如是及報詔減父罪一等而釋惠明勅至官吏欲驗惠明情之眞僞隱詔諭紿以得請擁入市代刑惠明色無悔怖懽呼曰養子防老積穀防饑代父償命情理所宜至市胥始宣恩詔人咸歎美其誠孝時年二十有二曾又狀上乞量加恩賜以勵

風俗於是命所居曰嘉福里曰孝悌賜錢三萬帛二疋米二斛

斬發墓人

王公袞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人墓在會稽西山爲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袞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袞憤甚奚泗受杖詣公袞謝罪公袞呼前勞以酒食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爲侍郎奏乞以已官贖罪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袞孝名聞于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袞性甚和平居常嘻笑人謂之笑面虎

謝生靈柑

江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啻饑渴謝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曠爲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丹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病遂瘳聞者傳爲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詞甚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溉巽澤貽書他邦誇廣其事時淳熙十四年也

夏方孝感鳥獸

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盡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比塟年十七烏鳥聚集猛獸乳其側

孝感神醫

崔勇陝西人至孝至元間戍廣西得報母病大哭欲絕有丐食道者曰借汝神馬三日可到且遺丸藥曰可愈母病勇喜再拜道者叱木成馬勇乘以歸母服藥而愈馬咆吼如欲去勇曰母病新愈久別初歸吾負汝主人矣馬仆乃梲也他日經洪山廰則泥塑道人即借馬者遂新其祠宇焉

任元受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

老母有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語話稍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臟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方欲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與公軍事耶浚太息許之老學菴筆記元受伯雨之孫眉州人

子孝妻義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陽縣事一日與客飲郵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慟

毋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慟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其家

孝心感斗

吳婦盛氏有姑喻氏臥病十年盛事之甚謹每夜與其夫瞻禮北辰焚香祈祝每夕拜數十爲常一日盛夢見偉丈夫七人至其家夢中以爲醫師而其衣冠多類神像結束殊異皆環坐於堂上方欲趨避七人呼而告之曰爾夫婦孝敬誠至真是可羨吾等心念汝故來相報爾姑之疾保無虞矣但稍遲耳不必多憂言畢不見遂寤未幾姑病果愈人以爲斗神云

孝感復明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毋至孝家雖貧毋欲之物必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毋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舍水舐之月餘毋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舐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其毋聞之亦有登臨之念暹因家貧不能倩肩輿則與昌以竹小椅舁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毋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報也

割肉救毋

常熟縣有唐里民宋良吉毋錢氏年六十餘延祐乙卯冬其毋病將殂良吉禱于天以刀割胸前肉一臠煮粥以飲毋毋食粥病愈而良吉心坎痛臥不起鄰人哀其孝且憂其死乃裒財命顧真觀道士馬君潭者齋醮諸神明是日邑人俞浩齋聞過其家視良吉胸前瘡裂幾五寸許氣騰出血漏不能言俞爲護其心以桑白皮線縫之未及月再至其家則毋子皆無恙矣俞述其事以垂勸吳人宋翠寒者有詩以記述之

王泰紿兵

永嘉王泰幼失怙恃鞠於伯父是年冬大兵至伯父

爲兵十餘所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紿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去泰引其掘數穴畢無物涕泣告曰兒寔欲脫伯父而代其死也兵怒斬之仆地兵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屬乃捧其首合于頸取油灰塗創試將水滴其口稍能嚥及暮以扉舁至家七日而始言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暈去若有數人過且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冰雪痛止凡八越月創始合

而育訖偏

吳孝子

洪武士子遣中人往蘓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女刺綉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隷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於家至宣德丙午陸從其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輙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命入見於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刲股食陸甦王聞益憫召見賜金幣勞遣之子遂引出至旅舍而卒歸櫬先墓大夫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瑋生子起進士歷顯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王溥孝感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母所在入 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穴非巖厥得朽骨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昔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中繞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誠能感天此可見矣

孝事瞽母

姚壽南陽泌陽人父仲道永樂九年舉人母某氏喪明居床褥者十五餘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初不能知後從門隙竊視始知其然遇其母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妻爲力謂妻曰汝未必不厭吾母也

周琬

周琬南京人父爲滁州知州建屏墻於門爲部民奏訐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 上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斫頭琬顏色自若乃宥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爲願早就戮 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言以死免父胡爲弗樂 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至永樂間以老罷

陳士貢

陳士貢候官人古靈先生之苗裔也父子敬不樂本
以百戸長爲福州府司庫民人失火延燒庫中進
御棕毛屑罪死當傳之燕京時士貢年甫弱冠自
詣郡請代父刑郡許之遂就逮故人賓客皆白
衣冠送之于江之上既發皆垂淚涕泣以弔士貢
笑曰士惟患不得其死今無媿于死矣受賀不受
弔也至京備極楚毒臨炊延頸受刑顏色不變其
蒼頭焚尸眾骨以歸未至十餘里子敬方坐堂中
忽見士貢飯拜堂下問其事曰主上幸哀憐見宥
矣因索浴既入室而蒼頭繼至子敬大駭急視之
獨盆中有血數斗不知士貢所在

分錢記

楊成章者湖省茶陵人也其父訓導海寧買妾生成
章既秩滿還鄉妾之父以巳惟一女不肯令隨歸
而楊翁之妻與妾相愛不忍離臨行以銀錢各分
其半曰兒長以是尋母慟哭而別妻撫成章爲子
及長入邑庠爲弟子奉母甚恭初不知巳之非嫡
出也父卒時成章年三十餘矣及母病篤召成章
告曰汝非吾出也具以生母此離告且與半錢令
其尋母成章號泣殯母即告假學官持半錢以行

至海寧而外氏巳喪盡母亦不知所在三年歸塋
母畢又復請台訪之艱阻備經竟不獲母歷九年
本學以久逃申學道黜其名歸告學官乞復於上
官學官曰子姑舍是吾曩在溫州聞有一嫠婦自
云楊教官妻更嫁於溫得非若母乎成章喜躍備
書居止而行抵錢塘泊舟步月遇一丈夫年三十
許問先生何爲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吾尋吾兄問
何以失兄曰吾母昔嫁海寧學官楊其後嫁爲吾
母我見母日弄半銀錢不置問之乃言前父有子
此主母所識別也吾因以不見同母兄爲恨故往

茶陵尋吾兄耳成章曰異哉命出錢合之良是乃
曰我即汝兄也洒涕延入舟中叙致胳合因隨其
弟拜母於家時後父巳卒母悅豫留飲月餘親族
多往賀者成章固欲得母同行弟不悅曰吾令兄
見母足矣乎能從兄歸耶眾不能決轉聞于監司
監司義之移文湖廣提學復成章廩生且諭之曰
母與汝父義絕不可去也成章泣而從之湖廣監
司亦孝成章即并尋母十二年爲在學期與成章
歲貢坐監南都母子往來者數年既當選領文入
京而文書有誤字吏部令其更河易換彷徨輦下

忽遇後父弟曰吾解糧在此兒何以在其以告弟曰不妨乃奏於 朝言兒孝子當旌柰何以二字之誤疑之不授以官張孚敬聞其事奏授國子助教蓋實特數云頤謙說

孝梅

龍廣寒江湖異人也事毋至孝六月一日其毋壽旦方啟北牖舉壽觴忽梅華一枝入牖香色絕佳人遂以孝梅稱之士大夫贈詩者甚多惟張存菊一絕最爲人膾炙其詩曰南風吹南枝一白照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厥後孝梅年百有五歲

猶童顏綠髮人以爲孝感所致

孝順王

閩揮使王其少孤賴毋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毋卒浮屠氏曰滌屍穢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丞命勿覆貯甾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稱爲孝順王云他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乏嗣其妻爲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祝天曰其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汚一女子軀吾不爲也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生二子

嚴孝子

安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即孝子也居常涕泣毀瘠毋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年十六毋從之爲具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祭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謔而急發其裝間得利刃因乘便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涕常盈襟袖人皆憐之有丐者過門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蓆蔽體即役於官糧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洗沐著縞觴豆

迺進親奉七箸窺者盈戶皆爲感泣數日著敝衣身代作衆悅其孝爭爲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從嘗子毋錢爲久計衆益德之已而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者衆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爲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耋見寄白談

沈孝子

相城有一乞兒姓沈毋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籠中隱君問之則曰持以遺老娘耳隱君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出簞中飲食整理之擎至舟邊陳食毋前傾酒跪而

奉之起舞而唱作啼笑以樂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毋食盡乃更他求自食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毋死丐始不見

劉子賢孝友

莆田劉蘭子賢制行有古君子風家貧父喪不能舉家居授徒以貲喪費嘗以小鐵索鎖於項上藏諸衣襟客偶見之因問其故子賢曰父死不塟久暴於家吾誠天地間一罪人耳所以示縲縶也及葬後始釋弟劣求分財異居子賢自鎖於床下晝夜自加箠楚而泣曰蘭不義不能安居吾弟而致此

乎弟聞而改行遂復同居云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倫敘門

兄弟類

元昆

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元則長也論語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云昆則兄也故非長兄不得呼元昆

薛包友愛

漢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憎包逐之包日夜號泣

不忍去至被毆杖廬于舍外入而洒掃晨昏不廢父母後慙而還之及父母歿過哀既而弟求分析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之所安也及弟子數破產包輒賑給之嗟乎今之士人固有因錙銖而戕同氣之好豈獨齊民哉聞薛孟嘗之風亦可愧赧矣

陳業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

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即滲入餘皆流去遂得兄屍（出會稽先賢傳）

陳寔

潁川陳寔有子元方次曰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恭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常遇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賢傳）

學生相肖

向汲與其弟學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婦以其為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吾乃伯也婦悼愧而退汲自是更衣冠以自別異

一產二子

西京雜記載霍光妻一產二子光引殷王祖甲許莊公唐勒鄭昌時文長倩滕公為証並以前生者為長王長公口史稱光不學無術而博洽乃若此信哉然先後之序亦有不同公羊傳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夫同一母也而據本意立後生則是以後生者為兄矣因錄之以廣異聞

兄弟仕異姓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瑾其族而誕又遠矣況當冉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璧（號文溪）既同胞而同仕於宋（為惠州知州）璧一旦降元曾不思兄何所為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以為詩史予以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耳弟乃無恥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璧與文山乃再從子見文山寄璧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故後文陞（璧子）史繫文山之子也蓋張世傑乃范陽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但世傑曾從柔戍畧談以為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其於厓山之時庶幾也

叔則讓居

表叔則嘗新宅甚麗當移居時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牖疎朗兄心甚欲之而丶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畧無吝色

四皓

南史徐伯珍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亦稱爲四皓

楊氏義讓

魏大司徒楊椿弟大司空楊津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弟相事如父子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假寢閤前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侄羅列堦下不命坐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食然後食津任肆州椿在京師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

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

李岳友愛

北齊李中散岳弟廣爲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百死臨漳獄中中散痛之終身不經臨漳居弟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元氏

牛弘友愛

家人離必起于婦人人家兄弟不和皆由於此惟剛腸烈丈夫不聽讒間奪天親也若隋牛弘天性友愛弟弼好酒常射殺駕車牛弘歸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答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吁使人爲兄弟者皆如弘不聽妻言豈有鬩墻之隙乎故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

三珠樹

王福畤之子勔勮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珠樹

薛收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

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出談賓錄

盧操孝友

河東盧操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役主炊服勤不倦三子讀書命操策驢隨行操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牴忤於人踵門訴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觧之惡少年曰不謂三賊有此令兄某牴忤長者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于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待旦乃去時人以爲孝感後以明

經顯爲臨漁縣尉佐政寬仁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毋出告反面過庭鞠躬如也每旦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悲咽不勝子昭有文名次子雲亦恭謹好學俱有父風盖孝行培種所致云

兄子明

琅邪兄子明歲敗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請代餓人美其義而舍之兄死收養其孤不異于己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荒餓其親子活兄之子

陳洪榮盛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兄弟在望三陪鳳閣之遊

棣友

范陽竇禹鈞生五子儀等友愛天至儀曰吾與汝等兄弟相牽真棣友也

溫公友愛

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食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寒乎古人友愛如此

二宋異趣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煮飯不知是爲甚底盖大宋之意始終一致不改寒素心所謂富貴不能淫也小宋所見則以辛勤博富貴以富貴供嗜欲於紛華波蕩中靡俗不返矣

寛以化傲

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諸田兄弟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望出繼伯父後盥仲觀粹中亘元邈皆有氣節博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爲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

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推文字意足而後歸

范遷推產

范遷字子廬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爲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夫遷賢於人遠矣即古人中豈多見哉近世士大夫宅不盈畝田不踰頃者又幾人哉乃倍蓰什百無算猶曰學學不足視兄弟之子錙銖必較借貸必償若途人然不少也何慈愛惻怛天之降才殊遠哉

攣生兄弟

李易安賀人攣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佀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曰任文二子攣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于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 文粹

邪正天賦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爲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抑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此皆弟諫兄又何説耶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它曰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殺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屍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

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欷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侄爲帝已爲皇族富貴人祇不顧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濟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李克出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隣里親戚相對前

跪白其母便喚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兄弟代刑

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一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歡然延頸待及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

二周如二朱

永樂甲申科盧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昔二朱故事也

宋生義教

宋生者金陵市中人也毋弟好勇以拳棒著名專與人角力生勸之曰勿爲此它日犯人命必爲汝累弟不聽與人立契相據負而死者無罪及交手其人果死弟不以爲意其家親屬欲訟於官始大懼兄乃告之曰吾向令汝勿爲今若此何以處之弟涕泣無計乃曰汝家財若干悉以與我我爲汝理之可免弟盡其所有贈兄凡二百金封記於家自

以巳貲周死者親戚事巳語弟曰汝今貧矣當如何曰乞丐生曰子誠改乎曰焉得不改既數日又以爲問弟誓言至死不復齒搏乃出其封還之曰向所與者皆吾貲也不失一物弟感泣爲厲行致富兄卒喪之三年每遇節輒奠哭

古今三鳳

古今三鳳唐薛元敬與弟收族兄德音齊名世號三鳳今徐川與弟貢威先後中舉時號徐氏三鳳羅欽順與弟欽德欽忠先後二科登進士時號羅氏三鳳然徐羅皆同胞兄弟視薛之族從不啻過之

而徐氏惟貢登第羅則欽順探花欽德欽忠皆二
甲進士而又在具慶下則猶古來所未有也

車新郭奕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踰郭而入
車新因刖其足晉郭奕爲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
之官姊下童僕多有奸犯爲人所訐奕按省畢曰
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人之情相遠如
此

叔姪類

紫芝乳姪

元紫芝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朞月其嫂又喪無乳
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巳乳含之涉旬湩
流遂得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劉眴唐書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純朴無緣
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
孝聞開元中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則自負板輿
與母詣長安毋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
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授邢州
南和尉佐治有惠政召補龍武參軍終魯山令

十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爲難宋大中祥符間越州
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
表其門閭寶慶間王秝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
六年其號義門如故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
也今日不聞有裘氏矣浦江鄭氏其最久者歟

陳氏尚義

江州陳氏元和中給事中陳京之後也長幼七百
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
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石池共食一
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
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希少

不聽婦言

金華浦江義門鄭氏門楔扁曰天下第一人家
上聞而惡之召其家長詰曰汝何人斯名爲第一
對曰某合族而居巳八世矣內外無間言郡守以
爲激勵風俗遂爲造坊書此實非臣之所敢當也
上曰汝家食幾何曰一千有餘 上曰一千餘人
而同居共爨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命之
去馬后適於屏後聞之遽語 上曰陛下初以一
人舉事遂有天下今鄭某家丁數千餘人設有異

志同心合力豈不猶易易耶　上頷之即復召入試問曰汝處家亦有道乎曰無他但大小事不聽婦人語耳　上笑而遣之適河南進香梨賜二枚雙手擎梨于首趨出　上命一校尉尾而瞰之至家召其族置兩缸水于堂杵梨缸中攪而合族分飲既畢向北叩頭謝中使還報　上喜遂不破其家　上頗重鄭義門家因曰賦多擇爲粮長屢以事入　上親召識之後被妄人訐其家與權臣販時嚴通財黨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濂與弟湜二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

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弟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而盡以貨金全歸鄭氏且問濂所以長久之道濂具以對　上甚喜當時浙之巨室故家多以罪覆而濂獨免

夫婦類

夫婦

杜佑通典曰遂皇氏始有夫婦之事注云人皇是也

婦作夫誄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爲作誄列女傳曰柳下季死妻自爲誄門人不能增損一字

塗面穿耳

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油髮不塗面者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自古而然又有戒婦人不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義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而然但不可至於治耳

不再娶妻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爲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

曾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親以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多慘虐孤遺離間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非有見於是歟

古人出妻同異

曾子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飯惡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皆以事辭而去也唐李度支以畜妓閙于中門而去妻當時有勅停官及甍亦無追贈今世如李者多矣

黃允薄行

後漢郭林宗見黃允以俊才知名謂曰卿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壻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于時

亮擇醜婦

黃承彥者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皆以爲勝樂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承彥醜女

比肩墓

海塩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踐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後死合葬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于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稱爲小比肩

王志都得婦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志都後爲南郡太守

賈氏五不可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爲群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謬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破鏡再合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

寵變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嘆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孫泰娶瞽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 出摭言

昇平訴夫

郭子儀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夫婦常私爭曖曰汝倚父為天子耶吾父薄天子不為耳公主奔歸宮中訴之帝曰誠有是彼若欲為天子天子豈汝家有耶子儀聞而請罪帝笑曰諺云不癡不聾不做家翁兒女子閨房中語豈足較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孟叅軍夫婦重遇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揚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叅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入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黑無入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以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日飢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處

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俱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項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寧為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於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地度四五丈恐負入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韋氏問此何所漁

翁曰此楊子縣韋氏私書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燕飢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餘食之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到任未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即韋少府之姊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欲入韋生不信曰十三姊隨孟郎入蜀邪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迍厄顏色瘦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

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爲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 原化記

劉氏娶屍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棺衆人戲誰能以物送至壞冢者劉謂能之因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負屍而歸曰此我妻也遂擁屍同寢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已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因留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異

章元弼出妻

豐甫言章元弼頃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陋嗜學初眉山集有彫本元弼得之夜觀忘寢陳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

荊公嫁婦

荊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

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鬭鬨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之門人也娶槐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荊公遂逐槐氏歸本家以此京師諺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文定公女嫁孫明復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故

相李文定公卒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柰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辭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妻公侯貴介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余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極盡婦道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夫婦守節義

建炎庚戌歲建州賊范汝爲因飢荒嘯聚至十餘萬

次年春有呂忠翊本關西人受福州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呂監有女十七八歲爲賊徒所掠汝爲有族子范希周本士人年二十五六猶未娶呂監之女爲希周所得希周見爲宦家女又頗㒵洞麗情性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冊爲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正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逼其勢必破破則君乃賊之親黨必不能免妾亦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急止之曰夙陷在賊中原非本心無以自明死有餘責汝衣

冠宦族兒女擄劫在此大爲不幸大將軍將士皆是北人汝既是北人或言語相合宛轉尋着親戚骨肉又是再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無再嫁之理但恐爲軍人將校虜去吾誓不再辱惟一死耳希周曰吾萬一漏網得延殘生亦終身不娶以荅汝今日之心先是呂監與韓郡王有舊韓過福州辟呂監爲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呂氏見兵勢正盛急就一荒屋中自縊呂監巡警之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良久方甦具言所以父子相見且悲且喜事定呂監隨韓

帥歸臨安將令其女改嫁呂氏不肯父罵曰今要嫁人文官未可知武官可必有也尚戀戀爲逆賊之婦不忍拋耶呂氏曰彼雖名賊其實君子也但爲宗人所逼不得已而從之它在賊中常與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兒今且奉道在家作老女奉侍二親亦多少快活何必嫁也紹興壬戌歲呂監爲封州將領一日廣州使臣賀承信以公牒到將領司呂監延于廳上既去呂氏謂呂監曰適來者何人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步趨宛類建州范氏子監笑曰彼自姓賀與爾范家子

了無半毫相惹汝道世間只有一个范家子耶呂氏爲父所沮不敢復言後半載賀承信又以職事封州將領司復至呂監廳事呂監時或延以酒食呂氏屢窺之知寔希周也乃告其父因飲酒欵熟間問鄉貫出身賀羞愧曰某建州人實姓范宗人范汝爲者叛逆某陷在賊中既而大軍來討城陷舉黃旗招安某遂投降恐以賊之宗族一并誅夷遂改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承宣軍下收楊么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鋒每戰某尤盡力主將知之賊平之後遂特與其觧由初任和州指使第

二任合受監當以闕遠遂只受此廣州指使呂監又問曰令孺人何姓初娶再娶乎范泣曰在賊中時虜得一官員女爲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走逃且約苟存性命彼此勿娶嫁其後來又在信州尋得老母見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一人纍妻而已語訖悲泣失聲呂監感其恩義亦爲泣下引入中堂見其女留住數日事畢令隨希周歸廣州後一年呂監解滿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臨安呂得淮上州鈐范得淮上監稅官

夫妻相悔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詠尚爲武弁不數年以秦檜之姻黨易文階驟擢至直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携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語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厚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嘆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檜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扶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貲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德光覯父亦厲氏婿碩人從父妹也怜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

碩人間出訪親舊見故夫壻曹秀才家門廷整潔花木蓊茂謂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番復不可料如此

鄭氏姑婦重遇

宋理宗時潭州湘陰縣李屠有田數頃妻博通經史自教其子應龍讀書李屠常加咄啐應龍年十七請舉屠不許妻密與錢令行三月至某村日暮無旅店見一大宅問爲鄭通判家遂入求宿有老門子曰天色已晚果離宅往但官人不在家待入覆

過大安人令就門子房中暫宿安人曰既是赴省官人請入書齋宿且令辦飯待之應龍甚幸既而老子出曰大安人請吃茶應龍怪而不敢違大安人詳問姓名感設酒饌終坐諦視口中常作咄咄怪聲應龍莫曉酒罷出齋幃帳甚整次早送關子一千貫囑曰回途千萬再來應龍俟榜於京中第殿試在甲科授以澧州教授回途復至大安人家款延数日曰官人酷似亡兒吾兒仕至廣州通判任滿罷歸全家爲冦所殺惟老身在家免死耳吾家薄有田產雖立宗人子爲後今見官人如再見

吾兒令人不能捨若能來此當分家産一半相與應龍辭有父母曰君父母可俱來應龍姑諾之大安人痛哭而別應龍到家李屠偶出亟以告母母垂淚曰是即汝祖母也汝父全家爲冦所殺惟留我在時汝在我腹中五月餘矣今日之父即冦也應龍大慼痛往告制置胡石壁頴大駭密遣人取大安人來乃以應龍新除并請其父母會宴母至入宅堂見大安人相對大哭且喜以李屠付獄推勘具得其情籍其家而戮之令其母子與大安人俱歸仍申朝爲應龍改姓鄭氏　江湖紀聞

趙氏祖母孫重遇

信州冨室趙氏子居家養母娶妻一年毋偶往候親戚夜有賊殺趙劫其財擄其妻官捕冦不獲其母寡居二十年鄉稱曰趙安人宋咸淳甲戌建昌軍葉茂卿赴省暮至其鄉一老人曰前途店遠此有趙安人家可寄宿茂卿過其家叩閽人爲一宿之托安人見其面貌類亡兒納之須臾令老僕請内廳待之以酒饌意甚勤渠但垂淚不止茂卿意疑爲鬼然不敢言食畢出宿天明安人又具早食相延苦留数日臨別安人以芝楮三十束爲贈祝

之曰回途千萬再過諸僕亦皆餽贈葉喜出望外至古杭中省殿對第四甲進士出身授撫州樂安主簿歸遂買段匹等物於回途再訪送與安人安人甚喜留数日相與如一家因閑步後園見供養畫真一軸問曰此爲何人安人曰此吾兒也年十九爲冦所殺媳婦爲冦所擄今不知存亡不覺淚如雨葉又問媳婦何姓曰姓魏其年月日生身體之長短面貌之何似歷歷言之且言媳婦孕五月而被擄葉聞之忖於心驚曰我毋即是巳遂泣別而歸葉回建昌歸拜其父葉仲二開宴款客月餘

業以趙安人之事告其毋魏氏毋掩其口曰汝依說者此人知之汝必見殺此人殺人多矣後葉簿㕘州官以此事㬋覆於太守即差都監請葉仲二筵席至即押赴司理院勘問是實斬首于市并爲申朝改正姓趙以其毋同歸信州趙安人家二十年間姑婦存亡之別再得完娶以至祖毋與孫適然相遇報復宛讐人心稱快天實爲之也夷堅續志

楚材婦寄詩

南楚材旅游似無返舊之意妻薛媛微知其意乃對鏡自圖其形并詩以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

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彫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遂歸如初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合巹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粧樓記

姜子奇夫婦重遇

國朝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過吳擾亂子奇挾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攜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迤邐至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囊裹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異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語爲主母所偵即令人追之檢其乞囊中有金釵一雙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啟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兵官見詩大悼即時遣還仍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四譙野記

趙軍夫婦重遇

遼東遊擊將軍王冀軀幹雄偉智力過人臨陣輒捷常獲功賞且孝于毋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毋太夫人尚寢侍問何故此時未興恐兒輩不能奉養而至疾也太夫人不荅王侍不去久之太夫人乃曰我欲不言紾昧其事我心不安言之則傷汝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廕吾勿與汝父在軍中爲王父掠來我娠汝八月矣時王父爲帥遼陽置吾後室已而生汝王父妾媵雖衆肰無子女因以爲已子王父亡汝長遂襲其官汝又多能得至今日富貴汝實趙某子也汝父離散幾四十年

生死未可知吾昨出廳與媳婦閒行見牧汝馬老卒識其形容彷彿汝父也欲呼問其來歷因不曾與汝説知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不問及汝可呼來訪其端的則是非可知也王出廳即呼老卒詰其原戍姓名妻子姓氏今何居此其卒歷告正統初携妻子從本官自濟南衛來戍于此妻某氏方有娠七八个月未知男女爲遼陽將官逼去至今四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某孤苦貧老死亦不知身歸何所因淚下如雨王起告其毋毋出復詢其實乃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切不勝乃請老卒入廳

令左右奉其湯洗更衣至廳上坐定夫婦子女叅拜復告於家廟衆親宴訖次日上疏備陳其故乞辭位歸于王氏自補趙氏軍伍再獲寸進以圖報效疏上　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仍原職復姓趙氏云

謝氏奇會

有謝生者鬻其妻於商人數年矣其姑夫嘗公爲永豐學訓導往謁之姑問妻安在紿曰患時疾死姑信之居數日宴諸教官妻呼唱詞者贅僕白有一女唱曲者在門乃召入婦抱琵琶殊羞澀姑詰之曰予非風塵中女也何以至此婦曰我故蘇士人謝生妻也我夫貧鬻某商商又轉于此人習唱言訖淚下姑問以家世及夫姓名婦具以告姑曰我即汝夫姑也留俟嘗公歸以告嘗以銀十五兩爲贖其人不肯嘗白知府始得之俟謝歸詰曰汝妻何在曰實以某年某日死乃出其婦示之曰此豈鬼耶謝語塞復爲伉儷居數日其父謝翁亦至嘗公問來故曰近著得一書以活字印定持以求售耳嘗不敢言子事第留之飲既旬日忽遇其子於外責問流落狀嘗不能隱因呼其婦出拜備述曲

折謝公大慟而卒嘗公買棺殯而歸之

三男三女配合

汝寧有秀才燕生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恐其久而無別也即畜髮分中左右三髻識之光州守陸公杭郡人聞之因適郡之便造其家三子出見童丱矣考以課耗又皆暢然大加賞譽解贈而去後生携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爲異聞貴治有一產三女子者公以問侍者曰有之即召其人至乃女人又與兒同庚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即爲主婚各以次第配之甚甫

嘗言之未悉過汝詢之果然

劉廷式不背婚約

朝士劉廷式田家鄰翁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翁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戚廷式使人申前約而女子之家辭以病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病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共相持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常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濶畧後廷式管勾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

呂君取盲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俱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天賜夫人

廣陵閻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像設獰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竪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叅知政事梁公廟家此鄉之幸馬嶺作宋子時與諸生談及鬼神事因有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閻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吏之明日晚偕往約諸生待于廟門外奮袖徑入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鄉俗不同氣息奄奄狀若昏醉環立守之良久開目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来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肩輿中忽爲大風

所飄神識亂散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挈婦歸尋擢第不数十年致位通顯婦舉数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于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都下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敖東谷

清江敖方伯名英號東谷其學無所不窺尤通達世務常著緑雪亭雜言及類編唐詩絕句觀其低昂人物評品詩家邃學殆不易及也壯歲因[illegible]死皮

工逃入寧州年久比其返也則妻議它嫁迎婦者已在門厨中酒食亦具適敎公奕歸始散去或作詩云傷心鴛侶乍分行鴻斷鱗潛十五霜歸馬不隨今夜月尭花應向别囿芳連生二男年踰四十領鄉薦比登甲第則踰五十矣卒成大儒歷官陝西提學副使四川大叅

王孝子節婦

王生世居武義人父良爲其族俊毆死已成訟不欲暴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殖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

來亦好接之不廢禮已而陰鑄劒鏤曰報仇居恒自佩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劒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劒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仇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殖及劒自造縣請死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閑宅以聞于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視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幾啻欲生生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另自殺造邑廷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蕲歸別毋汪君縱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慫慂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堦死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于嘻笑而誓必死也它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女子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累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

忍三歲逾三歲非君所禁也逾三歲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　朝旌其門曰孝烈

死血逆流

東海孝婦長老傳云名用青用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其血青黃緣旛竹而上（續搜神記）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倫叙門

壻類

玉潤

晉樂廣字彥輔衆皆呼為氷清女壻衛玠字叔寶呼為玉潤故時人為之語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東牀

晉太尉郄鑒遣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家導命來使徧觀王氏子弟咸自矜持惟一人于東牀坦腹而卧

旁若無人郄太尉聞之曰東床坦腹者佳壻也訪問乃知羲之以女妻焉

泰山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是九品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擢恠而問之鎰無詞以荅優人黄旛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泰山上有丈人峯今女壻以之稱丈人

布代

㴽布少時絕有才幹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壻為布代 三餘帖

臠壻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臠壻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愿就而為貴勢豪族擁逼而不得辭者有一先輩少年美風姿為貴族有勢力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至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無避遜既至觀者如堵須更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有一女亦不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言曰寒微得托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衆

皆大笑而散

李光顔擇壻

李光顔有大功于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嘉壻因從容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神韻風流冀光顔以子妻之他日又言光顔乃謝幕客曰光顔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某自已選得嘉壻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為某女之匹也卽擢升近職仍分財而資之從事聞之咸以為愜當

韋皐

章皐初薄游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鬱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從游且擄其忿延賞愈惡之謂皐曰幕僚無非時彥延賞尚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輕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今厭賤如此何必恐愧彊安爲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見皐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不久亦鎮此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八聞之大喜遽言于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韋行月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僞詔除皐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皐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

將泚復許皐鳳翔節度皐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節度使及駕還宮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　出續玄怪錄

王文正公

王文正公之婿韓公例當遠任公私以語其女曰爾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如此而韓終踐二府以東宮二品官終老

王文正公之婿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月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某女婿上顧公曰卿女婿也公不對乃斂身少却及出陳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某爲冢宰自薦親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

綠名議親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小錄喜曰觀此人名字必潔人也亟遣議親以女妻之

文信仗義

吳人都君文信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讀書好古尤善楷字里人有徐袮之富而好禮知文信賢因贅爲壻文信事之若父徐甚樂之後有窩主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恩厚今且有子何爲哉徐將治裝文信冒其名潛一日先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死時年三十五徐痛文信之沒終身不畜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塟之歲時祀焉

妹婿

三輔決録趙岐娶馬其女宗姜爲妻妻兄名融岐不以妹婿之故屈志於融

友婿

爾雅曰二婿相謂爲婭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婿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渭陽

左傳云秦康公之毋即晉獻公之女也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母存焉山以南面爲陽水以北面爲陽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北因曰渭陽

宅相

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有相者曰此宅合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爲外家成此宅相舒後位至晉卿果如相者之言

師友類

事師

眞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爲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師

不明道焉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謂學得其師名爲更生不得其師名爲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退之師說只是此意

田子方學於子貢吳起學於曾子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呂氏春秋

便便腹

後漢邊韶字孝先肚大以教授爲業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孝先聞而答之曰邊爲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義寐與

周公同論蘇與孔子同意弟子朔師出何典記

馬融鄭玄

語林云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决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乎嘗嘆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爲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眞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爲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旣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

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弊哉

郭林宗知魏德公

郭林宗常止陳國問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供給洒掃林宗常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訶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何不可食以擲地德公更進粥三進三訶德公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

王偉元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爲本縣所役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着草屩送所役生到縣生徒隨從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同言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耻

庾異行

庾異行嘗與師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也衣不忍爲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又疫癘氣方盛諸父兄弟皆出避袞獨不出諸父強之不可曰袞獨不畏病納藥粥扶持不捨晝夜

狄靈慶

袁粲舉義父子俱爲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

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聞
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其妻
子併死于狗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 廣古今五行記南史

崔群

崔羣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書舍人知貢舉既
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勸其樹庄田以為子孫計笑
荅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天下夫復何憂夫
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群曰吾前歲選春榜三十人
豈非良田也妻曰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
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就春闈之試如君為良

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羣慙退累日不食 獨異志唐餘錄

崔亞

唐崔亞即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充廳僕其弟在州
曹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
爾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
其賦詠雅有意思因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
稱奬之俾稱進士依崔之門吏不他岐凡二十五
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
卒之日賀為崔公衰服三年人皆美之

青出於藍

程伯淳正叔兄弟嘗事周敦頤後與關中諸張為友
大勝敦頤人以為青出於藍

温公講學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
縣從學者十數人講書用一大竹筒內貯竹簽上
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不通者公微
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
菜而已先壟在鳴條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
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器
盛粟米飦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

之如太牢既畢復前起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
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
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曰自天子章以下各
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
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
人曰我講書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教小童四益

張子厚言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
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
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己憂

則不敢情四益也

王仁裕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裕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門生至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偶坐（歐昜氏）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臛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視嬰兒也公文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公自取小管吹美諸生有善絲竹者亦各使獻其能或間以分題聯句未嘗不盡懽焉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版

懸於客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時并明經童子共二百一十四人禮部侍郎賈黃中爲首）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盛世偶將疎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略有情公後有一孫名全喜終綿州西昌令

顧德玉尊師

顧德玉樵李人其父南山嗜浮屠至捨其居爲白雲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爲營棺槨以歛之凡賻於身者皆致其誠後迎喪以歸置之正堂躬服斬衰苴屨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爲師服心喪未聞爲斬衰者德玉曰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何異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孫陳二提學

孫御史鼎吉安人天順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候迓舟行近學舍傍數夫肩小輿徑入人無

知者師弟子既集便令闔門試之試之不必完篇破題數首隨首差次之比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一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罰惟自訟格其心而大戾者必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啖各一枚一士輒取三枚問之曰將遺毋孫大稱賞令摘益予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選大畧相似二君江南士人人能誦

古廉師範

正統十年古廉李先生時勉爲祭酒趙先生琬爲司業李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

乃散爲於廂房後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俱朔望升堂其於四號猶勵允切夜燭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學者感激競相勸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同鄉二三侍坐談話先生端坐儼然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婉而有味聽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過此時過則次早無精神其愛人類此

魏驥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酒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問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即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詠矅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曹端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霍士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臣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喜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說太極圖解詩文數卷傳于世

取友當擇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污與端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久交

博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

深交

幾哉危哉朋友之深交其可忽哉端士深交如入室堂坐臥履止久而愈篤邪佞深交如渉溪谷一跌

之貞即致顛覆擇交之始勿謂端士無益而遠之遠則孤孤則無以立勿謂邪佞無傷而狎之狎則深深則易以陷

失交

失交凡民飲食以爲階失交凡士言語以爲階知其凡而不交上也既交而失有犯不校猶不失其爲智如必屑屑然辨是非則身亦凡矣

山林交明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愼所尚貴淸善必相薦過必相規疾病相救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

入序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而坐詩文隨言毋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饌隨所具會次坐序齒不以貴賤坐起自如不許迯席之使令則躬執役請必如期而無速客例有幹實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事必盡心毋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學者必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玆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父執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荅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又呂晦叔諸子謁歐陽公於潁上疑當拜與否既見叙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姪之禮二子既出深嘆前輩不可及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以爲過

交與

予嘗讀曹顔遠感舊詩與白居易傷友之作未嘗不

欷歔長嘆以爲前古且然而況叔世乎曹之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此其炎凉變態已著言表白詩則云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繼之以死生不變者惟聞任與黎嗟乎富貴易合貧賤寡交人情哉若道義敦篤之士則非時俗所能溺也越人結交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須下馬詞雖近俚殊敦故情善哉言乎

公孫弘儉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狐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悪賓不逢故人

樓護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媼同飲食歲久護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托身於我義所當奉妻子感服遂養呂公終身

雷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棄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巨卿之信

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言別京師秋暮爲期元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鷄炊黍以待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忘年交貧賤交死生交

禰衡年未滿二十而交孔融融已五十餘鄭當時年最少其所交皆大父行天下名士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山濤與嵇康等竹林之交齒亦相遠此諸子並忘年之交也韓億與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赴京試更相爲僕李先第授官長社縣李自控妻驢韓隨之爲負一箱送至縣界泣別韓

後第並登大位此貧賤之交也朱暉與張堪爲友堪疾甚把暉臂以妻子相托堪卒暉知其妻子貧困厚賑給之曰堪有知己之言吾當心識之此死生之交也夫忘年之交今或有之貧賤之交則寡矣若死生之交指豈多屈哉

醇醪

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慍色承奉愈謹程據自慙遂投分於瑜曰與公瑾爲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金蘭簿

戴弘正每得寄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古人重於取友如此所以敦誼行而成令名也

呂岱

徐原字德淵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交與其言論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卓恕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座盡驚

向茂伯

向茂伯經事鍾士季鍾誅後茂伯收殯營葬晉文王召茂伯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茂伯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讐枯骨以為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

盧嬰劉甲

唐有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行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飲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

如嬰之為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甲聞之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鵂鶹或遇諸塗無不急走遠避李豫亨曰此非由先世夙因何以致然余謂士人交遊自宜慎擇與非其人漸入邪回人非鬼責有固然者若無因而致如盧嬰劉甲終不可信未必然之禍而棄之也

狄柳交友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絕域母年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

萬里之憂因請長史蕳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重仁傑爲聞於上有詔免其行同輩聞之咸義重焉劉夢得遠貶播州柳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竄無辭以白其大人願以柳易播劉遂得改嗟乎今士人結交指水爲信以爲平生金石交一旦臨利害遂避不暇甚或擠而排之聞二賢之風不亦汗顏

小友

張九齡嘗獎愛李泌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

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爲小友云

柳公綽

柳公綽與張正甫友善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賢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蓋仲郢小字也

神文

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樂天四友

醉吟先生白居易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

白敏中

王丞相再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碁爲友碁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諷意俾敏中與碁絕復約敏中爲具敏中許之既而碁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碁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呼左右召碁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矣

范鎮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

易惟黃魯直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獨公甚畏敬之一日有客問公何爲重黃庭堅公曰曾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

介然貞信

洪忠宣皓陷虜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虜以不知所在爲辭及汪介然使虜遊城上皓聞笑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剖股納之歸聞于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覧之涕泣命适拜公爲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曰微昔年之力

不及此後适出知徽郡爲介然建府第朱文公誌朱弁墓謂得邑人汪介然密附洪公皓蠟丸之功即此也介然冒危險以通國之好守貞信以不負人之託其志節可尊無疑獨考洪适以孝宗乾道元年始入相是時忠宣歸朝殁已久而此云高宗用其子适爲相屢書求皓則不考之過也

楊和王

紹興庚午辛未間有代北人衛校尉者從襄漢來時楊和王爲殿前帥曩在行伍中與結義爲兄弟首往投謁楊一見驩如平生仍事以兄禮且令夫人出拜從容飲於堂欵曲殷勤而不問其所向兩月後忽浸疎之來則見於外室衛雅意以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故百舍間關赴之至是大失望栖泊過半年疑爲人所嫉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闖遮道陳狀楊亦略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於本府某莊内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念已無可柰何倘得錢尚可治歸裝而一身從北來何由訪識楊莊所在正彷徨旅邸遇一客自云是程副將謂之曰無庸憂吾將往常潤當陪君往奉爲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遂密語之曰

吾實欲游中原君能扶我偕往否衛欣然許之迤邐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一窟於此衛使牙儈爲尋置無何得膏腴千畝衛治具待程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行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爲辨生計所買良田已悉作衛氏名敬以相付於是悉取契券與之厥直萬緡黯然而别予頃聞此說於李次山其事甚類蘇秦舍人之資給張儀也

朋友喪服

王文恪公栢齋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服乃以義起爲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因之攷證諸書定爲白布深衣加緦之經帶冠加緦武謂擬之於哀也又曰勉齋黃先生考之尤詳其書進之於朝然曾齋所攷止是康成之一言勉齋所定又未見其書今以孔子嘗答孟武伯曰同僚有相友之義者名號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宫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

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晦庵答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又非曾齋之議之證乎

論交詩

宣德間有徐珙與弟璟同舉進士時號聯璧其論交詩云交遊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溝壑不援徒泥愛寒暄有問但虚名陳雷誼重踰膠漆管鮑貧交托死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讀其詩使人感慨

前輩敦朴

江東門外有熊老者千戶某之弟也成國朱公儀勋衛日支俸南京主其家及襲爵爲守備閱冊師于江肩輿訪之熊老布衣磬折出迎及階長揖而已坐定其妻奉盤餌以出熊起曰公得無饑乎幸少啖之公微笑爲食其一乃謝去觀者莫不嘆公之賢而多熊之朴直也七有沾一命獲一第遽以自滿傲其鄉曲而忽其先輩甚或蔑視骨肉如路人者視公得無靦顏乎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謁故友

於京不遇回閣老李西涯以詩寄云斫地哀歌興未闌歸來長鋏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彭讀之潸然淚下嘉靖末客有與成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已予友命院判見客衣敝寄詩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鶉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好將心事托平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參政孟昭嘗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側公熟視令閽人引進語夫人曰門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人令人問其

姓名果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貧如凡乎遂令其浴易其衣與之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之曰聊以此爲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爲勝事乎以成國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渭身處禁闥豈不能扶持一友哉彭欸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參政公之事古今少其人嘗觀目寵容見故親戚朋友貧賤者不能振援反詆笑之豈有仁義之心哉

見素念舊

林見素名俊幼卒業南雍一日晚步見一兒牽驢而哭林方下問適一人來偕林而立兒曰適一官人在聚寶門賃我驢乘至此許錢二十文其人入監內抵暮不出無錢償主是以悲林方於袖中取錢其人亟以錢授兒曰急歸莫再待兒乘驢而去林客詢諸人亦學生也姓王乃湖廣麻城人林戲謂王曰一段好事爲子所奪鬨笑而散厥後林爲刑部尚書有一少年爲進士作縣事涉刑部形頗肖王林以其鄉貫與王同因詢王荅曰此先子也先子以鄉薦作州倅不肖以向年登進士不幸至此林曰與爾父邂逅知心也因述往事道之其後作縣者得白皆倚仗於林公也

來往宴會書問

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也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與其所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言往來之不可以已也鄉飲酒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

宴會之不可已矣聘儀曰相接以辭讓則不相侵言書問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禍於未萌而使民免於爭奪相殺之患也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四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倫叙門

婢妾類

婦人稱姬

顔師古注漢書曰姬者周之姓貴于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悴姜亦大國女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按信陵君賂如姬竊兵符奪鄙兵如姬魏王幸妾也

媵妾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祇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俚而浙人呼爲貼身或云横床江南又爲横門尤爲可笑

辨妾字從辛

邵文莊云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泆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賁女則

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妾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婚欲繁育也許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爲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爲良朱子綱目亦然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從辛蓋亦秦篆非古篆也

重臺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許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故高宗謂米字爲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亦重臺云幹之幹曰踏床兒即重臺云或作儓字

婢名

朱謙之云婢名難得馴雅者常欲命庖者曰家常執爨者曰漸玉擁篲者曰無塵待更衣者曰抱衾

色爲人掩

古今美色亦有爲人掩抑而名不彰者有紂所嬖二妾

史記汲冢書竒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妾二女皆經自殺今按二妾一爲妲巳其一名氏不著蓋妲巳專美世故畧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吳皆天下絕色吳易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旣入吳二人方止㽪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爲神女不敢前犯楊鐵崖咏范蠡事所謂西施鄭旦坐二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旦之名幾於泯沒然以爲西施所掩故亡吳之罪獨得以逭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爲不幸也

景公嬖妾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而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屏潔沐浴晏子令棺人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巳死不復生公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晏子春秋

孔子有妾

或問孔子有妾乎觀孔蔑子載宰予對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觀此則夫子有妾只

奴婢知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怒一婢使曳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翾風作詩

石季倫所愛婢名翾風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珍寶瑰奇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使翾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石氏侍人美艶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後當以汝爲殉荅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

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翾風雕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鎔金爲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艶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人各含異香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篩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床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卽賜珍珠百粒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閨中相戲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珍珠及翾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競相排毀卽退翾

風爲房老使王群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嗟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晋末乃止山王子年拾遺記

緑珠傳

緑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旁山有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𤰞魚緑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郎緑珠之字由此晋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

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原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緑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乃昭君也晋武帝諱昭改爲明君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怜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致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廷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鞍馬悲且鳴哀欝傷五内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鳬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屛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與後世人遠嫁難爲情趙王倫亂賊類孫秀使人求緑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女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視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受命指索緑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于倫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緑珠曰吾今爲爾獲罪緑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固止

於是墜樓死崇弃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緑珠樓在步廣里近狄泉泉在王城之東緑珠有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晋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容州江呼爲緑珠江又有緑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國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妾女端妍者而七竅四支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勢使之然也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鬟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

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頗而謂
曰識此否乃石家緑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緑
珠豈能無詩乎緑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
笛聲空怨趙王倫紅鋑破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
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緑珠曰石
尉衛性嚴忌今有死不可亂然事雖鬼恠聊以解
頤噫石崇之破雖是緑珠殆亦其來有漸矣崇嘗
刺荊州刼奪使沉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鴆
鳥共爲鴆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宴集令美
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

將軍常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强致于沉
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
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
無報也非緑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
緑珠之名緑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
於古則有田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
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
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汚我乎言
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
有窈娘者武曌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

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
貴内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
使人就家强載以歸知之怨恨作緑珠篇以序其
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
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
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所理驕矜勢力橫
相干辭君此去終難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
別在高樓一旦紅顔爲君盡知之私於承嗣家閽
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
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閽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

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擬喪身之禍易曰慢
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
妓者皆以緑珠爲名庾肩吾曰蘭臺上客至綺席
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緑珠舞李元操云絳樹
摇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飲醉玉盃江
總云緑珠含泪舞孫秀强相邀緑珠之沒數百年
矣詩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目不知
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凜烈誠足使後人
仰慕歌咏也

姊弟專寵

初符堅之滅燕慕容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晉書載記

愛姬爭

尚以郭尚父勲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爲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嘗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娟不相面尚父不能禁止上知之賜以金帛及筋環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送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

解歌未發遽引滿罍觴於席曰酒盡不須歌矣

李錡婢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自裂衣襟書已筦榷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賜對當爲宰相楊益節度使若不從容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是進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於侍婢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數襲賜錡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銛錡之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頸爲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因爲薄貶按李錡宗屬亟居重位頗以尊豪自奉聲色之選冠絕於時及浙西之敗配掖廷者曰鄭曰杜鄭得幸於憲宗是生宣宗皇帝實爲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即位以爲皇子湊王姆傅太和中湊王得罪國除詔賜秋老歸故鄉或曰係帛書者即杜秋也而宮闈秘事世莫得知夫秋女謁也而能以義申錡之冤且述事累朝帝后及其被棄於家也朝饑不給故名士聞而傷之中書舍人杜牧爲詩以唁之曰荆江水清滑生女

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後庭千娥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上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螭低鬟認新寵窈裊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金堦露新重閑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粧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綠緌緌畫堂親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

弄瓔㑒漸抛竹馬戲稍出舞雞荷斬斬鬖冠珮侍
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暉一尺桐偶人
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稜稜拂手
極廻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
舊史吏鬢已成絲郤與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
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盡仰天知告誰寒
衣一尺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歔欷
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
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
平基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

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麋蕭后去楊州突
厥為閼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
父釣翁王者師無國邀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
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
歷張華廟廊冠峩巍貂蟬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
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
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握足何為而
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
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咏聊可
以自貽出國史補并本事詩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
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
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角紫紅皆小臧獲名
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
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
因為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
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
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

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
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
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丫頭

劉賓客寄贈小樊詩云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
向人試

春鶯囀曲

宋駙馬都尉王晉卿歌姬名囀春鶯晉卿投南春鶯
為勢家所得晉卿南還汝陰道中聞歌聲曰此囀
春鶯也訪之果然賦詩曰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

今無古押衙回首風光春尚在春鶯休囀上林花

温公侍妾

舊傳温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乘閒俾盛飾送入書房覬一顧而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廵而退

朝雲傷春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荅曰奴所不能

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林下詞

朝雲誦偈

東坡贈朝雲詩序余有數妾相繼辭去獨朝雲者杭人姓王氏從予過嶺始不識字忽學書粗有楷法日誦佛書數卷有子曰幹兒蚤卒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却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忽解禅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已而朝雲卒臨終誦金剛經四句而絕瘞於定惠院竹林中復和前韻以悼之云苗而不秀亦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禅傷心一念償前債弾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西畢侍婢

西畢氏中歲無子甚憂然與妻恩愛不忍置妾醉後其妻陰以侍婢與寢即有娠畢疑之既産子欲斃之其妻以實告乃納其婢試之明年復産一子遂釋然乃感其妻後二子相繼登進士長濟川翰林

編修次濟時

節婢

當今有三難好人難貞婦難而節婢尤爲難近嘉定洪臣婦朱氏淑歸十年而臣死淑守節無二志三十年如一日固已鮮矣其婢曰阿素者始淑欲更嫁之則素成蠱疾幾不生已淑許之其爲貞而素病即起且朝夕侍終淑之身形影相弔者二十年素乃完節而死此豈不猶泥中而不滓者耶獨柰之何爲人主毋者而不若婢也

炯來伏地

河南一旅店居停商旅撫州一商投宿恂恂雅飭如儒生然主家婢時時覗客客怪而不敢問婢累咨嗟臨去語曰炯來伏地客不解半夜炯來極大撲人口鼻睫喉乾不能聲喚忽憶婢語乃俯伏於地口鼻就土以衣四塞稍可呼吸四鼓炯息客逸去詢前途居人曰此家常以炯殺人謀財屢矣婢以此客良善故漏言焉客告於官一家皆寘于法特宥此婦

姜榮妾

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巳巳

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倉卒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竇哀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父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死矣北至花塢鄉過道旁井紿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殮殯城南僧院事聞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

節妾

瑞州劉舉人文光廖舉人暹嘉靖乙丑會試京師廖從老嫗買妾僞指劉曰娶汝劉君也女卽拜劉劉辭謝明日老嫗詣劉講婚劉曰娶妾者廖也非我也嫗歸語女女誓曰吾旣拜劉業已許之豈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女矢無他適劉遂納聘辭赴南雍酌酒爲別贈詩云玉手纖纖捧玉巵仙郎南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須記凌寒雪裏梅

奴僕類

奴婢

說文曰奴婢古之罪人也論語曰箕子爲之奴周禮有女奚疑三代之制

僮僕

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贓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又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婢其少有才智者以爲奚此奚之所由稱也周禮曰奚三百人卽今之侍史官婢耳

盧兒

漢名奴爲蒼頭以別於良人也盧兒者諸給事殿中所居爲盧其侍從之僕因呼爲盧兒

衛青

衛青父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季與主家衛媪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弟也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嘆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乃後卒如鉗徒之言擅當朝貴盛

李善

後漢李善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産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噫善雖人奴高義殆類士行哉

胡奴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紹之誅安嘆曰豈可使士雅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竟以全其祀

進力給子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遣一力給其子因遺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因遣此力助汝薪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蕭穎士奴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李宜得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奉酒食舊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舊主甲瑣曾無寸祿臣請剖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爲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僉載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僕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何長進耳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爲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剋欲敬騃然曰我使西

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几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郎吏託者一無所若至鎮用敬知進奏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傳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出摭言

武公幹

武公幹者嘗事荊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堅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出摭言

捧劍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菊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卷簾看儒士聞而競覩以為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耻為世俗蒼頭其

後將寘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虞月出雲谿友議

楊忠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仗義喜接賢士大夫遊處而家世雄于財凡賓客見過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若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之富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淫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所掌猶可賴為衣食之資遂往焉楊忠見之哭盡哀因與婦其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為其遊狎輩聞之又欲誘其破蕩別業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五十餘年即君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別業汝必欲令靡有遺邪我斷汝首首告請死報我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自請今不復敢至楊忠仗刃却立曰爾畏死給我耶其人號曰再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倘或見汝必捽

裂爾軀而後已遂出束帛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還揮淚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郎君自此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後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而再與此輩遊老奴當焚家貲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羣小修謹門守悉聽楊忠所為果三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

許魯齋顧僕

許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儈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

閑禮節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許公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馴善人下等易訓使若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蓋老成有見之言

温公家僕

司馬温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温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

王逵

屯田郎中李曇僕夫王逵事曇日久後以應募兵去會曇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逵且夕守候臺門送餉後曇貶恩州諸子流嶺南從者皆逸去曰吾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死逵令毋守其屍自出為辦喪事朝夕痛哭如父子見者皆為流涕乃殯城南佛舍而去

明道遣奴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在澶淵遣奴詣京師買用什物金之數約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還持貨物一一如值衆始

嘆服夫明道雖至誠感人而此僕之忠於所事亦殆天性然也

趙延嗣

趙隣幾好學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文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而不能恤故人之

孤不追汝遠矣即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傳以勵天下云

少游南遷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僕滕貴者久在少游家隨以南行晉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蹣跚策杖而至視少游嘆曰學士學士他們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們奔波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游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游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此以發笑也

張高義僕

楚州東漸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羇栖于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為賊所掠求貨不得縛于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巳刲股數臠僕竄既脫矣見之慟哭而出舉身撫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雖本富豪今亦[illegible]逃難尚無飯喫豈得更挾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矣願膾我以代之賊雖皆殺人亦為義所激聞言竦異亟解高縛幷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追紹興中淮上安定高歸理貲產尚贏百萬僕亦存高以弟待之張氏子侄悉事之如諸父

劉信甫托孤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尚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賈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為侄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季之子慚毒其父至死陳于郡曰弟殺吾父郡長馬火者始涖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幷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搒擊無筭皆自誣服曰曹氏孤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致信甫信甫欲其無兩辭以成獄拷楚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即無賄寄使置曹氏孤于京匿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既出即詣京師叩闕自陳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曹氏孤歸計其

所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餘也脫主於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者莫不重其義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

練僕代死

練則成長洲人洪武間爲御史自虞禍及一旦發所居堂下甃地磚令諸子朝運而出暮運而入徵問家人曰諸郎誰最健者曰惟大郎所運獨多乃嘆曰存吾祀者此兒也後劾列大臣不法事其人坐死他日　上思其才因怒則成同官忌者更搆之

出爲推官廣西府徵還仰藥死家屬被逮長子當斬有義僕冒其名代之而以長爲次得減死戍邊後赦歸復立門戶生剛仍爲御史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公爾忘私然而後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又云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

嚴僕知禍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劉巨塘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目爲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爲減去贓若干始得出獄從戎

鄭牢愼殺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隷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鄭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族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邉事亦有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剝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吏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貪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用字而牢亦可尚云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五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倫叙門

賢媛類

唐山夫人

王伯厚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壽厥福無有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按禮樂志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姓也婦人能作詩歌且又爲祠祀樂章非嘲風弄月之比其後則戚夫人暮春歌烏孫公主悲秋歌文君白頭吟明妃怨詩皆聞夫人風而興起者夫人之前惟屐虜一歌垓下數語而已

睿貞高潔

沈逸人婦兪睿貞日禪之裔也才而賢逸人居貧衣食稍不義政猶豫睿貞必從傍以義决之疏食菜羹朝夕不贍欣欣如也逸人雖隱居陋巷門外不絕貴人車馬一日有客懷百金托逸人居間睿貞從屏內竊聽之不悅逸人苦謝客退逸人入告睿貞睿乃撫掌曰是吾心也劉圻戊辰抄

張雨

後漢謝夷吾傳註引謝承書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爲聘娶成善士夷吾爲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昔陽城不娶張雨不嫁天下固有一種高潔之人出於人情之外者

馮夫人

楊用修云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人篇咏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谷玉

詩錦車胡促候刀斗夜傳呼徐堅詩云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咏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草鞋夫人

草鞋橋者豫章胡文早喪其婦年少守節甚苦身自織布以給食頭面恒不梳洗足著草鞋隣里從其夫姓呼爲胡草鞋每令人持布至橋俯上人爭買之曰此胡草鞋夫人布不二價者也因以名橋詩

祁酥兒

祁酥兒者亳州人父為秘書省校書郎酥小聰慧孝愛異常誦詩書興音樂皆不緣指教方七八歲時已代管家務事無巨細悉合宜十五歲冬母病忽加劇酥憂急不知所爲潛詣佛堂供像前拜而祝曰吾母病甚吾將割股肉以療遂操刀割左股燔之於火屑而圓類藥丸之狀母接服之經宿有瘳酥謂符所願益喜家人見其坐稍偏怪問故具以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創創已先中風傷攻四體萬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緣此以安死亦何恨但父母年俱高不得終養用此有遺恨耳泣數行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爲作傳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史朱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於兵間因以婚禮納之溫亦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塗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鄆州得朱瑾妻溫告之曰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京失守妾亦如吾姒之今日也仍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淫欲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乎婦人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孝平王后王惠風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距曰吾太尉女天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張子賢曰漢之公卿猶愧於此女胥之公卿有愧於此妃

柴女識鑒

魏人柴翁有女在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父母迎之奩具計直十萬分半與父母令歸曰見一郵舍隊長黝色花項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不能奪問之乃郭威也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潛居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詞不荅賊怒勒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章卿公夫人

章卿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陳氏知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

飲醉夫人密釋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棄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

城南老嫗

韓信進食人知有漂母唐有南中丞卓者漂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曰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到郡遂戮傀吏而奠飯嫗焉○按淮陰漂母膾炙人口後世至爲立祠上蔡飯嫗何知之者希耶亦中丞功業與淮陰異耳此二嫗之遇不遇也

女官

楊升庵曰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

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演事也

施施妹妹

館陶公主名施施宣帝長女成帝姑尚于定國子永見本傳李翺文有高妹妹七歲死節太常諡之曰

愍父濮陽守彥昭也詳剟碑中并州于女子雙名
載之詳矣乃施施帝女妹妹烈女而不及何耶

李當當

唐李當當名妓也姿藝超流翻然若有所悟遂着道士服有段天祐贈詩云歌舞當年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嶽夫人去不與蘇州刺史緒璚館月明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却嫌凝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真真

真真屈言云沈將軍妾不知所出麗情集有柳將軍

妓唐太常博士鄭還古寓東都與柳將軍同巷鄭調西都柳設宴餞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有一妓嬌美鄭視之眷戀不息柳謂鄭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女頗能文辭請公一詩以定情好候公拜命郎當送賀公欣然賦之云洞門出神仙清聲當管弦詞輕白苧調歌揭碧雲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公大喜俾真真拜謝鄭公至京拜伊闕令乃書寄柳柳即送真真赴約鄭既見執手而喜曰柳公信人也長吁一聲絕然而卒不得合好真真守節終身屈言豈因沈姓悞耶抑別有沈將軍耶

翹翹

唐文宗御宴宮妓舞河滿子是沈翹翹其詞云浮雲蔽白日文宗曰汝知書耶此是文選第一首乃賜金玉環遂問其由翹翹泣曰妾本吳元濟女自因國亡沒入掖庭易姓沈因配樂籍本藝方響乃白玉也以響玉爲槌紫檀爲架制度精妙乃奏梁州曲音韻清絕上喜謂曰卿欲歸宮欲適人翹翹不對上知其意乃選金吾判官秦誠聘之出宮之夕宮人伴送花燭之盛皆自天恩數年之後誠使日

本久而不歸翹翹執玉方響登樓自爲一曲名憶秦郎聲音悽愴方響應二十八調

毛惜惜

義妓毛惜惜按一統志毛高郵妓也端平初別將李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殺之後人爲立廟此妓中所最難得者因録出之

懶愚道人

金溪女子董氏名師韞父亡母嫁邑人董天進之子董登科通判饒州母時就蓐與夫約已有四女若復生女當溺諸水是夕天進妻夢神人抱一天尊入兒婦房爲犬所吠至傷神人極力訶叱且拜謝驚覺良久天進推枕呼挽口中猶喋喋稱不敢已望廊下燈燭人口嘈雜天進疑外間有警跣足下牀知婦免身問男耶女無應者天進妻趣詰其室則師韞已棄水盆內有物覆其上矣急取舉之才十四歲嫁臨川饒氏祖母已沒父至貧奩裝單薄晝躬爨滌夜讀書史仍勉夫以學好作詩未嘗自

露至五十寡居端靜不與人接過六十後始見親姻嘗自叙云韞道人居舍前有一木蹶蹁瓠落每恨不識其名訪諸梓人曰此懶愚樹也外堅內虛不中繩墨道人笑曰此眞與我同遂榜其室曰懶愚因以自表仍賦古風一篇云君不見南嶽懶殘師佯狂啖殘食唾涕任垂頤懶爲俗人拭又不見愚溪子柳子堂堂古遺直以愚愚溪山于今慕其德二子眞吾師欲見不可得惟有懶愚樹終朝對顏色齊威勤讀書輪扁巧斲輪勤巧動心志何如懶愚眞衰年髮已皤行少坐時多亦欲做勤巧奈此懶愚何許涯甫主撫學道人孫婿黃日新將赴席下作序送之訓以懷仁輔義立身行道報國榮親之說凡著詩文四十卷陳孺漢卿葉伯益皆爲撰序享壽八十六而終

宋太祖姊

周恭帝幼冲時宋太祖英武有度量多知畧屢立戰功軍校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皆不之知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

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太祖默然而出

曹瑹母

曹瑹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瑹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瑹有將帥之才未聞其行不檢也惟以積錢數千緡爲母所責

蒨桃

寇萊公侍兒蒨桃詩二首二曲清歌一束綾美人何自尚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甘

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千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泥溪驛詞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畧云登山臨水不廢于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羇思因成鳳棲梧曲一闋聊書於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墨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鈿帶雙垂金縷細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王祝婢疾

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知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相枕籍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治之不許王氏親爲煎藥致膳左右沮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

李京妻焚帖

蘇子瞻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爲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即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常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趙氏保親

慶曆中賊王則閉門不軌漁城中子女無如趙氏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即滅爾族父母不敢遣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履地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賊服衣之女曰妻賊何服

也家人擁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於輿中夫識去就知廉耻仗義死節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表表節義如是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寧不有愧於心耶

閨中益友

歐陽公爲梅聖俞妻撰墓銘述聖俞之言曰使吾不以貧賤累其心者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從戶屏竊聽之便能商搉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自外歸必

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則悅否則嘆
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今與是人飲乎夫謝氏可
謂閨中之益友矣

梅妻善對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修唐
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授敕修
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
矣刁氏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耆舊聞
之皆以為善對

曹修古女姪

劉從德卒錄姻戚厮僕七十餘人尚書刑部員外郎
知雜事曹修古言其恩太濫章憲怒降工部員外
郎通判杭州改知興化軍卒無子修古廉絜家貧
有致棺殮者其女慟哭曰柰何以是累吾父耶不
受人以為非此父不生此女其從子覲知封州拒
儂智高力戰死

女子救父

宋嘉祐中南昌分寧女彭氏隨父伐薪父遇虎女抽
刀斫虎父得不死事聞詔賜粟帛

女以身代大母

宋鄞縣女童氏虎嚙其大母女子手曳虎尾祈以身
代虎棄其母嚙女以去事聞祠祀之

女身代母

永嘉盧氏女與母同行遇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
得其女母乃免宋理宗朝封其廟曰孝姑

荆公女

荆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荆公曰西風不入小
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
淚看黃花和曰青燈一點應窗紗好讀楞嚴莫念
家罷了諸緣如幻事世間惟有妙蓮花

徐節婦

宋末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
岳至杭數千里虜巧計欲得之終不可犯一日虜
必欲強汚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絕
之可事汝虜喜而許之遂嚴粧焚香祝畢赴池水
死將死之前題滿庭芳一闋于府壁云漢上繁華
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
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
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
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

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後岳伯琰
先生言此事歎與清楓嶺同予因論喪亂以來婦
人女子盡節死者不可勝紀其中縱有文筆者皆
出於倉卒措詞未能盡善雖清楓嶺一時一事其
詞措亦萬萬不及[illegible]

王女警敏

陳恭公執中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
弟婦王冀公孫女曾氏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
曰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輙
答曰三舅甚喜相公收録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
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處學丞相媚家備知之故
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
科舉失於查攷女子之警敏如此

丁氏死節

丁文簡公五世孫女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
與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
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也虜始不怒但屢扶
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絕於梃下

崔女臥冰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
病久冬忽思魚而不可得其女曰聞古有王祥臥
冰得魚想不難也乃同孔媼焚香誓天卽臥冰上
果得雙魚烹以食母母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
如何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

寡婦納錢救衆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
皆被其害時海州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謂二
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
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
然不顧心安乎遂請于官願以緡錢一百萬獻之
以免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
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吁今
人積金蓄穀倍數若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道危
難而甚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之賢
何啻霄壤耶

張商英妻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常見梵冊整嘆吾儒之不若
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曰
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㥘然有悟乃
作護法論

劉光祖夫人恤貧

蘭池劉光祖平生好施不顧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煖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入內夫人從窓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掣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貧得之可以少濟不欲遽恐之耳

蠟炬詩

張芸叟初左遷宴集見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各擇坐中物賦詩一首女賦蠟炬云尊前獨

垂泪應未盡灰心蓋以諷也芸叟稱之

三婦遺跡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冦南劒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貞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皙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衰是不天也請為服期即惟命主將許之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縣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汚之趙罵曰我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我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殿兩楹之間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

誠可以貫金石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盡自有神理存焉而況烈士大夫葷素養厚用物宏而取精多者其掀揭於兩間爲不朽之具又何如乎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寄告妻曰方穀貴五口難以偕生我負二子先渡汝可繼來毋已老病難行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減得一口亦幸事遂不顧而去妻愍姑老不忍棄掖之以行脐於泥濘因取履有碍手者取視之乃銀一笏也婦大

喜語姑曰貧困中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還家何用他適彼姑登岸獨往報夫至則見二子戲沙上問父所在曰恰到此彼斑牛斷去林中矣遂奔林間訪視爲虎所食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

孝女卻虎

景定癸亥景州村民家一姊一弟常日姊樵歸饗弟樵爨以養母一日負薪將歸虎逐弟登樹爪其脛姊急執虎尾大呼曰寧食我無食弟弟死八十母無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申屠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豔申屠虔之女也既長慕孟光之爲人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裏鳴螺分港釣浪中抛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爲學官弟子虔旣見之學官遂以希光妻昌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竣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幸無死因使侍者逼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哀憐旣克葬乃

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於是希光僞爲色喜裝入室六一旣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驚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下報董君吾死不媿冤冤矣遂以衣帶自縊而死

烏林荅氏

完顏亮盜據中原稔惡肆毒大殺其宗族而收諸婦

女雖從毋姑姪姊妹娣姒宣淫作醜亮從弟世宗烏禄篡封王尹濟南妻烏林荅氏儀容修整亮欲召而私之烏林荅曰我行矣否則上必戮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至良鄉自殺君子曰哀哉烏林荅之志也不患死難患處死之難使先於濟南則累其夫矣後於良鄉則辱其身矣從容引決履變如常吾聞惡亮之乃禽乃獸非我族類抑豈知烏林之爲鸞爲鳳出我人群

韓希孟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孫嫁

爲賈尚書子瓔婦岳州破被虜明日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爲書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厥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攄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爲之寫一通歸于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烱烱如此向生斯時爲男子則精忠血誠扞衛社稷者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顧肯少屈其志哉

韓貞女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木蘭

海州節婦

黄巖徐宗實洪武中爲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明海州有節婦時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瞻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

既能哭夫於笄嫁之初又能剪髮於姑塟之後雖剜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守節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見黄文簡公集

京師烈婦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爲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圖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爲配許之居數年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蟆避水上堦其子戲以杖抵之落水後夫與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圖之也翌日後夫出即殺二子走訴於

朝　高皇嘉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傳祈
者爲作蝦蟆傳以揚其善今不傳

謝氏死節

泖湖謝氏松江巨室也　國初被籍没坐誅有婦美
色給配象奴婦紿奴曰待我祭亡夫乃從爾奴信
之婦携酒飯至武定橋哭奠賦詩云不忍將身配
象奴自携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劍清
風滿帝都遂拔劍自刎死

鐵布政二女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中爲山東布政　文皇靖難師

至城下攻之百方隨機設變終不能下礮擊其城
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
鉉終不下後姚少師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
去　文皇正大統擒鉉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
教坊司爲娼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
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
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
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
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

産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
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黄觀妻女

黄觀池州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南
京觀走死其一妻二女俱被執有　旨令配象奴
妻紿言避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其家須吾母
子去取不爾爲其所匿象奴利其財與俱往至城
門市人塡隘妻云吾母子當以衣幅相結恐稠人
衆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

毋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死

狄姨姚姊

狄文惠姨與姚恭靖姊正復相似狄姨曰吾有一子
不欲其事女主姚姊亦曰安有作和尚不了是好
人者余謂若撥亂定世必兩公不得及扶世教又
少兩姨姊不得

章綸母

温州樂清章文質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娠而
文質得疾且死金氏聞請往視父母不許金氏堅
欲往文實一見即逝金氏爲棺斂之撫妾守喪妾

生子綸親教詩書通四書大義後遣就外傅竟第
正統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先欲疏請復儲恐貽
母憂未上金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
諫死職我雖爲官婢無恨也綸遂上疏忤 旨杖
幾死禁錮詔獄金氏怡然綸天順二年復官終養
金氏嘗自爲詩見志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
夫方死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
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見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
目黃泉下後綸官至禮侍

徐氏孝感

祥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寡遠戍母病于家婦徐氏刲
股餌之卽愈後復病婦禱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
香武當以謝姑卽夢神與丹藥一粒呑之旣寤復
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妻皆往至南巖宮徐始言
向姑危切時妾實請以軀代今當如約姑與夫愕
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投身
萬仞之崖髻鬟崖畔以示覓者衆覓不獲見鬟始
悟哀慟而已俄而母與夫持香殿上遙見一人在
殿下拜禮卽徐也駭問之徐言方問軀而下忽若
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遂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二貞女

嘉定壯惟官元儁有子聘同邑徐氏女其子得疾且
殆女請往觀焉其父乃告丼氏丼氏不可父泫然
流涕曰吾女志堅脫不許有死而已及歸女亦不
強但取所着衣綵素各置母前問之曰吾此生不
華吾服矣是夕其夫卒女亦縊死於室初正德中
吳有熊氏女未嫁而夫亡截耳自誓請旌於有司
外舅都公聞予曰此固中道乎余曰禮三日廟見
乃爲婦安有未見舅而先殉其夫者雖然豈不可
以敦薄俗也公笑以爲然

鄧烈婦

鄧氏臨江新淦人秀才曾景昭妻嘉靖二十九年冬
曾晝被盜鄧氏扶姑携子走盜得之盡出所有求
脫姑子盜仍繫鄧脛迫之行至牛尾洲欲汚之鄧
厲罵攘臂擊盜盜怒斷其脛死後人常見死所有
黑氣如車輪事聞旌表歐陽文莊公銘其墓

梅婦

貴池縣唐氏女適朱姓夫早卒婦事姑如禮而姑性
兇淫偶有富商投其舍姑與之通見婦貌悅之寄
以金賂姑姑利其有誨婦與之淫弗聽迫之弗從

杖之至加炮烙身無完膚終拒焉姑以不孝訟于
郡時通判毛玉亦以商人賂加婦以法觀者咸冤
之欲婦言其故婦曰若爾姿幸全矣如陷姑以惡
何然恐卒汙其身遂死于梅樹下死三日神色不
變人呼爲梅婦隆慶三年事迄今冤尚未白嗚呼
痛哉婦生不辰逢此厲姑而死必于梅豈以梅之
清白芬烈可方其心節耶

虎嚙淫僧

楚南渭臼馬寺僧窺見戍人張武妻姸豔一夕乘武
醉歸僧殺之道上婦晝夜撫其屍號哭絕食者七

日幾死毋強勸勉食水飯時嚙其棺椒穴及壅力
以身殉毋挽之而出遂不肯歸廬墓而居偕一弟
與婢隨焉一夕僧乘其弟歸往睥睨之婦大叱僧
抽刃斷其首婢寤方覺又欲汙其婢婢詬詈僧并
婢刃之潛埋廬側無人知之一日僧往檀越家道
經其地有虎嚙僧蹲伏地上以足刳地怒號不已
須臾虎去里人見穴中二髑髏各具襯殮之爲建
祠其上以婢附焉隆慶壬申年事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六終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倫敘門

賢媛類

無鹽

齊有醜女號爲無鹽凹頞深目坎胷壁腰肥項少髮
皮膚如漆年已四十嫁不售乃自干於齊宣王王
留於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時宣王作漸臺
無鹽撫膺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惟而問之
奏云大王西有秦衞之患南有強楚之仇外有二

國之難內有奸臣之衆賢臣不附王嗣未立此一
殆也漸臺巍峩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
者匿於山林讒者進於左右此三殆也耽酒沉湎
以夜繼日女樂倡優縱逸無度此四殆也宣王乃
停漸臺罷女樂退讒佞進忠直遂冊無鹽爲后自
此齊國號中興焉

溧陽女子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上
筥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知非恒
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餐而去女子嘆曰嗟乎妾

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飯與丈夫踰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祐亦無註今偶讀李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其沒時年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

北郭婦

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

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陶大夫妻

陶大夫姓陶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怒曰子德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終其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婦請去夫叔世士大夫之婦使能如陶大夫妻何至以貪黷被重譴蒙顯戮哉

韓妻連理

韓憑戰國時為楚康王舍人妻何氏有美色康王乃築臺望之竟奪何而囚憑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志後聞憑自殺即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引衣衣絕得遺書於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命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生於兩塚根交於下枝連於上又有鳥如鴛鴦雙棲於樹朝暮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憑夫婦精魂也見者莫不淚下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學當勉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樂羊子感其言遂往終學竟成名儒嘗得遺金一餅以歸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樂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

鮑宣梁鴻妻

鮑宣妻桓氏裝送甚盛宣謂之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桓氏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孟光適梁鴻盛飾衣綺入門七日而鴻不荅繼以鴻言巾衣操作與鴻同隱

王霸妻

漢王霸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雍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天山見芬華靡麗而悅賢者不免霸之妻乃卓有定見蓋丈夫不及矣

王章妻

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荅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承其名娉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撲殺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後漢書

周都妻

漢周都妻阿嫺於婦道而都驕淫無禮都父謂阿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過也阿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爲子遠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 列女後傳

任延壽妻

郃陽任延壽妻季兒兒季宗嘗與延壽兢延壽使人

陰殺季忠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遂自縊死

大昌里婦

長安大昌里人有仇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竢仇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讐家痛焉遂釋不殺其夫

樂羊子妻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甞有他舍鷄誤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鷄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無以奉養使食有他肉姑聞言感悟竟棄之夫甘貧守義妻之貞也又能使姑不陷於不義賢哉婦乎可以風矣

袁隗妻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少有才辨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奥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徐淑

徐淑答夫秦嘉書曰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其辭有諷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莊麗察天下之珎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報嘉書云素琴之

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可謂怨而不傷乃知漢世有此等婦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

許升妻

吳許升妻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妻甞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負時名

許允婦

許允婦是阮衞尉女太守德如妹貌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桓範詣許云阮家旣

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嘗考阮氏乃阮伯彥之女德如之妹伯彥清真守道動以禮讓德如有俊才而名理自飭風儀雅潤父兄如此女妹安得不賢乎又許允爲吏部郎多用鄉人爲魏帝所收婦出誡允對帝語宜正論勿以情求允遂言臣用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

校後稱職與不稱職罪臣未晚帝遂釋之觀此阮氏更明達事體豈啻閨閫中稱賢淑哉

梁山伯祝英臺

梁山伯祝英臺事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爲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

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王夷甫女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之惠風杖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愧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

謝道韞

王凝之妻謝道韞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道韞遣婢

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　出獨異志

宋氏傳經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壼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之學復行於世夫女流穎敏聰慧者代豈無人如曹大家嫻於詞令操行甚高庶幾近聞道乃宋氏以高年

闡明經學非女中之高賢哉抑或天有以畀之不使其抱經而弗售也

冼氏

冼氏高涼人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衆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納為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遣刺使李遷仕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

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號夫人為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征之親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謚誠敬

盧士深妻

盧世南史略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靧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顏容

班姬徐慧

班姬者漢成帝之婕妤徐慧者唐太宗之賢妃皆名族也性情婉順詞旨和平正而不隨傷而不怨內言準禮女憲蹈貞班有辭輦之言徐有征伐之疏皆法家拂士所難為詞而美曼柔姿顧能幾諫昏庸如成帝雄武如文皇固虛己注情改容稱嘆數千載下誠希遘見之班後以飛燕兄弟興鮮復進見遭譖咒詛帝召問之荅云脩正尚未蒙福為邪

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成帝雖闇猶知善其對而止今見於紈扇吟自悼賦者讀之可以傷焉徐有假高山詞八九歲作尤清雅絕塵殆鬼工仙筆非人能到昭陵升遐毀幾滅性求狗馬丘園竟飲恨以卒年二十有二吾猶幸妃之夭徂而不罹於武壁之機變也豈剸犀之劍照乘之珠速化早亡造物者亦恒靳惜之耶

崔簡妻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者無不淫偏詐言妃喚即行

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耶遂入王中門外小閤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坐簡向前謝王慙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

盧氏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橋南別墅姨止

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每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常經雪後休假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携雉兎而來歸進膳於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於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出松窗雜錄

太白婦强記

太白婦好道博學强記太白一日賦詩成末云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婦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信比來嘗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將無類乎又一日作日出行大愛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之句婦輕諷曰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非劉勰之言乎太白深異之然終不復改竄林下詩談

楊容華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粧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出朝野僉載

張氏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爲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傳載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愈禮之終身

竇烈女

杜牧之竇烈女傳曰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顔色讀書甚有文李

希烈礮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謙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

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先奇妻且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不暇於外事審矣明日先奇薛育各率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為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首以獻暴屍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夫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尹謁見不得賂閽者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為人臣而京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于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曰

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閑鼓吹）

上清

貞元壬申丞相竇參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啓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禍將至矣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定為宮婢聖君如顧問善為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下階大呼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縗麄者也曰家有大喪貧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

物卜夜而來賫賄絹千匹纔篚者請左右賫所賜絹擲於墻外某先於街中俟之賫依其請𦕈日𧿄金吾奏其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流賫於驩州没入家資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汝大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賫僕家女奴賫僕家破幸得塡宮德宗曰賫僕之罪不止養俠刺兼亦甚有贓汚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賫僕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紀極迺者郴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鎭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伏乞下驗於是覆視皆如上清之言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大悟因怒陸贄下詔雪賫僕宽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爲誓不許戶有巢燕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𡙇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妻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謝小娥傳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小娥父常與段婿往來江湖俱爲盜所殺小娥亦傷胷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𡚸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辯之有客謂曰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有紙牓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

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飲泣蘭與春宗昆弟也時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蘭宴一日蘭與春會群賊畢至酣飲沉醉小娥抽佩刀先斷蘭首呼鄰人并擒春時元和十二年夏日也復父夫之讐畢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受戒於泗州開元寺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

杜羔妻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

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廻去竟登第 出玉泉子

張睽妻

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廻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秋强對鏡那堪重理妝聞鴈幾廻脩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 勑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 出抒情詩

關圖妹

關圖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令嵯賈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於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殂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範而略曉文墨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脩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脩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歧路五湖東名慙桂苑一枝綠鱠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

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劬關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鳥閒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爲文祭之時人競相傳寫 出南楚新聞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几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十

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䀿中不許
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呪禁
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益
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
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
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
節婦里 出朝野僉載

著女論語

唐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
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

皆性潔素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芬亦不欲與鄙
凡裔爲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
語十篇以常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顏冉推
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 唐后妃傳

女作男兒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
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
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
明妃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

符鳳妻

玉英唐時符鳳妻也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
爲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以事
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
立于舟上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沉於海

牛肅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成
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卷餘儒書千史又數百
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
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
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

曉而畢當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
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誦
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
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
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鋒起
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
影賦著于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
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
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爲
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

藝文兼百氏賾道家之祕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已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可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頓寃枕席憔悴衣巾予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愉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痾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令節變歲移臘終春首暇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氷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可解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黙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

魑魅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恠以彰智者覩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遐譴且子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脩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脩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感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驚嘆

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出記聞）

孫氏

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

又有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凉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雀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露濕叢蘭月滿庭又謝人送酒詩曰詩將淸酒寄愁人澄徹甘香氣味眞好是綠窓風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出北夢瑣）

彭伉妻

彭伉唐徵士構雲之孫也伉妻即湛賁之姨伉舉進士及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右一坐盡傾湛至命飦於後閤湛無難色

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箸辱如此復何爲客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歲一舉登第伉常侮之伉方跨長耳縱游郊郭忽有童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人誚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落驢橋即其地也

月華詩

姚月華少遭坎坷其效徐淑體寄楊達語多悲怨辭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寒暑兮心結夙夜兮眉顰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歇妾心兮焉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兮絲棼絲棼兮可理妾心兮焉分空閨兮岑寂粧閣兮生塵萱草兮徒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兮剪髮贈玉兮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爲兮一身所遭兮多舛玉體兮難親損餐兮減寢帶緩兮羅裾菱鑑兮慵啓博爐兮焉薰整襪兮欲舉塞路兮荊榛逢人兮欲語鞈匝兮頑嚚煩冤兮憑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瞋即使徐娘復生不復述讓也 本傳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七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八

海右州民王圻纂集

倫敘門

賢媛類

青州女

萬曆已丑冬揚州江都令劉道隆一夕夢遇驢六頭內一小驢向劉叩首覺而疑之思不得其故鷄鳴忽悟曰令人駡僧爲禿驢意者僧作奸乎但乘小輿出西門果遇六僧因命隷拘之僧稱不入城且無罪奈何拘我劉詒之曰飯爾耳及至縣內一小僧叩首不止曰我非男乃女也吾父青州選貢生二兄亦廩生一日此五僧來家化齋母素佞佛因齋之留其誦經禳星令我出拜佛僧見我姿色故沿至晚曰村中無菴觀敢求長者家作宿父不得已令暫宿於門房夜半五僧持刀排闥而入將父母兄嫂幷蒼頭數輩悉皆殺死只五歲侄避床下得免將我登時削髮披緇挾之而出晝夜輪姦其時我不難一死以舉家與仇無由伸雪耳每白日置我于僻處二僧堅守三僧化緣供我衣食離家三年所過不入城市自身不見官府故隱忍至今

日幸遇爺臺是我報冤時也望爲鞫之五僧不待嚴刑已伏辜矣劉乃招詳院道移文青齊核實得報即寘典刑女號泣數日乃自盡夫女不死而隨僧三年似一淫婦人耳及仇雪而不惜一死以謝父母豈非從容就義者乎

獨腕尼

播州宣慰楊應龍叛領兵楊烱陣亡計至家妻柳氏殮其衣帽自縊者屢皆爲人覺不死豪家兒慕其姿色爭委禽焉柳不可姑利厚貲潛許之萬曆庚子六月豪家來娶姑逼使升輿柳大詬曰奴子無

知犯我我豈爲狗彘行豪怒自入牽其手柳佯曰姑徐徐俟我更衣行耳乃跽向天曰吾實不幸夫死吾腕爲人污矣即引利刀斷去其腕豪驚遁自此祝髮爲比丘尼

姑姦媳

姑蘇老人耿志者染病月餘其媳侍奉湯藥旦夕惟謹翁病尋愈姑疑翁之有私于媳也夜乘子出戴翁帽服徑至媳臥榻調之媳大詬罵劌破其面遂披衣徒步還家訴父母曰翁恐爲獸行我已破其面矣潜自縊死詰旦父至婿家翁儼然出迎而面無毫損父大駭寄語翁曰吾女昨暮歸言翁之不仁破其面已自縊死而翁面無傷何也翁沉吟曰是矣是矣怪乎婦之稱疾不起也至榻呼之則以被蒙頭而拒翁翁挽之起面無完膚矣訟之官竟斃于獄萬曆壬辰年事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輙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逾年往詰之婦

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欲刺之帥掣手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帥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出玉堂閑話

三烈

劉氏女者御馬監劉太監之姪孫也幼許塩山王冢宰之族子其男侏儒而陋弱冠纔如幼童其姪欲罷婚太監曰不可汝向慕其名門許之今而渝盟人其謂汝何女亦白父母曰此命也不可易乃卒婿於其家不能近婦時欲逃出與牧兒相逐王之父母亦以誤人處子欲令別嫁女泣曰父母自

辛　幼年以禮意定約非有他也而得夫如此天之所予非出人力棄而別圖又得一不如意者非再辱耶縱其逃去吾寧奉佛以終身不忍以一身事二夫也至今紡績不怠予因遊淮見道旁有雙烈祠乃二女子一曰何氏泗州人賣與淮民携歸就俠邪泣曰以兒婦娶我而今乃爾何用生爲引刀自刎死都御史張敷華命收瘞立祠祀之一曰劉氏淮安衛卒之妻夫死於運河聞而號泣未信及得同侶送其遺衣曰眞亡矣乃衣其衣赴水死提學黃如金命並祀於此皆碑其事於亭二女者賴二君子以永其芳馨傳播遐邇彼王氏婦者又孰爲之表揚乎

張節婦

陸文裕公曰張莊懿鑾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聞夫卒即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郡中一閧元余忠愍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閥以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按文裕此言過矣中庸之道惟聖者能之若必待合於中庸而後旌則可旌者寡矣愚謂劉守之舉未必無裨於教化而侍讀之論未免傷於刻也且未昏執節　國初旌者頗多非待弘治間而後創見也文裕特未深致耳

王象節妻

山東王太史象節死未殮其配徧召族人爲太史立後即自縊而死後太史沈澄之爲文眞其墓有玄鶴遶墓飛鳴者三見周比部傳

岳氏女

萬曆庚寅十月一都民周翁天閣也其妻與范甲私生子娶岳氏女爲婦甲艷岳之少美也屢有意汙之岳不應姑責之曰而夫亦彼所生誰不知之乃敢逆悖岳謝曰吾夫誠出於彼則有翁道焉尤不可他夕甲臥姑紿岳奉茶以進甲暗中牽其衣岳疾走出姑復罵且撻之岳歸泣告其父母曰此行收吾屍耳父母亦不省比還遂自經父訟於官嘗甲以死律寘周妻於獄岳年十八事周翁盡敬甲

欺翁老屢凌逼翁或逐臥地上岳則夜起掩蓋煮
湯藥惟謹以故姑猶不滿卒致之死地云

方勉妻詩

方勉字及甫娶許虞部女好學能詩勉嘗同妻夜看
晁錯傳許氏有詩云匣劒未磨晁錯血已聞刻客
殺袁絲

趙千戶妻

遼陽城去東四十里有堡曰東安廣衛軍千戶所趙
忠所守也正統中虜來犯堡被圍勢亟忠妻某氏
自登堡城覘其緩急見事不可爲歸其家嘆曰我

婦人一旦爲其執去辱身以及國家吾何爲哉即
以藥鴆其一男二女然後自盡虜攻城益急忠下
闔固其閨虜聲言聚兵門下忠乃率衆登城縱火
投城下復以火箭射之虜未及備解圍去總鎮其
以事白于朝　詔旌表其門及進忠爲指揮使云

劉渭清妻

江右一婦熊氏劉渭清妻也忽賊至家人悉奔時渭
清方病劇惟熊在旁賊掠其貲拜擁出戶乃抱幼
子僞隨賊行至李隆德塘置子于涯抱賊同投于
水群黨救之不得皆斃焉及賊退子猶啼號隣人

曾魁潾而收育之長爲武弁捕盜乃得前黨送殺
以祭母母子節孝人共奇之

水母娘娘

山西榆次縣一貧婦孀居善事姑凡姑飲食非河水
必不食而河去其家四五里每晨婦必往汲水供
之無間寒暑如是者數年後一日取水歸半途爲
麗沙所污復往汲婦及門簷兎忽墮桶中又慮不
潔亟走河干有一老人問之婦以寔告老人嘆曰
孝哉婦也當有以濟汝吾有一皮鞭可置缸底提
起一二寸水即至婦試之果然姑疑婦之不汲而

得水也潛偵其狀缸底有鞭取而棄之時婦方櫛
沐水忽湧至婦急坐缸上不止竟溺水死邑人立
廟祀之遇水旱祈禱必應稱爲水母娘娘

詹烈婦

青田八都山農陳好寄者嘗忤其鄉大姓劉某某領
之正德丙寅八月鑛夫盜銀坑事露劉誣好寄與
謀廵司捕之逸去四卒執其妻詹氏時日晡道僻
詹自度必受辱覘其中一人髯而勇佯以目盻之
曰骨勾卒爲我主持毋令三卒爲亂妾當歸君家
惟君所私髯卒喜三卒上言梢涉戲輒叱之二十里

至黃壇山遇樵者路側顧豬卒曰妾屐折不利官行假樵刀削之削已呼四卒曰吾擲屐若輩先得者就之四卒歡咲趨奪叢棘中詹引樵刀自刎死四卒驚散時盛夏暴屍旬日蠅蚋不傷及瘞面如生時年二十一矣詹氏性剛寡諧隣女或稍侵之輒屏絕不與言家屢空亦不假貸於人其眞性如此事聞縣令陳豖題其墓曰節婦而斃四卒於獄

都昌吳孝婦

都昌婦爲王一妻無子寡居事姑盡孝姑老且瞽憐婦孤貧欲招婿因以爲義兒吳泣告曰烈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供奉勿爲此說姑勉從之吳爲鄉隣紡織澣濯縫補炊爨掃除之役日有數十百錢悉付姑爲薪水費或得肉饌即包藏持歸奉姑賦性質實不與人妄交一言雖他人財物紛雜在前不舉目一視其所取惟止其直故鄉人交相邀唤炊飯未饋有外人相呼與語姑恐飯過熟取置盆中因目不見誤置污垢桶內吳還視之不發急於隣家借飯奉姑自取所污飯洗滌蒸熟食之一日正晝里人皆見五色祥雲從空下吳氏躡之升天驚報其姑姑曰方與人舂米回倦臥在床衆詣房

窺之果熟睡皆駭而退及寤吳曰適夢二青衣童駕雲來執符牒言天帝有召令我步空直抵天門引入朝帝臨軒勞問曰汝一村婦乃能勤苦事姑可重賜酒一杯馨香徹鼻又與錢一貫將歸供贍自今不須傭作拜謝後二童仍送歸恍惚而醒果有千錢在床滿房香氣自是傭喚愈衆吳亦不拒而賜錢專畱姑用用盡復生一千綿綿不匱姑雙目尋亦再明

假男張勝

黃善聰金陵女也年十二喪母姉已嫁父嘗挾線香一行販江北因念女幼孤假粧爲男挈之以往數年父亦淪逝聰自以力弱不能經營改姓名曰張勝合郡人李英爲夥仍業販香相處歲餘臥起皆同但云有疾不去衫袴溲溺以夜英初不知其爲女子也後與英還金陵年已二十餘往候其姉姉不識且曰吾昔無兄弟止有妹耳我父挈往他所貿販數年來音問不通存亡未審聰哭曰吾即汝妹善聰也父死孤貧不能歸不得已合郡人李英爲夥營生度日今始歸拜姉耳姉聞父沒悲啼失聲徐曰男女久處豈得無私聰曰妹亦欲明此身以

見志于窜室驗之果未破爪仍爲女餙越兩日英來候聰匿不出姊強之英愕然乃遣媒求配聰堅拒曰吾向與英同臥起者數年今若諧婚則終身不得明前節矣所親交勸之聰志益堅事聞三廠中官逼令就婚且以貲粧相贈聰始不敢違遂爲夫婦余讖以愧系閒濮上之流俾與昔之木蘭並傳云

孝婦贖翁

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某氏未婚適周王選宮女女家懼選促男家完娶翁苦貧乃典其

身於富家得錢以充聘禮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窘問其夫夫諱言之明日窘扣姑姑漏言焉婦大慟曰爲妾豈忍令翁爲傭耶遂取脊珥之屬令人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賢之予錢而還其質新婦置錢於床頭期以明日往贖適長婦來撿錢無有也夫疑婦中悔而匿其錢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繯而死夫殮而厝柩他所三日姑令長婦携簞食往祭婦柩雷雨俄作尋聞喚門聲姑以爲長婦而疑聲不類隔戶問爲誰曰我新婦也姑以爲鬼從門隙窺之是乃集隣婦開門曰爾人耶鬼耶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何由再生婦曰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適聞大震一聲不覺身乃在此姑呼婦入室復偕隣婦往柩處觀之棺蓋已揭長婦已跽死於地原錢俱在手中

歐陽烈女

歐陽女名金貞歐陽梧之長女許聘羅欽仰歲乙未梧授栢城學博携仰之任後梧奔喪歸舟次儀真仰墮水死貞年甫十四未婚驚號即欲赴水父母

極力抱持次日仰浮水面貞撫屍慟哭欲自縊父母委曲諭止及殮貞自剪髮繫夫右臂以永矢自誓葬畢即白父母往羅事其姑甚得姑懽復補淳安諭時姑亦死貞度不可留乃歸父母父母曰汝今更何望我爲汝擇婿貞隨應曰昔夫殮時女有束髮纏其手肯開壙出女髮乃從命父母遂止江漢合流間有茲閨閣之秀惜未聞有以其事聞之有司者

程烈婦

程烈婦婺源西城人年十八而嫁一日歸寧適里有

強界汪子良欲私其母女大罵曰賊奴敢爾吾母受汙吾寧就死子良大恚因毆踣之引繩勒其咽猶含糊罵不絕聲以水灌口益束縛之覆以浴桶壓以巨石遂死以藁裹尸焚為灰燼揚之于野不數日母亦驚悸死時郡廳前夜有悲號聲如怨訴者太守孫遇曰得無有冤不伸如梧丘鵲亭之鬼乎備偵之盡得其狀子良伏罪

程烈女

程女名菊英開化人稚修閨德字同里張氏青陽富人徐其者慕程氏色百計圖之不得則賂權力者

言于督府督府檄縣兵圍程氏程氏父死之縶其兄而逼程氏行于是盡縫其衵衣固束懷短刀語嫂曰家有老母幸善事之從此逝矣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利富人金五刑畢具程氏行至半塗謂侍者曰去城幾何侍者曰十里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絕所司命禮葬之旌其家

桂林義姑

桂林女年十七未字人父若母皆殞止一兄客死長淮遺孤僅數歲家貧甚無以供朝夕嫂有異志姑徐謂曰即不幸兄先朝露尚遺此一脈黃口呱呱母氏忍相遺耶我心匪席願矢志終身兩人者相依存此孤遂截髮誓不適人卒以全嫂節而撫兄孤夫姑特一女子耳完節保孤丈夫所難者女子能之史稱齊軍壓魯魯姑棄己子而抱兄子卻齊軍而魯以全如桂林姑者不亦千秋比烈哉

祝烈婦

德興祝瓔妻程氏生二子曰萃曰英母子悉被於冦虜去瓔不愛重貲遣人贖之冦不滿意第許贖其長兒萃而猶執程氏與幼兒程氏泣謂贖者曰吾終不辱吾夫至盤田坐麥畦中指冦大罵冦怒而

斃之越三日有族人過其地見小兒走入麥畦中就而視之見程氏屍在死且三日又值大暑面色如生而兒三日無乳不死族人歸報瓔瓔疾趨收其屍抱其子歸瓔亦終身不再娶

何烈女

何氏泗州人雖小家女容止端莊父早世母貧病無以存有夫婦僑寓泗上自言通州人紿母求女為介婦母不知其無子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淮浦誘以為娼一日富賈人過女事之女不勝忿佯許諾良久乃仰天大哭以刀自刎血流滿地

郡憲張公聞其事即遣吏往按之至則夫婦與賈人已逸去隨命有司以禮葬之而女之冤竟未得伸已而天旱識者疑爲女冤所致郡守楊公遂爲表其墓果大雨三日乃止

陳節婦

檢討陳公繼幼而孤母守節甚堅教公尤篤郡邑上其事于　朝朝命巡按御史薦覈之御史微行至其隣家樓上潛窺之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盎從步隨之整肅如朝廷已而灌地未畢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一甌來檢討遠望見遽

擲盎趨迎至前跪地兩手捧茶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嘆即以報聞得准旌表門閭

祝節婦

慈谿張公昺令鉛山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而先受聘財以供湯藥者獨傳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于庭論孀婦有願守者跪節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所願舅姑以此紿婦云若守節須聞官以婦不識字使投願嫁牌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官命汝改嫁汝安得違之婦曰唯唯必待吾祭亡夫始從命舅姑即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尋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并屍填其池自是邑中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日雨不應乃齋宿神府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冤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即躬至其所召其家人詰責皆吐實啟土見屍顏色如生公哭之慟爲文以祭未訖而大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因罪其舅姑及同謀者即殮葬如禮

賣菜妻賢

京中有賣菜夫賣豆芽菜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夫

不與婦人引手就其筐取之袖中銀一錠落於其筐夫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免賣菜矣妻畧不視曰爾得之而喜彼失之者不戚乎今吾將孕彼戚而致死咀呪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夫感其言遂還之婦爲夫所咎果將自盡還復得之甚喜勞以酒飯以銀一兩遺之其夕賣菜妻生一男夫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彩照室驚怪以衣投之夫意有寶掘之得銀一錠報於失銀者其男相與同爲貿易

王妙鳳

王妙鳳洞庭東山民女許嫁吳氏吳父死母有污行鳳知詣母求絕婚母諭不可鳳入門孝敬無違夫出賈南楚污人來姑計使浼鳳見鳳不能發一日污飲姑室姑命鳳來溫酒鳳恚事污挈瓶出久不進在媭室舉燎煬之以警污污不去且入厨紾鳳臂挑之鳳隨取刀斫此臂不斷再斫乃斷歸家母將訟理鳳曰死耳世寧有婦訟姑者耶逾旬卒母鳴於官官爲匪人賕沮冤迄不申

高氏

高氏者嘉定狄阿毛妻也配狄一月患癰疽高吮之不愈死高抱屍慟哭三日不内水漿家貧火堊火熾高便躍入火姑救出之高恨不得從夫地下取夫骨醬吞之父母驚異而昧其志相謂言疾嫁耳遲之則死矣漏言于高高歸舍即斷髮自誓其夕竟就雉經

陸淑清

陸淑清長洲陽城人頗聰慧識字許村人楊紹清年二十二兩家赤貧不能嫁娶紹執役京師惡子豔淑清色謀妻之集同黨撼其翁父若童不從我得不悔後禍耶翁父愁諾淑清聞之號哭達曙惡子強委禽焉送酒來飲食父母父母出飲食淑清自縊於房

雙烈女

蘇城內一處子樓居誦經聞叫夜僧聲甚苦傷之投以金錢僧誤謂女悅己夜入逼女女不從僧怒斬女携首以去適女母舅宿於家明日其家訟于官謂舅殺之官加酷訊不禁誣伏而不得首且再加桎梏舅女痛父自斷其首爲女首以獻官察之非是因得其情大加憫恤虔禱於城隍神夜夢神曰殺女者某寺某僧首在廢佛腹中搜佛腹果得首坐僧死舅得釋蘇人建雙烈女祠

風婦伸冤

近過桐廬道中見一婦偶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深水濶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予以爲其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令往取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猴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一母見陳婦豔美將圖之夜誂陳弄猴所得無幾吾漁日得利數倍翌旦盍從吾試之旦果同出及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銜去矣婦不信號

哭不寐漁者毋說以耳言欲令為兒婦不許且將
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婦及猴殺之埋
廢冢中踰二宿復生覺有人挑其脅大呼云明星
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
見冢土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攻潰而出始知空
槨中也於是往來奔走候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
云至是令有司鞫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弄猴
夜圈中投之火火不能焚皆得實狀漁者兄弟並
論死

陳壽妻貞烈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
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已惡疾不敢近女事之
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
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半
與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
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為婦貞烈之報

楊夫人

國朝妻救夫刑蒙恩獲宥者二人 永樂甲申十一
月江浦知縣尉盎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盎母老
願代盎死 上憫其情特宥盎 成化丁酉三月

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
奏翁姑年老願代孚死奏 旨俱釋之此二婦可
謂義烈而 朝廷寬宥不疑真堯舜之仁也予聞
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
其祖 永樂中鄉進士郭瑺請代其父皆劊軍伍
以全其孝世猶侈為美談而況婦人當死生之際
哉吾獨惜夫楊焦山夫人代死一跪一字一淚而
不得從二義婦之例可悲也夫

柳鸞英

萊州閻瀾與柳某善有腹婚之約及誕閻得男曰自

珎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
而瀾止由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柳欲背盟
鸞英泣告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諾他適之事有
死而已母白于父父佯應之而未許鸞英度父終
渝此盟乃密懇隣嫗往告自珎曰妾有私畜請君
某日至後園挾歸婚事可成遲則為他人先矣自
珎聞之喜不能抑遂與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故
海江密計設酒賀珎醉之于學舍兄弟如期詣柳
氏鸞英倚園門以望時天將暮便以付之而小婢
識非自生曰此劉氏子也鸞英亦覺其異罵之曰

狗奴何以詐取吾財速還則已不然當告官治汝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珎夜半醉醒大悔失約急起走詣柳氏圃門時月色昏黑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蹟嗅之腥氣偲而歸衣皆沾血不敢告人也達曙父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逼訊及隣嫗遂首女結約自珎至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論死會御史許公以出巡至夜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柳鸞英也身爲賊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憐此獄妾死不朽因忽驚覺明旦召自珎具述江海罯飯事公偽爲見鬼自訴之狀卽捕二兇訊之扣頭具服斬于市而釋自珎爲女建貞節坊以表之自珎後登鄉薦時人爲作傳奇

劣婦類

馮衍忌妻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子値英主亦擯弃一同也敬通英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自操井臼余有悍妻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段氏

臨濟有妒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夢見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不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加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妒也

王導妻

王導妻曹氏甚妬忌丞相不得有侍御及左右小人

有妍少者必加譴責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有數男曹氏知大驚恚自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討尋王公遽命駕患遲乃親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得先去司徒蔡謨聞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知否王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導大慙出妒記

柳氏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善之柳氏截其舌後柳

氏舌瘡爛氏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令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妒矣 出朝野僉載

范略妻

唐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媿色悔之無及 出朝野僉載

任瓌妻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勅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妒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宦宮齎金缾酒錫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妒不須飲之若妒即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内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 出朝野僉載

房孺復妻

房孺復妻崔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臙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粧耶吾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鐵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粧焉 出酉陽雜俎

公主妒雹

唐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閹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縵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

妒婦

唐杭州刺史裴敞有疾甚有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營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見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難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

李季蘭

李季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作詩詠薔薇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

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爲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閑話

戲謔妬婦

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常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

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李福妻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所指即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浴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曰夫人沐髮福即僞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難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業以疾爲言即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無不大笑出泉子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悍虐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

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朴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合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刀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尤畏之

沈尚書妻

有沈尚書失其名常爲秦帥親吏其妻狠戾而不謹又妬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後因閒退挈其妻孥寄于鳳州自往東川遊索意是與怨偶永絕矣華洪鎮東蜀與沈有布衣之舊既至郊迎執手叙其契濶待之如親兄遂特創一第僕馬金帛器玩無

有闕者送姬僕十人輦斷不令　沈亦微訴其
事無心還家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鳳州自至
東蜀沈聞之大懼遂白于主人及遣人却之其妻
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必改從前之性願以偕老
不日而至其初至頗亦柔和涉旬之後前行復作
背姬婢僕悉鞭箠星散良人頭面皆拏擘破損華
洪門之召沈謂之曰欲爲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
是旬日後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
二人提劍牽出帷房刃于階下棄尸於潼江然後
報沈沈聞之不勝驚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

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流來日復在舊湍
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繫石縋之沈亦不逾旬日卒

胭脂虎

朱氏女沉慘狡妬嫁爲陸愼言妻愼言宰尉氏政不
在已吏民語曰胭脂虎

補闕灯檠

吳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乙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
爲綰匾髻中安灯盌燃灯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
土偶人目之曰補闕灯檠

杜業妬妻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
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甚業憚之如事嚴親烈
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戒之曰業位望尊顯
得置媵妾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
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鶩
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悔於
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彩段賞之

待婢如舅姑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其妻李氏
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媵妾齊丘選首婢三人與之

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之禮人問其故李
曰此令公寵幸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
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亦笑而許之

夫人妬婢

周葢公夫人妬有媵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
暑以渴告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個相
公爲婢酌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季常妻

陳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
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

然之何觀此則知季常畜二侍女以遣迹及暮年
并於枯寂益有所制而然

秦檜妻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
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
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犂
然當其心即片紙付之是日岳王斃于棘寺（朝野遺記）

易安居士

趙明誠清獻公子妻李氏號爲易安居士有樂府詞
三卷行於世名瀲玉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既而

反目有啓與綦處厚學士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
兹駔儈之下才見者笑之嘗作金石錄記其文曰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夫所著之書也取
上自三代及五季鐘鼎甗鬲盤匜尊敦之款識豐
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迹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
卷皆正其僞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
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具載之可謂多矣於乎王
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
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予建中辛巳
始歸趙氏時先君作吏部員外郎侯年二十一在

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請告出質
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
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十年出仕宦便
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絶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
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
寖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有古今名人書畫三代
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
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
亦不易得留信宿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

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偏取俯拾衣食有餘連
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是正
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
病盡一燭爲率故能筆札精致字畫完整冠諸藏
書之家予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
積書史言其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
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
反不得飲而歸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勞
而志不少挫既成歸來堂起大厨簿甲乙置書册
如要講讀則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

責揩釡完整故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反取㦖慄予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翠羽之飾室無塗金刺綉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訛謬者輙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乞斤几案羅列枕席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寇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筒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迺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

者又去古器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見監本者畫之尋常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也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間已化爲灰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建康具舟上蕪湖入姑蘇將卜居贛水上夏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詔六月十二日始負擔舍舟坐車上着衣甲精神如虎目爛爛光射人望舟中告別予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

急柰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自可抱負與身俱存亡遂馳馬去途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瘧痢之病危在膏肓予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七日遂不起取筆而作詩絶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顧四維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裀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予又有大病僅存喘

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月金寇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煙矣獨手抄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十卷軸三代鼎彝十餘事南唐寫本書數筒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虜勢叵測有弟任勑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嵊在陸久棄衣被走黃巖顧舟入海奔赴行在時駐蹕章安從御舟岸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

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示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造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予大惶怖不敢言遂盡將中所有銅器等物欲去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嵊縣後官軍收叛卒取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臥榻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予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十去七八猶有一二零殘不成部帙書帖尤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累十卷爲一帙每一日晚吏散輒較二卷題跋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城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乎或者天意以予菲薄而不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尤所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何得之難

而失之易也於乎予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過蘧伯玉知非之二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胡足道所以區區說其終始者亦欲後世好古博雅之士戒之云爾紹興四年玄黓壯月朔甲寅日易安堂題

娶婦離間友愛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友愛其季婦娶未踰年輒諷其夫分異夫怒拒曰吾家仁義已三四代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語而仲每對親戚常切齒言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吾吾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勸君卜居于外其寔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汚縱君含恥能恕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族乎季怒遂逼諸兄析居而孝友衰焉王荊公曾書柳開所撰其叔母墓志云人家兄弟無不友愛多由娶婦離間觀此眞可以爲戒

游節婦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甯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

弟婦游氏在儕輩中稍腴澤悍戾滑泆與並舍少年姦宿每側耳嚅罵無如之何游嘗攘雞欲烹寧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雞以出游遽以刃自傷手走至鄰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爲餌強脅汙我我不肯從懷刃欲殺幸而得免寧適無妻隣人以爲然執詣里正赴縣獄獄吏審其情實需錢十千將爲作道地寧貧而嗇且自持理直堅不許吏傳會成案上于軍軍守戴顗不能察且謂閭閻匹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陵逼錄事參軍趙師景又迎合顗意鍛鍊成獄奏之寧坐死而賜游氏

錢十萬令長吏歲時存問以旌其節由是而有節婦之稱郡人盡知寧寃而憤游之濫竟以與比近林由寺僧通爲人所告受杖未幾抱疾見寧爲祟遂死時淳熈四年六月也其後顗爲提點刑獄延璽劾罷趙贓敗去官軍縣推吏一死一黥皆相去半歲間耳

妬婦忍毒

婦人之妬出於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脅以白刃亦不變故小說傳唐太宗賜任瓌之妻酒事至今以爲口實撫州監酒范寺丞妻美色而妬范寵憚之同輩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委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平日與范無間素知其妻妬乃戲取官妓雙履寄置范卧具中須臾務吏挈衾囊歸妻整被衾見履神色沮喪詰吏所從來吏對不知妻泣怨良久因拊心而呼曰天乎吾至是耶乃入室合戶而縊頃之范還排戶入則妻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始及晬甚愛怜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會稽太守過郡與倅有舊倅爲開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惠者立侍倅側倅顧

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見鈴吏擎生肉二盤一置倅前一置客前愕問其故則其子之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封肉以獻其忍毒至此

吳淑姬能詩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氏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爲太守逮繫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坐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叙當宛轉白待制爲汝

解脫不然危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踈影横斜安在哉從敎塞管催諸客賞歎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戸攝理正治此獄小詞其所傳也

崔家宰妻

解學士先生常吊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絶倒盖其妻悍也予嘗觀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慄慄艮順之怒輙跪起拜謝以冀免盖恐傳笑于外而益眷成其惡崔後至冢宰李病將死猶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絶嗣豈非大吉大利之謂邪

邊貢繼室

歷城邊尚書貢繼娶胡氏通書識字然邊以子遲故多置姬侍每與胡反目邊致仕家居時妾生有二子邊復欲求姝麗託其弟某圖之爲胡所沮後族弟偕客携酒過邊酒酣舉觴令曰討小老婆惱坐客不能繼皆舉觴胡以片紙書想娘狂郎忙五字于上曰何不以此對邊卒所寵姬侍皆嫁賣惟留其生子者與居待之亦寡恩

沐夫人

沐府有内使出行見有棄小女於道者命左右收之顧氏妻乳焉及年十八姿容姸妙黔國公出遊偶入内使家見問爲誰内使以告且曰未擇配也公唉曰何不壻余内使敬奉命公曰汝爲我善爲之以其夫人妬甚不敢携入宅也是夕一幸而有娠歷七八月夫人聞之召入令二婢以木夾其腹下其一子命舂絶曳出復生旣月許後動覺胎未盡因以報公公大喜令蓐毋收之又得一男盖雙生子而止去其一也男名琮至七歳夫人自度無子乃告之弁取以入竟襲公爵

高夫人

高文毅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間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語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語罵陳公掀髯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與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

予法當去今不去汝而追妾汝復聞之是欲絶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 朝廷置汝於法自是妒少衰生中書舍人呕陳公一怒之力也妒婦之見於記載者多矣朋友治妒亦新聞也故記之

稗史彙編人倫門卷之四十八終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九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倫叙門

妓女類

寃家六説

作詞者流多用寃家爲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出後因閲烟花記有云寃家之説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縈繫寧有死而不懐異心此所謂寃家者一兩情相有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寃家者二長亭短亭臨岐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此所謂寃家者三山遥水遠魚鴈無憑夢寢相思愁腸寸斷此所謂寃家者四迎新棄舊孤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寃家者五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此所謂寃家者六此語雖鄙俚亦余所未聞

鳳窠群女

姑臧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巾錦衣仙裳察粉淡妝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專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食者號拱盤女代書札者號墨娥蕤香者號麝姬掌詩稿者號雙清子餘諸妓號曰鳳窠群女又

日圍雲隊曳雲隊曳雲仙 嫏嬛窮後記

蘇小小

劉次庄樂府解題云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也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庄雖云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按郭茂倩所編引廣曰蘇小小錢塘名妓也蓋南齊時人而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

歌直千金

官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汧國夫人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天寶中有常州剌史滎陽公者一子始弱冠雋朗有詞藻深爲時輩推伏應鄉試秀才舉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夐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盻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曰此俠邪女也與通者多貴戚豪族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日盡徙其囊橐家于李之第日會娼優儕類狎戲遊宴歲餘資財僕馬蕩然姥意漸怠紿生以求嗣與娃皆逃生因落魄爲丐哀呼市中娃識其聲即以繡襦擁而歸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別賃居與生處出橐中裝可百金悉貿書俾生讀三年遂中甲科又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受成都府參軍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

霍小玉傳　蔣防譔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常受生厚賂因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姿質穠豔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某具說十郎非常懽愜遂命駕抵勝業坊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引諭山河指証日月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後三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科受鄭縣主簿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

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歳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謂玉曰皎日之誓生死以之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矣玉自生逾期懷憂抱恨遂成沉疾忽一視生遂與杯酒酹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長慟號哭數聲而絶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夏五月與盧氏偕歸鄭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夫妻之間無聊生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引琴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訟於公庭而遣之至於三娶率皆如初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元年登進士第薄遊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瓠早晚期相親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粧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絶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

戎昱

韓晉公滉鎭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戎使君於汝寄情

耶妓悚然起立洒然淚下帥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凛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戍余之過乃笞之于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黄鸎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薛暨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聳幹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父卒韋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元末建

安暨氏女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須簪鬢無主蜂鸎任宿旁識者知後不紫此即濤父愀然之事後皆果然然濤非暨比也故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觀此則唐人重濤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一卷行世

胡曾詩

蜀人皆呼營妓爲校書帝南康鎮成都罷之故胡曾有詩贈薛濤曰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摠不知

薛書記詩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爭令以酒器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爲獻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有人憐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犬離家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帋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義之手內擎筆離手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面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隴西獨自一

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出入朱門未忍拋有人常愛語交交啣泥穢汚珊瑚樹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汚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蓉朶不得清泉更一遊魚離池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趂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擎鷹離鞲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正節負秋霜爲緣青笋鑽牆出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瀉黄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

遺無限塵蒙汚不得雜堂上玉臺 元公詩曰
馬上同携今日盃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
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
命管絃來尊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

魚徐二娼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
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道士有怨
李公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消
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纔懷乃娼婦也
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温璋殺之有集行於世江

淮間有徐月英亦娼也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
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忽照鴛
鴦兩處飛亦有詩集

平康南曲

平康里三曲妓中錚錚者多在南曲循墻一曲卑屑
妓所居二曲中各有三數廳事植花卉怪石盆池
妓多假母倴呼爆炭應以難息之故故妓衰退者
爲之諸女自幼丐育亦有良家子慢墮其中無以
自脫諸母亦無夫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主之多
有遊惰者爲諸娼豢養號爲廟客保唐寺有講席

旬三八日諸妓相率聽焉皆納假母一緡然後能
出或者大約同行則下牒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
三八日士子極多有一嫗號汴州婆育數妓每召
飲率以三鍰繼燭則倍之

仙哥酒糾

天水仙哥字降真能歌[illegible]鄭舉舉爲席糾寛猛得所
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醵飲乾符中狀元孫偓
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在其舍內妓之頭角者爲
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鍰見燭則倍新
郎君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

來令同伴李深深爲酒糾狀元吟曰深深亦自遲
妖姿手舞如風令不疑任爾風流兼醞籍天生不
似鄭都知

柳妓

盧氏襍說鄭還古東都閑居與柳營將軍甚熟柳妓
樂極多鄭嘗與一妓詩曰云云柳見詩甚喜曰某
不惜此妖待見榮命便發遣入京不半年除目乃
下遂遣入京

迷香洞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

枕鎖蓮燈次則鼓紅被傳香枕八分羨下則不相
見以閉門羨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
客於鳳巢囊有銅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
題九迷詩于照春屏而歸常新錄

張錦納妓

京師名娼曰嬌陳奴姿容俱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
陳奴曰得錦帳三十里乃可蓋戲言也翊日載錦
數十車張之陳奴大驚乃如前約

小春譏預借

某邑宰因預借遣旨遭按而歸其郡將乃宰公之故

舊因留連燕飲有妓慧黠得宰罷官之由時方仲
秋忽謳漁家傲十月小春梅蕋綻宰公云何太早
耶答曰乃預借也宰公大慚

夢妓賦詩

金陵進士黃夢徵寓臺城夜宿得夢見故妓賦詩云
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匆匆收逝筋斂黛顆重
闈淵斷蛛猶織梁春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岸野
棠飛妓自云今爲吳神樂部中人也

角妓坐化

角妓鄒妙端色藝絶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脩
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朋寂及死佯爲坐化有
作詩以挽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圓寂竟
嵬然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
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翠燒衣事功
德誰分前後先傳播一時

眉癖

瑩姐平康妓也玉净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每日作一
樣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尚汝有眉癖若是
可作百眉圖更假以年歲當率同志爲脩眉史矣
有宅宅眷不喜瑩者謗之以爲膠煤變相

洛中茂英

舉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英年
甚小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
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窗未省聞高語
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
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
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既頻
與酒糾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贐行復
開筵送別因暗留絶句與糾曰少插花枝小下籌
須防女伴妒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書莫

點頭因設舞曲遺詩師取覽之當時即令送付樂
予出盧氏雜說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
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
授賓從請續其句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
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
令隨口寫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座客無不嘉嘆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
數十箋納之翌日共載而發出抒情詩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爲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遊東海
値吳女盈盈者來年才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
色甚冶詞翰情思翹翹出群少年子爭登其門不
惜金帛盈遴簡嘉偶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召使
侍宴山預賓列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驩處累
山辭歸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
山其詞云芳非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闌檻光
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
闌對寒月山作長歌答之云東風豔豔桃李鬆花
亂春入滾酥濃龍腦透綾鮫綃紅鴛鴦十二羅芙
蓉盈盈初見十五六眉試青膏鬢堆綠適乎不貞
嬌蒲懷學得襄陽大堤曲阿母偏怜掌上看自此
風流難管束鶯喙含桃未噤時便會吟詩風動竹
日高一丈羅窓曉啼鳥壓花新睡短賦雲纖指攏
還偏半被可怜留翠暖淡黃衫袖仙衣輕紅玉闌
杆雅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眼橫波艷一
綫未消山枕紅斜鬟整衣移步懶才如韓壽潘安
亞擲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有私言
銀燭下簾聲浪皺金泥額六尺牙牀羅帳窄釵橫

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波腰一捻若交飛上九天歌
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
幾許前年按舞使君筵屏歷忍羞頭不舉鳳凰簫
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過風雨阿盈阿盈聽我語勸
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怜宋玉才多誰解
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綫春衫粉面
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幸五陵兒一日
心冷玉如土雲零雨散那堪悲空使他人夢來去
浣花溪上海棠辭濤朱戶皆金環常阜箏一琓珉
堦落張祐叢消琉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與來奇

怪生毫端醉胖覷紙聊一揮落花飛雪聲漫漫夢
得見人爲改觀樂天更敢尋常看花開不肯下翠
幕竟日烜赫羅瑚撒掃眉塗粉迨七十老大始頂
舊蒲冠（蒲七十始頂舊蒲冠學謝自然上升之術）至今愁入錦江口秋
蛩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爾生此後不可
得蒲天風月獨倚闌醉岸濃雲呼佚墨久之不見
予心憶高瑤去天無幾尺斜陽街山雲牢紅遠水
無風大一碧望眼空遙沉翠翼銀河易濶天南北
瘦盡休文帶眼移忽向小樓清淚滴又明年山適
淄川過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盈簡欲借遊東山紙

尾一詞云枝上差差綠林間簌簌紅已嘆芳菲盡
安能將沮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江東金鑣玉勒
雪花驄二十年前是俠少豐絮昨日成衰翁幾時
滿飲溜霞鍾共君倒載斜陽中時方初夏山以病
不克赴其約秋中再如山東盈已死王通判補山
曰予去後盈若平居暗寢夢紅裳夾人手執一紙
書告曰玉女命汝掌文牘及覺泣以白母云見不
得久居人間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
其夕竟卒王命山作詩弔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
燭花紅艷睡初醒一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

入夢人間無路可藏生乾坤意入憑闌闌風月人
歸似舊清漢殿香消春寂寂夕陽無雨下西城其
二云絃絕秦箏鏡任塵細腰休舞鳳凰茵一枝濃
艷埋香土萬彩珍珠濕神巾行雨不歸魂夢斷落
花難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意縱有芳魂不似
真其三云小巷朱橋花又春洞房何事不歸雲二
年前遇曾攜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魄已飛天上
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會向陽臺
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至絕頂
玉女池追思疇昔盈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神會

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
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清須
惑慨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
多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
春花色笑風春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
淡佇衣一枝紅拂牡丹薇無端不入襄王夢爲雨
爲雲到處飛山歸就次遂夢遊日觀峰北見石上
大字筆跡類盈書一詩曰絳闕珠宮鎖亂霞長生
未曉棄奢華斷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
歷劫易掣滄海水濃香難謝碧桃花紫臺樹穩瑤

池濶鳳翛龍嬌日又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悶悶有女奴來召至二溪洞門碧衣短髮出迎入宮殿一女子玉冠黃帔衣絳綃長眉皓容山趍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盈與一女偕至微笑曰爲雨爲雲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遂命進酒各有賦詠夜既深二女曰盈盈雅故便可就寢聞鷄聲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怳然出洞但蒼崖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山有筆談錄詳記所遇

周幕戲妓

司馬温公爲定武從事周幕私幸官妓而公諱之甞

會僧廬公枉道覓之妓踰墻而去度不可掩乃就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牀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東坡判妓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適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佳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定國歌兒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蘇釀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凉萬里歸來年愈少笑當時猶領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嚴蘂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奕歌舞間作詩詞有新

語唐仲友字與正守台日酒邊命賦紅白桃花郎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生者命之賦詞以巳姓爲韻遂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天上方纔隔夜謝爲之心醉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甞與蘂爲濫係獄月餘雖被箠楚而一語不及唐

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憲憐其無辜命之作詞自陳即口占卜筭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終須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哭而釋之

眇娼

秦少遊云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且西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矣娼曰彥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知無我儷

者遂行抵梁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飯娼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噓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世之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娼之事哉見淮海集楊維禎云錢塘娼家女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琶箜篌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焉求見即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顓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家姊侈然自隆重安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珍珠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求其終身榮者寡矣見鐵崖集

王生得女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生亦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墻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擲一瓦出舍視之有字云今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遠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

見微嘆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先出一老媪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於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挈之曰汝爲女子夜與人期至此何幹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性命難保我避逅遇汝亦有緣分不若從我去女泣從之生携歸逆旅匿小樓中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毋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毋毋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嘆而去者當是也生既

南宮不利還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詗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書室女所齎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毋則以亡女故怫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宦闔中女至廣陵貧甚不能進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遊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娼侍宴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雙泪墜酒中生悽然曰汝何至此女以本末告之泪隨語零生亦媿嘆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门書郎歷數郡

妓稱録事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録事太息謂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皆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葢謂録事也相監之東有録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個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

畫樓十二倚畫樓又還重倚两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裡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二八清齋望永同鴛被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眞楊慧娼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佛兒蘇之獃子常之毆爺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鬬擊宣和中眞州娼迎新守於維楊楊守置酒大合两邦妓樂楊州諱鈌耳眞州諱火柴頭楊娼侍會府輕厲城故令茶酒兵爇火而有烟使小僮戒之已而不止呼責曰貴客大屜張筵何燒炭不謹却着柴頭咄詈再

四真奴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有耳朶耶沒耳朶耶楊娼大慙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偎予也呼一娼歌怒其不如指謂之曰大府樂籍郡山野如此娼徐徐荅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

合生詩詞

江浙閒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輙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情者爲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

會適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躰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爲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歌月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曰梅花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揔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做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亡賴惡少也予奴因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謝希孟善戲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言責向日謝過今又遣信何也又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

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于世之男子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在娼所忽起歸意遂不告而行娼追送江滸泣涕恋恋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回說着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愛我心付與傍人呵希孟與鄉友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黑面身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寓真挂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

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于是以兩句咏其名云炊餅担頭挑取去典衣鋪上唱將來聞者絕倒伯益又嘗罵真衣皂道服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髭鬚鬢髮道衣行藏梗直烏肌欲小面皮秋水長天一色

蘇瓊

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巵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爭占

鰲頭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

僧兒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善填詞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暗潸然兩度朱幡鴈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邊年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沖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妓敏慧

古妓朱楚字雲卿警慧知書趙時逢遊可為守常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見俾客屬對皆莫能之楚輒曰妾有對取席間藕片以進曰藕折露絲飛趙大奇之

嫁娼為良

豊宅之赴南宮偕數友飲于娼館有一妓美而艷豊悅之數調微詞娼亦相和答良久忽摘豊起曰君非豊運使郎君乎豊曰然曰君嘗以某年過江州江州司理與君家有舊置酒召君乎豊駭然曰汝

何以知之娼曰且飲酒他日為君言裏曲復坐睇豊不覺捨豊疑焉飲罷與各友別復造其室娼欣然納之因扣其故娼悲泣曰某司理女也先人到都不幸病故家貧無以歸葬母氏鬻我于人展轉至此數年矣憶召君時從屏間窺識手彩坐客何人肴饌何物歷歷數不遺已而大慟豊勉之曰事已無可奈何吾嘗試為汝地豊翌日徑詣大尹張定叟具道其事且傾篋之中可得十萬碩以贖此女張大奇之立喚娼奪以畀豊復斥庫緡五百為資裝之費遂改嫁為良人妻焉

劉姬善歌

野雲廉公於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疎齋盧處道松雪趙子昂歌姬劉氏名解語花賓主盡歡劉氏折荷花左手持獻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松雪喜而賦詩誠一時盛事惜全集中不載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濠梁李升記

下火文

昆山一娼周其姓係郡中藉張子能韶爲守時娼忽

暴亡適道川訪張守因命作下火文云大家且道可惜這個甚么可惜巫山一片雲眼前新水點絳唇昔年綉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恨便須拜撒好精神南柯夢斷何如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知其人向甚么處去這里分明會見喬山溪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都逢川撥掉倘或未然更聽下句咦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顧佐禁妓

本朝初不禁官妓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建妓館六樓于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率飲妓樓群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呶竟日樓窓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霑醉曹多廢務 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剛嚴爲朝紳冠時□明之包公也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趨而避之

歐陽都尉宿娼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毀其貌以覬萬一之免一老胥聞之徑謂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矣妓立與五百金胥曰 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侈肆乎慎不可欺當如常貌哀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服須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目蕩志則可只如此就捕更無待夫同

其諱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群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采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粧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慼了那廝可知遂叱放之

娼女死義

京師娼女有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侯去備北邊者數載高閉門謝客天順初昌平侯爲石亨所忌奏以

正統十四年　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爲不忠　朝廷命斬于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獨高素服往哭親吮其血仍綴其首買棺殮之遂縊而死

金盤贈妓

楊鐵崖先生博學能文吳中人豪也顧阿瑛重於教子延之家每食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美妓二三捧勸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莖露有妓能對者贈以此盤中有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酬之坐者絕倒

李惜兒

李惜兒京師名娼也　景帝愛幸召入宮中嘗賜其家鉅萬惜兒嘗欲貴其里醫艾從高而難言因佯病　帝遣太醫官治之固不愈　帝自臨問惜兒曰妾家居有患服醫者艾從高藥無不愈者　帝立召從高藥一進而惜兒起　帝大悅命吏部擢爲太醫院使吏部執不可　帝命兵部于謙對品調武職以爲錦衣正千戶及　睿皇復辟法司奏斬從高於市復請誅惜兒　睿皇曰此景泰之失惜兒何罪後竟死於獄籍其家大珠如芡子者百八粒他物稱是復辟詔云毀奉天殿旁以居妖

妓指惜兒也劉宗燕說

義娼傳

楊玉山松之商人也性愛小妓其冊帕積至數十以爲帳號百喜帳南京有女妓曰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曰能妻我者當與之諸楊以稅事入京聞而懇求之捐數十金乃成婚踰月欲隨之還家曰奴固誓之矣今不歸君爲妾復何歸乎楊妻妬不敢許約以半載爲期及去妓守志不渝父母無如之何數寄聲楊所楊感其誠歲四五至至必留旬月所贈遺以千萬計往來如家焉久之貲

日剸削既二十年田産爲一空男女未婚薪水且
不給而日受妻子怨言怏怏悔歎兩目皆爲失明
妓惟其久不來使使詗焉盲矣乃扁舟下江直造
楊氏之廬登堂拜王母捧楊首大慟曰王君貧困
職我之由 奴嘗爲君婚嫁君幸毋苦悉出向所贈
珠璣器具以爲資粧嫁其二女又出儀物筵設之
費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者一年楊鬱鬱心恚以
死妓人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
語之曰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爲困此與我同辛苦
妓謝曰奴非碌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汙之誓與王

君交往廿載名雖風塵身固不異楊[illegible]之少房也
且王君爲我而死忍背盟山後淪入苦海爲頑從
主母側執庖湢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不嘆異之
既免喪其父毋強之不歸訟諸禮曹移牒逮之急
不得已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終於
舊院君子曰世皆云娼無定情其情僞也强也今
覩張卿事豈僞與强所能哉幼而知貞長而守志
老不渝節卒以清白從楊生地下覩其推財恤患
有古俠士之風豈特風塵中難之士君子或愧焉
昔房千里文傷娼許堯佐傳柳氏以爲奇節然彼

固失身于初者豈甚然全歸如斯人哉

樂婦通文

秀才張者教坊妓也頗能於席中引文調詞而舉止
亦閑雅遂獲此號嘗至琴川錢方伯館之比至錫
山秦封君亦屬意焉一日秦公燕客戲之曰汝往
來琴川錫山於秦錢二公之間事齊乎事楚乎張
方舉白笑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一座
稱賞

二義娼

山東解元豐上章泰安人也眷一妓女情愛甚篤誓

不復與他妓近而妓亦矢志自守久之上章病甚
妓言於母往侍湯藥上章問之曰我死爾將奚爲
妓曰惟有死耳上章以爲一時語不復問上章死
妓即解足自縊豐氏收瘞上章墓側又濟寧李東
以進士授知縣與妓女王四兒往來甚密及遷御
史令王詐爲閽者自隨事露爲銓曹所黜王從之
不忍舍久之東鬱鬱得疾終王日守其棺不去及
瘞自縊死

玉堂春

河南王舜卿父爲宦致政歸生留都下支領給賜因

與妓玉堂春姓蘇者狎創屋宇置器飾不一載所費殆盡矣妓待如故但鴇日惱生不得已出院流落都下寓某廟中廊下有賣果者見之曰公子乃在此耶玉堂春爲公子誓不接客命我訪公子所在今幸毋他往乃走報蘇蘇誑其母往廟酬香見生抱泣曰君名家公子一旦至此妾罪何言然胡不歸生曰路遥費多欲歸不得妓與之金曰以此置衣飾再至我家當徐區畫生盛飾僕從復往鴇大喜相待有加設宴夜闌生席捲所有而歸鴇知之撻妓幾死因剪髮跣足斥爲庖婢未幾山西商聞

名求見知前事愈賢之以百金爲贖身踰年髮長顏色如舊携歸爲妾初商婦皮氏以夫出隣有監生倪姬與通及夫娶妓皮妒之夜飲置毒酒中妓疑未飲夫代飲之遂死監生欲娶皮乃唆皮告官云妓毒殺夫妓曰酒爲皮置皮曰夫始詒妓爲正室不甘爲次故殺夫冀改嫁妓遂成獄生歸父怒斥之遂矢志讀書登甲科後擢御史按山西録囚潛訪得監生隣嫗事逮以來不伏因潛匿一胥於庭下櫃中監生皮氏與嫗俱受刑於櫃側官僞退吏胥散嫗年老不堪受刑私謂皮曰爾殺人累我我只得苦生銀五兩布二疋安能爲若受刑二人曰老婢且耐一刻不招我罪得脫當重報也櫃中胥聞此言即大聲曰三人已盡招矣官出胥爲証俱伏法王令鄉人僞爲妓兄領回籍陰置別邸爲側室好事者以爲金釧記生爲王瑚妓爲陳林春商爲周鏜姦夫爲莫有良兄爲陳銀其轉折稍異

妓女尚義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爲一商所眷商死劉爲持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紅自養辭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

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爲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常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妓即削髮解足爲尼屠寶石某京師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某家後數年　赦回妓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富貴之地而滔襲無耻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類也

稗史彙編卷之四十九終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

海右關氏王圻纂集

伎術門

農家類

稼圃

樊遲請學稼圃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所謂不如農圃則是眞實之辭古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臯農事須稷禾麻菽麥秬秠穈芑各有土地之宜發秀頴栗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于生民七月

豳禮敘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盖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尤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耰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畞欲深而端畞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禾苗有行故速長　強弱不相害故速大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導其民者先務於農非爲地利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産

復産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産約其産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皆有功業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故[illegible]務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以教民尊地産也地産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

紝閫之功以力婦教也婦任其力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也貿易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 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享祀不酒醴聚衆不以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藉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御御妻也 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不出閭邑而嫁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猶損也齒年

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異猶他也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燒灰不以時多僇 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罝獸罟也罛魚罟也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也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 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也 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繼植也 四鄰來虐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虐也 因天時哉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

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窐容汙下也突理出豐高也 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澤也 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士當作土 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淫延生也 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 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爲也 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

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言羸瘠也土亦有瘠土 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彊壚剛土也故欲緩緩者謂沙堧弱土也故欲急二者中和方能宜穀 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下溼近汙泉故欲燥燥謂高明暵乾故欲溼不燥不溼取其中適乃成黍稷也 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也 又無螟蜮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 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五尺爲甽遼西人謂之䂸也 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 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耨所以耘

苗也畮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料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瘠瘠則得穀少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顏色潤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緩柔也草諯大月大月孟冬月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菖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菥蓂也是月枯死大麥熟而可獲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而樹麻與菽菽豆也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凡草庶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狶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而從事於蓄藏蓄藏之於倉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麥畢五時

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獲刈收死者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故曰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曰瘞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讓其神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為之無其時而止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也當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時也使其民而郄之郄逆也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此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種不爲種晚種早熟爲稑早種

晚熟爲種詩云黍稷重稑稙穉菽麥此之謂也是以粟少而失功不可其苗欲粟少也食少乏力故失功也

農事之始

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用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凡人以食為天者其可不知所本耶農又天一星

在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糠畧同與箕宿邊杵星相近蓋人事作乎下天象應乎上農星其殆始于此也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棄之平林會伐平林遷之棄渠中冰上鳥覆翼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

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蓋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

蠶事之始

黃帝少昊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聰明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為最暴乃徵師殺蚩尤垂衣裳

而天下治易係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按黃帝元妃西陵氏始勸蠶事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禕而躬桑乃獻繭稱絲織紝之功因之廣織以供郊廟之服所謂皇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由此也西陵氏曰傫祖為黃帝元妃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皇圖要覽云伏羲化蠶西陵氏養蠶禮記月令季春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祭蠶於北郊蠶於北郊以純陰也上古有蠶叢帝無文可

考蓋古者蠶祭皆無主名至後周壇祭先蠶以黃帝元妃西陵氏為始是為先蠶歷代因之嘗謂天駟為蠶精元妃西陵氏養蠶實為要典若夫漢祭宛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謂三姑為蠶母者此皆後世之溢典也

辯土

凡耕之道無他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虛無勁扶豫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

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穫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僻僻仆也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成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不實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誠不粟詩云實誠實粟有卵家在一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稀也不中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

後咸生也咸皆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也殖長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也壤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耰也耰覆種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遬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行列也夬心中央帥為泠風夬央也心於苗中央帥率也泠冷風以搖長之也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也長也欲相與居相依助不偪仆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不可傷折也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秕不成粟也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也肥而扶疏則多秕根弱潤也墝而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滋潤其根故多枯死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堅也必穗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為之者人也為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殺猶小也殺或作小根本也莖鼠尾桑條殺也疏穖而穗大穖而穗果穖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食之彊彊有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奪或作奪字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一作衡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多秕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徵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噮美也噮讀如餇厭之餇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益一作菻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庶辟米不得恃辟小也恃或作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

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大菽則圓小
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蠹其英莖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
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稈長而頸黑
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
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胕動蚼蛆而多疾（胕動病心讀如痛）其
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
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illegible]病也）莖相若稱
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

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以為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
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
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叡知（叡明也）
四衛變彊（四衛四枝也）㓎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也）黃帝
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重農

仲冬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
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夏至日日極長故日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三

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
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
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大呂之月數將幾
終（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太
蔟之月陽氣始生（太蔟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草木
繁動（動生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寬
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戮也）無或作事以害
群生（事兵戎事也故曰以害群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
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降故脩利溝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喜之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眾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眾謂軍旅工役也順陽長養無役大眾妨廢農工故戒之曰無也以循行農事勸率之）草木方長無

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從役聚則心攜離逆上命也故戒之曰毋也）蕤賓之
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俠（蕤賓五月壯盛俠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本朝
不靜草木早槁（靜安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槁枯也）林鐘之月
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則行刑戮故曰陰氣將始殺也）無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將猶養）夷則之月脩
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敕飭正刑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利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南呂之
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之什之什仲秋大雨故收聚）無敢懈
怠以多為務（務猶事也）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救

(無射九月有罪當論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亟疾故事)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應鐘十月陽覆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別(一作辨)喪紀審民所終(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疏等重之說故曰審民所終也)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二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為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𤗞諺所謂靠水插秧乘船割穀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

醫家上

醫原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典醫以療衆疾說文曰巫彭初作醫呂氏春秋亦曰巫彭作醫

史記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醫方療衆病

九鍼

帝王世紀曰太昊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六氣六腑五臟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物之理得以有類乃制九鍼又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治九鍼蓋鍼灸之始也

明堂

醫家記鍼灸之穴為偶人點志其處名明堂按銅人腧穴圖序曰黃帝問岐伯以人之經絡窮妙于血脉參變乎陰陽(盡書)其言藏于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之言明堂者以此

獸醫

黃帝時有馬師皇者善醫馬周禮夏官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續事始)

情慾傷生

將受情慾先欲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烟身安輿駟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說府續編)

膏肓

病重不可醫者謂之膏肓疾晉悼公病醫療不損乃遣使入秦召盧醫盧醫未至而悼公夢二豎子相

謂口泰醫若至我等必傷一童子曰我居膏下子居肓上其柰我何及醫至視公之病曰此疾在膏肓之中藥餌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所能醫悼公曰真良醫也果如夢中之言數日而崩

金石毒

金石有性之藥多煩燥前輩已嘗論之往往不悟致多喪身是猶晉人之好服寒食散唐人之好服丹砂雖韓文公亦不免武宗好神仙方士之術用趙歸真等取銀汞煉神丹而服之遂以丹發而崩王仲言揮麈録載宣和間王定觀好學能詩少年爲

殿中監寵甚渥一日召入禁中曰朕近得異人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煉治經歲色如紫金卿爲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取而服之纔下咽覺胸中煩燥之甚俄頃烟從口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聞柩中剥啄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遂成烈焰屋廬盡焚延燎十數家方息予景定庚申訪陳德公于三衢偶及丹灶事云向聞天台金鵝洞前有巨松夜靜遠望如火毬飛走積有年矣暇日與尤松泉倫至其處見松根脂膏融液于外意爲有異命剖鑿之有物如琥珀色光瑩明徹始知其爲松

丹也挈之歸約日分服尤始服丹刀圭即覺狂燥不可禁急以水洗胸煎熱益甚遂寘身水中凡數易水皆如湯亟飲豆汁稍定至冬疽發幾死陳亦服寸七雖不至甚而二目赤腫如桃兩月方愈方仁聲泊宅編載吳景淵刑部平生服硫黄人罕知之其後二十年長子棄爲華亭市易官疽發于背而死乃知硫黄毒氣傳及子孫可不戒哉

病誤服藥

古人以病悮服藥爲不治蓋爲服藥而悮其死甚速不藥其死猶緩萬一得明者治之其或可爲耳崑

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有産科專門者診之爲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不効聞有巫降神頗靈應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后果生男南京戶部韓文亮妻病腹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淅中一名醫至京請診視之云是癥瘕三稜蓬朮之劑旬餘痛甚亦終不効乃止后二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

受形

男女之合二精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

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陽氣聚面故男子而
重溺若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俾
走獸溺死者伏仰皆然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
精血散分駢胎之兆父少母老產女必羸母少父
衰生男必弱古之君子首察乎此補羸女則補血
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
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

本氣

天地之氣周於一年人身之氣周於一日人身陽氣
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背左腦橫

過右腦右臂手指脇足則又子中矣陰氣以午中
右手心過右臂右肩橫過左肩左臂左脇左足外
腎右足右脇則又午中矣陽氣所歷亢蒲周流陰
氣上不過腦下不遺趾二氣之行晝夜不息中外
必遍一為痰積壅塞則痰疾生焉醫疾證候紛紀
浩繁詳其本源痰積所致其或痰聚上或積留中
遏氣之流艱於流轉則上氣逆上下氣鬱下臟腑
失常形骸受害豈乎氣本衰弱運轉艱難或有不
周血亦偏滯風濕寒暑乘間襲之所生痰疾與痰
積同凡人之生熱而汗產而易二便順利則氣之
通也陽虛不能運陰氣無陰氣以清其陽則陽獨
治而為熱陰虛不能運陽氣無陽氣以和其陰則
陰獨治而爲厥脾以養氣肺以通氣腎以泄氣肝以役氣凡臟有五心獨不與若不養不通不泄不
役而氣常患虛心虛則氣入而蕩肺虛則氣入而
喘肝虛則氣入而目昏腎虛則氣入而腰疼四虛
氣入脾獨不與受食不化氣將日微安能有餘以
實其虛嗚呼茲謂氣之明理歟

平脉

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
曰尺關前一寸曰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

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手之尺為
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
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土之關為脾脾土
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
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尺上之關為
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
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
以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
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自左
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

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男子右手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尺脉常強心火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動以男子則女脉順不察乎此難與言醫同化五谷故胃爲脾府而脉從脾同氣通泄故大腸爲肺府而脉從肺同主精血故膀胱爲腎府之脉從腎同感交合故小腸爲心府而脉從心同以脉爲竅故膽爲肝府而脉從肝體修長者脉疏形侏儒者脉蹙肥人如沉而正沉者愈沉瘦人如浮而正浮者愈浮未燭斯理曷愈乎疾表裏多名呼吸定至抑皆末也

津潤

天地定位而水位乎中天地通氣而水氣蒸達土潤膏滋雲興雨降而百物生化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爲痰伏之爲血在下爲精從毛竅出爲汗從腸胜出爲瀉從瘡口出爲水痰盡死精竭死汗枯死瀉極死水從瘡口出不止乾即死至於血充目則視明充耳則聽聰充四肢則舉動強充肌膚則身色白潰則黑去則黃外熱則赤内熱則上蒸喉或下蒸大腸爲小竅喉有竅則咳血殺人腸有竅則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止欬血不易醫喉不停蒸必欬血滲入喉愈欬愈滲飲溲溺則百不一死服寒凉則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和陽乎

分體

耳目鼻口陰尻竅也臂股指趾肢也雙乳外腎關也齒髮爪甲餘也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趾者常步履夏臟宜凉冬臟宜温背陰肢末雖夏宜凉胸包心火雖冬難熱熱作膗而竅塞血不行而肢廢餘有消長無疾痛肢有疾痛無死生關有死生無疾痛無消長有消長疾痛生死者疣瘤而已

精血

飲食五味養髓骨血肉肌膚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味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暨其溢也凡充身肢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瀝無有不下凡子形肖父母者以其嘗於父母之身無所不瀝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育其父一目虧則子一目盲其母亦然雖鳥牝獸

無天癸而成胎者僞也爲獸精血往來尾閭也精未通者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以巳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澁而爲淋也精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疼牽疼則愈欲大小便愈欲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之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欲瀝則血虛女人產乳衆則血枯觀其精血思過半矣

除疾

除疾之道先視其候證詢其嗜好致疾之由末觀時人之所患則窮其病之始終矣外病療內上病救下辨病藏之虛實通病藏之母子相其老壯酌其淺深以制其劑而十全上攻至焉制劑獨味爲上二味次之多品爲下酸通骨甘解毒苦去熱鹹導下辛發滯當驗之藥未驗切戒亟投大勢既去餘勢不宜再藥脩而肥者飲劑豐龐而弱者受藥減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善用兵者有車馬之功善用藥者有姜桂之效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伎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世無難治之疾有不善治之醫藥無難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民終絕命斷可識矣

審微

疾有誤凉而得冷證有似是而實非差之毫厘損其壽命浮粟經二氣篇曰諸泄皆爲熱諸冷皆爲節熱則先凉臟冷則先溫血腹疾篇曰乾痛有時當爲蟲產餘刺痛皆變腫傷寒篇曰傷風時疫溫暑宿痰作瘧作疹俱類傷寒時人多瘧宜防爲瘧時人多疹宜防作疹春瘟夏疫內證先出中濕中暑試以苓朮宿痰失導後必肢廢嗟乎病有微而殺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別天下之良工哉

問子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子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求男有道乎澄對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用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爲堅壯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早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而不壽此王

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非有子之道也

扁鵲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

爭用者知與不知也陸賈新語

華佗

華佗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湯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佗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以破裂斷壞則氣血已散何由歸體安有可生生者之形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虢庶子之論以謂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鑱石撟引而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湔洗腸胃漱滌五藏者言之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于佗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多有之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夭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于庸醫好奇

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魏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救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病何諱不言於是具以父所爲乖誤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致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截右足拄瘡上俄有一

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 出獨異志

虞洮

虞少卿洮蜀之上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卿而往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徵瘥者何也虞卿對曰君之疾非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藏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

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滅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虞卿之在東蜀也如處賊圍即食假寐董公疾既平復於是厚禮歸之

周廣

開元中有名醫紀朋者吳人也嘗授秘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官人每日晏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頃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言嘗因大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豚蹄羹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遂病狂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

可活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作傳敘述甚詳

劉經給

禁衛幕士盛皐乾道元年驟得疾胸膈噎塞刺痛飲

食不向口日漸瘦削醫多指為傷積涉病二百許月聞殿前司外科日劉經絡者有奇技乃邀之劉一見即言病根深固是為肺癰又炷湯劑力所不及須當施火針以攻之於是取兩針其長僅尺煆火中妻子爭言不可皐決意一針劉把筆點右臂上兩穴隔以大錢先針其左入數寸傍觀者縮頸皐無所覺後針其右既畢皐殊自如亦不見膿血劉使罯側身從背後搦之俄血液傾出如湧泉劉含去謂其妻曰一聽其然切勿遮遏凡兩日不止唯時時灌餵清粥飲第三日劉乃始至善困毒以

去盡行即平安矣敷大膏藥兩枚貼于瘡口而告退曰吾不復更來三數日間便當履地無所患苦也果如其言劉之術簡妙如此皐後十五年乃終疾不復作予按聖惠方云肺癰者由寒而傷肺其氣結聚所成也肺主氣候之皮毛若勞傷血氣則腠理開而受風寒其氣虛者傷肺寒搏於氣血蘊結成癰寒極生熱壅積不散血敗為膿肺處胃間肺傷於寒則微欬故肺癰之疾其人欬而胷內滿隱隱痛則兩脚腫咽乾口燥而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粳米粥者難治也又有膿而瘻者不可治其嘔膿而止者自愈蓋風中於衛舍於肺風傷皮毛熱傷血脉寒熱之所過血為凝滯積血成癰始萌可救膿成即死針烙取差實為從容疑而受斃亦豈容易此為必死之患或隱諱此疾或惧痛不針此神奪之識死期將至諸可知也其所叙證候可謂不輕以是而驗劉生之見効成功於頃刻間殆非口耳之學可及故脩書源委以貽後

元兆

後魏元兆能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妖有在陸之精在水

之魅以法治之乃黃化寺壁畫鬼祟

徐之才

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為割之得蛤子二箇如榆莢 出太原故事

許裔宗

許裔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玄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

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別脉莫識病原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費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踈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譚賓錄）

張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既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出朝野僉載）

于遘

中書舍人于遘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漸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悴如是于即為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為禁鈐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日果至請遘於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鈐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麤如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復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其有誓救人唯引數觴而別（出玉堂閒話）

劉道中

臨安西湖上興教寺一僧年方四十餘歲得頭軟之疾扶之則仰按之則俯擲之左則左移之右則右若非他人運轉輙終日不動股足亦無力不能行凡困頓踰月易二十醫皆以為中風天柱軟而投藥竝不效中官王押班與之厚招京師人劉道中往視之扣曰師須記緣何得此疾僧云去歲夏間以傷暑吐瀉餌來復丹兩服而愈遂每日服百粒

三百日不徹因此疾姑已之劉曰來復丹於劫病誠有功在法只宜兩服蓋其品劑有焰硝若積之五臟硝毒發作能令人骨軟師正坐此耳於是先除硝之毒積別處調氣丸建中湯諸藥緩而解之不及一月復故

王彥伯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冑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之候脉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故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

也其子實因鱠得病裴袀不信乃鱠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出酉陽雜俎

元頏趙卿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元頏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即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紿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

來晨以魚鱠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覺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鱠太多飲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芥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耳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也出北夢瑣言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初爲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其者聞而欲之請革評其脉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於敖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郭之事迴至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厥耳請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遂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乃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

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曰苟不能生之就死以謝過革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納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練素縛其手足着微火於床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煑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灌遂活矣〇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謁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吏報崔遂與華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蓮子事崔初并素意崔亦惡其無齒遂以

與華革得之以神藥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續異錄）

梁新趙鄂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曾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命擣薑捩汁折齒而灌由是病愈崔鉉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

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說同且曰即有一法請官人速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朝士又策馬歸途中見消梨馬上旋齕到家旬日唯喫此味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往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出北夢瑣言）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終

海右陽民王圻纂集

伎術門

醫家下

汪壽卿

宋少卿張了顏晚年常目前見白光閃閃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張信之彌謹然體瘠而多病矣汪壽卿一見大驚授以大丸數十粒小丸千餘粒曰十日內服之當盡却以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變黃衣人而光無所見矣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

日俱無見氣體異他日矣乃詣汪汪曰吾固知公脾初受病爲肝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不一固自然有所覩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自當愈矣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遊死門逢婦人有娠帝亦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邊青黑色形小於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効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爲張融所善歷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乞飲留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業遂名振海內任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爲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甚淒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爲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芻作人按孔定針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

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神出談藪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於醫術曾有一嫗患滯瘀積年不差嗣伯爲之診疾曰此尸注也當須死人枕煮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枕已半邊腐缺服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服得大利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卽差後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

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覔死人枕煮服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荅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蚘者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釣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歎其神妙（出南史）

腹瘕病

昔有人與奴同時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視之得一白鼈試以諸藥灌之并納腹中悉無損動乃繫鼈於牀脚忽有一客來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鼈鼈乃惶駭疾走避因繫不得去但縮藏頭足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救矣乃試以白馬溺灌鼈須臾消成水焉病者頓服升餘白馬溺病即豁然除愈（出續搜神記）

李子豫

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若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之豫既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出續搜神記）

鼈癥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脅間忽生腫毒隱隱見皮裡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忍德興古城村有外科醫曰洪豆腐見之使買鮮蝦為羮以食咸疑以為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真鼈癥吾故求其所好以嘗

試之耳乃合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作但如前補治遂絕根其人砭攻癰疽如神而不肯教人雖子請問亦不為言然侍旁刲見已熟故亦名良醫

診父知子

宋僧智緣善醫至京師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之吉凶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今視父知子尤一氣也

二醫淺深

楊氏之友曰李良得疾其子謁三醫一曰嬌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嬌氏謂李良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情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李良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攻也李良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得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命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爾何李良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李良之疾自瘳謂自然而然藥亦無預也

狄梁公治鼻疣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旁大榜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如拳痛楚危極公為腦後下針疣贅應手而落其父母千緞奉焉梁公不顧而去

療食卵疾

高澄南齊時為吳瓔守民有李道念者至郡衞澄見謂之曰汝有重病答曰有冷疾療之久不差澄診之曰由食白瀹雞子過多致此取蘇子二升煎服一乃吐一物狀如升剖看是一鷄雛羽爪口目俱全即能行走頃澄又診之令服餘藥須臾又吐一物狀如初剖得鷄雛十二頭病方差本傳

誤吞大骨

江友良鄱陽人因食鵝蹄誤吞大骨梗喉間夢人曰汝苦骨南硼砂最妙覺而索砂含化食頃脫去此神明指化也

喉閉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証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

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釅醋調灌歸途恃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愿謹忽垂泣請告曰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今垂殆矣偶橐籠有少許即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即瘥其後凡治數人莫不立驗然膽礬難求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儲以備用也能膽善辟塵試之之法淨一器浮塵其上投膽一粒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

二厘或淚痒則加生姜汁些小時以銅筋點之絶奇赤眼可用方 經驗

咽喉壅塞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良愈 葆園雜記

張薦蛛咬

張薦爲劍南判官忽被班蜘蛛咬項上從面至胸腫痛幾死忽一人至取數蜘蛛投大藍汁內須臾化爲水少加麝香縛咬處即消 本草

除蝨

呂公晉伯云除蝨法取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於牀帳之間即盡除 出山窗[illegible]曝偶談

小兒瘡痘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賓暘曰或多以酒麵等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稀金散是佳又陳南劍剛翁云瘡痘且不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爲穩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証則不得不資於藥矣酉歲兒女皆發瘡痘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脣口氷冷危証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經一士門怪其侵晨倉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爲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即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歸方以見贐其法用狗蠅七枚擂細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

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令燥天花粉等分細末之以羊肝破開入藥在內麻布縛定用米泔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㬚亦用此取效真奇劑也 野語

王彥伯醫

王彥伯醫名旣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去効者各負錢來酧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普服長者之流歟 千金有王彥伯方

瘍醫宜忌

惡瘡初発時宜汗之後用托裏敗毒之藥調治然此藥多寒涼又須斟酌無令損元氣可也世有病瘡者服涼劑過多瘡雖愈而胃氣已傷卒成腹心之疾可詳之

武女異疾

鄂州富商武邦寧啓大肆貨縑帛交易晶盛爲一郡之豪其次子康民讀書爲士人使長子幹蠱長子有女勤於紉紝深夜始寢乾道七年得奇疾方與母同飲啜羨忽投箸稱痛死轉不堪忍俄又稱極痒母問其處不能指言歷數月求醫巫數十拯治

悉不効次年春一客結束如道人狀入肆飲茶聞其聲謂武生曰彼何人曰吾女也問尋常呻吟時更作何聲曰似云丁當者客曰吾談笑間可治須一入視之武生疑其有所覬姑謝之曰日已暮明旦可矣客許其緩武別設詞以對旦而復來武曰女子夜來却定眷候其疾作當煩先生客問所止曰我只在亭頭可令一童相隨去亭頭者南市邸店也遂揖而起纔出門女大叫益因食燒豬而痛作遽延客入望見卽言面色正青我知之矣命就地拾物一小塊如土如石使磨屑調□飲又於腰間袋內取藥兩錢匕使按捺左股痛處藥未盡一鉄針隨皮跳出頭未皆頹禿女神志頓清乃道所苦之因曰向來燈下縫裳失針尋覓不得便覺股內有物鑽攻流轉四體纔吃飲食滋味稍濃者輒大痛攪刺上下到股卽止想是當時着針去處今既取了恬然無事卽日平安武氏厚謝客但肯受十之一二

醫僧隔知

温陵醫僧員通大知禪師文宥善脈晚年不按脈望而知之又臨終五七年隔而知之凡病人骨肉往

問視之而知病者之候子問其故宥曰以氣色知之苟其氣色不僞憂喜皆先見古有察色然而未有隔知者亦其異也

扁鵲

醫和謂上醫醫國其次醫人扁鵲過趙趙太子暴死鵲治之而得復生人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死者不可藥而生也猶亂國之治不可藥而息也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鵲請除之左右私謂王曰除之未必已也君以告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

與不知者敗之以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亾國矣上醫之通於醫國道固如是哉鵲嘗言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而漢郭玉又謂治貴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人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有國者其毋使至於六不治而有四難庶乎其可治也

移心法

何孟春嘗續丘公羣書鈔方因憶宋李畋九河公語錄云畋苦痁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畋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愼之靜之自愈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春爲之三嘆焉復於紙尾識之此非方之統治諸疾而昆良者乎齊顧權傳有病邪者問權權問家有何書曰有孝經權令取仲尼居置病者枕邊恭敬之病者遂瘥後人問其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唐初有

孝子王漸作孝義五十卷鄉民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事見龍城錄柳子厚謂漸誠足尚也此獨非禳惡勝邪之效歟夫書固移心治心之具人有病尚當不自省邪

席天祐

樂平席天祐父袞精于醫嘗從劉武忠軍中天祐釆一用兵之勢一寓于棊遂成絕藝淳熙六年冬醉臥曾賦一詩云霜侵古屋月侵窗撥盡寒灰夜未央仗劍起看吳楚分將星今現幾分光俄得目疾經歲後不復見物凡十年自省元無大惡何以至于此極一夕夢一禿翁爲其徒乞命席曰我病瘵待盡不握死生之柄胡爲而出此言謝之使去翁曰告能寘念目盲可瘳旦早見漁人負擔過門問其何物皆蝦蛤螺蜂之屬也頓悟夢告悉買之使童縱于江中雙目已有明意是後爲善愈力經數月眸子瞭然天祐醫術不減其父慶元三年邑酉周恂病風人皆曰死証其邀視之祐曰左以癱右以瘓何計之可爲幸猶早一月大藥尚可及也遂掠囊出三藥指其一曰服此一旬口當能言指其二曰服此一旬手且能運掉指其三曰服此一旬足

且能移步俟三者既效當別告汝恂妻奉所戒甚
如其言復迎之求所謂常餌者笑曰吾技止此耳
病勢既退但調和氣血以平之恂意其有靳抑請
不已天祐曰果欲知常餌乎汝出入公門當用方
便一味切忌鬻獄舞文貪顧財物此神仙上方能
常服之則疾永不作矣恂頓首受教旋執役如初
一日相遇于市恂曰感君再生之恩恨無以報如
縣道有使令願効犬馬天祐責之曰汝忘我語故
態復發耶恂愧謝而退

慧月治痢

汪經既以術顯與邑士徐聖俞厚善慶元乙卯重九
日相遇于村店臨別曰後二年當復會于縣中正
恐不能從欸爾徐怪而詰之汪云尊夫人星數到
彼時必有臟腑之疾當逢異人而安及丁巳歲就
館縣市上人家汪果來訪閱兩日得僕報母患痢
母年七十六矣正憂惱間崇聖長老慧月聞之急
扱一方來其方用櫻粟殼七顆烏梅七箇陳橘皮
七片皆如常法而甘草七寸炙其半生姜七片煨
其半黑荳四十九粒炒其半同水一大盞入小鐺
內文武火熟煮而飲之徐即買藥奔歸及家已三

鼓立治藥一服痢止再服脫補

孫路鈐

孫路鈐本殿前司小字健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
凡百起國醫罔措黃院子有與孫善者薦其能光
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
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爲丸命以溫水下三十
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
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
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
蒜豉皆能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閤久病瘧遇熱作

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餌之茸附熱愈甚招
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
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二服服之熱減十九
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此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
劑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
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有去髓中熱者若髓中熱
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少
減于北故三乃効今却可進滋補藥矣有一少年
子娶妻後得脚軟病疼楚特甚醫以爲脚氣病孫
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折每

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頓服之三日而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必然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但其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為効驗易矣

西山狐

范益者精于脉藥仕元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屬病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山西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已可携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異類也因謂嫗

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訶護爾醜類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謝而去是時 太祖龍潛淮右云

杭州虎精

元兵未入臨安時有李醫士者家金花樓下號李金花見一老婦來求醫脉之血敗病也而作歎息詰之曰子非人何以紿我婦人變色謝曰誠然我天目山中虎精也願公勿訝李咄咄曰此禁城百神呵護汝何以能入婦曰元兵早晚至城隍守社皆遁而他之城中不妨出入如我輩者猶多寧復有禁衛之嚴乎李曰然則何地不兵曰諸暨山中可以避難遂持藥去李即移家諸暨不二年伯顏長驅而入死者無數惟諸暨得免

韓神醫

韓神醫洪峒人元末避兵入岳陽山中遇一老僧傳示方藥遂以醫名山西遥望見人顏色即知禍福

生死其孫肅生三歲誤吞一釘家人皆驚哭神醫視之曰此子必不死然必待三年釘乃得出人莫有信者因定時日書壁間以俟肅果不死但每作腹痛絕而復甦久漸黃羸骨立及期神醫戒家人曰兒疾將瘳勢必大作雖絕勿懼宜先具一銅盆煮少粥飲以伺之既而果巳時腹大痛一叫而絕良久吐銅盆中釘出銳盡刓又復絕至午時始甦歲餘獲安神醫女嫁龐氏嘗為人送親路出神醫門神醫見之大驚曰女死矣急遣人諭令歸家是夜忽心痛而死

劉士賓

太醫院判劉公士賓永樂初侍　太宗左右甚見信愛暑中　上繫一帶乃龍腦合成者問公曰此帶何如公曰龍腦寒腎惟有香耳遽命解之　上晚得風疾常服麝腦諸香藥問曰可服此藥否公曰香藥如油入麪終不能出　上遂已之

羅鍊

羅鍊故儒家精醫術胗脉斷人生死百不失一有李御史吐黑痰胗之曰是殆有所思不遂李起拜曰神醫也吾少貧約婚某爲婦翁所嫌離去婦爲吾

死吾不忍婚也服藥而愈又楚王妃周氏微恙召入視曰是殆不起當即在今午時妃猶飲食言笑動履如常王駭不信鍊請速治殮具且出促周氏諸宗人入問疾妃見宗人至駭曰若屬來何爲俄而中風卒又一傭人告公曰某無病第覺首在下足在上鍊俯首良久目地下鐵杵重六十斤曰若爲捧而上捧而下上者三下者三曰愈乎其人曰愈矣首在上足在下矣問故曰汝以用力傷經絡心逆轉爲汝反正之耳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著醫書一部授其子某後子乘醉爲人視疾鍊大怒曰柰何以人性命爲戲乎焚其書又一子某中鄉試官知州

葉保善

龍游水北民葉保善治折傷雖骨斷整之三日復續但其藥用十二歲以下童屍天靈蓋煆末爲慘耳一草藥名鉄布衫人服之雖受杖數百亦不絕不杖則致脹死亦自搓之方可又麻藥與人服之雖割其五藏亦不知略有疼耳曾一人患痢服熱藥結爲肉癰召之視剖其腹出膿數碗再以藥封其腹遂愈

以潛薦醫

沈以潛葛可久俱神醫也一日有老媼患黃瘧詣沈求治曰吾固未之能薦于葛葛延沈飲以鍼鍼其左右乳下而與沈飲者頃刻時出敵右鍼而左半身肉色瑩然敵左鍼而右半身肉色如左其神效若此

葛可久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事方書式輒神驗吳城有女子嗜香而病四肢不能舉葛曰不難使堀地坎數尺許埋女子其內如

手足動者亟報我父之行動不藥愈矣然抑氣穴
香所蝕故也一人患腹疼延葛視之葛詢其家人
曰腹有龜嗅熟雞吾鍼之勿令患者知知則龜藏
矣患者問故家人誑曰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醲酒
自散耳患者喜劇飲酣臥家人馳語葛以鍼刺其
腹患者驚竄畀以藥須臾有物下儼如龜首有穴
即鍼所中也病忽已又一鄰婦娠將娩氣上逆痛
不可忍就葛治葛遽以掌擊案厲聲大叱婦驚產
一子葛慰曰向見爾色青氣逆是腹中兒上攻少
緩者不救矣猝然被驚故即產也道有狂犬葛語

人曰誰當擒之即可療惡少便環執之葛砭其腎
犬臥少選差異日羣少戲里中望見葛一少年從
牆躍入室曰召可久診視不驗則羣噪之強葛葛
診之曰腸斷矣立死耳有頃果死朱彥修嘗治浙
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修曰須吳
中葛公也吾遺書往必來主人悅具舟以迎使至
葛方與衆博大叫使者奉牘跪上之葛省書則登
舟比至彥修語狀出女子視之葛謂法當刺兩乳
主人難之葛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手而滅主人
贈遺悉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癱疾彥修曰

按法不治葛言尚可刺彥修曰刺者鼎半體而已
家人固請竟刺之卒如彥修言彥修且計日促之
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葛能知祿命又強有
力可開勁弓數石遂以弩力自傷令門生下大黃
二兩許乃私減之僅得半葛聞而頓足嘆曰吾明
年死矣至期而葛死葛所得禁方曰十藥神書行
世云嘗有鄉民患腹中蟲痛以可久出獵操舟追
之至山塘相值拜伏於馬足間可久問故以情告
乃停驂脈之曰無傷飲此汁愈矣手操泥彈丸予
之鄉民不肯去曰汝第行不汝欺也民狐疑持歸

以水調服之下馬蟥斗餘即差蓋夏月飲水吞馬
蟥積久滋生得土而下也一人體無他若視物皆
倒形如人行足反居上以至百物皆然問之曰無
藥也明旦集二十壯夫於大道旁分東西立東一
人提其腰急奔十餘里西一人又持之如此二十
度令其視物復常曰彼常遭跌而兩葉肝相沓故
目光爲倒急行其肝　正又一女攀墻視優而一
臂伸不可屈可久命其家盛宴令女坐詰之曰汝
病在腰輒解其裙帶女羞澀手掩之臂復故有貴
門一妾患腰重可久視之曰非疾也臥其女以俶

百斤爲衾褥上下覆之數日愈曰此女有寵孥妾妬而啗以水銀水銀得椒即從毛竅中出視其褥果然其術大抵類此猶多幻戲其妻欲赴貴家飲患無珍奇服曰閉門勿通問吾爲若料理之居密室三日則持徑寸珠百八粒而出氣項上而往諸女伴爭奇鬪珎一見葛氏姥不覺心折然不審其何物也一屠家婦掛豬肝於門野僧從而乞食婦怒詈之僧謝罪而婦喋喋不休僧微哂一握其肝而去婦即心痛垂死屠者奔號拜可久堂下可久曰卿婦得毋有所遇乎曰未也問之隣隣具述僧

事可久曰我固知其幻技耳即以一針針其豕心須臾婦活僧令二童掖至自言心痛乞命叩頭無數可久讓之曰汝出家兒何忍以邪法戕物敗之吾當貸汝死僧再三立誓乃拔其針應手平復亦善治鉛汞爲黄金作釜銚之屬鑄云葛氏金器子孫不許擅易今大家往往得其一二云

鬼婦報醫讐

宋寳祐丙辰有張主簿罷官歸宿鎮江某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見一婦人循廊而入逶迤行至臥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揭帳用䂬兜糞土揚其身張大呼而不見臭穢殊甚次早遍身瘭痒遂生惡瘡逾年而卒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江湖紀聞）

多骨瘡

吳民有女跌傷其面者久瘇不消以視都公維明維明曰劉宗序世爲醫盍召而決諸宗序至曰多骨瘡也法飲麻藥以刀剔出其骨得愈不然明年此時逝其家以爲浪語維明亦曰劉兒亦效售術者妄言耶已而瘡中骨稍長明年其長礙鼻晝夜號呼而卒維明乃歎服

昝老治毒蛇

長壽寺僧昝言它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何慮遂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之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尸腫漸低蛇炮縮而死村人乃活

治攧撲金瘡方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甚日引驗了無（缺文）痕

面詰之乃佹家使人要歸飲以熱麻油及酒火燒地熱臥之而疼腫盡消又有肩膊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蚕蛾末傅之立止或云前方亦治撲後方大治金瘡吹劍錄

凌漢章

凌漢章湖州雙林人少學針灸三殺人乃棄針水中針皆上浮水面漢章曰天命我矣拜而受之遂遇慈湖周姓者盡得其術嘗至常熟寓湯禮家早起聞其鄰徐叔元哭甚哀往問之乃其子婦以產難死叔元以爲不祥將舁出付火葬漢章急止之命

其夫發棺揣胸前尚微溫出針下數穴良久予下婦得生又一跛翁扶杖過之自言少多瘡瘍有庸醫誤折針膝中今行二十年莫能愈漢章爲從肩臂上針三四穴扒針從患處突出即棄杖而拜去吳人顧謙得傷寒疾延醫杜祥療治七日轉加昏眩夜夢一老人曰爾爲杜生所悞不速更醫死矣謙請所更者曰葑門劉宗序甚善驚寤亟迎之服其藥疾稍稍減方夜分起食粥舉首見金冠綠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懸藥葫蘆累百呼謙[illegible]曰我天醫也爲謙說致病之故言皆有致又授以數百言曰子能行此可爲名醫善記之勿忘也語訖而隱自是目瘳而苦耳聵至冬往謁漢章爲針兩耳移時而愈曰子嘗爲天醫傳藥乎謙驚問所自知漢章曰大凡天醫治疾傳藥耳中藥入而氣開故聵也謙乃具言所見曰先生神人也漢章有孫汝郁能世其業

滑壽醫効

滑壽伯仁號櫻寧工古文詞善醫訂正靈樞素問錯簡著難經本義讀素問鈔十四經發揮等集其治人疾不拘拘於方書而以意處劑無不立効秋日

姑蘇諸士人邀遊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難求挽回諸士人不可先生登堦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即以水煎而飲之未登席報兒產矣皆問此出何方櫻寧曰醫者意也何方之有夫姙已十月而難產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

溪毒

江南有溪毒疾發時如重傷寒識者取小筆管內於鼻中以指彈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死出錄異記

張御醫

張御醫豫字至和長州人天順中居官一道人遊詞他家漫乞診脈御醫驚曰不出六日當中風至六日如言董院使傷寒既愈刻日起身御醫曰奚絕身爲弟覡四日矣五日死俞尚書仕朝病風衆謂不治御醫言治之特須藥耳著方令守之服至三百帖乃瘥御醫術既精於貧濵猶篤救不取藥貲或更予新米人疑市名御醫曰義自應如此且凍餒嬰心疾亦難解耳

王時勉

王公敏字時勉長洲人先世儒聞華縣公承家學醫效甚著一婦血蠱治不減公曰娠耳當得男乃愈弟當安胎後果然申千戶二十瞋眩而譫體燔咳以傷寒治益劇公曰痘也予升陽湯厥明瘡出乃愈丁人疽發背不腫瘍人言起則治矣公曰是擊指脉即起亦不治衆劫之支起如粟関曰無傷矣竟三日死秋日受兵官燕謝飭優爲女子佐酒無疾也公眡其頰顴面青龐而氣微徒語師曰火莬金兆也火令司大死矣乎明年六月咯血死

盛啓東

盛啓東初從光菴學古文光菴書之其叔父曰女見光菴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家竊其用藥一月治熱症用附子光菴驚曰汝還及此乎此反治之道也但少爾加之而愈及率竟授以書爲本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時吳江有梅某者乞與之同行篤幸北京發雲南爲吏梅某曰至雲南死矣乃僞盗其家廟器首之中途追還免死天壽山役木啓東長鬚偉姿容時監工某侯見之曰有貌如此爲小官乎乃令左右自随主書箕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鳥於東南常主其家其嘗病脹藥

之而差至是偶值之途內使驚曰盛先生無恙乎予太監患鼓脹無能治者急往見之藥數投愈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步往觀焉 太宗遥望見之曰彼人死久矣安得復生曰得吳醫盛啓東而生 太宗喜曰明日與來啓東與梅某敢步長安門外中使傳 宣吳醫盛某乃以平巾入見稱旨遂留之御藥房既而曰汝在我左右平巾可乎乃授御醫啓東爲人慷慨敢直言一日雨霽召見便殿韓叔暘等俱在語次偶及白溝河之戰上曰彼時爲長瓦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

子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啟東曰是天命耳上不懌起視雪啟東又曰宜瑞不宜多既退韓叔暘曰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矣須臾賜御膳一日與叔暘奕於御藥房上猝至不及屏曰誰與棋者對曰臣與韓叔暘問二人孰優曰臣優於叔暘遂命奕於前親覩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啟東曰不材未解神仙著有幸親承聖主觀叔暘詩不成數日上賜象牙棋槃并詞一闋棋留真院中永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為胎也而脹愈甚一日上謂曰東宮妃有病汝往視之東宮以上命

醫也導之唯謹既診出復曰病者狀早若何脫若何一一如見妃遥聞之曰朝廷有此醫不早令視我乎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早晚當誕皇孫此方何也遂不用數日病益甚乃復召診之曰後三日臣不敢用藥矣乃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沒矣既旦紅棍前呼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平過既而上亦賜之并謝醫乃壓驚時啟東與袁忠徹俱不為東宮所喜至是自以為可釋矣一日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可少避之乃知憾猶未釋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之變啟東歸耶洞貧甑未至聞訃乃求南京太醫院　宣宗即位問左右曰有鬍而善醫者為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即詔南京守備太監陳亟伴宿食以來甚見信用

仲虛醫意

張仲虛者吳人善醫多奇効有道人就竈炊火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腹痛不可忍迎張視之張命碎生鷄子數枚取其白傾盌中令啜之良久問曰痛少定未曰似定矣索生油與嚥之須臾大吐則

鷄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而為一人人服其得醫意云

張小娘子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候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槩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發于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瘡而以盞貯所泄膿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發所致勢難療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尚不喫一服煖藥況

於卅乎何妄言如是毋在房間之亟呼曰其說足
矣我少在汝家時毎相公餌伏大卅必使我拌伴
服一粒積久數多故儲蓄毋根今不可悔矣張謝
去章毋旋以此語婁夏卿之妾項生一瘡其惡村
醫爲灼艾俄努肉隂起如捲頗類捲成花蕚謂爲
物觸則痛徹心膂張曰此各翻花瘤痔世人患者
絕少吾方書亦不載治法即捨之而去村醫復塗
藥線繫扎半日許捲隨線墮然轉手再結至於四
五訖不痊數旬妾竟死

陳氏鬼疰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常
日無他苦毎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痛痒抓搔
不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逮於發厥凡三日乃醒及
就坐有聲如欬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
百數甫小定又經日始困臥不知人累夕而愈至
不敢出戶更十醫弗効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已得
其疰矣先與藥一服命取數珠一串來莫知爲何
用也當婦人正搖兀時其跳數之節已覺微減然
後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廟觀翫遂爲邪鬼所憑以
致精采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即大

瀉數行宿痾脫然如失大用云枕用畢便送還元
處如輒遲留則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苦積寸白蟲爲孽醫者使之碾檳
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
肉一大臠置口內嚼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
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
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咂啖之意故空羣
爭赴之覺胸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
藥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厠蟲下如傾

命僕以杖挑撥皆聯綿成串幾長數尺尚蠕蠕能
動舉而抛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
中蔡遊臨安爲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

楊立之喉癰

楊立之自廣府通判歸楚州喉間生癰既腫潰而膿
血流注曉夕不止寢食俱廢醫者爲之束手適楊
吉老來赴郡守招立之兩子走往邀之至熟視良
久曰不須看脉已得之矣此疾甚異先喫生薑片
一斤乃可投藥否則無法治也語畢即去子有難
色曰喉中潰膿痛楚豈宜食薑立之曰吉老醫術

遜神其言必不妄試以一二片啗我如不能進則屏去無害遂食之初特殊爲甘香稍復加益至半許痛處已覺漸一斤始覺味辛辣膿血頓盡粥餌入口無滯礙明日招吉老謝而問之對曰君官南方必多食鷓鴣此禽好啖半夏久而毒發故以薑制之今病源已清無用服他藥也此與唐小說載崔魏公事相類

獺爪治肺虫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治之此二

日肺虫上行也

道人治消渴

臨川人苦消渴累歲更十名醫不効嘗坐茶坊見道人行乞漫呼與茶又具飯問其有何術曰無所能只收得幾道藥方耳主人喜復問有治消渴方乎曰正有之用苦楝根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許以兩盌水煎一半空心飲之雖困頓一二日然疾可愈乃延留之而如方服藥下虫三四條狀如蛔而其紅色以語道人道人曰尚有食虫三條不必再服取盡則困不可支自此渴頓止臥而將理再宿脫然

衛承務子

寧國人衛承務者家素富惟一子少年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衆醫療治三年愈甚適劉大用過焉邀使視之切其脈亦謂瘵症凡下藥月餘略不効問其致疾之因久乃指言曰嘗以六月間飲娼家與娼喧爭迫醉不復登榻獨困臥黑卓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極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盌置几上令隨意而飲衛子素厭苦

其疾不以穢爲嫌一飲而盡俄腸胃間攻轉攪痛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即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枚便覺胸抱豁然劉曰此蓋盆中所誤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黏著五臟牢不可脫然久去汙渠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

仲景療猿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于張伯祖精于治療一日入桐柏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告乃嶧山穴中老猿也仲景

出囊中丸藥畀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負一巨木
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斲爲二琴一曰
古猿一曰萬年

王賓

初戴元禮得丹溪之學避名吳中爲木客時爲治病
但疏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時王光庵賓等謂
曰元禮名醫盍往訪之至則一見傾倒命酒賦詩
以之賓詢元禮曰若賓年長醫亦可學乎元禮曰
君家固素醫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
肯輕授謾曰君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等書則可

已而別去朞年元禮復至賓復請問醫曰素難之
書已讀否曰已讀能記憶否曰公試舉問元禮歎
曰壞吾醫名者此人也然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
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
禮事我乎賓曰吾春秋已高官尚不欲爲又肯爲
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偶值元禮不在見其書十
冊遂携以去元禮回固求不得賓自是得其傳賓
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詫其
富貴曰吾得醫耳明日其弟撒其藥獨著外科曰
吾自得之異僧示非其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

啓東韓叔暘云

食掛

朱師古眉州丹稜人年二十歲得疾漫不能食聞葷
腥氣輒嘔惟用一鐺旋煎湯沃淡飯數匕每用鐺
亦須滌十餘次不然稍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鼻
中必滴血一點懨懨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
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孰知君之疾在素問正
經中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
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
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云肺葉焦熱名曰食掛

言食不下脾瘀而成疾耳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肉
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矣史君名堪
善醫登進士爲郡守

游僧奪胎

本草言婦人有娠佩雄黃三兩大者便得轉女爲男
未試也余里中周翁年艾而不嗣一日游僧乞食
其門翁供之虔甚問翁子幾何年荅曰婦始娠五
月耳僧自稱善脉試診之可乎翁請診罷僧云女
也吾有奪胎法即男僅能嗣翁而已第以胥耴驗
因教歸坐滿十月果生男其聲雌大類婦寺然至

今無子僧之術神矣哉

血悶

陸徵奉化人以醫術行于時新昌徐氏爲婦病產不遠二百里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能損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爲大鍋煑之候湯沸浛以三木桶盛湯于中取窗格籍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又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蓋紅花能活血故也

偏腸毒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末至踵平分寒熱莫曉所以偏問醫無識者雖以意投藥皆不效街有一道人囊藥就市人皆忽之計出不得已召而問曰此何疾也道人曰此僧偏腸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雷丸治虫

劉伯時常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虫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伎所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文昌雜錄

白錫治鯁

龐元英曰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任子爲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餳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呼氣入水飲少許

即差亦常試之甚驗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伎術門

卜筮類

天原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蓍筮漢張良始造棊卜京房始以錢卜王遠知又制玄女課宋邵堯夫始制拆字及觀梅卜

伏羲始造干支甲子周公作納音漢項仁作六甲推占法燧人始觀星辰伏羲制造星官推步作蓋天

分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以占日月星辰軒轅因使容成造授時曆設占風雲望氣占歲擇日及遁甲諸法堯作渾天周公作占夢法漢東方朔始以正月上旬內八日占雞狗羊猪牛馬人穀之吉凶

日者

史記日者傳註云古人通卜筮則謂之日者其事則周太卜之職也墨子將北之齊過日者註謂是周末語然也

筮龜

世本曰巫咸作筮古文考曰商時巫咸善筮也呂氏春秋亦云巫作筮歸藏曰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書舜曰龜筮協從若筮誠巫咸所作則歸藏與書安得言筮也古史考曰庖羲氏作卦始有筮此蓋其初也

洪範所載雨霽蒙驛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大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橫正安節觀其身以肸開俛大觀其首足而雨霽之說不及焉今人不過定五鄉動靜手足肸直而已莫得其然然其說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所用或以日辰爲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

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巳庚辛居戊巳之中位甲乙乃居足也十千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爲尉爻庚辛鄉爲官鬼其說有理而又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爲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爲官鬼有水之象則爲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

變五鄉之義乎

命運

支干之相因有盡世人之生育無窮執此以論殆有遺於所推之外者且人之出處不同或先富後貧或先貧後富或先辱今榮或先榮今辱如此等類萬有不齊須當審其人如農工商賈之異業因其地如南弱北強之異氣任其運如治亂否泰之異時世者尚武則支干之剛勁者得地世方尚文則支干之俊逸者得用世不諱鯁直則時日之正直者得進世不行賄賂則命運之廉潔者得通此皆

變通以濟術之所不及否則未見其驗也

卜筮非古

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罔百端與古相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苟能斷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也必曰其神禍之某鬼祟之禱則生否則死吁何其卦兆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其它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禮記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預也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左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荀子曰日月食而救之大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其事爲得求也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身之達否而已噫亦惑矣

孔門占法

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卦弟子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何爲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回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旦子貢乘潮而至

星日不可恃

嚴君平在蜀持五行看者人臣則勸勉之以忠人子則勸勉之以孝后世取於日或寓於星泥於支干誠爲可鄙如從漢祖入關三百人封侯括四十萬人皆坑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趙兵無一人生旺者此理皆有所據昔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一大責罰有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此此又不知以何而取大抵人事盡則天理見焉可徒信術者而生煩憂妄喜之心哉

陸龜蒙穕說

郈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丙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郈棄爲稷官烝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隗炤

晉隗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然愼勿賣宅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此人負吾金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至期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初惘然不知所以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窮困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金有五百觔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予覽此而歎隗龔易卜精至有如此者而隗生未嘗爲人卜因思此藝若中人以上學之則入正真彼妙道可致中人以下學之則入邪僞唯姦利是取夫卜筮之流如隗炤龔使者及嚴君平者幾何人哉

蔡鐵

宋南郡王義宣在鎭府史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

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絶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腸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出術官傳事）

顏含卻筮

晉顏含爲光祿勳以老遜位郭璞常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歲而卒

房玄齡無嗣

房玄齡買卜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柰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而曰此兒絶房氏者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

明皇識射覆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啟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蚩尤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入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遂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由枝葉蓋井之所致也 出朝野僉載

車三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一官至華陰縣令車三相誑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食祿請公云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祿如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船偏遂覆蒙與士南等並溺而死 出定命錄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失其名假廕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

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生初不信果爲保所累被駁至明年試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梁得之復來見我果爲開封縣尉又見李老老曰君爲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老曰公即合遷官生曰其今未秩滿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

敕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遷授浚儀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因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歲爲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懸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千萬資李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生大伏焉出原化記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乎與汝鞭遂往折之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即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曰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鷂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鷂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以刷鷂子與焉將至手鷂忽飛集于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其中遂執之言人祿位中者至多茲不縷述出朝野僉載

錢知微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云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請爲隱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出酉陽雜俎

李贊皇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者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性多忌刻當塗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權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白自內庭登庸出德裕爲荊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納吳女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殁而不返厄在

白馬其信乎（賈氏談錄）

李璋卦影

李璋太尉罷鄆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于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葉助

葉助字天祐縉雲人爲睦州建德尉年壯無子問命於日者黃某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然當三十歲後若速得之亦非令器也天祐不樂後官洪州黃又至命筮之得賁卦曰今日辰是壬壬加賁爲墳字但當生子必有悼亡之戚果生男數歲而喪夫人卒其子即必蘊也既登第爲淮東提刑亦嘗延一黃山人命之筮遇晉卦黃曰三年後當孕二三女晉之卦坤下離上二陰也晉之字從兩口交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俟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必蘊深思其說已而果然自維揚歸吳與復見之必蘊曰君昔所言果中與時休咎盡以告

吳黃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徧歷清要終政府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

康節數驗

康節邵先生堯夫住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易數推園中牡丹云某日某時當毀是日溫公命數客以觀日向午花方穠盛客頗疑之斯須兩馬相踶自外奔入馳驟闌上花果毀焉嘗言天下可傳此者司馬君實爾而君實不欲學也臨終焚其書不傳秖以皇極經世行於世

李汪二公卜相

李仲永赴政和戊戌廷對罷有卜者云君必居魁甲全與黃裳狀元等既而曰恰所言小誤黃公入乾元祖士格君坤元祖士差不及之然故不失十名前也及唱第名在第七紹興乙卯臨安有相士曳一牌長三尺題云壽今年狀元汪聖錫省試罷與同輩十餘人在茶肆熟睨戶外趨而入汪視汪不睇曰起執其手曰吾求大魁久矣乃在此耶訪館寓所在隨以往丐一紙書其事曰吾言不妄當與我五萬錢汪弗許同舍勸勉於是爲之書士置其牌於汪館曰吾從今不復出指日俟捷耳汪是歲

省闈第九纔冠多士如其言（李智仲說）

夏巨源

夏巨源者亦精於卜筮居臨安中瓦卜來者卜一卦率五百錢紹熙三年冬禹之自贛倅受代造朝其子价侍行既至點檢勅誥文書遺其一遣僕還家尋訪終不能自釋乃同詣夏肆夏書紙上曰事在千里外繼書一食字一尭字合而讀之則饒字也問曰是乎答之曰然曰文書見在係一多口人收得而鴛鴦爲看守無足憂也其說茫無準的因以爲妄既而僕從饒州來持所遺至蓋向者打併行

李時偶遺在外小妾福安見之价房中十篋用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爲標貼遂以寘鴛鴦篋內既悟鴛鴦看守之語而福字有口田字又四口所謂多口人者如是亦神矣哉（禹之說）

耿聽幹

宋有耿聽幹者兼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及上與中宮所御扇令嗅之復扇之曰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曰此有死氣時張貴妃薨乃其故物夏震貧時幹知其必貴遂以女妻其子郭披爲殿帥耿曰郎中有三人他日皆爲三衙抑之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爲將官或可望獨夏震方爲殿前佩印官安得有此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由此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爲金門統戎皆以功受賞夏則以誅韓功相繼爲帥皆立節度使班

楊抽馬卦影

楊抽馬卦象言人生死吉凶貴賤壽夭往往如神有客郭大夫爲四川制置司幹官捐三十千問二十

年休咎最後一詩云第一莫忤邊德明宅時定與汝爲鄰郭晚得東南郡守挈家待次於無錫縣買屋於茹子橋即詢四鄰姓氏果有陞建昌邊通判捧刺謁之抑其字則德明也愕然駭異自是相與如兄弟乃知數椽之室邈在異方亦不能逃定數如此邊名察常州人梁勝登第黄齊賢爲之館客親聆其語齊賢嘗至吉州太守方松卿召飲同會者臨江劉開詩劉以趙從善作守時在館告因言趙頃得楊生流年狀至是歲詩云青原臺上好廬陵吏抑舘客是彭城可謂神異觀此兩者之驗況

其大者乎

徐子平

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子平聞之隱者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老人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始來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木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造

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名聞天下

黃楚望

黃楚望九江人也始誠意伯劉基讀書青田山忽有石崖豁開劉棄書亟趨之聞呵之者曰此中毒惡勿入也劉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遭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劉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藏書四卷亦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更多遊深山古刹訪求異人久之至一山遇老道士馮几誦書不輟劉徐揖而進問道士姓名且求教道士答曰余黃姓楚望其名即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劉約旬日能覆記乃可受教不然無益也劉一夕輒記其半道士歎曰天才也劉遽出壁書願有所指示道士覽之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應三才是特其粗者應人事而已便與劉講討達七晝夜遂究其旨劉因拜而請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

視其力力薄而任重鮮不仆矣昔子房孔明並得其六予得者八子今得者四斯亦足以澄清濁世矣若夫窮神知化出有入無貫玄機妙理天又安得輕畀人人哉劉竟別去其後劉佐　高皇帝定天下問語及道士驛召至闕下年八十餘矣時方議罷建頗令道士圖以進往往與鐵冠道人及劉所圖合　詔欲留備顧問道士辭曰劉基天資過臣臣學且悉傳基無庸臣也終不奉　詔放還山不知所之或曰劉爲高安永豐縣人曾公有奇術往師之得異書甚多銀河棹始其一半

朱允升

朱允升徽之休寧人也少從黃楚望游得六壬奧旨偶訪友生見案頭寘四合友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以餉之允升更索一合書所射語亦合寘之曰姑少俟乃啟會有借馬者友令奴子後門牽驢去允升便都啟前合則皆魚也其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都是魚前門來借馬後門去牽驢主賓爲之嘆服已徙居歙石門館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爲繼母所苦遂自縊後允升憂大突入其室適報生兒因名之曰同字大同且曰此兒必遭女禍

尋於所居山前刱草屋數十間鄉人怪之問故允升曰 車駕異日幸臨當休軍于是耳丁酉秋我兵下徽 高皇帝雅知允升名提兵過之果休其下允升既被召問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上大悅臨行再問之允升跽而請曰臣有子同後得全軀而死即臣幸大矣後吳元年允升拜翰林學士洪武改元致仕歸年七十二辛子同官至禮部侍郎善詩翰 命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流尸 上疑同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請使自縊蓋允升所謂女禍也其六壬精妙若此學者稱風林

先生

沈景暘神驗

吾鄉沈景暘卜易甚驗永樂中驛取至京 大宗命午門上布卦乃問英國公征南事景暘占曰此大勝之兆時正午當得捷音其時果有飛檄至報生擒黎賊盡得其國一刻不違 上大悅賜景暘鈔幣遣歸故里

仝寅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也少瞽而性機警乃受京房易多中正統間隨父清遊雲中邊吏有就寅决

休咎者無所不驗由是名聞京師己巳秋也先大入邊 英廟遣中貴裴當問寅寅筮得乾初九附奏曰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必以秋應在壬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仲秋車駕其還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者疑之也後七八年而復辟午火德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衞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吉 景帝即位也先復入寇 上召問寅筮之曰無能爲也我戰必克虜果敗去父之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八月

英廟復辟將官寅回辭寵賜有加年九十卒

王泰

正統中有王泰者小名驢兒濟寧衛人亦瞽嘗遇一老嫗授陰陽一篇泰於是賣卜屢中晝以爲神馬昂潛訪泰泰愕曰公大貴人也必且爲本兵已果然漕御史王竑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遷三年必有奇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遷左都御史是歲甲戌也丁丑卒爲石亨所害除名爲民復問之泰又曰公至某日當有　詔仍舊官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一日金帶自東復問者三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入舍人王鑾家爲鑾所殺其術固不減仝寅矣

胡弘

胡弘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受術于江右日者張生正統初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秘術子可受之但不當仕乃可免禍耳弘曰謹奉教遂以卜筮授之發無不中景泰初從張都御史楷征閩冦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與蘇士大夫游多從問休咎儒士杜瓊年暮數失子筮得坤初爻云當有二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生子祝參政顥筮得比五爻云必居黃門近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翥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某年方有奇遇若官二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弘爲設卦曰家有狸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狸形必大可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載狸奴當去何能久也及期狸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屍撐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啟扃踰垣而逃卜於弘弘曰有府胥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得其人曰是　某親非有宿嫌求棺耳召其子遣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吳閶門都彥容家有唐貢士偕三人來卜曰草草不暇行當總筮之封成弘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中乙科唐君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立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

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弘術皆此類門人以弘所居地稱西原先生今其書有神易成務析天地人爲三卷

馬珍

馬珍者京師瞽人也以唱詞餬口其隣真祿嘗謂珍今居此不能繼朝夕大梁甚佳若得應數倍可從我遊乎珍唯唯他日祿治裝將往珍如前請祿便賃驢與俱珍抱琵琶居前祿居後驢極駃行聞風聲蒲耳珍度已卧晡語祿願息祿曰無多言管汝到彼耳竟夕乃曰至矣珍恠之居旬日所獲頗豐

祿遂促珍歸復跨驢行半日許至京珍心知其異再拜求教祿固拒曰若豈辯此珍刼之曰不卽授者且以妖術聞官也祿笑曰盲子此非若業第教若卜令飽終身而已因授之金口訣隨見聞起數不假蓍策而成祿遽失所在而珍竟以卜鳴輦下正統間吳中劉大醫溥以毋疾乞歸省恐不及見毋向珍逅一界尺占之珍摩娑有間曰急去猶得三日半相見太夫人當死公偯中明年五月公復來卽中途有折檣之恐然不害也劉尋得請歸至高郵湖檣爲交綷所絆而折舟幾覆得免比達家絶三日半而毋病革方扶抱間氣絶矣明年劉以例領勘合果五月還京及八月見珍又授以一麈尾曰予妻何日免身試言其期珍使劉自數日從朔旦至初八曰在此日矣問所生曰男也生時適公壻來奠太夫人及家信至悉符其說劉西子倫俸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妻曰驢聲悲今日姝有哀苦事俄而珍妻家來訃父喪夫婦相向而哭有邏卒詰盜不獲問珍珍言盜在某坊曲酒肆中卒蹤迹之盜果在也盡獲之盜驚問卒何自知處曰卜者馬珍云云是夜盜黨潛挾刃刺珍珍

寢內聞叩門聲蹴其妻曰亟起亟起人來殺我也妻未應而門闢珍卒死

占文星

魯鐸湖廣景陵人康海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春初會試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曰魁在何處占者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一月將揭榜復命占之占者詫曰文星入楚浸入秦深魁當在陝西後果鐸中會元海中狀元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使管輅筮之卦成輅曰君

之卦當有一賤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與燕鬭燕死烏去有此三卦王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願爲處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以官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爲妖耳兒生入灶宋無忌之爲也大蛇者老書佐也烏與燕鬭者老鈴下也今卦中不見其凶故知假託之類非敢妖之徵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廟非桑穀所生然兩妖並至二年俱與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神養道勿恐於神姦也後卒無他遷爲安南將軍（出搜神記）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困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灸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色黃秀逕前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自差（出洞林）

管輅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丘塚中牛當懸向日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豕人鬭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墻而婦出焉輅鄉里范玄龍苦頻失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已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而視之則狐也自是不復有災又有人捕鹿獲之爲人所竊訟輅爲卦云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

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愈又治內吏失物輅使候人靜於寺門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暮果獲於故處（出異苑）

鏡卜

鏡聽呪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誦呪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卜一行人聞人言曰樹邊兩人非來字乎五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至

此法惟宜于婦女 賈子說林

王翁神卜

王翁者鄞人善術數與袁尚寶善尚寶以相翁以卜有名而翁貧甚嘗有人失銀來問曰銀十一星白紙裹之在城隍廟案下其人問何由知曰子姑去既而果得之又往問乃曰問時城下有母雞引十雛城下城隍也十雛一母十一星也以故知之除夕無一錢妻曰明旦元日矣得米一斗錢百文肉二斤柴十束則可今一物無有柰何翁曰必待當有人餉物一如汝言至晝動將息妻又云物何由至翁曰更待之已而天寧寺僧來餽曰今日作法事忘餉翁適臨卧方憶之耳正合妻言不欠一物

雞卵卜

邕州之南有善行禁者取雞卵加墨視而煮之剖為二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荅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責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為限候愚又見雜書傳虎卜紫姑卜蹄卜鳥卜雞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 北戶錄

靈棊

異苑曰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蓋人靈棊也法以十二子分上中下擲之據所得校法驗之以考吉凶文成留侯張子房之謚也唐李靖棊經序曰靈經不知其所起或云漢武帝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朔之術蓋用此又云張子房所師黃石公以之授良又云客以術干淮南王秘其事亦此書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大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瓦卜

今之瓦卜蓋有承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帝堯之兆象似瓦因名之 學齋佔畢

雜卜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不破即不出一云鞋靻占卜每用羊髀骨以鐵椎火錐之視其兆折以决大事遼東志畧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上

鷄者爲凶合者爲吉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爲卜傳古法也今雲南地方夷羅一切大小事疑不能決輒請巫師殺雞籤其腿骨穴斜正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大奚婆一曰朶兮簿其法特神驗云

熊卜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有被傷者大司馬劉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𠫵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當是火兆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

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倅趙允臣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有七八

射覆

丁文果善射覆唐太宗置一物于器中文果曰䒶䒶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啟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文果曰有頭有足不石卽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連傳射覆

連傳領江西日客有以射覆之法求見傳以曆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扎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星家類

陰陽家不可信

陰陽家流勞五行數術不得爲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當其月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初時言命者或不多取及逢時遇主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由往足發賢者之一哂尔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于市家頗贍

給俗號鄭粉家適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養謂其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聽其所欲爲鬬雞走狗一不禁也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妓多從浮浪之人躍騎走馬游金明池晚自死中醉歸馬忽躍入波水中浸溺而死

伊憲文命術

宣和中熙州永樂城寨卒吳祈因數與夏羌戰立功至指揮使坐所部兵不戢爲寨主撻治祈天性寬仁御衆不尚威罰或有過失多全護之既又遭杖

責頗羞憒値術士經由到門漫訪以年命亦姑欲陶寫柳贊初無榮望也卦成術士曰君此去當發然所謂白骨封侯方貴祈笑而不信士問曰有子乎曰有兩子頗習武藝遂出長子庚甲視之士驚曰貴不可言異日當享王爵至看次子又曰此尤勝前者生當封王祈愈不信送之去回首言姓伊名憲文河中府人隱居首陽山下今海內將亂吾不可久此善記吾言無忘忠孝祈竟以戰殁二子延恩得官長卽玠官至使相死贈益王次卽璘太傳新安郡王死追封信王祈累贈至太師極品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〻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曰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類府名談

賈隱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卽佳帝曰豈敢令朕止於林木間姜公輔曰不然但地亦應乃奉天尉賈隱林謁帝于行在帝覩隱林氣色雄傑焦是忠烈之家而又叶星者所奏之語隱林卽天寶末賈循之猶子也因召于臥內以探籌略之深淺隱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帝甚異之隱林奏曰臣昨夢日墮于地臣以頭戴日上天帝曰朕此來也乃已前定遂拜隱林為侍御史紏紡行在壽遷左常侍出神異錄

景初論命

世言禍福由天非也予觀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命謂翁彥國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四十八歲

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後召為相終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祿絕之運全神養氣年八十餘至甲戌運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廳求出知江寧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閑養性又延十年而死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六十六歲拜左丞次年求出知[illegible]州遂乞致仕以避晚年勾絞殺亡神之災竟以壽終元祐之臣惟王不懼貶謫者以其求退速也

星士不驗

□安旅舍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利而未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而我則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富貴今之士大夫命多帶刑殺沖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帥閫者以殺人爲事豈能安享老者歎服

吳日章

成化時澉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略撫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年十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邸有問其本身則極推其未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上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身過後之事亦可謂神矣哉

胡日星

胡日星金華人精星筭之術嘗推上命嘗爲天子比登極召而官之不受予之金不受問欲何如對曰第欲求一符以遊行天下　上遂題其扇曰有一古老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予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四海橫行走遂去數載回對妻子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復命就死妻勸沮之曰數不可逭入見　朝廷溫慰遣回適藍都督玉克雲南歸日星云公當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數也不日玉果如所云得封遂驕同列尋被譖其不軌臨刑自嘆曰早依胡日星不受封或免此禍上聞召日星問曾與玉推命否荅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自推否曰亞命終在今日酉時果遭戮焉

星士奇中

松江一京官養痾家居星士言某年當死不測日以詩酒盤桓園池間雖比隣招飲亦不出也一日彈琴假山下石墜壓死蜀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咸無委禽者乃决之術士云年至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爲然後數年閩人有子閹入內府爲太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館於外

第翌日出拜之見其貌鄙陋恥之不拜而去語左
右云此非吾之婦當更求之也左右觀望其意至
閩求美儀觀者乃得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曰
隆奉養閱十數年而殁威寧伯王公爲大同總督
時術士俞姓者一日過訪問之曰當不久敗也問
當在何年又曰在今年未幾降　勅面諭董爵爲
民安置安陸州

鐵掃帚一

臨安術士失其姓名常着道服標榜曰鐵掃帚談肆
於執政府墻下從而卜筮者多市廛造閧雖所言

有驗然不爲士大夫所称淳熙甲辰冬季一細民
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数甚惡最忌明年初春恐蹈
刑戮之禍若能一月不出勿與人接庶或可免民
雖不懌而以所戒深切於是如其言至晦日不能
忍閉徑徃責之曰汝道我正月大災今已到三十
日又不曾分毫越法何由觸禍術士曰我一時間
説了亦自忘記容再爲推測及布局纔就復云今
日尚是正月猶可慮必須打殺人民忿恚詆其誕
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
術奮身起搥之不覺踢其脅立死遂受擒而得減

死黥竄此等事傳記中或有之

周中立

周中立以祿命之説知名都下劉尚書纓爲都御史
時爲逆瑾所中下制獄事已白猶未復官造門休
咎先以亡兒儆命試之中立曰此命大佳然厄于
三十三能過此則善矣儆沒之年正如所云劉公
心服之乃示以已命中立唶唶曰此大貴人目下
雖有憂厄然已出險就夷異時官至八座福履甚
盛未可量也時鄉人陸坦爲禮部主事以公事被
繫當坐重辟會有內援得解　命未下公方遣吏

爲詗其事因以坦庚甲視之中立云此亦貴人也
但比日方有官事其憂甚大然亦解矣猶可食祿
数年問何時曰不出今日中當有佳報適所遣吏
跪白曰已有　旨陸止降外任公殊駭視目正中
矣坦尋出爲知縣稍遷郡倅以李刑部吳主事嘗
從問命中立爲寫一通授之吳以視因入獄二子
尚幼戲水濱失足俱溺死妻驚痛且恐夫歸被譴
遂自縊吳出獄方知徃咎中立曰此大事何不素
告我中立曰吾固言之矣第歸視吾書吳檢其書
中有兩語云雙雙燕子入池塘紅粉佳人上畫梁

乃驚服

術士直言

金溥者寧波人少能篆隷之學嘗應里後與生員数人坐亭上有星士至衆皆以命問並云不貴至溥獨曰此公不由科目官至金帶衆譁且罵之曰安有我輩反不及一里長乎叱去之溥私延歸具飯且出其兄進士淳八字問之曰雖登科僅可至銀帶不及君遠矣溥後果以能書徵官至知府而其兄僅遷太僕寺丞致仕人生出處信有命而術士亦可謂奇中矣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三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伎術門

占候類

占歲

世本曰益作占歲呂氏春秋亦云晉師曠占乃有黃帝欲知歲苦歲樂歲善而郎逢葬艾之先生者占之是占歲起於黃帝

雜占

晉律曆志曰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呂氏春秋曰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罇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罇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震則罇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震動激揚伺者因此覺知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儀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發機而

地不動京師學者初咸怪其無徵數日驛至果地
動於是皆服其神妙出後漢書

吳嶠占氣

吳嶠雲川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
告其令曰中星不得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
萃於秦地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
不誣嶠精天文即袁天罡之師也出龍城錄

郭璞占物

郭璞曰蓬飛磑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蠓也傳曰不蓋
醬令人腹中雷鳴月上下弦之時觸醬輙壞里俗

忌之黿脂可以然鉄驢糞可以殺蚊物有異體而
相制者翡翠銷金人氣粉犀北人以釘敵氷南人
以線觧茶

李筌占氣

李筌郎中爲荊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即成
自鄴之曰常文也乃注黃帝陰符經兼成太義至
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憒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
而教之其書遂行于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
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
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産男女不以貧
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更令
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
此假天子也坐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此胡雛必
爲國盜若殺假恐生真也則安祿山生南陽人先
知矣梁代志公讖曰兩角女子綠衣裳端坐太行
邀君王一止之月自滅亡觧曰兩角女子安字也
綠衣祿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祿山果于
正月死也後李遐周讖曰燕市人將去函關馬不
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也

楊田占風

楊田爲成都文學掾少治易曉占候忽有風起太守
問田田曰方有薦木實者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
橘數包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王氣甚明見太
上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山脈
以洩其所鍾居一年雲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
之象而不克有終至是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
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調丁夫治
其王氣所鍾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焉

也二僣皆阜城人李如所占云

天子氣

劉伯温嘗携客泛舟西湖抵暮忽有異雲起西北衆客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仰天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當與我其輔之及過姑蘇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登虎丘山膽眺久之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乃遇 上聳然曰此真吾主也遂深自結納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

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漢北 上意疑欲還師召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曰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必終勝召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狗太監征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郎以神鎗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後兵不動頃之虜衆齊散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談廣曰東南不可去乎廣率精兵砍其馬足虜稍却已

而風疾揚沙咫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夜遣二人曰不可明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

占年

玉堂閒話上元夜竪一丈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屋下驗牛俱卧則五穀難立苗半卧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

春甲子日雨多旱秋甲子日雨多水

死日宜忌

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略者嘗記丁顗言少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舟江滸游憩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爲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又以告僧曰是所謂死日可不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於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語公臨治頗用之東園客談

諺語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晨日未出門晩氣散如緒心疑雨再作轉目雲四起我豈知天

道天道如人意吳儂諺古言有滂沱說者類似而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豕月當畢宿見風自必矣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如鳩拙穴居有狸智蜉蝣知晴雨蜥蜴與閨計垤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奮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响彗於兒戎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引援占雨事甚詳又諺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南來鴈又云月懸如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予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

時月驗仰瓦體

符咒類

巫蠱

漢武帝諱巫蠱疾之如仇讐蓋夫婦父子君臣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語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巳且為巫蠱之尅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

欒巴

後漢欒巴字子昇魏郡內黃人遷豫章太守素有術能役鬼神

賴省幹妖術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乃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神於浙間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女毋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鎖其戶而去女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窓下光燁然不勝怖急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進復却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此物顛仆床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而警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床下物乃

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為詹安撫居宅

玤宗

秦使者玤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災旱於是方士閩旱便賫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觔舉國會歛以顧其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 出抱朴子

李長源

李長源特服氣導引并學禹步方術凡数十年自謂得其精妙而道已成遠近輩親敬師事者甚多洪州晝日火發風猛焰烈從北來家人等狼狽欲拆屋倒籬以斷其勢長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來轉盛長源高聲誦咒遂有迸火飛焰先着長源身遂墮於屋下所居室燒蕩殆盡器用服玩無復孑遺其餘圖籙持咒之具悉爲灰燼疑志

天心正法咒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解蠱毒咒

蔡人李樞避建炎之難同数鄉人入蜀買一大魚命僕治其半爲羹半爲鮓初啜羹汁甚苦嘗其肉則一井一苦心疑焉因急誦解毒咒而屏去羹勿食後三日至武寧市僕以鮓進洗淨沸油煎之置拌按間又誦咒数遍一小青蜘蛛出鮓上跳躑自如即投而屑之盡投鮓於江樞乃道父書云有一朝官與高僧西遊道由歸峽程鎮荒遠日過中餧甚抵小村舍聞其家畜蠱而勢必就食僧曰吾有神咒可無憂也食至僧閉目誦時俄見小蜘蛛延緣盌吻僧曰速殺之於是竟食無所損其咒曰姑蘇豚摩耶豚吾知蠱毒生四角父是穹窿男毋是舍耶女眷屬百千萬吾今悉知汝摩訶薩摩訶是時同行競傳其本所至皆無恙別傳解毒方用豆豉七顆巴豆去皮兩粒入百草霜一處研細滴水圓如菉豆大以茅香湯吞下七丸又泉州一僧能治金蠶毒云纔覺中毒先含白礬味甘而不澁次嚼黒豆不醒者是矣但取石榴根皮煎汁飲之即吐

出活蟲無不立愈李晦之云以白礬牙茶擣末冷水調服凡一切毒皆可治併載於此以救患者

詛咒被誅

仁宗時梓州妖人曰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詛人至有死者獄具請讞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以詛則豈可免乎竟殺之

六天宮

眞誥世人有知鄷都六天宮門名者則百鬼不敢爲害欲卧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遍微其音而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

所部乃上帝之所主吾知六天宮各門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絶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然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怡然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咏齒六十乃叶辟諸鬼邪之氣如此凡三過也巧梁成鄷都宮頌曰紂絶標帝晨云云蓋出此

成俊治蛇

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咒之術尤工治蛇紹興二十二年本軍於西門外四望亭

晚教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尺而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猪行趨甚疾爲逐人吞噬之勢衆皆驚擾不知所爲適有馬槽在側忽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名是猪豚蛇嚙人立死即步罡布氣禁之少頃令兵揭槽則已偃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啟視化爲凝血矣又排彎出異蟒色青長可二丈積爲人害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爾盍以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詰旦詣穴口爲壇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坐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内奮迅奔壇若將欲鬭者俊大聲訶之曰業畜那得無禮取所著汗衫中分裂其裾蛇擘析爲兩此患遂絶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螫痛徹心肺幾於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踏蹊之以致齧耶將自行其傍而然耶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插小竹片爲劒作法呼蛇至者如積令之曰作過者留劒下否則退群蛇以次引去各失所在獨一小者色如土伏劍傍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得何罪兒家

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蛇自以首觸劒死焉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于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斬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自貽禍乃止

陳枚符水

江西副使周憲字時敏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年贛州華林山瑪瑙巖賊亂周與參將趙越督兵捕之南昌府知府李公承勛時以他事偶至贛聞土人陳枚善以符水召將言未來事甚驗其法作符咒畢鎖筆硯于空室中須臾聞筆聲開扃視之則紙

上詩成矣讀畢即投諸火不許留一字周趙二公召枚至招李夜會初亦不甚信也但各置紙筆于東室而封識枚于西室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善笑謔浪恣肆略不敬禮其夜天無纖雲忽震雷擊案庭燭盡滅盤盂皆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枚從西室排戸出時中伏地請罪啟東室視之紙上但有用憲如何好笑六字因共敬禮各書姓名封鑰如故而修謹以伺周公應紙詩落句云千金難買汝心肝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策馬以進爲士卒先大戰于桐梓嶺援兵不至爲賊所拶父子俱死

剖食其心賊既平李公復求詩于紅紙上作字甚佳李公欲收其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枚付火而以詩紙密藏書帙中明旦忽書中煙起發視之惟紙灰一幅死然書無纖毫熏灼痕也周既死後有以其事奏聞謚節愍旌其門

觀音洗眼呪

台州僧處瑫中年病目常持誦大悲呪憂觀音傳授法俾令每旦呪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凡積年障翳近患赤腫無不痊愈處瑫跪受而寤悉能記憶如說誦持不踰時平愈壽至八十八卅四

曰救苦觀世音施我大安樂賜大方便滅我愚痴暗除却諸障礙無明諸罪悪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我今說是偈洗懺眼識罪普放淨光明願諸微妙相

辟兵呪

姑蘇盧彥仁宣和中居鄉憂有男子書佛呪語九字曰唵阿逰阿𠺁利野婆呵以授彥仁曰能持此呪可免兵難彥仁跪授連誦數十遍既覺自爾日誦一百二十遍後数歳中原大亂姑蘇禍最酷盧氏親隣死盡獨彥仁一家免禍雖僮僕婢媼無一傷

者靈驗若此

治湯火呪

俚巫持呪語能救蹈湯火者無不立瘥其呪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手握真武印吹之即用少許冷水洗雖有火燒手足成瘡皆可療

呪魚濟物

漁家以獅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鈎布

網者但志心默禱誦偈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
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
羣漁所仇乃越境而遁

董奉除蛟

潯陽城東門通江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投
水中次日見一蛟死浮出

呪骨鯁

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鷄叫地下草鷄啼兩
鷄並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
誦七遍飲之愈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丘八
字亦佳（二酉餘談）

骨鯁火㾋呪

妻祖都公傳骨鯁呪云紅引登樓問此星我出直人
問此人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勑一氣七遍呵入
茶酒中飲之立愈　火㾋方[illegible]
[illegible]右字用井水筆畫七度立瘥

雜伎類

太學不出相

後宋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衆有劉耆者川人
來目雙瞽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曰
甚狂旁人以建太學語之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
來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十七載絕無爵攸
之驚而未聞有爰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爲祭酒欲
爲陳自強之奉遂謂鼓不宜請更鞔之未幾自強
正拜遂以更鞔堂鼓而自強破揆席之荒也且諷
齋生爲登槐之亭于舊所肄業齋之前及韓平原
侂胄敗而自強盡削在身職竄死嶺表詔盡籍其
家殆與庶民同是猶不出宰相之驗登槐之亭隨
亦撤毀

厭蠱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未與倅有富家
子悅娼女椰枝兒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
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取娼則厚酧之
既而妻果病垂死妻父母聞而告官晏公淳儒不
信曰世顧有是耶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
木偶人出其妻名氏生時與呪咀之詞晏公大驚
乃奏抵法

解鳥獸語

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博物志稱稽叔夜以爲無此乃先儒妄說則是張

茂先亦不信也續博物志云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数数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訓之言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與茂先辨矣按韓子載詹何夜有牛鳴門外弟子曰黑牛也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白在頸使人視之果黑而以布裹其角論衡載廣漢陽翁偉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数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馬目眇彼馬罵此馬蹇此馬亦罵彼馬眇其御不信往視彼馬果目眇抱朴子載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

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此皆能解六畜語者梁典載廷尉沈僧照嘗出獵中道而還左右問故荅曰向聞南山虎嘯知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俄而使至此能解獸語者益部耆舊傳楊宣為西河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数里果有覆車粟桂陽先賢畫讚成子為郡主簿問

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魏志管輅在安德聞雀鳴閣屋上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至矣到時告者果至安德令劉長仁始服輅又常至郭恩家聞飛鳩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攜豚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鶏啄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北齊書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鬬而墜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稱墮馬脚折遂免難

宋史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守榮曰來日晡時當有實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為貢此皆能解鳥語者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遼史載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足豈亦皆妄說耶戍子名武丁郴州人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以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貽駱和兗有鳥鳴書

一卷王喬有解鳥鳴一卷是事也蓋有諸之書者矣不當全不信也

公冶長

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焦弱侯曰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其論語疏而用修未之見耶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故不録弱侯不知何據當出別書耳然鳥語易解異於牛鳴馬嘶如不如歸去摘桑看火行不得也哥哥鳳凰不如我泥滑滑之類聲頗明似如今鸜鵒秦吉了皆能作人言可見其語相近也梅舜俞作四禽言四首東坡作五禽言五首張[illegible]有秦播東皋者作十禽言十首春暖花明之際百鳥間關靜聽之真與人言無二元末會稽張思廉有神鷄童曲曰神鷄童解鷄語事詳陳鴻東城父老傳則古所未有也

白龜年

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至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呼食之守使人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羊將産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唐系官劉三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連心痛此事又異東坡詩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謂此

東方朔

東方朔別傳武帝燕坐未央前殿朔執戟殿階屈指獨語上問之朔對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蹷必向順風而立新雨生枝滑枯枝澁是以知也此亦以人事推耳

孫福海

孫福海金陵頭魁巷人有妻子而善道術成化初京

城大旱延一法官禱之孫漁蓑捕螺子於前港法官見之怒叱左右可擒漁入來孫伏地法官責之何爲破吾之法令雨不至乃起言曰法官何愚也晝不求日夜不求月尚欲祈雨乎法官即下扣頭稱師兄助道即引升壇時晴空無雲孫以令牌三拍有陰雲一片掩其日又拍者三雨即大布更三拍自入几下大雨如拳而下一境沾足謝禮一不受羅文秀母病延治之云女鬼爲祟乃媼之母行也有遺物可亟燒還之無恙羅歸以告母念必舊鏡袋乃前母之物作飯買幣焚鏡袋予之立瘥又有戲術常與少年輩同納凉有美婦四五至少年目孫而笑孫曰汝欲見其足耶即畫地爲一字婦至見畫處若巨溝然即躍而足見諸人爲一笑

馮都長神異

貴縣馮姓之家世以神異顯有稱都長者一人立召風雲鬼神虎豹言人禍福無不驗自蒼梧上至南寧皆敬信不可言兩廣從賊事之尤謹皆以祖公呼之山洞間有拔邑者總師委之撫安其魁率徒衆頂香盆牛酒拜迎于道云吾祖公來矣即聽約束帖然而還馮氏之居去大龍山不遠其中皆熟徭所居每月朔望各賫香錢至其家納焉甚有牛羊猪畜者故累年不敢爲亂蓋馮力也出貴陸行往賓州必經大龍山非馮氏之車則不敢行車上有小旗爲物色其神異者率無永年至四十上下非縊即溺而死死後遠近遂事之以爲神塑像於廟廟在貴縣北門外巳有十五六像皆其先也中有宋元碑石紀神異悉如今日所謂都長之神比之他世猶異弘治間鬱林州妖賊李通保假稱馮都長作亂旗幟皆寫馮字徒衆遥見賊魁黃衣黃袍見旐所居室廬皆成金碧宮殿以其術蠱惑聚

至數萬人官兵無如之何與賊相拒者半月一日東風甚急賊將以火攻官軍度不能遁三司諸官倉皇呼都長告急答云無妨待我與祖宗商量遂爇焚一香往營外望空叙拜卿語喇喇飯頃以手指畫若問答狀言訖乃入云無事無事吾祖宗俱在此矣可速傳令子時蓐食丑時起營縱火依期而行賊見吾軍舉火猶東風皆大笑頃焉吾軍呼譟而出風反火烈賊大潰走斬獲無數都長單騎馳而呼曰我真馮都長也汝輩復何遁賊衆見之云果吾真祖公邪皆羅拜於前衆縛其魁請降事

遂平又水山峒徭賊猖獗視官軍蔑如總師委都
長招撫受命即单騎引数卒直至巢穴徒衆見之
皆羅拜椎牛擊羊設酒迎欵不服惟命是從因諭
衆云衆皆安業但兩渠魁某人不可赦可隨吾出
見總制衆皆唯唯其魁即隨以出見總制訖就責
付都長帯往梧州交割械送之京出至外其魁告
都長云死固不足言但容我暫回料理家事即出
就獄都長與爲期縱之至期不至人盡危之都長
但云無妨明日必來既而果然人問愆期之故賊
云吾固將叛只被馮都長放許多大虫咆哮圍繞

家宅恐禍及妻子故不敢爰一死乃來耳都長年
四十餘一日將自縊親友畢集守之廣其死也侯
舉人父亦在忽對侯云我死三年舅舅有一難可
向東南叫我三聲守者稍懈竟自縊死三年侯敗
稻子三大船往龍州將至逢暴雨水漲四五丈過
夜舟人失守水退船閣山腰間明早衆相顧愕然
無所爲計忽憶都長訣別之言遂面東南再拜叫
都長者三其夜夢都長告云明日有救者至毋憂
也日出時可爲飯以待明番果有一人率二十餘
徒棹二小舟來乃廣東商人素與侯善云非更深
時一人來報我云侯兄遭難於此可遂往救又云
可於山中多伐連榦芭蕉自船閣處直至水口厚
以藉墊以繩索將船用力挽即至水中無虞悉如
所指而行無纖芥損動神異若此者不可枚舉姑
以其一二紀焉

甘始

曹植記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含藥俱投沸膏中
有藥者遊行浮沉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啖
植問之可試否甘言是藥去此萬里非自行不能
得也按抱朴子書礬石一把內活魚口與無藥俱

投沸膏中猛火之上其啣藥者浮戲瀺灂不死無
藥者已就糜爛二公皆以此明仙家服食之効也
礬石今在處有之未試而甘必欲取於萬里外豈
非礬之類耶

攝氣

南史劉宋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孔公泰患背伯宗爲
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
一瘤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
斗餘樹爲之痿攝氣之能使物如此今巫覡之家
運神攝氣書符呪水劾召鬼神動陰陽自是一理

宋洪邁夷堅志載溧陽巫能治骨鯁長巷村人王四食鵝遭鯁三日不能下飲食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即於竈內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紙錢誦呪召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犂狀耕灰中云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盞間乃鵝翅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至家父已平復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犂即愈戚氏云今陶吳鎮有能此術者謂之耕剌大抵如洪所云但其巫先要親人某日食某物被鯁狀然後行法耕之既得骨仍以褁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于家呪水一

盃令彼鯁者飲之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稍輕飲水後全平復此蓋視由之驗者攝氣運神須其親人則易爲感通以見天地間焉往而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喻大故著其事云

術夢

陸氏舊聞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貴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遂渥江寧志蔡君謨嘗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爲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墨莊漫錄載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東坡蓋有以識此矣

班輸

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列注班輸

作雲梯可以凌雲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謝石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淺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

當謫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
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
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
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姙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
夫持問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閤
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固知是公內助所書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
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
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着水
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

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毋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
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
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産亦當蕩盡否以也字
著土則為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
所言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
姙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
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畫為十三也
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
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
也字著虫為蛇字今尊閤所姙殆蛇妖也然不見
虫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
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
果下百數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
術

禁蚊

東觀在西川岳池縣治西相傳呂洞賓嘗過此留宿
夜多蚊洞賓畫一蝙蝠於楹間至今此地無蚊蚋
一統志

道人驅蚊

蜀閬州故多蚊廛市家終夕不交睫晚有道人舍於

客邸主家遇之頗厚時時召與小酌雖僦直亦不
與校留數月將別去主人愧謝再三不可留乃言
曰吾久在此辱君厚待無以為報有小藥當奉令
君家永絕蚊蚋之患即取藥一粒令投井中戒曰
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遂去如其言每暑月蚊雷
飛喧只在簷外並不入屋張魏公宣撫川陝時開
府于閬士人估客往來無筭駢集此邸至於散宿
廊下計所獲視他邸數倍焉夷堅志

禁獼猴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傳覽百家之言能

㞍文兼修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煮鷄鷄熟而毛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鷄犬三日不鳴不吠又有一人種黍于山中常患獮猴食之聞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羣猴下大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試告象言語猴即各還樹絕迹矣仙真通鑑入建康實錄

噀酒救火

後漢欒巴噀酒救成都火郭憲噀酒救齊國火晉佛

圖澄噀酒救幽州火

竇儼

燕山竇氏儼善術數兄儀常鄙其詭怪儀有花椅二儼見之謂其一傻某月日先被儀愛護不用至期竟爲從人所毀儼嘗謂弟偁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云云及後皆驗然則儀鄙其詭怪非歟儀仕宋太祖意在求相嘗勸諫及事極其嚴勍以合上意然竟官尚書而止豈非數與君子於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信然有理焉有命焉而數寓焉君子未有不順理而安命者也若儀者而不悟於儼之所言其猶可鄙哉

王旻免禍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則死再三戒之記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鄰比欲構終身之好候夫歸將置毒謀之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

浴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沐婦怒自去洗澡夜半犨縫中伸出一鎗被害旻驚脫罔測明日鄰人首告旻害其妻遂拘囚繫官拷訊不能自辨郡守酷刑覆牘旻悲泣言曰死只死矣究在覆盆何日得雪但有孝先所言一一口告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沉思久之呼旻問曰汝鄰有康七否曰有之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服罪因謂寮佐曰一石穀舂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辨明得雪遇明即活郡守乃王明也

李主簿妻神異

選人李主簿新昏東過華岳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即絶倒惟心上猶煖舁歸走馬謁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葉先師善符術奉詔投龍回去此一驛公可疾往而迎之李生單騎奔馳十五餘里遇之李生下馬伏地流涕告之具言其事先師曰是何恠魅安敢如此遂與李生同行謂從者曰鞁馬速驅來要硃鉢筆紙至店家已聞泣聲先師見曰事急矣且將紙筆墨來遂書一符焚火以水噀之符北飛走聲如疾風良久無消息先師怒

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蔌馱到令李生左右煑少薄粥以候其甦又以朱書一道符噴之叱咤之聲如霹史口鼻有聲漸漸開眼能言問之曰其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内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聞馱至門門者走報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閙甚門者数十細言於王王曰且發遣此是第二符也項聞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不能出聲曰放去其遂有人放出乃是第三道符也李生罄橐以謝是知靈庙不宜頻入女子遊玩也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五丈無水得一石於下以鍬揮之劈其中堅鹵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庭高尺許衆謂必遭墊溺有一垢衣道人過之云無事以鷄籠蓋之即止如其言果漸退不解何術或曰是仙翁拯溺之仁非他法也王善之說

莫月鼎

莫月鼎元高士也嘉靖中　朝廷遣使來吳訪取法書并得其像乃半像也赤面少髪繫小道冠於腦後名人題賛甚多尾則先正宋學士之傳也文不

載於學士集中因録其畧於纂傳曰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河𣸈人生而秀朗肌膚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乃絶去世故從事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数年已而着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為月鼎入青城山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鐵壁得王時宸斬勘雷書乃亟往委身童僕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之月鼎瞑目按

劍呼雷神役之俄而震電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
之賜詩一章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
異人於江南物色見帝帝詔近侍持果殺鶴之時
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取胡孫擲地
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爲之改容賜以金縉月
鼎碎之以濟寒窶有旨俾掌道教月鼎以年老辭
遂給驛南旋放於酒肉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
陰飆颯颯起衣袖間佯狂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
疚者有來告急或以蟹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
噓氣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真官稱嘗宿番釐觀

觀中道士中秋方宴有雲蔽月不解道士知其所
爲急邀至席且謝過月鼎焚符頃刻雲盡散有市
魁娶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
狂飆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
何以至此也歲庚申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
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
事搖首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半風雲雷雨交作月
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葬
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又聞有像
在陸文量家

太清外術

隱訣言太清外術生人髮掛果樹烏不敢食其實瓜
水結冶耀蝻瘡井口邊草主小兒夜啼着母卧薦
勿令知之船底苔療天行寡婦槁薦草去小兒霍
亂自縊死繩索或布條主顛狂孝子衿灰付囱
澤砧垢能蝕人履底蟹腹下有毛殺人虵以桑柴
燒之則足出見酒漿無影者不可飲玻瓈千歲氷
所化也琉璃瑪瑙先以自然灰灰令軟可以珊刻
自然灰生南海瑪瑙鬼血所化也

金箔張

張金箔山西人性機敏山西俗素不善治金箔張至

杭見之歸擅其藝嘗行經濟源觀於神祠神素號
靈異能隨人意所須即自水底浮出張笑曰此伏
機耳非神也歸鑿池設机悉如濟源忽有道士來
遊池上因曰吾亦有術請試之君宜過我張許諾
明日天未曙有二童子乘一龍手控一龍從空中
下其家言道士令我二人來召張君張就龍欲乘
之龍不服騰驤吼嘯勢將飛變兩童子夾鞭之張
乃得乘須臾至一山第見茅屋數間道士坐其中
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隅曰此有丹子可自取之

張大索再三無所見惟見東南角草際有糞堆而已道士歎曰予無緣當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頗有所得一日偶出遊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大同城外既歸時乘驢至杭治金箔如故且暮能数千里或縛草爲龍乘之而行歸則掛簷下　孝陵聞之召至闕下責以妖術張謝曰臣非妖術也特戲術耳便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中作五色雲充蔚殿庭時方隆冬索乾蓮子撒金水河冰上頃刻冰解花葉蒲河香艷可愛復索紙剪作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投岸旁失其所在

于子仁

于子仁者湖廣武岡州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及長有儁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子仁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子仁笞之更命他两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两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子仁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　詔逮子仁下吏治之数月瘦死獄中棄其屍

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荅曰身是子仁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未嘗死也家人驗其非鬼乃内之子仁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汎舟不欲篙得舟自逆水而上以爲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以鐵索縶之於家遂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異其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子仁所在但存鉄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子仁自是不復見云庚巳編

常中孚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煑白金凡寶玉之器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毎用其術必引入宮内爲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罷之

卅客詩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何如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過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覔及于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仙福不易吾閲人多矣而仙風

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為之鮮不濟矣唐咲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仙福君為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曰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於扇曰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慚而去

獄囚自脫

謝寶文景溫初仕為獄官忽倉皇自外入急闔中門家人問之云有囚善作法已自脫去枷杻勢必見害其家有一老嫗告之曰急速往取筆搨于其兩指掐定子午其囚復杻之必無能也景溫亟出用其言賊遂不能神其術始知婦乃魘物也 夷 三廿五

七寶燈

郭守敬有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鳴詹希元有五輪沙漏五輪大牙相入次第運行相推旋轉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何刻輪與沙皆藏几盤中露几面旁刻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沙使行沙之進退則一日夜焉可謂精矣

桑道茂鎮宅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二柏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於是以鐵數十鈞鎮于栢樹下既而告人曰後有居發吾所鎮之地者其家長當死唐大和九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發地得桑生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出宣室志

張九萬拆字

紹興中張九萬以拆字說吉凶秦檜一日獨坐書閣招九萬至以扇就地畫一字問曰如何九萬賀曰相公當加官爵檜曰我位至丞相爵為國公復何所加九萬曰土上一畫非王而何當享眞王之貴其後竟封郡王又封申王 [illegible]

術者相地

唐末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為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塡築西湖以為之當十倍於此王其圖之鏐謂術者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眞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於治所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矣 出幕府燕閒錄

賈耽術数

賈耽精於術数有一叟失牛詣条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攤鞍作一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巢下叟往探果見旁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東方朔占物

東方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叩道邊家門不知室中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起其家李樹上朔謂弟子曰主人姓李名博因與朔相見即入取與之

葉簡善占

錢唐武穆王不識字所言皆可律一日雜後兵事題公署壁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才了又倉基部轄皆怒王曰不必怒命羅隱續其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怡然力役頓不怨又武穆王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卜筮一日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問之曰此是淮南楊渥已死但早遣吊祭使去王曰生辰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申吊祭葉曰此必然之理但速發彼若問如何得知即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本國有人即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巳死次日吊祭使即至楊氏左右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欲興兵取錢唐遣人往聽鼓角聲曰子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也周駙馬張永德遇一異人云天下將太平真主巳出張曰其何人曰安可即知公但見紫黒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後藝祖漸隆張問其歲在亥駭異傾身親附子女玉帛悉府取用至宋開國體貌富貴與佐命同終藝祖無替云

紗籠中人

李藩未第有僧告公曰是紗籠中人藩問故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藩後果至台輔

治吞物

近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餳糖半斤即於穀道中隨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用此啖

土遁老翁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吹笛太監尤喜数召侍飲宴舟人憎焉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

或逃或泣翁曰毋恐俞舟中炒麵若干曰是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散諸僕而留两人以侍以麵和水為粮戒勿言笑乃出水囊於舟以匕挑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質曰公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旦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皆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于滸失足淺湍顧乃云幾跡入水頃嚮而去及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賊焚𤁋是故不見相與泣于水次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厚贈悉不受問其名氏不對方置酒申敬而翁躍

墜于岸舉手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術

蒲元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納鉄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呼鼠召鶴

世有能呼鼠召鶴者予嘗求之乃以蟹黃和生漆假以書符焚之則羣鼠自至蓋鼠性喜其氣也又見餚沫祛疑曰用狼糞黑犬皮又羽流召鶴國朝經書自有南嶽符呪依法行之則來祛疑又曰用活鷄血書符呪字皆從反犬與經書不同予想左道流傳自各有異如祈雨之術或五雷或清微或用女人或用童子或用飛禽種種不可記也

丹書

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窸窣聲燭

之乃[illegible]佛櫥中啣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往救非也因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夫神仙修鍊之事理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煉者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着此則是朱子所謂恐逆天理偷生不安意也

卦影神驗

韓中孚字應夫將遊上庠鬬市肆有精軌革術者應

夫笄之畫一金章紫綬人有貲色瓶在其旁復有一人處圓圈中術士謂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闕中途必爲貴人所留應夫未之信行次南徐適朱行中龍圖爲郡守與之厚善聞其來倒屣迎之延於郡圃朱平生愛一黃色酒壺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庵其狀甚員應夫寢於其間與卦影所畫無一不驗以此知其不准飲啄前定雖受用之物寢處之地亦非偶然者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三 終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四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伎術門

風鑑類

相法諷君

楚有善相人者莊王召問焉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弟篤信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好善事日益官日進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國日安主日尊所謂吉主者也王

曰善

唐舉

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食肉史記秦國蔡澤問善相者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內持國柄有諸乎舉曰有之謂相予如何唐舉視曰君揭鼻戾肩魋顔蹙頞吾聞聖人不相其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笑曰吾躍馬食肉更得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爲秦相

黃覇相婦

黃覇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

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為封侯者夫
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此婦人不富貴卜書
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即娶為妻
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 出論衡

陳訓

晉陳訓相耳卓曰頭低仰視名眄刀眼主兵死後為
王敦所殺

唐一行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
六極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

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
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
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
報凶人必遭六極之刑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不
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也

袁天綱

武士彠之為利州都督也勑召袁天綱詣京師進經
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
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
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

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
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試行床下
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羲之相貴人
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為天下主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
德中為火井令貞觀六年秋滿入京太宗召見謂
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
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
劍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
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為

聖朝良佐右輔角起無復明靜當以梁益二州分
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為益州
行臺僕射召天綱謂曰前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更
請為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
目赤色貫瞳子語浮面赤為將多殺人願深自戒
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
更得何官對曰面上佳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
澤更有喜色至京蒙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
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
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

成就學堂廣覽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
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文角
成就必得貴人携接初爲武官後語杜淹曰二十
年外終恐三賢同授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
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
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
六年俱配流雋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洛陽
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
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廻終當俱享榮貴至
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

至京即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
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深逵韋公尤
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
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
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即逢揚德意非
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
蒙州刺史並卒于官皆如天綱言貞觀中敕追詣
九成宮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觀之天綱曰舍
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于海內頭有生骨
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

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自損壽後文本官
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
李侍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
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復問云視房公得何官
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
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朝
應謂天綱曰君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
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
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過四月而卒蒲州
刺史蔣儼幼時天綱爲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

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
日午時祿終儼後征遼東沒賊因於地窖七年高
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
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
饌與親故爲別果有敕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
卒李義府居于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
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
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
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爲安撫使李大亮
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

曰東颭朝絲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
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
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壽位皆知天綱之言
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
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詣天綱天綱曰
郎君神氣清秀而壽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
爲憂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
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坐寢
袁登床穩睡李至五更方睡袁視李嶠無喘息以
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

乃在　　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郎君
必大　且壽是龜息也但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
其言則天朝拜相家常貧帝敎幸宅見嶠臥青絁
帳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焉
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
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帝歎息久之聽任意用
舊者其在潤州也克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
亡舉朝傷嘆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
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雖
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畧無成就者須見其朝
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
貴然則嶠之相難知惟天綱得之又陜州刺史王
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擇壻天綱曰此無
貴壻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中必得力
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
常詣一親表飲遇相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
去姚追問之而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
毋毋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
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
亦驗客師官爲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

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
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
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視
舟中衆人頹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
私語曰吾見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氣必有大厄
不從之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
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之乃謂侶曰今可
以行貴人在内吾儕無憂矣舟至中流風濤忽起
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
納言出定命錄

張冏藏

張冏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爲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滻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爲三衛豈望爲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藥皆不効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蓽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

宗氣疾又發又服蓽撥而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得思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冏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後仁軌爲陳倉尉冏藏被流劒南經岐州時馮長命爲刺史令看判司已下云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却謂馮使君曰得貴人矣後至僕射且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

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失問姓名仁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冏藏曰公不離四品君犯大罪免仍至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爲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譖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敕免死除名於遼東効力入爲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河清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携嘉瑒同詣張冏藏其時嘉瑒年尚齠齓張入見冏藏立嘉瑒於中門外張謂冏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何如冏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還

不過省郎言畢冏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與十郡已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冏藏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荅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粮而來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金口木舌不盡勤勤之意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爲雍州法曹冏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號

州刺史年七十三及為給事中嘗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勳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嗔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不更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冏藏冏藏

云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後皆如言出定命錄 三百三十五

歷代相工

予讀類書相術門有說唐時事初高智周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於揚州而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之常引相工視濟等相工曰此四人皆宰相也來公早貴而末途屯躓高公晚達而最為壽考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而濟等皆如所言又有說五代周時趙廷乂世為星官仍習表許之鑒長於氣色清泰末廷乂待詔內庭嘗與樞密學士呂琦同行琦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廷乂曰來年厄會至期侯過別論琦敦訊不已廷乂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何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憯尋而晉高祖入洛予因思藝術之士亦如此言是知天時人事必以理道居先耳

丁湜科名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游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空室絕其飲饌飢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

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隕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大抵多舉子詢扣得失湜往訪之士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魏峩擢第即大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鈎致延之酒楼上仍令僕携博具立于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于小閣始約以萬錢為率戲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有得奇法是日所

麤六百萬如數弄取以歸郎又兩日復至川士肆士驚曰君今日氣色大井前比魁選豈復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士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澤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爲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悚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士曰既以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大半逮庭策唱名徐鐸首魁湜爲第六

道人相施逵

邵武吳邪說其父頃當三舍時居軍學與郡士吳淑

黃鑄施逵同舍有明道人者不知所從來雅擅人倫風鑑之與有求相者每人須百錢四士共延至於齋閣邪父有興嗣各云君乃山林之人無功名分次及吳淑云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次及黃鑄云君年二十六預貢二十七登第官至員外壽幾八十末乃及施逵曰異哉君之相法也今未可宣言俟翌日無人時當來訪我如約而往則坐上客滿矣次日復然第三日天未明過之道人執燭辨視徐問曰君有父母妻子乎曰赤立一身耳又問有叔伯兄弟宗族乎曰只一叔在道人云君面有反則鬚眉皆逆生他時決背叛不盡臣節逵大笑口占一詩贈之云休論道骨與仙風自許平生義與忠千古已曾窺治亂一身何足計窮通仰天但覺心如鐵照鏡猶欣髮未蓬塵世紛紛千百輩只君雙眼識英雄味其辭意崢嶸不律拈頗似張元所賦後以舍選登政和七年貢士爲第四人又數年貪以敗官建炎末陷范汝爲賊中卒亡降金虜躋顯秩邪父終老場屋淑冠鄉貢常聚徒講學束修之入甚厚竟不第鑄登科仕爲柳州太守享年七十八盡如道人之言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鹽鐵頻有宰府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路曰處士細看此人是宰相否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其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眞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舩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

月不居廊廟其無復吏至門下嚴曰處士之言可
謂達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嚴每見朝賢大爲
稱賞由茲聲動京邑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多至
其所出劇談錄

黃徹

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
僧老命弟子就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爲
傳某嘗於君左右見小吏黃徹可教袞命就學老
僧遂於闇室中致五色綵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
皆用眼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

者後半歲看五色即洞然而得命之曰以若闇中
之視五綵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
當無加李吉甫云黃徹之占袁許之亞也出傳載

龍復本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
不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
邠補闕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宋指翹
足期於貴達時永康蕭相寘亦居諫署同日詣之
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蕭公笏良久置於案上曰
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

曰無稽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
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
笑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
未已李見之迴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
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
終所任其後蕭公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
戶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出劇談錄

姜皎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
人在此僧云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

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云公大富貴姜曰
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真人即富貴矣姜曰何時得
見真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即見姜手臂一鷂子直
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爲
臨淄王見鷂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鷂子否姜云是
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問云汝
先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
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云三郎
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錢馬所須無敢
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新舊盡送唯不見姜上

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
上皇忻然與別更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出定命錄

周玄豹

後唐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
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程爲道士與
同志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
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它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
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俾明宗易服列於諸
校下試之玄豹指明宗於末級曰骨法非常此爲
內衙太保乎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

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玄豹曰此人有
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明宗自鎮帥
入謂侍臣曰周玄豹昔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
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輦
下即爭問吉凶恐近妖惑合厚賜金帛官以光祿
卿致仕年至八十而終出北夢瑣言

桑道茂

建中元年道茂請城奉天爲王者居列象龜別內分
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数千
與六軍士襍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

知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
時洎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
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造攻城雲
梯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
瑊李晟奏曰賊鋒既盛雲梯甚壯若縱近城恐不
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
陣而出千時東蘊居後約戰酣而燎會風勢不便
火莫能舉二公酹酒祝詞曰賊包藏禍心竊弄凶
德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某
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靈未泯當

使雲梯就爇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
俄而風勢遽迴鼓噪而進火烈風猛烟埃漲天梯
燼賊奔德宗御城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京
國二公勳績爲首寵錫茅土匡扶社稷終始一致
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節制忠崇榮顯初晟於左
貴劾職久未遷趨聞道茂善相賫絹一匹凌晨而
往時傾信者甚衆造詣多不即見聞李在門親自
迎接施設殺醴情意甚專既而謂曰它日建立勳
庸貴甚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莫測
其言但遜唯而已請留所服衫襟換李公身上汗衫

仍請於衿上書名云它日見此相憶及泚叛道茂陷賊庭既克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時李受命斬决道茂將欲就刑請致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司徒杜佑曾爲楊炎判官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内出官則福壽無疆既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官福壽果然（出劇談録）

鄭朗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占色謂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

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卜（出摭言）

李賓王

李賓王利用番陽人躬行君子也又善相常云郎林宗作王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智慧察其皮毛苦樂觀乎手足貧富觀乎顋頰

衡相

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時李林甫爲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則鄭少微嚴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此見人衆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爲重則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衡爲先則公居冢宰之任然又兼冊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加以列茅分土窮榮極感主恩綢繆文望浹洽燕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樞之務載盈二九縉紳仰威黎庶瞻惠從古所未有也顧嚴鄭曰此人宜加禮奉否則悔吝生矣時嚴鄭各負才名李猶聲譽未達二公有輷轢之心及聞相者言以爲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辭去後李公拜中書鄭時已爲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鄭曰曩者宣平相人之説微有中者無何鄭出爲岐州刺史與所親

話其事未期又貶爲萬州司馬嚴自郎中亦牧建郡（出定命録）

柳芳

柳芳嘗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紱亦有幾赤官芳最坐末又衣服麄敝客咸輕焉有善相者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姊妹無莊田資産子然一身羈旅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禄位不歇一座之客壽命官禄皆不如君諸客多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校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宋間遇太常博士有闕工部侍郎韋述知

其才通明譜第又識古今儀注遂舉之於宰輔恩勑除太常博士時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錄）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鑒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繖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爲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左手中心表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灸掌損遂遣滅却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秘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

也有人訝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爲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台字令張見之張以爲不離台座及勑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深萬項萬項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爲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云公後當富貴秉節鉞守珪蹴踖不意如此下階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爲將軍節度矣深萬項爲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亦不恨且謂曰向者不因公責怒亦不發憤自達乃遺以財物使療病（出定命錄）

[illegible]山人

王庭湊始生於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別墅當生之後常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之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陽迴及沇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有從者覺載英竊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

如此者復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屋是兆也庭湊既歸遇田弘正之難中夜有軍士扣門偽呼官稱庭湊股慄欲逃載英曰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湊意乃安及爲留後它日歸其別墅視家庭之樹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其門百步見一人被衣冠折腰於庭湊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衆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得播爲上賓載英列爲首使訪駱山人久而方獲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搆一亭去則懸榻號駱氏亭報

疇昔也出唐年補錄

李生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植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效荅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李生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大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闕下買宅馬植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至闕

已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愛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在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廻上意事遂寢出前定錄

吳中察聲

後魏末有吳士至北間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人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當爲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群奴猶當極貴況我身乎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爲桃枝所拉殺焉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帝出三國典畧

丐者相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祖也少時遊洛下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若猴頷也其上有四黶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孫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漫微居常不信後果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

安祿山相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爲韓公張仁愿帳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祿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黒子祿山因洗而窺之仁愿顧笑曰黒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色黒而加大竟不知何祥仁愿覘

而異之益加親厚約爲義兄而寵爲焉（出定命錄）

范氏尼

天寶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真卿妻黨之親魯公尉于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其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单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壁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魯公爲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言吾命懸於賊手矣（出戎閒談）

相法難憑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辛傳庾夐家富于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克江陵夐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蘊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年十餘歲有巫告曰兒之相夭而賤須出家可免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年六十三終於中領軍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僧慧雲法師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韵遠可比衛玠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鑒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鑒之不可憑也

相士應驗

盧多遜未第時面極黑有相者告曰此名敗土色公貴即明潤不即多災多遜歷貴仕面黑色甚瑩將敗數日忽暗黑如故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常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毀譽豈亦有命耶

妙應師

車駕在維陽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家一日歸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七八度不應如是之甚此必虜至之徵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法極神張氏素信之亦如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観燈而後南廵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数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眼醫徐逵同游邑野外遇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同詢之曰汝豈能

說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異日可至大夫謂楊曰君命録粗爾却當以子貴如能早致仕可生封員郎末乃謂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亦交哂其妄或誚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一醫者負笈盤術日得百錢亡無資身之策如何能得貴客曰非爾所知目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將遭遇矣衆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説徐旅泊臨安棲棲不得志適顯仁太后患目疾訪草澤醫遂獲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稱爲徐防禦有子登科

袁珙相畫像

袁廷玉在　太宗潛邸屢相有奇驗　太宗登極授太常寺丞一日出宋元諸君畫像命廷玉相廷玉見宋太祖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郎主及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子耶合尊乃宋幼主趙㬎之號也

袁珙相術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其先南昌人徙居鄞嘗游補陀

洛伽山僧有別古厓者善相謂其眼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因令仰視赤日待兩目盡眩潛布黑赤豆于暗處使辨之又夜懸五彩絨綠窓紙外使映月光別其色其法候夜將二鼓或五鼓罷燃兩炬對坐占者数以其炬左右視形狀氣色更叅以所生年月憲史陳泰項昕沈博鄭文祖求相袁謂泰曰君神庭金櫃有黑日中當黜謂昕地角有魚鱗文不三日家將火謂博中部赤白氣暈點點如梅花三月之內有父服謂文祖印堂山根紅氣見夏秋當應倅辟必南地皆如之又李堅齊普史五官問

相表曰李公蘭臺色條將旬日死堅公天庭色紅
四十七日遷官南方曾公口有赤光而青黒兼之
三百日内不祿普公陰位微紅主祿位然不宜動
動凶矣史公祿庫權準赤黒氣如雲行兼之法令
有白氣三七日解官凶後李尋卒堅除福建憲僉
三仕皆南地曾至期以喪赴普復職後寄死野人
家史以言不行去在鄞謂普花帖木兒曰公神氣
巖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則
官一百四十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
自勉普到任爲張太尉逼取印綬抗節而死謂憲

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氣見千日内有二美除
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二年後拜兵部侍
郎陞尚書後魏欵爲吏部侍郎劉仁本張啓源鄭
文寶丘楠請相表謂仁本清中之濁啓源濁中之
清文寶與楠九州光澤精神潑徹公等不十年官
二品但晚節皆得譴吾且見之後俱授樞密分院
副使攺物後文寶就戮仁本死獄中楠貶謫啓源
在分院時表曰公山根赤色浮見二日内當有火
厄次日燬貿明又曰火氣又未退啓源猥曰家已
盡尚何火也俄而莊所亦焚又月會不花及胡均

揭去三公將赴北表曰月公脣似凝脂口如點珠
聰睿而文官二品今秋有中臺之命然不宜往往
則不祥月問爲何曰面有紫色氣如玉印紋玉印
拜除像也然紫赤火色豈宜往水位胡公鼻梁聳
得陰貴助司空揚州分野紅氣潤澤六八日内除
南方臺職揭公骨氣山巖聳動端慤館閣器也但
神庭金櫃黒氣如弓此氣大不利縱有美擢而到
任難矣月沉海爲北賊倭寇所害妻妾皆被虜胡
拜都御史開臺于閩揭與倭寇之難脫身赴北授
祕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謂方國瑛曰公神氣不

常舉動急速性靈而氣暴當以武處官十年至一
品乃見其從子明鞏明敏曰明鞏眼長而眉太重
額廣而日角不聳非喪父官不顯也明敏邊地赤
氣如刃劒紋二十九日因父功進爵可二品國瑛
官浙江分省後至平章明鞏父死于兵對品襲爵
至分省左丞明敏從父克太倉有功拜分省叅政
張彥杜曾說栗堅見曰張君且貴法曰肉滑筋藏
骨更清早膺名位達天庭况準頭權印黃紫氣如
圓珠一百五日内當有二除到官必五馬職也然
不可言善終曾君魚尾彷紋朝耳耳無輪郭屯日

將死無歸官不過五品且毛髮乾枯眼光覩地主身死而禍起葉君首尾不欺權衡職也然氣色清浮七七日內恐懼成疾張以公事朝京授樞密副使台州總管兵出兇而遁卒追殺之曾爲理官死兵發其屍以戮葉得驚而病風謂陶凱張順祖楊天顯曰凱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顯名其在揚荆間耶順祖面如洗而中準黑蘭臺條福去禍來非壽兆也天顯色靑身小語言清亮亦主文進且邊地有氣如雲行月出交夏四七日達動得吉凱當內附之初爲禮部尚書湖

廣叅政順祖次年病死天顯受差赴部爲省都事謂趙宜納陳麟曰趙色溫而黃氣和而悅當膺憲臺薦官五品但騰蛇氣居火星內過三年方滋事陳正面外青內黃憂中有喜况青龍氣在天庭若祥雲瑞氣橫貫秋月進官累累可四品然終不到職趙後三年赴僉都元帥任陳擢戶部主事攺瑞安知州陞祕書監丞俱不克赴又謂謝洪胡黃四人曰謝五岳峻四水相朝官可至理問然朱雀氣居印堂當貴人見怒罷職所幸司空黃光明潤來年五月必復任洪面方如田富貴相也但反位氣

清主損兩配生平多心術長子必見剋胡氣固清學然貴而不貧惟喜明堂兩黯如紅豆端陽後可實授也黃中正廣而印堂清地角豐而人中斜既富且貴但不久耳後皆如之洪有田五十項黃有田七十項許方將次黃色應皆衰落又方神氣澄徹學堂氣全必以文顯一萬日內官至三品然宜早進日下白氣成年壽上一季之間弟將溺死又左右魚尾氣動須急成婚否則遲一千日蓋內外三陽雲行紋見必大服動也杰有汪洋之氣亦以文顯十年內官四品但眼尾山根氣滯其娶當

遲益謙氣有餘而形不足後當屢充職而富難久也方後二月次弟果溺死姻將成以父喪止後爲南昌知府三年再任迎其母袁曰公面臉桃花氣見蕪之魚尾赤氣頭入太陽法曰游魂無宅死將臨焉毋不可往涉秋皆必應也後皆如之杰爲刑部主事姻尚未成益謙爲司稅官而家日落袁自言必知其心之善惡以定吉凶

望刀眼

景泰中袁忠徹常謂人曰少保于公何不早退人詢其故曰于頭下而視仰在法名望刀眼未幾果罹

大禍

袁忠徹相童子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寶相之以爲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墻角一破袖裹金銀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我亦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遣逐今更奄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泣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

顧徬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借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着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子歷問其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攜去夫因得釋念童子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歎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焉留之俟袁至使仍素服拜於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歎曰君毋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爲備述前故友乃歎袁術之神焉

天相人相

袁忠徹二壻一爲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爲人談相則妻必叱云莫訛言且相壻之日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忠徹神相

袁忠徹致政歸鄉過蘇庠友羣衆其時有韓訓導者病劇後事已具群友擁至其第觀之袁曰病固無恙數月中官至外京二品然不得以其爵終衆未

之信未久病瘥而朝命至矣果陞布政復以事除籍爲民終于家其相之神驗如此

相足跡

袁忠徹寺丞出行而歸見堂中地有二靴跡問其妻誰來妻言某官經過使吏送新書今晚當來求答簡忠徹曰此足跡不凡有頃吏至忠徹留之坐吏不敢忠徹曰君不欲相耶乃告之曰君它日四品官也比行至京必有薦引者即授部屬後當遷知府其地禍福吾入京爲子鑿之乃去它日吏在京

復滿果被當道者所知薦爲工部主事聞忠徹至往謝因相與往還恒戒之曰君必作南方太守然命遭女人之禍君於色愼之及遷郎中秩滿出知廣西柳州府來別告曰先生言某有女厄今妻子皆留京師不携单馬之官耳忠徹曰善及之任年餘女土官反其人率兵出戰遂爲所殺果符女禍之説又忠徹嘗過一衚衕見偉丈夫立於門白皙如王往來目之以爲公侯官也問之乃擔米脚夫大不諭曰吾相猶若是舛耶久而視之其狀非公侯亦當文職一品益疑不已乃使人召其人至曰

若相甚貴今貧賤至此吾爲若決之令解衣視其遍身貴令其大聲而言又貴乃以手遍捻其骨大咲曰賤在此相體而狗骨也

凶相

袁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蘇過閶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乜言沈以爲戲耳其子長名洪凶狠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録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閶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强盜耳徐閩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探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者袁術視之殆不多讓也

損牙徵壽

昭皇帝年二十餘坐一木橇忽傾跌於地失去當唇一齒　文皇大不樂召袁寺丞忠徹問之曰譬如大門失去其一得毋妨於異日乎忠徹曰不害也但恐五十前後有疾至四十八果有攀髯之悲

妻延夫壽

諺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永樂中順天府

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尚寶珙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入目亟請其妻出視之云疾雖危甚大事不妨夫人之貌直到一品命婦已而疾果愈後王公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是一品命婦之言不爽而夫壽妻延之諺不誣矣

姚廣孝薦袁珙

姚少師廣孝初名道衍爲僧妙智菴一日偶出見童子手一編姚取觀皆占象語問何從來云得之鵲巢中遂以十錢易歸讀之不觧忽有一雲遊僧至見而驚曰是書乃落汝手耶姚知其異下拜求教

僧以秘訣授之始洞悉妙旨所云觀音課者託辭
耳袁珙號柳莊受相法于補陀僧別古崖嘗識姚
于嵩山寺姚神其相薦之燕邸珙又潛得窺王真
主狀曰髯過臍者當作天子　王悅一夕自鑒其
準小偏問珙珙應曰　殿下得土則正既而果然
子忠徹傳其術官至尚寶　仁廟將遣使之琉球
欲得福相者往命擇長安市中乞兒貌魁梧者數
人入沐浴更衣冠雜官人班次令袁相誰可遣者
袁對曰此曹止一時之榮都不足遣勿已則其官
可　上大喜袁經無錫盛顒楊璿兩秀才聞而追

之及袁遥見岸上第揖手曰不須來兩君皆中丞
耳後果相繼爲外臺都御史又楊集髫齔時父宗
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啓從門外呼之有
一人聞扣門聲闇中呼集將與語集心懼不應急
扣而入論事畢天且明黃氏子式送之出其人猶
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爲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
人曰惜哉吾初聞其聲法當名滿天下故竚立伺
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聲洪
遠獲福最長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黃氏
曰此兒不凡位亦不出七品言畢竟去宗開其事

追訪之具人即袁也後集以景泰五年魁而及第
觀兵部政上書言章綸鍾同事進一級除安州知
州我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黃式
以歲貢官至知縣

半塘僧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有僧瞽而善揣骨有胡琮年數
歲時家人携往求揣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
自愛後胡舉進士官至山西參議又石一貧爲人
傭織以二子見僧揣之曰此兩財主骨也二子長
果以貲雄於鄉龔大者家頗裕生而豐肥腹臍黑

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此與人語好
大笑異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顧曰勿笑明年爾
腹間毛落死矣龔惡其語不答後偶就浴摩挲間
毫忽落又数日病死其多巧中類此

柳莊相李陳

正統中且祭酒以䟽罷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生對
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
無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
先生豈不宜於此任古廉咈然明日有旨古廉爲
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莊嘗見二人

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顏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莊之術信有驗矣

周鼎

正統十三年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宏譽領兵殺賊失機監軍金尚書濂與邵爲同年邵私謁求救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索邵欲斬之邵竄入室後幕時嘉興周先生鼎在幕中視邵之貌曰公殺氣定矣因匿床下曹不獲而去邵得免死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

高公相術

高文義公穀善相成化間猶在時高尚書銓方弁角公以族孫視之三原王公往謁而尚書侍立公指示王公曰公勿欺吾孫與公他日同官八座第不及公腰玉耳二公果貴如公言又有富人子二長下學仲舉進士公曰福在長男次雖貴不久也仲果官七品卒長子年八十餘享聲伎之養終身公不積錢不置產業客或說之咲曰吾孫息不振徒與之無益公今二孫一無後一頗題人始服其先見盧文溥說

文達貴格

成化間有善摩骨相者遇李文達公賢徧身按撫以爲此骨法必是乞兒至脣間大駭長跽曰貴格在此當居一品時賢未第衆皆疑訝未信後賢登第爲大學士始服其神相公生平止御布衣如衣綺繪則體癢必辭去方止蓋亦二歸三昧之理中藏叵測斯豈面壁人耶何其勘破塵世也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史記

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劉長孺以相彘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集異記

堪輿類

折臂三公

人有相羊俱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羊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

公筏而祐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衛先生詞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徇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周知天下曆象術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鹵田刬室廬填丘壟墳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旣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衛先生之詞也詞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於師度異其事歎咏久之顧謂寮吏曰衛先生奇士也即命工人遷之南向逺先生之墓數十步焉

卜地詞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且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御史馬君戴徃巡覈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水漬而穴出公念之命遷其骸於高原之上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馬侍御移吾向高原戴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舒綽

舒綽東陽人稽古博文尤于陰陽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觀王求善圖墓者五六人並稱海內名手停于宅共論藝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馳往京師於欲葬之原取所擬之地四處各作歷記其方面高下形勢各取一斗土并歷封之恭仁隱歷出土令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形勢與歷又相乖背綽乃定一土堪葬操筆作歷言其四方形勢與恭仁歷無尺寸之差諸生雅相推服因各賜絹十匹遣之綽曰予所擬處深五尺之外有五穀若得一穀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經爲粟田蟻運粟

下入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爲聖葬竟賜絹馬一匹物二百叚綽之妙能今古無比出朝野僉載

郝處俊

唐郝處俊爲侍中死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斵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斵俊棺焚其屍出朝野僉載

張景藏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聞之私謂人曰所占者過也此所謂雀悲哀棺

中見灰後孫敬業揚州反弟敬貞曰敬業初生時
於床下掘得一龜云大貴之象英公令祕而不言
果有大變則天怒斲英公棺焚其屍灰之出朝野僉載

泓師

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説闕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
請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于簾間視其衍甚
貴者付此地説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
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為禍及監察
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説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
便授以此説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鈌門

先人尚未啟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
辭説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
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鈌門見其地已為源
氏墓矣迴謂説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窪
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鈌之
所皆合作者問其價乃賤買耳問其卜葬者拧夫
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
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中近二
十年出戎幕閑談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
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
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鄴中
鄴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龍占
其家一年合家破至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鄴中之
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璀舉
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
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説其地勢迴抱
是龍腹三月內必得節度使璀亦以自負歲終鄴
中軍變璀因此謂地勢有憑便有異圖事發遂斬
于軍門舉家無復遺類出辨疑志

錠玦

黃生善葬自謂精于堪輿凡與人葬無不如其言至
受其術者又多不驗弟子察之則恒佩一物若鏡
背款曰錠玦每視地形設有吉處則鏡面漸漸凸
起遂周環而行見凸處浸中浸高則置地上推之
至凸處極中而高鏡如鍼頭則知其真穴也鑿之
或有暖氣或土五色或有烟若輕綿起或中有聲
如遠鍾或土黏滑或有古器在下或有物若龍蟄
于中種種不一離其處則凸處亦隨平矣時時道

中行視錠玦有凸處如鋮者輒私志之以何歡埊者獲富人金錢不可勝数黃生老其物忽躍去黃生爲人言幼時好堪輿家言性慈仁不殺一日見鄰人買一大魚將烹黃生倍值買之放于江中翌日野步忽一人拜于前曰辱君救我無以奉酧因懷中出錠玦告之以法忽不見蓋所放魚云是知黃生但有此物初無異術其所授人特常言相欺耳出微集

僧相宅

李林甫宅即李衛公宅也有泓師者以道術聞于睿宗時嘗與人過其宅謂人曰後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人居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師曰異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此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林甫果相玄宗時恃權貴爲人觖望久矣及將終年有人獻良馬馬甚高而門稍卑不可以乘而出入遂易故製既毀其簷忽有蛇千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不敢毀未幾林甫竟籍没校其始相迨籍没果一十九年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爲元龜然郭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豈非命乎

南臺沙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唐元和中閩人潘有實爲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泉人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又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

相太學道人

紹興十二年臨安始建太學於衆安橋北基址已定兩道人不知名過門注視其一與人言好一个去處將來士子雲集必出大魁卿佐貴人比肩接踵只恐不出宰相其一人笑曰汝眼力見不盡若向東一處却大勝此狀元宰相皆有之語聞于朝時

營創且成不容改作於是用所措置立貢院與學以來到今五十年自乙丑至丙辰凡十八榜英俊輩出遊庠序擢第者幾二千人侍從執政不可勝數而未有真相其肩此選者悉由鄉舉策名馴至極品如福廣唐黃德潤洽天台陳叔晉騤莆田鄭惠叔僑乃自學究起家皆位元樞臨需大拜而並出典藩頗符道人之言料它日必有破天荒者

齊易巖

齊易巖者徽之高士與朱楓林言同文並稱於元末而易巖術數尤精　太祖初起兵聞而往問之曰

先生何以教我荅曰不嗜殺人　上曰經生談也遂去見朱楓林於山下而易巖由是詘焉〻上即位或有薦巖之才者詔徵詣京師巖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敢容巖曰毋害也歲久當泰乃為汪教其少子為文常與其子遊于山指一處曰此汝發身處也但不知誰為地主問之其姻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語為意及易巖死其子卜地塟其父竟得此山偶檢其少日所讀書中有記云汪生某塟父某郡某都某啚某山子孫綿遠且貴其子歎服今汪氏果盛巖卒洪武中年七十餘無子故其事失傳然新安士人能說之

黃撥沙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圖即知休咎故號撥沙娶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大則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在左目出之而愈

鈴記

水亭東水亭西有箇黃龍飛過溪有人葬此得真穴代代兒孫掛紫衣此楊筠松衢州遺記也今迷其一處江山縣亦有口記云平坦平如掌枕頭一葉蓮

橫山蛇過路白隨有龍眠蓋四處之勝也三山齊出我獨居中有人塟此富過石崇又專指白隨而言今柴氏實葬焉而穴多亂雜是以貧富不一開化記云平嶺一塊地爛坦如牛皮有人塟得者代代穿紫衣亦不知所在武夷集載郭璞遺記云云者誤也此當是宋時厲山人之流所傳璞時未有律詩何為作爾語耶

卜塟銘

衢靈公死卜塟於故墓不吉卜塟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槨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夫嬰公之爲靈久矣子見莊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葬有銘從古而然古人鑄造器物皆有欵識石槨之銘蓋欵識之類爾據銘所言豈讖諱之書從古已有此術耶

取燈定穴

老泉蘇明允之祖白蓮道人數世爲蓮社遇蔣山人邀歸数日情稔山人曰吾有二地大主富貴惟公所擇道人曰不願富貴得賢子孫足矣山人曰彭

山縣像耳山此地當出文章之士敢以獻明日往觀山人命取燈燃於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燈獨凝然不動即是正穴言畢即行後道人毋死竟以此地葬之未幾山人復至往看曰小差當爲公正之道人異之問曰公何鄉里山人曰公家累世脩善我乃羅漢中第四尊者曾爲峩眉山下寺場今再爲公下此穴後子孫必與一揖而去冉冉不知所之

符讖誤人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昌裔引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顛周覽形勢謂繼恩云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惟吉適洩其機吕正惠時爲上宰鎖繼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繼恩等悉謫竄熈寧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寧醫官劉育熒惑宗室共謀不軌旋皆貶死靖康末趙子崧先在鄒中剽掠此說適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俾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惶懼

歸命遣其妻弟陳良漢奏表勸進帝羅致元帥幕中興後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道宗得其檄文進之詔置獄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宅罪竄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赤精子之言劉歆易名以應符讖何以異哉豈知千年之統帝王自有真耶

寧河相地

鄧寧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鎮其地有二門子以勤慎當王意王一日遊山指二地皆可葬發雖小能久長已而二役各携親柩葬所指處今二百餘年

後人或以曹監或以吏役爲小官者相繼

楊氏墓地

楊文敏之祖以渡船爲業一道人早暮渡而楊翁不索其酬乃曰子親未葬乎某地甚吉有白貍眠者俟貍起葬之大富貴愼勿逐貍也遂買其山墓且果一白貍卧時天尚早左右喧譟驚之貍去乃葬道人至曰惜哉貍自起而葬世不絕貴今當中斷後亦中興無憂也果三世而文敏生其嫡孫指揮瞱以豪橫伏誅家被籍又三世而吏書且等起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四終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伎術門

博戲類

博經

博徒語曰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什一而乞謂之乞頭貞元中董叔經進博經一卷

杜夫子博

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爲天下第一人或訊其費思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稗聖教

打馬圖經序

宋李氏清照號易安居士曰惠卽通通卽無所不達專卽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師曠之聽琴離婁之視木至於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于擲骰起繩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人不惟學聖人之道不能到聖賢處且嬉戲之事亦得其依希彷彿而遂止者多矣夫專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喜博所謂博者背躭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

爲之然實未嘗忘于胸中也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隱山林旁午絡繹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而行流涉臨淮之險抵今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窗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奕之事講矣且長行葉子博塞彈碁近世無傳者打揭大小豬窩挟兒獨畫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弦樗蒲雙蹙融近漸廢絕選仙加減插關大者質魯任命無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爲閨房雅戲長恨採選叢繁勞於檢閱故能通者少難遇勍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彩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行既久各有圖經凡例有可攷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又有宣和閒人取二種馬參襍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予獨愛依經馬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

圍碁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後世或曰舜造事始

手談

今人目圍碁爲手談者語出王中郎以碁爲手談也世說曰王中郎以圍碁爲坐隱支公祖約皆稱爲手談由是言之雖說有小異同然皆晉以來語也

樗蒲

博物志曰樗蒲老子入西戎所造或云胡人亦以此爲卜

買鬼

唐武后初諫議大夫明崇儼能役鬼物其微時人常與傳凡擲骰子必使鬼物持其彩應呼而成後人因此爲買鬼之戲就中彩名如通天大通之類云亦當時所役之物名也

象戲

太平御覽曰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碁有日月星辰之目與今人所爲殊不同唐牛僧孺撰幽怪錄載唐寶應元年岑順于陝州呂氏凶宅夜聞鼙鼓之聲有介人報曰金象將夜驚也竊見鐵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置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

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一步卒横出一尺後車進已而于見處掘之即古塚也此戲于古塚初定時已與周武帝所造不同而同名象戲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足下燕則鬭象棊亦戰國之事乎故今人亦曰象棊葢戰國用兵爭強故時人用戰爭之象為棊也

陸博

說文曰古烏曹氏始作博葢夏后之臣也事始曰烏曹氏置博陸之戲聲譜曰博陸采名也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子博塞以游

彈棊

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蹴鞠羣臣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棊以獻傅玄彈棊賦序曰漢成帝好蹴鞠勞人體非至尊所御因其體而作彈棊之戲起自漢代矣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以為彈棊始自魏宮裝奩戲文帝于此技特妙用手巾角以拂棊有客又能低頭以葛巾角拂棊妙逾于帝酉陽雜俎曰彈棊起自魏室裝奩戲也典論曰予于他戲弄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京師的合鄉侯東方世安張

公子恨不得與之對也

投子

續事始曰陳思王曹子建制雙陸置投子二唐末有葉子戲不知誰置遂加至六按烏曹始置六博老子置樗蒱李氏資暇錄蔡澤說范雎云博者欲大投裴駰注謂投子乃投擲之義謂樗蒱五木然則樗蒱皆有投子耳故曹植所造從幺至六謂之投子耻投擲義云嘉話錄曰太和已後博戲家謂重四為堂印言重四則投子猶二也六隻葢起近代太和文宗時年號今按唐李賀州郤撰葉子格世

有其書則六隻當自郤始矣湝氏紀聞譚曰投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采戰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攤蒱

今人意錢賭者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按廣韻攤之下云攤蒱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篖笪廣韻篖字下云篖篖竹笪也采鼠鋪謂剪截之餘曰惋子惋一懽切註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捺地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

奕棋三勢

太宗作奕棋三勢使内侍裴愈持以示舘閣學士莫能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諭令語諸學士始能曉之皆歎服神妙前後召待詔等對奕多能局爲品藏於秘閣古棋品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文稱難辨徐鉉改爲十玖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月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古品之法甚爲簡便

太宗碁品第一待詔有賈元者臻於絶格時人以爲王積薪之比也楊希粲蔣元吉李應昌朱憹璧皆國手然非元之敵元嗜酒病死晩有李仲元年甚少碁絶勝可侔於元歲餘亦卒朝士有蔣居中潘慎修亦善碁至三品内待陳好元四品多得待碁自元而下皆受三道愼修受四道好元受五道愼修獻詩曰如今縱得仙翁術也怯君王四路饒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婦姑皆闔戸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内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内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

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説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絶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出集異記

雜戲類

鬪鷄

列子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鬪鷄左傳述季郈之鬪鷄季氏介其羽郈氏爲之金距推此則茲戲之始當出于周

鬪草

宗懔荆楚歲時記曰競採百藥謂百草可蠲除毒氣故世有鬪草之戲

鬪牛

成都記曰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暴入水戮之巳爲牛形約曰江神亦必牛形白帶者我也須史有二牛鬪武士射其神斃蜀不復病水由是有鬪牛之戲葢自冰始

戲塲

通典曰煬帝大業二年突厥單于來朝帝欲誇之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門外列爲戲場百官絲棚夾道從昏達旦以縱觀之宋朝至正歲上元闕端門起山棲露臺陳圍列教坊樂及綵棚夾道令都人縱觀者此其始也

角觝

今相撲也漢武故事曰角觝昔六國時所造史記秦二世在甘泉宮作樂用角觝注云戰國時增講武以爲戲樂相誇角其材力以相觝鬪兩兩相當也漢武帝好之白居易六帖曰角觝之戲漢武帝作相當角力誤矣

俳優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求倡優侏儒而爲奇偉之戲則優戲巳見于夏后之末世晉獻公時有優施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宮中之樂有俳優戲于前此葢優戲之始

傀儡

世傳曰傀儡起于漢高祖平城之圍用陳平計刻木爲美人立之城上以詐冒頓閼氏後人因此爲傀儡按前漢高祖紀七年注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遣遺閼氏而無刻木事今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王與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此疑傀儡之始矣秦漢有魚龍曼衍之戲其事巳粗見唐李商隱宮

詞曰不須看盡魚龍戲翻遣君王怒偃師是以通典曰窟礧子亦曰魁礧作偶人以戲善歌舞齊此知其偃師之遺事也一云本喪樂漢末始設之嘉會不知何以爲喪樂風俗通曰漢靈帝時京師賓容嘉會皆作魁礧梁散樂亦有之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也顏氏家訓云古有優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郎子是也

百戲

漢元帝纂要曰百戲起于秦漢曼衍之戲後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尋橦等一云都盧尋橦都盧山名其

人善緣竿百戲

舞輪

通典曰梁有舞輪伎即今之舞車輪者是此戲自梁世始有之

高絙

又曰梁有高絙伎云今戲繩者謂上索者是也亦踏索之事云非自梁始也又有弄碗諸伎後漢天子正旦受賀以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相逢比肩而不傾

水戲

典略曰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巨獸魚龍曼衍弄馬列騎備如西京故事今世皆傳其法蓋其始自馬鈞也

影戲

故老相承言影戲之原出于漢武帝李夫人之亡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無已迺使致之少翁夜爲方帷張燈燭帝坐它帳自帷中望見之彷彿夫人像也由是世間有影戲歷代無所見宋朝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像

嗔拳

江淮之俗每作諸戲必先設嗔拳笑面有諸行戲時嘗在故臘之末所作之人又多村夫初不知其所謂也按荊楚歲時記有諺語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撾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除今南方爲此戲者必戴面如胡人狀作勇士之勢謂之嗔拳則知荊楚故俗舊矣

藏鉤

辛氏三秦記曰漢昭帝母藏鉤於拳而有國色武帝寵之藏鉤此始也

合生

唐書武平一傳曰中宗宴兩儀殿胡人襪子何懿合生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卽是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時也今人亦謂之唱題目

生花

今京城有生花種植以戲者按前漢張騫傳漢遣趙破奴等破車師大宛以犂軒眩人獻于朝顔師古注云眩與幻同卽今吞刀履火種瓜植樹屠人截

馬之術是也本自西域來由是言之種瓜植樹卽生花之事也蓋自漢武時大宛所獻眩人始云

打麥

唐書武元衡之將遇害也京師童謡曰打麥三三三今俗見戲有打麥鼓掌作打麥聲後必三拍之想緣此也

杵歌

春秋左氏傳曰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農功子罕請俟農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今版築役夫歌以應杵者此蓋其始也其歌往往叙苦樂之意呂氏春秋曰此舉重勸力之歌也今人舉重出力者一人倡則為號頭皆和之曰打號此蓋其始也七國之時已云然矣

蹴踘

劉向別錄曰蹴踘者傳言黃帝造或曰起戰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事知有材皆因嬉戲而講陳之博物志曰黃帝所作

擊壤戲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

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藝經所謂古戲也玄晏云（皇甫謐號也）十七時與從姑子柳等擊壤于路側晉時尚有此戲矣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可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摘博也經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此言之最分明也然觀吳盛彥擊壤賦曰論衆

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托勢罪一殺兩罪一殺兩不可曉當是以手中之壤敲地上之壤如今以錢耵中之類也逸士傳所云壤父嵇康高士傳曰堯時陽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曰巢父許由所師者是也

諸戲之始

夏桀始設侏儒優倡戲周偃師始造傀儡宣王始養鬪鷄楚熊渠造弄丸勾踐始爲弄潮無終嘉父作千秋毬蹴秦武王作角觝始皇作曼延魚龍水戲漢武帝益以幻眼走索尋撞舞輪弄碗影戲唐玄宗

制舞馬舞象之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鬪草劉向作彈棋周武帝作象棋唐明崇儼作買鬼宋江作叠牌還無作謎語盧敖作市語晉梵僧了義作繳語

弄閣

或言刺客飛天夜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棺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髺履膜皮猿挂鳥跂捷如神鬼復建瓴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觀者[illegible]

無不毛戰骨悚

握槊

按後魏李郃序洛陽丘阿奴握槊蓋胡中之戲胡王有弟遇罪將殺之弟在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武以後大盛於時又齊武成胡后與和士開握槊爾朱世隆與元世儁握槊忽聞欻然笑聲一局盡倒

振武角觝

光啓年中左神策軍四軍使王卞出鎭振武置宴樂戲既畢乃命角觝有一夫甚魁岸自鄰州來此較力軍中十數輩軀貌膂力悉不能敵王帥亦壯之

遂選三人相次而敵之魁岸者俱勝帥及座客稱善久之時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王帥曰某撲得此人王帥頗駭其言所請既堅遂許之秀才降階先入廚少頃而出遂掩綰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漸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憒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王帥詰之何術也對曰頃年客遊曾于道店逢此人絕近食案跟蹌而倒有同伴曰伯醬見之輒倒某聞而志之適先入廚求得少醬握在手中此人見之果自倒聊助宴設之歡笑

耳出玉堂閒話

走𩣡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一人馳騎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擲趫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𩣡不知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罷

投壺

禮記投壺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而鼓節有魯薛之異其禮蓋自周人始也春秋左氏傳有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之禮是矣西京雜記云漢武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令還謂之驍言如博之立碁于北車中爲驍傑也今投壺之用竹矢謂激還爲驍自郭舍人始也

彈

歐陽詢藝文類聚曰古人死者未有棺槨殯壅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視其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如此所記則是彈起三皇之

世

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熊爲猛獸之巧者非但當服猛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爲君勞苦也或曰臣陰故偶數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教天下失業亢而射也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也射主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大夫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選士者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陰陽戒不虞

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今以禦亂今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則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以服遠甲者所以服近也

猨臂善射

漢李廣　吳太史慈　前趙劉淵　後唐李存孝

養由基

楚庭嘗有神白猨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猨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射石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沒金飲羽視之石也因復射石矢躍無迹王充作養由基漢書李廣守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沒鏃視之石也明日復射之石不能入矣後周書李遠嘗校獵莎柵見石叢薄中以爲伏虎射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韓嬰以爲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王充則謂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夫率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迹乎劉子駿曾以廣事問楊雄雄曰至誠故金石爲之開子駿曰昔陳綿入山採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即以斧撾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何金石所感偏乎雄無以應何氏燕泉謂子駿正不當以此爲疑蓋以韓與楊說爲是也余謂見虎在前畏心勝則力倍怒心勝則氣增故能入石既知其石也畏心怒心俱消矣力安得倍而氣安得奮耶若陳綿以石爲鹿鹿則易耳自無畏心怒心安能使石有迹

誠感破的

隋大將軍賀公若弼會突厥來文帝以非弼無能當之設的命公拜而祝曰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之如其不然發不中也一發破的帝大悅曰此天賜我也

飛衛督君謨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功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貫虱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已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

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臂爲誓不得告術於人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于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朝野僉載

藝精在手熟

陳文康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公怒

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而錢不污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耳公歎而遣之

射飛毛

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歎厚賜焉

躤柳

壬辰二月三日在金陵預閱李顯忠兵司馬晁溪折柳環插毬場軍士馳馬射之其矢鏃闊於常鏃略可寸餘中輒斷之名曰躤柳其呼躤若乍聲樞帥洪公語予曰何始予曰殆躤林故事耶漢書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蹛林服虔曰蹛音帶師古曰蹛者繞林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植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此即予言有証其相馳躤之外如弓矢焉則又益文矣出演繁露

蓮花漏

越僧僧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之觀察使韋丹初慧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

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也出國史補

琴書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於琴嘗著琴書或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於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筭

後漢律曆志曰隸首作數晉律曆志曰黄帝使隸首作筭數博物記曰隸首黄帝臣一說隸首善筭者

數

經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葢數之先也史記曰黃帝建氣物分數孟康謂曆數之分世本曰隸首作數

九章

魏劉氏曰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一曰方田(卽今田某角用方量地之法)二曰粟布(粟是谷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多少谷)三曰差分(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四曰少廣(如今倉積長其中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五曰商功(商其功程如打土論方于打一方土會計得合用幾多人也)六曰均輸(均其道程遠近之法)七曰盈朒(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朒音縮)八曰方程(如筭錢逐行除下零細的絶長補短得齊整便分筭)九曰鈎股(此是量山覘木之法今軍中立寨有曉此法者)

數學捷法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筭起欲知其法但看其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聲上)一數(聲去)逆行間一位是第二十下倣此則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九數除之先除三六十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餘六九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旬則旦日爲甲戌他倣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卽是前九年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西域數量

唐西域記云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那者自古一日軍行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惟十六里窮惟之數分一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八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一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度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兎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卽歸空故曰極微

趙逵

會筋筭謂之趙逵吳國人也會將一筋而筭無不徵應國家與亡之事企中其筭又嘗過故人家故人曰慙無酒肉相待逵乃將一筋再三縱橫擲之謂故人曰君牀頭有一酒器北壁上懸一猪脚何謂無有故人笑曰知君會術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延之

筭學

筭學不傳久矣唐有筭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爲生者二分其經以爲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筭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近年荆川唐順之始講古筭一學重刊遺書而筭學之灰復燃

真玄兎

漢安定皇甫嵩真玄兎曹元理並善筭術皆成帝時人真常自筭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自有肯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雜記

筭術

洸元理嘗從其友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筯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轉曰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畆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收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蔬殽蔌悉如其所言乃曰資業甚廣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慚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厨中荔枝一柈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瑫瑫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五終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六

海右朙民王圻纂集

技術門

畫家雜論

畫評

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則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論也蓋自五代以後不見有顧虎頭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五代以前不見有關仝荆浩李成范寬董北苑僧巨然

畫中人物難工

人物難工蓋拘于形似位置則失其神運氣象顧陸之縯世不多見唐名手吳道子畫家之聖也照映千古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畫三紙可敵吳生一紙得吳生畫二紙可敵顧陸一紙輕重相懸類若此

學書畫有益

人家子弟不可不學着詩畫蓋留心於此則所益非一端前輩名人鉅公未有不遊意於此者陳無已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讀之可爲浩歎

繪像

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在盟府或紀於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繪像於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奬之道於是爲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始於周矣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耶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蓋漢宣圖畫功臣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然皆無頌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是麒麟閣不名者惟博陸有頌者惟後將軍也

畫無筆跡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錐畫沙土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沉着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跡之說故古人如王大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其實一事爾

顧痴張顛

顧愷之善畫時人以爲痴張長史工書時人以爲顛

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于技者也莊子曰用志不
分乃凝于神

學鳳尾字

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字一學便工帝以玉麒
麟賜之葢諸侯箋皆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龕花
書也有持三畫求售乃楊妃並馬二圖上題陳宏
二字筆力甚精壯又有兩疊迹如飛燕狀全類鳳
尾者殊不可曉予攷之乃江南李王花書陳宏者
會稽人天寶間妙於畫嘗寫明皇御容二圖筆墨
之妙不可贊歎韓子蒼詩舉華欲辛長生殿立馬

門前待貴妃尚覔君王一廻顧金鞍欲上故遲遲
即此二圖也蔡絛集中亦有此詩程子山題陳宏
畫明皇太真聯轡圖及太真上馬圖詩金鑾春風
禁御遊外間底事上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
君王始欲愁阿環百轉巧專寵自是三郎駁不知
上馬未應渾乏力要回頭顧是遲遲予所得二圖
即此本也

韓馬周人

王彥丹侍郎常題周昉韓幹人馬畫云天廐無瘠馬
宮禁無悴容宜乎韓馬周人皆肥

書畫專工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
為艸書記吳道子學書于張顛（卽長史）賀知章不成
因工畫深造妙處中吳紀聞楊惠之初亦學畫見
道子藝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
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又難
於草然數子之名其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畫
而道子豈不能書者哉彼誠知生同時習同事美
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為所掩則不如他專
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耳

八人絕藝

巴蜀三紀以來藝能之士精于書畫者衆矣沙門曇
或學李陽氷篆曇或則神大師門人也道士張昭
嗣效柳公權書昭嗣則傳直大師杜光庭門人也
工部員外昭暇倣韓擇木分書昭暇亦光庭門人
僧曉鑾攻張芝艸書曉鑾則歸雲弟子皆超其本
而差其肩獨黃少監筌邊鸞花竹處士滕昌祐擬
梁廣花草野人張道隱宗張藻松石道隱不事論
談不與人交往不冠帶不拜跪人謂之探頭相國
李昊為著名道隱常在綿竹山中為李司議文才

繼閻立本寫真壽畫八人皆絕妙野人平生頗壯老之書有暇則圖龍之真形與思忽至即書百尺之狀縱意揮寫苟不稱意則塗抹之不啻千餘軀而已

奇畫入神

畢少董言國初脩老子廟有吳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錢得之于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倩隱士以讓畫工工弗敢當讓者再三

隱士遂就東壁畫之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于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之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復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役也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以龍姿鳳目日表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其切謂賤隸若此則何以作近侍近侍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及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伏也隱士曰此畫上天人物非圖畫世間人也爾所畫怒目虬髯則人間之人耳人間之人則面目氣象皆俗塵雖爾藝與它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人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貲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瑾曰予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廟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為物於人間為至大使他人

如此則後必無可繼者而退之文章累千言所言浩汗充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于奪天巧而破鬼胆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余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寫照難

寫照非畫科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性難寫之人猶其難夫帝堯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王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魌陽虎亦如蒙魌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楊

貨虎頭漢將班超亦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亦狼顧若此者寫之則似是易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肖矣倘筆無行吟澤畔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是矣倘不能筆其風騷冲淡之趣忠愍傑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奇僻贍博之學離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盍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惡美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夫善寫心者當觀其人必胸次廣識鑒高討論博知其人則下筆流出間不容髮矣倘秉筆而無胸

次無識鑒不察其人不覩其形彼目大舜而心項羽性陽虎而貌仲尼違其人遠矣故曰寫之人猶其難宋朝士大夫遊戲筆墨者自坡仙叔黨文與可楊補之米元暉廉宣仲而次遺妙皆爲世寶二十年來獨蘇希亮高菊礀趙子固周肖白亦各寄興于畫世亦爭傳惟寫照入神今僅葉菩磯一人而已蓋菩磯讀唐詩數百家落筆有驚人句日與楚鄂人物遊於江湖吟人未識則討論之既識則寫之今積數卷每一卷舒如親與諸吟人談笑觴咏窮達夷險洞見肺腑皆不能遁真寫心者矣唐王摩詰詩人也前輩謂其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其與菩磯同一志趣歟故曰寫照非畫科比寫形不難寫心惟難寫之人尤其難者良有以也

古人得名各有長

古人以畫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長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並以山水得名宣和畫譜皆入人物等部畫目稱其能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僕欲脩宣和譜者數矣惜未遂所欲也

釀酒誘畫

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區工畢釀酒百石列瓶

甕于兩廡下引吳道玄觀之因謂曰檀越爲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居欣然而許余以筆迹似不及景公寺畫或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筆也

劉洞微龍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㸌㸌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鬐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聳然曰何以知之其人曰身乃龍也化爲雙龍飛去

畫故事

今人絶不畫故事畫中之人又不攷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某故事也惟蜀人有唐晉餘風國初巳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齊整林木皆用重色淸潤可喜今絶不復見也

水神重畫

檇李士人某耽嗜古遺墨購得龍眠歸去來卷順事布景繪境神妙子瞻書其詞曾入勝國內府有虞趙諸公跋恒展玩不釋手後爲楚中學憲攜以自隨遷職將渡洞庭夜夢一神人冠裳衰齋邀告曰知君有龍眠東坡手蹟願出眎可乎士人呈卷神撫髯動色頌贊不已隨拱手而別既覺懷疑及過湖衝風倏起崩浪刮天舟幾覆士人悟昨夢乃惶遽拜祝曰神欲吾卷耶舉篋投之風浪頓息乃知神蹤異跡不獨世人寶之鬼神亦重之也

名畫靈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遵師作猫則鼠皆遠避官洞於晉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山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每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名畫羅漢郡中每迎

請祈雨常有一二飛還寺中

諸家神畫

唐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爲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闘蹏齧長鳴一時號爲畫聖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强其點睛龍竟飛去此何以故蓋畫者一身精神俱萃於畫故其發見筆端亦能生動如真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謂再生必墮馬胎由是龍眠改畫觀音蓋更入妙

漢畫

王應麟云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于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絶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愼又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

二疏圖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圖而兵士有着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醉僧道圖

張僧繇作醉僧圖以侮僧羣僧乃聚錢數十萬贈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演教圖

予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携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皆

臻妙

明皇幸蜀圖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予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艸木鳥獸無一不具峰巒重複徑路隱顯瀑布渺然有數萬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畧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圖而識者疑元稹望雲騅歌有騎驢幸蜀之語謂倉卒不應儀物尤若是盛遂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

保壽寺畫

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爲寺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爲鬻書人言於左軍令卒數十人至宅室敕取之即日進入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于雲韶院 出酉陽雜俎

畫龍圖

唐人畫龍圖在東浙錢氏家絹二十二幅作一幅其高下稱是中止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痕筆迹圓勁沉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何人用筆如此揮洒峻利上有吳越錢王大書曰感應祈雨神龍幷書事迹舊題作吳道子要之唐人無疑

董原夏山圖

董原夏山圖今在史崇文家天真爛熳幽古清潤使人神情爽朗古人行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豈意對敗素亦能若是耶

蟹蘆圖

呂亢畫蟹蘆圖一卷凡十有二種蟕蠏最大兩螯八足皆有毛撥棹子形如蟕蠏螯足無毛擁劍狀如蟹而色黃一螯偏巨彭蜞小蟹也吳人呼爲彭螖蝤杷大於彭蜞殼斑黑螯赤色沙狗小若彭蜞見人輒走入沙穴鉤致之始可得望潮郎白殼潮來則舉螯如望日不失期倚望大如彭蜞每行數步輒舉兩螯相拱而望石蜠大於常蟹殼通赤長如鵝卵蚷江螯足堅如石不可食蘆虎殼堅硬不可食彭蜞大於蜞小於蟹吳人炒食之最香卷末畫

一淡班胡蘆撫卷諦視惟知筆法渲染甚妙而不辨其意云何觀其卷尾有陶士枚跋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使同類諷太祖微伺上意曰穀在翰宣力實多上曰我聞翰林艸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題一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後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蟕蠏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蟕蠏至蟛蚏凡畫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穀不舉筋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餵來者穀一語不答亢爲此圖殆以是耳然其筆精意到氣韻生動其蟕蠏蹣跚沙狗疾走之狀宛然在于墨迹濃淡黯深間據案觀之群蟹交錯將若入人懷袖戲墨之妙乃至如此眞不可得也余觀此卷于枚所稱氣韻生動之説若有未到必臨本也雖無人入懷袖之勢使杜相見之寧不爲之垂涎也邪余在明時坊金褖稍家見此不得爲之考究後歲餘偶見蟹譜有云文登呂亢多識艸木蟲魚守官台州臨

海命工作蟹圖凡十有二種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爲圖又海商言海中鼉黿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爲作記予家楚宦遊二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而所謂黃甲白蟹蟳蠘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觀此始知呂亢非畫師前卷有葫蘆者自是一本非呂亢命工所圖特陶士枚考之不審耳

夷光獨立圖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蒼龍圖

韓熙載居家常有持蒼龍挐水圖來貨者即吳淮王筆迹也韓愛而不售爲鄰家所得翼日將練爲服忽見釜中浪湧雲蒸有二物若獺狀穿屋而去里人咸集謂是延火將相與撲滅及視之惟烟霧而已韓聞不勝悼

牧牛圖

世傳畫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內聞之者或疑爲罔僧贊寧曰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出野夢錄據此畫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嘗讀丘至綱俊林機要其言牛圖之畫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于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于日月之下則受此之精於畫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耳書此以待辨博

畫像示希白

乖崖公離蜀日一幅畫上題云須十年後所授與希白大中祥符六年八月一日公薨於陳州哀訃至蜀民爲罷市希白爲公設一大齋時客諫凌公率羣僚行慰奠之禮訖希白告凌公曰尚書赴闕日付希白一幅畫上題須十年後開今果十年矣凌公許之親折其封乃是乖崖公真像戴隱士帽稱袍縞帶其旁題云依此様寫于仙遊閣上兼自作

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乖之無斁至今川民皆畫此像家家供事焉

山陰圖

米元章與伯時說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遊適于山陰南唐顧弘中遂畫爲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肯借傳伯時率然弄筆隨元章所說想像作此瀟湘有山陰放浪之思

賢巳圖

元[illegible]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illegible]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己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骰迸盆中五皆梟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嘆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邪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武陵龍帳

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南寓武陵建炎中郡豪相率建黃籙大醮以祈福就天慶觀道堂設位父老鄭圃持水龍布帳展挂于室此帳本富人萬十四郎家所藏百年有餘矣其後生理陵替於是典帳莫肯酬直有蔣三郎者夜夢龍繞庭柱旦而萬生至門歎為神異以錢五百千質之鄭圃借以供事香火未施堂上陰風震動燈燭俱滅毛髮寒聳舉體森顫命捲還不知為何人所畫其神如此

女史箴

近見顧硯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物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所謂上之又上者歟且絹素顏色如新蓋神物必有護持之者

十八學士卷

宜興吳尚書儼子滄州巨富酷好書畫搆藏名筆頗多一友家有米南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軸一卷每欲得之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兒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一日知數易此卷置酒宴兒與其素鄙己者酒半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歎曰今日方可與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以為笑柄其畫

余曾一觀前段樹石參差縱放群馬或正或背橫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或牽解鞍備鞍閑戲而賭錢者其狀亦不一中段學士七人欠身寫字看鸞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衣服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鬱群鸞遊泳酒罇食壘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態後段荷花池館宴上學士八人倚坐笑談把盞又傍林相語者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箏槃簫板琵琶箜篌末後竹林一亭亭中皆歷學士衣服徽宗有詩于後云有唐良治詠康成闕館[illegible]登經濟才雍

洋育才今門盛聚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比宋
禁中之物而宋即留落人間故再無敢題若且徵
宗一詩絹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

論山水畫法

山水之爲物禀造化之秀陰陽晦暝晴雨寒暑朝昏
晝夜隨行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
如萬頃波者未易學也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
筆法位置鮮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輩
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别出新意一洗前習迨
于宋朝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子弟二
三人終不逮也

寫茂草在意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爲之寫竹畫蘭爲之寫蘭何哉
花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必形似耳陳去非
詩云意足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其斯之
謂歟

畫花

世人畫山水竹石不假五色而成未有以畫花者卞
解獨能之因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
心起覺寒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就扶踈態自完
蓮花恐顛倒杏雨半披殘幸有狂居士求爲墨牡
丹兼書平子賦歸去雪堂看

畫家傳派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
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
鐵線描也馬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
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
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
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

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
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竹筆甚遒勁夏圭若
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金碧山水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後王晉卿趙大年趙千
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工
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畫之狀
而畧無風韻何取乎水墨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蓴菜條正避此

病耳李伯時孫太古專作遊絲尤未盡善李伯時有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畫體詩意

唐人詩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常以此試畫工衆工競于花卉上粧點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闌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而當時詩云上宮春色四時在畫此意也然彼畫工者乃亦解此耶

畫不命名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爲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題名非士夫也

古龍筆法

古龍體勢朦朧董羽作畫龍馬最難畫專主於變化出没若流于戲墨于畫法甚疏若拘于畫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故龍化尤難董羽專門之學亦不拘于形似元章云董羽龍似魚傳古龍似蜈蚣真知言哉嘗見董元龍數本皆清奇可愛近世陳容公脩本畫家者流畫龍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噀水成霧醉酣大叫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以筆成之升騰降俯欲吁者怒而視者踞而爪石者相向者相鬬者乘雲躩戰者出水者以珠爲戲而爭者或全體發見或一臂一首隱約而可名狀者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豈胸中自有得于天者耶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子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況顧陸之輩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准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

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荃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伯時牛則戴嵩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遵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及者哉

賞鑑之法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體有出肌膚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傅染及分頁主殊非賞鑑之去也元章謂好事之家如此

辨畫真僞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爲佳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房頗多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辨名畫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邃橋梁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

辨謬畫

人物如尸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梁強作斷形山脚水面水源無來歷凡玆數病皆謬筆也

畫家類上

烈裔

秦有烈裔者騫霄國人秦皇帝時本國進之口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以指歷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度方寸內有五岳四瀆列國備焉善畫龍鳳軒軒然唯恐飛去 出王子年拾遺記

毛延壽

前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令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不減五萬唯王嬙不肯遂不得召後匈奴求美人爲閼氏上按圖召昭君行及見美貌無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重失信于外國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

工皆棄市籍其家貲巨萬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雜畫牛馬衆勢人形醜好不在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希 出西京雜記

劉褒

後漢劉褒桓帝時人嘗畫雲臺閣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凉官至蜀郡太守 出張華博物志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畫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

錙魚懸岸群獺競來一時執得帝嘉歎曰卿畫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畫魚今所作者自可庶幾出齊諧記

曹不興

謝赫云吳人曹不興運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手疾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胷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甚難也又嘗閱秘閣歎服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出尚書故實

曹佛興

曹佛興古稱善畫作人物衣紋皺摺家謂曹衣出

水吳帶當風宣和內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圖一本予嘗見於錢塘人家上有紹興題印筆意甚彩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為

衛協

衛協晉人也唐名畫記品第在顧生之上世不多見其迹畫譜所傳高士圖予並見之乃唐末五代人所為耳真迹不可見矣或云二圖是仲尼作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人多才氣尤攻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以來未有曾有一廚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珍秘者封題之其後玄開取之詐云不開愷之不疑被竊云妙畫通神變化飛去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又嘗悅一鄰女乃畫女於壁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于長康拔釘乃愈又嘗欲寫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辭長康曰明府無病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便如輕雲蔽日畫人物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貌正在阿堵中又畫裴楷真頰上乃加三毛云楷俊朗有鑒識具此觀之者定覺殊勝嵇康贈以

四言詩畫為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又畫謝幼輿於一巖中人問其故云一丘一壑此子宜置丘壑中長康又嘗于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畫畢光輝月餘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眾設剎會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緣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注百萬長康素貧眾以為大言後寺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閉戶往來月餘所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眾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觀者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其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

塡咽俄而及百萬劉義慶世說云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講論畫書竟夕忘疲出名畫記又云顧愷之畫如春蚕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曾見初平起石圖夏禹治水圖洛神賦小身天王其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傳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唐吳道玄早年甞摹愷之畫位置筆意大能彷彿宣和紹興便題作真迹然謝赫云愷之畫迹不迨意聲過其實近見唐人摹本果得其說

王獻之

晋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高邁艸隸繼父亦妙于畫桓溫嘗請畫扇落筆就成馬駮牸牛妙絕又書駮牛賦於扇上此扇義熙中猶在出名畫記

畫獅治瘧

顧光寶能畫陸溉患瘧經年光寶以筆圖一獅子於戶牖之一夕獅子目中臆前有血淋漓瘧疾乃愈

支仲元神仙人物

支仲元畫神仙人物多作縱勢筆法師顧陸緊細有力人物清潤不俗每見高宗題作晋六朝高古名筆甚多仲元所作[illegible]有知而賞之者

陸探微畫

陸探微畫與愷之齊名予平生止見文殊降靈真迹部從人物共八十人皆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髑髏盂者蓋西域俗然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恨真希世之寶也今藏秘府後有微末像觀音像摩利支天像皆不迨之張彥遠謂體勢軒舉風力頓挫一點一畫動必新奇非虛言也

展子虔畫

展子虔畫山水唐李將軍父子多宗之畫人物描法

甚細隨以色暈開予嘗見故事人物面部神彩如生意度具足可爲唐畫之祖六朝人畫曾義姑圖一兵士持戈作勇猛之勢義姑作安詳荅問之態棄所生之子於地作畏懼恐怖急挽母衣之狀而所抱之子以雙手緊抱義姑之項面視兵士一一如生筆法細潤傳色鮮明望而知其爲六朝畫也舊藏中舍大用家今歸義興王氏王氏藏畫至三百軸此爲最也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爲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

道玄也予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為四祖屈
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
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于
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張僧繇

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
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
帝思之遣僧繇寫儀形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
明帝置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佛像及仲尼十哲
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

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
不毀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
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
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佛興圖青
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龍泉亭其畫留
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
壁方知神妙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拆為
二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告
云我有同侶離析多年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
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購得之疾
亦尋愈（出名畫記）又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汚
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
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出朝野僉載）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常
畫馬於壁夜聞蹄齧長鳴如索水草聲圖龍於素
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
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冲善棊
號為二絕（出名畫記）

鄭法士

隋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
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
以章敵畫處鄭竊覷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
勞障鄭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
鄭至朝堂指以官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是吾之
畫本也由是鄭深服光明寺改為大雲寺在長安
懷遠里（出名畫記）

唐宋名人花鳥

唐人花鳥邊鸞最為馳譽大抵于設色穠艷如生其
他畫者互有得失五代而得黃荃集諸家之善山

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位至于花竹翎毛超出衆史荃之可齊名者惟江南徐熙志趣高尚艸木魚蟲妙奪造化非世之畫工可及熙畫花鳥落筆頗重中畧施丹粉生意勃然黃之子居寶居巢熙之孫崇師崇矩各得家學熙之下有唐希雅亦多佳作後有長沙易元吉作花果尤長於獐猿多遊山林窺狡兔禽鳥之樂圖其意趣若趙昌惟以傳染爲工求其骨法氣韻稍劣又如滕昌祐丘慶餘葛守昌崔白艾宣丁貺之法皆得其緒餘以成一家要知花鳥一科唐之邊鸞宋之徐黃爲古今

規式所謂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也

閻立德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裘爲行縢著履中書侍郎顔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貽于後以彰懷遠之德從之乃命立德等圖畫之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閻立本洎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公立德之畫曰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衆人之妙實備中興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周折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 出談賓錄

閻立本

唐太宗朝與兄立德齊名嘗奉詔寫太宗真容後有佳手傳寫于玄都觀猶可以仰神武英威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鳳一箭而斃太宗壯之使立本圖狀鞍馬僕從皆寫其真無不驚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學士淩烟閣功臣

等圖亦輝映前古唯職貢鹵簿等圖與立德同製後有王知慎師閻畫甚有筆力然不及閻畫神品 出唐畫斷

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侍臣爲咏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臨池側手揮丹素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至高宗朝爲右相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又以年飢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

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經明（出大唐新語）立本家代善畫至荆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王維

唐王右丞維家于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寺有掩障一畫楓成一圖輞川山谷鬱

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常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畫斷）又維嘗至招國坊庾敬體宅見壁屋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令佳樂工驗之無一差謬（出國史補）

李思訓

唐開元中諸衛將軍李思訓子昭道爲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時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也思訓格品高奇山川妙絕鳥獸艸木皆其能中舍之圖山水鳥獸甚多繁巧智思筆力不及也天寶中玄宗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語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國朝山水第一思訓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畫斷）思訓常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出臥遊記）

吳道玄

唐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至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跡東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畧宗張僧繇千態萬狀縱橫過之景公寺畫地獄既成之後都人咸觀皆懼罪脩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劍舞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人士一日之中獲覩三絕天寶中玄宗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寫及迴日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

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天欲大雨即生烟霧當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吳生真於講席衆人中引吳觀之一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衰醜何用圖之因斯歎服其畫人物佛像鬼神禽獸山水臺殿艸木皆神妙也又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一曲庶因

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千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此（出獨異志）

馮紹正

唐開元閞輔大旱京師缺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刱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簷廡間出入于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從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雲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內（出明皇雜錄）

張藻

唐張藻衣冠文學時號名流松石山水擅當代名唯松樹特出古今用筆常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氣傲烟霧勢凌風雨其槎枿鱗皴之質隨意縱橫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

秋風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遠也極天之淨圖障在人間最多今寶應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題記精巧之跡松石山水並居神品（出畫斷說記）

陳閎

唐陳閎會稽人以能寫人物子女等本道薦之開元中召入供奉令寫御容妙絕當時又太清宮肅宗真容匪惟得龍顏鳳姿日角月宇之狀而筆力遒潤風彩英逸合符應瑞天假其能也又曾為故吏部侍郎徐畫本行經幡二口有女能織成妙絕無

並唯寫真神物子女等妙品上上

韋無忝

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其名時稱韋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畫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歸本國唯畫者在國百獸見之皆懼玄宗時獵一箭中兩野豬詔于玄武北門寫貌傳在人間英妙之極其畫獸等妙品上上 出畫斷

盧稜伽

唐盧稜伽吳道玄弟子也畫迹似吳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吳生嘗于京

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衆貨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畫於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 出名畫記

王宰

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故杜甫贈歌云十日畫一松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又常於席夔廳見圖一障陵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互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葉疊千重枝分四面尤人所難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氣候雲物八節四時于座內山水松石並上上品 出畫斷

楊炎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氣標王韓文敵楊馬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在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以示楊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得一筆縱爲子孫

寶意尚難之遂以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覩之其跡妙上上品 出唐畫斷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窮丹青之妙嘗畫章敬寺初加障蔽都人觀覽賢愚畢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隨日改之經月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妙遂下筆成之爲當代第一人郭令公女婿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衆皆稱美後又請昉寫之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畫于座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令公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何者最

似云兩畫揔似後畫者佳又問何以言之前畫空
得趙郎狀貌後畫兼得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
公問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二畫之優劣
令送錦綵數百疋其畫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入
神品唯鞍馬鳥獸竹石艸木不窮其狀 出畫斷

范長壽

唐范長壽善畫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人間多有
月令屏風是其製也山川木石牛馬畜類屈曲逺
近牧放閑野皆得其妙梁張僧繇之次也僧彦悰
續畫品云博贍繁多未見其能

程脩已

唐程脩已其先冀州人師事周昉二十年凡畫之六
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
帝衛協畫毛詩內艸木鳥獸賢士忠臣之象不得
其真遂召脩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土採俗由是
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逺無不審幽無不顯又嘗畫
竹障于文思殿帝賜歌云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
神繁陰合再明真假殊未分當時學士皆奉詔繼
和自貞元後以藝進身承恩稱旨一人而已尤精
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賢功德異獸等並入妙上
上品 出畫斷

邊鸞

唐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
未有下筆輕利善用色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
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于玄武
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
宛應繁節後以困窮於澤潞描五參連根精妙之
極近代折枝居首折枝蜂蝶鳥雀等妙品上 出畫斷

張萱

張萱京兆人常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

名冠於時善起艸點簇位置竹樹花鳥僕使皆極
其態畫長門怨約詞攄思曲盡其旨即金井梧桐
秋葉黃粉本畫貴公子夜遊圖宮中七夕乞巧圖
望月圖皆綃上幽閒多思意逾于象其畫子女周
昉難倫貴公子鞍馬等妙上上品 出畫斷

王墨

唐王墨不知何許人名洽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多
遊江湖善畫山水柏松雜樹性疎野好酒每遇圖
障興酣之後先已潑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揉
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水爲石爲樹應心隨意

若造化圖成雲霞滃之風雨掃之不見其墨汁之跡出畫斷

大武殿畫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髣彷彿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鴆林子曰吾讀史至此不覺毛髮竪立夫古之賢聖忠烈亡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不肯爲人所辱胡後之人其心臣虜亦獨何心人謂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賢聖忠烈精英不爽之雖千載尚流行宇宙間也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七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技術門

畫家類下

曹霸人馬

曹霸畫人馬筆墨沉着神彩生動平生凡四直迹一奚官試馬圖在申屠侍御家一調馬圖在李士弘家金宋高宗題印其一槽馬圖一黒一騮色圉人皆立髯眉彷彿有甚其一所藏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騂綠衣奚官牽照夜白筆意神采與

前三畫同趙子昂題云唐人善畫馬者甚衆而曹韓爲之冠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衆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行人太僕自一種氣象非世俗所能知也

韋偃畫馬松石

韋偃畫馬松石更佳世不多見其筆法磊落揮霍振動杜子美詩所謂戲拈秃筆掃驊騮倏見騏驎出東壁者曾收紅鸞覆背驄馬圖筆力勁健駿尾可數如顏魯公書法徃歲觧于伯機見之驚嘆累日詩曰渥洼産馬如産龍韋偃畫馬如畫松可文忠

悄不成章而卒

韓幹戲畫

韓幹藍田人少時嘗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貰酒漫遊幹嘗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于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千令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幹筆也寺中又畫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尤入神妙幹初師陳閎後師曹霸畫馬得骨肉停匀法遂與曹韋並馳爭先及畫貴遊人物各臻其妙至于傳染縑素予嘗見其人馬圖在錢塘王氏家二奚官引

連錢驄燕支驕又見一卷朱衣白帽人騎驊騮五明馬四蹄破碎如行水中乃李伯時舊藏在京師見明皇識馬圖周馬圖五陵遊俠圖照夜白圖上有幹自書內府供奉韓幹寫照夜白十字要知唐人畫馬雖多如曹韋韓其晁著者後世李公麟伯時畫馬專師之亦可謂優入聖域者也

戴嵩畫牛

戴嵩專畫牛爲韓晉公滉幙官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不惟畫牛至于川源樹石牧子樵童亦各臻妙予凡七見真迹一在楊州師德用家二牛相鬭毛骨竦然一在四明士人家一牛引犢齊甚又見牛圖歸牧圖皆合作也古人云牛非文房清玩若有筆意清潤開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氣象於嵩有取焉

韓滉人物

韓晉公滉畫人物及牛嘗見其家移居圖村童戲圖醉客圖鼓腹圖醉學士圖及牛圖數本人物源流崔睦牛圖是其長戴嵩得其緒擅名于世蓋人物不及而牛獨過之也

張符

張符畫牛得名嘗見渡水牛一卷甚平常在戴嵩之

下符自號漂波子

曹仲玄筆法

曹仲玄三官及五方如來像蓋曾見之聞江南王氏家有白衣觀音像大抵曹師吳生不得其法晚自作細筆畫別爲一家在爻仲元下

王弘佳畫

嘗見紙上畫一人騎其傍題示徽年月日太原王弘畫不知弘爲何人徧攷無出信知唐人能畫者固多記錄不能盡也

寧王畫馬

寧王舍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滚塵圖内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偉如也久之惟存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變化不可測識

故子畫

大曆中吳士故子畫山水甚奇怪先布絹於地研調彩色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叫譟故子着錦襖纏頭飲酒半醉取墨汁瀉絹上次瀉諸色以大筆開決爲峰巒島嶼之狀曲盡其妙

惠之塑像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紀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脩治遂失初意

洪谷子

范寛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常以二畫見遺云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于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荆浩筆在綠色抹石之下非後人作也然全不以寛

筆

李成山水

營丘李成家世業儒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意于山水凡烟雲變幻怪石幽澗平遠險易之形風雨晦暝之態莫不曲盡其妙當爲古今第一傳世者雖多真者極少元章平生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益成生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逼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多宣和御府所藏一百九十五號真僞難辨翟院深歸慕彷彿亂真若論神氣則霄壤之分也宋復古李公年王融陳用志皆宗師之得其遺意

亦名一世然郭熙其弟子中之最著也

范寛山水

范寛字中正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寛名之畫山水初師李成既乃歎曰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脱舊習游秦中徧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真得山骨米家三山六水超絶唐世者李成董原范寛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寛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爲代師法寛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其弟子黃懷玉紀貞南訓然黄失之工紀失之巧商失之拙各得其一

一體若黄筌玉刻意臨摹其雪山偶得意處淺深之間未易斷也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雲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郭熙山水

郭熙學于李成舍得烟雲出没峰巒隱顯之態嘗論畫山曰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澄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觀其論議可知其妙也然山頂峻險學者失其意竟流偏薄無雲深林密之態後世楊士賢顏諒皆學之

董原闕仝

董原平淡天真世應無比品在畢宏上峰巒出没雲霧顯晦不裝不巧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浦漁洲江渚儼然一片江南風景也闕仝人物松石草木出于畢宏有枝無幹寫霧鎖山關圖差嫩是早年真迹董原山水樹石幽潤峰巒清淡早年礬頭頗多暮年一洗舊習其水墨者多在麻皮皴着色者皴文甚少用色濃古人物多青紅衣人面用粉素嘗于秘府見春龍出蟄圖孔子哭虞丘子圖春山圖溪岸秋山圖及寒石二幅皆平生得意合作原之後又有鍾陵僧巨然與劉道士劉與巨然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在道士左右巨然則在僧左右以此爲別耳各得原之一體至米氏父子用其奇意格法清勁自成一家然得原之正傳者巨然爲最

巨然

巨然師董原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少年時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高

劉道士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

劉畫僧在賓位二作各別

李漸畫馬

宣和畫譜載唐李漸畫馬筆和氣調今古無儔及見三馬圖與所聞甚不逮然自有一種氣韵不可以形似求之也

厲鴻一

厲鴻一畫傳世不多嘗見宋人摹其草堂圖筆意欻置清氣襲人真迹可知其妙也

楊廷光佛像

楊廷光學吳生行筆甚細而不弱畫佛像多在山水

中襍畫一臻妙境

裴寬小馬

裴寬寄畫小馬嘗見宣和所藏一卷作山林間小馬十數蕭散閑適筆墨甚雅真奇作也

張璪松石

張璪松石淸潤可愛平生嘗見四本並佳後得山堂琴會圖趙子昂見之題云張璪松石人間最少此卷幽深平遠如行山陰道中誠寳繪也

瞿琰孔雀明皇像

瞿琰師吳生筆法大不及惟得傳色之法嘗寫孔雀

明皇像甚佳

周古言

周古言畫在周昉之下文矩之上有夜遊圖傳于世

張萱士女人物猶長于嬰兒不在周昉之下平生凡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朱暈耳根以此爲別

李昇山水

李昇畫山水嘗見之至京師見西岳降圖人物百餘本筆勢生動有未填面目者是其稿本上有絹與題印若無之則唐人藁本也

孫曼卿

孫曼卿松石問禪圖在錢塘人家一松淸潤一僧甚閒雅一仕人作問答尊禮意筆法精妙古稱爲孫吳生名不虛傳也

牛戩寒鴉野雉

道士牛戩信筆作寒鴉野雉意甚淸妙無比

胡環畫番馬

胡環畫番部人馬用狼毫制疏渲騌尾緊細有力至穹廬什物各盡其妙師德用家啗鷹圖真妙品也

阮部畫人物

阮部畫人物士女極工且秀美見者愛玩錢唐人家

有賢妃盥手圖尤佳絕

李甲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境外趣木石不佳

陳常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淸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株爲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孫知微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自是逸格次山水平淡而生動自有一種奇古圖勁

之氣學者莫及畫龍有神彩故不落俗也

楊朏

楊朏學吳生點睛作髭殊有意尚爲知微逸格所破

鍾隱求郭乾暉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于時鍾隱亦有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其所以郭憐之盡以傳授故與齊名古人之用心獨苦如此

郝澄

郝澄畫馬甚俗不過一工人所爲殊無古意上有宣

和題印曾見滚塵馬圖後有篆文曰金陵郝澄又見洗馬圖亦俗始悟滚塵馬是無名人筆後妄加篆文以恥重名不知反累畫也

陸瑾

陸瑾江南人畫捕魚圖大抵宗王右丞斌媚過之又嘗見溪山風雨圖尤佳

武岳人物

武岳長沙人畫人物猶長于天神星象用筆絕類其子同清能世其學過父遠甚凡世間星象天神藥王等像傳世甚多神妙不俗大抵與武宗元相上下而神彩勝之宗元朝元仙仗圖昔藏張君錫家今歸杭人崔氏畫一疋絹作五帝朝元人物仙仗背項相大概如寫草然亦奇物也

王元士山水

王元士舍畫山水屋木宣和畫譜止於山水部收山水圖一卷至稱其兼有諸家之妙人物師周昉水火師關仝屋木師郭忠恕凡所下筆皆極精微却於宮室叙論中取之云如王元士筆可以皂隸目之議論相反者每如此

高克明山水

高克明山水雖工不老不過世間畫工之習無深遠高古之氣

趙幹山水

趙幹畫山水多作江南景致不俗杭人收秋涉圖上有宣和題印甚佳

翟宛深山水

翟宛深學李成山水臨摹逼真自作不多世所有成畫多是此人爲之

王齊翰諸畫

王齊翰畫佛像神仙山水筆法雖佳不免近俗若紫

細者固勝易元吉徐熈後一人而已畫花鳥如生人但以獐猨名之

燕文季山水

燕文季作山水細碎清潤可愛然耶其氣韻無骨格

裴文睍畫牛

裴文睍工畫牛殊有薜然形郎似無古意亦不足耶

孫太古湖灘水石

孫太古湖灘水石圖在浙右民家雙幅長軸中畫一石高數尺湍激滚汨飛濤走雪聽之似覺有聲筆法甚好黃筌不能過也

陸光人物

陸光畫人物極工予嘗從同里葉氏見之描法甚細而有力又有觧厄天官像等數圖皆粗惡可厭蓋光畫自有一種細者爲上

孫位張南本畫水火

蜀人畫山水人物皆以孫位爲師龍水獨推位所長者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水火本無情之物二公深得其理嘗見孫位水官魚龍出沒于江海神鬼變幻于雲漢覽之凛然真傑作也

唐無名人物

唐無名人物畫至多要皆望而知爲唐人別爲一種氣象非宋人所可比也

王詵山水

王詵字晉卿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着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今不古自成一家内臣馮瑾慕其筆墨臨倣亂真高宗印題作王詵觀畫者不可不察也然能望而知之

袁義徐白魚

五代袁義宋徐白善畫魚及觀其迹不過凡間物耳使人徒起羡臉之興獨文臣劉宋畫水中魚鲱風

萍水荇觀之活動至于鱗尾性情遊潛迴泳皆得其妙近見落花遊魚圖紅桃一枝飛花數片一赤鯉漾輕波吹落花得詩人之意僧運能亦五代人善畫佛像

左禮佛像

五代左禮與韓虬同名畫佛像入妙曾見畫十六身羅漢坐岩中筆意甚工不在韓虬下

衛賢

衛賢五代人作界畫可觀予嘗收其樂車水磨圖佳甚又見王子慶驟雨圖無甚佳但樹木石描皴法

不老耳

六隱圖

五代婦人童氏畫六隱圖見宣和畫譜今藏山陰王子才監簿家乃畫范蠡王叔和張志和等六人乘舫而隱山水樹石人物如豈許亦甚可愛

厲歸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厲歸真者不知何許人曾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內功德塑像是玄宗時夾紵製作甚妙多被雀鴿糞穢其上歸真遂於殿壁畫一鷂筆跡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棲止其畫至今尚存

歸真尤能畫折竹野鵲後有人傳歸真於羅浮山上昇又有范子泯亦道士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覩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法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貫休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并一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覩覺後圖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秘重之蜀王曾宣入內歎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捐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真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麤斜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

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崖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節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筭織蒲團鎮長坐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始自江南來入秦于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手是人尾棺寺裏維摩相含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

畫比其有總在人間爲第一出野人閒說

楚安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好畫山水而點綴甚細至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梵刹寺觀烟嵐人物悉皆有之每畫一小團扇内安姑蘇臺或滕王閣千山萬水盡在目前然須一季已來方就一扇時諸王宰輔競相有請得之者奉遺甚厚有不得畫者恨之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適意而已歸寂後有好事往往收得其筆蹤謂之墨寳出野人閒說

徐熙黃筌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梟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王畫師目閱冨貴所作多奇花錦綉真似粉堆而又作圖綵孔雀鵁鶄艶麗之禽動止如生

吳道子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鬚左手捉一鬼右手第二指挑鬼眼睛筆跡遒勁收得者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内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絶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毋指掐鬼眼睛則更較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絣絹素畫一鍾馗以毋指掐鬼眼睛幷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毋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毋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出野人閒說

周文矩人物

周文矩畫人物宗周昉但多顫毛筆是學其主李重光法至畫士女則無顫筆嘗收宮女圖文矩奇筆

也置玉笛于腰帶中自視指爪情意凝眝知其有所思也又見文矩高僧試筆圖在錢塘人家一僧攘臂揮翰旁觀數士人咨嗟嘖嘖之態如聞有聲真奇筆也

韓熙載夜宴圖

李后主命周文矩顧弘中寫韓熙載夜宴圖予見周畫二本至京師見弘中筆與周事蹟稍異有史魏王浩題字并紹運印非文房清玩可爲淫樂之戒

林生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雁水禽氣格清絶南唐無此

書可企

趙昌王友

趙昌折枝甚工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僞設色如新年遠不退友乃昌之上足賦彩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郭忠恕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

之郭從義鎮岐下延上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後人竟莫能及

趙顏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無奈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舊畫焉（杜荀鶴松窓雜記聞錄）

姚月華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卅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

李氏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君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古人松竹木石凡畫見本卽臨之難卒辯

章友直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龍虵以篆筆畫亦有意其女並能之

翎毛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寫翎毛蘆雁甚佳不俗

品藻名畫

太宗皇帝嘗内出古畫三百軸雜以山川人物鳥獸

花木翎其名字詔參政賈黃中直舍人院張伯直秘閣刀衍各領一百軸不同日而給謂曰卿可分高下等第以進刀得之尋已品藻一日參政退朝召刀衍曰聖旨出畫百軸令閱其於此藝未嘗經目必學士多能幸與銓次卽盡辯之它日舍人亦召刀衍出畫如賈所云踰月相次進納備言郡國所畫復以九品第之上覆視與題不差喜曰卿何爲能旌別一一對曰臣等不曉繪事俱是刀衍所定秘閣由是擅博識之名

董羽畫不賞

董羽太宗朝畫端拱樓四壁意望恩賞一日太宗登樓皇子遥見驚啼太宗遽令圬墁之卒不獲賞

徽宗好畫

宋徽宗好畫立畫博士院每召名工必摘唐人詩句試之一日以踏花歸去馬蹄香爲題工多於花着工有其甲者惟作蜂蝶一二逐馬蹄而已

徽宗自畫漫遊化城圖人物如半小指數千人城郭宮室麾幢鼓樂仙嬪真宰雲霞霄漢禽畜龍馬凡天地間所有之物色色具備觀之令人起神遊八極之想不復知有人間世真奇物也今在嘉興陳氏家又見其臨李思道圖舊在張受益家今聞在京師其人處畫明皇騎三騣照夜白出棧道飛仙嶺乍見小橋馬驚不進遠地二田見人摘爪後有數騎漸至真奇迹也

徽宗性嗜畫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石間有入神品者歷代帝王能畫者至徽宗可謂盡意當時設建畫學諸生試藝如取程文等高下爲進身之階故一時技藝皆臻其妙嘗教人學畫孔雀升墩障屏大不稱意復命諸子次第呈進有極畫工力亦不得者乃相與詣闕陳請所謂上曰凡孔雀

升墩必先左脚卿等所圖俱先右脚驗之信然群士遂服其格物之精類此當時承平盛時四方貢獻珍禽異石奇花佳果抑無虛日徽宗乃作冊圖寫每一枝兩葉十五板作一冊名曰宣和睿覽集累百數及千餘冊

鄆王花鳥

鄆王徽宗第三子也能畫花鳥克肖聖藝墨花入品嘗見一卷末題年月日臣某進呈徽宗御批其後曰覽近畫似覺稍進但用墨粗欠生動耳後作當謹之以此知一時諸王留心于畫者皆如此

張敦禮人物

張敦禮汴梁人畫人物師六朝筆意嘗見其論畫曰畫之爲藝雖小至於使人鑒善勸惡聳人觀聽爲補豈徽可齊于衆畫工哉敦禮畫人物貴賤美惡容貌可見筆法緊細神彩如生在江南見陳元達鎖樹諫圖其忠義之氣象突出縑素在京師見元孚履畫人物樹石並倣顧陸後有敦禮所受追贈太師誥命是其家藏之物子孫就以誥命附其後真奇品也

曹仁熙

曹仁熙畫水今古無及四幅頭內中心一筆長丈餘無接續處奇哉熙畫也慶曆中年八十時作

李伯時人物

李伯時宋畫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前古畫馬師韓幹不爲着色獨用澄心堂紙爲之惟臨幅摹古畫用絹素着色筆法如行雲流水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士人喬仲長尊師伯時彷彿亂真伯時暮年作蠧蒼古字亦老成嘗見徐成公畫法筆墨草草神氣勃然上有二絶句亦老筆所書真佳作又見伯時摹韓幹三馬神駿突出縑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韓復生亦恐不能復畫也

二崔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線勁利如鐵絲塡以衆彩逼真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寳又順之作玉虚殿圖於屏面流落人間徽廟時巳艱得之

文與可竹

文與可竹真者甚少嘗見張受益古齋泥壁屏上畫倒枝上有熙寧二年巳酉冬至日文與可戲墨奇作也後作絹畫竹二本亦如此題筆墨相似天地

間未見者尚多豈與可一日間能作此數本耶然真僞一見自可辨之

東坡墨竹

東坡文章翰墨照耀千古復能留心墨竹師文與可枯木奇石時出新意謫黄州府時於路途氏家雞栖豕牢間有叢竹木石因圖其狀作木葉亦細緻又在秘監見拳石老檜巨壑松梅二幅奇怪之甚墨竹凡見十四卷大抵寫意不求形似曾收枯木竹石圖上有元章一詩今爲道士黄可玉所有亦奇品也

米元章

米芾字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宣和立書畫學擢爲博士初見徽宗進所畫楚山清曉圖大稱旨復命書周官篇于御屏書畢擲筆于地大言曰一洗二王筆體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潜立于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稱賞元章再拜求索所用端研因就賜元章即拜謝置之懷中墨汁淋漓朝服帝大笑而罷其爲豪放若此作畫善寫古賢像山水其源出董原天真發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學作

山水清致可掬亦略變其尊父所爲成一家法烟雲出沒林泉點綴生意無窮平生亦珍玩不曾易與人當時翟耆年有詩云善畫無根樹能描懞懂山如今身貴也不寫與人間其爲世貴重如此其弟友知亦善畫亦能書元章云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寫大字更無辯聞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聞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元章嘗稱後學李公年字景公作翎毛有天資之趣樹石不佳僕屢見幾畫樹木甚拙禽鳥佳處多

米南宮多遊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明水秀松栢鬱茂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梗皆可爲畫紙不用膠礬不肯寫在絹上今所見米畫或用絹者皆是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米芾畫癖

老米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併真贋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辯也巧偷豪奪故能多得舊傳老米在儀真于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它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據船欲赴水其人大驚亟

畀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爲笑

何遵師周炤

遵師不知何許人炤則熙寧畫院祗應好作猫犬何有士夫氣味周工人態度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宋千里希遠

宋宗室如千里希遠皆得丹青之妙如大年小景墨鶯禖禽又出尋常宗室筆墨之外者

宗漢墨鴈

漢王宗漢墨鴈可稱神品

宋廸清畫

宋廸字復古師李成清甚士大夫畫中最佳不在李
公年之下其猶子子房亦得家法

劉矩濟枯木

劉涇字矩濟與元章同爲書畫友作枯木有奇意

周怡畫院

周怡畫院人宣和末承應畫院摹倣唐畫可觀之甚

宗室畫

宗室令穰大年善冊青清潤有奇趣少年讀書慕唐
王維李思訓畢宏韋偃皆以畫得名乃刻意學之
下筆便自有得又善作小草書小字如蠅蚊筆遒

而法具諦觀之皆合羲獻體是又所難也米老謂
大年作畫清麗雪景類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
予在京師時嘗偶得渠所作橫卷歸田圖竹籬茅
舍烟林敉戲遥岑遠水咫尺千里皆無鷗鷺宛若
江鄉蓋得意畫也後爲吳曼順國取此軸去今亾
於兵火又有士雷亦妙繪事嘗於錢德與少卿家
見所作寒溪小雪橫卷翎毛竹木種種皆可愛云

崔白蘆雁

崔白蘆雁之類雖清致然平生不喜之獨有一大軸
絹潤一丈許長二丈許中濃墨寫作大雁飛鳴宿
食之態東坡先生大字題詩曰扶桑之繭如盆卷
天女抽絲織雲様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
三丈真白之得意畫也

程坦

程坦元章同時人善襍畫往見張受益收松竹障八
幅頗佳如人物甚俗城南李氏收鍾馗小妹二幅
甚惡元章謂程坦能汚茶坊酒肆壁者此論真是

趙廣潘嵩

龍眠李伯時繪事妙絶有趙廣合淝人使役左右頗
得筆法畫馬過真後陷虜令其作畫辭以不能遂

斷右指盍廣平昔左手執筆後亦多作觀音相今
收伯時本多是廣筆近霅齋趙子固以水仙蘭蕙
得名小吏潘嵩倣其作併字畫皆極類所謂性相
近也積習而成王右軍言巳若小兒輩亂真東坡
詩云家鷄野鶩同登俎誠哉言也

蘇叔黨榮遇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
家者同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
以然不敢拒絶入則以物障其前帷不設頂上以
小凉傘蔽之二人肩而行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

抵一脩廊內侍一人引之升一小殿見上被黃背
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始知爲崇高莫
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氷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
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
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揮非有它也叔
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
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酬酒一鍾錫賚極渥黨謝而
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所歷何地

郭熙畫

郭熙河陽温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

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林窠石四壁雄偉清潤
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極意於此熙能爲遠景意趣
造新眎不相雜貴家收熙山林時嘗掛堂上森然
若在林壑間思後爲待制乃重資以購父畫欲晦
其迹也

許道寧畫

許道寧京兆人少亦業儒性頗跌宕不羈畫山水法
李成獨造其妙可與營丘抗衡亦工傳神每見人
寢陋者必戲寫貌於酒肆識者皆笑之爲其人毆
擊至碎衣敗面而竟不悛後游太華見某峰巒奇
崒始有意於山水清潤高秀濃纖得法杜祁公帥
長安道寧恃其技犯公公怒捕之道寧懼而寘于
環環帥种師誼爲求觧得釋道寧在環歲餘乃歸
環學從祀弟子其筆也予舅吳順國有道寧畫終
南積雪圖八幅真絕品亡於兵火長安京榭大屏
面亦道寧所作殊奇偉

楊補之梅

臨江楊無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真以其筆
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遊
臨江城中一娼館作折枝梅于粱上矮屋至今往

來士夫多往觀之娼以此杜門端平間爲偷兒竊
去其粱壁車馬頓希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
不下百千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
蘇黃諸公令人止以作梅目之竟無品題者

花光墨竹

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正所謂
寫意者也傳世不多僕平生見四五本子昂學其
枝條花用別法

温日觀畫

宋僧温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葡萄不知

其善書也今世傳甫劃多贋其真者枝葉鬚稍皆
如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
濡唇見輒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
時至其家袖瓜啗飲大醉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
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法中所謂散
聖者其人也

馬和之人物

馬和之作人物甚佳行筆飄逸時人目爲小吳生更
能脫俗習寓意高古諸人未易到也

楊叔雅墨梅

楊叔雅江右人作墨梅甚佳大抵宗補之別出新意
水仙蘭花亦入神品

趙孟堅墨蘭

趙孟堅字子固作墨蘭最得妙處其葉如鐵花莖亦
佳用筆輕拂如飛白書狀前人不能作也畫梅竹
水仙松枝墨戲皆入妙品水仙尤高

燕布竹木

燕布字仲宣畫枯木叢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東坡
青出于藍自號射澤老人畫松栢亦好杭州龍井
寺板壁上寫松石枯木二真得意筆後王清叔亦

畫枯木竹石臨倣逼真但筆墨粗惡少生意耳

徐友

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濟貫河中
有一筆尋丈端末長四丈觀者異之筆法既老波
浪起伏得其水勢兵火間寺屋盡焚惟此殿巋然
獨存豈水能壓之耶

王庭筠

王庭筠字子端作枯木竹石山水往往見之獨京口
石民瞻家幽竹枯槎圖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
圖逼真古人胸次在王士元米元章之下

楊秘監山水

楊秘監山水專師李成筆勢聳動甚有奇異

龔聖於

龔聖於先生名開淮陰人身長八尺頷大美髯讀書
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之意但
用筆頗粗此不足爲法耳作人物亦師曹霸畫山
水師米元章梅菊花卉襍師古作卷後必題詩或
贊跋皆新奇嘗作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閑
空進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
如山此詩膾炙天下人口真有盛唐之風致嘗作

雲山稿五冊傳於家乃平生所臨畫稿亦奇品也

陳仲美

江南畫工陳林字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林能師古凡山水花竹禽鳥皆臻其妙見畫師摹倣彿古人筆迹子昂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宋南渡二百年無此手藝

趙仲穆

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

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作蘭子　草木

左手畫

元有諸王善畫平生以左手爲之號左手王嘗圖玄武半身凡三幅而手遂攤瘓不能舉入國朝　太祖分賜近臣徐績以考入京亦得其一其月睛左右覩之皆正云薔薇露所點績子孫世寶其物鄰有朱硝皮者怪魅爲祟延師治之不效以此畫張於室怪怒罵以錫列于中堂碎之而絕又有民家怪作亦假其畫懸之立爲斂迹至今藏之

曹雲西

勝國時曹雲西華亭人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老得吳道子筆法任水監畫馬有能眼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其蹟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痴筆墨皆是但不化耳朱孟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遊戲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臘鬧

仁智殿畫士

皇明時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物則

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喜石銳練川人馬軾李在倪端陳暹季昭蘇州人鍾欽禮會稽人王諤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但當置之能品耳

國朝善畫

國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爲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爲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陽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鉄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蚕頭鼠尾行筆有頓跌蓋用蘭葉描而稍變其法者

自是絕技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以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院體中第一手

杜檉居畫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龍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略無前所謂秀媚之態益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詑客曰此杜檉居輞川圖也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

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峯獨樹果無重山疊木曲折之妙真可謂至言

戴進

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而名未顯繼而還鄉攻其業遂名播海宇鎮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於　宣廟尚未引見召畫院天台謝廷循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起忌心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　上未應復展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　上勃然曰兩可斬是夕戴與其徒夏芷飲于慶壽寺僧房夏遂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賞夜以逃歸隱于杭之諸寺爲作道佛諸像繼而庭循使人物色戴聞雲南黔國公好畫因往避之數年謝死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公翔皆喜戴畫歸則老矣居平親友不給者每作數紙與之人爭貨焉其點染顏色妙奪造化鋪敘遠近宏深雅淡人物山水較前人另出一格其于諸家無不能當世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紀之翎毛杜董吳偉之人物上官伯達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

之妙

陶懋學

陶成字懋學號雲湖寶應人也性至巧嘗見銀工製器效之即出其右小時從師見師母圖其像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去及師母死傳神者皆弗逮卒用其所圖像焉又見畫工方作梅熟視得其法爲添十數筆工曰吾不及也遂輟筆請乃爲足其畫而去其花鳥人物尤工而芙蓉入神品然性狂與物多忤不可測識有富翁欲求其芙蓉不敢言乃於其遊歷處滿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

過之喜甚主邀坐花下以匡床瞑而翫之間主人有絹無主已預具即取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筆不停綴乃出酒痛飲將去索盥水其家出銅盆以進云楊貴妃盥器也成曰不然此其溺器盖耳惡其不雅曰辱吾畫悉取投火中焚之主人僅奪得一幅其迂怪至此然有高致不以世務經其心中式北南宮試二月五日矣語其壻朱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同吾遊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公更何往成不許明旦升之他避笑曰彼欲進士急邪買輿逕下醉其家五日及揭曉升之登

第其鄉人醵錢爲賀曰公壻捷矣幸爲我輩作圖以往成曰善即舉筆模丁香一本尤妙絶家故饒輕財好俠嘗一至京師費白金二千有一面交卒推分與之他月以挾妓事露御史欲全之觀其詩曰此詩殆非陶成作也成曰天下歌詩豈能出陶成之右而爲他人作乎御史罵之遂除名晩年有妓甚美而不肯與交成自織錦裙緞金環以見精類鬼工妓大喜與之稠密遂携其妓以遁坐謫戍于邊西涯諸公留之京師然不肯爲達官作畫蒙空則取小扇二三十遍畫題名人爭買以去稍此自給不久放歸至其航勝不羈有米南宮郭忠恕之風而豪蕩過之今其遺筆一幅人肯酧以重貲

吳小仙

吳偉江夏人少爲農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名旦日于猪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傍出泉一線命偉掬飲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與俗寡諧成國公延見以小仙呼之後　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有特大醉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

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淡生屏障間　上歎曰真仙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日喜從諸豪客競集妓館劇飲　孝宗登極復召見命畫稱　旨授錦衣百戶　賜章曰畫狀元後稱疾歸　武宗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酒死偉挾一技辱召者三獎借賜予詞臣所無潤栄過哉廼賦性抗直不謏權貴視今世弄柔翰者瑣尾求榮真吞素矣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啟南周富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自拔脚直上脉絡形勢嶙嶒如壘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謗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木多着烟霧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疎密之意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畫虎然二子佳處亦多此其一節也

畫工人品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侍吏部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為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謗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為殮之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間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賊畫也古人看詩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墨跡其嫉惡如此

越婦丹青

會稽傅氏女名道坤者貌麗而慧幼習丹青同郡范太學初議婚或曰者言竟娶他姓不踰年絃斷將再娶而傅尚未字太學君曰豈赤繩繫足留待我耶遂續前議居一二載絕不露丹青後元夕張燈街衢燈帶偶失繪衆倉皇覓善手傅闖援筆繪之觀者競賞自此伎倆漸逞尤工山水即唐宋名畫臨摹逼真大都筆意清灑神色飛動咸比之管夫人落款或范傅或道坤好事者爭購之然非妯娌親洽展轉相浼終不得也筆墨楮研以四婢典之時不停肘太學君惟研膏拂箋嘖嘖從臾而已沈季和得數幅甚珍之

白畫

陳獻章善畫梅人來索者都無潤筆獻章題其柱云烏音乀少來或問其旨曰不聞烏音云白畫白畫聞者絕倒

畫家品評

開化時儷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也如南京之蔣三松汪

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
揩抹猶懼辱吾之几榻也

外國畫

高昌國諸畫

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點如雨瀟洒在紙
上彩毛如中國花草亦佳

高麗觀音圖

高麗觀音畫甚工其原出唐尉遲乙僧筆意瀟洒流
而至於高麗

金顯宗墨竹

金顯宗章宗父畫墨竹枯惡章宗毎題其籤曰鄙戲

金人馬

金人畫馬極有可觀惜不能盡知其姓名

任詢

任詢字君謨金國人草書入能品畫山水亦佳在王
子端之下

尉遲僧畫佛像

尉遲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着堆起絹素而
不隱指平生凡四見真迹要妙不在盧稜伽之下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七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八

伎術門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巧藝類

陶

周書曰神農作陶尸子曰夏桀臣昆吾作陶高誘云
昆吾高陽後吳回黎陸終之子爲夏伯陶冶埏埴
爲器然黃帝時有甯封爲陶正則陶始于炎帝矣

冶

古史考曰燧人鑄金作刀即冶也而周書謂神農作

冶尸子以爲造冶者蚩尤也按禮曰昔先王未有
火化後聖脩火之利範金合土此冶之始也蓋始
於鑽木造火之後

衆術

陰陽吉凶立成之法曰須臾推六甲之陰而隱遁曰
遁甲黃帝時善筭者曰隸首俟四隅風曰風角天
文筭數曰星筭圖讖曰内學神巫曰靈保禁咒曰
越方禁術曰禁架吹蠱夜光曰行䟃醫方史卜曰
伎數之人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著針經診脈法曰
涪翁雜占形法中載神農相土武禁相衣器合相

寶劍刀相人相蠶相六畜曰十三家相法子胥曰相氣琴高曰相貝黃帝曰相宅青烏子曰相塚姑布子曰相人吳範曰相風薛燭曰相劍陳長文曰相印又有相笏相字相鷹等書浮丘公曰相寉甯戚曰相牛伯樂曰相馬東門京亦善相馬鑄銅馬法詔立馬于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兵法有玉鈐篇玄女有六韜要决曰鈐决之符手搏曰卞射角力曰武戲攤錢曰意錢曰射意曰射數覆物中之曰覆射又曰逢占擲骰子曰投瓊取物握拳爲賭曰藏闔匿物互搜作戲曰藏鉤導引曰熊經鴟

顧虎鹿熊猿鳥曰五禽之戲身中存五色可辟穀曰五倉之術

萬佛山

新羅國獻五色氍毹及萬佛山可高一丈上置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氍毹之巧麗亦冠絕於一時每故之內即有歌舞之樂列國山川之狀或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鷰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其眞假萬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辮縷金玉水精爲蟠蓋流蘇菴賭蔔羅等樹搆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闊三寸以蒲牢御之每擊鐘行道僧禮拜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聲蓋關捩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計上置九光扇於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嘆非人工及見有光出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出杜陽雜編

琴棋書畫四絕

端淳間搢紳四絕楊嗣翁琴趙中父棋張溫夫書趙子固畫嗣翁號守齋溫夫字子良子固號彝齋

奇術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 志奇

呂元眞

呂元眞打鼓頭上置水椀曲終而水不傾動

麗三娘

賣假金錢龐三娘善歌舞其舞頗脚重然特工裝束又老年面多皺帖以輕沙雜用雲母和粉蜜塗之若少容

相笏

綿畧東方朔相笏經袁天綱郭仙相笏經陳混常相笏經古今相手手板經笏亦驗人禍福也齊綦毋珍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富貴又吳氏漫錄引陸長源辨疑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驗以事卒皆無驗以爲不可槩論遂記開寶末聶長史相水丘鑾三笏一王侯笏生人不當秉一宰

相笏一卿監笏亦爲節度使而非真後一歸錢武肅祠堂一歸沈相一歸錢昭晏以衛尉卿守滑州真廟朝老道士爲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沈時除吉州通判借緋又云候罷任別爲揀朝官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事則吉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經其說推本管輅李淳風之言又蔣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蓋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術不傳也

趙三翁

趙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本黃河埽兵避役亡命遇孫思邈於棗林授以道要久之孫捨去令居縣境淳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詔不可往俟我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果被召見館於葆真宮頃之告歸詔問所欲對曰臣本隸兵籍未有放停公憑願得給賜它無所欲也即日有旨開封尹盛章給與之遂放浪自如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爲人嘘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孺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而翁來及詢其病源頓以實

告之翁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窻放日光下射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上約數斤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痾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祕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悶澀艾氣爲度亦其

次也其衕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客縣墮門山道友席洞雲往獨紀嶺瀑水潭側登覜慕其清峭高爽即栞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獨不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頭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沙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鉄腥鍚蟲毒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叠巘峻壁巉巖鋭鋒峭岫接刃攢鍔聳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羅列如墉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用在要回環紆抱氣象明邃形勢寛閒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受其教居止遂寧翁亦不知所終嵩山張壽昌朋父爲作記郭彖伯象得其文載於睽車志

丁緩

武帝時長安巧手丁緩者爲恒満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防風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又作七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轉動又作七輪扇輪皆大徑尺餘相連接續一人運之則滿堂賔客皆寒戰焉

潘芳屏

吳王亮命工人潘芳作金螭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種種種有生氣遠視若真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一鳳項之飛去芳字林仲 記事珠

不解卷簷

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内兩廿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爲二耳

郭璞

晉趙固所乘馬忽死因問郭璞曰可遣數十人持竹東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樹便攪打之當有一物出急抱將歸於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門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其鼻馬即能起亦不見猴 出搜神記

張子信

齊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也武衛奚永洛與河内人張子信對坐忽有鵲鳴鬬于亭而墮焉子信曰鵲聲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間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愼不得往子信旣去果有風至儼使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赴其妻勸令弗出因稱馬墜折腰遂免於難 出三國典畧

觀風殿

隋安平公宇文愷遷東西兩都皆公經始煬帝北巡欲誇戎狄作觀風殿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爲

之施輪軸推移倏忽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煬帝大悅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善奪槊齊王元吉亦善用槊唐高祖于顯德殿前試之謂敬德曰聞卿善奪槊令元吉執槊去刃敬德曰雖加刃亦不能害於是加刃頃刻之際敬德三奪之元吉大慙 出獨異志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甚禮之別日遊讌復不得預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予有小藝耶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復作隊入筒中曾覩之大駭乃言於于王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出酉陽雜俎

拂菻國

唐書拂菻國盛暑之節乃引水潛流上通于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

包超

唐安豐尉裴翾士淹孫也云玄宗嘗冬月詔山人包超令致雷聲對曰來日午當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瀰漫疾雷數聲上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嘗得勝風 出酉陽雜俎

斲琴名人

斲琴名手唐雷威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鐐張鉞皆江南人蔡睿僧智仁衛中正慶曆中朱仁濟馬希仁馬希先崇寧中並宋人

喻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而不正勢傾西北人恠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

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

秦青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以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粮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不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効娥之遺聲也 出博物志

李龜年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于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 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 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毎遇良辰勝賞爲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杜甫甞贈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

又逢君崔九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也 明皇雜錄

獨孤生

李謩開元中吹笛爲第一部近代無比有故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讌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至湖上吹之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以日晚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甞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昬曀齊

開坐客皆贊詠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李生以爲輕已意甚忿之良久又作一曲更加妙絕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荅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輕薄爲自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曰公試吹凉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又曰第十

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進獨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換之曰吹至入破必裂得無悋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破裂不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第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去 出逸史

馬待封

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伎巧凡指南車記里鼓相風烏等待封皆改脩巧踰於古待封又爲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將櫛沐啓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后木人即還至於面脂妝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如是供給皆木人后既妝罷諸門皆闔乃持去其妝臺金銀彩画木婦人衣服妝飾極窮精妙馬待封既造鹵簿又爲后帝造妝臺如是數年敕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欹器酒山撲滿等物許之

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撲滿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定以納風氣風氣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斝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踰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奇於是變姓名隱於西河山中至開元末待封從晉州來自稱道者吳賜常絕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撲滿欹器等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大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內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峯巒殊妙 盤以木爲之布漆其外龜及山皆漆布彩画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 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

生荷花及葉皆鍜鐵爲之花開葉舒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下大荷葉中有盃承之盃受四合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閣閣門即有催酒人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盞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閣門即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終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中其席闌終飲池中酒無遺失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則欹中則平滿則覆即魯廟所謂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誡盈滿孔子觀之以誡焉杜預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載若與賜造之如常器耳出紀聞

杜鴻漸

代宗朝宰相杜鴻漸亦能羯鼓永大中爲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獻鴻漸得之示於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中收貯積時矣入漢川自西南來始會嘉陵江頗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惊輩登驛樓望江月行酒讌語曰今日出艱危外即不辱命於朝廷內即免中禍於微質既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所得杖奏數曲四山猨鳥皆驚飛噭走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稍曾致力猶未臻妙尚能及是况至聖遇大賢臣者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花巖閣每遇風景清明即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群羊牧於川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其以鼓也及止鼓亦止復鼓之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亦自其家走吠群羊側遂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又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無難矣近士林中無習之者唯僕射韓皐善亦不甚露爲鄂州節度使時聞於黃鶴樓一兩習而已出羯鼓錄

神醫

宋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洞玄曰子以手執母心留子母不全子死方可全母遂鍼之后崩高宗即生每至陰天手中有瘢又龐安常視孕婦難產曰兒雖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即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痛即縮手而生及視兒虎口

果有鍼痕一女人改適人忽得疾如中風狀一醫名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少頃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出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爲棘刺足脛間不可脱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百邪穴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刺十三穴一鬼官二鬼信三鬼壘四鬼心五鬼路六鬼枕七鬼床八鬼市九鬼病十鬼堂十一鬼藏十二鬼臣十三鬼封居白所施正此也

足善草書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字雖楷書者亦不如若有神助

馬塍

宋馬塍藝花如藝粟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帋糊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糞硫黄盡培漑之法然後置沸湯于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勝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乃開此雖助長然必適寒温之性乃臻其妙

楊務廉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投錢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 出朝野僉載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

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 出朝野僉載

精藝

將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太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帋一百番鑿爲錢運如飛既畢舉之其下一番未嘗有鑿痕之迹其上九十九番則帋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袒背俯僂於地以其背爲刀几取肉二斤許運刀細縷之撤肉而拭其背無絲毫之傷列子載鴻超怒其妻引射而怖矢眩眸子而眶不睫公子牟曰此乃盡矢之勢也以前二事較之鴻超事誠有之非列子寓言也

宋單父

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植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間色人亦不能知其術唐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亦當世之絕藝也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

之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朕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廻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則木小兒不肯接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 出朝野僉載

宋單父

以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訖還之於鷄棲下則夜鳴不止以故龍書契字置於墻上忽聞梟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口誦儀方登山不見虎心念儀方入宅不見蛇

遊藝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画學圖画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画工者繫其楮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水

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非淸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恭酒閒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棊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元許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開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遊六藝者所當知 餘冬序錄

絕伎

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 莊子 伯樂教其僧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呂氏春秋 然則爲學者其可恃絕藝乎教人者其專在上品乎亦曰期於適用而已

僧決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献卷畧省之意氣殊睏韋覺之乃去卻與僧語僧不得已吁嘆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中 出幽閑鼓吹

元術士

元主嘗召一術士以國事爲問對曰國家千秋萬歲垂祚無疆除是日月並行數始盡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葢日月並行乃明字隱語也此術亦神奇矣

曾進

曾進當大比之秋夢一小兒右邊又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爲不祥語其兄進曰又添一耳乃是取字小兒無手是了字考官必取了中之兆也已而果然進之聰明于是益信

王生聽樂

王生聞樂音知吉凶無不中者嘗游樂市聞五門奏樂舞客告人曰向甲午年方內寇難今茲樂聲又將有甲午之變至明年正月王均果叛

吳生術數

吳充字汝秀湖州人少習舉子業入試當散髮以檢汝秀曰此可以得士乎棄去專習術數之學長於皇極太乙二家事能前知嘗與一友同宴於長洲王氏暮聞樂聲曰金聲太急必主失器可遽退以免主人之疑登舟而金盃果爲樂工所藏遍搜諸從者而汝秀奴免曹太守鳳失獄囚延致問之曰在某地某日當獲如言不失一人吳江王思德以都憲歸省厥弟思誠以選人侍從兄入京問之曰不必行兩月內兄弟皆有禍未幾思德卒思誠繼

之逆濠圖望外之福遣心腹蕭生者師事汝秀傳其術汝秀不知也一夕握筭言曰辛巳歲當起藩王爲 天子蕭心動問何地汝秀不答蕭使弟子固請曰其在楚分乎蕭喜歸聞于濠遣八校持千金聘汝秀于家汝秀懼遯入杭城鎮守中官畢真助卒二百逼之汝秀以故與兩司交轉聞于張公公曰是不可以顯逐也佯過司門命執其校卒走之張乃問汝秀以濠事汝秀曰巳卯必變變則爲人所擒巳而如其言或問所謂楚分者誰耶曰安陸謂 今上云先是汝秀策流賊劉瑾輿而旋敗無犯于社稷尤先當世所見士以此高之嘉靖七年卒年六十有九子失其傳

惠慕

惠慕道人聽聲能卜將來吉凶一日劉繪方與人奕道士曰碁聲宮雜羽主生聰慧女繪婦是夕果生令嫺長而能文有集行于世即徐悱妻也

李琬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羯鼓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户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

所擊者豈非耶婆娑雞乎（一本作耶婆娑鷄）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絶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大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雞當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急了解之類也）工泣而謝之即言于寺卿奏爲主簿後

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翊故錄

何顒徐天明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 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歎顒之知人出小說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人悪其惑衆問曰汝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於緋

衣小兒之手 上故令一老千戶衣青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名裴嬰蓋所謂緋衣小兒也

王生聽聲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聲曰旬月必拜相又聞其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是觀之小人名位素定易謂小人道長不以是乎又以是知宋宰相乘馬令達官肩輿行謂馬卑也唐宋拜相則築沙堤或以便於馬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九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道釋總論類

六境

世有六境人境神境鬼境仙境夢境佛境何謂人境飲食男女叙倫昭則是也何謂神境聰明正直善降祥惡降殃是也何謂鬼境無君無臣以天地爲春秋是也何謂仙境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走山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是也何謂夢境魂歸魄藏緣舊

習心是也何謂佛境優游西土不生不滅不墮六道四生是也

論心

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能比虗明絶特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此禪家之論心也似無似有若存若亡先天而生後天而存不可執於有爲不可泥於無體不可迷於存想不可着於持守體用權假本自不殊此道家之論心也

佛藏道藏

佛家以經論律爲三藏今錄在藏中者雖最淺近如律儀之類亦皆可覩若道家則自老子道德莊子列子之外其他可覩者惟清淨經定觀經赤文洞古經黃庭内景經玉樞經短簡者四五種而已又有大洞玉皇經載在真誥中大率亦黃庭内景之類總四十九章極爲深秘文亦簡古

三教比對

吳王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闞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

三教優劣

人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人莫能難

李本魯狆在翰林日嘗進講罷上顧問曰三教何者爲優魯狆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爾則儒爲賤耶魯狆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其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裴李好尚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桂衲所生子女多名師女僧兒潞令發妾承事禪師皆其聖種當時士族不鄙之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往往冠褐脩彭祖房中之術求茆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俱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番成點污空門妖涎玄教自老莊之後彭黃已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夫心固難制氣亦難防者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爲寺家奴豈禳四死長孫后號觀音婢（唐長孫皇后小字）難懺産亡所謂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舍感之與黨者非也近以

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詩曰趙氏女皆尼氏女師翁兒卽晉公兒却教術士難推筭胎月分張與阿誰

道教類

道家之原

魏文臣曰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

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説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爲教也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道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開皇之屬皆名也及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赤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尊事之

道家三清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爲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併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太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朱子語錄）

委氣

道家者流所著方書多以氣之作用爲事業條陳鴻鍊閉嚥之法頗於鼓動頗涉有爲内有一法名曰委氣蓋取委順之意有説云體和心平神氣調暢或委身於床或兀然而坐神識沉寂心同大空又有歌訣云欲知委氣妙寂湛自無思手足縱如醉心神兀似凝予詳此説最近無爲之理因而類舉自立三委三然之法一曰委氣浩然二曰委心恬然三曰委命自然協用爲常其妙備矣智者可曉

不能剖精析微也

南北二宗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吕嵒嵒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柟柟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者謂吕嵒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始著

葢嘗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菴事之題曰
全真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

尸解

按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
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
失形骨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殮而失其
尸有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
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
地下主此皆得道之差降也又有劍解水解火解
諸說此皆誕言以欺後世殊不足信

醮法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
下爲請命醮之法當本于此顧況詩云飛符起羽
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迥雪壇當
醮月孤明李商隱詩云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
晞甲帳春趙嘏詩云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
鶴未回設醮之壇至唐盛矣隋煬帝詩云璇步迴
三洞清心禮七真馬載詩云三更禮星斗七七服
丹霞薛能詩云符呪風雷惡朝脩月露清此言朝
脩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
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
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予按周公
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設醮告斗葢其
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止修行
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士也太霄經云周
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
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
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牒度三十五人魏
文帝嘗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
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所書諸
詩亦有非爲道士設者

靈寶清齋

列仙傳王法進者幼而好道天寶中三川飢歉人多
採野葛山芋而食忽有二青衣童降其庭謂法進
曰玉帝勑我迎汝不覺騰身經大帝之所言世人
厭棄五穀爲天師所責宜令汝歸世間告諭於幽
山高靜之所置齋悔謝宿罪可除此疑齋醮之始

道教

佛氏證果止於三乘而道家所從入者其門甚多世
傳有三千六百家葢敘術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

精月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㬤子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總之大道惟一而已其餘則謂之仙蹤或得成亦只是幻佛氏之所甚不取者經云離幻卽覺亦無漸次如是修行則能永離於幻乃知佛家之覺正照幻之慧燈破幻之法劒也今人以幻爲覺則是認賊爲子其去大道遠矣

守庚申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人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

日伏屍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記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周穆王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王敬之若神居無幾何謁王同遊化人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是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已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

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瑶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

不死草

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曰昔秦始皇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起坐而自活有司奏聞始皇使者賫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本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否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

異獸神香

漢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湖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其非中國所有以

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狀似狸而色黃命國使以呈帝見使者抱之以其羸細禿悴怪其所貢之非也問使者曰此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八旬不休青雲凝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貢神香步天林而捻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遷途辛苦谿路於今七十三年矣神香起妖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此二物實養生之要助政平化豈圖陛下反不之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淫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人四出尋訪不知所之後元封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千百亡者大半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散於是信其爲神物也乃更檢函封印如初無復有香也帝懊恨不禮待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少君之不勤慚孫卿之復去向使厚待使者必有益也

仙人博士

元魏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方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于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李賀

中山李預羡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搜掘得若環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略者亦篋盛以還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

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言訖齒啟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殮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粟盛納諸棺中

老父賣藥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囊於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每遇有識必告之曰夫人之一身如一國人之心即帝也旁列臟腑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又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則心安而無病矣人皆喜其言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囊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今却歸島嶼矣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囊並沒於水

賀知章

賀知章嘗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即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鑑湖剡川兩幼子亦聽爲道士

吳筠

華州吳筠舉進士不中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玄宗嘗問道對以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其餘徒費紙札耳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章深詆釋氏

楊夏遇仙

唐楊收少年廬山修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郎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絶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事見北夢瑣言）宋夏竦自以一子弗許入道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爲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孫公談圃）

白樂天院

會昌元年李思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泛海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異木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

其故乃維舟上岸遂引至一處見一道士眉鬚悉白侍衛數人坐大殿上與語曰此蓬萊山也又遣左右引於宮內游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九十餘皆有名號又至一院扃鎖嚴固窺之花卉滿庭堂有几案焚香客問之荅曰此是樂天白公之院尚在中國未來耳商歸以告李公始知白公脫然烟霞投棄軒冕安知非謫仙也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徒步追及其乘之而東

宣父科斗文

韓滉在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客商李順船舶京口堰下夜深飄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人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問是何人致書荅曰此東海廣桑山也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氣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順還投書韓發視古文九字了不可識詰問其由以爲妖妄忽有一叟自詣

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叟出門不知所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焉（神仙感遇傳）

脉望

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絶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

上昇因取古書閣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藥伏（原化記 酉陽雜俎）

丹糜五臟

張忠定公安道[illegible]錬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張[illegible]聖民守南都龐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伏火已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此事聞之劉延仲

后號教主

宋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群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瑶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恠也

分治道經

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之教行於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各隨所願分治道家小經學道之士以黃帝內經道德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並道儒書俾另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百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德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

寶籙宮設醮

徽考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畢章方達上問曰奎宿何神荅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由是忌能之臣讒言不入雖道流之言出于偶然不爲無補

藍供奉

淳熙中供奉官藍某者遇方外人至必曲意延留某年七月有客入謁標儀頗不凡求得少駐即欵之一室累日後客忽具酒殽招藍藍曰先生孤單逆旅囊無餘資自給不贍翻作主人何也笑曰將有求於公旬日始言願公八月十五日自朝至夜勿出當有誠託至期相與促膝而息使藍居外夜漏過半聞有擊戶而呼者客附耳低語令勿應至于再三呼者怒曰彼人命數久盡兩番韓了今度詎容復爾又叱藍姓名曰此於天地造化所不置若

汝強爲庇護將執汝以復命盍不敢作聲遂排闥而入環旋走趨客屏息下榻吐涎沫自塗遍體求者終不見其處臨曉寂無影響客起謝曰賴君之恩我不復死矣縷縷致殷勤乃去遂絕迹不來

文相出神

文天祥守宣城日偶夜默坐于靜室止存燈一檠略似睡間忽神出乎泥丸玩其久之復從元處入公平昔未嘗學仙出神忽然有此豈常人哉青山趙公祭之其文曰公在延平嘗爲我言昔守宣城獨坐夜分瞻孤燈之相對忽隱几而欲瞑覺神出頂

閒恍悠揚乎後前吾瞑目而待之以戲觀其周旋信生人之異禀又何羨乎飛仙（夷堅續志）

天師漢賊

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于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論已我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

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敗天師印爲真人印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常投符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乎

王越長生

威寧伯王公之再起鎮邊也鬱鬱不得志素有築基之功託言病卒以歸益耽于養生遇至人授中黃要訣遂得久視今尚在終南山有一道人聞而求見其子孫不可再三泣請乃曰祖不耐聒慎勿發

一言但可望其儀度而已道人如戒子孫乃引至一石室左右圖史一老人坐石床焚香緒閱道書容色芳秀如四十許人曰此真王老爺也道人素事威寧云然不敢出一言扣頭而退此正德末事記其年百二十餘矣或云青萊王侍郎亦然古謂英雄回首即神仙不可盡非其妄

崔浩

清河崔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

生所謂家人篋笥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事魔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外皆沒官而近時事魔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荅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其黨人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

凡出入經過雖不識皆館穀以是說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于魔王歲獲不貲其初授法設誓甚重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何執中守官台州獲事魔之人訊不能得乃以雜物百數及置一羊角問其識否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决其獄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甘耆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

仙類壹　春秋至漢

三老語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已滿一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仙官

齊桓公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簿籙晉文公爲水官

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真仙家事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紀贈與虞渾更直一日守天門殷浩侍帝宸與何晏對温太真爲監海開國伯杜預爲長史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丹能入火不燒即張子房願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晋之黄初平嘗牧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松子即叱石爲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

觀乃其飛升之地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
事誤矣

二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王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
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
曰不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
巢父耳郭璞詩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厓肩即此是
也其一唐有張氳亦號洪厓先生按本傳及豫章
職方乘云氳晉州神山縣人隱姑射山開元七年
召至長安見玄宗於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氳

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聞玄宗意其為氳驛召
之果氳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
者負六角扇垂雲笠鉄如意往來市閭人莫知其
年歲今人好圖其像者即此豫章有洪厓壇古洪
厓得道處也後張洪厓亦至其處豫章人立祠於
洪州二洪厓遂至無辯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
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又曰彭祖御雲
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

終也東坡詩空飡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老子異表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為人黃色美眉
長耳廣額大目踈齒方口厚唇耳有三門鼻有雙
柱足蹈五字手把千文（出崔玄山瀨鄉記）

老聃父母

張重華讌羣寮于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老
聃父子為何綏曰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
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
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前涼錄）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初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
又動則行八百里人因號為李八百或居山林或
居市廛又修煉于華陰山石室丹成還蜀周穆王
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又有女弟亦得仙封
號妙應真人今成都金堂縣有仙人井云妙應真
人煉丹之所一云李八百之妹號明香真人初修
道于華林元秀峰後于峰南五龍岡設壇道成冲
舉唐天寶中即其地為元陽觀又晉時妖人李脫
自稱八百歲號李八百煉丹于瑞州府有迷仙洞

此假托者

宋倫

宋倫洛陽人周厲王甲辰歲入道凝心寢形抱一冲和後感老聃授之上道卽能飄然飛步凌波涉險或化麋鹿或爲鳩鴿弋獵者因不能近或爲虫癩之人與病者寢處自然疾瘥宣王丁巳歲上昇今爲太淸眞人

祝鷄翁

祝鷄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散之欲引呼名卽依呼

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常止其傍

施存

眞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循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任有壺公正此人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爲教也

黃公

漢高帝時有黃公不事生產日牽一黃斑虎乞食于道飲食稍弗腆輒解其縛虎便咆哮作噬人狀人人畏懾多畀錢米始謝去人有語曰虎莫凶有黃公人入山遇猛獸輒畏之曰黃公來猛獸無不垂頭掉尾而去故人又語曰猛獸回黃公來列異 稱仙

鉅靈氏

古有鉅靈氏遁甲開山圖曰鉅靈與元氣齊生水經注鉅靈河神劈開華嶽爲二者又漢武內傳東都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又洞冥記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唾壺鉅靈乍出入其中東方朔望見乃目之因而飛去化成青雀帝乃起青雀臺

乞食翁

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天庭發雙玉仙源彰陰邪淸晨按天馬來詣太眞家獨宋萊子疑其仙人追逐十二年此翁受以中仙之道乞食翁乃西嶽眞人馮延壽也

朱仲

前漢朱仲會稽人常于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下書求三寸珠仲讀購書持三寸珠詣闕上稱珠好適度卽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置于闕卽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

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失

淮南王

淮南王好神仙之道海内方士從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容狀衰老枯槁傴僂閽者謂之曰王之所好神仙度世長生久視之道必須有異於人今公衰老如此非王所宜見也拒之數四公求見不已閽者對如初八公振衣整容立成童幼之狀閽者驚爲引進王倒屣迎之設禮稱弟子問其姓氏荅曰我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萬椿鳴九皐脩三田岑一峰也各能吹噓

風雨震動雷電傾天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之事無所不能也時王之臣伍被曾有過恐王誅之詣闕告變詔大宗正持節按其事宗正未至八公謂王曰伍被人臣而誣其主天必誅之王可去矣此亦天遣王耳若無此事日復一日人間豈可捨哉乃取鼎煮藥使王服之骨肉近三百餘人同日升天雞犬舐藥器亦同飛去八公與王駐馬於山石上但留人馬蹤跡不知所在宗正至以此事奏帝帝大懊恨命誅伍被自此廣搜方士亦求度世之藥竟不得其後王母降時授仙經密賜靈方得尸解之道

青鳥

漢武帝内傳曰七月七日帝御承華殿有一青鳥來自西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二青鳥侍傍帝與朔居朱雀窗中窺王母以桃七枚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年生花一千年結實指東方朔曰此兒三偷桃矣

稗史彙編卷之五十九終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二 漢至六朝

陽翁伯

陽翁伯者盧龍人也事親至孝塟父母於無終山山高無水翁伯盧墓側晝夜號慟湧出美泉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翁伯令種之當生美玉後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群

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孝於親神真錫以玉種汝當夫婦俱仙今此宮卽汝他日所居也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埒徐氏數年後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名所居謂玉田坊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出仙傳拾遺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飯膳俱數百人噓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頹壞復指之卽還如故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剌地成淵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溺步行水上召海中魚鼈蛟龍黿鼉卽皆登岸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出神仙傳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

數十萬言晩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舊有亡奴藏匿軍中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卽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在水上布蓆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

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
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又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
須臾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仙去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
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若能隨
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卽隨仙人去二日乃授
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
年矣恭歸家子孫無復一人有數世孫呂習者居
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推求得之因以神方授習習

已年八十服之卽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
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
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
治之卽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
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
屋不煩飲食也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
不齎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食奴婢聞食
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百餘
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
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
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
不知所之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結草爲庵于河之
濱帝讀老子經有所不解數事乃使齎問公曰道
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卽幸其菴躬問之帝曰域中
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何自高乎公
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迎而答

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
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
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言畢失其所在辰州有
人射猪入石室見一老公問曰何射吾猪對以傷
禾公卽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戶令猪出踐禾
苗人問姓名童子曰此河上公使爲諸仙講易我
卽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
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

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數十萬秋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拔匕首左右刺仲甫已在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矣書生下地叩頭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有日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在世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不復還

李意期

李意期者漢文帝時蜀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鄽人未嘗見聞說者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百物皆有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乞食得物即度與貧人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畧不對荅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慼則惡後入琅琊山不復出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者但以八尺布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皆所不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荅曰我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否遙曰獨去耳妻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

子見遥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嘗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刃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温良夫何有醜面目豺狼其心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着其身遂從憑乞命各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敕之其家宅傍有泉水自竭中有一蛇枯死又古廟間樹上常有光

人止其下多死憑敕之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樹而死漢武帝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輙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敕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搶地帝大驚曰此非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謂必左道欲殺之慈已預知爲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此意乃爲設酒慈拔簪以畫杯酒中斷即飲半半與公公未即飲慈盡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益欲殺之敕收慈慈走入羣羊中俄有大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復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送入獄獄吏欲栲掠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

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乃一市人皆眇目着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命如見便殺後人見之便斬以獻公公大喜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在刺史劉表許表亦以慈惑衆擬收之表出耀兵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使視之有酒一斗脯一束奉酒及脯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意數日委表去入

東吳有徐隨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隨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荊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報徐公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叩頭謝慈意解即遣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着木屐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

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翁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嘗入市賣藥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藥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如此積久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入後不復是壺惟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以一指提上與房共飲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但勿使眷屬知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

乃哭泣葬之房詣公公乃留房於群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繩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乃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既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驗棺視之惟一竹杖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也初去至歸謂

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時汝南有鬼恠歲輒數來郡中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甚以爲患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如在目前（出神仙傳）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嘗見鄰家嬰兒抱之卽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悲哀乃埋瘞之後

二十餘日子訓往問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命應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子訓旣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惟有一泥兒長六七寸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明旦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爲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謂生曰吾已知卿意詐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毋來請子訓子訓曰吾今食後卽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旣至問生曰誰欲見我者語令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至時子訓果來凡二三十家各有一子訓京師大驚異諸貴人並欲請子訓子訓謂生曰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言東陌上乘騾者是也各走馬逐之相去常里許終不能及遂各還子訓至陳公家言吾明日午時當去不復更還陳公以一葛布單衣送之至時子訓死手足

交胸上狀如屈鐵屍作五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棺中喻然作雷霆之音已視其棺蓋分裂飛空中但遺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往東而去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詣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來尋吾當

去祠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年日夜思戀故自遠來觀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竟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人世世見之顏色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尹軌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晩乃學道常服日精月華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

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或得粒許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黄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印封之虎即絶迹有恠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着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貧無以辦公度令求一片鉛於爐火中銷鎔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語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後到太和山中仙去出神仙傳

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上燃火煑雞而不燋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谷深不能前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爲也

乃辭歸吳主嘗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宅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後告病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轉少出神仙傳

蘓仙公

蘓耽者桂陽人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湖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耽附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耽

受命應仙方遣還供養以兩盤晋家中若須食扣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檢盤無物而耽毋用之如神先是耽矜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闔門元吉毋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出洞神傳

焦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熟煑如芋食之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庵獨止其

中嘗被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火過庵燼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大雪庵倒人不見所在共拆庵求之見先熟臥雪下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與人別去不知所適出神仙傳

一云焦光字孝先隱京口之焦山山因以名

天台二女

劉晨阮肇入天台頗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偶望山上有桃子熟遂躋險登噉數枚饑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乃相謂曰此近人家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如舊識曰來何晚因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帳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侍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壻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時百鳥啼鳴更切鄉思女遂相送指示歸路至家鄉邑零落已十世矣

武陵漁人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窮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

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蓬球

晉蓬球字伯堅北海人武帝太始中入貝丘西玉女

山中伐木忽覺異香遂迴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端妙絶世共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言訖復彈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球立樹下覺少飢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謂群女曰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客河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顧所遇仙宮景物條然不見乃空山也及還家已是唐德宗建中年間矣舊居廬舍皆爲墟墓因復問遊名山訪道不返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絶穀連年不飢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淵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遣精人與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敕五伯曳精人鞭之出血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嘗行過廟廟神能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

株上有衆鳥莫能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從者皆辟易玄大怒擧手止風風便止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死後[illegible]日廟樹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漁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飛去嘗與賓同坐復有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

在日中嘗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群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手拍床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即止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氷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徐徐就器呼錢出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書流水即爲逆流十丈許嘗有一道士欺人言我數百歲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而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

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荅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以客待之嘗請雨即便書符着社中一時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伍子胥見邀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斫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嘗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

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玄玄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昔當發至則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絶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　出神仙傳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

中有一人被窠帶劒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後當小清耳後果如其言出神仙傳

郭文

郭文字文舉洛陽人太和眞人曾降其室授以冲舉之道晦跡潛修世所不知嘗有虎張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啣一死鹿置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馴擾於左右晉帝聞之徵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何必術爲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

猶虎也帝高其言拜官不就歸隱鰲亭山得道而去出神仙拾遺

吳眞君

吳眞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武寧縣七歲事父母以孝聞夏臥不驅蚊蚋蓋恐去而噬其親也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靖因語至道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屋上有一青鳥啣符去須臾風定人問之荅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之後人訪尋果如所述時武寧縣令千慶死三日未殯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今吾當爲上天訟之猛遂臥慶屍旁數日俱還時方盛暑屍已壞爛其寃惡不欲復入猛強排之乃復重蘇慶弟晉著作郞寶感其兄及親亡父殉妾復生因撰搜神記備行于世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冲虛而去出十二眞君傳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於華山嘗開肆賣卜卦無不中有人失馬詣伯醜卜之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其言詣所指店中

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何晏嘗與論易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曾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非世儒可測也數年復歸華山後世世有人見之出仙傳拾遺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

荅之皆為絕倒其歌曰踏踏歌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與之錢以長繩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即與之及與酒家周遊天下有自兒童時至斑白見之顔狀如故後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出續神仙傳

李玨

李玨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玨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玨專販事人有糴者玨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豈非神明之助耶後李玨出相節制淮南玨以新節度使同姓名乃改名寬玨下車後數月夢入洞府中景色正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玨字長二尺餘玨視之極喜自謂我必仙也正喜間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玨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玨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得李寬舊名玨乃以車輿迎之置於静室齋沐拜謁因問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寬辭以不知遂具販糴以對玨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寬嘗遇道士教其胎息能久不食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聞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已尸解矣出續仙傳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徧遊天下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墜霅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時以拳入鼻及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移常州刺史留之郡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頂之復失又桁

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帖於南壁下有一大鼠相率群鼠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弟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單僑箕踞而食湘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云昨失迎奉致貽譴責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固乞捨之湘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廻去入門僧當下床僧廻果如其言翌日南行見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湘畫一白鷺以

水噀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犬趕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於是呼鷺及犬皆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又南遊霍桐山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與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曰霍桐廻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當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凡人有疾告者湘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驅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有以財帛與湘者散與貧人復歸故鄉省兄適兄出告其嫂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留三日待兄不歸及夜遂卒明日兄歸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殮其夕窀穸於園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敕浙西道杭州覆視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

已　出續仙傳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三 唐

王遠知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晒書雷雨忽作赤雷繞室暝霧中一老人下怒曰所著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丁青衣已捧書立矣天后時一日告殂遺言尸

赴東流湍水中天后勑差開明原上後台州有人過海阻風飄蕩忽見畫船一葉渺自天來乃遠知也拜而呼之問歸計柰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到登州爲傳語天台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迅如飛明旦至登州方知遠知死已及訪天台觀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始驗二人皆仙云

張老

張老者唐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韋恕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寓居園上有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婿張老候媒於韋門令求之媼大罵不肖曰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邪雖之再三媼不得已言之韋氏大怒詬媼既而謂媼曰爲我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告張老不移時而錢至韋氏大驚曰灌園之叟何以致此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糞灌諸韋惡而欲遠之叟遂携妻辭去臨別曰王屋山下有一小庄他日相思可令大兄來天壇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遣長子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遇一崑崙奴耕田問之崑崙引與俱上一山十

餘里景色漸異見一甲第朱門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亮崑崙曰此張家庄也韋驚駭不測俄見一人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語義方曰賢妹略梳頭即當奉見少頃青衣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玉窓珠箔華麗莫比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有頃進饌精美芳香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弟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則歸

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于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妹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

復令崑崙送出却到天壇崑崙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即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王老未語衣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項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人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樵夫亦無知張

老莊者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崑崙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張老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嘆而歸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續玄怪錄 及六合志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曆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

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號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者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咸通十二年毘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貧士詣褐乞食褐不之與加以叱責貧者唯唯而去數日有乘白馬從白衣者七人詣褐因問褐曰頗相記乎褐視其狀貌乃前之貧士也逡巡欲謝慙未發言忽語褐曰子脩道未知其門而好凌人何道可冀子頗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我是矣我始謂汝可教今不可也脩

生之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歸諸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忌過不在小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然後內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於彷彿耳子之五壽未剪以冠簪為飾可謂虎豹之鞟而犬豕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出仙傳拾遺

張志和

玄真子張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以親既喪

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志和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唱和為漁父詞志和首唱真卿與諸客和之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色奇絕踪跡古今無倫真卿與諸客傳玩歎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畫在人間者人皆寶傳云真仙通鑑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為詩艸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為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為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師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

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升遺母曰真氣噓呵所成毋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撲瓜當與子入水中啖爾因持瓜躍身入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嚙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息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語人曰吾羅浮山人也不日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風雲倏爾躡而上昇仙鶴

成群空中歷歷有笙簫之聲毋壽九十七而終塟之日樵牧者聞塚墓間哭聲始知藍仙之送毋云 真仙通鑑

張果

開元二十二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于前鼎然其軀頗異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發而中及駕還乃勑厨吏炙其胜已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此鹿年且千歲矣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

者帝以示臣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旣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今獲者乍知非他鹿乎果曰武帝旣獲此鹿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上卽命置鹿首于前詔内臣高力士驗之曾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謬矣果曰臣請自索之卽顧左右命鑷鉗出一小牌㝎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毛革蒙蔽耳持以進上命磨瑩視之其文字刓敝不可識矣上于是信果之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果曰是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差上顧謂力士曰異乎哉張果能言漢武時事真所謂至人矣 宣室志

雲間孤鶴

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回翔上御弧矢中之鶴帶箭徐翼西南而逝益州城西十五里有明月道觀第一院有青城山道士徐

佐卿一歲率三四至一日忽不怡曰偶爲飛矢所加今已無恙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因留之于壁後年箭主至則宜付之乃記壁去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上幸蜀暇日命駕遠遊偶至此觀入此堂忽覩其箭取玩之乃御箭也深異之佐卿乃中箭鶴耳 神異記

許碏

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于王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

霍洞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于石厓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碏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盧江閒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揷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升雲飛去出續神仙傳

盧山人

寶曆中荊州盧山人常以賈販往來於白洑南草市

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當有匠者負囊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輒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張家即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近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箸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纔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哭乃適張家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辨具送死張欣然從斷及市櫬僦舉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以為煩瀆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曰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請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勿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一錢範覆以板非君有也錢

主今始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陸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紉艸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虔也掉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乃愈元卿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

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恠蓋神仙之流也出酉陽雜俎

軒轅集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髮垂至地目光可長數尺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即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雖百斗不醉夜則垂髮于盆中其酒瀝瀝而出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廷遇之甚厚嘗遣嬪御取金盆覆

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既至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于御榻前宮中人笑集貌古笑者鎭髮朱唇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常謂京師無豆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味逾於此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美無匹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出杜陽篇

韓湘

韓湘字清夫文公姪也落魄不覊醉輒高歌公曰汝堂堂七尺未嘗見讀一行書久遠立身何地湘笑曰微解作詩即曰青山雲外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五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去養仙

葩公曰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取土聚之以盆俄頃碧花二朵類牡丹花葉上金書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莫曉句意後公責潮州途中遇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曰我知汝異人爲汝足成此詩俱至沅湘唱和甚多湘告去公爲詩曰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臥烟蘿湘詩曰舉世都爲名裏役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陳復林

陳復林者號陳七子多變化之術褒人有好事者常爲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復林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林徐行羣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已復林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廻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繫街中忽不食而死尋即臭爛蛆流郊外復在市中讜特加禮異爲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倣嘗留錢五千爲復林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

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鍬授倣使之斸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斸而出倣之昌明復林祖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罌倣攪砂數寸得罌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萊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延召復林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林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林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嘗於巴南大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林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鬚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復林呪酒一盃使飲之良久如舊

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復林之術素爲人所傳俄爲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歲餘卒於家葬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復林在長安駕驢華州復林亦至興德府矣　出仙傳拾遺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

於人鶴林寺杜鵑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艷麗共遊樹下重九將近鎮使周寶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歸閬苑今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蘂及九日爛熳如春數日花俄不見後七七偶到官僚家有佐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

異香唯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且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皆爲絕倒久之主人爲祈謝有頃石自鼻落復爲粟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草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後二十年值劉浩軍變爲衆推落北崖謂墜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之續仙傳

呂嵒

唐呂嵒字洞賓號純陽子西京河南府蒲坂縣人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文宗開成二年舉進士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髮鬚疎秀金木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遙服因於長安道中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飲髯者親爨洞賓因就日負暄不覺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苑秘閣諸清要無不備歷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擢侍從從拜執政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切浩歎恍然夢覺髯者在旁炊尚未熟笑謂洞賓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狀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刻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從古今來皆如一夢貴耶虛名富猶孽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不顧將尚何物爲堅固

邪洞賓大悟慨歎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先生非凡人也因問姓氏髯者曰吾乃漢鍾離權字雲房子若省悟可從吾去洞賓于是弃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其後洞賓或遊金闕或居洞天屬以度人願常在世間神通妙用千變萬化不可勝言宋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勅封爲妙通真人塑像於景靈宮歲時奉祀及元至元六年正月癸賠純陽演正警化真君呂純陽文集

仙鶯詩

近江南所纂呂仙降爲晩鶯詩曰長天忽然雲雨收

洗出一段瀟湘秋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人倚樓彩繩倒掛碧天外白雲徐走青山頭道人醉卧岩石下了無一點塵寰戞

飛吟亭絕句

洞賓遇鍾離翁于岳陽樓授以仙訣今飛吟亭是其處近有題絕句於亭上云先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盍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予酷愛其旨趣盖夫子告沮溺之意也鶴林玉露

知命先生

晉陵胡儔支直乾道七年二月儆州人霍氏屋居三

板橋下時已被命守荊門代者梅世昌猶須次見任者馮忠嘉到任方一考道人着黃道服戴青結巾項掛數珠手提棕笠書云知命先生遇仙得術遂評論五行最愛胡命云且長年匪晚合効胡荅以尚待三年遠闕道人曰不是清明前五日則是後七日必動胡不敢信姑問之曰先生在那處安歇曰尋常不喜喧雜只在東廟前何家偏遣僕往東廟求何氏元無此人胡曰是必異人知命與何店俱兩日得非呂公乎既果以清明前五日友人王推官報世昌攻得轄左藏庫過節七日進奏官報忠嘉召赴闕二者不差一日於是益為呂公不疑明年秋在荊門將圖公像奉事容貌難得其全忽有一卒持復州守書至正以一卷軸來盖呂公寫真盖如向時所覩其上有蘇魏公題字頼子端給事鎮南京日刻本也淳熙六年閒胡守滁陽因刊石于天慶觀自疏其事于下方

茅山道人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僑離事江東運使鄭清卿與王某同往縱觀至午憩於茅舍遇道人服白苧衫青布巾脩眉美顴風骨清峻鄭與王相謂曰豈非呂仙

乎召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漫問客曰能更進否曰能尚能幾何曰無筭乃令侍史注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痛飲鄭曰先生如有藥求幾粒曰有即引手揩左腋下垢汗撚成青粒與之曰只得嗅不得吃王亦求之復揩右腋下汗成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客去先是一老兵守邸閣二漕出兵卧簷間日晏未醒漕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吸之猶未覺使人喚起問曰汝覺四體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霄耳明日騰空而去二漕相視而嘆自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青衣道人

趙應道監文思院一官病瘵瘦度不可療來辭且告其徒曰吾旦夕死矣老母無所託泫然泣下纔出外忽見一行路青衣道人語之曰瘵易治耳令買紙二幅以爪掐其中爲一方竅徑三寸許囑之曰候人齊燒一幅爲灰調乳香湯傳患處即愈餘一幅可滌後人既歸如言傳藥畢就枕而卧及寤瘍愈痂落家始悟曰兩方竅乃呂字也此雖仙術想乳香亦可療此疾

洞口先生

淳熙間信州溪人楊六者以網釣爲業孤子一身生涯惟葉舟而已日所得錢悉爲酒肉之資不買布帛盛冬霜雪亦單衣自如酒酣輒往來烟波間嗚棹高歌類有道者一日遇道人獨棹小艇從之賒魚揚隨所須付之初不語直自是數數來楊亦與魚無倦色道人愧謝曰我視汝誠輕財重義一君子人也可浩可喜一夕風月清潔波中如席楊正低頭舉網視一舟從天際冉冉造前細視之蓋向者道人也微笑相呼于坐處盡取所負魚筐約兩三千併償之楊回卻不受曰我飄然簑笠底能用

得幾許錢先生且留助雲水費只乞着我同處船中道人曰我相識已久恰來將錢還償仍更試汝汝之志堅如是真可教也即挽之共載但一小童操槳其行如飛逝邏泝河源登石岸到山岩中奇花珍果芬香錯落不似塵世楊心意洒豁雖蠢爾一愚頓覺超然悟解便欲依止道人曰此非汝可久居之地宜暫還後五年復會出一卷書與之臨別扣其姓字曰吾洞口先生也就命童送歸元所釣處回顧已失童揚不識字以其書示人乃金冊秘訣因悉具告曩事且從習學性識開明隨口能誦而取魚如初五年之期至躡空而升邑里俱見之識者驗洞口之字爲呂翁無疑云

洞賓自敘

岳州洞賓自敘石刻云吾乃涇州人本呂渭孫也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行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悟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游兩浙汴京譙郡嘗著白襴角帶如人間使者右眼

下有一痣觔頭大世言吾寶囊飛劍取人頭吾聞
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
吾之劍世有傳吾之貌不若傳吾之神傳吾之神
不若傳吾之行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道矣

仙果與

呂仙坐風停橋上有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
筆書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
我煮新茶盪滌胷中瀟洒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
逰天涯風停橋畔即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
舞可愛橋在安成北三十里

伊用昌

熊補闕皦言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其妻甚
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盡其妙其夫能飲
多狂逸時人皆呼為伊風子多遊江左廬陵宜春
等諸郡出語輕忽多為衆所毆擊愛作望江南詞
夫妻唱和甚多詠鼓詞云江南鼓梭肚兩頭欒釘
着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餘
多不記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撫州南城縣所有村
民斃一犢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于鄉校內烹
煮一夕俱食盡至明夫妻為肉所脹俱死縣鎮吏
民以蘆席裹尸於縣南路左百餘步瘞之其鎮將
姓丁者忽一旦于北市棚下見伊風子夫妻唱望
江南詞乞錢既相見甚喜便叙舊事執其手上酒
樓三人共飲數斗丁大醉而睡既醒懷內得紫金
十兩後人開其墓惟蘆席內箇裹爛牛肉臭不可
近鎮吏無別物（出玉堂閒話）

李泌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要
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
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

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
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稍憐泌先于本院
寐肅宗入院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而覺上曰
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泌遽起謝恩
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
威當如部名必保定矣（杜陽編）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四宋

陳摶先知

宋太祖姓趙名匡胤太宗名匡義在襁褓時適天下亂離父因命畚頭携竹籮將以他往摶見而嘆曰好世界天子担擔及長讀書時趙普年十六太祖年十四太宗年十二在館同歸適摶騎驢過諸途下驢與揖三子拱侍摶視普良久廼曰也得也得然非此子不足與共事摶邀三子市飲普以分長先自居中摶曰汝不過紫微一小星安敢廼爾普日因患足病不能久立摶曰匡胤坐中匡義在普右三子亦茫然不知也酒將畢摶謂胤曰汝可將華山賣我胤曰華山於某無預摶曰汝依吾立券以華山賣我得錢訖胤依言書摶別而去及太祖即位聞其賢遣使聘摶數四弗出太祖曰華山本朕土地摶居朕土當為朕臣矣何得不出見耶摶笑曰華山原土已賣我矣使者復命太祖大笑而已

陳摶隱華山幼時戲渦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令乳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年侈佚過度營産蒲雍鎬間遂喪清節

摶字圖南莫知所出初有漁人陳姓舉網得巨物裹以紫衣如肉毬狀携歸泥釜析薪將煑而食之暨水將熟俄雷電遶空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見生即摶也冒漁人姓故曰陳

赤腳大仙

宋真宗無子于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問諸真皆莫對惟赤腳大仙一笑宮人李氏誕生仁宗劉后以為己子既生哭不止醫巫百方禁之不能止有道士至闕下言能止兒啼召入道士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似當時莫笑哭遂止少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去之恒喜赤腳此其異也

徐問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為青州問真來從公遊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

汝南公常節之使伯和兄弟爲之主公常有足疾醫莫能愈問真教公吸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有人罪我與公卿遊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筥行數里童子亡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兩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蘇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教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

白玉蟾

徐生藥者在宋設肆已盛嘗有閩商十餘輩往來主其家有一老敝衣破帽歲時一至語笑頗不檢羣商奴視之徐家人呼曰癡客有一小童年十許每隨而笑之客曰勿笑汝欲食生荔枝乎童曰此間安有乃曰明早吾携爾同往勿爲家中言童如戒五鼓客呼童起語主人吾假之一隨薄暮其童返舍兩袖皆生荔枝鮮美無比主人問童何往曰癡客引我至閶門外僻處令我閉目少頃即至我如命良久客以手拊吾腦則在福州城中矣且荔枝相貽曰依前瞑目今日可抵家吾以客同行不意其獨遁我還耳主及群商始歎其異有識者曰此白玉蟾也自兹不見

陳太初

東坡嘗謂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科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初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

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人

蘇後湖

蘇後湖養直得養生之術盛夏與客對棊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黃

真人以君不好世人之好叅毋巳戊令共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疑遲間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氣煉成凝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逕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容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更生髮白再黑貌枯更明紹興十七歲旦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三日東方未明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謹挽其衣則已逝矣黃真人者石晉時爲惠州太守天

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養直命畫工齋絜瞑想以其意爲黃真人像畫畢則絕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爲姓江而以夏來即黃真人矣以是知養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尸解者乎

黎道人

黎道人者溧陽人少落拓去家足跡遍秦魏政和間走陝西松道中途値夜爲虎所齧負入三官廟陛伏紙錢中半夜後燈燭光明三道士飲酒數人侍立一道士云此中安得有生人氣侍者以告命呼問鄉里姓名畢又問能飲乎曰能使酌酒飲之令與一棗黎拜謝復入紙錢中道士侍人皆不見自是不饑惟飲水宣和間到邢磁村間四畔哭聲相續扣店媼媼曰此中有埜狗爲暴夜至人間搏食幼稚黎曰然則我爲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其家斗云狗來也黎持挺追逐狗行甚疾走渡水黎亦渡水狗穿岡黎亦穿岡約百餘里然只旋轉此一村東方漸明狗窘甚奔古窯喘息黎大呼傍近居民人壞窯取之乃一老嫗烘面裸身衆有識之者曰是某村某婆也有子有婦有孫衆擊之百數不作聲唯口吐涎沫執以赴郡郡逮其子婦婦

至詬之曰累向阿家道莫作這般相態今果欲去不得郡使婦具言之曰不知其他但見每夜黃昏必至竈前以火煤塗面脫下衣裳而出天曉復還郡命斬之狗禍遂絕建炎多難黎歸故鄉結廬官道側賣藥乞食若有兵寇火疫率預知之輒告別邑人而去踪跡稍露人視其去留以卜安危宗室子共爲廢事之甚謹一夕縣市火居民閂沸黎助之救火同時四門各有一黎自是人愈崇禮黎心不能安忽奄然而逝宗子買棺葬焉後乃人在建康有遇之者猶寄聲謝溧陽人宗子與好事者開棺

惟存草履後隱不出

觀音寺道人

衡州栢方渡觀音寺紹興末年有黃行者用五更時登樓擊鐘見兩道人於板上對奕暗中無所覩而爭戰甚酣意其異人叩頭求藥其一視之而笑授以一棋子使吞之驀然不見黃素不習此技自此高手無敵使者開臺臨治于衡聞而迎置公廨從而學焉竟歲不能得其妙然比諸朋儕固已超絶及遣歸送以詩曰自有碁來不計年古今唯是說爭先筒中一著如教會殺盡三千與大千既還寺遂徉狂嗜酒年過八十乃終

石溪李仙

南劍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爲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紹興二十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憩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趨進揖之奕者笑而問曰能藥乎即呼侍童取瓢中者與之藥正紅而味微酸服竟亟遣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反故道茫無所覩㚖腰

間所賫飯臭不容口迫還家既歷三日矣遂頓[illegible]大渴自是不復飲食唯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後不知其所終

陳邋頭

紹興末福州有丐者陳邋頭不知何許人衣裳垢涴不與人接語形容又極穢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蟣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偏以破席自蔽僅能容膝口中常吐一物于掌瑩白正圓玩弄不已或爲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坐若卧動經月餘不出乞食驀然一出則奔走不少駐張圓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千金世界道家十二玉樓臺不知雲鶴今何處空使邋頭夜卧堦數年後失其所往

陳道遥

陳道遥者或稱陳黑子不知何許人身衣布絡雖盛寒亦然露卧霜雪或就富家乞錢須若干緡人亦樂與不違其數而不見其所用處也東尉方手之妻寡居以私醸爲生陳數從之賒飲婦人奉之不倦常遺溺盆中持與之婦即舉飲不嫌自是陽狂不食唐立夫舍人守饒陳醉入公宇指而罵曰汝

河病瘟生角矣唐弗怒後乃移知溫州以直秘閣
未幾病死唐公自永嘉遣一武官來訪之聞已亡
爲火其柩煨燼中得勾連鎖骨一具明年一道人
來謁天門山下余秀才携一苧衫授之曰陳逍遙
托將還云是君室人手製者視之信然

韋后遇仙

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后韋氏將還欽廟挽其裾帶曰第
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乙宮主足矣它無望於九哥
也高宗行九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
瞽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日間所見大異不敢言不

久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效有道士應募金針一
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曰左目以瞻是師重朗煩
終治其右報當不貲道士曰后以一目視足矣彼
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
之隱設几而拜謝之皆不答繞殿茗遽索去后固
詢其報謾曰太后不相忘畧脩靈泉縣朱仙觀足
矣拂衣即出時上方視朝急迹訪之寂無所得後
王剛中帥成都因得旨受命東朝來脩西湖靈泉
縣尚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王江

王江魏之考城人常舉周易學究不遂慨然有超世
之志醉則卧衢路或値雪則邏者戲以雪埋之其
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値其晏坐從旁竊聽之潺潺
然若流水之聲此蓋仙經所謂飛精入腦晝夜之
間水聲潺湲不絕者是爲金丹第二轉之應

張明

張明者永靜農家子也有道人者呼去入牢山授以
脩煉内丹之法明後館於劉毅一日塞其兩掌間
使毅立於階上明袒臂中立頃拋支體俯而嘔者
數四忽仰而大呼噴吐一赤丸其大如橘霞彩四

發時毅家人婦女皆竊窺之光芒射出隙間皆驚
明却立須臾復吸而吞之出謂毅曰此五十五年
之所養也翌日不告而去莫知所之

老子種果

宋端平間有老子寓嘉興府旅店日携金柑一籃賣
歸醉酒浩歌若是月餘店翁異之暮窺其室用香
爐盛土種柑子而卧旦復窺之則爐中柑子結實
纍纍矣店翁邀飲願受其術老子曰此太上養道
法僅給一身不可輕泄店翁曰今欲捐店務於兒
從受此法但圖終身醉飽而已連拜伏地不起老

子曰須往山中淨處傳授盖店翁意若得術欲以養家致富便萌貪心即爲老子所覺明日不見而去至明年同店人又見此老在處州賣枇杷

簑衣先生

何簑衣淮陽朐山人家素富盛爲大族遭亂南來寓姑蘇其父毛溥既亡何與母及乳媪入城中僦居一日自外歸倏若狂疾久而益甚家人知不可痊且慮生事累人潛避他邑何遊行暮返則室廬已空亦不問但求丐度日衣裾不整只以簑笠蔽身處封門城隅土窟中人竊窺之惟見大蟒踞坐繼

遷于祉垓又爲守兵斥逐自是無定迹漸出語說災祥有驗吳人傳其得道云後遇二道人引至黃山授道歷三四十年一簑一笠不披寸縷夏不驅蚊春不除蚤冬寒敲冰滌簑披之以出歸則觧掛于樹氣出如蒸露坐處雪不凝積士俗來焚香請問略不接納往往穢罵且發其隱慝人以是益敬畏之未嘗登人家門有慕向求治病者但以憂見或一二語即安時以便溺煉泥捻成孩兒人求得者持歸供養必獲靈驗有病者乞坐處草煎湯或以草木焚灰令撚作丸服之其病即愈竊取則不驗其所作歌詩皆可傳録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趺坐而化

上陽子

上陽子姓張名伯端字平叔天台人也精脩坎離之術著悟眞編傳於世嘗客宣慰田侯所日飾事之欲受其長生訣未許也極意奉養十許歳乃曰吾嘗授子然非予我千黃金不可田謹奉命乃駕小舟泛湖中跪獻其金上陽子曰陳寘議而手取其金擲於湖且談且擲金二十錠殆盡田不敢惜也筒師怒捉刀叱之曰金民所恃以爲命者何物道

士敢然吾爲公殺之上陽子無懼色田侯叱止之他日爲之築臺煉不死藥元末與田相繼仙去臺至今存焉

竹葉舟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宅適有終南山翁亦俟僧歸東壁有寰宇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遊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堦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

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寥平山翁曰六十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也異聞實錄

朱姚旌

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姚旌謁之於階前以鍬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朶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

蓬萊島陳生

明州士人陳生赴舉京師航海欲至通州而西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隨風東行數日方止生驚悸稍定聞鐘聲隱隱指顧之際見山峯甚邇遂尋浦溆維舟而上佳木蒼蔚珍禽鳴弄凡十餘里見一精舍榜曰天宮之院長廊幽閒寂無諠譁一老人龎眉鶴髮神觀清臞據床而坐弟子環侍者甚衆見客皆驚陳生告以故憫然惻之授館於一室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蔬茹皆藥苗老人自言因唐末巢寇之亂避地於此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乃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矣老人嗟咨久之命一弟子引登山觀覽陳生因問老人何仙二人曰唐丞相裴休也我輩皆處士非神仙也至山顛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遙見一山突兀干霄峯頂積雪皓白二人指曰此蓬萊島也因請老人登之老人使具舟行須臾至山下時夜已瞋忽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騰沸洶湧澎湃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

雲外瑞霧怱朧二人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群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濛之外矣惟純陽子一歲兩來時聽松風耳乃復還老人所求歸老人戒之云愼勿竊而語言爲害最大又云楞嚴經不可不誦復命二弟子導之登舟轉盼之間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年間也比至家而妻子去世已久親朋亦鮮有存者紆信道嘗爲記之墨莊漫錄

許公言

安定王子淸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方士有許公言者其人皎然玉樹有小嬌高不盈尺以

少欒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日何如仲山日畢竟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日善自愛越數日告別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困宜順受之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甚靳者仲山問其行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阽於危僅得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於家瑞明則其曾孫也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仙類五　皇明

尹蓬頭

皇明尹蓬頭不知何代人自言曾見宋太祖入汴時與我　太祖入金陵不同當為神樂觀道士與張三丰周顛仙同遊海內公卿咸敬禮之雪天舉身流汗盛暑乃幾寒向火正德末年居南京復成橋晏公廟隣有茶僧樊媼禮之甚恭一日晝寢樊僕自城南還謂媼曰適尹老爺在南橋求齋得四饅頭以一與我媼叱其妄登樓呼尹尹覺曰但往南橋回袖中出饅頭三枚尚熱嘉靖初鄱陽陳春塘官南部見之諸曹臣欲測其異約同年十餘人同期召齋至期每家各有一尹坐久出袖中果數種曰此某家物也處處皆然或令妓女夜奔其身或熱如火或冷如冰卒不可犯後入華州州守以為妖氏收繫獄夜出神題其壁曰一夜西風到華州和龍一顆混元毬紅鉛黑汞東西採白雪黃芽次第收孔子泣麟周道否卞和抱玉楚王囚可憐塵

世無知巳空在人間八百秋守兊之不復見矣最後至鐵寉觀道士不知禮尹詰道曰觀何以名道士不知所對尹索鍬鋤令掘殿前地尺許得一鐵寉毛羽咸具尹笑曰待爾久矣以手摩之一旦羽動翼張尹遂乘寉飛去先時楊州有楊三徑者知其異爲之服役寒暑不懈尹亦憐之楊求度技尹曰爾無仙骨奈何因教以驢法曰多得壽可矣後楊至八十而終嘗有人索其飲饌吐黄酒半盌肉丸二枚此人惡不潔傾之溝中有二鱔魚因吸食之尹曰惜也爲二畜得之他日成龍必壞此地乃爲符鎖之名曰鎖蛟井

又云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荊襄陝洛間人尚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荅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舁出生焚之尹密告舁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徹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穴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瑾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荅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日無筭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瑾聞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猶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感切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縛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爲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東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巳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饑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爲人求縯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瑾收之後瑾死用以殉瘞

胡尚書仙契

胡尚書濙求張三丰時承密旨實訪故君且察四方向背遇三丰武當山上奪其冊辭之曰爾又害冊幸邪乃授書二帙曰此吾得自天台石匣者公再

拜受三丰忽不見故公享高年無疾者二書有助焉又與尹蓬頭交好致仕後尹雖千里外往覘其生日語人曰胡公我輩人不幸墮落功名中相見必歡飲數日而散公之將卒也尹自遠方來謂曰公將遠行是以奉別居二日公卒尹視其殮乃去

冷謙

冷謙字啓敬別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于易尤深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爲相謙乃棄釋從儒游霅川交趙孟頫常同在四明故史相彌遠家觀李思訓

画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黄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顏如童孩值亂避地金陵賣藥市中神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爲太常協律郎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画爲公門狀語館人曰吾且與你同入慎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館人入見是大帑屋金寶百貨充牣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爲之其後館人入時遺一路引比出驚視亡之謙已知曰爾遺物矣將則不善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不復再出初内

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迄漏網至元六年五月五日謙作仙奕圖以遺三丰遯老三丰遯老者即所謂張刺撻也迨永樂三年四月手提此圖以歸于太師淇國丘公其圖作奇巒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内爲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仙姝游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君有画壁之誣隱壁仙逝予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蓋秘且諱之也

王士能

王士能初生海州後徙居濟寧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涉一百二十餘歲自幼慕長生之術遊四方入蜀聞雪山中有異人因往訪之及至見一老人被毛衣臥深洞中石床上顏如嬰兒臥側惟麵一囊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伏拜不起遂依之朝夕不離左右居數日士能食盡老人出囊麵遺之苦澁不可下士能乃採山果野菜自給如此三年老人苦其志一日謂曰子可語道矣因授之術且曰他日非其人勿輕授士能攝形鍊氣辭其師仍還居濟寧僻居處一臥榻外無長物

遂不舉火日或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與人談皆靜坐寡欲之說其初州人不識也久而人漸異之濟寧指揮王宣原籍海州往訪得其姓名大驚曰吾祖嘗言上世有叔祖諱士能者少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詢之歷歷盡合遂日往候爲人有慕而饋之拒不受又有指揮朱顯欲業其術士能謝之曰子非吾徒也顯慚而退因疏于朝憲宗皇帝勅山東守臣以安車載入京賜實鏹而遣之當被 召時學士程敏政適以公事至因往問之士能曰僕無能爲 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

道但習靜日久今大敗吾事矣敏政問及元末國初事士能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又三年丙午蘇州楊南峯亦以使事過濟寧訪之時士能着素白衣坐一木榻因扣其所以壽士能曰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雙槐歲抄謂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今 東宮誕辰也閱山東通志亦紀其事云老人初不知姓氏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嘗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

周顛仙

顛仙不詳何許人混迹行乞舉止譎詭元末往來江楚間每至一處奔而呼曰報太平報太平然遇人雖求丐而態度傲慢人皆惡且苦之如是殆十餘年時 皇祖建義顛特來委附 上閔之且獨知其人因送之僧院俾事薪水以糊口顛轉恣肆侮諸髡屢盜常住蔬果日與僧競訴諸 上上亦惡其所爲召詬而戒之顛態猶如故 上將除之諭令遷華顛笑曰公安得奈我耶金刃水火何能損我一毛哉 上怒裸置石臼以缸覆之積薪如丘熾以烈焰一晝夜啓視之顛兀然坐其中 上笑

而釋之使從軍以行亦稍令帥師征討嘗問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顛指桶曰破了一個桶成了一個桶 上亦不能究然時出沒不恒及討僞漢索之將委以事逸不知所之矣入洪武中 上嘗不豫忽外奏[illegible]廬山道士送藥 上令問其詳曰周顛仙使之來言畢將召入忽不見其人 上遣行人至廬山求訪之既詣廬山觀又見前道士謂行人曰周在竹林寺方與天眼道者奕因導之往果見顛在寺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 上命顛殊不爲禮行人侍良久屢請命顛曰若且入寺游行出當

語共行人入門內殿堂軒廡弘麗極至光燿奪視未及登殿循廊而行兩廊皆連室室各有主者行人次第闚之或冠裳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服器珍貝堆積行人行且數之左右通二十八室中皆有人物充牣啓門治事獨一室扃閉覘之中無一人獨一巨榻踞其中而已地有流血若被傷者行人出見顛求復　命語顛曰若已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所治也遞次來人間爲民物主若主方御宇故其室空稍有血者疾徵也雖然行起矣行人因請曰將何以返　命取驗耶不然且得

罪顛乃賦詩與之曰　上覽之當信矣天眼者亦贈一章行人持之去稍去回顧寺亦不復有二詩者竟達　宸矚云亦淺近語但不知何所指也

張景和

鐵冠道人張景和者江右方士也道術甚高人不能測　高皇帝方駐滁陽道人詣軍門謁　上曰天下殺亂自非命世才未易安也安之者其在明公乎　上問狀對曰明公龍瞳鳳目貴不可言若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時矣　上奇之留幕下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每令望氣以決休

咎言出必驗鄱陽之役友諒中流矢死兩軍都未覺道人已望而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猶爲之力戰請爲文以祭使死囚齎往哭之則彼衆氣奪而吾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後上定鼎金陵嘗遊雞鳴山寺以刹宇高瞰大內欲毀而更置之猶未發也道人忽謂寺僧曰　上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幸汝等於中道遮訴之庶可免矣僧素神其術明旦相率燃香出山數里候駕至僂羅拜言狀　上詰曰我念不及此若輩何妄訴爲僧曰鐵冠道人教臣等耳　上異之竟止不

毀初徐武寧王爲列將時道人謂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而已王果以五十四薨道人故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數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後玉以謀逆族誅云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大中橋水死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潼關守吏上奏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

日也由是訖不復見道人有與上蒸餅歌言國祚事甚具文秘不傳

周爛頭

國初無錫有周爛頭者初貧爲擔夫待倩於大市橋見一老翁獨行衣帽古朴意色甚倦顧謂周曰病體不耐行能相擔至惠山乎當酬爾直周許之負翁行覺其身或重數百斤或輕如一葉若此數四周疑而問之翁曰吾方病病來則身重去則輕耳何足怪及山翁下解其襦貽周曰適無錢以是償汝周惻然謝不受曰可爲數錢使老人無襦耶翁

笑曰子乃有是心可教也已就地拔一莖草與之曰是可愈痢又拔一莖與之曰是可愈瘧且曰汝識道院中辛天君像乎曰識之取塊土以授曰有所欲但爇少許天君立降可驅使治百愆善藏之又令周側卧向其耳噓氣氣熱如蒸自耳入喉以達於腹周頓覺神思開爽既乃别去他日有富人病痢募能療者與米百石周應命煎草飲立愈將如約酬米周止受一石餘悉令施貧者持米歸語妻以故妻尤之曰貧家得許米足可自活而乃矯爲是耶呶呶不已周病之叱妻曰彼辛天君猶聽吾指使若敢慢我乎妻啞其妄周乃剔少土爇之便有神將現於前奉手請命曰師何事周曰無他吾妻不相信須君來一驗之耳神怒其輕率舉手中戟㸃其額而滅㸃處遂潰成瘡至老不瘥人以爛頭目之爲人治疾驅祟大著靈驗莫知所終

張三丰先生

張三丰先生者寶雞人也或曰遼陽人漢留侯良之裔名全一字玄玄號三丰遁老人目之曰張邋遢其貌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中作一髻身被一衲寒暑不易遇陸龍仙師授以黄白之術

洪武初去如武當先生數語人曰吾山異日當大興至永樂中果如其言洪武二十六年自武當歸寶雞語其徒曰吾將死矣死後四十七日可開視我如言乃見先生握杖一笑而起二十七年居安東王景雲家其鄰有男子事之甚謹先生戒曰子勿静坐恐致心腹之疾男子不聽果心痛殆死先生曰吾當救之夜默坐一室食頃探囊中出棗子二枚如雞卵與之曰勿易視此得自扶桑者男子啖之遂瘳隣有女子瘵且死先生曰是可生也當與老夫同榻一宵則可不然不得活其家許之先

生登榻引已足與女足相摩者一夕女覺熱自足心起明旦遂愈三日復故又景雲之妻初不甚信嘗詈之先生笑曰嫂詈我乎我令汝今日漿衣不乾即剪紙吹之已而所曬衣果有黑雲遮日移就日中雲復隨之至暮不乾乃再拜以謝又嘗画雀景雲夫婦求多画以供孩兒之玩先生曰多將費女粒乃画數十雀於垣至暮飛下食粟凡踰月費粟數斗不飼輒呌噪至歲盡乃止景雲嘗欲得佳醋妻曰須鎮江醋乃堪用耳先生曰促滌缸吾贈爾醋出小葫蘆如茄傾之滿兩缸猶不竭嘗往來

一橋上而水中老鱔可百年者伸首扣水若求度狀以棗拖水中鱔即接而吞之有頃化爲龍飛去嘗率衆小兒田間戲客囑之曰俟我竦身汝等皆曰三丰先生升天矣群兒如其言乃一躍升天自是遂能浮遊太虛日行萬里燈夕語景雲曰杭州燈甚盛能同我一觀乎乃縛草爲龍與景雲同乘戒勿開目但聞風雨聲已在杭城車馬闐塞人物繁衍二更乃復跨龍而返　太宗即位求見先生肯肯始客金陵止以醫藥治人疾疢撫摩呵叱無不立愈曹國公李景隆篤信之及去景隆請教先

生以蓑笠二事留其家曰他日有急可衣之繞園呼我當脫其難及永樂三年景隆得罪囚於家令絕食數日乃衣蓑笠呼老師不輟聲則地中草木俱生稻穀賴以不死英國公輔時爲新城侯言別亦乞一言先生笑曰俟公無衣我當面施一事輔不諭後正統已巳輔以大將隨　英廟北征方解甲而飯胡騎大至輔裸體逃於沙阜下忽憶先生之言仰天嘆曰張師昔許我衣今安在乎言訖先生已立其前擲衣數事與之輔欲歸朝先生曰不可公身爲大將　人主陷於虜庭何以言歸不若

隨貧道去輔遲疑未荅先生忽不見輔歸別家人自經於先墓上自是先生不復見然其足跡自邊城夷嶠以及中國無處不有天順初京師酒肆有癩童子手足潰腐殆無生理日見一敝衣道人來乞酒童子伺主人不見尋之一噀如此兩月道人曰爾病可救也因令童子側其首几上以氣呼入耳其熱如蒸明日遂差

洪武中當造版籍句容五里内皆覔書傭有貧士自言善書里胥延之於家衆爭攢造而此人日以其直沽酒酩酊狂吟了不以爲意時　國法方熾里

胥祈之曰期迫矣公旣受直怠事盍去容我改剏

貧士笑曰是何難予以釭磨墨汁多置筆硯於城門鼓樓併新舊黃册皆在自有人書不妨吾醉里胥迫促無出勉從其言夜聞鼓樓風雨之聲若數十人從事者逮旦貧士尚醉胥往鼓樓則五里內册完整無欠筆畫端楷筭數明白無少誤脫者遂以呈官是年各里册皆駁回重造惟此五里內合式求貧士已去莫知爲誰後有識者曰此三丰遁老偶爾狡獪也册至今存唐明州太守李邕爲葉靖能天師作碑文而不肯親書入石靖能强之不

可一夕邕夢到一處左右有六人持令寫碑寫訖顧問六人者姓名皆答云姓丁邕於碑尾連書三丁字而覺心異之明旦靖能榻墨本至宛然邕手蹟也乃知靖能使六丁神邀致其魂云然則三丰所爲得非靖能之故技乎張剌撻即三丰宋時爲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先生先生叙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知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貺道人即探出棗三枚顏色各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太守愈不悅持以授掾掾遂出太守問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　國初時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　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即位遣胡尚書濙訪得之　帝延入問曰卿有仙術爲衆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竪昇一甕來旣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投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　帝命擊破之使人各持甕一片呼　隨呼而應　帝曰卿可

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已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復取水噀於中庭須臾變成巨川沙際橫一渡舟張公擧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而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了無波浪後　帝患疾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　帝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

帝服之果瘥

湯野雲

湯野雲師事僊人王古峯受煉氣之術古峯嘗爲吳人沈萬三所尊禮以册經十卷爐火一方留其家萬三用以致富永樂中萬三之孫文度坐紀綱黨

被籍其書爲南京王千戶所得王之子名鵾有惡疾募能醫者時野雲道未成過而憐之語之曰吾觀子形神清拔似可入道者病不足憂也吾爲子起之雖然必隨吾爲弟子乃可鵾許諾便爲治療不踰月而愈於是鵾拜野雲爲師出其書以奉曰此先人得自吳中者野雲見而喜焚香拜讀曰吾自失貞師養胎未脫豈意今日復見玄機野雲遂擇其粗以授鵾而自用其精以得道鵾後亦超玄秘棄官遊行江湖聞河南周王好道與徐生者共事修煉親往見之而王不聽其言謂爲左道徐生

亦不深信乃告別明年徐生鄉人毛還者與鵾相值問因之寄徐生物一封曰急以寻之命猶可救比歸而徐已溺死王亦薨逝乃以物付徐之子啓之中有筆二枝破其管得藥二丸束一通云藥可延年度世化汞爲金知子無緣托以寻汝友人錢子其子乃買汞試之得二十金而不甚珍秘同門友錢生者求觀遂攫其一吞之及世子覓其藥而藥已盡訪錢生生亦逃去不知所之

錢寶遇仙

鎮江醫者錢寶有道士也弘治中遊山東遇老僧蒜髮寸許坐市中植鐵杖於地施之錢即貫其上滿杖頭舉以散貧者食盡肉一斤米一斗不飽或不食旬日亦不饑大雪偃臥雪爲之不積錢異而禮之及來金陵聞天界寺一遊僧年數百歲撫摩呵叱可以愈人疾乃與揚州郝尚世安袖五金訪之視其狀即山東老僧也告以舊識僧笑曰然且云吾欲之某處得金五兩足矣郝驚舉以施之問其年幾何不對後尹蓬頭客錢氏錢告以老僧狀尹忽大驚久之曰此吾師祖別來許久尚無恙耶他日煩君致吾一見錢問僧臘云八百歲矣無幾何

尹別去老僧後至鎮江錢具述尹語僧啞然曰此我孫也髫年一別今乃在此問得道否曰已似有得僧出度牒視之則唐大中四年所給陜西人也計其年恰八百歲錢能言其姓名

守法真人

守法真人字浩然嘉定人父名海太常丞守法生有骨相始學易爲儒生常因病適一黄冠至識之遂勸之入道且曰從吾疾即愈後當大振玄門守法從之疾果平頗精于術成化間屬歲大旱有　旨命禱雨雨隨至明年秋又旱禱亦應又明年旱禱

不應守法篆符千鐵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須
之西南雲起如鳥翼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
盤旋久之中貴還未入城雷雨大至　上益喜賜
第居之一日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應之理對曰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　上深然之
聞者服其正對

陳玄齡

吳人陳玄齡幼習舉業年十六督學使者將按部至
吳諸人方同陳赴縣投牒入齋門陳忽疾走如飛
從者追之不及莫測其所往數月後始歸手持藥

一瓶意甚珍重且云仙人挈我南游武林山中惠
服此丹必登仙矣人以其行三謂之陳三癡至二
十歲娶妻不常入內妻亦不樂近也一旦發狂大
呼升屋跳墻父母弗能止遂縶其手足閉之室中
潜自脫去爲乞時時仰天自笑遇人輒歌詩拾敝
扉索貫負之日纍然行市上夜宿齋門下塘土地
祠然不與乞子共臥每詣其舅夷亭姚氏與之食
飲不辭贈之衣即授同行者終不易故服甲午十
月若有病色謂群乞子曰上帝召我望日往矣衆
皆哂之及期焚扉灰分遺常飼己者曰用滌垢衣

最潔耳竟北面神祠危立而逝受灰者共買棺殮
之已如其言滌衣乃得碎銀於灰中多寡與其平
日厚薄畧稱陳里人自閩歸言在彼見之詰之正
玄齡死日也於是知其屍解云其得道弟子曰裴
慶

陳翰

陳翰字文起侯官人也父元修善青烏之術翰年八
歲隨父至建安是時楊文敏公榮方以文學詰博
士受業見翰謂之曰孺子何能曰治論語文敏因
試問天下歸仁翰曰須彌納芥子客有未喻者時

適薦含桃翰舉其核曰仁在其中矣於是坐中皆
愕然文敏大奇之呼爲陳君相得驩甚非陳君食
不甘也後五年文敏以進士起家翰林遂歸鄉里
文敏屢使使招之不答未樂辛丑文敏移書福建
參知政事錢孝循令必致之翰自匿不肯見遂遁
游名山十年乃歸與妻子訣隱居於天姥山修淨
業焉居久之山中老狸夜化美女子束縕請火翰
叱之曰四生異形輪迴無定汝若脩行當爲天人
師何必女子於是狸乃悲泣長跪請得以身居作
翰許之狸復化爲童子名伏哥爲翰拾橡栗以給

朝夕正統五年預知文敏將卒遂與伏哥吊之於武林不見喪主而去後竟不知所往

張篆衣

張篆衣不知何許人有日者批其命云五猪三羊成仙道問何義荅云我亦不知也子行求之乃雲遊天下求斯地至弘農十八村問其地曰烏猪歷言其村有猪槽猪集之名已五乙得一處曰羊腸羊脊等三名乃曰豈了吾道之所耶即居東海山學道久而有得然未爲人所信有商人往見方炊飯弟子云無笊籬曰吾至縣中買之去少頃以笊籬

至商未信他日又往試之曰我嗜食安東王家饅頭試觀其能致否乃坐菴言鐵來王家饅頭食之荅曰不難即往市兩袖熱饅頭至果王家物也大神其術爲之拜事甚勤其名傳四方扣者雲集有司以爲妖收之與弟子皆乘雲而去其菴尚存事在洪武初年間也

馬西風

永新彭知縣好道一日閉門獨坐有道人突入甚訝之亟起延坐道人曰知子志慕玄虛特爾祭謁彭問姓名答曰我馬西風也彭顧童子煮茶曰貧道自有出懐中小葫蘆并水二碗傾之香茗并洌彭顧童子取酒又曰有之別傾一葫蘆肴核自內而出種種珎美一壺如鶴股注酒至暮而不竭告曰子欲隨吾往明旦會於某坊言訖不見彭大喜通夕不寐黎明亟起訪之道人已先在顧而喜曰子真吾侶也促行行數里彭忽念未與妻子別謂曰師容我暫歸可乎道人太息曰仙才難得子欲歸則已無庸張隨彭謝罪道人竟却之出米二升授之曰煎三粒爲湯可愈百病以此救人盡則子厭世之期也慎勿秘惜以取禍言已失去彭悵然而歸以其米施人甚效年百餘歲而米將竭大會戚

友沐浴更衣爲別俄聞香氣非常遂端坐而化

裴慶

裴慶者吳之大石街人也少以彈木綿花爲業一日薄曉冒寒出門還憶其妻且覆之被默躡至牀頭而妻與淫夫熟睡矣慶仍自潛出乃歸而召淫夫與之妻并劄所貯金半授之慨然別去慶好游金閶市中食之者屨多無所擇嘗遂一舊友友婦病風不能起友戲謂慶曰若奈何棄我婦于死地乎慶亦笑謂此易耳能捨婦妻我我可活也友信之

稍浴婦置淨室請慶與之臥竟夕慶不令婦轉側以兩手固挾之得臭汗透重褥一二寸未幾婦顏色光好如初嘉靖中有巡撫高韶往問之慶不答第歌歸去來辭而已後高果被劾罷夏信州之大拜也問慶此行何如慶漫曰好殺人居亡何而信州坐河套事死西市人益奇之甲寅春無疾而終

劉儁

劉知府儁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

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子因不敢堊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閽人持儁名紙入報韓驚起亟使張公璉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遂命延入就旁室中相勞苦荅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令人蹤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歸家不久病卒劉氏聞之悲悼發棺視惟一屨存焉

徐真君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七福地出縣郭陟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之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棋立良久遺徐棋子一吃令歸歸即精解手談縱游巖上往往與二人遇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彫空徐以餘瀝一噴

頃刻木花徧開徐將煉大丹僊去埋棋子日中涌土成墊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嘗有耕者發墊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為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

祝氏牧兒

海鹽祝主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善飯〻一日牽羊歸就午食庖婦故不與以戲之牧兒泣於田間一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以無飯道士出懷中黑丸大如龍眼授之曰食此自當飽勿嚼碎兒吞覺腹中充然道士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不

於明日亦不饑絕穀者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白於主人主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實主人明日使他兒與俱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又至矣語兒曰爲何漏言謝曰畏主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頷一手擊其頂間前黑丸自喉躍出復藏於懷兒極力挽留問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謂交黎火棗也久之主人聞報而至將去數百步道士雙足遽陷入土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既而首亦不見驚顧間道士已在隔岸拱手而滅自是牧兒復食

安翁遇道人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往過乞遂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草菴中戍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而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壁梁上懸橘數顆壁上張画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illegible]無以爲款不陋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摋壁間画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搨之耳既覆以手拭之宛然如画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巵邀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隺飛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怏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

雍泰

都御史雍公泰之鎮大同也一小卒犯盜當死鎮守

太監問之泣曰某非盜乃異人所授煉銀之術因而見疑公活某命某以此術獻太監不信還送雍公所鞫知大喜陰令疏其方試之良驗縱其四而棄官以歸久之內事亦就託云病死家人瘞於先隴而公遁出遊行江湖三十年正德中一邉卒遇公於途作道裝貌如邉帥時卒拜呼老爺不已公止之曰何誤也曰某侍雍公熟識其狀公即其人安能欺我挽其衣不釋公乃邀入肆貰酒醉之曰勿向人道有錢一封在几下汝取之卒醉公得潛遁及醒取几下錢緘則白銀一餅懷歸秤之重二

十兩人始知公果得離形云

二僊翁

銅箍兒者不知其姓名好以銅箍束額故名尚書李充嗣爲副使日過山東聞其有道術訪之所言不根然時露一二字李深重之嘗要李飯於山庵其行如飛至則珍品悉具若預備者而實無他僮使也李因問世間復有如先生者否答云有一人在寄雲風狂不可與語公欲見但值酒肆呼轎尚書彼必一駐耳後入京使人訪於寄雲果得其人俗呼爲赤肚兒老師者候其入酒肆追而拜之亟去

不顧呼轎尚書遲疑若有驚者因奮前執其衣竟脫去返報李公復使覘其嘗所交遊者酒家云日與一白而漢切切私語亦不辨其誰何迹其人則前所見銅箍兒也李將躬訪之竟不果嘉靖丙戌年閒人傳云師本元時尚書棄官得道居寄雲百年矣冬夏恒衣一鐵嗜酒每過家其日酒必大售人爭延致有討其道要者卒不應今京師人家多画其像事之

赤肚子

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至寄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絲惟以鐵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常拳曲不舒人問之不答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遽起隨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爲死矣乃尚在耶講論通夕而別寄雲人少而老者恒見之大畧可百餘歲

偏胡子

偏胡子姓許善相術寓太白山比老遇異人令之相許答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耶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撫處明日皆黑遂名偏胡云後入終南

山東道嘉靖間人尚見其在齊魯運河中

海石朗氏王圻纂集

方外門

女仙類

鉤弋夫人

鉤弋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飲食少御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鉤手遂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為弋 出列仙傳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崇尚至道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脩道稍遠囂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以匪俛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步絕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涕泗追望漠然無跡忽於巔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為石因謂為公主峰潘安仁為記行於世 出集仙錄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為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為主人家織十日而百疋具焉 出搜神記

蕚綠華

蕚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脩道要耽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為醫師毒殺乳婦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事泄之則彼此獲罪

門曰脩道之士視錦綉如布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皆欲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能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影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 出真誥

蠶女

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

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壯得繭百三十枚繭大如甕繰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 出女仙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壽限之促非脩道不可以延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單衣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牀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廻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出女仙傳

毛女

毛氏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歲矣 出列仙傳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所畫毛女謂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閤下納京一人自外突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旅殯焉

徐僊姑

徐僊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時善禁咒之術嘗寓止僧院忽為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徹其燭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貫雲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為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出墉城集仙錄）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坐空虛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僅沒足至胸漸入但餘冠幘良久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汲吹屋上瓦飛入人家桑果數千株孟皆拔聚之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又能含墨于口中舒紙噴之皆成文字竟紙各有意義服酒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治山中（出神仙傳）

盧眉娘

唐永貞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鉤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神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濶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傅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但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為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化去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存一舊履而已後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時人所傳（出杜陽編）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為神僊適氣魘死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

致謝道士曰我北嶽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爲名及爲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益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爲女子此亦關事父母早喪唯舅姑爲尊耳雖被箠楚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出集仙錄）

潘統制妾

興元統制潘璋在臨安時買一妾携入漢中爲人婉媚柔和舉家怜愛兩歲後得疾若懷孕者始數日不食漸一月枵腹至十旬忽產一男子越三月復然

又四月亦如之是歲連舉三子聞見者莫不以爲異自是飲食踈数不齊似有所憑附預說其家禍福往往多中遂白王公主毋乞一淨室學道勿以事相關晝夜揜戶或穴隙窺之但趺坐誦經璋嘗排闥強造其處則四壁環列皆佛書內典至有天竺及外國所刊版籍詰所從來曰天女見與淳熙辛丑兵帥彭果選璋部西軍赴殿岩因劾爲其才妾請從行璋辭以法不許舟次果州津溉（音讀爲既蜀人謂江干）因謁郡守還馬上望一女子坐沙上即之乃妾也駭其何自而來曰思君之極不覺䰟飛璋亦喜載與俱東至鄂渚其表弟秦奎幹辦戎幙來相訪未至妾已先知曰秦都幹至矣秦向者固已識之是日覺其精爽比舊微爲聳露問璋曰兒本買妾聞却遇仙璋備言其狀令取一小尊酒與秦飲所貯才三升各舉十觴而尚存其半怪而叩之曰近年學得一戲術不足道也明日秦邀到官舍語次及西川風物曰兒留行都正是春暮必可飽食玉津櫻桃妾曰此亦不難致願假一盒盒至布氣數口以手帕緘封授老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啟少頃而回櫻桃溢盒賓主飫嘗徧及姊姒唯一

乳媼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應饗此璋問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亦能致之即於假山側拈塊土置掌內揉碎噓呵付外碾細瀹嘗之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子自隨俄暫起曳窓屛蔽障既退媼竊視其旋溺香如薔薇而色清潔舉而共飲之妾在坐笑曰兩人無良竊飲吾溺然亦何傷不過費我幾日工夫耳後至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之一翁一嫗來省女璋無以對尋被秦劾坐挾帶婦人從軍停官責本隊自效彭果以擧官不當削秩鄱陽

鄧氏紫姑詩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呪訣而所致皆女仙善作詩紹興甲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塾與數客友會食或請邀問試闈題目者誦呪方畢仙巳至乃書誠抑之答云經義賦論吾悉知之顧天機嚴秘不容輕泄姑爲預言省題詩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巳而果然嘗爲鄧氏婦女賦衣領及裙帶三絶句淸婉可傳寫衣領篇云小剪雲羅雪色白香烘隨意作眞行新詩便是班昭戒勝卻閒書坐右銘其二云時様新裁段色

衣不將釆線縷花枝慇懃只要詩仙句綉出分明一段奇裙帶詩云尺六腰圍柳様輕娉娉嫋嫋最傾城羅裙新剪湘江水緩步金蓮襪底生時庭前桃正華或請賞詠應聲落筆云武陵溪上舊時花兩岸晴紅爛彩霞試問劉郎緑底事花開時節未還家其它所作聯句對皆機警敏捷了不拧思而成一鼎失于記録端若之子直淸僅能追憶此數語耳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夭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幕偷回雙舞袖緑窓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放卻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

西安紫姑

吳興周權遇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爲館生沈能邀紫姑神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淸新敏捷出人意表周每餘暇必過而觀之嘗聞窓外鵲噪甚急周試扣曰鵲聲頻喜未知爲何事即書一絶句末聯云窓前噪妾緣何事

萬里看君上豹關俄又就案書數十字云三七日内必有召命之喜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僞造楮券遷一官仍赴都堂審察距前所說十有八日云後三年周從監左藏西庫擢守婺州欲延卿僧智湧住持小院白仙曰此僧絶可人工琴善奕仙能爲作請疏否援筆立書其警句云指下七絃彈徹古來之曲局終一着深明向上之機詞既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方粲宴客就郡借妓一周適邀仙因求賦一詞往侑席指鈴内一捻紅壯

丹合詠之名瑞鶴仙用捻字爲韻意欲因險困之亦不思而就其語云覩嬌紅細捻似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接賞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爕向曉來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朝煖雙壓姚黃國艶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插便引動狂蜂蝶况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既成畧不加點詩文非一皆可諷翫

毛婦

元長從者見岳廟焼紙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如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

方士類

申屠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缾時躍身入瓶中時人號爲缾隱

姜撫

開元時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太常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逸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復鬒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帝遣使取之以賜中朝老臣擢撫銀青光禄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後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撫内慚請求藥牢山逃去

潘師正劉道合

潘師正事王知遠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遥谷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乙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令道合禳祝俄而霽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復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析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卒無他異

李德裕

李德裕好餌雄黄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笑曰相公久服丹砂是世間凡火祇促壽耳懷中出一玉象子如拳許曰此可求勾漏堂徹者燃香置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

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一金象云此是雌者與玉爲偶不爾玉象飛去德裕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面愈少鬚髮如漆乃求採妹異至數百人象不復吐砂其後南遷于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黽俛不與至鰐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熖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實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賀皇不返也 洛中紀異

楚州陳道人

楚州有陳道人者其父仕至郎當任子陳年二十多讀書不肯受蔭忽若發狂棄家顛癡不可拘束遂乞丐道塗經數年日夕卧於堰岸牛泥中或識其家世捐金施之一飽餘即與人當寒雪永夜屏息鳴雷人雖異之而莫能知也又數年稍泄其機頂顖常有氣騰上或問之曰勿問但以未炊蒸餅置吾頂少頃則通熟可食驗之信然深自閉匿唯恐姓名音徹於外一淮漕獨敬之漕無子訪之命兩妾同拜請曰某未有嗣二者孰可指小姬曰此是

巳將別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發性氣淅 敎雌譴官僚過失曲意掩覆踰歲果得一男不勝喜即遣吏賷沉香一斤并銀絹往謝吏號致漕意陳犟眉良久曰不濟事子悉却不納吏强裝香而去使寄聲曰吾向來所戒如何而乃頑心不改歸至眞州嬰孩已不育吏以實告漕動色拊几曰神哉先生之言也某前守某郡奏罷一縣宰不法繼乃知不如是之甚特幕官卄 之爾其人性剛又家貧無以歸遂死於路亡子生之夕夢其就吾榻同寢怒而逐之擊以笏遽起入後房女覺聆人語聲則兒生矣蓋寃䰟示化也

王老志王仔昔

政和三年作玉淸和陽宮奉安道像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州人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向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語也由是益信之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而卒應者十八九仔昔洪州人初隱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石

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薦之
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

林靈素行迹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寺院政和三年至京師寓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籙徐知常訪神霄迹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官下知地理中知人間上見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出入無時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靈素埋鐵簡長九尺于地其怪遂絕被旨脩道書改正諸公醮儀校丹經篇刪脩注解每遇初七升座士俗觀者如堵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靈素因言佛教害道合與改正將佛剎改爲宮觀釋伽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既至執簡勅水得雨三日上喜通真宮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蔡京遣人私開內有黃羅大帳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乃具奏請上親往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惟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水臨城上令中書同靈素登城治水勅之水勢不退曰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乃天道二者水位是太子但令太子拜呪水必退矣詔請太子登城四拜是夜水退盡秋九月御史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可放歸田里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閭丘鶚乞與檄文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窆焉靖康初遣使至温州伐墓不知其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

蒜坑道人

安福城西地名蒜坑有道人過農家索漿其家飲以白湯謝以暑月無菜道人取襲中韲菌子一勺教

其人先布茅燒地趂火撒之後生蘿蔔大而甘其地至今享其利

劉先生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携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掃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廢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面竅倘有塵土即以筆拭出之率以為常環行百里人皆識熟縣市有一富人嘗贈一衲袍劉欣然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君所累吾常日徑出菴門冉無回顧之意門亦不掩歸則就寢再無他念自得布袍之後出入閉門數日心戀反不自在適遇一監縷之徒即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掛懷耳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旁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甃甓甚光潔北壁有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劉每出與人談其事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捩鷄羽置之懷以手掯上下引之

飛動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

慈母山道士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旦牛死夫妻對泣曰衣食所給在此牛牛既死矣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纏綴如牛形斲木為腳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遂以此牛拽磨力倍於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然其家巳富開置酒肆常以奉道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我輩八人明日俱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為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柑木一枝繞五六寸栽於庭中便飲酒盡懽而去曰勞置羨酒無以為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言訖而去旬日而樹巳凌空高十餘丈大巳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出仙傳拾遺

氤氲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姿韵𡷫逸伯氏虞部有妓女寵之艶秀明媚起甚留意綠館院各别穜穜碍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忽有客友萵都輦起送至郊外獨回之次路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之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嘆曰世人陜陜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昵偷期之秘凡仙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即爲子囑之

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十五年而絶起歸如戒往來無阻後果十五年寵疫病而殂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四終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脩真類

服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治不愈或云不及活時棄之則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爲賷粮送置山穴中瞿晝夜悲泣有仙人行過穴口瞿知叩頭乞哀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百許日瘡愈顔色豐悅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之恩乞丐其方仙

人云山中更多汝鍊服之可以長生瞿乃歸家人初謂之鬼甚驚愕遂具言狀後服松脂不徹身體轉輕氣力百倍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長大如人在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

服菖蒲

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

秬不寒又菖蒲須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餌楮實 同

楮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食見鬼昔道士梁頃年七十服之轉更少年至百四十歲能夜書走及奔馬入青龍山去出抱朴子 枸實楮同

食术

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壺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敎之食术遂不饑十年乃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

歷日不倦行氷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岩上有數人或博戲或讀書俛而視之聞其相問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荅未可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一丈許出抱朴子

服天門冬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出抱朴子

飲甘谷水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臨谷居民皆不穿井悉飲甘谷水飲者無不壽考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寛大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

黃精

臨川士人虐其使婢婢不堪逃入山中糧盡饑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遂不饑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爲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正爾

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飄然而往或越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細繩三面圍之俄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伺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爲所擒具述其故問所食之草形即黃精也出稽神錄

養神氣

嵇叔夜云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渙然流漓情發於中而形於外則喜怒哀樂寧不傷人故心不撓者神不疲神不疲者氣不亂氣不亂則身泰壽延矣（已下五條俱出蒲處貫保生要錄）

調肢體

養生者形要小勞無至大疲故水流則清滯則濁養生之人欲血脉長行如水之流坐不欲至倦行不欲至勞故手足欲時其屈伸兩臂欲左挽右挽如挽弓法或兩手雙拓如拓石法或兩拳築室或手臂左右前後輕擺或頭項左右顧或腰左右轉時

俯時仰或兩手相促細細捩如洗手法或兩手掌相摩令熱掩目摩面隨意爲之各十數遍毋日頻行必身輕目明筋力血脉調暢飲食易消無所壅滯體中少不佳快爲之即解舊導引方太煩崇貴之人不易爲也今此術不擇時節亦無度數乘閒便作而見效且速夫人夜卧欲自以手摩四肢胸腹十數遍名曰乾沐浴卧欲側而曲膝益氣力凡唾則吐清津則嚥常以舌柱上齶聚清津而嚥之潤五臟悅肌膚令人長壽不老黃庭經曰口爲玉池太和官漱嚥灵液灾不干夫人春時暑月欲得

晩眠早起秋欲早眠早起冬欲早眠晏起早不宜在鷄鳴前晏不宜在日出後熱時欲舒暢寒月欲收密此合四氣之宜保身益壽之道也

論衣服

衣服厚薄欲得隨時合度是以暑月不可太薄寒時不可極溫冬月綿衣莫令甚厚寒則頻添重數如此則令人不驟寒驟熱也故寒時而熱則減減則不傷於溫熱時而寒則加加則不傷於寒寒熱之時妄自脫着則傷於寒熱矣寒欲漸着熱欲漸脫腰腹下至足脛欲得常溫胸上至頭欲得稍凉凉

不至凍溫不至燥衣爲汗濕即時易衣薰衣火氣未歇不可便着夫寒熱平和形神恬靜則疾疹不生壽年自永

論飲食

飲食者所以資養人之血氣血則榮華形体氣則衛護四肢精華者爲髓爲精其次者爲肌爲肉常時不可待極餓而方食候極飽而徹饌青牛道士云先饑而後食先渴而後飲不欲強食強飲故也若先生冷之而隨食冷凡食太熱則傷胃太冷則傷筋雖熱不得灼唇雖冷不可凍齒凡食溫勝冷少

勝多、熱勝生、淡勝醎、凡食熱汗出勿洗面、令人失顏色、面上如虫行、食飽沐髮、作頭風、凡所好之物不可偏躭、躭則傷而生疾、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有五味、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法水、酸納肝、苦納心、甘納脾、辛納肺、醎納腎、故四時無多食所尅之味、皆能傷所生之臟也、宜食相生之味助生氣也、五臟不傷、生氣增益、飲食合度、寒暑得宜、則諸疾不生、遐齡自永矣、

論居處

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故人居處、隨其方所、皆欲

土厚水深、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美而澄、常居之室、極令周密、勿有細隙、致風氣得入、風者天地之氣也、能生成萬物、於臟傳變、亦能損人、初入腠理之間、漸至肌膚之內、內傳經脉、達於臟腑、傳變既廣、爲患則深、故古人云、避風如避矢、盛暑久坐兩頭通屋、大招風、夾道尤甚、盛暑不可露卧、凡卧自立春後至立秋前、欲東其首、立秋後至立春前、欲西其首、

胎息

敬齋李仁卿曰、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脉訣以一呼一吸謂之〻息者出入之氣也、俗以音聞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羸謂之利息、者增長之義、以舍勞從逸謂之歇息、者停息之義也、人有孕嗣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休息、者止絕之義也、息之義大矣哉、晦菴以艮卦當太極者、政以終萬物始萬物莫盛於艮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所終始也、誰知形色盡於此止、息中乎、夫息之爲字從自心、說者故以心爲胎息之驗、自昔老子首發谷神之機、莊周重啟踵息之論、歷載斯文、悠悠莫知、惟宋晁迥

明遠、蘇軾子瞻二先生乃能知之、明遠則說勝定長生之術、子瞻則述數息之法、明遠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調心靜、調久久可成勝定、神氣相合、氣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長生、此真谷神不死之要術也、子瞻之言曰、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息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住、或覺此息從毛竅中雲蒸霧散、病皆除、華自然明悟、此真人踵息之捷法也、予少多病、故求所以攝生之道、常與李冐之和論及于此

因贈以詩曰玄牝機關不死根自消自息氣氤氳暖於焰焰九微火輕似飄飄三素雲白玉池中流曉潤紫金爐裡晨餘薰未知與道相應否試作新詩一問君之和撫髀大笑曰得之矣又身如蓮花及歷空有時昔昔生微風緜緜不絕道乃通一來一往終無窮來無蹤跡去無踪散入八萬四千毛竅中此六句達磨胎息之法也頃見萬松和尚從容錄以爲達磨無息法凡謂達磨行胎息者是其說皆出於曲學小習予謂萬松之說非也佛法雖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固知胎息便是性命爲一致若謂胎息等皆妄一切去之則正是性外求命命外求性耳

冥心

予嘗有晚年勤道自脩詩云老來何故惜分陰如月明虧見漸侵進道不遑求廣智隨時隨處且冥心因思自說冥心二字蓋言四威儀中不拘閑忙每遇意到即時隨分檢情攝念是也晉隱逸辛謐傳云冥心至趣而與吉會唐賢白樂天寄酬常州陳使君詩斷句云勿使問榮枯冥心無不可僧貫休懷香爐峰道人詩云冥心同槁木掃雪帶微陽又齊己山寺喜道者至詩斷句云知住南岩下冥心坐綠苔又吳融寄貫休詩斷句云若得重相見冥心學半銖如此之類不可具舉大約冥心二字謂以其心向晦冥息善入無爲潛符妙道之理也

柳公度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田游岩

唐隱君子田游岩一日冬晴就溫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岩嘆而荅曰天梳日帽正復何需

長年術

蒲正傳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尤有嬰兒之色正傳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荅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正傳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至千歲何益

獨醒丸

包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副精神老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前年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略恢荅曰有一丸藥乃是不傳之

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與五十年獨睡尤蒲座皆笑

龍虎自交

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淸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巳午二時絶思慮假寢則龍虎自交不假脩爲其寵姬苦骨蒸授以此法十日後覺腰間煖如火疾自愈

郄儉

陽城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塚中饑餓見塚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呑氣或俛或仰儉素

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饑後有人偶窺塚中見儉以計挽出之竟能咽氣斷穀魏王召置土室中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夫鶴形龜息壽之徵也飡霞服氣勝藥餌百倍於儉益有驗云

大藥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頻嗜慾則精竭務須時時閉目以養神日逐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

戒睡少食

凡人多以睡卧爲宴息飲食爲滋補不知多睡最損神氣禪家以睡爲六慾之首飲食厚味過多則昏人神智抑遏陽氣不得上升善調攝者夙興夜寐常使淸明在躬淡味少食則腸胃淸虛神氣周流

金丹正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

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内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於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矣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哉自古以來何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乎

睡訣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周密謂睡

心嚮眼之語本出於千金方晦菴偶未之見耳今按前三句亦是衆人良知良能初無妙處半酣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瞑目此嚮訣也

人身具泰卦

予嘗究人中之說問之醫家皆支吾以對蓋人身全具一泰卦也人身即天地也天數奇地數偶自此而上耳目鼻各二竅坤象也自此而下口與便溺各一竅乾象也地天合而成泰此居中故曰人中如水不升火不降則目爲之眊耳爲之閉唇爲之乾燥鼻爲之塞百病作矣以是知天地之道太和

生於交大戾生於隔交則泰不交則否無雲雨霜露則不能成歲功人之一身陰陽升降榮衛流貫夫然後無人道之患

養生

飲食藥物至理攸寓故知物之性者可與攝生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士所共知也葷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由此言之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皆然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世人不察徒以聲色滋味醴醪芳香之類煎熬其臟腑又以喜怒思慮哀樂以乖其粹氣蕞爾之軀攻之者衆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然悒憒不知所自猶恒俟抱將死之疾而怨鬼禍之先見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

戒多思

人之髮以多思慮者早白蓋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陰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書成而髮白是固然矣以予所見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又不

在思慮所致然終是多思損心火盛而血亦散也諺云若要白忌三白蓋三白者蘿蔔蒜與葱也葱蒜辛葷能散血故嵇康養生論曰葷辛害目蓋目得血而能視辛散血則目爲之昏矣蘿蔔不熟性耗血以蔔切片試滴血于上則走而不凝此可見矣又食地黃忌蘿蔔以生尅之性各異也

辟穀說

東坡云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

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
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
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

擨運法

楊州有武官在兩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膩腰足
輕快初不服藥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摩湧
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日不信仙佛笑人
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近有人
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
固縮谷道提颺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則休氣平復
爲之日八九度得暇即爲乃擨運捷法

服槐實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髮皆黑抱
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長生

楊用脩曰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於張懷瓘
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
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
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亦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
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
李元爽百二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
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然則彭祖之壽非誣矣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五終

海右陶氏王圻纂集

方外門

釋教記上

阿彌陀

如來說從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十惡之故也其國名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

觀世音名義

佛命文殊選圓根於諸菩薩輒先觀世音何以故音可觀者是眼能聽也所以六根互用一即六六即一耳又何聞如之昔符朗能辨所食鵝毛白黑處而昔人嗅金便知成色不爽毫釐豈非口鼻亦見色耶即其他根當復如是故心空則根根皆空心迷則根根皆迷轉物者是爲物所轉矣 几

觀音顯像

湖州峒山賀氏世畫觀音像全家不茹葷毎一本之直率五六十千必經涉歲時方可得蓋精巧貴日致然傳至六待詔者於藝尤工正據案施冊靑一丐者攻門遍體瘡癩膿血潰出臭氣不可近攜鯉魚一尾過之求畫賀曰我家絕葷累世矣何以相汚其人曰君所畫雖善尚不逼真我雖貧行乞却收得一好本君欲之乎賀喜洒掃淨室延之入即反拒戶良久呼主人入視賀入已化爲觀音真相金光繚繞百寶莊嚴賀與弟子焚香拜禮遽失所在異香芬馥歷數月不散由是畫名益彰 夷堅志

觀音救溺

徐熙載之母程氏酷信釋書雖年過七十鷄鳴而起炷香持誦不以寒暑易節而瞻奉觀音尤極誠敬

紹熙四年熙載來城中就館彭大任家五月初三與二子謁歸僦石鎮杭船當江漲瀰漫望直而進三更後暴風雨作折木發屋波濤沸騰篙工無所施其技勢已危迫熙載念父子三人寄命一葉駭浪中脫有不虞何以供老母菽水之奉即呼率同載齊聲恭持菩薩名良久遇一巨桑衆共挽之急以大緪繫于木下到曉觀之則在高沙圍中無所謂巨桑也午後抵家母出迎笑曰夜來夢一婦人報汝歸來不妄始驗佛力救助云

普陀現相

司戶王璟字粹昭郡檄往昌國縣普陀山觀音洞禱雨歸言普陀山去昌國兩程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爲業亦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冈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擂百鼓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有刻鏤文爲毬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

珊瑚者亦數尺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即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見者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僧云禱于洞中所現之相參不同有見淨餅者纓絡者善財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精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向云

觀音靈驗

杭州天竺寺乃石晉天福間建僧道翊夜見山開人明乃一片奇木命匠刻成觀音像偶一僧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加之頂間妙相具足水旱災傷祈禱靈驗身披纓絡皆宋朝御賜七寶爲之五色璀璨實希世之寶杭州歸附後謂七寶纓絡夜有神光爲異因取之以貢朝廷至京則晦而不明乃祝之曰如七寶纓絡欲回天竺期某時色再光明至期果神光燭天遂遣回天竺

達磨祖師

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授惠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內傳心印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汝受此衣用以表明其法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惠可即二祖

惠可師

惠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遲明積雪過膝

日願和尚開甘露門度羣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於前師知是法器以正法眼藏付之

能師

能聞五祖在黃梅乃入黃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染塵埃能時爲行者在碓坊作日聞之乃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傍曰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先能既得衣鉢卽夜走南奔嶺外有明上座

卽率十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奔至卽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荆州有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衣爲天下所聞有張行昌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

法達師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成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法達喜作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

志誠師

志誠禪師自神秀處往曹溪六祖曰汝師若何示衆對曰常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六祖曰是病非禪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

嵩山師

嵩山元珪禪師習毗尼無解一日嶽神謁師曰我能生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遂稽首受戒又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通神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

乎師曰汝能拔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曰汝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羣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則衆生界本無增減

善覺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經

惟儼師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師一夜登山大笑翱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達磨西歸

天竺菩提達磨大師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梁武帝普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汎海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

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洛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人謂其精誠貫金石也一日忽謂其徒曰吾西返之期至矣遂於梁大通元年十月五日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定林寺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且云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時莊帝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壙唯空棺一革履存焉舉朝驚嘆奉詔取履供養梁武聞師顯化嗟悔不已親

製碑刻之鍾山至唐代宗謚曰圓覺大師神僧傳

金剛神像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集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蓋由此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旺相相符也

蛤蜊梵相

天下寺立觀音像蓋本於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為異因焚香禱之乃開卽見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香盒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仍勅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羅漢梵相

禪月大師僧貫休也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

骨中如來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臧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信宿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栅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幢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見無咎又作贊以稱歎之

羅漢興雨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於後苑瑶津亭建道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異於空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悅求其像於佛閣下乃羅漢中第十尊者元絳厚之時爲叅政作喜雨詩王禹玉和韻皆詠其事

天王堂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番寇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皇護國經帝見神

帶甲荷戈立於殿前不空云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披金甲鼓角大鳴番寇奔潰斯須城上天王現形謹圖形像上進因勅諸節鎮所在州府軍衛於城西北隅各建天王堂塑形像奉祀佛寺亦別院安置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祈禱置之掌中凶則不拜吉則拜推所從來蓋盤溝村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令更業漁者云他藝莫知之僧

曰吾教塑泗州像可以致富道者曰人不欲之奈何僧曰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值亦以千錢漁者如所教人競求買果獲千緡今寺中所塑乃其一也

滑臺塔佛髮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嘴横出半河上立浮屠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横怒欲沒城每至塔下若怒氣渡息不泛溢及過滑臺址則横怒如故此塔大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三丈有奇卷之如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

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使二人對牽之自其中來往皆無碍

經來法來

如來滅後五百歲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聞其言又五百歲達磨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佛經

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傳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二可與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

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祠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經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益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六祖道場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學佛見曹溪水香遂於其

地擇道場求其地主云只得一袈裟地足矣地主
從之遂以袈裟舖設方圓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
道場是也唐宣宗至今六百年肉身俱存香烟薰
面如漆元至元丙子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
如生人於是不敢犯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山水
呂左丞以織金段襯之有西天鉢非銅鐵非木石
有西天履非革非木竟不知何物

古蹟

杭州雲居聖水寺有六祖所遺蔴鞋在長廊僧房大
於今人之履過半不甚舊而猶潔天目山高峰塔

院有高峰妙禪師所遺銅鉢大可容五升外款識
篆文皆夷字不可辯云高麗國王所貽真宋物也
寺僧重襲藏之嘗謂建國立郡不可無山川有山
川不可無寺宇有寺宇不可無古蹟勝遺神物所
在須觀刹香火能易世而守之士夫齊民子孫罕
有百年世守者

龍象

翻譯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水行中龍
陸行中象皆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侍州錄）

南無名義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
夷狄謂拜爲膜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益三代巳
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譌爲謨又因之而
爲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金也至
南方而無火克金也愚謂南無直其徒自尊大之
辭若曰佛菩薩我西方之佛菩薩也南方安得有
之故曰南無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
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修西方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

可往生故雖一生勤修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毗尼
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
豫卽入底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惡作阿
僧祇黑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
易則能往生向之黑業如氷過火不能爲累故第
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提木叉戒也毗尼藏律
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
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安養記）

西方上名

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無非誘引愚民爲善蔡嘗考

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爲居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南宋王子業囚其諸王爲地牢之類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也皆者國生人之制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之後其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西方之七名如史所謂狗國羅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攷本始余爲表見之如左云

四天下

佛說有四天下東弗于代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欝單越雪山在中山最高頂名阿耨池池中有水號八功德分派而有青黃赤白之異色須彌山又在四天下之中山頂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爲晝夜四天下之外乃有大鐵圍山是謂一世界如是小千中千大千世界衆生所居名一佛剎

根塵

常上人來吾問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無鼻聞香驕梵鉢提無

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爲復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爲受若言在外旣無內云誰爲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義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當此一段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

智觀

涅槃經六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提菩薩上智觀故得佛菩提書在人讀爾佛氏誨諸國人於其經典一句一諗一品一部皆當一心正讀誦正聞持正思惟正修習吾輩日對孔氏之書而可自玩易乎

四海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爲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盈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

出世

此世界者釋教謂之五濁惡世然而不當厭之何以故夫煩惱者菩提之本根居此世界中若有智力明見照了練習可以學出世之法也在天逸樂因而自恣反淪墜斗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蓮花

生於淤泥濁水之中矣

五念

一宿覺云初修心人須識五念一故起念二串習念三接續念四別生念五卽靜念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爲一念相應乎以爲照見五蘊皆空如服藥去病之始得其一念相應如覺藥勝病之初覩練純深心地安適又如藥力漸勝厥疾頓瘳

兩足尊

嘗見禪師說話有語太質而甚峻者然而其理確的且緊切其語云學禪入道之人須得毒眼睛硬脊

梁予默而識之以爲毒眼睛謂其妙見精深覩破一切空相不能爲障礙如文殊之智是也硬脊梁謂其道力堅壯辦於大事克荷付囑之重如普賢之行是也取要而言學人直須善照了無退敗三者交相濟最爲根本久久成就名曰兩足尊

梵音

梵音曰梵語云唄者華言止斷外事外事止斷時任爲佛事唄者讚詠之言也昔曹子建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婉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奏寫爲梵音蓋自此始

楔椶

禪宗用楔椶二字最是擒心妙法譬如小吏尋常捉人家奴便好唐塞若是上司特地釘名王翁只得出來乃今悠悠自疑者皆不肯上楔椶一着耳必抖擻降伏其心木孔甕中定不走盲龜跛鱉在

三昧

牧子問於樵子曰佛言三昧於意云何樵子曰梵語三儒譯正也梵語昧儒譯受也正卽大公受卽順應易君子以虛受人卽三昧也

虛妄

牧子曰佛於一切因緣皆作虛妄何也樵子曰兩字指點最妙人能悟此愛根自拔恩火自消佛他日點化阿難設問之曰汝試覩臭欲聞香香還在鼻還在香抑不在鼻不在香還在空中阿難不能對佛曰畢竟皆自虛妄以如是觸法至耳目舌身意皆作是觀皆悟虛妄何有業障儒者以有爲爲應迹以明覺爲自然何以加此

六道

牧子曰願聞六道之說樵子曰一曰天卽日月星辰風雲雷雨之神是已二曰人卽君相宰官善男子

善女人是也三曰阿修羅即今四夷不知禮義鬬殺相尚若儸儸若羅鬼諸色目是也其云小居鵂孔長與天帝相戰寓言也四曰畜生即今禽獸一切胎卵濕化四生是也五曰餓鬼即厲鬼無祀不得降生是也六曰獄乃罪大惡極常赦所不原也

感生

牧子曰六道感生輪廻何如樵子曰人能濟於世味薄於功名功德高大聰明正直則感生天福人能濟人利物固守禮義和睦六親惇尚名教則感生人福此上皆升也若所爲雖義常帶怒以行之殘

忍刻薄則墮修羅道所謂墮入惡趣不得同中國其去畜生無幾矣依山負險何異鵂孔以夷猾夏敢于天帝此下皆墮也然其生殺業尚少也若廣殺牲命或貪索無厭則墮入畜生受刀杖而死以償其宿緣也然修羅者善行多而惡行少特帶怒以行畜生者惡行多而善行少特以殺爲業乃若有惡而無善以殺而飾怒則墮餓鬼道皆不養父毋不恤貧乏之瘠人脂骨雖人骨肉則不能托生不能享祀隨刼教淺深爲時久近方由畜生輪廻而爲人其初世爲人亦殘疾痴呆不知東南西北還復自墮也然此惡猶可原也乃若不忠不孝背逆君親若十惡條例所不原者則墮地獄隨其業障之深淺以爲所墮之高下永無托生時矣

禪義

有一說云禪是思惟檢攝之義予以爲此說最當非思惟何以得窮理盡性之智非檢攝何以致澄神定靈之功二妙相成可以入道彼但以問答爲事者不亦謬乎

三乘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

菩提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提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菩提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通修萬行功不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

法華經

夫釋家不但三乘以菩薩乘爲大乘而諸經亦以法華經爲大乘法寶者益諸經皆有所主各執一偏

如金剛經只說空小品經只說智慧圓覺經只說平等維摩經只說淨名此所謂一支半解之悟也而法華經所言者六波羅密也六者六度波羅密者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絶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則通修萬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得並語哉

法眼

又云若以法眼覩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覩無真不俗

見性

心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

能會能悟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會得時郎如六祖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其既悟則此一句亦便應捨若會不得時則無論五千四十八部雖五萬四千亦何益於大教耶

八種經旨

白太傅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解罪集福淨一切惡道急於佛頂莫勝於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

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言萬佛之秘藏盡矣

養生四印

黄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存餘堂詩話

往生

我佛憫末世衆生根器狹劣積習難除故令繫念于佛可以往生譬如照鏡見影此一定事定知解宗徒多掠空虛全無本地翻謂彼執着疑而不信昔趙松雪好畫馬高峰嘗勸之勿作空墮入馬腹矣趙以爲不然忽一日欲畫打滾馬不得在臥榻想象久之其夫人管氏從窓中覰便見趙宛然馬相驚走巳而語趙趙始向峰請如何懺悔峰諭趙惟有畫佛寫大乘典當免畜業至今趙書畫梵佛爲盛云夫形與神合神遊形化其易猶爾何況終身念念憶佛那不見佛吾保任是事必不虛也

放生

天地以好生爲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以慈悲爲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只是存心廣大一切衆生皆吾愛子一切血肉皆吾性命則放生詎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鮮物之冤若能放生不惟與物爲恩又集無窮之福今人處世子孫欲其昌榮名利欲其超勝以至學道學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求是數者曾未知放生因果其效甚速乎如漢楊寶救一黃雀報以玉環子孫榮盛宋郊竹橋度蟻遂魁天下福祿壽考孫真人解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籍報應爲何如耶且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舉於四月八日或施於誕日或遇本命或因疾病或過門而憐其無辜或出路而見其可憫皆因果也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

八界卽十八重也佛氏以卽心是佛妄行爲業皆目前者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卽地獄耳世謂十八重地獄非此而何若以爲真有若另有他說恐皆非也

因果

齊竟陵王精信佛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竟陵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答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溷糞之側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佛

家云種瓜得瓜種菜得菜故謂之因果

戒殺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𠕒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猷入廬求生於釋氏沈遇內翰厨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御刀而藏之墻下周豫學士鍋內煮鱔鞠身避湯剖之乃見腹有子而避湯愛護其情如此蓋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欲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諦觀物情當念衆生不可不戒

布施

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者以財惠人二曰法施者以善教人三曰無畏施者謂人於衆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教以脫離恐懼四曰心施者雖不能齊物常存濟物之心是也佛言凡施於外有益於人者皆爲布施爲子而孝養父母爲臣而忠愛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謹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皆布施也修爲如此存心如此生前身後豈不獲福善之報乎古語曰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日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是也

五戒

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爲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皆不食肉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修

行矣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不食四等肉一見殺不食一聞殺不食一因殺不食一自殺不食如是而戒庶幾全仁其虱虫蚊蚋形雖微小而遭殺受痛亦與牛羊一等毋便輕殺及蝮蛇蜂蝎偶爾現前未曾傷人亦勿輕殺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爲求悅我耳目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逸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功德不可稱量佛無虛語理又明白仁人君子愼而無忽

受空

佛言受卽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

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騶從旣到即空終日遊翫旣歸即空又如爲善事旣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旣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非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忿縱忿慾之罪余喜得此理願欲與人共之

頓悟

禪家之有悟如吾儒曾氏之有唯彼其平日所用心者皆一貫之理耳故夫子遽呼而醒之而曾氏覺

矣若賜氏者聞一知二豈不在曾氏上哉惟其狃于多學即夫子徐而喚焉賜弗能唯也蓋佛開頓漸兩門而曾氏兼之賜氏失之香嚴之擊竹由賜而曾者也長慶之卷簾非賜而曾者也

橫豎見空

心經五蘊皆空此近取諸身也若遠取諸物推而廣之見十方之界萬物萬事無不是空非止即時三世次第亦皆是空橫該十方豎通三世十一見空則爭空之心都息惟一菩提以體用寂照強名真空妙有常令不致昏迷顛倒此是第一等事三際日世十方日界此世界中千狀萬態有情有僞有感有壞混爲大常夫何足怪我學觀空豁然無礙

兩熟居先

嘗思修行之法兩熟居先習斷之理熟則事事皆空豈能留礙力制之功熟則念念不起自然安閑習斷即觀也力制即止也

四無任心

分別居先謂之識因其分別而領納在心謂之受心旣領納相續尋思謂之想想之不已遂至造作謂之行隨行善惡各有報焉心能不任四法方是真實之際此即佛心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使常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旣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旣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咒

觀音經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遭咒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旨宗

華嚴以初發心成正覺爲旨以法界性無同異爲宗入定品不過圓根本智出現品不過滿差別智故李通玄合論序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

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卽此四句而一部大義畢之矣

動靜佛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爲動靜者俱得之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時是佛已示無生果法第生化未熄佛法未彰露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法至中國遂大昌熾若以南史傳海南諸國攷之其莊嚴金璧正如今佛寺去處吳時中郎康大從事朱應嘗使於天竺國大應謂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之人往往奉佛欲死後超生西方極樂世界果未曾攷究不知其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不知之豈知中土卽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既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謫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人無機械心故也

慈爲本

觀世音菩薩謂萬善皆主慈老子言三寶以慈爲首

儒家言五常先之以仁其意皆同人有多嗔怒者蓋不思此意未言造業害物先自損氣傷和人若能到慈仁之境始知嗔怒不佳方其矯宿性之嗔怒如行荆棘中及習成慈仁則如入大厦安居之地矣此不可以言盡但當嗔怒時習爲慈仁久久自有可喜者也況待貧下御僕妾詆忤已者易致嗔怒尤當戒謹蓋彼亦人也但以薄福而事我豈可恣其情性而作惡業哉究而言之能慈和者大得便宜者也藏經云今世人見歡喜者前世見人歡喜故此正慈和之所致云

三資

道者有三資一曰無退轉心二曰無障礙性三曰無怯弱力發信心而少智性者不能入其法性而乏色力者不能充此成道之所以難色力足矣而卒自畫者何亦是其心未堅

釋教合儒

佛說遺教經尊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嗔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眞獨爲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鷄犬之喩馭馬則朽索之說去嗔止妄息欲寡求者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於吾儒者此獨爲最切

引飯大師

禪家未熟飯先鳴揵鼓維那掌之叢林目淨揵爲引飯大師維那爲欒揵都督

西天度地

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爲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閒散處爲蘭若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也通鑑費氏本唐武帝記

舍利

天順中一尼坐化焚時燒出舍利云如大豆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卽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霏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薰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卽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佛鳥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鶖鳥之眼故稱云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因舍利之名故云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修真煉性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水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樵曾試之因未之見故摭庶語於右

佛法禦夷

胡僧有名法王國師者　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盖西番之俗有叛亂仇殺一時未能遙制

彼以其法戒諭之則頂經説誓守信惟謹𢖍 先
朝制馭遠夷之術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
有或中國人僞承其緒而纂襲其名號此末流之
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
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恥其不驗潛絞殺之法王
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同安王公復爲
上書奏言此僧平素受 國賜賚積蓄頗多宜籍
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爲得宜

梵語

梵語與唐言不同梵云禪那此云靜慮梵云樹提此

云大梵云面門此云口梵云芬陀利此云白蓮花
梵云尸羅此云清淨梵云佉勒迦此云竹篇卽判
竹圍以盛穀者梵云俱胝此云億數梵云隨嵐此
云比風梵云阿揭陁此云普去故藥名也能療一
切毒梵云俱枳羅此云衆音合梵云筏戻車此云
奴中奴梵云室利揭婆此云勝藏寶名也梵云曼
陀羅此云悅意澤香梵云雞羅多摩此云天華盂
香梵云婆利師迦此云雨時生華梵云波利此云
周匝梵云質多羅此云莊嚴梵云熱月此云孟夏
梵云阿摩羅識此云無垢梵云摩納婆此云儒童
梵云毘尼此云滅梵云摩㝹摩此云意生身梵云
阿慕羅匿陀此云不從根生梵云摩訶旃陀此云
大月梵云尸羅跋陀此云戒賢梵云耆婆此云壽
梵云修多羅此云契經梵云移夜此云應頌梵云
和伽羅那此云授記梵云伽陀此云諷誦梵云尼
陀那此云因緣梵云優陀那此云自說梵云伊帝
目多伽此云本事梵云闍陀伽此云本生梵云毘
佛略此云方廣梵云阿浮達磨此云未曾有梵云
阿波陀那此云譬喩梵云優波提舍此云論義修
多羅以下十二部總名也梵云阿逸多此云彌勒

梵云頻婆此云身質影梵云阿樓那此云紅赤色
梵云蒲莫迦此云帳幕梵云徽麼婁此云樓閣梵
云毳縛悉底迦此云有樂梵云牟陀羅此云鋒鼓
梵云幟磨此云幟梵云野叉此通呼云車梵云奢
揭吒此別呼云車梵云曷羅他此云略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六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釋教雜紀下

普庵語録

長沙岑和尚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歩十方法界見全身僧問如何進歩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

廢帝

廢帝昭業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乃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録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眞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徐孝克

東海徐孝克性至孝既嫁其妻與孔景行貿穀帛以養母剃髮爲沙門乞食以充給後雖夫婦如初然恒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北魏高宗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提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佳其行隋開皇十年長安疾疫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十九年卒臨終正坐念佛室内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之

起塔希福

後趙尚書張離張良各起大塔佛圖澄謂之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宜奉大法貪悋未已畋獵無度積聚無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誅

魏主除佛

初魏主與崔浩重冦謙之素不信佛法浩因言於魏主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大見兵器出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

門所用必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境内沙門閱其財産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内沙門焚毁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潰九服之内鞠爲丘墟朕欲除僞定眞滅其踪跡有司其宣告征鎭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毁沙門無少長皆坑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

滅禪論

范縝盛稱無佛嘗作滅禪論假爲問荅其末一荅曰

浮屠害政桑門蠧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恡情動於顔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窮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横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棄其親人人絶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水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壅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禍無限若陶甄禀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畆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覇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

傅奕

傅奕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能口吐火以威脇衆奕對高祖曰此胡不足信若火能燒奕即爲

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傅奕於殿東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獨異志

邢曹進

唐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已來河朔健將也守陝魏郡因爲田承嗣所縻曹進討叛飛矢中肩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拔之其鏃堅不可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修佛事用希慈蔭不數日以索縛身

於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晝寢夢一胡僧立於庭中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即泔豈宜療瘡哉遂令廣詢於人莫有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乞食因召入曹進遙見乃昨日所夢者即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餳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餳爲米汁如法以點應手清凉頓減酸疼其夜瘡稍癢即令如前鑷之鉗繞及膚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瘥 出集異記

獄中竹異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月吏疑其寃未即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音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生獄中訊卒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誣罪可容法行書迹甚工賊首悲悔自承孝廉得宥

釋道設論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論佛義晃屢被摧析國子祭酒孔頴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掯斯難慧淨答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顚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時太子在坐語祭酒曰君既勦說眞爲道黨慧淨即啓曰淨聞君子不黨何祭酒亦黨乎太子大笑合坐稱喜

玉環書經

童濤從外祖鄭亭仲資政入蜀過京西道間入一僧寺合宇極蕪陋其傍有一堂奉觀音龕像左右列華嚴經數函多散亂不全整龕下有柵督試啟之得小軸乃朱書金剛經也卷軸差不甚損然已故暗字晝勁楷可覩展視其末則云玉環刺血爲皇帝書蓋楊太眞遺跡血色儼然非朱書也

李舟

唐處州刺史李舟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爲知言 出國史補

柳韓言佛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纒九惱群聖以爲

友有能誠心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題武侍御所畫佛文曰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法焉其土大樂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于釋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場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谷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爲夷狄之

君者一聞周公仲尼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可以爲智而中國之鬼不亦愚之甚乎

佛骨表出傅奕

韓文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之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髠髮五胡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切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怒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哀謝憲宗曰愈誠識我但謂事佛則年代不永義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當天子春秋鼎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言忌也使愈當此時其說得行哉

傳心法

唐裴休會昌中官金陵請還郡以所解一篇示黃蘗禪師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惟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其中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戶牖

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其後休錄之爲傳心法

陸康成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君已去世何得來此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畧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來啟明公耳惟金剛經可脫卽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爲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

經矢無傷者沘日儁以忠信爲甲冑信矣乃舍去
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出報應記

劉行者

唐廬陵閭閻中有劉行者以釘鉸爲業性至孝母患
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携净
水銅瓶覔行者磨洗出百金爲酬行者不受告云
家有母患眼多年和尚有藥療否僧云待磨洗瓶
了與醫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
去已與醫了言訖失僧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忽
自床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走方知向者僧是羅
漢遂畫其形供養至今存焉 出報應録

楞嚴愈疫

都昌薦坛段氏素富慶元二年全家染疫二子繼亡
婢僕各死夫婦危篤隣里傳染受害雖至親莫敢
窺其門有子年甫二十在鄱陽蓮山院爲行童新
披剃來家省問方至廳下見黑霧如山未敢即入
退憩近寺邀僧衆誦楞嚴呪而行沙彌一步一拜
纔及門妖霧如掃進至中堂坐少定一巨蛇自病
房出群僧驚懼亟登高斂足跏趺朗誦經卷未畢
蛇自舉首擊户限數十流血而斃病人登時悉愈

李煜

後主李煜酷信佛氏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
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
爲瘤贅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
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
效之募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但令禮
佛百拜釋之斷死罪適遇其宮中齋日則對佛像
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燈滅則依法不滅
則貸法由是富人賂左右竊續其燈而免者甚衆
宋開寳初太祖遣淮北少年有口辯者爲僧假言

募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
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披紅羅銷金
花後主誚其大奢荅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
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財用耗
蠹又請于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閒廣聚僧徒日
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
折倒乃敗徵也宋師渡江即其寺爲營署又有北
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
俗遺之齋供一無所受宋師尅池州繫浮橋于石
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

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俊軍士念救苦菩薩蒲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處皆宮中人出家者諸王公卿處子多在焉都城將陷積薪于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當俱焚死是時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中淨德遥觀其烟焰遂爇積薪皆赴火死城中有僧千數表乞披堅執銳以紓國難後主不許

帝不拜佛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否僧錄贊寧奏曰不必拜問其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僧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例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體

宰相譯經

宋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苻堅時曇摩羅譯中書

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支譯侍中崔光執筆正觀波羅頗那譯左僕射燕國公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璟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暨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壽禪師放生

東坡云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當死領赴市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云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輩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旛動琴鳴

二僧見佛座上旛動或言風動或言旛動六祖云非

風動非旛動二者心動蘇東坡云若言聲在琴弦上放在匣中胡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胡不與君指上聽

蘇軾信佛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某生西方公據也

酒禪二論

東坡言梅二丈身長眉秀大耳紅頰飲酒百杯不止座上高談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梅聖俞剛制已不免爲酒所動矣馮當世好佛知太原

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惟日以談禪爲事平甫荅曰若如所論即明公未達禪理但閉目不觀已是一重公案平甫此論與東坡意甚合

讀楞嚴

張文定公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竟尔餘軸不覺遂盡十卷乃絕嘆以爲奇書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以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崇信

富吳禪偈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托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眞實相况兹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惟當淸淨觀妙法了無象公荅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

解禪偈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温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陌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

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范蜀公詆佛教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毎宴集蜀公未嘗不與同飲盡歡少間必以禪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蜀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

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亦以曉公公終不領

禪理

二王（王寀 王寔）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聲樂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須爲其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其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高齋老

趙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趙五郎予按古之高賢不少禪學者比比如米元章晚年亦悟禪理其平生所作好書畫一切焚棄專意靜修一月前知去來事七日不茹葷焚香沐浴淸坐臨期與衆別了了不亂可

謂無所得哉

温公象山亦事僧道

温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先祖象山知荊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禪會

李遵勗楊億劉洎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張文定

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特無只有過孔子上者

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後舉以示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無名種子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子也人從無名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邪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感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夬不可計較而為之且猿騰鳥逐至於澌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為可耻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

學佛作家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十年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

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讙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按李廌談記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一物不芥蔕於心却是好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廌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春曰景仁有得於聖門收心之學而佛家高處有近焉蘇黃學佛而不知此學吾儒有之故其言如此而范不樂不取也程氏外書謝上蔡受學於明道先生志甚篤而明道猶以其學心口不相應謝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

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二程豈學佛作家耶

晦堂老子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予謂此等脫灑處與浴沂風雩氣象何異儒佛雖異源頭則一若明心見性頭頭皆道也出鶴林玉露

三業

佛懺三業一身業二口業三意業然總是貪嗔癡儒

奉三戒一鬭戒二色戒三得戒然亦是嗔癡貪第佛究往因拔其本儒修現身持其末

廣長舌

宋文同之卒也崔公度見同南京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此事載宋正史與可示公度以不妄正欲實所見爾亦云異矣金光明經諸佛於無量劫當說實語以不妄語故出廣長舌能覆於面又能覆南贍部州及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十方世界然則與可所聞者豈其是耶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碎金面棋盤

蘇尚書八十猶綵襦文潙師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棋盤尚書尋有悟解舊師釋學案

釋氏祝宣仁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

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勤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時有僧問話云太皇居何處荅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莫不稱歎

僧巾尼髻

濟南府開元寺因重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脅刓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蓋烏巾尼皆綠髻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

梵志詩

于梵志生於西域林木之上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羡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我我復何爲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又曰我肉衆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別形軀若痛教他受肥丼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彫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

客中客造作庄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曰不願人人富不願人人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人人願此之人人因所願只如此眞成上上人又曰本是尿屎袋强將脂粉搽凡人無所識喚作一團花相牽入地獄此是俏寃家又曰衆生頋兀兀常生無明窟心裏難欺謾口中佯念佛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熱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勸君莫殺命背面被人嗔吃䟽他吃汝輪廻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鏡布施不須財端坐念眞相此便是如來大皮褁大樹小皮褁小木生兒不用多了事一箇足省得分田宅無人橫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我身須孤獨未死先懷慮家有五男兒哭我無所據哭我我未聞不哭我亦去無常忽到來知身在何處

朱炎學禪

芝上人言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

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往炎良久以偈荅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眞廟時人也

猨鳥得道

阿育王經云優波笈多宿世爲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果又玄聖蘧廬心法篇云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而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云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洛人爲之作塔予詳二者得道皆自寂寞中入夫如是則華嚴經云心佛及衆

生是三無差別信不虛語矣惟人爲萬物之貴者
苟不知此道乃猿鳥之不若也

四果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自可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旁碩如紅綻而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永離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杜詩亦可爲詩禪矣

拙生感神

越有二生者讀書于鑑湖之育王寺一生巧而多智一生拙而佞佛拙者每朝夕焚香懺于大士前欲求捷試七題巧者聞而嗤之一夕寫七題貢香几下拙者忽見信爲大士啟諦遍採坊刻佳者諸名上窗揣若熟之及就試果出是題遂獲隽大一誠所感無微不應豈士有拙誠彼蓮花座上遂假手于儇薄者而顯其靈耶嗟乎巧爲拙用信矣

佛心佛迹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曰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未之信也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心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釋教總論

僧褐

僧史畧曰漢魏之世出家者多着赤色僧伽梨又秣陵諸僧紫衣色倣西竺後周忌黑衣之讖悉屏黑色着黃衣僧衣褐按北齊忌黑文宣弟渙行七近漆屬黑後果敗于宇文黑闥然則非後周也

僧教之始

漢明帝初置僧寺吳孫權始造佛塔晉何充初置佛寺石勒始稱佛圖澄爲大和尚劉裕始給僧牒置戒壇高洋始令僧衣褐隋文帝始置僧官唐玄宗始著僧冊宋太祖始令僧尼受戒

上人

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麁人二濁人三中人四上人

戒蝎

僧家所謂戒蝎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斷酒色等若

千件每歲禁足歇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時以蝎人爲驗輕重無差即爲無妄想如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蝎人矣湯朝美作本然僧塔銘爲作伏臘之臘盖未詳此義也

武侯後身

唐故劒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敝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主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耳武侯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劒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于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大金吾節制劒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出宣室志）

梵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

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見于淸異錄

慧休賑師

唐徐勣討河北饋餉不給王師且羸貸粮于寺而常住不可有慧休者聞而告其徒曰若此舉無功則國虞矣國虞而寺存未之能也遂發廩賑食神尭初欲罷釋教惟河北不被詔以曾貸粮故也

鴛鴦寺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酒令謳吟弹唱莫不高絕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

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帷裡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常密諭徐鉉云

筆受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七年六月譯經院成詔梵學沙門一人爲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爲證義其唐世翻譯有筆受官以朝臣爲之佛陀多羅之譯圓覺經也房融爲筆受是矣宋太宗始用梵學僧

住院

晏景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僧道爭勝

元世祖居潛邸時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既而僧家勝上遣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悉命歸之

遷寶誌冢

皇明高皇初建都城將遷寶誌冢卜之不食乃曰假地之半或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其骨刱靈谷寺衞之建浮圖于函上覆以無梁瓦殿工費鉅萬仍 賜庄田三百三十所其食一歲而遍焉以爲永業 御製文樹碑紀績一夕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爲吾績耳乃寢不樹

鏟頭會

太祖惡頑民竄入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泥埋其身十五並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數顆頭

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變元旣夜隨

三五不止乃釋之并罷斯會

釋道炎凉

張文潛雜志有殿中丞丘浚常在杭州謁珊禪師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俟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何乃甚恭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丘勃然起摑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誘僧得軍資

李抱真鎭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

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于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鐘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籍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建焉 出尚書故實

袁州僧

袁州山僧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頻克肖之乃近水照之形體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頃之餒甚忽一人過前遂躍而噬之細視一衲僧也心自思曰我本僧也自爲不善活變爲虎今又殺僧以充腹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絶心皮落如脫一裸僧也走於鄰境佛寺時圓超上人念其勤恭問爾習何法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具言爲虎之事上人謂曰爾惡念爲虎善心爲人苟有志脫離則人不爲虎虎不爲人矣僧乃奉教 出高僧傳

僧寺僧官

釋教以佛法僧爲三寶漢明帝內傳曰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中國帝於城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等號白馬寺漢地有僧及寺之始也尊勝經號僧曰苾蒭諸經名爲比丘苾蒭草是艸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傍布爲佛弟子理亦宜然漢紀曰其精至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經疏亦言息惡沙門者梵語云沙迦懣那廣弘明集云後魏太祖以沙門趙郡門法事爲沙門統綰攝僧徒至文帝以爲僧統又援秦玄語錄云後秦姚萇之世羅什入

關學徒三千餘人因名道招（音路）為僧正法欽慧斌掌僧錄給事乃與吏人同中國置僧官因此始東魏北齊尚其統宋南齊梁陳尚其正又元魏以僧頭為沙門都統語錄云隋革周命天下分置十統唐罷統立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

白足

高僧曇始在赫連勃勃時遊化關中足白于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汚兵戈斬戮並無所傷（坡詩注）又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號白足禪師（雞跖集）故劉禹錫送僧云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

出家

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為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為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慧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釋姓

詩有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句舊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道安書云大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戲其始

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氏遂為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石林詩話）

僧稱

僧稱公慧遠稱遠公是也稱郎支遁稱支郎是也然支郎之稱漢已有之高僧傳云優婆塞支謙一名越本月氏國人來遊漢境初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資學於讖有支謙又受業于亮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謂曰支郎稱士德士開士闓士大白詩衡嶽有闓士五峰秀真骨是也有稱

安者高僧傳梵僧安世高本王種西域人稱為安侯亦可稱君齊已送惠空北遊君向硯山遊聖境歐陽詹送聞上人遊嵩山丹梯石路君先出之類是也

釋類一

破竈和尚

破竈和尚居岳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叱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甚麼人云我是

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
特來致謝因此號破竈和尚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
有神理聰明秀徹晉時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
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群殷融嘗與衛玠交
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
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隱居餘杭山沉思道行卓
焉獨拔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
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乃

比古人之相馬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也常在白
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遊遁曰不然夫桀跖
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退而注
逍遙篇群儒莫不歎服王羲之在會稽素聞遁名
未之信謂人曰一往僧耳何足言後遁既還剡經
遊於郡王故迓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遥
篇可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
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
近俄又投迹剡山于沃州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
常隨禀學時或有隨者遁著座右銘以勖之時論
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
作釋朦論晚過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
心禪苑水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
及即色遊玄論遁淹留建業將涉三載還東山上
書告辭優詔許之資給發遣一時名流並餞于征
虜亭時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萬後至值蔡暫
起謝移就其處蔡還復欲據謝坐地謝不以介意
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有餉鶴
者遁曰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
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

能屈忽見投卵于地殼破鶵行須之俱滅遁乃感
悟由是蔬食終身 出高僧傳

曇延

太行山有薛居士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釋曇延少
年知道風悟絕倫嘗一造之言謔相高未之揖謝
薛乃戲題四字方圓動靜命曇延體之延應聲曰
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
室居士驚異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

慧遠

高僧傳云晉司徒王謐致書于廬山慧遠自陳曰年

如四十衰同耳順遠杳晝日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覩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檀越乘佛理以御心復何羨于遐齡耶予因思之壽長不及于道勝况諸悠悠之事豈勝於道乎

佛圖澄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梁釋慧皎高僧傳曰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永嘉四年至東土欲立寺洛陽

不果時石勒屯兵葛陂杖策到軍門勒大信服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于金陵祇園寺宋文帝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身命以身狥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門庭其言不行于僕妾若不苦身刻已行善持誠將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鐘律正時令鐘律辨則風雨調時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為弘濟也文帝撫几嗟歎稱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于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為虛說滯近教者拘攣章句如法師者真所謂開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出劇談錄

香闍黎

香闍黎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

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常自飲啖未曾與香今日須餐一頓諸人爭奉殽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污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滿坑魚蝦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後因誌公寄語遂化於寺弟子營基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神僧傳

慧思

釋慧思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駭寤有感辭親入道未幾豁然開悟轉復精進後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又於東畔靈嵓之旁建臺爲衆講般若法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俄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約束入現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咆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拜以事白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關吏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後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勑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爲犬所嚙而斃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榮盛莫加臨終連日説法端坐而逝 神僧傳

鍾山沙彌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萬迴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覩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萬迴忽下階擲其匙筯于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經日令上屋取之匙筯下得書一卷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道讖書於人家經月告密籍之博陵微萬迴則滅族矣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禮之歲旱命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三藏設壇請雨果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于寺庭建泥龍五六乃嗽水胡言詈之良久復置之大笑有頃雨霽玄宗又嘗詔術士羅公

遶與不空祈雨互陳其効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綳座手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瞋雨輒至（出開天傳信記）

無畏三藏

玄宗嘗幸東都大旱聖善寺竺乾國三藏僧無畏善召龍致雨術上遣力士疾召請雨奏云今旱數當然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上彊之曰人苦暑病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

乃奉詔有司陳請雨之具旛幢像設甚備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子攪旋之胡言數百祝之須臾有龍狀類其大指赤色首浮水上俄復沒于鉢中復以刀攪呪之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徑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絕馳去還顧白氣旋繞亘空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風震雷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天街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出柳氏史）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善記覽玄宗常取宮人籍乃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因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師嘗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鍾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與誦一無遺

忘鴻驚愕久之嘗至天台國清寺門有流水一行立于門屏間聞院中僧于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門水舊東流及是忽改爲西流矣一行嘗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

類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于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求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則杖汝依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

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懶殘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讀書寺中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諸經音響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侯中夜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取所啗芋之半以授李公食盡而謝謂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居一月刺史祭岳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隤下其緣山

磴道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挽之又數百人鼓譟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雷震山路旣開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遂與之挺繞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後李公果十年爲相（出甘澤謠）

道欽

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

州吳常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吳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名理又梁元帝傳云晉惠末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已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至百歲誦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 出酉陽雜俎

鴝鵒和尚

州有老僧日食鴝鵒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而食食訖僧躍雙鵒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鵒二脚亦生僧後不食此味所言都驗衆加敬之號曰南陽鴝鵒和尚 出雲溪友議

和和

唐代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衆號為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脩營殿閣和常至公主家萬鈞謂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營脩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 出紀聞録

道林禪師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曲如意遂棲止其上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太守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交性識不停得非險乎公為之默然

僧伽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常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窒之夜則去絮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已仍絮窒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窒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大抵皆異人也

徐敬業

唐則天朝徐敬業楊州倡義軍敗而遁敬業先養一

人貌類於已而寵遇之及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
以爲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
人事削髮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與弟子
至南岳衡山寺居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
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
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脩道今命將終故來此
寺令世人知吾已證弟四果耳因自言死期果如
期而卒遂葬於衡山（出記聞）

黃巢

巢既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艸上飛

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
落暉（陶穀五代亂離紀）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于羣
僧中（王仁裕洛城漫錄）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
微禪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即巢
也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揮麈錄）
一云宋開寶中八十老僧道價爲叢林所重臨
當歸寂從容示偈舒左足足底有黃巢二字

掃地和尚

王建僭立後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
遇即洒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建末年于諸處寫

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後王衍遇秦川之禍方悟
水行仙即衍字耳

婁道

婁道漣水人生有奇相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
即院之隅雙檜間一席當空爲棲隱地强名曰藥
師菴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隆冬則
卧雪浴氷盛夏或擁毳附火庵絕人迹蕪穢不治
有民婦贄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謹何見我
爲不用汝物也可抱着柱婦既及柱則抱柱疾走
若有牽引足不得輒停自晨迄午不解鄰人祈師

師曰今縱汝去鄰人曰是嘗苦其姑推磨殆坐此
乎久之名聞京師祥符中章聖召館於開寶寺上
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酒時昭陵爲皇子師撫之
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宮中同裝服
丱出脩敬師閉目端坐閱數十人內至一人遽起
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
肅太后也

化成

王荆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沆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
去沆之子瑎嘗謁公坐間公曰化成住處在近可

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課更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矣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不在做官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有慙色

佛印勸東坡

東坡在惠州寘家居浙江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退之送李愿

歸盤谷序顧不遇知於主上者尤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今擯于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處自家本來面目方却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法師法在甚麽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喫飯處撅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此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麽三世諸佛即是一个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此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契嵩慧辨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

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之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塟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東坡曰辨視身爲何物棄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爲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

法秀

法秀師常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逾理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捫蝨新語

慧持

政和三年嘉湖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至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眉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命繪像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于澤木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論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法眼禪師

尹公師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為得法眼曰何若退[illegible]

志公郎有省

張聖者

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峯下居民入山采薪逢兩人對奕于盤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日弃家賣卜未嘗呵錢布卜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莫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覘之則張也問之曰欲為僧乎曰固所願也於是落髮而立名圓覺常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于耳素不識字而時時賦詩凡交游間過舉必盡言諷勸郡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頭曰圓覺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隸後行遊建安放達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純禽赴獄桎梏箠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衆流梅州久之復歸鄉巳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為誰曰在梁十兒家皆莫能曉既乃温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兒者克字也

普照明顛

華亭普照寺僧志明者常若失志恍惚語言無緒而信口談人災福一切多驗因目曰明顛未嘗睡眠

通夕立于廊廡間倚柱囁嚅審聽之多誦經文雖祁寒暑雨不變每入市唯曳裾跣足行步張皇或詣店鋪凡坐則其肆是日交易必獲利倍常故喜其至若赴齋供得襯施盡散小兒非其意所欲往雖加苛撓亦不肯小駐或遭值戲侮以瓦石飛投略無少傷好作偈頌間有達理處嘗遇手影戲者人請作頌即把筆書云三尺生綃作戲臺全憑十指逞詼諧有時明月燈窗下一笑還從掌握來紹熙三年日本國使人汎海距縣境已近值風波甚惡見一僧就地拾土塊揚擲風爲帖息乃得艤泊

又告更宜且釘纜次日始可前進如其戒果得便風後見之於道乃明顛也亟下拜相隨入寺願奉謝禮顛之茫然無領畧意客不敢強但持貨物回施常住設水陸供而去

雪峯宗一

雪峯宗一長老以淳熙九年來住持建毗盧閣安貯藏經規範雄偉而機緣行解爲衲子依投廊下履滿屢欲謝退輒不諧紹興五年忽命擊鼓集衆升座演法既而言曰四方名山大刹如雪峯者能幾處老僧作主五六院多不過兩三載今乃濫居此地不覺十三年無德無能難以久占禪席便當引去以避賢路迨反室其徒意爲打包潛竄有欲東裝從行者已乃奄然坐亡時壽七十八矣福府迎致長蘆元聰代之至方丈數月夢一公來謂曰比誘掖後輩振揚宗風故特來助喜然弟於此山緣薄行且之他遂告別聰殊携香祝謝後二年果膺勅命徙徑山

玉山陳和尚

信州玉山縣務林鄉下岩寺童行陳生年十三四時因出縣市還至中途小橋少憩先有道人坐其上

雖風骨軒品而身負瘡垢陳雖庸下無所知然一見心異之即加禮道人若素相識者笑謂曰汝行路多嘗飢餓即探懷取油糍兩枚與之陳接食其一頗喜至其次粘二灸臟甚腥陳不以爲嫌畧加洗滌亦食之俄別去便覺步趨輕捷心神頓清自是遂能言未來事遠近有請無不敬信共爲削髮稱陳和尚凡境內水旱疾疫命之禱輒應鄉人當三伏問雨期日某日某時不差刻至有陳佛之稱乾道九年七月間縣大旱士民投詞于丁邑宰乞拜之祈雨丁迫於民情勉從之曰明日申時但須

至誠齋潔方獲感應已而不然丁咄其惑衆將寘于理陳笑曰闔縣之人盡知齋戒仰望膏澤以蘇苗稼長官獨葷茹自若爲民父母如此願歸咎於我哉丁曰何以知我葷僕曰今已食醎鴨卵尚餘其半丁悵然自悔願容洗心懺謝重建三日道場及會散僧退暑氣正炎忽片雲起西北雷震一聲登時傾注周一晝夜方已

慧海

大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脩道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

不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計所以不同

真觀寶

真觀寶高才博學儀神儁令而性記爽簡目不視邪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相淡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淫根未斷柰何觀寶曰師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華不足棄也僧曰世緣一謝後當見我與君相別不過二十年後觀寶得祖鳳凰才子佳人精彩照曜各相謂曰素願已畢誓伉儷終身及二十年後復遇此僧于叢林中觀寶以前盟不能無愧色僧曰君勿愧是君夙緣固應及此及今努力德岸非遙即說偈曰世有男女相此人視分別以佛視淫慾如蚊蚋交感譬如兩木人分作男女根設機能搖動解衣共嬉戲兩根雖相接無增亦無減以佛視世人交感誠如是汝若發菩提往事如空華天女本來淨摩登婬第一今各成正果淨婬無分別試使取淨婬追尋了無得如何空華相展轉謂眞實此是前生心汝何固執着淨婬無差別即汝妙明心觀寶言下大悟 禪林寶語

無無老

沙門受英住持陽村剎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時郡娼滿堂娘多姿而富真妓女中麟鳳進士楊振祖以無營有情有色製一聯云門前艸滿無無老床底錢多有有娘

澄暉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娼爲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烟彩釋迦又沒頭髮娘子有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忽一少年踵門謁暉願置酒恭會梵妓暉難之凌晨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敕賜

雙飛之寺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方外門

釋類二

宗泐

僧宗泐性聰慧 上頗愛之令蓄髮官之泐固辭一日 命往西土求釋典泐行至塞外遇老僧泐遥拜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汝頭白行不到也泐曰 明天子命往覓經望老師指教老僧曰毋往秪自勞耳爲我致書 天子愼毋發也泐受之歸

見 帝具道所以 上發書視之乃即位時木陸齋以答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上異乃止

太后臨葬期風雨雷電 上甚不樂召宗泐曰太后將就葬爾盍宣偈泐曰雨落天流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上甚悅頃忽朗霽遂起輀 詔賜泐白金百兩

僧如玘問對

僧如玘字太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 高皇帝雅愛之一日問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爲僧不了永墮阿鼻地獄 上

曰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
曰若奈何爲此對玘曰玘釋氏不敢背亦不敢欺
上也　上頗聞其語詰之玘以實對　上變色曰
然則吾當何報耶玘叩頭曰天生聖人爲生民主
豈同凡類耶　上曰此又出何典玘曰出藏經第
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　上大悅　諭諸大
臣曰卿等雖各有才不若是僧之忠誠也臨終沐
浴更衣請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玘望位叩
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知其語嘆曰
噫玘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遣人　諭祭驛送還
鄉

無極海

無極海句容南峯寺僧洪武中以禪行名東南卒焚
瘞繞龍山下弟子鍾獨山山東人少見死屍懼而
逃入釋晚年居南京竹山寺講戒高悟日集數百
人臨終語弟子曰大藏云死時由頂冷至足者當
墮地獄由足至腰者入人道由足至心者生天道
至頂門者則祖會中人也汝等試撫我足撫之果
冷自足起良久曰至何所曰至腰矣曰未也更俟
之至心曰未也當至頂言訖而化其頂溫久乃冷

昇太虛其高足也太虛江浦名僧

永隆焚身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
有冐請者　上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
焚身救免　上允之　勑中書以武士衛其龕至
雨花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瓣
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侍者曰煩語　陛下遇旱以
此香祈雨必驗乃引炬自焚體骨不倒異香逼人
群隺舞於龕頂上乃宥三千人時大旱　上命以
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及夜雨大降　上喜曰此
眞永隆雨也因　御製落魄僧詩以美之永隆乃
蘇州尹山寺僧

畈的達

畈的達胡僧也洪武中自西域朝　闕下馬之所踐
隨湧金蓮　太祖甚尊禮之　上嘗晏坐便殿興
念欲除去釋氏的達詣闕求謁　上問故的達胡
語不可辨譯者代對云知　陛下欲去其教故來
見耳　上不覺悚然僻而遣之眞人張宇初以道
術受眷遇　上命與的達較術宇初設壇召將令
取西域某國所產玉龍子以驗神速的達只求盆

水置前迦趺危坐而已約三時返命而踰五六日
不至 上心憪欲罷宇初愧曰吾術豈不驗耶又
復設施盡平生精力求之不復至乃詰 上言的
達破其術 上笑命的達解紛的達首肯叱侍者
取盆水傾地有頃諸神將以次而見宇初詰其遲
命之罪皆答云非敢慢也已取得玉龍子行抵流
沙忽洪水湧至迷漫天地不知所之三日夜水退
克濟而玉龍竟委於沙河矣宇初知師道高再拜
以謝的達出玉龍於懷曰幸不辱命 上尤神之

僧道成

成俗姓趙宋宗室之裔身長七尺餘一日 駕幸
天界寺與衆僧出迎 上隱隱見雲中若有執織
蓋覆之者欲以成爲左善世成辭以不知書短於
答問 上曰不必叅講也但朔望爲我祝釐足矣
已而奉使日本至海中見一金甲神現雲端成禮
問何神答曰毘沙天王來護法耳成曰吾有何能
勞尊神下保答曰師前生辟支佛也天帝遣吾爲
護師曰苟徃返無虞當奉爲天界迦藍神宜急去
言訖不見及歸又現形於善世橋遂奏立天王殿
奉之至今寺迦藍天王爲之也宣德中卒 詔賜
論祭一壇

智暕

菽園雜記云僧智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
預脩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時年八十餘矣嘗語
坐客曰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
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
出多少心力到頭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
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
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寛
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

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來到頭全無一些
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
多矣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
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
之不能無愧

德琮

德琮姓杜氏唐拾遺子美之後也出家於河南之嵩
山與同侶六人自食其力琮博通内外典長身玉
立人望之以爲聖僧佛子而素不出山人罕知之
永樂初有中官奉使汴城訊以名僧大德所在人

不能答中官乃裹粮入山求之果得琮等七人於
深巖下乃謂之曰今　天子大興釋教和尚等精
進何不出山以求榮遇琮等嘆曰我曹木石之伍
甘死丘園豈肯以身試不測之淵爲　宗廟犧牲
乎中官留衣物茶果而退及還　朝西番進一僧
言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之師　太
宗不悅因命善世等應答扣頭自陳恐致辱國
上大怒欲悉誅之中官即以琮等七人對　上命
僧五六輩隨中官而往及抵巖下七人者覺之而
逸其四惟琮等三人至京　上喜慰再三遣與胡

僧談忽問胡僧諦字何義胡僧應之頗遲琮乃大
聲訓解諦字之義鳩大藏探儒書反覆數千言曰
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即合掌頂禮曰中
國有人矣遂辭去　上時使人聽之及報琮勝喜
躍無地親輿以迎琮　賜坐便殿即日授左善世
其二僧亦授覺義　命琮住雞鳴山時年纔三十
餘而詞翰遒勁詩語膾炙大爲時所欽服姚廣孝
雅敬其學躬自謁之僧伴臥閉戶不肯起廣孝自
道姓名亦不應乃跪於榻前其徒曰少師跪久矣
因啓門廣孝入拜床下琮責之曰汝知罪乎曰不

知也曰吾教以清淨爲本慈悲爲門汝貪饕富貴
佐翼　今皇爲僥倖之事幸而天相眞人用成微
勳倘一跌挫吾教亦由爾壞矣爾乃章黼自衣洋
洋自如寧不自覥顏靣耶廣孝扣頭謝罪即禮師
爲弟子且作詩三篇以美之琮居鷄鳴十餘年
賜田數頃及金器寶衣悉不受但受墓地一區每
進見　上必從容留宴多以戒殺止怒爲言　上
優納之且爲作室於鷄鳴以爲脩藏之所永樂中
隨　駕之北已而復還年五十有七說偈示寂
詔起塔於雞鳴之陽　賜諭祭者三茶毘之日道

俗無不合掌墮淚弟子凡三百人二僧亦官至善
世住北京以終

尚師

成祖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樂
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
月乃至　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　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
可勝紀尋　賜儀仗與郡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
二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　賜印誥

及金銀紗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　命於靈谷寺啓建普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誠孝下及幽冥自舉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隺連日畢集一大檜柏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

自是　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永樂十七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隺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　上甚喜悅明年五月十六日　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益喜悅知　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剎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

蔚萬峯

蔚萬峯　國初高僧也於玄墓開山建大刹衆學甚廣能前知未來事一日有疾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返命仍遣之往及夜因臥其門下以待二鼓以潛果歸聞而異之即往治疾既瘥蔚謂曰無以報君有地於此請奉

爲尊夫人壽域因指示竺山後一穴云塟此當子孫世世爲憲職時　國法正嚴人不樂仕以潛謝不欲蔚曰然則當用其次別指一穴稍下二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相繼取科第者三人其餘亦多富盛距塟時恰六十年

暈頭陀

仁宗監國南京出獵寶香山逐二虎至一巖下有老僧龐眉趺坐以衣覆而撫之如馴犬　上怒曰妖人也親御弧矢射之僧笑不顧　上擲弓下馬問

何人曰吾輩頭陀也公相福薄何不蚤出家　上
不應命延入山中建興善寺居之不久辭去

終南異僧

終南深山有老僧巢於樹杪其名曰暉圓年二百餘
食松栢遍體生毛人問訊者則曰汝山墩人耶僧
本山東而習終南土音也問以　大明天子則云
知有是人以後吾不知其成否盖元順帝至正中
入山云訊其年曰七十二亦初入山時歲也終南
學道者多及見之

天磯僧

湖州霞慕山天磯僧少嚮身爲人執掃除之役輒嘆
曰此但能驅地上塵不能去心中塵主以爲法器
聽祝髮爲僧遂屏俗緣一心證道事能前知萬曆
巳亥冬黃昏時呼小住持曰今夜有人至當具十
三人炊并設盂筯如數衆咸竊嗤未信頃又云可
開廒貯粟一囊候之至丙夜有盜十二人各攜一
囊至僧曰爾等憊矣盍啗飯然尚有一人不至何
也葢一人以探望後至食畢僧曰爾等欲得粟耳
茲固檀越所施即以施爾亦可也指以粟處任取
之後至者曰余囊遺于路奈何僧曰吾固先貯以
俟盍肩之去群盜出門誡曰大路有虎須從小逕
處行群盜相謀曰若預知吾輩來必于小路暗等
吾輩遂從大路行果有虎搏一盜去衆皆蹲伏次
日爲巡者悉獲藏經云定能生慧天磯少不習梵
字定後輒解每聽談說般若與吾儒典言即了又
繪大士羅漢像極盡神巧則次第小慧耳

圓照禪師

大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福昌承天寺子院）憒無所知
每飯熟必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
從口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徃靈巖近

山之人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
士像於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
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
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其他率以是勸人舊傳
大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猾娼薦寢本
登榻鼻息如雷其娼爲般若光所爍通夕不寐尋
日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眞佛

恩會堂

恩會堂山東人從學太虛三十年六十餘歲語同門
曰古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脫塵易脫根難人不

能坐脫立亡者正少寂功耳朱文公乃謂不識之寂無用之體不可信也須要大死一番始得吾塵慾已除而少寂功根不能去詩云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塲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雪裏香此言要人着脚用功夫我功少所以不能即去耳言訖端坐奄然而化入大桶中葬牛首山中峯道俗送者五百餘人

劉秉忠陳孚胡深

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

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陳孚字剛中初祝髮爲僧後還俗至元中以布衣獻大一統賦累官禮部郎中台州路治中又洪武初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晦落髮爲僧棲於松源山中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衛鄉里歸附後爲吳王府叅軍以死節追贈伯爵

查道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道初應舉自荆州漫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嘆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國老談苑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有道術一小弟子戲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甚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部曲數千人悉呼爲弟子惟以道術爲化不以法律加人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

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饐餺餅元帝敗滅梁人入魏果見饐餅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法和嘗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

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惟空棺而已

陳尊

嚴陵郡西一村名黃饒昔有聖僧陳尊至村民咸加敬禮去曰我當救此一村民乃織一大草屨置木杪人訊何屋云異日自見後黃巢寇郡遥而望之曰彼屯戍何多也遂不入俗謂黃巢所饒因以名村

異僧神符

豫章之南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長濟將登岸戒津吏曰少頃有黃衫五人絡籠而至切勿使渡渡之則有奇禍取筆書三字其文曰籙觔乙以授吏曰拒之不從即以此示之僧去至午果有五黃衣急走各負兩篛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不解吏乃取所書示之五人見之狼狽反走轉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發之每中有小棺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畫供之是時江淛多疫惟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瘟部鬼也

風和尚

饒州妙果寺聚僧衆百餘人內有一風和尚終日飲

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毀長老并數其過失每夜至更深方已長老久欲逐之却畏其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姑忍之一日風僧於五更初升堂擊鼓大衆驚起畢至乃知其求去覓擔夫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風僧曰門前有二金剛汝可將取一個去風僧高聲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夜半後醉罵長老却用繩穿一檐以梯掛於金剛肩上衆僧見之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臥如前次日五更初叱起金剛曰可負擔隨行天明門子入寺報云風和尚與左畔金剛負擔者皆不見長老

令僧衆呌喚本處居民各執杖呼噪逐任風僧同首與金剛取擔自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于田中里人因起殿屋數楹以盖之後又有增脩者即今爲金剛寺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也夷堅博志

詩僧類

潘閬

許洞與潘閬錢易爲友狂放不羈閬坐盧多遜黨亡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宻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

鎮長在駈雷叱電趕出這老怪中吳紀聞

賈島

禹錫佳話賈島爲僧居汴乾寺宣宗微行於寺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惡遂除島長江簿此與唐宋遺史所載畧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

駱賓王潘閬

唐駱賓王倡義誅武氏不克亡爲僧因續宋之問宿靈隱寺詩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五韻覺之乃道宋潘閬因太宗晚年好燒煉丹藥以方獻之事敗匿潛山寺爲行者

題詩鍾樓云遶寺千千萬萬峯失第二句頑童趂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爲都官至寺見詩曰此必潘逍遥也求見之亦遁去謂二公皆以禍難迫切不得已而隱跡空門無足怪也獨不滿者唐賈島宋饒節負才藴美足稱奇士其在當時諸名公韓昌黎之於賈呂東萊之於饒莫不敬愛而傾下之借欲避世何所不可顧從髡緇以自終耶夢蕉詩話

德操

宋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甞投書於

曾子宣論新法不合乃祝髮更名長於詩後改字德操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又答呂居仁云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繞竹行俱見倚覺寮雜言

德操甞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古對異常恠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白崖長老有道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陳了翁嘱子開

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掛錫焉琳抱疾亟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王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畧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

祝香語

佛印禪師爲王觀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睫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殺也

貫休

唐詩僧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號禪月大師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萊子綵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特名上凌烟閣豈羨當年萬戶侯王諭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增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隺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富春中偏山大雄寺南禪寺棲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漢廷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終於蜀有西岳集十卷更善繪本教之像惟羅漢最著多作古怪狀貌不類世傳能篆書不盡合體法後人止知不肯改詩不知其多能也

叅寥子

叅寥子者妙總大師曇潛也姓王氏杭州錢唐縣人幼不茹葷父母聽其出家以童子誦法華經度爲比丘受具戒於內外典無所不窺能文章尤善爲

詩秦少游與之友契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人爭傳寫蓋不獨寶其画也東坡守彭城叅寥嘗往見之在坡座賦謝援筆立成一坐嗟服坡遣官妓馬聆聆索詩叅寥笑口占絕句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坡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乃爲此老所先可惜也住西湖智果院坡遷南素不

快者謂詩有刺譏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爲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蘇黄門每稱曰此釋子詩無一點蔬筍氣其體制絕似儲光曦非近世詩人所能比也欲集其詩序之竟不可崇寧末歸老江湖既示寂僧孫法穎以其集行于世

可觀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際適值重九指座云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吁使老而貪得升高履險而不知戒者有愧此僧之詩多矣

雪菴

雪菴者元僧雲中人頭陀教大宗師任昭文館大學士雪庵蓋其號也俗姓李氏字玄暉其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别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不寫皐陶大禹謨題三山萬歲峯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個江山已屬人范蠡歸湖圖云名遂功成泛五湖知幾千古擅良圖向教勾踐堪同樂不

識先生肯退無夷齊圖云乾坤分得聖中清一節能爲萬世經殷滅周衰幾今古首陽山色愈青青

本

僧明本學博而好滑稽嘗咏胡盧云秀結團團帶晚秋蔓藤頭上易綢繆墻頭彷彿懸明月架上依稀綴碧旒朝引神仙三島飲穩乘羅漢五湖遊將來剖破成雙器半贈顏回半許由又子昂令賦松月不離二字云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無窮松生金粉月生魄月化明珠松化龍月照長空松挂衲松回禪定月當空老僧笑指松頭月松月何妨一處供又見元世祖命題自身影云行行步步在身傍欲要拿他又沒方高使劍揮揮不斷滿弦箭射射無傷日中正午微微短月及斜時漸漸長彷彿臣僧朝陛下明時出現暗時藏其他多類此不盡錄

來復

釋來復字見心 太祖聞其賢詔侍臣取詩文覽之特褒美勿置嘗承 召賜食詩云淇園花發曉吹香手挽袈裟近 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

疊濫承天上賜華封三祝頌陶唐又嘗爲給事中南海王時舉賦聽雨軒云掛冠贏得賦閒居聽雨羅浮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燼後曉鳴荷芰酒醒初打窗聲趁江濤急入座寒兼地籟虛嘗憶候朝天上去五更泥滑出騎驢又有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鳫啼霜虎踞關頭買去航明日相思回首望江流不盡楚天長又云一身退隱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商侯膽氣强吟詩多在白雲窓秋來椰子甘如蜜寄我書緘五百雙又云鸚䳇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

笑隱

大欣笑隱者任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家所著有蒲室集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張伯雨贈之詩云繙經臺畔惜分携華蓋峰前幾夢思一席地分眠鹿草三更月在掛猿枝我書安能半豕豹君才端倍十曹丕幸喜相逢虞秘監不嫌頻氣仰山碑一日省相請笑隱看潮其日寺僧不戒彼火時思斷江住虎丘寺同日災有僧爲詩戲之曰欣哉

笑隱任中峯本是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留峰山下火先紅青霄有路于丞相紺殿無顏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兩人携手泣西風可謂善滑稽而工調詠者矣若欣之蒲室集予常把玩深解名理雖推儒入墨誠高流也

守仁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菴皆有志事業遭時不遇遂[illegible]首而肆力於詩故一初嘗云或從事於文學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止菴曰詩豈吾事耶資黼黻焉耳

謙牧

僧謙牧居小山有道行　上遣使召之不至遺以詩曰寄與山中老賊牛何須苦苦戀東洲南蠻有片荒草地捧打繩牽不轉頭終不赴　召以詩答云老牛無力已多年頂破蹄穿只愛眠震旦一坡中根草足農夫何必苦加鞭　上遂不之强

林酒仙

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算且多靈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常醉於酒家每出群聚而觀之者不絕能自圖其形

無毫厘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杉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又心間增道氣恐字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

傘詩

蘇州一僧能詩頗捷給詭譎嘗途遇郡守守以凉傘爲題命賦詩僧立成一絕云衆骨攢來一柄收褐羅銀頂覆諸侯常時撐向馬前去眞個有天沒日頭守聞之頗有愧色此僧蓋善於諷刺也宋疑瀧漸途遇詩僧贊寧從童行數人嘲之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群蓋都官鄭谷有愛僧不愛紫衣僧之句故云然

奸僧

西天僧

元至正十三年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天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之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作天魔舞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醜聲聞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楊璉眞伽

二十九年正月給還楊璉眞伽土田人戶之隸僧坊者初璉眞伽重賂桑哥擅發宋諸陵一百有一所殺人命四攘盜詐掠諸贓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貨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爲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臺省諸臣乞正典刑以謝天下帝猶貸之死而還其人口土田

奸髡

景泰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鏹坌集至時果就火士民擁迎巡按御史聞之來視至則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隕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在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得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遂抵于辟

妖僧武如香

嘉靖末年妖僧武如香李明果夙有妖術能以藥迷人又張柱順天人也平日喜交方士談異術至是遇如香等與語大道柱遂招至家越數日二僧以藥迷柱自手刃其父母至一家十七人皆死其殺之也皆妖精屍無血瘡二僧因污柱妻并其嫂已而隣人告其事時都御史溫景葵御史董堯封等急遣人捕獲之議以犯非常律變出罕聞遂械如香詣京以聞 朝廷將如香等梟首示衆張柱擬以殺父母之律凌遲處死且閔其禍由妖始監候待决

南京姦僧

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僧遥尾以去至迥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又繼以威務出刀撼之婦懼而從焉既復謂婦曰我欲爾雙乳觀即推仆箕中據坐其體取囊刺刀割取雙乳頭藏果而去婦痛絶而蘇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臥道旁口不能言第舉手指胸乳間又指賊所去路官知其故亟追之不遠獲焉乃以伏法問其割乳之故乃是將以爲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件和牢然後燒之則内肉了不痛也予謂凡然指煉頂剌血之類必皆有術而記此事亦可備訊鞫出祝枝山野記

徐州村寺僧

江右陳棟號吉所嘉靖甲子冬以計偕赴燕途中同事者八人而僕從幾三十輩過徐州夜宿一村寺僧治具甚腆謬爲恭敬諸孝廉俱懽呼大醉而吉所獨心悸飲不入口時漏已一鼓餘諸孝廉與僕輩俱熟睡而吉所獨醒聞四壁有淬刃聲大恐潛蹤諸同事及僕者無一應遂密起踰垣喈寺舍下舍中一女見而告曰村寺僧皆無行者君可急走吉所甫出而諸孝廉及僕輩已剸刃矣僧覈數知逸其一急追之時吉所戴羢冠披羢衣倉皇匍匐被一無賴者攘其冠及衣服之徐步道間僧以爲孝廉也斃之還吉所因得脱晨鳴之官往捕猶橫屍寺中僧遂一一就繫及春闈吉所中會榜第一納寺舍女以爲妾嗟乎以主僕數十人而皆僇于寺豈其共犯三刑者耶乃陳君大羅天上放榜有名遂得獨免固知天之所支不可壞矣

古刹慧林

崇德陸楷爲太倉海防郡丞時有僧名慧林者談經吳門村中女婦環聽者甚夥一孀婦素佞佛訴以此僧有道行者製䙓履餽之僧疑婦悅已次日乞齋于庭婦揮之出與齋僧大憾夜挾刀踰垣而入驚群畜有聲婦令婢起視僧竟斬婢直入婦榻偪之婦毅然曰珍物任取我誓不失節僧見婦不可奪斬婦頭復踰垣而去三日戶閉寂無人聲隣家大駭啓門而入則婦與婢俱死矣適婦葬之前一日有族伯索逋稅與婦閧隣疑伯之殺婦也訟于陸丞陸栲之急伯遂誣服索其首不得苛栲不已

伯之女方十四痛父受刑苛而自縊囑父斷已首以抵婦首獻于陸丞時婦死已月餘而女首淋漓若生陸訊其故伯不得已以寔對陸聞心悸如有失而恍見二女無首者立于庭遂病夜夢有神告曰古刹慧林陸不解大書四字懸于門偶一人解曰古刹者僧寺也慧林乃僧名耳陸聞遍訪諸寺果有慧林者已逃矣遣捕密偵獲于鎮江僧謂捕者曰余居楚時殺女子五十輩未有知者今以一婦人敗而被獲是我命也捕者恩僧挾囚器遍搜得婦首漆而與俱每興至則孰視其淫暴如此僧

坐效而婦之伯始脫蘇人爲婦與女建雙烈祠

村僧賍牛

閿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乃置鹽巳首俾牛舐久遂閑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後身父以夢告我欲我贖歸主聽牛出牛見僧即舐僧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竊殺牛以肉爲丸盡置空竹杖中乃稱坐關數月惟飲勺水不食遠近驚異有孟知縣者過村適見人奔走問得其由因詢僧坐關便溺否或以有告則曰詐也命群隸搜其室得其杖撞之往來有聲出之肉丸尚

有餘者乃以諭衆始解前惑

鹿苑寺僧

臨安府崇新門外鹿苑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歲當元宵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與一女同入乃爲數僧引至房中置酒盛饌勉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其母而留其女女不敢哀將及半年三僧俱出其房後窓外乃是野地女因逼窓望之見一卒在地打草因呼近窓下俻話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言速來取我卒乃如其言往報之將官即密告楊[illegible]

來日郡王自來齋合寺僧行力等本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伺其坐定令每二卒擒下一僧合寺行力盡縛之破其寺果得其女見父號泣遂縛三人并主首送所屬正罪

野僧縛婦

嘉定一鄉民婦甫娠即往金陵應募與同伍吳門二卒相友善二卒偶給假歸囑之曰歸時過余里幸視予室人安否二卒如其言往探婦婦爲具雞黍留宿別室忽更餘有尼投宿乃素相識者婦延之入尼曰汝先就寢予欲滌體甫畢耳尼出良久婦

疑之往偵動定見釜中湯沸内有草履俄而一野僧入與尼縛婦將提履按娠揉之婦大喝二卒驚覺入縛僧尼送縣婦得免時萬曆壬辰進士王福徵尹嘉定讞其獄云

奸僧謀妻

楊子江邊税家妻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客使一老嫗常送花粉往來久之甚熟一日夫出外周氏邀嫗同眠潛將僧鞋一隻安欉下迨夫歸見鞋怒責周氏通和尚誓去之周不能自解年二十二生一男歲餘將與夫辭別泣謂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瑩瑩夫妾有呱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洏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反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有更移吁嗟一女婦方寸有天知既歸父家惠明着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何謂惠明以夫妻情厚吐露前情周密擊大明鼓伸寃　上親决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六十各邊遠充軍

妖僧

羊角禪師號能前知善呪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羊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後羊死其人死矣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令張昺至任朞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方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即貸其死僧又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隷俱號乎

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杖者亦復呪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撼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方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召獄卒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舁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已腐矣

比丘尼

比丘尼諷桓溫

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餧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溫甚敬禮居之門内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藏斷截肢體浴巳如常溫以實問尼荅云若逐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冥祥記 幽明錄）

趙普二女

趙普旣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帝不能奪賜長女名志穎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鄭行婆

台州城内一媼曰鄭行婆自幼不飲酒茹葷默誦金剛經未嘗少輟紹興辛未之春因往報恩光孝寺聽悟長老說法中路遇屠者見臠割牛肉戲語同行曰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潑想見甘美進到寺悟公問汝安得吃牛生媼曰出毋腹以來不知肉味和尚如何有此說悟曰汝不食邪命取藥刀圭注湯調使之服少頃吐出牛肉碗餘媼始悔恨妄想故示顯化益痛加修飭今巳九十餘歲

攬事游師姨

樂平東關外一尼姑俗呼爲攬事游師姨不詳其所來日携一行篋入市爲隣左百家買什物自一錢至于千百粉餌針縷果料蔬菜其項目纖微無不一一記憶反而付之不少差元未嘗責報雖風雨寒暑不輟賦性和易人與之無喜色詆之無慍色凡往來累年一旦偏詣諸家告別不疾而終瘞于歸仙橋下明年一道人至輒啓其穴視其骸乃金鎖子骨也以杖挑之淩空而去見者嗟嘆皆悔悼其生存時不能識也

耆華

若華姓楊沙門竺僧度妻也度父母早卒即棄俗歸僧若華以詩勸之度答曰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且破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若華見度志旣堅亦感悟入道

尼寺之禍

京師多尼寺有忌人者有不忌者忌人者君子慎嫌疑固不入不忌者有奇禍決不可入天順間常熟一會試舉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尼寺

被留每旦尼即鎖戶而出至暮潛携酒殽歸故人無知者一日生自惧乃踰垣而出則臞然一軀矣又聞永樂間有士工修尼寺得纓綜帽於承塵上帽有水晶纓珠工取珠賣於市主家識而執之問其所從來工以實對始知此少年竊入尼室遂死於此處不可出乃支解之埋牆下法司奏寘尼極刑而毀其寺

尼奸

京師一尼少艾有男子過而與通情好甚密尼欲恒留其人不可得乃飲之酒醉而髡其首以弟子至

之其妻怪夫不歸入寺求之尼方欲抵諱而夫於隔窓聞妻聲遂云我在此妻決戶出夫則已不髮妻尤其尼尼慙謝夫曰此吾自取耳吾歸長髮慎勿爲人言時其子商於外其婦怪姑氏食倍於常又數聞人語音乃穴壁窺伺正見其姑與一僧同臥忿恚具白其子其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即奮刃斷僧首母覺而止之不及乃告以爲僧之由子不信驗其首乃大悔隣保執赴官論其子弒父固出不知然母奸不應子殺遂坐死尼亦徒刑

詩尼

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脫灑可喜鶴林玉露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九

海石閒氏王圻纂集

身體門

身體類

盤古氏

盤古氏一曰渾沌氏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

盤古化身

元氣濛鴻萌牙滋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

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脉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以天之生稱曰蒼生以其首黑謂之黔首亦曰黔黎其下品者名爲蒼頭今人自名稱黑頭蟲也或爲裸蟲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裸形焉

按此篇出帝王世紀最爲荒唐姑存之以資談謔

天皇氏

盤古之後有天皇是曰天靈頳巖三舌驤首鱗身碧䶑禿揭首出庶物出丹壺記

地皇氏

地皇氏出于雄耳龍門之岳姓鏗名岳女面龍顙蛇身獸足十一龍君迭辟繼道出水經

泰皇氏

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洮龍軀驤首達腋出刑馬山提地之國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出雒書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袜黃頭大腹出天參政

黎靈氏

東荒經有黎靈之尸卽黎靈氏之尸也久而不壞

辰放氏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天地時多陰風乃教民㯶木茹皮以禦風霜綢髮閻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皇覃氏

黃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駱六鳳凰出地衡

庸成氏

庸成氏有季子其性喜淫帝怒放之于西南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蹏馬是爲三身之國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有睿
德而能書

按上古奇形異體出于水經雜書丹壺記諸籍
而路史收之本不足信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
爲牿于淑詭眩怪者而況于凡乎華夷之間如
九首六足四臂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
交脛反腫馬首狗號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胸
岐腫半體聶耳毛身玄纈貫胸離耳無腸蜚頭
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叉落剎東方

君子之域西方殘刑之尸先民紀載良亦不少
未敢遽以爲畫無故書之以備攷

尼聖表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
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
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圩項山臍林背翼
臂注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
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
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
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
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
圍春按先聖四十九表采於萇弘之所談姑布子
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
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
及鈎文在手筆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
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
石刻唐吳道玄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
及鬚髯也道像其可徵歟

聖表跋

元儒黄四如先生記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爲眞聖

冑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
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髯長髭未審何據太史公所
謂均之未睹容貌者也因記孔叢子子思告齊君
實有吾先君生無鬚眉之說蓋道玄傳寫既誤後
世據爲偶塑遂弗加攷正爾今闕里有行教圖是
小影他如凭几乘輅及司寇等像亦畫鬚髯殆亦
踵世本傳誤之故無所謂宗廟小影也

魏王顱骨

武夷觀道道士以八月望作醮事取魏王顱骨下人
待拜觀色紫者吉白者凶是日作紫色比今人首

特大蓋千載物也本在大王峰之側仙蛻巖凡十三具正德中請下祈雨雨畢賫送出城其一匣忽飛去直入金雞洞不能取今猶可見仰觀仙船巖三處皆有小舟架其內或有大木支焉其岸上下如削不知何自而上予意當時九曲未開水及其穴居氏或避舟於此後蕩洗地卑故不可復下然千百年亦當腐壞今色如新架亦不毀何也此理殆不能格

少陵枯骨

秘書郎喬中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椽出使延安

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枯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質堅橫於道旁中有骨一具趺坐若生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

蒹葭倚玉

魏明帝使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日月入懷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名豐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夷甫整麗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淺文殊眉

范陽鳳池院有童子年未二十穠豔明俊頗通賓遊創作新眉輕纖不類時俗人以其佛弟子謂之淺文殊眉

長短榮悴

盛世之氣淳故其發也早則短遲則長衰世之氣漓故其發也早則榮遲則悴

五方之竅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秦地生人

秦地處中秋之位男懦弱女高瞭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

啼羌國

啼羌之國其人自膝以下有毛如馬蹄嘗自鞭其脛日行三百餘里

人不在相

眇而文者殷仲堪眇而帝者蕭繹李克用跛而文者習鑿齒跛而相者晏師德吃而文者韓非楊雄吃而將相者周昌鄧艾短而俠者郭解短而相者晏嬰重聽而中書者裴伯茂折臂而三公者羊叔子皆以其人不以其相

嘯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註曰蹙口而出聲嘯旨曰氣激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歔也楚歌聲據此數意似長吁豁哨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曰千聲則未譜今具數事證之可知也漆室

之女倚柱而嘯隣婦曰何嘯之悲也劉越石爲胡所圍登樓長嘯胡騎聞之皆悽然長嘆趙炳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知者即以笑爲嘯可笑也

乾笑

世稱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按宋范曄謀逆就刑於市妻來別罵曄曰身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斯固叛民碎尸尚輕正應天報也曄乾笑而已按乾笑自此爲始

好食人肉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隷海南天下傳以爲異然歷覽記載不止一二盧氏雜說唐茂昭爲節鎮頗吃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食人肉其事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韌怎堪食也五代史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在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三國志吳將高禮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東朝王繼勳乃孝明皇后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加以右監門衛帥府副分司西京殘暴

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少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僧及粥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訴者命斬于洛陽市上則知近時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殺童取腎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少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月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斂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胸臆頗熱復視

之陰囊已破取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治具得實蓋信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嗣殺數命案成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劄體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中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殺尸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於胸腹爲山亭

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右膊刺言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鶻捎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劄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覓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上劄瓠蘆上劄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瓠蘆精也 出酉陽雜俎

劄白

荊州街子葛清男自頸已下遍劄白居易詩段或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窠窠紋絕細凡劄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出酉陽雜俎

弓足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

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爲真亦可笑哉

寐驚蒐散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自欷歔不已少頃復寢人不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利之

斯人豈乍覺見此神宛驚散遂不復還體耶事有不可知者馬氏新録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尤言宣髮也宣髮見於陸德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知見獨本草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爲據也

肉香燭肉燈臺

齊趙人好以身爲供養且謂兩臂爲肉燈臺頂心爲肉香燭

林文欽脊疽

建寧林文欽知全椒縣有惠政治民爲立生祠後遷南京主事偶疽生於脊久不能痊其鄉人爲商於全椒遊祠下觀其像背上泥落戲曰吾鄉親也爲團泥補之及歸話於文欽時已脫痂矣計其痊時商補像之日也

盧照鄰足攣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以病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爲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黄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潁水唐書紀事

江革脚疾

江革在彭城南下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暅曰卿荷國厚恩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又令革作丈八寺碑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將加棰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

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南史梁武爲革不奉佛手勑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啟乞受菩薩戒

躄

足下不良君子所矜余初不忍録之然觀齊人戲晉客遂致喪師平原斬女子因而得士則勸戒攸存如江華之辭銘王彬之泣友晦翁之追醫人品屢因見矣至若述仲尼之稱王駘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申屠嘉對子産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

參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叔山無趾踵見夫子曰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蹩亦何足爲君子累

頭搖

楊巨源在元和間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且暮吟咏不輟年老頭搖人言吟詩所致（唐詩紀事）

禿

子瞻髮禿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山谷有詩曰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眞學士笑取儋州禿鬢翁

項安節

南唐僧齊己姓胡氏家益陽出家於大溈山寺性耽吟咏而項有瘤贅時號詩囊與鄭谷沈彬僧虛中同時人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咨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仲卿爲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眞項安癤也

治聾酒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石林燕語載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長皆稱小字濤跡遠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舜妃盲

大戴禮舜娶堯之女匽氏或謂女匽與皇英爲三路史舜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生女二人庶媵生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

北山海經作登北豈即大戴禮所爲女匽者邪尸子云堯徵舜妻之以媓媵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即女匽邪（桃林學山）

葉拱

張拱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人腊

博物志稱日嘗至都下有中官與言天財庫有朱匣藏一小人可六七寸啟視之皁帽朱服鬢眉具在

及嘗見野史元至元間外國獻一小人長六寸耳目口鼻與人無異有髭鬚頭髮披至腎下徧體皆毛長二分乃男子也世祖以賜國公阿你哥未幾死因刳去腸胃乾之曰人腊至正乙巳平江金國寶袖齎于市人皆見焉是知漢武時東郡所獻曰巨靈山海經所載小人國又西北極稱有人長九寸者皆或有之

目痛方

范武子甯嘗患目痛就張處度湛問方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

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可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蓰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臨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褚炤目耿

褚炤字彥宣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耿不拜炤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聞彥回拜司徒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

宋雍瞽

宋雍初無令譽瞽後乃有詩名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淸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長卿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稱為四背盧詩曰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上人詩曰推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

楊宜向雨中看

僧淵目鼻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不靈淵不深不清

托盲

犍為任永及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托靑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淸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

少虧財當富貴後昭達因醉墜馬髮角小傷私喜
之相者曰未也後侯景之亂昭達爲流矢所中眇
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不久當富貴竟爲司空

口吃

家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山谷贈詩云家侯口吃善
著書常願執戈王前驅未緘瞎眦晚監郡吟風弄
月思天衢

鄧粲足疾

鄧粲與劉驎之劉尚公同志友善不應州郡辟命荆
州刺史桓冲卑詞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

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
讓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有志
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
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無以難之後患足疾
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

形體釋義

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體
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軀區也衆
名之大總若區域也　形有象之異也　身伸也
可屈伸也　毛貌也冃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
自冃覆也　皮被也被覆體也　膚布也布在表
也　肌懻也膚膜堅懻也　肢枝也似木之枝格
也　肉柔也　筋力也肉中之力氣之元也靳固
於身形也　膜幕也幕絡一體也　血濊也出於
肉流而濊濊也　膿醲也汁醲厚也　汁涕也涕
而出也津進也汁進出也　汗涅也出在於表涅
涅然也　髓遺也遺瀆也　髮拔也拔擢而出也
鬢峻也所生高峻也　髦冃也覆冃頭頸也
眉媚也有嫵媚也　頭獨也於體高而獨也　首
始也　面漫也　額鄂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謂之

鄂也　角者生於額角也　頞鞍也偃折如鞍也
目默也默於內識也　眼限也瞳與白有分限也
睫插接也插於眼眶而相接也　瞳子瞳重也
膚膜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也　或曰
眸子眸冃也相裹冃也　鼻嘒也出氣嘒嘒也
口空也　頰夾也兩旁稱也亦取挾斂食物也
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　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
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頤養也動於
下止於上上下咀物以養人也　牙樝牙也隨形
言之也　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

牙所載也或曰頷頷含也口頷物之車也或曰頰
車亦所以載物或曰鼸車鼸鼠之食積於頰人食
似之故取名也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
耳耏也耳有一體屬着兩邊耏耏然也　脣緣也
口之緣也　吻免也入之則碎出之則免也又取
收也　漱唾所出恒加收拭因以為名也　舌卷
也可以卷制食物使不落也　鼻下曰立人取立
於鼻下狹而長似人立也　口上曰髭髭姿也為
姿容之美也　口下曰承漿漿水也　頤下曰鬚
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幹長

而後生也　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搖髯髯然也
其上連髮曰鬢鬢濱也濱崖也為面額之崖岸
也　鬢曲頭曰距距拒也言其曲似拒也　項确
也堅确受枕之處也　頸徑也徑挺而長也　咽
咽物也　嚶在頤纓理之中也青徐謂之脰物投
其中受而下之也或又謂之嗌氣所流通阨要之
處也　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歛互物也　胸猶啌
也空氣所衝也　臆猶抑也抑氣所塞也　膺壅
也氣所壅塞也　腹複也富也腸胃之屬以自裹
盛復於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　心纖也所

識纖微無物不貫心也　肝幹也五行屬木故其
體狀有枝幹也凡物以大為幹也　肺敎也言其
氣敎鬱也　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穀也
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　胃圍
也圍受食物也　腸暢也通暢胃氣去滓穢也
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劑也　胞鞄也鞄空虛之言
也主以虛承水汋也或曰膀胱言其體短而橫廣
也　自臍以下曰小腹水汋所聚也又曰少腹少
小也比於臍以上為小也　陰蔭也言所在蔭翳
也　脅挾也在兩旁臂所挾也　肋勒也檢勒五

臟也　膈塞也塞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　腋
繹也言可張翕尋繹也　肩堅也甲闔也與胸脅
皆所相會闔也　臂裨也在旁曰裨也　肘注也
腕宛也言可宛屈也　掌言可以排掌也　手
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節有限節也　爪紹也筋
極為爪紹續指端也　背倍也在後稱也　脊積
也積續骨節終上下也　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
殺也　腰約也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　髖緩也
其腋皮厚而緩也　臀殿也高厚有殿遻也　尻
廖也尻所在廖牢深也　腰樞機也要髀股動搖

如樞機也　髀卑也在下稱也　股固也爲强固也　膝伸也可屈伸也　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脛莖也直加長似物莖也　膝頭曰膊膊團也因形團團而名之也又或曰蹁蹁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　足續也言續脛也　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　蹄底也足底也　踝确也居足兩旁磽确然也亦因其形踝踝然也　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一體任之象本根也　踵鍾也鍾聚也上體之所鍾聚也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國憲門

戶稅類

版簿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太宰以版圖今州縣有丁口版簿即此蓋始于周也　出事物紀原

戶帳

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每歲造帳籍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勅諸戶籍三年一造此戶口有帳之初也　事物紀原

戶則

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産定爲三等九年三月十四日又爲九等此戶有等第之始也貞元四年正月仍令三年一定爲常式宋朝因爲五等　事物紀原

政原

神農始以日中爲市而立廛湯始設關周公始制關市之征管仲始稅魚鹽齊景公始置山海池澤圍

林之税漢文帝始税酒武帝加税商舟車皮鐵糟醋及染木唐太宗始税草趙贊始税竹木茶漆裴延齡始爲和買

兩税

唐食貨志曰自開元巳後租庸法敝代宗時以畝定税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税法夏輸無過六月秋無過十一月是兩税之始肇于開元天寶兵興之後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畝公羊傳云税畝者何履畝而税也則今之税以畝計此其始也其事雖出於唐代宗亦由春秋税畝之事其輸以夏秋

乃自德宗始 事物紀原

秋青草

通州五衛通州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斤龍虎等衛皆是外衛通州秋青草自正統十四年其草爲虜所焚自今天津八衛打青草遂以爲例

塩鈔

筆談曰陜西顆塩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至解池請塩任私賣得錢以實塞下行之既久塩價時有低昂又于京師置都塩院 事物紀原

兩浙塩利

兩浙塩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隅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紹寧温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隅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塩共二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塩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銀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銀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

澤宜于舟楫塩易發販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六錢浙東多阻山阪鎖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三錢五分凡塩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水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過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爲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晒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搬在攤場上仍以海水澆之俟晒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于是將晒過鹹泥約五六十担挑積高阜倚爲方丈池槽旁下掘井口或用竹筒通引

以海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中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水蘸子於中若浮而橫倒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于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弃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被雨水之故也

榷茶

唐會要曰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張滂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要路定三等每十稅一茶之有稅自此始也一云穆宗時王涯榷茶事物紀原

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于秦鳳

熙河等路博馬又置茶場於成都則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 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于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致茶之利分于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于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

牛稅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為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十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過取其七八予覩吾鄉募人佃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租蓋晉法也

預借

五代史後唐莊宗后劉氏傳同光二年秋大旱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致民逃竄

賦身錢

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皇明田賦

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嶺海北連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南北直隸二承宣布政司十三總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 輿圖所轄之大畧也夏秋二稅共米麥三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京通二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內京各倉每年運米七十萬石絹二十萬五千餘匹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綿

布一十三萬八百餘匹每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餘引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我　朝歲入秋税之大畧也京營并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粮共該若干各邊鎮應發年例併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十五萬餘兩各　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二萬餘石各府州縣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餘共該廩粮若干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粮若干此我　朝歲出支費之大畧也以入較出出者常

浮而入者常歉

稅有輕重

諸家紀吳越王橫取厲民降宋之日貢圖之臣廳其賦重害民虛言被風沉册于河太宗令補厥王永徃均吳越田地永以錢氏稅畝每五斗爲一斗上之至今杭越粮稅爲輕若吳郡粮稅至重于天下宣德間得郡守况鍾奏免九十餘萬石今尚每畝科至四斗間　太祖抄沒沈萬三秀得租簿即照租以徵故額獨重

柴薪之始

國初諸司皂隷主驅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粮免役者聞　宣廟因楊東里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其數每歲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内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京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仕京乃知不可無也後官武庫嘗以爲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隷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將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碍不果行

蘇州田賦

皇明工部侍郎羅汝敬奉使江南看詳蘇郡粮稅之重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之田粮皆無比者蘇民輸納轉運不勝其困官府止存虛數而實未嘗充足羅公遂爲奏請于　朝減粮三分計減七十萬石以紓民困已而戶部移文復征前數知府况鍾復奏有失信于民之語　朝廷乃許之民力得以稍寬者三十餘年矣然猶有困苦于其中者蓋富者多五升輕田貧者皆重額雖減三分尚多逋額者數倍景泰初都御史陳泰來撫蘇常等府徃

以便宜從事乃以五升倍之重額若止收平米而又不虧原數官民兩便易于征收嗣後太守王儀建議每畝概輸三斗而田賦始均平矣

諸庫

甎城北甲乙丙丁戊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庫貯罰銀香料等項最富磚城文華殿南是承運庫以歲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衙門辦銀歲進若干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屯田

事始曰昭帝紀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將吏屯田張掖謂爲屯田之始非也按西域傳曰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又征和中桑弘羊奏言可遣屯田卒益種五穀張掖酒泉然則屯田蓋起于漢武開西域之時 事物紀原

屯田議

皇明百萬戍守之卒皆仰給於東南漕運迂腐過計以爲東南賦繁民困姑置勿論其最亟者臨清咽喉要地萬一阻汗將有不可言者西北萑蕭之塲曠土可墾其利無窮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驗也又曹瞞悖漢擁中原磽确之區沃壤腴土悉爲蜀主孫吳所據惟募民屯田許下征伐無運餉之勞此不足徵乎近日吳中徐尚璽伯繼廑念國計以西北股肱諸郡水利可興屯田可舉其言爲利者十有四似皆鑿鑿于以爲前代有趙韓之明效近有李

燕二公之小試何今日之不可爲哉夫任事貴人行之貴力不力行之無益也凡民應始則難及臻厥成晏如也信能行之豈惟省東南轉輸之苦實國家久安之計當國事者盍亦圖長策乎 稗寄筆談

賑貸類

常平

漢宣帝時數豐稔耿壽昌奏諸邊郡以穀賤時增價糴入貴則減價糶出名曰常平此其始也宋朝會要曰湻化三年六月京畿大穰物價至賤遣使于京城四門增價糴令造倉貯之名曰常平歲歉減

價以糶用賑貧民景德三年正月上封事者請諸路皆置 事物紀原

義倉

通典曰隋文帝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諭當令共立義倉唐太宗正觀中戴胄言隋時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者畝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賑給百姓始為義倉蓋其事自隋始也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三月詔諸州屬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荒給與人民 事物紀原

放房錢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以雪寒應店宅務賃屋者免僦錢三日此雪雨免房錢之始也七年二月詔貧民住官舍者遇冬正寒食免僦直三日此節日放免之始也 事物紀原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糓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鶴林玉露

激賞慈幼

宋京畿東都門有激賞庫有慈幼局遇盜發部守關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生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其年月日時局有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于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積雨雪亦有賑錢雖

小惠無其貧者亦此之由也

王贄減賦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贄為轉運使均西浙雜稅贄悉令畝稅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即已為王民豈可復循偽國之制上從其稅浙人至今便之

山東發賑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

銀二萬賑濟有司以爲不給乞增之 上召問有貞庵賢對曰可有貞帖否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所漁耳賢曰雖有此弊猶勝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遂增銀四萬

漕運類

漕運之始

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 事物紀原

海運

國朝海運自朱清張瑄始以爲古未嘗有此按杜工部出塞詩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遊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陵蓬萊如是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第海運候風信便帆其速如駛不無風濤之險不如運河雖有飄損亦偶間值故海運止耳然河决之患無歲無之河工計費奚啻百萬何以圖長策也

漕河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二年海運遼東以供軍餉 文皇帝肇建北京江南粮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自河運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大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楊徐兗等處歲粮一百萬石由會通河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

邊防類

擺地龍

大同當創傷之餘常假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巳意設爲擺地龍飛天繩等法鑿成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關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激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

肅州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大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爲嘉峪關關在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

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酋長會東夷衆內附肅州外狎達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給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長之効順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罕馬天方國諸夷自古擾置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駕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啟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克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

密刀裂死阿木郎陝巴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携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薊鎮

皇明西北河湟幽燕綿亘萬里足與漢唐盛時相埒至永樂間捐大寧于兀良哈而京師肘腋始蹂宣德間徙開平于獨石而宣大藩籬漸薄其後內棄東勝外棄哈密雖利害稍與開大不類而謀臣若安陋就簡往往踵為故事近霍文敏公條疏邊務數以此歸咎三楊識者以為確論今迤北諸虜往以出沒開平而朶顏等衛在大寧者雖號稱外臣歲時通貢實與彼聯姻嚮導黠驁日滋往歲花當父子節邀都督之階　朝廷竟不能違蓋可見矣嘉靖庚戌秋八月迤北虜酋俺荅者擁衆十餘萬自遼右寇密雲深入昌薊兩晝夜逕薄都城胡馬蹂踐幸即退去君子安不忘危盍思為先事之防哉

鹽政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

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無例回報瑾大怒曰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發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淇淮安人盐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粮價少

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觧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銀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涌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陜西邊儲遂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盖六部政本少有差錯

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荅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觧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淇必受其禍矣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爲國初屯田脩舉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姓買豆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奏丁苛刻人不聊生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粮尤嚴加刑於軍官之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禍自是起矣

馬政

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市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其擦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

去至今遂爲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粮差而賠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爲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三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賠二駒九年已賠六駒産皆廢矣有司莫肯爲理予爲覆實呈於本部擬令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騍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爲掠美

而寢之

太僕馬匹

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一易孳生馬匹三匹爲一群一歲産駒三匹三年差内官車駕司主事太僕少卿各一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匹歲取烙馬一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戎兵類

兵原

伏羲之臣共工始爲步戰及水攻神農因造干戈殳戟矛斧蚩尤益以刀劍而用馬戰及火攻軒轅始征四方制八陣法及京觀又爲甲冑雲梯樓櫓黄鉞車戰之具鉦鐃鞞角之號三苗始爲伏兵禹制抹額呂望始爲船戰專諸始造匕首孫武造鐵蒺藜漢匈奴作鳴鏑諸葛亮造竹槍宋李定造神臂弓章惇效洞鑑制標牌

軒轅始以兵師爲營衛置虎賁即今之殿前將軍力士之屬也商盤庚始設兵戎立烽燧秦始皇始制渻運漢武帝始立屯田唐張說始立長征軍開府始令軍丁食補

孔孟兵法

開基之君乾卦似之中興之君復卦似之然其覆露蒼生同一造化伊呂之後孔子最善用兵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只是暗昧

孫吳似論孟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

子似孟子

張儀論兵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持兩端

事有未决者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姊嫁趙平原君爲夫人秦發兵圍趙平原君遂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欲救趙又恐秦國强大不救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鄙領兵十萬于趙交境屯駐名爲救趙實持兩端平原君

之大怒遣使責信陵君信陵乃用抱關之士侯嬴計竊虎符領屠者朱亥同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信陵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桃源手抄

嘗論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者此實其腹心而運用四支之道也蓋戰之中有和有守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

常有餘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鏖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隋之戰以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此刻舟守株之論不通之甚也

出師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大廟南面而立將北面跪太師進鉞于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圖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授詞訖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主于後是以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鬭故能戰勝于外功成于內揚名于後世福流于子孫矣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貫三軍才力壯捷者聚為一徒

名曰突冠之士有輕身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善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能開弓發矢射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自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自作是謂逆天人大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

逆天不逆時亦不逆人方爲正道行之自有得勝之功也

三勢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阻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粮甲堅脩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東夷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鬬依山塹海憑以自固上和下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脩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海洋産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

西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illegible]野處米粮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鬬難敗自磧石以南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強兇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歆之以內亂則可圖矣

北狄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漢勢失則北遁于陰山足以自固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爲務未可以道德懷兵戈服也漢之不可以戰其畧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鬬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于步日

馳百里虜長于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賫粮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迫疾騎而隨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于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鋭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自寬矣

殿後

桂苑曰殿軍後也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左傳曰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宜與先鋒同起于周制

火攻

孫子之書有火攻故齊田單有火牛之事左傳桓公七年二月乙亥焚咸丘公羊曰樵之也樵之者以火攻也穀梁曰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也六帖云始火攻

陣

陣者勝拒敵也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高宗臨殿策問貞半千曰兵言天陣地陣

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之孤虛地陣者是山川之向背人陣者是偏裨之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爲上第

車戰

三代至春秋時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爲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然不過行載輜重止爲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用車戰皆戰于平原廣野其兵將亦皆素練車戰之人故宜之琯以車敵山以騎時異勢殊故用之有利鈍非車之罪也今中國擊胡欲用車戰此最不通時宜者乃都御史李公賓亦以車戰爲言兵部重其請常令成造試之不欲顯言其非第云備用而已都御史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車戰之名王公曰是名鵓鴿車蓋謂鵓鴿啼行不得也李聞而恚之

戍邊

紂之時西患昆夷北難玁狁文王以紂命遣戍役以守衛中國采薇所歌是也其事起于商辛失道之世

出軍

筆談曰宋朝太祖制禁軍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妻子而衣食易足此禁軍出軍之始也又京師衛兵請粮者營在城東即令就西倉在城西者即就城東倉仍不許僦車腳皆須自負以使之盡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禁兵

自西魏始作府兵而其法備于隋唐唐兵制曰唐有天下兵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已而廢為彍騎又廢而為方鎮及其末也强臣悍將軍兵布天下而天子亦置兵于京師曰禁兵又曰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及罷始置神策神武等軍曰禁軍此禁兵之所始也

旄頭

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牛畏之入水故秦自是以髦頭騎

使先驅玄中記曰秦始皇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繞樹伐之因而立髦頭騎 事始

兵制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于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於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七八行伍實數能幾何人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于作弊無惑乎行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前衛幼軍皆止終其身與前代兵制暗合旗手衛所等軍士永樂年間奉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旨守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前衛幼軍舊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為常令故今亦無逃者蓋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其隱匿脫漏之弊固未能保其必無恐亦不至于今日之甚也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壯女為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燎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為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比邪

募軍名義

初先主之世軍量民田以莫科賦家出一卒號為義師又于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嗣主許諸郡

民競渡每端午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盌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爲卒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自備緡帛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披執者謂之排門軍

晉伐楚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群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取陳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圍宋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粮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于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粮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粮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刺閨

梁載言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刺閨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相續勅鷄人伺漏傳籤于殿中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失言獲罪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募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而競為先登英公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暇思量帝聞而罪之

軍法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二日四川宣撫使吳璘遣中軍統制杜彥傳令于邵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鈐轄吳挺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畧曰軍行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斷後勿踐稼勿毀民舍勿掠民財

逢敵欲戰必成列為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即全軍俱發或敵兵距陣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密依拒馬挑槍撩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鈌其有以偽地兵首領偽為女真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是遣杜賓示以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為陣心為左右翅翼馬軍為左右肋拒馬擐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官陣敵統制一統領四主陣報發各一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為多少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為陣心者一千有六甲軍槍手五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與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二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軍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三將官二訓練一官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

同而大畧可類見矣

守城必刼寨

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朮數十萬衆刼寨之力也守城不刼寨是守死耳

李普温

李普温者岐陽王李文忠僕也知兵畧岐陽數用其策取勝常攻襄陽久之不抜召普温問之曰破其四旁即襄陽孤矣岐陽分兵悉下旁邑而城中黑氣起普温曰此愁氣也不日當下果如其言岐陽

以子畜之其死也祠之家廟几下

巡邊

國朝設九邊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爲九邊嘗考兵書王驥巡邊至甘肅見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何以禦寇翼日大集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狥于衆三軍股慄因謹斥堠嚴部伍軍容肅然又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粮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减轉輸

土木之變

王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胡寇乘機大舉犯邊羽書甚急日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寻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 此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創營方二鼓即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于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于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少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

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有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張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爲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人馬已三日不飲渴極掘井至二丈無水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復圍四面攻擊竟無一人與鬭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利不專于殺二十

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器兵盡爲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甚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況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土兵初選

土兵之名在宋常有之　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綏守臣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虜敢於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　勑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

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復黠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餘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也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于朝言　朝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爭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　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不盡力効命況虜入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覩其變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與之盟則要刼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荷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起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實功在社稷然舉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豈真所謂曲突徙薪者耶

天武

皇祐大饗明堂記云五代禁軍號控鶴曰都者號寬

衣控鶴太平興國中改控鶴爲天武寬衣控鶴曰天文散手後又改爲寬衣天武唐天寶有天武健兒今取此名五代會要曰梁開平十二年十二月改左右龍虎爲天武軍則梁已有天武軍矣唐書孔緯傳有天武都頭李順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國憲門

國學類

建國學

南京國學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又爲積屍之所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爲鬼眩因創雞鳴寺設醮以度而不能止　高后言於　上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鎭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復爲祟因建國子監旣成下

令敢有婦人女子入門者斬趾示欲絕陰類耳　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不可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　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　國初立法甚嚴敢有訕謗師長者梟首相傳外門檻曰壂柱下當時生埋官二員正義堂西三班第三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刎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創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十人會饌食鍋皆徑可八九尺寬深若巨鍾焉砌浴[illegible]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經其中南出俾諸生操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麪以食諸生又設校尉營以檢察士類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文業爲優劣滿七百圈而後授職出監速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而不得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

太學門扁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集賢門門字無鈎　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皆去限且恕詹孟舉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畫至今粉蹤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綱紀法度爲序每字二十間北

監則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序盖各有取義也

廣業堂

高皇帝初起太學臨視之行至廣業堂偶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居此迄今來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又見蜘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呵之出語訖而蛛遯從此遂絕

侯伯賜假聽講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輔等皆武臣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許之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詣監所携

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
講五經各一章畢設酒饌奉款諸侯伯邀曰授教
之地皆就䜺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
屢起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寛遂
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賔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
平盛事也

鄉飲

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
事急浚井茨墻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示閑暇
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

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
尊三老父象也奉几杖授安車蒲輪執綏兄事五
更兄象也不正言父兄言三老五更者何老者壽
也言所壽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事多也不但
言老言三何言其明天地人之道而老者也五更
者何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
人乎曰各一人旣以父事一而已不宜有三更可
知矣

優老

天順戊寅年十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
天下詔草已進閣臣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恩典
及人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
與誥勅百姓年百歲與冠帶是卽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意斯與上徽號相稱因共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命卽行之此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
言眞聖主也

校獵

天順年十月十日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
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泉
三處獐鹿雉兎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每

獵則海戶合圍縱軍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兎而內閣三人比諸
人差厚云

籍田類

籍田

周制天子孟春躬耕籍田國語虢文公言之詳矣其
事亦見于周官甸師之職及禮記則其禮周制也
禮記武王耕籍田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耕籍義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天倉星又以建辰月

祭靈星以求豐穰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故農字從辰

耕籍田

成化元年乙丑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籍田禮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 上率百官祭先農畢釋祭服躬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歌謳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爲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

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乃賜宴而回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畊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于東郊向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婦蠶於北郊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水爲之築棘墻而外閉之者

符璽類

傳國璽

春秋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圖封兩端有璽文曰天皇符璽後漢祭祀志曰三王彫文詐僞漸興始有璽符以撿姦萌是印璽之起肇三代也凡璽寶印三者名殊而用一許氏說文曰璽者印也周禮掌節云門關有用璽節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云揭而璽之鄭云璽印也故應劭漢官儀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然劭乃不

以周禮爲証豈遺忘耶秦始皇得玉于藍田丞相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高入關子嬰封皇帝璽節而降璽乃此也故漢書曰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卽天子之位因服御其璽世世傳授號爲傳國璽及王莽篡位求於元后后投之於地璽上螭損一角鈥董卓焚洛陽徙都長安掌璽者以投於井孫堅兵望見城南井中日光燦耀堅因取而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荆州刺史徐璆闘帝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璽歸魏常道鄉公禪位璽歸晉歷劉聰劉曜石勒冉閔晉元帝南渡

無玉璽北人皆云白版天子穆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尚遣都護何融購得之自璽寄劉石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至隋隋滅蕭后與傳國璽並入突厥唐太宗貞觀四年蕭后自突厥奉璽歸唐朱温篡唐璽入於温莊宗定亂璽入後唐明宗嗣位再傳養子從珂是爲廢帝石氏篡立契丹滅石晉出帝奉玉璽金印以降契丹謂璽非真出帝曰從珂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矣宋哲宗紹聖二年咸陽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獻之按曹丕嘗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

璽無之明非秦璽詔禮部翰林官驗定乃蹇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也漢以爲傳國寶自五代亡失乃下兩制考驗蔡京等奏以爲玫之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受命於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永昌晉璽也出帝獻契丹者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此傳國璽之本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直以爲王者印漢舊儀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自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爲玉群臣莫敢用也豈非以高祖入關得爲傳國

寶故璽之名遂增耶舊儀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易單于印單于將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匈奴印亦通名璽矣唐武后改璽爲寶特此六璽之屬耳然章衡通載又謂開元六年改爲傳國璽又何也君曰傳國璽則秦璽是已苟爲唐璽則前有德者昌是已傳至五代其名不易初何所

改如曰即前六璽則武后固改之矣豈後又易爲璽至玄宗復改耶然後唐應順元年內批有御前新鑄之印又當時從珂自焚國璽散失倉卒刻鑄耳本朝雍熙三年改書詔天下合同三印皆爲寶則又改爲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喪亡之後至是方釐正乎重陽後五日在塗與兄弟論及既歸因考訂始末寄宏正姪乃知前後之璽明矣

元朝元貞三十一年木華黎曾孫碩德卒其妻出古玉印貨之中丞崔彧秘書丞楊桓辨其爲傳國璽上之愼按秦始皇之璽一曰皇帝壽昌一曰既壽

永昌已傳疑有二矣至朱梁亡入于後唐又唐主存勗謀即位魏州僧以傳國璽獻遂即位則後唐之璽蓋有二也璽既有二則必有一贋矣是以今日既曰與潞王從珂同焚于洛陽之玄武樓矣而他日段義又得之以爲宋哲宗獻今日既曰入金與金哀宗同焚于蔡州之幽蘭軒矣而翟朝宗又得之以爲宋寧宗獻若果贋而酷肖則宋徽宗正仿名受欺者又何疑其驗無螭角之缺却之不用而別制定命寶耶贋跡在宋屢敗露矣而元之崔或楊桓又何由得之寡婦貨物而獻之余意以爲楊桓素工篆書即著六書統者必桓私刻之謀于崔彧而託名于碩德之妻無疑崔彧之意欲迎合皇太妃以翊戴成宗而爲此眩耀俗目而定其位耶乃傳國璽 國初未獲累朝購之 孝廟時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等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午時在本里趙倫村泥河水邊澡浴得一玉璽臣等辯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 背有螭紐其色鮮白光彩瑩潔厚一寸連紐高二寸圓一尺四寸四角完全篆文明朗刻劃高古純無瑕

玷巡撫右副都御史熊翀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翀差官賫進外謹具奏聞其與前史所傳皆合

印用之字

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五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蒲見廷尉之印章于司馬氏見軍曲候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后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剛卯

剛卯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犾君家求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

印制

漢唐宋印文多是小篆　國朝內外諸衙門者皆疊篆惟總兵者柳葉篆　御璽　王府之寶玉箸篆疊篆必九摺取乾元用九之說惟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御史印文八疊取唐臺儀八印義也未知是否二品以上用銀印三品以下是銅印御史者特小　朝廷璽共九顆在內尚寶監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揭帖赴內監取用其文不同各有所用　奉天之寶（祀天地用之）　制誥之寶（一品至五品誥命用之）　皇帝之寶（詔赦聖旨用之）　皇帝行寶（立封及賜勞用之）　皇帝信寶（詔親王大臣調兵用之）　天子之寶（祭祀鬼神用之）　天子行寶（封建外夷及賜勞用之）　天子信寶（詔外夷調兵用之）　敕命之寶（六品至九品敕命用之）

東宮圖書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　大行晏駕即遣皇太孫赴開平迎　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浮議籍籍慮護衛為變遂秘不發喪皇太孫瀕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即以　東宮小圖書暫假之行日有啟事以此封識久當歸汝汝就留之

寶璽

嘗見赦內閣楊學士蓋勤民之璽　皇太后遺誥蓋弘德昭順之寶　皇后制書蓋厚載之記　詔書制諭群臣誥命皆蓋　制誥之寶近年詔書蓋皇帝之寶云始於李學士賢　敕命　敕諭皆敕命之寶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　敕諭蓋廣運之寶朝覲　敕諭亦手摺印本蓋敬天勤民之寶　敕則蓋廣運之寶　敕令皆謂　敕書蓋手敕耳惟景泰初　敕諭亦蓋廣運之寶或[illegible]以失守重造未得成故爾遣　敕於外皆黃紙外封

用三圖書疑是牙刻其文曰丹符出驗四方初不識出字嘗以問曾任翰林中書者皆莫能對前年議事朝下因有問諸公如趙尚書榮楊侍郎鼎皆前中書翰林皆不知少頃閣下辦事一小中官過趨走扣之乃云然又聞尚寶司所領寶璽凡十三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第二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第三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誥命之寶　敕命之寶廣運之寶用之最多

六合大同印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剛卯詩

歐簡齋以玉剛卯爲壽向鄭林詩曰仲冬吉月風穆氣休我出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玉奠此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禳除厲凶以迪明王南門不鍵有實則強三肅元侯既膊既傳易以報我嘗以剛卯剛卯佩印也其製外方內員以正月卯日作銘刻于上以辟邪厲詳見王莽傳及後漢輿服志簡齋詩六十句句句皆剛卯之銘銘之文曰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印墮地

王豊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穀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鍾豊印一日墮地損其鼻紐明日視之則覆手也豊異之問功曹張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手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賈子說林

古印章

亡友薛叔蓉家有關外侯印甚古其後訪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有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及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攷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爲新遷也又安人家多睢子家丞印多睢郡名既亡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維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

別鑄印

古每一官別鑄印孔琳之當桓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敢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之印即用一印毋煩改作

條印

通典曰北齊有督攝萬機之印一紐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有鼻紐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復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凡四字推以印縫令條印蓋原於此

軒轅初設符驗周公制三節及印璽北齊高洋作條印唐高涉制押字

告身印

通典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暠告身與曹印文同請加告身兩字則吏部告身之印始自唐李暠也 事物紀原

傳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荅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如今之過驛遞所執也故今人亦謂之驛傳云

佩六印

蘇秦佩六國相印漢五利將軍佩六印謂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樂通侯凡六印戰國犀首亦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

魚袋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綬也金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李宗閔謂崔能賜紫衣金印曰金紫繆也今世自以賜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銜天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沿俗相承不復正也嘗於容縣得元次山小像其衣服垂一物似鹿皮紋而長蓋即魚袋也

受命寶

受命寶范鎮言仁皇服用物今皆毀之蓋受命寶宜服用之如傳國寶可也其議勿用竟別造予記元符獲寶歌云陋秦制之非工則是別造明矣

鎮國神寶

鎮國神寶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玉一塊廣尺厚半之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撰名曰鎮國神寶

印

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史記蘇秦佩六國相印

是也又人臣賜印之始云漢自三公而下有金銀銅三等今惟節度觀察防禦使賜之按商鞅書定分篇曰法令之長有印以封券則有司之賜印自秦孝公之變法始爾筆談曰舊制中書樞密三司使印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用銀蓋自神宗元豐中行官制始

青布囊

青布囊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于後謂劾奏尚其質直故用布非劾奏之日

則尚文明故用縚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輯濯

政和中僕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輯濯讀如翟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有船官而輯濯有令丞此蓋丞印也

鯉魚玉印

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舟過曹娥江漁叟

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剌不止士人愛其腴鮮擬到日斫鱠延客適天色微煖慮其餒腐使僕作鮓既剖腹於中得小玉印溫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士人朴野元不料為奇物漫收藏於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玉以誇示然但領價五千商酬五之三士人喜所獲數倍即付與此商亦非博雅者只挂於擔上經德壽宮門提舉張去為下直車中親望取而諦視命隨詣其宅問所得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於腰間他日光堯太上見之曰汝何處得此具以奏聖情憮然曰此我故物京師玉冊官鐫德基字甚工建炎己酉避狄於海上誤墜水中今四五十年矣不謂復落吾目詔賜去為錢二千而別以千貫令訪授士人云李大東說

關羽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揔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為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為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

荊門軍羽祠中光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並送入河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行宮禮部造十一字旁皆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

洪十一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云金時物而篆文不甚叠字書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是當同一時也

諸司印文

內外諸司印文疊篆俱九摺畫字不成雙足以之字形方大小有差一品者三臺二品者二臺俱銀三品以下者銅惟兩京府特　賜銀印示所重也而巡按御史印柄端有理條穿之其餘雜職衙門則

形稍長不方故謂之條記云

金牌符驗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衛九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圖于手二千六百作兩番指揮八人輪一人銀牌一千有奇校尉五百三十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牌將軍以下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大銅牌金牌以銅爲之牌式較長各處之巡撫都御史總兵恭將等俱請雙馬或單馬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候兵部題本得　旨車駕司以本送尚寶司尚寶司題本得　旨然後給與勘合起送印綬監官領他日繳納又從車駕司送尚寶司尚寶司類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其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關其符驗隨繳入車駕司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天師印章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張宇奏以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籙之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文移而於符籙不便乞更別授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者也昨會真人府知印云府總四印

六品者銅鑄二品銀印則　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鑾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玉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陽平治乃道陵起處）至弘治間　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另碾一顆賜之至於累　朝所賜或金或銀或牙皆圖書也

印用金銀

皇后東宮各王府俱用金寶東南諸國俱用鍍金銀印其朝鮮日本浡泥國王哈密忠順王尾剌西番王俱金印宗人府五府六部都察院各都司布政

司衍聖公張眞人用銀印應順天府三品亦銀印
文淵閣五品亦銀印印特小用玉筯篆掛印總兵
用銀印柳葉篆永樂間灌頂國師烏思藏闡化王
用玉印螭紐金匣龍獸

將軍印

嘗聞印綬監一老内使云國初鑄將軍印十六顆見
行者十顆卽征西征南征虜征蠻諸印是也餘貯
御榻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按條例國初鑄將
軍印紐有立虎伏虎單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則
皆風字篆取其神速也

武宗自號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大慶法王命吏禮二部便寫
勅鑄印與他

符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爲銀兔符以兔子爲符瑞
故也又以鯉魚爲符瑞遂爲銅魚符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二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三

海右朋氏王圻纂集

國憲門

雜述類

秦法相沿

三代已後至秦始皇境界分明又别一世其道則去
仁任法其體則尊君卑臣其制則郡縣而不封建
其官則選授而不世祿其中國則馳道地行其夷
狄則長城天限其文章則刑名之編其尊用則刀
筆之吏其蔑棄則詩史其坑滅則儒生其宫與府

則異宜其兵與民則殊役漢祖承之去其特甚因
循簡便蹈故襲常延於晋唐日新月盛先王之經
制上古之真淳澌斵無餘而雅道益遠矣世運推
移之故王霸消長之機帝寔命之抑豈始皇之罪

封建難復

開闢以來至於秦政三皇五帝之世勢須一番轉移
盖民僞益滋風俗日薄道德不同軌禮教不同情
阡陌既開經費日倍先王之制不容不變柳子厚
封建之說世儒非之殆未易言也子厚謂封建者
聖人特休於勢其說甚然盖塗山之萬國玉帛孟

津之八百諸侯人衆地廣其能以廢之乎吾意鴻蒙之初生民之始人各爲聚勢不相繼乃後聖人挺生首出庶物別其疆域理而分之因曰封建周衰世變弱肉強食陵夷以及七雄昔日侯封無幾其勢固不能不郡縣也子厚謂公天下自秦始非也戰國之時諸侯破滅齊楚趙魏多已建郡立邑如即墨大夫田單皆其守土之長何獨秦哉但秦則盡去其籍而天下悉郡縣矣吾意堯舜再作可議者井田耳封建決不容復也試以武官世襲言之黃口乳臭割剝骨髓紈綺膏粱貪饕富貴更使

據有人民社稷自然必至慢神虐民將盡削其地而去之即抑姑緩其罰而徐爲之所也夫然亂天下必自封建始秦法固不師古如郡縣之制通變宜民萬世常行不可因人而廢

國運長久

漢高祖起豐沛不五年而成帝業唐文皇兵興晉陽亦僅六載皆纘禹舊服奄有職方抑何成之易耶由秦隋之政猛耳政猛則民殘民殘則勢弱勢弱則渙散離披土崩瓦解人無固志兵力所及因壘而降矣我　皇祖壬辰濠梁勘亂至戊申而後車書會同首尾一十六年間關數百戰何其難也由元之法疎政緩而國無畏民特順帝不君天厭夷德中華正統非其久居命　皇祖驅除之也況秦隋之末終鮮豪雄漢祖唐宗挺生剛氣其鴟張狠顧勢相頡頏僅一項羽餘俱烏合群盜熛火遊魂至正之初乘時竊命徐貞一陳友諒之攻堅張士誠韓林兒之養士明玉珍父子之能守方國珍兄弟之多機察罕王保保之設奇李思齊張良弼之善戰皆極一世之雄足爲萬人之敵海內歸元既久而生民又鮮離心　皇祖無尺地一民之資以布

衣提三尺劍駕馭群英其視漢唐其難已倍夫得之難者守必固功之大者享必豐此我　朝運有殷周之長世無漢唐之亂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幡綽亦善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宴遊騁模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宋沈爲太常侍漏光定寺聞塔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常作樂向

聲應又侍帝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拒主筝者曰
寃遊廬墓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
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
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
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
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
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注
言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
而不使日録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
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

竄改於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
而已是可以得其寔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
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下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
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即調京軍大同榆林每每
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
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㽞
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朝日夕月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當以春分朝日
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分
夕月於西門之外别陰陽之義也

媒巫儈譎

伏羲始作媒以交男女作介以交朋友女媧始作巫
祝以交神人神農始作儈以通衒售軒轅始作保
以通假貸少昊始作譎以通君臣夏禹始作譯以
通夷夏

進曆頒曆

國朝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様十一月朔頒
大統曆於百官進內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
壬遁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
屏上又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
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徧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爲
私造

改元

史記秦本紀曰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六國表
云初更元年也檢歷代人君即位爲元年中間無
改元之制至秦惠王乃始有之漢興多因秦故故
文帝因之亦有後元之改迄今以爲常故改元之
始由秦惠王也章衡編年通載曰魏惠王五十年
更爲元年又曰以襄王初改元稱一年太史公書

謙分爲二王之年數後十年秦始更元年也顔師古前漢書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建元而紀年通譜云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等號事物紀原

損膳

事始云後漢鍾離意諫明帝陛下躬克責降避正殿損常膳録記以爲二事之始今檢意疏文止言避正殿而無損膳之語又前漢文帝已書徹服損膳及賈山至言有陛下即位損食膳不聽樂則事始所記謬矣按周官膳夫掌王食蓋五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齊日三舉大喪大荒大禮天地有

烖邦有大故皆不舉是則王不舉者損常膳也疑茲禮乃周舊典云爾迄今國有烖減日食避正殿行之爲式事物紀原

輟朝

唐會要曰開元十八年十一月張說薨輟朝罷元會又大和三年七月崔縱從奏云正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歿其夕罷警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推是則太宗以來尚未行茲禮會要首録開元事當是自明皇始也事物紀原

起居

唐貞觀十三年房喬奏請三日一臨朝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太尉無忌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即大位今已後每日常坐永徽元年十月十五日勅京官五品依舊五日一參二年八月十九日照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即爲常式蓋今五日起居之始也漢書循吏傳曰漢宣五日一聽事則彷彿起居之事其禮雖見于漢要自唐始行之事物紀原

警蹕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以警戒入國者皆以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一日蹕輅也臣子侯伯另爲一等以分上下之制

奉陵

奉陵内官内人固有舊制其常見報狀内云内官共以其過奉陵内人亦時有之伏見士大夫每選兒孫主守塋域必以謹良寡過者處之夫事生尚擇其人奉先尤宜盡敬今以罰過配陵寢乖於奉之禮其奉陵内官宜請遵行舊制勿用有過之人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宮予亦爲尚書郎陪郎上事多矣是日儐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詰之曰昇廳拜曰拜廳曰非也此乃拜恩也蓋京城官署皆在大內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踐履官常儐者不達乃曰拜廳予嘗爲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張從玘曰請服羅巾吉衫予詢之則曰先拜恩後上事又衆官列位儐者曰面西再拜拜訖成上事之禮旣事予以其有知奬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常爲功曹吏時李相國珏爲河南尹命功曹參軍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小人傳之父祖不敢廢闕予喜小吏好善且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元遺諸臣

傳曰楚雖有才晉實用之夫興國之取亡國之遺也勝棋之着敗棋之棄也元不能識拔劉誠意輩困之下僚以遺我 太祖雖欲不亡烏可得耶諸君子棄夷就夏滌垢向新或至參謀猷議政事繙史筆盛哉首陽之風遠矣彼受勝國顯爵祿如危素輩又其下者武弁則奚誅焉吾不錄錄文臣

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改弘文館學士洽書侍御史秦從龍未任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王時刑部侍郎程儒漢學士承旨詹同俱仍原職羅復仁爲弘文館學士總管府判劉基見前李善爲燕府紀善戶部尚書張昶改中書參政山東行省左丞安然樞密同知朱守仁改工部尚書樞密同簽李質改刑部尚書禮部員外郎曾堅改本部侍郎主事蕭肅改工部侍郎翰林編修宋濂改承旨答祿與權改侍講國子助教王偰改侍制儒學提舉劉三吾改學士

壬午諸臣

壬午之變方孝孺鐵鉉諸君子烈哉然論者多以死事許齊黃而以不死罪楊解非也建文 文皇帝從子也非讐敵世讐者比喪君有君伊何殉之齊泰黃子澄其所密勿獻替之臣爲侵削計者也降亦死不降亦死死等耳楊解二君子秩甚微僅一審理待詔易處也委曲以全其宗引避以全其志不亦快然幾中道哉乃大用得亡過矣今錄其著者

兵部尚書茹瑺戶部尚書王鈍吏部右侍郎吳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工部右侍郎黃福工部尚書

嚴震直戶部尚書古朴工部尚書鄭賜戶部尚書郁新兵部左侍郎劉儁工部左侍郎張思恭禮部左侍郎王達翰林學士董倫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陳洽吏部郎中胡廣翰林修撰楊榮中書舍人黃淮侍詔解縉審理楊士奇已謫而後用者工部右侍郎張憲宗大理寺卿薛嵓

宗室出仕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世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

志於用世太祖之法弛矣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　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奏何事一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溪王綸白于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益日不及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於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則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帝王立長立少

世恒言文王舍長立少武王因之興周而千聖未嘗以為非帝乙舍庶立嫡辛紂因之亡商而百世不敢以為是蓋長嫡固常經而天下亦大器堯舜聖人且變通於賢而吳諸樊宋太祖更致國與天下於弟其心誠在生民雖其子且不之顧矧曰長幼嫡庶之間乎故漢高以趙王類已欲立為嗣竟格于子房禍貽人豕神堯以世民功大使代建成竟終奪於鬩閱血喋禁庭夫四海重大之器乃律以一家長少之叙是為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

國初懿文之薨、聖祖注節　文皇因劉伯溫不可而止夫、文皇親爲高后所出雖少而嫡倫統亦宜吾不知伯溫何所見而基革除靖難之變

宗族

國朝之制　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二千石　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孫以次遞降則爲鎮國輔國奉國將軍鎮國輔國奉國中尉祿米亦遞殺一千石至二百石而止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石至二百石之差又有　冊封及

宮室婚姻喪葬之費皆給於官又有廚役齋郎校尉舖排等役皆編於民、祖宗之恩意可謂隆厚周悉矣但歷歲滋久天潢繁衍宗藩祿糧不給殊厪當事之慮議者欲倣宋制設宗學選宗人之踈屬資性敏穎者教之使並得從事科舉有才者皆爲國用而不至於虛生虛死庶宗室有所激勸而祿米之不給者亦籍是可以少紓而省無告之苦至於選用任官之法又立條欵約束務在得宜此亦一策也

朝政度越前代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　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尹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用下寮今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　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正以山水本稱

法久不行

國初懲元之弊嚴刑峻罰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

風草然然有曲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正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常見有之今不復見一文蓋銷毀爲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值銀三釐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之地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全未見之況復有讀者乎洪武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體用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問　朝野往往乃用唐韻未嘗有從洪武韻者

通司舊制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虞
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
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卽露無幸免者
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
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意出
卽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
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
內臣外戚大臣者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
營倖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 祖宗關防奸黨通
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云汪直專

政恐天下議已故有是舉若果始於直是非出於
朝廷意言者當議復之

功臣厚薄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
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
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給俸而子患殘疾不能
承襲者月支俸糧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
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爲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
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
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
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卽承襲者免試別衛年
二十以上者俱調衛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
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
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十年後有子者俱准
承襲父犯罪監故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
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
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舊官予
官武選時嘗竊議以爲 高皇起布衣得天下於
群雄之手 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
難易固當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

體似未穩當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
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記以俟同志者云

各司牌額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
凡有事欲奏不得至 御前者識此牌執之可以
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 國初通達
下情如此成化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
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 祖宗之法蓋蕩然
矣南京各部皁隷俱帶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
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除句

諸司失得禮部皂隷背書寢兵部夜無巡警於被
選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㪚亭者　仁廟
爲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　南
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
院三字横列

朝士牙牌

常朝官懸帶牙牌專主關防出入與古所佩魚袋之
制不同觀其正面刻各衙門官名背面刻出京不
用字及禁令可知天順三年浙江鄉試策問及之
而終無決斷盖見之不明也凡在内府出入者貴

賤皆懸牌以別嫌疑如内使火者烏木牌校尉力
士勇士小厮銅牌匠人木牌内官及諸司常朝官
牙牌若以爲榮美之飾則　朝廷待兩京爲一體
何在京冷官之卑亦有之而南京諸司尊官不以
此榮美之邪况古者金魚之佩未必出京不用也

會議事例

嘗閱舊簿書正統景泰間會議五府都察院大理寺
通政司之外及閣老及掌科無掌道官今有十三
道而閣老不與聞始自李文達公上請而然各道
與議不知始何時景泰間各邊鎮守廵撫官會本
奏事及兵部覆奏皆以總兵官爲首今皆首内臣
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官管事止稱坐營官總營
之名乃下人私相稱謂移文中無之其以總兵自
稱則近年始及内官汪直用事時邊方事皆令兵
部與總兵官計議則總兵之稱又似出自　御筆
矣盖内閣大臣躰止仰成而已廟堂謀議非所辱
也御史職主糾察既與會議雖謬悞不可復言矣
拉使與議姑以箝其口耳各邊總兵掛印將軍奉
　制勅得專生殺之柄宜非他官之所當先今朝
鮮國王咨文惟咨遼東總兵官是已律中所謂總

兵官盖掛印征討者若京師六軍總於　天子非
臣所得而專制也此皆故事之因時而異者然一
成而不可變矣

典制

賀冬

玉燭寳典曰冬至陰陽育物之始日極南影長有履
長之慶冬至後日漸長故謂之長至節復卦主事
盖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生於此日乃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之時也漢雜記云冬至陽生君子道
長故賀然則當是漢也

左符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盖右符先以與州故以左右合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勅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元寔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賃三百五十五後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引喤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八人其八人武冠絳韝一人細衣執鞭伏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宋朝故事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旁朱衣吏告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盖亦引喤之比

百官執笏

周之前已有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齒大夫以漁鬚文士以竹禮受命於君前用笏輿服志古者貴賤俱執笏後代以來惟八座執笏公卿但執手版至後周武帝始令百官執笏 續事始

索扇

唐書明皇時蕭嵩爲相以爲天子升降俯仰衆人皆得見之非肅穆之容也奏請凡朔望受朝備羽扇于殿上將出所司承旨索扇合上坐定去扇禮畢上將退又索扇如初則制之始自蕭嵩請也索扇即今之掌扇也 事物紀原

魚袋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即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盖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

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下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盖有據也

匭函

唐會要曰武后垂拱二年六月置匭以達下情盖取自獻樽之義今登聞所投此其始也梁天監元年於公車府立謗木肺石置函欲有橫議投謗木于函則唐之置匭用此也宋朝興國九年七月改爲檢而民間猶呼之 事物紀原

伏犦

金吾仗犦前引百司皆避爾雅云卽封牛也此獸善抵觸故雕其首於竿上加龍虎飾以油囊盛之而行

儀制令

談苑曰太平興國中孔承恭爲大理正上言儀制令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於兩京諸州要害處刻牘以揭之所以興禮遜厚風俗從之今京師諸門關亭及所在道途雙堠處皆刻之蓋自本朝孔承恭始也

文臣陪扈

舊制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從惟弔喪問疾不赴

宣制曼聲

蘇子容詩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徽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咏之狀張天覺自鳳閣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騶唱不入宮

舊尚書令僕射中丞騶唱得入宮而止於馬道馬道官員上馬處也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故不許入宮自此始也按騶唱者騶從子傳呼也宋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涖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情梁制尚書令僕射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韝音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三人執儀囊不喤類篇曰喤也則七人同聲喝導故曰引喤絳韝所謂騶也

行香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間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竇正因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郎爲規式　國朝至今因之

官職站立坐次

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按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按唐裴坦傳載令狐綯薦

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
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床上壓角而坐坦見
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
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此褥
於廷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
莒公作挍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曰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
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
床連上事官南坐於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
南爲上差互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

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
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
人凡兩省官初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
宰相判狀尾罷之廳自此閣長立東北隅謂之壓
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年
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于兩省官上事宰臣
壓角之禮宜廢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
自設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
立於東北隅俟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
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舊儀今已

廢濡毫通僨貴公移宋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舊制
唐家壓角失前規

三鼓候駕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侍
中奏開各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爲再嚴
侍中奏請中嚴群官五品以上但集朝堂未明二
刻搥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閤奉
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西都賦曰衞以嚴更之署
注曰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更者亦以鼓也

禁中侍宴

孫敬之曰今年上元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
相之夫人得奉觴進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
阼階上北鄉羅拜宴罷辭謝皆登露臺拜奉觴以
進額顙戰慄寶慈曰夫人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
使扶持以示恩意敬之曰呂相夫人乃中表親也
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惟太上居中寶慈
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中宮皆西向寶慈
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龍簪而已衣黃
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金雲月冠前後亦
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瑩衆閙光衣紅背

子皆用珠圍綴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顧
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庭未嘗一視也上前後
宮侍嚴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惟有四人一樣梳
妝衣服之內無少異俄至上側無移刻又忽四人
至有十五六番其冠綏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見
上天顏穆然敬奉二宮有不邇聲色之意

衣服制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　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日
至短窄有乖古制命禮部尚書李源名等參酌時
宜俾有古義議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文官自領

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
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生員亦同惟
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
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僅
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
僅出拳須示中外嗚呼今婦人之衣如文官其𧝓
如武職而男子之制迥殊於此是何時制耶

鄉官禮制

洪武己未冬　詔致仕鄉官與人敘坐惟與宗族外
祖及妻家敘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居無官
者之上如致仕官胥會則敘爵爵同則敘齒其與
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
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
時廢弛也

鹵簿

炙轂子曰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
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帝往甘泉則用
之名曰甘泉鹵簿按字書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
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具五兵獨以楯為名者行道
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五禮精義

曰鹵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伍故名鹵簿南朝
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晉書石季龍作女騎
千人為一鹵簿

駕頭

筆談曰正衙法坐以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
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
之曰駕頭

車輻

古今注曰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
黃金塗兩頭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隷校尉亦得

執馬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屬例皆木爲吾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如車輻故云

殳

古今註曰殳戟之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滸僞無復舊形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已下通用爲前驅盖周制周官考工記曰盧人爲殳此其始也

牙門

宋朝會要曰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錯綵爲神人

象中道前後各一左右道五門二旗盖取周制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

雞竿

楊文公談苑曰杜鎬言金雞肆赦不知起于何代開陳諳風俗傳曰宋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立金雞何義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盖王者以天鷄爲度隋書刑法制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鷄竿及鼓于閶門右撾千聲宣赦建金鷄或云起于西京呂光未知孰是究其旨意西方主兌兌爲澤鷄者巽神巽主號令故合二物置其形揭于長竿使衆覩之唐百官志中曰上令赦日立金鷄于仗南有鷄黄金飾首啣絳幡承以采綎教坊小兒得鷄首者官以錢購或取絳幡而已盖此禮起于有唐

金節

宋朝會要曰金節隋制也八層黄綉袋籠之周禮六禮六節山國用虎土國用人澤國用龍三節皆金爲之則金節取玆義爾周禮地官之屬掌節有玉角虎人龍等節漢文有掌節之制西京雜記曰漢大駕鹵簿有節十六在左右則漢使用爲儀仗也

筆談曰古節如今虎符其用則有珪璋龍虎之别皆橫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有持節乃古旄也然則節自周始而旄節則起于漢

罕畢

通典曰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後漢有九斿雲罕西京雜記曰漢大駕有罕畢在左右則是漢始制此二物晉輿服志五時車後次華盖中道左畢右罕宋朝會要曰象畢爲天街故爲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藤結網金獸面罕上有二螭首啣紅綵拂畢如圓扇

黃麾

通典曰黃帝振兵設五旗五麾則黃麾製自有熊氏也宋朝會要曰麾古有黃朱纁三色所指麾也漢鹵簿有前後黃麾今制絳帛爲之如幡采成黃麾古今註曰麾所以指麾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王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雉尾扇

古今註曰起于商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以爲王后夫人之服輦車有翣織雉羽爲扇以翳風塵漢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雖

諸王皆得用之

五明扇

古今註曰五明扇舜所作也舜受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交戟

交戟之内按通典衛尉公車令也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令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

衛門

宮殿行幸有衛門十人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殿則執撾東西對立殿前亦古虎賁之類也虎賁周制見周官 事物紀原

婦人拜

禮曰男拜尚左手女拜則尚右手又居喪之禮男拜稽顙女子則否是古男女之拜一也古詩曰長跽問故夫前五言之作自漢李陵推此則由漢而來其拜猶同耳孫甫唐書云唐武后欲尊婦人始易今拜則女屈膝而拜始于唐武后也然後周宣帝制始令宮人殿庭爲男子拜則又非始於武后矣

豹直

李洛公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豹直言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霧伏而不出慮汙其身則宿公署是豹伏之義宋景文公詩乃用豹字又職林云凡兩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儤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儤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儤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儤亦皆用儤字玉篇儤字音注云連直也 青箱記

北朝婚禮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内外謂之青廬於此交

拜迎婿夫家領百餘人或數十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喚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門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壻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聟說文云卽壻字

合巹

禮記檀弓云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又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注云謂古不合葬又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云謂合葬合自周公以來是則周公初制此禮也故周桓王之詩曰死則同穴

喪紀

上古親死葬之中野喪期無數至虞舜二十有八載放勛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三年之喪堯舜始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衰之服三代共之淮南子齊俗訓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許愼注云三年之喪始於成王

母服

三代之制父在爲母服齊衰朞唐武后始請同父三年按盧履冰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垂拱始行之則父在爲母三年自唐垂拱始

以日易月

五代會要曰後唐同光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曰舉自漢文益尊神器猶至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按前漢書云帝紀後元七年六月遺詔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三日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紅與功同此喪制乃文帝自率己意創爲之非有取于周禮也曰何以日易月乎三年

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七月也應氏旣失之于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耳

婦人諡

穆天子傳曰天子爲盛姬諡曰哀淑人此疑婦人諡之起也事雖起於周而王后亦無其禮漢初高祖之母始有昭靈之號諸后皆因帝諡以爲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東京明帝始見光烈之名按漢高祖五年二月甲午漢王卽皇帝位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五年五月辛未尊曰昭靈

后元帝紀元帝毋曰恭哀許皇后張晏曰婦人謚閔其見殺故兼二謚則后謚自漢祖始也

公主謚

楊侃職林曰唐正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謚曰莊穆主謚自唐安始南史沈攸之傳言齊高帝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子文和憲亦謚爾不審何以言唐安公主始也

起復

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昔魯公伯禽有爲爲

之也注云魯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縗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

國忌舉樂

會要神功元年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內史王及善等奏以爲將軍入城例有軍樂今國家忌日請備而不奏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晉穆帝納妃九月是帝忌月下太常禮官荀納等議稱只有忌日而無忌月即有忌月應有忌歲當時是納所議況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請振作於事無嫌乃從之

禘祭

洪武七年御史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常翰林集議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來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家既追尊 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舉事乃寢

陝黜類

斷事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

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 韓非子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任爲輕緗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恧遂除島長江簿唐宋史所載累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據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爲贄執政惡其攪擾場屋黜隨州

方城尉裴垣爲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
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
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
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
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罕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
不悔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孟弘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
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翊日喻輔臣曰此人
躁妄欲求內相乃黜之

陳林功名

陳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進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
詔舉館閣才行之士子雍與劉紋李常寧李清臣
首被選擢熙寧元豐間高麗屢航海修貢朝廷以
爲恭選使往諭之初命林希希力辭更命睦睦卽
日就道神宗大喜與輔臣曰林希無親堅持不行
陳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

章惇罷相

章公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制詞云悻悻
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
聯無乃太甚林荅曰長官發惡[illegible]

也

遷補

國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
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
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
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
後其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品漸少五品以下官
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
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
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

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
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
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修郎中等官皆有陞至
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
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署員
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
門無之如給事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
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員以此俱
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
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

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鈌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最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爲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給必待有缺方遞補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

朝覲考滿

國初黜陟之法卽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俟滿考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俟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黜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迴勞費且誤公務討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欽天太醫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深意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流醫藥有效則奉　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斥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例計無所出則請　旨去留由是權移宦寺而賢否混淆矣

貼黃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　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愼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查例発落者無日無之其間罪大極惡非人所爲者蓋罕有焉故予嘗謂不覩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故記此以示武弁之士

稽察劉子欽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惟劉子欽坦腹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子欽被酒徑入夢爾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工部為辦事吏子欽畧不分疏遽謝　恩起而出至外即買吏巾絲服之步入工部跽於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吝子欽便登堂侍立于旁與群胥偶少頃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吏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　恩出具冠袍返閣中即一日間也

庶吉士拽木

太宗朝時教庶吉士曾子棨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為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戍邊而貫之令拽大木棨等以書懇親政者執政袖其書見　上備言辛苦乃得釋

文襄代熊槩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奉使交趾回道過吳中適大理少卿熊槩巡撫茲地盛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者隨至籍沒宄號之聲不可聞公與熊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騭之說諭之熊不省公至京謁見陳奉使事畢乃以熊事具奏　宣廟覽之惻然即日　召熊回京而以周文襄公代之自是東南之民得安矣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廷試舉子策問求賢安民二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干權門以名薦者　上知其不可問賢孰可以勝此任且曰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未幾九疇自陝來進拜都御史

朝覲宴賞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　朝覲至京　敕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汝吏部尚書王翺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衆輿論懽然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欲

任以户部尚書因貌不稱名乃以副都御史年富
執法不撓擢居此職
削奪門功
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爲太監曹吉祥搆讒害
非也聞 上皇復位時稱南内者以于謙輩迎
立外藩爲辭故論功行賞罰之奪門有功時石亨
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督張輗封文安伯張軏
封太平侯公由右僉都御史封武功伯楊善由鴻
臚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以下陞職有差未幾
慈烈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國難之功立外藩

之誣 英宗始悟其冤而悔之又嘗以問李文達
公公曰天下 陛下之所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
欲圖富貴妄生事端耳由此削奪諸封爵及軍職
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霍氏之
禍萌於驂乘耳
傳奉官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韋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
器進奉啓 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常家子
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子乃於各寺觀聚
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内原任中書序
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白身人
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欺
厭厮養凡高貲者皆與並進名曰傳奉盖 命由
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器之濫無踰于此未幾
以星變修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
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
原籍閑住不許録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蓰未暇
籍也
劉吉
孝宗欲封張后弟伯爵劉吉不從言必盡封王周二

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 上惡吉專權令自陳
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 上皆塗之止留不允所
辭四字發出及再陳遂准致仕當時好事者以爲
吉前票王恕辯本曰不必深辯今吉自陳本曰不
允所辭正四字對也相傳以爲笑談盖劉吉嫉害
六卿雖未至如徐有貞萬安之狠毒而弄權挾詐
罔上行私排抑忠賢亦自來所無者也
會推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 朝
畢宣吏部發 玉音除其人爲某部侍郎尚書成

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于内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請于内閣而後定稍出己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内閣官親舊同年相知厚無不驟引超擢要地吏部與内閣相黨附者亦得因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内閣引用親舊目人以爲公論無敢議者若出 宸斷用一人雖至公亦必彈劾以爲不由推舉寅緣而得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猶至於此勢使然耳

李興

和[illegible]實編 卷之七十三

弘治間因劉吉駕馭言官舉劾諸司 上知内閣與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用刑嚴酷棰死人命數多爲儀賓所奏論死庭鞫時劉吉欲脂邀人心密囑工部尚書賈俊解之後居官廉慎與吉俱保定人素爲吉所重故附之廷鞫畢奏覆 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建章論救又會衆求救於壽寧侯張巒得免死充軍因 敕都察院御史出巡務遵憲綱有故犯者必罪不宥

彭御史

弘治中彭御史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多今復如舊乞節省浮費 上怒其揚 先帝之過下獄論以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幸釋充軍一時言路清肅無敢肆意妄言及聽人主使舉劾人者巡按亦不敢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體爲之平正

和[illegible]實編 卷之七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四

海右門氏王圻纂集

國憲門

爵賞類

爵賞

漢武帝外事四夷不愛爵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内侯霍光時正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軍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不爲非蓋明友光女婿也衞青爲大將軍去病先爲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將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裨將校尉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高下其明白如此后世必曰青久爲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之蓋失之矣

金書鐵券文

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平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鑄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爲式事載宋景濂送錢允一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禄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　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禄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禄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

常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兩常愼守斯言論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見大明寶訓）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王洪武初追封賜謚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國公洪武未復追封賜謚皆配享 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孝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謚皆配享 成祖者也

世襲指揮

汪氏老母寺側酒媪也 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主慶署劉氏恩八王之妻也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襲指揮

九錫

韓詩外傳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五品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此起自周代始（續考）

元宵

永樂己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後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鼇山歲以爲常户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賫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聊爲賢母權此真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嘗有也

報太后迎復功

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盍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此尚書錢文通公講畧語也愚謂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何但論功耶使 皇太后無手詔之功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爲得也

厚待北方貢使

胡廷以北方進貢者待之厚於四夷順天府具床褥禮部置酒宴光禄寺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瓶又欽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

其餘各兩表裏各人衣服一套靴襪全馬價高者三表裏其羈留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爲大官侵欺以馬草爲軍士所得者少而入已者多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俑余謂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于上鬻官所鬻者實利歸于下鬻爵雖非正論然晁錯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功勳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爲所笑

轉對

唐書薛珏傳珏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芻茹不足請市時常彤爲萬年令珏使禁賣德宗怒奪彤俸帝疑下情不達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唐會要曰正元中詔每御延英令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訪以政事謂巡對宋朝因之曰轉對

延英

唐書韓皐曰延英之置肅宗以苗晉卿年老難步故設之耳後代因以爲故事宋朝會要曰康定二年八月宋庠奏唐自中葉已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賜對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事物紀原

休沐

史記李園事春申君謁歸故失期則假告已見于戰國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鄧通洗沐不出張安世休沐常出門是也唐會要永徽

三年二月十日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寬百寮休沐然則休沐始于漢其以旬休則始于唐也事物紀原

刑法類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許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剕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禮云刑不上大

夫何尊大夫也禮不下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衣弊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謂酬酢之禮也

刑原

軒轅始爲刑辟制流笞杖斬罪唐堯始制墨劓剕刖宮五刑舜造赦贖紂作桎梏及烹醢轘咼炮烙之刑周公置徒絞設八議漢文帝始除肉刑隋裴政始定笞杖徒流死五刑唐太宗始置加役流皐陶始置律范丐始作刑書唐高宗始作律䟽秦商鞅始立鄰里相收司連坐律漢張湯始立更傳相監

司律

絞

古者棄市周禮有磬於甸之說秦曰磔漢文帝二年改曰棄市取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義隋謂之絞蓋興于周代矣 事物紀原

配

稽云刺面而配起于周太祖世宗之代按王溥會要曰晉天福三年八月左街從人韓延嗣徒二年半刺面配華州發運務蓋唐雖有配流嶺南諸州之文此始有配法而刺面當起于是也 事物紀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者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瞀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杖制

宋朝會要曰舊制杖皆削節目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皆長三尺五寸建隆四年張昭等定常行杖昭請官

杖長三尺五寸大頭濶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及小頭九分杖小長四尺五寸大頭徑五分今官府常用者是此蓋其始也 事物紀原

桎梏

山海經曰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煞窫窳帝乃桎之于䟽屬之山梏其右足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有木名楓蚩尤所棄桎梏也蓋此械已出黃帝時今枷杻卽其遺事耳 事物紀原

枷棒

易云荷校滅耳禮云去桎梏卽枷杻也六月盛暑去

囚人枷杻决斷行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來俊臣羅織天下衣冠滅族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枚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死五曰失魂魄六曰寔若極七曰反是寔八曰急求死九曰不求生十曰廿破家遭此枷者宛轉於地獄斯須悶絕別有一枷名曰尉尾閭見即惻死復有銕圈籠頭名號數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每栲訊囚人先設枷棒以破人家不知其數

律

風俗通曰皐陶謨虞始造律史記曰李悝造律晉刑法志曰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通典又以爲商君受之以相秦至漢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孫奭律令義曰名例者漢九章散而未統魏始集罪例號爲刑名晉賈充以刑名法例爲篇北齊高叡并曰名例衛禁者晉始有衛之名北齊附以關禁隋勅蘇威更新律名衛禁職制者晉本名例隋更曰職制戶婚者漢九章專爲戶律北齊附以婚事名婚戶隋更曰戶婚廐庫者漢厩北齊或名牧產隋益以庫事名廐庫擅興者漢名興律魏群定法名興擅北齊改名從善隋定曰擅興賊盜者魏李悝首制賊盜二法後魏曰盜律北齊合爲一周分爲刼盜賊叛隋更名賊盜律鬭訟者後漢始析前世繫訊律爲鬭律北齊附以訟律後周改鬭競隋後齊名詐僞者魏世分賊律創名之後無改雜律者李悝首曰雜法後魏益曰捕亡北齊改曰捕斷後周易曰捕逃隋世復曰捕亡斷獄者李悝始造因法魏世分出此篇北齊合捕斷後周復曰斷獄陳彭唐記曰太宗正觀二年正月丁亥朔房玄齡與法官刪定法令三十

卷一千五百條皆隋舊減死入流九十二條減流入徒七十一條

令

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是則王者之言下守之而爲令也令令之文皆所守之事宜以此爲始杜周曰前主所定著爲律後王所定疏爲令六帖云蕭何攟摭法令宜于今者乃著令事物紀原

自壁斷獄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

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新書）

輕法重法

漢乃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

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安人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天戒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袁盎陷晁錯

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之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應死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戾太子

戾太子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

族之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其孫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之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幽厲事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荅西漢所載名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朱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

以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
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活地獄

通鑑五代南漢王設鑊湯鐵床刳剔等刑謂之活地
獄

斷屠

唐刑法志曰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
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後每年正月九月
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是斷屠之制起于唐
高祖也土祐集歷代公羊事爲通典前此無文而

首載武后聖曆二年事驗此可知也宋朝因之臨
時限日云事物紀原

宋齊丘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托鎮南楚公齊丘援引至樞密
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表言天命
巳改請元宗深居後苑請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
赦喬袖赦上前曰陛下署赦臣不復見陛下矣元
宗使鍾謨告周世宗曰有罪大臣理合奏啟世宗
曰自家國事大國難預元宗命湯悅草制曰惡莫
大于無君罪莫大于賣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
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
造國之手理當居攝即日齊丘青陽安置覺徵古
各賜自盡宋齊丘將至青陽絶食數日家人以絮
塞口而卒有黑氣一道冊中起直貫九霄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
事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

王曾奏分故失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遵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
年奏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以失論上不悅曰

如分無復有違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
矣自是遂分故失

宋宣憲公建言赦獄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
而釋期太迫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
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　百人所除數
百萬

王簡論獄

仁宗初涖政問宰臣曰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
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

於疑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公裒復仇

王宜子之母既嗟盜發其家因剖其棺取其衣物宜子之家鬨於官獲其盜曰稍四德者付於獄時紹興研勘斷罪免死坐流宣子之弟公裒怨憤不已四德者出爲公裒所斃郡具以聞宣子時爲吏部侍郎乃乞納出身誥命以贖公裒之罪朝廷下給舍評議時楊椿爲給事中張安國在西掖議以爲父母之仇得賜而輒殺之義也莫之敢殺若謂其

有法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出入閭里與齊民齒爲之子者安得自比於人哉公裒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于法也且此賊掘墓至十數嘗赦而不死公裒之殺也豈獨直王氏之冤哉是則公裒殺掘塚法應死之人無罪佐納官贖之請不當許故縱失刑之人宜如律於是公裒止降一資而紹興守臣以下並坐失出之罪公裒時爲和州烏江尉

內豎犯法不宥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攜其所弄兒入內被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瓶爲同輩所發　上怒

曰是奴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曰今日吉慶不宜刑戮　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一豎有寵舉膳時或令匍匐作犬飼以爲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誤污其履豎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　上太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

張信獲罪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筍穿壁四句爲字式上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斬以狗經生信四明人時爲翰林修撰

閹禁削除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閹人之禁無之世以爲恠或云本有此條因板在司禮監削去耳閹人當刑無斬首惟剝皮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斬叛國臣

張士誠之敗頗由其僞司徒李伯昇倒戈蓋緣以國情輸我令吳人猶呼賣友者爲李司徒上始見伯昇慰勞三日以花綵鼓樂迎於京城乃對士誠殺之及見周伯琦問在元何官曰江浙行省叅政上

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之任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
懼不能答亦先迎勞而後戮之

校尉義氣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侵晨校瞰其夫
出即入門登床夫忽復歸校倉皇伏床下婦問何
故纔去又回夫曰我行見天寒忽思爾足露衾外
來爲加被耳乃加被而去校忽念彼愛其妻至此
此婦乃忍負之而與我私耶取刀徑殺其婦而去
少頃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
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竟誣伏獄成將棄市

校登場大呼曰彼妻是我殺奈何着別人償命遂
白監決者欲而奏監者引見道其情且曰臣不敢
欺願賜臣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佳
也即釋之

何左丞

國初江西左丞何真以嶺表降入朝　上勞之曰卿
保境安民茲又不煩兵旅輸誠來歸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因厚賜拜官初東莞民王成陳仲玉構亂
真率義兵討之擒仲玉圍成未下募人能得成者
賞鈔十千于是成奴縛成以出求賞真如數賞之

併具湯鑊篤諸輪車上成以爲烹已也真乃縛奴
于上督奴妻吹火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
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由是人大畏服
遂併有嶺南民賴以安

皮場廟

國朝初嚴于吏治憲典火烈中外臣工少不稱旨非
遠戍則門誅死者甚衆吏守貪酷許民赴京陳愬
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以爲
將來之戒於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
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於公座傍各置剝皮

實草之袋欲使嘗接於目而儆於心人皆惴惴焉
以得罷免爲幸有詐死而逃者在京官員每入朝
必與妻子訣別至暮無事則相慶以爲更生至以
鳩血染衣帶聞捕繫之命亟吮其血頃刻死矣然
法令嚴明百職釐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
治舊俗汚染之徒上意固有在云

沈萬三

國初南京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
胡中衖是其花園（原在蘭州衛左）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
門乃其所築　太祖常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過濟乎對曰毋一軍餉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若諫彼固高麗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得派雲南

魏觀蔡本

太祖平吳後慮循有餘黨城守難其人與 孝慈議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 后親贊用之 上卽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叩頭謝且請 睿旨所在主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 思

其上惟卿觀公忠彊幹可爲朕一守爾本我好弟兄屈爾作指揮其皆毋辭二臣又拜領 宸旨將辭出 上曰且住 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携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魏守蘇欲復府治兼疏浚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據興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爲僞周所處而臥龍街西汾川卽舊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與高太史啓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爲八段云

酒禁

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私三舍并黨與三人犯禁 上命誅之都事王愷請曰大海方效力戎行望赦其子 上怒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使大海廢我法卽自抽刀殺之

曹國公館舍

國初欲征高麗曹國公李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瘡痍未復請且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無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此非汝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盡殺其館客及歸已横屍館下夫保保遂篤疾令醫往視之不愈而卒

遂殺侍醫族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人又併殺後宮妃嬪無數

黥面

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曰鄧伏觀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

殺居士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士儀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

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餓不樂哉太公
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不臣
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
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
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
足以使之望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 國初立法
寰中士大夫不爲臣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朱季友獻書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
關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

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
侍講楊士奇侍側 上以其書示之士奇曰當燬
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
非常之罪治之不可拘常例即敕行人押季友還
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明諭其罪笞以
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
除惡不可不盡悉燬所著

王臣帛英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心最愜快游民
王臣者以奸術游貴戚之門常從太監王敬江南
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
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示於蘇州等處百戶帛英
者常爲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嘗掩捕百姓千
餘人告變 上命會官鞫之則皆誣也蓋英嫉蔡
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及坐棄市示首於其掩捕
之地

九十生子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
生男大女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人道一宿斯須
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又欲汚我種類乎爭財數

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
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
同年小兒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後
獨無影遂以財與之 風俗通

開封婦

開封屠子胡婦行素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
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申有婦人屍在眢
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
足指全非吾婦也婦之父母素怨胡氏乃抱屍而
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於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

以逃罪耳時暑不三二日屍已潰呂一驗有司槿瘞城外下胡獄考驗鍛鍊百端胡遂自誣服事上刑部宋朝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來開封視成案郎知冤濫謂宣撫使安文玉曰是婦不死安執不肯改乃令人徧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中所索辨及他物色與屍狀同迹其所寓正賈并處也賈胡已他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掘起原屍將詢其所主與鄰僉曰然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執前說曰

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男子以清須巾總髮必江淮新虜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冤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開封故吏除洺州一僕於逆旅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沒時逢奔於人轉娼家其事乃白余三任幙所至必先申明從初不應受理之令政為此耳

張傑冤獄

余為行臺御史臺掾時至元戊寅夏與監察李德甫慮江淮行省囚張傑等鞫究其說曰傑亡宋時池州軍之馬醫也一日夜分寢已熟馬卒錢勝者叩門泣謂傑曰吾暮夜誤殺吾所飼馬明日將以暴死聞有司驗實必以屬君君幸脫我當有厚報時重馬政殺一馬如殺人罪傑素謹畏且以實聞勝抵罪後或相值於道輒出怨言謂必報傑不殺傑不已明年池州降勝自稱宋故官行管軍捴把乃大得志欲加害於傑者屢矣然非其部曲弗能勝兼捕盜職傑以散卒調斫木於池之西山一日勝跨馬擁泉捕傑及同役二十四人械以巨木箠而問曰曩昔之夜刼佔舟於江岸者汝也當速承之不承死矣又謂役者曰張傑我仇讐也於若輩無

預第指渠為賊即舍若等毋自苦為也衆曰我輩與張傑同役跬步未嘗相遠即作賊我輩皆賊矣實未有此言未竟梃如雨下二人死翳明日解州州將劉素信錢勝獄吏張友仁亦勝之故舊惟勝言是理所訴一切不聽榜掠燒爇身無完膚遂皆誣服所索之贓物信口妄指即得不知其由數日後張友仁者持文字數紙謂傑等曰皇帝沛恩到汝等獄未具恐不得預押字即得出傑不知為所給尋即押字已而曰詔減死流遠方汝等強盜當流即械赴行省其數號訴於省吏請錢勝指

傑等為盜之夜實在中山祠神巫祝其及州之走卒其同飲乞一會問死且無憾事竟不行欲見宰相面訴之亦不可得今繫獄一年矣餘二十二人死已過半嗚呼究哉予與李君視其案與此言合乃上書於臺省下其事江東宜撫司考驗得實乃釋傑等時錢勝張友仁皆已死省吏今尚無恙是又不可曉也

贖

世本曰夏作贖刑呂刑穆王訓夏贖刑則贖刑疑書名也紀原事物舜典曰金作贖刑注謂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盖始于虞氏也始續事

鳳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啣于木鳳口而頒之今大禮御樓肆赦亦用其事自石季龍始紀原事物

雞粟

大赦於金雞口啣勝宣政衛鼓樓上雞唱六人至门同以索上雞竿争口中勝争得者刀給倖三石謂之雞粟

述赦篇

俗語云三年兩赦善人瘖啞言赦之不可數也數則奸宄幸而善人病也後漢王符著潛夫論其述赦篇畧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過於數赦赦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謹飭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能自明者萬無一二今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贓而過門孝子見佐而不得討遭盜者睹物而不敢取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福按符之言固云善矣然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先王之時雖不三歲一赦

而書曰眚灾肆赦宥過無大在周則三赦三宥是赦宥所從來遠矣後世於民富而後教既不如先王之備則責以遷善遠罪恐亦未可如先王之詳苟不赦焉安知囹圄縲絏之中果皆不善之人耶此俗間一語害事不淺故特表而出之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四　終

海右閉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總論

十等人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也日出也闕不在第尊王與公曠其位

也禮記射義亦曰以戕事貴有十等爲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皁也輿也隸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爲之也苟無等差民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皁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皁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適當缺之可也

命官盡職

皇曰岐伯天師爾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忒先時者不及時者殺之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戢山川草木虫魚鳥獸無由亂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知爾谷爾無掩大賢以恪財無庇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爾爲無亂國制以僭刑法爾掌以平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艮山川爾畜爾惟恭哉皇曰天師爾輔相五正百去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于休官

官原

伏犧始立百官堯始分大夫士爲五等周公始設九命異賜又制人爲十等田襄子始分文武異任商鞅始置資級魏陳羣始分九品後魏始定九品正從每品分上下隋蘇綽始分士途爲二流

凡諸官稱師自伏犧龍師始諸官稱史亦自伏犧置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諸官稱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顓頊置司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夫始諸官稱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少自商湯設太

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置令尹始諸官稱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自秦始皇置給事始諸官稱使自漢武帝置都水使始諸官稱知自後魏太武置參知政事始

守官

晉有守令掌尉以秩未當得而越授之故曰守猶今權也則官之有守自漢始也宋朝神宗改官制始正其名故有行試守三等通典曰試未正命也階高官卑稱行階卑官高稱守

封君

秦孝公始封衛鞅爲商君此男子初封君也漢武帝初封太后毋臧兒爲平原君此婦人初稱君也

三司

漢謂丞相將軍御史三府爲三司唐始謂鹽鐵度支戸部爲三司今始以大理刑部都察爲三法司都指揮布政按察爲三司

開國

古者天子稱王周失其道春秋之時吳楚之君始僭稱之由三代至漢魏諸侯不以國爲號等曰某侯耳晉人始有開國之稱故五等皆郡縣開國陳亦有開國郡公縣伯子男侯已降無郡封由唐迄今因而不改益開國之號自晉始

漢列侯

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

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爲 朝侯

五等爵

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助理天下其地封百里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其地方百里伯者伯也明白於德其地方七十里子者滋也奉天王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亦五十里

邑氏

扈氏也扈十農正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
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棘
扈氏農正掌人百果行扈氏農正晝為民驅鳥宵
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老
扈氏農正趣民收凌

虗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
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不食租
虞松之曰今之虗封蓋始於此

官稱

承之曰代匱安慰荐達曰慰荐序用曰擢序久居官
次曰久次聽官理曰官常侍御曰贊御王郡官曰
司官郡守為將曰郡將就郡拜官曰即拜刺史理
事處曰治所一歲後乃為真曰試守縣令曰廷掾
備數曰充賦補常牒曰隨牒初仕曰牽絲自解職
曰去吏又曰解龜左降曰左遷曰左轉頻舉曰比
辟廉吏曰假吏部下曰部吏散官曰冗職易選曰
回選卓異曰尤異吏在京師曰中都官王官曰私
府舍天子事諸侯曰左官外附宿衛曰交戟專主
計籍曰主計曰計相所徵之人與上計者偕曰計

偕補文學掌故曰丙科公卿嫡子曰門子保子曰
任子曰父任又曰門蔭六斛四斗曰累鍾之奉俸
祿曰奉秩曰祖秩曰祖奉列侯賜錢曰餐錢食邑
曰奉邑奉並扶用反奄人曰閹尹曰宦吏曰內傳
樞要曰右職尚書布令曰賦政三公曰三事尚書
御史謁者曰三臺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府三公九
卿曰三九之位司徒司空曰二司御史大夫尚書
令司隸校尉皆專席曰三獨坐左右中郎將五官
中郎將管郎官曰三署署郎當次真者曰直事諸
曹郎首曰頭司餘以下郎曰子司即有職事吏者

曰職吏九農正曰九扈掌除水蟲曰壺涿氏掌禁
川游者曰萍氏行人曰行李李音使秦左弋官曰
佽飛足力能張弩曰蹶張以手張者曰臂張皆曰
材官冥莫中聞聲則射曰射聲校尉主壘壁曰壘
尉禁備羌夷曰障塞尉主西羌曰護羌校尉屯田
北邊曰田禾將軍漢趙孝文帝嘗為之羽林郎曰
巖郎主乘輿曰公車府令主廄馬曰廄令曰廄丞
如謁者曰治禮郎主春御米曰導官令辨三酒物
曰酒正稅漁利曰都水官知灑掃事曰中涓令官
者典游觀處曰鉤盾令鑄錢曰鍾官掌巡禁吏曰

游徼主簿之司曰紀綱主奏事曰奏曹主辭訟曰辭曹主科程曰法曹主賊盜曰賊曹主轉運曰尉曹主罪法曰決曹主貨幣曰金曹主倉穀曰倉曹亭録王國曰宗正卿其屬曰中壘尉掌一里百家曰里魁

黃閣

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與三公禮秩相亞故名閣以示謙漢書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黃閣又王瑩

傳云旣爲公須用開黃閣張敞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雄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冊爲公曹勑以冊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已所未諭故杜少陵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董琴順署雄閣偃藩又和公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人曰果紆綉扆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姑候天藏疾雄堂日燕居又謝公寄酈云老依渦州灩陡候月到黃堂給宴賜又重修諸亭記云太守所居唯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爲黃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官制

皇明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於內閣則爲三公加於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則太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

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饈而今則止司供御飲膳中書舍人古稱中書省掌行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疑刂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盖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

用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深有未安嘗考典籍洪武中猶修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後遂廢誠缺典也

官資

同位而異遷右北者必左南於是有鑽刺之風同祿而異恩貴中者必賤外於是有規避之路故等之臺諫官耳北則強南則弱均之臺諫言耳北則行南則格特人爲之語曰北京科道軟如羊九年考

滿一京堂貴之也南京科道猛如虎九年考滿一知府賤之也然有貴臣借南以抑言官者雖賤猶貴矣亦有言官希北以伸貴臣者雖貴猶賤矣故云周之上自貴秦之士自賤

司空

伏犧始置共工少昊更設司空而分其屬爲五工正秦始皇乃置少府卽共工司空之職也其屬有將作漢乃分爲二官誤矣至隋又設少府將作軍器三監抑又誤矣至元始罷將作令又罷少府軍器二監併其事于工部焉

臺閣閹官

于肅愍之在兵部內外信之相權未甚一也至嚴氏分晌吏兵而權益重于臺閣矣馮保之在司禮荊州用之中權未甚固也至臺諫互攻諸相而權漸移于閹寺亦曰危哉

宰相類

歷代宰相

伏犧始置二相又任襄英爲左右若唐虞之百揆商之阿衡周之冢宰皆相職也至秦獻公始稱丞相莊襄政稱相國至漢武帝不以朝政任宰相始置

尚書令典樞機其任益猶羲皇之襄英周官之卿士也武帝崩霍光以大司馬當國領尚書事於是遂以大臣領尚書而大司馬之職班宰相上尚書令之權重於宰相矣至成帝始以特進張禹録尚書事蓋以三公下兼卿士之職也自是遂以録尚書爲首相之稱靈帝始以宰相胡廣爲大傅自是遂以大傅爲首相之稱至魏文帝以中書令晉武帝以尚書令宋文帝以侍中並爲相職北齊始置尚書行臺此宰相初有分司也隋文帝始以侍中中書令爲上相僕射爲次相唐太宗因後魏制以

他官行相事謂之參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其後遂俱以爲直宿之稱中宗又置平章軍國重事則古三公兼宰相之職也玄宗改侍中稱黃門監宋神宗又以尚書左丞爲執政官徽宗加宰相太師之稱自是首相多稱太師元世祖始置參議官及中書行省行省即北齊行臺也

宰相稱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袁盎日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真漢相翟方

進曰通明相後漢相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恃勢人稱爲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内相閻立本爲册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稜宰相李邦彦爲浪子宰相陶弘景爲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王珪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真相李綱爲中興名相王欽若欽有疣曰瘿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

公相□曰媪相梁師成内侍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林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顗嘆爲黑衣宰相翹野亦稱曰白衣宰相

張説

張燕公説有宰輔之才而多詭計復貪財賄時亦多訾議之毎中書議事及衆僚廷廳或有所忤立使叱罵爲衆所嫌故朝彦相謂曰張公之言毒於極刑言好面辱人也

公孤

周始有三公坐而論道後漢始以太尉司徒司空爲

三公傅子曰黄帝以風后配上台 后配中台五聖配下台故後世由此以三公爲三台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

當筆

通典曰肅宗至德二年三月宰相分直政事筆人知十日德宗貞元五年五月八日又分十日人執筆迄今爲故事曰當筆

火城

王元之侍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凡三司使大金吾皆以華燭擁馬謂

之火城

平章

唐有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任蓋行丞相事之類漢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周澤行司徒事是也唐百官志曰李靖以疾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名官自此始也會要曰貞觀十七年六月高士廉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高宗永淳四年四月郭待舉等並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岑知政事崔知溫曰待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同受名稱自此四品以下

知政事以平章爲名

左右相

通典曰成湯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伊尹號阿衡仲虺爲左相是也又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書亦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故秦悼武王置左右相漢高后亦置二相自此以後多非尋常人臣之職唐龍朔元年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武后又改尚書僕射爲文昌左右相開元年又爲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爲僕射又以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至德初後舊

故今亦以左右丞相呼

六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理厥後天子及列國侯皆或一人或二人三人四人漢初惟丞相一人唐高宗以李勣爲尚書左僕射一人侍中中書令各一人爲正宰相至勣授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平章事爲宰相始勣事

賜玉

常袞集有謝賜緋衣表曰內給事潘其奉勑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媿聚螢才非

倚馬典墳未博謀陳奉使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雖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加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酧天造則知唐賜玉帶亦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

宰相外望

蘇氏閒談錄系中令維翰嘗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王旦遺令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經筵歸書閣閣扉以自

省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嘗以蝗旱憂愧辭位
依而疾瘵不食真宗命内饔調内麋食餘緘器以
賜日嘗三品既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居台
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
而絶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婿蘇耆力排而止之

聖眷有定

富弼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爲參知政事宰相有謂
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
召至則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事迄拜參政乃
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

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牓朝堂有妄
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諭公公奏曰臣頃
歲陛下過聽擢置樞密未嘗昵朋比結左右也況
仲淹非姻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
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托進
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相公尊重

涑水記聞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絶百寮見者無少
長皆拜相公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
久則吏從旁唱曰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

公孤慎重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
洪宣中爲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
原吉黄忠宣公福黄文簡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爲
三孤者内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傅兼
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少傅以太子太保兼尚
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
史大理卿通政使又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
官公孤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内尚書每部二員侍
郎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

甚於此時者矣故當時謔曰滿朝皆保傅一部兩
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沿中魚

國朝任相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
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
國公張輔爲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
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
先卒皆贈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
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黄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
後也景泰易 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

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
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寃深
被殺死李賢被傷獨加 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
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始加 太子太保其
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至於無故加秩
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以定策遍加戚畹武臣
由內閣欲自伯爵有以啟之也
永樂初雖建內閣皆自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
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
可踰也

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
部侍郎後至少傅榮溥初皆陞太常卿後至尚書
士奇兼華蓋殿大學士榮兼謹身殿大學士蓋踰
常格非可以為例也楊溥乃兼翰林學士終身榮
正統五年卒士奇正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
曹鼐乃修撰為楊士奇所薦入內閣沒於土木之
難景泰間易 東宮陳循在閣草詔有曰天生烝
民作之君又有天下得之子得寵官至少保 太
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蕭鎡為 太子
太師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為 太子太

師兼工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商輅為兵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加
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者三人商輅猶以
侍郎在閣則舊意猶存未泯也天順初李賢始以
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
由大理卿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
化弘治以來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已陞尚
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事吏部尚書
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
書納賄劉瑾不由推舉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

為入閣階梯大壞祖宗官制實劉瑾啟之至今守
而不變者以內閣官欲因此自重未肯改正也
永樂間翰林院官在內閣知制誥自是本等職務弘
治間內閣官以相自任欲以文武官誥命專官理
之奏令李東陽以侍郎在內專管誥勑吳寬繼之
遂為例然未有以尚書管誥勑者正德初劉瑾用
事劉機以侍郎管誥勑陞禮部尚書梁儲時為吏
部左侍郎吏部會官推舉梁儲堪任南京吏部尚
書得 旨陞吏部尚書管誥勑尚書管誥勑自此
始後白鉞以禮部尚書管誥勑遂為例夫內閣專

管誥勑舊無是官也後內閣官奏請委官專管亦不過舉用翰林春坊官爲之如六部堂上官奏委司屬官之例已爲不可乃至奏舉見任尚書侍郎專管誥勑其爲僭踰不已甚乎正德辛巳楊廷和專權遂奏調吏部尚書石瑤專管誥勑視冢宰如屬寮惟給事中史道嘗論之舉朝莫有知其爲非者蓋權臣亂政至劉瑾楊廷和極矣劉瑾伏誅而弊政未得釐正者廷和把持踵襲之也漢誅丞相以爲常宋秦檜史彌遠等多善終以故奸臣相繼專權悞國無所憚忌

太祖嚴禁不許設立丞相其後內閣陰持丞相之柄至徐有貞結曹吉祥石亨蕭維禎搆陷于謙等殺之後徐有貞安置雲南而已正德間焦芳劉宇曹元交結劉瑾俱以尚書取入內閣張綵罪狀同載劉瑾獄案論爲奸黨內閣楊廷和輩倡言曰內閣係輔導重臣自來不加罪言臣屢疏論劾竟寢不行劉宇焦芳止令致仕奪其散官曹元爲民而已及廷和以定策邀功變亂大禮爲桂蕚等所論罷免其恩典極隆而蔭子爲錦衣衛世襲指揮使則又自來內閣官所無之事蓋奸臣預爲已地能必行其術如此也

徐武功論相

杜董勑姓陸氏少遊吳中武功愛之酒酣語董云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堆金千笏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少顧如此人乃可作宰相

皇明名相

皇朝相業獨稱三楊與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 英宗復辟

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若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方則淳安之商鄞縣之岳博大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之蔣嚴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餘姚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聖甄陶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於前代諸人者也

商文毅公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至尊內外諸臣卧不帖商文毅公略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

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 旨
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
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
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移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
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
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
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
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

商文毅公輅在內閣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恃 憲
宗之寵大肆貪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
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
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副都御史以
行滇民爲之少甦及王公舉劾能罪而得山萬公
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賂而沮之同一任大事而賢
不肖相遠如此只此二事則我 朝當事大臣其
功業孰有能與之並者張所國謂世不傳其功業
何耶

李西涯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前
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
貽諸門生顧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伯庸題言
之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
渠方在道上醉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
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乃辭
去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修王元美藝苑卮言亦
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
豈能多見

張荊州

張荊州以少主而定國疑遂不至爲尸相是多智人
以伊周而學申商遂不得爲名相是少福人故其
生也人恨之其死也人亦思之

報復

江陵欲報復值王大成者嘗得一劍馮保令人誘而
持入宮門如所謂白虎堂故事即擒送 詔獄擬
逼大成詞連新鄭朱緹帥考問無所得遂劾保曰
大成似謂出若指保懼而請朱赦之其謀始寢
獄始罷不則新鄭危矣夫新鄭德望未及伊周而

志欲行伊周之事其免于禍幸矣

相傾

後相傾前相自嘉靖間始分宜之傾信州也以傲其禍深新鄭之傾華亭也以陵其禍淺既而江陵之傾新鄭也以偏其禍隱蒲州之傾江陵也以專其禍顯嗚呼古之同心體國者果爾耶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五終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六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職官門

省部類

侍中

周公置常伯至秦始皇改爲丞相史典殿中章奏謂之侍中而置黃門郎散騎二官與中常侍爲之副黃門郎亦曰給事其中常侍散騎則或以寺人爲之自是郎中屬僚参用士寺二流後漢稱黃門郎爲侍郎至靈帝始置侍中寺魏文帝合散騎常侍

爲一官而改用士人又分侍中太僕之職置殿中監自是士人給事者居侍中寺黃門令中常侍諸寺人則皆居殿中監晉武帝始改侍中寺稱門下省亦曰北省至宋文帝遂以侍中爲相職隋文帝改侍中稱納言唐玄宗始改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改稱監

門下省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盖自唐已然傅亮斉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

先呼之亦由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尚書

周公始置司會秦始皇改爲少府史主發行殿中書謂之尚書蓋卑員也漢武帝始置尚書令以統諸尚書及屬郎與中書宦官共典樞機其任與周之卿士相並至成帝設僕射及左右丞爲尚書令屬置尚書臺光武又分諸尚書爲六曹各置侍郎郎中爲之貳遂以令僕及六尚書爲八座晉武帝改尚書臺爲省亦曰南省遂以尚書令爲相職隋文帝以令僕係相職不與六曹同乃以左右丞及六

曹爲八座分屬郎爲二十四司各添設員外郎以佐郎中謂之子司隋煬帝又於子司各置主事以副員外主事者本漢吏役之稱武帝於光祿勳置南北庭主事是也其二十四司吏部四司一曰選曹即今文選司也置自漢之常侍曹二曰封曹即今驗封司是也本漢武帝因古執秩之官而置三曰勳曹即今稽勳司是也本宇文泰因周禮司勳之職而置四曰功曹即今考功司是也亦漢光武所置戶部四司一曰民曹二曰計曹三曰金曹四曰倉曹並魏文帝所置禮部四司一曰儀曹即今

儀制司是也本宇文泰所置二曰祠曹即今祠祭司是也本魏文帝所置三曰客曹即今主客司是也本漢成帝所置四曰膳曹即今精膳司是也本晉文帝所置兵部四司一曰武兵曹即今武選司是也本魏文帝所置二曰職方曹即今職方司是也本宇文泰所置三曰駕曹即今車駕司是也四曰庫曹即今武庫司是也並魏文帝所置刑部四司一曰賊曹本漢光武所置二曰都官曹本漢成帝所置三曰比曹亦魏文帝所置四曰門曹本宇文泰所置工部四司一曰起曹即今營繕司是也

本漢光武所置二曰虞曹即今虞衡司是也虞衡本周禮建官三曰水曹即今都水司是也虞水二司並亦魏文帝所置四曰屯曹即今屯田司是也亦本漢成帝所置隋煬帝又設尚書左右司郎中員外以副左右丞謂之都官唐罷尚書令惟設僕射以下官宋神宗升左右丞爲執政左右丞遂居六尚書之上宋高宗罷左右僕射惟設左右丞以下官

僕射

秦官始皇本紀有僕射周青臣是也古者重武以善

射者掌其事故曰僕射言僕役於射也一云僕主
也古有主射專督課漢因秦事自侍中謁者博士
郎軍屯永巷泊尚書皆有之成帝建始元年初置
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此蓋其始也獻帝四年以
邵榮爲左僕射衛致爲右僕射左右之始也

分行

唐會要曰武德令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
刑工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六官準禮典曰周
禮天官冢宰掌邦六典以佐王理邦國漢成帝置
四尚書因事設員非擬于古光武分六曹稍似周

禮唐武后遂以吏部爲天官戶部爲地官禮部爲
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亦承
六尚之制宋初以吏部兵戶刑工禮爲次神宗行
官制復唐故事又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

尚書謗語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
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
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部典了淡袴刑都
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
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
倍乎昔賄賂公行冒濫相乘餉軍日滋賦歛愈繁
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富饒他曹寂
寞彌甚吏輩又爲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
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吃虀麵兵職駕庫咬
姜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

皇明官制

皇明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
唐之六部爲尚書省之屬曹　本朝六部爲六尚
書之公署唐以爲省名今以爲官名爲不同耳唐
尚書之制都堂在中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

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
部尚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
有左右二司每司各有郎中員外分理庶務署覆
文案則有主事今之六部即唐六尚書之官戶刑
二部屬官比唐制加多耳又如唐中書省有令有
侍郎中書舍人官屬頗多今止中書舍人而已唐
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
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唐御史臺有御史大
夫御史中丞屬有三院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
中侍御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改御史臺

為都察院革侍御史殿中御史止存監察御史分
道理事特唐三院之一耳唐有學士院翰林院集
賢院弘文舘今皆革去止存翰林院其餘諸司冗
省于唐不能悉數好議者輒謂　本朝官制冗濫
其亦未之考耶

兩字尚書

成化末　上病舌澀朝臣讀奏荅旨多以是字而尤
弗便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
為大宗伯時號兩字尚書施京師人體貌豐偉音
吐洪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覘其內子亦京師人

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婦朝　兩宮內廷嬪御色
亦鮮儷咸屬目焉　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
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賜鈔諦視久之
顧左右寺人曰向者東朝選妃何不及此人又顧
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矣

冢宰讓班

弘治乙卯吏部鈌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文昇都御
史屠滽及一二侍郎堪補文昇自以部次年勞當
得之不意竟歸於滽文昇意不平賦一近体云朝
退凭欄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
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上浮雲偏晻靄地中陰氣
已疑堅云云滽既得吏部當班于文昇之上固辭
居下及當　廷試讀卷又恐居文昇之前即先移
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
侍郎壓冢宰即立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
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遠　旨
柰序若是哉

尚書郎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為之給帷
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

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
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
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祠部

魏代始于尚書置祠部曹盖其官自魏始也歷代因
之不改祠部呼為冰(去聲)廳言其清且冷也

童子郎

續漢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
通春秋者奏拜曰童子郎

館職類

翰苑

伏犧始設史官武丁始置御史掌秘書即左右史記言動者周公始設內史掌出納王命外史掌典文籍小史掌方國之志秦始皇亦置博士掌故漢文帝以御史中丞仍掌秘書武帝設蘭臺石渠二署置太史令掌天文國史即今東閣學士也又設秘書令掌秘書即今文淵閣學士也成帝加校書郎章帝加秘書郎桓帝加秘書監獻帝加秘書丞魏明帝加著作郎北齊高洋加正字隋煬帝加秘書少監唐太宗始置起居郎於門下省高宗又置起居舍人於中書省時謂左右史唐玄宗加脩撰編脩檢討

天子私人

翰林為天子私人開元以後有此說武曌為皇后時乃多引文學士參決表奏是皇后有私人天子在而皇后有私人則推而為控鶴奉宸有識者已豫憂矣

二侍

通典曰開元中馬懷素等侍讀禁中十二年集賢院置侍讀學士其後康子元為侍講學士宋朝真宗始置此二職于翰林蓋自楊徽之邢昺始也景德四年八月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知曹州此又侍講學士之外使自昺始也天禧二年二月以參政張知白為翰林學士知天雄軍此又侍讀之外使自知白始也唐宋申錫敬宗寶曆二年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時鄭覃亦為之

脩撰

唐明皇開元八年始置脩撰于集賢殿天寶後它官兼脩史職者亦曰史館脩撰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太平興國中趙鄰幾等直史館掌脩撰楊文舉為史館編脩是時脩撰未列於職至道中始以李若拙為史館修撰　熙寧以前秘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秘書省官則其職歸于監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脩撰檢討是與本省為二也宗正寺脩玉牒所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修牒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為二也然則今有户部可別置三司有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脩

補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二三年輒一行賞書局僭濫此最爲甚

侍講

後漢張酺顯宗時數講于御前每侍講有敢正之辭帝常言酺侍講屢諫正及他傳往往有侍講禁內之文名蓋起於此

資政

歐公歸田錄曰王欽若罷叅政眞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準在中書定其官在翰林下欽若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叅政今無罪而罷班反在

下是貶也帝爲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之上

館職儲材

宋朝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奎跋祭文夏國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荅高麗書並送秘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節翰墨之才異時内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蓋本此

賜花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例賜百朶并南康法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志之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勅設

筆談曰京師百官惟翰林學士勅設用樂雖宰相無此禮優伶並開封點集陳繹爲學士遂不用女優

學士院勅設之不用女優自繹始其事在熙寧中

視草

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德宗崩禁中議所立高郢鄭珣瑜爲相不得預議中官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因得言太子雖疾地居冢嫡當立中官從之是宰相不得預政而學士反得預也又如唐憲宗時裴垍李德輿爲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蓋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

後世論之必以爲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罷任嘗曰陶穀代草依樣畫葫蘆耳終不登之政府盖以視草之人即爲輔相之地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經筵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書三昧也鷹自太史先生初在講筵即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聞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立先按

講其說鷹未始得與聽也邇來遂復與聽先生平時温温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暨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與起宜乎久侍邇英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鷹一夕獲閒按講王制巡狩望祀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文乃附會爲封禪之說或以求神仙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後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鷹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鑑

洗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出則有先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

玉堂盛事

學士院玉堂宋太宗皇帝親幸故後惟學士上官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政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案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閤子窗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

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國史官

皇明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脩官階九品而無定員或至六七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脩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脩官而以脩撰編修檢討專爲史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讀講二官亦領史事所兼領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國初之制

書兼脩國史甚者編修亦止爲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關制度且可以示妄兼官銜者故記之

文臣入直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謄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厨饌於閣之東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誥勅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勅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老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士惟劉鉉先生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勅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依樣畫葫蘆矣然且誑人曰出某手一日柯學士孟時謂中書黃瓊曰某人勑命稿作急謄上瓊答曰尚未作孟時但竊笑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孟子曰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固此類歟

纂脩加官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在內閣姑蘇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爲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寺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爲黃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

相路

皇明相路狹故少賢相法網嚴故少活法嘉靖丙戌重有鑒于前獘者首選屠應峻趙時春及吾鄉華察輩凡二十人抽中秘書正欲儲養相材示不專在丑未兩科耳久之皆除他官去獨三君復自郎官改翰林可稱異典然竟無居相位者豈法勿是耶夫太狹而稍廣之太嚴而稍寬之庶幾賴此一舉奈之何其輒廢也今即不限科數乃吉士既出鮮再入者蓋自張桂方夏繼相後終謂郎曹膽大

不若秀才心小諸郎茂異遂不復登政府矣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六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省監類

秘書省

漢書藝文志武帝建藏書府置寫書官故曰秘書明帝置監魏置丞後魏曰芸臺唐初曰秘書省龍朔二年改為蘭臺天授年改為麟臺咸亨元年復為秘書省

病坊

唐初秘書省望雖清雅而實非要處俗以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事病坊丞及著作為尚書郎病坊秘書及佐郎為監察病坊言侍從有不任煩劇者當改入此省 闕奇

儲官類

儲職

顓頊始置樂正以教胄子殷湯始置王世子六傅周公加以庶子秦始皇始置詹事府詹事洗馬家令魏文帝始置侍講舍人北齊分置門下典書二坊即唐之左右春坊以庶子掌之隋文帝初置中允

謂之內允即今之贊善唐高宗始置賓客諭德率

更令玄宗始置少詹事文宗始置侍講

賓客

漢高祖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迎四皓以定太子

故賓客之名始起于此孝文爲太子立思賢苑以

招賓客孝武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自晉愍

懷建官惠帝使衛庭司馬畧等五人更往來備賓

友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唐顯慶元年正月以

于志寧等爲太子賓客遂以名官定制四人盖取

法于四皓

太子率更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以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

軍司馬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鉉

鍇誥勑備存甚多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誥

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徐

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

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諫官類

御史大夫

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戰國時秦趙會

澠池各命御史書鼓瑟擊缶之事淳于髡謂齊王

曰御史在前則上古皆爲記事之官也秦漢以來

始糾察風憲然則御史盖周官也秦置御史大夫

以爲御史之率故曰大夫

御史臺

御史者周柱下史之職秦置御史大夫及中丞爲執

法之官漢書曰尚書爲內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

外臺是謂三臺朝廷分御史爲左肅政臺以司隷

校尉爲右肅政臺近代不置司隷校尉仍舊爲御

史丞爲憲長二院御史俱曰臺官故事臺北開門

者以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曰隋初兵部尚書

李員通兼御史大夫欲使向省便近故開北門

六察

唐百官志曰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興元元年

一人察吏禮部一人察兵工部一人察戶刑部歲

中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使無以覩能否乃命

專察尚書省號六察唐會要曰元和四年五月御

史臺奏舊例監察御史從下第一六人各察尚書

省一司是也宋朝會要曰國家每臨時差六察吏

察兵察戶察刑察禮察工察元豐中神宗始置六

察于御史臺

言事官

言事官舊有三殺之語衙裡喝殺朝裡哄殺家裡餓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報悶殺臨了沒結殺

御史本草

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于座南設橫榻號南床又曰痴床言登此床者倨傲如痴又唐封演見聞記言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

草以裡行爲合口椒微毒殿中爲蘿蔔侍御爲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記畧

端公

唐侍御史職有四謂推彈公廨事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台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語自唐始

南床

唐御史故事御史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也唯侍御坐焉凡侍御例不出累月而遷南省者故號爲南床今猶有是循唐故事也

獨坐

後漢宣秉傳曰光武建武元年秉拜御史中丞特詔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並專車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今中丞亦循其制始自漢東京迄今爲故事

三院

唐有三院御史臺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有院御史院樂懸院神廚院皆有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科院等品秩亦不高宋朝樞密本兵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爲兩制下則糧科

審計進奏官誥登聞檢鼓是爲六院皇太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宮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爲義始不一矣

起居舍人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即堦坳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堦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于陛之四角出石螭首

訖了

治平元年孫覺與曾南豐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

用相約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淵奸邪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類此者甚衆凡臺官諫官言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臺吏每白御史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持權欲一切以沮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為慙故相約如此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疏已七八上不聽皆納敕求罷去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絶市無臺官然人主猶采物論後來者其言愈厲南豐雜記

憲長

憲長今世類以稱按察使按宋人筆錄寶元中御史府闕中丞仁宗問李淑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呂夷簡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上領之然則憲長御史大夫中丞之稱也

言官挾私

皇明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武永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予奪出 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讐之事如解縉之于永樂弋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而無奸私至于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晚宋之風者則罕聞焉如 朝廷已知臣下奸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乘 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王鎮等之奏以為獄案 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前例 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

監察

隋文帝開皇三年始曰監察御史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巽為監察御史先是三院多外徙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遂詔正名舉職自此始宋朝之制凡職事官皆他官領之惟三院御史自是始正其名也

直臣

胡侍御溶之劾張宏也因侵及馮保胡被 命按遼則保秉筆于中矣會有星變胡因上疏乞放宮人以當天戒且曰唐高不君則天為虐 上覽而大

怒以問江陵江陵時初政寬漫解曰是在古語不足竟　上稍釋放胡還編氓而已

卿寺類

祭酒

孫卿在齊爲三老稱祭酒漢吳王濞爲劉氏祭酒又漢博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博士祭酒古者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爲稱晉咸寧中初立國子學始置國子祭酒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主親屬秦漢因之高祖七年自櫟陽徙長安置祭酒一人掌錄敘王國嫡庶及宗親遠

近郡國歲所上宗室名

文學

漢郡國初皆有文學掾則文學漢官也唐會要曰大曆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諸州府學博士改爲文學品秩同參軍唐志曰文學授千吏部然無職事衣冠恥之故以爲散官

冷官

唐玄宗以鄭虔之才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公月適省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道之職爲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學並列亦即文學之職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爲官其曰學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也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已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謂吳有舡官餘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宗正

周官也在周禮實小宗伯之職朱百官春秋曰周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選其宗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秦因其說置宗正兩漢皆授皇族不雜姓晉始兼庶姓也舊唐志曰經星有宗正在帝座東南漢高紀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大理

齊職儀曰古官也管子曰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使爲李春秋元命苞曰堯爲天子得皋陶爲士官韓

詩外傳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春秋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士榮爲大理新序楚昭王石奢爲大理則大理之名始自春秋秦爲廷尉漢景帝中元中更名大理蓋漢復古號也唐書曰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卽周禮士師之職孟詵錦帶前書載三代法官之名則曰士夏曰大理也

鴻臚

周官大行人也干寶曰亦周禮象胥之職秦爲典客掌諸侯四方歸義蠻夷漢曰大鴻臚應劭曰鴻聲臚傳也傳聲贊道也劉熙曰鴻大也臚陳也欲以

大禮序陳賓客也馮鑑事始曰楚云連敖漢爲典屬國後漢氏典屬國自爲一職非鴻臚之任

客省使

漢有公車司馬令掌天下上章四方貢獻闕下蓋唐客省之職也唐會要曰永泰以後多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臺門置客省以居之上書言事藩戎將吏盖于此待報唐書李師道崔承慶入奏待命客省是也會要曰昭宗天祐元年四月勅有客省使疑自代宗以來始命其官也

四方館使

通典曰魏改漢大行令爲客館令宋初置南北客館周置東西南北四掌客後爲四方館宋朝會要曰唐四方館以使舍人隸中書省宋朝初以檢校官判館事淳化四年改置使名則四方館使自宋朝太宗始也

翰林使

宋朝會要曰唐有翰林使掌技術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宋朝初有茶酒使後止云翰林使

制誥兩房

内閣有兩房制勅房爲東房誥勅房爲西房卽閣老

屬官其官有卿少　司丞府丞郎中員外郎主事大理寺寺正寺副評事中書舍人鴻臚寺主簿序班署丞等官俸帶于列銜銜門實供事内閣權官至卿而止盖由此上卽侍郎都御史未有侍郎都御史尚爲屬閣老散官有加至二品爲資政大夫者中以進士選者不過五六人餘皆舉人監生恩生儒士軰入每謂循流輕薄者又云此皆待閣老持馬子者世俗謂溲便褻器爲馬子由進士選此者無彈擊廣無簿書累自主事至寺卿特二十年至寺卿卽可擢都御史侍郎正德閣阜城沈尚書

趨巴縣蔣侍郎恭皆由進士入兩房漸至六卿然非立法本意項觀齋藏制云漢侍中掌乘輿物褻服有獸子之稱故呼侍中爲執獸子然則今所謂持馬子殆古所謂執獸子者歟

使者

漢官名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寃獄使者因張敖救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决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邪又漢史武帝時有監北軍使者昭帝時有稻田使者元帝時有護苑使者

流外

通典曰凡府史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勞故得齒于下品文中子曰吏而廢位非古也推此疑周隋之制唐有流外勳品自諸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爲謂之流外自茲始也

夕拜

漢給事中故事每日暮時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拜亦爲夕郎

雜職類

後苑官

禁中後苑官亦有後苑使主綱領本苑事權幹辦亦有後苑官監視苑内一切之事有大主管小主吏亦謂之燎盞官又有煎烙使臣

司理

漢公府有决曹掾主罪法事通典以爲法曹之職白氏六帖則云魏置理曹掾蓋法曹也即今司理之任舊制諸州有馬步院及子城院主禁繫訊獄張緒續錦里耆舊傳曰開寶六年秋勅改馬步院爲司理院廢馬步都虞候除文資爲司理叅軍成都雄藩一十六處置左右馬子城院不得禁繫公事呂夷簡三朝寶訓曰太祖開寶六年謂近臣曰諸州馬步判官比來止選牙校爲之刑獄人命所繫當選士流任之蓋自是始置司理之官

錄事

漢司隷屬有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在州爲治中又有督郵主簿皆錄事之任也晉始置錄事叅軍刺史有軍而府者並置之本爲公府官非州職也續事始曰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隋以錄事叅軍代之掌勾稽文簿舉彈善惡監牌印給紙筆之事

開元初京兆河南曰司錄六曹宋朝京邑大府以京朝官領其事曰知其非京官而資考久次者亦曰知三輔決錄岸康成為郡主簿是也

書記

漢書百官志曰王公及大將軍幕府皆有記室掌章表書記續事始引魏志太祖以陳琳阮瑀為記室文帝與吳質書稱孔璋章表殊健元瑜書記翩翩宋江夏王乃以丘源為掌書記而未為職名唐開元元年勅節度置掌書記自後藩侯得自奏請

叅軍

漢書靈帝時閻謙以幽州判使叅司空張温軍事魏志太祖以荀彧為侍中持節叅丞相軍事又晉于寶司徒儀掾屬有行叅軍又石苞拜大司馬以孫楚叅軍楚負才氣初至長揖謂苞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其後號叅軍自晉以大督府置叅軍掌出使彈責非為之事其職漸卑列于六曹之下事始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七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司天類

司天臺

按史曰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分命羲和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周昭王時有太史漢為太史令以司馬談為太史令撰述國史至唐乾元元年置司天臺臺內別置一院名曰通玄院應有天文道術人皆于此安置其太史令

改為司天監惟掌天文而已

太史令

少昊鳳鳥氏為曆正夏后曰太史周禮為春官宗伯之屬秦為太史令唐乾元間改曰司天監宋朝神宗正官名復為太史令

司天官

天文莫善于晉志以所修者李淳風氏也天官莫缺于本朝以所守者疇人子弟也

推算

蘇州府總陳褱善算田以其法算天文甚驗嘗曰今

年日當蝕而不蝕乃司天臺言日食不驗甚後煖
上書令臺較算報能誰謂臺官不如一府算乎夫
用人者亦旁采之而已

諸使類

府提點

宋朝景德二年三月敕置開封府界提點之官呂夷
簡三朝寶訓曰真宗謂近臣曰諸道刑獄皆遣官
提點唯京師無之去夏開封府訊進士寒符㬎於
目中裂其背而鞫之無狀炎暑之際罪未見情枉
罪屬毒今置司命京師刑獄處悉糾之

遠使三人

建炎兵興從使絕域者厮輿輩亦稱官諺語曰歸爲
官人病爲死人留爲番人

玄宗朝置諸使

脩奉太廟使太清宮使禮儀使園苑使閑廄使莊宅
使內諸軍使左右街使黜陟使巡撫使宣慰使國
冊立使弔祭使選補使會盟使監牧使供軍粮料
榷鹽使給納使和糴使太倉使入作使裁按使經
畧使觀內使營田使觀軍容使內臣

牧守類

留守

左傳晉侯將伐鄭荀罃居守音史記漢高祖留蕭何
守關中乃有留守之任後漢世祖每征討常令鄧禹
居守後魏文帝南伐以太尉元丕留守京師乃有
留守之號唐朝天子在西京則有東都留守在東
都則有西京留守

內史

秦始皇始稱京郡守爲內史漢景帝始稱王國守爲
內史武帝改稱京都守爲尹成帝始稱王國守爲
相隋始稱郡守爲刺史宋太祖改稱知州高宗改
稱知府元改稱總管

位不可僭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敗但命近臣權知
開封府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
曾經祖宗爲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爲
尚書令後三百年間無敢爲者雖郭尚父之勳業
亦避之

萬石君

漢石奮號萬石君馮陽宣帝時爲弘農太守八子皆
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秦彭與群從同時爲二千

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高祖時為侍中有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會稽郡

漢會稽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權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郡蘇州也烏傷婺州也毗陵常州也山陰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即秀州也太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為之氣焰赫赫如此

五馬太守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又云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于庭故時人呼太守為五馬

獨立使君

裴俠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刺史命俠邪立謂諸牧守曰俠奉公為天下之最衆中如有俠者與俱立闔文厚俠號獨立使君

俚語

今謂都布按為大方面知府為小方面蓋以一方之面訓為義然魏書劉尼傳云曾祖政為方面大人宋史董遵誨傳遵誨遣外弟劉琮賁馬太祖解所服珍珠盤龍袍賜之琮曰遵誨人臣豈敢當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不此嫌也方面之稱昔固有之矣

久任

宋周臣名子真上便宜事有曰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元世祖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逮今日雖久任法亦寖廢予謂果得其人固宜不然民必被其毒虐而無所于告也夫久任尚不免有弊况封建乎周臣之言可謂卓見

福星

司馬溫公稱鮮于子駿為一路福星是以監司為福星籍川笑林載太守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云災星退去福星來是郡守亦可以為福星

知縣

唐會要曰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所損神門戟架六年四月裴識知縣盖知縣之名始起于此矣

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六月詔河朔右地魏大名分治劇邑當用能吏思慎簡於縣務特選士于朝行断自朕心以重其任大理正奚嶼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于從徽知臨清朝臣知縣自嶼等始也

晉陽令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賛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餞陽曲王賛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陽曲丞尉石艾尉也洪容齋隨筆載晏幾道與通叟原少公亦用此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云少仙應是言縣尉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故稱少仙

別駕

唐六典曰後漢州置別駕歷代皆有之杜佑云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之有副使也宋朝典長史司馬並爲散官云通典曰從刺使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晉庾亮曰別駕與刺史別乘任刺史半故曰半刺

掾史類

主事

通典曰主事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范遷光祿主事是也後魏于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

名隋煬帝去令史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每十令史置一主事雜用士人唐用流外

都事令史

又曰尚書有都令史隋開皇初時改爲都事又曰令史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籀官補蘭臺令史漢章彪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署令史以助郎職事也按史記項羽本紀曰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則是秦有令史矣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而用禮六官之屬皆有史以掌書

書手

報應記宋衎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
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

三老

秦始皇始制里三老亭長嗇夫游徼三老即今里老
亭長即今里長嗇夫即今粮長游徼即今火夫總
甲

場務官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
竊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
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害故建隆以來

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
至今便之

耆壽

會要天寶十三載勅諸郡縣父老以押司錄事老者
轉升爲耆壽而不掌吏事（續事名）

蛾眉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伍伯

續漢志注云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
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

人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
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韝即今行鞭杖者

匠工

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
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蘗
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
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
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
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
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

王官類

傅相中尉

漢高祖初置諸王傅相中尉傅即今紀善相即今長
史中尉即今護衛也魏武帝加記室晉武帝加文
學宋武帝加侍讀及王友唐文皇始置教授以誨
王之子孫宋太宗置王侍講

翊善

宋朝王府之官多省不置別置翊善曰某王府翊善
翊善古王傅之任其名位甚輕宋朝會要曰太平
興國八年三月以載元爲衛王府閭象爲廣平王

府楊可法爲皇太子翊善蓋自此始也

女封類

婦人封

春秋左氏傳晉敗齊師齊侯自齊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曰苟吾君與吾父免可若何齊侯以爲有禮與之石窌此婦人得封之始也事物紀原

封夫人

唐虞夏商公侯之妻尚無夫人之號由周克商列爵惟五干其封國皆稱君其妻皆爲夫人其事雜見於禮詩雖皆命于天子亦無封冊之禮漢崔篆母師氏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則夫人之封自莽始也蓋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夫人始不命于天子至莽乃加封號云事物紀原

國夫人

宋鄱陽侯孟懐王母拜國夫人洎隋高凉洗氏以功封譙國太夫人此夫人封國之始也見通典事物紀原

郡君縣君

漢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平原漢郡此封郡君之始也又封太后微時金王孫家所生女號脩成君此縣君之始也事物紀原

夫人郡君立碑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按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三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乎此然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尊處後宮嬪御蓋有近臣貴戚之母妻門一加之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見

太君

唐制四品妻爲郡君五品爲縣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君封稱太此其始也事物紀原

婦女爲侯

漢樊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噲死須封爲臨光侯

女史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銀環進之著于左手左手陽也以

嘗就男故著右手陰也御而復故著也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軍職類

駙馬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附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附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陵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附馬

歷代將官

自周以上天子六卿即爲六軍之將至春秋之末田氏專齊始分將相之任至秦始皇并天下始置衛尉以掌禁兵置中尉以掌京兵置校尉以掌遣兵置衛卒以掌東宮兵置郡尉縣尉以掌郡縣兵置太尉以統都尉者本晉武帝所設佐將撫軍之官猶後世督護鎮撫也將即當時之列卿也於國政無不統尉則職專撫軍爾至秦遂以太尉與丞相御史爲一公位爲上將矣自田齊始制將軍監軍於是七國並有之然無常員也漢武帝始置大將

軍位冠三公前後左右將軍位並列卿始有常員矣光武以後太尉雖掌武事不復典兵魏文帝始稱大將爲都督後周又稱總管唐太宗置經畧使招討使係行軍將銜不常置也肅宗始以節度使典方鎮兵玄宗以宰相領節度不之鎮則置留後代將兵

上將軍

史記曰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漢以呂祿爲上將軍魏黃初中有上大將軍唐貞觀諸衛各置上將軍老子曰君子用兵則貴右是以偏將軍處右說苑

田忌奔楚楚王問齊楚相併奈何對曰齊使申儒將則楚用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則是春秋逮戰國始有上將軍之官也

大將軍

戰國時始有大將軍之號隨事即置亦不主官劉劭爵制謂秦下八爵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楚懷王與秦戰秦虜其大將軍屈匄是也項羽時范增稱大將軍漢遂置大將軍如三公至煬帝于諸衛悉置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親爲王子孫應授宮職之名如云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爲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爲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同盖選軍中之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旃所稱陛楯郎疑即此也凡大朝會若虜使入貢　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着飾金介冑持金瓜鐵鉞刀劍列册陛下常朝着明鐵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幸籍田太學鑾輿出

入扈從以給宿衛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尚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秦叔寶勇力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多病毋謂人曰吾少練戎馬經二百餘戰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患又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馳馬頓鎗城下而去城中數千人共扳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後每大陳

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李光弼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既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顥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刼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俱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壓顥軍顥阻濠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曰大將謂誰曰雍

顥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顥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顥與之俱至光弼又嘗伏軍守河陽與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牝馬五百匹待思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縶於城中羣牝嘶鳴無復間斷思明戰馬遂悉渡河光弼盡驅入城光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不可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適城上見河稍退恐或急卒難至遂置劒於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勝於城西西望拜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舁疾而行徑赴泗州初光弼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田神功等叛諸軍皆不受制因此不得志愧恨成疾薨於徐州年五十七

出譚賓錄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靖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梁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為患擇帥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

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來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赦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之誡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往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堦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軍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閤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

職于斯故老尚歷歷記之出王氏見聞

八摑將軍

滕王元嬰爲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右摑摑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幾摑聿曰前後八摑即令遷八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摑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摑將軍朝野僉載

分身將

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如神人助晉人稱爲分身將

李克用料敵

李克用入魏博覘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柴紹疑虜

唐時吐谷渾党項寇邊勅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紹安坐八婢彈琵琶使二女舞虜疑之休射以覘紹伺其懈出精騎衝擊虜大潰敗

曹南院祭夏將

太尉曹南院知渭州夏人擾邊有智將蕀鶻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鋭覘視兩界曹患鶻智勇令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蕀鶻踰月病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一大祭贈賻器物照曜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移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今百騎守塞下望其兵近即舉火自燒幷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國殺蕀鶻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衆内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羊馬槖駞不可勝計

稗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三十

曹狄用兵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内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

狄青錢卜

南中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值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狄青比關張

元昊叛狄青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戰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人之稱以一足以敵萬也

岳飛用言

岳武穆平湖寇楊么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秘籌妙算若與鬼神爲謀非人可矚者今讀薛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亦欲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鬥也今大旱河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　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彼壤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遽平岳之奇功照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鮮矣

放鴿徵兵

曲端爲涇原都統日張魏公嘗按視其軍端執撾以軍禮見營中闃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端於廷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閱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

精明公大加獎異

葉旺冰城

國初故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臣葉旺策其遁處預緣河疊冰爲墻以水沃之經宿凝沍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穽於平地伏兵以俟虜兵過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納哈出僅以身免

丁大用行軍

丁大用都閫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盔爲杵舂邊鄙老校笑

其拙教於高阜擇平地坎之如臼然剪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舂甚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遂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參將乃以我軍列爲一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旣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里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更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即此類也

王忠肅邉功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廵邉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閲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邉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米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邉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粮數萬石馬千餘匹邉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爲夷狄所憚

稗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十 三五

韓雍膽畧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滅賊今公在此我等必得脫穽擭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縳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于樹夾道不絶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勇絶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命將校同飲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縛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畧俱有眩絶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爲神

軍中有女子

梁湘東王一出軍有人將婦女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諮議參軍幼聰明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姬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弘高麗救軍至令婦女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

稗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十一 三五

麗陳兵於外遂東奔高麗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勇
思有以汚蔑之乃以名姝遺光顏顏大合將校置
酒飲使者引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
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
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厚賂使者遣
之將卒感激

取蜀將帥不利

自古取蜀將帥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客
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劉禪皆旋滅後唐郭崇韜康
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皆死宋朝王全斌崔彥進

討孟昶皆坐廢開禧間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
爲李子文所殲近余玠爲宣諭凡十年亦不令終

兵馬大元帥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
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並無天下大元帥
之名其理無所攷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
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元帥
其年十二月勅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爲
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
德宛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
知之何其陋也元帥之名肇見于左氏晉謀元帥
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必以名
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
道有行軍元帥西封元帥自此寖多矣然天下兵
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於從榮唐末嘗
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
元帥授李昪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
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
西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末又以天下兵
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

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　高皇帝出應中
天之運初元帥皆　親王爲之廷臣則爲副貳而
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任之其餘錢
氏繼之朱全忠自置李昪僞命俱不足道也

樞密

西晉泰始中王景文爲中書令兼管內樞密此其名
之始也君臣政要曰唐代宗永泰中勅中官董廷
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
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自此始
用二人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宋

朝會要曰開寶九年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樞密帶節度自此始也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熙載爲户部尚書充樞密使文職正官充使自此始也

武人不當爲樞密

蘇子瞻嘗見文富二公言以武人爲樞密最非國計况不是讀書人不知禮義臨大節不知所守政和中仁宗不豫諸公議及國事王德用爲樞使輒合二手掌向額曰奈此一尊菩薩何

漕職始末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漕運粮儲共一百萬石彼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用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部黄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丘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以馬與充總兵張節充叅將此設叅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勳階類

勳品

沿華曰勳品自齊梁有之今柱國而下是也周禮王功曰勳蓋取諸此舊唐書百官之勳官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耳

散官

皇明文官曰太子太保以上俱　旨授未有部覆題請者正德十六年兩考亦止加　太子少保人雖以宮保稱班列仍立二品嘉靖丙申間兵部張尚書瓚工部林尚書庭棉俱以營建　恩授　太子太保時刑部唐尚書龍以軍功都察院王右都御史廷相以考滿俱止授　太子少保皆怏怏恒言曰吾輩若有兼金餽閣老修宅即得玉帶時李冢宰默二輔臣各修新第意以張假厚禮獲崇階及丁酉春許冢宰讚由戶部復除入朝班顧在張林後心尤怏怏丁酉夏兩考六年于是考功官徧查冢宰兩考加恩事止得尹冢宰旻以六年考滿加　太子少保例許思求李夏復有厚　資遂于後職題本　旨加太子太保其題本亦泛言考滿未及尹事嘉靖乙巳夏熊冢宰浹以二品六年兩考遂援許例題請時值嚴輔臣嵩與浹黨比即獲俞允詔贈三代焉然皆非舊制矣

資原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是正一品加贈資凡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授資第三階特進榮祿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舊資銜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贈資第五階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八階資政大夫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正二品初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為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品加贈資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為新

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
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
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嘉
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大中大夫
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夫是從
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初授資
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因元舊資
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議大夫贊治尹
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陞
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

中憲中順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贊治尹爲新設二
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
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朝
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並因隋
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贊治少尹爲新設二十
五階奉政大夫脩政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
六階奉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
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
制惟脩正庶尹爲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協正
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

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
奉直因宋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政庶尹
爲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元
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舊
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舊銜
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
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
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銜三十七
階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徵事之銜作徵
仕郎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

隋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三十九階脩職郎是正八
品陞授資四十階迪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
宋舊銜四十一階脩職佐郎是從八品陞授資四
十二階迪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
十三階登仕郎是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
是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銜四十五階登仕佐郎
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仕佐郎是從九品
初授資並因元舊銜
武資凡四十四銜正從一品六階銜並同文資第
七階龍虎將軍上護軍是正二品加贈資龍虎本

五代朱温將領之稱至元以爲勳階護軍資銜則唐制也第八階金吾將軍是正二品陞授資金吾漢官名即秦中尉也至今遂以爲勳階第九階驃騎將軍是正二品初授資驃騎本漢武帝所置官名至唐以爲勳階第十階奉國將軍護軍是從二品加贈資奉國元舊制也十一階定國將軍是從二品陞授資銜係新設十二階鎭國將軍是從二品初授資十三階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昭毅將軍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昭勇將軍是正三品初授資凡鎭國昭武昭

毅昭勇並係元舊惟將軍獨因唐制爾十六階安遠將軍輕車都尉是從三品加贈資安遠元舊資改唐寧遠而置也十七階定遠將軍是從三品陞授資因唐舊銜十八階懷遠將軍是從三品初授資因元舊銜十九階廣威將軍上騎都尉是正四品加贈資廣威係元資騎尉乃唐階也二十階宣威將軍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明威將軍是正四品初授資宣威明威並唐舊資二十二階信武將軍騎都尉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顯武將軍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宣武將軍是從四品初授資二十五階武節將軍驍騎尉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武節將軍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武德將軍是正五品初授資二十八階武毅將軍飛騎尉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武毅將軍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武畧將軍是從五品初授資三十一階承信校尉雲騎尉是正六品加贈資三十二階承信校尉是正六品陞授資三十二階昭信校尉是正六品初授資三十四階忠武校尉武騎尉是從六品加贈資三十五階忠武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六階忠顯校尉是

從六品初授資三十七階忠勇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八階忠翊校尉是正七品初授資三十九階修武校尉是從七品陞授資四十階敦武校尉是從七品初授資四十一階保義校尉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進義校尉是正八品初授資四十三階保義副尉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四階進義副尉几二十三階資銜並因元制惟加資則皆遵唐十二轉之舊稱焉

兼領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

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以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玉堂漫筆

知判

職林曰唐中宗神龍二年既置員外官同正員又有檢校試攝知判等官知其官判者云判某官宋朝皆循用之府寺監省州縣城寨各以官知知判蓋自唐中宗始也

功臣賜號

筆談曰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自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贈之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尊號上不允曰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時吳充爲相請止從之自是罷不賜按今宿衛諸班直自押班而下各有兩字功臣則宋朝不獨以賜將相也會要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諸道應奉天及進收京將士等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唐兵志曰德宗幸梁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又曰代宗即位以射生軍濟難賜名功臣此蓋其始

功臣名號

世史正綱曰唐德宗興元元年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爲奉天命失初意矣然指五代及宋元有此襲號則可若謂本朝則非也蓋　本朝功臣勳階固有　奉天翊衛等字然　朝廷正殿正門皆名　奉天諸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　誥勅起語皆曰　奉天承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開府

文帝元年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後章帝建三年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自此始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號自此始也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蓋漢制唯三公開府至魏以餘官儀同三司遂爲號府武德七年以爲散官

特進

正二品漢置制皇后父率爲此官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後建武中鄧禹罷三公列侯就第位特進隋以爲散官以爲階又唐宋以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綬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因稱金紫光祿大夫後周以爲散官

銀青光祿大夫

從三品後魏以前未有銀青之目舊制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後加銀青即爲金紫光祿大夫故名銀青

一以對金紫合在光祿大夫之上

朝請

通典曰漢竇嬰爲朝請竇太后削嬰朝門籍不得入朝請此其始也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又曰奉朝請無員本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隋開皇中罷奉朝請置朝請大夫爲散官取漢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奉朝請之義

三柱國

楚寵官也懷王使柱國昭陽攻齊陳軫問曰楚國何貴昭陽上柱國是也後魏孝莊始立柱國大將軍後將軍官廢有左柱國後周建德四年又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以酬勞實不理事故唐以爲勳官

祿俸類

祿秩

軒轅始給官吏胥徒俸及賞賜周公始置恩例漢文帝始給太子積食唐太宗始給常朝官廊食武后始借賜下官緋紫德宗始折俸

實封

通典曰唐封諸侯無國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封之户分食諸郡以租庸調給沿革曰魏黄初尚爵自關内侯不食邑但虛封而已故唐因之加實封宋朝會要曰唐制食實封者户給縑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戶而罷實封之給今位爲虛名也

戶封

晉地理志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若乃以戶爲差等畧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漢承亡秦大者使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則封國之以戶漢

其始也

折俸

宋朝會要曰唐正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僖昭之亂國用貶闕天祐中止給其半後唐同光初孔謙以軍儲不充百官俸錢數多而折之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錢是後所支半實俸復從虛折宋朝大約從唐所定其非兼職者皆一分實錢二分折支景德罷兵之後始詔俸當給他物者京師每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則今折俸之始也祥符五年十一月詔又定加文武官月俸

職田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禮王制曰圭田無征周官有大夫之采地此職田之始也晉有芻藁之田後魏給公田北齊自一品以下各有差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外官各給職分田則職田之名唐始有之也

國朝祿秩

皇明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敷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十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餘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吏祿

筆談曰天下吏人素無常祿惟以受賕爲生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 事物紀原

將馬事例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

選將軍五尺三寸担城磚十五塊重四百斤方爲中式隸錦衣衛月食給米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此係 詔書內事例不爲常格其數幾千人每直三百二十四人其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之左右

宗祿

宗人府累歲上玉牒者當不知幾何人必欲縣官一一廩之此如江海塞漏巵已耳昔宋有支裔言祿者王安石難之曰七世之廟且親盡則祧況其子

若孫顧不遜而降乎言者不能對竟從減省乃近
亦多議及之詔宗人無識者使限耕田凡若干畝
毋得侵定制漁細民是且足以自活其有識者使
習制科與王親等毋得官京朝掌外印是且足以
自竟又安有以嚴城爲桎梏以貧身爲衣食者甚
哉非強本之術也

內侍類上

漢閹寺

梁冀專政忠臣伏鈇鑕義士竄草野桓帝與之同聲
若甘心焉及陳受之死鄧香妻宣之告然後發怒
與諸閹謀而誅之前豈無大於此可怒之事可誅
之郤乎受蓋小黃門徐璜所引而宣則中常侍袁
赦之鄰故也帝之討賊一出於宦官之意一成於
宦官之力無怪乎嬖寵閹侍自是日橫而忠臣正
士重爲之虀粉也

賢內侍

齊有宦者內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閽
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
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
問書之外不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
感激沉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軍開
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爲周軍所
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毆
捶斷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顏氏家訓

宦官監軍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
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
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
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
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
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士夫嘉
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軍哲人舉事固自不
凡陳賓之稱皆由謀之不足也是以君子立朝貴
有智 鶴林

破簡凝柔

童貫自崇寧二年始以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
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
造御前生活又差製造脩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
火德真君觀自此進用遂被寵遇兩邊用兵又以
功進於是搢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至以蔡京爲比

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童貫十罪

北盟會編載宋臣劾童貫十罪中有曰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潛窺宮禁其罪十也貫以閹宦蓄嬪御正與唐高力士娶妻者相同

宦官有妻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鑾者莫非閹官之嫠婦胡馬鳴珂者莫非

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其妻擢以故為梁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婿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已踰三十妻子具矣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為奄人命為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擢女漢曹騰有養子養女始自四人焉後皆效之亦治世所無也

閹人通用

今制人臣惟勳戚家得用閹者然亦有數觀韓文公上宰相書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是唐之宰相有閽南村輟耕錄載胡參政能折節下士每虞閽人不為通刺是元之參政有閽可見二代官稍顯者皆得用閽豈古今制不侔歟抑或以閽寺本為守門之役故凡人家守門稟白之槩以閹稱歟

內官讀書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

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回避之且稱呼老爹矣

選用閹人

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爲奏請大宰 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充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内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爲 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

内官忠能

洪武間雲哥南粤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誑 上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閧處 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缺不能達 上怒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死猶指賊第 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内伏壯士於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賜葬地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 上詈之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 上怒命曳斬之顔色不動 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己巳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

陳蕪恩寵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内侍 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 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

又賜兩慎圖書武定州下賜玉帶金鞍廐馬及金帛寶物陳廬陵循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賜詩章又範金爲圖書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景泰中疾 命太醫院官八人絡繹賚御藥往視中官遣金帛飲饌問安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 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諸内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益蕪又有抱保 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蓋

於永樂中如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時兼過太倉封西洋寶舡勢張甚此志所不具聞兼性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內侍類下

王振黷貨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殿鴟吻敕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爪牙令以他事于陛前捽去球不知所以但曰必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冤附順之數順之罪願乃命緇流誦經度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後遂畢入人始俱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衆聞知皆具禮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在外方面俱習以為常　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彼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王振怒不預宴

世言王振之横也公卿皆往拜于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　上爲感然　命東華開中門出入振至問故曰　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悦

王振追復元官

正統壬戌張太后既崩王振尤無忌憚作大第于皇

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所居東以祝釐自撰碑文土木之難言者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爲所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沒入于官後爲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失實皆貶竄　詔復振元官命于智化寺北塑像祀之　敕賜祠額曰旌忠

王振止遊幸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于　太后曰毋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爲厚德　太后太喜許之　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曹欽之變

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爲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

也令以兵從瑾陽許之曰斯事非有内應殆難爲接手欽即以屬之令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翌日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他所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大字數行而已薄暮詣宮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詣門者奏有急情須即上之比欽伺至鷄鳴犹不見瑾來欽往詰其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出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爲所賣矣即往索諸門旁得之投之以兵墮溝中遂被射死朝廷得奏不啓關欽等擁衆馳馬

長安東街天大明城門猶未闢欽知事露無以為
計第索二三大臣將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馳縱橫
市中欽入朝房朝士奔迸遂殺逯杲冠都御史深
方俯首着靴欽以大刀斫其首身破而兩既而孫
寧鏜提兵來襲欽戰敗伏誅須臾事定方戰時
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鋒鏑
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覓璉不得內中接次
遣人傳呼有藏得璉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其
屍于溝遂收葬之與冠深皆蒙恤典璉贈恭順侯
後追封涼國公謚忠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

者終不得家已族獨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同謀
答不知又問朝官誰為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
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尚孰問官愕然無言屢易訊
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酷楚已甚其後乃
曰有馮先生特厚馮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
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詬賀曰馮先生胡詬為向事
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
為天子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人竟成帝業吾
夫大喜觴先生尚命妾侑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
賀對斬於市或曰孫始佯與欽連謀欽留孫帥兵

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
入門輒鎖之重重入戮十兵于家從後門出治軍
襲欽欽殺孫之子孫遂成蕆渠之勳時欽遍覓大
臣惟逯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釋之索王
尚書翱尚書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長犬有力遷
負王逾而免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為馱官人

阮安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為人清苦尚介潔善謀
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
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

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詳見東里文
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
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
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
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

中官才澗

成化間太監黃賜嘗膺朝審之命時陸公瑜為司寇
王恭毅公槩為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
黃有所抵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者法
司奏當以次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

同室之人鬬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
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
官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西廠屈辱無辜

五月十九日罷西廠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直即西
廠番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直專以伺察爲事
而百戶韋英爲直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贓吏一二
然自違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
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韋英失敬遂爲英鞭
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賓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

與英結爲父子恬不爲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
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窘追賜等拉內閣商輅等
及六部尚書同日奏直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
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　上即日令韋去西廠
官校各回原籍着役汪直入內

覃吉識大體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其人
亦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
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
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
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
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
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庄吉備陳以不當受
曰天下山河皆主有何以庄爲徒勞民傷財爲左
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王經
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
跪曰王得無念經乎曰否吾誦孝經爾其見畏憚
如此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講畢則詔　東
宮官云先生吃茶茶局丞章端頗不以爲然吉曰
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內官奏罷進奉

各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
木實名榅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如柿其氣甚香
其味酸澁以蜜製之歲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
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
府軍餘善蹴鞠

王振禁內侍

皇明中官自正統年間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常有之
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者莫如大監王振然宣德
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

積頹道途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　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挽之不使波溢肆及天下陰受其惠此亦不可掩也

宋昌葬宋濂

宋景濂先生以學際遇　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某犯罪舉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宋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于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圮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

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聞其同姓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　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煊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皆不能保其墳墓非國有恩典誰復爲經營之先生歿百餘年矣而其良會如此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

懷恩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子一人爲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遷寅緣其族求官恩笞其族子而推之都御史王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宦者二三人以頭抵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爲吏書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挾寵　上將有廢易意召恩與之謀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朝當與內閣大臣議之　上以爲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　聖旨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遣司香皇陵　今上即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將失天下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卓恩脫帽解帶于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君等不得獨生乃逕歸卧于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柰何命醫調治使者

秀午于道使獄得解
章璉以寶石求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
天下之獄涵武臣之羙選也柰何以貨得之不肯
傳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
不得已乃　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
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
執奏吾為從中賛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
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
之卒免于禍毎恕疏至恩則歎曰天下忠義一人
而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為激切或指

內臣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
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內帑之積金凡十窖窖
凡若千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邉未嘗輕費景泰末
頗事奢侈　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
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
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
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于是十窖俱罄懸久之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興
惧不敢言芳仰而言曰臣為　陛下造齊天之福
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

後世齊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
之人必有與汝計者指　東宮也芳等退而惧寢
食俱廢是時　上鍾愛　興王或為芳計曰不如
勸昭德勸　上易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
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于無窮豈直免
禍哉芳大以為然言于昭德昭德勸易儲時懷恩
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召懷恩徵露其
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命　陛下殺恩
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　上不懌
而罷恩退閉門不出　詔徙鳳陽守陵恩既去次

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
為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
其責昌以為然于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
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
無以容屢欲自縊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
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象平日
陛下即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
肎始　詔為東朝選妃不易太子矣弘治改元逐
左道華傳奉罷採買起端毅王公為冢宰勅萬閣
老安致仕皆懷恩力恩在內璫中最賢

何文鼎

文鼎餘杭人性儉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日見 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以爲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除御冠于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汚宮人鼎遂持爪筱宮門擊之賴李廣太監傳諭得脫明日上疏諫被 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内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于巷伯却同符之句又以 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

兩人但不可執拷□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于禁中拽鐵缸作聲若稱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閹也

蕭敬

蕭敬閹人知累 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𢡟時正德間内臣用事蕭不與其黨景泰間與安剛直亦俱可取

中官孝義

陳榮者弘治中爲太監管珠池知書有守謁陳獻章步行二十里無難色好施予所得俸給皆以分餉兄姪或往求索而無餘銀毀所用銀器與之奉母尤孝謹一物不以食母必不先嘗母卒孺慕哀毀儒者弗能逮其篤疾也口呼老母不絕聲左右言母死久安得來曰吾適見之耳蓋慕思之極見于夢寐云

李廣納賄簿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下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効廣飲以符水遂殤宮

中方歸咎于廣未幾淸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計聞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内侍搜索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雖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各自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

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轎影幢幢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于朝野久亦安然無復羞愧賴　上英明終漸去之

錢能

王端毅巡撫雲南時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于平夷亮回能問這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

劉瑾

寧王宸濠貪殘僭侈而以文行自飾正德二年知政歸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已孝行遍相申達撫按官奏聞降　勅褒奬刑部侍郎李士實者南昌人素有詩名且善書暨致仕王招致厚遇之遂爲知己陸完者蘇州人爲江西按察司獨爲王所寵重常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士實完以是皆心附王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王賂瑾復得之又納賄于瑾薦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部舉完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史巡撫鄖陽完見劉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稱任改試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得陞兵部右侍郎後至兵部尚書李士實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管事瑾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

劉瑾用事專抑文臣右武官尤崇重内官瑾等數人皆封贈父祖爲都督都指揮毋爲夫人造墳祭葬誥命祭文皆内閣李東陽楊廷和等所撰陝西清澗縣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乞祭塟瑾以爲洪武禮制文官無祭塟之例皆後來文臣專權擅加者遂下錦衣獄問發充軍山東沂水縣學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弘治間李東陽等奉准纂脩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爲破壞　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書悉追奪之惟東陽不奪又以翰林官不諳事體悉調除南北部屬後瑾誅復脩會典翰林官皆復原職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于　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覺直趨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　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憾瑾會寧夏事變檄書首以誅

瑾爲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衆舉永并楊一清
往征之至則爲變者已被獲永等至寧夏謀因此
陷瑾乃因張雄張忠等共訴于　上前以胃瑾激
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之
　上猶豫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爲虀粉　陛下
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　上
親行至瑾宅迸地覩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
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
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
内獄黎明送錦衣獄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

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永功李東陽楊廷
和亦奏瑾惡以爲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
歸功于永等封永兄富弟容俱爲伯魏彬弟英爲
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爲平凉伯谷大用弟大玘爲
永清伯又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各給券世世承
襲食祿一千石詹李東陽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
各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辭改中書舍人楊
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敞一
子爲錦衣百戶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内臣魏
彬掌司禮監印决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　旨凡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
人在閣以窮若魚萊四字爲題各作長詩以獻永
東陽爲窮字詩拆點書爲何極工巧永大悅命工
刋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若之
應遂秘不以示人東陽又爲楊一清作平定寧夏
碑頌永功德後亦不復傳
正德初劉瑾用事益務嚴刻動輒用一百五十斤大
枷枷號時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監粮數不明
枷于西東長安公生明門時暑雨不輟不敢少移
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延枷於吏部門外文臣垂

首喪氣惟恐橫及乇事王公守仁抗章論瑾等專
權亂政瑾矯　旨撻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龍場
驛丞守仁之名由此著聞天下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衛内臣劉瑾通文墨熟世
務而性剛狠深惡文臣專權屢于　上前譖毀得
進身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奏章付瑾剖斷初亦
送内閣票旨後瑾自以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
專用松江人張文冕紀錄謄寫府部衙門官稟事
盈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奏
審内寫劉瑾字樣重復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鏞

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瑾既奪内閣權而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皆瑾引用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爲而已權傾内外威振百僚莫敢誰何

正德三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僞爲黔國公及魏國公檄書皆以誅瑾爲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謄寫于公生明門外獲之瑾捕下獄拷訊轉展攀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説者謂狄者夷

狄元者胡元也寓意于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紙帖 上覩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付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餘人後下獄追究竟無所得

華容劉尚書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受知 先朝常欲搜致于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西土官岑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蕃奏遷廣東至是厚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爲非法逋逮至京欲寘重辟下之獄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都御史鏞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瑾怒罵屠惡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于焦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者乃言劉某輕將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荅之過六盤山寄李閣老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巳天涯孤客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韵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巳還中州子指芳宇二人也

謝閣老爲民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脩者四人内餘姚三人逆瑾以爲謝閣老遷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瑾以爲奇貨可騁宿忿笑曰今落我彀中矣言于 上必欲致謝于邊戍賴李閣老曲爲辨析令其爲民

孫隆

中使孫隆號東瀛萬曆初年出監蘇杭織造性闊達好施尤娛情山水嘗泛石湖眺支硎虎丘飄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遂嘆曰人生何必中貴耶老于湖光山色間足矣所餘貲不爲第館水紈霧縠之積

悉出以點綴名山繕葺梵宇虎林吳苑叢林古刹樓觀臺榭透迤周遭不下百數處悉尋蹤布巧結境撰奇如築十錦塘建嘉清閣龍井寺拓鄂王祠與昭慶靈隱寺葺千頃雲萬佛閣點綴林尹二叟栖逸所尤極莊麗軒敞所費以萬計當戊巳歲時大侵蓋假拊肆以贍飢民非祇為遊觀也若施粥施衣仁澤難以枚舉然每念豐歉之阽危惜東南之財力稅使四出曲為調停使惡少從遏至者不得攖噪閭里間盖造福黎庶良不淺矣稱為宦中之俠夫豈虛哉

元祐奸黨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大防 呂公著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岩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並元祐） 黃履（祥符）
張商英（元符） 蔣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份
韓川 顧臨 賈易 李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並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廷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並元祐）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綝　蘇㬥　葛茂宗
劉渭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衛鈞　袞公適　馮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珣　封覺民
胡端脩　李傑　李賁　趙令畤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明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郁況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極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黃正
許堯甫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彥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道修　黃才
曹興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朱壽昌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脩
劉士庸　胡潛　董祥　楊懷玉　倪直
蔣津　王守　陸表民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鄭元中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刑　趙越　滕友　江詢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珏　劉廷華　姚雄　李基　並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陳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閻子勤　王紱
李穆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林
裴彥臣　李偁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並元符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瑾衔元　章惇衔元

右今准尚書兵部符備降勑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寧四年二月日此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郡守皆立之後星變遂毀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仕進門

仕進類

仕有五瘴

景祐初梅中丞知詔州嘗爲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廢弛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箔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

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

始進以義

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轍環天下周遊列國非不求進而卒不肯遽進豈其情也先生曰君子之進不敢苟也必於義焉則終身爲榮雖後世亦榮之一或不當終身受辱劉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遭斥逐雖悔無益武元衡以青蠅見譏青之史冊後人讀之爲之愧汗想在當時何以自處李柄

筠抗元載不得相李鄘因此突承璀得相而不顧受至今猶敬重其人大抵窮達貴賤皆有分定切不可詭用其心以自恥千載笑

船人

說苑晉平公遊于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王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

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樹人

陽虎去齊走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也簡子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韓子非 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說苑

七國用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遊士然六國所用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爲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覇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它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并天下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爲相諸侯患楚之强盍魏人也

進士

摭言曰周諸侯貢士于天子升之太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事見於禮王制及周官樂正之職此盍進士之始也摭言又云隋大業中始制進士之科盍設科之制也

明經

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以通經爲察補文學掌故唐乃置明經之科開元中崔元瑋上元問大義十道時務策三道宋朝定業三經義三十道

射策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之遺法耳

明法

漢新有國詔明法者得詣相府此明法之始也唐始設明法科

秀才進士

漢氏取士又有孝廉秀才二等齊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隋唐之代其科最上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其科廢故自唐至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爲號自漢唐之舊也蘇氏演義曰漢武有策秀才文是也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又實由此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肇元和中人蓋自憲宗時已爲進士之稱矣

試題

漢文帝始以策試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加章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誥

試格

漢武帝始殿試唐太宗始設鄉試會試武后始彌封中宗初分三場玄宗始令禮部知貢舉宣宗始置登科録唐明宗始印卷宋太宗始唱進士名分五甲而賜燕及置試院巡綽監門官真宗始印題

詞賦

唐書薛登傳天授中上䟽曰漢世求士必先其行魏取放達晉先門閥陳梁取士特尚詞賦唐天寶十三載始試詩賦蓋用梁陳之意云

不黜詩賦

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綜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詔從之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

史李彥章言詩書周禮明三代之政而史特載秦漢隋唐之事伏望罷前日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天下幸甚紀事之史士所當學然非上之所以教也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漢唐故事流於俗好恐非先帝經術造士之志

大觀試格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今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吐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頌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楊雄箴九州又如柳

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誡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今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借擬爲擬題餘以本朝故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

二場添賦

曾經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爲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使然也今則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竊謂經義策論拘於正義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貢士

周禮大司徒邦國舉賢者于王則貢舉之始也唐武德初諸州號明經俊秀州縣試取合格者每年十月隨方物入貢撫言曰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勑也按辛巳武德四年云

學究

唐選舉志取士之科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九經有五經有三經有七經有學究舉之掌選學究設科自唐始也宋朝神宗熙寧中以經術與三舍尋

不行

三禮

唐會要曰德宗正元五年五月五日置三禮科唐百官志則云二月勑置三禮開元禮科

三傳

又會要曰穆宗長慶二年二月有奏置三傳及三禮科宋朝神宗以經義取士獨立進士則法二科餘並廢

武舉

[illegible]武舉起武后時其始置在長安二年也唐

會要曰開元三年正月十七日詔天下諸州宜教成武藝每歲準明經進士首舉例送此武舉之始也宋朝其科雖不廢亦不常舉神宗立武學始詔三歲一次隨廢治平元年樞密院言不可罷奏復之

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盛於正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爲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又曰一品白衫其不利者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有老於文場者亦無根焉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唐諸科名

志烈秋霜科　幽素科　詞殫文律科　岳牧科　詞標文苑科　蓄文藻之思科　抱儒素之業科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　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　文藝優長科　絕倫科　拔萃科　疾惡科　龔黃科　才膺管樂科　才高位下科　材堪經邦科　賢良方正科　抱器懷能科　茂才異等科　文以經國科　藏名負俗科　文經邦國科　藻思清華科　興風興化科　道侔伊呂科　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　直言極諫科　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　良才異等科　文史兼優科　文儒異等科　博學通議科　文詞雅麗科　將帥科　武足安邊科　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　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　博學宏詞科　多才科　王霸科　知謀將帥科　文詞秀逸科　風雅古調科　詞藻宏麗科　樂道安貧科　諷諫主文科　文詞清麗科　經學優深科　高蹈丘園科　軍謀越衆科　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　軍謀宏遠才任將帥科　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

百篇科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

出四句詩爲題云松風雲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爲試

德行議

楊龜山以三代兩漢人材之盛取士以行不專以言宋詔內外官取經明行修之士中第優其恩典庶幾近古然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隨衆校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秪校一日之長且失自重之義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

法而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一切罷之予以爲此亦今日急務若使取用其法提調得人別設德行一科不必責之文詞要在通曉當世之急務待之異等必能以禮義廉恥自勵士之習熟於言語文辭而於身心德行漫不相顧者庶攻行而滌慮矣

殿試

茲禮起于漢武帝其策賢良文曰興自朕躬是也逼與唐武后載初元年二月十四日策問貢人于洛成殿殿試人自此始宋朝會要曰開寶六年三月太祖御講武殿覆試宋準以下先是禮部放準等下第徐士廉撾登聞鼓上言知貢舉官取捨非當即詔禮部籍入策進士并終場經學準等並覆試於殿廷自是爲常制編年通載云三月庚午也御試舉人自此始

三場

貢士前漢惟射策唐初并試雜文天寶十三載舉人問策外更試詩賦并雜文貼經爲三場通典云摭言曰進士與俊秀同源異派兩漢有射策唐高宗垂拱元年吳師道等及第勑批云略觀其策並未

盡善調露二年劉思玄請加試雜文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云

知舉貢

唐選舉志曰隋唐貢士皆考功主試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茲始

閱卷之獘

宋之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謄公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攷官例以雷同冗長視之僅看二三日巳厭惡矣其間好文字

多不及閱而詠理之改官亦不能識中才之考官眩惑於文之多又無所別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取士之法于是大壞

校士忽略

崔公銑言吾爲考官時同事者謀以予爲得士大槩校士有三一曰聰明二曰鑒別三曰精神吾往見同事者閱卷多忽略于稍可取者皆不錄及日期將至又將未及閱者補數或又不能藻鑑疑留不斷惟取已所已閱者未及者盡棄之吾嘗謂欲選士子當先擇考官

三紅

近時場屋有三紅說謂醉眼紅蠟燭紅朱卷紅三紅併一時較文欲優劣不遺錙銖亦已難矣

試題嚴肆

嘉靖中科場題目最嚴省試以正南面題杖死者冀御史也會試以驅蛇龍題嚇死者張學士也至萬曆間而科場題目始最肆己卯進而擬君臣相禪則題曰舜亦命禹矣庚辰又進而擬父子相繼則題曰王者必世矣乃今而科場字眼亦最隱異人呼女爲囡音那近既以囡字爲前場中婚眼鬮人呼子爲囝音蹇安知不以囝字爲後場中兒眼必且尤而效之是故惡作俑者

虜中出題

聞虜中科舉罷卽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法甚好今爲主司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獘精神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

對拜

筆談曰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下主司與

舉人對拜此唐禮也設爲供帳有司具茶湯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具亦無茶湯防氈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常有敗者故也

別試

唐選舉志曰開元二十四年以禮部侍郎主選其親故移考功謂之別頭正元十六年高郢奏罷之元和十三年又復之宋朝謂之別試所試有別頭唐開元始

群見

唐高祖始詔舉人隨方物入貢會要曰長壽二年十

月十日劉承慶疏伏見比來天下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于朝堂拜見恐所謂重物輕人請貢人列方物之前從之此貢人群見之始也筆談曰舊制貢舉人到闕悉入對謂之群見遠方士不知朝廷儀制班列紛錯見之日至有科斗又叙經史義假設甲乙丙丁令舉人判斷

印卷

五代會要曰清泰四年勑舉人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印訖付貢院院司緣所試場數極多旋旋印紙鏁宿內中往來不便請祇用當司印後世

試卷之用印自唐明宗始

殿試卷幅

殿試卷謄真以十三幅為格用紙二張每一幅十二行近見南京楊知州順明言殿試卷凡擡頭字須在格內此固是又策後仍須空十八九行以備列讀卷官名職如此卷雖不在一甲亦為二甲每科如是知此者不過十餘人往長才博學之士肆意極言於草稿及謄真時紙幅不足或陰截數段強完或有雙欵或後無空行雖有晁董之對不能達御覽本朝　廷對策惟羅一峰極長嘗疑其十三幅卷寧能寫此數萬字及詢諸故老云一峰既中會試于禮部領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志　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謄真遂有二十幅時李文達讀羅卷幾一時餘李年漸高跪久至不能起　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為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望竟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為式

彌封

即糊名也唐初以試有官人按選舉志唐初擇身言書判六品以下集試初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

判又張說傳曰永昌中策試賢良詔李景諶糊名考覆國史異纂曰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取州縣案牘疑獄試之剖斷定其等第蓋糊名考校自唐始也今貢舉發解皆用其制更相抱持以望黼座有司患之近歲止令解頭入見蓋自仁宗始也

印題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真宗親試進士於崇政殿內出三題摹印以賜蓋印題自此始也

巡鋪

宋朝會要曰雍熙二年正月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也初以檢視九經諸科至景德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命喬希顏等始爲巡鋪遂爲定制

謄錄絕弊

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

放榜

摭言曰進士牓頭立粘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衮轉書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親以飛白書之又云象陰注陽受之狀益亦自唐室始也張洎賈郎中談錄曰賈居常問放舉人榜貢院自用淡墨稱書何也對曰聞諸祖說李紓侍郎將舉人命吏書之會暮卒令史王昶終其事昶被酒揮染不能加墨遂明張榜始覺無及矣一榜之內字有二體反致其妍自後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氈書益益增其奇麗

長名榜

唐會要曰大中十年四月禮部侍郎鄭顥上進士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勑白今後放榜訖仰寫及第人姓名仍付所司逐年編次摭言云永徽巳前俊士秀才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後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繇是趙傪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其事之始疑是唐初而獨以進士登科名記當起于高宗時云

龍虎榜

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

宣元結胡諒崔群邢冊裴光輔萬是年一榜多天下名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蕋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蕋珠宮故又稱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上日蕋珠宮裏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唱名

宋朝會要曰雍熙二年三月十五日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梁顥首以程式上進帝嘉其敏速以首科處焉十六日帝按名一一呼之面賜及第唱名賜第自是爲始

五甲

又曰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爲五等第一至第二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第之分自此爲始天聖五年始曰甲

釋褐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呂蒙正以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蓋自是始吳處厚青箱雜記曰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度及第未涗白詩曰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此唐風也英宗在諒陰於及第後用其禮云

賜宴

又開寶八年賜新及第進士王嗣宗等錢百千令宴集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初七日太宗親試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仍賜宴開寶寺兼降御製詩二首賜之此及第賜詩之始也唐制禮部放榜後勑下之月醵錢於曲江爲聞喜宴近代多以名園佛廟至是官爲供帳爲盛集焉景德二年始賜宴於瓊林苑自此爲定制按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比之幕天席地邇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摭言曰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已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今瓊林賜宴亦唐曲江杏園之事爾

題名

宋朝之始進士中第必題名於桂籍堂其事以唐人

題名慈恩寺爲始劉禹錫嘉話録曰慈恩題名起自張宫本於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摭言曰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又曰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率皆期集慈恩塔下題名

賜儒行

宋朝會要曰淳化三年三月詔以新印儒行賜近臣先是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篇爲論題帝欲激勸士流熟儒行故特令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舉人孫何聖旨諭令依此修身爲治天聖五年四月賜新

及第進士王堯臣以下禮記中庸各一本八年四月王拱辰以下又賜大學篇

謁先師

唐書劉伯芻傳伯芻子允章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則茲禮起於唐懿宗之世劉允章請也又選舉志曰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至國子監謁先師是則開元之禮第施於貢士而咸通時允章所請又廣開元貢士之禮而爲之始也

慶狀元

彭文憲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修謝恩後即詣閣下拜先生時曹鼐陳循苗衷高穀四先生俱以侍郎兼翰林學士下至孔目皆出錢置盛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于上予三人坐前之左講讀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慶狀元蓋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叩席比前尤盛予出錢倍二公亦循舊典故也翰林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爲一類侍讀侍講自爲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爲一類等級截然不少紊蓋其所從來久矣

新文拔解

進士下第當年七月復獻新文求拔解故曰槐花黃舉子忙王維重陽應制詩曰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探花宴

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罰

唐登科記

唐趙傺登科記云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侍郎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

十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蕭俛皇甫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千里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

宋登科記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目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進士凡五甲朱文公之科二百三十八人文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十八十九二十則賦詩賦

經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賜策一道文公
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
第出身同出身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
及第以下出身賜宴謁廟日各不一其登科錄刻
姓名籍貫行幾併小名小字選或有至縣丞及簿
者然人才亦各稱職寖登清華不以下僚無聞

進士沿革

開寶元年因徐士廉訴知舉李昉不公帝御講武殿
覆試親試自此始　及第人皆賜綠袍靴笏賜宴
賜詩自興國八年呂蒙正榜始　分甲賜同進士

出身自興國八年宋白王世則榜始封印試卷自
咸平二年始置謄錄院彌封官覆考編排皆自祥
符八年始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皷爲限宋
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衣鉢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
衣鉢五代和凝應舉自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
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爲驚賞即以第五
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歷官皆與
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
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
特擢彭器資爲首而彭官後不如馮有詩云當時
已自傳衣鉢羞愧猶爲食肉僧乃爲科第云然今
人動以衣鉢傳言錯矣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嫺音律能琵琶遊
歷諸貴間猶爲岐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
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爲其地公主牒京兆
試官令以九皋爲觧頭維方應舉言於岐王仍求
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强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

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
度一曲後五日來維依命如期而至岐王乃出錦
綉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
主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内故攜酒樂奉醼即令
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郁美公主顧之
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
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詢曰此曲何名維起
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
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猶異之則曰子有所
爲文乎維出懷中詩卷以呈公主既讀驚曰此皆

兒時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枲之脊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貴主已託張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當爲子力致焉維起謝公主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獅子坐黜天寶末祿山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尅復俱囚於宣陽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

令畫數壁運思精巧由此從寬典敗黜亦獲善地及賊平兄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已官贖之由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 出集異記

制科題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官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人合者 見沈氏寓簡

崔羣

陸相贄知舉錄崔羣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禮被黜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進者如以君爲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出闕史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呈卷翱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李公退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白於盧選以爲

壻盧謙讓久之終不却其意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關徑赴嘉期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後盧止官舍迎内子適庭花開有舊題曰芍藥暫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蓋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 出抒情詩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榜元俯仰疾徐猶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郎

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赧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三字竟不能續語而罷左右皆笑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曰昨日聞稜等登非箏聲耶出王家子

越人善泅

王延拜中書舍人知貢舉吏部尚書盧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頎舉進士紀謂曰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曰盧公之言爲崔協恨其父甚及其子

明年選頎甲科人稱其公王氏雜録

五老榜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之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啟事希羽劉州人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順時謂五老榜出摭言

紙毬

宋藝祖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又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

狀元八十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九十餘

狀元給騶從

大中祥符八年蔡文忠公狀元及第真宗視其狀貌秀偉舉止安重顧謂宰相寇萊公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給騶從始於此也

四元

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自省而殿皆占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自監而省皆占第一楊寘在仁宗朝自鄉舉至朝對皆第一未唱第仁宗已顧在列曰狀元豈楊寘乎啟封果然益寘有先聲徹宮禁也既得寘上甚喜在列以得人爲賀政和中張伯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

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吏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
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果何若克公等對綱自
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内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
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
曰可謂得人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元必
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太學博士綱金壇人其
後立朝有大節爲世名臣

殿試不黜

宋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不
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而

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犯亦收之

獻詩

孝標元和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壘
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
更望誰家門戸飛承宣吟諷誠恨遺才及重典禮
闈孝標擢第僖宗時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
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章詩同但改
落字爲墮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傳之者謬也
化成事見青瑣高議孝標事見雲溪友議

宰執子弟下第

宋史許仲宣傳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
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宰相昉之子蒙
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
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
皆下第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爲
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
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
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
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
輒冠多士者異矣癸辛雜志○宋初陶穀子登第宋太

祖曰吾聞穀不能教子命覆試之穀子名邴覆試
仍入選因爲令曰凡關食祿之家皆令中書覆試

周邵聯魁

宋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廵案見澤所
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之無吝色中貴曰主上
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謂若人
用此立說可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
其文字函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
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置
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

得周邵於是澤為榜眼 夷堅續志

魏公賢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黄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歳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黄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為具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狀元讖

黄裳叙浦人素有魁天下志唐時杜黄裳應謠云非紅非緑非衣非服泉州有柳道人遇愚僧授以要旨自能預言來兆或戲扣之今狀元何氏答曰不黒不白非朱非緑復問亦知其名廼舉衣裙以示後數日果捷報黄裳狀元

犬魁讖

詹騤會稽人弱冠時問前程於木杓謂之響卜聞童語黒蛇頭驄馬尾青羊騰空見魁偉識者即以其名與歳干支觧曰黒蛇癸巳驄馬甲午青羊乙未癸馬為君名適運至乙未年當魁天下後果應驗官為舍人侍從

魁兆

鄭獬安陸人初舉國子監第五謝啟曰李廣才氣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臨軒前一日上以首選卷焚香祝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也故謝啟有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又微時夢至一處小池方闊數尺甃以玉鄭面視壁上白鮮水中影頭巳角出有吏曰此玉龍池故登第詩云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官為翰林學士

圜丘賦程

内翰鄭毅夫父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曁試禮闈鄭為南宫第四場魁滕為南廟别頭魁及入殿試圜丘象天賦遂論議下筆皆得意時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程文破題滕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及聞鄭賦云禮大必簡丘圜自然滕即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

偶竊密緘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

一簡令其子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耶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内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

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鶴林玉露

殿試无座主

馬涓字巨濟爲狀元乃劉元城取涓不修門生之禮曰省試有主文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爲座主豈可爲它人門生器之大服其言

黠鬼見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盎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廡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座也輒而汪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

里遠夜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於地黠者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盖御史泣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盞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熈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番自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聯之者曰唐庾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

鬼乃侮我耶二事絶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佳史

年老自嘲

詹义登科後解嘲讀盡詩書五六担老來方得一青衫人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加二十三

觸擔得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擔子其人諠爭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疏一册遂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黄鍾爲樂之末

節論獨樂記爲詳論擅場南省遂高選明年擢甲第

覆試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爲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爲覆試頗惡齊囂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乃在第一

策試

呂公著知貢舉啓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訪治道自是上臨軒惟以策試進士呂氏家傳

燒尾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宋朝嗣立入三品趙彦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益已久矣唐時拜

官例許進食呂容拜僕射獨無所進將作大匠宗進卿曰拜僕射不燒尾豈不喜耶呂容曰宰相上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何子容曰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或又謂新羊入群爲諸羊所觸必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錄載太宗問朱子奢以燒羊爲對夫一宴之名何關大體而爲説者誕漫不勝其與侯鯖錄石林燕語莫之能折衷焉而況非

此類者聖經文史墜簡殘編經秦煨燼出漢柄鑒
郢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紛於後世乎

暗號

蜀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李壁李
璋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姓
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侯侯
頗疑之將出門故少留候李出而躡其後至納卷
所以小金脚與吏取視二李卷子篆聯皆曰日射
紅鸞弱風清白獸樽侯即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
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何爲又以與人
二李怳然他日偶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蜀檮杌

陳修

鶴林玉露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
高宗問年幾何曰七十三問幾子曰未娶遂詔宮
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
前二十三淸波雜志又謂閩人韓南談資陳修福
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慾嶺金
堤不日復廣輪之上泰山玉牒何時淸封禪之壇
高宗覩書此聯粘之殿壁

張九成

張九成及第時其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
人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
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
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
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凉氣
淒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氊擁蔽不得共
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
此樂時必曰西風凄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
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衰丈兩宮得
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鴈粉

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厦處深
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毳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
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
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
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
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
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
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淸蠻帳還二聖之車此臣心
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
凌景夏次之臣呂願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

景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曰不然右張横浦對策全文録出之著其敢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狀元宰相

皇明二百餘年爲龍首者八十餘矣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芳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木齋遷費鵞湖宏顧味齋鼎臣李石麓春芳申瑶泉時行數人可以爲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黄扉止六人則又過焉

會試愆期

皇明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啟作

國朝登科錄

國朝登科録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之於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始蘇志云全璹則以一歲而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䢿不知爲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歷科狀元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月會試畢三月　太祖幸臨濠八月　駕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録序謂至甲子而始盛乙丑春試會元黄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録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黄觀登科記作韓克忠雜志是年狀元福建陳䢿　太祖以一榜皆南人覆試得克忠以一皆北人故陳䢿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録不載狀元張信丁丑會

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辰隆爲狀元或云宋琮陳郊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爲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詹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録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卽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卽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爲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湖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遂以廣爲第一永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棨丙戌會元鄭文興吉安題名録作朱縉狀元林環巳丑會元陳遂是永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

三元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廷試進士許觀等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字潤伯三試居第一後復姓黃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女二人亦死節以革除事故無傳者世但知商輅三元不知有許觀也

廷試御批

永樂二年曾棨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棨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顯良哉批述曰環偉之才克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未至勿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進士分六甲

永樂中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曰李馬改馬爲騏既而騏除名故今人罕知其尾榜者曰宜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官待缺取用悉出　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録下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上嫌之乃擬爲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這蠻子也沒這福卽改爲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州係繁劇林當準　敕時程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駿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爾程曰官不須爾當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

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
吏曰公在升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承效殷
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白再三林曰吾有銀五
錢為日費姑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答去吏明日
抱文書白所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
坐官曰奈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其保乃可官從
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亦問我乎今欲集
事反手耳第予我金然當倍之林予之十五金吏
乃曰公高枕旅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
越二日果然蓋吏又白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

恐違　朝廷一恩典官曰奈何曰今當州有操兵
數百在京或令具一結狀則事可速辦無獲其實
官曰然吏即行牒移軍具結如式林遂得如拾芥
舞文輩入賂市權如此而　上之知人亦洞徹矣

一母二元

長樂縣民馬某娶妻生二子名鐸嫡妒不容嫁同邑
李氏復生一子馬後中永樂壬辰科狀元李戊戌
科狀元　上於馬旁加其字名李馱一母生二狀
元真是異事

孫暴邢寬

甲辰賜寬等及第　上初取第一孫曰恭也嫌其名
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梁禋第二曰
恭第三俱用朱書填黃榜遠近稱異事云

卷飛上天

景泰辛未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主考修
撰林文同考廣東參政羅崇本教授學正訓導各
一是歲　廷試王越卷飛上天復給卷足成之或
云墮於朝鮮次歲進還　上悅擢越御史後拜威
寧伯為文臣極品

舉人贈進士

癸未二月當會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餘及呈
試官俱踰越墻壁以出　上憐之贈死者進士出
身八月再試取吳錢等二百四十七人明年　廷
試初命學士陳文柯潛再命學士彭時錢溥

欽賜舉人

景泰中北京鄉試陳循王文以考官劉儼呂原抑其
子訴於上謂儼私解元徐經及所取士顛倒實不
私也　詔覆諸如初定然難陳王二相特各許其
子會試時謂之欽賜舉人

欽降秀才

嘉靖癸卯年北京冒籍者翟鍾玉丁子戴亨俱發原
籍肄業時謂之飲帝秀才與上二事正相對云

曹鼒

皇明狀元曹鼒八疏通俊爽初為教官不樂願得
繁劇一職乃改泰和興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
業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
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歿後議大事多決于鼒
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横亦曲加禮敬沒
于土木之難

詩讖

正統三年六月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
郁為春秋魁第四名張獻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
而赴會試槃作詩留別其詩有曰紅雲紫霧三千
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詠蝴蝶云莫怪風前多落
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未果狀元及第

會試謬誤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
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
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
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
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周仁既是無顏子乩
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
常閣老賢則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
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
之侄皆以私取而錄文論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己
復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
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丙戌科目之盛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在京仕
至尚書二人右都御史一人侍郎四人副都御史

七人僉都御史三人卿三人少卿一人通政二人
祭酒二人在外布政使七人參政十五人參議十
七人按察使十一人副使三十三人鹽運使一人
知府五十七人雖存亡不一通計腰金者一百六
十六人故近時言科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為首稱
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
著為令章懋黃仲昭莊昶諫鰲山燈火之戲陸淵
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已張進祿
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強真之劾汪直陳越皆氣
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在翰林科道部屬者

皆無此風此丙戌科所以爲尤盛也

選庶吉士

天順間春廷試進士第一甲王一夔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
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正語音
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可止選北方人不用
南人南方若似彭時方選耶賢出以語時時疑賢
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
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
復傳 上命如前令内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牛玉

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甚多也牛笑曰且
選來看是日賢與時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
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

九科得士最盛

皇明成弘間天下舉人會試禮部者數踰四千前此
未有也自成化丙戌至弘治庚戌九科而南畿會
元七人爲侍講學士崑山陸鼎儀禮部侍郎刑徒
贊廷言今少宰長洲吳原博侍讀學士吳邑王濟
之考功郎中泰州储靜夫刑部郎中吳江趙栗夫
翰林修撰華亭錢與謙是也七人中吾蘇四人
蓋當時文運最盛南畿而猶盛吾蘇也況原博與
謙皆狀元及第而鼎儀及第第二濟之及第第三其
他凡不由會元狀元及第者毛憲清朱懋忠亦蘇
人而濟之與賀其榮又南畿鄉試第一吁盛矣哉

得東擬對

皇明成化辛丑科山東劉珝在內閣其西席乃餘姚
黃珣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東於黃曰漢七制唐三
宗宋遠過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答曰但刻本
常有之蓋劉之意欲西席詳考答策擬魁而黃則
未盡領會也他日黃之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

東意或謂廷試策問也歸即操筆成篇至日果問
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黃居第二黃固不當漏泄
此東而劉亦不意爲他人所得也此與東坡送東
與李方叔而爲二章所得事頗相類嗚呼豈非其
數耶 七修類藁

京官主外試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
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
以進士爲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濂以服
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

効楊爲不孝王爲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萬曆乙酉以來行之不變

廷試愆期

正德十五年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殿試時楊閣老廷和議稱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且因是或早有廻 鑾之機一向未舉廷至冬未回次年辛巳今 上即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 賜楊維聰爲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常得夢云汝巳年進士衆以爲與申巳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云

楊慎

皇朝制殿試讀卷大臣凡有親屬與試俱請廻避正德末楊少師廷和在內閣其長子慎會試既列名第二將殿試廷和亦以廻避請不允卽入是科慎遂爲大魁慎能詩其舉業亦可以取高第但爲大魁尚未服衆志其父復在讀卷官列人愈疑當時有送一詩于楊末云假使四公皆有子狀元不識着誰塡盛爲衆所傳時內閣有四閣老故詩云云

章禮

嘉靖中會稽章禮始爲諸生後棄之走燕仍得入試主試者甫閱其卷有巨蟒鼓甲而前異之遂置第一時衆論以章冒籍首薦攻之急事聞 世廟問璫者曰何謂冒籍璫者對曰各省士子以順天籍獲儁者名之爲冒 世廟曰普天下多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耶是年試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世廟因閱章卷詰主試者曰此卷何以宜冠多士對曰各卷只言五臣之賢惟此卷先發大聖如舜原足治天下而又得五臣所以天下益歸于治深得尊君之意允宜首薦 世廟大喜冒籍遂寢

海右朋氏王圻纂集

仕進門

雜官類

世廕

尚書大禹謨皐陶稱舜之德曰賞延於世則世廕之始蓋起於有虞氏　宋朝任子令最廣郎位推恩郊祀推恩七品以上率有任子宰相之子即授六品清銜任子有官至宰相者任子之子有復廕爲官者大抵宋以仁厚立國恩似過濫　皇明限以

三品廕子有官至方面而不及廕者或遷轉屆期未及考而不得與恩者身爲大僚而其子不免爲齊民一生賢勞王事武廉慎不苟子不免於饑寒視宋世又大隘矣若方面致政歸果廉而賢者勑督學憲臣選入黌校教育以期後用亦或盛世之優典哉

彩選

彩選序曰唐之衰任官失序而廉耻路斷李賀州郡議之當時而退避職任乃用投子之數均班爵賞謂之彩選言其無實惟彩勝而已宋朝劉蒙叟陳堯佐輩各有損益而大抵取法及趙明遠削唐雜任之門盡以今制專以進士爲目時慶曆中也元豐末官制行朱昌國又以寄祿新格爲名

權行守試

宋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權郎真後始除試守行于考之漢試守即權也年終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爲真是守試即權未得爲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

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爲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意義

階帶左右

宋孝宗初銳意經武而不樂士大夫以科目自販有趙善俊者處丞相允文薦之上殿遂奏曰進士任子自分兩途任州縣者不相上下蓋由階帶左右流弊至此項楊時常論之今華貴清途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以寓分別宜如元豐官制去左右二字有肯從之初自有出身者曰左無出身者曰右犯贓者乃削而不繫及是詔下而流品混淆

天下眦吏無以示戒而貪奸白晝剽金人不以爲
怪矣

選將相人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
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爲知言
出譚賓錄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
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
議我以爲何如對曰人盡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

擊之

承乏

鄭澣以素儉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來謁
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澣憐之問其所欲
則曰思得承乏一尉乃錫衣鄉里可也澣許之

王僧虔

江左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
官位微減王僧虔初除御史中丞謂人曰此是烏
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泣陛致嘲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倣度泣
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蕭定基爲殿中侍御
史亦泣上前士人匿名以河蒲子嘲之一日奏事
上曰聞外有河蒲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
歌於殿上既而貶之時有語曰殿院一聲河蒲子
龍圖雙目淚君前

三相去國之易

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任所繫尤
重　國朝閣臣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
劉公一日　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邀于路云免入

請回公徑行翼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　太監到閣
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昇轎者非其時未至徒
行至　朝房借馬歸遂辭傳野劉公之去一　使至
其家促進本辭三公之去皆甚易可疑是雖　朝
廷失所以禮貌之意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
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萬貴妃同族傳野以
撰張巒鐵券文過遲致嫌謗未知然否

徐霖倖進

徐髯仙少有異才在庠序赫然有聲南都諸公甚重
之然跅弛不羈卒以罣誤落籍後　武宗南巡獻

樂府遂得供奉　武宗數幸其家在其晚靜閣上
打魚隨　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與
上同臥起官以錦衣衞鎮撫賜飛魚服亦異數也
後　武宗晏駕幾及於禍賴諸公素知之力爲之
保全遂得釋放還家

薦舉類

總論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誰賢孰不賢朱子嘗論此前輩語以爲此是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

應接書牘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論乃稱此爲相業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一一牢籠得否耶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之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嘆曰真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爲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每對臣僚即問識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以是觀之入人籠絡之人亦决非大賢矣

恬退薦辟

黜奔競是矣然非崇恬退必無以塞奔競之端抑僥倖是矣然非行薦辟必無以絕僥倖之漸故太學者始進也惟一尊魏野遂能倡陳東而敖群好賣官者亂朝也惟三詔焦先猶足激孔融而扶末祚

舉士當審

轉運黃虞部好舉侍才之士有勸之者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蓋愼知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若彼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苟誤舉之必致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禍不少矣

掃門得官

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平明即往參之門掃淨街路舍人怪而問之魏勃答曰願見丞相於是爲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爲舍人

元獮于謁

元弼越人六蒙之子嘗以賢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時弼雖應補未登科亦除陳州教授元弼好謁當途巨公嘗自咸平晨食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中途不追秣馬色甚瘦悴隆冬短褐冠敝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公之賜厚矣

范質用人

范質在中書留意于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御史張榮自牧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

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贄之後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具奏上聞英遂授散秩

劉大簡薦士

蘇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雅安守劉大簡獨深知之以書薦於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辭甚切至文亦高雅今人多傳其本而東坡潁濱二公蜀無一語及大簡者老泉集中與大簡往來亦止有辭召試一書耳如與大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蘇所作大簡墓銘亦不在集中乃知編集時有意刪去不知其意果何在也

歐文忠薦蘇老泉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先君薦章纔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訿之間言也東坡云頃同黃門初赴

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言既傳有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

片紙折封

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

多矣片紙折封猶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
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爲後世法
桉王稱東都事畧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
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
成太宗歎異以爲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諡
曰文

判牒見知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
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
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

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巳自屈弟子寧不少高
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
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延譽卒成
聞人

孫夢得薦士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人問曰聞
君未嘗與彼相識而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
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俱以風力稱
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以輔政惟薦
二臺官爲無愧耳

張安道薦士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
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
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
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
道所薦爲嫌大笑曰後來文字當在此即極力推
挽天下高此兩人

徵聘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
召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静修劉先生因謂公曰一

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
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爲賛善大夫未幾辭去又
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
道不尊

選舉貴精

天下官員額設若干計等取士若干足勾除用若干
官多人少則官職虛曠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
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
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十之

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一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三朝薦舉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薦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仍從吏部自舉時尋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先是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恥為奔競至此不得已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其所

舉之主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權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權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　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璡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於此尋　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

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猶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　天順以前天下方面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皆由吏部查各衙門官歷俸淺深奏請銓除奏內云查得某官歷任年深相應陞除某官而已宣德間三楊用事　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楊之門後亦革去不用天順末李賢令吏部方面官

有缺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爲例　世宗中葉時兩浙都運周公名祖堯山東東平州人古心實行坎軻仕路于時巡臺御史闞侯官王公應鍾知而薦之語云偃蹇非善宦之人循介者直躬之節登第三十年官本方面歷職凡幾任橐無餘貲在任已踰二年隨身止帶一僕虛名不暴實行儒然王公於周可謂知已矣及于甲子考試之闈中造王公之廬廳事不周僅平屋數間家事淸約授徒講藝蓋以若人知若人觀人各於類信哉

恬退

處士

史記伊尹干湯致於王道曰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此名處士之始也宋朝有沖晦處士李退夫在慶曆皇祐之間林希朝實訓曰康定中賜與化徐復號沖晦處士終南高懌號安素處士又星經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爲處士星

虞丘子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不宜　所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

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而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

言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為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范蠡

范蠡去越不能復有所為而黃東發以為蠡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出春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乎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陶淵明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洪容齋嘗悲其所謂秫秔未嘗頫粒得到口也春觀蘇子瞻之買田陽羨有終焉之志自黃州歸時皆用罄竭上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仁化令嘗挈家至乃買地白鶴峯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至明年二月新居成而邁諸孫至五月被命徙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邁之求仁化便餽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於官子瞻至儋與程文輔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與程儒書云近結茆數椽勞費不貲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靖國改元子瞻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郟城所謂陽羨之田白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陶令之襟抱坡翁之器識吾知於此無復一毫戚戚者矣耶書之以拓我輩隘者之臆

張翰

張季鷹見齊王冏執權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季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沈慶之請老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蓋尚

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砌之爵秩故洗特識之

陶季直

梁陶黃門季直嘗嘆曰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遂以病歸

蕭嵩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虞卿知止

陳之奇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累官至太子中允乞致事時年未五十俄除平江軍節度掌書記復以爲教授詔裴錢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踦蹇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爲之革心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舉天下皆知有富貴而虞卿獨以知止易衆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

請老不謀於家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産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年卒

裴佶

朱泚既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自出稱井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井草不疑也 出國史補

李建勳知幾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州將行謂所親曰今主上

寬仁廣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替須得方正之士若如目前所覩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必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歸拜司空累表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授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歸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將望方重忒有以宋公比

之因爲詩□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
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
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冢土任民畊鑿無延它日
毀斵之弊其後甲戌之年公卿坐域爲兵發殆遍
獨建勳莫知塋所訖不及禍

孫晃拂衣

孫集賢晃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年守蘇已及
期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
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
廷差致仕早□泉石樂閒真去年河北曾逢李今
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
神湘山錄

作五知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圜四世孫慶曆間
召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下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
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謚惠忠

骰子選

楊億在翰林進參知政事同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
選尔何多尚哉未幾辭親迯歸陽翟別墅

楊誠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
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宗初與朱文公同
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
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
思則區區猶有志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
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
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一罪難赦唐突明月清風

新進挂冠

淳熙辛丑孝宗策士有昌元王昴應祥者既賜第調

潼州府司户叅軍自言年踰六十不願出仕上嘉
之特改承務郎致仕其年六月朔日蜀人在朝者
皆以詩送之著作郎朱師古詩一聯云集英殿下
初登第神武門前便挂冠最爲的切紹熙癸丑光
宗策士臨邛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户參軍自
以禄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
以本官致仕及加父母官級蓋異數也嘉定辛未
廷試眉人史公亮少獮援得故事以請詔並循從
事郎致仕仍予官封宋朝三百年新進士即日挂
冠者惟西蜀四人而已

買田求歸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巳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食言於神也耶

許王真隱

士大夫退居林下非真有隱情非真得隱趣則鮮有不以山林爲桎梏者嘉靖中海寧有許相鄉以論諫家居十年矣貴溪相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邀許且欲以南大司成相處許辭之曰公此出巳

誤可復誤人耶後來貴溪不終人服許之先見吳中王祿之以吏部郎不肯依阿時貴謫官不赴家居二十年座主王甌寧李公默時爲冢宰欲强起之祿之以書辭曰豈有青年觧綬白首彈冠者乎隆慶初即家起南吏部竟亦不受大都長往不返之人其興味自與人別善乎馬公之言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爲愚鈍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糠粃信哉

失意類

無髭不第

清朝宗萍鄉人年十八到殿前太祖曰此人未有髭鬚恐未老成不宜與第且令歸讀書至太宗朝登第

王絙

長洲學士王絙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托所親鬻舉于蘇適無須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絙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絙夢身中鄉試六十七名甫中試而父死既而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怪之但往見純秘不言夢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巳純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絙方以爲異既而其父

與妻之父相繼皆死絙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絙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爲之今巳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如此

店底貨

吳中惡濫不售之貨謂之店底故庠生久滯不升者亦以此目之宣德中從胡忠安公濙之請起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行之皆姑恤之政也然宣德正統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巳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有納粟納馬助邊者有納粟賑荒

者雖科貢之士亦爲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職飾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按張公捺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以姑恤結人心者也

買春錢

進士下第者親知供酒肴費號曰買春錢 承平舊纂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三 終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遭逢類

甯戚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出乃叩角而行歌商韵之詩詩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之語擢爲上客

丁字

苻堅享群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曲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遂擢上第唐張弘靖節度盧龍衆佐常雍輩詬責將士曰天下無事尔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銜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馬周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爲

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絶每令尚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臨問 出談賓錄

員半千

唐高宗策士員半千曰臨出以義有若時雨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人陣也上奇之充吐蕃使則天即位留之曰境外

不足煩卿撰明堂新禮上之又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鶴供奉半千以古無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 出廣德神異錄

西京飲子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京賣飲子用尋常藥不過數味亦不閑方脉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日夜剉斫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求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日未獲給付者獲利甚厚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了無徵驗忽親知曰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廻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懼責勢難復取遂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缾歸以給其主服之病立愈田亦惟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價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盖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爲番王挈歸塞外 出玉堂閒話

盧渥

盧渥於灞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歛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

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令主司擢第宰臣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溫廷筠遇宣宗於逆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錄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爲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材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二人皆遇宣宗而一進一黜雖其自取然亦有幸不幸矣

錢適

元符中錢適爲侍御史方入對急論曾布會子死竟命譖而去朝廷知之布敗除適中丞誥詞有云方

蹇蹇以匪躬子孜孜而弗恤未幾轉工部尚書言路數其躁進坐罷其責詞乃云歷求請對褻瀆軒墀夫邁於其子之死也始謂其忠終謂其忍其與彌子瑕獻餕桃乘路馬先後榮辱頗不似與桀天行路難云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髮惡生瘡是故事君者之必謹也夢蕉詩話

張燦

張燦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幸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適有客諭以燦者宜置諸賓席牧備禮以請燦辭以病牧訝之燦曰郡牧左右非才燦欲盡去之慮不能行且憂反爲此輩所賣牧聞之嗟賞再三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至侍御史

梁適

玉壺清話云梁適就判院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邪箇梁家曰祖顥父固俱中甲科上曰佐卿面貌酷似梁固適奏曰臣父祖頃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

兄弟互草制

熙寧中韓子華自鄧州再入相韓持國方在翰苑遂當制縉紳榮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公除天官南豐先生爲西掖行詞元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曲阜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有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草兄制翁書是日以天寧前一日樞密院罷散齋筵魯公押宴曲阜居席面會徽宣召瑣院魯公拜相榮耀一時又非韓氏之比

唐華廉訪

京都之俗士夫家殯葬經由之處巡檢司例以十數卒持采旗導前不待告約到墓次俱量犒酒炙而已宣和間保義郎唐華爲城北壁巡檢有貴璫塋其父華率衆迎引頗盛于常時璫大喜邀之相見極口言謝問華今是何官資曰保義郎又問做得甚差遣曰不過兵馬監押耳曰可作廉訪乎華知

其不曉外間官秩高下乃曰此在朝廷擢用華豈敢望耶留飲而去至十日中批唐華職事脩舉特與轉脩武郎繼除河北路廉訪使華駭不敢承詣璫門求見守候連日始與入亦不接坐方欲致詞叙謝璫抗聲曰朝廷用人何預我事叱之使出後宛轉再三懇辭改知覇州任滿竟申前命璫不招恩歸已一時流輩中亦為可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遥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吏五六人自隨時

李翺叔自楚北幕官來改秩而失舉牘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袖沾濕愁坐長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怜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悒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失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却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遜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脩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常思明

李冀征客遊閩越至循州冒雨求宿或指常氏莊居常氏杖屨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常思明每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累夕次第至李涉詩常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一詩因而跧迹李公待遇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怛焉遂隱羅浮經於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

今昔時或潸然乃舉觴相酬反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范攄客於雲川值冀征細述其事云唐詩紀事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太祖微行途中相値忽見虹霓　上因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即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　上異之相約詰朝候於竹橋仝早朝明日信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

而宣入曰有學有行之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上仲不避難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愛賢命廚人每食必具二單請先生求判方敢進食先生雅喜啖蛙隆冬澤民以蛙蟄不忍先生疑主人有慢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遽去邪先生曰寧能鬱鬱久居此其友曰然則今將何之曰第徃金陵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復痛沮止之先生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迤邐至京久無知者偶舍於藍都督第旁藍

有家人子肄業先生一日歸藍取其學課以觀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皆韜畧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見晚矣乃徙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毋苟免遂被執

王翺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王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文林秸而又以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問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二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比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 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宮保太宰祿壽名位非常可及

楊文敏知遇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文皇帝降諭曰實切時病但鄉言之人將汝尤不若令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以授御史鄧真疏入衆待罪有 詔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貸衆頗聞出於文敏會祭酒員缺共舉推公欲疏之也 上不允其知遇如此

陳給事受知

成祖嘗御便殿召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一脩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上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纏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詳 上喜遂陞爲山西布政使

三楊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称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脩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事咨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

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霹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簡亦知之每遂其所欲或鄉人來餽者必訪其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仕畢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

兩字尚書

國朝諸司奏事御前催行者　上以是字答之成化十六七年間　上病舌澁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施純彥原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請

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由是得陞純侍郎掌寺事尋陞尚書加太子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辰進士長軀偉幹而音吐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陞至此人爲之語云兩字尚書何用萬言

紹興賣卜人

隆慶庚午紹興今太守有姬方姙太守出一人衢道縛至府叱曰汝業何事曰賣卜太守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試爲卜之其人俗子莫曉何謂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太守怒責逐之未幾偶雙生一子一女太守遂大奇其術禮而敬之卜人名遂著

感慨類

明皇見臂環

新豐市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宮中貴妃遇之甚寵明皇迴鑾復令召入舞罷阿蠻因出金粟粧臂環曰此向貴妃所與上持之凄然出涕從官左右莫不嗚咽

樂工李龜年

樂工李龜年特承顧遇于東都通遠里中建堂制度

甲于都下今裴公度于定鼎南門別墅號綠埜堂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爲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杜甫嘗贈詩曰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元宗北顧

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即爲敵境因遷都豫章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洎禁校冑藏不絕者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徵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

思浩郡老崔憶崆峒

俘三學生

至元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藏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本齋有兩人同舍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歲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藏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趄趄不行人箠以鞭撻三下登舟餓甚得飯一桶無匕筯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放回授諸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恩幸類

宗世林

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踈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茂弘却坐

元帝正位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所瞻仰

張幾

陳張博士幾議論詳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麈尾初成日當今雖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幾耳便以授之令講老莊又於鍾山開善寺命講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代之

呵牙筆

天寶遺事李白嘗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廊飡

唐會要曰正觀四月詔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頓五代會要曰唐室昇平日常參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飡今起居幕中賜酒饌是也盖自唐太宗始 事物紀原

寶章集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鎮使許敬宗曰許圉師愛書可於朝示之神功二年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俱已進訖止有一卷臣近又進訖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襃弁九代三從伯祖晋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

靦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目爲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揷御花

天寶遺事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日無閒地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霞遊蓋飜青雲帝覽詩嘉焉遂以御花揷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杜牧感恩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之在幙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乃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

一篋皆街子報帖杜見之乃大感服

九龍燭

杜黃裳當憲宗初載深謀密議眷禮特優生日例外別賜九龍燭十挺

賜柳圈

唐史李適爲學士凡天子饗食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

一顧成名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夏侯孜

夏侯孜爲左拾遺嘗着綠桂管布衣朝謁文宗問孜何太麤澀具以桂布爲對云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稱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久之亦效着桂管布滿朝皆倣效此布爲之踊貴

文宗重王起

王懿公起三任節鎮敭歷省事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以賜之又盡儀容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三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焉識者以起不能陳避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短也

真宗敎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贇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真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吾當親爲敎授張耆等拜於庭下曰實臣之幸也乃

命張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崇勳夏守贇爲學祭安守中圍練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王岐公際遇

王岐公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俄頃宣學士設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君臣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稱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

每起必勅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箱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公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上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簪公幞頭戴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公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炬令內侍扶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矣確爲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才思短澁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云這個學士上何須鍾愛

君臣相得

先公致政之明年正月望夜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召先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闌四顧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御座側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取御尊酌酒并親授果餅因顧問先公晉漢朝舊事又目先公語侍臣曰李某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二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俯伏拜謝至中夜方退先公休

致之明年七十二思欲繼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右金吾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兵部郎中直祕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古年八十五吳僧在家講經首座贊寧年七十八并公九人欲讌於家園合九老之會已形於歌咏布在人口會蜀寇亂朝廷方謀出師遂是不成而罷

辭忠直坊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墓碑之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彥猷君益知潁曲爲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平謂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所賜刻于螭首揭于墓隧假寵於范氏足矣若施於康莊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恥之異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不得不力請耳

金蓮歸院

危言金蓮燭送歸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余讀周必大玉堂雜記孝宗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史進古詩三十韻有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戺之句上亦和韻答之又命必大和以進則金蓮之送宋時蓋有三人唐語林載令狐綯上令中使持燭送學士歸院是唐已有故事矣如錢氏私誌載王岐公亦云

優禮閣臣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邇英閣聽講讀時曾肇子開蘇轍子由是左右史竝除中書舍人入侍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英延英皆仁宗所建講讀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仍皆免拜不用外廷禮

御書畫扇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上其所藏法書名畫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畫學博士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

扇各二遂除春官員外郎

曲燕記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蔡京王黼童貫越王俁燕王似嘉王楷嗣濮王仲忽馮熙載蔡攸讌保和殿先賜茶全真殿上手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皇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臣等惨怖豈敢啜上曰可少休乃出琮林殿中使馮旻傳旨留題殿壁喻臣筆墨已具乃前題曰瓊瑶錯落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凡塵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樂竝作坐間賜荔

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酒五行弃休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安西南廡即安妃妝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與逸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題曰保和新殿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自謂見妃矣而但画像挂於西壁臣即以謝奏曰玉真軒檻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裡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謝曰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

進再拜序謝妃荅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撤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散勸酬交錯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間高卑日且夕矣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不醉無歸須臾洪進酒數行無筭臣又奏曰樂奏紛紜酒觴交錯方事燕飲上及繼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與御盃接殷懃之歎道舊論新顧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后世知之今日燕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三更五籌

由前奏丐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燕記

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李邦彥宇文粹中示異恩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肴品瓌奇精致非常宴比仙部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上遣殿中監察行御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自當攜歸酒五行以碧玉盞宣諭侍宴諸臣云前事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憇于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

華閣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設衢尊鈞樂于都下皆歷然且醉且戲繼以歌頌示天下與民同樂之恩後太平盛事次詣穆清殿入崆峒天過霓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而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目視之崆峒入至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煜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笋珍異如海陸羞𦘕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請殿側縱觀上語保和殿學士蔡脩曰引二翰苑仔細看一一說與諄諭再三次詣平成殿鳳燭龍燈燦然如畫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

項自乳浮盞面如疎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有三昧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坐酒行無算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躚態有餘妍几目釗見上諭臣邦彥粹中曰此畫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御等始又曰翰林志誰脩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彥上顧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書載此事邦彥謝不敏瓊瑶玉舟宜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醉後顧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進夜分而罷

史越王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鵾遠迎既見邑吏而下皆羅拜庭下越王荅拜蔣宰跼蹐請免上曰門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

陳遇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溫州　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薦之　上致書徵之與語大悅俾典戎務諮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　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　高廟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宴濼洛病則賜醫年七十二而終　上再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爲公卿無此寵遇予以陳乃忠於元者故不受職叅第畏死而爲　太祖致之此元史所以不收也

洛賢池

洛賢池在太學之左稍後　太祖嘗使人覘祭酒宋訥何爲荅以洛於溪水　上召問之曰卿何不洛於家荅曰乏薪耳諸生散臣乘間而洛罪當萬死　上乃賜太學官僚買薪錢而立碑其上號溪曰洛賢池以旌之訥以元臣降極意嚴刻用稱　聖主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檢視乃得殮其酷虐甚於周來輩云

樣房

太祖皇帝嘗語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第宅即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爲之製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爲式俗因呼爲樣房予前年過金陵宴令刑部尚書前左都御史蕭公語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信國誥文

中山王徐達初封信國公如持進　上親製誥文有云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弘一統之

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其見重如此

仁皇過文貞第

仁皇好微行一夕巳漏下二十刻從四騎過楊文貞第倉皇出迎　上巳立月下楊俯伏進曰奈何以宗社之重而自輕若此萬有一倉猝何以爲備　上笑曰亟思見卿一言爾遂屏左右語訖　駕還明日遣人密問君不謝楊公對使者曰昨　至尊輕出至今中心惕然恐臣民竊聞豈敢言謝會錦衣獲盜有結約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草莽爲變者　上嘆曰士奇言誠不欺嘗以爲戒遂禁微行楊之老成謀國盡言不諱如此

訾毀同列

永嘉黃文簡公淮永樂中以漢庶人之譖下錦衣獄十年憂畏不測積成勞瘁　仁廟嗣位薦進孫卿宣德丁未以病歸時甫下壽而父已封少保年踰九十慈孝具樂世以爲榮癸丑公以父卒蒙䘏典即吉赴京謝留數月　賜遊西苑嘗見博識諸大夫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球嘗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　旨免奏對久乃諸告侍親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於文簡則未必然

女婢承寵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巳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巳一日中宮有喜慶事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巳退矣　太后見婢貌既不揚衣服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制首飾衣服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道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

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多才下士在郡聞有才者必躬詣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醫姚公過之賓不爲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毋氏布襖持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作跌姚公又笑而退洎三過之始欵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米貺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貺爲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貺米事貞木曰吾猶不知得無送吾隣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貺

均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絶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爲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巳先在遂抗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請就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忠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

欽賜舉人

景泰間吏書王公文戶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上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　上不許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附會者有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二公在當時王以廉稱而不學陳以學識稱而不廉然此等事亦廉介有識者所不爲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謚文介

臧賢被寵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爲　武宗所狎得賜殊服優寵嘗奉　勅祠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骨歸山自號雪樵尋被　召用特賜堂名曰勉起中

外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曾報以名香目曰雪中春信爲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　憲廟任爲中書舍人

經筵酒飯

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每喫酒飯閣老與四講官皆承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主靜入閣遂託中貴獻言今後酒飯以常例則毋煩　玉音自是儼然而進黯然而退君臣之間無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無復知講官之爲重隆慶中始以監禮侍經筵講畢　上親發　玉音此禮猶不廢

鄉席尚齒

鄉黨莫如齒此先儒之成說然禮亦有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之文今學校老先生凡遇仕而歸鄉者輒以齒自居畧無貴貴之義彼爲士大夫者又皆避嫌從厚不以自明於是先王之禮遂成偏廢而不明不行於天下以所見之不廣也聞安福彭文憲公時省祭還家族黨以三命齒於族致隆於公公不敢當乃受異席盖其族黨多讀書知禮之士故耳

上官禮士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上官涖于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如成化間布政甯良等建西湖書院以居大理卿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園于帳前營以居兵部正郎陳謙此誠一時希有之盛事較之目前炎涼之態何如也聞時正孤山種梅而藩司携酒見訪因賡酬有詩吁禮賢風度如此緇衣好士豈虛語哉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四終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品隲類

九牛一毛

或問華譚諺曰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宜有此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如九牛一毛

荀楊王得失

或問荀楊之得失安在曰立言則荀不壓孫雄多模倣辨理則雄有據依荀多偏執荀楊得失王通蓋兼有之

評史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

生死兩異

淮南于載齊人乘舟過風波而恐死不服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處士戴逵憂其必當死後隱者謝敷卒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元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爲翰林待制

不仕　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爲嚴州守宋末降元爲總管皆歙人也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仕虜此可謂當死不死

品格分限

嘗謂人之品格自有分限讀書窮理固士八分內事然亦有不係於此者如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然

則人品優劣何係於讀書哉若小人冒儒者之名即讀書適足以文其奸耳故士莫貴于定志志不立雖旁通博洽無益也

聖賢不係世類

劉向盡忠帝室而歆爲王莽之臣稽康不從晉昭而紹死蕩陰之難父子不同性矣孔明爲時臥龍而誕短智輕佻成晉之勢文文山爲宋盡節而弟璧甘心降虜爲元之臣兄弟不同群矣陳太丘之孫爲群三世至於慚長荀氏之龍爲或再傳竟於輔曹張湯之子爲安世上蓋父愆桓温之弟爲桓仲懲兄惡故盛美者每與惡稱而流毒者或有善緣古之聖賢已不係於世類矣否則丹朱累堯鯀累舜鯀累禹管蔡累周公而天下鮮全人萬古無元聖矣

知機

韓信知得而不知喪張華知進而不知退袁紹知存而不知亡李光弼知生而不知死項藉知勇而不知怯故身虀無述勳望不終郭子儀知得喪矣張子房知存亡矣疏廣受知進退矣司馬懿知生死矣樂毅知勇怯矣故勛伐傳於後代慶澤緒於無

窮機禍福之間成毀殊致幾微之際榮瘁異途是以君子道妙於審勢義貴乎識微種蠡以勾踐平吳幾覇天下肩束一虜蠡遂五湖豈無見三公之尊榮而萬鍾之炫赫哉海翁易慮鷗鳥不飛繒網及之矣是大夫種之所以死與故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喜恨優劣

荀爽喜得御李膺車倪若水恨不得爲班景倩僕喜者爲得近有德人恨者爲不得與內朝列喜恨間可以見人品優劣

孔北海駱賓王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儒鳥

後漢書董仲舒智爲儒鳥三國志魏諷有惑衆才二一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偪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

器局

或云陶淵明嚴子陵儘高尚其事但淵明不及子陵不免借盃中物自遣若顏子連貧亦樂而忘之不形于言也斯言也律人太嚴矣顏子蓋下聖人一等者若淵明冲尚高曠今其言尚在果何怨尤人之器局不同各成一個是執彼例此不得謂之見道可也

用諫

或問漢唐孰能用諫曰漢祖實副其名唐宗名過其實名實懸然莫如文帝終身受言得之賈山終身務農得之賈誼終身重穀得之鼂錯

名慕先賢

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爲人名相如陶淵明慕諸葛亮名元亮范希文慕王通名仲淹宋景濂慕周茂叔名濂司馬文浮於行與藺不倫陶有隆中抱膝風槩未見施爲文正公道德功名於文中子無愧景濂資禀甚高讀書過目終身不忘苟用心於正學其造周子之地不難也第徒攻文詞且傍覽佛書以誇多於時深可惜耳

魏相裴度

史稱漢相丙魏有聲丙無間然矣而魏相劾奏封事白去副封皆借徑于許伯于是許后被霍氏之謀得聞于上即詔爲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非士大夫所任相不耻爲之陳廣漢沮平恩護太子家而相謂非臣所及乃不自言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蓋德許氏汲引之恩耳至若唐相以裴晉公度比郭汾陽謂身繫天下安危固也然自東都復起爲相一二月間三易主皆不預聞而卒不能討賊何係于安危哉夫由后戚取相位而起漢家后戚之禍魏不能無罪俛首於郡閹之

間而不能討弒君之賊衰不能無罪然一則與丙吉同稱一則與子儀比美史皆不甚少之豈非君子成人之美哉抑善善長也

郭泰類康節

李侗讀郭泰傳嘗問其父以泰之爲人父曰泰在漢末有類康節之在宋侗曰康節經世之學何可當恐非泰之所能及也父曰讀史之法若遠代史可作一項看近代史又作一項看蓋近者詳而遠者畧也林宗在漢不遭黨禍此一節極爲康節之所取然汲引後進似非康節所能令人謂康節爲自

了漢亦不爲無謂至於泰之言曰我仰觀天象中察人事覺事不可爲此豈非泰之前知乎惜其四十二而死使其得年豈不著書傳世康節雖著皇極經世書今觀之如打啞禪豈能望後世必傳哉且泰在漢末已爲同時所服故蔡伯喈曰吾爲文多矣惟郭有道碑無愧色此言可見矣

李寇得失

李贊皇寇萊公唐宋名流炳然相業李前無姚宋寇後無富韓其智謀寒澤潞之奸雄而威望起契丹之敬畏四方倚重一代宗臣然李謫朱厓寇竄海康皆一斥不復竟死南中何耶蓋李之專擅足以殺身而寇之矜誇尤可召禍使其當逆藩授首狂虜請和社稷之功一歸君父優游相位口不言勞小人雖欲中之其何爲詞是以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者終感變風雷而功高一世位極人臣者竟格於上下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李王歐優劣

李含光聞人言已筆迹過父終身不書獻之小歐皆以已書過父自喜推含光心則舜有瞽叟不當至

重華禹有伯鯀不當入聖域以勝父故耳矜不知父有善子宜繼有未善子宜創爲創爲繼正所以揚顯其父也執此以論若含光所爲亦是過中若獻之小歐是與父爭長矣竊謂三人均未爲是

僭閏正統君臣得失

蕭衍不從蕭穎胄請師于魏以爲求救戎狄示弱天下其見固高出唐太宗肅宗資突厥回紇若石敬塘無足責已王軌奴與彭寵奴二也竇建德斬之漢光武封之光武殆愧於建德李昪嫁种氏過漢高皇帝不能處戚姬李璟保景遂過漢惠帝不能

保如意劉罷欲王劉熈而立劉徹爲太子徹卽下秦塄秦立止之罷亦嘉其忠公視長孫無忌欲立治不立恪之心何如夫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肅宗爲君長孫無忌爲臣俱正統君臣褎然者其所失至不如梁武甯建德李昪李璟下秦君臣真可發嘆論者多累僭閏崇正統初不知僭閏君臣所行有正統君臣不能及者殊多

王十朋文天祥羅倫練子寗

王十朋文天祥羅倫廷對亡慮萬言十朋專指攬權天祥以法天不息倫則明倫理正綱常皆自當時所急務而言切中事機指陳要實使其說而用類非迂遠空談後天祥身殉宋社而王羅二子偉然名臣誠世儒所謂士人第一步也練子寗乙丑廷試以輕才殺士直犯　高皇擢進士第二授修撰今其言在讀之竪毛　高皇聖性嚴重不知當時何以容之坊間刻梅溪文山一峯三策遺練不録豈以其名第二耶抑其時練犯國禁而所對未傳也練臨江人死革除之難

莊周

莊周號爲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忘情強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爲是紛紛歟楊子云莊周蕩而不法信知言矣

管鮑

或問曰管仲鮑叔孰優岳子曰亦叔也已矣仲得桓公而佐之率諸侯一匡九有仲尼歸仁仲也而叔則藏籍蔑聞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將安在其爲優哉噫牙進仲而齊覇仲庇三竪而齊亂亂齊者仲而覇齊者叔也叔惡乎不仲優邪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雛

顔斶安貧

顔斶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辭去曰玉出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娯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顔斶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晩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惟斶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

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脫食爲然牖固巧矣然
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牖之巧也

李斯

李斯相秦盡取儒書燔滅之或謂斯從荀卿學必其師學之不正有以使然于曰荀卿著書固非十二子然使之焚坑亦必不爲也蓋心術之正不正則有乎人師何尤焉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于秦而無害秦猶用之後至丞相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終以下獄

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上書于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是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夷攷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弒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發怒而去於乎陋矣哉坡公論此事甚備猶未盡也

張良陳平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之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遂絕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纔十年而絕后世不復紹封其禍更重於平何哉蓋嘗攷之沛公攻嶢關秦將欲

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圍兵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趙堯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强相獨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爲此計代昌爾安能

爲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爲高祖謀其自爲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召平范粲王用文

召平仕秦封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青門瓜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鄭俠何知其人客之嘗勸何辭加封食邑五千户後何乃以功名終君子曰平古之高人也齊王芳廢魏中郎范粲拜送出邸因發病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三十六年竟卒車上車蓋魏所賜者君子曰粲古之義人

也吾蓋於元得一人焉荅罕氏王用文仕爲潮陽路總管城亡自縊不死逬入福清山中者殆十年我朝既一區宇使徵之慷慨賦詩竟仰藥死用文蒙古人從容赴義有重泰山可以勸忠矣其詩曰昔日潮陽我欲死宗祀如絲我無子此時我死作忠臣絕祀覆宗亦可恥今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梅花片腦如雪白一死了却君親恩

死鼠死舌

荀卿儒耳李斯學荀而失之者也不死于犬而死于鼠鬼谷仙耳蘇張學鬼而失之者也不死于舌而死于舌

霍子孟

霍光有日磾之忠而無其斷故中陰妻之禍有安世之慎而無其和故萌震主之疑

酒肉傖父

樊舞陽特酒肉傖父耳當擁盾入軍門其語壯能使意盛者銷及排闥入臥內其語悲能使氣衰者動此非鼓刀舌端所易辦故自高于絳侯一等

虛名實效

或言東晉純虛名鮮實效然則王茂弘之宅建康收

人望果虛名乎謝安石之却符秦阻桓溫非實效乎斯言過矣

諸葛武侯

古人讀書正不在多如得一二語便是終身用之不盡余觀淮南鴻烈云非澹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而武侯纔改德爲志字愈覺有古今考其生平龍臥而娶醜婦何澹泊也龍聲而吟梁甫何寧靜也及至禹足三分發餘八百則致遠明志之效彰彰著矣彼五車云者雖多亦奚以爲

師相

漢之文成唐之鄴侯皆師而可相者也兩人以師自尊故相爲師應而其用多藏唐之郭子儀宋之曹彬皆將而能相者也兩人以將自任故相爲將掩而其機不露

何鄧四傑

公明之徵何鄧也以相不以心故卒召老生之譏行儉之鑒四傑也以貌不以人故竟失賓王之義

清士腐儒

晉之清士喜談名理而苟免身故嵇阮貽笑于蘇門宋之腐儒善言實學而缺應世故河南見排于蜀

黨

汙色逃酒

晉人畏禍故畏事避譏故縱名阮嗣宗謝幼輿之於色皆自汙也畢茂世劉伯倫之於酒皆自逃也

穆申優劣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王戊即位忘設穆生遂謝病去申公白公胥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赭衣鞣舂于市申公愧之歸魯而越綰王臧言於武帝以蒲輪召卒坐綰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然之前申公睠戀於既然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絶者未必然也

司馬相如東方朔

世言司馬相如文人無行蓋無賴也初以琴音挑臨卭寡女私而淫之遂竊以奔與販蜀市後負緣狗監得獻賦召見又勸上開卭僰之道持諭蜀之文錦節歸鄉辟威自恣郡守郊謁縣令負弩先驅武帝亦薄之不甚登用後欲娶茂陵人女與卓文月令樂府有白頭吟蓋卓賦也使在文景之朝久擯斥矣既終遺書導武帝東封泰岱此與古人死以尸諫者何如哉或曰東方朔何如曰朔賢而隱於

下位者也諷諭婉愉足以開悟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王仲淹謂朔詭跡混俗不自求別目曰人隱蓋簡兮碩人之儔非寺人巷伯之比乃其慨諸詼浪多寓深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史記謂武帝以俳優畜朔豈惟不知朔亦不知武帝也

亞夫蹇倨

周亞夫細柳之軍行伍精明金華整暇天子至轅門而不得入嚴矣然介冑之士不拜豈臣子施於君父之禮哉其所遇幸漢文使當高帝之時則淮陰之誅夷已不在鍾室而彭王之俎醢吏不俟洛陽

矣怏怏非少主臣景帝在東朝已陰銜之特佚時
而舉耳亞夫之蹇倨人臣固不可以立𧪞而漢文
之謙冲則世主尤當以爲訓

孟劉優劣

孟敏甑已破矣視之何益之言郭林宗亦以爲有分
决後世類引以爲證近見實退録載劉卞功事言
卞功六歲時誤蹋甕碎家人譙之則曰俟釘鉸者
來當全之人破尚可修矧甕乎語未絶釘鉸至𢭃
與料理頃之如新予論破甑之戒有使人安收斂
退之心釘甕之言有使人補過遷善之義劉所見

固優於孟

劉杜難易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
所陳說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
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
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
惡無言隱情匿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
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
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
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托一出於公而足以

取信則可爲不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已也
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蔡邕晚節

蔡伯喈峻行危言屢遭困折桓靈之際幾于殺身晚
跡塞垣亡命吳會艱難踣躓氣不少衰固獨行之
君子也其視梅子真劉更生相去幾何哉晚節依
違受官逆卓優游朝寺比之匪人昧篤信善道之
真寡既明且哲之義身死世絶蓋舉其平生而盡
棄之其瘐死于獄非不幸也雖然王允誅卓并以
及邕至因馬日磾之言有武帝不殺遷之論刻亦
甚哉是故禍機旋踵勳業所以不終

仲長統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
常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
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斯言信美然吾即其行事本
末攷之統乃徒有是言耳盖潘岳閑居賦之類實
未嘗以身爲之也既從荀彧舉得尚書郎輙不復
辭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遂叅曹操軍
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又言
統毋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遂著昌

言尤非其實退不得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主輕犯世故兩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纔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恐未必免禰正平之禍時人謂之狂生信有以取之范曄徒録其言更不復辨後世遂槩以爲高世遠行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既得於淸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陳元龍

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荆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

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荆州大笑玄德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孔明

孔明高尚隆中年未三十而完名大雅至四海稱爲臥龍先主帝室華胄一代英豪自無吳魏親爲折節三顧其廬投耒而興據荆跨益連衡鼎足亦以自雄矣然愚嘗謂孔明之賢而不能成子房之烈使三分之勢合爲一家蓋三國之時天造草昧才識相埒知勇俱齊孔明所遇不幸之子房耳唐人有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荆公晩居鍾阜毎誦此詩其意固有在云

元龍所敬

陳元龍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淸玉潔有禮有法吾

敬華子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魏志曰陳驕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初爲陳登功曹太祖辟爲司空掾歷官侍中司徒陳元龍名登）

兗州八伯

州里目陳留阮放爲宏伯（晉書曰阮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内史放與族弟孚並知名中興將爲太子舍人雖戎車屢駕而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愛之素淸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供給衣食）高平郄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

朗伯阮孚爲誕伯已見上五人高平劉綏爲委伯劉綏字子安高平人祖奥太祝令父武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泰山羊曼爲黠伯羊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安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凡八人號兗州八伯以擬八儁

曹袁興亡

東坡論曹袁興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乃知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也

曹丕忌植

別史言曹丕奪漢山陽下賓曹植素服發哀爲位而哭丕聞之遂取踈忌至禁錮防閑終其身以死若藩則操之不立植亦見其恭順之節將以服事殷而以遠之謨必不能造魏容隱以立丕不得已也植非首陽之餓叟毋亦洛邑之頑民耶然吾觀丕才柔氣弱植志武器雄使丕守文有餘而植開基可求但天惡曹氏因不使統業得以屬植耳吾竝於是傷植

桓範陳宮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爲之用尚何言知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

阮籍高識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觀而不以心察之也予見其流離不理若與世遠然觀楚漢戰場文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一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升豈忘情于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托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

能脫屣於禍穽哉吁善觀人者當攷其迹而逆察
其心乃可也

王祥李密

古今稱孝子順孫曰王祥李密然祥仕魏親爲三老封萬歲亭侯而俛首事晉終官太保密至以少事僞朝列職郎署之語形諸陳情表奏之文豈世教不明人心陷溺知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吳幼清者述滿家身磨道學親宋貢士北面事元彼固儒者之高蹈貪冒乃爾則祥與密抑又何云劉因杜本隱不違世出不混塵睥睨當時卒行其志吳視之有餘媿矣

張華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王祥何曾褚淵

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立德人也祥曾處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楊雄之恬退阮籍之放逸周顗之高蹈許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乃著美新籍爲晉造九錫文顗代蕭道成荅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鑒耶

王逸少

王逸少在東晉時盖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妨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

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千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漫美而無所歸詢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盖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旈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録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擇主不明

王景略冠世才雄心明正閏東遷有晉惜其所事者苻堅許平仲淵源道學志辨華夷南渡有宋惜其所主者蒙古堯君素疾風勁草之死不移其固守蒲東乃甘心于逆廣王鐵鎗豹畧雄韜逢時自奮其囬翔河上乃效節於賊温是皆擇非其主比之匪人雖偶襲一時之齊名終莫逃沒世之遺論是以君子仕止之間須嚴冠履之分從違去就逆順是非皆當曉然使不迷謬則常變從容其寡過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茅容徐稚造次以之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履卽與之此 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着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邢魏任沈

魏佛助與邢子才意趣不協更相詆毀魏每譏陋邢文邢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

門邪頹之推以二公意問礽僕射祖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王方慶魯鈍

王方慶魯鈍同時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元一荅曰魯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朝野僉載曰或人又問其故元一荅曰得霜鷹俊健被凍蠅頑怯人服其能體物）

唐室文人

張燕公徐元固（張說徐堅）同在集賢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諸學士凋落者衆燕公手疏諸人名與元固同觀之元固謂燕公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美敢問孰爲先後燕公言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劉昫唐書曰薛稷中書令元超之從子與從兄曜俱以辭學知名同在時爲所稱）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貴乎若施於廊廟則駭矣（唐詩紀事曰富嘉謨武功人長安中爲晉陽尉吳少微者亦尉晉陽有魏尙谷者爲太原主簿稱北京三傑時文章尙徐庾浮俚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閻朝隱之文如麗色靚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唐詩紀事曰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景龍時爲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元固因問今之後進文辭孰賢燕公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劉昫唐書曰韓休京兆人早有詞學蕭嵩引爲門下侍郎方直不務進趨甚允時望）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唐詩紀事曰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張嘉正張說爲并州長史厚禮之爲駕部郎坐事貶道州司馬）若能懲其所闕濟其所長亦各一時之秀也

六真

皮日休曰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贇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爲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以李太尉爲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爲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逸以李翰林爲真放逸焉擅名臣者必有真才以謝太傅爲真才焉

一鶚挾兩兔

張九齡裴耀卿罷免之日二人鞠躬卑遜李林甫揚揚自得觀者謂一鶚挾兩兔

馮道

世譏馮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攻其言未嘗詭遺免於亂世盖天幸爾石晉之末虜結釁無敢奉

使者少主批令宰相擇人道奉批云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謂隨于虎口道竟生還初郭威遣道延湘陰道曰不知此事由衷否道平生不曾妄語又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做得山否凡此皆推誠委命未嘗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問萬姓紛紛何人救得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富文忠論道之爲人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王荆公論道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一主謂爲純臣

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變色趙鳳女嫁馮道之子夫人嘗怒之鳳使乳嫗訴之累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愚觀此老無他只是得一忍耐字真所謂癡頑老子也

竇儀陶穀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對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

陳摶非隱士

陳圖南非隱者也其對太宗及宋琪之語盖經綸蘊籍志識精明豈惟誕玄虛之儔真中行罔復之士也五季喪亂間關往來洛日嵩雲濡遲瞻眺其心曷嘗一日忘天下哉偃蹇華山睡廝石室特托於神仙之幻妄自文其經畧之雄奇太祖代周隆驢失笑野花啼鳥歸拂輕塵已知宋祖之與天下不足定矣摶善辟穀能一月不食死年僅六十五

楊詞規盇

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才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

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才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才皆其才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自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盇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鋒鋩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此正有照物之明而未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滕達道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賛其落成滕曰

詩甚落成只須凭欄大慟數殤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爲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處窮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覬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

傳簡獻公

傳簡獻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櫊前論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言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意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矜驕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爲郡謂當有所縱捨以自表見柰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歎服司馬温公嘗謂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於欽之畏馬康節曰欽之清而不燿直而不激勇而不慍尤爲難矣世以爲名言

思治論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泄也所謂豐財彊兵擇吏即王氏富國彊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拗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已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王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內極於罷敝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周程淵明

趙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別是一氣象胸中一塵不染所謂光風霽月也前此陶淵明亦此氣象陶雖不言道而道不離之何也以日用亦道也他人非無講明述作之功然涉有意矣

戒誇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而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李公素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

温公蜀公

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竟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爲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爲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矣東坡作二公贊于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罕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盖溫公之功著于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與頑懦以無用爲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近世鉅公

嘗論近世鉅公歐文忠公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

伯玉王荆公似王夷甫蘇東坡似司馬遷文忠似退之夫人而能言之然其所以似之者人或不能知也

寇丁邪正

袁抗太監嘗言曾守宜營道聞吏民言寇萊公始謫爲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庬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踣蹶不進寇以策叩馬曰汝尚敢滯耶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且曰語丁謂我負君何事致我于極地耶其後丁自朱崖移道州袁嘗接其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特曹利用爲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其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耶曹厲聲曰上擢其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于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于贊燮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盡言晉公之爲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其才歟

張無垢私印

張無垢云貪冒之士如落穢溷汙渠如何使人敢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湛露灑灑襲人覩者已覺心目頓快況處其間哉常刻一私印云萬竹間清風湛露或作竹間風露既有本且以自勵

張浚自用

朱勝非秀水閒居録曰紹興七年張浚措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盖浚方謀收内外兵柄舉措如此既而事厥勢敗失於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

時朝廷不堅起武穆則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咎歟後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還兵柄為辭觀此則武穆歩歸廬山其部曲亦必有不安者矣亦宜其來貴之讒口也

岳飛

宣和之末將弱兵驕虜入都城束手無策勤王數十萬衆皆觀望近郊康邸既南散為盜賊兀朮劉豫撫而有之布滿河南而中原遂不可復建紹以後前鑒甚明故諸將各擁强兵隱然重鎮韓世忠維揚劉光世廬皖張俊浙右岳飛武昌而吳玠兄弟

保蜀皆招兒軍馬擅用賦財移易官師辟置叅幕蓋幾於唐末藩鎮矣行都在杭頗厭其逼奸檜伺其機括持虜未滅而將難制之說以聳動君心陰謀釋諸將之權而倡和投弱主之欲是時惟俊與檜善諷速解兵退保湖山甘濃玉帛世忠又潛龍之舊上結主知故威逼不疑終保祿位玠兄弟處蜀無隙可乘惟飛忠勇剛明誓欲殺虜君無中眷相有深仇羅織殺之以斷諸將飛平生雅稱文雅而佩起武流性質麄豪直前不顧逆龍搏虎遂陷禍機耳然當時諸將惟飛有氣鬼可以敵愾使用於宣和宗社無淪虜之禍展於建紹事偶有南轅之期豈天欲强胡以成蒙古之勢使人謀之不臧耶

二張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為元伐宋期於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間矣

文溪附元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

為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為後按陞為壁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文天祥

為將忌重名尤忌英氣郭子儀始無重名立功後多懊讒間元顆黙自容故猜忌如唐德宗攸狠如魚朝恩竟亦莫可如何終其身不忍加害猶悍鳥夷吐蕃回紇亦欲服歸誠焉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岳

幾近之宗澤岳飛雖忠勇然宗名重岳又英氣俱不克功名終其後文天祥起狀元為執政天下想望風采及以兵勤王所集南中烏合而上已忌之李庭芝張世傑一時名將當天祥走入真州李疑其不得獨脫陰嗾苗再成害之苗不忍乃逸去至行都世傑惡其才望力遏之以致五坡就執雖天命有在亦人謀不臧也然天祥初以相麻使伯顏軍一見即留不遣令其副歸則夷亦忌之亦奚怪地望之相埒者耶若天祥詩曰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其志則可悲矣

陳仲微

宋有陳仲微者咸淳中以言事切直罷官後起為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暨厓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為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王挽之以詩曰痛矣江南老鉅卿春風揾淚為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土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仲微之詳見本傳其偷生外國雖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為大臣且當國用事國亡與其君同死社稷固其職也顧遺君棄親逃避他國於國則不忠於家則不孝一死有餘責矣若仲微視陸秀夫輩雖有愧要之猶愈於投降賣國者其蹤跡亦可憐也

許平仲

許平仲生於元人域中俛仰從仕是時中原淪入金狄百數十年河洛之間腥膻已久雖豪傑之士亦忘其身之為胡況平仲隨世以就功名者乎仲深不滿其出蓋責備賢者之意也是豈易言耶許衡之學初頗出入從老氏用功極多至讀三蘇書亦喜其縱橫捭闔後得閩南傳義始從事伊川考亭

之說然亦厭宋末以來訓詁箋註深入絲毛故平生不好著書其為教甚有矩度國監造士之法至今可行然所養雖純學未見道辭受取與終是未合聖賢使其得濂溪明道之學以淑其身則所造詣當不止此

使虜詞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桑維翰劉豫秦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竇默劉秉忠

輩高談皇王帝伯之道自謂列聖相傳道統爲在
伊輩而考圖推遜謂胡元爲中國正統推心臣服
援經據史從而爲之辭嗚呼使其觀於此言宜愧
死無地矣或曰元奄有中國士君子生斯世爲斯
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若子言宜若之何而可則
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
世無道之極也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武寧忠武

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
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寧王入閶門不殺一

人至臥佛寺前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殺嗚
呼同一吳民也遇忠武何不幸遇武寧何幸邪厥
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五傳子姓繁衍茲
固嗜殺與不嗜殺之明驗也觀宋曹翰曹彬傳益
信不誣

蹇義十人優劣

太宗與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
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
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
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
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
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
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於
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
亦不失政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後至剛壽終儁以節死交趾得贈謚

楊文貞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爲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
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

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
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阻之宜恬淡自守者不出
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
與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
終身吁休休有容宅揆舉賢之道失矣以二公所
行較之品格何霄壤哉

吳與弼

撫州吳子傳名與弼正統景泰中勇往任道不事章
程規範尊嚴負荷崇重一時文士亦不甚喜之吳
有詩厭宋末箋註之繁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

東風玩物華滋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識者謂其有浴沂舞雩氣象但其人規局頗拘矜持稍過固緣氣質之偏滯泥成法篤信舊聞一守章句之陋自謂宦官釋氏不除吾終不出人咸目之爲迂後忠國公石亨疏其行于 朝大學士李賢力贊之遂遣行人召至 賜見文華命坐拜太子諭德固辭歸至家益杜門不出罕得接見其面由是謗議日起至誣以囚首告弟長跪縣庭且譏其說書不記傳註者君子之所爲豈俗學糠粃所能識足發一笑耳然吳亦見道未至執德不弘義路禮門動有括礙使如濂溪明道則雖卑倪賤僚浮沉下邑人不得而損益之矣

二楊

正統初政歸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楊榮能恤刑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建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勾軍丁屢止之驥後力奏不能止方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意行私復恩報怨蓋雖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純正非奸邪之流也然 國家大治體似未諳習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營造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委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恐減入屯田北京備多而不知沙汰爲精銳律書變改至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職冗濫併鎗比試之法爲虛文降級充軍之法棄而不用皆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於江浙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寬直達舊額漕運南京米四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之民歲輸六邊稅糧五百餘萬石則令陸運本色若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民稅一石當南方民稅四石之數遂使 祖宗什一中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似未諳習者豈敢誣哉

李昌祺

李布政昌祺爲人正直不阿於才學亦贍雅少雙其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然多譏失節有爲而作也同時諸老多面交心惡之而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別有所指葉文莊公木東日記亦稍紀其行概及韓公雍按江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賢祠蓋時獨以爲文人且病其怪亂乃爾未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

墨娥戲界之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五 終

史彙編卷之八十六

海右閔氏王圻纂集

人事門

家範類

華歆家法

華歆遇子弟甚謹雖閒室中儼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一門內兩不失雍睦之軌

柳玭家訓

柳玭述家訓以戒子孫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

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子揭之坐隅使爲子若孫者觀覽之

竇尚書家法

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坐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李宗愕家法

李宗愕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眞宗常語侍臣曰臣寮家法當如宗愕

呂氏家禮

呂氏舊俗姊毋受嬸房婢拜以受其主毋拜也嬸見姊毋房婢妮答拜是亦尊尊之義也姊毋呼嬸房人並斥其名嬸呼姊毋房人於老成親近者則並以姐稱之諸婢先來即呼後來者名後來者呼爲姐姊毋於嬸處自稱名或去名止稱新婦嬸於姊毋處則稱之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持而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辭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于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略不顧勞

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宋史曰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徙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元祐中拜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兄大忠字晉伯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諫議家法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饋於朝路語諫議以女責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有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

孝肅家訓

包孝肅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珙者孝肅之子也

欲焚羅帷

范純仁娶王氏婦將于歸有言婦以羅爲帷幔者文正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淸儉安得亂我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禁婦觀燈

司馬溫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自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要看游人我豈是鬼耶遂止

裘承詢

祥符中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詔表

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余嘗至其村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决則坐於廳事有竹箄亦世相授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矣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爲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途炎凉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爲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爲大族盛於仕盛仕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貽謀錄

三君孝友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而璡不荅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唐王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也三君恪敦孝友至嚴隱微誠不愧屋漏矣

陸氏家法

吳有陸氏蓋抗遜裔也其家閨門極嚴壻輩年老者纔得至內廳一揖丈毋而已三尺之童不許入內惟以老嫗傳命婢人亦不得與外政其家族甚盛世守其規文內翰徵仲之家法亦嚴自其父溫州以來弟見兄必侍坐拜揖之間兄未嘗吝徵仲雖老每旦必衣冠謁家廟雖極冗不輟如一物未薦不先入口皆可爲師法

浮丘詩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以事農圃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庄諸孫皆爲農張浮丘過之留詩曰兒童不識字耕鑿魏公庄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

農業可無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之事戒之戒之

修持類

陰德

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于定國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毋知其必貴然陰德亦甚易積不必廣散金穀多方布施齋設僧道建造寺觀也夫所謂積陰德者時時有救濟愛物之心刻刻無害物之意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

積陰德也今姑以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螘之墜淵而吾能救之亦是陰德也知夫人有飢寒吾能飽之人有疾厄吾能療之救人之患難解人之讎怨濟人之貧困不成人之惡不幸人之過不談人之短不丧人之善凡此之類皆陰德也積德之士苟常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

十四忌

一不可亂人男女二不可負人錢米三不可占人田宅四不可奪人玩好五不可妄求財物六不可責人飲食七不可揀擇便利八不可優劣前輩九不

可訾毀之上及乞人文字十不可互相品題高自標榜十一不可自满自矜十二不可酣飲肆酒恣意游蕩十三不可好勝鬥訟十四不可以怒氣加人

清福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唾之曰一日三食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吾幸生長太平而無兵禍一家飽煖而無飢寒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興念投豆

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晏居之室必置三器凡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有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亡亦不復投矣

三無奈何

人間有三大事皆無可奈何須歸委順而已謂身也世也刼也人之自身生之始不能知化之終不能知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一也處於世則有因

緣之善惡身心之苦樂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二也又說浩刼運數中則有滔歷陽之地居人變水族之類鑿昆明之池胡僧辨刼灰之理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三也唯聞別有至神至聖之人超出此三事之外無能及者故謂之大雄氏

背不靠物

范忠宣公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着物見客處有數胡床每暑月蒸濕時其餘客所坐者背所着處有汗流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衣服每易以浴並無垢膩履韈雖敝亦皆潔白子弟書室中皆

坐草縛墪或杌子初無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修飾邊幅其衣巾常整公未嘗以目視之每遇筵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飲盡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潔其服而進予每舉此以戒吾家子孫

孝友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其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世人事親未有能免於欺者何者雖授教言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蔽使不聞欺也有慘於中避就不

敢盡言欺也佯為美觀之事未必出於情欺也趙中丞無愧喪毋父多侍妾每抱其父足以寢不敢去跬步設心如此其誰曰不然而或者父毋年高夜率三起加寢戶間安至增損衣衾以時其寒溫親反厭煩不得安若是者以為情可乎汝曹願為無愧不願為或者古之人以立身揚名為孝而口體之奉不預焉推此非特為天下孝子亦當為天下忠臣也兄弟輯睦最是門戶久長之道近世兄弟間失和氣事雖不一然其大有二溺愛妻妾之私以口語相諜校財貨之入以爭奪相傾不可不

預知而早戒也吾恨平生無兄弟不得以所行示汝等然許章二姑氏則汝等親聞之矣少師抑詔惟二姑氏未嫁榮國太夫人追念不已吾思無以得其意初兒喪家無餘貲為汝陽守假貸於陳州蔡寬夫侍郎得三十許緡而吾汝陽俸入日給外銖寸儲積汝毋盡廩俸所有僅留伏臘衣衾其餘一金不以自有如是數月併歸二婿奩具亦不至儉薄汝毋不幸至今二姑氏語之則出涕此豈可強為而吾二十年間所以待二姑氏者如一日逮自喪亂以來相率共居北山不惟榮國太夫人年

高二姑氏朝夕左右足以供養今汝兄弟五人能一如我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

陽明示子

王陽明示子正憲歌曰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類譬如果心猶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箴規類

握髮吐哺

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驕慢公訓之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賓客恐遺天下賢士之談汝愼勿驕慢於四方君子也

客箴春申君

韓詩外傳客説春申君爲賦曰瓊玉璀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莫之喜苟子注閭娵古美女楚詞七諫謂閭娵爲醜惡一名明娵無鹽亦醜人齊王后

老萊規子思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齒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可事君

常樅遺教

常樅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敬老耶樅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于柔齒亡於剛樅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

馬援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可復賤此言不可不勉思吾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孫登知嵇康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劉獻之誨門弟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吾不如莊周樗散遠矣固以疾辭出談藪

鄭伯調魏收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美哉多少收慚沮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月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愈奮年二十七止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不遇老夫猶應走兔夫成德達材鄭伯有焉不則魏收失此生矣

文中子至言

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焉文中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乎

見世有拔俗者清而多介直而多執先生之言至矣哉

賀敦刺舌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誡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唐兆堅之緘口戒之哉

父老諷言

令狐綯父楚鎮東平綯侍以赴任嘗送親友郊外道中有父老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問民間疾苦父老卽陳以旱歎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綯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荅曰自某月不雨至於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販妻粥子不給繼以桎梏得非不鳴條乎綯卽命駕掩耳而去

宰相施錢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沿路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旣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牋諫之其畧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敝所望明公弼

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壓行小惠昔子產以巳車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不知爲政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恚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于難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適且覺其臭友生荅曰毳褐之夫豈甚銅乳銅乳之

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慊耻乃譏予與山野有道之士遊乎南朝高人以蛙鳴勝鼓吹吾視毳裼愈于今之朱紫遠矣出唐世說

文正諫殺

慶曆中刼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橫行守臣不戰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聞高郵民疾

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小民之情得醵出物而免於殺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慍曰今方患法不舉而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富公終不以爲然及富公自河北還國門不可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彷徨不能寢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韓公敬神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

名臣奢儉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歌妓

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曙代錢爲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王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年已高若爲之動卒薦永叔入館按歐陽歸田録云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

燓然欲滅與客相對淸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脅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此則承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借以譏王也出餘冬錄

呂冨好佛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特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如何勸得彥國堯夫

曰今日已暮矣姑止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飲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卽出恐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讀霍光傳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冦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名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張冦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在此忠定任蜀還旣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蓋以不學爲戒耳

呂正獻

正獻呂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賞心亭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荊公罷相鎭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嗟

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爲何人

安石吝過

曾子固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勇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王平甫

王元澤病喉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諸泉平甫啟介

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曰
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茲今乃
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不行倉法耶

東坡戒李廌

李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獘獻書公車者三多觸忌
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東坡嘗誨之曰
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須循分不可躁求王公
門何必時曳裾也自是二三名卿與相知外八年
中未嘗一謁貴人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
其人之賢可親然廌終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變

也嘗爲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李文正
嘗曰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甚宜使
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
名惟在養其高志爾廌以此言佩爲韋弦

馬糞諸王

蘇叔黨嘗讀南史東坡臥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
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
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
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
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猫噬鸚鵡

宋楊甲有聲西川部使怒其不降意誣劾之趙衛公
聞之亟白于廟堂曰譬之市猫于鄰將以咋鼠也
至抉雕籠以噬鸚鵡可乎當國者問其故相與大
笑牘格不下蜀人相謔以排善類者爲猫噬鸚鵡

俞清老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
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天則
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性辯急少不當其意
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恚欲祝髮着

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
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
亦如沉江九肋鼈爾

荆公寓言

王荆公寓言詩一日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
几席間惡名蒲八區百年養不足一日毀有餘諒
彼耻不仁戒哉惟厥初此言可法

李似之十事

宋人雜録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即(彌遜)書十事以贈
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

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大者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爾

王蓧上秦檜書

王蓧字彥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其大意謂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蔑

其始終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致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爲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公乎惟閣下所擇益公得之頗喜既而彥光丁內艱服闋還舊職益公謂曰檜欲告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能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往時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疎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蒼生之福益公默然

脫歡戲語

孔某者元皇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置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先聖子孫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孫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尚容得忝政之父親坐忝政反不容其子孫立耶

許大彪 野史

宋彥瞻答狀元書

宋彥瞻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逆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閭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讐者亦蒙耻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達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

山林深帝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爲出齊東野語

陸文裕公表而出之載于停驂錄中

文襄服善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肯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晃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入見後公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聽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晃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甚隆重之晃字士華嘉興人在崑庠時年考月試賞罰明信弟子多

所作成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黎古岡詩

古岡黎先生名貞號秋坡　國初名儒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宥回而馬獨不與馬之兄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眞育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爲之墮淚而罷宴

楊文貞戒子

不畏三司千紙狀只怕鄉民三寸刀此楊文貞戒子語也此語可爲巨族藥石

諷諫割碑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豐厚四面均爲其規制類顏魯公所書神道碑　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阻難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

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無地事遂寢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礱碑陰鋸文朗朗而歎宜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塟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欲鋸耳黃默然

慶成宴位書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協公論議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爲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示文

莊公有曰慶成之宴非以酧講讀之勞緣有事也中左之序非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畀格之設戾于告示亦愚美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尚寶所司蓋實客務況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將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五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敢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右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亦庶幾執禮者矣

俞珩詩諷

弘治初有俞珩鳴玉者以軍餘爲浙鎮守内官張慶掾史略知吟咏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虎爲害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冊帙以贈陳珩賦一聯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夫珩雖倚藉中官輕于譏刺然詩語諷而有規不可以人廢言也

崔銑止開河

崔公銑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東巡鹽書來與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欲疏開之予以書亟止之議甚多大意謂今兩淮兩浙鹽利多爲權要所專以艫舳之便耳惟河東鹽以驢騾駝載權要不甚專利故今國家鹽利惟河東而已若開河以便艫舳將來河東鹽利亦不復爲國家有矣張得書即止且刻之石後巡鹽官欲開水道者皆以予言而輟

御聘牌坊

羅一峯訪吳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去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亦有此乎使其見大則富貴貧賤處之一等聲勢如鴻毛耳此康齋所未到也

貽邃庵書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清王虎谷雲鳳貽書楊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起陞在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累也前輩影

椽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累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累也毎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張綵諫納饋

初張綵爲文選郎中毎見瑾談論瑾喜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禮物者并取于官庫則歛于小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察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囬饋

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獄捶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囬歛銀二萬饋于瑾瑾奏收其銀於承運庫李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戸張鸞以不知歛銀令致仕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剥削之獘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

庠士書刺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其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爲通因散歩堂上環視壁間懸軸共六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筆削刺書一絶曰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鳳洲詩諫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以迎一日有父執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父執曰近日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原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様囬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

雷朝士聞之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夫此翁導之以正誠不愧父執而朝士勇于服善葢兩得之

詩嘲大書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書名特大寸許一郎官厭之貽以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碍也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爲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爲王兵侍偉

詩諫

南陽盧御史格字正夫著荷亭辨論多非朱子其友
其或云屠尚書滽見之寄以詩云桃花開遍玉樓春杜宇
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唇舌破桃花依舊發精神
譏其勞而無益也然盧公自任朱子之忠臣不以
是詩爲病

勸爭詩

祝知府勸爭詩曰爭財何以鬧頻頻多寡原來只要
均萬頃易求田地業千年難買弟兄心分金管鮑
非同母讓國夷齊亦是人寄語睜睜高着眼好看
富貴若浮雲羅狀元詩曰來過園籬築過墻此情

于我有何傷半分田地能多少百歲兒孫要久長
非是我呆因我讓到頭誰弱又誰強普天之下皆
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

夏香諫尹

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客飲宴
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
而雨澤澍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惧天
異必思變服以濟民命今始罹天災縣界獨甚未
聞明達崇殷周之德飲宴獨歡百姓枯悴神祇有
靈必不享也長即罷會身捐俸貲以賑民饑

識鑒類

大夫種得范蠡

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大
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泥求之得蠡而悅乃從官
屬問治之術蠡謂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
覇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
元執辰破巳覇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
矢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蠡曰吳越二邦同
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爲彼我爲我乃入
越越王嘗與言盡日乃去越絕書

伯通善鑑

漢皐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
通廡下爲人舂役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皮日休
詩云皐橋依舊綠楊中閭里尤存隱士風惟我到
來居上館不知何處勝梁鴻

亂世姦雄

曹公少時見喬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
而理之非君而誰然君實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
雄恨吾老不見君當以子孫相累

王通識房玄齡

房玄齡幼稱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

則爲亂賊非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

杜懷恭

唐杜懷恭乃李勣婿伐高麗欲與偕行懷恭托故再三終于亡匿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曰此杜郎疎放或有之乃止夫以懷恭疎放能知勣心英明如太宗顧謂勣可托孤而勣竟以一語衰唐祚是太宗托孤之明不如懷恭保身之智也

韋岫

唐丞相盧攜或云杞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

不正呼攜爲慧蓉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以此卜之他日必爲大用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奬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氏諸季乎出北夢瑣言

盧懷愼

盧懷愼身爲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革念明皇倦勤將有憸人乘間之患遺言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聦目前以爲功必己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誚之

亦俗見耳

虞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禾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王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

呂溫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

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出雲溪友議

薛季昶

左拾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製碑文其人則天時破家因搜家資見碑文以爲與反者通所司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懼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覩而奇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台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陣位

宋韋丞相出命錄定

韋宙識劉謙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子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幙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爲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龑在位二紀而終知人之鑑非謬也

曹彬識量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迨城既破國主李煜白衫紗帽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不敢拜禮不及答識者善其得體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設一獨木脚道煜鬱之國主儀衛甚盛至是獨登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始潘惑之曰詎可放歸曹云適來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曹瑋料元昊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曙爲三司副使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曙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乎盍自今學兵請

邊事曙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曙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曙之孫爲子由壻故知之

蘇明允

蘇明允最早識王介甫當嘉祐初介甫名始盛李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辯姦一篇以譏之

唐公遠識

待制唐公爾雅有遠識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極相善居水櫃街與晉公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晉公將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員外郎李畋往詣其由唐曰謂入即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恭歲晉公出鎮外李復謁唐曰果然益丁之才術乃李贊皇之流任智而鮮仁若太祖朝以趙中令居其上則丁之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遠識

兵有鑒識

東坡在雪堂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

徹一篇即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寢有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首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陳了翁

蔡京與陳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同立以上御殿差晚日光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illegible]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不恕何耶了翁誦社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蠹遂以急速公事疏京背逆姦詐十事

司帑遠慮

楊王沂中閑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相者以筆札進王拒之但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為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翊日詣司帑司帑持券

熟視曰你何人乃敢作我王贗押來賺物吾當執汝詣有司閤罪相者具言本末至聲屈異動王聽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合金五千緡與之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而去乃因僉押支用乘間白王前日批與相者五百萬緡有之乎王曰是司帑進曰某以非恳王押寧拒之衆人打合五千與之矣王驚曰汝何故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増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恳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緡百萬旌之

魏公見幕官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恭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家宰虛心

泰化應方伯履平洪武間進士任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鬍鬚又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硬綳綳末

不書名闡者以此呈家宰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優次日奏陞考功郎中歷官雲南左布政使夫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家宰能虛心從善良有可錄者矣

劉基論相

上欲去中書李丞相善長間與誠意伯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劉基曰宰相猶人家棟柱未毀壞不宜易之非得大木不可輕易也上曰楊逵何如曰逵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儒不任事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老用必敗轅破犁曰然則無如卿矣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上乃竟相胡惟庸庸怨其言投毒藥陰攻之七日而斃其事稍露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依違而已後惟庸養死士數百占蘇松常鎮民田之半上惡其專權益思基言收付詔獄于是盡得其不軌之謀戮之誅其黨前後共六萬餘人分中書爲六部以散其權賜汪廣洋死

佯醉露金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

韡中佯醉脫韡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邪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胡儼識石首

石首楊先生初入試得首選胡儼批其文曰初學小子當退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不效公孫之阿曲人以胡儼爲知人後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坦既而儼以病免 仁宗朝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

生禮儀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張紘知人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薦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讀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

詩定人品

泰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楊士奇與陳孟潔年皆十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酒酣伯

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潔賦詩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止博得紅樓一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到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第爲庶吉士以不檢去而士奇官至少師遭逢之盛 本朝莫及前輩于二十八字間遂能定人品之高下裴行儉不是過也

黜士訴冤

天順初有歐御史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第以賄免吾昆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常誦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嗚訴于巡撫李公秉公不爲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第者二公一以鎮靜爲務一以伸理爲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爲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王文端知人

泰和王文端公直爲大冢宰時中官蕭某往來門下一日退堂蕭偶至南陽李文達公賢爲正郎適入白事公令蕭某見之乃復謂蕭曰此人異日必爲大器汝見已難矣蕭不以爲意公薨後李公繼爲少宰遂入閣爲首相蕭始追憶公知人之明

王翺識鑒

鹽山王公翺精識鑒爲冢宰時淮安葉進士淇在吏部辦事差回以良醞二罌餽公門吏受之次日公謂葉曰子在部辦事以酒餽我或不知者疑中有

物將何以解我已命人取至子當領回業退公呼
業至後堂曰覩子姿儀後日亦至我位乃命吏開
瞿汪酒與業互飲飲畢方退後淇果至戶部尚書
一日大選點入畢顧二侍郎曰無一人束花帶者
二侍郎不以爲然公乃令爲常帶閹十花帶閹一
命十人聚拈無一人得花帶閹者選後皆如公言
二侍郎始嘆服

王端毅

內江鄒公智謁端毅王公語蟬連不已鄒出公笑謂
左右曰佳士然非享福器後鄒果以直言貶死

宰相留心人物

東里楊先生常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佳句默識其名
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
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尚
不知邪永年慚愧赧然而退及還任方求昉識之
未幾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
詔除南海縣丞卒於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嗚呼
昉何幸而生於斯時今之文士又何不幸而不生
於斯時宰相之賢否士習之盛衰於是乎可知

王瓊料敵

王冢宰瓊在本兵時人或告以宸濠謀逆者王謂不
足慮聞者竊笑及濠變王謂司屬曰鳥有穿草鞋
蠻子能取天下若輩試觀其能越鄱湖岸一步否
且若輩以　太宗爲何如人起事特有輭兵三萬
尚爾云云宸濠能比耶次日會議王布置各路軍
馬委曲周悉皆信筆具稿且撫案曰此皆無所用
大功必王守仁成之此時料守仁或已擒濠矣卒
如所言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六終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禍戾類

時苗

漢時苗為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歸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收長聞之不能制出獨異志

虞翻

虞仲翔性疎直數有酒失孫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

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喩于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乎權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疎節骨體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

李嶠

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肥鮮綺羅憎人食肉衣錦性好內嬖憎人畜聲色

皇甫湜

唐皇甫湜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急分務東洛值伊瀍歲歉淹滯不遷省俸甚微因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行跡庖突不烟裴度時保釐洛宅以美詞厚幣辟為留守府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亦優容之先是度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度信浮圖教念殺戮者衆恐貽其殃因捨所得再修

福先佛寺備極壯麗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白居易以請為碑湜在座發怒曰近捨湜而遠徵白湜請長揖而退賓客無不驚慄度婉詞謝之曰初不敢仰煩長者慮為大手筆見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怒稍解則請斗酒而歸至家獨飲其半乘醉揮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讀畢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因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置書遣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書大怒擲書于地謂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

父曾與顏況為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為
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疋絹
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既恐且怒歸具告之僚屬
列校咸扼腕憤悱思嚼其肉度聞笑曰真奇才也
立依數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輦負相望洛人
聚觀比之雍絳汎舟之役湜領受之無媿色而褊
急之性獨異于人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
僕暨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
于庭則命碎于砧几㰖于杵臼絞取津液以酬其
痛人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

手杖不及則嚙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闕史

唶樣

李右晉臣初在河朔守官監司怒其唶不平正高低
不等對衆責之翌日請見遂以祖武監司愈怒欲
責之問佑供狀乃云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指揮
明降唶樣一箇蓋用俚言也

倪元鎮

倪元鎮脩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家鄒塾師陳
子章有婿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元鎮聞宣伯儒者
倒屣迎之見其顏貌麁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
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
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

秦廷善

皇明秦廷善常熟故族也由舉人為知縣而性慈怪
人多笑之嘗閱史至某平事必拊案切齒一日觀
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案妻勸之曰家惟十
几已碎其八矣奈何復爾廷善乘忿叱妻曰不良
婦汝與秦檜通奸不然何相為至此痛撻之乃已

汰侈類

郭氏巨富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人以黃
金為器工冶之聲震于鄰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
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
衡石于其上以秤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
以衛錯襍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
星夜望之如月俚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
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
有瓊樹金穴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
嘗干世事為一時之智

壺中景

石崇砌土就皆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叶朵渦記）

一食萬錢

何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邵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佳愷踰之一食萬錢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為曾事耳曾食日萬邵二萬愷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上古所謂饕餮氏豈復過斯人歟

河間王琛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匹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啣鈴金龍吐旆

快牛

陳顥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高陽王雍

後魏高陽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于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

殺奴蒸妾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為設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盤作酒盌行廻自為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碓斬膾磑轢蒜韲唱夜義歌獅子舞瓚明日殺一奴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攫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行盤仍飾以脂粉衣以綾羅遂劈髂肉以啖瓚諸客掩目昂于㛐房間撮肥肉以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遁去昂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于椽上炙殺之

移春檻

唐楊忠國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于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便即歡賞因目之為移春檻

肉障鳳炭

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立於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煖故謂之肉障又以炭屑用蜜涅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于爐中又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令參雜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七竪之高山上元夜
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

涼糙

房壽六月召客坐糠竹簟凭狐文几編香藤為俎刻
椰子為杯擣蓮花製碧房酒調羊酪造含風鮓皆
涼物也

燭圍

韋陟家宴每使婢執一燭四面行立呼為燭圍長安後記

郇公廚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七

韋陟廚中飲食之品香美錯雜人入于中多飽飫而
歸語人曰人欲不飭筋骨舒膏緣須入郇公廚陟
嘗有疾房尚書琯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内行步悉
藉茵毯房氏子躐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為
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為美談出闕史補

芋魁遭遇

李華燒三城絶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
魁遭遇矣三賢典語

德裕奢侈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盃羹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寶
貝雄黃硃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去其滓

豪士煉炭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襲勲廕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
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飲先燒令熟謂之煉
炭方可入炊不然猶有烟氣難飡及大寇先陷瀍
洛財產漂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草不
食者三日賊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脱粟餅
于土杯點食自覺美于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
炊慙恧無對

段相踏金蓮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八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貧窶常患口食不給每聽
寺齋鐘動輙詣謁飡為寺僧所厭自此乃叅後扣
鐘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後登台座連出大鎮拜
荆南節度有詩題僧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
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
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鄒鳳熾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
似駱駝時人號為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
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内四方物盡為

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俾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及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遶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又嘗謁見高宗請示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爲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

燈燭氣

宋時江南平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見鐙輒閉目云烟

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珠光照一室如日中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

錦帳嫁女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畫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捨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閣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

軟秀天街

宋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秀天街近日士大夫騎吏繁華者亦號半里橋

僧遺飯顆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取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晒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飢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錄云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數

十大如燭籠而無跋無柁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制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已常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丁氏之囊蓋具體而微者耳

擁帳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故極富貴於寢室置一榻以金石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於道路之身首異處人生富貴可保終身享用乎

蔡京焚香

吳行正仲云渠為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於後閤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云香滿蔡始捲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睹而無烟火之烈既歸衣冠芬馥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

縷蔥絲妾

有士大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厨中人一日命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厨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蔥絲者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

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蔥絲者也豈能作包子哉

金鳳凰

周光祿諸妓掠鬓用鬱金油傅面用龍硝粉染衣以沉香月終人賚金鳳凰一隻（傳芳集記）

羔羊揮泪

孫皓以鐵床燔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言曰羔羊揮泪矣又云我以三千貫錢償鐵匠而得此奉養豈不大過（方虛谷金陵記）

七井

雲林異景志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銅鏤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

肉屏風

杜馴者為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騈立于其前後自號曰肉屏風

松俗繁盛

松江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不減于蘇勝國時在青龍則有任水監家小蒸有曹雲西家下沙有瞿霆發家張堰有楊竹西家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璜溪家祥澤有張家干巷有

侯家呂璜溪即開應奎文會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試畢鐵崖第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瞿氏即試中所謂浙西園苑之盛惟下沙瞿氏為最者是也曹雲西即所謂東吳富家惟松江曹雲西無錫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可以並稱餘不得與其列者是也楊竹西即有不礙雲山樓者是也嘗見其像吳繹寫像倪雲林布景元時諸名勝題贊皆滿千卷侯家亦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遣回祿其家有盈尺玉觀音白白凝脂乃三代物至寶也拾襲藏之樓上

大熾主人至樓上取觀音為煙所蔽不得下抱以
音焚死於樓梯者是也張氏即有三味軒者是也
想吾松昔日盛如此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
十不逮一矣

儉嗇類

衣食之儉

公羊春秋趙盾晉卿而食魚飧儉也戰國策孟嘗君
上客食肉中客食魚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
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啖
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寒飢之患貪

婪之戒乎

雨不假蓋

孔子將出于途　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
之為人也甚恡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也遂不假蓋

士孫奮鄙吝

士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恡嘗宿客舍
顧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邪奮
後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
臨沮人大富道逢賈人相對共食羅布珠品呼差
與馬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為頓爾珍羞
美食賈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
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
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自食動筯咬
骨哽其喉而死

漢世老人

漢世老人家富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
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人或從之求丐
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
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復囑云我傾家贍

君慎勿他說令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

陸納率素

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公酒可飲
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
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
言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
以展下情溫欣然受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
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柈客主驚愕納徐曰名公
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
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此事可為奉己待賓

之法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
客向日益無厭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秪以厭飫諸
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
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
過七行酒沽於市果至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
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方
遠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常數日
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
故不以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

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
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十日潞公有詩
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
盍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
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數公以公得救
之意又惜福養財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夏侯妓衣

梁夏侯亶為九列家貧而好置樂妓無衣無飾客至
即令隔簾奏曲時人以簾為夏侯妓衣出獨異志

李崇

魏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
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
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
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出洛陽伽藍記

妄破軍糧

唐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積粟至萬斛
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以沖腸庄宅尤廣客二
百戶叟常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殮頗盛叟問
汝有幾財而衣食可豐也此人云惟有本五十逐
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

遂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
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云何得妄破軍糧以後數
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于相盡發其廪以供
馬固無怪乎其然也而世有名士大夫者尤不能
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以司其予奪哉

斤麪瓶醋

唐夏侯處信為荆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
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麪信曰兩人一斤即可矣僕
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
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於餘退

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于掌尚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出朝野僉載

鄧祐

唐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也家巨富奴婢千人莊田綿亘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費用祐以擅破家貲鞭二十

鄭餘慶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衆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

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枵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鵞鴨之類逡巡舁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久以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相國餐盡諸人强進而罷出盧氏雜記

鄭澣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為本邑以民禮相待思得承乏一尉乃錦遊鄉里也澣然之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與中何以異也予嘗病澆態叱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自憐予力思奬衣必能知艱于稼穡奈何嚻浮甚于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盡食之遂揖歸賓闥贈五縑而遣之出闕史

南漢

南漢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寮屬不設席但分餽阿堵號為潤家錢

杜祁公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食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以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黃庭堅文集云予謫處宜川半載官司謂予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不堪其憂予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

難之際恆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王曾韓億

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沖同榜沖子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吃食了去筯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莊敏遺事）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亦莊敏遺事）今人以饅頭為粗食猪肉則齊人所恆用往往飲及僮奴官貴席上不以是稱口味也

查道惜福

查道以謹儉率己為龍圖閣待制每食必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張佖菜羹

宋太宗時張佖在史館家多食客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設何事佖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非薄而更以為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一日上遣快行家人伺其食時直入佖方對客飯即于坐上取一盆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仍皆粗璺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佖三子益之昷之查之皆常為郎官至今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景咸鄙吝

田景咸性鄙吝所至聚斂為務家財積累鉅萬未嘗輒有施與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品賓主共食之後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偏閱囊儲景咸乃欣然自釋在邢州日供奉官王班者奉使至郡咸景勸班酒曰王班請飲滿杯客遽白此使者姓名也景咸曰悟曰何不素教我我謂王班是官

銜爾聞者皆笑之

不動尊

宣武劉訓錢民也鑄鐵為算子其薄遊妓求釵奩劉子辭之妓曰郎君居家庫裡許多青銅叫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債抛撒去能幾何劉子云我父喚算子作長生鐵況于錢乎彼日日燒香禱祝天地三光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生豈止不動尊而已為人父者聞此可以少戒

報施類

慶封

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惡
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之富謂之賞惡人之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豫讓

豫讓為知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為襄子所得
環之以兵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脫附身之衣
以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今可
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
亡戰國策 史索隱

聶政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
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
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
出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癘吞炭變其音
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
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
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
若耳曷為泣乎即復入山中援石擊落其齒留山
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
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
琴而歌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
知當及母耶自犂剝面皮落其形體人莫能識乃
梟裂于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
人往哭曰嗟乎為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
也為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犂面何愛一女子身
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脈而死

饋馬備之

杜林與馬伏波鄰里親厚伏波南方還時杜馬適死
伏波令子持一匹馬遺杜白朋友有車馬之饋可
且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

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
常有盈今送錢五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當以
此為法

胡商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氏婉麗善
舞又善聲詩梅絕嬖之及梅死主母聞張幸有聲
妬之屢欲殺張張走之七岩山中其夜免乳生子
商後二日主母之子使人共求張張惶急告求者
曰于我兒棄之幸有舉之者毋令并死求者許諾
張乃齧指血書帛棄兒山中其詞曰結髮事君子

隆龍充下凍君命既勦絶人𠈁將何親賤妾罪當殛兒子生不長出腹甫再昔棄捐荊與榛一步一反顧五内為摧削鬬毅委楚澤后稷生寒冰天命倘不絶虎鳥或慈仁其後張氏為其家所賣嫁為會稽賈人婦是時七岩山中有老狐能變形為麗人誑惑男子行于山中而見鄉者張氏所棄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人商景過之狐因託為寡婦請寄所棄兒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乙冒姓商氏教之讀書讀京氏易公羊春秋既長每見帛書輒

晝夜哭不絶聲太和六年景為桓溫裨將所殺商涕泣曰嗟乎身視為人長養而不與其難是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為執仇而死乃挾七首偽為言事者直入轅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人因是刺佯死夜從狗竇中出亡更名姓曰胡商亡命出關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聞者無不垂淚流涕初其母張人從賈人之會稽傳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幾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自言翁始裁歸閩中比至先母之子相繼死殁以孤兒留孫比生决長商令妻哺養之與ㄅ等曰奈何絶先母嗣後至七岩山中求老狐不得于是環七岩山而拜之竟以胡為姓以致報德之意每伏臘并祀老狐

商竟

顧榮

顧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又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簒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督率救之得免

王裒稽紹

舜之罪也殛鯀之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猶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愆魏王裒稽紹其父死於非命裒之父儀為司馬昭安東司馬因語言受害裒終身不西嚮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于昭昭方謀簒魏忌之以故及誅紹乃仕于晉又之世至為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裒遠矣温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乃不足道也此洪齋容之論也予謂紹之夫不在死惠之日而在事晉之日既仕為臣

無不死之義矣以此責紹紹乃心服

劉三復

劉三復以文章見知于李德裕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嶮石必去之其家必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敕賜及第登廟廊上表雪德裕寃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

北夢瑣言　語林

宋祖報王彥超

宋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彥超遺十千遣之

後即位悉微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勳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語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可延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曰當復遣卿還鎮正以為報餘諸帥悉歸班

溫公論報施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為子必不孝為臣必不忠古人有一飯必報者矣東漢尚辟舉宋舉譽由曹掾而升王朝者往往為故主解官奔喪治家廬墓下逮魏吉黃崋又伏法違科之死靡悔論者以為惠怨太明報施過當不知士當為知己者死報而厚焉匪過也被其私恩且不負恩莫大于君父官背之乎此東漢所以多伏節死義之臣也噫後有受人之恩非惟弗之報又從而排之者其人品之高下視此何如哉此操戈入室之徒為人道所不齒也

異類知恩

宋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遣送陵所徽宗北狩四

太子請王婉容為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奩刄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立碑曰貞婦冢錢塘僧惠勤從歐公遊及公卒每對人言未嘗不流涕愚謂婉容妾婦也僧夷教也犬畜類也而有德性焉今忘恩背義之人如趙憬之負陸宣公白敏中之負李衛公張洎之負冦萊公溫仲舒之負李文穆蔣之奇之負歐陽公呂惠卿之負王荊公所謂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曾此婦此僧此犬之不若翟公所以大書其門

王公一飯必償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于翼城逋人飯錢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人錢飯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為參知政事奏務均數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孔公報德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為諸生時家亦貧至褒殮不給每詣學則以二餅充飢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室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于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嗟乎是媪之濟孔公也深于漂母矣淮陰贈生義重千金韶文事死禮齊衰妣古今英雄報德之隆固如是夫

岳正報復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草罪己詔曹石言奸邪蠹蔽不以我朝抑謂徐有貞乎擠于　上上命杖岳一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李鐸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奇辱特甚無幾　上宥以岳還適鐸得罪　上曰李鐸家產盡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亦往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初岳為儒臣貲無幾何鐸素積不貲皆歸于岳岳復如厲凡鐸婦女出門亦如搜索猶極醜辱

稱史彙編卷之八十八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人事門

稱謂類

名原

燧人始稱皇少昊始稱帝禹始稱王商人始稱天子周穆王始稱堯為皇帝孔子始稱王為天王漢人始稱天子為官家司馬遷始稱天子為上晉人始稱天子為大家

戰國之時貴賤通稱皆曰足下秦漢始稱天子為陛

下太子諸王為殿下將為麾下使為節下公卿牧守為閣下父母為膝下師傅為講下婦人為簾下惟比肩稱足下

古者有國稱君卿大夫士稱子見于紀傳歷歷可考後乃或有其德或有其位者通以君子稱之蓋自虞書已有君子小人之說矣漢稱太守曰使君曰府君曰明甫君韓延壽龔遂孫寶劉寵傳及虞翻說豫章太守華歆歷可參質後乃以守令一體併稱令曰明府至唐用以稱縣令見于唐詩者可知也

續名原

天子曰縣官太子曰副主懦弱曰孱主王侯曰內外公孫苗裔曰苗緒近戚曰陰臣家臣曰家丞陪臣曰陪僕主事之臣曰尸臣王家騶騎曰官騎官者為騎曰官騎童奴為騎曰童騎門卒曰門士主典欠負曰典負佐收鄉賦曰鄉佐工作曰工徒可保信曰保役塗塈曰獲人船長曰榜人市儈曰大駔父老曰路叟兒豎曰游童除草曰芸夫新學後進曰小生生徒曰學徒耆宿曰名宿郡吏謂太守曰明府中等曰中家望族曰姓族高姓曰右姓

家豪右曰大人母亦曰大人嫗亦曰大人微細曰孤生平民曰齊民曰編氓曰編人曰萌庶曰萌隸權要子曰長者家兒庶人家子曰家人子曰邑子子賓客曰子客門客曰門賓客卒至曰急客傭奴曰客傭侍者曰小史亦曰從奴知家事者曰監奴霍光幸馮子都梁冀愛秦宮皆是也官奴青幘給事殿中曰盧兒官婢侍史生兒曰弄兒宗屬曰宗家外家曰外屬家屬曰累重稱十年以長者曰老兄遠祖為相曰宗袞伯父曰世父兄弟曰同產曰同生見在子曰留子支子曰支庶賤子曰庶孼不

肖曰輕薄子曰無狀子呼人子曰郎子庶孫曰孽孫最後孫曰末孫玄孫子曰耳孫婿為半子曰子婿贅婿曰贅子姊女婿曰姊婿同門婿曰友婿

兩婿相謂曰亞婭列侯母曰夫大人、之母曰阿負男子為大夫曰命夫妻曰命婦己所生女曰息女妾母曰媵母兄弟妻相謂曰妻姒曰妯娌（音里）（軸）娶婦無嗣曰天閹賤婦曰僮婦相衣服袵席事曰傳婢傳母曰阿保乳母曰阿母傭工曰客作不肖曰奴才婢妾年高曰房老又曰房長被贓沒入官為奴曰臧獲內外皆毀形骸尚存曰浮屠僧有妻

曰梵嫂

伯益曰化益劉備自顧見耳曰大耳兒公孫述起成都曰成家叔孫通曰稷嗣君孔霸為帝師曰褒成君張湛常乘白馬見帝曰白馬生又以其所居侯舍曰中東門君封君達有方術曰青牛師鮑德為南陽舍曰神父荀淑為朗陵相曰神君張湛年十六志美行厲曰聖童任延亦曰聖童宣秉節約曰曰宣巨公江革曰江巨孝張霸孝讓曰張曾子孔融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君鄉表其門曰通德門玄之子益恩有遺腹子以手文似己曰小同耿弇況之長子曰大耿陳實與子元方季方曰三君周澤字稺都堪子字稺行類于澤曰二稺段季明皇甫威明張然明曰涼州三明許邵與兄虔皆知名汝南人曰平輿二龍宣帝時馮楊有八子皆二千石曰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曰萬石嚴嫗秦彭以羣同從時為二千石三輔曰萬秦氏張公超所居城市曰公超市裴潛二子長曰東眷次曰西眷長子曾孫曰中眷夏侯建受書于勝曰小夏侯勝曰大夏侯周續之通五經五緯曰十經陶季直曰聘君宗元卿曰宗曾子何點曰大山

何胤曰小山與胤兄求曰何氏三高

稱人曰君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侯則不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宅人猶曰君者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為重已稱君則以為輕已不知何謂

僕馬走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也稱人曰君又稱人云足下非不恭也嘗觀唐賢如韓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

多云某君足下而人稱曰僕以退之才識宜所言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君卿郎

君有國君卿有卿列郎有郎曹夫稱人曰君曰卿曰郎者皆所以貴美之也曰平原曰商於漢碑曰府君東坡曰何止容君數百人用周顗故事指王茂弘之流也王子猷愛竹目為此君尊尚之無可疑至於卿則有不同曰荀卿曰虞卿杜少陵指花將而卿之曰人道花卿絶世無似乎溢美又鄭善果語宋璟云中丞奈何卿五郎乃知卿亦可重而亦

可輕也然宋璟復鄭之語曰爾非張家奴何郎之有嘗考武承嗣諂二張呼為五郎安祿山畏林甫呼為十郎王鉷畏王珙呼為七郎宦者不敢名李輔國呼為五郎是承嗣輩奴事於人而稱之明矣似呼郎甚尊足為美名然少陵詩中有送蘇四郎答鄭十七郎例以奴於人而郎稱之者論之不可也予謂孫郎周郎潘郎沈郎等皆一世文人少年勳業才名貴重人美以郎不然劉中山何自稱曰前度劉郎乎自君卿郎之外又以行稱如高三十五孟六歐陽九蘇二之稱又何耶今人若此必蒙其嗤罵矣

高明

謂人為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為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為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欽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半去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先生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

如魯有兩生是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即子亦男子之美稱如老子莊子荀子列諸子即孔孟大聖大賢亦稱子後世不明其義以生與子為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諂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子稱之則怫然矣士不通古一至於是又古人惟稱字毋論由古即孔門弟子得稱孔子為仲尼子章縫時入黌校猶及見前輩膳堂諸友皆稱字今則廝辛隸役之輩皆有號何況青衿弱冠畢稱號字而加以翁老令人酸鼻汗顏

小名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禀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

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屢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何以自立因勸之引决及晏拜驃騎以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尤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

畢景傳樸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

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在京師者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楚國偶有所問自後呼為哥執事官聞之曰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風俗日薄如此

稱臣呼卿

古者稱臣葢自謙卑已而上下通行不特稱于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蠻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臣戰河北將軍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為卿自唐已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相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自商周以前不復可考呂氏春秋稱云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曰巫祝之祝人曰願君千秋萬歲萬歲之聲括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纛左曰食盡漢王降楚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呼萬歲漢武帝登高嵩聞稱萬歲者三元帝

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送縑轂車中皆呼萬歲馬援封侯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軍士皆伏呼萬歲王望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呼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萬歲以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為君上之祝也又按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園中拜井得泉以濟兵渴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皆稱稱萬

歲而為臣下者往往若此不以為僭此尤可也觀漢制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以竇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功耳

宗室稱謂

宋宗室凡南班環衛皆以皇伯叔侄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袒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

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為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謙除秘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宗賢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謙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閣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唐從載於銜上似為得也然本朝宗子皆以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來所弗逮者

王儉紅蓮

庾杲之為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即今臺幙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況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大人

大人世惟子稱父為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易乾卦大人造也謂君論語畏大人之註即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謂國君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正己而物正皆謂輔臣養其大者為大人大人弗

大人者言不必信亦通稱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為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為大人遺矣崔豹云大人少有疾稱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衆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以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注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注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光謂畢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單于傳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北

匈奴大人車利丞唐乃麻為東部大人則夷狄亦指尊長為大人有北人恆呼子為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鞮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註云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鄭宗元呼妻父楊詹事為丈人母獨孤氏為丈母故今時婿呼父翁亦然至呼父為爹以母為媽以兄為哥則莫知其義是爹字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之爹救人急於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釋云方言謂父為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之遮之音異也

翁公兒郎等號

古人自以公稱者曰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綰曰百六公齊何揖曰小褚公後魏于粟磾曰黑矟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許惇曰長鼠公崔伯謙曰白頭公後周韋夐帝呼曰逍遥公唐李德裕稱牛僧孺曰太牢公若翁號則漢田蚡罵竇嬰曰一禿翁北齊武成帝小字曰卮翁唐盧從愿帝稱曰多田翁賓羣人號曰囁嚅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黃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人嘲之曰蜜翁若郎號則晉桓沖小字曰買得郎人稱者吳周瑜曰周郎晉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斅曰江郎劉顯父曰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聿修曰清郎後周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晶曰宇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元結曰漫郎錢起曰錢郎程元振曰十郎蕭悦曰蕭郎劉禹錫自稱曰劉郎五季閩王審知曰白馬三郎皆郎稱也如晉王敦曰可兒司馬高曰羅兒唐白居易妹曰龜兒

是皆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大兇兒崔暹曰癩兒人稱之者漢東方朔曰偷桃兒金日磾子曰弄兒曹操呼孫策曰獅兒呂布呼先主曰大耳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遐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鐵小兒祖瑩曰聖小兒唐楊檢蘇特曰王面兒五季李業曰僂羅兒李存信曰牧羊兒乃皆兒稱也以童得名則漢終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奇童齊鬱林王曰顏童以奴得名晉衛瓘曰豹奴王濛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陳任忠曰蠻奴

北齊孫騰曰僧奴亦晉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豹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宋義將稱父武帝曰壽奴後漢古鄉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罵安祿山曰牧羊羯奴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檀郎

李商隱詩花街柳陌未成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李賀詩云檀郎李眼歸何處

郎子

北史齊楊休之傳崔暹字子建幼而聰明年數歲能作五言詩暹將示朝士休之獨正言曰郎子聰明

方成偉器又慕顧傳有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相好南史梁鄭元起母老乞歸以為益州刺史以西昌侯蕭藻代之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少年郎子何不徒行用馬為遂止

郎君

世說諸葛瑾為豫州別駕詣臺語云小郷知談卿可與語速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與出郎君云文選應璩以滿炳書亦云外喜郎君謙下之用璩嘗事其父龍故稱郎君也

行第之稱

前輩以行第稱多見之詩少陵稱李謫仙為李十二虔為鄭十八嚴武為嚴八鄭賁為鄭八蘇渙為蘇四張建封為張十二唐頌為唐十五裴虬為裴二李御為李十一文公稱王涯為王十李建為李十一李程為李二十崔立之為崔二十六張署為張十一張籍為張十八李正封為李二十八馮宿為馮十七侯喜為侯十一柳柳州稱韓文公為韓十八劉禹錫謂元稹為元九韋蘇州稱李澹為李十九歐陽詹稱徐晦為徐十八錢起稱李勛為李四李勉為李七嚴武高適俱稱少陵為杜二樂天稱

劉大敖為劉三十二李大略為李二十王質夫為王十八崔元亮為崔十八李義山稱杜勝為杜二十七李潘為李十七趙滂為趙十五令狐綯為令狐八趙適稱張旭為張九陳子昂稱王無競為王二韋虛己為韋五趙貞固為趙六李崇嗣為李三儲光曦稱王維為王十三皇甫冉稱柳柳州為柳八鄭堪為鄭三孟浩然稱張子容為張八王摩詰稱韋穆為韋十八山谷稱東坡為蘇二后山稱七游為秦七少游稱后山為陳山山谷為黃九亦有未知者不可枚舉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畜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足下

異苑曰介子逃祿抱樹燒死文公拊樹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其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當

緣此爾史記戰國之士或上書時君或談說君前及相與論難多相稱足下蓋自七國相承至今也

小冠子夏

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時兩人俱字子夏欽形一目人呼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為號自作一小冠截之時皆呼為小冠子夏

卑末

後漢杜根傳根為桂陽太守幹事謙謹自稱卑末

下官

通典曰宋孝武帝多猜忌諸國吏人于本國君不得稱下官事在孝武建中年也本為王國避臣之稱而今人或以自謂

稱呼通上下

父命得為勅後漢樊重樊參諸子從勅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揚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鴟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劔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相如傳云臨邛令日往朝相如

是也人臣得言垂拱群宣自言垂拱成家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承言端拱笑咏謝鮑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攄一縣號曰聖君群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孔平仲雜說

稱謂四反

余讀儀禮見古今稱謂有四反焉古六月而名今六歲而名一反也古冠而後字今未冠而號二反也古五十而加伯仲今早年而字伯仲三反也古死而尊之曰甫今生而稱之曰甫四反也古今相絕

卽一事猶然哉

俗言有出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粟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嗛之未發也鄙人之庸賤微簿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然則雖里巷常談其所從來者遠矣

遺物稱餉

太宗將致櫻桃于鄱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于虞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出國史

近時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近世士大夫稱者固多其他雖農夫市村曲細未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凡山則弟必雖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愚矣哉至於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今之賊亦有別號矣

師稱膝下

朱晦庵與李延平書熹十八日離膝下則先生處亦可稱膝下公必有考也

稱神主襲古式

前代稱祖父母爲王父母王父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　本朝有禁也嘗見朱鹵庵敎授題無官神主稱處士鄭介庵葉及庵作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乃處士本不能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

順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大夫稱其婦之辭今既爲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既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古今稱類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蓋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觀史遷敘秦漢時事可見矣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閩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遇今人遇主事稱主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耶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監察御史與古繡衣直指稍不同

今閒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黃門綉衣隨
俗稱呼猶可使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稱謂字義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蓍是也北狄
可以為蠻史記匈奴傳獫狁獯粥居於北蠻是也
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戞擊鳴球載於虞謨謂虞
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機傳靜言
庸違唐書攸載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典九
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命帝桀是也
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厥

寶玉是也丐不止於自乞與人亦可稱丐前漢廣
川王越傳畫取善繒丐諸宮人注丐遺也賄不獨
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
脈也視物皆可以為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焉
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
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
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
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
顏淵是也

以龍喻人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
嵇康皆號卧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
武侯云初九龍蟠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應
士葉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
汝南平輿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馬承琉與
凡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
以譬外戚之家則龍不止於比君德矣

大僚呼名

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同
皆直呼其名或以為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

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
豈得為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翱
自總督兩廣入為太宰馬公襄昂代公總督後恭
襄入為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
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為異若大周行之
於今日豈能一日容哉

告假名義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
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
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

蜀歸家治病師古曰告者請謁之名謂請假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浩浩肓肓

齊桓公使仲管求寗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肓肓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肓肓者魚魚水有室家安召我居管子

忌諱類

周諱

周禮小史之職有事召王之諱注云先王之名禮卒

哭以木鐸狗以路舍故而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則是諱名自周人始也禮祭義云文王稱諱如見親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貞子賜析朱鉏謚不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許合葬伯高死于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之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出曰吾父死將哭出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弔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士以公門脫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有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表不當諱

昔人有識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考字所以厚德也古人以為美稱敬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表盎之侄謂盎曰絲能日飲亡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

中稱中立先生非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自今往往有台諱尊林之語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韵載先帝詞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止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禳三煞

漢世京房之女適董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三煞在門故也三煞者謂青羊烏鷄青牛之神凡是三者在門新人不得入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謂不然婦將至門但以穀豆與草禳之則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來凡嫁娶者皆置草

寺門閫內下車前則撤豆榖既至戲草于側而入

今以為故事

上任忌

正五九忌上任之說者前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敞後徵為江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又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至宋迄今

漸避忌耳

偏諱

漢人以高祖名邦故諱邦為國史遷以其父名談故諱談為同唐作南北史劉淵傳以其字元海為行者為高祖諱也石虎傳以其字季龍為行者為高祖之父諱也夫禮臨文不諱臣子之義難言也乃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禮經斷然無可疑者唐人以太宗名世民石經世事不敢前畫李賀以父名晉肅應舉不敢舉進士失禮之體矣

前代不諱

漢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字李翺父名楚全故其所為文皆々今為謚解愈作諱辯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馬晉曹子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榦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乍孫權名也

諱正

王羲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只為一月或書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諱胡

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蘇餅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國豆

居官不諱

宋書范曄泰之子為太子詹事曄固辭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唐睿宗延和元年賈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宗辭不受議者謂中是曹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禮無嫌曾乃就職

不諱先聖

學者犯不諱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我朝諸公亦未有知其非者莊子云仲尼語之以為博

東坡寶墨堂記特改作孔丘語之以為博子由和歸去來辭曰或以佞而疑丘俞文豹前集嘗論之近閱柳文見其前後所稱不曰夫子孔子乃曰仲尼尼父則知子厚有識見

道隆觸諱

謝超宗是謝鳳子有文才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淑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直述上語正觸其父諱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

鳳毛候止日暗不出乃去

避僧

蘇氏演義曰鄴中記云北齊忌黑文宣帝殺第七弟上黨王渙以七者屬黑又僧衣多黑而出師決勝之長多所避忌忌見僧尼者始此

誠臣避諱

唐初魏鄭公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皆諱之謂死事之臣謂誠節傳書中凡忠臣皆曰誠臣書作於唐尤為隋諱驟讀之殆不可曉太宗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亦是避隋諱耳

應舉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落字者則念然見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為安康忽聞榜出亟遣僕視之須臾僕還冕迎門問曰我得否僕應曰秀才康了

物以諱易

物以諱避相傳已久今姑舉其數端如石晉敬塘諱淬鏡者為淬鑑宋朝避太祖諱以香印字近之乃名香爐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預改名薯藥宋避英宗諱遂名山藥炊餅本名蒸餅避仁宗諱故

改南唐李主諱煜改鸜鵒為百哥錢王諱鏐改石榴為金櫻至今吳中金劉二姓不可辯皆此類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最為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疏闊全不避忌如　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杖似為得體

門禁

南禁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餘皆不禁大明門雖空棺亦

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常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闕置西棺闕東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曉家墻而至其家亦有帶壽櫬上京知有禁忌門外而止人以為笑古人入國而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禁以為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柩山海城入仕陝西故者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過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也

字禁

統十年進士登科錄云凡天字皆作萯云出內閣意景泰中辛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中有管窺霄蠡

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不能無感於往事焉

俗諱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為而然渭州潘原諱賴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渭州卧于田間而樹影移覆之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本王潘原與市人博大勝市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未幾硤還廢此縣故以賴為恥然未知以欺為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伍伯而犯刑恐他人捷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疎矣楚州人諱為鱉頭云郡城象鱉形嘗被攻而衛者數以擊及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大紫頭連水地褊多流人以食鹽根為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知杭州乃平江人警夜者被盜不敢言賊乃曰參政鄉人是可笑也秀州之諱佛種以昔有回祿和尚以奸敗良家多為所染故爾衛率諱乾醫家以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頭是也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為畜生恐其見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為戲語而封子

孫呼父祖名為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嫡之類問之云欲難犯又可怪也

尤悔類

撲鏡

魏夏侯惇為流矢傷左目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形死未嘗不撲鏡於地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見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瘡裂而死

好還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

始及文帝裁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震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明帝蓋不自知牛繼馬後晉已絶矣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也世之奸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

何最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徧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

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箴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猪枷相如犢鼻（出因話錄）

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太健敬宗曰非健也要是未解思量耳帝聞罪之

何后感君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安然撫下有恩幸免纔語其色其禍忽一日泣訴于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感然改容有閔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為皇后無罪被擯六宮其憐之

李紳不禮士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過不及而為前騶所拘蹴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本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漸高飲毒

魏王知訓陪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弟有年長壽魏王已烈祖冥毒引他器勻之曰願與陪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久之申漸高乘詼諧併勺飲之內金鍾於懷袖亟趨而出到家腦潰而終

丁謂責詞

寇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有請於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尚當制為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

鞋底樣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削楊甚不平因取稿本上塗抹處以濃墨付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樣或問意曰此語見別人脚跡當時傳以爲笑後舍人草制被墨點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

楊大年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𠝹同在禁掖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韓不堪正色對曰君莫欺侮我老老終亦留與君耳曰莫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

留與他免得後人也欺侮他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絜言

韓富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而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絜矣富變色曰絜是何言也劉貢叔嘗用爲如夢令云休絜我自明朝歸去

題齋宮詩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爲翰林承旨又膺是差題詩齋宮曰鄰鷄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老韭知不足明年强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文正不樂東坡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事語言不務一日東坡謁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任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文正大不樂遂不復言

東坡昇仙

東坡嘗謂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圭

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日遺口語無數乃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生我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無虛耳

寓言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旁舍爲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言

予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之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入壁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閒冠劍而出從者二青衣予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笑南溟夫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主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見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

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濤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畢進廣利諸仙威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水族謂之鱉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氏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嘆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單應巖

魏仁普長百寮提獎單應巖至列卿郎又附他相仁普不悅一日浮屠來乞山資留飯而應巖至仁普曰到頭庵主敝底門生今昔所難師宜免之隱者面不顧人唯唯而退

縣令判僧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爲縣令入僧寺中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盃漸怒判云試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尚往來請上座獨吃八棒竟笞而退之

呂元膺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棊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棊呂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棊侶不悟翌日呂請棊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棊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贐

如之是十年許呂寢疾以亟兒姪列前呂曰遊處文友宜甯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棊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棊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長逝（出芝田錄）

降虜見朝

三朝野史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昔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

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
而死不當士一名士世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

京師索盜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内
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幷容之說止之
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作字秀才耳乃奏科
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衚巷望門審驗時有未
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繫兵馬司
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寺傭工皆聞風匿
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

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瓦石者公益懼乃促畢
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
於治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
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識有見後人莫能出
其範圍也

英廟悔悟

于公謙王公文被禍以迎立外藩之故臨刑時文稱
寃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
尚寶諸内官閣之檢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
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内官云嘗
記宣德間老娘娘有　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官
人某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
娘娘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　召襄王取
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
中老娘娘太后所於是啟　太后求之果得其處
蓋已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閹老媼不存則典守
之死於寃者亦有之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寃而
悔者此也

任佃

嘉靖間湖廣江陵知縣任佃以御史謫官或有公移

與隣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隣縣
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
將即將二將二字好難當寄與江陵使大尹如今
不是繡衣郎任見之嘿嘿聞者為解頤

詩識子孫

長洲相城有一翁不欲言其姓名雅善詩年老子孫
頗怠於奉養翁意鬱鬱不樂一日大書于堂壁云
人生七十强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與兒孫好
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其二子方以文學有時名
大懼托所親懇請乃得滌去然其詩已為鄉人傳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八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史彙編卷八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

人事門

評詆類

湯武

君天也父也亦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潦旱為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為子孫者竊而戕之可乎頭目昏重一身之累為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恕與天下後世恕之者不過曰誅

一殘戕而拯億兆於塗炭耳夏書戒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夷齊伐周而餓死君子曰義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曰應天順人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之所知也

伊周

伊尹周公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以為後世法夫跖犬吠堯各護其主臣無二主天之制也伊尹去湯就桀醜及歸湯去就之罪迹同奸謀使兵家得引為反間伊尹自取之也桐宮之放與羿浞等耳此豈人臣所當為者哉冢宰居攝召公不悅非謂

敢遂有之也亦意其起當時之釁開後世之端耳是以致伊尹而不得盡其心者為霍光致霍光而不得盡其心者為王莽董卓曹氏代漢司馬代魏劉裕代晉紛紛至於五代未嘗不托迹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周公非純臣非經行也

三高士評

毘陵謝應芳子蘭常論三高祠不宜祀范蠡云季膺魯望吳產也吳人目為東家邱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問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

之宗社大宰嚭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以其功成名遂遁跡而去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輜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展轉物利復積蓄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乃深鄙之非美之也載諸子房辭漢從赤松子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由是觀之以其人為貪為機亦不為過尚何氣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獻貪機之仇讐於理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泰伯仲雍延陵季子其天下所共高者也凡謂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遵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膺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新斯人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鬼神而無疑者也

彈范蠡文

嘗見友人彈范蠡文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

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議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魄豈當久居莫不可雪仇耻於千載之前正禮義於萬世之下吳江三高即越人范蠡晉張季膺唐陸魯望也考之世代相去甚遠擬之名節乃大不同切見范蠡越則謀臣吳為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鼓兵却王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烏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且古之隱者自稱草野易稱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如蠡者致產累數千萬而變姓名於齊陶轉展

迹什一刋而竄蹤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二高之首況當無邊勝地之上着此不共戴天之仇其視菰菜蓴羹敝屣名節筆牀茶灶短棹江湖皆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聯轡釣雪耶載觀往古歷考近今九江王之廟鄱陽紹興劉領謂放弑之賊而毀其貌伍子胥之祀荊楚南軒張公以仇隙之人而廢其祠事正相符言不容過可笑吳痴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劉清軒見識固已深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邉祀子胥黄東浦賜誚尤不淺得罪名勝難並清高所合祧其祀於斯堂況其體於濁水別議高尚如季膺魯望者充其祀庶幾笠澤之高風益凜松江之夜月增明不惟公論可以大伸抑且風教實非小補此文雖近乎刻亦有大議論存日象已亡

鄭莊結黨

左傳隱公十年鄭莊公以王命討宋得郜防而以歸於魯左氏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福謂未足為正以王命討不廷所得人民土地當悉歸王以賞有功可也魯雖與有力焉奈何擅與之乎以王誥黨而謂之正不知其為何說也

伍胥復讐

伍子胥之為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讐不共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二者固相等也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宜與國共休戚也彼奢尚之死雖曰非辜然本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惡而龍逢比干之後不敢讐其君曾謂忠賢之後同休而共戚者顧可甘心於宗國乎方其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

之弑復計滅王僚之亂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役暴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面而事之矣今為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僇其死可乎太白之梟君子猶不免於武王胥獨何人敢遂不顧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讒而戮賢乃平王之罪昭王何預焉今讐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讐人之主而胥及其夫人則復讐之蹟不已濫乎故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强吳而不知有宗國屬鏤之賜天蓋以平王之戮奢尚者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胥謂其

能用兵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讐是其孝為有餘矣以父兄之故而讐君則移孝為忠者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强敵則始終為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正不可訓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識於吳而被戮故例為之悼恨吾今暴之亦春秋不隱惡之誼也又案楚鄖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上虐下為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鄖公之言如此則春秋之士固以為君父不可讐矣奶知申胥之言其責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

幺麼丈夫

春秋後語曰齊孟嘗君入秦秦王留之不令歸國孟嘗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未開秦法鷄鳴方開關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鷄鳴關乃開遂得出關往趙趙之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乃曰向來聞孟嘗君名將為是魁梧之士此乃幺麼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大怒手及三十餘人遂歸本國

論諸葛亮

古今論諸葛亮者莫不以許義許之然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為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疏遠世數難考溫公為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比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借從以為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稟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以正其志甚偉自孔明聞之以跨荊益成霸業之利

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為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洛宮室煨燼播越在蘺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尤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為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

功若備若亮何以屬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荊楚之士衆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為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鋒攻吳連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同以為利故賁禕以為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盲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公尤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憤死以王之篡

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嘵嘵以興復漢室為辭不知興復漢室為獻帝耶為劉備耶亮既有心於帝備矣萬一漢家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二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卽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劉盆子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稱强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之心為念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望太王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續書之僭也

里克胡廣

里克于申生之廢以中立自居夫中立者以不倚見之克知君將廢長立幼乃以不敢不忍為言是已置申生于死地陰助奚齊之立矣既陰助奚齊則心已倚于奚齊可謂中立乎胡廣以中庸自處夫中庸者無過不及適可平常廣與世浮沉死而後已于無過不及適可平常盜有一二耶噫中庸皆儒正路而小人藉以文而其奸真可慨也

叔孫面諛

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為秦博士二世怒諸生之

言反者通即詭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城鑠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偷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皆喜迨秦亡則事楚楚敗則降漢短衣楚製取悅高祖兩生有言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是其志不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身狗國者哉其諫易太子特一時小忠而楚漢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太子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此不過

勉為危言以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

亞夫持重

周亞夫拒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將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入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揚子雲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錢五十萬求書名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夫富人雖無足稱其得罪名教必不至如王莽子雲與王莽不以書且譽之何取舍如此悖乎且書富人猶可附於馬遷貨殖意今美莽過於湯武比之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何在予想子雲落筆時未有不汗顏赤面特以莽方操生於榮辱之柄子雲懼死懼辱是以有此視東坡不輕為人作誌銘者奚啻霄壤溫公注法言至此曲為辨釋獨不思孔子於三桓陽貨雖有遜言而祿去公室五世之論盜竊寶玉大弓之書不一而足何足有毫髮私貸哉何溫

公之不思而恕子雲也

法言符命

謂莽為秦大愚也謂鹿為馬大奸也楊雄以法言僭論語以太玄僭易當時諸儒引春秋吳越之君比之引春秋一王之法誅之毋乃太甚此正如兒曹斂容危坐以效老成拜揖趨蹌以效賓主羅疊列豆以效俎豆長者見之特一笑耳何足深罪哉惟符命之作非大奸則大愚也清淨寂寞者為之乎

令伯師譙周

李令伯陳情表中云臣少時偽朝此句甚非令伯嘗

師譏周其大義不明有自來矣稿嘗戲云譏周先為劉璋奉書乞降又為劉禪奉書乞降五代時李昊先為王衍草降表又為孟昶草降表或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若周亦可謂世奉降書譙家也

曹植未知道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郄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辯之以操為匹夫所罔納虛罔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嬡妃所以紹先胤春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辯道未為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十二

王導

周顗清直公道東遷之初輔晉為烈其中道王導實亦知其無他益附於祈奚與叔向之義也豈意導之熱中切齒哉敦入臺城初無戮顗之意其云周戴南北之望是尚知所敬畏而不敢導乃陰逢其惡使之甘心戕割鼎鉉之司蹀血都亭之上老氏禍首實維為之後見人心不順敦事無成始倡大義滅親私計保族所幸天延就戮江漢始平哉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間負此良友天欲彰導之惡使自為詞否則晉史多為導諱誰則知之耶宋人謂諸淵身後何以見宋明帝地下予於王導伯仁亦云

伯仁方樂

庾元規語周伯仁人皆以君方樂周曰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廣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沉文藏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遺陵命儔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問故曰吾與魏公藏拙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十三

王導軟熟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遂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與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闍蘭闍乃胡語之褒譽者于是二人亦悅其與蘇味道模稜無分別軟熟取容者何異哉

劉祥

劉祥東莞莒人也宋世解褐為征西行參軍少好文
學性度剛竦輕言肆行不避高丁司徒褚用入朝
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
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
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
代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兄整官廣州卒祥
就整妻日索官資以連珠多肆譏訕事聞上別遣
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
嫂輕肆口噦近見卿連珠寄意悖慢益不可長原
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若能改革當令卿還後至

廣州終日縱酒病卒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忠父善心同為宇文化及所
害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
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以求生出訣賓蹤

見人多忘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何曾

王福畤謂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
以傳孝之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曾因盡
孝然為魏世匡復官於晉司馬炎篡曹髦曾又與
謀忠何有乎不忠即為不孝秦秀謚為繆愧意正
在是特不敢顯言福畤乃以日食萬錢得謚非是

臺檅

唐則天革命貝州舉人趙廓眇小起家至監察御史
時人謂之臺檅

借驢議冗官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又自舉供奉官正員外
多置俯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植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
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
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
許之令史謂驢曰汝之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
驢畜敢于御史裏行諸御史含羞而止

時人口號

周鳳閣侍郎杜景佺文筆宏贍智識高遠在鳳閣時
人號為鶴鳴雞樹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
內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王儀還文昌右相無它
政敢不許令史奴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

人號為驢驢宰相

司馬承禎

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至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出唐新話）

火迫酇侯

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倪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

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之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之謂之帶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李泌變節

李鄴侯與肅宗布衣之交萬里赴難極其艱危既非嚴子陵不仕之心又夫陶淵明歸去之節甘盤舊學隱忍依違致軍中有白衣山人之稱乃後受行軍長史之秩難夷而去舉措光明似矣夫何捨肅宗於韶亂之時而相德宗於垂白之日況初辭相位後綰郡符終始參差倉皇錯落以其初節判若二人何也蓋其識不達時學未聞道避險而去見可而趨進退行藏原無定擬史言泌好談神仙詭秘為世所鄙薄其自言見懶殘衡山食糞煨芋云領取十年宰相其志趣可知矣

陸餘慶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於說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其子曰筆頭無力嘴頭硬

柳宗元誕妄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至過于此者必咻咻然

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任叔文交蓋亦不羞延齡姻也恭為延齡壻不見於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任叔一作任文）

韓愈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下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事蓋為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無之蓋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

之識欲警諸在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史補記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為迎官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遠退之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此言亦近乎戲退之送王庭湊至壽陽絕句有園花巷柳之思語林載之謂指其二妾絳桃與柳枝也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則謂其妾柳
　後適垣適去家人追獲故詩云云自是專寵絳桃豈其然乎退之有二侍女見贈張籍詩無疑然

至義其詩而實之事如此恐近於誣君子矣語林又記退之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樂將死汝詳視吾手足無瘢人云韓愈癩死也夫退之樂道之士當啟手足之時何暇慮僧之瘢而詔戒如此是知為語林者正瘢退之者也韋絢紀劉禹錫語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崔大丞相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又曰韓愈初貶制詞席舍人為之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吃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也問何謂對出語不當蓋忿其責詞也劉云退之真自一輕薄者自以劉禹錫其人而譏韓愈輕薄吾未見劉之能重厚于愈也退之修順宗實錄劉柳之黨直筆而書禹錫所以謗退之者有在矣

劉蕡

劉蕡精于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予以為文中子若以為羽翼聖經純粹理學殊分

量縣隔若表表儒林成一家之言夫豈無可采而豈疵之耶劉去華博學劉直舉直言極諫抗論時事第策官稱賞嗟服以為過晁董竟畏中官不敢取然則劉之品格高而少許可殆可知矣其不遇也惜哉

毀茶論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尉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公請之伯熊着黃初烏紗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別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為歠兩盃至江外又召陸鴻漸深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也

狀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
文酬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外通俠勝流至此羞
愧復著毁茶論

白蠟明經

張鶯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
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

選人被放

吏部侍郎李迥秀妬㛐謷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
路迥秀問從何來曰從蒲津關來迥秀曰取潼關
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迥秀曰賢室本自相諳亦

應不怪

目暗耳聵

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以
謁韓熙載熙載佯辭以目暗且置几上明日然則
某自誦之可乎

馮謐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鏡湖三
百里事因曰他日賜歸得玄武湖三十里足矣徐
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
爾謐大慙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
見諸書所載穀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
唐彥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為
壻已可怪矣又初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
也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箋俶
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
使婬婦而有好姻緣之聞卧病思金鐘而有乞與
金鐘病眼明之詩至欺侍詔使書容旨以取良馬
此何等人也使稱過名望者巧言以祇之嗚呼一

身之間衆醜備焉亦何貴於文雅哉

李匡堯

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於宋宋知其
忤物扎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
隨弔客造至賓司復却之乃就賓次大書二十八
字云安排唐祚強吞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
雛猶自哭讓皇宮眷合如何

王齊識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㾮肥飲食兼數人為相嘗有邊功然以
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

陽買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愴然曰昔為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大笑

碧雲騢

魏泰托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騢以詆當世巨公范公文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義欲結之為兄弟耳

常秩論孫復

常秩之學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文學何如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皆有誅大不

近人情矣

鏖糟叔孫通

司馬溫公之薨也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祀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曰司馬諸孫不得受吊子瞻戲曰頤可謂鏖糟鄙俚叔孫通也

文館寂寥

張天覺言近世文館寂寥向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文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校書間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而已覺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學驟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稗子吹塤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以出辭令行詔誥以告四方而揚休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矣

蔡京屠沽

南豐先生病中介甫曰造臥內邸報蔡京召試介甫

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誥惟一屠沽耳

米元章

崇寧四年米元章為禮部員外郎有言章傾邪險怪詭詐不情敢為奇言異行以欺惑愚衆怪誕之事天下傳以為笑人皆目之以顛儀曹春官之屬士人觀望則効之地今芾出身冗濁冒玷茲選無以訓示四方有旨罷差知淮陽軍言章以出身冗濁者以其母為產媪故也

兩陳賈

宋陳賈論劾朱子人作詩誚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

伊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慣把聖賢非我朝胡廣洪武庚辰狀元與東陽里善廣病篤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危言所謂異代而相類未有如此二人者也

洪景盧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嘗薦之景盧爲虜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𦒿哀告被酋七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曾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辯春牛好擺頭

時不擺頭蓋洪好搖頭也

魏公短於知人

張魏公浚南軒先生父也其故人蘇雲卿稱其長於知君子知於知小人後儒以爲確論福竊以爲不然蓋張公忠亮是其所長知人是其所短也其在當時嘗劾奏李綱又與趙鼎不合而岳飛亦其所不平至以譖者之言而殺曲端謂之長於知君子可乎與黃汪同朝而不察其姦力引秦檜而不覺其詐是昧於知人之鑒矣

晦庵遺詆

程史載呂東萊死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敘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庵讀之甚不悅貽書婺人曰諸君聚頭磕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於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詆晦庵也初嘗性之及觀同甫跋晦庵送郭秀才序益深服晦庵務爲實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濶之習爲之興慨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瑾有言世有一

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貴高談或低眉合眼號爲默識而識叩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者正爲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

不吠之犬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宗臣疏不行六月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大理少卿有人上

書云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三人乃不吠之犬

伎人綵帳

寍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為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乞於此學舍皆數怨後文虎困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墜笏失儀兩學齋舍宦合作采帳贈伎人趙十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猷猴播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

賢牧堂詩

會稽郡治有賢牧堂祠范文正公趙清獻公翟忠惠

公朱忠靖公趙端簡公史越王張毘陵守像從善嘗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陳乞以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承從請既成有郡士朱萬年題詩于堂曰兩司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太鵬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

嚴續

僕射嚴續初以位高寡學為時所鄙江文蔚作蟹賦譏之有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裡雌黃每失塗而相煦胸中戈甲常聚衆以横行

三鹿郡公

表利見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譏其太踈麤也幽怪記

鄭世尊

或謂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為鄭世尊而已蓋鄭子以李娃故行乞于市養為餕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姻緣遂為舍衛大第乞食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乎

鸚歌嬌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

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何如僕答曰可稱秦吉了矣

張玉趙子昂

張珏守合元將貽之書云君之為臣不親於宋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乃言宋主族屬皆為周寬也因記少時見友人臨趙子昂詩登樓望闕一篇於便面者戲續四句於後曰錢塘舊是宋長安禾黍高低眼盡看更莫登樓天北望別家門戶倚闌干夫子昂魏為王孫早登名第仕雖不通顯而身出天潢宗國既亡黍離興歎徽子抱器東

陵種瓜終身布衣良亦何慼今觀其詩逼唐聲書
臨晉墨天然畫品雅麗精工東海西湖地非偏勝
苕溪天目景有全奇名教之中無往非適何必失
身冠冕文臂胡夷汗顏洛邑之頑民倪首唐家之
供奉哉珏武人守死不易與城俱亡子耶為翰林
知國史見元將所云云曾一動心否

危素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
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
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

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伯夷
叔齊來哉云文天祥來

靖難迎戴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
三楊諸公則以　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比
於魏徵夫承乾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
王不自作焉今　建文嗣統五年矣當時羣臣如
如周是修之死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
旨今二公乃安然忘狥何其忍也大節已虧而猶
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韙焉故
列諸名臣而謂之通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若
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然亦濟乎云耳

陳公懋非朱子

無錫陳公懋著書專非朱子之說有曰易本開物成
務之經朱某乃以一占候小之何故其象占如此
之多又曰觀過知仁之仁即人字如井有仁焉古
字通用豈有小人之過亦可知其仁者又曰大學
本全書朱某故生出本末一章而以釋致知格物
為缺文又曰中庸一氣可氣之書豈應分章句天
道人道費隱大小瑣瑣如此子思當時未必用心

之過且道其不行矣夫亦自為章可怪之甚此類
甚多成編入京以進　上大怒欲依永樂責朱季
文事例罪之徐文靖吳文定諸公以為言乃得歸
猶不肯變曰吾說終是天下後世豈無楊子雲耶
俗云公懋刻朱子木像挂於壁誤則以杖敲之曰
跛翁又差矣此乃王輔嗣故事或好事者惡其誚
而加之云爾

戲言取怨

戲言難口輒為訐迫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前
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

俾孟楊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討工於羅桶都
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
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
脫玉塑也

詩誚獻章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汝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常被
薦徵至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
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被薦奏除翰林院檢討
駕部員外郎張汝弼書韻語誚之云君恩天地寬
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

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
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

陳獻章姿習舉業領鄉薦上春官屢不偶乃卒業成
均從衆撥歷紀選而歸隱終身獻章善得此名益
務說異高談闊論後以舉者言徵到京吏部欲如
例試而後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絕太監梁方言於
上授以檢校致仕軒軒然自以為榮楊惟新謂
其既托病不能謝　恩辭朝乃即日乘轎出城甄
張蓋闊道無復故態此豈知道義者哉後梁方以
其所頌十絕刻梓示人郎仲深遂采以載諸　憲

剳實錄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又贈一絕云
平生渾未識丹沙赤土時將向客誇忽惧自家丹
一寸長沙猶自隔天涯蓋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
學以欺人也

咸寧伯

同僚嘗會飲于官舍坐有譽咸寧伯之才美者方伯
劉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
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
為善及在大臣地位却又不自重附阿權宦以取
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為天下笑

豈非不智而何座客為之肅然

吳訥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辯體行于世以士無根據
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羣玉秀才亦可謂
善喻矣

張孚敬

張閣老孚敬充相至三既歸猶冀起用已而得半身
不遂疾浙人言羅峯至此一身兩屬以其望環召
為半屬　朝廷患瘓痺為半屬地獄張竟以是疾
死

王唐大似河汾

徐昌穀辭君采本後先詞苑登壇乃王伯安唐應德輒援引儒門標幟大似河汾龔房杜為答問昌黎收籍湜作生徒正恐諸君辛未肯北面然自慚惶殺人

贋史

黃叔度為百世下景慕而不可即者正以其無一言語留在人間而能使當時知名士盡斂容改色退避不前故足貴耳近見山王逢年者贋作天祿外史說稱徵君耳云賓韓等漢安所得此復嘵嘵團

事至于論兵遂如末俗多口兒又何止綺妄而已

假論類

楚公子

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蘇東坡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也晉元帝為瑯琊王至河津為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宋王廞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永逃匿使提衣襆從後津邏疑焉永訶曰奴子怠行不及我以杖箠之數十由是得免袁顗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illegible]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杖泰背曰龍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也事有倒行逆施而可以脫人之難者夫苟可以脫難雖倒行逆施未必非良計也

鄭武公

韓非子鄭武公欲伐吳乃以其子妻之因問臣曰吾

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思也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燕泉何先生曰以武公之賢而有是也余謂武公年世已久韓非所得未必實武公事觀其不從武姜之言而非莊公未必肯以汝行詐也漢伏公主嫁單于實是此事始鄭欲以國之漢欲餌之

公誘

昔韓獻子將欲斬人郤獻子往救之至則已斬郤獻子曰吾為韓君分謗也

伍子胥

伍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若見上必曰子取之邊候恐而釋之

馮旦

西周昌他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須分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操金與書間遺昌他曰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事久且泄自令身死東周立殺昌他此岳武穆殺劉豫之祖也

詐言璧瑕

史記曰趙王得卞和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不與畏秦强與之又恐不得十五城遂以羣臣選擇有氣度者為送璧使閵官舉藺相如相如既受命賫璧入秦獻與秦王秦王得璧之後唯以宮嬪傳玩全無酬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于是相如曰趙獲卞和之璧大王特發使許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賫璧至此大王受璧之後曾無割城之意相如遂睥睨柱礎曰若乃見逼臣請頭與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寶遂令且歸館相如乃密遣使者懷璧歸趙後乃請鼎鑊之誅秦王恐絶二國之好亦不加罪

袁盎温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若以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驂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以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敦慮錢鳳為之奸謀因敦餞别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鳳跪而飲之及發後鳳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

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之謀不行二公之智皆如此

四皓

焚坑既烈四皓初以商岩為歸其後辭漢弓旌亦散之岩穴或老或死已不可知高帝旁求既鮮蹤跡商山咫尺去不崇朝非兩生之未來即七人之繼作矣宴鴻一舉羅網何施呂澤子房亦奚自而得之乎顧子房策士雄心必其見高帝於平日所嘆不能致者四人乘其機括巧為之圖帝不察知而墮良彀計至謂羽翼已成形諸歌詠可見帝之雄

暑出子房下而明無能竭之耳否則帝崩盈立彼
四老者蘇然佐命當立元御師保之孤酬其爵邑
而渺然影響史無特書使惠不酬恩呂或負德沙
中之對子房豈肯忘之哉馬遷史記詳於漢事遺
此不書固不與其欺妄也良平與漢率用此謀而
平詭秘為甚事雞鳴狗盜之羣差為雄長而已詭
計奸謀千古如見而觀場者每以四皓安劉何耶

翟酺

安帝時關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
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

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
涕泗流連懿怪問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
為中官所害以君表相似當應之酬受恩接悽愴
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
書

食失七筯

蜀志先主從曹操歸許昌操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
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
不覺七筯墮地蓋畏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魏武詐殺主者

魏武嘗行軍廩穀不足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
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
謂主者曰特以借君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
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

誤食懷詐

王敦一曹操也乾棗澡豆何至誤食必詐也王安石
誤食魚餌亦似之凡不近人情者必為大奸

郗超

郗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使知之
將死將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念家公年尊必

以相傷為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
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如指呈之則悉
與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

注解借名

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支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
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早
終皆不為詩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義康秦檜

宋書彭城王義康秉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

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柑歎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萌於此宋四朝聞見錄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糟鰱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宮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檜之奸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

唐皎

唐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於吳復有云親老先注江南即注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何朔因紿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選人詬罵出唐會要

盈盈

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一時會貴者病同官之子為千牛者父遣往問之因是以秘計相覯盈盈遂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不見其迹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俱得罪盈盈因謂曰第不可言在此若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簾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劉玄佐

軍士乏糧劉玄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玄佐遽往將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翌日復起齋

場由是士庶競集捨施甚衆乃令將吏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萬盡以贍軍

不攻金銀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鏁矣遂解去

曹翰下江南圖

曹翰以罪責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金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密至汝州當訪曹翰以其善惡謹慎公私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吊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念聖恩不

我殺也無以報主䝉詐苦但以口衆食貧不能以
度日幸得内侍哀憫欲以故舊之意數件為質以
繼飯粥可乎内侍曰大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
物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裝一複以奉之洎回奏翰
之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複開視之乃有六幅
畫屏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勞即日旨
下急召赴闕除金吾將軍

市用鐵錢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致和中湜
上言陜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

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
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
使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
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
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文潞公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
俗喜行樂公多讌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
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有
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
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
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
愚即取妓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
史惜嬈妖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東風萬萬條命
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月聖從
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讌聖崇迎其
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
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買田自汚

乖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

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
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
博又故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汚晉公聞之亦不加
害予以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
寍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貢父易門狀

劉貢父為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
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犒
以酒肴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一面之舊者盡
易以貢父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

賓為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元章嬌潔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為殿侍後登進士第尤江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摸易真本至於絹素破污皆能為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仕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矯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為漕使每傳觀公移未嘗不滌手以是知其為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

饌姬侍環於他客盃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緻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似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雪留子茶甘露有兄人承省露兄故嘗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南軍卒

丁崖州

宋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以數百緡錢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丁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乞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必於是日宴次投之商人如其言府坐懼不敢發又中使已見遂因之附奏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然立主之功多

平燕首議

宣和四年金人攻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為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行以為非計乃欲為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為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為乃推

行元長之意耳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久鬱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為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青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為他日張本耳然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

假兵退虜

康定中羌人盜邊陷金明縣又迫延州北關破之王師敗于五龍川都總管劉平石元孫被擒後數日賊乃出塞時許懷德為鄜延總管聞賊深入自東路歸所統兵纔數千至延州東有百餘里山下見

賊馬幾萬騎許皇遽妄吁曰令河東廣鈸若干指
揮往某處令折家番兵幾萬騎往某處既而羌亦
退明日入城見通判計用章握手竊語曰不忘賊
馬遂至寨外某黨早來亦為擒矣昨日忽達賊兵
不覺皇駭遂詐為河東救兵妄語分布今日幸得
相見切勿與他人說也相次諸州擒番俘聞元昊
遁歸之因咸云聞河東救兵至遂走去塞其鈐害
盡赤班訟通判計用章之失自稱賊圍城時守捍
有功用章屢進狀言賊之遁去由許懷德假言何
東救兵使然定州者懷德也既而盧計皆得罪

朝廷嘉懷德之功擢為殿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
使後以年逾七十特減歲數仍總禁衛之職凡領
節鉞者二十餘年

賈似道

普恆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
約遠二百餘里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
有發願渡海拜其像者偶見有一鳥一獸蓮以為
大士化身之應餘姚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
老僧相其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
為大士應驗予以為此正似道試其姦以葦替愚
俗耳蓋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托鬼神協助
以塗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恐人議己
故詐為此說使人知己之富貴非幸致耳

試閲江樓記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閲江樓樓未建　太
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之人矣
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鬥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
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
役崑邱讖不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
今儒者又曰昔與君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

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袁凱佯狂

獄有疑囚　上意欲殺之　太子諫諍不可御史袁
凱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　太子之論何如對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　太子欲宥之心之慈
也　上以為持兩端下獄三日不給食後赦出之
遂佯病顛雜啗汚穢　上曰吾聞癲者不膚撓乃
以木椎凱凱笑始釋之自縲于榻久之　上使使
者召之凱慢坐對使者齒其縲使者還奏狀　上
不為疑已而　上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思

隆平侯張信初為北平指揮使時　建文疑忌諸王忌燕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憂危而不敢言其母問之曰子何為其憂也信曰見統軍馬千萬能無憂乎其母曰吾覩子之才統軍馬有餘汝憂非此子其語我信乃屏人言曰今　上有勅取　燕王為之柰何母驚曰是不可也吾聞　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所能擒也汝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當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　勅命趣之信怫

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欲見　王不可三啓終不可乃以女車徑詣　王府求見　王素忌信見其挺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　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　殿下無疾有事當以告臣　王復曰我真有疾信復曰　殿下不以臣語我今　朝廷以勅命信擒　王果無意乎信當執獻如其有意當以告我　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為恩張乃　召姚廣孝共謀靖難語未幾詹瓦飄墜地碎　王以為不詳不懌廣孝曰祥兆　王罵曰子又妄言若此何祥為廣孝曰祥也天欲易黃瓦耳是日乃定計

陽明計化後母

陽明公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畏神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驚未甚也他日又置五梳焉母始駭而猶不易慮公乃於郊外行求射鳥者得異形者一枚生縛置母衾下日暮母往整衾見怪鳥飛去大懼命公召巫媼問之公乃懷金見媼曰能從我言則以此金相餉兼得我母謝物不從吾父有同年某官在吾則告汝妖言坐汝以死巫惶恐從命

公教之以詞甚悉入其門即狂躍大呌我非他鬼乃王狀元前室也吾不幸早亡遺此一息汝乃虐及嬰孺某月某日以杖笞之若干有諸後母大怖曰有之巫曰我以汝非他意不過教吾兒為善耳當尋改悔其後某月日又以杖杖之我以冀汝之有悛心也薄示一警列楪列梳于門非我也耶母拜泣曰誠有之巫曰汝復蛇虺其心狠毒百端畧無毫髮憫念吾兒意昨訴陰府遣兵卒藏汝被汝汝魂魄今又去安能擒汝今吾兒橫死毒手後母大慟扣頭言不敢公亦泣拜曰今母欲我作好人

耳毋勿怨望舍之今不復似前時若一旦溘亡兒
葢無籍賴當死填溝壑也亟乃作恨聲曰且看吾
兒面恕汝後改過不改死亡無日矣母泣曰敢不
從命亟乃蹶然魁自是母保抱公適於親生而公
事母亦以孝聞公以齠齔之年能權宜處變如此
合於古之譎諫其君父者他日以智術大建功名
以終豈偶然哉

陽明計脫瑾禍

新建伯被初謫至杭廟勝果寺恐逆瑾議其後托投
江死留題于壁其序略曰予王守仁也仁也以罪

南謫道錢塘以病且住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
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拯予卧内扶予而行有二人
出自某山冢草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執
二校二校即挺刃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勢
不兩生吾奉吾主命行萬餘里至謫所不獲乃今
得見于此尚可少貸以不畢吾事耶二人請曰王
公今之大賢今死刃下不亦難乎二校曰諾卽出
繩丈餘令予自縊二人又請曰以縊與刃其慘一
也無已令自溺江死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予
鎖江頭空室中予從牕謂二人曰予今夕固决死
為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公無手筆恐無所取
信予告無以作書則人從窗隙與我紙筆予為
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為家信詩曰學道無
聞歲月虛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許國慙無補死
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
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其一曰敢
將世道一身擔顯被身刑萬死甘滿腹文章方有
用百年臣子獨無慙涓流裨海今真見片雪填溝
舊蓋談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告
終辭文多不錄是歲正德丁卯仲秋嘗三試之後

舉子畢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寓
僧舍壁上有二紙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以為真
死矣告以其弟伯發因而省中皆聞之執僧四出
追訪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
之一夕漂自章州府境登岸有中和堂舉人邀歸
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
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
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
對青樽醉夕曛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驛
舍皆有留題其說甚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也

閻淵馬理

閻冢宰淵為文選郎中盜夜至官次竊金帛甚多後盜為邏事者獲且供此皆閻郎中物所司以報閻閻言吾官得五品俸貲不能供日費何能積金帛竟不成其物卒歸官馬理以考功郎中擢南京通政司行至良鄉盜劫其裝齎馬但移文有司曰所劫以書籍有司嚴捕盜不數日亦獲自供劫馬物若干金石若干有司令人追復于馬馬曰盜妄言吾何有是亦竟不受令置諸官庫

林公決獄

蜀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一野寺中有僧延入而婦有姿貌師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常在其徒師忽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互尋不得交訟于官時閩人林公大合為都司斷事掾不能決疑必有故適一門子得罪當撻公曰汝故以得罪遣出徧幾村市但探出此事以宥汝久之門子入此寺寺僧師徒以其美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門子入以白公公曰是矣翌日去寺中焚香躑躅首向天自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公即令縛之曰上天已與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遂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兩家疑解

偽書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陳無己云嘗見東坡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李太白諸人賦詩事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為樹萱錄劉燾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錄賈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一字玉佛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孔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玉佛云是孔子像舊文榜宣王因風雨洗剝但一字玉存而釋氏附會為一字玉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不可勝數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挺庭花蕊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

因自畫祀像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死前言謂其姓遂假張仙翌日宋忍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祀詩不懼禍花蕊亦可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蓋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金山廟巫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

霸吴越自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滔熙末縣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焚香啟祝唱説福沴幾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諧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揚禍巫宣言罟責甚苦暉正以争辨傲踉蹡仆地涎流于外若厥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侮謝不早神已甚怒既救録精魄付北酆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彷徨無計但拊死泣守暉忽奮身起傍人驚散謂為强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請入耳初無所覩也巫悚然潛出闔廟之人亦捨去

陳五治巫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搭青李於腮紿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以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然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以神思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并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常聞曾驗封鈸笑及此

酒望子詩

王達以祠部外郎知福州尚氣自矜福唐有當壚老媪嘗釀美酒士人多飲其家有舉子謂曰吾能與媪至十數千媪信乎媪曰倘能之敢不奉教因俾媪市布為一酒帘題其上曰下臨廣陌三條闊斜倚危樓百尺高又謂曰太守若出呵道者必令媪卸酒帘但佯若不聞俟太守行馬至帘下即出卸之如見即稽緩即推以事故謝罪而已必聞酒帘上詩句何人所寫但云某嘗聞飲酒者好誦此二句言是酒望子詩媪遂托善書者題于酒旗上自此酒售數倍王果大喜呼媪至府與錢五千酒一

斛曰賜汝作酒[illegible]詠酒旗詩也平生最為得意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九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仇怨

戲言取禍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戲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晋書孝武帝躭于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

而其君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擢髮之罪

魏大夫須賈譏范睢于魏齊齊使人毆睢折齒擢脇寘于厠中睢求守厠者免死後遂改姓名稱張禄入秦為相須賈充使至秦范睢責賈數賈曰某有湯鑊之誅請屏于胡貊之地睢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擢某之髮不足贖其罪

霍光廢賀

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為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殺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從官中

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
一百人者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卅丑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
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
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邪

賣文獲罪

楊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
人多惡之及雄卒讐家取其法言投筆益之曰周
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公
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

恃才被劾

劉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
之每言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
字也與劉洽友善同仕東宮孝綽自以才優于洽
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孝綽為廷尉正携妾
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為御史中丞劾奏之坐
免官高祖時奉詔作詩數人惟孝綽尤工即日勅
起為諮議後遷黃門侍郎坐受賕為餉者所訟左
遷孝綽少有盛名而伏氣負才多所凌忽領軍臧
質太府卿沈僧果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于
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
間事由此多忤

淫士得禍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
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裝輪
盤傳送貨物監護牢甚有館客往外舍一妾慕其
丰標置梯踰屋取客以入極其歡昵將曉送之去
次夕復施前計同列寖聞之遂展轉延納逮七八
晝夜賂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報戩且至亟
升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宅望見訝其為祟

所憑遣扶以下招道士噀治因妄云為鬼迷惑了
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固深照其姦姑置酒叙慶極
口慰撫客謂已秘其事弗泄矣一日召與六食竟
令憩密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卧榻上持刃剖
其陰剔出雙腎痛極暈絕戩命以良法濩傅藥後
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但見墮鬚在盆無數
日以益多已而儼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
常延入內閣與妻女同宴飲蓋知其不必防閑且
以為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
尋是時半歲無聲跡昝傳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

之於大慈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為鬼客呼曰
務德何怹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拱手流涕道
遭變本末深旨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接特貪戀
餘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作讖取禍

黄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
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盖巢頭醜掠鬢
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譏之遂及禍

改文獲罪

牛奇章赴舉時每為同袍見忽嘗投贄于劉補闕禹

錫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礲礪終
為歉歉後劉轉汝州奇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
旌旄信宿酒酣以詩喻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
牛公文卷因作詩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
竟夕方整前驅

妬相被譏

盧相多遜南𠬪、食於道旁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
事盧問其何為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
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吾子枉道為某事吾子
不從盧、寘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
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
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聞
嫗言默然趣駕

竊園被誣

崔鷗德字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舉漸榜登科不汲汲
于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
掌公鑰于洛郡寮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屑見
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于會節園時梅花已殘
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為景華御苑
德符初不知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

中梅下哦詩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迹問園
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鷗徑入御苑以
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為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
圖閣歸葬郏城詩文甚高

錢李之禍

宋邵伯温曰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
日卒吴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
二君歸宋奉朝請于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
辰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晉飲
畢卒盖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

辰命故妓于賜第作樂侑飲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寬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具過飲既畢而李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反卻數十回遂卒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予因記錢鄧王有玉樓春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山谷戲傲

山谷嘗與趙挺之同修書每日庖丁請食品挺之輒曰來日吃蒸餅山谷竊咲之明日食會擬合四字湊成一字為令挺之首云禾女委鬼魏次當山谷應聲曰來力勑正整與來日吃蒸餅同聲衆聞之鬨堂大咲挺之赧然厥後挺之當國山谷以貶過荊州為太守寫承天寺碑刻適二漕使至太守具饍請二使往觀寫碑山谷低頭書丹不一顧二使寫畢二使請願附名于碑尾山谷不荅翩然而起二使慚甚遂摹碑刻還呈挺之中以幸災謗國貶死宜州觀此二事山谷不自覺而不知在人實難忍豈非以戲侮傲忽之所致哉具夫士君子當以

戲傲為戒

董叅政

廬陵董體仁累舉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貧甚無以自養乃從婦人家書館紹興丁卯秋試諸生有赴漕臺請舉者欲使偕入貢場董時年已高無復有志不肯往强挽以東道過臨江郡守彭子從仝鄉人也視其剌字曰老榜官耳何足道畧不加恤是歲預薦送次年南省奏名廷試居第一以有官之故詔升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與大魁等得左承事郎僉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守遣介持公狀迎候董抗絶句於紙尾曰黃榜初開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知已來相迓便是從前老榜官彭聞之慚悔自是六七年董驟進用為侍御史彭不敢出求官已而董執政適挨路虛席遂行相事起彭為廣東使者人善其能損怨云

醉蓬萊詞

歐公女適張氏夫死携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捕至京師得之開封府勘乃稍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爲妾所誘并與稍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

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而張氏反異公雖得明白尤坐以張氏奩具買田作歐陽户名出知滁州時劉煇挾省闈見黜之恨賦醉蓬萊詞以醜之

李客覆鼎

蘇子美勾當進奏院因賽神之會而召館中同列是時洪州人李中舍奉朝請於京師因梅聖俞而謁子美且願預此會聖俞以為言子美荅曰食中不設饅羅饆夾坐上安有國舍虞比也李御之遂暴揚其會上茲事於言路子美竟坐責而聖俞有客

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指李也

歐陽妓詞

歐陽文忠任河南推官染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為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來遲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覺而失金釵尤未見公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棟玉鈎垂下簾旌凉波動簟紋平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坐客皆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其失釵咸謂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為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録中説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得勘人陰事賢者為恩不賢者為怨後為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内翰伯見而笑云年方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

忍折鶯怜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間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題目出通其變使民不倦乃云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賢良伯富唱云試官偏愛外生而於是科場大哄皆報東門之役也

温卿中傷

呂温卿為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寮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寮有隙言參寮度牒冒名蓋參寮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温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譴

方圭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為惡詩逢人即詩數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謁詩於坐宋惡之欲已圭之詞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痒宋顧座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荅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消飲罷至客次奮拳擊恢衆捄之而免

虎臣殺似道

賈似道竄循州沿路占牌題云三朝元老手執一白

肩題云一場夢行至建寧府鄭虎臣至悉拘其行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資奄有之剃其其出入節其飲食窘辱備至似道不堪其苦初似道在相位嘗夢鄭姓者殺已于是朝士有姓鄭者皆以事去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也虎臣之遣吏但謂福王與芮怨賈故欲使之甘心而不言其故先是咸淳中王佖帥越有清名福邸千政佖以法繩之福王素信任幹辦丘淵越有水患民訴者千餘人佖累日不能決淵陰唆民突入擊佖佖竄逃避於廁掠其家而去似道聞之乃罷佖命捕淵欲誅之淵匿於王所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謂似道曰叔叔書也師相當何如似道不得已寢其事故丘淵深憾似道欲置之死地其後似道敗遣虎臣者淵也

啓徽殘忍

太祖嘗命啓徽典　懿文太子同錄重囚　太子屢欲有所出徽性殘忍不從間以言于　上上曰彼所執是也　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　上怒作色曰俟汝有天下為之　太子皇遽自投金水河中左右遽入水抱持者免罪解衣而救者皆死

太子以是得疾語　皇孫曰我之死徽為之也無忘我讐他日復典　皇孫錄囚問死囚當加何刑曰斷其手足遂叱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

羅倫作戒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乞養病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為鄉約凡為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于是有強梁者一二人皆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于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為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

于少保受冤

景泰間用人多咨訪於于少保謙時缺祭酒翰林徐
有貞意圖之以門生楊誼為于公內姻托為之請
至于再四于公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
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
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
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不能對惟叩
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遥聞祭酒之說而
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中阻至天順元年
正月十七日果誣于公重罪

毛伯溫傲肆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　　　　　　　　十二

興獻帝在興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　世宗毛
御史伯溫朝時亦獲見時　上年十一溫以手撫
弄　上首與額且曰貌相良雅秀　上退屏後讀
然不平比正位嘗以問內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
對曰彼以代巡為職故當時敢為傲肆　上然之
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為念

陳文復仇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東西隣謂溥曰倫來君
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銜之　上初即
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于老內官若牛倫輩
皆易視之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于東宮為
倫所阻以故大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
上即位　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
與力焉

宦途宜檢

餘冬序錄云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公孟章謂
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今
却不宜如此坐中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作文詩
亦須愼之不然忌者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為然
後任兵部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　　　　　　　　十三

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知為誣而寢且一
歲得連遷予於是始信徐公之言為不妄而又喜
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

何兢復讐

蕭山庠士何兢父為侍御時按浙者亦何姓將臨越
蕭山令鄒志遠近之逢適兢父盛騶從來令誤為
按浙者長跽道左遂大恚兢父誣以不法事咨撫
還戍佯召飲預具文牒至即促之行途中令椿其
雙目致之死兢傷父死非命以姑蘇王某其父執
也與謀報復之策王與寢同一室兢終夕不寐王

試呼之無不應王知其意堅夾輔之踰十六年忘遠晋江西僉憲尚未復任兢亦擦其雙目聞之于朝兢與志遠對鞫鬣肱肉幾盡志遠曰汝如何毆父母官兢曰印不在手曰汝如何毆江西僉事曰憑不在手志遠曰汝當念我八旬母兢曰吾父死吾止十二歲兒志遠無以對坐無辜殺人論死兢父冤得白

發棺報復

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淩虐鄉里死後人發其屍支解之縣于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而丧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至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

戴章甫剛戾

戴冠章甫號濯纓子為人伉爽大言詩不甚工而自負不淺嘗與外舅都公會于虎丘終夕誦其所為詩公惟取其于胥一絕云鐲鏤寃血酒黃埃霸業明朝便草萊剜目吳門留死諫不因南望越兵來累以解首自期而不中式翟永齡以詩嘲之曰章甫哥兮章甫哥年年指望掇高科解元捩在荷包裏誰道京城剪柳多後以歲貢得山陰訓導提學司馬亞在吳曾捷章甫至是胥會不以師禮待亞亞怒因而忿爭亞入郡訴太守[illegible]章甫蹟跪堦下歷舉亞在吳淫虐事亞歸一疾卒章甫被訟失官其勁健之志老而不衰云

師誣門人

戴御史用字廷獻江西萬安人未第時常延一師于家塾師好為人作訟牒用乃却之其俗凡為師棄於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隣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值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榜掠乃自誣服用家以重賞購求能得其蹤跡者踰年忽二人報其匿處乃俾為嚮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仕至貴州条議使其無命寔不為寃鬼邪典刑獄者所以不可不慎

傾險類

沈尹華

莊王學書于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悦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於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司馬申

史載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被面時人以為譖賢之報

冶葛

隋諸葛潁得幸于煬帝多所譖毀時人謂之冶葛

蕭寘被譖

唐宣宗聽政之暇好作詩令學士属和蕭寘手狀謝曰此詩雖桂水日千里無以加也常澳奏云宋太子家令沈約詩蕭寘以唇藻清新比方沈約爾上

不悅曰何以將人臣　我出寘為浙西觀察使

笑面夜乂

蔡元度對客嬉笑溢于顏面雖見所甚憎者亦加親厚㷀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乂盛章尹京典藩以慘毒聞殺人如刈草菅然婦態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或置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平日

林甫陰賊

李適之與李林甫争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踈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本朝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

劉仁之矯詐

劉仁之外示長厚内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粗飲冷漿衣服過惡每于稠人廣衆或撾一奸吏或縱一孤貧淺識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其飾情行詐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恊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為肉腰刀又云林甫常以甘言誘人之過譖于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雖面有笑

容而腹中鑄劍人皆側目而視

宋之遜

唐洛陽丞宋之遜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駙馬王同皎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兖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于簾下竊聽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遜為光祿丞之問為鴻臚丞曇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

誅逆韋之後之遜等長流嶺南

杜肅

則天時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私宰一羊宴客坐中杜肅私囊一餤肉進狀告之明日至御前則天謂張德曰郎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又問曰然何處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凶不與卿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肅狀以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其面

海燕詩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

甫嫉之若讐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為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秖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李繁背義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為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素也使其繕寫繁得其情徑告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為妄而不之省

盧杞奸巧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卿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然情旨莫申因再拜受詔

冠角書名

劉貢父云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

不能徑通劉相沆謂曰我識學士我為汝通之因以歸破其書別錄一通用已圖書印之留其真本又於珠冠之角小書已名乃復封題如舊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即真俄知制誥

軟轝赴朝

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幞乖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轝赴朝乖崖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視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

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石介被誣

石介性純古學行優敏以誘掖後進敦獎風教為己任慶曆中在太學生徒咨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顏和氣一一為講解殊無倦色嘗請仁廟駕幸太學欲為儒者榮觀因作慶曆聖德頌詆斥當途大臣既而譖介請駕幸太學將有他志介因罷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待闕于徂徠故栖歲餘病死當途者誣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實遂詔京東提刑司發墳剖棺驗其事繼而有孔直溫

者狂悖抵罪直溫昔嘗在介書院為學以為黨惡遂編置介之子弟於諸郡

徐李被譖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聞復位無不歡欣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覇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譖賢與有貞主使于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下賢與有貞詔獄是日忽雷雹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出賢等于獄左遷參政等官亨輩諸家大木俱折氷雹尤甚李賢後轉吏部左侍郎

曹石傾徐有貞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輗軏石武清亨楊鴻臚善曹太監吉祥謀主復辟諏于許學士彬許薦徐公有貞諸人就徐議徐覧步乾象言時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節鉞權寵傾朝始凡批答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守至是徐復請歸閣宦人浸失權嫌徐迫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

去自陳請于　上徐復諫止每節縮恩典益銜之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憾　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　上果驚疑徐責直久之　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中李秉彝上之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類一人持奏入接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不語豎覷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　命召其人則亡之矣逮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視小豎豎曰非也昨肥而髯今瘠而顏乃復大搜常熟

張廷端以寫竹游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
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
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銮泰州布衣馬士權
及其官其吏楊某共為、、、滅其迹耳遂收四人
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瀕死數四竟亡
狀馬尤毒虐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
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謀先為此以惑　朝廷士
權顧建計謀某執筆作狀楊某書謄之士權大呼
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為堯舜之君今百姓為
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

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得釋謫金齒

王官不得居京職

國初凡文官與王府有姻者皆不得居京職　成祖
在御始嚴猶未著　令典至成化間會議條例時
吏部田侍郎景文與王府稍爪葛田與刑部某有
隙某當會議力陳文官與王府有姻者不當為京
職議上遂列為　令典田告歸卒中某計夫自漢
至宋宗室子弟往往應賢科居大位延至　本朝
宗室曲為防閑併民間豪傑稍與王府有姻者亦
終身無京選望嘗疑此例未善而不知其由于一
人之忌嫉也

尹旻報復

成化以後居內閣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部
官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遺失內閣官密裁抑
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釁隙尹旻
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選法公
平士有廷守萬安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
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
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壽光劉珝與旻同鄉相
厚亦在內閣位亞于安能持正論安雖欲害旻為

珝所梗不得行及珝因易儲事為安所讒間罷免
安遂引尹直入閣托所私道士李孜省讒譖旻罪
下旻子侍講龍于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
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侶鍾張海輩亦在貶謫之數
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孜省下獄死尹直罷黜
萬安臺諫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
附安因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
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　旨令吏部選除
李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鄒智與安皆蜀
人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恥劉吉附下罔上漫

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也尤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繼卒人以比之王烱盧照鄰云弘治改元司禮監太監懷恩先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　召還司禮監預聞　朝政恩素知萬安謟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奏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跡及巡撫雲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能不得肆行奏于　上去萬安用王恕早朝退恩詣內閣傳　旨令安出自陳辭其牙牌安趍出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耶日降　勑差人起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賢退不肖一旦勇決如此人

心為之痛快後萬安并子翬孫弘璧相繼死絕嗣

劉吉奸邪

弘治初劉吉用事威權隆赫無敢少忤其意者獨諭德張昇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諫聽其指揮害人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陰阻言路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初報復言官已悉加眾竄而言官甘為鷹犬不愧昇江西人中狀元後官至禮部尚書為劉瑾所逐致仕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指斥萬安必連及劉吉至忝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劉吉舉李東陽謝遷等吉深銜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劉吉代萬安專政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丘舜吉以為私故舊票　旨云留邊方用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向等劉吉報前刻已恨貶謫殆盡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才蹬劉吉票　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奏紘昺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票　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奉聞却乃展轉才

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者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聽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票旨張昺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調南京光祿寺署丞後姜洪巡按湖廣以漕運都御史秦紘奏調知縣其果于報怨類此恕奏薦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寺少卿恕又薦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

人望謫外任知府怨憤沮抑然不敢明言為吉所
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 旨云不必深辨人皆
知怨為吉所娼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
其鷹犬者皆得京堂美官御史湯鼐差印馬赴内
閣會 勅適新政之初鼐言公等輔相國政未得
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葦裹裹面不從鼐退即上
章劾安等不當以裹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内閣深
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
京鼐州人與槩往來議論時政槩常遺書與槩言
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

手捉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
我 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
論時政為彈文第一義邪附内閣者發其事下鼐
槩獄論鼐以受槩饋遺誹謗 朝政發邊衛充軍
槩比擬造妖言者律罪至死時言官畏内閣威權
無一人敢為槩申白者獨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
為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但原其心不過與人
為善之意初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
使槩因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吉票 旨云
劉槩揑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為不當僃

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看後竟發充軍吉等雖沮抑
怨然以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附吉恕不
自安求去始准致仕

盛中丞受誣

都御史盛公應期歷官勤潔著聲其總治兩廣兵政
時田州土官岑猛為亂公懸示軍門有能擒猛者
賞千兩倘自歸降當待以不死猛怙終不降遂議
進兵勒之疏陳便宜而公已被 命改督易州矣
田豫陽謂猛不執公持此端猛冀墨其貴猛詞不
遜公恚恨奏猛必反請征其說殊謬江右尹宗伯

云此出于公同年姚中丞之口田據以書而丁
姚素與公有隙也公性不食牛肉而張山人記其
嗜啖牛頭宦轍所至日殺一牛不可勝數異哉山
人妄語若是乎抑誤聽毀公者乎公受誣類前所
聞附識於此

王瓊中傷彭澤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
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
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寧屏後彭過王
激怒之彭復大駡寧乃銜之即傳 旨罷彭官而

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
軍事令言官劾之彭坐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
家衆皆東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寃時陸
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呵于
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　旨諭任未幾
寘𨓏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　詔起彭
公為兵部尚書

楊廷和責友

正德中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既畢必獻
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　　三十八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說
話忠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瑾奏此二人當打發
南京去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注
者雖陞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
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人知必以我輩交
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容以錦幣餅瑾瑾曰劉先生
不足我邪後瑾遂厚廷和而踈忠其責友如此

楊廷和庇姪

楊閣老廷和從子愷恃楊𫝊武斷于託里黨若之適
御史蘇恩巡按四川瀕行餅楊楊曰從子愷在家
多不法煩道長懲以重刑恩至蜀令新都尹陳章
廉愷事得九十二條章具揭帖呈恩恩曰汝能擒
愷我疏薦汝章果擒愷至恩即榜笞愷以大辟讞
罪上下咸駭異已而有承差詣京恩令以此復楊
楊曰吾家人奚有玆事縱有亦不當如是處恩聞
而懼立命釋愷未復命即移疾歸因以陳揭帖寄
楊言此事皆章所為明年考察章遂罷官

胥魁桀黠

陳學士貫為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潜通
權倖省中之事率以諮之每聲喏使司往往陽為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　　三十九

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决意入省斥逐之
既來叅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
敏舉無留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
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
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
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
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曰為陳省副請女客
令監厨無錢陪備因嫁此女要若千錢遂結皇城
司密邏者俾潜以聞　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
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

友生脅制

毘陵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已執之為奇貨矣後顏得第為京職翟每從假貸即應之弗吝也以顏為伏義而不知為其制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恐殺已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然者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為此耶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攝生類

肉竈燒丹

開運中術士曹盈道來謁自陳能肉竈燒丹借鼎修養詢其說肉竈者未生朱砂飼羊膏脂乃供廚借鼎者素女容成乃閉陽採陰之道

種壽泉

長生之藥惟積津液灌溉丹田為上仙家以津液為

種壽泉祖黃庭也

讀書節慾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欲蓋勞心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勞瘵出儒門事親書

疢疾類

醫和語

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

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内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

腓瘡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謂腓瘡南人呼為肝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二婦人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人亦多苦之盖俗喜飲白酒食魚鮝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焉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腎而足脛之間二脉皆由故瘡

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能使人熱中鹽能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熱則勝血之徵其民皆黑也酒之病為癰瘍熱血而弱又故毒為癰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藥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入于四肢滯血為癰疽今曰酒麯中多用草烏之藥皆有大毒甚於諸石釋經謂貪刃刃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純佑狂病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趺坐為妹婿葬文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知禮草文正行狀皆不失誤至其得疾之歲即書曰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盖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有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窓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櫺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表議郎任諤以壽終

嗜酒奇疾

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

月中着襪袴紗綿相半右則苦熱

徐氏奇疾

叅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絶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為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遂無能施其術

腸痒疾

傅舍人為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滿腹作痒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方愈

傳屍病

隋煬帝大業末年洛陽人家中有傳屍病兄弟數人相繼亡歿後有一人死氣猶未絶家人並哭其弟忽見物自死人口中出躍入己口自此即病歲餘遂卒臨終謂其妻曰吾疾乃所見物之為害吾氣絶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言終而死妻子依命開視胸中得一物形如魚而有兩頭遍體悉肉鱗置鉢中跳躍不止試以諸味雖不見食須臾皆成水投以諸毒藥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因以少靛置鉢中此物即奔馳須臾間便化為水相傳靛以療噎 出廣古今五行記

異症

常聞河内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鑷工耙剔之耳中出線帛碎屑終亦無恙近時兵書滁水張公患瘡在告一日間坐忽臂内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内紅線五六寸初疑是觔詳視之實線也方怪之俄而作痛瘡遂作即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

嗜酒吐物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偏其上矗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猛火中忽暴烈為數十片士人自此惡酒

腹鳴如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莫能治

奇疾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數日養心莫善於寡

慾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制之踰年遂卒既浴身通透明肝膽筋骨歷歷可數

醫療類

論醫

醫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之際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或主人言之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

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然後診之庶實冷燠先定於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嘗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火輪三昧

凡病膏肓之際藥難效此鍼灸之所以用也鍼長於宣壅滯灸長於行氣血古人謂之延年火又曰火輪三昧

僧治蛇傷

徑山寺主圓僧行菜壁間為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

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為招醫積費數千不能愈有遊僧見之曰吾能治此病汲淨水洗脚去腐膿敗肉揾以軟帛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又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少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以利也卻不受他日主僧盛食延之謂曰山中虵虺多被傷者時有之願得奇方以備緩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此方來處絶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為末入鴨膽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遍告諸人無不効驗

荊芥治中風

荊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有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一服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内障

痘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内障目不辯人其方用蛇蛻一具洗淨焙燥又用天花粉各等分為細末以羊肝破開入藥在内麻布縛定用米泔煑熟切食之經旬而愈此奇劑也

喉痺乳蛾

治喉痺并生乳蛾用蝦蟆衣鳳尾草洗淨擂細入鹽霜梅肉煑酒各少許和再研細用細布絞汁鵞毛拂掃患處隨吐涎痰即消

杖瘡

鄭金曜有杖丹一方用水蛭為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付瘡上屢施於人良驗

閉結

饒醫熊彥誠年五十五歲病前後便溲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環坐候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

僧慧月相善遣信邀致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鈞橋逢一異客風姿瀟洒出塵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子子趨走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閉結勢不可料急欲往問之客曰此易事耳待奉施一藥即脫靴入水採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鹽半匕和殼生搗碎置病者臍下三寸三分用寬帛緊繫之仍辦畜器以須其通月未以為然姑巽謝之而前及見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諸醫知無他策漫使試之曾未安席砉然暴下醫愧歎而散月歸訪異人無蹤矣熊後十六年乃終白下董守約以脚

氣攻注為苦或教之槌數螺傅兩股上便覺冷氣追下至足既而亦安

解斷腸草毒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食三葉以上即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即以矢汁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涓滴入口即百竅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鶵鶵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少遲不可救矣一名胡蔓草余聞醫家言凡中一切毒即以香油飲之無傷

卻病十法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受之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悠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歆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適無以

自強八也負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九也毋以病為苦毋以死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灑落十也

枸杞妙藥

枸杞氣血中之妙藥昔浙僉憲南昌唐貞山公對予言舊患腰痛疾轉側頗難後有人教以服枸杞因袖裹之不時常食腰痛既已脫然而精神更覺倍昔及考朱孺子得枸杞根食之忽覺身輕能飛峯巔戴覽天隨生與蘇子瞻杞菊賦至以杞為糧以菊為糗乃知此為上藥

蘿蔔治狂疾

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幼年步步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召紫洲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即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麵毒故曰火吾宮即以藥兼蘿蔔而食其疾遂愈

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天眼惡剔決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奏頗有理故追錄之

杷汗療疾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杷牙為杷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似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砥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大笑

藕節治痢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醫曰此冷疾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金杵臼賜之乃授以官至今呼為

全白家可謂不世之遇

公安藥方

何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為江陵長史攝公安令癰發于胸臆間療半歲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而臥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鬚巨目執拂塵披衫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末藥瓜蔞乳香三味以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黔知縣亦錄此方但不用瓜蔞若欲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即如其戒不終劑而痊後詣玉泉禱雨瞻壽亭關王像蓋所感夢者因繪祀於家

哀逝類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處在人亡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及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處其處在其人亡因大慟

王戎喪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張曙製詞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思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沙詞曰枕障熏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退朝凭几無聊忽睹此詞不覺哀慟乃曰此必所作阿灰即中諫小字也謗曰小舅小叔相追相搏謔戲固不免也

宰相賜斂

韓熙載既歿諱上表其畧云無橫草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床而涕泣三千里外送孫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卧病終於南城咸家山後主賜衾被以斂贈同平章事所司以爲無贈宰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點褒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

挽詩

韓獻肅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恵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試熙寧四輔尊公蓋自樞密遷參政宣撫陝西即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

發引曲

神宗將葬永昭陵大行梓宮發引王禹玉時爲翰林學士作平調發引二曲一曰玉宸朝晚忽掩赭黃衣愁霧鎖金扉蓬萊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輴天仗轉西鐵旌旆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

見翠輿歸其二曰上林春曉留侍奉宸游水殿戲
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遊人重到曲
江頭事往淒難收空餘御幄傳觴處依舊水東流
聞者無不淚下

忠宣謚議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撰
謚議詞甚激切有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
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輸
屈子之忠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時論皆以為
允當

仁宗德感

仁宗既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燃首以祈福日數百人
有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泣過哀計於契
丹所過聚哭既訃其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年
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為錢他亦稱是

木稼山摧

熙寧六年冬京師雪後大風草木盡稼七年華山崩
阜頭圮又二年司徒侍中韓公琦薨王丞相作哀
詞曰木稼嘗聞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蓋紀實
事也

祭東坡文

東坡之沒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
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
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公主挽詞

秦國公主薨神考賜挽詞曰海濶三山路香輪定不
歸帳深聞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
舞衣都門送車反宿草自春菲又曉發城西道靈
車望更遙春風寒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
香隨玉篆消芳蕙無非渚那復可為招又慶自天

源發思從國愛深歎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
空還沁樓高亦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

楊大年哀詞

宋時北狄致祭宋皇后楊大年捧讀空紙隨自撰曰
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
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享仁廟
大喜宋洪忠宣自嶺外從宜春沒于保昌張子韶
致祭但云惟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
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尚享其情哀愴過於詞也

正人薨逝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為一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遷於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某年月日也嘗聞河津薛文清公没時亦有風雷之異白虹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為感召者固如此夫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二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自新類

周處自新

周處義興人年少兇俠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暴犯百姓謂之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冀除三橫惟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没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處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

出處亦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吳訪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陸機為平原內史陸雲為清河內史）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特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耶處遂改勵卒為忠臣孝子

朱原虛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父母亡而二弟垂髫父母所遺綾錦十餘篋原虛匿之又逐二弟於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在生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

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即召二弟還家完娶教之業儒俱登科典州郡二弟事原虛如事父馬夫二弟固賢矣而原虛始亦友道繼卽改圖殆庶幾哉遷善徙過者矣

集慶寺二老人

杭郡集慶寺自宋來有戴老人巾二像為楊君余君云昔二人俱有田在南高峯下所謂九宮八卦者楊富余貧楊因凌之使其無穫而余自揣力不能抗抱恨成病將卒語匠曰棺鑿前後二孔吾必化

赤蟒以嚙此傖或以語楊楊大懼悔罪即具壺榼往顧割畝以謝過將炙咬病者張口噓氣即有小蛇數七自其喉取炙而尾尚未成楊益大懼知果業非虛即與余並捐田集慶寺而身就禪誦皆近百歲既化塑其像受供至今楊君險而知改悟翻然竟結善果享祀百世所謂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耶

虞一

奉化海上漁人虞一以取研螺為生每得時率用生絲綿作圈套其上候吐肉出則盡力緊縛之一拔無餘數年後右手背生惡瘡五指及皮俱脫落痛苦之甚畧不能運動追悔前業誓不復更為久之乃愈遂棄妻子捨身為寺家奴

言語類

晏嬰辯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王謂左右曰晏嬰辯辯吾欲傷之生定縛一人來王問何為者左右曰

齊人生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為枳枝葉相似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為盜入楚則為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啟顏錄

父重于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曰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皆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

張温秦宓問答

蜀志曰吳使張温來聘温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宓之援經答問殊不詭於正至未一語詞嚴義正其與帝曹魏而書蜀入寇者殊失春秋之義

劉楨

典略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失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及也楨荅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

李令伯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為人弟令伯曰願為人兄吳主問何願為兄令伯荅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稱善

車浚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乃龍蟠鳳峙不肯降顧邪荅曰誠知君侯袞公旦之博納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蜴不能假重雲以升舉鵾

雀不能從激風以飛揚是以無因爾時坐上賓客多是吳人皆相顧謂曰武陵蠻夷郡乃有此奇人浚曰是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乃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遜歎曰國其昌也乃有斯人出劉氏小說

陸士衡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乃應聲荅曰衆鳥集鳳凰翔

士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惠齊謠云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貴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疊溜溜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卻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脣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又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飡詎貴釣餌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

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斜陽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躡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俗耳鍼砭

戴顒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高隱外傳）

王僧虔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善自謀

蕭顯

梁蕭侍中子顯侍高祖曰我為通史眾史可廢答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同符復在今日時為名對

名子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惟北名子勰最見高祖謂北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出談藪）

盧詢祖

盧詢祖才辨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

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慚其敏贍

李諧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方時遠

隋國子博士方時遠煬帝問天子有女樂否朝臣不對乃進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樂著於雅頌帝悅之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悅命直中書 出御史臺記

蘇易簡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荅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御金器書度悉賜之

李白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相通天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搔首集

清高門戶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連龕子毋丹不知何時可成 自慶集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時人服其俊辯

裴令遺言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庄松雪嶺未成軟碧池綉尾魚未嘗漢書未終篇可為恨耳 晉公遺語

掃露明軒

王施避逗入天台山主人賀理給以牛粥練裙施謝曰公乃司命延我光景當為掃露明軒永為下吏

王仲連

左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士元宗嘗謂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仲連對曰誠如聖旨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亳州真源縣文宣王出於兗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嗣主有愧色

孫忌

世宗即位嗣主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有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足十數郡何見欺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

宋閣使者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

重虎視足以感遠又問卿如何臣草木之質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東坡論動静

王介甫一夕以動静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數百言公皆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為動神守為静動静即為精神也公擊節稱歎

日月燈光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惠卿曰日昱乎晝月昱乎

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黄門謂午睡為攤飯

南北曆異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為遼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輝僧

孝宗幸天竺有輝僧相隨至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曰既飛來何不飛去僧對曰一動不如一静又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僧曰持此何為曰念觀音經上問自念則甚僧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子瞻喜談

蘇子瞻在黄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强之使談鬼或辭無

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絶倒

和靖對語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趣宣召對君自稱學生可笑也

陳理功賞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功賞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楊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如一次賀正色云只為邊面一次近如一次武臣無詞聞者稱服

王遇對孝宗

孝宗初臨御萬幾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寮秦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二

對時有顧問多致失措有王遇者蜀人著雋聲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之曰李融字曰若川謂何遇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改入樞密院

治天下匠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為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亡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上曰本朝尚武而君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待王益密

楊石齋善對

辛巳　武宗宴駕　世宗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　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甚悅

詹蘇諸語

詹侍御蘇行人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三

宴會類

前筵後筵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燕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體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燕則[illegible]俎相與食飲

卷白波

資暇云卷白波起於東漢初擒白波賊戮之如席卷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

甌宰

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為甌宰使之舉

職律象

羊曼宴客

晉羊曼在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精肴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眞率

飛英會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花飛墮酒中者為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

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

花裀

學士許愼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但使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陪酒陪歌

釋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俚語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過廳羊

燕翻每會客至酒半堦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好者綵線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為過廳羊 青州雜記

咼社

廣順三年以柴守禮子榮為皇子拜守禮為太子少保致仕皇子即位是為世宗守禮居西洛與王溥王彥超韓令坤之父結友游嬉裘馬衣冠僭逼逾制常日具設樂集妓輪環歡讌無已謂之咼社又洛陽多妙妓守禮日點數名以片紙書姓氏押字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詣府尹出紙呈示尹

從旁僉字妓見尹押即時爭至買笑陪禮

眞率會

溫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還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留守許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內佳山秀水之處凡目之所覩足之所歷窮盡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勤於登覽于是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簡則易繼命之曰眞率會文潞公時以太尉守洛公伺其會戒中廚具盛饌直往造焉笑而延之戲曰此會可却矣相與歡飲夜

之而散後温公語人曰吾不合以此人入吾會也

席中口號

趙叔平罷參政致政居睢陽歐陽永叔罷參政致政居汝陰叔平一日乘安輿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金華學士知潁州啟宴以召二公於是歐公自為優人致語及口號高誼清才縉紳以為美譚口號曰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陳烈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君謨以官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倂酒擲於案上作皇懼狀踰墻攀木而遁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色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艣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歔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輙還賓筵誣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來也

內庭侍宴

杜審琦昭德皇太后之兄視太祖太宗皆舅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馬及為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者麄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畧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太祖太宗特愛之

宋京

宋京修唐書嘗一逢大雪添帟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

堂紙草列傳未成謂諸姬曰汝輩倶曾在人家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也其間一人來自太尉宗京曰汝太尉如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為笑

禁夜飲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盖散衙時纔

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閒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至昏暮纔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僮僕伺候之難父母掛懷之切亦不可不體　本朝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筵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懼（悔當作）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則效

雅戲

狂客過豪家索酒飲知有饋魚蟹未出客曰孟嘗君

門下馬得無魚舉吏部船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命荅云主人不殺巳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為學士嘗空　李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遊覽類

載油幕

天寶遺事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掛裙幄

唐輦下歲時記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插掛為宴幄其奢侈如此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玉塵集

樂天遊山

白樂天為郡時夜嘗攜容滿蟬態等十妓遊西武丘等山嘗賦紀游詩其末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香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鞍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

遇好圃則駐馬而飲

探花使

秦中歲時記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徧游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使皆有罰

元宗宴游

南唐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後與太弟遂燕王遏齊王達出處游宴未嘗相舍單國之政同為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進士李建勳方

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咏徐鉉為前後序太弟合為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沖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詩云珠簾高捲幕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朝飄鳳管東風今日散桃花素姿好把芳姿吐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情味屬農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洒玉墀初散仗密粘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宣賜老僧家鉉詩曰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獸惟分影輕綴青旂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除幸待金門詔願布堯言賀萬家義方詩曰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寶瑤華助物華自古最初飄瑞葉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飛粉署光同冷靜壓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家家

遊棲賢谷 東坡志林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有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螄店予買田其間 東坡志林
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
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書不數字
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
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
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
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
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
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飲而歸

記遊廬山 東坡志林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嘗
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
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
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
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
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游杳靄間如今不是
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
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
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
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
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
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
與總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
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

中秋月 志林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
還是時署尤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
雲始解剝三更遂洞徹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

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蕭然並溪居人樓閣
相接上下時聞飲酒歌呼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
得極所欲為至樂然不過其狂樂淫聲不失此時
節耳安知我二人真有此月乎世人多言李太白
以醉入水撈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李太白對
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
意氣本自超出宇宙間對飲三人雖醉豈復狂惑
至此因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
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為中秋不知有
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否雪竇禪師初住洞庭舉峰

寺道未甚行從學者無幾寺在太湖中所謂東山者嘗有詩云太湖四萬八千頃月在波心向誰問因巳有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也寒山以為無物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為無可說而不可說竟可說乎吾不能爲靜却復造此一重公案

泰山

東郡趙承之致和七年嘗詣東岳游玉女池水盡竭出敗楮如山縣尉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籍而歸之觀中得黃金二百銖白金數倍縑繒衣服數百計趙至岱觀過大小水簾遂登黃峴山愈奇路愈

險深嵓邃壑應荅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寒凝氷其甘天成月望登十八盤絕頂自山俯視見太陰如盤亭亭于霄漢之表日至觀峯曉色未分有赤光於極望之東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金煛一縷隱起於青冥杳靄間既而大明赫然湧出雲端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

游山檄

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居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真耶夫樂之真今日政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有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王文端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園繞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佃僕數人插秧擊鼓唱歌公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循觀於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為美談一日登江洪漲公踦門坐觀徐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

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耶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俳調類上

不死藥

有獻不死藥於荊王射士取而食之王欲殺射士射士曰臣謂不死藥而食之今殺臣是殺人之藥而食之何也王乃笑而赦之

三臓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日此不可以諫止唯

以險事怵之庶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齊王築城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連即墨經太行接轘下武關逗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利耶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陵之患可以永逸矣艾子對曰今旦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問其故荅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當在何人也

禽大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其辯能無窮之者弟子禽滑釐辰出逢雙媼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辯也媼有大疑願質于子滑釐曰姑言之媼曰馬駿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駿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尾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使之長媼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曰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媼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即入見田巴曰適出雙媼問駿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荅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媼申之以鬚順而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媼方坐門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杭音）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可省出入

公孫龍辯屈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群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纔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市以囊馬左伯怒相與鬭久之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

母一日眯馬毋以爪劙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
斷而所彈之石今為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
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炫
人宜其困也

營丘諸難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
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
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
路相逢則難於回避憑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
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

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
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
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
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
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絲
偶為木之所綰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
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
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
也抑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
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為死人生前好詰難故
鐸以樂其戶耳

鴨搦兔

趙以馬服君威名擢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
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艾子
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
兔起飆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飆之又投于
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
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提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
為鶻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言曰
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兔否

誅有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言
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尾者斬吾
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
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龍王問蛙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徵求
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興兵一戰又力弱不足
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為謀之艾子曰亦有
分也王曰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

濟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如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怒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慚色

蝦三德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

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然龍性甚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為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為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壻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為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黿鼉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為王壻也王曰善

食肉之智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腳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為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何下利甚若向上豈不為天雨注爛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笑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東方朔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人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說）

張裕

張裕饒鬚（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于占候而天才過於周郎）蜀先生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時多毛姓東西南北

皆諸毛也丞令稱曰諸毛繞丞令[illegible]
有作上黨潞長遷為丞令去官還家[illegible]
署潞則失丞署丞則失潞乃署曰[illegible]
暨故裕以此嘲之

郭志完

郭志完從昭陳塋中取廉間以長短句相謔樂有個胡兒摸樣別滿頷髭鬚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長黑[illegible]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也嫌伱將[illegible]塋中語謂志完之長髭也

薛綜

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闞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答也 出啓顏錄

王尼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匹

郝隆

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出世說

羅友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飲叙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終慙㢠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出渚宮舊事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豬共一槽道真

無語以對 出啟顏錄

伍伯騶儈

晉庾純之父嘗為伍伯賈充之先嘗為騶儈充置酒而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後純曰會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後爾

目方

范武子嘗患目痛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大守 就張處度求方 晉東宮官名曰張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任至中書郎 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

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方干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盐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袴

真猴

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為猿延年目尚之為猴一日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為猴延年喜笑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

劉諒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梁元帝始封湘東王湘東一日耻一目與諒共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以為刺己因語諒曰卿言

目耻耻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徐之才

徐之才聰辯强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訌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徐即荅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墟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

薛道衡

隋薛道衡為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機辯者即方便引道衡見之一僧甚辯捷令於寺上佛堂中讀法華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報

蕭瑀

蕭瑀嘗內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并…酒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

曰卿有何説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長孫無忌

唐太宗宴近臣戲相嘲謔趙公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曰縮頭連背煖沅襠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皇后之兄也出國朝雜記

趙仁奬

趙仁奬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麞景龍中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馬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耶改授當州一尉宋務光嘲曰趙仁奬出王戎墓下入朱傳臺中舍彼道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生客惟聽黃麞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

裴談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視

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時韋后頗襲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嘲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秖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賀之乎

祕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加重之每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信乎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孚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謂人曰何謔我也我

是吳人乎乃瓜下子豈非呼我兒瓜子耶

黃旛綽

玄宗問黃旛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肅宗在春宮常懼上聞旛綽言俛首久之）上又常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傍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對不知將遣使問之旛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即入流矣上笑而止又與諸王會飲寧王對御坐歕飯直及龍顏上曰何故錯喉旛綽曰此非錯喉是歕嚏也（旛綽優人假戲謔之言警悟人主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真猾稽之雄）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摸其耳而捲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啟顏錄）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詡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illegible]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一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撫掌而笑（出本事詩）

黃旛綽圓夢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播遷于蜀百官多陷在賊中黃旛綽亦在其數及賊黨就擒旛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謂旛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旛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槅子倒下旛綽曰陛下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旛綽曰臣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上曰何以知之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槅子倒是糊不得也以此臣故知之上大笑而止

皮日休

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慊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仁紹聞之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裁即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揄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為日休雖輕俳而仁宗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安漸鴻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孝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薛昭緯

唐薛保遜大中朝恣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

員外時李系任禮部員外王蕘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仗班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蕘遽請其下句應聲荅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嘗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

張仲素

元和中大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荅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

雌甲辰

唐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枝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出盧氏雜記

姚峴

唐姚峴文有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

誰家子弟峴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出因話錄

周愿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屬何怪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出國史補

李可及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

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非婦人何謂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為之啟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益所不論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極歡寵錫頗厚出唐闕史

姚涓

唐裴廷裕字膺餘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涓為學士上嘗從容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涓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涓曰今卿便是上水船也涓深有慙色議者以涓為急灘頭上水船出摭言

禁月明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五代史記曰李茂貞深州博野人為博野卒戍鳳翔光啟中以功邑蹕都頭拜鳳翔隴右節度使

姓方人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方為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之謂曰豐邑方相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堪嚇鬼出啟顏錄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面黃身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嘲之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出啟顏錄

苛斂取嘲

魏王知訓為宣州帥苛斂暴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何者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于此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以色自戕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鶴林玉露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俳調類下

李相戲陶穀

陶尚書穀本姓唐氏避晉祖名而改焉小字鐵牛（出鹿門先生集序）李相濤出典河中常有書與陶公云每過中流潛思令德陶初不為意細思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繫橋鐵牛岐也）

輕言自衒

柳如京與潘閬為莫逆之交尚氣自任潘常啗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凉宵話也洎到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扃鑰甚秘柳怒將笞驛吏吏曰舊傳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餘年矣柳强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讋夷夏縱有凶怪何畏之有於是啓戶中坐閬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詰朝用藉手為別柳諾之閬薄暮以戧黛染衣豹文犢鼻吐牙披髮執巨𡍼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鑑毛髮柳尚不寐閬忽

叱之柳初不甚懼再呵之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於忤幸乞恕之閬遂數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陰府俾吾持符攝汝柳乃范然下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勿忍便舍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閬徐曰汝識吾否吾便是潘閬也柳知其所為不勝慙沮再三邀閬下屋閬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為之絕倒

伶人戲范

景祐末詔以鄭州為奉寧軍蔡州為淮康軍范雍自侍郎領淮康節鉞鎮延安時戍邊之卒延安為盛有內臣盧押班者為鈐轄心嘗輕范一日軍府開宴有伶人雜劇稱叅軍夢得一黃瓜長丈餘是何祥也一伶賀曰黃瓜上有刺必作黃州刺史一伶批其頰曰若夢見鎮府蘿葍須作蔡州節度使范疑盧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為城旦

苑中獅子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帖職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常率同列往

觀或歎曰彼獸也納肉乃爾吾輩忝郎曹日不過數斤人反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

陳蔡戲謔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為名對知嶺南思州到任書與親舊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蟹兩螯八足真實不虛又嘗曰平生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熟白也

瓜齏譜

韓龍圖贄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之謂之瓜齏韓為河北都漕廨宇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多鬻此物韓謂曰某營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閱道笑曰歐陽永叔嘗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圖撰瓜齏譜矣

俚言可笑

李鷹侍范蜀公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乎盡矣至於百發百中亦取以為名鷹曰百伶百俐百巧百窮亦可取為名否蜀公為之掀髯大笑（出師友談紀）

王三惜命

王三名覿侍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嘗常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覿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覿以方帽包裹坐復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覿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以子履行第四也聞者大笑

熱熟顏回

陳和叔為舉子時適率少檢後舉制科遂為質朴淳古之士時[illegible]之為熱熟顏回熙寧初居兩制益事厚重時孔文　對制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說而彼斥陳言於廣座曰孔生真土（音杜）圍賈誼也王平甫時在席笑曰土圍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見假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河水

[illegible]欵[illegible]戯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
[illegible]蓰若之故伶人有此語

莊敏求字

韓莊敏公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
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
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
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前輩亦雅戲若此

韓玉汝李金吾

韓縝為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
莫逢韓玉汝孫臨最滑稽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

何對臨曰可怕李金吾

活卦影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老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
影其後轉相祖述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
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像朝士米芾
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縧緬朋從目
為活卦影

老冰

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
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
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曰諸公豈
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劉蘇善謔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謂之曰棗杏梨
且從容子瞻曰奈蔗柿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為
對

蔡卞妻七夫人是荊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
事先謀之牀第然後宣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
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
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

中外傳以為笑

蘇公謔談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個翰林學
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
以厚價購之撫人保而有之已數世矣豪子不遠
千里登門求售擊之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
上投之水中呑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
不至此

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數吏持

一幅其上題云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歐陽公捷對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兒名僧哥者戲謂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荊公字說

王荊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鸛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荊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个又字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禹玉頌蝨

荊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荊公亦為之解頤

尤楊雅謔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外廷謂卿為秤鎚何故對曰秤鎚雖小斤兩分明上喜之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為蝤蛑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尤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蝤蛑為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換羊書

黃魯直戲語子瞻曰晉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處換羊肉十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一日公在翰苑以生辰撰著正冗宗儒作簡以圖報章來使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與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嘲呂微仲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石坡謁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

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一菖蒲盆畜緑毛龜東坡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當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累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覺抵別人三覺

東坡戲飣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止可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飯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

爲毳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若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問之故曰毳穆父笑曰子瞻可謂善戲謔矣毳音冒謗云無也

蘇姜相謔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常與姜潛同坐姜字至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四聲戲語

東坡知潮州嘗與賓客游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閫熟睡東坡戲云髡閫上困有客卽答曰何不用釘頂上丁去聲

佛印嘲戲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群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時因禱旱詔在京各僧入内修設道場演經

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旣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　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辯捷

東坡題軸

佛印令一僧每於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

携詩軸求公為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
小杜之下翹然傑出者非吾師而誰

佛印真賛

東坡一日為佛印禪師題真賛云佛相佛相把來倒
拄只好擂醬別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
云蘇鬍蘇鬍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子瞻多髯也

石曼卿自戲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天盌寺馭
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
觀其意必大震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

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損乎

戲添米老菴字

米元章倅鎮江嘗在甘露寺榜其所處曰米老菴甘
露寺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元章作詩
云神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戲之者每句各添
一字云神護李衛公塔天存米老娘菴蓋元章母
乃入内祇應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耳

司空見慣

蔡京為左僕射日官守司空坐慧星經天去位太學
諸生用坡公滿庭芳詞嘲之今記其數語云光芒
長萬丈司空見慣應謂是尋常句[illegible]
老祇候蔡元長蔡命字左取元者善之長也長音
丁丈反而其解易為長短之長故引以為戲反
再當國密諭學官訪首唱者斥逐之

優戲蔡卞

宋蔡卞欲妄尊其婦翁王安石於孟子之右優人對
御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
石遜孟子孟子曰爾真王也當坐上再遜顏子顏
子曰爾真儒也當坐上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
安席子路憤憤不能堪挽公冶長臂而出曰長何

罪見責子路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
壻是何等妄尊丈人

嘲林靈素

林靈素以術顯附之者多得美官或題靈素畫像曰
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
昇後鷄犬相隨也上天

優語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既敗而竄一日内宴教坊進
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
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

滿頭為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名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已亥歲史某為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為官亦如此旁一人荅云如今做官的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又道官昊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肆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

方聽鼣栗可稍緩請至三四其荅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鼣栗壞了蓋俗呼黃冠為鼣栗也又蜀優尤能涉獵古今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為顏回夫子曰回也不改回曰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

戲對

高宗南幸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為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為赤舃既而旁舟水架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堤

優嘲循王

紹興內宴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但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錢代

渾儀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星衆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循王在錢眼裡坐耳殿上大笑張最好錢故也

高談謔對

淳熙間高曇登對上稱其才為高談梁相戲云高曇能為高談以何為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得卑職蓋武臣卑牧見知黔州沈丞相該為樓貯書禮佛其上人謂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

朱顏去

朱晦菴為倉使時某郡太守頗遭掊摭幾為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菴易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因招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㡳守為之啓齒

許洞誚林逋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裡𩟄齋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窺門鷺縮頭

聶郭相謔

郭忠恕與聶宗義會戲以聶字嘲之曰近貴全為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義即以忠恕二字嘲之曰勿笑有三耳還勝有兩心又呂擴謝曄亦以名相嘲云無才終入廣謝曄云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起釁爭端是知不可戲謔

陳無損謔

會稽富人馬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美姬善歌時出佐酒馬死一渠縣丞得之亦侑觴陳無損酒酣屬句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座大呼笑

詩誚陳晦行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鼈咸若為商王事太學諸生為謔詞哂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昆命元龜字閩師倪侍郎駁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罷去或為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鱉御史新爭舜禹龜聞者絕倒

蘇字相戲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旁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說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對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𩟄飯而笑終席乃已

吾衍倒印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陶九成書史會要曰管夫人諱道昇字仲姬吳興人封魏國夫人有才畧聰明過人為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能書）吾竹房（衍吾）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為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

晉裝

翟伯壽俊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能清言工篆及八分書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鬘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貴耳集

子昂被嘲

趙魏公 趙孟頫 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以瑪瑙寺行者對之 夏彥文圖繪寶鑑曰周密字公謹號草窗歷山人 魏人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

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我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

陳君佐滑稽

陳君佐以滑稽有寵於 太祖一日令人押之投江君佐濡裳而還 上問何不死荅曰臣遇屈原見却是以還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按朝野僉載云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唐明皇令博士捺其頭向水云臣適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自沉汨羅水汝遇聖明君何為亦來此明皇大笑

周大有善謔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某給事中同事一日皆宿於天盜寺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其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其一時善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永豐周氏文獻纂要其先世有名大有者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 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為樓上秀才後為朝貴中傷謫戍遼海永樂中用薦者 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於蘇之卧佛寺夏忠靖公為棺殮而歸之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

修史人李至剛

李至剛與修國史偶有事 上命褫其冠服以服士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稱其職銜欲但稱史官又冠服不相當乃自稱為修史人李至剛而至剛操鄉音史如死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為羞死人李至剛

呂震譃句

呂尚書震與學士解 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甚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常食之誠美矣呂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脛語解曰昨

有馳峰之賜宜共饗馬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个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

李陸善謔

西涯公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陸式齋大參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為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蓋為久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曾

翰林耶聞者以為善謔

五更啼

正德丁丑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中華泉劾之以為鬻題遂詔獄泉坐不實去有右泉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為翰林諱而卒不得白役察家置酒有優人祇應扮出提雞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鷄慣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个五更啼一座赧顏敏政亦君尋即致政

張倬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與僧會者常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也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修書賜笑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荊公改新法日為生事曾魯公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荊公

爭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遇唯叫苦而已時人稱為生老病死苦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但俟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秉間試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珵等皆被召轟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諏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識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遂成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大剛宋卿涉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

發愴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筆曾為修書鬧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譏鼎甲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詩譏倒語

詩林廣記載倒語詩所謂如何作元解歸去學潛陶者人皆知之景泰中吾蘇一監郡不學誤呼石人

為仲翁滑稽者作詩云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偽泣偽去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涯李公俯首不語蓋與劉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欷歔劉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柟斥回之日陸公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俟君

內臣善謔

正德間戶部王侍郎瓊擢尚書廷推至九次方被命時有一內臣言天子籍田內臣曰籍田事九推而已嘉靖間席都御史書以議禮擢禮部尚書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內臣見其束玉帶為不識曰此帶無乃大理石所為同儕曰奈何以玉為石渠笑而去閹寺流亦能譏議如此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久誠而神無感應無賴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窗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曰汝善作嘲詩耶其人不應守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

則恕之否則將置重典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哂而逐之

縣令善謔

太監谷大用迎　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撻辱欲撻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裡來的湖廣某縣令聞之畧不為意云我必不受辱及大用過其地某令見大用仍唱問云云某答言知縣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竟無所加某出入問之曰中官性屬陰一笑更不能作怒矣是令亦智謀之士也

監生謔對

南京內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本監考取送名得入場嘉靖初某公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我但出一對佳者送入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云堯舜其病諸謂騎猪也公不解曰好送去聞者絕倒稱為才子俊果中南京解元

優人諢語

吳中有僧俗姓王因兄登第還家娶婦氣遂驕縱衆鄙之一日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能誚之否曰可因演蘇季子家招人起課筭命一人

爭錢筭命者曰汝小數能消受得幾何錢起課者曰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還時滿坐哄然王逃席去

急就譜

嘉靖庚寅間四卿並建一時工部司官督工者以營建功陞太僕少卿順天府丞等官又有不能得者為急就語以紀其事云馬前雙馬後方腰間黃立堂旁管工郎即不即堂不堂其時有以工部營繕郎中陞少卿仍管司事者是以云然

鵓鴿公

南京國子監日有鵓鴿鳴於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俱逐之十多得放假人目為鵓鴿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為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為鵓鴿公之對

劉函山小牘

劉函山憲副與陳東渚通政小牘云往年被兄詛呪欲僕無所不做今果無所不為矣居常有三喻沿衙撞轎若禱雨之龍王入院打躬若報時之日者坐堂斷事若訊鬼之判官此外則斟酒之博士也

草木水筆掾案不論一笑一笑

定之雅謔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張妓諧語

吳中妓張好兒婉麗而貌也似徐娘一日為人攜遊登舟客杜君者望見即謂曰他老便老也是个小娘杜本無籍借太醫籍入貲成丈目張即應聲曰倪小便小也是个老爺衆皆鼓掌

言路不通

近時言官言官闒之事常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謔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啗食之問故曰不語啗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常游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或又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好衣服搖搖擺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此等笑談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戲言卽眞

為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謟踵謬不勝其弊矣丁酉考校至新安適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戲語饌有驢板腸卽趨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為誚者如蘇州云鹽豆江西云臘鷄湖廣云乾魚之類是也河南人諱偷驢廷珪河南衞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幸吏人捧熟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旣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忠肅善謔

王忠肅公翺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一日與一大臣同行彼大臣目送一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姝甚有力大臣曰何以知之先生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人掣轉去

理齋戲語

鳳林夏五名景倩者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稱欲再延妻曰何為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時諸理齋先生亦館於夏戲為口號曰夏五本是五增口卻成吾四維又未去如何又請羅又夏五甚短

妻極長每同立夫僅齊妻乳先生偶見作歇後語曰夏五官人妄談彼夏五娘子靡恃己有時堂前相遇見剛剛撞着果珍李

三星

北京吏部前諸小兒賣食物者常云相公每都是三星的攬得到此予初不知問之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監的財星也

京師月令

指揮陳鐸善詞曲又善嘲居京師作月令不甚記惟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鞦化為

鞋最善名狀化為鞋更可笑也

才寬共謔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喜談謔常與葉尚書琦史知州瓘同飲各以名為戲才首曰作佐音就衣裳穿不得裁寬葉曰雞鳴鼓响軍不動拽旗至史曰拚死吃河純條灌三人大笑又才公嘗謁都御史一主事丁憂還家與都公有姻求見而門適閉才公勸以擊魚自通主事不可乃拱候於旁厮公戲曰有句請公對之乃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荅公曰我自對云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怒而去公抗聲

曰如此性急不見人亦可其戲世類此

嘲六科

國朝有為六科者嘲禮科都給事曰一官騎馬一官行皂隸家人共四丁名分有餘威不足六科都叫老先生又嘲六科曰吏科官吏戶科飯兵科皂隸工科炭刑科紙札禮科看盞言吏科多官吏戶科伙給戲兵科皂隸多工科水和炭刑科罪罰紙札多而禮科一無所有止看五科受用而已然此皆武廟以前及　世宗初年事而今則俱不然矣

童庶子善謔

童庶子緣京師人善謔談常撰一事云元世祖既主中華令華人辮髮椎髻胡服常視太學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作椎髻胡服以易之子路不平愬於上帝上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名我曰統格落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且須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復舊也此即天定亦能勝人之意可謂善謔者矣

水香勸盞

扈載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細君細君滴水

於地指曰未乾前須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掐至某所以為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載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詐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我眾人撰新句一聯勸酒一盞眾以為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禀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載飲盡一云細彈防事水短熱戚時香一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一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一云命繫逡巡水時牵決定香載連沃六七巨觥嘔吐淋漓既上馬群笑曰若細君怪遲伺云被水香勸盞留住

陳亞戲語

有僧歲旱市中求雨陳亞作藥名詩贈云無雨若還經半夏和師變作葫蘆巴壽州有妓魁肥亞問循何處人曰本是淝上人亞笑曰我換作是淝下人亞自為名贊云有口如啞無心作惡中心都無一物外面許多稜角有僕黃興外府煮料置諸蹄其小婢如僧竊食之興訟於公公曰此正合古詩如僧清早廟邊過偷去黃興料裏蹄亞幼孤育於舅家舅為醫工人呼作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吃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

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孫山謔語

孫山未擬解時有同試者託山探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吾兄更在孫山外山後以恩榜成名作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裡探花郎

趙葫蘆

宗室李公衍秀州人性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啓顏一笑衍輒嘲之里閭親戚以至優伶無所不押侮熹寡爰俗目為趙葫蘆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差春得一枚依様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乾捺不翻真个殭無處容他只好炎天瞰作巴讀者無不絕倒

煩惱自取

有大臣以事煩惱伶人作院本於前先一人至曰樊須問此名孰取者曰孔子又一人至曰樊噲問此名孰取者曰漢高又一人至曰煩惱問此名孰取者曰自取者乃笑曰而今乃知煩惱是自取的

馬錢相謔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必馳驟乃與同學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孜孜為利且曰但對取其切非欲誚公同愛亦稱為奇

御史本草

見聞記言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為合口椒殿中為蘿蔔侍御史為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

才仲戲題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王女亦

配九龍

鷄鳴詩

巡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効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于塒鴨鳴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鷄既鳴矣鴨既美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鷄鳴三章章四句

李璋戲題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常遊有士人李璋工於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某繼至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三三一

三人解嘲

一人喜附炎一人嘲之曰旋斫生柴帶葉燒冷竈裏也着一把熱竈裏也着一把其人答之曰隔斷紅塵三十里你也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你二人遂怒而爭旁一人解之曰點溪荷葉疊青錢你也使不得他也使不得

賀美之善謔

有富民延賀美之伊德載飲民以德載貴人也諂奉之而不識伊字呼曰尹大人與之酬酢重沓了不顧美之美之不堪斟二觥各呼之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旁若無人也世以爲善謔

嘲拙字詩

李都荊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筆踪甚惡李寄詩戲曰華緘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敎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敎吞

忠奴孝奴

有一士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以命婢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三三二

詩文諧謔

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籃餉丁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麽蛸蛑螃蠏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見詞大笑而歸

彦齡趣韻

王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常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彦齡斂衽向前應聲荅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曾塡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都監都監適與彦齡並坐馬惶恐亟自辨訴旣退詰彦齡曰其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証何也彦齡笑曰且借公趣韻幸勿怪

風之始

吳給事女敏惠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

年感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侍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感者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蕙畝拾英

鑲鉗缺耳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煆工之女爲工所擒不忍殺以鐵鉗缺其左耳縱之去輕薄子作賦譏之內一聯云君子將有爲也載寢之床匠人斵而小之言提其耳

王申詩譏

王申建陽人有才而輕薄鄉人遊必舉達生二女作湯餅王必與席至於三瓲不招客王贈詩曰數年生女必相邀今席如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弄瓦弄來弄去弄成窑

戲題春秋

霅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常言某祖某宗以春秋馳聲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人會於此樓蓋輕薄子携娼妓飲於此所題耳莫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飢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於飢寒也宜哉見者大笑

王仲舒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君可待也

指大吃飯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吃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適來盧山云馬道士弟子睡中得妙然終不如彼措大得吃飯三昧也

庖犧氏物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

之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公子齋三日龍門子乃設几布筵置寶櫝其上藉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伏羲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態因記曩在太原一日　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以文錦冒一寶櫝置几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一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吳夏鼎商盤不足論也旁一伶跳博古請啓觀之伶作矜靳態几請再三乃出之則破書一張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

龍門子知優之取譁乃做竊其餘意耳

重內輕外

世俗尊京職而薄外官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內外均平時罔攸擇而輕重之偏則起於末世秦檜時有王仲荀者素稱滑稽因講一諢話云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請見閽者以不在告之客勃然叱閽者曰凡人死者稱不在我與某官甚厚汝奈何無忌諱敢出此言閽者拱謝曰然則當為何語以辭客客曰第云出外去可也閽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去三字

蓋譏朝士不欲出外也此言雖諢亦足以破嗜進者之心

經生不省文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誤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四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五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人事門

藝術類

千丈松

齊有席毘嗤鄙文學朝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荅云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

陽冰善篆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憘蔡邕

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縉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恠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

五步成詩

史青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

釣鰲客

張祜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問以何為鉤曰以月為鉤又問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

殷安

唐進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嘗百草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

指而疏慢卿相男徵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為宰相徵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侯江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輕物皆此類

東坡客示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匙不以箸南都麥心麪作槐芽温淘糝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稉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茶少為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

亦足以一笑也

劉子欽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聞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孫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進對棨策詳贍銘及萬言遂為狀元十人之後方及子欽蓋其負也後子欽終於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車相不永

弘治間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〻其文字無傳註以為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

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聲曰傳註乃聖賢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

湯一面

湯都指揮胤勣博學强記論議英發為詩文雄健有氣然性傲狠輕時輩於朝士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才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兒頗稱險要適參將員缺兵部以胤勣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方與數酌遇報虜數騎薄城下胤勣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來共觀也方出城未進有胡匿溝中一箭中咽而死人又名之曰湯一箭此可以為將官誇大輕率之戒

李兆先諷父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弘間文章爵位天下為最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場輿情不慊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為命也遂賫志而沒西涯

絕嗣初嘗聞其好聲妓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即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予因此足以占其不貴而夭折矣豈有父書之子亦可反諷之邪

三品秀才

章學士琨為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車盛服群從而後出人謂之三品秀才

三不由

羅公欽順為祭酒時一舉人書卯不至羅欲薄責其

人祈免不獲即言以為解元羅曰子馬如吾三不由卒責之或以由請羅曰吾壬子以儒士發解癸丑及第授編修不由鄉學不由成均不由銓選非三不由乎

簡傲類

恃才矜傲

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滎陽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

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理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故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其矜誕若此予在鄉時聞鄒御史亮作三誇詩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子曰湯家公子善誇詡好似蜉蚍撼大樹丈章光燄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窗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平湯名胤勣字公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令有松陽學諭錢端學聞胤勣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為詩胤勣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且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跼蹐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胤勣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窗名溥字厚溥嘗為蘭窩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為老草窗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辯不已草窗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為白雲老蓋指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

老亦無害況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胤勣同過草窗胤勣執禮甚恭攜入詩就評草窗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胤勣曰北京八景詩草窗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己也胤勣曰第讀之草窗為讀一首即以還曰不如多又言昨與楊作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草窗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懽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鷂幕旗竿十丈掛胡頭胤勣大稱服

此頗近謗。石亦復自偭於詩者要以遏其敵而然也。當時有吳繹王淮及平等謂之十才子

楊思玄傲慢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為選人夏侯彪之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楊炯簡倨

唐衢州盈川縣令楊炯詞學優長恃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楦人問其故楊曰今鋪樂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脫皮褐還是驢耳無德而衣朱紫者與驢覆麟乃無別出朝野僉載

姚岩傑爽忽

姚岩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為人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游江左尤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岩傑紀其事文成綮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二字岩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岩傑以篇紀之曰為報顏公識我無才心唯抵與天邪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入意多馮子每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岩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布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賢岩傑復以長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禮若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詠誇於岩傑曰明月照巴天岩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慚甚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岩傑遂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

杜甫自頌

杜甫審言之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第天寶間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世故事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

雄放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祿山
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會嚴武節度劍南往依
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而親之或時不巾而性褊
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武銜之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寇亂挺
節無所污為詩歌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韓熙載

韓繪僕射請韓熙載為父撰神道碑珍貨外仍輟一
姬為潤筆韓受姬及文成但敘譜系品秩及薨葬
哀贈之典而已績嫌之乃封還意其改竄熙載函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九

以歌姬并珍贈還之姬登車書一絕於泥金雙帶
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曾子固恃才

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
歐陽公與荊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為禮一日
就廳設作大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
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為曾夫子必無
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
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為之
即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
書尊經也不大戮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年少恃
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耳

置帽僧頭

張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一日文鑒謁張公未
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候客次唐輔欲搔髮
方脫巾帽睨文鑒草於其首文鑒大怒喧呶張公
遽召鑒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
輒將襆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
痒取下襆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閑遂因權置少時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十

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葉祖義輕忽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
不窮多因口語譊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
分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
盧仝月蝕詩俊登科為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
僚無不斂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
湖僧兩三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
敘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
絕倒

惑溺類

愛忘其醜

呂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麗眉䧳顙廣眼垂肩唇薄鼻昂皮膚皺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為楚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洽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者耳

大臣好尚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為所蔽未有不為害者房次律琯平生自視為何等人豈逢君之欲托賤役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十一

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遊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善機巧時方為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嵓巘為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鉷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琯顧安為不恥致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好耳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岳以其地還民方議具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間不知果能不為房琯耶

古今偏嗜

文王嗜菖歜　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　屈到嗜芰　曾晳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　漢王莽嗜鰒魚　王右軍嗜牛心　高帝嗜肉膾　宋明帝嗜蜜漬鱁鮧　齊宣帝嗜麪餅鴨臛　陳後主嗜驢肉　齊蕭穎敫白肉膾三斗　後魏辛紹光嗜羊肝　唐陸羽嗜茶　魏明帝好搥鑿聲　唐溫飛卿乾臊子截　宋劉邕嗜瘡痂邕往詣吳興太守孟靈休休脫襪枯痂落地邕俯取而食之　劍南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十二

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於微熱水上以泄其氣候氣盡以酥及五味熬卷餅而食之云其味甚佳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滯廣陵多日將赴闕求官臨行郡公餞飲於禪智精舍有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之癖乃於健步及諸傭保處得爪甚多洗濯未清以紙裹候長孺酒酣進曰侍御遠行有少佳味獻進遂以所裹人爪奉上長孺視之欣然如獲千金饞涎流吻連撮啖之甚愜思欲神色自得合坐大驚蓋性之所嗜者自不覺其穢污也　國初僧渤李澤喜嚙中芝麻雜米

煮粥食之　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
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　南京國子祭酒劉
俊喜食蚯蚓

染髮

陸辰染白髮以媚妾寇準促白髮以求相皆溺於所
欲而不順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髮
法唐宋人有鑷白髮詩是知此風其來遠矣今之
媚妾者鮮大抵皆聽選及應職者耳吏部前粘壁
有染白髮鬚藥修補門牙法觀此可知

左傳癖

晉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本傳

馬癖錢癖

晉王濟甚愛馬杜預謂有馬癖 本傳
晉和嶠家產豐富性至吝杜預謂之錢癖

陸雲之癖

晉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君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
笑疾不敢不先陳張華編鬚遂用錦囊盛之雲見
果大笑華怒不怪又嘗衰絰上舟水中見己之影
大笑落水幾至死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齋中妻妬率婢持刀往害之
妾正梳粧見其髮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
曰我見尚憐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
室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
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
忌丈夫執姦怒發難遏不俟溫妻與素之勢力若
也今見其美而反為之喜色之移人為何如

寶禊帖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
汎而歸行至霅之弁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渰

溺無餘子固方披溼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謂人
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於卷首云性命可
輕至寶是保

愛好鍾書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令譽年十
三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嘆不已善隸行書常
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王僧虔曰敬
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
卒年二十四歲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
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與洽

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中敬仁隸行入妙殿什堪書亦敬仁之亞也

桓玄重二王書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此書存之為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於江或謂小王為小令非也獻之為中書令卒於官族弟珉代之時子敬為大令季琰為小令

棋癖

宋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 王謎

錢愚

梁武帝弟宏愛聚錢武帝子綜作錢愚論譏之

水淫

梁何偺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濯十餘遍猶恨不足謂為水淫 本傳

李約嗜飛白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玩號曰蕭齋

登床競書

太宗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援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順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順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廣僧三寶

王羲之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永禪師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曰如意太宗聞右軍蘭亭真蹟在廣州僧諒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辨才得其書僧曰第一寶既亡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弃之又投龜傷其一足

蘭亭癖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逸少以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官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禊祓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三十許字悉

無同者一云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
更書數千百卷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
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
族號永禪師克嗣其裘專精此藝常居永興寺閣
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簏中簏受石許而五簏皆
滿凡三年所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禪師年近百
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
之玄孫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臻其妙嘗於寢處
梁上鑿為暗檻以貯蘭亭寶愛珍重過於本師
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之書訪募真跡

備盡惟蘭亭未獲尋知在辯才處凡三召之恩賚
優洽多方善誘抑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經
由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
右軍之書朕所秘寶求見蘭亭勞於夢寐此僧耆
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畧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
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
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
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
請私行必得二王雜帖三數送上悉依之翼遂微
服至洛潭隨商船至越身着黃衫寬袖如山東書

生狀抵寺之夕閱壁間畫過辯才所居才適過見
乃問曰檀越何來翼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
攜帶蠶種歷寺縱觀幸遂一見語意投合延至室
內即其圍棋撫琴投壺握槊閒及文史乃曰傾蓋
若舊使無復形迹也既下榻復設缸面酒江東云缸面酒
可比甕頭春謂初熟酒也酣樂之餘分韻賦詩才得來字其詩
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
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高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然
不燃灰翼得招字云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
天俄若舊初夜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

誰怜失群翼良苦葉風飄妍媸略同彼此諷詠恨
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翌日乃去才云檀越閒時即
來一玩翼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唱者數四一日
翼見師梁武帝自畫職貢圖嗟賞不已因談及翰
墨翼曰家世留下二王楷帖自幼耽玩今亦有數
帖自隨才忻然謂曰詰旦可攜來翼如期而往且
出帖示之才熟視曰是則是矣恐未真也貧道有
蘭亭真跡頗亦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復在
乎必是摹臨響榻者耳才曰先師圓寂親手付受
端有原緒那得參差次日乃於梁檻內取出以示

翼翼故較其筆畫駁瑕指類曰果響搨書也紛競不已自是更不復藏并真諸帖並留几案間才時年餘八十日於窗下臨數遍自翼往還既密與其徒呂無疑間未幾辨才赴靈氾橋嚴遷家並翼遂私來謂其徒曰偶遺帛於案童子即開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還赴永安驛喚驛官凌愬曰我乃御史奉命來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知之齊善行聞知馳來拜謁翼出宣命具言所由善行走价召辨才才在嚴遷家未回遽見追不知所措繼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乃房中蕭

生也翼云被命追蘭亭已得矣故喚師來告別辨才聞之哽咽絕倒良久始甦翼即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彩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秩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瑪瑙椀一並實以珠嵌內廄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宅一區太宗初怒老僧祕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月後乃賜帛千疋穀千石勅越州支給辨才不已入已建造三生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辨才因驚悸成疾歲餘乃卒太宗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正馮承素諸葛貞等數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及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帝不幸豫玉華宮含風殿謂高宗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也豈能違吾心耶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聽命制命曰吾欲將所得蘭亭去及弓劍不遺同執舉至竟隨仙駕入玄官今趙模等所搨本尚直錢數萬辨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猶居永興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予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

魏徵芹癖

太宗嘗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遣何物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忻然快此見其

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盌公見之忻喜食未竟而芹已盡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不相愛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醜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

好食人精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黃謍丹癖

黃謍酷好燒煉晚年疾篤詔諸子曰吾死以大缸一隻坐之以大缸覆之用鉄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茶神

唐陸羽嗜茶鬻茶者陶羽形置場間祀為茶神

王氏多癖

唐王福時名行溫恭杲受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勔勮勃俱以文筆著天下福時與韓琬父有舊及婚崔氏生子嘗致書韓父曰勔勮勃文章竝清俊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三

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時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誇史臺

地癖

唐李澄頗植產占膏腴自都至關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本傳

水癖

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至京置驛遞水時號水癖

馮吉琵琶

五代時馮吉雅好琵琶極臻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莫能及馮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作色家人皆大笑吉善屬文工草隸而重有此好入宋以佻薄不至大位歐陽迥仕蜀為散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笛嘗召於便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郭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三三

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施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為從義大慙太祖辱二臣所以為時之鑒戒者深矣

花精

吳越錢仁傑忠懿王從兄也酷好種花人號花精

卜者許壽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官師罷相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善卜

者呼之乃瞽者寄問老卒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既見祚今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又問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又問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每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韓莊敏食驢

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腸每宴客必用之或至於再三欲其脆美而腸入鼎過熟則糜爛稍失節則堅韌庖人畏刑責但生縛驢於柱才報酌酒輙刺其腹抽腸洗治略置湯中便取之調劑五味以進而持紙錢伺於門隙俟食畢放箸無語乃向空焚獻焉在秦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自公廚傍過正見數驢咆頓柱下皆已刳腸而未即死為之悚然客生關中常食此由自此遂不復挂口

去欲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齧雪啗氊踏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見東坡志林　王相公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内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龍川志　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箏見於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於鄱陽之石刻者槩其平生其可弗信矣杜祁公行兩帥長安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娼妓不許升廳服飾粗質衿至以布為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為公之道變胡澹庵海外歸為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為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為胡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自警況在他人

乎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焉

潔疾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潘炕溺妾

内樞密使潘炕字凝夢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成疾妾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

詞蜀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哉人皆服其有守

書換銅器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裒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書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五代史草稿一巨束

愛雲

晁采性愛看雲其尤愛者亦黑色也故其室名曰雲窺室其館名曰期雲館（内觀日疏）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五

海石閔氏王圻纂集

人事門

詼諧類

太公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周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增了十歲此事真可絶倒

君主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以主爲生又改生作朔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若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篇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葉障

楚人居貧讀淮南子有螳螂伺蟬自障葉可隱影之說遂自樹下仰摘螳螂所影之葉葉落樹下混衆葉中不能復別乃悉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障問其妻汝見我否始恒答言見經日厭倦不堪紿曰不見於是懷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

邯鄲笑林 此昔人記之以資嗢噱未必實事然世之書痴若是者多矣

痴人無識

北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痴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吞蠹

孫光憲瑣言唐張揚尚書少子當用古方術說壁魚

入遂經由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蝕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張氏子之癡也不亦可哀乎世固有讀聖賢書而竊其言以求濟己之私欲者其爲喪心抑又甚矣

江西驛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中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外有畫神問曰何神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神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葅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出國史補

監司輕僚吏

王彥輔塵史記平繆二事其一曰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縣尉張伯豪斥使下騎而步且行且數其不才既入傳舍有白直虞候者曰提刑適罵官員乃陶中丞女婿憲矍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耶即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其一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並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輩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爲宰相憲亟曰雖年高顧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乃知監司上官輕薄郡縣僚吏卒貽譏誚從昔有之

汲桑

汲桑六月盛暑而嘫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清涼竟斬扇者軍中爲之謠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弄麞

唐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伏獵侍郎

唐李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爲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

蕭嵩

唐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祕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于侍臣曰外庭誰直宿命

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前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詞中有國之瓌寶上詳繹三四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令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慙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于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故有是言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黙識神覽皆此類出明皇雜錄

孫彥高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它識性惟頑鈍出爲定州刺史歲餘黙啜賊至圍其郛郭彥高却鏁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傳發者令於小窻內接入賊既乘城肆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闔門戶莫與鑰匙俄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浮休子曰彥高之智也似鼠固其穴不知水灌而鼠凶鳥固其巢不知林燔而鳥殞禽獸之不若何處二千石之秩乎

龍褎

龍褎爲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年爲多感元年一日

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偶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罵曰衝破我忌日更牒改作明日談者笑之景龍中爲左武將軍不知聲律而好賦詩其失韻俚語傳人談笑者甚多

杜豐

唐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頓乃造棺器三十枚寘行宮諸官以爲不可豐曰車駕今過六宮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宮見棺木陳于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上封嶽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何不祥之甚將奏聞刺史令求豐豐逃于妻卧床下詐稱已死其家哭之賴妻兄張摶爲御史解之乃得已豐子鍾嘗爲兗州參軍都督令掌廐馬芻豆鍾曰御馬至多臨月煮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煮粟豆二千餘石納于窖中乘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逃懼不免命從者市半夏一升和羊肉煮之食而求死藥竟不効而體愈肥時人笑云非此父不能生此子出紀聞

蕭炅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illegible]京錄）

史思明詩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與半黄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或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黄字聲韻相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在至下周至即其傅也

裴休

曲江池本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院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賜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教坊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曰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廻授近臣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出松窗雜錄）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

犬必啗肉誰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丁用晦載之於芝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又不知何從來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出因話錄）

權懷恩

唐荆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州差恭軍劉

大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趨二
百餘步亦不遣乘馬大子乃自上馬馳至驛令脫
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判官對曰正員一人員外一
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
靴懷恩驚曰君非家兒對曰阿父將僕射懷恩憮
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曾責刺史至神州不
可造次叅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慙謝假
不復出旬日大子爲鄧州刺史出紀聞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病

疾子弟見之覽所投贈播詩卷既退呈於播驚曰
此昔應舉時所作卷也唯易其名耳明日遣其子
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非秀才所
制乎李生聞語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
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牋翰未更却
請秀才與要言遽曰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
於京師書肆中以百錢買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
佳製不勝恐悚子復聞于播笑曰此益無能之輩
亦何怪乎饑窮若是亦可哀也遂令子延食于書
齋數日復辭他適遺之縑繒是月播方引見李生
何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于江淮間已
二十載今希見惠可乎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名
時所懷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
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
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
見爲荊南節度使播曰何名對曰弘宣播拍手大
笑曰秀才又錯也荊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
悸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之言則并荊南表丈
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
耶鄂間悉話爲笑端

用事謬誤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
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之巍然坐用王者之
禮若以爲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天地員丘方澤
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
以壇屋爲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后世爲土偶乃有
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

鄭昉

唐鄭昉與韋彤交善因話國初宰相誰見無德昉誤
對曰韋安石也尋自覺矯爲走路逢吉溫溫問何故

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并無德者本欲言韋項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琯之第執手慰問復合項以房融爲對言訖大慙遂出昂有時稱忽一日而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陟遂與絶交（出國史補）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問門者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簾門窺之見一老父

詬罵不已而縣中常有狐鳥魅以張爲狐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窮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靜守回遂至郡訴于太守太守怒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求和回仍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計其薄女遂歸（出紀聞）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蓋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集由古竟不知覺

馮光震

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卽是着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拊掌大笑（出譚賓錄）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丘人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楊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楊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祭之文禮忽聞姊亡乃號慟吏伺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出御史臺記）

講論語

魏傅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爲政篇翌日謂從事曰近日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假作僧道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爲容管宣告使赦下到鬱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到差遣偏併去歳已僧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絶倒

馮宿

馮宿文宗朝歴中外甚有美譽每入相者數矣又能由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惟心焉一日晩際中尉封一合送與開之有巾二頂皆用煎而藥之爲時

班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爲信馮大喜遂以先呈相國楊嗣復嗣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韉照耀無與比馮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遂修容是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謁者捧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跪救聲折則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曰蕭倣馮乃驚仆于地扶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制近臣曰馮宿之爲人似非沈靜蕭倣方判鹽鐵脈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闕話王定

書題籤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滿閽者之前而涇帥郄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内以遣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涇時阿跌先進帥覽盈幅手字知誤書特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籤記以送故於今成風

會粹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爲會粹老杜哀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詩

云蒼茫何技癢按韻略蒼烏外切草多貌如蒼兮蔚兮之蒼茫徂外切小也如茫爾小斯之茫虔自謂其書須多而皆零碎之小事也后人乃誤呼爲會粹意謂會取其純粹失之遠矣

三拗

宋初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

皆杜門不復通關吏亦以傍揭於門曰假日不見
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見揖則
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
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
出笏謂之三拗 燕語

唐虞對仲尼

東齊記事載楊文公知舉日於簾下大笑既開院上
殿真宗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
堯舜是幾事臣對以有疑事不要使以故同官俱
笑此語久矣近有士大夫投啟謝論薦者云措諸
事業皆仲尼之皇皇發為文章合唐虞之渾渾以
唐虞與仲尼為對殆是欲與向時舉人分謗耳

試文可笑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
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
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
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
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貫老為其近於親賦有
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
堂大笑

匍匐圖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狥時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于
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烏
巾襴鞹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
入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遘畫匍
匐圖蘇仲預言頃在先帝朝蔡温叟曾提舉陝西
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隷諸州所教保甲精桶
如何蔡上札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桶奏至神
宗謂侍臣曰蔡温叟將桶字認是精確

蝎虎祈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甕貯水插
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兒環遶呼曰蜴蜥蜴蜥興
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上具
坊巷寺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蜴蜥往往以蝎
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無能神變小兒更其語曰
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沉昏怎得甘雨

小孤山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
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

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勑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

科舉之變

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正義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於龔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蔡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蔡爲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苗振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謂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㨊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不成語）遂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㨊孩兒矣

差吏誤對

李獻臣好爲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一吏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恭叅獻臣喜欲令左右延飲乃問之曰發來未使臣誤意發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發來未其人愁沮而言曰不敢欺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杖俗語謂遭杖爲發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發不曾發飯欲奉留食耳

詼諧

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天下駭笑時人爲之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馬從一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西蜀方言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王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語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于安國為郎官成都人嘗丕為諫官以安國嘗建言移牒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其官人才闒茸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

春帖子

大觀間翰苑進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木禽獸裕如也以為獸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

改我為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合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者皆改為小人識者聞而笑之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古矣施之一經是可咲也

犯夜證見

叅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無證見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

党彥進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乃見山筆一答彥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語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不亦宜乎

党進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閤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致之進把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二句進曰我常見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古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幄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恥出院以詔周益公公曰有司誤矣并作賦者

之誤也史記王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遮說

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一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云試卷中有用董公遮說漢王事以公遮爲董三老之名洪曰其下無注文安知其非名邪既撤棘有考官出道此語予曰洪非不知但惡後生輕薄故爲此說耳其人未諭予曰不然則周亞夫傳趙涉遮說將軍涉遮亦趙之名乎坐客皆笑而罷

無着居士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着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

日招郡學喬木在家塾訓子希蒼而喬生乃饕餮實無所知不能責成其子弟後希蒼公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蒙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挂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苦海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輒用資諧戲每有賓集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私印對

天順間桂廷珪者寄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吐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餘姚兩生

大學士李文達公先任浙江督學使行至餘姚有兩生當門對奕或曰太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吾何

書不讀豈憚試太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曰用兵是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固知汝諸生今科無舉人在內餘姚科第極多是年果無一人中督學之言不偶

建言可笑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事近京地方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

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爲因此被人偸拔鬃尾有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近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看卓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禁晝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爲之覆奏肉食者謀國乃有此輩可歎可笑鷄鶩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録高宗朝有人上言聖節殺鷄鶩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爲懼胡侍云不足慮此有鷄鶩御史足以當之

俗字古字

有一詩人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太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参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出自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也兵科給事中閲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日有不平者令吏笞吏誂前言以進乃赧顔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非議之后不能無悔

芝蔴通鑑

郡人有韋政者貌大不檢人稱之曰韋大夫平生好訐凡官吏貪酷豪強侵漁人所不能直者皆被其訐訐則必去其人乃已宣德正統間累繫獄幾死後得脫致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君臣故事數對客談之既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友人王澗翁酒間戲謂曰如君之所談乃芝蔴通鑑耳蓋吳人愛以芝蔴點茶粥者必以紙裹授之有一粥芝

蔴家藏舊書一卷旋摘旋裹爲市人所得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玩而熟讀每爲人談或扣其蘊則曰我得芝蔴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

年號犯諱

年號犯前代者三前凉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家宰試選人題爲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内閣也

陳音健忘

大常卿陳公音字師召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爲笑近又得數事敘列於左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殽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公久候師召始悟曰昨日所請者乃汝主耶我誤矣一笑而去嘗檢書得友人招飲舊帖忘其昔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

答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而難於致詰具酒共酌席罷方悟去年今日嘗邀陳也一日清旦入朝誤眞冠纓於脊及覲同列垂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遽持其纓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脊後眼耳諸公大噱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緣何在此既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爲亦來乎僮曰是我家也師召始悟西涯嘗戲與師召擲骰子得幺則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也各骰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資之天才也或詠之曰彼給公耳上幺下六骰之定數何足爲異師召歎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崖告之西涯先度其必至別製六骰錯亂其數師召屢擲不中乃嘆曰兄眞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六終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文史門

經書類

古經書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二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桓譚新論

七經緯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郗氏袁氏說宋均鄭玄並爲讖緯之注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 隋志 七經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災度汜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 玉海

釋經

漢儒釋經易有略書有古詩有細春秋有微

國朝陸文裕公曰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數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

聞物曰鳥獸艸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開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于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宋傳不合亦有前人所未發云

洼君通

洼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杜撫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馬融作周官傳授譙該通解左氏疑滯名謝氏釋

七經小傳

國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

秦誓之始

漢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陸德明經典釋文）

五經刻石

漢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詔

蔡邕等正其文字自是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禮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蹟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

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杭石經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

初西禿楊璉真伽造塔于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　國朝改爲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于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閒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寘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寵矣近于正德十二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至于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隸書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見洛陽記）此石在洛陽太學門外魏有邯鄲湻所書

三體石經十意此亦恐訛蓋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魏畧載淳爲博士恐又一人否則或㝷當鍾繇等書晉惠帝時侍中裴頠修學書經刻石皆在洛陽唐貞觀時太宗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爲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孫逢吉等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于成都宋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

五經之始

太昊始畫八卦則易之始也又有網罟之歌則詩之始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則書之始也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卦謂之周易蓋夏曰連山商曰歸藏故謂之周易也濟南伏生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秦焚六藉書亡其半詩存者六篇春秋偶完而禮樂之書無復遺文易以卜筮故得全今禮記又雜出于漢儒月令出于呂不韋蔡邕王肅則以爲周公作漢文帝令諸儒士作王制子思作中庸劉猷云公孫尼子作緇衣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爲公孫弘所記著以爲樂書在八書之一他皆錯雜出自漢世也

三家論六經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其根陳騤文則曰六經之道旣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体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使入詩雅孰別文辭抑二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画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宋景濂曰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福按劉氏之言言其大凡耳陳氏特指其一二相似者而言宋氏則謂五經可以備諸體雖然微劉氏不足以啓陳氏微陳氏則宋氏無由出此言也後之論者固不可以此而廢彼

緯書說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于各書者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詩緯如含神霧之類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春秋緯如元命包之類禮緯如含文嘉之類樂緯如動聲儀之類孝經緯如援神契之類論語緯如撰考讖之類河圖緯如挺佐輔之類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此皆其篇目其他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讖緯故諸儒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典于西京之世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儒亦以樂記并在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緯不在此數則五

經孝經論語正合七緯之目矣出四友齋叢說

六經志體

郡有民人有民人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書有山川則有題詠有題詠則詩有星埜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易有上下則有和節有和節則禮有人物則有褒貶有褒貶則春秋是六經一志已

經書補注

四明黃潤玉是 國朝人所著有經書補注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其言多有可采

黃東發日抄

五經朱子于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大全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耳且不欲顯故附于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東匯陳皓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樂初脩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取

易類

易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張晏曰庖犧氏將與神龍負圖而至帝王世紀曰黃帝游于洛水上大魚溢五牲祭之雨七日夜魚流始得圖書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發孔安國以爲河圖八卦洛書九疇是也

繫爻

繫辭曰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其文王與紂之事耶司馬遷曰文王囚而演易揚子法言曰文王重易六爻漢書楊雄傳曰文王附六爻天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按升之六四曰

王用享于岐山謂文王也文王之追王在克商之
後明夷之六五曰箕子明夷在觀兵之時二者非
文王所及也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
通卦驗蒼牙通靈昌之成盖言卦繫辭文王作也
春秋左氏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
公之德盖言卦爻辭周公作也易更三聖不言周
公穎達謂父統子業故也

十翼

漢藝文志重易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序卦
之屬凡四十篇孔穎達周易正義曰彖象十翼以
爲孔子所作謂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
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翼
附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之則人
指爲卜筮之書而行不遠矣易上下經之分或指
體或指用如天行如地勢皆體也故上經之卦多
指體如洊雷如兼山如隨風等是用也故下經以
下多指用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而聖人之言所以存者

得非書乎然則書不盡言之煩瑣而盡其要言不
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
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
迨今二十五世或稍稍以予言爲然

易卦言酒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于酒食坎樽酒簋困
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引易之誤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之毫釐
繆以千里之句惟今易无此文或遂謂易非完書
然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衡注乃易之緯文永叔于
易經求之誤矣

論易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
黄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
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
六之爻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
子皆云伏羲已重爲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
氏畫爲六十四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鄭氏
則曰神農重卦盖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揚雄言文

一重之非是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味其文義爲伏羲分爲十二卦制作其重卦名皆在文王前如神農耒耜之教盖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証至于卦辭則作于文王爻辭作于周公馬融釋經陸績序太玄及王弼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爲文王作則辭多文王事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使魯見易象乃歎周公之德則爻辭爲周公作無疑班固亦云十翼作于孔子或疑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爲孔子作或曰此左氏之謬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

周禮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奭初艮初兌初犖初釐初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卦爻名義

易者蘆蝘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科斗同形故能嘘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矣(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豨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于幾也

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于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盖懸物之杙也水經云爻者交疏之窓也其字像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所取于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小大也

讀易

孔子讀易韋編三絶鉄撾三折漆書三滅(論語讖)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

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得也朱子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與秦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盖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愼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刀遂覇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愼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

之齊桓公今覩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管仲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丹鉛錄

飛遯

遯封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訛爲肥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儀寔飛遯皆可證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註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宣髮二字甚奇

易林

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斷破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言也登堦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敗鎧登履九疑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隅橈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辛就蓼毒愈酷甚避井入坑

憂患日生即詩人感疾所賦之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議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鷂爲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羨吏隱也五変解墮頭斬獨宿憂爲身禍喜遠色也環緒倚鉏斗升屬口羞小利也救筍在梁魴逸不禁刺無政也三嫗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目政多頻惑戒多門也東風啓戶隱伏歡喜懷仁澤也葛藟蒙棘華不得實疾依豰也他

如張羅搏鴆鳥麗其灾如從蝟見虎雖危無殆如三狸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隅克舜所居如酒為歡伯除憂來樂如瞽短带長出愚若窮如乾作聖男坤為智女如鬭鬬齧齧貪鬼相責如鬼雁啞啞以水為家如精誠所在神為之輔如汶山蹲鴟肥腯多脂如戴盆望天不見星辰如陰霪不止白馬為海如方口圓舌為知樞門如九雁列陣雌獨不群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牛馬蹄蹩其語尤奇 山公雜錄

詩類

詩注疏

詩注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已亡惟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振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自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論皆詩家切實際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讀詩者不知今之讀詩者若問其何謂小雅何謂大雅何者為正何者為變必茫然不知則注疏其可盡廢哉

詩正變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幽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于治之正幽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

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于厲王而始于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為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純于正胡用之于樂章况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治為政之大燕群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為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為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為宣

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魯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暨其形容自稱曰維予小子閔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冲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業曰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于覇主之號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荊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

稱又何也謂所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乎謂求詩于詩不若求詩于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于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于五聲和入風平節有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之音其聲淫及商知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登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

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娀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爲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散而不傳耳豳風國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

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王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即樂章之小大也以言于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

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于政固不可必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夏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楊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廈大屋已差忒矣

書類

七觀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李固奏記梁商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正此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皐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與此畧異

書緯

孔子求得黃帝玄孫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書緯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或以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燎之則當撲之今乃坐視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

刑以驅之乃今聽其所爲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晁以道論書

以道論尚書有曰予于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水經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言舜于四凶以堯廷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稱王將箸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孥戮之刑以誓

不用命盤庚行則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校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戚不足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秦火之後孔壁朽析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于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古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間不亦惑乎

洪範商書

左傳襄公三年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商書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爲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于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于誕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樂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韵宫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韵也汗簡隸古七始作夾始蓋古文七作桼桼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韵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矣特表而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臆料之言

尚書改誤

皇明高皇帝以尚書咨羲和與唯天陰騭下民二篇蔡沈注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

改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

春秋類

郭公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爲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爲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爲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蜮有蜚謂皆無而今有也至螽之一字傳文宣襄之世凡六書之而無他說以此爲例恐郭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木艸有穀一條江東呼爲郭公豈此物邪

春秋天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之得失誰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爲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旣因魯史之舊毋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爲天之大數是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惟桓公以不義得國經于四年七年闕秋冬十二公皆書春王正月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

餘並不書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爲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天字以示貶其餘書求金求車之類直書而不深譏時王之失此非天之事而何

齊桓九合辨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盟姚盟牡丘會鹹會淮此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再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再盟幽僖元年會檉二年盟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毋九年會葵丘此則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只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蓋北杏始圖覇初會鄄覇未成惟莊十五年再會鄄左傳曰復會鄄齊始覇也夫子所謂九合諸侯乃是再會鄄爲始

世道之變

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伯而王風亡楚莊伯而諸侯之風皆亡讀隱桓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爲五伯也讀定哀之春秋見伯迹熄而天下爲戰國也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絕而僅存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是世變

接頭處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于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夫子固知周之必爲秦矣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將以公乘馬而歸宋劉炫謂欲與公单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单騎也六國之時始单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車騎者禮記乃漢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策書

孔子作春秋二尺四寸之策書之孝經一尺二寸之

策書之決（鈞命）

孔子在廢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決鈞命）

何休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禮經類

禮經會元

宋葉文康公時著禮經會元于周禮大義多所發明

其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于戕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文適足為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與周公設官之義何補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慌氏雖缺何害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于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于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待于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考之集說可見而未有為此說者記之以就正于有道云

周禮補遺

嘗讀周禮註疏厭其太繁後得周禮集說頗愛之然缺地官一卷惜其未為全書近得周禮句解乃先儒朱周申翰所編成化間陝西提學僉事伍福天賜所刻板也愛其簡明時留左右以備考按間有舊記一二求之不得乃取周禮本文校勘之脫漏甚多如天官脫獸臣夏采二十條共九十三字又

各條共漏一千一百五十四字地官脫漏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掌染掌丱掌炭掌荼囿人場人凡一十一條共四百三十六字又各條共漏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字春官脫冢人墓大夫職喪視詛司巫男巫女巫凡八條共五百一十三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五百六十三字夏官脫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方相氏隸僕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凡十條共三百一十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一百三十六字秋官脫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蜡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

庭氏啣枚氏伊耆氏凡十八條共六百三十八字又各條共漏三千七百九十七字共記脫漏一萬三千七百零七字前人謂九經字數周禮字凡四萬五千八百六字今脫漏如許决非原本缺文意伍公緝錄之時只知付託能書之人更不問其賢否彼偷薄小人視此爲不急之務是以厭繁取捷刪節至此

周公禮儀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禮儀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儀禮周禮遭秦火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帝時耕者耨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千金訪求不得以考工記奏上秘省時儒以爲非是不行即藝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爲太平之迹乃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注

月令字譌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爲傷火氣也火之氣于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按文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則當若古者寒食不舉火然後無傷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艸木黃落伐薪爲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但無他據未敢斷以爲是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記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注艸木未成不欲夭物季秋云艸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木作炭詳二注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爲炭一時書寫之悞鄭氏注書之時又未致審耳不韋之書漢人於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爲月令如班固律曆志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之耳

除服

禮記襍記下曰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謂日月巳竟而哀未忘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巳殺

周禮考注

臨川吳氏考注周禮一本于尚書周官之文凡職之合于其官者則分隷于其官以是而冬官亦備

儀禮逸經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古經之殘缺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正中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

書之不幸

姑息

楊用修曰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

姆教

內則姆教婉娩聽從陳注婉謂言語娩謂容貌俱順柔貌埤雅云婉婦道也娩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云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逸禮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惟五人曰茂萬傑曰聖二句少異蓋禮記逸篇

飫歌

武王克商作詩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以為飫歌名之曰支體之所成者為飫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武周倒作大雅而遺訓尤詳於歌詠所以入人深而歷世長此詩不見於雅頌作於克商之後亦可以見應天順人之舉不

得而已也閩語

丹書

太公丹書大戴禮武王踐祚篇載之甚備恐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絕藏之約行之萬世可

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以為戒書于席之四端以為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毋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

壺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謹戒必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之冨觴豆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

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傳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爲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

十八銘

羣書注中載武王銘又多與大戴禮不同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

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

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皚皚無爲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恭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于十八章矣又考古今原始載黃帝巾几之銘曰毋翕弱無犯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止成句諸銘之始併錄於此

孝經援神契

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舊唐書礼志

孝經引詩

孝經章末引詩先儒以爲後人增益然匡衡上疏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孝德之本也乃知由漢以來所傳如此恐實夫子所引也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曾參子輿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作孝經蓋孝經以曾子故作也

論語

孔子沒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之言以爲論語蓋其書成于曾參有若故其文每至二子所記多曰曾子有子他則皆字也柳宗元亦謂成于曾子子思之徒宋朝翰林鄭學士獬亦謂論語成于曾子弟子之所記

九夷辨

子欲居九夷朱子注但云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者亦乘桴浮海之意不著其名近見遼東志有九夷畎夷方夷黃夷白夷青夷玄夷風夷陽夷于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今不可考此正孔子所欲居者云予因憶孔子欲居夷浮海者亦以海與九夷近于東魯也注亦不及之

爾雅

郭璞爾雅序曰興于中古隆于漢代豹鼠既辨其業亦冨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曰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僩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詩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于孔子刪詩書之後爾西京雜記曰郭璞謂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子駿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爲外戚傳稱史佚

教其子以爾雅學叉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非孟子

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衆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予于泰伯亦然至于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與孟子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於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聞者絕倒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要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王會圖

王會圖所貢諸物其尤異者穢人之前兒也良夷之在子也周頭之煇羝也義渠之茲白也史林之尊耳也渠叟之鼩犬也樓煩之星施也蜀人之文翰也良之閭采也康民之桴苡也州靡之費費也都郭之生生也奇幹之善芳也高夷之嗛羊也不令支之玄貘也不屠何之青能也數楚之每牛也權

扶之三目也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世子獸
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霍鳴煇獇赤羊也兹白者
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
毆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足䟴者珥𢓜也文翰
者若皐鷄閹采生火中色黑面光其聲若鈇桴𠂢
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背黃即山都也生生若黃
狗人面能言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嗛
羊者羊而四角玄模黑狐也無牛者牛之小者也
王之有光明者曰三目其形甚小嗟乎明王之世
貢有經獻有令而又何用此異物陳於亦奕陰羽

之前乎其為後人之修言也雜錄按史林當是夾
林尊耳當是西耳獸身人首當是蟹身令人不眯
當是不寐善芳一作丕芳亦奕奕帳也陰羽陰鶴
也以羽飾帳也然王會異物亦不止此如揚州之
禺禺也俞人之雖馬也且甌之文蜃也共人之玄
貝也海陽之大蟹也區陽之鼈封也獨鹿之卭卭
也衍州之北閭也魚復之鼓牛也禺禺魚名鮮偷
冠蝉馬一角大者曰鱗文餘大蜂也玄貝黑貝也
鼈封者獸前後有首卭卭獸似距虛負蟨而走北
閭其草若羽代其本以為車終行不敗鐘牛鍾而

似牛形者乃其四夷國名亦多古與如以肅慎為
稷慎韓穢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東甌為且甌
吳越之蠻為共人高句麗為高夷至于自深貢桂
規矩以麒麟西申以鳳鳥丘羌以鸞鳥巴人以比
翼鳥方揚以皇鳥皇鳥配鳳者也方人以孔鳥孔
與鸞配者也卜人以丹砂倉吾以翡翠者所
以取羽其國名皆異官有衞宗郭叔為天子裳幣
要服之內曰比肥外臺臺四隅張赤奕為諸侯欲
息者皆息焉命之曰叉閭注侯𤔡爻末篇引伊尹
四方令內有江歷龍角注江歷珠名龍角也其夷

有正北大夏匈奴樓煩月氏東胡等名與漢書同
其來舊矣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史評類

史原

呂氏春秋曰蒼頡造史帝王世紀曰黃帝時造史蒼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則史之原始於黃帝

作史

室堂之言闖外不知比隣所傳朝與夕異作史而有易心則見聞不無失實故孫攜謂史書曰墨兵

實錄

周公制左右史左史爲尚書右史爲春秋魯隱公始制私史漢司馬遷始爲紀傳武帝始爲起居注梁周興嗣始爲實錄唐姚鑄始撰時政記

越絕不經

越絕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妄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謭淺者所爲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有類呉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是書後人從而亂入他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曰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夫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爲大孝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與越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呉王納昭王之夫人然則子胥固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三皇歲數

三皇本紀係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

八千歲盖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於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盖自古相傳之數也

晉語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氏云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廁也不加疾言易也設有是事尤當諱焉況於誣乎老泉帝嚳論嘗闢吞卵等事猶爲庶幾胥臣之言舛繆甚矣

諸史優劣

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文字密子文字疎蕩西漢父子及班昭三人之文叔皮文字頗跌宕近於子長有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東漢三四種文字有班叔皮孟堅之文有范蔚之文有蔡邕之文有范曄之文二班有旨趣如隗囂公孫述馬文淵之傳是也如黃叔度郭林宗范滂乃父子家傳之作其他摭事而無文氣皆范曄之文也伯喈文字不多亦不及二班

日者傳

公子貴義篇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墨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太史公因之作日者傳大似莊漁父諸先生續龜策傳亦本騶卜居皆寓言也

封禪書

西漢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神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宋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后世譏謗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雀惟恐不詳遂為信史之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司馬遷學不醇

司馬遷史記可謂大矣予恨其學不醇而言多駁馬春秋之法惟諸侯方得世祿雖卿大夫亦不可而以孔子列于世家豫讓漆身報德氣節凜凜可畏天下之義士也而列于刺客其作序傳則尊道術而薄六經尚可得謂所學之醇乎

史不足信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為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為傳又或辨其有無意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弒其君則盾故未嘗殺於靈公而盾之善終何嘗死於屠岸賈史之不足信者多矣

史書功過

老蘇論史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皆功十而過一焉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

[illegible]十功不能贖一過將若其難而怠矣本傳略之他傳發之其與善也不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又不獨使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賛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賛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皆過十而功一也苟舉十而廢一後之凶人必曰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賛復明之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寛乎

項羽本紀

南園漫録云史紀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余觀鴻門之宴羽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侍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爲本紀至班固始改爲列傳蓋太史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卽通曆之紀年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旣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盖本紀之立爲通曆立非爲項羽也共和爲政紀亦不廢項旣亡秦而立楚懷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項王之制安得不爲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則自當作傳安得謂班固爲好詭曲筆耶

二琰評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辨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其餘不足論也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弟淪也設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南董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斯皆破家狥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泉下

漢書之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季布蕭何袁盎張蒼

[illegible]李廣[illegible]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班[illegible]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illegible]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
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反全載其語
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
安得謂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
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賜弘
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
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
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
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

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而淳於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然
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於在齊威王時楚莊春
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
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叙孟其次序
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孫皓荅問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
君在吳剝人面刖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
君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覆然收之晉史綱目
[illegible]同獨少徵鑑又改王濟爲賈充剝人面鑿人目
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
論之荅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生史之
不同如是

趙逸論史

正光初有隱士趙逸者來至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
朝舊事多所記録市里所經每識故處人皆號爲
聖人好事者尋逐問之逸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
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
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録莫不推過於人引

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觀其治典
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
賢王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
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
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
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
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
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
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
士亦忝逸此言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問何

時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仙鑑記）

晋史烈女傳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懿德故修晋史不辯薰蕕其烈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四人餘者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巳載之於後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

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君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妒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廻文以相感動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烈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史即經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皐陶謨益稷禹貢即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甲說命盤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縢洛誥君奭君牙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書取之爲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取之以爲五帝三王紀則又謂之史何嘗有定名耶陸魯望曰書則記言之史春秋則記事之史也記言記事前後參差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經之後天下不復有經矣而周天王及各國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內史過內史叔興叔服虢有史嚚衛有史華晋有史蘇史狐史墨

魯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專史矣當時各國皆有史魯史偶經孔子筆削寓一王之法故獨傳耳漢興司馬談司馬遷世爲太史令東漢則班彪父子世領史職而二氏卒能整齊漢事成一家言今亦與六經並行矣後世雖代有記言記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

正史

歷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數者在古則有帝王世紀在兩漢則有司馬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

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在魏則有魚豢魏書江表傳在晉則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書曹嘉之晉書晉中興書在宋則有徐爰宋書

編年

其編年之史在兩漢則有荀悅漢紀東觀漢記張璠漢紀袁宏漢紀薛瑩漢記漢晉春秋獻帝春秋在三國則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典同魏武帝雜事魏畧蜀記吳曆張勃吳錄在晉則有孫盛晉陽秋檀道鸞晉陽秋干寶晉紀徐廣晉紀在宋則有裴子野宋畧南史北史此皆載一代之事耳至司馬

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於五代周之顯德通作一史名為資治通鑑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燾長編則繼司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後又有續長編朱晦菴作通鑑綱目大率即通鑑之事而稍寓以書法綱以法經目以法傳蓋欲以繼春秋之筆也

霸史

古稱國滅史不滅故雖偏覇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吳越春秋越絶書華陽國志蜀王本紀漢末有九州春秋載袁紹公孫瓚諸人事晉有崔鴻十六國春秋載五胡之事又有車頻秦書趙書燕書有秦記涼記蜀李雄書南唐有馬令南唐書陸務觀南唐書大率皆覇史也余家舊得一抄本乃載安祿山與史朝義時事共三卷又宋徽欽北狩亦有竊憤録諸書乃知史固未嘗一日滅於天下也

孔子世家

人謂太史公為孔子立世家非是蓋以論道德則孔子為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則孔子未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並是大不然蓋自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有褒

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則亡奪以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史記又以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並列為傳則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游俠傳序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

尹鼎俎傳說版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有德蓋言世之所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竊鈎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宜爲誅首而爲諸侯夫爲諸侯則天下之爲仁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在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爲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

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莊子之俶詭博達繆悠其說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爲此太史公之莊語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史臣不載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領修唐史

隋書

隋書爲魏鄭公所修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今即其所名目而考其所傳如崔弘昇治狀無徵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頍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廓登宦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爲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時政記

唐會要曰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下謀議皆不聞姚璹請仗下所言軍國正要宰相二人撰錄號時政記又李吉甫對憲宗問時政記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左史記言今起居郎是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永徽中宰相姚璹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是則其事起自唐高宗時姚璹之請耳事物紀原

唐論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愼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愼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

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貴矦傳

宋時史館作一貴矦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諱之即非實録書之即難遣詞以問胡旦胡曰何不云其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盖二公後皆封矦而鼓刀屠狗皆史中事於以傳貴矦更切

評五代史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摭拾其後耳

韓通無傳

宋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而謂粲自是宋家忠臣何爲不可歐陽公五代史乃不爲韓通立傳此當時所以議其爲第二等文字

看五代史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使曾仔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横不如歐史矣

山谷讀史

黄山谷言每相聚輙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不覺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史書所秘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二事史冊皆不明言盖當時秘之也僖宗寵内園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獨行觀之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馬未經調習忽

彌騰躍踏傳宗左脇遂斃地欲死狼狗驚惶以鉞
王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稱氣疾醫人候脈謂
爲勝胱氣作投治莫效卧十二日而崩太宗旣下
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
追之太宗僅得脫凡乘輿服御寶器悉爲所擄從
行宮嬪皆陷沒太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云僖宗
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論滕章敏之言
即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盡實者必多

史評

唐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却好班史不亂道却不好史

記敢亂道却好唐書不敢亂道却不好其好與不
好姑未論若言不敢亂道與敢亂道者則切中矣

續綱目例

續綱目於我　太祖初起兵即夷元於列國盖用綱
目於勝廣起兵即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
虐舉古帝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
元人以夷狄干統紊亂天常壓汚華夏較之秦尤
甚焉故以仁易暴内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
計非有私好惡也然秦後猶大書紀元至子嬰降
乃絶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　世統所在義不得

遽絶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繼據中國先王之疆
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　皇明於至正二十四年
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中國有主矣于時雖未統
一然正當大書甲子黜元之年併以我　吳元年
並注行下斯足示進退之大義而秉筆者不然於
北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例豈別有意義
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墻而一叩其說

陳子桱

元四明陳子桱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
王（舊書臣胤奉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几子桱厲聲曰老天便打

折陳桱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衣
黄如王者起坐謂子桱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爲篡
耶子桱心知爲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史貴
直筆也後陳爲我　太祖所戮人以爲報予以
太祖戮之非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蓋臣之逐君
非廢而何雷聲之震偶相値耳苟有是夢宋祖亦
自知愧又何能假　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唐
太宗之托夢温公又何嘗有所據耶且續綱未論
宋亡而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爲元會運世之說
以爲大元混一拗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

作謨曰元豈非世復為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皇初謂冬復為春世復為元諂諛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道尋非名教何如哉 太祖驅胡而清華政其所以當誅也

名臣録

我朝名臣郎言行録所載諸公大率皆是矣但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餞贈序記之語編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語以之入于史傳後人

誰肯信之如李文毅 英宗時為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柏樹枝柯蔽覆妨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即誣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枷于監門監生石大用數千人號救請代而獲免但當直書其事今但取古穰雜録云王振怒其持儒禮備以罪又取羅倫跋帖語云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觀者終不得其始末豈得謂之實録耶

晉宋元三史

作史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始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成編以上五史讀者財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誦而從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勞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臠傳敘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剜精剷采着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瘠文之偂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速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製混雜俗雅錯糅歐陽人雖名世但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

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茂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得其書者往往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班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不刊之典或俾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勳耳

宋元遼金四史

史至宋元遼金四家而鄙猥極矣余在南都時趙大周先生嘗議欲刪改宋史余以為非同志三四人

不可盖列傳中有事不關於　朝廷又非奇偉卓絶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數百人其有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復太甚者當盡數抹去或本傳中其一二事可錄而因及他事有猥瑣不足紀載者亦盡數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說可以傳信者以次添入則庶乎其書可傳大周深以爲是後大周以內艱去余亦羇旅落拓無可共事者其事遂寢

本朝史

前代修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記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删削之内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

通鑑續編

宋有天下大抵皆太祖之功其所未并者獨河東一彈丸地耳四明陳氏於通鑑續編乃終其世如列國分書至太宗方入正統似非能達理勢之宜者今奉　敕纂修續通鑑綱目乃取天台徐氏之說於開寶八年即大書以承正統而以北漢未亡比迹於唐初之梁都此最爲有據他如遼契丹紀年表韓通死節趙普之卒盡削其官爵張士傑之死特見於提綱之類皆異於陳氏遠甚陳書修於元

未遠成化初已逾百年而世每罕見其書法失當者多天固闕之以待　聖朝之制作乎

史官無識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爲呂后作紀然則人之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帝宜爲立紀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爲得矣至於義帝紀亦未之及然由今觀之班書

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也

豎子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曰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湎

嘆豎子狂言非至公殆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野史

野史稗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且摭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録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于府諭以上意授敕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前九月是時萊公爲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存中筆注云向公拜僕

射年月未嘗攷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勑加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是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向敏中轉右僕射與王欽若同加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注又云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而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值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帶可以

餕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晋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帶予按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爲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爲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殊不得此說恭無足論況存中不應亦尔

作史用字宜慎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右無幾

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爲間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接俄爲頃速之義惟其近久用之故後人相効如叙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爲晋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晋王時夜已四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叙事之文可不慎與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爲觀文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爲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著作佐郎嘗謂丁梁州曰君見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

史稱紕謬

史稱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七行俱下梁簡文十行俱下皆紕謬之言也夫人之聾瞽以一心雖有雙目豈能異觀乎甚至有謂劉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若然是有五心也尚

足爲信史哉

諸子評

黃帝訪道

莊子言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然黃帝訪道不止一具茨也又謁娥眉見天真皇人問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以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乃授以玉佩金璫妙文詳能蹻經見抱朴子書又謁寗封於青城見玉櫃寗封告帝天真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蹻等書見青城記

右若寗子

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言其學之苦也夫書載之宰予登於十哲之列惡臥之有子乃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為進退也

周公讀書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楊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容齋隨筆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洧水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人物表評

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于顏閔仲弓之下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魯懸列于下下而葛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向可齒乎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鄅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一人而離之且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

著人表名義乎矣張宴曰元子玄嘿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卽墨孤城復強齊之大聲連忽於榮利蘭子申感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旣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卞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列第三祝鮀佞人也而與史魚之直同列商鞅殘刻之人白起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於燕喜魏假而在下中智

伯子噲何以高于齊愍王越王無彊而居下上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且上官大夫卽靳尚也而兩出之田駢鄒衍何以列于莊周惠施之上元咺白公何以居於亥唐倚相之列左丘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适與公伯寮同在第四又如宋昭公曹共公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未可更僕數也

諸子喜惡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各亦自有所喜非若今人本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眞名言也

太玄

太玄經童之次五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而取富貴如人之蒙笑荊棘以求兕獸雖得之

豈足慶也上九曰童麋觸犀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而已增之次八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言貪賂者之必敗也上九崔巍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小山也高山不崩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交于鷽猩不獲其榮鷽鵡猩猩能言之物交不擇地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腹言從外失內郎老子爲腹不爲目之旨也格之次六曰息金消石往小來奕金喻美石喻惡言養善除惡雖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言

恣已意而變大常則有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跙
跙而更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革又不可泥常也
大之次八曰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
薄其足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
之上九曰與荼有守辭于慮首荼爲白盧爲黑言
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八曰翡翠于飛離其
翼狐貉之毛躬之賊言以文取禍也去之次八曰
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悔言月弦而將虧
火縣而歲晚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竈之次五曰
羨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羨無糝約矣雖不充

豈失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蜺喬雲朋圍日其疾
不割雲五色爲慶三色爲喬紫蜺以象小人喬雲
以象君子二者並進若不刋除其邪斯爲疾矣失
之次六曰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
爲務末忘本者戒也次八曰雌鳴于辰牝角魚木
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言反正也山齋雜録

嚴君平註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吳越
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
億萬而消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
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蹶實而麒
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
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
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內苑醍醐

郭象註

昔人謂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
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
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録檀弓注之奇者於
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録于此如逍遙篇注云

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
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
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
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
彼而不喪我卽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
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
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
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
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
王伯厚曰郭象註如聖人之在天下煥然若陽春之

自和故象滓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覩山念水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見老聃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覧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西漢文章

唐柳宗元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畧舉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倈歸倈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于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誠明金石録亦遺此也

刺孟

宋劉章嘗慨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又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此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闢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亦不無可取者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雙槐歲抄

老子評

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全是黃帝之言今在五千文内則老氏所著書恐非專已出

李耳著上下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著書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前有昇仙檜老君煉丹井北有虛無堂右壁鐫道德經咸通以後干戈相尋僅五六言略無燒毀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老子解

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韓非解老子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亦未明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言之能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而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以壓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賊其生是皆暴橫不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義甚長

莊子評

莊周養生主篇誦之如能行大海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矣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莊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遥游一篇

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魯直曰莊周内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遥唯體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纔萬卷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至生之原動而不死立於羿之彀中其

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之爲智[illegible]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亦也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彼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朽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節筭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

我以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辯訓斯文稱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涽涽以至今悲夫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僞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不辯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莊子本意此辯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孔子也

楊升庵云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非湯武

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此升庵爲莊子文飾然莊子本意實不如此蓋莊子之論恢譎博達自有此一種道術又何必與之文飾文飾而莊子之意益矣孰謂升庵爲知莊子者哉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秋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

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管子

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即立管晏合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慎子

余觀慎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曰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名者矣

墨子

墨子今世有其書而禽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爲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相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爲南方之墨若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至今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

世之急爲墨而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爲別是一種道術而以宋鈃尹文當之韓非子之別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鈃並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互爲出入者也

鬻子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六篇今閱逢行珪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嘻老矣鬻子曰使臣捕鹿逐

麋誠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王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彝之時必巳殁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觀此二節則鬻子應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須年百一十以上豈有耄荒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鬻子自作蓋東漢以後好事者掇拾其語而彙成篇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至十四篇之廣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孫卿子

孫卿子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人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氷即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爲膳羞而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笑之而孫卿以是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必以惡論人之性凡皆此論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咸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巳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

巳著書賦附於卷末爲之連叢上下篇　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爲即咸僞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子據闕里誌云子思曾子弟子遠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僞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稱子上子高子順於巳之篇言巳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巳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解使當時朱子以爲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爲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爲

宋樂朔之徒圍之遂作中庸子考子思舉終公(?)用爲相不受適衛不仕反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時作中庸也況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者飯於史記謂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各句分解而謬從之五也宋後叙世一篇尤爲謬亂以孔安國爲孔茂所生孔驩又加爲孔仲驩六也夫孔臧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之後事七也予又以爲僞固僞矣或者非咸所爲其註豐生子和之辵以爲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稱名而稱字然則歷稱其生其者又何如耶且孔

喜字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僞爲亦必考其諸志况咸亦名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諸子以後之人爲之也但其書論說高遠不雜奇怪于上以前之言似有聖賢氣象于順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亦善爲書者之作歟

劉宋優劣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出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觀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所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八終

海石開氏王圻纂集

文史門

文章類

作文之始

伏羲始作采操爲長短句詩軒轅作銘箴岐伯始作鼓吹凱歌帝嚳始作頌舜始作四言詩夏啟始作檄商湯始作誥伊尹始作訓周公始作冊命榜文祝文哀誄墓誌冠辭周宣王始作碑南仲始作露布上商始作序子思始作記莊子始作說屈原始作騷宋玉始作賦及七言詩田駢始作辨荀卿始作論解秦始皇始作詔制李斯始作章奏議表漢唐山夫人始作三言詩文帝始作敕及策問賈誼始作策枚乘始作五言詩武帝始爲樂府聯句淮南王安始作令嚴助始作封事司馬相如始作喻贊東方朔始作傳谷永始作六言詩楊雄始作連珠志録班固始作行狀及箴趙岐始作題跋曹植始作絶句曹髦始作九言詩晉陸機始作對偶文詞隋煬帝始爲倚聲命辭唐沈佺期始作律詩元稹始作次韻

作文之法

明章本無說風行水上繁星麗天第一說也既旋而折關闔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二句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一黍之生繁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聞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其感動之情箴規之意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進一步多少涵蓄讀之令人竦如桃夭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蕡其實其三曰其葉蓁蓁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可以不知

左傳叙事

左傳成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

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戰乎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此節皆聚於中軍矣
張幕矣徹幕矣甚囂而塵上矣皆乘而執兵下矣
戰乎乘而左右皆下矣皆楚子望見而疑問之詞
曰以下則州犂答詞也楚子之語總之以王曰一
言而下節則不復有所系然其語句簡便意脉通
貫此正左氏善叙事處使他人叙此不知當費幾
何語矣此作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楚些

楚詞言些沈存中謂梵語薩摩訶三合之音此非是
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荆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
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攷大抵古文多有雜語
之辭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爲
終老子文亦多然毋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
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唐棣之
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
爲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
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體
既變不復論其終爲楚辭者類仍用些語已悞更
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歷代名家

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從祖于此
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
漢爲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爲
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爲文
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覈曾南
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長公之痛快元朝之
文若趙江漢如星斗著天行列森羅而光彩煥發
劉靜修如御車康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

菴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
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内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
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苻堅總師以多而
敗虞邵菴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于海而後
止黄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碧揭豫
章如明珠在函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
馬石田如彛器陳于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
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穠縟重復李五峯如秦
漢間人語言嶄絶而頓挫至如袁清容傅奥敏捷
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麗碩鋪舒未離賦體[illegible]

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黟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
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樸皆名家也

文苑考上

外經典而言傳其老墨之徒歟老子尚藏有辭若訥
雖異吾儒就其宗則尚夫莊生老氏之徒超世而
放言荀卿見義不明援儒而賊道所謂仲尼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也然道德非文不
存功業非文不烈嘉言非文不錄特行非文不顯
是非非文不辯籌畧非文不傳辭命非文不致詔
告非文不行溫溫乎其厚也鬱鬱乎其盛也粲粲

乎其美也懇懇乎其至也雍雍乎其和也坎坎乎
其曲折也經傳微而處士橫道術昧而縱橫興狃
于利害以移人主之志其辭若鷙鳥之擊風霆之
厲快欲一時以謀人之社稷皆濁世之權辭非帝
王之正義雖美而無取屈原忠怨辭氣芝蘭胎秀
天葩一時絕學宋玉飲其芳澤焉能獨步風塵之
表秦火以來諸儒輩出煩抱殘經習於口授叔孫
賈于俎豆當朝申公董生弦歌異代孔壁未開汲
塚未出百家曲說沸而無徵制度功實渙而無考
馬遷守其家學因其殘毀致命成書而天時人事

可得而尋鑒博而筆高能言人之所不能知賈之
孔庭雖亞軌丘明可也經生則毛董策士則晁賈
辭賦則鄒枚相如抱天流之秀茹瓊瑤之華衣衣
繡章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宋玉以來一人而已得
立孔庭不在言公下也傳經著策辭賦之家各得
其宗而四子六經之絕筆無其人楊雄識貫幽微
博通百物擬易象著太玄摹魯論爲法言雖燕石
難欺悲哉其志也由是西京文體各擅厥宗而後
世莫能及至於東京專修經義文士隱微迨肅宗
兼愛文學班固崔駰輩出夫然帝知愛駟而不速

用徒致好龍之歎盖風雲噓噏今古爲難也蔡伯
喈曠世逸才生逢亂代才畧經邦而忠憤莫伸志
存刪述而書業流離至于末年終投縲網馬日磾
救之不得曰善人國之紀王公其不長世果然悲
哉夫王充潛夫論博而龐孔融禰衡義精而纖伯
喈春容宏博東京之冠其在前漢當與劉向並驅
也賈逵張覇何休鄭玄經術之宗張衡王逸傳毅
黃香辭賦之伯膏肓鍼而何休避其操戈靈光作
而蔡邕爲之毀槀瀰瀰後來之美也魏祖害楊修
孔融之能力開文苑思造希世絕倫之業而忽生

肖桐室產靈珠父子兄弟遒擅一時故建安之作
陳思爲冠然芳烈雖多光華雖盛商彝周鼎宗廟
明堂之氣喪矣若其步枚乘蘇李之塵以落落後
世雖後漢有所未逞則有功於詩也劉楨王粲濟
美於同時阮籍嵇康承流於繼代韞藉溫麗之體
暢玄虛高朗之風成矣後世言詩必歸漢魏豈不
偉哉自是而後陸機潘岳夏侯湛之徒起莫不天
雞唱千閭闔神工刻於報章風聲相遞端使之然
也至於陶謝顏沈江鮑陰何之徒接武連芳其韻
愈長彭澤孑其高節挽之以粟帛歸之以真率而

世或取舍夫山澤有藪尚多奇珍野有擊壤朝奏
天球文質不同殷周具用有相形而無相揜也是
則周秦漢魏六朝之畧也

文苑考下

王楊諸子唐之四傑亦酌靈均之香澤調玉露之芳
盤沈雲卿陳子昂後時而同德光景風流則異矣
辭賦之家李華其庶幾乎唐之文復古者十輩而
韓退之爲之領言詩者百輩而李杜數子爲之領
宋之文初尚楊劉中歸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
之視歐猶柳宗元元結之於韓也至於南渡時學
興而古體滅講章盛而經旨但其流至于今也於
戲懷古之心無時而已昔者聖人制度美而文章
著道德盛而精光發布于四方則憲之而爲令形
于問答則守之而爲經典曰愼徽之禮曰秩之樂
曰諧之帝載曰緝熙之雖無意於文自不容於不
文也宿經於天而五辰緯之山峙於地而百川錯
之鳥鮮其羽木吐其華沙懷金而石抱玉珠璣胎
于水族小大不同其文一也故天喜則慶雲生地
瑞則靈芝產人聖則語言徵君子觀於曆象考閏
月占消息以明天之文奠山川秩四隅定五行以

明地之文辨人倫化風俗制百度興禮樂以定人
之文會三才之精和陰陽之德以養性全身游於
詩書六藝以成其身是故達則行窮則言雖聖人
不能遺文王之繫彖也居羑周公之繫爻也在東
孔子返自衞而詩樂正孟子退自齊梁而七篇作
夫聖人志不行則思明道於來世而感歎多生於
憂患記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若韓非子亦然
虞卿委趙而去志無所伸非子亦見韓之削弱孤
憤五蠹作矣因知繼統開來列聖之圖大而潛心
發憤哲人之見亦高也

古文

古今文章六經不可尚矣下此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深沉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偉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人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若楊雄其人無足取其文亦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致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擬以古作則未盡協

蓋茅茨土階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雕榭謂之華屋則可謂之古則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六膳謂之美味則可謂之古則不可知此可與言古文

文訓

管夷吾以覇畧爲文鄧析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以逍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韓非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又合華老刑名爲文鬼谷以押闔爲文蘇秦張儀因肆爲縱横之文孫武吳起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楊雄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

辨文體

詔敕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爲制令爲詔漢高祖有太子敕武帝有責楊僕敕誥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爲式今告身之

誥是也自唐以後多用四六制誥雖可而詔敕必須直言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荅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册立之册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以後用四六露布始於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乎考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爲軍書露於耳目布之四海檄者激也又曰檄邀也詞古慨慷發動之意則暴彼罪惡揚己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

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頌贊體皆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辭如鍼之療疾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始於漢之班固文則欲其贍麗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記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畧爲議論而已與志無遠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惡一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

傳註參體辨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以抑揚詳贍爲上若陸機文賦以爲說煒燁而譎狂解之義則近於說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由於易原始反終之訓孟子好辯之荅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中之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䛒所謂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可也傳則截一人之事創自

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正言而反諸子范燁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之變也至韓傳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則實紀一人之事爲死者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死之情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於晉武祭文則孟德於橋玄也

辭貴親切真實情溢於言禱神之文則又當爲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總曰題跋其義不可墮人窠臼其辭貴乎簡徤峭拔跋尤甚於題

文章奇巧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内大率理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則因事感觸遇

物狹越嚮之長江大河浩漫千里而因風觸石則
洄波伏流變態百出久之而澄靜寧貼亦復平正
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者理既晦脊意亦淺狹
而務求美於文彩辭句之間猶潢潦無根之源而
欲其瀉千里極變態多見其窘陋矣
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
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識不可無諸雜記錄而
其要惟在聖人之經

文趣

趣不獨詩文亦宜爾六籍而外吾又得六人焉老莊

有理趣為庖犧翼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為春
秋翼至前漢而絕屈馬有情趣為風雅翼至六朝
而絕

下字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
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為難和必吹笙以和
之也又若如塤如篪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他音
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篪言者他音一音各為一節
惟塤篪二音同為一節蓋同氣也

書遭五厄

隋開皇初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周官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
道太公曰在丹書有國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
教孔子制禮刪詩修春秋弘易道及秦王馭寓下
焚書之令此書之一厄也漢建藏書之策置校書
之官及王莽末並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下
車求文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及孝獻移
都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此書之三厄也魏文更
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
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荀勗定魏內經更

著新簿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劉裕
平姚泓收圖籍四千卷僭偽之盛莫過二秦齊梁
之間經史彌盛王儉撰七志孝緒為七錄總其書
數三萬餘卷蕭繹有江陵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
籍數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悉焚之所收書
十纔有乙二此書之五厄也（牛弘傳）

論文

人有恒言曰唐詩晉字漢文章蓋各舉其盛也然謂
之各言其衰亦可也何也古人作文由見積之盛
隨感而發故三代以前紀事纂言渾然不假繩墨

而自中矩度班馬而下始有意於鋪叙成章質覃
然之氣實鑿於此古人之詩所以吟咏性情非殺
姸於人也自律體出學者漸以聲偶爲務氣格日
趨於巧靡此朱子所以有咏依聲之嘆也若字學
雖造自古人而六書之義實天造地設歴周以降
體或時變而其意固在江左諸子志於曠達始減
省點畫務以姸媚相誇而六書之義荒矣故曰可
謂各言其衰也

文法變化

梁甫吟結句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是本詩誰其

尸之有齊季女文法後歐陽子作醉翁亭記一篇
說盡方露出姓名亦是此體而變化益巧矣

作賦發病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
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
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
夢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疾一歲余素好文見子
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
矣余嘗謂詞賦者文人之精華也出言成章下筆
成文豈無一時斂才第古人覃思匠心名世之文
率以歲計司馬相如上林賦雖云一時應制說者
謂其平日夙搆非頃刻授筆所能斯言實切中故
登堂入室者斯可與論文也

作記法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茀伯封
禪儀記爲第一其體勢雄渾雅壯辭語如畫不可
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
雖能曲折回旋作辭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刻峭其
體甲薄

文各有祖

古人文章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傳謂斟
酌六經倣易象論然則文意自六經出者上也其
次亦各有所祖而時自爲變態劉夢得與柳子厚
論平淮西碑云若在我手當學左傳蓋如左氏序
謀師事而爲之也不有所法不足以明文章相如
大人賦本于遠遊退之送窮文出於逐貧杜牧晚
晴蓋擬小園歐公黃楊賀則枯樹其他往往而是
未可以槩舉也秉筆者詎可易哉

古人用字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

齊國以為民先別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記苑禹釃五湖而定東海鬟本髮名義取環曲別本梳䟽義取疏通釃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雨窗抑字）

文思遲速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皐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消一夕賦瀟湘畫家亦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擬作

劉子玄辯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

梁間文字擬作者也予因以悟陵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論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俗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尤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遇禍董卓已誅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踈畧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

水事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甚鄧昂蚌鷸相持賦曰水濵父老以漁為事此句全學南史所云沿湖居民以鵝鴨為業也晁無咎跋王右丞捕魚圖有曰晚道吳江如此漁者業麋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事十數林和靖詩亦曾用茶事二字茶事尤精絶

評歸去來詞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比此千古之確論矣又曰首云歸去來兮中又云歸去來兮了無端緒疑為二篇此文公或一時未盡看破也李格非所謂沛然肺腑中流出彼何較其端緒首

尾者耶余細觀之繹其端緒共有五段每段換韻自然純古人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澹霓裳羽衣而不綺者也今逐段録出註之於左歸去來兮至恨晨光之熹微此第一段十二句七十二言賦起也乃瞻衡宇至有酒盈罇此第二段八句三十二言鋪序兼比引壺觴以自酌至撫孤松而盤桓此第三段十二句七十二言亦鋪序而比也歸去來兮至曷不委心任去留此第四段十八句一百零八言乃反復序當歸之意兼比也胡為乎遑遑欲何之至樂夫天命復奚疑此第五段八句

五十六言賦比而結之也

彈甘蕉文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畧曰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欵既有証據並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

章何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如此製者雖日新奇蓋亦有所寓托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評文選

册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為卑弱如觀淵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小兒强作解事也

作文托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起為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起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秉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

畫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上梁文

後魏溫子升有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遺雕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祝其來久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詞作四六也

常山蛇勢

作文章貴首尾相應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

俱應乎謂此非特兵法作文章亦要宛轉回互首尾相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亦常山蛇勢也

宋文三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有三變荊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户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語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乎每爲之歎息

文章倣效

詩家直指中載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出於庾信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是矣然六朝人如此甚多不獨信也王儉作褚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沈約作蕭緬碑云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李德林西翔朝集序云騰蛇與蛟龍俱遠蒼蠅與騏驥並逮蕭容鍾檄青州諸郡云奮劒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齊遜梁武策曰文教與鵰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前酒序孟浩然集曰虞坂之上逸駕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青桐與樵蕪共爨蓋一時詞家意與所到所見畧同不必論其襲與不襲譬之富人肆筵彼此珍錯不必詢其斂散誰何也

拆襪線

韓昭仕蜀王氏爲禮部尚書龐有文章至於琴棊書射亦皆涉獵以此得幸於王衍時人謂昭伎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也

文章氣韻

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乍

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氣韻而已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氣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日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晝日行在午我亦坐中央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溪千朶萬朶壓枝低此又可嫌其太平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鸂鶒對浮沈便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氣象乎亦謂淵明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豳風七

月相表裡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每見人愛誦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此猶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韵不侔也達此理始可論文

評唐文

虞世南文章婉縟趙涓翰藻豪邁麗儼詞章峭麗崔文爲文章華婉張説屬思精壯封敖屬辭贍敏呂温藻翰精詳楊炎文藻雄蔚元翰用思精緻白居易文章精切韓愈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不足多也）陸扆屬

文敏達楊琰文藻雄鬱李賀辭尚奇詭李商隱瓌邁奇古李白清雄奔放柳宗元卓偉精緻徐堅屬文典厚楊渾屬文簡核李翰爲文精密歐陽詹文章切深回復王勃文章宏放李華文辭綺麗常承慶爲文奇捷許景先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説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絶崖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説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楊駱文

楊炯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略陸士衡之聽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筭博士

元和體

唐李肇云元和以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學放曠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切淺於白居易學綺靡於元稹俱名爲元和體

文體暗合

李華弔古戰塲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本於楊雄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相如大人賦又本於屈原之遠遊賦皮日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輿牡丹賦若柳宗元之乞巧文劉禹錫之問大鈞則同時而暗合者也

用助字法

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邪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决辭也今世則一之宜攷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慕精思之則有益乎讀孟子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節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心意飛動此難爲温夫輩言也

用字虛實

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

謚體

徐彦伯爲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閣爲鵷閣以龍門爲

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兎爲魄兎以風牛爲飇犢後進效之謂之謚體

文法貴質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束時意慕宋伯姬爲人不幸爲盜賊所汙遂行淫泆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蛇說即苛政猛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以六百字文川勝質日衰可以觀世變矣

文章邪正

文章絶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艶麗亦不害其爲正然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予嘗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美辭及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艶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人也

韓文法度森嚴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也其罪武王也凛然如

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鋭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爲其徒碑記皆務爲梵語獨公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文不蹈襲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作樊紹述墓誌稱其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絳守居園池記用瑤翻碧瀲等語誠然矣歐公跋之以詩云日嘗聞紹述絳守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立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法乃學盤庚書國史補云

韓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裡膠青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迹盡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尤謂坐茂樹濯清泉即楚詞飲石泉蔭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即洛神賦揚輕袿翳修袖也昌黎豈閑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爾杜牧之阿房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作長城賦起云千里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修葺行在牧之前則阿房賦又是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

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只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水池懸百里矣見若蟻垤堞臺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嘗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不蹈襲爲難也

文格

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麄野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

題梁

張于湖代和州守胡昉新堂題梁云宋乾道丁亥正月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斁詞翰奇偉至今尤存彭大雅文子帥蜀築重慶城幙客門士各撰記頌俱不爲妙文子自記十七字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大書于梁刻之諸人歎服文子以布衣位至方伯連帥功名震耀其胸次亦不凡矣若不攻文

然吐辭超勝多暗合于湖足可想其豪氣

若水祝辭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苑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雖渺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美才

老泉文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蘓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蘓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

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評歐李文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業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評醉翁亭

漢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字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于記王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潮州祭神文終篇是也字不知歐陽公用柳開仲塗體開代臧丙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誌銘又作父監察御史蔘奇誌文終篇用也字李誌也字十五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銘客臧丙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體又觀王荆公爲葛源墓誌始終用也字叅十亦云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鞏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則新仲未知前有柳體也韓祭神文亦於也字上寓韻則酒經又其取法者朱新仲評詩與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始終用也字莊子自適其體皆用也字以

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蘇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蓋蘇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固作從兄墓表用也字十七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豈柳仲塗以降歐王蘇曾各爲祖述要之前古文體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弅閒燕常談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是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卦以示公朱新仲爲善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論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檃括位置

又加典麗耳王性之槩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柳此
復似宗韓或疑歐公果自負作古者歟

諸儒文章

文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以其事事合
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於韓退
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合駢儷
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游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
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然
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
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徤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

山谷詩騷妙於天下而散文頗覺繁碎其他文人
蓋亦各有所長而全美爲難

文定評二蘇

老泉初携東坡潁濱謁張文定公時方入習制科業
將應召文定公與語奇之館於齋舍翼日文定公
忽出六題令人持與坡潁云請學士擬試作文定
密於壁間窺之二公得題各就坐致思潁濱於一
題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於几上云
管子注潁濱疑而未决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
即擬撰出以納文定閱其文益喜勾去一題乃無
出處文定欲試之也次日文定見老泉云二令嗣
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少者謹重必爲國珍所
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潁濱感之尤深

文忠敘事

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文
忠顧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
而殺之又一曰有馬逸于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文
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爲何如文
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水華居士

李遠一日謁水華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烟雨堂
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
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
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論降鄒陽事水華云元祐初
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
開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
鄒陽

赤壁賦

蘇長公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適適本作食字有墨
跡在文衡山家然適字亦好

長　論文

蘇長公言少年作文當極絢爛晚乃造平淡譬彼楓林飽霜自斐亹有致是其復命歸根直收一段精華耳若元來枯樹更益變衰便如禿爪有何佳態凡欲成陶韋兩家詩者請終身守長公此言

賣文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昧之愈佳子雲家無擔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書求米者非惟人品逕庭即其書可知矣

時學時文時官

錢景諶論王安石不但變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趍利殘忍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朱子語錄）

露筋碑

米元章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筋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茲不錄錄其贊云王化焕猗盛江漢淑運瘉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倩莫轉猗天資善楚澤緬猗雲水偃熇斯囝猗日星建此贊每句二韻亦新奇囝與藕音同閩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餻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囝惟顧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囝畧如鄙態意之句然用之閩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用之刻石之間何耶

盜犬賦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僧聞于郡守滕公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汝能爲盜犬賦則釋之滕公口占其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兎之頭太守大笑即置不問

瘞木文

溝中之斷木僕取爲薪斤斧將奏于止而哀之曰女巢鳳凰若乎棲鴟梟者乎傲歲寒而蒼翠者乎媚

赤光而紅紫者乎何桷榱不齒輹輻不錄而泛泛水中爲不刻之舟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葉復生於仁壽之域或使匠氏斵爲琴瑟文爲犧象不朽於禮樂之鄉女欲之乎木以應對曰天地一洪爐也古今一瞬光也堯桀同埃孔跖共燼豈獨子可哀而爲是拘拘者請變之子不忍疾於後圖賛且識曰出乎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乎超生死類

責井

夏五月小旱井無掬泉子俯睨而責之曰吾謂汝炎

夏涵冷凜冬抱温不趨其時者也朝瓢氷澄暮罌玉瀋不易其操者也今衆源猶活爾泉已枯泄竇塵積甃縫烟生始惕知汝者浅期汝者之太深也子寧休炊息飲誓不屈耿恭之膝言訖倦薾而睡見童子蓬頭垢面焦唇燥吻喁喁而告曰吾井神也使爾全不生塵衣不凝垢者誰乎使爾筆硯津津濡雲染霧樽罍灔灔泛月浮花者又誰乎久濟無功一渴成怨何少恩耶當叩天閽剛泉户償子無窮之汲忽覺不知所之但聞西簷之雨滴

制作之旨

晁子正曰周易何以止於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蓋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止於有孚失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夫二子者其知制作之旨者歟

寃牛文

責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白司馬温公者因作寃牛文曰華州村民有畊山者日晡疲甚遂枕犁而卧乳虎欲啖而食之牛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而

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伏其體人則覺而惡焉因殺之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悟虎之害已則牛必免而獲德矣惟牛出力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於乎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害甚於虣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猜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寐苟人主莫或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别哉是牛能捍虎於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既遠之後其見殺宜哉

華王詩

華嚴居濂於世味然讀其詩鮮有不冲澹者王弇州厚于物情然讀其文鮮有不刻薄者華似柳子厚王似穉子瞻

小傳

楊升菴云漢人文章遠非後代可及如小說類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横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無論後代

楊萬里陸游

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萬里本傳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盖有先見之明焉游本傳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爲庭秀也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開發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元史姚燧本傳以衡斯言槩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治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爲所不當爲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噫是道也自漢伯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寓言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

爲戲然亦不無補于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海藻吳伍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之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身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幄悉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弓弟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動用什物器皿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即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婢妾犬小男婦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

以嘘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徧觀居第富實靡麗勝如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圃仰視其舍甲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圃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撤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梲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翳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爇箒與役夫襍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忘食切切焉惟恐圃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未落成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箒而

趨迎富人勞之曰子亡吾勞勞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吾之出吾惟圃是務初不知中堂之溫凊別館之虛凉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蛛網琹瑟塵栖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嘆悒悒而死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圃者多矣奚笑哉蕭東夫寓言曰淮右浮屠客月飲于吳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録而械之爲符移授伍百使

護而返之淮右伍百一咷浮屠曰狂髠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而叩扣執朴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縶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伍百而髠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逬明日既曉伍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頽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不能出户大呼逆旅中曰狂髠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輙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伍百哉生而有之我也均也是不爲

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倘來者耶曩悴而今榮倘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伍百果有間哉吾故人或騃騃華要嘗書此遺之

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爲瀘州刺

史東川節度使顧彥輝請兆書德政碑兆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容齋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帛及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

作碑得玩

劉乂嘲韓退之諛墓豈惟退之哉蔡中郎自謂平生作碑惟於郭有道無愧辭則他碑有愧者多矣李北海爲諫官時面折廷諍是甚氣魄其詞翰俱妙碑板滿天下外國至持金帛購求及爲葉有道碑稱美其孫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法善爲帝傲吏作人宗師以臺閣名士而爲一黃冠秉顯揚之筆讀之可發千載一笑史謂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豈非法善輩潤筆也使皆爲郭泰作碑邕猶安得數斤之金北海安得珊瑚鉤麒麟罽與紫驊騮凡之玩乎

草制潤筆

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沾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九終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王言類

勑

三代而上王言有典謨訓誥誓命凡六等總謂之書漢初定儀則四品其四曰戒勑令勑是也自此帝王命令始稱勑至唐顯慶中始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

黃勑

唐高宗上元三年以制勑施行既爲永式用白紙多爲虫蛀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州縣並用黃紙勑用黃紙自高宗始（事物紀原）

勑字誤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鉄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叙武帝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韵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甚厚楊文公談苑云千字文云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韵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勑

制

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其二曰命是也蘇氏演義曰制止也禁也斷也言君上用人或制斷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

張平叔制詞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塩法至爲劄剝事見（昌黎）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三筆）

贈官制

紹興四年陳東歐陽澈贈官制王居政所作也先生嘗稱誦之其詞曰於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膺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于忠臣乎抑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兹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憂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知

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寬而有知乎朕滋
意

詔語如古詩

光武詔書中語如縣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又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究是三七言古詩

誥

尚書湯黜夏作誥漢初太上皇稱之今太后亦稱又命官授職皆為誥成湯始為之蘇氏演義曰誥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之今言告身者謂

已身受其告令也

盛度誥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二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奸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為知制誥責詞云三星所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于丁謂也人惟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

女官誥詞

紹興間張彥實為知制誥行紅霞帔張頑兒轉郡夫人詞有曰某官某兒柔惠宅心溫恭率履早備掖庭之列居多夙夜之勤積學爾芳渙恩斯渥又紅霞帔鄭二十八侯九娘轉尚字詞曰以爾內堅誠信外盡恪勤夙夜在公禮無違背躐升爾秩庸示朕恩又紅霞帔馮十一娘張洪奴劉翠奴劉十娘轉典字詞又紅霞帔鮑倬兒裴霞帳王受奴轉掌字又典記邢二十二轉司字又掌闈劉宜添轉典字紅霞帳王八兒轉掌字夫以宮禁百執事之人固有定分有定職不可躐進所以轉遷資品皆有誥詞以示寵褒亦是國体然為十一邢二十二王

八兒倬兒之名殊覺不雅有忝王言曷不以柔惠懿美等或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得體必也正名乎此之謂也

宣麻

唐書百官志曰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則宣麻自明皇始也 事始

宣頭

筆談曰宣頭所起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本一為底一為宣謂出行耳未以名書也晚唐

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梁置崇政院專行密命後唐復樞密使以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勑也是則宣頭之始出於晚唐而定于後唐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惟給驛馬之類用之

法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勑令格式也神宗聖諭曰禁于未然之謂勑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後至之謂格設于此使彼效之之謂式

學士草文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寖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勑榜大號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勑書批勑群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番書道醮曰青詞釋門曰齋疏教坊宴會曰致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錫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榜號簿隊名號佛文疏語獲有別受詔旨作碑銘墓誌樂章奏議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宮中常于學士取歌爲蜀學士作桃符文孟昶學士辛寅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代言

王公宣子在太學時中齋與芮公國器同序俱治書相得歡甚暇日偶相謂代言之体當使深純渾厚如訓誥中語而近世文人駢儷磔裂吾輩他日秉筆盍挽當力革此弊已而各登第又二十年王公

以領隊師潭芮公爲中書舍人即爲詞云十國爲連連有帥疇茲俾乂厥惟艱哉以爾有猷有爲有守率自中剛而無虐寬而有制庸建爾于上游藩輔往共惟欽其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則予一人以嘉因寓書王公時中之約今幸償之王得書欣然者累日

草制被醢

金熙宗亶皇統十一年夏龍見宮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惧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赦遂召掌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

及渉于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讓
[illegible]之義乃曰漢兒癡知識托文字以詈我主上耳
皇帝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
人事渺爲瞎眼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
詰其言未及對以手劍劈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
譯之爲愚爲奸也其年亶被弒亮即登寶位赦暴
其惡不及此

教

漢制王侯及郡守長吏于所部有指令稱教取敬敷
五教之義今皇后稱教旨疑始于漢王侯長吏之

稱教也

公移類

移文屬郡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王粟宋樂大心不
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
曰牒蓋春秋時霸主于列國已用之矣

移

文心曰文移始于劉歆移太常書孔稚圭因有北山
移文今有移牒之名始此

似道勤王檄

朙元軍馬渡江賈似道即出師八書播告中外曰共惟
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illegible]以仁守位以
德配天未常行一不義殺一無辜理宗四十一年
忠厚之澤者在生民先帝一十一載恭儉之心何
負天下不念桓温群從岸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
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
孰無之太上皇七袠之聖躬今天子孤臀之冲質
在人情尤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
之阽危寧無郡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倡義
之旆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若張魏

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
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于盟誓檄到諸路咸
使聞知

露布露沉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助佐期曰武露布
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采
者則甘露沉重 出初學記

公異露布

德宗覽收城露布至臣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
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以于公異之詞後公異爲

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 補國史

封章

俗謂章奏爲囊封本于漢凡章奏皆啓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皁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慢恭顯之傾危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傅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宋朝于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于禁中是也今例從内降付中書雖泛言敎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方書類

內外經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黄帝命雷公岐伯敎制九鍼著内外經素問之書咸出焉黄帝昇爲天子鍼經脉訣無不備也故金匱甲乙之類皆祖黄帝

脉訣

世諸方書藥法雖損益隨時大抵祖述黄帝如脉訣之出於晉王叔和病源之出於隋巢元方湯液經之出于商伊尹傷寒論之出于漢張機千金備急出于孫思邈外臺秘要出于唐王珪宋朝太宗求天下名方集太平聖惠其餘紛紛無代無之

丹青符經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術

小兒司命

郜汾陽語子弟曰西陽無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讀 從容錄

千金

孫思邈千金方曰小兒六歳以上黄帝無說中古有巫妨始撰顱顖經以知壽夭自茲始有小方則小兒方藥始於巫妨也

難經

帝王世紀曰黄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脉旁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楊元操難經序曰黄帝八十一難者秦越人所作

偶對類

對偶佳句

對偶之佳者口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毋平生能着幾輛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風約在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樹東風軟花壓欄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盃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楊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舖丈夫不學曾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

沈石田文

沈石田不但畫掩其詩其文亦有絕佳者予嘗見其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字皆有來歷錄之趙鳴玉髯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于周宗道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閹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于乃因人而琛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諶傳挿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擠擠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于染羨豈敢只撚于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

甄龍友

甄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甄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雞頌當不靳也甄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須

先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香水推去面皮頭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咄香水源源化爲醬鑊湯滚滚成甘露引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主僧笑曰雞死無憾矣即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誕節致語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黄蜕撰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復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竹夫人

李公甫詞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蘄春縣君姓竹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乎保抱攜持朕不忘午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摩頂放踵無一節之瑕疵

賈秋壑醮詞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詞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為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犯之順率驍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瘁悔不為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尤恐致霍光之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聖祖神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瘞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為耶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然其文字則妙也

介子何黠

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介子棄觚可對班生投筆梁武帝與何黠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黠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黠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

不起手捋帝鬚可對足加帝腹

丁謂善對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拜而鬚著地丁曰內翰拜時鬚撇地楊起視其承塵曰相公坐處幞漫天時人稱其敏

屬對

王荊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公搿髀曰天造地設也

王安石使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季孫對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安石大笑

諺語巧對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荅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以為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的對

或謂坡曰栗破鳳皇見思之無對佛印來訪坡曰欲作一對未能因舉前句佛印應聲曰何不云藕斷鷺鷥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好此亦同兩音意坡即對云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曰何水能如河水清

小字對

小字始于漢盛于晉如犬子豹奴宜作雅對又如桐君桂父皆仙人名百足三尸皆虫名姑惡子規皆鳥名

巧對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閑字多未為佳句不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婚配巳酉一日為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作佛女卑為婢女又可以為奴

四六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溯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閑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殫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佑發號

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功上帝臨女無貳無虞三事就公不留不虞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于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于舞巳格于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遷忘于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視無疆之壽肯膾炙人口至于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illegible]一

中之我覺魏徵貞娬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
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我何以報之青玉案我
姑酌彼黃金罍此則可貸一笑爾 [illegible]

對體

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韵
學之後詩之麗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韵
之類如自朱邪之狼很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
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
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子美詩枸杞
因我有雞栖奈爾何始所謂假對也 古今詩話

四六用經史語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叠以爲
奇乃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啟云
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
何文公書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盖善其用如巳自
出特爲豪健

解魁戒伐

建寧府有解魁謝太守啟云賈誼舉秀才諸生無出
其右韓信拜大將一軍皆爲之驚守荅云百戰百
勝君無私乞試之功三沐三熏予將有善後之請

終慎思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寢陋始求
應舉魏之衆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
謝啓曰三年此舉衆人悉誚于毛生一軍皆驚大
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帥念其窮嘗以書薦于士
人之冨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
復取書歸而具啓納于董曰曾箭高飛謂聊城之
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薛制機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
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秘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
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遠何似人間從綸巾羽
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
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脩禊事又云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群
賢畢至端平中余由周翰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
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
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
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蟠

未見全篇

贅婿賀書

大德辛丑正月乙丑遣女適曹婿贅于廣衛山齊以書賀之有子有室女有家戌惟征戌惟築之對荅之曰予爲人之後謾歌唐什之三星女謂嫁曰歸未熟曹家之七誡乙丑利於行我方歎兩翁之値甲戌征且築君乃誇一日之同摽梅宜其家宜其室未足多召國之及時木瓜報之玖報之瓊但願若衞人之永好

鶴鳴老人

嘉靖中有鶴鳴老人稿者金陵李俊民所著其上行省中書啓曰唐昝房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良平竟起卯金之運以唐爲田口僅見此

酒保辭官

上與劉三吾微行入市小飲無物下酒上出句云小村店三盃五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適送酒至隨口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朝 賜官固辭不受

巧對

陳啓東霞長州人文定吳公友也善屬對嘗思的頸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蔔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盆爲之頓破翰林舊有句云贅之畔涯字訪東之江朝宗字東之貲之無能屬者謝啓東詞選至文定以扣之答曰囬也邀由也由也囬也西涯爲之擊節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水吃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囬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量叅政浙藩與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髯何須如此陸大賞嘆咲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啓東曰

有犯辛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内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其他巧語尤多如十百鱗魚游黑水泥拌千鰍三雙和尚對紅爐灰撲六秃

程篁墩敏政七歲時父教之書客見褒毅公立戲曰子坐父立禮乎篁墩停毫荅曰嫂溺叔援權也

西涯四歲以神童徵入殿門一中官戲之云神童脚短即應聲曰天子門高

西涯初見 上方食蟹出對云螃蟹通身甲冑西涯應聲云蜘蛛滿腹絲綸後篁墩以奇童被徵閣老亦以此命之屬對即云鳳皇遍體文章人謂二公

終身事業兆於此二語

弘治中北虜致一語曰朝無相邊無將國勢相將詔翰林應之西涯曰天難度地難量吾君度量虜使歎服

來豊聶豹三山鄭洛書爲華亭上海知縣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無中式者聶公哄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人咸以爲妙對

書目類

諸書之始

伏羲始作史書文王始作經書老聃始作子書子思始作傳書公羊高始作註書李斯始作字書漢劉歆始作類書梁沈約始作韵書晉李充始分書爲四部顓頊始作曆書呂望始作兵書周公始作禮書樂書政書呂公始作相書晉郭璞始作風水書漢甘公始作五星命書唐徐子平始作八字命書上書原於八索地志原于九丘詩文集原于詩書二經

五經遺書

易遺書篇名京房有易飛候注卅有易通論七篇王景有大衍玄基盖參紀衆家術數之旨云書遺書篇名劉陶有中文尚書卽推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三家尚書耳周防有尚書雜記詩遺書篇名杜撫有詩題約義通曰杜君注趙曄有詩細蔡邕以爲勝于論衡春秋遺書篇名謝該有謝氏釋則條左氏疑滯事也馬融有三傳異同說何休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禮遺書篇名曹褒有禮容撰禮內外記古文有月采篇說月之光采后蒼有曲臺記曲臺殿在未央宮蒼說于此因名鄭玄有鄭志八篇門人撰玄荅弟子問六籍依論語而作

藝文志

藝文志載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九家曰九流標目曰首目張純撰書禮樂春秋論語驗曰七經讖又曰七緯詩書禮樂曰四業河洛書曰靈篇申公魯詩轅固齊詩韓嬰韓詩曰三家詩楚元王好詩次詩傳曰元王詩江翁謂歌驪駒及毋庸歸曰驪曲吹管奏雅頌曰雅吹關雎風始鹿鳴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廟頌始曰四始崔駰以崔篆所作

易林曰家林左氏曰癈學左右史曰二史戰國策曰短長術藪固謂老子曰家人言竇太后謂儒法曰司空城旦書楊雄擬離騷反之曰反騷又旁騷作重一篇曰廣騷又旁惜誦至懷沙曰畔牢愁畔離牢聊也淮南有死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曰枕中鴻寶綠書曰秘經曰秘記五行家曰五家張衡著天文書曰靈憲算附論應劭論時事曰中漢輯事釋時俗曰風俗通伏湛采集古今刪著事要曰伏侯注湛清靜無競曰伏不鬪章彪所著曰章觔子魏郎青書曰魏子蘇竟樂道術作書曰記誨

篇梁竦著數篇書曰七序楊統所撰曰家法章句各自名家曰家法干吉撰太平經曰神書

歷代文集

吳越前人集名見記載者梁鴻集二卷戴逵集十卷王羲之集五卷謝安集五卷謝玄集十卷陶弘景集十三卷今皆湮滅無稱焉唐詩人所著書若虞世南兎園策三十卷魏徵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王勃平臺秘畧十篇周易發揮五卷張昌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沈如筠異物志三卷古異志一卷李邕金谷園記一卷郭元振安遊策三卷儲光義九經外義疏二十卷正論十五卷陸羽武夷山記顧渚山記二卷南北人物志十卷韓愈西掖雜言五卷陸贄備舉文言二十卷李商隱續爾雅三卷金鑰二卷雜纂一卷梁詞人麗句一卷令狐楚唐御覽詩一卷陸龜蒙小名錄三卷溫庭筠乾𦠆子三卷段成式廬陵官下記二卷王涯説玄一卷羅隱孔老兩同書二卷蓋兵火最尋宜其軼也

唐子書

後漢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好學易韓氏詩顏氏春秋災異星占永建五年舉孝廉爲郎中棄官

去著書二十八篇名唐子書

諸葛武侯著書

通志藝文畧載諸葛武侯所著書數十種今列其目於左漢書音一卷貞絜記一卷臥龍十六策一卷大堂明鑑一卷六壬類苑一卷平朝陰府二十四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武侯誡一卷又有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郭冲撰又總載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陸機集

陸機謝靈運不獨妙于吟詠兼亦美于文章其所撰

述陸有要覽三卷正訓十卷晉魏官名三卷洛陽
記一卷草木鳥獸虫魚疏二卷謝有廻文詩集一
卷聯珠集三卷十詩集抄十卷詩英十卷新撰錄
樂府集十一卷元嘉間四會遊集四卷設論集五
卷策集六卷晉書二十五卷今存者才千百之十
一耳

詩文集

六朝初唐論次諸文家有摯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
文章志四卷傅亮續文章志二卷杜預善文四十
九卷任昉文章緣始一卷應璩百一詩八卷謝琨

集苑六十卷謝莊讚集五卷千寶百志詩集六卷
昭明太子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釋慧靜續英華
二十卷劉義慶集林二百卷劉孝孫古今類聚詩
苑三十卷徐陵文府七卷六代詩集抄四卷許敬
宗文館文人傳一百卷士館詞林一千卷歷正文
苑二十卷其書若在當不啻文苑文心見珍于世

四部

崇文所錄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四部者蓋始于晉
李充按晉書李充傳充為著作郎時典籍混雜充
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頗事始曰魏武置四庫圖書
分甲乙丙丁為部目藏之錄云晉秘書監荀勗因
魏中經次四部別之及李充始加删正荀勗四部
之法總以甲乙為次

瞿宗吉著書

元末杭人瞿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明春秋淹貫經
史百家入　國朝為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
尋取相藩藩屏有過先生以輔導失職坐繫錦衣
獄罪竄保安為民太師英國張公輔延以教讀家
塾晚田錢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鑑集覽鐫誤香臺
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與觀詩順承稿

存齋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皆
見存者聞尚有天機雲錦游藝錄大藏搜奇學海
遺珠不可復得予家又有香臺續詠香臺新詠各
一百首皆親有序觀此則所失尤多昨因當道欲
得先生事實書集詢之于予所答十止二三誌銘
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聞其旅事一律云過
却春光獨掩門澆愁設有酒盈樽孤燈聽雨心多
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
舞劉琨平生家國縈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
亦知先生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一

海石門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雜文類

表奏

堯咨四岳舜命九官並陳詞不假書翰則敷奏以言章表之義也漢乃有章表奏駁四等則表蓋漢制也蘇氏演義曰表者白也言以其情旨表白于外也漢雜事曰秦初定制改書爲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

上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作書以戒此上書之始也七國時臣子言事于其君皆曰上書秦改曰奏今亦有上書之事又通于臣下者也

啓事

張璠漢記曰董卓呼三臺尚書已下自詣啓事然後得行則啓事得名之始也

鮓表

梁王琳作鮓表云依規除書以臣爲糝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

賀枸杞表

宣和盛時所在有靈芝之朱草祥異之獻賀表殆無虛日會朝廷進築順州城得枸杞於土中其形如獒狀仙家所謂千歲所化者王者得之喜甚于是馳貢闕庭蓋徽宗生于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異祥宰臣欲以告廟拜表稱賀諸公閣筆先是庠序久束王氏之學不爲應用之文時有舊太學生綦宗禮者素善此王者延致東閣授以此題綦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歲眷荒裔沉飛之久實王

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綦字叔原

德士

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窓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藻之詞也

丁晉公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謝轉運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陜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

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斧斤笑中分於鄭鹿

謝入蜀

鄒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

代奏

倪寬為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為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為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為諸公後皆為名臣然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為之耶　客谿

賦頌類

賦

詩序六義次二曰賦當謂直陳其事左傳言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於後荀卿宋玉之徒演為別體因謂之賦故昔人謂賦者古詩之流以荀宋為始漢書曰不歌而頌曰賦釋名曰敷布其義曰賦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然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

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

漢魏晉賦如馬之笛嵇之琴精矣王之登樓向之思舊著矣而其賦乃不佳何也蓋昔人相傳者或以事或以情正不必其文耳雪月若謝恨別若江則吾取之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斧萬[illegible]

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爭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四夷來王賦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

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宋朝前輩多循於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莒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

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

頌

詩序六藝其六曰頌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詩有商周魯三頌文心曰昔帝嚳之世累祖爲頌以歌九招則頌起于帝嚳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厓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先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襃貶之意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詞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耳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畊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

連珠

傳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班固賈逵傅毅皆受詔作之體則假喻達旨者微悟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曰連珠梁沈約上連珠表云始自楊子雲歐陽詢作藝文類聚中亦有楊雄連珠則斯文

之興不自漢章帝明矣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
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
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
珠體兆於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楊雄
非也

段成式

尚書東莞公夜宴坐列數花段成式作連珠以代劇
語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室素
女怨仙俗之易分因知三鳥孤翻從來要匹金雞
玉鵠不頓成群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期之未卜

居連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逼更長斜漢回
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遲遲一時稱其美麗
劉昫唐書曰段成式字柯古父文昌同平章事劍
南節度使成式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
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
解印寓居襄陽以閒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
尤深於佛書終太常卿著酉陽雜俎等書

讃

文心曰昔虞舜重賛及益賛於禹伊陟賛於巫咸並
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故漢制鴻臚唱拜爲賛
如相如之賛荆軻班固之褒貶以賛皆取先益賛于
禹之義要之自司馬相如賛荆軻始

改賛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賛其寫真曰爾形
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
狀盖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貌甚美嘗
繪其容以寄兄環改裴賛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
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張功父賛

楊誠齋賛張功父像云香火齋被伊蒲文物一何佛

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
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琱碎月魄又何窮
詩客也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
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乎觀此賛似東坡賛王定
國之作按功父名鎡號約齋循王諸孫也有吏才
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玉照余
嘗見玉照堂梅品一則

錢福題賛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
溫公像求西涯賛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

芋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等語翁大加賞以爲數語該括宋朝治亂殆盡爲之延與於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志

大業初勅竇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勅虞世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郎率更令詢之長子工於草隸爲時所重

一統志

大明一統志郎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爲副總裁嘗欲志户口而李文達以户口户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是民數　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耶如以爲户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耶文達既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爲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户口之登耗無徵而已

誄

周制大夫已上有諡士則有誄是誄起于周也禮檀弓魯莊公及宋戰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按周禮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是也

墓誌

炙轂子曰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銘誌王儉云銘誌不出禮經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墓誌以其宗族無名故以紀行自爾遂相祖習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原尋此旨將以陵谷

遷變欲使人有所聞知若無殊才異行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有德業則爲銘文又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青州世子隋代釀家于王戎墓得東海女郎河東豐旻以爲司馬越子嫁爲荀晞子婦驗之果然又銘云晉司徒安豐元公王君之銘有數百字則魏晉已有其事不起於宋也馮鑑續事始云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刻石埋于墓前恐墓誌因此始也昔吳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莊子衛靈公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我里

唐開元時人有耕地得比干墓誌銘刻其文以銅
盤曰右林左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玆焉是保漢
滕公夏侯嬰之葬得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君居此室則墓之有誌其來遠矣

行狀

自唐以來未有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
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
皆有行狀

自狀

前進士韓熙載江北行止辭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

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明假身爲
賈既及强境合貢行藏其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
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
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
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
爰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甚時罔不親於好弄杏
壇槐里寧未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
學武得麟經於泗水寧怯冥蒐授豹略於邳圯方
酬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每懷墜印之文尚愧
擔登之路於是攬龍頷編虎須結獻捷之師徒終
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
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勍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
洪儒遙望而獨摧堅壘横行四海高步千群姓名
遽列於烟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
筆腰有劒而袖有槌時方亂離迹尤飄泛徒有術
精新略氣激雲霓瞋口張而陰雹搖怒氣發而霹
雷動神駈鬼殿天蓋地事閃霹靂於雲中未爲蹻
健喝棲蒲於筵上不是酋豪未遇良時孰能言志
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聡
顒懿於中土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奠四海如砥

燮和天地嵓廊有禹稷皐陶洒掃烟塵藩翰有韓
彭衛霍昔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
吐祥光於冊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
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接畛敵境連封一路
之雞犬相聞兩岸之馬牛相望彼則恃之以力數
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
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心次
量人事且向明背暗舍短從長聖賢所爲古今一
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泝遥終赴
於天池是遠須還於帝座是携長策來詣大朝伏

惟司空挻劍倚天秦松蔭地言雄武則平窺絳洪
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鞭
撻宇宙駈役風雷勞愁積而脞肉生憤氣激而肩
臂起一怒而豺狼竄攝再呼而神鬼愁驚提鑾鼓
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掉燕撾而揮白刃月落星飛
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鼇
山披堅每敢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嘗時於後殿
功乃非矜國家付以肺腸用為保障勳藏盟府名
鏤景鍾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
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戶口而勸農事謾

酒隨車之甫洗治佳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
可謂仁而有斷謙而逾光賢豪嚮義以歸心奸宄
望風而屏迹佇見秉旄伏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
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
瞻威名洽著况復設廷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
前席請論其韜鈐危坐願聞於興廢古今英傑孰
可比方某才越通津已觀至化及陳上謁罔弃謏
才是敢輒述行藏鋪諸毫幅况聞鳥有鳳魚有龍
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
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足以恢察相之樂

賢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操草澤陳謀於魯
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
人之來格寔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
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熙載狀

誌狀不備

明文定公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
何處之言勉齋為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
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為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
敬不在於一時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
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

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意

林和靖先生行狀 淮海桑世昌澤卿撰

林公逋字君復世為錢塘人祖克已仕錢氏為通儒
院學士逋少孤刻志為學景德中放游江淮及歸
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爰賜粟帛詔州縣
以禮遇之善行草書喜為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未
嘗自錄其稿或謂曰先生何不錄所著詩以傳於
後世逋曰吾終志山林尚不欲取名於時況后世
乎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
年未嘗入城市李及薛映知州每造其廬清談終

日而去臨終有詩曰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十六年二月丁卯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帛五十疋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常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知杭州爲製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詩納於壙中

手誌

晉陶淵明自作輓詞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譔墓誌顏

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習曰生前作誌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我　朝楊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小傳梁棨作成化末年南京吏侍王㒜爲三原王端毅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後爲大醫院判劉文泰撫奏以爲沽直文泰係傳奉官爲端毅所抑假以報復然文泰雖正罪而公亦從此去位矣事詳介庵先生年譜笨哉王曰未死而自爲之猶之可也若憲公仲子未死而天王先歸其賵尤爲無謂左氏曰豫凶事非禮也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

自製墓誌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継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壟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

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于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啟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等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併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

能綖意於世者甚遊從之樂所以彰君上之賜周恤之意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邺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士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于昭昭累士夫之餘義冥冥爲地下之愧䰟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㖆者

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誦再三不覺清風襲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

溫公神道碑

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歡追諡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諡此亦文章之關鍵

陶氏祭文

陶穀晉開運中爲詞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大將馬錄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具草以祭曰漢北有不賓之虜山東起伐叛之師何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銘

蔡邕曰黃帝有金几之銘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以神金鑄器皆有銘題凡所造建皆記其年時此銘之起也

座右銘

張德遠座右銘云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不可以屈物屈物者柔也懷疑於人人未必疑而已先疑矣逆詐于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矣揚

人之善人將揚其善掩人之惡人將掩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應之以誠則彼自愧犯我以非理而我以理報之則彼自服我客人則易人客我則難望人太深則生怨察物太明則取憎

四忌銘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言老

紫岩作銘

紫岩張公謫居于永愛國耿耿一日慨然作存墨齋杖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

昭斯爲瀟湘之寶兮將與之逍遙爲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戒石銘

宋太宗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檮杌中所載蜀孟昶戒石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寄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稅是出邦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

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淸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莫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爲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感甚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尺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爲作錢神論及觀類文同時綦毋氏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氏之論略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伊我所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爲諭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孰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一法百利論

崔伯陽熙寧二年爲國子監直講嘗著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五卷逾十萬言槩以久任爲要上之召對延和稱旨自此遂擢用徧歷淸要是書惜乎不見於世

策

事始曰起自漢武帝董仲舒以其文曰興自朕躬故也按前漢書有晁錯賢良策蓋文帝策之曰興自朕躬則策始於漢文帝之策晁錯也

策問

鎮江策問曰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冶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後南渡六百四十年惟見春山一髮渺渺愁予者耆老不足証矣安得不窮搜東晉諸賢乎晁草寒烟猶帶齊梁光景徒以重人黯然耳不知秦淮舊月曾照見千載英雄肝胆乎惜哉其遠而不可詰也比來忠義王濬在心慨嘆黍離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兵端不可輕開國事不可再悞思目前之危急指分表而經營茲猶可藉口栢城

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時馬鬣之子無不以麥飰酒其松楸者長陵杯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取長安道謁五陵時晉寄淮左百有十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晉陵寢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情也秦始皇陳隱王之墓漢猶有人守之三歲禋需義夫節婦墳墓猶禁樵採況祖宗神靈所眷顧乎自端平至今又二十有三年八陵不祀動人悽慘多矣士大夫躭於湖山歌舞之娛何知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志豈隨末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比孔孟論功業自許伊周君限田若獅飲若揄秀若里選皆欲彷彿三代獨此一事豈其在晉人下乎後之作元經者必不恕矣或論本朝不能復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關中未知諸君所聞如何耳後來童幼班荆聽音茲固晉人所深恨聞之西北流寓拖孫長息與東南同久已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旦聞有北方豪傑試於漕闈者有司豈不敬喜耶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紹定足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於世也諸君有義氣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不

能分半席乎

孟子譜系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

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
為孟子之從昆弟與諸不同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宣政而極備攷定世
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
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
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子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
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
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邵澤民焚玉牒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玉牒
可攫虜首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
溥時為吏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
中嘆曰力不能遍存也俄虜使至遂按籍以取之
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而人多不知（聞燕常談）

祝文

禮記曰自伊耆氏始為八蜡則有文其文曰土反其
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是祝文之始
也

逍遙齋記

予不良於進自號逍遙子偶讀宋吳處厚逍遙齋記
覺胸次灑然因書之座右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
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鬬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
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致功名可以智取
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
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猗頓耶原憲黔
婁不復為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
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為善人矣使天下
之仕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乘田委吏不復為孔
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毋孟

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
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
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
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
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
則混混與世相濁歷之泰山不以為重付之秋毫
不以為輕升之青雲不以為榮墜之深淵不以為
辱震之雷霆不以為恐切之白刃不以為懼喻死
生為旦暮以盈虛為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
身世之卑陋如一浮萍之浮大海一稊米之寄太

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與天爲民入與道爲鄰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遥哉此詞足以爲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欽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促以欽章辭情何緣復聞欽猶豫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欽字或改爲報或改爲疑並非也

刋章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下州郡以名捕儉注刋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欽章刋章皆奇欽章告者原無姓名刋章告者有姓名而刋去之也又梁松傳松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注無根而至若飛來也今之匿名書

稗史彙編卷之二百二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文史門

歌謡類

歌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歌九辯以下焉又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歌舞夏侯玄辨樂語曰伏羲有網罟之歌呂氏春秋葛天氏歌八闋一曰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木四奮五穀五謹天常六達帝功七依地八總萬物之極

四皓歌

古今樂録四皓隱居商山高祖聘之不至仰天嘆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嵯嵯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岑崔嵬岩居穴處以爲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

處世遠害將安歸驕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害
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士傳之
歌尤勝故併錄之

夷歌

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
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犍爲郡掾田恭
譯其辭語輔令從事李陵與恭護送詣闕遠夷樂
德詩曰提官隗構(大漢是治)魏冒踰糟(與天意合)罔譯劉脾
(吏譯平端)旁莫支留(不從我來)徵衣隨旅(聞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
奇異)邪毗𦂮𦅈(多賜繒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肉飛)
局後仍離(屈申悉備)僂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陽
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稚角存(子孫昌熾)遠夷慕德詩曰僂讓
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慕義向化)路且僕
雒(歸日出主)聖德渡諸(聖德深息)魏菌度洗(與人富厚)綜邪流藩
(冬多霜雪)莋邪尋螺(夏多和雨)藐潯瀘灕(寒溫時適)菌補邪推(部人
[illegible])辟危歸險(涉危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疊附德(去俗歸德)
仍路孳摸(心歸慈母)遠夷懷德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犁
籍憐憐(土地墝埆)阻蘇邪犁(食肉衣皮)莫碭麤沐(不見五穀)罔譯
傳微(吏譯傳風)是漢夜拒(大漢安樂)踪優路仁(負仁歸仁)雷折險
龍(險陜)倫狼藏幢(高山岐峻)扶路側祿(緣崖磻石)息落[illegible]

(木薄發家)理瀝髭雒(百宿到洛)捕菃菌毗(父子同賜)懷稾匹漏(抱
帛匹)傳言呼嗽(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帝嘉之事下史
官錄其歌焉(東觀漢記)

神仙中人

歌者表絢廼唐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事九重
常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
四垂一碧無際江流洶湧俄而月色如晝遂共登
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
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客曰此便
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生安可
得乎

挽詩

譙周法訓曰挽歌起自田橫通典曰漢高帝時齊王
田橫自殺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後代以承
以爲挽歌按漢初橫死門人爲薤露蒿里之歌蓋
從者以寄哀也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薤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庶士盖二歌之起始自橫也
摯虞新禮議曰挽歌出于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
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者誤矣左傳哀公十一年
會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

虞殯歌曲哀死也孔頴達疏曰虞殯謂啟殯將虞之歌今謂之挽歌

梁甫吟

梁甫吟不起于諸葛亮獨其詞作自亮耳蔡邕琴頌梁甫悲吟又陳武常騎驢牧羊諸牧竪有知謳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而李勉琴說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後乃以為葬歌猶之蒿里薤露矣

山歌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為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為一孫仲謀耶遂殺之改其鄉臨安縣為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攜壺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葢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為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別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黄髪飲玉耆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即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受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知曉鏐亦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音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單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觀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湘山野錄

山歌寓意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翌日報之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頴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苦竹謠

侯景之首傳至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燎之以付武庫先是謠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

景耽首至湖東村諮議參軍宗季長宅東皆竹町
以景首置其中爲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
萬計斷頭折頸入宅去來季長大惧設齋迎佛又
有數萬鳥自江津飛噪集其家焉三國典略

官謡

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造
歌謡或對聯頗能破的嘉靖中袁澤門爲郡守忽
喧傳二句云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
蓋澤門有一同年亦姓袁任府之東頗相厚昵時
有曲宴之飲故當時遂有此謡先時又有一對云

馬去侯來齊作聶張仲賢良是在太守喻公時趙
任之後益馬聣侯自明爲同知聶瓚齊鑑爲通判
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臧否莫
遁後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有三耳無聞一
孔不竅之謡近年又有松江同知貪酷掊得重叅
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
名仲驂倪東洲爲華亭縣尹名光薦故也是非之
公毫髮不爽自古賢聖之君令士傳言庶人謗子
產之不毁鄉校正欲以聞謗也

宋人北遷詞

丙子之變宮娥多北遷有王昭儀者名清惠題滿江
紅于南京夾山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顔色常
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
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
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説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
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嫦娥垂顧肯
相容同圓缺

詞曲類

嘌

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爲淫靡近即舊聲而加泛

艷者名曰嘌嘌之讀如飄玉篇嘌字讀如飄引詩
曰匪車嘌兮言嘌嘌無節度也元不音瓢廣韻嘌
讀如杓疾吹也亦不音瓢

南北二音

古四方各有音乃其後但統以南北二音即伊京其
渭原是西音亦謂北調南夷茲仲熊云五音本在
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
石旨哉其言也嘗考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
澤詩二南三百漢七十曲後魏北歌隋北庭伊州
煬帝望江南唐長孫元忠之祖援北歌於侯將軍

貴昌李太白温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以至金董解元西廂記元關鄭白馬諸曲皆北音也固可按而歌者彼孺子揆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及今戲文皆南音也直吾長康所謂老婢聲耳

南北曲

北有同曲而句字長短小異無入他曲者獨南曲有犯他調中如雙鸂鶒犯風入松刷子序等尾俱犯玉芙蓉是也甚之六七犯至十二犯各以音從類亦以數命名余欲作明月三五夜凡十五犯但未

遑耳若南尾聲則十二板按十二月餘文則十三板餘則閏月與北尾全別北隨定本調多或數十句云

詞曲雅俗

詞者樂府之變也而曲者又詞林之餘也詞俗于詩曲尤俗于詞然愈俗則愈難詞雅于調曲尤雅于韵然愈雅則愈遠余考詞真祖梁武有江南弄陳後主有秋露玉樹後庭花徐陵蕭淳有長相思伏知道有五更轉隋煬有夜飲朝眠曲湖上曲唐始名于太白小盛于五代極盛于兩宋中間大曆咸

通而後如王起李紳令狐楚元稹魏扶韋式范堯佐一七令張泌江城子徐昌圖木蘭花皇甫松摘得新采蓮子王建古調笑白居易花非花望江南張曙浣溪沙温庭筠更漏子玉樓春莊宗如夢令韋莊相憶空馮延巳謁金門鶴冲天歸國謡和凝小重山李後主采桑相見懽醜奴兒令阮郎歸浪淘沙虞美人牛嶠酒泉子李珣巫山一段雲外殊無聞者豈以詞能損詩格耶今觀工詩者詩便似詞工曲者詩便似曲此兩家語信不宜多作求其超然三昧卓爾大雅繼李供奉者獨一坡仙而已

鹽曲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惜惜鹽十韵樂府以爲羽調曲玄怪録載籧篨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突厥鹽黄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坐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

涼州等名

天寶中樂多以邊地爲名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爲商調曲繁聲入破後其地爲吐蕃所破其兆如此

阿鞞廻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廻晉曲名張祐集有阿濫堆即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入名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掘柘詞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旋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段成式寄温庭筠雲藍紙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掘柘詞令温集中有掘柘詞掘音柤

醉翁吟

慶曆中歐陽文忠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旣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色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泛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殁其後廬山道士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曲中絶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瑯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清露涓涓人未眠荷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第二疊泛聲同此醉翁笑詠聲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弦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居士倚聽爲詞頃刻而就無一可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衆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譜曲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再思紀異録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制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作以咏文姬也記異謂昭君制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十拍首言中即有女能傳業者亦咏蔡文姬也

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按
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
及按蔡翼琹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
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其十九拍謂之祝
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
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
唐有董廷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
區謂非文姬所作亦非琰矣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
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
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

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
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
國謂昭君不能制曲又非也

西廂

西廂顛不刺解作美女寶石甚謬此是莽狀之意至
今俗猶有痴顛不刺語又好教賢聖打解者以魯
陽事當之亦大錯曾見董元記中云不當道日光
菩薩沒轉移好教賢聖打王正用董記所云賢聖
即諸聖賢耳第王尚含糊董較圓足

荆釵

荆釵一說錢王道本王十朋久而孫汝權亦王同榜
進士史浩惡孫諷王劾己遂令客作此以汙兩人
蓋溫州曲調始自徽欽後盛傳于世矣又一說王
蓮實錢氏乃娼家女耳初王微時與之狎錢心許
嫁王已狀元第歸度王道必過其門冶容而待乃
王擁騶騎揚揚不復顧群娼譁然大笑錢憤而投
江死至今名其娼云二說稍異要之前得其真後
得其似余憐王蒙惡聲而不可白也故兼列所聞
為王一雪之

拜月亭

拜月亭云是元施君美撰按太和正音譜不載止載
施鶼鶼裘第二齣乃稱關漢卿作耳其走雨拜星
月當為絕唱近世香囊本渠邊塞語衍作兀朮口
白差令人暢快至黃昏鼓曜便讓驛亭諸曲百步
即琵琶二郎神尚須自足之而後氣縮獨瑞蘭瑞
蓮兩入問答從頭到尾不煩白一字意自曉了何
元朗謂其勝永嘉者似此可以當之如用也字落
句雖馬東籬百歲光陰王實甫走荒郊曠野考其
標韻亡以過此

樂府大家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為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厲而少醞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㑳梅香頭一齣點絳唇尚有人會唱至第二齣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有此曲矣

西廂妙處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又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色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元和令內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忝禪戒此等皆俊語也夫語關閨閣已是穠艷須得以冷言剩句出之雜以訕笑方纔有趣若既着相辭復濃艷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為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靘粧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為勝耶

曲中廣樂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宮大用范張雞黍鄭德輝翰林風月王粲登樓倩女離魂關漢卿單刀會費唐臣蘇子瞻貶黃州金童玉女馬致遠三醉岳陽樓黃粱夢誤入桃源王實甫麗春堂喬夢符兩世姻緣白仁甫流紅葉

錢塘夢范子安杜甫游春李壽卿伍員吹簫張鳴勘頭巾亡名氏敬德不伏老三氣張飛醉走黃鶴樓龍虎風雲會抱妝盒連環記黃花樂等劇真字字宮商聲聲金石若登鈞天而聞廣樂使人心蕩魂搖倘盡傳伶人猶足想像胡元風致然考其作者諸君漢卿則太醫院尹致遠則江浙行省務官大用則釣臺山長德輝則杭州路吏張小山則首領官此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蓋胡兒元帝二十而稅一且以我為官貳故高材不復喜仕其季富俠若顧仲瑛輩更爭招致賓客至千金賣玉英

詧者求楊鐵笛一聯以爲榮語具玉峰草堂集中皆其同時唱和諸詩云每燈夕多作謎虎懸金其上猜得者輒持金去謂之猜詩謎社家而其雅不能詩者尤好搬衍雜劇即一段公事亦入北九宮中其體歷四宮而成一劇如王煥百花亭殆公事也即非絕品自是當家

行香子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鄰鄰砌階除軒窗隨意小巧規模也清幽也瀟洒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如撫欄杆臨水觀魚風花雪月羸得工夫好此香

說些話讀些書

又短短橫牆矮矮踈窗忔憎兒小小池塘高低壘障綠水邊傍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藤床擬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又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笑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繡地莫比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著山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又淨掃塵埃惜耽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畫遲也奇哉數株松數株竹數株梅花木栽培耽次教開明朝事天自有安排知他富貴是幾時來且優游且隨分且寬懷

高則誠

高則誠人別後合二郎神集賢賓黃鶯兒貓兒墜尾四曲後人換入者便自玉石惟黃清甫以余言爲然至謂祝京兆玉盤金餅此賦體耳則余不敢是之也

楊鐵崖

楊鐵崖覇業艱危當稱絕妙好辭梁伯龍浣紗記乘

入范蠡歸湖調非不恊然只合做劇乃佳經作戲便無味今考記中有三等病經捏離合一病也填塞賓事一病也摹倣琵琶三病也如按雁魚錦三被強處都不成文理世獨賞其花枝無主東風嫁語此特用一籤訣耳至其白苧紅線亦是具數未足當行

彭祭酒破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在兩省同寮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竹思久之云運于上

者無遠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盍歎服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于更闌月下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謳之聲甚悽惋唐人有詩云徙倚無聊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唐伯虎

元人詠柳如窺青眼足為柳傳態宜稱絕響至方洗馬詠草尚復足觀乃顧狀元詠梅便遠不及真一蟹不如一蟹余獨喜唐伯虎黃鶯兒云細雨濕薔

薇畫梁間燕子飛離愁是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草燈前淚夢魂迷雲山滿目不辨路東西頗類禪家轉語

星月怨

戲代星月怨星女怨作北仙呂九曲其一皁羅袍云碧天一陣金風脆半月澹蛾眉分明畫出秋光媚步瑤堦良宵顛倒惹傷悲其二六幺令云有緣相會牛郎美去年畢致今夕追陪聲搖玉珮香開綉幃鳳枕歪鸞釵墜徘徊通通河鼓把人催其三天下樂云誆得我黑甜甜夢乍回目濛濛鷄又啼軟

溻溻眼兒摩手兒麻脚兒頹死灰灰單指個七字兒提活圇圇平空地兩處兒堆巧思甘苦不得其四那吒令云怨冲冲一東一西悶沉沉非非非癡只索要錦模啞啞兒再理怎當這破題悠悠兒重起迴文謎待細細兒追七襄枝空行行兒緩脉脉遺誰其五鵲踏枝云將駒隙如梭擲方纔了三月三又早些七月七既然價有心成配却因何隔歲為期其六寄生草云笑你逃笑你隨綵樓高架排筵席五色絲齊擺着香羅內七孔針亂撒在金盤裡結蛛網暗覓下天孫記剛討得一夜夫妻那管

得別人伶俐其七金盞兒云莫不是老舅姑命運低莫不是呆青鳥信音遲莫不是填橋烏鵲工初起莫不是臨河清淺步難移莫不是霧穿新綻履莫不是雲冷舊縫衣莫不是情慌嬌影碎莫不是力栽瘦腰圍其八上京馬云休作悵悶張騫消息打笑君平也無及等他委的乾沒了支機石其九後庭花煞云一水遡歸期千秋隳別離滴不盡明河淚即行切勿疑鼠希奇樵時夫婦大家憂喜大家知又月娥怨作北正宮八曲其一嫦娥端正好云玉宇晚風勻貝闕晴霞嫩聆銀河踏破冰輪溢

然提起凄凉恨客地鞋尖襪其二月老脱布衫云
這時候半簾鈎恰動黄昏千金笑惹出清尊為息
愛關情業印把孀娥悄聲私問其三嫦娥俏秀才
云早知我偷靈藥鎖天箇欠穩爭似恁泄漏香蹤
墻箇咸近博多少斗帳流蘇不住春強攀仙桂子
着意〃年人抵不得朱陳秦晉其四月老滚綉毬
云覷者你一䏰秋八字春受用些些輕鬟霧薄鬓雲
對清光有誰幫襯守寒宫獨自温存霓裳態又塵文鸞信
末真捱不過孤眠寡運算將來作意傷神雖然免窩裡彈老埋半飾便是鵲橋下半哥齊害
損此恨誰論其五嫦娥上小樓云只將味冷言詞

胡調引全茂星熱心腸忙安頓那里顧已不由引
脱天有路着地無門硬主婚暗賣春許多差認則
怪你撇嫦娥一堆兒趂其六月老幺篇云想當初
丢下窮國君到如今占了月殿尊枉自價怨雨尤
雲十分甜話百夜忘恩送好人做反臣其間何恐
則笑你撞先生一番兒混其七嫦娥滿庭芳云我
也實交杯合巹芙蓉綉褥石竹香裙要長生拼毒
手聯方寸虛費精神從今後斷絃頭其心自肯鸞
鸞牒寫上回文待下筆都填悶滿腔離恨千古與
閨人其八月老尾聲云破鏡的慢慢圓繫繩的漸
漸緊美前程多管無緣分空落的碧海青天證不
的本盖非徒寫天上愁端抑亦貽人間笑柄

雙字令

戲以曲名作雙字令云珎珠簾底瑞雲濃濃着兩行
齊齊整整傳言女青玉案頭賣興現擺開對對婷婷
嫋嫋侍香童喬合笙大迓鼓下下高高那一椿非
聲聲慢青衲襖紅綉鞋來來往往無一箇不步步
嬌剔銀燈中明晃晃的是桄昇兒綉帶兒陣陣光
風遍地錦銷金帳裏喜孜孜的是水仙子醉娘子
雙雙清夢鎖寒窗觀者都烘堂大笑

鬱輪袍

王摩詰鬱輪袍自是一重舊案近日大老公子發觧
被彈乃作劇為之湔洗其云忌我的船頭波浪拍
天來愛我的空中樓閣隨人起又云消不得大功
勞總帶這累貂蟬具賢才總穿這白鷺絲蓋了濁
嘲兼有隱諷至謂前身維摩後身韓維談禪便着
相打諢却本色

哆

余先生嘗撰廣諺其中有絕類歌謠堪入詩者毛詩
蹏蜻蛉鳴衣裳成趣織鳴懶婦驚草木蹏黄果猶

礽我麥熟椹黑杏月令注三月昔参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齊民要術椹厘厘種麥時歲旹記雨不梅無米炊酉陽雜俎草木鞞䩐翕虞亂飛道安傳安銳而姿思喜談論古諺曰漆道人驚四隣釋教録魏有二高僧曰支謙支亮謙細長眼多白而睛黄復多知時賢諺云支郎眼中黄形軀雖小是知囊江表諺越之徹洞氷雪霅之晝能清秀杭之標摩青霄謂靈澈清晝道標也丁鴻字孝公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曾丕字叔陵關東號曰五經復興曾

叔陵周舉字宣光京師語曰五經從横周宣光馮豹以詩書春秋教驪山下鄉里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任安字定祖從楊厚學圖讖時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楊政字子行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召馴字伯春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許慎字叔重時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重平聲井丹字大春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叶晏字偉君授學詩于瑯琊王攺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諺曰緻上成群許偉君任文公傳益部語曰任文公智無雙郭憲字子横當時稱曰關東觥觥郭

子　戴良傳曾祖父遵字子高首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荀爽字慈明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賈彪字偉節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韋紹父成字文明冀以下皆與交諺曰事不諧詣文開陸稠字伯龢爲廣陵太守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留侯七世孫張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人里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游殷字幼齊爲胡軫所害軫病但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遂死關中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人之靈蔣詡字元卿爲兗州刺史王莽宰衡稱病終身不出諺

曰楚國三龔不如杜陵蔣翁柳琮字伯騫初結九友號九友及爲州郡所拔進皆致位牧守鄉里諺曰得黄金一筒不如爲柳伯騫所識識去聲

讖謎類

塊土之讖

左傳晉文公過衛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反國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史記本紀秦王以金一筒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相賀曰土者地也秦當有蜀矣伐蜀有之

地名之讖

漢高祖過栢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栢谷遂爲老父所窘其得免幸爾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卒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至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殄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于興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參議玹與都司同姓某征猺至雙倒馬關皆爲賊所殺江西寧賊反至安慶兵敗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

如王音賊嘆曰我固應失機於此已而就擒

六七之厄

武帝行幸河東中流與群臣飲讌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在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途帝也羣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絕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春秋元命苞曰許昌爲周當塗

王溥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爲官瑯琊王溥其先吉爲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無貲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洛陽市傭書爲人美形貌多文詞就其書者丈夫賜以衣冠婦人遺以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庚一土三田軍門主溥以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 出拾遺錄

玄石圖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孫盛晉春秋

麥枯讖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山谷親書此帖乃西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嘉中涼州羌反延收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弃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

鄭公言私相語也

襄國讖

石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去或入口讓去言乃襄字或入口國字也勒後建都襄國 異苑

銅牌記讖

汴汳門寶誌銅牌記多讖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玄石白文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僖順翼宣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祐丙子三宮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者也

東西狀元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横山而行鑿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

巨源詞讖

李端硯宫保文和長子治園池迎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爲例至夜各寢閣什物供帳皆不移而具元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召學士將鎖院孫巨源適當制頗怏怏不欲去李餙侍妾耶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禁門矣草草作數語云城頭尚有三鼜

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去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那更簾纖雨謾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自是得疾於玉堂後六日卒

賀黃詩讖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滕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讖乎少游同時有賀

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窓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皐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黄時雨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觧道江南斷腸句秖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予嘗親見其墨跡後有近代劉菊庄題云名並蘇黄學更優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與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亦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黄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谷厄於城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咏詩之日孰知又爲少游之後者耶

晚景詩讖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景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秋宇玉乾坤寫示臣下謂甚得意臣下稱賛耴對清切格韵高勝聖學非衆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已先兆金世界也

韋齋詩

宋朱韋齋詩有杯酒閒談寂歷中之句及晦菴改葵韋齋乃在寂歷地名

榜讖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下龍準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黄京師爲之語曰龍在灘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黄醫不得

童謡

張士誠在江東時姑蘇童謡曰張王做事業只憑王菜葉一朝西風起乾鱉盖叅軍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者爲士誠所信任害民特甚故云後城破　上果令耴三人刳其腸而懸之至於枯死人皆快之

戲語應讖

秋官即中陸孟昭名泉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郎第外隙地搆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餞之爲宴樂孟昭復盃以肴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館爲之傾客有戲之者云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修築方落成已擢閩省藩叅其死輒與侍郎滕英滕盖白水村人也

石灰詩讖

李部憲守三遐亭題石灰詩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熖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後以遐境狷獗挺身出鬪因裂其屍焉今人仰其節誠詩讖也（野記）

橋碑讖

世廟入繼大學士毛澄迎　駕至藁城橋崩有碑出焉文曰橋崩　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

井字謎

謎者隱也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鮑照集有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益乖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拆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放此

蟁謎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鬥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烟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蟁舍人辭窮當復脫褌（出東方朔傳）

開福輪藏

潭州城北開福寺政和四年甲午住持僧文玉始拆舊藏欲新之於棟間得一板題四十五字云吾造此藏魔障極多初欲爲轉輪衆議不可後二百年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住院者荆山璞化緣者中秋月匠人弓長玉傳示於衆莫能曉有識者解之曰荆山璞即文玉也中秋月即化緣僧智圓也弓長者塔匠張其姓也推攷立寺之歲當朱梁正明年乙亥正馬氏有國時恰二百年矣

石銘

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爲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後麻叔謀被砍爲二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啟棺其人如玉鬚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堦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已上出開河記）

又衛先生大經解梁人閉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葬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

無鹹河以溉田度至衢先生墓得一石刻曰美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前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已上出宣室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匣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

小篆後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卽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援甲於城南潘美統兵於北城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隣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王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年亦舉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荊南日於山庭鑿池得一石匣扃鐍甚固啟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遇隆卽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孫發土至七尺石片卽啟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爲之鐫鏤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然不葬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已上三事出採異記）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克去東京之年乃己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爲林某家看其先壠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偏斜所致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徵不同耳遂揜之（出東日記）又至元十五年有軍斷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墾土得一鐵券云雁門

馬氏葬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舊事）

壙中古銘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言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啟靈趾瘞在三上庚望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嘗錄示史官姚訾幷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願採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數月欽悅卽復書曰謹稽諸曆術測以徵詞當梁武

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癸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月巳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

寅初癸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

祿山隱語

安祿山未亂梁公有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裳者祿山也一止者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詩謎

世有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蓬壺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人名也

雙珠謎

唐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戒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萬回也 神僧 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

虎還號太平年此水泚字也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朱泚與弟朱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歲終改元貞元元年丙火也寅虎也是歲丙寅賊平也 杜陽編

水謎

唐太保令狐相綯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卻雙鉤兩日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之能辯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

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氷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邉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洒然曰黄絹之奇智亦何異哉

嵩山石記

嵩山寇天師嘗刻石爲記藏於山中上元初有洛川民因採藥得其記獻于縣令樊文狀以上聞高宗詔藏於内府其銘畧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中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

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止戈爲武也李代代不移中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下也中鼎顯真容者顯實中宗之廟諱真爲睿宗之徽諡基玄宗諱也千萬歲者言歷數長久也

建安石銘

能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時貧老傭爲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出稽神録

草重生

初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猴逐白兎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重字日日昌字素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諸猴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兎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 出會稽録

石笋隱字

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耆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墳曰沉犀石曰

魚鳬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之遺址諸葛亮掘之方驗有篆字曰蚕叢氏立國誓蜀之民以二石柱横埋連接鎔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又五字濁歇燭觸蠲時人莫曉後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歇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驗符習

謎序文

舊得一敗帙鼠齧之餘零落殆盡唯序可讀乃謎社

之書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十有七又得不全謎社
便覽一冊謎家姓氏書名字册門類所宜不宜之
格諸凡備矣亦錄其序文繼之前序蓋前序捜獵
當家故事可謂博也後序推解隱語之義可謂精
也不重復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備一家之典故收
之於稿庶謎社君子因得以求訪焉耳然前文失
收曼倩之敵謎後書失收玉連環之名

謎語集成

漢蔡中郎邕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捫邯鄲淳之碑遂
成八字鐫之于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脩辭

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後魏孝文帝會郡王
飲酣觀組妓出數語命辯之曰三三橫兩兩從妓
女白日行青空暑見研肉與秤同有人辨得賞金
鍾彭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宋陶穀使于南唐因
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鷹撲兒
御厨飯宋齊丘辭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
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輔以隱字唱
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世金章宗好
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
浙省掾宋士凱編集萬類分爲十二門四明張小

山太原喬吉古汴鍾繼先錢唐王日華徐景祥等
輩諸公分類品題作詩包類凡若干卷名曰包羅
天地錢唐賀宗善亦能隱語凡有詩謎若干篇後
集諸家之成面書自知風月亭視之乃千文虎也

字謎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照集中亦有之如一士弓長
泉飛衣乃卯刀千里金里千之類其原出於二止
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
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作事
囟年也好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

儒雅有時一面紅妝受向花前月下至於酒席之
間亦傳之文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餁
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餁入恁金錦禁急又
云親兄弟日日昌堂兄弟木目相親兄弟火火炎
堂兄弟金今鈐又云掘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
能酧者又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
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裡只在
村裡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學字下兩點謎云兄
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
知我爲誰又爲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飥

讖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
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裒緝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尚未辭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雍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爲真武之降筆程以爲劉秉中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

順帝至正十五年我 太祖三月起兵河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 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雍生涯程註云元主皆娶雍吉剌氏爲后而此云指望雍生涯蓋陰寓順帝非雍吉剌氏所出之意也予考之元惟七主娶雍吉剌氏餘皆他姓死在西江月下言順帝北殂於應昌猝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

陳摶論國祚

真宗忽問陳摶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處三百年前已知紙錢之讖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尺牘類

簡書

詩出車曰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殺青作簡以書令人直用紙名曰簡以逼慶弔問候之禮取簡書之義尺牘類也錦帶前書曰版曰牘竹曰簡

書

舜曰書用識哉春秋于家弔宣孟以書漢曰尺牘陳

遵所善是也故今曰書尺名雖見於有虞而實始于春秋

策書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于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爲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宫人佩玉畫畫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賈子說林

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刺後漢禰衡初游許懷一刺投于公侯盖今名紙之始又云蘇武始爲刺謁唐李德裕始置門狀即門單也

鬼谷書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如春花至秋不得久茂日數將盡冬時將訖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坂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盖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樹檀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

猨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鉞之患此木非與天下有骨血亦所居者然今二子知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懽不畢輪痛夫蘇秦張儀答書云伏以先生秉德沖和之中游心青雲之上飢必啖芝艸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戒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覇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闇誠銜斯旨出鬼谷先生傳

子房四皓書

張子房與四皓書云良自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毋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游山隱竊為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天縱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寢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岳瀆以導峙而堂堂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遁不步

於郊艸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相望幡然不猜其意張良白四皓荅書曰鼠竄幽藪深谷是室豈悞雲雨之使掩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廣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聲應于金石飛鳥翔百獸出頑夫固陋守彼岩穴足未嘗踐閶闔目未曾見廊廟野食于豐艸之中避暑于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後知弓弩之須詠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逊奔避役山艸倚朽若立循木以濟遂使青蠅盜聲于晨雞魚目竊價於隋珠公侯應靈挺時神父授策蓋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頗令菽麥廁方丈之御被龍服袞而欲使女蘿上紺綾之緒恐滑泥以濁白水飄塵以亂清風是以承命傾筐聞寵若驚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兔鹿之志終其溪山之命也出張良傳

魚雁傳書

陳勝吳廣將舉事因卜者言遂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其卒買魚烹食果得書古辭烹鯉得素書雖非引用此事而意實本此蘇武留匈

奴昭帝求武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用常惠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書言武實在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二者皆出于一時之偽後來遂以魚雁為傳書之實

習鑿齒書

習鑿齒與譙國桓祕並以才氣相推及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固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

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
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
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
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
蘭清響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
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聖之遺事若高人君子
者千載猶使義士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
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
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是皆情志所寄當時賞

其風期俊邁　晋書曰桓祕字穆子桓彝第四子
有小才氣不倫于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
久之爲宣城內史

書後敬空

補沈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者書尾作敬空字
如從尊暨卑但於空處批所欲言曰及其人如今
批答之類故處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
它語也

李密移書

李密字玄邃遼西人也本姓屠祖穉仕後魏爲仇人

陳滹切齒改姓李氏南奔歸宋爲安固令蔡子道
平朝議郎道平子遐仙司州輩縣令爲魏所虜北
歸魏爲交城尉累轉征戎將軍遇仙子曜爲司太
保官至魏國公刑部尚書子弼襲父爵後轉范陽
侯弼子寬爲蒲山公上柱國知名當代寬卒而密
起焉隋末依翟讓反號魏國公令祖君彥作書布
告天下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民樹之帝王以爲
司牧是以羲農軒項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祗
畏上玄愛育黎庶一物失所若納溝而愧之一夫
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

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政昇平驅民仁壽
是以享國多年祚延長葉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繼
袠狐媚而圖聖賢袪篋以取神器始暗明兩之辟
便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狼梟便
行鴆毒劍閣所以懷兇晋陽於焉起亂何人爲孽
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代本支
文王表其光大況乃隳壞磐石勦絕維城唇亡齒
寒豈止虞虢其罪一也獸行在於聚麀人倫別於
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先王嬪御並進銀環
諸王子女咸貯金屋袒服戲陳侯之縣穹廬同冐

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
其罪二也常居窟室毎耤糟丘朝廷罕見其身群
臣希覩其面斷决自爾不行數奏於馬停擁中山
千日之酒酩酊無知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化又
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六騶自比商
人見邀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其罪
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茀茨采椽陳諸史籍故
瓊室廣搆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
覆而廣起池臺多爲宮觀金舖玉戶青瑣丹墀蔽
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

其罪四也科稅繁與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
滿逆折十年之租日有萬金之費萬戶則城郭空
虛千里則烟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爲原憲東
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其罪五也天子有道守在
四夷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而
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袤萬里骸骨
蔽野流血成川怨比丘山哭動天地其罪六也遼
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弃而不臣
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冲風餘力詎可動於鴻
毛而恃勇怙強窮兵黷武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

返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於後其罪七也愎諫
違卜妬賢嫉能高頫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
功臣蹔吐良策輒加屬鏤遂令君子箝舌賢人謝
口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
賄賂而錢神起論政以賄成其罪九也東都固守
鴈門解圍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至懷翻覆言行
浮詭臨危則勳賞懸授事定則絲綸不行凡百驍
雄誰不讐怨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四
維不張三靈總萃無小無大共謝殷亡愚婦愚夫
咸知項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决東海之波流

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玁狁暴於中原三河
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蒼生憤憤同憂杞
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圖祚符敗必
有常期六百殷亡之長三十姬終之數故讖籙皆
云隋氏三十六而滅此則厭德之象以彰代終之
兆先見況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
甘公以爲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
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丘墟之妖披廷荊棘之事
今者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
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擬

秀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開蕭王之業加以姓符圖籙名協歌謡六合所以歸心王靈所以敗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彩雲自起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秋歷試諸艱大敵彌勇司徒翟讓功宣締搆翼贊經綸總管歷城公孟護左武侯單雄信右武侯徐勣大將軍邴元真絳郡公裴行儼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鼇彎弧則吟猿落雁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輈之士超距投石之夫異馬追風吳戈照

日魏公屬當斯運敢此民兆遂興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千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濟絕流叱咤則山岳自拔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少燕巢衛幕魚游宋池亡滅之期匪伊旦夕裒謙揄於藍水須陀穫在榮陽竇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清河公房彥藻近持戒律略地東南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能遂款圖明已平譙郡海父又破濟陰封人贍取長平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王湘仁鷹揚於上黨劉興祺

虜祖於北朔崔白駒烏合於穎川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諸公等並衣冠華胄橋梓良材神歆靈澤之秋列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鶴鳴龜應見機而作宜皆鳩率子弟邀連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當召金章紫綬軒蓋朱輪富貴已重當年珪組已傳後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知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賞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疑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或猜矜成事守迷不返

崑山縱火玉石俱焚易義噬嗑悔將何及黃河流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報唐高祖書

唐高祖屯兵壽陽衆號五十萬遣仁則持書至密責其強自爲盟主密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皆有占烏之望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犲雞司晨飛虎擇肉游畋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宮室侈奢寧止百金之費巡幸靡極役用無窮厥

力盡於征伐賦税窮於箕歛況雄圖畢著壯志遠聞自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動一繩寧維大樹寸膠未止黃河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願作維城長爲磐石自惟虗薄幸藉時來宇內英雄共推盟主鋭卒百萬而成旅上將四七以成群牛馬谷量羅紈山積滅周者九咢知輕言秦者三戶云衆況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聽待至日卽欲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

聲雲霧既披適願無已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卽欲拒絕便是更生一秦宜優待之使其還善

唐高祖報李密書

唐記室承指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爭帝圖王狐鳴蠭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汎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盛將放髮於伊川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吾雖庸劣幸承緒餘出爲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爲高誠非素飡當職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親好番塞志在尊隋以弟見幾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啓事當塗華來中土兵臨郊鄏將觀周鼎屯營敖庾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齒天生蒸庶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忻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盟之會津未暇卜期如面虗襟用增榮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溫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喜自是信使

頻遣往來

徐鴻客書

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鋭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遠畧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二篇理皆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甚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鈇鉞是知肥遯

爲美齊物攸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秀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時逢版蕩代屬艱危厭海水之群飛憫蒼生之塗炭欲受降於軹道將問罪於商郊誰有啓沃謀猷綢成韜鈐者百戰百勝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筮仕實勞夢想仙師學究本源術苞奇數八風三星之候玉壺金匱之形莫不洞識於心若指諸掌令能戢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優首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虞卿之禮披裘輓輅褻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

席相待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庶不遑千里早赴六軍孤已敕本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此不多及書送鴻客晦迹林野莫知所之

隋詔李密

宇文化及弑煬帝于江都凶聞至東都越王侗即位李密使房彥藻詐云密欲降隋猶慮群臣異議者越王乃授密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軍事詔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肇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混一華夷

東暨蟠桃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肯意釁起軒陛延及冕旒奉諱之日王情殞潰攀號荼毒不能自勝如宇文化及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從昇聖祚位列九卿但性本兇狠恣其貪穢事重刑[illegible]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思加草萊應亟尊無蒙恕免除解尋復再徙即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而梟獍爲心鳥獸不若縱毒與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暴於行路口不忍言所以殯首崩心飲膽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庶群

僚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顚墜元兇巨猾須早夷修翼戴朕躬嗣守寶位對寃誓衆忍淚興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枹其身自稱霸相專權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士外惧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魏公志在康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元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師傳衛咸憶家鄉江左黔黎南思邦邑比來表疏絡繹人信相尋朕今復讐雪耻梟斬者一人拯溺收焚

所哀者士庶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從原免罪悲不論已詔魏公掃平之日縱授賊官明非本意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巢穴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術戎行總取魏公節度令狐楚之詞也

越王與李密書

皇帝敬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李倫等至覽表具知公以厚地鴻材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方加以博學令聞雄才大略縉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尚

今屬王室不造賊臣搆難南征不反蒼梧未歸雖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膽宮闕之中公智足匡時威堪夷難奮高世之略舉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讐恥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謙禍盈天地常數公率義衆翦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運此謀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於世表公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密北面就臣位拜受詔敕密與王世充戰敗歸長安皇朝拜上柱國邢公光祿卿邢國公以表妹獨孤氏妻獻策勸其舊丘歸蒲東高祖許之乃行常悔教詔密歸朝廻到桃林反叛時史寳藏爲熊州留守遣將軍劉善武討之密敗亡密妻獨孤氏爲周宗所虜周宗善武下丘七問是表妹遂部獻善武

試鶯尺素

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藏書此古尺素結魚之遺制試鶯每以此遺遠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

誠齋書啓

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觀文丞相小陌雲莊天棐忠藎鈞候萬福相眷均慶其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傘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却嚴寒飲醇酒之

論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猶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苟可畏云云又嘗記其荅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披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共惟某官文章羨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

西夏荅書

逆亮渝盟與武安王璘爲收復陝討使人持書與西夏以求援兵于是夏國荅書曰孤聞國之將興聽於民當從所欲師之命克不在衆必假諸鄰仰惟鉅宋之興咸托群心之輔列聖承休于洪祚深仁克浹于寰區繄我小邦賴爲盟主二百年講修於信息億萬姓陶冶於涵濡嗟夫弗率之女真不自安於微分鼠竊一隅之地狼貪萬乘之畿割斯民擬禽獸之如視大國若寇仇之比焉慶不遜于索無厭在天地所不容致神明之咸憤故此用兵而薄伐尚敢肆志以不庭毀先廟以示戕士之威殺君毋而杜諫臣之口惟是盈科之罪難逃負櫬之誅幸使命之來臨奉王言而有請欲假師徒之衆共揚干戚之容恭荷來章歡騰輿頌共切驅羊之忿敢辭汗馬之勞布告庶邦莫不徯來蘇之后奮揚師旅庶幾解倒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寡助乘勢而起仗義以行大張赫烜之皇威一掃頑冥之醜類請同李廣勿令一騎之還毋效丁公遽聽片言而返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協心允穆師言恭行天討爾衆上既造于南土我小國當應於西偏渤海受命以風從契丹乘機而雷奮

張皇宋之一路鼓天兵而四臨前衝而九野聲歡左顧而群雪色奮從茲歃血動有餘威誓將滅其家而犂其庭相與寢其皮而食其肉內連七國且誅晁錯之謀外命諸侯共戴武安之烈成大功于不日守中夏於歷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時矣一征當自葛始君其念之餘需報捷之臨別候獻琛之賀使還勉報貢不及爵蓋紹興辛巳十二月也

雜書類

說苑峭露

說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

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
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
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
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詞遠
君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
可也按此與論語曾子告孟敬子者特相似中閒
意句雖參置不類然不妨於大旨之畧同也豈二
書所出爲即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
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爲渾然而向所云
微傷于峭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詞自昔有

間矣

讀山海經

山海經漢劉歆典校爲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禹平
洪水伯益主驅禽獸奠山川焚草木及禹任土作
貢而益等類物之善惡著山海經至晉郭璞注序
云夏后之迹彌列于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
亦爲禹初書矣及淳熙庚子尤遂初文昌定著刊
于池陽其跋畧云山海經夏禹爲之非也其間或
授啓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或謂伯益爲之非也
然屈原離騷多取狄山則言帝堯葬于陰帝嚳葬
于陽且繼以文王皆葬其所說夏畊之尸也則曰
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其論相顧之尸也則曰伯
益父生四岳先龍按此三事則不止及夏啓后羿
而已是周初亦嘗及之人定爲先秦書信矣大抵
如穆天子傳竹書記年多荒怪不經之事

七十二人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
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
舊亦七十二人

笑林

陸雲有笑癖嘗著笑林一書又有新書十篇而習鑿
齒亦作襄陽耆舊傳逸人高士傳及漢晉陽秋最傳
即桓溫以不如一見習主簿稱之其謔語如日下
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都
似五言律聲調哉且晉人尤好用劇字如劇談劇
棊是左思嬌女詩必爲茶荈劇乃知沈佺期愁嘆
劇繁星語非無出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
藻辨麗比之宋人卧游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

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卧游録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謡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黄牛暮見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没別無期記麴道謡云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龍勢與天通皆可入詩材勝看龍府群玉捜出酸餡惡料令人嘔噦

刀劍録鈌

陶弘景之作刀劍録以其刀劍小事記者不詳遂使精奇堙沒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

顯名世若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辟刀六名（靈寶含章清剛楊文質素龍鱗）其於劍也周之錕鋙吳之鐲鏤楚之干將鏌鋣越王所帶者步光歐冶所鑄者五柄（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魏之飛景流采華鋌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入耳目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宵練）孫權之六劍（白蛇紫電辟邪流星青龍玄蛟）唐武庫之四刀（鏘刀鄣刀長刀陌刀）紛紛種種豈特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引孟子語

魏照河清頌引孟子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此不知何所據姑録之以備考

陸鴻漸著書

陸鴻漸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

閒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選中選也或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内倒取之抄録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歸田録

歐陽公歸田録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潁川以其閒所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删去又惡其少取雜記戲笑不急之

事以充溢其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其元書並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精騎集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

錢譜

清波雜誌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錢之品樣悉爲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郛乃元陶九成所輯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後人補之耶予意裒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圜法沿革增入布刀之類萃爲一書亦制度之美也

蔡新圖不合古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尚未大謬八數居東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奴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

配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夏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於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書其配合亦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家而忽之

農曆

濟州士人鄧御夫隱居不仕嘗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畊織芻牧種蒔耘穫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

要術尤爲詳備濟守王子部嘗上其書于朝今未見傳於世

登科記

唐重科目鄭顥之知舉帝索科目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令後放榜錄及第人姓名記賦一題進入有司接續（刪次即登科記之始）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鬥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能愈

黃潤

四明黃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典字從冈從不不花蒂窗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論言皆有理

說郛

閩南村作說郛百卷蓋倣曾慥之說類而爲者然說類刪取精到而說郛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郛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爲已作孫大雅謂書不兼而成者僞言也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遁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何時人也（出雲谷雜記）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

作者乃錢塘吳自牧作（出南濠文跋）吳元人也三十六般纂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庵道閑集（出震澤長語）夢游錄則宋耐得翁撰亢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見孟浩然集序）天寶遺事涿州人王伯成作（見錄鬼簿）史記稱褚先生者褚少孫也

院本

文至院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絕世軼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今讀羅水滸傳從空中放出許多罡煞又從夢裡收拾一場怪誕

其與王實甫西厢記始以蒲東遘會終以草橋揚
靈是二夢語殆同機局總之推虛故活耳第入調
笑輒緊處着慢多多愈善幾徵籌絕處逢生種種
易窮者直不堪犄角中原較是更輸扶餘一着而
志西湖者遂曰羅後三世患瘂謂其導人以賊云
噫無人非賊惟賊有人吾儒中頑安得有是賊子
哉此水滸之所為作也

勸讀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惜乎後世人主
多不欲觀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又皆歷

載前代宦官行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
四倍焉縱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
蘇人陳祚宣德間為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　上
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
及　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業文莊亦嘗言之不
報

作書見黜

剪燈新話錢塘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
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不經之説傳奇之作古人
亦嘗有之然皆寓言外意不如是之甚也二公高
才博學不為正大典雅之製顧乃為此所謂宮錦
製袴惜哉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常進
國初以來廬陵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
廉慎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

集覽多誤

瞿宗吉為集覽鐫誤陳伯濟為集覽正誤二書皆不
可廢朱子綱目所刻與提要本多不同今汪克寬
考異徐昭文辨正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欲以此
書如春秋官本大書正文以分註如胡氏傳書之
而外以諸書參酌先儒所論并楊廉夫史鉞等書
附為小注庶為讀史一助

撰注托名

杜律虞註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誠註今山西刻七
言註解黃海亭後跋已悉之剪燈新話乃楊廉夫
所著惟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觀其詞氣不類可
知香奩集鄙褻者非楊廉夫乃韓致光之詩

書名沿作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蕭子範撰千字文隋
潘徽作萬字文宋有百家姓今　朝有千家姓此
效而續之之篇尚衆也王充有刺孟宋劉章作刺

非格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非國語此皆尸而正之之意實難也况王乃辭勝理者因孟而矯之劉則可耳栁以正理而矯淫巫之辭劉何能勝之耶惜未見其書先正邵二泉有日格子予嘗為格格子十數條乃邵公一時未到之意亦從中求活可輕議耶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 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為極精趙成此書為至備作亦不易成也嘗將獻之於 朝藏之木天正統間修書中官失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丘文莊見而恨之昨會侍御張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參易任温州通判時立綱之孫有事於周已送此書周不知其所因以古則問於中書謝太中（大中餘姚人）予始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參相知勸其進之於 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南峯著述

南峯喜著書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奚囊手鏡有 皇明文寶有地記諸編其帙皆數百卷凡例既備采摭詳博蓋數百年所未見者也故世皆重之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事考類上

昭華玉

堯賜舜以昭華之玉帝王世記昭華玉者律琯也又曰昭華管秦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隣相次吹息亦不復見其上銘曰昭華之管博物志庾信詩更愛昭華玉胡文恭詩仙致昭華玉唯夏英公詩昭華瑞管中乃用管字

玄雲

玄雲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旱水豐荒之祲雲黑為水魏劉殘詩曰玄雲起高岳中朝彌八方春秋孔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玄龍銜雲漢曲名豈謂是乎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于鄭書晉鼎乎

寤生子

左傳鄭莊公之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之母姜氏因產洪驚悸而寤後涼禿髮氏祖壽闐之母因寤生壽闐被中南燕錄慕容德

母公孫夫人因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說不同

石敢當

近世人家門戶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碏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大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欲以為保障之意所從來遠矣

束脩塤篪

春秋傳縣子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第五倫
魚上疏引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故凡
饋贄交遺皆曰束脩不獨弟子於師禮也王粲贈
士孫文始詩和同塤篪比德車輔知友朋亦稱塤
篪不獨昆仲輩也

屬負茲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負茲云云注云屬托也諸侯疾
稱負茲言托疾也然茲義未詳或謂茲草也負茲
猶言負薪蓋謙言有疾不能負草也予謂不然史
記敘武王入商事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
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坐蓐伏簀也

過所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
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
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
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
過其所必有河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人經過所在
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遂以爲文移之名

天極四德

古今人所見亦有相同者予嘗疑天以爲有極不知
極外又是如何以爲無極凡物豈有無盡之理曾
質疑於薛先生以爲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予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
氣之有形者言薛仍以爲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略
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至今未見如何可見其疑
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遭豈有無邊際俱轉
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
再有百千萬億箇天地無了期誠可疑也予嘗又
疑穆姜言隨之四德時孔子未生而孔子又言爲
乾之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易語曰正

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易經中無此語
可疑又嘗見左氏言絳縣老人歷甲子有亥字之
義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乃見前輩亦嘗致疑
留意如此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其本數句之爲
古大傳之言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由此觀之學
者讀書不可草草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
于鄭鄭有環宣子謁諸鄭伯子產云買人既成買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逼之其賈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非其和買故云然也

雞鳴度關

雞鳴關度皆曰孟嘗君出秦關關約雞鳴則啟孟有下客能爲雞聲群雞和之乃得出然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聲遂逃前乎此已有之矣

焚書起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然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

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爲異說者一則駭再則胥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啟之卿常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邪

古今左右

今之所謂左蓋即古人之謂右如大學經傳中庸易繫辭傳皆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至錢幣五銖錢右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爲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爲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言宮室制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定然不易文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

漢以右爲尊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居高位爲右職周昌相代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

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乎爲左丞相位第二謂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者皆此意也宋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爲尊獨以左右爲祕省殿名何耶

以西爲尊

西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君賓主

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墄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墄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墄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升故欲降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論左右袒

漢書太尉周勃入北軍下令一事先儒議論各不同程伊川胡致堂吳養心作一項說劉屛山王伯厚

作一項說今備録以俟君子而請質焉伊川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致堂曰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中皆右袒或叅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太尉已得北軍士卒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且不必問也養心曰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以爲此屬盡爲身謀非真爲國家也屛山曰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或曰使衆皆右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氏謀諸呂時禄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禄曰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禄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時衆軍豈不知勃爲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怒衆心故云耳豈有奪呂禄之兵而復爲呂氏哉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伯厚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按儀禮鄉社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也以此考之周

勃誅呂氏計之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福謂周勃之問與王孫賈誅淖齒令市人袒右之令略同無他義也獨伯厚之言實爲死中求活按公羊傳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註云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也以是觀之肉袒是受刑自是戰國先秦之常法漢去古未遠法令固在伯厚之言其有所本歟禮記所謂獻民俘者條右袂亦此意也

能爲人

令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爲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荒侯冢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瑶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

按爾雅觚竹北戸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至幽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雜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瑶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盖亦未之考乎

先賢字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記註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朝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

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作聖賢群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出前史王貢兩龔傳註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辛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記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長人

孔子曰焦堯氏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蓋言三丈也著錦繡萬花谷者謂十丈弁州則謂一丈皆於十之二字訛其一字也愚謂一丈恐不足謂之長極防風始勿論即如長狄兄弟三人各三丈載之史冊可信者則夫子所謂三尺而十之得其似矣左傳僑如犯魯叔孫得臣以戈揞喉而死穀梁傳則謂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善射者射其目身横九畝一以戈一以矢未知孰是然身長三丈而至于横九畝則又有不可曉者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春申

廉司李德裕食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爲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君所居春訛爲奉申誤爲甲也席上腐談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内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覇上先生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四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名黄公吏廓曰廣鄞志又以黄公姓黄蘇州志又載甪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有甪里村是其處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爲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即肯來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東觀餘論又辯圖當作圖最詳則尚當有之也又北齊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三傑四傑

世知張良蕭韓爲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宋程顥爲鄠縣簿張山甫爲武功簿朱光庭爲萬年簿關西號爲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爲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集序

伏波

作詩文之類如用馬援事但曰伏波則須加一馬字蓋前漢已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見史記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鬻之又盜取神道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

霍光塋起三十闕築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然多誤以金日磾七世内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宦名為七貴又以王元才王益才王鳳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為五侯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者也元才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呂高帝后姓上官孝昭后姓霍孝宣后姓趙成帝后姓丁孝哀母姓傅孝哀后姓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

乃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也七貴指金張為是

二十八將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第二人馬成無聞第三人吳漢顯者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錯如此薛伯宣常川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誤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官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

二人同事

傳記載洛陽令大雪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卧皆縣令來撫門元安袁安字音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邪又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亹塵之潘前有黨

後有岳書紅蕤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解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又若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唆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同事互見殆不可悉數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座之事以吳尚書令氾亮與子中書令騭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于亮後漢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位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為故事是隔坐發端於門生座主也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躍無跡晉書樂廣飲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始於漢光武按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

南王安傳已有按輿地圖子謂大易云坤為輿然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坐針氊

世人以人情不堪處如坐針氊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氊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千里蓴菜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菜末下鹽鼓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蓴菜但未下鹽豉耳觀此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令蓴菜羮但未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詩亦曰一出修道門重嘗末下蓴覩二公所云是又似千里末下為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常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産蓴菜甚佳計末下亦是地名緗素襍記漁隱叢語皆引世說之言以為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湖名且引酉陽襍

俎酒食品亦有千里之蓴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羮非關曹衛梁太子啟曰吳愧千里之蓴蜀慚七菜之賦吳均後曰千里蓴羮萬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啖執炙者

顧驃騎榮以炙啖執炙者卒賴以保身人知之然南史陰鏗傳載鏗一事甚相類鏗與賓友飲見行觴者回酒授之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擒

或赦之得免鏗閙乃前所行鰐若也鏗在元公後豈用其故智耶抑延壽之誤耶

銜甲吐卷

洪适曰隋書多四六何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手孔室不知何謂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系麟角豈謂是耶　余按此當是銜丹非銜甲也嘗讀論語註引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

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銜甲二字當出于此然吐卷二字亦牽強不如銜丹吐玉爲佳

見蝎閙鐘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逐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黼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曰喜照壁閙而見蝎乍離楓下而閙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楓下閙鐘則劉夢得自武陵召赴京師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閙長樂鐘蓋用夢得詩也和勝浦江人未冠時家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于難閉戶無人堪訪嬾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孫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祭燾榜登科終戶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庚溪詩話

微箕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

童兮不與我好兮尙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蘄蘄蠅蠅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兮注麥芒也字之稍異不爲要切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傳以爲微子未知孰是

農候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升庵曰言農候也望杏敦耕瞻蒲勸穡見生樹生也靡草死

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見刈穫刈也

蚌脯

春秋後語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以雨叶脯妙出自然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紀行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語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策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耶延篤答高義方今茲以五經爲篋[illegible]書傳爲籩俎未假蚌脯也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遐所居蕞尓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各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以鄙是也出升庵集

五羊食牛

萬章問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以干秦穆公孟子亦既據理辯之矣今讀史記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又百里奚薦蹇叔於繆公曰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據此則羖五羊皮乃秦設計以贖奚非自鬻也食牛干用乃初年干子頹非干繆公也

換鵞換竹

王逸少寫經換鵞傳給事寵鵞換竹皆山陰勝事然換鵞人能道之換竹鮮有知者

陶詩題甲子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尓后世因仍其說治平有虎丘僧甲子者編淵明集獨辯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輒

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楊彧傳伏見詔曰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或非也田豫為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猶壯書諭未聽豫荅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為始豫書見魏書本傳

柴桑令

士子多認柴桑翁為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有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迴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靖節

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及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云潛吳與年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則未嘗易者為相合矣元鄧善之題其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頻載酒風光不似義熙時貢泰甫題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二詩皆能道靖節心事其自作詩曰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夢蕉詩話

花敬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敬定新舊史無其人乎按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為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牙將

花敬定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高適傳花敬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敬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唐詩葳蕤

唐詩春櫳不閉葳蕤鎖又望見葳蕤舉翠華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字書例解為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渾脫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登聞鼓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德五年有抱屈人齋鼓於朝堂訴究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晉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撾登聞鼓又晉苻堅傳邵廣二子撾登聞鼓乞恩又魏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有窮冤則撾鼓公

車上奏其表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縣鐘鼓鐸磬而置鞀爲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之獄訟者揮鞀二事當爲登聞鼓之始

銀花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牀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細螺及結實皆銀也

玉樓玉環夜光朐䏰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爲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片染硫黃起火皆爲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璧朐(音劬)䏰(音閏)諸書皆以爲蟲名即蚯蚓也

漢書又爲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與着棋耳鄙賤之如此愚意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是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棋慵下眠看酒恰中則是棊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渚寄懷曹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杜醉春風弾弓園圃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適翁乃擔糞者耶

惡酒

金陵詞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用鄉人語也

吳越改元

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大元年羅隱修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臨安志以此知吳越雖云禀中原正朔既後唐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大寶正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

束帛

夏竦鎭襄陽遇赦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旦瞽廢

在郡夏依赦送縑十匹胡笑曰傳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書所觧束帛戔戔賁于丘園之義少蹤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得十挺即脯一束也束帛則卷子二端五匹以表王者有屈折于隱淪之道

翠色黃紅

陸放翁嘗問余曰比在成都見綵帛鋪榜曰翠色黃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余曰稽康琴賦曰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粲兮紈素聲翠粲取其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一朶妖紅翠欲流蓋用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白打

予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幅曰黃幡綽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哉東坡語似以白打為搏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内人長白打庫中先與撒金錢則白打似是博戲耳不知公意果如其言否

身訓我

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用樂天心是主人身是客又身字是本諸身尤言我也

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翼德可共來決死及宋彭城王義真自關中近歸謂寵曰身在此可勿自頭以南使家公望絕謝瀹云身家太傅若此類甚多皆以身為我也韓子蒼詩云身因老病投炎瘴最憶氷盤貯蔗漿亦用身字

黃金臺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壺隱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李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高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于

其上遂因以爲名閩之信然

竹林

少陵七歌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啼清晝後注詩者更作林猿崇寧間有客自同州寵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竹林鳥也

岳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諡當稱忠武爲宜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于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雖送別紀行之詩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

而妙方虛谷注云紫濛虜中館名妄猜之言爾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罘罳之飛棟没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裹更置錦屠蘇屠蘇庵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畧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盖取庵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蔽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鞨兒作天子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五賓

五賓在唐則左拾遺竇叔向子國子祭酒常司業牟

突管經略群婺州刺史庠武昌節度使肇在宋則諫議大夫竇禹鈞子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儼起居郎侃參知政事偁補闕僖今但知燕山事耳

燕脂

燕脂今注或書作烟支又作燕支然各有所據中華古今注燕脂蓋起於紂以紅藍花汁凝作之以燕所生故曰燕脂蘇氏演義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亦謂爲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謂燕支粉北户録載習鑿齒書云此有紅藍北人采取其花作燕支婦人收作顔色

殊覺鮮明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

口脂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青牛帳裏未輟爐香朱鳥窗前新調鉛粉採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令狐楚表云雲散凝紅紫之名香膏蘊蘭桂之氣合自金與貯于雕奩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可補杜詩註之遺

眉施青黛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後漢書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米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説文曰黱畫眉也釋文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武元衡詩艷歌愁翠黛寶瑟思清商張渭詩殘粧添石黛艷舞落金鈿用石黛二字正用通俗文也

橘黄之需

李伯珍回醫生書云遣白金三十兩奉納以備橘黄之需始不知所謂及觀世説有枇杷黄醫者忙橘子黄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脞談叢録不可不知

覗肉

卮言云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覗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四字甚奇余讀山海經狄山有獸名覗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所謂覗肉者蓋指此也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也撮囊似亦一物未詳然莊子亦無此文恐出別書如槐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亦云出莊子今亦不見

屈曾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音層）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釋遣之（鶴林玉露）

撑犁

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撑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曰撑犁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是不識撑犁乃皇甫謐承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撑犁枚皋屬文從自成於瓶瓶乃謂陸機得非别有所據乎又沈元用啟謂撑犁而靡識敢謂知書曰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野客叢書）

年號

年號始於漢武然三一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又道書有元景延和赤明延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清虛三統經序有中皇之類則年號非創漢武始也然道家之書亦未可盡信

女丁夫壬

韓退之陸■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玄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辛俱學水仙是爲溫■之神周修曰韓詩句奇並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星命家以丁壬爲淫合其說亦古矣愚讀韓詩一本作女丁婦壬傳世婚言女丁婦于壬爲壬婦也句法更奇

淮渠

洪容齋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淮云兩黃鵠詎聞鴻隙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閉陂事（俞文豹清夜錄）按子美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夸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云云漢書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苦旱郡中追怨方進童

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
當復誰云者兩黃鵠此事載在漢史而復陂兩字
清夜録乃作渡波又按華陽國志太守李冰作石
犀牛五頭以厭水怪今止言二犀牛夢溪曰豈據
所見乎酈道元水經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
頭在市橋二頭沈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
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
中與江神要水渴不至足盛不没肩迄今蒙福然
則子美所謂二犀牛者豈因二牛在府中耶抑因
三石人而悞耶然犀牛以厭水怪而轉之府中何
也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五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事考類下

三籟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壑生虚籟注云簫也按
釋文則三孔籥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箹其中謂
之籟籟者乃管中之虚也中虚然後有聲所謂樂
出虚是也非直以爲簫也

桂玉

馬存中謂予游京師束薪如桂芻粟如玉故世以桂
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
薪貴於桂乃楚國故事

拜儀

拜亦多儀矣九拜者九稽首也九拜手也稽顙者頭
至地也荀子大略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曰磬
折頭與腰平曰平衡也頓首者頭叩地也太甲拜
手稽首者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法帖有晉元帝
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
也故曰古者君臣相荅拜非也俱稽首也空手拜

者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吉拜者振動戰慄之拜也古人之拜兩膝俱下地如今道士之拜也或曰有父毋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爲跪樂府曰長跪問故夫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之也男子亦有跪秦王問范雎君前臣跪父前子跪是也凡膝地而跪惟夷狄之拜曰膜拜髡緇之拜仰兩掌以受顙者

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曰惶恐百拜曰惶懼端拜何也

夾拜

司馬君實說夾拜今陝西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城外則不然

婦人跪拜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儀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拜耶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乃沂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大后朝婦女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司馬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証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阻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卒其言偶中耳汪聖錫端明作燕語正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蓋拜之輕者爾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豈至此始並與廟朝

跪禮而去之乃記之不詳耶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古人拜跪舉身直長跪若拜時亦只俯手長揖便是肅拜古禮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崔林玉露別記朱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注席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

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拜云婦人撎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儀式特斂手曲身微作鞠躬勢爾鄭氏之所謂撎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

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以如今之俛伏大凡今之男子以古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顙之容也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虗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尚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于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殿前鋪設兩邊休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接明光宮裡謝回頭王建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令宮掖耶復齋漫錄謂後周制令宮人廷拜爲男子之拜引建前一詩証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米䴵

廣州南尚米䴵合生熟粉爲之白薄而脆按梁劉孝威謝官賜交州米䴵四百屈詳其言屈豈今之截乎且前朝短書雜說即有呼食爲頭梁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餘孝威謝賜一頭又謝功德壘果食一頭以魚爲斗梁釋律生魚若干斗

茗爲薄爲夾溫庭筠二百律又梁科炙云云筆爲雙爲床爲枝按輿州刺史謝僧著筆一雙梁簡文帝置筆四管爲一床梁令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律料御墨一量十一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帋爲幅爲幡爲枚淛東歙上梁武帝萬幅簡文帝集釋敵謹奉紅箋二千幡又云特送四色帋三萬枚布爲敲布五梁祖文度曰取薄布二十四爲一鼓錫爲兩爲端王左云微錫一兩四三丈爲一端也衣爲藏沈約有謝賜彩二藏袈裟爲緣梁文帝云蒙賜袈裟一緣惠餉爲頭簡文帝書言安吉王餉好一頭麝爲子蠟爲鋌射香如干子蠟如干鋌齊武帝四年檳榔爲口胡桃爲子陸倕謝女成王賜檳榔一千口胡桃一千子

其事不可備論

稱婦曰媽

北地馬群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群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今人稱娼爲媽媽亦是此意蝗亦不入他群故呼爲媽蝗一名玄駒盈陰物其足六此亦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流沙溢河

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駉馬溢河之日人多不曉溢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

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揺宛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溢字書亦作埿蒲濫反按古文埿深泥也術書有溢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桃李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滿門桃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或又本漢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旨意殊不類眷觀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陶旊

隴右詩云旊大瓶甕小所任各有宜攷工記搏埴之工陶旊注云旊方往反讀如放搏埴工也以此考之則旊者乃工人非器也而退之乃言旊大甕小者何也攷工記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注云觳受斗二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觳然則旊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人後作旊旊當以前爲正

金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

于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隣若
金石惡若虎狼卒以此亡何遜祖詩云望舒離金
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
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金虎喻君也陸士衡詩
云大辰匿曜金虎習質井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
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盜鍾說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鍾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范
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
毀之鍾鏗然有音恐人聞而奪之遽然掩其耳令

人恐聞其過亦猶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鍾
功疑不賞

卜教

后世問卜於神者器名杯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
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不專用蚌殼或竹或木
削如蚌殼形而中分爲二有俯有仰故亦名杯珓
杯者言其中空可以受盛狀如杯也珓者本合爲
教言神所告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爲
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纂云殢神擲校是也
校亦音珓今野廟之荒凉無資者止破厚竹[illegible]
之俗呼竹珓是也至唐韻校部所收則爲珓其說
曰珓者环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珓字按許
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愐如
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然則自漢
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揣也至其
謂以玉爲之决非真玉玉雖堅不可颺擲野廟之
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殼瑩白者爲之而
人因附玉以爲名凡今珠璣琲珌字須從玉其實
蚌屬也夫惟珓环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
予故獨取宗擅之說荊楚歲時記曰秋社擬告於

神以占來歲豐歉乃讀爲教猶言神所告于颺擲
見之也

可兒

世說載桓温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
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箋皆爲
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爲小
人耳

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探子按唐高駢在淮南以
呂用之爲巡察使用之募險猾者百餘人縱横閭

巷閒謂之綮字此其始也

紅葉題詩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一本事詩顧況在洛乘閒與一二詩友游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曰　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于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酧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

娥皆衰悴不頋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既達聖聰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況所和即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載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游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與盧詩同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見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為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石書向秋華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能解相思死予意前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者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流紅記最為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人為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玩花游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又六醜詠落花云飄落處莫隨潮汐恐斷紅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為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昫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閼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旬史記注引亞于鞞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鉅車今文皆無之非全書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庙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盖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

崔豹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擾攘之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屨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晋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

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都間人盖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誤

牛耕

竇子野聞人言趙過始爲牛耕前世皆人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

婁羅

酉陽雜俎云俗言婁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僧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入松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事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敷甘羅亦非也盖樓者攬也羅者綰也言人善幹辦事者謂之樓羅樓字從手傍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又說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止用婁字五代史劉銖謂李鄴曰君可謂僂儸兒矣乃加人焉

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

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宅也按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爲零

卜筮

非卜筮者必話桑道茂之門有一嫗無知大開卜肆自桑卜而回者必曰嫗於桑門竊卜其神乎來獲之桑言休則嫗言咎桑言咎則嫗言休顧後中否桑嫗各半或有折話者曰斯胥公玥門前嫗也咸誤矣按符子云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

長揶

前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黃帝長栁占夢有廿德十一
栁占夢長栁義無解者按韻會云伏生尚書云度
西由栁谷栁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
故謂日入之色爲栁然則所謂栁者盖取義於日
入加之以長猶通夕長夜之云頃覩藝文志書名
有不可解者長栁其一也王伯厚雜海有藝文志
考証於此亦無解適得栁字訓因爲傳會之以成
一說亦未知是否或云長栁主夜神者佛藏經教
乗法疏引之山海經亦有之但栁作留

阿錫

漢書禮樂志有曳阿錫云者如淳解阿爲細繒錫爲
細布而不知其所以爲繒之故考之水經註有云
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
縞之衣也是知繒出於阿卽目繒爲阿正猶龜出
於蔡卽目龜爲蔡驢出於衛卽目驢爲衛紙出於
剡卽目紙爲剡也物固有以地爲氏者歟

諾皐

按姚寬西溪叢語曰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皐記又
有支諾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
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
之巫皐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玆主必死
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
伯宇談助曰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
取寄生木三咒曰喏皐敢告日月雷震令人不敢
見我我爲天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
二七循頭乃還著冠中人不見晁說非也已上皆
叢語予以叢語未盡得之盖段氏所載皆鬼神事
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皐而獻子諾皐是信皐所言
之意亦似可証然葛洪抱朴子内篇載遁甲中經

曰往山林中去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
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皐太
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
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
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着前
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鬼神不能見也以
是知諾皐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人之神晁氏
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于此

李法

黃帝有李法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云

李法北史序傳李氏先爲堯之李官因爲氏後改曰理則李與理其義自通盖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鄭當時之言治行李亦通左傳曰行李之往來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盖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矣又弈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齎藥賜王景文死與客弈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目思行棋爭劫盖棋戰所以爲人

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衣着履皆訓容不知於棋義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言而併賢愚皆承其訛何也

交午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也

籍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游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諸器獸名

贔屭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

叫有神力故懸於鍾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蜥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蟾蜍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狻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畫在鼓上非也虭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

不聽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鹿角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軒較

洪武正韻藥字韻中引荀子言孫叔敖軒較之下而以楚覇註修文德不勞甲兵遂征戍也孔疏云式上二尺一寸別備一木謂之較又車之闌板曰軒所謂軒較猶云華轂軒較之下以楚伯如說坐下

車中而致楚於伯也

艾語杜撰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廷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者爲杜撰　宋東坡居士蘇軾寓言可笑事爲艾子雜說兩卷故世謂詼諧之談爲艾語

措大

金元曲子多用措大按太平廣記成都多丐者逢人即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後積錢數千萬莫有知者成都人槩呼求事官人爲乞措大又載唐蕭穎士晩行遇一婦人疑是野狐唾叱之奔至主人店所見婦人從門來其店叟曰何爲衝夜曰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唾殺則措大語自唐有矣

墓祭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爲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但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家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

冢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冢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禮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

束脩二義

禮記論語中束脩脩脯也十脡爲束禮物雖微足以爲贄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云束帯脩飾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晋荀羨擒賈堅責其不降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皆檢束脩飾之義與論語之意不

同

右契左契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古者取物之劵也如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消搖義

黄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耗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水外雖動而不傷其内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真冷

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雩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讐書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却若怨家故曰讐書

墨墨

墨墨無目也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曠對曰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於國家哉

掉磬

内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適偶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爭爲掉磬掉徒弔反

科頭

俗謂不冠爲科頭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註謂不着兜鍪入敵

朅來

今文語辭朅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旣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朅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鮪水曰西伯朅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朅何也若然則朅之爲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旣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朅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也文選註劉絅七言曰朅來歸耕未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朅來空復辭義皆謂盍來始通

望羊方馬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謂羊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二字諸家之註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並兩船特舟单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並也止也 出餘冬序錄

風聞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弾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為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併當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言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嘗以謹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為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鮮字之義

世多用烹鮮字此本老子治大邑如烹小鮮陸賈傳曰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注云擊殺鮮美劉攽注引史記云數見不鮮謂言人之常情頻見則不美而本傳注云不鮮之義乃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語按馬宮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風守無以居位如是則又與所援不同未知孰是尚書益稷篇曁益奏庶艱食鮮食注云鳥獸之肉為食也無逸篇惠鮮鰥寡言窮民垂首喪氣文王賚與周給之使之有生意有生意即鮮也

客土

漢成帝詔營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培高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

持時行夜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

里區謁舍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補註謂不舍客之舍為區

區宿客之舍爲謁舍

而如通用

漢書白頭如新傾盖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盖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盖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觧尤有意味

勝常

王廣津宫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之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出九

山谷詩云肉食須人如出九注引律諸博戲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眾五日盖博徒勝則入十其負則出償止以九云

泉春

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實釵碎盖謂水碓舂實釵乃糯米之名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得五斗爲粲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酪從酪出酥酥出醍醐也

分疏

世俗謂自辯觧曰分疏顔師古注袁盎傳不以親爲觧曰觧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骨路

市中有補治故鐵器者謂之骨路莫曉其義春秋正義曰說文云錮塞也鐵器穿穴者以鐵塞之使不漏也禁人使不得仕宦謂之禁錮其事亦似之予

按骨路正是錮字反語

局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局音局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俾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須史

須史瞬息傾刻皆不久之辭人所常言與釋氏一弾指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詳按新婆沙

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譯爲一念一怛刹那譯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譯爲一須臾是三十息爲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是六十萬念八千瞬爲一須臾也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凡二十四萬瞬四百八十萬念須臾猶斯須也頃刻者一刻之頃晝夜有

百刻

奔非淫奔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備禮也若以淫奔例觧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滑稽

滑稽炙轂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若今人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亦若漏巵之類以類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捷之人爲滑稽

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録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强方心强直撑柱頹風不量力覩一詩之意方頭亦爲好稱若以爲惡語是末世之曲論也二強字上聲

象耕鳥耘

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

曰鳥耘

考妣

父母殁曰考妣其義云何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媲也助於考也

貧窮

或問貧窮字義曰荀卿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酒名

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滓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醨

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醨曰酸白酒也曰釀曰醞造
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酘漉酒曰
釃酒之清曰醥厚曰醹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
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
酲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不酬
曰醮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不醉而怒曰
奰音婢

烏鰂

宋邐寄試鶩詩有云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人多
不解烏鰂義按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爲書
契以紿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今亦名烏賊魚

四山爲嵊

初至嵊縣問嵊字之意一庠生云四山爲嵊如四馬
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
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志齋張稷爲
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
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五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釋義類

廣詁

淵懿邃賾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弑鋪敷布也
盖戴幬蒙冒覆也鍾崇府積聚揉叢也閱搜履具
也攻爲相宰營匠治也蠲祓滌浮也勿蔑微曼
末没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局鄰儕戚近也邵媚
旨美也賢爽繁優饒夥多也幾察模臬法也爰換
變貿交更易也造奏詣進也索探鉤掠採略也揖
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盛也
赫顯奕曉昕著讃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
限疆路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悛格扈止也幽瞶
闇昧冥也最目質要也殫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
也控彎挽引也承讃亮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
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
肆子燼餘也柘斥啓闢開也杜實充塞物滿也率
勵勸也勤勉也經省過也闕缺闕隙也迭遞交更
也替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緼

朱也淫溢沉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

㫰明陽也旰晏晚也算麗數也叜艾老也僉皆同也𡕒仪報也舒布展也揚舄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重度居也周浹匝也亥該備也列陳也輴輔輿也廢措置也駕乘淩也收賦斂也禁錄也掌司主也編贅屬也麗著思也哉咯行也沓襲合也抵享富也庚徹道也修舒長也校識交也詔復白也勑質正也商茂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佽辨別也菲京薄也復旋還也祖貫送也姓命孥子也諸饁

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惱忿也奸犯也汩猾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跌本也畢梟極也聯題視也犯肆突也東縻縛也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曬也晞烯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袞從長也荷揚擔也乃廼也狗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頓也躋陞也戕殘也剿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謫責也閒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龜戲也褊狹也惎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蔽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使也收臨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咨嗟也奏爲也振救也賡償也貿貸也贍足也胥偕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始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遵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暨息也愿謹也半豈也都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惎教也懋強也薄迫也燀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饑饉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闕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遭倅也尤怪也瞢懵也索空也素故也覗此也徨往也矜惜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丕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播遠也鄂不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彩曰繪雜言曰哤

廣義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妾婦之

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逡

廣名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阽諸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尸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殯坎謂之池壙謂之竁下棺謂之窆塡竁謂之封

宰家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繢緆也絮之細者曰纊繒之精者曰縞縞之粗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傾頯頯額也璽謂之印綬謂之紱襜褕謂之童容布葛而紩之謂之藍縷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冪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簀床第也大扇謂之翣杖謂之梃鍵謂之籥恭局謂之奕在足謂之履

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絇也

廣器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干瞂盾也戈勾子戟也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鞛珌鞞之飾也矢服謂之箙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艄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較上者謂之轞轅謂之輈軫謂之抗較謂之軨衡軛也上者謂之鳥啄縈纓繘也繘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纚紃而戾之爲緷繆而紾之爲地也墉墻

謂之墉高平曰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

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拔心曰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十曰稯稯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葚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鳫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項而群

䳽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鵶鷽烏也

廣獸

豕彘也彘豬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豜小者謂之豰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雛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椮也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八尺謂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倍匹謂之束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或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釋訓見宛委編

馬豕雋肥肉也　醓醢如醓有味及有薦籍也　受鼇受僞也　慮因即錄囚也　椎埋椎殺人而埋之也　搏掩搏而取人財也　皸坼裂瘃寒創也　喙息喙即累欐而喘息也　胻附如胻附肝也　睚眦睚舉眼眦目匡也　伏質質鍖也　奏廁奏向也　淮南王熒惑百姓熒廻撓也　校獵以木相貫爲闌校遮獸也　扈從言跋扈從恣也見相如賦與扈從人主二義　卞射又試卞角力也　廝刑廝木不生實也　媒蘖媒酒酵也蘖酒麴也齊人名麯餅曰媒　伐閱謂功伐閥歷也　戰國策控拳攘臂也　籍甚狼藉甚盛　相駮執意

不同如馬駮色　按堵按次第堵墻壁不動也　鉤距鉤致其情距閉之不能去也　㯖酒霍肉靚酒如㯖靚肉如霍霍豆萁也　鉤盾弄田宴游之田天子所弄也　酎金八月嘗酎諸侯出助祭金　三重醅釀爲酎以薦廟　弃繻繻帛邊關出入裂繻頭以爲合符也　搤擊擊古手腕字　虎落外藩若今時竹虎也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張弩也　原廟者再作廟也　訾筭限訾十筭乃得爲吏筭十萬也　卒更者正卒役一月一更踐更者出錢雇貧者役月二千曰踐更過更者例人各三

日戍邏出錢三百入宿官爲給戍是爲過更　緣
室披庭之室取暴曬衣也薄室同　張飲供帳也
一瀛糧擔糧也　頭會箕斂從人頭數出穀以箕
斂之　同産子養昆弟之子爲子者　流庸流民
出外爲傭也　緡錢武帝時計人貲千錢出二十
也　矯虔矯托上命而因爲邪也　泛駕猶覆駕
緩頰徐言也　濯歌擢歌也　期門微行與期
於門下也　執金吾官名也金吾鳥名主辟不祥
戊巳校尉諸子皆有正位唯戊巳寄治於四季
言其於西域無定居也　五兵矛戟弓劍戈也

舳艫舳船尾持柁處艫船頭刺棹處也　闒茸闒
下也茸細毛也　少從逆執者少年從使之人空
進成孰之言　積竹杖合竹作杖也　畔換反易
也又強恣之貌　蘧蒢觀人顏色而爲佞也　闒
人精氣奄閉也　周阹遮禽獸圍陣也　短長術
趣彼爲短歸此爲長　褎然進也又盛服貌　緜
蕞立竹及茅索管以習禮也　感槩感而立節槩
也　門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爲之　雉經俛頸
閉氣而死若雉　劍琢當作璏劍鼻玉也　首鼠
兩端鼠首一前一却也　涓人潔也人主潔除之

人　張湯治方中掘地爲阬一方曰方　爰書爰
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乾沒豫居物以待之得
利爲乾失利爲沒　琅璫長鎖也　安息國橫行
爲書記橫行者西域胡書體也　尉薦謂安尉而
薦達之也　股弁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子午
道謂南北道也　缿筩缿如缾筩即竹筩投書可
入而不可出也　耐刑去頰旁毛也　葭莩之親
蘆筩中白皮至薄者也．甲令謂首篇也　陵夷
言如丘陵之下平也　譙樓樓名一名譙又爲巢
樓亦有巢車俱言其高也　豬其宮室豬謂畜水

汙下也　盱衡眉上曰衡謂舉目也．趙后自繆
繆絞也居虯反　清狂者脈不濁不狂似狂也
樵蘇樵取薪蘇取草也　榜掠榜一曰笞格擊也
請室請罪之室也　下走僕役也　顧山錢如
犯徒不能入山伐木聽月出錢三日也　齧䣛之
馬良馬低頭口至䣛故云　牛衣編亂麻爲之
後世疇爵邑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胥靡胥相
也　靡隨也聯綴之使服役也　禖祝禖求子之
神也　葴鍼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先
容出鄒陽得言蟠木得爲天子器以左右先爲之

容容雕飾也　不得要領衣要及領也凡持衣者
先執之　羽微重迹狎至狎至言相因而至也
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罘罳謂連闕曲閣也
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又闕之屏也　赤仄錢子紺
錢也以赤銅爲其郭　李陵令持一半氷讀曰判
大片也　百金祝贈絡裕衣被也　紫泥天子六
璽皆以武都紫泥封　趙憙得鹿車風俗通曰車
窄小裁容一鹿　回穴僪曲也　白越越布也
姑息姑且也息安也　稽故謂稽留以事故　伍
伯一曰五百五當也百道也使之當道驅除也

烽燧燧烟也夜望烽晝望燧　苛政苛小艸也言
其繁細　投綬以繩爲綬胡文反　敗北北方幽
隱之地故軍敗者曰北　匈奴徑路刀金留犁撓
酒徑路匈奴寶刀留犁飯匕也撓攪也　牢盆牢
價值也盆鬻鹽盆也　伏臘秦德公始爲伏祠曰
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臘說文云冬至後祀百神
曰臘　尚書機衡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
於天文喉舌也　水牌激水以鼓之當作橐　熊
經熊身不動而迴顧學其法　巫覡男曰覡女曰
巫　結根三泉三泉者言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

九泉　氉毹毛席也　投蜺霓之散亂者也主天
下怨　欽順曲頷也折頞折鼻莖也　鉆鑕說文
曰鉆銸也蓋椎斃之類酷刑也　貫形謂一背負
奉也　款段馬款緩也馬形段遲緩也　都布帣
布也即白疊　偓伯靈臺偓伯休師也　柧稜殿
堂最高處也柧一名觚又八觚有稜者也　仞積
又充仞仞滿也　露紒音即露髻也　陽月十月
也以其無陽故反言之　露桄謂檝在外人在中
倀子逐疫之人也　伊優屈曲佞媚之狀　彈
碁兩人對局格五簺也簺有四采塞四乘五至五

即格不行故謂之格六博用十二碁白黑相等所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意錢一曰詭意一曰射意
即攤錢也　和帝詔有景風詔封諸春秋考異郵
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即詔有神封　宴娭言宴
戲也　焚巫尪謂暴巫禱雨鼻孔向上天哀之故
下雨　玉燭四氣和也　休嘉砰隱砰隱盛意
洸醟洪水曰洸醟古灾也　大折方澤之形四曲
折也　餟食接續而祭也　猘狂狂兕也　族人
炊古主炊母神也　膋蕭脂及香草也　鬼趡鬼
走也　蹛林匈奴會祭所也　馬步害馬神也

娭禜淫祀也　䘛組溫然物也　智井矛[illegible]
偃潴下溼地也　介中夾路之中也　閗左亡[illegible]
戎初發罪人贅壻之類　輿地輿取其義也　要
害於我爲要於敵爲害也　督亢膏腴也地名
莊馗大道也　瀉鹵鹽地也　䋎絢纖不堪也
橫洿停水也　石窌窌甫也　句靡水岸曲而有
廉稜也　蔬魚江河人食也　委禽即奠鴈也
𧧼甥對父舅言也　無噍類青州語無子遺也
耳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　尊章舅姑也　兟兄
也　豈能得賢胥也　門子卿大夫之嫡子也

警蹕警戒也蹕止行人也　倢伃倢接也伃美也
娙娥亦美貌也　蹵鞠即蹴踘也又書名　㲉轉
轉衣裝也　窕㮣窕纖細不滿也㮣宏大不入也
離哥遠部曲也　烏號楚柘桑烏棲而枝墮地
不得上故號也　夏服夏后之盛箭器也　檿弧
山桑之有文者以爲弓也　箕服草似荻而細織
之以盛箭也　鞮鍪兜鍪也　革笥皮鎧也　木
薦木楯也　渠荅蒺藜也　大黃肩弩也　負蘭
蘭盛弩矢者也一曰韊　排檄正弓弩器也　桊
弩發箭處也　黃間射雉弩也　劒挂射雉矢也

𩨷劍兩刃也　簫弓末也　弣弓中央把也
彀弓閃面也　蒼廬軍行宿室也　爆燉虜軍行
乾酪也　稱娖整飭也　列卒巡人也　衷師伏
兵衝擊其中也　閼前公室閼掘前斷也吾以爲
閼當言虧損　虔州虔殺僇也　掮邑掮手擬之
也　輓轀何奴車也　橫草之功言行草中使草
偃臥也吾以爲草宿故曰橫言勞苦也　武紫精
兵也　疏捕搜捕也又本作跡尋跡捕之也　臂
擨側手毆人也　狙擊窃伺擊人也　乳藥飲鴆也
摰而殺之摰擊殺也　鞮鞻氏夷樂官也　僸

𫌀賄罪貨也　嘍南夷音也　象胥譯語人也
戎索夷法也　駢施之盟牛也言大盟也　藕綬
小草色似綬也　卷施宿莽也　昌歜昌蒲葅也
是穮是蔉穮耘也蔉壅苗也　牝荊荊之有子
者也　雕胡菰米也　新雉香草也　跂鵲即蹲
鴟也　荅還離支荅遝似李離支即荔枝也　槐
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　慈鴉母雛也　驌
驦良馬也　燧象即火牛法春秋時巳象戰也
䮡號好馬名注蹄研善升甗研平也甗山如甑者
也　桐馬取馬乳桐治之可食也　徼訆取倦劇

也　跸陆足蹶之也　角搶題注以角搶地以額
注地也　遥喙喙口之上下也　踶嗷馬蹄與口
也　譙呵誰何也　殼之殼嘔吐也　庶有豸乎
豸解也直是反　旁午一從一衡也又曰分布也
遙午猶雜沓也　鄭重信頻煩也　循巡疑懼却
退也　薄遽迫速也　優繇謂寛容也優游同
慹服畏服也　翔實詳實也　嘸然不精明貌
攝然安也　較然昭然也　塊然如土塊也　逌
爾古悠字笑貌也　馬不適亡關西音以適爲補
也　地忍之地卽第也　長物賸物也　幅利利

有節也甚閒謂毒亂也　衷誠懷誠也　縮朒不
任事貌屈強不服貌　呰窳短弱也　謷詐也王
鈞反　鉤鈲鈲破也普革反　幺麿麿卽麼小也
馵詬無忘分也馵胡結反　不諰諰順也　鬖
汙損辱也　僆羙健壯也　僕遫凡短貌　遻亟
法不前也　無俚無聊也　與渫幽汙也　離疏
釋蹻去蹻食釋繩屩也　壙僚無官也　誰差人
閻擇人也　拓落不偶也落魄同　交關交通也
重腿豆纏也　窀穸窀厚也穸夜也猶長夜謂
葬也　榻柎棺中藿牀也　瘲瘛小兒病也　潙

寶苑祕苑祕猶祕書之苑也　遂顆言遂土也
窾木空木也　轀輬車有温涼義也　頭仆顛仆
也　齅嚏鼻塞也　殄身亡也　頌禁公禁也
引繩排根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也　轃轢蹂踐之
也慁謂憂增以車蹂之始切　詆娸毁醜也　提
衡提使平也　居閒居中間爲道地也　連拄連
刺也　觖望卽缺望也　縛絀屈也　接武堂上
禮也布武堂下禮也　内謁主通名者又曰典謁
泰官有典客今官有主客　侘傺失志也　黠灼
譊也　坐行膝行也　愒口貪也狎翫意　㷇泣

音立屈疾貌　蛾伏與蟻同　波譎言變態也
鳥肵頡亢之亢也　熛起飛火也　雲撓雲屈曲
也　麻沸麻亂波沸也　綴蓐言隨風動搖也
齵齒側齒爲齵咬爲齕也　括穮䆉穮也　糾纆
絞索也　盤互盤結交互也　閒編謂相間也亂
也　蕭條疎放不勤事也　落薄落魄也　方洋
常洋俱徜徉也　骫骳屈曲也骫古委字

釋詁　見宛委編

心儀心向也　胥貌肖貌也　覛流覛不端也　目
留以目留也　目成以目成也　盬其腦謂以口

唆也　搏膺椎胸也　噢咻痛念聲也　涔沫言
沠涙汗集垂下也　壯髮言當額前髮侵下而生
也　清盧盧目童子也　靣之不正視也　意烏
怒聲也　面雍樹馳夏侯嬰車中抱惠帝公主以
面擁立而馳也　魋結椎髻也　順指以面授意
也　指摘摘動而痛也　跋盭足蹶戾不可行也
　誶服即呼殴關西人以得杖呼爲呼殴乎卓反
又呼碁義同步高反　捽胡捽頸也　過墜失據
而倒也　上僂肩傴也　磬折曲躬如磬也　絆
孌婦人有汗也　甚口有口辯也　衡言過言也

　譴何責訶也　墜言失言也　不誰何不惜詞
也　無誰諾無可諾也　宛舌屈舌也　關說因
之而納說如行有關也　漂說浮言也　食言不
信前言如食而盡也　風指以指風之也　麗服
雜色服也　袒服女人內衣也　韍章之尉注戎
服若袴而屬於尉與袴連　弁髦童子垂髦加冠
必以弁既冠棄之　復陶裘也　衣製雨衣也
纂組赤組紱絲也　弋綈黑繒也　窮袴有前後
襠不得通也　諸于大掖衣也褕飾盛飾也　側
注冠側立而下注也　阿錫細繒細布也　跕躧

輕躡無根小履也　戴勝婦人首飾也　都布部
荅布白疊也一曰荅布麤厚皮也　裋褐裋布長
襦也童豎所着　荃細布也　厠牏近身小衫也
　偏諸織成腰襻縧領也　苴履履中籍也　飛
翮纓以烏尾作纓也　冠禪纚織絲爲之即方目
紗也以輕故步搖　禪衣朝服中单也　交輸割
正幅使一頭狹將燕尾垂之兩傍見於後蓋裁衣
法也　襜褕直裾襌衣也　綢繆衣裏結束也按
一字從衣借以比膠結之意耳　韝扞扞臂衣也
大袑大袴也　戴徙徙即縱韜髮者　褚衣以

裝曰褚　繝岭無絮衣縟爲表纖爲裏也　袿
婦人上服也　贏服微服也　袪袖口也　笄縢
弁袋也　鞶鞸帶也　革鞜皮履也　扉履草履
也　履綦復下飾也　倍毀加毀也　受鬻受粥
也　餔聚飲食也　腊毒食久而毒也　攻苦食
啖啖作淡　具器食一盤食也　麩者麥飯也
有拂食久不上也　㢌肉壞也　翠鶩鳧尾肉也
胖烏脊側肉也與膓脾肶也醜醬寂也　酎左氏
爲再釀漢爲三重釀也　挏酒以馬乳爲酒撞挏
乃成也　皋白白見驗乾也　大白大爵也罰用

之　酌少飲酒寄食口也　妝介特剩單身民
登下開收民版也　折閲所閲貿信折也　辠
推占市易也　方罫棊局間目也　進賭償也
贔屓作力貌　笴業虡傍立直木曰笴橫木曰業
都盧合浦南國名其人善緣木　蘭錡兵架也
穹襐徑廷過度也　玄戈北斗第八星名矛頭
招搖第九星名盾華蓋星覆北斗俱畫於旗也
揘畢又撞挄皆撞而倒也　攙搶貫而刺之也
獑猢猿類而白腰以前黑　互挂肉者　罣麗小
。網也音獨鹿　方銳轅旁以五寸鐵貫中以翟尾

着之轅兩邊恐馬相突也　左纛以旄牛尾置騑
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　迣憂斜拄長矛
也　輕弩車闌間皮篋以安弩者也　珂戎實名
出日南郡　罠蹄罠即羅也　賜夷甲名　勃盧
矛名　虓虎虎頭魚也　潛鹿鹿頭魚也　剞劂
曲刀也　書屆盛書夾也　藁書半真草也　繆
篆即中篆也　神藁形如藁垂屈也　茹臭敗也
又物自死曰茹　柍根中央屋耜也　褕䘰衣輕
長貌　閻易行廻轉貌　卹削使人如刻畫作
洪頸雉名　梐枑行馬也　沛艾馬行貌　騰遠

射干皆猿類　交精似鳧而脚高辟火屬玉辟水
旋目亦鳥名　青雲爲紛紛旗旒也　虹霓爲繯
繯旗上旛也　烈缺閃電也　獱似狐青色居
水中食魚今世多獺而無獱　鸘鳴陽鸘繫也鵾
陽即㹀也　青鶖鶖雉夾尾閒也　琢卵生也乳
胎生也　見子縳䌷不平貌　要紹曲貌　宕冥
旨物在穴也蠼蜷動貌千蜿延首也　寠數撫四
股如虫狀也　渊沛峻波也　潛鵲似鵠而大
魚牛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　鉅鯛房露房露古
曲名　豨子弩中搉弩也　巨黍古良弓也　岨

峿鉏鋙齟齬同一不合義也　啞嘲啞領也嘲啊
下垂也　膺至麇至皆謂群至也　蹇脩古賢媒
也　上尊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也　偏提酒注子
也　婪尾酒巡匝且盡也　卷白波言快飲而盡
如卷白波賊也　滑稽酒器轉注吐酒終日不已
今借以擬人之善言也　沫餑湯細花也　祖道
祭黃帝子纍祖也　瀼山閭不可涉者也　鑛宮
湯所受命宮也　駘蕩宮名言春時景物滿也　駁
娑亦宮名馬行迅疾貌言宮之深大迅行乃徧也
枍詣亦宮名言美木盛也　蜻蛚蟋蟀也　忘

歸𥴦也 郁穆和美貌 紫狀車軨也韓魏間方
言 括揭括至也揭維棲木 孟陬始正月也
筵篿筳小破竹也折草卜曰篿 琨美玉也 靈
氛善卜人也巫咸古神巫也 忝差洞簫也 坎
壈身困窮也 失職亡財物遇寇也此解誤猶言
失所也 敦脄血拇背厚而拇指有血也 突夏
屋也 鹹鬅鬙鬚也 曼睩瀏澤其視也 鵠
酸以酢治鵠臇凫小臛也 露雞露栖雞也 箟
蔽箟玉也蔽博箸也 晉制犀比比集也言晉工
作簙綦箸比集犀角爲飾也 揳瑟撫瑟也 孤

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隱琴隱長四十
五分約即明琴徽也九寡九子之寡母并孤子取
其聲哀也甚杜摸少趣 山膚一曰熊白一曰山
禾 安胡疑即雕胡 鍾岱近北胡地 齒至之
車言馬齒齊也 杜連一曰田連善鼓琴者 徽
纍纍燒田也 青莎地名 座沓座碗止沓釜沸
出也 便蜎一曰娟嬛一曰蜎淵辨士也 霜蓄
霜時菜名 寒龜寒脰宊也 扁轂人名見韓子
鼽以鼻揺扣跂擊微也 虩白虎也爏黑虎也
支離善屠出莊子 昆吾之鼎齊太公所銘功

鼎也 陽盱禹所禱河也 嫋奴了反嬈嬈也
湨溲在金城西陶塗在漁陽北 窔與東南隅爲
窔西南隅爲奧 雙觡共柢言兩角而一本也
大茀大彗星也 玄秬黃麥黍與麥也 倭傀醜
女也 沮顏焦齒枲䏿俱四夷之狀也 雞麋山
也 昭華之玉堯貽舜者也 冥靈一曰木也一
曰玄龜也 姑射海外山名 龜拘拆也 洴澼
洸者漂絮也 天籟地籟天簫地簫也 前者唱
于隨者唱喁于小聲喁大聲調調風緩貌刁刁草
木動搖貌 技策舉杖擊節也 據梧據梧木几也

宗膾胥敖叢枝堯時三國也 猵狙偏狙同義
與猴交也 孟浪不精要也 弔詭至怪也 蛇
蚹腹下齟齬所以行者 砉然皮骨相離聲 肯
骨間肉大窾空處大郤有際之處大軱大骨也
介刖一足也 軸解木轉心者 杙栖戲猿猴者
禪傍棺全一邊者 絣浣衣也 鼓筴播精鼓
筴也筴小箕也精簡米也 迷陽亡陽任獨也愚
按迷陽乃棘之類見騷注 哀駘醜貌兀者刖足
人也闉跂偃人也支離偃人也 堪坏神也 [illegible]
寧遊而後安也言仙道 句贅項椎也 [illegible]

䨱也　緉曲卽喪家織薄曲也　畸人畸於人而
侔於天者也　彳亍音躑躅也亍又音住步止也
金鞿鞻摯同秋也　雯華文花也　吳泉虞淵
也　飛谷日所行入道也　庖風暴風也梁元賦
神嵒嵓山之凸者也仙的峰之尖射者也按地
志句有射的山　蔡嶺武當也天谷青城也　影
國附庸也　仙陀佛寺也岳珂金陀出此　嘐田
燒田而種也　堙防堙水埒也防土刑也　檽棗
軟棗也一名丁香柿　澁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
篤簩　夾纈錦別名也　雞歯卽今雞𡌫也㧑乳

政巢青桐有子如乳也　鹵莽耕不善也滅裂芸
不善也　偏髻髩莫交切髮覆眉也　踏𨙸端午
走馬射柳也　形嬰骨肉娶麗也蘭奸也　㲘毦
夷服其音𡉎達也　綠鬆羽衣半臂也露卯屛齒
達福上也　青頓青絲作頓也　毳毻今紫毻羊
𤸃今羊皮臂飾也氈毹毛布也　緉巾綸巾也
采醴雀餳似甘露而非　如何九百歲一實形如
棗長五尺而甘　柎澀取魚具也　皐比虎皮也
蛟韅馬服革以鮫皮爲之　函道道如封函也
㕙門周庾氏居漢祭酒第也　窔窨屋深響也

楮頭屋護朽也　葢榜以天榜在蓝珠宮故也
白打宮中鬬戲也　潑寒胡以水潑人效寒胡
戲也　鈲槻裁木爲器裂帛爲衣也　錦䌩經繡
佛也　唐梯弄梯戲也　人今分支截竹戲也
脊虫卽魚龍戲也　星施旌也　類虜露玲瓏
空虛也　拔河分明對挽競勝戲也　山㮟形如
崑崙體生毛人與獸鬼類也　壤子梁益間方言
所愛謂肥盛曰壤子　欒童愚子皆美童也　皺
齒怯也　𦨖舩艘也舟着沙不行　叟𡿬嘋與咄
同言受呵也　皜日光白也皎月光白也　皙男

子白也皉女人白也皤老人髮白葩草花白也皚
雪霜白也翯鳥羽白也　鱗㺉嶙峋也　千眠裕
緜卽芊綿也　𡑔壤坍水衝岈壞也俗作坍　娉
婉容也婷和色也　噤齘忍口怒齒也　𨑨兩樹
交陰也　筧以竹通水也　雞春而復春也　𦤀
畫能色畫也　揎捋衣也　匽蓋之間藏覆物處
也　杜治謝靈運生於杜治養之注治奉道家淨
室也　六㭒六計也　啓嚧天咲開翕也　義甲
假爪甲也　毗劉暴樂也暴樂鈠落也𩯭髮弟離
也𧄒𧅷叢翳也須再解乃明　㧑然勁忿貌　解

扁輕疾貌　鴻絅直馳貌　徤獵相差次也　章皇周流也　聿皇疾貌　陟菉疏也　蟬嫣聯也　綷縩衣聲也　婉瘱順靜也　跆籍蹈籍也　紛貝紛紜也　放患彷彿也　騷殺飋颯貌　狂趡獷獝不可附也　㹞壯㑹貌　揚掐戍削舉袖有裁制貌余以爲衣聲也　騣還壯貌　微椽寫而相連也　挹㕮撤攡善註中制也韓註手執貌吾以爲無實據　醧一作醧屄貌　遝律馳貌一曰和貌　嘐䨟衆聲也　鏦鉎舒緩貌　憚恍即嘆㗋寂靜也　憚漫衍凱和樂貌　阿郍腲

腇舒遲貌　頩唐頎隧貌　惔炅廣大貌　殟殷舒緩貌　瞭瞅歛容也　宴𠩄嶠險峻貌　㢊窌巧老深空貌　欒則危貌　運裒廻旋相纏也　穿溲卑下也　硐磨也　刼遻擊觸也　縱纒引持也　佁儗寬容貌　窾圇聲下貌　寘皷聲緩也　貸笏抑隱手循節孔也　紋槩汨湟音相切磨也　掇拏掇藏掇摧也拏索持也掇推也臧抑也皆以手上下笛孔也　勞燥銚㦤分別節制貌　僬眇睢維目開合也　樓抱櫟捋手撫絃貌　他㱁感貌　憿糶疾貌　浪孟失志貌又大聲也

汜灩放縱貌　雲爗急疾貌　瞑菌磈柍聲對結不散貌　酆琅磊落駢田磅唐皆聲四布而多貌　和囉聲相雜貌　嘉肴充圓方圓方俎也　愪集遠行而集也　悄蒨青葱茂盛貌又鮮明貌　荷攡摻花葉落貌　漮㝗空貌　颼颼即颼颼也

雜釋

內藏曰中藏又曰府帑和市曰摧會給食曰稟食質直曰牢直一曰牢稟亦曰稟賜稟廩同稾藏曰會粮不續曰逋懸違稅期曰逋租欠口錢曰負算卒更錢曰租更委輸曰租委督促轉運曰部督舉錢

輸息曰收稅少欲曰簡稅衣粮曰廩嫌 襁負曰負子去本鄉爲庸作曰流庸流離就食曰飢流流民曰雁戶穀少曰穀嗛嗛苦簟反自隱度其實定其辭曰占租入藉曰占籍占童牓反限吏民田無得過三百項曰名田天子之田曰粱騶因養馬免徭役曰馬服令服方日反錢穀籍曰金布令戍卒粮曰邊穀發穀曰調穀三分取一曰泰半之賦銀曰白撰綳錢曰赤仄少府供天子者曰禁錢如榆莢者曰莢錢小錢曰幺錢租及六畜曰馬口錢伐木入錢顧工曰倾山錢役在四五六月曰長功二三

八九月曰中功正十十一十二月短功巧[illegible]
錫者曰灸鑄七歲至十歲出口錢二十曰口賦[illegible]
鹽盆曰牢盆　戍卒發王門之左者曰閭左騎士
曰左騶一曰厩騶又曰騶騎書軍令曰尺籍伍符
相保待信曰伍符軍士名帳曰兵簿重伍曰疊伍
行船曰擢卒解囚曰弛刑徒屯兵處曰兵屯徼外
人曰徼人數首級曰數級斬首以殉曰狥首宿衛
曰屯衛軍資曰軍實解兵曰弛兵班師曰反旅士
卒驩如晃戲水藻曰晃藻長帥曰兵長隊副曰隊
貳偏將曰裨將獨將曰特將蜀兵曰叟兵漢以蜀

爲叟也以文簿虜降曰文降停師曰懸師亦曰息
軍曰停軍主軍曰軍吏權置吏曰軍假吏軍中小
官曰隊帥啖士曰餌士亡卒曰散卒分屬諸將曰
配隸殿最騎士曰都試習射曰肄射尋迹而射曰
積射士射如雨曰雨射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
胡騎射聲虎賁曰八校尉胡騎不常置又曰七校
五校曰五營主一營曰營長城上雷石曰礧石鏢
疾藜曰渠荅竹茂相連落爲竹虎曰虎落避敵顧
望曰逗撓折其鋒曰摧挫寇掠曰鈔盜曰鈔暴死
敗曰力其設鼓儆人其下曰鼓下戒嚴曰嚴鼓鳴

鼓而行曰鼓行守城曰嬰城後擊曰尾擊曰趣擊
應發曰應調兵衝曰衝難曰折遐衝居中以堅銳
自衛曰中堅先鋒曰軍鋒後殿曰後拒露兵曰暴
兵曰暴軍備兵曰該師治軍曰理兵軍事曰軍役
以血塗鼓曰釁鼓血劍曰染鍔息鼓曰臥鼓韜弓
曰橐弓烽火候事曰烽候人百其勇曰自百兵車
曰橦車一曰長轂曰輕車輜車衆曰雲輜雲梯曰
雲車曲蓋曰轒輼貫甲曰擐甲鋏甲曰玄甲甲馬
曰鎧馬船外狹而長曰蒙衝犀樹曰犀舟鳳舟曰
鳳艒艒音墨舸曰赤龍舟曰馳馬舡神曰鴻耳巨

戰船曰三翼堅器曰犀利兜鍪曰鞮鍪負弓弩矢
者曰負蘭授弩而射曰連弩張弩士曰彀騎衝突
軍陣曰突騎快馬曰驚帆馬冠曰金鑁馬帶曰玉
瓖副馬曰倅馬服外馬曰左驂馬矢曰馬通馬肆
曰馬屋牡馬曰父馬牝馬曰課馬夏后氏良弓曰
夏服其良矢曰繁弱挽強曰引強強其兩反滿引
弓曰持滿注矢外向曰傅矢負羽旂曰被羽陣名
曰魚麗麗音離軍帳曰營幔䕸草曰薦草
批荅曰鳳尾諾左庶子曰畫諾著于甲令曰著令不
輸役曰勿事不豫革車之賦曰復甲卒復二口之

算曰復二算馬齒未平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曰
馬弩關行狀年紀曰署行義年義音儀移書言病
曰移病省問曰臨存乞休沐曰乞假曰請假同告
假告老曰請老曰乞骸骨姻家及兩州人不得交
互為官曰三互法黃帝法官號曰李法法律曰丹
書斬刑曰殊死鑿劓臏刑曰刻抉置叢棘曰嚴棘
幽圄土中曰圜牆畫衣服象五刑曰畫象刑人刀
曰歐刀歐一口反曰司虜暮築城曰城旦舂取薪
給宗廟曰鬼薪擇米使正白曰白粲輸屬將作曰
輸左校削去髮曰髡別獄名曰若盧即北寺獄屬

黃門署大臣請罪獄曰請室夷父母妻族曰三屬
歷囚打錄囚決囚曰論囚奏請報決曰報因疑獄
讞廷尉曰請讞奏使從輕曰平反反音幡秋官左
平罷人曰嘉石右達窮人曰肺石寬容不入狴牢
曰頌繫匿名文書曰飲章曰飛書曰飛條曰飛語
謀首藏匿曰首匿奪爵除名曰士伍逮捕考曰傳
考連及曰引還考掠曰收考舉罪案驗曰舉案考
驗未了曰考實未竟比于重罪曰重比論死刑曰
報罪成獄曰具獄稽獄曰留獄雜治曰雜理雜問
曰重問乖舛曰駁異明白曰申證證左曰左驗所

次平曰平次改法曰改律枉法曰枉撓罪狀曰姦
狀曰獄狀罪名曰罪目曰罪科換其口詞曰爰書
案牘曰辭案司典其事曰典案案察曰糾案科條
曰科禁事條類別曰科比常法曰常準成法曰成
科連坐曰并坐多坐曰萬坐隋等曰末減無辜曰
冤繫獄逃罪曰逋罪依附以生輕重曰得生因緣
寬恤大獄曰提重因原宥曰矜恕曰寬隋明審曰
澄審突然出獄曰突獄輸贖曰義錢不叶曰不讐
不請曰專誅無可理曰無理在囚徒內曰徒中用
法深刻曰次骨曰文深無意傷害人曰文毋害相

薰蒸得罪曰熏胥入人罪曰鍛煉劇縣獄曰劇獄
明法家曰法名家行杖人曰五百好笞聲曰肉鼓
吹大枷曰獮尾青
切脈曰案脈飲藥曰咀藥曰乳藥抱病曰被病多病
曰善病惡疾曰瘭疽金創曰金夷風淫曰末疾足
氣曰腳氣眩瞀曰頭風眼似見不見曰青盲聽氣
失病曰耳痾鼻出血曰鼻衄舌本硬曰舌強強上
聲消中曰消疾酸削曰痟首疾女子月事曰姅變
月不通曰不月骨向有肉曰露齒拆裂寒瘡曰皸
瘃皸音軍瘃竹足反

褒賞次序曰褒序行賞以時曰景風之賞購賞所直
曰賞直厚賞曰醲于用賞奏事曰露版武曰露布
文曰露沉詔書曰詔版等次功臣曰疇其爵邑還
封土曰還土讓功曰推功固讓曰牢讓賜人以環
絕人以玦曰環玦
學書所諱曰丙日休沐所忌曰卯日取火于日曰金
燧鑽火于木曰木燧未曰風師巳曰風伯船公曰
孟公

綸組

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會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

飛則霜露菸則露大戴禮夏商之季精者猶糟實
者猶寶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語句皆奇
古爾雅註綸與組皆習色東海有之綸鹿角菜組
海中苔楊用修曰即今燕窩菜也說文綸青絲綬
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
龍章之服會經註風爲鳥類越人謂之風伯雨一足
鳥一名商羊霜鸛鶴霜鶴也大戴禮註糟以喻惡
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政
雖已失未至大亂周禮疏所謂雖土崩而不瓦解
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晉語注

舜梧堯柳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用修云語極新
按古文宅西曰卯本柳字堯柳豈從此耶北或當
作西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爲風
伯謂箕星好風也語亦新

奇字

玉篇奇字類如欸乃丂俟侜留冐頓可汗閼氏龜茲
皆是連緜假借余如祖免侜留之類半是本字未
爲奇也今記憶類此者書之於戲嗚呼委蛇逶迤[illegible]

髣髴相近迫近扶服匍匐暘休陽于諒良慈惡池呼沱曲逆去遇
休屠除朽譙訶何誰從吏縱陂池沱坡取慮趨閭毒冒代妹夫
喜許壹楫櫂櫂楫雕結推髻洒削先鞘

說文無凹字

凹四高而中下也凡凹之屬皆從凹凹象器凹受物
之形凸古文曲字象牛凹之形同女洽切物可覆
壓者从反凹凸古文匚字从側凹凹他刀切古器
名今曰韜韥也凹受玉器也即韜韥之韥今文作
匵凸物四下而中高也與垤同釋文引詩鸛鳴于
凸周禮圭之凸曰珇　說文無凹部止有凹部凹

爲毋而囧爲子說文以子爲毋今人遂不識凹凸字故爲補之

創字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𩅦灣莔迄𩃬觥𩄈何音讀王音賓𨱟莽昷舉㲊褒㪍挑武后命宗秦客改十二字行之制以𡆠字爲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龑亦制龑字儼爲名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于時乃以追來爲歸巧言爲辨小兒爲䜌神蟲爲蠶如斯甚衆顏氏家訓云

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更生爲甦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感于同文之感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千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嘗攷之但有埊𡕀𢘑𤯔四字台證作𡘙君作凬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土俗書者𡗃爲矮𡘙爲齋閙爲穩𡘜亦爲穩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勒人瘦弱也𡘜音終人亡絕也𡮣音臘人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𡶛音勿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擐門橫閂也氽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氼音魅言沒入水下也閄和鹹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𣬶音胡言多髭也弃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足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夷俗謀訟彼欲誣陷人動曰𡚒灌賴之事𡚒字惟見雲南耳餘冬序錄

騫騫字義

騫騫二字音義訓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縶又虧也禮部韻略列於下平聲二仙中騫

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爲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涣然矣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非騫之類惟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五挾勢欲騫騫乃爲得之

農書奇字

九流有農隋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几十數種傳于今者惟齊民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畧載其一

二如劉（烏吏切開荒田法林木大者劉殺之）菻（無音切䕃意）𩞃棶（饞也秋耩故項切穮耬也）耬（以爲耕擾下）𧕴（𠂇切盬蟲也切）苹（苹也）一（感切秋）耕掩也蠢苶也無（方九切無驚引食經）脈（鳥野切）䏑（䏑欠切）醉（麪也）

也餢餉䉤糦糧粍（粍粒莩片切蘇草切）𩞣（以音步渡字）漊（音覺濆鹽物也）

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嚬之况民其可用乎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卽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聞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

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卽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山三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爲秦制而非古矣

字義

歲者說文曰木星以其歲行一次故曰歲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爲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熟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从禾

領字

修禊序崇山峻領漢書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領字不從山與領同黃長睿校真誥中云領山領也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曰領故古但作領

無字

易無字通作无說文奇字无也然古書並無以無作此字者或云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无字甚衆故書隸法乃從省耳今道家書无字亦本於易王述謂无字象天傾西北此世俗妄觧耳

古文用字

古文用字各異體猶與後漢書作冘豫詩委蛇儒林作委它韓嬰作逶迤九章作委移列子作猗移九

辯鉏鋙陸機作岨峿左氏貪惏離騷作貪婪於戲作烏嘑王貢作惡虖益州記𣶒澒南史作涬預坤元録作尤豫孝子傳作𣶒与樂府作白頭吟離𧤴琴賦作𡡉纚海賦作𣷧𣷭茶經作離𧤴其異爾爾

十王二字不變

一横一直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隸篆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洛隨二㠯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尅火故就隹隨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惡之遂去辵

甲書附字古今洛字有水有隹隨字有辵無辵夫
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附所不經之忌而可法
哉今宜依古文去隹書辵

佑字

古篆無佑字佑即右賜佑聖觀扁篆者以爲右羽流
固爭以爲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聽之禮部韻從
之非篆也識者爲所從佑字則不當用篆

閹字古無

今人以猜拳爲藏閹音鬮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玄共
藏鈎顧愷之取鈎桓遂勝或云漢鈎弋夫人手拳
曲時效之因爲此戲然不知閹字又何從始

古其字

今人書其爲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其字也穀
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某地
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某地本文作其

周惡夫

有獲玉印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尚
存于今也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也

履當爲納屨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整冠明曰履當爲屨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
二句之內二字同字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
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着也低頭着屨則
似取故爲人所疑也履無帶着時不必低頭

芥蔕

世稱蔕芥或芥蔕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
西京賦曰睚眦蠆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
子虛賦注曰蔕芥刺鯁也蔕與蠆同郭象莊子亦
云蠆芥

查字考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
槎櫱是也今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于此王子
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
貫月查一曰挂星查道藏歌詩共桑不爲查王勃
詩澁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
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
浮查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湍字並作查至唐
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竹
竿釣果得查頭鯿又云土風無縞紵鄉味有查頭

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篇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絶空愛槎頭縮項鯿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蓋七言絶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爲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心愁

愁憂也集韵音曹楊雄有㤘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即憂也

字音

琵琶琵字本去聲然須讀作平則佳帆檣帆字本平聲然轉讀作去則悪白傳詩銀花錯落盞金屑琵琶槽又銀花錯落從君勸金屑琵琶爲我弾錯落一作不落馮瀛王家有滑樣水晶不落一隻酒器也即屈巵之類前琵字乃從去讀後琶字仍從平讀梁簡文帝詩旁望重山轉前觀遠帆飛巳作去讀陰鏗詩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歸帆元作平讀

三蒼

小學者宗杜林三蒼郭璞注秦相李斯蒼頡篇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訓纂方言

楊雄能識字親作訓纂方言訓纂不復見而方言尚存然太玄書用字奇險多前此所無其有據耶抑雄自爲之也有據當有所見自爲之則正字之外別爲一字乃與其以太玄準易同一法門雄言司馬子長好奇不知巳乃奇之甚者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

文史門

六書類

總論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淮南子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又曰見鳥跡而知著書學源曰太昊時始有文字或云蒼頡黃帝變古文爲文字又曰庖犧氏感景龍作龍書炎帝因嘉禾作穗書黃帝蒼頡變古文寫鳥跡作鳥篆少昊作鸞鳳書取似古文高陽作科斗書堯因軒轅作龜

書夏后氏作形似篆商務光作倒薤篆周瑞赤雀丹鳥作鳥書又媒氏作填書今日勸字春秋曰古文黃帝史蒼頡作大篆周宣王太史史籀作小篆秦丞相李斯作八分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隸書漢左中郎將蔡邕作章草漢黃門令史游作行書後漢潁川劉德升作草書王右軍云其先出杜操字伯度一云興於秦末或云漢時杜伯度作因章帝所好名章草帝誕謂之草聖漢興草書不知誰作書斷謂如淳之作起草爲藁草書蓋起於此一說李斯又作刻符字雲頭鳥脚斯及趙高俱善之

漢章帝時曹喜作垂露懸針二篆晉王羲之作龍爪篆山徹作花篆魏鍾繇作正書散隸漢蔡邕見門吏飛白因成字故名飛白劉公嘉話曰飛白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施堊帚遂創意焉唐會要曰正觀十八年五月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蟠等字蓋自是始改舊體又李陽冰論篆云秦始皇時次仲作八分蕭子良云漢靈帝時人與秦人同姓名鍾繇謂之章程繇善隸書始爲楷法鍾損偃波二書繇又善八分有隼尾行書亦繇作謂之行押或曰秦程邈變篆作隸李瀚云邈字元岑始皇用

爲獄吏得罪繫雲陽獄中幽因十年陰參篆爲隸今楷字是也酈道元水經注曰臨淄有人發古塚棺前和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同今字則知隸字出於古非始於秦也其餘諸家體法史有百餘種各記所作見太平御覽孟詵錦帶前書云小篆徐邈造刻符扶風曹喜造籀書周柱下史所造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

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出書斷）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定六書有篆書八體一曰大篆文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命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出書斷）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

書謂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出書斷）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出書斷）

八分

按八分者秦時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出書斷）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秦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出書斷）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魏郡汲縣民人於古冢中得

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書與今本較驗各有異同

書分三古

古文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爲實草隸爲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籀斯也

章草

按章草漢黄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隸法非也王愔云章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麁書之漢俗簡便漸以行之是也（出書）

行書

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出書斷

飛白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宮殿題署筆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 出書斷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七 五十 一百九十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 出書斷

古法之壞

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如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賓錄小篆

泉文作小篆贊曰丞相斯法神慮精深釵頭屈玉乃足重金

書有百體

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將定爲九十一種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

鶴頭書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五體三流

宋任珍序范度五體書文五體曰篆曰八分曰眞曰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七 示 三百九十六

行曰草其體雖五其流唯三篆則統乎科斗玉筯垂露璀大小之屬也隸則統乎羲獻庾盧黃顏柳眞草之輩也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通是三者可刑群書 玉海

醉書龍爪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章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於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八分小篆之始

水經注載彝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順注云丁字書蠆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于秦小篆亦不始于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皷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灼婚姻之約帀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

其文具存于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帀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𠂆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

花押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氏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常殷卿陟署名自謂是五朵雲時號郇公五雲體程史晋盆杅有押字則又非起于唐而晋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作圏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於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墜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又王愈齋栢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

人莫不飄蕩傾欹亦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而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爲草取其便書若柳之怪王之歪亦異也　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皆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頭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

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華老曰某亦得書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今人罕知故記之

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帋縫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祗是書名耳後人花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孫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其來久矣

畢文簡公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之下却有拜啓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尚存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為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九里松牌

北山九里松牌吳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徹去吳書貫吳未幾守信州陛辭高宗因與語云九里松乃卿書乎吳唯唯復云朕嘗作此三字觀之終不如卿吳益遜謝暨朝退即令再揭元牌遍索之乃得于天竺庫院復令植道旁今所榜是也

書家類

倉頡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春秋元命苞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最為古遠人多不能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斯善

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筆經　又云斯書如為冠蓋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何使禿筆書出羊欣筆陣圖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

也袁昂云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出書斷

張芝

張芝字伯英惟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
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
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草
行入神隸書入妙 出書斷 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
欲仙 出袁昂書評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

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
入能 出書斷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雖
以草剏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
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
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出書斷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
者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
方寸千言甚矜其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
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
後爲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 出書斷
宜官書如鵬翅未息翩翩自逝 出袁昂書評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
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爲郎官亦在鴻都門下遷
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
釘壁以爲勝宜官也於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
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皆不如師之用筆盡勢也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書
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
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又剏造飛白妙
有絕倫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
女琰甚賢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
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此筆勢伯
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伯喈
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
觀者如市 出羊欣筆法 蔡邕書骨氣洞達精爽入神 出袁

劉景升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後厨顧及之列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穡書真行入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

於劉景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肉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骨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署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 出書斷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墳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法更妙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 出羊欣筆陣圖 繇尤善於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淵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人於心未足多也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太祖四年薨書評云元常隸行入神草書八分入妙 出書斷 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 出袁昂書評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逸致飄然有凌雲思會常詐為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劍會兄弟以千萬繕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章草並入妙 出書斷

韋誕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陵雲臺初成誤先釘榜未題署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去地二十五丈就點畫誕因危懼以戒

子孫無爲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龍拏虎據劒拔弩張張茂先云京兆韋誕誕子熊潁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隷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御給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草書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隷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嗣世所美焉出書斷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爾也羲之拜請父喜遂與之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有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令羲之更祝板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黄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出羊欣筆陣圖逸少善草隷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隷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五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章草出書斷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荅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每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舉家朝飡俱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曰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之後數日以數扇來詰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類長短濶狹與王表相似使庾翼寫倣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詳看乃歎曰小人亂真乃爾羲之性好鵞山陰曇䃶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歡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書道德各兩章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爲寫

畢龍驤而歸大以爲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几至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往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削訖都盡（出圖書會粹）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習於張芝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

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于父如大則尤直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之及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之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出書斷）

外國書

有康昕者善草隸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還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象以示子敬子敬難其能以爲西河絶美昕字君明乃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而解書爲難安石猶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録也安石隸行草并入妙兒尚並工書（出書斷）

韋昶評書

晉韋昶字文休京州刺史之玄孫官至穎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奇而且勁太元中武帝

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獻之題額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爲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昶善作筆子敬得其筆以爲奇絶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琅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峯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絶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

朔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 出書斷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荅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荅云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出談藪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 出尚書故實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覘亦善隷書時人云丁真永草 出書斷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甚爲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隷行草入能 出書斷

唐太宗飛白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

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 出尚書故實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行草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

更令書則八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遣使請馬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貞觀十五年八十五卒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書斷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出國史異纂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也仕隋爲秘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爲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秘書監文

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博學二德行三書翰四詞藻五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本師釋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草行入妙出書斷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僕射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祖師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陵史亦有古直傷于踈瘦出書斷遂良問虞監曰其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若此褚曰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君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出國史異纂

高正臣書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素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張亟履書之高嘗爲人書十五番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高再看不似其書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其所換五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覘之竟不能辨高嘗許

書一屏踰時張大悵恨遂致意於陸東之使爲書告于高高嫌之不將入帙爲鼠所傷乃持去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謙與行草入妙

開元體

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怪惡體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猶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從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徐浩僧虔書法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秘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東之其中小真書體篆猶佳其行書以有草大于真書與人書云老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積于心虛神精思以取之每與虞中陸大夫論及

此道明日不覺已進陸後甚知嘆賞不少置將余比虞七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馳目想而已聞虞被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

范文度

范文度所臨蘭亭不拘拘然求合其形似而書得右軍用筆之意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歐陽公集古錄已載此書恨未之見今始識面信名下無虛士

鄭廣文

鄭虔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為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出尚書故實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之後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 出國史補

李邕書

予始得李邕書不甚好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艱則其合也必久予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二可以通其餘予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信筆

張旭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

王與猿夭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大娘舞劒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呼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出國史補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出國史補

楊凝式字法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

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智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置賓主坐右以爲清玩五代文章卑泥字畫從之楊凝式筆跡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解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耳惟蔡君謨書資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李煜書

宣和間蔡寶臣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絛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殿若干所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迫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而無尾句劉延仲爲補之云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爲偶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邀就其事耶予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予爲風法華

文正公書法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蔡君謨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意何如哉

蔡襄洛神賦

予頃時於陝府道閒舍於逆旅因步行出閭有村學教授二三小兒斑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爲兩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識問其何自得曰吾家敗籠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篋中取二

三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箋所寫詩數紙因此隨以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嘗亦爲大官吾父罷官歸死於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李姓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矣嘗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曉即登途不及再往至今爲恨

東坡書法

王初寮履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踈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米芾書法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内芾於真楷隷篆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如六朝翚翰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意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若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醖藉風骨自然超逸也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

其詞翰固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之

胡銓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於一時至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沿疊書画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沮

林泞清者良多朕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千筆爲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因爲表出

僧善大書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求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善大書者有僧善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國字張圖於上束氈爲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或脫袈裟扱墨壺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

趙集賢

趙集賢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稍能知其筆意耳

金琮

南都赤松金琮元玉書宗趙魏公有樓名極高明樓每夜學書燃燭一枝價一分每月豫送燭錢三錢寒暑無間著趙書甚多以書法擅當代然人品又高無枉道干謁是以公存日書名尚未顯歿後人得片紙爭愛之同時有九峰徐霖子仁亦宗趙又宗朱文公晚年筆爛可厭然篆宗周伯琦名不在元玉之下也士類鄙其縱橫能使城府豪宦往來供用不及赤松之養高也當是時詩句則謝子象雲山則史庭直小景則王孟仁填詞則陳大聲蘊藉風雅爲南都一時之重今皆凋零矣

張汝弼

草書入我 朝莫盛於張東海汝弼蓋其操縱闔闢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復襲前人畦畛疑顛素以後僅人妙品世所謂斜蚓驚蛇未足喻也當時巧書者拔户幾於鐵門限聲譽而遠夷求擴至以十金購書一紙今歿世未久搜訪真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新意故識者有古法

變壞之言職日者玩所見亦頗合乃知[illegible]本朝書法至蘇黃米蔡而一壞殆非過論

章友直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數人聞其名懟心未之服也俟其至俱來見之云聞妙藝久矣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卽令泚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晝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麄細間架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

三宋

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璲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姑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素師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玉兎泉聯句詩云玉兎泉在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國朝善書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籍甚受累　朝恩寵然大沈正書做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

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枝山南都金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書語林序全學聖教序文有蘭亭圖上書蘭亭序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爲枝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枝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何氏語林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八

海右關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書法類

書法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原出于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固勁古淡則出于蟲篆點畫波發則出于八分轉換向背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于章草然而其草與行各有體制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

者有專工草書者信乎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效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概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

書法源流

宜春劉才卿序古今書法源流云黃帝時蒼頡作古文周宣王時史籀作今文秦李斯損大篆作小篆

時始皇好征伐法令繁劇軍期嚴速篆字難猝就乃約大小篆歸之於楷且稍作波勢謂之隸書欲其省工而便於隸佐書也故亦曰佐書始皇便之乃行於世又有王次仲以當時字體少波勢乃增之爲八分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漢史遊復解散隸體而爲章草劉德升破隸體作行書張伯英變行書作大草已上才卿所考訂亦詳矣按桃文志不以小篆爲李斯而以爲程邈亦必有據歐陽集古錄跋以隸與八分爲一體趙明誠金石錄云隸書者今之楷書是也亦曰真書亦曰正書自唐

以前皆稱楷字爲隸蓋明誠以今之楷字爲隸而以有波勢爲八分予家有漢刻三十冊以其筆勢考之可見矣

真書

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蕭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圓獨師虞永或謂體須精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又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常采古人字列以爲圖今略言其旨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

體欲其平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ノ(音瞥)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懸針者必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

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多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深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

草書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

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效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從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乃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誤頗失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况今世哉又論草法云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曲折方圓而有餘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襍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鋒欲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屈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

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于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若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張永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悞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

洒落姿態備具眞有眞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古人用墨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研池以供一日之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傳朋淡得古人筆法其他不及也

草續書訣

鍾繇教其子曰學書須精思吾學三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窺見萬物皆效象之書乃臻妙

蔡邕入嵩山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如篆籀草書須接前連後字有點者字竟乃安點隸書太急則墨不入紙隸有磐石之波八分書有隼尾波最爲難得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用筆當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于江岸見沙地平淨以錐畫字媚好可愛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筆陣圖云硯水者城池也紙者陣也筆者刀梢也墨者兵也心意者將軍也結構者謀畧也

鍾繇弟子宋翼好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縱如驚蛇入草

王逸少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松烟又云字多肉少骨者謂之墨豬

字法相傳

蔡文姬傳云八法出蔡邕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外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

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氷陽氷傳徐浩顏眞卿鄔彤韋玩崔邈等二十三人

善書懸手

蘇黃兩公皆善書皆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宛勁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爲法此其異也

正草兼有

前人多能正書以代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

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頴脫毫無終不失真所以稱

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故鍾王草以此擅名

宋書之弊

書學之弊無如宋朝作字直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甚名世先皇帝尤喜書至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一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

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遊絲書惟錢唐吳說篆法惟信州徐競餘皆碌碌可歎

五體字法

世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勾捺踢撇皆無放意自得之迹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頴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冢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字病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闊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其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動不貴枯枯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夢授書法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與他人都不曉蔡元

長見而驚曰法何大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字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字復有體勢乃佳耳

撥鐙

錢若水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擫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謂之撥鐙法希聲云昔二王皆傳此法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寄詩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䛒光因引薦希聲于貴倖後

至宰相刁衎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一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所書爲一時之絕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鈎用筆經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蒼史書法

予嘗謂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之工便爲至極蒼史始意幽演發爲聖迹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神化天下至秦漢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規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

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脩操尚高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冥合天矩獨全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盡皆精當遠勝宋人

書法肥瘦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盡可也予嘗與匡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逸少晚成

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郗庾而暮年方妙予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稍進而嘆曰後當勝已此豈無天資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獻之書法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心巧字勢疎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鄙之而無住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義之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為義之鬼字錦集又竇臮謂李陽冰篆為筆虎

薛稷善書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學書于褚遂尚綺麗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稷隸行入能

宋名世書

得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有一好縈之便不工也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何如對曰臣書刷字

足書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出酉陽雜俎

古今書評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今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為梁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曰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少有意氣而姿頗自足精神徐淮南書如南國士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氣甚峭快柳彥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廣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笑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力草行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謳韵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花散空中流徹自得李岩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霽漢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单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爲卓異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云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書如學休糧道士神定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書如新痊病人顔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書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顔真卿書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書如乍富山民舉動倔強禮節生踈徐浩書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師傳書如龍遊天表虎踞溪旁神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書如宮女插

花嬌媚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高宗論本朝書論

宋高宗論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誠非唐比羊欣書如婢作夫人羞澀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書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學者耶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書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將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蔡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識者自有優劣尤勝泯然與草木同腐者矣

宋名賢書

朝中名賢之書惟蔡莆陽蘇易簡許公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王逸少皆有古人之態莆陽典重有法度蘇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真顔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韵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長史淮海

專學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能眠于規矩中時飄
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一家於側掠
努趯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熟深入太令之室
昨作鍾體遒少殆欲欺陵懷素或謂過矣

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少其不爲外物移其
好者又特希也予稔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
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自少所喜事多
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力有所不

能而止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
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賢者留意於此
不爲無益也

鳳凰翻身

木瀆張思聰摹古帖自名鳳凰翻身

刁斗錄

涪陵有張飛刁斗錄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
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
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珮人
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祖何人復爲
劉此詩蓋述劉豫州事而美飛之兼文翰也人祇
知飛驍將耳而乃善文事若此予讀元武穆公送
張紫陽北伐詩雄渾悲壯即唐名家不是過古之
名將不偏才如此二公且同諸予偶披及錄之

雜書四事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喜揮翰雖任政府
暇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凡九事因載其
四于此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殿榜今石
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許昌群臣勸進與受禪壇
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爲隸書

而不知隸書乃鍾會正書耳世俗亦往往從而謂
之隸書何昏蒙妄惑如此耶一云書學名家乃多
父子祖孫豈不由師授傳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
衛索王庾諸人是也一云吾頃見蘇浩然兄弟言
其曾祖叅政所收古書畫盡付幼子掌之既薨諸
兄弟以其素所愛不復取悉以畀之所與共者十
一二而已其叅政之幼子官洪洲卒于官書畫皆
散失不復存今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
爾然猶足以甲士族也一云學書須先曉規矩法
度然後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于心悟

而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至於神要之不可無師授與精勤耳凡用筆日益習熟日有所悟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

字學傳受

王右軍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絕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

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刻字假名

唐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伏苓芝黃仙鶴之類

稗史彙編卷之二百九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文用類

總論

伏犧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以刀書虞舜造筆以漆書于方簡刑夷作墨史籀始墨書於帛仲由作硯蔡倫作紙

養筆墨硯紙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硯

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蓬溪子遵之

寶相枝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矩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班竹筆管也花點勻密如兔毫石紋似龍鱗硯形象月真歙產也

文具列號

歐陽通善書脩飾文具其家多藏遺物皆就刻名列號有一研室曰紫方館金花盛研滴曰金小相鎮紙曰套子龜眞陸香魁小連城玉垓千均皮水瑩

鐫眼兒界尺曰準氏芸筆曰畦宗郎君格櫓曰半
身龍

茶墨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
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
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譬如賢人君
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以為然

筆墨別名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隃麋有
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隃麋何也女曰楚謂之聿

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
隃麋女子博物有如此者

藏鋒都尉

蜀多文娼亦風土所致薛濤嘗作四友贊其畧曰磨
潤澤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
入文畝以休休傳記止載菖蒲花發五雲高之句
而遺此故錄之

尺二冤家

少師楊凝式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篋軸堆疊右垣
墻少師見則浩歎曰無奈許多債主真是尺二冤
家

蠻箋

世說蔡倫造紙倫後漢和帝元興年中常侍擣故魚
網作紙三輔故事云衛太子以紙蔽鼻前漢已有
之又和熹鄧太后貢獻悉斷歲時但貢紙筆而已
蓋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造耳非創也唐中國紙
未備多取于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
謂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為襯日本國出松
皮紙又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
水苔打為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云昔時應春色

引綠泛青溝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鉤又扶桑國
出芨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
紙江南楮皮紙南唐以徽紙作澄心堂紙得名若
蜀箋吳箋皆染擣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吳箋為
勝

蜜香紙

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且堅
韌水漬之不潰爛太康五年秦獻三萬幅帝以百
幅賜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傳集註解以進

紙墨

蕭子良王僧虔書曰佐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佐伯人名也

卵兒品

建中元年日本國眞人興能來朝善書札有譯者乞得章草兩幅沙苑楊履顯德中爲翰林編排官言譯者乃遠祖出兩幅示余筆法有晋人風韵紙二幅一云女兒青微紺一云卵兒品晃白滑如鏡面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窓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甚明鳳池編

十樣鸞牋

韓浦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黄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緑曰淺緑曰銅緑曰淺紅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卽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卽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爲名其次學士牋則短于百韻焉

孟氏十錦

孟氏在蜀時製十樣錦名長安欣天下樂鵰團宜男寳界地方勝獅團象眼八塔韵鋏梗衰荷

蠲紙

温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畧類高麗紙東南山出紙最多此當爲第一烏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作甚少政和以來方入貢權貴求索寖廣而紙户力不能勝矣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紙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卽今内橋中兵馬司遺趾也李後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画多稱之故劉貢父詩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梅聖俞詩

云静几鋪寫無塵埃又詩云堪入右軍跡懇無幼婦辭劉原父云斷氷折圭作宫紙王文正公云魚涸肯數荆州池子當獨步月下至内橋上因誦諸詩想見此紙之妙

筆記

古人寫書盡用黄紙故謂之黄簡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黄雌黄與紙色類企故用之以滅誤字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或用雌黄滅誤字殊爲不類佛道二家寫書尤用黄紙或曰古人何用黄紙曰以黄染之可用辟蠹今國家詔勅用

黃紙故私家避不敢用也

辟蠹

秘閣閑談云龍州有石魚置書籍中能辟蠹談叢云寒食麵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洞天清錄云硬黃紙唐人多用以書染以黃蘗取其辟蠹又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之以作字

白本

古人謂書爲黃卷者以書紙染以蘗汁其色正黃今人書以紙堅白者爲上與公府冊籍無殊易蠹易敗非黃卷舊矣韓魏公家傳云爲相時以崇文院

白本書歲久多蠹乃擇儒臣編校收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爲別本以絕蠹敗今人白紙書宋人所謂白本也

窓紙書詩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窓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文 逢原記

紙封九錫

薛稷爲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界道中郎將 事略

墨

古者之墨多以石磨汁而書或云是延州石液爲之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云是漆烟松煤夾和者爲丸蓋晉人以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後方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以多年老松烟和以麋鹿膠爲之所謂麋鹿膠熟萬杵者也至南唐文物之盛遂有李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以松烟爲之宋熙豐間張遇供墨漸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東坡先生頗稱賞焉元祐間潘谷造墨蘇黃諸公皆稱之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輩世亦不乏更有雪齋齊峯之墨不減前輩近世惟三衢葉茂實得製墨之法青黑不凝滯盛名之下無虛也惜亡後子不得其傳大不及之而翁彥卿等往往盜茂實名逐利而已

磨墨法

書太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明黃水膠半兩許用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津作再添膠水俟墨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潛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古制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入造墨惟膠爲難古之玅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剗不用入谷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林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惟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瑫中間猶容十許人況李廷珪乎

紅白二墨

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爲戲及書青寫衣服黑裘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大唐龍髓記

三百剌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如公止提綾紋剌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三百剌

五劍堂

范丞相質一墨表曰五劍堂造匣曰天關第一煤究其所來實遼東之物

射香月

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於書館旁燒烟作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文曰玄中子又曰射香月

月團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直三萬

唐卿論墨

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陳惟達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盖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

李廷珪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李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邽其後改今名故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廷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廷珪之弟廷寬寬之子承晏晏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皆不及廷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爲染餙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

耳有貴族常慢遺一丸於池中料為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歎又墜一金器焉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裡如新其人益寶藏之

李氏故物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為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

墨磨人

宋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

矣墨固無恙子以為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副墨子

蜀人景煥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員墨團曰以此終吾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墨工

張嚋並試墨（仲壽字希辯）　李廷珪文禮（贊文百年如石一點如漆）　潘衡　宣和龍香（姓氏磨滅不可辨有御前墨工四字）　蒲大韶（書卷輕煤佛帳餘馥）　德壽（朱世英造）　朱知常香劑梁杲復古葉邦憲造雪並墨　寶𥟖木堂李世英胡文直周朝武潘衡孫秉㬅李世英男克柔樂溫蒲彥輝劉文通郭忠源鏡湖方氏並峯緝熙（劉上造）　寓菴（得李潘心法）　俞林丘敬共製香墨黃表之善畫筆畫寶（東謝）　徐禧葉茂實翁彥卿

墨封九錫

薛稷為墨封九錫拜松燕都護玄香太守兼毫州諸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鄰里來觀良久乃滅（蒙泉記）

筆

或問蒙恬造筆古無筆乎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詩云貽我彤管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匠者用木斗竹筆

故其字從竹間或用鹿毛但能染墨成字而已至蒙恬始用兔毛而製法較精於前故云蒙恬造筆耳

剪鬚為筆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俱因剪己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不能致輒責其直

胎髮鎮頭

南朝有姥姥善作筆以胎髮作者尤佳又有筆一名鎮頭能瑩潤如玉世莫傳其法

鷄毛筆

番禺諸郡如隴右多以青羊毛爲筆昭州擇鷄毛爲筆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鷄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徵筆有豐狐之毛（傳字云漢末筆有豐狐毛）虎僕之毛（博物志）（僕似豹毛可爲筆）蛉鼠毛（廣志云可以爲筆）鼠鬚（均州山）㺜貏羊毛（邛州取腋下毛）麝毛狸毛（鄭虔云麝毛狸毛筆）馬毛（晉州出）羊鬚（陶隱居燒丹封鼎用羊毛筆）胎髮（鄭虔常用小兒髮爲筆）龍筋（金陵拾遺）爲之然終未若兔毫之妙

幽人筆

司空圖隱于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出汗漫錄）

定名筆

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買健毫圓鋒之筆其價十倍號爲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根則錄姓名候其榮捷則詣門求謝

文章貨

羅隱喜筆工長鳳鳴之筆曰文章貨也吾以一物助子高價即贈雁頭箋百幅士夫聞之懷佘問價或以彩羅大組換之（龍鬚志）

寶暈

後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用宣城諸葛筆號爲翹軒寶暈

筆封九錫

薛稷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龍頭志）

退鋒郎

趙元逢薄游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碑上題云禿友退鋒郎功成兩鬢傷蒙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盖好事者瘞筆所在又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人求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玉筆格

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常見一士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頭面黑紅脚下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枝可以爲格也又石筆格鋼筆格皆奇雅可愛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㮰而破其槽者白主人曰韓擇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端溪硯

端溪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潑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沙壤相雜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蚌新舊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乎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者可也

雪方池

和曾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自題硯名曰雪方池

金陵玉海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子同僚一硯四圍有小金紋如陷製者處士方薦獻詩曰金陵玉海比連城

仙翁硯

南昌陳省躬好硯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四眼徐玄名之方相石省躬以近凶不用自號為仙翁硯蓋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說

小金城

小金城命者徐闡之硯体純紫而纖腦有綠紋如城之女墻是以得名

四鏁鼓硯

宣城裁衣肆中用一石鎮子而潤予謂堪為硯材懇售之琢為四鏁鼓硯

三灾石

蕭穎士文爽而矜躁嘗至李韶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灾石也同行者不喻而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灾也文辭不優二灾也窓几狼籍三灾也同行者歛眉頷之

雷硯

九峯孫公所居山後有雷破一石村人得二碶以獻一如輪一如斧皆有孔滑澤可愛琢以為硯號雷輪雷斧二硯自爲之記豐公說

南唐硯

南唐有國時造硯於歙州其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老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予此硯得自王舍人原叔家原叔不識佳研也子孫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

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見者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時損其一角

硯封九錫

薛稷又爲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軍事長史兼銕面尚書鳳翔退耕傳

高宗硯銘

宋高宗建炎中以巳所常用之硯賜碁宗祀硯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兮中有殺生造次必思兮令世可行吁大哉王言也司刑者宜以此銘置爲硯

屏日與之相對誠可與官箴所謂爾俸爾祿者同爲不刊之言也

端歙石

世人論硯者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石歷代以來皆用端溪至南唐李后主時端溪舊坑巳竭故不得巳而取其次歙乃端石之次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岩不知下岩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岩則皆有新舊坑于歙亦然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岩舊坑惟有漆墨湾花二種初未嘗有紫色者此無他未嘗覩古硯也予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惟說端歙二溪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強以爲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

端溪下巖舊坑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磨墨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者及如排星斗之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搥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巳難得至慶曆閒坑竭下岩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膔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筯頭大其點別是碧玉青瑩與研

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巳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經水方見相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亦巳難得慶曆閒坑竭巳上二品石久用鋒芒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礲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巳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中巖舊坑　新坑

端溪中巖舊坑石紫色新嫩肝色細潤如玉有眼小

如菉荳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線盖堅而員者爲眼横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横臕包絡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芒不退不假磨礲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鴝鵒眼取其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芒退乏必假磨礲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硯之中止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嘗見古硯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之石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黎石辰沅石

有一種黎石出九溪黎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鋒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而間有金線或黄脉直截如卜行相間者號爲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鋸曾以进御不稱旨又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相去天淵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沅硯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人目南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硯之一法耳

歙溪龍尾

歙溪龍尾新坑舊坑石色淡青黑粃如秋水並無紋經水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岩然龍尾舊坑雖極細尤微澁黑端溪下岩

則直如鍛盤場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之石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二三尺者

歙溪勝龍尾

歙溪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新舊坑石並青黑色紋而質潤如玉羅紋眞如極細羅刷絲如髮眉子如甲痕或如蚕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芒磨墨無聲無潤大者然皆次于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今已無矣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文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

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茯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乏硬大者盈二三尺也

金星石

金星石新舊坑並粗燥淡青色雖有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質亞於端溪下岩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如黑漆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滋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泄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之石也

銀星石

銀星石新舊坑並粗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墻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亦有盈尺者佔視鐫琢而用

洮河綠石

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綠石此石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覩今或有綠石研名爲洮者多是黎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黎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黑玉硯

荆襄鄧渚之間有圓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卵石同而堅細過之正堪作硯雅甚如作玉器則光溜有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潤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之下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

硯匣不當用五金盖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且誨盜當

用佳漆爲之硯雖低匣必令高過寸許方可藏之然只用光素漆切忌用犀皮細花之屬四角須用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硯而周圍寬二指作皂絹襯之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令匣稍寬不可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污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盖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硯多實其趺又加以綵褥正爲是也

葛仙巖石

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石而米芾元章作硯史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翁巖石爲冠元章謂方城巖石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璧如鑑元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下五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背如新誠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故列之於首然此說恐未爲公也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外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爲工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馬斛盤盂之類其硯如吳郡巉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

百錢惟有一種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巔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發墨不數磨而已盈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豔甚易故以適意爲快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瀝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爲玉斗樣不知者以爲無眼之端溪也渡江以後亡之

石取發墨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斝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暑則不先於表出之絺綌葛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用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也文藻外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赤岩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豔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爲研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斷而易磨亦有白點點處有玉性聲平無韻楊休所賻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此石形合晉書約見四五枚矣

歙硯發源石

歙州有硯品石嶰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脉隔爲三種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爲上

通遠軍澱石硯

石理澁可礪刃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次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謂之湔墨點有紫者甚奇妙而硬者與墨鬪慢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虢石差硬發墨不乏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硯

色類歙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砥礫之象

成州栗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脂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砥礫之象

又成州有栗玉硯理堅色如栗不甚着墨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亦

有光大約與廬山青石硯同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滌墨

無光彩色綠可愛如秘色淡如水蒼玉

夔州黯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薊州褐黄石硯

理麤發墨不滲類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

爲慢灰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而不

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澹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

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臺取泥以熟絹二重陶

泥澄之取極細者燒爲硯有色綠如春波者或以

黑白填爲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

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性堅重與砥石等

以瀝青火油之滲入三分許堅以磨墨不乏其性

與方城石相等

高麗硯

理堅密能發墨色青間白亦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凹硬墨

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用他硯磨墨汁傾入用因光滑不能發墨故耳

蔡州白石硯

理滑可爲器爲朱硯花蕋石亦作小朱硯

李後主硯

李後主留意翰墨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

尾石硯三者爲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後楊林以錢二萬易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襲即其理紅黃不滌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

龍尾石

歙州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爲上龍尾以深爲上龍尾遠在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耳李賀有端溪青花石硯詩云暗洒萇弘冷血痕蓋謂鸜鵒眼知端石爲研久矣

品硯

淄州金崖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聲甚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溪西坑石發墨過之吉州吉水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鼉基島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汕水中石也止用於川峽入宿州出樂石膩潤發墨但無石脈萬州有懸金厓石又有磁洞石洮河出綠石性軟不起墨不耐久磨山[illegible]石滑澤堅膩石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虢州澄泥石唐人品硯以爲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呂翁作澄泥研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着呂字青維州石硯皆瓦研也柳公權以爲第一想當時未見歙石以爲上品耳

硯賦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

查爲硯知古亦有木硯

銅硯 [illegible]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贈朕柘木銅硯表彖贈庾翼[illegible]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才四寸許爲風字樣用墨光發如歙石

玉硯

李允伯得玉琢爲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爲管硯以碧玉爲之以玻璃爲匣

銕硯

青州熟銕硯甚發墨有柄可執者共維騎鑄生銕硯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帝鴻氏硯

黄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字曰帝鴻氏之硯

孔子硯

稗史 卷之一百九 三八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其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牀石硯

硯形製

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風字曰鳳池曰四直曰古樣四直曰雙錦四直曰合歡四直曰箕樣曰斧樣曰瓜樣曰卵樣曰璧樣曰人面曰蓮樣曰荷葉曰仙桃曰瓢樣曰鼎樣曰玉臺曰天硯曰蟾樣曰龜樣曰曲水曰鐘樣曰圭樣曰笏樣曰梭樣曰琴樣曰鼓樣曰雙魚樣曰團樣曰八稜角柄硯曰八稜秉硯曰竹節秉硯曰硯磚曰硯板曰方相樣曰琵琶樣曰月樣曰腰鼓曰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歙樣曰琴足風字曰蓬萊樣

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崑崙狀左日右月墨斗羅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

石病

石之病者有曰鐵線乃是膔皮隔處若於線上鑿之

稗史 卷之一百九 三九

則應手而斷曰瑕(白文)曰鑽(如蛀垂眼)曰驚(斧鑿觸裂者)曰火黯(黄色灰黄如龍蚘)惟岩石有之斜班處如火燒狀曰黄龍(横斜布石上)唯火黯端人不以爲病蓋岩石必有之他岩皆無也

吳興青石

宋虞和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㢈石今苕霅間有此石硯豈昔以爲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溪徽硯既用則此石爲世所略

瓜瓜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云操觚進牘或以觚爲筆非也班固賦曰圭觚棱而棲金爵此乃闕角也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箋用木爲牋也

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諮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鋸鉤一啓亥豕成群蕩櫛行披魯魚盈隊蓋以札爲櫛也其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鯉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即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昔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簡版沿革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士人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片板

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簡版北人謂之牌板後又通謂之簡板或簡牌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板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晉人水盂

予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水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永和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之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之名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俍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啣水盂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玉杯水滴

壹白玉或璀子玉者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污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盖之盖上作一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置完小甕盂爲貯水亦佳

發光地菩薩

管稚才韵不在人下以御戲得幸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吊以簡獻於熙載云海中有新物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各書材造澀逆意可使道人訓之即爲發光地菩薩熙載喜而受之燚光地十地之乙也出華嚴經

書函

吳張溫使蜀謂先王曰謹奉所賫書函書之有函不前見疑自漢有也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和靖翁故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妨刪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無吟牋以助清洒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牋分贈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彩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之云採帶露葵華研汁用布擦竹吊上俟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其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棠木印

張寶凡衣食彩帛皆以所任官印之白黃物以黑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賢于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人收寶文以有棠木印者爲真 張寶就印錄

玄山印記

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又曰玄山印擣朱㦬流麝酒亘以鎮犀養之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斷印刻胭脂末爲之 玄山記

印囊

崔豹古今注云青囊所以盛印也

拆封刀子

資暇云拆封刀子起於郭汾陽書史也舊但用刀之小者文帖既繫刀刃銷拆吏漸出新意削木加於折刃之上汾陽喜其用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後因傳之益妙其製

治書奴

裁刀治書叅差之不齊者爲筆墨硯䂓之奴隸似有大功於書盖助之者四子成之者刀也

海右閑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金石刻上

禹碑釋文

禹碑釋文楊啟元積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釋二公皆未釋之似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

形佀者釋之耳如較盧山紫霄峰刻法帖蔦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久釋及以此二字楊曰非古文語佀矣予意楊釋爲久旅尤非古文語盖忘家即久旅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于左仍以二公所釋各注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李彭山諸說在焉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楊曰州）降（沈曰處 楊曰渚）與（沈曰與 楊曰與）發（沈曰登 楊俱）鳥獸交（沈楊俱曰之）行（沈楊俱曰門）參身若（沈曰魚 楊曰洪）流（沈曰池）祈

（沈楊俱曰而）明癸（沈楊俱曰發）酉（沈楊俱曰醻）典以（楊曰久）此（楊曰旅）（楊曰）
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楊曰長）往求平
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錫（沈楊俱曰餘）伸禋鼐塞昏
徙南瀆（沈曰暴）衍（沈曰昌）亨（沈曰言）衣制食備萬國道（沈楊
俱曰其）寧鼐（沈曰鼠）舞永（沈曰燕）奔

李斯篆璽

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嶧山
及秦皇等碑並其遺迹也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
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廟

金石刻

予書畜三代秦漢金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
以前金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
巳及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爾自後漢始作
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予家所藏
最完者惟淳于長夏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龔
州後事章表亦其次也近鄠陂縣得故民吳公碑
亦甚完好

尾楯石刻

玉溪編事王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尾楯
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三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
銘云有深深埋玉鬱鬱埋香之語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錄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
考云孔子十九代孫官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
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後碑考云宣尼公二十世
孫都尉君之子字德讓歷郡諸曹史惜名磨滅不
知也碑在孔林中予以先賢宗譜考之十九代孫
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郡曹吏字德讓
名譙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弟不知歐公當時
每碑或考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

今爲補之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碧落碑

碧落碑凡數書載之咸以爲不得事實吾丘衍學古
編曰按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自高祖武
德元年戊寅至高宗咸亨三年庚午爲五十三年
敦牂午也自庚午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計二
百一年舊云韓王元嘉之子訓爲母房氏立此碑
元嘉乃高祖子然則碑刻於咸亨三年庚午而懼
之刻二百年後乎世傳李陽冰臥看三日陽冰與
李杜同時人若是則此碑已久矣又云道士書畢

化鶴飛去比之寓言可也但不知鄭承規奉何人之命而書釋文耳豈李訓時不果立而後子孫始克立之歟鄭承規奉命書之一言爲可疑豈即其人之篆歟蓋此篆多奇恐人不辯故并釋之耳又按宋吳桐所著總志載其云唐韓王元嘉守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爲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者立于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荊人陳惟玉書然則碧落豈亦惟玉之筆歟石誌今不見知文與書如何也雖澤碑亦不知爲何人書然與絳碑

同時建定非咸通所補立也先公任晉時搨得此碑甚多石在絳州而澤已無矣近胡憲副修志議載其目乃注云孝諶書當或有所據析誤以爲李訓書而文久誤訓爲諶耶

絳州與龍宮有碧落石像其背刻篆文世傳爲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爲陳惟王書李漢以爲黃公諶書立總志以爲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諶爲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爲孝子事耶或爲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一道士來請刻之閉戸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戸惟見二白鴿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卧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怨而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爲信又無毀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又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忌善者共就使誠有道士孰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鶴之妄元吾子行學古編已辨爲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

字果爲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辨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誼譔諶銜恤在疚眞懷靡所永言報德思（缺一字）良因（缺一字）立大道天尊遞侍眞像粤若稽古貌覿遂初眞宰乎眞得一混（缺一字）表於冲（缺一字）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缺一字）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缺一字）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於寥廓之場焉至于玉笈宣徽瑕函吐

秘方（缺一字）神闕蒙穀孳遊倏忽允陔導飛廉而從
敦圉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亦（缺一字）章逸
軌盻嚮孤風淳化其瞭幽契無爽伏以先妃含真
載德允懋台華正位藩闈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
乎箴訓故紘綖得肅粢盛無違大當叶耀中闈以
睦况倚（缺一字）分甘之澤徙居側（缺一字）之規義越人
倫恩深振古重以凝串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山
參鴻寶之靈術（缺一字）壇敷教暢微言之盛範儒玄
兼洞真俗兩該德冠册儀事高嬪則豈圖昊天（缺二
字）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荼蓼俄集

絳州碧落碑在觀內有天尊石像光燄灼爍高丈餘
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盖唐龍翔中刺史
李諶為母氏太妃追薦所造有老黃冠云李使君
即高宗大帝之子也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
謁李使君云聞君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
篆請為使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朱書陰符經
殆非人功也使君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
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俟三日即畢矣使君從
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自闔其門餘無所覩
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鴿一雙自門飛出及
視文篆已畢只有及字一畫不成而去使君益神
之後李陽冰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其妙

後主碑文

南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
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為
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
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為碑但推言曆數已
盡天命有歸有曰東隣遘禍南箕肩疑投杼致慈
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
山之會太宗覽讀嘆賞毋對宰臣稱鉉忠義

魏泰東軒筆錄曰鉉嘗作吳王挽詞三首其一
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艸
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
反袂泣塗窮其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
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
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太宗得此而覽
之尤加歎異

點化蹈襲

齊詩云睡起薄（妝梳）鶯啼空斷腸薩天錫題楊妃病齒
之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妝淸

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為點鐵化金剩則以為蹈襲古詩附會說詞殊為可厭予畧錄数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韋點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我故老杜嘗戲為詩曰咏及前賢更忽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詞人詩多往往為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黔南十絕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巧於剪裁是也又范廖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

為何人詩故阻雨衡山尉廳偶然無聊信手書爾廖復以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鐵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尉廳之詩因然而黔南十絕豈亦忘之為得也此又黃公之可笑

瘞鶴銘

瘞鶴銘在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岩下惟冬底水返始可摸打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為華陽真逸乃顧況之道號或是況所作然亦未敢以為然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詩刻一篇字書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鶴銘極相類意其是瓚所書因摸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以為然其題云冬日與群公泛舟此山謫丹陽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

石刻之始

舜祠東有大石廣二丈許有鑿不辭不槲四字于其上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鑄鼎刻文

軒轅始鑄文彝鼎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刻書

法帖譜

宋太宗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迹集為法帖十卷鐫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灾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猶以官法帖為難得予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所有轉相傳模勒者也

淳化法帖

熙陵以　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臣王著摸刻禁中

釐爲十卷各于卷尾篆書題云淳化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二王府帖

山谷論禁中板刻石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以墨本百幅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墨又多木裂橫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寘之國子監其

首尾與淳化閣本畧無少異當御府拓者多用匱子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板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但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棱痕以惑人第損刻非復舊板本之遒勁矣

淳熈脩內司本

淳熈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熈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脩內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

大觀太淸樓帖

大觀中奉聖旨刻石太淸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奉聖旨摸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十帖易其標題云某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艸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庄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摸刻堂上除去

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殘缺無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泗州摠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重刻石于盖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摠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慶曆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摸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帖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

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第八卷五年季夏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丞復倣效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于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

絕不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與姑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題字止二三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扃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畧無少異而字體行模小小不同疑其是碑匠家本項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爲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靖康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不復刻字亦無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三山木版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版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帖翻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嘉熙庚子脩貢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明子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于長沙也

置石模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冊載入黔江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石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其爵墨彷彿但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受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將潭州駐扎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仙芝雲芝鐫第二卷至第八卷尾後各題長沙湯正臣重勒八字却無淳化

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鄉女㨗帖內第
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榮
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
臣模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仙
芝鐫為一行靈芝鐫為一行此下但別有字偶裁
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李編脩伯高宰臨川出所藏法帖乃板本印成者是
用北地厚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希
不施匡緣裝表而自然整齊成冊字畫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本家塾或遇良
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希一
副可打一段子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数卷板
內時有直裂紋比到雲上見一本於向氏叔堅之
裔偶缺二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
字畫　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脫
数字為可恨耳趙宰叔遇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
法帖板質于竺舍族人者偶不記為何人疑是此
板亦未可知也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名
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冩名官帖以惑
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有斫見痕可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其後散失僅存右軍数帖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亦最多博而不精殊不足取

董良史法帖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数卷與淳化官帖

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子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
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
同而絕不類古潭未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不知
所從來近世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
帖予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項得一帖凡数卷于蜀中大序先後高低皆與長
沙古帖同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

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旣不知所出未敢臆斷姑附見於此

廬陵蕭氏本

古法帖十卷用十千爲錫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綸記其畧云祐先伯父太傅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充國公劉摹刊未畢先君㪍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刓缺大半公續完之以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絳州法帖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碪砌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于絳州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虜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等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不肯與人乃非紙非墨精神煥發視金虜所摹者天淵矣

辨絳帖眞僞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而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亦一字與第五行第七行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卽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皆非舊本

潭帖

淳化閣帖旣頒行潭州卽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予嘗見初本當與絳帖雁行至慶曆八年石已殘缺永

州僧希白重摹東坡尤喜其有晉人風度建炎虜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摹失眞遠矣

臨江帖

劉丞相沅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界殘缺然拓本旣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

論三家字帖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循遂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

蔡州帖

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逈出臨江長沙之上予嘗見于長沙二府劉氏幾家

武岡帖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

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之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謬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缺處自可見也

武陵帖

武陵帖亦二十卷襍取諸帖重摹而參入以所未見者其間惟右軍小字黃庭經最妙他帖所無也

彭州帖

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為北帖

元祐秘閣續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遷太清樓今會稽重摹本亦不減古絳帖

太清樓帖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灾不存而真迹皆藏于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蔵真迹重刊于太清樓而參入奇跡甚多其中有蘭亭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淳熙秘閣續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南朝訪遺書得晉唐舊迹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摹勒入石名淳熙秘閣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灾其石不存

汝州帖

汝帖乃王宗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為黃伯思所掊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

諸郡新刊法帖

宋宣獻公日刻賜書堂帖于山陽金鄉首載古鐘鼎

識文絕妙但二王帖全擇未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摹後有小字隸書范忠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開刻二王帖于臨江摹勒極精誠少詮擇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摹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侂胄刻群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迹多有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敗後入秘書省

蘭亭帖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珦作帥刻石易去于元石鑴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曾絃之盛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直伸脚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鉤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欵之殊其堅如鉄釘此其大畧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無疑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損[illegible]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珦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毡裹纍之車載而去

蘭亭真跡

太宗酷學書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蘭亭石刻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跡刻之于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爲士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别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芭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死藏此石于妓家樂營將何永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游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於中山營妓家伶人孟永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

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
用石玉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
世號定武本蔡絛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illegible]
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
金帛從會稽得之而藏於家後戶絕貲沒縣官人
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云熙寧間薛師正
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置公帑攜古刻歸長
安王厚之順伯云紹彭竊歸淮陽袁說友起岩云
薛師正至定惡摸打有聲自刊別本留櫳樓下以
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蔡

絛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
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
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中榮芑王
厚之王明清周承勛皆曰宣和詔取置宣和殿下
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太上皇徽宗命龍圖閣
思東閣之壁明清之父銍則云置之艮岳瑪瑙亭
蔡絛云大觀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
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祐陵乃更取薛氏
石入御府靖康之變虜攜以紅毯襆歸榮芑云宋
定國嘗從使虜言石今在京中王明清云靖康之
亂凡南方珍異之物悉爲群胡輦歸獨此石虜所
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屯守
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狄復南寇
大駕幸浙失于倉卒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
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都諸刻無能彷彿者天
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時叅會
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遠之
辭屈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
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攜以歸洛
宗忠簡守汴日久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

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于艱難之時皆不敢謂
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自是始有方鎮周希
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
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于
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本序

李兼蘭渚輯錄云永和癸丑山陰蘭渚之會合四十
二人時畢集群賢盛矣哉右軍製爲詩序筆精墨
妙號爲第一後之人誦其辭玩其蹟搨其書猶足
以想望風流千載列傳言右軍自爲之序晉人

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陽公云脩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於是蘭亭有定名矣

禊序帖

龔聖予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矣

右軍修禊帖之善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興公四十有二人修祓禊揮毫製序用蚕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

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有如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予謂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之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也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或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黃伯思法帖刊誤有云帖中昧者以本行旁注塡著行中猶未害理至於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為迸少作曾字之悮借使摹入行中則宜

矣按古蘭亭序本二十八行至第十二行間特添者盖接紙處而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推揩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諸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推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悮因讀書謂之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序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僧字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漫滅注闕橫紋細大一效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真矣米南宮謂蘭亭序為行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序摹寫咸失之肥瘦要當心會其妙

處二公之論古今無可疑也世之所貴者定武本最善予平生閱是書為多可望而知其真偽者

審定蘭亭

列紀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忻改作向之豈不哀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也改作斯文凡塗二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悮作僧　亦猶今之視昔悮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刱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揩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

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軾書

右軍蘭亭搨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妙蹟天禧中相國寺僧元藹曾進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署勑字旁勒僧權二字體法旣殊鐫刻猶工

參政蘇易簡家有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與唐石本無相假借盖名手傳搨也僧智永臨寫刻石仍間以章草雖功用不倫彷彿其勢亦甚希絕

唐陸柬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柬之書蘭亭用白麻紙臨成押尾署陸司儀書雖外露毛骨而

雅有風氣

劉泰妹善臨寫學右軍蘭亭及安西帖見奪真迹泰亦翰林書人也（並法書苑）

梨板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亦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韵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豈可言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涪翁題

右蘭亭脩禊帖秊中甫定武本再刻于寧海官舍此帖世傳以爲右軍得意世間石刻無錄者數十一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爲冠諸家辨别真偽其說不一或以薛紹彭刊石易舊本藏其家刓其湍流帶右失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今有此者望風承偽而未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也夫豈之所以貴定武本者以其刊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其能爲針眼爲蟹爪爲丁形也使真筆意雖無此三者不害於善况此三者皆可以人力爲之而其筆意非真能書者未易辨今不求其本而區區注目於其末此相馬而惟記其驪黃牝牡豈不爲九

方皐所笑乎山谷論帖以爲一字一筆不可任意摹寫或失肥瘦亦自成妍悪要皆存之於心會其好處真能觀書者也中甫新刊或病其不能皆備衆體故爲之觧嘲慶元巳未六月望日頴川曾槃書

蘭亭瘞昭陵真迹不復出摸勒豈無誤拓本徒彷彿能解此意然後可以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武本爲真妄矣予頃見唐刻本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南山杜氏所藏板崇寧初米老筆嘗摸刻于寶晋並號爲三米蘭亭筆勢活潑絕不類也實

覽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illegible]與碑刻差謬豈止有七百里之遠粗能存其本形而已何必高貲厚遺爭相搜訪苟或得之自謂獲真本者猶是可笑也玩古主人蔡山父題（蘭安世古本）

筆迹祖孫

南華以副墨爲子洛誦爲孫字亦謂前賢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鐫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特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昭陵繭紙既受蕤蕤其入珷玞者繼遺腥羯之烈禍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見貴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爲之喜予又聞定武所珍其石恐軍士損之故本多淡且有二本其一本頗瘠此豈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慶元戊午長至日豫章京鏜題

高宗跋

覽定武古本蘭亭序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羲之[illegible]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又歎斯文見[illegible]刻畫復[illegible]矣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鉤勒別付碑板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於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蘭亭筆法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回筆鋒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轉挾勒轉側偏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轉筆戎毫隨之於妍媚處戎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並寶晉[illegible]）

樂道獻丹本

近世多以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敘云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之七代至智永禪師付弟子辨才太宗遣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序梁亂出於外陳天僖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天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寶後爲僧智果所借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辯才得爲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已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

年入秦王府貞觀十年搨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焉劉父子世爲史官以討論爲已任於是正文字猶審辨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語太宗始定天下威鎮萬國尫殘老僧敢郄一紙耶倘欲圖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所藏爲真本故署僧爲別或以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金石刻下

建安帖真跡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洲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柩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它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人提空此常禮也予屢見硬黃倣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

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淳化閣帖寫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者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聯屬之此尤可也至於虫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强聯之故多讀不成

鬻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贋迹又以墨襍硃作僞印章令昏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裡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故色其裡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硃譬如古画着色愈久愈新初未嘗

昏闇也

逸少筆蹟如優鉢曇花近世罕見雖古人摹榻亦乏善本盖臨書不在於點畫排比之工而在於得筆意脫或昧此譬如畨絶人神氣都喪形體雖具奚爲也此本得之於許昌其家襲藏無慮百餘年億歲殿舊物無疑觀其筆蹟遒潤緊快分明凜然有生氣若出乎右軍之手決非趙模韓道政等所爲非虞永興則褚河南筆也深於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宋文帝書以謂工夫不及羊欣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爲名筆世人於蘭亭肥瘦

二本互有去取予獨以爲飛燕太真俱是國色未可以好惡爲高下也頃歲樂台楊公爲予言與謝道祖爲世姻道祖在中山得蘭亭序石本於公厨宣和中有旨索取薛氏父子通夕摹打意欲取捷覆帋三重併摹之故字畫肥瘦不同始知肥瘦本未易高下既又聞楊公之說顧猶未敢斷以爲一本也淳熙戊申汪季路自江南從事秩滿過錫山舟中出所藏本謂予曰本有肥瘦之異當以孰爲勝予以所見所聞楊公之言告之季路笑曰摹打有不同耳非有二本也不然豈應無毫髮不相似耶是予之所見未爲不然而樂台之言猶信季路之精鑒爲不可及也予因謂季路他日覩蘭亭序肥本墨淡瘦本墨濃墨之濃淡必致肥瘦之一端也因相與大笑蘭亭自是無遁形矣

羲之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稿不具年月日期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脩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之便留不出或云其後却歸岐王十二年王家火圖画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墓田帖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邵林家但已損不堪揄椎從事

褚跡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已前諸迹未至絶倫凡好迹皆會稽墓永和十許年書中自誓墓後益自稱珍不復爲人書則蘭亭獨貴重固宜今本在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張景先得缺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

瘠富而不窘其筆意端可觀也勝於諸本遠矣舊文洪慶善錄跋定武本

三百顆

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則東坡所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者是也按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雪之殊不佳耳又東坡詩話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或以爲橘或以爲梨爲柑莫知孰是也

狸骨得名

荀子能書嘗寫狸骨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二王真蹟

開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蹟及張芝張昶等書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榻兩本進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僞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褾每卷分爲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爲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真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標織成字（出譚賓錄）

樂毅論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跡摹勒獨樂毅論就書刋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摹者後猶有趙立之印子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世之寶

鍾元常帖

元常句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它無足取

顏魯公帖

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誌舊本干祿字妙熹寺記西林題名此絕品也

歐陽率更碑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誌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摹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鴈塔題名

此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為上彭本頗失真

徐騎省小篆

徐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摹失真

湖南碑

予遡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爾亦以石工每因舊跡加洗刻以為衣食業故愈失真

南嶽碑

予嘗見南嶽一僧云嶽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驛閣寺僧懼為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愈為霜露剝蝕良可嘆也

偽作王大令帖

山陰僧偽作王大令書保母墓誌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贋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誌語則僧實偽也

世綵帖

廖瑩中群玉號葯洲邵武人登科為賈師憲平章之客嘗為大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于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榻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

字帖十卷王爾所作賈氏廟記盧芳喜所作秋壑記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柳河南四家遺墨十小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婺州碑工王用和番開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賞之以男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本相亂又展為小字刻之靈璧石版世綵堂蓋其堂名也

辯顛帖

米老與時人書自辯非顛世謂之辯顛帖

顏刻

浯溪在永州北百餘里流入湘江溪水石奇絕唐上

元中總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所著中興頌
刻之崖石顔眞卿書結復爲浯臺石堂西峰四厭
亭銘皆刻于石崖上

三碑最精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
經叙三公以書名而三碑又最精者

石刻砧聲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
毅論石刻覆於地下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
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

海字其餘皆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李端叔說
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
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或別本也

石碣陽鐫額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
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愼按三代鐘鼎文有
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
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古今
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
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何說也

仙巖古篆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
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
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
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䟽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
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眞一中有不死
術亦莫得其攄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
之士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
僧惶恐蠟之費燎斵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黄坑之
崖今存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

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
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列巖之
堂今聞亦有不存者嘗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
妙枝葉不屬而脉絡皆通眞是奇怪不知蔡忠惠
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汰王灘詩

永福析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
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析縣後
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卧祖餞留連累日
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

至月夜登岸書一絶于石壁云何事滸卽戀别廷
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玉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
滿舡未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
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
政和庚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
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淩雨之
所滌蕩不知其幾 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
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
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
武祐刻石却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石字

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爲正陳記
大字下亦云疑爲太王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公
帖似魯公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
下貫碧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早雖
偏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
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秘玩

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

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正趙模諸葛貞之
流模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
蘇氏故題爲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悞數字眞是
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字句清潤有秀氣轉摺毫
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
叙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壬午
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山
迎風避暑手裝

北碑紙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

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
不用油蠟可見

北墨

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
用油烟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今麿墨皆
效此

墓銘刻石

歐陽公與尹林簡曰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
銜題目及撰書人刻字人姓名秪依此寫晉以前
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

篆蓋秪著尹師魯墓四字識按此一簡可補入蒼
崖金石例故表著之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故必須真迹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磔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又真跡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同

真跡難存

世言紙之精者可久千年今去二王方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迹甫三百餘

年亦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嘗聚于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則舉群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画一夕盡焚所藏之爲能幾何哉

顏魯公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illegible]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妓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踪跡其人暴屍溪側篋不知所存

高宗臨摹諸書

予自魏晉以來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瀟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曲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猶存於取舍至若褉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黄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楷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之久寫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于其道當能辯之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

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在古帖上就明牖映而摹之謂之嚮搨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又筆談云世之模字多爲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模之時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予讀二條皆可開掖後學故附錄之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塡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搨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遒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

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響搨僞墨跡

以紙加碑上貼于窓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塡以濃墨謂之響搨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淳化閣帖

宋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跡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于秘府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

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楷之不汚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本價已貴至慶曆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有精神乎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竪簾紋必竪者二王眞迹多是會稽竪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此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今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韻學類

梵音

筆談曰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後漸密

切韻

陸法言切韻序曰隋開皇初劉臻等八人論法言論及音韻法言記之後取諸家字書所記定爲切韻五卷其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天寶十二載孫愐增

脩目曰唐韻

玉篇

梁大同九年三月顧野王撰玉篇唐上元元年甲戌九月孫愐又增加字云

切脚即二合

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蘭盤字突落鐸字窟陀窠字黮顏環字骨露錮字屈攣圈字鶻盧壺字突郎堂字突欒團字矻落角字只零精字不可叵字即釋典所謂二合字

古語不同

古語多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初未備假借用之後有正字遂別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但言若後有順字故但言順不言若而後人必妄分別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間多類詩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余意此漢人所作

經史字音

經史中字註音顯然而世人傳之訛舛不以爲慊談話及散文中用之固無害若夫對偶與押韻詎可不審哉今聊疏數字仄聲悞呼平聲者于下魁梧梧去声西漢 徑庭庭去声莊子 運量量去声莊子 顛隮隮去声尚書 枝梧梧音悟項羽傳 膠擾膠上声莊子 榷酤酤工護切武帝記 隱几隱去声孟子莊子

燈檠

古詩燈檠昔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韵檠渠映切有足所以支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墻角君看棄短檠

錯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錯字即今之蹉也蹉千個反北人讀蹉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一也

鬚眉髭

鬚眉荀子作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髭鬚亦作兹疏荀子云龍兹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皆席名也楊倞云兹與髭同龍疏龍音相近也

葡枇仄聲

今世呼葡萄枇杷皆爲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遵盞堆盤疊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矣

五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趂韻耶愼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諺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票姚之姚音同鷂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萬乘平聲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寻讀晉傳玄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老毋告徵

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攄萬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画工如山貌不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妙娥貌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車二音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帝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從漢紀以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韵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鶻鵃音韻

鶻鵃之鶻世多寫爲鶻殊不知乃鴨字按丁度集韵鶻字在入聲三十三押韵內與鴨字同若鶻屬當從鶻在下平聲二十二覃韵

酇字音

漢書酇侯音賛今亳州酇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酇字亦何可反云邑名一作鄼而賛字部又有鄼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爲鄼唐楊巨源丹鳳樓宣勅請問相公麒麟閣上識鄼侯二字有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鄼鱣二音

鄼有二音一則肝切一才何切皆地方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肝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楊震三鱣字音當作鱓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鸛豈能兼致乎近見翰林一詩有只恐留侯笑鄼侯之句一詩以鱣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佛禪字音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之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巳自胡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困科非知書學者

柴積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積音際即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謂委積謂牢米薪芻釋文曰積子賜反今訛爲際以委積停留曰際留

僧能切韻

切韻之學起自西域故今歷代僧人率能傳之而儒者或未之逮也今聊記十數人於左參之玉篇三十卷出唐釋慧力禩字書八卷出僧正慶龍龕手鑑四卷出燕僧智光韵英三卷出釋靜洪辨體補脩加字切韵五卷出唐僧猷智切韵指元疏五卷出僧鑑言定清濁韵鈐一卷出僧行慶古篆禮部韵五卷出釋守降臨書關要一卷出僧應之金壺記二卷出僧適之

切字訣

晉僧了義始作切字訣沈約始辨四聲作詩粘律

音字

鄭夾漈嘗論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在文理而有無字之聲焉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文入故曰此方真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二菩提盡從文中入是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爲賢不識字爲愚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二者究極於此西域以下四字貫一切音謂婆羅門又有三十六字等之又有母生子子歸母之說華人之字以四聲調之然其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聲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經緯錯綜是以後世帝王或有考文皆本於六書未有不在四聲七音也梵人或有一字而作二聲呼者或二字而作一聲呼者或無音而取聲者

或彈舌以取聲者徃徃呼召鬼神祈禱災異其應如響至若西域算法之字猶簡於華寫字皆橫去及天文度數反得其眞其故何也今之楷書亦非古法今人以篆字爲古然小篆起自李斯若以蒼頡鳥跡校之音文俱倫天地之奧旨鬼神之玄機豈止於祈禱算數之微哉黃帝堯舜皆古聖人也使無蒼頡之聖終於結繩以爲治耳後人愈增愈繁堆案盈几制度無一定之規此其所以不若梵之簡扱也梵書制字殆盡盖彷佛鳥跡云

禮部韵

古老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
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
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
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
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
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
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
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說及三蒼爾雅
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
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脩禮部韻畧頒行初崇

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渾聲
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悞用之遂詔
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略窄者凡三十處
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
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昊曾漫錄嘗論景祐脩
韻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脩
書先後之辨耳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
摭音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考云

跗咢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爲旉專
孛帝也通作敷劉涅雨游仙詩紫芝之列紅敷丹皇
激陽濱子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
夸莊子析楊皇夸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
士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羨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記前漢羨頡侯劉信潁川地名
不羨者羨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
陳蔡不羨陸德明音義云羨音郎前漢地理志潁
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羨襄城有西不羨陵湘顏師
古曰羨者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蒐云肥

牛之腱臑若芳和酸若苦陳吾羨以音韻協之亦
讀羨爲郎已上皆王說予按古者羨靡之字皆爲
郎不止宋玉招蒐也故魯頌閟宮與史游急就章
羨與房漿糖爲韻至予以不羨爲郎者孔頴達云
近世以來方讀如此不知又何也

辨字音

凡姓葉音攝屈音橘費音秘蓋音割雍去聲之類皆
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所從
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
費隱之費蓋讀作槩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

聲說文水轉谷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衛本去聲此衛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声水名

集雥異音

篆文二鳥曰雔三鳥曰雥音雜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從此其音與積同下從木鳥集于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温輩妄作解事便以雥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雥集可砭趙周之謬雥之與集猶氤與氳以雥即爲集謂氤即是氳可乎

反切成音

輟耕錄言嬸妗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爲嬸舅母合而爲妗耳此說最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爲䵝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爲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即而已字反切楚辭些即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笔爲不律吳人以孔爲窟籠疑即二字之反切耳又如古人以瓠爲壺詩八月斷壺是已今人以爲葫蘆疑亦然耳

字義

字亦有義天子畊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耳陳後山云金陵人善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

字旁取義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奪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絶字之義

絶字義訓不同子絶四者無也絶筆獲麟者止也韋

編三絶者斷也絶妙好辭者奇也絶類離倫者冠也超絶物表者超也物論已絶者息也相望遼絶者遠也烽烟始絶者熄也絶壁蒼蒼者峭極也意好殆絶者盡也所謂絶江海者橫渡也前漢武帝記載衛將軍絶漠者直度匈奴沙土之界也

道字數義

道字有數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類訓道爲說何莫由斯道也此類訓道爲導道千乘之國此類訓道爲治可離非道也此類訓道爲心今俗語指官員銜位爲一道官銜衣服領緣爲一道領緣大

槩以道訓路至于官司符引搋牒亦曰幾道進士時文義策亦曰幾道則未詳訓義

如字義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録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古鏡背有銘曰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皆訓如爲而也

罨畫

画家有罨画雜彩色画也吳興有罨画溪然其字當用蒚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

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最得字義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鰋鮋

脩緩

唐方伎傳張景藏伎與天綱埒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景藏曰夫人目脩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奸没入掖庭按字書脩訓長若曰脩緩在相法非有淫泆之義脩字從攸目不正也

王起識字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諸名具列子華騮作服蒚白義作白㵘泰丙作离商汪引石經又惟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繆字四義

繆字有四音穆音則爲謚妙音則爲姓綢繆則爲事情也紕繆則爲背戾綢繆紕繆姓人知而用之穆音謚漢以上人識之故閔羽謚繆今人只知爲背戾之義以謚之不當也殊不知秦繆魯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皆是宋以繆醜謚秦檜故晉欲謚何曾武帝不從背以繆謚閔乎觀張飛謚桓可知矣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　𠀑天　埊地　曌照　囗日　囝月　〇星　𠁈君　㤯臣　𠥔幼　𠡦年　𠙺正　却无什文而後山叢談中又多𠨂初　𢘓證　𢍰授　𤯔仁　𤯔聖　圀國　𤯓生　七字及讀通志止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又益以𠨂載字重一𠙺正字總計則又二十字矣書且不同六書本義亦以此星字爲武后星字似此增損書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𠀑日作囗並篆文也年作𠡦正作𠙺亦有作𠙺者授作𢍰亦有作稇者國作圀亦有作囩者地字籀文亦有

作米者星字崔希裕纂古而作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當時所書人自不考遂以爲其創也若以擴史止十二字則黄林雲華嚴䟦云武后有𤕫經等字乃桓彥範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

孔戣誌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戣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廿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三十并也卌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

非是春按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爲是亦是意也

字學

王荆公創字學東坡問以䨻犇二字之義遂不能答不知䨻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爲粗細之粗乃古文也犇字文走也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蒼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爲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徒勞心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又而不能答何也

盉字解

盉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盉取味之義耳言其器則口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爲盅乃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歛則爲盒曰水以湶則爲盥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薮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晋始有菴幔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

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脊者又止借弇者石鼓文作竂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烏含切覆盖也考古圖有伯戔饙盦盦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爾之觚棱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

赤子

顔師古注廬諠傳曰爲赤子曰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與顔會解赤爲祼程曰赤體見肉色也又

空盡無物曰赤之意同而寔有不然按韻會又通作赤則赤子之赤本尺字借用赤字謂始生孩長不過尺餘故曰赤子猶成人不過一丈故爲丈夫以丈夫對赤子甚明韻解赤爲赤不以尺者誤矣韻會既著尺通作赤而於赤下訓赤子止襲舊訓謂爲始生兒不能別求其意殆亦有遺

字義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顔閔不必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書意

東坡與子由論書曰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剛之氣發於胷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喜二王書晚乃喜顔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不知者謂學徐浩陋矣

院體書

中士士人不工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工上章然體近於吏故院中胥徒尤所倣效其書大行於世遺法迄今不泯其鄙則又甚矣

蔗字

東觀全論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馬俗從草非是予按說文蔗字在草部注云諸蔗也玉篇有篤字在竹部音失却切方筐也又集韻亦載此一字音同云筐屬是蔗與篤自是兩字右軍正悞黄氏見蔗有節似竹遂以從草爲非謬矣蔗字見於說文豈可謂之俗字也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後得數字爲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閡而不通即今之絓閡字晉禮儀志有懊憹歌即今之懊憹字衛恒說字勢曰或敂鮏鮬鮎伏以連珠即今敂鮏字王況釋詩論曰髣髴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磕磅曹即今之髣髴旁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右軍俗書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

媢者也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渾沌之形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機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機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餺飥乖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排可也

俗字之訛

歐陽公言餕餡之謬最爲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作按卓作棹交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絶倒也

書法險恠俗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桂林數字雖勝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䆉 音矮也不長也閫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奀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動人瘦弱也歪音終人已絶也𡘙音獵不能舉足也奻音姊女大乃姊也𡶴音磡山石之岩窟也閂音㨶門横關也宅不能悉記予閲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佛冊佛經題識尤用此𡆠字圀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理國今其國止用此字

俚俗字義

歸田錄云京師食店賣𩜾饠者皆大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餡從臽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酸餡不知爲不知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於世者皆作酸賺韻略上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注云餅中豆也篇韻皆無餡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但方言云關西東謂餛爲䬸音鞾或曰䭉音岑或謂酢餡而唐韻䬸音𩞄䭉音尋與方言所音已不同矣豈特此也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信筆而書極爲未允因從律法言唐韻摘世間所常用者以示兒曹具于后髼鬆(音蓬松髮亂也)惺惚(耳慧也)孥肛(音龐大也)歆(以筋取物曰歆音羅)嗞嗟(嗟嘆聲)鎖鑐(錯鎖音須)曰匾匾(物之匾者曰匾下音俤)薿斜(上音喎物之不正)杈(以拳加皆反)㾊(悪曰垂)膘雁(形貌醜也上力懐切下土懐切)觧䝯(下音免生産也)跩(久坐曰堆)痠(身瘢疼也)(音酸)手足麻痺曰瘴(音頑)香有餕香(音箋)舉物曰揵(音虔)頭凹曰顱(於交反)目深曰窅(同上)面不平曰胸(同上)聲雜曰唧嘈(音卽糟)齒不齊曰齾跌(上音蹉)以肩負物曰𨊝(音沱)身短曰矬(昨禾切)鍪曰鍒鍪(音萃)一斗曰一匕(音方)人面紫曰糖(赤色)口吃曰𠯫蹇脚細曰跉跘(零丁)小兒口

綳曰褯丁夜切悉鉄臭曰鋌魚臭曰鯹使性曰剤利刂
婁疼曰瘷不足曰尢豫由上音鈑不中曰鍐音搜曰深
曰軀曉音鴟握衣敝曰襤彡三又曰襤褸音紫緒緊物曰縧
曰杌音沉不潔曰腌臢庵匝平聲取棋子曰擎上婆棋音湯
中淪肉曰燅音尋不正曰攩問个物在喉中曰痠癃瘥
坎樓塵土曰埲上蒲濛切塕下烏孔切物貫曰顛混不肖曰偈
蝾或作橩茸或作毰音塌冗毸不媠曰儱上式
貢切下音講屈曲曰骯髒委齒傷曰齘齗音禁飽聲曰
唉哀上聲物垂下曰髬髵上音都罪切下音縩衣曰纜隱
敗曰餕餒皮起曰皺火燒物曰燎了羞慚曰慚

上音來可切下人醜曰醜䰰昌者切不謹愿曰譗上力尾切
下除尾切瘦曰瘦瘠省以水和麵曰溲有咏切行不正曰
蹡蹌上良用切下丑用切棄物曰揞於反點筆曰衠筆瘡腫
曰痡亦作嫩染藍曰黰殿好貌曰俏醒上峭船不穩
曰舥鈔狠強曰㤚幻米不佳曰䉽與糙同鮀退皮曰
跣嚙濁曰滃濛上日下怒浪切酒曰滲醨上汪下去聲挑燈杖
曰搽添去聲支物不平曰㞼音奠舂米曰舛代舟不穩
曰氖兀低頭曰㘸窟去水曰斗音鎔垢曰坋音農具
曰橯碡六軸今人多不識臟字直寫作簽士大夫
亦云臉字

驛馹畊耕字訓

今之俗書以馹為驛以畊為耕蓋取其省畢竟皆非
是說文云馹驛傳也驛置騎也殊為混淆孟子疏
云置騎也郵馹也詩云驛驛其達書云雨霽蒙驛
克左傳楚子伐吳以馹至于羅汭唐書鄭元璹傳
使馹御籌于道則驛與馹音義固有別矣唐六典
說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于耕讀如更則畊耕
固不可混用也

俗用僻字

廣西有度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度既
與似而又從尺疑即此耶陝西有夯字音罕時物
也奤字音胎上聲南人罵北人為奤子廣東有𡚻
字音奈平聲老年所生幼子曰𡚻　杭人謂男之
有女態者曰婧音其姮反謂子之幼稚者曰呼讀
如憾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往往
於訟牒中見之

鮚埼

寧波奉化縣有鮚埼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
書引顏師古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
蟹在腹中埼鉅衣反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今

埼作觚龍篇並無因印文之誤耳嘗聞吾崑盧公
武先生知兖州壐篆初見兖誤篆作衮嘗奏請改
之 高皇以公武識其政幾乎得鵲意者結騎之
誤亦因循莫之究耶

改易名字

高皇惡君與羊并命移君羊上冡舊作昶 文皇為
夏中舍改書冡崑舊作崐大尹馬文烱欲鎮壓其
民改書崑此鄉郤相傳三字文書之所始然群崑
古字觀韻書可知冡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見
趙松雪墨卷見之蓋偏旁上下自昔並用 祖宗

及文烱所改或者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
甲申進士聶茂 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
對以音與陝西同因命改姓陝近時山東布政司
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方有警 上於奏本見其
名嫌胡德之盛命改名靖胡廣亦改名靖後復廣

方音異名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方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
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
除閩粤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皆笑之
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為
布以謝為釗以鄭為正以道為到皆謬也河南人
以河南為喝南以妻為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
為烏以陸為路以閣為果無入聲韻入聲內又以
緝為妻以葉為夜甲為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
為屯以聰為材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以情為
秦以姓為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為郎
以心為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
江西人為趣陝西人為氣南京人為可去聲湖廣
人為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為剉以青為妻陝西
人以監為年以咬為裊台溫人以張敞為漿搶之

類如此者不能悉舉皆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
明特達嘗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韻辯

張東海韻辯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
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
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書嗚呼人之蔽至此
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
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遲押
而說不得說（去聲）哲不得哲（去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
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韻

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榿木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榿木二年大因問先父榿木蜀產榿字何音先父曰音欹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欹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荆公榿木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榿野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蓋王公平昔極愛荆公詩文而此詩王公亦偶不記憶耳

大字原始

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関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

文移字樣

文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悞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勘有稽考之義吊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標同本訓急摸今以爲票帖絛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盔本盂也今以名胄鐲本鉦也今以爲鐲屬又如闕朝辨程課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直爲價值足穀爲足勾斡運爲乞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味漱書

寺墳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養鷹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錢買一鷹去常見几間有書一帙上題味漱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飼鷹鶻之語字書紙籍極皆如法問其所從得則曰吾父在北司諸閹往來甚厚以此見遺且曰飼養法皆可用

也嘗以二字偏詢相知莫有知者而味字篇韻皆所不載疑其譔書或俗子命字後見沈存中筆談載養鷹鶻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陸切）以三館書目有味漱書三卷皆養鷹鶻法及醫療之術始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也但此書三卷言多鄙猥竊其名稱或附益近事也

門字脚

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我

京宮城門額皆詹孟琛所書北京大明門等額皆
朱孔易書門額無勾脚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鑒古類

庾亮服右軍書

羲之嘗以章草荅庾亮既見乃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寫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遺失行疑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子敬解書

羲之爲會稽內史子敬出戲見北館新刷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箒沾泥中以書壁爲方丈一字蜂壯極有勢力觀者成市羲之後見歎其美問誰作荅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者曰子敬飛白大有佳處

世南戈法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戩字招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朕書何如世南公曰仰覩聖作內戩字戈法逼眞帝賞其鑒

德裕重弘宣帖

□俗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裕得之熟玩頗□
書處弘宣時爲度支郎中有善書名李召至出所
獲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
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
重之

論蘭亭

近世論蘭亭序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遊斜川詩
縱情忘憂相去甚遠此似未知二人面目斜川詩
與風雅同趣固當别論若逸少議論於晋人最爲
根據觀其與殷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

玄學方盛不能爲一死生齊彭殤之言固獨以𡊮
迹爲感慨死生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
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不以失性情之正此先
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遣情於事外忘趣于情表
先王之論贅矣尚屑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爲赤
壁詩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玄學不
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辨之者

東坡藻鑑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
楊凝式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韋柳配淵明凝
式配魯公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

辨古

辨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
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
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
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深
摹謂以薄紙覆上其曲折婉如用筆曰摹硬黃謂
置紙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
榻謂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
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

爲真古其制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盤花
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紋蟠虬
龍鱗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饕餮蟠蜼（余季反）兕雙魚
蟠虺如意團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
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糝草瑞草
篆帶（若糾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捕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
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
如雪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
以款識名如周叔夜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
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鎛小曰編）鼎尊罍彝舟（類洗而有耳）卣

又音由中尊器也亏攀盖足類壺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卮觶之豉切酒
也顧無桂嬴而角杯敦簠方其形簋蓋類有四而尺矮豆獻切牛無幰
底旣也鋌徒徑切单瓠鬲製同與漢志謂空足曰鬲復篇方云有似切金玉
而大小甕其實而類有環盉也户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壺
其類有四日圓日方日温曰匾盒腰大合切覆有蓋也有足似有提攀洗甋蒲類後壺切瓬
矮鋪類豆鋪陳之義罍類鑑盛水器上方如斗矮底之
戈沃盥支切器盤洗盆鋗呼玄切類洗篇云小盆也玉杅蓥鐓鐔鉦鍾類匜
而矮鐃戚敦餙物柯者奩鑑即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祈
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勒乘輿之鵃鑣欄楯間物鳩車兒戲之具提梁龜
蚝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概難於盡備所謂

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
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不同也蠟茶
色亦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寖
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
爲真此盖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
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
其藝亦精今鑄不及畢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
爲真古也

收藏類

王廙筆迹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
張衛復法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
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旣渡江今蒲州桑泉
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在

永師家傳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
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
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欲求禊帖
終不與善寶家傳亦可重也

寶厨新書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
載還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
于陝州下書着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
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日
愛惜書史雖積如丘山然一字不許外出按寶厨
新書大業所秘之書也

開元藏書

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文學
士盖爲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
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失

而兵火交作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薛稷藏書

薛稷外祖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精摸筆態遒
麗當時無及之者亦能寫画博採古迹埒於秘書

借船帖

王義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巨寶惜有
年矣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
也盧徐潞州旌節在途絕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
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
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多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

知落于何人

王鍇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
皆親扎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
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
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
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画竹而已孟昶乃表章
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
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黄公紹韻會舉要實
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以

京師惜未暇抄耳

內府秘藏

宋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迹皆歸秘
府徽宗時又加採訪賞賚賜帛遣賜金玉天下詢
訪頗盡命蔡京梁師成黄倪輩編類備成卷帙皆
用皂鸞鵲木錦褾褫白玉珊瑚爲軸秘在內府用
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奉璽書法爲寶
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
真藏其次儲於外秘予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迹間
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田氏藏書

荆州府誌云宋田偉燕人仕爲江陵尉因家焉作傳
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黄魯直稱之曰吾校書中
秘及遍遊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

奇物難守

書画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
其書譜画譜博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
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
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
小異不可聚此以爲子孫常守也

御府珍藏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于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様御寶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鐘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宋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自跋爲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人要而爲之説曰集古目錄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

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爲隷釋隷續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録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隷釋後録其刻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槩見於方册間此尤可貴也

金題玉躞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錦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有毬路錦贉有樓臺錦贉有樗蒲錦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擫其覆首曰褾褫法帖詩系曰大觀帖用皁鸞鵲錦褾褫是也卷之褰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皁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粘葉

王洙原叔内翰嘗云作書册粘葉爲上久脱爛苟不

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録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絶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始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令家所録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作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是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

也今製箋法猶有濆縈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爲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文淵閣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 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 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爲灰燼豈非書之厄會歟

書厄

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又多罹火灾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今撫其槪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淸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摠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于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

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至萬卷書迹所蓄二萬卷鄴侯李泌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南都戚氏溧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不與焉火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于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于蜀中三李秀岩東窓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于火又閩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間其額是 建文所書壁窠大字御書樓三字蓋我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 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

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画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惜哉

古寺藏書

法書典籍多藏於古寺殿閣之間一到人間不即散失便遇兵火史言越州一寺脩佛殿於梁拱内藏一函有古摹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虞世南枕臥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又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内竹筒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後李延業求得上岐王又聞長沙山寺中柱頭得蘇長公金書普門品彌

陀經一卷後有子由魯直墨跋後被宗人取去無存又聞安吉州山中有宋板書數十卷貯於寺後閣上新安一商見之賂僧皆取去賣在蘇州宦家又王詔入治平寺輪藏上得靖難諸臣一卷近時見趙松雪鉄柱杖歌藏於金陵栖霞山墮塔中

辨訛類上

空桑

列子有伊尹生乎空桑語而後人遂爲事以實之云伊尹之母生伊水上孕時夢有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中出水告其隣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者演孔圖者又造一事云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其誣如此空桑地名呂氏春秋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

啓母

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轘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

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爲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勤勞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爲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慚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頑然暴露於天地間豈有是理物固有化者此物化爲彼物或物化人人化物昔人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自無情而之有情自有情而之無情

書何足深辯此石則自可無辯而知其妄也春秋傳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爲黃熊左氏之誣也而淮南子乃言禹化熊事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于闢登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爲啟母此墓何爲者耶

論衡之謬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契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麾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案實

不嘗至睿凡此類歷歷可辨正可以鍼盲聾破邪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爲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燒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稷契朕兆

姜嫄履巨人跡簡狄感玄鳥生稷生契德爲聖人皆貞元將合朕兆自萌如麒麟蛟龍生異群品非偶然也後世好誕樂怪信耳昧心似謂嫄狄觸物成孕無夫生子而棄契聖智名爲軒龍之嫡似皆無父之兒即如世說所云叔梁紇淫於徵在野合而生仲尼悉此類也筆之簡編肆無忌憚抑所謂處士橫議至於風生有王者作固不待教而誅者也然余覽詩生民篇朱人定註固祖其論以立經垂訓矣噫看場說夢又豈獨漢儒之惑云乎

巨跡神異

巨跡之說如蘇子麒麟蛟龍之喻固足以破群疑矣以予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高辛氏妃謂之妃有夫之稱也蓋姜嫄之祀郊禖當在有家之後非謂爲處子時也使爲處子無人道之感感巨跡而生稷是誠怪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況未

嫁而求子是乃淫濫無恥之女使姜嫄有此詩人宜爲之諱安有形之歌詠以告於神明哉今人致疑於有無之間止泥於無人道而有子一句耳後世史臣叙帝王之生往往附會立異多神其事如漢高毋與龍遇之類未必非巨跡有以啟之也姜嫄廟在邠州道中因過此而評之

西伯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因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按商紂之世

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峯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爲學者當知也

羑里歌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羑里乃伸憤懣而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㤰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國憂勤勤兮詳其辭意怨誹淺激決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衰文王之德所以爲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若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

梅伯鬼侯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于覲明堂位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鬼侯當是被脯其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于直諫皇王大紀楚詞集註爲說畧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誠厚誣矣

夷齊十辯

王㯄夷齊十辯一辯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辯山中乏食之故四辯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辯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東歸之年不合八辯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辯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辯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殷義士非之說亦誤

竺乾辯

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夫老子生于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子無爲自化淸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蓋于是矣既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取信孔宣父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

亦嘗尉敬王也聖自天資而能廣學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之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王善爲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仲尼則曰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竺乾者經史無聞佛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傅毅對徵於周漢正史無此文未知聃師竺乾出于何典

顏子非夭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三年也按圍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蓋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朱張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不見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小臣辨

呂覽知度篇曰絶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驥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周聽小臣呂尚故

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爲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爲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要離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弒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以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取

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許奔諸侯宣怨言于路
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
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
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
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
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
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
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劒而死
左傳哀二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
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

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
全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
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質之史記
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之西子下
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
可證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
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
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
然猶恐牧之别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
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
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牧之未精審一時趁筆
之過也蓋吳旣滅即浮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
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
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
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
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甘羅

史記甘羅茂孫也茂旣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後使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
秦相也世人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誤也唐資暇
集又謂相秦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
得罪于秦王亡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
范雎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
秦卒于魏以此推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
偶題云甘羅昔作秦相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

漢兩韓信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令張
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

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為韓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不知往往有誤認為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云淮陰蓋別韓信之為二也

子陵

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

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義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姚江人可知矣范曄蓋失於考也

南北二玄

晉世苻堅入寇詔以謝安為征討大都督安兄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為別不然則是玄者為張耶抑為謝也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日玄棋遂為敵手推此則可以圍棋之為幼度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為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傳錄者小誤呂東萊晉書詳節叙與堅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遊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

破堅則圍棋之玄為張為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之

鳳毛之子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二仲

牧子曰隣靡二仲願聞其人樵子曰嵇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車為業挫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荊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唯二人從之

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決錄

韓退之傳訛

世人画韓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紗帽此乃江南韓熈載耳尚有當時所画題志甚明熈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面寡髯元豊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画皆是熈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熈載矣

探花郎

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者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裡盛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寛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經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少年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熈寧中予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也

馮京父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儁邁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稱商逻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小説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梁顥

世傳梁顥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辨明其生年致仕之歲甚爲明白謝表之聯好事者爲之也崔林玉露載紹興中黄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誌又謂閩人韓楠未知孰是

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盖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按劉氏世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口吾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

之噱而不知小厮丞相之甚其誣厚矣

尸臣

漢書郊祀志有云鼎出郊東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尸臣拜手稽首師古註曰尸臣主事之臣也予竊爲不然所謂尸臣祭祀爲尸之臣也臣能盡其職故王命官封邑而有旂鸞黼黻琱戈之賜此爲尸之臣所以拜稽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者之於鼎若以爲主事之臣則莫非主事者何以不言其官而獨目爲尸臣歟

火易爲夥

人所聚爲一火今人易火字爲夥殊非本義本蘭詞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蓋火之爲物聚之則明散之則滅或曰同炊爨故曰一火

措大

代稱士流爲措大言其肖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而號之又云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間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序之故曰醋大愚以爲四說皆非宜作措置之措言其能舉措大事也

媵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議然攷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昏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饋禮送嫁之儀異姓則略也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爾雅曰媵將送也謂從行孫琰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爲妾公羊褅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質於齊媵之先者董仲舒以娶於楚而媵之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訛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信使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

與信會古者謂使曰信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居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也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餽物爲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墮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云去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觀二詩尤可爲據 以上人物類辨

易孟辨

康節先天易慈溪黃氏深疑之云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竊以爲不然蓋先天圖法象皆自然不假人爲且有說卦爲據非鑿空撰出也但黃氏所疑者先天二字不見於經康節已前未之聞耳然易道廣大無不包括雖四聖已自不同故後世言易者亦各有所宗也周子云無極而太極謂無形而有理象山陸氏以爲易有太極而無極此無極二字出老子不當襲用故朱子與之力辨然欲明理豈可以他人常用之言遂避而不用哉又如體用二字亦出佛典宋儒已前未之聞也程子作易傳序乃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後儒論理學遂不能舍此二字不聞因異端嘗用而避之也孔子曰不以人廢言有以夫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解二卷按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乃如此 餘冬序錄

相風等辨

沈約曰按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罼綱

旌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罼綱旌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進王建天子旌旗置旌頭雲罕徐廣注雲罕旌是罼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罼弋晉武帝問侍臣旌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旌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按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罼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

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籍田賦所謂雲罕䍐罼者即罼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說見列異傳野客叢書

鬱郁鬯來

魯魚亥豕縣書易訛鬱郁鬯來聲音易亂史記杞世家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鬯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鬯來聲相近也

鼓吹風陰辨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

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然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豸角雞香早晚含豸角豈可含耶此自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楊厚傳耳目不明記大夫不得造車馬此類甚多

說詩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㴋菴先生之所傳註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詩二南相配圖余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矣數年之疑爲之一袪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爲後人思召伯而何彼穠矣爲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爲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爲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庸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爲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㴋菴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春秋書用之

春秋書諸侯被執而用之者二僖公十九年邾執鄫

子用之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是也左氏公穀或以爲用之爲牲以祭神或以爲扣其鼻血以衅社或以爲持其足以首築防先儒皆因之無所參皆附會之言也公穀二家有同兒戲固不足信若左氏亦有可疑爲諸侯以強而云用其弱聖人秉筆自當得實而書曰執歸殺以代牲豈不明白而書曰用之聖人何嫌何疑而爲此隱辭邪且臣有殺其君者聖人亦直書曰某人弑其君某則未嘗諱也而於諸侯何諱哉解之者特以左傳所載介葛盧之言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及論語

有雖欲勿用之言遂以用之爲祭牲故耳徧以爲
用之者蓋兩責不能以相事國亡見執不服而強
臣之之辭也左傳引司馬子魚申無宇諫勿用之
言又若是之相同則不能不使人疑惑之滋甚也
若曰不書爲牲是聖人所不忍言使果不忍言則
春秋之爲春秋與後世所謂隱語者不異矣烏可
哉餘冬序錄

辨爲人後

記射禮云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
蓋言將莫弱於賁軍大夫莫辱於亡國爲人莫恥

於人後此三者皆勇不足以自奮業不能以自強
故棄之使自警屬耳蓋以射主觀德而敵愾無勇
積弱者適足褻威而奪氣非甚惡黜絕之也後之
爲言與非敢後也之後同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傳
會爲之詞凡無子而求爲人後者忘親貪利故不
使入糾理亂經莫此爲甚是豈聖人嘉善而矜不能之義哉
夫大籍皆聖人常語如致用之有菽粟而談者務
鑿爲之深探而使遠何耶但言經至漢而說愈壞
其禍甚於秦煙道至宋而講益精其害近於洪水

趙武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
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
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
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
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
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蓋左氏爲
文高簡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
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
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

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
可合而一也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
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
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
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
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謂之傳
聞誤爲一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
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
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
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

歿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與同括之歿爲一也

宰我之誤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因爭寵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恵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

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閲舊書乃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含寃千載而吾師蒙其詬自玆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

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爲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闞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闞止已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在魯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成子憚之成子陳恒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爲田氏故曰田恒漢文帝諱恒故史記以恒作常諸鞅謂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

焉勿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歎息曰予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田氏之子我爲宰我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

之混遂致賢逆之無辨曾參殺人眞可畏哉太史
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觧一篇爲之殊不知此書
不全出於孔氏子弟之手多爲好事者以意增損
孔安國嘗病之矣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
尚以宰予爲常所殺是宰予尤负於非命也以今
考常之所殺乃田予我也則宰予之枉可一洗矣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辨訛類下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
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賢桀俊遂賢良舉長大
行爵出禄并太尉之職太尉秦官决非周公之書
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太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
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
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驗之於人孳尾希革
毛毨氄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
於人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
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
以農開國尤以時令爲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
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
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
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寇
與太史樂正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
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盖賢桀俊遂賢良與

行爵出禄雖非大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内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閒豈得無攷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証

騷篇取九

楚辭多以九爲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辨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歎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注九辯謂九者陽之數道之紀綱也五臣文選注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

也二家之説如此予按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言獻美人于天地也）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眞是爲帝辯同宫之序是爲九歌攷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况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乎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九部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成所以必取于九者黄鍾在子太玄以爲子數九得非黄鍾爲五音之宫歟然則屈原而下爲辭規諌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之意亦切矣（夏后開即啓也漢之時蓋避景帝諱）

素書

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邳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盗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爲其慎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僞矣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托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安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僞一也自晉逮宋歴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薦紳君

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僞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圯上老人爲之其僞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爲張氏之僞明矣

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説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説而不得遂謂傳説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于湯謂尹亦鼎鼐之才也猶

書曰逕衡云耳横識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逕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説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

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説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益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艶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説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古書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蝦寒鱉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鱉膾炰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炰字邪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鴿蒸麑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爲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

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説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棄責任車

呂氏慎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也雕俗覽

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解曰任亦將也今按任車乃賃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爲商人將賃率以至齊也北史載魏長賢之言曰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輪扁管仲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言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死矣君所讀者糟粕耳又

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輪扁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之規爲圓矩爲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二文不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予意莊子尚近韓則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云管仲遂卒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淚如雨下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子所知以

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苑又言鮑叔前死矣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之言也

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謂顯士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吏傳寫

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其於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正本而傳會之最爲解經者之弊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惑不免如此

臚句傳

叔孫通傳羣臣朝十月儀設九賓臚句傳按字書聲絕爲句外此無他義云臚句傳者即傳臚也句字乃衍文故注史記但云傳從上下爲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爲二事云上告下爲臚下告上

爲句不知何攄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臚爲衆則臚傳蓋相遞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謡又莊子有大儒臚傳之語此最可據以二書証林說其妄可知矣

罾落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罾落不耦注罾謂遲罾落謂墜落今世多用流攄出處合作罾字

鄭重偃蹇乾没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之意猶言頻煩世以尊重會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橋以偃蹇

兮註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没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没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没之又以干必没入官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没也附會強解遂失其眞如此類者蓋不一

將無同

僕常與陳子眞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眞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証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柰阮瞻之意以爲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况於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

阿堵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事各别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耳後人遂以錢爲阿堵或以眼爲阿堵皆非也

謂文爲筆

南朝謂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彦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痒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徃時諸晁謂詩爲筆非也

潦倒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爲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之爲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事耶而后世以潦倒爲不偶之辭龍倦之言誤矣

金鑑錄

張九齡識祿山有反相其知人可謂明矣而其千秋金鑑末章載韶州有儂智高狄青事下至三百餘年悉如目覩是九齡亦通術數也然載之私書固無妨而以獻君則未免啟人主好圖讖之端或所謂金鑑錄者恐是僞作因張公有知人之明故附會其說與

王適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足傳矣適唐初人陳子昂列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矣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駟盈虛悟翟公葢因旅遊入蜀而見子昂也近註唐音以王適爲韓退之銘其墓者不知開元以後安得此句法哉不惟胸中無書又且目中無書妄淺如此何以註爲

李善

李善號稱書簏有漢書辨惑三十卷今已無傳其註文選獨爲詳洽然不無逗漏如孫綽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按地理記天台有八桂嶺上有湖金鷲之所集乃不知引漫以桂林釋之將無迂遠至如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正出華封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語謂此等既非所好死生復不能必才意不犯重亦自易省古今類舉帝鄉作帝京一何憒憒

復復

唐中興須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係其舊也下復扶目葢上音服下音福謂復如故也

遺書難曉

程氏遺書第六卷內有十字云善事兄嫂晦謹嚴堯放曠朱子謂閒有不可曉處指此等語也按此言恐是論温公呂公康節曰君實善事兄嫂晦叔謹

嚴堯夫放嚩也失去四字故不成語耳

渴䐬

歐陽公詩話載胡旦見呂文穆挑盡寒燈不成寐之句以爲是乃渴睡漢又小註於下俗語傳渴爲溘今世亦多有溘䐬之言予嘗求其義不可得頃觀漢書楊惲傳有一丘貉䐬之語師古註曰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乃知渴䐬渴字當以貉書始爲得其義貉善睡故繫人之睡於貉猶繫疑於狐繫豫於猶繫笑於鶻也若渴與溘於義何居

匆匆

顔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夫顔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怱字彌失眞矣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又匆字解云多遽也是匆匆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匆匆遂俗者又但知匆匆而駭勿勿皆非也

詩痴符

胡氏漁隱叢話論楊湜古今詞話中多臆說乃按宋子京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謂之詩嗤符今湜之言但甚而繆板行世殆類是也予按宋景文題三泉龍洞詩刊落因漕爲刻石以石本寄公公答書有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謂詅嗤符非此乎予竊其原乃出於顏之推家訓有云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詅嗤符然二書一作詅嗤一作嗤詅要以顔氏詅痴爲正大抵論其文藻翫敵矜伐自鬻亦不專爲刻石質之集韻詅音力正切注賣也豈非痴自衒鬻之意

老饕賦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游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餮爲是

黃庭經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故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蔡攸西清詩

話云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眞帖爲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論上淸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葢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禳材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

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畢當舉群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葢此啟在著眞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不曰道德豈非襲其謬歟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葢書黃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

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是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眞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得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小歐陽集古録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

攷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啟在著眞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于八關王右軍精於草隸而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與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葢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鵞因爲之寫若黃庭道士聞其善是書且喜鵞故以是爲贈而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鵞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

唯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眞瀟洒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鵞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字用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録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

陰道士其時眞跡固在既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二書二卷以黃庭爲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程云晉書誤者蓋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

伎癢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按伎癢者有伎藝欲逞曰伎癢今史記並作彷徨不能去出言曰彼有善不善是爲俗傳寫悞也宋景文公詩云伎養新禽百種啼益用此義 以上文史類辨

五更取義

列子云禾生伯子 人名 好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五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不落莢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

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仙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契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射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恠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可飲食而貲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

和大歎唱則小歎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習流

越世家勾踐謀伐吳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祜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不知何人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十三 大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欲積餘藏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夫嬰曰玄孫之孫爲不知何人故文意其父之厚積欲爲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當遺與何人誤矣

附載失實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闘棊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而今例以張騫乘槎爲言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鷄碑 餘冬錄

丁晦芝田録序有學懶鼠獄智乏鷄碑之句鼠獄人皆知張湯故事至鷄碑宋人引宣室志云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語解者曰鷄未肥無肉也去肉爲巳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爲酉破賊在巳酉後果平蔡是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十一

日入城以爲鷄碑用此余謂非也蓋用戴安道事耳晉史戴逵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丁晦蓋用此鼠獄與鷄碑皆幼年慧解事故以作對

用事之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自唐人有鳳鳴朝陽之語而承訛不覺諼草北堂謂妻也今皆作母事嚶嚶兩鳥鳴令以出谷求友爲黃鶯事皆非也

共工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帝爭不勝遂潛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羲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大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殺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至死即以之為水神故後世言之者以為名在羲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

所流耳其殺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為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而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純也

曹娥碑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尚字中立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薤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右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斷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今按操雖未嘗至越所謂讀碑非必廟中之碑意者搨本流傳它處二人讀而索其解其言修以是被戮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而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惡之既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構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為讀碑明矣碑文載上虞志

漢壽亭侯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為國號

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為縣凡封侯視功大小為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如此而為為之耳

放白龜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腳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

廻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録書訪文爲善陰隲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寳傳寳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寳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寳亦溺死史又言寳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寳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寳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反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之龜恐亦傅會

鍾馗

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頴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慤妹名鍾馗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椎曰終葵圭首六寸爲椎以下殺説文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禮記注方知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玉藻云夫子搢珽珽然無所屈也顔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抒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斧聲燭影

宋斧聲燭影之疑瑕山丘氏辯之詳矣新安鄭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氏畧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弑逆則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于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者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兇逆此皆先入之疑勝而不考之過也

飲食帖誤

世傳石刻東坡飲食帖其言曰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食飲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寛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八年三月十七日福按元符止三年今書八年不知何故 乃爾

容臺

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謂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稿而墝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容者臆說也

借書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痴還書一痴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痴本作瓻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瓻爲贄還時以一瓻爲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

剉唾訛言

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宋之計吏瀉剉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棄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剉後訛爲唾耳

戲作狡獪

麻姑傳王方平曰吾了不喜作狡獪事蓋古語謂戲爲狡獪又異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獪是也今閩人謂小兒戲爲狡獪蓋本於此或謂奸滑爲狡獪則失之

慮囚

漢書何武傳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録囚徒又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録囚徒顔師古云録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今云慮囚本録之去聲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知訛其文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按後漢虞延傳云帝親録囚徒又張奮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録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録囚徒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録囚徒三十年華林園親録囚隋開皇三年親録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録囚徒而唐史本紀云甲午慮囚或云癸亥慮囚或以旱慮囚或遣使慮囚免汝州輕繫皆以録爲慮予按太玄云滯于狴獄三歲見録集韵云録良倨切寬宥也蓋唐書亦循襲舊史語言以録爲慮未之改耳

鷄演義云前史稱腰帶十圍者甚衆近者北史又云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十圍者環繞之義古制以圍三徑一即一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甚非理矣此圍葢取二手大指頭相合爲一圍即今俗謂之一拱是一尺也又沈存中筆談云杜甫武侯廟栢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是徑七尺無乃大細長乎當從古制爲徑四十尺宜矣老杜號爲詩伯何肯妄爲云　也存中又云防風氏身廣九畒長三丈又云姬室畒廣六尺九畒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㗖耳此又誤也按禹戮防風氏賦云身可一畒廣及三丈長葢古者畒廣六尺長百尺防風氏身廣一畒長三十尺似爲有理而云九畒不知得之於何書然當以賦爲正而存中之説亦誤耳

雁塔題名

予得唐雁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書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於曲江宴賞之暇亦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于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如以雁塔題名爲登第慶賞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顧言穹廬之來使乎

舜葬蒼梧

天下之山皆自兌來崑崙其總會也蜿蜒磅礴入於中原散爲九州薄於四海然自今觀之西北水土深厚由其近發脉處也冀州枕山帶河拓地益廣然堯都平陽舜蒲坂禹安邑皆冀境也湯徙而南然猶衛宋亳俱鄰次太行亦不甚遠惟周興於岐下故在關中至周公營洛亦接壤冀方後十餘世平王東遷居焉但堯都平陽而陵在兖之東平相去三千餘里豈河東土厚反無尺地可爲衣冠之藏意堯老舜攝端拱無爲乘彼白雲遊於帝鄉至兖徂落而遂卜因山耶古人羸博之葬其亦緣此耳禹陵會稽史言巡狩會計諸侯崩而遂葬浙與江淮地邇秦政亦渡錢唐望祀東海則禹葬眞僞誠未易言惟舜陟方死蒼梧而葬吾決不敢然堯舜之時五嶺未入中國人物稀少湫然大荒秦鑿山通道始徙賈人贅婿實之猶遐半癘死趙佗奄而有之且百年舜何事而得臨之蒼梧韶石決知其無舜車塵也曰然則舜蒼梧之説何如曾聞前輩何子元先生云青淮東海之閒有山名蒼梧在今

海州宋元以前頗有長碑大甎人恒取爲琴石墨研地與鳴條不遠正合孟子所云意舜陟方因山之封瘞在此處世人只以湘離爲的漫不之求至誣湘君湘夫人爲帝之二子從舜南巡不及而死一又指湘中斑竹爲淚洒成是何異兒童指月爲盤哉吾嘗題湘妃圖云舜陟蒼梧百一旬英皇亦是老人身白頭歲晚邀同死湘竹何緣染淚新其說出於秦漢陋儒千百數年任其談夢無人爲一洗之何耶

戮防風氏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鄱陽王逢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予宦遊淮西嘗至淮遠縣其淮流東岸則塗山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即禹會村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道淮至此娶塗山氏又會諸侯考方岳戮防風氏村以會同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歷者爲據但防風氏有國於吳與其去會稽爲近而禹以後至爲慢故特戮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吾意當時地限蠻服勢阻江淮雖其後至固可原矣疑未當輙戮也嘗因是考之通鑑前編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事其戮防風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而胡曾詩亦以因何併韻之故致學者迷疑耳

錢唐

錢唐之名舊矣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今至唐國號避始加土焉故古郡名則宜爲錢唐唐以後縣名則宜爲錢塘輟耕錄泛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爲以錢易土築唐避錢湖之水等事皆附會之辭杭志已辯其訛考之什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

西北一帶逼近於錢湖即西湖也

頡羨侯辯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頡羨侯雖以其母轑釜之故然按括地志實有羨頡山在懷州戎縣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戛言其母戛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攷也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遞曰嚴光其謬遂俱以嚴稱循習之

訛已可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爲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爲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柰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柰何吳人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爲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爲蘇

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干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爲匠今改別名矣

阡陌

前漢食貨志曰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顏註阡謂千錢陌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阡爲千人之長陌爲百人之長此阡陌訛錢訛大漢志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又從阜矣然漢志又曰商君壞井田開阡陌前漢志又曰富者田連阡陌漢志云有阡陌之得蓋明指田中所獲言又何及錢也若歐陽公有隴岡阡曹氏有京兆阡長安九陌此明白易見又何言及人也

吳會二郡

吳會當爲吳與會稽二郡吾固已言之偶讀文選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直行至吳會連兩用會字爲韻昔人所無一韻爲會之會何疑焉然誤爲都會之會已久雖名輩或承訛用之又南史隱逸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天涯地角解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地角蓋俗談也予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攷古及閱古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踵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皆南轅窮途也

八柱擎天

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乃挐地者而張說爲姚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矣

咫尺萬里

老杜題王宰畫山水圖云咫尺應須論萬里按南史蕭賁字文與能書善畫於扇面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註杜者乃不引此何也出地理類辨

栢臺烏

御史臺有栢及烏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叙朱博請

罷大司空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崔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為大司空奏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仕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栢自博栽烏自博集未必然也

無它

顏魯公集有湖州烏程妙喜寺碑云晉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蛇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如此則無它不可爲虛字也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㺊㺊恙也常入人室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

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無取憂及蟲事物紀原無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㺊字下云㺊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㺊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漢鶡雀辨

漢黃霸傳鶡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今人例以鶡字讀之謬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着之鶡而師古注云蘇說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鳻字通用

鴳似鳳也若夫鶡雀之鶡青色好鬬俗謂之鶡雞音曷與此鴳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裼一方毡盖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𢿙矣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按通典宋江夏義恭爲孝武所忌畏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書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謡是類此也其所

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又王琚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皆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按酉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辯落霞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有落霞與孤鶩齊飛句落霞乃飛蛾也因列若雲霞故人呼爲霞蛾若鶩者野鴨也野鴨逐蛾虫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見吳獬事始余謂飛蛾之說誠有據但不似閣前景致還從舊說爲當

五大夫

五大夫松非五株松封大夫也乃秦王避雨於一松下德之封爲五大夫蓋秦之官名後世不知遂謂松樹有五舊松既亡更植五松以當之已可笑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羡五株封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

何也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惟舒王詠柏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柳花柳絮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鵞黃色者花也迨花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綿者絮也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爲花以花爲絮畧無分別可發一笑

張空拳

馬遷言李陵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漢書文穎注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與絭同又音眷李善注文選援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及觀桓寬鹽鐵論曰陳勝奮空捲而破百萬軍顏師古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今流俗謂奮空拳而爲拳手之拳則失之矣

思蓴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齊民要術羨之萊蓴爲第一四月蓴生水面無葉名雉尾蓴第一肥美

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鱠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于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羹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候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冏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攄翰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鱸耳於蓴羹初未嘗及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復何據

曾酒

今人名醞之漓薄者爲曾酒予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者曾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曾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曾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曾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予之糟液也奚其酒是曾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而别其爲惡耳

紫荷囊

范元卿上太守月詞中有云有人吟諷紫荷香滿晴而韻語陽秋云按晉輿服志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服之在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荷芰之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着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言之蓋不知晉書荷紫之義予讀宋史宣和間任子太濫有年始十餘歲而蔭補通顯者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已獲荷囊以荷囊對竹馬則紫荷相承之誤久矣

犀毘

髹器稱犀毘者人不解其義譌爲犀皮輟耕録失於

考究遂據因話録改爲西皮以爲西方馬韉之説大可笑也蓋毘者臍也犀牛皮堅有文其臍旁四面文如饕餮相對中一圓眼坐臥起伏磨礪光滑西域人剸犀剜取之以爲腰帶之飾極珍愛之曹操以犀毘一事與人即今箱嵌絲環之類是也後世髹器倣而爲之曰犀毘有以細石水磨混然成凹者曰滑地犀此黑剔爲是紅剔失本義矣

廚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廚傳以稱譽過客按廚傳兩事也廚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

爲飾廚傳著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爲飾傳今人合廚傳爲一槩謂豐饌爲廚傳非矣

北戶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南至北嚮戶註引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嚮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二十八年瑯邪刻石又有南盡北戶之文乃知北戶録名取諸此

罘罳

漢書文帝記云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崔豹古今注云罘罳屏也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顏師古注云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若罘罳然一曰屏也又禮記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虫獸如今闕上爲之按唐蘇鶚演義稱罘罳織絲爲之輕疎浮虛象網羅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也乃引文宗實録云太和中甘露之變羣臣奉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杜甫天寶末詩云罘罳朝共落榆桷夜同傾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云罘罳晝卷閶闔晨開爲証皆非曲閣屏障之意又按段成式

酉陽雜俎稱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羅爲罘罳其淺誤也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又引魚豢魏畧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爲証及以絲網之説爲大謬予謂二説皆通以罘罳爲網則結繩爲之施於宮殿檻門如蘇鶚之説是也以罘罳爲屏則刻木爲之施于城墻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二説之中惟段氏之説爲長按五行志注云罘罳闕之屏也玉篇云罘罳屏樹門外也又云兎罘罟也但屏

上雕刻爲之其形如綱罟之狀故謂之罘罳宋子
京詩云秋色入罘罳又云嵩岳倚罘罳皆其義也

厠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厠見之注溷厠也此
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然青時已爲大將軍
亦不應如此之媟也凡言厠者皆爲其在兩物之
間漢文居霸北臨厠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
夾水爲厠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
也霸水自此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滻或謂長安水皆在南水會霸甚要之處也其義亦通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

是爲臨厠也即此推之則凡厠云者皆以兩間爲
義雖溷圊之名爲厠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
是也夫水在兩山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厠之義皆
以兩澗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讓變姓
名爲刑人而入襄子之厠襄子如厠心動又如管
寧首過而曰固嘗如厠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溷
圊矣而溷圊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爲義也又如郅
都傳賈姬如厠有野彘如厠命都擊之則此之如
厠者正爲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圊矣人主之見臣
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閒御坐之前必有
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爲得禮今武
帝見青臨斬絕之岸而使青蒲伏於絕岸之下仰
視威顏如在天上可爲非理故史因武帝之禮黷
而對青以言臨厠也

佽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佽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
南子云荆佽飛渡江兩蛟夾橈拔劍斷蛟金[illegible]纂
異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佽飛考此
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
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佽飛侯豈好事

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
末刺史黃晟初爲佽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没
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漢軍號既取荆佽
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佽飛
射者擊羌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佽飛唐
建佽飛軍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衛士番屯若今飛
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佽飛屯軍
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佽飛侯爲稱如今東三
班之祠關王秘書省之祠蒼史王及各建天王之
堂類軍廢其祠遂存廟碑無攷所信者額及九域

志耳

就館

今士人聚徒皆謂之就館按元后傳張美人常姙身就館今吳正仲湯筆載王介甫嘗對上曰是時宮中方有二人就館合而觀之前館字乃學舍後館字乃產室字同而義異矣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三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總論

國事入詠

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采詩之典有采詩之官盖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其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未之禁但尊者之失皆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沉醉打毬回虢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以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沉醉壽王醒之句前人嘗辨薛王蚤薨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而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盡以正人君子爲詩皆敢於攻發君之陰私一有讒說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

詩稱實唐人貽之

陶淵明詩

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陶淵明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窓高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踈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畊亦已種時

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須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眠雖凭几讀書籍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共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闢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即曲肱跂足而臥殆未覺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詩貴含蓄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反故鄉狐死正首丘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越依文虵地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固有然陸士衡詩狐狸思故藪羇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休玄詩寒鸞翔水曲秋兎依山基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含蓄有在韋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詩中渠字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反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人且徐徐調絃渠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並可驗也

次韻

顔延年謝元暉作詩相倡和皆不次韻至唐元稹作春深二十首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劉

禹錫和之亦用其韻又今狐楚和詩多次其韻宋
朝眞宗時楊内翰億諸次韻始於此見談苑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脊白樂天詩落
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
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徐幹臣詞重省別時淚漬
羅巾猶凝張子野詞蓮臺香燭殘痕凝高賓王詞
想蘋汀水雲愁凝閒蕙悵猿寉悲吟柳耆卿詞愛
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失
之音律亦不協

石尤風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
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
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任故人置
酒而以前期爲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語意
甚工近吳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爲何語遂改作
古淳風可笑又可恨

擣衣賦

宇朴云古者曰擣古人擣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
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擣之取其便也嘗見六
朝人畫擣衣圖其制如此圖後有行書魏璀賦云
夜如何其秋兮已半曳魯縞攘皓腕始于搖揚終
於凌亂驚飛燕之兩行遏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
如動度遙城而如散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
衣可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逍遥於凉景暢容與
於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
聽兮良未歇臂長虹兮作開凌倒景而將越但見
餘韻未畢微影方流透迤洞房半入宵夢窈窕閒
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鄰笛
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况兼乎秋顧君無棄能

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賦雖俳偶自是齊梁風流
之習

雙鯉

古樂府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
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即緘也
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
此事也下云烹魚得素書亦譬况之言耳非眞烹
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卓
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說夢耶

四言詩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詩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餖飣生澁爲工漸流於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易猿嘯曰猿唳爲士林傳笑安知此趣邪

沈宋

自建安以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當時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唐詩記事曰沈詮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脩文直學士侍宴爲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爲太子詹事

假借格

天厨禁臠云琢句法有假借格如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如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朱子儋謂其論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庖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老杜枸杞因吾有鷄棲奈爾何以枸對鷄韓退之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頻以魚對爵亦是假借唐人多有此格廼知子儋失於不審

詩窮入聖

作詩文不多歷貧愁者決不入聖處三閭阨而騷獨步杜少陵愁而詩冠古今退之欲人輟一飯之費以活已而文起八代上窺聖閫孟郊斫山咋木賈島薪米俱無窮尤甚焉其詩清絕高遠非常人可到良有以也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充棟汗牛襟期洒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黃昇訊謂窮正合前意甚矣士之貧賤不足憂而學不充道不聞深可憂也

詩貴天生

詩得之天生者無痕得之人爲者有迹如謝康樂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薛道衡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謝先得上語而以下語足之故不如

上語為有神辞先得後語而以前語起之為尤渾然謝以此語助於惠連是鬼語辞以此語殺於隋帝是崇語

和詩

和詩之義有三依韻和者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黄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賡焉意與而已觀文選何劭張華二陸三謝諸人贈荅是可知矣就使子美不過如是

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送常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次韻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黄輩唱一賡十甚則全集如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脚蹤有高義或不能用況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即次常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韻時事尚不同也庶或可展其才然拘之即有工拙常云今朝郡齋冷或憶山陰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遥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跡槪此二詩已覺有性勉之別至於常結一句先輩以為非復言語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則蘇結安能及之

詩疏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詩多用實字

漢栢梁臺詩相梨橘栗李桃梅韓退之陸渾山火詩鴉鴟鵰鷹雉鵠鵾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楠櫨楓柞樟七物為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為美誤矣宋人詩話有極可咲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柳烟此眞癡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烟正其夢境糢糊欲見不可以寫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

七言詩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攷之豈獨栢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

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乎三百廛兮豳風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小雅曰以燕樂佳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於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栢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於棘為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誤也

琴操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詩律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予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然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

詩忌博聞

近世士大夫為詩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擬古詩

擬古詩難於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顏淵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為樊宗師作墓志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日月無隙靡所不照耳不然非吾君也何其聲似我君也

三言詩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之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飄酉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簷天曜寄友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亦佳比之唐人則惡矣

集句之始

集句詩古人已有之晉傅咸作集經詩其毛詩一篇曰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俶讒人罔極有靦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句枝韻牒

聯句自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爲頌據段成式廬陵官下記截取斑竹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押惡韻或煎椀茶爲八韻詩皆謂之雜聯若志於不朽則太苦客揀穩韻䌸所得輒巳謂之若聯句句共押平聲好韻不僻者書於竹筒謂之韻牒

詩中字音

容齋隨筆錄云白樂天詩中字音與處處常以暇晩術閱集中如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字作入聲四弦不似琵琶聲琵字作入聲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思必切紅樓許住請樓鑰請錢不早朝詩字並作平聲也池邊淺淺沮溝沮字秋夜切歸來無許可需衣可字可紇切穿衣妨寬袖妨字作去聲如此之類意其爲方言或一時借用耳正如少陵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番字作上聲恰似春風相欺得相字作入聲其義一也若曰巴弦趣數彈數字從速切音如孟子數罟不入洿池又曰嵬峩連雲驕嵬峩二字並上聲恐如韓文聖德頌岳祇嶫岬上下峩又曰捫腹方果然果字音顆此卻正用莊子逍遙游腹猶果然注石火切又曰荅然無所有

荅音塔亦正用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嗒焉似喪其偶嗒字吐荅切又曰作底歡娛過此辰作音做正如韓文方橋詩方橋如此作又曰栝燕喜經過喜字去聲北史中多用之如漢陳遵傳道大喜之又十八人名空一人空字去聲正如選詩影空人心又云司馬人間冗長官長字去聲正用陸機文賦無故取乎冗長是也又有非本韻而叶韻呼者乃方言耳外有盡君花下醉青春盡字音律上聲筐銀中貴帶筐字去聲飄然轉旋回雲程旋字去聲匹夫元是九江人匹字去聲洛童調金管調字

去聲醉依香枕坐依字烏皆切皆意近音熟卻未
知所據俟扣博聞者

詩主情理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
遠矣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
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
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
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
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
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

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
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
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
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
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詩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作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
下論之漢有帝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悱怨而
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
當爲最古者也後惟于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
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模擬太深未免蹈襲
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賛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
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
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
兩晉靖節最爲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
爲鐫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
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揚仲弘曰五言詩
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
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
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詩

品彙高漫叟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栢梁之作而
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商歌後雖七言首
二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
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
歌爲是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
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古雖似古詩
而終贅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絕句之法楊伯
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
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楊言大畧
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雁則已有七言絕但

七耳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絕中四句皆不對者則絕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㢸曰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詩林辯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大抵律詩拘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拗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爲下矣楊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俗韻俳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俳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有不對處此其極佳者也

賡闡奇語

賡闡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浸汗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鶗鴂恨黄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爲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作詩祖述

謝靈運有雲中辨烟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遥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静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静猶湧雲中辨烟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山下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韓杜詩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員美流暢如彈丸脫手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如彈丸矣退之之畫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殆

似甲乙帳則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非韻語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文者是果足爲韓杜之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予此語

評李杜詩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復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與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閒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哀怨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凌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

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方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有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

物像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一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小猶數百詞氣而風調清
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
況堂奧乎

古詩分韻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
約賦韻獨景宗不與因啟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
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也
初讀此了未曉賦韻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
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咏逐韻

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
詔得迮格白易夕擲斥拆唶字其詩用韻與所得
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撓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
韻為鉤坐客探鉤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
韻格也唐之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
和體古未有也柳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
次之韻以探鉤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
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
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箔下
蠶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illegible]

代答先敵止次用絲時二韻則亦以倡和為次矣

賢人情語

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咏內子云香霧雲鬟濕清輝
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文忠范文正
矯矯風節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
莫近危闌倚又薄倖辜人終不憤何時枕上分明
問文正詞云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又
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讀林和
靖梅詩及春水淨如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之
句可想見其清雅而長相思詞云君淚盈妾淚盈

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情之所鍾雖賢者
不能免豈少年所作耶

長安語音

唐人都長安語音非東西比於詩何攷之如綠浪東
西南北路紅闌三百九十橋十當為諶也為問長
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
枝花相當為厮也思必切曉來幽獨恐傷神恐當為
共也後人皆做而為之如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
香風送管絃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
又但姓為檀紹與間南有監司曰但中[illegible]庸是也令

婦人見人則當百福彼此道勝常勝字當爲升□
王廣[illegible]詞曰新㷌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卻道勝常
凡此皆律詩不如此則不協律矣

詩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云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爲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

遇意皆詩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而蘇端明專以新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鸞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在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之有餘

隨景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兩縷一鈎輕胡人汲詩隋

堤烟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漁父則曰一簑烟雨於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

傷田家詩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作四月蓋二月蠶尚未生蠶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蓋月令蠶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儀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繭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書耳其曰五月糶新穀卻有之愚按此篇辨二月無絲五月無穀誠固哉高叟之論也聶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蓋謂絲未出穀未熟而貧民預借債負而已先賣之矣即諺語所謂寅年喫了卯年糧之意若絲出穀熟而賣之乃理之常也何足以見民貧之極耶

詩用香字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

溫庭筠小詩

温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蛺過遲又蝶翎胡粉重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櫻桃薦酪

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騂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住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苕溪漁隱曰摭言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入意各盡一小盎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唐調宋理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有唐調其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黃陳詩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調艱澀不見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與錯雜借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者心暢而聞之者動色宋人主理作理語于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邪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己改爲虬髭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己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己拜谷爲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

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前故事

嚴羽卿論詩

嚴羽卿論詩以爲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詩家玅語也又引禅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正以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學詩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積雨輞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實地說何曾作

浮濫語令人則全無血脉一句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爲此不落理路不著▇筌語即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痴人說夢而羽卿數語無乃爲疑誤後人之本耶

詩人用字

唐彥謙雨詩云燈檠昏魚目薰爐咽麝臍檠字平聲今作去聲用王建贈李翺僕射旗旛四面下營稠手詔頻來老將憂每日城南空挑戰不知坐傳入唐州挑字平聲今作上聲用贈田侍中歸鎮詩曰將士請衣忘去貧綠窓紅燈酒初新請作平聲用

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字爲平聲李山用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以麒字爲去聲元微之春游篇欲終心懶慢轉怨意闌散以散爲平聲矣宋朝李平叔和韵云珍重雲驚岳峙懷舊各雲散亦以散爲平聲也今時人稱諸樂工謂之散樂指散爲上聲余謂不然唐黎園樂役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各給據放散如此則散乃去聲矣

馬嵬詩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首血淚相和流此等叙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畋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

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不是別家時亦祖太白句法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亦此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証

古詩佳句

楊徽之春望云杳杳香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江竹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雪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幾處茗旗香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園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歎世云野馬窓邊日醯雞甕裏天李宗鄂春

郊云一溪晚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荒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風樵若耶路霜釣洞庭秋丁謂送章南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芭蕉云綠章封事緘初起青鳳求凰尾乍開晏殊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錢昭度村居云黃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詠云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春書云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夕陽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說謂之換骨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範復引樂天酢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自是而覺範引証則非矣蓋東坡變樂天之辭正是換骨如陳無已挽南豐云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乃變老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皆此類也若安石即事云靜憇鳩鳴午乃取唐詩一鳩鳴午寂紅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春即晏元獻君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此

乃奪胎也山谷之言但加數字尤見明白則覺範亦不錯認如造字上加別字形字上加復字可矣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贄逍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月灌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為蓴鱸贄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為故飄然遂去實非為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

與賦季鷹眞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尊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然又嘗見譚精儁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隺唳漫思歸直須奴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來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而兼得之矣

遷謫詩

唐宋名人多罹遷謫李白流夜郎子美遷夔州魯直移黔中退之貶潮陽子瞻徙嶺南當時俱有贈別諸詩獨太白慷慨觀其別賈至舍人云君爲長沙

客我獨之夜郎何必兒女態相看淚成行老杜輩則不能遣矣如思家步月淸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鴻雁影連巫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山谷別兄元明一聯絕似杜有急雪鶺鴒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至於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赦九州萬里相看無逆旅三聲淸淚落離觴則又過矣與韓文公衰朽送殘年之句何異哉諸公皆人豪一臨遷謫不無怨語人情哉

四雪

楊國忠嘗以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麝香和泥爲壁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眞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着惟紅雨似實於朱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海棠泥汚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鵞黃是皆眞以花爲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爲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楊四香而過王四雨矣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於屛障今猶有其稿本〇唐人好畫蕃馬於屛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屛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凉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骹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太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

沉水香儀作詩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三十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軍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為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

伐材者因其語而新之孟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梁元帝詩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為兩句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佩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以當歌為當該之當也杜子美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聽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美桃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詩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遥同葱嶺雪而張説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白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

之活剥李賀近日之拆洗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切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未貪吏亦唐未之比也漢書云吏作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刼盜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意皆祖此

改易地名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巷

小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巷耳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東坡入贛詩閑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名黄公灘坡乃更爲惶恐以對喜歡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册亦非也

嫁女勿輕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傅粉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惜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

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明者嚴光蘇云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

洗兒詩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本朝瞿存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然自慨不露圭角似過東坡又東坡白髮詩云人見白髮嗔我見白髮喜多少少年人不見白髮死昨見說郛載一詩亦似過之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亦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西風吹送北邙山又宋淮南閫帥夏貴降元後四年卒有人贈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弔墓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此二詩雖本同

一意而辭意婉轉深懇又自各妙

長恨歌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人謂是目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孟盲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吾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七哀詩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

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李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温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

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卵色天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爲浰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爲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黃眉墨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蘂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証也然温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黃之句王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黃

詩用熨字

說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鈷鉧也古音鬱今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温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腸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

詞金斗熨秋江晁次膺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時金斗熨愁眉

元洪題山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震老元人淨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亦稱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亦名言也

沈約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鳥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沈佺期詩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句作對近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携海嶽夜船江

隱坐星河陳明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詩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坐之說也

詩史誤人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通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

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爲已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者也謂之詩易可乎

高棅選詩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秪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曉分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于此有盲妁取損鏵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尚有孱婿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其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孱婿乎

詩使故事

趙子昂謂作詩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亦貴耳賤目之見近時士亦言用宋事便不古不知漢所用多秦事晉魏所用多兩漢事南北朝所用皆晉魏事隋唐所用多南北朝事宋元所用多隋唐五代事其或所著有美惡高卑此在人資學何如耳非因于用古事如先秦書恒引當時諺語工部詩亦有西蜀常談何曾減其所著之善且詩文所貴者在紀實比物可比者比可紀者紀不在用古今事之拘也

竊文得第

杜子美詩云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注引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只是用昏鴉字耳乃知杜詩不妄下語如此遜詩世

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予讀類文見梁簡文帝詩云昏鴉接翅歸乃亦有此句簡文與遜同時蓋古人好句多爲人所求或竊取之宋之問從劉希夷求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然此語未見佳處之問詩過此者多何至是耶楊衡初隱廬山不求舉薦平生詩句有一一鶴聲飛上天最爲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乃自至闕下追之既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始笑曰猶可恕也盛唐以前有此例

荆公祖老杜

王荆公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葉石林賞識之國初高季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窓下洗杯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詩能達人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

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册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已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余謂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下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詩訐半夜鐘

歐陽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歿者則必鳴鐘多至數

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爲無常鍾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至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乎尋問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姑蘇有之詩人不謬也

明妃曲

明妃曲見於篇詠者多劉屏山云羞貌丹青闘麗顏爲君一笑定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衞霍間語意不蹈襲許梅屋云漢宮有黛息邊塵功壓貔貅十萬人好把深閨舊脂粉艷妝顏色上麒麟王金陵則不然有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卽此見其心術柯東海又撰一笑云龍首山頭棗舍翁謂漢元帝不識美色乃一棗舍翁耳

林外詩

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擘盖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繰繭竹籬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昔鄉人孔淸甫誦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還過其家所作也余曰林館市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訛爲仙語往往有之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

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吳溪詩話謂臨安邸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卽外一事言之可以例其餘矣見序錄

山水眞假

子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僞耶昨讀杜詩題蜀道畫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爲真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喬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真者爲畫乎據此古作眘可笑也

歿後詩傳

韋蘇州詩當生時不甚貴重至既歿日香山力推之而後大傳于世李濟南詩當生時競爲摹擬至既歿日蘭溪陰盜之而復陽毀于人此何以反也蓋實則久而論定虛則久而名衰固其理哉夫弇州

謂濟南未到化境況蘭溪乎乃始稍衣鉢相付卒規深沉兩言斯又轉入微詞令彼墮其霧中了不覺耳

詩人作用

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特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却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卞子採玉徘徊荊岑恐有遺璞且其中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

誤用閼氏

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時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俟河清則誤讀

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弟韋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髯者賦曰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倏燿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

借人乘之香散綠牕意巳忘於結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睇長髯又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旣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文苑作陳標）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予意異聞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巳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注又曰古辭淮南

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與烏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巳才以賦之不然長髯紫衣惟誕幽顯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錄且無本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予特錄其全詩并辨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鎬較呼盧而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爲笑柄

八陣圖詩

蘇東坡夢一人自稱杜子美謂曰今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讐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爲吳蜀乃脣齒之國不當相圖耳

文語入詩

文語入詩爲近如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本文耳唐人以之作律便曰高談十二部細覈五千言殊不似有本者

用靺鞨事

靺鞨國名古肅愼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曰金衣珍禽弄深樾禁

禦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沾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靺鞨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靺鞨斜紅帶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恨寄飛花欵欵情隨流水迢迢鯤魚風送木蘭橈迴棹荒鷄報曉二公詩詞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故特疏之

謝眺詩

謝玄暉不惟李白推許即劉孝綽平生無所讓獨日以眺詩諷咏之梁高祖亦謂不讀眺詩三日便口

臭其爲當時所重也自爾

古不蹈襲

夫情之所蓄摅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晉惟淵明唐惟少陵敘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之姸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末漢惟子長宋惟子瞻或謂古詩自唐而弱古文至宋而衰余以爲不然少陵欲學漢魏不難子瞻欲學周秦亦易古人只不肯學是以獨豎拳頭別自成家今人只太肯學是以雖有鼻孔不得出氣

錦衣夜不襞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帷晝未空歌屏朝掩翠妝鏡晚窺紅錦衣夜不襞應妝鏡晚窺紅羅帷晝未空應歌屏朝掩翠形容富豪恣情極樂反易晝夜最有深意今本爲妄人改竄作錦衣晝不襞羅帷夕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

欵乃詞

柳子厚漁翁詩欵乃一聲山水綠欵(音襖)乃(音靄)唐人言史瀟湘詩夷女採山蕉緝莎浸江水野花滿髻妝聞歌歌欵乃欵乃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言史之詩則又以欵乃爲泣舜之餘聲夷女皆能之不必爲漁父櫂船相應之聲也二字音雖同而字則異元結樂府欵乃曲曰誰能歌欵乃欵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淸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次山又有欵乃歌五章章四句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猨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審其末章亦有泣舜之意也

三偷

詩句三偷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令厥

罪不赦應爲鄭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使弱手無才公行刼剝若詩貧道序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閫域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五仄五平

杜壁色立積鐵又葉白出石壁本五仄體耳溫庭筠詩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媪寶稿草癯儒輸逋租直疊用一韻後人遂擬作云溪西雞齊啼屋北鹿獨宿以文滑稽便非大雅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友于貽厥

史傳襲稱兄弟爲友于 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子美云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北顧使蓋賦詩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溉云蓋定是才子番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後每和御詩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基址二事正可對也

甞李效陶

陶淵明詩如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軻一篇蓋籍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易簀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欲言無予和揮盃動孤景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降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甞應物貧熏去陶靜節不遠効陶之作式穀似之如所謂聊衍遠世蹤坐望還山雲爲淵明寫真又如喬木生夜凉流雲吐華月喬木落疎陰微風散煩燠雲淡水容多雨微荷氣凉等何真無一塵聲色臭味可謂獨立塵表超望遠舉史謂其鮮食寡欲所至掃地焚香而坐讀其詩可想見其人年過九十尚康健亦寡欲之功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席上有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之詩孔溪談苑以爲似尋鬧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爲証殊不知韓詩亦有諷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鐘鼓樂

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謔有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雲安晉諸公宴有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皆具樂以天下之情是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素蘤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觀東坡與子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云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烟籠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

可詠竹非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竹詩云嬋娟籠曉煙左太沖吳都賦詩竹云嬋娟檀欒玉潤碧鮮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之工也

濂溪詩

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唐僧曇秀云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崔道融梅詩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蕚初含雪孤高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蒲城縣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爲人擊斷正德中劉東皐謫居蒲城乃爲鈒檃束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爲雷所轟近日尚人取其三段合爲一尚可印摹吁亦奇事矣

綽虐

韓詩綽虐顧我顏不惟披詩云一語遭綽虐失身墜蓬萊

滑汰

滑太東坡軼馬歌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如鬼鶩汰入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海右閔氏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宮中詩

江南李氏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佳人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照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䇿詩成獨晚

洎衆製皆就䇿已醉矣惟進一聯上怪其構思大久復不終篇䇿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事者皆以未為口實

貴族

江為能詩少遊廬山白鹿洞題詩一聯于壁曰吟經蕭寺栴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李璟見之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

芳儀曲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彊都監後為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為翰林學士脩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瑶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

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碧波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紫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知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盡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脩之刊姓氏于

一石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花蕊夫人

蜀王昶好衣紫挾彈所幸花蕊夫人善詩即世傳宮詞也蜀既破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个是男兒亦憤而悲矣夫人業入宋宮中藝祖一日臨之見壁上画像不知是昶問何神也夫人乃謬言此張仙耳婦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張仙祠云夫人下比綠珠則不足上擬息媯則有餘

女狀元

楊升菴云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王蜀黄崇嘏也崇嘏臨卬人作詩上蜀周庠庠首薦之屡攝府縣吏事剖决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未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奮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夢記盖黄氏也

王平甫花蕊宮詞

王平甫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簡續成都集纔計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真贋了然云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内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倚太陽浄甃玉階横水峤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画船來去碧波中東内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窓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黄

金閣内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遭十里强青錦地衣紅綉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内門通朝罷巡遊到院中每日中宮祇候處滿堤紅艶立春風御厨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前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内園花紅蕋輕輕嫩淺霞跪倒玉階猶滋露一甞宜賜與宮娃三面宮城近夾墻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

觱栗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斵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任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苑裏看教鸚鵡念宮詞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箋書大字忽依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

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傳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是走幾回拋鞚把鞍鞽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有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畫樓船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舟相鬭濕羅衣新收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到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應含羞走過御床前

有蟹無監州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

未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御書錢

前世錢文未有御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怪看琹書畫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曹翰詩

曹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韵因以寄意曰三

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爲遷数官

楊徽之詩

楊徽之侍讀太宗聞其名索之有数百篇奏御獻詩云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皇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於御屏間梁州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間僧文瑩嘗謂楊公必以天池浩渺滌筆於氷甌雪碗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

小英歌

乖厓公張詠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搏百花搏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龍腦熏香花入骨維楊軟縠如雲英豪郡輕紗似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爲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眼如秋波雙臉横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堦幾人魂魄遥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爲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翻曲

三角亭

余子清之祖仁廟時以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爲御史不拜人問其故曰壞心術子在朝曾見朝列言官退無所爲不相識者又多不知其事但把相識人逐個思過所謂壞人心術者誠有之矣三角詩云夜鈌一簷雨春無四面花鈌一則安知其非二無四則安見其止於三昌黎送窮文形容五字云非三非四满七除二以兩句形容五字然則此詩先當以一句言三数則見形容之親切也

温成春帖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閤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錄其詩云忽聞江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應制釣魚詩

歐陽公歸田錄載仁宗釣魚賞花而御釣久無所得丁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一時以爲莫及福按南唐所載元宗釣魚不上時優人李嘉明進詩云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謂之詩其源或出於此

李岩老

南嶽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棊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云岩老用四脚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

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睡醒客思家

鶴南飛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公生日作南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韻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于公得一絶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云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對九疑下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玉奴花奴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

孫賁詩

孫賁公素畏内衆所共知嘗求東坡書扇東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温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説李陽公素爲程宣徽門賓後娶

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讀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詩誤用事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虢國夫人夜游圖詩曰當時一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

馭軍韓擒虎平陳後主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
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
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
信幽香是反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
之坡之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
扁鵲又有詩云俄令司馬能鐃舌柰有中郎解模
金而表紹檄曹操盖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
云市區收羅魚豚稅東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
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數者非一蓋
惟大才方可闊畧餘人正不可學

掛冠神虎

陶隱居掛朝服于神虎門事于當時本無意自是棄
官欲去爾蘇子瞻倅錢塘時作詩嘗用此事後坐
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齊祚
將衰欲去不敢以實對即謬言往官鳳翔見壁間
王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渭南村
却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
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笑以謂未嘗讀陶
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爲嗣宗詩復嘗再用云
歸來趁別陶弘景看挂衣冠神虎門

東坡詠物山水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
鹽盖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
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
之青子不可他用

借山水名

子瞻白鶴峯新居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
鋩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
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到北過惶恐灘

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獄中傳詩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
食惟菜與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
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
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
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
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
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
動心自是遂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

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
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
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
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
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
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
結來生未了因

韓公廟碑

昔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
南海窺衡湘鶴山魏氏深以為非蓋以臣諫諍惟

墓事之必成豈有預知無益而姑以鈞名之理哉
邇日有送張兼素謫官云未下詞頭日猶疑得禍
深其待今日為何日邪顧乃自以為得不亦異乎

天竺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款語間因言窓前兩松昨為風
折其一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
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虛窗半日凉坡續云天愛
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其敏捷歎
服不已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陸務觀
常有絕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床
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詩媒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
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
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予以為乃二
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
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毛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
畤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使不得苕溪漁隱曰德

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淚眉長易覺愁之句又多稱
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淚柳葉眉長易
覺愁

古梅詩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
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爇清香與返魂東
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催返魂香入隴頭梅正
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陳烈書燈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

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完聚一盞燈太倉一粒粟
貧家一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
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遂罷燈

何斯舉詩

天聖詔營浮圖著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
代甎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啟其言不可至于叩
頭流血遵以某故阻格朝命按羅之自是人無敢
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
石蠆尾銀鉤擅精密缺訛横道已足哀况復鐫裁
代甎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

黄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頑字頑之後名頡之
黄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
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
或犯公家諱字爾遵自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即除
樞副使

種竹詩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公知作
種竹詩以警之殷勤洗灌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
墻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
惱斧斤公宜一女奴贈之

夏文莊詠二宋

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
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皐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
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
粧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
落大宋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
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
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
光蓋謂是也

青雀詩

初夏鄭公竦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
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单卑栖豈敢碍鵷鸞明
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弾丸

花娘歌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詣大似元
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聲名居
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爲行雲暮行雨格高氣
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歳適從江國來時
因燕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殷勤度寒
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從稍稍

有期約五月蓮舫並釣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鴛鴦浪得名爾後頻逢然嬿婉各恨從來相見晚月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幾回雞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專易得猜前年南浦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司乘釁作威稜督促倉皇出閭里蕭蕭風雨滿長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吏向城東泣泪寄言心欲死願郎日自致青雲妾已長甘在泥滓更悲恩意不得終世事難憑何若死郎聞此語痛莫深天地無窮恨不已我今爲爾偶成章便欲緘之托雙鯉

寫景含意

梅聖俞嘗謂作詩之法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寓於言外然後爲至時以爲知言信矣然欲狀難寫之景非習之熟者莫能精欲含不盡之意非養之素者不能有前賢嘗愛曉日都門道微凉草樹秋之句蓋清秋蕭爽之景誦之如在目前句中初不盡言也今人多不識此意

溫公恬退

溫公無子又無姬妾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坐獨樂園詩書危坐終日常作小詩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四人間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范文正妓詩

吹劍錄載范文正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有別離恨已托春風斡當來介買送公王荊公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蓋尤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

荊公押而字

荊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荊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荊公乃又作而字二蘇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旊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頷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

王改杜詩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黄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荊公范睢詩
王荊公詩范睢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禍故不可測簣中死人能報仇以報仇爲禍故不可測可見荊公之心然其言譬策不可以詩論

荊公譏退之
荊公譏退之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第二句用退

之爲陳言之務去末句全用其贈崔立之詩語蓋退之所以訓立之者以立之雖豪于文而徃徃蛟螭雜螻蚓所以謂其無益而費精神耳豈謂文章無補於世哉荊公之言亦無忌憚矣

清談專罪
劉後村詩云與亡畢竟緣何事專罪清談恐未公此名言也

以詩見用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鉤詩話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黄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
按范成大吳郡志曰盧秉本德清人父革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退居于吳遂爲吳人秉元豐中爲發運使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原懇乞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張舜民詩文
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山山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李察察一作所奏貶郴郴一作州監税舜民云官軍圍靈州不下粮盡而返西人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捺捺一作否答曰兀捺城上皆笑兀捺者慚愧也

觀燈詩

宋有公主七歲而薨親送殯宮歸路悲甚命宮門外再設祭各用祭文王岐公珪度起艸不及乃就馬上自書祝版云惟主如冰如雪如花如月豈期冰消雪化花殘月缺於乎哀哉尚享皆服敏捷得体後在相位御樓觀燈同列謂公云上或索詩用甚故事公云只是鼇山鳳輦同列以爲然洎進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五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時高麗賀正旦禮物中有紫霞杯五色琉璃盞也是夕上用進酒同列始服

曾子固能詩

彭淵材謂曾子固不能詩非也常考子固有多景樓詩云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闌干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簫鼓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襟塵尚在秖將心目羨冥鴻此詩既不落浮靡而又不枯寂清逸奇古何讓作者可謂不能詩耶又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詳符侍燕席詩云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歎意少強類猶入少年叢又云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宜闌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闌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秖因前事感霜毛僧惠洪覺範亦有京師上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珊黃道春泥曉未乾白面郎敲金鐙過紅粧人揭綉簾看管絃沸月喧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按覺範江西筠州人淵材姪附和曾子固不能詩之說然其詩頷聯無恥甚矣較之唐僧但願鶵生四掌鶯着雙裙之說此尤可責宜其坐罪還俗也

劍鶴聯句

劍鶴聯句范文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滕宗諒劍鶴聯句皆屬對森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為難得寶元二年石曼卿與滕集于闕下始得其傖乃用唐楷法書以附九華書堂厥後代爲名人題跋近讀歐文忠公外集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也曼卿真宗時已死何謂寶元年書劍聯句曰聖人制神兵以定天下厄 范 黃尤發霆機下將構雄績 歐 豪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 滕 南方輸火精西皇降

金液歐炎炎崑崗焚歐本作坐汹汹洪河擘范雷霆助
意氣日月淪精魄勝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
淬靈溪泉横礪太山歐本山作行非石歐雌雄威並立書
夜光相射范提携風雲生指顧熘塵寂勝堅剛正
人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㝊魍魅亡所適勝
又若引吳刀犀象謂抄本謂作澗是無隔勝抄本原無見㝊吳刀二句止
曰鵬魅欻已忘犀象澗無隔今從歐本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頑
氷挂斷崖歐本作陰霾皎月垂歐本作乘非孤隙歐河角起
彗芒歐本作氣非雲鏬露秋碧范曉鐔星斗躔歐本作爛夜
匣龍蛇歐本作飛龍非宅歐舞酣霰雪囬彈佼球琳擊勝

鮮搖雪水光賦刮湘江歐本作山非色青蛟渴雨瘦素
陋蟠霜瘠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
影響依黨摧肝膈歐一日會神武四海屠兇逆周
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楚子揚軍聲秦抄本作晉非師
萬首白范祥輝貫吳越殺氣横燕易歐為君斬巨
鰲四極可指畫為君決長雲三辰乃歐作增煥赫范
無使化猿翁辱我為幻惑無使暴虎人屈我衆讐
敵勝尊嚴漢冠歐本作儀非晃左右舜干戚歐功成不
可留延平空霹靂范鶴聯句曰上清歐本作霄非降靈
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閒靖飾性孫高伯夷心歐岳

湛有仙姿鈞韶無俗音范目流泉客珠翅重羽人
衿勝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騰漢雪千仞歐本
作丈照溪霜半尋范纖啄礪青鉄修脛雕碧琳歐岩
抄本作雲栖小鶏樹澤飲甲牛涔勝鸞鳳自塤篪燕雀
徒商参范獨超聳瓔枝群舞傾瑤林歐病餘葭露
零歐本作霄段夢警歐作起松風吟勝靜嫵鶂鵡言高笑
鶩鶩淫范金精冷澄徹玉格寒蕭森潔白不自持
腥羶非本作無所任勝稻粱不得已幾虱胡為侵范
風流超縞素雅淡絶規箴歐天地憶鵬遊雲羅傷
鵰歐本作鳳沉勝相親長道情偶見消煩襟范西漢惜

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勝
端如方直臣處群誠足欽介若廉退士驚秋猶在
陰范幾詬鷹隼鷙羈韝餓見臨還嗤鳧鶩貪弋繳
終就擒歐本止曰鷹鷙為韝得鳧貪或鶩擒二句未知孰是也頡頏清霄垠
飄飖滄海尋歐本無此一句乘軒乃一芥鳴龜仍萬金勝
戾雲件遥影冥冥越烟岑范長飈送逸響亭亭出
霜砧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虞舜歐本作八
佾庭鼓舞薰風琴范二篇共六十二韻歐最為多
也

方惟深

方惟深字子通以詩受知王荆公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隱居城東故廬嘗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桓終日因題壁間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千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往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灑落類如此

張文潛詩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窓外三更夜雨衾別宴從敎燈見泪夜船惟有月知

心東西芳草多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説蝤蠐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偶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似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泪痕更著薄胭脂北城月落烏啼後便是孤舟腸斷時

楊次公

錢穆尹天府遇生日楊次公作小詩併畫老子出關圖以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將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尹喜羨長年

張三影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髙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墻送過鞦韆影人目爲張三影後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人皆不知盖因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盖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影也遂舉後山者言之但原詞尚多數字因詞也後髙齋謂前三影亦佳遂著之二者較之似不如公自舉者又見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詩以戲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

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全篇用張姓故事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名同字故誌所言適與三影爲人不同前乃天聖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以詩譏人

宋方圭好以詩譏人一日宋庠宴於平山堂圭談詩不已偶見野牛就木挨癢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挨癢有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圭幾與毆不久圭有連坐之禍又宦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

宴偶爾聞蟬使客詠之客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自是其人少戢後乃善終予思近多此輩不以陸爲法方爲飛鮮不仆也

古詩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咏柳而貶松唐人所

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

九僧詩

宋時詩僧最多如祕演惟儼參寥善權輩皆與歐蘇泰黃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時又有九僧者同出一時歐陽公嘗慕之云集已亡溫公詩話止載其名考其詩皆學賈島周賀故詠釋子者以九人爲倡瀛奎律髓中多載其詩今皆擇詩一首并地以補其集以見九僧之名也劍南希晝送可倫赴廣西轉運凌使君見招云別語畏殘漏心懸瘴海邊回期無定日去路極遥天濃霧沉山郭寒沙漲隰田幾宵尋使府清語厭閒眠金華保暹早秋閒寄宇昭云窗虛花簟明微覺早凉生深院無人語長松滴雨聲詩來禪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南越文兆宿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與靜稱寂寥心一徑杉松老三更雨雪深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棲此雙峯曉待尋天台行肇郊居吟云靜室簾孤捲幽光墜露多徑寒杉影轉窗曉雪聲過茗味石泉合鑪香竹靄和遥懷起深夕舊寺隅滄波貴城惟鳳弔長禪師云霜鐘侵漏急相弔曉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漱

泉流落葉定石集鳴蛩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峰淮南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云地近得頻到相攜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望久人收釣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晚明月上前汀江南宇昭幽居即事云掃苔人迹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閒行遠春時晝睡長餘花留暮蝶幽艸戀殘陽靜日空林下孤禪念石霜峨眉懷古寺居寄簡長云雪花東山寺山深少往還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閒杖履苔痕上香燈樹影間何須更飛錫歸隱沃洲山沃洲簡長送僧南歸云漸老念鄉國先歸獨羡君

吳山全接漢江樹半藏雲振錫林烟斷添瓶澗月分重棲上方定孤鴈雪中聞

詠菊

陳無已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秖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于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盍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

鴻門宴篇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以宋視之予尤愛其鴻門宴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鷳鵝淬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宴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于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没日如没鵰白波搖空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

曉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如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紞紞海上曲云水蒼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艸娶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塚上無帝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荊離歌入夜斗西傾飲飛廟下虵合艸青拭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苧蘿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隣逋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樂

氣近樵青暗光珠毋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拄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藩墻而可以攀長慶寶曆之上座矣集中臯羽手抄濕字多作溼蓋从古字溼之省吏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字觀者弗識或改爲沄非

洛春謠夜歸曲

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二千其辛集一冊諸藏書家皆然予於清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愜人意可傳者止十之一耳集中皆宋人詩無足採取獨司馬才仲洛春謠曹元寵夜歸曲尚有長吉義山

之遺意今錄于此洛春謡云洛陽三月多春風鋪駝陌上桃花紅高樓臺榭綠相向綃帳金鷲香霧濃龍裘公子五陵客拳毛赤兎雙蹄白金鈎寶玦逐飛香醉入花叢惱花魄青娥皓齒别吳倡梅粉粧成半額黄羅屏綉幀圍寒玉帳裏吹笙學鳳凰細綠闘紅暁烟濕車馬騑騑雲櫛櫛瓊蓝杯深琥珀濃鴛鴦枕鏤珊瑚澁吹龍笛歌白苧蘭席淋漓日將暮君不見灞陵岸上楊柳枝青青送别傷南浦夜歸曲云飢烏啞啞啼暮寒回風急雪飄朱闌瑣窓綉閣艷紅猷畫幀金泥搖彩鸞吳粧秀色攢

眉綠能唱襄陽大堤曲酒酣横管咽孤吹吹裂柯亭傲霜竹遠空寒雲渾不動老狐應渡黄河凍暗囬微暖入江梅何處荒榛挂幺鳳歸來穩跨青連錢貂茸擁鼻行翩翩籠紗笭炬照飛霰十二玉樓人未眠

疑冢詩

曹操疑冢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絶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

鸚鵡詩

宋高宗養鸚鵡數百能言高宗問其言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艸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聞啼鳥猶在枝頭念上皇

宗岳全才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偬筆硯想

無暇也予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絶云烟遮兎白初疑雪日映欄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嶠柘絲如織映人家又云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帯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高似孫詩

吳雲壑琚字居父留守建康高疎寮似孫投徽停道出金陵投以詩曰四朝渥遇鬓微絲多少恩榮世不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煖夕論詩黄金嚴

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容陪珠履客看
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
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愛輟予姪官授之凡游
從皆極一時之彦公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楼平
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楼下設維
摩榻尤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
者迹不了此高氏獨徜徉于此故落句及之

真西山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勉之曰
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

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
知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可
謂愛民之念深矣邑宰皆爲感動

林和靖梅詩

林和靖梅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草
航紀談云黄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黄
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黄而昏非謂人定時也坡
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焼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
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予嘗有詩云曉
屏殘夢暖香中花氣熏人怯曉風亦與此意同徐

覺民云曾見唐人江爲詩有竹影横斜水清淺桂
香浮動月黄昏不知和靖意見偶到抑亦愛其句
取以咏梅詒但日斜爲黄昏非是梅花盛開其香發
於四鼓後月色皆當午時黄昏昏正此時已五鼓
矣非獨此花爲然應有香之花皆然蓋晝午後陰
氣用事而花斂藏香夜午後陽氣用事而花敷
蕊散香耳以此知黄昏乃夜深也

皂蓋詩

嘉定癸酉臣寮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
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

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以詩曰冠蓋
相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黄羅蓋
何不多出賞錢州府遂決捕人而遣之然皂蓋
終非中都所能用者

僧詠漁翁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
汝何僧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詠之僧
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曰藍裡無魚少酒錢
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脱簑衣當又恐明朝是
雨天此詩艸木子之所紀惜不原其意也僧故徘

祠買劍是蓋隱於僧而有爲爲之者作詩非諷乎第一句是言朝廷之人二句是擬已可用三四句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知耳今直述其辭而不言其蘊藉之意亦何膾炙人口然其書亦多好詩惜事爲國忌者不刻

楊伯子題祠像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鋤抑豪強牧愛小民治聲赫然郡士相與肖像于學官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陞浙東節度將行辭先聖禮畢命取所祠画像題其上曰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跡誰能辨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捲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僧題草鞋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挂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路費貯以一篋鑰置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兆尹不携家唯奬僕一擔每晨起則轉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筋以柱棒繫瓶筷于廳事前常若逆旅將行者汝擊搏豪強禁抑官寺悉無所畏予在太學館一貴人之門一日市薪六百貫有卒微哂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何乃買柴六百貫乎予因嘆士夫之見反不如此卒者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爲太學生時以詩慟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有隙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爲極詩并刊之予意刊集

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于効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深察爾

竿伎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伎詩書于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跟騰挂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荆公他日復書一詩于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但記二詩不言所以予以二詩正見晏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也二公心地即此占知矣又韓侂胄見弄傀儡爲土偶負小兒

者名爲迎春使姪賦之姪曰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爲陌上塵韓不久禍作宋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于鄭清之史探每左右之得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面起鎮之日朝紳餞之適有呈竿伎者曹豳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師果敗皆詩讖也然曹韓二首其結皆有晏意但各用事不同韓詩題雖非竿伎其義一也然實得幾諫之情惜不知名耳

竿戲詩

近日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似道詩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同意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曈曨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纔退百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堯壽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柳枝挾雨握新綠桃蕊含風破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

㠑峩宮殿五雲中溶溶太液碧波翻雲外梅臺日月閒春到漢宮三十六爲分和氣到人間曉窗生白已鶯啼啼在宮花第幾枝烟斷獸爐香未歇曲房朱戶夢回時一簾小雨怯春寒宮禁深沉白晝閒滿地落花紅不掃黃鸝枝上語綿蠻上林花木正芳菲內裏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群唱捧瑶卮海棠花裏奏琵琶沉碧池邊醉九霞禁籞融融春日靜五雲深護帝王家後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經歲無遊幸多少亭臺廢不修天中聖節禮非常躬率群臣上壽觴天

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水殿勾簾四面
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一曲薰弦罷萬斛泠泠
解愠中竝挺翠鄉忘憂艸夾道紅葵安石榴御水
一灣清徹底晚涼時汎小龍舟薰風宫殿日長時
淨運天桄一局棋國手人人饒處着須知聖筭出
新奇宮殿鈎簾看水晶時當庚伏熾炎蒸翰林學
上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氷雲影低涵柏子池秋
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乙夜
時瑣窓宮漏滴銅壺午夢驚回落井梧風遞樂聲
來玉宇日移花影上金鋪涼生水殿樂聲悠鈎得

金鱗上御鈎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
涼秋結束鬬尖新宣入毬場尚未明一朶紅雲黄
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聲秋高風動角弓鳴臂健常
嫌手力輕玉陛纔傳看御箭中心雙中謝恩聲思
賢夢寢過商宗右武崇儒治道隆總覽權綱求治
理群臣臧否疏屏風用人論禮見宸衷賞罰刑威
合至公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
筆法學光堯聖草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體
譭誇虎步與龍跳泛索坤寧日一羊自從正位控
辭章好[illegible]勤儉超千古風化宮嬪只淡粧擊鞠由
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擇韁絶尾施新巧背
打星毬一點飛宮槐映日翠陰濃薄暑應難到九
重節近賜衣爭試巧絲絲新様起盤龍角黍氷盤
飣釘裝酒闌昌歜泛瑤觴近臣誇賜金書扇御侍
爭傳佩帶香一朶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時誇
內家衫子新翻出淺色新裁艾虎紗簾幙深深四
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中宮閣裏催繅繭要趁親
蠶作五絲歲歲蚕登麥熟時容令中使視郊圻歸
來奏罷天顏悅喜見吾民鼓玉徵小様盤龍集翠
裘金羈緩控五花騮綉旗開處鈎天奏御棒先過

第一籌右詞予家所藏後有洪武己未凌雲翰跋
跋云宮詞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書有印辛未坤寧
秘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摸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
日得其全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
爲后所作無疑但理宗子書毋詩不應用秘玩圖
書而辛字或是辛字理宗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
凌氏亦欠跋明耳今併錄之於蕙嗚呼此詩在元
巳亡其半今不錄出淹沒必矣并記凌雲翰字彥
翀錢塘人任湖市元之貢士也

張巡傳養鴿詩

近有以張巡傳糊窻者或題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清史雖零落猶障窻風一面寒宋髙宗宮中好養鵓鴿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鴿盤旋繞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汪水雲詩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于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咲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

洒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須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洒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雲水指敎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雲水教之也

鄧剡辯賛詩

鄧中齋諱剡字光薦又字中甫廬陵人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字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濶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賛文丞相像有曰月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桂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又贈文丞相二詩云秋氣曉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能別更盡此日懽出門一萬里風沙浩漫漫豈無兒女情爲君涕汍瀾百年曾有盡千載無餘歡明明君臣義公獨爲其難願持丹一寸寫入青琅玕當有撫卷人孤燈起長嘆又云嗟予抱區區宿昔同里閈過從三十年知心不知面患難忽重逢家亡市朝變兵戟蹈海餘

踽踽南冠殿劇談泥途際握手戟馬倦依依斯文意苦恨十年晚管仲偶不逢隨世本非願靈胥目未抉端欲詰所見及茲萬里別一夕腸百轉餘生諒須臾孤憤橫九縣庶幾太尉事萬一中丞傳又有有過宋行宮二詩尤慷慨悲愴讀之慘然文丞相爲叙其東海集贈之詩甚多載文山集中及丞相在燕獄又有寄中甫詩云久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蓋以身後托之今督府諸忠義傳出光薦撰在宋史

詩嘲

宋亡後北客詠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
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出癸辛雜志）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二

詠牛

許園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
跡遠雲影入天津

懷鄉

太白渡荊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
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予還憩峨眉又淮南卧病懷

寄蜀中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
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蕤梓
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稱爲蜀
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
事并附見焉（圖經云蕤漢儒趙賓之後益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王維詩

王維詩膾炙人口者多矣即當時廁名蓺苑者或用
其意或用其語殊不以爲嫌如維云猿聲不可聽
莫待楚山秋孟浩然亦曰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
流又維云雲黃知寒冷艸白見邊秋耿湋亦曰白

草三冬色黃雲萬里愁他如憐君不得意況復□□
條新劉長卿憐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維露見見
三吳方知百城貴韓翃亦云頃過小丹陽應知百
城貴維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宋唐庚桂玉黃
金盡風塵白髮新維豈學書生輩窓前老一經譚
用之莫學區區老一經維拔劍已斷天驕臂控鞍
共飲月氏頭黃山谷幄中已斷匈奴臂車前更飲
月氏頭維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画師而白氏長慶
集房傳往世為詞客王道前身應画師又實用其
詩與字也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
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於洪覺範天
厨禁臠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于董逌
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致高遠得宋之問輞州別業
山水絕勝清凉寺地也維有詩名然好竊取人句
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英華集中詩也漠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此李嘉祐所作
但增漠漠陰陰四字

王維諷諫

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
辯者相伯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
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
可勝数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于之
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
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
温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
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
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
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州

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内皆離宮矣
此言可謂肆而隱者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
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
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
者其王維乎

因詩減死

天寶末群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
工騎士每獲数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雒陽至有
逃於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
致意樂工求訪頗切于旬日獲梨園弟子数百人

群賊因相與大會于凝碧池宴僞官數千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樂旣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淸者投樂器于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淸於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爲賊拘於菩提佛寺中聞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以此詩得減死論 明皇雜錄

遣妻詩

頗會公爲臨川内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邑有楊志堅者嗜學居貧山妻厭其膻腥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書頭上如今有一絲漁父尚嫌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嫁顏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咏之間風味可取愚妻覩其未遂有別離之心王歡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矣决責二十不許攺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二十匹米二十石使署隨軍歷事仍令遠近咸知江左十餘年來莫有棄其夫者

賦長歌

李泌年九歲賦長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絶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而獨戒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也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

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爲妙爾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齡九齡感悟乃呼小友

賦柳譏楊

李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國忠訴于帝帝曰賦柳譏卿則賦李者爲譏朕可乎

伍喬

伍喬張埴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爲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一

日張與僚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叅侯伯幕夢魂常逐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遶郡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得詩動容久之爲言于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

寄內詩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于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

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幃試留青黛著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荅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一字行

洛州送韓中丞之湖州口號云當年意氣結羣英幾度朝迴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盡兩人相對洛陽城

生公講堂詩

劉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紀統祖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法筵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盖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其未經選全篇如棼絲瀑云飛流透巖隙噴洒如絲棼含暈

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見脉分樂府絶句云大艑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楊州市裡商人女來占西江明月天詠硯云烟嵐餘斐亹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詠鶯[illegible]云鶯能語多情春將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緣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裏百囀如簧烟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跡楝葉慰忠魂又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又登臺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

颸詠花云香鼎陶令宅鹽入孝王家園景云傳粉琅玕節薰香菡萏莖櫩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妓席云容華本南國粧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更炙笙七言如中國晉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又桂嶺雨餘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又連檣估客吹羌笛盪槳巴童歌竹枝又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亂碧羅天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春波繞宅墻又海嶠新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又水底遠山雲似雪

橋逕平暎草如烟又外集有觀舞一詩云山雞臨清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裀體輕若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宛有六朝風致尤可喜也劉全集今多不傳今錄其尤者于茲

劉禹錫跋牛僧孺文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忌嘗投贄於補闕劉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謝竊然爲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諭之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欲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況漢南尚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公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也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成從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

久幸喜春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主以升降百司）於是移日夕方整前驅（出雲溪友議）

苦吟

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瓮皆苦吟者也（詩源指談）

孟浩然詩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李郢詩聞説故

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予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省聯句云云其寔不在集中也

孟浩然詩艸堂時偃曝蘭枻月周旋偃曝謂偃背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捲瀑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眞味自長此近日强作解事小

兒之通弊也蓋願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眞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强爲戛齒之狀但垂飢涎耳眞味何由嘗哉

术序

皮日休詩明月半窻抄术序清泉一掬授芝圖未曉术序後讀道藏仙經載紫微夫人撰术序始知有據

千石魚

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波讀爲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鯉魚詩

貞元中有刑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詩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林下詩談）

藥樹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

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尤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于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去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虞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旣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之事宜停

醉翁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醉翁
樂天以自謂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
白太傅之詩亦可稱詩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說皆不
載獨長慶集有之其郡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
僚詩云公門日兩衙門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
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爲劇郡長
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厨
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箬
溪酹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
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

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群僚且逡巡
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
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此詩亦自情直語實
其初到郡叅呈吳中諸客云待還公事了亦擬樂
吾身
又宿湖中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
汎太湖寄微之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
皓月中
又夜游西武丘寺落句云摇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
自注云容滿蟬態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鍾梵

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
少亦非多觀此諸詩白太傅可謂無愧情矣雖由
當時法網疎濶亦足以見白傅之誠心直道故白
公所至皆有惠政蘇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今之
守郡者一有于此則論者交至矣
白太傅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
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
白即荅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
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又白太傅與牛相公乞箏牛贈以一詩落句云但愁

封寄去魔物或驚禪白荅曰任教魔女美不動是
禪心古人風流調笑其樂如此
又牛思黯有能箏者白傅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絃
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月
中仙
又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
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
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是也
又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上官儀謝
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

安仁宅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
又作日灼切)
又白樂天自誓一詩云蚕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
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又一
詩有所悲云獸中刀鎗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
羔羊口在緣何事闇死屠門無一聲偶閱二詩錄
之亦可以警[illegible]

叠體

詩有一句叠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
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

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
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
金玉聲是也有三聯叠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
艸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
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叠字者昌黎南山
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遺喁喁魚闖萍落落
月經宿誾誾樹牆垣巘巘架庫廄參參削劍戟煥
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雷悠悠舒而安
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起頭連叠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詩藏姓名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
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盖以文爲
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權德輿集
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身年紀信不留
弛張良自媿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
尊每陳農畝利居家類岩巘負郭躬斂積忌滿寵
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曉景冉雲異潤谷
永不誠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

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爲此體

賞月持杯

元白酧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驛遞詩筒及
云有月常同賞無杯不共持其句暗合

冷淡生活

裴令公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有高
人自知不能加遽裂紙曰筆歌與沸勿作此冷淡
生活元告白曰可謂全其名也

取解詩句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徐凝俱

堊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傾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獲選

厭倒元白

寳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即大宴新昌里第諸生曁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如今壓倒元白其詩

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郊居詩

柳子厚從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一聯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只似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草國老濁酒賢人也夢得又有藥爐燒姹女酒瓮貯賢人近於湯焞右軍矣有爲效行詩云江千食息呼扶老木末扳緣訝宛童乃古今注禿鶖一名扶老爾雅女蘿謂之宛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云但遣一枝居巧婦不殊大廈賀佳賓言集人屋居如賓客也樂天曾用巧婦對慈姑

詩家眼界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遥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盃中瀉之句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雲決眥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

韓退之詩

韓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予曰士大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 見序錄

又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澄觀詩伏犀插腦高頰權石鼎聯句詩序白鬚黑面長頸

而高結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真文字也

又韓退之誚東京富兒不解文字飮惟能醉紅裙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又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飮文字者耶

盧綸詩

李翺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綸投卷來謁李禮待

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此人必爲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慕爲壻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徑赴佳婿催妝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盧上官舍迎內子入庭花開乃題詩曰芍藥斬新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

閨意詩

朱慶餘作閨意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張籍詶

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碧紗籠

王播客楊州木蘭寺日聞鐘聲往羅齋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題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面于今始得碧紗籠今劇本作呂蒙正誤矣

李羣玉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于潯陽太守

段成式素與李爲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州段乃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爲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 出雲溪友議

口吻生花

張祜苦吟妻奴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白氏金鑠錄

李賀詩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以呈爲解帶卸袍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忙束帶命邀之

兩頭娘子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温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盧肇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于春官

云同盟不嗣賢者受飢相子負薪優臣致誚乃旌鐐嘉句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幾聞藹然果擢上第 出抒情詩

鄭蜀賓

唐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于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 出唐新語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 出唐新語

暖笙

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暖笙故陸龜蒙贈遠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亦巧於用韵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主出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儐相内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詶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内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或謂内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詶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

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出雲溪友議）

平曾

唐平曾侍才傲物多犯諱忌僕射薛平出鎮浙西稜謁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堅時趍劍戟衣冠儼處拜氷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郵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句吳薛聞之遣吏迎還縻留数日又獻贅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

北長鳴天外遠臨岐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覩其毛骨遂殊禮待之

僧靈徹

唐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咏之皆麗絕於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白鹿洞鐵蛇橋康王廟為七咏）此七咏者俾予益發歸歟之興偶爲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訓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出雲溪友議）

孩兒詩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猶子也数歲能爲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儋州半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爲感舊詩曰初騎竹馬咏芭蕉嘗忝名卿誦滿朝五字便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未寧身未立至

今顔巷守簞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鮮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韵以刺友謙友謙聞而大怒乃沈之黄河詩實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楊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趂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鬪雛金

鏇繫裲子採絲牽擁鴿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揚花
爭弄雪榆莢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
依着鶻裘袖學梧枝搵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
頻邀壽花辰時乞繡針穿寶匣拏紅豆妝奩拾翠
鈿短袍披綮褥劣帽戴靴匱展画趣三聖開屏笑
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
汚錦涎傺書饒婭姹揹樂巧遷延弄帳鸞銷映藏
含鳳結纓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
箏催雁柱偏碁圖添路画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
睡驚儕半入禪尋蛛窮屋尾探雀遍樓椽拋果忙

開口藏鉤亂出拳夜分圍棤柮朝聚打鞦韆折竹
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磑相效放風旋旗
小裁紅綃書幽截碧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蟬弦
吉語時時道謡歌處處傳匿窓肩乍曲遮路臂相
連鬪草當春逕爭毬出晩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
横眠等鵲潛離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
捉鳴蟬平島誇蹻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
雪屐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蠓窠尋逕斵
蜂穴遶階填樵唱迴深嶺笙歌下遠川壘材爲屋
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隣

舍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
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王建宮詞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襍之今
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予觀詩不多所知者如
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門臨
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
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内官簾外送櫻桃張
籍宮詞二首也泪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
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宮

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帶花十年一
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凉
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
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
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
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薰衣麝憶得分
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
來樂府歌新曲唱着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
二首也夫人親筆又别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

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托者

宮詞証誤

予首卷辯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蓋有建自作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首蜀本建集可攷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補之故爾混淆予旣辨其八矣尚有二首云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語鑾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聞聲青寢宮娥夢裡驚元是吾王金彈子海棠巢下打流鶯未詳誰作也

所逸十篇今見于洪文敏所錄唐人絶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着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殿教開臥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彩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勑賜親登乞巧樓春來曉困不梳頭嬾逐君王北苑游走向玉階花下坐簸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裡看春雲月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走滑雨人擡起隱金裙蜂鬢蟬翅薄鬆鬆淨動搔頭自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徧宮娥唱曲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彈棋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鬪着危先打脚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画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漿高殿無風扇少凉每到日中重掠鬢換衣騎馬繞宮廊

王建被劾

唐王建初爲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

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詣曰吾弟所有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嘗有宮詞詔今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者愼之至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光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出雲溪友議

沙門知詩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名不記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

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僧笑曰此有人道了籍曰向有何人僧吟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出摭言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于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

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自此始閩川名士傳

李蔚

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里徑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舉篙濺水近坐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送于所司處士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畧抒荒蕪李從之乃作柳枝詞曰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頭裊鳳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還道朝來行雨歸李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贊之命伶人唱其詞樂飲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嶸獻詩云雞樹烟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出抒情詩

沈亞之

沈亞之夢作秦穆公主挽詞云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艸香綉滿春風舊日聞蕭處宮樓月正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李益詩

尤延之詩話云會真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選載其全篇今錄于此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堦下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綠琴埃題云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崔曾詩

崔曾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遠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散見于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古

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錄于此其一曰門橫金鎖闃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溼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不停飛其三曰嶂掩金鷄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艸遮回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暖迺歌

劉京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暖迺歌云夷女采山蕉

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粧粉紅閒歌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嬋娟沒綠篠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凄天風雨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緗蕤含怨姿清猿未盡鼯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暖迺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欵乃字不同而義一此詩世亦罕傳且錄之

貫休

僧貫休詩乾坤有正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意在東溪日花隔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考之休僧姓姜氏字德隱婺州人以詩干錢鏐王頗自負傲睨不合遂入蜀有西岳集十卷蓋緇衣高流也

天醉

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兩句不可曉昌黎同論詩以爲秦帝合作天地天地合作秦帝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穆公而覲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正是事也曰天帝醉暴金隄隕石列仙贊

云秦穆受金策祚世之業史載秦地雨金三日金隄隕石其謂是也嗚呼天帝有時而醉耶

櫻桃詩

書籍傳刻易至訛舛如王右丞勅賜櫻桃詩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文苑英華本作總是蓋總字與下句方有照應總字有何意義既經俗人一改遂傳誤至今乃知書籍中此類甚多惜無人爲之辨証

西澗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有手書刻在太清樓帖中本作

獨憐幽艸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蓋憐幽艸而行於澗邊當春深之時黃鸝尚鳴始于情性有閑今集本與選詩中行作生鳴作上則與我了無與矣其爲傳刻之訛無疑

李頎詩

李頎集寄綦毋潛詩風流三挹令公香蓋用荀彧事也荀彧爲中書令好熏香其坐處常三日香今徐崦西五十家唐詩李頎集中作風流三揖令公鄉蓋因不知荀彧事遂改作鄉字然文義不屬又換

一揖字尤可笑

璿公山池詩

五十家唐詩李頎題璿公山池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孤雲改作孤峯皓月改作白月夫既言片石又曰孤峯不免疊床架屋若白月則前無所本只是杜撰以啓後人換字之端蓋唐詩爲庸俗人所改如此類甚多

杜牧之詩

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有親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本作深不建生字遠甚

淨林寺詩

綦毋潛題淨林寺頂山禪院詩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集本與諸選詩皆作和河岳英靈集亦取鐘聲和白雲爲警句余初疑鐘聲如何與白雲相和恐其未穩後見文苑英華作扣白雲乃知言寺之塔影挂于清漢鐘聲出于白雲則是扣于白雲之中也以形容山頂之高殊渾成勝和字

唐詩

初唐詩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遁南山作壽杯今人皆誤作酒近蓋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之律甚工

蓋以字之虛實必活作眼目豈容以死字對活字且南山之送酒原是詩意近字絡無意義必爲酒遁無疑

徐賢妃詩

徐賢妃詩井上天桃偷面色簷前嫩柳覺身輕余曰覺字當是學字蓋天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猶學其身輕始有意味若覺字則索然矣

楊柳枝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

帆未落千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揚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栖又韓琮云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東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吊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當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

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枝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此自是為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渾為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不然樂天之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咏此題極多偶爾記憶

因錄出其一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意之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鬪腰枝如今抛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琮曰枝鬪纖腰葉鬪眉春來無處不成絲霸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縷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楊巨源曰江邊楊柳綠烟絲

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東風最相惜慇懃更向手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白為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韵者二首以見工拙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囱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時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躡籍之萬一耶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當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詞則

似近于唐人意矣

詩用數目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烟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垛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寄遠詩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迥異有寄遠詩曰錦字憑誰達閒

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攜卷謁齊已點頭吟諷爲改虬髯黑在無迥遂拜爲一字師

兩詩暗合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摇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絶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兩詩偶似次韻

詩含譏刺

說者謂王右丞終南詩皆譏時宰云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盤據朝野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徒有表而無内也分野中峰變晴陰衆壑殊言恩澤偏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畏禍深也

詩用故事

劉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有故事何害爲佳如楊大年云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豈不佳乎

肉騌

予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騌如斗項下垂胡倒立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騌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騌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

郊島詩窮

唐世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誰窮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無薪燃盖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業米俱無此

誠可嘆然二子名稱高下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鷄聲茆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旅流離之態見于数字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妙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荳蔲詩

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蔲稍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荳蔲未開者謂之含胎花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咏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蔲花之未開耳此謂風情

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

戎昱不改姓

京兆李鑾欲以女妻戎昱令戎改姓戎辭焉有千金未必能移姓之句貫休以詩謁錢王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王甚喜遣人諭之令改十四爲四十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飛遂入蜀事孟知祥事與戎昱相類

牡丹佳句

天寶間畫工程修己始以孝廉昭入籍故上不甚以畫流擬之會暮春內殿賞牡丹上顧問修己京邑傳唱牡丹詩誰爲首出修己對曰臣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嗟賞移時笑謂貴妃曰寶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白牡丹詩

唐裴璘白牡丹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宮嬪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

無人肯向月中看玉盃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盡矣案神仙吳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盃承甘露授猛此語不徒然也

金鎖曲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士馬直于袍絮得鎖一枝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直貨鎖于市爲人告其將并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宮人賜直爲妻有情者爲金鎖曲流于世

詩瓢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我苦心爾流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事曰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北夢瑣言曰球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檀色

画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画荔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諸詞多用之如徐凝宮中曲云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鈿昏檀粉淚縱橫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

檀蛾是也又曰卓女燒春醲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黄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匀香汗湿則又指花色似檀色也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黄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檣月落聞鐘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州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遥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怊惆求之徐庾之間且罕況晚唐乎大曆已後五言古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以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窓啼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鸊鵜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釣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能及

黄巢詩

陶穀五代亂紀載黄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艸上飛鐵衣着盡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筆書揮

塵錄殊不知此乃元微之贈智度詩寫易磔裂合二爲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抛盡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闌干望落暉

讒詩

世傳聽讒詩曰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遭誅父聽子當决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别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絶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

樂天

紫玉尺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貫休詩欲贈之紫玉尺白銀鐺蓋用此也

七十二行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鴛鴦雙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何義也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一其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判店門開之句租庸張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見賞又有栗爆燒毡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生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兒狗子人聞而笑之

詩不經意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此唐人陳陶詩後兩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尚夢見命意可爲精到然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說乃爾爾

崔涯張祜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無不誦于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箜篌麻接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遥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衹候三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絶句以文

飾之云覓得黃騮鞁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雪一朶能行白牡丹于是富豪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笑樂無不畏其嘲謔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淸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出雲溪友議

楊巨源詩

張弘靖三世掌綸誥秉鈞軸楊巨源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善與張家謊門戶

杜詩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霤字從別本文選云二堂對霤此春深詩也或作雪非

詩人得名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再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指勸君更盡一杯酒一句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當爲第五聲今爲第四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還望不勝愁落日低

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何時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一字師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爲吟友頻有四皓詩自言奇絶云東西南北人高迹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于干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爲字甚不當干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爲字作稱字頻遂拜爲一字之師

煖屋

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之名煖屋乃古考室之義或謂煖屋爲俗言常覩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囑向朝陽乞藥栽勑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則煖屋之語亦有自來矣

舉子詩

劉扆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扆白猶舉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　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　待至公

鷸蚌詩

有二生失杯酒之歡相訟于縣縣令解之對曰今日之事鷸蚌相持雖欲自釋不可得已縣令曰二生即以鷸蚌相持爲題所作若善吾爲二生居間二生遂聯句云老蚌親陽出淺灘野禽何事忽相干身離海底朱顏損脚傍灘頭翠羽殘閉口只因開口禍入頭方見出頭難早知利入漁翁手雲水飛潛各自安縣令大善之遂爲之解盍二生才士偶以小嫌相訟即有因而爲搆者故云云二生失其姓名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海右閑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四

古樂府

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詞自佳今人就題擬作如画者寫真雖形色相肖而生人之神氣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擬題而自作如前後出塞新婚別無家別新安吏玉華宮叅之樂府何啻伯仲蓋平日造詣有凋然自得之趣故臨文神情

自別此不可與賜僧色相者論也

解義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栓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又数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　瑟上解一柱馬也

君馬黄

君馬黄古詞云君馬黄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歸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傷李白擬之遂有君馬黄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㒺其末云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雖曰能馳騁不

與古人同矣

將進酒

將進酒魏謂之平關中吳謂之章洪德晉謂之因時運梁謂之石首局齊謂之破侯景周謂之取巴蜀李白所擬直勸岑夫子丹丘生飲耳李賀深於樂府至于此作其詞亦曰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噫乎作詩者擺落鄙近以得意外趣古今難矣

雀乳空城中

雀乳空城中晉傳云詩曰鵲巢立城側雀乳空井中

屈不附龍鳳嘗思蛇與虫今集所載作空城中者非也

烏夜啼

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造時轉江州刺史聞命而哭文帝怪之召還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改爲南州因此歌詞云籠窗窗不開夜夜憶郎來今所傳非義慶本旨詞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則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走馬引

丞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怨殺人亡匿山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聞之以爲吏追也欲奔去旦見乃天馬跡因惕然大悟曰吾之所處將危乎遂荷杖去入沂澤中援琴而鼓之爲天馬聲名走馬引昔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丞馬章臺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其馬驅馳不知至于死故張率作此引曰斂轡且歸去吾畏路旁兒走馬引有吾畏路旁兒又愛妾換馬云願得路旁兒初不甚解及見應劭載漢諺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乃曉二詩都各有所指

白鼻騧

胡姬年十五李白樂府有白鼻騧詞曰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

大垂手

大垂手舞貌也楚詞曰二人齊容起鄭舞袵若歙竿舞按下梁劉孝標舞詩曰轉袖清歌發頓履赴絃餘度行過接手回身作歛袵

桃葉歌

桃葉歌桃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詞云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今淮口有桃葉渡即其事

也古人截桃葉荅獻之乃團扇詞蓋傳者悞也

豫章行

豫章行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爲豫章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度支於此亡今考傳玄陸士衡華所作多敘別離怨恨之思即知豫章昔爲華艷盛麗之區至唐杜牧詩尚過稱其侈靡焉

小姑曲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

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步出夏門行

古樂府步出夏門行凡十四句而隴西行一首又載天子何所有四句止易伏跌爲道隅兩字耳其於下文好婦出迎客以下全不相續華仲達所選漢古辭截隴西行內鳳凰鳴啾啾一毋將九雛顧視人間人爲樂良獨殊添入伏跌下別自好婦以後作一首辭義才兩無所傷遂洗千載簡策之謬

飲馬行

飲馬行是西京語必非蔡中郎所能作胡笳捐是南朝語亦非蔡文姬所肯作蘇氏并以憤詩爲贗此殊未然故勝木蘭耳

武靈白華

魏武靈太后私楊大眼之子白華後奔梁太后思之爲楊白華之歌令宮人連臂歌之聲甚悽惋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團扇歌

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好持白扇其侍人謝芳姿歌之因以爲名一說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四愁詩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梁簡文帝詩思媚流黃素張東之詩少婦怨流黃喬知之詩愁思流黃梲王筠詩箱中取刀尺梲上斷流黃蕭淳詩流黃未剪裁顧野王詩爲斷流黃梲

環㢘要畧曰閒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按論語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閒色者綠爲青之閒紅爲赤之閒碧爲白之閒紫爲黑之閒流黃爲黃之閒故不用紅紫言是閒色也所以謂之閒者頴子嚴曰東方木木色青青加黃爲綠綠爲東方之閒南方火火色赤赤加白爲紅紅爲南方之閒色西方金金色白白加青爲碧碧爲西方之閒色北方水水色黑黑加赤爲紫紫爲北方之閒色中央土土色黃黃加黑爲流黃流黃爲中央之閒色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

與黃相次青赤謂之文赤白謂之章白黑謂之黼黑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此非閒色乎

歌金縷

苕溪漁隱云予閱宛陵集見一曲其詞乃爲南陽一妓女作別而詠其曲云妾乃鄧侯國上愧邯鄲姝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紃未嘗開戶樞十六通姓名剌繡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自嗟茲樂府不得同羅敷溫涼忽荏苒屢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俱不渝結愛從此替暫隅尤云踈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鱗雙雙依綠蒲不如雲中鵠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托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花終朝怨日賒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掐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重爲歌金縷

古詩古韻

南平王劉鑠過歷山湛長史艸堂詩云茲山蘊靈記憑覽趣亦贍九峯相接連五渚逆迎浸層阿疲且引絕嵓暢方禁溜泉夏更寒林交晝長蔭伊予久緇涅復得味若淡願逐安期生於焉惬高枕瞻音

慎淡枕與浸蔭皆相叶爲韻蓋用古韻也又庾信喜晴應詔詩云御辨誠膺籙維皇稱有建柏梁驂四馬高陵馳六傳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王城水鬬息洛浦河圖獻伏泉還習坎陰風已回巽桐枝長舊園蒲節抽新寸山藪欣藏疾幽棲得無悶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亦古韵也吳才老韻補自謂博極群書而不引此何耶

韓蘭英

欝林時有内博士韓蘭英吳郡人號韓公總知内事善爲文章始入爲後宮司儀有顏氏女夫嗜酒父

毋奈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爲顔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 金樓子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帝令賦競病兩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

已於是進爵爲公 出曹景宗傳

柳惲

梁柳惲立性貞素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持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

孔欣詩

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轂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迭還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甞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此詩高趣可並淵明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顔鮑詩吟

顔延之五君詠足以推見當時詩人之風致豈獨爲詩成小傳也與秋胡詩九章俱善于叙事而詞調兼美讀之令人忘倦鮑照東丘吟讀之使人泣數行下令之奔走行陣衝冒矢石至白首而弗沾一命聞此獨不悲乎孔子曰詩可以怨大哉言也

弄葫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于葫傾之已復注若擲地下則詩成矣 詩源指訣

道衡詩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嘲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道衡賈害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王胄不應制

煬帝爲燕歌行文臣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和帝每
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云庭艸無人隨
意緑復能作此語耶

楊素詩文

楊素作拟公詠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
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
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
道衡詞氣潁拔風韻秀出爲一時盛作見文苑英
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柰花詩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旣同體
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頲東望望
春春可憐一篇迥出群英又見中宗賞柰花應
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絶句云源水叢花無數
開丹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
復摘來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
柰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
百家無有及此者豈未之見抑不之識邪

上官體

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
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驚山
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以爲神仙
唐詩紀事曰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
錯婉媚一時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爲相麟德元
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

女子能詩

唐時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命試之皆應聲而就令
作詩送兄曰別路人初起離亭鴈正飛可嗟人與
鴈不作一行歸

龍門應制

唐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
方虬詩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後成文理兼
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宿雨
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新柳翠苑上花初發洛
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九重群公拂霧朝翔
鳳天子乘春幸濯龍濯龍近出玉城外羽從淋漓
擁軒蓋雲䡾纚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
嶄嵒斷復連清流澄徹俯伊川塔影遥遥綠波上
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遠壑初飛百
丈泉綵仗紅旗遶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宋城宫

闕擬朝用南宮瀟灑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盃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花落紛紛更無已稱觴獻壽烟霞裡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流芳艸龍騎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聞警蹕郊外喧喧擁看人傾心南望屬車塵嵩聲引颺開黃道王氣周廻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君不是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

李白樂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

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一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大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于夷吾劉葛魚水心不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吏一棹歌脫父於嚴刑生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為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交結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當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

詩寓褒貶

趙子昂絕句云槐庭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竹蟻上南柯雖用淳于棼事然詞旨婉有深意蓋自言年老不復有仕進之心看彼新進後生紛紛仕途者皆平地登庸矣然則彼此俱是一場春夢耳古人用意如此東坡題瀑布詩曰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

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蓋褒李而貶徐也詩俱見廬山記按題景致而寓褒貶亦詩之一格嘗見友人處桃花山鳥圖皆國初名公所題而顧謹中書一絕于鐵笛之後曰畫中題品淺堪憐只愛風流老鐵仙可惜真龜招不起鳥啼花落自年年亦此意也

杜句奪胎

陳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子之句而壯麗

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

七夕曝衣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氤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縠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仙人長命綹中看寶媛迎歡繡瑇瑁筵中別作春琅玕窓裡翻成晝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嬌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佺

期此詩首以蕃縟終歸諷戒深可欽玩近刻沈集不載此詩盖本類書抄合非當日全集也

六朝俊藻

沈佺期詩忌滿光先缺乘昏影暫流又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都謂其宛麗乃張正見云窓外光恒滿帷中影暫流戴嵩云黑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故是佺期本子六朝俊藻真大丹頭耶

王藍田效宋

宋之問昆明詩尾句大為昔所稱賞乃王藍田飯僧頗亦效之得結云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然何今

人景慕至此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唐詩紀事作狄歸昌）李商隱詩又曰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窓前覷阿蠻不知阿蠻乃太真女伶姓謝

孟先生

皮日休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惟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翳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洗清音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

買山

徐渭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渭子詞清雅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鶴林玉露

昭君詞

李太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

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不忘君之意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于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

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

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豈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爲難也 鶴林玉露

壽王妃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聚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花卿詩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絶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之詩絶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絶妙者獨絶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眞識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杜審言詩

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人多議其輕世自譽及觀渡湘江之作有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語意不落騷體而風致獨用騷人言外之意以是知非徒言之也故詩選各集多擢首簡又如守歲應制詩首聯季冬除歲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中聯揄揚稱頌而已末聯云欲向正元歌萬壽暫留歡賞寄春前尤有宛轉不盡之情此諸詩所以見收而鼓吹亦以審言爲首豈言有大而非誇者哉

孟郊詩

嚴滄浪謂孟郊詩多刻苦故其詩讀之令人常不歡又五代時天策府僚劉昭禹爲詩刻苦嘗自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裴說亦云莫怪苦吟遲詩

成鬢亦絲古人用心太過何獨一郊第郊獨寒澁耳雖然郊所作亦不盡然如塘下行云塘邊日欲斜季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頭柳那栖來去鴉又有遊子行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但二詩描寫人情曲盡詞亦瀏爽又不可以苦澁論也

滕王亭詩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儕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

知之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未多不可輕議古人

有聲畫

老杜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二句畫出閨人月下納涼風態白樂天霽色鮮宮殿王摩詰藥輿迴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孟浩然春流飲去馬暮雨濕歸裝此等句正所謂有聲畫畫工不能貌也

玉帳術

杜子美逆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

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王洙於玉帳術句注云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人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詩句誤刻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李太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爲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韋處士郊居詩云門前曉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固刻板者誤之耳不思之甚也張繼楓橋夜泊詩第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一本作江楓漁火尤佳但不知繼自改定或定于他人耳

詩妙在一字

老杜詩花蕊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韋蘇州詩微雨暗深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詩祟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措大之苦非一區區候虫何爲者而更欲益其呻吟之聲老不曉事豈直楊子雲爲然哉世傳楊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癖掉頭不止情者爲魔事祟爲祟詩祟信有之乎今日于李員外許睹巨源詩因題

其集曰掉頭集非戲也知是祟者當有所戒焉耳

玉瑕錦纇

杜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來擊鼓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勛業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把漁竿終遠去猶王右軍書帖多悞字皆玉瑕錦纇不可效尤也今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爲口實是壽陵學邯鄲之步良可笑也

杜詩步檐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詞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閣也步櫩長砌也司馬相如賦

步櫩周流長途中宿櫩亦古簷字也又梁塵僮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滿願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公蓋襲用其字後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蟾複矣況步蟾乃舉子坊牌字杜公時寧有此惡字邪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殿種花柳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亦種花柳今入殿庭唯對槐楸藹然有嚴毅氣

天棘

王仲至言老杜詩曰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自是一種物高秀實曰天門冬也一曰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胈卧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諸體

杜子美體製超卓遣意不拘泥有起對而次不對者謂之偷春體又有徹首尾不對如李白宿巫山詩昨夜巫山下猿啼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

唐雨色風吟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及長信牛渚懷古等作皆散語不拘對偶盛唐諸公多用之謂之散體律詩必守規矩聲實輕重極其嚴整李白贈盧徵君有曰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此則謂之正體若滎陽鄭綮之歇後體徐彥伯之虯戶銑谿澀體殷璠亦云詩文有雅體野體俗體作者欲造大方家可不覽古以正法眼悉辨之哉

詩外有事

杜子美自許稷與契未必然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
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
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翁
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壠顔閔第一義回尚
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遮莫

詩家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
曰已拚野雀如雙鬢遮莫鄰鷄下五更日月逾邁
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詞者誤矣

杜甫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謂杜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且如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
鵑蓋題目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
矣子美詩備諸家體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
其意類皆有感亦詩之比興離騷之法按博物志
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
宇昔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此鳥至微知有
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曰禮若奉至尊幾當
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
能造次不忘君者可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剝
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廢王命擅軍旅絶
貢賦如克遂在梓州爲朝廷憂是東川無杜鵑耳
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承君者爲有也懷
二者爲無也誼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
我作古疊韻何害於爲詩

石斧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兵曹荅以石斧一具
隨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
加斤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斷砍其手此手
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文覧

李杜暗合

李杜五七言有極相類者李曰山隨平野盡江入大
荒流杜曰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李曰金魚換
酒處杜曰金魚換酒來李曰人疑天上坐樓船杜
曰春水人如天上坐蓋興象所及自然不謀而合

駱賓王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
極明長廊閒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
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
大禪床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

問答曰弟子業詩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淛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

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趙暮游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龜年流落

樂工李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通遠里中建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裴公度於定鼎南門別墅號綠野堂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爲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泪罷酒杜甫嘗贈詩曰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三桃詩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綉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彥周未之考也稱韓曰古今無道此語吾恐荼壘亦不然之聚三詩而觀花境信可愛也

蜀道易

李白爲蜀道難而最後陸暢乃作蜀道易以佞韋皐皐贈羅八百匹及韋薨朝廷閱所進兵器有定秦

二字將按韋罪暢又上疏理之云此匠人名也由是得釋韋字武臣其前身本武侯韓滉亦子路所降生得仲尼手書而反心乃定則面目者易迷難寤也哉

李歌行

李歌行若不構思而妙出渾成凡得十四語東方日出飛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窓五見櫻桃花迴飈吹散五峰雪往往飛來落洞庭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度西江水昨夢江花照江國幾枝正發東窓前坐來黄葉落四五北斗

巳挂西城楼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觧人愿所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

浣女詩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履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又云東昜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廻眄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先戲荅云太白可謂能書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頭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山花履齒香天然去雕飾梅岑水月粧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傍盖竊病近日學詩者拘東蹈襲取妍反媸不若質任自然耳

李詩似陶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覺來眄前庭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巳忘情此詩流麗疏暢達觀特甚殆彷彿淵明云使詩皆如此何以沉着爲也

太白清平調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芍藥重牡丹得四本紅紫淺通白者上因移植於典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云云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盞酌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綉巾重拜上龜年常語于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于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耻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臣意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乃拳拳如是太真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李白始終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于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

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吟咏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云云玄宗恩禮厚極而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盃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迴後在潯陽無何爲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甫贈白詩

二十韻多敘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于宣城之采石葬於謝公青山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于兗州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且與同志荒宴少有醒時邑人皆重其名望而加敬焉出本事詩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海右明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陸機詩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或謂其氣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豈確論哉

李陵詩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于楚詞文多悽怨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婕妤班姬詩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陳思王詩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

劉楨詩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巳下楨稱獨步

王粲阮籍詩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永歸趣難求顏延年注解法言其志

潘岳詩

晉黄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

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予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張協詩

晋黄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体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韵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左思詩

晋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

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謝靈運詩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詩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舘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徐淑詩

漢上計秦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数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体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不然何以銓衡群彦對揚厥弟耶

嵇康詩

晋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張華詩

晋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体華豔興託不竒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体耳今置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何晏孫楚王贊張翰潘尼詩

魏尚書何晏晋馮翊守孫楚晋著作王贊晋司徒張

翰晉中書令潘尼詩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子
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
季鷹黄華之唱正叔緑蘩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
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
品

應璩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
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
諷味焉

陸雲石崇何劭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
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
季倫顔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劉琨劉湛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詩其源出于王粲善爲悽
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体良才又罹厄運故
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也

郭璞詩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体相輝彪炳可翫
始變永嘉平淡之体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
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柰何虎
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懐非列仙之
趣也

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詩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
邁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
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世基横海顧邁鴻飛戴凱
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
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
僉曰宜哉

陶潛詩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体
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詞興婉愜至如歡言醉
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
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顔延之詩

宋光禄大夫顔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体裁
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
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自是經綸文雅湯
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顔如錯彩鏤金顔終身

病之

謝瞻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詩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于張華才力苦弱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矣

謝惠連詩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

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鮑照詩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于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俶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謝朓詩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于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予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江淹詩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總雜善于摹擬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

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范雲丘遲詩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艸故當淺於江淹而秀于任昉

任昉詩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

輙用事所以詩不得竒少年士子效之弊矣

沈約詩

梁左光禄沈約詩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体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于經綸而長於清怨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沈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工麗亦一時之選也鍾嶸謂約所著既多今剪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當是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班固酈炎趙壹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

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三祖詩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曹彪徐幹詩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荅贈偉長與公幹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阮瑀歐陽建應璩嵇含阮偘嵇紹摯據詩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偘晉侍中嵇紹晉黄門摯據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休大檢似而工嵇微優矣

張載傅玄傅咸繆襲夏侯湛

晉中書張載晉司隷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繆襲散騎常侍夏侯湛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王濟杜預孫綽許詢詩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太尉孫綽晉徵士許詢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泊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戴逵殷仲文詩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于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数首亦獲平矣

何長瑜羊曜璠范曄詩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
亦爲鮮擧

宋孝武帝南平王、建平王詩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孝武詩彫文織
絲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謝莊詩

宋光祿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興屬
閑長良無鄙促也

蘇寶生陵脩之任曇緒戴法興詩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

緒宋越騎戴法興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縉紳
之所嗟

區惠恭

宋監典事區惠恭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
筆輙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主被斥及大將軍
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
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
恐人未重且何以爲謝法曹遺大將軍見之賞歎
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
賜之

惠休寶月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
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
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
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
竊而有之廓子賚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
之

齊高帝張永王文憲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
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

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謝超宗丘靈鞠劉祥檀超鍾憲顏則顧則心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
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
則齊秀才顧則心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
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
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顏陸体用
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毛伯成吳邁遠許謠之

晉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謠之伯成

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荅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鮑令暉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荅孝武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張融孔稚珪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体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王融劉繪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張欣泰范縝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虞羲江洪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鮑行卿孫察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

評陶詩

近世評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有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

老子意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晦翁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老莊之徒哉

子西書三謝詩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减漸有唐風於此可以觀世變

黄魯直論詩

魯直論詩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矣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毁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獨孤及評詩

獨孤及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至漢魏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裁成六呂張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一也 補闕皇甫冉

唐詩評

唐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潜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劻而氣孱乃都市豪右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賈閬仙無可劉得仁輩佳致滌煩厭後所聞逾褊淺矣

東坡評詩

東坡曰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

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鹹飲
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于酸鹹之外蓋自列
其詩有得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
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薛道衡王維詩

空梁落燕泥未爲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
泉下豈荒煬所趨止于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
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終
非己有之語又何必區區於竊據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
句何取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
也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又謂韋應物律詩似
古劉長卿古詩似律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

詩人主客圖

唐張壽編諸家詩人作主客圖以白居易爲廣大敎
化主入入室則張祐羊士諤元稹升堂則盧仝顧
況沈亞之及門則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
周元範祝元膺徐凝費可久童翰卿陳標以孟雲
卿爲萬古奧逸主入入室則韋應物李賀杜牧李
愈劉猛李涉胡幽貞升堂則李觀賈馳李宣古曹
鄴劉駕孟遲及門則陳陶韋楚老以李益爲清奇
雅正主入入室則蘇郁劉畋清塞盧休于鵠楊洵
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則方干
馬戴任藩賈島厲玄項斯薛濤及門則僧良乂潘
誠于武陵詹唐雄衛准僧志定喻鳧朱慶餘以孟
郊爲清奇僻苦主入入室則陳陶周朴升堂及門
則劉得仁李溟以鮑溶爲博解宏拔主入入室則
李群玉劉禹錫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則盧頻
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則張陵章孝標陶雍周祚

袁不約各有集傳於世間有無聞者呂東萊編江
西宗派以黃庭堅爲主亦效壽作爾

詩流三變

詩之流三變國風雅頌美刺以正子虛上林風勸以
私晉宋以來嘲吟風月摹寫卉木而已至於託物
見志一飯念君則老杜酸辛優於太白之放蕩叙
幽情述曠懷則淵明歸去東坡赤壁優於離騷之
怨懟

王荊公評四家詩

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

四曰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邪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寂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籍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奥未見識其妙處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人之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謂之李杜耶不知

人謂之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杜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散人謫仙死則李在杜後如此則孰爲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謂之班馬呼其名則謂之遷固先時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倡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倡和則謂之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固嘗自言予媿在盧前恥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爲優劣也晉王導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耶恢荅曰譬言驢馬驢豈能勝馬邪君若泥稱呼以爲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投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所嘲雖一時戲嘲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李杜陶鮑孟白儲總評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轄李亦不能爲也陶淵明則逌鶴征風閒

鷗志海鮑明遠則高鴻決漢孤鶻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艸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一妙餘皆象龍刻鳳雖美不情無取正焉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樂天子厚效淵明體

山谷嘗謂白樂天柳子厚皆效陶淵明作詩惟子厚詩爲最似予觀之子厚語近而義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悽愴樂天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相肖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

合自然也要知淵明詩須覩江文通褉體詩中擬
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李杜優劣

落日欲没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
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
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豪放所以
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
強過之至于天才雄奮非杜甫可到也

玉臺新詠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婉縟

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彤管遺
編之類奚啻天壤

唐初詩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無功
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
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
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䚕謂文章不關於氣運
哉又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尚未嫁梁鴻正
須婦王維贈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茨君試營是
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盛唐詩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予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深
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
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
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
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
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縟采初唐之藻
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
不備此其所以為集大成者歟

陳子昂集序

盧藏用作陳子昂集序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君予

因請論之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歲而有
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邇來年代既遥
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崔蔡若但論
詩則魏有曹劉王傳晉有潘岳陸機阮籍盧諶宋
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謝吏部梁有柳文
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數獨
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爲子昂張一尺之羅蓋彌天
之宇上掩曹劉下遺康樂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
十首出自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爲儒子昂曰

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昌若阮公二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黄雀哀涕下誰能禁此序或未經論千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南北朝五言

夫五言之道唯工推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知其旨若擇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耶[illegible]建安不

用事齊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于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寖後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忽似戰桑乾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大風開劉長卿山■鴝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胥徐摛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王母謠

王母謠白雲在天丘陵自出李白乃曰白雲在青天丘陵蹲崔嵬劉令嫺詩落花掃更合孟浩然乃曰林花掃更落李孟既易數字彌覺西母劉媛爲工

陶淡李逸

陶詩淡不是無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顔謝優劣

謝靈運詩鄴中爲劣顔延年詩五君爲優然謝整而峻顔贍而穢顔之不可方謝正猶謝之不可方陶世稱顔謝或稱陶謝皆吾所不曉

隨意二字

六朝五七言用隨意二字而往者曰隨意尺書稀曰

隨意錄還家曰庭草無人隨意錄自是王維襲之
則云隨意春芳歇杜甫襲之則云隨意宿僧房王
昌齡襲之則云隨意青楓白露寒各極其趣

陶杜

杜有全學陶者陶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又云
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而杜寫懷云萬古一骸
骨隣家逝歌哭其又云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
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明明自陶脫出來但讀
陶後二語殊覺杜之爲煩

盛中晚唐

盛中晚唐音調大有徑庭顧況一家千里外百舌五
更頭不及張謂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李商隱
造化中台座威風大將壇不及王維久踐中台坐
終登上將壇劉湾生爲漢宮臣死爲胡地骨不及
李白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古云文章與昔高
下惟詩亦爾

常建哭字

常建結語善用哭字然第一是殘兵哭遼水第二是
墳上哭明月第三是哀哀六沾骨一哭不如一哭

胎元

常建天寒月近城孟浩然江清月近人常得力在寒
字孟得力在清字然總不出杜江月去人只數尺
纔自點化便復神奇詩家以爲胎元云

刀巴二字

唐人用刀州巴字始于宋十一遙州刀作夢巴字水
形連而岑參則云刀州先入夢李端則云夜夢見
刀州武元衡則云刀州晚照西李遠則云何處夢
刀州雍陶則云今宵難作刀州夢同用刀州也盧
綸云浪依巴字急端又云巴字一支長遠又云巴
江學字流同用巴字也獨王維霧中遙樹刀州出

天際澄江巴字廻亦是合用較宋格刀自別

崔王異調

崔顥華陰結句盛唐之平調中唐之正調也至黃鶴
樓前四語直古歌耳不可謂律王維酌酒領聯盛
唐之側調晚唐之變調也至終南別業全篇直拗
律耳不可謂古

寄家人詩

三唐七絕除是拗體大可吟諷予所深喜者如寄家
人三首摹寫情事真入神境一隴山鸚武能言語
爲報家人數寄書二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

報平安三只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皆
愈淺而深愈近而遠

律中用字

律中用悅字而妙者常建曰山光悅鳥性又用恐字
而妙者賈島曰落日恐行人如前用悅字投字後
用怯字畏字皆不能佳然亦本陶岑兩詩來陶云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岑云渡口欲黃昏歸人
爭渡喧讀者正爾不覺

唐詩異才

杜大才自鍛鍊出來李逸才自吞吐出來王妙才自

陶寫出來孟清才自搜索出來高壯才自把捉出
來岑俊才自揮霍出來然杜能兼李李不能兼杜
杜能變李不能變也王能包孟孟不能包王王能
長孟不能長也高能具岑岑不能具高高能檢岑
不能檢也

詩用也字

開元中用也字者三王昌齡垂綸幾年也不如王摩
詰宛是野人也然又不如孟浩然誰能效丘也至
玄宗宮人今生已過也則既屬僞詩益不足觀矣

張曲江温庭筠

張曲江詩吾極愛其簷風落鳥毳窗葉掛虫絲二語
妙在簷窗二字毳積簷前攪風為便虫懸窗下粘
葉為宜若止云狂風脫葉便不合渾然之理矣又
温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亦妙在聲跡二
字曉色朦朧觸象而警早行慘淡顧影而知若用
雞鳴字人踏字俱損天然之致矣故下虛字難下
實字尤難

蘇廷碩詩

蘇廷碩詩二月韶春半三空霽景初用月半字僅此
又茂禮雕龍昔香名展驥初都未曉昔字府本按

月令月昔靡艸死昔終也用此字入律畢竟是唐
初風調

宋延清詩

宋延清詩雲濕從臣衣不及花落侍臣衣又御氣鵬
霄近不及御氣雲霄近雲濕則虛花落則實鵬霄
則俗雲霄則雅

岑參詩

岑參詩細雨濕行裝又暮雨濕行裝秦觀詞雨打梨
花深閉門又雨打梨花空閉門皆再用然作細作
深字勝究至得意語放不當數見而岑作此病殊

多

杜詩狀物

詩狀物極難得似如杜云風鶯藏近渚雨燕集深條人但知風鶯雨燕爲佳字藏集爲匿字乃不知妙正在近深兩字耳鶯質本弱遇風不及遠避惟曲渚近處纔取潛藏而已燕体太輕衝雨不能高飛特叢條深處僅足安集而已非此老妙於寫物不復到爾許故杜又曰良工心獨苦

數目入詩

駱賓王好以數目入歌行人謂之算博士要不免巧

傷于格郭張喬云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云南朝四百八十寺獨用之絶句可耳又不若王維詩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乃特渾然

四唐升降

唐詩無定格在乎時亦無恒調在乎人有初類盛者有盛類中者有中類晩者又有晩類中者有中類盛者有盛類初者正當以人論不以時論耳第初能巧不能拙盛則寧拙無巧中能輕不能重盛則寧重無輕晩小不能大盛則寧大無小此盛唐所以冠三唐也洞庭陸冝春氏統四唐詩互相升降

不拘其昔祇繫其人而先後校詞致乎其中所得数十帙乃一夕悉爲猾胥盜去遂成千秋恨事

李歐優劣

李太白天才俊逸誠所謂聖於詩者如遠別離蜀道難諸篇渾然豪放馳騁今古雖盛唐一時人莫能及六一作廬山高自謂與之頡頏然詳視之終覺説得辛苦生受趙宋以來學者多自經業中覺悟故談詩者只喜少陵之忠愛往往甲杜乙李殊不知二子者互有優劣正不當執一論耳

王李常何

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下第韋莊詩壯故至台輔何貧詩愁未幾而卒

唐宋詩評

唐室詩人專門名家比比踵至古風塤篪前軌者亦惟陳子昂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杜甫李太白数人而已雖他有作者安能方駕哉晩唐諸人欲差不及姑舉数人如杜牧之豪雋許渾之藻思賈島之枯寂各臻妙境足稱玉碎夫豈瓦全宋人詩學與唐不侔唐人流暢情景宋人鋪陳時事唐人有風雅之遺音不盡意趣每見言外宋人研切根理

罄盡底蘊故唐詩圓宋詩方雖王介甫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諸公號稱名家不免此病蓋宋人崇尚理學不免以議論為詩故少委宛清亮不知學詩理何可盡廢若拘文牽義豈詩家上乘風人之義各有攸當故善說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義不言理而理存此詩之妙境也不然則三百篇之中美刺具存淫瑣亦錄夫子存而不刪何以哉學詩者以三百篇為宗更襃章漢魏尋繹楚騷本其原而遡其流庶幾不叛于道矣且無論晚唐只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

空之句與象俱佳可稱名作若廬嶽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為重陽冒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亦索然者而世傳誦以為佳何耶豈承襲既久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一 劉賓客柳枝詞

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為齊梁樂府之將領也又云劉夢得竹枝九首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使白居易張籍為之未必能也

評金山詩

張祜金山詩頗稱于時其實本淺促期巫峽詩來至終日酔醺醺全不成語馬戴送僧金山云金陵江色裏蟬急尚秋分迥寺橫州島歸僧渡水雲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潮聞遙想禪林下爐香對日焚獨不失結韻亦謂其隋惡道中耶

評杜律

七言律全篇渾稱者絕少即杜云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何雄也至北極西山兩語便弱又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差與前敵然悲壯二字實尚不如動搖二字虛而妙

奇章愛才

唐人小說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遊狹斜窟飲酣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還朝奇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為言牧之初猶抵飾奇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善帖子杜始愧謝予嘗疑牧之雖有才藻然浮薄太甚奇章倡待之太過及觀其少年行云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其風流豪俠之氣猶可想見及觀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文則知牧之蓋有志於經畧或不得試而輕世之意顧托之此耶則奇章

之愛才未爲過也

齊梁體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溫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单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云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咏月云池上與橋邊難

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簟捲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風葉鮮姮娥無粉黛只是逞娟娟咏荷花云都無色可並不奈此香何瑤席乘涼設金羈落晚過廻衾燈照綺渡襪水沾羅預想前秋別離居夢櫂歌效江南曲云郎船安兩槳儂舸動雙橈掃黛開宮額裁裙約楚腰乖期方積思臨醉欲拚嬌莫以採菱唱欲羨秦臺簫又效徐陵體賜更衣云密帳真珠絡溫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鬭強結帶懸梔子繡領刺鴛鴦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此作雜之玉臺新咏中夫孰有能辨之者

羅隱詩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深酤亦自婉暢可諷

李用陶語

李白亦多用陶語者陶云揮盃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而李云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南薰集

竇常有南薰集三卷今不存如竇鞏鵜鴣飛上越王臺用李只今惟有鷓鴣飛故無足取乃衛萬與李

同時其詩乃竄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殊不易一字即吳均喧喧動四鄰而楊炯劉生結句全掠之王維春艸年年綠而錢起漂母冢七句亦入之豈類是與

王孟勦襲

王維草木榮枯語出孟草木本無意枯榮自有時浩然禹穴胥濤語出孫逖山園伯禹廟江落伍胥潮四人本自一時乃互相勦襲何與

王維娟娟秋風起凄凄烟雨繁本謝靈運娟娟秋風過萋萋春艸繁時人未應返爲此思故鉏本沈約

留入未應去爲此還故鄉結束平陽騎明朝入建章本徐陵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五馬驚窮巷雙童逐老身本庾信五馬遥相問雙童未入軍承南御亭上使有風塵亦本信御亭一回望千里風塵昏風日咸陽慘茄簫渭水寒本宋之問日慘咸陽樹天寒渭水橋六代初唐爲渠祖尚乃爾

杜詩祖述

杜云花枝照眼句還成是用梁武帝花枝照眼春心一花近高樓傷客心是用陸機春芳傷客心聽猿實下三聲淚是用蕭詮別有三聲淚花氣渾如百

和香是用何遜風吹百和香白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亦用何遜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春江不可渡二月巳風濤是用顔延之春江壯風濤幼女問頭風是用江揔幼子問殘疾送老白雲邊是用梁簡文縱意白雲邊冥冥細雨來是用范雲冥冥暮雨歸暗滿菊花團是用謝惠連團團滿葉露風箏吹玉柱是用柳渾秋風吹玉柱無人覺來往是用吳均勞夢無人覺斟酌姮娥寡是用董思恭斟酌紅顏改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是用李巨仁無波風自動不夜月恒明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是用庾信忽聞桑落酒正值菊花開益類以六朝佳語鼓舞筆端故其課兒云熟精文選理殆杜氏家學然耳

李杜蘇黄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于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于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絶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

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楊祭酒贈項斯

予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幾度見詩詩揔好今觀標格勝于詩平生不觧藏人善到處逢人説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巳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耳

李詩大家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斷腸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

誰短長山谷謂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詩只壓酒等言自是莫及餘且勿論到請君試問東流水二句淺淡率意寫出入肺肝無一字不佳蓋人所欲言而未能者此所以爲大家云

李詠右軍

王右軍風致卓越千古李翰林一詠直能寫其襟度如云右軍本清真瀟洒出風塵末云書罷籠鵞去何曾別主人若使他人焉能有此脫落此與陶淵明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氣象一轍

彼委瑣拘泥者焉知此味況我

李白絶句

范德機論古人絶句一句一絶乃其本體其次字少意多極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横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卽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句斬絶而意周致使人有無涯之想

李益詩

楊升菴詩話云李益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婦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夜火棄若秋風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生東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遥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爲隨陽雁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或云非益詩乃人代霍小玉寄益之作

沈雲卿

沈雲卿詩雪白山青千萬里而杜亦云雲白山青萬餘里又秦地平如掌而杜亦云秦川對酒平如掌然雲卿氣韻終在初唐所以去杜更遠

沈宋優劣

律至沈宋風氣漸上聲調始暢然其實處巧處仍是

六代後塵其虛處高處遂作開元前導嘗考其集可畧而言沈應制諸篇旣不如宋宋樂府新題亦不如沈賦寫雜詩沈不如宋宮花七律宋不如沈宋晦日昆明池落句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沈巫山高落句云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宋梧州詩青林暗換葉紅蕊續開花沈興慶池詩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持此以辨兩君便互有短長處自當令心服

孟浩然

孟浩然詩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本宋之問詩偏

傷茲日遠獨向聊發是洲然宋稍傷直致孟乃豐茂
婉便自青出于藍或謂孟無學可廢獨推尊宋者
妄耳

三聖詩

宋人拈出唐祠寒山詩楚詞五律體各一首而已予
近見三聖詩全本又得全詩二篇其一曰綵粲盧
家女倩來名莫愁含乘摘花馬學撈采蓮舟縣坐
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免歸山丘其
二曰春女衒容儀相將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
怕風吹年少從旁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

家夫壻知即菩薩應化不當以詩人目之乃大佀
樂府中語今通不入選可謂失一隻眼

宋之問

宋考功之問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
篇以見意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
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
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
過盖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王元之詩

王元之詩云兩株紅杏映籬斜裝點山香剌使家何
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語雖極工然大
風折樹而鶯猶不去於理未通當更求之

英靈國華唐詩明詩

英靈繼鍾嶸而作者也然英靈僅長于品國華嗣殷
璠而興者也然國華差短于裁又曰唐詩多出于
死後其欲揀金也無由明詩盖出于生前其有遺
珠也可憾

山林臺閣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者
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

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
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鹿
鳴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
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
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
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
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
又不足聽今所聞者唯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
縱不能彷彿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哉
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宋詩評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之西
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而微至
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諸公出而
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稍出入盛唐
后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南宋詩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
詩雖則尖新大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
景不專事綺繢其與但為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

逕庭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宋人此非知言
者也

詩法源流

詩法源流云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主
於達情故於三百篇為近宋詩專主議論故於三
百篇為遠詩注又謂陳後山評人有云蘇明允不
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
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後山評
之當矣然後山亦有短處殊不自知正如杜與李
太白何時一杯酒重與細論文則譏其欠細密也
李與子美云借問緣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則譏其太沉着也

朱櫻歌

文與可朱櫻歌君王日午坐倚闌翡翠一盤紅靺鞨
二字人未用按唐寶記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
如櫻朱視之如不可觸觸之甚堅不可破施此事
於櫻桃尤為奇切

詩句佀花

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佀朱簾
莫捲西山雨多少豪放乎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

王勃句似含咲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薝
蔔花而王荊公以為總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
似閙提花

三豪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于詩永叔豪于詞師雄豪
於歌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
濫一名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
門前大虫皆此類語永叔不諱者此公惡爭名且
為介諱也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
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貫極矣

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古今詩評

楊大年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然骨法清亮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劒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稱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艸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

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崖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電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妝燕趙舞女觀者忘疲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太羮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璚裙玉斝雖爛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昔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出水顏延年詩如錯綵鏤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艸張芸叟評宋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人艸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速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醲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眼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令人心懼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公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次庄塵土黃詩序謂東府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浮雲轉石勢不可遏又廣東曹司文字長樂敖器之陶孫

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雲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漸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馳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勸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鎣然李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

如褱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酒酬獻秩如時有淡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晩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環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陽公如瑚璉止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縱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祗詔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

冲宋自妍不求説賞蘇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元四大家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盖虞道園范清江揚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其格調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之思致求其言外之趣則索然耳予於元人中獨取張外史倪雲林二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住杭州開元宮登善院又往來於華陽洞曲林館中盖葛稚川陶貞白之流也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見其古詩數首太率似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於言句之外其即所謂名理者耶予愛而錄之以俟知音者阮光祿道白馬論以為正索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不知者道也

張十二時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予觀古人之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模倣一入舍已狥人未必貴也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勁健簡捷過之要

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明粵四傑

明初吳有四傑粵亦有四傑盖擬盛唐云予兒時游粵数見蔡惟敬歐禎伯同先君唱和詩俱稱麗藻乃因梁公實與李王周旋不自量力率爾狥人或浮漫過虛或扼塞過實便類邯鄲失其故武而歐更填古隱僻名字如請肅坐生客無一識面者此寧獨黠鬼祭魚而已正被英雄所欺殊謬

李于鱗汪伯玉

作文若詩不妨成一家勿便拘一調成易拘拘易厭

毋論吳人纖裁曲綴爲時冠冕者少所融化思無情實即讀李于鱗七律及汪伯玉副墨乍得一二如入瓊林大盈非不驚心眩目毎至數篇遂多重復未耐咀嚼然李詩有尊前病起逢寒食客裏花開別故人頗似蘇州而汪文獨查八十傳中間掇拾諸稗了復無遺乃從史記貨殖來故合變態耳

黃淳父

詠綠牡丹者亦多矣惟淳父五言兩聯絕工其云池縠搖光亂窓綃掩態妍故是襯貼得別又云珠憐金谷妓箒降九疑仙亦佀桃剔得出至首尾便不

成語信矣巨山之難其儷也

陸子傳詩字

尚寶陸子傳書學麻姑仙壇頗入妙品其詩傳者如張烈婦酷有焦仲卿妻風近從其子壻趙太學得完集讀之不獨歌行流麗而五律中有寄陳子兼今成都云製錦裁江色彈琴寫峽聲以濯錦江映尹何事峽流泉帶子賤事鎔鑄天成可謂工矣陸女名卿子卿趙婦能世其家所著雲臥閣集亦多佳句若三婦艷等篇故不減阿父耳夫以陸氏聯翩閨秀豈不甚盛哉今乃孔方輩且不解毛錐爲何物是足羞也

曰王黃佳勝

王敬美諸詩西往爲勝以其增遷客之懷也黃淳父諸作白下爲佳以其羈旅之思也詩必窮而後工故非虛語

王百穀

吳郡王百穀少喜任俠筆舌兩端妙絕天下諸可借獎無所復惜以是人人爭就之尤工詩纖濃綿麗多不能載予最愛其清明書事云離緒不堪歸燕語斷腸惟有落花知故自情致大非韓翃春城比

宜與章臺同恨

徐迪功詩

徐迪功武昌詩云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極有古調可詠而殺近夫本與徐一輩人其桃花詩只易江漢情爲虎豹心餘七字曾無所改真點金成鐵手誦之使人失笑

弘正嘉詩人

弘正嘉初詩若獻吉之變化仲默之疎秀昌穀之駿軼稚欽之精鍊子業之淘洗約之之沉鬱盛矣美矣他若廷實則貌腴而浮君采則色古而漓太初

則膺清而䇿德涵則質實而朴子衡則氣徤而粗
繼之則骨峭而頹巳自列廡未得升堂況士選仲
鶚而下何足數哉

本朝諸家

詩各因才學有獨至本朝諸家畧可枚數李迪之才
始于兼故其體備元美之才妙于變故其調雜獻
吉之才長于杜故其歌行勝昌穀之才長于李故
其律排駁子業之才近于張文獻故其歌行拙應
德之才近于宋延清故其律排工

唐明詩調

唐調開元以後強大曆以後弱惟人自爲調故其詩
多名家明調弘治以後分嘉靖以後合惟人不爲
調故其詩多風致

明朝詩文

本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
康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祈復古道
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
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
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
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

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
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
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
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驌驦前者也他如
王庸之穀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
鶡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譬之孔門其田子方
荀卿之流歟

袁凱高太史

松江袁景文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杜格
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　我朝國初詩
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袁稍闊大
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袁勝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九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餘類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既不拘文或多寡而其來歷又有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如千秋歲荔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闋未有名適南方進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娼也故連昌宮詞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

諸郎宿阿濫堆禽名也聲最美玄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貢瓔珞被體號菩薩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開而製惜未遍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知音之臣因各祖之故花間集名為填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辯伊凉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亥不同者不可辯明正無

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之作應天長詠閨情云管絃喧繡陌燈火照香塵腸斷蕭娘愁歸路緩彫鞍獨自歸來凭欄情緒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寄紈素枕前淚窗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繡陌燈火畫橋塵香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花解語念後約頓成輕負緩彫鞍獨自歸來凭欄情緒楚岫在何處同前云云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少蘊之作念奴嬌詠中秋云洞庭回首江海平生漂

流容易嘆佳期難到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青樽嫦娥應笑猶似向來好廣寒宮殿為余聊借蓬島又曰洞庭波冷望冰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捲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遥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鼉怒龍吟又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醉倒清鐏嫦娥應笑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為余聊借瓊林既換韻又換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比調豈非無祖詞以證之耶至於憶秦娥諸人所作皆亥韻者而孫夫

人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陳同甫春恨云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蘇東坡詠笛云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而陸放翁春遊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則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又六字矣柳稍青初起三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墻頭紅粉深院誰家周美成佳人云有個

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娥凝綠一笑生春爲伊入恨熏心更説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窓月冷着意溫存而李易安春晚有云子規啼血可憐又是春歸時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繡梨花飛雪丁香露泣殘枝俏未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風月此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叶韻也至於瞿宗吉之辨漁家傲本頭句第二字皆仄聲起而楊復初凌雲漢乃用平聲起見樂府遺音似此不一若以周德清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曲之不同也

以予論之南詞但要字律和諧或平或仄俱可也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雖不同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況至於多少二三十字者哉若歐陽公春暮模魚兒捲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來紋如縠凝遠月恨人去寂寞鳳枕孤難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逐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娩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多情未乜難拘束那看更趁良景追尋甚處

垂楊拍佳期過盡但不説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此則前拍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那堪更字當是韻佳期過盡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决不可不入選者或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康之應天長原註十九句則前闋决非矣歐之應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小詞

筆談曰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之詠以成曲謂之協律詩外有和聲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

之間爲之者已多有在涯前者又小曲有感陽沽
酒賣敍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爲
莫知孰是楊綸本事曲子云近世謂小詞起於溫
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
娘一去望江南又曰近傳一闋云李白製郎令菩
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劉斧青
瑣集隋海山記中有望江南調即煬帝世已有其
事矣

漁父詞

張文懿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煜漁父詞二首其

一曰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
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
舟一輪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
自由

後主長短句

蔡絛西清詩話載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
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
月小樓西曲瓊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
後望殘烟草低迷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
國事豈爲吾虜也又一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
闌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
獨自暮憑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
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徽宗亦
工長短句方北狩在房中猶作小詞云孟婆孟婆
你做此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後在汴州有二絕云
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興何日是搔首賦車
攻國破山河在宮庭荊棘春衣冠今左衽忍作北
朝臣又云投老汙北城西風又是秋中原心耿耿
南國淚悠悠嘗膽思賢佐顒情憶舊游故宮禾黍
徧行役閔宗周又云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祊隔越

幾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茹苦窮荒敢怨天又清
明日作云茸毋初生認禁煙（此地寒食茸毋生）無家對景
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漣以上
詩並見天會録又嘗膽録云道君喜爲篇章北狩
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凡百餘首以二逆告
變所棄炎火所傳於灰燼之餘者僅此數篇而已
或謂徽宗乃南唐後主後身豈其然乎

後主曲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
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

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
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
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何耶

西江月

東皐雜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
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
夫難狀曉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謾遶幽砌尋花
桃李狂風過後綠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
價歎飄蓬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
嗟席上青衫濕透撫弄舊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
少離愁散在天涯

點絳唇

魏公晚年鎭北都一日病起作點絳唇小辭云病
起懨懨晝堂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
空翠司馬溫公嘗作小阮郎歸詞曰漁舟容易入
春山仙家日日閑綺窗紗院映朱顏相逢醉夢間
松露冷梅波皺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
尋此路難曹脩古立朝號剛方蹇諤嘗見池上有
所似者亦作小詩寓意曰荷葉草芙蓉深青映嫩
紅隹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

西江月

楊湜詞話載西江月詞寶髻鬆鬆梳就鉛華淡淡妝
成輕烟翠霧罩娉婷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
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
靜

剔銀燈

范文正公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
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
備用盡機謀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

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
尩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
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瑞鷓鴣 小秦王

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
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
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
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
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
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

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南歌子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英英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西江月

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春夢人生幾度秋凉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

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

水調歌

蘇東坡被謫時值丙辰中秋翫月作水調歌都下傳唱內侍錄呈神宗讀至猶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因嘆曰蘇軾終是愛君遂得量移汝州嘗考唐宋時臣下詩歌往往得達帝所而蒙賞鑒太和之氣象亦可徵也

東坡長短句

東坡携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慍色坡作長短句曰師唱誰家曲宗風有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偸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借仲殊和曰解舞清平曲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須眼似眉蟠桃已是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版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版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

減字木蘭花

東坡在汝陽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子誠知言耶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單于問家世詩詞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闋曰單于若問

君家世說與敎知便是紅窗迥底兒謂功顯之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爲之子安世以閤門宣贊爲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朝一漢兒登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閹者爲漢兒也最後知閤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鹽商孟客兒謂思恭之父爲販鹺巨賈也

望江南

舊傳有一士在官愛唱望江南詞而爲官所責者不得其姓名今知爲王霽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此詞數十曲嘲郡

縣同僚遂并及府帥帥怒甚因群吏入謁而數折之云君恃爾兄謂吾不能治爾邪彥齡斂板頓首謝且請其過帥告之復趍進微聲吟曰居下位即恐被人讒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句不屬同僚適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而退今世所傳別素質一闋云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即其意也娶舒氏女亦工篇翰翁出武列事之素不謹常醉酒嫚罵翁不能堪舒取女歸竟至離絕而夫婦之好元無爭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唇曲云獨自臨池悶與來時把欄杆凭舊愁新恨耗卻來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個年時影後再適宅族彥齡終浮沉不顯

清平樂六詞

劉原甫於清平樂作詞詠木犀其後陳去非蘇養直向伯恭朱希真韓叔夏亦繼賦一闋王晦叔并紀於碧鷄漫志原甫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留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濕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閑地嫦娥借與微芳去非云黃衫相倚翠幃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

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山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光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舟到十州三島心游萬壑千巖伯恭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禁惱人風味如今老我薌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希真云秋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耶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叔夏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崖

佳樹裡惟許鹿門人醉輕羅重上風簾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沉深歸去依然愁滿江山晦叔同謂一花一曲賦者其六人必有弟其高下者予以爲皆佳句云

紫姑白苧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方寫至追昔無然書角實輪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史荅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騷雅蜀人郝宗文以春初邀請

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凭回無語歛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淡有思致

周美成楚雲詞

周美成頃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追遊甚久後從京師歸過蘇首訪之則已從人數年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峦子高坐上因見其妹作點絳唇詞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杖桃根說與相思意何際別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讀之爲之累日感泣

惠柔侍兒

何文縝丞相初登科在館閣飲于宗戚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麗艷人也慕公風標密解手帕子爲贈且約牡丹開時再集何亦甚屬抱既歸賦虞美人一曲隱其小名以寓惓惓結戀之意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從來直到牡丹時即恐花枝知後故開遲別來目盡閑桃李日日闌杆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繞芳叢何自書此詞示蜀人趙詠道言其本末如此

莫少虛詞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公魯直所作蜀人石耆翁言此莫將少虛壯氣詞也能道其詳少虛又有浣溪沙一闋云寶釧湘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一詞云歸夢悠揚見未真繡衣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皆造語工新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今人鮮有知其少作者 右十一事皆見王海叔顒堂集

蔡元長詞

亭舊藏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卸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語況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讖矣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昔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張安國詞

張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一篇云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朔風勁悄邊聲黯消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羶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從橫看明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劒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遣行人到此終憤氣填膺有淚如傾歌闋魏公為罷席而入

上林春慢

都下元宵觀遊之盛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族大家宗藩戚里宴賞往來車馬駢闐晝夜不止每出必窮日力盡夜漏乃始還家往往不及小憩雖含酲澁疲思亦不暇寐皆相呼相挈並臂連袂又催速客已在門矣又婦女首飾至此一新髻鬟參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燈毬裊裊滿街鰲山燈架及有門簷內外又挂紅燈如晝騷人詞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云帽着宮花衣惹御香鳳輦晚來初過鶴降詔飛龍擎燭戲端門

銀花燈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閒坐任狂遊更許傍禁街不扃金鎖玉樓人暗中擲果珠簾下笑看春衫裊娜素蛾遶釵輕蟬撲鬢垂垂柳絲海棠夜闌飲散但贏得翠翹雙嚲醉歸來又重向晚窗梳裹

劉過詞

劉過字改之自號龍州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桯史最為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壽子由帥

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

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闋其詞云按轡徐驅兒童

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

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蘂攀條得自如

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

風景江淮各異遥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

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黄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

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晉知其劉所

作厚有饋貺　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

甚郭杲爲殿巖從駕還內都人昉見一時之盛改

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遥望翠華馬去如龍擁

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

開團花袍窄又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筭韜鈐有

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無陣整從容虎帳中

想刀明似雪縱横脱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

邉城氣吞胡虜慘澹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

神武駕馭英雄郭饒劉亦踰數十萬錢又送孫季

和云問信竹湖孫自號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

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爲莫是秋來未

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閑情處向南山寄傲北

淵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筭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

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疎雨梧桐

微雲河漢鍾鴻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

汝負昌黎又嘗於友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

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

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以爲鄧南秀

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

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銷腸

斷一枕新凉眠客舍聽梧桐疎雨秋風顫燈暈冷

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粧殘翠蛾狼藉淚痕

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托意焦

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惻雲

萬疊寸心亂

沁園春

理宗朝嘗欲舉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至

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

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

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

右具在前述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某人田

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

官爲已不把人怜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驚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肴掌大地何須經理萬般千萬

憶秦娥詞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生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耳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之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鷓鴣天詞

婺州劉昂臣因參告臨行求緉子於妻妻併作此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當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寬寵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一剪梅詞

易祓字彥章潭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成名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蛾眉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再娶詞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作柳梢青詞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彩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斷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好事近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需催粧詞昂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

到紫微花下悟此身非客不須朱粉汚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妓送太守詞

嘉定間平江妓送太守詞云春色元無主荷東君着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浪又那更蜂欺蝶妬算來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仙郎輕轉旌旗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閬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紅雨去與住兩難訴或云是蕭汀盧

中之作

木蘭花慢

陳石泉自北行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木蘭花慢云北人未老依舊著南冠正雪暗鑾沱雲迷芒碭夢落邯鄲覩念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隴霧西湖淨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不堪難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釣天紫薇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裡闌干

文及翁詞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予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昭君怨

建康歸正官王和尚濟南人能誦完顏亮小詞其詠雪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州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女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橋仙曰持盃不飲停歌不歎坐待蟾宮出現斤雲何處忽飛來做許大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惱恂鈎鋒不快一揮揮斷此陰霾此夜看姮娥體態讀其後篇凶威可掬也

水調歌頭

田世輔為金州都統制荊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安主簿闕作水調歌頭詞獻之曰涼露洗金井一

葉下梧桐謫仙浪游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蕭蕭一副坐對清泉白石翹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霄中神仙宅留玉節駐金狨黔南一道十萬貔虎控雕弓笑折碧荷倒影自唱采芝新曲詞句淵秋風颯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田覧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閱武見之翰立道左泣曰人鬼殊途公能恤吾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送千緡與其孤

菩薩蠻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

露嬌啼色住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屬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三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橫塘强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荼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録一册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季迪名啓姑蘇人 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楊基張羽徐賁為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一卷行世

喜遷鶯

夏文莊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辰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瑤階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梁州

曹東畝詞

曹東畝赴省試陸行辛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這一雙脚底一日趲上五六十里地要爭氣扶持我去將得官一歸那時賞爾穿對朝靴安排爾在轎兒裡更選箇弓樣鞋兒夜間伴爾

清江引

高郵王西樓名磐字鴻漸善詞章能盡風韻之士一日製清江引小詞咏睡鞋嬌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兒幾番輕撥醒膾炙人口皆稱為被底勾春興王先生又為友人画菊翁復系一詩云萬草凋零萬木僵籓籬內外耤輝光請看獵獵霜風裏一點秋金百鍊鋼詩亦有氣

聶大年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東坡行香子馬晉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問學一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至京修文而死貧不能歛似若預為已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録之蓋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閒人對一張琴一

壺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清珠鬢異霜侵衰鬢異去年
猶勝今年一回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
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
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
酣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
吳淞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晋字孟昭仕 國初吳
下人也

黃鶯兒

弇州先生藝苑巵言以雨中遣懷黃鶯兒前一首爲
升菴夫人所作後三首爲升菴作今查原本四詞

皆出升菴手○積雨釀輕寒看繁花樹樹殘泥途
滿眼登臨倦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極目空腸
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湞南○夜雨滴空堦
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揩狂歌
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
時開○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
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暁鴻黃昏新月弦初掛望長
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綠山溪流光愛青苔
繡衿墻陰鬱蒸淵外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天香雲
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四熱詞

看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
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
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黃昏畫角歇南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茅簷滴溜
松稍露雪紙窗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床頭燈
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
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鴈聲不到
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湖遠
樹接倚樓燠得闌杆熱

關山望轉賒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離鄉背井
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京華書
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

升菴生平博洽誠近代所罕其所爲詩文用事大覺
餖飣樂府則如另出一手足稱絕唱觀此四詞可
見其一斑矣四熱韻何其天然穩妙

禪家調

學道非難守道爲難結跏趺坐任循環苦空僧舍寂
寞禪關對幾重雲幾重水幾重山松嫩堪飡竹容
須刪息塵緣何事相干心超物外身處人閒有十

分清十分淡十分閒

不愛驕奢不喜誼譁一枝開千葉梅花東村檀越两舍人家但去時齋樂時講坐時茶雪井突加玉樹槎芽正宜宴百衲袈裟樂中乞化坐演三車却怕人知怕人問怕人誇

四序無窮萬慮皆空守禪門佛祖家風香煙吐白燭影搖紅對翠梧桐金菡萏玉芙蓉滌倒山翁少小頑童天性兒一樣疎慵偶來城市却想山中有數株栢千竿竹萬年松

無物思量萬慮皆忘坐两班大衆禪床粗衣隨體淡

飯充腸有一函經一佛像一爐香功果非常功行非常愛山中白晝偏長翠苔岩洞綠水山房有一天風一天月一天凉

臨江仙詞

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有輕薄子画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画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漸穩即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吳履齋贈妓詞

吳履齋丞相賀新郎詞云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淡抹道家粧束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冶葉倡條憚俗比似江梅清有韵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屏半掩春山蹙正輕寒夜來花睡半歌殘燭縹緲九霞光裡夢香在衣裳賸馥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對一奩花影垂金粟腸易斷情難續

詠妓趙庭

石次仲詠妓趙庭陳狀云醉紅宿翠髻嚲烏雲墜管是夜來不得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秋月消搦腰肢揩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風雨相應濕透鞋兒

士人贈妓詞

有士人訪一妓在開府侍宴候之稍久遂賦一詞寄之云春風捏就腰兒細繫的粉裙兒不起從來耶向掌中看怎忍在燭花影裡酒紅應是鉛華褪暗壓損眉峯雙翠夜深䙱站綉鞋兒靠那箇屏風立地詞至爲閫中所見喜其詞語清麗明日呼士人來竟以此妓與之

及第詞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舍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綠袍乍着君恩重皇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綿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憶君王

謝克家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依依宮柳拂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坐黃昏人斷腸

踏沙行

張仲舉踏沙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間滿闌春水滿窗山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張詞全用李詩語若不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折紅梅詞

吳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仕至殿中丞居水西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憐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匀點胭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別即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闌干問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春日群飲必使優人歌之

詩話類

御製

唐

家語舜作南風之詩此則御製之始

文皇詩雲凝愁半嶺霞碎纈高天而李賀云龜甲屏風生眼纈貫乃祖之自是雕蟲一先驅耳都不似大風苦寒居然出王者口語如玄宗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差有氣槩然亦用肩王劍門千仞起石路五丁開第稍變換數字若光弼代子儀略加指麾旌旗便爾改色

唐宣宗微時遊方至瑞陽之黃蘗山與黃蘗僧同觀瀑布僧得句云千岩萬壑不辭勞遠望方知出處高方搆思宣宗爲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僧二句亦清高但不脫僧家聲韻彩

續句則天子氣象終不侔矣詩言志信哉

詩有帝王氣象

藝祖微時詠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逐却殘星趕却月國史潤色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纔到天心萬國明文章卑弱大不如元作辭志慷慨規模遠大已有千萬世帝王氣象也

雨雪詩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

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遥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不治於是見焉於呼盛哉

菊花詩讖

上嘗醉中咏菊花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塲滿身穿就黄金甲其後天兵俘士誠殄友諒與克元都之日皆在入九月間而大業已定詩讖果足徵云

瀟湘詩

上初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又嘗遣都督僉事楊文征南賜之詩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胄乾坤静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真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天能慮藻雲宿致邁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古帝王莫及也

不惹菴詩

太平府不惹菴　上初渡江時潛行至其地因投宿焉僧異之詰詢其爵里姓氏乃索筆題詩曰殺盡

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即恁嘵嘵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命械僧至京將殺之僧曰御製後僅有臣亡師一偈在焉問偈云何即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深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乃笑而釋之

朔漠三銘

永樂三年　文皇帝北征抵黑松林而還初遇禽胡山勒銘云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立馬峯復銘云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剗鈕玄

石與之悠久又次清源泉銘云於鑠六師用殲醜
虜山高水清永彰義武

象奕倡和詩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illegible]蔡先生
應教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illegible]決死生千
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歌舞罷悲垓
下漢將旌旗過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
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強爭各用兵擺成隊伍
定輸嬴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
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

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
量見矣

宣廟六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
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
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
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模本石
蓋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覩
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
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凉與前二詩皆一視同

仁[illegible]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此真帝王之言也

李君武

李君武詠泥椒壁香氣溢芝檢壁文成色逐黎陽紫名
隨蜀道丹一丸封漢塞數斗濁秦涇不分高樓妾
持況別離情

周君水

周君水贈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悲獨歸何當沾
露草還濕舊臣衣

許倪破扇

許倪詠破扇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凉不堪障巧笑
猶足動衣香

裴延聞妓

裴延隔壁聞妓徒聞管絃切不見綺羅[illegible]賴有歌梁
共塵飛一半來

裴延剪花

裴延詠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艷且驚人懸知陌上柳
應妬手中春

唐怡

唐怡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餘酉[illegible]趣不

減少年時

神迥

神迥懷歐陽山人嚴秀才鴟鳴東廊曙草秀南湖春

張貞居

張貞居獨酌一首乃陳谷陽手書者詩曰靜極忽不愜揜書興前軒榮木契四維時今托孤舆群物方趨功吾衷恒晏然本之超世才偶脈區中緣妙理寄濁醪嘉名愛靈仙從吾所好耳富貴須何年此詩若置之陶靖節集中當無媿色

孔欣樂府

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蹰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趣嘗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楊升菴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其格調雖與淵明不叶然其興寄迥出六朝諸人

田畯醉歸詩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即酬誠生人之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豐筵禮席注玉傾銀左顧右盼終日拘牽惟恐有一語言之失一拱揖之誤也即可謂因飲矣張亨父題田畯醉歸圖有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扶背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鬢短何妨花插帽身强不厭布爲衣天寬兒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讀之令人有物外想

胡釘鉸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數謂賢者之跡禁樵採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酒輒祭於禦寇之壟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

夢一人捉刀劃其腹以一卷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既成卷軸尚不棄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畧記數篇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蘂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

身路人借問遥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栽竹詩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墻高百尺莫令墻外俗人
看晏臨淄曰何用粉墻高百尺任教墻外俗人看
處士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謝蝴蝶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其間絶有
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
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

撖彦舉

撖舉字彦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
落以死同時有鄭云表者慕彦舉之爲人作詩挽
之云形如喬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爲
寫真

項羽廟詩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一十八里市人失火延及
斯廟有人作詩曰嬴秦久已酷斯民羽入關中又
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毁咸陽三月是何人

項莊詩

詠項莊詩交又恩深雖可報君臣意重忍和志楚歌
自此閧垓下漢爵徒能得射陽若識五丈龍虎氣
丁公遭戮獨堪傷指項伯也豈果丁公一人可以
誅乎

暨氏女

建安暨氏女子年十歲能詩有人令賦野花詩云多
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蠅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
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三吾詠王嬙

友人彭三吾有王嬙詩曰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
畫工休盡殺夢弼要人圖得風人之體

破錢詩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年十六頗能詩甚有
佳句吳人多得之有士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
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
間不平事

弔僧詩

謝希聲嘗誦弔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
此人作詩不求好句耶求好意乎以爲意好句亦
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唐人謂燒却活和尚

侯綸

浮梁判華亭侯廷言綸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足資警惕其左曰員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員何以成其器至員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況我疎鄙流竊祿尸其位人或議我員我員思以致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其右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木彼棘是何物雜於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惡君子之德尚有容君

不見仲尼尚遭陽貨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僧惠崇

楚僧惠崇工詩書楊氏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塞上云河冰堅度馬塞雪密藏鵰宿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上楊翰林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鶯日短彈劍惜春深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逝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送錢供奉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溫海雲濠梁夜泊云夜閑潮動桐秋迴月臨城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懷長公云秋近草蟲亂夜遥霜月低夏夜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賀金人云日躔黃道迴春入紫微深陝西道中云關河雙鬓白風雪一燈青

聶碧窗

天慶觀主聶碧窗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劉泰

吾鄉劉泰字士亨號菊莊詩鳴一時有菊莊集行於世亦未見其工也曾閱二絶可謂警拔特拈出之題秋鶯云紫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莫戀斜陽儘意啼此識不知其者又作秋茄詩有云傍葉依花紫實團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凉風白露邊嘆所無知己者

張師錫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張師錫作嬰次韻爲老兒詩曰髮鬓盡皤然眉分白雪鮮迴遲延容話偪

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杖稽行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兩每愛烹山茗常嫌飣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驢困鞭頭搖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睷乾眯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擡舉衣頻換扶持槳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屐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伶三樂圖張咲七賢看嫌經字小敲戲磬聲圓食罷羨流袂杯

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象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更偏墓松先命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烘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椽怒僕空掙眼嗔僮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腳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猊堆瓦似餓鳶觀聽多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牋已開頒几杖寧更佩帬弦賀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弃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叫稚臨床伴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盧訶耳聞蟬束帛憂無分安居信有緣伏生甘末生絳老讓行先徇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漸積齒肉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若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塼好生焚鳥網惡殺折漁筌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勝狂顛

聯句記

聯句記中楊君謙七人每一人作一小傳一變傳中稱其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

妙句君語余曰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恭其推一變也可謂至矣余謂非一變不能爲此言非君識不能知此言之妙

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一變贈趙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共蕭疏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遍稱妙甚衆容傳觀皆賞以爲雅製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老去便懷投紱計知公天性在山林註云時公雅有長往之志又王敬止贈一變

云君家垣西伭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甲
人不識時時詩裡吐虹光一䕶答云枥黄詩句可
争能素操𢠵看冷似氷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
裡一枝𣗳一時七人之中一夔自當稱雅

洪貫

子美秋興八首誠冠絕古今之句世言和者秪不自
知而徒取效顰之誚余友四玥洪貫字唯卿嘗爲
祟化令素以吟咏自誇晚年致政群友戲曰汝能
和杜秋興則吾輩當傾橐爲君一醉也洪一夜吟
成八歳以爲句格切肖眞有神助不免於無病呻

吟之誚實出人表也因錄於左庶不泯其才其一葉
落千山瘦盡林峯尖如劒列森森海沙郭索饑呈
稜庭砌蜉蝣出侯陰弟妹存亡千里月江湖風雨
十年心無端觸目傷懷事况復頻添夢後砧其二
劒閣西連鳥道斜上皇今喜到中華題情詩笛溝
中葉賣卜人看海上槎霜冷玉樓思舊帳月明胡
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難遣池上芙蓉又看花其
三歳月能消幾局碁白頭空作楚囚悲廟堂籌策
非吾望湖海疎狂似舊時三輔關中闈未觧六龍
天上駕還遲荒原戰骨知多少精爽誰無故里思

其四金殿龍香繞牌山鑾輿隱隱出花間丹青日
照麒麟閣鐃鼓聲嚴虎豹關海岳有靈裨聖治華
夷無路動天顔五雲影裏簾開處幾憶趨蹌侍從
班其五山川震蕩日無暉盡道將軍智力微誓喜
喃喃聲鼓息又聞河洛戰塵飛于今世事知誰在
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飯盤端不待
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秋金
甲寶刀千騎老紫薇黄閣幾人愁關河夢逐簾前
燕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粲近來消瘦盡强携書笥
容南州其七文皇身建救時功四裔咸歸覆幬中

西幸鑾輿悲險道東還龍旆逐𩗗風一身貧病頭
將白三月天山火尚紅江畔秋雲無限思强歌巴
曲醉巴翁其八御溝流水帶逶迤粉黛三千映月
陂寒露下凋三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書報
降王死河漢星看織女移鄉夢秋來頻到闕分明
龍衮下端垂

鄙詩

折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哄者常作即事詩
曰日煖看三織風高閑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
之長方潑聽琶鳳持鰻拔建章歸來屋裹坐打殺

又何妨或問詩意答云始見二蜘蛛織網于簷間又二鳥鬬於兩廊有死甦翻覆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吹潑飾聞隣家彈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臥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哲宗常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能灼艾而罷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九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趙松雪失身

趙松雪有千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画爲詩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爲人譏予昂誤矣予但曰此二句即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昂以自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繇上之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虞伯生

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妃故無名子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之句宋遺民錄

僧衣

僧舊著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故歐陽原功題僧墨菊詩云苾芻元是黑

衣即當代深仁始賜黄今日翦花翻淡黑本來面目見聲香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今赴應僧衣蔥白

馬光祖判

有士人踰墻偷人室女事覺到官府尹馬光祖面試踰墻摟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玉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慾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顔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

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揺紅記取媒人是馬公文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偶

舞衣歌扇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或謂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余見李義山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歌扇舞衣唐人已用之矣

金粟道人

顧仲瑛晚年隱淛晉有恬淡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裘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達殷奎顧府君墓志曰君諱德輝字仲瑛姓顧氏崑山人蓋四姓之舊也幼頴悟善記誦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君將用之乃謝絶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自稱金粟道人歳戊申從其子遷臨濠而卒

銷金鍋

杭州西湖之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士女畫舫笙歌日費萬金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今未見出處昨見一竹枝詞蓋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色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秋宮詞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秋夜宮車幸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欄杆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讀之初若言當時之事者細味其詞則便有深宮寂寞

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詞渾然追踪盛唐

元遺山集

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楊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故也集有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隠霧閣有今夕寶靨羅裙無此聲蕭洒寒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綉仙人圖一絕彩服仙童画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

一頌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千稍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露閣雲隠晚幾就扶踈月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元自注夫人參曹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為女冠者今集貽安詩云珠團碧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稔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又足知遺山之範家矣

倪雲林

倪雲林無錫人名瓚字元鎮家饒於財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遂棄家乘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高蘇州思致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韋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之蓋不但其詩之酷似而已

袁介

袁潛翁名介字可潛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來占籍華亭可潛元末為府掾以詩名子凱世其學遂卓

冠當代可潛詩世傳其檢田吏一篇

楊鐵崖

楊鐵崖將訪倪雲林值天晚泊舟於滕氏之門滕乃宋學士元發之後富而禮賢知為鐵崖延請至家鐵崖曰有紫蟹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崖入門主人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崖援筆立成曰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螯盛貯白瑠璃半殼微含紅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較螃蟹咄咄論團尖我今大嚼不知數況有醇醪如蜜

甜此詩頗豪宕可愛

一笑居士

浙省員外郎張光弼名昱廬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日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懵騰醉看得春光到牡丹蓋寓時事也今集中亦無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果如其言海昌胡虛白作詩以弔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留山水葬詩人老逋泉

下應相見為說梅花寫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壽安坊西即今之花市也

雪詩

元末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錢塘黃冠也有詩字名予嘗於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外史首有山居雪霽詩一律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集可觀者錄之于左并書姓氏爵里外史詩曰日光玉潔千峯立映雪時晴一氣凝當書爐亭催掃巷犯寒漁艇借收氷松皮石裂號饑鼠窓隙塵消撲凍蠅青[illegible]澤可愛倩誰春餘捲紅綾張

者自京來杭和曰[illegible]河人跡斷隱居山道百神凝岩頭鶴下松無雪石底龍歸水不來釀酒春瓶濃勝乳抄書雲笈細字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為織春袍柿蒂綾黃溍走筆和曰雪中乘興真奇事無奈舟膠水始凝朝士白頭慚獨走仙人赤腳傲層氷　來盡是鷄群雀趨附空甎馬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總勝傖值有青綾俞友仁追和曰湖上千峯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蘂煮茗潛敲澗壑氷東郭思寒行似雀南屏痴醉坐如蠅相過內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綾翥字仲

舉先晉寧人父官於才因家錢塘官至學士緇卿義烏人官至學士俞字文輔仁和人國初會元也

錢塘十詠

友人家得錢塘十景詩句法似國初人者然題目以錢塘名詩中用樟亭柳橋又似宋人者考之舊誌亦無實昔賢之所遺也特錄於藁庶後人可演而爲誌

東海朝暾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浮超騰渤澥三千界照耀閻浮四百州暘谷神龍多變化高岡鳴

鳳自喧啾近來誰有賓王句試與重登鶯燕樓

西湖夜月

碧玻瓈浸玉芙蓉千頃金波夜欲鎔殿裏素娥春
睡醒鏡中西子晚妝濃羽衣入夢來孤隺鐵笛驚
心起臥龍欲問蟾宮乞靈藥朗吟飛過兩高峯

雲石樵歌

雲山深處有遺民學不逢時且負薪扣角何須歌
白石爛柯聊且避紅塵毋能忍痛思曾子妻却羞
貧棄買臣郊藪安能隱麟鳳皇家結網近來頻

冷泉猿嘯

冷泉亭下北山陂曾見幽雄共引兒慣聽山僧朝
說法能隨木客夜吟詩松披日暖人遊後蕙帳風
寒鶴怨時惆悵遺音無處覓竹溪啼老野棠枝

浙江秋濤

怒捲西風勢未休滔滔何處覓安流青山隔岸分
吳越白浪排空逼斗牛鐵箭有靈來〇日素車遺
恨已千秋晚來試倚樟亭立楓葉蘆花滿眼愁

北関夜市

地遠那聞禁鼓敲依稀風景似元宵綺羅香泛花
間市燈火光分柳外橋行客醉窺沽酒幔遊童笑
逐賣餳簫太平氣象今猶古佇聽民間五袴謠

孤山霽雪

雪後孤山擁畫圖天開霽色炫氷壺三竿曉日消
殘凍一脉春泉入裏湖放隺山童籠未啓觀梅野
客杖先扶就中風味誰能識活火烹香付茗爐

兩峯白雲

西子湖西兩翠岑高連雲氣易晴陰荒唐不入襄
王夢變化能爲傳說霖常隔遊人千里目頻回孝
子百年心幾番僧寺黃昏後更礙鐘聲出遠林

九里孤松

曾向林間構小窓臥看蒼翠擁旌幢雄聲絕似閩
三峽秀色何須攬九江自與竹梅諧舊約不隨荷
桂入新腔試觀樹杪悠揚處疑是盤空白隺雙

六橋烟柳

綠暗青濃乍有無曉鶯啼罷尚藏烏隨風不入五
侯宅帶雨半遮西子湖舞徹細腰曾攬楚困酣嬌
眼欲傾吳蘇公舊日經行處夾道低迎鷁尾艫

俞應則詩

趙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
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

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緣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妾夜生子明宗隅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於鄉人趙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素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真學正家見福建閩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則所作君其事則備載

錢唐瞿宗吉歸田詩話及袁忠徹臺符外稿然忠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兒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朔漠後事應則其國初人歟記此以俟知者

趙雙硯詩

臨海趙太守洪武年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蚕婦圖云蚕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君王見此圖

王旬宮辭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

甘崖湖詩

餘干甘崖湖名彥初　國初人予嘗愛誦其詩如征婦吟云嗚咽秦關隴水流征人何事不生愁孤燈絡緯重門夜雙杵梧桐小苑秋錦字題書封更懶金錢問卜語還羞裁衣欲就憑誰寄胡雁啼霜又過樓亦饒之詩伯也

戴文祥仙詩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閑道術嘗隱堯峰山塢建一草樓荊垣竹扉聊以自適凡會道流靡不招致一日有二藍袍來訪延之登樓飲酒一人曰吾有詩文祥速出紙筆書云雲英英兮出山阜倏爲白衣忽蒼狗月皎皎兮照青潛波光亂擊金蛇走浮雲飛盡或無蹤明月西沉還自有雲來月去本無期我與乾坤長共久書訖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樓之勝云姑蘇勝景清且幽瑤靈毓秀世莫侔比屋鱗接民居稠中有縹緲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鈎芙蓉朵朵侵人眸樓中老翁復何求酡顏華髮

雲錦朶樓前疊石成林丘左圖右史日校讐一塵不到風颸颸蓬萊三山聊與儔四時行爲春復秋金風蕭爽暑氣收海變桑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一籌南極耿耿當空浮華筵羅列美珍羞望中嘉客總貴游錚錚環珮鳴琳球蒲萄酒泛黃金甌賓主相洽頻勸酬清歌暢飲樂未休仙翁福慶殊悠悠書訖一人吹鐵笛一人撫掌而和忽不見矣

錢宰詩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

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勑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錢夯王像則在台郡長房

劉誠意詩

劉誠意基初見 上上與坐賜食因問曰汝能詩乎基曰詩儒者末事何謂不能 上即令所用斑竹箸示之曰試吟此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妃曾洒淚痕斑 上顰蹙曰秀才氣基曰未也即續之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上始悅

饒介之詩

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參軍事于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水綠曲爲韻季迪隨口荅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借酒在

樽飲餘自鼓無腔曲饒大驚異因勸之仕季迪咲而不荅時年纔十六又二年年十八頎而長矣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雁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即擇吉日以女妻焉

胡王詩

國初海寧胡虚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唐王致道號南埜皆一時詩人其集未之見也曾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錄其三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念

心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窓小玉屏早恨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云禁院養嬌兒兒嬌毋命危褒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荊釵那及嫁梁鴻王云王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遠身爲金谷土魂作彩雲飛二詩冲雅規刺有風人之旨其負時名宜矣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德初錢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業遭時不偶遂髠首而肆力於詩故德初嘗

云或從事於文墨非以糜道沽名盖有不得已也止庵曰詩豈吾事耶資黼黻焉耳入 國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德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窓戸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 太祖見二詩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爲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熱時無處乘凉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來淺三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終

孫蕡

孫蕡字仲衍號西菴五羊西人也詩文逸麗豪邁爲宋濳溪高弟仕翰林典籍上誅藍玉搜其家凡有片紙隻字往來者皆得罪先生因爲玉題一画遂殺臨刑時口占詩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月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孫蕡死時有何言指揮以前詩對上怒彼有如此好詩汝乃

不復奏而殺之何也亦命殺之先生平生詩甚多已傳刻於世尚有詩二絶失刋今錄于此訪駙馬不遇青春駙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曲欄春似海隔窓閒殺碧桃花詠石榴纍纍纍纍復纍纍纍纍壓倒珊瑚枝秋風擘破玳瑁皮露出數顆珍珠兒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即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簑著長齒屐擊木劍行歌於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

遊帶遊京城名貴側目平生嘗畫梅畫成未嘗無
詩也有詩云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
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
時欲戮之遂遁後　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飯蔬
羹山農且談且食　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任諮
議參軍一夕暴卒應制作絕云獵獵北風吹倒人
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
有春今竹齋集中刻咋見蒲菴禪師復見心題其
梅花一歌亦特出歌云會稽王冕高頰顴愛梅自
號梅花仙豪來寫遍羅浮雪脫巾大叫成花顛有

時百金閒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投
梅花譜朝詠梅花篇水邊籬落見孤韻恍然悟得
華光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臨雲草閣秋瀟灑
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補之
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
平生放浪禮法疎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
燕市嗔目怯殺黃鬚鬍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
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
我萬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
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花無遺株詩魂有些招

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披復見心亦元臣名來復
字見心入　國朝畏法而髡首即元明善

顧祿

顧祿字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伏法時　太祖初
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
韻　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其詩至今稱爲
經進集云

茅大方

廣陵茅大方作詩必傳經義常謁孟廟有千古難忘
義利詞之句一時作者莫能尚也洪武末先祖守

淮安時大方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
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
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名馬伏波老我不
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其於義利真不忘所
擇矣故百餘年來尚爲淮人傳誦

宗吉詞

瞿宗吉竹枝詞如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
還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等句可謂
越出鉄崖

聶大年

聶大年先生讀楊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采鳳凰雛酒債詩豪膽氣麄白髮草玄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金鈎夢遠天星墜鉄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蓋廉夫毋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鉄笛道人晩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里家畜四妾名竹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画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年之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叙其實今集中無

楊廉夫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

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于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旣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裡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不久果得一子

俞清江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淸慎警句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廿飲水皆不多見近見其題顔師顔西湖画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画船歌舞為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鳥

李昌期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由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輕

到縣衙前又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饑餒喚我官車上陝州又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户有糧昨日逃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更有甚於彼時安得見太平景象乎

詩不必體

老杜作杜鵑詩有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首四句連用四杜鵑此法在詩家不多見此如觧縉侍御長疊一字為抑作瀑布詩有泉泉泉泉泉泉石中噴出飛龍涎先生莫非

解學士然然然然然然然然大率詩豪胸次放逸絕無拘礙出言成章不必其有體不必其有所襲也然二公只可偶一爲之若再出便不佳若使後人效之則醜態玉東眉謝蛾顰其可卑可恥甚矣

楊眉菴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楊名基字孟載眉菴號迺家吳縣天平山南幼頴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動公卿會稽楊廉夫相見戲以所號鐵笛爲題使賦歌對曰不惟能歌尤且竊效老鐵體翌日呈似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荒矣今老鐵當讓子

一頭地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此事舊聞於人未見其歌其集亦少也今獲抄本錄歌以識歟曰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合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闔彤庭跪獻冊宸衷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棹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瞑深王綱正統著高論喠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貝闕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朶之青瑤岑莫訝老鐵作龍吼卅山鳳舞江蛟吟最哉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吾濡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解愠南風琴（鐵崖詩春秋一本名透天關）

詠物詩

詠物之詩即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蚕賦箴賦之類說者以爲起於唐末如雍陶鷺鷥鄭谷鷓鴣殊不知元白已前盖已有之如子美咏黑白二鷹之類宋元以下作者亦足比方前人蘇平綉鞋云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半灣羅襪凌

波小兩瓣金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胡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與清鑿開空竅大分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夜寒龍並語瑶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隺樓中聽吹落梅花雪滿城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蒂渾無半寸深偏爲太陽遮水面可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陣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葉底漁人無計下鈎尋楊基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

心風來東面知春發月到稍頭覺夜深惆悵脩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千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滚滚綠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巳沒鷗邊波溢浦新添鷰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橈藏九霄揮秧婦云青欲蒙頭作野妝輕移步水雲鄉裙番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東暖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繼着殺揚鞭馬上郎夏元吉人影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

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沈彥博纖手云曾見花稍揀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髻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賭闘時香腮悶托鬪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靜菴梅花燈籠云篔簹織出巧玲瓏朵朵分明妝化工薄暮高挑照歸路滿街疎影月朦朧丁文煥釘鞋云行遲落花香齒齒步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

宋徽宗畫詩

夏忠靖公詠徽廟墨竹曰寶繖無心論治安碧窓着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眞瀟洒爭奈金人不愛看此責徽宗之不君也國初張來儀詠其折枝桂曰玉色宮袍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凉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子也又詠其石榴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得人有惜之之意然三詩皆有含蓄後二詩琢句尤工

義象白鷴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猿賜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温既篡引坐側猿急擲號

裂衣温叱殺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鷴見幼主崩哀鳴擲躅竟墜水死元有馴象一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殳下 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弘治閒主事張廷實有白鷴歌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與舞馬馴象緋猴乎其義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餔屹然十日受饑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不敢屠侍衛僝宣呼壯士披甲各執戈二殳象戰久不克兵拔象

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儀珊瑚錯
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
樂爭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
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
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
食祿人不若飯荳芻象何潔爾何汚天子垂衣治
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
兮古所無白鷳歌云君不見瀘南泰吉了餓死不
首蠻夷丘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猴
嗟爾白鷳急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

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晝戰日無輝伏屍百
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
鷳籠中起躑躅恨不提劍揮長戈劍欲截斷柰政
肯戈欲斷絶宜慰脰請迴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
揮一昂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
直超輕一躑竟與金龍飽鯨鯢嗚呼白鷳乃羽族
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廁中拉脇奴禽獸之心人
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笄來何如豢此禽羽衣縞
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天角魂
逐三忠戲六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

淵

詩定人品

泰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搨士奇與陳孟潔年皆十
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酒酣伯
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潔賦詩云十年勤
苦事鷄窻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
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
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
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止博得紅樓一
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

到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第爲庶吉士以
不檢去士奇官至少師遭逢之盛本朝莫及前輩
于二十八年前遂能定人品之高下裴行儉不是
過也

詠蛙詩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之其詠
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同遍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
一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傒大
月中無地着奸雄莫教强聒終宵在正是蘧蘧蝶
夢中余聞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曬微茫

閤閤肇鮭正繞堂細雨黄昏貧鼓吹誰家青艸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聲休强聒吳城明日是端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李西涯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奬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

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誦以爲絶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絶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洪春

洪春字遂初正統間府學茂才也有詩名題韓信云若使英雄早見機奇謀肯立漢邦基囊沙破敵功雖大躡足封齊事已非既已無心從蒯徹何緣執手教陳豨未央宮裏當時事千載令人淚濕衣一日接家使戲嘲同舍二絶云不是清雲不致身自嗟無學久因循廿年米帳今朝棄落得儒巾博吏巾同舍怒而使再有詩不告師長也又云落得儒巾博吏巾只緣造物不由人雨窓昨夜成癡夢彷佛詩魂到八閩衆閧笑而散且不省其意以爲心病也既三日家使謁先聖首命說書果以不合黜

爲福建省掾既至左相集諸曹散荔枝遂初獻詩曰五月閩南荔子丹摘來宜薦水雲盤色欺鶴頂霞新染光奪龍精露未乾曾侍漢皇陪上苑又隨星騎貢長安紫微垣底分嘗處頓覺瓊漿溢齒寒左相爲之嘆賞留以教諸公子既而期滿赴　京李襄城聞之亦請作西賓甚相得也幾欲奏保教職一日偶至書院中見案上一帙觀之乃春畫也每幅有洪詩多淫言狎語遂爲逐客杭庠入　國初無詩人而遂初爲首唱有玉岑集行世前詩俱無也

生員免役詩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黠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黠中其子往訴於府府王不為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蓋俗云空無用也王聞其言疑以惡語相嘲即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收拾絲綸別下鈎守遂除之

徐武功瑞龍吟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讒被逐放歸田里號天全翁脫去世故棲心丘壑其遊靈巖瑞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曲山更比東山好有畫圖樓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娥妝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逕蹤消屧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笑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酹呼童僕進餘杯便拚得到三更乘月迴仙棹此詞為人膾炙公年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文定公以詩吊之有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之句

悼亡詩

吾杭肅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琬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幌通宵雨花謝雕闌薦地風欲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罷

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氷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後詩尤勝於前

張驛丞

成化間山東張驛丞鄉試中式督學車璽贈以詩曰一官恥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讎枳棘豈能留彩鳳塩車終不困驊騮東藩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驛丞中式近世所無宜有詠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人捕之一日而獲三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府嘉尚以美言獎之然令實貪墨者時有府掾俞鳴玉善詼戲作詩嘲曰虎告使君聽我歌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亦得詩人之意

儒官詩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教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哄頭先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彭福

弘治間樂平尹趙公考滿還任邑中士大夫皆趨迎之時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云治陽總駐使君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疎禮節好從楊晝說陽橋考之劉向說苑子賤爲單父宰過於楊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之子賤曰奈何晝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鱎者矣陽鱎魚名

方伯不禮故人

弘治間有一方伯浙江人未第時與一友交好及仕江西故人遠造焉初見飲敘外送館章江門外石亭寺僧聊無顧盼之意其友題壁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青山不辭而去方伯大慚遣人追之竟不返

湯東谷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諱胤勣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

聞有黃封在何芳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與濟伯禮部尚書楊文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暫在西山傍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湯公讓胤勣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首予嘗序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鞲寒何時試

捲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寻詣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減李商隱公讓後爲叅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耶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祥語公讓曰吾旣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旣而有胡人牧馬城下者公讓怒即勒兵赴之旣接戰而胡大至同事無有救者遂遇害　朝廷賜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輕發顧不謂之奇男子耶

神仙太守

華亭張東海弼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

早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爲神仙太守張嘗制十絕以答之又有長短句一篇詩云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熟客馬蹄踏破紫芝煙古今何處有神仙雀駕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鄒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況而今白髮蒼頭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直腴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又有詠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揚揚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伏但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承無譁又有禽言一首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爲不知是福還是禍蓋此禽號寒蟲也冬寒時毛羽消落自鳴得過且過故云號寒又題一舟泊一舟行小画詩云前船乘風棹千里後船桅砧猶未起同在江河各待時傍人且莫

論行止

李夢陽遺林俊詩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時閹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身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諸葛能安蜀橅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眷作急流行老盃冊心壯憂推白髮驚秪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盡矣

李少師觧嘲

李少師自少小入詞林歷在館閣再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矚其亡投以尺素公歸答之一絶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僧法聚

杭之西湖淨慈寺有閣可矚全湖天順間學士錢公溥題詩倡驕腰橋三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名法聚者號玉芝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谿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碣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

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也然至於醉樓船而免朝則驕縱非人臣禮可知而宋事陵夷君臣宴樂亦意在言外矣詩可以觀僧其知言哉

韓雍

韓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以詩促之云南征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人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預想來遊須秉燭瓊瑤還趁馬蹄歸觀後聯即

知公才力事功矣

惠山僧

惠山聽松菴自唐以來香火累數百年不絶至嘉靖初遂爲邑先輩所奪其僧方盍徒去僧頗知詩異時詣于先輩問近有詩否僧云有又問作何語僧便舉云刻竹有新何聽松無舊歷先輩覺慚沮而罷迄今無嗣殆其報也

唐寅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画菊子畏愀然有感題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三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况

云

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已者中禍黜歸行素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故爲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凉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裡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裡高低多少墳年年

一半無人掃又題子胥廟云白馬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寳刀其胸中感憤可想見已

戒子詩

張總戎善吟詩嘗作戒子一章人頗傳誦詩云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搏沙寄語兒曹須努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南宮試士詩

嘉靖壬辰天下選貢士就教職時六月壬寅也是日

兩尚書夏桂洲言爲詩一律云凉雨堦前老雀鳴廣堂長日試諸生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須信朱衣能指點未論藻鑑盡分明　聖朝稚重師儒職莫使蘇湖獨擅名

范諷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歸濟南數詣城西張氏園亭宴飲題詩曰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羅鑑

羅中丞湘川公鑒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願樂日處其間爲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閒更大年明月從遊蘇軾後北窓高臥伏羲前林泉茹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瀟然無俗慮却疑身世自壺天

張飛廟詩

荆州張飛廟詩甚多當塗楊觀一首人頗傳頌其詩曰磴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蠙珠萬崖樓殿真香火千古英雄此丈夫山勢西迴終護漢江聲東去尚吞吳營星不殞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思致通達他作不及也

量田詩

姑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立丈量之法頗嚴有人投以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

翠盤舞詩

姑蘇徐用理題翠盤舞詩爲一時傳誦其傳集亦佳也詩曰曲按霓裳舞袖盤滿身香汗怯衣单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醒目莫怪三郎倚醉看

安楊友蘭莆爲崇安丞丁憂歸廬墓疏食水飲凡過飾候賦一詩以寓思慕之懷總七十二章其玄鳥至云年年春社見烏衣此日重來主已非無限離情棲棟語幾回驚夢遶簾飛嘴香池畔芹泥軟身濕林間杏雨肥祗是憐予憂戚甚依依常自伴斜暉韻調殊可誦

陸水村

太宰水村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機雲夢已成韓信去蓴鱸空待

李膺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册誰能辯是非回首草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之風

清狂道人

江右郭忠恕號清狂道人以回史鳴時其爲詩亦擅名嘗題武昌竹簾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水氣凉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烟花笑我狂金剪劈瓜消酒渴尾盆承露浣詩腸東樓楊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殆絕唱

節婦詩

弟又山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姑貧自憐薄命同蒸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鏡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評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羅鄴詩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算無榮辱却是扁舟一釣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釣翁不及唐遠甚唐可以置榮辱於度外今則爲多事人矣

題漁父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樺看晚濤接䍦抛下漱春醪相逢便倚兼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部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揔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羡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

暮晚風吹浪濕衣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訖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浪花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鯿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陸楠

長洲陸世明楠俊材藻思聲稱籍甚舉于鄉赴省試下第歸過臨清鈔關司關令納稅陸即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亟

迎入款贈甚厚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琴自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唇贈之云三尺冰絃夜深彈破青天寂意中人杳只有清光到雲雨無緣總是相思調愁懷抱嫦娥心照訴與他知道妓求室中春聯即援筆書云半窗花影人初起一曲桐音月正中妓讚誦不已徐言中字恐不如高字世明欣然易之

楊文理

楊文理紈綺子也侈靡善吟中歲貧甚與杜公序善杜以進士出爲攸令楊欲往謁關道里費趦趄久

之楚有商于吳者難楊曰爲我作行舟八詠即載以往題曰蓬檣篙櫓猫纜舵跳楊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之嘗記其詠蓬曰雨濕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舟總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業飽風淮浦曉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遊櫓曰誰倩公輸巧斲成翩翩渾訝逐風鳴分開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裡聞來倍慘情餘不能全記檣有曰宵歸海面疑撐月晚泊山

隈欲礙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篙曰誰剪瀟湘玉一枝棹郎常向手中持撐開楊柳橋邊市移過桃花洞口祠猫曰一鐶似月分中墜四齒如錐向上攀纜曰秋風任擲孤蓬外夜月長維古渡邊舵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潘殘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其全集

王石川別子詩

吾邑石川王貴學元提舉景善之子讀書能詩爲鄉家所誣謫戍閩西與子仕伊別于南京貽之詩曰

石頭城西笛鳴咽他鄉父子生離別泪洙滴滿玕痕夢桃平分海天月爾祖生吾吾生伊立身立志家欲齊患難相仍二十載家危不絕如線微爾今獨歸心亦苦歸見爾妻并爾母弟妹倉皇立兩傍含淚還應問爾父爾父爾父當奈何萬里一身行負戈朔風吹浪捲作雲飛霜墜地如雪多雪深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天表生來從役當復歸歿即埋沒隨百草兒弗致憂吾何愁丈夫四海當遨遊常念行人遠行役天寒早寄烏貂裘烏貂裘兮久已敝補綴成衣應爾妹遥憐寒夜碧窗前一線一針一行淚人傳誦之今其玄孫克承任監察御史

縫衣詩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及孟浩然後鮮觀佳者近惟謝幼睿一首曰懶向妝臺理曉妝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窗思貼麝肌香縫成不惟無鴻雁癲得宵衣覆妾牀爲一時傳誦玄散堂詩話

竹枝詞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

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附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義仲良貴文仲子英也郭翼字義仲吳之崑山人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源郡望耳秦則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袁華字子英亦崑山人呂敬夫稱東倉即太倉漫錄廉夫原敘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勾闌詩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蟪蛄吊月勾闌下字又作鉤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蘆笙吟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亂一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逼四海心亂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亂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開

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清朝〔四〕悲亦不在聲歎
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

汪龍溪

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文名作詩云一春暑無十日晴處處溪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芹菼烟暝客衣濕破夢午鶏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群兒着力擠一日狼心萌倔月十年豹霧隱

愚溪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沉埋返故棲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為諸公所稱叔止名軏舍人新仲之姪也

蘭廷瑞詩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梘龍細洒鴛鴦雪凉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眠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氷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劉少逸

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朗携以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試與聯句略不淹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逓花香入酒尊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寺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至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

員外郎

李坦之

前輩李坦之錢塘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來洞霄石室閒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厓一夜石貌骨寒濯萬尾氷垂鬚道人凍卧山之麓暮甃松明煑溪綠山陰孤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氷關東諸將膏欲裂嚴光獨釣桐江雪予嘗味此詩雄渾悲壯嗚金戛玉無一字不佳而有餘不盡之意又溢於言

外太白之豪宕子美之沉着並兼之矣

羅璟

國朝羅璟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宫怨默然無以荅過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詩云獨倚欄杆强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青瑣夜凉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王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詩有別才亦可知也

詠燕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瓊山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綉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棉花蠶詩

郡熙王尚文詠棉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也自慚石田沈啓南詠蠶曰衣被深功藏蠢動碧空火㷄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

月洲善詩

吳僧月洲善詩喜聲色沈石田給以名妓招之即來而實無所有壁間有菜花蛺蝶圖遂題其上云桃花生子菜花薹細雨蛙聲出草萊一段春光多不見却教蝴蝶誤飛來

都南濠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易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歎服

沈石田詩

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稱其詩余家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居臨水

稱宴樾蓼渚少坪咫尺迷山雨忽來亦遊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雖雄燕籬腳秋蟲子母鷄此處風光小青杜可能無我一青蕪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令之作者豈容易及

朱野航

朱野航葑門老儒攻詩館篠匯王氏王亦吳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亦一時盛事

衡山詩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少美才華且有俠氣與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即其壻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二公若薰蕕不同器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中所藏衡山一画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麈尾長墨痕狼藉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柳春院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烟月錦篇章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輝書白玉堂盖寫同愛之風流宛如画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減宋廣平矣

徐髯仙

徐髯仙豪爽跌宕人也恣遊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画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盖亦有所取之也

熊宇詩

熊黔峯名宇字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詩爲松江守有郡齋賞雪與詩嘗憶得其上半首云和風滋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来麻沾細

雨更添珠玉對名花詞既妙麗况正是太守話又嘗作絶句二首贈余其一曰文章如畫界中有支天山巍我道區明經緯帨儒寰其二曰文章如白璧春露園玉蘭與子共雕琢渾物脉溥溥手書鄭重其所以屬望於余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以報先生矣又在任時適聶雙江亦以御史陞蘇州太守雙江偶以公事來松二公同舉進士又同年中最有才望者黔峯設席於白龍潭款之遂相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雙江詩曰重陽曾此坐探

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垂香稻晚肥田應慚白髮虛栞窪偶繫黄花泛酒舡共笑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渚鷗前軫孝詩曰不悟良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德光騰漢早事春農玉滿田吹帽最憐憂國士濯纓旋理泛江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雩雲影前二詩皆清新警拔有無限理趣

唐六如悵悵詞

唐六如有作悵悵詞曰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黄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減六朝人耶

董潯陽

余赴官南舘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董潯陽五言律三首最工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摛詞爾獨雄人分兩都別官爲陸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暮虫更憐他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新供奉承恩舊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問清書府高談謝墨卿遐來聞紙貴知衛賦初成其三曰行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却到鄉千峯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籬歲歲芳

許石城

鶯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鬭鴨種成芳樹好藏鶯殊有雅思

朱射陂

嘉靖中火災後　朝廷將興新三殿令兩京各衙門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云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鶩鶩能

割股願同鸜鵒可消災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知嘆破財安得黄金高北斗再教三殿麗蓬萊雖則戲調之辭然有諷有諭切中事情其即所謂六義無闕者耶

衡山飲酒詩

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曉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窓眠余愛其有雅致絶似白太傅

皇甫百泉王玉遮詩

余寓居姑蘇時嘗過崑山百泉小飲百泉以詩謝中一聯云雞黍非隣舍酒鯖是故鄉魚後已巳年余移家歸松王玉延來訪酒半作詩贈余册中自取一軸書之就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二詩摹寫皆可謂極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殊别乃知詩家作用變出幻入不可以神理推不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

妻別夫詩

嘉定一民家之婦平日未嘗作詩臨終書一絶與其夫曰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枲麻今日對

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亦悽婉可誦

趙墓嚴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驛曰千夫荷擔出山河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湄有過臺而咏者曰君爲利名隱我爲利名來羞見先生面黄昏過釣臺乎以乗扁舟者過清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詩以扁舟此詩不免意圓語病若自知爲利名而夜過釣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王抑菴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乞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鬼詩

寇元弼言徐州通判李御有子七歲不善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硏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令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爲君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蘇公以爲然又云玉户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一歡轉盻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蘇以爲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難得耳醉中爲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説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

未然事輙召古名仙運笈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
若夙搆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庭用從潤笈答
曰吾回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
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七韻梁益蜀都大司
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十韻詩吾家住在蓬萊
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萬頃之汪洋曾佩劍以化
龍亦叱石以為羊經千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冬
檜為春楊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揚自樂烟霞深
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掛隨風飈瑤樓玉宇水晶
殿日與猿隺同倘徉饑飡霞渴飲澗養得中黃下

氣凡慾那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動靜不管
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為君發狂句山雲驚
倒星斗散亂飛群翔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
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
勢壓天下群山雄水壺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光
玲瓏百尺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
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
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
空登虯伐蛟下入海底水晶宮朝真謁帝獨步天
上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胷襟磊砢誰磨礲胸

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
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邂逅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
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鼇老黃隺翁各分一訣
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常在塵寰中好將
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
東

鉅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鉅仙賦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鉅寫
一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
試聽西窓雨欠滴蕭蕭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平

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煞之詞類耳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終

宮室門

宸居類

霸城門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廟記亦曰青綺門漢書王莽天鳳三年霸城門灾莽更曰仁壽門造無疆亭

籍田門

長安城東出第二門曰清明門亦曰籍田門以門內有籍田倉一曰凱門漢書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屋瓦且盡即此門也漢宮殿疏曰城東門王莽更名曰宣德門造布恩亭

宣平門

長安城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漢書曰成帝建始元年有白鵠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又疏廣大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即此門也其郭門亦曰東都即逢萌掛冠處也至莽更名春王門造正月亭東都門至外郭亭十三里

覆盎門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二門曰覆盎門亦號杜門廟記曰與洛陽門相去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門外有魯班造橋工巧絕世長樂宮在城中近東直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注云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漢書曰戾太子斫覆盎門出莽更名曰永清門造長茂亭

宮

蘇氏演義宮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又宮方也爲闕宮以雉堞方正也孟誥錦帶前書曰十紀合雄紀上古教人穴居有巢氏教人巢居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黃帝也內傳曰帝斬蚩尤因建宮室穆天子傳曰登崑崙以觀黃帝之宮此宮室之始也世本曰堯使禹作宮室謂廣其制爾神異經有天渥之宮管子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鑣宮周有鎬宮秦有萬年漢有未央等名

上宮

孟子之滕館于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通鑑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闕

闕者観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下皆画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画蒼龍白虎闕画白虎玄武闕画玄武朱雀闕画朱雀

長楊宮

長楊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脩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為宮名門曰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

朝宮

朝宮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曰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营朝宮于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容一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高三丈鐘小者皆千石銷鋒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宮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迹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董卓悉椎破銅人銅臺以為小錢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抑有以也餘三人魏明帝欲徙詣洛陽清明門裏載至覇城重不可徙便留之

蘭池宮

或作驪山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在渭城縣

望夷宮

秦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因為宮名

回中宮

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笄頭過回中

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宮候騎至雍武帝元狩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集靈宮

漢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俱

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

明光宮

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漢書元后傳曰成都侯商嘗疾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即此王莽建國元年改爲安定館安定太后居之

扶荔宮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艸異木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

龍眼荔枝槟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土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悴

鼎湖宮

鼎湖宮在湖城縣界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帝仙去小臣扳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

首山宮

漢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朝群臣於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首山宮爲高靈館

鈎弋宮

鈎弋宮列仙傳曰鈎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少好清病臥六年右手卷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見姿色佳麗武帝披其手得玉鉤而手尋展有寵生昭帝姙娠十四月上曰聞昔堯生乃十四月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所居宮曰鈎弋宮自夫人加婕妤後得罪下掖庭獄死及殯香一月昭帝即位追尊爲皇太后更葬之發六十二萬人起陽陵其棺櫬但有彩履王褒雲陽記曰鈎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宣帝時乃不至

步壽宮

秦有步壽宮今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有步壽宮耳漢設宮宣帝神爵三年鳳皇集祋祤縣鳳皇集處得玉寶乃起步壽宮

長信宮

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靈記太后成帝母也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又永壽永寧殿皆后所處也

太子宮

太子宮中有甲觀畫堂甲者甲乙丙丁次也漢書曰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子生甲觀畫
堂元后傳曰見于丙殿此其例也畫堂謂宮殿中
有畫之堂

養德宮

漢養德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傅戚姬使舊傅
王内傅趙媼傅之號其宮曰養德宮

日華宮

日華宮河間獻王德于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
待學士自奉養甚薄不踰賓客

曜華宮

曜華宮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兎園
園中有百靈山落猿岩栖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
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花異樹
珍禽怪獸畢具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駘蕩宮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馺娑宮

馺娑宮馺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時遍宮中
言宮之大也

壽宮

暴室

暴室在掖庭織作染練之處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
耳有嗇夫官屬

蠶室

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絶蠶含絲蠶火也商金也火壯
金囚應之而絶養蠶之室欲明而溫漢法犯腐刑
者下未央蠶室取其溫也然蠶以繭自衣亦謂之
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古者王后親蠶三洒而
止蠶性惡濕以萊洒之禮所謂風戾以食之亦此
意太玄曰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黄荀卿曰三俯

三起事乃大已俯亦曰眠三十三日三眠而蠶老
則紅

殿

演義殿殿也取衆屋擁從如軍之殿擎處決疑要注
曰殿則有陛堂有階無陛春秋謂之寢禮記與
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始皇作朝宮渭南
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天子之殿則自秦孝公
而來已云然矣蓋秦始曰殿漢因之有涵德明光
諸名

奇華殿

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來則蕭然生風帷帳皆動

大内

汴京大内即宣武軍節度治所宋梁建都遂以衙第為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爲大寧宮第改名號而已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古制建隆三年發封丘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月太祖遣有司画洛陽宮殿按圖修之自是皇居始壯麗

宣室

宣室温室清凉殿皆在未央宮殿北宣明廣明皆在

未央殿之東昆德玉堂皆在未央殿西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于宣室漢取舊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又王莽地皇四年城中有少年朱苐張魚等燒宫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非常室

非常室漢書成帝綏和二年鄭逼里人王褒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至非常室中

織室

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作文繡郊廟之服

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大雀獅子宛馬充塞其中

三雲殿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此殿世謂三雲殿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棲宿

椒房殿

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香泥塗取其温而芬芳也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等殿殿有增脩安處常寧蘭若椒風

發越蕙草等名爲十四位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

温室殿

温室殿武帝建以冬處之温煖也西京雜記曰温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綉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漢書曰孔光爲尚書令歸休與兄弟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温室省中樹何木光不應

清凉殿

清凉殿夏居之則清凉亦曰延清室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即此也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爲

床文如錦紫琉璃帳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凉耶又以玉晶爲盤貯氷于膝前玉晶與氷同潔侍者爲氷無盤必融濕席乃拂玉盤墜氷玉俱碎晶玉千涂國所貢也武帝以賜偃

金華殿

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左右向學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有承明殿著述之所班固西都賦序云内有承明著作之庭即此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成帝鴻嘉二

年雉飛集承明殿屋有麒麟殿漢書哀帝燕董賢父子於麒麟殿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王閎曰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奉承宗廟當傳之無窮安可妄有所授帝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

靈波殿

漢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桂柱風來自香帝既耽于靈泉得冊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風雨光不滅有霄城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觀文殿

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爲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爲閣道承殿每一閣十二寶廚前設方五香重牀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彩象簟秋設秦綾花褥冬則加錦裝須彌氊帝幸書堂或觀書十二閣内南北通爲閃電窗玲瓏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妙金鋪玉題綺井華榱輝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戶地口施機發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輦前行去戶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昇閣扇即開書廚亦啟若自

然皆一機之力輦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戶如一其所撰之書屬辭比事條貫有序文略理暢互相明發及抄寫真正文字之間無點竄之誤裝剪華淨可謂冠絕今古曠世之名寶自漢以來訖乎梁陳文人才子諸所撰著無能及者其新書之名多是帝自製每進一書必加賞賜（出大業拾遺）

握髮殿

宋車駕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宮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脩射殿以爲享所其爲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玉怒即乘此座也時

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緡總木價六萬五十餘貫

堂

十洲記崑崙山王母所居有光碧堂人間遂有斯號又風俗通云楚邑大夫伍尚爲堂後以爲氏演義曰堂當也堂正向陽之屋又堂明也言明禮儀之所管子曰軒轅有明堂之儀春秋因事曰軒轅氏始有堂室棟宇則堂之名肇黃帝也

明堂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

堂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漢時公玉帶畫黃帝明堂圖則明堂要自黃帝始也而孟詵錦帶前書記鄭康成匠人夏世室注云上五室法五行木室處東北曰青陽火室東南曰明堂金室西南曰總章水室西北曰元堂土室中央曰太室孟夏以不毀爲名故曰世室商加重檐故曰重屋周以明布政令故曰明堂餘見禮記月令

玉堂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至其後翰苑則名玉堂之署又後避諱直曰玉堂然致玉堂之名不必漢殿也楚人蘭臺之宮亦有玉堂宋玉風賦徜徉乎中庭消酒乎玉堂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曰玉堂三洞珠囊曰謝自然于金泉山仙去其金泉碑云天上有玉堂壁上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曰降世爲某官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玉堂孫綽天台山賦曰珠綴玲瓏于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至于唐人梅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此玉堂是姓古樂府君家不易知知之復

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漢不專於殿云

堂雙名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得而過寧訕毋諂玻翁爲劉壯輿作是是堂詩云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用修曰永叔此言非君子之言也誠取退之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自此一倡則萋菲貝錦何所不至

感夢更閣名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氣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雲如烟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于此

招仙閣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綉有藻龍綉有連烟綉有走龍錦有雲鳳錦番鳳錦閣上燒茈蕪蘼香屑以迎神女留玉釵

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諃欲之明日既發匣有白燕飛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

凌烟閣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詔以功臣圖形凌烟閣閣名凌烟世傳始于太宗然宋鮑照亦有凌烟樓銘曰騁江刻楹望景筵除積清風露含采烟全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架思寵神居宜此萬年脩靈所扶則凌烟蓋始于宋也

戢武閣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王元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段志玄碑亦云戢武閣

龍圖閣

宋咸平四年十月以杜鎬爲龍圖待制即建閣東京記則云大中祥符初建以奉太宗御集而國老閒談乃有太宗龍圖閣觀書之語天禧五年二月于龍圖閣北起天章閣奉安真宗御製既成令兩街僧道具威儀教坊作樂奉真宗御集書自玉清昭應宮安于閣上壽昌閣與天章並建慶曆初改名

曰寶文仁宗聖文神翰秘于此

臺榭

爾雅曰觀四方高曰臺有木曰榭山海經曰沃民之國有軒轅臺黃帝內傳曰帝既斷蚩尤因之立臺榭此蓋其始也

越王臺

吳既滅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勾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糠頭山勾踐貯米于其

上春積糠爲山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

鴻臺

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

神明臺

漢書曰建章有神明臺武帝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仙人舒掌捧銅盤玉盃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求仙道臺上有九天道金林象床琥珀鎮雜玉爲簟帝坐良久設甜氷之水以備供灌酌

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國碧李仙衆共與食之

三臺

三臺者陳劇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氷井

勝光臺

漢建元二年帝起勝光臺以望四遠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挂懸黎之磬吹霜修之篪唱采雲依日之曲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靈貌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禮緯元命苞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而七周兼文武二世室故九廟

庫

說文曰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商鞅之書曰湯武破桀紂築五庫藏五兵有大庭之庫此庫之初也後世凡所藏皆曰庫

長生庫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生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

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

內藏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三年十月置在銀臺門外景德三年十月陳彭年撰內藏庫記真宗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呂夷簡三朝寶訓曰乾德初太祖顧左右曰軍興須備臨事厚歛非計也于講武殿後別爲庫貯金帛此蓋置庫之始也沂國文正公筆錄曰太祖平僭僞收金帛歸京師貯別庫號封樁庫歲儲國用羡餘皆入焉諭近臣曰石晉割幽

燕郡縣賂契丹一方人限外境朕甚憫之候此庫所蓄滿三五百萬以爲贖直會上仙事寢

奉宸庫

宋朝會要曰舊五庫一宣聖殿二穆清殿三崇聖殿四受納眞珠五樂器康定元年九月合爲一庫改名奉宸庫

倉有名額

倉所以貯國儲也周有鉅橋漢有成皐敖倉及常平隋有黎陽自古亦名額通典食貨篇隋文開皇三年置廣通倉則倉有名額此其始也六帖云吳倉春

申君所造名均輸武王發鉅橋之粟孔安國以爲紂所積之倉也出事物紀原

公署類

內謁署

內謁署在未央宮屬少府續漢書云掌宮中步帳褻物

金馬門

漢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署門因以爲名

度支府

豫章度支府在郡城西臨江晉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處領戶三千五百今福向釣磯也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鄉幼閣度支校尉所居之處太尉陶侃置陶侃少孤貧漁于澤常坐此石而釣

史館

史職肇自黃帝而蒼頡沮誦掌之周及列國亦有史名漢武置太史令漢以後職在秘書唐太宗始置史館以修國史唐百官志曰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正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官于禁中蓋自是始別局也

集賢院

唐開元五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麗正書院於集仙殿十三年明皇詔張說等宴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〻秋閣同宴於此宜改名集賢

秘閣

宋朝會要曰端拱元年五月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自漢桓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魏以屬少府王肅表論不應屬少府曰魏之秘書即漢東觀因是不屬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秘閣之名始于此晉孝武勑徐廣料

秘閣四部三萬餘卷是也

合同司

會要曰天禧三年正月三日内臣傳宣取物前止是口傳詔旨別無憑驗致因緣盜取錢物請下入内侍省傳宣合同司如有須索以合同憑由一本給付諸處五年十一月鑄合同憑由印給之東京記曰掌禁中宣索之物天禧中置傳宣合同司尋改今名

門下省

秦曰黃門古侍中也漢置黃門郎晋始置門下省改

侍郎門下省為北省亦曰左省龍朔三年改為東臺光宅元年改為鸞臺神龍中復門下省續事始

中書省

漢書孝武帝置初以宦者典掌尚書奏事改尚書為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孝武以太史公司馬遷為中書令魏置中書侍郎中書省亦曰西掖龍朔中改鳳閣有開元初改紫微省五年後為中書省

鳳池

晋荀勗為中書監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失之甚悒悒有賀之者怒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今以為稱

尚書省

帝堯納舜於大麓錄天下事其任也周司會又具職焉漢初尚書雖有曹不以為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謂之中臺則漢末有錄名章帝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僕射總理六尚書謂之都省亦曰南省唐光宅初改為文昌臺垂拱年改為省神龍元年為六尚書省

臺門

御史臺門北開取肅殺就陰之義或曰俗傳開南門不利大夫譚賓錄曰或云隋初移都兵尚書李圓

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門北開唐因循不改迄今遂為故事唐會要載裴冕語云本置臺司以糾正冤濫是有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義以入人罪乎馮鑑以冕說為當

烏臺

漢御史府植柏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一旦烏不至及朱博為大夫烏復至因號府曰烏臺又曰柏臺

九寺

漢以來九卿所治之府謂之九寺後魏始有三府九

寺之稱然迺其名不逋官爲其以官名寺自北齊始也蘇氏演義曰寺司也官有所司存釋名曰寺嗣也官曹相續嗣非也許慎曰寺從寸者掌法度之所象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

秘書省

漢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府置寫書之官天下文籍悉在天禄石渠閣内秘室之書故曰秘書後漢有蘭臺東觀鮮孝桓始置秘書監而不以名其省至梁始曰秘書省也唐六典曰秘書省中外三閣掌圖書古今文字皆在禁中宋朝神宗改官制易

崇文院曰秘書省復唐制也

都府

宋初以四廂都指揮使巡警提舉京城諸巡警時謂之廂主凡烟火盜賊即部所轄以赴諸云事自笞以下皆得區分神宗熙寧中置勾當左右廂公事所以文臣一員主之自鬬訟盜賊杖六十而下皆決之以分天府之劇

太史局

少昊曆正曰鳳鳥氏夏曰太史隋曰太史曹煬帝改曰監唐曰局乾元元年曰司天臺後復曰太史宋朝以來亦曰司天臺神宗改官制復爲太史局

太醫局

周有醫師秦置太醫歷代皆置宋朝神宗又置局曉醫者一人判局事按唐亦有太醫署而神宗創置以教生徒如學校

内侍省

周官有巷伯寺人及内小臣之職戰國趙有宦者令秦置中常侍漢有謁者内侍之官而不言其府北齊始置侍中省隋改曰内侍宋朝會要曰國初有内班院淳化五年改黄門院又改内侍省内侍班

院景德三年止曰内侍省

進奏院

宋朝會要曰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曆十二年改上都知進奏院國初緣舊制各置進奏院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詔于大内側近置都進奏院官人兼三四州

檢院

國史纂要唐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有訶訴之言于是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宋朝會要太平興國九年七月改匭院爲

登聞院至道五年或稱檢院景德四年五月詔改

登聞檢院

氷井務

周禮有凌人掌斬氷注云凌氷室也其事始見于此

鄴城舊事有氷井臺魏志云建安十九年魏王曹操造此臺以藏氷爲凌室故號氷井唐上林令掌藏氷職在司農建隆三年置氷井務隸皇城司

國信所

會要曰國信所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景德初遣内臣排辦禮信四年改初雄州用兵之際每密事擇

吏主之號機宜司及契丹請和改曰國信司又景德四年八月帝謂近臣曰契丹使副到闕見辭及館接伴應賜例物并朝廷遣使合行之事並有規制行之二年已成定例可特置官局往來國信所一司舊制云排辦禮信所至是立局置印也

騏驥院

周官有十二閑盖國馬之所也漢有未央廐唐有飛龍院宋朝會要曰舊左右飛龍院太平興國五年正月改曰天廐院雍熙二年十月改爲騏驥院

文思院

會要云靑箱雜記曰考工記㮚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工作之所號爲文思院

二窰務

後漢有甄官歷代皆有之掌磚瓦之事即今窰務也

貧子院

事始曰開元二十二年詔京城乞兒官置病坊給廩食亦爲悲田院或曰養病院此貧子院之始按唐會要曰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院養病從長安以來置使專知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至二十三年乃分置於諸寺

軍營房

國朝南京諸衛官有廨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所經畫今雖間有頹廢而其規址尚在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　鑾輿不復南矣至弘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尚有未立者彼故不能陳乞建立而上司亦未之及也是年爽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于嘗建白擬欲將城中私刱菴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而其功易成該部寢而不行因思崑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菴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公廨

公館學舍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
鎮海二衛凡所頹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
當時該部大臣苟有子器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
舉官將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黃堂

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雌黃塗壁以厭火災亦謂
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冊爲功曹勑以丹
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

郡朝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曾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
不朝三事是也

街弾

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爲
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
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
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丹墀

官衙之庭除率曰丹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郎主作
文書起艸更直于建禮門神仙門光明殿因達省
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
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奏事與黃門侍郎對
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則丹墀之名始此

城

軒轅本紀曰黃帝築城邑造五城吳越春秋曰堯使
鯀治水鯀乃築城造郭以爲固博物志曰東里槐
責禹亂天下事禹退而作三城又曰禹作城强者
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自禹始也

城垣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于堞注

云堞女墻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
於短墻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安攻崔氏堞其宮
而守之注曰堞短垣也睥睨短墻短垣女墻皆一
物也釋名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如女子之
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云城峻隨天壁樓
高望女墻劉長卿登餘于云官舍已隨秋草沒女
墻尤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墻來韓
渥故鄉云塞鴈已侵池籞宿宫鴉尤戀女墻啼

長安黑壤城

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

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葛壘關亦爾

蜀城

揚雄蜀王本記言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頹壞將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迹築之既而城果成

統萬城

赫連勃勃據靈武築統萬城今在寧夏其畚鍤之勞世所稀有始淘細土和以炭灰取火焙蒸築以堅鈇堵墻既就令脅力善射者利鏃穿入則殺工匠并築之有因城十數武而死十餘人至三四更築者由是堅固雄壯冠於西方雖金城湯池殆無以過勃勃死業不再傳爲元魏所併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拒北虜凡四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于造陽而迄襄平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趙之城則自代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代故其備胡之城皆並河而西以極趙境耳至秦并天下六國爲一自上郡北地而遼

東遼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所築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蹋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延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于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自代而蔚則極北而界虜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築城以域中夏其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迹脩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是必前乎燕趙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槩言因古迹脩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無載者多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鋪首

後漢禮儀志曰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商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百家書曰公輸般見水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效之設于門戶欲使閉

㯳當如此固密也二說不同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義訓曰閉塞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鏂音歐今俗謂浮漚丁者是也劉孝綽詩金鋪玉鎖琉璃扉花鈿寶鏡織成衣江揔詩兎形脉脉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

牌坊

國朝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牌坊于其門以爲激勸計即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 國初惟有孝行節烈牌坊宣德正統間姑有爲進士舉人立者亦爲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

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爲勝門有三座者四座者猶皆未足又有路門立者亦多干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誇矣近得中吳紀聞閱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肎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崐城鄭介庵晚年撤去進士牌坊云無遺後人咲也

序

爾雅曰東西墻曰序所以序別內外書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商學曰序則序自商人名之也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羑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靖室狴犴晉曰黄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圜扉圜墻急就章曰皐陶造獄釋名又牢也

臺獄

唐書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因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隱甫執故事罷之後患因往來漏泄復繫除院則臺之置獄自李

乾祐始也

驛

地官遺官之職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今二十里馬舖有歇馬亭即路室之遺事也六十里有驛驛有餼給即候館之遺事也漢鄭莊置驛以召賓客通典曰唐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塗大路則曰館由是謂之館驛左傳有楚子乘馹驛馬也則馬遞之制已見于周矣

急遞

筆談曰驛傳舊有馬步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急脚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軍前機密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莫得與也

露筋驛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之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閘埭三十六里至露筋梁先有邏此處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賈魯宅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元尚書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 天朝平定山西宅没入官以其壯麗不必毁即以爲驛相傳云魯興黄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緣是汝潁兵起卒致滅元至今議者爲元亡魯實爲之予意不然考之元史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所發兵民幾十七萬而所治之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興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秦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予歸自太原道出驛下飯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灾捍患在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慮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

甲第

漢書高祖詔列侯二千石大小五第注云有甲乙次第又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蓋寬饒訪之入門仰觀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所閱甚多忽即易主

居第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爲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三公不謀居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不堪其憂杜祁公不殖貨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庳陋范文正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三公之意並同近世士大夫如三公者恐不多見

歐公卜居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塋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有沙山太守廟襄事禱于廟祝版猶存執政欲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樂潁昌山水作思潁詩退休竟卜居焉前輩謙其無田首斂廬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潁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博風

儀禮士冠禮篇云直於東榮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即今之博風又云榮在屋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故云榮也

岩廊

舜遊岩廊李試義訓曰屋垂下一披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俗書檐爲簷峻廊謂之岩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于弓馬者爲羽林郎一名岩郎言其禦侮岩除之下注曰後漢志云從遊獵選宿殿堦岩下故號廊

鴟尾

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壓火災蘇鶚演義曰漢武作柏梁殿上疏者曰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又俗間呼爲鴟吻見其吻如鴟鳶故也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于門以爲禁約也周禮

謂之陛枑即今官府前叉子又名欄黨

鉤闌

闌楯王逸注云縱曰闌橫曰楯楯閒子曰櫺闌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今言鉤闌是也 沙門玄應撰

綺井

西都賦曰蔕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魏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注曰疏布也以板爲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王延壽靈光殿賦曰員折方井反植荷蕖綠房紫菂咄吒垂珠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垂葩以倒披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

金壺玉雨頹延之七繹曰木爲雲氣土秘椒房既
挺天而倒井又斷負而鏤方古人形容木工必言
藻井者若此風俗通曰殿堂構東井形刻作荷菱
水物所以厭火也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橑古人
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人謂之鬭八
吳人謂之罳頂惟宮室祠觀爲之

錦同天

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窓壁柱栱階砌並作窓隔密
挿雜花曰錦同天

墻對

郭子儀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
釋鍤而對曰數十年東京城達官家墻皆某所築
祗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心遂
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封氏見聞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宮室門

堂齋類

館名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
一銘晚雲云作萬變圖先生一笑冬日云金鑼騰
空映簷自醉春雪云消除疲痾名潤骨丹清風云
醒骨真人六月惠然

八愚

柳子厚愚溪詩序溪丘泉溝池亭堂島皆以愚名之
號八愚

長慶赤

穆宗所建殿閣以紙膏膠水調粉紅黛綠飾於窓墻
名雪花泥又一等縹青和丹砂末謂之長慶赤

不思議堂

懿代崇佛法舘宇踰制佛骨至起不思議堂將奉遺
體工半帝已升遐

金迷紙醉

癰醫孟斧昭宗時常以方藥入侍唐末竄居蜀中以其熟於宮禁故治居第法度奇雅有一小室窗牖煥明器皆金紙瑩然四射金彩奪目嘗語人曰此室暫憩令人金迷紙醉甚可樂也

竹節洞

唐洛下公卿第宅棋布而鄭從義爲冠巧匠蔡奇獻樣起造竹節洞通貫明窮人以爲神工然從義亦不以爲佳終往他所

含熏閣

長安富室王元寶起高樓以銀鏤三稜屏風代籬落

密置香自鏤中透出號爲含熏閣

醉漚亭

王震爲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踪稠出沒每雨就四堵擁挾處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之曰公宜以此亭爲醉漚亭

覽驥亭

周初樞密王俊會朝臣予亦預焉吏引坐覽驥亭初不喻其名呼吏問之曰昔者太尉暇日悉閱廄馬於此以爲娛玩

藏用仙人

廣州劉龑僭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熏殿柱皆通透刻鏤礎各雕龍鳳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謂左右曰隋煬帝輪車燒沉水香却成麤踈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

玉茸金鹵

僞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法檢烹煉之亭榜曰金鹵履聞之潔敞焙舍命曰玉茸軒

澄心堂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

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自在窗

韓熙載家縱姬侍第側建横窗絡以絲繩爲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窗

屏宫

蜀高祖晚年作一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闔之用爲寢所號曰屏宫

會龍橋

蜀相許寂至洛以尚書致政葺園館引水爲溪架巨竹爲橋號會龍橋謂竹可以化龍耳

銷䰟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人呼爲銷䰟橋

蝶菴

李愚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游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

棧王家

王驥家壽春出郊隔小坡以木棧通之其門人遂目爲棧王之家

鳳皇京

押韻難得京字因讀陳張正見燈霄詩謾記之花耀荔枝燭光綸鳳皇京

小魯軒

宜春城中有堆阜郡人謂之表臺地屬李致致有文馳聲築室於表臺之下取登東山小魯之義額爲小魯軒

策勳亭

吳門王希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爲娛整飾眉鬢終日無倦以杜甫有勳業頻看鏡之句作策勳亭

剖金臺

宣城何子華有橙四株面橙建剖金臺霜降子熟開樽潔饌與衆共之

五窟

同舍生劉垂有口才曾號虛空鍋說他日得志事曰有錢當作五窟堂吳香窟晝種梅花秦香窟周懸射臍越香窟植嵓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畦蘭四時草木各占一時予日入廝窟便足了一生死且

爲香鬼况於生乎其人仕而貪財不副心而卒

假天

貧者以屋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竊微光又或四鄰局塞則半架空版壘築箱莒分寢兒女故有假天假地之稱

高明世界

陳思罷司農少卿有女兒居姑孫適上元夜觀燈車馬喧騰目奪神醉歎曰洣氷霜泛烟水乍見此高明世界遂覺神明頓還舊觀

野春亭

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
山花疊石峻聳五色錯列

累堂

祖堂少好學不遇偶行野外遇一人授一封函戒之曰至家啓視歸視之乃累也上有字云祖元珍何不憚興于學終于伯尋爲太學博士異之因函此累供于堂上夙興必整衣冠拜之故相傳太學博士所居爲累堂太平初進爵爲伯 玄池子說林

木蘭堂

木蘭堂多爲太守遊宴之地范文正作守時嘗賦詩

云堂上列歌鍾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教娼人爲此舞

陳氏草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平山堂

歐陽文忠公在楊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

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以畫盆分插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予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夏秋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雅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尤能道公時世甚詳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舊址所

謂臨頓里者是已公諱稷言字正思少學古文於宋景文又嘗獻時議於范文正晚從安定先生學皆蒙愛賞歷官至山陰令自度不能宛其所施乃乞致仕卽所居疏圃鑿池種五柳以名其堂慕淵明之爲人賦詩者甚衆公自中年淸修寡欲延納後進談論不可休日入後不飲食率以爲常或與客夜坐久不過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而終

薝蔔館

杜祁公別墅建薝蔔館室形亦六出器用之屬俱象之按本草梔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乃西域薝蔔

秋聲館

予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圃有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扁曰秋聲館時甚愛之不知誰家之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司馬地室

司馬莅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菴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纔能庇風雨又作地室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道德之尊不知顏子之樂也

陽春書院

濠初無子用術士之說建陽春書院於城東後生四男廣求詩文以揄揚之每士子秋捷設宴邀請人各一律得一聯云光連滕閣文章煥春透徐亭草木香宸濠嘉賞刻榜懸之以為絕唱今為貢院

今是堂

何孟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其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養眞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弱齡寄事外篇中語一題縱情取開歲倏五月篇中語因遂和此四篇賞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為篆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子五月未幾而翁棄諸生矣今觀山谷集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為今是軒并寫去某去年已作詩徐為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首可作檻張之軒中也此事實偶合

寺觀類

尾梢寺閣

建康尾梢閣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甲於江左年代寖遠西南角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閣上有石龜記）

寺

東漢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初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眞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圖之居因名曰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本此也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按右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姜肱傳曰通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三國志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焚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祛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勅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黄水令王玄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寂之室遺址疊石爲之玄策躬以手板縱横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注堵長一丈四環一堵爲方丈

招提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梵云柘闘提奢唐言四方僧人但訛傳柘爲招闘奢爲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之人也

建州山水奇秀剎寺落落相望偽唐建安寺二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二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門十一關隷五十二僅千區杜牧江南絕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謂是金陵

白馬悲鳴

按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即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

福聖院

福聖院會要云吳越王錢俶在杭州建阿育王塔藏佛舍利踰朔於此建塔咸平二年賜今額東京記云本新羅僧智照所居舍利塔錢俶與國中令俞皓造慶曆四年六月火焚之後即其舊址建閣焉成於神宗元豐之初蓋皇太后以椎錢助成之賜名慶壽成日仁宗時已爲此名其額亦帝所

書但藏之禁中洎閣成遂出以榜也

應天寺

後唐夾馬營即太祖誕生之地景德三年真宗每幸二月詔建院奉太祖神御如啓聖制度大中祥符二年賜名應天在西京水北民間謂之瑠璃寺

景德寺

宋朝會要曰本相國寺蔬圃周顯德中以僧居隘於此別建下院賜曰天壽景德二年改今額天禧四年建寺廊經樓註東京記曰周世宗顯德五年以相國寺僧衆居隘就寺蔬圃別建置院分居之俗

號東國寺六年賜額曰天壽恭帝誕節名也

興國寺

談苑曰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宗廢爲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爲寺上遣中使持劍謂之曰此寺前朝廢爲倉廒以貯軍糧汝何故煩瀆帝命斷取汝首仍戒之曰儻偃蹇怖畏即斬之或臨刑無懼即未可殺既訊神色自若引領就戮上大感嘆復以爲寺

金山寺

郡志曰龍游寺在金山舊名澤心不知始於何時或云始晉建武梁高僧傳天監四年武帝親臨寺設水陸大會宋熙寧中有進士楊諤者作金山水陸因緣引此事載於記中有碑見祥符圖經寺起於唐之裴頭佗而尚書孫覿上梁文有曰萬川東注一島中屹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刹踵梁陳之舊與祥符圖經頗異咸平中寺僧幼聰獻山圖詔遣內侍藍繼宗賜大藏祥符五年詔改山曰龍游天禧五年又遣內侍江德明就餝佛像給錢三百萬市木修寺寺僧表求舊名詔山曰金山寺曰龍游有臺曰妙高元祐初主僧了元立東坡有詩

楞伽室

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怳然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迹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過南都安道持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人尤爲希世之瑞況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之福金山龍游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軾乃詣金山元主請代書之使侍者晩幾走錢塘求

善士錄所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室印即爲經

處扁曰楞伽室

四堂四閣六亭

金山有四堂一曰浮金宋徐元用邀東坡同遊二曰

雄跨乾道初淮東路總管洪适取孝宗詩中偈語

揭之三曰玉鑑翰林學士蘇紳詩有僧依玉鑑光

中住人踏金鰲背上行之句取以揭之四曰水陸

延祐間兩建水陸大會佛海慈慧禪師應深撰碑

金山有四閣一曰化成宋丞相王安石僧仲殊皆有

詩二曰無邊三曰金鰲四曰奎文宋高宗遠建康

孝宗以元子扈從道由金山賦詩有云嵬然天立

鎮中流雄跨東南二百州郡守方滋刻石于閣下

有記

金山有六亭一曰留雲二曰吞海三曰回瀾四曰觀

瀾五曰寶峯六曰瞰江

報恩寺

太宗皇帝起兵時禱於金仙曰儻此行如志建大蘭

若以報佛慈及渡江見江中一塔影五色宣朗心

知空門有顯即位未幾人報長干寺被災　上敕

勿救俟其燼畢乃降　旨重建大報恩寺窮天下

之物力不限以數戶部始以六年錢糧爲準其後

凡十三年而成所費以千萬計一夕　上夢觀音

大士語曰欲建浮屠當用吳中錦峯山石爲之詔

蘇州府發數千丁鑿石去錦峯山之半乃足嘗有

四五百工遇雨憩於山鑿處忽崩裂巨石一片覆

其上無一得出者數日猶隱隱聞啼呼聲至今錦

峯山下多鬼物云浮屠成　敕鑄銅鍍金頂凡費

黃金數千斤聚寶門小不能容從城上架木以木

折死者亦衆至今法庫藏石與此浮屠等恐日久

崩損費於遠求也

四祖塔

蘄州四祖山塔遭兵火爇盡寺僧即其處僅成矮屋

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

多爲陰翳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疇壽明通判郡事

因適野視旱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

始猶濃雲容霧已乃開霽稍瞻睇髣髴宗紹言向

嘗掘基下得石碣蓋郭璞地記云候塔壞日當有

姓張人來而塔復成今日符此讖矣張大喜異曰

若爾當試爲圖之迨入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

者不浹旬集錢數百萬纔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

老特鉗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瞑目趺坐指甲繞出
於背且纏其軀臨工寺僧以告紹紹比之曰何故
師多鬼亂無得復語遂葺上掩之既而塔成釋徒
服紹之識量以為不可及壽明子振之親見其事
子謂郭景純在江南時禪法未入中國無由已為
四祖立記疑亦知數者托其名云

眉州寺藏心木

眉州民葉氏祖墳在城東其傍崇寧寺謀建大華嚴
藏工費鉅萬既已辦集惟患乏堅良之木以為藏
心而葉氏莊院之前大桐樹其高七八丈堪應其

須葉婿陳秀才因過沙頭市寺長老求願得此木
以濟用陳以揷苗之時斫伐挽曳必將大損收穫
畢功則聽命耳長老即向空作禮祝曰大風吹一
樹萬木不同枝遂揖別而退至夜半顛風忽起桐
拔什闕地苗不少傷於是斷中幹為藏心餘枝柯
為神像木色正赤有汁如血其後亦摧煨燼樹拔
之後稱桐徧滿山谷

傳法院

又會要曰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
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為閱文堂西序

[illegible]自是每誕節即獻經八年改為傳法院
隋有翻經館唐務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廢然
則太宗之置茲院亦隋翻經館也

啓聖院

太平興國六年建雍熙二年成賜名啓聖東京記
曰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典禁兵太宗誕生
之地

資聖院

在新幷州會要曰天禧五年真宗置常親征為庫
將士追福以神虎三部落營地造天聖初賜名資

聖太祖太宗忌日皆設建道場

崇真院

太宗陳國長公主出家太中祥符二年八月進封吳
國號振慈正覺大師賜名清裕九月出居是院初
在建初坊後以湫隘徙城西隆安坊即今俗謂七
公主院是也

景靈宮

宋朝會要曰太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詔以聖祖臨降
令擇地建宮遂以錫慶院故址建如唐太清宮制
仍上新宮名曰景靈神宗元豐中又廣其制畫奉

諸帝后御容

太乙宮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初楚芝蘭言五福太乙所在無兵疫人民豐樂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自雍熙元年入黃室選宮在吳分蘓州請築宮以祀六年十月芝蘭又言都城東南地名蘓村可徙宮以應蘓名遂詔營建天聖六年三月司曆言五福太乙自雍熙元年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乙行棊當入蜀郡之坤宮曰黃廷宮可於國城西南别建祈宮於是詔擇人角鎮地建西太乙宮神宗熙寧初郎

五岳觀舊基營中太乙宮蓋自仁宗棊自黃廷宮移入其室下臨京都之中故也

醴泉觀相國寺

東京記曰拱聖營天禧元年營卒有見龜蛇者軍士因建眞武堂二年閏四月泉湧堂側汲不竭民疾疫者飲之多愈乃詔其地建觀十月觀成名祥源宋朝會要曰天禧二年閏四月詔拱聖營醴泉所且立觀以祥源爲名仁宗時觀灾既重立易今名曰醴泉本玉清昭應宮東偏别殿也又天禧三年十一月皇后皇太子於東宮偏長生殿置經藏以祝聖壽賜殿名長生崇壽五年七月作皇帝本命殿於招提坊神龍二年僧惠雲建爲寺延和元年睿宗以舊封相王因名相國寺至道中太宗御題額曰大相國寺東塔曰普滿堂至德二載建開寶六年太祖修西塔曰廣願元祐元年僧中愸立

虞子英祠

列仙傳曰子英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養長丈餘魚言汝共我去與魚俱升天數歲歸來見妻子魚復來迎

生祠

漢于公爲縣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自三代而來無生爲立祠者至此始見兹事則生而立祠始於漢世也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顥清仁祠耀金碧是也温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曹峻祠堂

金鄉焦氏三百里有漢司隷校尉曹峻冢前有石祠

堂中有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賢人像皆刻石紀之

黄姑祠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黄姑古老相傳云嘗織女共牽牛星降於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鄉人異之爲之立祠祠中列二像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

梅姑廟

異苑曰丹陽湖側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壻怒殺之投尸水中乃流至廟處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

僖敏遂非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陜西境内載在祀典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旣不毁而又奏請重修遂非甚矣

牛王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爲何人乃冉伯牛也於乎冉伯牛乃孔門賢人乃爲牛王愚人之訛如此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輯

飲食門

茶類上

茶原

飲茶或云始于梁天監中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逺唐中世搉利遂與煮海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

飲茶盛於唐

飲茶不知起于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漢王褒僮約有武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羮飲然茶至冬味苦澁豈復可作羮飲邪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爲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鮮識茶者亦少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

下翕知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茶稅興元初雖詔罷貞元元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所入不知幾倍於唐矣

茶爲民害

六安茶爲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餽權貴與朝士之故舊者玉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六安每隨佳興入詩壇纖芽出土春雷動活火當爐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逰客醉清歡何時一酌中泠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覩此則一時賞重可知矣予謫宦六安見頻歲春凍茶產不能蕃而中貴鎮守者私徵倍于官貢有司督責頭芽一斤至費白金一兩山谷窭民有鬻産賣子以買充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爲異也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爲民害則甚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遼阻不及登燎乃即州南之霍山行禮遂封爲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凌霄樹宦遊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覩然而供給飛輓山民害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曹　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爲守劉起家舉人以予舊嘗蒞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路

槐曾作少年遊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劍久韜銜斗夜郡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綱茗春陽早笏外南山爽氣浮相送一言煩記取　大廷方簡恤民供中聯述貢茶發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惜民脂紓民力也昔人云未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予所爲六安者亦如此

假茶

茶之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神泉昌明峽川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澭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紫筍婺州有來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壽州有霍山黃芽蘄州有蘄門團黃浮梁商賈不在焉出國史補

天柱峯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數十觔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穫數角投之德裕閱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內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出中朝故事

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横一竪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塵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寖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淸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塵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歐陽公新茶詩曰鄣我穀雨鎗與旗王荊公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鎗耳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艸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別論亦未可知

雷鳴茶

蜀雅州蒙山有五頂頂上有茶園有僧病冷遇一老人謂曰何不飲茶仙家有雷鳴茶於蒙山中頂以春先後侯雷發聲併手採摘至三日而止若用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即祛宿疾三兩可換骨四兩即爲地仙

風棄

郴之桂楊縣產風棄克茗飲能愈頭風故名亦可浸

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茶出脩江沿頭風南人今無所謂蠻茶風葉豈蠻茶之謂邪

蠟茶

楊文公談苑云蠟茶出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州未詳其味極佳江左近方有蠟面之號丁謂北苑茶錄曰剏造之始莫有知者質之三館檢討杜鎬亦曰在江左始記有研膏茶歐陽修歸田録亦云出福建不言所起按唐世説諸家中往往有蠟面茶之語

龍茶

談苑曰龍鳳石乳茶本朝太宗皇帝令造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北苑録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規取像類以別庶品

小團

歐陽脩歸田録曰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蔡君謨爲福建漕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絶精謂之小團又龍茶録後序曰團茶爲茶之至精而小團又團茶之精者

京鋌

談苑曰江左李氏令取茶之乳作片或號京鋌的乳及骨子等是京鋌之品自南唐始也苑録曰的乳以降以下品雜之唯京師者至眞不雜爲時所貴意其名由此得也

異美茶名

茶之產所經載之詳矣獨異美之名未備謝氏論茶曰此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荈不止味同露液白比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陽衒之作洛陽伽藍記曰食有酪奴指茶爲酪粥之奴也杜牧之詩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艸魁皮日休詩十盆煎皐盧曹鄴詩劍外九華英施肩吾詩茶爲滌

煩子酒爲忘憂君此見於詩文者若南越志茗苦澀謂之水羅北苑曰葉布絶品也豫章曰白露又曰白芽南劍曰石花曰簇芽東川曰獸目湖常俱曰紫筍壽州曰黃芽福閩曰生芽又曰露芽岳陽曰含膏外此尤夥頗疑似者不書若蟾背蝦目龍舌蟹眼瑟瑟霏霏靄鼓浪湧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

穆陀樹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內解茶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凉詰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

山榜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蓝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蓝拾穆陀之墜葉詩謝氏

建茶品第

唐陸羽茶經裴文茶述皆不第建品說但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閟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爲之方是時僞蜀毛文錫作茶譜始言建有紫笋而臘面乃至産于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州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號京鋌本

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時置龍鳳規模遣使即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此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自龍鳳與京石的白四種始出而臘面降爲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製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閩始載之于茶錄慶曆中蔡君謨將漕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爲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之上紹聖間改爲瑞雲翔龍大觀初徽宗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與常茶不同偶然生非人力可致于是白茶遂爲第一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銙貢新銙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龍又居下矣凡茶芽数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槍一旗次曰紫芽乃一芽帶兩葉者號兩旗一槍其帶三葉四葉者皆老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德中建守周絳爲補茶經言芽茶只作早春馳奏萬乘嘗之可矣若一旗一槍可謂芽茶也故一槍一旗號揀芽最爲挺特王金陵送人長閩詩云新茗斗中試一旗謂揀芽也

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可簡始創爲銀線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秪取其心如線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用以製新銙有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白的石三乳鼎造花銙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今爲冠然尤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所好也惟黄儒撰品茶要錄極稱當時靈芽之富謂使陸羽数子見之必爽然自失矣其茶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後興役浹日乃成龍騎疾馳至中都不出中春已至

號爲頭綱玉芽以下先後而發遞至夏過半矣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隴至小山凡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山若竹張坑西際又爲禁園之先也此熊蕃序錄及諸家襍記採其說云出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

煮茶法

茶即藥也煎服則去滯而化食以湯點之反爲滯膈而損脾胃蓋世之嗜利者多採他葉襍以爲末既又失於煎煮宜有害也今法採芽或用碎萼以活水火煎之飯後少頃乃服東坡詩云活水須將活

火煮又云飯後茶甌味正深此煎服法也陸經亦以江水爲上山水與井泉俱次之今世不惟不擇水又且入鹽及果殊失正味古之嗜茶者無如玉川子惟聞煎吃如以湯點則又安能及也山谷詞云湯响松風早減了七分酒病倘如此則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之禪透矣

俗以湯之未滾者爲盲湯初滾曰蟹眼漸大曰魚眼其未滾者無眼故謂盲婆湯

十六湯

蘇廙仙芽傳第九卷載此湯十六法謂湯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濫湯則與凡水同調耳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以緩急言者凡三品以器標者共五品以薪論者共五品

水厄

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毎欲往候則云今日有水厄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之象置于煬器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之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龍坡山仙子茶

開寶中竇儀以新茶飲予味極美奩面標云龍坡山仙子茶龍坡是顧渚之別號

聖楊花

吳僧梵川誓願燃頂供養雙林傅大士自往蒙頂山結庵種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名爲聖楊花吉祥蕊共不踰五斤持歸供獻

湯社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

乳妖

吳僞文了善烹茶了游荆南高保勉白於季興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茶二保勉父子呼爲湯神奏授定水大師上人目爲乳妖

清人樹

僞閩甘露堂前有兩株茶樹鬱茂婆娑宮人呼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大設傾筐會

玉蟬膏

大理徐恪貽鋌子茶上面印文曰玉蟬膏有一種曰清風使恪建人也

森伯

湯悅有森伯頌美茶也方飲而森然粘乎齒牙頷郁既久四肢森然聳爽

水豹囊

豹革爲囊風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滌滯神思時起清風每引此義故爲水豹囊

不夜侯

胡嶠有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

雞蘇佛

猶子彜年十二歲予讀胡嶠詩因令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吃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仙

冷面艸

符昭遠不喜茶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艸也

甘侯

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云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閩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器慎勿賤用之

茶經

陸羽著　羽字鴻漸竟陵人

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莖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字或從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筍三曰芽四曰茗五曰荈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野者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葉卷上葉舒次陰山坡谷者不堪采性凝滯令人結瘕疾茶之爲用味至寒爲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百節不舒

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採不時造不精雜以卉莽飲之成疾茶爲累也亦猶人參上者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高麗有生澤州易州幽州檀州者爲藥無效况非此者使六疾不瘳知人參爲累則茶累可知矣

二之具

籯　一曰籃一曰籠一曰筥以竹織之受五升或一斗二斗三斗者茶人負以采茶也

三之造

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植者生爛石沃

土長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採焉茶之芽者發於藂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穎拔焉其日有雨不採晴有雲不採晴採之自採至於封七經目自胡靴至於霜荷八等或以光黑平正言佳者斯鑒之下也以皺黃坳垤言佳者鑒之次也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鑒之上也何者出膏則光含膏則皺宿製者則黑日成者則黄蒸壓則平正縱之則坳垤此茶與草木葉一也

四之器

漉水囊　若常用者其格以生銅鑄之以備水濕無苔穢腥澀意熟銅苔穢鐵腥澀也林棲谷隱者或用竹木木與竹非持久涉遠之具故用生銅其囊織青竹以卷之裁碧縑以縫之紐翠鈿以綴之又作綠油囊以貯之圓徑五寸柄一寸五分

瓢　一曰犧杓剖瓠爲之或刊木爲之晉舍人杜毓荈賦云酌之以匏匏瓢也口闊脛薄柄短永嘉中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常見惠山中有大茗祈子他日甌犧之餘乞相遺也今常用以梨木爲之

盌　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

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毓荈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越也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五之煮

凡煮慎勿於風燼間熛焰如鑽燄炎涼不均候炮出培塿狀蝦蟆背然後去火五寸卷而舒則本其始

又炙之若火乾者以熟止日乾者以柔止若茶之
至嫩者餅葉爛而茶笋存焉假以力者持千鈞杵
亦不爛如漆科珠壯士接之不能駐其指炙之則
其節若倪倪如嬰兒之臂耳既而承熱用紙囊貯
之精華之氣無所散越次用勁薪
膻膩所及膏木敗器不用之古人有勞薪之味信
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揀乳泉石
池者上其瀑湧湍嫩勿食之久食令人有瘿疾又
流於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炎天或霜降以前或潛
毒於其間飲者可決之以流其惡使新泉涓涓然

酌之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沸如魚目
微有聲爲一沸邊緣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
浪爲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則水合量調
之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夾環擊湯心則前末當
中心而下有頃勢若奔濤濺沫以所出水止之而
俟其華心凡酌置諸盌令沫醇均沫醇湯之華
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醇細輕者曰花棗花漂
漂然於盃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
天爽朗有浮雲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於水湄又
如菊英墮於樽俎之中餑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

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茲賦所謂煥如積雪燁
若春藪有之第一煮水沸而已其沫之上有水膜
如黑雲母若飲之則其味不正其第一者爲雋永
或留熟以貯之以備育華救沸之用第一第二與
第三盌次第飲第四第五盌外非渴甚莫之飲凡
煮水一升酌分五盌乘熱連飲之以重濁凝其下
精英浮其上如冷則精英隨氣而竭矣茶性儉不
宜廣廣則其味黯淡且如一滿盌啜半而味寡況
其廣乎

六之飲

茶之爲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
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
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浮時浸俗盛於國朝兩都
并荊渝間以爲比屋之飲飲有餅茶散茶末茶餅
茶者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於瓶缶之中以湯沃
焉謂之痷茶或用葱薑棗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
之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習俗不知茶茶有九
難一曰造二曰別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
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飲陰採夜焙非造也嚼味嗅
香非別也羶鼎腥甌非器也風炮新炭非火也飛

湍壅源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擾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七之事

神農食經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悅意

晉中興書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吾素業

左思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

口齒自清歷有姊字蕙芳眉目燦如畫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爲茶荈劇吹噓對鼎鑠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曰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程卓累千金驕侈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蝑芳茶清六腑佳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壺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

續搜神記晉武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採茗遇一毛人長丈餘引精至山下示以叢茗而去俄而復還乃探懷中橘以遺精精怖負茗而歸

異苑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煩人耳意欲掘之母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餘年卿二子恆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母告二子慙之從是禱饋愈盛

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嫗每旦獨提一器茗往

市粥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旁孤貧乞人或異之州法曹縶之獄中至夜老嫗執所粥茶茗從獄牖中飛出

茶陵圖經云茶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微寒無毒主瘻瘡利小便去痰渴熱令人少睡秋採之苦本草菜部苦茶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採乾按詩云誰謂茶苦又云堇荼如飴皆苦菜也陶謂之苦茶木類非菜流

八之出

山南以峽川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州黄州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潤州蘇州下　劒南以彭州上綿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瀘州下眉州漢州又下　浙東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　黔中生恩州播州費州夷州　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　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費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

九之略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時於野寺山園叢中而掇乃蒸乃舂乃焙以火乾之則棨樸焙貫棚穿育等七事皆廢其煮器若松間石上可坐則具列廢用槁新鼎鑩之屬則風爐承炭檛火夾交床等廢若瞰泉臨澗則水方漉水囊等廢若五人以下茶可末而精者則羅廢若援藟躋嵒引絙入洞炙而末之或紙包合貯則研拂末等廢既瓢盌筴札熟盂醝簋悉以筥盛之則都籃廢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二十四器闕一則茶廢矣

十之圖

以絹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寫之陳諸坐隅則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飲之事之出之略之圖目擊而存於是茶經之始終備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茶類下

蔡襄茶論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膏油其面故有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覩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爲上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艸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制於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又茶焦不可食

茶焙

茶焙編竹爲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水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家不用

張又新水記

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於又新丈人行也爲學精博頗有風鑒稱較水與茶宜者凡七事揚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泉水第二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最下客有熟於兩浙者言搜訪未盡予嘗志之及刺永嘉過桐廬江至嚴陵

灘淺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輩用陳黑壞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揚子南零殊遠及至永嘉取仙岩瀑布水用之亦不下南零以是知客之說信矣元和九年春予初成名與同第生期於薦福寺予與李德垂先至憩西廂玄鑒室會適有楚生至置囊有數編書予偶抽一通題云煮茶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攜之赴郡至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會可無試乎陸

因槩論諸水李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廬山康王谷水第一　無錫縣慧山寺石泉第二　蘄州蘭溪石上水第三　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獨清冷狀如龜俗云蝦蟆口水第四　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廬山招賢寺方橋潭水第六　揚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瀑布水第八　唐州淮水源第九　廬州龍池山頂水第十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　楊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　歸州玉虛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州武關西洛橋水第十五　吳淞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圓泉水第十八　桐江嚴陵灘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述煎茶泉品

夫渭黍汾麻泉源之異稟江橘淮枳土地之或遷誠物類之有宜亦臭味之相感也若乃擷華掇秀多識草木之名激濁揚清能辨淄澠之品斯固好事之嘉尚博識之精鑒自非嘯傲塵表逍遙林下樂追王濛之約不敗陸訥之風其孰能與於此乎吳楚山谷間氣清地靈岩頳挺多孕茶荈爲人採

拾大率右於武夷者爲白乳甲於吳興者爲紫筍產禹穴者以天章顯茂錢塘者以吳山稱至於續廬之岩雲衡之麓鴉山著于徽歙蒙頂傳於岷蜀角立差勝毛舉寔繁然而天賦尤異性靡受和苟制非其妙烹失於術雖先雷而籯未雨而擷蒸焙以圖造作以經而泉不香水不甘爨之揚之若淈若淳于少得溫氏所著茶說嘗其水泉之目有二十焉會西走巴峽汲蝦蟆窟北憩蕪城汲蜀岡井東遊故都汲揚子江留丹陽酌觀音泉過無錫斛惠山水粉槍朱旗蘇蘭薪桂且鬻且缶以飲以歡

莫不瀹氣滌慮蠲病析酲祛鄙吝之生心招神明而還觀信乎物類之得宜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尚前賢之精鑒不可及已噫紫華綠英均一艸也清瀾素波均一水也皆忘情於庶彙或求伸於知已不然者蒙薄之弁溝瀆之流亦奚以異哉遊鹿故宮依蓮盛府一命受職再期服勞而虎丘之靈沸淞江之清泚復在封畛居然挹注是當所得於鴻漸之目二十而七也昔酈元善於水經而未嘗知茶王肅癖於茗飲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無愧焉凡泉品二十列於右幅且使盡神方之四兩遂成奇功代酒限於七升無忘玄賞云爾

大觀茶論序

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廢畢舉海內晏然垂拱密勿俱致無為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咸雅相尚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咸造其極且物之興廢固自有時然亦係乎時之汙隆時或遑遽人懷勞悴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猶且汲汲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世既累洽人恬物熙競為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篋之精粗爭鑒裁之當否士於此時以不蓄茶為羞可謂盛世之清尚矣嗚呼治世之士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艸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為二十篇茶論

地產

植產之地崖必陽圃必陰蓋石之性寒其葉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資陽和以發之土之性敷其葉疏以暴其味強以肆必資陰氣以節之今圃家皆植木以資茶之陰陽陰陽相濟則茶之滋長得其宜

天時

茶工作於驚蟄尤以得天時為急輕寒英華漸長條達而不迫茶工從容致力故其色味兩全若或雨暘鬱燠芽甲奮挺促工暴力隨稿晷刻所迫有蒸而未及壓壓而未及研研而未及制茶黃留漬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為慶

採擇

擷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爪斷芽不以指揉慮氣汗

薰漬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隨得芽則投諸水凡芽如雀舌穀粒者爲上品一槍一旗爲揀芽一槍二旗爲次之餘斯爲下茶之始芽萌則有白合既擷則有烏蔕白合不去害茶味烏蔕不去害茶色

蒸壓

茶之美惡尤係於蒸芽壓黄之得失蒸太生則芽滑故色清而味烈過熟則芽爛故茶色赤而不膠壓久則氣竭味漓不及則色暗味澁蒸芽欲及熟而香壓黄欲膏盡亟止如此則製造之功十已得七

八矣

鑒辨

茶之範度不同如人之有面目也膏稀者其膚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歛以實即日成者其色則青紫越宿製造者其色則慘黒有肥凝如赤蠟者末雖白受湯則黄有縝密如蒼玉者末雖灰受湯則愈白有光華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備而表質者其首面之異同難槩論要之色瑩徹而不駁質縝密而不浮舉之凝然展之則鏗然可驗其爲精品也此外又有貪利之民焙已采之芽假以製造碎已成之餅易以範模雖名氏采製似之其膚理色澤何所逃於僞哉

白茶

白茶自爲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所可致正焙之家不過四五家不過一二株所造止於二三銙而已芽英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爲常品須製造精法度得宜則表裏昭徹如玉之在璞他無與倫也淺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

盞

盞色貴青黒玉毫條達者爲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寛底深則茶直立作湯於取乳寛則運筅旋徹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用盞之大小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盞惟熱則茶發立耐久

餅

餅宜金銀大小之制惟所裁製注湯利害獨餅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淪散嘴之末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速有節不滴瀝則茶面不破

水

水以清輕甘潔為美輕甘乃水之自然獨為難得古人第水雖曰中零惠山為上然人有相去之遠近水不常得但取山泉之清潔者其次則井水之常汲者為可用若江河之水則魚鼈之腥泥濘之汙雖輕甘無取凡用湯以魚目蟹眼連綿遠躍為度過老則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頃刻而後用

點

點茶不一而調膏繼刻以湯注之手重筅輕無粟文蟹眼者謂之靜面點蓋擊拂無力茶不發立水氣未浹又復增湯色澤不盡英華淪散茶無立作矣有隨湯擊拂手筅俱重粟文泛泛謂之一發點蓋用湯已過指腕不圓粥面未凝茶力已盡雲霧雖泛水脚易生妙於此者量茶受湯調如融膠環注盞畔勿使侵茶勢不欲猛先須攪動茶膏漸加擊拂手輕筅重指遶腕旋上下透徹如酵蘖之起麪疏星皎月燦然而生則茶面根本立矣第二湯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線急注急止茶面不動擊拂既力色澤漸開珠璣磊落三湯多寡如前擊拂漸貴輕勻周旋環復表裏洞徹粟文蟹眼泛然雜起茶

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湯尚嗇筅欲轉稍寬而勿速其真精華彩既以煥發而漸生五湯乃可少縱筅欲輕勻而透達如發立未盡則擊以作之發立若過則拂以斂之然後靄然凝雪茶色盡矣六湯以觀立作之乳點勃然則以筅着底緩遶拂動而已七湯以分輕清重濁相稀稠得中可欲則止乳霧洶湧溢盞而起周回凝而不動謂之咬盞勻其輕清浮合者飲之桐君錄曰茗有餑飲之宜人雖多不為過也

味

夫茶以味為上甘香重滑為味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蒸之其味醇而乏風骨者蒸壓太過也茶鎗乃條之始萌者木性酸鎗過長則初甘重而終微澁茶旗乃葉之方敷者葉味苦旗過老則初雖留舌而飲徹反甘矣此則芽胯有之若夫卓絕之品真香靈味自然不同

香

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要須烝極熟壓之極乾而研研細而造則諸美具足入盞則馨香四達秋爽洒然或烝氣如桃仁夾雜則其氣酸烈而惡

色

點茶之色以純白爲上真青白爲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時得於上人力盡於下茶必純白天時暴暄芽萌狂長采造留積雖白而黄矣青白者烝壓微生灰白者烝壓過熟膏不盡則色青暗焙火大烈則色昏赤

藏焙

焙數則首面乾而香減失焙則雜色剝而味散要當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陸風濕之氣焙用熟火置爐中以靜灰擁合七分露火三分亦以輕灰糝覆良久即置焙火上以逼散焙中潤氣然後列茶於其中盡展角焙未可蒙蔽俟火速徹覆之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減探手爐中火氣雖熱而不至逼人手者爲良時以手挼茶体雖甚熱而無害欲其火力通徹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温但能燥茶皮膚而已内之滋潤未盡則復烝暍矣焙畢即以久竹漆器緘藏之陰潤勿開如此終年載焙色常如新

品名

名茶各以所產之地如平園台星岩崗之高峯青鳳髓思純之大嵐嶼之屑山五崇林之羅漢山水桑芽堅之碎石窠石臼窠輝之青皮林復師覬之虎岩椿之無雙岩懋之老窠園各擅其名未嘗混淆不可槩舉後爭相倣傚互爲剝竊參錯無據曾不知茶之美惡在於製造之工拙而已豈岡地之虛名所能增減者焙人之茶固有前優而後劣昔負而今勝者是亦園地之不常也

外焙

世稱外焙之茶臠小而色駁体耗而味淡方之正焙昭然可見近之好事者篋笥之中往往半蓄外焙之品蓋外焙之家久而益工製造之妙咸取則於壑源效象規模主臠亦相等類黄出膏色澤亦腴潤範必搦定而不輕歷必留膏而不淡殊不知主臠雖等而無風骨色澤雖潤而無藏蓄体雖實而皮膚乏縝密之文味雖重而滯澁乏真香之美何所逃乎外焙哉雖然有外焙者有淺焙者蓋淺焙者之茶去壑源爲未遠製造若工則色亦瑩白擊拂有度則体亦立湯其甘重香滑之味不遠於正焙至於外焙則迥然可辨其有甚者至採柿葉桴欖之萌相雜而造味雖與茶相類點時隱隱如輕

絜之於茶面粟文不生乃其驗也桑苧翁曰雜以卉莽飲之成病可不細鑒而熟辨之

品茶要錄

宋黄儒 字道文 建安人

説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興靈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不知惜自國初以來士大夫沐浴膏澤咏歌昇平之日久矣惟兹茗飲爲可喜園林亦相與摘英誇異制捲鬻新而趨時之好故殊絶之品始得自出於蓁蕪之間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閲其金餅味其雲腴當爽然自失矣因念艸木之材一有負瑰瑋絶

特者未嘗不遇時而後興况於人乎然士大夫間爲珍藏精試之具非會雅好真未嘗輒出其好事者又常論其采製之出入器用之宜否較試之湯火龠於縑素傳翫于是獨未有補於賞鑒之明耳蓋園民射利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評予因閲收之暇爲原采造之得失較試之低昂次爲十説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録云一曰采造過時二曰白合盜葉三曰入雜四曰蒸不熟五曰過熟六曰焦釜七曰壓黄八曰清膏九曰傷焙十曰辨壑源沙溪

龍焙初興工数殊少累增至于祥符以斤計者一萬八千視初已加数倍而猶未盛今則爲四萬七千一百斤有奇矣 此数見范逵所著龍焙美成茶録逵茶官也 自白茶勝雪以次厥名實繁今列于左使好事者得以觀焉

貢新銙 大觀二年造　試新銙 政和二年造

白茶 政和二年造　龍團勝雪 宣和二年造

御苑玉芽 大觀二年造　萬壽龍芽 大觀二年造

上林第一 宣和二年造　乙夜供清 宣和二年造

承平雅玩 宣和二年造　龍鳳英華 宣和二年造

玉除清賞 宣和二年造　啓沃承恩 宣和二年造

雪英 宣和二年造　雲葉 宣和二年造

蜀葵 宣和二年造　金錢 宣和二年造

玉華 宣和二年造　寸金 宣和二年造

無比壽芽 大觀四年造　萬春銀葉 宣和二年造

宜年寶玉 宣和二年造　玉清慶雲 宣和二年造

無疆壽龍 宣和二年造　玉葉長春 宣和四年造

瑞雪翔龍 紹興二年造　長壽玉圭 政和二年造

興國岩銙　香口焙銙

上品揀芽 紹興二年造　龍苑報春 宣和四年造

太平嘉瑞 政和二年造　新收揀芽
南山應瑞 宣和四年造　興國岩揀芽
興國岩小龍　興國岩小鳳 已上號細色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 已上號麁色
瓊林毓粹浴雪呈祥紐源推先價倍南金暘谷先春
壽岩却勝岩平石乳清白可鑒風韻甚高凡十色
皆宣和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先人作茶錄當貢圖極盛之時凡有四十餘色紹

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閲近所貢皆仍舊其先後
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無興國
岩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
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乃今更寫其形製庶覽
之無遺恨焉先是壬子春漕司再葺茶政越十三
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二萬株 政和種三萬株
比年益虔貢職遂有創增之目仍改京鋌爲大龍
團由是大龍多於大鳳之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曆以上自元
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挺出制精于舊
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大觀以來
增創新銙亦由用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有勝龍
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自御苑玉芽以
下厥名實繁

北苑別錄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北苑旁聯諸
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太平興國中初爲御焙歲
模龍鳳以羞貢篚益表珍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
事品數日增制度日精凡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
天下非人間所可得也方其春蟲震蟄先天雷動

一時之盛誠爲偉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
苑與不至者同僕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摭其
大概條爲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御園凡四十
六所廣袤三十餘里自官平而上爲內園官坑而
下爲外園方春靈芽萌拆先焙十餘日如九窠十
二隴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爲御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反
之以其氣候少遲故也
采茶之法須是侵晨不可見日侵晨則下露未晞茶

芽肥潤見日則爲陽氣所薄芽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撾鼓集群夫於鳳皇山（山有打鼓亭）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鳴鑼以聚之恐其蹦時貪多務得也大抵采茶亦須習熟募夫之際必擇土著及諳曉之人非特識茶發早晚所在而於采擷亦知其指要盖以指而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速斷而不柔（從舊談也）

揀茶

茶有小芽有中芽有紫芽有白合有烏蔕此不可不

辨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團勝雪白茶以其芽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精英僅如針小謂之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也中芽古謂之一鎗二旗是也紫芽葉之紫者是也白合乃小芽有兩葉抱而生者是也烏蔕茶之蔕頭是也凡茶以水芽爲上小芽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蔕皆在所不取

蒸茶

茶芽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甑俟湯沸蒸之然蒸有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易沉而有艸木之氣惟在得中爲當

榨茶

茶既熟謂茶黃須淋洗數過（欲其冷也）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水（芽則以馬榨壓之以其芽嫩故也）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至中夜取出揉勻後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奮擊必至於乾淨而後已盖建茶味透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惟恐其膏之不盡膏不盡則色味重濁矣

研茶

研茶之具以柯爲杵以瓦爲盆分團酌水亦皆有數上而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鳳四大龍鳳二其餘皆一十二焉自十二水而上日研一團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團至七團也每水研之必至於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茶不熟首面不勻煎試易沉故研夫尤貴於強有力者也龍井之水其深不以丈尺清而且甘晝夜酌之而不竭凡茶自北苑出者皆資焉亦猶錦之於蜀江膠之於阿井詎不信然

造茶

造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能無獘遂倂而爲二焉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銙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研盆研之欲其勻揉之欲其胒然後入圈製銙隨笪過黃有方故銙有花銙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一其名亦異隨綱繫之於貢茶云

過黃

茶之過黃初入烈火焙之次過沸湯瀲之凡如是者三而後宿一火至翌日遂過烟焙焉然烟焙之火不欲烈烈則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烟烟則香盡而

味焦但取其溫而已凡火之數多寡皆視銙之厚薄銙之厚者有十火至於十五火銙之薄者八九火至於六火火數既足然後過湯上出色出色之後當置之密室急以扇扇之則色澤自然光瑩

茶貢

細色五綱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團爲拔精而建有值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圈以箬葉內以黃斗盛以花箱護以重篚巻箱內外又有黃羅羃之可謂十襲之珍矣

麄色五綱四十餅爲角小龍鳳以十餅爲角大龍鳳以八餅爲角圈以箬葉束以紅縷緘以舊綾惟揀芽俱以黃焉

開畬

艸木至夜益盛故欲導生長之氣以滲雨露之澤每歲六月興工虛其本培其土滋蔓之艸遏鬱之木悉用除之正所以導生長之性而滲雨露之澤也此之謂開畬惟桐木則留焉桐木之性與茶相宜而茶至冬則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漸茂理或然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酒類上

酒源一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世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矣予以爲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

獨出於世本世本非信書也或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予謂杜氏本出於劉累在商爲豕韋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至杜伯爲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有杜爲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釀得名於世乎謂酒始於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爲天官者或考焉予謂星麗乎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某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宦者墳墓弧矢河鼓皆太古所無天有是星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

知者作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於郊廟燕享以爲聖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古者食必祭先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所祭者爲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詞曰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聖賢之書言可信者無先於此然酒未必於此始造也

酒名二

春秋斗運樞曰酒之言乳也所以養身扶老也許慎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繹而成也

說文曰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醴滓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昔人謂酒爲歡伯其義易見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華夷戎夏共甘而樂之故其稱謂益廣造作謂之釀亦曰醞賣之爲沽者當肆曰壚釀之再者曰酘盪酒曰釃酒之醲曰醇醲白酒曰醝厚酒曰醹甚曰酸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酲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酌而無酹酢曰醮合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

酺不醉而怒曰奭美酒曰醁其言虜傳不可殫舉

周官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三酒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沉齊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此蓋當時厚薄之差而經無其說傳註悉意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真西京雜記有漂玉酒而著其說枚皐賦云尊盈漂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云梁人作蔗酒名金漿下釋漂玉之義輿地志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而極美故世傳若下酒張協作七命云荊州烏程豫章竹葉烏程於九州屬揚州而言荊州未詳西漢尤重上尊酒以

賜近臣注云糯米為上尊稷為中尊粟為下尊顏籀曰此說非是酒以醇醴乃分上中下之名非因米也稷粟同物而分為二大謬矣抱朴子所爲玄鬯者醇酒也

皮日休詩云明朝有酒尤君信擂酒三缾寄夜航擂酒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

宋之問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陽右之羅國也酒之名最古於今不廢唐人言酒之美者有郢之富水滎陽土窟春富春石凍春劍南燒春河東乾和蒲東桃溥嶺南靈溪博羅宜城九醞潯陽湓水京城西市腔蝦蟆陵其事見國史譜又有浮蟻榴花諸美酒雜見於傳記者甚衆

張能臣酒名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鄖鄉浩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瑶池鄭皇后坤儀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肅王蘭芷伍王椿齡嘉王琨醑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

瀝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醽醁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内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開封府瑶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卽白礬樓也）忻樂樓仙醪（卽任店也）和樂樓瓊漿（卽莊樓也）遇仙樓玉液白玉樓玉醖鐵仙樓瑤醽仁和樓瑤漿高陽樓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醑入仙樓仙醪四時樓碧光列仙樓瓊液千春樓仙淳（今廢為鋪）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廢為邸）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

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醁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綠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宅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蔡薇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瀑泉鄭州金泉河南眞定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醞保定府軍知訓堂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定巡邊銀漈又著泉德州碧琳賓州石関又宣城博州宜城又蓮花衞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思州揀米又細酒洺州玉瑞夷白堂玉友邢州沙浩金波磁州風麯法

酒深州玉醅趙州瓊波相州銀光懷州宜醒又香桂定州瓜曲又著液河東太原玉液靜制堂汾州甘露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波陝西鳳翔府槖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西蒙泉華州蓮花又承恩堂上尊也邠州靜照堂玉泉瓊州江漢堂瑤泉同州清洛清心堂淮南楊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西東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清心堂處州谷廉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青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潮州碧瀾堂又雪溪秀州月波四川成都府忠臣堂玉髓又錄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竹葉青劍州東溪漢州廉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萄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麋又喜泉夔州法醽又法醞荊湖南北荊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青廣南廣州仙泉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又清燕堂又眞珠泉兗州蓮花青曹州銀光又三酥又白羊醞又荷花鄆州光泉濟州風鞠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醞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酥

又細波單州宜醪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麯又泉堂金州清醥郢州溪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原泌泉蔡州銀液房州瓊酥襄州金波櫃溪鄧州香泉寒泉香菊甘露潁州銀滁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也餘郡之名不可盡記

續酒名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泊其土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謂之筒酒又

以黃柑醖酒曰洞庭春此古人名酒者也至宋朝
京師造酒惟內酒坊法酒庫上皇朝始置尚醖局
其外諸后殿親王府與主第勳戚之家例許醖造
賜以美名

名酒以春

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
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
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
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曲洧舊聞

續曲洧舊聞酒名玉井秋香　薌林秋露尚伯恭　黃
嬌段子新　蒭綠春范方元　甕中雲易袚夫　清無底　金盤
露軟瘦皆　桃花雨湧烈皆　銀光胡長文　雲露范志能　桂子香
楊萬里誠齋自釀名冷冽

韓非子云宋人沽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
或謂之帘近世文士有賦之者中有警策辭云無
大無小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
古之善飲者多至石餘由唐以來遂無其人蓋因
隋室更制度量而斗石倍大爾

嗜飲三

紂爲長夜之飲而失其日問於百官皆莫能知問於
箕子箕子曰爲君而失其日則國危矣國人不知
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魏正始中鄭公愨避暑歷城之北林取大蓮葉置硯
格上貯酒三升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翕之
名爲碧筩事見酉陽雜俎

山簡在荆襄每飲於習家池人歌曰日暮醉扶歸倒
着白接羅接䍦巾也

魏氏春秋云阮籍以步兵營人善釀厨多美酒求爲
步兵校尉

唐王無功以美酒之故求爲大樂丞最爲冗職自無
功居後遂爲淸流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還成都以鸘鷞裘就人賜昌
換酒與文君爲懽

宋文帝文章志云王忱每醉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
人以大飲爲上頓自忱始也

酒功四

句踐思刷會稽之耻欲士卒之致死力得酒則流之
於江與之同醉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鍾蹇叔勸之曰

雖一米可投之於河而醸也投之河三軍皆醉

王莽時琅邪海曲内有呂母者子爲小吏犯微罪令枉殺之母家素豐財多釀酒少年來沽必倍售之終歲多不取其直久之家漸乏諸年少議償之母泣曰所以厚諸公以令不道枉殺吾子托君復讐耳豈望報乎少年義之相聚誅令後其衆入赤眉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甕酒曝於日中經旬味不動而愈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餽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南青州刺史毛洪賓賚酒之官路逢盜刼之皆醉因執之乃名擒姦酒時人

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恐白墮春醪

温克五

于定國飲酒一石治獄益詳明歷代有蕭龍出世說盧植馬融傳元出孝子傳世說馮跋劉京學道年二百九十魏舒劉藻皆飲酒一石而不亂

魏邴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役八年間酒不向口至陳畱則師韓子助潁川則親陳仲弓涿郡則親盧子幹臨歸衆以原不飲酒會市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學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乎於是飲酒終日不醉

鄭玄別傳馬季長以賢儒著名玄往從參考異同時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玄餞之會者三百餘人皆一奉觴度玄所飲三百餘盃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裴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泰後至責之謝曰願赦罪而取在席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座壯之又有一銀器受酒一斗餘一瀉而捏既去均以爲必腐腸而死使覘之見紗帽箕踞秤銀器至二百兩

李白每大醉爲文未常差誤與醒者語無不屈服人目爲醉聖

樂天在河南自稱爲醉尹

皮日休稱醉士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當路布酒錢量數飲之亦有施者爲行人解乏故路人號爲歇馬杯亦古人衢尊之義也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餽遺

亂德六

冲虛經云子産之兄曰穆其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荒於酒不知世道之安危

也楚共王與晉師戰于鄢而敗將召大司馬子反謀之子反飲酒醉不能見王嘆曰天敗我也乃班師而戮子反鄭良霄爲窟室而晝夜飲人殺之

三輔決録漢武帝自以功大更廣秦之酒池肉賜羌胡而酒可浮舟

魏志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邈私自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此醉言爾

三十國春秋曰阮孚爲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常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

裴楷別傳曰石崇與楷孫綽宴酣而綽慢節過度崇欲表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飮人狂藥而責人正禮乎

漢末政在奄宦有獻西涼州蒲萄酒十斛於張讓者立拜涼州刺史

韓子曰齊桓公醉而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因請發倉廩賑窮三日民歌曰公何不更遺冠乎

胡毋輔之等方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乃脫衣露頂於竇中叫輔之遽呼入飲不舍晝夜

三國時鄭泉願得美酒滿一萬斛船甘脆置兩頭反覆没飲之憊即往啖肴膳酒有升斗減即益之將終謂同志曰必葬我陶壤百年後化爲土或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戒飲七

晉祖台之與王荊州書頗君屏爵棄卮焚罍毀榼殛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古人重離別必有贈言僕之於君豈能已乎

周禮萍氏掌幾酒謂之萍古無其說按本草述水萍之功云能勝酒命名之意其取於此乎

桓公與管仲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至公執觴尊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仲父以爲免於罪矣對曰吾聞湛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是以走出公拜送之又云桓公飲大夫酒管仲後至公舉觴以飲之管仲棄半公曰禮乎曰臣聞酒入舌出則言失者棄身臣計棄身不如棄酒公大笑曰仲父就坐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醉而矜優莫曰昔紂飲酒七日七夜不醉若勉之則及矣襄子曰吾幾不亡

平對曰紂逆周武所以亡今天下盡紂何遽亡然亦危矣

釋氏之教尤以酒爲戒故西方律云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嗔相五壞田業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鬬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壞命終墮諸惡道

韓詩外傳飲之禮跣而上坐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之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醧之遇切

異神八

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必令人轉展久之嘗有故人來與共飲忘勑左右至明華悟視之腹已穿酒流床下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爲酒煮三薇以漬麴櫱櫱出羌麴出北胡以釀酒清美醇鬯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俗謂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聲同而事異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人有名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亡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棺斂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塚適醒又齊人田及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

尸子曰赤縣神州者是爲昆崙之墟其滷而浮爲蓬芽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

王充論衡云須慢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流霞一盃數日不飢

道書謂露爲天酒見東方朔神異經

劉向列女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圜丘酣玄碧之酒

魏賈琳有奴善別水常乘舟於黃河中流以瓠瓠接河源水不過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昆崙觴芳味絕好曾以三十斛上魏帝

堯登山山湧一泉味如九醞色如玉漿號曰醴泉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飲王子喬瓊蘇綠酒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名曰玉酒飲數升令人長生

含春玉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上書云飛空却回顧謝此含春玉於玉字末又書曰酒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呂洞賓題

後五代時張白放逸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愈衆

麋欽酒

麋欽棗出眞陵之山食一枚大醉經年不醒東方朔嘗遊其地以一斛歸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若芥子每集群臣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踰醇醪謂之麋欽酒又謂之眞陵酒又謂之仙藤酒飲者香經月不歇 奚囊橘柚

異域酒九

天竺國謂酒爲酥伽酒今北僧多云般若湯盖廋辭以避法禁耳非釋典所出

古今注云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花其實大如五六升匏空之盛水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核纔盡一核復成久置則味苦

波斯國有二勒漿類酒謂庵摩勒毗梨勒也

阿陵國有柳花椰子爲酒飲之亦醉

大宛國多以蒲萄釀酒多者藏至萬石數十年不敗

扶南傳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性味十

本草云酒味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邪惡氣注陶隱居云大寒凝凍惟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群物飲之令人神昏體敝是其毒也昔有三人淸晨犯霧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酒者無恙明酒能禦寒邪過於穀氣矣酒雖能勝寒邪通和諸氣苟過則成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如病何內經十八卷其首論後世人多夭促不及上古之壽則由今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其爲害如此凡酒氣獨勝而穀氣劣脾不能化則發於四肢而爲尸厥甚則爲酒醉而風入之則爲漏風無所不至凡人醉而臥黍穰中必成癩醉而飲茶必發膀胱氣食鹽多則成消渴

春秋說題辭曰爲酒據陰乃動水陰也黍陽也先淸黍而後投水是陰得陽而酒乃成淮南子曰酒感東方水火風之氣而成其言恍惚不足考信

禮樂志云蔗漿析朝酲言甘蔗汁治酒病也

開元遺事云興慶池南有草數叢有人大醉過之酒態自變有醉者摘取嗅之立醒故謂之醒酒草

飲器十一

上古汙尊而杯飲未有杯壺之制
周詩云兕觥其觩
禮王制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
升曰散一斗曰壺別名有醆斝尊杯不一其號或
曰小玉杯謂醆又曰酒微濁曰醆俗書曰盞六國
以來多云巵形製未詳
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曰不盡者浮以大白漢
書或謂舉盞以白醻非也
豐杵杜舉皆因器以爲戒者見禮
漢世多以鴟夷貯酒楊雄爲之贊曰鴟夷滑稽腹大

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爲國器託於屬車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有盃名曰常滿　自晉以來酒
器多云鎗（土耕切）故南史有銀酒鎗（鎗或作鐺）
李白云舒州杓力士鐺壯史記孟信與老人以鐵鐺
温酒然鐺者本温酒器也今遂通以爲蒸飪之具
松陵唱和又有癭木杯詩蓋以木節爲之
老杜詩醉倒終同卧竹根以竹根爲飲杯見江淹集
唐人尤尚蓮子杯白公詩中屢稱之又云榼木來方
瀉蒙茶到始煎
李太白有山尊詩云尊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今世

家飲多以蕉葉梨花相強未知出於誰氏
阿陵國以鱟魚殼爲酒尊事見松林唱和詩云用會
對江螺
韓文公贈崔斯立詩我有雙飲具其銀得朱提黃金
塗物像雕鐫妙工倕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猶
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資綠蒂
綿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陴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
猗蓋有與故歷言其狀如此今好事者多按其文
作之名爲韓杯（朱提音殊時）

酒令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
世因之有酒令焉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
政其酒令之漸歟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酒令之始也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洄併遲駛爲罰爵
之差皆酒令之變　白公詩云徐動碧芽籌又云
轉花移酒海令之酒令其類尤多有輔醉仙者爲
偶人轉之以指席者有流杯者有總數者有密書
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

史筆之樹有手勢令此皆富貴逸居之所宜若幽人賢士既無金石之玩惟嘯咏文史可以助懽故曰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新吟勝管絃

有三字韻同者高敖曹田延年劉幽求有添減字者臺字去吉增點成室居字去古增點成戶有二字藏三字者火炎崑岡山出碁車有以文字首末相聯謂之粘頭續尾之令常有客云維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居首者欲以見窘予答矣馬者矣馬者矣辭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以太白

白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喝采成盧盤卷白波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蓋元白一時之事耳

酒文十三

醉鄉記云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其土曠無涯無丘陵之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清靜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飲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中夏自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面而望不見醉鄉武丁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於秦漢中國喪亂與醉鄉絕矣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等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於遊焉故爲之記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甘氏甘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氏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傴強不降者與降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賴公孫杵臼仁愛番其輕重不盡殄其族之陳倉子與麥氏谷氏鄰居其輕者獨爲白粲與鬼薪杵已而逃於淳內又移於曲沃使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有扈之邑故

先生之先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荊及長嚣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遊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牧童馬走及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漸聞於天子天子一旦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醇正可以鎮澆薄之俗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自郊廟燕享祝祠之禮先生無不首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巵子善上皆禮

之每召先生必以二子俱見上不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侍其懽甚至於頭沒杯按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者往往而是皆矜伐過實多自旌其門以致過客其喜自標致如此其最著而實不忝其名者如中山宜城若下溢浦諸甘皆良子弟也惟一族居魯者不肖薄於行而無醞籍卒至齊秦稱怨而圖趙卯鄭其餘千室之邑百人之聚皆有先生之族悉喜賓客所居冠盖如雲號呶出入晝夜無節交易之利所止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乘其間徑以賄入欲以逢上意

一日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嘆曰清和先生今乃信爲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復從先生遊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往揖然其遇事多不能自持必待人酙酌而後行常自稱曰沽之哉沽之哉人或召之不擇貴賤至於挈瓶之智斗筲之量盧采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溫於挾纊袁紹總兵於河朔使人召見先生先生與鄭康成俱至是時盛夏康成與先生高論竟日坐客竦然不覺盛暑之切肌先生與人遊多

隨其性能解人憂憤發其膽氣所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桓彬李景儉之徒坐與先生遊而得罪者不可勝數性不喜釋氏而僧徒愛慕其道往往竊與先生遊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托先生以自晦而與先生相得甚懽者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是以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常與先生語又以其行既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中以詐敗矣久之諫大夫谷永上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

臣輔政之禮久置左右慮以虛聞廢事由是上疎
斥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大怒遂斥邈而命
有司以光祿大夫稱使先生就封于楚非宗廟祭
祀未常召見矣先生遂終于所封而仕於郡國其
後皆爲盛族先生有四子曰醰曰醝曰酘曰醽皆
醇厚過於其父甚遠諸孫以十數稍稍薄德父風
替矣初先生旣失寵其交遊多謝絶惟吏部尚書
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常上
書極言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伯
倫又爲之頌頌與書世多有故不著今綴其行事
之要者著於篇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酒類中

孔融酒書

孔文舉止曹公禁酒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
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天垂
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
鍾無以建天下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
鴻門非豕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來迎其

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
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醉釋
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飲酒一斛無以決其法
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
取困于楚由此觀之酒何負于政哉

東坡酒經

東坡酒經曰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卅藥而爲餅
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
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以使寸裂繩
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

以爲率而五斗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嚲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酒之今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酒之正也先

蒭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蒭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酒三十日而成也

北山酒經　宋朱翼中

昔先王誥庶邦庶士無彝酒又曰祀茲酒言古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罍所以戒其淫陶侃劇飲亦自制其限後世以酒爲漿不醉反恥豈知百藥之嘗黃帝所以治病邪大率晉人嗜酒劉伶阮籍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要之甘放自肆托於麴櫱以逃世網未必真得酒中趣耳古之所謂得全於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藥自有妙理豈徒澆其礧磈者邪五斗先生棄官而歸耕於東皐之野浪遊醉鄉沒身不返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雖黃帝華胥之遊殆未能過繇此觀之酒之境界豈餔歠者所能與知哉儒學之士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反悲醉鄉之徒爲不遇大哉酒之於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

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投閒自放披襟露腹便然酣臥於江湖之上扶頭解酲忽然而醒雖道術之士鍊陽錯陰饑腸如筋而熟穀之液亦不能去惟胡人禪律以此爲戒嗜者至於濡首敗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卮焚罍折榼終身不復知其味者酒復何過哉平居無事汙尊斗酒發狂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麴櫱之力稻米之功至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遊麴封御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酒之功力其近

於道邪與酒遊者瞥戒俱交於前而不知覗窮泰順逆特戲事耳彼餞餞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感澤畔有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嗚夷丈人以酒爲名含垢受侮與世浮沉而彼騷人高自標致分別白黑且不足以全身遠害猶以爲惟我獨醒善乎酒之移人也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愎者熏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轢王公戲玩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之高風味之孅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豈獨此哉夙夜在公有駜酌以大斗行葦不醉無歸湛露君臣相遇播於聲詩亦

未足以語太平之盛至於黎民休息日用飲食祝史無求神具醉止斯可謂至德之世矣然則伯倫之頌德樂天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夫其道深遠非三酌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焦革酒法立祀配享又采自古以來善酒者以爲譜雖其書脫落卑陋闡者毋誕酣適之士口誦而心醉非酒之董狐其孰能知哉昔人有齊中酒聽事雖以麴蘖爲之而有聖有賢清濁不同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歲中以酒式誅賞月令乃命

大酋大酋酒官之長也秋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六者盡善更得醯漿則酒人之事過半矣周官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而漿醴爲先古語有之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甘醴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麴之於黍猶鉛之於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春秋緯曰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後世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麴用豆亦皆神農氏赤子豆飲汁愈酒病酒有熱得豆爲良古者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

在下而酒以醇厚爲上飲家酒察黍性陳新天氣冷暖春夏黍性新軟則先湯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秋冬黍性陳硬則先米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醞釀須酴米偷酸說文曰酴酒母也投醹偷甜漸人不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憹桓公所謂青州從事平原督郵者此也酒甘易釀味辛難醞釋名酒者酉也酉者陰中也酉用事而爲收也用而爲散散者辛也酒之名以甘辛爲義金木間隔以土爲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酴米所以要酸投醹所以要甜所謂以土之甘合

水作酸以水之酸合土作辛然後知投者所以作辛也說文投者再釀也張華有九醖酒齊民要術桑落酒有六七投者酒以投多為善要在辛醲相及醹酒所以有韻亦以其再投過也過度亦多術尤忌見日若太陽出即酒多不中後魏賈思勰亦以夜半蒸炊昧旦下釀所謂以陰制陽其義如此者水無多少拌加黍麥以勻為度張籍詩釀酒愛乾和即今人不入水酒也晉人謂之乾榨酒大抵用水隨湯黍大小斟酌之若投多水寬亦不妨要米力勝於麴麴力勝於水即善矣北人不用酵秖

用別案水謂之信水然信水非酵也酒人以此體候冷煖耳凡醞不用酵即用發酷來遲則腳不正秖用正發酒醅最良不然則掉取浮面紋令稍乾和以麴蘗掛衡茅謂之乾酵用酵四時不同寒即多用溫即減之酒人冬日用酵緊用麴少夏月用麴多用酵緩天氣極熱置甕於涼屋冬月溫室多用氈毯圍繞之語林云抱甕多醪言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成而味好大抵冬月蓋覆即陽氣在內而酒不凍夏月閉藏即陰氣在內而酒不動非深得卯酉出入之義孰能知此哉於戲酒之梗槩曲盡於此若夫心手之用不傳文字有父子一法而氣味不同一手自釀而色澤殊絕此雖酒人亦不能自知也

北山酒經詩　宋李保

大隱先生朱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老焉屬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為之官師乃起公為博士與予同僚明年翼中坐書東坡詩貶達州又明年以奉祠還未至予一夕夢翼中相遇且誦詩云投老南還愧轉蓬會令淨土變夷風由來秖許盃中物萬事從渠醉眼中明日理書帙得

翼中北山酒經法讀之蓋有禦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為淨土之語與夢相契余甚異乃作此詩以志之他時見翼中以是問之其果夢乎非邪政和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詩曰赤子含得天所鈞日漸月化滋澆淳惟帝哀憐惻下民為作醪醴發其真炊香釀玉為物春投醹酴米投之神成此美祿功非人酣適安在味甘辛一醉徑與義皇鄰薰然剛愎皆慈仁陶冶窮愁孰與貧頌德不獨有伯倫先生作經聖賢分獨醒正似非全身德全不許世人聞夢中作詩語笑親不願萬户誤國恩乞取醉鄉

作封君

醉鄉日月　皇甫松（字子奇唐[illegible]人）

謀飲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爲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灰觴醉人者爲小人夫不催之旅有九主人怯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褋而不叙三也樂生而妓驕四也數易令五也騁牛飲六也迭詠諧七也互相熟（手一作相）勸八也催骰子九也催之徵有十三得其時一也

賓主久間二也酒淳而主嚴三也非觥盂不謳雖觥盂而罍不謳者四也不能令有恥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錄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催勿暴十三也審此九候十三徵以爲術者飲之王道也其催樂者飲之伯道也

爲賓

愚同柴也辟若子張當宜令乃塞耳不聽及行令則瞑目重問此陪座人耳

爲主

主前定則不繁賓前定則不亂樂前定則必暢酒前定則必嚴時然後催人乃不厭

明府

明府之職前輩極爲重難盖二十人飲亦一人爲明府所以覩其酬酌之道每一明府管骰子一隻酒鈎一雙此皆觥錄事分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右主酒者申明府得以糾諸明府之罪夫酒懦爲曠官酒猛爲苛政（懦爲冷也猛爲熱也）若明府貪務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請告公喧黷撓錄事（請告謂席人酒熱請擲淘之類）明府之辜暴於四座矣

律錄事

夫律錄事者須有飲材飲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户也凡籠臺以白金爲之其中實以籌二十旂一纛一旂所以指巡也纛所以指令也籌所以指犯也始賓主就坐律錄事取一籌以旂與纛偕立於席中餘置器右手執爵左請骰子命受之復告之曰祈添骰子令乃傳其說於律錄事告於四席曰某啓添骰子令然縷宣之錄事之合也必合其思於席人所謂巧宣也席人有犯即下籌犯者執爵請罪輒曰一爵法未當言犯者不退請併下三籌然

後[illegible]其狀誚不[illegible]其支其籌以飲焉庸人判錄
事亦如之

觥錄事

凡言合爲徒以言笑勸衆暴慢無節或疊疊起坐或
附耳囁語律錄事以大戶繩之奸不衷也者宜觥
律錄事以剛毅木訥之士爲之有犯者輒投其旂
於前曰某犯觥令（抛法先旂而後纛也）犯者諾而收執之拱
曰知罪明府餉其觥而斟焉犯者引觥左執旂附
于胷律錄事顧伶曰命曲破送之飲訖無墜酒稽
首以旂歸于觥主曰不敢滴瀝復觥于位後犯者

促以纛疊犯者旂纛俱舞觥籌盡有犯者不問

選徒

大凡寡於言而敏於令者酒徒也怯猛飲而惜終惟
者酒徒也不動搖而貌愈毅者酒徒也聞其令而
不重問者酒徒也不停觴而言襍亂者酒徒也眨
令及時而不涉重者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訴者
酒徒也知內樂而惡外囂者酒徒也故吉飲之法
選徒爲根榦選酒爲枝葉選令爲敷蕚

拒潑

殺人以梃與刃酗酒以拒與潑有以異乎若有聞飲
必來見盃即拒或酒斜不容明府責引則必固爲
翻豔推作周章叫呼傾潑如此則俱爲害樂併是
蠢惟自當擯之別室延以清風展薙葉以開襟拯
若芊以從事

使酒

大凡茂章程而務牛飲者非懽源也醒木訥而醉喋
喋者非懽源也餅已非而尚議謝者非懽源也得
潑酒而索深酒者非懽源也飲愈多而貌彌淡者
非懽源也巳令謬而惡人令者非懽源也不諭令
而疾擊手者非懽源也好請罪而譊以籌者非懽

源也此人蓋沉酗之濫觴紛喧之鴻漸也

使酒畏妻

朱業爲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
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褰幃一呼懾栗
而止張易領通倅之職至府數日業爲易啓宴酒
舉未有三爵易秉宿酲擲觥排席詬讓蜂起業怡
聲屏障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
而出此後府公無復使酒焉

葡萄釀法

葡萄酒唐書云西域有之前代或貢獻人皆不識太

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損益造酒成八色芳辛酷烈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按史記大宛以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漢使取其實來離宮別觀傍盡種葡萄中國之有葡萄蓋自漢始然不聞有釀法也武帝內傳西王母嘗享帝設葡萄酒三輔決錄孟佗以葡萄一斛遺張讓得梁州刺史此酒于時定不易致魏文帝詔群臣葡萄中國珍果而有釀以為酒善醉易醒之語釀法豈始此邪晉張華博物志西域葡萄酒俗傳飲之醉彌日不解文

帝謂易醒而華云彌日不解其言異矣華只云西域有此是明魏時中國亦無此釀也然則得其酒法釀於中國唐時始有之耳金人元好問葡萄酒賦序載劉光甫言安邑多葡萄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餇冷而不寒者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葡萄在空盎上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不傳之秘於是而發元曰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葡萄漿埋之未幾成

酒愈久愈佳其說與劉合元又曰世無此酒久矣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物顯晦有時非偶然者以此言之此酒唐以後復不傳矣李仲賓云向其家有梨園大樹一株歲收梨至二十車一歲忽盛生賤不可售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薰人疑守舍者釀熟索之無有因啟觀所藏梨化之為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蓋類此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遺山賦序一任其自成別無製作不知唐文皇損益之法如何八色酒自成者無是而遺山謂得之數百年後其然乎竊意八色唐內法高昌所得未嘗外傳李嶠東都之衲

賜此酒學士舘至記而艷之李太白之所詠初發醅者非民間甕盎物也歷五季之亂而為宋金光甫謂人不知有釀法不亦宜乎

神仙酒

神仙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三兩三錢五月五日採馬蹦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採芝蔴花六兩六錢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麯杏仁一百個白麯十斤囫雞子大紙裹排四十九日客來取水一瓶放麯一團紙封瓶口逡巡已成酒矣

醴酪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禮運曰昔先王未有火化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為醴酪注云烝釀之也葢其物出燧人作火之後爾

梨花春

杭州其俗釀酒趂梨花熟號梨花春故白公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蔕青旗沽酒趂梨花長慶集本

黄羊酒

関右塞上有黄羊無角色類麞麂人取其皮以為衾褥又造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黄羊飯不羶蘆酒還多醉謂此

桑落酒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来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周年造神麯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又有造桑落酒麯法老杜或本諸此注所謂桑落河者恐未必然

碧筩酒

暑日命客棹舟蓮蕩中先以酒入荷葉束之又包魚鮓他葉内俟舟行風熏日熾酒香魚熟各取酒及鮓供真佳適也坡云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

秋王

周弁翁釀白醪字曰秋王

古辣泉

古辣泉古辣本賓横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煑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養生王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王其稍勁烈者名齊物論

金蘭酒

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號金蘭酒又有瑞露酒盡酒之妙聲振湖廣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瑞露帥司公厨酒也經撫廳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釀只用庫井酒誠佳

内酒

顧東江傍秋亭雜記論酒云内法酒總名長春有上用甜苦二色給内閣者以黄票學士以紅票餘白長行内　上用金莖露　孝廟初始有其方與太禧白皆内臣監釀光祿不得預太禧色如燒酒徹底澄瑩濃厚而不膩絶品也金莖露清而不列

醇而不膩味厚而不傷人李文正公以為才德兼
備之君子云

新豐酒法

初用麪一斗櫰醋三升水二担煎漿及沸投以麻油
川椒葱白候熟浸米一石越三日蒸飯熟乃以元
漿煎強半及沸去沫又投以川椒及麻油候熟注
缸面入斗許餅及麴末十斤酵半升暨曉以元飯
貯別缸却以元餅同下入水二担麴一十斤熟踏
覆之既撓以木擺越三日止四五日可熟夏月約
二三日可熟其初餘漿又加以水浸米每值酒熟

則取酵以相接續不必灰其麴只磨麥和皮用清
水溲作餅令堅如石初無它藥僕嘗從危巽亟子
驂之新豐故知其詳危屈此時嘗禁竊酵以專所
釀戒懐生粒以全所釀且給新履以潔所釀誘客
舟以通所釀釀日佳而利不虧是以知酒一政之
微危亦究心矣昔人冊陽道中詩云作入新豐市
猶聞舊酒香抱琴沽一醉終日臥斜陽正其地也
沛中自有舊豐馬周獨酌之地乃長安效新豐也

燕卒請卮酒

趙王武臣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地使者
往十餘輩輒殺之有廝養卒請為張耳陳餘遣之
及燕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
巳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
又與之酒卒乃為言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分趙自立耳燕王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
而歸存新史漢俱無卮酒事

木客取酒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
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
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徐鉉帖

沈釀

沈釀者漢鄭弘為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
埭名沈釀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
無處情抱不開乃以錢投水中依次而飲飲盡酣
暢皆得大醉因更為沈釀川明旦分首而去

劉公榮

劉公榮云今年田得八百斛秫尚不了麴糵事又自
言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如公榮者又不可不與
飲故終日飲而不休余曰此人甚駛有美酒何不
留之以澆阮嗣宗胷中壘磈乃與此頑鈍人沃渾

腸潤肺耶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懽數日淵明別傳

孔思遠

孔思遠使酒仗氣每醉彌日不醒爲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决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天祿大夫

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朕萬機繁壅所以輔朕和氣

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

魏徵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醁翠濤常以大金甖內貯盛飲十年不敗太宗文皇帝甞有詩賜公稱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䪥十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䪥煬帝酒名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甘露經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爲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具備

王無功

王無功五斗先生傳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于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絶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甞言曰天下大抵可見也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太平君子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凉州葡萄酒帝曰飲此頓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魚兒酒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應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兒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在其中味甚佳美

卯時酒

白太傅卯時酒詩曰佛法讃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內煦

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
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反混元
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來往來吁
可怪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閣今歲
拋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蛻是非莫分別行
止無疑礙浩氣貯胷中青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
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泰況茲盃中
物行坐長相對非止言酒兼見理性

北窗三友

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曰昨日北窗下自問何所

爲所親惟三友三友者爲誰琴罷輒飲酒酒罷輒
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巳時長慶集

酒妓二詩

白太傅有飲酒五絶其辨味一首云甘露太甜非正
味醴泉雖潔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
有典刑其論妓一首云燭淚夜沾桃葉袖酒痕春
汚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量悔殺君觀
二詩白傅之風流可想見矣

酒窟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毎一磚鋪一甖
酒計磚約五萬枚晉曰日率朋友次第飲之取盡
而巳醉仙圖記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
過時曲江春宴錄

椒盧漿

後唐時高麗遣其廣平侍郎韓申乙來申乙通書史
臨回召對便殿出新貢椒盧漿而賜之

丑未觴

宋開運中賜丑未觴法用牛羊脂爲酥置醇酒中煖

消而後飲之

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
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毎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
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
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不
得巳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
初觀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又嘗見南陽花客
胡長于日飲數百盃未辭疑其有術詢其僕并同
行者云素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

益信其天分也

呷大夫

家述常聿脩仕僞蜀爲太子左贊善大夫二人皆滑稽聿脩伺述酒瓮將竭呷門求飲未逼道大巳見壘恥濡筆書壁曰酒乾僕去惟存呷大夫

神明逸

神明逸王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蘇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洞庭春色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

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而特高至今有用其法而爲之者

山谷和白太傅

山谷有和白太傅何處難忘酒三首後系以數語云樂天不溺於酒而寓之酒故寄大夢於杯勺而宛然道慮規矩彼無樂天之志而欲從事於酒者皆仲尼叩脛之賓也昔人謂蘇公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余謂山谷啓口出言皆有理趣

椒花雨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五色飲

仁壽間筭禪師造五色飲以扶桑葉爲青飲拔楔根爲赤飲酪漿爲白飲烏梅爲玄飲昰江爲黃飲音茅

玉浮梁

嘗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予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荅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也乃悟太白所飲盖此耳

快活湯

當塗一種酒麯皆發散藥見風即消既不久醉又無腹脹之患人號曰快活湯士大夫呼爲君子觴

觥籌獄

荊南節判單天粹宜城人性躭酒日延親朋强以巨觥多致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開酒筵乃是觥籌獄

禖瑞樣

酒不可褋飲之雖善酒者亦醉盖生取煑煉之殊宮法私方之異飲家之所深忌有蒞乘書生胡延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爲具席中客恐私相

告戒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某也惧君家百氏桀䆒

曰所畏者樵瑞樣耳

麯世界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則朗吟曰優游麯世界爛熳枕神仙嘗謂同志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徒無刑法之避陶陶焉其樂莫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捷都則又蒙騰浩渺而不思覺也

雍宮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玉露春病於辛皇甫別駕慶雲春病於釃光祿大夫致仕常並取三家之酒攪合澄飲之遂爲雍都第乙名雍宮集大成雍宮乃耀州青檻也

禍泉

置之瓶中酒也酌于盃注于腸則善惡喜怒反矣禍福得失歧矣性昏志亂胆喪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烟焰事墮穽机是豈賢人君子乎故曰禍泉

瓶盞病

嗜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醉愁亦如之閒固醉忙亦如之肴核有無醪醴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貸賒呵一不恤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貧病不悔俗號瓶盞病徧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醫此一種藥名

樂道羨

周維簡隱於洪州西山嘗云得米三四石作樂道羨七百二十椀足了一年支費

簇酒斂衣

辛愊好酒而無貲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

號爲簇酒紀聞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搖首集

酒色

酒之種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傾如竹葉盈樽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玉液蒲金卮是也有以碧爲貴者老杜重碧酣春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

百悔經

閩士劉乙常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集書籍凡
因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誓
不飲酒至於終身

瘞酒處

世傳環九江境內有淵明瘞酒處人常掘得之鄉人
鄒廣成云南康廬山多美田山腰有巨石可容二
百人坐耕農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太半危
出山外盍共鑿其下石墜啓山則我輩上去省力
衆以爲然鑿之石果墜而於底得一石函函中一
銅罍有蓋即提壺也揭視之盛酒滿中傍刻十六

語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煩更抱琴來農疑
淵非人間物不敢飲悉傾棄之酒香在地經月不
滅其罍爲縣尉取去予謂是必道術士所藏者淵
明得酒便醉豈復留待後人哉

張方兩家酒

淳梁人張士寧淳熙癸卯暮冬之月釀白酒五斗欲
趂新春沽賣除夕酒成既篘取之矣復汲水拌糟
于甕規以飼豬後二日入其室聞芬香撲鼻試視
甕內則又成美醞清辣反勝于前亦取之仍實以
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傳說或以爲挾幻術

與之爭辯終不信乃邀至釀處始驗其不誣出語
相賀謂張氏爲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昕再往視
悉爲水又西鄉冷水村細民方九家造斗酒貯之
于床側隱處俄而挹之不竭如是十餘歲日日獲
錢了無勞費賴以贍給數口殊不知其故後爲長
子娶婦經旬時偶客來令婦取酒婦以甕在暗處
挈之出見一小蛇繞結於傍蛇望人至即逸去自
是甕一空今方九已死獨子孫在而窮困不可
復濟矣

酒德

古人又言濁醪有玅理夫曰妙理即所謂酒德者非
耶其造酒之法則謂之酒經其事則謂之酒政故
蘇長公有酒經世亦有酒經一帙不著撰人姓名

酒人酒量

漢于定國爲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讞飲酒
益精明　鄭康成飲酒一斛　盧植能飲一石
晉周顗飲一石　劉伶一石五斗解酲　前燕皇
甫真飲石餘不亂　後魏劉藻一石不亂　南齊
沈文季飲至五斗　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
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

北史柳謇之飲一石不亂　陳后主與子弟日飲一石　孔珪飲酒七八斗

曾狀元

永樂中曾狀元棨以俊才入翰林朝野聳望一日外邦貢使至絶能飲　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左右或舉下僚武弁　上曰堂堂朝廷豈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於　上上問卿量幾何狀元曰只消伴得此使過足矣不必盡臣量也上悅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者大醉狀元畧無酣容使人媿赧事畢　上大喜謂狀元曰不論卿文學

只酒量豈不當作我大明狀元耶賜酒甚厚

陳祭酒

永樂中寗波祭酒陳公敬宗善飲酒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此眞所謂酒有別腸者也

酒器九品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卮幔卷荷金蕉葉玉蟾醆醉劉伶東溟杯蓬萊琖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爲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落盞外　述原記

香員杯

謝益之奕禮不嗜酒嘗有不飲但能留客醉之句一日晝餘棊罷命左右剖香員作二盞刻以花溫上所賜酒以勸客清芬靄然使人覺金樽玉斝皆埃壒之矣香員似瓜而黃閩南一果耳而得備京華鼎貴之清供可謂得所矣

酒十失

大凡飲酒或起坐或遷席或諠譁或沾灑淋漓或攀

東指西與人厮賴或語及財利或稱說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長或發人陰私此十者皆酒之辱也今席上人有出外解手者即送一大杯謂之望風鍾乃因起坐而行罰亦古人之遺意也今世飲酒者大率有此坐客有一於此便當舍去

醉各有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

宜秋泛其奕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舩
此則失飲之天矣皇甫嵩

醉鄉觴政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云鞍馬呼教任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彩成盧注云骰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嵩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擲自出手六人依彩飲馬堂印本彩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彩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壓令

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用手打令以戲予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者不飲不勝者飲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云籌挿紅螺椀觥飛白玉巵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宋朝歐陽文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于適然其說云九射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鹿居下鵰雉猿居右鴈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群居之樂而酒禍起於争終日爲樂而不恥不争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盖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射灼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二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宜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釂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

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帋帖子其一書司舉二書秘閣三書隱君子餘書士令在坐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于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秘閣自受罰酒後有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聘出君子則二人伴飲二人自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蓋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人又云秘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争權或偶

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
倍罰司舉秘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發問如
還失罰一觥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
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先傳罰巨觥別
行令古靈集載潘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
子爲章衡撥山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廛市闠
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舜神且智知人亦孔
艱勉哉二秘閣賢行如高山近歲李寶之如圭作
漢法酒令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
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
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
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
守以佞幸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
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畱中不下皆別舉劾丞
相司直則劾之劾列卿則自訟迹辯之罪其不直
者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
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
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下
不畏強禦後若有罪以罰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
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中書令者事雖留中酒泉太

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卿自劾
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劾及協
律者下之蠶室絃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
云古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
兆尹止八人則缺侍中止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
丞相事止六人則缺司直嘗飲者皆即飲之或未
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類毋嘗飲
者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爲飲齊三筭者即
飲之二筭者與其筭等者飲之一筭則留以須後
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
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
安陽竇蒓撰酒令在焉玉籤詩一卷宋朝知黔南
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
字海器柳州人有釣鰲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
鰲魚之屬沉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
一詩又有採珠局亦是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
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投臥甕人
格李廷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阮籍顏回陶
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甚與陳
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

儀嘗奉勑刪定史道玄續注盍採周顒郝同洪蔺
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爲
之盡廢晁子正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本射
番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卷以代侯擊毬以觸
之餘以朱墨字分以貴賤之等朱者仁義禮智信
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
行賞罰焉疑亦此其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
於游燕之際以吟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似孫續
古緯畧已詳此不重出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酒類下

安雅堂酒令　元曹紹著字繼善號漢東漫士

孔融開尊第一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得此不飲但遍酌坐客各一盃

曹參歌呼第二

相國不事事言中飲一卮邸吏方舉觴歌呼以從之

得令入手聞座上客說話者罰一盃

鄭孝高歌第三

袞袞登臺省冷官獨如何襟期能與共對酒且高歌

與對席一人各飲一盃

子美騎驢第四

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與對坐客飲

阮籍兵廚第五

籍聞步兵廚貯酒三百斛遂求爲校尉一醉萬事足

得令者斟酒痛飲

劉伶誦德第六
兀坐恍然醒乍聞雷霆聲何人侍左右蜾蠃與螟蛉
得令者自飲一盃左右鄰各一盃
齊人乞餘第七
乞餘真可恥不足又之他妻妾交相訕施施尚欲誇
得令者罰飲衆客殘酒
張旭艸聖第八
三盃艸聖傳雲烟驚落紙脫帽濡其首既醉猶不已
得令者脫巾飲一盃
桓公卜晝第九

樂飲欲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卜晝乃吾心
日間得此飲一盃夜則免飲
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雖曠浪長齋綉佛前醉中誠可笑往往笑逃禪
得令以蔬菜飲半盃
次公醒狂第十一
衆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狂豈在酒不飲亦如此
得此不飲但作狂態不然罰酒
陳遵起舞第十二
陳遵日醉歸廢事何可數寡婦共謳歌跳梁爲起舞

坐客衣白者各一盃
灌夫罵坐第十三
坐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項罰以酒夫亦當悔過
得令者主人起按其項罰一盃
左相萬錢第十四
萬錢方下筯鯨吸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
得令者以口吸引一盃
玉川所思第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春樓在何許珠箔天之涯
盧仝之悶非酒可破請進茶一甌

羲之蘭亭第十六
少長既咸集一觴復一咏雖無絲與竹亦足娛視聽
衆客無小大能書者飲一盃
東坡赤壁第十七
客喜吹洞簫客倦則長嘯覺昔戛然鳴夢裏道士笑
得令者飲一盃左右二客各飲五分
庾亮南樓第十八
秋月照南樓有愁何以遣急呼載酒來老子興不淺
坐向南面者量飲八分
醉飲名亭第十九

飲少輒至醉衆賓亦何歡智仙作斯亭禽鳥樂其門

得令者飲一盃坐中有僧則賞一盃

白傅醉鬼第二十

醉吟先生墓爽者無日閒冢上方丈土泥濘何時乾

對席客一盃

便了行酤第二十一

便了即髯奴執役與行酤鼻涕一丈長特勸王大夫

得令者勸主人一盃

知章騎馬第二十二

知章醉騎馬蕩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眼花水底眠

酌一盃送騎馬乘船者

文季五斗第二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夫人在尒亦飲否

自飲一盃與對席客亦一盃

華歆獨坐第二十四

誰能飲不亂昔賢亦頗煩要須整衣冠遂痛華歆坐

整衣冠危坐不動免欽友此一盃

陳暄糟丘第二十五

生不離瓢杓死當號酒徒速爲營糟丘吾將老矣乎

飲一盃自呼酒徒

汝陽流涎第二十六

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麴車津津口流涎

擊鼓催花花到飲酒

永年蓮盃第二十七

王生交卞繪延之私室中笑遣白玉蓮掬酒生香風

得令及左右隣各一盃

玄明戒飲第二十八

山陰劉縣令舊政必告新食飯莫飲酒良策無示人

舊令官新得令客各一盃

阮宣毆背第二十九

阮宣雖吳術忍斷杯中物拳及老癖痴此意豈可拂

主人奉得令人一杯得令笑答一盃

趙達箸射第三十

善射卜無有盤箸從橫馳美酒斑鹿脯既有何必辞

主人作一拳卜之中則主人飲一盃不中則得令

者飲

江公酒兵第三十一

千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諮議此論當不朽

但自飲一盃

樊卿騶對第三十二

欲醉詣酒壚褰幔且停車尋酒不獨飲乃與騶卒俱
貰酒與一僕各飲一盃
曼卿鱉飲第三十三
請君爲鱉飲引首出復縮囚則科其頭巢則坐杪木
自飲以頭就盃
宗之白眼第三十四
瀟洒美少年玉樹臨風前舉觴時一酌白眼望青天
奉美少年一盃舉觴望天飲
季鷹曠達第三十五
吳中張季鷹秋風蓴菜美即時一盃酒何用身後名

得令者自唱吳歌蔬菜酌一盃
再思高麗第三十六
盡道楊再思面目似高麗酒酣乃歌舞蒲座皆笑之
得令者唱歌一盃衆賓皆笑不笑者罰
張敞擒盜第三十七
盜首補爲吏小偷來賀之飲醉赭其衣悉擒無一遺
得令者先賞一盃坐中身上一點紅者皆飲一盃
艾子嗽藏第三十八
艾子醉後嗽門人置豬藏本意欲戒之乃譬唐三藏
得令者作吐狀飲一盃

焦遂五斗第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與雄辨不覺驚四筵
得令者奉能談經史客者各一盃
三閭獨醒第四十
皆醉我獨醒彈冠復振衣滄浪自清濁我歌漁父詞
得令者免飲
陶穀團茶第四十一
可憐陶學士雪水煮團茶党家風味別低唱酌流霞
得令者飲茶
少連擊姦第四十二

秀實曾擊賊姦臣我能擊醉中正廳大爺也勸不得
得令者以箸指席中客一盃
梁商薤露第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極歡何酒闌方唱罷薤露亦悲歌
得令者罰一杯
嵇康彈琴第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敘濶話平生但願斟濁酒彈琴發清聲
得令者扳一知巳客作琴聲各飲一盃
趙軌飲水第四十五
父老送趙軌請酌一盃水豈無尊中酒令公淸如水

衆人勸得令者飲水酒一盃

阮孚鮮貂第四十六

遥集爲常侍換酒鮮金貂若欲免弹劾一盃方見饒

坐中有犯令者劾之罰飲一盃

白波席捲第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之如捲席因以爲酒令沉湎意乃釋

満斟快飲如捲白波入口得令者如此飲酒一盃

穆生醴酒第四十八

穆生不嗜酒楚元爲設醴久之意已怠斯亦可逃矣

主不設醴罰主人一盃

岳陽三醉第四十九

洞賓横一劍三上岳陽楼盡見神仙過西風湘水秋

得令者奉曾登岳陽楼一盃如無自罰三大盃

長吉進酒第五十

龍笛聞鼉鼓浩歌幷細舞勸君日酩酊青春忽將暮

得令者以骰子擲数四人作樂奉主人一盃

孟嘗養士第五十一

門下三千客其間珠履多鷄鳴已可鄙狗盗却如何

合席飲一盃

山簡習池第五十二

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帰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䍠

得令者抜河邉任客各一盃

謝譓風月第五十三

譓不妄交接有酒時自酌入室惟清風對飲有明月

奉風月客一盃

宗武沽酒第五十四

預恐尊中盡隔屋喚西家隣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賖

得令人勸右隣及主人各飲一盃父子同席各一

杯

平原滅燭第五十五

夜飲燭忽滅客牽美人衣美人絶其纓盡絶乃不知

得令者牽美人衣送一盃

相如滌器第五十六

相如因病渇滌器向琴臺時時頻顧望猶恐丈人來

坐中有翁婿同席各一盃

長卿沐猴第五十七

可笑擅長卿乃作沐猴舞人欲與狗鬭得此亦無苦

得令者奉申戌生人一盃無則自飲

郭珍裸飲第五

昔日洛陽令姓郭乃名珍裸袒呼進酒侍婢数十人

客有鮮衣者飲一盃

文淵酒船第五十九

酒船五百斛甘味置兩頭反覆以飲之疲憊常即休

奉得令者二盃左右鄰供菜

畢卓盜飲第六十

可笑畢吏部盜飲比舍郎旣遭甕下縛更醉亦何妨

左右鄰客奉得令者巨觥仍自稱賍飲酒乾

阮咸豕飲第六十一

竹林有小阮盆飲無盃觴群豕亦共之何異食糟糠

得令人用盆貯酒一盞㗖飲坐上亥生人配飲

大叫者何人此必我孟祖遽呼入飲之窺竇勝排戶

光逸窺竇第六十二

得令者捧一盃出戶窺內飲乾

荊巫淫祀第六十三

羊豬鮮且肥清酤更滿巵祈疾者免死祈歲者免飢

得令者偏獻衆客一盃

霧師花月第六十四

飲酒盡百盃梟盧叱回旋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

得令者作僧做法事飲酒一盃

楊暉蒸酒第六十五

趙女喜鼓瑟奴婢皆呼歌酒後自拊缶秦聲何嗚嗚

得令者作田父自飲一盃對坐者爲趙女各飲一

盃

德秀彈琴第六十六

陸渾佳山水著此元德秀彈琴日自如欣然酌春酒

得令者奉琴客一盃

淳于一石第六十七

嚴客飲最少情惟則倍之握手更多酌襟解不復辭

上席飲一盃得令者握手解襟以陪

樊噲巵酒第六十八

頭髮俱上指瞋目亦披帷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得令者立飲一盃

淵明賦詩第六十九

登高賦新詩濁酒聊自適盃盡壺且傾傾壺絶餘瀝

得令者誦陶詩一首酌一盃

謫仙獨酌第七十

花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我歌月徘徊對影成三人

得令者獨飲一盃隨意邀二人同飲

文君當壚第七十一

文君奔相如甘心自當壚長向琴臺下妖嬈喚人沽

得令之人作相如同飲

吳姬勸酒第七十二

柳花滿座香壓酒勸君嘗金陵佳子弟爲我各盡觴

勸座上年最少者兩人各一觴兩人亦回一觴

孟嘉落帽第七十三

人言酒何好是未識真趣我醉不覺風吹落頭巾去

座有岸幘者酌一盃

孔群糟肉第七十四

何爲布易爛因覆酒家甑君不見糟肉淹之更堪久

得令者自酌一盃

杜康死日第七十五

杜康稱善醖其死日在酉何爲不會客不忍飲此酒

得此執盃先祭杜康然後飲

黃公當壚第七十六

王戎與嵇阮首爲竹林遊二公今已徃佇立使吾愁

得令者自飲一盃以遣悶有王嵇二姓客同飲

潯陽送客第七十七

商婦撥琵琶促絃絃轉急添酒重徘徊司馬青衫濕

得令者請王[illegible]及席端各飲一盃

王績待詔第七十八

待詔何樂耶良醖可戀耳三升增作斗稱斗酒學士

得令者飲一盃坐上有文人亦同飲一盃

庾純行酒第七十九

賈充宴佳賓庾純亦與席純起爲行酒衆人敢不吃

得令者執盃起勸座上一二人量高者既不得濫

勸然酒到亦不得辭

葛伯仇餉第八十

要其有酒肉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言仇餉豈虛辭

得令者奪執壺童子酒自斟自飲

蕭猷獻神第八十一

蕭猷守吳興每與廟神飲交勸至斛酒色上一神影

得令者勸對坐客一盃

桃額酒泉第八十二

九河漬麴蘖入藪爲新蒸庖俎七澤麋淸池樂餘生

得令者以主人作庖人同飲一巨觥

孔奕水酒第八十三

孔奕頗明察兩罌一乃水何爲遂知之輕重有異耳

主人酒淺滿各一盞得令併飲之

楊雄奇字第八十四

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往奇字爲君論

得令者主人以酒勸一盃求赦

馬周獨酌第八十五

賓主合新豐主人不知顧命酒獨悠然觀者乃如堵

得令者呼酒自酌一杯

元明通騷第八十六

我聞王刺史盧子自生器唯須讀離騷一飲和萬事

得令者自稱屈原飲酒飲畢仍呼屈原酒乾

孫濟酒債第八十七

尋常行坐屢屢欠酒家緡欲償此縕袍得錢乃償人

得令者解衣付主人得酒一盃飲乾主人還衣又

酌一盃

馮生三絕第八十八

清吟復豔歌琵琶得三昧長爲不速客得酒且歡喜

得令者就坐吟一詩或謳一曲或作琵琶聲飲三

盃

劉寬叱人第八十九

蒼頭去市酒大醉始言還客言罵畜生其辱殺甚焉

得令者斟酒一盃飲主人

玄石醉死第九十

劉公雖善飲勿飲千日酒誤悲疑醉死發冢無恙否

得令者飲一盃遂隱几令過方起

白墮擒奸第九十一

劉氏善釀酒鴻賓賚過藩盜飲醉被執因名爲擒奸

得令者斟酒一盃與下手鄰人飲曰賊酒

田父泥飲第九十二

拾遺能任否盆中爲取酒高聲索果栗欲起被一肘

得令者當前次得令之客勸酒一楪

郭朏被誣第九十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吃酒李公何醉焉

得令者以骰子擲一人飲酒却稱得令人姓名飲

酒

陰鏗飲僕第九十四

吾儕終日酣執者不知味坐客莫笑我人情乃如此

得令者自不飲而勸有爵之人

嚴氏乳酒第九十五

乳酒下青雲濃香幸見分走送憐漁父開嘗對馬軍

對面者斟酒勸得令者飲一盃

麴生風味第九十六

玄真葉法善幻術成荒唐遣至麴秀才風味不可忘

得令奉秀才一盃

李泌虛談第九十七

家人速酒掃洪厓今夜來又得麻姑酒使我深燒猜

得令者自飲酒一盃

樂天之樂第九十八

篗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

得令者歡紅紫色衣人一盃

酈生落魄第九十九

高陽有酒徒落魄不可及幸無人弱冠且請作長揖

得令者作長揖奉一客

薛濤改令第一百

高駢鎮成都薛濤爲酒佐公命改此令濤曰改亦可

得令者奉令官一盃求改令令官罰得令者一盃

仍行元令

與佛印起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畢名尾是二十八宿四

個字不用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

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造佛閣想是鬼奎危婁

月素行令

東坡謫黃州日佛印來訪居之雪堂而寢食焉官伎

月素者坡喜其能詩凡會席必命至坡方宴佛印

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

客敢求一盃酒東坡曰汝來救坐我作一令汝能

還之令汝須坐要一物不嗅自來下用兩句詩坡

出令云酒既清殽又馨不嗅自來是青蠅不識人

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云夜向晩暱思

濃不嗅自來是蚊蟲吃人背臉生來慣撐腹貪圖

一飽充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

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暮不嗅自

來是月素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坡

大喜其以己自喻意亦美因命入坐同飲焉

宴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八人佛印亦與謂坐客曰

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重說下用一詩句協韵以狀

其意云閑似忙蝴蝶雙雙過粉墻忙似閑白鷺飢

時立小灘王介甫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江去

似來躍馬番身射箭回秦少游云動似靜萬頃碧

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送又客云難似

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間佛

印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

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

有搁水分明月在手永叔云貧似富稍子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着得弊衣裙吳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illegible]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画棟又客曰難似易不若云少年一舉登高第又曰富似貧不若云戀戀綈袍有故人

東坡以卦名行令

東坡先生嘗遇坐客行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客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客云劉寛妾汚入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盖為荆公發也

使高麗賓主酒令

漁隱叢話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凉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滑稽

宋咸淳庚午歲賈平章似道宴馬丞相廷鸞江丞相萬里賈舉令曰我有一局棋寄與洞中仙洞中仙不受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盖洞中仙曲名後二句古詩也馬云我有一魚竿寄與漁家傲漁家傲不受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江云我有一犂鋤寄與使牛子使牛子不受云且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盖譏似道也旋論罷

子路令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于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矣若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陳祭酒令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酣耳熱胸中有不平事毋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詰之不少貸也先在翰林時常忤權貴出為某州同知同僚餞之或倡為酒令各用二字分韵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盃酒又一人云犇字三箇牛田壽字成疇牛牛牛將有事乎西疇陳云矗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卷終

海石閒氏王圻纂集

飲食門

食類上

食原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截以炮神農始耕作炒米軒轅造粥飯羮炙膾公劉作餈糕麻團周公造湯團魯敬姜作不托汝類作粽秦昭王作蒸餅漢高祖作漢餅金日磾作胡餅劉安作荳腐諸葛亮作饅頭夾飲石崇造餛飩梁武帝造麵筋

豆粥

漢光武在蕪亭時得馮異奉豆粥至久且不忘報況山居可無此乎用砂鍋爛煑赤豆以米粉調和少沸同煑既熟可食東坡詩曰豈知江頭千頃雪茆簷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砂鍋煑豆軟如酥老我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鷄鳴粥熟時蓬頭曳杖君家去此豆粥之法也若夫金谷之會徒然咄嗟以誇客孰若山舍清談徜徉以俟其熟也

餻

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康成云二物皆粉稻黍米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益餌即餻也玉燭寶典曰秋食餌者其時黍秫並收因以黏米佳味觸類嘗新遂成積習禮月令有嘗新之事疑周制也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宫内九月九日食餌令人長壽故今人以爲俗方言曰餌餻或謂之餈續事始引干寶注曰糗餌者或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

麥餻

鄴中記曰并州之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冷食作乾粥食之故謂之寒食乾粥即今之麥餻是也世俗每至清明熟湯餅即是其物出於漢魏之間

軟棗餻

宣慈寺僧每求化人先留食軟棗餻柳尚書方食糕袖既欲出柳急解緋袍腰帶鏁子魚袋施之 海墨微言

青白團子

古人寒食用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爲青白團子

射團

宫中每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作此戲

黃兒

唐五行志曰黃巢未入京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唐都長安今陝西以黃米爲粉團棗蒸之曰黃兒其蕎麥麵者曰黑兒蓋出于此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者

偶汚之後不設寒具東坡題古畫上有桓玄寒具跡此必用油蜜者要術并食經皆曰環餅世疑饊子也干寶司徒儀曰祭用[illegible][illegible]亦是寒具或巧夕以酥蜜作食也杜甫十月一日乃有粔籹作人情之句廣記則載寒食事中三者俱可疑及考之朱氏注楚詞粔籹蜜餌有餦餭些謂以米麵煎熬作寒食之具也以是知楚辭一句自是三品粔籹乃蜜麵之乾者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麵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餦餭乃寒食之具無可疑者閩人會孀名煎鋪以糯粉和麵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汚物且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和靖先生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綠杜蘅青布谷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坦腹散函經信乎此爲寒食之具矣又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家人纏臂金蓋以寒具爲饊子也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餳

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不用不知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

餳枝

俗以油煠粉餌綴之米糝名蓼花取其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煠餳枝綴紅糝二字頗新

不托

束晳餅賦曰朝事之籩煮麥爲麵則麵之名蓋自此而出也魏世食湯餅晉以來有不托之號意不托之作緣湯餅而務簡矣今訛爲餺飥亦直曰麵也

饅頭薄特

束晳賦有饅頭薄特起溲牢丸今惟饅頭而起溲牢丸疑是餛飩薄特荀氏云薄夜今京師餅鋪有一等餅名薄脆者恐是也饅亦作槾

麪食異品

今人呼煮麪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豈非水瀹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粥胡餅者不知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爲爐餅宜矣

五般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從食不載故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回客預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吃五般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旁

鬻餅歌

刑部侍郎劉伯芻嘗言其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爐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怜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及呼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餅拭手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啗之

食名

蒸浮萍爲茹曰蓱藿食菜曰萊茹粗具曰草蔬草食曰毛食迭食曰遞食四時膳食曰好羞薄粥曰薄糜韭餳曰膏餳乾魚曰枯魚蟹醬曰蟹胥醋曰華池左味飭飲食傳舍曰廚傳中廚曰內廚仙廚曰行廚佛饌曰伊蒲有風傳削曰吹削哺哺當作餔音饅頭曰果蒸粽子類曰水食卷生麪曰淼生麪又曰水引麪餛飩餺飥曰湯餅亦曰牢丸賣餅者曰餅師作于伏日曰辟惡餅開爐餅曰秬籹蜜食曰蜜餌寒食寒具曰餦餭饊子曰環餅餈糕曰粉餈

僧家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鷄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

點心

世俗例以早辰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言按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

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傪詬曰適已給何得又請

諸王修事

翰林學士賜食有物若畢羅大而味美曰諸王修事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先儒不攷而分炮豚炮爲二皆非也

賜夾子

楚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

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畱也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丕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遣之

蒸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饋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飯酒肉耶尚有他技也僧云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金（一作）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熟軟眞堪玉筯挑莫把膻根來比並膻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甘心氏

僞唐陳喬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

炙獐

本草秋後其味勝羊道家羞爲白脯其骨可爲酒今

作大臠用鹽酒香料淹少頃取羊脂包裹猛火炙熟去脂擘食其麂麅同法

兔　本草兔肉補中益氣不可同雞食相反

向游武夷六曲訪止止師偶雪天得一兔無庖人可製師云山間只有薄批酒醬椒料沃之以風爐安座上用水少半銚候湯响一盃後各分以筯令自筴入湯擺熟啖之乃隨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獨易行且有團欒暖熱之樂越五六年來京師乃復於楊泳齋伯岩席上見此恍然去武夷如隔一世楊勳家嗜古學而清苦者宜安此山家之趣因

作詩云浪湧晴江雪風翻曉照霞日憶山中味多忘貴客家

牛尾貍

本草云班如虎者最如猫者次之肉療痔病法去皮取腸腑用𥂕揩浄以清酒洗之椒葱茴蘿於其内縫密蒸熟去料物壓隔宿薄切如玉雪天爐畔論詩把酒眞奇物也故東坡有雪天牛尾之句或紙褁糟一宿尤佳楊誠齋詩云狐公韻勝氷玉肌字則未聞名季貍誤隨齊相燧牛尾策勳封作糟丘子南人或以爲鱠形如黃狗鼻尖而尾大者狐也

其性亦温可去風補勞臘月取膽凡暴亡者以温水調灌之即甦

煑羊

羊作齏眞砂鍋内除葱椒外有一秘法只用搥眞杏仁數枚活水煑之至骨亦糜爛每惜此法若逢晋時一關内侯何足道哉

殺羊食士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大棘斟爲政遂敗劉毅東堂之射庾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曰身今年未得子鵞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荅及後毅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卒于豫章

虚飣玲瓏石鎮羊

游士藻爲晋王記室王過其居知昨夜會客問食品曰第一虚裝玲瓏石鎮羊王曰好改裝作飣字便是一句詩士藻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注云吾平生以順人性爲福獨一字謫學士可乎

鴛鴦炙

有弋人携雙鴛至得之燖以油爁下酒醬香料熟飲餘吟倦得此甚適詩云盤中一筯休嫌瘦入骨相思定不肥不減錦帶矣靜言思之吐綬鴛鴦雖各

以文彩烹然吐綬又能反哺烹之忍哉（雞不可與胡桃木耳蕈同食能耗血）

鼎卦雉膏

鼎卦雉膏乃食之美者山谷詩云數面欣羊胛論詩喜雉膏乃借用美食之意唐張演先有詩云雉膏美景在藜陰紅蓝丹尉次第尋夷狄傳曰入烹羊胛熟東方日已明說文曰戴角曰脂無角曰胛

錦綬雞

蜀有雞嗉中藏綬如錦遇晴則向陽擺之出二角寸許李文饒詩云蔵蕤散綬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

擬王安石詩云天日淸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生而反哺亦名孝雉

土肉

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有腹無口目可炙食

黃金雞

李白詩云亭上十分酥酌酒盤中一味黃金雞其法燖雞淨洗用麻油鹽水煮入葱椒候熟劈釘以元汁別供或薦以酒則白酒初熟黃雞正肥之樂得矣

蝦助

蝦助海錯也一名水母又云海蜇吳人方言云呵佐其形一片如輪菌無目凡行蝦必附之故云蝦助凡食以椒醯製之可以醒酒元薩天錫有詩云層濤濡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瓔縷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誤隨朝汐落滄溟觀此不獨蝦助之風味可想薩詩亦膾炙人口多矣

持螯供（有風虫者不可同柿食）

蟹生於江者黃而腥生於河者紺而馨生於溪者蒼而清辛卯有錢君謙齋震祖惟觀存復歸於吳門秋偶過之把酒論文猶旬餘每旦市蟹必取其元烹以酒醋雜以葱芹仰之以臍少俟其凝人各舉其一痛飲大嚼何異乎拍浮於湖海之濱庸庖俗飣非曰不文味恐失眞此物風韻但以橙醋自足以發揮其所蘊也且曰貞臍膏尖臍螯秋風高團者豪請用手不必刀羹以蒿尤可饗因舉山谷詩云一腹金相玉質兩螯明月秋江眞可謂詩中驗舉以手不以刀尤見錢君之豪也或曰蟹所惡晨朝霧實築筐噀以醋雖千里無所誤因筆之爲蟹助

蓮房魚包（漁父三鮮蓮菊菱湯虀也）

蓮花中嫩房去柄截底剜穰留其孔以酒醬香料加魚塊實其中仍以底坐甑內蒸熟或中外塗以蜜出楪用漁父三鮮供之向在李春坊席上曾享此供得詩云錦瓣金蓑織幾重問魚何用得相容湧身旣入花房去好度華池獨化龍李大喜送端硯一方龍墨五笏

魚菜

鄱江士友命飲供以酒煮菜非菜也純以酒煮鯽魚也且云鯽稷所化以酒煮之甚有益以魚名菜私

寧旋之及覩趙與時賓退録所載靖州風俗喪
不飲酒肉惟以魚爲蔬湖北謂之魚菜杜少陵詩
亦云細微古水族風俗當魚蔬始信魚即菜也

好羞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
之膳食若荊州之鱃楊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
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亦美羊腔

河魨鴨卵

成化丁未本府隷卒馮順盜庫署印毛二守怒某累
已捶楚枷首囑圖總王五監因之欲致于死王以

鴨卵饋生河魨子于內令順食之竟無害後聞海
鄉人云河魨與鴨卵同食則不能殺人

貔貍

陸楚公（佃字農師）使虜歸攜所得貔貍至京師先君言
貍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畏日偶爲隙光所
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此物一大臠投鼎
中旋即糜爛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其味珍耳

黃鼠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爲珍饌
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
騰貴一鼠可值銀一錢頗爲地方貽害凡捕鼠者
必畜松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
無有則入齧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
烏鬼以捕魚也

謝北酥啟

沈約謝北酥啟曰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
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按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
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當是此類

辯牛乳食

淛間以牛乳爲素食佛以爲葷常食嘉定間黃子仲

大諫言向在廣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訟于漕司
與民爭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田鄉中有
地種乳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內以草蓋之
常以水澆壅之俟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
成蛹如蠐螬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
之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而作此名爲乳餅
潔淨之物方可供佛齋僧而今之愚人不知其故
反以牛乳爲齋物謬矣

食卵

瑞應圖曰有虞氏馴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鳳凰乃

去此蓋食卵之始

醎杬子法

齊民要術有醎杬子法用杬木皮搗碎漬鹽團雞卵脉如金色今吳地用虎杖根打碎水漬和灰鹽以上半月團者心正中如下半月團者心已偏矣亦古遺法即今之醎卵也

青精飯

青精飯首以此重穀也按本草南燭木今名黒飯草即青精也採枝葉搗汁浸米蒸飯暴乾堅而碧色久服益顏延壽仙方又有青精石飯世未知石何

爲也按本草用赤石脂三斤青粱米一斗水浸越三日搗爲丸如李大日服一二丸可不飢是知石即石脂也二法皆有據第以山居供客則當用前法如欲效子房辟穀當用後法

蟠桃飯

採山桃用米泔煑熟漉寘水中去核候飯湧同煑頃之如盦飯法

雕菰飯

雕菰葉似蘆其米黒故杜有波翻菰米沉雲黒之句今胡稌是也暴乾礲洗造飯既香而滑杜詩又云滑憶雕菰飯又會稽人顧翺事母孝母嗜雕菰飯翺常自採擷家瀕太湖後湖中皆生雕菰無復餘草此孝感如孟筍王魚豈偶然哉

玉井飯

章藝齋鑑宰德清時喜延客一日往訪之留晩酌數杯命左右造玉井飯甚香美其法削藕截作塊採新蓮去皮候飯少沸投之如盦飯法蓋取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之句

金飯

危巽齋云梅以白爲正菊以黄爲正過此恐淵明和

靖二公不取也今世有七十二種菊正如本草所謂今無眞甘菊不可煎者法採紫莖黄色正菊英以甘草湯和硝少許焯過候飯少熟投之同煑久食可以明目延齡苟得南陽甘谷水煎之尤佳

愛菊詩

昔之愛菊者莫如楚屈平晉陶潛然孰知今之愛者有劉石澗元茂焉雖一行一坐未嘗不在於菊有繙帙得菊葉詩云何年霜後黄花葉色蠹尤存舊卷詩曾是往來籬下讀一枝開弄被風吹觀此詩不惟知其愛菊抑且爲人清介可知矣

洞庭饐

舊遊東嘉時在水心先生席上適淨居僧送饐至如小錢大各合以橘葉清香靄然如在洞庭左右先生詩曰不待歸來霜後熟蒸來便作洞庭香因詢寺僧曰採蓮與橘葉搗汁加蜜和米粉作饐各合以葉蒸之市亦有賣者特差大耳

梅粥

掃落英梅蕊淨洗用雪水煮白粥候熟同煮楊誠齋詩曰才看臘後得春饒愁見風前作雪飄脫蕊收將熬粥吃落英仍好當香燒

茶蘼粥木香葉附

舊辱趙東嵓子岩雲貫夫寄客詩中款友一詩云好春虛度三之一滿架茶蘼取次開有客相看無可設數枝帶雨剪將來始謂非可食者一日過靈鷲訪僧蘋洲德修午留粥甚香美詢之乃茶蘼花也其法採花片用甘草湯焯候粥熟同煮又採木香嫩葉就原湯焯以姜油鹽醞爲菜茹僧苦嗜吟宜乎知此味之清臣知岩雲之詩不誣也

真君粥

杏子煮爛去核候粥熟同煮可謂真君粥向游廬山聞董真君未仙時多種杏歲歉則以杏易穀歲稔則以穀賤糶時得活者甚衆後白日升仙世有詩云爭似蓮花峯下客種成紅杏亦升仙豈必專於煉丹服氣苟有功德於人雖未死而以仙名矣因名之

河祇粥

記魚乾曰鮝古詩有酌醴焚枯魚之句南人謂之鮝多粮食罕有造粥者比游天台山有取乾魚浸洗細截同米煮入醬料加胡椒言能愈頭風過於陳琳之檄亦有襍豆腐爲之者雞跖集云武夷君食河祇脯乃乾魚也因名之

廣寒糕

採桂英去青蔕洒以甘草水春粉炊作糕大比歲士友咸作餅子相饋取廣寒高甲之讖又有採花略蒸暴乾作香者吟邊酒所以古鼎燃之尤有清意

大耐糕

向杭雲公袞云夏日命飲作大耐糕意必粉麵爲之及出乃用大李子生者去皮剜核以白梅甘草湯焯過用蜜和松子欖仁填之入小甑蒸熟謂大耐糕也非熟則損脾且取先公大耐官職之意以此

見向有意於文簡之衣鉢也夫天下之士苟知耐之一字以節義自守豈患事業之不遠到哉因賦之曰旣知大耐爲家學看取清名自此高

蓬糕

採白蓬嫩者熟煮細擣和米粉蒸熟以香爲度世之貴介第知鹿茸鍾乳爲重而不知食此實大有補

紅綾餅

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敕大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

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又有胡突繪䪥皮索餅之類號爲右食

松黃餅

暇日過大理寺訪秋岩陳評事介留飲出二童歌淵明歸去來辭以松黃餅供酒陳方中年美髯有超俗之標飲邉味此使人洒然起山林之興覺駝峯熊掌皆下風矣春末松花黄和蜜模作餅如古龍涎狀不惟香味清甘亦自有所益也

黄精果

仲春深採根九蒸九曝擣如飴可作果實食之又可細切一石水二石五升煑去苦味漉入絹袋壓汁澄之再煎如膏以炒黑豆黄爲末作餅約二寸大客至可供二枚又採苗可爲菜茹修羊公服法芝草之精也一名仙人餘糧其補益可知矣

酥瓊葉

宿蒸餅薄切塗以蜜或以油就以火上炙鋪席上散火氣甚鬆脆且止痰化食楊誠齋詩云削成瓊葉片嚼作雪花聲形容善矣

神仙餅

黄朮與菖蒲曝乾爲末每一斤用蒸山藥末三斤煉蜜水調入麵作餅暴乾收候客至蒸食切條亦可作羹章簡公詩云朮薦神仙餅菖蒲富貴花

梅花湯餅

泉之紫帽山有高人嘗作此供初浸白梅檀香末水和麵作餛飩皮每一疊用五出鐵鑿如梅花樣者鑿取之候煑熟乃過於雞汁內每客止百餘花後留玉堂元剛有詩云恍如孤山下飛玉浮西湖

萊菔麵

王醫師承宣常擣萊菔汁搜麵作餅謂能去麵毒本

草地黄與萊菔同食能白人髭髮水心先生酷嗜萊菔甚於服玉謂誠齋云萊菔便是辣底玉僕與靖逸葉賢良紹翁過從二十年每飯必索萊菔與皮生啗乃快心肺所欲靖逸平生讀書不減水心而所嗜畧同或曰能通心氣故文人嗜之然靖逸未老而髮已皤豈地黄之故與

百合麪

春秋仲月採根暴乾擣篩和麪作湯餅最益血氣又蒸熟可以佐酒歲時廣記二月種法宜雞糞化書山蚯化為百合乃宜雞糞豈物類之相感耶

玉涎

山藥名薯蕷秦楚間名玉涎花白細如棗葉青銳於牽牛夏月溉以黄土壤則蕃冬採根白者為上以水浸入礬少許經宿淨洗去涎焙乾磨篩為麪宜作湯餅用如作索餅則熟研濾為粉入竹筒微灑於淺醋盆內出之於水浸去酸味如煮湯餅法如煮食宜刮去皮醮鹽蜜皆可其味温無毒且有補益故陳簡齋有玉涎賦陸放翁亦有詩云久緑多病踈雲液近為長齋進玉涎比於杭都多見如掌者名佛手山藥其味尤佳

地黄不托

崔元亮海上方治心痛去積追蟲取地黄大者洗淨擣汁和細麪作餺飥食之出蟲尺許即愈正元間通事舍人崔杭女作淘食之出蟲如蟇狀自是心患除矣本草浮為天黄半沉為人黄惟沉者佳入鹽則不可食或淨細截和米煮粥良有益也

筍蕨餛飩

採筍蕨嫩者各用湯瀹以香油和之酒醬香料假作餛飩供向客江西梅少曾家屢作此品後坐古香亭下採芎菊苗薦茶對玉茗花眞佳適也玉茗似茶少異高約五尺許今獨林氏有之林乃金石臺山房之子清可想矣

椿根餛飩

劉禹錫煮椿根餛飩皮法立秋前後謂世多痢及腰痛取椿根一大握擣篩和麪捻餛飩如皂莢子大清水煮每日空腹服十枚並無禁忌山家早有客至先供之十數不惟有益亦可少延早食椿實而香樗踈而臭惟椿根可也

槐葉淘

杜甫詩云青青高槐葉採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

湾苑相俱入鬪饌過熟加食愁欲無即此見其
於夏採槐葉之高秀者入湯少瀹研細濾清和麪
作淘乃以醯醬爲熟虀簇細茵以盤盛之取其碧
鮮可愛也末句云君王納凉晚此味亦時須不惟
見詩人一食未嘗忘君且知貴爲君王亦用此山
林之味

鳧茨粉

鳧茨可作粉食甚甘滑異於他粉鳧茨即孛薺也採
以曝乾磨而澄濾之如菉豆粉法詩云南山有蹲
鴟春田多鳧茨何必泌之水可以樂我飢

括蔞粉

孫思邈法深掘大根厚削至白寸切水浸一日一易
五日取出搗之貯以絹囊濾爲玉液候其乾矣可
爲粉食 襍粳爲糜番匙雪色加以乳酪食之補
益

罌乳魚

罌中粟淨洗磨乳先以小粉置缸底用絹囊濾乳下
之去清入釜稍沸亟洒淡醋收聚仍入囊壓成塊
乃以小粉皮鋪甑内下乳蒸熟畧以紅麴水洒之
少蒸取出起作魚片名罌乳魚

爽團

馮瀛王爽團法美色金杏新水浸没生姜甘草丁香
蜀椒碙砂仁白荳蔻鹽花沉檀龍射皆取末如麪
攪拌日晒乾候水盡味透更以香藥鋪糝其功成
矣宿酲未解一枚可以盡消

雲英麨

鄭文寶雲英麨予得食酷嗜之文寶贈方藕蓮菱芋
雞荳孛薺慈菰百合並擇淨肉爛蒸風前吹晒少
時石臼中搗極細入川糖蜜蒸熟再搗令相得取
出作一團停冷性堅以淨刀隨意切食糖多爲佳

蜜須宜少過則希薄不稠也

盤遊飯谷董羮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鱠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
諺曰掘得窖子羅浮頴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
董羮詩云投醪谷董羮鍋内掘窖盤遊飯盌中

錦帶羮

錦帶又名文官花條生如錦葉始生柔脆可羮杜甫
詩有香聞錦帶羮之句或謂蓴之縈紆如帶蓴與
菰同生水濱昔張翰臨風必思蓴鱸以下氣按本
草蓴鱸同羮可以下氣止嘔以是知張翰在當世

意氣抑鬱隨事嗟逆故有此思耳非蓴鱸而何杜甫臥病江閣恐同此意謂錦帶爲花或未必然僕居山時見有此花調羹香美法謂吐錦雞則遠矣

太守羹

梁蔡遵爲吳興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世之醉醲飽鮮而怠於事者視此得無愧乎然茄莧性俱凝冷必加芼姜爲和始佳

碧澗羹

芹楚葵也又名水英有二種荻芹取根赤芹取葉與莖俱可食二月三月作英時採之入湯取出以苦酒研芥子入鹽與茴香漬之可菹惟瀹而羹之者旣清而馨猶碧澗然故杜甫有香芹碧澗羹之句或曰芹微草也杜甫何取焉而誦詠之不暇不思野人持此猶欲以獻於君乎

驪塘羹

曩客驪塘書院每食後必出菜湯清白極可愛飯後得之醍醐甘露未易及止用菜與蘆菔細切以井水煮之爛爲度初無他法後讀坡詩亦只用蔓菁萊菔而已詩云誰知南岳老解作東坡羹中有蘆菔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嗜羶腥

玉帶羹

春坊趙蒓湖璧茅竹溪論詩把酒及夜無可供者湖曰吾有鏡湖之蒓溪曰吾有稽山之笋僕笑曰可有一盃羹矣乃命庖作玉帶羹以笋似玉蒓似帶也是夜甚適今猶喜其清高而愛客也每誦忠簡公躍馬食肉付公等浮家泛宅眞吾徒之句有此兒孫宜矣

玉糝羹　或用山芋

東坡一夕與子由飲酣甚搥蘆菔爛煮不用他料只研白米爲糝食之忽放箸撫几曰若非天竺酥酡人間决無此味

鴨脚羹

葵似今蜀葵叢短而葉大以傾陽故性溫其法與羹菜同豳風七月所烹者是也採之不傷其根則又復生古詩故有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之句昔公儀休相魯其妻植葵見而拔之曰食君之祿而與民爭利可乎今之賣餅貨醬貫錢市藥皆食祿者又不止植葵小民豈可活哉白居易詩云祿米麞牙稻園蔬鴨脚羹

沆瀣漿

雪夜張一齋飲客酒酣簿書何君時舉出沆瀣漿一瓢與客分飲不覺酒爽其法止用甘蔗蘿菔各切作方塊以水爛煮而已蓋蔗能化酒及菜菔能化食也酒後得此其益可知楚辭有蔗漿恐只此也

冰壺珍

太宗問蘇易簡曰食品珍者何物爲最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有虀汁爲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一夕酷寒擁爐燒酒痛飲太醉擁以重衾忽醒渴甚乘月中庭見殘雪中覆一虀盎不暇呼童掬雪盥手滿引數缶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

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後有問其方者荅曰用清麪湯浸以菜並解酲渴惟一味耳

山海兜

春採笋蕨之嫩者以湯瀹之取魚蝦之鮮者同切作塊子用湯炮裹蒸熟入香油醬料研胡椒拌和以粉皮乘覆各合於二盞內蒸熟今後苑多進此名蝦魚笋蕨兜今以所出不同而得同於俎豆間亦一良遇也名山海兜或即羹以笋蕨亦佳許梅屋棐詩云趂得山家笋蕨春借厨烹煮自炊薪倩誰分我盃羹去寄與中朝食肉人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澡身絕食日啖蜂蜜而已數月便溺皆蜜矣既死國人殮以石槨仍以滿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啟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效輟耕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食類下

山家三脆

嫩笋小蕈枸杞菜油炒作羹加胡椒尤佳趙竹溪密夫酷嗜此味或作湯餅以奉親名三脆麵常有詩云笋蕈初萌枸菜纖燃松自煮供親嚴人間肉食何曾鄙自是山林滋味甜蕈亦名菰

玉灌肺

真粉油餅芝蔴松子胡桃蒔蘿六者爲末拌和入甑蒸熟切作肺樣塊用辣汁供今後苑名曰御愛玉灌肺要之不過一素供耳然此見九重崇儉之意居山者豈宜多乎

石榴粉 銀絲羹附

藕截細塊砂器內擦稍圓用梅水同胭脂染色調菉豆粉拌之入清汁煮宛如石榴子狀又用熟笋細絲亦和以粉煮名銀絲羹此二法恐相因而成者故併存之

牡丹生菜

憲聖淸儉不嗜殺每令後苑進生菜必採牡丹花片和之或用微麪裹煠之以酥又時收楊花爲鞵襪褥之屬姪恭信每治生菜必於梅下取落花英薤以雜之甚香美

滿山香

陳習菴塤學圃詩曰只教人種菜莫倸客看花可謂重本而知山林味矣僕春日渡湖訪薛獨菴遂留飲供春盤偶得詩云教童收拾春盤去城市如今菜色多非薄菜也以其所感而不忍下箸也薛曰昔人贊菜有云可使士大夫知此味不可使斯民

有此色詩與文雖不同而憂時之意則無以異一日煮羌油菜羹自以爲佳品偶鄭渭濱師呂至供之乃曰予有一方爲獻只用茴香羌椒爲末貯以葫蘆候煮菜少沸乃與熟油醬同下急覆之而滿山已香矣試之果然名滿山香比聞湯將軍孝信嗜盦菜不用水只以油炒候得汁出和以醬料盦熟自謂香品過於禁𦟌湯武士也而不嗜殺異哉

考亭蔊

考亭先生每飲後則以蔊菜供蔊一出於盱江分於建陽一生於嚴灘石上公所供蓋建陽種集有蔊

詩可考山谷孫崿以沙臥蕈食其苗云生於臨汀者尤佳

脆瑣玕

萵苣去葉皮寸切瀹以沸湯搗姜椒熟油醋拌漬之頗竒脆杜甫種此二旬不甲拆且嘆君子脆得微祿轗軻不進猶芝蘭困荊杞以是知詩人非爲口腹之奉實有感而作也又名萵筍

元修菜

東坡有故人巢元修菜詩每讀豆莢員而小槐芽細而豐之句未嘗不冥搜哇畦間必求其是時詢諸

老圃亦罕能道者一日永嘉鄭文干歸自蜀過梅邊首叩之答曰蠶豆即豌豆也蜀人謂之巢菜苗葉嫩時可採以爲茹擇洗用真麻油熟炒下鹽醬煮之春盡苗葉老則不可食坡所謂點酒下鹽豉縷橙芼姜葱者正庖法也君子恥一物不知必游歷久遠而後見聞博讀坡詩二十年一日得之喜可知矣

鵞黄豆生

温陵人前中元數日以水浸黑豆暴之及芽以糠皮寘盆內鋪沙植豆用板壓及長則覆以桶曉則晒之欲其齊而不爲風日損也中元則陳於祖宗之前越三日出之洗焯漬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爲茹卷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鵞黄豆生

當團參（北人名鵲豆）

白匾豆温無毒和中下氣爛炊其味甘今取葛天民爛炊白匾豆便當紫團參之句因名之

菌譜

芝菌皆氣茁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莊生訕之至若傳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芝而五臺山天花亦甲群彙仙居介台栝叢山入天仙靈

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固藜莧之至腴葷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山即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無預菌事緊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菌譜

合蕈

邑西韋羌山高夐秀異寒極雪收林木堅瘦春氣微欲動而土鬆芽活此菌候也菌質外褐色肌理玉白芳薌韵味發釜高聞百步外蓋菌多種例柔美皆無香獨合蕈香與味稱雖靈芝天花無比也即宜特尊之以冠諸菌合蕈始名舊傳昔嘗進上標

以台蕈上見誤讀因承誤云合十年來既尤庖貢川猺得善價率暴乾以售罕獲生致邑孟溪山中亦同時產惟蕈柄高無香氣土人以是別於韋羌山焉

酒煮玉蕈

鮮蕈淨洗約水煮少熟乃以好酒煮或佐以臨漳綠竹筍尤佳施芸隱樞玉蕈詩云幸從腐木出敢被齒牙私真是山林味難教世俗知香痕浮玉葉生意滿瓊枝饕餮何多幸相酹獨有詩今後苑多用酥炙其風味尤不淺也

鵞膏蕈

生於高山狀類鵞子久乃繖開味殊甘滑不謝稠膏然與杜蕈相亂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蛇氣所成食之殺人宜在所黜如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雜白礬勺新水併咽之無不立愈因著之俾山居者享其羙而遠其害此譜外之意也

稠膏蕈

邑西北孟溪山實邃深莫測秋中山氣重霏雨零露浸釀山膏木腴蓓爲菌花戢戢多生山上絕頂高樹之梢初如蓋珠員瑩類輕酥滴乳淺黃白色味尤甘勝已乃傘張大幾掌味頓渝矣春時亦間生不能多稠膏得名土人謂稠木膏液所生耳合蕈它邦尤或有之此菌獨此山所產故尤可貴煮法當徐徐下鼎審伺沸漉起慎勿乜撓撓則涎醒不可食性参和衆味而獨宜於酒烹劑既調溫厚甘滑雖蕈絲不足道也或欲致遠則復以沸湯蒸熟貯之瓶罌然其味不耗

蔏蔞菜

舊客江西林山房書院春時多食此菜嫩莖去葉湯

焯用油鹽苦酒沃之爲茹或加以肉燥香脆良可愛也後歸京師春輒思之偶閱李竹嬾云廣雅名蔏蔞生下田中江西用作魚羮陸璣疏云葉似艾白色可蒸爲茹即漢廣言刈其蔞之蔞山谷詩云蔞蒿數筋玉簪橫及証以詩注果然李乃怡軒之子嘗從西山問宏詞法多識草木宜矣

進賢菜 餅蒼餌

蒼耳枲耳也江東名常枲幽州名爵耳形如鼠耳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採嫩葉洗焯以姜鹽苦酒拌爲茹可療風疾詩之卷耳首

章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勞君必勞之因採此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此見古者后妃欲以進賢之道諷其上因名進賢菜其子亦可糝米粉為粿故古詩有若澗水湄蒼耳飾之句

如薺菜

劉彝學士宴集間必欲主人設苦藚狄武襄公青帥邊時邊郡難以時置一日集彝與韓魏公對坐偶此菜不設謾罵狄公為黥卒狄聲色不動仍以先生呼之魏公知狄真將相器也詩云誰謂荼苦劉可謂耳之如薺者其法用醯醬獨拌生菜然作羹則加姜鹽而已禮記孟夏苦菜秀是也本草一名荼安心益氣隱居作屑飲可不寐今交廣多種之

酥黃獨

雪夜芋正熟有仇從簡載酒來叩門就供之乃曰煮芋有數法惟有酥黃獨世罕得之熟芋截片研榧子杏仁和醬拖麵煎之且自侈為甚妙詩云雪翻夜鉢栽成玉春化寒酥剪作金

土芝丹 小者土栗黃

芋名土芝大者裹以濕紙用煮酒和糟塗其外以糠皮火煨之候香熟取出安拗地內去皮溫食冷則破血用鹽則泄精取其溫補名土芝丹昔懶殘師正煨此牛糞火中有召者卻之曰尚無情緒收寒涕那得工夫伴俗人又山人詩曰深夜一爐火渾家團欒坐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我其嗜好可知矣小者暴乾入甕候寒月用稻草盦熟香色如栗名土栗雅宜山舍擁爐之夜供趙兩山詩云煮芋雲生鉢燒茅雪上眉

翰林虀

右補闕崔後授予翰林虀法每用時菜五七種擇去老梗細長破之以湯播去其堅待軟作汁量淺深慎啓閉時檢察待其玉潔而芳香則熟矣若飲食先煉雍州酥次下乾虀及鹽花冬春用熟筍夏春用生藕以刀破令形與虀同既熟攪於虀中極清美盧質學士在翰林時為之

雀餳

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庄一所一日若有甘露降布于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鎬鎬味之慘然不懌子姪啓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餳也大非佳兆吾門衰矣踰年鎬薨連有八喪

柳葉韭

杜詩夜雨剪春韭世多誤爲翦之於畦不知剪字極有理蓋於煠時必先齊其本如烹薤直齊玉筋頭之意乃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置湯內少煎其末棄其觸也只煠其本帶性投於冷水中出之甚脆然必以竹刀截之或云採嫩柳葉少許同煠尤佳故曰柳葉韭然柳葉恐言其葉之似耳非同煠也

鬆玉

文惠太子問周顒曰何菜爲最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然菘有三種惟白於玉者甚鬆脆如色稍青

者絕無風味因侈其白者曰鬆玉亦欲世人知有所取擇也

苜蓿盤

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滑羹稀筯易寬以此謝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東宮因題其旁云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令之惶恐謝病歸每誦此未知爲何物偶同宋雪崗伯仁訪鄭埜鑰見所種者因得其種葉綠紫色而尖長或丈餘採用湯焯油炒姜鹽如意菱茹皆可風味本不惡令之何爲厭苦如此東宮官寮當極一時之選而唐世諸賢見於篇什皆爲左遷令之寄興恐不在此上人乃諷以去薄矣

傍林鮮

夏初林筍盛時掃葉就竹邊取筍尖去殼煨熟其味甚鮮名曰傍林鮮文與可守臨川正與家人煨筍午飯忽得東坡詩云想見淸貧饞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不覺噴飯滿案想作此供也大凡筍貴甘鮮勝食魚肉今俗庖多雜以肉不思才有小人便壞君子也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東

坡之言微矣

搏金煮玉

筍取鮮嫩者以加料物和薄麪拖油煎煿如黃金色甘脆可愛舊游莫干訪霍如菴正夫早供以筍切作片和白米煮粥甚佳濟顛筍疏云拖油盤內煿黃金和米鐺中煮白玉二句兼得之矣

藍田玉

用瓠一二枚去皮毛截作二寸方片爛蒸以醬食之不煩燒煉之功但除一切煩惱妄想久而自然神淸氣爽故名法製藍田玉

小驪山

吳越外戚孫承祐奢侈異常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水竹房室人物林木橋道纖悉備具周而方丈許

忘憂虀

嵇康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則曰丹棘又名鹿葱春採苗湯瀹同醬作爲虀或燥以肉何處順宰六合時多食此毋乃以邊事未寧耶因賛之曰春日載陽採萱於堂天下樂兮憂乃忘

蜜漬梅花

楊誠齋詩云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裏略無煙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剥白梅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醞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酒校之掃雪煎茶風味不殊也

菊苗

春游西馬塍會張將使元畊軒留飲命予草菊田賦詩作墨蘭元甚喜數盃後出菊煎其法採菊苗湯瀹用甘草水調山藥粉煎之以油爽然有楚畹之風張深於藥者亦謂菊以紫莖爲正云

紫英菊

菊名治牆本草名節花陶注云菊有二種莖紫氣香而味甘其葉乃可爲羹莖青而大氣似蒿而苦名苦薏非也今法春採苗畧炒煮熟下姜鹽羹之可清心明目加枸杞葉尤妙天隨子杞菊賦云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本草葉似榴而軟者能輕身益氣子員而有刺者名杞棘不可用

薝蔔煎

舊訪劉漫塘宰留午酌出此供清芳極可愛詢之乃梔子花也採大者以湯焯過少乾用甘草水希希麪拖油煎之名薝蔔煎杜詩云於聲色有用與道

氣相和今既製之清和之風備矣

櫻桃煎 用蜜則解毒

櫻桃經雨則蟲自內生人莫之見用水一碗浸之良久其蟲皆蟄蟄而出乃可食也楊誠齋詩云何人弄好手萬顆搗虛脆印成花鈿薄染作冰澌紫北果非不多此味良獨美要之其法不過煮以梅水去核搗印爲餅而加以蜜耳

雪梨

雪梨大者碎截搗橙入醋少鹽醬拌供可佐酒吳興葛天民嘗吟北梨詩云每到年頭感物華新堂梨

到野人家甘酸尚帶中原味腸斷春風不見花雖
非哀梨然每愛其寓物有黍離之嘆故及之如咏
雪梨則無如張斗埜藴云蔽身三寸褐貯腹一團
冰之句被褐懷玉者葢有取焉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
冰破如棋謂之石蜜凉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味
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而甘柘變而凝
輕注云甘柘似竹煮而曬之則凝如石甜而輕魏
文帝詔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域蒲萄石蜜合

此數說觀之既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
石則今之糖霜是也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即峻
崖懸置其窠使人不可扳取也而人有智者伺其
窠蜜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竿刺窠
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也

木蜜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
解暍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
以爲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栁實似柿而小味亦
甘美

鹽豉

廣雅曰苦李作豉廣志曰苦柰苦豉則豉自一物爾
三輔決録曰南陽舊語曰南陽太守范仲公鹽豉
蒜菓共一噐史記貨殖傳曰蘖麴鹽豉千營葢四
物也今京俗謂豉曰鹽豉或因此云然晉世巳爲
此名世說武子云千里蓴羮未下鹽豉

油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
性有八拗謂雨時薄收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
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澁也

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油皆堪作雨衣陝西
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燈袒珽以
蔓菁子薰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
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
燈但煙濃汙物畫像之類忌用之沾衣不可洗以
冬瓜滌之乃可去色青而味甘悞食之令人吐利
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葢南方酒中多有灰爾嘗有
婦人悞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髠去之
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
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

南皆用虒嫯等州有隷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儉八州食煉脂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辯也

五色塩

塩有五色靑黃赤黑白又有紫塩或曰戎塩道書所謂戎塩纍卵者是也按都監録塩池賦云爛然之溪明晃霞赤則是赤塩者李太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秖有水晶塩又東坡水晶塩瀣爲誰甜金樓子曰胡中有塩瑩如水晶謂之玉華塩又南史月氏恒水下有塩色正白朝取暮生非煮海也

東坡紛紛靑子落紅塩則恩州有塩如絳雪或謂煎染而成者又琹湖池中有桃花塩色如桃花又有靑塩螳螂頭塩入藥可用也蔡邕投筆鉞書云辛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有紫塩也續漢書云天竺國出黑塩黃塩安西城北澗中則有塩之所産及在外夷惟眞靑詞云吳塩勝雪今四明諸塲多有之獨此中國産白塩耳

塩池

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池木石種類匪一井則劒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河縣塩井潼縣塩井及今鎭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塩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巽之河有塩池長五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十五里西南北二十里晉雲中鴈門渤海俱有塩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衛有二大塩池一小塩池東光有塩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池女眞國塩生木枝上淳泥蘇祿彭亨暹羅亦有塩海西方地堅鹹即出石塩湯口域有石鬻以爲塩水堨塩成井水有石塩

煮塩

世本曰宿沙氏煮海爲塩宋衷曰宿沙齊靈公臣齊負海故有魚塩之利或曰宿沙氏炎帝時諸侯台州杜濆塩場日以蓮子試滷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沉於底而煎塩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淋下滷水或以他水襍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盖之於中掠去面上水至舊處元滷盡在所去者皆他水或甑箄隔

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斃
簞不能救鹽池之滷即此事也鍊化行云飲食過
醎以飯簞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

戒食殺牲

經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至於王者
郊祀然後用犧牲此禮制然也所以別尊卑之分
也後世壞法棄禮雖庶人而竊食牛牲矧於豕羊
乎以庶人而食祀天之品物非惟有罪縱有福福
亦消矣蓋彼有不可食者二祀天之物不敢食之
有功于民不忍食之若釋道之流論食牛罪業之

重報應之速寺不復舉

食品宜戒

食品有妨生養者並宜戒之凡辛辣熱毒之物如胡
椒等類啗之極能助火而發痼疾炙煿油膩之物
如肥甘等類啗之極易生痰而發癰疽生冷鮮利
之物如瓜菓等類啗之極易壞脾而傷胃氣酒可
以和血而開鬱若過醉則元神易耗或醉而行房
則五臟俱損鱉可以補陰而去積而中有頭足不
縮者腹有黃紋者足不全者俱大毒悞食則能殺
人河豘可以去濕而殺虫顧中有大毒如肝子去
未盡洗血稍未潔灰塵或少沾食之即能殺人犬
肉極補陽虛而不宜於血虛發熱之人鰻魚極殺
勞虫而獨防於腸滑泄瀉之輩牛肉健脾養胃而
時溫當戒牝乳潤腸補胃而寒泄非宜蟹能耗血
而孕婦尤爲不宜糟能發嗽而脾積尤爲當忌菱
茵白菜利氣利痰而瓠菜滑腸咳之頻毒荳粉麻
腐清腸清胃而茄子耗精食亦宜寡韭菜是白濁
瘀血之要藥而瘧疾有禁烏梅是久嗽宿痰之刼
劑而渴痢偏神胡椒尅食積且止腰疼而痰喘反
爲孽障生梨利痰火更消酒渴而寒泄竟是仇家

至於隨時樽節尤不可以不知時值清晨當使胃
氣常清苟多飲食漿而茹葷腥則神昏而脾有積
滯時方暮夜當令胃氣有餘恐恣食物件而縱飲
酒則精耗而脾有凝積酷暑而多食生冷則伏陰
在內者愈增寒濕至秋必發爲瘧痢嚴寒而多食
辛辣則伏陽在內者愈釀熱毒至春必發爲大病
此當因時而知戒者也

食物已疾

黃鳥食之止妬鱉魚食之止驕鶌居食之不饑酸魚
食之不醉鮨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月生宜忌

鳥生于寅正月食鷄者奪美豕生于卯鴨生于辰魚生于巳蟮生于午蝦生于未鱉生于申鵝生于酉牛生于戌蟹生于亥羊生于子當其月食之俱不利昔卯子巳成丹不能出神有仙童來告曰月生之月君之親族猶有不禁者陰德未遠上帝疑之故遲君成仙之期耳卯子于是作家書一紙示之明年蜀人大疫卯子親族無一人染者 道書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蟹黃解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嘗讀一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己經驗者錄之於左以俟欲爲其事者之便也鷄豆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鸕鷀之膏塗刀永不銹杉木炭畫路則蟻蟻不敢過矣鹽酒蟹一每甕十隻用皂莢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好鹽中用皂莢于中雖篝籠盛之無滷矣衣帛爲漆所汚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却以少水溶開木膠洗麻油須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汚衣服用滑石末糁於上隔紙用火熨之血則用蘿蔔膏細旋搓即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銹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碾即爲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擂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兎絲子燃紙條數枚寘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搗臼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爲末衣服梅黴爲花處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鮮魚雖盛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脚塗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箍定置於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摻於縫處令其溶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矣近用鹽生補亦妙橙橘藏菉豆中不損收臘月氷雪水浸諸般青瓜菓可久酸酒每缸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汚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搗爛揉少時水洗則去垢膩者用君達灰或蘿蔔豆稭灰汁洗即去畏

鷄鳴以土硫黄研細拌食即肥鷄下卵時食内少
麻子喂之則常下卵不抱矣肥皂淹鉄索過時可
斷拳蒜淹銅過夜則爛用染坊淋退灰晒乾埋藏
黄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鑵子裝揀好完概
攬入鑵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採汁浸絲
絡則不亂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
葉投燕巢不復來猫不可過楊子金山過不捕鼠
夫蛙鳴聒耳以步之麻楷磨碎順風撒去則禁驅鼇
烟可殺蚊虫壁虱槐樹生虫擂敲於下則盡落青
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經之必碎蘆蓆蓋碑經露必

有痕珠子不宜近鉄器栢木尸氣故婦人帶以帛
衣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晒乾荸薺為末
炒猪腸不宜蓋鍋搽末少烹白酒則其味脆美

善啖

文知州善啖宋太祖賜犢食盡腰有聲疑其腹裂明
日問之云臣苦饑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帛斷按
癸辛雜志趙丞相温叔健啖致仕日召一士人同
食各啗若干臨别士人腰間有聲疑其腹斷明日
無恙問之云平生苦餓以帶束之昨蒙賜飽不覺
帶斷非有他也

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
於廳側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物
積漲溢滿桶公尚未巳也食豈亦有别腸耶如此
飲食亦間世而一見者

五厨

五厨之説本出於釋氏今之士大夫家華筵盛饌廣
殺牲命以為享福不知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孔
子釣不綱弋不宿是寓愛物之意於以禮用物之
中即此便是盡物之性之一事五厨之目一曰戒
厨二曰禮厨三曰福厨四曰侈厨五曰寃厨王者

有郊社有禘嘗公卿大夫各主所犯七日戒三日
齋不飲酒不茹葷與玄壇佛戒之中厨名香積一
毫腥穢之物不入其間此戒厨也以此明德以此
交神故第一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
若幽人以時田獵祭祀養老宴賓客之外不為自
身口腹殺一牲命不為孩提呱泣殺一牲命即孔
子獵較釣弋丈人止子路宿殺鷄為黍之意蘇子
瞻被逮就獄中作詩云魂飛湯火命如鷄自是不
殺牲只吃三淨肉今吳中一二士大夫家凡宴賓
客惟鬻烟味自死之物未嘗血厨不得巳而殺牲

亦僅取成禮即此意也故曰禮厨在六道亦居人
福故第二今人生於王侯公卿富貴之家其先世
有大功德於天下貽肉食之福於其奕世之子孫
又今之縉紳各敬事後食而享常秩之燕樂即農
工商賈各勤所事而居積之厚皆能因分舉禮以
自享一切食功食德食力之家自有不用命者充
其庖厨但多寡厚薄自有命數常能樽節全活牲
命自可延壽福德無窮若恃先世自身應得如是
厚饗殃必及身故宋仁宗中夜忍燒羊却貢蛤蜊
邵堯夫詩云可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

意亦如此是曰福厨故第三豪家華筵一日宴會
既殺牛殺豬殺羊烹雞烹鵞烹鴨矣乃更宰雞鵞
鴨以燒之又數日前殺而煙之糟之魚而有鮮足
矣又更取而煎之煙之糟之鮓之又曰此常味也
乃羅野雀獵野獸取蝦蠏蟶蚶蛙蛤螺鱉鰍鱔之
類無不入金鼎而登犀筯焉嗟嗟一切有氣血皆
畏刀杖皆愛壽命不能不殺牲以供庖厨乃廣殺
牲命一至此極甚者究鷄肋之黄漬蟹眼之漿燃
鼎大賓之前牽牲而過之庖丁以其芒刃割肉旋
炒旋獻以將敬焉彼折肉之牲淋血哀號楚楚於

堂下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而膚主偃然如是眼前
業報必有疽瘡惡疾窮乏不給饑餓羞辱而死身
後果報必墮畜生受刀杖而死以償殺業是曰後
厨故第四士家之市必有屠宰以供所聚之肉味
聞約所聚宰豬宰羊分割鬻給又或網魚賣食皆
是常品人道所需其雞鵝鴨聽人家自養自宰以
舉禮焉亦無甚罪業獨有惡趣之人不務生理專
一爲殺賊牛縊繳家犬斬蛙截鱔聚蛤樵螺射宿
燉雛搖巢剔孕往在市肆見一人一時殺鵞殺鴨
殺雞各數百隻分鬻其肉利其所退羽毛穪鬻田

家礫其五内另價以賣嗟嗟一切如是之厨哀號
觳觫千態萬狀不求爲不殺之術而求爲屠不求
爲常味之屠而求爲寃有寃根者必有寃花有寃
花者必有寃果柰何以一時之射利而借無間之
寃債哉必墮無間地獄是曰寃厨故第五衢州有
宋定光佛肉身其生常與趙清獻公遊且厚善既
坐化清獻公記曰和尚往來吾三衢有年日募豬
頭一箇晚携入室不見人號豬頭和尚忽有貸之
者但見一餓鬼立燈前和尚以所募豬頭與之餓
鬼輙盡食貸者笑之和尚乃出堂作偈曰豬頭千

個不把片晉人來問我我是定光現遂坐化肉身至今存焉夫定光現市上宰豬者不為定光亦不為餓鬼只緣餓鬼有服事之業不能斷肉味日莫豬頭一個以與之此淨肉也若趙清獻公不妄語者碑至今在詎不信夫

厨娘

中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襍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

級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為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必不可用予以寶祐丁巳參闖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便使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庖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適口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托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笑能書且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憇五里時

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序慶幸即日伏侍左右未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為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翠襖紅裙參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執聾舉以為賀厨娘亦遽致試厨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厨娘請食品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為羊頭簽菜品第一為葱虀餘皆易辦者厨娘謹奉旨數舉筆研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虀五楪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

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厨師取物料厨娘發行奩取鍋銚盂杓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爛燦耀目皆黃金白銀所為大約已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襍器亦一一精緻旁觀者嘖然厨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板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徐起切抹批臠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灑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眾問其故厨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眾為拾頓他所厨娘笑曰汝輩真狗子也眾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虀取葱輙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楪之

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似蒜之黃者以淡酒醢浸漬餘弃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餘俱各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厨幸中台意後須照例支犒守方檢例厨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紙以呈上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拋者守破慳免強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单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脯掾

何敬洙師武昌時司倉彭湘傑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檄掌公厨郡中號為脯掾

杏李柰味

玄晏先生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塩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食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味　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揉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揉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玄晏春秋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衣服門

冠服類

冕

說文曰黃帝初曰冕世本曰黃帝作旃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應邵曰周始垂旒杜佑云宋更名平天冕牛亨問稱冕之以爲繁露者附假玉而下垂如露而繁也

弁

世本曰魯昭公作弁而禮記稱三王共皮弁素幘然則弁蓋三代之制非昭公所作也宋均謂作素弁是則始以素爲弁矣孔子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子之時冕已用純則冕弁之以絲自魯昭公始也

幞頭

幞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襆被之襆同今訛爲幞唐人幞頭初以皂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斫桐木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以爲起襯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爲藤織者仍冒以紗後又易以藤絲作襯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肩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脚垂前兩脚垂後宋又添兩脚以鐵綫張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轉轉沓添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

幞頭四脚

二儀實錄曰上古被髮服皮自三代制冠皆列品命黔首以皂絹三尺裹髮亦爲軍戎服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曰幞頭唐馬周請左右各三襵以三才重繫前脚法二儀詔從之

唐初女子不戴幃帽而戴皂羅方五尺亦謂之幞頭至今婦人凶服亦戴之以布兩幅爲之齊衰加絰於上五服外至輕者以紗爲之俗謂蓋頭帛

朝天幞頭

廣順初簿閱太廟禖物其間有珠絡平金朝天幞頭一事

小幞雲

士人暑天不欲露髻時頂短冠清泰間都下星鋪賣一冠子以銀爲之五朵平雲作三層安置貨賣是梁朝物匠者依倣造小幞雲冠售

李家寬

清奉燕服凡二品幞頭謂之李家寬者添地加金線

秩祭四脚差細

歷代幞頭制

古之幞頭自隋以前即是皂繒幂其首唐馬周始製二脚繫於上二脚垂於後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武后賜臣下巾子謂之武家樣又有馬頭巾子明皇賜臣下内巾子又裴冕嘗自製巾子謂之僕射巾自唐中葉已後爲諸帝改製其垂二脚或圓或闊用絲絃爲骨稍翹矣臣庶多效之然亦不妨就枕

予家有陳宏畫明皇果頭坦腹仰卧吹玉笛圖又鄭谷詩云玉堦春冷未催班暫解烏袍就笏眠其便如此唐末喪亂自乾符後宮娥宦官皆用木圓頭以絲絹爲襯脚用銅鐵爲骨就其製成而戴之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照緊裹也僖宗愛之遂製成而進御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頭二脚上翹四方僭位之主各創新樣或翹上而反折於下或如闌扇蕉葉之狀合抱於前僞孟蜀始以漆紗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尺餘謂之龍角人或悞觸之則終日頭疼至劉漢祖始仕晉爲并州衙校裹幞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予幼年嘗見先相文簡公舊物中有幞頭羅一段織出花額花界道又是臨時裁剪而爲之文簡公甚添紗應舉時猶裹羅幞頭其後服紗紗者須隔年製下乃可戴今時以垂角素紗者爲纏裹不知起於甚時

冠

燧人始以絹束髮爲髻伏羲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充纊堯加纓緌周公作幅巾魯昭公始以絹素爲弁趙武靈王作貂蟬秦孝公作武幘漢高祖作竹

皮冠王莽制頭巾後漢始效北蕃制氈帽周武帝作幞頭唐太宗始作紗帽其後始效南蕃制馬尾帽

緇布冠

三禮圖曰緇布冠冠之始也太古冠布然則冠之興其始自太古乎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黄帝始用布帛或曰黄帝已前用皮羽也六帖曰孔子作緇布冠誤矣

通天冠

蔡邕獨斷曰通天冠漢制秦禮無文漢作皮冠

武弁

戰國策曰昔趙武靈王好胡服貂蟬冠秦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一曰武弁大冕侍中冠之金璫左貂

貂蟬冠

胡服曰貂者取其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長冠

漢書高祖紀帝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

治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漢以來曰長冠通典曰漢高祖採楚制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爲裏亦名齊冠以高帝所制曰劉氏冠

高山冠

後漢志胡廣曰齊王冠秦滅齊以賜謁者服之董巴志曰一曰側注傳子曰魏明帝以似通天乃毀變其形除去卷筩令如介幘上加物以象山峰

法冠

後漢輿服志曰法冠一名柱後惠文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楚執法者服之御史是也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注云獬豸冠也當是楚文王所制

進賢冠

古緇布冠之遺象也董巴以爲文儒之服漢官曰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兩梁千石以下一梁梁别貴賤八等

文武冠

文武進賢冠古緌貌之遺像也武官緇布冠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質直故須法焉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

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爲名非也大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以飾之大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冠賜侍中齊冠或曰長冠竹裏以纚高七寸廣三寸形制如板

鶡尾冠

漢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

聚鷸冠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為珠形制似縷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圓徒一作以為此制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令舞者服之

方山冠

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

頭巾

古以皂羅裹頭號頭巾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之始也筆談曰今庶人所帶頭巾唐亦謂之四脚二繫腦後二繫頷下取牢不脫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為虛設後又有兩帶四帶之異蓋自本朝始

幅巾

古庶人幅巾士則冠矣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素則幅巾古賤者服也漢始為士人之服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是也

實錄曰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上議請着巾子以桐木為之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內宴賜宰相內樣巾子漢書梁冀改易其制為埤幘狹冠折上巾袁紹崔均雖在軍皆着縑巾又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號曰折角巾晉陶潛葛巾漉酒後人因置漉酒巾

順裹巾

郢王鳳曆之叛別置幞頭都如唐巾但更雙脚為仙騰耳其後號為順裹巾

聖逍遙安樂

同光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名品曰新今伶人所有尚有合其遺製者曰聖逍遙安樂巾珠龍便巾清凉寶山交龍太守六合舍人二儀幞頭鳥程樣八瓏高常侍小朝天玄虛令漆相公自在冠鳳翼三千月華輕利巾九葉雲黑三郎慶雲仙聖天宜卿凡二十品

衣船

襟紐為衣船

吹綸

用修謂漢書言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吹綸不

知何物梁費昶詩金輝起逕步紅彩發吹綸攄詩意想是婦人所執之物如煖扇之類沈約詩甚扇迎秋暑紅綸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紅綸元歐陽玄詞十月都人供暖箑可以互證梁簡文柳詩枝間通粉色葉裡映吹綸用修說如此竊疑費昶詩未見是說所執之物以紅綸暖箑證吹綸尤似牽彊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註紈素也氷言鮮絜如氷也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據此

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爲衣而詩中容字爲人妄改爲庸又作庸椒益不知其所出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縱爲春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縱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荊公詩云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吹綸三紗名俱美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當時有謡詞云頭巾帶難理會三千貫償錢新行條例不得向後長垂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甚畏硬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呼爲保義保義宋江字

化巾

葉維翰服彈翼紗大夫帽庶表四方名爲化巾

蜀民皆冠白巾

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

深遠者後遂不除

四方平定巾

皇明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戴此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様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爲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再申明整理禮部右侍郎張智乃奏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任行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添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買人

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
緑維禎與手按也

網巾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　旨召道士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至今永爲定制前世所無

幘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傳青韝緑幘主贊曰館陶

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爲之起乃賜衣冠引上殿董仲舒武帝時人其上兩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幘制

隋禮儀志曰幘按董巴云起於秦人施于武將初爲絳帕以表貴賤漢文帝時加以高顏東觀記云賜段頻赤幘故知自上下通服之皆幘也厨人緑騶人赤幘𦨭人黃駕五輅人逐車色其承遠遊進賢者施以掌道謂之介幘承武弁者施以笄道謂之平巾

帽

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也周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曰古之人帽皮領或云義取覆其本纚也古者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纚爲帽上下通服之五代梁始矯爲令様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天聖已前烏帽惟用光紗自後始用南紗迨慶曆中復稍稍用光紗矣實錄曰

漢文帝時鄧通以櫂船爲黃頭郎蓋染絹帛爲之漢以前未聞其制晉書王濛少美容姿常破帽入市買之群嫗悅争遺其帽子未詳誰人所制事物紀原

蓆帽

吳處厚青箱雜記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識之令民戴大帽則世俗之戴蓆帽始于王衍也實錄曰本羗人之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氊帽至秦漢中華競服之後以故蓆爲骨而鞔之謂之蓆帽女人戴者其四緣垂下網子飾以珠翠謂有障蔽之狀隋煬帝幸江都毋御紫微樓觀市欲見女人姿容詔

令去網子珠翠又按唐實錄曰高宗朝以國初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王公之家亦用之永徽以後復用帷帽施裙到脳漸為淺露至帷帽大行羃䍦遂廢

皁白

漢官吏着皁其給使賤役着白按谷永曰擢之皁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着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

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着皁舊矣 野客叢書

繡䯻

後漢書光武紀諸子繡䯻注云繡䯻半臂也又云字書無䯻字當作裾又按酉陽雜俎盜俠類有單練䯻之説練䯻與繡䯻同一類也䯻疑半臂刼衣故字從髟漢書作䦆酉陽雜俎作髴篤有繁省也古有此字字書偶遺之爾何必强改為裾字又薛安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亦半臂也 秇林伐山

大帽

又曰大帽野老之服也今重戴是本野夫岩叟之服唐以皁縠為之以障風塵李氏資暇曰大裁帽也談苑曰後魏孝文帝自雲中製以賜百僚五代以來唯御史服之宋朝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北省官尚書省五品已上皆令服之今唯郎中臺諫服之自後魏始

帷帽

唐車服志曰帷帽創于隋代永徽中始用之施裙及頸今世士人往往用皁紗若青金幅連綴于油帽或毡笠以障風塵為遠行之服蓋本此又有面衣

前後皆用紫羅為幅下垂雜他色四帶垂於背為女子遠行乘馬之用亦曰面帽按西京雜記趙飛燕皇后女弟昭儀上襚三十五條有金花紫羅面衣則漢已有面衣也

安豐頂輕格

南漢僭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亦變皆以安豐頂為尚又䟽熊載在江南造輕帽匠作謂為韓君輕格

太監帽

國初時高麗來服上乃遣使覘其虛實并闕其王之

冠服而撕遂命諸内侍皆依其冠之因其使者來
換諸臣内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自以爲尊貴乃
其章服僅得與此曹同耳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
於朕汝王顧欲崛强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於王
聳異遂舉國降

女飾類

帛拜

實録曰三代無名制即香纓以五綵爲之婦廟見後
參舅姑即令人持香纓詣曰許見則出不許即收
之晉永嘉中尚用北齊魏廢隋大業五年牢相牛
弘建議古禮婦執香纓以爲請訊未爲永當自今
後請以素絹八尺中擗名曰帛拜以代香纓詔從
之

女髻

實録曰自燧人氏而婦人束髮爲髻髻者繼也言女
必有繼於人也但以髮相繼而無物繫縛至女媧
氏以羊毛爲繩子向後繫之以荊梭及竹爲笄用
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誥瞀氏造梳以木爲之二
十四齒至黄帝有棟宇而去穴處皮毛之弊堯以桐
爲笄横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名曰頭
須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玳瑁爲之周文王於
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髻髙名曰鳳髻又
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
之術及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
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
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
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篦以玳瑁爲之漢明帝
令宮人梳百合分髾髻（音梢髮尾也）同心髻魏武帝令
宮人梳反綰髻挿雲頭篦巾晉惠令宮人梳芙蓉
髻挿通草五色花及陳宮中梳隨雲髻即暈妝隋

文宮中梳無頁髻紅妝謂之桃花面挿翠翹桃蘇
搔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具
哉陳宮而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
隋居唐之徵也挿翡翠釵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
髻作啼妝坐愁髻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
翻髻又梳反綰髻樂遊髻即水精殿名也開元中
梳雙鬟望仙髻及迴鶻髻貞元中梳髻子歸順髻
帖五色花子又今古注云長安作盤桓髻驚鵠髻
復作（上音安下音墜）髻一云梁冀妻墮馬髻之遺狀也

冠纓

見鳥獸冠角遂作冠冕纓緌淮南子亦云沿革自唐
虞已上布冠無緌謂緌其始于堯舜乎

簪釵

女媧作竹簪堯作銅簪舜作象牙簪玳瑁釵桀作金
玉釵紂作翠翹金鈿步搖寶幹指環呂后制五采
通草花晉郭槐始剪彩爲花

笄

桓寬鹽鐵論曰禹治水陷簪不顧簪始見然自女媧
之笄以貫髮亦簪之始矣其與冠纓同興乎又云
趙襄子之姊嫁代王襄子殺代王其姊磨笄自殺

至今有磨笄山

環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獻白環舜時又獻之則環
當出於此

指環

春秋繁露曰紂刑鬼侯取其指環五經要義曰古者
后妃群妾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
之進之者著右手退之者著左手今有指環此其
遺事也本三代之制

訶子

本自唐明皇楊貴妃作之以爲飾貴妃私安祿山以
後頗無禮因狂悖指爪傷貴妃胸乳間遂作訶子
之飾以蔽之事見唐宋遺史

曲領

隋禮儀志曰曲領按釋名在單衣內襟領上橫以壅
領按歷代衣服之制其物無文隋志于梁陳已來
始載之又據釋名爲劉熙所作當是曲領所起亦
漢儀也

蓋頭

唐初宮人着羃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王公之

家亦用之永徽之後用幃帽後又戴皂羅方五尺
亦謂之幞頭今曰蓋頭凶服者以三幅布爲之或
曰白碧絹若羅也

冠子

二儀實錄曰爰自黃帝制爲冠冕而婦人之首服無
文至周始有不過副笄而已漢宮掖承恩者賜碧
芙蓉冠或緋芙蓉冠子則其物自漢始矣古今註
曰魏文帝有絕寵四人莫瓊樹制蟬鬢縹緲如蟬
翼段巧笑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陳尚衣能歌
舞薛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假髻

晉中興書曰徵祥記曰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豐彡可恒戴乃先於籠上裝之名曰假髻綺事始

髲髢

周禮王后夫人之服有以髲髢爲首飾者故詩首髮如雲不屑髢也蓋周制云馮鑑後事云晉永嘉中以髮爲步搖之狀名曰髲鬄以爲禮容即今纏髮特髻乃其遺象

玉釵

郭憲洞冥記曰漢武帝元鼎元年有神女留玉釵與帝故宮人作玉釵古今註曰梁冀婦所製

篦

說文曰櫛梳篦總名也梳言其齒疏也篦言其細相比也禮男女不同巾櫛是篦因梳而制也今作篦

粧

周文王時女人始傅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粧之始也宋武效壽陽落梅之異作梅花粧隋文宮中紅粧謂之桃花面

首飾

實錄曰燧人氏始婦人束髮舜加首飾文王又加翠翹步搖也

畫眉

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婦人畫眉之初也實錄曰漢武爲宮人面色故名臙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所謂臙脂也秦宮中悉紅粧當是其物自秦始也一曰燕支實錄曰漢武帝令宮人掃入字眉魏武令宮人掃青黛眉連頭眉一畫連心細長謂之仙蛾粧齊梁間多効之唐貞元中又令宮人青黛畫蛾眉古今註云梁冀妻改翠眉爲

愁眉魏宮人畫長眉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遠山時人効之畫遠山眉

臙脂

崔豹古今註云臙脂出西方似紫蘇花似茜工人以染粉爲婦人面色一名臙脂一名紅藍後人効之以紅花染絳爲臙脂

面脂

廣志曰面脂自魏興已來始有之殷周以降即塗鉛粉謂之胡粉乃紂所造者二儀實錄曰秦弄玉善吹簫感蕭史降與穆公鍊飛雲丹第一轉與弄玉

塗之名曰粉即水銀輕粉也

刷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舊物有刷賦處尚可識又別有刷齒纖總疑自秦漢已來也

春幡

續漢書曰禮儀志立春之日京都立春幡後漢書曰立春皆青幡幘今世或用綵錯緝爲幡勝雖朝廷之制亦縷金銀或繒絹爲之戴於首亦因此相承設之或於歲旦刻青繒爲小幡樣重累凡十餘連綴以簪之亦皆漢之遺事也俗間因又曰年幡後

亦其誤也

瑞綵

初學記云起於晉代賈充夫人所作瑞綵圖之形又曰取似王母戴勝也董勛問禮曰俗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勝或縷金薄爲人以帖屛風尒

綵燕

荊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剪綵爲燕以戴之貼宜春字傳咸燕賦有其說

綵花

實錄曰晉惠帝令宮人插五色通草花漢王符潛夫論已識花朵之豈晉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爲業染絹爲芙蓉捻蠟爲菱藕剪梅若生之事按此則是花朵起於漢剪綵起於晉矣歲時記則云今新花謝靈運所制疑綵花也唐中宗景龍中立春日剪綵花又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令侍臣迎春內出綵花人賜一枝董勛問禮俗人日造花勝相遺不言立春則立春之賜花自唐中宗始也

偏髾髻

北齊后宮之服制女官八品偏髾髻注云髾所交切髮覆目也蓋夷中少女之飾其四垂短髮僅覆眉

目而頂心長髮繞爲臥髻宋詞所謂髾髻偏荷葉也今世猶有之髾字玉篇不收而獨出此佛書亦有之玄應音義不識而强以爲鬟字之省非也

菩薩鬟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鬟曲名取此

羃䍦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着羃䍦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

去席帽戴皁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開元初宮人馬上著帷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爻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女戴次工大帽亦古制之遺也

蓋頭担子

齊隋婦人施羃䍦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爲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輿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坦子矣唐志載咸亨中勅云多着帷帽遂屏幎䍦曾不乘車別坐担子

龍涎簪

吳越孫妃嘗以一物施與龍寺形如朽木筯僧不以爲珍偶出示舶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涎簪僧問曰其價高低胡人曰價值二千緡不易得也

玉龍膏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婦人印面

今婦人面飾用花鈿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少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斑之痕

的子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的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傳玄鏡賦曰理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皎質皦鮮玄的點絳漢律姅變亦謂月事也

花子

花子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其來尚矣結事之相類者見拾遺孫和悦鄧夫人傷頰流血染袴和

自舐瘡太醫曰獺髓雜玉及琥珀屑當滅痕和乃作膏琥珀太多痕未滅而頰有赤點細視之更益其妍諸嬖要寵者以丹青點頰而後進幸一說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

冠梳不度

錢明逸知開封府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尺餘諫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象牙五色梳

洛陽少年崔瑜卿嘗爲娼女玉閨子造象牙五色梳費錢近二十萬

北粧

江南李建陽進茶鹽油花餅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于面皆淡妝以此花餅施於額上時號北苑妝今呼爲寶鈿也若珠翠一窠團者爲妙

條脫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爲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條脫爲臂飾即今釧也又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一枚于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則

條達之爲釧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腕脫兩字不同

朱腕繩

王符潛夫論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蓋綵絲之類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繩真如白雪凝梁昭明烏栖曲云江南稚女朱腕繩

禮衣釵鈿鬢

實錄曰自殷周之代內外命婦朝賀宴會服諸翟戴步搖以髮爲之如今髮周迴插以鈿釵翠朵子番條而尋常頭髻彷彿其樣前後插小花朵子釵梳以以爲容飾其狀不一其步搖之制不改晉永嘉以髮爲步搖之狀名鬢以爲禮容至隋及唐尚用之服裙襦大袖謂之禮衣其上背飾以翟即今之翟衣婦之正服至開元中婦見舅姑即戴步搖插釵翠今通俗即戴髮而無釵及裙襦大袖也西京雜記漢趙飛燕爲后其女弟遺其姊黃金步搖織成上襦同心七寶釵又崔豹古今註曰魏宮人莫瓊樹始作蟬髮望之縹緲如蟬翼

衣原第十一

伏羲作衮軒轅臣胡曹作衣伯余爲裳因染采以表貴賤舜始制衮及黻深衣禹作襦褲伊尹作夾襖傳說作袍唐高祖作半臂馬周作襴衫宋太祖始學制南蕃海青截褶

古制度

辯驗古之衣冠制度多於古圖中見之不可不詳加審正漢魏晉時皆冠服未嘗有袍笏帽帶自五胡亂華夷狄雜處至元魏時始有袍帽蓋胡服也唐世亦自北而南所以襲其服制向有携舊圖唐明皇潞州像來示予者絳袍黑鞋玉帶又嘗見李贊

身像亦是黑鞓金帶咸謂未嘗有黑鞓而爲王帶者殊不詳攷唐朝惟有黑鞓至五代方有紅鞓是以知前代衣冠制度不可不詳審焉

衣裳

通典曰上古衣毛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爲上以制衣後知爲下以制裳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曰胡曹作衣宋衷曰黃帝臣呂氏春秋亦云淮南子曰伯余初作衣許慎註云黃帝臣也孟詵錦帶前書曰十紀合雄紀四始教人食鳥獸衣其皮

御袍

二儀實録曰唐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遂禁止士庶不得服其事自唐神堯始後又曰赭黃王建宮詞曰日色赭黃相似謂赤黃也今俗又以天子常服淺黃爲赭黃 事物紀原

服御

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常翽奏御案床褥望去紫用赤黃制可然則天子服御之以黃自常翽請也 事物紀原

衮衣

事始曰黃帝作畫日月星辰于衣以象天故有衮龍

之頌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衮冕至舜始備十二章書稱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

袍

二儀實録曰殷周以來貴賤通服至後周晉公宇文護始令袍加襴煬帝詔丞相牛弘憲章古制衣冠皆有差等三品四品通着紫紵袍五品服朱六品以下用緑官吏以青庶人服白商用皂無襴謂之制教士卒以黃

五采

董巴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聖易之以絲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作服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

錦

拾遺曰員嶠環丘有氷蠶霜覆之然後成繭長一尺五其色五采唐堯之時海人織錦以獻後代效之染五色絲織以爲錦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步妙蓋始于蜀記也蜀自秦昭王時通中國而三代已有錦見於禮多矣王嘉所記爲近

之

繡

事始曰錦繡西施造非也虞書舜命禹作服正義云舜令禹制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則自舜始也

纈

事始曰夾纈微子造二儀實録曰秦漢間始有之不知何人造陳梁間貴賤通服之瀋氏記聞譚曰唐代宗寶應二年吳皇后將合祔肅宗陵啓舊堂衣服緇絲如撮染成花鳥之狀玄宗柳婕妤妹適趙

氏性巧因使工鏤板為雜花打為夾纈初献皇后一匹代宗賞之勅宮中依樣製造當時甚祕後漸出徧天下此似始為夾纈之制也

褒衣

董巴漢輿服志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褒衣

中單

實録曰古者朝宴袞服之中有白紗中单百官如饗服之中有明衣皆汗衫之狀至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衣单遂改名汗衫貴賤皆通服也

半臂

實録曰隋大業中内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間謂之綽子

朝服

晉書輿服志云漢制五郊天子與執事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無冠絳衣而已魏以來名朝服

公服

筆談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稍褒博矣通典

曰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為後制即今公服之制也此盖原矣

襴衫

二儀實録曰三代皆依數而服冕服後至以皁紵為衫以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初命以黃至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唐馬周上議曰臣尋究禮經無衫服之文三代以布為深衣今請於深衣之下添襴及裾即今四袴衫也盖自馬周始云

披衫

實録曰披衫為制盖因褕翟而來但取其紅紫一色

而無花絲長與人齊大袖下其領即易月之服日漢宮有之宮掖承恩者賜紫披衫後漢書百官端午各賜一對魏晉以爲故事永嘉中貴賤通服之

褉子

舊唐書輿服志曰燕服古褻服也亦謂之長服江南以巾褐裙襦北朝雜以戎夷之制至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青黃各任所好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蓋取于便事則今代褉子之始自齊起也

披褉子

實録曰蓋士幃衣遺狀也尚黑色而無花絲秦漢以五色魏文帝詔令春正月婦献上舅姑披褉子毡履

綬

禮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則綬蓋貫佩玉而相承受者也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佩留其繫璲以采組相連結於璲轉相受今之帶綬蓋起於七國而名之自三代也

韍

五經要義曰韍綬所制禮明堂位曰有虞氏韍夏后氏龍章鄭康成注曰韍綬所作也以尊祭服三代增以畫文蓋冕服之韍也周諸臣所服又有縕赤之別蘇氏演義曰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韍字遂從韋皮也春秋正義云戰國以韍非兵飾去之漢復周制用赤魏晉以還易以絳紗字遂有從糸者蓋太古蔽膝之法象冕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也

雜服類

涼衫

筆談曰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衫裳之謂之涼

衫亦古遺法儀禮曰朝服加景但不知古人制度何如耳

織

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蠶神獻絲稱織紝之功因之廣織此言廣明其前有黃帝廣之尔一云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緣麻索縷手經指掛蓋織之始也

禁銷金

真宗禁銷金自東封回杜婕妤者昭憲太后姪女迎駕服之真宗見之怒送太和宮令出家爲道士是

以天下無敢犯禁

火毳綿

此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則蒸熱不可禁

鶻鵃字

後周皇后服制受繭則服鶯衣聽女教則服鶻衣音卓歸寧則服鳪衣音秩鶻鵃字惟見此葢蘇綽所制也

閒居野服

朱晦菴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榜一帖於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無

狀雖幸叨誤恩許致其仕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煩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覩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素積

古之素積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注云素積爲裳十五升而爲之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葢細布也

織絲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注聲相近也或寫爲紵絲則轉訛矣紵音宁非注也

子氄

比方毛段細軟者曰氄子謂毛之細者氄柔毛虞書

堯典云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毧衫

今之毧衫即古之毳衣毧謂毛之細軟貌如絲所謂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毧音模其實即是毛衫毛訛爲蒙蒙又轉而爲毧

帔子帔帛

實録曰三代無帔子之說秦有帔帛以縑帛爲之漢以羅晋永嘉中制絳暈帔子開元中令王妃以下通服之是帔帛始于秦帔子始于晋矣今代有五等霞帔非上賜不得服爲婦人之命服而直帔通

用于民間也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披帔帛出適人則披帔子以別出處之義今仕族亦有循用者

背子

實錄曰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袖短於衫以金銀絹繡爲之上服宴會朝賀悉令服之其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大袖以爲禮服

二儀實錄曰古者女子衣與裳連下有裙隨衣色而下有緣自堯舜以降或有六破及着直縫皆去緣殷周以女人衣服太質稍加之花繡令裙上綴五色花以羅縠爲之梁天監中武帝造五色繡裙加

朱繩真珠爲飾至隋帝作長裙十二段名曰仙裙上綴五色翠花唐初馬周上疏女人裙請交解裁之而去朱繩其餘仍舊

實錄云古女子衣與裳連狀如披衫而制之短長與體相似秦始皇方令作短衫子長袖獨至於腰隋時宮中尚短裙窄小衫子繞用八尺物爲衫顏色不同隋文帝用丈物爲之即有印擷纈衫子唐宮人亦以一丈爲之

豁袖

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爲之仍用夾裡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白色名曰豁袖聞起於御馬院圉人短前後襟者坐於鞍馬上不妨脫着短袖者以其便於控馭而古所謂狐貉之厚以居褻長短右袂制皆如此今以所謂豁袖者襲於衣上男女皆然三代衣冠常至於伏誅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知恠

刻絲等

定州出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布於木棦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相連不空視之

如雕鏤之象故因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單州城武縣織薄縑條廣舍於官度而重才百銖空之如霧者故浣之亦不紕疎鄢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涇州雖遠而皆能撚茸毛爲綿織方勝花一疋重十四兩者宣和間一疋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鍮石鐵石之類甚工巧一對至五六千濟鍊子每枚兩貫夘穿出線紬鳳翔出鞍苑其天生曲材者亦值數十緡原州善造鐵御鐙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

寶鐵刀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千數獻童貫者河間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爲靶鈒鍐如絲髮陳起宇爲詹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篭窖而製茶籠鉄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段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尼綾者乃北方隱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邉貢羅東陽化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終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雨仙

張崇帥廬在鎮不法酷於聚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蓮花帽琥珀衫所費細絹不知紀極世人稱曰雨仙

小太清

臨川上饒之民以心志新朔作省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衣之輕凉適體陳鳳閣喬始以爲外衫號太清氅又爲四褛肉衫子呼爲小太清

拂嬌

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霽登長興閣見彩霞光爍可人命染院作霞光樣紗作千褶裙分賜宮嬪是後民間尚之競爲衫裙號爲拂嬌

氅裘

男子出家學佛始用黲黑染衫謂之墨氅裘

闌單帶疊幄衫

諺曰闌單帶疊幄衫肥人也覺瘦岩岩闌單者破裂狀疊垛補納蓋掩之多耳

鳳尾袍

鳳尾袍者相國桑維翰未仕時緼衣也謂其藍縷穿結類乎鳳尾

柔黃綉襖子

明宗天姿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柔黃綉襖子不肯服索托羅毡襖衣之

抱玉綵

武帝服金丹毒發（[illegible]罽）內侍童膺福希旨進抱玉綵用綉作虛帶實以氷裸腹繫之心腹俱凉移時氷消溶復別更替

偏後衣

古者衣服短而齊不至於地後漢書梁冀始製狐尾單衣註云後裙曳地若狐尾至今婦人裙衫皆偏裁其後俗呼曰偏後

後宮服色

中宮常服初疑與士大夫之家異後見乾道邸報臨安府浙漕司所進誠恭后御衣之目乃知與家人等耳其目真紅羅大袖(真紅羅生色領子)真紅羅長裙真紅霞帔(金玉墜子)真紅羅背子(真紅生色領子)黃紗衫子明黃生色領子粉紅紗衫子(粉紅生色領子)熟白紗襠袴白絹襯衣明黃紗裙子粉紅紗抹胸真紅羅裹肚粉紅紗短裙子嘗記賈生言倡優被后服不知至今猶然

單衣短袖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衣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晏息之房命賢卿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脩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衩衣

舊唐書王武傳武衩衣坐胡牀運氣受參脩真之士用者

遵制服曳撒

予休致家居時郎喜慶或接賓客訪親友則具冠帶盛服為禮其餘燕居則冠小帽或東坡學士巾而多服曳撒或有請服深衣幅巾者予應之曰昔叨侍　憲宗皇帝覲鮮于後苑伏覩所御青花紵絲窄簷大帽大紅織金龍紗曳撒寶裝鉤絛又侍　孝宗皇帝講讀於青宮早則翼善冠袞繡圓領食後則服曳撒玉鉤絛而予蒙賜衣內亦有曳撒一件此　時王之制所宜遵也宋司馬溫公好服深衣幅巾一日問邵康節先生曰何不服此康節對曰某為今世之人當服今人之衣溫公嘆服杜祁公因門人請服此服則答曰某一生叨服仕者之服豈敢復竊高士之名門人為之敬羡予今服曳

撒不惟遵　時王之制亦且得康節祁公之意非簡褻也

石絨

元史好臣阿合馬傳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漢書梁冀傳冀有火浣布帨褻污冀佯怒投烈焰中火振之色愈鮮潔又魏武帝不信世有此布既而方物有致貢者予聞姑蘇張諭廷義有之襍舟求觀得見如宋崇寧大錢者色白瑩試之果然豈石絨歟東方朔十洲記以為火穴鼠毳千斤一丈者妄也

繫臂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縷猶封繫臂紗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者以絳紗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捹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故事也

雨衣

事始曰凡雨具周已有之左傳云陳成子衣製伏戈杜預註曰製雨衣也是矣𠇍子曰絹油之製及油帽陳始有之馮鑑又引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以證雨衣按虞荊父為周陶正

註曰陶白氏取為尚衣之職杜預又以復陶為油衣蓋若晉武所焚雉頭裘唐太平公主所服百鳥毛裙今世驢褐之類也不得為雨衣

退紅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樂府云床小上熏籠韶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皂亦退紅類耶

偏衫

僧尼之上服比史略曰後魏宮中見僧自恣偏袒右肩乃施一邊衣號偏衫全其兩肩衿袖失祇支之體此疑其始也

服妖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裩蓋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已（王儉作解散髻斜插簪亦服妖）

煮浣油衣

淳化中有一司言油衣帟幙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局染以雜色刺為旗幟焉

裘

黃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然則彼時已有裘之名說文曰裘皮衣蓋上古衣毛冒皮之遺像也

吉光裘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服此裘以聽朝玄宗與貴妃避暑于興慶宮飲宴于靈陽樹下寒

甚　玄宗命進碧芬之裘碧芬出林氏國騶吾與豹交而生此獸大如犬毛碧於黛香聞數里國人裘褥俱用其皮太宗時國人致貢上謂妙于貂鼠不啻天壤名曰鮮渠上沮鮮渠華言碧上沮華言芬芳也（爲籠山避暑錄）

布帛

禮運曰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漢王逸機賦曰帝軒龍躍桑葉是創仰覽三光悟彼織女爰制布帛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孔穎達疏曰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長大故云垂衣裳此則布帛自黃帝制也

吉貝

閩嶺已南多木緜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予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火浣布

昔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杰公遙識曰一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續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其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腰帶始末

古革帶也自三代以來隆盛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以銅爲銙以韋爲鞓六品以上用銀爲銙九品以上及庶人以鐵爲銙服皆向下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寮烏犀腰帶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獅子銙腰帶以助將軍之

勇也太宗貞觀中端午日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革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政天下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腰帶品格

實錄曰自古皆有革帶反插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鉒尾上元年自三品官至庶人各有等制以金玉犀銀鍮石銅鐵爲飾自十三銙至六銙筆談曰北齊全用胡服鞊韘帶所垂蓋欲以佩帶弓劍粉帨算囊刀

帶稱一圍

古謂帶爲一腰亦爲一圍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腰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彩黃赤縹紺黃色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彩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主封君綬紫服九卿中二千石綠綬三彩青白紅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黑綬二彩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彩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彩婉轉綠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以上皆長二尺二寸綠綬同彩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古曰縌紫綬巳上縌綬之間施玉環玦墨綬巳下縌皆長三尺黃綬同彩而首半之凡先合單方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

礪之類後去鞢鞊猶存其循環所銜以鞢鞊如馬鞦根即金帶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環爲節唐開元之後帶向芽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也

實録曰腰帶之制蓋自古皆有革帶皆反插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帶至唐高祖詔腰帶向下插垂頭上元元年勑文官並帶手巾魚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帶文武三品以上金帶玉帶十三銙四品金帶十二銙五品十銙六品犀帶九銙七品銀帶八品九品碖石並八銙庶人六銙銅鐵帶

金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珠澤之人獻白玉天子賜黃金六環三五珠此即金帶之起也至唐令爲四品服宋太祖又以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金也作金紋裘方團帶賜政府御仙花帶賜侍臣今世謂笏頭笏枝者此其始也

犀帶

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匡範同毋氏遂歸於國錢武肅王優禮居通越驛範獻雲霍通天水犀帶賜錢二萬緡因登碧波亭命許彥方㯗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上岸大爲驚賞

笏

唐會要曰笏周制也周禮諸侯象大夫魚鬚文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西魏以後五品以上通用象牙武德四年七月六日詔五品以上象笏六品以上竹木笏舊制三品以上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也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恐後世鬬爭不已對曰王欲久持則塞民于兊于是解其劍而帶笏此蓋周人制笏之始也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笏袋

唐明皇雜記曰故事皆搢笏于袋然後乘馬張九齡體羸不服因設笏囊使人持之馬前遂以爲常制梁職義曰入座尚書以紫花紗裹手垂白絲于手如笏通志曰令僕射尚書以紫囊之又似笏此設囊之始

笏帛

酉陽雜俎曰陳希烈不便搢笏騎馬以帛囊之左右持之笏設囊自此始

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禮云天子以玉諸侯以球大夫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爲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爲之禮云端畢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臣朱泚不中及遭其禍

佩

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皆佩玉盖起于夏后氏至周始制其等禮玉藻所記天子佩白玉公侯山玄大夫蒼世子瑜玉士瑞玟是也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丧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制焉

古珥筆之遺像也腰帶劍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也

魚袋

實録曰三代以韋爲之謂之筭袋盛筭子及置小刀子磨石等至魏易之爲龜袋　唐高祖給隨身魚三品以上其餙金五品以上其餙銀故名魚袋後改爲龜後復曰魚神龍初賜紫則給金魚賜緋則給銀魚不限品也唐會要曰唐初卿大夫歿追取魚袋永徽五年敕五品以上薨歿隨身魚袋不用追取

景雲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赦文魚袋着紫者金裝緋者銀裝宋朝神宗元豊末親王又賜玉魚以副金帶金魚以副毛帶以昔禮也韓文公之詩曰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是也

布囊

邵康公美公劉之厚於民也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毛詩曰大曰槖小曰囊御覧云古行者之食以布囊貯糧則是布囊爲裹糧之用自公劉之世巳然矣

兜鍪

冑也黄帝内傳所述盖玄女請帝製之以備身也淮南子紀論訓曰有鍪頭而綣領以王天下者也許慎注曰盖三皇所以鍪頭者兜鍪帽也　則是黄帝之制冑亦以古鍪頭之事耳故自古以兜鍪爲首飾之名

兜鍪及甲身内外悉朱地間黄黒漆作百花蟲獸之紋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貝累絡甲縫及裝兜鍪疑左傳古貝冑朱綅遺製云藤兜鍪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爲之

衣甲

世本曰杼作甲杼或作與少康子也墨子亦云太白陰經曰蚩尤割革爲甲管子亦云玄女請帝制甲冑以備身

蠻甲

蠻甲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爲披髆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

鎧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之制以爲鎧說文曰甲也

袴褶定制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之上緋褶通用紬綾七品以上緑褶九品以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單爲絅引急也帛爲褶褶袷也鄭云單爲絅有衣裳而裏者也帛爲褶有表裡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緩胡之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績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盖馬上之服也

唐書歸崇敬傳曰德宗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遠漢無其制隋已來始有服者干寶搜神記亦或言其物蓋隋已來有其制也通典晉衣服制有之云袴

武臣銕袴襖子

隋煬帝征遼召武臣服鐵袴襖子其三品以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召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鐵袴襖子織成紫端獸襖子左右武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衛將軍服鷹文襖子其七品以上倍位官員等皆服緑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

又侍中馬周請給汗衫等服立冬日加服小鈌及鐵袴襖子詔從之永以爲式

芭蕉袴

于在翰林以油衣漸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馬行油作鋪目録入朝避雨衫芭蕉袴一副三貫

佛光袴

潞王從珂出馳獵從者皆輕零衫佛光袴蓋以襍色横合爲之

袴

史記屠岸賈滅趙氏趙朔之妻有遺腹生男賈索之夫人置其袴中稱始見此實録曰上古食肉衣皮遂以爲袴褶今武士大口袴褶是魏文上馬袴也

褌

實録曰西戎以皮爲之夏后氏以來用絹長至于膝漢晉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而省犢鼻名

實録曰上古以皮爲袴名曰褶至今朝祭之服及鹵簿中武士皆服緋衫大口袴褶至魏文帝止名曰袴

裙

古制已有裙八幅直縫乘騎至唐初馬周以五幅爲衣交解裁之寛於八幅者

馬尾裙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夫大抵服者下體虛奓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絃貫其腰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

治務始有禁例

履舃

世本曰于則作扉履宋衷曰黃帝臣草曰扉皮曰履

實録曰三代皆以皮爲之單底曰履重底曰舃古

今註舃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乃履之不帶者

蓋祭服謂之舃朝服謂之履燕服謂之扉周禮履

人有赤履二舃素葛今功等四履亦通名耳

始皇二年以皮爲之西晉永嘉元年始用黃革爲之

宮內妃御皆着之始有鳩頭鳳頭履齊高祖令宮

人紫皮履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爲之名解脫履唐

天曆中進五朶履古注舃色似裳履也

履者履之不帶也不借單履也一也其輕賤易得故

人自有不假借也 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

舃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舃几

几舃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履不敢當堦就履跪而

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漢制功臣賜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楚王

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舃交錯臣當此之時

一飲一石晏子諫齊景曰今之履賤而踊貴

尊王履

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倣孔子履製進名曰鳳鞾宰相

諸王效而制之微殺其式後又別改作尊王履

半月履

趙廷芝安定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爲之托以精銀

縝以絳臈唐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巳乃自飲廷

芝問之荅曰公器皿太微此履有滄海之積耳

飛雲履

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

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

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

矣 樵人直說

不借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

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

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

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 致虛閣雜俎

白雲履

晁采痛夫遠行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鞴贈之曰如

妾踵君而行也履下置木出于釆手極爲精巧至

京遇博物君子窺見之曰此謂白雲青舃王毋御

之會穆王于赤水之上者也故中國傳其制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婦人之舄飾以白雲口綴雙珠越兩月歸試問采曰此履于古有制乎對曰此西王母御以降赤水其夫益敬重焉內觀日疏

韡

實錄曰胡履也趙武靈王好胡衣常服短鞫韡黄皮爲之漸以長靴鞫軍戎通服之故事胡虜之服不許服着入殿省至唐爲以麻爲之殺其鞫加以靴韈氈入殿省又唐初天子服六合靴未知其制開元初裴叔通以羊皮爲之謂之隱麖

麻鞵

麻鞵實錄曰自夏殷皆以草爲之左氏謂非履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鞵貴賤通着之晋永嘉中以絲爲之宫禁內貴妃以下皆着之

靸鞵舄

靸鞵舄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爲之靸鞵禮曰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朝祭之服多服之自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靸鞵至二世加以鳳首尚以蒲爲之西晋永嘉元年始尚用黄草爲之宫内妃御皆着之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爲之名

解脱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及唐大曆中進五朶草履子至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至今其樣轉多差異

鞋

古草謂之屩皮謂之履實錄曰鞋夏商皆以草爲之周以麻晋永嘉中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爲之名鞋也古今註曰魏文帝絶寵段巧笑始製絲履則非晋永嘉中始以絲爲鞋矣按禮少儀二國靡敝君子不服絲履則周人已用絲爲履也

屐

異苑曰介子推抱木燒死晋文公伐以制屐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發楚王塚獲玉屐論語隱義曰孔子至蔡有取孔子屐屐之爲物春秋之間已見于世矣至司馬晋遂爲常服古今註曰屐卬舄之制而木底有齒者

靴

靴者蓋出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鞫黄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鞫以殺之加之氈及錦穿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輕捷爲文武百寮盛服至貞觀三年西安國進緋韋短鞫靴詔

內侍省分給諸司至大曆二年宮人穿錦鞠靴侍於左右軒轅臣于則作屐制襪周公造屜履扇舄晉文公造屐趙武靈王始效北番造靴

襪

文子曰文王代崇韈係解則其物已見于商代實録曰自三代以來有之角韈前後兩相承中心繫之以帶洎魏文帝吳妃乃始裁縫爲之即今樣也以綾羅爲之洛神賦羅韈生塵是也

神錦衾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衾霻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梃荷雖驚風疾吹不能搖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蠶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綳褯曷能爲朕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杜陽編

被

召南小星之詩曰抱衾與裯注云被也裯單被也論語鄉黨篇孔子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此二者商周之事也疑三代之制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女弟昭儀上襚三十五條有鴛鴦被則漢始名被也

合歡被

文選古詩曰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着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着綿綿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予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眞此意也着謂充以絮問俗云或問今以臥氊着裡緣池者何以呼爲池氊几？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証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氊亦爲有緣故得名池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況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予得一古被吳唐物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鵝毛被

鵝毛被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納之其温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被柔軟而性偏温宜覆嬰兒兼辟驚癇

六合被

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爲被被成賜名六合被

起紋秋水席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蒲萄紫而柔薄類綿不識其何物爲之

席

淮南子曰席先萑蒲注云席之先所從生出于萑與蒲也拾遺記曰軒皇使群臣列圭玉于蘭蒲席上以蘭蒲爲席而薦圭玉之重器不嫌其陋矜有物故也韓子曰禹爲將席頹緣此彌侈矣盖至禹始加純緣之飾也至周司几筵掌五席有莞藻次蒲熊之名其純有粉畵黼綴玄之別

簟

詩斯干曰下莞上簟注云竹葦曰簟說文簟竹席也以竹爲席謂之簟則是因席遂爲簟也故周成王之顧命曰敷重篾席注謂篾桃竹也其物雖已見于周矜而猶以竹名號席則簟之名當出于周之中葉故宣王之雅始見簟名焉

大同簟

李文饒家藏會昌所賜大同簟其體白竹也閒磨平密了無罅隙

左宫枕

左宫枕青玉爲之冬温夏凉醉者破醒夢者仙游云是左宫王夫人以授杜光庭進之蜀主而與明皇帳爲二寶

楊花枕

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覩舊閒作楊花枕贈之

褥

黄帝内傳曰王母爲帝列七寶登眞之床敷華茸淨光之褥㲪二物此其起爾趙昭儀上皇后毯三十五條有鴛鴦褥

氈

周官掌皮供毳毛爲氈則周制也或曰黄帝作旃右氈字也

氈毯異名

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氈𣰆𣰆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𣰆𣰆細者謂之毾㲪施大床之前小床之上塌而登床者

手巾

禮浴用二巾上絺下綌雖上下異用而無異名此三代之制也漢王莽之斥逐王閎也閎伏泣元后親以手巾拭之於是始見手巾之目事雖出于三代而制名當自漢世

瑞英簾

人家有一簾赤紫色人在簾内自外望之繞身有光云得於天寶之亂蓋宮禁物也有貴臣識之曰此瑞英簾耳

尊重纈帳

顯德中創行尊重纈帳淡墨體花深黄陳昌達好緑飾貨琛創作纈帳一具

明皇帳

明皇帳色淺紅如絞綃之類於波紋中有十州三島像施之大小床皆稱

青城幄

又曰天聖二年三月太常禮院按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傍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若幄中坐上承塵皆以繒爲之綬組所以繫帷也又掌次云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注曰次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次既接祭退俟之處聖朝自太祖以來每行禮皆營青城幄殿即周禮大次也又于東壝門外設更衣殿即小次也是則宋朝之設青城自周制也

梅花紙帳

凡賢人君子養身之要獨宿爲最床旁四黒漆柱各挂以半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黒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靜坐左右設横木一可挂衣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挂承白塵一上作大方木頂用細白楮衾作帳罩之前安小踏床於左植緑漆小荷葉一寘香鼎燃紫藤香中只用單布楮衾菊枕蒲褥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古語云千朝服藥不如一夜獨宿倘未能以此

爲飛宜亟移去梅花毋汚之又云菊枕松几資吾
體梅花紙帳僅天眞此二聯可揭於獨寤之左右

幄

周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四合象宮室曰
幄王所居帳也則幄當周制也左傳有子我在幄
又衞侯爲虎幄皆周事云又所寢之幄謂之帳黄
帝内傳曰王母爲帝設九眞十絶妙帳此疑帳之
起也漢武帝作甲乙武帳蓋因此耳

甲乙帳

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夜光珠雜天下珍寶爲甲帳

其次爲乙甲者居神乙者自居

流蘇

倦游録述流蘇文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
言其始黄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劉流蘇爲馬帳
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乃樂器之飾前
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錞節鼓鄭玄
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
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帳

歸藏曰女媧張雲幕而占神明即幕之始也說文曰
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帟帳也又周禮幕人掌王之
帷幙也左傳曰子我在幄注幄帳也又衞侯爲虎
幄於籍圃注云新造帷帳幄幙相類也

幔

六韜曰天將雨不張幔蓋拾遺記曰周穆王有鸞章
錦幔蓋周時有其物也

拂廬

唐書吐蕃處干大氈帳名拂廬高宗永徽五年獻之
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歩其後豪貴稍以青絹布
爲之此蓋其始也

水晶金胍屏風

成德節度王鎔求長生不死自在平生遂宇貯水晶
金胍屏風吏民莫不竊笑

玉羅漢屏

宮中北庫孫氏有小石屏石色赤緑中有正白形如
蒙頭坐眞人京中人相沿號爲玉羅漢屏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海右門氏王圻纂集

祠祭門

郊禘類 五祀附

祭原

王子年拾遺記曰羲使鬼物以致群祠以犧牲祭薦百神則祭神之始也黃帝內傳黃帝始祠天祭地所以明天道

郊社禘嘗

天地之祭莫大於郊舉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禋皆在中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舉社則山川之望群神之徧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而承以祀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尊以統其餘也五年之祭莫殷于禘舉禘則比年小祫三年大祫皆包之矣四時之祭莫備于嘗舉嘗則春夏禴祠歲終祫蒸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郊祀之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茲禮始于虞舜

伏犧始享神祇創爲圜丘方澤二郊神農始創禖蜡軒轅始祭社稷山川少昊始祭先農先蠶顓頊始爲表禡之祭帝嚳始祭日月星辰寒暑四時風雲雷雨舜始類祀上帝及釋奠釋菜五嶽四瀆四方百物之祭禹始大旅上帝及祭司寒氷神商湯始祭五祀周公始祭司命泰厲泰德公始祀伏秦始皇變古制始行封禪王莽始合祭天地唐玄宗始祭九宮神

伏犧始郊祀皇天后王神農始大享五天之祭於明堂堯始以五人帝及五神配享舜始置五郊迎氣各祭其方之天帝湯始置雩以四月總祭五帝於南郊周公始以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建由之月祭神地祇於北郊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十一　二

伏犧始祭天於郊神農加明堂祀舜始以嚳配郊殷湯始以始　配郊周公始以禰配明堂

后土

按西漢祭天于甘泉泰畤祭地于汾陰后土後漢始定南北郊然則汾陰后土本漢祀地祇之所

合祀

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古今之通義也通典曰漢

[illegible]立王莽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合有別有合者
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于
是始同祀于圜丘今南郊之合祀自王莽始也黃
圖載元始四年宰衡莽奏孟春親郊祭天南郊以地
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

祀典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
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
四季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祭惟冬至各祭天地
三千一舉耳　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

于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為行禮之
處聞議禮之初　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
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
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
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
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岳鎮海瀆則凡麗
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神州
地祇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常言既祭社則城隍不
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至　世宗臨
御夏言考古而四郊之制始定

警報不廢禮

正德中季冬朔　駕當出郊壇視牲先是一夕傳賊
將復至覇州時日已暝京城各門已閉兵部尚書
何鑑令人傳於郭外巡視官軍差人遠探宮內宣
召內閣兵部議省牲事舉行否內閣曰省牲重事
聖駕不出示人以怯其關於　國體不細宜嚴
加禦備仍舊出郊太監張永深以為然請自披戴
清道　駕以巳刻出未刻入人心始安

配天

有虞爲禘郊之禮以配昊天上帝始有配食之事祭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是也虞以上尚德用有
德者夏商稍用其姓代之至周始以父配天故孝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注謂以
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蓋配享侑食肇于有虞而
明堂之嚴父配帝則自周公始也

壽星

通典曰周立壽星祠在下杜亳時奉焉宋朝會要曰
景德三年七月王欽若言禮記月令命有司秋分
享壽星于南郊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勅所司置

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七星今百神咸秩而獨畧壽星望俾崇祀禮院言壽星南極老人星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會于壽星居列宿之長請八月社日配壽星于大社壇享之當時遂敕特置壽星壇

周伯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二年九月邢中和言景德三年周伯星出角亢之下角亢爲太山之根果符上封之應望于親郊日置周伯星于角亢間禮院言

司天元奏周伯星出氐三度與亢相去不遠並壽星之次乃設位于氐星之間

大火

康定元年十月胡宿言按春秋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木陶唐火正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焉說文曰火正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後世以爲火祖相土契之曾孫代閼伯宋其後也商丘今南京則閼伯之神主祀大火顯列祀官祭大火禮官議曰閼伯爲高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以閼伯配然則大火之祀始于帝嚳而宋朝仁宗復其典也

靈星

漢有天下高祖詔令天下立靈星祠蓋祈穀也時興八年矣遍興曰周制仲秋祭靈星于國之東南則非漢始祀之也

九宮

景德三年九月王欽若言九宮貴神天寶立祀咸平四年三月杜鎬言唐明皇天寶中建九宮貴神次昊天上帝明皇肅宗皆常親祀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用王社稷神契曰仲秋穫禾報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爲王社王者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

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言與天地絕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以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社封上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判於衆土也社無屋以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

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南方赤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至不敢終於禮也

社

禮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左氏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實始為社漢書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令縣道常以春二月祀社稷以羊彘蓋自三代以來社稷為諸侯命祀秦罷侯置守故諸侯之職歸守令漢始以郡縣祠社稷

蜡祭

天子大蜡八一主先嗇以農事始於神農氏故為諸神之主也二祭司嗇為其教民樹藝也三祭百種為其發生稼穡也四饗古田畯為其稼穡有功也五饗郵表畷為其戒令所出也六迎猫虎而祭之為其食田鼠與田豕也七祭坊為其足以障水也

八祭水庸謂其可備旱潦也無祭昆蟲之文集說去百種而增之不知何故

八蜡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為之置鹿與女誰當為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為是也

神州

王者所居十吉土五千里內之地名也通典于周制方丘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人始

封禪

史記封禪書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無懷氏爲之始蓋在太昊之前也管子亦云遁甲開山記則太昊之後自女媧至無懷凡十五代乃在太昊後炎帝前也

高禖

五經要義曰高禖先王子孫之祀也注云高辛妃簡

狄吞燕卵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故後世因而祀之事始

六神别名

風伯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爲天曰厲山氏之子柱死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總祠此三神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星祠后土祠位在壬地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爲社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社稷之神功同故同堂别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

五祀

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人之所處出入飲食故爲

神而祭之祭五祀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

五祀儀

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

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行各爲太陰
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二尺
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二作）沃壤竈夏
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禮在廟門外
之東先席於門奥西東設主於竈陘也中霤季夏
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
于牖下也

五祀沿革

湯以戶竈中霤門行路爲五祀周公加厲戶司命爲
七祀漢高祖始廢戶而祭井

五祀品級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戶竈中霤井四品以上竈中霤門三神五品
以下門竈二神　命爲令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
司祿壽星五神爲中祀　命翰林院撰文

井神

少昊毋皇娥璇宮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與皇
娥宴于宮帝子命江妃歌冲景旋歸之曲盤靈之
神吹簫以和之故至今號井神曰吹簫女子

竈神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
忌有六女皆名察（察一作）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
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爲
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
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
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軍太
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

祭竈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爨器
也祭竈以祭先爨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不知何

故范至能祭竈詞男兒獻酌女兒避蓋昔人已如
此鄭玄云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
於養祀祝融爲竈神則宜乎有老婦之稱

從祀類

釋奠釋菜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公記襄州穀城縣
夫子之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之見師
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祭其先師其學
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
其祭又畧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荐饌

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予讀其文因考之禮凡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師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見王制皆言釋奠而釋奠必於學春官太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則在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

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必習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奠也而亦莫不于學士昏禮舅姑既沒後則婦人三日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春官喪人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人以釋奠者設荐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見釋菜奠幣孔氏以爲直奠置於物方氏以爲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舂矣菜則持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爲言停也停饌具而已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馨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贄菜謂蔬食美者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乃蘋菜之屬呂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采菜而音同異義議禮之家嘗有所折衷矣

鄒國公廟

宋元豐以孟子爲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陽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平陽伯自渡江以後鄒魯隔絕而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罕知後有機緣舉而行之

兗鄒位次

宋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先聖亞兖公而居鄒公之上
故遷于兖之次靖康初詔黜荆公但昇塑像不復
移鄒公于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未正兖鄒並列而
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舉而沿襲而竟不能革也

從祀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于太學祀之漢有醇儒
如董仲舒而不及焉何予答曰子書儒家有公孫
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成爲孔子
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

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獻曰緇
衣公孫尼子所作公孫尼子盖不啻公穀比而親
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
於聖經者耶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會訓解
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我　太祖高皇帝祀仲
舒而黜楊雄　英宗朝旋舉胡安國蔡沉眞德秀
吳澄之祀弘治九年復進楊時嘉靖九年去公伯
寮等二十人或罷祀或祀于其鄉則吳澄復黜而
進后蒼王通等五人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
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眞合天下萬世

之公論矣何于容又以公孫尼子之封祀未行於
今日爲歎闡幽發潛意甚勤矣其論之當否尚有
待于議禮君子

孔廟從祀

洪武癸酉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
語稱有若者四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
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人不宜從祀蘧伯
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奏
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仕至國子博士見周叙撰
恢墓誌

配享失次

三代已來學宮皆釋奠先聖先師非以尚功盖崇德
也夫德莫大於明倫倫莫大於父子莫先於長幼
唐列先賢配饗從祀是時入惟尚藝士鮮希賢進
淵以先無繇而父子之性紊子參以詘季路而長
少之叙乖延於有宋回參與伋高享廟堂咸先父
食　聖明釐正大祀革去濫封別祭晳繇使共啓
聖厚倫敦典莫此爲宜所惜諸君當制作之時鮮
將順之美不推明崇德象賢之義去四配十哲之
稱次食堂階惟長其少孔子六歲者顏路季路有

若伯魚以次就列而淵與思孟叙齒後從父子無先食之嫌衎斁有家庭之樂則啓聖之祀自在孔林可以無進矣夫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乃於明倫敦教之區顧嚴以朝廷列爵之制是唐人不學之故後代因而踏故襲常耳今其長幼失倫皆由釐正未盡同祭坐先於父𧡦彼軻班越於先賢俎豆有多寡之殊牲牢致豐柔之異逝者茍作必不馨香薦一𧡦禮之人重爲趨白瞽譔聖鑒一覽曉然世教人心固有補也

祈禳類

誦經持呪

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禍各以類至惟託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扶或謂禳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貲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旛因作頌曰半作旛身半作脚挂在空中驚鳥雀行立坐臥思量著不如把與窮漢做衣著達哉斯言也

以身代犧

武后有疾綿遍祭神廟以祈禳消災閻朝隱請少室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爲人易齋笑林

施絹得男

唐代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主大安寺修營殿閣和和嘗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

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紀聞

泥人祈晴

玄宗天寶十三載自八月連雨十餘日京城市垣頹壞勅令人家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以祈晴也事始前漢書董仲舒推陰陽術雨多則閉北門旱則閉南門即坊市門也事始

禱河獲詔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水澌舟艘

失詳彥佐饑凡不寢食者六日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惟開公一禱于河冀憑朕躬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辭詣河祠卒忽有聲如雷河冰中斷可三十丈乃沈鈞卽隨鈞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

朱熊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

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

朝獻

筆談曰唐制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祭皆惟太清宮太廟則上親行謂之奏告止南郊爲正祠天寶九載詔以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宜稱朝饗自此失奏告之名又皆爲正祠其禮自唐始也

牙盤

宋乾德六年和峴言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遂廢詔自今親享廟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同之按唐會要曰天寶五載四月十六日詔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則享廟之設牙盤自唐明皇始

獻菓

叔孫通傳孝惠曾春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今櫻桃熟可獻願因出取獻宗廟帝從之諸菓之獻由此興也按禮記有天子羞含桃荐之寢廟又似周制非始于通也

祀神類

破散

五代會要曰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之禮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則今人有破散之語自後唐莊宗始

水陸齋

今釋氏教中有水陸大齋儀按其事始於梁武帝初常居法雲殿一夕夢僧教設水陸齋覺而求其儀而世無其說因自撰集詮次旣成設之於金山寺天監七年也大抵取救焰口經事云爾

先壟

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哀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節詣墳所約有[illegible]載餘寘其親於荒坵青草滿地已為非禮況祭之日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契交放情游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酌酒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即當收歛酒饌返舍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啓二句云祿不及親飽妻

孥而何益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於此可見其不惟能孝於親又能忠於君矣

墓祭

南軒云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墓以藏體魄而祭之於義何居文豹以為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父母之所植尤致敬焉況體魄之所藏乎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塟泗上子貢廬於冢六年魯世世以時祀孔冢禮儀甚厚聖門許之蔡邕曰古不祭墓始謂上陵之禮可省今觀威儀則知明帝至孝出於天性不可奪也晉武帝欲詣文帝陵群臣以秋暑恐帝感動傷摧帝曰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今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而游宦他州至有樂其風土而遂家焉如歐蘇諸公皆然是固未敢輕議要之父母之邦墳墓所在豈容恝然周公反塟於周孔子遲遲而去魯鍾儀在晉而操南音高祖都關中而惓惓於豐沛皆仁厚之意宣和間中書侍郎馮熙載與宰相王黼不協言者以熙載不省墳墓黜之

人靈依墓

近與吳原明提學論墓祭非禮之說原明言其鄉一路傍皆古墓嘗因開拓城池損墓頗多日落後每聞悲哭怨嘆聲陰雨尤甚人民不敢行有司聞之遂為封築久之始息以此知人之靈不離魄常依其墓墓祭之禮似不可無

廣濟王

在永康軍導江縣李冰廟也秦孝文王時冰為蜀郡守自汶山壅江灌溉三郡開稻田歷代以來蜀人之饗祀不絕魏蜀封大安王孟昶又號應聖靈感

王開寶七年改號廣濟王

英顯王

廟在梓州梓潼縣本神也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而廟存唐明皇狩蜀神迎於萬里橋追封左丞相僖宗播遷封濟順王咸平中益卒爲亂王師討之忽以狀聞故命追封英顯王

順濟王

筆談曰彭蠡小龍顯異人人能道之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龍即伏其中乘風日數百里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

希致詔祠下

英烈王

大中祥符五年詔杭州吳山廟神宜特封英烈王神即伍子胥時新葺廟故也

炳靈公

五代會要曰後唐長興四年七月封泰山三郎爲威雄大將軍時上不豫泰山僧進藥小瘥僧請封之宋朝會要曰廟在兗州泰山下即泰山神也後唐詔封威雄將軍爲炳靈公

嘉應侯

熙寧間百姓共立東岳張太尉祠國城之外東南隅俗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隸岳神主陰府要職京東州郡往往有祠世謂張舍人者是也至此號太尉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有感始封嘉應侯

神祇

北溪陳先生言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旨哉斯言苟不先述古人所爲鬼神祭祀之說則其理不明不述後世淫祀妖怪之說則又何以痛世

俗之疑耶若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予生長吳楚間每見邑里之人歲時烝嘗非然食飲而已至於山川鬼神妄言微禍動致大牲以祀享之附之則曰名山大川禮所當祭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祀禮莫大於分今以一夫之微而欲僭王侯入卿之祭其越分踰禮爲何如哉若是者不獲戾於鬼神幸也況求福乎

神不能禍福人

世之謂神者以其有靈可以禍福於人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精誠祈禱牲玉無愆祀亦至矣然神未

嘗福於人未嘗禍於人世之興衰人之窮達皆有命也且漢文景之間有不禱于神者歟而吳楚關東虜冦塞上仲尼之聖賈生之賢有不敬於神者歟而見逐於魯不行於漢故知神不能禍福於人若能禍福於人王莽僭而何不殺之董卓亂而何不戮之堯舜將崩而何不生之桀紂欲狂而何不死之柳下惠之屈何不伸之董仲舒之出何不止之以是言之神之於人也世之將興則福於人世之將亂則禍於人神人之道與時升降焉者昔蔣子文敗符堅是晉之未亡也及劉裕之取晉室豈無蔣子文是晉之亡也子文不能救則知人之憧憧然禱於神妄也夫神者聰明正直豈其享而人不見其吐謂之享乎然則謂之人所神非神自神也

神靈盛衰

廟食之神有至靈者先正謂其寖久亦散豈亦有氣數歟宇內氣數神實爲之鬼神雖無形固不能逬其外也今民間神廟靈者只是人心誠歸向人心一移靈響隨息所謂致生則神死之不神其在村鄉廟占山水嚴惡處神多靈而在平地反是有同是廟同　神名相去里所而靈不靈異者此地氣所致地之氣固又不能無盛衰時也朱子語錄先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土關係如此耳

馬神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常在定州適知州送祭馬廟胙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不講已久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帝神女

山海經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註云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離騷所謂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河圖玉板云堯之二女爲舜之妃死塟於此塚在縣北一百六十里

青草山

神名

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鄉

筆神又曰昌化致虛閣雜俎

膏神曰鳳瀼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贅

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旨楊太真粧東每件呼之人部之神粧 林蘭雜志

刑天

洪内翰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偞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黄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五大夫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

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迹恐是聖人王使尚父謝五大夫曰幸賓臨之失不先問方修法服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熱粥以禦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河伯風伯雨師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可見矣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夷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謁者于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勅風伯雨師各奉其職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 太公伏符陰謀金匱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官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土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擬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終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百神類中

扁鵲

扁鵲墓在河間任丘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数砥病者禱神乃以珓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掘土果得藥服之無弗愈者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越宿俱平壤矣

女夷

淮南子云女夷鼓吹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艸木注云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郭璞江賦云水夷倚浪以傲睨注云水仙神也李善本爲氷夷山海經曰氷夷即馮夷也

河伯姓字

唐河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弘農華陽潼鄉隄道里人服食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無稽據則同

神女廟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狀不可觀馮况學士之幼子秀美如玉年十五隨况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入廟必拍手褻裳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疼三日卒

周宣靈王

衢州周宣靈王者故市里細民死而屍浮於水亭灘流去復來土人異之祝曰果神也香三日臭三日吾則奉事汝已而滿城皆聞異香自屍出三日臭亦如之乃泥其屍爲像其母鬪而往拜像回其頭至今頭不正顯異百出嘗作一長年操舟載杭商入閩他舟發其舟故不行商尤之乃曰汝欲即到乎閉目勿動一夕開目已到清湖去杭七百里矣每年四月八日爲其生辰必有巨蛙三五出於廟下色正綠文如列星或携升坐牀吸酒一盃旬餘不見今往來者禱謝無虛盌

上帝賜孫久中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荊南府其同事孫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鳥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采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號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諭以外事皆非

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復置蒼枝數盆於亭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蒼盆中水飲之即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卒于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神避食猪

廣德祠山神曰張避食猪按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淫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猪役使陰兵後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食之避猪蓋以此淮南子載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

氏見之慙而化爲石二事實相類

爵廟神音

衡山九疑皆有爵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祀則如聞絃歌之聲

女靈神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獨一女子低鬟嚬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怪石圍數畝上列三峰皆十餘丈森然肖太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裹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名女靈吾所持來者無賸春秋祭者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昔祀典歷數世矣咸通末予調補縣長吏賓戶曹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巵酒酹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覩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惝怳不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來告予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予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挈尊席而禱曰

夫人岳鎮愛女疆埸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其恭其事敢不嚴恭豈謂交生不勝戲笑之餘至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泆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軿顧文甫而解明佩若九閽一叫必貽帷箔不脩之責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二十八宿名義

朱晦菴云真武非是有一个神人被髮者盖玄武之稱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亦非是有四个物也以角星爲角心星爲心尾星爲尾是爲青龍虛爲星如龜滕蛇在虛危之下故爲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故改爲真武參星有四角如虎故爲白虎翼星爲翼軫星如項下嗉井星如冠爲朱雀盧仝詩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龜蛇正是如此乃真武之所形也玄武即龜之異名水族也水屬北方色黑故曰玄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龜之一物耳非方

七宿如龜形其下有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爲龜蛇蟠虬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有龜蛇二將耳

伍子胥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劍死臨終戒其子曰懸我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鮧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

屈原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恒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 出續齊諧記

李冰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強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太白練爲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鬭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唐太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爲龍復

與龍門於淮中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峽唯西蜀無害 出成都記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吴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擇用致微意妻覺問故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如故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

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乃復投已女及得度遥見二女在上有吏立于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出搜神記

橋成神助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行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爲赤陽城十一岩盡起東傾如相隨狀至今猶爾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力所建海神爲之竪柱始皇感其恵乃通敬於神欲求相見神云我形醜恶不敢相見若不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以石橋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巧者潜以脚画神形神怒而速去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

老姥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濕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

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 出幽明錄

道逢書生告塟地

袁安父亡道逢三書生告安葬地云葬此地世世爲貴公安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

蔣侯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爲賊擊傷有頃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

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謂吏曰我當主此土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立祠孫權聞之於是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緒爲長水校尉

陽雍

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兄弟六人以傭賣爲業公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殁葬禮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絶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爲居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

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乃試求之徐氏笑以爲狂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與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諸陽其後也出孝德傳

鍾山神

晉苻堅傳堅入冦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晉觀爲善陰騭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有艸木皆兵之説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蘇峻反祈鍾山神許盡朱鬣紫騮馬碧蓋朱絡直後郡監入援亦祈鍾山神神謂監曰蘇峻爲逆人神共憤當與蔣子文共誅鋤之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爲虐今以疏相示及祭收而疏見金陵志

陶侃

陶侃字士行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單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

穢所禆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也出異苑

宜陽女子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汲於澤聞賊至走還正見墻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鷄

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娥潭 出幽明錄

王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貧賤嘗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啟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床頭鬚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價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嵩山也 出中興書

臨汝侯猷

宗室臨汝侯猷爲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禱必應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陵人齊狗兒反衆十餘萬攻州城猷兵粮已盡人有二心乃還禱請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騎絡鉄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騎語父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仍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兒及猷卒謚曰靈與神交故也 出南史

洛神

後魏孝昌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上靈臺南近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寶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岸對水無復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

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髽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詰汾遇天女

後魏聖武帝拓拔氏名詰汾常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軿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旦[illegible]謂帝曰比與君今已有娠約以

明季再會於此言終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言訖辭去帝名其子曰力微即神元帝也是爲魏之始祖時人爲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出魏史

張秉遇仙女

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謂秉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以襁褓子歸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名子曰渤爲祠山神 一統志

木馬

段暉字長祚姑臧人漢太尉頻後也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直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乞伏熾盤時歷御史大夫海西侯 後魏書

神像卜世數

周隋間有術士鎔金爲神像天后朝命置宮中扃其殿守甚嚴玄宗常幸其殿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幸侍上上問力士此神像何所異乎亦有說耶力士曰此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年數其法當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徙一撼而止上即嚴聲叱之其像若有懼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搖動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年肅宗在位六年代宗在位十有九年盡契其占

青山靈燈

青山觀前有靈燈齊日必見或五或十亦無定數常因玄宗勅道士王仙卿就黃帝壇修醮其燈徧山僖宗幸蜀之年山中修靈寶道場周天大醮神燈千餘輝灼林表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荅曰即城隍之主又問何來荅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于使君爾

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非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𢃿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峰之狀還入楼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出廣異記

頳鯉示靈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雨之

安昌齡乃命使賚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輛草履子上之又詩一首詩曰青驄一疋崑崙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浪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時市艸履子時兼市錯刀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能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数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錯刀子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昭然明驗嘗聞葛仙翁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事亦頗同

柳神

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弹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得藍袍當以棗餻祀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出三峰集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載餘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異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

于豆隴下可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掖門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满室有聲曰觧后穢吾令汝文而不貴出文覧

子儀拾女

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息當以女奉爲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于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

巫支祁

唐永泰中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鏁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告刺史李湯湯命漁人能水者數十獲其鏁力莫能挈加以牛五十餘頭鏁乃稍稍就岸鏁之末見一獸狀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高五丈許目若電顧視人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鏁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莫知其由元和九年李公佐得古岳瀆經讀之知禹所囚淮渦水神名巫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禹鎖之淮陰龜山足下淮水始永安流注海

白衣老人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遽使修之[illegible]已陷数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宫朝獻畢赴南郊于宫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院學士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實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紀仍賜鄭翦緋衣

出唐統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横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俾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内靈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出北夢瑣言

一妃九龍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主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仲才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婦女不宜入神祠

許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白光啓乙巳歳年十五矣時遇清明節嚴公晝寝登陘山山西本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于

道左壁坐聯莫衆皆驚俱而阿珊獨仆地變色不能言鬟上又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賫酒肴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達祠所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托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予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紅裳女

宋真宗封泰山武臣楊六郎者見一紅裳女子自靈

岩山洞中出頂香迎駕而前楊抽矢射之而隱取香以呈帝帝嘉其異命六郎爲守土巡檢有司立精理寺以表神迹有松一株大數抱本朝弘治中知府遣老人薪之老人尋爲虎所傷家亦被焚今其山下有楊六郎墓

昭陵返真

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是日風寒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氷寒甚幾欲裂面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日欲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甚近道人家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數尺甲士皆不類常人繖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至廟門而入廟之重門洞開異香載路有大夫絳袍幞頭坐黃幡之下微聞警蹕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言真君已歸皆相顧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日天氣復溫皆揮扇而行後數日方聞昭陵其日升遐

祠寺傳訛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成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

而俚俗多遵其舊名今傳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傳孤爲姑江側有一大石磯謂之澎浪磯遂傳爲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壻也予常至小孤山廟像乃一婦而勑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予常見其廟像甚勇手持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

復祀萊公

冠萊公常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

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
夾子祇祥失之已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
大怖駭立勝亦百姓依舊祭享

太白山封爵

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
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
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
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得詔封山神爲
靈應公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恱者耶告太守遣使
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

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
日歲大熟因作奏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復爲文
記之且脩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
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岳侯神降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將軍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
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如
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絶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
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辨空自游魂徧九州
丞相秦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多有死
者

范之綱妻

會稽士人范之綱居於城中壯歲下世有二子皆謹
畏治生日以給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禱天地百神
旦誦經五十遍凡十餘年未嘗少輟淳熙元年下
元日設三官位供事甚勤燭下一神人出現語之
曰婆婆年來家道長進兩个兒子留意産業孫男
女五人仍有奴僕又已身安强無疾病居于塵世
真不易得此外更復何求而朝朝暮暮香火臻至
願聞所欲母謝曰老妾感謝天地護祐一家百無

所望只願安然得飽飯吃神曰衣食定不缺若欲
安然得之恐難耳語畢而沒予謂世之人無功無
德坐享富貴使聞范媪之言宜知所警

蕪湖龍祠

紹熙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將官林應趾部豫章米綱
往金陵抵蕪湖內一舟最大所載千斛中夜忽漏
水入如湧舟中之人惶窘無計林具衣冠向龍祠
拜禱舟有七倉輒用甲乙次叙書七閣以卜所向
遂得第二閣未及搬運而漏自止於是安寢至旦
後三日晚至采石舟復漏乃集綱衆如神告之證

空第二倉見底板正脫一節一小魚當漏處帖帖如遊護然巳膺矣蓋前若漏止正以魚故神之賜佑大矣哉

李侯托夢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倅時謀立濟王爲帝事事葉不成理宗賜濟王鴆酒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改湖州爲安吉州史彌遠取吉差文統制領軍勦洗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文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與人民敬祀以報其靈感

潭州都監

潭州兵馬都監某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艸洞庭河泊舟龍王廟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偏強且憚費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無事加謹某殊不畏時夏夜月明生於船艎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熠熠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於舟人曰此諸神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爲取弾弓射之纔一弾落光采霍然而滅明旦詣廟習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体有圻裂紋昨夕弾圓正在袋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数百斛罄二年俸于僅能償直全家震怖幸不葬魚腹大抵鬼神多驕故尤畏弾也

陽武四將軍

黄河之南陽武下堤在汴京西北数爲湍瀨所敗每修築至用丁夫数千萬工虜皇統中嘗以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溺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曰下有長虵爲害非殺之不可滇得寶劍乃濟蛟方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

滸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即時掃寧守欲奏與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不旋踵而死守爲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以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識者疑爲神云

宋中正

魏人王貢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戾自暴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慶亮正隆初有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旣進見爲縱陳禍福其言似

涉訕戒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
恃力恨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不日降臨爽僕
之尚可免否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
來乎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
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詞王復叱之其人出外
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踢
張大言曰此不過熱熱吾廬舍耳俄頃火焰旋轉
散為數十炬王室邸無遠近一切蕩然金玉堅白
俱成煨燼其屋之側故有火星廟略無所損

淑明殿馬

金完顏亮時泰安守不室里始到郡謁東岳廟遍禮
群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驚躬率從吏周行
撿視見後塑像一指折血淋漉弗止而首飾臂釧
及供床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者繫獄訊治不得
其實後因月旦詣禱曰獄久不決必累無辜惟神
聰明願顯示誅殛以快民意明日閽卒走報殿西
廊泰壁間舊繪馬四匹早忽不見久之各御一人
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室里急策馬往驗問四
囚絣械簾下如有物執持者是時有千戶曰阿失
打虐斂所部誅求貨賄其三人無以應命與竹林
寺僧同謀自殿屋山甍鑽孔斷椽竊去諸物其物
藏於僧房董行與同之於是具奏虜廷亮令杖殺
千戶两奴放為良黥黨僧童於遠裔

紫姑詩

紹興斜橋呂郎有請紫姑者命賦為題詩云寒岩雪
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鈎
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
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 齊東野語

曹娥始末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官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鬼神

少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廟大觀四年八月
封為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為靈孝昭順
夫人淳祐六年六月封為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
封娥父為和應侯母為慶善夫人各有封勅尚存
予常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鬼神幹事其
代言之臣尤為孟浪如漢碑言娥父盱能按節歌舞
婆娑樂神婆娑蓋舞貌其於和應侯封勅乃云爾
迎婆娑之神至於溺死其命矣夫不亦可笑乎
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
神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順真可為萬世法矣弘

治壬子四月曾謁此祠守祠者出宋敕視之且得蔡卞所書邯鄲淳碑榻本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鎮其館驛監場灞堰急遞鋪之類皆以曹娥爲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爐下山

慈人劉平江諱志業中嘉靖乙丑進士生平敬事漢壽亭侯及守漳州怪無壽亭廟偶涖演武場視其地曠莽捐俸立廟廟成乏一巨爐衆報其山有一石可爲爐令工琢之而石大山峻數千人不能下公方禱躕越宿衆報石已在山足矣關公之靈感類如此

人姓訛傳

温州府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拾遺訛爲杜十姨也伍子胥訛爲五髭鬚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豈不雌我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二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三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祠祭門

百神類下

鄭氏忠孝鬼

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間忠孝鬼昔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爲汝家依表毋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祥光閣奉安其所以累葉同居者神有助焉

鮑君

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罝以捕麏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麏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罝中而去本主來於罝中得鮑魚恠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置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祠積七八年鮑魚主復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出抱朴子）

着餌石人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着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謂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出抱朴子）

殤神

九歌國殤非閔雲長輩不足當所謂生爲人傑死爲鬼雄也江鄉淫祠有馬坡大王爲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爲靈響俗呼殤神必是小人死間忿怨之氣不泯而爲厲者有老媼言十六七時避盜山間與其婦女處於屋後小室內忽覺簷間有聲如蝙蝠其家媼女倉皇出門仰視之扣齒而言曰待去時丈夫漢婦老媪亦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有黑影如蝴蝶狀散去問婦人何故如此應曰神道心亦不知何異數日後盜息婦家以告長上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俚俗傳之其聲作於前則吉而勝作於後則凶而敗楚俗有此

斗神書藏經

元時遣使徵能書者寫佛經五千四十八卷藏諸名山句容觀音寺方事延請而七道人求見曰我能書觀主許之扃閉一室中至明有七鵠飛去而藏經已完墨蹟如出一手乃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至今藏寺中近得覩一卷於雞鳴山字體如蘇子瞻云

真武

太和山真武像披髮跣足相傳　永樂時塑像不識

其貌請之文皇帝時　成祖正披髮去幘云當如我然真仙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

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
於人間昔日太宗皇帝嘗命張守真請降亦有圖
本藏於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僞乃宣取展看與
見本無殊帝愈悅則真武本像如是非取像於
成祖皇帝

顯佑王

皇明
太祖皇帝征僞漢在鄱陽湖中數日風不利一夕夢
一神啓云某即此湖王者也公當克此寇爲天下
主所乏者順風耳來日某謹獻一陣以爲助翌日

風果利遂克之　上封爲顯佑王

黎山靈異

黎山神本唐建州刺史李頻當咸通兵擾之際能保
障郡民民德之歿而奉其像於其所遊地至宋元
豈中因禱雨有驗降勑褒祀乃信郡官之誤以爲
宰相李回紹興中洪邁知郡始正其謬靈蹟累著
嗔賽無虛日元末陳友諒遣賊帥鄧友龍來攻見
神兵驅逐兩敗而去洪武元年　上命大將軍胡
廷瑞副將軍何道南征道屯兵水西寺夜夢一人
偉貌唐衣冠來呼曰何左丞我以一城生靈付女
慎勿枉害一人言畢而覺問之土人云黎王最靈
乃身往謁廟諭令早降總管達也先送款胡廷瑞
初在友諒軍中至是怒言蠻子向不降今降何也
父老曰向天命未定今　真主已出故降左丞然
之因賜酒廷瑞怒欲縱軍士擄掠乃以牙木銅爲
三牌黙令曰得牙者免得木者掠得銅者夷其民
道密諭達也先即抽其牙牌廷瑞乃已正統中郡
人康膩黎乘沙尤之亂率衆攻城人見空中神兵
因乘勢奮擊敗去城以獲全今土人圖其感應之
狀於壁予乞夢於神如驗當續書之

徐真人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峰下灌園爲業園中有破
祠其神嘗棲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誥之弟
知證知諤也晋開運二年率師入閩秋毫無犯閩
人祀我于此自是書符療病驗若影響永樂間
成祖皇帝北征弗豫詔曾甲入侍運箕有驗遂封
知證清微洞玄真人知諤弘靜高明真人勑有司
建廟金鰲峰下歲遣龍虎山張真人齋賜衣袍久
之張弗堪其役致命畢按劍坐殿上召之須臾二
金鰲自帳中出蒲伏於前張叱之曰何等小畜敢

煩乃翁明歲復來當斬汝矣先是每歲賜袍明日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是奏免張真人今但遣官而已

蕭公

蕭公者清江市里人平生朴直不妄言笑年八十二無疾坐亡家人以桶盛其屍置中堂祀之其家瀕江累爲水蝕傾圮一日隣人舟行者見蕭公寄一銕猫曰此吾家物煩君附載至蕭灘下其人辭以重公舉手携至舟輕如一葉其人受之珍重而別亦不知其死也至灘以告其家乃大驚置於水次

遂不復圮蕭公之生也嘗與鄉人飲座間隱几少瞑須臾起顧座客曰適江中有覆舟者吾往救之凡幾人生矣好事者亟往江濱物色之其言信然能分身四出或一時爲人招邀處處赴之嘗會語及各有一蕭公也歿遂爲神　太祖伐僞漢鄱陽之役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戰幟上大書蕭公字由是　太祖加以封爵各軍衛廟祀之其家至今族屬蕃盛子孫家人死者亦多隷公部下爲陰官陰兵亦專以拯溺爲事往往降鸞箕判禍福人有受福欲報以咨于神神或判云要銀若干或金錢粟米之屬判其數令送其家或運箕作家書道及家事又云令道人送回某物若干每歲恒有數百金寄回家賴以給凡長年黄帽事之最謹而兵衛將士及漕運官軍尤極誠篤闔外裔之人亦奉祀之

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挈妻子之蜀至某州暮抵一民舍寓宿坐定一老翁笠而來翁顧叔度曰子南來良苦叔度疑其爲邏者蹤跡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况道非所由子將爲往叔度顧妻

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吾爲子先導吾每十步束草爲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遲子矣叔度俛首謝詰旦趣妻子起就道果見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視有草處行皆閒然幽絕之境然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叔度心異之日未夕抵山下相與憩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峯巒若在天上而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詫蕭公其神乎頃之髣髴聞雞犬声俯瞰石下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皆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爲蕭公家衆詰其狀貌曰

得非長身而荷笠者乎曰然衆賀曰公大有福人得神相送指一小丘謂曰此即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巍然入門像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首再拜衆相率具雞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遺而別別未三日即抵成都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强力善飯每與人追叙舊事輒欷歔泣下叔度爲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此戴冠筆記

晏公神

國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抉故也有老漁教以炙猪爲餌釣之釣之而力不能起老漁又曰四足爬土石爲力耳當以甕通其底貫鈞緡而下之甕罩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老漁曰吾天子江岸可成矣衆問姓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　太祖悟曰昔嘗救我於覆舟山遂封晏公都督大元帥廟而祀之以爾雅考之有鼉曰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碕岸

城隍神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不應復有城

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京城中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鄂州碑謂大水浸淫城郭抗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爲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日如韓文公於潮州鞫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鶴井鷄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爲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墉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水墉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墉蓋今之溝渰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賜廟額或頒封爵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江陰以爲周勃真州六合以爲黥布和州爲范增襄陽與穀城爲蕭何興國軍爲姚弋仲紹興府爲龐玉龐堅四世祖事具在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揔管鄂州爲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爲屈坦吳尚書僕射晃之子也台州之治蓋其故居筠州爲項州

時祀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知縣鎮郡時祀李
白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
興之嵊祀陳長官慶元昌化因祀邑人茹侯三者
不得其名爾耳目所不接者尚鈌如也嘉佑褋志
載吳春卿爲藍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餅
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餅此童
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爲厲鬼乃封爲
屬國侯使衣爲臨安土地故塑像爲十餘歲小兒
今不知塑像如何而土地之稱已轉爲城隍矣太
平廣記載宣州司户𠯋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

晉桓彛也與所傳不同然彛今別廟食於紹興宰
未潼川守沈諺將新城隍祠夔人賷文書來稱新
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監序事愈涉怪淳熙間李
巽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人遂相傳必爲城隍神
矣尤淺妄不經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
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爲都
邑吳地志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
於此地固宜

城隍祀典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內
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
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
神皆有監察司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
詞蓋其時　皇祖尚未有定制三年乃正祀典詔
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前時爵
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內屏去閒雜
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
在正中壁上卻回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
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今

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
夫人以配之遂使　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

陰道守

洪武中知府李公之官見一巨艦同行問之云蘇州
太守也驚而訪之曰我陰道守公陽道守也並行
至城隍廟乃不見按玄怪錄云有人授同州督郵
道遇貴人陰道督郵也隨之州見其妻被縛在廟
問拙室何以至此荅以被罪祈而免之及見妻具
如神語

浙江城隍

杭州府城隍之神宜稱浙江城隍之神神粤之南海人名周新字志新國初以郡學生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永樂二年轉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貴戚皆惮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冷面寒鐵公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浙有寃民鬪命下書相告曰吾生矣冷面寒鐵公來也公至果直其寃發姦摘伏如神苞苴不入妻孥荆布而已郡縣望風股栗莫敢觸法然矜恤小民嘗濬西湖以備旱潦民賴之後竟以峭直忤權姦排擠誣死臨危呼曰某生得爲直臣死當作直鬼 文皇尋悟其枉他日

御殿若有人披朱袍立廷中者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五月十七日實公生辰杭人祀之凡祈禱皆驗云

龔弘遇神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擢兖州知府將之任舟阻北河旁近艤有官艦詢之荅曰兖州新知府赴任也公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使人通問艦中冠袍貴人卽造公舟拜謁公怪之荅曰知府雖同幽明則異公曰得非城隍之神乎曰然以公正直故相見耳公曰到任後可許一見乎曰公入廟時第止騶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謁廟果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問神所司可使見乎曰公第閉目即見矣公因閉目果見堂下囚徒紛紜哀苦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一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爲營救神曰此婦妬悍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絶嗣故受此報奉公教稍寛指釘但死則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房某吏兩手俱釘公問神神曰此人先爲刑房屈法殺人今當抵罪已而公還府入問疾推官曰頃者

指瘡少寛方熟睡也又使人問吏吏方兩掌瘡甚公諭推官當預後具令吏外徙甫三日推官妻與吏俱死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請於神以是人不敢欺云

張太子神詩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像旁設張太子位永樂戊子士人王英于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墮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支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皆隱語寓王英高中四字也又士人袖芭蕉葉問曰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

飯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却窓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階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雁來紅也如是驗者甚多或謂時有旅櫬寓廟中必其所爲後櫬移而神不顯

禱雨文

景泰五年七月寧德旱甚禱雨龍湫疏文未善須臾浮出片紙取視之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詞云某等俯陳蟻悃仰瀆龍顏乞鑒凡心願紓聖聽言念

生居在世治本於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爲凶知作孽自我蒸民故降災實由上帝敢深衍省特申禱詞虔擇某時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雨稍救枯苗伏望龍顏大悅賜涓滴於金瓶龜坼全消霈雾沱於隴畝庸賦實栗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佑我民迓續乃命云云衆爲誦之須臾大雨如注

張昺遇神

張昺字仲明寧波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鱔一日從市歸乘飢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隣保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昺初蒞任白晝坐堂上忽有綠袍黑幘者自門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覺及案前長揖曰吾乃邑某鄉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願公雪之昺問故神曰某以中鱔毒死非妻殺也公試置群鱔於水盆中有昂首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昺如其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寧波志

張翰林

臨江有寺獨設一殿以祀伽藍閔王之神嘉靖間翰林張公春未達時肄業其地一夕夢神告曰吾適病耳君能治之當有以報張覺見蜂巢於像耳爲剔去之次夜夢神來謝且曰君讀春秋未知奧義乃爲講解數章極有理趣自是每夕皆然張以所得質之人無不欽服及赴省試復夢神曰君但行我當輔君三場張未嘗構思覺筆陣有神滔滔不竭時廣東霍某渭崖公子也以麟經擅長且家多

秘書閱張經義出人意表策皆秘書鄭夾漈中語大奇之力呈此卷丁未會試亦然殿試及第張官翰苑邀請文者紛沓即懸筆禱神祈必代作古雅博洽時輩罕及張與姜金和公同官親言其事

神船

陽山惠瑶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灣附船莊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人即命載之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為枕暫睡不覺沉鼾既寤開目

乃見身臥草野中囊藉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蓋大駭循途走至閶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粧飾不少異詢其尾則草履在焉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劉節使

蔣給事魯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繼至相並即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圓桶官遣隷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蔣謂是此女長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陵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舡者皆覆沒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清樂難得

有士人貧至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

界神仙之樂汝何以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因歷數古人極貴思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所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夢神施藥

湖州隆報寺故中書侍郎林彥振功德院也林父子繼亡無後族人拆屋伐木蕩無一椽所遺神像一切暴露善人一軀仆地上圬者吳大和泥補葺且舁施圓證寺久之吳大結屋墜梯折腰傷勢甚急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報以乳香飲方其法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芪牛膝萆薢續斷乳香

七品覺即喚子買藥敬服之一旬而愈

柳王祠

都匀有柳王祠其像獰惡深目廣顙喙尖而長人享之盛羅牲醴拜祝畢出而闔户從隙處窺之見青巨蛇從神口躍出食盡仍入口少不虔輒得禍祀者接踵吉安陳僉憲過而聞之曰吾當為一方除祟命具饗又設麵包中藏寸刀公為文自禱神亦闔户窺之蛇食如前未幾有饗神者蛇不復出公令毀像蛇斃神腹祟遂滅

玉女

相傳漢時聖帝座下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胡亂華之際殿圮石像亦仆至唐而金童淪盡玉女淪沒於池宋真宗封泰山還至御帳滌手池內見一石人頭出水面出而滌之命有司建小廟安奉其後殿轉加廣而香火日盛遂號為聖帝之女封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自鄒魯齊秦以至晉冀家尸而人祝焉今香錢歲數萬各王府及三司廩給咸自此出云

張翼德廟

蜀車騎將軍張翼德廟在遂寧之涪江紹興初

虜振搖閬輔張魏公宣撫處置奏蜀移屯閬中秋八月夙卒有更生者轉傳戒語欲助順誅逆已而虜酋兀朮軍遂犯漢中皆折角而退魏公以神安國用便宜進封為忠顯王又有廟在長州縣長灘鎮大烽山之下邦人張氏創為之至獻可者老而無子詣涪州樂溫謁王別廟再拜以禱是夕夢神告曰汝實吾裔當有子名司明日與婦飲見五色光氣如綫投婦盃中飲散而孕明年生男曰述於是獻可捨巳田以為廟移樂溫之楓歸植於門東西偏示不忘本且志異也述長而擢進士第終

職方員外郎其亡也外人皆見車馬鼓吹坌入廟中聲達遠邇祝史起視無所覩踰旬訃至考其時日當符合耳後旱乾淋溢螟蝗疾癘有請輒應兩楓至高十餘丈其大合抱蔭庇數畝及職方之孫義方又增大廊宇跨門為樓而屬王均㟭叔為之記此皆采記中語也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

是其聟名也曹姑亦歸去郎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類輝有色即跳躞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失所在出異苑

女妻河伯

河南師友談紀載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河甚為患子儀禱於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焉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乃以其骨塑於廟祀之至今猶存惜乎事不見於史也

廁神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見黃衣女子自云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蟫蟻言否民謝自古無之神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頭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日見柱礎下群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何故云其其下有寶任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

諸葛一鳴

諸葛一鳴山陰士人也庚午元旦未曉有所適遇唱騶者為貴人前驅披吹若有所擁漸近貴人乃金甲神也士迎問前驅擁者何物曰今科舉子榜也曰吾固秀才有名否神曰君名在下科榜中士曰我貧甚其何能需神能移置今榜實大造我神曰請為公圖之公見名在移置中是我力第多焚寘錢為購耳不然我且得罪榜發士喜甚竟忘焚錢妄歸見鬼披髮馬前哭曰我為受禍矣士亦自恚曰尚可焚錢救否曰不可然亦有少助士因多焚錢及上春官鬼來曰我能助公登第初試七題皆能預報士喜不自勝次試直待入闈而報始至

士曰不及矣曰公第以文置巾內吾護持不洩也士從之一見朱衣而巾中文墜受大械削籍蓋鬼故相揶揄報前怨也

興善神異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應有趙小一者游其中遇商人攜囊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取其金祝神曰神道切莫說方下拜神語曰我到不說只怕爾自說小一驚起隔數歲小一同友人過廟門詫曰此廟神極靈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神曰云云此其顯靈也

友人嘆異後小一與友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于官小一坐杖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禱祈者雲集靈應如響毛秉義者自福清來貧不能歸求濟於神或謔之曰汝能償神貸汝義曰可即書券置案上翌日松枝上有羅綺累懸金數九十義得大喜過望持歸數年息千倍饒裕矣而忘償姑以聲至其家見索起居飲噉皆如人義但盛供具爲枝詞軟語而無償意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亂子義有

子九歲即潛匿其師家戒毋出姑曰兒安所匿顧兒無罪也吾但焚而居義復戒室子甚爲之備數日火起義有叔曰孔墀亦來救焚姑告之曰相公貴人也公家安得有負財人如義曾不念資所自來而久負至宅索又不與我非欲奪其所有還其所本無耳自是義貧如洗孔墀成甲戌進士副户部尚書郎莊靜甫談

胡朝散夢

華亭胡朝散寘夜雨納凉因踞胡床而睡夢一偉丈夫着白道服撼之使起曰君家有不恰好一事宜急起理會胡驚悟亟出户果見一人自縊于廊下往視之其子婦房中使妾也婦者同邑張氏女賦性慘妬此妾小有過杖之百不勝楚毒乃就死胡即解縊移時復醒胡氏供事應使張王甚嚴敬舉家不食猪肉故蒙神力云然張婦之惡猶不少悛

戲神獲疾

常熟福山東嶽行宮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判官對立戲掣惡者筆歸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判官拘君子文甚懼沿路默誦金剛經至廟見兩人對坐西向者怒甚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

其情可恕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賜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少懲以筆點其背曰去遂癰背生一瘡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不輟

楊尚書

歐陽氏廬陵之富室也得一沉香辛天君像于水中奉之甚謹他日召仙天君忽降筆云感汝一家敬事之勤當錫子汝福庸有求乎主人言惟欲得吉壤安葬答云問雷部楊尚書問尚書爲誰曰唐末楊筠松也頃之筠松至云君家地安在吾爲君相

之歷示諸處乃曰此地塋之出官一斗芝蔴之數遂依言而窆今果大發舉進士者二十餘人貢例小官不可勝紀

戚編脩

丘文莊公濬初與戚編脩瀾字文瀾同館友善戚公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入都夜過嶇山嶠塔子嶺前遥見燈燭人馬夾岸而至戚公方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蓬詢之曰君等爲迎我來者即當前驅不爲迎我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

病作死杭有神降自稱戚編脩死爲錢塘潮神人敬祠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錢陽夜夢戚見之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之阨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艤數十舟行無何皆遇暴風雨漂没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公爲詩文遣官齋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李贊於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蓉城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恨難壇負舊盟明年公薨夫人扶柩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仍設祭江滸以戚公配享

城隍鞭背

潮有王郎中者初在鄉校夜坐于書室中燈影下若見兩朱衣吏者回顧乃在背後一吏舉鐵鞭鞭其背者三曰王秀才城隍以汝今秋奏捷而怠惰不學故令責汝汝好自力言訖不見背痛不可忍呼妻解衣燭之紅瘢草起且疑且喜明日易衣齎脯奠于城隍祠且告以夜來所見曰果神之命今秋之中有憑則得一勝兆舉杯珓擲之陽也方欲再擲其一轉而爲陰則成勝兆心未信曰果神不誣

再求一勝又擲純陰其一翻而爲陽又勝也大喜百拜而出遂閉門力學至秋果中式繼舉進士

木居士

木居士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在今衡州之來陽縣北泝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而去子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皙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

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六人或曰頹子村氓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刺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爲可倚惴惴然不敢少懈也豈獨若曹乎

天妃救厄

嘉靖壬辰　上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八月侃等

治裝戒行飛航萬里風濤叵測用閩人故事禱于天妃之神將至其國逆風蕩舟鋪縫皆開以數十艫轤引水水莫能禦齊呼天妃而號俄頃風定尋鋳塞之舟乃得達及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桅折舵毀舟中哭声震天大呼天妃求救俄有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人皆喜舟果少寧

大士救馬石渚

石渚馬公初任河南左方伯時於碣山河次覆舟家眷皆沒舟底之下分皆必死忽見一婦人提魚籃來救少時舟人喚匠鑿開船底一隙正值馬公頭上遂得出活其趙夫人并第六子俱不得出至人子孫供奉觀音像云

三官神

湖湘間事三官神甚謹多獲儆報郴州阮君以教官登第仕爲王事患目疾雙瞽醫藥無效素奉此神日夕焚誦願賜濟援一夕夢三神來呼問所苦以手揭其目皮曰吾爲汝治不日當愈覺而自喜四日抱小女子于膝適有人餽桃阮取一枚食之未入口爲小女所攫爪入其目流血沾襟則其翳爲爪所破無纖毫瑕纇始知神明示化建醮虔謝云

聖像

禮書丘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爲像以後又爲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固有爲塑像者矣但宣聖坐而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爲坐耳按晦菴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猶是文翁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信訪焉則果如所聞若且爲倣文翁石像爲木土偶以此觀之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以

來巳有此矣丘公在翰林最號該博不知何以未
嘗見此而云然也

王弼鬼案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廬陵巫王萬里
以妖術行延安龍沙市見辱於弼夜遣鬼物害之
弼方讀金縢篇聞牕外悲嘯聲啟視莫有所見翌
日晝復哭於門弼詰之曰汝鬼耶豈我與汝有宿
冤將報復歟抑別有冤事亦當爲汝白焉鬼曰我
周氏女名月惜居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毋疾
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毋夜百有五日當重紀

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兒父兄皆他出以
兒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柳林反接
手于樹先髡兒髮灸乃穴兒心肝暨眼舌耳鼻之
屬粉之爲塊呪劫精魂使附于紙形爲奴稍怠則
以針刺不勝苦痛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
害兒心不忍也君其爲兒白諸語訖嗚咽時在弼
坐者十人聯署姓名具白于縣急捕萬里與月惜
反覆辯鞫仍錄其行橐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既伏
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爲耿頑童我爲李延奴其
冤與月惜類望君亦白之按其事逮頑童之父德

實延奴之父福保詳驗無異第其爲巫者一姓劉
一姓鄭失其籍貫莫之覆也三鬼遂終依於弼洪
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弼有異術貢于朝
太祖賜以衣物遣還 博物志補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
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
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
屠兒弊衣織纓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
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

曰凡有子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
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
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

鬼哭毋嫁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
南會昏夜晦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
中孤燈懸壁翁嫗二人織屨爲業一小兒扶床號
泣彥輝問之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故
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放舟忽不見此室
乃一荒墓松栢森茂幽僻殊甚彥輝異之遇二婦

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人至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事婦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冢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塚號泣遂不復嫁

羅源女神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出海軍張元誨等載星過嶺遇篙二乘侍女數輩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為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為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

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韙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吟咏閑雅月華有百尺瀑漫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竹葉釀之句謂韙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為火部曜靈真妃吾妹為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為紫霄巖今吾王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韙孫回望無復人字矣涉異記

箕仙

宋慶子寓永嘉時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即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神軋九雲沸雨正歡濃但只怕来朝初八霞垂綵幔月明銀鐍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齊東野語

仙女

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絶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館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似曲闌干月半規藉花香淡水潸潸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齊東野語

神號

採訪號

筆談曰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山門人陳若拙發地

得錢有應元保運四字至四年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同符

五鎮號

隋書開皇十四年立冀鎮霍山祠唐開元禮惟祭四鎮開寶後益霍山爲五唐天寶十載正月二十三日始封東鎮沂山爲東安公南鎮會稽山爲永興公西鎮吳山爲成德公中鎮霍山爲應聖公北鎮醫巫閭山爲廣寧公

封爵

宋大中祥符以來東封既崇封爵遂濫凡天下神祇古今義烈咸降勑進封或奉冊尊號延於南渡歲日無虛及至前元濫觴益甚岳伯皆帝川瀆同王如楚之三閭大夫屈原漢之漢壽亭侯關羽商之夷齊趙之嬰杵各號王公瀆典紊彝莫此爲極高皇既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土之號賢達用其當時之官五岳四瀆并各城隍土偶俱令毀撤今之岳廟及郡縣城隍多有像在不知自何時重塑抑當時庸儒有司奉行未盡耶屈祠在湘潭湖沔者今已多稱本封惟雲長之廟布滿中原

尚仍義勇武安王之號固皆洪武已後所建祠也昨過夷齊祠亦有塑像怨容蹙額形神慘怛二子積餓本其素懷斷案已經孔子明其無所悔尤矣其牌位左曰昭義清惠公右曰崇讓仁惠公且端冕垂旒比肩南面濫名淫祀明德不馨二子有靈萬無所降永守張子將新其宇吾謂宜改題曰孤竹長子伯夷孤竹少子叔齊以禮殿爲祠堂易周冕爲殷冔雲車風馬庶二子之來嘗乎張曰諾吾固將易之也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鬼物類上

王主簿

張氏據蘇日胥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僕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死既葬二子析産未其貲不得疑母匿之以咎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於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

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未知其死揖問之何緣至此主簿曰吾在此數日矣來時怱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薄貲若干藏卧榻中板下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楹上君爲我語之又寄謂曰君歸告吾家早晚有大兵到吳城城中人當太半死宜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具道所以二子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視簾楹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挈家遷於杭未數日而大兵圍城矣

洪武中　上嘗微行至朝天宮前一婦人衣縗麻而大笑問之曰爾被服若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也　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　命有司往視之則黄土一坏艸木蓊欝掘地數尺有誌石焉視之晋卞壼墓也面如生色兩手皆拳其指甲爪出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上以其忠臣也遂命掩之仍

爲立廟　命有司春秋祀之

體玄逍遥翁

吕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幼聰悟絶人讀書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群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骨法非常後日當爲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晦冥中竟迷歸路遥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内有讀書聲敲扣其門首有一童子應聲而出仰視其門大書體玄二字爲扁遂相携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

下問童子翁何許人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遥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因粮乞還宋翁謂敬曰君既不肯待且吾有一牛可騎而歸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衣籠及僧帽為贈敬遂窺籠中諸物悉箍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牛行甚駛已及門牛忽咆哮化為一黑虎而去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

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蹤歷歷尚存　按潘閬字逍遥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閬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閬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遜鄰家其鄰匿之墻中事稍解髡髮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樓上縣令見之曰此必潘逍遥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故人阮道時為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招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頌多閬首閬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閬罪以為滁州參軍卒泗上

一按敬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上疏言燕藩宜遷徙內地以消其萌　上不聽靖難師起悔之陞戶部侍郎　文廟繼統執敬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姚廣孝之言不得免禍私謚忠貞

鬼狀

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時有一鐵匠役罷而歸過岳王廟側遇一故識匠悟其死唾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久不解忽公前驅至鬼挽之同匿河濱曰我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適至匠乃大呼三司駐節視之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有劉僉事者問匠有諸乎匠曰有之劉乃謂鬼吾為汝追還汝可急釋之鬼即聽命而滅劉復諭匠多焚鏹以酬鬼已而平安　志怪錄

蘇小箕對

蘇小小南齊錢塘名娼也宋嵩司馬槱初在洛陽晝寢夢一美姝搴帷而歌後五年以蘇子瞻薦應制舉中遂爲錢塘幕官從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贈以詩槱曰吾少年登第何勸吾退曰如命何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同察談之咸曰公廨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家則才仲歿矣至我　朝弘治初于景瞻自都歸杭遨禹

浩瀾同游西湖泊舟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予當賦之浩瀾乃作詩翌日召箕仙問曰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此句久未有對即書云趺寶座西方大佛六丈金身箕運如飛復成一律後書云錢塘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

鬼妾生子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屢求美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見敉船板坐一女子甚麗浮波而來詢知爲覆溺之餘也挾以歸與之處居治踰年生一子其女每旦櫛沐必掩戶無使見者偶一婢從隙中覘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仍加於頸婢駭異以告主母母往覘之如婢言急排戶逐之女已不見唯有敉船板耳時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人號爲鬼張至今猶存近峯聞畧及西樵野記

許巡檢女

上官守弘治壬戌雲南巡按使者宿其驛明燭獨坐忽聞窓外有爲女人聲者吟曰夜月懸金鏡春風颺錦帆江花如有意飛點綉衣彩又曰旭日轉洪鈞園林萬樹新画屏朝弄色彩檻夜移春巢雀俱

堪托人家盡不貧獨憐寒谷底黃葉尚凝塵公大詫曰有是哉女乎何以至此女曰妾非人有沉冤欲訴耳公令前女跪燈下泣曰妾欽州許巡檢女也五年前從父赴任至此驛驛夫悅妾貌壽殺父犯妾妾固不從羅巾縊死屍猶瘞園中淺土纔覆面耳惟大人憐察忽不見明發公集驛夫庭下曰五年前有許巡檢負重罪逃至此有能捕獲者厚賞一卒曰曾有人殺之矣公大怒曰殺者即汝也一訊即吐實發女屍園中面如生命具棺殮葬之而械囚具奏斬於市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發背疽卒是年有雪夜祈仙者先生降筆云夜偕東坡遊閬有請仙者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真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勛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龍遭衆謗杜陵荒艸嘆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亦堪哀道學真傳已作

灰鴻鴈未离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縢策紫殿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其盈虧讀者哀之玩其氣格蓋佀先生平昔云

王綸念故

王綸字演文慶陽人弘治末進士至江西參政以受宸濠僞命伏誅後二日友人聞扣門聲啟之則綸也問君見囚何因至綸曰吾非人也向憶得罪在獄不知何由體飄飄任其所之今日偶念故人如君者不可不一面身即馳赴千里頃刻吾亦不自知問何所需曰無也得一靜室容我避喧飢渴之想已絕毋用他物爲友如其言亦爲設酒食但嗅之而已仕途聞者多來問訊相與對揖談辨其英發不異生時或及江西事則黯然泣下居數日其形漸小踰月大纔如嬰兒問何以然答云不自覺歷兩月縮至數寸而滅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見皆花綃繳股其行甚疾

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出庚己編

馮電報德

上海朱辟馮電二人少同筆硯甚相親電以賣酒爲業一人時賒其酒後以其貧無行不與恨之及犯盜誣電爲渠魁下獄時辟爲刑房吏一見哭曰子無辜至此我當周旋且供其酒肉且養其妻子於家正德末電當解蘇州辟亦隨之電泣曰吾受子

恳炊必有以報辟目其祝縛爲之雪涕不已雹亦瞪目視之不能言及刑即市棺爲綴首于項而殯之才入舟即癸 狂大言我馮電也受兄山海之恩令隨兄至家爲奴兄其勿懼以四塊冥楮寘盒中有使令吾力爲之不敢怠也自是受人賄送必來告曰此可此否得預爲之計無一敗者如欲買物即於盒祝之曰馮公買某物來少選得其物於盒内坐此家日豐阜一日入蘇城鬼請隨行一遊至閶門大哭曰朱相公收去作奴與兄永别矣竟寂然無聲

王半山附箕

荆州士子多信紫姑嘉靖壬午春鄭天祐與徐岳李完李中孚四人夜箕問前程事至則云我王安石也天佑方秉誠致詞神遽書李完笑我當年事新法于今我自恩堪咲史官皆太貶晦翁方是半相知不答所請而去宇謂是詩鄙下央非半山翁特下鬼假其名以集英爽耳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䕫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筰都間有曹將軍家久舍一仙自稱宋狀元何䯧或懸筆空書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出人處雖三司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殘篇忘俗慮觸景動幽思疎嬾真如夢紛華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攪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如和宿滄葉詩云春逼疎簾醉午風客懷矜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青山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僉憲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於仙仙曰待予探之明日画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

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仙禱事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少置卷于廟過日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洞賓號天民常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爭美孤梅得遇春煖風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濱露十分似亦可取

詩鬼降箕

嵩山蓮坡周翁子和之父也嘉靖辛卯秋召仙叩子和秋闈消息有降箕者曰我巡檢也正德中竊升斗於石浦司捕盜兵淞江上賊勢猖獗反爲所殺

姓氏湮沒不顯人間遂賦詩曰幾番西浦又黃昏千古難消劍戟痕惟有吳淞江上月清光夜夜照孤魂賦畢不答翁所問而逝然予和竟以是秋捷噫官秩雖微亦死王事其靈爽未散以翁居近吳淞故憑箕而降也監司旣不能表其貞魂於前翁又不知叩其姓氏於後惜哉

侯元報仇

葛三者嘉定人評事鏞之子嘗以小民侯氏田在宅左欲得之而侯不從乃嗾淛盜誣指爲同劫斃之獄數年其子婦忽爲鬼憑徵索食飲跳擲上下顧

語家人曰爲我召某甲來某甲至欷歔謂曰我非邪祟乃故老儒侯元吾孫爲葛三所害使吾家老母下堂生妻去室痛恨之懷何可言諭今日始得報此賊矣其家惧秘不洩於外而婦嗥叫不已遂延一道士治之初見即拱手云我與而翁交好久不見若突而弁邪良久道士握劍往擊因翁怒曰狂兒敢爾起握巨柴痛毆之哀號乞命乃舍之一日語曰老賊害吾孫吾昨亦擊其長孫首令不得活其孫果頭痛死數日又曰賊幼孫若病疹其母抱以采桑被我以泥塗其半面今亦將死是日幼

孫隨母至桑下半面紫瘇而斃久之大言云老賊不久矣昨吾擊其背心若干下葛三果病背創號呼殆絕時李千戶者方以妖術游吳下家人邀其入祈其祛崇李取巨瓮至勅將吏押鬼入瓮叱問爲誰答曰我侯元也具述葛三害孫狀且曰法官何不聰明也夫鬼之禍人因衰而至如葛三者枉殺我兒延至今日是葛三命盡之期也彼旣合盡法官安能續其大數我固可執閻羅老子亦可拒邪李咲曰汝言有理碎其瓮而去鬼仍附其婦云適來李法官見吾理直碎瓮放我葛三今定死明日果絕婦亦平復

戴尚書

浮梁戴尚書珊家貧嘗課業於水次之小樓夜聞二鬼相與言吾得代矣明日有婦投水者即是也明旦伺之果有少婦蓬首泣於水濱若將自溺者公下樓呼問之答曰兒里中某甲妻也某甲不肖罄吾嫁貲爲飲博今勒吾爲娼兒本良家子甘心死庶免爲父母辱公壯之良久狂夫披髮而至公召而責之因出其妻并銀一笏與之曰以此謀生毋作鄉邦羞夫婦泣拜而去是夕聞二鬼歎息曰三

年待得替身又被戴尚書救郤後公果至都御史進尚書致仕

鬼知方伯

雁蕩章公玄應出南雍訪友晚過珍珠橋微月影中見二三人長可二尺許漸近則大如人公心異之問曰爾非鬼耶曰然有一對予即排對吾不祟之否則甘心于矣二月春分八月秋分晝夜無長無短公即應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歲月無過無差鬼即拜公曰戲公耳前程遠大仕至方伯今年南畿試名列在第二名然爲人妬即當舍去下科浙

省又中第二名則連登矣因泣下曰我黃州某人以貢來此七口俱疫死長子爲生員在家因無音信故其柩停橋下乞差一人往泰州某場官處說一信感戴不勝矣公允之遂送去往洪武門而別既而遣一人去果其人爲場官盖連襟也因召其子來始得送其柩歸公是年南畿中第二名科道以他故欲論之公隨手裂公據而歸遂以次科歸浙發解一如鬼言後至方伯

亡妻復合

陜西王文獻貢士其妻美而夭哭之數月不止一夕其妻至曰感君悼念來了宿緣文獻逡巡引避妻曰無害也登榻求宿文獻甚懼妻強之並衾而去宵則復來荏苒旬日殊忘其死而妻每至則校校奴婢紉飾衣衾亦不異生時親戚交勸其勿納文獻以舊愛故不忍舍往復歲餘乃持夫嗚咽曰已託生某地遂去而文獻益追思之久乃悟曰吾生人與鬼交殆非佳兆乎明年舉進士授給事中迄無他患

白鵰女

浙江陳生隨父官泉州出行見一女子哭於麓問何

人曰我姓白隨父之官爲盜掠殺一家吾僅免無歸是以傷痛生艷其美遂置之密室父母使人窺之乃見一白鵰至門化爲女子而入父母語生草加斤絕生謂女曰卿是白鵰精何爲誤我謝曰我非妖精乃前任林知縣之女無罪爲父逼死葬墊城外故託白鵰以見君他日前程遠大位至御史然念舊者爲葬朽尸且恤吾毋則終天之感永切泉壤矣生許之女因謝去後生果貴仕至御史巡按廣東道出泉州求女尸葬之吉壤以千金周其母生

劉福死孝

劉福蘇衛人所居值石塔寺前貧甚恒稱貸自新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貸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病貸所貸錢無所取償而拒劉憤恨病劇死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捽之索券羅昏憒仆地舁至家以拳擊墻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日吝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為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厚贈之家人觕偪強其父往以青蚨千章為

餽羅忽甦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親而不肯顧者媿於劉多矣書以勸之

伏屍作祟

休寧縣中有萬安街所居吳士勇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延法師厭禁皆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下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褻其陽氣致有此祟乃命人發之果有木櫬二十餘因令遷於隙地設祭以奠之其後投擲始息毎見人家患此者或謂之五通神為祟不盡然也又先大夫嘗言湖州閔公祿官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也乃揭瓦推壁使暴烈日中久之乃修葺居之竟無恙蓋其陰氣已散故也

鬼代試卷

中州有一少年得與科舉臨場不欲去其父強之至及入場僅能抜書義三篇經義全不曉閣筆茫然忽一生至其號舍問少年何所苦少年以實告其生曰君勿憂吾當口授於君少年遂得完場因詢其所寓其生曰吾所寓在城外僻處難尋惟舍弟某見寓布政司前某家君三場畢可去訪之既見舍弟即知我所在也少年如其言其弟聞君何由

與家兄相知少年具告場中事乃云家兄某本中州名士上科入場在此號舍病熱死因撫膺大慟嗟嘆不已少年此科遂登第至家置神主于家廟祀之

暴死入場

前輩有一縉紳為諸生時應秋試臨入場之時三鼓食畢忽所隨一僕暴死默以蘆席覆之及士人三鼓出場則見暴死之僕在貢院門首來迎士人驚問應曰某非死也乃場中取入監號如陽世之監軍耳吾在號時見主人筆墜於地吾為拾之起又

見王人面前樹紅旗一黃旗一其有紅旗無黃旗其有鬼使以釘釘其腦某有鬼使以麪糊其眼王人忽憶果有僕四人忽不知誰復在視遊此僕至二場三場皆死一日方蘇所云釘釘腦者忽患心疼麪糊眼者目不能視竟扶出其年此公果登科遂登甲榜其云樹紅旗者則終於乙榜矣

放生見錄

周八尺（溯臂度長八尺故得名）漁于閶門城濠忽一夜有青衣散髮者從木箄下起謂周曰某溺死於此有年矣君肯遺一飯并紙錢當有以報周如其所須鬼飯

訖囊紙錢云詰朝于某處張網則獲魚若干果然是後鬼常起箄下得所須則預告捕魚數無爽又云下塘兩周秀才甲科貴人也一夕欣欣然有喜色曰明日午時替身來矣周問為誰曰挾鴉者及明果有一人為鴉矢穢濯諸水濱然竟無恙鬼言彼有老親吾故舍之某月某夕有婦人來吾可取而代也至期方甚某氏與夫爭競投水家人奔救得免周叩其故曰此婦有娠何忍害其兩命耶久之鬼來告云吾本下鬼以再次放生之仁見錄於上帝勅我為無錫北門土地從此逝矣某日廟中塑像成衆其集往即吾到任之期也君可不來相賀乎周問巳之生業曰毋栖栖於此無錫東門乃爾發跡地也是後無復影響周如期携麪酒至廟果像成建會男女雜遝見此鬼冠帶而出與之對飲傾壺而別他人不見也此吳泰末事及天順甲申兩周秀才瑄現同舉進士瑄到無錫東門備於寡婦之家遂與為偶經營產業漸致殷富與婦生一子鬼之言悉驗

鬼訴倒形

胡師文元質侍郎知利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

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自稱吳伴姑吏白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庖舍在何所其户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牽衣問覩指一隅命鍤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尸倒植土中衣履未敗蓋前倅于舍之婢因捶致瘞於此人莫有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有時為館客親見此事

鬼厭託生

陝人有召詩仙箕者因問其仙者一鬼字又問既是

鬼如何不求托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
也無煩惱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人間不
到頭書畢請留名復書一鬼字而去予謂此鬼不
受托神仙之名可謂奇矣然知鬼之不必復爲人
其亦賢哉

無頭鬼

諸葛景江浦人嘗伸紙賦詩方思索未及得已有詩
書紙上矣景惟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日
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常求一見乃期與
暮會景俱坐其左伺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

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
矣

深山厲鬼

周宗伯洪謨之父常爲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
何瓚與其弟欽民家瓚醉歸失弟所在搜於山累
日得之木上問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今見尔輩來
遁去矣蓋山鬼也又門生之父鄭老者入深山采
藥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數里有人追問曰何以
割吾耳當見還鄭老巫者有禳鬼術其人不能加
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
之邀使歸固不肯乃執以歸藥之而甦後備言其故
如一夢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前代避兵而死者故
多餒鬼又雜以木石鳥獸之怪人不知戒蓋有獨
行遇害者書以示人使凡入深山者知所警耳

淫鬼

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其汚與之善者金
帛首飾皆爲盜致崑山真義民家一女將被汚女
曰淫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從而來此鬼云彼女
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遂去更不復來乃知
邪不干正之說良有以也

渡河負鬼

里人曾孟源常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
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
在此必鬼欲逮我耳乃堅附其背既登岸負者云
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堅忽變爲一板抱至民家
叩門乞火燭之火焦棺板也

江鬼

有人憫溺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
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麵食
冥衣遍薦九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

若有人爲移塔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捌塔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石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擲物或夜半叫冤居民不安其生於是羣至家中訴援復壇如前始獲寧寂

髑髏怪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昇殺酒爲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椰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髑髏在旁來夾肉濡蒜戲納髑髏口中

問之曰辣否髑髏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來至家得病數日而歿

唐濆

侯官唐濆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忽一鬼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寬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聞今夜聽啼猿又有吟者曰飢鳥送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巵髑髏戴土生春艸後吟者謂前吟者曰明日鐵帽生至矣予當得代遂脫沉淪因相與噫吁而散明日濆停舟候之至日中果有戴鐵帽于首者將涉濆告之故得無恙其夜前鬼至其哀頭之一鬼來謂曰鐵帽生未至乎曰至矣爲唐叅政所救濆聞之大喜自負必貴且日親作奏章告於上帝度此二鬼越數日坐於舟中有二人拜謝於前曰蒙公保奏今得生善地矣語畢忽然不見明年濆遂登第官至山東叅政

炊妾乳子

浙中一上舍有嬖妾懷娠欲產妾臨產時上舍以事

往錢塘妾產難昏死其妻不待其絕而遂殯之及上舍歸但以產死言不復窮問上舍偶一日過宅邊賣餅家見其篋中有銀簪一隻乃其妾所常簪者詢其從來賣餅人曰一婦人称說所產兒乏乳留此質炊餅飼兒黃昏輒來來得餅即去問其去路則妾所塟之處也上舍大駭夜潛至其墓伏而竊聽果有兒啼乃開墓啓棺則死妾之上有生兒伏焉抱之以歸及長以貲入監爲縣簿昔晉于寶死其家以寶所昵三婢殉塟伏於棺上又二十年寶妻死其子開棺欲合塚則其婢尚活詢其所以

生日于邸飲食我一如生前也其子將婢姊嫁人更活數年以上含之姜觀之尤信

鬼役

劉進士庭蘭閩人住京邸子十餘歲忽穎敏特發異之而蒼頭適於門外見群丐中一兒呼蒼頭名曰我某哥也可送我歸蒼頭愕不顧歸以語其主人主人曰安有是乎倘再見可拉之來數日至其舊行處見呼語如前蒼頭挽得將之歸及門而家兒狂噪入廁不見洗沐來兒乃真子曰某日有送喪者過門我出觀之不知何由入其中蓋兒為鬼役而家兒鬼也孫給舍鵬初語係近年事人皆知之進士亦尋卒

湯參將鬼詩

湯胤勣為參將守邊一日胡寇突至胤勣領兵出戰為寇所害後數月口外某驛天將暝忽兵官至騶從甚盛坐中堂令兒供具索筆研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無所見但壁間有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文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臺

人始知其為胤勣云

范文遇鬼隸

少參臨海范公文初下第歸自杭急欲抵家馳至閔山時已四鼓稍憩嶺上遇隸兵曰君何為破曉至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無顏過此故也隸兵曰君他日登甲第任為郡終參藩何慮也公謝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答曰我奉官差至新昌拘𦍑人聞其人在此山下故來此今同君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飢甚隸兵走入田家取粥一盂食焉食訖隸兵送盂還田家囑曰君宜少候山下有虎不宜獨往隸兵出偕行至人家門隸兵曰我入此家若聞哭聲我走君即走少頃果有猛虎咆哮而過隸兵於門內拘一人踰墻出即聞哭聲公遂驚走平明乃止始悟隸兵為陰司攝人之鬼也公後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悉如所言　涉異志

馬姬迎婿

紹興董元瑞之子聘同邑馬氏女為室以馬之女未二十不為之婚男女各懷怨懟同日得瘵疾既二年並患在亟一日董氏村人見大官艦泊河下一皂隸上問何處董宅人指示之忽不見數日又至

村人怪而窺之見舟中端坐一女子盛飾美容光彩奪目左右媵侍十餘人或問誰家女曰此馬氏姊也來迎女婿或報董氏使老嫗往覘其容儀與馬姬無二又明日董生死馬姬亦亡其官艦中坐者疑姬之魂魄先赴云

異鬼

嘗聞宦客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見廳壁画有王者一人軍騎数件男女侍衛者又数十人晃晃動躍少頃下坐列于廳奔走應荅真人物也主人驚出且疑且告曰尊官何來下顧於余王曰吾非祟也

暫過借宿不擾不侵無喧無恐吾當有益于汝一時婦女進于內侍從槩于廚或易于市或役于庭除車馬行李各置其所遂主一家于空室柴米家具輿之共往來冠蓋皆不識之人踰半月謂主人曰某人横負汝財吾爲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二日内不來償王焚某處房屋其人恐疑問某地之屋焚矣辦值急付其主明日别主人冉冉自室而去初以宦客欺已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寧波府象山縣梁家忽至一老嫗四媳二女口云借宿其家俱不見獨一幼婦見而迎之詒以尊客素昧居宅何處嫗曰世爲宅戚也婦走白翁姑翁姑疑爲祟急辦牲醴賽之嫗怒曰我非爲禍祟者何爲生食我令婦熟而進之飲啖言笑起卧如生人婦女皆國色嫗雖老而容儀亦修潔半月始去以此證彼信實有也然鬼無形與聲倏忽變化則有之雖五行之妖亦不如是至於始皇之時素車白馬持璧與客之異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数或乘馬或步持時劉歆以爲人變皆屬皇之不極今又非其時也豈幽怪錄所謂世間人鬼雜半之說耶

巫覡類

投巫

西門豹爲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至時幸來告我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数十人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何久也令弟子趣之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白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欲使廷掾等入趣之皆扣頭流血乃免自是不復言河伯娶婦矣

巫術

沈氏筆談載山陽有女巫極靈数白黒碁握手中問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碁不数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数矣又元人小説載江州有卜者問無不驗一人以銭置盒中曰欲知其数言不復驗其人曰是勘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銭数既不自知彼又安能知邪二事偶類足以破巫術之妄郤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正此謂耳

巫祝殺人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寖盛有悪少年不信一夕被酒

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謀諸少年告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啖之斯須則為受械祈哀之状庶不敗吾事今先賂汝銭五萬少年許諾受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喧嘩極口醜詆傍民大驚觀者如堵少年徐舉所祀酒肴盡飲啗之亡何俯躬如受縶者叩頭謝過忽黒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禬者雲集巫所得不勝計越数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首告乃捕治引伏魁坐死分隷諸郡靈響遂息

巫覡致妖

吉贛地近甌粤其俗信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一登人門妖怪随至嘗斥絶之因觀漢武惑栾大之術至封侯賜第土大夜祠於家将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乃信父老之言不誣

俗巫不足恃

南人信巫有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呪禁辛巳年臨汀大疫群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差然則俗巫豈足恃乎

女樂本巫覡

女樂之興本于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楚詞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悦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晋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妝服雅麗歌舞輕佪其觧佩褫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六祝

順祝順豊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病也

闗王幞頭

潼州闗雲長廟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像數十軀其一黃衣急足面怒而多髯容狀可畏成都駛卒王寔至府巫祝輸天祐見之以爲與廟中黃衣絕相似乃招至其家飲之酒賂以銀且附錢五千并大幞頭範樣語之曰煩於耿鋪製造一頂須寬與日期異得精巧雲不解其意以意外有獲即從其戒至耿肆耿默念安得有頭圍如是大者約爲施工俟其來取而杳不至後數月因出郊入闗王祠見黃衣塑像大駭曰此是去年以錢五千

令造大幞頭者也陰以索度其首還較視不差分寸悚然謂爲神立捧獻之事寖浮傳一府爭先瞻敬天祐藉此鼓唱抄注民俗錢帛凡得萬緡歷十年雲復來潼人見者多指點笑語怪而問其故或以告之雲因詣天祐天祐恐敗其事了不接識雲恨怒訴於官天祐坐黥竄盡籍其貲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郭司法共質何婆士女塡門餉遺滿道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聲和氣曰箇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三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出朝野僉載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勅阿馬婆敕先歸帝至廟見神橐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栢下又

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嶽封爲金天王帝自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壯麗鐫琢精巧無比倫 出開天傳信記

韋覲

唐太僕卿韋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詐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俟巫者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

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章合族拜乞無為此言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一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覲皆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究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非為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撫州司馬

二祝世傳

東京城北有祆廟（呼烟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

家世為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踰二百年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者其祠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守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為八家悉為祝噫世祿之家鮮能箕裘其業爽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

聖七娘

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中原士大夫避地來南多不暇挈家淄川姜近言到行在參選以母夫人與弟為念日夕憂惱邦人盛稱女巫聖七娘者法通靈能預知未來事乃造其家焚香默禱才入門見巫蓋盛年女子已跣足立於通紅火磚之上首戴熱神將方降即云通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姜既問母與弟消息更十日當知又三日可相見聞語敬拜積憂稍釋恰旬日果得書又三日家人皆至姜悲喜交集厚致錢往謝一切弗受唯留香燭幡花而已

姜後為工部侍郎每為客道此

廖氏魚塘

紹熙四年六月呂德卿以石城宰詣府道經雩都縣曲陽舖東暫泊於居民廖少大旅舍因言有親弟少四好使酒尚氣向時每每相陵置不與校所居有兩塘各廣袤二十畝田疇素薄只仰魚利以資生弟忽起分析之議至取魚之時弟倩村巫書符于尾上沉於東塘消舉網不獲一鱗徐知其然亦召此巫如前法於是西塘亦然其後巫來相告曰汝兩人親弟兄自不相容而使我以邪術干正氣

貽譴罰各宜悔初心復同居共業吾當爲爾府救之兄弟皆泰其戒巫乃别画二符投之魚塘遂如故今每歲獲直不下數百緡巫能不爲利誘使人和協爲可嘉尚惜不問其姓名

喪葬類

玉匣

漢帝送葬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

永息菴

右補闕王巳四十四致仕預製一棺題曰永息菴置

諸寢室人勸移之僻處曰吾欲日日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婪惱愛耳壽至七十八無疾而逝

漆宅

嘗臨外氏之喪正見漆工髹裹凶器因言棺槨何必用此堅法漆工曰此即隨身富貴一生爲人止羸得一座漆宅豈可令人家子孫鹵莽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寧初因雨而圯半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見風成塵而土形尚固絛之泥汨於水粉膩而蠟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從近代無以土爲周身之飾者戴記云夏后氏聖周蓋其時也出唐闕史

布漆山

天成闕運已來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堂兩邊不相見者號曰布漆山

漆宮沙府

蘇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御史何登撰板文曰漆宮永閟沙府告成予問沙府之説曰自隧道至壙棺之旁皆鋪沙以防陰雨泥滑唐人常用之

大小脱空

長安人物繁習俗侈喪葬陳捜寓象其表以綾綃金銀者曰大脱空楮外設色者曰小脱空

泉臺上寳

周顯德六年世宗慶陵發引之日百司設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盞口雕印字文黄曰泉臺上寳白曰冥游亞寳

祖載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曰寧設表門乎公曰不也夫表門起于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寧設菰廬乎公曰菰廬起㳘伯㳘伯

出奔聞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菰廬以障其尸吾父無泰伯之罪何用此爲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五穀囊者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飢也故設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寧設掛樹乎公曰掛樹者晉文公有內難出亡介子推從行割肉以續軍粮後文公歸國忽亡子推子推奏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燒死國人恐其魂魄賈於地故作掛樹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掛樹爲寧設魂衣乎公曰魂衣起宛荊宛削于山下道逢寒死羊角哀迎其尸恐神之寒故

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綉死于衣被何用此爲寧設桐人乎公曰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寧設三桃湯乎公曰桃湯起于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得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屬于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大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桃湯爲王肅喪服要記

古人薄葬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壟彌高發掘必速此古人之炯戒也

假葬

胡楷世行嘗言先世由徽來霅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壁得故攢堂一尸偃卧如生觸之輒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始聞疑信相半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除服議鄭詵母亡不致喪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詵以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求之晉史亦然始

印胡言之信

寓錢

今楮鏹也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稍以紙寓錢爲鬼事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

石羊虎

羊虎襍錄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壠如生前之儀衛唐太宗葬九嵕山闕前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酋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

海右問氏王圻纂集

祠祭門

鬼物類下

鬼物畏白

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互大國白王城自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為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耳玄俗至此城得其故歸以白石繞屋為墻是時河間多疫癘獨玄俗家無染者至今除夕人家用白堊繞門畫城池列干戈之類亦遺意也異聞志

以夢喻鬼

人睡有有夢者有無夢者春嘗以譬人死有有鬼者有無鬼者先儒謂人死無鬼是不信有夢者若偶因聞見謂人死有鬼是不信無夢者也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魂為火風魄為地水朱子亦嘗取之云人死火風先散則不能為祟蓋魂先散故也地水先散而火風去尚遲則能為祟蓋魂氣猶存故也然則魂氣猶存能為祟則不能無鬼魂先散為祟則不能有鬼所謂鬼與祟者豈常理之所有者哉

辟鬼法

夜臥以所眠上草抽一莖出長三寸許鬼魅不敢壓人田野中見遊光者鬼火也其名曰燐或人死血久漬地為野火遊然不常或出或沒來逼人奪人氣精以鞍兩鐙相叩作聲其火即滅

鬼不足畏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則鬼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

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真仙者乎此亦鬼也而焚符誦呪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于闇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且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妙觀野言

鬼衣

阮宣子著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為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

全主詔殺其妹朱主埋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冢疥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使人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言見一女年可三十許上着青錦衣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遂開冢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宋師問罪誓以固守及城陷喬自縊於視事廳內從吏撤扉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礽求屍不得人或見一

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所觀者然則衣服亦有鬼也邵康節語程伊川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數轡之類何處得來朱子謂邵意則是以爲有鬼春按程之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朱嘗有言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理會可也餘冬序錄

鬼物附語

東坡佗池筆記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豈真有鬼有如此耶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人歸反以爲鬼程氏遺書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耳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是世上實有者故人之心病及其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人心在此托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

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死矣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在某處作甚事以爲誠死及至三二日有漁人撑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疑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是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別二事可以會看

疫鬼

縉雲樞密管師仁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狀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歲旦當行

疫於人家嘗曰我家有乎曰無也凡三世積德或
門户方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皆不敢犯言畢
遂不見

驅儺

禮緯曰高陽有三子生而亡爲疫鬼一居江水中爲
瘧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是以正歲十
二月命祠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軒轅本紀
曰東海度索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禦凶鬼爲民
除害因制驅儺之神按周禮有大儺漢官儀有侲
子要之雖原始于黃帝而周官歲終命方相氏率

百隷索室驅疫以逐之則固周之舊制也

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囓蠹魚
不生致虛閣雜俎

山臊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長丈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
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
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
爆山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
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又神異經作
㺐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臞肉
一名熱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
五斗器餙以聖土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使
火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蕭

鬼害隱密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
當使户牖疏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鬼市

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産千鬼朝産之暮食之今
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冤鬼

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
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
信之用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
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
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
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
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

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下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告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柰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後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伏弢而死寃魂志

委蛇

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鬼焉公反誒詒爲病皇

子告敖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惡聞雷車之音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蘇娥

漢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理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斷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汙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脇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

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出還寃録

鬼婿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去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同

髑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廊克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婚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克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思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

既上岸克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克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在可即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鋺爲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顧兒愛恩從此別腸斷傷肝脾克取兒鋺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投克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克詣市賣鋺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得鋺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今視卿鋺甚似得鋺本末可得聞不克以事對即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貌盖幽婚也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項羽廟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

死命或未衰則亦無如之何如吳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郡廳事安床幔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拜祠以軛下牛既祭避居他室南史孔靖爲守居之無害太始初蕭惠明亦守是邦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痛旬日卒其從子琛後亦爲守既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羽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

於漢惠明而季恭彥瑜若無聞焉此無他[illegible]門之
死期偶至而二人者禍未艾耳 蕭孔靖字季恭 蕭琛字彥瑜

鬼訟

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長有所乘騧駁馬日
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續與帝連婚恃勢索之直
辭以亡考所乘不敢輒奉續因致恨密搆孝直受
贓事乃敕下獄不令家下通往直知不免使告妻
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我必
死矣汝等幼冲未能申雪可將紙筆安我墓中當
自申理直死獄中家人收瘞如其言置之不五十

日景帝大宴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訴寃併以續
不法事二十一條條奏別狀帝覽表訖直忽不見
帝甚異之詔收續付獄勘之事皆不虛帝敕將續
於直墓所斬而祭之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
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 搜神記

女鬼贈墨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
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丸肅
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女鬼訴寃

後漢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仕郡功曹州治中
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
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
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忳
祝曰有何枉狀不可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
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過宿
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
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樓下游徼者
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
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

當爲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因解衣於地忽然不
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
人悉伏辜遣使送其喪歸葬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鬼變桃人

魏常英卒妻梁氏嫁向氏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
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爲桃人

鵞冤鬼

吳景帝有疾召巫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鵞而埋
於苑中架小屋於床几以婦人屐鞋服物着其上
乃使巫視之告曰若能視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

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排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鵞立墓上所以不即言然則鵞死亦有鬼也稽神録云楊邁嘗田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兎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即其草而求之得兎骨一具則兎亦有鬼也

曹公船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傳云曹公載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

出廣古今五行記

于吉

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創裂而死

稽康

稽康字叔夜譙國人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黄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爲人發露乞爲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

郭長生

永嘉中太山巢氏居晉陵家婢採薪佪忽見一人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飲酒輒吹笛而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杜靈之

鎮南劉弘以王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着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里那得朝發即到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請君耳矩大懼因

求紙筆曰君必不解天上書乃更作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悄悒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 王隱晉書 幽明録

王弼冢

陸士衡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近夕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無以酬抗士衡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

王家墓耳士衡怪悵還歸昨路都無居民惟空野
霧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輔嗣也士衡由此
妙達玄理或云是士龍

史萬歲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常
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
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
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
歲許諾因責殺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
也及掘得骸柩因爲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爲
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
己戰必大捷 出兩京記

神兵助陣

唐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時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
毋端兒夜過端津口明月方出白霧初澄小橋上
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
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
東岳命岳神管押七十二穴付龍門助將軍討賊
某二人埋骨在此少憩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
軍耳神堯訝其言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
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適言訖各皇辭去神堯懸
喜明日破賊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左右

裴武公鬼詩

開元末裴武公軍營夜宿武林帳前見一介胄者擲
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一詩詩曰層巒叢驂歷
亂峋叢嵐映日晝如熏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
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磨
興盡係前生定休銜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
悅紙隨手落爲燼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
月餘卒

幽州衙將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
娶妻李氏悍妬狠戾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
堪其苦哭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
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
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
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
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
呈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
嶺南張停所職 出本事詩

鍾馗

開元中明皇病痁居小殿夢二鬼一鬼大一鬼小小者鞾一足懸一履於腰間竊太眞紫香囊及詰玉笛吹之頗喧擾已而大者稱臣武舉所斥鍾馗也將爲陛下煞之遂擒小者以右手大指摘其目食之覺而疾愈因命吳生如夢圖之一云開元中明皇晝寢夢一小兒盜上玉笛吹上叱之曰臣虛耗也上怒欲呼武士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束角帶徑捉小兒先刳其臂而啖之上問爲誰對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因應舉不捷觸殿堦而死奉旨賜綠袍而葬誓除天下虛耗妖孽言訖夢覺乃召吳道子圖之上賞其神妙賜以百金是以今人畫其形象施於門蓋亦有所取也

宋參軍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舊知宅凶每夕恒誦經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宋問汝非鬼耶曰然又問得非有枉事乎婦人便悲泣言身是前司士之妻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甖累屍投於堂西北角溷廁中不勝穢積人來多欲陳訴見形必懼所以幽憤不達驟聞執事以持念爲功豈不憫之宋云當爲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獲之甕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其夕又來拜謝謂曰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必能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改官祿宋見府君具敘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宋具白其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爲人所殺何以不報云前人今尚爲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復出廣異記

鬼詩

李道昌大曆十三年爲蘄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於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鬼鬼安能迴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問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令致祭道昌爲之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君何人能

别詩第何代而亡誰人子住曾作何官是誰仙塋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鸝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覔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于寺後山之地果有三墳極高大荆榛蔟茂詢諸耆艾竟不知

何姓氏至今猶存唐宋遺文通幽記

鬼書壁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僉載

鬼書

段成式與溫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閒居輦下是歲冬至大雪凌晨有叩門者僕夫視之乃膈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謂誤開之乃成式手札也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絶武子成卷君自是井障流鸎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承斷私情慨慷所深刀筆難盡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卷君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郡字耳溫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壻也自說之南楚新聞

掠剩使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新平縣尉既卒于官長慶

初元方客隴右出關數十里逢武吏躍馬而來車從甚盛元方窺見似璞也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從吏之赴赴乎璞曰吾爲陰官隴右二州掠剩使元方曰何爲典耶裴曰人間所得踰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韋曰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人生一飲一酌莫非前定陰司所籍俱有限數陰吏狀來即掠之耳韋曰將奪之乎曰非也或令虛耗或令他事以竭士農工商所得各有分限不令過也子之逢我亦分也合得白金二十斤因曰子以公事欲還觧署不得久延因取白金二十斤贈之以

別裴復躍馬行去數里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

鄭顏鬼事

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將妻與姊任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毋汙吾清境不然殺汝妻竟不遷及五鼓免娠而殞道衆乃瘞於墻外亞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僧可五十能活之當再三哀祈亞越寺果見此僧亞告之初不顧亞懇再三僧乃許曰從吾入定尋訪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蒐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婉如生平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盡矣故世傳畋爲鬼生出中朝故事

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不瘳遂死於醫家家屬迎喪旐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兄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愿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顏含傳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居廬嶽東林寺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逝於此室因瘞牖下屍骸踴促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將具棺改窆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軻嚼而吞焉後乃精於儒學善屬文章因策名上第歷任史館

盧僕射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維揚既而誅逆賜死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知未來之事乃召鬼者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之鬼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之鬼氣劣神悴假某以言廳前秋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堦問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乞賜一言以示其榮悴空中曰此去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賜

梧州湘又間終更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斧貨才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廬所以不復言者其後事也

鬼虎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窗夜坐忽聞人馬聲視之見一婦人騎虎自窗下過往之屋西室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忽肚痛開戶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出已為虎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也見酉陽雜俎

黃巢藉手殺人

湖州自李師悅卒後高彥為牧天祐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澧嗣之性麤暴指諸縣民戶三丁抽一立都額為三丁軍思鄉圖反澧召聚一時斬戮於州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高塘蘆葦夾道漁者舍舟行百餘步見一大古宅登堂見一人頭荷鐵爐炎炎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澧吾是黃巢天遣吾誅戮天下入湖州藉汝手速殺人耳

戮臣見祟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議南幸太子冀既病數見太弟遂為祟於昭慶宮中

鬼爭

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太后金縢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魏王德昭岐王德芳皆由普以死後普病見廷美坐于床側與之忿爭而卒李燾普別傳見元袁文清公集

燕太尉樓

燕建太尉元祐初以殿前都指揮使終于京師家有樓甚宏麗其孫祐年十三歲頗剛果一夕見吏士

數十輩擁一男子着淺黃衫裹青荷巾執白羽扇徑登樓歌童舞女繼至男子正中坐眾姬以次奉伎酒行正洽祐自隙窺之喚僕妾執器仗欲上纔至梯半聞空中人厲聲曰漢王子在此不可無禮速到樓間無所覩而酒炙果實在焉所用樽罍匕著悉燕氏物也高明鬼瞰其語誠然

冥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能稱後為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侄珣一日晡時恍然如

醉夢中見其叔騶從甚都來其家詗亟拜之問叔今代浦耶曰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珣久而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赫死矣又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爲像一塑遂肖其容

記鬼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

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炁寒舉此聊爲之記

焚屍妖絶

縉雲英華死唐李陽冰之女陽冰知縉雲未卒前一女英華死遂瘞縣後山中地靈至宋能爲祟與邑人陳生爲夫婦引之遊禹湖唱和之詩號英華集人欲害之者輒得禍後一知縣掘其墓得屍如生焚之而絶

亡妻復來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其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其官者至因自言其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二三日輒一至其問之曰君亦有形乎即見形如平生序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復來慍曰前日遽驚我何耶其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絶

鬼書

宣和末有題字數行於寶籙宮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始不可辯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圍城四月時有一黃衣人自稱鬼郎中送書於寶籙宮黃衣人忽然不知所在其書上題云寶籙宮徐知宮下云玄都領袖次部郎中行北鄉採運事鬼仲欲封其中大率言金人變盟兆亂之事其末有一項不曉今記于後云

東中西極六化四失能以千尺絲繫之必可逮三
權而補三極也北冥開南海興能康濟天下者眞
人出焉太華雖崩衡岷特起魚龍燕厭在在於人
可記乎凡六十字其書徐知宮徒弟周太安收之
予曾見之非人世物也近不知存否

郭節士

浮梁縣令宅堂柱廊作橋三間紹興丁丑歲永嘉薛
季益臘爲令以夏日覩吏牘於橋上據胡床倦臥
恍惚見朱衣人立其前訴曰某姓郭氏二十年前
承乏邑宰不幸草寇犯境悉力拒敵盡室皆死既

沒之後冥官錄其忠義俾之爲神而朽骨猶埋後
圃願尚書掩之爲惠實大薛曰吾爲邑長安得以
尙書見稱曰在冥間聞公當居此職非敢爲佞也
許之遂不見翼日命數卒訪其尸果得於花檻之
側乃具棺斂而瘞諸原處其後趙善著宰邑亦感
夢不肯與人言但求其當官政跡書之碑版而塑
厥像於崇聖寺以其抱忠節隕命故目曰郭節士
薛令果至權吏部尚書

吳山井鬼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有溺者董德之太尉李
梁作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裁可行汲遂無損
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出錢者云你幾們怕
壞了活人我幾個幾時托生

三古中式

淳熙中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約一布衣
友會于富陽蕭寺中與之對榻密謂曰某此行得
與貢舉其省試易義程文帽中用三古字爲驗其
人感且喜而去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用三
古字者竟置前列比拆卷非也私怪之未幾得中
者來謁玉山問曰老兄易義帽中用三古字何也

其人對曰此事甚怪某來就試時假宿富陽蕭寺
中與僧同步見一棺停于廡下僧指曰此官員女
也殯且十年無人來問瘞是夕夢一女子謂某曰
官人省試頭場帽中可用三古字必中中幸安厝
妾骨爲感某用其言果叨前列今往瘞此女矣

張胱

宋孫九鼎七夕日由汴岸而行忽遇已死張胱邀與
同飲久之悟其爲鬼懼曰爾死久我得無不利乎
張曰君福頗大無害也行至麗景門鬼曰至此切
勿傾顧即死矣君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必暴下

切勿服他藥只平胃散足矣蒼朮厚朴陳皮甘草爲末姜棗煎湯調服孫同人訝其面黃沃之以酒暮大瀉十餘次如其言服平胃散而愈後爲秘書少監

鬼方愈疾

寶祐間龍興富家子患頭痛百藥不愈設齋之夕有漁舟聞傍人云其人病乃壁虱入耳晝伏夜動治之稻稈燒灰淬汁伺夜静投數勺於耳即愈舟人四顧寂然明日往告如法治之越一日便覺清醒逾數日虱皮出於耳者盈掬遂愈

眠屍遺跡

福州鄭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階墀上有眠屍形跡天陰雨時其迹尤著鄭在宋末暮年登科尋躋相位當爲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其居民爲逼抑者遂自殺於堂階下嘗游閩中親至其堂取水潠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爲官豪所據子孫不絶如綫書脉遂斬然矣可爲世之强梗鑑

湖北稜睁鬼

殺人祭鬼之姦湖北最盛其鬼名曰稜睁神得官員士秀謂之聰明人一可當三師僧道士謂之修行人一可當二此外婦人小兒一而已建安洪忠恭云福州一士少年登科未娶鄉人爲湖北憲使齎持金幣就臨安爲擇婿士之父以貨茶筅爲生聞之大喜即從之界車乘已至乃迎而西入境之日午炊於村店愛其山水之美因縱步游行見古木陰森之下元設片石若以憩行人者即坐其上飯已熟急趣之已失所在因挖店主人以俱主人變色擾首急往冥搜得諸深山灌莽之間既剖其肝矣人卒兼程報憲憲驚痛下令捕盜杳無蹤跡由是店主人及鄰里皆送獄訊掠獄未竟未忍白

其父母累月後始知之同日自縊死此風浸淫被於江西撫州村居人遣妻歸寧以所饋餞酒不欲偕行而相去不過百步道深山然後出田間則望見婦家矣夫俟久不出疾走物色見支徑新殺一婦人斷其頭去其肝衣服皆非所着者又趨而進過兩婦人面色蒼惶正着已妻之衣執而索之得妻頭於籠内告於官遂窮其黨悉伏誅此類不勝紀今湖北鬼區官司盡已除蕩不容有廟食木陰石片蓋其祀所也

陝煞

談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戒之二
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
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
屋覓人不得次入廬室中虎子惶懼無計床頭先
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
板下無人耶云無遂相率而去幽明錄

呼祁孔賓

祁嘉字孔賓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
曰祁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
未毫銖所喪如山崖

繼子

白希邵中人爲徵仕郎無子抱屠家子子之後希死
數年仲冬偶客過訪留宿側室東方未明聞有拏
走聲客起視見男婦數十或仕服或儒服或青服
徘徊顧盼若有飢色又一人賤服履插一刀長尺
許踉蹌而進竟入室後少頃陽陽鼓腹而出數人
頓足嘆曰若夫休矣又不得飧矣淒然而退客驚
愕莫解備審之伊家老蒼頭云是夜以長至令作
祖考祀其持刀者主人生父也頓足去者其白氏
宗也

鬼責虐子

建人有再娶虐前妻之子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
後妻曰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乃虐我子如是訴
於地下吾十日誨汝汝不改必殺汝夫妻再拜爲
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戒甚切舉家送入栢林中
乃不見

李德裕幽獄

學士馮浩有女適呂氏子有女厲嘯其室曰爾前身
某甲之妻我乃妾也苦妒而害我我訴於帝十年
始許復仇又尋若十年不知再生爲呂氏婦今相

與歸陰府對辯耳自茲日夕與家人雜處忽不聞
其聲者踰旬已復至詢其所適乃曰往看斷李德
裕公事耳或問李德裕唐朝人逮今二百餘年獄
事何以至今方決曰陰司之獄以人生死往來之
不常獄繫多二百年而決者問其得罪者多與唐
史同亦有史中無者

妖女吟詩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曰
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
年頃刻不見

文正爲閻羅

郁官員外郎龔公捐館至五七日其夫人前一夕夢還家急取新裳而去因問何匆促如此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爲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爲此官耶

人鬼互叱

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燁卒長子庫部又卒乃粥其第爲荐處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頂

幘從數鬼叱荐曰我第爾何敢據速出無貽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荐叱曰爾昔爲人今爲鬼矣尚敢爾邪爾子不肖不能保有售貨於我何逐我爲言訖反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鬼婦咏詩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世嘗得句云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忽見二素衣婦人徐步吟賞此句數日唐卒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酒以奠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 出夢雋

空舟血痕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公疑之遣視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絛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冤物銜冤而訴乎

枯骸行酒

姜楚公常游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非六指乎乃強牽視之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

傻鬼子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於橋欄上臥軍人少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舍我當有酬軍人曰得何物曰有一銀盞少間來送軍人遂舍之其

忽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盞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盞示之夫具說早事且曰適看其盞有似我家者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清燕堂

張澤民死七日復生自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堂高隆上扁曰五相清燕之堂澤民問其守閽吏曰五相可得聞乎曰呂相夷簡劉相迪李相沆龐相籍富相弼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蓋作善之人聲應氣合芝蘭必以叢也語云天堂無則已有

則君子登信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五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五明扇

崔豹古今注曰舜廣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而黄帝内傳亦有五明扇扇之起以五明而製也陸機扇賦曰昔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然則今以招涼者周武王所作云故傳有武王扇暍之事一曰夏禹也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

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制有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帝及諸王皆得用之

章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

輪扇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以七輪相連一人運之滿堂寒顫及禁中宗戚貴室亦多為此物蓋起自漢丁緩云

羽扇

傅元羽扇賦曰吳人取鷙鳥翼橎之滅吳之後翕然貴重似爲羽扇之起而裴啓語林言諸葛亮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又在晉武滅吳之前矣按王嘉拾遺記曰周昭王時修塗國獻丹鵲一雌一雄孑夏取鵲翅以爲扇一名條融一名及景此疑羽扇之始

莫難扇

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画列仙奇鳥異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

細縷縫其際釆色明徹看之如可取故名莫難季龍出以扇挾乘輿

朱團扇

宋朝會要曰本漢世長柄扇宋孝武時詔王侯郎扇不得用雉尾故王公以下有朱團扇疑自此始也

摺扇

摺疊扇一名撒扇盖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褧者非是褧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咏及圖画中可見已聞撒扇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　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來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于薄也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香末每宮嬪群聚帝射之中有濃香觸體了無楚害宮中名風流箭爲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願也

香器

凡帳中香器多有異鈕鏁之長吉詩屈膝銅鋪鏁阿甄又七星挂城聞漏版多是器也義山詩金蟾齧鏁燒香入玉獸牽絲汲井回又鏁香金屈戍帶酒

玉崑崙戍即膝耳今釘鉸亦其類二季好使僻事乃近於瑣戞非夫徛頊誰知碧侶何等

簾箔

莊子曰有張毅者高門懸箔無不走也而談藪有戶下懸簾明知是箔則懸箔即簾矣荀子有局室蘆簾之文由此推之疑三代物禮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幃

銀蒜

歐陽六一做玉臺體詩銀蒜鉤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画堂銀蒜珠幀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

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蒜鎮羅幙釘蒜蓋鑄銀[illegible]
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
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紅藤簟

瓊州出紅簟一呼爲笙或謂之籧篨亦謂之行唐其
色殷紅瑩而不垢又不如溪鵠紅席竿散卧簟椰
子坐席蒲𧝣筍席花紈卧簟月支毛席流黃簟象
牙席爲優

象簟

安南鄧上舍說其祖初入朝時貢金梳象簟者凡象

齒之中悉是逐條縱横於內用法煮軟逐條抽出
之柔韌如線以織爲席今横截牙心有花紋即是
也縱時可抽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
知桃笙爲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乃
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觀雪菴

觀雪菴長九尺闊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爲格紙糊之
三面如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幔帘門
可容小座牀四面不妨設火及飲具隨處移行有
風可展之迴地即就雪中舁之比之氈帳輕而制
闊不礙瞻眺施之別用皆可不獨觀雪也

湯鎗

湯鎗溫酒爲銀銅鎗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
杯拼湯上溫酒即取飲冬時擁爐靜話免使僮僕
紛紛然殊亦幽致

剔齒籤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籤一枚以寄兄酉陽襍俎
曰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

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更拔幾莖與之所謂籤
者當是此類若以金絲類爲之無足奇者何必寄

却老先生

王倚叟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倚叟曰
却老先生至矣（南康記）

西皮

漆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
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爲
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效爲之

西毘

漆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毘國訛而爲犀皮桂蟝者出桂蟝國訛而爲桂蟝以此推之氍毹恐即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毘亦即是犀皮名訛而爲西毘也渠搜織皮出禹貢書　今之果朱漆而刻畫爲文以作罷皿名曰犀皮意海犀之皮必不如是匈奴傳文帝遺單于黃金犀毘一注云帶鈎也

郎當

郎當淨櫛罷也

比疎

古者尚沐故治髮之具櫛而已玉藻曰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如比然櫛已有比之義詩云其比如櫛箋謂相近迫也至漢書所言比疎則視樿櫛爲加密矣然尤非今之比疎也注以爲編髮之飾則今女子首飾所着金翠珍異之梳耳後世憚數沐而櫛用所以爲去垢之具則與漢之所言比疎名雖同而實又異也

木齒丹

脩養術家謂梳爲木齒丹法用奴婢細膩者執梳輕便自無斷損梳之愈多則精血通流一身舒暢

盤盂

禮大學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夏世已有盤制而湯始銘之也或曰盤盂黃帝臣孔甲造此盖二物之所起也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圍三尺四周有物象逐時更變且如辰時花艸間皆見戲龍轉側爲蛇矣故號十二時盤流傳至朱梁尤在

仙臺秘府小中白

郭從義嘗洛第鑿池得一罌受可五升餘體如綠玉

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旁有篆文曰仙臺秘府小中白按杜陽襍記仙臺秘府乃武宗脩合藥餌之所

水鑵

盧綝曰晉惠帝征成都軍敗帝渴帳下賫五升銅鑵取水就飲之後人因有水鑵之制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初拜有塗金渠鑵一并青絲三合繩即此也

小海甌

燿州陶匠創造平底深盌狀簡古號爲小海甌　許慎說文曰𥁕（音贍）小甌楊雄方言曰甌甂（音邊）雄慎皆

漢人凡所記非戰國即秦漢從秦漢溢三代飲燕少
具俱俎豆之類故也

抵鵲盆

抵鵲盆房州刺史元自誠之物類珉而色淺黃因夏
月浸桃李與水果俱冰齒盛冬貯水則竟夕不氷
可為異也

占景盆

郭江州有巧思多創物見遺占景盆古銅為之花唇
平底深可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每用時滿
貯清水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

盆

盎謂之缶注云今盆也呂氏春秋曰堯命質以麋輅
置缶而鼓之則缶已用於堯世矣周官牛人祭祀
共其禮器孔子曰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
瓶此又二物之名出於周代也

五位餅

五位餅自同光至開運盛行以銀銅為之高三尺圍
八九寸上下直如筒樣安歃蓋其口有微窪處可
以傾酒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木瓜桶

段文昌以木瓜益腳漆銀稜木瓜胡樣桶用之濯足

避秦

雲水人以小竹揉為方逸上為方盖逸之中寘衣衾
之屬盖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於背以行名曰避
秦此二字班馬書皆載於四皓事處罷物因事以
名其源流有如此者

二儀刀

上饒葛溪鉄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遺贈遇物
如風一上有鑿字曰二儀刀

惺惺三十六

博陵隱語以骰子呼為惺惺三十六又曰象六謂六
隻成一副

小三山

吳越孫揔監承祐富傾霸朝用千金市得石碌一塊
天質嵯峨如山命匠治為博山香爐峰尖止一竅
出烟一穗親朋效之呼為小三山

三雲鳳

李煜僞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
罷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亙字金鳳
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平一公

博學記云度量衡有虞所不敢廢舜典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注謂丈尺斗斛斤兩文具俱備名曰平一公

猷子

貴殯家龔罷有所謂猷子其製以銅形鬣尾皆具而背為大穴用距之以溺猷子為馬形蓋取登距跨如跨馬之狀意以便於坐備雅觀也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

夜渚

溺曰房中若水見於道書溺器曰夜渚見唐人文集

虎子

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周禮王府掌王之燕衣褻器注謂清器虎子之屬

客問瑤御曰溺器而曰虎子何也荅曰神烏之山去中國二十五萬里有獸焉名曰麟主服衆獸而却百邪此獸欲溺則虎伏地仰首麟主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國制溺器名虎子也 出雲窓私志

燈檠

黃帝內傳曰王母授帝九華燈檠于是燈有檠注膏油以為燈明其前也

法燭

漢淮南王招致方術之士延八公等撰鴻寶方法燭是其一也以非民所急故不行于世然則法燭之起自劉安始也

光濟叟

武宗同光年高麗行人至副使朴岩叟文雅如中朝賢士旣行吏掃除其館舍得餘燭半挺其末紅印篆文曰光濟叟蓋以命燭也

烏臼金奴

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臈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臼案上捧燭鑄一鐵人高丈五云是楊氏時馬厩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烏臼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臼金奴正好作對

宋時官燭

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絹易之召詰之伏罪羅燒則灰飛絹則餘燼而已 出傳聞錄 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

仙音燭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如高層露臺爲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燃點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燭盡響絶莫測其理

小摩尼数珠

漢隱帝之禍手中猶持小摩尼数珠凡百八枚盖合浦珠也

百八丸

和尚市以念珠爲一百八丸

還元竹

自紙行於世簡編之制遂絶予曾與所親言當取江湖大竹火上出汗候色變白磨瑩破之闊半寸長七寸厚三分兩兩膠固白圈在外細線爲繩三道編聯使卷舒快利每片書字一行容則倍之不欲人見者加囊封宜號還元竹終以身未至南山但成漫語

方侯

明皇因對寧王問御近日棋神成力何如王奏臣憑托陛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將方亭侯來二宮人以玉界局進之遂與王對手

方便囊

唐季王侯競作方便囊重錦爲之每出行褋置衣巾篦鑑香藥調丹之物

金頭黃綱山品

針之爲物甚微問諸女流醫工則詳言利病如吾儒之用筆也宋湯匠氏詳熟精好四方所推金頭金綱山品醫工用之以砭刺者

金剛炭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盃口自唐宋末五

代時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熾一爐可以終日

黑金社

廬山白鹿洞進士輻湊每冬寒醵金市烏薪爲禦寒之備號爲黑金社

星子炭

唐玄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帛擁爐冬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盤置桴炭火以進御止煖手而已禁闥因呼桴炭火爲星子炭

黑太陽

法出韋郇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細煎湯投和為
勒預辨員鉄範蒲内炭末運鉄面搥實擊五七十
下出範陰乾巨細若盞口厚如两餅頓于寒爐下
爇十数枚烘燃徹夜晋人以爲獸炭只此類耶

盧州火甲正

室既密爐既深火正舉其熾香若非運七治灰則淺深緩急將焉托哉乞之爲功審矣命之曰盧州火甲正

銕了事

杜岐公悰以刻耳匙子呼爲鉄了事

辥醜刀

里人有辥姓者善裁植常持厚脊利刀芟洗繁穢遂名爲辥醜刀

淨君

商山館中窓額上有八句詩云淨君掃浮塵凉王招清風是帚與扇也

珠龍九五鞍

劉鋹自結龍九五鞍獻於闕下煩著勤劳

巧先生

石守信掌庫奴蕭雲夜開庫私取錢愀愴惶失鎖不敢明言但云不見乂手銕龍周顒戲曰何不問巧先生求之意以鎖口尚啣鑰也

眉匠

篦識瑣緎物也然丈夫整鬚婦人作眉舍此無以代之予名之曰鬚師眉匠

漆方士

王丞相溥還政閒居四方書牘荅報皆手筆然不過百字捲以紙札封固自造赤漆小版書其上僕吏以帕蒙傳去雖一時間可發數十公自爲本戕後加類匣安抽面以啓閉字湿則能護之故又有漆

方士之名

火寸

夜宫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智者披杉木條漆硫黄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爍然既神之呼引光如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

逍遥座

胡床施轉関于足轉縮須臾重不數斤明皇遊幸頗多從臣或待詔野頓扈駕登山不能跛立欲息則無以安身遂創爲逍遥座

青沙連二梳

飣雅作青砂連二椀滿貯茶蘗木犀瑞香散蕋一座
清香可愛

禊緯一盤

五代時五十年間易姓更代如翻餅然官爵益濫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於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不相關故將相大臣得意竊享燕安筵具更相尚侈水陸珍異畢集于前至于方丈所列朱花玉果辣筍鮓醢糖品香劑參差數百品謂之禊緯一盤

印章

銀印金印曰銀黃公侯印龜紐綬紫曰傳龜襲紫印組曰印韍鞶草所涤綬曰盭綬此草似艾又曰艾綬

機杼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絲麻素縷手經指緯後世爲之機杼體服以辨此機杼之始也注伯余黃帝臣一曰伯余黃帝也

隨麈尾

釋藏指歸云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看麈所往隨麈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麈尾拂子盖象彼有所指麾故耳

隱囊

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類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棊

懸鈴

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中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代傳呼長慶中贊皇爲學士時河北用兵鈴數有

聲終不見人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慢曾莫之差元相時亦在院元詩有神撼傜條是也 戎幕閒談

鐵馬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後每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嵩窓私志

熨

帝王世紀曰紂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手輒爛與妲己爲戲笑今人以伸帛者其

遺意也

羅

世本曰庖羲臣勾芒作羅羅鳥罟也

網

古史考曰伏羲氏觀蒙面而作網世本曰勾芒作易繫辭曰庖羲結繩爲網罟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撇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譚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黃金轂轆釣魚車

又云翩翾蠻檣薰晴浦轂轆魚車響釣舟是其事也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針

禮記內則有紉針請縫之事由此考之當是自始制衣裳則宜有針線矣帝王世記曰太昊制九針由此始也

繩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書序曰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則是繩出于太昊之前高氏小史曰燧人氏時結繩刻木以記事則繩自燧人始也

欹器

周公作欹器石虎始置木鳳御敕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缽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缽而注於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其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爲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有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滿則平溢

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

撲滿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元狩五年爲國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撲滿一枚云撲滿以土爲器以畜錢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錢重貨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以贈君然則漢武帝時已爲此器出於畜聚之厚也

曆

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之神化爲二龍夏后布幣而策

告之卜藏其祭吉龍云而祭在櫝韋昭曰櫝匱也
書武王有疾周公作冊納之金縢之匱中盖櫝匱
一謂也夏后謂之櫝周始謂之匱然則三代之制
也

櫝食

國老閑談曰真宗問杜鎬櫝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
景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
之食料必差殊乃命大官毎日具两檐櫝以賜之
此其始也

碓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以身踐
碓而利十倍則碓盖起于杵臼之遺法也

磑

世本曰公輸般作磑今以礱穀山東謂之磑江浙之
間或曰礱編木附泥為之所以破穀出米

磨

方言曰磑謂之䃺錯碓切説文曰礲石磑也方言磑
以䃺為磨則磨以磑而作也盖起於公輸作磑之
後礲古磨字

碾

後漢書云翟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
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此疑碾之始也

舂堂

舂堂以渾木刳而為槽一槽两邊約排十杵男女閒
立以舂稻粱敲磕舷皆使遍槽聲若鼓聞于数里
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瀏亮也

杵臼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世本乃云雍父作舂杵臼
呂氏春秋曰赤冀作杵臼皆非也黄帝内傳曰帝
既斬蚩尤因制杵臼易繫辭曰神農氏末黄帝堯

舜氏作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
盖取諸小過此疑杵臼之始也

鉄鑊文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鉄鑊梁天監中鑄東
坡遊寺詩云蕭翁古鉄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
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数見之然未嘗稽考
本何物為何用也近復遊于寺因熟觀之盖有文
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
日乙卯皇帝親造鉄鑊於解脫佛殿前貯滿甘泉
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物以佛神力遍至十

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今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脱衆苦如蓮花在泥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言鮮八珍典滌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悦何取腥羶爰造斯器面成妙緣勝如碧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遷又一行云五十石鑊始知二鑊乃當時植蓮供佛之器耳

箕箒

世本曰少康作箕箒許愼云陳留以飯箒爲筲今人亦呼飯箕愼漢人所記疑皆秦漢時事耳

釜甑

古史考曰黄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詩疏引禮運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易允曰甑坤爲釜

題匕

方言曰匕謂之匙說文曰匙所以取飯文王之賛易至震曰不喪匕鬯大東之詩曰有捄棘匕注云匕所以載鼎實則匕三王之制也

箸

禮記曰飯黍無以箸韓子曰紂爲象箸則前已有之非商紂始也特以象爲之耳即今之箸箸謂之趙達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箸而筭無不徵應

齊眉大士

合浦有書生張奉世貧苦飄泊謟登有位之門獵取酒食一日酒半士友各言其能或私謂曰張君亦有藝彼多差使齊眉大士功力如神聞者莫不大噱盖謂運筯敏速盤無留味也

鳴鞭

又曰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法也然則鳴鞭雖始于唐亦本周事

鞭

說文所爲驅遲者也古用革以騎馬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是也後世易之以竹故或謂之箠蓋策之以進馬太王杖馬箠去邠是也虞書曰鞭作官刑則得名于堯舜之代始爲薄刑之用

鞍轡

桓寬鹽鐵論云古者繩鞚草鞮皮薦而已後代以革鞍而不飾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推此當是三代之制盖黄帝始服牛乘馬疑未騎也

鬼功毬

嘗有象牙負毬中直通一竅内車二重皆可轉動故謂之鬼功毬或云宋内院作者

鬼功石

嘗有戒指嵌馬腦一塊面上碾成十二支生屬其紋細如髮似非人功故謂之鬼功石又名鬼國石

笛

楊廉夫有玄鉄笛字曰鉄龍楊孟載爲歌顧仲英有蒼玉簫號曰玉鳶孟載爲之引二詩語奇頗復有稱至如楊咏春州云六朝舊恨斜楊裡南浦新愁

細雨中跡其音律何不佳者終未若白傳詩更自灼然

相風

黃帝傳有相風烏疑黃帝作拾遺記曰少昊母曰皇娥遊窮桑之浦有神童稱爲帝子與皇娥讌戲泛于海以桂枝爲表結芳茅爲旌刻玉爲鳩置于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烏亦其遺象古今注曰相風爲夏禹所作周遷輿服禮事曰相風周公所造卯鳴鳶之象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後代改爲烏沈約輿服志曰相風秦制

紙鳶

俗謂之風箏古今相傳云韓信所作高祖征陳豨信謀從中起故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以穿地隧入宮中也蓋昔傳如此理或然矣梁太清中侯景攻臺城内外斷絶羊侃教小兒作紙鳶藏於中簡文帝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放之冀得達援軍賊謂是厭勝又射下之見馬聰通曆云然其事初一見於此知其審爲韓信造矣

叫子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吹之能作人言嘗有

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試取叫子令頷之作聲如傀儡子其冤獲伸亦可記也

指南針石

陰陽家以磁石引針定向每有戊午丙午之異按本草演義磁石磨針則能指南然常偏東不全南也其法新纊中獨縷以半分于蠟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以針橫貫燈草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爲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類相感耳

泰和

程氏蓉露載李泌訪隱者選異菜怪木蟠枝以贈隱者曰養和人至今效之予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毘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烏龍養和皮陸皆有詩皮詩云壽木養數尺天然形狀幽把疑傷虺節用恐破蚍瘤置于合月覲買須雲肆頭料君携去處炯雨太湖舟龜蒙詩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親逋客兼能助五禽倚看滄浪望釣勝白雲吟不是逍遥侶誰知物外心

執氷而踞

左傳執氷而踞杜預以氷爲器初疑其不然及觀詩大叔于田抑釋棚忌注棚氷所以覆矢曾弓師古釋文棚音氷所以覆矢也馬氏云櫝貝盖也今韵畧注云箭房之盖盖棚通作氷乃知預之說爲有據也

鞦韆

古今藝術圖云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態每至寒食爲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樹立架謂之鞦韆

大儺面具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計其少及見乃是八百枚爲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戲具

宋朝王韶開熙河之後亦以舞迓鼓使諸羌出觀遂破覓童此兩得以爲策也今之元宵舞者是其遺制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徒舞舞曲有緑腰蘇合香屈柘湖渭州團乳泉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燕排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緑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衫執鞭於床上舞蹀蹀皆應節奏唐宴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於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爾

雙陸

長行局魏時曹植字子建始造雙陸局取兄弟之義雙陸盤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雙陸最近古號爲雅戲始於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晋魏

齊隋唐間宋太宗擩於聲詩紀于李文饒陸有光焉

竿詩

近塞閭里竿戰詩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相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齊東野語趙南仲赴鎮日曹西士賦詩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似略雅

竹鼓戲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詐又其製作之法曰𩩲上不𩩲下通衢用以為戲云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六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海右門氏王圻纂集

器用門

度量衡類

三器序

序曰天地肇判陰陽攸分六位時成萬物形著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類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重輕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黨羊頭山之秬黍焉以之測幽隱之情以之達精微之理推三光之運則不失其度通八音之變則可召其和

以辨上下則有品以分隆殺則有節凡朝廷之出治生民之日用未有頃刻不資焉者也歷考往古如虞舜慎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欲援序於萬類舍是則何以我嘗見有司頒禮既謬誤而莫知先儒談經亦闕略而未講於是采歷代之制考載籍之文而述度量衡三器之圖義焉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丁酉序

總論三器

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鍾之作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宋皇祐中阮逸胡瑗

累黍定尺既大於周尺姑欲合其量也然竟於權
不合乃謂黍稱二兩已得官秤一兩及疑史書之
誤及韓忠獻公丁文簡公詳定知阮胡之失亦莫
能以三器參相考也先是范蜀公上封事曰樂者
和氣也發和氣者音聲也音聲生於無形故古人
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有形者秬黍
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数也權稱也鍾也
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而後爲得也乃謂
以黍定三器則十者無不該三者尺爲之本周尺
也者先儒考其制脗合者不一至宋景文公取隋

書大業中歷代尺十五等獨以周尺爲之本以考
諸尺項司馬備刻石存此尺様苟以是定尺又以
是參定權量以合諸器如挈裘而振其領庶乎其
可矣

歷代尺

一周尺漢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荀勗所定晉
前尺祖冲之銅尺並同近年司馬備刻周尺漢劉
歆尺晉前尺今圖于後備又云高敏之以漢錢五
物參校尺同

二晉田父玉尺梁法尺實比周尺一尺七釐

三梁表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隋時
始用木尺而定律呂大業中更詔用梁表律調八
音之器

四漢官尺晉時始平掘得古銅尺實比周尺一尺三
分七釐晉荀勗既定晉前尺阮咸譏其聲高則悲
非興國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後始平掘
地得古銅尺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
咸服其妙而莫能措意焉宋景文公謂時人掘地
得尺乃破周漢之二器亦近夫貴耳賤目者也

五魏尺實比周尺一尺四分七釐杜夔所用者

六晉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晉氏江東
所用者

七後魏前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七釐

八中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即隋開皇官
尺謂鉄尺及後周市尺

十東後魏尺實比周尺一尺三分八毫

十一蔡邕銅籥尺後周玉尺同實比周尺一尺一寸
五分八釐

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鉄尺同實比周

尺一尺六分四釐後周時達奚震等議今勘周漢
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古者黄金方
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鉄尺爲近司馬條刻宋尺
後周尺又云大常寺樂律尺少府監祭器景圭渾
儀尺皆同實比周尺一尺五分
十三隋萬寶常水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
十四裨尺實比周尺一尺五分趙劉曜渾天儀土圭
所用者
十五梁朝俗簡尺實比周尺一尺七分二釐
十六五代周王朴律准尺比周尺一尺二分有奇

十七宋朝和峴景表尺比周尺一尺　分有奇
十八阮逸胡瑗皇祐樂書黍尺比周尺一尺七分
韓丁校定
宋韓忠獻公丁文簡公校阮胡尺令尺匠石素等再
累黍制尺二條其一比周尺一尺三分五釐
三司布帛尺
宋司馬偹刻三司布帛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
禮器尺
宋禮部頒祭祀儀式造禮器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二
分

度
古者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
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歷代度制
蔡邕鄭康成荀勗所論尺有增損始勗當武帝泰始
中校大樂八音不和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乃
與劉公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古尺更鑄銅
律調叶聲韵後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
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聲暗同于時郡國或得漢
時故鐘勗吹律以合之其聲皆應時人稱爲精審

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遂施用之勗去千載之
下推百代之法度数既合聲韵又諧亦可謂密切
而有證也
論量
量用一千二百黍爲龠（謂十二銖）十龠爲合（謂二十四銖）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考工記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
注云六斗四升爲鬴考工記鬴法積百萬分乘除
布筭則龠爲七百八十一分二釐五毫實黍十二
百合爲千五百六十二分五釐實黍二千四百升

爲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分實黍二萬四千誧爲百萬分實黍百五十三萬六千大元數曰凡七十有八萬黃鍾之數立焉正與此合於是見阮胡倫今升斗皆大而鄧保信林億等皆小

斛石之辨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若酒言石從其味之醕醨如以二米釀酒醕者止七斗或六斗而醨者多至于十五六斗未嘗有定數也至

于麵言斛石麫亦未必止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小大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殊可笑也如弓弩校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折衝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論權

權以百黍之重爲銖二十銖爲兩（謂兩黃鍾之律）十六兩爲斤（謂三百八十四銖准易爻）三十斤爲鈞（重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當二篇之策數）四鈞爲石（准四時之數）

秒忽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

銖秤

皇祐新樂圖有銖秤其圖幹十分二十四銖爲一兩止一面有星一繫一盤如民間金銀等子者其錘形如環

什物類

總序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其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爲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從夥者非

器物總論

武士陳列殿下曰陛戟其宮中出入者本官封有衣戟傳審印信然後受之曰棨信王公已下用棨戟前驅曰油戟天子乘舟曰鷁首一曰文鷁吳船曰艅艎水中簰筏曰枋簰帛飾闌檻曰帛蘭船縫皮爲船曰革船人在內櫓在外曰露棹肅宗賜尚書劍手署其名曰韓梜劍首以玉作鹿盧形曰檁具小刀曰童子刀曾實刀曰孟勞角端似牛角爲弓曰角端弓弩名曰大黃亦曰谿子又曰黃門窓名曰白間臿曰鍤斧鍬音華大斧曰閿斧椎曰終葵

大鼓曰咎鼓植鼓曰建鼓掌鼓曰剛別附動名于鐘曰景襄鐘作猷蒲牢形于鐘上曰蒲牢鐘以鯨魚杵擊之輒大鳴盖以猷素畏鯨也伯牙琴名曰遞鐘大鼎曰函牛鼎夏后氏尊画山曰山罍其足下附有倡堂房曰房俎西域毛席曰氍毹其細曰毾㲪烏桓罽曰㲮㲪上力于反下胡逵反又曰毼布褐曰毛布匈奴所以受酒酪者曰服匿旃帳曰穹廬乳酪曰北酥蘭紙曰三韓紙氈曰毛席無茵席曰簀床踞床邊曰踞廁桃枝竹席曰桃笙扇曰便面曰屏面王母翳雲毋屏面以其地產木名

杖曰靈壽杖書囊曰方底東篋曰緘縢小紙曰赫蹏設機車引水上曰翻車渴烏水碓曰水舂布袋曰排囊長鎖曰琅當馬胸前以韋為蔽曰馬當胸繫頸帶曰鞶膺甲馬曰介馬馬額鏡曰月題小棺曰楬櫝楬音竭載棺曰載木朱飾棺曰朱壽之器賜木曰東園秘器柏為題頭曰黃腸以頭內向曰題湊藏中便坐曰便房臬前明堂曰券臺楮錢曰瘞錢燭曰脂炬大燭曰猛燭大炬曰猛炬懸火曰墳燭簾曰妓衣盱視書欹案曰倚書牀鑷白具曰却老先生

漆器

韓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上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內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則髹之布漆自舜始也盖堯啜土鉶飯土簋故爾

陶器

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甕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錢氏有窑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

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鬬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宋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窑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窑質頗粗厚宣政間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窑于內司脩造青器名內窑澄泥為範極有精微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窑亦曰官窑比之舊窑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窑餘姚窑續窑皆此類若謂舊[illegible]不復見矣

磁器

江浙官窑燒造供上磁器其始摶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窑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為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窑變蓋數十窑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然監窑官見則必毀之窑變實珍奇而不敢以進御以非可歲供物也供上之磁石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瑕疵色澤如一者耳噫物苦窳不足道也物亦奚用珍奇為民間燒磁舊聞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毀之益見小者藏去賫

諸富室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產之英華聖人貴之彼磁雖奇出於所變者上之不得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瑣瑣者以供富室私翫奚以變為哉願質于司甄陶者其亦致情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責吾不得而知也

二窑

哥窑與龍泉窑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為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脉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窑則多斷文號曰百圾破龍泉窑至今溫處人稱為章窑閩國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

瀝青補鐵缸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可先用竹篾箍定却於烈日中晒令十分乾仍用炭燒縫上令極熱却以好瀝青末糁縫處令融液入縫內令滿更用火略烘塗開永不滲漏勝於油灰多矣

瓖

鏤音減以鐵金飾馬首又曰鐵質金文曰鏤也西京賦金鏤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鏤玉瓖詩云鉤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瓖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鏤銀事件當用此鏤字或作鏒非佛經呪有蘇怛鑁之語他書罕用此婦飾曰瓖嵌生活當用此瓖字俗作廂非

鈿金

張懷瓘書錄云往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以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為篆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彤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字曰上周父作彤戈鈿

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而釦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亦不知矣

金釦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揚雄蜀都賦曰雕鐫釦器百伎千工

蒜汁描金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窰燒永不復脫凡碾工描玉上用石榴皮汁則見水不脫

銅器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感陰氣翠潤如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能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故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傳流人間色紫褐如有硃砂班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拂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僞者以漆調硃砂爲之易辨也

古器辟祟

古銅器多能辟異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諸祟

銅腥

上等古器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歷代識文不同

夏禹鳥迹篆商則虫魚周以虫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宋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爲决非三代物也

古器欵文不一

欵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欵乃花紋以易飾古器欵居外而凸識居内而凹夏周器有欵有識商器多無欵有識

欵識真偽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欵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糢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無纖毫模糊此盖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明淨分曉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一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欵稍或糢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蠟模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様又加欵識刻畫

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畧寛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縫勿令有絲線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塩并紙筋固濟于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冩入然一鑄未必便成此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

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寶至南唐后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場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欵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

青色者世所希見天寶時有鳳環瓶此亦極品也

僞古銅器

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釅醋調細硇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臈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臈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之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匱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鬨不能逃識者之見

古器無識文

古人惟鐘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体質文顏色臭味足矣

古器不知名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器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舖嶺人家掘得古銅盆有两環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之欹罷

辨追蠡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鐘鈕於

茂木安者追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㶚粉令凸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欵文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絶亦非蓋剥蝕也今人以器約用久而剥蝕者爲蠡

鐘筳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爲鐘削木爲筳叩鐘　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筳叩垣墻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中甲曰以筳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泥爲鐘則無聲聲果在虛中之器乎

擊迷

擊迷駁馬無當於車按檀材可以爲車檀與擊迷相似又似駁馬故里語曰所檀不諦得擊迷擊迷尚可得駁馬梓榆擊迷一名挈榼

刁斗鐎斗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莽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上刻二師將軍字及其它官號尤表其爲

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可炊一人食用古之刁斗世訛刁字爲銚字耳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炊也若鐎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予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刁鐎皆有柄故皆謂之斗銚無足而鐎有足耳又字書以鐎爲溫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熟故溫以烹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鐎予所見者正然

古劍欵識

予常至南内干戈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闊及寸背嵌銀作

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弁臯家四字面嵌銀題模稜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假使英雄生胆氣從今不用佩吳鈎詩直似元宋人作然不可考矣

古銅瓶鉢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鉢銚

本天竺國器故語謂之鉢多羅漢云應器省量畧彼

土言故名鉢西國有佛鉢是也宋廬江王以
餉祖祈則是晉宋之間始爲中夏所用也廣雅曰
鋗謂之銚說文云溫器也曹操上獻帝表曰臣祖
騰有順帝賜純銀粉銚疑漢人始爲之也

魚鑰

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有守夜之義

爐

周禮天官冢宰之屬宮人九寢中共爐炭則爐三代
之制也

香爐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用香爐
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狻猊爐
則古之踽足豆香毬則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
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
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僞者當以物色辨之

晉冢古器

咸傳嵊縣僧舍治池得一磚上有永和二字及掘得
銅器耶今之香爐有蓋蓋上有三足如小竹筒空
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另有銅盤
承之

便身器 枕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遊獵冥山北見猛虎一矢斃
之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此爲虎枕之始魏咸熙
中得梁冀玉虎枕臆下有題曰帝辛九年帝辛即
紂也是則商紂之時已有其制矣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貯以紅棊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
穢采蘆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甚
溫煖雖木綿不可及也采松樹枝作曲几以靠背
古名養和

鷄鳴枕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
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
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乃碎之及
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乃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牀

孟子曰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黃帝內傳有七寶登
真之牀則牀疑始於有熊氏

胡牀

搜神記曰胡牀戎狄之器也風俗通曰武靈王好胡

服作胡床此蓋其始也今交椅是

節目翁

陸龜蒙談藪有一竹裨牀常用偃息時天巳寒童忘鋪毡褥龜蒙巳坐凜然急起呼曰此節目翁須是與它些衣服不然　寒我也寒

欹牀

如今之欹牀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尺上平（僧家亦偏裨倚亦有不當然高低不等難爲玄倚）若皆倚坐檔乃右可几臂倚右檔乃左可几臂倚左左右几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蟠膝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可方二尺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從至檔其高地三尺）

三十木製藤綳或竹爲之

醉床之制

床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爲子面嵌大床中閘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韋綜之韋下虛二寸床底以板鋪之勿令通風子面嵌下與大床平一頭施轉軸子面底設一拐撑分爲五刻子面首挂一枕若欲危坐即撑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即與大床平矣凡飲酒飫後不宜便臥當倚床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即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撑高下如意不須移身可以盡四体之適大床兩椽有二尺餘前後鑿二竅孔爲直几二其下爲筍欲倚手則嵌几于竅孔中

案

有虞三代有俎而無案戰國始有其稱燕太子丹與荆軻等同案而食是也案蓋俎之遺當作盌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衡語林云案乃古盌謂舉盌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

几

漢李尤几銘叙曰黃帝軒轅仁智恐事有闕作輿几之法則几創始自黃帝也

嬾架

陸法言切韵曰曹公作欹案卧視書今嬾架即古制也則是此器起自魏武帝

鏡

玄中記曰尹壽堯臣也作鏡黃帝內傳曰既與王母會於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則鏡蓋肇

於軒轅非尹氏始作也

咸陽宮鏡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病疾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并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西京雜記

鏡臺

魏武雜物記曰鏡臺出魏宮中有參帶鏡臺七子貴人公主鏡臺

玉平脫雙葡萄鏡

開運既私寵馮夫人以其事尤秘會高祖御器之用有玉平脫雙葡萄鏡乃高祖所愛帝初即位舉以賜馮夫人咸訝之未久冊爲皇后

古鏡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將家十二鏡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碧金仙

有刁蕭者携一鏡色碧體瑩背有字曰碧金仙大中元年十二月銅坊長老自九峰鑄造于以俸粒五石換之置于文瑞堂呼爲銅坊君

光音王

光叔之賢會昌微忌之帝因引照戲令宮嬪離合鏡字湏臾以光音王奏帝曰鏡子封王耶不懌而罷距宣宗即位止三四年

寶鏡銘

姚子真字歆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爲作自尚

方銅焉產自丹陽覩其葳延年益壽樂且康芳名寳鏡倶未央 子真古鏡記

鐘棣鏡

近見一鏡如鐘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子字也

春陵古鏡

道州民於春陵侯家得一古鏡于背上作 花四朶極精巧其鏡面背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晷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

時物人土千年三代無此物其質並未變信知古
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亦無此也

光明藏

出行如居家一物不可缺缺則不便於我畢集焉惟
荷者催其害予取小簿鏡入奩糊紙左右室白牌
題曰光明藏

鏡臍不可懸玉籤

俗以鏡臍懸玉籤但知爲美觀至銅冑綵綬兩強不
能相下以致千載傳世出土之物古色一旦磨盪
壞之有餘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
婦人手各執鑷綖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
抽出關諸門咸啓婦人各出戶前（出皇覽）

爪杖

釋藏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用竹木削
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背脊有癢手所不
到用以搔爬如人之意

如意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而救水不
贍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陰功感
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舉之頃即
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之世
有十四年大旱天運自然孰敢有違汝欲救之當
解其半耳商世果大旱至七年湯乃齋戒剪髮斷
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天忽
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元爲之一舉耳後
人倣其制號如意云（采蘭雜志）

玉如意

吳時秣陵有掘得銅匣開之有白玉如意所執處皆
刻龍虎及蟬形胡綜謂秦始皇東遊埋寶以當王
氣此蓋是也則如意之始非周之舊當戰國事爾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陶家瓶餘事）

杖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爭走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此
已見杖矣蓋起於此乎大戴禮武王有杖銘莊子
有神農㬥然放杖之文

毬杖

宋朝會要曰毬杖非古蓋唐世尚之以資玩樂

驕龍杖

天師杜光庭驕龍杖紅如猩血重若玉石似非藤竹所爲相傳是仙人留賜

酒罏

樽

禮運曰禮之初始諸飲食汙樽而抔飲注云鑿地爲樽此樽名始也後世或以瓦木爲之取諸此或以有虞始又以泰名樽

三彝

又曰灌尊夏后氏以鷄彝商以斝周以黃此三彝之始也

銅樽

蔣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欹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毡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出朝野僉載

杯

禮玉藻曰毋没則杯圈不能飲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毋獻常滿杯盖杯三代之制也紂爲瑱杯是矣

椰杯

椰杯産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刺客得其首因梟於樹已而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爲飲器越富剌時方大醉故今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豈亦椰子類耶但椰漿素所醖而核之酒則臨時所釀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木也

三雅杯

闢洲有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杯盞上各有二篆字一曰伯雅二曰仲雅三曰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爲三雅池予常覽魏文典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制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大注一斗中注七升小注五升

紫霞盃

會稽鄒經有紫霞盃其造法傳自宣和徽宗常賜名臣太乙盃飲酒可療弱疾唐愚士學士爲之贊曰劍

丹砂剖乳石杵玄金曰白璧陽燧煇方諸滴[illegible]
精抃成質規其形運乾則處其中涵太極假[illegible]
薦瓊液丹田滋玉池漓九虫遁三尸匿齊日月壽
罔息商厥功疇敢匹羽觴潛大白斥宋大觀求所
懌錫以字曰太乙越之邑鄧氏逸器斯製垂無數
愛其文之古雅故筆之以時觀焉

牙盃

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
之言古人軀體大升合小仲景傷寒證治論湯劑
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

言信矣余按廣韵盃字云酒器牙雅同音則雅字
蓋借用三雅乃酒盃也無可疑者

九曲螺盃

以螺為盃亦無甚奇惟藪穴極灣曲則可以藏酒㵼
為九曲螺盃

金蓮盃

楊鐵崖耽好聲色毎於筵間見舞女有纏足纖小者
則脫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余竊怪其可
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
時時行地羅裙掩兩兩更鷰春瀲灔傍人都道不
須舜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醮蒲萄暖和笑勸
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刬蹈金蓮行款款
此詩則老子疎狂有自來矣 輟耕錄

一散

禮經載酒器如曰斝尊爵觶角觥觚至後世有伯雅
中雅季雅大白舞尾觴等號人皆知之詩簡兮簡
兮公言錫爵注恵下不過一散散酒爵也受五升
此二字亦奇

金叵羅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

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
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為酒器
然觀史云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豈可以置酒
器乎黄朝英亦有是疑

燕羽觴

江南中書省宰相飲器有燕羽觴一似常盃而狹長
兩邊作羽形塗以佳漆云省有宰相因惡五色耗
明凡器用類改令黑

盤盞

周官司尊彝之職六尊六彝皆有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

[illegible]今承盤蓋今世所用盤盞之緣其事已略見於漢世則盤盞之起亦法周人舟彝之制而爲漢世承盤之遺事也

神童盞

文宗時宦竪專横頗以酣飲爲娛嬪御厭患之爭賂内執事造金盞以金蓮荷葉萎茨爲玦束盤其實中空盞滿則潛引入盤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童盞之名

水晶不落

白樂天送春詩云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酒器也馮

玉家有水晶不落一枚

托子

建中初崔寧女以金盞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楪子盃遂定即遣匠以漆環易蠟寧奇之製名托子遂行於代後傳者更環其底

勺杓

禮明堂位曰勺夏后以龍勺商以疏勺周以蒲勺蓋龍疏蒲勺飾也後王加文耳然則勺之具當有虞始創之故無飾也至夏后加以飾杓則勺也祭祀曰勺民用曰杓其實一也或以勺之所容不過升而杓則加廣其所受皆取酌焉遂異其名制也

注子

事始曰唐元和初酌酒用樽勺雖十数人一樽一杓了無遺滴無幾改用注子雖起自元和時而失其所造之人

偏提

形如罌而蓋嘴柄皆具元和中宦者仇士良惡注子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着瓶而小異之目曰偏提

酒具

山徑既以蹇驢載酒詎容無具舊有偏提猶今之酒鱉長可尺五而匾容斗餘上置竅入出如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帯以革惟漆爲之和靖公送李山人詩有身上秖衣粗直掇馬前長帯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下果中皿上以青絲絡負之或付書篋可作一担加以酒具及琴書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勝惟酒杯當依沈制用細篾絲編者漆之又輕不損不必用金銀瓦缶之物也

遊山食具

竹爲之二槅并底盖爲四食盤楪子三四每盤楪子楪十矮酒樽一可容数升以俻沽酒鉇一杯三漆合子貯脯脩乾果佳蔬各数品餅餌少許以俻飲食不時狎應惟三食盤相重爲一槅其餘分任之暑月亦可俻冷肴鮮果熏魚臈肉不畏大暑之物一肩竹槅二下爲匱上爲虛槅左槅上層書匣一俻筆墨硯剪刀韻畧襍書冊匱中食楪楪箸各六七各俻生果数物亦要剸果小刀右槅上層琴一竹匱貯之匱展棋局一匱中棊子茶碾一品臈茶

即碾熟者盞各托三四及盂鍬等及附帶雜物小斧子斫刀劚藥鉏子腊燭二拄杖釘鞋靴木屐棕鞋而衣油衫箬笠棕帽繖笠油披肩食銚虎子急須子油筒

五色藤

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細於錦綺亦藤工之妙手也新州作五色藤筌臺皆一時之精絕昔梁劉孝儀謝太子藤筌蹄一枚云炎州采藤麗窮綺縟得非筌臺與蹄語訛歟

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别求遂與之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柳信與之遠矣文房四寶諸作宣州諸葛氏

形管

古今注牛亨問形管何也答曰形赤漆史官載事用赤管言可赤心記事

拂

周公蓮曰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西載銍北載拂注音拂以擊治禾今謂之桲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鉄連枷鉄簡藏秘府狄武襄以鉄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棓亦作桴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此棓枝之棓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鉄爲之短兵之利便也

笭箵

大唐新語曰漁具揔曰笭箵漁服揔曰校杇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

訶保宗而全家風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韵
簪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𡺸挺切誤
矣故蘇子美松江觀魚詩曰鳴榔莫動蛟龍睡舉
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尔帶簪
簪皆作平音今韵畧不收此字

鞭價

楊用修云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
五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
小怒五千則大怒必至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
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說也又顧況有露青竹鞭歌

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
馬鞭聰灰煮蠟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忽見楊
州北邸前秪有人還千一錢蓋言其物貴而價賤
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之錢猶以為少
當時好尚如此又唐人進士絲鞭工緻為最洪武
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啓詩集予讀杜陽
雜編天寶中異國獻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光
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代宗
於興慶宮複壁間寶匣中得之嘆為異物命聯蟬
綉為囊碧玉絲為鞘又貞元中中常侍自蜀使回
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鞭質皎而
鮮甲毛羽無不畢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
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及覽此鞭頗甚称肯
遂置之明珠匣云此二鞭者不知當時價又何如
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兵器類

五兵

兵者戈戟矛劍之總名也太白陰經曰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蚩尤乃鑠金爲兵割革爲甲始制五兵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積也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器然則兵蓋始于炎帝而鑄金爲刃自蚩尤始

斧鉞

輿服志曰黃帝置內傳曰帝將伐蚩尤玄女授帝金鉞以主煞此其始也以銅爲之省䥐刀事物紀原

金斧

金斧黃斧也鏤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漢制諸公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斬妲己故爲諸公之儀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兩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者則爲特賜名爲特斬郎

公王建鍠

秦改鈇作鍠一本云鍠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助輿通建用之

干戈

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羲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則兵起于太昊矣呂氏春秋曰蚩尤造五兵蓋其一也

弓矢

太白陰經曰庖羲氏弦木爲弓剡木爲矢易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作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山海經曰少皞生般始

爲弓矢世本曰牟夷作矢揮作弓宋衷注云牟夷揮皆黃帝臣郭璞云弓矢一器而作者兩人于理可疑以般爲是墨子曰羿作弓荀子曰倕作矢呂氏春秋曰夷羿作弓張敎吳錄曰揮作弧史記曰黃帝弓曰烏號然則當以繫辭爲是員半千射訣曰蚩尤作亂黃帝始置弧矢

弩

古史曰黃帝作弩吳越春秋陳音對越王曰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生于古之孝子楚琴氏以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乃橫弓着臂施機設加之以力是弩

始于楚琴氏也而周官司弓矢掌六弓六弩其名物有唐大夾庾子別則弩之赴遠矣龍魚河圖則曰黃帝時蚩尤造五兵杖刀戟大弩也

馬前弓箭

兩漢京兆及河南郡執金吾司隷校尉皆是壯士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左右四人持弓矢遇畜物則射之有人高窺者亦射之魏晉江左則用角弓箭設而不用

神臂弓

筆談曰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幹鐙拒地

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扎謂之神臂弓最爲利器定征党項羌酋歸朝必于防圍神臂弓之爲國用自定始也

黎弓

黎弓海南黎人所用長幹木弓以藤爲弦箭長三尺無羽鏃長五寸如茨菰葉以無羽故射不遠三四丈然中者必死

蠻弩

蠻弩諸峒猺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略同以硬木爲弓椿甚妙似中國獵人射生弩但差大耳獵人弩又名偏架無樁箭偏架而射也

魯金僕姑

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之姑術玄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笮主人試之果然讀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睿之良矢皆以此名 膠葛

鳴鏑

前漢匈奴傳曰冒頓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射殺頭

曼單于者

弩甲

藥箭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幹中者立死藥以毒蛇草爲之蠻中惟大理國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似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爲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蟲獸之紋

器仗

二儀寶錄曰器仗皆自有虞氏始韜箙箭筒施弓袋

通謂之三伏蓋將備儀也左傳曰左櫜鞬右鞭弭是也禮樂記曰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名之曰建櫜王建讀爲兵甲之衣曰櫜周禮有矢服是也

射的

虞書曰侯以明之注云作射侯之禮以明善惡則射侯始見于堯舜矣至周有熊虎麋豻三五正侯後世就簡但爲射的蓋侯之遺意也射以暈計之亦三正五正之遺事也俗亦曰射帖

礮石

漢書甘延壽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今邊城有礮蓋出于范蠡飛石之制因事增廣遂爲今法蓋其始也唐書李密行田戌造廣雲礮三百具以機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

鐵砲

西安城上舊貯鉄砲曰震天雷狀如合碗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鉄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着鉄甲皆透又其破燒者強不若鉄之威軍中鉄不多得則磁以代之可也虎火鎗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爲之甯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箱上橫設鎗床左右俱孔達牌下拴二木止則爲車前𨙻行則鉄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竪車近身爲繩偝褡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惟四人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于戰陣大抵防突陣耳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衙刀

洞冥記曰黃帝鑄刀二儀寶錄曰刀之制有四陣之

刀起自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即有陌刀軍陣用之又陣障刀行從障衛則用之又有長刀即鹵簿千牛將軍執之又儀刀即武臣佩之自東晉多屢遂以木爲之飾以金銀佩之以備威儀即今之衙刀也 始緒事

刀劍論

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辟刀六名靈寶含章清剛揚文質紊龍鱗其於劍也周之昆吾吳之屬鏤楚之干將莫耶越王所帶者步光歐冶所鑄者五柄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魏之飛景流采華鋌張華所得之

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若人刀自不可缺也

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宵練）孫權之六劍（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唐武庫之四刀（儀刀鄣刀長刀陌刀）紛紛種種豈特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按范甯註曰孟勞寶刀名夫孟勞爲寶刀在傳已註矣註當言所以名意爲是而顧畧之楊士勛疏不復申說觀吳越春秋載干將莫邪夫妻二人皆善鑄劍干將莫耶即二人名知干將莫邪爲作劍之人因以名劍則知孟勞爲作刀之人因以名刀矣緣此知古人以所爲器爲名者夥是也器以所爲人爲名者孟勞干將莫耶是也

匕首

漢王莽傳曰莽避火坐宣室前殿持虞帝匕首則匕首之制舜時已有然兵械之原多出于黃帝亦其時事耶按左氏傳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

歷代刀名

思召刀　裴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刀及覺果在臥所名曰思召紹解之曰召紹字也

吳刀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煉赤朱山鐵爲一刀名曰吳刀後被范强所殺强將此刀入於吳

剌山刀　諸葛亮定黔中人馬俱從青石祠過抽刀剌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赤血刀　黃忠爲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於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刄百数

宜爲將刀　姜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爲蜀將戰敗失此刀

王雙刀　王雙曾於市中買一刀賣者曰得之者貴言訖忽不見後雙佩之果爲魏將

太乙刀　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敗入帳下王伯升伯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中不見

碑下刀　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刀柄上常有氣凄凄然時人以爲神物

項羽刀　董卓少時畊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氣作山雲又斵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中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五色刀　少帝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名曰五色刀小篆書

上血刀　宋順帝準昇明元年掘得一刀名曰上血其

刀照一室帝奇之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炎用以弑帝果如其名知凶吉之徵先見矣

定業刀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名曰定業長五尺篆書自制之

朝儀刀明帝鸞以建武二年造一刀名曰朝儀長四尺小篆書

梁武帝神劒

梁武帝蕭衍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爲之長短各依

劍術法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隸書

貞曰二刀陶貞白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騰如青蛇

滅賊刀前趙劉淵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建平刀趙石勒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人頭尖長三尺六寸名曰建平隸書勒未貴時畊地得一刀名曰石氏後昌篆書

皇帝石氏刀石季龍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名曰皇帝石氏隸書

騰馬刀後蜀劉雄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騰馬隸書

覇刀前涼張寔造刀百口無故刀盡失文曰覇刀

赤冶刀魏道武帝拓拔珪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刺刀十口金鏤赤冶二字

鎮山刀趙武帝琰登國元年於嵩河鑄一刀名曰鎮山隸書

吳大帝寶刀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淸犢三曰漏影

白鹿刀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刀文曰白鹿隸書

神術刀前秦苻堅甘露四年造一刀五千工名曰神術隸書

二十八將刀前燕慕容儁元璽元年造二十八口刀名以二十八將隸書

雌雄刀後燕慕容垂建興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雌一雄若居一處安靜若分二處則鳴

中山刀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刀名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建義刀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造一刀名曰建義

隸書

劍

管子曰昔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此劍甲之始也

歷代劍名

帝啓銅劍夏帝啓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藏於秦望山腹刻二十八宿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太康劍夏太康辛卯春鑄銅爲劍有八卦長三尺三寸頭方

夾劍孔甲九年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劍名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定光劍殷太甲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照膽劍武丁元年戊午鑄一劍長三尺名曰照膽古文篆書

鎮岳劍周昭王瑕二年壬午鑄五劍令投五岳銘曰鎮岳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駿劍周簡王夷元年癸酉鑄一劍長三尺名曰駿大篆書

誠劍秦昭王稷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名曰誠篆書

定秦劍始皇三年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名定秦小篆書李斯刻一埋阿房宮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尺六寸

赤霄劍始皇三十四年漢高祖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名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即斬蛇劍（晉永康時武庫火有孔子履智伯頭斬蛇劍二物皆燼惟劍獨存飛上天而去）

韓信劍吳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瑜

神龜劍漢文帝恒元初十六年庚午鑄三劍長一尺六寸名曰神龜多刻龜形以應大寶之兆帝崩命入玄武宮

八服劍漢武帝徹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六寸名曰八服小篆書嵩恒霍華太山五岳皆埋之

辟邪劍漢武帝七夕幸開襟樓忽見殿北方絳雲縹緲有美女騎一物翩躚而下即以所騎物上帝曰此棗東之劍羣仙寶之能辟諸邪妄乘之而來頃刻百里矣後入吳宮大帝號曰辟邪亦曰百里（潛居錄）

毛貴劍漢宣帝詢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一曰毛

二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爲之皆小篆書
術劍漢平帝衎元始元年掘得一劍有帝名因服之
大篆書
威斗劍王莽建國五年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煉五
色石爲之名曰神劵萬里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更國劍更始自造一劍名曰更國小篆書
秀霸劍後漢光武秀未貴時在南陽鄠山得一劍文
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龍形劍漢明帝莊永平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
沉之於洛水清時常有見之者

金劍漢章帝炟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伊水中
以厭人膝之怪弘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
膝頭有爪人浴之輙沒不復出想疑此爲怪
安帝劍漢安帝祐元初六年鑄一劍藏峨嵋山
安漢劍漢順帝保未建元時鑄一劍長三尺四寸名
曰安漢小篆書後改年號
中興四劍漢靈帝宏建寧三年鑄四劍文曰中興一
劍無故自失並小篆書
孟德劍魏武帝建元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
六寸上有金字名曰孟德常服之

胥王失劍齊王芳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無故自
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於此
章武八劍蜀先主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
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
王理一與曹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
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
師古貞元季年因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師
古奏請改名蓋八劍之一也又博物志張茂先亦
曰蜀相諸葛亮所佩劍也
鎮山劍漢後主禪延熙二年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

鎮劉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大吳刀劍吳主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
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皆是南銅越炭
作之曰大吳小篆書
流光劍孫亮以建元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昊天皇帝劍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昊天皇
帝小篆書
司馬晉劍晉武帝咸寧元年造八十口劍名曰司馬
晉劍時牛斗間常有紫色張華知是劍氣乃以雷
煥爲豐城令煥到縣乃掘縣獄約深丈餘得劍二

枚一送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遺佩過延平劍
躍入津水化爲龍而去
步光劍晉懷帝熾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名曰步
光小篆書
興國劍晉成帝衍咸和元年造十二口劍名曰興國
五方劍晉穆帝聃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劍名曰五
方軍符小篆書
神劍孝武帝昌明太元元年於華山埋一劍名神劍
隸書
班劍開元儀纂曰漢制朝服帶劍取五色班斕之義

晉代之以木謂之班劍宋齊謂之象劍
定國劍宋武帝永初元年鑄一劍曰定國小篆書長
四尺後入於梁
斬馬劍漢成帝時朱雲請上方斬馬劍斷張禹頭以
厲其餘則斬馬劍之名已見于漢代矣宋朝神宗
熙寧中又製斬馬刀其犀利莫比盖亦取漢氏舊
名爲稱也
太常劍元帝嗣以太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名曰太
常至真元元年有道士繼天師曰爲帝造劍長三
尺六寸隸書因改元真君

永昌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劍名永昌
小篆書
青蛇劍干將墓今匠門城東數里有人耕其旁忽見
青蛇一條騰盤草土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節躍
入草中不可尋覛下半節乃劍也至暮欲持歸則
不見矣方子通詩已載其事
薛燭劍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
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
終歸之野鑿鉄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採蘭雜志
堅利侯安祿山得飛剛寶劍欲奏上乞封劍爲堅利

侯僚屬以無此例力止之
玉柄龍
朔方裨將其父常夢入曰吾開陽長史天命以玉柄
龍授君若遇橐籥翁宜付之汾陽王誕日裨將以
奉得夢六日買是劍後藏四年歸汾陽王
護聖將軍之館
貞明末帝夜擒刺客自戮之造雲毋匣貯所用劍名
匣曰護聖將軍之館
木劍
近世官府騶從所佩假劍以木爲之號曰木劍隋禮

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
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蓋防刄也近代
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劍言象於劍又
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劒以
進此皆假劒之始然施於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
爲輿衛之飾

戟

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戟其一也又管子黄帝問
于伯高伯高曰雍狐之山發水出金受而制之以
爲雍狐之戟此戟之始也龍魚河圖曰蚩尤造戟

續事始曰魏武加蝦蟇頭幡實錄曰自夏后氏有
之如鎗兩岐置刄謂之戟今爲門戟親王加朱戟
棨之謂之棨續事始

立戟

開元禮太廟社宮殿各施二十四戟一品十六戟郡
王以下十四戟至十戟蝦蟇幡帶尾戟帶毋副二
十條以五色物充玄宗廟始有戟制度也續事始

闒戟

史記趙良謂衛鞅曰君之出也操楫戟者旁車而趍
續輿服志曰漢大駕前驅有鳳凰闒戟疑秦制也

戈戟

晉陽以戈指日月爲之退舍戟以木爲之以油爵之
謂之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以爲前驅唐
三品以上皆施棨戟於門

方殳

殳亦戟之象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亦以木爲之

白幹鎗

宋朝會要曰稍也唐羽林所執制同稍而拂隋志記
齊梁四代儀中亦有此物疑晉宋以後爲仗衛也

鎗

實錄曰黄帝與蚩尤戰即有其制諸葛亮以木作之
長丈二以鐵爲頭續事始曰亮置苦竹鎗長丈二

一丈威諸械

隋煬帝將征遼將軍麥鐵杖誓以殁折敵帝賜御副
鎗一丈威鎗材難得十全魏州少室林中多有之
楊師厚時賜鎗效節軍所用多是絶品雲龍節餘
界下者四五等拖地仙長腰奴范陽嬌金稍梟兒
是也更有風火枝雲蜒蚰頗曲弱軍中不取

矛

世本曰杼作矛管子曰蚩尤爲劍鎧矛戟呂氏春秋

云與尤作五兵有酋矛夷矛則矛蓋蚩尤所作也

馬槊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以成藝按曹操父子橫槊賦詩于鞍馬之間則馬槊之事已見于此矣豈其事所起乎

兵械隱語

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械器之名以犯者爲不祥至孟氏時尤有能道其畧者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槍曰肩二斧曰鉄鍬鏖甲曰千金使弓曰滿尚書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响八

旗曰愁倉錦鉄蒺藜曰冷尖

急就章

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者晉人極畏此文士戲呼爲急就章

火龍標

梁祖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緩急之際用以揮軍因目爲火龍標

玉跨兒腰器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脇下名爲腰器隴西人甚貴珍衣玉篆袍佩玉跨兒腰器修飾若神人李太白嘗識之見感遇詩

金翅將軍

葛從周有水犀鎧甲遇矛鎗戟不入甚堅妙周常以候尅敵其驗若神日以香酒奉之設位于中寢曰金翅將軍之位

銅虎符

半金銅虎漢兵制也背刻篆云某處發兵符腹上皆戊癸字

金牌

宋制金字牌用木爲之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里軍中有機速處分直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皆不得與彼之者莫敢遲延猶唐之朱書御札也 朝野雜記

楯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于華疇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楯春秋元命包曰帝嚳戴干宋衷曰干楯也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犧造干此則楯之起也

傍牌

二儀實錄曰自夷牟始也步卒用八尺牛肋牌馬軍

用朱漆刻牌近世兵杖中有鏢牌盖出溪洞
熈寧中王師征交阯得其法乃盛傳于中國至神
宗設于行陣令諸軍習之宋朝會要曰太宗開寳
方以標槍傍牌爲兵令蕭廷皓取廣德軍習之軍
士之用標牌此其始也

鋸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管子曰軍中必有一斧一鋸

鉄蒺藜鉄菱角

事始云鉄蒺藜菱角等起于隋煬帝征遼東置之要
路水中以刺人馬非也按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

於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長史楊儀多布鉄
蒺藜則三國之際已有其物非自隋煬帝始也
文帝時晁錯言守邊議云具藺石布渠荅注云渠
荅鐵蒺藜也此又漢初事爾雖然非三代仁義之
守也

軍容抹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甚盛
及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者又有不披甲者
或以紅絹抹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抹額盖武
士之首服皆佩刀劍以爲衛從乃是海神來朝
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以後秦始皇巡狩至海濱
亦有海神來朝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
至今不易其制

等仗

建隆二年五月太祖以六師老壯不等乃蒐揀强勇
士謂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樣招收其後募兵之
制爲木伏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仗設旗及賞募
之法此其始也

棒

棒者崔正熊注車輪漢朝枷棒晋金吾亦用棒以銅

爲之黄金塗兩足故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隷校
尉兵卒亦得執焉用以夾車謂之車輻一曰形似
輻故曰車輻魏曹操洛陽北部尉乃懸五色棒於
門以滅豪猾

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哭於帝前見武士戴狸皮
白首獸畏而遁遂以爲軍仗儀服皆作狸頭白首
以威不虞

柝

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說文欜夜

行今擊木爲聲以持更籌者是俗曰蝦蟇更樑即
析乃古今字耳

木驢　雉尾炬

梁侯景爲安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
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木驢上俄頃而盡 續事始

農器

耒

易繫辭曰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禮含文嘉亦曰神
農作耒耜古史亦云而世本則曰倕作又以爲咎

繇作非也白虎通云人食禽獸肉神農時人多禽
獸不足神農乃因天時地利制耒耜教人農作高
氏小史亦云炎帝種五谷爲耒耜以利百姓

犁

山海經曰稷降百穀種之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
均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又曰后稷之孫曰
叔均是始作耕注云用牛犁也是則耕之用牛自
叔均始矣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曰趙過始爲牛耕
實勝耒耜之利崔寔正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爲搜
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犁一牛一人將之下種

則牛耕始自趙過也崔賈之論爲有所由爾

樓耕

魏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民不曉耕隆乃教民作
樓犁省力過半

鉏

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帝種之作鉏耨以墾草莽然
後五穀興則鉏盖神農造也詩曰庤乃錢鎛注鉏
也世本曰倕作耨釋名曰鋤類爾雅釋器所斷廣
雅曰鋤謂之耨然則耨即鋤矣

一鐮

說苑曰孔子闚吾丘子振鐮帶而哭然則三代之田
器也

水車

魏略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園無水以灌溉
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灌水自覆今田家有水車
天旱時引水以溉田者即此器也詳此則其制起
自魏馬鈞而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設機車以引
水洒南北郊路又自畢嵐所制矣未知孰是

楔槹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

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則今之水車即其遺制

桔槹

邊方備警急作高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車拂

戽水之車拂也楊倞以爲連枷之拂乃打穀之器非車拂也

水輪灌禾

嚴州山中灌禾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爲輪輪之輻以軸大幹爲之每軸出枸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平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水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自足蓋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用者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說特憤世疾邪之所爲耳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八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鼎彝類

鼎

史記黃帝內傳鍾繇疏皆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此鼎之始也後至夏禹復鑄以象物曰九

六帖黃帝作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

鼎彝

三代彝器具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郜大鼎於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鍾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也

辯古鍾鼎彝器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予嘗見夏雕戈于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氏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陽竅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誤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樗里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篆書荀況在嵩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

漢鼎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鼎一足如馬蹄

鼎大小

漢館陶侯鼎可容三斗則三代可知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攷其款識則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物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器不一蓋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鉎釜者凡曰鬲曰匜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彝

張陵鼎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孔光鼎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胡廣鼎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蔡邕鼎

蔡伯喈爲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數邕自書藏于泰山

龍敦

宣和中予在唐州外氏吳家其家襄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中有龍形而耳爲饕餮足爲蚩尤制作甚精表舅唐懋端伸以數千得之以予舅氏順圃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名曰龍鼎且作歌以記之予得熟視焉予以謂古之鼎硯皆無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者此乃敦耳兩舅皆以予言爲然乃名曰龍敦極寶惜之時京西轉運使陳聞有此器諷太守王狂來取之舅氏秘而不出後欲自携往京師并以關中侯金印獻之上方未幾而俶擾外門避地湘灘平時玩好書畫寶玉悉爲賊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

祭器類

簠簋瑚璉

墨子曰堯飯土簋禮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商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之器也始本於陶唐之土簋

簠簋豆鋪

博古圖簠簋豆鋪同爲一類簠盛稻居膳簋盛常膳豆盛水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分劉鋪有天君吞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葦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今俗歲節以葦索門亦古意也佛經金摩竭魚裝飾門柱亦金鋪之象

簠盛飾

鼎而飾以饕餮貪之戒也（呂氏春秋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注簠簋盛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省

於是乎

俎豆

明堂位曰有虞氏以梡俎注云斷木爲四足而已然則斷木而爲之足不致文飾俎始爲之故也唐太宗曰禹雕其俎至夏乃用雕文則俎自虞帝始也又曰夏后以揭豆注云揭無異物之飾凡造物之初未始不本於樸素後王以爲未足致誠敬故因之加文焉則豆無異飾初爲其器也豆疑始於夏后氏禮記曰俎豆有虞氏以梡夏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

籩登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蓋二物取法於豆而製也疑出有夏氏之後

更漏類

漏點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更點擊鉦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鍾也太史門有典鍾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鍾

鍾鼓

天下晨昏鍾聲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紛然不同自吳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乃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十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湊成一百八又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爲一通三

千六百九十聲爲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捶爲一通千捶爲三通

旗蓋類

建旗

沈約輿服志曰車服以庸著在唐虞夏建旌旗辨其尊卑通典曰夏后氏俾車正奚仲建旌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則車輅之建旗常始于此也

太常

周禮巾車玉輅建太常疏曰按司馬法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釋名曰日月爲常畫

日月于旗端言常明也云自夏后始奚仲為車正
加以旗常於是斿旒有差用明尊卑之別

豹尾

古今注曰豹尾周禮也所以象君子之豹變尾言謙
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得建謂晉代也通典曰
漢制大駕法駕出于車最後一乘懸豹尾宋志按
徐廣淮南子軍正執豹皮以正其衆禮記前有士
師則載虎皮乘輿宋朝會要曰唐貞觀後始加此
車於鹵簿內

旌旃

世本曰黃帝作旃說文曰旃曲柄也旌以表賢人之
德旃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旃類白旄之制

麾旄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黃旄
三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旌節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見楚王王悅之得將軍之節
將軍賜節戰國已然周禮六節道路用旌節孟說
錦帶前書云以竹為之使人執之又周使節其二一
也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制有旌節畫白獸而析羽
於其首唐車服志曰高祖初大將出賜旌以顓賞
賜節以專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銅龍一首纏
緋旛紫縑複袋油囊為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
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此蓋唐制也

信旛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之信旛
乘輿則畫為白虎取其信而有威也魏朝有青龍
旛朱雀旛玄武旛白虎旛而五色以昭東方郡國
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
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
以麒麟旛高貴鄉公封晉文王自隸黃龍旛以麾

後晉朝惟用白旛書信旛二字或畫鳥取其飛騰
輕疾也一曰以鴻鴈取其有去來之信也

牙旗

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
一軍之形候也即知牙旗之製始自置軍之時有
征伐則置五彩牙旗今五方旗是孫權因之作黃
龍大牙旗

六纛

二儀實録曰商有纛皂絲為之似蚩尤首五百人置

一纛黃帝內傳曰玄女爲帝制玄纛十二以主兵是則纛自黃帝始天子作六軍六纛唐初置二十四纛每歲一祭之軍發處祭纛用人及白馬牲所祭蚩尤主也

旗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隼爲旗幟故今旗物或綵錯爲鵰鶡取諸此也太白陰經曰蚩尤建一旗幟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制旗幟以象雲物此蓋旗幟之始也

五方旗

通典曰黃帝振兵設五方旗黃帝內傳曰帝制五彩旗指顧向背黃帝出軍訣曰攻伐五彩牙旗青引東赤南白西黑北中黃是也亦自黃帝制之

鸞旗

通典曰鸞旗車漢制編羽旄列繫幢傍胡廣曰以銅作鸞鳥于車衡上宋朝會要曰漢制爲前驅上載赤旗繡鸞皇祐大饗明堂記曰景祐五年重制此旗赤質繡鸞載以車也

合璧旗

漢書律曆志曰武帝選治曆者造太初曆復使淳于渠陵覆曆晦望弦朔最密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七政周起牽牛初度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大饗明堂記曰宋朝取此義制二旗并以禮物謂日月合璧一五星連珠一俱祥雲二夾之

五嶽旗

大饗明堂記曰五嶽五方神五龍五鳳四瀆神等旗宋朝新制

引駕旗

皇祐大饗明堂記曰引駕旗唐禮今無文開寶通禮新加謂十二辰天王二等旗也

龍墀旗

龍墀旗唐禮今無文開寶通禮新加謂天下太平與五方各一君王萬歲一日月各一

攝提旗

建隆四年將郊祀禮儀使陶穀建議取天文北角攝提之所作攝提旗及北斗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五方神四瀆旗也

白兎旗

乾德六年太祖親郊有司請以國初以來祥異者爲章遂作金鸚鵡玉兎馴象三旗注云建隆二[illegible]

州楊勲獻鵽䳕鄆州姚光輔獻白兎及馴象曰是

爲二旗也

龍旗

開寶通禮新加則自宋朝新制謂風伯雨師雷公電

毋各一五星左右攝提二北斗一也

負圖旗

宋朝會要曰建隆中將郊祀太祖詔别造大黄龍負

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一天

下太平一獅子二金鸞金鳳各一五龍五鳳凡二

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黄龍負圖旗陳于端

門前餘二十旗悉立於宿頓宫前朝會册禮亦陳

于殿庭

華蓋

黄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

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花蓋

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

以制曲蓋焉戰國時常以賜將帥漢朝爲乘輿之

用謂曰轓輗

傾蓋

郤𢃄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塗傾蓋

而語終日甚悦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

蓋駐車也

張蓋

戴席𢃄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

秦何如五羖大夫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

坐乘暑不張蓋及其斃也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

杵君不如也

雨傘

六韜曰天雨不張蓋幔周初事也通俗文曰張帛避

雨謂之繖蓋即雨傘之用三代已有之繖傘字通

傘

通典曰北齊庶姓王儀同已下翟尾扇傘皇宗三品

已上青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按晋代諸臣

皆乘車有蓋無傘元魏自代北有中國北俗便於

騎則傘蓋施於騎耳疑是後魏時制亦古張帛爲

繖之遺事也高齊始爲之等差云今天子用紅黄

二等而庶僚通用青其天子以黄蓋倣秦漢黄屋

左纛之制也

方繖

宋朝會要曰方繖古張帛避雨之制今有方繖大繖則是繖之制始於古張帛也

泥金五簷傘

晉少主北遷至孟津界遺下所張紫羅傘五層者疊、垛深簷仍泥金作盤花

高密侯

江南周則少賤制造雨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闈后主戲問之言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得雨霖連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温至於遭遇盛明遂捨舊業后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携起家也明年當封汝爲高密侯其實誚之

舟車類

舟楫

淮南子曰見竅木浮而知爲舟呂氏春秋曰虞姁諳作物理論曰化狐作舟墨子曰工倕作山海經曰番禺作東晳發蒙記曰伯益作世本曰鼓貨狄作注云並黃帝臣釋名曰黃帝造拾遺記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黃帝内傳曰帝既斬蚩尤乃刱舟楫易繫辭曰黃帝氏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蓋以黃帝爲是故曰燧人以匏濟水伏犧始乘桴軒轅作舟楫顓頊作篙櫱帝嚳作櫓堯作維牽夏禹作舵加以蓬碇帆檣伍員作樓船

武王蜂舟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諸侯皆濟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畫於旗上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上虛字公書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爲吉兆今幡旗皆爲寫畫則遺像也

戰舟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鈎拒此戰舟之始也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員製之以船爲車以櫓爲馬云

腰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濩落無所用何不以爲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於人身浮於江海所謂腰舟也亦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者也

樓船

漢武帝欲征昆明開池以習水戰造樓船戈船後澎

僕爲樓船將軍始紀事

月臺四船

武帝於鳷鵲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池中有游月船觚月船鴻毛船遠見船或以青桂之枝爲棹或木蘭之心爲楫練實之竹爲篙紉石之絲爲纜

赤馬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權命工人潘芳造船夜夢一老父謂曰船將下水矣第楫微楫之入水處宜更殺其角柁福柁離水處曰福宜更殺其頭福上剡處曰頭則日行千里矣言畢化赤龍飛去如法果然奚囊橘柚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百言百丈也

水龍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荅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造舟賜號

元豐元年春命安燾陳陸二學士使高麗敕明州造萬斛船二隻仍賜號一爲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一爲虛飛順濟神舟令御書院勒字明州造牌

夜航船

夜船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荅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二瓶寄夜航

筏

拾遺記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則是未爲舟前第乘桴以濟矣筏即桴也蓋其事出自黃帝之前今

竹木之箄謂之筏是也

馬門

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者謂之馬門必先闕首而後能入因其字義析而稱之也

相風烏

古今注曰夏禹置炙轂子曰舟船於檣上刻木作烏啣幡以候四方之風名五兩竿軍行以鵞毛爲之亦曰相風烏

舟名

采石戰艦曰蒙衝曰海鶻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

民船欲濟虜乃支伏舟於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即
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
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
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
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
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之目遂壓虜舟人馬
皆溺大敗之楊誠齋海鰌賦序

木蘭舟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
過不知舟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汎舟

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
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鬼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
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摶坐上賦木蘭堂詩
未知孰是

車

通典曰上古聖人覩蓬轉而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
生復爲之輿輿輪相承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利
天下此車之始也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
方杓曲於是曲其輈也春秋曆命序曰人皇駕六
弼乘雲車出谷口呂氏春秋

曰奚仲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
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通典又以堯乘彤車
白馬爲駕馬之始世本又曰黃帝之臣臣胲作服
牛相土作駕馬未知孰是釋名曰黃帝造舟車黃
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因乘車輅又云帝令邑夷
造車以便民因話錄裴諫議問東津先生先生曰
軒轅制車服按易繫九事言黃帝服牛乘馬引重
致遠蓋取諸隨則車非奚仲造黃帝造也

車輦鞭杖

伏犧始乘牛馬而制羈縻鞭杖軒轅作輗軏造鞍的

勒靷駕六馬建旗旌斿旒以別尊卑等級夏禹制
輦周公制進賢四望一車秦始皇作轎漢高祖作
竹兜漢武帝作羊車芝車宋陶穀制大輦小輿真
宗始置大安輦

駕六馬

昔人皇駕六羽史記曰秦并天下自以水德故始駕
六馬按夏書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則駕
六之制夏后已然非自秦始皇起也逸禮王度記
曰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二士庶人一易京房
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亦云而周禮四

馬爲乘詩天子至大夫同駕書顧命諸侯皆布乘黃朱後漢輿服志劉熙補注云今帝者駕六自漢制與古異爾

車輅總序

象輅曰鏤象駕六馬曰六玉虯曰駢六飛法當從曰法從毛羽幢在乘輿左曰左纛羽林先驅曰旄頭騎羽葆曰葆車親耕所乘曰芝車蘭輿輕車曰軨獵車併駕曰驪駕朝會陳法物于庭者曰克庭車大駕相屬曰屬車駕行曰騎吹水行曰雲吹陸曰棲車公卿侍從曰奉引大旌曰旌夏畫旗曰靈旗

前驅旌旗曰九斿雲罕山出瑞車曰重載車飾鳳凰曰鳳轄后法駕曰金根車后乘輜軿衣車曰軿車皇孫所乘曰綠車二千石車曰皂蓋朱轓小使車曰赤車小車傳曰軺傳置驛曰疾置虎皮爲軒曰皮軒編竹爲輿曰篌輿曰籃輿纔容一鹿曰鹿車編茅曰茅車編幕曰幕車行澤者曰下澤車戰車有巾有蓋曰武剛車喪車飾柳雲曰輼輬車曰廣柳車象生時容飾曰容車

指南車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民迷四方于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舊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致治太平越裳氏重譯而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得至國使大夫晏將送至國而還始制車轄臺具皆以鐵環堅制巾車氏攻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尚方故事有車法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焉今之指南車馬先生遺法也

鸞車　鈎車

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

戎車

右司馬法曰戎車夏曰鈎車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則戎車出于夏后之前至夏后始名也

雲梯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左傳曰楚子使解楊登樓車文王之雅曰臨衝閑閑注云臨車即左氏所謂樓車也蓋雲梯當是三代之制而公輸加機巧爾續事始曰魯人公輸般造以攻宋城可以凌空立之太白陰經謂之飛梯

屬車

周末諸侯有二車九乘二車即屬車也亦周制所有

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八十一乘

副車

禮記有二車鄭康成云副車又有佐車然則副車亦周事也通典曰秦平天下以諸侯之車爲副又周禮戎車五倅有戎輅及廣闕苹經等車之倅副則輅車有副周制然也

金根

古今註曰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於商得

瑞山車一曰金根故作金根之車乃增飾爲乘輿漢因而不改董巴輿服志曰商瑞山車金根之色商人以爲大輅于是秦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爲乘輿孔子所謂乘商之輅也然則金根之制蓋出于商人大輅之法大戴禮曰昔成湯郊祀因有山車之瑞亦謂桑根秦謂金根也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攘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荆矢以除其灾所謂辟惡車也

皮軒

通典曰皮軒車漢制以虎皮爲軒宋朝會要曰漢制前驅車也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

耕根

通典曰漢制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車輻耒耜之服上親耕所乘晉駕四馬隋以青質羽葆雕裝載耒[illegible]乘耜而加之也

羊車

宋綬儀引後漢劉熙釋名曰羸車羊車各以其駕名之隋禮義曰漢氏或以人牽或以駕果下馬此乃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于後宮非特爲掖庭制也

然則羊車漢儀非晉始有也宋朝會要曰古輦車也亦爲畫輪車駕以牛隋駕果下馬今亦駕以二馬景德五年九月賈昌朝上言羊車本漢晉二代乘于後宮隋大業中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騮自是以來遂爲法從

黃鉞車

宋朝會要曰黃鉞車漢制唐貞觀後始加此車於鹵簿內

牛車

漢初馬少故自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

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
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
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
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帝玄成以
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
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
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
遂改用牛晉王導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
百里駮駮亦牛也言其色駮而行速日可行八百
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獨異也

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犢下牛以祭項羽知縱
車用牛也豈通三晉之制皆不得駕馬耶于於是
考按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
乘馬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
古之𤰈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𤰈字伯牛豈
前此未以牛𤰈耶詩十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
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犂也其誓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詩曰四牡騑騑蕭蕭馬鳴有車轔轔有馬
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𤰈又不駕
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
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
之有此制殆難攷也

象車

西京雜記漢朝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前導晉輿
服志曰象車漢鹵簿最在前通典曰晉武太康中
平吳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使越人騎之大
駕鹵簿行則試橋梁國朝象亦居先設木蓮花坐
金蕉然則象之先導自晉始也

小車

蜀相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馬以運餉蓋巴蜀

道阻便於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轅者
流馬即今獨推者是而民間謂之江州車子按後
漢郡國志巴郡有江州縣疑亮始作之於江州縣
故後人以爲名也

衝車

魏書云蜀諸葛亮圍陳倉時將軍郝昭築陳倉城亮
進攻起雲梯衝車昭以火箭逆射梯又以繩連石
磨擊其衝車車折亮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
土尾填塹欲直渠城昭築重墻障之亮又鑿城突
以攻昭又於城中穿地橫截之 續事始

霹靂車

魏書太祖與袁紹戰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號霹靂車 續事始

鼓吹車

通典曰隋置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鸞棲焉宋朝會要曰隋所制也柱杖刻木爲鸞鳳銜毛

鍾鼓輿行漏車

宋朝會要曰隋大駕鍾車鼓車也隋大業雜記曰大駕羽儀有行漏車鍾車鼓車今爲輿

檐子

舊唐書輿服志曰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公諸司官及致仕官疾病官許乘檐子如漢魏載輿之制按唐乾元以來始用兜籠代車輿疑此爲檐子之制也亦漢魏載輿步輿之遺事云然則今大臣朝廷所崇敬而老疾則賜以肩輿蓋倣開成之制也

兜子

又曰兜子巴蜀婦人所用乾元以來蕃將多著勳於朝兜籠易於擔負京師始用兜籠代車輿夫兜籠即今之兜子蓋其制起於巴蜀而用於中朝自唐乾元以來也

腰輿

通典曰唐有腰輿大駕先五輅行

十二辰車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廻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廻轉不爽毫釐

進賢車

通典曰周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有五時安車各以方色宋朝會要曰進賢古安車也乾德元年八月改今名

明遠車

宋朝會要曰古四望車也駕以牛乾德元年八月改仍駕四馬制如屋上層四面垂簾通典曰齊四望車亦曰皂輪車以加貴臣按齊已上無文便爲齊制明矣又曰唐始駕四馬

崇德車

宋朝會要曰崇德車本秦辟惡車上有桃弧棘矢所以禳却不祥乾德元年八月改今名中載皇旗太卜令在車執旗

十二神輿

宋朝會要曰開寶新定禮所增大饗明堂記曰十二神輿載十二月之神象白鉦鼓漏鍾及神輿舊禮今無文

小輿

又通典曰按小輿今猶車輧車之流宋制小輿形如軺車小行幸則乘之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記里鼓車賦

古有記里鼓車其制載晉書輿服志楊鐵崖嘗本之作賦其語云虎輪暈軫横轅倚輗平廂層構低高間施木鑄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携列鼓鐲於上下各𢪛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逐逐而還規途倍五以至十鐙金聲以應期綴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候之旁羅已黙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嘗記本　朝曾以命題試士倶莫知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

肩輿之便

古稱肩輿腰輿版輿兜子即今轎也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顧騎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執一論也

脂轄

遠行者謂之脂轄詩曰巾車脂轄行在何日

五輅

隋書禮樂志曰輅虞氏謂之鸞車夏后謂之車輅商謂之大輅周謂乘輅按此則謂之輅自商人始也周人務制五輅金玉象革以飾木輅無飾後漢加旗文晉時加鶡翅亦謂之鶡車注于旂左加棨戟

鑾輅

鑾者所謂和鑾也禮云行前朱雀謂朱鳥也鑾輅衡上金爵者朱鳥口銜鈴故謂之鑾或謂爲鸞字一而異義也

五牛輅

通典曰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車代之建

旗其上後制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立旂于背行則
使人挽之晉書輿服志曰五牛輅平吳後所造以
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周遷
輿服雜事亦云晉平吳後造作非過江始爲也

輦

通典曰夏后制輦商曰胡奴車周曰輜車隋制輦而
不施輪以人荷之注云人牽爲輦正義曰秦始皇
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爲人君之乘

芳亭

通典唐制輦七其五曰芳亭輦盖始以爲大駕羽衛

輦一曰大鳳輦前世無文疑唐所造今止曰鳳輦

流星輦

蜀主衍荒於遊幸乃造平地木車設二十四輪牽以
駿馬其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大輦

宋朝會要曰周官巾車氏有輦車以人組挽之宮中
從容所乘建隆四年南郊陶穀爲禮儀使創意造
爲大輦也

大安輦

宋朝會要曰乾興元年九月禮儀院奏周守恩狀奏

聖旨製皇太后御座擔子乞詳定制度所稱名曰
詔以大安輦爲名

安車之制

安車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止長六尺可以臥其廣
合轍軸以蒲索纏之索如錢大車上設四柱盖容
蕈爲之紙糊黑漆廂高尺四寸設两轅車後爲門
前設扶板加于廂上在前可凭在後可倚臨時移
徙以鐵距子簪于两廂之上板可闊尺餘令可容
書策及肴樽之類廂下以板鋪之臥則可蔽風雨
近後爲窓户以備側臥可觀山景車後施油幰幰

兩頭有軸雨則展之傳於前柱欲障風則半展或
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簪于車盖梁及廂下無
用則卷之立於車後車前爲納陛令可垂足而坐
要臥則以板架之令平

山轎

晏爲山行乘檋漢南粤王興轎過嶺顏師古北人固
不知南人乘轎度嶺而洪景盧亦爲山行之車車
只可平地而行孰若今轎爲便若山轎則無如今
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或施以青罩用肩扳徐
緝低輿之今貴介郊行者甚便遊賞有如謝屐上

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非不爲雅熟若今釘
屐亦爲便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

海右陽民王圻纂集

珍寶門

珠玉類

珠池

廉州邉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
史修貢自監珠戸入池采以充貢賦耆舊傳云人
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又
池水極深莫測也珠如豌豆大或有如弾丸者亦
時有得徑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說不可遇也又取

小蚌肉貫之以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桂率將脯燒
之以薦酒肉中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
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出嶺表異録

珠池

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人没水探蚌取之歳有豐
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
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得蚌之細碎蔓延於外
者始得而采

取珠法

珠池居海中蜑人没而得蚌剖珠盖蜑丁皆居海艇

中采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絙別以小繩繫諸蜑腰没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没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脚墜石用本池山麻繩絞傾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也

珠品

越志珠品一寸以上謂之大品珠而底平如覆釜謂之璫珠次曰走珠又次曰骨珠又次曰𤩽砢珠其

又次曰珧珠

鯨魚目

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凡珠有龍珠龍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賤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名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 述異記

雲渥珠

西王母獻穆王以雲澤之珠又名却病設有人病在心則東向含之肝北腎西脾南肺則俯身向下無不應時而愈

清凉珠

拾遺記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懐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凉號消暑招凉之珠

莫難珠

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又有明珠又有夜光大珠皆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形至圓置之平地終日轉動不停

記事珠

舊傳張說有記事珠紺色事之忘者玩珠則後能記國初徹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使奉表來朝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照世杯者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有此杯與此珠乎秦皇照膽之鏡亦必有然者矣

青泥珠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頷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則天懸頷及舌以示百姓頷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

講見珠緻視目不覺捨如是積十餘日但于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胡欲買珠耶胡云必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斷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西國僧尋聞奏則天敕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重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 出廣異記

水珠

唐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寺僧議曰此凡物耳何得值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寺僧監賣且試其酬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恥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酬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値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止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

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渴自亡珠後行軍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傾泉湧其色清冷泛泛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出紀聞

傳國寶珠

司徒李勉開元初作浚儀尉秩滿將還廣陵行及雎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殆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托仁蔭勉哀之因命登艫仍給饘粥胡人極懷慙愧因曰我本國王貴種也商販於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計必有求我

來者不日舟至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者
國內頃亡傳國寶珠募能獲者世家公相因是去
鄉而來尋近已得之歸即富貴矣其珠價當百萬
俱懷寶越鄉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將死感公
恩義敬以相奉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絕勉遂資其
衣衾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即
抵維陽寓目旗亭忽與群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
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勉即詢訪果與逝者
所敘契合勉即究問事迹乃亡胡之子告以瘞所
胡雛號泣發墓而去 出集異記

胡人珠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常次洪州建昌縣倚舟
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
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臥黑氈曰中有一
珠可徑寸將酬其惠及死氈有微光溢耀灌取視
得珠買棺瘞之密以珠內胡口中植木誌墓其後
十年復過舊邑時楊憑為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
胡人死於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詰訊經年
灌因具言本末告縣寮偕往郭墦伐樹樹已合拱
矣發棺視死胡貌如生乃於口探得一珠還之其
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 出獨異志

上清珠

肅宗為兒時常為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
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
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是開元
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
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
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
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涕示近臣曰此
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
於臥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
不應驗也 出酉陽雜俎

南珠

出南海蚌中南番者好廣西者易黃若身貨及色白
而精光者價高

北珠

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其身分圓轉青色披肩
結頂者價高

九曲珠

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

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辨日事相侶言聖人亦有所不知也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乎東坡祥符九曲觀燈詩金鳴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陳簡齋瀑布泉詩九孔穿針可得過冰蚕映日吐寒波皆用此事

馬價珠

青珠兒出西番諸國色青如拳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者多做骨索兒用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顏色好直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

夜光珠

廣東老嫗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嫗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起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於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狀如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蜈蚣珠

柳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鋸刺之有聲錚然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破腦得珠如鵝卵圓瑩光彩無價寶也

蛇珠

欽州村婦黃氏屋木內有一巨蛇蟠屈口吐一物圓潤光耀奪目蛇躍出婦拾視之乃一大珠懷歸是夜滿室光耀鄰佑聞于官追索稍緊婦驚惧以飯甑內蒸過遂晦而不明後遇識者曰此蛇珠也若不蒸過價無限矣

黃蛇珠

有人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茲名蛇珠亦曰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勿失黃蛇珠

力珠

力珠如龍眼大合之多力可以挽象尾使之倒行劉淵得一顆于寧封能伏虎豹蛟龍嘗提虎尾立雄城懸之虎怒號聲聞數里又以中指無名指夾生牛皮一條帝使力士奪之曰一人益至十人皮斷而終不去手

徑寸珠

松江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數十泊于廟前夜中雨過守船者忽見廟前光明如火乃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或吞或

吐船人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遥擲之此物觸入草光遺在地前視之乃一珠徑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為人所見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寶物怕穢乃脫褻衣裹之光遂不出後無人知者至揚州胡店賣之獲數千緡問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 原化錄

養珠法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如此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禹氏玉

管子曰玉起于禹氏金起于沙漢珠起于赤野

玉品

玉出藍田昆岡本艸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闐疏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之玉晉天福中平君誨從使于闐為判官作記紀其珠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河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大小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采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使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譯表語而後荅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天下西方五百國五百條頭生師子黑汗王表上日時出東方赤赤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頭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為難得似稱尺寸底

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以稱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為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三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方部落西夏玉壆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烝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緋若胭脂惟有青碧二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名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同異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此等之高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玉之所產

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扶餘瑜玉玄玉水蒼玉皆佩用

玉五色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溫潤而澤摸之雲泉應手而生凡看器物白色爲上黃金碧色亦貴更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有瑕玷散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溫潤者價低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冷色（即飯湯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黃玉如栗者爲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者又次之碧玉其色青

藍點者爲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皆次之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絕少綠玉深玉色者爲佳色淡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玉之最低者

玉器物

古玉器物白玉上有紅如血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最佳青玉上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者價低嘗見菜玉聯環上儼然黃土一重並洗不去此土古也

沙子玉

此玉罕得比之白玉則粉紅潤澤多作刀靶環子之類少有大者

罐子玉

雪白罐子玉係北方用藥于罐子內燒成者君無氣眼者與真玉相似但比真玉則微有蠅腳久遠不潤㧓且脆甚

真玉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若以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

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死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辨真玉

李淳風論辨真玉云其色溫潤常如肥物所染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此真玉也予頃在唐州見任布叅政之孫俞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蠓缺惟有兩米大赤點蓋尸沁也以綿繩掛而擊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淳風之說與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爲一中都貴人取去自是不復再見

火玉

會昌元年扶餘國貢三寶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風松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冬則不復須挾纊宮人常用澄明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風松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飆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殿內覺秋氣颼颼即令徹去（宣室志）

觀日玉

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古玉

宋晦伯博識奇古昔在蜀中嘗見玉麟符如今香臺白玉爲質臺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二三指如刀有靶名抹衣石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使無摺皺又片石甚薄上銳下闊多壓舌殉葬含玉也又瑰如玉笥名代指講筵用以點呈經籍漢唐遺物

食玉

白氏國人白如玉國中無五穀惟種玉食之玉成進爲屑米近地樹葉同食之玉得葉即柔軟味甘而肥若宴客則以膏露浸玉屑少選便成美酒飲一升醉三年始醒人有活千歲者（異聞志）

玉龍

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聲如琴瑟水盡乃止（出酉陽雜俎）

玉龍子

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自取以觀其志莫

不奔競厚有所獲獨玄宗端坐畧不爲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嘗置之衣箱中及帝載誕之三日后以珠絡衣襁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師僁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遍而祝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玄宗復祈禱而涉旬無雨帝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

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手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爲小黃門㩗竊以遺李輔國李輔國常置于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之已亡其所（出明皇雜錄）

金剛石海馬骨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傅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往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

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頓毀鉉試之果然夫二物之爲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制亦理之自然耳物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鐵碪鍛金銀百十兩不毀以椎皂角則一夕破碎鞭捶馬愈久愈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貘土人鼎釜多爲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作佛骨以誑里俗然恭未聞畢竟何物可制之也）

玉馬

沈傅師爲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愈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一玉馬高三二寸長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前置碎硃砂貯以金槽糞如菉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硃砂餵之（出問奇錄）

玉龜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　高皇陵寢在焉葬之時掘土數尺見一玉龜頭頸長數寸口目足尾儼然皆真今藏太廟久晴而腹下有水則雨久雨而腹下燥則晴其異如此予于萬曆庚子秋謁陵請之守者得覩膚理細澤類墨玉然又聞土中

原有九玉龜掘時飛逸其八衆人急掩之僅得一龜存焉記此以俟考證

烽火樹

漢宮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曰烽火樹夜有光常欲然（出西京雜記）

珊瑚市

又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交人云海上有珊瑚宮

又拂林國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飛橋渡海而西至日
蘭國自日蘭有積石積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
於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海中初生時肌理軟膩似
菌經一年挺出網目間變作黃色見風則硬變紅
色者為貴支條交錯高者三尺次者尺餘三年色
青似鐵鈔茱其根於船上為絞車舉鐵網而出之
故名其所為珊瑚洲久而不采卻蠹爛糜朽出冷齋記

珊瑚婦人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令植於殿前謂之女珊
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

亡之光述異記

瑪瑙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實一石卵爾大者
如斗其體質堅硬礙造費工若南瑪瑙產大食等
國色正紅而無瑕可作盃斝器其生西北者色青
黑謂之鬼面青亦須間以紅色如硃砂者為妙若
靈夏瓜沙羌地砂磧中間得之者尤奇有柏枝瑪
瑙質如氷玉上有枝葉儼如柏枝又有節子瑪瑙
黑白相間大不過一二寸又有合子瑪瑙質理純
黑中間白綠者可作數珠又有夾胎瑪瑙正視之
則瑩白光彩側視之則若凝血蓋一物而有兩色
也出西羌砂磧中世不多見又有紫雲瑪瑙者今
和州產大者可作屏障卓面等用實石爾金陵雨
花臺下有小瑪瑙子但可充盆盎水石之玩均不
足第品類也

瑪瑙多出北方南番西番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
快刀刮切不動凡看碗盞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
不夾石者為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

玻璃

玻璃與琉璃同類亦分五色比之琉璃其質頗厚亦

石汁銷冶而成多出西域諸番之國為最但異於
琉璃張見齋惠卿家有軟玻璃隊克火浣布
三物得之廣船近好事家亦有軟玻璃隊克是五
代時大秦國來獻蓋彼中能造亦是銷冶而成見
火則爍冷則凝結世不多見李賀詩云羲和敲月
玻璃聲乃形容耳非真成聲也

白光琉璃

西京雜記載漢武帝以白光琉璃為鞍照室十餘
丈如晝此琉璃乃自然之物幽深光潤踰於衆玉
其色不常乃真琉璃也佛書謂硨磲琉璃用以布

地言其廣大恐未必然今世者率以石汁銷冶衆藥灌成之蓋始於月氏國元魏時未有今北方有者不多見惟大食高麗有之青白紫緑皆塗以金翠輝煟燦爛蔡京嘗以大食琉璃酒器獻淵聖時在東宫却而不受盖已盛於宣政矣予得一瓶以銅爲胚胎傳之以革外爲觚稜彩繪外國之人奇形偉狀却以琉璃歷之極其工巧不知何物聞是罽賓國之物更當質于博識者

水晶

古云千年氷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氷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爲佳倭國水晶第一南方水晶白北方水晶黒信州水晶濁鞠獄家取水晶千數種備用人初不諭既出乃知衆牘故闇者水晶承日照之乃見

琥珀

出西番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爲琥珀其色黄而明瑩潤澤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黄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黄色者謂之蠟珀紅者謂之血珀

假珀

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其法鷄卵取黄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数宿既堅内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

硨磲

硨磲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爲諸玩物色白有紋理不甚貴

貝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貿絲則曰粟易械器然而塩鉄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今吳中大江以北則兼用錢兩都亦用錢尤便於細民滇中則用肥大如指頂其色文肥字從貝即貝之屬也故古人謂之寶貝但民間用之甚數浮於錢数倍土人習巳安之近有議欲行錢法於滇中者夫以彼中之所生齊彼中之交易則海南之貝將安置乎民告不便矣夫通變不倦神化宜民不宜於民弗談可也若貴竹則間用之耳此論錢穀者所當知

相貝經

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涯仲學于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

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皇帝唐堯受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且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綬謂之綬貝黑綬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虫雖不能延齡增壽其除害一也後有下此者鷩嫌蟬脊以逐溼去水無奇功夏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鼂貝可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欲無以近

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駮是也嚼貝使人胎消勿以近孕婦赤帶通脊者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者是也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青唇赤鼻者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勾唇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魅狼豹百獸赤中員者是也雨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曰大者魧小者鰿餘貾黃文餘白黃文蜬大而險蟦小而橢亦其畧也舘閣書目載云

丹砂

丹砂本草以辰砂爲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大牙山北爲辰砂南爲宜砂地脉不殊無甚分別宜砂老者白色有墻壁如鏡生白石床上可入煉無讓辰砂本草圖經乃云宜砂出土石間非白床所生即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大者数十百两作塊黑闇少墻壁嚼之紫黯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融州亦有砂今融元無砂邕融聲相近蓋似悞耳

真如八寶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君氏賀君氏卒乃捨俗爲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皂衣引真如東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整肅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寶

冠號為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二寶又一天曰今厲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二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三寶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皂

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盧恒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恒至縣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懲墜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恒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濶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邪厲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則

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真如乃恐出寶盤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恒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翼日侁至恒白於侁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即具事白張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觀之真如曰不可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

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瑯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着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筯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一寸許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歷驗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為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自爲若何圓懼而止侁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鬪

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忠
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二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
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
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
賜得寶之故即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既登位乃昇
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
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蹁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
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
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墻高厰
境物盛茂遺址後爲六合縣尉崔理所居西堂之

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
而瞻禮焉 出杜陽編

于闐玉印

天禧中秦州言瀘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
玉印一以獻初太平興國中王貴晝日忽見使者
至門急召偕行至河橋覩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
騰空而去須臾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令貴入
其內容衛制度悉如王者之所王冠冕端嚴倚龍
床謂貴曰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
一異寶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復乘馬凌雲而旋軍
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丁之馬也知州宋
煦以聞奏太宗釋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
遵前戒西至于闐尋寶許其行貴至神州以道遠
悔懼俄而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問
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目視見山
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
至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
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道士曰此秦州之地道士
巳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萬年永寶

玉璽

紹聖五年春永興軍農夫段義畊得玉璽上于禮部
尚書以爲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紹興禮部翰林秘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方
圜二寸半印文深琢 如碑字背白而地紅字畫乃
垂篆

殿玉鉞

宣和殿所藏殿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
三代之寶也後歸于金後又入于元每大朝會必
設之外廷

蟾蜍嗜香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腹中空每焚香置爐
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力其玉之香可聞数百步雖鎖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悮拂芬馥經年縱澣濯数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遂碎之爲粉不周歲而輔國死始碎辟邪時輔國嬖奴慕容宮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錢二十萬買之朝恩將

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冲天而去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又有迎凉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雖若乾枯未常凋落盛暑懸之窗戶間凉氣自至又有鳳首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鸞鳳形其木頗似枯槁毛羽禿落不甚盡雖嚴凝時置於大厦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燋黑凉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云火林國出 出杜陽編

軟玉鞭

德宗嘗幸典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也光明可鑒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鑕鍛研終不傷缺德宗歎爲神物遂命聯蟬綉爲囊碧蚕絲爲鞘碧蚕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至連延十数里小者亦蔭百畝其上有蚕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蚕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及撚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絃鬼神愁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

上今藏於内府至朱泚犯禁闕其鞭不知所在

玉如意

吳孫權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薛綜綜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檢諸山阜處處埋寶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出酉陽雜俎

玉枕成妖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遶宮而行閹官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閣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

使官者伺之果見白虎徧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
即中在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討
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
頭枕眼傷血痕尚溫帝駭甚古傳云漢誅梁冀得
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其頷下有篆書字云
帝辛之枕常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
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
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玉精盌

馬侍中常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

耗或目痛含之愈

玉導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長弊
源即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
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
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笄之類耳導擇也彖
取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祿山獻玉器

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
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中官自

蜀國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為之光潤如玉
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

冷暖玉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
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棊上勅待詔顧師言對手王
子出楸玉棊局冷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
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
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
冷暖玉更產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棊局光潔可
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

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子即謂之鎮神頭
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廻語
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
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
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
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
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
頭圖 出杜陽編

珠襦玉柙

珠襦玉柙東園祕器此漢世侯王之葬具也董賢葬

哀帝賜之陳德公一日以片玉示予方正而狹長五六寸中有負竅古而潤叩予曰何物予曰恐是漢之玉柙爾盖玉柙以玉琢方片中貫以鏤排戢于棺用以藉尸者德公首肯予後得方玉無竅上有古篆四字不可識四角有四小孔是亦玉柙之一也

魚腹古鏡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楼遥望大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鱗鬛爪角悉具既磨瑩一則常有光曜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遂亦亡去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十夜光焰鑑人毛髮風雨塵埃皆所不能侵御用必將之駕幸香山寺權璫璀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璀畜逆謀以爲巳祥瑞祝曰我成大事封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淵萎仍作詫

噫聲越數尺飛濺璀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闇晦璀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遂洩而竟以誅滅屈軼指佞神羊觸邪猶是生類玉脂臺能然則尤異矣豈古神劍騰空之類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

海右閔氏王圻纂集

珍寶門

寶器類

龍角釵

代宗大曆中鷄林國獻龍角釵因其國有海東北四萬里國西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鑒人五臟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國人有疾輙照之便知起於其臟某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釵類玉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帝賜獨孤

妃子與帝同泛舟於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中帝由是命置之於堂內以水噴之化爲一龍騰空東去 出杜陽編

火齊

予舊見有婦人耳環色紫而光艶照映若紫玻璃其質甚薄不識是何物也或稱爲紫辣子近覩韓昌黎永貞行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蓋指言環也又陸務觀詩云火齊堆盤滿珊瑚列庫裝中天竺國有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甚有光輝照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遨我延清堂上設火齊屏風光耀一室今世不多見惟見耳環必火齊也

璵子

出南番西番性堅有紅水璵紫璵亦有酒色者俱明瑩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多僞貴古云璵重一錢價直十萬可厠於釧鐲梳篦戒指

猫睛

南番白胡山出猫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猫猫死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曰我已得活矣不信者可

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怪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即有一猫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獅負仙女上玄宗獅負二枚即此玄宗藏于牡丹鈿合中以驗時

碧靛子

碧石出南番青緑色好者頗與馬價珠相類有黒綠

色者最低皆不甚直錢又謂之黑靛子宜相嵌用

石榴子

出南番瑪瑙顏色紅而明瑩如石榴相似故名石榴子宜厢嵌用

鋪絨祿

此石顏色純綠明瑩與鋪絨之綠色相似宜厢嵌絛環等用不甚貴

金星石

出金坑色青如頭濺無金星不夾石者好有金星微色者不中

硝子

假水晶用藥燒成者色暗青有氣眼或有青黃色者亦有白者但不潔白明瑩

玻璃

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晶相似

犀角

出南番西番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好及正透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重花兒不好者但可入藥用

毛犀

其色與花班類山犀而無粟紋其紋理似竹故謂之毿犀此非犀也不為奇

影犀淚珠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辟暑犀

提要錄唐文宗夏月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章簡公端午帖子云已持犀辟暑更鬪草迎涼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玳瑁

出南番大海中白多黑少價高黑斑多者不為奇有移斑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細驗之

鶴頂

出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魷紅如血故名鶴魚今用
龜筒夾鶴魚魷爲梳故名鶴頂梳

象牙

出南番西番及廣西交趾皆有南番者長大廣西交
趾者短小新鋸開粉紅色者佳

江猪牙

出南番如象色紋理爪粗細與象牙相似世傳多年
龍牙多作刀靶扇柄假者以白象牙用藥煮成

花羊角

多出北地黑色白花者高白色黑花者低作刀靶滌

油不滑凡刀靶鸂鶒木爲最花羊角次之

馬肝石

漢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舂碎以和九轉之丹
服之弥年不飢渴鬚髮白者皆黑是時公卿語曰
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

龜寶

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随軍將於海淺瀨
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
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
不知所入之由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
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層叠就船而上其人大惧
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視而投諸海衆龜遂
散既而語于海船有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
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能勝也
苟或得而藏家何慮寶藏之不豊哉惋歎不已

鞠通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
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
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
則將壞乃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即

有一綠色虫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
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
博物君子説及此事歎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有
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屑
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賈子說林

續絃膠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
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
各爲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
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絃膠或名連金

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二物之妙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無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弓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黄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数日不沉入火不燃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姜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明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杯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在西海中

都膚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目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續骨和猪膏接之映目而視初無損處續骨一名都膚形色如櫻桃言出于鞠陵之東以其能接人骨故以爲名婦人傳之膚色都麗故又曰都膚也宮人指甲破損輙用傅之故宮中語曰枯容悴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續骨記事珠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爲奇寶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黄金之膏東晳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助山多水碧墨子火㮚有水脂碧唐詩絶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搁又採碧時逢娶女船

秦寶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龍以口啣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高三尺列于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彩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管一人紐繩則琴筑笙竽等皆响如真樂不

殊有琴長六尺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名曰湿璵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車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則不復見名曰昭華之管

北虜鎮國

劉通判云曩在江陵見淮甸一客因話世間異物言紹興辛巳之冬虜亮猖獗隨行帑藏舟車多為王師所掠吾亦從而奮獲一生酋將揮之以劍其人哀鳴乞命曰舟中有寶當取獻以自贖乃釋其縛遣二卒從之以往少頃攜一匣來啓視皆金玉裝飾第三匣內一石三稜上尖而下大色微黃石之

腰有玉龍旋繞抑首左爪攫一玉珠爪牙鱗鬣獰雄熟視如生不與世間繪畫者類其人云虜主以此寶為鎮國尋常欲覩其變化則用淨盆貯水候夜半置於水中須臾間黑雲蒙覆其上必急收之稍緩恐或飛去如所言試之果然遂尔珍藏到今劉曰物今在此否曰常以隨行因從借觀明日出示留之至夜亦一試之悉然又明日復歸之不知其後存與亡也

龍皮扇

元載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白龍皮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威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時畏景爀曦咸有鬱蒸之苦軒蓋候門已及亭午縉紳名士交扇不暇時共思憩息於清涼之所既延入小齋不覺寬敞四壁施設皆有古書名畫而炎鑠之患未

已及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風凜冽如涉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察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坐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魚戶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贖之又援金帶辟塵簪皆希世之寶）

清龍皮

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瓦礫醮藥水為黃金以娛客

澄水帛

杜陽編同昌公主一日大會暑氣特甚公主命張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高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

冰絲裀

繇府襍錄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裀以半千獲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此是冰蠶絲所織暑月置于座滿室清凉即酬千萬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

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攜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十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回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惧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故以此逗遛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汝戲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即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舁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唯二寶耳水火是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家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聚寶盆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貯少物物經宿輙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東園 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岩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弃之不欲使爾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果有此物乎院主

之識高矣

張氏傳鈎

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空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披懐而祝之曰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吾懐鳩飛入懐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寶之自此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偶貲財萬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内婢竊鈎與之張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鈎反張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

訶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腹痛因快痢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爲祟因欲棄之以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物人帶一切病消痢者出惡物耳仙芝甚寶惜之天寶末被誅遂失所在出廣異記

驅山鐸

宜春界鍾山有硤數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廻環澄潊深不可測曾有漁人垂釣得一金鏁引之數百尺而獲一鐘又如鐸形漁人舉之有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振動鍾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沈舟落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云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出玉堂閒話

犀導

晉東海蔣潜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蹐一屍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潜異之乃試看之見死人頭上着通天犀導價数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潜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薨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内人江夫人遂斷

以爲釵毎夜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得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遂薨出齊諧記

開州銅銚

天台陳廷善淳熈中自監左藏庫出知開州得一銅銚不知其爲異物閲徑剛三寸下列三足上有蓋其薄如紙或告之曰投食物於中然紙炬燎之少頃即熟陳試取猪豕一雙使庖人如常法批切漬以塩酒仍注水焉自持一炬燎其腹俄聞銚中汨汨有聲及炬盡舉蓋而子已糜熟自是毎夙興必

月此法食罪乃出視事後為湖杜轉運使見過郢
渚聞其說

郴圃銅盆

郴州支邑村落中有小民圃蓋昔之達官故宅基其
中有小池水泓澄可愛常見雙鯽出遊比翼而嬉
略不暫捨雖經二年三歲亦無他鱗而其小大
只如此民懷貪意投網欲取之訖不可得後因灌
溉竭澤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狀與向者
了不異滌淨持歸挹水注滿魚撥剌去來如前事聞
於縣縣令將奪之閱租籍視其逋賦擬加因責乃

出以獻酧之錢五千復為郡守閑吏部所有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途間多
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
以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馬蹶得刀

莊浪參將隨爻兒士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
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鞘者寸餘鞘當刀
口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
口爻兒賴其靈每祭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
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日求此刀不與
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王子喬劍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
一劍懸在壙中欲取而劍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
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云真人去世多以劍代五
百年後屢見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崑吾山劍

崑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于
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

丹鍊石為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艸木皆勁利
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牛馬祀昆
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
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
劃水開而不即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兎為
之側轉四名懸翦飛鳥遊虫偶觸其刃如斬截焉
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
挾之夜行不逢魍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
止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不知所在出拾遺
記

王度古鏡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可遠度受而寶之鏡横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辰外又置二十四氣字周遶輪郭文体似隷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内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絶侯生又云昔者吾聞黄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横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

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歳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也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欝怏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坂宿於主人程雄家雄受寄一婢頗甚端麗　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遥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

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之由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歳老狸府君捕逐於河渭之間爲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游行数歳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顧緘鏡於匣許盡醉而終度登時爲匣鏡又爲

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再拜化爲老狸而死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卧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照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侠持過度曰此劍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

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正遇天地淸霽𥨊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内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嘆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

傳畧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藏寶鏡來自蘇公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著筮一卦在河汾之間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蓍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可得見耶

勣曰法師何以得知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今擇良日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

皆祀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乃密懸此鏡於樹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其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度復收鏡妖怪遂絕其年冬以持史帶芮城令持使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賫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

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蔭所及如冰着体冷徹腑
臟即時熱定至晩悉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有濟於
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泠然鳴
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
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
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
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柰何使我反天
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
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大業十年度
弟勣自六合丞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
策度不得已與之訣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
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
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即以與之勣得鏡
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
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
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岩勣棲息
焉月夜一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
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
私居也勣曰何人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
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開匣

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
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
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觀玉井井傍有池
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
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
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尒池
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
有一魚可長丈餘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
色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
困而不能遠去勣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

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
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
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床下有大雄雞死
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
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涌波舟子失容慮有覆沒
勣携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
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或攀絕頂或入深洞群鳥
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
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
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

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吏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豊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勣故人趙丹任豊城縣尉勣因過之

停宿倉督李敬慎家敬慎曰三女同居堂内閣子每日至晩即靚粧衒服黄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慎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慎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若勣拔窓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两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巳上尾頭一寸白色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後尋奇至廬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長松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兄

請早歸長安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数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出異聞集

鏡湖大鏡

會稽鏡湖在唐日廣袤三百里後來貧民盜占爲田今之視昔不及十分之一也崇寧間漁人夜引網罟覺甚重强加挽拽竟不能舉乃召集同輩合力久而方升乃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形模奇

怪或持以鑑形於昏暗中腸胃肝鬲皆洞見之置之舟內欲明日貨諸越府貨于市忽鏗然有聲光采炫晃湖水如晝俄頃復躍于波心風激浪涌移時始定湖濱父老今尚有及見者

萊州陸安寶鏡

萊州呂肚集張氏築土垣掘得一鏡徑可二尺光明不蝕照之四方各見百五十里市井人物歷歷具体衆爭欲得之不覺墮地而碎陸安州有湖介于無爲之間漁手白以千計一日有漁父網得鏡如盤照見衆漁大半牛馬異形或角或翼若虎若獸

其狀不一而足俱投于水鏡躍四五丈乃沒更求之不復可得識者云三生鏡也已上並宇易子陳邪禮記

天壇玉鏡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礼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八玉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陽杜敬王王屋簿親見之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鉄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任中宣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煉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詣南度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字乃笑而不荅持鏡而去夢回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秦淮寶鏡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礮網下深處

忽覺力舉異于常時得古銅鏡尺餘光浮于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臟腑絡脈既竦駭神魄因胧戰而墜開之於公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眼鏡

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覩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虜人得而製之以遺中國爲世寶也予意恐即文選中所謂玉珧海月及讀臨海異物誌載海月如鏡白色正圓有腹無口目可灸食又緯畧引郭璞江賦晉安海物異名記侯鯖等錄玥玉珧處俱不言製鏡之事後與霍都司子麟言霍送予一枚質

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用骨鏤成二片若圓燈前然
可開合而折疊問其所來則曰舊任甘肅夷人貢
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間未若人言也每疑而
問人豊萬曰乃刮大車渠之珠囊制之常養露中
勿令乾夘然後可照字予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
番少車渠露養亦未必然得巳廿年寳之無用不
猶鼠之藏金乎

透光鏡

透光鏡日中映之背上文字花樣盡存影中纖悉無
失宋沈存中筆談載以爲奇金麻知幾賦透光鏡

詩見中州集而皆莫能明其理豈古亦罕有製法
無傳故邪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
藻於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
故假如鏡背鑄作盤龍亦於鏡面窽刻作龍如背
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
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随銅清濁分明暗也吾自
云親見人有碎此鏡者如其言云歐陽公記吕文
穆公爲相時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弟
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二公相去時不甚遠其事所載必真當時必真有
此物又不知何以能照二百里也西京雜記高祖
入咸陽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歷
無碍元遺山集陽曲劉氏家大寳鏡能照天地四
方以前知休咎此又最奇怪者鑄造之器與天産
異其理誠有不可臆推者矣

遊仙枕

龜兹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温温如玉其製作
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
所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重明枕

有海外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類於
水精中有樓臺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
環無巳謂之行道真人其鏤木丹青真人之首簪
帔無不悉具仍通瑩焉 出廣德神異錄

水晶枕環

邵氏聞見錄載洛陽范氏所寳水精枕其間有牛開
杏花一枝自北方携之來南建炎中胡騎犯淮甸
委於山澤今不知所在錢塘閔子東博士家予秀

州其孫出乃印所藏水晶條環表裏瑩徹中有生竹葉一片二者皆異物也

雞鳴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啞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雞鳴枕也夫鼓聲刻漏不差既奇異雞鳴之聲何自乎此殆不可曉

方瓦餅

張文定公齊賢裔孫名慶鄉者居西京伊陽縣水篠得古瓦餅于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爲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珍惜不意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厚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識其爲何時物

自暖盃

内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七寶硯鑪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毎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水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常常用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毎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足失蓋杖之力焉

永樂茶盃

楚湘陰夏忠靖元吉爲童子時讀書一廟中失墨忽書神背曰發鄷都其夜廟夢神語云云師令公洗去鄰有富室女爲祟所乘瀕亂欲死公偶過其家祟畏避去女得安其家因以女聘公公書女旋曰夏元吉妻祟遂永絶後以鄉薦登朝相　文皇寵遇隆盛常在　上前嘗賜茶盃是白磁聲其異爲一注目　上曰以賜卿令卿子孫世世見朕今盃猶藏其家內有永樂二字所謂世世見朕蓋以二字而公始覺其異今果爲世寶知天語不偶然也

金銀類

生金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也以淘沙爲生淋土出之自有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作煆金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煉取足色耗去十二三既煉則是熟金丹砂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

透骨金

李少君有透骨之金大如彈丸凡物近之便成金色帝試以檀香屑共聚一處置李夫人枕傍詰旦視

之皆化爲金屑銷之不更變視其枕亦微有金光遂號爲金光枕 道篇

辟寒金

古今詩話漱金鳥出崑明國形如雀色黃魏明帝時其國來獻飼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爲釵鈿謂之辟寒金此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古樂府云誰似辟寒金聊借與空床煖

黃金

黃金生天下爭黃金土天下古

厚金

金背經在丘冢及爲釵釧洩龍陶隱居謂之厚金不可合鍊

金犀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石土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餘即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二丈有丹陽銅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故淮南子有曰餌丹陽之僞金即此也 出神異記

論金鹽

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用四萬斤間楚董卓眉塢金亦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亦未有以百金予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爲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或復歸山澤耶嘗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煎鹽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便液之出不拘遠近皆歸本原也

金鳳皇

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鮫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皇飛去莫知所至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舍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轄上鳳皇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是也[illegible]

翁仲孺

漢時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於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具富

童氏金鴨

南城童夢弼宗說教授自其上祖因浴於水濱忽見一物如飛蛾從座而下試引手撲之而獲形狀金似鴨不能動時已近暮歸而燭之黃金所爲也大如人拇指而羽翮纖悉畢備神采偪真混然天成略無彫刻人功亟緘于笥寶藏之寘諸枕席之上越三日啟視其瓦乃有金屑蓋遺糞也大異之自是數日輒一掃取積之益久持貨於肆皆紫金上色得價多於常品家皆賴以衍盛至鋟流地上傳之累代及子孫分析一位拈得之偶子婦半夜生男感熱疾毉者急欲生金煎湯下藥姑喜於得孫謂釵釧金不潔不可用於是煮金鴨挹其湯既一經煮不復有糞其家亦浸以衰削今飲湯之兒猶在貧無置錐矣鴨亦失所在

李氏獲金

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少頃漸以身親杲祖杲

祖屹然不動時告去杲祖問曰汝是何神何鬼耶女子取筆書于几上曰許身愧比雙南遂復入地中已而閱子美詩始悟其爲金也掘之得金一筒筒上壓一石石面刻云金一筒畀李氏孫以毉名於世後杲果從張元素學毉術盡傳其業號東垣先生嘉蓮燕記

金鼠化銅

前秦苻堅建元五年長安樵人于城南見金鼠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城化爲銅鼠出異苑

唾化爲金

南康雩都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昔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走入穴中因號此石為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遥見便飛入穴彈丸正着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乃唾盤內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出列異記

宅中藏金

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鄴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出列異傳

石化為金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蜀至劍門外忽見四黃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為金遹至城貨之得錢百萬沽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肴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遹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

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等取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遹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遹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遹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携所將之妾遊行僕從極多見遹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出玄怪錄

禁金

宋太宗詔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又詔自中宮以下

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至仁宗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議者猶以爲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王栐燕翼詒謀錄 按此麼金之名可謂悉矣徐明善天南行紀載安南國王陳日烜入貢品物有所謂楞金犀麼粧金真珠者其制當亦不出前數件其名則異因筆之

成弼金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居山數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刼之既不得丹則斷道者两手又不得則刖其足道者顏色不变弼滋怒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持丹山下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弼大驚若謂弼曰吾不期汝至此無德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因不見弼既得丹多变黃金金色稍赤優於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爲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盡天下之銅乃已弼造金凡數萬斤而丹盡其金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弼既藝窮而請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詐之帝謂其詐怒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

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爲別寶帝入庫遍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溼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爲寶貨也出廣異記

玄金

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尺出酉陽雜俎

鄒駱駝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毎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蹄土涴其餅駱駝苦之乃將鑁斷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馬交好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関道德合只爲錢相知

裴談

裴談爲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黄金焉可数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鋌皆長尺餘因以石窒穴且志之又数日往則迷其處樵者

頗諳山谷即於洛城懷州造開石物鎚鑿数車州有崔司戶知而助之将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裴談今吾太行山天藏開比有樵夫見之吾已遣金五鋌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與悪念將開吾藏已造鎚鑿数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令若州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戶與其同心但詣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即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没其開石具而禁止之妻尋有閒 出紀聞

牛氏僮

牛肅曾祖太父皆葬河内出家僮二戶守之開元二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質於裴氏齒牙爲疾晝卧廐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湯舍之可以愈疾小安驚顧不見人而又寢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豈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叢掘其根根轉壯入地三尺忽得大磚有銘焉揭磚已下有銅鉢斗於其中盡黄金鋌丹砂等小安不知書旣藏金則以磚銘示村人楊之侃侃留銘示人而不告之銘曰磚下黄金五百兩至

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賊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澤州城北二十二里白浮圖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兩亦此人得之諸人旣見銘道路諠聞於裴氏子問小安且諱執鞭之終不言於是考訊萬端不對拘而閉諸室會有画工來訪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誘問之画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於人處用錢一百市砂一斤砂旣精好故來更市裴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画工示之安曰掘得銘後下得數斤丹砂今無遺矣金實不得則又加箠笞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會裴

氏蒼頭自太原赴河內遇小安於澤州小安邀至市酒飲酣而去意者小安更取澤之金乎及蒼頭至裴言之方悟 出紀聞

宇文進

夏縣令宇文泰猶子進嘗於田間得一崑崙子洗拭之乃黃金也因寶持之數載後財貨充溢家族蕃昌後一夕失之而產業耗敗矣

蘇遏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甚多有扶風蘇遏若貧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但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携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已後未寢出於堂傍徨而行忽見東墻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遏視之不動良久又接聲呼曰爛木咄西墻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麼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鏘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階中即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何敢叫喚對曰不知遏又問曰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

遂喪逝亦不曾欺傷耳至明更無事遏乃自假鍬鑊之徒先於西墻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于東墻下掘兩日至一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尺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爲德又自爲計曰我得此寶然後修德亦可禳之沉吟未決至夜又歎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爲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居人矣有德許之明辰更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還宅價修葺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爲范陽請入幕七年乃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 出博異志

韋思玄

寶應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慕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追赤松駕廣成矣思玄於是求煉金之術積十年遇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後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慽然有寒色衣敝裘叩思玄門謁思玄曰吾病又窮

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瘦盡遺血且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常請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粲然真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辨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也而姓字兌從金兌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辨若合符然 出宣室志

李子貞

進士李子貞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貞獨處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樂如是久不絕俄而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貞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音闃貞且驚且異朝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貞方獨處又聞其聲悽越且久亦歌如前詞貞心知為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常聞焉後至秋始七日夜有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貞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苔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蘚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座右銘也貞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出宣室志

虞卿道士

虞卿有山觀甚幽寂有滁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

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滁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為沂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趙懷正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賀常以女工教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

枕輙復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歲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函鋌處其模似預留勘入無絲髮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濶如巨指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前任洛恵節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出酉陽雜俎

金蛇

開成初宫中有黄色蛇夜則自寶庫中出遊於階陛閒光明照耀不可擒獲宫人擲珊瑚玦以擊之遂

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内得黄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晋王時以黄金蛇贈陳夫人吾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頷下有阿麽字上歷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麽即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玻璃連環係蛇於玉瓶之前足其後竟不復有所見以瓶食蛇也 出杜陽編

銀井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中道見三老人徧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徃他所先知是督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十餘輩拜揖於床下問其何人皆不荅旋沒于地心雖怪之亦不以爲絶異已而每夕皆然於是命僕掘所沒處方深三尺得大銀二十枚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爲千歲前物一一書花而藏于篋笥不爲子弟言亦未嘗非時閲視也他日又夢來别云欲徃長沙助趙官人宅造屋恨不得久從君游然終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所見矣始

大駭欲窮其驗專詣長沙訪之果于善化縣傍有趙宅方典工創大第治廳事張老納謁趙宿聞其名亟出迎坐少定張起白曰君家治地曽于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告以得白金千兩張曰乃我家故所蓄每錠有花書取視之信然張乃話前夢題以他銀換易趙欣然許之張携與銀匠鎔爲一巨毬當中穿竅用鉄索維繫寘于床脚使不可復動入夜常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在矣俗云張循王在日家多銀每以千兩鑄一毬目爲沒柰何止

此類也

莫旦藏銀

吳江莫旦以文學推重一時弘治間領鄉薦出仕爲學職將之官有銀数錠寄與其子荷鍤瘞于床之側他日有鄉人以田求售子欲之啓瘞銀爲田直無所得明議中阻父歸問所藏銀子曰無矣父未之信後發之則銀宛然在以是觀之天地間物各有所主雖子亦不可倖於父況他人乎

造竈得盃

金閶民有尉木香者家富釀酒爲業一日造竈作酒其酒傭方掘土間忽自言腹疼告歸主毋令家人舁其工得銀盃数枚於土中隨報主毋曰酒傭非疾乃得藏銀耳亟追之見傭鋤田固無恙也家僮詰其得藏銀之故傭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納於懐歸至中途懐中忽動即視之皆水蛙也怒擲於水拉僮踪跡之十二銀盃宛在也遂懐之而歸

上淸童子

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叩門來見曰上淸童子元寶後驗之乃一古錢

藏物變怪

州民有宅一區多出變怪無有售之者林顏大卿獨買之既徙入中夜據廳事獨坐以示其不恐忽見一白衣婦人縱其所如俄至一所潛伏不見詰朝使人穿其地得銀百餘錠其上皆鐫一林字此無異尉遲敬德事也

水銀

水銀以邕州溪洞朱砂末入爐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爲一銚制之以猪胞爲骨外糊厚紙数重貯之不漏

水銀海

元延祐間佛林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没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数十然後使其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滚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撲没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艸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産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

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爲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黃銀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及杜如晦而如晦已不在帝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夫不賜黃銀而別賜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爲黃金無疑矣然則先賜帶名爲黃銀者果何物也世有鍮石者質實爲銅而色如黃金特差淡耳則太宗之謂黃銀者其殆鍮石也鍮金屬也而附以石者爲其不皆天然自生亦用蘆甘石煮煉而成

者故兼舉二物而合爲之名也說文無鍮字玉篇唐音集韵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煮銅故其名不附石耶諺云真鍮不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真鍮則蘆甘石所煮决爲假鍮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不是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鍮石矣而史無明據不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常大水流出黃銀以上于朝此之黃銀即太宗用以飾帶而槩賜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鍮石者太原所産爲最而太原即并州也則公義并州所得蓋自然之鍮不經蘆甘石煮煉者也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云黃銀也黃銀云者其貴重可以比銀而色特又黃也是故兼黃銀兩名而命其美也且又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古有其傳矣佩玉之音其中商律也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爲商者亦闕之不奏即是太宗鬼畏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黃銀之不爲銀而爲銅此尤可証也

按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當是瑞物北史辛公義爲并州刺史冬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患水災境内犬牙獨無所損山澤黃銀獲之以獻

益知以爲異物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王義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爲鍮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鍮石帶八胯唐固有鍮石帶也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唐田華子論曰銀凡十七種水銀白錫銀曾青銀土碌銀生鐵銀生銅銀砒霜銀雄黃銀鍮石銀又有至藥銀山澤銀艸砂銀丹砂銀黑鉛銀五者爲真餘則假也本艸曰丹砂雄黃雌黃皆波精魅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雄黃雌黃銀也

太宗賜帶之時如晦已死故帝不賜黃銀以鬼神
畏之也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書本艸其
中稱黃銀作器辟惡亦知黃銀爲瑞物也方勺泊
宅編曰黃銀蜀中人罕識朝散郎顏京監在京抵
當庫有以十釵質銀者其色與上金無異試之則
正白此說尤明

百煉純鋼

世傳鍛鍊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
其中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
此乃僞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

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者蓋未識真鋼
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知真鋼凡鐵之
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
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
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
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黑
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係地
之所產如此也

金鋼鑽

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作鷹巢飼食在上
用肉吃了腹中却于野地鷹糞中獲得看大小定
價如辨真僞于灰火中燒紅入釅醋中浸之假者
踈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
乳鉢中擂之响者是也

錢幣類

錢原

軒轅臣伯陵始造錢刀夏禹始造龜貝銀玉之貨
軒轅臣伯陵始以布帛爲楮幣漢武帝改制皮幣唐
憲宗始置閑子時呼爲飛錢宋孝宗改制會子元
世祖始造交鈔

錢文

軒轅造錢而無文周景王改鑄大錢始爲有文公孫
述始鑄鐵錢魏孝武始以年號鑄錢
錢貨之興尚矣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其文無見景王
鑄大錢班固云文曰寶貨秦漢則半兩五銖王莽
則貨泉貨布　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公鉄粗備文
曰太和五銖又李莊用楊福計永安二年福建鑄
文曰永安五銖自是始以年號鑄于錢文唐會要
曰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廢五銖鑄錢行開元通寶自
此又以通元爲文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時則

曰乾元重寶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十一月
鐵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及僞蜀之制有光天咸康
通正天漢乾德之號皆曰元寶至于宋朝每改元
又更鑄其號于錢文矣蓋錢文之以年自後魏孝
文太和始也以寶者自周景王大錢始也以通者
自高祖武德始也以重者自肅宗乾元始也以元
者自晉高祖天福始也

錢文有寶字

宋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
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
有元字寶字故也

草書錢文

錢文前世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
既成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蓋襲故事也

古錢

漢有厭勝錢稱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不圓蓋古刀
布之变也與近世花蕊夫人封綬及穿鑰錢相似
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鐵錢

通典曰王莽改革漢錢百姓皆不便之公孫述廢銅
錢置鐵官鑄鐵爲錢始于公孫述之據蜀也
蜀乾德二年復行鐵錢以十當銅錢之一是歲納
國

錢銖

唐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計一
千重六斤四兩蘇冕曰今錢爲古秤七銖以上比
古五銖錢則加重二銖以上通謂一大兩爲七十
二銖即一錢爲七銖畸十分銖之二則所謂三兩
爲一大兩者可無疑矣

飛錢

唐食貨志曰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
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每千增給百令
大府給公據次以字號兌便如盧坦請曰鈔錢蓋
唐飛錢之舊也起于憲宗之世

青蚨

青蚨本蟲也今以喻錢按搜神記漢時南方有蟲其
形纔其子着艸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毋飛來就
之殺其毋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
文凡市物或先毋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
子循以之還錢名曰青蚨唐人詩云君臣藥在寧

[illegible]子毋錢成豈患貧蓋本此也

錢陌

自古用錢貫皆以千陌皆以足梁武帝時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而人不從　錢陌益少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錢以八十爲陌蓋自梁始也其事見通典唐昭宗時京師用錢八十五十爲貫河南府以八百爲貫筆談曰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爲陌謂之省陌蓋自五代漢始也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錢神論

危言云作錢神論人知有曾褒而不知有綦毋民成公綏今觀類文民之論略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毋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大牢未足爲鈐緩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我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若錢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清水銅車

荆之清水口旁義熙十二年有兒群浴此水　忽見岸側有錢出于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復流去乃以襟絡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諸鼻轂有六幅通体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敵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輙便停破竟不知所終 出酉陽雜俎

跣墊

又曰憲宗朝吳元濟王承宗拒命經費盡竭皇甫鏄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民間墊陌至七十穆宗即位米塩每陌錢墊七八所在用錢墊不一詔從風俗所宜則跣之起自唐皇甫鏄也今俗謂明除者爲跣陌者爲墊

甲跡

今開元通寶錢緩上有文如初月者譚賓錄曰武德初行開元通寶錢初進樣日文德皇后掐一甲因不復改唐要曰武德四年七月十日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制詞及書字含八分篆隷三體四環讀

之亦謂之開通元寶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様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應宗中劉斧撰青瑣集則謂事出明皇楊貴妃而天下謂之曰兒錢謬矣彼徒見錢文有開元字便謂明皇開元事不亦不攷實之過也

諫用錢

元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絶不用錢迨武宗頗

用之不久輙罷此雖術數讖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貫索

夏南用海貝小者以貿易以一為莊以四為手二十則為索謂之索者其數至是可貫以一索南部新書載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蓋亦謂錢之貫千索者一百有八耳今北以千錢為一吊以百錢為一串曰弔曰串亦是索之義也

課簿造鈔

國初造鈔㸃不就一夕　高皇帝夢神告曰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為之耶高后曰不然士君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心肝也上命取太學所積課簿擣而為之遂成自是令歲輸上方以備鈔料

鈔制

鈔字韵書平去二聲皆為略寫錄之義無以為楮幣之名者今之鈔即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故曰楮幣耳夫有交子會子關子錢引度牒公據等名皆所以權變錢貨以趨便皆不言其制惟今

中鹽有鹽鈔鈔之名始見宋史蓋即今鹽引也今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簪剃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部有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今又記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其横貫例外書禁條闌下脩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兩限新舊易跡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記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一百記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記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

其制　本朝沿襲之間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貫文者每貫值銀三厘錢二文非復　國初之直矣今鈔之制以桑楮皮爲之竪長一官尺横八寸額上横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疊篆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戶部印四圍花文闌

錢疏

仙遊鄭戶書紀嘗進疏通錢法疏中有曰鑄錢之法每鑄料一百斤內用薄餅南銅七十五斤黑鉛二

十五斤加番錫三四斤下爐鎔化傾出鑄料一百斤若所鑄之錢只重一錢則一百斤之料該錢一萬六千文計鑄料資本該值銀七兩并炭火油麻等項寬計作銀一兩鑄造刮磨至于精緻可用每錢一千文該工食銀六分一萬六千該工食銀九錢六分通計物料工食該一萬六千錢截長補短共用銀九兩其錢依時價每七十文值銀一錢則一萬六千文該值銀二十二兩一本將及二息況近日私造之錢每文只重六分而銅鉛相半則一本將五息矣豈能禁其不爲耶又曰洪武之錢最小而重一錢永樂之錢稍大而重八分輕重大小殊無定制今鑄錢若以一錢六分爲則比之永樂之錢可大一圓每鑄料一百斤止該錢一萬文仍要鑄匠刮磨光潔如是則本息相去不遠而人自不爲此立法之深機也

錢詠 出明皇雜咏 唐鄭處誨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予觀之錢之爲錢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構怨縉紳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壞節勞商遠賈以

之而損軀殞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戮辱乍來乍去倏貧倏富其籠絡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嘗熟視其形象模範金旁着兩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爾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柰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柰我何

大錢村

湖州城外十八里曰大錢村乾道十年春農民朱七爲人傭耕一日天氣陰晦見一青物自東北乘風飛過狀若遽篨墜下散錢如雨俯拾之得七百餘

枚俗所謂錢龍者疑此是也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逐迎如今羽客衣冠擊拳對揮其一曰錢庫後門久已隤壞宜急倩一夫甃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嵓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來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摶泥控塞穿處回至中途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倩雇一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爲父言之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

人集元處穴不復可尋矣

貨財沿革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禹以歷山之金並鑄幣以救人之用也至周始以金銀爲錢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爲錢之形以貝合方輕重以銖國語云古曰泉後轉而曰錢食貨志曰禹湯始用金鑄錢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于泉布于布言錢之流布通于泉流秦鑄半兩錢漢高祖鑄八銖錢文帝鑄四銖錢武帝鑄五銖錢又鑄半兩錢又鑄赤側錢一當五漢興有榆莢錢以前錢重難用更鑄榆莢小錢以當百狀如榆莢王莽鑄貨泉徑六分重一銖曰小錢一當十五銖曰幼錢一當二十七銖曰中錢一當三十九銖曰壯錢一當四十并大錢一當五十爲九品漢公孫述鑄鐵錢梁末鑄兩眼錢食貨志曰貯藏曰泉流行曰布

古文錢

半兩漢志曰秦始皇鑄質如周錢重如之其文曰半兩漢呂后鑄重八銖文帝鑄重四銖應劭曰今民

間半兩中最小輕者是四銖錢也漢武帝建元元年鑄重三銖錢文曰三銖封演曰三銖又有別種穿下有二豎文恐以此二畫爲銖之別錢重三銖文曰半兩今有折二小錢共六樣皆篆文五銖漢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王莽廢光武復行之三國魏帝黃初二年鑄南北朝宋武帝梁武帝亦鑄有小五銖錢謂之拼錢陳文帝後魏宣帝西魏文帝又有鵝目五銖錢隋文帝鑄小五銖其制輕小八九萬纔滿半斛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錢今以篆文推之有七樣大五銖

錢今有內郭者小五銖錢亦有內郭者而錢之背
有點兩星大五銖無內郭者錢之背有點四星董
逌錢譜引張合曰五銖又有川上一星五字上下
各一星南朝梁宋名兩柱錢鏝面旁一星至三星
者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上或有小星字或有五
字穿上橫文穿下橫文外四角鈌文有郭無郭闊
緣不可窮盡疑皆當時工人之意非有別於年代
今考於古四角鈌文有郭無郭自是一種殆未嘗
考也又封演曰別有最小五銖文字輕薄未見晉
志因吳興沈充又鑄小五銖錢謂之沈郎錢是也

四道五銖錢

後漢靈帝鑄錢背內郭四角有路抵于外輪

四出文錢

漢書云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流布四海

角錢

錢譜曰五銖有四出道於緣俗謂之角錢或謂豈非
此錢成京師將壞而四出流布四海乎至董卓焚
宮乃劫遷輿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矣

傳形五銖錢

封演曰傳形五銖劉備所鑄文字輕重大小與五銖
無別但以五字在左銖字在右謂之傳形今考於
古蜀嘗鑄矣但不言傳形耳

貨錢

王莽新鑄徑一寸重五銖今又有內郭者有無郭者
後光武起舂陵泉鄉文成白水真人是驗其讖也

大泉

五十國語注云王莽鑄大泉一當五十徑一寸二分
重十二銖直如其文今有折二錢又有小錢亦不
多見今見錢有斗劍龜蛇之文者未之考也

大泉五百

吳王孫權嘉禾五年鑄一當五百錢又一當二千又
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又太平百錢未詳所鑄年代
一當百又南朝梁武帝鑄一當百錢又南朝宋文
帝鑄又宋世祖鑄重比四銖

布泉

陳文帝天嘉二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百與五銖并
行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亦鑄布泉以一當五今有
玉筯篆者有柳葉篆者又有重郭者董逌錢譜云
瓛曰泉流曰布又引石氏曰錢徑一寸重四銖[illegible]
鈐書者自梁武帝以來有之文曰布泉世謂之[illegible]

錢梁書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人佩之即生男也天子頻下詔非勅鑄之錢並不用敦素疑王莽時鑄亦無所據後周布泉字皆玉筯與此甚異

大貨六銖

陳書宣帝紀曰天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隋志曰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復當一人皆不從乃相與謡言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謡言大貨六銖有類人叉腰哭未幾宣帝崩竟至陳亡嶺南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此錢矣

五行大布

後周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收商賈之利與布帛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入四關張合曰小者重徑八分舊錢之文上五下行又有上大下布者皆古篆文

永通萬國

後周宣帝紀曰大象元年十一月初鑄文曰永通萬國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背面肉好又有徑一寸二分半重八銖皆一當十

永通泉貨

後周宣帝鑄以一當十南唐李璟亦鑄大錢以一當十大定錄曰顯德九年七月江南李氏亦鑄永通泉貨

永安五銖

後魏敬宗永安年鑄徑九分重五銖北齊神武皇帝亦鑄永安五銖

太和五銖

後魏獻文帝皇興年中鑄其文曰太和五銖徑一寸重五銖

常平五銖

北齊文帝天保二年改鑄其文曰常平五銖徑八分重五銖皆篆文

巳上古錢計二十一樣自秦至隋所鑄之錢銖之大小文之篆籀郭之有無計之共五十三樣

董逌曰又有所謂異錢雖不見于傳紀然制之近古者今錄之如李唐鑄撤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類又博戲之錢有皆字鏝者不及錄

平錢

開元通寶唐會要曰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七日
鑄開元通寶歐陽詢制詞及書字含篆隸二体俗
謂之開元通寶其錢徑八分重五十銖積十錢僅
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又有左挑開元錢雙挑
開元錢篆文開元錢封演曰武宗會昌五年鑄開
元錢時廢天下佛寺宰相李德裕請以廢寺銅鐘
佛像及僧尼瓶碗等物命所在鑄錢楊州節度使
李紳乃以所廢寺名鑄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又
有敕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

京 京兆　洛 河南　秦 鳳翔

梁 汴州　荊 江陵　桂 廣西
潭 河南　廣 廣東　福 福建
越 浙東　洪 江西　潤 鎮江
蜀 成都　鄂 湖廣　兗 兗州
梓 東川　襄 襄州　丹 河北
益 西川　宣 宣州　平 燕山
楊 楊州　藍 藍田 共二十二監

乾封泉寶唐會要曰高祖祀昊天上帝於泰山改元
乾封以是年鑄故名乾封泉寶徑一寸重十二銖
六分以一當十其年舊錢皆廢明年又因穀價涌
貴商賈不行又明年詔罷之仍行開元錢

乾元重寶唐肅宗乾元二年第五琦請鑄小錢徑寸
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

重輪錢第五琦復爲相命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四
分重十二銖其文篆曰重輪背之外郭謂之重輪
又謂之重稜每緡十二斤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
物貨騰涌米斗錢至十千餓死者滿道上元元年
減重輪錢一當二十開元舊錢與乾元錢皆以一
當十

重稜錢代宗即位乾元小錢一當二重輪大錢一當

三元載作相凡大小錢皆以一當一唐書謂之重
稜今有當三折二小錢

大曆元寶唐代宗鑄

建中通寶唐德宗鑄

天成元寶後唐明宗年號至德年間安慶緒亦改元
天成未知鑄錢否

天福鎮寶晉氏曰史以爲趙石勒所鑄

漢元通寶後漢劉知遠年號

周元通寶後周世宗毀天下銅佛鑄

已上平錢係大唐至于五代末所鑄之錢共四

十二樣惟開元至今循行

僭僞錢

得一元寶　唐史思明僭鑄

保天元寶　江南王李璟鑄

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　南唐世家鑄五代史不載

天感元寶　未詳所鑄之地

壽昌元寶　遼道宗壽昌年鑄

太興平寶　錢之鏝存丁字疑五代僭僞錢也

大德重寶　僞殷王延政所鑄錢之鏝有殷字

乾亨重寶　僞漢劉儼所鑄

永平元寶　前僞蜀王建鑄

通正元寶　前僞蜀王建鑄

天漢元寶　前僞蜀王建鑄

光天元寶　前僞蜀王建鑄

乾德元寶　前僞蜀王衍鑄

咸康元寶　前僞蜀王衍鑄

廣政通寶　後僞蜀孟昶鑄

已上係唐末并五代間僭僞所鑄共二十四樣

北地錢

乾亨通寶　宋太平興國七年遼王耶律隆緒鑄

統和元寶　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緒鑄

大和元寶　宋天禧五年耶律隆緒鑄

清寧通寶　宋至和二年耶律隆緒鑄

咸雍通寶　宋治平二年耶律洪基鑄

太康元寶　宋熙寧七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通寶　宋熙寧七年耶律洪基鑄

大安元寶　宋神宗元豐七年耶律洪基鑄

乾統元寶　宋徽宗崇寧元年耶律洪基鑄

天慶元寶　宋政和二年契丹國主在燕山府鑄

阜昌重寶　高宗建炎四年僞齊劉豫僭號改元阜昌其時鑄

大定元寶　金世宗鑄鏝有申酉字

正隆元寶　金海陵王鑄于太原府

已上係北地錢共一十三樣

番錢

三韓重寶 楷書一樣　東國通寶 楷書篆二樣

東國重寶　海東通寶

海東重寶　朝鮮通寶 真書

已上是海東番錢共六樣董逌錢譜引徐氏曰

又行重駄國錢徑七分厚薄内外不異中夏
素曰字文若梵書凡十様

宋朝錢

聖宋元寶 宋太祖鑄
宋元通寶 宋太祖鑄
太平通寶 宋太宗鑄
至道元寶 宋真宗鑄
淳化元寶　咸平元寶
景德元寶　大中通寶
祥符通寶　天禧通寶鑄以上宋真宗

天聖元寶　景祐元寶
天聖通寶　慶曆重寶
明道元寶　至和元寶
至和通寶　至和重寶
嘉祐元寶　嘉祐通寶鑄以上宋仁宗
治平元寶　治平通寶以上英宗鑄
熙寧元寶　熙寧重寶
元豐通寶　元祐通寶
元符通寶　紹聖通寶
紹聖元寶以上宋神宗鑄　崇寧重寶
崇寧通寶　大觀通寶
政和通寶　宣和通寶鑄以上宋徽宗
靖康元寶　靖康通寶鑄以上宋欽宗
建炎通寶　建炎元寶
建炎重寶　紹興元寶
紹興通寶以上宋高宗鑄　隆興元寶
乾道元寶　淳熙元寶
紹熙元寶以上宋孝宗鑄　慶元通寶
嘉泰元寶　開禧元寶
開禧通寶　嘉定通寶鑄以上宋寧宗

大宋通寶　紹定通寶
端平元寶　端平通寶
嘉禧元寶　淳祐元寶
寶祐元寶　開慶元寶
景定元寶以上宋理宗鑄　咸淳元寶度宗鑄
德祐元寶 幼主

以上宋朝錢共一百三十五様

元錢鈔

中統元寶交鈔 世祖造
至元中行寶　至大銀鈔 武宗造

至大通寶 武宗　皇慶通寶 仁宗
至治通寶 英宗　至和通寶 文宗
至正通寶 英宗
以上元朝鈔三樣錢一十四樣
國朝錢鈔
洪武通寶 洪武年鑄　大年皇寶 洪武年
大明通行寶鈔　永樂通寶 永樂年間
宣德通寶　弘治通寶
嘉靖通寶　隆慶通寶
萬曆通寶

以上國鈔二樣錢七樣
博戲中私鑄錢
合門清吉　秦將散騎 錢有騎馬將軍
稱心遂意 錢有豕　出入通寶 錢有馬鞍
長生不老 錢有雲月花草團圓二字　八卦錢 面有八卦文
命錢 面有十二生肖　龍鳳文錢

甕錢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可及山半大樹下有大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小欹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蓋之以衣襟貯五百餘而歸盡率家人復往將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甕欹以五百顧尔正之餘不可妄想也 出稽神錄

雨錢

汀洲有林氏其先嘗爲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爲福富人云 出稽神錄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一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律類

樂原

伏犧始作樂而辨五音其臣葛天制歌陰康制舞軒轅臣伶倫始作律呂

樂始

山海經曰祝融生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注云創樂風曲也通典曰伏羲樂名扶徠亦曰立基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隋樂記曰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氏歌八闋神農五弦其來尚矣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歌八闋則非長琴始為樂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是始為樂至黃帝命伶倫考八音調和八風則其事于是乎備

帝王樂名

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

女樂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熳之樂晉獻公欲伐虞遺以女樂二八左傳鄭賂晉以女樂論語齊人歸女樂自周末皆有而桀為之始

鼓吹

唐樂志曰黃帝使岐伯作鼓吹以揚德建武唐紹傳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

凱歌

蔡邕禮志曰黃帝使岐伯作軍樂凱歌令廻軍有樂即其遺意

孟嘉論樂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絲聲在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教坊

唐明皇開元二年蓬萊宮側始立教坊以隸散樂倡優曼衍

樂營將

開元二年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

及為之使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為弟子命伶魁為樂營將者此其始也

鈞容

宋朝會要曰鈞容軍樂也太平興國中詔籍軍之善樂者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樂端拱二年又選捧日等軍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潘臣以樂工進亦隸之淳化三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

雲韶

雲韶部部者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內臣之聰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習樂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名雲韶部舊唐志曰武德以來置內教坊于禁中則天改曰雲韶府會要曰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則雲韶之名已見于是矣

雞唱

光黃人二三月羣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與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鄙野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鷄衞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鳴又應劭曰今雞鳴歌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衞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唱是也顏師古不考本古妄破此說豈雞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散樂

散樂出周禮注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岐人

雜劇名目 出夢遊錄

尾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惟以雜劇為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法部胡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範者皆是命官紹

興十一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差撥臨安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脩內司教樂所掌管雜劇中末泥為首每四人或五人為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為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妝孤老其次曲破斷送者謂把色

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

細樂以簫管笙蓁稽琴方響之類合動 小樂器只一二人合動

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

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破大率重起輕殺嘌唱謂
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
子唱耍曲兒爲一體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
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
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
撰賺賺者悞賺之意也
雜扮或名雜班又名紐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
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　百戲　相撲
踢弄　雜手藝　弄懸絲傀儡　影戲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

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
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
謂參禪說史書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
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
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謎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走智
（改物類以困猜者）橫下（許旁人猜）問句（商者喝問句頭）
魁儡琵琶
窟礧子云魁儡子作偶人以戲嬉歌舞本喪樂也漢
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
之見唐音律志今字作傀儡漢武帝樂工丘仲所
作云其源出於羌中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者琵
琶四弦漢樂也初秦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
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制琴爲馬上樂以慰其鄉
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以其便於
事也

胡部

唐禮樂志曰自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始分
雅俗二部今俗樂二十八調是也又有俗部四本
爲樂形類雅音而曲出于胡部此名胡部之始也

復有銀字中管之別皆前代應律之器後人失其
傳而更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于雅樂筆談曰外
國之聲前自別爲四夷樂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
曲與胡部合奏自此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
樂新聲爲清樂合胡部爲宴樂

四夷樂名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
歌之以管樂爲之聲　東方曰韎　南方曰任
西方曰朱離　北方曰禁
鼓盤爲樂

越俗飲宴即以鼓盤爲樂取大素圓盤廣尺六者抱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舞

律呂

呂氏春秋曰黄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取竹于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十二筒聽鳳鳴以爲十二律雄鳴六爲律雌鳴六爲呂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氣乃截竹爲管謂之律

二變七律

通典曰商以前但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自周加文武二聲謂之二變孟詵錦帶前書曰變宮變徵自商以前皆用五聲配十二辰至周文武克商之時從午至子天有七動故加文武二变聲是爲七音五聲爲體二变爲和依此相生迭爲之宮尚書大傳七始爲七律甚五聲爲正二聲爲变然則变宮变徵乃始于周也按國語周景王問七律伶州鳩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星在天黿姬氏出自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爲數而律和其聲故有七律此蓋其始也

諸調

筆談曰宮商角爲正聲徵羽爲變聲加變徵則徵之變聲已濱矣隋鄭譯始調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㶁流紛亂無統竝沉爲新聲自後有聲側聲煞聲煞偏字傍字雙半字之法然則今胡部諸調皆始于鄭譯

樂府律調

古人所作有同名而異調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損者莫知謂何後見元人周德清有作詞起例一書然後知當同當異者自有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亦有數調惜此書已少又雜記於衆詞名中一時檢閲亦難今特録出以便觀覽

黄鍾水仙子　雙調水仙子　黄鍾寨兒令　越調寨兒令　仙呂端正好　正宮端正好　仙呂祆神急　雙調祆神急　仙呂上京馬　商調上京馬　中呂鬭鵪鶉　越調鬭鵪鶉　中呂紅芍藥　南呂紅芍藥　中呂醉春風　雙調醉春風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黄鍾調計三　紅錦袍即紅衲襖　綵樓春即拋毬樂　雙鳳翅即女冠子　正

宮調計四　靈壽杖即呆骨朵　伴讀書即偏秀才　黑漆弩即學士吟[illegible]

曲 六么遍(即柳青娘) 大石調(計四調) 歸塞北(即望江南) 卜金錢(即初問口) 催花樂(即擂鼓體) 蒙童兒(即憨郭郎) 小石調(計一詞) 青杏兒(即青杏子亦入大石調) 仙呂(計一詞) 金盞兒(即醉金錢) 中呂(計五詞) 紅繡鞋(即朱履曲) 喜春來 朝天子(即謁金門) 蘇武持節(即山坡羊) 賣花聲(即昇平樂亦作[illegible]) 南宮(計六詞) 一枝花(即占春魁) 玄鶴鳴(即哭皇天) 採茶歌(即楚江秋) 草池春(即閙蝦蟆) 閙金經(即金字經) 翠盤秋(即乾荷葉亦入中宮) 雙調(計十二詞) 步步嬌(即潘妃曲) 銀漢浮槎(即喬木查) 落梅風(即壽陽曲) 雁兒落(即平沙落雁) 德勝令(即陣陣嬴凱歌回) 水仙子(即凌波仙湘妃怨馮夷曲) 殿前歡(即小婦孩兒鳳將雛) 滴滴金(即甜水令) 折桂令(即秋風第一枝天香引蟾宮曲步蟾宮) 漢江秋(即荊襄怨) 荊山

玉(即側磚兒) 搗練子(即前搗練) 胡 沽美酒(即瓊林宴) 駙馬還朝(即相公愛) 掛玉鉤(即[illegible]) 醉娘子(即醉也摩挲) 小拜門(即不拜門) 慢金盞(即金盞兒) 撥不斷(即續斷絃) 也不羅(即野落索) 越調(計四詞) 調笑令([illegible]) 禿廝兒(即小沙門) 寨兒令(即柳營曲) 三臺印(即鬼婆子) 急調(計一詞)、梧葉兒(即知秋令) 般涉調(計三詞) 臉兒紅(即麻婆子) 急曲子(即促拍令) 要孩兒(即魔合羅)

已上名異而詞調同者

正宮(計六詞) 端正好 貨郎兒 煞尾 混江龍 後庭花 青歌兒 南呂(計二詞) 草池春 鵪鶉兒 黃鍾尾 雙調(計四詞) 新水令 折桂令 梅花酒 尾聲

已上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

論五聲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寛大容衆故其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温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方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當急就之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相生應即爲和不相應則爲亂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巇巇然齒開脣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善歌

古之善歌者云當使聲中有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

不同當使字字高舉末皆輕圓悉融入声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有字古人謂之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声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謳者謂之内裏声不善謳者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声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声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若古之曼声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劳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於玄枵）

雅部俗部

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塡䩫而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高於雅部不啻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律中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絲音爲最）蓋視金元之時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尚用優伶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徃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貞女蔡中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者十二律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十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爲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趁逐抑揚杜撰百端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謾耳

樂府類上

樂府沿革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發感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三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隋樂餘波至李唐始絕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变爲古樂府古樂府变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

不及古故樹𤋮耳而士大夫亦不知歌詞之變

舊曲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荆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班佐李延年之徒以歌辭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鞞舞三國能存者有殿前生桂樹五曲其辭則亡漢代

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氣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儂石城莫愁楊叛烏夜啼玉樹后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詞者七今不復見矣唐歌曲比前世差多聲行於今辭見於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

涼州

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聚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遂分散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於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之正聲也乃置清商總謂之清樂煬帝乃立清樂西凉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爲梁州

亡國之音

後庭花亡陳之曲也思越人亡吳之曲也柳枝歌亡隋之曲也

盬

玄怪錄載遷蘇二娘唱阿鵲盬曲又有突厥盬黃帝盬白鴿盬神雀盬疎勒盬滿坐盬歸國盬唐詩媚娘吳娘唱是盬更奏新聲刮骨盬謂之盬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

搭皷

樂有搭皷即腰皷也昔有人父爲虎傷上山尋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

樂府題解

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

丧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
於塚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
女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
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出揚雄琴清英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時人年五十
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
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焉其聲中絶魏武帝宮人
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
學鼓琴琴特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
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爲尹更生之妻

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
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嘯牧子聞之
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
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寃殺人而亡藏於
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恭覺聞其聲
以爲吏追乃奔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
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于
沂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
士遂與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息戀
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
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
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
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
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
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

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
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
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
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
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
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
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歌以自明

杞梁妻杞植妻之妹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艱至矣乃抗聲

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漢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烱戒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威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鐃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江南曲度關山古詩云魏武所作

鷄鳴曲對酒古辭魏武所賦

烏生八九子燕歌行晉國爲樂章

秋胡行胡妻死後人思而賦之

苦寒行魏武賦晉用爲樂

塘上行一曰塘上辛苦行魏文帝甄后作

善哉行　東門行　西門行　皇皇京洛行　艶歌何常行一曰飛鶴行　步出下東門行一曰隴西行　滿歌行　櫂歌行　鴈門太守行　已上樂府相和歌按相和歌並漢世街陌謳謠之句絲竹更相和爲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

泝夜宿始十七曲後合爲十三曲今所載之外行
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以下晉
荀勗采撰
殿前生桂樹樂府鞞舞歌漢代燕享用之不詳所起
其歌又有關東賢女章帝所造章和二年中樂久
長四方皇等五曲其辭皆亡近史云鞞舞本漢巴
渝舞也高祖造
白鳩篇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云
白鳧鳩祭其詞吳人患孫皓之虐政思從晉也碣
石晉樂魏武帝辭巳上樂府拂舞篇按拂舞前史

云出自江左復有濟濟獨祿等五篇今讀其詞惟
白鳩一篇余並非吳歌未詳所起
白紵歌按舊史說吳地所出白紵舞也梁武帝使沈
約改其辭爲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春
歌也周處風土記云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船舸
白也時和歌者猶云行行白紵盖出於此炙轂子
曰白紵緬白生紵布也今湖州者最上按左傳吳
季札上獻縞帶於子產贈之以紵布
上之回　巫山高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
子班　臨高臺　巳上樂府鐃歌皆漢曲又有朱

鷺艾如張將進酒聖人出共十八曲字皆訛謬不
可曉解
隴頭吟　黃雀吟　望行人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橫行　梅花　紫騮馬　驄
馬　雨雪　劉生　巳上樂府橫吹曲按此曲有
鼓角周禮以鼖鼓鼓角舊說蚩尤氏率魑魅與黃
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及
魏武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爲中
鳴尤更悲矣又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又橫吹者
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

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變之更造新声
二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和
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
具在世用者止有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黃華子赤
之揚黃雀吟隴頭吟折楊柳望行人等十曲皆樂
辭若關山月以下十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　子夜晉有女子
名子夜所作又前漢車騎將軍沈玩所作　烏夜
啼宋臨川王義慶石城宋臧質所作　莫愁樂勝
城宋隨王誕所作　巳上樂府清商曲南朝舊樂

也故蔡邕云清商曲其辭不足采其曲名有出郭
西門陟地行卓俠鍾朱堂寢奉法五曲非止王昭
君等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亂江左兼復宋梁新
聲後魏孝文纂緒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即
此隋平陳因置清商巳渝白紵辭皆在焉
相逢俠路間行亦曰長安有俠斜行　艷歌行　怨
歌行　飲馬長城窟或云此蔡邕之詞　君子行
鞠歌行　豫章行　門有車馬客行　猛虎行
齊謳行　會吟行　出自薊北行　結客少年場
行　東虎吟行或云無行字　苦熱行　放歌行　西

上長安行　怨歌行　昇天行　鳳將雛晉書謂漢世樂曲
名　白馬篇　空城雀　半渡溪　起夜來　獨
不見　攜手曲　陽春曲　新城亦曰長樂宮行
大垂手　小垂手　獨搖手　行路難　蜀道
難　秦王卷衣行　輕薄篇　苦哉行　悲哉行
巳上樂府雜題皆不知所起今據後人所撰采其
意而注之如曹植鬭雞種葛明君簺篌滿吾生行
晏樂無少年東海人生坐玉殿閶闔日與月日月
既逝隻翼太極白馬名都盤古驊車東籬妍歌結
客大垂手等擬氣出唱爲喉乾酒行爲於穆精列

行爲陌上桑爲望雲有所思爲嗟佳人善哉
行爲昔日短長歌行爲飯組墨出尺蠖出東門爲
推賢苦寒行爲吁嗟飲馬長城窟爲扶桑嗟生春
章行爲窮達薤露爲天地秋胡行爲在昔秦女令
爲日月齊吟行爲美女太山梁父吟爲八方等篇
雖大爲以上行亦多是擬古所作後繼之故不錄
如傳休奕有女秋蘭車搖搖美人謝會却東西暑
風前有尊酒陳歌越謠等行綏離伐後等歌諸家
集復有城上麻攜手雍臺送歸夾樹渡易水朔無
人相栢山華陰山近代吳均輩多擬此等並自爲

樂府皆闕古辭亦不書以俟知者
思歸引一曰離拘操衛女作　水仙操伯牙作　公
無渡河本曰箜篌引　走馬引　雉朝飛　別鶴
操　巳上樂府琴曲皆出琴操記事與本傳相違
今並存之以廣異聞
長門怨　婕妤怨　銅雀臺一曰銅雀妓　四愁
同聲詩皆張平子所作
定情詩漢繁欽所作　合歡詩晉楊方所作
反招隱晉王康琚所作　聯句起漢武栢梁燕人作
自君之去也出徐幹室思詩等三辭云

離合詩起於漢孔融離合其字以成文

盤屈詩盤屈書之是竇滔妻蘇氏廻文詩也廻復讀之皆韻而成章

百年歌毎十歲爲一首陸士衡作

步虛辭道觀所唱　道里名詩　草木鳥獸名八音

六府　建除　風人詩梁簡文帝作陳江總謂之吳歌其文盡鄙褻上句述一詩用下句釋之以成云閣棋燒敗襖着子故依然是此類也

已上古題及後代雜題按古題多起漢代雜題多起齊梁又有古歌詩數十篇亦兩漢之什大行於

世而題目又如兩頭纖纖五雜組桓敬道子詩等體復不類並不載之灸轂子曰此部全出樂府題解余加以古今注附之義有闕者採經史以補之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作雉噫注雉噫猶歎嘆之聲梁爲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己送之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衡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觀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語也

青溪五曲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即鬼谷先生

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生愁西曲灌水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踏謠娘

北齊有人姓蘇齆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毎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隣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毎一疊傍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娘苦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鬬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

阿叔子謂弄又加典庫全失傳言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將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駕方在家時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番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

涕悲愴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二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三

海右闕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府類中

歌曲所起 碧鷄漫志

或問歌曲所起曰人生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詠其聲

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詠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樂府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以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詩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冑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應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

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詩至於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管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琴自倚其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樂工非庸人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於家語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舒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稾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也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漢之歌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辠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為諸姬作歌猶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華夫人兩謌又不在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情性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勒歌其辭略云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兩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晉之歌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綠珠亦自製懊恨歌曰絲布澀難縫桓伊侍孝武飲讌撫弦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氣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

服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躡驄文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然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躡驄竄岩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劉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於史者盖如是耳

唐之歌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陶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

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商玲瓏能歌余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歌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艷之巧誠足盖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被聲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詩工皆合之弦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與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詩伶歌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伶唱適絕句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渙之詩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諸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

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孫吳耳

涼州辨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吐蕃開元傳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不

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過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
播遷之禍及安史亂世頗思審音而楊妃外傳
乃謂上皇居南內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凉州
詞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乘月登樓命
妃侍者紅桃歌凉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笛爲倚樓
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予謂皆非
也凉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
謂肅宗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
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抑豈加于詞乎舊史及諸
家小說謂妃善歌舞邃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

傳及明皇雜錄誇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
因廣傳人間似可信但非凉州耳唐史又云其聲
本宮調今凉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無
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凉所獻
何宮也然七曲宮知其三是唐曲黃鍾羽調高宮
者是也脞說云西凉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
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名命合
衆樂即黃鍾也予謂黃鍾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
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梁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
易美名此樂工誇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

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正云康崑崙寓其聲於
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
鍾宮得之矣張祜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梁
州急徧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
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
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
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
段和尚善自製羽調凉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
半爲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已有此曲特幽閒鼓
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歌高調

凉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
張絃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泬寥大呂宮俗呼高
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
宮也史及脞說有云凉州有大遍非也凡大曲有
散序及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衮拍遍歇殺
衮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凉州排遍予曾見一本
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以簡省而管
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
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
史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誤識此乎

伊州調

伊州見於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拍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字殺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凉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二十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

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凉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凉府都督楊敬述進又考唐史突厥傳開元間凉州都督楊敬述爲暾欲谷所敗白衣檢校凉州事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人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忽有秋風詞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

浸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名花霓裳羽衣號天樂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爲法曲一數也夫西凉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西凉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使輔璆琳宣進止令於太常寺刊石內黃鍾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橋寫其半會西凉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宮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

荒誕惟西凉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遊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起烟霧中下視王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雀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於廣庭桂樹之下樂音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練素霓裳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曲

虞華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者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兹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湖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凉州皆自龜兹至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按唐史及唐人詩集諸公家小說楊太眞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常以趙飛燕身輕成

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飖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飜又云天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奏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山無復舞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

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子弟王瑨發音闘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求開元雅樂制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凉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洲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洲

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洲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箇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吹彈聲邐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注云散序六遍不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

聲汪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所云豈亦得之樂乎世有般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播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曰遺隊口號亦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

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版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攧入破虛催袞實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紵歌汪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

胡渭州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弟兄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六么

六么亦名錄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錄要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錄要錄要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誌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

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遍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如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汪云樂世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么作腰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六么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琵琶錄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祈雨鬭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自謂無敵曲罷市西樓

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歐陽永叔云貪看六幺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謂花拍蓋非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幺至花十八益奇

西河長命女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納尚書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

爲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大曆初隨父歌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清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歌於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詒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嘆伏不已兼云有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併大曆加減者

楊柳枝

楊柳枝錄或曰楊柳枝歌云隋之曲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樂罷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梁事而張祜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日暮煙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

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太傅作楊柳枝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前朝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

唱駄子

唱駄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界檢滂户田宿有胡店曰葱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

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郎母者請王佩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佩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姐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姨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姨及戰得勝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徵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六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

蘭陵王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着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之曰蘭陵王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色用大凡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

虞美人

虞美人脞說稱起於項籍虞兮之歌予謂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於當時非也曾宣子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欽眉又云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湖中蓮草凍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和追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野葛荒蓁老蕪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時兔鬼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出虞美人草歌此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有虞美人草上如鷄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三雅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州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

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
草皷之枝葉皆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
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輙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
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誰何爲吳音東齋記事云
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

水調歌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
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因疑水調非曲名乃
俗呼音調之異名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
製水調只非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水調歌爲煬

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宮商則今俗
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歌煬帝將幸江都
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
曰不返矣水調歌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
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
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
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
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
眞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樂
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

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
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
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
聲新水調謾人道是采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
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常令
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
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回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
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
中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閬中舟子皆衣
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

世所唱中呂調歌乃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
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决非樂天所聞之曲河
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其一
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
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
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今也

萬歲樂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
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
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

制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常稱萬歲爲樂以其之聲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鸜鵒能言名吉了音料異哉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又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幾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土至聞鳥歌萬歲欲集慶厥躬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也又唐舊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弘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而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後曲

夜半樂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宮又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何滿子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張歌能宛轉天寶年中始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閭不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子弟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提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好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張祜作孟才人詩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其

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温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侯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湖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祜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凌波神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爲作凌波曲奏之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宮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猶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每

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作音樂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繡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邇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其後歐陽永叔詞小云一從魄散馬嵬間

只有紅塵無驛使今歇拍大石兩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

阿濫堆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於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波灩灩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尚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

寶諸樂名堆作追屬黃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念奴嬌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娼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辟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能聽否皆悄然奉詔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

巳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子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辭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清平樂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

舊詞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上命梨園子弟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均房琯說指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辭乃是令白於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絶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絶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絶句耳此曲在越調至今盛行于世今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詩

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雨淋鈴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作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於世予攷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着荷衣好涕零劍水多

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媿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回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云刻木牽絲老作翁鷄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却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絃濕水泉嗚咽鸎聲澁因茲絃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眞本曲遺聲

春光好

春光好羯鼓錄云唐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此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

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拆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珞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

中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數耳

望江南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云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亦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

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

麥秀兩岐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青樓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詞敘其拾麥勸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illegible]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同

文溆子

文溆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溆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采其聲製曲曰文溆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溆俗

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溆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群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尚晚矣是黃鍾宮大石調林鐘商歇拍調皆有十拍未知孰是而溆字或慢作序者

後庭花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上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

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大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為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為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鍾動戍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户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襞欺江揔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殘海雲黑庭花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窻又云後庭新聲嘆樵牧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

六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者寔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偽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是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盐角兒

盐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人家市樂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盐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奏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鍾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騎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

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踏春歌

異聞錄邢鳳之子夢數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酉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又歌曰泚水涓涓芹長芽野鳥飛客還家荒村無處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其中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曰首髻及地腰勢如弓

也士人驚叱之忽皆上屏東坡詩云城上湖光暖
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又詹克爱春睡詩云覺後
不知身是幻耳根猶聽踏歌聲

黃驄疊急

太宗定中原所乘戰馬也後遇征遼馬斃上嘆息乃
命樂工撰此曲

大郎神

天后朝一士人陷冤獄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撰
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盖取大郎行第也長
人知遂易名悲切子終號怨回鶻

得寶子

康老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遊處一
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粥乃以半千
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此
是冰蠶絲所織暑日陳於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
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
人嘆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明皇初納太真喜
謂後宮曰得楊氏女如得至寶亦製曲名得寶子

傾盃樂

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有數聲不均上初捻管命
俳兒辛骨鯝拍不中上瞋目瞩之骨鯝憂懼一日
而殞

道調子

懿宗命樂工史敬納吹觱篥初弄道調上謂是曲乃
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此曲

三臺

劉公嘉話錄曰三臺送酒盖因北齊文宣王毀銅雀
臺宮人拍促呼上三臺因以送酒資暇云三十拍
促曲名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遊宴之地近樂工
造此曲促飲也又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

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製此曲以悅邕三說
未知孰是

明君曲

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
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
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
凡有七曲

天寶樂名

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
宮時號沙陁調太簇商時號大石調太簇羽時號

般涉調宮呂商時號雙調神鵲鹽有此四曲

衡山樂曲

張芸叟南遷錄云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皇帝監絲曰四朶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爲勞多從殺減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府類下

古今樂府

古樂府題目多不可解余故畧存其名上自唐虞下逮陳隋凡有篇題者悉志之至唐宋元樂工所歌亦具錄左端蓋古今樂辭止此矣

歌謠二十七曲　擊壤歌　康衢謠　卿雲歌　南風歌　夏人歌　結襪子　黃澤辭　白澤謠　穆天子謠　南山歌　庚癸歌　越人歌　成人歌　徐人歌　若之何歌　杞梁妻　紫玉歌

彈鋏歌　垓下歌　大風歌　楚歌　雞鳴歌　平城歌　秋風辭　瓠子歌　天馬歌　李夫人歌

琴歌二十二曲　思親操　襄陵操　箕子操　拘幽操　文王操　克商操　傷殷操　採薇操　越裳操　神鳳操　履霜操　猗蘭操　將歸操　龜山操　雉朝飛操　別鶴操　處女吟　黃鵠歌　渡易水　采芝操　八公操　走馬引

漢七十曲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
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上
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流（以上鐃歌十八曲）　箜篌
引　江南曲　東光　薤露歌　蒿里曲　雞鳴
烏生　平陵東　陌上桑　白頭吟　王昭君
怨歌行　怨詩行　王子喬　長歌行　猛虎
行　君子行　董逃行　五噫歌　相逢行　長
安有狹斜行　隴西行　步出夏門行　折楊柳
行　西門行　東門行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

田行　孤兒行　雁門太守行　艷歌何嘗行
艷歌行　墻上難為趍　日重光　月重輪
梁甫吟　滿歌行　蛺蝶行　驅車上東門行
傷歌行　悲歌　羽林郎　前緩聲歌　東飛伯
勞歌　董嬌嬈　枯魚過河　冉冉孤生竹　武
溪深行　同聲歌　定情篇　焦仲卿妻　善哉
行
魏四十七曲　精列　釣竿歌　度關山　淮漢行
挽歌　封酒　鰕䱇篇　短歌行　燕歌行　從
軍行　苦寒行　塘上行　蒲生行　浮萍篇

當來日大難　郄東西門行　野田黃雀行　煌
煌京洛行　門有萬里客　櫂歌行　泰山梁甫
行　俞兒舞　碣石篇　觀滄海　冬十月　土
不同　龜雖壽　桂之樹行　秦女休行　駕出
北郭門行　妾薄命　齊瑟行　名都篇　美女
篇　白馬篇　升天行　五游　七哀　遠遊篇
仙人篇　飛龍篇　丹霞蔽日行　種瓜東井
上　鬪雞篇　當墻欲高行　苦思行　種葛篇
晉五十九曲　淮南王篇　鐸舞雲門篇　拂舞白
鳩篇　獨漉篇　濟濟篇　日出東南隅行　君

子有所思行　大雅吟　楚妃歎　何當行　鞠
歌行　齊謳行　豫章行　悲哉行　苦相篇
西長安行　龐列婦行　順東西門行　吳趍行
門有車馬客行　東武吟行　輕薄篇　大道
曲　班婕妤　胡姬年十五　子夜歌　子夜四
時歌　大子夜歌　子夜警歌　子夜變歌　上
聲歌　歡聞歌　歡聞變歌　前溪歌　阿子歌
團扇郎　七日夜女歌　長史變歌　黃鵠曲
桃葉歌　長樂佳　懊儂歌　黃竹子歌　宿
阿曲　道君曲　聖郎曲　嬌女詩　白石郎曲

青溪小姑曲 湖就姑曲 姑恩曲 採蓮童曲 明下童曲 同生曲（已上十一曲並神弦歌） 江陵女歌 白紵舞歌 合歡詩 出塞 入塞

宋五十一曲 會吟行 結客少年場 鳴雁 梅花落 江南思 丁都護歌 碧玉歌 華山畿 讀曲歌 石城樂 烏夜啼 莫愁樂 襄陽樂 西烏夜飛 青陽度 青驄白馬 共戲樂 安東平 女兒子 來羅 那呵灘 孟珠 翳樂夜黃 夜度娘 雙行纏 黃督 平西樂 白浮鳩 拔蒲 壽陽樂 作蠶絲 月節折

楊柳歌（十二月及閏月九十三曲） 自君之出矣 長相思 行路難 北風行 空城雀 苦熱行

齊十二曲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銅雀妓 玉階怨 估客樂 仙人攬六著篇 求明樂 邯鄲行 憂且吟 江皐曲 蘇小小歌 蒲坂行 伴侶曲

梁九十二曲 闔閭篇 隴頭水 入關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紫騮馬 驄馬驅 劉生 企喻歌 瑯琊王歌 鉅鹿公主歌 紫騮馬歌 黃淡思歌 地驅樂歌 雀勞利歌 慕容垂歌 隴頭流水歌 隔谷歌 淳于王歌 東平劉生歌 捉搦歌 折楊柳歌 幽州馬客吟歌 高陽樂人歌 白鼻騧 木蘭辭（已上十八曲並梁橫吹曲） 楊白華 燉煌樂 阿那瓌 雞鳴高樹顛 又曰雞鳴篇 烏生八九子 城上烏 昭君辭 雙桐生空井 泛舟橫大江 新城安樂宮行 蜀道難 長門怨 襄陽蹋銅蹄 採桑度 江陵樂 江南弄（已上九十七曲） 龍笛曲 採蓮曲 鳳笙曲 採菱曲 遊女曲 朝雲曲 鳳臺曲 桐柏曲 方諸曲 玉龜曲 金丹

曲 金陵曲 趙瑟曲 秦箏曲 陽春曲 四時白紵歌（已上四曲） 當壚曲 游獵篇 晨風行 古別離 西洲曲 長干曲 秦王捲衣 愛妾換馬 臺下何纂纂 半渡溪 半路溪 陵臺曲 採荷調 起夜來 獨不見 攜手曲 大垂手 小垂手 夜夜曲 寒夜怨 獨處愁 春江行 映水曲 登樓曲 越城曲 樹中草 河中之水歌 走馬行

陳十二曲 銅雀臺 從軍五更轉 三洲歌 應龍篇 大堤 荊軻歌 舞媚娘 玉樹後庭花

堂堂曲 雜曲 日出行 步虛詞
隋十三曲 紀遼東 泛龍舟 水調河傳
花月夜 浮游花 喜春游歌 錦石擣流黄
江都夏 東宮春 長安秋 十索 昔昔塩
東征歌
唐三百二十七曲 獻天花 和風柳（一作流） 美唐
風 透壁空（砂）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illegible]）
大定樂 龍飛樂（砂小） 慶雲樂（小石大人李制） 繞殿樂（[illegible]）
泛舟樂 傾盃樂 拋毬樂 太平樂 長慶
樂 黄鐘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即還

京樂 放鶻樂 鎮西樂 大明樂 破陣樂（貞觀）
制 金殿樂 回波樂 賀聖樂 天下樂 同
心樂 千秋樂 千春樂 奉聖樂 龜茲樂
賀[illegible]朝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一名愁倚
闌 秋風高 迎春花 黄驄疊 鳳樓春 負
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蒲園春 長命女
離別難即大郎神亦名切子又名愁迴鶻 武媚
娘 如意娘（[illegible]） 杜韋娘 柳青娘 踏謡娘
（一作談容娘非） 楊柳枝 柳含烟 贊楊柳 倒番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金簑

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本名
謝秋娘一名夢江南又名江南好亦名憶江南（[illegible]）
（[illegible]白居易作） 好郎君 想夫憐即相府蓮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大面 墻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大遏
鄖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
帝鄉（[illegible]） 歸國遥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illegible]） 憶漢月 憶先王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即感皇恩 臨江仙 虞
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黄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
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黄 劫家雞 綠
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繞踏歌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
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
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謁金門　巫山一
段雲　望月波羅門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搽土不下　麥秀
兩岐　金雀兒　漁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喜囲
鑾　漁父引　喜秋天　胡渭州（李龜年作）　涼州（楊貴
妃制）　伊州（商調）　甘州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
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朝天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
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蜀諸錯　黃羊兒　蘭陵王亦名大犯又有蘭
陵王慢　小秦王　花正發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醉公子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
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
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即
凌波神又名馮夷曲一名湘妃怨（明皇制）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洣
神子　得蓬子　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壯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
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
棹子　何滿子（開元滄州歌者作）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木沽子　化生子　金蛾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映沙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
子　稽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illegible]
花子　寒雁子　傀儡子　道調子（懿宗作）　文溆
子（文宗制）　康老子　得寶子　四會子　西國朝
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一名六么遍亦名
錄要又名急藥總名安世　薄媚　泛龍舟　采
桑　霓裳　伴侶　阿濫堆（明皇制）　水調歌（李嶠作）
雨霖鈴（張野狐作）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塩　羊頭
神　大姊　舞大姊　念奴嬌　千秋歲　荔枝
香（明皇製）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醉渾脫　映山鷄　晨破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
客
宋詞小令凡五十二曲　擣練子　憶王孫　如夢
令　長相思　生查子　點絳唇　浣溪紗一名
山花子　菩薩蠻一名重疊金又名子夜歌亦與
醉公子相近　訴衷情　醜奴兒令一名羅敷令
亦名采桑子　卜筭子平韻即巫山一段雲　好
事近　憶秦娥一名秦樓月　謁金門　淸平樂
更漏子　阮郎歸　晝堂春　武陵春　青衫
濕　海棠春　浪淘沙　錦堂春　朝中措　眼

兒媚一名秋波媚　賀聖朝　柳梢青　西江月
桃源憶故人　探春令　少年遊　青門引
醉花陰　南柯子即南歌子　怨王孫　鷓鴣天
玉樓春一名木蘭花　木蘭花令　鵲橋仙
虞美人　南鄉子　雨中花　醉落魄　梅花引
踏莎行　小重山一名小冲山　相見歡一名
秋夜月又名上西樓　攤破浣沙溪　撼亭扇
鳳孤飛　憶悶令　愁倚闌令
宋詞中調凡五十有五曲　一剪梅　臨江仙　蝶
戀花一名鳳棲梧又名鵲踏枝　唐多令　蘇幕
遮　漁家傲　擷芳詞政和間改作　醉春風　品令
竹香子　聲聲令　錦纏道　風中柳　鳳凰
閣　青玉案　天仙子　江城子即江神子　千
秋歲　風入松　隔浦蓮　何滿子　傳言玉女
解蹀躞　訴衷情近　祝英臺近　側犯　四
園竹　武陵春　御街行　過澗歇　陽關引
紅林擒近　金人捧露盤　鬪百花　新荷葉
瓜茉莉　驀山溪　千秋歲引　早梅芳　蒲路
花　蕙蘭芳引　華胥引　洞仙歌　江城梅花
引　八六子　魚遊春水　夏雲峯　惜雙雙

慶金枝　勸金船　山亭柳　于飛樂　好女兒
碧牡丹　西地錦
宋詞長調凡一百有四曲　東風齊着力　法曲獻
仙音　意難忘　塞翁吟　蒲江紅　尾犯一名
碧芙蓉　六么令　掃地花　天香　燕臺春
瀟庭芳　鳳凰臺上憶吹簫　水調歌頭　燭影
搖紅　塞垣春　倦尋芳　黃鶯兒一名金衣公
子　漢宮春　聲聲慢　醉蓬萊　帝臺春　八
聲甘州　夏初臨　慶清朝慢　玲瓏四犯　雙
雙燕　孤鸞　瑣窗寒　高陽臺　金菊對芙蓉

玉蝴蝶　渡江雲　絳都春　念奴嬌一名酹
江月又名大江東去亦名百字令總名赤壁詞
遶佛閣　解語花　慶春澤　萬年歡　玉燭新
木蘭花慢　桂枝香一名疎簾淡月　憶舊游
水龍吟　瑞鶴仙　慶春宮　拜星月慢　石州
慢　晝錦堂　南浦　宴清都　齊天樂　花犯
喜遷鶯　春雲怨　春從天上來　綺羅香
雨霖鈴　永遇樂　送入我門來　歸朝歡　花
心動　瀟湘逢故人慢　應天長　尉遲杯　西
河　春霽　秋霽　解連環　二郎神　望遠行

望梅　傾盃樂　望湘人　望海潮　夜飛鵲
薄倖　大聖樂　風流子一名內家嬌　霜葉
飛　女冠子　過秦樓　惜餘春慢　丹鳳吟
沁園春　摸魚兒　賀新郎　金明池　白苧
十二時　蘭陵王　瑞龍吟　大酺浪淘沙慢
玉女揺仙珮　多麗　六醜　寶鼎現　三臺
哨遍　迷仙引作關詠　選冠子楊太尉作　青門飲
元曲北黃鐘凡二十八章　推金索　金殿樂　三
臺　塞雁兒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
地風　四門子　水仙子雙調出入　寨兒令　神仗
兒亦作煞　節節高一名接接高　者剌古　願成
雙　賀聖朝　紅錦袍即紅衲襖　侍香金童
降黃龍衮　雙鳳翹即女冠子　傾盃序　文如
錦　九條龍　興隆引隆一作龍　晝夜樂　人月圓
綵樓春即拋毬樂　尾聲
元曲正宮凡三十五章　朝天紫　十二月　快活
三　堯民歌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攪破
蒲庭芳　端正好句字不拘　滾繡毬亦作子母調　倘秀
才亦作子母調　靈壽杖即呆骨朵　叨叨令　塞鴻
秋　脫布衫　小梁州　醉太平　律讀書郎村

裏秀才　笑和尚　白鶴子中呂出入　雙鴛鴦　貨
郎兒入南呂轉調　蠻姑兒　窮河西　芙蓉花　菩
薩蠻中呂出入　黑漆弩即學士吟　鸚鵡曲　月照
庭　六么遍即柳梢青　甘草子　三煞　啄木
兒煞亦入中呂　煞尾　收尾
元曲大石調凡二十四章　女冠子　林裏雞近
鸚鵡天　六國朝　歸塞北即望江南　卜金錢
即初問口　怨別離　鴈過南樓　催花樂即擂
鼓催　淨瓶兒　念奴嬌　喜秋風　好觀音亦作
煞　青杏子　蒙童兒即憨郭郎　還京樂　茶

蘸香 催拍子 陽關三疊 驀山溪 初生月
兒 百字令 玉翼蟬亦作煞 隨煞
元曲仙呂凡四十六章 江西後庭花此曲八字起句 撒
破天下樂 得勝樂 六么遍 端正好楔兒 賞
花時 八聲甘州 點絳唇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鵲踏枝 寄生草 六么
序 醉中天 金錢兒即醉金錢 醉扶歸 憶
王孫 一半兒 瑞鶴仙 憶帝京 村裏迓鼓
元和令 上馬嬌 遊四門 勝葫蘆 後庭
花調亦作煞商出入 柳葉兒 青哥兒 翠裙腰 六

么令 上京馬 祆神急 大安樂 綠窓愁
穿窗月 四季花 雁兒 玉花秋 三番玉樓
人亦入越調 錦橙梅 雙燕子 太常引 柳外樓
賺煞尾
元曲中呂凡四十五章 般涉哨遍 雙鴛鴦 鮑
河西 乾荷葉 菩薩蠻 墻頭花 鵲打兔
酥棗兒 鎮江回 鵪鶉兒 鴛鴦兒 風流體
雙調出入 粉蝶兒 叫聲 醉春風 迎仙客 紅
繡鞋即朱履曲 普天樂 醉高歌 喜春來即
陽春曲 石榴花 鬬鵪鶉 上小樓 滿庭芳

正宮出入 十二月 堯民歌 快活三正宮出入 鮑老
兒一作鮑老衮 古鮑老 紅芍藥 剔銀燈
蔓菁菜 柳青娘正宮出入 道和 朝天子即謁金
門 四邊靜 齊天樂 紅衫兒 蘇武持節即
山坡一 賣花聲即昇平樂亦作煞 四換頭 撒
破喜春來 喬捉蛇 煞尾 耍孩兒收尾
元曲南宮凡二十四章 哭皇天 攤破茶歌 一
枝花即占春魁 梁州第七 隔尾 牧羊關
菩薩梁州 玄鶴鳴即哭皇天 烏夜啼 罵玉
郎 感皇恩 採茶歌即楚江秋 賀新郎一作京

梧桐樹雙調出入 紅芍藥 四塊玉 草池春即
鬭蝦蟆 鵪鶉兒 閱金經即金字經 翠盤秋
即乾荷葉亦入宮 玉交枝 三煞 隨煞尾 黃
鐘尾句字可增損
元曲雙調凡一百八章 落梅花 梧桐樹 太平
歌 小婦孩兒 掛柯燈 蝶戀花 褰卿詞
鷓鴣刺 新水令可增損 駐馬聽即應天長 喬
牌兒 沉醉東風 步步嬌即潘妃曲 夜行船
銀漢浮槎即喬木查 慶宣和 五供養 月
上海棠 慶東原 撥不斷即續斷弦 攪箏琶

落梅風即壽陽曲　風入松　蔚花方三臺
雁兒落即平沙落雁　得勝令即陣陣樂凱歌回
水仙子即凌波仙　大德歌　鎮江廻　殿前
歡即鳳將雛　滴滴金即甜水令　折桂令即秋
風第一枝天香引蟾宮曲步蟾宮亦可增損　清江引
春歸怨　牡丹春　漢江秋即荊襄怨　小將
軍　慶豐年　太清歌　小陽關　搗練子即胡
搗練　秋蓮曲　掛玉鉤序　荊山玉即側磚兒
竹枝歌　沽美酒即瓊林宴　太平令　快活
年　亂柳葉　豆葉黃　川撥棹　七弟兄　梅

花酒句字不拘　收江南　掛玉鉤即掛搭估　早鄉
詞　石竹子一作石竹兒　山石榴　醉娘子即醉也
摩沙可　駙馬還朝即相公愛　胡十八　一錠
銀　阿納忽　小拜門即不拜門　慢金盞即金
盞兒　大拜門　也不羅即野落索　小喜人心
風流體　古多白一作都紇　唐兀歹一作兀歹
河西水仙子　華嚴讚　行香子　錦上花　碧
玉簫　伕神急　驟雨打新荷　駐馬聽近　金
娥神曲　神曲纏　得勝樂　大德樂　楚天遙
天仙令　新時令　阿忽令　山丹花　十棒

鼓　殿前喜　播海令　大喜人心　醉春風
鬪金四塊玉　減字木蘭兒　高歌金盞兒　對
玉環　青玉案　魚遊春水　秋江送　枳郎兒
河西六娘子　皂旗兒　本調煞　鴛鴦兒煞
尾　離亭宴帶歇拍煞　收尾
元曲越調凡三十四章　鬪鵪鶉　紫花兒序　金
蕉葉　小桃紅　踏陣馬　天淨沙　調笑令即
合笑花　禿廝兒即小沙門　聖藥王　麻郎兒
東原樂　絡絲娘　送遠行　綿搭絮　拙魯
速　雪裏梅　古竹馬　鄆州春　眉兒彎　酒

旗兒　青山口　寨兒令即柳營曲　黃薔薇
慶元貞　三臺印即鬼三台　凭闌人　要三台
梅花引　看花回　南鄉子　糖多令　雪中
梅　小絡絲娘煞尾　收尾
元曲商調凡二十四章　後庭花此曲五字起句　青哥兒
柳葉兒仙官出入　黃鶯兒　踏莎行　垂絲鉤
蓋天旗　集賢賓　逍遙樂　上京馬　梧葉兒
即知秋令　金菊香　醋葫蘆　掛金索此曲亦入黃鐘
未詳　浪來裏煞亦作　雙雁兒　望遠行　鳳鸞吟
玉抱肚亦入雙調　秦樓月　桃花娘　高平煞

隨調煞　尾聲

樂府解題備矣凡諸詞曲未知其始末者具列于後

沁園春　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崔湜詩沁園東郭外襄駕一來遊李適詩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乂詩平陽外館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呂岩有沁園春詞　菊花新　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菊部頭因演爲曲名曰菊花新教坊督管王公謹所作也　金錢花　酉陽雜俎此花本出外國梁大

同二年進中土時荆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之花勝得錢　六州歌頭　演繁露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爲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場　黃鶯兒　天寶遺事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爲金衣公子　喜遷鶯　劉賓客佳話令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毛詩伐木篇鳥鳴嚶嚶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梁州序　隨筆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

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凉州今傳爲梁州唐人已言誤用其實從西凉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凉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來守管絃聲欵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凉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凉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春

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梁州急遍吹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泬寥只愁拍盡凉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凉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蒲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凉州曲昨夜喧傳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凉州皆王昌齡王建張籍張祜劉禹錫白居易高駢溫庭筠諸人詩也　滿江紅　冥音錄曲名有上江虹即蒲江紅　紅牕影即紅牕過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造曲　阿那紇那李郢上元詩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夔州

詞令朝廿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緑羅皆當時曲
調笑挑打〔拆隱子〕白樂天詩打嫌調笑易飲訝
卷波遲　鷓鴣天唐鄭谷詩春遊鷄鹿塞家在鷓
鴣天　聲聲慢鈕滑毋筌筷賦哀曼則晨花朝滅
曼與慢通如石州慢之類　如夢令金剛經如夢
幻泡影〔東坡志林〕此曲本唐莊宗制一名憶仙姿
其詞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　狀元紅〔復雅
詞〕劉幾在神宗時與范蜀公重定大樂洛陽花品
曰狀元紅爲一時之冠樂工花日新能爲新聲汴
妓鵲懿以色著秘監致仕劉伯壽尤精音律熙寧

中同幾花日新就鵲懿懽詠仍填詞以贈之　桂
枝香〔摭言〕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
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
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
惹桂枝香又袁皓贈妓詩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
香惹蕋珠香又岑參詩桂折一枝香　二郎神〔詞
觚錄〕二郎神蜀漢孟杲像藝祖平蜀得花蕊夫人
奉杲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
也因名　江神子〔復齋漫錄〕施肩吾及第後過楊
子江詩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遂以曲名　魚

遊春水政和中中貴人使越得詞于古碑陰[illegible]以
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　一封書白
樂天寄徐州兄弟絶句云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
鄉淚一封書　西江月唐李白詩只今惟有西江
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高適詩同舟南楚下望月西
江裏張祐詩西江江上月遠遠照征衣　玉山頹
本世說稽康玉山將頹語元稹九日詩未報亂離
今日後且謀歡洽玉山頹又裴脩然詩金吾出供
問俱道玉山頹又鄭審詩何曾斟酌處不使玉山
頹　風光好戴叔倫詩年年日日春光好今日風
光好更新　上小樓王績詩望氣登重閣占星上

小樓　義陽子〔國史補〕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
反目關死申叔推爲樂曲　瑶臺第一層〔後山詩
話〕武才人出興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
獻新聲爲作此詞　雙鸂鶒〔劇談錄〕伊闕前臨大
溪每僚佐有入朝者即水中先有石灘漲出牛相
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翼日邑宰與同僚列筵
亭上觀之有老吏曰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鸂鶒
相國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有雙鸂鶒宴未終
俄有飛下者不旬日拜西臺御史又杜甫詩一雙

鸂鶒對沉浮　武媚娘樂苑永徽末天下唱武媚娘未幾立武氏爲后然陳後主已有此歌叠羽調曲　解語花天寶遺事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　春鶯轉樂苑大春鶯轉虞世南蔡亮作又有小春鶯轉並羽調曲　太平樂樂苑商調曲白居易作　撲燈蛾洞微志京邸上元節畢徹樂教坊伶人戲爲撲燈蛾　浪陶沙劉禹錫有浪陶沙九首皆絕句　入破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岑參歌翻入破如有神　晝錦堂項羽傳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綉夜行歐陽修有晝錦堂記　夏雲峯顧愷之詩夏雲多奇峯　淸都宴沈約詩夜宴淸都闕　萬年歡武平一詩願持柏葉酒朝奏萬年歡　霜葉飛杜甫詩淸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　玉樓春白居易詩玉樓宴罷醉和春　丁香結古詩丁香結眼新　風流子文選註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下子者男子通稱　玉燭新爾雅四時調曰玉燭　華胥引列子黃帝晝寢遊華胥氏之國　解連環莊子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塞垣春後漢鮮卑傳有

塞垣語　蘭陵王朝野僉載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所欲動則胡子捧杯以揖之故以名詞　花心動田不伐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並右陳隋唐宋詞名　傾盃序序一作樂宣宗喜吹蘆管自制此曲　抛毬樂劉禹錫所作絕句名　小梁州貫逵曰梁米出于蜀漢香美愈于諸梁號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間亦産梁米頗類蜀故號小梁州　快活三鶴林玉露魏鶴山詩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小說載明皇自蜀

還京聞駝馬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曰似言三郎郎當郎當三郎明皇愧且笑　滿庭芳柳子厚詩滿庭芳草積　朝天紫陸游牡丹譜蜀牡丹花色正紫如金紫大夫服色故名朝天紫今曲紫作子非　靈壽杖漢平帝賜孔光靈壽杖杖出靈壽地者佳　呆骨朶關中人謂腹大者爲胍肫音孤都後訛爲骨朶耳今曲名之　點絳唇江淹美人春游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　油葫蘆按食經有油葫蘆醋葫蘆故名　八聲甘州青樓集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

唱耳州喝采八聲遂名　那吒令[佛氏]有那吒太
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毋　三番玉樓人[宋人]詩玉
樓人醉杏花天　醉扶歸[張演]詩家家扶得醉人
歸　寄生草[法藏碎金]嘗見公館壁上題詩云猛
風拔大樹其樹根巳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
鵲踏枝[曹操]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
匝無枝可依　十二月樂詞凡十二首見樂府詩
集又載李賀歌中　四換頭[唐醉公子]詞云門外
狗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堦冤家今夜醉扶
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眠時

韓子蒼曰此八句而四轉換也　一枝花唐公乘
億詩翠擷千片葉金剪一枝花　賀新涼[古今詞
話]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善應對湖中有宴
群妓畢至唯秀蘭不來子瞻問其故則以髮結沐
浴云坐中倅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子瞻
作賀新涼以解之取其沐浴新涼也後誤爲賀新
郎　草池春[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　新水令[[illegible]
覺祭雜記]大曲新水歌一名新水令樂昌公主與
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爲中元日故名本事詩作上
元非　沽美酒[李白]寄王明府詩莫借連船沽美

酒千金一擲買春芳又廣陵贈別詩玉壺沽美酒
數里送君還　青玉案[張衡]四愁詩何以贈之青
玉案　風入松[琴集]本晉嵇康所作釋皎然歌名
之　落梅花古笛中有落梅花曲唐郭利正詩更
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步步嬌即潘妃步步生蓮事
鳳將雛[古樂府]鳳凰鳴啾啾一毋將九雛故名
蝶戀花[梁簡文]詩翻階蛺蝶戀花情　竹枝歌
劉禹錫有竹枝詞　山丹花[何仙姑]曲每尾句着
山丹花開也那　看花回[劉禹錫]詩無人不道看

花回　酒旗兒[杜牧詩]水村山郭酒旗風　聖藥
王[佛書]有藥王藥上　踏莎行[韓翃]詩踏莎行草
過春溪　逍遙樂莊子有逍遙遊篇　秦樓月[李
白]詞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陽關三疊[王摩
詰詩]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因
歌之近又歌入小秦王名陽關引[蘭畹集]載寇萊
公此詞送別曲當爲第一　右並元北九宮曲名

審音類

曹紹夔

樂工曹紹夔天下莫能以聲欺者與衛道弼皆冠樂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為怪懼
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夔與僧善來問
僧具以告俄擊齋鐘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
盛饌當為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効乃具
饌以待之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
遂絕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擊彼此
應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國史纂要

裴知古

裴知古直太常路逢乘者聞其聲竊言曰此人即當
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死又嘗

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
疾竟亡開元十二年年百歲而卒出國史纂異

宋沇

宋沇為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
風鐸聲傾聽久之朝迴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
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沇曰其間有一是
古製其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
初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無風
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
懸鐘而應之因求摘取而觀曰此姑洗之編鐘耳

請且獨掇於庭而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
其時彼叩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
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
隨乘行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鎔鑄獨工
不與眾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此
亦識徵在金奏者與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
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孫遂召賜對坐與論音樂喜
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舛誤乖濫悉可
言之沇曰容臣與樂官商榷講論具狀條奏上使
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月然後奏進樂工多

言沇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又聵疾不可議樂上
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聽上
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眾工多笑之
沇顧笑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
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擒
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
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駭焉令主者潛伺察之
既而琵琶者為同儕告訐稱其六七年前其父自
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
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召對每令察

樂樂工悉惴恐脇息不敢正視況懼懼矯辭病而退（出聞歎錄）

蔡邕

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會已酣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問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為之一前一郤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聲者乎邕嘆曰此足以當之矣（出漢書）

于頔

于司空頔常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歎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韻（出國史補）

韓皐

韓皐生知音律嘗聞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為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承金運此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之也慢其商弦以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後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楚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敗於廣陵故名其曲為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慘痛迫切之音盡在於是永嘉之亂是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禍所以託之鬼神也皐之於音可謂至矣（出盧氏雜記）

黃幡綽

黃幡綽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

使尋捕之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復改曲纔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來曰有親故遠適送至城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禍適方思之長入供奉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相偶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綽綽言上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謬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遂走下

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監金雞上大笑而止

羯鼓錄

胡二姊

有舉子白秀才寓京師偶值宮娃內弟子出民間白即納一妓馬跨驢之洛因夜風淒月朗是妓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雲武李雲曜尚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有唱河滿子者四坐傾聽俱稱絕妙白曰某有妓人聲調不異於此促召至短髮薄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響激越諸樂不能

逐部中有一面琵琶聲音高下節拍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姊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耶二人相對泣瀾欷戲不已

康崑崙僧善本

建中有康崑崙稱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鬬聲樂街東則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至街西豪俠闘樂東市稍誚之亦於綵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兼移于風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妙絕入神崑崙驚愕乃拜爲師　遂更衣出見乃莊嚴寺僧善本俗姓段翌日德宗召入內令教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令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于鄰家女巫處授一品弦調後乃屢易數師之藝今段師精識如此玄妙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師之藝

曹綱裴興奴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精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綱善運撥若風雨然不事

捏弦興奴則善於攏撚指撥稍軟時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廉郊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廉郊者師于曹綱盡綱之能綱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常詣平原別墅於池上彈蕤賓調忽有片方鐵躍出有識者謂之蕤賓鐵也蓋是指撥精妙律呂相應耳

楊志善

安節門下有樂史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妙絕本

宣徽弟子後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嘗畏人聞每至夜深方彈志善懇求教授終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人楊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姑彈弄仍以自繫脂皮鞋帶以脂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即實陳其事姑意方回乃盡傳其能

鄭中丞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中丞當時宮人官也)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雷小忽雷因爲匙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

二趙家最妙時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西臨渭河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流過長五七尺許上以錦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妝色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其領巾視之口鼻之間尚有餘息即移內室中將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人縊殺投于河中錦即是弟子刑相贈耳及如故垂泣感謝厚本無妻即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在南趙家修理恰值訓　此事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

分敢輕彈後值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是時有黃門放鷂子過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也竊窺識之翌日達上聽文宗始常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召問其來乃捨厚本罪任從匹偶仍加賜賚焉

米和郎

咸通中有米和郎(即米嘉榮弟也又善歌唱)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名金兩

賀申智杜彬

開元中有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爲槽以鵾雞筋作弦

用鐵撥彈至天今傳以爲異不知宋仁宗時杜彬又過於賀以皮爲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無所傳

羅黑黑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撥倍麁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一

寧王知音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也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蔕而襲於宮商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始見寧王審音之妙出開元傳信記

許子和

開元中內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入宮因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朗月喉轉一聲響傳九陌一日大酺於勤政樓萬衆諠譁莫能聞魚龍百戲之音永新乃撩鬟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後士人卒遂落風塵臨卒謂其母曰錢樹子倒矣

楊收

楊收博學強記他藝無不通解涔陽新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旣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蔦蘿附灌木然時有安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洗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洗即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始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王安得武聲乎洗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鐘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鐘函鐘之說故自其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

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節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洸洸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喬孟符

喬孟符該博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輟耕錄

姚金寶

姚金寶者南京織工子也　太祖微行聞其唱曲乃召而責之曰若何以不治生而習謳答曰臣業織造爲攀花手不有歌唱則欠伸思睡故藉此以自遣　上曰佳哉此兒今儀牲等物所創死牛羊皆賜其家至今二百餘年日享天厨之餚其公文開云某牲某年月日死姚某領匣金陵人傳

楊彬

顧東橋文譽藉甚喜設客每燕必用教坊樂工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楊彬者頗俊雅先生甚喜之常詫客曰蔣南冷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舞類

舞之始

山海經曰刑天與地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眼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又曰帝俊八子是始爲舞孟頻引教坊記昔陰康氏次葛天氏元氣肇分災沴未弭民有臃尰之疾思所以通利關節是始制舞然則舞自陰康氏始也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

陰多滯伏民多墮閼故爲作舞以宣導之謨夫孟詵錦帶前書則曰舞樂之興始於黃帝故周用六代之樂越取黃帝以爲始舞可遵也周禮六舞五曰人舞注無執以手袖爲威儀祀星辰舞之即今代之舞出于此也

回波樂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柘枝大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

舞衣

尚書曰亂之舞衣孔安國曰亂舞衣中法度

旋娟提摸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摸並玉質凝體輕香馥郁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王登重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亦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纓蔓若入之懷袖也

傀儡子舞

傀儡子起于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支望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本朝王韶開熙河

之役亦以舞迓鼓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爲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製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提舞軟舞樂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湖渭州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宴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綠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折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衫執鞭於床上舞蹀蹄皆應節奏堂宴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綵絲金具裝于鞍上如麟首鳳翅樂作馬

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焉亦其遺意耳

垂手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摇手皆舞名也

柘枝

舞柘枝本出拓拔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

郭郎

歌舞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里閭呼為郭郎凡戲場

在俳兒之首

左右教坊

唐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宮人搊彈家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敎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物者謂搊彈家

宜春院引隊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不可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為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他舉首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為首尾既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相閑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為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

軟舞健舞服飾

聖壽樂舞花襟首各綉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綉窠也舞人初出樂吹皆是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綉炳煥莫不驚異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名目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餘盡隸內人也重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轉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

舞

播綽標弄

凡樓下兩院進𫍻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黄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子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保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

散樂呼

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蜆子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歌舞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小石)
巫山女 度江春 衆仙樂(正平) 大定樂
龍飛樂(小石) 慶雲樂(李夫人製)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大石)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貞觀時製) 還京樂 天下樂(正平) 同心樂
賀聖朝(南呂宮)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堂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烟 賀楊柳 倒垂柳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窗恨 金蓑嶺 隔簾聽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羨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大邉郡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杜韋娘 醉思鄉 歸國遙 感皇恩(道調宮)
戀皇恩 皇帝感 浣溪沙 恨無媒

憶趙十 北門西 燈下見 思帝鄉(正平)
戀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人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喜長新 羌心怨

女國王　綠踏歌　天外聞　五雲仙
滿堂紅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一捻鹽　離別難
賀皇化　感庭秋　上行盃　曲玉管
傾盃樂　謁金門　金雀兒　淮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江蓮　征部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漢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大酺樂　金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子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嘆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王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醉胡子　山花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蝴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甘州子　得逢子
剗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破陣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穆護子　劍舉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雀子　摸魚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何滿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化生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上元子　金娥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毗沙子　胡攢子　西溪子　劍閣子
稽琴子　莫壁子　唧唧子　翫花子
蹈金蓮　送神子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采桑

巫山一段雲　霓裳　樹庭花　伴侶
雨淋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逐　吕太后　突厥臺　大寳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匠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鷄　吳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掾工不下

麥秀兩岐　楊下採桑　西國朝天　望月波羅門
玉樹後庭花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假面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若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着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樂器類上

鐘

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声審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于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声山海經曰炎帝之孫伯岐因鼓遂爲鐘又曰伯峰生鼓延是始爲鐘吕氏春秋曰黄帝命伶倫鑄十二鐘世本曰黄帝工人倕所造皇圖要紀帝嚳造鐘聲禮曰倕之和鐘鄭康成云倕堯時鐘工也

鑄鐘

隋音樂志曰鑄鐘即黄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者也宋朝會要載馮元等議曰昔黄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以調律月令鑄鐘是也

黄帝鐘

大晟樂書黄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

聲以象成功大者其鐘特大盖黄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黄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

鐘毀

齊景公爲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 晏子春秋

圓潭墜鐘

福州長溪縣境有圓潭者水深叵測紹興三年近居

村民姚叟嘗秋夜聞鍾聲鏗訇響振山谷偕一二子乘月往觀之正見一鐘墜于潭潭之側三寺環遶僧知其異明旦各持誦經呪投牒請禱冀得鐘左右二寺邈然弗應惟中寺纔擲牒水則湧高丈餘鐘隨而浮上僧具威儀梵唄迎以歸其重三千斤鐫龍蟠結精巧特甚安奉於寺樓上繼此一潭帖然不復有異數歲寺遭火一空獨鐘樓屹然不動

鐸

鬻子曰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爲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禹世已有此

車鐸

太常缺黃鐘鐸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章懷太子嘗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徵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鉦

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鑄鉦鐃以擬雷霆之聲今銅鐸其遺事也

方響鐵

蜀將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自意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擊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泥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出酉陽雜俎

鈸

通典曰鈸亦名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南蠻大者圓數寸或謂穆王時所造

銅鼓

銅鼓古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似鞞鼓

磬

說文曰曲勾氏作磬世本亦云樂錄曰磬叔所造古

史考曰堯時人也禮記曰叔之離磬黃帝使伶倫
造磬尚書泗濱浮磬

銅磬

通典曰梁有銅磬則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以代
磬唐書禮樂志方響體以應石審此則是出于編
磬之制而梁始爲之者

閬州磬

閬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
所造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
宜於黃鍾九尺掘之必得焉勑州求之如言而得

擊甌

呂氏春秋曰堯使質以麋絡魚缶而鼓之詩宛丘曰
坎其擊缶史記秦趙會澠池秦王擊缶則古有擊
缶爲樂者擊甌蓋擊缶之遺事也唐初郭道源善
之用越甌邢甌十二旋加減水以筯擊之其音妙
于方響音人于此紀其法疑道源始也

琴

伏羲時畟硜貢梓帝命下相栢皇斲而爲琴一曰丹
維二曰祖牀三曰委文四曰衡華文選西都賦曰
伏羲作琴世本曰伏羲造琴琴操曰伏羲作琴長
三尺六寸六分琴書曰伏羲氏王天下削桐爲琴
帝王世紀曰炎帝作五絃之琴桓譚新論曰神農
氏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又曰周文王武王各加
一絃廣雅云神農琴三尺六寸六分止有五絃文
武增二絃隋音樂志曰琴神農製五絃周文王加
二絃爲七者也高氏小史曰炎帝教人作五絃之
琴通禮儀纂曰堯使毋句作琴五絃楊雄琴清英
曰舜彈五絃琴堯加二絃山海經曰帝俊生宴龍
是始爲琴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雖諸
家記所始長短增絃不同要之以太昊作之爲是

趙惟暕又云琴始自伏羲爾雅曰大琴離二十絃
覩此則是伏羲所制

祝融取榣山之櫬作琴彈之有異聲能致五色鳥舞
于庭中琴之至寶者一曰皇來二曰鸞來三曰鳳
來故生長子即名曰琴

帝俊有琴曰電母一作鼓每夏月電光一照則絃自鳴
此與豊山之鐘謂之霜鳴皆異寶也

晏龍者帝俊之子也有良琴六一曰菌一作茵首二曰
義輔三曰蓬明四曰白民五曰簡開六曰垂漆

大戊三十一年伊涉作琴名曰國阿

左氏襄公二年穆姜擇美櫝自爲頌琴杜預曰琴名
也猶言雅琴按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嘗疑之若謂
此之二器以寫頌爲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
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其
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名一名响泉
一名韵磬其義亦取此乎
祝牧入山樵採得異木其狀類琴因斲成之名曰太
古與妻偕隱嘗作歌鼓之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
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相樂以
終身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于秦不得歸

因撫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去千里之
家國作咸陽之布衣
秦惠文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故夏侯湛琴賦云
聊閑邪於五絃兮勇宣和于萬里
司馬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文
木之几扶餘之珠琴銘曰桐梓合精
張安世五歲能鼓琴讀書過目成誦後爲成帝侍中
其所寶琴二一曰秋梧疎雨一說四字即琴銘也
二曰白鵠背有子野兩字
帝玄成有琴曰常清玄成字少翁孟六代孫累官至
太常
崔駰涿郡人字亭伯有琴曰卧冰背銘云空桑之桐
泗濱梓丁爰造琴于策底彈之福降壽靡巳李斯
小篆
桓驎字元龍有琴曰叢竹瀝風榮之孫也
建武十一年盖國女王遣使獻五絃琴中國制也上
有十六字皆鵠頭書惟首伊王二字可識故名曰
伊王琴上寶之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材也因
請之削以爲琴號曰焦尾

荀季和淑有琴曰龍唇一日大風雨失去三年後復
大風雨有黑龍飛入李膺堂中膺諦視識之曰此
荀季和舊物也即送還季和恐復飛去嵌金於背
曰劉累以厭之改名曰飛能
吳叔治脩夏日納凉門外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
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第吾自
以口就食即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爲北
海主簿歸巳爲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至示叔
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桼斲磨光亮其文
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云凉天月夜不鼓而自

鳴請留其一以相報叔治拒而不受

潘正叔尼有琴題曰抱寢八分書

橫陽令賀韜得吹臺之桐為琴二一曰嘯魚二曰恒壽

呂安罹事嵇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文王於是録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顔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絶矣文士傳

嵇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惜固不與廣陵散於是絶矣竹林七賢傳

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云馬融譚思于止息嵇康琴賦云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夫德璉季長俱在康前而康賦有廣陵止息之語故知琴曲之名其來舊矣可云嵇所撰曲耶太平引廣陵散雅音之說互有不同伯通館月華亭書夢之古各家並載又豈可謂散自廣陵託之神鬼耶韓皐說辭以欺人而史氏載之于傳豈聆音察理者耶

宋太祖琴門靡玉即命蕭思話彈於鍾山賜銀鍾者

戴逵有琴號曰黑鶴背刻讃云至人託玩道德宣情微音虛遠感物悟靈皆小篆書後不應武陵王名一對使破之無不惋惜

戴仲若逵子也有琴曰躍魴兄勃有琴曰應谷作垂露書

王敬伯琴曰感靈舊説敬伯一日泊江渚中是夜月明露下敬伯愴然心動援琴微弄因感劉惠明亡女之靈相就如平生敬伯復撫絃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絃咽背淚誰憐此夜心女和之曰歌宛轉琴復哀願為烟與露氤氳共此懷故成此名

王韶之琴曰要有晨風韶之字休泰偉子也

宣城王鸞有古琴傳是始元中物背銀嵌谷風二字細古篆文王極愛重一日命謝朓為詩詠之詩成王擊節稱賞遂用為驃騎朓字玄暉其詩曰洞庭風雨幹龍門生虬枝雕刻分布護冲響鬱清危春風搖蕙草秋月滿方池是時別寉叫浸淫客淚垂

何仲弘偃為吏部尚書有琴曰霜空雁響

虞龢琴刻曰歷山夜雨虎爪材梅花斷紋

虞炎會稽人少時至秦望山見獵人得一鹿向炎悲鳴炎買而放之後過山下遇一人贈以古琴忽不

見背有芝英書不可辨後示沈約約覽久之曰本離塵曾獲貝遇文惠至驃騎十二字也是皆已爲文惠太子所重官至驃騎將軍矣沈嘆異久之盖土離塵鹿也曾獲貝贈也始悟其爲放鹿報也

梁武帝賜張士簡玉琴一張琴首金嵌灌木春鶯四字道勁有法

栁文暢惲琴號曰春風徐倘仁勉琴銘曰貧士舊傳即五栁先生無絃琴

錢塘僧淨暉字昭曠學琴於僧則全完仲遂造精妙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門嘗得一舊琴倘治

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礲得古篆霜鏞二字黃金塡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彦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爲徽白玉爲軫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靖康丁未辛道符趙方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彦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

吳琚節使蓄雷氏古琴號曰九霄環珮

趙碧瀾名由祚字佑之有古琴名爲雪夜氷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恩也後增以文武二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隨之三年國大旱甚哉正聲之作薄德者不可聽也其曲不過廣陵散風入松別寉怨十餘弄耳今好琴者雜以新聲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製最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泛峽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憤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太宗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

銀絲供

張約齋鎡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盃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有真味衆客謂必鱠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彈離騷

一曲衆始知銀絲乃琴絃也調和教好調和也又要有真味盖取淵明琴書中有真味之意也張本勳貴家也而能知此真味賢矣哉

一絃琴

通典曰一絃琴有十二柱柱如琵琶晋紀曰孫登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按拾遺記云師延商樂工也商時總倘三皇五帝之樂一絃之琴或作瑟則地祇皆升是商代已有矣馬明王別傳曰明王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弦五音奏令聾者聽之通典曰擊琴栁惲所作惲嘗爲文思有所屬援

筆談中琴因以管爲琴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琴而聲亮舉以擊之以節曲核南史柳惲傳初父世隆寫曲弾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父曲哀感復變體備寫古曲常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坐客過以筋扣之惲驚其韻哀乃制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今世俗有弾獨絃琴以竹扣擊之即此

藝以神遇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徃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

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溯湃之聲林木窅冥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絶唐國史補趙壁弾五絃人問其術曰吾于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五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歟藝而至是始可與語藝矣

孔子鼓琴

孔叢子孔子晝息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聞夫子之音淸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鄕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鼠循屋微行便蹩厭目曲脊逆之色獲不得丘以瑟爲其音參以丘爲貪狼

邪僻不亦宜乎

琴有殺心

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弾琴於屏邕聽之曰以酒召我而有殺心何也弾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色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辨古琴

古琴以斷文爲證琴不歷五百年不斷愈久則斷愈多斷有數等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

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細斷如髮千百條多在琴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蓋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以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閑而琴日夜爲絃所激又兼歲久桐腐而漆相拈破則如斷紋隱隱然有妙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其斷紋如劍鋒僞則否

僞作斷紋

僞作斷紋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于上加灰紙

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之激烈或用小刀刻畫以上雖弓眩俗眼然決無劎鋒亦自易辨

古琴樣制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横嵌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濶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于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凸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也可笑也

琴名玲瓏玉

南昌士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碍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足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弦今已亡矣

琴材陰陽

古琴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也日不照者爲陰也如不信取新舊桐木置于水上陽浮陰沉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琴士所未

曾言陽材之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緘非常物比

古材造琴

自昔論擇才者曰紙甑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榱桷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甑水槽患其薄而受濕氣多惟木魚鼓腔晨夕長近鍾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然有敲損之患别有擇材徃鑒今陳述之昔吳越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

寺聞瀑布聲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柱則為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更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為曠代之寶後錢氏納貢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傳至雪川葉夢得家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吹日曬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况在空曠清幽消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襍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

藏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囂之地

雷張琴

今人見琴池沼有雷文張越像便以為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斲雷張未必過也

造琴不可促辦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之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毎一事如槽腹琴面之類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斲削去則不復可增改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于卓上猪厚木於鼻下夾卓以篾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必襍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乾再上一次面灰用細極骨灰如薄紙止一層二層一只一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緻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古琴不可再漆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舡所貨

烏木此最奇古耐或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亦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純陽琴聲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為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琴底必須舊樟木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樟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琴材貴實紋直

桐木大鬆而理疎琴聲多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之密條達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也亦以指不入爲奇其指得入者疎粗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素胎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琴材出於自然

燻晒琴材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灶上或風吹日晒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多年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

元復與太虛同體其奇好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　吹晒所能成哉

桐木異種

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花桐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刺桐其木皆徧身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即今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即今之梧桐也二者皆可以爲琴而梧桐理疎而堅花桐柔而不堅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而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毋惟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俚諺曰新爲桐舊爲銅蓋指言梧桐也

琴底用梓漆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色所以爲琴底者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構木而極細黄白不堪若作器皿用雖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琴腹有法

製琴腹至要鳳足處須小扼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過扼則不直達過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韵長乃

是唐雷文秘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

琴足軫尾

琴足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錢切忌尖與凹足之枘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枘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用此三等木切不可以金玉犀象爲飾多招盜賊併爲琴害矣

雷張槽腹妙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于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蓋謂於龍池鳳沼之緣微令有唇餘處悉窪之正如令

銅錢之背穿眼處有絃凸起今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者如尾相合而池沼之唇又闔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壓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予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得古琴去土氣法

古之愛琴者歿則戒子孫藏之冢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沉聲闇闇然蓋以受土氣多濕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濕土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于風日處挂晾臘其聲則復

婺州浦江有一士大夫家斲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

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沮曰此塚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之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蒸晒去土氣當無比矣

按琴之法

按琴須作維摩樣按脚不碍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拈扱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面案固佳然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餘若得大栢大棗木不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今見人作琴卓惟客一琴須闊可容三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琴室宜實

前輩或埋甕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琴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斂園圃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岩洞石室之下清曠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

何異

挂琴之法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所不到處當挂時作一錦紬之袋袋之以蔽塵埃或用匣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濕氣梅月須早入匣周以厚紙糊縫安樓上或閣上陰涼處琴匣須低矮窄小僅可容琴蓋令容受子口仍用釘鈸銷若今童僕抱琴勿宜横抱倘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攀肩背於有後則無損矣然攀須緊緊不可寬也

陽材琴

霧下彈琴而聲不泛蓋陽材也若鐘鳴鷄唱霜清月
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彈琴必對清香花木

彈琴對花惟嵓桂江梅茉莉荼蘼薝蔔等香清而色
不艷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所宜也

彈琴貴月明人靜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
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
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用蚌徽

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
光相射則愈焕發了然分明此正為對月及牖上
横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
產珠蚌也別蚌無光彩故不用

斲琴名手

斲琴名手唐雷霄雷威雷班郭亮皆蜀人沈鐐張鉞
皆江南人蔡叡僧智仁衛中立慶曆末人馬希仁
馬希先並宋崇寧間人

琴名

北方名琴春雷玉振流泉並在御府不出左高寒玉實腹
琴混木斲成冠名韵磬秋嘯倩伯積金儒高彥敷萬壑松風郭祐
瓔响之方端文玉壺冰小字趙玉溪澗素紫霞第一琴玉雀
一玉雁皆宣和御府後歸金人大雅趙菊坡松雪同上浮磬趙節齋奔
雷樊澤氏百琴堂第一存古張受益秋澗泉楊守之玉玲瓏楊伯循
百衲太平興國年趙仁濟脩進入越國王宮今李
公略得之據云其家舊物也

秦娥曲

燕丹傳秦王謂荊軻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
而死召姬人漏月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

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
是奮袖超屏風走然則秦王之免姬人力也乃賜
夏無且金而不及姬人何耶

琴書類集

凡諸調弄諸家譜錄盡分三古若以琴道之始則伏
羲為上古明矣今並取自堯製神人暢等諸曲為
上古秦始皇制脉道德為中古蔡邕制遊春等五
弄為下古先賢既分今亦列之左右

神人暢堯制　　思家操　　哺靡山

五老彈舜制又云舜南風之詩即是此曲為五絃琴歌今為南薰

襄陵操禹制明治水也　禹上會禹制探右穴也　訓田操
克商操武伐紂也　離美操文王制明夷之象　思士操
王受命　岐山操　拘幽操
越王操周公制也　神鳳操成王制　傷殷操微子制
千金操並文王制　雊駒操　箕子吟並箕子制
采薇操伯夷制　箕子操許由制　文王操師襄制
履霜操尹伯奇制　歡樂操　將歸操
龜山操　猗蘭操　獲麟操
畏匡操　厄陳操　閒居樂操
東武泰山操　風操　悲風操

憶顏回操已上十二奏並仲尼作　望仙操
懷陸操　水仙操　仙道操
幽澗泉操　石上流泉操　三峽流泉操
流水操已上並伯牙制　別鶴操商陵穆子制　雉朝飛操牧犢子制
殘形操　梁甫吟操　白雪操並曾子制
鹿鳴操周人制　騶虞操邵國人制　鵲巢操邵女制
伐檀操魏女制　伯姬引操魯保母制　走馬引操牧恭制
玉女引操　思歸引操衛女制　列女引操樊姬制
霹靂引操樊高行制　子胥引操子胥制　北鄙操子路制
南音操　湘妃怨操女英制　三樂操榮啓期制

鳳歸林操羨門先生制　楚光明操　楚妃歎操
沉湘怨操屈原妻作　風入松操雍門周制　易水操
幽蘭

右並上古琴弄名

詠道德始皇制　秦洛日同上　秦琴姬
刺韓王聶政制　梁娟怨杞梁妻制　大風起漢高祖制
援山操項王制　采芝操四皓制　昭君操明妃制
八公操淮南王制　文君操相如制　楚引操龍丘高制
將軍歌霍去病制　董逃歌後漢人制　五調聲
長樂聲　武溪深馬援制　雙燕離

處女吟　賜鷄吟　遠游吟
招來吟　胡笳吟　千里吟
延壽吟　黃老吟　五香吟
飛龍引　走馬引　枯魚引
箜篌引　梁甫引　大雄引
東武引　白頭吟　青箱引
猛虎行　堂上引　燕歌行
君子引　妬媚行　秋胡行
豫章行　從軍行　長安行
洛陽道　平陵道　度朧曲

度琨山　飛天白雀

右並中古琴弄名

游春　淥水　幽居

坐愁　秋思 此五曲蔡邕訪鬼谷先生所居制

廣陵散 嵇康制　蜀明君 劉備制　烏夜啼 王羨慶爲武帝所徽家人大懼夜聞烏啼哀思而成此曲

失女怨 衛元高制

十仙游　郢客歸思　楚歌行

楚客吟秋風　秋夜聞猿　清宵秋竹悲

燕初歸　玄雀唳　仙雀舞

寒松操　仙人歡酒　歸山雀

豎老傾酒　嵇康索酒　羽客斟盃

草蟲子　登隴望秦　竹吟風

哀松露　悲漢月　長清

短清　長側　短側 此四曲謂之嵇氏四弄

登高望引　幽人折芳桂　悲風吟

隴頭　鳳游春　神鳳操

望月操　雙飛操　霜鴻操

澗底松　嵓前桂　秋風落葉

怡神調　金丹熟　天女怨

華池燕　對竹吟　大胡笳 十八拍黃鍾

小胡笳 十九拍並蔡琰制　別胡兒　憶胡兒

大沙場　小沙場　出塞

入塞　皇甫　竹林七賢

拜仙壇　碎玉斗　葉下聞蟬

明君　相如題橋　平戎操 並黃鍾調

楚澤吟 不博金也　寒門積雪 不換玉也　越江吟

越溪吟　清夜吟　孤猿吟

寒山吟　三清若賀　看花回

月落西窓　石磬吟　對秋月

猨渡碧澗　清江引　聖德頌

玉漏遲　泛虛舟　思寥吟

思友人　出山吟　楚歌

金崖操　曉角 並商調　邊城聞曉角

十和泣玉　出塞吟 慢角調　思鄉吟 徵調

聞杜鵑　丁生化雀　祥雲出洞

巫山神女　清風搖玉珮　伯牙憶子期

楚襄雲　離騷九拍 陳康士撰　虞姬 羽調

無射商九弄 獨孤寔撰　吊三閭　獨醒

雀舞松　鴻雁來賓　並淒涼調 或云西

右並下古琴弄名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五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六

海石開氏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器類下

瑟

世本曰伏羲造瑟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羲氏絃桑爲瑟世本又曰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帝王世紀曰伏羲作瑟三十六絃隋音樂志曰瑟二十七絃伏羲所作者也高氏小史曰太昊作二十弦之瑟西都賦曰神農作瑟

呂氏春秋曰朱襄氏之王天下爲陽氣蓄積果實不成故王建作五絃之瑟高誘曰王建朱襄之臣瞽叟制爲十五絃舜益以八絃爲二十三絃山海經曰晏龍始爲瑟數說雖異以世本之說爲得集韻謂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爲箏又曰箏箏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鼓樂記乃曰瞽叟拌五弦之琴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觀樂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

八絃以爲二十五絃之悲然則悲之在古其規製更益亦屬夾國審音者宜畧知也

琵琶

隋音樂志曰曲項琵琶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事始云碎葉國所獻

大忽雷小忽雷乃內庫琵琶名洽聞記鰐魚名忽雷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懷風

渾不似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琵字皆作入聲音弼如斷腸猶繫琵琶絃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胡人重造而

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

琵琶所始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漢送烏孫公主入番念其行道思慕本朝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悅之琵琶有直項曲項者蓋便於關軸也樂録云琵琶本出於絃鼗而杜摯以爲秦之末世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古曲陌上桑附范曄石苞謝奕孫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樂東晉謝鎮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世說云謝仁祖在北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又朱生善彈琵琶伯牙之妙無以加焉武德中白明達竹伯夷皆以彈琵琶至大官貞觀中裴路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搊琵琶是也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以邏逤檀爲槽其木溫潤如玉光采可鑒金縷紅文蹙之成雙鳳貴妃每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若雲外開元中梨園則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

落外夷

阮咸

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咸大曆中悉之冉從叔翁司徒沂公之鎮渭也因與賓客會琴話及斯樂曰往中宗朝元賓客行中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穫其銅鑄成者獻之元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以木爲之音韻清朗頗難爲名樵以仲容姓名呼爲於今未豢佳號況阮公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其形象月其聲合琴目爲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今人以爲李崖州在

相月所號非也

稽琴

杜摯賦序曰秦人苦長城之役絃鼗而鼓之紀以爲琵琶之始按鼗如鼓而小有柄長尺餘然則繫絃于鼓首而屬之于柄末與琵琶極不彷彿其狀則今稽琴也是稽琴爲絃鼗遺象明矣唐禮樂志曰琵琶躰圓修頸而小號秦漢子蓋絃鼗之遺製出于胡中傳爲秦漢所作令人又號稽琴稽康所製故名稽琴雖出于傳論理或然也

箏

陸法言切韻以箏秦蒙恬所造風俗通曰箏秦聲也而五絃今十三絃不知誰作傅玄箏賦序曰或以謂蒙恬造去國之臣不能關思也隋音樂志曰箏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傅子曰上圓象天下平象地空準六合絃柱準十二月乃仁智之器阮瑀箏賦曰長六尺應律數胥陶融妻陳氏云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也

筲箏

古簫都下所謂排簫是也今言簫管乃別器箏秦樂也乃瑟之流古瑟五十絃自黃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後瑟止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弟之又破爲二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制十三絃而古制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秦箏世俗有樂器而小用七絃名乾箏今乃謂之箏如是則簫管以二物爲一名箏箏以一名爲二物矣或云蒙恬分瑟爲兩則恐無爭之義

箜篌

釋名曰師涓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所好也晉應劭曰漢武命侯調始造此器史記封禪書漢武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作箜篌杜佑曰或云侯暉

其聲坎坎應節故曰坎侯誤爲空侯侯者因樂人姓耳謂師涓非也宋鹽州守劉義慶箜侯賦曰侯幸化而始造通典說其形似瑟而小用撥彈之非今器也又有云箜侯胡樂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手齊奏之謂之擘正今物也續漢書曰靈帝胡服作胡箜侯隋音樂志曰箜侯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

繞梁

列子韓娥歌音繞梁樂書繞梁樂器也與箜篌相似宋武帝大明中懷逖謂之遠梁懷遠亡其器亦絕

矣又楚莊王琴名繞梁

篪

世本曰蘇成公造篪宋均曰周平王時侯也又曰暴公所造舊誌一月管不知暴公何代人然非舜前明矣舜時西王毋獻管則暴公安得造也隋書音樂志曰篪長尺四寸七孔蘇公所作者通典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鼙鼓搗控塤篪故樂記以爲聖人作此六者古史曰古有篪尚矣蘇成公善篪而記者因以爲作謬矣

籥

禮記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古天子號蒼籥蓋伊耆氏所作

笛

馬融長笛賦序曰此器起于近代本出羌中風俗通曰漢武帝時丘仲所造長尺四寸七孔京房曰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廣雅曰籥謂之笛有七穀而周官笙師教龢篴藝文類聚有宋玉笛賦則笛前于丘仲遠矣隋書音樂志曰笛丘仲所作具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太平御覽曰皇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筆談曰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五孔出其背正似今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乃今橫笛耳鼓吹部謂之橫吹非融所賦者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世所謂商聲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孔竹篴亦橫設而五孔不知出何典

簫

通禮儀纂曰伏羲作簫十六管事始云女媧造風俗

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世本亦曰舜作長二尺隋音樂志曰簫十管長二尺與舜所造者不同而古今以爲舜作

尺八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所膜焉足黃鐘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才傳皆有尺八事又醉鄉日月唐人酒令云遠望漁舟不濶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候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廻向院布施及覺問之無知者乃遣纂尋訪有柱

僧自出應召嘗持所夢物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見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視其額乃廻向也僧至聞鐘磬及禮佛之音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令與入栢隨歴房布施惟餘一房但空榻無人僧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問僧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内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汝回可將尺八付之并手巾袈裟今自收也狂僧膜拜出門數步不復見寺所在矣

乃持尺八手巾等上進具述本末上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祿山也　逸史

竽

世本曰隋作竽注云女媧氏之臣也通禮儀纂曰漢武帝時丘仲作竽笙三十六管而韓子有齊宣王好吹竽之事則竽非丘仲所作明矣世本之說是

笙

禮記明堂位曰女媧之笙簧簧笙中之簧也世本曰女媧作笙簧高氏小史亦云曹植女媧贊曰造簧作笙隋音樂志曰笙竽並女媧之所作也釋名曰笙以匏爲之十二管有簧

壎

世本曰壎暴公所作宋均云周平王時諸侯通與曰不知何代人周之畿内有暴國豈其人乎承謂世本所記當是以諸侯有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作何人斯以絶之其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以言其俱爲二臣恩如兄弟故謂伯仲其相應和如壎篪便爲暴公作壎蘇公造篪按樂記曰聖人作爲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隋音樂志曰

壎六孔暴公之所作非也通曆曰帝嚳作王子年拾遺記乃云庖犧陶土爲壎也

鼓

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帝王世紀曰黄帝殺夔以其皮爲鼓黄帝内傳曰帝與蚩尤戰玄女爲帝製夔鼓又請帝製鼓以當雷霆世本曰夷作鼓蓋起于伊耆氏之土鼓也

鼓足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鄭注云足是四足毛公詩注曰夏后氏加四足謂之鼓足

建鼓

明堂位曰商楹鼓詩商頌曰置我鞉鼓毛公注云商人置鼓鄭箋云湯改夏之制乃始植我商家之鼓楹謂之柱以楹貫植之隋音樂志曰建鼓商人以柱貫之謂之楹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商所作也又棲翔鵠于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越置大鼓于雷門以壓吳吳雙鷺從鼓而飛雲中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非周道之衰頌聲輟飾以鷺存其流風未知孰是

懸鼓

明堂位曰周懸鼓按周頌有瞽之詩曰應田懸鼓周禮雷靈路鼖鼛等鼓皆有簨簴以懸之隋音樂志曰建鼓人懸之謂之懸鼓

鼗

呂氏春秋曰帝嚳使倕作鼓通曆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鼗鼓今不言播鼗而曰撚梢子世俗之陋也又如撃鼓云起舞云征縮之類甚多

鞞

唐韻曰鼙騎上鼓鼙裨也裨助鼓節亦作鞞今軍行馬上所撃鼓也黄帝内傳曰玄女請帝制鼓鼙以當雷霆是則黄帝制之以伐蚩尤也呂氏春秋曰帝嚳令倕作鼙鼓之樂又云倕作鞞以節鼓

鞀

呂氏春秋曰倕作鞀鞀子禹爲銘書于簨虡語寡人以獄訟者搖鞀

雷門鼓

吳王夫差起蛇門以厭越人越爲雷門以禳之撃大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後移鼓于建昌宮之端門有雙鷺從鼓飛出或云鷺鼓精也劉獻云

街鼓

舊唐制京城内金吾衛軍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之鼓號曰鼕鼕鼓防奸禦盗也

羯鼓

羯鼓録曰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唐禮樂志曰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明皇稱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

羯鼓録唐南卓刺史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疎勒天竺二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帶鼓而小

即指答臘鼓也羯鼓之上録如漆桶山桑木爲之有小牙床承之擊用雙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曉景明月清風破室透空特異衆樂杖用黃檀木狗脊花楸等木須至乾濕氣而復柔賦乾收發越響亮取戰褭健舉捲用鋼鐵當精錬捲當至勻若不勻應候高下搦捩不得即鼓面緩急若琴徽之柱病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但勝乞婁婆羅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其餘徵羽調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上洞曉音律由於天縱凡是絲管必造其妙若制作

調曲皆與胡部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淸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玉笛嘗遇二月初吉柳杏將吐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柳杏皆已發折及製秋風高至秋空逈徹纖雲不起則奏之必遠風方徐來夜葉下墜其曲絶妙入神例皆如此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常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於帽上簷處二

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落上大喜賜璡金器一厨因誇曰真花奴（璡字花奴）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群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孫郎行王詢日）（南山起雲比山起雨即開府所爲也）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即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其孫沆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調集長安僦居務本里夜聞羯鼓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小宅門極

畢臨扣請羯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鷄乎雖至精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張通儒入長安某家事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絶令但按舊譜數本寻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尾爲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鷄當用掘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而意皆盡（如掘柘用澤州用了解之類是也）工泣而謝之即立言於寺

時奏爲主簿後累轉至太常卿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承泰中爲三川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因言比有別墅近華嶽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群羊牧於山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群羊亦止其後鼓羊亦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側逐聲俯仰若有聽步選即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士林中無對者唯僕射韓皐善亦不甚露焉

柷敔

禮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揭注云謂柷敔也通曆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控揭

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一云出于越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像過禮儀纂曰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帝命始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蓋角肇於黃帝氏也吞像角賦曰黃帝會群臣于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度也軍中置之以司昏曉故角爲軍容也

宋韋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處帝之禦宇戰蚩尤於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乎龍吟爾後始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凱勤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于天驕之奏故有屹襄湖之俊雄敞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丕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博哉近世胡忝酒儀云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初弄云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烏烏皆難字之曳聲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

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爲博引亦不載其事韋禹錫此記遍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爲無稽恐出俗戶不載典冊未可據也

笳

杜摯笳賦序曰昔伯陽避亂入戎懷土遂建斯樂又胡笳漢舊錄有其物不記所出本末云胡人卷蘆葉吹之名曰胡笳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

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為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歔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其事絶類猴心不可以言諭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也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人乎哉人情物理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觱栗

說文曰乃羌人所吹屠觱以驚馬樂録曰笳管也何承天纂文曰羌胡器出于胡中其聲悲本名悲栗

通典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乃以笳為之以竹為管樂府雜録曰本龜玆國樂唐編鹵簿為笳管用之雅樂以為雅管六竅則為鳳管令狐揆樂要曰篳栗出胡中或云龜玆國徐景山曰本胡人牧馬截骨為筒用蘆貫首吹之以驚群馬因為竅以成音律今胡部在管音前故世亦云頭管

拍板

樂府雜録曰明皇令黄幡綽撰拍板譜綽曰但有此板則不失其節奏或曰幡綽於紙上畫兩此板曰但有耳道即無失節奏通典有擊以代抃擊節也因其聲以節奏是拍板蓋出于擊節也又晋魏之代有宋識善擊節以板拍而代擊節是則拍板之始也鄴城舊事曰華林園齊武成時穿池為北海中有一拍板則此器已見于北齊矣牛僧孺謂之樂句

簨虡

禮記曰夏后氏之龍簨虡蓋樂之制自造鐘磬則宜有簨虡而飾之以龍則自夏后氏始也虡虔吕切飛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說文鐘鼓之附飾為猛獸釋名横曰簨縱曰虡

參撾

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躡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自摺地來前躡鼓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復擊字參搥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始也按搥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搥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搥而去是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楊文

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左中書舍人尤嗜學[illegible]集賢學士校書即校理詩書吳淑校古樂府中有參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參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參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慘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予謂撾鼓一也故或用撾字然參字當如徐說音七鑒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故因謂之參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時千戈未得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參禰衡撾亦以去聲讀之也觀存中筆談論廣陵散乃曲名參如操

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爲曲名明矣所謂漁陽參者正如廣陵散也又云宋景公文儁詩云波生客浦揚舲遠潤逼漁陽修作修遲又逆李冀州詩云征鼙曲曲漁陽修後乘人人斸下才皆以去聲呼之但參字從人爲異耳

哨笛砑鼓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今已降新樂其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砑鼓十般舞之類悉行禁止

秇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六 終

秇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花木總論

草木始生

盤古之君身後毛髮爲草木淮南子曰日馮生陽閑陽閑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根拔生若程若程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華皇華生庶草凡根茇草許慎注云日馮木之先也段成式酉陽雜俎曰日馮生陽閑

陽閑生麟胎麟胎生幹木幹木生庶木招搖生程君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生庶草與淮南子小異此蓋草木之始也

山居草木記

園庭草木佳樹芳草或致自山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蕁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illegible]山之月桂青颸之楊梅曲柯之山桂溫樹金陵之

涪柏蠻荆杜鵑弟山之山茶側栢南蜀宜春之柳
栢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眼其水物之美者有
白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弟山東溪之芽
蓀復有口觀震巫嶺羅浮之桂木巖湍廬阜漏澤
之石焉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
白藥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楪天台之
海石楠桂林之茯苓台嶺山輿八公山之怪石巫
峽嚴湍琅臺之水石而布於青渠之側仙人迹鹿
兎迹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
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觀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

苑真桐山茗重臺黃薔薇東陽之紅桂紫石楠九
華山藥樹天蓼青櫧黃心梔子朱杉龍骨庚申歲
復得宜春之金筆番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姜
碧色百合焉

原物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
自根生命在根

草木別名

貫曰曆莢朱草门赤草琥珀曰江珠薏苡曰贛珠雲
芝水芝土芝曰三芝白芝曰玉芝凡芝曰石菌靈
香曰𤣥松香附子曰省頭香桑寄生曰寓木曰寄
屑地筋曰青𧻾或曰黃芝可理五臟菖蒲根曰昌
本天門冬曰顛棘又曰滿羊豬苓曰豕苓人參出
名山者曰紫團何首烏曰支藤其實曰鵝頭木曰
山精又曰山薑大棗曰壺棗決明曰英光芍藥曰
可離鹿葱花曰宜男亦曰丹棘又令草出常山能
夜叱戶盜曰護門草一曰霞草夜合花曰合昏櫻
桃曰麥英又曰荆桃亦曰含桃萱草曰忘憂白麻
曰瑶華蕎曰雀麥又曰燕麥燕麥曰宿麥胡麥名
曰指星可作餅曰菰子苔曰水衣曰石髮曰[illegible]

曰綠錢曰金苔曰夜明苔曰治蕷竹筍曰筍菹又
曰竹胎凡竹皆曰明玕竹實曰練實鹿觔曰石家
茘挺曰馬薤野麥曰天麥曰澤麥希曰水葵曰凫
葵蜀葵曰戎葵胡豆曰戎菽芋根曰芋魁又曰蹲
鴟生下田中似龍鬚而細根曰凫茈可以染紫曰
茈草茈紫通用梧桐曰榮木烏桓草實如葵子曰
東墻菊始開曰落英椶樹曰栟櫚櫟實曰橡實松
一叢五葉如釵曰五鬣松栢曰鬼廷石楠曰卉茗
橄欖曰南威合歡樹曰青裳又曰蠲忿龍眼曰荔
枝奴槐木曰葛榮樹亦曰萬年枝種楸于道曰長

楸柳黃色曰鵝塵蓋合夜舒曰守宮槐夏樹曰涼陰所傷曰樹劉以瓜博曰賭瓜以瓜食曰辣瓜出空岡曰靈瓜出崑崙曰玉瓜甜棗曰木蜜櫻桃曰石蜜赤莧曰人莧青莧實曰馬莧

合樹花

信州弋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伐以爲薪廣南以根啖猪處州龍泉竹筍亦然溫州四時有蘭各有一種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穢不堪食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

植物異種

京師有李實者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有舜哥麥其穟無芒熟時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之而生王莽竹每竿著二三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多附會之說然其種類亦造化之妙莫能測度

進花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門守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止姚黃魏紫花三四朶用菜葉實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

評花品

嘗評花以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鄰貧女

名果異實

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小實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邪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東王梨出海中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紫條梨大實大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山栗三條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桃十秦桃榹桃湘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櫻桃含桃李十五紫核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魯羌李燕李蠻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色綠柰花綠色查三蠻查猴查羌查椑三青椑赤葉椑烏椑棠四

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葉梅紫花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侯梅杏二文杏（木有文彩）蓬萊杏（東郭都尉于吉所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黄銀樹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白銀樹十株槐六百四十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七株離婁樹十株白榆椈桂蜀漆樹十株枏四株樅六株楔四株楓四株栝十株

木序

紫薇夫人木序范曄換和香方兩漬事正堪屬對李賀詩練香薰宋鵲尋箭踏盧龍差爲不倫惟陸龜蒙詩曰白月半窓抄木序清泉一器授芝圖討探芝木亦是人生仙福

贈花

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棠青棠一名合懽則忘忿

花名尊貴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王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君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物性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凉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温草木如蓮實性凉芡實性熱藕在池中性温魚虫如海鶩鳥鴨之屬性凉赤鯉河鮑之屬性熱鯽魚鱔魚藏在土中性温

草木同名

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蹤亦名鬼督郵薯蕷名兒草知母亦名兒草又芫花亦名兒草紫參名牡蒙王孫亦名牡蒙禹葭名禹餘糧又藉魁亦名禹餘粮董梁名守田半夏亦名守田枸杞名仙人杖鴈[illegible]山有堇自死筍亦名仙人杖石楠名鬼目而栲亦名鬼目

花忌嫉

潯陽之楠西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煖北寒枯者或栽榮寒者不先煖木之精液通有所感而地之氣候各有所在也是故事不能兩勝物不容並美宋人

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魏紫與瑞雲迭爲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意者花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或不並立歟

物産異常

山深土厚之處物産之異蓋巨靈所鍾誠有足駭觀者如天目山老檜其大可六七人抱閩中之荔枝樹椿樹大亦可數人抱比天目少差滇中之巨竹叢生一堆非若南方之竹山與園林散漫其奇異處僅數十株一叢根如亂龍蟠結出土上色如石其大如斗若截之可以汲水又若天目山巔之仙人解鋸石約一二里道傍林林無筭或六七尺或又丈自上至下皆空一寸許直截如片虎丘試劍石又不足言又若雁山之天柱峯平地突然隆起迴圈無所緣如湖南之雷峯塔然其高與大則又數倍

黃花青子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花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黃故曰黃花人知其爲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東坡詩有之蓋果及熟必變色青而黃或紅而橄欖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爲橄欖也

評花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橙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筍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酴醾楊梅枇杷辛爲執友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句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簡子不知何出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李赤如鷄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

花太醫

蘇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人稱爲花太醫

移栽

神農始種五穀軒轅始種桑麻蔬果草木漢張騫始移植大宛油麻大蒜大夏芫荽苜蓿葡萄安石榴西羌胡桃於中國唐太宗始移植占城早稻康國金桃波稜萊五代胡嶠始移種回鶻西瓜

接花木

凡花木之異多人力所爲種樹家謂楝樹上接梅則花如墨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

相半以蓮菂投靛甕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
先一夕以靛水調蘸花莖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
亦成碧色此雖非本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炙樹

河南湖廣之俗樹衰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即復
茂盛名曰炙樹竹林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草木相似

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真碱砆石似美玉蛇床亂
蘼蕪薺苨亂人參杜衡亂細辛百部似門冬房葵
似狼毒鉤吻草似荇華様稷似■一名狗脊

五穀類

后稷樹藝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穀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
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
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
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
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
秋至草木黃落不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

五穀貴稻

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爲
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食也
以稷食對萊羨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飦對葱韮謂
草草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則以稻爲
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爲嘉膳

穀種

翼越集云孟子言五穀周子言九穀尚書言百穀釋
之者曰五穀稻黍稷粱秫也九穀則五穀加大小
麥大小豆也百穀則于九穀分別各等種類舉其
成數也

紅蓮稻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龜蒙詩云遥爲晚風吟白菊
近炊香稻識紅蓮

紫米

唐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上異之翼日出示
術士白元佐李元戢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
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禦風
紫米有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
黑顏色好

占城稻

江淮之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

真宗常植于苑中始自占城國傳其種遂植南方
粒尖謂之黃秈音仙

嘉禾應

成王時三苗貫桑而生同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廂
民有得而獻上王問周公曰何也周公曰天下其
和為一乎三年越裳氏重譯來朝

胡麻

筆談曰胡麻即今油麻也中國之麻謂之大麻張騫
始自大宛得油麻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

黍

以大暑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即今小米
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小米有二
種如稻有粳糯耳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谷之
長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故祭稷靈曜云日
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之中最先種者亦北方所
有之黍稍大較穀則小紫黑色芒有毛關西呼糜
冀州呼聚音欠不甚珍貴農家種之以備穀之不熟
即南方所謂烏山稻類稻粳糯揔名若詩書所稱
當依文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粳也月令秋稻
必齊則是糯也但字林云糯黏稻也當屬糯米粱
即今之粟也古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粟厚乎穀故
米之有孚穀者皆稱粱世有白粱黃粱之說爾雅
云少種粱者以粱損地力而收獲少也

黍稷誤註

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
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曹與北人論辨黍之
形狀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即今南方名蘆
粟北方名蜀秫其幹名秫稭者是也蓋自是一種
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穄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
稷也今南人謂黍為黃穄北人名黃米粘膩可釀

酒其註鶴云頂赤身白尾黑黑翎實生於翅非尾
也此皆一時之誤

麥

諺云麥過不入口靖康元年麥高於人既熟大雨所
損十八

延精麥

延精麥言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腑有輕心麥
食者體輕有淳和麥麪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
冬不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甘如飴出王子年拾遺記

璧光豆

霊光豆大小類中華之緑荳其色殷紅而光芒可長數尺亦謂之詰多珠和石菖蒲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稱之可重一觔代宗嚐一丸其香美無比數日不復言飢渴

五穀耗地氣

凡五穀耗地氣爲最甚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漢光武元年野蚕成繭被於山澤至五年漸少而農事益修蓋土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日久發而爲野蚕旅穀其理甚明凡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亦其理也

米穀貴賤

前漢食貨志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飢米石五千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易錢二百緡也後漢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皆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入石頭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亦可爲至廉矣然北史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來米賤又無有如是之甚者

苗長兆凶

鄉人以苗之易長爲不熟之候成化辛丑苗插於田不數日皆勃然而興黝然而黑農甚憂之至八月朔風雨暴作水復横流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飢弘治改元正月直閏五月初苗之插者殆遍易長復如辛丑祀苗祖者奔走不絶十八日早大風忽

自東南來須臾有拔山之勢大雨隨之半日水湧數尺屋壞樹倒者十之三四夜半方止苗被淹者大半

牡丹類

染牡丹花

唐韓文公愈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

持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韓大奇之遂豁所須試之乃豎曲箔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唯齎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黃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關時詩頭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遂乃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出酉陽雜俎

牡丹初盛

隋煬帝始傳牡丹唐人亦曰木芍藥開元時官中及

民間競尚之今品極多一說武后冬月遊後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爲冠首劉公嘉話云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禹錫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酉陽雜俎曰前史中無說牡丹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段成式檢隋朝種植法初不記說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開元末裴士淹使幽冀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長興私第爲都下奇賞至德中馬僕射又得紅紫二色移于城中青瑣集有隋朝海　記中載牡丹品多而前賢所說如此

牡丹譜序

姚黃千葉黃花也色極鮮潔精彩射人有深紫檀心近青旋心一匝與瓶同色開頭可八九寸許其花本出北邙山下白司馬坡姚氏家今洛中名圃中傳接雖多惟水北歲有開者大率間歲乃成千葉餘皆單葉水南率數歲一開千葉然不及水北之盛蓋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糞壤非其性也其開最晚在衆花彫零之後芍藥未開之前其色甚

香高潔之性數榮之時特異於衆花故洛人賞之號爲花王城中經歲不過開三數朵都人士女必傾城往觀

姚黃爲王魏紅爲妃

姚黃以中色近萬乘之尊故爲王

縷金黃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

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蕋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蘧篨作棚屋圍幛復張靑帟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十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得數百千予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進內府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爲常倘他時復來索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

一捻紅

今牡丹中有一捻紅每一花葉端有深紅一點如半

指明皇時有以此花上者值妃子正作粧偶以粧指捻之燕脂之痕染焉植之明年花開俱有迹見

明皇雜録

樓子牡丹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富貴之家於樓前種椿樹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時登樓賞翫近在闌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冬月牡丹

唐宣宗十一月中欲令牡丹發花衆莫敢承有一巷人自言能之但給所須詔令內侍院監其役巷楓土爲深池中留一墩叢植牡丹其土又於池外丈許搦淺池日夜以炭置外池中而覆以密蓋令煖氣融液至十二月牡丹果皆時值大雪　上率諸妃嬪設宴共賞花氣芳郁紅紫交映與春和無少異　上極喜厚賜其巷留以蒔藝號爲仙圃云然明年牡丹皆死巷之此法蓋即用古之欝養強熟遺意而人不自知耳種牡丹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觔和之蓋其根甜多引虫食白斂能殺虫此種花之法也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疎親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雲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藥培牡丹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爲白牡丹如玉千葉又培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未識

牡丹別名

本草牡丹一名百兩金又名鼠姑

牡丹變化

唐穆宗嘗於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嘆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蝴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於宮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為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於粧奩中其夜開寶厨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為蝶者宮中方覺焉 出杜陽編

種藝

洛人宋单父善吟詩亦能種花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間色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壅牡丹法

常以九月取角屑硫黃碾如麵拌細土粉挑動花根壅罨入土一寸地脉既煖立春漸有花蕾即掐去惟中心一二蕊聚氣故花肥無侵至開時大如盆面色亦艷

詠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未云其美且異也然按白公集有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人中賦而古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

皆若狂之句又寄微之百韵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云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花詩云明朝風起吹應落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盩厔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韵白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韵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有之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

芍藥類

花木有知

皇明南内有紅芍藥一本　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遇
華開嘗設宴與　宣宗賞之後　宣宗嗣位移植
京師禁中歷宣德正統兩朝無歲不華繁郁無比
景泰改元復移植二本凡歷七年皆不華及　英
宗復辟之春華忽盛開如故識者異之謂花木知
有主也當時賞花諸學士計花開多寡合其同升
之數亦淺之乎其爲言者矣然此豈草木之有知
亦大化假此以示異也

婪尾春

胡嶠詩云餅內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
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婪尾酒乃醉後
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贈婦人芍藥

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曰芍
藥香草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
宜於婦人是猶視爾如荍貽我握椒椒聊之實蕃
衍盈升也椒性温亦宜婦人應劭漢官儀曰所謂
以椒塗屋者取其温暖也緗素雜記曰芍藥破血
令人無子所以爲男湣女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
以爲女湣男頗得詩人深意

揚州芍藥譜序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仁宗朝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
初夏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黃緣緩者四朶土人
呼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
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同賞爲王禹玉作監郡王荆
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爲過客其後四
人者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續序

維揚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

之工拙而移故奇容異色間出以人而盜天地之
功維揚大抵土壤肥膩於草木爲宜居人以治花
相尚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剝削老
硬病腐之處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但約
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侵蝕新芽花
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花既萎落宜亟剪去
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披散亂脉理不肯上行皆
歸於根明年新花繁茂而色潤花品舊傳龍興寺
山中羅漢觀音彌陀四院冠於州其後民間稍稍
厚賂以丐其本培壅治遂過於龍興今以朱氏

之圃爲冠南北二圃幾五六萬株意自古種花之
盛未之有也朱氏當花之盛開𢧐亭宇以待遊者
逾月不絶不下龍輿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海棠類

海棠譜

梅花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爲
獨海棠一種風姿艷質固不在二花之下自杜陵
入蜀絶吟世因此薄之其後都官鄭谷已爲舉似
本朝列聖品題於雲章奎畫炟耀千古始得顯聞
於詩盛傳於世矣今採諸家雜錄及彙次唐以來
諸公詩句爲一篇目曰海棠譜
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章賜近臣倡
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川唐
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近世
名儒巨賢發於歌咏清辭麗句往往而得惟杜子
美居蜀累年吟咏殆遍不及海棠何耶鄭谷詩云
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石延年云杜
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
官着意頻李定詩云不沾工部風騷力尤占勾芒
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

謂少陵爲爾𡙇詩與可是無心賦海棠又云多謝
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
出韻語陽秋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
銀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
太真妃醉未醒命力士侍兒扶掖而至妃子殘粧
鬢亂釵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海棠睡未足耶
出冷齋夜話 東坡謫黃州居於定惠院之東雜花滿
山獨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東坡爲作長篇云吾
平生最得意之詩也 出古今詩話 韓持國維剛果特
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相之

侍郎舊第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二株持國於
花時載酒日飲其下歲以爲常至今故吏尚能言
之 出石林詩話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棠橋橋之南北
海棠甚多有一老書生家海棠叢間少游醉臥宿
於花下明日題其柱曰喚起一聲人悄衾煖羅塞
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杜覓釀成微
笑半破癭瓢共舀覺健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
間小東坡甚愛之恨不得其腔 出冷齋夜話 李丹客
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
授郡州倅劉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誰爲

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
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
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
爲笑 出墨客揮犀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
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
作茶蘼詩曰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乃用賢丈夫比之若將出類而吾叔淵才作海棠
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
意尤工也 出冷齋夜話 閬中曹宗修貢堂海棠極盛
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幹眞所未見今江浙間

別有一種柔枝長蔕顏色淺紅垂英向下謂之垂
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耳 出苕溪漁隱 劉淵
才曰平生就死無恨惟有五事不甘耳人問其故
淵才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
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
能詩聞者大笑 出冷齋夜話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
章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同他妓
因燕席中有得東坡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東坡
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得無言及李
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出詩話總龜

徐㮣樂道隱于藥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客登木而飲出緗珠錄

菊類

菊譜

洛陽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它州爲盛劉元孫伯紹者隱居伊洛水之瀍涘諸菊而植之朝夕笑詠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予得爲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樊嚮堂上顧玩而樂之于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者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笋茶竹硯墨之類有名數者前

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于三十餘種可不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序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菊實

曹昊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别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黄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月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鄰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昊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没于青天之中已有老父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昊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昊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即此物也出玄虛子仙志

黄巢詠菊

黄巢五歲時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黄衣父怪欲擊巢乃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蘂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把共桃花一處開巢後舉進士不第遂聚衆爲盗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

金剛不壞王

懿宗賞花歌云長生日久視中黄共拜金剛不壞王謂菊花也

菊品

玉毬玉玲之類則以瑰異而升焉至於順聖妃之類轉紅受色不正故雖有芬香態度不得與諸花爭也然獨以龍腦爲諸花之冠是以君子貴其質焉花總數有三十五品龍腦第一一名小銀臺出京師開以九月末類金萬鈴而葉尖謂花上葉色類人間涂鬱金而外葉純白夫黄菊有深淺色兩松

而是花獨得深淺之中又香氣芬烈絶似龍腦是
花與香色俱可貴也新羅第二一名玉梅千葉純
白長短不次而花葉尖薄鮮明瑩徹花始放時中
有青黃細葉盛開之後細葉舒展乃始見其蕊蕊
分爲五出如人之有支躰也與花相映標韻高雅
似非尋常之比一枝一花雖有旁菊枝生亦少雙
頭並開者正潔素獨立之意都勝第三出陳州鵞
黃千葉形圓厚有雙紋花葉大者每葉上皆有雙
畫直紋而內外大小重疊相次凡花形千葉如金
鈴則太厚單葉如大金鈴則太薄惟都勝新羅御

愛棣棠頗得厚薄之中而都勝又其最美者也御
愛第四出京師一名笑靨一名喜容淡黃千葉葉
有雙紋齊短而潤葉端皆有兩缺內外鱗次但恨
枝梗差粗玉毬第五出陳州多葉白花近蕊微有
紅色花外大葉有雙紋瑩白齊長而蕊中小葉如
剪茸初開時有青殼久而退去盛開後小葉舒展
皆與花外長葉相似倒垂如玉毬玉萬鈴第六純
白千葉中有細鈴白花中如玉毬新羅形態高雅
出於其上而此菊與之爭勝故予特次二菊金萬
鈴第七深黃千葉正黃色而葉有鐸形大金鈴第

八深黃有鈴中皆五出細花下有黃葉承之每葉
有雙紋銀臺第九深黃如萬鈴葉有五出而下有
雙紋白葉開以初秋疑與龍腦菊一種但花形差
大且不甚香棣棠第十出西京深黃雙紋多葉自
中至外長短相次如千葉棣棠小萬鈴第十一千
葉深黃花形圓小而中有鈴葉擁聚細視若蜂窠
之狀鵝毛第十二淡黃纖細如毛生於花萼上
自內而外葉皆一等但長短上下有鬅毬子第十
三深黃千葉尖細重疊皆有倫理一枝之稍叢生
百餘花若小毬夏金鈴第十四夏金鈴出西京開

以六月深黃千葉類金萬鈴而花頭瘦小不甚鮮
茂蓋以生非時故也秋金鈴第十五出西京深黃
雙紋重葉花中細蕊皆出小鈴萼中亦如鈴葉但
此花葉短硬而青金錢第十六出西京深黃雙紋
重葉似大金菊而花形圓齊頗類滴滴金鄧州黃
第十七單葉雙紋深於鵝黃而淺於鬱金中有細
葉出鈴萼上薔薇第十八淡黃雙紋單葉有黃細
蕊出小鈴萼中枝榦差細葉有枝股而圓今微有
紅黃千葉單葉二種而單葉者差淡間謂之野黃
薇二色黃第十九如鵝黃雙紋多葉一花之間自

有深淡二色甚類薔薇惟形差小而近蕊多有亂葉甘菊第二十生雍州川澤深黃单葉酴醾第二十一出相州純白千葉自中至外長短相次玉盆第二十二出滑州多葉黃心内深外淡而下有闊白大葉連綴承之有如盆盂中盛花狀鄧州白第二十三单葉雙紋白花中有細蕊出鈴萼中香比諸菊甚烈正為藥中所用白菊第二十四单葉白莚與鄧州白相類銀盆第二十五出西京花皆細鈴比夏秋金萬鈴差疎而形色似之鈴葉之下别有雙紋白葉順聖淺紫第二十六出陳鄧州多葉

葉比諸菊最大一花不過六七葉而每葉盤疊凡三四重花葉空形處間有小葉輔之花枝餘類垂絲海棠但色紫花大尔夏萬鈴第二十七出鄜州開以五月紫色細鈴生於雙紋大葉之上以時別之者以有秋時紫花故也秋萬鈴第二十八千葉淺紫其中細葉盡為五出鐸形而下有雙紋大葉承之綉毬第二十九出西京千葉花二葉尖濶相合叢生如金鈴葉之狀荔枝第三十葉紫者出西京千葉紫花葉卷為筒大小相間上下左右攢聚而生垂絲粉紅第三十一出西京千葉其紅如紺

攢聚相次而花下亦無托葉以枝幹纖弱故名垂絲楊妃第三十二粉紅千葉散如亂茸而枝葉細小嫋嫋有態合蟬第三十三粉紅筒葉盛開時筒之大者裂為两翅如飛舞狀二色紅第三十四出西京千葉深淡紅叢有二色而花葉中間生如筒葉大小相映方盛開時筒之大者裂為二三與花葉相雜比茸茸然花心與筒葉中有青黃紅莚桃花第三十五粉紅单葉中有黃蕊其色甚類桃花又聞有麝香菊者黃花千葉以香得名有錦菊者粉紅碎花以色得名有孩兒菊者粉紅青萼以形

得名有金絲菊者紫花黃心以蕊得名

史正志菊譜序

菊艸屬也以黃為正所以槩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数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艸也南陽郡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仙傳有康生常食其花而仙去攷其理菊性冷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傳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採花食亦可藥囊之用亦可作枕臥釀酒可飲所以高人隱士

籬落畦圃之間不可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採於東籬裛露掇英泛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發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体輕神仙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物有數十種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色者

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有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云夕飧秋菊之落英東坡乃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之句與夫云却繞東籬嗅落英亦用楚辭語耳王彥賓言古人之言不必盡循者如楚辭言秋菊落英之語予謂詩人所以多識艸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專一世而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尤未盡識而不知有落與不落者耶王彥賓之徒又從而爲之贅疣蓋益遠矣夫可飧者乃菊之初開芳馨可嗅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飧之味楚辭之過乃在于此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証殆亦未之思與

蘭類

金漳蘭譜

余南康解印還里卜居築第引泉植竹因以爲亭曰筼簹世界田峯轉向依山叠石盡植花木叢雜其間繁陰之地環列蘭花映左右以爲游息即詢其名默而識之自嘉定改元以後又有數品高出于向時所植盡得其花之容質無失封培愛養之法而品第爲一卷名曰金漳蘭譜續前人牡丹荔枝譜之意

序蘭容質

陳夢良家蘭色深紫每幹十二蕚花頭極大至若朝暉微照曉露滋浥則灼然騰秀亭然挺立奇翻旁數圓來四向婉媚嬌綽佇立凝思如不勝情花三片尾如帶微青葉三尺頗覺弱黯然而綠背雖似劍脊至尾則軟薄而斜最爲佳種故希得其真

吳氏蘭花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英紅得所養則歧
而生至有二十萼花頭差大色映人目如翔鸞翥
鳳千態萬狀葉則高大剛毅勁節蒼然可愛

潘氏蘭花深紫有十五萼幹紫員匝齊整疎密得宜
疏不露幹密不簇枝綽約作態窈窕逞姿真所謂
艷中之艷花中之花也視之愈久愈見精神使人
不能舍花中近心歟色如吳紫艷麗過於衆花葉
則差小於吳峭直雄健衆莫能及其色特深亦云
仙霞乃潘氏西山於仙霞嶺得之故人更以爲名

趙氏家之蘭色紫有十五萼始開甚紅開時若晚霞

燦日色更精明葉色深綠宜於沙土則勁直肥聳
超出群品亦云趙師博蓋其名也

何氏之蘭色紫中紅有十四萼花頭倒壓亦不甚綠

品外之奇

金稜邊色深紫有十二萼出於長泰陳氏家色如吳
花片則差小幹亦如之葉亦如之且亦勁健所可
貴者葉自尖處二邊各一線許直下至葉中處色
映日如金線其家寶之猶未廣也

白蘭甲

濟老氏家有蘭十二萼標致不凡如淡妝西子素裳
縞衣不染一塵葉與施花近似更高一二寸得所
養則歧而生亦號一線紅

竈山有十五萼色碧玉花枝開体膚鬆美顒顒昂昂
雅秀特麗真蘭中之魁品也每生並幹花最碧葉
綠而瘦薄開花生子蒂如苦蕒菜相似俗呼爲綠
衣郎又號爲碧玉幹

施氏之蘭色微黃有十五萼並幹而生計二十五萼
或迸於根美則美矣每根有萎葉葉最綠肥厚花
頭似開不開幹雖高而實瘦葉雖勁而實柔亦是
花中之上品

李通判家有白蘭十五萼峭特雅淡追風浥露如泣
如訴人愛之咸謂類鄭花然減一頭地位葉小劍
脊最長亦花中之上品惜乎不甚勁

直惠知客家白蘭有十五萼賦質清癯團簇齊整或
向或背嬌柔瘦困花英淡紫片尾凝黃葉雖綠茂
細而觀之但亦柔弱又馬大同之蘭色碧而綠有
十二萼花頭微大開有向上者中多紅暈葉則高
聳蒼然肥厚花幹勁直在上品之下

鄭少舉家白色蘭有十四萼瑩然孤潔極爲可愛葉
則修長而瘦散亂所謂蓬頭少舉也亦有數種只

是花有多少葉有堅柔之别白花能生者無出於

此花其姿質可愛爲白花之翹楚

黄光家白色花有十二萼喜於抽幹頗似鄭花惜乎幹弱不能支持葉綠而直

周染家白色花有十二萼與鄭花無異第幹短弱耳

夕陽紅色花有十八萼花片凝尖色則微紅如夕陽照於物上故以爲名

覩音堂有白色花七萼花叢如簇葉不甚高可供女人晚妝

青蒲色白有七萼挺肩露骨甚類龜山而花潔白葉

小而直且綠只高五六寸甚妙

名第色白有五六萼花似鄭葉最柔軟如長新葉則舊葉隨萎人多不植

弱脚只是獨頭蘭也色綠花大如鷹爪一幹一花高二三寸葉瘦長二三尺臘月開其花稟馥可愛而香有餘

魚魫蘭有十二萼花片澄徹宛如魚魫採而沈之水中無影可指葉頗勁綠此白蘭之奇品也

玉峯幽蘭

高疎仙玉峯山四畔皆幽蘭日採數十花酌明水甕

離騷自謂靈均有知當領吾意

世愛君

南華封蘭爲世愛君

横蘭

横人好植蘭至蓄百十餘本者其品不一紫梗青花者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大率種時亦自有法將山土水和勻摶成茶甌大以猛火煆令紅取錘碎樵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間分種時而溉之則一莖著三千餘花以火煆土者蓋其根甚甘恐蚯蚓螻蟻傷之耳花時列

數盆室中芳馥可愛門外數百步皆知其有蘭矣世傳閩蘭最勝若此横之蘭品亦未必居下

晁采題蘭

晁采閨中蘭花始發其父命目之應聲目曰隱于谷裏顯于澧潯貴比白玉重匹黄金旣入燕姬之夢還鳴宋玉之琴其慧敏如此 内觀日疏

待女花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絶對也 採蘭雜志

香祖

蘭雖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襲衣彌旬不歇故江南人以蘭爲香祖又云蘭無偶稱爲第一香

馨烈侯

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院令取滬溪美土爲馨烈侯擁培之具

羅勒

蘭本名羅勒後趙石勒以羅勒犯巳名改爲蘭香至今以爲名

王摩詰貯蘭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荷類

荷花凡十七種

單葉蓮　千葉紅蓮　玉骨朶（白蓮）　白樓子　紅樓子　碧蓮子（出惠泉及天起果寺者是也）　白蘋子　穿心蓮　草荇　水紅　瑞蓮（即米砂紋）　雙頭瑞蓮　佛頭蓮　（千葉碧色）　千葉朱紫蓮　朝日蓮　斂頭蓮　甘艸蓮

夜舒荷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出酉陽雜俎）

三朶瑞蓮

僞蜀王當僭位諸勳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僞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拱具諸奢麗莫之與儔後枕江瀆池中有三島嶼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種垂楊或間雜木芙蓉池中種藕至秋夏花開魚躍栁陰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者執如意者執麈尾者譚詩論道者岸之隈有蓮一莖上分兩岐開二朶士女拖香肆艷看者甚衆趙廷隱画圖以進蜀主歎賞無何禁苑中有蓮一莖岐分三朶蜀主開筵召羣臣賞之詞臣皆有詩有好事者圖以繪事至今傳之

蓮花十丈

韓昌黎古意詩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始意退之自爲豪偉之辭後見真人關令尹喜傳老子曰真人游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莖十丈有返生靈香逆水聞三十里又北齊脩文御覽有返生香一門亦載此事諸家集注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荷別名

爾雅云未發爲菡萏巳發爲芙蕖種藕以酒糟塗之則盛

睡蓮

南海有睡蓮葉如竹而大沉于水面其花布葉數重不房蕊凡五重色當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與夢草晝偃入地夜即復出何異

水蓮

花之美者有水蓮莖葉柔而無刺

水芝

白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有赤白紅紫青黄紅白二色花大者至百葉

芝類

芝

謝幼貞嘗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鳥沈子玉曰此謂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而食之可數百歳謝入取中單有鄰女乞火遇之翩然飛去謝但嘆恨而已 內觀日疏

屋柱芝

屋柱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黄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蚰龜類者田蚕耗

七名凡光石芝也威喜樊兎木芝名也獨搖牛角龍仙皆艸芝之名也

蒲蔞靈芝

蒲蔞王者有孝德則生於厨靈芝王者有仁德則生於宮

科名艸

杜荀鶴舍前椿樹上生芝艸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貯于盆中擺于几上號曰科名艸

雜花類

平陽杜鵑

王順伯爲温州平陽尉嘗以九月詣村墅視旱田道間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正開幾數千朵色如渥丹照映人面皆賴訝其非時以詢土氓皆云此種只出山谷一歳四番開於春秋爲盛順伯欲訪求小者竟不可得疑亦但有其一云

耶悉茗

耶悉茗花又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比得二花特芳香美甚緣自西胡國移至栯此不隨水土而變交冬則死或大熱大寒枝

葉焦枯亦死彼之女子以彩絲穿結花心以爲首飾茉莉花似薔薇之白者愈香北戶錄云耶悉茗即今素馨司空圖菩薩蠻謂茉莉花爲瀛州玉雨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茉莉花爲衆花之冠嶺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爲嘉玩然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土地之異宜也

小南強

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海南之強世宗遣人於嶺南館接者遺茉利文其名曰小南強兩本及鋹面縛稱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大駭有縉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

櫃桐

道君嘗暇于禁中櫃桐花盛開問左右曰何以名此衆不知所對上曰可賜名珊瑚林

水仙

和氣旁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于堂配玄即今水仙花也一名儷蘭一名女星（出三餘帖）姚姓者住長離橋十一月夜半大寒夢觀星墜于地化爲水仙花甚

香美摘食之覺而產一女長而令淑有文因以名焉觀星即女史星在天柱下故迄今水仙名女史花又名姚女兒（內觀日疏）

紅梔子

蜀主昇平間常理園苑異花芳艸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叟申迅入內進花子兩粒曰紅梔種賤臣知聖上理苑圃輒進名花兩樹以助佳趣賜與束帛至朝市散與貧人遂不知去處宣令內園子種之不覺成樹二載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爛紅六出其香襲人蜀主甚愛重之或令圖寫于團扇或繡入于衣服或以熟帛或以絹素鵝毛做作首飾謂之紅梔子及結實成梔則顆大于常者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其時大爲貴重

梔子

梔子可染黃其花白而甚香五月開極　茂凡花不過五出唯梔六出大者七出其實黃赤亦以七稜者爲良或曰此即西域之薝蔔花

瓊花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構亭其上扁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

春無枯遂復蔵還廟中欝茂如故楊用修曰揚州蕃釐觀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叟樹朝新是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瑒如攀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爲玉蕊王介甫名爲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本艸名越桃劉禹錫詩王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

詩云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惟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数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咏物托言也滇雲處處有之村姑採插盈路仙女抑何多乎

瑞香畏麝

瑞香花種出江州廬山今長沙一枝有至百千花者最忌麝或佩麝觸之花輒萎死惟頻澆茶汁其根則不爲虫所蝕　廬山一比丘晝夜寢一磐石上夢中常聞花香烈酷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之花中祥遂以瑞香稱

酴醾詩

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而棘長條而紫心者爲酴醾一種花小而繁細枝而檀心者爲木香題詠者多有范無外韓持國張文潛黄魯直等作俱爲勝絶

金鳳花

金鳳花如鳳喙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花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背宮闈嫉語謂鳳兒花慈懿之生有鸞鶱像于里邸名曰鳳娘迨歷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兒女花至今猶依

金錢花

金錢花梁時荆州掾屬雙六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酉陽雜俎曰毗尸沙一名日中金錢花出外國梁大同二年始來中土

水葱花

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非今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愛女不愛男故不常佩

素馨

素馨有白淡黃或曰雙瓣者即茉莉單瓣者素馨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奈一夏花亦大且多六月六日又溉以魚腥水亦佳

石岩花

此花與杜鵑花本一種石岩先敷葉後着花其色丹杜鵑先着花後敷葉色差淡

朱槿花

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且厚樹高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五月開花至仲冬即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大如蜀葵至仲冬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若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朵朝開暮落插枝即活出高涼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紅裳女

南郡烟花錄煬帝令袁寶兒持花號紅裳女續仙傳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謂殷七七曰此花今爲有道者開之

指甲花

花細白絕芳香今番人重之但未詳其名劉宮國獻泥樓鉢羅花皆中國所無者又云指甲花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茗茉莉花相似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如米粒半許彼人多折置于襟袖間蓋資其芬馥尔一名散沫花

優鉢羅花

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書所不載意爲幻言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艸爲佛之名

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柏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薏苡子爲菩提子大林檎爲貧婆菓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拆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

紫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之
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在庭信兮生
恥與衆艸之為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為人之所
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
得獻於君王

蝴蝶花

予所居京師道院中有僮豎閒植艸花叢生滋多葉
似竹葉花小而碧其蕊黃稍類飛蟲之狀俗謂之
碧蝴蝶花其花至晚而歛縮將及夜而盡結視之
不見暨乎晨朝則其花漸出日升彌高而花復盛

開因知物理陰慘陽舒自然有盛衰以其隨昏明
而卷舒近乎智而強名之曰近智花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財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
江南后主詔取數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旌節花

唐王侍中處固嘗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欲尋覓藥
術神仙之道一旦有道士造謁王公從容置酒說
其談論清風洒然甚仰之曰弟子有志清閒思于
青城山下置小道院屈住道士曰未也固于山童

腰間取劍細點階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種之
令以盆覆上逡巡開其盆花已生矣隨目長大形
長五尺層層有花爛然可愛道士曰此仙家旌節
花也王公命食不飧唯飲酒數盃而退曰珍重善
為寶愛出門旋失所在後王公果除一節鎮方致
仕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獨立仙

孟昶時每臘月內官各獻羅体圈金花樹子梁守貞
獻忘憂花縷金于花上曰獨立仙

黃玉玦

錢俶以弟信鎮湖州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交
護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榦取獻人謂真仙來游
留此以誓世耳

玉雞苗

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圃薔薇花繁大欲分植忽花下
掘一石如雞狀五色人呼薔薇為玉雞苗

樣羅曆

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
少選宮鎖苑門膳後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把
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樣羅曆以驗姓名法制

甚嚴時犯花禁罰者獻銀買宴

鬭文帔

許智老居長沙有木芙蓉二株庇可畝餘一日盛開賓客盈座中有王子懷言花不踰萬若過之受罰指所携妓賈三英以胡錦鬭文帔酧值智老命僕群採凡一萬三千餘朶子懷褫帔納主人醜而默遁

花九錫

鷲忘錄載羅虬擬花九錫以爲必須蘭蕙蒲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云

重頂幄障風　金錯刀剪折　甘泉浸　玉缸貯　雕文臺座安置　畫圖出挂　艷曲翻　美醑賞　新詩咏

花五宜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腦荼䕷宜沉水香蘭宜四絕含笑宜麝香簷蔔宜檀丞故韓熙載有花宜五香之說

花君子

溫風　細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外門　甘泉　淳酒　珍饌　新樂

名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螻蟻　蚯蚓　白晝青蠅　黃昏蝙蝠　飛塵　妬芽　蠹　射香　桑蝶蛸

花亨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樂　妻奴不倦擇宴　童僕勤幹　子弟韞藉　正開花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醒　門下人解栽接　從貧處移入富家　借園亭排筵

花屯難

醜婦妬親鄰來　猥人愛與嫌　盛開時忌私摘　主人慳鄙　園僻有屠沽　三月內霜雹　賞處冰雹狂風　債主臨門　破蘆簾遮蓋　官宦要奴打門進看　正飲遇醉人突入　剪時扣花眼　正歡賞酗酒　頭戴如廁穢　園吏澆溫糞　好花落在寺觀內

花名二十客

花名十客世以爲雅戲姚氏殘語演爲三十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易其一二且復得二十客併著之

以寓猶賢之意

梅為清客　蘭為幽客今改　桃為夭客　杏為豔客　蓮為淨客今作溪　桂為岩客　海棠為蜀客　躑躅為山客　梨為淡客　瑞香為閑客　芙蓉為醉客　菊為壽客　荼蘼為才客　臘梅為寒客今改久　素馨為韵客　瓊花為仙客今改尊　丁香為情客　葵花為忠客　含笑為佞客　柳花為狂客　玫瑰為刺客　月季為痴客　木槿為時客今改庄　石榴為村客　鼓子花為田客　曼陀羅花為禪客　金灯花為窮客　棠梨花為鬼客　棣棠花為俗客　木筆花為文客姚氏已上見　芍藥花為嬌客　鳳仙花為羽客　紫薇花為詞客　水仙花為雅客　杜鵑花為仙客　萱草花為歡客　橘花為樵客　梔子為禪客　林檎花為靚客　山礬花為幽客　楝花為晚客　菖蒲花為隱客　枇杷花為粗客　綉毬花為弔客　茉莉花為狎客　李花為俗客　凌霄花為勢客　迎春花為僭客　山丹花為諂客　菱花為水客

紀添上

花宜稱

凡花之宜稱二十有六一澹陰二曉日三薄寒四細雨五輕烟六佳月七夕陽八微雪九晚霞十珍禽十一孤鶴十二清溪十三小橋十四籬邊十五松下十六明窗十七疏籬十八蒼崖十九綠苔二十銅瓶二十一紙帳二十二林間吹笛二十三膝上橫琴二十四石枰下棊二十五掃雪煎茶二十六美人淡粧簪戴

花憎嫉

花之憎嫉十有四一狂風二連雨三烈日四苦寒五醜婦六俗子七老鴉八惡詩九講時事十論差除十一花徑喝道十二對花張緋幙十三賞動鼓板十四梅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

花之榮寵有二一主人好事二種富家園內

花屈辱

花之屈辱凡十一一主人慳鄙二與粗婢命名三蟠結作屏四賞命猥妓五庸僧窗下種六酒食店內插瓶七樹下有狗屎八枝下晒衣裳九青粉屏画十生猥巷穢溝邊

海右荆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草類

明莖草

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惟東方朔曰臣北游至鍾火之山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亦名洞冥草亦名照魅草采以藉足履水不沉

懷夢草

懷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草懷其葉則知夢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名懷夢草

鳳葵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以食令人身輕亦松子服

萱草

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謂母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母意或本此

鹿活草

酉陽雜俎曰天名精也昔青州劉儘宋元嘉中射鹿剖其腹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儘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因密錄種之主傷折俗呼劉儘草亦曰鹿活異苑所載正同

碧色莢

有玄都翠水水中有莢碧色狀如鷄飛亦曰翔鷄莢食之骨輕兼身生毛羽

離地草

門無草藉足離地二尺不步而行行速千步東西南北上下罔有所礙無不如意欲止則抱定一物去草即止出兎床國人不用車馬草多便可負重達摩至中國見梁武帝去來自如有此草也其葉如蘆故人傳達摩折蘆渡江甚誤一名離地草珠記事

無畏草

無畏草本名乾光佩之虎豹施爪張牙不畏不畏則不敢傷也出壽麻國戰國時仙人[illegible]與進士巫于魏安釐王無忌既爲如姬報父仇如姬感之盜兵符臨行又贈以夜光之珠乾先之草無忌辟珠而受草至趙誅朱亥以助其威後朱亥入秦秦王命力士推入柙中虎與朱亥處之宴如虎亦相視如其類也秦王慚厚禮而遣之雲窗私志

卻睡草

有五味草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卻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爲布以文石爲床人形

雖小而屋宇崇曠織鳳毛爲錦帷幔

薤和膏

鳥衣國有龍爪薤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飢語曰薤和膏生身也

掌中芥

有掌中芥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于地上食之能空中獨立足不躡地亦名不躡地草

福德線

福德線胥吉祥草草師婆謂艾

蕉迷居士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喜芭蕉凡階軒窓館臺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爲蕉迷居士

草帝

青城山叟謝調芭蕉歌畧云草中一種無倫比瑣屑蒿萊望帝尊

扇子仙

南海城中蘇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憩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草宴之所建一亭曰扇子亭

綠天

懷素居零陵菴東郊植芭蕉根帶幾千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後有通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楊萬里詩云野人無恨[illegible]愛此綠參差

水蕉

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畫以進

雪中芭蕉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四時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者皆以芭蕉非雪中物朱

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乃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安甫𧰼殘録云郭都督鋐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後亦不壞噫讀天下書未遍不得便妄下雌黄

甘蕉如樹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花有如酒盃形色如芙蓉其花莖末百餘子小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花一闔各有五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

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芭苴剝其子上皮色黄白味似葡萄甜而脆亦可療飢此有三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煉之可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黄色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黄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

芭蕉治疾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或以代荷葉襯蒸麵食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不可用也間猪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其榦剉削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護堦君子

常保衡呼麥門冬與鹿葱爲護堦君子金莖玉簪爲綠莊嚴

綠衲兒

花下苔蘚少助野景而經年不生乃曰冇耐這綠衲兒如何不肯葺一名地錢一名綠衣元寶

芸草

古人藏書之所謂之芸香閣採置書帙中即去蠹虫置于席下去蚤虱臭虫栽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豌豆微小叢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汚人謂之七里香文潞公爲相日赴秘書省曝書令堂吏視閣下芸草公乃曰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因問辟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即借以歸

治葛吉利良耀

毒草也蔓生葉如蘿大而厚一名胡蔓草毒人者多

襟以蒜進之焐者速以藥解不尔半月輙死山羊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㹠蓋物類相制伏也吉利草其草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畜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夏李侯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與侯服之遂解吉利即遁去蓋徙非其罪或侯自有隱德神明遣吉利者救之耶良耀草枝葉如麻黃秋結子如小粟煨而食之能解毒功用亞於吉利始有得是藥者梁氏之子耀故以為名梁轉為良尔花白似李 出南凉傳

葛三材

葛為世用花入藥餌根參果蔬筋備絺綌其上三材之用亦草中之要物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嬾婦箴 出南海地記

吉財

新州郡境有藥土人呼為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頓異自謂即斃以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云昔有異嫗病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仆於地其子又告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若二豎哉 出投荒錄

蕉毒草

蕉毒草如羊區狀如雀頭置乾地則潤置溼地則乾

炊飯時種於甑上比飯熟即着花結子人食之立死 出感應經

牧麻草

牧麻草大毒風吹其氣所至則數里內稻皆即死李淳風云其汁本清得水則濁見日則溫入陰即乾在夏欲凉在冬欲溫 出感應經

金蓋草

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冉弱狀如金蓋時人未知是何祥瑞也故隱蔽不聽外人窺㸃有羌人姓

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應金德之瑞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此草故茂先金莖賦云擢九莖于漢庭美二株于茲館貴表祥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楊瓊之事時有楊駿弟瑤弟濟三楊之驗也出拾遺錄

望舒草

晉太始十年立河橋之歲有掞衣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如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内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種於胡中至今絶矣其池尋亦平地出拾遺記

蘘荷

郭相奎甫偶問蘘荷能治蠱毒因引本草注蔣士先中毒家人以蘘荷葉布席下忽大笑曰毒我者張小也蘘荷是何物一時無以應因憶楊用修丘文莊有說尋考之文莊群書抄方引柳子厚種白蘘荷詩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土者其物色之是文莊亦不識爲何物也用修引松江志載急就章注云即今甘露考之本草其形性正同據柳詩注蘘蓴苴也堪爲菹誠與甘露相似但甘露一名玉環隨處皆有文莊何遽不識陳藏器謂蘘荷有二種一白一紅今甘露未見有紅者子厚詩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大抵生于陸地而好陰之物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注藥物其狀未聞宗懍引以注本草曰蘘荷嘉草也是蘘荷一名嘉草一名蓴苴其爲甘露與否尚當考之

酒盃藤

酒盃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其堅固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見張騫出關志

榼藤

依樹蔓生如通草藤其子紫黑色一名象頭三年方熟其殼貯藥物所用歷年不壞生于南海能解諸藥毒

瓔珞藤

終南山出瓔珞藤軟碧可愛葉甚細小有子纍纍然

纓固其上真似瓔珞

重有皮

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歷二三十年亦不腐敗其莖截置烟中經時成紫香可以降神靈

蘆荻

說文云葦之未秀者曰蘆徐鉉曰未秀言尚小也又曰葦之未秀者曰葭又曰荻萑也古篆作薍淮南子作蔿易說卦萑葦注薍也今文作荻又曰葦大葭也爾雅葦醜芀言其葉皆有芀秀遇風則吹揚如雪其聚地如絮詩行葦注葦初生名葭稍大爲

蘆長成乃名爲葦說文解葭字云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詩大車注菼騅也八月萑葦注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萑又名騅一物四名郭云菼似葦而小又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萑萑小於葦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其始生白曰菼又謂之薍荻强而葦弱荻高而葭下菼中赤始生末黑已而赤故曰菼其根旁行牽揉盤互故曰薍陳承之本草圖經曰蘆葦也葦即蘆之成者蒹似萑而細長江東人呼爲蒹薍者謂菼爲薍似葦而小中實江東人呼爲烏蓲音丘者或謂之荻至秋而成即謂之萑其花皆名芀其萌笋皆名虇若然所謂蘆葦通一物也所謂蒹今作簾者是也所謂菼人以當薪爨者也又北人以葦與蘆爲二物水傍下濕所生者爲葦其細不及指人家池囿間所植者爲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蘆亦難得

假節侯

蘆之爲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凌改素爲槐耳故好事君子號蘆爲蕭寒郡假節侯

沙箸

沙箸生於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動可爲酒籌凡欲採者須輕步向前兩手急拔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

蕙草

一名薰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氣如蘼蕪可以止癘出南海志又云綠葉紫花魏武以爲香燒之

菖蒲

菖蒲番禺多有水澗中生者皆一寸有九節安期生採而服之以成仙去但留玉舄

宜春太守虞杲郡齋植菖蒲五莖杲子夢髯翁自言
獅菖九願賜保養

堯韭

梁元帝玄覽賦曰金塩玉豉堯韭舜榮梁太子賓河
南萊啓云堯韭未儔姬歜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歜
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
庭爲韭

芒芋

芒芋枯時瘴疫大作交廣皆尒土人呼曰黃芋瘴又
曰芋瘴

羅漢條

後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羅
漢條畢田詩云五五百移栖絕洞深空留轍迹杳難
尋綠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滿林

虞美人

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鷄冠花葉
皆相對唱虞美人曲葉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
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中

兎絲

兎絲無根或曰非無根也但不屬耳（其根不屬地）茯苓是
也羊蹄燒爲灰種土生蘆菔羊蹄豈蘆菔之根邪
（陶隱居本草云羊蹄馬蹄燒作灰着于濕地遍踏之即生羅勒俗呼爲西王母菜）

兎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兎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
言虛名無用也蓋兎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
文作兎葵燕麥非也今按兎絲虛名是也燕麥滇
南霑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食非虛名也
或古雲南未通中國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實耳

始皇蒲

齊高城東有蒲臺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縈

蒲繫馬至今蒲生猶縈俗謂之始皇蒲

鶴子草

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南人云是媚草甚神可比懷
草夢芝采之曝乾以代面靨形如飛鶴狀翅羽嘴
距無不畢備亦草之奇者草蔓上春生有虫嘗食
其葉土人收於奩粉間飼之如養蠶法虫老不食
而蛻爲蝶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爲媚蝶郭子横
記勒畢獻細鳥以方赤玉籠盛數百形大於蠅狀
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之間如黃鵠國人以此鳥候
日晷亦曰候日虫帝得之旬日飛盡明年有細鳥

集於帷帝或飛入衣袖因名蟬衣宮內嬪御有鳥
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
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因物占年

大戴禮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也歲欲歉苦
草先生謂葶藶也歲若惡惡草先生謂水藻也惡
謂澇也歲若旱則旱草先生謂蒺藜也皆以孟春
占之極驗

無名花

廣州之南數百里有蔓草生焉其草吐一葉白莖花
大如掌初夏開徧問土人莫有知者

瓦松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
久屋之瓦梁簡文帝詠薇曰緣階覆餘綺依簷映
昔耶大曆中修含元殿有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
唯我所能衆工不服因曰若能瓦畢不生瓦松乎
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能布瓦如齒不通縱亦
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出酉陽雜俎有人離合為
四字曰一元水公

不死草

祖洲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
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
皇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
死人面當時起坐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賫草以
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不死
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
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使使者徐福發童
男童女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神芝仙草

瀛洲在東海中地對會稽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
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
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
如中國也

薜荔

楚詞披薜荔兮帶女蘿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不明
言為何物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鯪在地曰地
錦繞叢木曰常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
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

轉蓬

蓬花枝葉相屬團團于地遇風即轉即轉蓬也

龍蒭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蒭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詩云一秫龍蒭化爲龍駒

護門草

梁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按賛寧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北彼處人取置門戶上夜或有過其門此草必叱之爲盜者皆驚奔俗呼爲護門草一曰百靈草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紅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去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醒故名爲醒醉草

宮人草

楚中宮人草狀如金釵而甚芬氳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囚死於宮中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 述異記

書帶草

鄭玄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呼爲康成書帶草 三齊記

蕹菜

有蝮蛇之地必生鴆鳥有冶葛之地必生蕹菜天下之生物不能無毒者而必有所以制毒者焉此天地之仁也草木疏冶葛有大毒以蕹菜汁滴其苗當時萎死蕹可蔬也而能制大毒如此山羊食冶葛苗即肥而大而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與去蝮蛇鴆鳥之均毒者異矣

山花燕支

山花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月開土人采其含苞者賣之用爲燕支粉或持染絹帛其紅不下藍花又鄭公虔云石榴花堪作胭脂青黴子服飾变古緑云燕脂紂製以紅藍汁凝而爲之常賜宮人塗之號爲桃花粉籃池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頗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脂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脂中國亦爲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謂胭脂粉今人以重絳爲燕脂非燕脂花所染也燕脂花自爲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即今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金鹽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此作灰亦以煮石東華真人煮石經曰舜帝在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名文章草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近讀煮石經知是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

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謝氏学詩源

菅草

廣西柳州產菅草如茅高二三尺食之多壽亦名不死草夏月採置几筵中則蚊蠅不近物亦不速腐

麋御

本草曰麋春日遊牝既多則瘦瘠食此物乃復肥盛因名麋御

羊負來

博物志曰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胡枲子著羊毛蜀人種之曰羊負來故今人亦以名枲耳陶弘景本草注曰昔中國無此從外國逐羊毛中來因以名

苜蓿

樂游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又云此草出自西域彼人以秣馬張騫使大夏得其種以歸與葡萄並種于離宮館傍極茂盛至漢始至中國也

牛尾蒿

右丞相傳曰漢祖爲兒牧牛山野與群童戲殺牛以烹之埋其尾僞報其家云牛忽陷地人共引之其

皮骨愈深入于地後其處生蒿作尾刷

青草赤草

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塚草青故名青塚朱溫殺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浸地處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都管草

都管草一莖六葉辟蜈蚣蛇

蜀黍

莊子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獨脚蓮

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爲獨脚蓮移植于居宅隙地及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王季光宅後榛莽叢中有穴蛇常出爲人害乃種此草數本于穴外自是其患不作至暑月間穴内臭甚使園丁掘土訪求得死蛇十數盖爲草氣所薰漬也又一小蛇來到草傍立化爲水

和事草

葱和羹如衆藥劑必用其草所以曰和事草

蒺藜精

江南呉協與駱賔王同省殊不相下時方嚴冽廳後石芥聚長協曰可謂巉然特立賔王曰誠如公言但恨黄髮之年变成蒺藜精耳協巳耳順聞而哂之

諸草䄙用

南方冬無積蘂瀕海郡邑多馬有草葉類梧桐而厚取以秣馬謂之肥馬草馬頻耆而食之果肥壯冬荼蔔葉也苞苴物交廣皆用之南方地煖物易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特久　蒲葵如栟櫚而柔薄可爲葵笠出龍川

蔬類

千金菜

喎國使者來漢隋人求得菜種酧之甚厚故名千金菜今喎苣菜也

胡麻自然汁

羹壅寸斷連汁瀉罐中煉置胡麻自然汁投之更入白塩搗姜撓勻瀹湯淡餅此乃餘杭壽禪師之法非事佛者加煉熟葱韭益佳

百歲羹

俗呼虀爲百歲羹言至貧者亦可具雖百歲可嘗

龍鬚菜

出閩中凡百毒悉能解之引蔓而生土人號龍鬚菜

一束金

杜順食不可無韭人悪其噉穢候僕市還潛取棄之恐罵曰奴狗奴狗安得去此一束金養生訣云韭性暖無毒利小水號草鍾乳

五鼎芝

北方桑樹上生白耳名桑鵝貴有力者咸嗜之呼五鼎芝

題頭菌

保大中村民於爛木上採菌幾一担狀如蓮葉而色赤黃因呼爲題頭菌

蕈毒

金溪士人丘岑就館于鄉宗家園僕居在傍朝暮供送飲饌僕嘗得大蕈煮作羮一家五口飽食之以一盃獻岑岑曰此珍味也不可徒食命學生歸求酒一升許滿飲然後啜蕈既而聞僕夫妻皆嘔血困仆往視之則兩子俊然不移時四人盡死主人料岑必及禍畏其或隕于門内且爲累亟買酒三觴延之償其束修之直遣輿昇之歸又餉以一尊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三十五

主家去岑舍三十里行半途與友生相遇因話其事遂留連共飲空其尊醉卧卧榻迨醒略無所苦識者謂酒能解蕈毒云

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笑矣乎

湖湘習俗爲毒藥以中人其法取一大蛇斃之厚用茅草盖罨幾句則生菌蕈發根自蛇骨候肥盛採之令乾搗末摻於茶酒湯食之遇者無不赴泉壤世人號爲休休散

笋奴菌妾

江右多蔬菜粥笋者惡之罵曰此是笋奴菌妾

金毛菜

石髮吳越亦有之新羅者爲上彼人呼爲金毛菜

射香草

蒜五代時宮中呼名射香草

練雀一羮

居士李魏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魏曰日進何味答曰以練雀一羮 練雀時禪公鍊得 蒜卞形似雀形 醉貓三餅 以薄荷擣飯爲餅 是菜羮薄荷餅也

纏齒草

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聞之迎入府希範病酒厭

稗史彙編 卷之百四十九 十三 二六四

膏膩居道曰大王今日始得富貴享纏齒草詢其故則蔬茹也

淨家槌

瓠少味無韵葷素俱不相宜俗呼淨家槌

天公掌

洪上蘼蕷稱最大者爲天公掌次者爲骨柵子又蜀孟昶月旦必素淡性喜薯藥左右呼爲月一盤即薯蕷唐避代宗嫌名故民間諱爲薯藥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人避嫌諱遂改曰山藥自此全失其本稱矣

萊玉

衢州蘿蔔最大味甘冬月尤美其魁如六斗斛人家得此不敢賣戚友以鼓樂導迎至家設酒謂之萊玉以爲一歲豐亨之祥號方生王䕫善營度子弟不許仕宦每年止種玉乳蘿蔔壺城馬面菘可致千緡

荅接

陸機草木疏荅接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莖大如釵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供按酒

睡菜

睡菜五六月生於田塘中葉類荇莖根如藕稍土人採根爲醎葅或云好睡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能使人不睡亦名却睡草

波稜

劉公嘉話錄曰波稜菜西國有僧將其子來韋絢云豈非頗陵國來語之訛爲波稜也唐會要曰尼婆羅國獻婆稜類紅藍實似蒺䔧

三無比

鍾譚嘗波稜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菱甘菽蕨菜爲波稜謂之三無比

諸葛菜

劉禹錫嘉話曰諸葛所止令軍士種蔓菁韋絢云取其纔出可生啗一也葉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可惜四也回則易尋而采五也冬則有根可斸食六也此蔬其利不亦博乎蜀人呼爲諸葛菜

蕹菜

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於水上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帝能噉冶葛至一尺殆先食此菜後食此汁其毒盡消矣

蕺

越中有蕺菜似蕎麥地肥亦能蔓生莖葉紫赤色多生山谷陰處吳越春秋云越王嘗蕺嘗采於此山故名本草云關中謂之葅菜齊民要術亦有蕺葅法然生擷之有臭氣凶年民斸根食之諺曰豐年惡爾臭荒年賴爾救今所謂魚腥草是爐火家謂之天蕎麥能爛玉石作泥

巢菜

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中東坡所賦元脩菜也吳中絕多名標搖華一名野蠶豆

蒟醬

蒟醬蓽茇也生於番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可以調食故謂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風藥忌芋

大凡服治風藥不可食芋嘗目擊之不惟無効甚有所及江右楊萬里親語此嘗見人食之至于死

玉枕薯

嶺外多薯間有發深山邃谷而得者枝塊連屬有重數十斤者味極甘香人多自食名玉枕薯

甘薯

甘薯或曰芋之類根葉亦如芋大如拳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蒸食之味如薯蕷性冷生於朱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薯秋熟收之蒸曬切如米粒作飯食之貯之以充飢是名諸糧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膾炙諸味以甘薯薦之若粳粟然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食甘薯故

蕪青

蕪青嶺嶠已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携種就彼栽之出地則變爲芥亦如橘種江北爲枳實之義也至曲江有菘彼人謂之春菘

崑味

落蘇本名茄子煬帝緣飾爲崑崙紫瓜亦名崑味

茄樹

交廣艸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成熟則梯倚樹採

之至五年後樹老子希即伐去之別栽

綽菜

綽菜夏生于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爲瞑菜

益智子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用鹽曬乾可食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常以益智子作粽獻於魏武帝帝以賜羣臣

葵

詩言烹葵及菽而唐人云烹葵邀上客葵之可食久矣乃今無一烹之者常過西湖寺見千葉卅葵爛焉如錦恨不得作我清供然亂俯拜取而去其腐食其幹脆如萵苣特未之試耳他日以羣籴烹之當添一佳味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

海右問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藥艸類

百藥

淮南子曰神農始嘗百艸之滋味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世本曰神農和藥濟人則百藥自神農始也史記云伏羲嘗百藥非也梁陶弘景本艸序曰神農氏王天下宜藥療疾以拯夭傷高氏小史曰炎帝嘗百藥以治病嘗藥之時百死百生

五天

藥有五天決明爲肝天紫苑爲肺天神麯爲脾天遠志爲心天菟絲爲腎天

神藥

枸杞神藥也修真之士服食多昇仙歲久者根如犬形夜能鳴吠羅浮山記云山中有枸杞樹大三四圍高二丈餘時有赤犬見于其下夜聞其吠今所至有之但鮮得枝幹大者唐州東南城隅上下枸杞甚茂枝幹有如盃盂者春時嫩條如指甘美無復苦味斸之深二三尺形如一犬頭足悉具唯一

足差細其嫩皮厚寸許治其皮得数斤諸君争取之而盡崔公度伯易所進枸杞詩序云臣嘗聞隱君子言枸杞数百歳根類生物得而食之定顏長年後閲仙書数有驗者常與道士宇文希真遊南岳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留宿庵下有聲類狗吠希真謂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臣憶舊説黎明祈客欲識其處未至百步皆曰彼婆娑出衆榮者是也臣與希真將前客急止曰此神物也其側常有蛇虎守護必待有道之士以歸吾等無得輙近自是每念之或

入他山中遇樵蘇必訪焉間云往往有見但若在深絶不可到之地

三清蔓

按清冷真君外訣枸杞號爲三清蔓其苗爲換骨菜

丁公藤

南史解叔謙雁門人毋有疾夜于庭中稽顙祈告聞空中云得丁公藤治即差訪醫及本艸無之至宜都山中見一老翁伐木曰此丁公藤可治風乃拜泣求得之及漬酒法受畢失翁所在毋疾遂愈本艸謂之南藤盖本朝附之于經云

威靈仙

唐會要曰德宗正元二年九月鄧思齊獻威靈仙草能愈衆疾上于禁中試有驗令編附本草

威靈仙難得其真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黄連状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黒白暈俗謂之鴝鵒眼此数者备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腰膝痛拘攣皆可已

鉄脚棃

木瓜性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

號爲鉄脚棃

遠志江蘺

遠志苗曰小艸根曰遠志芎藭苗曰江蘺根曰芎藭

地脂

高展爲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撥之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毀如少年之色展以謂必是神藥問承天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磚已無所覩 編年方鎮

迎年佩

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參木香如豆様時時傾

出嚼吞之至日出乃止號迎年佩

大靈豆

華山陳摶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
故顏色如嬰

扁鵲鈴

椒又名扁鵲鈴蜀產者上葉屬木故青皮本火故赤
花應土故黃膜兆金故白子符水故黑五行全足
艸中大丹服餌家重之

郄老霜

郄老霜九煉松脂為之能辟穀長生

雲母鍾乳

太清艸木方云服雲母者成日面天賜餌鍾乳者登
福禱壽車

艸創刀圭

高麗博學記云酥名大刄圭醍醐為小刀圭乳腐名
艸創刀圭

乞力伽

藥有乞力伽木也瀕海所產一根有至數斤者劉涓
子取以作煎劑今可丸餌之可以長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胲麻死後復有藥解
活始以為妄昨讀周艸窗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
藥名押不盧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
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
中亦儲之以備不虞又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
一艸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又桂海虞衡志載曼
陀羅花盜采為末置人飲食中即皆醉摠是則蒙
汗藥非妄

三伏苦艸

山東有人家共爨五百餘口二百年不染疫癘其家

每年三伏日收苦草陰乾冬至日為末正旦五更
用蜜調每人用一匕此即古人屠蘇法也

人參

人參別名神草其花蓋世所未識王績詩家豈松葉
酒甁貯參花醞溫飛卿詩香風軟透人參蕊第不
言何狀

阿魏

三佛齊志阿魏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于樹梢脂滿
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
不敢近每采時繫羊于樹下自遠射之脂毒着于

牛羊乾即爲阿魏

没藥

三佛齊没藥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旬餘方取之

血竭

三佛齊血竭樹與没藥相似采亦如之

草麴

草麴南海不用麴糵但杵米粉雜以衆艸葉浸葛汁滌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之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米爲酒飲之既醒猶頭熱涔涔以艸中少有

毒故也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出候冬陂池竭時實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瀦水滿亦不復發及女將嫁乃取陂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其味絶美

桄榔

桄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沓無椅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于竹風至動搖似舉羽扇之狀大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棗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澁剖其皮斵其膚熟如貫珠堅如乾棗以扶留藤石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彼人遇貴婚族客必先進一名賓門藥餞

荳蔻花

荳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姜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舊云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太康二年交州貢一篚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

蕁草

杜子美有除蕁草一篇蜀中謂之毛蕁毛芒可畏觸

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蕁音潛蕁者入藥杜詩注云蕁音燖山韮也

紫霞丹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規其勿服山谷荅云卷栢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香薷

緣有所謂香薷者薷字不見於篇韵獨本草有此字北人呼爲香茸南人呼爲香薷其實茸音譌耳醫家亦不多識劉世延爲孫君作覼縷圖記載其字

巴豆

衡陽試院中聞同官趙㥄霖傳進食方用枳殼一枚切作兩片去瓤內巴豆一粒以麻皮繫合不拘多少水煮令枳殼軟爛去巴豆焙乾枳殼爲末麵糊丸如梧子大食後熟水下十丸老少皆可服

大黃

陝州山丹衛出錦紋大黃最佳回回入貢還輒滿載以歸揔督楊一清閉關絕貢疏云大黃不去則人畜受暑熱之灾麝香不去則床榻盤虺虵之害蓋回回用大黃消暑麝香制虵極切日用故疏云云

畨藥

西域回紇部得思干城產藥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嚼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如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續回紇有虫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吐則解

獅子朮

潛山產善朮以其盤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獅子朮

白朮苗

淳熙中台州天台縣樵夫入山見小木堅直伐以爲擔其芬香異常樵不識也負薪出市賣有識者曰此白朮苗也安得如許大殆必神物可更往取之樵夫復尋原處茫不可識信步入脚墜一穴中遥望窾隙光如當三錢大隨之以行了無窒礙約一日久聞頭上有鳴櫓聲又一日許乃從黃岩縣委羽洞出焉蓋冥行幾三晝夜殊不覺飢渴其爲神仙境界可知矣

豕首

爾雅茢薽豕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艸經云夏至之日豕首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菁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薟是也又蠡實亦名豕首即月令所名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而異物云

秘藏方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翻花痔立愈又法以蘿蔔代瓜皮亦療痔白芷甘松三柰附子尖飛塩皮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斑烏梨細磨令濃茶滷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

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坑厠上鷄壳煮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傷塩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衂欲死黃連一兩酒浸晒吳茱萸一兩滾湯泡七八次木香晒乾用真神麯為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容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調敷治腎囊瘡梅橘先生藏方

益智

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穗而分為三節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盖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于智智豈求于藥者乎其得此名殆以其知歲耶

史君子

唐潘州郭使君以此療小兒得其效時人因刺史所用治小兒故曰史君子

劉寄奴

金瘡藥也宋武帝劉裕微時伐荻新洲射傷大蛇明日復往聞杵臼聲見數青衣童子擣藥問之答曰

我王為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此之皆散收得藥持人因此名其草曰劉寄奴寄奴帝小字也

何首烏

本草曰夜合藤昔有姓何人見其葉夜交異于餘草意其有靈采服其根老而不衰頭髮愈黑因名之曰何首烏一曰即其人姓名

鍾乳

鍾乳桂林宜融山中洞穴至多勝連州遠甚予游洞親訪之仰視石脉湧起取即有乳床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為也乳床下垂如倒數峯峯端漸銳且長如冰柱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滴瀝未已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且滴以竹管仰承輒取之煉治家又以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為勝

磁石

錢乙言治病周痹者本草磁石主周痹隨血脉上下不能左右去謂之周痹乙以藥使痹氣歸肢體以寬心腹之苦故手足攣而心腑無恙

熊膽

錢乙言熊膽奇藥家有小兒不可無此佳者色通明

如米粒用艸蓬點入水轉如飛㤼性急者良餘騰入水亦能轉但緩耳勇力所聚爲膽故也

茯苓

華山毛女峯有隷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眞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今山下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密和而蒸服而不尣道者趙翁云盖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余謂不煮不能去皮梗

砒霜

砒霜舊不著所出今近銅山處有之惟信州者佳凡市肆片如細屑亦夾土石入藥爲害不淺誤中其毒用冷水研綠豆漿飲之乃觧

空青

圖經曰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今信州亦時有之狀若楊梅故別名楊梅青其腹中空破之有漿者絶難得亦有大者如鷄子小者如豆子三月中旬采亦無時治眼瞖障爲最要之物又曾青所出與此同山療體頗相似而色理亦無異但其形纍纍如聯珠相綴又有白青出豫章山谷亦似空青圓如鉄珠色白而腹不空亦謂之碧青以其研之色碧也亦謂魚目青以其形似魚目也無空青亦可用

石蟹

石蟹生于崖之楡林港港内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但蟹入則不運動片時成石矣置之几案能明目

附子

東蜀楊天惠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漢地唐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摠四鄉之地爲田五百二十頃有奇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産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廉水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堤小平者良其𥓂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黄㽔長苞而圓盖其實之美悪視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家入常美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此物畏悪猥多不能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攣若有物焉陰爲之故園人將采常禱于神或目爲藥妖云其釀法用醯醅安密室淹覆弥月乃發以時暴晾久乃乾定方出釀其大時有如拳者

巳蟲輒不盈握故及两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
七實本同而末異其種之化者爲烏頭附烏頭而
旁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爲鬲子又附
而長者爲天雄又附而尖者爲天隹又附而上出
者爲側子又附而散者爲漏藍皆脈胳連貫如子
附母而附子爲貴故獨專名子其形以蹲坐正節
角少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
浸者爲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爲上鐵色次之青緑
爲下天雄烏頭天隹以豐實過握爲勝而漏藍側
子園人以乞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

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
之賈纔市其中者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
今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
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者皆良五歲爲天雄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
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癇也然牛黃常用易識
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
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鵝
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艸
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異集中云
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
何用

獺爪

宣和間真州天慶觀一法師考召極精有婦人投狀
天樞院稱家病者爲祟所憑須臾追至附語云非
我爲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所致渠今成形
爲虫在病者肺中食肺系故令吐血聲嘶師鞫曰
此虫畏何物久而不吝再掠之始云惟畏獺爪爲
末以酒服之則去矣如其言而愈肘後方云治五

尸鬼疰變動至九十九種皆取獺肝一具陰乾杵
末水服方寸七日三服蓋與此説相類

荆芥

瑞州楊駈泊者有人求醫欲取藥殺仇人醫歆不與
恐求別處則傷人不得已以消風散與之其仇致
死楊怪消風散安得殺人往問死家服藥前後再
食何物曰其日飽黃顙魚食而後服此藥至夜無
病死楊乃悟荆芥反黃顙魚消風散有荆芥也

淡竹

淡竹對苦竹而言除苦竹則皆淡竹也後人不曉乎

本艸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令人食笋有苦笋淡笋即淡竹也

杏仁

翰林辛學士𡩋遜頃年居青城山側古仙道院在一峰之頂內有塑像皇姑則唐玄宗女也一夕夢見召𡩋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堅壯心力不倦亦資于年壽𡩋遜夢中拜請其法則與怡神論中者同玄宗孫申天師元有怡神論二卷下卷中有神仙秘方三十首則以草丸爲首食杏仁法次之杏仁七个去皮尖早晨盥漱了內于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又于口中嚼之逡巡爛嚼和津液如乳汁頻嚥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補精血令人輕健安泰𡩋遜日日食之至今老而輕健年踰從心猶多著述

夢中得方

濳王府長史王庭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頗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吃小水好庭信飲小水一椀頃甦遂日加滿飲勢漸退易鹽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藥不愈夢人語云鬼漿可治王尋取溺飲之病不可忍俄項洞泄迸出虫一條長丈餘脹尋愈此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默祐之耶

温茶

温茶即碎麝香艸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煎能愈毒瘡

猫胎衣

猫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調服之治噎塞病有效聞猫生子後即食胎衣欲取之必候其生時急取則得稍遲則入其口矣

班猫

梅嶠先生有顛狗咬方隨試輙驗用班猫七个去翅足爲末酒服溲于盆內有衣沫如狗形者爲妙如無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上池編

蘿蔔

王文公安石爲相日奏事殿中忽患偏頭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暫在中書偃臥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盃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右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即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数十方不傳人間此

其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即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薏珠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薏珠卽薏苡仁也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卽消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親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薏珠只于

生藥鋪買薏苡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味甘微寒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蟲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采實采根無時今在在有之

杜仲酒

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以其尊人所傳宋誼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擣羅爲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吳茱萸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嫗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忍知縣錢和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卽無他其藥以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常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正人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藥歸呂國愈人疾真奇方也

蛛網作丸

孫紹先傳治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往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丸子用米湯飲下一服立止

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罹于蛛網搏之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艸中齧芋根微破以瘡就齧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健如故自後有人爲蜂螫者挼芋梗治之則愈

地漿治菌毒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殺人者蓋蛇虺毒氣熏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治見本艸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

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瓦壟子

治走馬疳方用瓦壟子連肉火煆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覆蓋候冷取出碾爲末乾摻患卽消

沉檀香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檀香燃不拘多少於火盆內焚抱兒於烟上熏之卽起

黄連

治破傷風用黄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黄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地骨皮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煎湯洗細者香油調搽

石榴根皮

治金蠶蠱毒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吐出虫無不愈者李晦之云或以白礬芽茶擣末冷水飲之

紫粉治聾

知邛州事龔頴建溪人許渙卽真君遠孫真君升天之後渙常病耳聾頴曰恨蜀中無紫粉爲子脩藥餌之立差因以尋常紫粉獻之頴笑曰非是乃蘇枋樹間自然虫糞也

蜣螂

豬脂二兩蜣螂三枚同擣爛如泥塗疽瘡上立愈又野田中農人矢被鳥啄殘者去矢取其下土尺許傳瘡徹心寒冷無不愈者

巴豆

治喉閉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滲油令濕作撚點灯令着吹滅之以烟熏喉間卽吐出惡血而消

栗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売大栗焙爲乾末付之立止

或倉卒難尋則用生栗傳之亦得

黄瓜

暑中痱子用黄瓜摩之卽消

香白芷

徑山寺主閑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毒氣蔓延汲淨水洗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取藥末均摻瘡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用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

絲瓜

元時杭人宋會之善醫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黄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黄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丸桐子大毎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脉絡也去而不用籍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記

巴豆雲母

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一人合巴豆雲母賣于鄉井王買其藥服之下虵数頭後人忽不見

獨活湯

婦人疾莫大於産蓐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其一記郝質子婦産四日瘈瘲戴眼弓背反張任以爲痓病以大紫豆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予妻纔分娩犹在蓐中忽作此症頭足皆腫四肢無力語言蹇澁家人驚駭以数婢強拗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裏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湯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鴨血

凡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即可活

斷腸艸

太白集妾薄命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艸注引陶隱居云斷腸艸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不可食食之斷腸 河上楮談

煉骨湯

潛山老黄冠年一百一歳扈長官好修攝賂黄冠僕竊樂而來乃吳茱萸艾葉川椒杜仲乾木瓜木鱉肉瓦上松花扈信之名曰煉骨湯仙家謂之水灸

火靈庫

呂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飲食故事以硫黄末撓粥

啖鶏男不使交十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始亦見功終致絶命

大道丸

食艸木方云黑豆一升杏仁去皮尖重一两甘草如之茯苓蒼术硇砂減半剉了用水五升同豆熬煮火須文武緊慢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鶏頭實大用盖甆瓶密封黄巢亂江淮人竄入山林多餓死于八公山有利帝利種文禪製此藥名大道丸嚼一丸則恣食苗葉可爲終日飽雖異花殊木素所不知識亦無毒甘甜與進飫粮同

獲濟者眾

救急藥

金絲荷葉艸搗汁服之査塗患處治蛇毒用烏骨白鷄血少許抹唇上即活治小兒驚風卒死用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輕塗上治小兒陰囊虛腫熊胆、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煆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爲末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舊棕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俟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蓮蓬陰乾炭火燒存性酒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艸霜搽治小兒赤瘤

治魘怪方

降香一錢麝香三分硃砂三分雄黃三分皂角二錢艾揉五錢另研細拌勻以意用乾葛烏梅甘草各爲末右藥用艸紙包爲長筒用瓦二塊入內點火留一頭出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百怪俱除也却忌婦人鷄犬四眼

揩齒烏鬚藥

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國良姜熟地黃水澤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蒂（剪荷葉心了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煆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鬚黑誰知世上有仙方

辟時疾藥

孔平仲云邪氣氤氳未嘗無所以故宜聖賢念世人垂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溥濟生靈避凶趨吉不致夭橫孔氏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遇臘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花水（平明第一汲者）盛淨器中量人口多少浸乳香至歲旦五更煖令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嚥下則一年不患時病

治癰疽瘡藥

癰疽瘡初癢起當歸黃柏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藤擣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出不可收矣

生地黃

冀州士人徐璠因墜馬跌折手足痛甚命醫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夜夢龜言吾惟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勿害我命遂云取生地黃一斤生姜四兩搗碎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大有神効璠用其法果驗

青蒿

東坡在王郎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語坡曰此牛發豆斑瘡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効常舉似章子厚謂君毋云我自謫居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

治翻胃藥

天順間有用岐鳳者沈陰人巧點無比既死友人偶召箕問翻胃病別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數百言詩尾有云翁莊老人此老病翻胃實由胃寒枇杷葉

芎白豆蔻紫蘇子芎藭用謙良姜官桂用些須厚朴陳皮為功奏半夏檳榔白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糠芎尋至誠三片生姜两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乃是佐使藥食前一服沉痾好

藥艸製法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遵古法如本艸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已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銚火上微炙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爲湯漬去其藥味如乳香沒藥最難研者若作丸藥則以乳鉢研略細更入水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用酒糊為丸則酒研若以入麪為丸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耗失分兩

造海石法

凡用苦瓜蔞搗汁用煅過蛤粉拌勻作餅晒乾入藥用此藥最能破痰蓋蛤生海中得鹹性多鹹能軟堅而瓜蔞又去痰之藥也若以海中浮石為海石非是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眉髮墜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𥈭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枕裩繫菪根囊便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鸕鶿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癮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艸苓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強筋健骨酒凡蓯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産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殺研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落

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雎者正腳有肉柎者取良宕根繫視皆上永瘥多小便者煎薄醉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鸕鷀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七服癖風者側子（附子旁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硇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煆好酒服神効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菝葜并鯽魚作

末以黃清酒丸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于柳木甑中蒸七日以蜜丸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于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驗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容齋四筆）

蠱毒方

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而古田長溪爲最其種有四一曰蛇蠱二曰金蠶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蟆蠱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則毒浮于上乃以針眼刺取必于是月要毒一人蓋陰陽變化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月客至雖親戚宗黨必施之凡飲食藥餌皆可入特不置熱湯中遇熱則消爛矣或無外人至則推本家一人承之藥初入腹無所覺積久則蟲生藉人氣血以活益久則滋長啗食五臟既久痛楚惟服百沸湯可暫息須臾甚則叫呼巴刮床席臨絕之日眼耳口鼻涌出蟲數百澹於水曝乾久而得水復活人魂爲祟所拘不能脫

化其死尸雖火化而心肺獨存殆若蜂窠淳熙二年古田林紹先母黃氏遭毒垂死凡中毒燒其床簀照之必能自言黃氏遂云某年月日爲黃谷蠱賴氏藏毒于其物內所中其所事之神見在谷房裡廚中紹先告集都保入谷家開廚得銀珂領子五色線环珓及小木棋子兩面書五順五逆四字盛以七孔合又針兩包各五十內十一枚無眼告官擒谷鞫訊則佯死釋之則復甦類有鬼相助主簿余靖用礪刃斷其首持送府府師陳魏公詔提點刑獄謝師稷究實謝與丞尉親到谷家一蜈蚣

甚夫出現謝曰此明證也攝賴氏自臨考之獄具論死所謂順逆棋子者用以卜順者客當之逆者家當之針之無眼者用以承藥既用則去之五色線者凡蠱喜食錦錦不可得乃以此代之其銀珂領者欲嫁禍他處寘道旁冀見者取之也嘉祐中范兵部師道爲福州守揭方刻石云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先煮一鷄卵插銀釵于內併含之約食頃取視釵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五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生一半炮出火毒丁香木香麝香各十分輕粉三分糯米二十粒共

入味入小沙瓶內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藥面生綿皮絹濾去其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令頭高覺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即不得動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魚鰾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解毒丸三兩丸又經旬日即平復

挑生

雷賈廣西有云挑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于胷腹害人至死而後已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推官得方甚妙云食在胷膈則服以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想即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士宦常病此故揭出之

治挑生毒藥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如癰頃刻大如盌識者云此挑生毒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甜是已使搗川升麻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速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平復

雷州民康財妻爲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桃生值商人

楊一善醫治與藥服之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生肉已成鷄形頭尾嘴翅悉備康即訴于州州即捕林置獄呼楊生治言其畧云凡食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胷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膈則吐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胆礬半錢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鷄翎探喉中即吐毒物在下膈則瀉之用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

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常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海右閘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木類

樹肉

樹肉出五茎山其形如豕其質如玉煮一滚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味

交讓樹

黃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又魏記牂牁之郗安縣有交讓樹兩相對更互枯芽不俱盛

靈陰樹

靈陰樹出女床之山羅公遠取獻一枝于帝帝植于興慶宮雖三伏烈日之下近樹丈許寒氣凜然久之索衣晚視其下時有冰霜（雞籠山避暑錄）

指星木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即滅

青阳核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
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
六升瓢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
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

鷄桐

鷄桐葉如楸其葉煮湯療足膝之疾

嘉木

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生于君屋
上及朝廷其君有聖子木生而有實其國有慶木
生于城脇一圍以上長数丈此謂城殖其君大昌

桂

南方奇木上藥也桂林以桂名地實不産而出于賓
宜州凡木葉心皆成縱理獨桂有兩文形如圭製
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
喜咀嚼之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巓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
更無襍樹交趾置桂園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爲
丹桂葉似柹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枇杷者爲牡桂
三輔黃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
以桂爲柱風來甚香

木犀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馥鬱餘花所不及也一種
色黃深者大者香尤烈其白者次之清曉逆風香
来奥覩真天芬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
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近人以花半開香正
濃時就枝頭採擷以冬青樹子搗捩其汁微用拌
其花入磁瓶中以厚紙冪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
取置盤中其香裊裊中人如秋開時復入器藏可
留久

桂花桐皮

嘗遊歸宗岩桂香夾道問僧何以不取花爲供僧云
桂葉採花則落不然雖擊之千下不墜也又武夷
村下見野梧桐龍主道士云其皮可作席經以代
麻枲亦紉在福州見吳學官摘一綠枝如芭蕉幹
削其皮縷之加蒜醋可食謂之六月雪皆創見也

巴東折桂

巴東有一折桂直高三丈大十圍傳云是公孫述樓
栫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松下風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檜每聞其響欣

然爲樂吾家玉澗道旁古松廿合抱每微風驟至清響琅然萬籟皆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達旦意亦喜之謝靈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竹爭美便作鈞天之樂有何不可晉人好爲人目目李元禮曰謖謖如勁松下風劉真長亦云人言王荆産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産王微小字也微因非元禮之比然蕭蕭幽遠飄拂虛谷之間自是王微風致而力拼雲雨蔽摩半空此非元禮誰可比擬山居常恐無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覺二人相去不遠

淺色沉

同光中泰隴野人得柏樹解截爲枚已成器物置寄室中時有馨芳之氣稍類沉水香初得而焚之不甚香蓋性不宜火衆云此淺色沉耳

木仙

張薦明隱樂山林中有古松十餘株謂人曰予乃人中之仙松木亦是木中之仙

古柏

濟南神寶寺古柏本漢物其大三人圍之不盡相傳唐末時建香積羣僧夜於樹東作餅有一毛手求食僧輒予之凡數四不止一夕僧悟此安得有人且手而毛乎以熱油灌其掌失聲而去明旦蹤跡其油淋漓樹間遂枯其一枝柏今腹朽可容三人所見自茅山左紐常繋七星無慮十餘處未有及茲老壽者

武侯栢

成都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樹圍數十尺唐相段文昌有石刻詩在焉唐末漸枯瘁歷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至皇朝乾德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之三國至乾德初歷年一千二百餘矣枯而復生逮皇祐初又八十年矣尚新

枝聳雲拚舊枯幹並存若虯龍之形焉

梓樹更榮

豫章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椰樹

椰樹初栽用鹽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茂木至斗大方結實五六月之交摘食去外皮其殼圓而最潤肉至白內有水至清且甜飲之可祛暑氣今行商懸帶椰瓢是其殼也又有一種小者端圓堪作

酒盃出于文昌瓊山之境他處無

越王頭

柳樹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瓠瓜外有粗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有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之得其首懸之於樹化爲柳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

榕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榦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銜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茂根下至地得土氣久則過其所寄南海樹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爲器也本甚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爲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爲薪也以其不才故能久而無傷其蔭十畝故人以爲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茂條細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稍入土即生枝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纏樹即南人以爲常木不謂之瑞木也

桄榔樹

桄榔樹似栟櫚實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故人以此聯木爲舟皮中有屑如麪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麪無異木性如竹紫黑色有紋理工人解之以製秤出九真其心爲炙滋腴極美

訶梨勒樹

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皮相着可作飲變白髭髮令黑出九真

棹樹

棹樹枝葉俱似椿以其葉擣汁漬果呼爲棹汁若以

棹汁漿肉食之即時爲雷震死棹出明州高凉郡棹一名披棉合浦東二百里有棹一株漢安帝初平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如杉數十倍術士廉盛曰合浦杉葉也此休徵當出王者帝使使驗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樹役夫多死者其後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適足相容至今尤存

荊樹

荊寧浦有三種金荊可作枕紫荊堪作床白荊亦作履與他處牡荊蔓荊全異又彼境有牡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等置于牀

下雖危困自愈

荆根枕

賈人張弘者行至華岳廟前忽昏懵不能前進繫馬於一金荆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弘宿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爲一枕獻於廟守廟者常以賈鏹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出聞奇錄

人面樹

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其核正如人面故以

爲名春華夏實秋熟味甘酸以蜜漬之稍可食核亦可玩於席間飣餖御客出南海志

水仙樹

构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

倒生樹

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出東海

木綿樹

其實如酒盃皮薄中有如絲綿其色正白破一實得數錢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綿花紫白二種

不灰木

不灰木出上黨今澤潞山中皆有之蓋石類也其色青白如爛木燒之不燃或云滑石之根今處州山中出松石如松幹而實石卽此類也然不能點燈後見格古要論云用石腦油醮之方可點又開山圖云徐無山出不灰之木其木色似炭而黑無葉

人首花

大食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咲則落

扶桑

扶桑在碧海中地方萬里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之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一體皆作金色有光飛翔空中其樹雖大而葉椹只如中國之桑但椹稀而赤色九千歲一生實味絕甘而香美

伽陀羅

南滇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子常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琴

探寶

滄州令朱都巡往桂陽托趙守市杪板朱言産杪板地名沙甫洞羅扯洞羅浮江獎村龍査上坑夫村取板皆貧民下户請財主出本裹粮入窮谷結茅舍宿食每日四散用鐵錐插地探板謂之探寶或即采得或有空費粮食訖無所得者財主呼爲粮甲頭木有三等上等者價十倍常板次曰秋木次榦木但有鷺鷥糞鶺鴒斑者爲上板出下江道路之費倍於買價

杪板出處

湖南北杪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数十

丈大数十圍或一或二数株並生人家遭此者坼裂傾卸屋宇如掃然析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錐入山刺地有板處鐵不能入不知地中何以有此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民有就河底掘得杪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州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彬州以多木名其木櫧爲貴其爲樹四時無改柯易葉質性堅於檜柏伐而材之雖百歲雨淋日炙弗蠧弗腐作屋可當風雨之衝柎在土與石棺敵㠯結子小如橡土人取爲果實小實者爲圓珠櫧大者爲苦珠櫧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經前山其木多櫧音諸注謂其樹生子可食冬夏恒青作柱難腐蠧豈即此櫧耶

太平木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破一木中有紫紋隸太平两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自聖朝弔伐之後

頻煩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俗後乃改太平興國之號即知識者之言諒有証矣

木紋天尊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樹上有木紋如画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舃纖緻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公宗言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宫令州民皆圖供奉之

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前向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徙

前人行李而爲摭之者爲學士時目覩其事

瘦槐

華州三家店西北道邊有槐甚大蔥鬱周廻可蔭數畝槐有瘦形如二猪相趂奔走其廻顧口耳頭足如塑者出奇聞錄

音聲樹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聲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兎目鼠耳

莊子槐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

不平生

崔鳳蹉跎失志洛南天慶觀頗幽雅常與友生夏月招凉於古槐下戲曰予不登九品此槐不得爲手版想亦助不平也是後朋從呼槐木爲不平生

道中槐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出國史補

錦心氏

懿宗時宋老槐於城北筆頭谷李殊庄亦不下百年矣樹腰刻小字一曰錦心氏一曰綉腹耶云殊之祖愛甚故刻記之

槐影

萊州某村有大槐樹無影其影乃在十里外隨日周旋凡四十里或云雲南有富家倚此樹神爲主歲必至以四更祀之人莫能見

鐵樹開花

吳浙間嘗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花開于橫之駙馬衛般指揮貫家園中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樹葉細厚余問之般

云此鐵樹也每遇一周年乃花吾父丁卯生其年花果開移置堂上置酒歡飲作詩稱慶其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一開累月不凋嗅之乃有草氣不到此地焉知真有是物耶

木葉花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覩岩側有一木五條初謂丹青之樹因命童僕采之頃獲一枝尚綴軟蝶凡二十餘个有翠紺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黃白者緋脈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因登峭視乃知木葉化者是知蝶生江南柑

橘樹蠹變爲蛺蝶烏足之葉爲蝴蝶皆造化殆然非虛語也又會要云大食國西邻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着樹枝使人摘取一枝小兒即死黑花大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見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呉郡桐廬民嘗伐竹遺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化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横斜瘦硬形色眞枯梅也雖

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着如覆或云本是木質

無患木

拾櫨木一名無患昔有神巫名曰實（一作寶）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

萬壽異木

汝陰學者多言萬壽寺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稅子步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落不時舊有碑云粉堞霑容金刹一樹予過之往觀焉木下有刹石有像文有銘云甫公頴悟怖心未已欲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堞霑容金刹一樹永作樊籠開元十六年歲在執除首旬五日建此故佛氏道場石乃刹下銘也粉堞霑容謂建像也金刹一樹謂建刹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爲緣飾荷無此石亦足惑世

懸壺木

蔡州壺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垂入地有根復出爲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環列如子孫然世傳費長房遇仙處木即懸壺者沈丘令張戩閩人常至蔡爲言乃榕木也嶺外多

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葉滿庭鶯亂啼者是也

合離樹

終南山多合離樹葉似江蘺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氣如羅勒其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蘽條狀如車蓋一丹一青斑駁如錦綉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生熊耳山中（出西京雜記）

玉樹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

稱珍異蓋未詳也 出國史異纂

酒樹

頓遜國有酒樹如安石榴華汁停杯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樹出頓遜國名搓酒 出扶南記

木龍樹

徐之高家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榦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爲龍木梁武遣人圖寫焉

古文柱

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隷書秦漢時柱也

楓人

江東西山中多楓人其樹生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曾有人合以笠子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禊之即雨人取以爲式盤極神驗 出朝野僉載

江木楓材

循涉之間每搆屋即命民踏木於江中短長細大咸所取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何人斷絕埋泥砂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異也 出嶺南異物志

花蝶樹

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後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必前兆也 出瀟湘錄

端正樹

長安西端正樹去馬嵬一舍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

覩其蔽芾錫以美名後有文士經過題詩逆旅不顯姓名詩曰昔日偏霑雨露榮德皇西幸賜嘉名馬嵬此去無多地合向楊妃冢上生 出杼情詩

燕檀

嵇含南方艸木狀云蕳綠子漫以蜂蜜點以燕檀所謂燕檀者蓋以燕脂合欖木也紫檀木出交趾性堅新者色紅以水漫浸之色能染物又畫家合色有檀子用銀朱淺入老黑臙脂合之故曰燕檀俗曰紫檀色訛爲紫棠也

桑枝治病

治簇節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

用內青皮以鐵鎚鎚爛用井花水調敷患處即好

神桑

洛中願會寺魏中書侍郎王翊舍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逩柯葉為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為五重每一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為惑衆命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暝下斧處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出洛陽伽藍記

登第皂莢

泉州先聖廟庭宇嚴峻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第則生一莢以為常梁貞明中忽生一莢有半人莫諭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究及第仁穎耻之欲登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莢之所復生全莢其年仁穎進士及第後數年廟為火焚其年閩自稱尊號不復貢士遂至于今 出稽神錄

椰桄樹

椰桄樹直聳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澁咀之芬馥勝含鷄舌香吳時歲貢以賜近侍

娑羅樹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托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出西番海中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晉永康元年巴陵顯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移房避之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歎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來元嘉十一年忽生

花形色如芙蓉樹今在此亦一方之奇迹也 出湘州記

墓棘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為異

孔子林無枳棘

聰明樹

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父教之十七年後正身死家人埋之於武陵冢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偶見此花皆聰明文章日盛 出武陵上十仙傳

相思木

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似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寮莎蓋相思之流也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令香不耗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憑妻美宋康王奪之憑自殺妻自投臺下死王怒令異冢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冢端根交于下枝錯其上宋王哀之因號其木曰相思樹又聞之故老云昔人有北沒于遼其妻追思之泣於樹下而卒因號相思樹黄捎

鵓鴣詩云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盖采其意也

文章樹

張曲江第之側有古柘嘗因狂風拔其一根解爲器皿其紋甚奇人以公之手筆冠世目曰文章樹

靴鞋樹

金鄉路上老榆往來者就樹下易草屨後以其舊懸而去之行人指爲靴鞋樹

三義樹

同州郃陽縣劉靖家兄弟不異居宅旁榆樹生素花西廊梧桐生榖枝明年家中生白楊檜亦茂盛鄉人號榆爲兼祖桐爲義孫白楊爲義曾孫分先後也縣令出官錢爲建三義亭

人柳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柳賜姓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于汴渠兩堤上一則樹根四出鞠護河堤二

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楊柳姓楊曰楊柳 開河記

種柳

孟伯饒說宋用臣種柳麿思殺用常柳三株批開急合爲一取圓直麻縷緊繫牛矢泥固濟深栽之一年有三年力

漏春和尚

新栽柳樹必用糞泥固濟其末頗類比丘須相元伯

玉宅前插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滿春和尚今已無恙蓋取子美渡滿春光有柳條之句

棧香樹

羅州多棧香樹身如柜柳皮堪搗紙土人號為香皮紙小不及桑根竹莫紙（出雷州）松皮紙（出閩）木側理紙也又嘗讀謝康樂山賦云剝芟岩椒言芟皮可為紙未詳其木

抱木

抱木生於水中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可乘濕時刳而為履易如削瓜既乾則堅不

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有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出扶桑大秦諸國太康六年扶南國貢百雙帝晒其制作之陋但置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按東方朔鎮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之遂以為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木產水中葉細如檜其身堅類柏唯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州新州多刳之為屐按翔法師書云抱一名水松生水中無枝形如筍下曰松抱今為屐是也又陳州弘正謝賚漆松抱屐云蒙此慈賜便得輕舉

樟樹

吳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記）

白頭公樹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不生穀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叔高怒曰樹老赤

汁有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抗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數四顧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是歲司空辟叔高為侍御史兗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祖考竟無他怪（出風俗通）

陽桐

陽桐葉細冬青臨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陽桐飯道家所謂青精飯也鄭畋二十八宿詩云貞明青精飯

光潤碧霞漿

櫟樹

櫟樹多生岡阜之上大則偃亞小則聳岐疎廣而性直伐爲薪鍛爲炭其力倍於常木王政詩云未可輕棲櫟尤能濟雪霜

桐木 陳翥桐譜

桐柔木也月令曰清明桐始華生葉故云始華詩大雅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書云嶧陽孤桐古詩云椅桐傾高鳳又曰井梧栖鳳皇故詩書或稱桐或云梧或曰梧桐一也自春徂夏乃結其實實乳尖而成

毬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乃受此陰之淳氣故開春冬之二時其葉味苦微寒稍毒主惡蝕瘡腫著陰皮亦主五痔殺三虫療猪狍氣病其花飼猪甚肥大三倍然其皮葉亦有救於人生於朝陽者茂盛是以鳳喜集之詩稱椅桐梓桼後人不別椅桐之異以爲是一木耳嵇叔夜琴賦云惟椅桐之所生椅梓屬也大類桐而小別也椅與桐非一木也夫桐之爲木其異于羣類尚矣生則肌骨脆而嫩死則幹体堅而韌燥之所加而不坼裂濕之所漬而不敗腐故鄙諺云輕是桐重是桐難斫亦是

桐此物不可作薪用堪爲琴瑟青丝中

桐類

桐之類非一一種紋理粗而体性慢葉圓大而長尖光滑而毳稚者三角因子而出者一年可拔三四尺由根而出者可五七尺已伐而出於巨椿者或幾尺圍始小成條之時心葉皆茸毳而嫩皮体清白喜生于朝陽之地其先葉而後開白花心內凝紅其實毬光長而大可圖二四寸內有二三房中有肉上細白而有黑點者即其子也謂之白花桐一種紋理細而体性緊葉且堅而紋理薄亦有擘

葉柄者毳而亦然多生于夕陽之地其茂拔但不如白花之易長也其花先葉而後開紫色作毬有類紫藤花也其實亦毬也如乳而微尖狀如訶子而粘者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正爲此也紫花桐實而中亦有兩房房中與白花實相似而差小謂之紫花桐其花亦有微紅而黃色者蓋亦與白花之小異者耳凡二桐皮色皆一類但花葉小異而体性緊慢不同耳至八月俱復有花孕葉脫盡後開者作微黃色今山谷平原間多有白花者而紫花尤少又一種枝榦花葉與白桐花類其實大圓一

實中或四五子可取作油爲用今山家多種成林蓋取其子以貨之也一種紋理細緊而性喜烈身体有巨刺其葉如楓多生於山谷中謂之刺桐晉安海物志云刺桐花其葉丹紅其枝有刺云凡二桐者雖多榮茂其材雖可入器用亦不爲工匠所瞻顧也一種枝不入用身葉俱滑今人多植于階庭之下門墻之夕亦名梧桐有子可啖一種身青葉圓大而長高三四尺便有花真紅色甚可愛玩花成朶而葉尤疎宜植于堦砌庭榭以爲夏秋之榮觀厥名貞桐亦名爲頳桐焉凡二種雖得桐之名而無工度之用且有近貴之色

桐出

夫桐之所出堪美材者嶧山之桐書曰嶧陽孤桐注云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龍門山周禮春官大司樂云龍門之琴瑟注云龍門山名也七發云龍門之桐可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扶蘇以分梗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飛霰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撼也朝則黃鸝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中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是言龍門所生之桐也雲和山周禮大司樂云雲和之琴瑟以禮天神注云雲和山名也空桑山又大司樂云空桑之琴瑟以禮天地神祇也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大宴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又云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飇零雪寫其根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艸　未綠而先調剪斲簀之陽柯割大呂之陰莖注云大冥北方也

器用

夫桐之材采伐不時而無蛀虫漬濕所加而不腐敗風吹日晒而不坼裂雨濺泥淤而不枯蘇乾濡相蒸而其質不變榛柟雖類而其永不敵與夫世所貴者卓矣故施之大厦可以棟梁桁柱莫比其固又世之爲棺槨其最堅者則以紫杉搽爲貴以堅而難朽不爲乾濕所壞而不知桐木之尤愈于是夫杉木齧釘久而可脫桐木則粘而不銹久而益固凡用琴瑟之材雖皆用桐木而必須擇其可堪者故禮記云龍門空桑桐爲琴瑟陶隱居云惟綱桐與白桐堪作琴瑟書曰嶧陽孤桐風俗通云生于岩石之上采東南孫枝以爲琴是擇其泉石向

陽之材自然其聲清雅而可聽蔡伯喈聞聲音以
爲佳號曰焦尾則知桐之材以爲器燥濕皷而用
之則不裂紫花桐之材紋理如梓而性緊不可爲
龍以其易坼故也今之僧舍有刻以爲魚者亦白
花之桐也匠人之用尤喜于紫花者白花鬆而難
光淨紫花緊而易光滑故也

桐雜説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數一葉爲
一月閏則以十三葉視葉小則知閏何月也又看
何葉不生則九州異主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

囚情刻梧桐木象囚形鑿地爲坎臥木囚其中若正
木囚不動若有寃木囚動揺出人之情着木人也
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生東廂秦記曰初
長安謡曰鳳皇止阿房苻堅遂隱阿房二勇止於止
越人燃淪亡城中植桐類千餘株以待之其後慕
容沖入阿房城而止焉沖小字鳳也晉書武帝時
臨平岸崩坍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曰蜀中桐
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後漢
書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聞火大烈聲知
其良木也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故時人名之曰

焦尾琴齊書曰王晏爲員外郎父曜齊時松樹忽
变成梧桐論者以梧桐雖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
節晏後果不終高僧傳曰僧瑜幼入釋門誓欲焚
身以報天地以宋孝建中集薪作龕請僧設齋禮
別而入火中經三日而瑜房門忽生梧桐樹其枝
豐葉茂翠蔚非常道俗異之號爲雙梧沙門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菓實類上

論物理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煖者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也又曰桃杏雙仁輙殺人者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荔枝

荔枝惟閩粵南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荅遝離支蓋誇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一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猶愛嗜荔涪州歲命驛使時致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彷佛顏色而其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獻鮮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之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眞荔枝者也閩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爲奇特泉漳亦知名列品最高而寂寥無紀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惟種荔枝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與之得者自以爲幸不敢爭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之紅核亦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晶食之消爽如降雪霜其味至美不可得而狀荔枝以甘爲味百年之樹莫有同者過於甘則淡若失味之中惟陳紫之於色香也味自其類此所爲天下第一也凡荔枝模形色一有類陳則已爲中品也若夫厚皮尖刺肥黃色附亦食有查及澀雖無酢味亦下等矣

福州種殖最多延迤原野洪塘水西尤盛一家之中

至有千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崷爲林麓暑雨
初霽晚日照燿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
如星火非明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覽之勝
無與爲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
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塩者水浮陸轉
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
琉球大食之屬莫不好愛重利以酬之故商販益
廣而鄉人種者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
鄉人得飫食者蓋鮮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至衆
惟江家緑爲州之第乙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蠲渴補髓未必延年益壽能行
五藏清華調血補精或以其性熱人有甘啖千顆
未嘗爲疾即少覺熱以蜜漿水飲之稍解其熱堅
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
其驗也
陳紫因治居第平谷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故佳
令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
異也江緑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
故次之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尤以爲江家緑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
敢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游家紫出名十年
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
初一家並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焦核者因
而得名其家別名二紫亦分屬東西陳焉宋公家
荔枝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
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有黃巢
兵過欲斧作薪王氏媼抱樹號泣求告拜免如此
樹死吾媼亦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年餘八旬
子孫皆仕宦　藍家紅乃泉州第乙藍氏兄弟珪
爲太常博士琢爲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

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異聲名大聞乃塡然
亦不失爲上等　何家紅漳州何氏世爲牙校嘗
有郡中豪官勢要將全樹買之樹在舍後將熟其
子日領卒數十人穿其堂屋及至樹所任採無時
舉家伏藏即欲去之而心不忍今尤存焉　法石
白出泉山石院色青白其大小次於藍家紅　綠
核頗類江緑色丹者如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緑色
見異出福州園丁曰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銳此
種體周員與味皆勝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
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泉山大業寺見之不知其

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皮厚肉澀福州惟有一株每歲貢乾荔枝常以牛心爲准民倍值購之以充貢點而不用玳瑁紅荔枝上有黑點踈密如玳瑁福州泉東城皆有之　硫黄顏色正黄而刺微紅亦如小荔枝以色名之　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小亦云朴柿出福州蒲萄荔枝穗生一朵至二三百將熟多破裂凡荔枝每顆一梗長三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朶如蒲萄者正謂此也其品殊下　蚶殼者爲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香荔枝之变怪者也其殼紅可長三四寸

彎曲如爪牙而無瓤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核粟多而淡食之濁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河潤者清泉流漑其味遂美亦出興化軍　寨荔枝絕甘如蜜是謂過甘失美之中耳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或有之亦謂穗核皆小實也大丁香生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瓤多而味微澀　雙髻小荔枝每朶生數十皆並蒂雙頭因以目之　眞珠荔枝剖之純瓤眞白荔枝之小者無過於此耳　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中王氏有女第十八娘好啖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家旁猶有此樹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且以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荔枝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貴之　粉紅荔枝深而色淺者爲異謂如付粉之餙故曰粉紅中元紅荔枝將絕才熟似以熟晚重於時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

荔枝蜀廣俱有之今惟閩中者爲貴蓋他處實雖佳

而不可乾獨閩中者可乾漢西京雜記載尉陀獻高祖龍眼樹即今之荔枝也唐天寶中楊貴妃愛食之置驛傳送唐都長安閩廣甚遠其荔枝乃蜀中涪陵所貢實小而味酸與廣閩不同今荔枝已載蔡公之譜莆爲勝閩次之廣又次之而廣産甚多五月即有火山者先熟高梧州有無核荔枝

紅雲宴

南漢劉鋹每歲設紅雲宴則窓戶四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紅雲然宣和殿前亦有荔枝四株結實甚多

扶荔宫

荔枝樹高五六尺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
花朱實大如鷄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
多汁下子百斛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
南越建扶荔宮益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百株
植於庭無一生者連年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
然終無花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
死者十數人遂不復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疲斃
於道極為生民之患

無核荔枝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

小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
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支
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枝爲側
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
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
奇爾

閩中玉女

閩士赴科臨川人赴調會京師旗亭各舉鄉產閩士
曰我土荔枝子其壓枝天子釘坐眞人天下安有
並駕者撫人不識荔枝之味故盛稱楊梅閩士忿
忿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絕云閩中玉女
含香雪吳會星郎駕火雲草木無情爭底事清明
經對赤參軍

海珠叢

賈人自嶺外還得一枝龍眼以鹽乾凡四十團共百
枚至荊南獻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檻子立置之名
曰海珠叢

龍眼

龍眼名荔球圖川彈子拔本草一名荔枝奴

洞庭柑

洞庭柑皮細而味美藏至來歲之春色如緋丹東坡
洞庭春色賦有曰今黃頭之千枝卷震澤而與還
翠勾銀罌紫絡青綸物固惟所用醞釀得宜眞足
以佐騷人之情興耳

金柑

金柑比他柑特小其大者如錢小者如圓明色如金
噉者不削去金衣尤佳歐陽文忠公歸田録載其

香味甘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如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好食之由是貴重京師

木柑

木柑類洞庭膚理堅頑瓣大而乏膏液凡圃之所植柑比之橘纔十之一二大抵柑之植立甚難灌溉鉏治少有失時或歲寒霜雪風雨類作柑之枝頭殆無生意橘則如故也得非瓊杯玉斝自昔易闕邪永嘉宰勾君濤有詩曰只須霜一顆壓盡橘千枝則黃柑位在陸吉上不待辨而知之也

貞柑

貞柑在品類中最貴可珍其柯木與花實皆異凡木本既婆娑葉則纖長茂密濃陰滿地花時韻特清遠逮結實顆皆貞正膚理如澤蠟始霜之旦园丁採以獻風味照座劈之則香霧噀人比有識者一見其為貞爽一名乳柑謂其味甘似乳温四邑之柑惟泥山者為最泥山地不彌一里所產之柑亦不大止七寸頁皮薄而味珍脉不結瓣食不留滓一顆之核才有一二間有全無者南塘之柑比年尤盛太守燕賞為盛事前太守恭政李公賞柑之詩曰忘機白鳥銜將過堆按黃柑噀手香侍郎曾公之辭曰滿樹葉繁枝重綴青黃千百皆佳色

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有黃者赬者謂之壺柑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連枝葉蟻在其中並窠而賣蟻赤黃色大如常蟻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其實皆為群蠹所傷無復一完者華林園有柑二株遇結實上命群臣宴飲於旁以之分賜

變柑

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但皮薄如洞庭之橘他

柑之所弗及傳云本自高要移植不及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為名亦如踰淮為枳乃水土異也

甜柑

甜柑類洞庭橘高大者每顆必八瓣不待霜雪而黃比之他柑為甜柑林未熟之日是柑取先摘置之席間青黃照人長者先嘗之子弟懷以歸為親慶壽焉然雖種不多見治圃者植一株二株者故少為貴

瑞聖奴

天寶中內苑柑結實帝曰與貴妃宴賞呼為瑞聖奴

天寶柑子

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於宮內種柑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實相傳云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巢於甘樹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香負

虛有瓣如蓮子穿其中蓋接橘之始以枝之稍者爲之其體性終弱不可以犯霜雪不能耐久又名爲女兒橘

棖子

棖子木有刺似朱欒而小永嘉植之不若古栝之盛比年亦競有之經霜早黃膚澤可愛狀微有似眞柑但負正細實非眞柑比香氣馥郁可以熏袖可以芼鮮可以漬蜜嘉實若眞柑則無是二三者人自珍之是非瞭然在人耳目者蓋眞柑之細耶

自然橘

自然橘謂以子下種時其長歷十年始開花結實味甚美由其本性自然不襍之人爲故其味含蓄它柑與橘必以柑淡子香負木著土俟其婆娑作柑以枝接之爲柑種或接爲橘種俱非天然故是橘以自然名之乃十年之計種之以木今之闢園者多年歲間剔其膚以驗其枯榮蓋壅其本以計其久近誰能遲十年之久以取效耶是橘名之曰自然當矣

綠橘

綠橘比它柑微小色紺碧可愛不待霜而食之味已珍留之枝間色不盡變隆冬採之生意如新橫陽人家有之時不常見

黃橘

黃橘狀比之柑差褊小而香霧多於柑歲時風雨時若則肌充而味甘其圍四寸色方青黃風味尤勝過是則香氣少減惟黃柑則避舍置之海紅生柑之未以其先熟名之曰木奴眞屈稱也

塌橘

塌橘狀大而扁其南枝之向陽者甚好外綠而心紅經春味極甘美瓣大而多液其種不常有時橘之次也

洞庭橘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橘雖多亦畏霜雪每霜時亦不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却不能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開霜所以洞庭橘最佳歲收不耗

橘奴

後漢李衡好貨殖將死其妻憂貧衡曰吾洲上木奴可了千疋絹妻索不聞其有也曰此當謂橘耳衡嘗于洲上種橘千株故也後代緣有橘奴之語六帖曰李衡種甘橘千樹號千頭木奴

凍橘

凍橘其顆如常橘之半歲八月人日為小春枝頭時作細白花既而橘已黃千株已盡乃始傲然氷雪中著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前輩有詩曰梅柳才先桃李晚東風元是一般春此詩不獨咏桃李物理皆然

金香大丞相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咏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剥皮去滓了若个是汝身帝大笑賜所御軟金盃

朱奕

朱奕顆實皮粗瓣堅味酸惡不可食其大有至尺三四寸圍者摘之置几按間久則與如蘭蕙是品不足珍然取花絶香鄉人拾其英烝香取核為種折其皮入藥煎茶最有補於時其詳備於下橘

橘中二叟

有巴卭人不知其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

黃十二枚紫綃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庚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已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古梅

去都二十里有古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初時有此謂之梅龍好事者載肴饌游之清江亦有大梅如數間屋旁枝四垂周遭可羅坐百人有運使任子嚴買得作凌風閣臨之

紅梅

紅梅粉紅色標格尤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中初春之絶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緑葉辯杏有青枝當時以爲題太着意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緑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移植於西岡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時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傖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吳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比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蘂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絶倡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

句爲叢梅多葉紅梅也花輕葉重有數層凡雙果必生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之異也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斑爛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也臘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色又相近甜似蜜脾故名臘梅凡三種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九英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黄如紫檀花密香濃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臘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光長寸餘

韻格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横斜疎瘦與老枝奇怪者爲貴其新接穉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茶蘼薔薇等者吳人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横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畧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蕭仲宣所作差有風致

烟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鄰屋烟氣所爍屋乃貧人所寄豐即塗泥寒灶張幕蔽風久之拆去其屋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一笑耳妓秋蟾出見乃云可與並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 林 張洞

九月梅詩

紹興三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齋梅花盛開嶺外梅着花固早于江浙然亦須至冬時乃有之邑人甚以爲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諂令尹時梁鄭公正爲館客寓此齋亦作一篇曰老菊殘梧九

月霜誰將先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與南枝特地香九日拆癸調端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看來水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樂章語意不凡殊類王沂公雖然未得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宰

梅社

陳祥道曰後世宋有棋社漢有枌榆社棋古梅字也梅社事惟見此亦可爲梅詩事料

插花法

插梅每旦當剌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其氣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去枝而搥破根插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終

海石開民王圻纂輯

花木門

菓實類下

李花

蕭瑀陳叔達論李花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冷酒無異色

御李

魏武遷獻帝於武昌有小李色黃大如含桃帝常食至今號爲御李

龍耳李

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血墮地故生此李張壯美李

嘉慶李

韋述西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爲京師之美故稱嘉慶李

紫花梨

唐武宗皇帝忽患心熱之疾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即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即愈因從容問其丹爲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頂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昔歲曾遊二山偶獲兩實合煉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陛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時奏上時恒州節度太尉公王達聞真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檢當花發之時每以輕綃紗縠遂加籠罩是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恒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檀美春林縹蒂懸時迥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得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蓋以其表有脆難勝口之字明年武宗崩此梨自後以爲貢賦之常物

黎梨

黎梨實脆美北方者爲最所謂女兒梨鳳棲梨金鳳梨最佳者鵞梨昔楊吉老在泗以醫得名忽有人到門求診視者楊與按脉曰君來年當以疽毒死今氣血凝無可解者沉思久之曰惟有鵞梨爾可往京師多買鵞梨食若無生梨以梨乾煎汁飲並食其滓其人如教至期再往診視曰病已去矣恐渴作若能更食則可安後果如其言

六斤梨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樹大有占數畝地者

梨作離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於其廬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云鶡冠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人懷有若刀斧退就架取小帙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公大歎服

蜜父蠟兄

建業人種梨者詫其味曰蜜父種枇杷者恃其色曰

蠟兄或曰蠟兒

桃大如甕

王黼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甚多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豈非此耶又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桃核半扇量米可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出集異記

偏核桃

古卑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食之絕香美

綏山桃

綏山在峨眉西南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豪故庾子山詩經殘林慮李舊食綏山桃謂此

蟠桃賦

乙卯夏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計其實大如斗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繪龜鶴雲氣之象 上因謂宋濂曰爾盍撰詞以垂後戒濂因進蟠桃核賦今尚收之内帑

爭春館

楊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花開爛熳大設筵宴一

株下令一妓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日日賞宴夜闌之後有人聞花有嘆聲楊州事迹

二花

阮文姬插鬢用杏花陶傳公呼曰二花河東備記

嫁杏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説楊州所居堂前有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笑語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尊酒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于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

歟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牛山多杏

嵩山東北有牛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饑饉皆資此爲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橄欖詩

江南多果實橄欖爲最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肉苦且澀澀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我食何所喻喻彼忠臣辭直道逆君耳斥退投天涯世亂思其言噬臍焉能追寄語采詩官毋輕橄欖詩 王元之

橄欖

橄欖爲楫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

竹青棗

唐末藩方貢困物産不通有商販自閩越以橄欖獻于朝君明日分賜大臣禁軍帥郡惟慶曰此君狀類吾鄉竹青棗以蜂蔗二糖白鹽藥物煎釀曝稀其味極佳郭崇韜家最善乎此

橄欖子

八九月熟其大如棗廣志云有大如雞子者有野生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數寸許內鹽於中一夕子皆落矣今高凉有銀坑橄欖子細長多味美於諸郡産者其價亦貴

蟠桃黃中李

人知王母有蟠桃而不知有黃中李集真記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産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以一二三百枚遞分勝負然則此李者武帝所不得食方朔所不能偷真王母之所最惜者歟

紫柰

有紫柰大如斗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煎浣亦名闇衣柰

聖柰

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有柰從溪穴流出名聖柰大如盞以爲常 出洽聞記

青門瓜

漢咸陽宮第三門本名霸門民見門青色遂名青門邵平種瓜此門其美名青門瓜

瓜名

瓜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有魚瓜狸頭瓜

蜜筩瓜女臂瓜羊骹瓜大如斛出涼州舊陽城院有青登瓜大如三斗斛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温瓜至冬熟

種辰瓜

齊民要術二月辰日最宜種瓜山谷詩云夏栽醉竹餘千個春糞辰瓜蒲百區

土麝香

嘗因會客食瓜言最惡麝香座客中有張延祖者專帶麝香云是大不然吾家以麝香種瓜爲鄉里冠但人不知制伏之術耳求麝一錢許懷去後旬日

以藥末攪麝見送每種瓜一窠根下用藥一捻既結實破之得麝香撲鼻次年種其子名曰土麝香然不用藥麝止微香耳

御蟬香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餘而極香美甘脆類甜綠其上皺文酷似蟬形圃中人連蔓移土檻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抱腰綠

百子瓮

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冬石榴故嗜果者呼爲百子瓮

小青

遼東一處有瓜若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爲十瓣每瓣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一日之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瓜戰

吳越稱霅上瓜錢氏子弟避暑汝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鼻選

瓜最盛者無踰齊趙車擔於市道路濃香故彼人云未至香交充以鼻選

黃金顆

丘朋南嶺出甘蔗甜淡長大脆美朋友云黃金顆

功德漿

甘蔗盛於吳中亦有精粗如崑崙蔗青灰蔗皆可煉糖桄榔蔗月岩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盜米煎蔗液盈盆啜之名爲功德漿

交趾蔗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食之甚甘笮其汁曬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吳主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

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
無油膩覆汚何緣有此黄門將有恨汝吏叩頭曰
嘗從臣求宂席臣以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
訊之具服南人云甘蔗可消酒毒能養五臟司馬
相如歌曰大尊蔗漿析朝醒是其義也太康六年
扶南國貢蔗一丈三節

雞冠棗

睢陽多善棗如雞冠者宜作醍醐名為聖花兒

百益紅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故醫氏目棗為百益

紅梨為百損黄

胡蘆棗

光州七里外村媼家植棗兩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
道人過而求之媼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
生隨意喫食我不較也道人摘食十餘枚所佩一
葫蘆綴于木杪臨出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
生此様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
言今光州尚有茲種

鸎桃

櫻桃亦云鸎桃呂不韋春秋著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云含桃鸎所含食故亦言含桃

掌扇櫻

櫻桃素盛睢陽地名掌扇岡尤繁妙有一樹妝子至
二三石者

櫻桃宴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三子覃
及第時鄴以故相鎮淮南勑邸吏曰以銀一鋌資
醵置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鄴命取足而
已會時及薦新狀頭已下方議醵置覃潜遣人厚
以金帛預購數十樹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

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
又和以糖酪用享人各獻一小盤亦不啻數升以
至參御輩靡不霑足出摭言

百二字

河東葡萄有極大者惟土人得喫之其至京師者百
二字紫粉頭而已

賜紫櫻桃

溫庭筠曰葡萄是賜紫櫻桃黄葵是鍍金木槿花

葡萄

俗言葡萄蔓好引於西南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我在鄴

得葡萄奇有滋味陳裕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已流沫稱奇況親食之者瓘曰此物出自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葡萄百樹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

太原尹

楊炎食葡萄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河東備錄」

日精楊梅

陸展郎中見楊梅嘆曰此果恐是日精若無緣見採香誰勝難和之味耶以竹絲藍貯千枚并茶禮寄送衡山道士「常泰貞湘潭記」

羅浮楊梅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陸賈南越行記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南人時登採飽噉不得持下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酸柹甜㮈

番禺有酸柹甜㮈李尤果賦生物之偏甜梅酸柹

柹七德

俗謂柹樹有七德一壽二多陰三無鳥窠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出酉陽雜俎」

食柹之法

凡物相感者有出於自然非人知慮所及今唐鄧間多大柹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柹以一樝置其中「樝柠無反」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柹者非用火乃用此耳

如何實

顧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酉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盧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甘即此物也或曰此即仙經所謂火棗

鸚哥舌

鸚哥舌即紅鹽草果之珍者實始結即擷取紅鹽乾

之則小如雞舌

禊寶

崔遂家墅在長安城南就中禊池産巨藕甚脆甘美
貴重一時相傳為禊寶又曰玉臂龍

玉角香

新羅使者每來多鬻松子有數等名為玉角香以此
賂公卿家又有龍牙子惟玉角香最奇亦自珍之

枳

曲禮曰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註云椇形似珊瑚
敢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枸椇古今注云一名樹

蜜一名木錫今學士大夫少有知者按埤雅椇支
卷曲生實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餘冬録云以椇
木爲屋屋中酒輒味薄朱子語録云枳味甘能解
酒毒可知矣詩云南山有枸嚴粲引陸機曰枸樹
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生子着枝
端大如指長數寸敢之甘美能令酒薄名稱不同
各書所載一也今貴州賣菜傭亦販之亦名曰枸
子益音訛也

安石榴

石榴生自西域漢武時博望侯窮河源回得其種遂
傳中國陸機與弟書曰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
得塗林益安石榴也

河東飯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呼栗
爲河東飯

餘甘尉

鄴中環桃特異後唐莊宗曰昔人以橘爲千頭木奴
此不爲餘甘尉乎

千歲子　鈎緣子

千歲子有蔴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緑色交加如織其

子一苞有二百餘顆皮青黄色殼中有肉如栗味
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
趾五歛子大如木瓜黄色皮肉軟味酸上有五稜
如刻出南人呼稜爲歛故以為歛以蜜漬之甘酸
而美出南海志　鈎緣子形如瓜皮似橙檀而金
色胡人重之極芬香肉甚厚白如脂玉胡女競雕
鏤花鳥漬以蜜點作燕脂巧麗妙絶無以為比太
康五年大秦國貢十缶帝以一缶賜王愷助其珍
味誇示石崇

柚子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氈刷且墨而不損紙極便于用此法可傳但北州無許大柚耳

訶子

本出南海諸番國胡人謂之訶梨勒後趙時避名故曰訶子今猶云然

般橠娑

般橠果出中印度奔那伐彈那國其樹最高葉如手掌其果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茯苓之在土國人甚

貴重之大槩形像與嶺南椰子大同小異

摩勒

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實似李青黃色核員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藥餌柒白變黑鬚髮烏滋出孔貞子集

石栗

石栗樹與栗但生於山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熟時或為群鳥鸚鵡至啄食之略盡故彼人極珍貴之出日南志

海梧桐海松

似梧桐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如大栗肥甘可食出林邑海松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美亦樽俎間之佳果也出林邑志

白果

開化縣有一株極大白果樹云自唐朝遺種其果不生于枝上却于樹丫枝中生一瘦瘤大如數石甕將熟時即脹裂有白果數石可收云是神仙種又云一村皆然

銀杏

銀杏之得名以其實之白一名鴨脚取其葉之似其其木多歷歲年其大或至連抱可作棟梁又名公孫樹言其實久而後生公種而孫方食有雄雌雄者二稜雌者三稜須合種之二更開花三更結實或在池邊能結子而茂盛臨池照影亦生也又云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便生子

竹類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

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爲黄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躰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爲杖湖湘間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三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窓雜録有異竹篾長二百餘尺玉篇云䉶竹可爲舟龍公竹及䉶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哉

竹譜

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山海經與爾雅皆以竹爲草自經聖賢未有改易竹形類草既自乖殊但經中與說文又皆曰伐草又經云其草多箖復云其草多箭又云雲山有桂竹竹若是草不應稱竹今既稱竹則非草可知矣竹是一族之摠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

單竹

單竹大如腓虛細長爽嶺南夷人取其筍未成竹者以灰罨煮績以爲布其精細者如縠焉

弓竹

弓竹出東垂諸山中長數十丈每節輒曲既長且軟不能自立若遇木乃可倚越高越長有紋須要膏塗火灼然後出之

般腸

般腸實中與笆相類於用寡宜爲笛殊味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其筍最美云與笆竹相似出閩中並見沈志其形未詳

筋竹

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弓弦𥸤見徐忠奏章云劉淵林夷人能以藥竹爲箭亦可爲矛萬夫不敢與鬥豈非一物而二名乎

百葉竹

百葉竹生於南垂界甚有毒傷人必死一枝有百葉因以爲名沈志劉淵林云篣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之輒死或一物二名未詳其同異

簹與由衙

簹與由衙皆大竹也土人用爲梁柱簹竹安成以南

有之其味苦俗號笞田衍竹交州廣志云生於永
昌郡爲物叢生吴都賦所謂篻也篻音彯性柔弱
見三蒼

箭竹

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有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
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故爾雅云東南之美
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箘簬

箘簬二竹亦皆中矢皆出雲夢之澤禹貢篇云出荆
州書云底貢厥名言其美名故貢之也大較故是

會稽箭耳皮特異忩以此爲異呂氏春秋云駱越
之箘然則南越亦產不但荆也

篔

篔亦謂之箹竹山海經云其竹名篔生非一處江南
山谷所饒也故是箭竹類一尺節葉大如履可以
作蓬亦中作矢其筍冬生廣志云魏時漢中太守
王圖每獻筍俗謂之箹筍若怪反

浮竹

浮竹亞節其筍未出時取以甜糟藏菹南人甚重之
詩云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是也

瑞竹

瑞竹又名合歡癸地尺餘分爲兩竿　沙摩竹生桂
嶺一人止可擎一竿欲種則削其苗栽二尺許入
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筍不三載而爲林
簟竹葉踈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南人取嫩竹
細細搥碎浸之纖而爲布一如蠶繭布亦希有

越王竹

嚴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嘉
其色用代酒籌

沸竹

南方荒中有沸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
可以爲船其筍甚美煮食之可止瘡癘 出神異經

竹中二仙

幽怪録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
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
伐言畢乘雲而去

天青竹

秦惟言雙竹自是一種有成林者出三柱杖皆兩岐
後問浙人云此是天青竹有時出一番雙竹皆分
岐亦非年年生者甚難得之物

節氏

三友堂古柱礎有文曰虛中子孝成紀姓節氏化龍之後也隔數年爲筆繭令與[illegible]文翁同志又其後云子苗封廿鋭侯餘皆毀滅不存疑是昔人種竹記歲是松文是栢也苗是筍也

貞通居士

比丘海光住廬山石虎庵夜夢一人身長清瘦而斑衣云舍身爲庵中供養具俄而窓外竹生一笋白花紫籜如夢中人之衣者既成竹約六尺餘無節黄緑瑩淨江州太守聞之意將奪取此竹一夕自倒太守尋罪去光乃用作拄杖曰曰直兄夢者自稱貞通居士遂篆此四字于首漆之

思勞竹

南番思勞國產竹質澁甚可以礪指甲唐崔鶠詩云時時出[illegible]芒鎧皚落微雪又李商隱捋魚曲云思牢弩箭磨清石繡額蠻渠三虎刀是知亦可作箭今廣東新州有此種製綦樣爲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則澁復初字書六豪韵勞字下注意筩勞竹名

蚱蜢竹

江湖間有一種竹其葉糾結如蟲狀曰蚱蜢竹

䕜離

竹名䕜離不知所出偶觀沈詩云繁陰上䕜䕜促節下離離但出於此又云得生君戶牖不願夾華池故南華封竹爲戶牖君

慈母山竹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惟此幹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采之王褒洞簫即稱此也其竹員緻異於他處

竹醉

岳州風土記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栽竹多茂盛又前輩作倉筠傳云筠每歲惟五月十三日獨醉或爲人迎置他處不知也當時諺云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晉地茫然渠鑒俱不知宋子京種竹詩云除地藩陰植翠筠疎枝茂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是德全於酒人吳元獻公詩云竹醉人還醉翛然我亦眠又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又東坡詩云竹是當年醉日栽

龍鍾竹

貞元五年番禺有海户犯禁避羅浮山深入至第十三嶺遇巨竹百千萬竿竹圍二十二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海户因斫之爲篾會罷吏遂挈而歸時有軍人獲一篾以爲奇者後獻於刺史李復命陸子羽畜而記之漢許慎說文有長節竹謂之笭音鐘得非羅浮山龍鍾之義乎

瀟洒侯

陸龜蒙詩裁竹當封瀟洒侯

方竹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勁健堪爲杖亦不讓張騫邛竹杖也其融州亦出大者數丈又海晏地名出籌堪拄杖高潘州出千歲蕨拄杖小類貝多更有蹂鄭竹一節六尺僧道多以爲杖又按會最云溱州通竹直上無節空心也

十二時竹

友人張堂宗朝以片紙錄示奇竹事云同邑安福西鄉地名下庄有周後州者嘗得十二時竹一根于某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生筍及生笋又多憔悴不成竹歷十餘年筍成竹者總有二三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點畫可數

惜竹

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筀竹斤竹桶雞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略備而生笋最可食今歲自春不雨累月筍類不出頗念之四月初一日雨筍忽裂地迸出亟取供庖而園人斷之問其故云笋惟初出者盡成竹次出者多爲蟲所傷十不得五六乃悟老杜詩云爪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之意遂忻然許之王子猷聞人有竹

徑造而不問主人雖爲脫略無所繫然有時而還則娛悅亦無幾李衛公童子寺竹日使人報平安不惟不得見將不免累其胸中正使無恙亦何所補此竹吾所已有且自守之日往來其間所得過二子遠矣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新篁嫩條皆對抽並支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

竹吹之

相思竹

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少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桃叙之形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云竹嬋娟籠曉烟指此也又有苦竹黄苦青苦白苦紫苦并浩然詩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餘

聚寶竹

温州巨商張愿世爲海賈往來數千里未嘗失時紹興七年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

得一山修竹亙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爲篙棹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船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葬魚腹仙翁幸教如何可達鄉問翁指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桅檣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纜衆凝睇船内見一竹尚存爭欲買曰吾不論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答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遣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立約約成愿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悔然我實不識是何寶物盍爲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伽山聚寶竹每立竹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愿始嗟嘆而付之

江淮竹實

李畋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凉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尚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

物也

隴西竹實

唐天復甲子歲自隴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數千里内亢陽民多流散自冬經春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饑民採之舂米而食珍於粳糯其子粒顏色紅纖與今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内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競置囷廩而貯之其竹自此千蹊萬谷並皆立

枯十年之後復産此君可謂百萬圓顧活之於貞筠之下 出玉堂閑話

中書廳竹實

酉陽雜俎云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中書廳後有叢竹碧潤尤盛至大中祥符六年秋九月此竹結實如粳米粒其後竹乃枯裂又聞京中諸處竹皆如此因知前言不謬信乎物必有數也

湖湘竹實

慶元二年湖湘粒米翔貴郊郭間無不艱食湘潭境内有昌山周圍四十里中多篠簜環而居者千室

詩常於竹取給焉或搗爲紙或售其骨或作簧或造鞋其品不一而不留意耕稼先是乙卯歲連山之竹皆開花花謝結實如麥粒而長人以長當擊竹杪取米治之如稻谷每石可得米五斗或四斗其炊法和以粳米十之一沃以湯其香全與粳等民賴以濟至販糶於縣市遠近百里皆競取之穀價爲平昌山元有廟曰雷祖欲得米者先謁神盡敬則不勞而獲薄徒加慢戲者正得亦不多父老言家藏建隆二年上世祖關分析田産其中云某處莊竹米八十石每分當四十石則知昔日固有之矣進士黄中具其事上臺府求賜雷祖廟額不報 右七事皆得之衡山周漢卿云

竹祟

正德四年春袁州府治内竹生花結米衆皆異之偶一道人紫冠黄服謂守者曰此饑饉之兆是年果大旱餓死者無算及冬去其竹而嗣歲大熟人皆稱爲竹祟

竹德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

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苞絡成穗而實焉採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澁而飽人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又見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涼潤口故謂鳳凰食

竹刀

南中有以竹爲刀鋸者如刀鈍復以泼水洗之如初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截象皮如截羊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草木門

香品類

香澤

史記淳于髡傳曰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睪芷以養鼻注睪澤蘭也傳寫遺其水也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藥即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苜蓿蘭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豬脂納銅鐺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絲綿羃鐺嘴瓶口瀉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元魏孝文帝詔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焚香招靈異

元封中起方山冀招諸靈異東方朔言其祕臭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廷香金蟬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檟之燈

土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即合諸香為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

平等香

清大中荊南有僧貨平等香貧富不二價不見而香和合疑是仙家之香

鬬香會

中宗朝宗紀韋武閒為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鬬香會

尸圭第一香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黃綾角約二兩御題曰尸圭第一香酷烈清妙雖焚豆大亦終日旖旎蓋咸通所制賜同昌公主者

沉香鉢

後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明宗晏駕唐亂莊宗諸兒削髮為苾蒭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公主賜待猶子敕器用皆以沉香降真為鉢木香為匙筯賜之常食堂展鉢眾僧私相謂曰我輩謂渠頂相衣服均是金輪王孫但面前四奇家具有無不等耳

陀利華

順德末道士賈頎於九仙山遇靖長官拜而求道取

後中所遺沉香焚之靖曰此香全類斜光下等六
尺天所種芬芳爲陀利華

香燕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皆以之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香藥草

坡公與張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行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攷紹聖元年廣東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例他

處未必然也

蔡京焚香有法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顧小鬟令焚香久之鬟白香已滿閣近光卷簾聲其蓬焞滿室如霧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

焚香始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陽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勑龍下取水乃至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按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符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是時胡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沉香甑

有賈至林邑一翁家日食其飾濃香滿室偶見一甑則沉香所作也

山水香

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昶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

焚之香用精沉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伴月香

徐玄或遇月夜露坐庭中但焚佳香一炷其所親私號伴月香

雪香扇

孟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名雪香扇

龍腦小兒

以龍腦爲佛像者有矣未見着色者汴都龍興寺惠乘寶一龍腦小兒雕製極巧彩画可人

香與墨同關紐

邵康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既久佳品乏絕人為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研楓肪羼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置石鼎清晝焚香空齋蕭瑟遂為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畫

香事

宋范曄字蔚宗撰香序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慘虐詹糖粘溼甘松蘇合安息鬱金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華又棗膏昏蒙甲

煎俗淺非惟無助於馨烈仍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景之棗膏昏蒙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

香尉

述異記曰漢惟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時謂之香尉

懷香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香市

南海有香市以香交易亦有採香戶朱崖郡有香州州中出諸異香

披香採香

漢宮有披香殿吳王闔閭起響屧廊採香徑

啗香

啗香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母以香啗瑤英故肌肉皆香美

雞舌香

雞舌香生崑崙國及交廣樹有雌雄雄者皮葉並似栗其花如梅結實如棗核雌樹不入香用亦無子而花比雄樹無異

杜陽雜編云應劭為侍中年高口臭帝賜雞舌香含之

竊香

晉韓壽字德真為賈充司空掾充女窺見壽而悅焉因與侍者通慇懃西域有奇香一著人身及衣中經月不散帝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遺之充聞其香知女與壽通遂秘之因以妻焉

香溪

吳王故宮有香溪乃西施之浴池又呼為脂粉池

香童

天寶遺事元載好賓客常於寢帳前立金童玉女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至曉

雲芳園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爲山阜薔薇水蘇合香油爲江池零藿丁香爲樹藂薰陸爲城郭黃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員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雲芳園或曰平蜀而得之者

旖旎香

高麗舶主王大世選沉水近千斤疊爲旖旎山如衡岳七十二峰

乞兒香

林邑占城闍婆交趾以䆉出異香劑和而範之氣韻不凡謂中國三匀四絕爲乞兒香

糚嚴餠子

長安大興寺徐瑾男楚琳平生作神香稱糚嚴餠子以爲供佛之品作峭兒爲延賓之用旖旎丸以自奉檀那概之曰楚琳和尚自作香丸餠子

六尺雪檀

南夷香賈到文登盡以易疋物同光中有舶上檀香色正雪白號爲雪檀長六尺餘地人買捨僧房作拂衣竿

握君

僧繼顒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劉鋹亦好在潛邸以金易致每接僧賓則頂帽具三衣假此丘秉此揮談名爲握君

清閑處士

海舶來有乙沉香翁剜鏤若神鬼高尺餘舶酋以上吳王目爲清閑處士

龍腦

龍腦出波津國樹高八九丈大七八圍葉圓而背白

其樹有肥瘦形似松柏作杉木氣謂之龍腦香清脂謂之波津膏子似荳蔻淨如雪花者善如麥麩者不佳合糯米黑豆相思子貯之則不耗仍分生熟之異稱生龍腦則上之所載也其絕妙者謂之梅花腦子有以飛結成塊者謂之熟龍腦氣味差薄 波津一作波斯

麝香

麝香食栢葉及蛇採者多以一子真香分揉三四子亂取至復䄡以餘物或有夏天食蟲多至寒則香滿如春患病痛自以脚剔出人有得之者勝如人

帶麝非但香亦辟惡以真香一子着頭間辟惡[illegible]

惡夢及尸疰鬼氣今或傳有水麝其香尤為佳矣

沉水香

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二國同是一樹葉似橘經冬不凋夏生白花而員細秋結實如檳榔色紫似椹而味辛皮青色木似巨櫛重實黒色沉水者是也今復有黃色沉水者謂之蠟沉丁香相傳香之類有四曰沉曰箋曰生結曰熟黃其為類也名有十三今得其八九馬曰文格土人以木為格謂如烏文木也曰黃蠟曰牛眼曰牛角曰牛蹄曰雞頭曰雞骨皆沉香也

檀香

白檀香出崑崙國又有紫檀人磨以酒服之能療風腫之疾雖不生於中華人間徧有之

蘇合香

蘇合香生中臺山俗傳是獅子糞外國說不然今皆從西域來真者紫赤色極堅實芬香重如石火之灰白者甚佳主辟邪瘧

欝金香

欝金香生大秦國其香十二葉

薰陸香

薰陸香出天竺及邯鄲似楓松脂黃白色天竺者白邯鄲者灰綠

詹糖香

詹糖香生晉安岑州及廣東交州難得佳者

丁香

丁香生廣州樹大丈餘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釘長四五分紫色有粗大者長寸許呼為母丁香擊之則順理而拆

波浮香

波浮香即波津膏也見龍腦門

乳香

乳香廣志云南海波斯國松樹脂有紫赤如櫻桃者名乳香盖薰陸之類也今以通明者為勝目曰滴乳其次曰揀香又其次曰瓶香

雞骨香

雞骨香與沉水香同類以其枯燥輕浮故名之曰雞骨青桂香即沉水香有黒斑者

木香

木香一名蜜香從外國舶上來葉似薯蕷而根皮花

紫色如雞骨堅實嚙之粘齒者良又有一種謂之青木香亦云雲南香根也

降真香

降真香出交廣舶上帶來其香如蘇方木燃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美

艾蒳香

艾蒳香似細艾又有松樹緑皮亦名艾蒳可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

煎香

煎香亦沉水香同類肥而肌理有黑脈葉子香即煎

香之海者尤勝於煎

芸香

芸香似邪蒿可食典畧云芸臺香辟蠧魚故稱爲芸臺書

芳香

芳香即白芷也道家用此以除去尸蟲

馬蹄香

馬蹄香即杜衡香也形如馬蹄惟道家多用服之令身及衣服皆香

蕙香

蕙香緑葉紫花魏武帝以爲焚香用之

都梁香

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

甲香

甲香出南海唐本草云蠡類大如拳青黄色長四五寸合香中用焉能發諸香聚烟高聳須酒蜜煮炙修製方可入用又有迷迭香廣志云出西域

蘼蕪香

蘼蕪香王子年拾遺記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二舞人皆以此香屑鋪地使舞其上而無足迹辟寒香

能辟邪氣又有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自西漢至唐公主乘七香車四面綴五色玉香囊中貯此四香每一出游則芬香滿路

月氏香

月氏香瑞應圖云天漢二年月氏國貢神香後長安疫宮人得疾者焚之即瘥百里之内皆聞香氣每一焚之香數月不滅

沉榆香

封禪記黄帝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

首岸香

首犀香靈帝初平三年西域所獻者煮爲湯與宮人
沐浴經月香氣不散

石葉香

石葉香疊狀如雲母魏文帝時題腹國所獻

鳳腦香

鳳腦香穆宗常以此香於藏真島前焚之

紫木香

紫木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麝草香

百濯香

百濯香拾遺記孫亮寵姬四人合四香皆殊方異國

所獻經踐躡晏息之處香氣在衣衿中經月不散

蘅蕪香

漢武帝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夢覺香氣猶着衣
久之

金磾香

洞冥記金日磾既入侍欲衣服香潔變故膚之氣自
合此香

沉水香

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亦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
如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茄竹葉者皆佳至輕薄
如紙者入水亦沉香之節因久蟄土中滋液下向
結而爲香采時香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
上環島四郡界皆有之悉冠諸蕃所出又云出萬
安香最勝說者謂萬安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
尤醞籍豐美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花梅英鵝
梨蜜脾之類焚一爐氛翳彌堂翻之四面皆香至
煨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辯也北人多不甚識蓋
海上自亦難得省民以牛博之於黎一牛博香一
担歸自差擇得沉水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廣
州舶占城真臘等香近年又貴丁香眉束者予試

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往腥烈不堪腥者意
味又短帶木性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
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於欽州謂之欽香質重
實多大塊氣尤酷烈不復風味惟可入藥南人賤
之

蓬萊香

蓬萊香亦出海南即沉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
笠及大菌之狀有徑一二尺者極堅實色狀皆是
沉香惟入水則浮刳去其背帶木處亦皆沉水

鷓鴣斑香

鷓鴣斑香亦得之於海南沉水蓬萊及絶好箋香中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鷓鴣臆上毛氣尤清婉似蓮花

箋香

箋香出海南香如蝟皮栗蓬及漁簑狀盖修治時彫鏤費工去木留香棘刺森然香之精鍾於刺端芳氣與它處箋香異別出海北者聚於欽州品極凡與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相埒海南箋香之下又有重漏生結等香皆下色

都夷香

都夷國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一粒如粟米許投入水中俄頃滿似大盂

宣和異香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貢有篤耨龍涎香悉金顏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貝數十斤白者止一二斤以瓠壺盛之香性重滑破之可燒號瓠香白者每兩價直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爲珍異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寶色若綠葡萄號猫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辟蠱毒之藥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爲返魂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振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名曰驚精香或名爲振靈丸或名爲返生香或名爲人鳥精香或名爲却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 十洲記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

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心微碧不結實刻其葉而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辟衆惡 出酉陽雜俎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出酉陽雜俎

䔧齊香

䔧齊香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頂勃梨咃長一丈圍一尺許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

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衖療百病 出酉陽雜俎

薔薇水

西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固其外尤香透徹聞數十餘步灑着人衣袂經數十日香氣不散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爲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婢耳

香木

香木初一種也膏脉貫溢則沉實此爲沉水香然沉水香有四熟結自然其間凝實者脫落因木朽而

自解者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脉聚焉虫漏因蟲傷蠹而後膏脉亦聚焉自然脫落爲上以其氣和生結虫漏則氣烈斯爲下矣沉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爲弄水香番言名婆菜因其半結則實而色重半不結則不大實而色褐好事者謂之鷓鴣斑婆菜中則復有名水盤頭結實厚者亦近沉水凡香木被伐其根槃必有膏脉湧溢故亦結但數爲雨淫其氣頗腥烈故婆菜中水槃頭爲下餘雖有香氣不大凝實又一品號爲箋香大凡沉水婆菜箋香嘗出于一種而每自有高下三者其產占城不若真臘國真臘不若海南黎母峒海南諸黎洞又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間黎母山至是爲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有高化二郡亦產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爲一種類箋之上者海北香若沉水地號龍炷者高凉地號浪灘者官中時時擇其高勝試爇一炷其香味雖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

百和香

古詩云博山罏中百和香鬱合及都梁又氍毹五木香迷迷艾納及都梁嘗按唐志都梁香出交廣形

如霍迷迷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迷賦

嶺南諸香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榦連枝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虛柔山民或以搆茅廬或以爲橋梁或以爲飯甑尤善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槁中或爲沉或爲煎或爲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槃香今思南高竇等州惟產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經年得雨水漬遂爲結香復以鋸來取之刮去白木其

香結為斑點亦名鷓鴣斑燔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木中取者宜用熏衣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香在土中歲久不待刓剔而積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碎之柔細者謂之黃蠟沉尤難得

乾餘彝

江南山谷間有一種奇木射香樹其老根焚之亦清烈可愛號為乾餘彝

鶯觜香

番禺牙儈徐審與一舶主何吉羅洽留不忍分判臨岐出如鳥頭大者三枚贈審曰此鶯觜香也價不可言當患疫者中夜焚一顆則終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合門得免餘者[illegible]之呼為吉羅香

返魂香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一日僧[illegible]不歸見鍋中湯沸揭視之二卵煮將熟[illegible]收歸巢中者僧命還納巢中曰卵已熟[illegible]其生但見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歸僧供佛前後倭人入寺拈香見木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供者豈敢賣錢有能造觀音閣者則與之倭願酬價五百金僧遂與之去後數年倭人復來入貢訪僧僧已故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也倭曰此仙香也焚之則死魂復生當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欖香

橄欖木脂也狀如黑膠飴江東人取黃連木及楓木脂以為香欖香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

香之上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為甚佳

楓香

樹似白楊葉員而岐分有脂而香其子如鴨卵二月花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曬乾可燒九真郡皆有之

水松

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眾香而此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不香於彼而香於此物理之難窮也

天仙椒

霄蘇宮判在吞蟚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

皆赭色山產椒椒大如弾丸燃之香徹數里每然
椒則有鳥自雲際蹁躚五色名赭爾鳥蓋鳳凰種
也昔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
解詔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
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
鳥翔集拾遺錄

神精香草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名荃蘼亦名春蕪
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枝如弦可為布所
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氷紈每燒一片滿

室皆香女人帶之彌有芬馥

香品

環島四郡以萬安軍所採為絕品或謂萬安在島之
正東鍾朝陽之氣尤醞藉豐郁四面悉香番爇燼
餘而氣不焦所產處價與銀等洪駒父香譜亦以
沉香絕品瓊之黎洞南為最橄欖香出廣海之北
橄欖木之節因結成狀如膠飴而清烈無俗旖旎
氣烟清味嚴宛有真馥生香惟此品如素馨茉莉
柑柚為蒸香皆以降香為骨去其夙性而熏入焉
各有製法而素馨之熏最佳高容雷化山間亦有

香但白如木不禁火力氣味極短疑亦無膏乳上
人貨賣不論錢也光香箋香黃熟香牛速香結排
香蓬萊香皆出海外惟生結鷓斑脫完茆葉為沉
之最藥沉不預也大率沉水以萬安東洞為第一
品在海外則登流眉片沉可與黎東之香相伯仲
登流眉有絕品乃千年枯木所結如石杵如拳如
肘如鳳如孔雀如龜蛇如雲氣如神仙人物焚一
片則盈室香霧越三日不散彼人自謂無價寶多
歸兩廣帥府及大貴勢之家

龍涎香品

香譜所載品類甚多獨龍涎龍唾于石上數月不起
起則涎覆其上土人候其去則取之涎沫凝積如
百藥煎而色白者良黑色者多雜以沙土不可用
以其能聚諸香氣不散故用之宣政間有西主貴
妃金香得名乃蜜劑者若今之安南香也光宗萬
機之暇留意香品合和奇香號東閣雲頭其次則
中興復古以占臘國沉香為本雜以龍腦麝香梔
花之類香味氤氳極有清韵又有劉貴妃瑤英香
元總管勝古香韓鈴轄正德香韓御帶清觀香陳
司門木片香皆紹興乾淳間一時之盛耳慶元韓

平原製閣古堂香氣味不減雲頭番禺有吳監稅菱角香乃不假印脫手捏而成當盛夏烈日中一日而乾亦一時之絶品今好事之家有之泉南香不及廣香之爲妙都城市肆有詹家香頗類廣香今日多用全類辛辣之氣無復有清芬韵度也雖御前宣揚號曰宮香而香味亦淺薄非舊香之比不可入品題矣

龍涎諸說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值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旁

常有雲氣罩住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年或二三年土人更相守候視雲氣散則知龍已去矣往觀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之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仇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亦有魚聚而潛食之土人惟見沒處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於官府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射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國西海多龍枕石一卧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極細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眞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如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

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雖有腥臊而香尚存惟汎水香可入香用

龍涎香玻璃母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大內諸司局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二杖植於馬前大內諸司局大駭惧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庫入內藏庫焉時于奉宸庫中得龍涎香二琥珀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鉠滓然塊有大小猶兒拳大莫知其用又歲久無籍且不知所從來或云

顯德間大食國所貢又謂真宗朝物也玻璃母諸璫常以意用彷彿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其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古朴外視不大佳每以一豆大爇之輒作異花之氣芬郁滿室終日略不歇于是太上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禁中因號曰古龍涎當是時一餅可直百緡金玉易得而古龍涎不易得諸大璫又爭取一餅以青絲貫之佩于衣領中摩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今之佩香蓋因古龍涎始

漆炭類

新羅漆

高麗黃漆生島上六月刺取瀋色若金日曝則乾本出百濟今浙人號新羅漆

石炭

石炭不知始於何時東坡作石炭行言其鍊作兵器甚精亦不著起於何時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劭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于世久矣今西北處處有之

竹炭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燃亦無烟耐久真奇物也邛州出鐵烹煉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入城中

浮炭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內十餘帖皆與酒務官托買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麩炭冷今人謂之麩炭

瑞炭

西京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迫人而不可近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總論

羽毛之始

淮南子曰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于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于庶獸注云羽嘉飛蟲之先酉陽雜俎亦云此盖鳥獸之始也

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白鳥故生衆鳥

鱗介之始

又曰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鯤生鯁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于庶魚介墰生龍先龍先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于庶龜注云介鱗鱗之先介墰龜之先也段成式以龜爲鯇此盖龜魚之始也

鳥虫別名

鳳曰長離龍翼馬身曰乘黃亦曰訾黃班犀曰駭犀通天犀曰駭雞瑇瑁曰文甲雉曰鷮息鷹雉曰游又曰澤雉白曰素雉吉鵲曰芻尼鵶曰仁鳥曰孝烏雞曰燭夜鸑威儀曰魚雅雁頸曰殊翁鳥似鵁鶄者曰屬玉野鳧膏可瑩劍曰鷉鵜鴣善食鴻曰鴻豹沒羽曰珍羽似鶴黃白色曰鶂聲韓國所餽雞曰寒雞鴐鵞曰野鵞四時鷙鳥曰四扈水獸能覆船者曰倉光野羊曰羦羝似麟無角曰狩扳駿如馬食虎豹曰倨牙似豹無前足曰豴狂熊曰貔熊文虎曰雕虎大虎曰斥虎奔虎曰貔虎似虎而大能噬暴虎曰酋耳白麕曰銀麕豬曰龍慮老豕曰艾豭牛脊上隆高曰封牛小犢曰繭栗

蛾曰大花又曰暮光蝌蚪曰玄針蚊曰豹脚蟻曰玄駒螻蛄曰地螾螾音蚓蚯蚓曰蜿蟺大蚓曰巨白螢曰熠燿曰耀夜曰景天曰宵燭鮓曰藏魚水蛙曰蠹魚蠹蛙同蝙蝠曰蠍蠼蜥蜴曰蝾螈大蛤曰方諸游魚曰淫魚烏鰂魚曰漠墨鱠殘曰吳王膾石蛣曰紫蛣魚虎曰虎鷹鱣屬大者曰王鮪小者曰叔鮪魚不釣而來曰陽喬腹無鱗有殼曰鰒魚福州謂魚脬曰佩羡槎以斷水曰縴蕭艹三足曰蜮祥一曰水弩又曰射景亦曰含沙水族曰水羞蚺蛇曰吞鹿

呼虫為程

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之傳不能改也

虫名之誤

蔡郎中以反舌為蝦蟇淮南子以蝨蝕為蟣蠓詩義以蝨為螻蛄高誘以乾雀為蟋蟀

蟻穴蠅營

人但厭蟻之忙而不厭我之忙甚于蟻也人但惡蠅之穢而不悪我之穢甚于蠅也必以塞蟻穴之心

塞利穴則蟻鬪銷必以驅蠅聚之心驅名聚則蠅營破

桂蠹蓼虫

桂之蠹不厭桂之辛而去之蔗蓼之虫不虞蓼之螫而慕乎蜜性所宜也氷有蛆茀彊火有鼠茀熱吾何疑

五官不全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於鼻龍無耳以角為聽盖牛耳無竅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菟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能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蛤蜃無臓獐無膽鼠亦無膽（或曰鼠胆在首）鱇鱇魚亦無膽又無顋猴無脾兔亦無脾又無腎蝌無腸蝦蟆亦無腸鳥無肺鵝無舌又無後指蛇無足（或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又云蛇以桑薪燒之則足出見）豕無筋蚓亦無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者無翼麏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鴦有翼不能飛（陳藏器本草引尸子云家鴨為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無足而飛者惟螣蛇又云蛣蜣無鼻

水母無目蚕無胃魚鱉無耳蛇眼聽

鳥趾

凡鳥三趾向前一向後鸜鵒兩趾向後

物有毒

雞之毒在心燕之毒在尾羊之毒在駁名檎栗羊者尤甚凡物之久者皆不可食

物有辨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蝦蟇置地上凡東行者為雄陽物受生氣也其皮硝入雞腹中同煮食之可消痞瘀

吐生

獸吐生者兔鳥吐生者鸕鷀蒼鶂兔脣缺鷀鶂胡大此其異也以竅論胎卵亦不盡然

胎卵生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能走耳

物有制化

治金以鹽攻玉以石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煮羊以飀者鼈以蚊飯秽腐青石猫糞腐錫火灼蛇足則出火燭蚕肉則收魚食菽則死鼠食菽則肥蟹得漆

則散麻得漆則湧桂得葱則軟樹得桂則朽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金得伯勞血則昏鐵得鸊鷉膏則瑩鵁鶄厭火孔雀辟惡琥珀拾芥獺膽分杯戎鹽累卵穀膠團沙物之相制也

物孕

鶬鶊覩抱雀聒抱龜黿影抱蝦蟆聲抱鵁鶄沫乳鸛跡履鵲枝鸚鵡頸交鸜鵒足交鶴聲生鼈望生鵁鵲睛生鷺目生雁影生魚思生蛭空生孔雀雷孕蝬地聽孕兔舐孕鸕鷀口孕諸蛇中惟蝮是胎產蝴蝶絡緯蟋蟀以化生鼻亦以須交凡鳥皆雄求雌惟雀鶉鸛則雌求雄

物忌

虎食狗鳩食桑椹猫食薄荷輒醉與燕避戊巳蝠伏庚申都有所忌耳虎名李耳凡虎食畜産不至耳諱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爲一缺乃食終不輒亦其性然耶

物占

狼倒地以占向鳩巫步以禁虵鸛禹步以觧雛溺鸛敕水啄木畫符虎則舉爪坼地鸛奇偶而行令畫地卜者盖虎卜耳又有羊卜牛蹄卜鳥卜及瓦卜

栗卜紫姑卜云

物精

郭景純鼉精杜元凱蛇精張果老蝙精安禄山猪精

物名

去勢一也豕則曰豶牛則曰犗馬則曰騸人則曰閹蠹害一也木則曰生蝎石則曰生金魚龍爲孽曰魚孽龍孽豕馬爲禍曰豕禍馬禍鼓射爲妖曰鼓妖射妖蠱于作灾曰蝝灾牛畜作疫曰牛疫梟鳥曰食母破鏡獸曰食父象州出獸曰懶婦獸准南出魚曰懶婦魚蚊曰白鳥螢曰丹鳥銜羽鳥曰

周周比肩獸曰蛩蛩蟹曰無腸公子龜曰玄衣督郵鼈曰河伯從事鼉曰河伯使者鸊鷉曰綠衣使者白者曰雪衣娘猿曰臂參軍羊曰髯主簿燕曰天女鵲曰神女雀曰嘉賓蟬曰齊女鴿曰飛奴蚯蚓曰歌女皆以人與官名之

物化

故而新者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螯皆終身一換惟鹿每歲一換龍象六十年骨全後換臭而神者朽木為蟬積穀為蠹壞裙為蝶腐茵為螢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爇生火火灺生土土丱生金金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游思睿信立白虎馴擾言從文武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凰鳴桐

羽鱗皆獸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梟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行屬鳴屬

考工記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注雕琢刻鏤祭器

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却行螾延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易說卦離為鼈為蟹為龜注皆云外骨此以鼈有肉緣故稱內骨螾延曲蟮也能兩頭行是却行鼃黽即蝦蟆也脰項也精列爾雅蟋蟀蛬注云今促織也一名精𧌑發皇爾雅蛂蟦蛢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七月詩斯螽動股陸璣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也楊雄云蛇醫或謂之榮原又虫蜫賦蝻以胃鳴蟖蝪以胸鳴蓋

因此經之注朐鳴者買馬作胃賈云雹鴨也一本又作骨云敝屁屬也敝屁不知何物

兔烏

舊傳兔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兔脚撲揪雌兔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然則兔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辨耳詩曰詎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是烏之雌雄亦難辨者古者日烏月兔相傳已久傳曰日無光則烏不現烏不現則飛烏隱竄漢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

光其日長安無烏而今世卜兔之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兔多月暗則兔少故說者謂天下之兔皆雌而顧兔為雄然無謂天下之烏皆雌而三足為雄者

越睒駿

雲南越睒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睒駿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臍未斷時馬旁踏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餵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書籍見吳萊淵穎集廣中溫燖鴨卵輒出雛或以煎魔火焙鴨對西域骨種羊子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雙槐歲抄)

信天緣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鶴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間腐草泥沙唼唼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禀性不同如此余按信天緣一名信天翁國朝陶廷瑞有詩荷錢荇帶綠

江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說可以諷世(群談採餘)

物靈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瑇瑁輒閉口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巳鵲巢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雞獨司晨鶴能警夜而已(餘冬序錄)

物用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詘鳥以其足偏

以其髯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蝣蝤以其背砂棱子（一名倒行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取視者以目而水母（即蒲魚）又借蝦視走者以股而駏驢又借蛩蛩狽借狼走（徐參序錄）

人魚劍脊烏

乾道六年湖州市中弄蛇客養一魚於瓦盆狀似鮎而黑腹下出兩手若人狀者拾指皆具蓋所謂人魚也又武康山間産一種蛇名曰劍脊烏大而善走逢人則昂首而立其尾着地不及寸須急趨避之乃免其害

止風息潦

群毛止風孤槌息潦取黑犬皮并白毛雞左翼剪燒之搖鷄卽風生揚犬卽風止三寡婦七孤兒令各持研朱槌孤兒仰天號寡婦向地哭卽雨止有大驗（張華感應志）

胡桃之劵

胡桃之劵令雞夜鳴甑瓦之契投梟自止以胡桃東南枝劈之書劵字記置之於雞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甑瓦書契字置於墻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

卽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禽獸呼名

昔有解蛇語知翻迹姑者吏異○沈仲彝曰人家呼雞則曰喌喌呼鵝則曰呵呵呼鴨呷呷呼猪囉囉呼猫喵喵呼羊哩哩然則不但人識畜音畜亦識人言矣喵哩等字似俗豈或有本

飛走異類

飛者棲木食木鷹鸇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斂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從物逆風而行則從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及陰物行必北首鱉海族行必東首鳥之雄者以左翼掩右鳥之雌者以右翼掩左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

九竅八竅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

鳥獸避忌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十爲群里人以酒幷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牽於外始戒終忘竟以身斃人之智其賢於翠鳥與猩猩者幾希

雄狐牝雞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群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爲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二字從牛旁雌雄二字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

火鼠雪蛆鐵虫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則爲火浣布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錘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

物類相制

礬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虫無聲鼃黽也尤怒鳴牡蘜蘜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于水東面爲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虫無聲人家近水者此鼃頻聒最爲可惱此法未

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戎塩累卵獺膽分杯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至于蟹烟集鼠人肌粉犀諸如此類不可殫紀

物畏其天

禎濟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

蛇蟠蟀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産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逬入籬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次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如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渉其腹

也蜈蚣之妖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鶴林玉露

物性

夏月蚊虫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屋中左有而右無栗子以毛牖於眉上一抹後用火煨決不炮蝋燭散心時以線繋縛下段後即不散也鶖與斑鳩不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蝎蛇之膽隨月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

地不產獸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西蜀無鴿

嶺南水族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茆鱓草螽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蟆曰蚅蛤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爲鸚鵡泡魚 䱐夫 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毫豬沙魚之斑者化爲鹿

十玩

武宗爲潁王時邸園畜禽獸之可人者以備賞玩繪十玩圖于今傳播九皐處士 鶴 玄素先生 鷴 長鳴都尉 雞 靈壽子 龜 惶惶奴 猴 守門使者 犬 長耳公 驢 鼠將 貓 茸客 鹿 辨哥 鸚鵡

異類證果

廬州有坐化貓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

禽獸有義

淮安有義鶖孝狗義貓即實應湖漁人得鶖烹之而

雖鷙亦下死於釜孝狗即城中庸氏犬烹其母三
雛各銜其骨跑土埋之伏地鳴咽又涿郡事家有
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
塗其身以泥而交馬及洗出本色子母皆跳躑以
死人號爲烈馬云

獸異

鄧艾征涪陵見猨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
爲拔箭以葉塞瘡艾歎息投弩水中華陽國志周景式
至緩安逢猴徒逐猴母負子投水中乃以戟穿其
脇母隨其傍以手拥子而死見者慘焉景式孝慈

孝根于天性物不異人也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
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
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元周公謹癸辛
雜志云武平素產金線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
不少置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
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死邑
人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
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何取之者
之不仁如是乎宣驗記廬陵人吳唐少好獵射發
無不中後春月將兒出獵正值麀鹿將麛唐射麛
即死鹿母驚還悲鳴俯仰頓伏唐又射殺鹿母至
前逢一鹿上弩當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抱兒方
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不仁之
毒感于神理殆非誣也

獸雜人形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
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
謂業報者也豈其然哉北窗記異眞寧縣有牽羊
叫化者其羊胸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
甲如羊頰長見者皆言人前身爲惡今生致此或

又曰不然蓋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
俗通云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亟爲生胡子問養
馬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也朱子語錄或問人
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
有猪毛及猪皮又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
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卽此究之世間禽
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物忌

姙娠者不可啖兔肉不可見兔令兒脣缺又不可啖
生姜令兒多指

張華博物志人食鷰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陶隱居本草亦言之何孟春曰蛟龍非潭淵不居食鷰之泅游清淺何畏乎龍不幸而墜潭淵自無活理誰見彼食鷰者獨遺餌耶蓋小說家事可笑如此梁四公子記云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鷰孟春又曰人所以不可食鷰者其以是耶曲說之不通又如此

嗜好

塩食之死熊而飛鼠餮食之死鼠而肥蠶豈惟物哉人之嗜好亦有不可曉者曹公之野葛夏蟀之鴆乳硫黃是也

異物可信

嘗聞犀雞食棘刺野羊剝腹取脂復生近日甘肅西産饕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李文及彼處奏事人云然犀雞之食棘刺所親見者

龍虎異性

凡食斷腸草者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飢凡食砒霜者死龍食之而肥物性之異有如此者客退紀談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齕之必茂經羊齕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何相反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麗厚有春生之象馬鬭死而殺鬣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馬見死而無懼亦喜殺性也二物稟生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

相物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帝臣陳君夫相犬留長叟相彘樂陽諸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胎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君賛相後於以相馬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例伯樂相馬經浮丘伯相鶴經寗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鶴經諸葛潁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鵞經抑皆古事耶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班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

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丘伯有隺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虫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其經怪奇豈卽相貝經歟

獸類一

麒麟

詩麟趾孔穎達疏有曰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卻麟謂此麟也然則漢唐宋所謂瑞麟者皆并州麟之類耶

似麟

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于牛其夜有火光雷

聲又見其角以爲妖擊之口吐火數頃又蘇逐之土又自起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致之省城然識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馬蹄此則牛蹄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記者誤耶抑形有變耶此亦記之誤耶抑似麟非麟者耶古又謂牛馬交則生麟此牛馬交者耶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血腹下麟果然耶

麟鳴

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騶虞

騶虞賈氏作騶御乃虞人非獸也呂作獸

角仙

華清宮一鹿千年精俊不衰人呼曰角仙

玉署三牲

道家書言獐鹿麂是玉署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不忌兼薦天真上帝

京山鹿寨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晚抵村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卽出覩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

向而麀麂中處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禾苗爲之一空獵戶雖沓其傍云不可近近輒觝觸遭之者多死明旦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而追隨之伺巨者前行稍遠乃敢搏射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清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蒼耘也享神用其网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必

不得力以鹿嘗喫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仙鹿

明皇狩近郊射中鹿張果曰千年仙鹿也漢武帝時有生獲此鹿者帝活之且命以銅牌識其年月果于左角上得一小牌

蒼鹿

鹿千年化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為脯食之壽至二千歲餘干縣有

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鐫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蒼鹿 出述異記

鹿雜說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鳥脛骨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麀鹿聲則麕鹿畢集蓋為牝聲所誘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蓋游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自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啖然後斃鹿何其苦也夫犹麝孔雀以有用賈禍良可愍哉

獅服虎豹

後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于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躍曳鎖而走帝大笑 出伽藍記

獅子筋尾

釋氏書言獅子筋為弦鼓之衆絃皆絕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出酉陽雜俎

說蘇合香獅子糞也

吼

弘治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險一番人長守之不離夜則同宿于大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忽變而作威矣一人因近視焉其舌略舐面面皮已去半矣又畜二小獸名之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着其體肉即腐爛吼又畏雄鴻鴻引吭高

鳴吼即畏伏又如象見獅子則奔且畏鼠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不必强之而後馴也

獅子受制

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哮吼奮迅左右咸驚汗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軛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于獅子頭上獅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其一子以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犬皆伏無鳴吠者（出博物志）

西域進獅

成化辛丑歲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時河間陳公鉞爲尚書必欲爲覆奏一司官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盖無用之物不宜受宜引珍禽異獸不入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郤之如或憫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尊而求物於外夷寧不貽笑于天下後世

陳公覽之恐怫 上意乃咨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爲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獸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初無大異輟耕錄所載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隻醋蜜酪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者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盖胡人故爲此以愚弄中國中國人惟知承上意故甘受愚弄而不悟也

犀

犀牛大約似牛而猪頭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爲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俱有束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偶有通天者花點大小奇異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者有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價直無算矣若通處白黑分明花點奇異則價計巨萬亦希世之寶也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牛犀額上者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銙具斑散而淺者即拍爲盤楪器皿

之類又有駭雞犀（群雞見之驚散）辟塵犀（為婦人簪梳塵不著也）辟水犀（此犀行于江海水為分開置之霧之中不沾濕）明犀（置于暗室則有光明）此數犀但聞其說即不可得而見也（出嶺表異錄）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犀得真角一尺刻以為魚啣入水中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為叙者將煮毒藥為湯以此叙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矣（出抱朴子）

犀角雜說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趣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正插倒插腰鼓插倒插者一半已上不通正插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段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皋常職于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以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爛折則不能起又云犀角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于地人欲得者以假角易之（出酉陽雜俎）

偽犀

犀以黑為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內中有偽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凉磨之不熱

莫猺象牙

閩州莫猺以樵採為事常於江邊刈蘆有小象奄至捲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有老象卧而喘息痛聲甚苦因舉其足見足中有竹丁莫猺曉其意以腰繩繫丁拔出膿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捲青艾欲令塞瘡莫猺摘艾熟挼以次塞之盡艾方滿久之病象能起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

小象乃去須臾將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去復將一大牙至莫猺呼象為將軍言未食患飢象往折山果數枝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大牙還行五十里仍還取其遺刀送至本處小象搖耳久之乃去其牙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議直至四十萬他胡見牙色動私白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為主人紹介二胡交爭遂至相毆白于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實其言府君曰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固斬胡方白云

牙中有二龍相瓔而立可絶爲簡本國重此者以
爲貨當値數十萬萬得之爲大賈矣洪州乃以
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
牙主曰汝貌貪賤不可多受錢物賜敕閩州每年
給五十千盡而復取以終其身 出廣異記

獵夫救象

張景伯之爲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者常逐獸山中
忽遇群象來圍獵夫令不得去有大象至鼻絞獵
夫置之于背獵夫刀仗墜者象爲取還馱入深山
五十里經大盤石石際無他物盡象之皮革血肉

存焉獵夫念曰得無于此啗我乎象負之又過石
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依樹獵夫因得登木焉
弓墜于地象又鼻取仰送之象馳去俄而有一青
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毳毛髮鬣爪牙可畏其大
如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頃一次象
自北而來遥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懼戰
慄獸見之喜以足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取猶未
食啾獵夫望之嘆曰畜獸之愚猶請救于人向來
將予于山欲予殺此獸也于是引滿縱毒箭射之
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宛
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
下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負之出
山諸象圍繞喧號又至一處以鼻破阜出所藏牙
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之至前所遇處象又
皆跪謝恩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 出紀聞

象雜說

象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陶
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牙于藥旁南人言象尤惡
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
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

倒則下潛刺殺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
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
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出酉陽雜俎

環玉國象

環玉國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
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穵地埋之號
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 出酉陽雜俎

廣州象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
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楚越之

開象皆青黑唯西方拂林大食國即多白象劉恂有親賓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綉隨身隨拍騰踢動頭搖尾皆合節奏即天寶中舞馬之類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 出嶺表錄

象孝

劉世用言見象母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

識象胆

太宗一日閱後苑象死取胆不獲詔問徐鉉請於前左足求之果得象胆隨時在足上歎其博識

象肉

舊說象胆在足予見宣陵簿田世程說象嘗死三象其二胆果在足其一不見或言胆隨四時在于四足未必然也皮骨齒皆輸內府香藥庫其肉指實肉理段段不相屬味各不同舊說象肉千味其然耶

獨象

潼州潼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群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蹴踏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之最獷悍不為群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象憤賊

唐明皇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于河北向時之盛掃地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于人間其後歸于京師者十無一二祿山至東都既僭僭逆大設聲樂祿山擒幽燕土蕃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四海安得不從我于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不舞拜祿山大慚怒命左右置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胄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

象戰

海門縣上舍城仇池曾宦游西粵自擊交夷征戰每象一隻上備板鞍一付三面有欄如床之半殺前後鞦肚帶俱以大鐵繩為之象項一人執鐵鉤逐

引執上立十人各披鎧甲執器械行動如飛戟無
不利兵甚安逸此亦中土之所罕聞者

義象

元有馴象皇明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殳下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言蚩尾水之精能却火
災因致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則非也蘇氏演義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五 終

海右朋氏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二

說虎

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嘷聲震山谷須
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
弭耳而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咆然作
聲則嵬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
懼而不動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
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

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爲也凡食男子必自勢
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過之者當
作勢與敵而屡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
路故也虎而值人不敢須自遠作勢搶過人首而
嚙其衣領以去人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
破腹不敢躍也入山勿鳴金鼓虎反尋聲而至無
益也惟畏火器及繖人以繖張向之不敢犯虎所
至倀鬼爲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布
地盎此鬼嗜酸而不顧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鶬

背武有虛風襲人義與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牝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畏烏鵲又不便跳躍也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為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土人有能識此類者見則擒縛能化形為虎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着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主療小兒驚癇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蟲牙無復疼痛凡月暈虎

虎生三子

虎生三子則一為豹鵲生三子則二為鶚對子為豹不肖子為鴟

虎畏鼠蟲

偶宿民家犬為虎啣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無敢來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託何為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着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

悟宣城包氏書虎皆平原曠野布蓋叢薄中止有棘枝壽夭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微蟲損又可証也

李吹口

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蹤誤入市市人千餘叫噪逐之虎為人逼弭耳瞑目而坐忽一跳身半空咆哮市人皆顛沛仆倒長吏遣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刀剌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乙

字長三寸許在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

虎畏樂聲

紹興初岳少保制閫於荊襄是時墟落尤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為所害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若鼙鼓振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說乾道中王宣為副都統制自襄陽往郢渚途次荊郢間從馬直以百數日猶嘯山麓衆樂競奏候吏報一軍策都為虎於麥中馬上啣去正驚怖未已又報留部頭一人亦然其處距宿驛幸不遠李等策馬赴之

解鞍良久筆策者奔喘而至顏無人色少定始能言初為虎所搏置之穴中復往取留工至則啖食度已飽故未見傷害但與二雛美作戲忽憶得腰間有所挑器急取出大聲噴吹之巨虎駭震不暇挾其子踉蹌遁走不及顧望之極目乃敢歸免不免虎口也

朱子論虎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朱子以為有此理又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為人所見即怕人也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看畢虎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恃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

青瑣高議郢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郢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誠有之邪

傳黃中

唐傳黃中為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鼻中遂噴嚏聲大震虎遂驚墮便落崖腰胯下遂為人所得 出朝野僉載

种僮

种僮為縣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抵罪其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境吏目之為神君 出獨異志

海門虎

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家牛羊猪狗遭食者多居人畏其來至暮輒出避陳老翁林舍窓户籬壁皆為齧倒陳語妻子曰虎吃人自係定數我一家人八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出外自當之妻子挽勸不聽即開門見虎肋間帶一箭手為之拔取虎騰身咆哮為感悅之狀而去次夜擲一野彘以報自此絕跡

虎頭能致雨

東坡言太平廣記云以虎頭絡子龍湫潭中能致雨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尔雨不止試之有驗愚謂東坡非欺人者今年江南旱甚猶未有以此術白於有司者故表著之氣類相感理或然耳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
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
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聞者不能搏焉問
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
當心皮裏腹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
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脅而遁前左右二足
乃大觔也可為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
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
之少有沫焉其腸為馬繮雖劣者可御二

長沙亭長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月數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
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
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
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
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為虎搜神記

李徵化虎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少善屬文弱冠從州府
貢號名士天寶十載春登楊汝楞進士第後調補
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
鬱不樂謝秩歸閉門不與人通者歲餘後迫衣食
乃具裝東遊吳楚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
皆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歡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
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
至舍於汝墳逆旅忽被疾發狂鞭棰僕者僕者不
勝其苦旬餘疾益甚夜狂走一月不回於是僕者
驅其乘馬挈其囊橐遠遁明年陳郡李傪以監察
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行未一里有
一虎騰身草中作人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
傪聆音似李徵傪昔與同登進士契分極深遂問
曰李君何為至是也虎曰向見君有二吏驅而前

驛隸挈印囊以導爾井為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
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
學立身位登朝序寵甚清峻分紀百揆喜故人居
此地甚可賀傪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
深密今日獲君念舊之言何為不我見而自匿于
草莽中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
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
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
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翔者毳而
馳者則欲得而啗之既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値

一人腨然其肥因擒以歸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
行矜此化爲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欲見耳因
呼吟以咤繼之以泣條且問曰君今既爲異類何
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然君自南
方回車我行值君必當取其平生君亦宜嚴其警
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初
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至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
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豈念我化爲異類
乎君若自南回爲賫書訪妻子又吾於人世且無
資業有子尚稚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

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又曰君銜命乘傳
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
之恨何可言哉傪亦與之敘別久而方去傪自南
回遂專命傳書及賵賻之禮寄於徵子月餘徵子
自虢略來京詣傪門求先人之柩傪不得已具疏
其事後傪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饑凍焉傪後官
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白虎王君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
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
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百姓悲哀
其衆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猶
云白虎王君水經注

虎化僧

昔有處士馬拯馬沾相會於南嶽衡山晚宿一庵見
一老僧古貌龐眉揖見甚喜僧乃借馬之僕持錢
往山下市少鹽酪僧亦尾其後久而不歸須臾馬
沾至乃云在路逢一虎食人方畢既脫斑衣而衣
禪衲拯詰虎食之人服色乃知己之僕也沾指視
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僧口吻尚有餘血二人拒

須駭懼夜不安枕極力撐持房門終夜聞虎嘷南嶽
之神忽空中有人吟詩曰寅人且入欄中水午子
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
次早啓戶見外只一古井甚深乃俾設計謂井中
有一怪物拉僧看視極力推僧墮井尋以巨石壓
上回入庵中見佛案上有白金四錠二人相與分
携急趁以歸至半山遇一獵者張機于道旁而居
于棚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群虎方暴且止于棚
毋自輕往二人方攀緣上棚忽見數十人或僧或
道或男或女歌吟戲舞而至機所號泣大罵曰早

上二賊害我禪師今又有人敢張機害我將軍盡殺掛機而去二人嗟訝因問之曰彼衆何人也獵人曰此倀鬼也昔爲虎食既已爲鬼遂爲虎之役使其前導再問張弩人姓名則牛進也方悟詩中特進重張弩之句遂令牛進再張伏弩方畢見一大虎咆哮而至觸其機箭貫心而斃衆倀鬼奔走却回俯伏虎前號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等倀鬼無知生爲虎食殞身喪命乃汝大仇今復受役以爲前導幸虎之斃又從而號哭盡哀豈非大惑衆鬼大悟相與捨

去夷堅續志

封邵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不治民自食民述異記

虎化人

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一虎在道邊因化爲人遇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彎弧待之又遇呼暠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投弓於地虎人乃前謂暠曰燉煌土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失未幾暠乃移都酒泉建國稱爲西涼王劉昞淡遊實錄

仙岳觀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岳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獨寢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期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衘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具以此白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于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籙洞冠帔人之髮骨甚多斯蓋所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岳觀中漸無道士今並廢爲陵使所居出博異記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户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許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剋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束裝南邁以畢嘉禮鎬知其將至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

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自竹間背負德容跳入翳薈衆皆驚駭奔告于張夜色已昏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迴迴迤遠近曾無蹤跡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二三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岍徐行其艇亦隨焉不二三里過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據榻而寢之總爲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懼共闞喝之仍大擊板

屋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竟入山間僕從窺看云是人也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群婢看撫之雖髮鬟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群婢漸以湯飲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乃盛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遂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以此詢德容號啼不止越客既登岍遂以其事列於鎬[illegible]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黟歙往往建立虎媒祠今尚有存者 出集異記

虎媒

義興山陳氏家蓄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乃肥羜也取而烹之懼其復來繫豬羊於外以塞口及夕虎復啣一物至大嘷者再去陳趨視則一年少女子雖衣履沾敗而體貌絕妍扶入室久而息定乃言兒是江陰周商女隨母上冢爲虎所搏自分死虎口矣不意得至此主人易衣飲以湯粥俾之縫紉殊有條理主媼謂之曰汝既無歸肯爲吾子

婦乎謝曰兒得主君援救出死入生敢不惟命是聽陳以配其季子女其勤儉舉家愛重之浹辰其父母求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好因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謂之虎媒與玄惟錄裴越客事相類

丁岊

貞元十四年境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徵至則大脩擒虎具兵伏坑穽靡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酬十縑焉有老卒丁岊者善爲陷穽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隅

張設以圖之俄頃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立深
坑無施勇乃踊躍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躍
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豈衒其計
得誇其長當時方被酒因爲衣襟罥掛樹根而墜
穽中衆共蔑毅謂麋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
豈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豈之親愛憂豈乃共設
計以轆轤下巨索伺豈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
之全豈得索纏縛腰肢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
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
如此數四豈因謂曰爾豈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

除理宜及此頓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
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
怒衆人我氣未絕即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
若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庶幾其興爾舉領羣
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留
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豈則引繩
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瞑目不復留豈既得出遂以
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況
與誠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儻許
之豈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躍然

旋如荷恩施豈即積土坑側稍稍淺狹深丈許虎
乃躍而出奮迅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
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

械虎

襄漯間多鷙獸州有採捕將校設檻穽取之以爲職
業忽一日報官曰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廚命賓寮
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穽之中官寮宅院民間
婦女皆設幄幙而看之其徧人先造一大枷仍具
釘鎖四角系組施于穽中鈞徐徐以土填之鷙獸
將欲出穽即迤邐合其荷校虎頭纔出則壓而釘

之四面以索趣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
設機械困而取之則雖千夫之力曷以制之勢力
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拽犬雖有鐵牙利爪焉能害
人 出玉堂閒話

商山路

舊商山路多有鷙獸害其行旅適有騾羣早行天未
平曉群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叢薄中躍出攫一
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顧迨至食時聞遭攫者
却趕來相及衆人謂其已碎于銛牙莫不驚異覩
問故云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數枚頗望其母

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竄其崖側略不損傷而西其溪澗吽吼以呼諸子其因便潛伸脚於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脚墮于深淵不復可登是以脫身而至此歎羨欲生致此人教演諸子是以不傷真可謂脫身於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閒話）

倀亡

人爲虎食魂從于虎字書謂之虎倀亡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爲虎發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

在昏夜吽攄以爲無復望虎食人矣若爲其復嘗然乎將信將疑昨見說郛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倀哉果死不誣屍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爲虎之役幸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嗚呼市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爲之鷹犬以備指揮卸乃張皇其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倫悍莫指無復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倀亡與

程雲南

宣德中尚寶少卿程雲南甚爲狎昵（在禁中）上命左右引一虎縱其所處虎傍雲南而闔其門不令雲南知之乃遽召雲南起虎突出正與遇雲南驚跪呼久始定虎乃去牙爪不傷人　上大笑更有厭驚之賜蓋用爲戲弄如此

義虎傳

弘治初年得義虎事爲作傳文曰荊溪有二人髫丱交好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晏安無他技獨徵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者以不能富子曰固知也某山家豐於賄丢之

王計史覔之久矣若才正應此耳若欲吾爲若冀之窶感謝富子助其舟費弁載艷者以去抵山又謂吾固未嘗風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得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與若先容爲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兇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屢掤抵破碎血出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鐮斫之窶隕絕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曰若夫君嚙於虎試同若往檢屍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又偕上山富子又兇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徐而來濡之婦未

苔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甦焉婦驚走心念彼背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婦陳之人言禍勿哭當導之迓見舟而人臧恭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遥察之乃夫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過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賤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逭憾也婦曰吾讎若死若固不死吾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是更悲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于鄉君子曰視賊始謀亦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首耳

天后時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録奏檢瑞圖乃首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朝野僉載）

虎生角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生角

八駿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如此

馬名

絕地（足不踐土）　翻羽（行越飛禽）　奔霄（夜行萬里）　越影（逐日而行）　踰輝（毛色炳耀）

超光（一形十影）　騰霧（乘雲而趨）　挾翼（身有肉翅）　並周穆王者　渠黃　鷄斯　驌驦　驛奚　翠麟　乘黃　飛黃　騏驥　騕褭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並古良馬）　追風　白兔　躡景　犇雷　飛翮　銅雀　神鳧（並秦始皇者）　浮雲　赤電　絕群　逸驃　紫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帝者）　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帝者）　的盧（先主）　赤兔（關羽者）　飛兔（本古良馬出衛傳）　驚帆（曹真者）　候雪驄　凝露驄　懸光驄　決波騟　飛霞驃　勝霜白　發電赤　流星騧　翔麟紫　奔虹赤　青騅　颯露紫（[illegible]）

時勒驃（平宋金剛） 拳毛騧（平劉黑闥） 白蹄馬（平薛仁杲） 什伐赤（平王世充已上唐太宗者） 如意騮 獅子驄 玉逍遙（宋仁宗者）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香 百花鞏 （天寶中大宛所進汗血者） 自在將軍（劉吉者） 飛越峯又名撞倒山（洪武間者）

魏王繼岌奉命伐蜀王衍苑馬數百皆逸足也繼岌尤比選之得二十許疋價不可言

射香騟 錦耳驄 絡十二 趁日驄 偏界玉

陷冰騟 長命騮 孩兒驄 龍驤白 八百哥

掠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玉 玉尾騟

撒沙騮 天花騌 旋風白 翠地驕 六尺金

肉胡牀

吉祥座杜重威馬也肉胡床景延廣馬也

人稱千里駒

漢劉德 魏曹休 晉傅咸 劉曜 符朗 宋張敏 梁蕭映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齊丘仲孚 袁昂 北魏李孝伯 袁曜 北齊馮翊王閏 崔昂 元文選 後周景杜 隋張乾威 唐李嵩 已上皆稱千里駒

趙固活馬

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云吾能活馬固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丘杜廟以竹打樹果得一物似猨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活奮迅如故不復見前似猨之物其良馬之活魂與

九馬贊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偉也李壽長編載元祐

西域貢馬云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龍户馬人

長安有龍户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地如鰍魚退之云衙時龍户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傳要當詳攷之且質於博古者（志）又按程泰之曰退之上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呂那夜奢皆爲毗舍利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按中印度在西

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邪退之與佛典趣而此馬人出於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亦來同趣上日衛集邪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蠶賦曰此其身女子而頭馬首者與周禮禁原蠶為妨馬也令術家用姜蠶塗付馬齒馬輒不能齕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事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一方甃蓋覆馬

脊馬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窮也蔡攸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奏裁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為但不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　王荊道逢太保廣平王自言馬疾王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為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酉陽雜俎一卷北使迎南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演繁露

馬齒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一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齙十一年而下四齒齙十二年盡齙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齙十七上四齒齙十八年上

盡齙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駒行前後

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廐吏言上句生駒者行在母前中句生者行在母脇下句生者行在母後每驗之皆所不謬質曰是含靈之類悉稟五行之氣至於魚龍異淵沼虎兕殊藪穴分行列於鴻雁辨尊卑于蜂蟻蠢動猶然而况于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矯性之分其大者則為亂臣賊子曾欺之不如

浴馬

浴馬港㡳小流也漢時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馬形背小似巴滇馬遂名其孔為馬穴初得此馬乗出汚水上浴之遂名其處曰浴馬澗汚頃宿今名騎亭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馬十匹遜載還建業（出洽聞記）

龍馬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龍形有麟甲橫文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長可三四尺凌波迴顧百餘步而沒（出洽聞記）

漢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騮六名綠螭驄七名龍子八名麟駒九名絕塵總號九逸有來宜能御馬代王號為王良焉（出西京雜記）

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詔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攬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厄於朝邑市麪家挽磑騣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九花虬

唐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子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子儀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麟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即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故號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凝夜而九花虬緩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有及者（出杜陽編）

碧雲騢

碧雲騢者厩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

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如霞片故號
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
乎

紫燕

呂后時冬十二月見未央宮前有一紫燕后以爲不
祥使侍中陳當時逐之飛入廐內不得出值牝馬
方俛首而嘶遂飛入其口中便有紫雲覆於馬首
項之而滅當時奏狀后異之詔有司專視此馬後
生駒日馳數百里因號曰紫燕 漂粟手牘

五花馬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
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
星馬鬣剪爲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
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
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叱撥

唐詩紫陌亂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群牧判官王明
上群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
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凡十一種又
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鴛鴦叱撥曰桃
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榆叱
撥曰紫騮叱撥

大宛馬

漢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爲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
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爲大宛

蠶馬同本

辰乘異類并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
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
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庭中
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爲蠶俗謂蠶神爲馬明菩

薩以此

陳璋馬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昪時執政謂
璋曰吾將請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
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頃之昪
至璋扶疾而出昪至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
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隳我畜生不
忍耶殺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圉人竊具
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
張復召詬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

夕乃飲飴如故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襲旬月馬
亦悲鳴而死神異録

馬疋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後人號馬爲
一疋蓋以此耶

馬歲稱齒

事始曰唐貞觀中有牝馬三千匹於隴西置群牧使
開元初張萬歲紹其政恩信大行既沒衆避張氏
諱因以馬歲爲齒

果下馬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
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
漢書霍光傳云　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云漢廐有
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
乘之故號果下馬又魏志東夷傳云出果下馬裴
松之注云按果下馬高三尺見博物志魏都賦亍
按顏氏家訓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
恭東夷濊國所出也又北史尉景傳先是景有果
下馬文襄求之不與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
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
而杖之故舒王散愁詩云呼童羇我果下騮又任
昉述異記云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
出果下馬並高三尺又開元遺事云長安俠少每
至春時結朋連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纓絡並轡
於花樹下往來亦果下之類也

馬癖

晉王濟有馬癖濟有所乘馬甚愛之其叔湛曰此馬
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
不至耳濟飛養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
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

蹟而郵馬如常濟甚歎異

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
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
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
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誌云大宛馬
有解人語知音律者觀此自有種其來久矣讀唐
史明皇教舞馬百駟分左右部因目爲某家驕衣
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昇
平樂凡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衫

文玉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床三層或令壯士舉一榻樂作而馬舞床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説詩曰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騏驥舞華陽杜詩云鬬鷄初賜錦舞馬使登床徐積詩曰綉榻盡容騏驥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皆其證也（舉天雜錄謂舞馬者乃人舞于床上非也）

舞馬受笞

舞馬已散在人間祿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置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

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為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廐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以暴而終不敢言

御霞馬

太宗馬鹿一號銜霞馬口角有文如碧霞夾于雙顴間圉人飼秣稍跛倚失恭則蹄齧吼噴怒不可解從太原上下峭坂其平如砥下則仰前而屈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尊餘瀝時或令飲則嘶鳴喜躍後聞宴駕悲鳴骨立真宗遣從皇輦於熙陵數月遂斃詔以敝帷埋於桃花犬之旁

馬報仇

吉水王維禎判夔會石和尚流刼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叱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餧虎口耶時指揮曹用柴成與王素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為國出力乎淇等願以身相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不得脫賊欲降公公大奮罵賊以刃斷其喉及右臂馬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閭乃長嘶踣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

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巳得馬而不償值櫬既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芻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櫪馬驟嚙其頸不釋口復奮首擣其股仆之地翌月同知嘔血而死

劉承鄴馬

浙西人劉承鄴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于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憩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

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安寢見曾日暮皆留宿諸
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
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益同謀者紿曰彼
不得志必別遊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塗
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具食即行至高岡下
與盜遇雖與拒鬭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馬遂一
鄭卒過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
踊於道遙王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局足如拜已
退復進凡六七返王簿異之曰此必有寃訴遣數
輩隨馬行到闕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蒲地血點

腥觸人四尸在穴支體尚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
朝盡成擒并坐死

頻伽

支遁好乘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于橋下
馬渡處忽生蓮花人異之故名橋曰飲馬（吳郡志）

赤將軍

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脊
曰過吾北林兒遠矣此駿材也（馬癖記）

四足仙人

魯人東野宥王遂吳至盱眙村店使僕夫糴米拾薪
俱未來而馬已卸鞍解紲飽於芳秀矣賓主美曰
緑駬汝爲四足仙人我是兩脚餓鬼

金鞍使者

王梟何金鉞市名馬凡得五疋各有位號曰金鞍使
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園公

緑耳梯

江南后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嘗春日與妃侍游宮中
後圃妃侍覩花爛開意欲折之條高不可取小黃
門取梯以梯折獻時從謙正乘駿馬擊毬乃引轡
至花底觀採芳菲頓嬉登曰吾之緑耳梯何如

飛越峯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王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
凡十四而其一毛色正白蓋得之羅羅鬼國蒙龍
坑孔馬與龍交而生身長十有一尺首高八尺足
之高比首而殺其二有肉隱起項下約高五寸廣
三寸餘貫於腹至尾閭而止精彩光晃振鬣一鳴
萬馬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輒人立而吼　上謂天
生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册詔有司以牲醪
祀於馬祖然後勑典牧副使高敬爨沙四百斤壓
之跨爨上使遊於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冬至癸

邪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凉山玹　上乘之而
出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情悅豫賜名飛越峰
復　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六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七　海右開民王圻纂

禽獸門

獸類三

浮游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顏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氏　諸頊

黃毛菩薩

陽翟庄舍左右有田老者不為欺心事出言鯁直譚名撞倒墻尤不喜殺牛見村舍懸挂牛頭脚告妻子曰天下人所吃皆從此黃毛菩薩身上發生今要殺它欺天悖理吾豈敢為

三足牛

周如意中洛下有牛三足

竹牛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白相間用以

製弓極徤勁其近兕黒者謂之前離近稍者思謂之後離近稍兕黒而弓面俱白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爲馬人鮮有知徃時鎮江裨將王詔人有持犀帶求售者無它文但峰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三大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

日及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割取其肉明日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蟲名爲蠶食樹葉而吐絲爲人衣外國人復不信有蠶 出金樓子

桓沖

桓沖鎮江陵正會當直牛牛忽𢿙䚫帳下都督目中垂淚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啟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皆異之都督復曰汝若要活須遍拜衆人牛涕淚如雨遂拜值沖醉不得啟遂殺牛沖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 出渚宮故事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採獵爲務臨洮以西至于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田自祿山以來陷爲荒徼其間多産竹牛 野牛也 其色純黒其一可敵六七駱駝肉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飮齕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火逐之俟其奔迸先毒其矢伺便射之洎中鏃則挈鍋釜負糗糧躡其踪而逐之矢毒旣發即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 一牛致肉數千斤鮮者甚美縷如紅綫 乾寧中小小出獵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旣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險累累擾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于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擔取之不盡 出玉堂閒話

鼻聽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觧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黄衣婦人

安自強字行老紹興二十七年爲荊南安撫參議官其子勵令幹僕魏璋以十一月一日買黄犉牛并

其犢既殺犢爲牖矣才數日又欲屠其母先一日勵夢一婦人着黃衣泣拜無數懇言曰女子已遭官人剮了乞恕妾命勵未及對其人相隨申訴不已遂籍爲表弟盛采話其異且扣魏璋乃知已縛牸牛方擬屠剥勵大悔悟弃死犢餘肉於江而牽牸付興化寺終身不食牛

鈍公子

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宛稱曰格耳時李甘家號柑子爲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爲水花羊陸先家號牛象爲

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犀爲獨笋牛盖石虎時號虎爲王猛朱全忠時號鍾爲大聖銅俱以避諱故也

鳥獸有知

劉世用言鳳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兵馬司逐之弗去遂獲屠者治之以罪牯爲人買送湾塘爲僧磨麥老死劉景亨亦言在淮陰見人屠牛其犢啣刃奔走而泣一僧見憐併其子母而贖之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中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呼詰之乃曰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山上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迹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禽息

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因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張温自理表

好驢鳴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爲今乎驢鳴本無可悅而王濛好孫子荊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亦何咄咄與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瀕說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遂旋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湩謂之渾脫（草木子）

牛虎鬬

廣德楊氏巨族也家有山苑三百畝古木森蔚百鳥巢焉日得卵斛許周繚石垣畜豕羊雞鴨其中有虎夜躍入苑欲攫取其畜中墮于垣垣厚四足憑虛不能下一日夜忿死楊氏取而烹之又其家一小童牧牛於山童睡其牛徹環衛之以齧草虎三四至牛必人立與鬬不能傷一日童睡偶絆牛鼻於樹忘觧其維虎至牛力不能展童爲虎銜去牛

急斷其鼻追之而童已死乃奮身與虎鬬終以鼻痛不能勝遂盡力觸虎支於石壁上半日許牛虎俱斃亦義牛也（沈生說）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高皇帝文集中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弄爪牙牛側二角而奔擊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觧因是　朝庭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聽其自終據是則不惟牛果可以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爲主者古人豈欺我哉

白沙龍

馮翊產羊骨嫩第乙言飲食者惟馮翊白沙龍爲首天后號爲珍郎好食冷修羊以賜張昌宗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妝點芳草

午橋庄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群白羊散于

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也（窮幽記）

杜邠公食羊

中朝故事邠公杜琮福壽少倫匹飡一日之費皆至萬錢西京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何自而來曰自鄜夏供相公食耳轉首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受也

饕羊

葉文莊盛水東日記雅浪有饕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記必其所見

一角羊

觟觽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皐陶敬羊起坐視之論衡

猪胖度淮

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橐中取乾猪胖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册以濟北軍猪胖蓋預備之者也遂游者不可不知

覓血解術

御厨不登覓肉太祖常畜兩覓謂之神猪熙寧初龍

之後有妖入登太慶殿據鴟尾既獲索覓血不得始悟太祖意使復畜之蓋覓血解術云

兎

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兎邪上官桀傳逐兎之犬終朝尋兎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楊泉物理論彼其才力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兎乎顧逐兎而又欲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菊道人

亳舍吉祥僧刹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兎至馴伏不去隨僧坐起聽經惟食菊花飲清泉僧呼菊道人

兎鬼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于野逐見草中一兎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韝行數十步回顧其處復見兎走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兎骨一具蓋兎之鬼也出稽神錄

皐扶

后羿獵于巴山獲一兎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

皐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于逄蒙是日逄蒙弑羿而奪之位兎曰皐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雲窻私志

昆吾

昆吾山有獸如兎食鐵吳武庫兵刀俱盡而識封如故檢得二兎殺之臟腎皆鐵因鑄爲劍雄者曰干將雌者曰莫邪

黃奴

耒陽廖習之家生一黃犬識人喜怒順指習之嘗作歌云吾之家事惟有黃奴知

楊生義犬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臥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嘷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即臥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嘷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已許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爲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即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荅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

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 出續搜神記

章華犬

饒州樂平百姓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必隨之比舍有王華同章上山林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乃踞而坐章華叫喝且走虎又捨王華來趂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擒突出跳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其主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狀一夕而斃矣 出原化記

陸機犬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任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

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之爲黃耳塚 出述異記

齊瓊

唐禁軍大校齊瓊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史銜至于劇憲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飼以粱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藏蒲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與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而以飼齊乃

命籠牝犬歸以敗茵薦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
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豜逐狡指顧如飛將尾獵
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劾又更律琯豜
亦殂落犬嘷吠終夕呱呱不輒及懸空之夕犬獨
來足踣土城坳首扣粘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
出述異記

犬怪不驚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
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
傷也後叔堅觧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

堅亦無所怪犬尋又于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悸叔
堅曰兒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
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災而叔堅終
享大位 出風俗通

犬非怪

少時表繼謙郎中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素多
凶怪昏暝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莫遂安寢忽
一夕聞吼聲若有呼于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懼
謂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窻隙中窺之是夕月晦見
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遂
以鍱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吼而去蓋其
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舉
家大笑而安寢 出玉堂閒話

詹材狗

德興詹材田舍民牝狗生子民至貧自無以食狗之
子母終日無所飼養皆瘦悴骨立相去半里鹿坡
王氏求其子歸飫於糟糠毋食竟卽掉尾返故處
嘔出所餐以哺母至莫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
人為賦考犬歌屬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
哺古所稱不聞乳狗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

得乳狗於良鄰良鄰家貧幷日食狗毋長飢骨柴
立乳狗食竟掉尾歸嘔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嘔
暮復續獸類之中潁考叔紛紛養志竟缺如慙愧
四足之韓盧莹語雖未工足以垂訓薄俗

社鼠國狗

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曰社鼠出竊於外入托於
社灌之恐壞墻薰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
君以劾利入則托君以安身此社鼠之患也公曰
豈其然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署表甚長然至酒
酸而不售問里人曰公狗甚猛人持器欲沽者狗

輒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上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惡也

犬歌

吳太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猶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家人並死

犬告急

吳生素養一黑犬出則隨行嘗大醉夜行墮池水中狗咬其衫不得起乃奔歸家向家人嗚嗚哀鳴且

以身而旋作請行之狀其子未悟隣叟曰此犬汝父所愛今彷徨乃爾得非汝父有難犬來相告乎可急隨之其子秉燭同往見父已死於池大慟犬亦長嗥躍入池中而死其子并葬其犬于父墓旁

犬姓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採蘭雜志

陸思俊犬

秀州呂氏老幹陸思俊家畜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夫婦繼亡遂空其室而扃之犬猶日臥戶下傫傫然或從求它處已復歸常作聲烏烏若有所尋索而悽咽者鄰人不忍視或以糟糠呼飼之亦不食久之肉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斃

張穀直犬

渭州蒿店有巡檢解千率命排行領卒數百戍烏慶曆中羌人入寇巡檢張穀直者應援於外其家悉爲番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充賞口其妻分隸一酋酋俾主汲爨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擄掠而得者常隨妻出入屢齧其衣吻吻而吠搖尾前行十數步回顧

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住此不能生不若逃而死萬一或得達漢計遂決矣俟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叢翳之處令妻跧伏犬即登高阜顧望意若俟候者時捕雉兔啣至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以聞訪其夫尚存乃好合如故自此朝夕所食必分三器以一與犬斯事番人具知之評曰犬六畜也惟豢養之戀既陷夷狄之域尚申思漢之心又能導俘虜之婦間關西歸可謂獸面而人心者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

斯犬之罪人也

全椒猫犬

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爲滁州守全椒縣結正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庵頗幽僻常府惟樵爨往來一僧居之獨倸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猫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于床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反凶盜乘虗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過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嘷吠盜行又隨之至于四五乃洎縣市愈追逐哀

鳴市人多識庵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庵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然數低首如怖伏狀卽與俱還庵僧已死時已微臭有猫守護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柢隱遂受刑

狗不相食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飽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犬嘝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沈氏義犬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殯於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物之義如此

鷹背狗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風俗鵰鶚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一乃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畋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

一異惜人未有闢焉偶記于此

義犬冢

孫權時襄陽李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卧城外草中時太守鄭瑕出獵縱火爇草信純卧當順風犬入水濕身以救信純因斃於側信純覺而痛哭聞于太守太守命棺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搜神記

姦婦狗報

會稽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

謀欲殺然然及妻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啖奴當戶倚張弓拈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食惟注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秦邦犬

永樂初淮安秦邦業饒裕止生一子尚在襁褓然好貨殖四方年四十將買舟貿易于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家畜一白犬經數年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開舟犬忽呼號躑躅

躍入舟內齧邦衣裾若有阻行之意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夜邦與舟人醉臥于篷底有寇王甲王乙者率兇徒各執利刃登舟俱被刺死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王甲被齧右手幾殞王乙持刃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擄舟貲埋邦屍于水滸而去犬潛尾二賊到家默認其處晝則乞食於外夜伏水次守邦屍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駐節忽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希望異之曰此處必有冤令吏卒從犬足跡地處掘開果見邦屍犬悲號屍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人謀害但不知兇身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行命吏卒隨之里許至一室二賊方與衆親會飲犬徑入先齧王甲衣裾次齧王乙足履吏卒執縛二賊至御史案前考掠未服希望狐疑之際忽一人啼哭而至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貿易於此被二賊刼財殺主某亦被刺于水幸而不死此屍即吾主也二賊遂伏罪希望問成案牘奏聞處斬尋追贓給主還邇神之其僕扶舁主柩還鄉白犬亦隨到家晝夜跧伏柩側時或悲號見者墮淚許氏卜宅兆安厝白犬隨柩至墳營葬

甫畢犬忽顛狂觸樹而死許氏義之令埋犬冢傍遠近嘆異許氏一貞自守竭力教子遂成名儒家業益厚許氏享年七十八而終亦受　旌表

犬報商冤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僕二即以帛縊商死埋寺後坑中以二僕屍壓其上實之以土盡取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游賞過其寺寺犬鳴嗥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

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醒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于朝盡捕其僧寘於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猘狗

左氏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瘈狂也吉世反宋書云張常爲猘犬所傷食蝦蟆而愈猘居例反亦云征例切狂犬也或有謂杏仁亦可以治犬傷

尾君子

郭休隱居太山畜一獮猻甚革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峻青宅

李道殷華山道士山栖谷飲有奇術攝伏鬼神畜一黑猨兒呼爲臂童道殷於庵側古松上以茅草鼓稍营一巢爲臂童寢息之所名曰峻青宅

楊于度弄猴

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猻于闤闠中乞丐于人常飼養胡猻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參軍行李則呼殿前後其執鞭駈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猻即便起走眼目張惶佯作怕懼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實巡撿內外主一嚴重人皆憚之故弄此獸）一日內廐胡猻維絏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跳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于度善弄胡猻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望殿上拜揖手作一行立內廐胡猻亦在舍上窺覷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猻來手下胡猻一峕舍齊手把捉內廐胡猻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

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猻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猻乃獸實是不會人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猻鸚鵡大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砂尚變人心人食靈砂足變凡質（出野人閒話）

獼猴

獼猴見僧即必圍繞狀如供養戎瀘夷獠亦嗜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禪則必相悅而來馴擾之遂巡衆去唯留一箇伴假僧

側坐俯以斧擊將歸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予之然衆竟不之覺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逕乃削木棒可長一二尺者三五十條于側避其猴咱糟醉後拈棒相擊脚手損折由此併獲是知嗜酒者得不鑒斯歟之賈生乎 出北夢瑣言

四叟

唐王縉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木而去 出樹萱錄

猴多智

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俱奔走救火於是群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 出汀州志

王伯温猴種

宋末鄞人王氏貧家也以販馬為業畜一猴於廄下其妻夏日醉臥猴適在側因登其腹而合焉妻初以為人也不之拒及醒乃大恚夫婦托言猴有奸意乃殺埋於屋後自是有娠生二子厥狀肖焉及長皆精敏好學累薦而不獲登一夕二子同夢白衣老父謂曰汝父猝處其住根稍下能移上丈許立至富貴二子不解曰吾父故在也是何言以告其母母知其旨夜半潛移其穴是舉二子登科俱至通顯即應麟應鳳也寧波人至今傳之豐進士坊云曾見伯溫遺像酷類猴焉生說

猴成毬

朱謙之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游歷將至五峰焉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如動疑為地震馭者曰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呼群衆跳躍而至扳緣頭目胸項手足衮成毛毬雖

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詠今州城罕有唯江華寧遠兩縣最多孫少槐過其處詢諸士人云皆感獼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富家婦每妊娠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妻無力為此既孰睡往往夢猴來與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犀癘之地山嶺之上猴千百為群相挽引󠄀不畏人其精鬼又能為人害如此

猴奕

西番有二仙人奕於山中古樹下一老猴於樹頭日窺其運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祕國人聞而往觀仙者遁去猴即下與人奕遍國中莫能勝國王以為奇進於中國詔舉朝能奕者與較又求四方高手有名者敵之皆敗或言楊靖之能時靖方以事係獄 詔釋出之靖請以盤滿置桃實于前而奕猴心牽于桃遂連敗 詔殺其猴

胡孫子母

瀛洲團練使李廷渥涖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孫為獻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為鴟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囓韋繩而逸去捕之莫見忽於庖中竊肉置瓦溝上身潛屋脊間候鴟下攫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除兩翅乃擕至庖舍緩剖其腹碎裂腸胃陳之於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析為縷焉庖吏驚報廷渥覩之歎息遂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慈尤甚於人其樂府之言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

白猿竊婦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險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嘆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闢

若堂者百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
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
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
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
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
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
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
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
吾等以綵練縛手足于牀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
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

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
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于是靜而伺之酒置花
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
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
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
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至飽
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
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
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
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

射如注乃大嘆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
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
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枕凡人世所珍
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
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着帽加白袷被表
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
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
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
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飄然而逝半晝往

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
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然其狀即猳玃類
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
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
磴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
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汍瀾者久之且曰此山
峻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
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取寶玉珍麗
及諸婦人皆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
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

其子聰悟絶人常留養之故免于難及長果文學
善書知名于旹

猿化

楚江邉有一漁者結茅臨流唯一蓑衣小舟輪竿而
巳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
之畧無慙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爲漁隱或
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
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于青史皆以爲
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
漁髙尚乎漁人之漁髙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

明月風和浪静得魚供庖窂一自足餘則易酒獨
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伏之
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于此其漁者見之悲
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憶戀之情其人
甚恠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
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
僧之義其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恩養是小猿
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屬今
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爲一老猿携其小猿奔
走不知所之 出瀟湘録

老猿戀主

王仁裕嘗從事于漢中家于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
猿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
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㢘縶稍解逢人必
齧之頗亦爲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
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
髙廟有長松古柏上烏巢不知其數時仲春日野
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趠于樹梢之間遂入漢髙廟
破烏巢擲其雛卵于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群烏遂
集架引鈴主使令尋烏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卽使

人投瓦礫弾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縶
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
畢野賓巳在厨内謀餐矣又復縶之忽一日解逸
入主帥厨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撤擲穢汙而
後登屋擲瓦拆塼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
屋脊而毀折塼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
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
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猻乃使召
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猻躍上衙屋趕之
踰垣驀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沾體而伏罪主帥

亦不甚訴怒衆皆看而笑之于是頸上係紅綃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悵碧雲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勢在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嶓冢廟前漢江之壖有群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

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溪之際尚聞鳴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紲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出王氏見聞

狙猴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一日狙群聚于祠旁有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月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猴朝廟

猿中箭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白猿精

婁海王中丞官山東時嘗問吉凶于白猿精臨且別猿語王云汝曹毋以人身容易而輕令失之我修道八百餘年尚未得脫猿身在夫有以醒之野猿即一字而離形無以導之狂猖即多劫而滯殼故迷則種種生滅悟則種種不生不滅

孫供奉

有畜秦吉了者夷酋買之吉了不食而死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温纂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平陽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濡祿不若二物也其詩曰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皤皤長樂老閱代如傳舍

緋猿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綵殷鮮真為奇獸夫猿但猨猱之類其色青白玄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類盡其色猿能伏鼠多群行啼者蓋其音凄入肝脾韻合宮徵

方知當一部鼓吹豈偶鼃聲者哉

狨

狨者猿猱之屬其雄毫長一尺尺五者常自愛護之如人披錦綉服也極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為暖座者是也生深山中群隊動成千萬雄而小者謂之狨奴獵師採取者多以桑弧楛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聞人大聲則捨群而竄拋一樹枝接一樹枝去之如飛或于繁柯穠葉之內藏焉於獵者必取之其雌與奴則緩緩旋食而傳其樹殊不揮霍知人不取之則有携其子至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則拔其矢嗅之覺有藥氣則折而擲之嚬眉愁沮攀枝蹲於樹巔及藥作抽掣手足俱散臨墮却攪其枝如是者數十度前後嘔噦呻吟之聲與人無別每口中涎出則悶絕隕在半樹接得一細枝懸身移晷力所不濟乃墮于地則人犬齊到斷其命焉獵人求嘉者不獲則便射其雌雌者中箭則解擿其子擿去復來抱其母身不離乃母子俱斃若使仁人覩之則不忍寢其皮食其肉矣昔鄧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葉塞瘡芝曰吾違物性必將死焉於是擲弓矢于水中山民無識安知鄧芝之為心乎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海右關氏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四

啣蟬奴

後唐瓊花公主養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者口啣花朶其爲者惟白尾而已主呼爲啣蟬奴崑崙妲已

白雪姑

予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宅失去猫兒色白小名白雪姑

猫王

景泰時西番貢一猫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諸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伏死葢猫之王也

猫不過江

北人云猫不過江過金山即不捕鼠厭者至金山剪一紙猫投水中則不忌牛不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即入水厭者涉水而渡則不忌此理不可曉恐即鸜鵒不渡濟鴿不度淮之類乎

斑狸化形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爲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歳之質亦當深誤老表書生不從遂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盻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畧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奥區披風雅之絶旨包十聖貫三才箴

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柰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旣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疑于僕也將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禦防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魑魅忌狗所别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别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乃遣人伐之

使人旣至華表歎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于華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出集異記）

風狸

風狸狀如黃狸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如乳汁治大風疾奇效

狼

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臣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述異記）

蕭厮爲猫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傳猫爲天子妃者葢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常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貍奴虽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搏好猫

張搏好猫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勝數（記事珠）

猫異

猫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歛如線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卽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異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鏁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出酉陽雜俎）

狼狽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䏶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孿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虫所作也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一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出酉陽雜俎）

獺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取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可以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謂

曰聞卿能書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
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川縉齊詬記）

養獺

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去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既多然後自喫喫飽即鳴柳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載）

山獺

山獺出宜州溪洞中俗爲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洞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争來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

杜郎中驢

杜涇郎中滎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爲醫貲業稍給買里中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涇日夕乘跨而好醉後驟騁亡度稍緩則痛鞭之于是每施鞍轡縮栗悲嘶爲恐懼意初不知其有懷恨思報之心嘗往下村晚飲回及中途距家猶十里欲急歸扣鞭愈切小童不能追負衣藥笥居後驢忽蹶墜涇于地未暇起爲所踐齧食其股目盡孔未絕驢悵悵獨還家人驚異謂必遭虎狼之厄而視驢口吻皆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涇尚負痛能言昇之到舍而死

王粲驢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涤欽其二曰遠游其三曰驚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騰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illegible]）

驢犬免難

戴誠孟德往山西遼州雇一驢至山中忽不肯行從者曰此必闘狠懼也亟引入道旁空宅中有頃群狠至凡百餘頭稍遲虀粉其口矣孟德畜其驢終身顧公源之父爲山東教官與妻各跨一驢之任大霧中妻子迷失道父見一白犬吠其前不去乃視之曰豈吾妻子有厄也犬有靈率吾以去犬長號前導五六里而止霧霽妻子乃墮一古坑中命垂絕矣援出之而免時公方五歲官至都御史享高年以卒不偶然也

衛子

世云衛靈公好乘驢車故世目驢爲衛子或曰晉衛

㺍好乘驢故稱衙子或曰驢出衙地故謂驢爲衙

狐升座

知泗州李文相晨起太早脫冠服寘公座退食於衙及出見一衣冠者在座以爲使客相訪也趨下視之乃一老狐叱之裂冠毀裳而去是歲得疾不起又席文襄公爲禮部尚書上任日一狐據公座人叱之不退公至乃隱不久目眚而薨然則狐升座信非佳徵也

狐假子路

東昌宣聖殿設空狀木像正德中費公子路忽人語云吾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敬事我我能爲剖析嫌疑否者災于其邑好男之名女等閙之乎廟人傳說人爭祭奠令祭者皆出閉門久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遂談其家隱事一郡爭赴士夫過者皆徃問他日有御史經其地以爲子路賢者縱有靈不應貪饕至是此必妖也多設燒酒於觴勸之曰公勇士豈可少飲爲樊噲小豎子冷齒大喜恣飲俄而無聲令隷遍尋得一老狐猍於承塵上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即撲殺之了無靈響林青訛

狐精

千百歲之狐竊造化之氣或化爲男子或化爲婦人或談說理道或行汚媚往往見于野史小說文中子亦言之若玄猿解通人性變形更易如孫恪娶袁氏女有年矣後經南海袁欲遊峽山寺見野猿聯臂而下袁氏題曰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擲筆後化爲猿蓋此輩妖魔惟遇剛方有道之士則不能遁形而肆怪也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吽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大小畢出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出搜神記

周府狐精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六三兒通弘治間出嫁汴人居富樂狐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固無賴子也既聽之掃一室中掛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聲嚮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卜求醫者跪於前狐

在內斷其吉凶無不靈驗其家日獲銀一二兩端崇參政之妻患血崩衆醫莫能療參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待我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曰命未絕出藥一丸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矣果然又服二丸疾已全愈參政乃來稱謝以祭之狐空中與參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代則朦朧矣參政嘆服聽民起神堂吾蘇李元壁客于汴病喉勺飲不下者七日矣求狐活之以黃金一兩爲藥直請益倍與之乃得藥一丸服之即瘥其神效之迹不可悉紀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鵬召富

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費盡無有也鵬怒下之獄狐亦自是不至矣

狐呂

狐之相媚也必先呂（以口相接）猿之相盡也（盡摩也）必先嗁物之情也（玄池子說林）

梟狐喻

予偶作梟狐喻一首云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狐之妖媚不知人之爲梟狐者多矣梁蘇循爲禮部尚書敬翔謂李振曰循唐之鴟梟胡氏謂循之求相與温之篡國何異朱温敬翔舍己鴟梟而謂人鴟梟盖以循爲唐臣賣國求利故二人云狐有雌雄能惑男婦以予觀之不獨眞狐爲然彼鄧通韓嫣董賢諸人非雄狐乎妹喜妲己褒姒潘妃張麗華輩非雌狐乎梟又名流離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狐亦有三德二物可鄙猶有可取人之爲梟狐者何如哉（出讕言）

馴狐

宋鄒志完南遷道永州儋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

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迎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狐書

物怪中惟狐最盛世傳劉誠意得狐書未知是否以余聞秦叔豹所言温州狐事則尤奇云温有一士微時嘗讀書山中夜半起而獨飲忽有美婦自牖窓冉冉而下容色殊麗士意當爲狐無疑與之對飲狐覓醉士則倒一空簏投狐入而固緘之已而狐醒不得出遂呼曰秀才出我我異日必有以報者士度狐已困又其言頗有會輙問曰何以出汝狐曰不須開簏第去汝所緘封者我出矣士果如

其請狐即潜出變而爲老人形談鋒百起士不敢望也自是士試于府縣學使者出題目名次無不前知獨科場狐不能入有諸天神守之然士所中年分名第亦無不前知者士所任地方及遷轉日日又無不一一前知凡十數年間事狐皆旦夕預爲之商畧居然蓍蔡也乃人不聞不見士自聞自見耳士以是名日高居久之進御史中丞狐一日庭跽而謂之士作而曰乃公亦行此禮乎狐辭曰公今威重吾不敢逼吾分與公絶矣此狐影響竟滅豈物聚散固有緣耶緣盡而來緣謝而去即有

伎倆余恐其無所施矣

西域鼠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兎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以金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釋道安昔在西方親見如此 出異苑

火鼠

不燼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其毛織以爲布作服若有垢洗以火燒之則淨 出神異記

傒鼠

北方層氷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氷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爲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其尾所在鼠即聚焉今江南食草木爲灾皆此類也 出神異記

拱鼠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中有之 出錄異記

䶉鼠

䶉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十餘斤出

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爲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䶉鼠者治其皮飾爲帶頗能辟溼爲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 出錄異記

義鼠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群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 出錄異記

唐鼠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三四寸腸時亦朽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鷄犬皆去

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尺三年易之俗呼爲唐鼠城固川中有之（出異記）

白鼠

白鼠身如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卽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出錄異記）

鼠兆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慤違腰帶爲鼠齧楊遵彥以俗事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齧其韡遵彥曰當復得官慤違曰鼠便爲吏部尚書

何關人事（出談藪）

鼠報

寶應中有李氏子家於洛陽世不好殺故未嘗畜狸以庇鼠也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于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𥨊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出宣室志）

鼠異

許昌郡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于冊書一日晨興出視事東帶已畢左手引韡足未及入忽有一巨鼠過庭比面拱手而舞入座士美大怒驚叱之略無懼意因擲韡以擊鼠卽奔逸有毒虺墜于韡中向無鼠妖則必致臃指潰足之患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恒爲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出闕史）

鼠狠救子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柏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坋土恰容蛇

頭伺蛇出穴裹入所坋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啣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出北夢瑣言）

鼠産

鼠子生依月數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類陳守陽云兎産亦然嘗十二月得牝兎剖之得十二子又兎將吐子口中先吐涎沫數合乃産

陳二公公

吳與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諸

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即去祭與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三公公即鼠也祭曰而何人荅曰我牀頭磧面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早起欲部尚書者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盆即仆地暴死祭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爲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祭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人人呼磧面盆爲幼卿鼠爲陳二公公由此也

䶉狸

澠水燕談載契丹產大鼠曰䶉狸形類大鼠而足短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公相以下皆不得嘗比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沐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畏日爲隙光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疋裂寄賜十䶉狸荅亦竹鼦獾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 齊東野語

石鼠

石鼠專食山荳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如神謂之石鼠肚

鼫鼠五枝

本草謂螻蛄爲鼫鼠即荀子鼫鼠五枝而窮者謂之鼫鼠而引鼫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鼫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

于螢曰天螻也不聞有鼯鼫之說疏曰一名碩鼠于鼫鼠注雖引蔡邕螻蛄之說郭璞以爲形大如鼠頭是兒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鼫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蚰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螢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爲鼠食煙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又藉孕婦人爲大任鼫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斷飛鴽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是鼯鼫判然二物非螢明矣前輩詩用鼯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沒猩鼯

號李白詩䶉帶桂方秋飢䶉嚬呻夜杜甫詩抨弓
落鼫䶉飢䶉訴落藤蘇詩䴚䶉號古戍飢䶉嗅空
案俱不及于五技黄詩雖云五技䶉鼠笑鳩拙亦
不以為鼫前輩嘗以蔡說為非本草必因邕而附
益之不然則螻蛄之五技偶與鼫䶉同因以名之
若鼠頭兎尾人立跳舞與飛孔人背決非螻蛄明
矣

錢處和鼠

錢處和參政好飼鼠為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畢輙以
大盆貯餘饌擊盆三下則群鼠累累然來食訖乃

去以為常洎遷政府鼠得復至以相距差近不惟
也已而帥越帥閩繼挂冠歸里鼠至如初迨後錢
亡鼠乃不見

鼵鼠蟓虎

鼵鼠為郊牛孽書于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十
年以來吾鄉忽有百姓孫份家一黄牯在欄不食
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剜缺成竅惟見
两鼠與常異其形絕小騰躍左右跳牛背齧嚙駈
之不去捶之不得乃徙于他處鼠復來凡三徙避
之皆不免牛竟死两肉已穿空肉亦垂盡僅存軀
幹尔方牛遭害時以不堪痛惟掀舞蟓虎者有人
自淮來得種比白蟓大三四倍放入蠹柱中少頃
蟓紛紛而墜腦上率有小竅才半日空群無餘都
陽人屋宇多用松困于蟓甚患無術可治惜此虎
之未多也是二物可謂創見而為人祥祟則殊

錢氏鼠狼

錢仲本為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
狼黠而馴每于人手内取食戲擾于旁如素所畜
者嘗為猫所偪歘加搏噬奮前迎僕之猫辟易而
退自此不敢復犯其捕鼠無論巨細遠近必追齧

搗其穴擒之官舍多以松板佈地有為鼠所齧破
而往來者輒亦深入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羣鼠多
掃跡殆絕隣居朱評事家僕育數鷄警視稍不謹
中夜常為物登其背啄食至死他日專伺之乃鼠
狼也乘間執殺之剝其皮釘于壁錢氏失此鸞物
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鼠啣孝經

宋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楨之祖也自幼好學名
聞江南初應舉將試有大鼠啣卷于前視之乃孝
經注疏也鎬異之取以熟讀及入場果試題出其

中遂登第仕至龍圖閣學士續編係公談爾

鼠異

元乙未年江淮間羣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渡江過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渡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

嘉靖二十年辛丑一夕大風雷南京聚寶各門外死鼠如山積各倉鼠遂少異哉

麝

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臍每爲人所逐勢且急即自

投高岩舉爪裂破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臍李商隱詩曰投岩麝退香許渾詩云尋麝采生香是也狨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爲卧褥被坐毯之用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噬斷尾以擲之惡爲身患杜甫詩云狨擲寒條馬見驚蓋輕捷喜緣木猿猱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中國取以爲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趣焉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也

猩猩銘

唐裴炎猩猩銘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刺血問與多少隨所叩而得弗如此弗肯與里人將烹之乃自推其肥泣而遺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一僧謂客曰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覬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厥

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讕言

猩猩贊

猩猩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養真出國史補

封溪猩猩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封溪令以帊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餘傳送言語人不知也出劍野餘戰

渾沌

崑崙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其尾四尺似熊有兩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短食經過人有善行而往抵觸之有凶惡者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子也一名無腹一名無耳（俗云屏聻）一名無心空屈無爲常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熊館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橐駞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駞知水性過其處輙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輙得水又格物論謂駞有靈性能知水脈識泉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

豺

似狗而長尾遇狗則拜獸特畏之

野狼

肇慶府志云山出野狼眼在背上能食諸獸

獬廌窮奇

獬廌見鬭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助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誕俗

西方大荒有獸焉其狀如兎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可而否言惡而善言疎而密言遠而近言皆反也名曰誕俗一名欺一名戲（俗戲）詛其肉美

狒狒

狒狒贊曰狒狒怪則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

終亦號咷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上唇掩其額故可釘之髮可爲髲血可染衣身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罝罻馴

猳國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爲馬化或曰玃猳伺道

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
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多不免此物能別男
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
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
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
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不收養
之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
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出搜神記）

貑狗壓油

山東有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跡處必祭山
神求一貑狗相送飼熟先以飼之遇虎躍升其背
而溺虎即潰肉每夕人露宿樹下貑溺而圍之百
獸斂避其地海旁有居民處無苴之屬油不可致
有一等鳥如鴨目呼其名曰壓油壓油土人捕得
以石壓出油拋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飛繞其村
人又壓之出油爲供乃知天之不乏人所如此

宗彝

貴州思南有山曰飯峰居大山中其形若甑故名山
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多不
能到所產艸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彝類獼猴巢于

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
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
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
王用以繪于彝者取其孝也予弟尚賓文淵謫思
南聞其土人言如此

猰貐

猰貐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十尺善走以
人爲食遇有道之君即隱藏否即出食人

方輝

弦超入泰山遇一物如獐頭若婦人鬅鬙簪珥悉具
婦語智瓊瓊曰此方輝也五百年一見見之者壽

班子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
傳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
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
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
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
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齎因
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
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中夜

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其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出廣異記

天祿

昌意至河濱見一獸如牛身有文甲負生采角五光灼煥流及三丈間于北辰老叟叟曰是謂天祿見之者生子必叶水德而王 出記事珠

果然

僞唐徐鉉吳錄曰九真晉浦縣有獸名果然猨狖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吳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猨大面尾長腹圓斑文皮可爲褥麗好溫煖唐李肇國史補曰南州人取一果然而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不忍傷其類聚族而啼雖殺之不去也此獸狀而人心薄俗有不如者果然大類猩猩

師覡

少昊出野遇一獸牛首而人身驚歸告皇娥曰爸予聞之帝子牛首人身其名師覡見之者百福胥臻天將福汝汝何妄驚乎帝乃釋然 出池子譎林

花蹄牛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純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帝使輦洞石以起望仙宮迹在上皆如花影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

窫窳封豨鑿齒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窫音軋窳音愈封豨鑿齒皆爲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泰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

馬見愁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出采蘭雜志

藥獸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長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銜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

曰黃帝師樂獸而知醫出雲笈私志

貘

狗纓國獻一獸名貘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遁入人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覓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啖汝已而開拳曰貘

懶婦

懶婦如山豬而小喜食禾苗人以機軸織紝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禽類上

禽鳥總論

鷄鷲惡其類鴛鴦玄鳥愛其類惡其類者相值則相搏鷲狀類鵲長尾丹嘴鴛鴦匹鳥也與燕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　鴈以水言自北而南鳰以山言自南而北鴈音雁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從干　鳰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

北向燕代尚寒猶集于山谷岩罅之間故字從斥

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鷁相視而孕鵁鶄睛交而孕鷇交者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也鵲乾鵲也音感者上下飛鳴則孕也嬉鵲狀類鳥而足高相睞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鷦巧而危鷦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鷗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秀爲巢夾以絲麻若紡績爲巢或一房或二房縣于蘆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托

禽鳥異性

鳧鷖之雜鷗鷺之潔鳧鷖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鷗
白類山鷄行止閑暇鶡鴠鳴而草衰澤雉啼而麥
齊澤雉如商鶊季春之月始鳴麥已平隴也鶡鴠
爾雅謂之鴠即伯勞也狀類鶡鴠而左傳謂之伯
趙方言曰孤鷄鳴則草衰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
甚則霜露翥則露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
則天大風一足鳥名曰商羊字統曰商羊天將雨
則飛鳴孔子辨之于齊庭東方朔曰商羊聞鐘則
鳴聞鼓則舞鸕鷀鳥名其羽可爲裘以避極寒鸕
鷀飛則隕霜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千年則變蒼又

二千年变黑所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露
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嘲水鳥夜掖山鳥岩栖原鳥地處林鳥朝
之翱翔也聚而噍嘲山岩之鳥多不巢原鳥鴟鷃
之屬是也靈鵲兆喜怪鵩塞耳鵲噪則喜鵩一名
鵂鶹廣雅曰江東人呼爲怪鳥聞之多禍人人悪
之掩耳　鴐鵝野則義豢則摶水鶩澤則羣擾則
逐月令曰田鼠化爲鴽關東謂之鶉蜀隴謂之鴽
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伏於草中馴養
之久[illegible]相搏鬪也鶩野鴨也飛止大澤之

中群處既豢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鴞
摩背而瘖鴝鵒剔舌而語鸚鴞出隴西能言鳥也
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鴝鵒今人育其雛以竹
刀剔舌本教之言語又能作鴝鵒舞　扶老強力
鶺鴒友悌古今注云扶老禿鶖也狀如雀大者高
七八尺善與人鬪好啗蛇肭炙食之益人氣力行
走如奔馬鶺鴒雀屬爾雅曰䳭渠毛詩曰水鳥也
大于雀高尺尾尖長喙黑頸青灰色腹白飛則鳴
行則搖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共母者飛
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寀寮

雝雝鴻儀鷺序鶡鵲喁喁下齊衆庶　鷹屬大曰
鴻小曰鴈飛有行列鷺白鷺小不踰大飛有次第
百官縉紳之象詩人以振鷺北百寮雍容易曰鴻
漸于盤聖人皆以鴻鷺之羣擬官師　鷃雛鷃也
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鶡鷃雄高牝庳鳩鷃雌
前雄後鷃雀也鶡鷃二鳥雄者足高雌者足短鳩
鳴鳩也鷄大如鴿生關西爲鳥憨急二鳥雌飛則
隨雌止則止雄飛常在後也　㲉將生子呼母應
雛既生母呼子應鳥伏卵將成子鳴于㲉母應之
鳥既雛母呼子應之　斑鳩辨雛梟鴟害母斑次

第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梟在巢毋哺之羽翼成啄毋食之自飛去也　舒鳫鳴前後和群栖獨警舒雁飛則列行鳴則雌前呼雄後應也夜栖川澤中千百為群輪序一雁不瞑遶枝飛轉如輪更迭以警衆　覆卵則鸛入水鵝艇月鸛水鳥也伏卵時数入水冷則不暇卵取礜石圍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以為真礜石可用也鵝伏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宿雁司夜行雁主晝雄翼掩左雌羽掩右爾雅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也左掩右雌也

禽鳥異時

物食長喙穀食短咮摶則利觜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食物之生者皆長喙水鳥之屬也鳥食五穀者喙皆短鳥善摶鬪者利觜善啼鳴者頸長也春則毛弱夏則希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温倉鶊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黄鳥之屬應中央土行以象季夏白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羽物变化轉於時令乾道始終以成物性仲春之節鷹化為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為鴽仲秋之節鳩復化為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為蛤孟冬之節雉入水為蜃淮南子曰鷲化為鷂鷂化為鸇鸇化為布穀布穀復為鷂順節令以变化也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坤之終隨日变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六燕五雀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一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耳

鳥鼠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頴達注疏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為怪誕不經不足信也有人過莊浪親見之鳥形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匿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能説蓋蔡説據理天下亦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異物

滄州潘尚書榮為給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鳥飛

集舟上形似鸛雀稍摩其掌海舟四五十艾烝之
搖揑不已良久飛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風
卷海波舟纜爲斷幾欲隨流而去遥見海瀕有赤
燈数百明滅而東舟人云此蝦目也盖海蝦成群
而過云謝太守說

禽鳥総論

鶡毅鳥也毅不知死鷗信鳥也信不知用鶡狀類鷄
首有冠性敢於鬭死猶不知罷是不知死也左傳
云鶡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鷗水鳥也如鴝鵒而
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鷗鷗之别類羣鳴喈

喈優優潮至則翔水響以爲信反爲鷙鳥所搏是
能知信而不知所以自用也　鷸有文而貪鳶不
擊而貪鷸狀類燕紺色錯出有文色水際伺蚌出
啄而食之反爲蚌所含繫閉其觜滞死水中不知
所食反以爲害左傳云聚鷸爲冠是也鳶鵰也不
善搏擊貪於攫肉

禽鳥有智

鸂鶒能敕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鵁能巫步禁虵故
食虵啄木遇蠹穴能以觜畫字成符蠹虫自出鸛
有隱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啣泥常避戊巳日故
巢固而不能傾鸛有長水石故於巢中養魚而水
不涸燕惡艾雀奪其巢即啣艾置其巢中燕遂避
去皆鳥之有智也

半翅

聖人貴智不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鱖魚性痴見人則
樹其鬣謂人懼已也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痴見
人飛不過三四尺可以杖擊之而得鱖魚入網輙
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
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水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禽虫善鬭

禽虫之微善於格鬭見于書傳者唐明皇生于乙酉
而好鬭雞置鷄坊鷄場見之東城父老傳鬭蛩亦
始于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
金之資付之一啄其來遠矣惟南唐馮延巳詞有
鬭鴨闌干人獨倚之句人多疑鴨未嘗有鬭意予
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鬭
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
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鬭鴨
闌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
傳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籍而往楊州橋觀鬭鴨

爲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善養鬪鴨方未反時
貍咋鴨四十餘絶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四十
餘人則古昔有之唐田令孜傳壽王好鬪鵝數幸
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鬪鵝直五十萬錢則鵝亦
能鬪也餘如鶴如黄頭黄雀青莱子皆善鬪

禽獸上

師曠禽經　張華注

子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始於此鳳者
羽族之長鳳雄凰雌鴻前麟後蛇尾龍首魚文龜
身燕頷鷄喙駢翼首戴德項揭義背負仁心抱忠

翼挾信足履正小音鐘大音鼓不啄生草五彩備
舉飛則群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亦曰瑞鶡最
純注爾雅云瑞應鳥也鷄頭蛇頸燕背龜胸魚尾
五彩高六尺許出爲王者之象瑞也　孝經援神
契曰王者德及禽獸則鳳鳥翔亦曰鸑鷟鳳之小
者曰鸑鷟五彩之文三載始備也羽族之君長也
鸞瑞鳥也鸞者鳳鳥之亞也始生類鳳久則五彩
变易故字從变省礼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樂業
則見其音如鈴鸞鸞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
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爲鸞一曰雞趣鷊

野王符瑞圖曰鶏趣王者有德則見首翼赤曰丹
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黄曰土符則五
色而爲名也鳳翥鸞舉百鳥從之鳳靡鸞吪百鳥
瘗藏鸞鳳翔止百鳥皆從也鳳死曰靡鸞死曰吪
鳥啣土以瘗藏之

鳳皇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王
維詩鳧雛穿荷葉菱花冒雁兒甚新易林曰鳳有
十子同巢共穴以相依倚晋王猷之詩客從遠方
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惟有鳳皇子山海經

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團國古卵字

鳳鳴

鳳骨黑雌雄旦夕鳴各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
曰歸嬉止鳴曰提扶

九苞

鳳九苞一曰口包含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
也三曰耳聰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変聲也
五曰彩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距朱南方行也七
曰距鋭鈎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
腹文戶不妄納也論評釋

鳳皇逝

陝西邠州人張雲逵任汶川訓導言嘉靖四十三年邠州見鳳凰飛過由岐山地方而去其形甚大彷彿世間畫象飛則尾翎展開萬鳥隨之餓死者甚衆人取而食之時州申報當路欲奏以無據而止

諫珂

晉平公出朝有鳥環之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

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出說苑

馴鳥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必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于蛇鼠之類也

烏鳳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尾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極難得然書傳未之記豈由人罕識云

比翼鳳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

觀諱摠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上人以為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興之瑞也

山鳳皇

山鳳皇狀如鵜鶘嘴如鳳巢兩江深林中有卵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寧竅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

桐花鳳

李贊皇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

紫桐每至春來有靈禽五色小于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有名工繪于素扇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略曰繽兹鳥于珍𨌺動凉飈于雛鷹發長秋之清香擁短歌之孤囀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爲地畫人物花鳥于上此其遺製劉績霏雪録云即東坡詞所謂綠毛么鳳俗名倒掛者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劉言史有題蜀客楊生江亭云埜絲蜀客沸沾衣歲盡長沙未得歸腸斷錦城風日好可憐桐鳳出花飛李之儀有阮郎歸一詞詠倒掛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　蒐欲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何遜是仙才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日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尤爲異也

白鳳啣書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啣一書有似詔勑自空中而下立于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起熟視之遂焚香親受其書命宮人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嘗多驕慢今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敝族屬內則三夫人猜位外則使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頗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罪惡更深法不可貸專兹告示且與沉淪宜令賜死不復容生貴妃極惡之令宮人秘此事不聞於帝其鳳尋飛去其書滅于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白鶴

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鳥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絶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鶴庭

呂顗爲鉅鹿太守初下車夢一白衣老父謂曰明日庭中下一鶴即我也覺而異之辨色起披衣而待果有一鶴至庭口中垂一紙函啓視有八字云東善西悪南寃北罪自後每聽訟鶴輒鳴舞于庭顗隨其所向斷人曲直毫釐不差百姓以爲神名其庭曰鶴庭顗去官鶴不知所往　異聞志

遠法師射鶴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毋見將射之鶴不動覩之已死巢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於是放弩發善提心

警鶴鳴

風土記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鳴而相警東坡詩云由來警露鶴

白鶴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

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城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遂高上衝天郴江集漢始元元年蘇躭感神授以道術一日忽洒掃庭除曰仙侶至矣俄白鶴數十來集化爲人天服粲麗躭入白母曰躭當神仙不得養因留櫃曰有所乏可叩之明年郡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橘葉以救之言畢升天而去後有一鶴來至城樓少年彈之乃以爪攫樓板成字云鳳淅淅兮雨凄凄城郭是兮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躭彈我何爲二事甚相類遼東城門人頗斯之郴江城樓少有述者

軒郎

韓中書俾舒雅作寉賦有曰眷彼軒郎治此松府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頸碧毛羽瑩潔脛纖而脩身聳而正足瘦而節高頗類不食烟火物乃可謂之佳鶴也望之如鳳鷟鸞鸛然斯爲下矣養于净室必近水竹給以料必備魚蝦畜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彩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敎以舞待其餒寘食於闊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則聞拊掌而起此

食化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惟華亭者足有龜紋差強耳　山家清事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游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禀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羽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毛落而氄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汚或即純黑而緇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

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群出胎化産爲仙人之騏驥耳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漢故毛豊而肉踈且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体兼青黄二色者木土之氣内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盖羽族之清祟者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于林木也其相曰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黒睛能視遠隆鼻短喙則少瞑䯊故觧反又音諧頰毦得宅反耳則知時長頸竦身

則能鳴鴻頷燕膺則体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鱉腹則伏産軒前垂後則會舞高頸粗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其經本浮丘伯授王子晋崔文子學道于子晋得其經藏嵩山石室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

畢方鳥

武帝時有獻獨足鶴者食之百物不肯食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見之奏曰此畢方鳥也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山海經章莪之山有鳥如鶴一足名曰畢方見則有譌火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序及尚書故實

鷫鷞裘

相如文君用鷫鷞裘當酒長沙浪士王渣與名娼董和仙各爲麗服塗鷫鷞狀㣲爲相如錦久而都下亦効之

孔雀

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探其雛育之喜䑛沙中以沙自浴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脇及生菜惟不食菘

羅州孔雀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每數十爲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蕚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盼睞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鮮百毒人食其肉

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背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鷄伏之即成其腳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出紀聞）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于山野間以物絆足旁施羅網伺孔雀至則倒網掩之舉無遺愚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圝字林音由淮南萬畢術曰鴝鴿致鳥注云取鴝鴿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傳物志又云鴝鴿一名鴝

鴝

巫雀

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府二千石諫議大夫博士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羣臣皆賀而獨不賀何也對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恐後有巫爲國害事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朔傳）

松雀立化

無爲軍巢縣柘皋鎮永寧院有雀栖于庭松累日不去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录皮羽有鷹鸇之狀

猿鳥解語

予曾見吳中求乞婦人攜一鳥如麻雀黃頭之類以紙錢二十許大踰寸各書字于面分列几案復縱而雜之使鳥啣之擺列一如初然則鳥不獨解語言又識字矣又今時丐者繫一猿猴時易以男女衣服丐者口唱雜劇猿猴應聲亦作哀樂之狀此不特解語言又解性情矣凡此皆由教之而馴馴之而化乃爾彼劣子頑夫悖逆而教亦不善豈特視此鳥猿猴不若耶

五色雀

海南有五色雀每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否

安息雀

安息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

雀報復官

圉人魏尚高帝時爲吏有罪詔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樹上附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有頃詔還故官（出汝南先賢傳）

雀目夕昏

雀目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

是也鶻鵰夜察毫末晝瞋目不見丘山物殊性也出感應記

義鴈

雁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至于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雁置于中亭明年有雁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其一也又吾友王酴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拂除不

祥一雁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真義雁也

雁足書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真州南北隔絕者十五年時居忠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雁饋者經因作詩以帛書云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並署年月姓名適五十九字繫雁足縱之尋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似道俱遣使歸郝于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爲安豐教授于時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院學士郭貫偶見之遂聞于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于宋潛溪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較耕錄謂虜人得雁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興師伐宋此蓋得于好事者之傳會不足信也

南人捕鴈

鴈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晦或無月時于瓦罐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

頃之復定又欲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出玉堂閒話

白鴈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書空匠者

乾祐中冷金亭賞菊分韵賦秋鴈族子秘書丞敞先

就詩曰天掃閑雲秋静時書空匠者最相宜

雉

雉介鳥也亦曰鴙善搏擊也鴙雉爾雅曰雉絕有力奮五彩俻曰翬亦曰鷂雉爾雅曰伊洛而南有素質五彩皆俻成章曰翬江淮而南曰鷂言其尾色光輝也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此后德也書曰羽畎夏翟言尾至夏則光鮮也朱黄曰鷩雉背毛黄腹毛赤頸毛綠周禮鷩冕取此白曰翰雉玄曰海雉羽色純黑亦善鬪生海中

山鳥上

二童化雉

秦文公十九年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将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曰猥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則死矣猥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爲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覇于是陳倉人遂弃猥而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以告文公文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汧渭之間立爲祠名曰陳寶雄飛南陽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祝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世俗謂之寶夫人祠 列異傳

九苞奴

種植疏廣云雉一名九苞奴謂其有文無德冒鳳皇之奴隷也

啞瑞

丁頔董天休俱爲鄭州從事頔文辨天休木訥而衣冠甚偉一日有吏人獲錦雉來獻頔笑曰此物毛羽燦錯但鳴不中律呂亦啞瑞而已天休覺其譏已徐曰若以聲諧求之蟬似可取其如鬧乎頔慚

之因兹日益參商

野鷄

野鷄即雉也漢避呂后諱故改稱野鷄顔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至唐高宗諱治又帝小字雉奴故相避至今也

山鷄

山鳥首有彩毛曰山鷄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森茂則不入蓋惜尾常恐觸傷毛羽雨則避于山岩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忍死無悔與衆不同又云人但欲取其尾須大寒氷凍之時遠

窺雌雄並宿于他所漸漸放活水淵去浸其尾而
氷凍膠併不能飛翔時三四人齊聲大噉此鳥即
飛其尾氷凍拔拆而去後人取得以貨豪門頸有
彩囊曰避株雉偶出華岳山中晴明天氣頸出彩
色天氣陰雨毛卷而無彩也亦避樹林故曰避株
任昉目名爲吐綬鳥

山鷄夜蛾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博物志人亦有溺
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鷚愛形顧影不
自藏爲羅者所得名山記士之罹于世網皆由其不

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
弗已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心而死之何以異
於是哉

肉寄生

章貢小豪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飫一網
數十百叱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
也

雙鳩集厄井

滎陽坂渚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
此井也爲雙鳩所救故俗云漢祖避難時隱身厄
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
雙鳩或起于此

五鳩

五鳩　鴡鳩鴡亦作雎音疽別音且非鳴鳩布谷也曹風鳲鳩祝鳩鵓鴣也四牡嘉魚之類是也爽鳩鷙鳩也鶻鳩大明之鳩非班鳩鵲巢之鳩又
在五鳩之外

鳩拙而安

鳩鳴鳩也方言曰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奪取鳥巢
居之雖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雌呼雨

魚鷹

王雎雎鳩魚鷹亦曰白鷺毛詩曰王雎摯而有別江
東人呼爲魚鷹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始
關雎也　鷺鳥之色白者鷺狀如鷹尾上色白

澳餅焦

人有遠戍者其婦從山頭望之化爲鳥時烹餅將以
爲餉使其子偵之恐其焦不可食也往已見其母
化此物但呼澳餅焦也今江淮所在有之

蟄燕

世說海外有燕子國秋社而去春仲復來詩謂玄鳥
鳦也春分玄鳥至按晉郗鑒爲兖州刺史鎮鄒山

百姓飢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本朝京東開河岸崩坍見蟄燕無数予少年時腸中欲伐薪近岸古柳方施斧將斷見蟄燕一毬大如斗各相銜頁始信燕亦蟄而驚蟄節氣則出渡海小說烏衣事附會爲之耳

維揚無燕

予自少年愛維揚欵卜居自充守罷遂築室于維揚亦既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意已疑之古言春社來秋社去何以今春不來也默訪庵覩諸寺州宅皆不至不二年一城爲墟矣

節感孤燕

衛敬瑜早喪其妻李氏年二十而寡剪髮毀足誓不改適所居有雙燕巢之一日忽雌燕孤飛李氏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綫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李食之飯栖李氏之室若数年李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有懷情義重不忍復雙飛又明年來李已死燕遶舍哀鳴人告之塋處即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燕妬

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于舍下育数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爲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時又與一燕爲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数日諸雛相次墮地死轉而癰兒童剖腹視之則有蒺藜子在嗉中盖爲繼偶者所害山玉堂閒話

天女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爲天女采蘭雜志

夏氏燕

德興土坑夏氏族子某不學無識每飲酒後好張弩挾弾亂射飛禽翔集往來者無不被害雙燕巢于

梁間戲射之遂斃其雄門外有坡水雌者見雄死啁吼悲鳴徑投水中而没客聞而作歌傷之曰燕燕千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畋獵弾射飛禽類幾絶梁間雙燕啣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視之或如痴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坡水清且泚一飛徑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斷頭報夫讐注云許升者爲盗所害後刺史得盗升妻呂氏手斷其頭歸以祭夫此事出後漢烈女傳

杜鵑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應之酉陽雜俎

謝豹

嘗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成都舊事

鸐雋

鸐雋周子規也啼必向北故名曰子規蜀名曰杜宇爾雅曰巂周甌越間名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林木草卉凡鳴皆望北也啼苦聲悲則倒懸于樹自呼曰謝豹望帝杜宇者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称王於蜀古詩云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來夜叫春三月似向東風訴國亡荊州有一人化禽從井中出名曰鱉靈于楚身死尸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爲相其後巫山龍閘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鱉靈乃鑿巫山開三峽降丘宅土民得陸居蜀人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柵周迴三十里令鱉靈爲刺史號曰西周後數年望帝以其功高讓其位于鱉靈號曰開明皇帝望帝自行避迹山中脩行養道而隱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鷓鴣

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豸採蘭雜志

鷓鴣飛數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出酉陽雜俎

吳楚鷓鴣

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雞雉能解野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雞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杜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群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出嶺南異錄

隋陽越雉鷓鴣也晉安曰懷南左江曰逐隱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往南不北也異物志云鷓鴣黑白成文其呼鳴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徙也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前飛畏霜雪早晚稀出

稀有時夜栖則以樹葉覆其背燕人亦不知有此鳥

覩自在

耶律徳光入京師春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曰此是何鳥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徳光曰許大世界一介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無種佛經中所謂覩自在也

張華鸚鵡

張華有白鸚鵡華出而還鳥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

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時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户强之至庭爲鴟所攫僅而獲免出異苑

雪衣女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女又曰雪衣娘子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不離屏帷間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飛于貴妃鏡臺上語曰雪衣女昨夜夢爲鷙所搏將盡于此乎上令貴妃授以密多心經自後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祈禳者上與貴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于步輦上與之同去既至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嬉戲殿檻上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立鸚鵡冢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慧上令左右試牽御衣輒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爲作鸚鵡篇上以示群臣焉出譚賓録

白鸚鵡

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着指掌如蛺蝶翅

鸚鵡瘴

廣南道多鸚鵡養之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甚多病顫而卒土人謂爲鸚鵡瘴偶親驗之

鸚鵡腊

鸚鵡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爲鮓又以爲腊皆以其易得故也南人養鸚鵡者云此物出炎方北方冷則發瘴禁戰如人患寒熱以餘甘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隴山鸚鵡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使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艸木黃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聞昔經隴山者云此詩尚存郵亭壁間云予曩守永昌郡衙齋高樹每晨集鸚鵡數百旋繞飛鳴綠羽紅喙東旭方曜殊可觀聽予任其去來戒家人無一取也

禽類下

尾亭仙

鸛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上成窠故或有呼尾亭仙者

烈鸛

高郵有鸛雙栖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鸛一班偕一雄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啣偶遂皆飛去孤者哀不已忽擲喙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群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為烈鸛而競為詩歌弔之後有烈鸛碑吳真甫談

負金鸛

周弘直子思方幼時于林下見一鸛為彈所傷取歸養之俟其愈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啓視之乃向縱之鸛也背負一金串卸于地串上結紙條上書云始于博士終于大夫後果然故呼鸛為負金（玄池子說林）沈應元曰戒殺放生陰德玄善豈望報哉然楊之黃雀毛之白龜猶之于古此類甚衆何獨一鸛也乎至孟嘗好客羅相皆去翟公不仕門可置羅嗚呼不如思方之鸛遠矣

仁烏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鴉遶煙而噪或集于子推之側則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焉即此是也或曰戒所焚之山數里居人不得設羅網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為慈烏則其類也　慈烏反哺白鴉烏不祥之鳥巨喙烏善驚哀鳴吟夜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烏白頸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有凶咎烏之巨嘴者善避矰弋彈射曰善驚烏之失雌雄則夜啼

魏伶烏

唐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于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人號爲魏丞烏出朝野僉載

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書之安用察其真僞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之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出酉陽雜俎

飛烏爲城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群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内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千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出酉陽雜俎

巴陵鴉

巴陵鴉不畏人除夕婦女各取一隻以米果食之明旦用五色縷繫于鴉頸放之視其方向卜一歲吉凶其占甚夥大畧云鴉子東興女紅鴉子西喜事奇鴉子南利桑蚕鴉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梳頭先以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顆髮彭彭惟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謂女髻爲鴉髻出清異錄

黑鳳皇

禮部郎康凝畏妻甚有聲妻常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箠楚凝畏惧涉泥出郊外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省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皇來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皇矣

烏護雛

温璋爲京兆尹勇于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鵶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來訴耳命吏隨鵶所在而捕之其鵶盤旋

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挃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于常乃斃捕雛者出北夢瑣言

百烏朝

禽鳥得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典空同子曰弘治初予盖侍朝焉每鍾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于龍樓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　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皇舟鳴噪亦今中興之應凡人家喜鵲憂鵶亦氣之先歟宰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

鴉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後鴉亦不之來

捕羽佳人

豪家少年常畜鴿名半天嬌人以其蠱惑過于嬌女蠱姬呼爲捕羽佳人

人日鳥

南康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變而爲人日鳥建封信之曰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鴿信

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

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出酉陽雜俎）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啄木畫篆

人生大造之中而其力亦有能勝天者萬物雖不如人其靈亦有人所不能者近聞人談一事云盜能開鎖取法於啄木蓋啄木作巢必穴於空樹閒穴口小而中大人以木楔實其口啄木欲歸哺則以嘴縱橫畫其上如符篆然其楔豁然自開人亟取楔觀之效其畫以畫鎖鎖亦自開惡其所畫不明則以粉塗楔頂則明白可辨此事雖莫定其果否然虎狼卜食鵲能禹步亦古人所言豈得謂無邪

採藥吏

古今異傳啄木本雷公採藥吏化爲此鳥

鵝有二能

錢塘人書殺日屠百鵝有人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聲振衢路者有所訴鵝能驚盜亦能却蛇其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所有二能

而不能免死人有伎倆厄也悲夫

右軍

鵝謂右軍晉書王羲之爲右軍將軍善書時山陰道士獻鵝求寫經得鵝欣然爲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鵝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姥不察其意遂烹鵝以待右軍右軍歎惜彌日

喜日鵝

有喜日鵝至日出時對朝而舞又名舞日鵝

兀地奴

世呼鵝爲兀地奴謂其行步蹣跚耳

減脚鵝

御史台聊遠曰鴨頗類乎鵝但足短耳宜謂之減脚鵝

鴨菌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于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爲鴨作菌　稗雲林異志

鬬鴨

陸龜蒙有鬬鴨一欄頗馴一旦驛使過走馬挾弾斃其尤者陸曰此鴨能人言現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懼以囊中金遺之徐問其人語之

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耳

淮南諺

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足縮一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鴨血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此張夢符云

鷄作人言

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常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至常籠置窗間一日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解玄理功業亦大進夫洪鈞付予不以異類無知而嗇其所稟羽毛鱗甲者無論巳即蝡蠕蚊虻揆之則飛且走而况有聲識者乎且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使人而無人道能有此五德乎予常聞之老狐聽經又唐人詩龍作人來聽講經則宋鷄之談玄似益可信

鷄屬巽

古說鷄屬巽天上日行歷巽宮鷄鳴某謂屬木所以

日到寅則鷄鳴易中巽金屬五行鷄屬酉漢上云巽九三爻酉也郭璞洞林以巽爲大鷄酉爲小鷄

遠飛鷄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絶飛四海常斷桂枝實歸于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遍體如金色祝鷄翁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鷄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今世呼鷄云祝祝本祝鷄翁事又呼雞爲朱朱寶誌公對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雞呼朱朱蓋爾朱氏也則其字來遠矣此語似詩故兼載焉

五時鷄

影娥池北有鳴琴之苑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亦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天雞

扶桑山有玉鷄鳴則金雞鳴而後石鷄鳴天下鷄皆鳴所謂天鷄也李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溫庭筠詩濕轉霞高滄海低破瑢枕上聞天雞俱用天鷄耳陳陶詩朔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盖用玉雞矣詩人獨無用石雞者毋乃貴玉賤石與

祝雞公

祝雞公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樹下晝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地養池魚後登吳山鷄雀數百常出其旁（出列仙傳）

抱鷄托夢

衛鎬爲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家鎬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催食欲前適鎬所親者報曰王幸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巳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鎬方悟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觧放是夜復夢感謝欣然而去（出朝野僉載）

金雞玉犬

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鷄鳴玉犬吠

老鷄有毒

姑蘇一人爲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殆盡抵夜死矣隣人疑其有奸首之官婦人不堪考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聞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鷄對守亟令覔老鷄數十令當死之囚偏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盖鷄食蜈蚣百虫久而積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鷄宜慎之

羹本

郝輪陳留別墅畜鷄數百外甥丁權伯勸論曰畜一鷄日殺小虫無数損命莫知紀極豈不寒心輪曰汝要我破除羹本雖親實踈也

義鵲

義鵲云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毋一爲鷙鳥所摶二子失毋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怜之赴而救之即啣置一處哺之若其

子然嘵鵲禽屬也乃能有義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鵲立枯枝

李孝貞咏鵲東立朝雨霽南飛夜月明東方朔傳曰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東方朔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柏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風從東來鵲尾長傷風則傾背則蹶足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鵲知太歲

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云鵲巢背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爾淮南子曰鵲識歲多風喬木巢旁枝出說文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九 四五 二七三

辨鵲音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荊公音乾爲虔字音見于鵲之彊彊易統卦曰鵲者陽鳥也

鵲上梁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於後園見一鵲構窠共啣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窠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出酉陽雜俎

青喜

李正巳被囚報夢云青鵲即報喜也是日果有赦鵲啁啾色皆青蒼至今李族居淄青者呼鵲爲青喜

錦鷄

腹有彩文曰錦鷄狀如鳩鴿鶯烏僻五色如孔雀羽出于南越山中歲采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

鸎護雛

頃年有人取得黃鸎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累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出玉堂閒話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九 四五 二三七

鶬鶊

鶬鶊黃色鳥也亦名楚雀亦名商鶊夏蠶候也今謂之黃鶯黃鸝是也野民曰黃栗留聲轉耳其色鶩黑而黃故名黧黃詩曰黃鳥以色呼也北人呼爲楚雀

鶬鶊止忌

梁武平齊後侍兒十餘輩嬪娛于目俄爲郗后所冡動止皆有抑勒甚憤恚將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曰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減半

帝愈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陛下廣羞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其言詔廣人廣捕之會方宗內典戒于戕生其議遂寢 出文苑英華

鵜

鵜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大囊受數升湖中取水以聚羣魚候竭涸奄取食之一名淘河詩曰維鵜在梁志在水也

秦吉了

宋時瀘南有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十萬緡買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中遂絕食數日死吉了似鸜鵒能人言比鸜鵒尤慧大抵鸜鵒聲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結遼與吉了土音亦相似也又云秦吉了如鸜鵒紺黑嘴丹尾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

赤白吉了

肖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于刺史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

錦地鷗

閩中造酒杯盞樣各紋類鵓鴣斑點試家珍之因展蜀画鵓鴣于書館中江南黃世用見之曰鵓鴣亦有數種此錦地鷗也

碧海舍人

隋宦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宮嬪署之呼海舍人

白鷗脯

陳喬張佖之子秋晚泛游玄武湖時群鷗游佖子曰一軸內本瀟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衆謙云張佖子半並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喬子從是得一堆白鷗脯之名

婆娑兒

鄭遨隱居有高士問何以無日對曰不注目于婆娑兒即側耳於鼓吹長調玩鷗而聽蛙也

福德長

韓軫家藏三義鳫圖有贊云祠祭非常爲福德長

鳳凰

韋常嗣立宅後林麓邃密有黃鵠一雙潛于左側每韋氏有吉慶事則先期盤翔時人謠曰人看德感鳳皇呈端世未嘗無鳳皇非可出之時而自隱耳今出鵠爲韋氏家候祥報喜否則與鳳隱同也

長生網

鶉之性聞同類之聲則至捕人必求鶉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鶉爲長生網

族味

鶉捕之者網獲甚多故雌雄群子同被骨俎世人名爲族味

褐衣老人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未仕時每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襄問汝何人乃誦詩曰食君数粒粟充君羹内肉一盃斷数命下筯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竟而異之詢於厨中有黃鶉数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云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

鸕鷀

鸕鷀色黑而頸長能没水捕魚其疾如飛栖宿之處其下雖水深魚多未嘗犯諺云鸕鷀不打脚下塘

納膽場

取魚用鸕鷀快捷爲甚當涂夏塘石阜民庄舍在焉畜鸕鷀千家撹一小舟在岸遣一丁取魚供食邑尉過而見之詢阜民曰小舟即納膽場鸕鷀乃小尉耳

阿濫堆

張祜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比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曲子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

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爲曲子又作鷃鷃堆

翠碧

唐韻鴗音立水狗也爾雅謂之天狗注小鳥青似翠食魚江東謂之水狗陸龜蒙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烟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張碧詩一條碧綫輕拖水金毛泣怕春江死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頰色可愛崔德符身洋驛詩云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彌猿掠岸飛

翡翠

背有彩羽曰翡狀如鵜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啄于澄瀾洄淵之處尤惜其羽日濯于水中今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

鴝鴿

鴝鴿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紅蝙蝠

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翼脉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蝙蝠因風入空

木而化爲蝙蝠靈芝圖說曰蝙蝠之壽萬歲又媚藥載嗽金鳥辟寒金龍子布谷脚脛骨鵲腦砂穣茄草苘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鈌載乎又有無風獨搖草男女帯之相媚又陳藏器云人帯于衣令人有媚多迷人

蚊母

蚊母扇端新州有鳥類青鵁而觜大常在池塘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群出其口按爾雅曰鷏鳥似烏而大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爲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有蚉母草嶺南有蚉母木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桙子南人號曰梚音亞反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化爲飛蛾羋子飛出愚驗之亦有爲蚊子者

骨托禽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如鵰高三尺許以名自呼能食鈌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樂坐客或疑鈌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投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

鵶鶻

後漢章帝元和五年條支國來獻異鳥名鵶鶻其高七尺解人言語國太平則群翔鳴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而蝗虫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頃刻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鷲形如野鶩而高且大胵有長嗉可貯数斗物千百爲群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嗉不食而吐之旣吐復啄連城数十邑皆君是才旬日蝗無孑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于虜庭下制封鷲爲護國大將軍

細鳥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間如黃鵠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一名候日虫帝置之於宮內旬日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幙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坐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愛其皮以其皮服者多爲丈夫所媚

獲鬼鳥

荊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床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遊鬼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號鬼鳥荊湖彌多

山蕭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㺐哨一曰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姣一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冶鳥巢大如五斗器飭以蘆茔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

鴛鴦

劉世用又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鴛鴦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亦即飛入投湯而死

五色鳥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昇出謝承後漢書

報春鳥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采茶人呼爲報春鳥出顧渚山記

吐綬鳥

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天晴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陰天即否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應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出酉陽雜俎

真珠雞

真珠雞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真珠雞又名綬雞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鮮

妍頭有翠肉雙立良久悉斂于嗉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剖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苕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鷄余在二處見人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

白鷴投水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鷴奮飛哀鳴與籠墜水中以死

寒號虫

華山有鳥名寒號虫方春時鳴曰鳳皇不如我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五靈脂即其

糞也丘濬贅言云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說千山頭凍羽乾真信鳳皇不如我得過且過

喚起催歸

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絲圓轉清亮偏于春曉江南謂之春喚

鸊鷉

鸊鷉水鳥也其膏可以塗刀劍令不銹爾雅注云膏玉瑩劍續英華詩云馬啣苜蓿葉劍瑩鸊鷉膏也

安溪竹鷄

安溪山多竹鷄山中人云春食蘭花

鷙鳥

鷙鳥之善搏者曰鶚以人見竦愕也・鷂玄曰鵰色淺黑而大者　鶬曰鷂鶯蒼黃謂之鵃廣雅曰鷂鷹二歲色完知擊也　鶻曰鶻膝曰鷂能視遠也向膝目明目遠見了然鶻曰鷂奪曰鷂鸇鸇晨風也向風搖翅如飛迅疾狀類鷂色青搏燕雀食之左傳云若鷹鸇之逐鳥雀鷹如鸇而小者其區上下亦扳鳥雀如攫奪也

海東青

海東青鶻之俊者大如鷄每春初自海入遼然不肯

高飛天鵝至則帽其首以縱之直飛衝天別餐一鳥名曰小青兒大如雀亦來自海外與海青同上俟其飛過天鵝小青則啣其帽以還海青乃俯視天鵝直下爪其兩目而墜云凡天鵝初至有一巨者為之首重二三十斤捕得此鵝則其餘無主盤旋一處不能去海青旋擒而盡獲之在胡元獲頭鵝者有賞樂府云悶殺沒頭鵝用此天鵝即傳記所称鵠也蓄者千截

劉聿鷹鷂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于之界山懸崖自

縋以取鷹鶻欲至巢而繩絶落于樹枝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大鷹見人啣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聿接取肉餧鷹鶵餘即自食經五六十日鶵能飛乃裂裳而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淵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黑漫天

葛從周養一皂鷹甚鷙忽突籠飛去從周責掌事者討捕良急從事方食小僕報云桐樹上此鳥栖泊望之乃一鴟也怒罵曰不解事奴此痴佰丁得萬个又何所用促尋黑漫天黑漫天所失鷹名也 三·卅

滄鶻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滄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侵之 出朝野僉載

海鵬

正德末有烏黑色大如象舒翅如船篷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弓弩射之皆不入官民家所養鵝被啄而食之如拾蛆虫然數月方去人以爲海鵬也

鷂殺伏罪

列上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鷂逐鳩鳩逃案下鷂去公子縱鳩出鷂逐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鷂三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王充論衡不信以爲鷂有千萬擊鳩飛去安能復得乃是捕者折其頸也　按後漢書董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 三·六五

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夫天下事人感應者多矣人心所愚誠不至耳烏謂此不可信乎

鄴君海鶻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縑百餘段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

所用其人曰此海鶻也善辟蚊螨患者宜于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海鶻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召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鶻獻焉出宣室志

項刻虫

後周武帝置官于瀘州醸毒藥爲酒年以供進所用材品不一人酒役皆取大辟舍罪而驅策之官長歳須續命金以毒氣薰煮官吏被者多死卒徒恐

怯呼鴆爲一拂烏項刻虫蝮虵爲劈歷盤

鴆

有人任嶺南官至山寺登厠忽有異禽飛集厠前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虵乃啣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鴆鳥也惟食毒虵乃能成其毒蘄州黃毒山有鴆巢于山崗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十步無草每春生子能飛乃送出山惟二雌雄獨留此與金山石穴鶻無異

百勞

百勞一名梟一名鵙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禁虵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用梟羮又標其首以木故後人標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予甞寓居北河鎮小寺喬木数株有梟巢其上凡生八子子大能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勢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間群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可逃乃仰身披翅而臥任衆子啄至盡乃散去就視之惟毛嘴存焉

酉陽雜俎曰伯勞搏勞也相傳伯奇所化

梟鷙

郊鐃歌曲斮梟鷙注斮梟側切漢郊祀天下春祀黃

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絶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羮以賜百官鷙不祥鳥白身赤口

啞十三

厭勝章言梟乃天毒所産見聞者必罹殃禍急向梟連吐十三口然後静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焉漢蒙州刺史龍驍武人極諱已名又父名唷子名邛亦諱之故郡人呼梟曰吐十三鵲曰喜柰何蛋曰秋風部屬私相告云使君祖諱飦吾輩亦當稱餛

鴞邪

半瑞

吳興羅捕者得一鳥紫翠色佼鷙可喜山民未神佐以謂錢俶王即位此是珍祥獻之必推賞其即重價償羅者携詣杭將獻鳥無故而殞滑稽者多以半瑞之言嘲神佐

鴞報子仇

張職方大寍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悪鴞每至官必令左右挾弾逐之熙寧六年丁内艱權厝於符離之佛寺嘗有鴞巢於殿之鴟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已張親弾之中死而斃既而二大鴞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歩庭中一鴞下搏其巾方驚駭一鴞復來攫傷其髫痛亦旬餘潰決腐爛及疾遂死嗟乎哀子之死仁也報子之仇義也孰謂禽獸無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屬萬物之靈親愛之心宜其甚焉熙寧甲寅乙卯歲天下旱蝗至父子相噬首真禽獸之不若也

鵂鶹

鵂鶹即鴟也鵂鶹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蝱鵂鶹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

蓋忌此也亦名夜遊女好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爍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為犬齧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荆楚歲時記云聞之當喚犬耳又曰鶬大如鶴悪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為炙故莊子云見弾思鴞炙又云古者重鴞炙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出嶺表錄異

鴟鳴報喜

大中歲韋顓舉進士學贍而貧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常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際小閤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抖擻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坐逼於墉牖外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會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遺焉出劇談錄

批頰

唐盧延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窓間壁剝叩頭虫王半山詩𨋕木䆗搏黍藉艸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鳥平明乍卷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盖鳥名但不詳爲何形狀耳或曰即鵯鵊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雞俗名隔壁鷄

飛生負夜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如蝙蝠毳毛黃紫綠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鵸狸首肉角斷箸從方而御之呱呱而鳴名曰負板過

之則凶王濟手鏡又云有鳥狀如蝙蝠而大如鴉遇夜則飛好食龍眼荔熟時架木爲臺于園至昏時人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夜復然彼人呼爲飛倉溪蠻叢笑中載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坐蓐藉其皮則易產名飛生疑即飛倉也譌生爲倉蓋聲相近云

九羅

明崇儼厭勝書鬼車九首妖怪之魁凡所遭觸滅身破家故名九羅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然物亦以類勝羽毛中凡十種鬼車畏之宜用烹鵂召巫爲祭画像禳之

鬼車

楊用修曰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夫子子夏見而歌之裴瑜注爾雅言鶬麋鴰是九頭鳥也小說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猶餘九首按夫子逆鶬歌曰逆毛鶬兮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

陸長源辨疑志九頭鳥又名渠逆鳥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每脰

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每頸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出癸未雜志

嘉靖壬辰八月大霧至午而霽白石山其村民見一物自空墜下其身如巨鼈肉翅一首在前八首分列兩旁目瞑不開啾啾可悪盖此物乘露出而天倏明不能開目而墜也悪少取而烹食之味美或云即鬼車鳥也然姚氏婦為女子時父獵得鬼車乃食類形如鴨而大巨首在中餘八首分列左右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眷數日死與金白

石山所見絶異豈九頭鳥自有兩種耶

岳鄂王鳥異

正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岳鄂王故里公因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止冢上舍人邵海引弓射之矢至而墜公覺其異遽麾止之少頃復下終享乃凌風而去時見者皆以爲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于碑陰

白鵲

弘治十七年大名元城縣民屋庭中棗樹上有烏巢累數百一巢中生白鵲時 孝肅皇太后初上仙

以此爲上孝感表獻之不受還而道死

沈烏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画眉善叫能鬥徽客許以十金搆之不與一早携至西湖偶爾腹痛坐卧于堤不可歸有相識箍桶匠過焉沈即浼其歸報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箍桶刀殺之血光顯肰遂執匠告於官匠不勝拷掠自誣服云得鳥貨人割頭弃之湖然尋頭于湖久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水腐莫辨因以成獄而匠秋决矣數年後有人見画眉籠于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鳥貨杭人某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採某人某欺罔不服訟于官一訊即服問其頭置湖畔枯楊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賞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爲禍根云

治禽獸諸病法

鷄雛食柳葉小者死大者肓黑鷄白頭食之病人鷄有六指者五色者食之皆殺人養生家曰鷄肉不

可與小兒食食之生蛔虫亦能令消瘦雌鷄不抱子者待生卵時食内夾麻子喂之常川生子 凡生鷄初到家以温水洗脚放去自然不走 下鷄卵哺伏宜早辰鷄雛出後放食宜日晚則不畏鷹隼鷄䐓病以真麻油灌之立愈蜈蚣毒研茱萸與食解之鷄鴨以土硫黄拌飯喂數日即肥鬥鷄傷而有病以雄黄拌飯飼之可去其胃虫皆以腥脂塗其爪肆他鷄畏之

養鵝鴨每歲再伏者爲善大率鵝三雌一雄鴨五雌一雄窠中多放細草令暖大鵝十子大鴨二十子

小者減之皆至一个月方出雛其未出四五日內不可使聞打鼓聲及舂磨聲不可在窠邊梳頭不可將淋灰籃籮內作窠及新產婦見之雛既出作籠籠之先以粳米為粥糜一頃飽食毋鷄鵝鴨後以菜葉或野菜拌碎米喂其雛當伏子之時宜頻與食之不然恐久伏無力或至暈死

養鶉鴿褋病以香油揉挼新蘿蔔葉喂之或被鷹隼傷研地黃汁浸米飼之

凡百鳥吃惡水鼻內生爛瘡以甜瓜蒂末敷之效

鸚鵡病以橄欖飼之則愈須預收作乾以備用此

鳥畏寒冬月以布裹籠藏木櫃中　畫眉遇寒毛燥落以羊脂炒米飼之則潤　黃頭鬪罷身痛取尿缸砂土飼之則愈　養鶯鶯恐其飛去將腋下膜子割離少許則馴　鷹鶻病以福建白砂糖啖之

治馬諸病　馬肝癱用朴硝黃連末男子頭髮燒灰漿水調灌凡一應邪氣衝肝眼昏似睡忽然眩倒此方主之　馬腎搐用烏藥芍藥當歸玄參茵陳白芷山藥杏仁秦艽每服一兩酒一升同煎溫灌喝日再灌　馬氣喘用玄參牛蒡葶藶升麻兜鈴黃芪知母貝母為末每服一兩漿水調草後灌之

馬尿血用黃芪烏藥芍藥山茵陳地黃埜苓枇杷葉為末漿水煎沸湯候冷調灌　馬結尿用滑石朴硝木通車前子為末每一兩溫水調膈時再服結甚加山梔子赤芍藥　馬結糞用皂角燒灰存性大黃枳殼麻子仁黃連厚朴為末清米泔調灌若腸突加蔓荊子　馬舌軟用款冬花瞿麥山梔子地仙草青黛明硝朴硝油煙為末每半兩許塗舌上立瘥　馬眼患用石決明草決明川黃連黃柏甘草秦艽山梔為末每服一兩半蜜二兩猪膽一枚冷水調灌　馬腸痛者低頭不食草用羌活

白芍藥甜瓜子當歸沒藥為末春夏漿水加蜜秋冬小便調灌　馬流沫用當歸菖蒲白朮澤瀉赤石脂枳殼厚朴甘草為末每服一兩五錢酒一升葱白三握水煎溫灌　馬蹄傷用大黃五靈脂木鱉子去油海硝皮甘草土黃芸薹子白芥子為末粥調攤帛上裹之　馬諸瘡昆砂夜合花葉黃丹乾姜檳榔五倍子為末漿水洗瘡麻油輕粉調藥薄敷　馬鼻內噴膿用獨囊蒜搗爛入麝少許酸醋調放入兩耳內用紙塞住麻線拴之將馬頭高弔之不令馬動鼻內流膿盡以流清水為度　馬

傷水先用人亂髮燒薰兩鼻後用川烏草烏白芷
胡椒猪牙皂角等分麝少許爲細末用竹筒盛藥
一匙吹入鼻中　水滿放即放茄蒂兼治之　馬
中結用雌鷄一隻用拳搥死就熱便開取肚內心
腸肝肫嘴爪脚带糞入風化石灰一合碎剁爛入
真麻油四兩調油灌之鷄不用　馬瘦喫不肥者
用貫仲一兩放馬槽內久久瘦虫自出　馬鼻內
瘑瘡用蕎麥磨粉連稃切飼之　馬行路遠宜早
歇先飲水數口方喂則無中結之症　馬脊破用
馬脚下尿溼泥塗青中青臭泥亦可已破成瘡者

用黄丹枯礬生姜燒灰俱存性等分爲末入麝少
許麻油調傅已成膿者揚水與葱白煎洗敷　馬
咬人成瘡用馬鞭子稍燒灰乾敷　馬咬人用蜂
窠林房即止
治牛諸病牛瘟疫用菖蒲淡竹葉葛粉欝金菉豆蒼
术各等分爲末每服一兩芭蕉自然汁三升入蜜
二兩黃臘二錢重湯調灌之未解再一服如熱極
加大黄鼻無汗加麻黄鼻口出血加蒲黄此藥用
蒼术菖蒲者因他藥太冷用此以制衆藥又通氣
也又方臘月兎頭燒灰和水五升灌又方真茶葉

二兩水五升灌　牛尿血川當歸紅花共爲末酒
二升煎取一升冷灌　牛吃尿榆白皮三兩水煎
二升灌又法豆豉汁調鹽灌　牛生熱兎百葉去
糞蘆草裹令食未愈再服　膜遮眼炒鹽并竹節
燒存性研一錢貼膜　牛有茄根噎皂角吹鼻中
以鞋底拍亭骨下　牛吃雜虫腹脹燕尿一合水
二鍾調灌　顛牛觸人胆大也黄連大黄末鷄子
清調灌　牛尾焦不食水草前方加白芷酒灌
牛生蛭塩苔脯咳虫出食苔牛齒死　牛氣脹淨
水洗汗襪取汁一升釀醋半升和灌之　牛鼻脹

好釀酸一盞灌耳中　牛肩膿舊綿絮三兩燒存
性麻油調抹忌水五日　牛漏蹄紫礦爲末猪脂
油和納蹄中燒鐵烙烙之　牛生虱搗土當歸醋
浸一宿搽之愈　牛沙疥蕎麥燒灰淋汁入綠礬
一合塗　牛馬誤食花蜘蛛腹脹欲死用出過蚕
紙燒灰研細每用兩茶匙水調灌之
驢子冬月行遠路蹄踣凍裂疼痛不行取轆油敷之
養羊法臘月正月生羔者爲善十一月二月生者次
之大率十羊二羝少則不孕羝少則亂群無角者
更佳遠水爲良二日一飲頻飲則傷水而鼻膿

中勿令停水勿令糞污毛停水則損蹄濕則腹脹有疥者間別之否則淋污或能合群致死羊經疥數瘥得夏初肥時宜賣易之否則後年疥發必死　羊疥百草霜用鹽滷或拌桐油調勻塗又方藜蘆根不拘多少搥碎以米泔水浸之瓶盛塞口置灶邊令暖數日味酸便可用先以磚瓦刮疥處令堅硬湯洗之去痂拭乾以藥汁塗再上可愈若多則漸塗之一時塗恐不勝痛　羊中水先以水洗淨眼鼻中膿污次用鹽一撮就杓內以沸湯研水候冷澄清灌入兩鼻內五日內必漸愈未愈再灌

羊夾蹄羝羊脂煎熟去滓取鐵篦子一枚燒熱將脂勻于篦上就夾處烙之勿令入水次日就愈

豬瘟病用蘿蔔或葉與之此物乃豬所好食性涼能愈熱毒又能宣通腸胃不食則難救或熱病不食搗螺螄絞水灌之又割尾尖出血即愈　豬羊牛畜生瘡有虫用刺棠梨根研水灌洗虫即死或作末摻瘡上

狗病水調平胃散灌之凡卒死者葵根塞鼻可活遍身腫癩濃煎百部汁塗之　狗被蜇蝿嚙者麻油塗徧搽其身即去

猫生虱用桃葉楝樹根搗細熱湯泡洗虱皆死亦治犬生虱或樟腦擦猫身上亦好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九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九　六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輯

鱗介門

鱗介類上

豢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言其曾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號計家砦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雞伏之百餘日乃産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刲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嘗隨之至呼之出蟠於榻以手摩之冷如氷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厮後溪潭中囑曰汝無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内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能聽教今斬汝矣蛇如觧人意俛首帖尾即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於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上官必破爾家記

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觧由是惡蛇欲殺之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尺拏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州中大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晝冥

痴龍

洛下有洞穴曾有人悞墜於其中因行數里漸明矌見有宮殿人物凡數處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以後出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曰痴龍

奔城湖女子

紹興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湖有村民艤船水際見一姝麗女子從二蒼頭來言欲借船過湖到來嵩塘看親遂解纜届中流民稍黠念如此女子乃徒行又無父母隨之殆非人類大聲詰之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邪女不荅亦不改容蒼頭獨怒目四顧轉盼間失女所在蒼頭登彼岸不

知所向俄有龍自北水柵過大風發屋蕩坍民談
太公有子三人分室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贍是
日臨安茶商沈八偕伴侶三十輩負担到其門少
憩頃之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長大獰
惡以次而至其一云我在談家幹事汝等速去已
而風雨大作沈八諸人并茶仗悉移至塘北洞庭
絹客寓彼亦被驅出三談室宇器物米谷金帛席
捲無孑遺唯一常用秤插地上力拔不起一斗貯
于糖甕屋後竹園一空一榆木極大蔭蔽數畝根
反居上枝葉在下禽巢以十數在石磋上畧不撼

損門外二客舟飄落二十里田中而三家男女悉
無傷害

小兒化龍

茆山隱士吳綽素擅絜譽神鳳初因采藥於華陽洞
口見一小兒手抱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
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忙奔入洞中綽恐爲虎
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
爲龍形一手握三珠塡左耳中綽素剛胆以藥斧
斵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
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

伯說

佘氏井龍

宜黃巨室佘氏自其祖六秀才濟者素稱善人教訓
五子一孫家法整肅長子大經次大節鄉貢入京
師居上庠其宅有大井在樹傍一日婢晨與汲水
桶墜於內取桶繼之復然至假諸鄰合迨於七八
若有物從中掣搦者走白主母母以爲妄惑將投
之濟止之曰未可吾當自往觀即往憑欄探首見
一物頭角嶷然乃龍也中有霧出氣滃滃然但微
覺腥穢急奔避之一家危慄幾無所容遽施錦被

覆井口而邀旗昌觀道士醮謝里閭稍知之莫敢
來視有膽勇男子竊窺之見其鱗爪而水時時震
動次夜乃潜跡不出水平如初後兩月始命淘浚
八桶俱存悉已片裂而井水覓無所增又一年二
子皆及第並朝奉郎族稱大經曰大朝奉大節曰
小朝奉濟生受官封第四子大任績亦登科但仕
不通顯

破山龍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
影空人心題常熟破山也舊傳有四高僧講經山

中一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荅曰非人也龍也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也而果以全體見僧甚恐亟誦揭諦呪語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

洞霄龍

餘杭洞霄宮昔有主首道士誠敬感神誦度人經極著奇驗其側則龍潭也每就彼持念倏一老人從潭出跪白曰弟子即龍王也每獲聽經文無任瞻仰但不敢輒前今所以呈身切有請爾道士曰其說云何對曰師才到潭上則水府幽祇皆當起敬

不退殊不自安頃只宴坐宮中不妨日課厥幾百靈得以休息若慈悲賜許當日供鮮乳二斤以充齋饍道士曰吾意豈在斯謹奉王戒老人喜謝而隱潭上之役遂罷翌日厨僕報几案得乳兩斤極新潔莫測所從來未審堪食否道士云非汝所知宜以餉我小師秤之果重二斤其後日日皆然數年後忽失約復誦經水次前老人再至曰乳乃陽間物弟子忝爲龍神可以得之但塵界中有欺瞞取贏餘者我則除擲之此去市戶董七者好鬻秤權用十四兩作斤故即而掠取今其人出外厥父自主鋪業淳樸有守未嘗罔利故無從可致乳道士歎息不已謂曰吾欲知其端倪恐自貽譴爾欺心事那可妄爲吾誦經以增之亦云益也遂周行郊關一意道人於善鄉宿至今尚能言之而忘其姓名

貴州龍

朱希召爲貴州經歷云其地旱求雨必召師人令覓龍或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見一孕婦蹣跚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怒曰此婦豈龍耶婦自辯云我

村坊小民某甲之妻巫得爲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於庭以甑蒸其婦未及舉火而雨大作龍自耀開婦已失所在楊夫事詢云四川有數處龍匿柱下巫得之而禱雨則立降蓋殊方異域龍多變幻如此

龍化

水虺五百年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爲角龍又五百年爲應龍

河南龍卵

成化間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韋涖

中大容一升許有一商人以數尺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聞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試宇國用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後忽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內有樓飄去其半樓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中飛去

龍見

正德九年群龍數十鬬於常熟潘氏墓後守墓者一家若罔聞知而其村民舍並爲撼倒或提至空中數十丈復頓故地不差尺寸或飛去不知所之有一家米一囤無顆粒存他日乃得之田中或數升或斗許皆埋於土不下百許坎也其日南村亦有一龍低首黏地而行頭上立二朱衣者手握青旗旗左則龍隨而左右則右焉衆謂司龍之神云其年常熟數婦女力農田中暑倦將就一小浜而浴忽見水動立膝上視之一龍赤色自水底躍出初長丈許至空不啻數百丈憑雲而去觀者皆爲辟易（過庭養說）按是時淮安九龍鬪册提至空而糜者甚衆亦不獨淮上四方處處有之蓋　康陵巡行之驗爲兆所至不偶然也

龍場

王子年拾遺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餘頃遞與記晉寧縣有龍葬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圍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採取見之論衡云蟬生於腹開背而出必因雨而蛻如蛇之蛻皮云近蒲洲人家拆草屋於棟上得龍骨長一丈許鱗角宛然皆具（出感應經）

塩龍

蕭注從秋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塩龍蠻人所養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擦海塩飲之每鱗中出塩則收用以酒送一匕寸土與陽而萌世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塩而龍死其家以塩封其遺體三四日用亦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

龍有五種九種

佛言龍有五種一象形二蛇形三馬形四魚形五蝦蟇形摩那斯龍王主之儒言龍有九種刀柄吞口

曰睚眦胡琴刻獸曰囚牛殿角走獸曰嘲風又曰瓦猫神座獸曰覇下橋旁獸曰饕餮鍾紐獸曰蒲牢獄門獸曰狴犴又曰憲章碑下獸曰贔屭遊曰螭虎殿脊獸曰蚩吻又曰蟃蛭蓋蒲牢好鳴饕餮好望嘲風好險囚牛好音睚眦好殺蚩吻好吞負屭好文狴犴好訟覇下好重皆凡龍不能變化者

沙州黑河龍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泄濫蕩沒室廬之患吏於此者皆先備牲酎望祀於河滸然後敢視政否卽淫雨連月或大水激射傾圮城邑里中民盡魚其族

也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訊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嵗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騰水以覬郡人望祀河滸嵩曰我知之久矣卽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執弓矢以俟於側嵩率僚吏班於河上峩冠斂袵磬折肅躬俄頃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而出俄然昇岸目有火光射人離人約有數十步嵩卽命彀矢引滿以俟焉既而果及於几筵身漸短而長數尺方將食未及而嵩發矢一時衆矢共發其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死里中俱來觀之讙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獻上上壯其果斷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子孫承襲在沙州爲刺史至今號爲龍舌張氏

興慶池龍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卽位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游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勢宮嬪內豎靡不具瞻後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環列之士率共覩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小龍翼舟而進侍臣咸覩之上泫然泣下顧謂左

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　宣室志

耳蛙指龍

薛主事楊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鵞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舅公者手大指甲中紅觔時或曲直或蜒蜿而動或懼之曰此必

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
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盪衛戲與坐
客語曰吾家赤龍將欲去耶乃出手船窗外龍果
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紡癢則龍出事相
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者也

燕巢龍鳳

楊球嘗話在淄青日見一百姓人家燕巢累年添接
至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禽飛入庭
除俄而漸聚其棟之上棲息無空隙厨人饋食皆
被搏噬不可驅其家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

擊破燕巢墮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四寸自巢而墮
未及于地飾欻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一
時飛散球又云一家亦是燕巢中忽有赤光而隱
隱有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後廂巡呵喝於外責
其不戢燎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火門外望之則
有火焰亘天其家懼禍柱杖探燕巢中則有一小
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人驚灼連以裀
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龍長丈餘自簷
屋而入光如烈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
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其屋騰天而去亦不

損物然二家不三年皆喪敗

治水

治水用鐵黃訓謂鐵者水之母以母制子也見讀書
一得然灼艾續集載景泰間徐武功治河張秋訪
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
悟曰決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卽以萬
釜實土而沉之功遂成是用鐵者又以制龍之故
不知孰是

楚陽龍窩

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絕近常覩龍掛

或為黃金色或青或白亦或黑蜿蜒夭矯隨雲升
降但不覩其頭角土人云最畏龍窩毋出則必有
漲潦大為鹽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實出
巨穴傍穿深邃蓋龍出入處也塲衆往視無復踪
跡滿穴皆龜鱉螺蚌殼或於蚌內作觀音像姿相
端嚴珠琲瓔珞楊枝淨瓶無不備具于體蛛內刻
一鬼毛髮森立怪惡可怖如是者非一鄭取數物
藏貯之今為浮梁令開以示客

龍肉

龍肉以醯漬之則文章生

蕭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曾與道流游華山時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於懷中坐食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上鱗栗栗而起史驚懼棄林中遂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瀰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雨大至（出酉陽雜俎）

龍骨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録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百姓胡舉有青龍闘

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蘚箔在庭忽雲雷暴起闘雲中擊觸聲血如釀雨灑蘚箔上血不汙箔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死地統一泔桶即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末褊薄鱗鬣皆魚唯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了雙角各長二丈時遣大雲倉使督夫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剸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出唐年補録）

郭彥郎

世言乖龍苦於行雨而多竄匿爲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內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青將郭彥郎者行舟峽江至羅雲溉方食而昏心神恍惚如夢見一黃衣人曰莫錯而於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覺來但覺咽喉中痛於時篙工輩但見船上雷電晦暝震聲甚厲斯則乖龍入口也南山宣律師乖龍入中指節又非虛說（出北夢瑣言）

金山龍卵

程氏遺書載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或疑記者之誕晦庵云龍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

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春按沈存中筆談曾記此事云天聖中近輔得龍卵於大河來獻詔遣人送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于崖見之形色都似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卽遺書之所言者存中曾經目見大水後卵尚留

濼水見怪

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又見蒼龍以爪托一嬰兒雖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蒼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

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槪州常以圖示劉豫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祈雨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景隆錢道士往富陽縣龍門山取龍去縣幾百里山路崎嶇荊棘叢密衣體俱爲損傷至㴞本地鄉民亦爲雨而潭中已得一蛙供於廟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蝦一蛙置瓮以行途間辛苦不免與同事者怨以爲一蛙而費苦錢粮人役如此至杭無雨可煮食之頃刻雷雨

交作淋漓遍體咫尺不可辨也晩視瓮中二物無一存駭然只得仍到龍潭拜求廟僧曰勢不可得矣復又俱以官法僧不得已供蛙與之至杭果得雨將送還潭視之瓮中又無矣予舊聞蘇人都少卿言同年陸景福知寧波日取金線於天井山之事亦然意於辨証類中論龍乃神物非若程子所云乃獸人得而玩者非也今益信諸

雌雄辨

龍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見鱗密上壯下殺朱火㷔者雄角靡浪平鼻直目圓鱗薄尾壯於腹者雌出錄異記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雌鸂鶒五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礪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蛉身綠色者雄腰間一遭碧色者雌鼠糞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糞尖者雄圓者雌又右翼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鵲巢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沉者雄浮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鱟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沉者雌

龍膏

龍膏爲燈火色耀百里烟色如同冊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醯油和置暴雨中火光照人不滅蚖脂爲燈置水中即見諸物

菩薩龍

虜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効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爲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老身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爲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日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話望其入寺卽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

詞吏驚止之曰使君屈膝于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種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頼龍君慈仁丞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顯大神之威靈惟神念之叟懇言少傾顰蹙而嘆曰豈惟吾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吾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穹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于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證明使合郡民爲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二雨三日外邑屢報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十人詣其處築壇蕩延慈惠演供事畢龍現於空作人言謝曰吾雖豢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菩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蒼龍谷唐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月來諦聽自言是黑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絶重儻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爲謁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爲獺匿于孫所居後沼遭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類

小珠山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雙峰嵯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澈可鑒目爲團頂窨[illegible]官靈正隆三年秋兩民行山之腰至窨側見一卵在地可盛粟二石斑爛光彩異而訝之乃取葛藟絆倒縛舁下山舉村來觀歎爲耳目傳聞未幾有數少年攫取而去即煮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爲風撤舉擠於山顛旋落嶺頂畔少年食卵者撲死餘老弱千計皆無所傷敗瓦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燭龍

山海經曰西海赤水有龍尾山神人面而赤身長十尺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能請致風雨是謂燭龍

螭

漢武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游於路董偃曰昔桀媚妹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安知非此耶

鰲光

于頎在海南一夜方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徧嶺南悉照見後有海客言某日夜海中見大鰲

鰲浮出日光照曜天地如白晝移時復沒驗時日正同方知發光也

蜃氣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爲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爲蜃是也或以爲蛇所化疑即所謂蛟蜃者是也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多傳道疑以爲蜃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晩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致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

其峯巒叢聳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既霽旭日始與其山嵐凝結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霞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祈盖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嶺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况此老素善謔安知其不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趙昱斬蛟

隋趙昱字仲明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勝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莅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文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人頂戴

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霞中騎白馬從數騎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争呼之水遂息怒眉州太守聞奏唐太宗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疾病禱之無不應明皇幸蜀加封赤城侯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珏傳仙去亦封爲保慈先生 類抄

奔鯙

奔鯙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共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

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權樂之處則明 出酉陽雜俎

王字鯉

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真書王字者名王字鯉此尤通神

摩竭魚

海中大魚口可容舟故曰吞舟魚其名曰摩竭

南海大魚

嶺南節度使何復光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親見

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遙望青翠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云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不得久之其鰓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折魚因得去雷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是吐氣也其二曰海中有洲從廣數千里洲上有物狀如蟾蜍數枚大者周迴四五百里小者或百里餘每至望後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月爭光其三曰海中有出周迴數千里每夏初則有大蛇如百仞山長不知幾百里開元末蛇飲其海而水減者十餘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千匝然後低頭飲水久之遂拆蛇及山被吞俱盡亦不知何物吞之

鱸

松江有四腮鱸即蘇子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於夏初放子着蘆菁間如水旱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澇則子不得曬盡成蘆菁是歲鱸遂難得

人面魚

元朝有使海外者其國燕饗之際以朱盤進炙魚人面魚身置諸席上使者舉筯從取雙目啗之即撒

去盖此名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於是國王再拜而加敬之

横公魚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水凍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稍解池有横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

河豚

河豚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文眼能開閤觸物即嗔腹脹如鞠浮于水上味至美其肝與子有大毒食

之殺人其腹無胆頭無腮故肝最毒舊言其於野葛惟橄欖木魚茗木解之一云獨眼者尤毒腹多刺去其頭尾取其身白肉用橄欖甘蔗煮之橄欖以解魚毒甘蔗以驗其有毒則黑大抵出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又一等名白河豚又名胞魚其狀相類無毒

箭魚

箭魚即江湖鯆魚海出者甚大甘肥異常腹下細骨如箭鏃俗名箭魚味甘在皮鱗之交

東海大魚

昔人有游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懽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出西京雜記

花魚

雲南白地震後產魚甚巨而美昔所無也其清濁中流出魚或重數斤文而潔名曰花魚乃白海中逆流而上計其道里屈曲千數不知何以能達也

鼉魚

博物志云南海有鱷魚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又聞廣州人說鱷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唯值網則不敢觸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鱉有魚有黿有為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此殆神物亦龍類也出感應經

湘媼救鼉城

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媼者常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為我設船一

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其舟檝自駕而送之將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一巨舟若山碎沒於君山島下所載數十家凡百餘人皆不至損傷然無舟檝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游沙上數十人趨殺之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狹廣不二數丈東島上人為[illegible]雲氣皆為[illegible]紛紛勢極緊急岳陽人亦遙覩雪城莫能曉也媼附舟至岸飛劍刺之一聲如霹靂白城遂崩乃一白鼉長百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命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媼

命拱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媪相遇曰樊姑你許時何處來甚相慰悦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眞君之妻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樊夫人同劉綱白日昇天

海人魚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皆爲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 出洽聞記

海鰌

海鰌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矣

鰐魚

鰐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鰐嘷吁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爲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攝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画一時沉失遂止舩上崑崙觀之見鰐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鰐魚之窟宅也 出嶺表錄異

烏賊魚

烏賊魚舊說名河伯從事小者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游棄算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前一鬚下矴 出酉陽雜俎

鯢魚

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淨洞斜貫一溪號爲霊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

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金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魶魚 出嶺表錄異

比目魚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目兩片相合乃行 出嶺表錄異

鱛魚子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鮫之爲魚其子既被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云鱛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則還入母腹

吳錄云䱜魚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䱜
從臍入旦從口出也出感應經

鱇鰊魚

鱇鰊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
為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豐足妻家亦富夫婦
和睦曾無𨷂閒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為整
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
蹷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為妻族所誣執云毆擊
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吳生親族
懼殺命到日必有明刑為舉族之辱因以生鱇鰊
魚飼獄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餓而會赦
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
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為害此其命
與出錄異記

明信寺鯉

泰州如皋縣明信禪寺鐘樓傾欹主僧以傾覆為慮
命工匠繕理其傍有深塹於中治泥後因雨降積
水盈尺秋冬水漸涸見鯉魚長六七寸者數百跧
聚困蹙莫測所從來老僧竇初者云記得十餘年
前蓋造此樓時一過客買巨鯉令僕庖治破其腹
棄于井中不謂許久乃得生活佛言十年不壞之
說於是可信況又不止於此到今益以蕃息數倍
前時

鱟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
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
游行今鱟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鱟
帆至今閩嶺重鱟醬十二足殼可為冠次於白角
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出酉陽雜俎

鱖魚肥

海錄碎事楝木花而石首至秋風起而鱖魚肥

毯魚

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大抵以狀名朱厓之傍有
物正如毯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線縫味極肥
美土人但呼為毯魚

海鰍

劉時雍為福建右參政時嘗駕海船至鎮江衛遇見
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
鰍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鰍或轉動則波
浪怒作船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沉下少

項羽滅沒不見矣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木者其背鬣也

蠋螻魚

交州有魚其首類人名曰蠋螻魚元陳孚爲使至彼彼國君臣以是餉孚蓋惴孚也孚輒取二目啗之彼遂服其多識蓋魚之至味在二目故也福嘗瞿此於先達及考孚傳有使安南事而不及此識之俟夫博聞者質焉

異魚

正德初莆田之民見一山出於海中長可數十里自

辰及申冉冉而度或時動搖鼓浪四激細察之乃一大魚也林尚書瀚于內庫見大鵬翎一枝長丈許管中可容兩人坐公自作記林郎中志道說

膾殘

越王勾踐之保會稽也方斫魚爲膾聞有吳兵棄其餘于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故名膾殘亦曰王餘魚

玉腴

丁正臣貢玉腴來館中沈景休云福州人謂之佩羹

鹿魚

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

河豚解毒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毒能殺人中毒則脹亟取不潔食之乃可解不爾必死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啖河豚而美諸人極譬喻稱贊子瞻但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精要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粟浸之經宿大如彈丸或云中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末皆可解予又見人說中毒者急服至寶丹亦解

又有橄欖最解魚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用此

楊廷秀舉河豚所原起古書未見載録者以問尤延之曰左太沖吳都賦叙玉鮪鯸鮐劉淵林注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脰微刺背上青黑有斑文性有毒雖小獺大魚不敢啖之烝煑食之肥美以是考之河豚本原甚明白廷秀驗視之與其言無殊因嘆延之真書府也人目爲書廚

飛魚

飛魚朗山朗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即凌雲空息即

歸渾底 出酉陽雜俎

魚乙

内則曰狼去腸狸去正脊兎去尾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鄭氏注云皆爲不利人也乙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字食之鯁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愚謂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如篆書乙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魚腹丹書

唐張胡子吳郡漁人於太湖中釣得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

擁劍

魚鬣爲劍以其刺人也盖魚游則樹鬣故何遜詩曰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曰游魚擁劍來吳都賦云烏賊擁劍明矣西溪叢語以蟹之持螯爲擁劍反以何孟二詩爲誤殊不知蟹有一種自名擁劍彼惑其名而又駕之於螯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鱗介門

鱗介類

通應子魚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名迎仙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汀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甚珎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即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

雖山谷之多聞者猶以通印紫魚爲披綿黃雀之對也至荊公亦有詩云此魚背上通三印則傳者益惧正可與一麞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貴也

異魚

金義之西南有山曰乳洞洞有金沙龍盆煮皆能鳴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有四足魚背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然唐韻云鰅魚名四足山海經云人魚如鯑音啼魚四脚丹洛二水有鯢大者謂之鰕音啼爾雅注鯢似鮎四足聲似小兒但未見言其可致風雨

耳道書說五頭魚三足鹿皆神化所致不可以類
而推也若論魚之異者則澧水之魚名朱鱉六足
有珠又歷淵潭有五色魚又冉水出丹魚割血以
塗足下則可步履水上又翔雲法師云鯊音鯊魚一
首十身初學記引魚鯉背上有斑文腹上純青知
海潮亦如博物志云牛魚也又金魚腦中有麸金
出卭婆塞江又吳王鱠有餘弃江中爲魚今名吳
王餘鱠者長數寸又魏武四時食物曰望魚側如
刀可以刈草出豫章白髮魚戴髮形如婦人白肥
無鱗出滇池又郭延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堯毋慶

都墓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
者捕不得又臨海異物志云鰕魚如指長七八寸
但有脊骨曝作燭極有光明又比目魚一名鰈音牒
一名鰜沈遠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亦作鰜
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異物志云南方鏡
魚貝如鏡異苑云鮕魚凡諸魚欲産鮕魚輙以頭
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毋又臨海異物志鹿魚頭
上有兩角如鹿又云鯪魚門蒸反魚背腹皆有刺如
三角稜又神異經黃公魚長七八尺如醴魚以烏
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若此之類豈勝言

攷

洮水魚浮

胡人獵而不漁熙寧中官軍復熙河洮水之魚浮取
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恭爾至人
入鳥獸不亂群行之意也

魚隨陽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
出沒上下而取之

蓴鱸

晉文苑傳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爲齊王冏東曹掾見
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羹鱸魚鱠歎云人生貴適
志何能羇宦數百里外以要名爵乎乃嘆曰秋風
起兮木葉飛吳江水清鱸魚肥遂命駕而歸後齊
王敗人皆謂之見幾又海物異名記云江南人作
鱠名郎官鱠言因張翰得名東坡詩云浮世功名
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爲
鱸魚也自賢又送人歸吳有詞云更有鱸魚堪切
鱠山谷詩云東歸正爲鱸魚鱠未敢知言許季鷹
王荆公詩云忼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

魚書

詩宗羨思桑娣不見倏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謔曰汝能爲某通一間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寐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彤霞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遥遥慕其儔蕭蕭獨處客㥜㥜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敎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化作纖纖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款馳想托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紈素製魚盛書更是一事 玄散堂詩話

代漏龍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過比丘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于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采蘭雜志

立魚峰

謝長裾住覩魚洞天每念𠘨卿輒命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于片紙往來甚速一日飛至桂海與龍隱岩龍鬭失其書恐長裾責之立化于西山之後爲石焉即今立魚峯是也 屬龍觀退 屈録續纂

八角井魚

河陰有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鬐撥刺之勢觀者憑闌俯視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墜井而死者因濬之遂得三魚

鱗色如在水中時其半邊骨肉果無方大異之復復置井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弃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剸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恠也

魚種

南海諸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間采魚子着艸上懸於竈烟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艸浸於池塘間旬日內乃如蝦麻子狀悉成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藤竹籠子塗以馬餘粮或偏泥蠣灰收水以竹籠魚兒鬻於市者號爲魚種於池塘間一年

內可供口腹又拂林國有羔羊生於土中然其臍
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
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鱉剉如棋
擣赤莧汁和令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於池澤中
經旬变成鱉

鰒魚

省元善與晉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左近居民
數百戶皆漁人也見其捕取海物至艱苦云鰒魚
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挐舟至其所產處以麻
繩繫腰縛一頭于柁尾然後投水或至深入五六

七丈如出其不意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
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亦然按後漢書伏隆
傳張步献鰒魚郭璞注三蒼曰鰒似蛤偏着廣石
志曰鰒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與此
說同若江瑤淡菜之屬取之甚易迨欲出水則循
繩扳緣足攝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突起于
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見其狀皆拊胸慟哭盖巳爲
大魚啣去矣遇此者常常有之右二事皆元善與說

石首魚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温台寧波近海之民遂駕
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盖此處太湖淡
水東注魚皆聚之他如健跳千戶所等處則有之
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
新耳温台寧波之民取以爲鮝又取其膠用廣而
利博予嘗謂瀕海以魚鹽爲利使一切禁之誠非
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専之貧民不過得
其受雇之值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巳否則遇
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
不禁者也若私通外番引惹邊患如閩廣之弊則
無之其采取淡菜龜腳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

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惹患之理嘗詢之其俗云
然爲官巡警者不可不知

鯽魚種

范蠡種魚經云以活鯽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
同水洋油菜裹之和拌入魚腹内再以菜裹之懸
空處四十九日用河水取腹内元子一二粒置于
水中以物盖之少時一粒即一魚只依元種

范蠡養魚經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在湖爲漁父在
齊爲鴟夷子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

乎曰有之曰公住足千萬里累億萬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二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二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於池中令水無聲魚必聚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鱉也所以納鱉者魚三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鱉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遶九洲游泳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得鯉魚約長一尺餘者萬五千餘二尺餘者四萬五千餘三尺餘者萬餘約值五千得錢

一百二十四五萬至明年得長尺餘者十萬餘枚長二尺者五萬餘枚長四尺者四萬餘枚留長一尺者二千餘枚作種所餘者皆貨得錢五百十四五萬俟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後苑治沼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水二尺餘又谷中水六尺餘所以養鯉者鯉魚不相食魚劳則尾赤人劳則髮白

王省曾養魚經

鯔魚腰背皆腴爲池魚之最是魚食泥與百藥無忌吳王論魚以鯔爲上松江人于潮泥地鑿池仲春潮水中捕盈寸者養之至秋而盈尺可食矣○魚之游晝夜不息鑿池須有洲島環轉則易長亦不宜大深太深則水寒而難長池之傍樹以芭蕉則露滴而可以解泯樹楝木則落子池中可以飽魚樹葡萄架於上可以免鳥糞種芙蓉岸周可以辟水獺○魚遭鴿糞則汎自糞多而返復食之則泯食楊花則病皆以圊糞解之○魚食鷄鴨子之黄則中寒而不生子魚秧專用卵黄餵養故皆不生子○凡魚嘯子必沿水痕雖乾涸十年遇水即生其長甚易其嘯子也以五月惟銀魚鱠殘魚嘯子

於水水解三日乃生也○飼魚之草不可用撩水草恐有黑魚鮎魚等子在草上此二魚能食魚也

魚腹兒

太湖有張李二姓隅湖而居並未有子而家貲鉅萬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偶抱至湖溪嬉遊失手墜之於水適有鮎魚浮遊水滸得兒即吞入腹乳母奔救而魚已去力不能及惟涕泣呼天而已自分必爲主人所責乃逃歸夫家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時李氏適有僕布網而漁一舉即得此鮎重二百斤許剖之得一小兒滌净尚活氣息厭厭

良久口作啞啞聲主人以乳滴入口中却活喜甚易其衣買一乳母乳之曰此天憫吾無子而賜之也名曰天賜親隣聞者皆來賀置酒三四日而張氏失其兒了無影響追乳母與夫皆迯之他郡竟不知兒在此既半年李氏邀張飲酒乳母抱兒在門視之大類其兒不敢言密訪兒所自鄰云得自魚腹乃告官追乳母至始言眞情請歸其兒而李氏以爲非攘非奪乃天與吾子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畜之需長合爲娶妻以息其訟

烏賊魚

烏賊魚暴乾俗呼螟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欺人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水板可進寸許雖水洗刳削亦不磨滅

薛偉化魚

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煖家人不忍即歛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覷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敕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糺曹吏坐門西方弈棊入及階鄒雷方博裴食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悪熱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知也漸入山

山行益悶遂下游于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一游乎旁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游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巘崿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鳴

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
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
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
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
復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
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
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飢益甚
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殺我
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
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

葦間既而張捕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
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
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
縣主簿化形爲魚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
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奕
棊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羨魚直三四
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兆實皆喜魚大促
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笞之
我叫諸公曰我是若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捨促
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
良者方礪刃喜而投我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
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于
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
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
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
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于是三
君並投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
乃卒 出續玄怪

陳堯佐戮鱷魚

宋真宗咸平間中陳文惠公堯佐謫官于潮潮人張

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於江涘倏忽鱷魚尾去
其母號慟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公聞而傷
之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遠徙今乃賊人
則不可赦乃命二吏督漁者拏舟操網往捕之人
皆謂鱷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所能捕也公曰不
然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
子威命晦明風雨不踰也鱷魚恃遠與除毒茲民
物律殺人者死今魚之食人又何如焉昔昌黎文
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
而遂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

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果鱷吾網輙止伏不能舉由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縅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数丈而能獲之者乎既見則駭而喜曰生于世有百歲若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降伏彷彿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能抗今二吏捕之犹拾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于吏至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刑乎既而鳴鼓召吏告其罪戮之于市而烹之又

圖其形爲之贊至今人多傳之（合璧事類　乃鱷魚文）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礼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詞魚鱗鱗兮媵予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爲婢妾魚唐詩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

鶴溪鯽

謝靈運守永嘉游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沙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湿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遂不見（出青瑣志）

淫魚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伏侶鬲有齒而無鱗出于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琴獨淫魚爲然今談者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槩指凡魚矣于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海蝦

劉恂者嘗登海舶入舵楼忽見窓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麤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鋩硬手不敢觸腦殼紅透彎環尺餘何止于盃盂也北戶錄云滕循爲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一丈者堪爲杜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循方伏其異（出嶺南錄異）

陳瑀縱蝦

承節郎陳瑀權監章安鎮平日不殺生有饋巨蟹三十枚者不忍付庖鑊姑以寘大桶內貯水育之夜夢三十人皆着淺碧衣目光閃爍列立于前一最大者致詞曰某等無罪將罹性命之厄非明公不能免其死願少留意陳起應之曰我以一賤官又暫攝事安能任活人之責皆曰但恐公不肯爲此談笑間可辦也再四申懇竟而悟其故亟取蝦縱之海擧群恐昂首反顧如感恋之狀久而乃沒

蝦盃

潮州南邑縣產大蝦長二尺土人多埋爲盃王子年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七　十六

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洞冥記所謂鬚杖也又按毛詩義其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盃盤實奇物也

海鏡

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两片合成形殼圓中甚瑩滑白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小如黃豆而螯具足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出嶺表錄異

章舉

章舉形如烏賊閩越間多采鮮者煠如水母以姜醋食之

海月

海月如鏡白色正員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可食

石鉅

石鉅乃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料乾燒食之美

揖怒蛙

越王勾踐既爲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勾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荅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六　十七

吳越絕書

禁蛙

靜蛙池在湖州安吉州西常樂寺昔肇法司厭蛙聲聒耳以法驅之至今池中不生科斗　又禁蛙也在長沙善化縣岳麓書院前相傳宋張栻讀書于此厭蛙聲聒耳禁之自息至今夏無蛙聲

墨池在無爲州治內西北宋米芾爲守日所鑿池中蛙聲聒人芾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蛙不鳴出一統志

宋李城信州取土築城爲濠百畝瀰若江湖名曰南池池旁舊爲里人居後入元減徹來監是郡遂有

其地每春夏之交常苦羣蛙聒耳無計以去之會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因以告之廣微以瓦片朱書符籙使人投池中戒之曰羣蛙自此毋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絶無蛙鳴亦可異也（東園友聞）

元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太后駐蹕懷孟特苦羣蛙亂鳴終夕無寐翌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憒憒蛙忍惱人耶今後其勿再鳴自此寂然至今此地雖有蛙而不作聲後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答等迎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仁宗繼登大寳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行在之所雖未践祚而山川鬼神已陰來相之虫魚微物自聽令也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鼃味之美

余頃官海上同寮多吳人盛誇鼃味之美坐有一閩右士人大噱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爲解紛曰漢東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土宜姜芋水多鼃魚顔師古注曰鼃似蝦蟆而小長腳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鼃魚是漢都人食之宗廟薦獻亦用鼃霍光傳曰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兎鼃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吳人喜曰今日蝦蟆價三倍矣

龜有八名

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王虛凡八名其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云某龜得之者財物歸之富至十萬蠅蚋不敢集其上（酉陽雜俎）

蓍龜神物

易繫辭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予嘗考神物莫著蓍龜若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蓍稠即叢蓍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問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裙之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一之數底板爲地凡二十四窠以應十二州八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即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爲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微哉

李椿年龜形

李椿年仲永爲士人時于浮梁縣學值相者曰

狀真龜形非直肖似而已蓋龜精也在相法得其真者極貴然有一說最忌爲人窺見萬一如是則未來福祿一切消滅矣李異而志之平時不好潔淨或經歲不沐浴衣裳垢膩面目黧黑常若在泥塗中爲左司郎中忽命具浴一小妾隨直令伺于外不許入室越兩時許全不聞水聲妾疑焉揭簾窺之不見主人徐入索之乃一龜蹣跚桶內妾驚走徧告家人李旋出浴怒其掩已不備又恐妾惑衆遂斥還鄉猶畏其語泄隕諸道中後爲戶部侍郎得罷守宣城所用小吏方澤者本邑廝之隸李

以爲幹僕從往宣及奉祠縣令永嘉薛季益治具延款因如廁頗久澤候之與向來小妾所見同李極不樂呼之前告以區處家務至纖至悉始道相者之語未幾而卒 夷堅志

元緒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之立爛故今烹龜猶多用桑薪呼龜爲元緒 出異苑

幼女効龜呼吸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涉又不忍弃之乃縣籠於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荅曰食盡即餓見其傍有一物引頸呼吸効之故能活廣定入冢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不妄矣 出獨異志

石中龜

郗世亨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 出靈鬼志

蜀郡龜殼

唐贊皇公李德裕曰蜀傳張儀築都城屢有頹壞時有龜周行旋走至是依龜行路築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嘗聞龜殼猶在城內昨詢訪耆舊有

軍資庫官宇文邁者言果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爲腰帶胯具自張儀至崇文千餘年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閒談

龜溺

南人采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趂鬭噬力小致斃者采時取雄龜置瓷盆及小盤中于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焫熱點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釗

龜論

夫龜若水産而成形故八百年反大如錢夏則浮于香荷冬則藏于藕節爲人所驚則随波流蕩在于荷中可審而察之有黑氣如煤烟于荷心其狀甚分明游人往往見之此之謂息氣也故非有大法者則莫能取之矣或見其氣輒莫驚動其荷當潛含水及油膏噀之則龜弗能遁形矣虞澤産木術云油膏可以見水族靈物若獲之可以其色占於未萌凡卜當以心指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甲文乃変爲飛花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龜之甲紋乃[illegible]黯黶之色其汚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也跡跚跳躍而弗能止矣若卜其惡事則泊然不復变其色伏息竟日而復與其論曰夫甲背足蔗眼白尾青腹黑者蓋禀受乎五形之粹也然而性畏刀鈇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矣其論本則在於鴻毛溪之南九岩石室之中石可半畝許大其色狀如黄羅故謂之黄羅石覆其岩之上刻以金玉皆周書小篆体故鍾山大帝王寶宴之所秘錄也李淳風采藥于鍾山鴻毛溪紫菰石室中遇岳主詰之遂潔精誠虛心仰視默記錄進太宗皇帝焉

白洋龜異

白洋朱氏爲越中名家甲科奕世祖塋有石沙臨水形如龜海水没龜族必登第如两御史節菴與太守燦元縣令瑞鳳登第時皆然隆慶辛未歳一巨龜出冢傍爲里人獲而殺之萬曆乙未里人復獲一龜朱氏捐金贖之大盈一尺二寸遍体金紋五色鮮異目光如電有四人立背方行爲文奠之并卜所往欲之海遂以舟載將至海尚餘数十丈一躍而上項聞水聲劃劃遂不見

艮坑龜

劉彦囬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寮于艮坑得一龜長一

只持獻彥回父群官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却至坑所彥回爲房州司土之官屬三川泛溢平地盡沒二家惶懼俄大龜引路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地得免水難其夕彥回夢云龜乃昝日良坑得餽者蒙使君釋生之惠故此報恩

龜王紋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于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

龜毛兎角

佛經云龜毛兎角喻必無也不知中國商紂之時已有之書云蔡生毛毚生角也毚大兎童謠云彼毛者貂而龜也毛彼角者鹿而兎也角毛與角與亂典也且占者謂干戈將起尋果有武王之事集微

龜溪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行經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買而放之于餘不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愉別傳會稽後賢傳顏真卿石柱記云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後人因以爲廟廟後大冢磚甓半露愉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鄉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鄉樹溪名龜溪橋名龜回橋

龜卜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爲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

廷廣池且及吾宂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即以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又夬之人人靈乎龜靈乎此事見嶧囈集

平福公

唐故宮池中有一大白龜常出晒背人見其甲上有刻字微金曰平福公卜君靈應古老傳是武皇宗美人所養福猶腹也借音而已

裙襴夫人

晉祠小池畜老鱉大如食盤有人題闌柱曰禍襴夫
人烏衣開國

姚周食鱉

相城濮沱巷側姚周者浚池得鱉十餘枚其一尤巨
適有府史至擬烹啖之史曰昨夜夢見黑衣人懇
言我被姚氏所執公幸哀救福壽無量此豈是乎
釋之吾不忍食周哭曰吾正喉緊安能作放生道
人竟臛以餽史不食周飽餐而別抵暮腹痛號呼
入夜卒

三足鱉殺人

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人持一鱉而三足買歸令婦
庖之既熟婦不食出坐門外夫食訖入視之已失
所在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皆在如蛻形者婦驚
怖號呼里甲鬨之以婦爲謀殺夫而錄之官知州
莆田黃庭宣鞠之得其情歸婦于獄召漁人限捕
三足鱉來即于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重囚
令食之食畢引入獄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
百姓同乃原婦罪

三足鱉益人

山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其中
多三足鱉食之無蠱疫是從山多三足鱉也又云
放皋山東五十七里曰大訾山陽狂水出焉西南
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之無大疾可以已腫是大
訾多三足龜也按三足鱉云食之害人而此云益
人豈所謂害人者別是一種歟

鱉腹蛇文

蛇化鱉蔚千戶常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爲一束反覆
自擲者數十次若一麪餅少焉首足出矣久之蹣
跚入沙而去故鱉未入水腹下尚有蛇紋者食之
殺人

在此

太倉董氏嘗捕得一鱉人首而臂出水作歎息聲懼
而殺之酉陽雜俎名曰在此鱉身人首鳴則若云
在此在此故以名之

瑇瑁齋

瑇瑁形如龜黿背甲十三片黑白斑紋相錯鱗以
成一背其邊裙襴缺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
兩鬣長狀如楫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
楫棹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鮮俗傳甲子
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瑇瑁齋

玳瑁解毒

玳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班點本艸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薩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海島夷人也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于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于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于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若飲饌中有蠱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者無此驗 出嶺表錄異

鸚鵡螺

鸚鵡螺狀似覆盃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

爲名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爲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故自像鳥爲作兩目兩翼也

壕山

韓文公詩壕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讀如阿房之房 音旁見史記 一名壕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壕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朝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虫入則合之以充腹朱翟忠惠焦山詩僧居壕山迷向背沸宇蜃氣常吹噓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南中舊呼爲空慈子頊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呼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故以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臠人吃多即壅氣背膊煩疼莫測其本性

玉珧

郭璞江賦曰玉珧海月吐肉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美如珧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厭

甲美如珧玉趙德璘侯鯖集曰韓退之詩云馬甲柱正謂此字書曰珧蜃甲可飾物爾雅釋弓曰弓有緣以金爲之謂之銑以玉爲之謂之珧今人但用瑤字固自有珧字也東坡詩云金虀玉鱠飫吹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但用柱字李商老詩云江瑤初脫柱蠔山岭叠啼却用瑤字也

蟹類

郭索傳

太玄經傒之初一曰蟹之郭索後蚓黃之郭索心不乙也范明炢曰郭索多足荀子曰蚓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充司馬公曰蟹大脆而二螯用心躁也杜
詩殼內累黃金螯中嵌白銀陸龜蒙詩云自是揚
章行郭索且非何嗣嗷餦餭黃索玉人爲謝咼調
酸辛未薦瓊漿又詩黃泥本自行郭索東望橫行
豈顧身陸放翁詩未甞膾喁喰況敢烹郭索曹裒
父詩云好事不知隨尒去能令郭索到尊前疏僚
詩云研湿春鉏雨𨱍腥郭索泥郭索字介夫系生
乎吳今吳越江淮間蕐種猶上應辰宿次羲翁之
畫義取諸離漢楊雄草太玄經獨推稱之性取介
不受擾觸外剛果若奮矛甲中實柔美殊無他腸

人皆愛之稱爲無腸公子歲至西南風高霜凜月
峭佳穀登場之秋更甚得志至采雙穗以朝其宗
是爲智且義者至若風味閑爽如老于騷者而世
欲樂而食之不亦愚且昧乎惟畢茂世與之狎昆
爲相知者陸龜蒙黃太史更能知其可佳相與擊
節於酒杯間及筆硯中其它騷人墨客固多推讓
未有如二三公之心相知者它支不乙曰蛑曰䗐
往往過美如樂于佚甘而略不通騷者又有蟚蜞
輩皆六么陋幾草芥宴人不足道矣惟介夫有稜
韵有風雅尚庶幾于直而寬溫而栗亦一代之雄

天下之奇乎贊曰畢茂世有云左手持蟹螯右手
執杯酒拍浮酒池中豈不了一生乎

蟹原

易說卦曰离爲蟹孔穎達曰取其剛在外禮記月令
曰季秋行冬令介虫爲妖注云後漢五行志曰刀
爲螯蟹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蟹之屬也大戴禮
曰甲虫三百六十神龜爲之長蟹亦虫之一長也
廣雅曰蟹蛫（音危）也其雄曰螳蜋雌曰博帶玉篇作
浪

蟹志

陸龜蒙蟹志云蟹族之微其爲虫也有籍見于禮經
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詞胥春秋勸學篇攷于易象
爲介類爲龜爲鱉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
謂旁行者與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于小說其智則
未聞惟左氏記其爲長也楊雄譏其躁以爲郭索
後蚓而已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
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后任其
所之早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
之十六七既入於河則形質浸大于舊自江復趍

于海如江之状漁者又断而来之其越秋趣遁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穂而朝其魁不近于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者不近于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説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于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説沮洳也孟軻楊雄聖人之瀆也六籍聖人之海也苟不能舍沮洳而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蟹云

龍溪巨蟹

福州長溪之東二百里有湫淵曰龍溪與温州平陽接境上為龍井山其下有大井相傳神龍居之清熙初年七八月之交不雨五十日民間焦熬不聊生醫祈禱請皆莫應士人劉盈之者一鄉稱善良急義好施予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幡鐃農俗三百輩用鷄鳴初時指井投牒請水到彼處天巳曉僧道四方環誦經呪將掬水於潭見一巨蟹浮游水面一鉗絶大背上七星狀如斗大如丸彈光采殊煥爛遝滌淨器迎挹之蟹隨之上舁者才動足雲霧滃然亂輿未達龍溪雨巳傾注明日遍迎往鄉閭觀者擁塞忽失蟹所在耳澤需足衆議送之歸彷徨訪尋乃在劉後圃池内又明日始備禮供謝復致井中自後有所祈必應

海中巨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汎海往天竺國漂入大海至島中見一胡人衣艸葉懼而問之胡云予亦漂没隨流至此採木實艸根食之其衆怜而載歸胡乃説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瓈等寳取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知必來追逐于是隨風行可四十餘里遥見峰山有赤物如蛇形漸大胡云此山

神惜寳來逐也舟人戰懼俄見两山從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鬬神多不勝甚懼之今螯出無憂矣良久蟹夾蛇頭死于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

蜂蟹有義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毎深秋設斷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脱不能行二蟹舁以過斷因歎曰人為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斷終身不復食蟹聞

之晚香叔父云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虫投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数含水濕虫久之得脱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此親聞之用良者古人謂蠢動含靈觀此益信蜂事與袁忠徹所記金虫正相類

紅蟹殼

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叠子按蟹一名蛫音詭廣雅云雄曰蜋螘雌曰博帶抱朴子又曰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

蟹也古今注云小蟹一名長卿廣志云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蟹中生死不相離山海經載千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蟹

金陵極多蟹古傳有巨蟹背圓五尺足長倍之深夜每出齧人其地有貞女三十不嫁夜遇盜迸出遇巨蟹橫道忽化作美男子誘之貞女怒曰汝何等精怪乃敢辱我我死當化毒霧以殺汝遂自觸石而死明日大霧中人見巨蟹死于道于是行人無復慮至今大霧中蟹多僵者玄池子談林

内黄侯

内黄侯蟹也曽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嘆賞内黄侯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蹣跚付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詩人玉屑

黄八

偽德昌宮使劉承勳嗜蟹但取團臍圓殼而已親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勳曰十萬白八敵一个黄八不得謂蟹有八足故云

一品膏

盧絳弟純以蟹肉為一品膏嘗曰四方之會當許含

黄伯為第一

水晶人

三三友來訪買得蟹蝦具饌語及唐士人曰逆風至長須國娶蝦女事坐客謝謙冲曰蝦女豈不好白角衫裹个水晶人滿座無不大笑

軟雪龍

京洛白蟹極佳烹治罕有得法者周朝家僕楊承祿造脱骨蟹獨為魁冠禁中時亦宣承祿進之因文其名曰軟雪龍

彭越

似蟹而小世傳漢醢彭越以賜諸侯九江王英布俳
得不忍視盡以覆江中化為此故名彭越

醉如泥

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
泥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鱗介門

昆蟲類

蠶市

仙傳拾遺曰蜀蠶叢氏王蜀教人蠶桑作金蠶數十每歲首出其一給民家每給一蠶所養蠶必繁息即歸于王王巡境内所止之處民則成市蜀人圖其遺事每年春置蠶市也黄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為絲禮記享先蠶即西陵氏也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愼按漢俞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珎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珎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餽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蠶神

蠶與馬同氣蠶爲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駟月直大火則浴其種周禮馬質禁原蠶者爲其傷馬物不能兩大也今術家末僵蠶塗傳馬口即不能齧艸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爲馬祖事本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祭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爲蠶女兒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有馬頭娘之說見于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之所云者何其妄也歟

嫁金蠶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他財使人暴富而遣之極難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具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

誠感金蠶

池州進士鄒閬家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侵晨啟戶見一小箬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件約重百兩迫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致豈天賜我乎語未絕閬覺左股上有物蠕動見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虫隨足碎復在閬胸腹上矣棄之于水上投之于火中刀傷斧砍皆不能害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閬甚惡之遂訪友人之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謂之金蠶爲禍頗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肝腸俱被食盡命亦難存閬愈懼乃以籠挈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之閬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之不爲也然則奈何閬曰復以此虫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乎友人曰凡人畜此虫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虫乃去直以原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閬乃仰天歎曰吾平生清白自守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妻曰今日不送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虫擲於口中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月間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因白金之故亦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不爲害

乎

蠶異

元至正九年衛河內民皆養蠶及熟而上箔共結成
一幅宛如旗狀又一家蠶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
如數石甕盎亦倮虫之孽為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黄村呼景賢毋舅石氏養蠶三十
箔其蠶忽變萬蠶併為千千併為百百化為十十
化為一巨蠶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絲計重十五
斤當時以為瑞及元末小捻兵王保保與慶陽李
思齊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

蠶蛾

蠶蛾懷子出蠒始與雄交交而放子若無雄則子放
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
着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遇鯉則為鯉遇鯖則
為鯖也

蟻卵醬

蟻卵醬交廣溪洞間酋長收蟻卵淘擇令淨鹵以為
醬或云其味酸似肉醬非貴客親友不得知其味

玄駒

古今注曰蟻名玄駒何也曰河內人並河見人馬數
十萬皆如黍米以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大蟻今
人名蚊蚋曰黍蟻 曰玄駒楊雄法言曰吾見玄駒
之步云云元駒非也

莫氏庵蟻

湖州月河莫氏衣冠大族也祖塋在卞峰之西南曰
齊山古木千章巨竹萬挺一郡形勝無與比倫乾
道二年正月僧庵中堂忽有大蟻聚焉往來營營
不見其止未覺為有異也明日視之梵磚上蛀成
大樹一株根幹壯實枝葉扶疎觀者靡不嗟賞雖
圖畫之工有所不逮僧飾以朱闌護惜甚謹至今

三十年闕尚存也

昔有一士人與鄰女有情一日飲于女家惟隔一壁
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壁隙
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
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
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玄駒 賈子說林

養柑蟻

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虫損
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虫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
于是遂有收蟻而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張口

置蟓穴傍侯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蚊賦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蝱適足以翺翔豈曰美之蓋刺之也又晉傅選蚊賦曰水與艸其漸茹育茲蘗而成蚊嘴味銳於秋毫刺鋭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傅物而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眾繁熾而無數動群聲而成雷肆惏毒於有生乃殘膚体以療飢妨農工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蚊之爲害選之賦庶幾盡之矣

蚊大如蠅

楊孟載詩有田豕白蹄高似鹿野蚊花股大如蠅之句人多謂其狀蚊爲過實來樂間金文靖公幼孜扈駕北征其紀行録云背次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撲面嘬嗜拂之不去則其大又不但如蠅矣

白鳥有二

夏小正曰八月辰則伏丹鳥羞白鳥白鳥蚊蚋也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丹鳥腐艸化之羞進也謂食蚊蚋也又白鷺見杜詩黄鳥時兼白鳥飛之註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立豹亦蚊也

蚊母

江夏有蚊母夏夜鳴吐蚊於叢葦間又有蚊樹類枇杷熟則皮裂紛然而去

露筋驛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驛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名焉

蚊事

有黍民 古今注隲蚊 蚋爲云云 出于廬霍呼朋引儔訏雷車

之殷殷 聚蚊成雷見漢書 填空蔽野疑霏陣之漠漠 ……云○利嘴蹈蒼芒之纖狹翅過春水之薄其賦……至眇其爲害甚憯豈泰山之能負 莊子云蚊負山 詎九牛之可撲 漢書撲蚊之鼓 ○蜚仙鼠 古今注以蝙蝠爲仙鼠 之腹而……追莫悔投秋虫 罪匿蚊蚋爲秋謂蚊虫 之罔而自指自弃○宜先哲之永歎謂遥夕而不寐 莊子云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 ○以貴嬪之被寵而不噆不螫 南史嬪本孔貴嬪傳 畏長巡之當路而莫近莫窺 南史長巡本傳 ○晉室孝子獨當以身 晉書吳猛 高郵貞女 高郵有露筋小姑子廟 莫全其軀○蓋嘗究厥譜系考于典集寔蚩尤之餘孽始豕鹿之株……

僅存膚血之遺餘致滋種類之蕃息（見山吳錄）豫玫
身于雲臺而羽翼翾翾（鶡冠子雲臺之高羽翮遐而蚊蚋適以羽翮）遠成
於河內而人馬耤耤（古今注河內有人常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黍米皆）
化蚊蚋飛去惟小白之昏昏臥柏寢而悒悒念白鳥之
阻飢羃翠幄而聽入（見僉樓子）駈空中之蝝而挫汝之
、精（空中有物其名爲蝝聞蚕虫之聲則坐其情）傷江東之賜而不復孕
汝之形（爾雅江東呼爲蚊毋武鳥吐蚊）舉所爲蚋者而族烹于秦
鑊（秦之蚋）取所爲蚊者而桀觀于楚廷（蚊右編廣文蚊賦全楚）
（謂之丈水東日記載）

東方朔蚊賦

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興好雨惡烟爲掌
、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崔豹古今注云河內有
人常見人馬滿地如黍米大取火燒之皆作蚊蚋
飛去因謂蚊蚋爲黍民潘子真詩話載紫姑神賦
蚋賦曰其來繽繽紛紛如烟如雲常鬧春謂之蚋
楚謂之蚊用方朔賦中字也

蚤

吕晉伯去除蚤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欽深淵默
漆五字置床帳間即除此理不可曉然未試也（華識）

存餘堂詩話

周公謹曰今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公然
捫身得蝨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
捹之于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葉南陽
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
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
著論亦曰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
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
典故可發一㗛

阮籍大人先生傳云不見蝨之處褌乎逃乎深縫匿
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然炎丘火流焦城戕都羣

蝨動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蝨
之處褌乎

蝨賦

蝨賦云飢咂餉血貪不知止飽緣於衣私若自喜生
誰使之死亦由耳世之小人含爾焉比

因捫蝨請辨

東坡闕巫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是
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
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
勝負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拿

因辨蝨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恩謂成于綿絮
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
容勝後當作餺（音博）飥（音託）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
前事言之祝令二公以蝨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
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
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餺飥二公大笑具
宴爲樂

蝨癥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蝨癥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
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

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
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
輟手旁人皆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
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州見僧舍凡故衣皆煮
於釜中雖禪衣亦然蝨皆浮于水上此與生食者
少間矣其治蝨則置衣茶藥焙中火逼令出則以
熨斗烙殺之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蝨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
蝨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
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上
須臾皆隕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見視之被上有
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蝨也嵩痛惜久之不知
其故盡是夜有刺客（爲主人）得金百斤來害嵩
其人有古劍利甚着髮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
劍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
明日遣人瞯之無恙也訪得蝨事始知其妻蓋蝨
代嵩死也（戒生禁殺錄）

蝨化虫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釋放今置蝨
於綿絮筒管中久亦飢死有人教放青莧葉上經

宿沾露則化爲青虫飛去試之信然

恙

戴仲培曰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
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
恙風俗通云恙毒虫也喜傷人古人艸居露宿相
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
名曰猺猺恙也常入人室屋黄帝殺之北人無憂
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
以爲虫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唐千祿書兼取與

及虫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字看廣韻其義極明于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虫善食人心也于獇下云獇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獇與恙為二字合一之神異經誕矣

石去

石去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艸花（南越志）江淹石去賦序石去一名紫䓗蚌蛤類也按本艸謂之石决明圖經曰珠生南海石决明產也王維送元中丞轉運江淮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去春升卷去字作蚨或作蜐（去音劫）

蛛蜘

酉陽雜俎云蛛蜘大如車輪怪不之信及聞都少卿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鬬而龍為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系蛛不能為遂為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又雙槐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與龍鬬死友人吳兩江亦云家客上江丞其人家住山間一夜為龍取蜘蛛之珠山木盡折水涌數里衆家遭害然後知六合之內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為怪也

七修

螻蛄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誣伏獄將上有螻蛄行其左右遠祖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之而去有頃復來形体稍大異之乃復與食如此數十日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忽掘壁成大孔乃破械而出後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以四節祀祠螻蛄于都衢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爾

蠅

苻堅將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垣之耳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

蜻蜓螢火

蜻蜓貼水飛時以尾蘸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蜓欵欵飛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既遺水中書

鯽魚食之腹脹孕虫噬毋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
曰蝦蟹虫及蛻始爲蜻蜓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
爲螢月令古今注皆然然米中細虫尾亦熒熒久
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是也又嘗見
朽楊木变作蝉者半㦸尚是木也移時即全变矣
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水螢

螢火有二種有艸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
娱性悦艸螢之夜翔此艸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
賦云水螢爲虫惟虫能天彼何爲而化艸此何事

而屈泉服可自持故無取于蟹足能自運亦自憐
於蚿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
於穎川此水螢也月令腐艸化螢說文作蠲解云
馬蠲也淮南子作蚈水螢之名狀亦猶蝶有草蝶
水蝶二種云

鳳子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
人罕用予讀唐韓偓詩有抴兒咳唾雌黄嘴鳳子
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覩岩側有一木五綵初謂
丹青之樹因命僮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蝶凡
二十餘个有翠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眼黑
花者緋綠者大如蝙蝠者小如褕筴者愚因登岸
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樹虫变爲
蛺蝶鳥足之葉爲蝴蝶皆化使然豈虛語歟又會
要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至
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生小兒
長六七寸見人皆咲動其手足尻著樹之榦使摘
取一枝小兒死矣異苑大元中汝南人入山伐薪

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
嘗伐餘伊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成此亦
竹爲蛇蛇爲雉也

爾雅虫

小符折字爲戲得父緒予過其家正見家庄客來呈
蠠小符曰此虫雅哉予曰子将拆蠠爲二出雅字
以張本若作爾雅虫無疑也適中其謀轟笑而巳

蜎

蜎毛順者雄逆者雌都下造濫縑帛者用之

青蚨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艸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遠近其母必知處然後各留於巾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即以其血分塗錢上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貿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者一名魚伯 出窮神秘苑

治蚰蜒

北方有虫名曰蚰蜒狀類蜈蚣而細甚好入人耳聞之同舍張大鼇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爲計也

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噴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家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雞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傍少頃竟有聲窸然乃此虫躍出也此救急之術故記之

謝豹

酉陽雜俎曰虢郡有虫名謝豹常在深土司馬裴沆子常掘坑獲之小類蝦蟆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腳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或曰謝豹人也拘址死其魄爲虫潛行地中羞見人故也或掘出之猶以足覆面作忍恥狀然不詳其何時人幼歲聞故老言如此

金龜子

金龜子甲虫也五六月生于艸蔓上大於榆莢細視之真金帖龜子行且成雙其虫死金色隨滅如螢光南人收以養粉云與永粉相宜

蛤蚧

蛤蚧者如蟾蜍背淺綠色上有土黃斑點若古錦文

長尺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蝘蜓多居木竅間自呼其名聲絕大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于身傳云自旦至夜变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止見变黃褐赤黑四色

蝎魔

國初西安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布政適喪偶客有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一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閽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臥于榻閽驚而出

白爲不信此爲妖妄閽請曰他日願相公塞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女子言雖抵諱而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屢綠見公者欲有求耳公不終拒乃敢輸情布政許之乃曰其昔爲魅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尸爲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頷之女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今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榻者是也至今猶存 庚巳編

蟋蟀

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肩吾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謝氏詩源

蜂

蜂有五德焉刺芳者許之生刺人者致之死一何仁也他花則足粘而進閱花則背負而獻又何義也雌者在內雄者在外又何禮也釀蜜未熟鼓翼而蒸又何智也當其報午鬧如升衙又何信也嗚呼曾謂人而不如蜂乎

螟蛉歌

爰有桑虫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成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虫靈人不如虫曷以人稱

蟾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飢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于未弃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惟有一竅

滑易如虵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人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予言蓋嘉祐六年也

柱中蝦蟇

唐懷州凝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斵人砍

以為新破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唐古今五行志

蝦蟆療犬傷

廣南作臛蝦即蛙也陶涇本草云青葱者曰土鴨黑
者曰蛤子臛以青為上漢書言鄠杜之間多水鼃
魚宋書張暢弟為猘犬所傷醫云食蝦蟆膾膾成
食之果愈乃知前人食蛙久矣抱朴子云萬歲者
頷下有丹書八字南史正𥐓云蝦蟆有毒初不信
暨食之病得樂下蝌蚪數升

喜子

蝅有毋子離別毋毋見蠨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

矣已而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
喜母均之一也採蘭雜志

報恩寺蜘蛛

正德初報恩寺塔上有巨蜘蛛為龍所逐至廊下久
而裂腹取珠以去流血布地其身重十餘斤舊説
其皮為韝可以履氷而僧輩愚甚遽焚而弃之

赤蝦蟇

灶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屋之去之則止

守宮

東方朔傳守宮虫名也以器餋之食以丹砂滿七觔
擣治萬杵以點女子体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
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也爾雅云此虫即蝘蜓
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
習者也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
各藏之瓮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與男子
合輙滅去出感應經

魚合蜥蜴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於艸中稍相依便
共浮水上相合事竟魚游水底蜥蜴還艸中

求蛇醫 蛇醫即蜥蜴也

酉陽襍俎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李玘過汴因以
旱爲言李醉曰欲雨甚易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
枚每甕實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置于閙處
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各持
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
日兩夜雨大注數百里舊説龍與蛇醫為親家故
也又張師正倦游錄云熙寧間京師久旱按古法
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
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翰府名談云
宋内翰祈鎮鄭州夏旱公作文祭蜴蜥於禱所即

時大雨告足民乃有秋東坡詩云甕中蝸蝓爲可
笑

塗金蜻蜓

後唐宮人或網得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于
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後上元賣花者
取象爲之售于游女

花賊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千載無人識久之
未屬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

篆愁君

神史彙編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常以貧家
壁立試之略不措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灯光鑿處
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

涉亭部落

浮屠氏彌陀經云極樂世界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
迦陵頻迦故今人目爲西方部落至于呼蚤爲涉
亭部落不知何謂

青林樂

唐世京城游子夏月采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
女小兒爭以籠懸窗戶間聽聲驗其長短爲勝負
又謂之知秋虫

海中蜈蚣

閩朱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
西不定悉蜈蚣也蝦鬚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
也 出嶺表異物志

大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輓鼓取其肉曝爲脯
美如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
然火炬以驅逐之 出嶺表錄異

禁蜈蚣

神史彙編

南京國子監將成 太祖乘高望之曰似蜈蚣形他
日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右首山嗅爲鷄鳴
山以鷄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
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山上何用許
多突兀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爲雷所震突
兀處悉平又嘗使毛老人爲後湖土地至今無鼠
蓋例崇之 聖君動與天合也 七修類藁

含毒蟆子微塵

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郴連界尤甚爲客中
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于上以物封裹半日間

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痒不可止皮穿肉宂其毒尤

甚湘衡北間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蠓子色

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麩鹽樹葉背

上春間生之瓣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治

一切瘡毒收者晒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

穴而出飛爲蠓子矣黔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

之不見能晝夜害人帷帳深密亦不可斷以粗茶

燒之烟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席上鋪油帔隔之

稍可滅 出錄異記

一 即且甘帶

莊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

義後聞崑山任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忽

有蜈蚣躍至自尾循脊至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

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

死矣始知所謂甘者其味也聞蜈蚣遇蝸蟻即不

能行蓋物各有制如海東青鷙禽也而獨畏燕象

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又云蜈蚣見蛇從口

入腹食其腸故云甘

一 紳蛇形

唐李紳字公垂無錫之梅里人父悟歷晋陵令因家

焉紳讀書惠山少苦貧每有著述潜取寺中佛經

竊識其後爲主藏者所知致被毆辱後徙剡川天

宮精舍一日熟寐舍前丹奈方結實有蛇擾其上

會老僧至驅之蛇入紳懷中忽不見僧異其事及

覓問紳答曰適夢在樹間食奈甚美似爲僧遏而

寤老僧以故陰異之延致院中肄業數年去將赴

解舉僧分槖金助其行元和中果擢進士第釋褐

國子助教歸寧李錡鎮江南辟爲從事錡叛令紳

草檄紳不從錡怒囚之後錡伏誅獲免穆宗召拜

左拾遺翰林學士與元稹李德裕同在禁中時稱

三俊武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四年罷調淮

南節度使拜尚書左僕射封趙郡公卒謚文肅事

見唐史 無錫縣志

一 骨䶊犀

伯幾云今所謂骨䶊犀乃蛇角也以至毒宜解毒故

曰蠱毒犀

一 五溪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

倒勾見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

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

蝮虵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变爲沙虱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出朝野僉載）

巴蛇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食之無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竇母產蛇

後漢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塟未窆有大蛇從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出搜神記）

蛇化雉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覔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也晉宗廟武庫內忽有雉時人或謂爲怪張司空云此虵所化耳即使搜庫中果得蛇蜕（出異苑）

天門山蟒蛇

天門山山多峻秀岩谷透邐有大岩壁直上数千仞草木交連雲霞掩蔽其下有逕途微細行人往過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昇仙遂絶世如此者漸不可勝紀人號爲仙谷時有樂于道者不遠千里而來洗浴岩畔以求昇仙此林下曾有智能者謂仙人曰此必妖㤼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繫而牽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始知是妖邪之氣以噏之方遣近山鄉里募年少者数百人執兵器持大棒而先縱火燒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觀之遥見一物長数十丈高下隱隱垂頭下望又更漸逼乃一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躁擊射然後斫刺而口張尺餘尚欲害人力不加衆久乃卒其所吞人骨與他獸之骸積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墜深泉澗者無出路飢餓分必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

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体皆輕便能登岩岸数年復試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時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及食穀啖滋味百餘日遂復其本質（出博物志）

靈蛇

搜神記云蛇千年則斷而復續准南子云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数四而至洛下所得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飾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爲

三四其断之處如刀截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然久而怒定則三四断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曾断隋者作郎鄧隆云此雲蛇類能自断不必千歲也出窮神秘苑

蚺蛇

蚺蛇大者五六丈圍五六尺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斑文如錦纈里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俟鹿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唯頭角礙於口外即自深入林樹間閣首伺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嚥入腹如此後蛇極羸弱及鹿消方壯悅澤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出嶺表錄異

紅娘子

蚺蛇大者如柱其胆入藥南人腊其皮刮去鱗以鞔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数輩滿頭插花趋赴蛇喜花必駐視漸近竟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亦俛不動壯士大刀断其首衆奔散伺之有頃蛇身奮迅騰擲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舁之一村飽其肉

蚺蛇脂

廣西有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着男陰即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盖此水乃蚺蛇出没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挑撻少年奸淫爲樂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即其脂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蚺蛇牙

蚺蛇大者長十餘丈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麞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纏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夷人伺之方以竹籤籤煞之取其胆也故南裔異物志曰蚺惟大蛇既洪且長綵色駁犖其文錦章吞麞及鹿乘養創痏享喜食供豆觴言其養

創之時肪腴甚肥美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元和御覽引括地志云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

蚺蛇膽

蚺蛇膽雷羅等州有養蛇户每年五月五日擔蛇入府祗候取膽予曾親看皆于大籠籍以軟艸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側即于腹上約其尺寸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却納肝以線合其瘡口即入籠或云舁

婦放川澤

泉建州進蚺蛇膽五月五日取時膽㴱桂栂去五六
尺繫蛇頭尾以杖于腹下來去抑之膽即聚以刀
刲取藥封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肋下有瘢即放出朝野僉載

兩頭蛇

兩頭蛇嶺外多有此類時有見者如小指大長尺餘
腹下鱗紅皆錯斑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無口眼
云兩頭俱能進退亦謬也昔孫叔敖見之爲不祥
乃殺而瘞之慮他人見後受其禍而南人見之以

常其禍安在

歸化縣有兩頭蛇南城志云無毒夷人餌之

蛇吸人精

姚江張性之館于苕溪閔光祿家一館童嘗臥榻側
無疾而面目漸黄肌膚日削醫治半年無效忽一
夕月光入戶性之開幕視之一巨蛇張口就童子
吸其口津性之輕以杖逐去童不知也性之亦不
言次夕復見蛇將近童子性之仍逐去自後遷別
室童亦尋愈

橘蛇

廣西太平府郊外有大橘樹有蛇萬數蟠其下每歲
實成以數十石而人莫敢食有商人初至伺人不
見竊摘數枚食之及邸中主人已竟其目赤曰此
客是啖橘實者勿來累我驅之出商人初怒不肯
衆共舁出之至稻圃漸覺無力仆地頃之遍體發
赤自跌其身以百數兩臂先脫旋脫二股又跌不
已化爲巨蛇投橘中

蛇來聽齋

仰山元老既北歸青之山閣有唐福元之故處深密
岩險人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

參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
蛇行來蟠於室前抑首以聽既罷伸其下体如拜
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蛇血去虱

王沂公之先爲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後
至失酒顧見鬧有醉蛇倒而擠之得酒與血怒而
飲焉昏悶倒卧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虱成堆自是
終身無虱

蛇驚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

水内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為綠螈走入壁孔
中其人如方治之即愈因號綠螈為蛇醫則守宮
也（二酉餘談）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
鼾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
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
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出酉陽雜俎）

雉與蛇交

唐陸禋續水經常言蛇與雉交卵生于地千年始為

蛟龍屬漢武帝元封中尋陽浮江親射蛟于江中
獲之乃是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
人謂之發洪予少時嘗游杭州新城縣之伊山目
擊此事方晚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羽翅零亂
又復入艸中久而不出予切怪之薙草注視果一
巨蛇雌雄蟠結纏糾津沫狼藉斯須雉驚南飛蛇
亦入艸始驗說之不誣

艾蛇龜

蘄州白家山產艾置寸板上炙之氣徹于背他山徹
五分湯陰艾僅三分世以此重之又產花蛇白徑
黑緯尾有佛指甲人以刀剖其腹浸盆水中其尾
卷而自刳腸血都淨乃以烟薰之專治風濕相傳
國初蛇自隔江來其種聽鐘聲于寺一漁子網之
損其主一目至今蛇種皆眇醫家以此辨其真偽
又產小龜如錢■人以刀剖其甲理用韭菜細擦
食以蠅子其毛長及寸又如前剔擦其毛長尺一
雙直白金一兩性畏蛟（螫其首即死）十月埋土中
來年驚蟄出之上官多以為賄

南雍蛇

正德戊寅南雍外西號墻中有一蛇長數十丈大如

合抱木頭如瓮因身陷墻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
廣西一生某因清明家人出買物偶坐舍中惟見
雛鷄聲哈哈叫入孔中彼知有蛇矣窺之但見兩
目如炬即白之大司成命鄭號二十楹盡移空乃
以長小竹末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如震霆二
十楹連墻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大云贈白守備
廳令小教場軍砍剉為段扛弃江中人家宜常焚
雄黃可辟蛇所當記云

紅蛇

公路至雷州對岈倚舟候風勢見峯小兒族二巨蛇

各長丈餘一如孔雀紋毛色金翠奪目一如真孔
魚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色白前後相次俱入一
枯藤窾內竟不復出故知蛇有艸木水土四種其
類不可窮也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
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竝至名曰率
然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
如率然是也 出神異經

喫苦稱冤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
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
你好喫苦之說　國初大江之嵴常崩人言下有
猪婆龍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　上祇言下有黿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亦有癩黿癩黿何不稱
冤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黿與壁虎孰
得與雷霆抗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二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輯

徵兆門

前知類

卜珝郭璞

卜珝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
厄珝曰吾四十一爲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
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珝
曰子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
能免卿將也後珝爲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璞亦

以公吏爲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
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
龍門之隱珝終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
璞失身爲敦叅軍而復爲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
珝謂璞不爲公吏可免珝被聰一召卽行何也璞
之言不能免則何爲甚營之裸身被髮銜刀設醊
嘗免之策止于是耶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
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役役而請其術不已惑乎

商瞿氏

仲尼魯人生而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

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
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
氏先文

武君常

武君常天后高祖也少年游洛下人謂為猴頰郎以
君常願下有若猴領也其上有四靨一曰伊水上
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非常形貌
有富壽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君常不之
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為
時賢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
者顧指曰此兒絕房者公大帳而還後皆信然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入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
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
啟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滕炎帝而丕得
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
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咸應其術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
久之遐顧淒然發嘆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
患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
到成都前望大橋問曰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
前奏曰萬里橋上因歎曰一行之言果符吾無憂
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
詣門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推年公初未之奇
詢虔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因令垂簾靜伺王生

與公默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
字甚大且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遂請歸
竟不知所之及會昌朝官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
王生所按之數

段文昌

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荊楚間常半
酣靸屐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
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
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
鎮荊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皐為成

都館驛巡官忽失意阜遂之使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郡門兩炬皆滅先時爲阜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坐談文昌入謁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遷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後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出錄異記

王智興

唐王智興始微時嘗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帚屏穢于道必掃道士之門道士深感之後智興母終道士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議葬當爲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智興所執竹策表一處曰必窆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及智興再往其竹策有枝葉叢生心甚異之遂葬焉智興又嘗自郡齋事赴上都宿鄭城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因斧傷已卒矣 出唐年補錄紀傳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詣薛許問張山人坐中有宰相否張答云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又問曰何人曰崔姜二公而且同時默然不悅既而崔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勢不相近也張曰命合如此事須同時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帥

涇得軍人心姜乃上疏請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時而在姜後薛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 出嘉話錄

柳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游因行山道會日晚悞入山嶮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貫室右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景圖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趨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澈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

餘戹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
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袖詞曰武之在卯
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
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
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無尾經過吾道來至吾
里飲我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義
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先閱而異之遂行出徑數
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呂生者
覩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乜乃得道者語也
夫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三年其歲巳卯則武

之在卯其義見矣盖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
之號神堯曰八季亦二一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
者言其去世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
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
之後二二百餘祀者言君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
百餘矣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
方丙丁之位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
子建號曰太和始其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無尾
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
木是柳字也小首無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
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
刻乎其壁奥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
奥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如是而辨果
得道者之遺記也 出宣室志

洪媪

李錞希聲言頃侍其祖茂直爲江西監司日聞徐禧
自御史中丞以毋喪還洪府洪有媪善以三世祿
命書占人吉凶德占俾占之媪曰當兵死徐氏皆
怒之媪曰無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具存以
其書示之圖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汙狼籍而烏啄

之徐氏欲以妖言檄有司笞之媪以衆解得免後
德占以永樂城破虜既害之蹂踐其尸正符媪說
又曰禧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
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焉虜大縱兵圍
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
將殺禧曲珍内乎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
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井深數百尺方
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
凡汲一甖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
城飲於濠雖死無憾城開外兵遂入而屠焉

避禍得禍

鄞秋澤常熟人以星命售于吳之西城長洲有二吏欲謁選京師往問命鄞云二公且勿問功名一月之內能全首領者萬分之一也二吏駭何以有此曰數也充軍為幸二吏悒悒不樂乃相與謀同游茅山以避之行至無錫一漆工來附載因邀至杭州曰杭州有西湖諸寺之樂且僕家海旁大族公欲久住不必費粮惟君所游且能具輿馬之費二子大悅乃同舟之漆工家果杭之巨族也留連半月許一日散步河下見有舟武備甚盛問何舟曰官府巡船也及夜衆拉二子登舟驟問此巡船何往衆笑不對方知行刼於外邑二子思泣告不願行而舟已解維行抵一村刼一富家席卷其所有而歸富家一僮甚能伏於岸下竊之熟識而去明旦告於有司掩捕之并二子被執論死久之訴冤於上官乃得減死戍邊猶杖至幾死信禍患之來不能避也

李順與

李順與京兆杜陵人年十五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士冠好飲酒蕭保寅及召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有百年者有日者及保寅敗纔百日也其黨乃捧殺順與肖城里中項之起活如初又嘗卧于傳梁覽家以衣倒覆身上及覽通使東魏事覺被誅以衣倒覆果如順與之形一統志

異僧

唐賓客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出見之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公畧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既而公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奈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尒大怒揖出之不旬取官韋秀才乃處厚也後二十年韋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幽閒

韓湘

韓湘愈姪老成之子字清夫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曰吾所學非公所知公使言其意作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侵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

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鮮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曰子能奪造化乎曰茲事甚易即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花片上出金字一聯云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不曉湘曰事久可驗後公貶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詢其地乃藍關公遂足成一詩與同宿傳舍湘又詩云舉世盡爲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乃出藥一粒曰服此可禦瘴也氏族大全

秦檜

秦檜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游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人嘗入學至養正齋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人曰八座貴人已着一星閑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鶴林

王雱路夷檜王珪禹玉子仲山之壻因學紀聞

王俊明

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于宣德門外密插土二尺試取一塊嗅之已枯燥索莫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絶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夷堅志

柳員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理録用一日請卜者告以夢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木仆地恐不祥乎卜者曰君無憂木者牧也當牧柳州之地果如其言

石銘

元和九年秋九月淮西帥吴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討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詔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

擊焉公既至因命封人深濬城濠發其地得一石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公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公以示從事莫能辨其義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吴元濟且死矣丞相驚訊之卒曰前日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者吴少誠由竹間一卒遂擁千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矣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大文以肥去肉爲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事也且須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

公喜顧左右曰卒辨者是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裴公因校其日果巳酉焉於是公益奇卒之辨命爲裨將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它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其亦庶幾於此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嚮虔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

而渾跡如是相如曰其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因詢其壽曰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改元又十五年大盜起於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可免遷謫不然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數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元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虔僞著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授市令以自汙而潛拜章於靈武東京平令三司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仲神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謁諝方與坐而吏持一刺有主簿房觀請謁諝謝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曰某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懷中探一帋舊書以受吏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

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俸者乎遽命吏出牒以署觀因謂二客曰君無恐遷謫凡事皆已前定其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至大梁有陛佳爲浚儀尉其從僕之時坐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治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

然也次謂諝曰此後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其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其即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其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郡守一官君至三日當來奉謁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頗假俸十千以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累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遷至宰相後與將不合放還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

死吐蕃會盟使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預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求見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而康已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請其所知琮曰自此當再召問其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潁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改官勿與官長不協如或不協必爲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此醉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二十餘考壽考祿位諸君皆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時豫主陳倉郵務常念琮言記之手板及馹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與飲食俱啗驢腸數臠至暮腹脹而卒穎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所陷臨濮令

薛景先率吏士與賊戰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日拜景先爲掌軍務長史而穎常與不協及此因事被笞而卒邈之後同輩其登科拜爲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象以終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史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皆如琮所言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常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

殷甚慕女意亦頗從之因求爲壻有成約矣無何遇於知巳所薦將舉進士期於三年從毋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殷持榼造焉生極喜之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及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然此非君之娶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因問鄭氏之

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先娶五年而卒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婚鄭氏之母許之鄭氏泣恚欲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殷在京師夢鄭氏嗚咽流涕曰某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它人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而驚覺殷異其事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及爲宗卽位以潛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娶數月而韋氏亡其後皆驗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大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徃告之彥莊客中有屠生者善鑒人頗貧窮傲物及琳至則言欵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它賓客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何其言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

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君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旬必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琳後擢進士第累佐太府大曆中除州刺史時彥莊仕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止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邑邑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知王生之言有徵厚贈之生於几下取一𦫵書可十數行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一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

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揆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甚奬許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之所爲乃下詔召揆既見命宰臣試之文詞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坌八字旁注二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坌注者亦如之遽命柱駕宣平坊訪王生不復見矣

老彭道術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問之曰行伍節度使又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謁鍇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年方得雖遲無恨登朝亦爲美官鍇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爲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有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未幾而牛僧孺帶平章事節制武

昌軍時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位非偶然也

漁人前知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灾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于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讖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白

前新淦縣令來謁公見極喜給恤甚厚將擢爲御
史時憲宗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
掌意可坐待綉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
色者掌問早晚得官不僧曰覩君之色未見美兆
此後五年當得遷上侍御掌大笑而歸數日趙公
奏言御史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官臣欲選擇
二三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選卿祇取輕
薄後生朝中子孫不如不取公曰臣之愚見正如
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喜公因薦二
人其一即掌也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奏事

畢因曰趙憬向論何事上曰言御史事延齡曰憬
身爲宰相豈諳州縣長績効雖薦二人又不爲人
所稱憬何由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
矣它日上問公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詰熟
之上無言它日延齡入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
不行掌歸故林而趙薨于相位後數年遷郎奏爲
從事得爲假御史焉

張九歌

宋張九歌慶曆中居京師雖臘冬單衣燕王奇之常
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游故來別有小伎
欲以悅王乃取羅重疊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
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爲羅王曰吾壽
幾何九歌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後浮圖災王亦
薨一統志

呂及中

呂及中企仲少孤貧漂轉建昌雖已受蔭得官而三
十歲時風淫末疾疾小愈適閩僧張聖者偏置到
彼別有張無無者從學焉超然有所悟能信口談
人禍福士大夫多就謁呂亦往得其所書鎮淮兩
字曰君見此則發矣更無它言呂四十五歲始改

京官作邑宰會虜寇犯江幾用軍興法爲主將所
戮適睹其人物壯偉又知爲文靖公後裔遂釋之
虜退論賞外貳劇郡爲運使所知檄攝盱眙至治
所見官舍鎮淮堂大喜自負有屯駐軍與北鄙結
約期以後日四更作亂呂密知之乃呼直更卒故
延更點倍於常夕甫三鼓樵樓鳴角北人疑屯兵
畔已遂解散厥謀徐獲倡禍者兩輩立斬之諸司
奏聞給事中王日嚴薦達甚力連加擢用四持部
七典藩位至祕閣修撰張無無之先知蓋若神六
占驗之誤

胡光大言易辭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巳無不應驗第占者以吉爲在巳凶爲在人不應則歸咎於蓍龜誤矣漢武帝伐匈奴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辭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乃遣貳師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謬當時使大卜能云所兆在巳阻武不遣貳師豈有後悔而卦爲徵矣噫易斷甚明而用之失其當如此

卜椅

武肅左右有業簡者善占筮忽一日旋風南來遶案

而轉召簡問之曰此淮南楊渥巳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伸弔祭簡曰但速發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静本國皆預知之信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渥巳薨次日弔祭使至楊氏左右皆大驚先是楊渥欲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不絶不可輕動夫業簡觀風而知渥歿占驗巳神若淮南人聽鼓角而知錢氏之未艾亦精矣哉

羅晏

羅晏四川閬州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拾枚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之食巳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數日不一食稍稍預言禍福無不驗宋宣和中賜號静應處士時虜騎圍城其勢甚急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退果然加號太和沖爽先生蜀人相傳壽至一百七十八云一統志

風道

宋宣和間徽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癩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

靈素在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堦下承道人送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拂而往徽宗見而怪之起觀柱上有粉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兩年春果靖康丙午丁未二帝有北行之難續夷堅志

徐神翁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横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說何後兩宮北狩高宗匹馬南渡即位至建炎戊戌

正月三日帝避金狄之難航海次章安鎭灘滸閣舟落帆於鎭之福濟寺前以候晚潮顧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遥見山上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山曰金鼇山高宗乃登焉入閣見神翁大書徃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方信神翁能前知爲神仙中人也 輟耕錄

鹿皮翁前知

鹿皮翁山東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将半淄水俄發盡漂一郡後百餘年賣藥于市不知所終 一統志

後唐龍婦之光

朱文公之葬衛棺術家云斯文當不墜丁卯臘月三日謝汲州孔守應得說云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爲壽藏嘗叩之明術者有龍婦後唐之兆後一日至麻沙鎭覩十木牌自山溪瀉至者問其所從來以後唐龍婦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

箕仙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 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犀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校兎三窟將爲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鰍鱔爭雄雌十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鬭雞亦是五百兒獮犬獮犬下陛走牧豬奴獻令人嗤

紫姑仙

正德間江東有太守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金入京師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尋覺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未幾瑾果事敗伏誅太守亦以贓刺落職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日格類鈔

化棺

正德間洛中士人張夢賢素奉釋教時有一僧來與化與齋不食與鏹不取曰必一至家人頗厭詫且詰其所以來亦不答如是者月餘賢先是曾得奇疾幾危置一柩僧必欲得此家人大詬賢獨慨與越十四年賢舉於鄉又六年授其邑令晉兵部主政奉使琉球遘疾將終忽一僧不知從何來語賢曰今日送柩還汝柩在廣化刹中語畢忽不見賢

云卽往時募化僧也今家人至剎前龕宛然在未幾皆具灰遂以貯之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徵兆門

符兆類

臨洮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爲十二枚以象厭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 出小說

字兆

漢岑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爲客刺蜀厖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爲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眷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雨在田上其來未艾乎宜字似直字黃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

年號改名

漢獻帝禪位之歲改元延康蜀後主亡國之歲改元炎興晉愍帝卽位之歲改建業郡爲建康郡宣和間朝廷謂端明殿非本朝殿改官制曰延康殿學士靖康二年高宗卽位法東漢中興建武之號改

曰建炎己酉歲駐蹕江寧府以江寧昔號建康與藩邸王封符合（高宗舊封康王）改名曰建康府三者皆出一時所見而不知乃前代季末之稱也故識者憂之

火井先兆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于魏（出異苑）

白虎使者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叩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

身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幕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尺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中幕世絕者元帝渡江都建業（出獨異志）

虵鵲之祥

吳人張承時乘輕舸于江浦忽見白虵長三丈騰入舟中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祭而將還置于房中一宿不復見鄰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鵲登閣入雲承因筮之筮者曰吉祥鵲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闔閭葬其妹殉以美人寶劍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游於塚上白鵲翔乎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名爲白鵲後承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虵鵲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遺）

嘉禾

晉懷帝諱熾字豐度初誕有嘉禾生於豫章太康中望氣云豫章有天子氣其改豫章王爲皇太子光熙元年在位改爲永嘉

古錫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真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出談藪）

齊雲省主

陳主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鄴將亡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識者以爲省主主將見省之兆

桃葉謠

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大軍迎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

陳主亡徵

陳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至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水開識者以爲獨足盖指陳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火德草得火而灰及至長安與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向水開或言陳主名叔寶反語爲少福亦敗亡之徵

童謠先兆

陳主字秀元小名黃奴陳宣帝長子也以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葬於邙山初梁末童謠曰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死齊之群臣以謠白于齊文宣曰僧辯本乘巴馬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陳字也文宣閑其皂莢或謂莢者能知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羝羊角爲皂莢卽隋氏姓也

阿婆面

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每相狎侮神堯面皺帝於衆中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洎歸以告竇皇后曰其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顋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此言可賀神堯不諭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唐朱里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卽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

是李爲再造之徵也

武士彠碑兆

贊皇公曰予昔爲太原從事覩公牘中汶水縣解牒武士彠墓前有碑元和年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處皆鐫去之其碑高大于太華岳碑且非人力挍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

襟上馬字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

之變血汚衣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致虛閣雜記

蜀神遷移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壬巳日與賓客將校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縱觀賓從肅如忽聞下流有絲竹笑語聲俄見樓船蔽江旌戈紛曜泝流而過圓令訪問隨行數里舟中言曰天子將幸已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集異記

堤上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卽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劉希夷詩兆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構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蝦蟆見拜相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盆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

井激投瓦

李揆初授新州將拜相井中漲水忽深尺餘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將入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翊日拜相

孔溫裕

河南尹孔溫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書字相以右史處之皆無耗一日有鵲噪于庭真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旣飛去墮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職

梟鳴之祥

唐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國史異纂

怪集反捷

朝野僉載韋顗舉進士時貧窶甚有帯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沍報光成名者絡繹而顗寂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壞牖竹上顗逐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秉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顗已登第然則鵩止梟鳴果不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常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卧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為人禍也

巾楦兆禍

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為黃巢之日月明年兩京没焉議者尤之初制巾首輒先斫木為樣所謂楦者先是數年內官競新其様命工人斫為之中尉輒呼曰斫兩中尉頭樞密使亦呼曰斫兩長官頭他皆類此又京城小兒十數為群折葦剪楮率成槍旗

各各相向如臨陣敵至是悉驗云

金龜堂

朱梁許州節度使溫韜於衙城濠內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后主敕於苑內鑿池養之及搆堂洪儆號金龜堂云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賜名全忠之兆

梁太祖統四鎮名溫與崔相國連搆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関東國無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不可近臣亦奏上方悔焉敕命既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二帝建號是時四分天下梁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甲子歌

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間又云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有大軍於太原南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虜遣番官送晉祖入洛陽即胡虜亂中原之應也

晉高祖王兆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西関伐木

為柵破一大木木中䃍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
思安表上之群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
珍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
字為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謂丙申之
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竪畫置天字
左右卽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卽申字也
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替元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萬丫髻小
兒由是無問貴賤之家係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

讖曰小兒替元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卽
替元首也

火輪小兒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
見世宗屏人頻蹙曰禍起不久矣事在宗社陛下
不能免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
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
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
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遠遲甚近則漸
大至隔岸大如車輪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
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沒朴
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
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
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豈聖朝火德之兆乎

閩音東鹿之讖

福州王氏有國閩土人言音謊異呼兩浙為東鹿亦
不詳其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門奔入報
澾之鈞曰寡人土疆不可爲東鹿去後鈞遇害予
又去國弟延曦亦遇害國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嶠
我

閩亡之兆

閩王審知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
時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數面鼓之鳴及明視之禾
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
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
子延曦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穫餘根在
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在土
下其年延曦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周仲明

孟知祥寢疾命子昶監國趙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

知祥壽伸明曰上合爲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綠
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爲金縢乎曰此天
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
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數

會徵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
白兎群臣議曰聖躬本命屬兎鷹兎甚是相刑雖
貢二物非以爲瑞退鷹留兎帝疾必瘳敕命不從
是歲晏駕文通正年有禿鶖飃於摩訶池上顧太
尉夏時爲小臣直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咏之曰

昔日曾看端鳥圖萬般祥異不如無摩訶池上分
明見仔細看來是怪鳥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鶖之
徵也

兎上金床

蜀主建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即帝位忽有兎子上金
床之讖遂以金飾所座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
德王寤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有平閩者皆嗤之後
至卯年果被篡位乃見兎上金床之驗

孟入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召太原節度使孟知祥
走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便入湖子
者爲猛入音訛爲孟入得莖一籌其後子孟昶得西
蜀之地乃僭大號洎于㬋降乃知莖一籌者果一
子也

孟蜀先兆

僞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
餘院皆雕墻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
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
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
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

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因
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其基構華麗侔於宮中遂戲
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堪故也
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
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
孟之有蜀盡先兆也 出王氏見聞

畫門預兆

蜀人貰錢取息將徙居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屬
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趙太祖始克之㬋之行
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

眉州沿路百姓慟絶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尸

薛老峰

福州地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有數千人喧譟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桑生木人

烈祖末年溧水天興縣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裓皆具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掇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大驚異迎

事宮中其徒因誇以為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陸游南唐書）

南唐亡國讖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絶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為念家山破其讖可知矣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誦江南蓋李氏將亡雖聰明睿知不能無感其淒然之怨于今之音尚在焉

命官協夢

後主嗣服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洎已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事蓋陰數先定也

搜珠

（梁後）王宮中作珠簾散京師而井珠戶內外之家妝索將盡討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妝之猶有匿者為鄰僧所首繫於狴犴僧寺畫閉有人於寺中請僧齋闍者曰敕正搜珠急孰當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宋州官家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粗布衣裹青巾草屨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叱之曰何人也荅曰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荅曰在宋州尋白于諸相咸曰此狂人耳不須奏恐累諸家守衛等官事非細爾乃竄因令逐之出外今上移鎮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為大宋宋州官家是天數已眹之也

古讖先兆

盧多遜方丱角其父攜就雲陽觀小學與群兒見廢

壇上有古籤一筒兢然抽之爲戲多遜尚未識字抽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島客父見之頗意以爲吉兆迨作相與秦王事故貶因遣堂吏趙白遂竄南荒卒于朱崖年五十二

神告帝統

真宗朝嘗開龍圖閣宣示瑞物內有三石同曰神告帝統石其緑石而丹文者二一曰君王萬歲一曰趙二十一帝乃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嘉州夾江縣民王諧得之于靈仙洞石匣中墨石而白文者一

其文曰誌公記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出趙號太平二十一帝敬誌醮潛山九天司命真君永安社稷乃太平興國七年三月舒州懷寧縣民柯萼得之于萬歲山之福源洞

土牛升廳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邇縣吏納土牛倒入于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爲人所損遂移廳事之左邊程出視事怪之問卒曰恐人污損故置于此程笑曰農夫牧豎豈可升廳事兆見于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迂論至甲午歲果有村民竊入據城人始服其理識

昭陵兆變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劉生遭遇

宰相丁謂在中書日因於私第召賓客言江南李國主鍾愛一女選奇表殊才有門第婿執政言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兼有文藝可以塞選國主大喜成禮授少卿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中未周歲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

生之面敕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劫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因笑曰其它日亦不失作劉生其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半載果有朱崖之行田宅籍沒子孫南去匹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日

天門開

王文正公遺事公兒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閒聞之公曰要待死後墓志寫上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見天象

成文云麗其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
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
巳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
章輔至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密記之詩藏其曾孫
益禱處用小粉牋字體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
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
公俱為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矣天道遠矣
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南岩星讖

陳光叟閩中人城南錦屏山有南岩台星現讖云雲

南岩星明必應狀元生後若是再現重看第一名
光祿卿省華三子俱讀書於此台星岩上有人刻
三相字陳摶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云孟
堯叟及第官至右僕射仲堯佐亦進士第太子太
師季堯咨亦及第官信武軍節度使

曹門讖

宋天聖明道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即曰曹門好
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景祐初仁宗冊曹門女
孫為后

祝板亭名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政時館中進
所校對祝板凡九每板皆曰嗣皇帝其或曰嗣天
子臣其舊例御書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新作
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署亭已而悟乃英宗
名也改之曰迎旭亭神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
迎照亭皆默符英宗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
天命符瑞預驗哉

御座石字

宋治平中福寧殿御座下地微陷治之復然掘之深
丈餘得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祇應有睨

仙篆者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其後屢
經申酉皆無它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闕丁未
四月二帝北狩高宗即位于南京已而駐蹕維揚
命宗澤留守東京澤死杜充代之京城賴以保全
至己酉春金人牧淮甸大駕南渡召杜充赴行在
東京遂不復守天書至是方驗云 野史植杖閒談

民言先兆

宋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宗不豫罷朝外
人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
中外益疑四年正月北使西番在館民間私相語

云上已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衣耳時上雖大漸八日早猶召孫奇入胗是日北客方出果呼班宣遺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間之言何不祥也

池水沸止

英宗神宗之未當宁已有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不已神宗臨水殿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遽止莫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即位是爲哲宗哲宗元符時鄧王薨祈嗣于泰州徐先生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大書吉人二字上之時

尚未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爲太上皇御名也

金帶圍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荊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酒半折花各以插之其後四公皆爲首相

三事皆讖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所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決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

妖讖之言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爲纈帛有徧地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

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寨也籙者戮也蔡京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鋩侵王豈吾教之福哉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狄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也

女真之讖

政和中袁祹爲教坊判官製撰文字一日爲蔡京撰傳言玉女詞有淺淡梳裝愛學女真之語上見

之改女真二字爲漢官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
真盟於海上

琫蓬歌椅竿詩

宣和初收復燕山餘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蓬歌毎扣
鼓和琫蓬之音爲節舞人無不喜其聲而效之者
其歌曰琫蓬蓬外頭花花裡頭空但看明年正二
月滿城不見主人翁詞本虜讖故京中不禁然次
年正月二聖北狩又其伎有數丈高竿繫椅于杪
伎者坐椅上少項下投於尖刃所圍小棘坑中無
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

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
此亦虜讖而召禍可怪哉

宣和犬吠

宣和五年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舉
禁城内百萬之犬俱嘷無復人聲每深夜獨行附
近察遠清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以爲異及靖康
末虜犯京師都人始悟其兆晉書載廬江何氏家
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雌雄二雛後里中猶爲蠻
夷所沒況此聲舉城之多耶

曲讖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
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
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後
曲變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
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
讖深可畏哉

瑤仙殿字

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於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蛀
畫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始不可
辨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

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
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宣和七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闔城時有一黃衣自稱鬼鄉中送書
與寶籙宮徐知宮黃衣人不知所在

東明先兆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鬧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画
者毛女謂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
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
聖閣下納凉一村人自外突至蔡前云毛女有書
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

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說著焉呂辨老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長沙呂乘間問蔡云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幸可以免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吾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天上方多遣魔君託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燕巢

集賢張公劭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綠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金狄

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將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國陷中原以金國爲號正讖金狄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助于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切其讖

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作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將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名倡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于小樓夜月如晝兩燭結花粲然若連珠孫倡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爲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爲它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寘于卓上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作浣溪沙一闋曰草

草盃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波嬌情脉脉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閒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秋正半廣寒宮殿葱葱姮娥相對曲闌東雲梯知不遠平步揖天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予果忝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鍾彥昭神句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長於詞賦紹興巳卯之春讀書窓下過三鼓聞有吟哦詩句於外者曰霖作商岩雨葉來舜殿風誦至再啟戶視之無人焉以爲神物所告謹志於策至秋試以膏澤多豐年爲詩題鍾押豐字韻用此二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節稱歎批其側曰形容得膏澤意好置之巍級唐雲溪友議載錢起夜宿客舍聞人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及就試日作湘靈鼓瑟詩用爲末聯禮部侍郎李暐謂之絕唱遂擢第甚相類也鍾以次年一舉登科然僅得改秩而卒右二事熊德一吉甫說

能爲火災

紹興巳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至江滸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倅趙允蹈曰熊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趙笑不以爲然果延燒官民房舍什七八獨州治存焉

建炎佳兆

高宗建炎元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渡錢唐至蕭山有列拜於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下起居上大喜顧左右符兆如是吾無慮矣詔不衰進秩三等是行雖涉往返然天下是此大定不衰即善俊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捷之祥一也

臨安雷聲

淳熙辛丑春平江黃景祥來臨安赴特恩試寓於天井街與其子子由同處一樓子由既預貢闈正奏名矣二月既望雷聲轟然起震動樓屋景祥呼僕起移置龕篋於隱處防雨且至僕曰未雨先雷不須起也祥不謂然仰視簷前星斗明燦而雷怒不已祥語子由曰雷威氣燄可畏如此豈非欲擊樓中之人乎吾自揣平生父子無大過惡天必洞鑒遂掩戶而坐天且曉主人邸衆皆駭怖問曰樓頭昨夕無事乎曰無之衆曰然則雷聲何謂環樓而不去也是夕復爾邸客多有徙避它舍凡五夜乃息未幾子由廷對爲第一人始悟其魁兆先見者景祥得官調永州祁陽主簿

石移

穹窿山在吳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夕聞有風聲且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

餘干樓匾

餘干縣治之南有二樓前曰鼓樓後曰敕書樓後樓牌縣宰杜師旦所書乾道初敕字左畔有黃蜂結窠頗高邑人言此吉兆也吾邑當出貴人或士子巍掇科第者是時趙子直家居縣而方赴省試已而大廷唱名爲第一後三十年紹熙甲寅復見一窠綴於方字之上人又益喜趙公遂拜相次年春窠忽爲人觸墮不踰月趙罷歸是三者豈皆偶然耶

宋齊丘修啟

宋齊丘爲儒日修啟投姚洞天畧云城上之鳴嗚曉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緒又云其如千愬萬端無奈飢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亡後果如其言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好事者采東坡詩一年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語名之曰好處惟陳彥存損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處頗爲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乎外爲江東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韓退之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則好處二字難專以屬橙橘也

胡邦彥詩讖

黃師憲魁省闈時胡邦衡以樞密院編修官點檢試卷得其程文黃袖啟謝之有欲治之主不世出大名之下難久居之語胡雖賞其駢麗精切而訝難久居之句爲不祥後胡獲罪來福州黃致子魚紅酒爲餉胡報以詩曰盈尺子魚來丙穴一缾女酒敵新州自言以子對女丙對新爲工蓋新興酒絕

佳閩人重之故形於詩句未幾胡再謫新州黃亦不至達官所謂難久之詞皆先讖也耶

天裂

宋癸酉十月李應山閱淮閫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軍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旗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傀儡詩

韓能甫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画船花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置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

胖韓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卽承命一絶云脚踏
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去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
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
作

服妖

宋逆亮末年自製尖鞾頭極長銳云便于鐙而足指
所不及謂之浸頭下鞝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
所戕於江上

明宇兆

金人克遼滅宋都燕山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

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
島卽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爲山粧臺則章宗所營
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爲蕭太后梳粧
樓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何妃卽以一
月日邊明爲對今以地方計之臺島卽今萬歲山
太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東北隅入元改築城
陴而一月日邊明乃　皇明繼統之兆

伯顏之讖

江北有虫名伯顏渡江而南淮人謂之語曰頭向江
南去不向江北來及北師平江南其帥乃伯顏也

星宿先兆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
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
運除舊　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
己巳熒惑入南斗　車駕北狩

癸甲先生

瀞勺字叔治登進士第爲吳興郡都掾後絶意祿仕
徧游天下佳山水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
終之義也後果癸日亡甲日殯

宅泣

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柟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
棟皆出水戸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
宅泣

薛嫗吉語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籠架　上
問嫗此何物對曰龍床烹線雞爲食問何肉曰鐵
雞肉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黙喜盖龍床登基
人飽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今有薛家窪
云

章公瑾博古

韋公瑾彝亭人手垂過膝能画馬博古好學幅巾鶴氅談論不俗實遜國之遺民也永樂初猶存尚能言往事云彼居在青龍其鄉有翟氏者富傾一郡讌客于堂忽屋棟有水下注如汗主驚疑焉告座客曰諸君能識鑑否時公瑾在座曰請嗅其氣如木氣則有說翟因嗅之果木氣也公瑾曰斯盖不祥禍且至矣月餘朝廷以豪右籍沒家爲蕩然

建文詩讖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爲　文

皇之讖

馬愉胡濙先兆

臨朐縣暑夜有二三居人於河上納凉聞鬼語曰明日午時當有替頭居人相約候之及期舟載五六十人方艤纜又一婦求渡舟人納之渡竟亡恙是夜仍納凉其地又聞鬼泣曰我輩好苦一船人又被馬閣老救了明日居人詢之長年舟中無馬姓者惟後來者爲馬融冢婦腹有孕豈其是耶後婦產子名愉中宣德丁未狀元正統中爲翰林學士入典内閣

毘陵胡忠安公濙未第時從姑家受徒道經五官堂有巫師夢神告曰宰相早晚過此吾實不安可作墻垣屏之公知之從堂後趨走是夕巫復夢其神曰墻不必作宰相從後行矣公後果登台鼎立朝有聲

名讖偶符

士夫之姓名動静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日以起早假寐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　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

元首之讖乎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因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集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謡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是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

瑞蓮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隈卑隘迫營壘戶部侍郎周文襄公與郡守况公伯律相與圖遷贖地昇平橋東廣袤視昔加倍建學遷之正統戊午歲也既遷泮池蓮開有一莖三花之瑞庠生周郁施槃張和同

領鄉薦郁得魁人咸以為應文襄曰未也鄉薦恐不足當之明年　廷試擢狀元及第文襄特立石紀其事于學云

正統童謠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之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謠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謠為有徵矣

魁星圖兆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自戲為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定入手貼於座壁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温東仲家出以為戲予為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為吾二人得失之兆在此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三元之異

商文毅公輅父為府吏生之夕知府遥見吏舍有光翌日問群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為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名景泰間仕至兵侍兼春坊諭德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者太素脈公命診之云歇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復起入閣尚書數年致仕

石人灘合

舒芬進賢人縣北二十里有日月湖澗則分為二灘則合為一傍有石人灘古傳有云日月湖明良將出石人灘合狀元生是歲水泛芬果生後殿試第一

梁上墜軸

羅倫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晚至京師舍館盡為他人所有覓一廢室塵垢遍梁掃除間梁上墜下一軸羅索縶箋舒視之模糊莫辨適以水洗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欸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河清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為異及經亳及太和渡黃河皆然　今上龍飛之兆不偶然也

山移

吳中城西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徐徐而行已而疾移時有行道者驚曰山走矣老稚哄然山隨聲而止次歲丙辰朱玉峰狀元及第謠云山移出狀元

濰亭潮過

濰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濰亭東四十里又東百里為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港抵崑山止宋淳熙八年辛丑潮越崑山抵濰亭人甚異之適長洲黃子由狀元及第蘇人曰潮到濰亭出狀元

後三年為淳熙十一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衞涇亦狀元及第人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餘年然無是人則潮不至成化辛卯郡守番陽丘霽歲暮迎土牛於婁門外網魚者忽得江豚豚海物也潮至隨焉吳士大夫咸誦此語為賀丘初未信明年壬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遂扁曰問潮蓋望其更至為後人期也又二十一年為弘治壬子慈溪楊子器來為崑山令八月潮過濰亭楊曰潮已過矣奚以問為遂易問為迎明年臚唱第一今修撰毛憲清丙辰朱懋忠繼之皆崑山人也潮凡五至而狀元五人記此更為後來者嗣焉有宋咸熙乙丑狀元阮登炳　大明正統己未狀元施槃皆蘇人未知潮於此時曾至濰亭否

塔穎入閣

永樂甲辰泰和大塔穎是年楊文貞公入閣成化乙巳小塔穎則尹直入閣諺云歆尋塔倒邑是簿形二塔盖簿之椿杙塔穎則簿行故有入閣之驗雖然物之成毀有數士之出處有時豈必相關涉若志之以俟後之智者訂焉

吳文定楊冏卿

吳文定公寬兒時與群兒戲土地廟書神座曰狀三千里是夕其師夢神訴令徒見譴天曹筆也非公莫解詰旦徧問諸徒得其實命滌去復書曰狀二字後成化壬辰魁多士歷官吏部侍郎楊冏卿復長與入少偕諸生迎督學過土地堂戲問笞笞飛梁上不可取怒書神背曰發武陵驛擺站是夜督學夢神乞哀稱楊云云明日詰諸生得之命滌去復夢神來謝夢中問曰彼少年何異耶曰他月太僕卿也後果然

鴟吻青氣

辛卯歲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象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

神像垂淚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淚遍體俱濕時人稱為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見洛陽伽藍記)宋靖康元年立春先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滴襟袖是年徽欽被虜(見竊憤錄)正德間賊人劉六董反于山東未至曲

阜而大聖像面汗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累朝所賜

見龍禍福

徐謙務溥家食時坐一小樓見雲際二星官前導二童子持鞭鞭一金龍而過熒光四布人皆以為上瑞公果位至大學士享昇平之福數十年江陰一富翁家居見二龍鬪於所居之旁水湧室搖人為辟易不久坐事破家以死識者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徐公之謂也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富人之謂也所見同而吉凶異者其以是夫(趙宗說)

林公先兆

林見素森草其所居市中青紅氣起暴雨如注大星墜於邑東山上鴟鴞鳴儒學大成殿三夕而公遂卒鉅貴之亡不偶然也

福州讖語

福州舊有讖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其驗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魁天下

山鳴

長樂舊有首石山鳴出大魁十羊成市狀元來之讖

至永樂壬辰其山大鳴適三寶太監駐軍十洋街人物輳集如市其年邑人馬鐸狀元及第戊戌首石又鳴邑人李騏狀元及第侯官洪塘妙峰山於萬曆庚寅年大鳴如鍾壬辰年翁正春大魁天下

藍氏魁星

藍濟卿應閩鄉試又買一魁星圖歸濟卿言齒稚得一試遂有遠望懸之恐為鄉人哂乃藏於匣魁星遂作鬼鳴乃出而奉之曰若吾子當中式臨場鳴臨場果鳴又祝曰三場皆鳴則無失解理鳴亦如之遂中式乙未會試至二月魁星又鳴若舞蹈於

地板上足音跫然已而濟卿捷報至土人云吾鄉魁星往往如是大抵福建山多鬼神最靈下至妖孽亦與他處異謝太守說

木假山

陳太和伯萬言家有木假山一枚乃其祖所得以其狀奇巧置于庭一旦化而為石堅重不能舉其文理猶木形未幾長女被選母天下萬言求名公作記表之亦瑞徵也（錢行人徵說）

鍋鳴

程公信白公圭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二公以為不祥兆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後二公相繼為大司馬

稗史彙編卷之二百六十五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徵兆門

夢徵類

總論

夢者靜之動也人之神窮則開寐則闔闔而動焉夢之所由生也其候有六曰正曰反曰習曰想曰因曰疾夢吉而吉夢凶而凶正也夢歌而悲夢泣而喜反也君子夢善小人夢惡習也行人夢歸罪人夢赦想也因馬夢手因車夢蓋因也陽盛夢飛陰

盛夢溺疾也武丁之夢傳說出乎正穆子之夢豎牛類乎反孔子之夢周公成於習趙靈之夢吳娃由於想牧氏所夢旐唯旟者近乎因晉侯之夢二豎疾之所伏也蓋人心至靈然有真有妄有非有真妄故其夢或徵或無徵或可徵或不必徵就其所徵者言之若韓琦之捧日呂錡之射月則以象劉沆之斫頭李廸之剃髮則以意丁固之夢松則以字褚淵之夢著則以數高敖之夢樹則以音是有徵矣果常徵耶至若夢棺而得官夢糞而得財役夫夢為國君尹氏夢為人僕黃帝夢遊華胥莊

生夢化胡蝶敬兒夢柱樹至夫梁武夢中原納土公孫疆兆亂於未生元稹報怨於既死漢明夢佛象於未見之先蔡襄夢道人於方怒之際是可徵耶不可徵耶恍惚幽眇固有泛然不必徵者矣然皆思慮所形事機所感故周禮卜人掌三夢之法而占六夢之吉凶所以嚴省察而資修治非徒然也文中子謂至人無夢伊川先生謂人於夢寐亦可卜所學淺深使操存固志氣定則寤皆安而自無夢矣

四法判夢

釋典以四法判夢一曰無明重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

乘龍繞日

傳說貨爲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龍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高宗以玉帛聘爲阿衡

公孫嬰齊

春秋公孫嬰齊之卒於貍脤也左傳記其初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至莫而卒魏書杜纖受詔作御楼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没魏春秋記其初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纖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慎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乃言之其日而卒左傳聲伯之兆不誣則魏春秋伯侯之事其可信乎嗚呼此兆也乃數也天命之矣

吳夫差

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甑無氣及覺召群臣言夢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

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爲王所殺於是聖至王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犬號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卒爲越所滅 出越絕書

倉公

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耀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丶於診脈 出[illegible]

馬融

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武陵記

王吉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横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成都舊事

夢腸出繞

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出遶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

閶門外有白氣護之又授以芳茀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雄才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迹有白氣者金色也及吳滅而晉興符夢之徵歟

魏武夢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惡之因召文景二帝告以所夢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横慮帝然之後來害族移

器悉如夢焉 幽明錄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導甚惡之潛爲祈禱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長豫名悅導之次子也 世說新書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爲聖朝所須乃啓顙流涕帝有詔授開府便詣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

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爲詩令僕射顔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代何媿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旦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嘆曰兩絹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爲景和所誅 出談藪

江文通

江文通以文章顯著後罷宣城郡歸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疋錦在卿處今可見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邪

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
當遂遺君江自爾文思頓減又嘗宿於冶亭夢見
一丈人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
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自後爲
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夢筆

江淹夢五色筆　王珣夢人與大筆如椽　紀少瑜
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授之　唐李嶠夢人遺
之雙筆　李白夢筆生花

天門

陳武帝初夢天開數丈有四朱衣捧日令帝吞之及
覺腹中尤熱心獨異之

夢讖

初陳武帝即位夜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備位關
庭還宿於黄門侍郎孔宗範舍夢人着朱衣武冠
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北面手執金版上
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王三十四年看
畢凌空而上既覺爲宗範白之宗範曰五王已多
此夢若驗其子孫憂之至是溥尚存焉

徐陵

陳徐僕射陵母臧氏夢五色雲花爲鳳凰集其肩已
而誕陵寶誌師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
學過人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明之相

周宣占夢

周宣善占夢魏太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
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
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
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芻狗
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
曰前時皆不夢耶試卿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

神靈動君意形於言故吉凶與真夢無異又問宣
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祭神之
物故君初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
轢故中夢當墜車折脚也芻狗既轢之後必載以
爲樵故後夢應失火也

孫氏

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占者宋董曰鳳
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當大凶非其枝耶
削枝後孫氏果遭母喪（出集異記）

北齊李廣

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群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出獨異志）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書廨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出談藪）

夢裁錦

蕭穎士少時夢有人授帛百幅開之皆是綉花又夢裁錦因此文思大進（文華集帳）

毋旻

唐右補闕毋旻傳學有逸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乎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出唐新語）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子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後母抱問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出嘉話錄）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隷姚崇宋璟四字挂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迴上召申王㧑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爲輔相矣上歎異之

玉鷰投懷

張說母夢一玉鷰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至貴之祥

夢破軍糧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充廣客坊二百餘戶叟嘗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飡豐盛叟問其業客云唯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

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
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
爲人所録枷鏁禁繫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軍糧
覺後數年夫妻病卒官軍圖安慶緒於相州盡發
其廩以供軍焉出原化記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㳘貞元五年舉進士下第將游信安以
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
曰子覆姓不宜兩字爲名特爲改之何如署起請
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署助著者曰吾慮子

宗族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于
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
名著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
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
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
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祕書少監爲衢州刺
史既至周覽郡内得夢中所指隙地遂作一亭名
曰徵夢亭

竇賛

貞元中扶風竇賛爲京兆尚荀同自亳入秦宿潼關
逆旅賛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
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賛不獲已遂聽之問其
姓自稱趙二及覺具言於尚明日至祠下有巫迎
客容質狀服皆所夢也顧謂尚曰夢有徵也乃命
從者視囊中得錢二環與之巫撫掌大笑尚驚問
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酹錢二
鐶符所夢耳賛因問巫之姓氏同輩曰趙二姐自
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夢賜半臂

竇傪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

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居股肱之位乎後數日
果拜相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名秘家貧教授里中一日風雪暴至學
徒悉不得歸宿於陋屋之下惟竇公寢於榻夜深
夢見一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貴壽之極勉勵
自愛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隨駕騎一蹇
驢人稠路隘門扃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
驢甚撫其後方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
曰秀才以後莫忘驅進之功後得其子提携累至

大官富貴榮達

張轅

張轅自奉天尉將調時李舍人鏑在浙西兼莞鹽鐵轅與之有舊因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夜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轅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爲遂留之而去轅覺意惡之及見鏑具言將選告以乏用館之數日將辭去鏑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毘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卑而祿又

薄强就之既至所轄視其舊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縣廢印也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龎嚴

京兆尹龎嚴除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予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問曰予爲相乎曰無爲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兼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也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除替先以狀請於蕭使元稹素與嚴厚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會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去具言夢中之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爲京兆尹卒

文公夢神

韓文公寢疾召良醫進藥日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悸既寤而汗洽衾裯小間君曰向夜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瞑目謂我曰雖遂胥稅國世與韓爲讐吾欲討之

而不能如何我逆荅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李賀毋夢

李賀卒毋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都月圃建白瑤宮以某荣於詞召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大人無以爲念

元徽之

元和四年南河元徽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詣慈恩

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
里第命酒對酧甚懽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
梁矣命題一篇於宅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
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
之書一函後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
頭也入慈恩寺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
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月日率同蓋所謂此有
所為而彼夢之者矣

李京公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
掌除官因訪婢一月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
夜與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言之公強之婢曰夢
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地不久即移入
堂中此夢恐非佳兆公聞夢竊喜俄爾除中書舍
人知貢舉未幾入相

帬詞

元和六年京兆帬詞為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
微雨詞於公署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趨其字曰李
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
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甚詳其事為名未有
此故字者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
夢中但故為固耳明年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
果擢為牓首初固言嘗夢着宋景衣元和十年已
後景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
出為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
穆宗有事于圜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
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因褰衣乃見
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出續定命錄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曹掾調授本官
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宣二日前忽夢一
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
見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
之禮貌甚整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矣今
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女子不言托
疾而退及覺不知其詳忽有札來補安吉縣令宣
以家事不便將欲告退族人曰前日所夢一女子
不是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除、已定退之
何用宣乃笑受之及秩滿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宜

移家河南周求便地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夕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邑宣曰某已爲夫人之邑今豈有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惟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曰乃得杭州臨安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擧華州取解酒忤刺史錢徽被逐出

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擧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夢其亡妻乳毋曰皇甫郎方應擧今欲何去具言王司有隙乳毋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毋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擧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毋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郎拜謝乳毋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知無驗乃却入城應擧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與

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牓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勝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擧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聞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猷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莫拜石婦而歸出逸史

鄭滂

鄭滂見流輩多已荣達常有後時之嘆一夕忽夢及

第與常周方同年時常氏擧人無名周方者盖隠之太和元年秋常弘景尚書廉察陝州族弟景方赴擧過陝爲改名周方滂聞之喜後果與景方同年又滂子溥言應擧時夢看牓上但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見鄉貫是鳳字至東郡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晋吹笙詩生次韻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

高元裕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太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晝夢有人告曰廿年作襄刺史既寤因援毫以隠語記于廳之東楹擀映之處曰太三霜襄刺

廿年洎開成三年爲御史中丞易行[illegible]入中外勳
歷貴位佇升昂鉉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
南去前夢二十年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非
人間所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云生
人簿籍也崔問其未達應舉請爲一檢吏曰灼然
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明年果
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因
謂妻曰昔夢皆驗今爲刺史位止此矣𡧓爲身後

計俄除戶部郎不能會計出爲宣州觀察使至日
吏白舊例長吏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駕謁之既
到道路門巷皆如夢中所游處入門宛然遂升堂
見西壁有畫着綠衣抱案之吏即前夢中所見者
歸而怏怏謂其妻曰昔夢綠衣吏云合至此州刺
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不愈妻曰昔爲游客尚
獲佳夢今爲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
之其夕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疾尋愈幸毋憂崔
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當爲此州偶然爾
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言訖

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行簡紀夢

長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
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
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
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
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
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
傳呼侍郎來競於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
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雙呼

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
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
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
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
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
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
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環梳鬧掃學宫妝獨立閒
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
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
帶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

目殆將死乎因卧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來者友
曰且須膏沐澡瀹毋聽良久艷妝盛飾而至食畢
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某今往矣因援
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
五日也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
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止
二甌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忽俄有一吏走
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

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
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
不沾汚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録藏于巾笥後十五
年爲吏部侍郎時方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
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
甌盌托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飡罷因請同舍外郎
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者二十餘人兩甌
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
遲陟先有痟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逡
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滬汗遣押
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并案皆倒
正中此吏面及簿書盡汚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
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
差出逸録

楊敬之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子戴江西應舉忽夢新牓四十
進士歷歷可數寓日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
陽而名不可别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
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
至京國楊公誡其子令伺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

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休于逆旅有自遠來者
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間其姓曰濮
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斯天啟也遂命相見濮陽
執所業以進文理精奧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子
戴與之朝夕同處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人情
翕然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悅
痛力爲營辦歸骨閩間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
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
者夏首將關送于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
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

秀人（點）慈恩寺題名合以族望題墨楊閒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藏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出唐闕史）

厲玄

唐厲玄渡江見一婦人屍夜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遥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為葬婦之報（林下詩談）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嘗大廟行事攜妓而往夢老人責之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覺而告人曰九十者陽我壽也封璉戲曰九十字乃行書卒字不旬日果卒

韓仲卿夢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昔為我討是文而序之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日日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果得子建集因分為十卷異而序之耶仲卿作也

曾妻夢嫁

曾崇範之妻許聘數人其人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灸乃汝夫也後嫁崇範方悟

冀公貴徵

王冀公微時薄游臨川寄食蔡叅政門館天寒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床耶耶舁致戶外超驚悸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益之自此謹待冀公

夢鬼換眼

陶穀少時夢吏云奉符換眼吏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耶以二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有善相道士陳紫陽曰好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何後必不至大位

夢捧日

侍中韓公稚珪知泰州因臥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日者再不覺驚寤其後僕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于春宮捧日之祥已兆于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勳業非偶然也

金填姓名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憲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爲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憲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為應

仙府連名

元絳字厚之初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盖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書奏列名三人偏旁皆從糸始悟夢中兄弟之

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得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翰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糸恭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决非偶然者

楊宰夢中詩

楊循天聖中爲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内艱遂家于吳中樂其風俗之美安而不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

篋中夢頭

熙寧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耆作佐郎通知建昌軍南豐縣寄書與祖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傅翼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徙置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夢項安節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爲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

朝散郎

夢作銘詩

蘇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又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縰縰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日又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

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孫蘇牛文字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將與發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哂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夢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黄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黄金縷且曰後日相見于錢唐江上及才仲

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幙官其廨舍後堂乃蘇小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唐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黄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諾繼而火起舟尾狼狽走報家已慟哭矣

袁孝牀

袁孝牀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踰月不瘥孝牀忽夢一老人謂曰子母疾可治孝牀問其君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嘗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壇見老父在焉孝牀迎至家如夢中見者取出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久之來謂孝牀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懷中探一篇書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于此君藏此書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牀跪受而別後孝牀寢疾殆將不救其家問後事孝牀曰吾爲神人受書一編未曾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其疾果愈後孝牀以門蔭調授寧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晋縣令每之任輒

視神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閑別墅因晨起就巾櫛忽有物墜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牀驚仆于地不語數日而卒月餘其妻因啓笥得老父留書尤餘半軸因開視之後空幾幅果畫一蛇盤旋鏡中孝牀之戚以元祐初爲太學生具言其事

夢語蕭灑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黄履素知通獨起迎語曰蕭灑蕭灑遂去通向諸公前語如黄既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建中元年黄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

曰先公嘗守睦有蕭灑桐廬郡十詩桐廬真蕭灑
也

青童夢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一玉牌上有字
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識於簡札謂丙午
年是昌盛之時真人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
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
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
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乃悟曰丙午是猖
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

胡原仲白鷴詩

延安胡原仲憲宣和中赴省試於京都屆中塗夜夢
對白鷴而賦長篇既覺但能記四句云惟余虛名
在長江與蒼山不逢堯舜世終此若爲閑念之不
樂且起爲同塗士友言以爲方從事進取而得此
詩前暌事不問可知必老死布衣無爲汲汲西笑
也諸友強挽之行竟不第紹興中用趙忠簡公薦
教授本州詔詞云朕聞堯舜之世天下無窮人然
後恍悟前語宋孝宗在御復用大臣薦拜大理司
直秘書省正字引老乞歸特改京秩與祠祿後以
壽終

鍾世若

紹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
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
間背縛一人於柱顧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
因驚寤爲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賦爲題始默念昨夢背縛者反身
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
運膕第五韻押焉字欲用孟子有三樂而王天下
不與存焉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等語患無

它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髣髴間見黃衣一吏
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與飯疏食飲水樂
亦在其中爲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緝爲隔聯云
孔不怨尤飯疏食在其中矣孟無愧怍王天下不
與存焉書畢自喜爲得神助已考官閱卷批其卷
旁曰隔對渾成可以冠場賓之首選洎揭榜經義
爲郡冠鍾居次

趙鼎夢徽

趙忠簡公鼎初生時母夫人夢金紫偉人入其室前
有贊引者唱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

見未幾而忠簡公生焉其後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莽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州而忠簡亦自四明以散官置于潮州德裕明年貶朱厓而忠簡亦徙朱厓而捐館俱壽六十二

徐文伯

宜黄徐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午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字題詩兩句曰秋舉君須中危科子必登又引左手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

以白父兄是歲秋闈榜出果中選郡人杜學諭遣媒妁來議欲妻以女資裝殊不豐悟夢兆先告耶就其約遂登辛未科仕至柳州守與杜氏偕老焉

王茂升

王茁字茂升崇仁士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盈祈夢于仰山廟夢人語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覺而甚喜謂與時科第魏當如張公既獲薦以壬戌春赴省試其設案處有前人題張九成三大字適當左右意必符昔夢愈益喜然是歲乃不利恭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升父國光尚賓嘗夢空中挂巨牓一人從旁言曰此君家子孫及第時賦題也杳茫彷彿不可盡覩僅識其末一美字乃諭子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畢記又作適堯舜文王正道論意若未愜更易者數四茂升踏蹬至丙子歲旦拾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可愛私念曰吾今年當免舉而以元月得錢豈省場策問及此耶於是精考錢幣本末廣為之備丁丑到省其賦曰無聽盡天下之美論題正昔日所作策首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踵為儒家所歆豔惜其宦塗不大也

叔微異夢

真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偈語贈之云藥餌陰功榜陳間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牓中第六名遂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材方悟其事

伍相授賦

建昌李朝隱字兼夫其家素事伍子胥之神甚謹李在太學以冠至守城得是歲夢神遣驛卒示以賦一首其題曰光武同符高祖夢覺不能記憶次夜

再夢且使熟讀遂記悉之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正用前句作賦題遂奏名後官至左通直郎

高宗夢兆

洪邁對上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會事明節皇后閤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

錢唐事不偶然 湖海新聞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為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池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招之結課神祠中其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曰君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狀貌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以爪掐黃手既覺手猶微痕自念若牓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登科當以息女奉箕帚明年果中選遂為王婿得奩具五百萬成禮之夕儼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初調南城尉為人道此

青董送筆

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巳酉科舉時王漢門外李篤師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汝送去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明日往告余不能曉也洎貢闈揭牓余氏子弟三預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陳玠售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稍厚將新所居門為木工所欺

曰趍於侈自門至堂一切更建輪奐整潔而膏腴掃空無餘其始從事於土木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有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我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緡置於地而去蔡備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俄登科十年後玠家益以貧以宅售於聶恰得二千緡

平陽王夔

永嘉士人或夢至大山下見嵓穴豁開祠廟赫然一神正中坐而綠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此今年舉人解榜士人偪而觀之僅見王夔二字判官揞之

曰此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呑曰彼不名夔判官曰須用改名乃可夢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廷用曰士子得失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夢不肯改旬日夢如初又以告其意確然不移遂至于三判官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須如此我不要他改矣夢者以屢遭沮抑不復言會秋闈不遠舉人各納試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千紙皆差悞不堪用矍然而悟即書爲夔一上中選繼登第於丁丑王十朋牓中

余程守婚約

余元量初妻張氏既沒一年淳熙甲午之春再議同縣程氏女既問名結約擇日納采而爲讒口所間罷不成數月之後余別有所議夜夢先生董守約持白紙狀一通示之展視見正中大書一程字其傍小字數千如蠅頭未暇閱讀而董掣去曰欲報汝只此無用盡觀遂悟明日詣董言夢董殊是事初無所豫又平生未嘗與人作媒妁指爲荒忽杳茫之談但相對一笑而已既而程姻復尋盟始悟守約者若今守舊約也神假其名以曉人云小字者疑紀其一生休咎故不使得見耳

夢抱一兒

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隨侍入蜀在漢川夢至一處樓閣臺觀上侵雲霄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對盛服玉帶風格清奇詢其左右此何人曰帝王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兼紛者三十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廊廡見小兒可數千萬計一吏白此貧弱之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聞言甚喜遽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鈍不解事恭未處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封椿庫爲同官說此

林子元

福州閩清士人林子元屢應鄉試未登名淳熙十三年夢人謂已君欲爲造當俟賢兄來帥七閩可也朋友或知之每相會輒戲之曰令兄已開藩否林亦絕意祟望至慶元年秋試畢適報宣城守林蘊之鎮閩喜謂其友吾兄字待問正與新帥名同鬼神不吾欺吾刻日以覬吉報耳洎九月二十四日揭榜林果以詞賦居首選乃驗士子得失固不偶尒

黃君訥

黃君訥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宿旅邸一室。逆旅主翁夜夢黃龍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益自信。具茶湯為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不敢。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乃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遭黜。黃失意，留連舍于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南曰：好命，只是事遲，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處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冬，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而正月在禫制中，計無由可及。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來者衍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兼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漢卿丹桂

齊三傑為士人時，習業於靈芝門東桂林野圃。淳熙十六年當科舉之次歲，數輩朋相約結課於中。一張宗臣者夢異人持一花餅貯丹桂三枝從外入，張首見之，趍至前曰：漢卿求一朶。異人取以付之，曰：君余子則未可。張覺而喜甚，以告諸友，滿意有折桂之望。及秋試揭榜，齊獨預薦，明年登科。蓋張之名齊之字同為漢卿，造物固寓意以戲張也。

黃五官人

紹熙辛亥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某里某巷居者是已。既覺，茫然不曉其旨。翌日採薪于山，果得錢，蓋俗工所鑄符篆相屬者。未即送，夢前人告曰：吾向時託汝送龍錢黃五官人，何得遺忘，當即送之，若不如吾戒，必加禍於汝。農驚懼，此錢為其送往彼處。所謂黃生者名茲，捧接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化也。未幾赴府請解，茲習春秋，已為考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危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欲寘諸待補小牓，而首場經義批抹數十條，不可復收，乃携詣本考官曰：舉人燈窗勤苦，一戰殊弗易，亦可深惜。其人曰：一時謬誤，非君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遂恤其它，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寘其卷于待補之冠，而

以茲居第三竟發癸丑第

黃溥夢名

崇仁黃溥初名其久游場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報牓人至亟出視之惟着摫服不類走卒狀而二兄皆白袍列立黃諭仲兄曰得者爲誰曰汝也名爲何曰溥而譏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從擬欲用普字而未決冬十月冝黃李元功來訪之喜而語曰疇昔之夜夢人持解牓報予長子預薦書崇仁唯得一人黃姓而名從水黃私自賀曰李君之夢豈造物欲釋吾溥字之疑耶次年更此名請舉

遂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　右十事臨川劉君所記夢兆録

兩黃開發第

南城士人黃開字夢高用累舉乙解而以紹熙癸丑科調湖口主簿其年九月病卒同郡新城一士亦姓黃赴壬子秋舉祈夢於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朶黃花曄曄開寤而大喜欲改名避謂與夢之所當名者不校欲爲開又惡犯南城夢高它日處將蹭蹬沉思連夕竟亦名開遂同年唱第銓調桂陽主簿待次里居聞夢高不祿心大惡之每書名只作闓字至丁巳之冬亦卒有闓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朶黃花曄曄開者兼而不實之義也神其戲之耳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夢人告曰汝若逢丁可則及第矣覺而改名爲逢是歲秋闈不利乃嘆曰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又兩舉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台丁可姓名雖切自喜然度其調官須次尚猶數載未必出其衡鑑之下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缺家居漕使念其貧檄爲常州考試官逢洒然自慶知必中程而

可於貢院被病先出逢大失望迨揭榜乃在選中後謁謝主司諸人皆言丁主簿臨去時手持一卷屬吾輩勿遺雖死不憾及會卷之際各有所主不暇爲它人計適點檢一試卷犯諱當黜倉卒難覓遂以充數蓋吾子也逢始以昔夢告之

正郎鼻

徐郎中夢神人携一竹籃貯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尖而小乃劓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柰貌陋何鬼請爲作帝王鬚

數曰一相士邂逅于門外捋其鬚曰帝王鬚眞宰相也必大驚服

邠生

楊大年母章氏夢羽衣人自稱武夷仙託化既娠而誕則一鶴雛也舉室惶駭令棄之江其季父聞而追之既及江濱鶴已蛻而嬰兒具焉猶餘紫毳尺餘幾月乃脫見本傳昔徐偃王邠生大年其亦邠生者歟

秀才祈夢

一秀才祈夢於九鯉湖卜其前程有無遠大夢見一

女子戴一笠左手掌寫一無字其人莫之辨且懼其前程之無也竟以科甲顯歷官御史中丞見前面坊牌安撫二字迺知前夢者官職之徵也後果止於中丞

馬亮

馬亮知江寧府將代夢舌上生毛有僧解曰舌上有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黃平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髮而止索紞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人訃至湖居錄

鄧山房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緜州人也講道樞以叁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責其具軍令狀使無泄后謂夜夢濟王大怒以爲吾將兵且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於南高峰頂爲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賈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搆室吳下曰會道觀

陳文龍

陳文龍興化人度宗朝狀元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生縛至杭幽於太學側猫兒橋巷初文龍入

太學其守土之神岳侯也一日夢神請交代意恒悒悒既而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通書前面曰交代後書年曰至元心甚愕之未幾國亡身俘至杭病亟適故人趙有得來唁語以前夢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大數也乃宋未亡之日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哉吾今必死於此爲太學神前夢不虛也數日果卒稗史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

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
後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至德祐二年宋亡至
元十四年爲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季廸二夢

國初高季廸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
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
得於恍惚唅囈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惑焉迨
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囑之曰
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及本府
太守魏觀爊府治反居衛之右手不稱又東武西

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衛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
之業　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爲太守作上梁文併
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
淹蹇死文集文曰不幸爲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
憐而爲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鼓
罷瑶琴即觧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
夢不誣神矣哉

耦對

國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　太學夜夢人語云七
竅比干心如是者數次翌旦言夢兄弟不殊未詳
其義時五月競渡生儒俱出上河遊覽唯兄弟篤
志不出偶　太祖微行至號舍見生儒俱出獨聞
一號書聲入舍二生驚懼　上喜見書案上有薦
一截　上出一對命二生對曰一鸞西子臂兄弟
齊應聲荅曰七竅比干心　上大喜曰必忠貞士
也命銓部選兩御史

士人祈夢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有告之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士人擬爲義爲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責
無驗後宦膳部郎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遣

荒亡爲諸侯憂爲群臣對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　上大悅即擢禮部侍郎夫一
對之間而官階超擢已預定如此人勞心營營以
求獲者何益哉

馬狀元夢

狀元馬鐸少時夢中有語之者曰雨打無聲鼓子花
不省所謂後與同邑林誌同舉進士誌高才鄉會
皆第一殿試時忽夢馬踏其首以是怏怏爭於
上前　上曰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也曰風吹不
響鈴兒草馬即對以夢語而誌思竭不能于是得

賜狀元

唐殿元皐

唐殿元皐歙縣人彭總督澤陜西人彭嘗過歙造遊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皐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驩後任總督嘗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皐報者至而轅門正欲群獵人乘喜盡有之皐又嘗禱於九太子廟爲箕卜箕云青草流沙六六灣莫知其義後皐以翰林出使朝鮮朝鮮王出對令屬之曰黃河濁水三三曲皐即以箕語對其王大駭賞

又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即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對俱有諷刺意而荅常勝所以爲奇

夢宴鹿鳴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璲夢宴鹿鳴同坐者皆素服不簪花爲諸朋輩言之咸以爲非吉徵後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　太皇太后崩詔至明日鹿鳴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有如此

文唐夢壽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爲溫州知府一日覺似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歸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此命解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可解乎老人曰不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荅以姓孔遂驚怖而回衙病即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元也嘗往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者誦其詞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

其年亦五十三矣

鄭啓謨

鄭啓謨有聲于時祈夢於九鯉湖夢神語曰待雙門變成海汝當登科啓謨以雙門在藩司前衝要之地豈容成海神戲吾耳後無錫石沙王公按閩善隸書偶于雙門之上書海邦都會四字啓謨竊喜果於庚子科發解

楊惟聰

楊惟聰固安人幼隨父長史赴任讀書每膳具必至毋張氏問其故則曰恒聞耳邊語狀元可食飯長

又夢在京崇文坊迎金字辛巳榜狀元牌來叩何往曰送與固安楊秀才竟而竊喜但疑非是歲廷試已卯庚辰惟聰鄉會連捷　武宗南巡果辛巳中狀元官至光祿寺卿兄惟傑後二科亦中榜眼

張郎中作獄神

南京刑部獄中所事土地之神凡三一曰刑部土地一曰司獄土地一曰某土地相承如此不知其所始正德某歲本部郎中張君明夢入獄中有金紫二人巍然並坐見張來起而相揖甚恭夢中亦省以爲土地神問之曰二公必某某二尊神與同聲

曰然曰尚有一公何在二神曰今方缺席正幸得公耳張跼蹐曰某無能幸爲吾他請得除感荷誠深二神曰吾二人正以君剛正明白喜諧所請復何辭張曰然則當在何時曰朞年耳張驚悅而悟至明年之秋張曰今日殆不免乎沐浴衣冠奄然而殆

方岳名得第

黃州方公任嘉　壬午秋闈不利歸與其友人徐相楊森結茅赤壁旁誦讀爲進取計一夕楊生夢巨艫行江中揭榜行水上上書再取一名方仁甯以語方請易名仁以厭其兆方曰名父命也且有成數請辭乙酉秋闈卯試文場揭號圖任惧作仁方走白當道頗有不豫色一友忽曰子得舉矣不意往時夢乎且丁酉納音水也方喜是秋果得舉壬辰會試禮闈方與友飲酒闈方自負曰昔夢云再取其當再中今年壬辰又值水但號圖誤書仁則無此理既又譫語曰圖不誤某不入試至視圖果再誤作仁遂獲選南宮

夢報大魁

于忠肅公葬于西湖六橋之南立祠肸蠁神甚靈感

凡祈夢者皆有奇驗隆慶丁卯東杭有鄉民逋于官計不知所出往叩于公夜夢小鼠戴一笠未解復叩之公夢曰明晨有羅孝廉以紅氊裹囊而來此春闈狀元汝可預報即以夢叩自明矣鄉民如公旨候於途時會稽羅萬化以祈夢至果以紅氊裹其裝鄉民即長跪請曰相公得非羅姓否萬化恠而詰之鄉民曰相公果姓羅則來春必大魁神已有旨不必再祈矣弟小人有夢惟相公占之羅曰鼠戴笠帽乃一竄字汝宜逃矣羅心甚喜不宿而歸旋中戊辰狀元

張鶚窮通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為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別于去江頭韓餅家覺之疑索於枕金亡矣躊躇太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四錠乎韓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留觴之舉一錠分為四各裹餅中臨行贐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計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熱者乎遂之韓韓于笑而易之嗚呼四金張故物也三失矣而復一猶不當有盡歸韓韓張之窮通何頂異豈非分定故耶是乞人也天使之也張業商所獲自艱辛來且不能錮留世有不義之獲其可享耶

鄒進士廷望

新化縣鄒公廷望生時其父貧而多子欲勿舉其祖命養之曰我夢迎子至家前標句云桂林有香香馥馥一枝高折狀元頭此貴徵也後於嘉靖壬子鄉薦寶慶一府獨舉廷望一人榜其里曰桂林一枝至壬戌春榜中二十七名而申相國名次之殿試居首果在狀元頭也

漂母夢

趙栗夫覺赴會試禱于淮陰漂母祠夢母以丸藥令吞之得會試第一豈五溪熙之北上也亦禱於母且舉栗夫事祝曰神不欺趙豈肯誤余與一友同卧中夜夢人啖一丸藥大如龍眼公攜其巨劈為二吞焉明旦以告友友曰子必第二名及會試乃在百名之外自謂不應及殿試公已定狀元以足疾降為第二乃知一丸分兩之應也神矣哉

十八歲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西蜀李公初赴試春闈至京師投寓舍其家人竊視之曰是此人也主人因延問公今年幾何答曰二十四歲矣主人唯唯公疑之詢其故乃曰夜來夢人報我曰明日十八歲尚書至宜禮待之今公至適符所夢但年歲不同耳公躍然喜曰吾姓李十八子非李字乎主賓洽甚後公位果至大宗伯云

代作同登

中州士人周冕知名士也屢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

曰汝君中時須待魏尚倫同中剧覺而才詣庠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有一尚倫入學問其業情然自謂無復望矣其年周君失科舉挈魏同告考周爲魏代草兩人同得入試仍加斡旋得同舍三場俱周代其年周中本房第一而魏生亦登科周至膴仕魏亦至縣令云

莫狀元

兵部郎官莫下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下出迎之乃云名儔非下也時下已接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曰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

館倅前定

南城劉夢林一夕夢至一所兩石榴樹下獲錢千緡自念何以至此未幾戴某延教子姪歲俸百緡入齋見庭前兩榴樹宛如夢中館凡十年其倅却及千緡後登戊戌第而去

彭解徵祥

彭綱清江人初遊鄉校秋試前數月里中病者祈仙降筆云天上名將就蟾宫桂已香吟成二十字相贈綠衣郎可送彭解元病當愈人未之信也尋與十餘人求夢於玉笥山神殿廡爲衆所占宿於壯丹亭下達曙無夢旦而衆起皆曰夢一神人過而歌云壯丹亭下百花魁豈亭下有人耶綱聞之即整衣去或云是彭氏子也已而綱果發解第一舉進士至雲南僉事致仕有雲田詩集行於世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夜夢人告曰須用三盆水煮過言之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蕈來大如扇目得於後山樹下僧喜命煮之初用水一升許輒特皆乾蕈偃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熟僧忽

憶昨夢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斸所生處才二尺見一叢花蛇蟠穴內已死腐而口中猶出氣正蒸薄於上遂成蕈傍有小阱甚多村民采食之一民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脫此厄夢之靈如此

海右開民王圻纂輯

禍福門

運命類

壽命

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行應習壽命者上命者也書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書言急弃三正天用剿絶其命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絶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

自三命之說行而後世俗人遂有五星祿命星禽諸術秤星經珞琭子壺中賦鮮鶚經諸書人抵此皆妄傳偶中也

貧山主人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貧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入幕動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免家居人告通私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於二事世之齷齪者可以息妄求過覬之心矣

樗里子

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

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歲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

同年同日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濤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李生休戚同宗諤以濤後一日死李黎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黎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二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楊益

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
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禍福之同有如
此者

賈誼

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竟不免
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進暮
而卒登三台位園花澗草于此見之學者恨不到
關西耳苟有良田何憂晩歲洛陽闔世才也犄犄
登朝始遇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
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衛青　楊杲宗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
公主仳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
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如大
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之甲第鉅麗無比軍
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
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
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
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
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觀此則人之
衣祿居址自有定數眞有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
至者勞心用智非分而營營焉其亦不知命者矣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
二月帝崩元帝竟寧二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
哀帝時單于來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
厭之自黃龍與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
之既不許矣俄以楊雄之言復許之元壽二年正
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者如此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
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
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見何兒
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
問曰後當若何死荅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默
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
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出幽明錄

鄭微

昔時信安鄭微少見一老公以囊與微云此是命愼

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失所在後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祕之雖家人不知也後遭盧龍逆亂恒保録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篤語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於是遂卒 出廣古今五行記

八字數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于巳酉還下秣陵其後陶公亦涉八年土色盛衰有數不可移也

賣䭔媼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䭔媼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䭔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娉爲妻後有詔文

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遣何奏之乃請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緑等服色并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媼亦爲夫人後爲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 出定命録

邢公厄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至桃林渡叛上遣兵征之至陸渾乃斬于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頗妨行李時人謂之邢公扼密果死於此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托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煅鐵尉

遲敬德者方袒露煅鍊之次書生前拜曰欲乞錢五百貫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得帖却到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一庫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也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遺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出逸史

王顒

唐王顒與文皇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爲戲將帽爲欹帝微時常戲曰王顒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邪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出朝野僉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上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蓽撥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効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

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出獨異志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爲相然不得堂飯食喫及在此位每昇堂欲食即腹脹痛霍亂日唯喫一碗漿水粥後數年因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 出定命錄

房琯

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琯虛心禮敬因與攜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

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
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是婁師德與
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
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
必因食魚鱠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
於君之私第不處公舘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
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臥疾數日
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欣然命駕食竟而歸
暴卒州主命攢櫝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出明皇雜錄）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
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
者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曰朕欲
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
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
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上即令草
詔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
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朕因閱近日大臣章
疏方憶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
歎用捨如有神主張（出明皇雜錄）

馬游秦前知

唐吏部令史馬游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
光廷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游秦不對固問之曰
其官已知之矣光廷曰銓選當在我汝安得知之
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
其事自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時老君見
於驪山蚤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
廷以舊無昭應之名謂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
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閒所誌之書則如言爾（出前定錄）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初有
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一府門見府官即鮮
于叔明也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閽者入
白遂巡聞命素服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曰吾以汝
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少殷時新婚頗
不願住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
因問兄當爲何官兄召一吏取籍尋閱曰汝後年
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簿尉又一
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祗承人

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醒具述前事後于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爲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尋以母丁憂復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鬭死京兆府不決德宗怒貶少殷爲高州雷澤縣尉年餘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録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驛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月日已足辞別而去又數日少殷卒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爲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爲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從逸後柳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出譚賓錄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游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賞往往得與常從賓客夜宿城南苐家嘗中夜後山月如晝游客皆醉思温獨攜琴臨水閒操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温謂是坐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予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亂身没於此平生雅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弦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頗更爲我弾之思温爲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因爲正之音韻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

因謂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何不求名譽而爲王門之伶乎思温悚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予之第三少子掌人間禄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于此至期而思温又往叟亦至矣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禄在巳有一十九年俸入不絶慎勿爲武職當有禍非禳所免志之言訖遂不見思温明年又不第遂罷舉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温在轅門思温記

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常令公遊衙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時思温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

吴少誠

吴少誠貧賤時爲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於儕輩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腑臓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吴尚書衆人驚駭遂至良久欲食又聞曰尚書即到何不且住逡巡一人是脚力携小

襆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吴衆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即富貴幸記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韮軍健兒苟免擒獲効一卒之用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别而去後數年爲節度使兼工部尚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賚之出續定命錄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省嘗召一吏不時至怒而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望公恕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虛言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食何物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達請疏於帋過後爲驗公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蜜香糜糕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甚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第召醫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即愈思前日吏言乃召視其書則皆如其言公因復問人間之計籍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以下者皆貧乏困苦之徒不計也

裴度

唐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吴元濟節鉞既而延英侯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始務含弘蓋慮凋傷一境

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君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于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相居廊廟大拜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自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李德裕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

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出感定錄）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公灾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爲驗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發之果得焉然啓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德裕歎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暨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崖州掾竟終於貶所時年六十三（出補錄紀）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之信俄而所欲聘女忽然暴亡自此後官至

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四十年食其貴祿（出定命錄）

王舒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老且貧跨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造門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

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嘆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或曰沐之併命躁之禍也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豈其然哉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觀鐘樓唐咸通年忽然摧塌有屋椽一條其中空虛每撐動轉內敲磕有聲人遂相傳觀者如市道士李威儀不欲聚人乃令破之於其間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誰無言元

年遇福重修道士齊旻洛中諸官皆不能詳李福罷鎮西川歸洛見此隱文反覆詳讀數四遂謂觀主曰但請度工鳩徒當以俸餘之金獨力完葺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與觀宇乎洎觀成或請其由福曰山水誰無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灌也〉元年遇福者福元年初作鎮獲俸而回福其不修復待何人哉〈出玉堂閒話〉

夏縈前知

唐杭州刺史裴敞疾其令錢塘縣主簿夏縈看之縈曰使君無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縈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何以禳爲縈曰夫人不信縈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

山叟前知

唐黃損連州人有大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相與游五老峰遇磐石少憩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

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出續前定錄〉

冥師無祿

昭宗初年鳳翔釋寗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吸一日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鞾白額虎鎖係如初而前有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臥一白兔爲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

侍女馬次署曰揚行密窗睡庫果不能前□□□侍
者曰此怪狀皆何那曰將來王者也旁睨□□□掣
之□□荊官詞役者一日奴送師回遂蘇後皆符合
初□為真司所拘逆一日為官云知尚書而無祿召
吏□之只有乾荷葉三百回令注于簿籍自此每
斷□惟飲乾荷葉湯啖一片乾入真和尚米高僧傳

朱䫜

射洪簿朱䫜頃欲婚鄂縣令杜集女聘定後值前蜀
選入宮中後咸康歸命䫜作掾彭州欲求婚婚得
王氏之孫亦宮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杜氏嘗
記得有過婚回書云但願南阮之資也稱東牀之
美王氏孫乃長歎曰某即杜氏王氏只稱侍宮中
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其朱䫜悲喜夫妻情義

蜀直編事 王□

楊集前知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將取之計收
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略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
功遂將處州酬之三歲不死曰其將數千衆當敵
敵不敢犀命擁僕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
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 稽神錄

陳存

進士陳存能古詩而命蹇主司毎欲與第皆不果許
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

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晨餐五更後怪不起就寢
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
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算術

呂淳字子厚守吉州日常修城掘土得一舊棺既昇
置江中始得石誌于旁乃是昔人父葬其子者畧
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
伯之游矣算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孰非
前定也

夢納相女

李康靖公幼時夢納宰相女為妻後為汝州守趙公
舒不知門客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敬待忠憲每閒
公至書院即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
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
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貲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
紛彩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
服往哭之後乃為王文正公壻也

神授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子同硯席既得舉而貧干索旁
郡乃能辨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惧引保後時窮日
夜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
過者必祈於神占其得失二子草草就廟廡下席
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有俎
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
皆岳瀆貴神也二子伏於暗處覰之行酒間忽一
神曰帝命吾儕作今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
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改
商推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魄

授之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承寫於書帙後無
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至京適及引保就省
過益志氣洋溢及御試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
盡同二子下筆思廟中所書懵然一字不能記交
相質俱不能憶因交相疑曰利害之際乃見平生
且此神賜獨私以自用天其禍耶各隨意草草信
筆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
賣賦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凡
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入山不復事筆研恨不能
記其姓名云（續青夜錄）

貴賤由命

容齋漫錄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
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
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
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
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
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
行甲遂先到仁宗歎曰信有命哉又金史海陵時
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官職由天一曰由君所賜
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

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宋胡宿每語後
進曰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
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
陶鑄我自有命在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
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史宣宗謂溫敦太
平卒謂宰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
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耶章宗謂張万公卒
歎曰朕迴將拜万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據一世
予奪之柄者蓋亦不能回天命之所無以爲有矣

奏失得官

皇甫泌同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深以爲憂且有恚忿之詞敏中不得已具札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床座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夫皇甫泌語未畢真宗遽應曰甚好甚好聖體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不覺投涕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邵康節

廉布清尊錄載富韓公謝事居洛日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曰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歎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作銘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修撰韓公傳洪邁夷堅志載辛次膺紹興中爲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軍岳飛通謁即具宴出平生所被宸翰示辛執辛手曰前夕夢中丞被旨推勘飛悟不敢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他日必爲獨坐願公救護之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秦檜意告飛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所夢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此以富公其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信恍惚之兆乞人之芘覆耶德立功成在君子誠不能甘自屈於世也

國家運數

邵康節至京師士人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甚喜稱歎再三謂之曰子某日歸

子可與某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勿即視俟至家發之視畢焚却其人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曾三異因話錄

馮京

馮京之父式爲左侍禁以終京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賜緋馮京式沒後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爲荊南通判視父所題無差邵氏聞見錄

傳霖前知

宋傳霖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詠官至尚書霖隱居

山澤間三十年不通問詠求之不可得作憶霖詩
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知陳
州忽有被褐騎驢人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傳
霖求見閽吏如言走白詠責之曰傳先生天下士
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
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詠問昔何隱今
河出霖曰子將亡矣故來報子詠曰詠亦自知之
霖曰既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詠卒一統志及續編

三爲主文

王禹偁元之久爲從官而未嘗知舉王岐公珪在翰

苑凡十七年三爲主文皆數也

張堯封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事云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
覗子之相不過簿職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
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溫成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
封清河郡王人由是始驗相者之言夫貴在其身
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唐程行諶爲陳留縣尉有
老人言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
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爲御史大夫九
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張去逸肅宗皇后之
父也少嘗獵渭曲射殺巨蛇驟遇雨電逃依野寺
方震霆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
遽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聞空中曰勿
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
貴不數年病卒官至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
後三贈官皆如空中所告身後事乃亦自有前定
哉

除拜有命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且將
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

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
之言它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春安禮果拜左
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
忘記信知果是命耶

魏鏵

魏鏵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頹一古甎有四大字
云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成其事大築新之罷而召
還仲簡待制代之未幾儂賊寇廣州外城一擊而
北獨子城堅完民賴以生

魏舒

晉魏舒常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取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梁范雲少與高祖嘗同宿顧蒿舍嵩妻產子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曰王當仰儔相以見歸後果然宋人記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參政舟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携至五鼓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

之後游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其夜建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聞風滅燭大衆恐懼其時即歐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事除蔡州求退甚速豈其前知然耶東坡云嘗聞之於公予昔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詔堂下予班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予貶夷陵令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因班元珍下而門外鑴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蓋私識其事也聞見錄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謁廟方經營改造江中忽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壯觀甲天下信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幾也黃魯直貶宜州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年已六

十親故以爲憂魯直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

東坡遷謫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荅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謫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又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閒鎮遇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

也後皆如其言

蘇韓命相似

蘇內翰云吾生遭口語無數蓋生之辰與退之相似吾命在牛斗間而身宮亦在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日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名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李方叔

元祐中蘇公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覩乃劉向優於楊雄論也

二子竟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爲之悵然夫東坡本欲陶鑄故舊乃爲他人所得又不幸而與權奸之子豈非數耶然選賢舉能國家公典而蘇公乃私意庇之鬼神幽鑒蘇公得無過乎

遷謫前定

隋史西域傳有何國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荅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謫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董五經前知

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意誠復同至其舍語甚款

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耳　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朱子因論至誠前知而云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所以明其靜虛而知非用智用術之私也　宋史

蘇大章

三山蘇大章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遂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與薦當行駁府帥葉通叔羽喻之曰姑留牒俟拆卷時區處及入院對號經果同心煩與之帥出士子

牒示考官云此卷不須拆條塡榜畢却待別備卷內取一卷易之衆以爲然及塡畢另取一卷則原封者非蘇而另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造化牢籠庶物有至妙者存非人私智所能測也

再造卦象

宋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火德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海州歿後七年金人入寇高宗中興

唐墓誌兆

建炎三年歲在戊申揚淵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虞金人深入淵時修城得銅鐘於城闕有文云唐京兆季慶子墓誌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慶子役葬於盧陵須於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海朔康定之始未欲葬於他山就瘞于西壘之垠吾卜茲上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鴆工決使吾慶子之骨得同河伯听命於水府矣京兆逸翁記淵方興版築未成明年金人犯揚車駕幸浙冬金人遂渡江分兩路一犯明越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貢淵失守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呂原來守下車卽修城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鴆工之言亦驗云（鍾文銘得之劉儞）

丘濬前知

宋丘濬徽州黟縣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逆數知未來興廢常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卒（一統志）廣西昭州山水清媛郡圃有亭名曰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

欲更之問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爲吏名清輝已揭榜矣徐謂李同坐亭上少焉集杖于四隅視積土中有片石瑩若文字然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略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若干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云（夷堅志）

河東道人

建炎中錢公載鎭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有舊問其所以來之故曰吾本寓其縣比有風氣

絶不佳一邑人當有災殃甚劇故捨去耳是時虜患方熾但意其爲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隣郡報彼縣白日地陷居人盡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之且將有所遺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房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頽遂遭壓死尸猶埋於土中俟申知官司乃敢掘取耳大驚嘆謂此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冥數已定非知慮筭度所可脫耶

改官暴卒

靖康北狩虜人欲立異姓御史馬伸列狀于虜酋而

秦檜爲中司以臺長同僉故虜悉因之北去陳烈避戎夜話所載不肯推戴異姓者臺狀以檜爲首特以事由之尒非表其忠臣也已而陳烈至紹興後以選舉來改秩有教其謁廟堂者時檜用事客難於請見陳烈譏投謁不知檜陰識之久矣謁入即判請一府駁異既見檜佯問曰夜話公肈否陳烈曰有之問來故具以剡削告檜每所語必瞋目至此張目曰且理會改官遂索湯餞客陳罔測也檜即呼天官吏謂曰其人朝廷正欲擢用汝等何得沮其出遂限三日改官吏諾歸而傳會文字更易日月以遷就之吏曰師相知此人異日必作是郡詣賀于邸中恍若從天而下既問所自乃大喜未及謝檜一夕暴卒

陳墓杉木

建陽陳普墓傍杉木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共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之是夜普夢白鬚翁數人云主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椁安得便伐普問誰翁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汝若不信必生官災雖欲賣必不成至明王一攜酒殽來奠塚衆聚飲畢人分錢一千八十尚

餘四十普取之一姪素狠奪而撒于地普怒毆之折足王一惧與訟不買而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詣邑列訴因是蕩産竄徙後五年黃察院卒于信州其子訪椁木於故里竟買此木伐以爲椁普方話昔夢知有定數

甘林三命

人之賦命歲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畧相似豈城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子日甲子時生皆爲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十有五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甘先擢第詣

靜江府司戶參軍待闕林以辛卯還試得監某州稅所之官甘方赴任踰歲而卒林莅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亦卒其所享祿食均同甘但多披青袍三年耳

林子安赴舉

鄱陽士人林子安居于石門紹興三十三年秋入州赴舉行半程飯旅店逢一客某州教授者來相與講禮客蓋謀爲饒試官欲從坑冶使者魏彥成求荐牘因從容問林曰魏戶部何如人林曰子安與之姻戚其人慷慨急義客有喜色屏左右延林入室置酒輸寫胸臆曰君於魏托契厚薄何如其今實莅試於饒君苟能致力則當任一舉之責以爲報林悚然弗敢承至于再三始諾其說客詢所習經以尚書對客曰某正用書登第嘗擇題目難措摶者爲荅義三道不曾示人兹以相授便當以此三題試舉子矣林捧授愧謝洎入舉場教授者遍搜此卷不見殊以負己愧出院林往謁之白曰蒙先生成就之意甚厚適試前一日忽得疾極危困及明朋友邀勉挽掖以進而頭如受斧寸步莫前遂成空返所以留連未還里者須先生之出達此

謝意雖云無成直與受恩等耳竟爲力禱魏公得一童與之林終於布衣其子憲頗修飭嘗預鄉書晚歲方得官爲道州永明尉張子溫說

義烏孫道

淳熙元年冬密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縣南舍晚泊逆旅條有野服者坐于傍扣其何人則邑醫孫道也工療眼疾密與之語孫曰君當是貴家子弟必藏好方書願畀我一二或可爲人起疾密素祕翻胃一方只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蓋剜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線縛于箸貫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漫火煮乾抄一錢匕摻舌上漱津下之若煩渴則徐食糜粥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于策未幾州鈐轄苦此病危甚孫爲之拯治正用前方數服而愈謝以錢五萬孫家貧所得過望平生未之有也略不遺所來但自言其功欲俟密歸塗更有請俄一夕告殂時方年五十精采伉健而奄忽若此乃知財物不可妄得云密姪說

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謄錄院遺火

舉子文卷亦多被焚爇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群
胥簾内亦令捕捉皆奔迸隱處或跧伏梁上至夜
不敢喘俄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據當三
錢二十餘遍歷試案時有喜色輒寘一錢於案頭
而去既畢持杖繞廊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
仆或筆墜而舉子了不覺吏自念其非得錢者須
薦而遭擊者當黜乎因默誌其平日所知識十數
人以爲驗迨揭榜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得失當
下筆作文之時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無待
於考技工拙也

始否終泰

張相諱從恩其妻張氏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技藝
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小妻洎軍校以吏番歸
洛下携與偕至上黨病痢因舁之而進至北小紀
病且甚湯藥不能下形骸骨立臭穢狼籍不可聞
軍校遂弃之道周而去行路爲之傷嗟道傍有一
土龕衆爲舁至土龕中數日痢漸可衣服悉爲県
客所竊取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詣市求丐
有老嫗謂曰視爾非求乞者也我有住處非遠即
揚以從嫗爲沐體日進粥飲不數月平復知故頗
色艶麗忽有士子過小紀贈姥絲絹五十匹載之
而去偕往襄陽會襄帥安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
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寨張即
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凡十數人獨寵士子之妻
深厚之數歲張之正室病亡遂以繼室封爲郡國
夫人一應家事上下男女皆屬指揮治家甚嚴肅
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

骨裏實

盬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織蒿以生一女年十七
八略不識針指之事但能助父編葦而已北神堰

漁者劉五爲其子娶之不能縫裳遂之歸父母俱
亡無以糊口遂行丐於市朱從龍寓居堰側時時
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落
魄僧寺爲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弃郡庠諸
生容之齋舍因招與戲使迎周女爲婦意吳生知
爲丐者必將弃置而相得甚驩偶鈐轄葛玥之子
富于貲財拉吳生博浹辰之間所得十倍吳由是
啟質肆稱貸軍卒不數年利入萬計其父呼還家
讀書益勤兩預貢籍周女閑敏解婦功不學而能
肌理豐麗頓然美好初里中有麗老翁善講解孝

經又能說相見周於巧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裹貴
果如其言向使在漁家則飢寒畢世矣

林老儒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
爲業累眾食貧居州之南境與莆田接陳魏公與
之有舊及爲相貽書招之詣闕欲有所成就辭不
行王瞻叔參政帥閩魏公言林平生行義不妄取
予使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齋錢三萬聘以爲學正
林受帖甚喜館使者於旁舍置酒饌約以卽治裝
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嘆其窮謂無此
橫財當未入鬼錄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數

四申三丑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
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
罕有癸丑狀元陳亮外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
甲丁丑狀元吳潛送闕後遺論四十年間有四申
三丑之驗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
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
以給其衣食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仁亶聞請庚曰
坐我累君今將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
爲仁亶肺附之友心不忍別乃私備驢馬糧食同
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一客後至坐于床所仁亶
見其視瞻非凡以酒屬客酒酣歡甚乃同房而宿
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
主河北婚姻絆男女脚仁亶因問已榮位年壽鬼
言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鬼云庚命貧無
位祿仁亶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佳女配之有
相當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

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當爲解彼絆此以成
閻侯第速行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爲信因
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裝濕汗
乃至村西求王氏舍馬欵門久之方出謝客云家
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仁亶問其故云巳唯一女
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
之義巳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
極歡仁亶乃爲閻求婚許焉遂以馬驢及他資爲
贄數日成親畢留閻侯止王氏其後數年仁亶還
侍御史幷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庚累遇提挈

竟至一州（出廣異記）

周宋天數

宋之興也始於後周恭帝八歲顯德七年宋之亡也終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而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服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誅此造化報應之理也

一生五數

轉運使田特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仕至太

原轉運使喜作詩爲周德卿李之純所賞彥實所居里名牛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貴顯有命

宋亡故官弁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人長身廣顙宋爲入内都知太尉元以其内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長慁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文宗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否張拜荅曰母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既寄跡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憮然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有物所壓日垂一月制封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郇閣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等物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至其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即卧内宣恩命曹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

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俄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周文襄

國朝親王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翰林院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鬱鬱不樂未幾越國絶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鄭府講讀官東里楊公欲舉侍郎儀銘儀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

後郕王嗣登大寶銘等皆從龍起官至宮保尚書
人之官職內外大小升沉固自有定豈人之所能
為哉

解縉

學士吉水解公丱角時在庠序齋宿冬夜寒甚同舍
生欲飲無可貰者因謂公曰汝年少當往公趨叩
糟房持一罇以歸明日公詣其家償價糟主不納
因曰君他日當作宰相公問何據對曰我妻難產
三日矣公叩門時暗中語云丞相到來我輩可放
手罷我妻遂產一男方擬報謝何敢受值夫人之

題貴卽童稚時已定豈偶然哉

蕭胡薦舉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盧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
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傑句
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
人被譴人之窮達有莫之為而為者如此

人物定數

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而抄有妾攜幼女匿
民間長乃絕色權勢爭取因鑒前事不與後嫁李
白洲之子李復坐宸濠之黨此婦發教坊司不樂
鬪抄沒杭尚書方賓斥賣其產一爐為于忠肅所
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內豎曹
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
者莫敢取也嘉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勛而掌
北鎮撫事取之不久亦抄嗚呼此萬物莫逃乎數
也

豆腐閘人

葉文莊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土木潰圍一戍卒逃
亂屍中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處人豆腐閘兒人

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
軍接戰此卒陣歿於豆腐閘

周馮凶吉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州永嘉人閣老預定第一甲
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
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
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間曹欽逮捕
其黨寧波馮益損之甚急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
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夫周
之不求而獲福馮之無妄而罹禍一吉一凶數之

偶然如此非天命也夫

惡虫齧頂

天順間徽士吳與弼到京　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眾方駭異　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螫皮肉紅腫人方知其適不能荅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其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所齧故下也嗚呼均爲惡虫齧頂敬君者不遇欺君者蒙恩豈非數哉

楊氏女

吳其門楊某者係雲南冊籍天順中以解戍當行貫一民婦爲室需索行費遷延數月此婦遂有娠將抵戍所而婦忽就蓐時山行無旅次勉就崖下產一女子雖免拆偪而倦不能行將女置草中曰兒不合死行人哀而救之否則命也夫婦洒淚而行至衛軍丁故在鄉人宦彼者又爲之周旋得檄而返復過前崖下意女必爲烏鳶食矣試尋草中有群烏飛起趨視乃烏銜草覆之其女氣息猒猒尚有生意夫婦嘆異因抱出滴乳口中良久甦息距生時四十七日矣竟以生還數年夫婦皆亡寄育於宗人家家人咸奴視之一日常州蔣生者主其家買妾既成之一婢子主人願舉以贈蔣生言以四金易歸期年所買妾死此女便有專房之眷主家政有條理生男子七人其三人登進士第諸孫十五人累封至大恭人卒年八十餘乃知草中禽翼信爲後福所致不偶然也古稱周棄烏翼子文虎乳豈虛言哉

神祐成婚

天順間江浦張爲其縣令北都李某爲邑教張轉官

渡一海汊二子（後爲尚書）一女（後爲李夫人）皆幼戲于舟面俱墮于水謂必死舉家哭之頃刻間見俱立水面乃救之起問之曰立一物上如枝初不入水也後張致仕家居子已二十女十八矣一日張偶坐林下見一人年垂二十爲傭負荷且讀張問之云父爲其處教官父母皆亡狼狽到此耳初不知張也張自念與其父同官憐之且奇其相貌遂收入舍命與子讀書張大奇之一日夫人欲擇壻張曰莫愈於李夫人強從之云何張命返鄉邑就大比果發解矣不赴會試竟歸于張至次科張子亦中乃

同試春闈俱捷進士後皆至尚書女爲李夫人可知前之不溺者神祐之而張公之高誼藻鑑亦不可及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進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李其任久不塈慣而建樓於州前名曰吏樓實甋月飲酒所也李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告知州之遏弁言樓事許言宜改爲庫樓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吏樓造樓庫氣殺了李知州喜殺了王知

固因間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人來寫者許愕然後爲天官而王生後爲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爲奇事 出七修類稿

曾彥

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巳六十大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安得曾公卷亟賞之以示諸公傳看嘆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賜第前一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貌及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異衆喜謂諸公曰得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愕然退取其卷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歎謂若有神助

龔正鬲

李孜省南昌人初爲小吏至都下以雷法動　憲廟與僧繼曉同被寵幸孜省爲太常日有御史巡按江西將行孜省屬之曰吾壻龔正鬲鄉人皆以掄魁擬之歲當大比幸爲屬意御史許之凡各省秋試晧場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正鬲名置第一實爲秋闈地也至初場正鬲不至御史遣人傳呼

于門門吏追訪于其家畧無蹤跡至巳刻始鎖院降題迨二場日將晡正鬲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曰吾攜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遲入城隍廟置我于神像後耳目聞見如平生心亦了了神前所禱之人其語言一一皆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記今日巳過二場默禱求歸遂脫然能行乃知　國家之事莫重于進用賢才當自有鬼神司之豈一私邪小人所能干撓哉

異僧前知

洛陽劉太師徤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地凍餒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　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

累朝增秩至太師今尚在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邪七修類稿

趙涓善奕

趙涓寧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游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姑就閱之二女子稍為指示行子侵綽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奕為何事也歸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為敵乃以意授兒子涓涓僅得其槩數日鬪名著郡中雖素號國手者對涓便縮數子當時鄞人樓得達江陰相予先皆以棊知名得入供奉　憲廟涓因至京併名入與二人奕每以金盒盛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叩頭啟盒取之一人連日不能勝夜私叩涓曰吾以棋取　上寵顧今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料　上盒子中賞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為壽乞詐敗以示與君能知上下涓許之明日入樓先對局涓詐敗樓叩頭啟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　帝初意欲官涓涓竟不得、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亦得涓分數視涓姑高下益懸絕矣

楊汝惠

莆田楊汝惠初在庠時其友林雲同生孫汝雨雲同抱見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歸休矣至嘉靖初楊以貢官廣西永福教諭時年六十餘林公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二時之戲遂竟不爽豈非前定歟

科目定數

杭州張子清濂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沒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濂榜舉人中後與

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松江張鼒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録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鵝湖宏殿試費爲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張羅峰

張羅峰久困禮闈將謁選於銓曹蕭靜菴素以台輔期之力沮不從復危言動之乃止三年復入試試畢題詩於蕭舍曰月色團團照舉場河光片片落天章風雲交會人初散星斗芒寒夜未央敢向人

心論用舍且於吾道卜行藏至公堂上焚香在吾力猶能繫紀綱是年遂登第不出十年即拜相然則人之功名富貴其遲速大小俱有定分先生局量之大蘊籍之深不以用舍爲憎而汲汲以不得行道爲憂者自其爲舉子時已具見之而成人之美靜菴之功居多焉

管九臯

萬曆癸未管明府九臯始與同儕赴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購坊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熟文寫就不暇構思自喜得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厭薄舊文括坊間文入内磨對試文凡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造化小兒弄人直發人笑粲耳

周仲明

周仲明瘍醫家子習舉業不第家日索謀生計於所親曰江北販蟹風便必獲厚利遂與陳某陸某同抵寶應得蟹歸一晝夜抵楊子江渡江颶作舟遂覆偶得繫篷索挽而升諸篷陳亦從水中出與周同載隨入海四顧無際相向號泣月轉而西聞雞唱比曉遂若有物相礙兩人探之得淺沙舍篷而

趨又聞鍛聲循聲以進問之則江陰縣界去爲處三百餘里丐食而還陸亦得救先還以溺告周之妻子已招魂成服矣周暮還家人疑爲鬼集衆啟戶且悲且喜如隔世人周至今爲瘍醫

造甕得銀

金閶外有周末香者家富釀酒爲業一日造甕作酒其酒傭掘土間忽自言腹痛告婦主母令家人畢其工得銀盃數枚於土中因亟追酒傭見傭鉏田固無恙也家僮言其發銀藏之故傭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納于懷歸至中途懷中忽動即視

之皆水蛙也怒擲于水拉僕踪跡之十二銀盃宛
在也遂懷之而歸

金世昌

元松江城中有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
前廳內鑿成金世昌三字乃前人之刻記後人適與
、之符合豈非各有定數歟

王主簿婚

江浦王某少爲庠生未娶一富室某有孤女未聘忽
一夕其家舉夢其父曰可掃雪淨明日有人來爲
蘭谿王主簿說姻便可許也明日果媒來爲王生

說親遂許之後王以上舍授官爲永豐簿丁內艱
再補蘭谿簿終噫一官之微固非偶然也

謝老壽藏

江西新淦謝老富而無子晚年與妻治壽藏既成寢
其中夢有人叱之曰他日一品夫人墓也何得據
此謝疑而告其妻妻弗信夜自寢亦被叱遂改藏
於他所後謝置一娼生二子長綬任工部尚書次
紱任工部郎中先後進封其所生至一品卒葬於
此

陳貞父

表慈谿才而傲物然亦好推轂名下士陳貞父嘗爲
國子生撰邀表啟事有云碧眼台階居一二三名
之上第黑頭元輔歷二十四考之中書謂表試於
鄉作第二人試於部作第一人試於廷作第三人
極爲表稱賞其貞父直廬中許援內史官而表遽
亡矣貞父雖幸而舉鄉書張蒲州力援之而竟不
得前官豈固命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六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禍福門

轉生類

蔡邕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并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商芸小說

羊祜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李氏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乃知李氏子即祜前身也

顧況

顧況字逋翁暮年一子即非熊前身也非熊暴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令生況家三歲能言冥間及父苦吟之事

王珉妻

晋琅邪王珉其妻無子常祈觀世音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作子少時僧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智度即晋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敘前生時事事有驗出辨正論

轉世

顧摠為縣吏數被鞭箠因逬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

劉君頗憶疇日周旋否僕二人是王粲徐幹君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摠省覽了然明悟乃携集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楨托生顧摠稗寄筆談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兒息頗以為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者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宜厚結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為公子矣如其言初適三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接

待其勤至崔亦厚施僧願爲公之子不數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綱僧二字 出玉堂閒話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也李諫議源止于惠林寺與圓觀爲忘形交二公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嵋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峽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錦鐺負甖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其不欲至此正恐見此婦人耳李公驚問故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尚未娩懷以

其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卽命有所歸洛兒三日幸訪臨若相顧一笑卽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當見公于杭州天竺寺外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李公三日往訪新兒果致一笑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聞葛洪井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乃圓觀也請李公曰公真信士與公殊途愼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詞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 出甘澤謠

武矦後身

肅皇生一月胡僧見之曰別久得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問其故僧曰此子乃諸葛武矦之後身

知觀道士

賢穆乳母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曰宮主以得子爲念爲憓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云都尉

不信此事後數日得旨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艷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王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孫兒因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云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牀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音問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而兒生先是其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王云若今日酉時生是个有福節度使已而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

年七十有九

盧媚兒

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婢也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有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于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始信媚兒業緣未淨而復輪迴人道者

張安道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悟前生曾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蹟宛然與今生一同遂托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刊板印施及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

蘇子由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迓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聰亦至曰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遷書至南昌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荅南華長老曰恶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禅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黄山谷

何薳春渚録云黄山谷前身事山谷自曾記于涪陵

江出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略言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為男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其墓學士能啟之為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脩掩既畢而腋氣遂除夫前後身事昔人記傳非一近代亦往往不絕聽聞投胎換舍

脫此而彼神識不昏或有所寄然既鬼而人不當有三山谷之事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何言無理之甚也謂山谷刻石涪陵江間春夏水浸少泉傳者其足飾其妄耶

景洪忠義隆後

劉丞相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大號脅景洪使附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

相公來而生沆

黃教授

黃唐佐字尧臣福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科紹興乙丑終於奉議郎某州教授其妻王氏悲痛不能釋明年二月夢如生時與之語曰我已在閩清縣藥山陳五君家出世無用憶我覺以告從子湘鄉尉楷楷曰楷知彼處有藥山但不審所謂陳五君者何等人且居何地當即往訪求既至果得其家折簡致問因具昨夢乃報云吾兒婦以二月懷娠曾夢一官人來言身是黃教授今當為爾子茲乾來諭彼此符冥必有嘉証逮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旦陳婦生男五君名之曰萬頃字之曰夢應以顯厥祥且馳書語楷楷亟往視之兒猶未滿月望楷入室迎面而笑及長讀書有敏淳熙甲午預鄉薦然蹭蹬二十年紹熙癸丑始擢第調興化尉其弟大猷書本末以示人

真西山

真西山浦城人也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煉丹將成語童子曰我今大定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移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語童子曰汝師已死今

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無及繞菴呼號我在何處如此月餘有老僧聞其說厲聲荅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人入室遂產西山

于慶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于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為訟之於天遂臥慶尸之旁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

作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撰
神記十二卷君傳

李士謙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

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虵羊祜前身李氏之子豈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

史彌遠

人皆謂史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與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簾幙綺羅宗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因曰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不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負寂于法堂上有頃浩堂裡寵姬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覯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于太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與彌遠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汙濁功則有之德則無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職此之由

葉文鳳

宋太學生葉文鳳温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旅舘午困假寢夢至一菴中人請食麻糍覺來聞鄰屋一嫗哭甚哀因過問之嫗曰今日乃兒忌辰適往墳菴齋佛追修

心爲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嫗曰吾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復生儒家爲男得官遊任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藁否嫗發篋示之其文稿即葉之請舉及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嫗爲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省郎

有一省郎遊華山寺夢至碧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三生矣第一生唐玄宗劍南安

撫猺官第二生爲皇甫酉蜀書記第三生即今生也省郎沈然方悟

沈氏果報

吳江州八都屈氏沈氏日爲屠酤之業元統年間有獄卒押柽梏者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人去揚州造城必死吾有金銀若干兩寄于汝囲日共分之踰年畜豕數十口一日豕于囿中語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凡兩次因謂沈氏曰我是前寄金銀者汝當速殺我賣勿論價必再生人世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柽梏一人來曰我當與汝

爲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于治家頗好讀書年五十餘元統二年來爲吳興陰陽教授今有子孫爲爲東溪稅戶傳家不絕

陸績

虞邵菴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就將館其姑施夫人病疾嘆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之山穿壙以爲藏施夫人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在旁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祇命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復來曰感夫人之盛德真得爲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沒人以爲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爲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天召御史之高祖審如是則澤民乃陸績後身也

林公異夢

洪武戊寅黃岩林公一鶚爲江西布政時當中元日晝寢夢一婦人祭之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家坊屋舍宛然不忘公怪之命一徒卒指其所向物色

之果于其坊見一老婦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日月時以復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月日時無不同者亦甚異也

林公岳神

林文安公瀚始生或夢岳神下其家公在京忽左耳痛不可言有人于東岳行祠見旁立一神耳有蜂窠爲剔去之公耳隨愈其人至京見公始知其應公臨終謂家人曰好一鐘何爲打破以爲譫語及殁家人偶詣行祠是日小銅鐘爲人擊破乃知公

真岳神云予謂公以碩德重望名海内壽考康寧八十三猶有子冠纓奕世豈無所自來者與

周文襄

長洲滕德懋爲戶部尚書嘗以盜用軍粮十萬石下獄誅而 上使人覘其家其妻方績麻使者曰若夫盜粮死矣妻曰是宜然得 國帑如此其富而升斗不以歸何其悖也 上聞之心動命檢其喉得青菜糲飯爲之悔歎綴其首于屍而葬之死之日文襄周公生于江南後亦爲戶部尚書值時豊溢施僧米或及萬斛所費不下十萬之數故老相傳以爲滕公索償于再生云

胡濙

太宗伯毘陵胡公名濙字源潔初生時人見其所居光彩燭天經時而散時其祖見天寧寺僧適至忽逝之尋復不見往寺中候問而其僧正示寂其徒在宜興亦夢師曰吾已轉生在八字尖胡家爲子汝須往彼相見以一笑爲驗徒至果如其言後公位至少傳而薨請謚于朝寺僧偶于水涯拾絲漆木牌位題其上曰忠安公之神未幾謚下亦曰忠安公今寺中奉公爲伽藍神云

僧齊能

山西僧齊能天順初携百金詣京請度牒于禮部費無幾何而牒已得別邸主人且歸邸主人已覘其槖饒故以好留款因酖殺之埋屍炕床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于官兒忽作僧語曰我非渠子乃僧齊能也渠殺我我今報冤故度牒尚在其箱底尸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邸主人伏罪死官即以故度牒名披剃兒爲僧名之曰再能千僧鼓吹送之還鄉

倪文僖陰報

倪文毅公頎躬廣顙美如冠玉腹大十圍体有四乳儀觀表揭百僚爲宗伯步之廟祀爲冢宰公正剛方權幸不敢干未久而卒譽充朝野初厥考文僖公在翰林銜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無子監汝夫齋祀之誠今以此子與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文僖因以岳名之

王文成

王文成公常遊一寺見其院封鎖甚固欲開之寺僧不可曰中有定僧閉五十年矣文成竟發視見龕

中坐一僧儼如生貌酷像已既而見辟閘一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關原是閉關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家不壞身文成曰此我之前身也悵然者久之遂建塔葬焉古言聰慧士多自般若中來信然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女生便言我胡都指揮貳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

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王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即抱女于懷女附耳切切寄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閒事于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一犬過路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去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經二十餘歲耳皆正德己巳所聞

鄭端簡

鄭端簡先生名曉自憶其曾爲僧所居中竪一大柱如傘式但不能識寺名耳與劉端簡公同朝每公暇輒投佛寺趺坐或自呼曰澹泉又自應曰諾人莫測其故平素酒不入唇亦鮮肉食沉默寡言劉端簡公常謂之曰病從口入公能節食病何從入禍從口出公能寡言禍何自出所著吾學編事核而文有体足爲良史後搢紳子有死去復生者云

在冥司見公在治所披服如王者此識此子謂之曰尔乃吾通家子命未當死何至是耶遣人白于主者放之還由是言之澹泉公已登果位明矣

姚汝循

嘉靖乙卯科南畿鄉試有一經房閱卷假寐夢其亡子泣請曰望父中我既覺見案上一卷不甚佳置之而夢如前乃姑取焉榜出爲應天姚汝循也問其庚甲乃其亡子死日時年始十九

再世狀元

毘陵孫狀元繼皐將誕父夢衣冠緋袍者入室詢之

曰吾唐皐也今居尓家矣是夕生公因名繼皐唐係正德甲戌狀元公亦以萬曆甲戌擢狀元云

舒探花

全州舒編脩弘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卒時其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紅色微高於膚乃探花名姓某公閩驗視果然即遣急足報其尊人尚書應龍中陽公公正痛失子嗣絕即往購得抱歸令探花婦鞠之以爲孫自是肉字漸消滅探花當十九猶不茹葷不省人道盖亦從釋迦中來繞成婚宦便巳觀化其視榮名何異電光而以肉字故復自爲子尚滯愛根耶

再生類

張導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少讀書老餌木每食不過二味衣服不修裝既得疾謂妻朱氏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歛我服但取今着者慎勿改易及卒子乾護欲奉遺言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别制四時服而歛焉歛後一月日家人忽聞棺中呼乾護之聲人皆一時驚懼及至殯啓棺見導開目乃扶出于舊寢翌日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謂子曰後歛我故服乾護乃取故衣歛後又曰但安棺中後三日看之當儼然即斃如目開必重生矣後三日乾護等啓棺見眼開人皆驚喜扶出遂生謂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種德放再生二十年導後位至建德令而卒 出窮神秘苑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于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聞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爲通刺門者入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謂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吾兒子崔翰否王云入城巳來爲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因王云適在庫中廳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項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丞是吾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願早還時熱恐其体壞王引入謂甲曰君前任縣丞受賍相引見丞着枷坐庭樹下問云初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倉卒主云

若不相關即宜放去出門詬希逸別希逸云卿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爲官第一莫爲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朔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卿勿預知但有福即可言畢送出其所遂活出原異記

孫氏復生

大椿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人出勸主人乃立待富

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客姿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恠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而張亦恃酒戲言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其有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因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專

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實不忍乃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罪矣女不得已听鄭匿于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尤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且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瑞太妃上仙鄭當從宴御至永安將行祝其母曰勿令婦出游居一日鄭母蓋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即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

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
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
死僦馬者恐累已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
對獄具狀鄭發冢罪死以赦得免張罪當死雖奏
獲貸尤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趙顧道尹京云

李氏再生

戊寅十一月儋耳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
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
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
獄在地窖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僧人約十六七有

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裓而坐處子識之蓋僧之
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
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食
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
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
至見者擊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
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
薩耶書此爲世戒

冥吏誤追

有書吏陳昱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有人自壁孔櫥
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
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
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
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
爲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
人皆用紙錢有吏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
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
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
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
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示之年

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
昱還道見追陳周

司牡丹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爲夫蹴死越三年
同鄉有袁馬頭死而復蘇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
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魂徑至薄姬廟內
爲婢侍得袁死乃借其尸還魂所言甚詳時　懿
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啓此事　太子回言
於　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詔
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歐陽德父

歐陽文莊公德泰和人父三十喪偶無嗣一日病死其弟具棺殮之寄于隣寺父赴冥司見閻羅云汝壽應七十有一歲有子登第封汝三品汝當復回陽世于是以手拍棺寺僧開之倉皇走報其弟為之發棺果生矣後再娶生文莊以太常卿封年七十有一始卒

王敬

成化辛丑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見主者坐殿上判官方與

吏胥算商學士俸祿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而引敬訊之曰非此王敬急放回敬又竊問旁人殿上王者謂誰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曰即宋朝参政范仲淹也遂甦時商公父子俱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閣老乃卒審其時無爽云

輪迴類

劉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

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髮可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痛愍既迫于差點遂獻于劉知感竟亦不免縣戍尋歿於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産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自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千百贖之黃妻不納

日加鞭捶曰猶未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竟慚憾而死出儆戒錄

周父為羊

周斯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年矣　夕斯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何坊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斯以為夢中語勿信斯須復夢于斯時已四鼓亟遣僕推問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斯有喜色遂養之每斯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乃已

如是数年羊乃死

屍虵之報

宣和庚子滄洲南皮縣弓手張德平生以健勇捨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疾死半載墓中忽有人聲急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父露其面破墓欲出之則變爲白虵子鷩問故父曰我以多殺平人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屋中開竅于頂出面四望以肉飼我日得十餘斤足矣踰年身漸大所食增多以致家貧謂其子曰我雖費汝財物切莫害我若汝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爲白虵天下兵矣子憤其妖

乃乘醉持刀斬之虵奮躍轉展村落間壞屋宇桑麻稼穡数里之外爲之蕩然

豪横化驢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三年以上粮者悉送官違者以故違朝命以乏軍餉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巨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横兼併鄉鄰人患苦之既病篤絕悪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辟隙窺之則時捽啗菜籍累日所食方数尺乃死歛畢入棺棺中忽有聲若搥擊者家人急呼匠欲啟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可啟其子不忍啟之則見一驢跳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人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艸餌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粗暴忿怒取刈艸刀刺之而死廣妻遂赴縣訴婦殺翁縣遣修職郎王直臣往驗之僑詳其事

能仁長老

永福縣能仁長老用常住錢買祠部度牒度其弟子一人爲僧紹興二年長老死于寺明年所度僧住它刹正見一犢生腹背間隠出其師名晓然可認乃請於彼處買之歸生瘞之俄而別牛又生犢腹

字正同復買瘞如前未幾近村田家牛得犢亦有数字僧試往視宛然與已瘞兩者同始驗其業報當尓遂置不問

汪氏庵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于供事香火亦極簡畧僅能循循自守不爲它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塟之于近山元有大楮樹欝茂扶疎数月後頓以枯死經雨生菌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

獻之主人用常法爍治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
摘盡明旦復然源源不窮至于三秋浸浸聞於外
或持錢求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墻關
護之鄰人嫉憤夜半踰墻入將空其根枿楮忽作
人言曰此非尔所得食強取之必受災殃我即昔
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歿之後冥司
罰爲菌蕈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識
数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
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爲薪 資福院僧昱章說

寶積行者

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
中僧圓悟主寺事圃人陳甲常種蔬菜來齋直堂
行者慶修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
但仰空呪云我所失菜直一貫二百錢教你做畜
生還我巳而慶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絶
人問所苦不能言唯隕淚而已寮衆以粥飲强灌
之淹淹然一歲忽矍然而起語人曰向來實不合
取陳家菜遭彼設誓𢡟怍病瘠時見黃衫公人來
云王大伯叫汝即以黑皮加我体大伯者王氏兄
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已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
餘遂被牽我至陳園顧視自身乃成一猪窘急愬
歸而爲縶縛且以糟食飼我数月後肌膚充腯將
貨於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
可忍大叫一聲欻如夢覺自是疾瘳徐以其事詢
諸人所說皆同傳記中載死而償債者多若慶修
生而爲猪未之有也

灌園吳六

宋臨川市民王明居廛間販易貲蓄微豐買城西空
地爲菜園雇健僕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俾
鬻之受傭累歲紹熙辛亥力辭去留之不可王殊

恨恨未幾夢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既告去
何爲復來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
聞其已死他日詣圃見傭耕者言數夜前犬生兩
子其一不存王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日初六
日也以夢告之傭曰近鄰圃人妻當夜亦夢如此
因往視新犬方開目試呼吳六即吻吻若應然王
氏謂其生前貨蔬隱其直多故受此報

石門羊屠

鄱陽石門屠者羊六以宰羊爲生累世矣慶元二年
二月一道人過門伸扇覓錢屠謂曰尔形軀偉然

且無殘患世上有千行百戶不尋一般做經紀只是懶惰我平昔不將一錢與乞道人伏請穩便道人怒指手罵曰汝也是難教化汝家子殺父父殺翁三代輪迴作畜類何得了期汝今晚殺一羊又係汝父郤教姓蔡人得吃屠聞言憤甚携柴杖出擊之倏已不見是日將暮市戶蔡五遣僕賫錢來買羊一脾并肝肺適拌上肉已盡但有老雄羊一口欲殺而售之執刀臨圈方擬曳出羊忽作人聲叫云兒殺父隨即仆地死屠始大悔懼爲之改業而傾竭家資廣修佛事以懺宿惡

丘家黒花犬

宋開州吏徐家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在生行事但取快樂目前今到陰司始有罪名吾三日後當在窄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挂数片皂衣者是也以手掩面號哭而去至期訪問丘家是日乃生一黒花犬

周震變驢

正德中平陽庠生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生父恐之忽雙目並盲作驢鳴數聲而卒又夢震見冥王王命吏籍之作驢震喧辨曰何罪王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既爾懲墮畜產原求善地王曰爾眼界自大更覆雙目俾行磨受箠震語塞蒙皮而去

常瑶牛

常瑶晉州平陽人父爲里胥蚤死毋携之再嫁富民康德林爲人落魄亡賴德林與錢三千緡使爲區肆由是生理自給而瑶事繼父畧不知恩經数年德林歿視如路人晝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而斃是夕康氏牛産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脊間德林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跡匿之舍後牛鳴吼叫跳觸藩而去奔逬邑市觀者以故盡知之康氏数遣健僕闌逐不可得徑趨深谷中不復至

張三公作牛

徐俅之僕程華典張三公田爲錢二十五千約不立契謂華曰我與汝素厚斷不負汝雖無文約何害經三歲張自占爲已業一切租入了無所償華往訪之未抵其居遥見一新冢詢之則其所葬也嘆曰翁言不負我今死矣何所復望遂輟行歸臥夢張着皂衣白領巾扣門曰來共佈田及覔水牛生

一犢毛黑頭白而長售于人恰得二十五千

犬托生

知縣高瑤福州人家居早作課奴力田徙倚於門扉見七人自東而西中有二婦人以白巾覆其手遇人輒引避溪瀨相謂天將曙便可亟行瑤踪跡至一民家門外而滅天明往問其家母犬生子七枚雌者二前兩足白即所見覆手婦矣已上閑太守說

守銀犬

閩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爲業家畜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

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其食耳商歸邸中夜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一念不忘復生爲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守以待之耳不意悞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我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恨具語以所夢商請驗之果得一瓦缽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累其犬而瘞之

凌氏犬

甬里凌粮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甚健而馴前此有佃戶負米若干而死一夕托夢于其子曰吾生前負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爲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汝當納還併以錢贖我歸子即賫米往納因具述所夢求買其犬家人尚未信犬已躍入舟蹲卧不肯起凌氏嘆異遂歸之而却其直

張乙償債

建陽鄉民張乙借熊四郎錢二千子錢倍之經年不肯償熊語之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

稍與之竟負原數八百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鈔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竟而一僕叩門曰一牛生犢甚大熊喜僅再旬犢無病輒死鄰屠來就買觧腰間八百錢擲于地正合張生夢中所償儼然小錢也熊方寤前事亟與之

許客還債

許元槩平人也其父夢烏衣客來語曰吾曾借君錢三百今奉還竟而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有一黑色者小童認非己物逐之鴨驚旋憩于旁墮一卵乃去自是毎日皆然凡誕

三十卵遂去不至計其直恰三百錢竟不知其誰
氏之鴨亦失記其所負錢之姓名惟冥報自不錯
也

章蘊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粮數十斛後
隣人斷食就索之抵負誓曰不還的作犁牛填還
乃咲而許諾朞月章卒其隣家産一犢當耕耨時
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曾云許作牛填我今此犢
不知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流淚屈膝似
拜訴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
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七 三千 二百九八

陰佑類

漢高祖

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
井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
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天漢朝毎正旦輒放雙
鳩起于此 出小

柳積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窗
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于
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粮勿憂業不成明旦
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二十千終其業明帝時
官至東宮舍人 獨異志

蔣神陣

梁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
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將軍曹景宗韋叡救之二
將禱告于鍾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於是叡攻其
北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
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矢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
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
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粮器械山積凱還之後廟中
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之人並目覩焉 曹景宗傳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七 三千一百四 三百五五

楊旬三囊

唐嶬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隲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
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
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
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
在第五甲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魁天下及蒙
使君詢旬陰德旬乃出三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
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囊

有萬數小錢乃旬詳讞罪囚有從死罪正爲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次放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篋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

鬼換試卷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携往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于篋中及納試卷而誤納所書寶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寶帖觀覽則試卷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

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悦許之逡巡賷試卷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忻謝而退明日歸家即以錢送詣興道里款門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即以錢賵其家遂於是舉登第後官公至侍郎　劉公嘉話錄

宋祖受命

宋太祖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文院有司將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捜索主僧紿曰皆散走不知所之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神人扶舟

荆州三峽之險者凡有七灘吒灘蓮花灘在歸州金沙灘在當陽縣使君灘鹿角灘狼尾灘在夷陵州数灘之中吒灘尤爲最險舟行至此多覆又名爲人鮓瓮宼準謫南中經從吒灘見有神扶船而下自稱黃魔遂免險厄　黃魔神廟記及一統志

神將報風

宋仁宗時陳堯佐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纜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托以事日午天色皎然俄黑雲起于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曰何以報德叟曰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其一公賜以三今獲升数

秋月拜而去公後果位至宰相 集事淵海

泥馬渡河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嘗質於金一日金太子與康王同出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其筈㘲㘲縣於上金太子驚以為神默計之曰宋皇子生長深宮徑於宮貫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爲質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真太子來質高宗由是得逃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假寐於崔府君廟堦砌間夢神人曰金人追且至康王徬徨四顧神曰已備馬門首王宜急行康王驚覺踊躍南馳一日行七百里既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則泥馬也始悟爲神物之助

鬼携試卷

宋紹興二十二年秀州當湖人曾瑍赴省試第一場出憶賦中第七忘押官韻顧無術可改悵然如失忽見皂衣吏問知其故曰我能爲君成此卷然吾家貧甚當有以報我瑍許謝一百千乃去未幾果取至即塗改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爲蔡十九郎居郭門裏某坊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即出且以

此字倩瑍達其家瑍試罷持所許錢及字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于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瑍登第復厚郵之仍携其子以爲奴二十二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爲人言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嘏事相類

神祐諸賢

宋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馳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則其人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浚胡銓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將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死秦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于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死登乃獲免　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寓玉林露

大軍渡河

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也帝遂以物標識之及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特帝徵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為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存者此事楊元誠太史禹所云

成祖

懿文薨 太祖欲立 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 皇孫見在且上有 秦晉二王將焉置之 太祖曰吡人當如是矣遂立建文 諸王皆會入殿門燕王徑前拍建文背曰吾兒不想汝有今日 上坐殿上遙見之大聲曰如何打我 皇孫建文叩頭言曰叔父愛臣戲相拊耳上曰汝尚為之諱耶命拘宮禁跪侍七日無恙 上怒亦解乃釋之嗟乎帝王之曆數固自有默相之者豈果人力哉

成祖靖難師當東昌之敗被擒斬者萬餘 王幾不能出圍及還北平深以為耻初靖難師起僧道衍每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還 王問道衍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語云王者不死向非天命有定不亦殆哉

英宗

正統十四年駕陷也先以 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蹂躪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也先驚悟遂設一帳禮處之日仍進膳又雪夜令人行刺見一大蟒蚰蜒護帳外畏怖而去此袁錦衣所傳蓋天之歷

數未終雖罹困苦而莫之害天人之際淵乎微矣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七

禍福門

報應總論

三魔

入道者有三魔在以智刃猛斬之其一曰竭貪河其二曰裂癡網其三曰撲嗔火而就中嗔心其爲陰毒最深即歷劫不得滅上者猶足修羅下者便入異類若晁錯求報發化人面瘡郗氏懷嫉妒墮蟒蛇道可鑒矣近婁江曹氏胤儒女仲冬卧一煖室

見有巨蛇過其前女驚而大呼衆爭殺之蛇忽作人語曰我蕭戢也嘗與高歡戰爲歡所殺毋痛剌骨髓欲報無由若汝實我同事又獨飢渴故來索食飲小餅其困乃不意誤中若曹手然我無恨恨者歡耳曹氏許懺悔謝過良久竟不復語嗚呼寃哉今去魏梁千餘載蕭已成異物不過最初銜嗔一念遂悠悠沈果暗冥中卒不能更出亦安得高僧者爲之說法令頓滅爣然而清涼耶

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善惡惡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辯且以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之獄既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顏誤笞一卒罰二十劫以掌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罰五百劫而爲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弑逆者不知又爲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温董卓尚在第十七獄則自古及今不忠不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不難於容乎且聞爲閻王則得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爲閻王乎又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爲閻王

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苦謝曰爲鬼官苦耳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爲矣真可發一笑吾先子嘗赴箕仙有親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還是鬼問有地獄否運書無也此又可謂真證無地獄

初江王門客

翁挺言錢昱述之子堪云其從兄死復蘇云云冥司見其兄問汝何因來吾爲初江王門客爲爾入問之出曰果誤也因入門至其館曰地獄可畏如世所傳吾無它善但大叔母欲誦金剛經于求寫本與之遂免罪苦特未受生耳大叔母所誦佛名曰

積它日獲福報無量矣又指一閣極華麗曰族叔其人寫華嚴經之所弟各以其人盡未下筆寫曰發寸心閣已成矣俄頃見呵引一貴人入門稱相公就廳下馬視之乃吳居厚王與之抗禮既坐吏舉案滿前王曰相公功過多矣吏可舉一二大者問之吏舉其事曰相公所建議耶或他人參之耶居厚曰其所為也條舉之荅如前即見陰晦黑風吹居厚起少時不見或曰已墮無間地獄矣

山行九人

大德間荊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

洞內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紿愚者先出我輩共捦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即銜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共陷一人之愚而不可得而卒自罹其害天道豈夢夢耶

報善類

病瘕遇俗

漢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該價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追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以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語竟遂不見後人見在常山下

管寧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唯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爲積善之報 出獨異志

毛寶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回顧而去 出幽明錄

張說際遇

玄宗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

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藥甚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殿中煮未及熟怠而假寐躬鄉之際有神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盡覆之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俟之而神又見煮覆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念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每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之與比肅

宗於說子均若親昆弟云

張楚金

唐則天朝刑部尚書張楚金為酷吏周興搆陷將刑乃仰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孝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數行市人皆為歔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赦釋罪宣示訖天地開朗慶雲紛糺時議言其忠正所致出御史臺記

天報

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綰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刻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公之子杲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之孫承狀元及第為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所能必白髮披兩肩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陶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績云先生厚積於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食浮于德無功而受上賞之徒其胤祚凋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為貪夫炯戒而又有不盡然者跖壽顏夭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哉

毛寶劉彥回

放龜得報人知有毛寶而不知有劉彥回唐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得一大龜曰壽當千歲其父不納復送坑所彥回為房州司士山水暴至一家惶恐未知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乃從之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使君救脫之恩故今奉報異典

掌故

螻蛄活人

唐廬陵大守龐企字士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

常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因自誣服及
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
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自投飯與之螻蛄虫食
飫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異之復與食如此去
來至數十日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夜掘壁
根爲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而遇赦得活於是
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螻蛄於都衢處后世稍怠
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數百萬常

修德不耀人莫之知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
逢元溥曰君財甚豐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
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
曰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
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
當復來此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爲身後之
計有女將嫁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
四人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
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某家本河洛先
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姓與寇同疑
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處告訴
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縶爲俘不可復
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
之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
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
辛卯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青衣秉簡望塵而
拜曰余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今君
壽限將盡余當爲君請于上帝言訖乃去後三日
蘭蓀父復來謝曰余不佞幸得請於帝帝許我延
君壽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

害吾家者悉獲案理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冤帝
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
嗚咽再拜而去後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
君殆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
三代悉如元溥所夢

孫泰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潁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
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者損
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
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

遇鐵燈臺市之既磨洗則銀也泰亟徃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别墅用緡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其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倚舟墅前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甞逮事舅姑于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别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後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禄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爲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字婢子曰姓張父嘗爲其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其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嫁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紿之甚筭子禄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即當有隂德爲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出報應録

程彦賓

僞蜀羅城使程彦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彦賓以别室處之浹旬間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彦賓笑而荅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諸子皆登仕籍果無疾而終出厳戒録

昭遠塋冢

宋太祖命將討蜀蜀王昭遠等拒戰昭遠依東廊院僧爲小沙弥知辯飯僧見其慧黠留給侍杲左右累遷卷簾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汶州見石冢有尸如生乃大中五年汶州步軍都虞侯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爲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刃之厄既能葬我可以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太祖詰曰汝何誘我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爲領兵大將軍開寳年卒

竇十郎隂德

竇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為一時標表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豊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童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其女囑其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

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象晨興祝壽禹鈞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驗其實遂以舊物還之復有贈賂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貧士賴公舉火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自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為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需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其

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疎談笑而卒蒙公惠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公德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李超陰德

李濬父超為禁卒從潘美掌刑美嗜殺戮超嘗緩之賴是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天賜宰相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譙幙因按巡田府畿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餉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illegible]有紫綬象笏者以綠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喜汝有愛民之心故以宰相之職賜之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始信造物賞善如此之速

陳泊陰報

陳公泊為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問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泊獨正色曰彼寃死待我而申奈何

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
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
程非琳所及亟索人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
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是遂顯清
名不數年歷官叅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道履皆
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

兩浙減稅

兩浙田稅畆三斗錢氏未除朝廷遣王方贄均派兩
浙雜稅方贄悉令斗畆科則使還言其擅減方贄
謂畆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已爲王民豈當循

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畆稅一斗者自方贄始
惟江南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
方贄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準覃
鞏罕準之子堯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
之報乎

利人生淨土

大觀中有人於京師賣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
焉詰之舖翁云官員攜來修俟其後至可問有頃
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
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

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
繁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爲幽
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
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
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
觸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
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
惟在長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其
能以利人爲急則日用無非利人之事矣

酒工蠅昭之蟒

本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內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如
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
一蠅抱筆頭逐之復來官疑有冤再閱出之董昭
之救蟻江上後繫獄蟻領群蟻穴獄垣董遂得由
穴而出劉書

生人得賜五子

一太守臨南海郡見配至崖州人止以三百爲率過
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曰朝廷所以不殺
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投於海是復殺之
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

可其奏後生還者莫知其數太守素無子一日
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之懷中凡五人聞之曰天
地以我活人之功賜我男子後果生五子皆登科
第

開井得報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答曰汝向日月
遷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
見得道者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中開井故也
是知衣食有地前生所種今生受之況所積之德
有過於開井耶

獄官生子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猶衣
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悟自此當
留意於獄訟其妻本倡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
以祿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同生不同享

昔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
人約授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禍故一人授鄂
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
州教授者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
日時相同出處又同公先舍我去使我今即死已
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
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早公生於寒微未
曾享用故多活幾年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太
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闇此警悟恐懼
修省而然耶已上俱勸善錄

馬涓

馬涓南部人父從政未有子買妾見髮膩係白而紅
其上問之乃曰父母死不克葬自鬻以葬從政嗟
嘆即歸妾不理所負後夢一老翁來謝曰我妾父
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得子名
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后入黨籍方輿勝覽

仲達修橋疏

衛仲達字子達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
立於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曰
爲他試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
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
意不可回摳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
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
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

樻前兩皆有柈吏舉其簿置東柈柈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徹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柈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置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下置西柈柈亦壓地而東柈高舉向空大風欻起卷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

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真犯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行止在君非臣也君言得用豈但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后位至吏部尚書

還產陰報

定海縣人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于里中有不肖子田宅者必隨其價買之買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久而賣卽買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常汎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掣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遥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遂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

成憲盜獄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強盜二種合有五十人送于縣獄具未上尉即出參告白郡守求令兩盜爲一與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

尉欲賞纍不可若令處易公牘合二者爲一付有司鍛鍊遂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殿庭上主者問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証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秘閣而終

文規雪冤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武

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者數輩專盜牛爲生里人
胡達朱炎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
獨張五抗拒追殺之而取其貲群盜反以被劫告
縣縣令吳逸欲邀功盡取達炎以下十一人送獄
炎運二人瘐死獄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一問
得其情時元祐七年也文規雪冤獄當得京秩郡
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爲奏但以舉者遷撫
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
尸感疾遂昏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家人環泣待
盡越五日忽微作聲索水飲至夜半神氣始定乃

言方病牀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出視有公吏
三四輩曰攝官照證事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間
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如舊惟市中酒樓不見問
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令少待曰候取吳逸解胡達
案稍行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又前
至一門衛兵愈盛聞簾內所問果吳逸事吾奏曰
臣自勘獄生此十人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
王曰臨川丞卽酬賞也吾曰准省格當改令入京
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者而
遂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

提刑王彭年已不用不講其間知之如此吾遂奏
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
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引吾至所司遍見
吳逸杖於簾下而朱炎張運立于旁問所判吏曰
子有雪活十人之功王以一紀報之此人間希有
事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
豐都獄門也其間囚一男一女子可十七八呼曰
聞官人得歸到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敬云十二
娘至今未得生天願賞功果救拔我朝敬將來欲
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

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
問之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禮無所礙彼此當有
利益吾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卽抵岸送者
推出舟遂寤許朝敬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
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文規
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將罷之許
守具事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
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
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
十八矣夢一羽人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陰司

以君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虛死定斷旣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証但索印紙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

黃承事

尚書張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旣至果如夢中所見

者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兩吏扶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皆在籍中而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承事名兼濟

食飢掩尸

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後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克於熙寧八年饑疫無數作萬人坑每坑設飯一甑席一領紙四帖藏尸不可記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爲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爲盜救人

建炎初剩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屠戮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魁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倏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婦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之一日遇

宴帳下諸人有譖之者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吉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耶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卽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沽釣獵中以救人如吉殆是耶

樂善放還

宋峨嵋令奉議郞王湘紹興辛巳歲因閱感應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見女環泣覺身在半空中聞哭聲如蜂蝇少頃有人

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中事真樂善者宜速放還
已而遂甦

陳元植

陳元植好行陰隲禽獸亦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
上百鳥逢見必飛鳴或遍坐隅一夕夢有綠衣人
、長三尺餘巾帶備且以一物與元植且曰爾有陰
德以此物延爾壽覺後飲食倍增九十九歲一旦
袖有一物投地化爲緋衣人拱立於前曰君壽不
逾四十爲有陰功是以延爾壽今常理須歸忽然
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訣別而終

朱軾

宋南豐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
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官司鞭笞已極
行且死耳軾憫之盡以束脩與之納官其人得釋
邑士人劉滶累舉不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
有吏語滶曰汝生本有微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
滶曰所虧何事吏曰爾有弟負官錢不能助之致
于非命非虧德乎滶曰弟自不肖取刑辟滶何罪
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動心汝
知朱軾助納青苗事耶將獲報矣滶覺詣軾請問
軾曰有之滶悶然自失軾累舉恩至承議生五子
京爲司業彥爲待制褒爲郎官襃爲郡守皆顯官
軾壽登八十

向仲堪

樂平向仲堪字元仲紹興十一年通判洪州府帥梁
揚祖侍郎峻於治盜嘗有殺人盜委向審問吏以
成牘來問盜所在對曰彼已伏罪例不親引恐開
其反覆之端但占位書名足矣向曰人命至重安
得不見而詢之幹官趙不係諳於梁梁召向責其
生事向曰如帥司卽日徑誅之何必審實旣付之
獄則當准式引問若無罪而就死地想仁人不忍
爲也梁感悟遂竟其問果平人耳遂得釋後自池

州赴調宿旅邸一疾瀕於危殆夢至殿宇閻闔王
者云向仲堪有治獄陰德特延半紀旣覺浸以安
愈詣天慶觀醮筵以謝再生其青詞自述云頃
旣罹於重患忽得夢於良宵覘玉嶺之無涯恍身
歷真都之邃續龜年而爲永親覺閶帝語之詳旋
復貳處州終於官距夢時正六年數也

姚時可

張邦昌旣坐竊位死其族弟嘗爲郡居會稽府捕其

家良賤六十口置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爲逆人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爲之所乃囑推吏姚時可曰吾自分必死藏金百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爲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詠命下卽與子弟輩共引決之後事累君姚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爲公出探消耗果不可免用此計未晚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于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卽命盡釋之一家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

金爲餉拒不肎受至損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譽延亥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淯熙十一年繼之廷昻一夔及甘芡佗子悉爲名士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州大火邑士陳使君者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隣黨相率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肎及我堅坐不動但焚香於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建其鑒之須臾四向皆爲煨燼唯陳一區獨存此事甚似支景所載李綬觀察祝火也

蔡通判

淳熙元年嘉興蔡掾承議赴蘄州黄梅知縣汎舟大江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于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爲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跧聚板上不失一人曩篋僕從悉沒一小篋貯出身敕告獨得全旋與漁人載來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晦黑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非蔡乎蔡公爲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

而蒙神力免其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

觀音救目疾

淳熙五年饒信二州都巡檢羅生須次於城下其一子曰森時時入城從王秀才學是歲初夏間大水汎浸羅所居悉墮洪流中暫挈其家寓處王氏書院一婢曰來喜目障交蔽久不見物南到王氏夢一僧喚曰賀汝有緣苟不至此終身定成廢疾我故攜藥救汝卽投以噉婢喜接而飲之僧曰可無慮也婢問僧曰大師是何處僧僧曰不須問我我住汝家久矣我聞聲音之苦誓心相救語罷失其

所之天欲明婢雙眸炯然全復其舊衆驚顧尋來
浴卯具言所夢羅以告王秀才其母夫人曰是吾
家觀音也吾家敬奉之有疑則卜厥應如響羅呼
妾詣佛堂齋戒拜謝到今猶存

雪香失釵

樂平張五郎淳熙七年間爲姻戚假貨物付以一金
釵過期不反張自出錢取贖遣婢雪香取得半途
登厠挿於壁間溷畢而忘行百步始覺亟轉尋適
一弓手在厠即就索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倍
錢取典已自忿躁更失元物必痛打致死不若先

求自盡遂趨水濱弓手遽呼曰我喜橫財今君令
汝就死我不忍也遂還之婢持歸後張語妻曰雪
香事我二十年無分毫罪過即與財嫁十里外結
竹渡邊王二爲婦向懷弓手恩不知姓名能記其
形狀經四年婦往溪頭挈水遇弓手渡船懇邀還
家啜茶船已離岸即聞呼噪出視之船已覆溪正
水漲溺死者三十六人弓手獨免一茶之阻端爲
此故陰德之報豈不昭然

呉氏放鱔

呉中甲乙兩細民同以漁鱔爲業常得鱔未賣夢人
哀鳴曰念我有子在腹言至再驚覺然火尋之鼇
在桶中一鱔仰首喚嘱甲悟乃發心改業併買乙
之所賣者放諸江潭鱔迎首引水隨之而逝既空
手歸其妻以失利訴之是夜夢數十人言汝別圖
經紀可往其路二十里卑當遂意寤憶所指非常
人行處試往約二十里草蔓中似有物視之得開
元通寶錢二萬忻然拜受歸以爲本家遂小康

張四海蛳

臨安太平橋細民張四世鬻海蛳爲業逐日買置入
揾鹽炒積成物命百千億萬矣淳熙六年十月夜

蛳在盆盡緣壁登屋及人衣掃之復集至沾着床
膺不去張悟發誓云從今日以往不復造此惡業
別尋營生頒諸佛鑒察言訖蛳即墜落天明罄所
畜投諸江而改業鬻豆腐頗致饒裕

村叟夢鱉

崑山縣村中一老叟夢門前河下泊大舟舟中買人
充滿皆繩索纏縛見叟哀呼求救既寤迨旦啟戸
岸下果有一舟視之滿艙皆鱉也詢其所之曰販
往臨安鬻之叟悟夢悶所直曰三萬錢叟家富如
數買之盡放諸水是夜又夢數百人被甲唱運珠

君驚出視之列拜謝再生之恩且云保右家五世大富一生無疾壽終昇天自是曳日康寧生計日益乾道中事也

歙聽呂明

淳熙十四年歙縣宰虞奉議拵遣廳吏呂明往嚴州歸塗值一客負担元不相識即頎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數相逢呂當食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頗疑焉投宿村店取腰篋中所藏楮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啟戶遇客前問曰爾平生作何善緣呂曰我小

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非好意料爾身畔必有財物欲爲不利夜來穴壁覰之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似神道瞪眼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誦金剛經今十年矣客愧悚謝去

夏義成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行善不與閭里校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之優游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健取適口惟日飲酒二三升悠然獨酌有自得之意紹熙四年盛夏微有不懌語家人具殽饌畫集子孫甥姪共席酒三行趣浴令一子楷背甚以舒暢爲樂浴罷更衣踞胡床拱手端坐遂亡時正隆熱未歛前二日手足皆柔軟隨人屈伸口鼻氣雖絕無一點腐穢道俗來觀以爲大善知識所不能然蓋吉德之報

鄭丞相祖墓

宋鄭昭先之祖長樂人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弟年少未有子吾當代之死其妻兒聞其言守之晝夜不離乃佯言吾不復代彼矣家人稍懈遂首於

官言已殺人非弟罪官不察因死於獄而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而反陵其孤寡其子乃携母渡水賣酒於嶺上母死遇一上人往來相好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其子奉母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鷓鴣鳴意必是也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明旦上人至曰此即是矣必得陽宅乃發又爲擇居于山下五世果生昭先至平章事（出鄭氏譜）

張佛子

張佛子名慶甫三歲而父母亡養於外戚趙氏趙之

瞬郭氏爲巡院吏司獄後郭因告老以佛子補其闕其爲司獄凡飲食湯藥卧席必加精潔嘗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若不加意罪者何所控訴又晨夕念法華經張無子妻衰疲歿而復甦踰五十舉一子厥後孫亦衆盛相繼登科入膴仕綿延不絶

放雀之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其妻患瘵疾瀕危遇道人與方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死者

則旋買之以充其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悉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是年忽有娠生一男男兩臂上各黒痣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也

孝婦得米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有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貯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中潔者與姑食次以饋夫其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暗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在近舍林中懷挾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以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善惡報應

浙東蘭溪郭叔和樂善好義永樂癸酉山崩溪漲叔和家當溪口其沿山居民盡爲漂流積屍蔽溪而下叔和倩人撈置灘上族屬認而舁歸者以百數其他不能認者積薪焚屍拾遺骨瘞爲叢塚山田荒廢者叔和揚言于衆曰願佈種者吾助之歲登

吾不責償由是民咸就之後叔和之子若仲曦仲南仲初仲時輩爲郎爲執法爲中舍者相繼顯於時又金華大水香溪之下富子童介者見溪中所流人物縱橫具數冊沿溪取拾無遺及見大路拌中坐女子旁夾二箱介取其箱不顧其女意謂女存則物失乃以竿抵其拌而覆之女遂溺後檢其箱獲絳紙帖一幅始知其女即所議妻某氏也綵段首飾具存皆其聘物介方自悔致疾而斃嗚呼叔和與介志行如此宜其報應懸殊也

鄭義門

浦江鄭義門廳中先世列五櫃經史以訓後五櫃兵器以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所書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索朽墮地撤之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使者莫可踪跡奏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榜不墜櫃全發見兵器鄭之禍大矣可見孝友之家有鬼神陰護云

李文達大父

南陽李翁其乃閣老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綿花一大艑抵湖湘鬻賣有臨江客三人醵金三百兩易花在邸舍不戒於火盡焚訖三人擊胸大慟曰本盡赤手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來唁笑曰公等何憂至是貨之售不售僅一間耳我即失價貧不至死何忍為公禍乎即持金盡與之垂橐而歸三人德翁徧禱神廟是時翁尚在途而家已夢二緋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

周狀元父

周狀元旋之父浙人也多子而貧其隣巨室累貲甲一邑而妻無嗣嘗謀於妻曰彼多男神氣勝我盍求其種乎妻初不可既而久不孕乃請從命富翁為具召周意甚殷勤酒半逆去令妻出陪周跼蹐告退妻勉留之既數盃妻屏婢告以故周遽起而妻已使人閉門不得出周面壁不顧適有筆研在案漫取以書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如此數百句妻彷徨失意叱婢啟門放客慍罵而入其後旋中鄉試入都知府夢見出城迎狀元前導從甚盛旗旛數十柄皆作對語於上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知府覺而不諭曰此何祥也已而報周旋有大魁之捷知府登其門為其父致賀自述其夢而不解旗上語某笑而不答固問之乃密語曰二十年前老夫曾題於其家之垣墉可驗也知府使人視之果然乃知一念一語之公雖在暗室神明知而稱之矣旋溫州人

稅牘升空

楊公繼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剛正不阿愛民如子自涖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齊者嫉公名出己右知其用餘米補夏稅也欲捃拾以為過將聞於朝命吏取公補稅舊牘閱之方展視間牘忽飜翩而起漸升於空

有群烏爭噪而攫之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公以衍餘之財而寬民力齊以尅核之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遣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筆記

陰騭救子

高郵羅州判者性仁慈嘗弘治初未開運河之前湖中大風日有漂溺之患羅每俟風作必率皂隸夫甲等集艇艓以為救援之計如此久之人皆以不事事誚之他日一舟至中流遭覆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人皆死惟一少年得生問之乃其子也自鄉

中來省父而附此舟父子感泣乃知天之報善人也不爽孰謂天道遠哉

兩尚書後報

張莊簡致仕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惠莊簡今子孫單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幾十人郡中稱為名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己終鮮及物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未有顯明如此者

邵幽

永康邵幽正德中赴會試渡江遇颶風舟覆於水蓬閉氣窗水未能入飄流數十里幽在舟水漂牛脯一觔至啖之不飢及江陰一徽商停桃於海口見覆舟曰可薪也命家人拽之中聞幽呼救命乃鑿其一板幽自竅中一躍而出氣既通舟遂沉衆皆

不救惟幽得活告有司送歸再給文引以行遂中甲戌進士知建陽縣有能名小民陳氏女為山鬼所淫出入無常或焚其衣物索食賠惱命一皂把白牌捕之擲牌其家妖為屏迹今遷監察御史

李豹

錫山磚橋李公豹誠慤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餘日以修身寡過為事家奉岳武穆王像嘗夢王告曰明日有一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而生詰午松閣顧公可適騎而至公延款之告以夜夢時顧方為諸生甚小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復

詣公公復夜夢王告曰韻生任性傲物心術已偏不當大顯且不壽公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無報當移其慶於他孫耳松閣果不久於宦而卒且靳其嗣其從允可學已致仕久因與元相厚善一旦薦之於朝起爲通政不數年遂登八座加太子太保

靳瑜陰德

京口靳瑜充道父也爲浙江温州典史年踰六十尚無嗣妻曰君年高而無子我亦血氣衰矣必爲君他圖一日瑜承長差往都下妻爲置一妾瑜歸驚

問曰此何爲者妻曰以君無嗣故耳瑜曰其年幾何妻曰方十八耳瑜曰我年老何可復累此少艾亟還之亦不究其禮聘而瑜妻竟自孕一日其長晨坐堂上恍惚中見紅袍人者儀從甚都呵殿入靳解俄而誕一子即文僖公

陳孟玉

陳僖敏公鎰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厠見錙氐飯一塊在厠旁拾取以水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衛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挂神像塵垢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爲夫人一品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爲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

牛角現異

慈谿張謙中嘉靖壬辰進士居鄉仁厚好施尤惡食

牛嘗爲文以曉諭閭里一日過于市遇屠牛垣牛望張來兩淚淋淋長跪請命張哀而贖之歸養于庄數年死復埋之後有孫諱光裕者萬曆壬午甫十九歲試于鄉分考方揚悅其卷呈主試者主試謂平平爾欲裁數四忽見有二大牛角横于卷上主試大異之遂以殿榜人咸謂葬牛之報云

徽賈德報

萬曆壬午冬徽賈某者過九江見江干有十數人皆裸體號泣垂死賈急泊船救之内有孝廉七人以遇盜厄此賈盡出已衣分給之又各贈路資十金

七人心銜賈者而去而賈者終不問七人爲誰也是科癸未登第者六人相誓生平必報賈者後賈因貧盡自鬻于攜李屠沖暘憲副家爲奴庚寅歲閩莆方萬策爲嘉湖巡道屠燕方賈在傍執役方見賈矚目不輟賈懼而避方乃呼至几前詰其來歷賈以實對方曰爾曾記七八年前曾幹着好事否賈已忘良久始自省曰曾于九江活數人命他無爲也方即出席長跪稽首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以是告屠即遺三十金贖之歸款留月餘贈以千金又致書同雜者各助之賈遂大富

仍歸于徽

縱鯉得報

橫州治北數里有山名鉢以形如覆鉢故名上有一女郎神廟考宋元諸碑神乃有唐姓陳一婦人嘗縱鯉一日道遇白衣人告云可速攜家避古鉢山上此地明將爲巨浸矣還告其夫倉皇挈家方至半山其地已陷今存龍池塘數十頃即是後其婦遂爲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所縱之鯉報活已恩也唐宋及我 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祀典橫人至今不食鯉云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厨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出夢雋

救溺得報

檇賈於山東偶遇江右日者談人禄命甚驗一日日者云汝速歸死期近矣即束裝歸餘帳俱不及收止攜見有者百金歸途遇一婦人哭之甚哀詢其故爲逋負官錢計無所出將婦出鬻遠鄉彼私逃倏幼女至同赴水耳賈哀之即以十金授且不告

姓名而去婦持銀歸誑云拾之道傍夫得銀完官夫妻如故賈至家竟無恙至次年仍往原賈處收前帳道經婦家識其面始向夫悉其往事夫婦同至寓所拉來彼家賈堅卧不起強之方起而壁圮碎其床矣

李子奇

李子奇者以貨游楊州見酒肆有囚當納紙銀於官而無從出彷徨垂涕子奇哀而欲周之然偶不攜錢爲肆主人假貸主人笑曰揚州罰贖之人數萬雖罄家難遍何必此人子奇曰不然吾及耳目中

人耳安問其他拔揷髻銀簪贖之年餘於高郵湖
遭風一船盡溺惟子奇附一板搖蕩波心一漁舟
過而救之漁子熟視其貌曰君非耕安李某耶曰
然漁扣頭曰恩人也則前納紙囚徒延至家具飯
易其衣而歸之子奇平生歷十二險皆涉危無恙
好事者爲繪十二冊題詠以爲平生惻隱濟人之
報云

朱清冥報

黃玉者市里平民仇家誣指爲盜繫華亭獄獄卒朱
清心憐之問家有何人曰有兄當來旣旬日清出

縣廨有人請閒出簪珥八金跪獻曰某黃玉仇也
求爲斃玉清不可其人堅請之乃受即入獄閒玉
曰汝云兄同胞耶堂族耶曰義兄耳清因詢其狀
良是出銀示之則玉妻簪珥也告以故且曰彼奸
謀若此汝尚恃其救援乎玉乞命清曰吾素不爲
此況汝本無辜吾安肯貪財橫戕生命自今吾以
此易爲汝餉食倘夤緣出汝吾心也玉感泣乃附
信責妻妻仰天泣誓即以簪別一日送夫曰烈女
無二郎勿入讒玉收以示清清嗟嘆不已從此玉
囚於獄半年清力爲餉食旣死復以餘銀買棺相

殯呼其妻舉喪又爲附櫬於蕭相國寺務磨此銀
後清改役爲本郡皂隸一日迎新官至西門外一
隸被縶呼名曰我黃玉也清大恐欲避玉曰毋恐
我死後得隸東岳感君活命之恩且於我殯欲報
區區耳我奉命爲勾攝痘瘡神北門有大姓張其
五旬生一子甫三齡病疹殆死公往治之但索水
一碗香一炷以掌拍案呼黃玉者三然後噀其兒
三日必愈當索銀三十兩爲謝清敬諾因忽不見
明旦往叩張氏果有兒痘惡如清言治之得生得
其酬歸以爲米肆不復入公府張氏兒旣長習舉

業十九登第二十授御史明年巡按河南歸家上
塚其尊人恒言汝非朱隸已入鬼錄至是又以爲
言因逆清具告來故且問汝何以能醫清述玉報
德事且道奸人之計御史曰然則死者救我耳我
不可不直其冤亟聞於部使者捕玉義兄杖殺之
仍養其妻終身

還銀得子

京師有五貧人貸銀十兩爲賣燒餅之計道傍一樓
乃傾銀者共假其鎚鑿剖之忽八錢一星爆起不
見覓之至暮不得衆相咎不已至有欲奔井自縊

者明日又哄於樓下上有一監生訊之告以[illegible]曰我於是日得銀一星於樓門檻當是汝物出銀驗之果其銀也因歸五人五人德之思有以報生他日得利頗厚見一丈夫粥小兒於道索錢五百文衆謂買此送監生爲僕彼當不得辭乃以三百文買兒送詣監生旅次一見其兒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監生在張家湾所失子也年八歲登車時爲奸人乘閒挖去三月餘矣父子感衆意反出貲以謝貧人云一事之善遂使父子復完造物報施之巧如此

脫物延壽

溫州平陽縣有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嗜玉筋羹每取乳牸烙牽筋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蕭子偶至庖見繋牛既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單判免此味蕭又乞增示字於其上已而復夢神言汝有陰德不獨免夭可望期頤果至九十餘

陳孝子禽報

陳睿者福州故家子年十五喪母廬於墓側有一黑鳥如鴛爲鷹所搏投入其懷睿以衣蔽之得免分羹糝以畜之馴狎可玩時里中有富民得心氣疾醫云必得是鳥肉可治以銀五錢爲睿易鳥睿不可曰始鳥之吾投也吾固活之今以財棄是不若不救之愈也養之一年毛羽成就度可及遠乃以綵綫結其羽及首各二茸縱之去鳥回翔盤轉數十度鳴聲哀慕乃入雲表既十年其世父爲山東尹坐誣謫戍忿疾喪其明其父思及同氣令睿負銀三十兩探之且曰女叔爲績溪教諭可往請益焉睿如父言得銀共五十兩往見世父捧哭失聲世父曰兒來意誠厚然此轄戍者嚴急有一餘丁

必令操習兒宜速行枉蹈禍機無益也匆匆與銀五兩乃誤持其準僅與銀五錢睿自念伯窮老不應再索遂行爲途中人談命撵日賴以自濟至績溪叔又赴京無所倚乃狼狽而歸日惟一餐而已行至仙霞關雪甚夜行迷不知道腹又虐餓自分今夕死矣須臾有一黑鳥起於前嗚呼盤旋不已睿祝之曰果我所養鳥當依女以往如誤鳴繞吾身不誤者則直飛爲導鳥立展翅若聽許者正途則直誤則盤旋哀鳴以引之三十餘里夜向分始逢一鋪噤不能言以手擊門者再主人出疑爲鬼

物掖之入口人也圖爐久之始能言問鄉邑曰福州福州有陳豫孝子子識之乎曰我即是也其主捧豫首哭曰兒也何以至此我即鹽商其人汝父之執友因告以來故相與洒泣明旦視樹上黑鳥首翅絲線尚在共拜者四以為天之恤孝義殆不薄也貲送歸於家竟以壽卒

諸國用

諸公宗弼字國用嘗以賦役渡錢塘見人溺江中公極力救之遂獲全活夜夢神人語之曰汝命當夭而好行陰德宜食報今與汝長壽不我信者以出

髭為左驗覺而頤頷果生髭公故無髭戾與美髯勃然人大異之其家日充拓飲啖兼人八十餘卒夫夭固命也尚以陰德增益是德勝於命而人可回天矣

瘞鵝

杭之酒家卒以燒鵝請客肆有懸鵝毒蛇旋繞入其腹行者過而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不中毒死乎乃對酒家欲市鵝問直幾何探其橐金不足因與酒家之隣相稔稱貸而市之乃瘞其鵝于隣之隙地而得瘞金焉隣人與酒家見而爭之曰是某所瘞也遂共訴與分巡僉事已僉事訊得其情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女奈何欲逆天也杖酒家與隣人而以金歸瘞鵝者

章乙得銀人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延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迎接設酒饌至夜深為灑掃一室令其止宿既就寢寂無聲息諸婦異之

遂潛入室就榻寄聽闃如無人試捫之則二人身冷如冰乃大怖命燭照之乃是銀人二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聲鼓而升堂江西郡內富盛無比

玉堂閒話

沉船記

浙江湖州府治東八里曰八里店編民吳姓者素結網入之頗饒役於官嘉靖間董南畿賦事收橐饋欲乞哀以婦值嘉禾李姓者與其同役一見加平

生歘相與勞問具告之故李慰藉曰汝勿憂吾挈汝歸因拉之登舟卽日開至平望臨岐將分首李計其到家程量所需復資之各道居里別去後數年李家破往湖西山鬻薪爲業時歲底天寒雨雪昏黑夜半泊船八里店船將淪沒李且泣且呼溪上一老人聞之舉火出視李意去湖城未遠記憶吳所云里名詢於老人曰彼岸是也急通於吳吳舉家茫然驚起爇燈艤舟曳李到門尊爲上客次早倩漁者覓薪不失一莖款洽過歲厚餽遺而送焉異哉茲船不前不後而適濡於吳之門豈天故

使其食吳之報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八

海右閔民王圻纂輯

禍福門

報惡類

杜伯彭生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挾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弢而死從者莫不聞見（墨子）宣王之賢也杜伯之死不以辜而有此報也而況德不如宣王而

非其君者乎齊侯諸兒鳥獸行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公而殺彭生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懼而墜車反而遇弒齊侯之死也晚矣

燕臣莊子儀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將祀于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之子儀起于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于車上（出報應記）

多殺自悔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復起以我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

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彥超卒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州縣官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王弼

王弼字輔嗣注易輒笑鄭玄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着屐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誚老子耶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出幽明錄弼之卒也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出何邵弼傳

陸抗

陸抗之克步闡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殃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吳少隙說

劉蘭

劉蘭讀左氏兼通五經教授生徒排毀公羊又非董

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扣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為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病卒魏儒林傳

夏侯玄

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裁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樂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苑

晉宣王

晉宣王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宣王呼曰彥
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祟少日遂薨初陵
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惟爾
有神知之故逵助焉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涕
泗云國家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冤得伸故也爽
以勢族致誅玄以時望被戮 出異苑

庾亮

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
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
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又有左
右數十人皆操刃仗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
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
得訟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而死 出冤魂志

王濟婢

晉王濟侍者常於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遂欲姦之
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則當大叫此人卒不
肯婢遂呼云其甲欲姦我濟即令殺之此人具陳
說濟不信竟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
府君于天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
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亦死 出還冤記

大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掠劫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
縣令令人密尋遂擒龍等引人是大樂伎劫發之
夜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密爲
作款引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
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
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價藝態本脈辨慧將死
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
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

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
泣經月餘陶令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
不甘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
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癲良久蘇醒有時而發
發即夭矯頭乃着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
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出還冤記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
有八九尺毾㲪百種形像光彩耀日又有沉香八
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譚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

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殺而籍沒家
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冤如
此經月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
比至楊都又死焉（出還冤記）

梁元帝

梁元帝諱繹丹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
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便
出帝尋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出崩對）

魏輝儁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婪惡声流布蘭臺遣御
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當合死善于獄
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儁爲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
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令左丞
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于州斬
決輝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
事可復如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
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斂并備
紙筆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經兩
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宣帝怒殺之
（出還冤記）

梁武帝

梁武帝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
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乱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
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略無孑遺時人謂景是
東昏侯之後身也（出朝野僉載）

梁元暉

江陵陷時有関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此
人先遭侯景喪乱失其家口唯餘小男始數歲躬
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梁元暉監領入關逼
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爲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
杖棰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廻顧號泣斷絶辛
苦勞頓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見劉伸
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
到家而卒（出還冤記）

司馬申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
申常晝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為譖
賢之報

樊善

隋戶部尚書樊善討東都賊汾水之人無善惡皆撿

之遇村塢即焚之及病將死見斷頭鬼前后重沓無數爲厲

李衛公

李衛公在朱崖郡北有望京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僧憫之因收其體焚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遂卒

張九齡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脩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念念於傷物者天又何以處之蘇子瞻云張湯宜無後以達賢有後楊雄宜有後以溢名無後意雖有爲言之而其言自足警世劉趙所言亦然

婁師德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徽中破土蕃于白羊澗八縱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狀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得不慎歟出唐新語

江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引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死出朝野僉載

弓嗣業

唐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闊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

遺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着此枷百姓快之（出朝野僉載）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滎陽母盧氏幹枍治生家頗富有子受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恋故産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数十萬奴婢数人赴任登舟不数程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墮深潭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巳子其母竊誨以文字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耗後二十

年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巳成遣入京赴舉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門求宿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宿客面貌甚似郎君伺其言語行步又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其母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日既別去其母慟哭謂此子曰昔年有一子因赴官遂絶消息巳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郎君西去廻日必再相過此子至春應舉不捷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歇数日臨行贈貲粮兼與衣一副曰此是我亡子衣服郎君貌似我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此子歸後忽着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爇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寃推問舟人伏誅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出原化記）

段秀實

唐朱泚敗奔涇州副元帥李晟収復宮闕初泚既敗走忽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于田父田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長凶惡蚍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欲殺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扵馬上忽叩頭連稱乞命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被韓旻梟斬（出廣德神異録）

樊光

交阯郡廂虞候樊光者在廨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并所養一黃犬並震死其妻於霆擊之際歘見一道士攝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云常有二百姓相論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栲掠抑令款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犬食之其囚飢餓將死聞於獄內披髮訴不數日光等有此報出報應錄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

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忝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貟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士眞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眞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眞愈不悅太守惧莫知所謂有頃士眞叱左右縛李生繫獄已而士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李生悲泣久之乃曰某少貧無以自資嘗與俠士掠奪里人財帛一日遇一年少鞭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岩崖遂力排墮崖下即疾驅其騾逆旅中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子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吾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眞醉卧急召左右往李

生取其首左右即於獄中斬首以進士眞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于郡齋酒酣太守因請李生之罪爲何願得明教之且用誠於將來士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遂忿然有戮之之意今既殺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君無復言矣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眞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出宣室志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

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意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瑶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隣院所邀迨暮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裸而笞百數既委頓請盃水酹

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誓不蠢于冥冥之中縱尔淫佚言訖而絕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客溲於後庭見青蠅數十集於瘞上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出竊語其僕僕兄爲府街卒常求金于機機不顧卒深銜之因呼數卒攜鍤具突入機院發之綠翹貌如生遂擒玄機送京兆府吏詰之詞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以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它不具錄三水小牘

裴光遠

河東裴光遠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宰性貪婪冒貨賂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俊健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内有里長王表者家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七八歲白皙端麗常隨父至縣裴光遠見而怜之呼令入宅遺渠服玩自是率以爲常光遠後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繼此兒與我相倆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疵

瑕也表荅曰某誠微賤受制于公則不敢奉命况此兒穉孫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憾之數月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伺于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汝兒又爲表言曰豈有規奪赤子陰害平人已訴於天今來請命又爲己語今還爾兒重作功德報爾可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停四蹄火燃雙目血滴斃死微命

贓君之由已訴上天今來奉亟又爲巳語祈之如
王表者終不聽數日光遠卒

王瓊

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瓊甚憤惋乃賫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凶吉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随香烟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出獨異志

莊宗

唐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楚王馬殷以年老不

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辨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内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悦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搆其罪郁竟弃市既而廣營宫殿淫乱女色未幾死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冥報出三楚新錄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于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慘惶是日里中便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蕭懷武

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盗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于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爲狗至于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並是此輩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勲貴家當庖看航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狗輩也懷

武殺人不知其数蜀破之初有與巳不相協及積
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
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儴武欲謀变者一
家百餘口無少長戮于市出王氏見聞

李龜禎

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甞一日出至三
井橋忽覩十餘人摧頭及披髪者叫屈称冤漸來
相逼龜禎愽懼迴馬徑歸説與妻子仍誡其子曰
爾等成長筮仕慎勿為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猶
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太宗二箭

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
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
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如故又鉄圍山叢
談載花蕊夫人入宫幸之晉王諌而未黜一日與
宋祖獵於苑中亦射殺之後晉王死于二箭天道
未必無報也

聚斂之報

故滄州節度使朱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
節鉞纖嗇聚斂為時所鄙于京師龍和曲築大第
外營田園内造邸舍日入會筭何啻千緡其長子
任供奉官以信之在不敢自專但于冨室厚利以
取錢自用謂之潦倒契券為約其詞有鍾聲絶絶
本利齊到之語盖為信絶瞑目而亟還也于是私
募僕夫十餘輩飾以珍異袍帯令伺其宅左右俟
其出門擁掖而去韲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
師揺唇鼓舌獵美之徒日有十数謂其嬉游則稱
信陵孟甞謂其用度則鄙石崇王愷諂佞互攻璧
駁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至錢去便到
其速如神至於筵會有奉其歡心者罷皿之具盡

傾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
已用過十餘萬及信甍畢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
五六加以恣縦蕩費更愈于前以至鬻田園邸舍
未周歳而日入之緡亦絶其弟方四歳乳母與家
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為餓鬼乳毋乃抱小兒
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聞之赫然怒
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
簪不着其手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帰寄迹旅
店乃歴自來游從處求衣食人既数四皆有厭心
遂於京師代獄卒揺夜鈴于巡軍聊足糊口素不

服勞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糊猻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麽頦頰尖薄克肖胡孫復委質於戲場韋絙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泚顙而彼殊無怍也公侯之裔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殺降之報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但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于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説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

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夏元昊叛西方有兵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其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振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僞爲招降之説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偕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圊忽仆於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猶能吏歐陽永叔爲志其墓

沉香冤懟

熙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浴衣井傍裴之嫡子戲誤墜井而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墮之州委録叅杜子方司戸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别委秀州倅張若濟鞫勘其獄即以才薦竟論沉香死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

之叩以來事邢拒之弗荅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懟終不可免可不戒哉

程公逸事

東坡先生嘗親筆録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于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悼遠官鈌選士人有行義者攝之公攝録叅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當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因至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因詰盜曰汝

冤號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旣直其
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縱囚罷歸
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
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暨
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
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暨對即生人天子孫壽
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
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
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爵爲監司者三人玄孫
宦學益盛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暨對可也

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
年三月九日軾在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
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
之逸事以遺程氏子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
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
嚴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遒美極可愛

隧碑賜名清忠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毁磨之際大
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
碎忽仆地而死

劉鞏

太學生劉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
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司亟歸
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
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
曰子爲儒者明禮義子兄碌碌不責也夢覺大恐
是年果卒

蔡確

江輔知虔州謝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
爲侍御引杜牧詩爲証以爲怨望罷之蔡爲相被

謫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天禍朱勔

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彥真拜章見金
甲神人仗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
汝爲得爲拜彥真不敢言于勔私爲親密者竊道
不踰三年勔果敗

周郭巾鍬

佰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刧女真龍
虎大酋之壘復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
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

弗慊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於是諸尹皆弃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爲丞助之謀者皆補右列後避虜禍邑人多播從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閱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憾當通衢欲射之周郭趨入酒肆朱生不覺也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遇向者五卒正發鏃中周郭之胷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見五臟而死

治獄陰罰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入及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償宿譴耳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生子無眼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捸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札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命治其事岳謂何曰如此招了某必致死何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清盲

秦檜

宋秦檜獨歷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擄徽欽北狩岳飛誓復故疆迎還二帝檜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力沮恢復及誣殺武穆之後檜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

瞋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大惡極我已得請于帝矣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鉄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鉄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與夫人東窓事發矣初檜在東廂窓下畫灰密謀其妻王氏謂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官忽甦曰適爲看陰間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鉄杖押往其處受報矣

阮逸冤報

辛諫議子有僕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有餘財有女未婚其家居奩二千當為君營之苟得當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既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榔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僕為海州都曹至淮遇大水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從他道脫及官滿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為阮逸之報

殺降致報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名曰張蓁張萬全輩百三凶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諸輩于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為變稷臣信之乃植火柱于通衢取輩寇以鐵索鎖縛於柱熾炭圍繞醞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輩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体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毎獨坐見輩在側太惡之三年之後稷臣遍体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趙邦材造宅

興中餙于宗子趙邦材造第宅餙臺榭恃其屬籍凡所需材木不復誰何肆意芟伐自僧宇神祠民間墓樹無得免焉落成未幾縣尉黃子強往致慶傳觴行酒皆臭不可近莫知其所由來叱罵廚人而罷次日庖婢以昨夕籠餅供朝食至前滿盤化為穢物遣視甑釜亦然遂臥病平生淊僕妾輒以髮繫柱捶楚無筭怒猶不釋則沃以糞溺至是苦肺熱命家人取圊中汁以解之其妻不忍給用他漿進嫌弗快必快此汁飲竟瞑目而殂黃尉傳其事於善類使廣之以警為惡者俾知所戒云

兩劉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人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蔬誦經有程課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事毎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為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中下石小嬪知之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于天帝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戶出閤門棺殮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聚雜而

穢氣不可近繼啓看經之衾香馥襲人面色於是内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為之戒也出春渚紀聞

褚大震死

湖州地名毗村有舟師褚大兇愎不孝母墮水坐視不救有他人援之反加詬罵毆之一日棹舡載客方離岸一人追呼附舟載至釣臺下其人曰我是神非人也汝不孝上天命我擊汝褚不懼應曰便是天神須還錢乃可去語訖震雷一聲而死神即不見同舟人驚怖告於烏程縣來驗其事

謝七嫂

信州玉山縣謝七嫂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秔稻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夫婦皆出留姑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姑曰我不曾飽安得齋爾僧指秔稻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此是七嫂者若與爾婦來必遭辱罵僧堅求終不與俄而婦歸僧就求飯婦大怒叱毀之僧哀求婦唾曰脫爾袈裟來換僧即脫授之婦戲披于身僧忽不見其袈裟變成牛皮牢不可脫項間生毛漸而遍躰頭目变成牛

王七六

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貿於衢婺間紹熙四年至衢州詣市駔趙十三家所賔直三百千趙盡侵用之王久留索償不可得時時忿罵趙但巽詞遷延一夕醉以酒與妻扼其喉殺之納尸於大篰内王常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畫像自隨趙併寘篰内俟半夜人定欲投諸深淵將出戶有僧數人繼踵來懼其見為之少止良久再出則遇僧如初凡五六七天且明不暇顧徑舁至江濱鄰屋居者姜六一訝其荒擾執趙手欲就視乃

告以實賂以五楮券姜不聽復增十券姜喜乃捨去十日不貿易歸而持券易錢其妻疑之姜語之故妻厲聲叫呼于是徃報津邏擒王尸於水中其像卷傍題字曰處州麗水縣奉佛弟子王某捨錢画西安縣遣隷會得實趙伏辜始驗諸佛示現皆僧伽靈变所格然不能救其死也

韓溶

洛中営西内甚急宋昪以都轉運使王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窓牖合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内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

諫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病
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問灰骨事寔言此非我
蓋韓溶也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遇寔曰果然
君當還然朱押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所抱文字
風動其紙尾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二子尚
幼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
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數日下數
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也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禀性悖戾父明爲軍卒年老去兵籍

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爲命而視如路
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聽將訴之於官
復不忍但每夕焚香告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
二年悪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一日長空無雲忽
變陰慘雷電交至晦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雨
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于郭門外剜其
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認曰不孝子時淳熙
三年九月七日也

范隅官

乾道辛卯歲浙江大旱豫章尤甚饑貫之作牧命諸
縣籍富民藏穀者責認糶數令自津搬隨遠近赴
於其所每鄉擇一解事者爲隅官王其給納靖安
縣美門鄉范生者在此選其鄰張氏當糶二千斛
以情語范曰以官價較市值不及三之二計吾所
失蓋不勝多矣吾與君相從久冝蒙庇護盍爲我
具虛數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報范喜其言甘
且兾後謝諾其請爲之委曲張遂不復捐升斗閭
里多知之而畏二家力勢弗敢宣泄壬辰秋大稔
前事頓息范張由此愈益交歡癸巳之春范以微
疾卒將歛復蘇呼謂其弟曰我適到一公府殿宇

嚴峻官吏森列使我供責狀緘壽二紀念我平生
無過悪拒而不從吏云前年汝爲隅官庇申張家
賑糶米二千石至餓死者若干人非過悪而何我
記得向時張家認只一千石今所言乃倍之哀祈
放回取千照遂暫歸應于文書盡寘其篋中汝急
爲檢索恐可藉手弟亟往取視果二千石范即暝
目是時年三十有八踰歲張亦死

楊四鷄禍

信州玉虛觀道士徐真素說石溪人楊四工造酒富
家爭用之因是生理給足好食鷄每醉後輒縛取

一两隻覆以竹籠然後酌沸湯從上淋沃雞羽痛奔跳毛羽脫落無餘乃旋剖腹去其糞汙隨意啖之凡二三十年所殺萬計淳熙九年七月二日爲饒氏蒸酒困臥竈側甑崩壊破沸湯数斛盡傾厥身跳擲呼叫與鷄正同兩日方死

何百九

贛州石城縣豊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無頼以屠牛爲業常坐事編隷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絹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麄皮小片僅三寸劄而擲之其子五

歲適從旁過正着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黒毛森然才爲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悪者人以爲業報

江神對簿

俞掞字杜淵宋景定辛酉知臨江軍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稍子亦沉死知府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問卒畏譴責力艰於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你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報至月知府坐廳等候近晚見一人厖眉皓首自看白衣云十八人死者以前世結黨爲

強盗殺人棄尸投于水故也知府曰稍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知府但知陽間事不知陰府事此皆注定並無差錯也夷堅續志

王純官報吏讐

宋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家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振榻坐遣小吏招丞簿尉皆至録事吏亦來婢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各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

殺之爲其近惟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得其一罪甚着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及半即覺之倉皇歸舍欲與妻言不及而絶幸啓棺視之可見丞以下皆驚呼匠發棺舉体皆爛爲墨汁始詰吏吏頓首輸服并庖人送府府以其死無主不可致刑瘐斃之獄中本邑爲立祠曰王通直祠云夷堅志

陳録事爲犬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録事不問事之曲直惟肙賄毯悪嘗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旣死托夌

于家人曰我在湖州歇山寺爲犬家人驚憐請寺
問之犬見家人至急避於僧榻下意若羞見者家
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犬語曰陳大錄你家人去
矣即振尾而出見腋下垂一物若便袋狀内有皮
帶周匝繫腹隱然

欺心殿舉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稅其子堯舉字唐卿
因就嘉禾流寓遇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唐卿調
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爲重
扃棘闈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

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二場皆然遂與女得諧私
約歡如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
首薦觀前欲視其旁一人忽云劉堯舉近作欺心
事天符殿一舉矣忽覺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
犯見黜主官皆歎息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
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亦不第

嘲人得病

宋韋叁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由是盛傳不
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陷人眷屬
晩得惡病嚼舌而卒

妖術鬼刺

明崇儼精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
獨寢里中無何爲鬼所刺至晩死刀子尚在心上
人皆謂役鬼過苦鬼殺之也

梁小二

解州安傢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
質至梁獨狼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
靜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中河東荒飢疫癘荐
臻流徙滿道梁挾母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
之東陵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私以與

之梁怒甚詐使妻抱子先行自與母在後仆母在
地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妻訝姑來之遲疑爲夫
所害遂訪之見尸已僵拊膺悲泣已無可奈何復
前進才及中途風雨暴作迅雷震耀衆懼散不暇
顧梁所之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爲天火
燒爛唯腦骨僅存儼成髑髏肢体如故目睛暗淡
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妨常謂
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自
愍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經數年尚存

李氏徹坊得禍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
曰恭敏近歲子孫以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
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
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
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撤之是夕
李囈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
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
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
明年城燬於兵薛氏屋宇一瓦礫之區

椎脛之報

元江州田文英禀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蹣
跚行蹩至元乙亥北兵至[illegible]前中其脛鏃入脛骨
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為椎脛之報

取賄得禍

醫承務者醫術甚精居宜興非有力者不能屈致翟
公巽叅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
邀之始來平江一富人病求醫醫曰此病不過
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匹為酬不可其家始
許其半醫拂衣而去竟從其言復以五十星為藥
資醫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叅
醫載其所獲而歸中塗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為
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心命杖脊二十既寤猶
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久而死

盛出血

盛出血居吳[illegible]清嘉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
名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
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鬻地券擇一已死者
為中見人藏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我何
待翁以為戲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愕然無辨遂與
盛地為一樹石庭榭葺之加妍初無子既以計得

翁地又生子意願盈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
携之入園圃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
汝不言吾不樂耳忽應聲曰我即其翁也將有所
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

前身妬婦

翁彥國再娶陳氏多病腰下常如氷冷彥國官建州
陳氏一日入親戚家遇狂僧王姓者曰夫人前生
為宰相妻因妬殺孕婢棄井中即今腰冷乃報也
陳氏後以柩歸金陵過別舟夜沉水中來日鈎出
其柩浸水中者經宿

戴婦見死兒

長洲陸墓人戴客以瓦器為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衆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病臥床褥半年醫禱不效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一空猶念不已終日哭泣適有媼挈舟及門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今念令嗣亦欲見否若欲見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媼曰翁姥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妻偕入舟媼鼓棹如飛食頃到一市廛中媼導以登岸遙見其子立米舖中持槩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母乃

言兒今為此家開舖正念見母姑留此吾入報主家相迎也即奔入媼推母入舟以箬篷密覆漾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出裝飾儼一牛頭夜叉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正欲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抅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媼放舟復還述所見於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媼舟亦不復見矣

盛明卿冤報

吳城盛明卿家富豪橫其庄隣張木匠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卿謀奪之張莫能辨忿懣而卒後二年明卿生一兒七歲老媼携至庄所忽語云此乃吾地也明卿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是既長酗酒百端無藉及鑰戶而竊視之儼然張木匠也明卿大悟縱之浮浪不事家業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禍福門

報惡類下

釋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絶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群將擧錫撥之恐傷

而止因此回歸遂絶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此其報也出高僧傳

建業婦人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出搜神記

李氏刁訐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刁訐人畏之如虎晚年家頗饒裕有子登景泰三年進士立進士坊陰陽家以爲動七殺之地其家連死五命不三月子訃音至李老自往迎喪歸至臨清亦感疫死其僕度不能致兩喪遂火化之函骨以歸天之報施固不爽哉

神移占地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騙其孤姪寡嫂地基其孤幾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顙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幾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可以爲欺孤弱寡

者之戒

鄉老人

鄉老人者吳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殺其仇李乙而事露有司捕寘於獄以賄求計於老人老人曰須白金百兩索其成案懷其金而西之南都假同鄉士大夫求見刑曹郎夜中出五十金以獻曰吾鄉親王甲實不殺人而爲推案吏利其財坐以死敢求直於下執事刑曹曰吳越事隔何由可致力老人曰昨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其中兩人吳産也公誠能勒二盜指李乙爲其夜殺則此不加罪

而彼得再生此亦未至虧公損法也刑曹許之老人又密訪兩盜妻子曰汝夫已無生理然能如我計他日可自脫即不脫吾養若曹終身妻子以情通二盜許之及鞫刑曹郎徵問若爲吳人曾殺人否乎二盜即招其等於某年月日殺李乙於家掠其貲若干二盜以死自甘老人乃抱其案還吳令王甲之子鳴於官竟出王甲於獄王甲自獄歸至中門見李乙伏劍曰詭計可行吾冤不可洗也速與吾同去甲乃呼其妻曰神理不恕巧謀何益急處家事食頃而卒正德甲戌事也

雷誅奸盜

玉山縣橫封窰王氏居焉有郎爲邑庠生毋死乘凶納婦約以七斷方諸祏席禮郎臥柩旁婦別寢內室夜二鼓微聞叩門聲二婢竊言此必幾郎求入次夕又如之二婢乃啟闈令入即解衣登榻交好至五鼓潛去曰恐親戚知婦余以不孝罪三四夕情話相通乃問婦倉卒適人丈人以何爲嫁貲婦言金簪珥半斤准衣銀八十兩在是次夕至曰某學官聞吾言子有金珥欲借以爲子婦式婦性柔婉即指榻上小箱予之次夕告曰吾買田百畝定價二百兩尚欠八十金奈何婦曰何不以吾銀足之盜喜取以去此後不復至婦以其偶無暇耳五十日竟郎殺雞設酒與婦同寢數日後問汝服飾幾何婦言爲某學官借去郎大駭曰自汝來吾孤眠五旬何曾足及汝榻斯何人哉而妄稱我也婦恚窘即問買田事郎又言無有婦默然泣下郎慰之曰盜也子陷於不知耳何必然婦起召二婢告以故二婢亦泣婦曰吾婦必死女二人孰先死以從我其長婢曰門吾啟也吾從娘子必伸是氣於地下婦迺持婢泣婢婦自縊於庖中已婦呼與別

夫而婦婦入門見父母泣父曰嫁貲少耶婦不荅延母密室垂涕告以故竟自經死囑母以屍合婢而葬發喪壻亦來會知其懷慙而舍生也哭之慟扶棺至墓方欲掩土而雷雹大作攝一人跪於棺前則其壻之堂兄也手奉金珥及銀四十兩跪而死屍隨破裂迺知其人所爲以其銀設酒肆於安仁旬日矣一邑皆爲警動正德九年事也

岳武穆僇檜後

秦檜裔孫其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岳武穆廟遂趑趄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悪豈

在後嗣耶且吾守官可無愧神明往謁何傷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門卽死事在嘉靖初年魏恭簡公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

蔣成誅命

嘉靖二十六年泗州屠戶蔣成宰猪煮酒於鴨嘴湖、有孤客以紫竹傘挑包袱投其舍成以酒困之至夜沉於湖得五十金以致富後值端午置酒會隣友成素不識字忽曰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蓋屈原事也座客時古淵耳畔有教之者云何不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成駭然失色客散

獨留時再酌吐實以二十金謝之時歸告其妻妻曰冤情未伸精靈未散故令予以顯其迹事不應隱金不可私私之恐有後禍時乃首之州成不能諱扣其汨羅之義則不知取客尸於湖尚如生獄遂定

逆婦變牲

福建延平府民某三人輪供一母然各務農托三婦侍養子旣出三婦輒詬悖相勝致姑飦粥不贍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者如堵

餘杭崔屠

餘杭民某死惟一嫗一幼子而已聘胡氏女爲子婦久之貧不能委禽嫗遂質身於機坊爲之治絲得金二兩始得婦婦問姑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晝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初夫婦語時隣人崔屠竊聞之因詐爲夫語索前物於婦婦稚不察卽與之及夫歸惘然莫知爲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死母聞子死傷之亦自殺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於邑令周公之冕卽出餘俸厚爲棺殮葬二死者而令護婦使勿自殺且急捕賊不得時

轟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尚在手而又起二死者見於擊間其棺殮之具公命給子作生理焉時嘉靖庚戌年也

負心報

丁某者成籍也客游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爲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給我衣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也以金賄獄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爲丁所害故同舟人始知丁有負心

事相與跪拜祈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何與今君殺丁于舟中重爲吾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唯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家三日忽復大呌仍述前語取鎚自落齒家人奪之則揚刀自傷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血流滿面觀者塡道或問云汝既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云赦書是隆慶改元赦書也

滅蠶報

武康徐七家每歲育蠶甚夥萬曆甲午夏蠶將老矣以桑値倍常棄蠶于水而盡鬻桑操奇贏明年桑賤如土徐多畜蠶業纍纍上簇矣越數日蠶不一繭百方蔟之忽攢成一繭大可如盤極重不可舉自謂異瑞喜不自勝至暮火煌煌出繭中頃大震一聲繭紛裂有黑物如鴉者無數遶于屋間火大熾竟不可撲咸謂滅蠶之報

泰和雷異

太倉王敬美於萬曆戊寅正月十七日行過泰和稍停郵舍時雨雹大作震雷轟轟俄頃誼言縣之前稠人中獨挈一人置高土擊死次日猶置道傍可

驗其人匠者而善爲金人以雷神罰罪不能少緩而以未發時出擊且擊又以逼衢眞罕不可爽矣見奉常集

趙重陽

常熟之直塘(今屬太倉)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斷鄉曲其里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可餌一旦召語曰聞汝有幹荷者何乃坐守困窮吾貸汝錢販布如何夫曰幸甚即以貲易布使商於臨淸錢遂與婦通預居貨以待其夫歸婦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夫了不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爭晉爲發其事夫忍恥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怖且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爲盜殺之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鞫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懌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必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款服少時大雨如注闔縣歡呼以爲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歲餘有切

盜十餘人入獄錢享以酒肴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為我認刼殺商人事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之及被訊時具欵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辯太守新蔡曹公鳳召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為營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於　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巳賂津要為内援竟以盜詞為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憇是日天色晴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喧傳以為奇事

小團魚

溧陽狄其任雲南定遠縣知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積有數萬金叔告縣密囑之曰追得若千頭與平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栲訊至以鉠釘釘足滚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而婦遂齎恨以死及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小團魚挂于床上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乃死五子七孫俱死此疽止一孫僅免亦無卓錐之土

嫉妒冤報

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後妻携三女俱長矣周撫之如巳女後妻兇妒周舊畜數婢内二人姙娠後妻加以他事鞭撻無虛日二婢各為姙娠常以背或臂腿受其挺妻多方用杖觸其腹二婢竟以鞭箠墮胎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權寓衡陽不四五年其三女俱因産而死未死前必匍曰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妻涕泣憂惱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

張禆

下邳張禆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

鄰人欲聘為妾禆以舊門之後而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禆遂燒死其子邦先出不在後還知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一年邦夢見禆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水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日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禆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自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殞歿出還冤記

秤惡子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兇狠不知尊
母母老羸垂盡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墮地傷
額惡子婦以爲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惧走隔嶺女
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邊而故好迎母曰
孩愈矣且泣要媼可疾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刲
刃其母腹而刃反自己腸入腸出刃不知何由反
也後屢埋瘞而屍尚在地上鴉犬食盡而後已

溢美獲罪

身口意三者獨惡口兩舌妄言綺語乃有四業故懺
者必先之文伯仁嘗訟一憲僕待官視事而臥酒

肆中忽夢見徵仲居暗室據積案上伯仁問叔父
何爲爾徵仲言生昔代人作墓文甚苦對證虛實
若可來助我伯仁驚棄去方寫佛典償口罪已亦
竟死此溢美猶不得放過況溢惡又安所逃罪乎
儒家自不妄語始信當以爲炯戒

匿財受報

蘇之閶門一店家專館賣玉石回回其人家去不復
至店家疑其無後以其財用營置産業俄成富翁
及回回之子至店家匿其財無數其子亦不知虛
實欲質於官無據也乃量貲賂賣而遣之後店家
生一子嗜酒輕財凡敗家之事無所不爲父不能
禁扃之空室中其母恋之從壁隙窺見乃回回也
急報其夫且窺之夫嘆曰此天業我耳遂縱之後
數年家貲蕩盡而此子亦死閶之浦貢士云此事
雖涉荒唐然亦可警昏匿人財者

妒弟致禍

崑山五保張其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
之兄由是弟饒兄日凋落兄妒之欲候其出將甘
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
捽其弟將投之水舟人俱急榜舟就岸得脫去將

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既不得行是
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証佐必貽害舟人不
如已之乃已未幾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開竟成
瞽疾而死於貧人以爲不道所致耳

李六娘

無錫有李六娘者與某甲私謀殺其夫丁一而嫁之
未期年有娠期滿不産而日覺腹中蠕動祈禱了
無寸效踰四年猶未就蓐一日歎息云冤家何日
舍我忽腹中兒云我是汝冤家耶我本而夫而與
姦夫定計殺我我訴諸冥道許我取汝償命歎息

何益六娘大駭不敢荅俟甲歸泣而告之甲亦恐曰吾爲汝多作好事兒云好事不過僧道誦經耳我命誰償定不相舍自是求索食物六娘隨取入口則已稍遲便騰躍上下痛極殆死久之體益羸瘠而其事漸露隣人有勸建水陸道場者甲從之兒復大言曰此事無益然我當舍汝以去即夕洞瀉二十度凡滿數器痰血血中有足趾鼻舌始知兒支解以出前後凡八年平復後不久竟亡

汴州郵亭

汴有郵卒傳遞衣腰鈴執鎗而馳值夜月朦朧經商

素服攜囊獨行聞鈴聲疑爲刼盜匿道傍叢棘中卒以爲狼虎急刺之一槍從囊貫腹拽出乃商也悔無及瘞之得銀一袋遂棄役之楚居數年娶妻妾生女漸成富翁一日天欲暮才立於門風雨凄凄見一人衣素儼如前商突至前卒甚怖掩扉窺之其人竟至對門一皮匠家從坎下入焉旦扣其門問曰昨暮何親友至匠曰無托庇添丁耳卒知爲商托生歸語妻曰吾夢天賜麒麟於匠家所誕貴子也盍周之妻然其言匠夫婦銜德子長七歲頗聰慧以父禮事卒卒有納壻之意未及言值天暑卒卧匠家匠命子爲之揮扇祛暑卒汗泉湧子索巾拭之弗得以父皮刀刮之卒微覺疑蠅嘬用手揮刀刀入其腹遂大號痛絶昇歸語妻妾以前事云我以鎗誤殺彼彼以刀誤殺我皆天也家資係彼物并女畀之以償宿負言訖而歿子長遂成婚焉

假銀買羊

俞翱者一中書之僕也平生專以假銀騙人戊戌夏月至常州貿易經買羊家欲以銀一兩二錢買四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將出囑其妻曰

昨買羊者倘再來稍增價可與之翱果瞯其夫之亡也以一兩八錢買去夫婦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矣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焉至七月間翱被迅雷擊死陳湖濱四羊亦死蓋翱尸上遠近快異

瘞蚕報寃

大倉孫廷慎行販吉安往來阜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蚕甚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蚕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

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甚竿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與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舟見頭艙有人一腿三人自相駭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栲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煅煉訴辯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不得已認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内主司即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壅蚕之處蚕皆不見惟一死屍身軀完全但少一腿事竟符合併家主俱抵罪夫豈害蚕命數多有此寃報耶

浮漚申寃

溧陽史某與友商於外友利其妻推墮水歸詐服闋娶其妻生二子一日雨見蝦蟇上堦以杖推下水不覺失笑妻問故曰史某死狀如是妻即殺二兒奔訴史伏誅好事者作蝦蟇傳奇按夷堅志岳州張甲妻與僕李大通張爲商避雨一野廟李以磚擊死張呼浮漚曰他時靠你申寃及歸語主婦官人病死命汝嫁我妻即與爲夫婦一日見浮漚而笑曰張公痴被我打殺却指浮漚曰他時靠尒伸寃夫浮漚如何解與人報寃妻愕然奔告于官誅之蓋鬼擘其口云

翟八姐

江淮閩楚間商賈多挾婦人俱行大抵皆娼偒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得車娼曰翟八姐翟膂力過人其在塗荷擔推車頳肩繭足弗以爲勞又善營逐什一私所蓄藏過千緡而更無姻眷年且四十欲謀終身計王客狡詐大駔也雖醜鄙其色而以財貨動心誘之爲妻翟槃橐中物畀付他日將渡江未旦先起挈裝賫登舟趣解纜及翟至水濱其去已遠悲慟移時念進退無門遷赴水死王歸治生業建第宅其舊有一稚子甚敏悟正戲舍傍一僕宿怨其父操刀盡殺之家内又數數見怪見婦人軀幹絕偉儼類翟氏導群鬼竊聚或中夕擊鼓鏘金千態萬狀長子頗憤怒肆言呼天迫于誇侮因醉毆人死黥配嶺南次子又與衆不逞爲腹心交校酒忿爭亦爲所害王衰頹愁苦而終妻貧窶餓死暴尸不克葬屋廬入于宗人之家

徐鐵臼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許氏亡甲改娶

陳氏凶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產一男祝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爲鐵杵欲以擣曰也於是捶打鐵曰備諸毒苦鐵曰竟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䰟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鐵曰也橫見殘害我母訴于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陳氏疏謝頻爲設奠冤云餓我令死豈是一食所能酬謝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爲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爛內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

儼然日日罵詈時復謳謌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三異記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悽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竟死鬼便寂然出還冤記

許成悖母

金溪民許成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飯在釜中爾自去取取則空無所有怒而罵曰尓害賠妄語如此耶即出外析薪一枝忽躍而上徑入服貫一睛而出登時昏絶累日乃能起今爲孫嵩臣擔僕自狀其過而悔無及矣

張顕祖治獄

信州吏人張顕祖爲獄院推級鞫大辟罪囚家賂以千緡使方便脫免會理掾既不可罔而厚貲又不肯捨遂陰諭獄卒斃之而告其家曰案卷已盡翻換無奈暴亡因家置不問張用所獲經營寖成富室惟恨無子忽生男少而俊才十歲能作舉子三場之文稱爲神童十八登甲科後二年赴調注泉州教授在都城留戀聲色又飲酒無筭極其花柳博塞之娛蕩析家貲十亡七八臨之官得羸疾困卧半載囊橐一空迓兵及門而卒父母痛割祈死不能既歛三日揭帛拊其面則形容一變乃爲

昔日所殺之囚張感悟前過不復追憶但嚼結無夷堅志生意未及旬月與妻相繼下世一門遂絶

古步王屠

餘干古步有墟市數百家爲商賈往來通道屠宰者甚衆王生擅其利數世每將殺一豕必先注水沃灌使若充肥因多獲利人食其肉者痼疾輙發王有七子積貲不勝多至於買田作室晚年得異疾右手掌內生冢血水從中流出日殆數斗更無藥可療刮席叫呼晝夜不得合眼但求速死踰月乃亡諸子知戒懼者即謀改業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歸爲炙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爲牛之報出述異記

祝吏鴨報

鉛山縣吏祝六每往親朋家飲酒半醉必索活鴨繫定兩翼次取爐灰雜鹽摟入兩眼乃放置地上坐客鼓掌歌笑鴨即脚高脚低其狀如舞觀者無不嬉笑祝常自詫以爲能席罷鴨已不能見物此家即殺之凡如此十年晚病傷寒先替日旋覺脚軟

暫起行步不復端正全類鴨舞人知其生受業報展轉負痛閱十年乃死

馮氏陰禍

撫民馮四家貧不能活逃於宜黃携妻及六子往投大姓力農治園生涯僅給諸子皆壯悍有力縣人憚之俄第五子姦盜事敗捕繫獄第六子瘍發於股積歲不愈先是老馮訪灾咎於郡中黃翁黃曰嗟乎奈何汝家前世湯火公事方作兩鬼守伺門庭雖謹之不及矣若犬生兩雄是其禍時也老馮密告人曰黃翁之卦一何神耶吾亡父存日以陶治爲生嘗貸二客紗帛二十千約日償直及期不肯與客詣窰所逼之其處孤僻無人烟因擊殺之納尸於窰內而縱火焉泯爲灰燼外無知者後父以壽終不料報乃在此明年所畜黑狗生兩雄雛極惡之然不敢殺又半年訟事起醫以病瘍者爲鬼射無治法一日閉戸晝臥見二人持竹筒擔籠入登床以籠置瘡上痛貫心髓未幾自縊馮妻繼之第二第四子復犯盜黥徒一家狼狽星散老馮行乞於路求死不能距其父戕客事四十二年論者謂凶德本於馮父既獲善終而其殃沴乃延諸

孫冥報亦爲迂徐委曲而訖無善脫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信矣

牛頭王

婺源畢村皆一姓所居有畢應者專意屠牛每與人夸說所殺至千頭矣死後須得做牛頭王漸老不能操刀而聞他處宰剝必往觀之喜見顏色一日歸自廬嶺爲牛群所逐登木轉避牛爭奮角抵觸未幾斷折哀呼乞救衆牧童奔趨鞭退方得解脫到家即臥病覺寒不可支命其子生火起炙繼又發渴索酒手自提缾出沽倒身火際誤伸左手寘

焰中初不言痛至夜乃云有金甲神人曰欠一斤還一斤欠一兩還一兩殺物命成業隨當初擬做牛頭王而今果報自身上自是不復語但時時掐瘡上肉厓空與人肉盡見骨又月餘乃死

吳唐射麞

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方春將其子出獵乃值一麞戲馬麞覺有人氣引麑潛去麑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麞驚還悲鳴唐乃匿身淨地自藏草中麞來俯舐頻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麞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麞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旁出遂前搏折其臂還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

焦浚明

焦浚明爲著作佐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乃以輱軻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降于爐前細視乃天篆十六字浚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特往問之姑曰此天篆不必問也浚明苦告則曰篆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爾有諸乎浚明語塞不能對

劉建德

劉建德母病不侍湯藥妻更忤逆送母尼寺遣一婢隨之服事母不肯往妻悍甚劉不能制母臨死大罵曰我必訴汝于陰司數日妻死又數日劉卒妻方大飲忽震霆一聲腹背拆裂臭聞數里

余英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藉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蓋皆余英物也

賈客謀金

金陵賈客某歸自湘東有一老翁附舟尾賈客瞰翁多金與家僮謀奪之因邀同飲六月六日風行江中賈客與僮捽翁墮水死取其金以歸是年即生一子及長爲博徒悖逆不孝敗其家業賈客無聊聞降紫姑仙往扣之仙姑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楊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槖賈客俛首喪氣聞者悚然

虐殺弟妹

李侍禁齊善袁許之術士大夫多喜之有別業在華陰之東郊其妻先卒有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髫齔長男年二十餘乃嫡室所生與其妻謀曰二子成立分我貲產能致之死地家貲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飽俄得瘦疾遂絕其藥膳相繼皆死妾不勝忿忿日走伏壟墓號泣以訴數日妾亦死有鄰家子於門巷見齊手携二子妾亦侍側謂鄰家子曰我長男不孝不友虐殺弟妹又令此妾銜恨而歿君可語之吾亦訴于陰府不汝置也鄰家子遽來告亦不之信一

日其妻具酒肴會親舊侑客於中堂長男獨坐書閣中乃父自外至數其罪以杖朴之數日乃死其妻後數日亦死

殺生

南京沈祥以煮螺為業一日挑螺一担夜闌屋中颯颯之聲祥惧急起看之見螺俱在屋上作聲游去筐中一空祥遂不煮螺茁姓者宰燒鵞為業每日無論數十久之其人作鵞眼視人一夕將死見鵞數百來噬身上苦痛而斃一市酒家買鱔數百觀湯沸總置湯中其鱔乘氣俱升屋上一屠者夭未

即宰猪其猪忽作人言我是你家叔父你如何殺我

盛設陰謀

盛某者素險惡人號黑心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地拘於其鄰張數宛人與言張不允盛密令強盜指張張竟誣服死於獄母與妻以地畀之造樓盛無子晚歲始得子至五六歲不能言一日當暑天盛坐於樓其子匍匐上樓盛曰以汝故設謀如此奈何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為此我非張某邪爾以無辜殺我奪我之居我之來方圖報耳盛大驚望後一倒而死後其子亦忘所言

董染工

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其胸穿以竹歸則焚稻稈燎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得奇疾偏體生麁皮鱗皺如樹遇痾癢非爬搔可濟但取茅稈以燎乃定繼又苦頭痛每痛即令人以竹片擊腦數十下稍止人以為殺生之報如此三年遂死

孫道士

福州海口巡檢孫道士符法治疾神應提刑王其弟

婦得疾爲物憑焉斥王君姓名罵不絕口逾年六癸召孫治齋戒焚香具狀投天樞院孫與婦人出婦欣然整衣斂容如平時見孫曰我家四人皆無罪而死非命既請于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胸示之云彼酷如此冤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爲厲卽再三拜謝而入孫密語王曰公憶南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書四人姓名于掌示之王頫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劍以盜發偏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擒其夫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泣來視號呼怒罵王怒亦

戮之女方懷姙實四人併命一時也孫曰此冤我法不可治越兩月王死婦乃安

蟻報

有彭和尚好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記及篤病蟻緣臥床上圍匝其身因舁於淨室中將石灰周遭鋪之又自空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蟻

烏梅飼馬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屎卽取食自云嘗爲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後因病見馬屎輒流涎欲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李甲毒子

金華有豪民李甲尅衆肥家居近古刹有二僧頗爲村人所欽仰往來求施人多喜捨亦時時受甲妻之密惠甲知之銜忌甚深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甲故爲慇懃之態而私令僕幹作四餅寘毒其中以出勸二僧僧方飯飽不下嚥乃懷其餅歸寺明日二小兒綵衣垂髮入寺游觀問之則甲之兩子也驚曰此李公愛子可以果餌延之命其徒遍搜

於房弗得惟餅在几上卽取以飼之二兒各食其一仍懷其一還家入門大呼腹痛並仆地躑躅以死甲莫喻其故詢其僕搜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毒而亡吞聲飲泣而已不敢向僧道一語妻亦罔察自後卒以乏嗣造化巧於好還如此謂天蓋高殆於不可

余姓獲報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斃之內一人姓余者獨勸阻來旦一白衣女子携筐下嶺入林中衆往奪之內盛一蕈軍人將歸烹

之食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余即拋棄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余存焉

兩重陽報

洞庭西湖寺爲鄉顯者陸某奪作書院且將佛面黃金盡剗去已陸忽病痒至刮見骨死乃寺僧歸然存也吳高敬受人餉玉佛敬愛其玉美截爲細圈後高竟坐飛語腰斬于市即此兩重陽報世有好毀佛事者豈待死而墮無間獄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災祥門

祥瑞類

神堯異瑞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浮玉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瞳矓不明夜則照耀穴外是謂陰火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暉炳映百川照徹　堯時有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皇止庭神龍見沼曆艸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禾生庭蒲生廚景星輝天甘露降地呈爲十瑞

重明鳥

堯時祇支國獻重明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猛獸飴似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灑掃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門戶間則魑魅魍魎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於牖上此之遺像也

巨星見瑞

宋景德三年有巨星見于天氐之西光芒如金而圓大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按天文錄見於荆州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如黄金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南北講和澶淵凱旋萬姓富足宜此星之現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甘露兆祥

成化庚寅春甘露降於郊壇松柏時 上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然是瑞實兆 世宗在娠之祥非人所預知也

賀白鵲表

皇明 成祖在北京有白鵲之瑞 監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慶賀 監國表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来儀又云與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 東宮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

白兎白鹿

皇明有商人售白兎于無錫呂少卿元夫直二十七金畜之四年知府某得之檄送南京守臣作銀籠盛獻 詔却不受先是雲南撫臣宋滄得白兎以進癸巳二月河南撫臣吳山進白鹿 詔免賀而汪冢宰以爲太子之徵仍受賀然故老云白兎非嘉瑞蔣琮守南京一門士以白兎獻琮大怒而却之曰是禍我也未幾坐事下獄死

麟

萬曆乙酉河南光山縣獲麟先是其地巡撫坐言某山麒雲見免官至是又一年光山民家畜一牸牛放牧郊野忽風雷大作火光閃爍牸牛號鳴数聲須臾開霽牛亦歸欄及明年産一犢風雷火光牛鳴如昔至天明鄰人競覩見犢身麟文隱起遂以

爲麟漸聞有司覩者填委民家懼而斃之止以皮骨歸官庫

天變

日月食

日月之會于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黄道則必交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掩日陽光爲陰魄所蔽故爲日食如日月雖會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内道非同於黄道一宮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者則置望忝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光獨圓滿然曰月

四射而正中光焰所不足處則爲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爲月食然以太陽用壯而敢與月抗故墮於暗虛而爲食亦是陰盛之象

星隕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麓崩自是諸侯無王晉三大夫之爲侯也九隕震自是大夫無君 周禮紀聞

五星交互經天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三月五星交互經天縱橫無常凡晝而星見于上者爲經天其占爲

不臣爲更主今五星經天古所未有也是後內而將相外而諸王方伯互執兵權遂愍爲劉氏所執五胡爭起分據中國亦古所未有也 晉書

星鬬中天

宋帝昺德祐元年三月有二星鬬于中天一星隕其占二星乃宋元之君鬬于中天乃爭衡之象一星隕乃宋亡之兆也 宋史

星入北斗

元順帝至正十年六月有星入於北斗大如月聲震如雷周氏曰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有星如月入之而震聲如雷天變極矣順帝以尋常視之置而不顧

星隕如屋

至正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餘星隕爲石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大者也至正乙未洛陽有大星隕地滚行數十丈草木皆焦北抵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須臾復向西飛去此又其特異者也 元史及草木子

天狗化赤犬

元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曰天狗

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 滇載記

日變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並照 玄宗天寶三載日暈五重占曰是謂氣光天下有兵 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四年閏三月日旁有物如日十年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烏 文宗太和二年二月癸亥日無光白晝昏十二月癸亥有黑祲與日鬬六年三月有黑祲于日如鬬庚戌日中有黑子四月乙丑黑氣磨日 僖宗乾符二年日中有

君飛燕者六年十一月丙辰朔兩日並出而鬬（魏）而復合三日乃不見是月黃巢陷澧州逼江陵守將劉漢宏作亂與巢遂渡江渡淮陷東都入長安帝乃播遷巴蜀焉　昭宗天祐元年二月壬寅日中見北斗十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二月乙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变狀如人如馬乃消其占曰暈有虹者為大戰夾日者賊臣制君之象變而如人者為叛臣如馬者為兵未幾朱温逼帝遷都因而弒逆卒移唐祚焉（唐書）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彩如三日狀占在危宿幽州之野時契丹舉兵壓境　孝宗乾道二年六月甲子日有戟氣長斜倚日旁占戈戟相傷之象（宋史）

黑雲兆倭

國朝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數百千萬弥天者逾半時漸向西北散去明年四月倭寇四起大掠邊徼沿海諸郡無不被其患者（定志）

朔日月見

晉安帝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之謂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慝之應也（晉書）　唐高宗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方是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為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唐書）

月中矛甲

晉人尹思正月十五日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一人披蓑帶鋤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已而兵

變果作（真仙通鑑）

兩月並出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見於東方京房曰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則月並出（漢志）　梁武帝太清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方占曰其國亂亡（南史）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北史）　隋煬帝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旦兩月並見（隋書）　宋真宗天僖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並見占曰大臣厥黜又曰有大水是年秋寇準貶滑州河決京師大雨（宋史）

廬舍宋史

三月並出

秦苻生時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是月苻堅殺苻生自立稱大秦天王晋書 唐貞觀初突厥有三月並出是歲突厥亡通考

月食失筭

天順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筭不行救護 上因言湯序以禮部尚書掌

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若遇天文吉事卻詐書以進凡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是日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擎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食時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蓋云救月蝕也

彗掃文昌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熒惑逼斗

正德七年壬申夏熒惑入南方將逼斗旬月而退是年冬京師及河朔之地溫燠如春而徐淮以南風雪特甚至洞庭水流出冰有至尺厚者是時降敕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衞卻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從江彬等計也

彗星

萬曆丁丑十月有金星爲彗如懸太白旂其光竟天南指牛斗北掃箕尾凡二十七日內臺奏稱分野在燕吳間占主兵起大水人民災有自立其下者三年而滅後江南北果以水旱疫死者無筭己丑甘肅如萬狗嘷于中天明年秋虜陷鞏昌府辛卯熒惑犯南斗明年春軍叛寧夏番將哱承恩殺都御史党馨是夏倭襲高麗拔之其王來乞援秋七月十月歲星貫月而出十二月我援高麗克之癸巳秋七月二十七日廬鳳三處同日出蛟水高數

犬人畜溺死無数又熒惑犯羽林有光八月天鼓
鳴有聲殷如雷十月大雷電雨雹二十日有大星
隕西北小星随之聲如微雷光如月十二月長洲
縣民呂氏鶏産一人形数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
雷二月無錫縣羊乳一兒形如猴面作兒啼三月
河南八十二縣大飢父子相食

天狗兆災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
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
驚倒良久方滅考天官書以為天狗星見掃民間

地次年果赤旱数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
餓死者不知其幾萬人又継之以大疫死者益無
筭甚至有滅門者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郷村
益寂甚灌莽極目劉梟長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
盡郷村第宅空閑多行人強半皆衰絰驛路頻看
長薛蘿毎憶此詩遐想當年景象猶可駭心隕涙

郊值風雷

宋光宗初郊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
始搢大圭烈風倏起霹靂一震燎火盡熄皆仆在
位者辟易上驚儼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所執鎮
圭不知所在

旋風拔縣

宋神宗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
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捲入雲霄中
既而漸近經縣城官舎民居悉捲入雲中縣令兒
女奴婢捲去復墜地死傷数人民間死傷亡失者
不可勝計縣悉為丘墟遂移今縣[illegible]

大風移牌

皇明天順元年五月京城大風雷電雨雹拔木壊屋
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曹吉祥之門巨樹皆折

石亨宅水深数尺京師震恐是時亨吉祥等恃功
恣横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illegible]劾奏亨吉祥
奪占民田若干頃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
徐有貞及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
部獎賚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等不
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潜以告亨亨疑有貞
與賢[illegible]主使遂與吉祥泣于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
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奸臣内官
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
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旨

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於獄是日晚遇大風雷電之變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顒等調知縣瑄鵬俱調戍邊東欽類衛越二日復留李賢爲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貞輩欲遏其勢爭沮其謀曹石御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則縉紳之禍殆不止于此矣越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瑄等遂得大用焉（[illegible]名臣[illegible]通紀 裒談）

風赤如血

皇明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申時海風大作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摧拔至夜半風勢轉烈平地水高二丈餘江海混爲一經渺無涯岸巨木在高阜者惟露枝梢沿江舳艫廬舍皆漂溺人死者無數父老相傳百年來無此異也時大水中有火光閃爍其聲轟轟若萬馬之馳或云水怪乘陰沴所爲或云龍躍處自有火光其說皆未盡按史載風赤如血則知風爲陽氣本無形也唯風極盛則陽氣所聚積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血耳蓋陽之色也近世或颶風大作則夜間空中火飛無數人皆見之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樹木屋宇當之者無不摧仆則火固風之色也所謂風赤如血亦是如此（綠雪亭雜言）

大風金山露脚

皇明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漂沒揚州鹽場數十人民死者無筭其日揚子江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脚如香爐高足之狀過日聞揚州水害正前日江涸之時始知隨風涌之而去揚也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擁江濤過金山遂沒瓜步數日江水復平豈虛語哉（七修類稿）

赤氣兆火

宋寧宗嘉泰元年正月丙午赤氣亘天次月臨安大火四年二月庚申赤氣亘天次月臨安又大火嘉定元年二月戊申赤氣如火亘天至三月又大火四年正月乙卯有赤氣隨日出二月辛卯有赤氣隨日入至三月臨安又大火周氏曰臨安大火凡四見矣前二年之所驗者爲侂胄擅權開邊啟釁之徵後二年之所驗者爲夷狄浸強漸爲宋患之應嗚呼禍患未形而災異先見無非欲世主兢業

自強勉于爲善故耳宋之君臣方且恃虜盟好而置邊事於不問尚可與論治國之道哉一書目蓋存後鑒也宋史及綱目通考

白氣如索

元至正二十二年六月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持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察罕爲王士誠誘至豐營刺殺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

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十一月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元史

雲鬬天鐘

嘉靖巳酉秋龍游曹竹溪方飲酒忽人來報云西南方有雲如二疋布飛來飛去相鬬久之俱飛向西南而去或曰雲鬬或曰龍鬬　又是秋一夜如萬斛鐘從東飛鳴而過西南如自下者然龍游庠生何克科聞祖母言成化間亦曾有名曰天鐘

雲兆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

風雷泥丸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皇墻以西有聲如雨雹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郁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方有十字廟一農家誦經颺旛行者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

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紀之以爲異夫天地間上蟠下際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若風雷氷雹亦造化之所常有飛沙走石亦變態之所稔聞至于沙丸竹針皆大如櫻桃皆長三寸孰爲鑄之孰爲成之信陰陽不測之謂神有不可以推求者矣

風霾冦警

嘉靖戊子七月京師大風霾聲如雷天色赤如火者三日夜内閣楊邃菴因問職方吳郎中以邊上聲息吳荅以無聞楊曰北虜過大風霾即乘機入冦

吳未及荅次日邊報至今京師人但遇風沙則曰虜入寇偶閱北齊書云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亦因風沙知虜寇邊之意

風雷之患

嘉靖癸丑五月蘇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

雲鬬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叢若相鬬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汹汹若攻城城中人應狀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贑之士自外攻入是其象也

黑雲蕩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皆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夕北京連雨西山水發涌入都城數尺房屋多倒沒死者無筭直入皇城其年亦無災变豈非人能勝天耶

天雨五穀

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 並述異記 宋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　元祐三年六月忠州臨江縣雨白黍又雨黑黍　大觀元年廬州雨大豆　紹興十六年正月辛未瀘州雨豆占曰豆生於地者自天而下盖草妖也　至道二年四月福州福清縣解雨黃黑豆又長樂太平二鄉雨黑豆皆堅實異常郡縣以爲瑞上其事 並宋史五行志

元至正庚寅年冬溫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如小麥色黑破視其內白如粉辛卯歲十月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麥菽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元杖孜 國朝成化

元年天雨黑黍于莱陽指之盈把及星变地震盖兵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叛逆僭號朝廷大發兵討之擣其巢穴湖湘始靖　弘治乙卯六月黟歙雨豆 並雙槐歲抄 隆慶二年四月十四日陝西凉州西寧衛地方天降黑豆遍地無數人食之則氣閉巡按御史楊一桂具奏

天雨艸及藥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艸而葉相樛結大如弹丸 漢五行志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天雨艸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于祿任忠賢去厥妖天雨艸 漢志

宋明帝泰始四年春正月丙辰朔天雨艸於宮中南史宋仁宗慶曆元年二月丙午京師雨藥宋史

天雨毛

漢武帝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毛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漢書五行志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時益州刺史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私等因衆之怨誣其謀逆害之晉書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寸餘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

飢時閩中旱米粟涌貴隋書唐中宗神龍二年越州雨毛李淳風乾坤變異錄云天雨毛邪人進貴人走賢人逃唐書宋神宗熙寧元年荊襄間天雨白毛如馬尾者尺餘彌漫山谷三月丁酉潭洲雨毛八年五月丁丑雨黃毛宋史元順帝元統二年三月天雨毛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毛長尺許或曰龍鬚也拾而祀之元史

天雨土灰

梁武帝大同元年天雨土三年天雨灰時帝自以為聰明博達惡人勝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為奴雨土雨灰絕身蔽賢之罰也存心錄唐貞觀七年三月永徽三年三月景龍元年六月天寶十三載二月大曆七年十二月貞元二年四月八年二月開成元年七月咸通十四年三月中和二年五月天復三年二月天祐元年閏四月俱雨土唐書宋淳化三年正月熙寧八年正月元豐五年三月六年四月元祐七年正月宣和元年三月俱雨土占曰天雨塵土主民勞苦宋史國朝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旦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濛然其色正黃視街衢如柘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溼

少頃天地晦暝微覺窸窣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煌煌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怵惧時久不雨百計禱之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猶甚時或紅黑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

天雨水銀

晉惠帝永興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銀與唐志貞觀廣州雨金同占金位正秋爲刑爲兵占曰人君多殺無辜一年災于朝 晉書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雨水銀 宋史

天雨鈴

北齊主湛河清四年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漆赤鼓帶大鈴衆星隨者如小鈴未幾婁太后崩 北史

天雨肉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 脇骨也 ▲或大如手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殺李固杜喬 三司卌四

等天下寃之其後梁氏誅滅 漢書 晉愍帝建興元年河東地震雨肉劉聰時平陽星墜爲肉長三十步 俱文獻通考

天隕羝羊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鬭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洪範五行志曰君不明逆大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擁蔽者姦邪之象羊與楊同音國姓也羔羊子也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廣陰毀之而廢黜二羔鬭一羔墜之應也 隋書

天隕魚

漢成帝鴻嘉四年隕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漢書 唐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長尺餘墜于鄆州良久乃死魚失水而墜于市敗亡之象也 唐書 元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于橋畔其狀異常自首至尾僅盈尺身澀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鶻鵰之類是可怪也日晡時縣市人鬨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有一人取回家欲烹食其

妻不從蓋而藏之鬨者多就視時人有知其不詳者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輟耕錄

龍起雨魚

楚府內宮後有長壽寺逸以澄湖湖與外莖了湖通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蓮葉階間或曰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乘水上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雨止兩湖爲空杜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信然

天雨木

唐貞元四年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

空下立如植占曰木生于下而自上隕者上下易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象如植者自立象也唐五行志 宋紹熙五年十一月辛亥行都雨木與唐志貞元陳留雨木同占越月吏部侍郎彭龜年上疏論知閤門事韓侂胄奸萌坐黜後侂胄擅朝誤國宋史

天雨果核

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世河內冬雨棗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述異記 元至正壬辰春三月二十三日

湖州黑氣亘天雷電以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如初杭州如之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者屋宇如故九月二十六日湖州陷傢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池州之禍猶慘果核之雨與空中墜桂子相類皆理之不可曉者輟耕錄

天雨桂子

唐武后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占曰天雨草木人多死唐五行志 宋神宗元豐三年六月己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羊子味苦而辛土人以爲木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常有之是歲大稔宋五行志

天雨石

鶡荑二年國中雨石大者方圓丈餘小者亦大于拳雨及數里不傷人屋後亦無他至今封門內望許有大石是其遺蹟也漂粟手牘

雨石卵

弘治三年三月某日陝西慶陽府隕石無數大者如詩話

鵝鴨卵小者如粟皆作人言又吳仲庶守金陵日會取石然灰供脩造之用夜夢三舉子乞哀求救詰旦乃該司申牒欲焚三醜石吳公遂勅寺僧保護之逮後移置廨舍終不能動

紅雨黑雨

正德三年杭州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明日起視隣皆清水而本家則紅者數日後錢氏籍沒嘉靖八年夏杭城內外遠近皆下黑雨衣服被其汚染紅雨即歷代所謂雨血其黑雨者禹貢導黑水於西海或龍取此而下耳

大雪變

景泰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尺比曉城郭填咽民居被壓逼窘委巷僵而死者比比皆是突而烟者十二三而已郡守龐右汪滸以爲祥命搏雪爲獅相峙府治東西墀高可盈丈汪喜溢眉宇合府衛群寮相宴賞張燈爲市飾優爲戲簫鼓聲徹明始息自春徂夏霪雨連綿海潮湖水相泛溢膏腴千頃悉爲巨浸桂玉騰價民庶艱食疫癘大作死者無算始猶以棺次以蒿薦又次弃諸水甚則駢死一室積屍騰穢癘氣愈熾豪門富室亦

不保未幾汪亦告殂

木氷

木氷者雨及木而凝氷諺云木介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斤主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氷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氷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執于兵之徵馬氏通考曰木氷者乃寒脇木而成氷妖不在木也氷花者乃氷有異而成花妖不在花也夫雨也氷也成花凝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凌脇於木則木爲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爲少陽劉向謂貴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介達官怕亦斯之意

木介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介曾聞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介人多不見木介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氷凝寒凍列数日不解寧王見而嘆曰諺云樹氷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日王薨

木花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京畿初有霧露從東來少頃草

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如花矣至十二月十四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歟

地變類

地陷出船

晉武帝太康八年宣帝廟地陷是年七月殿前地又陷方丈深数丈中有破船是時帝不用和嶠之言而信賈充之佞至十一年惠帝亡懷愍嗣位俱爲虜庭中原大亂 晉書

地裂水湧

晉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壽春地裂人多陷死八月居

廣□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洪水湧出又上
庸區豪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水出
殺人皆賈后臨朝之應晉書

地坼

晉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
七月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
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
越荀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晉書

地陷火出

後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京

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illegible]亡祖暅曰火陽精也地
陰主也地然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專恣終以
自害時齊神武作宰侯景專擅河南及神武沒景
遂作亂文獻通考

偃師地裂

唐睿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村有雷電入
民家地震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
井廁相運或衝冢墓柩出平地無損李國姓也雷
電威刑之象地陰類也唐書及存心録

宋時地震

宋徽宗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
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山
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上聞徽宗爲之側席方欲
修省以消天變會遣右司郎中黄潛善按視回乃
沒其實以不害聞上意遂變潛善驟遷戶部侍郎
復以攀附致禹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而
宋之喪亂遂不可支稗史地震甚多姑紀其一

雲南地震

成化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
居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

至天明約百次次日午時止廨舍墻垣俱倒壓死
軍民囚犯皂隸二千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
塌一半壓死民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
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偃仆墻垣多傾以後晝夜徐
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　時川
姜公龍以按察副使巡至大理見城宇傾頹民生
蕭索問何凋殘至此吏曰自正德七年地震月以
三四屋宇什物無一完者至十五年乃息民至今
絶營辦瓶皿尚未遑及垣屋故不得如舊日繁華
耳公因問地震之詳有隨行千戶應曰其伏事前

任劉公其日未午適巡城而行見西北上黑氣一
道自空而來有聲如雷漸抵城角地即大震城搖
不止左右隸卒逃散仆於城者踰三四時稍甦舁
歸公廨亟送至省下群官來視瞪目不言召諸醫
謀之有識者曰公失魂矣宜復至故處呼名振復
衆皆不信強之因如其言公忽卓上躍起曰吾豈
在夢境耶衆問公何所見曰惟身坐城上茫茫見
往來人群大聲呼之不應欲走而足不能行欲立
而身不能直恍惚間竟忘其寢食始知身真失魂
魄也時川公嘆異久之劉名縉湖廣人後遷叅政

致仕

地震屬陰

菽園雜志載地震極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
吾杭地動凡三次惟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
乃屬陰耶

宅陷爲湖

武昌府武昌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相傳故何氏宅也
何氏嘗得龍卵徑七寸藏器中忽龍化而宅陷入
禱雨於池多驗一統志

泰山泣

桀時泰山之石泣先儒謂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
遠望泰山石有若人泣是也

地生白毛

紹興二年八月浙右地震生白毛韌不可斷時平江
童謠曰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
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成
帝咸康初孝武大元二年十四年皆生毛近白祥
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斂賦役無寧
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雲南山裂

成化庚子五月內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
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
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
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淹沒田
苗蕩析民居具聞諸朝

泰山屢震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
月一日丑時大震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
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
祥所未聞也

小孤山沒

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小兩孤平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一龍來脉之山盡皆崩壞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江之地澎湃而盡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場有死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水之大人物之死豈非先兆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志異門

怪異總紀

見怪不怪

見怪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怪各有屬

水石之怪爲龍罔象水之怪爲蠼魍魎土之怪爲羵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殷有大妖

武王克殷得二虜問之曰若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如甕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殷有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又喜刑殺割人心以人餵虎以信爲欺欺者爲忠忠爲不忠阿諛者賞女子爲政君子爲下小人爲上急令暴取萬民愁苦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寒暑好治宮室修旭臺人宮百里者七

十三所生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之序無禮義忠信無尺斗權衡此妖之大者也王善其言避席而拜之　録存心

廣明變異

廣明庚子歲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四塞大風發屋拔木雨雹有如栝棬者鳥獸盡殪至午方霽行潦之內蝦蟆甚衆都城自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五六門之吻亦失人以爲非吉徵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廷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十

一月黃巾百萬自汝突入東都遂長驅陷西京天子出狩于庸蜀自兹諸夏騷蕩矣

清泰變異

清泰元年百川水淺人言比舊日十無二三滄洲人言海水縮狹四百尺滹沱乾涸絶流者數月行人車馬縱横揭厲是年大熱深室之內鐵器如燒渇死者無數長興四年冬明宗晏駕宋王嗣位是歲天多陰晦十二月中寒霧數日又加微雪雪花墜地皆青黑色屋室中多生白物如白毛長者二三寸明年正月改元應順二月大風拔樹屋瓦飛走天地黃黑三日方明晉朝末年汴京濠水氷凍皆爲花鳥人物之狀十月朔雷霆大震經旬陰雨不息夜有彗分爲十數道南北竟天是年戎虜亂華契丹據中國五六月敗滅

宋末變異

宋末中原遭胡虜之禍人死於兵革水火疾饑墜壓寒暑力役者蓋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惟多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

忽大寒湖水堅氷氷船不到山中小民往往餓死富人遣人負載踏氷而行遂又氷拆陷沒泛舟而往率遇巨風激水氷舟復不免溺又是歲八月十八日錢塘潮汐視昔特盛岸多積薪人皆乘薪而立忽風駕洪濤激薪崩摧死者又數百人衢州開化縣界嚴徽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者率數十歲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家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傳布喧動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與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界漂十餘家九州之內幾無地能保其生者豈一時

之人數當爾邪

至正異

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並載正史至廿二年順帝夢猪哄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猪(見傳信錄)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鴟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天兵既至抑林遲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計忽存二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並見草木子)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 太祖聞居應昌馳書示

以禍福因咎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見剪勝閒聞)嗚呼杜鵑啼汴京尚知亂兆況至於燕乎杭潮三日不波宋社墟矣況至二年不波乎後乃歷歷多怪豈非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觀其嘆泣長往荅詩知道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爲中山王執而縱之非也

洪武異

辛亥雨黑雪竹柏皆枯壬子黃河竭七月雷震死男女十六人癸丑大旱殺死囚三千人七日乃大雨

建文時異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方止日赤無光彗掃天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

正統異

正統中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足生于領蹄反向上

牛土屬而蹄尤其賤者今及居上不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鬪共沉於水起而復鬪乃定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狼嗥振名馬是爲毛蟲之孽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天子親征伐馬生角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此水異也陰盛之貌八月八日日晡時金星見於月內月流而星甚明天官書曰太白入月軍出將敗先是京師小兒每十數聯臂成圜一兒居中一兒從外問曰正月裏狼來咬猪未應曰未也歷問至八月乃

曰來矣及八月望而狼山覆師　上陷土木中

成化異

成化丙申正月十三日郊陰晦大風郊壇燈燭滅執麾幡樂官死二月水氷四月東南有白氣長竟天從天中下抵陝西城中地其時有星隕三冬京師黑眚見雲南雨雪五色丁酉春三月雨雹妖人李子隆作亂事覺其徒急以樂殺之是歲蘇州支硎山頂有石丈餘移至山麓立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清白具五采多黑點以手撼之汩汩然氣煥而潤七年蓟

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鬬爲龍所斃其皮如車輪十八年宿州民張真妻王氏腹畔開裂產一男毋子同死又木氷似烟似雪行道只尺不辨少壯鬚髮盡爲老翁氷形成幡幢寶蓋

天順異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上干天象灾異疊見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又地動白毛偏生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吽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東流于海渰没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闕矣

弘治異

弘治四年四月八日西安天雨毛其長尺許黎黑色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瓜苦賈菜問蓮花七日而謝丙辰三月欽州楠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滿枝戊午溫州泰順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其尾如箒色雜粉紫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沉雷從東北去又修武縣東

岳祠北有黑氣聲如雷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溫黑石一枚久之乃冷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百餘所徧地竅發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迄望夕猶震人民逃散癸亥三月七日南昌縣民涂寬家母豕生子一十二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又蘇州胥門外朱氏母豕生子豕身人首常熟縣錢元吉家羊生一兒通體如人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雞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又明

年海塩鈕東山作亂乙丑江陰縣卞氏生子曰多郎六歲長大如十許歲口有黑鬚一圍每飯盡米一升其陰特大能人道冬吳地大震產白毛又雨粉點大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着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死盖人痾云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有熒惑犯執法是歲十二月都御史戴珊卒明年丙寅正月同丙臺史琳亦卒熒惑始退舍

正德異

正德壬申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青赤黑色如犬

或如猫其行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額或嚙人手足逐之不見踪盖黑眚類也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火起橐上被幡而枝葉無損廟宇蕩燬乃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是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風有流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砲衝之其火始散閩寨鎗首皆有火如星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亦有光丁丑洞庭山民家有黄犬生髮角長寸餘又一家有母雞冠尾忽長遂化爲雄能引吭高鳴六月滁州鮑千戶家母牛生一犢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背亦牛禍也已卯吳臨頓路金氏有舊楊木肉杌忽生枝條十餘青色粗踰食箸又桃花塢徐家木杌亦生枝條近木妖矣辛巳元旦五更有大星如月自東南流于西北白氣如練已凝然化形中闊兩頭尖如人目食頃而滅又望後二日白氣二道東南亘天殆　世廟受命之象耳

嘉靖異

嘉靖壬午七月吳越大風發屋拔木江南皆溢死者不可具算甲申七月七日有黑白二龍鬭于蘇州

城西白者敗走北黑者追其尾而去乙酉吳横涇傭孔方年五十一自穀道中產一子形體悉具翼日乃死棄之犬過而不食亦人異也辛丑五月十二日北京靈濟宮前石獅左眼生眉九根色黃其端黑色若結蕋狀數日脫落庚戌榆林雨小魚及紅蛇尺許未幾有石州之變癸丑松江徧地生毛細如髮五色具備甲寅四月有星自天市流西北箕分大如斗五月有流星下西南青色若永又有星孛于北斗乙卯秋常熟雨赤豆如石閏十一月白虹經天十二月吳季明家磨粉成血色丙辰正

月呉張醫士婦先產二子各長八寸兩頭面四手四足惟腹合而爲一已又產一女皆死是月彗見斗拂天市大火六日不見

灾祲類

珠玉多市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闐委市中而無粟麥袁玄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爲珠玉是也

人相食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粮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前史爲之傷嘆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閒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米斗至數千錢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民居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錢全軀暴以爲腊𣃔州范温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汎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爲美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墜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

通腸米

荊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千或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可以稍通腸胃也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浙中百物騰踊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莩横道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云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也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吃除却酒邊酉字旁（飲水也）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鵝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邊烏字旁（殺我也）

神佛異

洛陽金像

後魏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鬢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出洛陽伽藍記）

太歲

上元末復州有李氏不信太歲掘地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日死亡畧盡

惟小蒯公尚在李氏兄弟恐其家滅晝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却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得襲封蒯公（出廣異記）

佛像動搖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而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它物理不可解以五行傳推之蓋土失其性也昔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座高丈餘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

臨淄石佛

青州臨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丈餘在田野間宣和春忽自搖動晝夜不少止邑民遠邇競來祈拜日不減萬人又防兵覆壓不敢輒近邑宰吳直健快吏也惡其妖異惑衆集里保丁壯擊碎之明年縣遂爲群盜所破識者謂石乃良止之物動則變生矣述異志載邕州事蓋此類也（德卿說）

人異

鵩兜

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鵩兜一名驩兜爲人很惡不畏禽獸死乃休驩兜國名也

共工

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首而無足名曰共工此人食五穀禽獸貪惡頑愚（此名共工亦國名貪惡頑愚故舜流貶于此地）

饕餮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狼好自積財

而不食穀強者奪老弱者畏群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惏一名強奪一名強陵此國人皆如此

魃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俗曰旱魃）一名格子善行市朝衆中遇之投廁中乃死旱灾卽消書曰旱魃爲灾或曰生捕殺之禍去福來

尺郭

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尺腹圍如箕長頭

戴雞父魌頭髮頰亂也朱衣縞帶以惡蛇繞頭尾合於額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咋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廓一名食邪道士云吞邪鬼一名赤黄父今世爲之黄父鬼

善人

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玄冠女皆綵衣男女便轉可愛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水救之名曰善一名敬不妄言嘿嘿然常笑倉卒見之如痴

長鬚氏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古

華胥之洲地裂有光亘天光中現一女子狀貌非恒民拜之以爲神人女從光中出曰汝等勿驚天帝遣我乂汝土耳民退有青虹繞之數匝遂有娠民益異焉日獻飲食十二年而生庖犧初生有長鬚委地故曰長鬚氏異聞志

聖人

西方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雀左手凴青龍右手凴白虎知河海之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地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酸甘名曰聖俗曰聖人一名無不達凡見人而拜之令人神知以此稱爲天下聖人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

血異

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人以匱藏其血三年化爲碧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宮人化雀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圭

有一女人愛於武帝名曰巨靈帝旁有青珤唾壺巨靈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不見巨靈

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人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兵盜日盛而竟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小舟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觀

缸中菖蒲盛開忽有物瞥然墮於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五寸許篙櫓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長寸半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爲怪呼其兒二官者同玩其喧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欹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之狀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駁風排空而去竟莫喻其怪按于寶搜神記漢時池陽有小人所操持之物大小悉稱其即此類耶

人虎互變

馬孝恭豫章人織蒲爲活入南山化爲虎旬日又歸

成人又入山爲虎貞觀二十三年復爲人身而終

人化虎

劍州李忠者臥病旬餘令其子市藥歸而忠化爲虎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趨出與母弟反望閉其室旋聞咆哮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時出時還數月後竟不還莊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爲虎博物志曰江漢有貙人能化爲虎戾氣所感其異如此

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啟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遠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人化狼

太原毛老人者有二子性狠戾鄉人甚畏之年六十餘時時衣冠渡河已而往亥而還如此非一其河外人家累失小兒或疑老人目睛赤口時血腥當爲老人啖咀無疑然莫敢發問一日有少年止生

一兒失去倍爲悲痛乃伺老人渡河尾而覘之則老人登岸直扣路旁土地廟中衣冠拜罷先去中後解衣裸形展轉於案下口唱牙叉聳眼又紅幾時喫盡三百童則一狼跳踉而出昏時入人家又竊一兒以食食竟復入廟衣冠而謝乃渡河歸少年遍告失子之家伺老人再至伏三人于神座下各持利刃老人入脫衣其唱如前化狼欲出衆亟起扃閉而其身已脫僅鉏其尾於門少年奮刃砟之斷其尺許狼大吼滴血而去自此入山更不復還他日有人爲禿尾狼所逐其猛倍常莫敢夜行

者

人化石

程氏遺書云南中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他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見風便化爲石此氣一之動志也天地之間陰陽變化何所不至哉

仁裕祖母異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小肕約長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

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常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愼勿開此箱開則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鍼筒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喉簧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已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

以足爲手

唐段成式說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左足夾筆而寫經此誠親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全無兩臂兩肩如削循行衢井求丐爲事每梳頭髻右足夾櫛左足綰髮及繫衣洗面亦如之其輕便比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亟伸足取之貫韋繩之上略無礙滯又段文聯言景德中因事到岳下見一婦人無雙肩但用兩足剌繡鞋襪織緻與巧手相若衣服頗潔每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籍之人手足俱完且不能自養乃

甘死於溝壑不如此二婦人之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

二體兩用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爲人之妖而汙筆

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亦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猶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其異耶博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女變男

廣州有蕭某家者嘗汎舶過海故以都綱呼之有侍

婢忽有妊蕭疑與奴僕私通苦詰之則曰與大娘子私合而孕也大娘者即蕭之女年十八向許嫁王氏子自十六年漸變為男子而家人不知也自此始彰焉

女淫女

馬瑚陳壽奴本小家女年十八已醮矣一日丱間忽生肉具自是每月望前為女望後為男亦能與女交初變時人尚不知數女為其所汙既而事漸播郡守禁之獄驗之果如人言以為妖祟不欲　上聞杖而遣之

男化女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人後嫁而生一男又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巫為醫治幸不死旬餘而化為女事上撫按具奏于　朝適二賈皆未婚奉　旨配為夫婦此萬曆丙戌年事也

兒生兒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巳下手足不分莫辯男女又出臼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男子生兒

嘉靖乙酉横涇傭農孔方忽患膨腹晝日憒憒幾數月產一肉塊剖視之一兒肢體毛髮悉具而裸處其中如史載牡馬生駒未省何異

老女生子

宋初遼有巫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餘適女直居于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謂巫普曰若能為部人解仇怨使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巫普乃往論解之部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并娉六十之女巫普以青牛為

聘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碞次曰幹碞一女曰思板巫普卒其後爲金之始熙寧七年

嬰怪

丁晉公謂在政府日竇夫人生一男既三日親戚來賀日向中負姥解褓將浴而舉身皆毛忽躍起援帳帶而上據竿下視巫聞於晉公立命殺之親戚大駭祕不敢泄

建康孕怪

建康醫者楊有成說目擊三事皆婦人異産者桐林灣客邸主人王氏妻年二十九歲紹熙三年八月

懷妊臨蓐生大蛇五六於草上乳醫及夫皆驚走蛇徑出赴秦淮水中遇夜復入其家訪母飲乳天明始去在店居人悉徙避他舍凡七日乃絕跡鹽商劉一妻當産不下氣厭厭且死有成爲診脉曰腹內必有怪宜救其母與藥淮服至於四中夜生夜义頭甚大髮長五寸許兩肉角隆起滿口十餘牙臼而銛利其家殺而投諸江又斗門橋沿河張大奇之婦産一雞夫持刀剉未竟婦仍稱腹痛復誕一猴亦殺之包以布縋之以大石舉而擲之於深淵三母幸無恙而不能測致怪之由

婦産夜义

徽州婺源程歷夫作商數年而還是日狂雷驟電夫婦契闊良久遂交與無忌婦即懷妊十三月臨蓐産一夜义三目四臂朱髮青牙便能趨拱程持斧殺之自知昔感雷霆之氣懊悋無已

産魚

海州郡門外有魚羹飯店家一婦産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爲痛楚生畢而斃魚獨無恙

胎異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姑使其夫置妾常爲贗娠以

阻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産則一包爲鳥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項兵書之女無失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産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趙妾孕異

長洲沙湖趙珙有嬖妾其正室妒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間私通後有娠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今人

于日月雷電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怪異者如趙妾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爲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陸生妻

諸曁縣治有湖四遶民陸生者居縣後湖塍上以打鑿紙錢爲業一日黃昏方畢事倦而就寢妻懷妊過期兩月夫未睡時覺腹痛困卧其旁有頃陸睡覺不見妻而房門元未曾啟知墮怪境急取燈出外呼一半夜後聞湖內人應聲時月正明望之乃妻也率一少年共往取之妻執少年衣袂曰將孩

兒還我曁登岸陸挾以歸胎已失去始能言云見數人來喚到一處引入小室排設鞲褥如產閤然不覺娩身既洗滌加襁褓觀看者滿前曰男兒也未及就觀驀無所覩矣明日起居泰然一無所患疑婦人受胎之時必夢與蛟螭輩接而不肯言耳時慶元元年中元後也

異産

史傳所載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爲妄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從右胳下小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比前所記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靈璧縣民生一子潰母脇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大抵理不可窮者即是怪若可以理窮則非怪矣子不語怪非無怪也以其不可窮詰故不語耳按周蕃所奏者鳳陽府宿州民張直妻王氏有孕當旋臍下之右痛不可忍凡歷三月態

甚成化十年三月初一日亥時腹右邊忽開裂一處產得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黑痣官爲給養弘治改元戊申蓋八歲矣名佛記兒

一乳多男

永樂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陝西洋縣人王奴奴娶李氏生三男縣令王繡具奏遣使給賞成化間嘉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皆不育嘉靖三年京城民朱鑑妻二月十一日生一子十二月生一子十三月生一子奉　詔照例恩養

澗裙

北齊竇泰其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産大懼有巫媪曰渡河澗裙産子必易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媪澗裙水幾見星妃度韈塵用此事也

女生鬚

雞肋載唐李光弼母鬚長五寸許封韓國大夫人草木子載宋徽宗時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詔度爲女道士豈陰陽反覆事古亦有之歟

兒生鬚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六

淮南民家四歲小兒自耳目下皆生長鬚寸餘能寫大字其父入郡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於市曰某處有胡兒亦胡寇之兆云

三鬚娘

弘治末應山女子生髭長三寸餘又吳人卓四者曾于鄱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縷約百莖長可數寸人呼爲三鬚娘云

胡孩兒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髭鬣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婦孿生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五胡亂華盖人妖也

夷陵嬰兒

峽州夷陵縣數十里間村民家以紹熙元年生一子纔周歲頻生髭數莖及三歲遂蔚然滿頷雖頭如瓠壺喉啞學語然鬚已過臍多可把握色極黑嘗抱入郡城未幾夭曾不登五齡云

王五兒

正德中某道御史王應爵一小女年五歲名曰王五兒自腰以下分四足四腿而陰竅皆二以妖形送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七

院當誅屠家宰公鏞謂雙生未完欲使外醫割去其半醫以爪掐其股稱痛以難割復公而止其母泣告所司欲放爲尼不從竟死獄中亦人痾也春齋說

人生尾

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旁有賣䳘豆者腰間生尾長四尺餘每用索纏縛數匝得不出常爲市中小兒窘逐必求觀乃止又一丐者亦有之然才長數寸

大漢

周柏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

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倦倚市簷憩坐傾市縱觀日啗斗米無所得食因適野巨室囷粟無盖立囷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浄慈寺都人争出視之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侍之出則護以行馬士女填門炷香謂之活羅漢遂裒施貲爲殿宇周柏亦親見之後數年周柏去國皆不知所終

斷頭復生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天

唐大曆元年周智光爲華州刺史圖謀不軌遣吏邵進潛往京伺朝廷禦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疑公之心光怒以叶朝廷而紿於已命斬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紉頸餵嚾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曰進本蒲人今欲歸葬光亦賵賻之既至蒲浹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游後三十年崔顒爲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顒召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爲周智光從事因敘其本末顒乃省悟與縑帛揖之而去 出獨異志

無頭人

監左帑龍舒張宜義常言有親戚官游西蜀路經湘漢晚投一店行户外忽見店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白尊官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曰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行都紀事

湻安潘翁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三　旡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湻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其家夫婦舂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瀹茗以進聞傍舍嘖嘖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曰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遭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温不忍斂殯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二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僦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

洒淅

兒吐錢

徐州吳瑞者秀才玠之弟行第八年二十七餘妻初產子歷五十四日忽嘔出水數合有銅青氣家人曰此兒傷重何爲出水綠色耶明旦遂嘔出三角物數十其家怪而洗之乃成二錢分爲四塊平正無小大之殊五六日連下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二文背有年號輪郭周正體面無一不符遂以膠粘而固之聞者爭求觀州有司亦至其兒竟無他異

兒骨玉印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十

湖州人家小兒年五六歲死火化惟髀骨不昔爐守至暮火熄乃取其骨洗之池中得玉印一枚於骨端爲火所焦而玉質甚清隱隱有二字曰丞相至今珍藏之殆亦腹錢之流云以釋氏觀之其因想因緣之致乎

事物異

廉頗墓異

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錫及卓椅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于墓所使人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叵測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臥無所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十

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王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雋其以實聞后遣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游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刀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

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天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終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櫬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櫬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托涵故發此言

柳萇

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萇卒子褒葬於北江三年因大雨塚壞移葬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塚亦江神所爲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三

出窮神秘苑

活玉窠

盩厔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于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卧意似懵騰忽聞有聲發于齦齶若切切語言人物喧嘩漸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似呵喝狀頬上蠢蠢然直入口彈指項齒大痛詰旦具告王人勸呼符呪治之痛止腫消竟不知何怪

閬州函書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塚石二異

伯氏常客温州金鄉城主砦指揮家造墓開基甚深中有舟檣卓立其木杉也去海尚遠又在山中不知何以有此又湖口山半着岸半入江入江者石壁萬仞嵌以彿剎意其土壞已爲江水齧盡所餘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二　三三

惟石中有鐵猫甚且大半化石二齒如爪鈎出石上二事與昆明刧灰無異由此觀之則邵子一元之説要自有譜也

屍熱

梅聖俞云叔爲陝西漕客卒斂畢他婢窺其衣其屍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於外或云不祥此當有重喪俄而婿卒

旋風失印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方用

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畫卷墮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惧北兵來襲亟走屯惠通鎮留吏求之乃堰水車涸畚鍤如雲鑿數尺始得

芟船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雲松江城廓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折而東落庠班董進卿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芟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順已患耳瘡乃曰此船來載我瘡果不療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

帛爐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敕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董其役方祭神焚帛帛爐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其倏然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興鋭多方擾民山東按察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鏡中人言

杭州舉人張洽未第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子同車切似鏡中所見問其姓名乃會稽張治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必同第即下第亦同耳逮揭曉果皆甲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杭者歿於任而會稽者死於家

水異

水化爲血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壖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咸通中龐勛作變湖水如凝血者三日未幾而崔公凶問至昔河間王征輔公祏江行舟中宴群師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至忽

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果破之禍福之離明也如是

水面瓦文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變趣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氷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葩牡丹長春萱草縢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海潮不信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磧宋方

幸其阽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己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汐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百神亦陰受職于胡虜而黙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謂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江嘯

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竭舟檝皆閣于途中露有錢

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弇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水立

春秋時水鬭於穀洛正德間直隸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

血水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裂流血舉家驚惶至暮町畦間俱是當道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筭又明年六月賊至杭州北門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垻河水亦盡赤豈非皆血水之所兆耶

田血

萬曆丙申八月初大雨長洲八都民見田間流下水作赤色凡數畝皆然少時而絶時方度田擾民故有此兆丁酉復大水淹田

土佳可食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先是武德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

曰今米貴人飢若爲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土至家拌麵爲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上並可食肅時在懷親遇之出紀聞

玉石異

玉馬齒缺

晉東瀛公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

尺許齒皆鈌騰以爲馬者國姓稱吉祥馬或謂馬無齒則不食未幾晋大亂出異苑

墓中石物

武昌戴熙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氣桓溫仗鉞西下停武昌鑿之得石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嚮發長川熙後嗣淪胥殆盡出異苑

白駒綠繫

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群馬夜輒踯躅驚嘶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自外來

圉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閤内時人見者咸謂之怪檢内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係穿之至夜輒脱置枕邊每或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渚宫故事

碁校書

汴都之南百里有周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爲人言或遇之多稱碁校書或云石押衙

石中男女

成化間澧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鋭鋭以爲珍藏焉此等雖善格物者莫能知其所以

石鬬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鬬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鬬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沈汗池中以碡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碡與臼復鬬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鬬猶不輟作

前作却或磕或觸硜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夫物有知覺故有鬬爭彼石臼之類無情物也悪能自鬬此石妖也古亦有之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鬬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宋紹興中樂平縣田隴數十百頃田水如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丈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墙毀樓二水鬬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刻乃解各反故處是皆無血氣無知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鬬如此

載在信史未可皆以爲誕

石長

揚州劉指揮家中堂方磚忽起久之突出一石漸長高四五尺

石佛

山西澤州有一石神妖物也淫具悉備婦人凡求子者不別貴賤輒往就之即娠焉嘉靖初陳御史郊詣判於此令民碎之野記

石魚

廣陵陳生往莊遇樵人得石魚一枚形狀可愛袖之

而帰是夕月白風清階前元置石盆因納其中以水沃盆水忽汎溢浪聲漸高久而不止一家爲之驚異秉燭臨視水已空竭而魚身略無涓滴生嘆曰妖由人興禍不自作留必爲患遂持碩石就擊之其鳴如雷破成四片腹内臼蟻數百飛走而出莫能名爲何怪也

穀食異

炊飯變虫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姑孰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日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虫其家人蒸炊亦爲虫火愈猛而虫愈壯寵遂軍敗於檀丘爲徐龕之所殺出搜神記

飯化異物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反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人以爲滅族之應鄭注未敗前藥化爲蝇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期年而卒

畜米化螺

唐光啟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畜米絶多一斗五

百文先定價後人擁俟開倉倉中悉化爲小螺子人皆驚怪

粉團變血

林司寇聰家一日火起雞窠不爲意後起屋壁器物牀褥間甚至起於衣衲林曰相煎何太急未幾病故崑山布衣沈誠學家嘗煮粉團一鑊盡變色如血家人懼不食取以飼狗狗亦不食誠學不久故太倉郭指揮梁家煮猪頭二鼻孔中湯噴起高尺餘氣不可聞無何梁故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海石閒氏王[illegible]

志異門

動物之異

黿中女

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江邊作魚簄潮落黿中有一女長六尺美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于沙中理夜夢云我江黄也昨失路落君黿中漸來合當去已而果乘潮出黿不知所之

土龍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丈餘無頭尾手足狀君王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流没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出稽神錄）

無指兒

宋廷評徐鎮監廬州稅河次見一小兒無指懼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好食人者也

馬判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馬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也入番雲南宣慰司吏纔辟掾湖廣省士啟嘗言其在八番時乘驛出鄉某所三更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判出江上不若毋行士啟漫不省即選馬亟行未至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肯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儒莫能曉而其意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意謂且死于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乃萬里遠客從吏夷方使有祿命前途不死如當絕無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小屋大竟滚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剌赤曰是之謂馬判又問何物搖手不敢對至三更前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胆敢越馬判來乎士

啟問馬判驛吏乃言此馬蝗精也遇之者輙爲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畧此于是乎書（出輟耕錄）

鷄作人語

宋度宗甚悟玄理嘗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恒籠着窓間鷄遂作人語與度宗談論極有玄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嘉靖乙丑金鄉書院側一皂隸家買一老雄鷄父留爲司晨妻忽聞人言含糊不可辨諦聽乃在籠中若云我與爾家無冤何爲單我在此妻大駭持刀叱之曰汝爲妖吾將殺汝鷄大言曰勿殺我我不

害汝家時夫自鄉中回聞之遂殺其鷄亦無它異

嘉靖甲午真定有人畜一雄鷄其婢莿苍以物駈之則作人言曰莿苍莫趕我其婢大駭曰鷄如何人言鷄亦曰鷄如何人言主翁出叱之隨主言以應乃持入報官將婢驗問應苍如前御史欲聞于
朝都御史周公金不從乃止

鷄胎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作

姨虎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敎諭于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當令猫兒三五箇巡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懼之出錄異記

五足牛

丙子歲有僧自京師攜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胯下短不能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牵于市乞錢人多見之又正統中劉原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其一足生于領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尤其賤者今反在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变者乎後二歲爲巳巳其言果驗

三角牛

嘉靖七年浦城縣西鄉民彭氏家生一牛有三目以灰瞎其中一目久之遂生三角懼以報官御史奏聞有司慮　朝廷考實畜于太中寺凡一年建寧合郡皆大旱僧亦苦其役官返牛浦城殺之天乃

雨俗云是旱魃所化也先是嘉靖二年吳中大旱七月中太湖居民見牛頭出水面者以百數踊濤噴沫數日乃絕然則牛固魃之異形與京房易傳曰牛三角茲謂賢士不足洪範五行傳曰牛土應室之象也

馬生角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怪而縱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于振擅權後有北伐之謀其應明矣

馬異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陜西天開門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馬生二角

萬曆辛丑春三月二十日某邑庠生周師昌云彼鄉有盧之孔者其子小字科兒往沔陽販馬見彼地有一紫色騍馬頭生二角長二寸餘色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鄉約報鄭州同知惡其多事責鄉約而不問馬

馬生卵

萬曆甲辰松江某村馬生卵破之中有珠此與萬曆戊子郡中大虹橋驢生卵同

狗出地中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蓊蔚亦似人間

群犬赴河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群犬數百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二三耳

狗變人

正德末沔陽滕十二家有犬白色馴養數年矣一日忽狂吠舞躍于中庭人禁之不止凡三時四足漸變爲人次則毛落尾脫具躰而首猶犬良久頭亦人形家衆惡而殺之吳汝忠說

羊犬同羣

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放養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于群羊隊中鳴吽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加至次日城中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迸断繩索而來凡擾擾二三日犬多羊少皆齧其羊識者知爲不祥後果有北虜

犬羊之禍

羊生人手

寧州貞寧縣見人牽一羊胸前有兩手抱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爲人因過悪致此縣令張元弼主簿尹良臣共疑之尹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衆人皆釋然

許僕豕怪

樂平許光仲之僕畜一牝豕凡歷歲每生豚必以十數満三月則出鬻累積二百獲利已多慶元初忽產數物一馬頭一人首一羊首一鷄首四足各有

他狀僕懼既而曰是必造業年深還債了足欲就屠宰以託化故現此怪耳盡擊殺之投於溪流而貸其母于屠肆自後不復豢養

豬産人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豬生二男一女一豬

異豬變白

成化二十三季寧夏衛某家黑豬変爲純白人咸以爲凶某獨曰此善變者也殺而爲牲是年其子汝礪登鄉薦明年登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夫妖不勝德蓋自古記之矣語云視怪弗怪其怪自壞某之

獨斷畧不經意其所養可知必其平日亦秉道不回者矣

豕羊生怪

胥門外韓氏母豕生子豕身人首又常熟錢元吉家羊生一兒通躰如人俱弘治間事也

十六年三月七日南昌縣民涂寛家豕生子一十二口内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林見素奏引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

豕異

無錫秀才馬寶家辛卯秋初羣妯娌共坐見屋角上忽有二巨豕目光炯然俄躍至地化小猪百餘不見寶就試提學歸聞之叱其家人曰皆汝輩陰氣所致世間那有是事言未畢二豕又見倏忽失去不知何怪也或云其家先年曾墮二羊于庭而子婦死殆亦不祥之兆歟或云斗神降家大吉祥

豕怪

[illegible]陽崇太里地名鍾谷翁媼家其下見黄水流出相與言聞長老言山有黄水者山精現此必有神靈焉因具三牲祭之曰母敗吾田有頃大雷雨一巨物如豕咆哮而出水隨之高三四丈人家田壞盡

惟此翁媼田尺塍不動嘉靖初年嘗有一人見水上一物頭如牛以矢射之不中怪怒而水潰合村八十家皆没今作巨潭云

狐登御座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上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廟亦應胡人犯闕之先兆也

貍丹

狐貍有丹吞之益人壽相傳朱晦翁讀書于武夷精舍夜有一貍作少婦求宿曰我山中某氏婦也慕

君有道敢以陋質獻翁許之而知其妖惑乃濕言諭曰謝子意厚然今夕門人有至者不敢奉留明夜可勿爽約婦曰諾起辭去翁詰之曰子誑耳必若重來何不留一物為信婦即吐出丹丸曰予子爲約不至則吾命且殆翁接入手即吞之婦驚怨啼哭而去曰今夕死矣明旦有牝貍死于三曲崖下翁後康強倍前聰明日益臨終鼻垂雙玉筯人云貍丹所致也是說渺茫姑記以資一咲

白狐報德

山東朱生以舉子赴試京師猝車道左以待夫馬食

息忽有白鬚老人跪拜車前生問何求曰我家中老白狐也偶出遊行爲樵者所得縛以賣我故出神求救于公幸有以生我前途三里即我厄地也生曰彼索價幾何曰得錢一千足矣因叩頭曰誠能活命必重酧德忽不見至前三里果有村民聚觀樵者縛一白狐求售生問價曰千錢生解囊與之乃抱狐縱之艸中而去及旅次一少年匍匐而見再拜床下曰身即是老狐願爲公僕以報自是日夕追隨勤渠婉轉甚可人意至科塲近三四日不至生謂其遁去既而歸曰我爲公求登第今年閑侯嘗塲言天符嚴不得入且曰此人他日只可作一府佐無大名位也然則公當坐監為上計耳生未信及試果不第乃肄業太學狐辭去生留之曰吾子孫多不能久侍恩府然有丸藥從仙翁處求得可賣凡藥治瘧痢幾味合而丸之今年夏秋之交二疾盛行以此賣施可供三年費用再拜別去生如其言市藥合千丸至秋京師瘧痢交作乃榜於寓門賣藥病人服一丸良已聞者爭來市凡治數百人得千緡計監中及歸費尚有餘云馬禎說

狐变老人

弘治初汴城張羅兒家歲朝具果餌供祖越兩日漸少張疑之夜伏几下窺伺至二更有白狐來盜食張急起迎狐狐忽变為白髮老人張即以父呼之食飲盡設狐喜云吾兒孝順爲之盡醉遂留不去凡有所須必爲致之甫三歲貲盈數萬乃搆廣廈長子納官典膳次子爲儀賓富甚既久張忽念身後子孫若慢狐狐必耗吾家矣乃謀害之戲指窓隙及物空中云能出入乎狐入復出試之數四狐弗疑也乃誘狐入甑閉置湯鑊內益薪燃之狐呼曰吾有德于若反見殺耶人而不仁天必殃之乃

公閱歲三百今爲釜中魚悲乎狐死之三日其家失火所蓄蕩然踰年次子酗酒殺人斃于獄又明年闔門疫死人以爲害狐之報云

侯秀才

山東尹公敎官也之官時道出驛舍假宿丞曰此有妖秀才爲孽宿者罕得生公曰我爲學官秀才正當是我鈐轄吾何畏焉丞不能止尹乃索燒酒燭果而憩更深果有一秀才冠裳而造長揖就坐公問汝何人何以在此荅曰我鄰家侯秀才慕公學問特來叅侍公曰聞宿此者多死君爲之乎曰彼

死于倖非死于僕也公曰有酒能同之乎因引巨觥連沃二十餘秀才稱快問治何經曰周易公因質以疑義談辨風生公又出果餌啖之秀才且嚼且談至午夜不覺沉醉遂就公熟寢公令從者舁所用書笥納其中以鎖鑰封之少選醉醒呼曰公勿害我吾乃太山老獮猴也昨爲岳帝所逐潛避於此不意有犯公寢公釋我我有以報公公曰君何以報我曰吾洞中有金寶無限惟公所欲公曰我無用此曰然則擇美姬以贈公曰尤不可怪窘甚乃曰公未有子我爲公之子以昌公門公曰女負心奈何猴曰神明俱在安敢相欺吾命已盡亦將受生於人間于公托身足矣公乃啟其封闃風聲蕭然視之其笥已空明日謝驛丞而去未幾妻夢一猴入室遂有娠始生之夕公兀坐無聞扣閽聲自通猴秀才見因忽失去遂生子後舉進士官至九列

獮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巾報云縣民家有鷄生一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獮猴才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璚

欲同奏于　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　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承　旨取觀何以應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猫改常

北夢瑣言左軍營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猫一犬猫犬忽謂美曰軍容今改常也

池魚躍起

眉州人任達爲予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

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地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
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説不以神守則魚
蛟龍所馭此殆是耳

群蛙化僧

有人見群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又曰檀越
可聽吾徒之梵音于是合聲而噪乃群蛙也

土肉

盧玉將閩壙掘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長
數丈大十圍餘蠕蠕而動剖腹內如猪肪遂以爲
臛甚香美壙謟一杯于是三軍盡食之臨海異物

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兒臂長大五寸中有腸無目
有三十足如釵股大者一頭長尺餘中肉味又有
陽遂虫其背青黑腹下白有五色長短大小皆等
不知首尾所在生時躰軟死則乾脆出感應經

人形馬頭

數年前有巨艑自海外飄至崇明乃廣中海商也其
人自言在海中時嘗泊一島欲登岏取火忽有人
形而馬頭者自島入水而涸以頭置船作吁吁聲
諸人中或舉刀斫其一首餘悉奔去度其必呼同
類復來亟解維張帆行未食頃有馬頭者百餘輩
跳、、又未[illegible]因舟駛莫能及

驅蝗言

米元章爲雍丘令蝗虫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禁
瘞後仍舊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
驅逐過此尉移文載保正之語而牒雍丘請各行
打撲收埋本處地方勿以隣國爲壑時元章方與
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虫原是飛空物
天遣来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責司知請打
回來傳者莫不絕倒夷堅續志

蝗死雨水

嘉靖八年中原大蝗六月初蝗自江北飛入南京
孝陵松柏俱盡初八日遂至吳中其飛蔽天故老
云昝所未識也高阜處豆竹無遺惟水田罕集民
皆鳴金鼓張赤幟逐去之數日生蝻遍路七月初
二日大風雨三夕皆死水中然汙田竟淹沒無秋

蝗音爲横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自北地飛來也徽州稻初成
窠苗常苦虫害其形如蚕而其色縹青既食苗葉
又能吐絲牽纏稻頂如蚕在簇筐稻之花穗皆不
得伸最為農害俗呼横音戶孟切虫記得紹興庚申汪

彦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虫為害者牒書虫名為横彦章謂四日有旨令恤虫灾第言徽州蝻虫為害不呼為横也按唐韵蝗音横則俗為横不為無本

植物之異

旄頭樹

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墜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自是以旄頭騎使先驅玄中記曰秦始皇時南山梓樹有一株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遶樹

伐之因而立旄頭騎

水妖

郭令公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瞚目燈下公了不惧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後數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尚在焉

草木流血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宗禮太府卿塋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于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帰則裸袒桎梏坐于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感之遺侍婢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荅使人去簾觀之姨于是固邀敬忠坐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輙遺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為相以吉温陰害有憾於慎矜遂構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

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祖宗之業于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出明皇雜錄）

柏木笛聲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水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水之紋理正如有人月下吹笛之象雖善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

聲矣

枯木開花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敝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閣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終開白花又吳江一汾湖里暇工一柳樹椿以安鉄碪者十餘年矣發長條敷華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

大青小青

陸通判嘉禾人洪武初薄游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祟擾以是微價售于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于前陸知爲怪叱問之二女白

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聲錚錚啓之下有石板石板下數甖貯黄白陸遂有之日以饒富後贅沈氏萬山貴產浩無紀極爲江南富族之甲　上聞之皆没于官 野記

李瓜

正德十四年已卯三月李結實如瓜其味甜其長寸 安慶府志

嘉靖二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三十一年諸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爲倭奴剽殺甚衆 寧波府志

楠木精

黄巖侯盧公嘗浮舟江上會顛風起舟師危之頻呼楠二大王云公問故對曰此地有楠木精往往鼓弄風波破人舟損人命最久公歸郡自撰文牒報水府乃期三日以木來届期命駕詣江上大集人夫縛木衆皆匿笑不逾時忽一木自樊口逆水吊首犇至公縛之登岸時正葺郡學宫曰吾不能作旌陽鎖爾欽樹且用爾作明堂柱因以爲宮左柱萬曆壬辰宮始灾然郡中兒童口語猶有楠木大

王之稱云

渝州蓮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内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昔齊荆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日不歇亦此類也 見吳均齊春秋

雙文蓮節

陳豊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豊以

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唱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有喜鵲過汙其上勃遂弃之明早有並蒂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勃大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豊来數即書其奇異以報豊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為雙蓮節見賈子說林

雙頭蓮

鄱陽高嶼就館于邑宰以無訟堂為學舍池中蓮生花雙頭丞賈熯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吳興鄉校肄業值廬後庭此花葉間隱隱有全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三　九

書先君姓名三字至秋獲薦迨延對為第一賈名安宅

白芝兆禍

政和中宗室士埴所居鋭軒忽生白芝數本于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咏歌以為和氣次年埴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走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于正寢附楣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肉芝

蘭陵蕭逸人字靜之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從道士學神仙嘗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烹而食之味甚美聽視聰明力愈壯貌愈少有道士逢逸人驚曰先生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晤如是逸人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後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趍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首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輕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弃之湖此正肉芝也

異花妖草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三　二十

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俱開始作金色又変黑色而褪諸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之萼結子黃色食之甜苦又瓜圃中瓜生雙蒂酸不堪食靖康元年棃樹生豆莢木香架生青葡萄可食又有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反啓視之每二片中生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華表柱忽生松一枝北向者生一大黃花如斗凡三日而萎又有童貫轎中水板上生穢草剗去復生宋幾京師果遭金戎被蕩異花妖木皆為灾應

物結異形

嘉靖丙寅之夏秋間人家所蓄菜茄及絲瓜江豆之類往往有結成面形耳目口鼻全相肖者次年世宗龍馭上賓隆慶五年遠近人家竹林多枯死次年 穆宗亦上賓占驗書云竹柏傷枯主人去斯言果不謬

宮室之異

玉梁觀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乃謀置一觀彰表靈跡即構殿缺中梁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達曙天降白玉梁一條光彩瑩目因

號玉梁觀魏武帝時遣使取之未至觀數里雷電大震裂殿脊化爲白龍乘烟霧而去没觀之東山下晉永嘉中有戴氏子偶入都木山下見兩座青石褚一白玉梁戴氏以手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斧敲之聲如鐘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戴氏驚走告人再尋求之不知其所唐大曆初有扶搖黃生因獵亦見後數數有人見之皆隱而不聞于人自玉梁飛去後其處莫能居皆爲猛獸毒虵所窟 出玉笥山錄

塔現影

建昌景德寺紹興元年寺塔現影甚可怪其始也倒垂其地不但日色所映之處而已凡一寺之内隨屋壁方隅闊狹高低小大無不悉其不知其幾千萬也大抵物之形仗日以成是日雖偏室隱戶僻陋之所太陽未嘗及者亦然至於罌甕盎杅鉢缾床几衣衾什器一切目所覩者布現不殊寺僧欣欣以爲佛示大吉祥越三數月反羅叛卒之厄城人死者什八九獨通判迯難塔上叛衆求之不得飢餓絶食一院子蒙其恩密知所在爲求飲食城踪跡獲焉又殺之因焚其塔而不能仆識有云倒影之沴主下陵其上信矣哉

平江塔影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此見之松江城中有四塔日普照日延恩日超果日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内却有一塔影長五尺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何來然又時有時無殆不可曉南都太平門外十里許一寺門外樹一旗殿門扃閉而竿影横亘于地此又理之不可堯者

聲影之異

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擴令塞之又湘潭界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楊官府樓堞居民舍宇影著壁上物物可數又福清紫微院三鼓後嘗聞院後讙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高山峻嶺僻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汾城

隋末築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敗如此數四馬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築城終無合理家人莫信鄰里哂之此後築城敗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後覆盛吾理于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瘞之瘞訖即板築城不復毀 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涯家異

永寧王相涯宅南有井每夜常沸涌有聲晝窺之見銅匜羅或見銀熨斗水腐不可飲又內齋床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于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瀝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出酉陽雜俎

怪聲如鈴

鄭畋生于邑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宅高敞虛閒人不可居每至昏暝聞于堂廡之下有聲漸起者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宇內至曉始息莫知 故有焦道士言凡二氣相搏為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爾徧撤室中廡俾其開豁虛明發洩滯氣然後復新其壁果妖不復作畋自幼志之後朋友有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器用之異

臨武聖鼓

秦桂陽縣閣下鼓自奔送于臨武因名聖鼓合有聖鼓城

鐘自鳴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上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對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上曰應在幾

日朔日在五日内屋三日南郡太守奏山崩袤二
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四方朔別傳

鼓槌歌

桓玄即位後朱雀門中忽見二小兒通体如墨相和
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数十人歌云芭籠
目繩縛腹車無軸依孤木聲甚哀听者忘帰日既
夕二小兒入建康縣閣下遂成雙膝鼓槌吏卒云
槌積久比常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
而桓敗車無軸依孤木也荊州以玄首用敗籠目
包之又芭繩束縛其口沉之江中悉知所歆焉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三　圭

佛燈花女

楊鎮于照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誦詩
不勝秋月斜石楼冷誰是相顧人搴幃弔孤
其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在
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爲楊妃建立
封妾爲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屋之驗之
幢中燈也

淮安鐘

洪武中二鐘不知何自闘於長淮中人往牽挈一鐘
入泗州一鍾淮安得之懸東門鼓楼上中街金環
聲甚濆遠後爲平江伯陳鋭以新城無鐘移置北
門上一相地師曰鐘移誤矣新城火形也大亂金
則舊城當衰而新城富巳果新城驟發而舊城日
替然鐘聲終不入新城亦異矣哉吳射陽說

銅釜鳴

國初沈萬山獻銅鍋三隻皆容米五十石其一留光
禄寺一留界寺一鎔爲三小鍋亦在天界永樂
中恒煮粥以唉禪流日不停焚嘉靖癸巳三月初
忽巨鍋鳴聲如牛一猫卧鍋蓋上爲搖入鍋中礙
時乃止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三　耒

琉璃餅異

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二十遇二墻
得一琉璃餅瑩徹如新餅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
餅口僅数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瘞之

桐魚異

陝西西安曺濂以進士知湖廣之黄州府黄有五祖
寺其桐木魚長二丈許晉時物也每齋時擊以會
僧弘治中一夕忽失桐魚所在翌莫日則又来寺有
蘋藻下多泥跡瀝漉如濯乃知昔飛入水而還也
里人白官騐之不誣欲伐而焚之或曰是琴材也

濂召匠作琴而無巧手乃取一琴示之微其規製頗不盡善而聲清遠可愛凡三十餘張濂得其十七至今有存者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四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志異門

邪魅類

鼠怪

山中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乃常鼠也夷堅志

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居深樹中翻石覓蟹啗之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披身于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卵而堅長三尺許內甚深五色鮮明二枚沓起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覩其狀盍

木客山椮之類也贑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起火合宅蕩盡矣

木客

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鉤利高岩絕嶺然後居之能斫榜索著樹上聚之

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取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與交作市井死皆殯殮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魚生肉遺賓自作飲食終不令人見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營伐船兵親覩葬所舞唱之節雖異于人聽如風林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艦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

王獻

王獻失鏡鏡在罌中罌纔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爲使燒車轄以擬鏡郎出出搜神記

柳叔倫婢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倫任衡陽王故第大明五五年忽見一脚跡長二寸倫有婢細辛使取水澣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拔刀喚婢在側聞有物行聲以刀斫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二十日婢病死倫郎移尸出外明日覓尸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囊鼠

李林甫將病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乃一大

鼠躍出化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乃以物擊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月餘而卒

翡翠吟詩

張確嘗游雲上曰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詩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限此別幾時逢藕飲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去矣

蜂化書生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

若真焉二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誠齋雜志

惟兆國亡

開運中將興兵卒吉州城頭有一大石如人面方三尺睍目多髮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覩之莫不驚異明年國亡之應也

怪婦

陳書載賀德基少時遊學京師於白馬寺前逢一婦

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白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朱子嘗言李文靖公沆一事與此頗類文靖寓京師時絕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云亦是言其前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會見其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犭畱怪

夷堅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犭畱音來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振禁中人皆云⿰犭畱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晚則自榻下滾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有與朱溫同寢者即此⿰犭畱也或者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

玉貞娘子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旦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着於堂壁家人近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

言我是玉貞娘子偶然至此非爲災禍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方爲啓龕至者絡繹程氏爲小康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貍化美女

信州永豐縣管村淳熙七年秋有怪興於一秀才家幻變不常或爲男子或爲婦人拋擲磚石占據堂宇汙穢床席毀敗什物不勝其擾喚巫師驅逐弗効乃萃道流設壇置獄効治甚峻群怪不爲動久

之化一美女夜造僕夫寢處凡歷數夕極綢繆婉
孌之歡然終慮其致禍陰磨利刃以待之迨復至
盡力斷其首携出外呼告衆曰我已殺鬼管氏之
人爭來觀看乃一大狸也

鳴哥

寶祐丙辰夏四月平江天慶觀厨堂後隙地守宿者
夜聞井旁索若人牽掣之聲意疑盜也往視則無
所覩就睡又响至六月漸入室掀盆翻盞終夕不
安如疑是鬼久則有聲嗚嗚然有道士郭姓者掌
住持職方啓户入房則其物先居其中嗚號而去

或分坐議事則鳴聲於足下久則相狎而不懼或
呼之曰鳴哥至冬則出入道紀堂道夕不止以法
驅逐畧無效驗來歲當建黄籙齋至下元預行奏
告其物在真武殿側作聲一兩夜後寂無所聞竟
不知何怪也

胭粉怪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無婦人空轎
也其家疑為所賺訴於法司拘舁夫及從者鞫之
衆証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
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挾吾入塚時
日已昏然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
墓中耳古人有胭粉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
皆妄也

黑青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
男女夜多露宿忽見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
户牖而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
或頭面或腹背被傷出黄水醒時覺傷亦不甚痛
數日遍城驚擾尋夜各操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
來輙鳴金擊鼓以逐之有王二之婦夜被一物乃

坐其婦胸上氷冷婦驚起乃被奪其孩力與互爭
得鄰居火怪始棄去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
修尾狀類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兼旬始息

三鬼攝女

寧波張昺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未到任時縣
有甲嫁女于乙抵乙門揭幞出婦乃空輿也乙謂
甲欺已訴之縣甲又謂乙戕其女互訟無驗前令
逮媒從諸人訊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所亡卒不
能決昺下車嘗行至邑界有大樹蔭二十餘畝不
可田欲伐去之役者咸以神叢為言昺不聽命役

夫戎服鼓吹執斧斤往去樹所百步許見三人衣冠伏道乞宥狀爲叱之不見卒命斧之樹果流血衆懼爲手斧之衆始盡力三日斷其樹樹巔有巨巢巢中有一婦人墜焉昏瞶欲絶命左右擁而灌之良久始甦問其狀婦曰昔爲狂風吹至一高樓與三少年俱食以美饌時時俯瞰城市居廛歷歷可指第無階下耳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是樹巢訪其家即甲女也兩家訟始解爲以其木脩廨宇所蔭地爲官田而悉毁諸淫祠之在境者寧波志

文靖辟祟

蕭山城樓下鄰邑學以怪物出沒人莫敢登魏文靖公驥家食時素落魄與諸士子決賭宿此無恙者釀金若干為壽諸士許之公既去諸十潛於齋中覘望之二鼓呵殿聲自南來一青面鬼首雙角坐肩輿冠服甚異從者百許人去樓數十步鬼卒窺見白云尚書公在此鬼似不悅云家去折輿而北自女墻下投富民周氏而息諸士怖甚掩閉不敢喘氣公安寢達旦不以為意明旦告諸生以鬼語乃收其金而出諸生莫不敬服潛訪周氏君家所事何神主人蹙額曰小女年及笄橫爲妖神所據夜必一來來則狂言叫詈昨云今夕與大王成婚要具花燭無如之何公曰我能治此鬼然何以爲謝主人曰君誠能驅祟當以小女奉侍巾櫛公請女出房索筆硯大書其衾云魏尚書夫人周氏書訖而去向夕鬼復自城而下見七大字驚云何處得此一卒前白午間老賊以女許魏尚書矣鬼歎叱而去女自爾恍如夢惺問其向來曲折都不記憶既而公來具粧擇日以女配之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女封夫人

羅刹鬼

正德末湖廣諸郡有怪作人家夜以魚網布門則畏避不入不設者必遭其侮害尚書某公致仕於家一日家人忘設焉忽一白衣男子由大門而入其子驚逐達於寢室躍入榻上其子褰幃執之於被下得大鯽魚三枚並長尺許投之湯瓶中突起化爲赤鷹飛至中堂時公方明燭坐鷹直下集公肩欲肆啄噬僕揮手執之手傷公面流血倏爾飛去人云黑青或謂此羅刹鬼也

神搜人長

紹興張益習儒爲弟子員嘉靖初夜卧小齋内見二蒼蠅自窓外飛集几上倏成二人有頃漸大長可七八尺皆以手撫生生喑不能出一語其一人抱其首其一人拽其足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與屋簷等又据二壁角拽之生昏然二人仍變爲蠅飛去生寐旦起頎加修三尺體骨雄偉與舊不同妻子大驚問之一字不復識聞於有司遂奏爲大漢將軍

余氏魈

衢州余指揮遷掌湖廣都指揮事府樓上忽如有人咳謦聲呼之而應彷彿見一青衣人腰束白條久之白日形見一美丈夫也問是何邪魅曰我非鬼乃天仙名其降謫凡世借汝家暫安期盡去矣余公弟年少與之交言戲謔甚褻其弟婦遂爲所淫力不能制惟余公歸避去出則又來家人亦不甚怪之嘗往鄰家遊嬉食龍眼以核擲於其婦鞋頭其人怒目視之忽歸余生問何以歸曰彼狠頭狠腦乃公不慣見之自是遂爲余公持門戶接客傺了不異於生人凡二年余生卒乃不見或云山魈之類也 謝叙事 邦用說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十

程老枕屏

鄉人程景陽夜臥燈未滅見二美女綰烏雲髻薄粧朱粉坐於傍戲調倫至加以狎媟程老年已高略不荅二女各批一頰拏撼之乃去明日視之傷痕存焉兒曹不知何怪久之因碎所卧枕屏方于古画絹中得二女蓋爲妖者亟焚之又彭聖錫取所藏名畫示人有宣城包虎帳未收暫寘櫥内其夕夢大小四虎噬其支躰至血流寤而疑其異展帳驗視與夢無差舉而售於他人

化鼠入倉

虞部郎中周仁德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閭及見之如十歲小兒模樣出一胳爲贄仁德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氏之車將適仁德問孔氏之車出於何書進士乃厲聲呼仁德祖父之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水面美女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游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美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花足履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裡蘆花色折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四　十一

得荷花水上游兩髫㒖瀟瀟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紀異詩

方矯亭集中有紀異詩二首其一云壬辰夏孟月既望夜入酉東隣季氏子年可十八九門外聞作聲逢逢似鼓㑹開門出視之四鬼捽其首踰墻更越樹勢若風雷吼捽至野廟中亂被老拳毆父母競號呼蹤跡竟無有親隣各燃炬訪覓遍林藪夜半忽自歸狀貌殊獰醜其身長丈餘見者駭而走腹大非故態瞪目且搖手母妻環問故稍語即閉口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四　十一

青紫色浮面縲紲痕映肘僵臥三月甦不能記誰某此理終莫詰語怪戒曾叟

盛氏怪

郡醫官盛嘗被檄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壬申夏四月盛罷攝攜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因憑而爲厲初有大自外㗭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大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即不見從此妖變百出器案互相擊撞牀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在室忽鑽千榻下杳不可尋一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猪瞥然遂滅諸婦嘗夜坐見牕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背奔避怪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屋端午日有醫生饋猪頭置杌上連作聲長鳴剖爲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饋齋饅頭者方持之内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爲徙居城中乃稍止後盛三男連死家俱患病死喪狼藉久之乃安

蕭妾魅疾

蕭騰有故妾得魅疾騰來乘間聽之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結愛梓林肆胡桃輕去覩逢歡羊口岸訝汝不識人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四　十二

李端失婿

杭州李知府端之婿夜起如廁不返家人覓之門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群吏遍索之不可得次日暮忽墜於屋上問其去來之故皆不能知視其衣服皆沾汚有黃綠痕若草樹摩戞者然莫知何謂

土偶聚博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

僉之真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夕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詰之具實言鄭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遍索諸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錢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絶夷堅志

窓下大掌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

窓櫺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黄水大書花押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求爲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曙哀鳴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犀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押手方縮去公後官至少保

鱧妖

常熟之福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弱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卬之皆應其家困憊之然亦因以致饒裕一日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之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其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於道旁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鱧死水面其首大如拳長可尋許詢其家子亦死矣志怪録及西樵野記

小姑二身

戊戌秋有從江右來者謂楊子曰南浦男子張某迎

婦李小姑至中途樟樹下少憩俄而起舁夫覺輿倍重相與自訝之比抵家二女自輿中同出音容粧飾兩小姑也舉家大駭里人觀者盈門二女互相詬彼指此爲妖此指彼爲妖小姑父母來亦不能辨其母曰我女臂膊有黑痣解衣驗之彼此皆有聞之公庭即逮至隔詛之各辨說如出一口或謂此乃野獸之妖須用狗汗厭之或謂張天師符能驅怪物用此二術終不能輸服天地間有事異若此乎楊子曰無異也鬼魅之事往往有之城南樹精能識神仙武三思妖妾不敢見狄梁公欲治

此有何難哉趙廣漢爲京兆有男子似此者趙分幽兩處各以十餘人守之絕其飲食越五七日一饑餓不能起一强健如初趙曰此妖也即欲置之県復忽烈風迅雷妖遂粉碎爲塵土其真男子漸漸有生後最善走日行六七百里壽至一百二十七歲乃坐化其事載在一刀屠記今試微而行之小姑當與麻姑並傳矣楊公黄郡侯蓉江也一女二身莫辨事誠怪然不獨此君子指小人爲水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故孔稱跖爲盗跖跖亦稱孔爲盗丘蜀檮杌爲賊檮杌亦檮備爲賊備横口

一時霆霹白日其爲怪何好而獨於怪詫哉

談鬼怪至

貞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計少頃入室中或爲員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而去三人惟退之剛直亦爲之動俗㗐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信也三人後皆不利

訛言

狐狸竊兒

弘治十八年春民訛言狐狸精至恒作六七儒生夜入人家取小兒心肝食之或傳某家曾見其處被爪死皆妄談也而人皆懼不敢開門而寢至風聲犬吠皆指爲狐盗賊因空西瓜而戴之或以豬脬畫人面夜入門隙人散盜得竊物以去人猶謂狐盗去非人所爲自京師至江南凡一年許乃息是歲　孝宗宴駕

揮劍墮音

正德元年民訛言蜀人劉烈反其初得天書古劍於石匣習其書藏其劍不動妻子固求一觀乃出其

劍繞拔鞘露刃其妻首已失去亟匣之乃止今春兵三十萬人有敵者把劍一揮人首悉墮地今將至某地矣居數日又云已遍江南矣又云彼原未出養銳山中他盜假其名耳紛紛不一不三年劉瑾專國毒流海内已而劉六劉七等横肆刦掠官軍不敢敵凡七年而始滅則劉烈者劉氏之禍甚烈也民謠亦近似哉

稗史彙編卷之乙百七十四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志異門

妖怪類

妖怪

孔子不語怪今予于妖怪之事乃力言之何也誠以俚俗相煽邪風盛行不得不辨知者或可少祛其惑耳鄭厲公問申繻曰尤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欲足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也王沂公作郡時訛言有

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時則鍵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紙熏爐置于門內用爲厭勝公聞之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爲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于境民情遂安妖訛乃止

銅駝毛花

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五色

鬼書壁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已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僉載

妖食兒

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楡柳于路旁成林搆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于行人官長者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子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子今夫禫矣將適馬嵬訪親因求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飯之謂曰今暮可宿此達明去也女欣然從之謂

曰多擾何安其妻遂內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針指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尤愛乃戲曰妹無親族作我家新婦可乎女笑曰身已無托願爲執爨王申即日貸衣貫禮爲媳媍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夜多盜不可關門即舉巨椽捍之而寢及半夜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云老人新得好媳媍甚喜何妄言耶妻復睡復夢如初申與妻舉灯呼其子與媳婦悉不復應啓其戶牢如鍵乃壞門而入有物圓目鑿齒躰如藍色衝人而去其

予止剩腦骨及髮而已

知古遇妖狐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漫遊洛陽居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博涉儒術不中春官選乃退隱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為事比有聞于張直方延之賓席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則直方將出畋謂知古曰能從予知古以祈寒有難色直方顧家童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聯轡而去出長夏門由闕塞盈雪如注乃度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

之陰麓日將夕馬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右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烟暝莫知所之俄而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依雪光赴之復行十餘里至一甲第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閽者覺之隔闔而問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崆峒餞之伊水濵馬逸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即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乃佇立以候少頃有秉炬自內至者引保母出知古仍述厥由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于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山藪豺狼接軫請舍外庭翌日知古辭謝保母曰小君鍾愛稚女托媒求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也知古斂容曰倘獲睠以佳偶生平至願保母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時則漻泬當庭良夜將艾因請知古脫服以沐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詢曰豈有攙搶之士而服從役衣耶知古謝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走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矣宿客乃張直方之

徒也復聞夫人叫曰急斥出無啓寇仇于是婢子小豎輩羣出逐知古四顧遙謝詈言狎至僅得出門已闔扉矣知古錯愕久之得馬馳走比及都門既見直方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復益其徒數十人皆持弓矢甲胄享以卮酒豚肩與知古復詣柏林之下則殘碑荒坎大冢十餘所皆狐兎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蘊荷鍤且掘且爇少頃群狐突出獲大小百餘頭以歸于時在洛敦化里第博士渤海徐公讜為予言之

怪附婢體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毘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即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詰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胡先就枕龐搴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龐亦不惧胡曰子見否不必怒我與爾同往訪之龐恍惚與胡同至一處如王侯第黛幙華煥廊廡間懸瑠璃燈光彩奪目胡與龐方携手而行至一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胡捨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歸

顧門宇悉閑鎖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明　胡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自是無可　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就璧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伺胡咳聲即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胡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惧爲所得擲板于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釘胡大笑道士悵恍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毘陵不復爲怪也一日胡謂龐曰來日有人携一女子來求顧汝可爲我得之慎勿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人携老媪一村女來醜陋可駭胡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金得之胡自是發惑此婢甚懽蓋怪附婢躰而胡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婦胡與婢生男女數人亦無它怪待制之猶子温孺言之後問之胡氏信然

毛女

元長從者見岳廟燒命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如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道寫其像以

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師公如此并模其像以見遺焉

靈哥

靈哥者山東濟寧猴也自言汴宋時偕一鹿習静於會橋山中三十年純陽先生過而哀之各賜丹一粒令吞之曰丹當換骨爲地仙犯水而死命不延忍渴七日神明完遂去而鹿違戒飲水死靈獨堅持七日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兖濟間爲人談禍福甚驗入　國朝尤神正統中雲間張公某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留學舍酣飲成人

形能琴奕其貌深目多髯着襆頭襴鞹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攜珍果羞相餉一日懐中出柑橘曰吾自洞庭山得之他日其幼子請見不許曰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肜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盖摩得猴毛云由此交絶嘗醉臥田間爲耕夫所獲束而擔歸將殺之道遇一士子哀之傾囊易得縱之草中而去其夕士子聞室中太息曰我大聖也貪飲露形幾爲野人𦙶中之味荷公生全爲覓一科第相報因人形出拜日以文業相勉君小試先以題告

及鄉試三場之支皆豫爲定擬遂領髙薦將上春官語靈曰其爲我求甲科乎靈蹙額曰不可君命薄吾向懇諸天神強獲一捷子今視我膝何如也因搴裳示之兩膝皆創曰拜乞所致士子固要之乃曰脱登第而身不保柰何士子曰朝登黄甲夕埋黄壤不恨靈喑嗟而去士子果中選未授官卒靈雖得延年術亦頼陰陽交媾以相滋益未免與美𦙶交小民利其助往往挈幃帳盛香火事之令問者先詣帳前禮焚心詞于爐少頃即聞帳中作人聲咳聲乃亹亹爲人剖析不倦嗜酒善談論恒語文士吾親聞孔子講易其大言欺人類此景泰中武功伯以都御史鎮張秋聞婦有奉以惑衆者執其夫欲梜之其婦求援于靈甚苦而終不語夫婦尤之曰仙乎曷不孚救靈曰都公威嚴福德左右有貴人扶擁吾得而犯耶又嘗托人販豆麥至江而覆　問之曰神靈戒禁行且安之弘治中濟有書生　貧靈忽降其家時有錢刀米鹽之助書生請其故曰待子得官言之當秋試日許竊題意以授去經月呻吟而返曰幾喪吾命問之曰棘圍百神呵護無隙惟一角稍踈吾將躍入而爲諸生

祖先所譁巨神靈覺焉奮一椎中股亟逃而免其諸不能爲力也書生後以貢知廣信屬邑臨行又贈五十金曰吾今可以告子書生惟命乃曰吾雖壽而神然不過外道小伎必得天師府符籙受之則上下六合無適不可而人神莫予侮矣子行爲我求一通然但稱子意所欲毋洩吾情洩則不惟無福且賈吾殺身禍書生敬諾而別抵任訪張真人坐定即索符籙不已真人諸焉留飯酒半又請不已真人疑之公何急也必有求之者書生初不言及辭忘靈之戒具以實告真人瞠目曰是物尚

無恙即瞑坐握訣歷數十刻乃覺疾雷一聲一猴頭隕于堦下書生驚扣之則曰我適遣將誅妖猴于山東此其首也書生大慟以袖裹其首乞歸作草軀以殮之事在正德十六年也約其壽蓋四百歲今所在有稱大聖媚閨閣者並野狐木石之妖其言終不逮靈哥之悟焉前外祖胡公說後吳秀才汝忠說

曹世榮

楊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裹于途啟之有白金五錢紙內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云拾得有褐世榮懷歸以汙巾裹置衣架上抵暮張燭坐見一美人入室咲呼曹君可還我銀世榮云無之美人乃固求榮指示之美人解巾微咲一顧而去曰書生真是貪財翌夕復至云與君有緣猥得相從遂留宿好合倍常其妻在榻懵騰不知覺黎明告去荏苒三旬至晝相對了不懼人父母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佐佐大學生有學行責之曰子心邪所以召邪作辨怪文懸于榻是夕美人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識我耳吾碎之亦不敢舉手良久云此書誚我我不可留即去明以告佐佐命移貼房門而美人不至它日出郊遇諸塗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毋相忘至日其人延佐同酌命世榮立侍其旁良久世榮因視堦下而咲佐叱之曰故態作耶有頃舉扇障面與堦下切切私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稱小遺下堦佐俟之久不至起挽之問何爲曰美人適來告別云因緣遽斷亦是天分此行永不復見郎君矣所惜者水裏來火裏去耳由此遂絶世榮求詩文以謝婦翁而水火之說則不可曉云世榮今尚無

恙應文薄說

畫女成孽

金陵士子薛雍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形見曰冥宮以子懇誠遣來相伴雍喜留宿婉孌如生朝往夕來家人皆聞之雍自謂奇遇詑于其友友皆嘖嘖曰薛郎多情能感冥契爲賦夢鴛詩美之已而雍日困瘁其父詰之以實告父曰妖也請道士治之道士奉王靈官甚神至是無驗語雍曰吾術盡矣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維其裾雍如戒明日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畫女

一紙其色綠在焉乃悟妻喪後日夕視畫而嘆精神感通遂爾成孽取焚之微有血出稚少時而卒

上清童子

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叩門求見曰上清童子寶元後驗之乃一古錢

汪進士鳴鑾

汪公鳴鑾婺源人以南畿解元登壬辰第與同榜某某游飲某寺見一處內門扃鑰甚固咸疑之問之且再酌未及把盃而火驟發躍出者數人即有赤面神擋于門公及三進士皆不得出死烈焰中火

異世間薪火氣甚臭不可當火息公尚未絕縉紳來訪者聞其口中火氣勃發而臭甚歸而死者又某某數人此五六年事不知其由

祛妖類

欒巴法斬妖婿

欒巴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脩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到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卻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後舉孝廉除郎中還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于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盃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船巴至郡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巴遂以事付功曹自行捕逐云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此鬼走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巴知巴來託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昔在豫章時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

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跡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在須臾書生自賫符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變爲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乃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害巴到來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出神仙傳）

費長房除鱉妖

汝南歲歲常有妖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搥鼓升

堂官吏驚怖見其來輙走一日費長房詣府君與坐堂上此魅適來府君欲避長房止之魅見長房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言訖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便令就太守伏罪魅即伏地向太守如請罪狀長房又付一札以劾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于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出漢書

王素除白魚妖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鄉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悟而

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容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稽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屬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俱至素家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江郎曰我不幸産此異物素亦未悟其母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鮮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踣聲震于外家人急開戸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刺素砍斷之投于江中女後别嫁出三吳記

元兆除画妖

後魏元兆能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画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妖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黄化寺画祟

狄仁傑辟妖

唐武三思時相州宋媪有女善弾五絃世之殊色號曰素娥左右言于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

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日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請勿召梁公也三思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寢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艷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

之皆不見忽于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因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以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寂然不應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然三思敬事仁傑之禮頓異平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出集異記）

韋子春殄蛇妖

臨淮郡有舘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森然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其光亦閉唐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客于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于地亭屋摇撼果見二光照曜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氷凍不可觧迴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即奮身揮臂驍然有聲其縛亦觧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開霽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之患（出宣室志）

訴帝絕妖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予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予乃爲文訴于帝帝監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寍

碎泥孩

宋時臨安風俗嬉游湖上者競買泥孩鸚哥等物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壓被孩兒歸置于床屏絲橋之上玩弄愛惜不

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相偎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而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蒐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中明日啟視之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爲怪遂碎而投于江其怪遂絕（出夷堅續志）

王尉戮妖巫

宋時太和袁文煇調湖南憲幹待次于家有謁士來

訪告之曰憲司有一疑獄不能决者三年聞君將赴憲幕願獻小忠衡有妖巫李生能以術斷人之頭里有劉氏嫁女于張去之日中途而遇妖巫女竟失首劉氏不知也至張親戚族黨㨾聚及扶新人下車忽見無首之女子大駭組拽媒妁僕從求白于官劉訴張則云張殺其女張訴則云劉以無首之人欺騙係獄者數十人前後因死者十餘人州郡皆不得其情君能平反亦是陰德衷聞之喜及任果有是獄未斷乃以是言密告之提刑劉希仁希仁委之縣尉二二君尉告病俄月餘不出携僕

至其地筭卜尉精于五行禍福如神里人皆敬之與之言曰吾里李巫有術甚奇不若更學之爲佳尉欣然托其人求之于李許以厚資李喜與之飲先以其僕試之李曰請回頭一覤則其僕無首矣尉恐李曰無恐且飲又與尉言更一覤則其僕首復存盖其法過三日則斷者不可復全矣尉辭去約以某日携錢楮來盡其術及期領卒同行尉先過其家飲酒極歡中夜令羣卒圍屋就縛搜藉其家有髑髏百五十个并其妻子悉以付官獄遂解憲司將妖巫一家弃于市

岳珂除妖

岳侍郎珂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數夜更鼓不鳴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血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謂今晚若再來當密通報是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携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來報守令提振携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即爲驚散守擒中坐取視器血皆真金銀公使入庫公用邪魅遂息出夷堅志

王文卿除妖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游至二美樓下觀者填塞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倉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被人挨阻迷失伴侶今無所歸士以言誘之欣然曰我不能歸必被它人掠賣幸君子憐之士人喜即携手與還舍半月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踪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入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所見婦安從得之曰以金買之友曰恐不然子當實告我我前日飲酒間見每過燭後色必变意非人類不可不察

士人曰相處累月烏有是友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謁之君祟渠必能言不然無傷也遂同往謁王〻一見驚曰妖氣甚濃勢將難治士人不敢復隱具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巧常佩于身不以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符置其首一置篋中士人歸其婦大罵曰托身于君久矣乃不見信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士初猶設詞以對婦人曰某僕為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置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應密訪僕〻初不言益疑之迨夜俟其睡婦張燈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元

製衣達旦不息士愈窘亟走謁丕師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寐第從吾戒是夜果熟寐乃如戒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請王師已去越二日忽大呌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

天師斬黿

大德戊午鹽官州南瀕古塘塘距海三十里地橫亘皆斥鹵比年潮汐衝齧鹽場陷焉海勢侵逼州治州以事聞于省府復加脩築塘岸二百餘丈不三日復圮皆謂水怪爲害非人力所能復都省咨奏欽奉玉音禮請三十八代天師馳駟詣杭州時合省官僚以五月朔就佑聖觀建醮五晝夜醮畢天師遣法師乘船投鉄符于江初則鉄符跳躍浪中食頃方沉風雷電霧旋遶于中明日視之沙漲日增隄岸復舊江心突起沙洑中有異物為雷殛死于上廣二丈長三四丈許狀如黿有殼省府聞奏于朝榮錫旌賞 出夷堅續志

怪避正直

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人自地間涌出耕者見之驚懼弃犁而走逐執耕者及縣〻吏遇之輙毆縣吏〻皆散走見縣令馬敵古又毆令令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干

亦走俄而仆于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旁所謂勾芒神者是已于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日十數至不能禦官吏惶恐令不敢復視事㞐數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乃曰爾無恐吾也我為爾盡食芒兒矣爾恭事我乃汎酒應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褒李責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其飲食嘗闔門自窗中出入有所請召則其長者呼王李而令為置吏門外為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

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曰爲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吾適至此已晚不敢見所賜詩賷未得吏去復至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衣中果然乃不敢復語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不撓號爲木强方棠巡按時恩如州界以職事從在縣衙獨踞胡床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堦下兩手扳階基首與階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號掣不放觸其躰若氷石有力反曳恩至所謂怪室者兩足入戶內引恩手長戶頰久乃放之一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三三

縣大驚令尤恐往來語曰巡都巡敗我裏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洒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侍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擘戶視之閴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誤禍至若何恩曰除去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余等謹退自後恠遂兩絶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

潘道士焚俑

國朝永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夕納凉庭下久之方欲就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曰妾本寺隣女名紅英爲繼母所逐故至此欲謀一夕之歡耳子華納之由是冒晦而來昧爽而去眷戀者數月子華寖以尫羸巫藥莫愈其父母訝之子華固秘其事適有龍虎山道士潘守玄過其門覺有妖氣潘入寺見子華病在床簀書朱符三道焚于道亭見至西廡冥器中一俑背書紅英二字服飾亦如之亟投諸火子華即愈　西樵野記

于謙辟桂花之妖

國朝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絃而歌忽聞一女子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十五　三三

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〻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絶女泣曰妾姓桂名芳華初許同里尹氏逾年伊家浪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若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語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爲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相公箕帚妾耳亨内之裁剪補綴烹飪燔寨妙絶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輙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

不勝正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寔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于此永別矣言罷杳然（出西樵野記）

判斬妖尼

彭節齋爲經畧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綉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女形忽有人教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彭判是爲妖物難拘常律奏聞斬之

黄金莊法殄蛛妖

建寧府人家有兩女姊適人因春首歸家與其妹同遊屋側花園方入園門有一蜘蛛真紅色墮其臂拂之不去女以爲恠意殊不懌歸感疾而死次年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言未竟此物墮其臂其女急回亦感病語其母曰我姊去年見此而死今我復見恐不可免此是一收聞黄金莊行法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水母如其言黄爲遣將發符令以符于竈中燒火須臾陰雲四起雷雨交作鄰人但見門前山旁空中一眞紅婦爲雷神所擊自空中跌下其怪方絶（出夷堅續志）

道人符誅蟒精

南中有選仙道場在一峭崖石壁之下其絶頂石洞穴相傳以爲神仙之窟宅時有雲氣蒙靄常有學道之人築室于下見一神人現前曰每年中元日宜推選有德行之人祭壇當得上昇爲仙于是學道慕仙之人咸萃于彼至期遠近之人賷香赴壇下遥望洞門祝禱而後衆推道德高者一人嚴潔衣冠竚立壇上以俟上昇餘皆慘然訣别而退于時有五色祥雲油然自洞　而至壇場其

衣冠不動躡雲而昇時至　門則有大紅，引導觀者靡不涕泗健羡遥望作禮如是者數年人皆以道緣德薄未得膺選爲恨至次年衆又推舉一道高者方上昇間忽一道人云自武當山來挂搭問其所以具以實對道人亦嗟羨之曰上昇爲仙豈容易得但虚空之中有罡風浩氣必能遏截吾有一符能禦之請寘于懷慎勿道失道高者懷之喜甚至時果有五色祥雲捧足冉冉而昇逾日道人遣衆登視洞穴見飛昇之人形容枯槁横掛于上若重病者奄奄氣息久方能言問之則曰

初至洞門見一巨蟒吐氣成雲兩眼如火方開口欲吞啗間忽風雷大震霹死于洞畔視之蟒大數圍長數十丈又有骸骨積于嵓穴之間乃前後上昇者骨也盖五色雲者乃蟒之毒氣紅紗燈籠者蟒之眼光也夷堅志

宅中有屍氣

休寧縣中有萬安街所居吳氏勇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師厭禁皆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下必有伏屍人居其上而襲其陽氣致有此祟乃命人發 水視二十八

遷于隙地設祭奠之甚 擲如息每見此者或謂之五通神爲祟不盡然也又光大夫嘗言湖州閔公霖宦京都時得一弃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也乃揭瓦推壁復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其陰氣已散故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五終

跋稗史彙編

史有典則有品流品流之作波屬雲委乃縉紳先生往往難言之至比於街談巷議豈薄其非金馬石渠語耶則何以不欻滅塵熄而傳之侈且久也夫史臣載筆左右職在潤色鴻業何暇刻畫纖瑣於鑄陛也

者定哀之間復多微詞又何以稱爲勢固不能無所諱避耶何如遺老逸民山癯野叟徵記博而叙述贍之爲得也禮失求野有以哉其間言人人殊揔之不離編記別傳而下十家者近是如樂資之記由陽王韶之紀安陸竹林賢士漢末英雄種種諸

作皆博拾前聞盍以新語足備後來刪述之資矣他若和嶠汲冢葛洪西京祖台志怪干寶搜神靡非托有於無雷同影附似不雅馴無足論列而雜然並陳淄澠罔辨非得一代宗工提衡而經綸之何以釆公曾之中經刋弘度之四部勒成一家言以

跋　二

垂萬禩哉學憲王公懸車甚蚤不獲罄其用世之志退而修通考一書捆載古今包擧因革業已偹金馬石渠之藏矣又以餘間旁收品流家數十百種鱗次而雌黃之其書自天文地誌國乘家猷下及仙釋變幻草木魚蟲靡不綜覈而各以類從焉大都掇釆其精寔而刋落其誣誕表章其菁華而掃除其繁穢嚴筆削於錙銖定去留於蒼素辟之泳員流者收珠棄蚌登荆山者拾玉棄石而後三千年以來品流諸子始皆卷舌逊攞指退矣夫膺騰掇波而濟水不若長年之駕衆楫也衝蒙涉田而致

跋　三

遠不若良造之御六逸也是編取材於千古而衡定於宗工豈若摘一孔雀之藻羽朊一犀象之牙角以僅僅資譚讙者比哉宜其紹荀李之流風直追典則而並駕矣乃學憲自名其書曰稗史猶然以街談巷議自處而不敢與董狐班馬諸家相爭衡

者是則學憲之虛襟也廷對鄙無所識中年苦病痱不自聊賴則間取品流諸書稍涉獵以耗永晝因亦竊聞其概偶辱學憲收之幕中令從二三君子後供校讐之役見學憲之筆削精確益用物宏而為力勤矣書成敬綴一言簡末以藉不朽云

華亭後學李廷對謹跋

南岳魏夫人傳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黙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請覽志慕神仙味眞耽玄欲求神仙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于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眞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

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眞人小有仙王清虛眞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眞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勑我授子神眞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眞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開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洛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眞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眞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眞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眞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爲太常所敕使敎于魏華存是日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眞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眞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

至眞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祕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眞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眞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鍾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脩之節度及

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眞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鍾陽洛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青虛眞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金拊九合玉節太極眞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欻之詞既散之後諸眞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塋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植天下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眞仙默示其兆知中原之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眞司馬

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連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祐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累感修眞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僊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遣飆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清童君太極四眞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眞經幷分別眞經祕

要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眞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眞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王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眞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

而男之高仙曰眞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君小有天中更齊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眞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四奏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眞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眞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初

王君告夫人曰學者嘗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景注敘青精𩚁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

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失仰擲雲輪揔轡太空手携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寶喻精論九玄之逸度汎萬椿之長生真言玄浪高譚玉清今則廻靈塵埃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于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盧散蕩斯邪慎之慎之仍云河東桐栢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頗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邈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兵火久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

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無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恢心消豁識念疾開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鑰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記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

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玉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越火務光剪薤以入清水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滌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尸解也足不青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臟

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眞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化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

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王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脩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侶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慾惡蕩眞甞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尼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眞人歸心於一任於求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眞之垗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有愠結之晒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民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眞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軺上眞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翹翫彼入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則可預使尒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微年邁八十貌若孾孺號爲花

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矣玄宗勅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顔眞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南岳魏夫人傳終

東白齋雕

光緒甲午
冬月重刊

在野邇言

吳紹瑞謹署

序

昔班史成書取材西京雜記說者謂小說家言實即史乘之嚆矢也然吾讀唐人說部見其文體卑陋不足以當作者之稱未嘗不廢書三歎焉吾友王君周卿以作史之才習通經之業顧鬱鬱不得志以終于是以小說之體例發史漢之文章成書八卷授吾讀之而君之經濟文章亦于是寄焉君既沒稿爲夫已氏所竊石印其一則傳之天下君之孤紹翌有刲股之孝方痛心于嚴君見背遽遭此變痛不欲生泣血而與予謀之誓欲傾其資產授之梓人既而書成愚方嘉其孝思爲文以傳之自顧才力淺薄因循未果紹翌持書請于予曰先人與先生交有年亦惟先生知之最悉書成無弁言先生其何以教我予受書而泣曰吾忍序吾友之書哉然非吾發其潛德則世之讀者不幾以小說視之乎憶吾與君同肄業學問相砥礪君嘗謂予曰經生不通算尙書春秋二經要難徵其實據君以長歷命吾推之超辰置閏君皆成算專責予之習算君爲我序算奎兩人天算之學蓋相

得益彰者矣既而君疏大戴禮成予亦有小正補疏之作互相探討意甚得也君忽以微疾卒予哭之痛喪我良友天何酷也繼自今經算之學孤予亦著書不成忽忽不知所之矣然而讀君此編則學問根抵文章源流不啻面命也且小學之攷據歷算之心得發前人所未發者往往于是編見之讀君此書直不啻魚之筌兎之罝善讀者足以自得之願或者不察以爲䇿故之學也齊諧之亞也是不知君之所學而皮相者也予烏能語以此哉書之體例詳弁言其所

以倉卒刻此書之故詳紹翌跋予但序吾兩人交誼之深而以予之所知者言非敢謂序也

光緒丁亥孟冬月江夏甘克寬序于姑胥旅次

序

予官遊京師二十餘年矣疇昔所過從者不乏瑰奇俊偉之士而胸襟之高曠見聞之博洽輒好著書立說自成一家言卒不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或者所撰傳記其軼時時見於他書何病其沒世而名無稱焉

同學王子周卿嘗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泛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浙西之學者未能或之先焉同治丁卯來應京兆試爲當今滇撫譚公所識拔力薦之未售居間益自憤發始以其文鳴一時名公巨卿皆慕與之交而不苟於進

取有古君子風後屢試不第
肆力於經世之學亦不求以一
藝名凡有関懲勸者見聞
所及無不筆之於書以備他日
輶軒之采即擬諸稗官野史
有過之無不及也既周鄉筮仕
吳下予亦歸老東湖音問疎
歷有年今夏五其嗣紹望

等寄訃耗來驚悉其先人於
某月捐館且述行篋中有在野
邇言一種遺命先付剞劂繼以
此書編次若干卷郵遞問序
於予予噫周鄉之畢生著作浸
淫乎古大家無待贅言而其卓
卓可傳者猶有經解策論天
文算學以及詩古文詞諸集

乃獨急於在野邇言付梓者
其旨微而顯婉而約言之皆無
罪聞之者足為烱戒予披閱一
過精理名言大有裨乎世教
人心讀者勿以其近而忽之也
光緒丁亥孟冬月當湖友人
孫蘭谷書於映雪草堂

在野邇言目錄

卷之七

卷之八

吳興　王嘉楨　周卿　著

鄷都令

某制軍者歷任封疆政聲頗著為仇家所刺卒於任所星使查辦其事逾年案乃結某大令選授鄷都縣將之任忽有顯官來拜閱其刺殊非素識者因其寓鄷邑內辭以他日見既抵任訪其居則無之境內有山俗呼為陰陽界有閻羅天子居焉邑令新至任備牲牢往祭既畢宿於山則前顯宦者至既接見則云

某縣城隍神衣冠皆時制紅頂花翎一偉丈夫焉若有所托者然寒暄數語而出令夜夢謁府城隍神候於庭忽傳某城隍至郎前來謁者府城隍升座貌甚威猛命左右取刑具至吏持簿查其事曰爾罪重前死於非命未足蔽其辜褫衣冠責之令驚而醒歸至署數日忽聞本府神召見趨而往則令審前事檢案卷依其律斷罰令某城隍幽禁三年仍回本任訖遵道而歸則某城隍躡其後請曰有事相托某子令於某省煩公致意罪孽重非誦金剛經萬遍不能脫厄也問其故則曰某實為某省總督也以進士起家由牧令擢兼省尙能盡職上帝頗嘉許之故歿而為神惟生平有一虧心事既遭匪命不知其冥責又如此所托事慎勿忘珍重而別一瞻顧間則一夢也事既洩或知之曰某制軍事也事屬曖昧傳聞異詞不盡述

夜行遇鬼

餘姚某鄉有店夥某者年終赴鎮收逋肩一布囊貯賬簿并青蚨五百道經宮塘時殘月稀星略辨人影

見道旁茅屋一間有少婦紡紗其間門半啟燈火熒熒照見顏色睍而過之數武聞有人呼其後曰某官人何深夜不憚其勞耶回視之即少婦也某心動乃返走入其廬狹窄殊甚無他人處坂床共坐以布囊擐于床側斜睇含羞入以戲言亦不知拒遂與繾綣既而曰君既無室能長聚否某訂以歸時從來聞雞鳴相與揮淚而別至半途忽憶布囊未取返至故處則茅屋無存荒塚纍纍見一塚棺木微露貌之布囊半入棺內竭力拖之不可得正倉皇間忽一漁父荷

擁至閭人聲影而祀之某告之故不少隱漁父曰此我亡女墓也以生前不守閨訓故迫之死而瘞於此不意魂魄猶邇邇也

老友爲嗣

長洲彭文敬公中年無子恆不自得有王先生者爲經計家務人甚樸誠兩世老友也一日公與談心深爲宗祧憂王先生云我爲君嗣可乎公知其戲曰良佳然何敢無何夫人方娠將及月王先生辭歸病且篤夫人產甚難王先生家與文敬宅僅隔一河使人

覘之則一息僅存耳公忽憶前言乃以數舟首尾相銜直達其岸繼聞叩門聲甚急見王先生三品服色肩輿而至入廳事不見內報夫人生男及長廉靜寡欲狀似王先生因號訥生實爲文敬長君領丙午鄉薦以屢次回避遂不赴春闈現爲吾浙衢州太守以功敘當得三品力辭之至今猶爲太守云

易名

國朝易名之典惟翰林出身得稱文近世尤重文正非

特旨不可內閣承旨擬謚學士十人名擬其一而文正不與上之中堂硃筆圈出爲定如朱文正湯文正杜文正曾文正皆存其六以進奉以理學名臣奉旨得謚後先相望數人而已滿洲阿公以人臣而謚文成周敬修先生彭詠莪中堂以不由翰林而一謚文忠一謚文敬是皆異數士林榮之桉文正本爲文貞因宋避仁宗諱始改爲正近世則有文正而無文

貞矣

鐵牌求雨

京師亢旱時多列聖以來恭逢聖駕步禱皆甘霖隨至故大雩之典不輕舉行也同治丁卯余館于譚竹崖六司寇家時大旱舉行三壇祈禱順天府邯鄲縣有觀音寺供奉鐵鑄神牌歲旱必請至縣得雨後鑄爲銀牌送歸寺有司以閩

乃請至

京師供奉不三日大雨霑足鑄金牌遣官賫往報謝

嗣後每遇天旱必請至無不應

占雨晴法

京房周易集林雜占云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巽化爲坎先風後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此最簡易法也又有拈字占晴雨法信手拈一字以起筆爲驗歌云點丶晴直丨雨蓋丶滂沱撇丿霧横一風雨不多惟有擾絲絲

連夜雨勾亅環𠄎午後唱晴歌又有點燈草法以火尽到底爲晴否則雨皆屢試屢驗

臨文應知禁忌

臨文必須禁忌非徒應試然也書中述前代事有兩年號並稱者如隆萬天崇是也本朝年號隨時所當稱道近則稱乾嘉嘉道道咸矣士大夫或不免爲此此亦不敬之由也稱

先皇敬稱

廟號亦不敢直稱之意近有稱

仁皇帝爲

仁廟

睿皇帝爲

睿廟者鄉曲之民不足深責士大夫往往有之不敢不敬告也

賊陷平湖城

咸豐庚申粤匪自金陵竄出時天災告變清明後大雪奇冷數萬生靈所係也張軍門丹徒死節賊遂奔流而下蘇杭嘉湖盡爲所據時平湖邑宰汪時甫集

團練並請調乍浦駐防兵守之至七月望日賊自嘉興東竄火光燭天逾時而賊兵至官軍於西門外萬程橋與賊接仗居民助戰同心協力婦女在家煑飯食爲餉縣官登城督戰至日晡時猶鏖戰不已民間饋食不絕於道不意土匪內應西門軍方相持而下而北門已爲賊踞矣時余方於危急時送伯父靈柩出城舟出水關僞旗已徧插城上矣後聞汪公爲百姓救出城不得死三日而城復擴屍徧地瓦屋無存余家二百餘間房屋盡爲灰燼傷心慘目莫可言喻

野狐氏曰賊自金陵而下所壞城郭以數十計能與賊决一死戰者惟平湖一城而已事雖無成功亦偉矣又可以成敗論哉

陰靈殺賊

余家居平湖而菱湖實爲故鄉賊以趙忠節公固守湖城恨滋深殺掠特甚族人死難者徧池中賊既據鎭有於吾宗祠中作偽館者死亡相繼常見有衣冠人往來其間旦夕不得安時有族人近鎭居者請至宗祠致祭服衣冠讀祝文如舊儀禮畢而出賊無如

何古人有魂能殺賊者我 先祖其有焉

紀蘇城事

本朝平寇皆有紀載雖野語亦信史也粵匪之難東南諸省官吏居民無一人不被其難事定有人作粵匪紀畧紀述甚詳有褒無貶書蘇城之事則云蘇州知府吳雲先期奉差至滬不知其何所據云

大難前定

幼時在塾中先從兄藹初與陳少春師言揚州平山堂有賣西洋鏡者看一頁需洋一元閱三日無人願問之有富商者姑往試之第一二頁則皆揚州繁華狀至後則避難情形不堪寓目入後則見無數妖賊持刀殺人又其後則見衣冠丈夫橫倒在地方驚顧閱人物皆失所在矣此言予親聞之不數年而粵匪之難遂作先兄則於庚戌初夏病歿京江未親視其事

古語可誦

文章有一二語足令千古痛心者展卷之下如聞其聲疑古人未嘗死也孟子篇終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荀息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陳文子之他邦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子家子曰凡從君者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諸葛武侯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又曰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韓魏公哭英宗曰天乎今上在何事不可爲史閣部報睿親王書曰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陸放翁臨終詩曰

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少時與友舉述甚多今不及盡憶矣

于忠肅示夢

天台齊宗伯召南夢于忠肅公揖之坐先生請曰公在景泰時專擅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耿耿此心淹沒數百載微子問予固將有說予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迹耳言訖而寤又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

先生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公之冤云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話中袁簡齋駁侯宗論謂公以社稷爲重故不諫易儲王山史方望溪謂身握兵權諫則必忌公而轉危太子二說也袁氏爲長及觀吾山此語而知公之未嘗無此舉而公之心可以白矣予謂公請奉迎上皇以理度之必不甘心於易儲方王袁氏之說可無論矣

塾師陷害 二則

予先世居安徽新安縣明天啟間誠齋公以父承達公從胞叔思槐公之任四明歸溺於海因尋親至江浙愛吳興山水清秀遂移居焉再傳而至承齋公以勤儉起家積貲百萬延晟舍閔姓於家課子弟待之忠且敬一日館中失去金手爐一隻置不問先生竟辭去留之不可時我

朝方定鼎鄭氏不逞之徒聚而將起事妖僧爲之謀閔遂嫁禍於我連累至萬餘人並連大姓凡與我有親者皆有姓名造册詣縣告變竹登沈氏前邱吳氏皆與焉大吏將督兵來捕幸大令廉知其情公得以

數萬金賄其册而焚之事遂寢全活數萬人衆欲舉閔而反坐之公不可閔於是得死牖下公臨終戒子孫不得與閔氏締姻數世無違命至嘉慶年間族人娶閔氏墜樓死又有娶閔氏者卒無後不知所終

丙子夏秋之交民間相驚以妖曰妖人至矣則皆走或於道路忽被翦髮辮去夜則被魘不能醒鳴金狂呼遠近相援官吏示禁不能止問其狀則無有見之者大江以南所在皆然時譚序初師守常州有塾師豕徒于家徒之父有因子不歸午飯者至塾往問之

塾師謬對曰看戲去矣徒歸至家詢之並未看戲復送之往請塾師責之塾師自愧其謬忿甚俟其去乃僞爲徒父遍妖人書相約某日起事遺於道適武進縣過其地拾之歸駭極密稟太守令遂至塾僞爲塾師友則塾師未歸因以善言詢之他徒始不肯言與之果始曰俄見在做紙起草稿未審何事乃於書簏中得之召塾師至詢其謀堅不吐示之稿加三木焉盡供其實請於太守而棄之市

殺姦奇謀

甲與乙交契深相隔里許一日不見如三秋焉甲遊幕遠省數年間音問間絕一日歸相與話舊懽若平生乙遂邀甲至其家宿於館連床夜話膠漆益深乙或就內寢必先以告甲亦歸至家次日則飄然復至終歲以爲常一日夜方半乙忽入內醉而怪之俟其出叩之故不答若有不豫色然甲曰情深如我兩人宜無不可言者若爲我言我且爲若謀乙曰我方入室至室中如有人因於窗隙窺之見鄰人與吾婦並臥榻上繼令婦起作湯圓子接吻以喂之狀甚狎褻也

甲囑弗聲并爲之計明日乙入與婦寢至中夜令作湯圓亦使喂以口婦驚疑乙不動聲色逾時而出甲令三日後再往覘寢微露其詞婦知不可隱泣然曰實花某嫗爲我言鄰人慕我願百金爲媒遂强就焉乙曰然則何由至乎則曰立竿於牆內見其末則至言已涕泗橫流願賜速死乙慰藉之連日共宿恩愛逾昔婦感泣返與乙圖鄰人出而告甲甲又授之計至夜立竿而鄰人果至乙欲遽入甲曳之口喃喃作語約時許曰可矣乙操刀入婦仍以湯圓喃鄰人半

入而遽嚙其舌舌半斷鄰人痛絕狂奔而出婦以舌授乙乙出急叩某嫗門云有急事相告嫗出乙以舌納嫗口抽刀刺其腰嫗仆地而乙携刀歸矣明日相傳嫗死狀並緝兇手不得縣令驗其屍則有斷舌在嫗口適鄰家亦以其子斷舌死狀來報官知爲鄰子强姦事已死不問飭兩家領屍棺斂乙與婦竟得無事實甲之奇謀也

汶上古蹟

癸酉小春余至山東道出汶上縣時表兄鄭田孫方

幸是邑留署七日庫中舊藏夫子履一隻長尺餘廣不過三寸底薄而小如包布而堅實首尾相稱首雙樑尾單樑中似黃緞或是深紅退色邊鑲色稍淡有黑點直文如織帶紋者微破帮後略有汗迹底有黃泥焉又有王招討鐵鞭重百餘觔高與肩齊鑲質而圓末稍鋭手執處以黃銅包之其上四角而頂平每面各有金字一曰赤心報國予亦能隻手舉之忠武如招討其功烈誠有不可磨滅者五代時一人而已觀其物想見其爲人遊於圃有荷池蘆塘界以小

亭連以紅橋北有草堂其額曰竹笑蘭言之室嘉慶丙子中秋茗南王士銘題蓋叔祖父遺蹟也申甫表姪云圃曠已久去歲重新之儀門之東有高樓一座相傳爲夫子讀書處其大堂後屏門終歲不啟爲夫子當年出入處故不敢啟云

大風紀異

丁丑五月大雨七日念三日忽起大風拔木壞屋無算長元學前石柱忽飛落遠地元妙觀殿庭古樹參天亦横折平地河中行船或被傾覆洵災變也

諧謔

林文忠公功業照耀古今夫人而知之矣然氣弱稍任勞苦則氣喘不已生平有季常之懼夫人鄭氏每臨褥必親視之時人爲之語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周芝臺中堂任青厰僕婢偶有不檢事時趙蓉舫在京多置姬妾未得一嗣時人語曰周芝臺厲精圖亂趙蓉舫發憤爲雌皆文人諧謔語不可爲典要也

死得其所

平湖文廟大成殿西偏梁柱間有匠人某某數字相

傳爲某匠人登高畫樑失足墮地死後人誌之於此野狐氏曰是何人耶當與刊黨人碑之石工并垂不朽矣是死也得其所哉

闖賊祖墓

明崇禎季年任邱邊公大綬令陝西米脂縣見闖賊猖獗其本籍實隸米脂訪得其祖海父守忠墳墓並在本縣城西二百里外相傳營葬時曾有異人爲之指畫以爲三世後當得極貴今則其言將驗若發塚剖棺灰其骸骨斷其龍脈則賊之滅亡必矣又訪得

民人李誠係賊同里曾爲賊祖贊襄葬事得此人引導則賊墓可物色而得有貢生艾詔者老成持重尋訪李誠使可托其前往獨未敢擅使乞制軍允行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稟報陝西總督汪公喬年其復札云讀手書具見足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足下爲功首云云隨喚艾詔面授機宜尋訪李誠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同李誠來見據稱伊係闖賊里人曾爲賊祖營葬今年月已深不記其處但

當日葬時闖開土得三空穴內有黑碗一枚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其黑碗者即賊祖也因換練總黑光正保長王道正率領箭手鄉夫入山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峰子時遇大雪山路陡滑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道崎嶇久絕人迹旋開道攀援而上又一里許見窰舍十餘處牆垣尚存即闖賊莊村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株大小墓二十三座伐六七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遭

年枯朽亦皆無黑碗時已晚不能下山遂坐舊窰中向火至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即李海也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即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用斧斫之榆斷墓開中盤白蛇一長尺二寸頭角嶄然隨取裝入黑光正袋中伐其骨其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六七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六七塚盡爲伐掘火燒林木千餘章悉行砍伐以斷其山脈賊墓既破賊勢亦衰此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事也後賊至藁人舉公以獻轉

輾隨行而始得生旋語在公自著餘生錄中

野狐氏曰夫以闖賊之勢流毒中國幾一天下不務修德以自取滅亡卒以竄死以公之履危道而能自全豈非天哉邊梅垞名長蔭同治甲子與予同館良鄉縣中殘冬積雪縱酒共話出此錄以示予予聞此久矣而未得其詳隨錄其大畧如右於以見

聖皇之興必有驅馳者也梅垞其族孫云

屠犬惡報

張小林與予言伊七八歲時有鄰人金鈴者喜食犬

嘗以藥幾手自膺之飲啖無虛日每出輒大吠尾之一日病暑臨危忽備服至廁啖糞作大吠聲而斃此伊所目睹者

周副將殉難

副將周公兆熊字輔臣四川成都縣人也性惠愛喜讀詩有古儒將風焉粵匪之踞鎮江也撫軍吉爾杭阿屯於小九華山總兵余萬青屯於京峴山兩軍東西相望爲犄角勢而公率所部守破岡子以當賊衝蓋城南也咸豐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吉軍潰賊犯公

營圍數匝公遣裨將出詣金陵向帥師求援與賊相持五日擊殺過當會水道斷絕軍士求飲不得渴死者相繼賊攻益急公度援不可待乃布火藥帳下具衣冠危坐暗然火繩藏衣袖閒命壯士彈琵琶調久不協公笑曰爾方寸亂耶乃從容手自揮弦賊疑不敢進久之知公虛實遂蜂擁而入公發火自戕一營皆燼賊衆之先入者亦隨而殪實五月五日也向帥師以聞

詔卹公武功將軍賊既破公營翌日趨京峴山將合圍矣適總兵張公國樑率師至戰於山下大敗之賊抄東陽遁去南路郡邑竟護保全公之遺裨將也裨將謂公顏色不至破禍公笑曰臣之死忠臣之不幸而幸也豈有顏色或與者予有老母子爲我求救可乎裨將歎息泣數行下遂躍馬突圍而出裨將姓蘇名如松丹徒羅志讓爲之紀畧如此

救世良言

昔人有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不在天道也奪其民時則不得耕耨矣王文成公曰兵荒之餘地方困苦

已極此時長民者急與之休養生息若施一些執戾已無人心且荒亂之後人必重利習見凶惡其心更薄急勸之仁厚否則外侮侵張易蹈戰國五代之轍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也又有一詩曰溺色多淫雨殘刑起暴風政苛山出虎吏蠹野生蟲蒙蔽霾如晦屯膏旱見虹忘危防地震貪利患河工逸樂與災疫矜夸召寇戎五十字中一部念一史盡在其中矣長民者盡奉爲官箴

詩可以興

李唐以詩學取士故其詩往往有關世敎詩史之稱殆不謬也楊妃詩作者最多人每喜誦長恨歌及連昌宮詞予獨誦元宗司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禁又何人二十八字為是題壓卷以其立言得體也諸葛武侯詩如少陵之萬古雲霄一羽毛何等超妙元微之籌筆驛一首何等鑄鍊他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又前後出師遺表在今人一讀一沾襟哀慕感慨使當日老臣盡瘁之情如聞如見誠可以興也後見溫庭筠

五丈原落句云象床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掩卷長吟不覺淚下益深恨天道之不可知也王伯厚先生云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陸放翁籌筆驛詩曰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何義門譏之曰詩欲兼具勸懲至此二事豈復可以對言不知二事對言正所以具勸懲也孔子曰詩可以興

悼亡詩

古今來悼亡詩汗牛充棟學者獨推元微之遣悲懷三章至情與哀後之作者一搦筆即不能出其範圍矣近世王次回疑雨集所載不下數十首隨意成文諸體咸備少時誦之不覺其痛憶道光戊申年陳少春夫子館於吾家時遭師母鮑氏之喪閱次回詩曰句句為我寫照我可不必作矣光緒乙亥及予婦章氏謝世自疚作病歿以及身後諸事每經一事則誦次回詩一一如我心坎中流出思一效顰以寫我哀

而珠玉在前遂為閣筆於今四載倘付闕如丙子秋予赴浙闈秋試時蘇垣謠言風起弱息無依揮別靈幃悽然墮淚出門惘惘吟此行誰復問歸期則詩句又被次回先作矣非此味深嘗安能言之親切若是室人嘗謂予曰他日去世君悼亡詩必有佳構惜未得見耳予曰我詩在疑雨集中子可先視之如或易此則薑橘之奠不可闕也今予哀逝無文悲懷莫遣他日及泉相見將何以報命

書院題

蘇州紫陽書院官課向例散卷自山長甄覈之欲整頓學規著為條例請中丞方伯廉訪親詣儀門點名當六七月間酷暑蒸人尺寸之地千人擁聚服衣冠提考藍汗如下雨寒士因數兩金遂至以性命相博誠可憫已戊寅八月初三官課題喜怒哀樂之未發兩節有人用蘇子由解曰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亦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

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云云卷交不知後居何等下課文題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命題之意非無謂也時山長年逾七十生一子不一年而有孫病歿悲憤成疾有一士人以言語忤山長每課必居三等為之語曰生老病死常列三等末歸寂孤獨士為四民先蓋因以老而無妻四句命題也

捐輸廣額

咸豐年間以軍務方殷勸民間助餉江浙士庶報効者不下數十萬欣然樂輸二百餘年踐土食毛所以報也朝議加廣中額學額士氣以振克敵之功實由於此蘇杭名城剋復勇夫悍卒瞋目奮臂旁若無人大僚急興文教與諸生講求經義不數年居民安睹如常設不務此將勇悍不馴之氣化及閭閻其禍不可勝言故謂文教之無益於國也恐非篤論也今

上初政朝士有以復舊額請者

詔弗准誠知其本原也古昔時增廣生員則有之不聞有裁汰士林也羽林軍能習孝經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可不務哉

四外秀才

軍務初平學使首先校士時少年初學皆來就試文理稍順者門取進學使批其卷曰文在題外詩在韻外字在格外進在額外時人謂之四外秀才

姚浣花詩

姚鳴杰字浣花歸安庠生家居菱湖以諸生從戎保薦訓導咸豐辛酉相遇於如皋縣署中時江北一隅軍書旁午不遑安處浣花詩目時艱作七律六首云

神武隆興二百年承平雨露載　堯天忽驚劫運紅
羊劫先見妖氛白虎懸遺孽閃誰招此厲養癰從古
不萌狩蔓延十省連兵禍滿目瘡痍涕泗漣　無端
飛渡泗津門元武勾陳宿衞屯三輔烽烟連象緯
九重蔡蹕依龍桃豪酋已自承中旨吐谷從教例外
藩四海一家何所忌廛閒交易患豺元　和親已許
契丹盟爭奈中原患未平瘈狗何人能縶縛兵狼無
地不縱橫蓄鉛應有奇材斷　宵旰惟聞　宸覽精
欲擬少陵諸將作轉嫌功罪太分明　大帥牙旗擁

上游將軍開府鎮中流東南財賦頻年盡淮海英靈
間氣留欲就偏隅圖進取好持全局運機謀行軍自
古尚從重不有長才孰與籌　年來民力亦云勞元
氣宜培國本牢漫詡英才超武老且求良策邁圭附
論何轉餉功推首楊可均緡利析毫幾輩飛騰看上
達　壁壘高學詎虛叨　十載干戈九土塵全家飄
泊海東濱乍傳村里都遭兀何處桃源可問津　有
小材安小就斷無奇計救奇貧謳歌唱後儻檢括耕
鑿相安　帝世民

在野邇言卷之十一

吳興　王嘉楨　周卿　著

獄案不可刑求

嘗謂秋曹獄案不事刑求亦哀矜弗喜之意也邇來
司牧者不暇顧此往往伸無禮之威以折服平民有
人為之詩曰無雲無雨又無風霹靂無端打半空未
必人心皆凜凜居然堂上烈轟轟傍觀聽者魂俱喪
當局聞之耳若聾若遇銅頭鐵腦蓋須防撞破老雷
公讀此詩者可以爽然自失矣

禪門語錄

禪門語錄有足以警世者初無背于經旨頁可誌誦
近閱雲棲寺沙門袾宏竹窗隨筆云世間釀酪醍醐
藏之彌久而彌美者皆由封錮牢密不泄氣故古人
云二十年不開口說話向後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
言乎又云財色名利譬如火聚於五物之傍一如乾
草纔觸即然者也一如木嘘之則然者也一如鐵不
可得然者也然而猶可鎔也一如水不惟不然反能
滅火者也然而隔之釜甑猶可沸也一如空然後任

其婚灼䫤自知亦不須戒行將自滅也又云夢中忽憶二尊人病且亟悲甚既而曰猶可爲也則稍自慰正擬極力療治俄而夢也復悲甚既而復自慰曰猶可爲也吾今此身父母之遺體也及吾尙存可不繼父母而行善事乎悠忽者其省諸以上三則凡立身行道者不可不知若後一說謂非聖賢之功用可乎書此亦可爲座右銘

骨牌詞

有人製骨牌詞鈎心鬭角結撰憑空言外亦有寄託

其詞云結拜天和地可嗑人兒郎早歸想當初火鍊金丹非容易原約的梅花開候到如今錦屏峯西紫燕雙飛一去三載音信稀巫山有夢書難寄恨天不到頭空將兩淚流五六月更添愁人兒好比黃花瘦他那裏鐵索戀孤舟奴這裏癡心還想梅開候難道三心二意把奴丟三三不見來二六好難挨天邊月滿人何在恁他二四將書帶一六將書帶三番四次沒音信歸四六郞沉醉在花街七弦琴彈不盡相思苦月落梅梢淚滿腮月落梅梢淚滿腮三五佳期四五安排久戀的人兒流落在天涯外空留下八寶珠環無心插帶

野狐氏曰嗚呼閨房靜好樂不可支奈何逐逐於淫博之塲而使閨中人獨守羅幃而怪春風之不相識也可不畏哉

縣志宜酌

上海縣志載朱錦投身潘尙書第其子游庠謀所以報潘潘還其身契使修葺文廟閣百餘年無有知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康熙壬子歿時文

廟樑壞視建造姓名則朱錦始知會元即其後身志其事者以爲崇飾寺觀以希冥福不若東家氏之靈爽尤爲彰彰是直以釋敎誣聖人文廟歲修自有官辦在潘尙書固大度優容使之知其所本乃說者以百餘年之後指同姓名者以爲食報然則於投身潘氏之朱錦仍何益哉輪迴之說烏足以爲訓果報者亦天地自然之理而已矣後有修邑志者宜斟酌之爲是

俞東生

俞東生者河南歸德人也依郭設飯肆時往他邑販豬恆數月不返妻楊氏美而莊獨居肆中初無苟行有隣人洪玉者慕其色而無可夤緣日往肆中飲并飯既畢付資而去未嘗睨視日以爲常一日飯畢寄衣包一事云有事他往約旬日來取婦收入篋中及期不至又月餘母家因近村演劇邀往觀之婦爲舊衣不可飾觀遂以無人在肆辭固强之不已乃解洪人衣包視之則女衣一襲時式而稱身既往爲雨所阻留旬日始歸衣則泥雨沾濡非復如前光艷者洪

適至難於返璧惶愧交深洪飲如故并不問匆匆而出次日復來不得已而以實告洪非惟不索故物且慰之曰子適無用姑留此可耳婦慚感之甚淚惟熒熒然而已由是兩相浹洽知己之感不在容貌詞氣間一日方闌夜深忽聞叩門聲婦往窺於門隙則販豬人至矣徘徊久之始出門既闔俞入室見帳垂下有男子雙履寘牀數語忿起謂婦曰子爲我作炊有遺物尚在舟次取即歸出門以階升內室屋上啟片瓦俯覘所爲時洪方熟睡婦搴幃入曰今夜不能獨君矣遂以菜刀斷其喉尋斃如割肉狀塊塊盛於筐置釜中以火煮之極爛傾豬欄中頃刻而盡滌其釜泯然無迹炊飯以待其歸俞攜一壺酒肉一觔施施而來閉門對酌宴笑如平常婦亦綢繆甚至既明俞先起視豬欄中遺骨尚存檢入小甕中封固而藏之室婦以猶他豚物也置勿問越三日俞親往婦家邀其母至令婦治饌款洽周至酒半醺婦持熟肉至俞執爵而言曰此豬圈中餘物也請嘗之婦驚顧無以自容母則啖肉飲酒盡量而散明日邀婦同歸俞送

之至河中流將所攜小甕啟而視之白骨磷磷然母駭極問故俞無言但目視婦婦急起抱甕入於河救之不得俞送母歸相與歎息而已

論金聖歎

金聖歎之事他書述之甚詳說者每因事而非其人并因人而廢其言殊非正論也予聞聖歎之將生也聞夫子歎息而生故以是爲名及其將遘難也夢見先人謂不出門庭則吉厥明治物以祭既畢時順治十八年

章皇帝遺詔至吳官吏詣公所問讀友生邀與其聽以所夢辭不克既出途中洶洶然欲迫撫院去吳縣任令弗許拏撫至關讀公所又於文廟鳴鼓慟哭撫院何人實吳國治也事已矣以驚
先帝駕爲詞時方三藩未定
朝廷聞變如其議悉棄市欲舉爲首者惟聖歎爲闘人遂罹大辟臨危其子往視之聖歎曰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蓋深自恨無妄之災也
野狐氏曰夫以聖歎之才不可謂不高惟其狂放不

拘輕世肆志遂結怨於世俗不務經義聖人亦惜之至其評論才子之文亦可謂文人之極筆古來狂放如金者代不乏人而竟以不得其終并其文而斥之成敗之見非所以持公論也可慨也夫

論相心

予昔從神相者遊叩其術並不爲六府三停岳瀆星曜部位學堂之說而諄諄以修心爲要予曰相果在是乎曰舍此無足言相請其說曰是謂相心今夫心有形者也心有形而不可見然一念善必有慈祥和藹之氣見於面發於動作威儀之間而吉事隨之一念不善必有凶惡奸險之氣發見於不自覺而禍亦隨之況乎陰隲之理有紋可辨有骨可揣有氣可識有色可觀也哉昔羅隱一言而換骨裴相一行而改紋呂公全活萬人頭骨生而益算賈公相犯孤獨陰德所致八十而生長沙信乎修心之足以補相也審矣故善相人者不相面而相神不相骨而相心同一貌也於仲尼則爲聖人於陽貨則爲叛臣同一重瞳也於帝舜則爲聖仁於項藉則爲暴亂損其陰隲雖

脣若塗朱貌如冠玉頭具燕頷足底龜紋何益之有向使不知修心之爲要徒爲六府三停岳瀆星曜部位學堂之說而妄以日花爲眼秀骨粗爲敦厚聲硬爲音朗肉浮爲發福而沾沾於清奇古怪以爲可相天下士非我所敢知也予曰謹受教退爲廣其意以爲當世勸

崑山逆案

洞庭山某翁木工也往湖廣作商販數年攜五百金歸有女嫁崑山道經其地別舟登岸鄉人有設酒肆

者邀與飲傾酒一壺不覺微醺出門天街小雨借蓋而行至女家見女無恙欣然入室各道近況女曰頻年辛苦背井離鄉能得幾何矣翁曰得五百金欲爲兒娶婦女自忖曰此老昏耄將瘠我而肥彼耶不使歸金將焉往遂治具供饌食畢時天氣炎熱邀翁澡身既至則沸湯灌頂淋漓徧身傾刻而斃割肉而埋之庭一三歲兒見之餘無知之者五百金攘爲已有矣初翁之登岸也囑舟子至洞庭將行李付其家數日後必返其子久待之不歸遂往崑山過酒肆而問

之主人曰而翁半月前過此攜一傘至女家迄今未見還也子至女家問之女背而與之言曰未嘗來也子亦漫應之良久女謂弟遠來倉卒無以供具殺雞而食之入湯伐毛兒從旁觀曰此雞何形似阿爹矣入呼外祖爲阿爹也女禁以目子覺據抱兒出曰我與兒覓糖食去者至茶肆問之一一得其狀遂同往擊鼓鳴冤官往驗視則石縫中髮辮出焉嚴刑訊之盡吐其實論如律

蘇省減賦

我朝愛民之深自唐虞以來未之聞也咸豐二年因粵匪作亂需餉浩繁不得已借徵山西陝西兩省錢糧民皆樂輸至於今民反歡樂之曰吾
皇已蠲償我矣蘇松太錢糧居天下之半皆由明祖恨張士誠之故十倍徵之
世祖入關定天下而蘇省賦減其一
聖祖遺詔又減蘇賦道光年間因水災林文忠公入告又減賦粵逆既平大吏陳蘇省民窮賦重又奉
恩詔蠲免蘇城之民言及此往往流涕不忍忘嗚呼

仁矣

周急致富

張小林爲余言嘉慶年間有織機匠謝某以所織緞匹交局支工食洋三元錢四百途遇友人悲慘不能言問之曰老母去世無以爲殮奈何謝曰將何之友曰吾有房屋數間售於某甲將索其餘謝與友同往某則悍然不顧謝忿然曰吾知爾家事盡在是矣他日我買爾屋無少悔與友俱出慨然曰我以三元貲汝何如友曰不足謝遂與友復至機局欲再支三元

局人曰爾工食錢已支足矣謝曰我有友人如此局
人因再與三元計足以爲殮二人欣然出至酒肆友
曰我與汝盡飲諸飲酒三巡醺然而出至半途資斧
已喪於虹橋痛哭覓死謝亦願與之俱死有乞丐者
捫虱日中喟然歎曰親歿而猶懽飲若此無戚其財
之失矣怪而問之丐曰資財在此吾將爲博資矣出
以授友二人涕泣受之盟爲兄弟而别一日有人詣
謝所曰爾織工甚佳何不自爲之謝對曰無資其人
曰如何而可以興工謝曰必百餘機計銀千餘其人

欣然許諾謝得資開張亦無甚得利時有西商知謝
名於茶肆顧之甚相得約某日至謝處定貨若干付
資錢若干謝歸以其資財買後門坑厠爲己產市猪
頭香燭以祝路神路神江南所謂財神也隣人或窺
之見謝夫婦陳祭品祝於厠前聞有聲則滅燭而他
逝或以告其人其人問謝謝曰誠有之則請觀其藏
金謝出元寶一枚色黑而味臭其人以爲天授也益
資財五千金令作母重日西商至則以所織緞匹後
門出而前門入源源不絕西商大驚以爲巨商遂借
資數萬金自此成大富謝謂丐者曰乞食豈足爲久
長計遂贈以厚資使爲本後亦成巨家至今兩姓緜
延不絕或曰謝所買之屋即某甲之屋也友人因謝
亦資財冠一鄉

天道忌陰謀

天道最忌陰謀故陰謀之禍甚於橫暴宋之代周名
爲推戴實則趙普計也禪詔豈倉卒能爲黃袍非一
時可得陳橋之役千古疑之其後楊璉真珈之禍報
亦慘矣陳平出奇計以佐漢高坏土未乾諸呂亂作

幾覆漢宗而陳平之後不祀忽諸故平曰吾多陰謀
是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誠哉是言故以心計
起家者其敗愈速天道可知矣

七筆勾

醒世語貴新警一涉果報之說觀者倦眼矣偶於舊
篋中檢出隨園七筆勾頗覺新穎錄之其詞曰乍寫
輕浮時樣高軒掛四球輿役如强寇擡倘野雞溜哚
俊僕似粉頭衝前喝後一派虛假排場真令人眉皺
因此上把祖父圖形一筆勾納監加州候補封条門

外厤品頂不離頭年家帖亂丟咪官銜燈似斗儼然
顯冑恨不得開道鳴鑼方覺財神茂因此上把科甲
紳衿一筆勾攀仰紳儔加意逢迎禮貌周慶弔儀豐
厚其實拉來湊咪路遇舊親友虛情拱手惟恐沾窮
臭忘卻當年垢因此上把故舊人情一筆勾搖擺遛
柔來往高門好興頭某宦今稱壽某喜宜當候咪赴
席不停留餅茶郎走忙殺東人闔席皆翹首因此上
把歲月光陰一筆勾遮飾文詞初學謙恭禮不周腹
內全無有筆底何曾究咪也者知乎否粘牙隨口奏

句歪詩思入高人彀因此上把實學眞才一筆勾五
月蒲榴終日秦淮遨容遊清曲開船頭火食舟隨後
咪先自去調和佳餚美酒恨不得暢飲呼盧弄得個
精無有因此上把家宅田園一筆勾花宛青樓歌舞
場中樂事稠蔑片老索頭生且陪茶酒咪多少個中
人迷花戀柳染成惡疾身難受至死方丟手因此上
把性命形骸一筆勾

科名異數

仕宦而至將相讀書而至鼎甲此人情之所榮而今
昔之所同也宋世殿試先送策頭謂之溫卷我
朝則糊名閱卷無先時請託之弊故得之者尤爲可
貴雍正癸丑科殿試進呈十本
上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有古臣風因拔置一甲
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子若靄也
上悅遣人諭廷玉廷玉再三[illegible]云天下人材衆多
莫不想望鼎甲臣蒙
恩現居政府而臣子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心
實有未安倘蒙天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

上曰汝家忠藎積德有此佳子弟中鼎甲亦人所共
服何必遜謙廷玉跪奏云
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只算臣情願讓於天下寒
士求
皇上憫臣愚衷若
天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堦
更爲美事
上乃從其請遂改爲二甲一名當時士林聞之皆爲
感泣嘉慶十六年殿試湖北蔣立鏞以一甲一名及

第時乃翁散樗老人祥典方爲六司成向例子弟中
式非三品以上不具謝摺蘭相國謂爲非尋常
恩典可比次日携予赴園謝
恩蒙
召見
上曰汝子名在第三朕特拔第一汝家當有世德汝
子策問第三條論河甚通暢後路頗不應規書法亦
佳並
垂詢老母及家事甚詳叩謝出又次日至

國子監釋褐謁
聖畢詣彝倫堂升堂受拜親爲遞酒簪花當時榮之
後道光癸巳科長孫元溥亦以一甲第三名及第科
甲萃於一門尤爲異數也

老太老師

鄉會試小門生有帶見太老師之禮再推而上無名
可稱故亦不帶見道光甲午科會試將元溥爲順天
房考得士史致謨等十八人時父芷鏞爲少詹祖祥
塀以副憲致仕居內城西鐵匠胡同史公輩皆來謁
謁帖寫門下再晚學生稱老太老師蓋創見而罕聞
也

快雪

予外祖馮氏家舊藏右軍快雪時晴墨迹故名其居
曰快雪堂後眞迹繳入大內砌於粉牆以水晶蔽之
千餘年墨寶尙留人間因
宮中有快雪之名遂改其堂曰晴雪至今猶存其名
云

乩仙示題

吾浙鄉試之年好事者往往扶乩請示試題每有奇
驗然不能預測也道光乙未科乩仙判云論語盡是
題目當時皆六字連讀之謂天機不可預洩也及入
場題是不知命一章方悟乩仙所示謂論語盡處方
是題目也癸卯科題子曰加我數年兩草判云題在
白雲紅葉之間出語綺麗又非意想所能到矣

劣幕誤官

某大令奉委之任方伯薦刑友一人不數日忽報盜
案一夜連刼三家逸盜未獲遂撤任另委及到省稟

見上憲問其情形則云城外航船被賊用刀抉開船門竊取三人包裹事雖得白而新任業已接篆矣昔有人挑擔賣糖街頭無心踏死小雞兩隻有訟師寫狀云白晝鳴鑼連斃二命一爲訟師弄筆一爲劣幕誤官可謂無獨有偶

四人一夢

蘇州貝潤生孝廉積學有素當時有翰苑之目未第時曾夢入都會試有三人與之偕行其一爲周生也船上樹禮部會試黃旗揚帆北上意甚相得也謂是

科必售無何又居康了閱三載赴秋闈途遇一人若相識者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邀與語曰子何之且識余否其人瞪目良久曰曾以一夢遇君君忘之耶潤生曰彼二人者安得邂逅遇之乎其人曰吾於前次秋試得見之是科其人與潤生皆獲售三月初八日同會於禮闈號中各出酒食談飲甚暢舉夢中事一一符合後潤生以孝廉終其人姓周字辛庵爲霞浦孝廉就大挑爲福建縣令二人者亦未成進士云之四人者豈前世有夙因歟不然平生未及一面而先見於夢中何其神哉

論服六條

三年之喪經書屢見古昔聖人未聞有祥禫之說也自漢文遺詔短喪漢魏以來遂有二十八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說各執禮記以爲據不知禮記亦漢儒爲之也唐人有主爲三十六月者說者羣起攻之其典遂廢夫三年之喪天經地義所在何可以意爲之此末俗所以日偷也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使康成解

之當云子生二十七月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二十七月之愛於其父母乎夫聖人示民有終故喪不過三年不意百世而下皆不及三年矣可慨也夫故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禮父在爲母期屈於至尊也母猶不得比於父況妾子之於其母乎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重其所輕必致輕其所重尊卑嫡庶之不分亂之所由起也庶子之爲其母服斬衰三年是明祖始也

妻之喪同於母無乃重乎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言士

大夫喪妻往往杖者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為母期猶申心喪三年為妻期必三年然後娶禮意畧同豈他旁親之期所敢並與其說精切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承重諸侯之禮也諸侯有社稷之重父沒而以適孫繼祖服三年之喪所以承其重也今之時宗法已變大夫不世其家非諸侯而亦承重三年且於祖母而亦承之矣何重之有哉

無子而以兄弟之子為子人道之窮也為人後而不復為父母斬衰三年喪不二斬也此皆為宗子無後之說也今則非宗子而亦有繼子者矣有宗子僅一子而反兼祧於支子者矣且有異姓為子者也服制之變伊已何底

舅姑猶父母也白虎通曰親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所以次於父與母也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彼以我之父為舅我亦從而舅之權其同於母之兄弟也故別之曰外舅彼以我之母為姑我亦從而姑之權其同於父之姊妹也故別之曰外姑女子謂母之兄弟曰舅謂夫之父亦曰舅謂父之姊妹曰姑謂夫之母亦曰姑實以父母視其夫矣以父母視其夫則君舅君姑與在室之父母何異

產寶跋語

產寶一書倪佩玉之所著也海昌許珊林觀察以為生平所見治產諸書未有出此上者夫人衛氏以產難而歿故其為序也深究夫人之所以賴血氣以生

而血氣誠為人生寶也兵燹板毀光緒丙子張小林名振家重付梓余為之跋余深思珊林先生之言為有功於世不可以不錄也其序云人之所以生氣血而已血之所以生氣而已氣火也血水也貯水於釜厝火而烹之其烝烝然浮動者水也其所以然者非水也氣也火之用也故治血先理氣氣行血行氣滯血滯行則生滯則死見血之滯而攻之使下是徒見水之滯而激之使行也今之業產科者操此術以殺人蓋不知其幾也嘉慶癸酉余室人衛氏產後患瘀

滯醫曰是非逐以莪莣荆三稜不可一劑而神昏譫語則云藥輕不勝病益以大劑而氣上逆暴脫矣余是時初未知醫以爲證故不治但有悼痛厥後稍稍習岐黃家言得浦江倪氏所著產寶讀之過成郎中有患此者照此書於生化湯中加生芪一二兩恆獲十全他症按方取治靡不愈然後知前此爲醫所誤凡莪莣荆三稜之屬破血而因以蝕氣氣蝕則血無以生雖神奇亦化爲臭腐而生化湯於行血中理氣增以生芪氣壯而血以行以生故能奏效若此也余

旣悼逝者之不可復作閔醫之庸頊承乏平度聽斷之暇因取是書畧加刪潤鏤板傳布俾業產科者有所據依毋徒以破血蝕氣之藥殺人也嗟乎是豈獨產後然哉四明高鼓峯論治血證以固元湯先冋其氣湯中重用參芪而今世粗工惟知用寒涼直折重遏其心肺之陽馴致生生之氣絕而不可復救豈不悲哉附著弁言爲世之治血而不知理氣者告焉倪氏名枝維字佩玉號鳳賓雍正六年成是書向無刊本余友趙文學魏寄睎寫本弁之篋衍二十五年矣

生平素見治產諸謬未有出此上者洵可寶也道光壬寅海昌許槤序余不才見先生憫世悲夥之意發端數語已足以扶翼世教遂爲之後跋云海昌許夢林先生爲勤齋仲兄之外舅嘗從兄赴省試一再謁先生於行館侍坐之久如被春風心焉慕之今先生下世十餘年矣讀所著文想見其爲人平江張先生小林以儒術世爲名醫嘗出產寶一書示余蓋即先生所訂正而自序者今將付梓以惠斯世竊維先生道德文章載在史志余何敢言惟悲憫之懷隨所著

而發見觀此書之序於庸醫之殺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余草茅伏處無所表見於當世獨深誤庸醫殺人如庸臣僨國終至不可治而後已是書一出師其意而行之凡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皆可蘇起不特先生所心慰而張先生有功於世亦非淺顯謹跋數語用志景仰他日者吾與草木同腐而是書尚在天地間苟得附於青雲亦余之所深幸也爾

吳興　王嘉楨　周卿　著

艮鄉紀遇詩

詩所以備輶軒之采太史所陳民之好惡系焉余在艮鄉幕中見有人作五言詩題曰紀遇其詞曰長晝靜無事閒立傍疎籬有翁蹀躞來欲行還遲遲肩聳腰傴僂遮體無完衣老骨瘦如竹嶙峋撑空皮小憩綠陰下無語撚霜髭似含無限愁咸欷頻噓唏我憐翁憊甚長揖前致詞問翁何若此膝下豈無兒其中

必有情敢請細陳之我問未及止翁聞雙淚垂自言七十六住家西山西老妻下世早煢煢影獨依前歲關西戰一子充王師痛哭出門去屈指三年期其存與其歿路遠信久希夢兒昨夜來顏色甚離奇殺塲鋒鏑險想已歎輿尸悲哉異地鬼永無還鄉時兒死亦無傷命舛自怨伊可憐媳青年永賦長相思媳性最賢淑受貧無怨詞為我助饔飧紡織日孳孳荒年擡價貴米粟敵珠璣費盡三夜工不足　飯貧亦有田數畝力薄難弁治更兼天亢旱雨澤久不施稼苗盡枯槁滿地生荊莢若此命之薄已足使人悲孰料催科者猶自來躬追洶洶叩門聲吏猛如梟鴟豈敢抗國課其如饉與饑告以交納難不[illegible]加鞭笞縛去見官長撲倒立鞭笞竹杖泰山重刺骨如針錐壯年亦莫受何況筋力衰迄今歷兩月瘡血尚淋漓殘軀料難久不日溝壑貽凡此顛連情懷之訴向誰今君問梗概我畧說流離吁嗟蒼蒼天好生長仁慈何畀干其怒艱苦至於斯我聞此老言不覺心慘悽爰操三寸管記以五字詩為問當道人此情知不知

苕雪谿堂圖記

莆田郭蘭石先生名尚先文名冠一時書法尤勝與先伯父講泉公最友善書名亦齊時人謂之王郭仕至大理卿而沒嘗為先祖題苕雪谿堂圖記云苕雪谿堂圖者性餘太守移居拓山當湖間懷菱湖故居因取東坡詩意作為圖也昔隱侯修史廬止足之編希夷度人引勇退之士故知閒居之賦未忘競心樂志之論猶託虛擬乘御徒之志則朱門共蓽戶同觀宅沖澹之任則蘿薜與簪纓竝適太守越中竹箭王

氏烏衣先觀察卹召雨膏淮揚保障以灑沉災為
庭詰以讓吏急病為家風太守研繹父書明習河事
乃官別駕仍職宣防馮鱎常和薪樓必屬疇其幹濟
當繼印川采其臚陳足補金鑑三十載無息事億萬
帑無虛糜顧以年比廉頗不因人而强飯才雖馬援
肯自矐手據鞍太守去而飛章日聞籌濟孔亟是知
非無上策貴有治人也布帆無恙松菊猶存屋更小
于牽船庭未容夫盤馬乃營履道之新宅為通明之
移家期水期山一邱一壑憔麥兩壟落葉半牀鄰則

讓東讓西友則求仲羊仲每荷香雨後蟹熟霜初集
安樂窩傾眞一酒校訣鵝之秘藉蘭涉亭之奇觚吉
金樂石几格蝌羅茅薦釣輪軒檻互設顧當行樂之
地彌憶先人之廬肯構之貲深巳循牆之指遠矣僕
雖古其廬今傳為畫者王摩詰之詩廬鴻一之贊隱
逸之宗也蘭亭繪其流觴西園寫其書石興寄之愜
也若乃四序功成一廛身隱慰伯生臧爲之願符永
叔鵾鷄之吟日月酒漿雲烟供養花竹和氣魚鳥親
人閑金經草玉露世仰温國方葉獨樂之園僕亦普
人願寫畫錄掌之記也

黃忠端公

餘姚黃忠端公名尊素字白安以忠義傳家先世有
為宋慶元通判者建炎四年金人再犯慶元守臣劉
洪道慨然曰奈何去社稷也城陷死之宋史載炎興
事漏逸者多故其名亦不傳明時有名犻者問建文
遜位與其友相約而死公其後也公萬歷丙辰進士
授甯國府推官郡中有湯祭酒號宣黨之魁者居鄉
頗橫劉官名沖斗置私獄殺人懸繩以三尺一郡懾

伏入為山東道御史天啟五年以劾魏奄客媪削籍
歸明年以講學被逮誣贓訊治公厲聲曰名山大川
清風明月皆吾贓私同繫李宗毅應昇頁病就訊公
代受拷掠一日五伯執巨纆睨視公問之曰上宮勒
取官病故狀矣公叩壁呼李公曰某先行候兄於帝
所南向北向叩頭謝君親賦正命詩一章就死有幾
瘂有淚胥門目惟取忠魂泣屢樓之句莊烈帝即位
誅魏奄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立祠公被逮後地震
數日朝天宮王恭廠俱災歿後有僧自阜亭來謁公

於道詢所之曰赴宛陵之任有扶乱者公降之曰吾
爲甯國府城隍神事詳縣志及家乘中公在獄中嘗
夢見三黑人入識者知爲遜國忠臣也著有遺集行
世倪文貞元潞云公之諫草欲仗買言失至陸語墮
新其風采蓋如此萊山黃子期爲潮神圖以公正命
詩句爲證說者曰魯哀公元年子胥諫夫差至二十
五年而越滅吳天啟甲子公諫熹宗至乙酉而明亾
子胥吳治之言公胥門之句至誠前知千載相望若
合符節公有子宗羲少有至性凶問至家公父鯤溟

公書爾忘勾踐之殺爾父乎八字於出入處宗羲受
教痛哭崇禎元年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公寃
比至客魏已伏誅又上疏請亟逆黨及會訊以錐錐
逆黨許顯純李實等帝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論顯
純等如律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葉公方靄以宗羲薦辭不就庚
申學士徐公元文以遺獻舉公徵修明史又以老病
辭庚午二月
上復以公問尚書徐乾學曰可召來朕不任以事也
如欲回即遣官送之乾學對曰前業已老病辭恐不
能就道也
上因歎人才之難如此公可謂有子矣宗羲歿六傳
而至炳垢同治庚午舉於鄉精究天文著書等身爲
今世算學第一至今世居餘姚

萬里尋兒

黃璽號小雷忠端之遠祖也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
外十年無音耗璽然曰吾兄不過在城內兄可至吾
獨不可尋及耶躡屩出門徑行萬里卒無所遇禱於

衡山夢有誦杭綵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既覺疑不
祥遇士人陳其事求占士人曰少陵春陵行句也古
舂陵今道州若兄其在道州乎遂至道州徬徨訪問
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心動
曰此吾鄉之傘也視其柄見小雷姓字益驚駭院出
相覷若夢寐詢之知爲尋兄來者兩人哭失聲道路
觀者亦泣下時伯震巳家道州卒挽之歸忠端之子
遺獻公作萬里尋兒記命工圖其形君子曰忠孝信
傳家矣不有悌弟安得有忠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於此益信

買辦枉死

某中丞陳臬浙時其姪卒僕往肆市物因爭價毆市人至死縣官置不問一郡爲之罷市人情洶洶中丞使首府勸之不可某公入見中丞謂之曰事至此唯君圖之公回署召署中買辦至曰我予汝五十金汝至公堂但承認鬧市受責數十即無事買辦利其金欣然受命公即升堂提買辦至問汝鬧市乎曰然曰爾何故殺人曰實出無心公拍案變色曰以官人欺

平民罪加一等即令刑房落供詳院請軍令棄之市事得已寃哉斯人貪小利而不顧其身亡其身而仍不得利慝之甚矣聞某公後升撫院以他事僨落職人曰天道未可知也

某都轉

某都轉因公至省冒雪前行北風料峭縴夫十餘人勉力牽舟狼狽實甚中有老者鬚髮如銀而顏如渥丹形甚矍鑠日既暮泊舟江岸進老者而問之曰年幾何矣曰我生至今再逢甲子已二十五年矣曰然則何以養身而精力如此何不使子若孫代之乎曰生平未娶安有子孫公曰若爲我署中服役不愈于蒙犯霜露乎對曰願甚既歸留之署服役殷勤所投皆稱職逾年命値簽押房夜宿耳舍微聞叩戶聲啟門少婦掩入燈前搖曳光艷異常問之實對曰予主人第三房小妹也憫君岑寂聊盡燕好老者以受主恩不敢非禮爲辭再三强之必不可女秋波斜轉漸迫偎衾不覺振蕩遂與繾綣生平未經人道驟遇此境不知所爲交戰良久急爲女曰有物欲出不出奈

何女曰此最微之物不可沾衾俟其出則以杯盛之盡泄乃已持入報公公遂服之壽逾九齡後老者因元精一泄嬰疾遽沒說者曰此公殆彭鏗之流歟采他人之精神濟其無窮之欲雖壽亦以奚爲

被拐生還

徐鍔青廣文從嫂之姪也爲平湖巨室其子年十六七文品秀異從師誦習一日至晚不歸使人問之師云早去矣候至中宵亦不至次早買漁舟徧覓河中皆不可得三日後忽佃戶送至問其故曰吾初在塾

中有人犬與語不相識若操舟業者四顧無人亦無房屋樹木中有石岸兩旁皆水焉其人在前不得已隨行數十里突見紅光一道頓失前境注目間人境悉見其人失所在所望見紅光者蓋一廟焉傍徨間人集如蟻告之故或曰此縣後底徐家也有佃戶在近鄉召之來彼此不相識送之歸而始述之如此愚意鄉間紅廟所祀正神非關帝不至此然非家有積德又烏能生還哉

肆師采生

上海某嫗家貧一子年十六舅氏薦某店學業店小人少僅師徒二人晚則同宿焉日市肉與之食愛護甚于父子積年餘歸省其母形神枯槁骨瘦如柴問其故不語再三盤詰始言師每夜含其陰物呼吸出精盡泄而止遂日以為常舅爲之鳴于官案未結

坐韋馱

韋馱鎮守山門皆金甲執鞭立焉惟慈谿上邱五磊山寺有坐韋馱相傳

國初時歲大饑寺僧數百人無處覓食勢將坐斃寺在五磊山山瀕巨海時有米商重載而來將近山下忽有金甲神以銅鞭指船頭船身倒立水面不側亦不沈舟人叩頭乞命船如故有知之者跪而請曰苟獲保全願以米賑饑神乃舉鞭舟平見神踏波前行舟從之至山前倏不見僧徒羣集方謂韋馱失所在至是始復故處轉相驚述商乃悉以所載濟僧遂得全活老僧焚香拜祝曰菩薩辛苦矣請坐視畢而起則神已安然坐矣自此香烟特盛

五磊寺殿前有古銅獅子香爐一座周圍細孔數十

腹空受香末無算以口納入旣焚惟一孔出烟餘孔望之朗然而已歲以端午一試常日則什襲藏之矣

小輞川

小輞川先高祖靜山公之別業也在九思堂西北隅枕小溪望之如舟板橋橫溪上旣入四面有窗可啟四時皆宜焉有亭巍然曰如此靜閒亭北有一堂伯祖鐵舟道人讀書處也有樹一株名將軍柏蒼然古茂獨立庭中堂簷木刻對聯云當門有樹將軍柏繞砌多生王者香皆伯祖遺跡伯祖號枉生又號天壽

子孝有小休息場詩集既行世爲亂兵所毀今無存者園亭不甚宏敞而結構精雅閒坐亭上恍聞誦讀之聲今則改爲龍湖書院書生肄業之所春和日暖時有遊人散步其中瞻望徘徊不知主人何處去矣

某紳

某紳者以工制藝擢巍科宦海遇迴風即衣錦歸居於鄉羣奉爲鄉先生廣置田里頗足行豪生平善靑烏術其鄉有貨其居宅者宅甚美鄉人或欲得之請紳相其宅紳曰是堅固不吉尤不利於君宜別圖之

鄉人罷其議數年莫有顧而問者紳謂主人曰爾宅果欲售乎對曰然遂以賤値得其宅宅中固有巨缸容數石爲百年舊物價値千金約某日來取及期而至則有矮牆蔽其前不得出主人請壞其垣紳曰其地非牆不利予初興作而即欲敗吾術乎能保吾無事請即毀主人懾其勢色然而出遂撫爲已有會歲大比有孫與試卜其鄉當有一售者計聞報日時築屋建柱撐三煞方爲白虎司令星家以白虎甚凶能制之則爲催官事既訖靜以待報日暮不至使人徧探之鄉人無售者有城中士人自省來借居近隣竟得第紳聞之懊喪而已明年疾卒子孫相繼而逝聞者引以爲戒

野狐氏曰此非術之巧而天以巧勝之也窮其術與造物爭權百巧中容有毫釐之拙適以自害拙亦甚矣巧乎哉

趙忠節公

趙忠節公予鄉之偉人也字竹生名景賢曾見鄉人敘其守城事蹟上之史館無待深述公沒讀其遺著

有所謂吉光片羽集者武林溫汝超爲之序溫字次言蓋在蘇之鄉友也篇首載在湖州圍城中親筆帛書次則在蘇州覆僞忠王李逆書次序溫次言詩大密遜絕命詩餘皆在蘇城與諸同難杯次唱和之作大抵與溫最多意雖不忘君父而杯酒懽會進退自由誰謂賊之不肯早全其節哉集中所載有同治紀元嘉平下旬與同人疊敘蘇寓煮茗清談致足樂也又元旦在如意館團拜上燈節叙飲酒春堂又次言行有日矣詩以送別諸作忠節之傳與不傳不在語

言文字即此以觀已見從容就義之非其素願矣且忠節所就往往取法古人其守湖城也糧盡援絕有類張睢陽之羅雀掘鼠而奪刀負去則異其被困蘇城矢志不苟也有類文信國然未嘗坐臥一小樓其遞絕命詩也又類文信然何取乎密遞至其報李逆書首稱

大清國罪臣此尤類史閣部之答睿親王書然時異勢殊何可仿效篇中所稱忠王李公諱將官未明順逆之理不憚與言末段辨洪承疇輩之爲二臣在勝

國之與

本朝來者誠有二臣之目若逆賊犬踞鼠竊何必屑屑與之言竊謂忠節之終至已死不可謂不忠惟其屈節蘇城遲之又久非無可乘之隙必待

朝廷有訪查之

命而始罵賊被害向使賊終不害之而返密防之忠節將何以自解此則不能不爲忠節疑更爲忠節惜也金陵有某生遇賊不屈死某絕命詞云四海皆淸土死事雖同其立言之間較忠節爲得體矣

附溫亥言

溫亥言詩附於忠節集溫爲忠節集序大旨以名位不相及先後被執至蘇遂得相識爲幸意欲托忠節以千古也古今體凡數十首皆呈趙竹生先生以駢詩自識於首云趙西令幽介疑啟冀聞喜學雕蟲取議畫虎難中與趙竹翁酬唱如小巫之見大巫東施之對西施方欲掩面而趨敢效捧心之態佐庭陛生固請附刊張咸池於洞庭不遺瓦缶釆珍珠於元圃兼收碔砆雖云附驥益彰未免續貂貽誚云云其詩

詞諸作識趣之卑陋類如此今亥言不知存耶否耶其同難諸友見於詩中者曰趙竹生曰潘松舟曰戴心栽曰馬少英曰葉梅伯曰徐少梅曰周書閣曰程梅垞之數人者不樂以姓名傳因亥言而傳之較亥言爲有恥矣

制科虛等

宋時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也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嘗入第二等蘇子瞻入第三等故其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

國朝廷試及學院校士皆列一二三等惟近年河南諸省中丞奏明考試候補官以文理優長者列平等即虛等之餘意也書院課士一等之上又有超特二等虛之以見朝廷責望之重超之以見大吏獎勵之宏

雍和宮

國學東為雍和宮世宗之潛邸也

高宗實誕降于斯典籍可證嘉慶二十五年仁宗晏駕灤陽遺詔云書載虞舜涉方古天子終於狩所蓋有之矣況灤陽行宮每歲巡幸之地皇考所降生予復何憾樞廷諸臣未經深考擬上竟獲重咎

人犬

蔣雲香吳人以丹青得名慷慨好友與吳雪堂交最深庚申辛酉間避兵秦興縣之麒麟鎮同居施氏寓吳忽病蔣爲治醫藥旦夕無倦容病且危蔣呼之不應死半日矣忽作聲漸又久而氣始伸蔣問其狀越時許而言曰危哉初覺氣升則痰塞魂出殼飄飄然若游絲至一洞入之昏悶異常逾時而出偏體皆細毛始悟已爲犬念老母無人養悲憤不自由以首觸石復清涼如故尋道歸乃蘇初絕時子呼我但不能應耳吳病漸愈奉母以終十餘年乃沒雲香今亦古人矣嘗於秋日攜酒持螯與二三知已飲爲述其事如此予友馬繩生賓耳聞之也

野狐氏曰輪迴之說儒者弗談懼其足以惑衆也不知物窮則變天道之常隨所觸而得生如花之墮溷也苟非一念之仁烏能出獸而復人乎於此知人而犬者必爲犬犬而人者卒爲人

犬人

犬固傑侮者也然以犬禦人是以異類伐同類於理有所不順故予家數世不畜犬而亦無盜賊之虞庚申春忽來一白犬質而不文逐之不去有食則食無則踞地坐有客來不狂呼但導客前行若接帖然聞

警信狂奔終夕不止家人各鳥獸散犬獨存拱失守三日而復瓦鑠滿地犬獨當門寢還視之則受數傷死矣因感其忠焚香三揖而埋之庭人之也當賊至時二僕後行一爲新至老僕曰劉汝有見其死於門者覓其屍不得一爲三世舊僕戴其姓導賊入吾室焚吾廬盍一則犬而人一則人而犬也

野狐氏曰天之生物也不擇類而賦其性犬之中亦有人焉苟無禮義忠信存於其中雖人何爲

周文彪

周文彪武林故家子納粟就微名將出山而沒有顧阿福者藉其名遂需次蘇垣作武林語不知者以爲眞周文彪也初光福顧嫗生一子曰阿福長而惡去之自傭于大姓家阿福爲村廟祝鄉村無藥店購藥數十種以爲不時需久之就廟門設醫肆鄉人病偶服藥而愈名遂噪積資成小康平生不識之無僅以巧言欺鄉愚試之都邑市廛間計亦售思行醫雖可謀利利終薄名而利利較厚矣遂挾資爲武林遊百計夤緣又通巨姓不賓不奴在士農工商間嘗以其術得與周文彪交甘言密邇以何意信文彪愛其才異于衆賓容得出入閨闥文彪妻固美思染指旦夕窺其意未有間也無何文彪疾歿衆客盡散[illegible]留與文彪妻通竊其符又于書肆中得周氏家乘遂悉其支派攜眷到省居于富郎中巷謁大吏標其姓於門居然周文彪矣理舊業復設醫肆於其居門如市切脈後不施方輒予以丸藥數服其價百千數不等鄉嫗來既問狀曰一服可愈價八金嫗之則曰非六金不可鄉人苦無力以三金買半服而去其所售即

市中所賣清甯丸也其欺詐類如此有嫠婦自木瀆來者羅裙縞袂弱不禁風望聞問切遲之又久謂之曰此病非數月不治往來殊不便有戚家可借寓否對曰無之數語間遂止於其家敗其節婦家固雄于資以數月不返來尋至城中不可得適周以室人交謫徙婦居水潭巷鄉人或見之以婦歸窮究得其狀繫周而拷之獲其所得婦資五百金令寫悔狀辭以不能書則呼保正以恐之叩頭如崩角毆之數十不得解有僚友過其地乞代書之印以其掌事得已酬

以二金不受十六金而受之經此變稍斂跡然忝然
往來廠肆中洋洋如平常人以其無知也亦莫之笑
予嘗過之茶樓衣服鮮麗帽簷綴僞寶大於錢手握
布袋玩漢器而如嬰兒墨鬚環唇上蝸附蛇行白頂
至踵無稚骨聲咕咕如虫鳴危然高坐同遊者皆左
右侍郎語譆譆以爲雄辯高談然士大夫無與立談
者其人可知矣
野狐氏曰予嘗泛舟西湖中見有少年畫舫載美蕩
槳中流歌聲嘈雜舟人曰此城南周氏子也先世曾

爲駔儈貲財冠一鄉今其家亦中落矣文彪非其人
邪吾聞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門上生莠伯有所以
身死族亡也至於嬴氏亂紀呂後代興祖德弗彰天
道可畏哉阿福以無藉之子起自里巷混跡衣冠使
宦海澄清無側足地矣其所遇亦幸矣哉

陶氏父子

長洲陶潤山先生桂門觀察之父也庭訓極嚴嘗服
官二十年猶不免於杖責公事親孝不以爲怨也道光
戊子應小試出令論其文曰今歲頗有望然不使一
衿無生還也案發兒不售公懼逃匿舅氏家舅爲部
郎妗氏貲其行令就京兆試領鄉薦捷報到家父弗
納曰予子出亡在外此非吾家子也親故代賞其報
乃已明年成進士觀政部曹歲索二百金供養贍稍
不如數則貽書痛罵之京秩清苦公積館穀所入以
奉無敢稍缺也膺察典出守四川桐川薦升監司權
臬事守家風常祿外一介不取也先生年八十餘公
亦五十以家貧故不能告終養先生念之切以書責
之曰吾與若老友行將就木獨不願一見乎若不歸

將以丁憂聞公懼引疾歸去官之日貧乏不能成行
大吏感其孝爲集五千金以贈歸以奉其父不私蓄
一金先生乃以三千金買田二千金置屋承歡奉養
雖孺子弗過也親朋知公歸邀飲於家既返先生曰
吾與若老友爾今貴飲食自樂獨不能共之乎以後
有飲以酒者公必謝親友知其情必請先生同行公
乃喜相與盡歡而返居恆服事時一不順必痛責之
罰令跪榻前竟夜其教子之嚴如此然先生待人
接物和易造人門前設縫匠鋪傍晚候得閒相約飲

酒數盃陶然以歸公仕蜀時或問先生令嗣近狀僞
爲不知而對曰附侍門吾不相識也先生既歿公年七
老亦不復出山課子孫讀書終歲不出遊右手以受
杖折其筋不能作書或以爲問則流涕不能言足
跡不入公庭有造之者無小大必躬送之門俟影沒
乃入曾文正與有舊誼軍政至蘇垣往拜之縫衣人
執簡以導談次問惟敘數年契濶而已公今年八十
餘精力如故古所謂鄉先生者其在斯人歟

蔣劒人

蔣劒人名敦復寶山縣人江南之奇士也道光壬寅
癸卯間參軍門陳忠愍公化成軍守吳淞口兼炮臺
宜移置他所軍門欲從之總督牛鑑與公不合且忌
劒人掣其肘不果移軍門中炮陣亡士卒死傷過半
千總某藏公屍于蘆棚下兵退而出之面如生劒人
痛失知己攜牛酒哭公於臺下作篤哭陳軍門歌牛
聞之益銜劒人時寶山知縣爲牛門下承牛旨欲生
致之而置之死劒人遁逃爲僧與小淸中丞視學江
南按松江問劒人蹤跡有司訪得之迫之行强爲應

試誠爲童子冠軍林文忠公慕其才辟居幕府不就
嘗以書往來商議軍務動中利害從其謀無不成殊
方異域山川地理風俗好尚靡不洞悉其詳著爲寰
鏡一書爲粵中富人剽竊而刋之亦莫之問肅毅伯
督師大江南北上萬言策皆當世急務特其才不可
小用卒齎志以歿所著詩文詞若干首悉燬于兵病
且篤遺書致應敏齋方伯以所著託爲付梓今歎古
堂文集卽應公所刋也其散秩唱和諸作未有裒集
而成者誠可惜也生平奇氣溢於海內而狀貌並不

驚人晩年自號江南老劒時客吳門于友蔡小汀與
之交甚深述其事爲之惜者久之

吳興　王嘉楨　周卿　著

徐莊愍公

徐公有壬字君青烏程人入宛平籍以京府優貢登
道光戊子賢書明年成進士觀政農曹升郎官膺薦
與為四川成綿龍茂道
宣廟知其精算學
召問圓明園之水高於京城幾十丈西洋進貢之件
如何用法剖析敷陳奏對稱
旨旋權臬事時咽匪不靖知渠魁所在懸賞購獲之

餘黨悉平升兩廣都轉陳川臬
文宗御極應詔密陳時事詞旨懇切擢雲藩晉省撫
回雜處夙號難治請就廠鑄錢廠丁就約束不敢逞
咸豐癸丑調任湖南時粵匪覬覦長沙率悍黨數萬
直撲省城人心震悚或以緩赴任勸曰是何言歟即
挈眷星馳入城籌儲捍衛被圍四月餘餉糧軍火不
少缺奉繼母諱剛湖守制既葬何根雲中丞奏請督
辦湖郡團防相度險要修城浚濠踐碧浪湖布置甫
定賊陷甯國府直趨湖州設法防禦賊至長興遇伏
而敗遂引去旋以團防緊要舉趙忠節接辦服闋入
覲奉
命督辦江南糧臺授蘇撫許紫陽正誼兩書院肄業
生條陳地方要害備采用時嘉湖槍船千百成羣鄉
里實受其害有程鵬士者新塍人爲槍船魁首偵知
其赴天平山燒香派兵擒獲置之法悉斂迹十年二
月廣德不守湖城戒嚴飭江陰遊擊曾秉忠帶長龍
船援救之令甫下秉忠一晝夜馳抵湖州湖故水鄉

城濠深闊炮船棹槳往來快捷如飛秉忠始以炮船
擊鑼乃舍舟登岸所向披靡城中聞炮聲見賊陣亂
知援兵至開門接應內外夾擊賊大創遁去是役也
秉忠所部炮勇僅千人破賊數萬上其功累官至福
建提督時賊勢蔓延忠逆從皖南竄入浙境直犯杭
州杭城倉卒不守請於制軍飛檄提督張玉良督兵
赴杭援勦時杭城駐防兵尚與賊相持張自蘇馳赴
杭平賊壘連戰連捷賊見張旗號望風而遁肅清江南
軍中戰將共推大張小張皆爲羣賊所憚大張謂國

梌小張郎王良也三月東壩溧陽宜興相繼淪陷蘇
常危急大營精銳四出救援懼有失乃飛咨和春屬
其調回援兵固守根本重地添設營務處會集文武
官紳共商守禦之策部署未就三月十四日天大雷
雨大營兵潰輜重軍械等物悉委棄於地數十里如
山積諸帥率敗卒萬餘退守丹陽賊悉統兵來攻猶
倚張國樑聲威不敢深入距城五十里徧築土壘爲
步步爲營之計總兵熊天喜出戰陣亡內閣中書馬
釗死之遂直撲城下國樑先以馬蹶傷腰病甚裹創

出戰力竭猶手刃數賊躍馬入丹陽河以死和春單
騎走常州逃兵潰勇相率東奔勢若潮湧莫可禁遏
當東壩之陷也公太息曰大營將驕卒疲深慮不足
恃一旦有變自丹陽以下素未設防大局立見瓦解
矣至是大營果潰丹陽陷蘇垣亦成孤注獨持危局
環顧省城兵勇不滿四千皆非習戰陣者知事危迫
密令大員赴上海號召援師扎飭便宜行事復委員
持令至滸墅關堵勦截潰勇督率兩司以下文武仿
湖南守城法登城布置時賊趨無錫張玉良扼守高

橋三戰三捷士氣一振四月十一日午刻忽報賊分
股從間道繞出九龍山拊我師之背師潰無錫陷越
晨張玉良退至蘇州率潰兵入省城賊已跟蹤而至
是夜賊號稱數十萬四面攻城十三日寅刻城中潰
兵內應省城遂陷公聞殺聲整衣冠親督小隊出署
助戰遇賊大罵被賊刃傷冠墮復手自整之賊復施
放火鎗遂遇害賊入內署側室施氏女浣姑先投繯
死次子震翼亦先赴池水死族弟曾虞幕友鮑鄂銜
家丁楊安僕婦裴姓劉姓亦皆死賊首見遺屍紅頂

花翎顧夥黨曰此徐巡撫忠骨不可毀傷殮以棺封
置陶悠亭側同治二年十月果毅伯克復蘇城長子
震矱往檢遺骸胸膈間火傷隱約右額受刃處血痕
猶未泯也公敭歷中外三十餘年生平服官政績著
於時少時師事故刑部郎中姚學塽尚實學敦名節
在塾覽家乘見其祖宋太學生贈秘閣修撰諡忠節
應鑣闔門殉難則感動奮發不自禁忠義之氣已見
於髫齡矣歷官至封疆自奉無異寒素宦轍所至必
訪其風土人情紀其梗概嘗命畫工繪天廣輿圖及

關津橋梁山川險要懸諸座右故所至輒胸有成竹
尤精通勾股算法著有務民義齋算學行於世
野狐氏曰公以文章學問受
先朝知向使不遇時變垂紳正笏匡弼
聖君管籥之亞匹也不幸遇難持已危之局有掣其
肘倉卒瓦解卒以身殉豈公之志哉

鄭中丞

吾鄉有鄭夢白中丞與徐莊愍公俱雙林鎮人爲廣
西巡撫時因漕務激變上控至院惟以念佛祈刀兵

之摧折償厥事奉恩
旨充雲南軍濵行有留贈故人詩當時有人稱道之
今則忘之矣卒於戍所

沈大令

江陰縣沈義民名偉田賊破蘇城時知吳縣賊入城
受賊刃額上城既復得還原官後葛公爲吳縣不其
署門聯於堂楹曰第一州文物俊豪引領望湖山之
勝十一年艱貞蒙難復共見天地之心并户述其顛
末如右以爲受刃數次昏絕於地爲父老負出云

某令父

江蘇有某縣令者其父就養署中飲食起居均形窒
礙有取需屬司帳者登册注明某年月日老太爺用
一日父早起題其册云爺養兒來兒養爺外人何必
代分家況今亦有懷中子也是他年老太爺題畢登
舟而去署中徧覓老太爺不得正喧嚷間司帳者奉
册進乃知其已行駕馬追之於三十里外得其舟强之
歸不可拱手作別曰寄語縣官好自爲之我已從此
逝矣大吏聞之撤其任

張通海

吳江張通海張紹箕之伯祖也歲科必居三等乾隆
某科考遺才不取有及門某爲句容校官托道房求
學師補錄不可時至月晦凡三續補迄無通海名心
愈急然亦無可如何忽有江西撫幕張姓同籍應試
由部院起文例得收試某即衣冠往拜張姓請附以
師名張許之先是張就幕有年無志功名矣是科忽
夢神謂己曰今科須應試不然誤矣醒而置之次夕
又夢神曰今科解元姓張不應試無元矣以告主人

主人勸之去張曰即往試時亦晚矣主人曰由木部院起文不晚以是成行而通海得附名而入榜發通海發解張竟下第始悟神之示夢爲通海也功名之有定數如此

古井

杭州上城大井巷有一古井相傳下通大海同治年間歲大旱水淺見鐵欄橫排有鋪徒縋而下立於鐵欄欄下水滔滔不竭旁有石小洞伏而窺之羅列寶器無算竊金牛而出店主使再下取洞內猛獸奮爪欲攫驚而走出水大至鐵欄亦沒

太湖水涸

丁丑五月蘇城大風時太湖水忽陡退數畝地水乾見底金銀財器所在皆有居民爭往取之有成巨富者移時水復至不及出者溺而死

湖州水怪

湖州府署甚雄壯頭門壘石如城門西偏爲府獄外有水潭方石覆其上若井蓋石上有小孔水溢石上分許水旱皆然相傳舊有黑魚精往往致水患眞人過此置之潭中問何年得出眞人曰湖州知府姓屬水可出矣故歷任郡守無水傍姓者

徐靈胎

徐靈胎先生名大椿精醫學著作極富兩召入京師年已七十九歲矣命其子爔載棺榭以從至都三日而卒隨園老人爲之傳其實先生之死非以老病也臨没時授一方與其子製爲賽元帶束於腰卽房中秘方而戒子孫弗復作醫今其家尤以此自食云

張兆庵

明鼎革時長洲張兆庵名明烈邑諸生小林之遠祖也聞變痛哭三日自瞽其目示弗用至三月十九日必設祭哭拜數年以爲常一日正設祭時有筆客至其家客問之對曰三月十九日也客曰家忌乎對如初客茫然張大哭而入

白雲坤果

錢塘戴文節公道光壬辰會試亞元入詞林品學粹上結

主知府少司農以不屈當路致仕歸善山水得一幅者人以爲寶甲申之難赴家池殉節臨終有絕句云撒手白雲堆裏去從今不願到人間今次孫兆春亦以丁丑進士授庶常仁人有後宜哉

某學使

杭州有某官者爲某省學使城破後不知所往大吏以殉難告家

恩優卹靈柩入城時某已潛歸自門隙窺之鄉人以爲不義遂削髮爲僧

野狐氏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其人度亦死矣倘遇支節不足奴之也

張文貞公

張文貞公諱錫庚丹徒相國之後也視學來浙楨於咸豐己未歲試入縣學公爲人嚴而不刻場規肅然一時撫倖進寒士爲之氣伸杭城二次被圍食去援絕結衆志以爲城與在城諸公相與死守公曰杭城具無存理予勸于清泰門外築甬道屬之江以通糧運中丞惑于浮議不用予策將來絕糧而死勢所必然城陷之日惟二僕存難作一僕携貂裘而遁其一願從死公曰子無然其殺我去僕不忍公乃自揮刃斷臂氣遂絕王莊愍公朝衣朝冠自縊賊至拜哭而爲之殮後有某官自賊中奉二公喪來至滬上中丞率僚屬士民臨其喪啟棺改殮面如生萬目共瞻同聲一慟事聞

優詔褒卹至今廟祀焉

新城楊公

予平生受新城楊公知最深歲辛[illegible]公爲乍浦海防

同知城不守公死之未得一哭其靈至今以爲憾公諱丙字子萱江西新城縣人任吾浙大令所在有政聲重士安民豪強爲之斂迹宰平湖時楨甫弱冠觀風置冠軍自後每課制藝及掌故詞章之學屢拔第一過蒙嘉獎及任滿受代時招楨往見訓勉倍至公爲文逼近西江以不合時宜去名場弗就有子耆制藝及詩詞文稿既付梓而行於世公之名長在天地間矣乃以不舞之鶴獨見賞於羊公果公無知人之明此則楨之罪也夫

假城門

平湖縣處東海明嘉靖時城隍廟猶演劇酬神忽新任官至服本朝衣冠鄉愚未之覩留其官不使去縣令約束不就竟被戕事聞省中撫軍發兵屠城民間震懼遂作假城門於西關外不半里試長吏仁慈凡屠城限下時身城而出不偏搜至日先有小舟伏四處號炮一聲兵衆登岸有麵司務者聞事急持麵刀伏假城門內兵至以身抵禦一以當百約半時許力竭爲衆兵所殺而時限以滿遂止兵所保全者不下萬餘居民感其義立像於弄珠樓百世祀也

林文忠祈雨

林文忠公守蘇城時值旱乾米價騰貴中丞令平價商人裹足不前居民不勝苦中丞飭首府議公曰此無難限旬日米價可平乃清查各糧戶不准販米出境並出示本府收買米石昂其價商船絡繹而至市價頓平米不勝食

公撫吳又值大旱物價昂貴小民食用俱乏公率屬虔禱令民間迎各神盛會載道不絕儀衛甚壯拜禱後公率僚屬與諸神分左右列坐元妙觀丹墀上赤日之中無所蔽日以爲常至端陽日令民河中作龍舟會居民競渡一時稱盛將步禱之前一日公諭屬吏曰明日竭誠諸公均宜茹素皆聽命明日禱畢退坐道院道士捧出清水自公下各飲一口未幾皆嘔吐魚肉雞鴨之類所在皆有惟公所吐青菜耳

田雞

先曾祖守淮安時禁止人食田雞以田雞剝皮後酷似人形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奈何於似人者而食之耶

牛子豚兒

予鄉有少年發三陰瘧纏綿已三年矣日服牛乳而愈並生一子人謂之牛子近聞有某觀察中年乏嗣乃奉佛法戒食一切葷物每逢朔望禁止部下居民不準宰豬食肉既而連得二子自以爲奉佛之報人名之曰豚兒天下事無獨有偶如此

宜也厂

宜也厂名恆又字宜卿性落拓以狂士自居偏游名

山大川以其技結貴顯交有所得輒揮霍之間丹徒嚴伯庸太史名往訪之不遇未幾遊洞庭登黃鶴樓覽山川之雄壯日與其友王化南楊稚雲豪飲其間一日有貴客來分曹歡飲傾吐不凡識之者曰此嚴間樵伯庸也宣高唱蘆花調響遏行雲四座皆驚嚴謂酒傭曰爲我招客來吾與之飲傭曰此宣先生江南名士不可召嚴乃攜坐就客聆其生平恨相見晚請終其曲各浮一大白太史一爲之拍板和之遂訂知音厚贈之挾資而返不半月花馬貂裘盡質付酒

家矣聞太守賢歸而詣之太守大悅令三大令資潤之取之不盡分贈嚴之不敢受也謂之曰君才且能何不一謁議造當得厚贈宣曰善閩鈔者書院新落成乃作碑記補之以謁大賞之贈百金并泐諸石嗣後鐵遠氏代贈資以爲常其所爲類如此一日挾巨資歸方整頓家政忽嘔血數升而卒妻與子不在側資無以爲殮停主人爲之請於善堂得一薄棺方欲掩其尸王以數日不見宣往問楊楊云亦然遂同往宣寓至則棺木陳於門問之曰宣先生死矣乃入而

哭哭罷詢其狀指其棺曰此可以藏宣先生乎乃往吳邑署訪其友宜興李友琴司帳務者告之故且曰一殮身具需足下資乃攜三十金而出市棺及衣衾之屬僱道匠衆具備有弔者則二人拜之既殯乃疾書急足往告太史太史贈四金并傳曰客有吹蘆花調者云云月餘約諸友好設祭於庭太史亦至攜傳文稿遍諸客乃懸宣先生像南向太史北面諸友東西坐進饌酌酒與宣先生對飲歡呼若平生傾酒數壺收像痛哭而散異日相與謀得一弓地於上方山

側與作冢日葬宣先生太史題其石曰清故布衣宣也厂先生之墓

門對改字

江西大令以文章受知於曾肅二相國兩中副榜始領鄉薦會試中式後以人品書法益以相國之力時有大魁之目乃覆試應制詩內誤叶十三元韻居四等胡考又誤出十三元韻又居四等遂以知縣即用爰發江蘇其門對云平生雙副榜知己兩中堂有人改之云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聞者絕倒

雷擊老桑

光緒五年四月十七日昏時有赤光隕於東北越三日未刻忽雲生雨降霹靂聲大郎橋巷某姓家老桑樹被擊樹心出火一晝夜始滅先是某家夜聞人語聲繼則嚶嚶哭泣逾時寂然數日又聞哭聲至堦前啟戶視之不見有人焉竊疑先祖怨恫乃往問卜卜人曰汝家有數百年老物乎曰無之卜人不信曰此物已老而妖行將被劫矣次日竟驗

黃梅令

周文忠公天爵為政尚猛宦轍所至以誅勦強暴為先嘗自題其堂廉云愛民如子疾惡如仇實錄也總制湖廣時禁食洋藥有犯者輒棄之市上下肅然有黃梅令禁省謁見及門閽人方橫臥小榻餐煙不肯通次日復往亦然令無如何乃使人至江夏縣言大府新獲巨盜令質審須備健役數人以往至則謂之曰我命汝責某人爾但無恐從我責皆曰唯唯乃同至制府閽者如故狀小閽人白黃梅令至閽者曰咄嗟何要事而刺刺若此乃呼吸如故令怒叱役摳之出笞數百並入簽押房公方閱案卷令盛氣而言曰公身為制府而令奴隸若此乎如此何以制撫軍耶以纓冠擲公案曰叅我殺我皆由公我不願受此辱也公起揖而謝過命之坐溫言以慰之畧道寒暄以頤指左右出須臾送令至門閽者之首已揭竿而懸之庭矣令回署屏氣以俟自問必登彈章矣月餘奉飭知以密保薦升知府此公之善於補過也尋僕以閽者被誅遂相率各鳥獸散歸署為之一空公密札飛知各州縣有逃僕至即就地正法誅者復數人

僕遂復歸叩頭乞命公叱曰能守法既往不咎皆曰諾俯首帖耳而出從此斂迹無或干于治

五福不言貴說

洪範九五福不言貴遂氏謂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言富而貴可知矣王介甫謂五福宣嚮而貴不可求與太易謂福乃生人受享之物古人在位如居負重非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恣睢也諸說皆未確予友甘小松克寬云五福以庶民言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此語可謂千古不易視諸家之說皆腐說

矣

金要

吳縣官役金要故無賴子也貧不能自存於署前輩石獅子吳人謂無籍之徒爲縣役充散差送公文數件得食數十文無事則立倚石獅以候以此爲食而得名也時有爲娼兒戲者姊妹數人皆爲宦家妾三小姐者有姿容以物色未遇尙無主一日方演術見金於稠人中熟視之曰是眞可以夫我也遂嫁之攜資財甚多金於是衣履得修整不復於石獅居矣出

牀頭金充爲縣役册籍始有名儕輩亦稍稍親暱之金固無所能以枯楊生稊帷婦言是用妻善鄉紀良辰吉日仍以故技往來縉紳家皆狎甚漸而官吏漸而門稿又漸而官親眷屬無不坐與語起而送矣從此內外交通進退得自便官亦因以爲上下手而金以內助因以一身兼數役所在皆優容不數年家資鉅萬起華屋置良田僕婢盈門煊赫爲狀登其堂書畫掛壁皆名人題咏迹有書齋陳設精美世胄巨家弗如也妻善修飾珠翠盈頭錦繡被體美婢侍巾櫛尊貴若積嬌向之稱三小姐者今不云小而言太矣子漸長延明師教讀翩翩若佳公子然金玉其外實敗絮其中通外內日享用費萬錢虛縻修脯金不暇計也正月五日俗傳路神誕家家具牲幣享於庭獨金家所供奉財神以黃金鑄項下垂珠數十顆皆眞珠也會金初度設壽堂光彩眩目盛筵數十席優人演劇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於耳奉觴上壽者皆冠頂盛服非縉紳即士大夫也明日謝客金要坐華輿其子乘駿馬如龍藍頂花翎衣彩服爲前導僕從數十

人觀者塞里巷恬然不以爲怪長官聞之亦莫可如何也然金所爲奢侈享用皆爲他人資取之不盡未嘗動家藏爲獄卒別起屋數椽有門有堂有書齋有臥室凡民間詞訟本官未質審悉均禁之謂之刑房入此室處者皆用費費多者室美費少者次之不用費者臥於廁尋常人欲覓得一榻臥非數十金不辦欲求得直者饋百千金其妻乘輿入內署與官夫人關說分其餘於閽人事立解向之爲儕輩而親暱之者悉仰承其氣而反倚重之凡吳邑中在官言官者

皆知有金要不知有縣官也無何權門貞志日滿酉
罪惡日已貫盈鬼神瞰其右金方自以爲得計也燈
船爲吳人載美之具値清明佳節少年子弟攜妓荃
歌蕩漾乎中流以爲盛事時值屬禁有某妓者已棄
而從良金聞之至其門索千金不許歸而白其事出
朱簽拘其人以至某家懼托素所與金善者懇爲緩
頰賂之以歸內外各分金事乃釋時方伯攝撫篆劾
奸邪如刈惡草聞其事大怒提金要嚴訊之不承又
拘其妻至嚴刑以訊乃盡吐其實公欲留之重典承

審官爲之請乃以枉法論遣戍金受杖千餘鞭其妻
三百爲從之書役罪有差金押禁長洲獄出署之日
觀者莫不稱快以杖傷不能行坐小轎以往至獄門
望而卻步乃狼狽而入凡入獄者以先後論先入者
爲長索通監費千金未之許即處以私刑倒懸半日
氣垂絕乃投以五百金而解之昔之所爲施于人者
今則身受之彼昏不知乃天道之好還也金年逾六
十髮種種幽囚累日狀如鬼薪有爲金要走狗者念
舊恩日往探厥狀妻尚年少公庭一別遂不復相見

野狐氏曰縱其生平忽而困窮忽而通達忽而爲隸
卒忽而若斷官忽而弄權忽而失勢幻耶夢耶醉耶
戲耶一造物顛倒是人也三太太者何所取而爲物
色于風塵之中奇哉

彭孝介

淮南彭孝介先生孫貽字仲謀一字羿仁其先全椒
人有名勝者從明太祖起兵授指揮使世襲調海甯
衛因家海鹽數傳至河南道御史宗孟生太僕寺卿
期生寶先生之父也太僕有兄爲上海令與太僕皆

登進士第父子爲名臣兄弟皆殉國也先生生而岐
嶷髫齡操紙筆立就數千言浩博宏麗加以鐫刻嘗
明季爭奇拱與時輒出其儕偶無能跂及者學使至
五試皆第一凡他試亦無不冠其軍壬午秋闈華亭
陳子龍爲房考編修吳國華給諫范淑泰爲主司得
其卷大加歎賞定爲元以病不能終場遂報罷後以
恩選貢成均復第一自萬曆間士大夫尚講學顧端
文高忠憲倡爲東林書院四方之士益興起雖羅奄
獄得禍最酷士益以名教自奮及復社與東南諸郡

色各推其英俊以爲領袖海內趨之如鶩謂之聲氣
海鹽日瞻社先生與吳仲木萬昌等主之號爲武原
二仲諸方名宿聞先生名爭相結納然先生志在千
古不屑屑標同角異日閉門著述講求有用之學當
事非文藝相賞求一面不可得甲申乙酉閒太僕以
江西左布政使分守嶺北駐贛州時南京已陷閩越
各有所立不能和協隨相繼淪陷太僕猶與大學士
楊廷麟督師兵部侍郎萬元吉協守贛以圖恢復撼
孤援絕血戰踰年卒不守太僕與楊萬二公及文武

將佐萬公辟士同日盡節無一人自免者而嘉興亦
以倡義拒守盡遭屠戮上海令及子弟四五人亦同
日死之先生奉其母夫人遁避得免事甫定而贛州
之變聞降將金聲桓起事江西道路阻絕先生殉諸
父兄之死於兵者安輯母夫人并其族即率兩僕頭
冒兵戈入贛沿途物色遭故部曲於道始悉太僕盡
節於章貢臺遺骸爲故吏杜鳳林桂芳等瘞之臺下
先生哀號重趼步至殯所發其瘞遺逐渺然蓋先是
爲部將楊大器與萬安義士曾堯杲發之巳歸萬安
矣先生上下贛江晝夜號泣卒不可迹人言藉藉謂
太僕踰嶺從粵西所立矣先生心知太僕盡節而狐
鳴魚帛所在假托禍至不測乃與故部曲謀刻木爲
骸招魂東返有太僕行略湖西遺事虔臺遜史紀其
事後歲遣客上贛又屬仲弟少宰入粵過嶺蹤迹之
無影響先生素衣疏食二十餘年恆若苦凶不交人
事每從緇衣羽士吟嘯野寺荒苑閒或潛行海上浩
歌激烈與潮汐相和答或獨立書空咄咄或中夜揮
盃痛哭人見而怪之當事見先生角巾廣袂吹索百

端有故人寓京師者招之曰盍遠遊以釋疑乎乃整
裝北上遊覽名勝作詩數百篇未嘗謁一顯者先生
既至京師則曾堯杲以太僕遺骨來歸閩之譜從兼
程以至追執摶禮哀毀彌至自是益閉門著述存軼
之富近古未有文集外又有史論流寇志亡臣表方
士外紀國恩家乘錄彭氏舊聞錄答含佩閣古齋雜
記歷代詩鈔五言妙境若齋內韻合編及天文地理
陰陽老佛稗官野乘累帙盈篋各自成帙往往散佚
於世又作書數種一日手自焚之易簀之夕自序生

平欲得一見於世而家國至斯忠孝兩負夫何言遂寘然而化年五十九以母夫人不及終養遺命以麻衣殮鄉士大夫高其節悲其志私諡曰孝介先生徐盛全爲之傳

野狐氏曰先生名滿天下遭變後不見一人獨與吳仲木及仲木弟袞仲謙牧李潛夫天値相往還人皆以鄭所南謝皐羽目之其後兩吳先生以母喪哀毀卒李先生以窮餓死皆不負所志焉吾邑多志節之士予所見先生倫輩緊衣疏食終其身者十數人嘗欲次其事傳之類年剔口四方今老矣恐不能遂所志故勉爲先生傳以權輿之云

在野邇言卷之五

吳興 王嘉楨 周卿 著

桂林竹枝詞

長洲彭籲九先生古吳巨族好吟詠轍迹所至必爲詩以志之至桂林作竹枝詞十二首錄之以見風俗之異一觀風之一助也其詞云相逢一揖道寒溫隨例新年賀到門遂箇檳榔當元寶笑他猶說庫中存（賀年者來主人必持檳榔獻客曰請拿元寶客辭不受則曰存庫存庫）正月梨花十月梅一城斜倚獨山開踏青來上栖人墓弔古還登諸葛臺（粵西地煖正月梨桃皆放十月開梅不獨粵東庾嶺爲然也酒人墓在水東門外獨山之下相傳有酣酒葬此故名諸葛臺在北門內）釜底家家燒溼薪雨多晴少過三春朝來聽說浮橋斷愁煞東鄉買米人（春夏間無三日晴者浮橋在水東門外用鐵索鎖舟以通往來然雨久須開橋泄水二三日後水平如故是以有數日不通往來者城中無米市四鄉之人擔米交易東鄉出米又甲於三鄉云）豆蔻吹香妹崽來山花濃歷鬢邊開相逢各各低頭去誰信玫瑰別有胎（呼女子曰妹崽無不花貌嬌憨者人過之於途不敢注目直視否則必遭詬詈然桑間濮上山歌一曲未始非妹崽之所爲也）郎歌一曲茉莉香儂唱相思瓦上霜何日聽歌蕩湖去大家分贈紫檳榔（茉莉香相思瓦上霜皆山歌名山歌上

門扇油爲最紫檀眼出須大窰高手能滔存蠟布青
衣貼檳榔即贈芍之首
衫花布褌雙足憐他白於雪朝朝擔水伏波門 婦女無穿
褟者赴視串家弔賀始一著焉膽判官筆荀味偏佳
小非男子之事伏波其正東門也
龍字巖中浸豆芽晏客食單開滿紙知多雞鴨少魚
蝦 判官筆荀名味美盛於三月間龍字巖爲隱山六
洞之一居民皆於洞中浸豆芽販賣賴食者不少
粵西灘沙水族
甚少故難得 象鼻山高灘水長雙飛無處不鴛鴦
鷓鴣嘅煞黃陵廟作客如何不斷腸不知有誰婚嫁
事檳榔箬裹餉親朋一枝莫笑人情薄古禮如何敢
減增 粵俗婚嫁事尚用檳榔延請親朋用青箬裹一
枚題以紅籤諭其故彼亦不知其所以然但云

禮也
我處古墟場婦女笠當頭晴便開顏雨便愁昨趁南
鄉今趁北阿娘擔家息犛牛 南人曰墟北人曰集郴
柳州所謂綠荷包飯趁
墟是也 人只要青龍附我舟不須殺狗在船頭灘高水淺
拘牛鼻有客曾經一月留 青龍向居梧州近有來往
林者矣形如蛇色純綠方
頭紅尾來去不定有時附舟以行則此行無不利矣
柳州等府請師過灘皆殺犬祭之拘牛鼻灘名高出
衆灘水不能蓄舟至此往往居陸三煞酒濁沽來易
地皆有客舟守此一月水漲始去
六峝茶清飲卻難蠻謠阮孚三兩屐回家仍自貢龍
三煞酒六峝茶皆粵產粵西無茶
圖肆覓日出遊解渴無術誠苦事也

陳存齋遊嵩山遇仙記

彭籋九先生又作陳存齋遊嵩山記云辛酉中秋予
奉檄至陝州有驗視礮臺砌樓之役州守留予下榻
署齋連日與幕中諸君眺水登山遍遊名勝十八日
晨起與山陰陳存齋大令在心談其嵩山之遊有石
洞遇仙之事並飲其山中所得朮苗因爲之記曰存
齋先生在四月間由陝州取道洛陽過伊闕涉轘轅
抵登封又二十里至中岳廟九龍環繞萬峯朝供是
爲艮岳廟在其上碧瓦朱甍宮殿巍煥石欄四匝瑩
如白玉展謁既畢復坐藍輿逡巡而上行十餘里歷

天生石上有古篆皆不可識復折而上路益險峻或
陟危峯如踏瘦蛟之脊或渡絕壑如臨馮蟜之宮峯
高瞰人如踞虎豹樹古化石怒攫虬龍至此而輿夫
不能升焉乘興而步倩夫掖之始猶不允既啖以利
乃有肽夫二人爲之先後左提右挈捫葛攀蘿鉤衣
礙帽碎石嶙峋刺脛顛趾陰崖蛤蚧聚步蕩心登臨
陟巘不知凡幾始見二仙洞在絕壑之上徑路已絕
二夫告曰仙蹤恍惚如遇有緣則架松爲梁深淵可
渡否則淵不得渡即渡而洞口石封亦不得入正躊

蹐間二夫驚訝相賀曰公眞有緣已見道人青袍布履迎於洞外斷松二株架於澗上蛇行而過道人拱立洞外存齋再拜道人答揖肅之入洞道夫先歸訂於明日來迎遂入洞中上石磴十餘步爲唐時高鄧二仙所居故名二仙洞石壁四圍廣可數丈高亦丈餘洞壁之右有天生龍首泉瀉其口注於方池清可以鑑淙淙然如聽鐘磬晝夜不絕道人端坐盤石之上存齋趺坐其旁向未啟齒道人曖然作氣伸目揚眉直睨存齋良久方詢姓氏里居存齋一一告之

因讓論古今上下千載存齋方遊汝州風穴及嵩麓漫華山等處談頗有得質之道人均爲所訶且戒之曰若輩安知大道君勿爲所惑爰就小龕燕枯枝烹清泉投以嫩芽三數莖飲之甫觸鼻芳馨透腦入口但覺茗香其有異但腸間微燥復將麪作餅啖存齋爲飯食之亦僅存廿惟菜根一碗略似果蔬臭甚特甚遠不能□道人又問能飲乎辭以齋戒道人又曰晴倘本天生何必戒酒除葷哉談至夜分引往旁洞中石榻石碑天然完備藉以枯草使臥其上夜寒甚道人授以衾棉薄而垢方擬卻之又恐道人試其求道之誠否強受而覆之少傾覺奇溫遍體香氣酷烈益駭其異牀有天生石枕枕之亦不甚涼維時萬籟俱寂聞洞外虎嘯狼嗥聲徹夜曉起視之無有也存齋問道甚堅旣知道士非常人即請留爲弟子道人曰君旣入仕途且有眷屬皆天所定違天不耐不如月返盡所當爲無壞心術自邀天祐瀕行復以昨所飲嫩芽一裹贈之適輿夫已至遂別去存齋恐下山路險道人已知之曰君無恐下山易不如上山

難也不半日果抵登封道人又言自居此洞三十年來訪者僅有三人得存齋而四存齋爲予言如此復出嫩芽三數莖飲余曰不可多多則燥嗅之氣馨而清與青草作花無異存齋曰此草也吾聞之道家以黃精爲丹朮草爲芝殆其類歟

蒙師自嘲詩

天下執業之苦莫甚於教讀此荆公所以有猢猻王之歎也某先達者曾爲蒙師旣達之後作詩自嘲云教館原來是下流傍人門戶過春秋半飢半飽清閑

咨無鎖無枷自在囚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
冤讎而今幸上青霄去遥郄當年一半羞

元神出遊

楊州司馬被議居邗江既謁復以部咨催繳捐費促
裝入都作數書貽公子令往夙所交好家稱貸以資
日用徧遊無所得遂趁航言歸與少年妓楊相近移
避他所晝則日炙夜則風侵積數日始抵家微覺昏
暈四肢亦無力家人相見悲於堂東偶據案作書片
刻間愈覺難支乃入室伏枕臥身熱心煩昏悶已甚

纔覺有熱氣一縷自下而上至股則足冷至腹則股
冷自腹而胸而喉無不然忽如爆竹一聲頓覺清涼
無復病體試起行身輕如葉徘徊間因憶作書未就
復據案書久之欲出遊一散幽懷遂信步出門遇舊
相知已作陳人者謂曰子何往宜即歸矣曰吾將爲
郭外遊何歸友曰盍飲諸應曰可相將入酒肆舉盃
話舊歡若平生半醺友人請曰子可歸矣送至門而
別由堂而室見有人僵臥榻上視之己也因悟其死
悲甚入祖母室痛哭訣別祖母若罔聞至母室亦然
以次至兄弟處無有顧而應之者乃復歸臥室向尸
大慟良久因自忖曰徒哭何益吾平生喜導引術鬼
亦可以長生因取架上書翻閱之據床坐吐納良久
氣方調忽又聲如爆竹形與氣合依然病體矣昏悶
無異昔時日移晷家人始有來問訊者告之故無不
驚異日事調息半月餘始復起焉世所謂生魂出舍
者其謂是乎苟生無定性安望有歸期哉

施鐵竹

施鐵竹樅陽山羽士也有道行彭訪濂侍讀定求慕

其人師事之公父仁簡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廣東長
甯縣歲大旱民不得食擁發倉庫賑濟之稟中丞請
以入告中丞閱稟大駭以擅發倉庫奏請正法公在
蘇城聞信計批摺回粵惟七日耳心神惶急徒步往
叩施至半山有童子邀迎云吾師知公來囑俯候上
山非易公其往天池寺吾師候久矣遂往果在焉將
告之故施曰勿言吾知之矣但事急須備船以往公
欲顧舟施言不必遂命舟握手共登杳冥昏暗但聞
波濤之聲破曉見山川城郭喧嘩萬狀則已至廣城

矣維舟升岸往謁中丞施素與裕邸交最深中丞亦畏憚之問何事見臨曰吾爲蒼生來耳中丞喜且告仁簡事施曰此爲民請命良有司也不可失中丞曰已出奏矣奈何施曰吾爲請禱三日不雨請與彭令同赴市曹中丞故忌施欣然諾施曰且有約如得雨須費謝數萬金吾將修元都觀也中丞諾乃設壇以禱不雨次日天氣晴朗三日炎熱益甚舉城譁然中丞亦怒命駕火焚施施就積薪以坐甫爇薪青煙一縷直上青霄霹靂一聲雲行雨施田畝霑足室家相

慶中丞率僚屬詣謝饋萬金州縣紳商亦斂資以贈乃爲先生補倉穀贖其罪仁簡乃告歸未幾而公大魁天下彭氏本從降山神世世不絕也施歸以餘貲起三清殿偶來視工匠曰師視此佛像如何曰善哉然不過二百年耳至咸豐庚申年毀於兵

張雨庵

平湖張雨庵邑諸生性好雨作別業於東郭外茅屋一椽四周無蔽恆嘯傲於其間遇大雨至狂奔疾走嬉笑萬狀或坐石上沾濡至足背以爲常後以溼疾終其卽畢星之降生歟何其好之深耶

蒲留仙孫

嘉慶年間蘭卿伯父視學山左校臨濟郡見有淄川文童蒲姓年三十餘其曾祖名松齡知爲留仙先生曾孫閱其文亦僅平妥遂以縣學入泮及參謁時見其人孤寒特甚大加勉勵欣感而去

陳烈婦

道光年間平湖鄉間有陳姓者家資頗裕姑陳張氏年四旬餘與王六等素相淫合子爲幾諫不聽以髮

辮自縊而死婦朱氏矢志守節姑忌其獨清使王六等亂之志弗奪姑遂與王六等縊殺之姑實爲主謀也婦家指名控縣時楊炳堃以孝廉宰平邑連審數堂畧有端倪佐證皆以賄供惟陳張氏堅不承認宰無聽斷才遷數月不詳奸夫淫婦均省釋無事惟將朱氏題請旌節而已

野狐氏曰節烈未彰兇淫倖免九原抱恨數十年於此矣亟書之以彰孝子烈婦而誅淫婦之魄

縣令枉法

同治年間直隸東安縣獲盜數名笞數千不承竟天平架幾死仍不承乃釋之不數年令死其子繼父業亦待銓畿輔光緒四年正月間直隸大饑天津粥廠被火在事官員奏請革職永不敘用其子亦與焉同時荊溪縣有盜匪連刼數案上憲勒限緝獲即獲得數犯以獲盜過半計之尚少其一乃與刑友謀覓一非辜以實其數皆駢首就戮而令得以免柰焉聞此令不久即死亦不免陰報云

月中現形

粵匪擾湖北時庠生某辦理團練聲威頗壯遠近數十寨聯為一氣保守城池戰功屢著賊亦畏憚之大營倚為長城累功保至監司一日方整旅歸揚鞭策馬顧盼自雄忽仰見明月中現已形如對明鏡舉止悉合問之他人皆不見大異之因念若我成非常事當易形轉瞬間見已身加黃袍冠服異制儼然王者心竊喜明日遂舉衆叛當事者飛報大營曾侯命禆將率師追捕擒獲之并其族臨刑時已奉有僞旅某省巡道之

肓矣奏請收還是命

遇賊得免

外舅章蘭艇先生諱錞餘杭之望族也奉繼母極孝賊擾餘杭避居鄉間一日猝遇賊衆至舉家盡散扶老母行步履維艱賊欲害之願以身代繼而泣下賊感其孝竟釋之時天氣嚴寒外衣為賊攫去乃以已絮衣加母身赤肘白足於瓦礫中負母行數十里慈母孝子皆得保全家衆悉至鬼神其呵獲之歟同時有遇賊而為子乞命者皆為賊所殺盜亦又道此天理之所以常存也

袁醇乎

江夏有袁醇乎者不知始何名以其人醇乎其醇即以此為名也袁性敏妙能文善謔無室家老屋數椽門臨通衢除夕換桃符題其門曰滿街叩頭蟲繞一倒口燕其所為類如此就童子試一揮而就上堂交卷學使握筆評文擊節大賞甚依門內候放牌已久奪照出簽二伐其鼓學使知為袁遂被斥次年應試卷亦首交立案傍覘視之見學使連圈其文首藝

畢不覺狂呼曰得之矣使者怒叉斥之遂絕意進取終其身爲童子家綦貧設蒙館餬口其徒數十人一日晚出遇大雨避于東嶽廟殿內幽暗兩廊列神鬼皆猙獰可畏見者靡不毛戴故逼年無人跡至者有無常鬼立殿角持雨傘一把袁以衣袖拂其塵揖而與之語呼爲常兄雨不止願借蓋一張約三日送還袁畢持蓋而出既歸偶忘其事越三日微雨聞叩門聲甚急童子出應門無所見袁即趨出揖之入坐與語連呼常兄道忘歸雨蓋事他人無所見既而持蓋

以還常兄但見蓋空際行袁送之戶外移時始入其徒歸述其事人皆知先生有鬼友不敢從之遊遂星散無以爲生乃貨宅而寓於廟其落拓如故一夜夢鬼來與之語曰君若此何以爲計今歲大疫將至汝可行巫醫以漁其利我則默語汝不在數者爲之治在數者謝之可耳既覺乃就廟門大書欲治瘟疫者入此室見者無不笑之無何疫大作往往不及治鄰居有二人患疫者聞袁名甲姑往試之鬼曰治乃揉垢作一丸以授服之尋愈乙亦來治見其色曰不可

爲矣中夜而乙死于是羣驚爲神仙日來求治者屑摩而踵接決死生無弗應如響由是獲多金起大宅蓄妻子宛若世冑一日鬼復來曰吾受代有日從此別矣代我者性剛暴不可復蹈故轍矣遂閉戶謝客稱素封焉

蔣城隍

楚北風俗近古凡巨室貴冑有治喪者先期徧訃之至日大設幃幕列盛筵以待賓客親族知友之外每有丐者具火石數塊封識之稱晚生某住某址乘人

送禮時竊附以入司事者受其禮急補具訃一通令人往送之移時而翩然至弔唁皆如禮擯者揖而坐無敢稍慢者無何入坐筵宴醉飽而出有蔣姓者年最老若輩中之巨擘也有長衣一襲以青衻纓冠而皂韡終歲遊街市與漆工相連絡故有事無弗至其儀容頗不俗雖破冠敝衣周旋無失禮且善談士大夫亦樂與之接杯酒傾心靡不愜洽一日徧告城中約某日在某處一敘以爲將長別矣聞者姑往視之其交接談笑如平時須臾曰時至矣即就寢而殁縮

紳家集貲而安葬之無闕禮焉一日漆工夢蔣至告之曰我爲某邑城隍神如不棄可旦夕來訪必大獲焉醒而異之乃裹糧而往入其境廟祝已祗候道左問其姓名欣然偕往先是廟祝夜寢夢神謂已曰予某處人奉帝命主宰是邑殿庭屋宇必重新以壯觀贍然漆飾需待某人爲之行將至矣旦而往視神像已什地爲泥乃審厥象如所夢而新製之至日而漆工竟至給以貲聽其所爲半年而廟爲一新漆工亦行篋充牣矣辭神而歸溫飽終其身

掃葉山人落花詩

掃葉山人名悟霈宜興之山僧也舊爲邑諸生食餼於庠文名藉甚從遊者數十人館於邑紳宅家居鄉僻惟一母一妻在焉里中少年覬婦美挑之而爲投梭拒者屢矣一日有徒來訪師師未歸日暮路修毋遂留之宿外舍待旦而行半夜忽有數十人掩入誣執婦姦師里中少年也婦不勝忿投繯死僧固伉儷情深聞之一慟幾絕披髮入山奉母庵居孝養無缺焉所著詩格律悲涼歌行則雅近長吉以擬青蓮則猶嫌其薄弱律句則直追杜陵無非寫其憂時傷世之意而復出於溫柔敦厚讀其詩可知其爲人矣詩凡二卷曰掃葉詩存其自序云年二十因婦以烈死出家桃溪之心庵而不及其他實有言之不忍言者其志良足悲矣今錄其落花詩十六律其詞曰棠魁飄零豈有常園林風景易滄桑過籬筍漸抽新綠墜樹梅將綻嫩黃無計留劇空袖手多情如我但回腸眼前歷刼傷心甚說與東皇總渺茫　晝闌雨過夕陽時卸粉零紅千萬枝恨到杜鵑啼不惜瘦餘蝴蝶

夢相思難招倩女迷離影怕讀王郎惆悵詞飛絮遊絲皆寂寞飄流從此各天涯　訴與東風認夙因匆匆已化沒階塵不須蝶鬧雙燕直欲關門過一春踏去正多紅埒馬嘶來偏是翠樓人吟懷黯黯難消遣沈醉安排漉酒巾　返魂靈草徧三洲過眼繁華滅泡漚錦瑟年華成短夢繡衾長夜似殘秋玉簫謝客休來覓金谷無人更上樓回首仙源飄渺外不堪重問武陵舟　疊前韻云香銷粉殞豈尋常憚折紅霞散佛桑滿徑新陰將落照一簾疎雨正昏黃游絲

枉結纏綿意飛絮空回宛轉腸對此傷心吟不得幾回俯首立蒼茫　開滿東風未幾時小園回首已空枝多情到此蜂還抱遠別難禁蝶不思淚盡玉階看氣冢魂銷金縷見題詞繁華瞬息垂垂盡始信吾生亦有涯　欲從青帝問前因何事年年受劫塵不問苦風還苦雨可堪傷別又傷春掃來幾費躊躇我路去前隨陌路人號國飄零秦國老更無青鳥與銜巾

香淚潔洄杜若洲果然身世似浮漚紅塵未滿來三月黃葉猶能到九秋結果可憐如紫玉託根應恨

在青樓送君記與鄉南浦獨上春潮帶雨舟　又三疊前韻云玉階消息忽非常轉眼空留三宿桑容易飄零風薄倖重難團聚月昏黃捲簾有影頻回首下帚無聲已斷腸此去高低藩溷裏可憐孽海最茫茫

倚闌惆悵苦移時踪跡何因返故枝與我將離知薄怨更誰解語慰相思江郎賦別餘紅淚潘縣傷春費艷詞寥落小園空繞徧更從何處作生涯　小劫三生豈有因紛紛墜落馬蹄塵芳心不改污泥處浮世偏遭苦雨春自此閒情參佛偈本來薄命自佳人

芸窗粉壁新縑爲爾還題織錦巾　枉費招魂徧十洲殘紅已沒雨中漚情癡想贖文姬日春老悲如宋玉秋多事山蜂還入戶不堪燕子重登樓青衫濕盡雕欄畔一例潯陽送客舟　五疊云薄命紅顏例有常難移若木轉扶桑任敎作態新陰綠深感餘撫落照黃鳩婦已將珠作淚封姨可是鐵爲腸垂簾苑轉荒階墮身世何須問謝花　爛漫空憐不久時珊瑚粉碎萬千枝慘顏有血知誰恨長別無言耐我思結子未留含笑種哭卿枉費斷腸詞同根無復相關

意從此分飛天一涯　影散曇雲了夙因迷離紫陌但紅塵每思雨露初開日敢爲飄零竟怨春風絮前緣逢蕩子蛛絲恨事累佳人血泥自築埋香塚杜宇聲中淚滿巾　藏春塢與綠莎洲大海紛紛抱滅漚想倚東風能幾日暫圓明月過中秋夕陽影裏醒殘夢夜雨聲中住小樓我想鴻都方士術招魂重泛故園舟

某甲

某甲者以拔貢起家爲縣令分發河南攝唐縣篆聞

計丁父憂匿不報三年受代再攝事上裘二年宦囊頗充物無何又任某邑事輿至戒石前損斷乘馬至階下馬前足跪地頗傷其首不能成禮倉皇而入有知其事者密以告中丞遂撤其任而父喪仍未之發也有河工某知縣乙者江南人與甲最知已焚香爲昆季之盟凡甲之得爲令而川資到省需次諸費用皆取之乙乙病且篤呼甲至榻前握手而告之曰行與子永訣矣我死子爲我訃告親知僚友家賵賻可得四千金子爲我歸櫬於鄉一女爲妾所攜來者嫁

之妾與子以累君得成立幸也餘資不敢問甲慨然涕泣受命乙遂没甲草草治斂具爲訃肰徧告之果得四千金悉攜爲已有逼其妾而卽以乙女妻乙子未嘗費一錢同僚皆忿其所爲時左侯帥師出塞道經汴梁好事者上其事於侯侯大怒告中丞調甲至營百般乞憐乃以千金送乙眷至江南女以兄弟爲婚赴水死侯又聞之怒愈甚必調取來營以三千金付乙家川不得已乃從事以失機罪置之法

某佐貳

姑蘇某納粟爲佐貳到湖北省時同鄉某公爲方伯屢請謁見見則求賞差使方伯不堪其擾乃給札令巡察江岸卽日至差次四無居民寥澗異常向之膺是差者奉行故事足跡未嘗至也詢之巡丁則曰此地久無人來惟彭公保時來一過而已某於是夜至江干坐皮椅一丁一差立以侍五鼓時見一旅客裝束者肩行李至某呼之前盤詰再三不令前客乃返次夜亦然客復至盤詰如前且令弗再至客乃去未幾宮保謂中丞曰貴屬有某人者甚勤能堪爲縣令

中丞不解意指唯唯而已次日以問方伯方伯得其故乃專摺保舉以知縣用屢得優缺

張落刑

張落刑捻逆之巨魁也許珊林先生刺平度州時擒獲之將置之法大僚某必欲出之獄使率衆來歸旣而復叛兵連禍結戮百萬無辜蠹雁鋒鏑謂天爲之人不得辭其責矣先生每與余言之爲之切齒

鈕宮詹

湖郡鈕松泉先生以殿試第一入詞林每官至少詹

逢大考輙降秩咸豐間又以少詹大考卷無甚紫竄頗自得此次閱卷大臣閱畢後將定甲乙統計少一卷徧尋不得乃一一評定訖某中堂始於靴頁中出一卷視之鈕福保竟置爲殿軍又左遷之先生憤甚以疾歸中途而卒先生爲人和藹不忤物某公亦有理學名臣之目相遭如此不亦惜哉

二忠臣

道光年間定九相國歿朝野共痛之痛其不得其死而死秘遺摺仍不得上也我

宣廟憫其孤忠東閣大學士之缺久而不補人謂相國至今猶未死也不五十年而有吳公侍御可讀之死士大夫始知

朝廷之尊而知爾臣之誤國也嗚呼三百年來以死諫者二忠臣而已

芳風閣

杭州芳風閣油紙摺扇馳名最遠至佳者價値數金試以淸水中浸三日其堅潔如故遠近爭購之今則街衢中之買扇者無非芳風閣猶蘇城之老桐春也相傳其初創店業時他處之購是料者每觔斤値銀五錢至其地先付作場完其工工人各分其金皆謂非芳風閣料不可用主人信之遂得獨擅其名其計亦巧矣哉

民不能忘

咸豐庚申四月蘇垣不守賊遂據城不肖之徒率鄉愚款賊謂之進貢禮物之外又有銀杏木質牌坊一座題曰民不能忘賊樹之閶門外果毅伯李公克復省城其物宛然在焉巨族潘氏爲請於公剷其字公

即親題其木作匾額以贈潘氏巨祖孫父子叔姪翰林之家

吳興　王嘉楨　周卿　著

玉兒

予與汪冶亭遊往往以氣節相砥礪嘗與之縱談酒樓謂古今來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史冊相望各伸其志有玉兒者里巷女子也無姆教未嘗讀列女傳執賤業而獨能於危迫之際從容蹈死而名教綱常賴以不墜士大夫羞之其人亦足傳矣因傳之曰

宣廟中京師人物輻輳百貨充物鬻技者鬭集街市

有繩妓玉兒年十四五色藝雙絕每當綺陌春媛廣場草平兩竿對植竿首各有孔貫絲索十餘丈橫亘如虹高出檐際玉兒斂手而登淩波微步且前且卻嫋娜欹側之態少焉往來騰踔若履平地驚鴻游龍莫可方喻俄而躡空顛墜則以雙鉤勾索擲身倒懸復翹一足體擺蕩如流蘇久之纖腰反折按其頸歸首出胯下如環無端驀翻身則仍一足立索上合掌效南海童子膜拜已乃翩然下旁及舞刀杖角觝諸戲靡不精妙竟神色自若低鬟斂袖嫣然一嬌女子窮不勝衣觀者駢肩累趾駭目醉心公孫之舞劍器談孃之人歷場圓殆無以過由是名噪一時公卿燕會爭致之雖羈紛登場飾妝糾酒而雅自矜重不屑與區區聲娼伍慕色者思欲一親薌澤輒以重金不顧也某相國第六子涎其美必欲得之凡珠玉紈綺之屬可以博玉兒歡者累鉅萬計覬稍稍狎近輒面頳避去入以游詞則俯其首淚瑩瑩承睫旁觀咸訝之察其父母固覬生而極鍾愛者公子貌故寢性尤佻蕩以玉兒之落落難合也愈欲得之乃使左右

諷其家人許位出諸姬上更爲置田宅若姻婭往還不禁父母既動於利且畏公子勢乘間商之女愀然曰耶孃不欲兒活耶反覆諭以利害掉頭不答退而哭泣終夜目盡腫公子知之亦無如何然或遣技招之即赴未嘗一梗親命轉喉串子之曲反腰靜婉之舞見者輒爲之魂失也一旦公子呼其父母來盛氣謂之曰嘻若斬此鐵樹子何爲者若女老不嫁則已嫁則將不知吾所愛孰敢蹈死近禁臠若何爲者父母不得已乃潛謀醉之酒傳送公子意翌日公子大

張筵召賓客玉兒隨父母入府奏技酒半庭中累方
几五母升顛仰臥張兩股足承小梯女弛外服著退
紅窄袖襖躡提緣梯上蜿蜒升降如蟻穿九曲珠備
極奇險梯岌岌動欲墜座客皆起立舌撟神悚目不
少瞬公子憐之招手使下玉兒忽踞梯顛大聲曰請
貴人宰聽兒一言兒所以含垢蒙恥習此賤役爲養
親計公子非兒耦徒倚勢凌逼人至生我者忍徇奸
謀欲强刼兒身兒何生爲言訖淚交頤墮自脫番班
纏臂金鏗然擲階石突袖出匕首刺喉躍空倒墜眾

譟呼奔救則已橫屍庭下血污狼籍面如生目炯炯
猶睹齊太息泣下交口唾詈其父母逐之出都都人
士聞玉兒死狀莫不歎且惜公子嗒焉喪魄數月不
敢出門初公子有妹與玉兒稔嘗戒其兄曰玉兒豔
如桃李冷若冰霜妹私叩其志堅不可奪兄顧以風
塵畜之失奇女子矣弗聽至是撫尸哭之慟一病幾
不起

野狐氏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列女傳載韓節婦詩
也玉兒一弱女子託業汙且賤使稍依違則已見金
夫不有躬矣乃守貞不字矢死靡他謂非污泥中青
蓮乎昔歐陽公撰五代史以王凝妻斷臂旅舍與馮
道傳相綴屬明類屬之不巾幗若而執袴公子亦遜
闔闕之能觀人於微豈眞天地靈秀之氣獨鍾於婦
人乎諺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吾於玉兒事益信此則於光緒丁亥七月中旬被淞隱漫錄稿刻男紹翌謹誌

王山蛇

紹興有王山者與蘭亭相望其地多種茶山有洞爲
蛇所踞一日有山童經其地見蛇出於穴長不滿四

尺全身皆黃色踞石上隨有赤蛇二身較偉向黃蛇
昂首作朝拜狀訖分左右侍俄有黑蛇二亦如之其
餘大小不等分布盈側已而黃者召赤蛇二至前昂
首若與之言二赤遂去半食時挾一黑蛇至石下黃
者以口啐其首羣蛇盡啐頃刻而肉盡方將歸洞一
樵夫至持斧將斬之童曰不可盍登木樵乃猱升樹
巔以斧擲黃蛇二其身羣蛇皆驚相顧若有所謀則
見二赤去移時啣草一莖置碎身處移其半而合之
黃蛇復活或先或後相與蜿蜒復入洞去

杜文正公

杜文正公之喪遺章入

上眷念舊學震悼實深

硃批覽奏實深悲痛回憶耆齊景況事在目前奉使

陛辭情猶眷戀豈料相睽數日驟對無期耶嗚呼十七年情懷付之逝水卿之不幸實朕之不幸也欽此

靈柩入都卽日

親臨賜奠撫棺大慟

召見文端公及曾孫廷琛恩禮有嘉慰問備至

上歎曰門庭卑隘依然寒素家風也

諭祭文云二千里靈輀遄返益觸悲懷十七年講習

親摩都成往事人惟求舊竟虛鞾履之聲天不慭予

孰奏和羹之盛聞者莫不垂涕

無時國

無時國不知始何時建何地居北極中以山為城環山皆海無寒暑時而不夜時而長夜飢則登木食果實錢幣無所用熙熙然常自得也其民壽不知幾何

王者死自服其服臥於窮谷閉其家人以為遷寄也

亦彿願久之而知其不返望望然若有所思思則仰天長號聲震山谷其親死或有時神遊於家則以為返至塒矣如故一月方采果樹顛樹折墮海中抱木逐流波濤洶湧未幾觸石而止見城郭高峙人民繁盛非其國可比言語不通人與之食則食久之漸能作土語知為中華上國也歷數晝夜則潸然悲楚曰是何月月之易遊也時值更歲見居民青蚨鼎異計多寡出入至倚臂相爭又有衣服都麗肩輿跨馬者男女雜遝飲食徵逐瞪目而觀之曰是何時耶是何

時而得已耶吁嗟乎盍歸我無時國乎人問其故曰俗不可耐遂投海抱木而往不知其所之

東省某令

吾鄉有為山東縣令者適逢賊至徵收漕銀數萬金交看書職守已則舉家遁去寇退乃返看書舉銀以繳分毫無失欣然入已橐乃則看書以後室勿令出見人初尚與飲食一月後饔飧漸不給看以為言置不問

種將洩其事遂與親友某等數人乘夜縊殺之斂以薄棺而葬之男今尚為東省某縣財雄於一鄉親友

有稱貸者皆弗應惟某以同謀故乘一封書必如數以畀

姓名對

京師士人遇事屬對往往匪夷所思紀小嵐先生其創也近有戲作姓名對者黃體芳對烏鬚藥朱逌然對赤奮若張之洞對陶然亭高心夔對矮腳虎陳東蒴對老南瓜熊伯龍對獅子狗此類頗多亦可以步武文達矣

吳可樵

故蘇吳可樵開設青雲齋裱背鋪術藝甚精千年古迹剝爛不可玩視者一經其手了然無痕間有一二峯頭樹角原本磨滅者裱就後用筆補綴與眞迹無異有士人以舊畫托裱者視之曰此不值費錢也一日與其彩友相詣晤問之曰此名人迹予囑以六吉托之彼不聽仍用連四不能耐久矣予紙買百年物以後再裱時可無須揭也又善挖補照之無迹可尋一時稱爲絕藝今其人老且瞽矣惜無有傳其技者

方伯代贖抵契

姑蘇某紳爲關道家貲巨萬猶以阿堵物權子母凡稱貸者皆以良田沃產爲質約期取贖過期則沒爲己產以此居積方輿未艾也鄉里咸側目之亦無如何有孀婦某氏以數千金市房契押銀五百將及期措資往贖司帳者告以主人他出約次日再來仍不見數日乃見紳紳曰爾已過期不能贖婦告之故弗聽揮之出居然已有矣時蒯子範廉訪宰長洲民愛之如父母婦泣愬之蒯公布席邀紳宴酒三巡請間以婦之苦狀乞紳稍通融紳遽變色曰此某之家事

無煩公祖預聞也拂袖而出婦控之郡守不受理不得已往愬方伯方伯何人即豐順丁大中丞也覽其詞駭甚明日遣人持書至紳謂某氏之產業已換契蓋用藩司印信前此連單用縣印者已作廢紙尊處五百金據孀婦某氏繳到想閣下誼重桑梓已撥入善堂首登台篆矣紳讀罷惟唯唯而已

野狐氏曰有此巨紳不可無此方伯而如蒯公之賢其力猶有不勝也洵乎巨室之難於得罪也

岳王墓

武林岳墳西湖之一景也淸明掃墓時游人遍野謁王墓即往庭中觀鐵鑄奸佞溲于其首以爲快舊祗有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明萬曆間以鐵爲之而益以張俊灘撻無虛日咸豐間逆匪據城王墓不敢犯四人者旨斷首于旁蔣相泉中丞又新鑄之並誌其事于石謂奸佞得罪正人雖逆賊猶深惡之況于人乎曾見有人題壁云金牌十二詔書重湖畔騎驢約與同羈首願秦天亦醉宣客君復飲黃龍請體爲之一歎

野狐氏曰自古奸雄竊柄兵連禍結至操莽而止明季嚴魏之禍淫威肆虐暗無天日至正人不容于世可謂至矣然皆得罪一時未有千古切齒久而益甚如檜者也若檜者徒以和戎失策謂武穆不死終梗和議而遂甘心于王初不料義憤其伸至海枯石爛而猶不已謂非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哉

詠物詩

詠物詩始自唐實至近世而益工往往有出人意表不覺失笑者詠錢云眼孔小于寡錯大面龐圖似富家翁棺材詩云猶爲身外物多是箇中人詠廁云板側尿流急坑深糞落遲門神云笑爾徒爲門外漢忘生常伴路傍人王侯故第雖零落猶借鬚眉傲比鄰境而多諷所謂言近而旨遠也

洞庭湖神

洞庭湖風浪駭異湖神甘將軍相傳爲三國時人最著靈應有不潔者必遭其變湖中多神烏色黑而馴與之食亦食如見人飛去則不吉有太守某公過湖舟子以祈禱請公弗許旣發風浪大作夫人以爲言

公曰我生平潔已奉法何畏神爲如不免命也卒弗許夫人不敢違舟至中央以金釵投水中默禱以代祭品將泊有漁人覓鯉重十觔太守喜與之值而沽之剖腹則金釵在其中相驚以爲神異公記其事于石而藏諸廟語云覆舟之下無仲尼其信然歟

席孝廉

常熟陳姓雄于財鄉人覬覦之一日晨起啓門見溺死半觸石上地保欲於其門作屍場蓋邀厭候官驗覷爲需索地無以爲計不得已往求席孝廉某孝廉

方沃首曰吾將計偕北上尚少川資二百金能如數則事解許之歸則見有村婦攜幼子縞素踉蹌而來地保見屍親至指其處望屍而哭曰昨夜待門至四鼓不來不料汝醉死于此矣反屍身而驗之罵曰何處溺鬼非吾家老也遂舉而投之中流須臾即順流而下陳姓竟無事二百金之力也

人肉羊糕

蘇城市中至冬令開設羊糕舖每晚以鐵釜煮羊肉釜上覆木桶一高數尺爲之者必高其身而俯就之

安置妥帖始然薪焉臨頓路某舖至夜靜時夥伴皆他往惟一人在肆設桶置羊於釜加水訖釜深身半入而以手安排之一失足而全身倒入桶內呼號良久竟無人應者無何夥伴歸知肉已入釜急掩蓋然薪煮之中夜始息黎明開鍋視肉極爛覆之盆見有人首在知夥之肉已雜羊糕中矣秘不宣貨肉如故而夥無親族竟無有問之者

姚中書

杭州姚某以孝廉供職中書父字少梅爲長蘆都轉數年前忽夢二青衣至邀請閱檔案辭曰素不諳此故辭青衣跪請之固再辭曰此行恐不能返家有二老不克承命二青衣躊躇再四啟曰公不往請夏大人同著相邀可也遂去旦而告人且曰夏公與我無舊妖夢豈必踐乎至數日忽閽者報夏大人來訪其無所因命肅客入寒暄數語而出是夕姚以無疾終夏尙不知也次日問僕夫曰我昨往拜何客僕一一舉以告則訝衆曰姚某我素不相識何以往拜皆曰拜客單皆主所親定必不誤乃問僕曰我見夜有何

說皆曰無之相與咨嗟而罷不終日而姚之赴音已至矣無何夏以少宰放江蘇學政歲科未周竟卒於署

朱大理

朱大理學勤字修伯仁和人通經學爲人誠實而寬厚道光辛亥科受知於順德黃公經薦而售五策皆進呈明年成進士入詞館以軍機章京薦升卿貳樞院甚倚重之一日退値歸見有白紙一舖覆案頭自首至尾詳細閱之若有文字者然問僕曰此何來者

對以不知訝然而入告家人曰奇哉黃老師自作大殿閻君乃薦我為五殿耶由是日與家人談後事備飭終月餘徧訃親戚僚友聚飲于家及期少長咸集徧酌以酒揖而言曰某不久人世行與諸公永訣矣家數口食乏不能自存願公憐而恤之皆以為戲已應曰諾僕輩皆掩口笑興盡而散至日沐浴朝服而寢家人以為癡莫之顧俄頃窺之已氣絕矣赴音徧至始信以為神

戴伯雅

戴伯雅名驥姑蘇人業醫同治初年被賊擄至嘉定問何能曰業醫乃令居藥房出納惟所主一日僞王陸逆疾戴取巴豆等味以瀉殺之而疾轉愈後官軍克復嘉定陸逆就戮是其惡貫滿盈非殺身無以藏辜然而如戴者亦可謂善用其術矣

甘姬

甘姬夫字小蘭名應槐閩人也咸豐年間爲吳縣令娶以爲妾有妾且才姬以少失父母育於假母沈氏莫知其姓氏也姬事家主極賢淑無何王壯愍公遷浙撫奏調甘公至浙姬隨大婦歸閩公以題補遺缺知府未及到任遽殉

國難赴音至閩姬即覓死殉主以救護不能如所願後假母以公骸骨來蘇函致姬至意在奪志姬微知之而不露後聞禮聘已定行有日矣遂仰藥自死臨終有十數十訣詩殮之亦無有深究之者越十餘年潘麟生博生聞其事而假母適爲潘氏佃戶詰之不承問詩何在對以不知告之邑宰嚴鞫之始吐其實

年號改擬

穆廟改元初擬祺祥二字商城周相國以字義重複奏請更擬奉

旨改用同治取戡亂之義上同於順治也按爾雅祺祥也是爲一義故相國以爲言信乎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石像跪侍

鄒縣孟母廟座旁有石人跪侍相傳爲孟子像得之孟母塚中者施侍讀觀學山東時入廟瞻謁矍然不安不忍見一前哲終古長跪亟欲毀而未之逮不知

古人所謂危坐者即跪也兩膝隱地體危聳也卑者侍尊者坐皆若是爾若安坐則頓尻于踵亦謂之居故說文尻處也可知垂足高坐乃後世之禮非古禮也可以釋侍講之疑矣但所云得之塚中則比之作僞而又甚之孟子必不讀此不可不辨

回煞

回煞之說取甲巳子午九等數合干支兩數而爲日之短長不知其所自始其禮接之法風俗不同北方有舉家避避者其爲屬更甚矣有紹興張少尉者寓

京蘇垣其繼母卒回煞之夕牀上覆衣衾如生前中實以冥鏹牀前几上設餚饌盃酒竈前去釜一家人皆避于殯堂及天明送煞始往覩之見竈內灰上有鳥跡數處几上所設雞子少其一遍覓之得之于衣衾中錠則依然無恙其非鼠竊可知矣

織女渡河

織女牽牛自詩詠大東後又見于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章然亦止曰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初未有烏鵲塡河之說也自吳均續齊諧記有桂陽成武丁謂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詣牽牛而晉李充七月詩遂有河廣尙可越怨此漢無梁之語此後詠者紛紛悲歡忻怨雜沓亶可噴飯惟杜工部一首起便云牽牛處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已足破羣兒愚矣後更層層翻駁以理責其議論此老杜所以稱詩史也

朱福保

朱福保字桀庭讀書有才智自幼時動容周旋儕輩爲之屈爲童子時文藝楚楚即館于桐城葉姓家由

諸生舉于鄉始以弟代其館然時往葉姓家嘗醉臥階下不能起忽發狂言曰非三娘娘扶我我不歸三娘娘者主人之愛姬也主人曰諾三娘出俯視堦下曰鶴人何爲而在此桀庭呼三娘三娘乃以纖手扶之曰見可起矣應曰諾遂自起其落落若此然其家貧恆不自給又不屑受非義財遂托爲游俠而實則貨殖也郡有朱秀才者家日落貸豪家錢不能償積十年豪乃以其租屋償其逋出餘錢數千歸朱約于某肆成事朱固儒先來肆狀甚促桀庭見之曰子何

廠也朱告之故曰吾爲若圖之乃俟移新居令朱導之往主人出問何事榮庭曰我與某宗族欲借居數日以別是屋耳不敢入內室有僕攜一肩行李下榻于廳事晚則沽酒一壺餚一盤且飲且歎指其棟而言之曰吾與汝何仇爾乃棄予而遺屬他姓耶酒酣或悲歌慷慨數日主人不能安居使人問其欲厲聲曰吾欲別是屋耳豈利汝哉往求朱朱轉商于榮庭贈以三千金榮庭取其半餘歸朱朱賴以自存焉嘗與友人出胥關登負郭之樓啜茗談以聞哭聲發于

水上知快船上老舟人死焉市冥鏹往弔之且曰吾習乘是舟與若翁最相得拜罷焚所市鏹於木牌竹籠得火欲解木客詬詈之即以所焚鏹棄之河生不可木客呼里正送之官甫見生即至敬曰此朱老爺也吾不能理此矣木客反哀之乃因里正關說贈百金了其事有同年爲酒保所侮亦曰往與同飲二千餘錢屬往取之家不可乃脫羊裘爲質徘徊於府前官役見而問之告之故往責之叩謝而罷值蘇屬府試昆山童生狹邪遊誤入良家門爲主人所署告急

於生生故責之乃同往入良家謂主人曰爾既祖考寓能令考者不出入汝門耶主人不解其故出而視其門則大書曰昆新考寓主人無言而入遂釋令歸出是朱福保之名大噪無有敢攖其鋒者道光中中宮大事部文已至有縉紳家設壽筵且觀劇生詣對門酒家徒曰爾欲看戲文乎曰不能曰若有一帖爾可將去甫入門主人盛服出逆客邀之入坐戲筵頓撤不知所送帖乃國喪家嚴四字也生素與光福寺僧有舊時歲暮殘雪生忽踉蹌而至僧笑迎之曰

朱老爺何事見臨朱卒然曰和尚還了得還了得僧伏而請過朱復叱之遂歸僧不知所爲使人爲之先賂佛番三百至新年僧入城拜生且探其由曰朱老爺前此何怒小僧願聞其指生側而思之曰是殆應年關請債畢集乎僧笑而退諸如此類不可枚舉郡縣聞而惡之詳革而審之仍自稱舉人縣令欲責之生曰我名雖革稱已革舉人爾若革職則稱已革知縣何見之小耶令無如何出示招告惟生所爲皆扶弱敵强故人感其恩無有舉而告訐者粤匪之亂避

居湖濱太湖司馬頗引專之為應敵計時運籌幕中賊大至鄉愚不知所為以生素舊機謀疑為賊內應以鋤擊之死司馬救之不及歎惜不已初榮庭為諸生其妻不義所為屢諫不聽及舉于鄉妻聞之哭之慟曰是虎而翼矣不亡何待榮庭亡其妻亦死

野狐氏曰夫生所為固不義矣然亦以貧故其所取者類皆不義之財惟其所得皆不以理伸而以智屈悖而入者悖而出天道之好還也使榮庭而得志於時管仲之流亞耳孔子曰其器小哉

語溪

石門號語溪不知所自始予友蔡幼安謂予曰昔西子來吳有吳宮人數人至越而逆之江敎之吳語數日不言至石門乃言之居然吳音也因謂之語溪予曰此所以為西子也彼以一女子而覆萬乘之國不有絕世之姿烏足以惑人主色固美矣語亦必極其妙蓄而不發乃求其妙之極耳既得而後發之不動聲色猶之後此之沼吳成功而不居也女戎之險如此哉袁簡齋曰吳王亡國為傾城越女如花受重名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文人之曲筆耳未可以為通論

橄欖膏

某刺史為令尹時有妾甚愛之尊為嫡室有所需無不曲從之一日病肺聞維揚有橄欖膏其鄉人有需次兩淮者服之而愈亟修書遣僕往購不數日飛騎而至則橄欖膏也知者為之詩曰一騎紅塵妻子笑無人知是橄欖膏

題畫詩

題畫詩貴有興趣一二新警語筆墨亦為之生色嘗見張子祥題老少年云人為多情少年老花為無情老少年人為子祥題畫詩一窮秀才提刀不知此寶惟南平何也薛蛟門嘗畫一紙蘆花數莖斜倚水灘中有老少年一枝紅白相映題曰老來自有還丹訣却笑蘆花早白頭皆足耐人尋味

范介春

王夢樓先生風流儒雅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時有名優范介春者演小生戲姿態絕世慕先生書以粉箋

乞爲揮毫明日即書就署款介春年兄而自稱年弟
范不敢受蓋恐有誤也先生曰汝作王十朋蔡伯喈
皆歷科狀元也非年而何聞者捧腹

新昏聯語

賀新婚何最尚雅切尤貴出于自然予友王緘三爲
張小林館甥時孫愷豈贈聯句云坦腹莫形嬌客態
畫眉須拜丈人師切兩姓妙在不脫新婚意金蘭青
與張少渠同隸寨與籍少渠子新入泮而就婚於金
賀作如林某太史和原韻一聯貴比金張原共里幼
聞詩禮早升堂用漢書恰合親泛賦者異矣

悟證

僧悟證始爲庖人日事宰割忽有所悟即遁入空門
掛錫之寺謂之觀遊其地爲髮逆幽囚之所克復蘇
城長洲縣因以爲獄獄遷故址僧遂毀廢獄而爲寺
兩登龍藏請經普陀峨嵋五臺諸山皆至焉道逢下
第舉人貧無以歸解囊贈之不問姓名又遇人以支
應質銀限滿不能贖僧以五百金贈之釋之在年七
十貌九華山歸神氣益健僧面有黑麻至此盡去光
澤異於尋常數日示寂予爲友人作聯句輓之云行
腳徧神州化衆類幽囚此地竟成乾淨土悟真皆佛
道還本來面目修羅解脫證菩提

雷擊賊子

道光年閒有鄭老三者爲十三洋行之首廣商也主
賓之役鄭實主其謀故儀事雖不洩林文忠下之獄
夷人以五百金謀出之和議成俗償焉時鄭生一子
甫彌月雞髮忽電光一閃兒即睡去撫之已冰偏視
所傷惟腦門穴有香眼一點咸以爲報不知即戾氣
所感耳

野狐氏曰如鄭者藏身斬亮不足以蔽辜當以百身
瘞膏道旁據鐵以殉公櫝偷鑄白鐵以跪於林墓
前文忠有靈亦不欲觀也

在野邇言卷之七

吳興　王嘉楨　周卿　著

讀漢書

咸豐年間某官僚起復入都衆

召見

上問該省督撫賢否對曰臣在籍閉戶讀漢書不知

外事

上曰桑宏羊何如人則錯愕不知所對

上笑曰且回籍讀漢書去

海棠

某制軍少孤事生母極孝公解中未嘗離左右通內外不樹海棠恐人之稱其母名也昔杜少陵不作海棠詩古今事固無獨有偶

某侍郎

某侍郎少年科第入權門驟至通顯頗以才名自居所眷一歌伎有割臂之盟時方新授學政以所眷不肯隨往願辭命以爲佳人難再得棧豆不足戀也後隨往乃之任以好古自命士之得虛名者悉援拔而羅致之秋闈代辦監臨門下士多得溫卷五經題紙下省其書院所命經題三場不禁亂號俾得併力作賞識有一生徽卷最進受卷官云大人問君卷屢矣卷上閱之慰之曰休矣榜後再相見矣及揭曉其所賞識者果皆售嘗奏保回籍編修並薦舉多人請比照博學宏詞特予召試奉

旨申斥部議左遷及卸事道出吳門宿妓家所攜僮童頗懷妒意竟致齧臂自以爲風流儒雅也

周康王廟

蘇垣向日刑人於市今之樂橋即昔之戮橋也決囚後往往移屍需索索遂則顧而之他市人不勝擾設法請之官乃以北寺爲戮囚地樂橋北建周康王廟取刑措之意焉殿宇清靜爲碰和之所非妙手不得入也一夜方入局四人所得牌二十皆曲腳曲腳者二三也怪而取餘牌視之無二色各駭極從此不敢設局也道士夜聞呼殿聲蓋神明喜習靜惡其喧也庚申毀於兵有郡紳倚估其地將死命家人設香案請康王且至家人叩乞還地不許尋卒聖帝明王于

百年聲靈猶肯慢神虐民者其監諸

海門城隍

蘇州普濟堂在山塘養無告之老民有田產在海門時有人往來其間七月望設放焰口有海門人適至中夜而病忽作官話云我海門城隍神因事過此本不能相援緣爾處去歲有海門人在此誤服藥而死非爾等及醫生之誤乃肆中撮藥之誤也今歲十月局中當有災晦須備十二觔大燭焚香供奉於關聖帝前羣皆竭誠叩禱乃得免或謂神乘船乎乘輿乎

應誰辨神曰吾豈來相援乎有舟楫在爾但以一紙燈香三炷送至河干可耳備而送之病者作鼓吹聲既歸昏昏睡去醒而問之皆不知由是所市藥必檢點之一日缺一味往間壁肆中買前所誤之藥均有其事此壬午七月十五日事也

團練大臣

庚申夏蘇城不守團練大臣退保上海以[illegible]公所兵勇不滿舊額一日聞曾勇丁俱散命家人往探亦不返大臣計無所出縱橫而行忤出如[illegible]以手揉垢作丸人曰此真團練大臣也

典衣買石記

先伯祖鐵舟道人自閩督幕府歸築小休息壩義取打破名利關謂之小休息得吳氏石典衣以償之作典衣買石記曰前址吳氏有石名瑞芝峰尉於元治時置於讀易草堂中其嵌空嵚崎之狀遠勝於趙松雪之三品石實湖郡石中之尤物也吳氏中落斯石委於荒蕪已百餘年矣甲寅夏余自閩中旋里築小休息壩於舊址之北欲購得此石兩主者昂其值竟

不可得今年秋典衣一襲信其價兩償之亟擣之以歸位於庭前東南隅與蕉萼美人諸峰相左右護以長松倚以翠竹烟霞掩拂真所謂百仞一拳千里一瞬矣嗟嗟斯石之來也固以酬余之素願而出汙泥登庭除未始非石之大幸惟典衣買石為互郎所哂但李存博竭產以致[illegible]孝觀余之所嗜為尤甚况乎手跡易[illegible]石性[illegible]堅久暫之[illegible]自謂得計亦因茲有感矣此石也向為吳氏之物今已易其主人烏知不數年間又不為[illegible]所有此為運勢所必然者總之

人生如電能得一日玩賞卽與千百千萬年無異又何暇計及將來耶因自識其所爲特記之時乾隆乙卯秋九月十六日枉生居士王士錦記并詩年已六十矣置石者爲喬麥山人姓陸名有章家世其業頗能布置是其邱壑於胸中者爲湖郡之冠故并識之

物類相應

偶閱范攄雲溪友議言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是亦磁石引鐵之類耳然則吞金者薤可

以下金則葱可以下銀薑可以下銅錫矣亦物類之相應者也

科場破格

科場故事論語爲首題次中庸三孟子大學爲首次論語三孟子惟道光癸卯科順天鄉試題首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次思無邪三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五句又北闈中式第一貝第二南皿惟己亥科沈際清第一爲南人以文字吉祥也此皆難得之事

羊斟牛鑑

傳稱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遂致兵敗其實戕其姓耳蔣劍人痛陳軍門之死刑牛以祭軍門復公憤也君子謂羊斟非人以其私怨敗國殄民宋國之罪人也予曰劍人人也以其義憤爲報知已皇清之義士也

姚愚泉

姚開榮字愚泉烏程雙林鎭人業湖綢而性好讀書爲人樸誠而尙義先君子輩重與交游數百里外書

函問答無虛日最喜兩漢時人文賈太傅過秦論上中下一氣明誦口不停輟生一子襁褓能識之無天次子宗誠字則明尤善爲文章初學時塾師命題作破題卽揮毫落紙洋洋千言師驚屈授之法亦能就範圍其他詩古文詞皆磊落有古致後愚泉不事生理奉母率妻子卜居於湖郡城東花木竹石位置精雅與諸同人嘯歌其中甲寅乙卯間予就試歸湖時往過之或烹茗清談或把酒縱論見門庭之間藹如也則明試必高第已未登賢書時金陵不守湖城戒

嚴懸泉寄書來云倘事危急命子奉母出城子決計死城中矣既又來書云老母亦不肯出城祇得母子相死耳其後湖城陷母子皆死之宗誠以似續計幸出城等卒竟無後天夫

汪相國軼事

淮安府北關外一小寺甚古封閉已久莫敢啓視汪文端公爲諸生時素有膽識同學數人謂公曰君能入寺一宿當以盛筵相勞公曰諾既入同學生反閉之加鎖鑰焉公焚燭觀書漏三下堦前人影恍惚

近則一少年書生也公曰人乎抑鬼耶少年曰鬼也生時讀書寺中遭遇屯邅貧病交迫遂投繯畢命壇冤地下繩帶切繫于頸所難堪耳公曰然則何爲曰求代乃得脫不意今所遇者相公也我何敢求代公曰我爲若解之鬼曰可公下堦解帶鬼叩謝欲出公曰來何急急若此對曰土地神召我來謂今日得代卽可轉生人世遲恐不及公曰生何地曰某鄉某姓家遂不見時天已微明同學生啓門入公告之故皆未信相率至某鄉果於黎明生一子稍長讀書頗有

知識公命爲己子教之詩文出筆屈其儕輩遂成名公每以前事問之笑而不答

陳三元事

繆公蘭芷名沅泰州人以一甲第二人入詞林掌文衡所拔皆知名士過目成誦號爲知人嘉慶朝視學粵西時陳公繼昌以郡縣首應童子試閱其文大爲擊節擬以冠軍與幕友酌酒傳誦相與歎賞不已酒酣持歸置之枕底而寢明日將揭曉徧覓陳卷不得遂置之守令率學官廉保環乞恩施弗許竟被斥將

行輿從出轅門陳公遮道請問被斥故公故明敏強識答曰爾卷某行某句有小疵陳公曰公所取拔者竟無疵累加某者乎公強笑曰固有之我亦探悔之陳公曰休矣遲我一科發解耳明年縣試仍第一府試第二院試冠其軍己卯庚辰鄉會殿試朝考皆第一累官至兩江總府時繆公已爲司寇有疑獄不得情言官上其事乃服黃金自裁

上知其無過也惜之後有以從祀鄉賢請者以死職刑部爲忠以事母極誠爲孝以能文知人爲才以妻

死不再娶為義公批其狀曰畏罪自盡非忠也不娶無子非孝也安得為義乎夫不識本部堂之文非才也竟寢其議

野狐氏曰以陳公之才之學繆公何嘗不知之徒以偶爾遺忘自護其短遂啣恐尤若陳公者名聲籍甚每試必冠其曹一朝之挫折天實成之也於繆公何尤君子於是兩惜之

燒鍋手

燒鍋手將劇入所著新樂府也粵匪南竄時郡縣失守太守隨入賊中賊令然薪逸出復為郡守以疾免摩挲金石號為通人疾歿百日內行大祭禮擬用樂舞未有樂章人曰文舞乎武舞乎祭用吉禮抑凶服乎若用樂章燒鍋手正所以象功德也及祭用僧道不果舞

紅綫教

吳有紅綫教者習左道以欺世搢紳先生皆為之自稱為天曹雷府兼火部從之游者悉分部封職終其知其究竟有縉紳子者隨宦鄰省曾有事於獄訟竟卒於家有人於隣省東嶽廟夜聞呵殿聲伏殿後窺之髣髴見某子入及歸而知其已死為人述之事聞於教主函謂紳曰神為公子事已達天曹需捐三千金當得免紳慢應之次日禱於社廟曰某子當捐金免譴某誠願但求神示以夢即焚鏹如數神不應不果捐紳可謂彼教中先覺者歟

夏秋田

夏廷榮字秋田世居蘇郡慷慨尚氣節父客死以家貧母老不克尋訪時為隱痛母歿削髮為行脚僧所至皆得食數千里負骸骨歸既葬家益貧而好施與乃棄僧為醫所得資財悉以周貧乏待以舉火者日伺其門又性習勞苦行止不苟嘗謂人曰立天地間人道須自為也咸豐改元

詔舉制科有司以貧問舉孝廉方正庚申夏郡城不守聞警慨然曰我不可以不死乃服衣冠投繯自盡闔門皆死之鄰人有陷賊中者脫頸帶繫之腰以為識倩良材斂之賊退其弟子張小林為之上其事葬之原野即其宅為祠春秋血食焉

野狐氏曰當洪逆倡亂東南糜爛擾及神畿賴祖宗
養士官斯土者或以力戰或以身殉卒能掃除犁塈
恢復名城有人斯有土也如夏公者以行修之士未
嘗委贅卒能取義成仁人臣而懷二心者瞻此靦貌
能無忏顏為之執鞭所欣慕也

月建非斗柄所指

建寅建丑建子三正也正月建寅則二月建卯以次
至十二辰皆謂之建建立也自朱子言斗柄建寅之
月為歲首人遂以斗柄所建為月建矣按周天之度

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各月中氣皆在三十度
中半各月節氣皆居三十度之首尾交節氣日斗柄
指兩辰之間如立春為正月節前一日指丑後一日
指寅餘月皆然閏月之節亦惟一日指兩辰間其前
後亦各有所指安能謂斗柄所指為月建乎且中土
處斗柄之南而斗柄與辰極在天頂北所指方位本
難明辨故古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柄惟南子言招搖
東指天下皆春不過言其大略耳何足據以為說

淫搯

某甲為洋商富有百萬往來皆巨卿宮室妻妾之盛
甲於東南貧乏者得其意一顧指間即成小康性漁
色覬可意者必羅致之舉事畢仍放還其家授習一
口每次登記月終司帳者計數以償凡百餘家比嚴
氏之姪箸殆有甚焉有婦女並未受汙利其資偽為
摺記之亦得取償是猶良民自椕盜戶冀免徭役者
或以為非是至忿怒而爭之利之陷人甚矣哉

金葉

金葉者不知其姓葉乎姓金乎或謂其金自金而葉

自葉皆傳聞之異詞也記者以金為三品重物即以
金稱之顧後世讀者不嫌其陋也金在某省為潦倒
微員於術無所售聞某太守觀察某省素以衙參站
香班蒙垂顧至是即送行旌願隨至某省觀察許之
即隨赴任所壯月餘無所為計觀察乃命其試管庫
有所得未遂厭欲然已得保大令歸原省中丞知其
自所來問鼻烟曾帶幾何對曰職所攜精而少次日
進謁獨見應對皆先意承志將出以烟壺呈上送至
門復言曰職所進烟壺恐大人所需有錢票在焉由

丞歸啓其篋則有四千金務在中丞默計曰是人眞
巨膽哉蓋中丞所取物皆由吳興人爲之介紹獨是
不介而行之以是驚爲異才未幾得海疆要缺所在
皆得財以金召金而不知其葉與否耶信乎祝融之
能化金也

職官遭遇

某貳尹性戇直少文爲旱防舟中有失竊者水巡嫁
之禍某怨宄於廉訪明日各總巡循例衙參公問各
路無事乎皆曰無事公曰某處舟中得無有行竊者

乎對曰係乞兒乘間竊取小物取而歸之其人矣公
哂曰此某縣丞之誑語耳總巡慚而退越數日面稟
某縣丞自接差後從未到段請撤差公曰爾保舉有
人乎曰有遂呈遞一銜名帖公卽撤某差而以所保
者易之某聞而進謁辯其誣公曰爾廢弛公事尙欲
辯耶既悲憤恨欲絕家數口嗷嗷待哺無得食同僚
中戚憐而資助之無何監印不謹斥退公卽以某爲
監印賽殮乃得繼公升調他省以某託新廉訪而行
久之漸就賦閒衣食又不給患腹膨幾殆遇長賢爲
之治某大令出藥資得無恙然貧終不能療也一日
忽聞公奉命來撫或勸之往迎勉顧小舟迎謁數百
里外候道府州縣謁見畢投刺稟見公熟視之曰爾
何爲至此某徘徊曰職受恩重聞大人至故來仰瞻
公復訝然曰舟值幾何然何爲至此對曰值三金崮
僱迦其半公曰速歸毋再至乃俯首而出方某之迎
謁也謂公必憐而救之既已相遭淡漠深恨友人之
欺已繼此則更無生路矣正無處覓食忽報牙釐局
遣役齎札至聳謂無其人乃去越日而飛騎直入知

釐局奉中丞論已委某管虎阜釐卡矣欣然奉檄及
謁總局知委札屢投不得有舊與某相識者知其地
而告之也到卡後惟以裁抑爲己任胥役得以中飽
總局以上聞中丞謂某長者不至若是既又言之則
曰留心察看未幾縣丞缺出卽以某補其缺而某得
安然以終身矣

野狐氏曰夫人之遭遇固未可知宦途中之流出愈
下其營謀之計愈巧而某者獨以戇直見知誠有之
曰百巧不如一拙信有之矣

讀書貴有識

詩歌涵詠性情固不可以理法繩然亦不至有傷名教如世俗所論者太白詩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某韓昌黎柄任儒術崇某軻當時未避聖諱如子路對長沮且名其師子思作中庸直稱王父字也石鼓歌又云陋儒編詩不收拾孔子固未嘗刪詩不足爲病也至義之俗書逞姿美非篆非隸爲之俗書不然既以爲俗何云姿美乎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三月十九

三月十九日俗傳太陽生日家家焚香禮敬其實明宗殉國之日也民既樂新朝之盛澤念故主而情深諡曰思宗其信歟

爲臣不忠

春秋時亂臣賊子未有如季孫意如之甚也稱兵逐君無所顧忌及晉臣問罪則以不得事君者歸罪於其君復以得改事君者且憐國之怒其心已不勝誅及昭公既沒欲爲惡諡以示子孫使其君受身後之惡名事雖未行猶行也雖未篡逆猶篡也書之以誅奸雄之心後世臣子有加其君以惡名而已得美諡者皆意如之流也楚囊瓦之罪人也

子家駒

王氏困學紀聞言春秋有三忠臣而不及子家駒趙東山春秋名臣贊而子家駒亦不及與竊謂魯之孫忠惟子家駒其次莫如叔孫昭子子家駒行事不槪見于經傳其節以昭公遜齊爲終始其所言皆洞悉賊臣肺腑讀書至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

也數語爲之掩卷流涕

野狐氏曰嗚呼有臣如此不能早用其言戎馬倉皇而求言詔下古今一轍能無慟乎曰駒將逃也傳者亦不知其所終吾思其人殆夷齊之亞匹歟至於今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也

春秋時局

春秋時有子晉爲王太子而享年不永有公子季札而不得爲君斯豈周與吳之不幸耶亦古今治亂之所由分也孔子爲布衣其徒賢者數十人皆不見用

吾以知天之不復存三代矣慨夫

荳腐羹

先君子性安澹泊好食荳腐羹冬日或嚼菜根間有時食魚肉而此物終不輟以清淡中有眞味也嘗於侍食之暇謂不肖等曰百年後家祭必以此薦故予家祀先人此味終不祧也今予亦成翁矣回思曩昔情景如在目前觀雪浪堆盤刺目泣下兒輩供膳遂廢此物

正月上旬無子

卜年占運訣以正月上旬甲子等干日占驗豐歉揮塵新潭下又有正月上旬若無子朝內大臣去一半二句堅瓠集載康熙癸未正月上旬無子大臣去位者甚多予觀嘉慶三年誅和珅其黨盡去之道光紀元咸豐十一年皆無子朝臣亦多罷去今光緒十年甲申元旦丁丑十二日戊子樞臣概行斥退此理眞不可解也

占課獲犯

錢伯蓀太守精通壬課從不肯為人占卜嘗言在湖北時有同鄉為縣令晨興必占一課以卜一日之休咎無不奇驗一日占象知有逸獄事召門丁而告之曰今午省中有委員來饋饍若干不受將至若干始受正欲有言有紳士來為留讌良久未去而委員至一一如所言及去而時已薄暮前事盡忘醉酒而寐至中夜而覺即起開門將集徒卒而戒之外間已飛報囹圄一空矣急補衣冠焚香占課告兵役曰某往某方見有人服色如是作如是形者擒之即某犯也命他役往他方亦如之乃秉燭坐堂上以待届時皆

至少其二未幾又來一犯其一則逾時尚未獲比黎明始踉蹌至問是覆銅盆否役曰然即親訊犯者名姓衆由獨不承用酷刑以求之犯始承伏遂通詳候示一一盡戮之自以為神課甚靈也居年餘牌封解送犯來供稱斯案內逸犯研鞫無誤竟以此罷官遣戍蓋此犯逸出後見荳腐店已開乞漿飲之主人見其可疑不與則攫取銅盆以去夥友追而及之奪之歸主人問之夥以盆覆首圖其狀縣役牽之至官以為無疑而不知其有覆盆之冤也去理而信數雖精

何爲

演劇賀喪

某公任封疆何刻深以屬吏盡切齒及歸田務府人肥已鄉里亦恨之爲築園圃其下有塚勒限遷葬過期悉平之道路以目及卒城中築臺演劇具衣冠以賀粵東人馳書來告

儒醫異說

醫所以寄死生非有恆者不能精其術也然中有至理者存宜儒者所知也某孝廉官大令以醫術見器

上游一日治一傷寒伏熱證用附桂地黃諸味謂其家人曰病宜溫補服此或可治然恐中夜發躁耳病家不敢服延他醫投以涼藥乃得愈余曰果服其方何至發躁已哉又有某大令以儒術行醫治一證用細辛至五錢人問之則曰醫書云此物大辛大溫不可輕用聞者匿笑

夢示死期

平湖朱蘭階部郎名壽熊小雲廉訪晚年子也少時卽英雋與予同受知于新城陽公後爲從兄雲如僚婿以進士改官部曹一日夢與同鄉朱進士會課登端批云明年八月十二日赴召醒而異之至春間治任南下歸而病作及期未死越六日乃卒

在野邇言卷之八

吳興 王嘉楨 周卿 著

刺客

張生者不知其何處人也與彭姓同爲某賊魁首欲投誠無隙可乘乃攻破某省縣城獲令某公先以殺恐之乞命狀甚屬可憐張彭乃告之素願欲其以報國公曰可耳若等從我遊且可得功名二人乃喜遂與之俱出且與某公締盟結義相約終身眞若可信非虛誓也乃以彭爲長某公次之張又次也公以積

勞復原官漸保至監司張彭亦爲參遊初彭有妻甚姣容爲某公所覘及至是挾詐以誘來署遂漸與之私張知以告彭彭怒至署責公公以其愚而紿之曰汝何莽也汝以何而得知也審察而來未爲遲也彭斷歸反責張張曰謂吾妄言乎言誠妄矣予亦可察之彭然其言久之告張曰信矣奈何張曰此汝妻乎亦他人物耳彼既同心爭而不義不如遂之吾與子逝可耳此間豈可留哉彭遂以妻贈某公公亦撫慰之待之有加彭仍安居也張屢促其去不能決一日某公謂欽使言彭某心懷反覆不可不防請誘至大營因事而誅之歸予以鷹犬使行彭欣然張曰噫殆矣送彭與訣已亦他去彭至欽使幕下不旬日而果死張聞而哭之慟日煉藥刃一後某公歷任封疆官居某省制軍張嘗伺其所至不得間一日公往某廟行香張伏案下發刃不中幾爲官軍擒幸得逭如是者三四次後公因閱兵歸自箭道步還內署前導已過從者未至張僞作遞呈者發刃刺於腰入而反攪之抽刃而出腸類隨刃來公忍痛而言曰行刺者誰

也前後皆至蜂擁而擒張縛之以歸公坐地不能起舁入內即握少婦手不釋越日而死少婦亦自縊事以上聞欽使查其事逾年案乃結論張以法棄之市事遂寢

野狐氏曰張生者銳身而報知己義過豫讓戎馬中而殺卿相勇過鱄諸彭某未行而知必敗智兼於曹昧志欲刺某公事成而後已其行固勝於荊卿至於某公與行未出而知必不可留幾諫于彭其賢實勝於豫讓之於智伯嗚呼張生心懷大志不能隨所願

終死於非命悲夫

汪子卿夢

海寧汪子卿其父爲張渚巡檢與予先兄爲前後任父没寓居蘇垣常與予茗談一日謂予曰昨夢至蔾青巷有官役與之言手出一紙則已名在焉問何事曰吾溫將軍役也予因盜山西人馬匹匹屢來控告今日須過堂也從之往入廟門導入小室使少待並索其資若干數汪有叔父任巡檢忽見其自內出手執牙籌盈握問果盜馬否未及對叔曰將軍職掌天

下每一省有一籌每省又各十小籌今山西僅存二小籌矣子宜慎之言已而出官役忽倉皇入曰將軍升堂矣聞呼殿聲縲絏聲引汪至庭見堂階悉如常諸囚皆北向跪命汪外向而跪于庭俯伏俟問將軍執鞭下階諭曰爾罪屢經來告遲至今日不能已矣汪辨其誣將軍若弗聞乃曰念爾數世單傳容爾去俟生子後再行歸案可也言已揚鞭欲下驚而醒數日後夜復夢故役來持一黃紙硃書曰延年六六

陳學滋

咸豐十一年荆溪縣張渚不守巡檢陳學滋死之學滋仁和人任張渚得民心粵匪逼近常境學滋自分當死思所以留其後棄縣請以家屬旋浙縣令田濤聞之怒曰當此之際豈容汝家眷逃乎若然予即通詳去爾職學滋起而辭曰謹受教當與妻孥共死張渚無何寇大至弓兵官役無幾人皆逃去學滋朝服坐堂上遇賊痛罵不屈受數刃而死死職也內眷聞其事爭相殉節闔門皆死之是田令一言成其事也荆溪旋亦失守田令率妻子而行幸而免後田以倚

賊親戚冀得開復不果張渚人立陳公祠以祭馨香百世焉

兄弟認同年

平湖有兄弟同榜者積不相能雖異居時相訴病也一日其兄與友人飲有書癡問曰聞京師最重年誼有諸曰然雖相攘於途聞是同年友亦必揖而謝過邀之歸而與之飲書癡躊躇曰然則公與仲氏何不認同年聞者默然斯言也不可謂不癡矣

王右軍扇

常州某鄉有王右軍廟兵燹後廟貌重新方廡夏鄉人爲備雅屬託張小林畫之小林爲畫墨梅一枝姿態頗佳題曰晉內史右將軍神鑒予弟純安亦爲之書字以述宗故溯淵源也後竟失其扇復書畫之予謂小林曰右軍書法固掩千古而畫筆亦復超妙君等所作想蒙其鑒已收藏之矣聲價當從此十倍

盜犯念經

辛巳蘇州決一盜犯檻車過武廟前囚朗誦高王經至刀兵乃催折響尤甚衆謂此盜素奉佛教以爲刀兵眞可催折死者可變爲活也及至法場囚首落地佛竟無靈易曰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能知此可無患矣何必佞佛以誇其惡卒以惡死

陳地師

咸豐同治間黄埭來一丐者日往行乞夜宿於呂氏之水車棚無他異一日行至市見李姓築室數椽將落成歎曰屋甚美惜乎其將絶矣匠人毆而逐之不數月李氏子相繼死惟李翁存匠人述其語乃訪之呂氏求其術丐曰不難庭前多種樹木則發丁矣逾年乃生一子從此丐之名譟呂氏賃屋居之叩其姓曰陳姓吳氏避亂而來者也某甲者葬數年矣無子往詢之曰葬在墓門是猶居家者無睡室而門虛設也毀之子乃生有營新葬地者謀所以點穴集數師不能決邀陳往觀之陳曰是不可用去此數步點地也起土三尺得一棺乃不果葬鄰村有富人得一地習青烏術者皆云犯三煞不可用甚憂問之陳報曰明日三煞出遊葬之吉乃集傭工數十縱之營之期不日成事以陳書不擇時急足往問之復曰大雨時

可安葬既日果大雨人皆以神明目之其後有某甲數生子不育邀陳修其祖墓酬金四十陳許其生三子而索酬僅以三十金予之陳於墓臺改爲方埶三角時永昌徐氏屬陳卜吉偶誤遂歸吳門及三年致書於呂翁云甲修墓少予我十金我不爲盡其術必生女能償此數君令其四角皆方之子可得也其所償金翁自取之卽以報廣廈之庇也已而果然蘇州董生爲予述其異生嘗與之遊問何術知爲熟地陳曰凡風被草色皆綠其下有人骨色微黄耳因指

其地曰下有拾骨瘞也詢之士人不謬是其術可謂神矣然性嗜煙霞所入不敷所出卒以貧死

蘇州士人

蘇州士人顧有家叔父無子父以其兄繼之孀以異姓人為子祖母怒而逐之其後祖母叔孀及兄相繼逝無子士人又以長子繼之兄故無遺產子仍就士人食焉異姓人素無賴既逐投軍營累保至提塘其妻非良家女異姓人死負骸骨歸於吳欲使士人嫂之而析其產士人不從控之縣邑宰王公廉而明覺

其詞多虛誕不受理易其詞而受之士人亦具詞申訴得受理兩造具備宰直士人而不直婦令呈宗譜以證之其子往錫山取宗譜族人受婦賄不與以其情達王公公曰無庸任理不在譜獄將具矣而公調他邑受代宰至士人又申其詞宰未閱移交卷不受婦賂金要妻使與宰言而致詞焉翌日望獄于公庭宰爲上下手士人愷切陳詞宰屈而怒以爲强辯堂斷頗不直士人案將結時方伯素耳士人名嘗三聘不至以爲吳人之敎品者莫若士人闞其事召宰而面責之宰懼復審時右士人而反責婦辭色俱厲胥役爲之失色乃以異姓亂宗逐婦士人遂得直而家財已耗半矣宰所爲皆如此金要之亡也其妻實爲之宰實成之金要遣戍家亡妻子無所歸宰獨歷任繁劇子孫科第不絕是豈天道哉何綱之恢恢耶宰又於他邑聽政其鄉有巨族兩世孀居姑不節欲汙其婦婦不從以忤逆送之官宰不察摯其婦婦投繯死沈沈免獄大節不得申士人其宰焉耳

蛇感

震澤農人墾地舉鋤傷黑蛇斷爲二蛇首仍活農人墾如故蛇自後出其前嚙其足毒甚必死農謂蛇曰我傷爾無心爾不死爾嚙我有意且死我爾實不仁蛇似知其意去而復來以口呼其毒須臾瘡平農人得無恙

湖州村叟

湖州有村叟擔糞入城過茶肆潑糞汁汙某甲衣甲怒叟跪請浣衣不可毆之數十猶不已市人咸爲不平叟則怡然任受羣相勸止始散甲歸數日病且篤

謂其子曰予病殆將不起然非叟至求死不得也子遂訪之市人有識叟者導至叟家叟不肯往子長跪而請繼以泣下不得已從之往甫及榻前甲伏枕叩謝殷勤倍至問叟有子乎曰有願以已女妻之又問有女乎曰有則願娶為子婦叟不敢允固請乃許遂引叟手入衾使撫之氣絕其子啟視之脊上有傷痕叟俟其歛而歸締姻好焉

拯溺

平望鶯脰湖通巨區波濤洶湧一望無際北為溪口

其南為野貓口每遇嚴冬北風大作尤多駭浪舟子相戒無敢冒風行者村人沈姓築蠶舍於其間一日狂風既吼遙望數里外有一舟帆檣傾側將就覆矣借隣舟往救之隣人恐舟壞不肯乃至已村刺船以往則已覆矣沈入水援之出數人皆得活撿行李惟少一小箱沈復入水取之邀入已舍置酒相慶舟中人因巨商挾資歸遭此厄幸無遺失遂以四十金為沈壽沈不受收四金市肉食與隣人共飲之盡歡而散明日送商歸終不望報焉

書畫驢

國初時有儒人避亂至光福鄉獨居一室不與人往來畜一驢每糧食盡以畫一卷及布袋瓶缶之類置驢背驢乃自往入市止焉有人視其畫則皆小品天然妙趣受其畫而以米鹽日用諸品實於器驢答自歸以為常好事者爭候於市所得皆寶藏之其署款曰俟齋徐枋卒於其居蓋遺民也後世重其畫稱其驢曰書畫驢

潘氏

蘇州巨族潘氏源出自安徽有雲生者住劉家濱言其祖某翁族稱為五太爺者性慈祥而好施與有偷兒入其室為翁所覺誨之曰得無為貧而行竊乎夜深行露所得幾何而身傷實甚予爾萬錢作小營生勿再至其人叩謝去及半年賊至狀如故誨之曰本小而虧無以為生矣翁又以三萬錢予之幾及年賊又至不言而長跪翁責之仍無言翁怒曰予爾百千文好自為之無相見矣乃去不復來越六七年有客入門通殷勤翁不識客自言即前行竊者從容曰九

華山一山頭已爲公買之矣翁諾之客去相傳山上積缸四十有九其一中有活佛翁三次赴山所攜貲因好施而盡皆中途返一日所舊識山僧來約與同往所參缸有活佛存僧以爲贋止旬日而歸居久之有徽人來謁請曰公所得山頭可贈一弓地否翁固無意得地慨然曰吾祇留一獅子口寸地耳餘皆奉贈其人謝曰公誠天祐我從此逝矣再傳而生芝軒相國相國之生有祥麟之徵子姪貴顯不絕相國童時居馬醫科巷對門老嫗買宮餅自塾歸必往食焉

嫗呼爲三官及大魁歸仍日往食嫗餅嫗仍以三官呼之忘其爲貴也

爲妻執蓋

臺灣之役某公爲星使蒞其事與領事官相議用敵體儀一日公出門拜客乘輿執蓋前導遣領事妻於塗亦乘大輿領事官擁大蓋前行見公頗有愧色對狐氏曰是人者不可謂非好禮者矣不然焉妻先驅彼國之禮方且意氣揚揚自謂得計何知中朝之貴爵而尚德遵天而親地哉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慘死索命

某公者政尚猛任封疆時吏民有犯輒置之重典屬吏有勸以寬恕者則忿然曰如有事我以一身當之以故無敢諫者數年中誅戮無算一日在衙齋閱視公牘忽大呼取衣冠從者請其事曰有客至而不知耶從者不得已奉冠服以至衣畢命傳點開門以請作迎客狀自坐主位所談不甚可辨舉茶時高聲曰既奉帝命索我君先行我即至矣送畢從者請曰適

所見何客曰某大人某鄉親蓋一爲軍門緣事奏請正法一爲表弟公在鄉辦政務時邀之不至以軍法從事者也由是不省人事數日而歿

龍虎門

林文忠公撫吳時値大旱祈禱無靈公乃覓得虎骨一具命吳縣湯大令前往葑門外投之井中其下有龍蟄焉是日天氣炎熱忽雷電交作雨點大於盆霹靂之聲旋繞吳邑官廨門牆爲之震裂湯令潛伏內室終夜始息

九刁九騷

有廣文先生新選某學教官抗顏爲師月課必親自批閱有老生素號淹博文過深奧遂以杜撰斥之生袖書卷呈閱益子書語也下期得生卷拔置第一携卷而就正之曰出比二蕭三沐知爲國語對比用九刁九騷敢問所自生曰是亦成語所謂十箇禿子九箇刁十箇鬍子九箇騷也廣文慚顏而退蓋因其禿鬍而鬚髯也聞者噴飯

藎臣謀國

粵逆倡亂林文忠公奉命督師剿辦舟次青州境有老者登舟請見氈帽布衣鬚髮如銀密談至盡夜而去識之者曰此前督閩浙劉玉坡公韻珂也文忠未至粵左江之賊投戈效順聞信以待未幾而騎箕遽返遂使東南百萬生靈大遭塗炭謂非天意也哉

野狐氏曰夫以成敗論人者固不足以知文忠即使文忠不死傳檄而定人但知主帥立功之偉而不知藎臣謀國之忠也治亂之際謂非天命哉吾爲文忠一慟更爲劉公一慟

周孝子祠

蘇州孝義坊向有周孝子祠孝子名容南宋時人生有至行自宋以來列入祀典相傳乾隆年間有太守至吳值春秋祭閱視籩豆則七箸偏左問之廟祝不肯任過答曰此成例也周孝子生時亦偏如此太守命徹俎豆詳請罷其祀祠遂廢焉

野狐氏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天下之父母皆是也安有孝子而不奉父母之教乎太守之罷祀誠是也

惜乎其爲廟祝所誤也嗚呼以數百年前篤行之君子忽受侮於無知之小人百世之馨香亦有幸有不幸也

榆次瓜

山西榆次縣產西瓜體質似哈蜜而味亦甘美珍爲貢物

大內中秋祀月需用此品遂爲差費浩繁官民俱受其累往歲晉鶴儀經中丞入告奏請永遠停止而榆次之瓜貢遂罷

禁止尼姑

無錫惠泉寺向有女道士蓄髮艷粧不異勾欄姑蘇尼庵雖不如錫山之甚茹素誦經未能一塵不染鬚山裕公陳臬蘇垣大伸禁令悉令改裝食肉有違禁者套以米袋權輕重論價準軍民買之有得美少者有得衰老者薄俗爲之一振公正人也爲元勳後裔嗣以海疆不靖督戰殉節

詔旨褒卹曰該督臨危授命不忝前人至今血食焉後有繼公所爲者因公子嘗避尼庵遂觸其怒猝然封禁尼庵差役胥索搶掠一空良家孀婦寄跡修靜

者致無所棲止幸中丞仁慈令各安居無擾

野狐氏曰夫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心之公私少異而人之從違頓殊故聖人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放翁臨終詩

陸放翁少好結俠客頗有志於恢復故劍南集亦稱詩史臨終絕句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有三呼渡河之意其志良足悲矣孫徵君題其詩云劍南高嘯超逸名之曰放誠自爲寫照其甘貧愛閒慕隱豪幽更有當於老懷豈其生平大節都在聲韻字句之外讀垂老示兒詩足豈可以詩人目之耶

野狐氏曰斯言也不愧知人論世者矣乃以偶爲倪胥之客至薄其爲人亦淺矣陋哉

論帝學

帝王之學與儒生異明祖未嘗學問惟知人善斷駕馭羣雄卒成帝業惠帝仁慈尙儒致藩落謀爲不軌

轉以殺叔父爲戒不知燕王臣也反兵賊也太祖之賊子即惠帝之亂臣尙得謂之叔父而不敢殺乎懷宗之末中原擾亂然天下共主也及至闖賊內犯不思遷國圖存而志決于死社稷之討不知守在四境諸侯之分豈天子所云哉愚謂如惠帝者當以周公誅管叔爲法如懷宗者當以太王遷岐爲正號召忠義不可謂無人也而乃計不出此哉故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

卽蘇門

安吉郎蘇門先生葆辰善爲無腸公子寫生隨意落
墨奇趣横生得之者恆寶貴之官居清貴尙廉潔身
後至無以自藏家藏手卷一幀畫蟹百小大不一各
具體態出售之得白金二百兩

余步雲

道光二十二年鎭海定海甯波相繼不守提鎭皆以
身殉督師裕公謙糧盡援絕見危授命提督余步雲
拿問入都
廷議失機論死兵部某公疏稱余步雲轉戰立功臣

不敢以昔日之功仰邀寬典奉
旨再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議定擬如初于十二月
二十四日押赴市曹正法
諭曰前據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議將已革提督余
步雲依律擬斬聲明情節較重請旨即行正法當令
未經與議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議茲據合詞
覆奏仍照原議定擬余步雲由行伍出身擢至提督
嘆夷滋擾浙江之時伊與裕謙防守鎭海乃定海被
援總兵王錫朋等轉戰六晝夜之久余步雲並不脊
兵應援以致孤城失守三鎭陣亡已屬罪無可逭然
使鎭海甯波保全無事則失救定海之罪尙可稍從
寬貸迨夷船駛入鎭海余步雲身在行間既不能衝
鋒迎擊復不能嬰城固守鎭海失守退入甯波甯波
失守退保上虞以一品武職大員身膺海疆重寄從
未殺獲一賊身受一傷畏死貪生首先退縮以致帶
兵將弁相率效尤奔潰棄城直同兒戲每一念及憤
恨實深且廣東之關天培祥福江蘇之陳化成福建
之江繼芸皆以提鎭殉難即定海失陷總兵王錫朋

葛雲飛鄭國鴻力戰陣亡鎭海甯波失事總兵謝朝
恩被礮轟擊落海身死裕謙以文員督師殉節獨余
步雲係本省提督乃竟志在偷生靦顏人世倘不置
之於法不惟無以肅軍旅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節
諸臣忠魂於地下余步雲著照大學士九卿科道等
會議即行處斬派刑部尙書監視行刑以伸國法朕
辦理刑名悉本欽恤各省應死重囚苟有可原情節
無不予于生全況係一品大員豈忍遽加誅戮似余
步雲見敵輒退首作厲階實法無可貸不能不明正

興刑也將此宣諭中外知之欽此刑部行文通行各
直省

夢戰狠

浙西某生者有相如之貧少孤力學讀書史能通大義善察時機生二子曰伯仲教讀無虛日及長性豪慷慨每觀大局爲備度征戰可指定嘗自言曰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效命運籌於帷幄決策於疆埸固所願也生戒之曰少年負雄壯之氣不察時勢之難輕舉妄動安得而不敗哉戒之以屢終不悛亦無如

之何時值大比攜二子赴省試令其觀風景之艱險時勢之難度一日偶遊西山某寺有僧迎於門入寺甚幽雅曲折進禪堂見老僧趺坐蒲團復入方丈中掃除潔淨几座所在皆有生國善飲市酒與二子共酌高聲暢談國家保邦之事老僧曰國家安危自有食肉者謀君等俱不在其位何必屑屑於此哉良久大醉而能二子醉伏几上見從者至曰考將時何不行耶生等即歸寓入場考畢榜發登冠軍主司某公閱生卷大加賞歎三場策問對稱尤懇切將行召生往見談論議見之高妙主司以爲國士無雙表薦之帝時值北方多狠患獵戶不能靖居民不勝其擾白之官在官者亦無法可施惟遣官兵往勦則敗北而歸居民一不愼必爲狠食狠以爲三窟已備可高枕無憂矣遂蔓延四方無處不受其擾比强寇爲猶甚帝正憂愁間遽接此疏遂命生往除狠帝問曰徧地皆狠先從何處除起曰直抵黃龍退朝遂兵起行調度有制晝行夜息幾月始至其地所在皆豺狠乃止兵傳白明日決戰狠主應諾生謂子曰明日將如

何子曰以王師討彼烏合之衆何患其不敗哉況彼等輕敵我可謀之乃授計部下將弁甫黎明狠衆已出假作蟻眉之陣其與草木之兵行將就戰生乃合兵出營相與鏖戰良久狠陣竟散卒敗狠遁經里許兵衆俱出復大敗歸洞生三戰三捷狠大創遁去不數日復聚羣狠歸故里生又進兵攻洞圍洞數匝狠將絕食他鄉狠聞事急遣使共救某宰相召生歸狠復遣使賫表歸順宰相上其事旨召生還朝生正在攻洞將破之際遽接此詔喟然而歎曰事至此奈何

反兵耶子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乃攻如故無何詔書又下語言更厲生曰狠之不益天實為之非戰之罪也遂率衆退父子策馬揚鞭作先驅凱歌還朝行數日至一山山上亦為狠里一狠突出奮爪攫馬前生自揮劍梟以示衆山上將釋而至父子復揮劍戮而斬盡回都召見帝曰朕遣爾討狠令其心服耳可矣今和議已成二詔始歸于道復斬數狠是失降者之心矣下宰相議其事宰相欲以違旨論生師主司策公代為伸白事得免生遂歸故里邑邑不樂嘗

謂子曰豺狠當道主上闇弱惑於浮議使正人不容于世爾等亦宜謹慎無何怔忡疾發彌留時猶以除狠未盡為憾兼旬而卒子悲痛無以自容因思疾從狠起奮然而起曰狠與吾有不共戴天之讎吾將效秦庭之哭盡狠而返矣正憤怒間豁然驚醒則一夢也見老僧猶趺坐蒲團酒餚陳几上老僧笑曰狠可盡乎見父居然無恙乗孤獨酌大加驚詫曰是夢耶彼夢耶父曰何久酣睡一醉如泥也遂將夢中述于父知生亦駭然曰是果夢也天下事豈非然哉遂戒

以不可蹈故轍雖然事甚可喜死而復生狠猶能軼我哉遂謂子曰考試何為亦功名而已乃共同里從此不交人事從緇衣羽士吟嘯野寺荒菴間或潛行海上浩歌激烈與潮汐相和答復入山不知其所終

野狐氏曰夫苛政則虎出狠較于虎狠猶貪而猛也所憾者宰相猶助紂為虐致忠臣義士不容于世英雄為之氣短遂使天下人受盡狠患雖然受狠患猶小者也受宰相之患更大矣如生者滅狠未盡詔書突下靖能之飲竟孑長可悲也事雖若昧世事亦嘗有之嗚呼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哀哉

聊齋自誌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爲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睫在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

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淒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爲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偎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康熙己未春日柳泉居士題

聊齋志異目錄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六卷

聊齋志異目錄終

聊齋志異卷一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考城隍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

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録用上一帝王像者即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茀繡幰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色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艷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爲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覷言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

不快倩人啟瞼撥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簌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誦初猶煩躁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靜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叵耐殺人右目中應曰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

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啟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見几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破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中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顧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騁俄追及乃其子婦心赧氣喪默不復言友偽為不知也者評騭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闢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挂褡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口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視則垂髫兒囅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

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朱勿欬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尚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豔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熏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辨之聲女驚起與朱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挈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荅言已全使者曰如有

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愕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啟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跼蹐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聽察

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老僧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僧婆心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髮入山也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而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爲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大啗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鑱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

沃瀋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疏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而盡已乃以鑱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眾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己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牆隅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異史氏曰鄉人憒憒憨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煢獨則又忿然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其淫博迷心則傾囊不吝刀鋸臨頸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領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眾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眾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賚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遍給遂各覓盎盂競飲先釂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

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餞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眾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眾飲足乎曰

足矣足宜早寢勿悞樵蘇衆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日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敎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敎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

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傚其作爲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爲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傖父喜疢毒而畏藥石遂有舐癰吮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紿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少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長清僧

長清僧某道行高潔年八十餘猶健一日顚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墮斃魂適相值翕然而合遂漸蘇廝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爲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

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卽有諸僕紛來錢簿穀籍雜請會計公子託以病倦悉謝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荅知之曰我鬱無聊賴欲往遊矚宜卽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焉往荅云吾師曩已物化問墓所羣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囑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遺手澤宜恪守勿俾損壞衆

唯唯乃行既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舊寺謂弟子我即汝師衆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爲悉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畧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皆卻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篤年僅而立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予於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靡麗紛華之鄉而能絕人以逃也若眼睛一閃而蘭麝生心有求死不得者矣況僧乎哉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貧有胆畧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醵爲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携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證耳遂入見長莎蔽逕蒿艾如麻時値上弦新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啣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臥看牛女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猝見公驚而卻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諦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倜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樓門盡闢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箒女今夜于歸不意有觸貴人

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慙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除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荊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俟少選籠紗一簇導新郎入年可十七八丰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爲禮少年目公公若爲儐執半主禮次翁壻交拜已乃即席少間粉黛雲從酒胾霧霈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搴幃促之俄婢媼數輩

擁新人出環珮璆然蘭麝散馥翁命向上拜起即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內袖中偽醉隱几頹然而寢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紛紛下樓而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議臥客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香酒氣盈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問因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

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於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爲京卿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臨適取諸箱簏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筵歸署揀爵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爲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爲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爲禮畧致慰問即乞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琅嬛瑣

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爲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邱者少年曰倘不以駑駘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爲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爲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即留共榻昧爽即有僮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

友故衍蒞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曰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誦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

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為老父所豢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盌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

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嚬呻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盌闊矣乃一手啟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

把釧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瘦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才一周覺熱火蒸騰再周習習作癢三周已徧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廢卷癡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為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

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爲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七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爲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巹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解訟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

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里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啟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罣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青驪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

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陰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人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

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硻回視舊居無復閈閎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爲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烟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崩雷暴裂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傍大哭曰孔郎爲我而死我何生焉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簪撥其齒自

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圞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刼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閒園寓公子恆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

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為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二壺高作旋風舞崇禎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為公懼勸罄橐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覘之終日無恙至夜闔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窗隙窣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飄忽未中遂遽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出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

怪獰如鬼纔及地急擊之斷而為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劍皆中其聲不耎審視則土偶片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壓計不如出而鬭之遂砉然脫扃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彎矢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則又彎矣公急躍避矢貫於壁戰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猱進刀中庭石石立斷公出其股間削鬼

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剁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脅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柝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畫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共詣卜所卜人遙見公瞥不可見或曰此翳形術也犬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爲犬血模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爲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者幾人卜之而爽猶不卜也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況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不尤甚耶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游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綦切闈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鎩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畧曰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瘥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逆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夫

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爲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願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可無憾何必拋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悞歲試勸令歸省慘然不樂

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爲之納粟公子又捷南宮授部中主政攜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爲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攜簸具以出見生擲具駭走生淒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覿何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將卜窀穸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

柩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蛻委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爲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而況繭絲蠅迹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搔首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羣之物伯樂伊誰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顧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從之也哉噫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爲杵臼交而成貧故

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爲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命邀之成不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爲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猪奴何敢爾其先世爲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塡吭臆忿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

強寇有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我仇也姑置之邑令爲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慫恿之計遂決具狀赴宰宰裂而擲之周怒語侵宰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爲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揑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榜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闕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

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不急烏用友也乃行周弟贐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遂得准驛送而下著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讞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絕其食飲弟來餽問苦禁拒之成又爲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爲營脫以是得朦朧題免宰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膽成成自經訟繫世情灰招周偕隱周溺少

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家人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蹤跡之寺觀壑谷物色殆徧時以金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氅服岸然道貌周大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略道闊緒欲爲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敝屣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之上淸宮既而抵足寢夢成裸伏胸上氣不能息訝問何爲殊不答忽

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髭以手自捋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也已而大寤知成以幻術招隱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淸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

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游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爲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而不之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踪兆一望寥濶進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廸邐自往遙見一僮獨坐趨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爲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行星飯露宿逴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淸時十月中山花滿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卽遽出始認己形執手入置酒

讌語見異彩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坐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流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眈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捋頷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旣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强之不得因踽踽至家門叩不能應思欲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熒然內人未寢噥噥與人語

舐窗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扃而出奔告成乞爲助成慨然從直抵內寢周舉石撾門內張皇甚擂愈急門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闢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卽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罥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驀然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兄以爲眞眞者乃以爲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懼欲絕竊疑成

譸張爲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荏苒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於此如過晡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遽墮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刳腸去酷慘可悼于今官捕未獲周亦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嫗抱至周曰此襁褓物宗緒所關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回顧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濶袖一舉卽不可見悵立移時

痛哭而返周弟樸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甚固發題仲氏啟審之為兄迹開視則虛無所有祇有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研石粲粲化為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

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為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欻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黯焉嫗歎曰嘻王柬之之孫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竈無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

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貲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嫗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濘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

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室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頓賤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繁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啟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

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鬬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貲僅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慫恿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

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鬬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旣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鶉鬬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

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鬬者上即有一人把鶉趨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踔客鶉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鶉鎩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鬬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玉鶉直奔之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喙則起

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鬭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怏怏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

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宏闊後淩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恒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蓬蒿曲折而入登樓殊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語切切潛窺之見巨燭雙燒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一媼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胾滿案團坐笑語生突

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羣驚奔匿獨叟出叱問
誰何入人閨闥生曰此我家閨闥君占之旨酒自飲不
一邀主人毋乃太吝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
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
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
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
豚兒也揖而坐畧審門閥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
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
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荅知

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
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畧述塗山女佐禹
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
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
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
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叟指婦云此爲老荊
又指女郎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頗慧所聞見輒記不
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郎停睇不轉女覺
之輒俯其首生隱躡蓮鉤女急斂足亦無慍怒生神志

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媼見
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遽搴幃去生失望乃辭叟出而
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而
凝待終宵寂無聲欬歸與妻謀欲攜家而居之冀得一
遇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凭几一鬼披髮入
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灼然相與
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既深滅燭欲寢聞樓後發扃闢
之閛然生急起窺覘則扉半啟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
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卻走遽闔雙扉

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
得一握手爲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惓惓深情妾豈不
知但閨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亦不敢望肌膚之
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啟關出捉之臂而曳之
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夙分過此
一夕即相思無用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
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
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
止之欲與爲歡方持論間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俯

首倚牀拈帶不語叟怒曰賤婢辱吾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訶詬萬端聞青鳳嚶嚶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與青鳳何與倘宥鳳也刀鋸鈇鉞小生願身受之良久寂然生乃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攜家口而遷焉意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為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葛耳戢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

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遘此大厄脫非郎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為已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另舍舍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攜有獵狐望君之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與聞必欲僕效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鏤膺虎韔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敝乞得補綴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

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讌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傅之蓋循循善教有師範焉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

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襆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祕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爲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

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爲妖意道士借厭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垝垣則室門亦閉躡跡而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鋪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爲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

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牀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

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所二郎愕然以爲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傭爲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魅償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人皮劃然而脫化爲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盧拔其塞置煙中飀飀然如口吸氣瞬息煙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

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上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爲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

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强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中追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竚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烟焉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爲言恍惚若夢但覺心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爲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爲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賈兒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爲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

入暮邀庖媼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亡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兒及媼倚壁少寐既醒失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至他室則母裸臥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遂狂歌哭叫詈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寢兒媼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呵兒兒亦不爲意因共壯兒膽然嬉戲無節日效圬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則滾地作

嫗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所作遂把廚刀霍霍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瓢覆燈伺母囈語急啟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溲狀欻有一物如貍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溼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跡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見痴臥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問訊婦嫚罵

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婦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顛不欲與夫同室處向夕竟奔別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扃他扉婦奔去則門自闢翁患之驅禳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匿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作乍聞人語竊撥蓬科見二人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棕色語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臥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

後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噥噥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答宿何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市焉父貿易廛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妗詰母疾答云連朝稍可又以耗子嚙衣怒啼不解故遣我乞獵藥耳妗檢櫝出錢許裹付兒兒少之妗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無人自發藥裹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妗俾勿舉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徑

去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父問所在托在舅家兒自是日游廛肆間一日見長鬣人亦雜儔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居里答言北村亦詢兒兒偽云山洞長鬣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兩郎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啟下裳少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迹人中但此猶存為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兒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

躭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即曩所見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悞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兒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於草中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

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瘠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祟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教之騎射後貴至總戎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脈徧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共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為模稜語置不為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膩有臥人大愕斂手急火之竟為姝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願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

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尾於何有君悞矣引董手強使復探則髀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笄君垂髫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髣髴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若此然何遽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剩妾一身煢無所倚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敢來相

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懼復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徵驗疾不可為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為之針手灸臍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怫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

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鄰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為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待居數日迷罔病瘠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拔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為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彷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之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悞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逡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

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半年乃瘥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日文社眾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眾當醵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獰惡或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眾以此難朱朱

笑起徑去居無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衆皆
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酬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
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
師諒不爲怪荒舍匪遙合乘興來覓飲幸勿爲畛畦乃
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燭獨
飲忽有人搴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
矣前日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
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
自起滌器爇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

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
治具以出易琖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
古典應荅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
讀與陽世畧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
玉山傾頹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黃昏鬼客已去自是
兩三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眠朱獻窻稿陸輒紅勒
之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
臟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牀前破腔出腸胃條條
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懼我爲君易

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
畢視榻上亦無血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
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
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爲君易之留此以補闕
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綖而赤者存
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
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
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經元同社友素揶揄之及
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

陸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生動目炯炯
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攜陸歸飲既
醺朱曰湔腸伐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
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易面目想亦可更山荊予結
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煩君刀斧
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
延入燭之見襟裹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艱物色適
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頸血猶濕陸立促急入
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扃陸至一手推扉扉自闢引至

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於靴中出白
刃如匕首按夫人項著力如切瓜狀迎刃而解首落枕
畔急於生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
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
麻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
藉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
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
眉掩鬢笑靨承顴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線一周上
下肉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

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
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
婢於牀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
微聞鬧聲呼婢往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
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
首徧撻侍女謂所守不恪致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
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
者吳疑之遣媼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
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

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冤也
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鞫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
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
爲蘇溪楊大年所賊無與朱孝廉彼不艷於其妻陸判
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
告夫人所夢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桃而械之
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爲翁婿乃以朱妻
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於是灰
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

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
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爲樂死之爲悲朱以爲然即治
衣衾棺槨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
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
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
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其不再朱曰天數不可違
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務授有官爵亦
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
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豪氣高聲宛若生

前半夜窺之窅然而逝自是三數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瑋方五歲來輒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爲太華卿行將遠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扶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業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拆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爲人勿隳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

輿從羽葆馳衝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瑋伏不起朱促輿行火馳不顧去數武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曰佩之當貴瑋欲追從見輿從人馬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沕曰渾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之渾仕爲總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鶴續鳧矯作者妄移花接木創始者奇而況加鑿削於肝腸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媸皮裹妍骨矣明季至今爲歲不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否也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聊齋志異卷一終

聊齋志異卷二

嬰寧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興獨遨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醮禳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荅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

窮竝無蹤跡母大憂無所爲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亦畧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紿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爲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雖內戚有昏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爲議姻畧與商搉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少憩俄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

笑撚花而入寤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無還往懼有訛悞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媼扶杖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盼親媼聾聵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媼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

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媼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啟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內裀藉几榻罔不潔澤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媼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嗷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閥媼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媼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爲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

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雛尾盈握媼勸餐已婢來斂具媼曰喚寧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媼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媼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媼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

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婦阿誰答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耶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寧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媼亦起喚婢襆被爲生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氈楊花糝徑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

所穿花小步閑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綑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

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荅以園中共話媪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嗻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

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無蹤兆因往詢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値便入告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寧笑至媪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爲全人因怒之以目乃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

回顧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姝麗驚問爲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褓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得復存因細詰面龐誌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寧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祟於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嬰寧綳臥牀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

後求天師符粘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吃皆嬰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爲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爲鬼入告吳言女略無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衆莫之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

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嫣然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卺而終恐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憨癡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祕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遍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

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燭竅見中有巨蠍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出母謂女曰憨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

幸不牽累設鶻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乎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

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櫬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視墓處果得媪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舁歸尋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媪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為哭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聶小倩

寧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似絕行蹤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扃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樂其幽杳會學使按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啟南扉寧趨為禮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甚寧喜藉藁代牀支板作几為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寧疑為赴試諸生而聽其聲音絕不類浙詰之自言秦人語甚樸誠既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寧以新居久不成寐聞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媼衣𦈡緋插蓬沓鮐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久不來媪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蹙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絕媼笑曰背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迹響幸不訾著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寧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起審顧則北院女子也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

燕好寧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畧一失足廉恥道
喪女云夜無知者寧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寧叱速
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
一鋌置褥上寧掇擲庭墀曰非義之物汚我囊槖女慚
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旦有蘭溪生攜一僕
來候試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
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
歸寧質之燕以爲魅寧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
至謂寧曰妾閱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

不敢欺小倩姓聶氏十八夭殂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
役賤務覥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
夜叉來寧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
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若何曰狎暱我者隱以
錐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
金也乃羅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
好耳寧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玄
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干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
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寧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

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
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後具酒饌留意察燕既約同
宿辭以性癖耽寂寧不聽强攜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
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
白幸勿翻窺篋襆違之兩俱不利寧謹受教既而各寢
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時齁如雷吼寧不能寐近一
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睒閃寧懼
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櫺
欻然一射即遽斂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寧偽睡以覘

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
韭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
直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臥寧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
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櫺
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
氣寧欲觀之慨出相示熒熒然一小劍也於是益厚重
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墳纍纍果有白
楊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趣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
殷渥以破革囊贈寧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寧欲

從授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爲此然若猶富貴中人非道中人也甯乃托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賃舟而歸甯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漿水飲殊不清旨幸不爲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從歸拜識姑嫜媵御無悔審諦之肌映流霞足翹細筍白晝端相嬌豔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母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毋言恐所驚駭言次女已

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廚下代母尸饔入房穿戶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爲設牀褥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齋欲入卻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懼

生呼之女曰室中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甯悟爲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遺忘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坐默然二更向盡不言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牀寢且兄弟亦宜遠嫌女起容顰蹙而欲啼足偃儴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留宿別榻又懼母嗔女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甯將寢始慘然去

先是甯妻病廢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己出竟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啜稀飩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當知兒肝鬲爲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爲天人所欽矚實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

毋信之與子議寗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覿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眙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五黨諸内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荅得者藏什襲以爲榮一日俛頸窗前怊悵若失忽問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復畏宜取挂牀頭寗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寗果攜革囊來女反覆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敝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粟慄乃懸之次日又

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約寗勿寢欻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間寗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口睒閃攫拏而前至門卻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格然一響大可合簣怳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寗駭詫女亦出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寗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水莽草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悞食之立死即爲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歲生爲同年投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媼張棚施飲趨之媼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媼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豔絕指環臂釧晶瑩鑑影生受琖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覷媼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枚女頳頰微笑生益惑

略詰門戶女云郎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爲患以情告某某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於是是不可救且爲奈何生大懼出茶驗之眞水莽草也又出指環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豔名數年前悞食水莽而死必此爲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襠煮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跪哀懇寇以生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

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昇送之將至家門而不母號涕送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柏舟節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即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强捉之來今爲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粧艷麗伏地

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媼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媼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且祝郎母子情義拳拳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媼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因顧生曰既壻矣而不拜岳妻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廚下代母執炊

供翁媼媼視之悽心旣歸即遣兩婢來爲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胾不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歸寧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爲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爲李九所害我爲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何屑爲此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豐筵禱其庭輒有効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

哀毀但不對客惟命兒縗麻擗踊教以禮義而已葬母後又二年餘爲兒娶婦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女之異遂命駕其家訂翁壻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爲四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幨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翁媼亦如生言媼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鶚字離塵請諸寇翁以三娘骸骨與生合葬

焉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翹盼綦切一夜纔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鬟絳帔搴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即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一矢之遙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待將歸著複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鑿枘

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騾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匪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顧數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縶蹇檐梧乃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乖圓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爲賀士人亦執盞酬答主客笑言履舄交錯士人注目麗人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僞爲愚者久之漸醺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爲我度一曲即當飮麗人不拒即以牙撥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卸得殘粧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潸潸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繡鞋兒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謠不足汚君聽然因流

俗所尚姑效顰耳音聲靡靡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若不自禁少間麗人僞醉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憤恚頗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而覘之裁近其窗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己素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憤然方行見弟三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與姊回直入其家則室門扃閉枕上之語猶喁喁也

三郎舉巨石如斗拋擊窗欞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撐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甫能消此心中惡又護男兒怨弟兄我不貫與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攜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撲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騾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亦來省問語次謂士人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為巨石所

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貌秀美夫妻最愛憐之十四歲暴病夭殂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珠兒兒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蹇澀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闥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執名以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三十金僧厲色曰必百緡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爬刮牀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為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愬邑宰宰拘僧訊鞫亦辯給無情詞答之似擊鞔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叠訣舉視之僧乃懼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曛

暮與妻坐牀上忽一小兒偃僂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烟霧宛轉間已登榻坐李推下之墮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瞥然復登李懼與妻俱奔兒呼阿父阿母嘔啞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扉還顧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為答曰我蘇州人姓詹氏六歲失怙恃不為兄嫂所容逐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為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倀鬼冤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我翁昭雪願得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曰但除斗

室爲兒設牀褥日燒一盂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
喜遂獨臥宅中晨來出入閨闥了不異人問妾悲痛聲
問珠兒死幾日矣荅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
塚啟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
殼如故方此怮怛回視失兒所在異之舁尸歸方置榻
上目已瞥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羣喜珠兒
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逈異曩昔但夜間僵臥毫無氣
息共轉側之寘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
夢醒羣就問之荅云昔從妖僧時有兒等二人其一名

哥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間
爲姜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夜分固來邀兒戲適以白
鼻騧送兒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
矣渠與阿父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
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貨價未償而嚴翁死此事
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兒見惠姊否兒曰不知再
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惠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
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
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都與骨肉無關切倘有細述

前生者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姜員外夤緣見姊姊呼我
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
喜繡並蔕花剪刀刺手爪血涴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
雲今母猶挂牀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
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母問其期荅言不知一日謂
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
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
兒率人焚紙酬飲於門外反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
日所覆綠錦被曾爲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尚在否母曰

在卽啟笥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乏疲且小臥翊
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爲繡閣交是夜忽
夢惠幞頭紫帔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
母覿面不啻河山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質
明方與母言忽撲地悶絕踰刻始醒向母曰小惠與阿
嬸別幾年矣頓鬖鬖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
卽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
謂女曰兒昨歸頗委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
勞父母哀念罪何可贖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

貰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妒醜惡生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兒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甦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兒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牀頭一執鐵杖子一挽苧蔴繩長四五尺許兒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婦且避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至俱匿牀下如龜鼈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

大起居既而拍掌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卻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阿父當卽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爲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入邑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爇之往往得瘥後暴病體膚青紫自言鬼神責我綻露由是不復言

小官人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臥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陬馬大如蛙人細如蟻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皁紗著繡襆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頓見一小人返入舍攜一氈包大如拳徑造牀下白言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卽又不陳其物少間又自笑曰戔戔微物想太史亦當無所用不如賜小人太史頷之欣然攜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餒不曾詰所自來

胡四姐

尚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

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盻不轉女笑曰眈眈視妾何爲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卽竟夜視不爲厭也女曰妾陋質遂靑盼若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顚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跪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潤嫣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

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爲少畱四姐無語姐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既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爲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粘寢門可以卻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

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逕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槲木蒼莽中出一少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即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貰良醞我即攜小肴饌來與君爲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鹹彘肩各一即抽刀子縷切爲臠釃酒調謔歡洽異常繼而滅燭登牀狎情蕩甚既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舄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舄於牀二女逐叱曰騷狐

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剪當有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密邇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

霧四團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畱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聽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啟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脬作孔予即出矣生如其請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倒地上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爲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赦乃攜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

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年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撤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爲鬼仙亦無苦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縗絰

忽聞翁呼甚急羣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羣喜慰問翁但謂媼曰我適去拚不復返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媼云如此亦復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理媼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紿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媼不去翁催益急媼不忍拂其意遂裙妝以出媳女皆匿笑翁移首於枕手拍令臥媼曰子女皆在雙雙挺臥是何景象翁捶牀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躁急共勸媼姑從其意媼如言並枕僵臥家人又共笑之俄視媼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去眾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怛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畸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何其暇也乂當屬纊之時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暱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可以不事矣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綦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言其家亦只一母此女不似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則以母老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

嗇兒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媼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媼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為人不言亦不笑艷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嘆而罷一日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儇佻詰其所自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問以為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艷麗如此神情一何

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饋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畧不置齒頰母適疽生隱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為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蹀躞之役豈孝子所能為者且

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祧續為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勿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

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荅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寧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欻聞履聲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為者笑曰我來觀貞潔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

砦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孌童也我固恕之柰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拽令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逕去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詰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祕洩恐不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别囑曰苟且之

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强無益後相值每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室扃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既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事煩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

乳媼僞爲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繃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托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夜無人可卽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

了請從此别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笫也爲君貧不能婚將爲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復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卽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

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穩恐有訛悞耳言已出門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老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孌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豭彼愛爾婁豬矣

王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酒友

車生者家不中貲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寢也以故牀頭尊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猫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犬臥視其瓶則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乎啟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曰我癖於麴糵而人以爲癡卿我鮑叔也如不見疑當作糟邱之良友曳登榻復共寢且言卿可常相臨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專伺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頰狐曰雖然君貧士杖頭錢大不易當爲君少謀酒貲明夕來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殽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愁沽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蕎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收蕎四十餘石

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蕎可種售種息十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日稔密呼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漁洋云車君灑脫可喜

蓮香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爲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荅云丈夫何畏鬼狐雄來

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爲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逡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啟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三五日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逆與語覿面殊非年僅十五六嚲袖垂髫風流秀曼行步

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爲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問何涼也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既而羅襦衿解儼然處子女曰妾爲情緣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枕蓆房中得無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娼顧亦不常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繡履一鉤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

遂相款暱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香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懽乃屈指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憊損保無他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析如亂絲鬼症

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應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癆尸瘵鬼寧皆狐蠱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憊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竊妾者是夜

李至哉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暱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攜藥餌為君一除陰毒幸病蔕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為鬼病蓮夜夜同衾偎生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為我作巫醫請勿為懟情

好在我李稍懌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為若除之不妒者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為狐祟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畱之不可拂然逕去由是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

饘粥一甌欲歸就養尚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童饋給飲食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臥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搴簾入者則蓮香也臨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救法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欻入猝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

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昔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為之人且不堪而況於鬼李問狐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

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生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眞幸習常見慣頗不爲駭但念殘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處郎君者李赧然遜謝蓮笑曰恐郎强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歛袵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靦然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采藥三山凡三閱月物料始備瘵蠱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

側而視其履蓮曰妹所得意惟履耳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丸乃自接脣而布以氣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徬徨別去蓮以新瘥尚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僞示生歸以絕交往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不至偶至一望卽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常留與共

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如芻靈女不得遁遂著衣偃臥踡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弄蓮嘆曰窈娜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舃猶存彼處我眞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

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啟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傭媼索履生遂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著之鞋小於足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已之借軀以生也者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

履號咷慟之不解棠衾傴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遍體瘙癢皮盡脫晨起睡舄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履肥瘦脗合乃喜復䁖鏡則眉目頤頰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眙蓮香聞其異勸生以媒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媼初度因從其子壻行往爲壽媼睹生名故使燕兒窺簾認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以爲侮生出浼舅

執柯媼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聘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罽毯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既揭歡若生平蓮陪巹飲細詰還魂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

足沉浮偶至章家見少女臥牀上近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卽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爲召巫醫輒卻之沉痼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化爲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

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眞似亦駭問年幾何荅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領而笑曰汝識我否荅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顧女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咦因熟視燕兒生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女泫然曰

是矣聞毋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爲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因今日殆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悲喜交集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生從其言啟李冢得骸舁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畧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覥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況狐耶

阿寶

粤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爲真或値座有歌妓則卽遙望卻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妓狎逼之則赬顔徹頸汗珠珠下滴因共爲笑遂貌其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癡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姻戚皆貴胄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爭委禽妝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敎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媼將出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注濱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譁辯自謂不癡然無由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冷會値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

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友人强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己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憩樹下惡少年環如牆堵衆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之娟麗無雙少頃人益稠女起遽去衆情顚倒品頭題足紛紛若狂生獨默然及衆他適回視猶癡立故所呼之不應羣曳之曰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衆以其素訥故不爲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牀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

強拍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與狎意甚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人交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生臥三日氣休休若將澌滅家人大恐托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省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

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牀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遘之浴佛節聞將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摻手搴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爲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

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麻子大呼曰姐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圓鳥云得近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臥則依其牀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生則僵臥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復爲人當誓死相從鳥云誑我女乃自矢鳥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彎解履牀上鸚鵡驟下啣履飛去女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嫗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

啣繡履來墮地死方共異之生旋蘇即索履衆莫知故適嫗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嫗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數年得壻如此恐遂爲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翁媪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壻不可久處岳家況郎又貧久益爲人賤兒既諾之蓬茆而甘藜藿不怨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懽自是生家得奩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

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渴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急救而甦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斂生聞棺中呻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忽有人自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汝妻節義姑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關節敬祕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

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徑題紙下七首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啟奏上大嘉悅卽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顧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乃是真癡彼孫子何癡乎

任秀

任建之魚臺人販氈裘爲業竭貲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爲昆弟行止與俱至陝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無恒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一半君自取之爲我小備殮具剩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櫬而歸如肯攜殘骸旋故里則裝貲勿計矣乃扶枕爲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爲市薄材殮已主人催其移櫬申托尋寺觀竟遁不反任家年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

柩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貲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還殯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臺泮而佻達善博母教戒綦嚴卒不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懼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誚薄之有表叔張某賈京師勸使赴都願攜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淸泊州關外時鹽航艤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骰聲清越入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癢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將囊中

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毋訓即復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攜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錢注豐美置錢几上便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一客錢盡即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眈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骰聲心知之因詣鄰舟欲撓沮之至則秀胯側積貲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尚存十餘千未幾

三客俱敗一船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非錢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躁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關矣共運貲而返二客亦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錯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償於秀及問姓名里居知爲建之之子縮頸羞汗而退過訪旁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故不復追其前郄矣乃以貲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蓰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靖難兵起齊大亂妻爲兵掠去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妻卒又娶繼室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樵日責柴一肩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劬陰勸母母弗聽一日訥入山樵未終値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

室僵臥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所自來曰余竊麪倩鄰婦爲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然事泄累弟且日一啗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答云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即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

之半途方復回樵既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閑之
山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所往業夏楚之歸詰誠曰不
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云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
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休
約足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
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欻有虎
至衆懼而伏虎竟啣誠去虎負人行緩爲訥追及力斧
之中胯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衆慰解之哭益
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況爲我死我何生爲遂以斧

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涌眩瞀瀕
絕衆駭裂之衣而約之羣扶以歸母哭罵曰汝殺吾兒
欲劃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
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就
榻少哺之牛輒詬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走
無常者訥途遇之緬訴曩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反
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
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而
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遺訥不信

強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迄
無知者忽共譁言菩薩至仰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上
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一
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値之便捽訥跪衆鬼囚紛紛籍
籍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鬨騰震地菩薩以楊枝徧
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頸上
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而
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爲撰
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瘥自

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身
勿望返也願父猶以兒爲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之
訥乃去每於衝衢訪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年
達金陵懸鶉百結傴僂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路側
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踔前後一少
年乘小駟屢顧訥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鞭
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大
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益
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連轡歸

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君子之蓋適從遊囑也誠具爲兄告言次千戶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燕敘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答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蕩無家產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

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千戶瞠而睇之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千戶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某指揮半年生汝兄又半年指揮死汝兄以父廕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以弟爲子折福死矣千戶曰曩問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爲長誠十六最少

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千戶得兩弟甚懽與同臥處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既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弔忽見訥入暴喜恍恍以驚又覩誠喜極不復作言潸潸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翁輟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千戶入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婢媼廝卒內外盈塞坐立不知所爲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始

甦千戶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啣誠去不禁狂呼曰天道憒憒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爲千戶墮一門團圞驚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爲翁墮也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否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敘次文筆亦工

巧娘

廣東有搢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閹十七歲陰裁如蠶遐邇聞知無女以女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怛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廉觀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毋欲如瓊否婢果呼問廉詰其何爲女曰倘之瓊也有尺一書煩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爲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

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其姓名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往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思欲傍墳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猱升蹲踞其上聽松聲謖謖宵蟲哀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畫燭分侍左右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疏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甌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森豎不敢少息忽婢子仰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兒暗來窺人生大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諦反恚爲歡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姿態艷絕聽其言亦非土音問郎何之答云爲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不嫌蓬蓽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願在下牀女笑云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脛股生僞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啟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

然悄悄出衾去俄隱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搖首曰我自嘆吾命耳婢立榻前耽望顏色女曰可喚郎醒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怍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有臥者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涕淚未乾驚曰合巹之夕悲啼不倫將勿郎君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欲捋衣視生一振

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
之婦云是三兒家報言吳郎已死煢無所依且爲奈何
女曰彼固云爲人寄書幸不遣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
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
笑問何迕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
適閹寺沒奔椓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
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溷他人遂導生於東廂探手
於胯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爲
乃挑燈徧翻箱簏得黑丸授生令即吞下祕囑勿吪乃

出生獨臥籌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初醒覺臍下熱
氣一縷直沖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
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櫺色才分婦即入以炊餅納
生室叮囑耐坐反關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
留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惱乃出門
去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
呼自呈慚訥而止延至夜分婦始攜女歸發扉曰悶煞
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斂衽婦命
相呼以兄妹巧娘笑云姊妹亦可並出堂中團坐置飲

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不忘履
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置婦
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幗
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爲吾壻陽爲吾子可
也生喜捉臂登牀發硎新試其快可知既於枕上問女
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毛家小郎
子病閹十八歲而不能人因邑邑不暢賫恨入冥生驚
疑三娘亦鬼女曰實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
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曰勿懼雖故鬼狐非

相禍者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娟好
獨恨自獻無隙生蘊藉善談諧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
母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遶屋隔扉呼巧娘巧
娘命婢歷試數鑰乃得啟生附耳請間巧娘遣婢去生
挽就寢榻偎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
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渺而遽纍然生笑曰前
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
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流蕩無所假廬居之
三娘從學刺繡妾不曾少祕惜乃妒忌如此生勸慰之

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瞋目問誰啟扉巧娘笑迎自承華姑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哂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爲三娘見毋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爲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防閑兩情不能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定永約即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

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兩兒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傅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略述崖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閹廢故不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況又慧麗娶之亦不爲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炫聞翁媼一日爲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始

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閹將論婚於世族生私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傅父從之遣一僕一嫗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煙嫗下乘直造其闥則母子拭几濯溉似有伺嫗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即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謝去因以酒食餉嫗及僕嫗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末陳巧娘耗生

惻惻欲涕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笑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歔欷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姊矣詰之笑云妾母子來時實未嘗使聞茲之怨啼將無是姊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即命輿宵晝兼程馳詣其墓叩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女嫚繃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孽也誕三日矣生曰悞聽華姑

書使毋子埋憂地下耶將交辭乃與同輿航海而歸抱子告毋毋覩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喜二女皆和事姑孝後傳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爲魂已離舍督治冥具既竣而卒兒長絕肖父尤慧十四入泮高郵翁紫霞客於廣而聞之地名遺蛻亦未知所終

伏狐

太史某爲狐所祟病瘠符禳既窮乃乞假歸冀可逃避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懼無所爲謀一日止於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授以藥則房中術也促

令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余鄉某生者素有嫪毐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宿孤館四無鄰忽有奔女扉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之衿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啼聲吱然如鷹脫韝穿牕而去某猶望牕外作狎暱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三仙

士人某赴試金陵經由宿遷會三秀才談言超曠悅之沽酒相歡款洽間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一麻西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饌於理未當茅茨不遠可便下榻常麻並起捉裾喚僕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睹庭院門遶清流既入舍宇精潔呼僮張燈又命安置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闈場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擬四題命鬮各拈其一文成方飲衆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

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才讀三作深爲傾倒草錄而懷藏之主人進良醞巨杯促酬不覺醺醉客興辭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醉中不暇解屨著衣遂寢既醒紅日已高四顧並無院宇惟主僕臥山谷中大駭呼僕亦起見傍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訝迷罔視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山問土人始知爲三仙洞蓋洞中有蟹蛇蝦蟆三物最靈時出游人往往見之云士人入闈三題皆仙作以是擢解

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趙城虎

趙城嫗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嫗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訴於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嫗愈號咷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諾爲捉虎嫗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嫗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姑以解嫗擾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咥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縶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嫗方怨宰不殺虎以償子也遲旦啟扉則有死鹿嫗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銜金帛擲庭中嫗由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

來時臥簷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嫗死虎來吼於堂中嫗素所積綽可營葬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郊至今猶存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啟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爲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攜之以爲

戲貝宰怒殺術人啗童子欲斃之尚未得其方也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鼽嚏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奇癢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強者齧弱者以食食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鼫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摧之黏據不可下頃入襟底爬抓腰脇大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掐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聊齋志異卷三終

聊齋志異卷三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紅玉

廣平馮翁有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媼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之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牆上來窺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寢處問其姓名曰妾鄰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好

女諾之夜夜往來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子舍笑語窺之見女怒喚生出罵曰畜生所爲何事如此落寞尚不刻苦乃學浮蕩耶人知之喪汝德人不知亦促汝壽生跪自投泣言知悔翁叱女曰女子不守閨戒既自玷而又復玷人倘事一發當不僅貽寒舍羞罵已憤然歸寢女流涕曰親庭罪責良足愧辱我兩人緣分盡矣生曰父在不得自專卿如有情尚當含垢爲好女言辭決絕生乃灑涕女止之曰妾與君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踰牆鑽隙何能白首此處有一佳耦可聘也生告以貧女曰來宵相俟妾爲君謀之次夜女果至出白金四十兩贈生曰去此六十里有吳村衛氏女年十八矣高其價故未售也君重啗之必合諧允言已別去生乘間語父欲往相之而隱饋金不敢告父翁自度無貲以是故止之生又婉言試可乃已翁頷之生遂假僕馬詣衛氏衛故田舍翁生呼出外與閒語衛知生望族又見儀采軒豁心許之而慮其靳於貲生聽其詞意吞吐會其旨傾囊陳几上衛乃喜浼鄰生居間書紅箋而盟焉生入拜媼居室偪側女依母自障微覩之雖荊布之飾而神情光

豔心竊喜借舍欵壻便言公子無須親迎待少作衣妝即合舁送去生與訂期而歸詭告翁言衛愛清門不責貲翁亦喜至日衛果送女至女勤儉有順德琴瑟甚篤踰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會清明抱子登墓遇邑紳宋氏宋官御史坐行賕免居林下大煽威虐是日亦上墓歸見女豔之問村人知爲生配料馮貧士誘以重賂冀可搖使家人風示之生驟聞怒形於色既思勢不敵斂怒爲笑歸告翁翁大怒奔出對其家人指天畫地詬罵萬端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怒竟遣數人入生家毆翁及

子洶若沸鼎女聞之棄兒於牀披髮號救羣篡舁之鬨
然便去父子傷殘呻吟在地兒呱呱啼室中鄰人共憐
之扶置榻上經日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嘔血尋斃生
大哭抱子興詞上至督撫訟幾徧卒不得直後聞婦不
屈死益悲冤塞胸吭無路可伸每思要路刺殺宋而慮
其扈從繁兒又罔托日夜哀思雙睫爲之不交忽一丈
夫弔諸其室虬髯濶頷曾與無素挽坐欲問邦族客遽
曰君有殺父之讐奪妻之恨而忘報乎生疑爲宋人之
偵姑僞應之客怒眦欲裂遽出曰僕以君人也今乃知

不足齒之傖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餂我今
實佈腹心僕之卧薪嘗膽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褓中物
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爲我杵臼否客曰此婦人女子之
事非所能君所欲託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任者願
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追問姓字
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去生懼禍及抱子
亡去至夜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
三人及一婢一媳宋家具狀告官官大駭宋執謂相如
於是遣役捕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真宋僕同官

役諸處冥搜夜至南山聞兒啼跡得之繫縲而行兒啼
愈嗔羣奪兒拋棄之生冤憤欲絕見邑令問何殺人生
曰冤哉某以夜死我以晝出且抱呱呱者何能踰垣殺
人令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窮不能置辯乃收諸獄生
泣曰我死無足惜孤兒何罪令曰汝殺人子多矣殺汝
子何怨生既褫革屢受梏慘卒無詞令是夜方卧聞有
物擊牀震震有聲大懼而號舉家驚起集而燭之一短
刀銛利如霜剁牀入木者寸餘牢不可拔令睹之魂魄
喪失荷戈徧索竟無蹤緒心竊餒又以宋人死無可畏

懼乃詳諸憲代生解免竟釋生生歸甕無升斗孤影對
四壁幸鄰人憐餽食飲苟且自度念大讐已報則囅然
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門則淚潸潸墮及思半生貧徹
骨宗支不續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不復能自禁如此
半年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骨既葬而歸
悲怛欲死輾轉空牀竟無生路忽有款門者凝神寂聽
聞一人在門外噥噥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似一女子
扉初啟便問大冤昭雪可幸無恙其聲稔熟而倉猝不
能追憶燭之則紅玉也挽一小兒嬉笑蹉下生不

瞑問抱女嗚哭女亦慘然旣而推兒曰汝忘而父耶兒牽女衣目灼灼視生細審之福兒也大驚泣問兒那得來女曰實告君昔言鄰女者妄也妾實狐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旣息故攜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如依其母竟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卽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生裸跪牀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誑君耳今家道新創非夙興夜寐不可乃剪莽擁篲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能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出金治織具租田數

十畝僱傭耕作荷鑱誅茅牽蘿補屋日以爲常里黨聞婦賢益樂貲助之約半年人烟騰茂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一事未就安妥如何詰之答云試期已迫巾服尙未復耳女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若待君言悞之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夏屋渠渠矣女嫋娜如隨風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雖嚴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三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人

異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自亦俠也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竪人毛髮刀斧雖入木何惜不略移牀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當浮白曰惜乎擊之不中

王漁洋曰程嬰杵臼未嘗聞諸巾幗况狐耶

林四娘

靑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搴幃入視之不識而豔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

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旣竟流丹浹席旣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於音節奏強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強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爲此

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旣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爲魘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爲燕婉然寔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卽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

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騭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爲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愴然公亦淚墮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乖音錯節愼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靑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聽亦潸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悞

魯公女

招遠張於旦性疏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畫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歎欲絕魯以家遠寄柩寺中卽生讀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酹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玉人奄然物化今近在咫尺而邈若山河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死無禁忌九泉有靈當姍姍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半年一夕挑燈夜讀忽舉首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致問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

私奔之嫌生大喜挽坐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謂生曰妾生好弓馬以射獐殺鹿爲快罪業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煩代誦金剛經一藏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每夜起即柩前捻珠諷誦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履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遂以爲常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福薄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積四五年魯罷官貧不能輿其櫬將就窆之苦無葬地生乃自陳某有薄壤近寺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爲營

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倚生懷淚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經咒藏滿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將就木焉會將何爲女亦泣曰願爲奴婢以報少間曰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荊棘妾衣裳難度乃抱生項生送至通衢見路旁車馬一簇馬上或一人或二人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鈿車繡帷朱幰僅一老媼在

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乃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生諾女子行近車媼引手上之展軨即發車馬闐咽而去生悵悵而歸誌時日於壁因思經咒之效持誦益虔夢神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曰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三年後次子明長子政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迎之曰子爲善可喜惜無脩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起賜坐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

去使浴於池池水清潔游魚可數入之而溫掬之有荷葉香移時漸入深處失足而陷過涉滅頂驚寤異之由此身益健目益明自捋其鬚白者盡簌簌落又久之黑者亦落面紋亦漸舒至數月後頷禿面童宛如十五六時兼好游戲事亦猶童過失邊幅二子輒匡救之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爲求繼室於朱門生曰待吾至河北去而後娶屈指已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鍾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怪問之具述前生約共計

其年大笑曰癡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其骨已朽縱其尚在髮童而齒豁矣女不聽母見其志不搖與盧公謀戒閽人勿通客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閽人拒之退反旅舍悵恨無所爲計閒遊郊郭因循而暗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卽不然背盟之罪亦不在汝女不言但終日臥盧患之亦思一見生之爲人乃托遊遨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訝之班荊略談甚倜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卽遽起囑客暫獨坐匆匆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其狀不符

零涕而返怨父欺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但泣不止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生問貴族有爲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辭出女涕數日竟卒生夜夢女來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舛異覿面遂致違隔妾已憂憤死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可得活遲則無及矣既醒急探盧氏之門果有女亡二日矣生大慟進而弔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盧從其言招魂而歸啟其衾撫其尸呼而祝之俄聞喉中咯咯有聲忽見朱櫻乍啟墜痰塊如冰扶移榻上漸復呻吟盧公悅肅客

出置酒宴會細展官閥知其巨家益喜擇吉成禮居半月攜女而歸盧送至家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然小耦不知者多誤以子婦爲姑嫜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爲豪強所中傷家產幾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道士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宴集有道士托缽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韓聞擊剝之聲甚久詢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卽坐略致研詰始

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知缺地主之禮答曰野人新至無交游聞居士揮霍深願求飲焉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頗偃蹇不甚爲禮韓亦海客遇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而去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遇食則食遇飲則飲韓亦稍厭其煩飲次徐嘲之曰道長日爲客寧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士與居士等惟雙肩承一喙耳徐慚不能對道士曰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畢囑曰翼午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設道士

已俟於途入門則院落一新迤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此創建何時道士答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世家所無二人肅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狡童錦衣朱履酒饌芳美備極豐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照几榻酌以玻璃琖圍尺許道士曰喚石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一細長如弱柳一身短齒最稚媚曼雙絕道士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長者和以洞簫其聲清細既闋道士懸爵促釂又命徧酌顧問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

僕展氍毹於筵下兩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畫屏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舉杯引盡起謂客曰姑煩自酌我少憩卽復來卽去屋南壁下設一螺鈿之牀女子爲施錦裀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枕命少者立牀下爲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往將撓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牀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視牀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逕登南牀欲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覺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階下急視徐徐尚未醒見其枕遺屙之石酣寢敗廁中蹴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胡氏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入詞語開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贄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游輒昏夜始歸扃閉儼然不欵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優重之不以怪異廢禮胡知主人有女求爲姻好屢示

意主人僞不解一日胡假而去次日有客來謁縶黑衛於門主人迎而入年五十餘衣履鮮潔意甚恬雅既坐自達始知爲胡氏作冰主人默然良久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何必婚姻且息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令愛待聘何拒之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慙色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其類耳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杖逐之客乃遁遺其驢視之毛黑色批耳脩尾大物也牽之不動驅之則隨手而蹶喓喓

然草蟲耳主人以其言忿知必相讎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騎或步或戈或弩馬嘶人沸聲勢洶洶主人不敢出狐聲言火屋主人益懼有健者率家人譟出飛石施箭兩相冲擊互相夷傷狐漸靡紛紛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則高粱葉也衆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復至益備之明日衆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餘身橫數尺揮大刀如門扇逐人而殺羣操矢石亂擊之顛踣而斃則芻靈耳衆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衆亦少懈主人適登廁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亂

射之矢集於臀大懼急喊衆奔鬬狐方去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去來不常雖不甚害而日戒嚴主人患苦之一日胡生率師至主人自出胡望見避於衆中主人呼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何故興戎羣狐欲射胡止之主人近握其手邀入故齋置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弱女相從即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慙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如不以塵濁見棄在門牆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牀下不知有相若者否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劣以奉箕帚如何主人起拜胡答拜於是酬酢甚歡前郤俱忘命羅酒漿徧犒從者上下歡慰乃詳問里居將以奠鴈胡辭之日暮繼燭醺醉乃去由是遂安年餘胡不至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待之又半年胡忽至既道溫涼已乃曰妹子長成矣請卜良辰遣事翁姑主人喜即同訂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設室中幾滿新婦見姑嫜溫麗異常主人大喜胡生與一弟來送

女談吐俱風雅又善飲天明乃去新婦且能預知年歲豐凶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胡生兄弟以及胡媼時來望女人人皆見之

王者

湖南巡撫某公遣州佐押解餉金六十萬赴京途中被雨日暮愆程無所投宿遠見古刹因詣棲止天明視所解金蕩然無存衆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為妄將寘之法及詰衆役並無異詞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蹤緒至廟前見一瞽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

求卜筮筮者曰是爲失金者州佐曰然因訴前苦筮者便索肩輿云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之筮者曰東東之曰北北之凡五日入深山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走移時筮者曰止因下輿以手南指見有高門西向可款關自問之拱手自去州佐從其教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衣冠漢制不言姓名州佐訴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當與君謁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暇時閒步至第後見一園亭入涉之老松翳日細草如氈數轉廊榭又一高亭歷階而升見壁上掛人

皮數張五官俱備腥氣流熏不覺毛骨森豎疾退歸舍自分留鞹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皁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俱在此是區區者汝撫軍即慨然見贈未爲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即就刑稟白何所申證王者曰此即不難遂付以巨函云

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懾息不敢辯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辯命左右者飛索以𦈡州佐解襆出函公拆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與愛姬共寢既醒而姬髮盡失闔署驚怪莫測其由蓋函中即其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

得妄加譴責前取姬髮略示微警如復不遵教令旦晚取汝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遣人尋其處則皆重巖絕壑更無徑路矣

異史氏曰紅線金合以儆貪婪良亦快異然桃源仙人不事劫掠即劍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神歟苟得其地恐天下之赴愬者無已時矣

陳雲棲

真毓生楚夷陵人孝廉之子能文美風姿弱冠知名兒時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爲妻父母共以爲笑而爲之

論婚低昂苦不能就生母臧夫人祖居黃岡生以故詣外祖母聞時人語曰黃州四雲少者無倫蓋郡有呂祖菴菴中女道士皆美故云菴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果有女道士四人謙喜承迎度皆雅潔中一最少者曠世真無其儔心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女冠覓琖烹茶生乘間問姓名答云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姓潘陳赧顏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瀹茗進佳果道姓字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一梁雲棟約二十有四五卻爲弟而

雲棲不至生殊悵惘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而出白曰如欲見雲棲明日可復來生歸思戀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獨少雲棲未便遽問諸女冠治具留餐生力辭不聽白拆餅授箸勸進良殷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久之日勢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以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挾勸之生又盡之覆琖告醉白顧梁曰吾等面薄不能勸飲汝往曳陳婢來

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少時而返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乃佯醉仰臥兩人代裸之迭就淫焉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不辭而別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偵之一日既暮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款關雲眠出應門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又入一院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闔然而合盛笑曰閉扉矣生立牕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牕曰人皆以妾爲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清規亦不敢遂乖廉恥

欲得如潘郎者而事之耳生乃以白頭相約雲棲曰妾師撫養卽亦非易果相見愛當以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如望爲桑中之約所不能也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從與俱出遂別而歸中心怊悵思欲委曲貪緣再一親其嬌寵適有家人報父病遂星夜而還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心事不敢使知但刻減金貲日積之有議婚者輒以服闋爲辭母不聽生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兒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大故音耗遂梗久不如黃省問且夕一往如不果諧從母所命夫

人許之乃騰所積而去至黃龍菴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竈下因就問訊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雲星散矣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逝去向聞雲棲寄居郡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歎命駕即詣郡北遇觀輒詢並少蹤緒悵恨而返偽告母曰舅言陳翁如岳州待其歸當遣伻來逾半年夫人歸寧以事問母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媼疑甥與舅謀而未以聞也幸舅遠出莫從稽其妄夫人以香願登蓮峰齋宿山下既臥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舍自

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愬坎坷詞旨悲惻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煩囑子姪輩一傳口語但道氏暫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度日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未或知也夫人審潘名字即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明早別殷殷再囑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實告母所謂潘生即兒也夫人詰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宣淫寺觀以道士為婦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竊命舟訪王道成至則雲棲半月前出游

不返既歸邑邑而病適臧媼卒夫人往弔喪殯後迷途至京氏家問之則族妹也相便邀入見有少女在室年可十八九姿容曼妙目所未睹夫人每思得一佳婦俾子不懟心動因詰生平妹云此王氏京氏甥也怙恃俱失暫寄此耳問婿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母大悅為之過宿私以己意告妹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位置不然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談笑甚懽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荊州女益喜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疾未起母欲慰其沉痾使婢陰告曰

夫人為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牕窺之較雲棲尤豔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游不返則玉容必已有主得此佳麗心懷頗慰於是顏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女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闊絕必已另有良匹果爾則為母也婦不爾則終為母也女報母有日也夫人曰既有成約即亦不強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問潘氏今又潘氏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女驚曰臥蓮峰下者即母

耶詢潘氏者卽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卿雲棲耶女問何知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為戲女知為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為女故從其姓耳夫人亦喜涓吉為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頗不善之會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因與俱去俾改女子裝將論婚士族故諱其曾隸女冠籍而問名者女輒

不願舅及妗皆不知其意向心頗嫌之是日從夫人歸得所托如釋重負焉合巹後各述所遭喜極而泣女孝謹夫人雅憐愛而彈琴好弈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為憂積月餘母遣兩人如京氏留數日而歸泛舟江流歘一舟過中一女冠近之則雲眠也雲眠獨與女善女喜招與同舟相對酸辛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遠至棲鶴觀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一奉探耳竟不知意中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剩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因而欷歔女設一謀令易道裝偽作姊攜伴夫

人徐擇佳偶盛從之既歸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練達世故母既寡苦寂得盛良懽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作客母益喜陰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而未敢言也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為新婦若大姊者吾無憂也不知女存心久但懼母嗔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效英皇如何母不言亦冁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盛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

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雙眥熒熒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如日日經營曾無一人知其甘苦數日來略有微勞即煩老母鄉念則心中冷煖頓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長伴老母於願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母令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乃使生與行夫婦禮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生猶未信既而落紅殷褥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覥然酬應如勾欄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掛名君籍當為君奉事老母作內紀綱若房闈之樂請

別與人探之三日後襆被從母遣之不去女呈之母所占其牀寢不得已乃從生去由是三兩日輒一更代習爲常夫人故善奕自寡居不暇爲之自得雍締理井井晝日無事輒與女奕挑燈瀹茗聽兩婦彈琴夜分始散每語人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每記籍報母母疑曰兒輩嘗言幼孤作字彈棋誰教之女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欲爲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數定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曰吾家雖不豐薄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

飽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織成

洞庭湖中往往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醉臥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搖生不得醒急匿艎下俄有人捽生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卽亦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充盈睨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織成卽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齧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座上問之因白其故座上者怒命卽行誅遂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服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爲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喚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鬢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頗遲捉筆

良久上誚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眞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綸方問對間一使捧簿進曰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籤差何人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刼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艎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猫浮出舟人駭曰毛將

軍出現矣各舟商客俱伏又無何湖中有一木直立築
築動搖益懼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
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
近舟頓滅以是得全生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
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鉤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
昌有崔媼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
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媼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
十五六已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略一展拜反身入幃
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

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毫釐媼喜便問寓所
請生即歸命輿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媼笑曰官人亦
大小心老身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
出即賃輿急返而媼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
日已向西躁懊若喪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搴簾
曰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崔媼喜問何之媼笑曰必將疑
老身略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僑寓措辦
亦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媼必不可生倉皇不
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談笑承迎

見翠襪朱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
凝注女笑曰眈眈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
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
卿果神人早請直言以祛煩惑女曰實告君前舟中所
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爲王
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
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便歸寧既至洞庭
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鳥飛集
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盼之遙遙一樓船至既

近牕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牕中遞
擲金帛珍物甚多皆妃賜也由是歲一兩覲以爲常故
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竹青

魚容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甚貧下第歸資斧斷絕
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因以憤懣之詞拜禱神
座出臥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曰黑衣隊尚缺一
卒可使補缺王曰可即授黑衣既着身化爲烏振翼而
出見烏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

餌拋擲羣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樹杪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恒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銜去之得不被擒羣烏怒鼓翼搧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乃攝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臥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以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斂貲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烏下集啗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

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烏友又祝之是夜宿於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囅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爲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烏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懽戀生將偕與俱南女欲與俱西兩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卽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媼紛集酒炙已設就廣牀上陳矮几夫婦

對酌魚問僕之所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人杳無信兆舟人欲他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爲琴瑟而不一認家門柰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能之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也不如置妾于此爲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舊衣尙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爲君解之乃大設肴珍爲生祖餞既醉而寢醒則身在

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悵然自驚枕邊一襆撿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摺置其中又有繡橐維縶腰際探之則金貲充牣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着之兩脅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衆手爲之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爲神則

皮骨已硬咫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着藕白者所謂漢皐解佩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縶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任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于己出過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臥牀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放漢產歸又年餘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佩生遂攜漢產歸然歲恒三四往不以爲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爲之娶婦始遣歸婦名巵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擗踊葬畢漢產遂留生攜漢生玉佩去自此不返

樂仲

樂仲西安人父早喪母遺腹生仲母好佛不茹葷酒仲既長嗜飲善啖竊腹非母每以肥甘勸進母輒叱之後母病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刲左股獻之病稍瘥悔破戒不食而死仲哀憤益切以利刃益刲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裹帛敷藥尋愈心念母苦節又慟母愚遂焚所供佛像立主祀母醉後輒對哀哭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謂人曰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爲樂遂去妻妻父顧文淵浼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之半年顧遂醮女仲鰥居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與有言嫁女無釜者便卽釜頭舉贈之自乃從鄰借釜炊諸無行者知其性咸朝夕騙賺之或以博賭無貲故對之欷歔言追呼急將以鬻子仲自措稅金如干數傾囊遺之未幾催租吏登門始典質營辦以是故家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取攜亦莫之較及仲蹇落存問絕少幸仲達不爲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將遣子弟代祀僕造諸門皆辭以故仲乃酹諸室中對主號痛

無嗣之戚頗似縈懷因而病益劇昏亂中覺有人撫摩焉
之目微啟則母也驚問何來曰緣家中無人上墓故來
就饗即視汝病問向居何所答以南海摩撫既已四體
生涼開目四顧渺無一人而病良瘥既起思朝南海苦
無侶會鄰村有結香社者賣田十畝挾貲投之而社中
人以其不潔清共擯絕之苦求乃許之及諸途牛酒雜
葷羶騰滿屋衆益惡之乘其醉睡不告而去仲於是獨
行至閩界遇友人邀飲有名妓瓊華在座適言南海之
遊瓊華願相附以行仲喜即待趣裝遂與俱發寢食共

之而實一無所私既至南海社中人清醮方畢見其載
妓而至益非笑之鄙不與同事仲與瓊華窺其意俟其
既拜而後拜之衆拜已恨無所現示中有泣者二人方
投地忽見徧海皆蓮花花上瓔珞垂珠瓊華見爲菩薩
仲視之朶上皆其母急奔呼母躍入從之衆見萬朶蓮
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一切都杳而仲
猶身在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無沾濡望海
大哭聲震島嶼瓊華挽勸之愴然下刹命舟北渡途中
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憩逆旅有童子方八九歲丐食

肆中貌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於繼母心憐之兒依
依左右苦求拔拯仲遂攜與俱歸問其姓氏自言阿辛
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雍六月遂生余余本樂姓仲
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應有子因問樂居何鄉答云不
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囑勿遺脫仲急索書辛啟荷囊
取付仲仲視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驚曰眞吾兒
也審其年月良確頗慰心懷然家計日疎居二年割畝
漸盡竟不能畜僮僕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
之則瓊華也驚問所自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

不卽從者徒以有老嫗在今嫗已死顧念不從人則無
以自庇從人則無以自潔計兩全則無如從君者是以
不憚千里遂解裝代兒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
另潔一舍舍瓊華瓊華亦善撫兒戚黨聞之皆餪仲兩
人皆樂受之客至治具瓊華悉爲營備仲亦不問所自
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因而婢僕馬牛日益繁盛仲
每謂瓊華曰僕醉時卿當避匿勿使我見瓊華笑諾之
一日大醉急喚瓊華瓊華豔妝出仲睨之良久忽大喜
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酒頓醒覺世界光明所居廬舍盡

爲玉宇瓊樓移時始已由此不復飲市上惟對瓊華飲瓊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瓊華爲之按股見股上刲痕化爲兩朶赤菡隱起肉際奇之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亦信之既爲阿辛完婚瓊華漸以家事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及婦日三朝非疑難事不以聞役二婢一溫酒一瀹茗而已一日瓊華至兒所新婦多所咨白良久而返辛亦從往朝父入門見仲白足坐榻上聞聲開眸微笑曰母子來大好即復瞑瓊華大驚曰君欲何爲視其股上蓮花大放試

之氣已絕急以兩手捻合其花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爲君教子訓婦亦有微恩即差二三年何不少待也一炊黍時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伴也無已姑爲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共處言笑如初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綽約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凡人死後被人捉頭舁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槥辛駭問之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粧竟謂子及婦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母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遂捨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奴婢牛馬騙債者填償汝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偶涉凡念遂謫人間三十餘年今限已滿遂登木自入再呼之雙目已含辛奔告父父不知何時已僵衣冠儼然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于股際照徹四壁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舍皆聞棺既闔香光遂漸減既殯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共謀逐辛訟諸官官莫能辨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不服以詞質郡久不決初顧嫁女於雍經年餘雍流寓於閩音耗遂絕顧老無子苦憶女遂詣壻所則女死而

甥已逐忿質公庭雍懼重賂之顧不受必欲得甥雍窮覓郡邑年年不得夫妻皆被刑辱顧偶於途中見彩輿過斜避道左輿中一美人呼曰彼非顧翁耶顧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現在樂家勿訟也甥方有難宜急往顧欲詳詰輿去已遠顧乃受賂如西安至則訟方沸騰顧即自投至官言女大歸日再醮日及生子年月歷歷甚悉諸樂皆被杖逐案遂結既歸言其見美人之日即壻華沒日此時訟猶未興也辛爲顧移家來授廬贈婢六十餘歲生一子辛亦顧卹之

異史氏曰斷葷戒酒佛之似也爛熳天眞佛之眞也樂仲對麗人直視之爲香潔道伴不作溫柔鄉觀也寢處二十年若有情若無情此爲菩薩眞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哉

香玉

勞山下清宮耐冬高二丈大數十圍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如錦膠州黃生築舍其中而讀焉一日自牕中見女郎素衣掩映花間心疑觀中烏得有此趨出已遁去由此屢見遂隱身叢樹中以俟其至無何女郎又偕

一紅裳者來遙望之豔麗雙絕行漸近紅裳者卻退曰此處有人生乃暴起二女驚奔袖裙飄拂香風流溢追過短牆寂然已杳愛慕殷切因題樹上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牕恐歸沙吒利何處覓無雙歸齋冥想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曰君洶洶似强寇使人恐怖不知君兒騷士無妨相親生略叩生平曰妾小字香玉隸籍平康巷被道士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爲卿一滌此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逼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會亦佳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亦妾義姊

遂相狎寢既醒曙色已紅女急起曰貪歡忘曉矣着衣易履且曰妾酬君作口占勿笑也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牕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慧中使人愛而忘死顧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間當來勿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每使邀絳雪來輒不至生以爲恨女曰絳姊性殊落落不似妾情癡也當從容勸駕不必過急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尙望蜀耶今長別矣問何之以袖拭淚曰此有定數難爲君言昔日佳作今成讖語矣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

古押衙可爲妾詠詩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不眠早旦而去生怪之次日有即墨藍氏入宮游矚見白牡丹悅之掘移逕去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悵惋不已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日就萎悴恨極作哭花詩五十首日日臨穴涕洟其處一日憑弔而返遙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而近就之女亦不避生因把袂相向汍瀾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歎曰童稚之姊妹一朝斷絕聞君哀傷彌增妾慟淚墮九泉或當感誠再作然死者神氣已散倉猝何能與吾兩人共談笑也生曰小生薄命妨

害情人當亦無福可消雙美曩頻煩香玉道達微忱胡再不臨女曰妾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不知君固至情人也然妾與君交以情不以淫若晝夜狎暱則妾所不能矣言已告別生曰香玉長離使人寢食俱廢賴卿少留慰此懷思何決絕如是女乃止過宿而去數日不復至冷雨幽窗苦懷香玉輾轉牀頭淚凝枕席攬衣更起挑燈命筆踵前韻曰山院黃昏雨垂簾坐小窗相思人不見中夜淚雙雙詩成自吟忽窗外有人曰作者不可無和聽之絳雪也啟門內之女覩詩即續其後曰連袂

人何處孤燈照晚窗空山人一個對影自成雙生讀之淚下因怨相見之疎女曰妾不能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歡何必在此于是至不聊時女輒一至至則宴飲酬唱有時不寢遂去生亦聽之謂之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每欲相問卿是院中第幾株早以見示僕將抱植家中免似香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亦無益也妻尚不能終從況友乎生不聽捉臂而出每至牡丹下輒問此為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適生以臘歸過歲二

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君急往尚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星馳至山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礙其營造工師方縱斤矣生知所夢即此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厄今而後知卿矣卿如不至當以艾炷相炙女曰妾固知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思豔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灑涕至一更向盡絳雪收淚勸止乃還又數夕生方獨居悽惻絳雪笑入曰喜信報君知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復降宮

中生喜問何時答云不知要不遠耳天明下榻生曰僕為卿來勿長使人孤寂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搖動撫摩頻喚絳雪久之無聲乃返對燈團艾將以灼樹女遽入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使人創痏當與君絕矣生笑擁之坐方定香玉盈盈而入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以一手捉絳雪相對悲哽已而坐道離苦生覺把之而虛如手自握驚其不類曩昔香玉泫然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相聚君勿以為真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妾被汝家

男子糾纏死矣遂辭而去香玉款愛如生平但偎傍之間彷彿以身就影生悒悒不歡香玉亦俯仰自恨曰君以白蘞屑少雜硫黃日酹妾一杯水明年此日報君恩亦別而去明日往觀故處則牡丹萌生矣生從其言日加培溉又作雕闌以護之香玉來感激甚至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質不堪復戕且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違之反促年壽但相憐愛好合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來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出至樹下取草一莖布掌作度以度樹本

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之俄絳雪自背後出笑罵曰婢子來益助桀為虐耶牽挽並入香玉曰姊勿怪暫煩陪侍郎君一年後不相擾矣自此遂以為常生視花芽日益肥盛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亦以金遺道士使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連所花搖搖欲拆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轉瞬間飄然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風雨以待君君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已至笑曰日日代人作婦今幸退而為友遂相談讌甚和至中夜絳雪乃去兩人同寢款洽一如當年後生妻卒遂入山不復歸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于此當生卿之左兩女笑曰君勿忘之後十年餘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為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一放五葉者即我也遂不復言子輿擡而歸至家尋卒次年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為異益灌溉之三年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因其不花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尋死無何耐冬亦死

異史氏曰情之結者鬼神可通花以鬼從而人以魂寄非其結於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即非堅貞亦為情死矣人不能貞猶是情之不篤耳仲尼讀唐棣而曰未思信矣哉

大男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沒繼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因並及奚終日嘵聒恒不聊生奚忿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久不返申擯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何不敢求益

惟紡績佐食大男見塾中諸兒吟誦羨之告母欲讀母以其太稚姑送詣塾試使讀以難之而大男慧所讀倍諸兒師異之願不索束贄何乃使從師薄相酬積二三年經書全通一日歸謂母曰塾中五六人皆從父乞錢買餅餌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時當告汝知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也母曰汝往塾路經關聖廟當拜之祐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母知之問所祝何詞答云但祝明年使我如十五六歲母笑之而大男學與軀長並速至十歲遂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爲文塾師

不能寬易之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頻母乃緬述之大男聞之意不勝傷悲欲往尋父母曰兒太幼汝父存亡未知何遽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詢諸師則辰餐未復母大驚猶謂其逃塾出食貲傭役靡處不搜竟杳無跡大男出門不知何往之善惟隨途奔去遇一人將如夔州自言錢姓大男丐食相從錢病其緩爲賃代步資斧皆耗之至夔同食錢陰投毒其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剎托爲己子僞病絕貲貨諸僧僧

見其手爪秀出爭購之錢得金而去僧飲之略醒主僧始知之詰視奇其相研詰始得顛末又益憐之責僧贈貲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途中問得故嘉其孝攜與同行至瀘主其家月餘無往不諮或言閩商有奚姓者于是辭蔣將之閩蔣贈道衣履其里黨皆斂貲助之至途有二布客欲往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窺囊金引至空所縶手足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脫縛載諸後車遂至翁家翁家富諸路商賈多出其門翁囑南北客代訪父耗留大男伴諸兒讀大男遂止不復

游矣由是家益遠音益梗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其費抑勒令嫁何自食其力志不搖申強賣於重慶賈賈劫取之去至夜以刀自劙賈不敢逼俟創痍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大懼藥敷心既平但求作尼賈告之曰我有商侶身無淫具每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無異亦可少償吾値何諾之賈輿送去入門主人趨出則奚生也蓋奚已棄儒爲商賈以其無婦故贈之也相見悲駭各述苦況始知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偵察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爲妻矣

然自歷艱苦疳痛多病不能操作勸奚納媵奚鑒前嗣
不從所請何曰妾如爭牀笫者數年間固已從人生子
何得與君有今日之聚乎且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及
諸身而自蹈之奚乃囑客侶爲買三十餘老妾踰半年
客果爲買妾歸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怪先是申獨居
年餘兄苞勸令再適申從之惟田產爲子姓所沮不得
售鬻諸所有積數百金攜歸兄家有保寧賈聞其富有
奩貲以多金啗苞賺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懟兄不
安於室懸梁投井不堪其擾賈怒搜括其貲將賣作妾

而聞者嫌三十餘齒加長賈將適燕遂載與俱去遇奚
同肆商遂貨而去之既見奚慚懼不出一語奚問同肆
商略知梗概因曰使遇健男則在保寧無再見之期此
亦數也然今日我買妾非娶妻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
申恥之奚曰昔日汝作嫡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挽
杖臨逼申不得已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而
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課其勤惰奚每與談讌輒呼給役
其側何更代以婢不聽會陳公嗣宗宰鹽亭奚與里人
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陳公不准理叱逐之奚

喜與何竊共頌德一夕漏既盡僮忽叩扉入白邑令公
至奚駭極急覓衣履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不知所爲何
審之急出曰是吾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哽蓋大男從
陳翁姓業爲官矣初公至自都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
皆醮伏膺哀痛族中人始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
僕營造冀父復返既而授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
苦勸之會有卜者使筮焉卜人曰小者居大少者爲長
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爲官吉公乃之任爲不得親居官
不茹葷酒是日得里人狀睹奚姓疑之陰遣內紀綱竊

訪之果父也乘夜微行而出見母益信卜者之神臨去
囑勿播出金二百令即辦裝歸至家門戶已新益畜僕
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盛益自斂兒苞知之告於
官爲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曰貪貲勸嫁去奚已更二夫
何顏爭昔年嫡庶耶重笞之由此名分益彰而申妹何
何亦姊之衣服飲食悉不自私申初懼其復讎至是益
愧悔奚亦忘其舊惡俾內外皆呼以太母但誥命不及
耳

異史氏曰顛倒衆生不可思議此造物之巧也奚生不

能自立于妻妾之間一碌碌庸人耳苟非孝子賢母烏能有此奇合坐享厚福以終身哉

石清虛

邢雲飛順天人好石見佳石不靳重直偶漁于河有物挂網沉而取之則石徑尺四面玲瓏峯巒疊秀喜極如獲異珍雕紫檀爲座供諸案頭每值天欲雨則孔孔生雲遙望如塞新絮有勢豪某踵門求觀既見舉付健僕策馬竟去邢無奈頓足悲憤而已僕負石至河濱息肩橋上忽失手墮諸河豪怒鞭僕即出金傭善泅者百計冥搜竟無可見乃懸金署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于河迄無獲者後邢至落石處臨流於邑但見河水清澈則石固在水中邢大喜解衣入水抱之而出檀座猶存既歸不肯設諸廳事潔內室供之一日有老叟欵門而請邢托言石失已久叟笑曰客舍非耶邢便請入舍以實其無既入則石果陳几上錯愕不能言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既見之請即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笑曰既汝家物有何驗證邢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十二竅巨孔中五字云

清虛天石供邢審視孔中果有小字細於粟米竭目力裁可辨認又數其竅果如所言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拱手而出邢送至門外既還則石失所在大驚疑叟急追之則叟緩步未遠奔去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矣徑尺之石豈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跪請之叟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邢曰誠屬君家但求割愛耳叟曰既然則石固在是還入室則石已在故處叟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其出也早則魔劫未除實將攜去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減三年壽數始可與君相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捏一竅竅軟如泥隨手而閉閉三竅已曰石上竅數即君壽也作別欲去邢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遂去積年餘邢以故他出夜有小偷入室諸無所失惟竊石而去邢歸悼喪欲死訪察購求全無蹤緒積有數年偶入報國寺見賣石者近視則其故物將便認取賣者不服因負石至官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邢問其他賣石者不能言邢乃言竅

中五字及三指痕理遂得伸官欲杖責賣石者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遂釋之邢得石歸裹以錦藏櫝中時出一賞先焚異香而後出之有尚書某購以百金而邢意萬金不易也某怒陰以他事中傷之邢被收典質田產某託他人風示其子子告邢邢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獻石尚書家邢出獄始知罵妻毆子屢欲自經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丈夫來自言石清虛謂邢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贖邢得夢喜敬志其日而石在

尚書家更無出雲之異久亦不甚貴重之明年尚書以罪削職尋死邢如期詣海岱門則其家人竊石出將求售主因以兩貫市歸後邢至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既而果卒子遵遺教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劫石去子知之莫可追詰越二三日攜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躓汗流望空自投曰邢先生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遂縶送諸官一訊遂伏問石則鬻諸宮氏取石至官愛玩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墮地碎為數十餘片皆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而放之邢子拾石出仍瘞墓中

異史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而卒之石與人相終始誰謂石無情哉古人云士為知己者死非過也石猶如此而況人乎

曾友于

曾翁昆陽故家也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如瀋有子六人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為邑名士以為不祥戒諸兄弟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母子為強寇擄去娶繼室

生三子曰孝曰忠曰信妾生三子曰悌曰仁曰義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因連結忠信若為黨即與客飲悌等過堂下亦傲不加禮仁義皆忿與友于謀欲相僇友于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亦遂止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孝憤然合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搒掠無算拋粟毀器盎盂無存周告邑宰宰怒拘孝等囚繫之將行申黜友于懼見宰自投友于品行素為宰所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友于乃詣周所負荊周亦器重友于訟遂

息孝歸終不德友于無何友于母張夫人卒孝等皆不爲之服宴飲如故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及葬把持墓門不使合厝友于乃殯母隧道中未幾孝妻亡友于招仁義往奔其喪二人皆曰期且不論功于何有再勸之鬨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隔牆聞仁義鼓且吹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于操杖先從入其家仁覺而逃義方踰垣友于自後擊仆之孝等拳杖交加毆不止友于橫身障阻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亦

不助兄暴如怒不解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忠信亦相助毆兄聲勢沸騰里黨盡集排解乃散友于即扶杖詣兄請罪孝逐去之不令居喪次而義創甚不復食飲仁代具詞訟諸官訴其不爲庶母行服官簽牒拘孝忠信而令友于陳狀友于以面目損傷不能詣署但作詞稟白哀求寢息遂銷案不行義亦尋愈由是讎怨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敲楚謂友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我宜言之兩弟何云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攜妻子借寓他所離家五十餘里冀

不相聞友于在家雖不助弟而孝等猶稍稍顧忌之既去諸兄一不當輒叫罵其門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惟杜門思乘間刺殺之行則懷刃一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攜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日竟無處可以置之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友于亦喜即歸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其門窘辱之而成久在寇中習於威猛聞之大怒曰我歸更無人肯置一屋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仆仁義各以杖出捉忠及信並撻無數成不待其訟先訟

之宰又使人請教友于友于不得已詣宰俛首不言但有流涕宰問之唯求公判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分相準自此仁義與成倍益愛敬談次忽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恚曰如此不仁是禽獸也遂欲啟壙更爲改葬仁義奔告友于友于急歸諫止之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塋以刀削樹謂諸弟曰所不衰麻相從者有如此樹眾唯唯於是一門皆哭臨安厝盡禮由此兄弟相安而成性剛烈輒批撻諸弟而於孝等尤甚惟重友于盛怒時友于至一言可解孝有所行成往往不平

之因之孝無十日不至友于所潛對友于詬詛友于姑
諫卒不納友于不堪其擾又遷之於三泊僦屋而居去
家益遠音迹遂疏踰二年諸弟皆畏憚成久遂相習紛
競絕少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皆嫡出
次繼功四繼續皆庶出又婢出繼祖皆成立亦效父舊
行各爲黨日相競孝亦不能呵止惟祖無兄弟年又最
幼諸兄皆得而詬厲之岳家故近三泊會詣岳迂道
詣叔入門見叔家兩兄一弟絃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
歸叔促之哀求寄居叔曰汝父母皆不之知我豈惜甌

飯瓢飲乎乃歸過數月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我此行
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隱父慮與有夙郤計難久居祖
曰父慮過矣二叔聖賢也遂去攜妻之三泊友于除舍
居之以齒兒行使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
家中兄弟益不相能一日微反脣業詬辱庶母功怒刺
殺業官收功重械之數日死獄中業妻馮氏猶日以罵
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誰家男子活耶操
刀入擊殺馮自投井中亦死馮父大立悼女慘死率諸
子弟藏兵衣底往捉孝妻裸撻上下以辱之成怒曰我

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吼奔而出諸曾從之諸馮
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其子護救繼續以鐵杖橫
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鬨然盡散惟馮子猶臥道
周衆等莫可方略成夾之以肘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繼
續詣官自首馮狀亦至於是諸曾皆被收惟忠亡去至
三泊徘徊門外猶恐兄念舊惡適友于率一子一姪入
闈歸望見驚曰弟何來忠長跪道左友于益駭握手入
詰得其情驚曰且爲奈何一門乖戾逆知奇禍久矣不
然胡以竄跡如此兄離家既久與大令無聲氣之通今

即匍伏而往祗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吾三人
倖有捷者則此禍可以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夜與共
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見其叔姪如父子兄弟皆如
同胞悽然下淚曰今始知曩日非人友于亦喜其悔悟
相對酸惻俄報友于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
鳴先歸展墓明季甲科最重諸馮皆爲斂息友于乃託
親友賂以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共泣乞友于復
歸友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滌慮自新遂移家還
祖從叔不欲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乏德不應有亢

宗之子弟又善教即從其志俾姑寄名爲汝後有寸進時可賜還也友于從之後三年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去夫妻皆痛哭而去居數日祖有兒方三歲亡歸友于家不復反捉去輒逃孝乃異其居令與友于鄰祖啟戶於隔垣通叔家兩間定省如一焉自此成亦漸老一門事皆取決友于因而門庭雍穆稱孝友焉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奈何詩書之家往往而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漬子孫者直入骨髓故古云其父殺人報讎子必行刼其流弊然也孝雖

不仁其報巳慘而卒能自知乏德託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論果報迂矣

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門內有一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其首公子喜近就與語女便問寓居何所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妾夕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諾而歸既暮排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遂背媼而至區區之意深願奉以終身公子亦喜約以重金相贖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而來入門解去溼衣罥諸椸上巳乃脫足上小鞾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鞾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聽牕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清興消矣因勸令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 公子有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其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俟女至伏

牕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殊殷乃修贄詣媼指名求之則果有溫姬而死已多年宋愕然而退以告公子公子始知爲鬼而心終愛好之至夜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顧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爲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寧始隱以告母父母大驚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爲憂百術驅遣不得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訛菽薑

訛江可恨訛可淚女見之書其後云何事可淚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爲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不圖虛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爲天下笑乎言已而沒公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聞者傳以爲笑

異史氏曰溫姬可兒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遂至悔不如娼則妻妾羞泣矣顧百計遣之不去而見帖浩然則花菽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髑髏哉

苗生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憩於旅舍沽酒自酌一偉丈夫入坐與扳談生舉巵勸客客亦不辭自言苗姓言劇粗豪生以其不文偃蹇遇之尊既盡不復喚沽苗曰措大飲酒使人悶損矣起向壚頭出錢行沽提一巨甕而入生辭不飲苗捉臂勸釂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爲盡數觴苗以羹椀自吸笑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卽治裝行約數里許馬病臥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無所方計苗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已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趨二十餘里始至逆旅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爲神人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非君所能飽飲可也引盡一甕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尙須時日余不能待行矣遂去後闈畢三四友人邀登華山藉地作筵方共宴笑苗忽至左攜巨尊右提豚肘擲地曰聞諸君登臨敬附驥尾衆起爲禮相並雜坐豪飲甚懽衆欲聯句苗爭曰縱飲甚樂何必愁思衆不聽設金谷之罰苗曰不佳者當以軍法從事衆笑曰其罪不至於此苗曰如不見誅僕武夫亦能之也首座靳生曰絕巘憑臨眼界空苗信口而續之曰唾壺

擊缺劍光紅下座沉吟旣久苗遂引壺自傾移時以次屬句漸涉鄙俚苗呼曰只此已足如赦我者勿作矣客弗之聽苗不可復忍遽作龍吟山谷響應又起俛仰爲獅子舞詩思旣亂衆乃罷吟因而飛觴再酌時已半醉客互誦闈中作迭相贊賞苗不欲聽牽生豁拳二人勝負屢分而諸客誦贊未已苗厲聲曰僕聽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牀頭對婆子讀耳廣衆中刺刺者可厭也衆有慚色又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爲虎撲殺諸客咆哮而去所存者惟生及靳靳是科

領薦後三年再經華陰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大恐欲馳嵇捉鞚使不得行靳乃下馬問其何爲答曰我今爲苗生之倀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應有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君於是日多邀文士於此卽爲故人謀也靳不敢辯敬諾而別至寓所籌思終夜莫知爲謀自拚背約以聽鬼耳適有表戚蔣生來靳述其異蔣名下士邑尤生考居其右竊懷忌嫉是日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自乃着白衣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

酒並陳敬禮備至會郡守登嶺上守故與蔣爲通家聞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衣往遂與尤易冠服交着未竟虎驟至銜蔣而去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襟袖強人聽聞者欠伸屢作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也然嫉忌易服而驚則知苗亦無心者耳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爲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洶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願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攜若兒來葬已毋偕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卽留其家教之讀以齒

子禽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慚之意形於言色有人或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父止壻自入勸女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奈之又有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郎少停待卽又奔入視女往來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周張

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姊姊勸駕也父以其言慷爽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迕逆婢不遵父母命欲以兒代若姊兒肯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兒往也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餓莩死乎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妝女倉猝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敦好逑然女素病赤鬜稍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易嫁之說由是益以知己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

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人店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曰旦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於厄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善不索直特以夢兆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細君髮鬑鬑慮爲顯者笑富貴後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喪志心赧舊主人不敢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後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爾言初不驗殊慚祗奉主人曰秀才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踐公愕而問故蓋別後復夢而云公聞之惕然悔懼木

立若偶主人謂秀才宜自愛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夫人髮亦尋長雲鬟委綠轉更增嫵姊適里中富室兒意氣頗自高夫蕩惰家漸陵夷空舍無烟火聞妹爲孝廉婦彌增慚怍姊妹輒避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頃之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忿然廢身爲尼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冀有所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羅絹若干疋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携歸見師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之

及啟視而金具在方悟見卻之意發金笑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爾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默然自歎念平生所爲輒自顛倒美惡避就豈由人耶後店主人以人命事逮繫囹圄公爲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爲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計較耶嗚呼彼蒼者久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

響

按文簡封翁諱敏以孝廉任杭州府學教授生五子文簡最少封翁年八十餘文簡官少宰乃受封而卒其塋地自趙宋時沿葬歷有達者至文簡卒始卜西山新阡乾隆壬戊子與文簡裔人共修掖縣志曾親至毛氏新舊兩塋覽其碑表徵事實焉至文簡夫人一段畢氏蟬雪集中所載亦與此小異夫人姓官氏姊陋文簡有文無貌臨嫁而悔妹承父母意遂代姊歸文簡文簡既貴姊自恨出家為女道士妹餽遺之

都不肯受清修登上壽文簡林下廿餘年頗與過從談道相敬重云任城孫擴圖識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象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鬈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轡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一輾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擲塔其中矗然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間一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官上憲行縣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攜一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著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著

我剁指遂將左指剁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已奉諭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見邸抄

保住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將中一人名保住健捷如猱邸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沿樓角而登頃刻至顛立脊檁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踴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為牙柱抱之一室生溫姬寶藏非王

手諭不出示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惰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錮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貓子叫旣而學鸚鵡鳴疾呼貓來擺撲之聲且急聞姬云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攜趨出姬愕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牆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屋盡登樓飛奔殿閣不啻翅翎瞥然間不知所在客方飲住抱琵琶飛落筵前門扃如故雞犬無聲

水災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鬭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爲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牀頭嬉笑無恙咸謂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僅存一屋則孝子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子嗣無恙誰謂天公無皁白耶

諸城某甲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墮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將舁瘞之聞其氣縷縷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衆爲鬨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墜血流共視之氣已絕矣父訟笑者衆斂金賂之又葬甲乃解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頸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前生者耶

戲縊

邑人某佻達無賴偶游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游者我能令其一笑衆未深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連聲譁曰我要死因於牆頭抽粱䕸一本橫尺許解帶挂其上引頸作縊狀婦果過而哂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某猶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眞絕矣粱本自經豈不奇哉是可以爲儇薄之戒

聊齋志異卷三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阿纖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爲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縶蹇登堂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荆弱女眠熟矣

雖有宿肴苦少烹鬻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短足牀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攜一短足几至拔來報往躁蹀甚勞山起坐不自安曳令暫息少間一女郎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纖興矣覩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清貫尊閥答云士虛姓古子孫皆夭折剩有此女適不忍攪其酣睡想老荆喚起矣問壻家阿誰答言未字山竊喜旣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朴魯僕有幼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頑冥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旣唱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客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爲婚姻乎旣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媼率一女郎冠服盡素旣近疑似阿纖女郎亦頻轉顧因把媼袂附耳不知何辭媼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唯媼慘然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卽還也遂

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媼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旣爲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旣至家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尚存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憚勞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躈一致之也卽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戶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媼引

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爲撩鼠執槪母放女收頃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反而粟始盡旣而以金授嫗嫗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賃騎談僕乃返旣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卽以別第館嫗卜吉爲三郎完婚嫗治奩粧甚備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微笑晝夜績織無停晷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奚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嫗之事主人曰客悞矣東鄰爲阿

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嫗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牆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猫尾在內猶搖急歸呼衆共往則已渺矣羣疑是物爲妖後十餘日復入試驗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人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爲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紛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數載未嘗少失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

自卿入門家日以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猫以觀其意女雖不懼然蹙蹙不快一夕謂嫗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蹤跡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爲幸交慰藉藉將爲續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以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纖不衰又數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有叔弟嵐以故至膠迂

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旣返復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是月前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因往欵扉有人揮涕出隔扉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遥審之果嫂便曰嫂啟關我是叔家阿遂女聞之拔關納入訴其孤苦意悽愴悲懷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卽有乖迕何遂遠遁至此卽欲賃輿同歸女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

[illegible]杯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兒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既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洟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其值頻風示媼媼絕之媼死竊幸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幛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訴於邑陸氏止之為散粟於里黨斂貲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

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纖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矣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狃以為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君哉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媼將使女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女自擇之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弈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譟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固未敢擬鴛夢亦竭微贄冀得一覩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白客來生倉卒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已修整復往瑞雲接見良懽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

否生曰窮踧之士惟有癡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邑思欲罄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壻數月更不得一當媼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黑痕漸闊年餘連顴徹準矣

見者輙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媼許之賀貨田傾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攬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乎遂不復娶聞者共姍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何如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

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勾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覲其芳儀甚惜其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眞鑑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壻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眞才人爲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者有懽心也即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靧之隨手光潔豔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殆其仙與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眊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季曰

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煩非甚關切不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尚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亦所能効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爲恨

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紿窺眢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
計必死而戴中夜甦醒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
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閃洞中不敢
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劚土塡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眞
與地獄無少異者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漸入
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
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旣見燐火
浮游熒熒滿洞因而祝之聞靑燐悉爲寃鬼我雖暫生
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悉浮水來燐

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
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
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
文學士今爲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無辜三五日輒一施
水粥要我輩冷水浸骨超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
殘骨葬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一
此卽何難但身在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敎諸鬼使
念佛撚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
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

戴同往戴慮水沮衆强扶曳以行飄然履虛曲折半里
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階盡睹
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
上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輟步不敢前叟已睹之訝問
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也因令起賜之
坐自言戴潛字龍飛曩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
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沒之今其後續如何
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
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强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

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興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
堂子孫至無立錐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
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旣來此當毋廢讀
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宏制藝迫使研讀又命
題課文如師授徒堂上燭常明不翦亦不滅倦時輒眠
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若有數年之久
然幸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首四千餘遍矣
公一日謂曰汝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風
刺骨得志後遷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羣鬼仍送

至舊坐處羣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告官繫累多人並少踪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舁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裡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婦爲婦翁所訟駁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譴於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買人入洞拾骨俾各爲具市棺設地葬叢塚焉又稽宗

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塚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既歸營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没於水十餘人沉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泅高處得不溺繞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得有生人哉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而生母沈悍謬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顙自撾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爲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

溢沾襟扶歸生族嬸家嬸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嫗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脉脉不作一言惟俯首嗚泣泪皆赤素衫盡染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詆讓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尚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强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詾詾慚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

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媼卽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媼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卽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媼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媼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爲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爲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爲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戾沓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愞不敢爲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攖反望色

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懽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汛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恒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積病委頓在牀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媼冀媼臨存入門泣且訴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叉扉生窘急自肘下衝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媼至母喜止之由此媼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媼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饋遺卒

無少間媼不肯少嘗輙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瘥媼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疾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媼曰妹已去婦何如沈曰嘻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媼荅云不知俟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媼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媼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媼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媼始去明日以車乘迎沈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婦

極道甥婦德媼曰小女子有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卽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反躬無可罵亦惡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媼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饋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子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

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撾媼力勸始止遂爲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黹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扑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爲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貲如數內入始釋歸而債家責負日亟不

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數人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與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

見磚石雜土中遂返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鏹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臧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爲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德兄臧姑曰卽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人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僞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賢不至

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鋌僅裹真金一韭葉許中盡銅矣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返諸兄以覘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鋌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尙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質奩以滿其數攜付債主主疑似舊金以剪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

有參差既閱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掘時兄先隱其
真金忿詣兄所責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迎而
笑曰産固在耳何怒焉使生出劵付之二成一夜夢父
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寸土皆非已有占賴將
以奚爲醒告臧姑欲以田歸兄臧嗤其愚是時二成有
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死臧姑懼使二成
退劵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臧姑益懼
自以劵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
臧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

卒臧姑哭之慟至食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
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産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爲
子生夫妻皆壽終生三子舉兩進士人以爲孝友之報
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
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堪之也臧姑
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此言乎然應迫
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於憂患有以矣夫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尙百計驅遣之
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
敢喘息爲害尤烈有邵弧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
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閻欲
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
爲汝禍因抱腰如擧嬰兒置牀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
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
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弧於門外設典肆
是夜婢奔告之弧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憊不起

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
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俟之
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
飲婦羞縮低頭强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爲淫
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
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
二郎五郎釀酒爲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
四郎强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牀
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

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邵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邵時已暮邵以客舍爲家人所積遂寘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窻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劒刀已中顱顱裂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爲之柰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殪三人吼怒

拔劒搜射者萬握刀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剁頸亦殪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關告邵邵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讎留萬於家炰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譟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

坐傴僂某捺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綵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意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嗥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跡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牀寢使與女合卺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自是吳中止存一通不敢公然爲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靑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生眞天下之快人也

又

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縉紳園中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夜既深僮僕散盡孤影徬徨意緒良苦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以乞火音類館僮啟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意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

疑爲鄰之奔女懼喪行檢斂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魄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頷之既而呵之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偕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腕釧以條金貫火齊㶁雙明珠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窗女起以釧照徑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遙尾之女似已覺

遽蔽其光樹濃茂昏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圓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爲曰卿果神人當相明告以袪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癡情人爲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爲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爲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緣與女狎暱既久肺鬲無不傾吐女曰此等

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家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至告曰妾爲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卻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起內入女問如何答云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爲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壻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斂魂覆甁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

彼啟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汚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閹之物驚嗥遁去乃起啟甁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絕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妾屬金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爲君閹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爲大恥

忿欲賜死幸嫂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跬步皆以保姆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此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叟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盎中既醒則血殷牀褥而怪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羣疑始解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

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至如錢而滅此事與邵弧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爲害也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爲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食者止有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爲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囑曰盜可以爲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再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爇火覓之見樹上縊絕申死其下大駭撫捺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妻忿氣少平既明托夫病乞鄰得稀饘餌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爲羞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爲今且將爲盜何

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淅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梃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眞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爲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違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溼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照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爲所窺見垣下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意垣內爲富室亢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俟其重獲而出當合

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
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俟良嵩時將雞鳴
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梃中腰膂踣然傾跌則一
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亢翁有女絕
慧美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爲懽欲號
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爲而去羞以告人惟多
集婢媼嚴扃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開入室則
羣衆皆迷婢媼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家
人操刀環繡闥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

都瞑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癡良久始寤翁甚恨
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柴瘠頗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
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祟翁女者
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
臠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
以其隔宿不返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
置榻上妻覘幾駭絕曰子眞爲盜耶申曰汝逼我爲此
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
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逐出笑曳而返之具以

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
爲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
耻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恒娘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
寶帶爲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
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疏朱後徙其居與帛
商狄姓者爲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十許姿

僅中人而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
小妻年二十來甚娟好鄰居幾半年並不聞其詬誶一
語而狄獨鍾愛恒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恒娘
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爲其爲妾也每欲易妻
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爲
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疏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
是爲叢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
納也一月後當再爲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
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朱拒

之益力於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為上巳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襪履嶄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一如恒娘教妝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矣又代挽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時製拆其綫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

於笥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即令易著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洪上下凝睇之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頤作惰態日未昏即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叩關朱堅臥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牀如調新婦綢繆甚懽更為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為率半月許復詣恒娘恒娘闔門與語曰從

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況下者乎於是試使睨曰非也病在外眥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囅然瓠犀微露使朱傚之凡數十作始略得其髣髴恒娘曰子歸矣攬鏡而嫻習之術無餘矣至於牀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恒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惑唯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

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飾敝衣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恒娘一日謂朱曰我術何如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遘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況藜羹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覩艷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粱肉則視脫粟非味矣

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卽子易妻爲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爲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别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之變鬻妾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戀以至於今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歔欷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恒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爲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傳也

葛巾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勾萌以望其坼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反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遄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豔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爲生長跪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縶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回憶聲容轉懼爲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

葛巾娘子手合鴆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爲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進之嫗笑持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鬲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爲仙無可夤緣但於無人時彷彿其立處坐處虔拜而默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覿面遇女郎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卽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

夜以花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匆匆遂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能知其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著老嫗亦在坐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聞嫗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悒而返次夕復往梯先設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今夕

耶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撐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爲鬼妬言未及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爲長夜之歡女郎辭以困情玉版固請之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强拉之出門而去生膝行而出恨絕遂搜枕簟冀一得其遺物而室内並無香奩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衿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

刑之懼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爲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爲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爲情動耳此事要宜愼密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而終疑爲仙固詰姓氏

女曰既以爲仙仙人何必姓名傳問嫗何人曰此桑姥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爲誰曰妾叔妹也付鈎乃去去後衾枕皆染異香由此兩三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歸而囊橐既空欲貨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聊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撫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爲人矣女固强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

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拔頭上簪刺土數十下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之出白鏹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鋌生強反其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爲卿故如寡婦之失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

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完昏有期妻忽夭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戲請作伐女曰必欲致之即亦非難喜問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兩馬駕輕車費一嫗之往返耳生懼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即命車遣桑嫗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嫗下車使御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

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日使大器盛服而逆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問有讎否答言無讎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兩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爲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

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喏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鬨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二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

所由名則以此花爲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心益駭遂疑女爲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二株一夜經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朶如大盤較尋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神鬼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況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源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爲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爲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漑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爲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饋卹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

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爲常爲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爲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爲貪販花爲業不爲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劣種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睹心厭其貪

欲與絶而又恨其私秘佳本遂欵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劚去者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姊胡以不字荅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

門庭略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花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爲廊舍更買田一區築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

來寄陶函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即妻死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贅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壁間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賫還之戒勿復取未浹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慚不復稽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土木大作

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亘兩第竟合爲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清德爲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眞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爲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爲難富者求貧固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

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日苦
念黃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爲常
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
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
見肆中盆列甚煩款朵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間主人
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馬要之歸陶曰金陵
吾故土將婚於是積有薄貲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
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
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

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牀榻裀褥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
陶自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
結一客爲之擇昏辭不願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
年生一女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
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恨相得
晚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沉睡坐間
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爲
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
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
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
自露迹飲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與莫逆值花朝曾來
造訪以兩僕舁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罈將竭二人
猶未甚醉馬潛以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憊諸
僕負之以去陶臥地又化爲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
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聞
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掐其梗埋盆中
攜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曾越數日聞曾
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

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於世家黃英終
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
自以爲快也植此種于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
不物色之也

書癡

彭城郎玉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產
積書盈屋至玉柱尤癡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
卷不忍貴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郎日諷誦又

龕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爲干祿實信書中眞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冀卷中麗人自至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則誦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掘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爲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眞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

郎獻輦爲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郎喜以爲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之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郎天孫竊奔蓋爲君也郎知其戲置不辯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見紗翦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覆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

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駭又叩之下几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郎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爲人每讀使女坐於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志喪失跪而禱之殊無影迹忽憶女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所果得之呼之不動伏

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樗蒱之具日與遨戲而郎意殊不屬覷女不在則竊卷流覽恐爲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頁數不爽因再拜祝矢不復讀女乃下與之弈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郎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郎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

結客由此倜儻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而仕矣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郎曰鑽穴踰牆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買媼撫字之一日謂郎曰妾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爲君禍悔之已晚郎聞言

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留當舉架上書盡散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或窺見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郎不能作僞語但默不言人益疑郵傳幾徧聞於邑宰史公史閩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容因而拘郎及女女聞之遁匿無跡宰怒收郎斥革衣衿梏械備加務得女所自往郎垂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能道其髣髴宰以爲妖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煙結不散暝若陰霾郎既釋遠求父門人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而銜恨切於骨髓爲顏如玉之位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巡閩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時有中表爲司理逼納愛妾托言買婢寄署中案既結郎即日自劾取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招妬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爲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何怪哉

齊天大聖

許盛兗人從兄成賈於閩貨未居積客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窮極宏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諸客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奠叩祝盛潛去之既歸兄責其慢盛曰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刀槊雷霆余自受之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益譁辨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盛果病頭

痛大作或勸詣祠謝盛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
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
須自祝盛卒不信月餘瘡漸斂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
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椀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
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敬神者亦
復如是足徵吾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
遷怒責弟不爲代禱盛曰兄弟如手足前日支體糜爛
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爲延醫剉
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盛慘痛結於心腹買棺殮

兄已投祠指而數之曰兄病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
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
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兄地
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祠仰見大聖有怒
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嘖
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生剛鯁姑宥赦汝兄
病乃汝以庸醫夭其壽數於人何尤今不少施法力益
令狂妄者引爲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閻羅青衣白
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庭恐難爲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

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
神問何遲青衣白閻摩不敢擅專又持大聖旨上咨斗
宿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
能向善當爲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
啟棺視之兄果已甦醒扶出極感大聖力盛由此誠服
信奉更倍於流俗而兄弟貲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未
健相對長愁一日偶游郊郭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
憂也盛方苦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
境暫往瞻矚亦足破悶問何所但言不遠從之出郭半

里許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
略一點首遂覺雲生足下騰躡而上不知幾百由旬盛
大懼閉目不敢少啟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光明
異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下益高遙見一
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其所烹
茗獻客止兩盞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
賈敬造仙署求所贈餽叟命僮出白石一柈狀類雀卵
瑩澈如冰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酒枚遂取其六
褐衣人以爲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裹之囑納腰橐拱

手曰足矣薛叟出仍合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叟號笑曰適即所謂斛斗雲也盛恍然悟為大聖又求佑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旣歸喜而告兄解取共視則融入腰橐矣後輦貨而歸其利倍徙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反則其靈大著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旣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托焉耳若盛之方

鯁固宜得神明之佑豈真耳內繡針毫毛能變足下斛斗碧落可升哉卒為邪惑亦其見之不真也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籠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滑壁不得墮其狀不一此家當凶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慧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至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雖故卻之而亦未敢議

昏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委禽於姜氏神告姜曰薛崑生吾壻也何得近禁臠姜懼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蠢然擾動傾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崑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華好有叟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崑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案旁少間婢媼集視紛紜滿側叟顧曰入言薛郎至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媼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

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默然不言媼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告翁翁倉遽無所為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崑生不肯行方誚讓間輿已在門青衣成羣而十娘入矣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卽夕合卺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媼時降其家視其衣赤為喜白為財必驗以故家日興自昏於神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崑生少年任性喜則忘怒則踐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馴但善

怒頰不善崑生所爲而崑生不以十娘故歛抑之十娘語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聞之恚甚曰自妾入門爲汝家田增粟賈益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遂如鴞鳥生翼欲啄母睛耶崑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汚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媼旣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使急往追復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悶不食翁懼負荊於祠詞義殷切過三日病尋愈十娘亦自至夫妻懽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操女紅

崑生衣履一委諸母母一日忿曰兒旣娶仍累媼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暮問寢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吝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涕痕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辯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災死耳復出十娘十娘出門逕去次日居舍災延燒數屋几案牀榻悉爲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略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爲

無所涉於父母刀鋸斧鉞卽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爇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憤而歸父母聞之大懼失色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爲壻家營宅及明賫材鳩工共爲崑生建造辭之不止日數百人相屬於道不數日第舍一新牀幙器具悉備焉修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怨爲喜自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十娘最惡蛇崑生戲函小蛇紿使啟之十娘色變詬崑生崑生亦轉笑生嗔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

相迫逐請從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恐杖崑生請罪於神幸不禍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望因亦求昏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於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堊壁滌庭候魚軒矣心愧憤不能自已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憒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開目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宜從父命另醮而去固久受袁家采幣妾千思萬思

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顏反璧妾親擕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癡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縱死亦勿歸也崑生感其義爲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媼媼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手嗚泣由此崑生亦老成不作惡謔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儇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敢留孽根於人世今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媼着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蓐一舉兩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輙先求崑生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蛙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呼之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鬬龍舟之戲刳木爲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爲雕甍朱檻帆旌皆以錦繡舟末爲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上顛倒滚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鎭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媼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現宮殿見一人兜牟坐兩人曰此龍窩君也便使拜伏龍窩君顏色和霽曰伎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爲禮率十三四歲卽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令獻技已乃敎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喤聒諸院皆響既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卽嫺獨絜絜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可復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星光及着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嫋嫋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髫人內一女郎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襟袖襪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

問之同部即晚霞也無何與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端作前舞喜怒隨腔俛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魚鬚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入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遺珊瑚釵端急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

眠餐頓廢解者輒進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少瘥姥憂之罔所爲計曰吳江王壽期已迫且爲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爲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矣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悽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否荅云勉强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啟一戶折而西又闢雙扉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令側

雅可障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忻與狎寢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爲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畝過數日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耗端悵望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爲外妹求攜去冀一見之留吳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怏怏而返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

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大樹一章乃猱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間恍睹人世遂飄然泅去移時得岸少步江濱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果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媼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娩橫遭撻楚又不得一見阿端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

泛起浮沉波中有客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溺水不得其尸自念衒院不可復投遂曰鎮江蔣氏吾壻也客因代貰扁舟送諸其家蔣媼疑其錯悞女自言不悞因以情詳告媼媼以其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孝謹顧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媼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蓐不見信於戚里以謀女女曰母但得眞孫何必求人知媼亦安之會端至女喜不自已媼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俱存因以此詰端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

非人囑母勿復言母然之遂告同里以爲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凡鬼衣龍宮衣七七魂魄堅凝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貲百萬家由此巨富値母壽夫妻歌舞稱觴遂傳聞淮王邸王欲强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黿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寰之子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牕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媼入曰郎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荅云妾白姓有息女

秋練頗解文字言在郡城得聽清吟於今結想至絕眠餐意欲附爲婚姻不得復拒生心實愛好第慮父嗔因直以情告媼不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委禽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內耻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善其詞以告之隱冀垂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每歲客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舟中物當百倍於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尚須

揚貲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恨不詰媼居里日既暮媼與一婢扶女郎至展衣臥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則病態含嬌秋波自流略致訊詰嫣然微笑生强其一語曰爲郎憔悴却羞郎可爲妾咏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荏弱探手於懷接脣爲戲女不覺懽然展謔乃曰君爲妾三吟王建羅衣葉葉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甫兩過女攬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讀則嬌顫相和生神志益飛遂滅燭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未幾媼果至見女

凝妝懽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俛首不語媼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研問居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友婚嫁尚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堅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淒然淚熒生急起問之女曰阿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即已大吉何不祥之與有女乃稍懽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天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問好事如諧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諧否

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辭而去無何慕果至生漸吐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則物並無虧損譙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至相見依依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數且圖目前姑留君兩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詩爲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則女自至四月行盡物價失時諸賈無策斂貲禱湖神之廟端陽後雨水大至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禳可痊唯有秋練至耳翁初怒之久之支離益憊始懼賃車載子復如楚泊舟故

處訪居人並無知白媼者會有媼操柁湖濱即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秋練心竊喜而審詰邦族則浮家泛宅而已因實告子病由冀女登舟姑以解其沉痛媼以婚無成約弗許女露半面殷殷窺聽聞兩人言皆淚欲墮媼視女面因翁哀請即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嗚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況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使瘳妾請爲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神已爽矣試爲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

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有采蓮子云菡萏香連十頃陂心尚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從之甫闋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沉痾若失既而問父見媼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然自總角時把柁櫂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息為我告翁居

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驗則妾為佳婦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為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置貨貲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益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媼過又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媼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舟翁另賃一舟為子合巹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籍付之媼乃邀壻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以倍蓰將歸女求載湖

水既歸每食必加少許如用醯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為致數罈而歸後三四年舉一子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婦俱如楚至湖不知媼之所在女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鱘鰉者得白驥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歸以告女女大駭謂夙有放生願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區區者何遂靳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死耳生懼不敢告父盜金贖放之既返不見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往曰適至母所問

母何在覥然曰今不得不實告矣適所贖即妾母也向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遂勅妾母坐相索妾母實奏之龍君不聽放母於南濱餓欲死故罹前難今難雖免而罰未釋君如愛妾代禱眞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擲還君妾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眞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眞君當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眞君喜文士必合憐允乃出魚腹綾一方曰如問所求即出此求書一免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蹩

蹤而至生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登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羅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驥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敢隱詳陳顛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老龍何得荒淫遂出筆草書兔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歸舟女喜但屬勿洩於父母歸後二三年翁南遊數月不歸湖水既罄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息囑曰如妾死勿瘞當於卯午酉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至傾注盆內閉門緩妾

衣抱入浸之宜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後半月慕翁至生急如其教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翁死生從其意遷於楚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於五蓮山寺少頑鈍不能肄清業牧猪赴市若爲傭後本師死稍有所遺金卷懷離寺作雜負販飲羊登壟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遶里千百畝悉良沃皆金撫有之里中甲第數十皆僧無人即有人亦其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類凡數百家每一門內四緣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棁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其光可鑑又其後爲內寢朱簾繡幙蘭麝香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爲牀牀上錦裀褥褶疊厚尺有咫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跡懸粘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革靴者烏而集鵠而立當事掩口語側耳以聽客倉猝至十餘筵咄嗟可辦肥濃烝薰紛紛狼藉如霧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狡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皁紗纏頭唱豔

曲聽睹亦頗不惡金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即邑之人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緊雲響亦畧與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可通以此挾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爲人鄙不文頂趾無雅骨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咒跡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鐃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佃戶決

僧甕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異姓兒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兒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諛向之爺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耳孫禮無何太公僧薨孝廉縗麻臥苫塊北面稱孤諸門人釋杖滿牀榻而靈幃後嚶嚶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搴幃弔唁冠蓋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旛幢翳天日殉葬束草粘五色金紙作冥物輿蓋數十事馬千蹄美人百袂方相方弼著皁帛首摩雲冥

宅樓閣房廊亘數畝萬戶千門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不能指以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傴僂入起拜凡八邑貢監及簿史以手據地叩即行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傾國來瞻仰男攜婦母襁兒流汗相屬於道人聲沸百戲鞺鞳都不可聞立者自肩以下皆隱惟見萬頭攢動而已孕婦痛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爲幄羅守之但聞啼不暇問雄雌斷幅繃懷中或扶之或曳之蹩躠以去奇觀哉葬後以金所遺貲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也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

緇纂然皆兄弟行痛癢猶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闢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爲和尚口中說法座上焚禪是爲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是爲和撞鼓鉦鍠聒笙管敖曹是爲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賭是爲和障金也者尚耶樣耶撞耶唱耶抑地獄之障耶

予聞之荷郵先生云和尚蓋紹興某縣人少時與姪某流寓青州久之復與姪相失遂祝髮爲僧後其姪顯達乃於諸城道中物色得之勸令改初服不可因出貲令有司剏建剎宇且爲營別業焉一時服御華後聲勢煊赫誠有如聊齋所云者而其嗣孝廉某實其族子也荷郵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瑣事甚

悉嘗以柳泉此傳未盡得實付梓後欲別爲小紀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館舍予遽焉不詳姑摭其大凡如此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鮑廷博書於嚴陵舟次

丐僧

濟南一僧不知何許人赤足衣白衲日於芙蓉明湖諸館誦經抄募與以酒食錢粟迄弗受叩所需又不答終日未嘗見其餐飲或勸之曰師既不茹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何日往來於膻闠之場僧合掌諷誦睫毛長指許若不聞少選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後固詰其必如此化

之故走不應叩之數四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積數日忽出南城臥道側如僵三日不動居民恐其餓死貽累近郭因集勸他徙欲飯飲之欲錢錢之僧瞑然不應羣搖而語之僧怒於衲中出短刀自剖其腹以手入內理腸於道而氣遂絕衆駭告郡藁葬之異日爲犬所穴席見踏之似空發視之席封如故猶空繭然

蟄龍

於陵曲銀臺公讀書樓上値陰雨晦冥見一小物有光如螢蠕蠕登几過處輒黑如蚰跡漸盤卷上卷亦焦意爲龍乃捧送之至門外持立良久蟠曲不少動公曰將無謂我不恭執卷返仍置案上冠帶長揖而後送之方至簷下但見昂首乍伸離卷橫飛其聲嗤然光一道如縷數步外回首向公則頭大於甕身數十圍矣又一折反霹靂震驚騰霄而去回視所行處蓋曲曲自書笥中出焉

小髻

長山居民某暇居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素不識其生平頗注念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比鄰矣過四五日又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僑居何所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時向人假器具或吝不與則自失之羣疑其狐村北有古冢陷不可測意必居此共操兵杖往伏聽之久無少異一更向盡聞穴中戢戢然似數十百人作耳語衆寂不動俄而尺許小人連遝而出至不可數衆譟起並擊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惟遺一小髻如胡桃殼然紗飾而金綫嗅之騷臭不可言

霍生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長相謔也口給交禦惟恐不工霍有鄰嫗曾爲嚴生妻導產偶與霍婦語言其私處有兩贅疣婦以告霍霍與同黨者謀窺嚴將至故竊語云其妻與我最昵衆故不信霍因揑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有雙疣嚴止窗外聽之既悉不入逕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伏搒益殘妻不堪虐自經死霍始大悔然亦不敢向嚴而白其誣矣嚴妻既死其鬼夜哭舉家不得寧焉無何嚴暴卒鬼乃不哭霍婦夢女子披髮大叫曰我死得良苦汝夫婦何得歡樂耶既醒而病數日尋卒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以掌批其吻驚而寤覺脣

際隱痛捫之高起三日而成雙疣遂爲痼疾不敢大言笑啟吻太驟則痛不可忍

異史氏曰死能爲厲其氣冤也私病加於唇吻神而近於戲矣邑王氏與同窗某狎其妻歸寧王知其驢善驚先伏叢莽中伺婦至暴出驢驚婦墮惟一僮從不能扶婦乘王乃殷勤抱控甚至婦亦不識誰何王揚揚以此得志謂僮逐驢去因遂私其婦於莽中裼服袴履甚悉某聞大慚而去少間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一手捉妻來意甚惡大懼踰垣而逃某亦從之追二三里不及始返王盡力極奔肺葉開張以是得吼疾數年不愈焉

聊齋志異卷四終

聊齋志異卷五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狐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適報充役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狐但不爲君祟耳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

與共臥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於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願一覩仙容萬白於狐狐謂客曰見我何爲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嚦嚦在目前四顧卽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俳謔固請見且謂得聽嬌音魂魄飛越何吝容華徒使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爲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爲狐請與客言狐典頗願聞之否衆唯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祟行客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卽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羣鼠出於牀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於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細細幺麽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爲之粲然孫曰既不賜見我輩兩宿宜勿去阻其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迕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卽顚倒

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羣戲呼爲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客値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飮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飮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着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嘗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

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鬨堂二客陳氏兄弟一名所見一名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流毒若此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爲羣吠所亂請終之國王見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又大異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騾生駒王細問其狀使臣曰馬生騾是臣所見騾生駒乃臣所聞舉座又大笑衆知不敵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罰作東道主頃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孫曰妓女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

座屬思不能對狐笑曰我有之矣衆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鼈也得言龜也得言四座無不絕倒孫大恚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明旦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詼諧不可殫述居數月與萬偕歸及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莩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庄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關一蒼頭出應門入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媼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遂宿焉狐早謂曰我遽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至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

續黃粱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宮時與二三新貴遨遊郊郭偶聞

毘盧禪院寓一星者因並騎往詣問卜入室而坐星者見其意氣佞諛之曾搖箑微笑便問有蟒玉分否星者正容許二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氣益高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衆一舉手登榻自話羣以宰相相賀曾心氣殊高指同遊曰某爲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爲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於願足矣一坐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賚天子手詔召曾太師決國計曾得意疾趨入朝天子前席溫

語良久命三品而下聽其黜陟賜蟒玉名馬曾被服稽首以出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榱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以遽至如此然撚髯微呼則應諾雷動俄而公卿贈海物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六卿來倒屣而迎侍郎輩揖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已晉撫饋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為嫋嫋為仙仙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休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薦為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即傳

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了頗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適觸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接第連阡者皆畏勢獻沃產自此富可埒國無何而嫋嫋仙仙以次殂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購充媵御輒以綿薄違宿願今日幸可適志乃使幹僕數輩强納貲於其家俄頃籐輿舁至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豔絕也自顧生平於願斯足又逾年朝士竊竊似有腹非之者然各為立仗馬曾亦高情盛氣不以置懷有龍圖學士包上疏其略曰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為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為奇貨量缺肥瘠為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於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迕鹿馬之奸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蠶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妝沴氣冤氛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

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瓜葛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怙寵無悔召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輒進於君前委蛇才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操莽之禍臣夙夜祗懼不敢寧處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

鋸鼎鑊卽加臣身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駭如飲冰
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
卽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
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曾方聞旨驚怛
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
並縶俄見數夫運貲於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瑙
玉數百斛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襁女舃遺
墜庭階曾一一視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
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俄而樓閣

倉庫並已封誌立叱曾出監者牽挽羅曳而出夫妻吞
聲就道求一下駟劣車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
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扳引又十餘里已亦困憊
欻見高山直插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
監者獰目來窺不容稍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
不得已參差蹩躠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盡泣坐路隅
曾亦憩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羣盜各操利
刃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跪言孤身遠謫橐中
無長物哀求宥免羣盜裂眦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祗

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曾叱怒曰我雖待罪乃朝廷命
官賊子何敢爾賊亦怒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墮地作聲
魂方駭疑卽有二鬼來反接其手驅之行行踰數刻入
一都會頃之覩宮殿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决罪福曾
前匍伏請命王者閱卷纔數行卽震怒曰此欺君誤國
之罪宜置油鼎萬鬼羣和聲如雷霆卽有巨鬼捽至墀
下見鼎高七尺已來四圍熾炭鼎足盡紅曾觳觫哀啼
竄跡無路鬼以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
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於心沸油入口煎

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
叉取曾出復置堂下王又檢册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
刀山獄鬼又捽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削壁立利刃
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罥腸刺腹於其上呼號之聲
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曾負
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然
一落刃交於胸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刀孔
漸濶忽焉脫落四支蠖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
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幾何卽有鬈鬚人持

籌搖算曰三百二十一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少間取金錢堆堦上如邱陵漸入鐵釜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臭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圍可數尺綰一大輪其大不知幾百由旬燄生五綵光耿雲霄鬼撻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涼開眸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敗絮土室之中瓢杖猶存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轆

轆然常不得一飽着敗衣風常刺骨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備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冢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輒以赤鐵烙胸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良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

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縶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也正悲號間聞遊者呼曰兄夢魘耶豁然而悟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懽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宮室妻妾無

所不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粱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蟲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牀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鞲有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駛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蟻又俄頃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鞲鷹亦數百臂犬亦數百頭有蚊蠅飛

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牀緣壁搜噬虱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僞睡覘之鷹集犬竄於其身既而一黃衣人着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駟葦蔑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紛如撒菽烟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詫不知所由躡履外窺渺無跡響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上遺一細犬公急捉之且馴置硯匣中反覆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顆一嗅輒棄去

躍登牀榻尋衣縫齧殺蟣虱旋復來伏臥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盤伏如故公臥則登牀簀遇蟲輒噉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拱璧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於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視之已匾而死如紙翦成者然然自是蛋蟲無噍類矣

辛十四娘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昧爽偶行遇一少女着紅帔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躡露奔鈹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驢於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堦上細草鋪毯彷徨間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來古剎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後一院石路光明無復榛莽入其室則簾幌牀幙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荊人生即索筆爲詩曰千金覓玉杵殷勤手自將雲英如

有意親爲擣元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有婢與辛耳語辛起慰客耐坐牽幙入隱約三數語即趨出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與嗢噱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意旨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荊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秖要得今朝領小奚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默然聞房內嚶嚶膩語生乘醉搴簾曰伉儷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鉤動羣立愕顧果有紅衣人振袖傾鬟亭亭拈帶

望見生入遍室張皇辛怒命數人捽生出酒愈湧上倒
蓁蕪中兎石亂落如雨幸不着體臥移時聽驢子猶齕
草路側乃起跨驢踉蹡而行夜色迷悶悞入澗谷狼奔
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並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
燈火明滅疑必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撾門內
有問者曰何處郎君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問者曰待
達主人生累足鵠竢忽聞振管闢扉一健僕出代客捉
驢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
姓氏生以告踰刻青衣數人扶一老嫗出曰郡君至生

起立肅身欲拜嫗止之坐謂生曰爾非馮雲子之孫耶
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老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
肉之間殊所乖濶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
識一焉素未拜省乞便指示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
問坐對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胆力自矜詡
遂一一歷陳所遇嫗笑曰此大好事況甥名士殊不玷
於姻婭野狐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爲婉致之生
稱謝唯唯嫗顧左右曰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
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聘

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人曰此是十四娘三月
間曾從阿母壽郡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刻蓮瓣爲高
履實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曰此婢大
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謂青衣曰
可遣小貍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
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娘子望嫗俯拜嫗曳之曰後爲
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娉娉而立紅袖低垂
嫗理其鬢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閨中作麼生女
低應曰閒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嫗曰此吾甥

也盛意與兒作婣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俛首
無語嫗曰我喚汝非他欲爲我甥作伐耳女默默而已
嫗命掃榻展裀褥即爲合巹女覥然曰還以告之父母
嫗曰我爲汝作冰有何舛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
敢違然如此草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嫗笑曰小女子
志不可奪眞吾甥婦也乃拔女頭上金花一朶付生收
之命歸家涓吉以良辰爲定乃使青衣送女去聽遠雞
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欻一回頭則村舍已
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顆蔽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

爲薛尚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
亦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漫涓吉以待之而心恐
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問之居人則寺中往
往見狐貍云陰念若得麗人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
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已無望頃之門外譁然躧屣出
窺則繡幰已駐于庭雙鬟扶女坐青廬中妝奩亦無長
物惟兩長鬣奴扛一撲滿大如甕息肩置堂隅生喜得
麗偶並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卿家何帖服之甚
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

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蹇修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
衣持貝錦爲賀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女覗之曰此
郡君物也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
聞生得狐婦餽遺爲餪卽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
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
鷹準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
負約之罪且獻新什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懽而散
生歸笑述於房女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
吾言將及於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譽前郄漸

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公子沾沾自喜走伻來邀生飲
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爲公子初度客從滿堂列筵甚
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歎賞酒數行樂奏作於
堂鼓吹傖儜賓主樂甚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
文此言今知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
略高一籌耳公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
君到於今尙以爲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失色公子
慚忿氣結客漸去生亦遁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
曰君誠鄉曲之儇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

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
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與君約從
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生謹受教十四娘爲人勤儉灑
脫日以紝織爲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泉作
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日杜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
頭謝去翼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爇不以聞翼日出弔
於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
圉人挽轡擁之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夙退公子要
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爲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

悶損忽逢劇飲興頗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頹臥席間
公子妻阮氏最悍妬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
爲阮掩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銜生
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扛尸牀閒合
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臥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
膩然紲絆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蹴之不
動而殭大駭出門怪呼廝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閧
公子出驗之誣生逼姦殺婢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
知潛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生見府尹

無理可伸朝夕搒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
塞心不能言說女知陷阱已深勸令誣服以免刑憲生
泣聽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惋遽遣婢
子去獨居數日又托媒媼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
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愛異於羣小生認誤殺擬絞蒼
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不介意既而秋決
有日女始皇皇躁動晝去夕來無停履每於寂所於邑
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
出則笑色滿容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

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
落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臺革爵平陽
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
遣入府探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鞫
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見闔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
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女笑指婢
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女遣婢赴燕都欲達
宮闈爲生陳冤婢至則宮中有神守護徘徊御溝間數
月不得入婢懼悞事方欲歸謀忽聞天子將幸大同婢

乃預往僞作流妓上至勾欄極蒙寵眷疑婢不似風塵
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廣平生員馮
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勾欄中上慘然賜金百
兩臨行細問顚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婢
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膴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此情
告生生急拜淚眥雙熒居無幾何女忽謂生曰妾不爲
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
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愬今視塵俗益厭苦
我已爲君蓄良偶可從此別生聞泣伏不起女乃止夜

遺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曰君自有佳侶安用此鳩盤爲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食飲羸臥閨闥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即以婢賜金爲營齋葬數日婢亦去遂以祿兒爲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夫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陬撲滿常見十四娘投錢于中不知尚在否近臨之則豉具鹽盎羅列殆滿頭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而碎之金錢溢

出由此頓大充裕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騾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冤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可懼哉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啟視去後門人啟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立白其無師曰適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皷師不至儽然而殆就牀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

尚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爲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父回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盎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脫

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後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各對覷莫知所爲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鬬移時巨人抓攫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胡四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爲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僕者大愕卻退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闃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爲跫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座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鏤漆硃盤貯雙茗醆懸目前各取對飲吸瀝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問官閥曰弟姓胡氏於行爲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酬酢議論意氣頗洽鱉羞鹿脯雜以藕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頗思茶意纔少動香茗已寘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醉始歸自是三數日必

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媼日托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彼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溺聞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爲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請於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於途謂張曰後先生于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巫見張至笑迎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爾家狐子大靈應果否巫正容曰若箇蹀躞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吾家花姊不懽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踉蹌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顱破冤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間又一石子落中巫顛躄穢泥亂墾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闔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狐如我狐否巫惟謝過張仰首望空中戒勿復傷巫巫始惕惕而出張笑諭

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覺塵沙淅淅然則呼狐語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狐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與話忽牆頭蘇然作響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頗淺祇好攫雞啗便了足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屬恨事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爲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覩爲恨今請一識數歲之友他日可相認

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覷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即有履聲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爲西川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嗒若喪偶忽一少年騎青駒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閒語少年察張

不豫詰之張因欷歔而告以故少年亦爲慰藉同行里許至岐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納也復欲詢之馳馬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簏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受而開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仇大娘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爲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溫飽而歲屢祲豪強者復

淩藉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廉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關說已成而他人不之知也里人魏名夙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事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僞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知冤結胸懷朝夕隕涕四體漸以不仁委身牀榻福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爲畢婚婦姜秀才屺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乃使祿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爲腹心之交魏乘間告曰

貧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爲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爲君計不如早析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爲他人之物也者而委棄之魏乘機誘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既至糧絕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憤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爲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田產悉償戲債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貲既罄無

所爲計因券妻貸貲而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貲福持去數日一空意踟蹰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大懼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與福懼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爲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冀從容而挫折焉明日牒已至趙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命笞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

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舁女歸自姜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祿時年十五煢煢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寧餽贈不滿其意輒迕父母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不一存問邵氏垂危魏欲招之來而啟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便托寄語大娘且歆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澹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忿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

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忿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郡守最惡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爲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敲比於是故產盡反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瘥家務悉

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陵暴輒握刀登門侃侃爭論罔不屈服居年餘田産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餽遺姜女又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為之覓姻魏告人曰仇家産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悞入之值公子私宴怒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遊遨遂至園所魏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檻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

齋也魏紿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步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方停步間一婢出窺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縛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為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溫語意甚親暱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達曩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悞踐閨闥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非淺公子不聽

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唯唯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祿默思頁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眞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耦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告父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

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圉人負溼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母驚為不祥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讎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雙媒納采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遊泮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攜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焉魏又見絕嫉妬益深恨無瑕之可蹈時有巨盜事發遠竄乃誣祿寄貲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

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干頃悉墨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伶丁自去行數日至北都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絶類兄近致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爲卒因祿文弱俾主支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爲寇家牧馬後寇逃竄仲遂流徙關外爲將軍僕向祿緬述始知眞爲父子抱首悲哀一室

爲之酸辛居無何將軍獲巨盜數十中有一人卽懷特魏所誣祿之盜魁也既具供狀父子咸泣告將軍將軍爲之昭雪上聞命地方官贖業歸仇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爲贖身計乃知仲投將軍有年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也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願受扑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啜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卽使人往告姜姜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

告也大娘獨述告福而揶揄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操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此忿耳遂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詬讓良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福慚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綦多今承尊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

絶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爲翼日之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歸母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爲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興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故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編菅爇祿第風又暴作延

燒殘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衆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慧娘慧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屋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貲敗堵福負鍤營築掘見窖鏹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盡起壯麗擬於世胄祿感將軍義備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慧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

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已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卻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足逸入竈竈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矣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牽羊卻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忿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歎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寧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讎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一汚也

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胆忽暴病家人進藥卻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耳勿埋我宜待之是日竟死騶從導去入一宮殿進服冕隷胥祗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鞫之佐證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羣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烟氣飛騰崩然一響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烟而散不能復成形

矣又一起爲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卽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遇於途知爲鬼奔避齋中王亦從入周懼而祝問所欲爲王曰煩作見證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實價購之今被誣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季路一言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燄燒梁棟李大駭側足立吏隱進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熄

李斂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鞫狀王與婢父反復相詰問周周以實告王以故犯論笞笞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缺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爲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囑可致李諾之至家騶從都去李乃甦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淸醮何時胡訝曰兵燹之後妻孥兎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歎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憊臥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笞創膿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臀肉腐落瘢痕如杖者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然關說不行則受殘酷者不怨也誰謂夜臺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廨耳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於苕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

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淸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睛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荅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憇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興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日銜半規少年欻至大喜要入命館僮行酒問其姓字荅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

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赧顏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許堅以睡惡爲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着褲臥牀上生滅燭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苦求私暱九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爲是禽處而獸愛之也未幾晨星熒熒九郎逕去生恐其遂絕復伺之蹀躞凝盼目穿北斗過數日九郎始至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竊幸其不念舊惡無何解屨登牀又撫哀之九郎曰纏綿之意已

鏤肺鬲然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但求一親玉肌九郎從之生俟其睡寐潛就輕薄九郎醒攬衣遽起乘夜遁去生邑邑若有所亡忘啜廢枕日漸委悴惟日使齋僮邏偵焉一日九郎過門卽欲逕去僮牽衣入之見生清癯大駭慰問生實告以情淚涔涔隨聲零落九郎細語曰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君故不爲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生大悅九郎去後疾頓減數日平復九郎果至遂相繾綣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爲常旣而曰欲有所求肯爲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惟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爲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生問誰何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柯斧生微笑不荅九郎懷藥便去三日乃來復求藥生恨其遲詞多誚讓九郎曰本不忍禍君故疏之旣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胡久不瘥因裹三劑並授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淡病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

病在少陰不自愼者殆矣歸語九郎九郎歎曰良醫也我實狐恐不爲君福生疑其誑藏其藥不以盡予慮其弗至也居無何果病延齊診視曰曩不實言今魂氣已遊墟莽秦緩何能爲力九郎日來省視曰不聽吾言果至於此生尋卒九郎痛哭而去先是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時秦藩貪暴而賂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藩陞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盼因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繯死公越宿忽甦曰我何子蕭

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軀返魂留之不可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陷之使人索千金於公公僞諾而憂悶欲絕忽通九郎至喜共話言悲懽交集既欲復狎九郎曰君有三命耶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悠然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多謀必能分君憂欲一見顏色曰不難明日將取伴老母此道所經君僞爲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曰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亭午九郎果從女郎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覘女郎娥媚

秀曼誠仙人也九郎索茶公請入飲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繫驢於門而入公自起淪茗因目九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爲己者離榻起立嚶嚀而言曰去休公外顧曰驢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窘若囚拘大呼九兄不應曰君自有婦何喪人廉恥也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河山勿令秋扇見捐則惟命是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事已九郎至女色然怒讓之九郎曰此何子蕭昔之名士今之太史與兄最善

其人可依卽聞諸妗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公要遮不聽去女恐姑母駭怪九郎銳身自任跨驢逕去居數日有婦攜婢過年四十許神情意致雅似三娘公呼女出窺果母也瞥睹女怪問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公邀入拜而告之母笑曰九郎稚氣胡再不謀女自入廚下設食供母食已乃去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懷恒蹙蹙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九兄一人可得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也投所好而獻之怨可消讎亦可復

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越日公見九郎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所不敢惜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九郎有難色女曰妾失身於郎誰實爲之脫令中途彫喪焉置妾也九郎不得已諾之公陰與謀馳書於所善之王太史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大設招撫公飲命九郎飾女裝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撫惑之亟請於王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思似難之遲之又久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郤頓釋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

郎飲食供具如王者賜金萬計半年撫公病九郎知其去㝠路近也遂輦金帛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九郎出貲起屋置器畜婢僕母子及妗並家焉九郎出裘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余有笑判並志之

男女居室爲夫婦之大倫燥溼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方可生開洞非桃源漁篙寧容愯入今某從下流而忘反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裏爲奸華池置無用之

鄉謬說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繫赤兎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鱔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頻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金陵女子

沂水居民趙某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甚哀睨之美悅之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夫也路不行而顧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實愴於心女曰夫死無歸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茲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託媵之可也趙忻然自薦女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言無庸乃先行飄忽若奔至家操井臼甚勤積二年餘謂趙曰感君戀戀猥相從忽已二年今宜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漫爲是言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藥往當助資斧趙經營爲貰輿馬女辭之出門逕去追之不及瞬息遂杳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貲旅邸詣

衢市忽藥肆一翁望見曰壻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見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輟趙銜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如初翁命治具作飲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喫著不盡矣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送趙歸試其方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臼接茅簷雨水洗瘊贅其方之一　良效

王漁洋云女子大突兀

連瑣

楊于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牆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蕭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悽斷忽牆外有人吟曰元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之細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視牆外並無人跡惟有紫帶一條遺荊棘中拾歸置諸窗上向夜二更許又吟如昨楊移杌登望吟頓輟悟其為鬼然心向慕之次夜伏伺牆頭一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楊微嗽女急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牆下聽其吟畢乃隔壁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

單寒月上時久之寂然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斂衽曰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勝衣問何居里久寄此間答曰妾隴西人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鶩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屬蒙君代續懽生泉壤楊欲與懽蹙然曰夜臺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懽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戲以手探胸懷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鉤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唣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

線一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繫之問何不俱帶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為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乃去線束帶既翻案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輒囑曰君秘勿宣妾少膽怯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懽同魚水雖不至亂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端媚又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每夜

教楊手談不則挑弄絃索作蕉窗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楊不忍卒聽則為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則張皇遁去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局具在知非所善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詩卷托以假諸友人薛反覆檢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日月連瑣書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知置詞薛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執卷挾之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楊因述所囑薛

仰纍殷切楊不得已諾之夜分女至爲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辭慰解終不懽起而别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與戀友二人來淹留不去故撓之恒終夜譁大爲楊生白眼而無如何衆見數夜杳然寖有去志喧囂漸息忽聞吟聲共聽之悽婉欲絶薛方傾耳神注内一武友王生掇巨石投去大呼曰作態不見客甚得好句嗚嗚惻惻使人悶損吟頓止衆甚怒之楊恚憤見於詞色次日始共去楊獨宿空齋

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跡踰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惡賓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謂緣分盡也從此别矣挽之已渺由是月餘更不復至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獨酌忽女子搴幃入楊喜極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免愧恧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齷齪隸逼充媵妾顧念清白裔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綫弱質烏能抗拒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爲生活楊大怒憤將致死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爲力

女曰來夜早眠妾邀君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待曙女臨去囑令晝眠留待夜約楊諾之因於午後薄飲乘醺登榻蒙衣偃卧忽見女來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闔門語聞有人掊石撾門女驚曰仇人至矣楊啟戶驟出見一人赤帽青衣蝟毛繞喙怒咄之隸橫目相讎言詞兇謾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下不能握刃方危急間遥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

入女室女戰惕羞縮遥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裝以金玉出諸匣光鑑毫芒王讚歎不釋手與楊略話見女慙懼可憐乃出分手去楊亦自歸越牆而仆於是驚寤聽村雞已亂唱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則皮肉赤腫亭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楊曰未夢射否王怪其先知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實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粵中百

金贈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辮以明珠大人憐妾夭亡用以殉葬今願割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申致此意王大悅至夜女果攜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由是往來如初積數月忽於燈下笑而向楊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食烟火白骨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豈我故惜之女曰交接後君必有廿餘日大病然藥之可愈遂與爲懽既而著衣起又曰尚須生血一點能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

血女臥榻上使滴臍中乃起曰妾不來矣君記取百日之期視妾墳前有青鳥鳴於樹顛即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愼記勿忘遲速皆不可乃去越十餘日楊果病腹脹欲死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浹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待日旣西果見青鳥雙鳴楊喜曰可矣乃斬荊發壙見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溫蒙衣舁歸置煖處氣咻咻然細於屬絲漸進湯酏半夜而蘇每謂楊曰二十餘年如一夢耳

王漁洋云結盡而不盡甚妙

白于玉

吳靑菴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歎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傳鄰好致之曰使靑菴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旣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白晳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于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

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爲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

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眞
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
次日忽促裝言別生悽然與語剌剌不能休白乃命童
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
輿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臥之方再欲問
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嘲哳而飛杳入雲中
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
集思白綦切視所臥榻鼠跡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
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

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童
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童亦附其尾上戛
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幾見一朱門童先下扶生亦下問
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懼童以身
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童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
爲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
無斷際亭宇皆紅牕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
無其儔童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
連導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

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闌殆擬桂闕甫坐即有二八
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斂衽鳴璫給事左
右纔覺背上微癢麗人即以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
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麗人兜
搭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
向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諸麗者笙管敖曹嗚嗚雜和
既闋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尚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
軟綃者吃吃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
人便來把琖生托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

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强來
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自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飛一
觥生辭不能釂女捧酒有愧色乃强飲之細視四女風
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尤物僕求一
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眞個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
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
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
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襆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
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童入曰仙凡路

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膩然墮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尚以嗣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繃嬰兒曰此君骨血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牀牽生衣覆之匆匆欲去生強與為懽乃曰前一度為合巹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

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臥襆褥間繃以告母母喜傭媼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身已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為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已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嫜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諏日備輿馬妝奩嬪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

亡女質奩作具兩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顧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余將遠逝一切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霜露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祭南岳中途遇寇窘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破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

致寒暄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可用即以奉報視之嵌鏤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拆各天葬母教子再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妝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拆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

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咳此必能長生毋不遽吞受而藏之會太史來覩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爲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坌息始能及焉逾年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勢拉雜寖及鄰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團覆宅上形如月闌釧口向東南隅歷歷可見衆大愕俄頃火自西

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斂釧錚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並爲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樓化爲烏有卽釧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十許人

夜叉國

交州徐姓泛海爲賈忽被大風吹去開眼至一處深山蒼莽冀有居人遂纜船而登負糗腊焉方入見兩崖皆洞口密如蜂房內隱有人聲至洞外佇足一窺中有夜叉二牙森列戢目閃雙燈爪劈生鹿而食驚喪魂魄急欲奔下則夜叉已顧見之輟食執入二物相語類鳥獸鳴爭裂徐衣似欲啗噉徐大懼取橐中糗糒並牛脯進之分啗甚美復翻徐橐徐搖手以示其無夜叉怒又執之徐哀之曰釋我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夜叉不解其語仍怒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取具入洞束薪燃火煮其殘鹿熟而獻之二物噉之喜夜以巨石杜門似恐徐遁徐曲體遙臥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少頃攜一鹿來付徐徐剝革於洞深處取流水汲煮

數釜俄有數夜叉羣至吞噉訖共指釜似嫌其小過三四日一夜叉負一大釜來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羣夜叉各致狼麋既熟呼徐同噉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出亦不施禁錮聚處如家人徐漸能察聲知意輒效其音爲夜叉語夜叉益悅攜一雌來妻徐徐初畏懼莫敢近雌就徐與交大喜每留肉餌徐若琴瑟之好一日諸物早起項下各挂明珠一串更番出門若伺貴客命徐多煮肉徐以問雌雌云此天壽節雌出謂衆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衆各摘其五並付雌雌又自解十枚共得五十

之數以野苧為繩穿挂徐項徐視之一珠可直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雌來邀去云接天王至一大洞廣濶盈畝中有石滑平如几四圍俱有石座上一座蒙以豹革餘皆以鹿夜叉二三十輩列坐洞中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竟奔入洞踞坐鶚顧羣隨入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作十字交物按頭點視問臥眉山衆盡於此乎羣鬨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婿對衆又贊其烹調即有二三夜叉奔取熟肉陳几上物掬啗盡飽極贊嘉美且責常供又顧徐云

骨突子何短衆曰初來未備物於項上摘取珠串脫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頂圓如彈丸雌急接代徐穿挂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躡風而行其疾如飛衆始享其餘食而散居四年餘雌忽產一胎而生二雄一雌皆人形不類其母衆夜叉皆喜其子輒共拊弄一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在忽別洞來一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踣地上徐妻自外至暴怒相搏齕斷其耳少頃其雄亦歸解釋令去自此雌每守徐動息不相離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徐輒教以人言漸能語啁啾之中

有人氣焉雖童也而奔山如履坦途與徐依依有父子意一日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而北風大作徐惻然念故鄉攜子至海岸見故舟猶存謀與歸子欲告母徐止之父子登舟一晝夜達交至家妻已醮出珠二枚售金盈兆家頗豐子取名彪十四五歲能舉百鈞粗莽好鬬交帥見而奇之以為千總值邊亂所向有功十八為副將時一商泛海亦風飄至臥眉方登岸見一少年視之而驚知為中國人便問居里商以告少年乃曳入幽谷一小石洞洞外皆叢棘且囑勿出去移時挾鹿肉

來啖商自言父亦交人商問之而知為徐商在客中嘗識之因曰我故人也今其子為副總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少年甚歆動商曰既尊君在交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商勸南旋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我來送汝行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半年時自棘中外窺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少動一

日北風策策少年忽至引與急竄囑曰所言勿忘却商
應之乃歸徑抵交達副總府備述所見彪聞而悲欲往
尋之父慮海濤妖藪險惡難犯力阻之彪撫膺痛哭父
不能止乃告交帥攜兩兵入海逆風阻舟擺簸海中者
半月四望無涯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
漢乘舟傾覆彪落海中逐浪浮流久之被一物曳去至
一處竟有舍宇彪視之一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
夜叉驚訊之彪乃告以所往夜叉喜曰臥眉我故里也
唐突可罪君離故道已八千里此去爲毒龍國向臥眉

非路乃覓舟來送徐夜叉在水中推行如矢瞬息千里
過一宵已達北岸見一少年臨流瞻望彪知山無人類
疑是弟近之果弟因執手哭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安健
彪欲偕往弟止之倉忙便去同謝夜叉則已杳矣未幾
母妹俱至見彪俱哭彪告其意曰恐去爲人所凌彪曰
兒在中國甚榮貴人不敢欺歸計已決苦風逆難渡母
子方徊徨間忽見布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
也相繼登舟波如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
脫分袍袴抵家母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

遑家人拜見主母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厭
粱肉乃大欣慰母女皆男兒裝數月稍辨語言弟妹亦
漸白皙弟曰豹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
讀豹最慧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
馳怒馬登武進士第聘阿游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爲
婚會標下袁守備失偶強妻之夜兒能開百石弓百餘
步射小鳥無虛落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
勳半出於閨門豹三十四歲掛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
巨敵輒擐甲執銳爲子接應見者莫不辟易詔封男爵

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
家牀頭有個夜叉在

老饕

邢德澤州人綠林之傑也能挽強發連矢稱一時絕技
而生平落拓不利營謀出門輒虧其貲兩京大賈往往
喜與邢俱途中恃以無恐會冬初有二三估客薄假以
貲邀同販鬻邢復自罄其囊將共居貨友有善卜因詣
之友占曰此爻爲悔所操之業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

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强速之行至都果符所占臘將半四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貲倍益怏悶時晨霧濛濛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見一頒白叟共兩少酌北牖下一僮侍黃髮蓬蓬然邢於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誤翻柈具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持巾捧帨代叟揩拭既見僮手拇俱有鐵箭鐶厚半寸强每一鐶約重二兩餘食已叟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鏹物堆纍几上稱秤握算可飲數杯時始緘裹完好少年於櫪下牽一黑跛騾來扶叟乘之僮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

矢捉馬俱出邢窺多金竊睛旁睨饞啖若炙輟飲急尾之覘叟與僮猶欵段於前乃下道斜馳出叟前緊銜關弓怒相向叟俯脫左足靴微笑云而不識得老饕耶邢滿引一矢去叟仰臥鞍上伸其足開兩指如箝夾矢住笑曰技但止此何須而翁手敵邢怒出其絕技一矢剛發後矢繼至叟手掇其一似未防其連珠後矢直貫其口踣然而墮銜矢僵眠僮亦下邢喜謂其已斃近臨之叟吐矢躍起鼓掌曰初會面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馬亦駭逸以此知叟異不敢復返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綱

紀饟物赴都要取之略可千金意氣始得揚方疾鶩間聞後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騾來駛若飛叱曰男子勿行獵取之貨宜少瓜分邢曰汝識連珠箭邢某否僮曰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揚又無弓矢易之一發三矢連遽不斷如羣隼飛翔僮殊不忙廹手接二口銜一笑曰如此技藝辱寞煞人乃翁傯遽未暇尋得弓來此物亦無用處請即擲還遂於指上脫鐵環穿矢其中以手力擲嗚嗚風鳴邢急撥以弓弦適觸鐵環鏗然斷絕弓亦綻裂邢驚絕未及覷避矢過貫耳不覺翻墜僮下騎

將便搜括邢以弓臥撻之僮怒奪弓去拗折爲兩又復總折爲四拋置之已乃一手握邢兩臂一足踏邢兩股臂若縛股若壓極力不能少動腰中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僮以一手捏之隨手斷如灰燼取金已乃超乘作一舉手致聲孟浪霍然逕去邢歸卒爲善士每向人述往事不諱此與劉東山事蓋髣髴焉

姬生

南陽鄂氏患狐金錢什物輒被竊去近之祟益甚鄂有甥姬生名士素不羈焚香代爲禱免卒弗應又祝舍外

祖使臨己家亦不應衆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
我固將引之俾入正果三數日輒一往祝之雖固不驗
然生所至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請見
邀益堅一日生歸獨坐齋中忽房門緩緩自閉生起致
敬曰狐兄來耶殊寂無聲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狐兄
降臨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何妨即賜光霽即又寂然
而案頭錢二百及明失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
幄鏗然生曰來耶敬具時銅數百以備取用僕雖不充
裕然非鄙吝者若緩急有需用度無妨質言何必盜竊

少間視錢脫去二百生仍置故處數夜不復失有熟雞
欲供客而亡之生至夕又益以酒而狐從此絕迹矣鄂
家祟如故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設酒而子不
飲我外祖衰邁無爲久祟之僕備有不腆之物夜當憑
汝自取之乃以錢十千酒一尊兩雞皆聶切陳几上生
臥其傍終夜無聲錢物亦如故自此狐怪以絕生一日
晚歸啟齋門見案上酒一壺爓雞盈盤錢四百以赤繩
貫之即前所失物也知狐之爲嗅酒而香酌之色碧綠
飲之甚醇壺盡半酣覺心中貪念頓生驀然欲作賊便

啟戶出思村中一富室遂往越其牆牆雖高一躍上下
如有翅翎入其齋竊取貂裘金鼎而出歸置牀頭始就
枕眠天明攜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
初以爲戲既知其眞駭曰君素剛正何忽作此生恬然
不爲怪因述狐之有情妻恍然自悟是必酒中之狐毒
也因念丹砂可以却邪遂覓研入酒使飲之少頃忽失
聲曰我奈何作賊妻代解其故爽然自失又聞富室被
盜譟傳里黨生終日不食莫知所處妻爲之謀使乘夜
拋其牆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物其事遂寢生歲試冠

軍又舉優應受倍賞及發落之期道署梁上粘一帖云
姬某作賊偷某家裘鼎何爲行優梁最高非跛足可粘
文宗疑之執帖問生生愕然念此事除妻外無知者況
署中深密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爲之也遂縷述無
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所取罪於狐所以屢
陷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爲小人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爲邪惑狐意未必大惡
或生以諧引之狐以戲弄之耳然非身有宿根室有賢
助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以盜汙遂行婬哉吁

可懼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囚犯有竊盜已刺字訖例應逐釋嫌竊字減筆從呙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彙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爲苦竊物先防識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爲盜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爲家貧悞一生冀得貲財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爲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

生以進取之資耳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抠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糗糒堆纍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啟櫝一座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啖多

無傭者査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査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畧倍五六人爲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一者忽來通謁欵談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爲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悞而將軍傴僂益恭肅客入深啟三四關忽見女子

往來知爲私廨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旣坐方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爲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旣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羣姬列侍將軍入室請衽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錮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厮養卒及騾馬服

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鏹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已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稽婢僕姓名已即命男爲治裝女爲斂器具囑敬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視姬婢登輿廐卒捉馬騾閙哄並發乃返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眞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僅見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兩賢之相遇非偶然也

附錄觚賸雪遘一則

浙江海寧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見有乘輿徃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强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臥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起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儔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詰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本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遇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屝屩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裔涉詩書就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旐鉦鼓喧闐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

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據寨據上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三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嚮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汚睽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舊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郎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筐篚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驅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匍伏泥首

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徳居一載畢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苕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閩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聊齋志異卷五終

聊齋志異卷六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爲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爲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慟無幾何妻病又卒逾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閽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意近況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欷歔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爲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爲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衆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縣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缶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强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爲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遁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

如針方將揄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旣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爲貍納袖欲出涂客苦留乃爲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遨遊海上拔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諱也

犬燈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厦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爲犬覘之轉舍後去急起躡尾之入

園中化爲女子心知其狐還臥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覘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僞作醒狀問其爲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旣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爲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臥二人旣醒則身臥床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爲此及寢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旣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入爲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攜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羣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遂別旣出則依然田隴耳

連城

喬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有肝膽與顧生善顧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日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愛之出所刺倦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壻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婆娑早向蘭窗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綫蹙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倖把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逢人輒稱道又遣媼矯

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如渴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鹺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也未幾女病瘵沉痼不起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史使人詣王家告婿婿笑曰癡老翁欲剜我心頭肉耶使返史怒言於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刲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斂藥始止合藥三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

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不愛膺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媪慰諭之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諧何害媪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媪既去踰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生大喜曰連城真知我者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弔一痛而

絕史舁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西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廨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即把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委任倘可効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即導生歷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淚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畧問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之人尚不吐棄之身殉何為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矣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生矣但

煩稽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為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睨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賀曰我為君平章已確即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為姊捧帨耳連城悽然無所為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辭以為不可生固强之乃曰試妄為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為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

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惻怛無術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攜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爲幸多矣適有兩媼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

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默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情戀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纔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舁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婢往役給奉王聞其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舁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家人入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敘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

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已也顧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王漁洋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舂父子善蹴鞠父四十餘過錢塘溺焉積八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湖中出攜大席平鋪水面略可半畝紛陳酒饌饌器磨觸作響

然辭温厚不類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峩峩然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侍者俱墨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釂浮白但語略小即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月明宜一擊毬爲樂即見童没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裡通明坐者盡起黃

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人眼俄而砉然遠起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軟踏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經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嗔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惱老奴何得作懽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悽斷僮即反身去叟

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榴攫叟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剁其顱墮水有聲閧然俱没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闊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斤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爲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中者十九人皆爲妖物所食我以蹋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

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王漁洋曰此條亦恢詭

小二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

反一家俱陷爲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閒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爲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爲閒豁如夢覺曰背

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人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髫而髻出二紙鳶與丁各跨其一鳶肅肅振翼似鶼鶼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鳶項忽即斂墮遂收鳶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託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嗇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西鄰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爲難女

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登榻煮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頁第幾行卽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酉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既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釂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鱉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瀝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鱉飲方喧競時聞籠中戛戛女起曰至矣啟籠驗視則布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嫗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

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須銀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厮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菅爇照寇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接其臂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

澗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盡誅但吾所不忍姑釋去再犯不宥諸盜叩謝而去居無何鴻儒就擒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生賫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兒時三歲養爲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是里中人漸知爲白蓮戚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田中蝗遠避不入其壠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羣首於官以爲鴻儒餘黨官瞰其富肉視之收丁丁以重賂啗令始得免女曰貨殖之來也苟宜有散亡然蛇蝎

之鄉不可久居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邑都之西鄙女爲人靈巧善居積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切棊燈其奇式幻采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雄而女督課婢僕嚴食指數百無冗口暇輒與丁烹茗著棊或觀書史爲樂錢穀出入以及婢僕凡五日一課女自持籌丁爲之點籍唱名數焉勤者賞賚有差惰者鞭撻罰膝立是日給假不夜作夫妻設肴酒呼諸婢度俚曲爲笑女明察若神人無敢欺而賞輒浮於勞故事易辦村中二百餘家凡貧者俱量給資本鄉以此無游惰値大旱女令村人設壇於野乘輿夜出禹步作法甘霖傾注五里內悉獲霑足人益神之女出未嘗障面村人皆見之或少年羣居私議其美及覿面逢之俱肅肅無敢仰視者每秋日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授以錢使采荼蘇幾二十年積滿樓屋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菜雜粟贍饑者近村賴以全活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爲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駢死已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悞入匪僻以死者

當亦不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遇丁生耳

庚娘

金大用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逑好甚敦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逷金攜家南竄途遇少年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爲前驅金喜行止與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彼屢顧我目動而色變中叵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代金運裝劬勞臻至金不忍卻又念其攜有少婦應亦無他婦與

庚娘同居意度亦頗溫婉王坐船頭上與櫓人傾語似其熟識戚好未幾日落水程迢遞漫漫不辨南北金四顧幽險頗涉疑怪頃之皎月初升見彌望皆蘆葦既泊王邀金父子出戶一豁乃乘間擠金入水金父見之欲號舟人以篙築之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王始喊救母出時庚娘在後已微窺之既聞一家盡溺卽亦不驚但哭曰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無憂請從我至金陵家中田廬頗足贍給保無虞也女收涕曰得如此願亦足矣王大悅給奉良殷既暮曳女求懽女

託體姅王乃就婦宿初更既盡夫婦諠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爲雷霆恐碎汝顱矣王乃撾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爲殺人賊婦王吼怒捽婦出便聞骨董一聲遂譁言婦溺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媼媼訝非故婦王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歸房又欲犯之庚娘笑曰三十許男子尚未經人道也市兒初合巹亦須一杯薄漿酒汝沃饒當亦不難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酌庚娘執爵勸酬殷懇王漸醉辭不飲庚娘引巨椀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裸脫

促寢庚娘撤器滅燭託言溲溺出房以刀入暗中以手索王項王猶捉臂作昵聲庚娘力切之不死號而起又揮之始殪媼彷彿有聞趨問之女亦殺之王弟十九覺焉庚娘知不免急自刎刀鈍不可入啟戶而奔十九逐之已投池中矣呼告居人救之已死麗如生共驗王尸見窗上一函開視則女備述其冤狀羣以爲烈謀斂貲作殯天明集視者數千人見其容皆朝拜之終日間得百金於是葬諸南郊好事者爲之珠冠袍服瘞藏豐備焉初金生之溺也浮片板上得不死將曉至淮上爲小

舟所救舟蓋富民尹翁專設以拯溺者金既蘇詣翁申謝翁優厚之留教其子金以不知親耗將往探訪故不決俄白撈得死叟及媼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翁代營棺木生方哀痛又白拯一溺婦自言金生其夫生揮涕驚出女子已至殊非庚娘乃王十八婦也向金大哭請勿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何暇謀人婦益悲尹審得其故喜爲天報勸金納婦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讎懼細弱作累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將以報讎居喪去之耶翁以其言善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媼婦縗

經哭泣如喪翁姑既葬金懷刃托鉢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祖居金陵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伊同黨仇不能復祇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讐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辭婦曰幸不汚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肯中離願自居于媵妾會有副將軍袁公與尹有舊適將西發過尹見生大相知愛請爲記室無何流寇犯順袁有大勳金以參機務敘勞授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巹之禮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

以展庚娘之墓暫過鎮江欲登金山漾舟中流欻一艇過中有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娘舟疾過婦自窗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急呼曰看群鴨兒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云饞猧兒欲喫猫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謔也金大驚返棹近之真庚娘也青衣扶過舟相抱哀哭傷感行旅唐氏以嫡禮見庚娘庚娘驚問金始備述其由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何以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先自庚娘既葬自不知

幾歷春秋忽一人呼曰庚娘汝夫不死尚當重圓遂如夢醒捫之四面皆壁始悟身死已葬祇覺悶悶亦無所苦有惡少年窺其葬具豐美發冢破棺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己哀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願鬻我爲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何敢鬻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自拔珠飾悉付盜盜不敢

受固與之乃共拜受遂載去至耿夫人家托言船風所迷耿夫人巨家寡媪自度見庚娘大喜以爲己出適母子自金山歸也庚娘緬述其故金乃登舟拜母母款之若婿邀至其家留數日始歸後往來不絕焉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眥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讐千古烈丈夫中豈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蹤彥雲也

宮夢弼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一鄉慷慨好客座上常百人急人

之急千金不靳賓友假貸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陝人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詞旨瀟洒柳與寢處時最多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輒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僞作藏金爲笑屋五架掘藏幾徧衆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既後十餘年家漸虛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讌猶是常也年旣暮日益落尚割畝得直以備雞黍和亦揮霍學父結小友柳不加禁無何柳病卒至無以治凶具宮乃自出囊金爲柳經紀和益德之事無大小

悉委宮叔宮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室則拋擲暗陬更不解其何意和每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無論無金即授汝千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和泣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一爲紀理而宮滅迹匿影去如黃鶴矣先自柳生時爲和論親于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貧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弔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除母遣自詣岳所訂昏期冀黃憐顧比至黃聞其衣履敝穿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

請自此絕和聞痛哭對門劉媪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慰令歸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擇富厚者求助焉和曰昔之交我者爲我財耳使兒駟馬高車假千金即亦匪難如此景象誰猶念曩恩憶故好耶且父予人金貲曾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故強之和從教凡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恩卹聞其事義贈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黃女已及笄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曰柳郎非生而貧者也使富倍他日豈讎我者所能奪乎今貧而

棄之不仁黃不悅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媪並怒旦夕唾罵之女亦安焉無何夜遭寇刼黃夫婦炮烙幾死家中席捲一空荏苒三載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美願以五十金致聘黃利而許之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謀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閱兩月始達保定訪和居址直造其家母以爲乞人婦故咄之女嗚咽自陳母把手泣下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俱哭便爲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口日僅一啗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婦

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況味今日視之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為解頤女一日入閒舍中見斷草叢叢無隙地漸入內室塵埃積中暗陬有物堆積蹴之迕足拾視皆朱提驚走告和和同往驗視則宮曩日所拋瓦礫盡為白金因念兒時嘗與瘞石室中得毋皆金而故第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缺所藏石子儼然露焉頗覺失望及發他磚則粲粲皆白鏹也頃刻間數巨萬矣由是贖田產市奴僕門庭華好過昔日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刻志下帷三年中鄉選乃躬賫百

金往酬劉媼鮮衣射目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媼僅一屋和便坐榻上人譁馬騰充溢里巷黃翁自女亡失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窘如和曩日聞舊壻烜燿閉戶自傷而已媼沽酒備饌款和因述女賢且惜女遁問和娶否和曰娶矣食已強媼往視新婦載與俱歸至家女華妝出羣婢簇擁若仙相見大駭遂敘往舊殷問父母起居居數日款洽優厚製好衣上下一新始送令返媼詣黃許報女耗兼致存問夫婦大驚媼勸往投女黃有難色既而凍餒難堪

不得已如保定既到門見閈閎峻麗閽者怒目張終日不得通一婦人出黃溫色卑詞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曰娘子極欲一覲然恐郎君知尚候隙也翁幾時來此得勿飢否黃因訴所苦婦入以酒一盛饌二簋出置黃前又贈五金曰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明旦宜早出勿為郎聞黃諾之早起趣裝則管鑰未啟止於門中坐襆囊以待忽譁主人出黃將斂避和已睹之怪問誰何家人悉無以應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衆應聲出短綆絣繫樹間黃慚懼不知

置詞未幾昨夕婦出跪曰是某舅氏以前夕來晚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婦送出門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同劉媼來黃諾歸述於嫗嫗念女急以告劉媼媼果與俱至和家凡啟十餘關始達女所女著帔頂髻珠翠綺紈香氣撲人嚶嚀一聲大小婢媼奔入滿側移金椅牀置雙夾膝慧婢瀹茗各以隱語道寒暄相視淚熒至晚除室安二媼裀褥溫耎並昔年富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殷渥媼輒引空處泣白前非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忿不

猝訪他聞也每和至便走匿一日方促膝坐和遽入見之怒詬曰何物村媼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撮鬢毛令盡劉媼急進曰此老身瓜葛王嫂賣花者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即坐曰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與敘黃家老畜産尚在否答曰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何不一念翁婿情也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更何得旋鄉土今欲得而寢處之何念焉言至忿際輒頓足起罵女恚曰彼即不仁是我父母我迢迢遠來手皴瘃足趾皆穿亦自謂無負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

堪和始斂怒起身去黃媼愧喪無色辭欲歸女以廿金私付之既歸曠絕音問女深以爲念和乃遣人招之夫妻至慚怍無以自容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遂使開罪良多黃但唯唯和爲更易衣履留月餘黃心終不自安數告歸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封焉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

鄉有富者居積取盈搜算入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故衣敗絮啖糠粃以示貧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貧便目作怒其讐如不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而所窖終不肯發後漸尪羸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棺遂藁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為富則大帑數千萬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一四十許一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髫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少間垂髫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願無棄葑菲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婢擁垂髫兒來俾與劉並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勉事劉郎我去矣劉諦視光艷無儔遂與燕好詰其行蹤女曰

妾固非人而實亦人也妾前官之女蠱於狐奄忽以殀窆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媼參謁賞賚甚豐值劉壽辰賓客煩多共三十餘筵須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一二到者劉不勝恚女知之便言勿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劉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炙者置

柈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後行炙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既而曰無已其假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貲償某家湯餅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異使至疑始解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醁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罌可供數日飲劉視之果得酒眞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

知之向劉曰家中人將至可恨傖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至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劉笑曰勿須療時至當自瘥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由得無所告訴漫膝行而哀之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亦已耳何謂狐也僕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復無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僕病若失僕拜欲出忽自簾中擲一裹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失藏酒一罌稽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羣憚其神呼之聖仙劉爲

聊齋志異卷六 狐妾 三六

繪小像時張道一爲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詣劉欲乞一面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强攜而去歸懸左右朝夕祝之云以卿麗質何之不可乃託身於鬖鬖之老下官殊不惡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懼反卷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無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無何壻亓生來請覲之女固辭亓請之堅劉曰壻非他人何拒之深女曰壻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奢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

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亓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但聞女言曰阿壻回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鴟鳴亓聞之脛股皆軟搖搖然若喪魂魄既出坐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霹靂竟不覺身爲已有少頃婢以女命贈亓二十金亓受之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貫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底適罄向結伴至汴梁其城爲河伯占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能飽無饜之求且我縱

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之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爲之奈何劉驚問家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當爲戰場君當求差遠去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得解餉雲貴間道里遼遠聞者弔之而女獨賀無何姜瓖叛汾州沒爲賊窟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遭其變遂被害城陷官僚皆罹於難唯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罣悞貧至饔飧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牀下三千金可資用度劉

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營謀得脫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留贈中有喪家挂門之小旛長二寸許羣以爲不祥劉尋卒

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惓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遘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銳身自任之遺襁褓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

夫益賢樂樂恒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歎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況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資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彷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如此

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臥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為神人放舟欲行其

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耎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

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甕次如瓿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夭矯駕幔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徧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灑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悞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

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縋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飀飀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

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今爲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耀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頷投筆者何以少異至雷曹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豪耳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

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扃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甚多先是有敝族人嗜賭博因先子亦識韓值天佛寺來一僧專事樗蒲賭甚豪族人見而悅之罄貲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慘淡言語失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爲汝復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得故物即已

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貲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爲期僧笑而從之乃以千錢爲孤注僧擲之無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千爲注又敗漸增至十餘千明明梟色呵之皆成盧雉計前所輸頃刻盡復陰念再贏數千亦佳乃復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末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失符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負耒橫經固成家之正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狎比淫朋纏綿永夜傾囊倒篋懸金於峻巇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昏之骨盤旋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張如擎團扇左覷人而右顧己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魍魎之技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場頭舍上烟火生尚眈眈於盆裏忘餐廢寢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

鬼迨夫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焉技癢英雄之臆頓索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元夜以方歸幸交謫之人眠恐驚犬吠苦久虛之腹餓敢怨羹殘既而鬻子質田冀還珠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終撈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羣指無袴之公甚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至仰給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產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墟聞女子啼松栢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去託妾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既歸挑燈審視丰韻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間壁景生踰牆來窺陳乃釋女女見景凝眸停睇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閤戶欲寢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荅曰彼德薄福淺不可終託景大喜詰其姓氏曰妾祖居於齊爲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多友人來往女恒隱閉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繁雜困人甚繼今請以夜卜問家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懽愛甚篤又數日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遊西疆明日將從母去容即乘間稟命而相從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齋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妒計不如出妻志遂決妻至輒

詬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逐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堊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歸後數浼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壤以田畔之故世有郤景聞益大恚恨然猶冀阿霞復來差足自慰越年餘並無蹤緒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從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

見一女郎著朱衣從蒼頭鞚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爲誰荅言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悞耶女郎聞語回眸一睇景視眞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塡胸臆大呼霞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障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自負僕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替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復念景俛首帖耳口不

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倖名四十無偶家益替恒趨食於親友家偶詣鄭鄭款之留宿焉女窺客見而憐之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豢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爲故人亦宜有綈袍之義鄭然之易其敗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廿餘金贈景女在窻外言曰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孫無復喪檢以促餘齡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

金買縉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兩榜鄭官至吏部郎既沒女送葬歸啟輿則虛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巢覆而鳥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偶芸田間見少婦盛妝踐禾越陌而過貌赤色致亦風流馬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婦亦微笑欲與野合曰青天白日寧宜爲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

馬乃以門戶向背具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赤薄如嬰兒細毛徧體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婦亦自認不諱馬曰既爲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夜問所乞或又忘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約五六金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櫝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齕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

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貢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鴈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卽爲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貲相餽亦借以贈别馬自白無聘婦之說婦曰一二日自當有媒來馬問所言姿貌何如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卽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婦婦曰此月老註定非人力也馬問何遽言

别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搪塞何爲天明而歸授黃末一刀圭曰别後恐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間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衒露既而約與俱去相機因便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卽僞爲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從之果見女子坐堂中伏體於牀倩人搔背馬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得一二金妝女

出閣馬益廉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兩已盡亦未多費一文擇吉迎女歸入門則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自爲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爲河漢也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爲畛畦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

帶端沉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爲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

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
同寢處梅亦善候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
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實貧無恒產稅居王第性純孝
制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
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
父而私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濯
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客非常
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
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如以爲可妾潛告使

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
貧爲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悞明日
往告張媼媼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
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爲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
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
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
女未及荅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
百年事如能啜糠覈也卽爲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
而荅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

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者豈少哉是
在父母初生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
汝欲適張氏耶女不荅再問再不荅怒曰賤骨了不長
進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
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媒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
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
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
夜之行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夫始亂之而終
成之君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

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
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
可如何卽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卽樂之而
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
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之生
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
梅泣白無他因而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
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佑之其無患貧也
已旣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曰

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
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果爾則尚
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
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
是非我之能爲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
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
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蓄數金當
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
如干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

年已長今將涖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
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
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
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
賣爲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
嬪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
饜糠粃不爲苦由是家中無不愛敬青梅梅又以刺繡
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貲稍可御窮
且勸勿以內顧悞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

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
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促婢子壽遂泣相別
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賕免罰
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
亦卒惟一媼從女未幾媼亦卒女伶仃益苦有鄰嫗勸
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媼憐之贈以斗米而
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爲
而葬富者又嫌子爲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
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

遺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縉紳裔而爲人妾也耶
媼無言遂去日僅一餐延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
日媼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
者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
依汝所言也媼於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
雙槥具舉已乃載女去入參冢宰冢宰故悍妒李初未
敢言妾但託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去不聽入門女
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
菴中拜求祝髮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菴

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孟子自去居
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爲戲尼不能制止
女號泣欲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
斂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
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菴見女
驚絕强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
冑不甘媵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命旣去女欲乳
藥求死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
已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

尼望之而驚曰睹子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
至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
尼啟扉果然奴驟問所謀尼甘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
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
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
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忽聞數
人撾戶大譁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爲尼冒雨啟關見
有香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煊赫冠蓋甚
都驚問之云是司理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

坐家人婦羣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女艷之走告夫
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舍尼引入睹女駭絕凝眸
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
道行踪蓋張翁病故生起復後連捷授司理生奉母之
任後移諸眷口女歎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
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雨何以
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
女易粧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同居其名不
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

義者强粧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
見母母笑慰之因謀擇吉合巹女曰菴中但有一絲生
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
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抱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
聞鼓樂大作女亦無以自主梅率婢媪强衣之挽扶而
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梅曳入洞房
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爲
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
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慚沮不自安

於是毋命相呼以夫人然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三年張行取入都過尼菴以五百金爲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一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贈紈袴此造物所必爭也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費無限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志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顧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王漁洋云天下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況在閨閣耶青梅張之知己也乃程女者又能知青梅事妙文妙可以傳矣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遊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曰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之何人曰田七郎非與讎而異之詰朝見所與游輒問七郎客或識爲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以馬箠撾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貙目蜂腰著膩帢衣皂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託途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荅曰卽我是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懸布楹閒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皐比焉武與語言詞樸質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至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慚而退歸途輾轉不解其意適從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分人憂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歎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至款洽甚懽贈以金卻不受武託購虎皮乃受之歸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後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守視湯藥不遑操業浹旬妻奄忽以死爲營齋葬所受金稍稍耗去武親臨唁送禮儀優渥旣葬

貧穹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
勸勿急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債為憾不
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來七郎檢視故革則蠹蝕
殃敗毛盡脫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
入視敗革曰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抽鞹出
兼邀同往七郎不可乃自歸七郎終念不足以報武裹
糧入山數夜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具請三日留七
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賓客見七郎樸陋竊謂
公子妄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卻不受

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受之既去其子奉媼命返
新衣索其敝裰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襯矣
自是七郎日以兔鹿相貽招之即不復至武一日詣七
郎值出獵未返媼出踦門語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
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曰七郎為爭獵
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收在獄
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老母武慘然出急以重金賂
邑宰又以百金賂讎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然曰
子髮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得而愛惜者矣但祝公

子終百年無災患即兒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
耳見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郎見武武
溫言慰藉七郎唯唯家人咸怪其疎武喜其誠篤益厚
遇之由是恒數日留公子家餽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
報會武初度賓從繁多夜舍騰滿武偕七郎臥斗室中
三僕即牀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
刺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錚錚作響
光閃爍如電武驚之七郎亦起問牀下臥者何人武荅
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

諸異國殺人未嘗濡縷迄今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尚
如新發於硎見惡人則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
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頷之七郎終不樂輾轉
牀席武曰災祥數耳何憂之深七郎曰我諸無恐怖徒
以有老母在武曰何遽至此七郎曰無則便佳蓋牀下
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彌子能為主人懽一僮僕年十二
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
爭武恒怒之當夜默念疑必係此人詰旦喚至善言遣
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

菊花方燦新婦意翁出齋庭當寂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婦欲遁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以同袍義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勾牒雖出而隸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君言驗矣因與告愬七郎顏色慘變終無一語即逕去武囑幹僕邏察林兒林兒夜歸爲邏者所獲執見武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武叔恒故長者恐

姪暴怒致禍勸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縶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衆中誣主人婦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他日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舍勸慰令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臠割拋尸曠野問武驚喜意氣稍得伸俄頃御史家訟其叔姪遂偕叔赴質宰不容辯欲笞恒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縉紳則生實爲之無與叔事宰置不聞武裂眥欲上羣役禁捽之操杖隸皆紳家走狗恒又老耄籤數未半奄然已死宰見武叔垂斃亦不復

究武號且罵宰亦若弗聞也者遂舁叔歸哀憤無所爲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至則扃鐍寂然鄰人並不知耗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關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遽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宰大驚竄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紛紛集認識者知爲田七郎也宰驚定始出覆驗見七郎僵臥血泊

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尸忽崛然躍起竟決宰首已而復踣衙官捕其母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夤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三十餘日禽犬環守之武取而厚葬之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爲佟起行伍以軍功至同知將軍歸遼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賢哉母乎七郎者憤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荊軻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

恨七郎少也悲矣

羅刹海市

馬驥，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饑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為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己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襤縷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即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焉。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

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往置棄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刹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為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猙獰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搢紳大夫，爭欲以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閽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為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為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臣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為君一行。乃具飲饌

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郎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以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

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媸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懽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旣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卽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卽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惆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

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貲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懽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遊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卽市馬問行期欲同游矚村人勸使自重馬曰我顧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貲者遂與裝貲入船船容

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陽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卽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旣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爲梁魴鱗作瓦

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啟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硯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采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

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燭導生入副宮女濃粧坐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耎天方曙則雛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去朝謝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棓晃耀塡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譟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瑩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梢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

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薝蔔每一瓣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瑙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趣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銜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

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爲君貞君爲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也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嗣女以魚革爲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

之數世受者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饒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涘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媼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菡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何如也顧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言笑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裡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即置而不御亦何得

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覲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生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啼嘔啞言歸生望海中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煙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爲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媼果亡靈輿至殯宮有女子縗絰臨穴眾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爲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爲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異史氏曰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若公然帶鬚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

嗚呼顯榮富貴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公孫九娘

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甲寅間有萊陽生至稷下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帛酹奠榛墟就稅舍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脫帽登牀着履仰臥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則暮色

朦朧不甚可辨自詣牀下問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問我豈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着冠衣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至則同邑朱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卻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寡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今有所瀆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爲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俘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爲猶子啓櫬去今不在此問女甥向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百家至一第宅朱叩扉即有媼出豁開二扉問朱何爲曰煩達娘子阿舅至媼旋反須臾復出邀生入顧朱曰兩椽茅舍子大隘勞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門啜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妗姑生曰俱各無恙但荊人物

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妗撫育尚無寸報不圖先葬溝瀆殊爲恨恨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媼曰公子曩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爲政方此意慊言次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生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生揖之女郎亦斂衽甥曰九娘棲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旦晚與兒還往生睨

之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蝸廬人那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齒冷也甥又笑曰舅斷絃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天下無雙舅倘不以糞壤致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迓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銜半規

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矣寒舍即勞垂顧遂攜手入殷殷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禽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撝謝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問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飲耳後五日果見朱來整履搖箑意甚忻適纔至戶庭望塵即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煩枉步生曰以無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臥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

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生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伊家無男子便可同郎拜也朱乃導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嫗升階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為禮當即脫邊幅乃指畫青衣置酒高會朱乃喚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為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殊不勸進既而席罷朱歸青衣導生去入室

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暱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剄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遶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啟縷金箱裏看血腥猶染舊羅裙天將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晝來宵往嬖惑殊甚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里里中多兩處新鬼因以為名生聞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愴惻幸念一夕恩義收兒

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亦不宜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淚促別生淒然而出忉怛若喪心悵悵不忍歸因過叩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雲鬢蓬鬆驚來省問生怊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妗氏不言兒亦夙夜圖之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汍瀾生亦含涕而別叩寓歸寢輾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纍纍竟迷村路歎恨而返展視羅襪著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復如稷門冀有所

遇及抵南郊日勢已晚息駕庭樹趨詣叢葬所但見墳兆萬宅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遊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邱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再復近之色作怒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湮然滅矣

異史氏曰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淚漬泥沙古有忠臣孝子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鬲間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

狐聯

焦生章邱石虹先生之叔弟也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人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几展笑焦知其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焦曰僕生平不敢二色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爲白況牀笫間瑣事乎焦又咄之女知不可動乃曰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爲屬對能對我自去戊戌同體腹中只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曰名士

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己巳連蹤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長山李司寇言之

聊齋志異卷六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翩翩

羅子浮汾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爲國子左廂富有金繒而無子愛穉若己出十四歲爲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娼家半年牀頭金盡大爲姊妹行齒冷然猶未遽絕之無何廣創潰臭沾染牀席逐而出丐於市市人見輒遙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汾界又念敗絮濃穢無顏入里門尚趑趄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往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浴於溪流曰濯之創當愈又開幛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爲郎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臥視之製無幾時摺疊牀頭曰曉取著之乃與對榻寢生

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結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著取而審視綠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雞魚烹之皆如眞者室隅一罌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益之數日創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臥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窯哉那弗

將來曰方嗚之睡卻矣於是坐以款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剝果誤落案下俯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城坦然笑謔殊不覺知突突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凍殺相

負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
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懼貽誚
責女卒晤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
收拾落葉蓄旨御冬顧生肅縮乃持襆掇拾洞口白雲
為絮複衣著之溫煗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一
子極惠美日在洞中弄兒為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
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
花城訂為姻好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
幸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

輒以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女曰此兒福相放教
入塵寰無憂不至臺閣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女
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舉家讌集翩翩扣釵而
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
首皆當喜歡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
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
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悞兒
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兩
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翦葉為驢令三人跨之

以歸大業已老歸林下意姪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
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芭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
並易之後生思翩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雲
迷零涕而返

異史氏曰翩翩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雲何其怪也然
幃幄誹謔狎褻生雛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雖
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跡可尋睹其景況真
劉阮返棹時矣

促織

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故非西產有
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鬬而才因責常供令
以責之里正市中游俠兒得佳者籠養之昂其直居為
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
產邑有成名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
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產累盡會征
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悶欲死妻曰死
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覓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
歸提竹筒絲籠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

海右閒氏王圻纂集

祠祭門

鬼物類下

鬼物畏白

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五代國白王城白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耳玄俗至此城得其故歸以白石繞屋爲墻是時河間多疫癘獨玄俗家無染者至今除夕人家用白堊繞門畫城池列干戈之類亦遺意也 異聞志

以夢喻鬼

人睡有有夢者有無夢者嘗以譬人死有有鬼者有無鬼者先儒謂人死無鬼是不信有夢者若僧因聞見謂人死有鬼是不信無夢者也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魂爲火風魄爲地水朱子亦嘗取之云人死火風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故也地水先散而火風去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存故也然則魂氣猶存能爲祟則不能無鬼魂先散爲祟則不能有鬼所謂鬼與祟者豈常理之所有者哉

辟鬼法

夜臥以所眠上草抽一莖出長三寸許鬼魅不敢壓人田野中見遊光者鬼火也其名曰燐或人死血久漬地爲野火遊然不常或出或没來逼人奪人氣精以鞍兩鐙相叩作聲其火即滅

鬼不足畏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䖍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則鬼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

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真仙者乎此亦鬼也前焚符誦呪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慚惰于闇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且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妙觀野語

鬼衣

阮宣子着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爲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

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廬訪成視成所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强之顧念蓄劣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鬬盆小蟲伏不動蠢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猪鬣撩撥蟲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蟲暴怒直奔遂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蟲躍起張尾伸鬚直齕敵領少年大駭急解令休止蟲翹然矜鳴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逕進以啄成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

爪下矣成倉猝莫知所救頓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蟲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喜掇置籠中翼日進宰宰見其小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蟲鬬蟲盡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賞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旣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撻青絲額一切異狀徧試之無出其右者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成子精神復舊自言身化促織輕捷善鬬今始蘇耳撫軍亦厚賚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異史氏曰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當其為里正受扑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雞犬信夫

王漁洋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蹇夏諸老先生也顧以草蟲纖物殃民至此耶抑傳

聞異辭耶

又云狀小物瑰異如此是考工記之苗裔

向杲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爲良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爲妾波斯謂母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喜竭貲聘波斯以歸莊聞怒

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健大訴罵晟不服遂嗾從人折箠笞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憤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杲無所施其計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起冰雹繼至身忽忽然痛癢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

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溼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計亦良得下至舊伏處見已尸臥叢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猶恐葬於烏鳶時時邏守之越日莊適經此虎暴出於馬上撲莊落齕其首咽之焦桐返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斃杲在錯楚中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厭厭以歸家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臥蹇澁不能語少間聞莊信爭即牀頭慶告之杲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異由此播傳莊子痛父之死也慘聞而惡之因訟杲官以其事誕而無據置不理焉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借人之殺以為生仙人之術何神哉然天下事之指人髮者多矣使怨者常為人恨不令暫作虎

鴿異

鴿類甚繁晉有坤星魯有鶴秀黔有腋蝶梁有翻跳越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夫婦雀花狗眼之類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鄒平張

公子幼量好之按經而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痺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羣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痺敗之病是名夜遊齊魯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鴿自詡一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問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鴿最盛此生平之所好也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笑曰人言

果不虛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僕亦攜有一兩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野況蕭條心竊疑懼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飛與簷齊且鳴且鬬每一撲必作觔斗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復撮口作異聲又有兩鴿出大者如鶩小者裁如拳集階上學鶴舞大者延頸立張翼作屏宛轉鳴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飛鳴時集其頂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聲細碎類

鼗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閒雜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歎不已自覺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不嫌憎以此塞責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透若無隔閡中黑珠圓於椒粒啟其翼脇肉晶瑩臟腑可數張甚奇之而意猶未足詭求不已少年曰尚有兩種未獻今不敢復請觀矣方競論間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雞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蓋一小墓樹兩柏焉與家人抱鴿駭歎而歸試使飛馴異如初雖非其尤人世亦絕少矣於是愛惜臻至積二年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爲貴官一日見公子問畜鴿幾許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他日見某公頗有德色而其殊無一申謝語心不能忍問前禽佳否荅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乎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鴿乃俗所言韃靼者也某

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張惋悵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故遂託以子孫何乃以明珠暗投致殘鼎鑊今率兒輩去矣言已化爲鴿所養白鴿皆從之飛鳴逕去天明視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曰物莫不聚於所好故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而況學士之於良友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苛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初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攜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後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於隘巷中見一女郎艷美絕俗從一小鬟僅六七歲不敢傾顧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相視呆立移時始別兩情戀戀生故

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喜以授女女亦袖中易以己巾偽謂鬟曰高秀才非他人勿得諱其遺物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生得巾大喜歸見母請與論婚母曰家無半間屋南北流移何足匹偶生言我自欲之固當無悔母心中擒拒不自決以商仲鴻鴻執不可生聞之悶然嗌不容粒母大憂之謂高曰樊氏雖貧亦非狙儈無賴者比我請過其家倘其女可偶也即亦何害高曰諾母託燒香黑帝祠詣之見女明眸秀齒居然娟好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實告以意樊媼謙抑而後

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爲笑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得甚懽而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識詞舌嘲啁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翁媼聞之心弗善也潛責其子爲女所聞大恚詬罵彌加生稍稍反其惡聲女益怒撻逐出戶闔其扉生𧯂趄門外不敢叩關抱膝宿簷下女自是視若仇其初長跪猶可以解漸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抵牾不可言狀翁姑忿怒逼令大歸樊慚懼浼交好者請於仲鴻仲鴻不許年餘生出遇岳岳把袂邀歸其家謝罪不遑妝女出見

夫婦相看不覺惻楚樊乃沽酒款婿酬勸甚殷日暮堅止宿掃別榻使夫婦並寢既曙歸不敢以情告父母惟掩飾彌縫之由此三五日輒一寄岳家宿而父母不知也樊一日自詣仲鴻初不見迫而後見之樊膝行而請高不承諉諸其子樊言婿昨夜宿僕家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告高赧謝曰我固不知彼愛之我獨何仇乎樊既去高呼子而罵生但俛首不少出氣言間樊已送女至高曰我不能爲兒女任過不如各有門戶即煩主析爨之盟樊勸之不聽遂

別院居之遣一婢給役焉月餘頗相安翁媼竊慰未幾
女漸肆生面上時有指爪痕父母明知之亦忍置不問
一日生不堪撻楚奔避父所芒芒然如鳥雀之被鸇毆
者翁媼方怪問女已橫撻追入竟即翁側捉而箠之翁
姑沸噪略不顧瞻撻至數十始悻悻以去高逐子曰我
惟避囂故析爾爾固樂此又焉逃乎生被逐徙倚無
所歸媼恐其摧折行死令獨居而給食之又召樊來使敎
其女樊入室開諭萬端女終不聽反以惡言相苦樊拂
衣而行誓相絕無何樊翁憤生病與嫗相繼而死女恨

之亦不臨弔惟日隔壁詈罵故使翁姑聞高悉置不校
生自獨居若離湯火但覺淒寂暗以金啗媒媼李氏納
妓齋中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知詣齋嫚罵生力白
其誣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媼自齋中出
適爲所遭呼之媼神色變異女益疑絹媼曰明告所
作或可宥免若猶隱祕撮毛盡矣媼戰而告曰半月來
惟构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笥山見
陶家婦愛其雙翹囑招致之渠雖不貞亦未便作夜度
娘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媼欲行又强

止之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媼
如其言女即遽入生喜極挽臂捉坐具道飢渴女嘿不
語生暗中索其足曰自山上一覲仙容介介獨戀是耳
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今始得遂何可覿面而不識
也躬自捉火一照則江城也大懼失色墮燭於地長跪
觳觫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以鍼刺兩股殆徧乃臥以
下牀醒則數罵之生已畏若虎狼即偶假以顏色枕席
之上亦震懾不能爲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
人齒生日在蘭麝之鄉如犴狴中人仰獄吏之尊也女

有兩姊俱適諸生長姊平善吶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
姊適葛氏爲人狡黠善辯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
妒與埒姊妹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閫威自鳴得意以故
二人最善生適戚友女輒嗔怒惟適葛所知之不禁也
一日飲葛所既醉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曰天下事
頗多不解我之畏畏其美也乃有美不及內人而畏與
僕等者惑不滋甚哉葛大慚不能對婢聞以告二姊二
姊怒操杖遽出生察其狀兒踊屣欲走杖起已中腰膂
三杖三蹶而不能起悞中顱血流如瀋二姊去蹣跚而

歸妻囊問之初以狂娭故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陳
之女以帛束生首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煩他撻楚耶更
短袖裳懷木杵攜婢逕去抵葛家二姊笑語承迎女不
語以杵擊之仆裂袴而痛楚焉齒落唇缺遺矢溲便女
既返二姊羞憤遣夫赴愬於高生趨出極意溫䘏葛私
語曰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懲創之我兩
人何嫌焉女已聞之遽出指罵曰齷齪賊妻子虧苦反
竊竊與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覓杖葛
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同窗王子雅過

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閤相謔頗涉狎褻女適窺客伏
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能堪奄
奄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病之所自來
呻吟而哀之則菉豆湯已備以待矣飲之乃止從此同
人相戒莫敢飲於其家王有酤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
其詣　生託文社稟白而往日暮既酣王生曰適有南
昌名妓　寓此間可以呼來共飲衆大悅惟生離席興
辭羣曳之曰閫中耳目雖長亦聽睹不至於此因相矢
緘口生乃復坐少間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丁東雲鬟

掠削問其姓云謝氏小字芳蘭出辭吐氣備極風雅舉
坐若狂而芳蘭尤屬意生屢以色授爲衆所覺故曳兩
人連肩坐芳蘭把生手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
不忍欲留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
益狂榻上臙脂虎亦並忘之少選聽更漏已動肆中酒
客愈稀惟遙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
衆竊議其高雅無何少年罷飲出門去僮反身入向生
曰主人相候一語衆都不知誰何惟生顏色慘變不遑
告別匆匆便去蓋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生從至

家伏受鞭扑從此益禁錮之弔慶皆絕文宗下學生以
誤講降爲青一日與婢語女疑與私以酒罈囊婢首而
撻之已而縛生及婢以繡剪剪腹間肉互補之釋縛令
其自束月餘補處竟合爲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餅拋塵
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種種母以子故偶至其家見子
柴瘠既歸痛哭欲死夜夢一叟告之曰勿須憂煩此是
前世因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身爲士
人偶游其寺悞斃之今作惡報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
起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必當有效醒而述於仲鴻異

之夫妻咸遵其教兩月餘女橫如故益之狎縱閽門外鉦鼓輒握髮出憨態引眺千人共指不爲怪翁姑共恥之然不能禁腹誹而已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女奔出見人衆無隙命婢移行牀翹登其上衆目集視之女爲弗覺也逾時僧數衍將畢索清水一盂持向女而宣言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眞咄鼠子縮頭去勿使貓兒尋宣已吸水噀射女面粉黛淫淫下沾衿袖衆大駭意女暴怒女殊不語拭面自歸僧亦遂去女入室癡坐嗒然

若喪終日不食掃榻遽寢中夜忽喚生醒生疑其將遺捧進溺盆女卻之暗把生臂曳入衾生承命四體驚悚若奉丹詔女慨然曰使君若此何以爲人乃以手撫生體每至刀杖痕嚶嚶啜泣輒以爪甲自掐恨不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所以慰藉之良厚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清水一灑若更肺腑今回憶曩昔所爲都如隔世妾向時得毋非人耶有夫妻而不能懽有姑嫜而不能事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去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昧爽即起摺衣斂器

婢攜簏躬襆被促生前往叩扉母出駭問告以意母遲回有難色女已偕婢入母從入女伏地哀泣但求免死母察其意誠亦泣曰吾兒何遽如此生爲細述前狀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喚廝僕爲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則靦如新婦或戲述往事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媼不問家計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女每謂生曰當日一見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妾遂所不敢萌唯唯而已會以應試入都數月始返入室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弈驚

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矣余於浙鄉得晤王子雅言之甚詳 [illegible]

異史氏曰人生業果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慘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悍婦十之九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耶 [illegible]

[illegible]

八大王

臨洮馮生蓋貴介裔而淩夷矣有漁鱉者負其責不能償得鱉輒獻之一日獻巨鱉額有白點

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婿家歸至恆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顛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急置不答逕過之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益不耐力解莫能脫問汝何名囈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祇辱世界矣幸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殺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用武生大言我馮某非受人撾打者醉人聞之變怒為懽踉蹌下拜曰是我恩主唐突勿罪起喚從人先歸治具生辭之不得握手行數里見一小村既入則廊舍華好似貴人家醉人酲稍解生始詢其姓字曰言之勿驚我洮水八大王也適西山青童招飲不覺過醉有犯尊顏實切愧悚生知其妖以其情辭殷渥不甚怖俄而設筵豐盛促坐懽飲八王最豪連舉數觥生恐其復醉再作縈擾偽醉求寢八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畏我狂耶但請勿懼凡醉人無行謂隔夜不復記憶者欺人耳酒徒之不德故犯者十九僕雖不齒於儕偶顧未敢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正

容而諫曰既自知之何勿改行八王曰老夫為令尹時沉湎尤過於今日自觸帝怒謫歸島嶼力反前轍者十餘年矣今老將就木潦倒不能橫飛故態復作我自不解耳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遠鐘已動八王起捉臂曰相聚不久蓄有一物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當見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餘因以爪掐生臂痛若膚裂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漫墳起類痰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出八王自返回顧村舍全渺惟一巨鼈蠢蠢入水而沒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鼈寶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寶之處黃泉下皆可見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隨口而知其名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埒富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紐環水雲湘妃之圖光射里餘鬚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也若改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肅府第三公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輿照之而歸設置案頭審視之見美人

在中拈巾微笑口欲言而波欲動書而爇之年餘爲妻所洩聞之肅府大怒收之追鏡去擬斬生大賂中貴人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不難致也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徙之三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之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不許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囚命中貴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酖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辭意溫惻妃悅之使參主主亦悅

之訂爲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邸齎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媵焉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王辭曰自聆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如鼈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鼈雖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鼈不過人遠哉若夫己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鼈矣古人有龜鑑蓋以爲鑑乎乃作酒人賦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爲酒其名最多爲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爲懽以合巹而成偶或以爲釣詩鉤又以爲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鍤之伯倫

山公之倒其接䍦彭澤之漉以葛巾酣眠乎美人之側也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爲有神井底臥乘船之士槽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鼈囚而玩世亦猶非害物而不仁至如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舄交錯蘭麝香沉細批薄抹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則寂若兮無人雅謔則飛花粲齒高吟則戛玉敲金總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夢真果爾即一朝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嗔爾乃嘈雜不韻俚詞並進坐起讙譁呶呶成陣涓滴忿爭勢將投刃伸頸攢眉引杯

若燭傾瀉碎觥拂燈滅燼綠醑衛銜狼籍不斷病葉狂
花觴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勿飲又有酒隔咽喉間不
盈寸呐呐呢呢猶譏主吝坐不言行飲復不任酒客無
品於斯爲甚甚有狂藥下客氣粗努石稜磔鬡鬚袒兩
背躍雙跣塵蒙蒙兮滿面生涙涙兮沾襟口狺狺兮亂
吠髮蓬蓬兮若奴其顛地而呼天也如李郎之嘔其肝
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牛車舌底生蓮者
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爲之圖父母前而受忤
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駡於灌夫

婉言以警倚衾眩瞑此名酒凶不可救拯唯有一術可
以解酩厥術維何祇須一梃縶其手足與斬豕等止困
其臀勿傷其頂捶至百餘豁然頓醒

邵女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有奇妒柴百金買妾金暴
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一日柴初
度金卑辭莊禮爲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
內寢招柴柴辭以醉金華妝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
君即醉請一盞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
悞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便讎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
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
由此敬愛如初金便呼媒媪來囑爲物色佳媵而陰使
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
好爲之購致得林氏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
之脂澤花鈿任其所取然林故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
外須人而成金曰我家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
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訶罵繼
以鞭楚柴痛切於心不能爲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

昔往往自爲妝束勻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
杖擊雙彎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
慘心目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柴
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修房闥
思購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之葬
見二八女郎光艷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
轉之詢諸人知爲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
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昏者
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

其端末知不可圖然心低徊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媪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媪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萬一可圖千金不惜媪利其有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睹女驚贊曰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足數得又問壻家阿誰邵妻答尚未媪言若个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邵妻歎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个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覆遴選十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媪曰夫人勿須煩

怨恁个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爲聘此非餓鴟作天鵞想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邵妻微哂未答媪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較計若在別个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爲矣邵妻復笑不言媪撫掌曰果爾則爲老身計亦左也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閽者呵叱及之矣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聞爲賤

媵則就之但恐爲儒林笑也媪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懟父母女靦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女有濟矣況自顧命薄若得佳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柴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興者媪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即置千金備輿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禍小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

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由何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爲賤婢摧折其分不然買日爲活何可長也柴以爲是終躊躇而不敢決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攜襆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而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飾謙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亦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小以禮論

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問叔今代蒲耶曰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珣久而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綿死矣又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爲像一塑遂肖其容

記鬼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

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爲之記

焚屍妖絶

縉雲英華死唐李陽冰之女陽冰知縉雲未卒前一女英華死遂瘞縣後山中地靈至宋能爲祟與邑人陳生爲夫婦引之遊與湖唱和之詩號英華集人欲害之者輒得禍後一知縣掘其墓得屍如生焚之而絶

亡妻復來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其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其官者至因自言其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吁子狀二三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即見形如平生序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復來愠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絶

鬼書

宣和末有題字數行於寶籙宮瑞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始不可辯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圍城四日時有一黃衣人自稱鬼郎中送書於寶籙宮黃衣入忽然不知所在其書上題云寶籙宮徐知宮下云玄都領袖次部郎中行北鄉採蓮事鬼仲微封其中大率言金人變盟兆亂之事其末有一項不曉今記于後云

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
知火盆而故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爲天堂耶亦自
顧命薄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
觸焉是坎已塡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糝患處數日尋愈
忽攬鏡若喜曰君今日宜爲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
夕事嫡一如往日金前見衆哭自知身同獨夫畧有愧
悔之萌時時呼女共事辭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
柴恨其不死畧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浸困女侍
何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曩昔過

慘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爲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
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自紀理劬勞甚苦而家
中鹽米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
對人輒自言爲氣蠱以故醫脉之無不指爲氣鬱者凡
易數醫卒罔効亦濱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
裹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暗撮別劑易之藥下食頃
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何
如也女及羣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泣曰妾日受子
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請雖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

痊柴益設爲賀女捧壺侍側金自起奪壺曳與連肩愛
異常情更闌女託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强與連榻
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一男產
後多病金親調視若奉其母後金患心痗痛起則面目
皆靑但欲覓死女急市銀針數枚比至則氣息瀕盡按
穴刺之畫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日又發雖
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夢至一
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多端
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微譴前殺兩姬此

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至此鞭撻之刑已有柴生
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今三次止償零數
便望病除根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懼猶冀爲妖夢
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切女至刺之隨手而瘥疑曰技
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
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
之際默思欠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
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針女笑曰針豈可以泛常施耶
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大笑不可金請益堅起

跪榻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畧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彌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俊秀慧絕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輿馬歸寧鄉里榮之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爲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妒天性然也而爲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梃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

其死而始有悔悟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顧以仁術作惡報不亦慎乎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

閨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僞解屨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尚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妒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臥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畧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踰刻痰而踣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啟戶尸倒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畧開即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呼妒情可哂

鞏仙

鞏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閽人不爲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扑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爲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景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

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有細葛繃腰懸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暈目葛隱隱作斷聲懼極大號無何數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共視則端繫欄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知魯王王詣大奇之命樓下藉芽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繃自絕去地乃不盈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尚秀才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旣遇於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

臣草野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爲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首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弔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彩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僞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今爲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伎耳轉疑此曲

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藩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夜中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止宿輒於筵間顚倒四時花木爲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視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搖之眸一閃即復合再搖之齁聲作矣推之則應手而倒酣臥如雷彈其額硬逆指作鐵釜聲返以白

王王使刺以針針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牀下若千斤石墮地者旦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墮牀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坐臥時按之以爲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尚秀才家恒終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啓扉道士已臥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苦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

人不能爲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寬如廳堂几案牀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奕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尚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蹤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尚曰袖裏乾坤眞箇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

素默然不言捉惠哥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尚審視隱隱有字跡細裁如蟣蝨即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尚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縈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煩與鞏仙謀見妾三叉腰時便一拯救尚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

自外入笑曰攜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來尚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尚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尚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門最忌今爲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尚爲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強留之手談

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臥視之已死王具棺木禮葬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先告之也遺衲用催產應如響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汚袖與之既而翦領襟罔不效及聞所囑疑妻必有產厄斷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於術或有以尚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綵緞良厚尚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頓首曰如推天惠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徧呼羣妓任

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癡哉書生十年前訂昏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辭綵緞爲惠哥作妝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匆猝未暇璧返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後尚子少殤賴秀生承繼益服鞏之先知云

異史氏曰袖裏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眞有之耶抑何

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衲中蟣蝨何殊桃源雞犬哉設容人常住老於是鄉可耳

梅女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郡晝臥寓室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為縊鬼然以白晝壯膽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有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浼君子但泉下槁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前問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為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三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夫妻相繼卒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氣充溢姿態嫣然封愛悅之欲與懽遂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

但不為君利若此之為則生前之垢西江不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答言不飲封曰坐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諳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為交綫之戲封從之促膝戟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也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綫即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怠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清夢封從其請女疊掌為之輕按自頂及踵皆遍手所經骨若醉既而握指細擂如以團絮相觸狀體暢舒不可言擂至腰口目皆慵至股則沉沉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午覺骨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遶屋而呼之並無響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遍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云無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娼愛卿者新寓比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君何

封允之次夕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爲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兩人登榻于飛甚樂詰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即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云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翦燭共語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啟而輒止固詰終不肯言欷歔而已封強與爲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因而城社悉

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顧氏深相愛好期月夭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諾爲之招鬼妓日既曛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驟至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椀溘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某中顱某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爲鬼不貞於姥乎何與嫗怒曰

汝本江浙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也耶言已又擊某宛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女憤不已封勸曰某即有罪倘死於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爲我顧封郎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頭痛中夜遂斃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問何讎怨女曰

曩已言之受賄誣奸銜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爲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拏竊一伺聽不意其讎人也封訝曰此即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寃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爲誰曰老娼也又問愛卿曰臥病耳因囅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眞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對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

勿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愼勿相喚待合巹之夕以囊挂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諾之纔啟囊女跳身已入攜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又常以舌出唇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痗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旣退倩媒致辭展喜贅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爲禮使兩婢扶曳歸室羣婢旣去女解襟露乳對封憨笑封覆囊而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寤急掩襟喜共燕笑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癡

女無知旣承靑眷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辯其不癡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嫣然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爲略述梗概展大喜愛悅逾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壻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郎舅不相能厮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闒茸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輿馬女自出奩貲貰馬歸後展招令歸寧女固辭不往後封舉

孝廉始通慶弔

異史氏曰官卑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梏亡盡矣奪嘉耦入靑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子貝邱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愼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紋並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也

郭秀才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

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鬨然曰座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旣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眞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郎飛一觥來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十觴衆大讚曰豪哉眞吾友也郭放達喜謔能學禽言無不酷肖離座起溲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夜半何得此鳥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爲鸜鵒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旣

而僻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
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
不來郭敬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
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
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踏臂如
緣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
然倒地化爲脩道一綫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翼日腹
大痛溺綠色似銅青著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
驗故處則有骨狼藉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

赴約朋友諫止之

阿英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
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丰姿秀出又
慧能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
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
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肴酒皆殊
色也一女曰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座者曰昨
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其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
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
今夕姊妹懽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爾爾
便有虎狼銜去耶若要勿言須歌一曲爲娘行侑酒女
低吟曰閒堦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付
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鳳頭鞋子即當來吟罷一
座無不歎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鶻睛熒
熒其貌獰醜衆譁曰妖至矣倉猝閧然殆如鳥散惟歌
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撑丈夫吼怒齕手斷指
就便嚼食女郎踣地若死玉憐不可復忍乃急抽劍拔

關出揮之中股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
淋襟袖驗其指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
命之德將何以報玉自初窺時已隱爲弟謀因告以意
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矣當別爲賢仲圖之詰其
姓氏荅言秦氏玉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襆被他所曉
而視之則牀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
廣託戚朋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珏一日偶游
塗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
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耶曰然曰君家尊會

與妾有昏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珏曰小
生幼孤夙好都不會聞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
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珏以未禀兄命爲辭女笑曰
騃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旣如此妾陸氏山東山望村
三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大謬
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
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徹面
頸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縱
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珏默而退踰數日

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
殆無其匹使僕詰焉荅曰我舊許甘家二郞因家貧遠
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郞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往
問伯伯甘璧人焉置妾也玉驚喜曰甘璧人卽我是也
先人曩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卽歸謀乃下騎授轡
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
居始悟麗者所言卽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
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
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

昔招之珏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
言良久殊無去意珏恐嫂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
質且晨妝甫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怏怏女微
哂之珏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
身術玉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讎如其
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
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
去所以戀戀爲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旣見疑請從此訣
轉眼化爲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

嘗自投餌珏時四五歲問飼鳥何爲父戲曰將以爲汝
婦間處鸚鵡乏食則呼珏云不將餌去餓死媳婦矣家
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卽此也然珏
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旦夕啜泣玉悔之
而無如何後二年爲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
爲粤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爲亂近村里落半
爲邱墟珏大懼率家避難山谷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
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珏近驗之果英珏喜
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旣

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懼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珏訂之三四始爲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爲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人視之艷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爲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

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兵火一夜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巖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蔣所云非李非柰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乎曰途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姊受恩奢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自東粤歸聞亂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羣盜四合繞莽尋之殆遍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卽所救麗者也後値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珏或會於嫂所閒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他往珏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暴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强合之恐爲造物所忌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何如珏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

嫂怪之女笑云中途爲强寇所劫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無何有巨貓銜鸚鵡經寢門過嫂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輟洗急號衆起譟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選飛遶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怨珏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貨產入囊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

衣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媪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貲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壻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略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止眞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爲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

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後母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欷歔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經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趨裝西歸既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入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

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齕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爲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歎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

年十三歲尚不能辨伯叔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爲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爲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劚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

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卽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略無隔閡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而並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去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墉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遂潛伏繡衾之側略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急起暗搖婢醒拔關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

爇火操杖以往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視爲霍生推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靦然不作一語衆指爲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鑱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訝爲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沉思意似不以爲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地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鑱共笑曰騃兒童猶不忘凶器耶生覷枕邊有鳳釵一

股陰納袖中已爲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媼拍頸曰莫道他騃若小意念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遍託媒氏急爲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風示媼媼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恚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爲我都懵懵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殺卻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媿欲死武夫人大

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辭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小女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覥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爲子成之卽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踰歲娶女歸入門乃以鑱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恒不去身女爲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

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女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懽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柰何生驚問之即已默默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疾遂憊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沉冥兩足跛踦步不能咫後一

叟至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側敲石取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荅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荅云未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為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獻母母畧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周章踰時夕暾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矚里落而山路崎嶇不可復

騎䟦履而上昧色籠煙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途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臺墜臥其上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欄定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着石螬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三里許忽睹廊舍並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把手嗚惻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況女亦慘然生曰

卿死年餘此得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翁郎來翁驚起握手畧道平素曰壻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裀焉生既退曳女同寢女卻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汙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

何嘗窺何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辭招女隨之啟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子闔扉去回頭則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煢煢罔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鑱鑿石攻進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洞底豁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懟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

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蹤緒正憂惶無所聞子歸懽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畧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迹詭異慮駭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兒已成立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譟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後以拔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

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尚共杯酌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闃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為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居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蹤蹟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槨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既混迹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

子抑獨何哉異已

鴉頭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過六河休於旅舍閒步門外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懽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卻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荅云此是小勾欄余久客暫假牀寢話間妮子頻來出入王踧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强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顧眉目含情儀度嫻婉

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曰此媼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穉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俯首默然癡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斧王憮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澀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爲助王拜謝趨出罄貲而至得五數强趙致媼媼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

日勿以區區故卻財神去媼以女性拗但得允從即甚懽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趙難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懽愛甚至既謂王曰妾煙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繾綣義即至重若傾囊博此一宵懽明日何如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篤可託如君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託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極馳目不容啟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江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

曰言之得無懼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畧無疑貳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爲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貲本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飲膳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

母自至耳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何妮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妮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縶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妮子益忿捽女斷襟家中婢媼皆集妮子懼奔出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裝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故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揪髮提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六河冀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悵恨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貲東歸後

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兒何故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己愛而贖之詰其名自言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爲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鬭好殺王亦不能箝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中有患狐者請孜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

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趙慘然請間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媼得鴉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因囚置之生一子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也王出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歎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眞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繁費不貲因大虧損妮子索取尤奢數年萬

金蕩然媼見牀頭金盡旦夕加白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無奈之適媼他出鴉頭自窗中呼趙曰勾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掇奇禍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情爲述之即出鴉頭書書云知孜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飢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

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孜年十八矣王爲述前後因示母書孜怒眥欲裂即日赴都詢吳媼居則車馬方盈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望見孜持刃變色孜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爲寇及視女尸已化爲狐孜持刃逕入見媼督婢作羹孜奔近室門媼忽不見孜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墮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屬母子各失聲母問媼曰已誅之母怨曰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孜僞諾之剝其皮而藏之檢媼箱篋盡卷金貨奉母

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吳媼孜言在吾囊中驚問之出兩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爲此號慟自撾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瘗革孜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撻楚耶母益怒啼不止孜葬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媼母子皆狐也孜承奉甚孝然悞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拗筋不剌去之終當殺人傾產夜伺孜睡潛縶其手足孜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汝其勿苦孜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用刀掘斷崩然有聲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臥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温和如處女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鴇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君謂魏徵更饒嫵媚吾於鴉頭亦云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爲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

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卽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卽來答拜展其剌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逋逃者何須逼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懽向暮有兩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金狻猊爇異香一

一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穠含苞未吐花狀似溼蝶斂翼蒂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而豐美異常既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顫顫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鬚頓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身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而下惹袖沾襟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四籌尹已薄醉不能

盡籌強引三爵離席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慶尹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歡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忽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灑掃無纖塵燭淚堆擲青階下窗間零帛斷線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為傭保移石悞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耎手入其中則水隨手洩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不冰一夜忽結為晶魚游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於門臘夜忽解為水陰溼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懽謝而去

聊齋志異卷七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封三娘

范十一娘嚨城祭酒之女少艷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

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笑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袂歡笑辭致溫婉遂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爲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怍恐爲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娘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祕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

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爲姊妹衣服履舄輒互易着見人來則隱匿夾幙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眞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默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忽倉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

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妹凝兒曾告夫人杖責之封
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
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
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惋如失伉儷後數
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媼來婢喜拜問封
亦惻惻訊十一娘興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
盼欲死封曰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啟園門我自
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矣
相見各道間濶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一

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妹子未字以才色門地何患無
貴介壻然紈袴兒敖不足數如欲得佳耦請無以貧富
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
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
昧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
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
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
畧睨之封別曰妹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
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

為可封曰妹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當
抉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
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
封曰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
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
報前好耳請即別當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
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
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豔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
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

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詰遽前擁抱封
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冰也
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
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媼
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
心失所望深怨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
之又數日有某紳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方
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不樂母詰之默默不
言但有涕淚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

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經舉宅驚涕痛悔無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媼反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蘭葉有主忿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玉葬香埋慘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欻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異

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漏洩相將去十五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用爲資度亦將小有封每遇生來輒走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所傳者並非

眞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爲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僞爲遠出者入夜强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縛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歎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剌謁范公公愧悔

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壻禮伏拜甚恭公大怒疑生儇薄生請間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關節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始歸寧焉

狐夢

余友畢怡庵倜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思凝想既而歸齋日已寖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

中有人搖之醒而卻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攜女至態度嫺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宿分即須留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戀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去此不

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纔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斂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曰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兒時與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脅骨遙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當嫁僬僥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怒詛也新郎在

側直爾憨跳頃之合尊促坐宴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貓至年可十一二雛髮未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酸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夫姊夫故壯偉肥膝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耎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為姊夫所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貓戛然鳴大娘曰尚不拋卻抱走蚤蝨矣二娘曰請以貓奴為令執箸交傳鳴處則飲

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故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煞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抱貓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如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為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缽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

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鉤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道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舄女約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謀故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奕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著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爲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奕者

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爲人坦直胸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愼密何尚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寖疎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祕之女曰向爲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爲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

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灑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矣遂志之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闊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旣歸得疾數日

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憭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襆被獨臥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摵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攣耳蓬頭臃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趾蹀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闖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旣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

諸壞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
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妾章氏小字阿端誤適蕩子剛
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夭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
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
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搎何爲笑曰
此婢三十年未逝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
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
着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懽
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爲我致之否

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憶者君誠多情
妾當竭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告
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璫撻婢婢自縊死
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
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
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引生妻而至
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闊
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結矣上牀偎
抱款若生平之歡由此遂以爲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

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
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以錢
紙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
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
與連牀暮以暨曉惟恐懽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
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試爲之非冥
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
關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
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

忽病瞀悶懊憹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爲鬼病生
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爲鬼鬼死
爲聻鬼之畏聻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爲聘巫醫曰鬼何
可以人療鄰媼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
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爇即
見女婢牽赤騾授綏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嫗疊
騎而來縶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觸顫作
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
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爲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

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噭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若有所睹拉生同臥以首投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蛻猶存啟之白骨儼然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

而問之荅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聻鬼怒其改節泉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鐃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怛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窗啟稟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為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澌滅矣生每獨宿亭中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花姑子

安幼輿陝之拔貢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嶽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欻見一叟傴僂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

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荆扉一嫗出啟關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釃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盼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郎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荅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

子幸勿哂也安問壻家何里荅云尚未安贊其慧麗稱
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叟奔入則酒沸火騰
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薥
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
貪此生涯致酒沸騰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
眉目袍服製甚精工贊曰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
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澀安注目情動忽聞媼
呼叟便去安覷無人謂女曰覩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
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把壺向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

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將何爲生長跽哀之女
奪門欲出安暴起要遮狎接臄亟女顫聲疾呼叟倏遽
入門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
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
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僞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裀褥
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交好者造廬求
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
則絕壁巉巖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
歸並忘食寢由此得昏瞀之疾强啖湯粥則嗌咯欲吐

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阽
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矇瞳中覺有人揣而抗之略
開眸則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潸潸
涕墮女傾頭笑曰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
兩手爲按太陽穴安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
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
日當復相望又於繡袂中出數蒸餅置牀頭悄然遂去
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啗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
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懵騰酣睡辰分始醒如釋

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
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悉脫扃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
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
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
圖安默默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
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
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邑邑而悲女曰
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遼
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聾媼我姨

行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寢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薌澤致侵膚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叟媪歡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待浹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荅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叟忽闖然入罵

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去叟亦出且行且詈安驚孱遻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牆以觀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蹀躞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閈閎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詢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妗家花姑即今在此容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

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少間攜手入幃安問家何別無人女曰妗他出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偎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惛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死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舁歸衆方聚哭一女郎來弔自門外嗷啕而入撫尸捺鼻涕洟滂沱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一七勿殮也衆

不知何人方將啟問女傲不爲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眸已渺羣疑爲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取山草一束燂湯升許即牀頭進之頃刻能言歎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勿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麞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

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可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酒飮之病乃可除生銜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崖中可於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强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别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爲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

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衝燄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綳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方欲問訊瞥不復見啟襁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蒙恩銜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憨終而寄情於昵乃知憨者慧之極昵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泊舟洞庭適猪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銜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桅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簏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對

坐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僮僕之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枵腸轆轆饑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纔至半山聞鳴鏑聲方疑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着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韝度過嶺頭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

騶卒解裹糧授之囑曰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沓溪水橫流朱門半啟石橋通焉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罥索沉沉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閣恇怯未敢入俄聞馬騰於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

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鴈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鬟低斂霧腰細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尚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群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去生睨良久神魂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鞦韆下徘徊凝想見籬下有紅巾

知為群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應相妒莫信凌波便上天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徑則重門扃錮矣踟躕罔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殆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垂救護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若此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為計遂皇皇持

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良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遍囅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燄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榼出酒食餉生生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徊徨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

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坌息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傖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紛挐女搖手避去數人持索洶洶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至一宮殿碧箔銀鉤郎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迕佳客罪

何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惝恍而無着日方暮一婢前曰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敖曹階上悉踐花罽門堂藩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香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爲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

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爲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銜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我鮑叔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心腹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蚩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縗絰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

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窗凭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挼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

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旱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箇銷魂否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貲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

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悞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簏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娶妻殞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鼐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遊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爲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然自警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

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亦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卽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冢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對坐笑謔懽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

遺洩淋漓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瑩澈少步庭中問女冥
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
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
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欻至一
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眦啟
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日晝頓見雉堞在杳靄中路
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皁縶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
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
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絏

如此便請二皁幸且寬釋皁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
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
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皁怒猛掣項索兄頓
顛躓生見之忿火塡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皁首
一皁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
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旛杜門絕出入七日保
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
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
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

備言其故七日啟關去喪旛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
但僞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
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
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
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
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
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
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
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

既爲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
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蘧然即
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
以夢女曰眞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歎曰此有
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
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
耎足弱不能爲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
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
佩夫婦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粘妾背送之

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攏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春秋恐不

永也生素不信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即爲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謂虐況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不以爲酷若人心之所快即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甚恭既登堂生啟問曰素既不敘遂疎參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跼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

即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癡即又不聞近坐者躡

之曰王揖君未見耶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慚懼
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寬宥
然日旰君勤卽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愜心好何
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於强若煩縈念更
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
匹敵似欲附爲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
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
目晚齋滅燭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歎而已
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

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眷謬以
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卽拜謝王命學士大臣
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
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與生交拜成
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目
眞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
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爲公主勻鉛黃
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頗耶曰臣屢爲
夢悞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

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
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
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授
生啟讀章云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爲非常妖異祈早
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
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
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
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眞
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

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卽有
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
所爲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坌息而返公主方與
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衿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
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
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攜速往生乃挽扶
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
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
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畧慰解卽已入室

公主伏牀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爲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爲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竪兩堵而羣蜂自牆外來絡繹如織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卽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

綠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方夜披誦忽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固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倚牀歌云樹上烏臼鳥賺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溼祇恐郎無伴聲細如蠅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啓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遶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曰心動眼瞤蓋是常也何遽云此女稍懌復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啓關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只是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竚望我

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檐間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摶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卽見

朋子靦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暑近拂拭曰桑中之遊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啟衣膚膩如脂於是挼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牧豬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

去更初果至宗齋殢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臥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絕便去因曰曩和尚謂妖惑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慘然變色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壜一事置榻前即以一符貼壜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

符粘盆上投釜湯煮之可斃家人歸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出金橘方將就榻問訊忽壜口飀飀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橘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遽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壜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為灰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綿家人趨市為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曰宗郎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往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

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覯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拔關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赴南湖如見有采菱女著冰縠帔者當急舟趁之苟迷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爇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教既而告別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厄劫頓悟大道即奈何以衾裯之愛取人讎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

荷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髫人衣冰縠絕代也促舟劇逼忽迷所往卽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門置几上削鼠於旁將以爇火一回頭化爲姝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是妖狐將爲君祟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也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爲怪石高尺許面面玲瓏乃攜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去平旦視之卽又非石紗帔一襲遙聞薌澤展視領襟猶存餘膩宗覆衾擁之而臥暮起挑燈旣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

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復拒而欵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喏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入室囑宗杜門禁欵者自乃以刀剖臍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逷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悒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思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履脫及地化爲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帔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爲此寫照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辭厚誓期以死守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旣而金果死木媼來弔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壻遽遭夭折女太幼弱將何爲計母悲悼中聞媼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眈眈守此襁褓物寧非癡乎倘必令守不宜

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媪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衒以售縗絰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寧則嶄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爲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鄰嫗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嫗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

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響聲如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幛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捽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啟關問之不答出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履呼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團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戰將假衣於嫗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爲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誤乃釋之但不能解牀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嫗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柰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傍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

燃尚易撲滅命人操兵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趫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緣周墉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踪跡殊杳惟牆下塊然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耎啟扉往驗則女子白身臥矢貫胸腦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媪驚怛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足踏項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氣亦遂絕翁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乞而金母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

門訴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
名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兄馬彪素
健訟具辭控妹冤官拘嫗嫗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母
託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狀並發牽木翁夫
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婬笞使自贖
家產蕩然鄰嫗導淫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醮婦抑何明也一人不
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嫗誘人婦而返淫已婦
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
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
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而素有隱
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
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
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
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
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
何夕遘此嘉客即命酌欵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邱邱
仰與攀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慚故撓亂其辭請先
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歡笑
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
萊城有名妓無也彭荅云無客默然良久謂齋僮曰適
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
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帔
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
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

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
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
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懽會少
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於襪
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歎不已曰西湖至
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
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
也能從遊否彭留心欲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
乎彭思舟坐為逸荅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

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船來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償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煙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習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敖曹鳴聲喤聒出舟一望月印煙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眞西湖也客於艙後取異肴佳釀懽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窗以窺中有二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

波送盼彭益動情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爲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托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扳鄰窗捉女入窗窗眼數寸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船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游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畧同眺矚纔作商榷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令彭捉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馬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邱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

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橐空匱倍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興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衆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廐騐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韁縶櫪邊駭

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目啟閉而已彭大不忍解伏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酏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糞數枚又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後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拍項領遂迷悶顚踣伏定少刻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恥辱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以姊丈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祗謁公子問娟

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眞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倖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

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窗櫺歸把手殷殷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歎咤娟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儻有意則瀉囊貨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攜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認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爲人而馬者也使爲馬正恨其不爲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即訂三年約亦渡苦海也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爲德州牧鞫一奇案初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壻壻急趁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壻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

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壻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媼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爲如是急也婦父

翁衙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要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壻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遘閔凶不得已卽先送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冢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之送女于歸始合卺焉

仙人島

王勉字黽齋靈山人有才思屢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誚罵多所陵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卽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眞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卽以一頭授生令如己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卽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宏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卽命僮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妝束有侍兒代抱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饈王默然寂坐惟目注麗者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叟

倡言曰蒙崔眞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爲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兒始啓繡㡏橫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搊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開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欬者既闋鏗爾一聲如擊淸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絕調哉大衆皆起告別鶴唳龍吟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王寢處王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後涉想尤勞念已才調自合芥拾靑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

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墮塵網僕不自他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刦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綫則見大海茫茫渾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聲汨沒若鷗幸夙近海畧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溼矣視

之年可十七八顏色豔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言從我之家當爲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爲王更易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畧可聽聞崔眞人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

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覿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祗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於鄰黨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慧能記典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

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搆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顧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猪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鼓掌大笑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瀦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向妹呫呫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爲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腚響弸巴合席粲然王有慙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

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爲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一句卽是人言王闇之意興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有月旦之詞但嚅囁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衆都不解桓恐其語嫚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一撾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撾衆又不解綠雲啓口欲

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撾其云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巵謝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衆未措對綠雲應聲曰黽翁頭上再着半夕卽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脇肉數四綠雲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爲非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

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略致問難響答無窮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女喚明璫則采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誚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門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吟哦女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輒

加王惟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爲寂勸招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尚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閒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陰盡縮大懼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璫之恩報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略既非痛癢聽之可也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

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胷中不正則瞭子眸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眸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爲妒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爲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于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思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入曰姊姊遠別莫可持

贈恐至海南無以爲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諦視則用細草製爲樓閣大如橼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榱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牀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宿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阻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邁行蹤騖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爲長堤其濶數丈瞬息馳過

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邈芳雲止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爲巨第並入解裝則島中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王迎養王命騎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存子善博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尚有功名之念不恝於懷及聞此況沉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滓敝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肖子則賭

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燂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之談讌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撝抑過於平日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束男子嚴子賭亦少間矣是日臨弔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

賜三百金爲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況享壽無窮乎地仙許攜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爲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襁中論親於大家止

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惛耄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群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揶揄焉生默默不較長短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群又以鳴鉦鍠聒其側程攜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眞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知漸至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

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抉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譟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無慙怍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恒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

娘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不自知況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寧輒加意相憐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適薨程縗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苫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黜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貲小泰攜囊入都時妻

黨多任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
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
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
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
郞以父亡空匱貸其沃墅因購焉既成後遣輿馬往迎
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
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爲餪姊妹諸
姑咸在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
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請見四娘姊

妹惴惴惟恐四娘銜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捉
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
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
稍就安帖於是爭把盞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號且
急羣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
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抉去矣二
娘大慙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座寂無一語客始告別
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
買墅者即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

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唯李夫人贈一婢
受之居無何程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
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殁羣公子
日競貲財柩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
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葬事事盡禮殯日
冠蓋相屬里中咸嘉歎焉程十餘年歷秩淸顯凡遇鄉
黨厄急罔不竭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爲
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
答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

都不敢遽進覘程入朝而後詣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
而忘睚眦之嫌閽人既通即有舊媼出導入廳事具酒
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色溫霽問大哥人事大忙
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
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曾
見嗚嗚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
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即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
詞但圓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爲跋涉來省妹子乃以
大訟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

大小罔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眾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白四娘遣价候李夫人與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爲二舅事遣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僧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騫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歎曰謂君

騰達久今尚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爲君賄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荅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爲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舊有汲井水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卽推墮水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卽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驚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爲大錢所隔不得沉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云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以妄言黃實告之僧歎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科甲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沉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柳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相人之術嘗

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貲尚可以人謀然尊閫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出曰我日爲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荅曰甫有一人攜囊出遇之否曰遇之襤褸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卽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昏於市儈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曾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

笑曰尚未知犁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兇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强合之必有大厄容復禳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爲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爲誰曰但無問宜速作黍周不喻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傅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以雜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某代訪曩昔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俯首爲之籌思既而客

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以視之漠漠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既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投臬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所獵當購佳婦幾幸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柳曰並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歸後稍平選日遵路中途爲土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刼其金貲釋令去惟周被虜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卽勿辭周不荅盜怒立命梟斬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躕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爲丈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妝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巹深過所望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卽當年荷囊人也因述柳言爲之感歎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公斬訖尋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傅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爲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江臬娶婦而歸

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瓦全傅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資斧曰曩受脫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搶攘間不遑修禮請以馬二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癡父不聽忠告母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旦暮者以少時曾爲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攜歸尚足謀生囑騎者候於路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橐乃返以百

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塚始行至直隸界厚賜
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
具蕩無所存及聞主人歸大懼鬨然盡逃有一嫗一婢
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
所適矣女持家逾於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貲本而均其
息每諸商會計於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悞下一珠輒
指其訛內外無敢欺數年夥商盈百家數十巨萬矣乃
遣人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儈矣乃

盜也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栢此鄙人論耳婦人女子猶
失之況以相天下士哉

聶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
妻為王所睹遣輿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涕不伏強舁而
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此得一遙訣無何
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
其王生執之將加搒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
甚威猛厲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
所自由姑且宥恕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抉其
首眾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歸
猶懼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此淫
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其銳
身而報知己有豫之義白晝而殺卿相有鱄之勇皮面
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於荊軻力不能以謀無道
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
能還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嗤者矣聞之野史

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
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噫聶
之賢於此益信

二商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
朝夕不自給一日日向午尚未舉火枵腹蹀躞無以為
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
此矣妻固強之商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
哉妻詳問阿子云何子曰伯躊躇目視伯母伯母告我

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盎敗榻少易糠粃而生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饒足夜踰垣入夫妻驚寤鳴盥器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綦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牆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失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以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斗粟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貧餒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餘金亦可存活妻以爲然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婦且曰弟卽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則我獨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

卻耶我高葺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鄰村鄉中不逞之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搒楚並兼梏毒慘至所有金貲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廩呼村中貧者恣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及奔視則兄已昏憒不能語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旣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與嫂使養兒如此以爲常又數年大商賣其舊宅嫂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饑道殣相望二商食指益繁不能他顧姪年十五荏弱不能操業使攜籃從兄貨胡餅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於婦言遂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增我汗羞所賣故宅今尚空閒宜僦居之屋後蓬顆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兒相從長舌婦余甚憾之勿顧也旣醒異之以重直啗第主始得

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廛間姪頗慧記算無訛又誠慤凡出入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請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貲劃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予亦狷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憒憒不置一辭恝情骨肉卒以吝死嗚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爲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閫教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祿數

某顯者多爲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麪二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麪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飢一晝夜十餘餐未及周歲死矣

聊齋志異卷八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尚主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長氈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

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為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然安故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上曰主日耽此不知與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之甫三十餘着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斂子入奩曰駙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未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婢進曰主惰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主言居宅湫隘煩以此少致修飾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出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疑以為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廊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

素寡交託他出又窺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略與傾談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弈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留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命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袁強之僮綽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責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

日詣生作別贈象箸楠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與
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
槖貲充牣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鉗灼刼掠一空家人識
袁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
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
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値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衰邁
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
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爲捕役執去
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

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
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
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
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銜生去至
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淒然慰弔曰
妾欲留君但母喪未卜窀穸可懷牒到郡自投保無恙
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
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
稽牒知其冤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

況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汙也袁
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卽遺於
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
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
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貲物與
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
涉並不啟關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
生去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
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

既闋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
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
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爲災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
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
貲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櫝肴羹熱如新出於鼎酒亦
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
惰足股曲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
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君爲棋酒之交可得三
十年聚首若作牀笫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

六年後再蔣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響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所爲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襪布

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輕縠生爲製鮮衣強使着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勞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爲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啟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繃納生懷俾付乳媼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

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闢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爲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幛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生殊淒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離合皆有定數撙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

即返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爲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爲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爲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

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縶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絕輕耎雲拾作寢衣可棄砍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田產畧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為完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為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能令改行無憂凍餓不然兄亦不能塡無底壑也侯雖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

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遂逡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返奔婦逐砍之斷幅傷臀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冤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廚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捋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甄后

洛城劉中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珥光采從者皆宮粧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懵懵危坐磨磚者非子也耶乃展錦薦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今古之事博洽非常劉茫茫不知所對美人曰我只赴瑤池一回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發徹既而曛暮從者盡

去息燭解襦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粧容如故鬓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苦詰姓字荅曰告郎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癡情也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富貴者游戲數載過即不置念慮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爲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指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推霧擁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想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毋不知其故

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唯嫗言郎作尺一書我能郵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爲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悞事初登其門門者以我爲妖欲加縶縶我出郎君書彼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欷歔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荅我言郎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姥率一

女郎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貲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荅云妾銅雀故伎也劉疑其爲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墮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常侍牀簀耳一日有瞽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襦已斷劉以杖逐擊之犬猶怒齕斷幅頃刻碎嚼如麻瞽媼捉領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

卿仙人何乃畏犬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葢怒妾不守分香之戒也劉聞之欲買而杖斃之女曰不可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爲妖母詰劉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爲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自分義絕矣要我去亦復匪難而[illegible][illegible]禁呪所能遣耶乃束薪爇火拋置堦下瞬息烟徹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既而烟滅見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媼問之媼

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媼葢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榦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睹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妒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人云願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溫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爲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足爲貧道師也溫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羣集庭樹爲滿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傍有小村趨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匆匆遽入登

其堂闃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擧首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媼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媼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體可藉藁少選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答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溫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媼顰蹙曰此卽不敢應命溫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媼既去溫視藉草腐溼不堪臥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雨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

有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溫心動歸與母言媒通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跡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

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適葛經閨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醮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遺女舄一鉤心頓惡其儇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辯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

為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寶之凌晨趨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為己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褻奪而挼莎之葛僅睹一兩句蓋即閨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為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恐其迹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遙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為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僮聞琴自作聲初

以為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澁似將效己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為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為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為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魑魅翊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視之

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泣然曰代作蹇修不爲無
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
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箏箏已頗能諳之
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爲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
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衣裳陰爲君胹合佳偶以
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舄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爲之
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宦娘曰君之
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爲妾再鼓之溫如其
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

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宦娘不辭其調其
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爲給譜
十八章又起告别夫妻挽之良苦宦娘悽然曰君琴瑟
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
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當懸之臥
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出門遂
沒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
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託言買扇女子便呼
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覷其父他往又詣
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
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逕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
數武女追呼曰反來適僞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
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
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
已而以舌舐粘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積半
月爲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

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檢一過觸
類凝思次年復至蓋裝甫解卽趨女所至則肆宇闔
焉失望而返猶意暫出未復蚤起又赴之扃如故問諸
鄰居始知姚原廣寧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
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怏怏而歸爲之下
婚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曩情告母母益防閑之
蓋之途由是遂絕劉忽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憂思無計
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轉寄語舅媒合
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

廣寧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凝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艷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動疑因僦居東鄰細詰其家爲李氏反復凝念天下寧有如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夤緣惟日眈眈伺候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卽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略

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眞阿繡也因而大慟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已何意復有今夕顧卿何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爲婚姻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既就枕

席款接之懽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如復之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絕不言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繡大駭不敢詰主旦訪市肆始反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藪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於此劉始靦然曰西鄰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鄰止一孤媼西家一子尚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覆

回思乃大懼曰且爲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耳言未已僕排闥驟入女呵曰可棄兵速具酒與主人言別僕自投其刃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綿薄何勞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劉身毛俱豎默不得語女聽漏三催把琖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逕如蓋怨舅之誑已也亦不舍於其家寓近姚氏託媒自通

陷以重賂姚妻言小郎爲覓壻於廣寧若翁以是故去就否良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徊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訛傳自解又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爲偵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鬢垢耳步履蹉跌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劉郎非乎劉停鞭審顧蓋阿繡也心仍訝其爲狐曰汝眞阿繡耶女問何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眞阿繡非贋者父攜妾自廣寧歸遇變被虜授馬屢墮忽一女

子握腕趣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駛苦不能從百步而屨屢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是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爲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適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爲之盥濯粧竟容光煥發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裀褥使從己宿又遣人赴蓋寄耗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藏篋簏舊封儼然有粉一函啟之

化爲赤土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眞僞故以此相戲耳方笑嬉間一人搴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蹇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渺矣夫妻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酒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

能辨也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闥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相者也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即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意故時一相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

阿繡歸寧來常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數寸長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屢效焉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貓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去視之非貓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

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為侍御生一子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為婚王憂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為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厭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夫人悅優待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即奩中翻

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共笑姍之見女皆驚羣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歡笑不為嫌第善謔刺布作圓蹋蹴為笑著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紿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砉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斂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惟俛首微

笑以手刓牀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挲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戶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己乃豔服束細腰扮虞美人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然喧笑一室日以為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即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

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翦素絲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候竊跨廄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卽又以鞭撻從人言曰我謁侍御王寧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悞以爲眞冢宰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憨笑並不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時冢宰

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僞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悞爲眞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慚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憤將行忽見公子衮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

冕襆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翁無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不軌衮冕作據上驚驗之其旒冕乃粱䕸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憨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臧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事戲笑鄰

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舁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掐人股裏婢嫗無不粲然夫人訶拍令去一日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袴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

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死女坦笑
不驚曳置牀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
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囅然曰如此癡兒不如無有夫
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
公子呻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
浹裀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
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不癡大異
之攜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乃還榻故
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

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
公為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罣誤舊有廣西中丞所
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
墮碎慚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
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
何遂不少存面目實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
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
報曩恩了宿願耳身受唾罵擢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即
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

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
鈎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為膠續以
解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小翠像日夜澆禱其下幾
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
馬經牆外過聞笑聲停轡使廄卒捉鞚登鞍以望則二
女郎遨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
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
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
耶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

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既而紅衣
人來果翠也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
瘦骨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
但無顏復見家門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
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遣僕奔白夫
人夫人驚起駕肩輿而往啟鑰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
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
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
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

無聲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悉如其言託公子養痾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矣公子曰今日美則美然較昔則似不如女曰意妾老矣公子曰二十餘歲人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不能產育恐悞君宗嗣請娶婦於家旦晚奉翁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

吉期將至女為新人製衣履賫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已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寧留此貽公子展巾則結玉玦一枚心已知其不返遂攜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覩故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顧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嫋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但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

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命名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略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無顧待妾自為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誶遣奴慰之弗去乃趣僮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

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里有喪者以倍貲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熒熒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童僕

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戚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衾皆所昔備里中始共服細娘智福年十歲始學為文父既歿嬌惰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遨謔訶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便與僮僕共操作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器與諸奴啖饘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去殘秋向盡體無衣

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皆引細娘為戒嘖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為意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乞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鄰媼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鄰媼慫恿之始納焉濯膚授衣令與弟怙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游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

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遊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欲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貲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詭托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游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

遂所請母開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爲之具裝
末又以鋌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
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
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忻
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
金漸盡自以巨金在橐初不以空匱爲慮及取而斫之
則僞金耳大駭失色李媼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
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姬念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
人握索入驟縶項領驚懼不知所爲哀問其故則姬已

竊僞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容置詞梏掠幾死收獄中
又無資斧大爲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
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
忘之福請所謂黯然欲悲不敢復請而退廿日而問之
歎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
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
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
不死故授之僞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絏矣中丞待
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

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即獄中而望之怙奄
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敢仰福亦哭時福爲中丞所契
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爲怙兄急釋怙至家猶恐
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
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
勤即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
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并力質貸而付之半
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貨殖累巨萬
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

衣妝樸素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
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
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
而人不以爲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叢之矣夫細柳固
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而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
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
表於世此無論閨閣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南鄉舉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趵突泉適相値年六十餘鬚長過腹儼然道人也集問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然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性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以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爲人貴爲卿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

以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匆匆而去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攜僕貰驢即刻東邁驅里許驢忽反奔瀨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躁汗如雨僕勸止之生不聽又貰他驢亦如之日已銜山莫知爲計僕又勸曰明日即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即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啜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惙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泫泣母搖手止之執手喜曰適夢

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捷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耄耋足矣君前身與我爲僧侶以石投犬悞斃一蛙今已投生爲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爲婦不貞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偶恐歲後瑤臺傾也

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舅令於西江母遣往省即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値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騾蹄趹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媼抱坐堤上驢沖過扈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騾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二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

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徼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爲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爲力此眞愛莫助之矣生哀不已叟籌思曰不可爲也請過宵聽其緩急尚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聽則已行牒譏察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叟喜曰吾謀濟矣問之答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冀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

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卽此爲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巹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贅焉女十六歲艷絕無雙生每對之欷歔女云妾卽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爲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舅乃非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爲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長跽曰此小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寞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歎曰事已至此復何

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氈綿厚作蔽膝各以隱著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逕拗折絕險不復可乘下輿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卽見山門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爲某故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苦困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座前恐布沙礫密如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

從諸其後僧開目一瞻卽復合去女叅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壻來僧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卽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騾來未女答言未曰夫妻卽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旣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更囑瘞祭以解竹木之寃生視之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夢狼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二年道遠苦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欵之丁素走無常談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旣別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復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爲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爲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豸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得無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

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爲者甲曰聊充庖廚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嗥避或竄牀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爲虎牙齒巉巉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

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錘齒齒零落墮地虎大吼聲震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翁乃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旣至見兄門齒盡豁駭而問之則醉中墜馬所折考其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爲間曰此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時方賂當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爲意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

百姓何術復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悉以告翁翁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欷歔伏枕託疾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爲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爲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卽遇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之來爲一邑之民洩冤憤耳寧專爲此哉

遂決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腹心助桀爲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決之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斂臣也將攜入都並搜決訖始分貲入橐騖馳而去甲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頭即有一人掇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尸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爲御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歎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爲虎而吏且將爲狼況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冢大驚疑爲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溲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麪餅鴨臛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剎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爲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便即爲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眩目頭上明珠翹顫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曲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覿面而不識仙人實所惶愧如容自贖願收爲沒

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使諸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府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燈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革棕氈尺許厚郭解屨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荒疏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爲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

糞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卮酒爲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爲愛女不許贈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琖既盡忽亦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亦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裹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櫺始知爲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間以告知交莫有知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拆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亦宜愼密洩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雛奴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顧淫籌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爲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魂含顰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邱臺上路入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傖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寃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諧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求凰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

何憑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即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憒憒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頹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即便誅却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

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名則宮標也搒之盡服蓋宮素不逞知其討負而歸意腰橐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鞫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騭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汚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

命一人興訟則數農失業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産豈故之細哉余嘗謂爲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鄰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鷄鴨之爭致起雀鼠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爲憑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或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而

民上也者僅息在牀濩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
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
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干連往往
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
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
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門如蹈湯火早結一
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
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時也者雖非
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

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
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興訟者以
其全力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報帶一名於紙尾遂
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
狀若烏集人出亦出還同猱繫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
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産傾家飽蠹役之貪囊
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
畧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芟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
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
一念及此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綦貧一日他出暮歸
失途入一村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
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引去入一大第
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白
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子
即設筵婦側坐勸釂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
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閥閱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

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
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駑駘耳公子雖異姓
亦前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靦然相見無他煩薄
藏數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頭枯死
廉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
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兌八百餘兩生
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爲之當無
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
一樸愨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纖指以卜之

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殘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爲人戇拙不苟貲財悉倚付之往涉荊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即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鞺鞳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

又求稽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眞神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爲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富婦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腹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

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爲鹺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遊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閽人延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掖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大姓猶恐輿馬喧動爲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初更向盡方將掃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閽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

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閽人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畧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答云無之益喜趨出急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爲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無策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數乎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久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媼扶女郎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謝又囑閽人行沽畧盡款洽慕言先世彭城人毋族亦世家

今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況何似生問伊姓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知郡北有劉荊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媼曰某祖墓尚在彰郡每欲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姑猶遲遲今妹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媼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酉伍居肆裝貲返桃源同二媼啟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爲客今日爲吾甥壻也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爲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婦强內之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間回視第宅則爲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

二孫長即荊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厚贈之由此來往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竊意冢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胔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荊卿荊卿詣生同驗之入壙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荊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畱此以待兄也荊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爲首宰將治以極刑荊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築較前益堅美由此廉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荊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貲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爲個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譟逐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爲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夜只失金釧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訶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釧而去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釧質賭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賂

脱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郵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樸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逆客華裝眩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爲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罷遂增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幛內眷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

盡醉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逿地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傅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誥未獲罪無申證訟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冤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衣巾革褫冀其可以辯復於是攜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於路側遥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貧窶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搴簾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

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以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閥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諦視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勤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為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悞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即曩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驂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慚然於衣下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既囑

坐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以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然終不屑夤緣後入邑庠第一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閩中巡撫為生祖門人優卹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鯁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裘馬至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傅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間闊治具相款客辭

以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間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何事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所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唯不敢忘曰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馳馬

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慘然入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袪隱抑搔之女曰子誠敝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危予過矣予過矣忿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

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紙一幅為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驅祟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默然遂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語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為之鈐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還為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擲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逾數日傅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令妹之惠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聲色俱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翼日青衣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於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間生朝拜而後卻之

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肴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行烹調相對縱飲懽若一家有客餽苦糯公子飲而美之引盡百琖面頰微赬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婚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淮為買少姬而歸姬顧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媼之家顧妾姨行見珠屢欲鬻去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歎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親為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

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謹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爲材令寬大倍於尋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爲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爲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醞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而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荅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名荅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手曰汝父在家否童子諾而入頃之一媼出窺真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懼嫂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鬨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捽兄地上仲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踣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

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
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荅云樂從仲念鬼雖非
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爲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
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
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
女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爲兒女便以問兒兒曰此名湘
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尚
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
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於

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
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夙無烟火森然
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羮斗
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爲荅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
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
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
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
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孑然無偶煩大哥留
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

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
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人迎血出不止者
乃可爲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
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强刺驗之不可乃
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溼蓋聞
伯言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
才久矣尚爲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
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
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

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
既歸僞增其年託言兒實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類
亦信爲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
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
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甚慰
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爲阿
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
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
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

晚霞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肴胾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葳靈仙羣以爲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爲所惑仲諾之遂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鉤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敘間闊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琖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礙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葳靈仙忽起搴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葳靈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爲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卻之

不得耳仲疑其妒不樂而散次夕葳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爲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卻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爲所傷仲寖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葳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髮罵曰淫婢生爲蕩婦死爲賤鬼不齒羣衆久矣又祟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便當撻楚湘裙慚

憪啜泣從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了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自此不復通聞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貍於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羅祖

羅祖即墨人也少貧宗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即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參將欲攜與俱去羅乃托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參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參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牀下有男子遺舄心疑之既而詣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卻歸聞妻與李臥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抽刃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為人也今若此殺之汙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笞李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即墨後石匣營有樵人入山見一道士坐洞中未嘗求食眾以為異賚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即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煩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為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稅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沂水劉宗玉向予言其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為聖賢但望成佛祖請遍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橘樹

陝西劉公爲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値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祀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寘諸閨闥朝夕護之唯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嬌啼家人紿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爲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爲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

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莅任三年繁實不改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歟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木雕美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濼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簏牽巨犬二於簏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韉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鐙而腹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眞如生者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媼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貿販平準賜子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眞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大疽痛不可忍晝夜嚬呻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爲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刀割脇肉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作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割股爲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思夫婦何知傷生之爲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刻矣

獅子

暹邏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籤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默思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聊齋志異卷九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藝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跂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爲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即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泰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爲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邑邑不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

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爲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于落卷中集其葛茸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爲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去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等想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其寓賈諾之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濕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怍間郎忽至曰求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邱與世長絕矣郎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

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況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參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貓抓癢自牖睨之則虎蹲簷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咻徧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嘷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瞑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

目凝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偎傍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爲歡既畢夜已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扑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于對戶憩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聞奇事耶僕恐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爲之易衣迨歿兩孫窮踧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爲詐偽少間

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霪霪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杲及婦與已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惱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疏或嘑而與之賈怒攜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故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

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杲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無何連捷登進士又數年以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爲人梗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爲妾乙故狙詐鄉人斂金助訟以此聞于都于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瘐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杲入泮已久爲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囑杲夫妻攜一僕一媼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候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賈見驚喜踴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

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蕩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爲令尹闈場入簾有名士

興于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計推興爲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便問某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上司久之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上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興不滿志戛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罪太輕是必抉其雙睛以爲不識文之報閻羅不肯衆呼益

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剗胸兩人瀝血鳴嘶衆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鬨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爲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衆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興士也驚曰吾合盡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某至陰投狀訟興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後興至面質之興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稽某所爲曾撻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爲大畜閻羅判爲大犬興爲小犬某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大如貍某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齕之小犬齩其喉下繫綴如鈴大犬擺撲嗥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爲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爲某壻某生慶雲二十八舉于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鄰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

李姓實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爲之營謀始得志于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衆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壻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長亭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爲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籙委贄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贄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縠帳中婢以鉤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爲鬼石曰其鬼也驅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爲狐祟陰騭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女之姊長亭光艷尤絕敬留全璧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爲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焚舊符

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帳女郎急以椀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鰥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荊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祟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媼盟媼遽出曰先生何見疑也即以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爲信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爲祓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酬殊切漏二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辭氣倉

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言已遂返身去石戰
懼無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
也喜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之可伸思欲之汴
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忽
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
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媼促兩人
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
老子昏髦倘有不悉郎肯為長亭一念老身為幸多矣
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媼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媼

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媼
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
月翁家趣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自此時一涕零
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媼哺之然兒善啼夜必歸母
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媼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
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為期
既而半載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
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
益哀傷因而病憊苫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憒

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
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
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
載誠所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
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母知
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
而兒無母矣兒亦嗷啕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牲
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
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女

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
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為父來君不為妾母放令去耶
石許之女使乳媼抱兒他適涕洟出門而去去後數年
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啟扉則長亭飄忽而
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
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
不已哭曰今為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迺年
徙居晉界僦居趙搢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
公子公子數逋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

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絹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即不為父傷寧不為妾弔乎聞之忭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媼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聞禍而

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媼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之便問何來石視廚下一老狐孔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備述[illegible]詐狐聞之塞身入竈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去以刀斷索抽之

狐痛極齒齦齦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睒閃似有慍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媼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遷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

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壻間尚不通慶弔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啟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壻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腫號呼遂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樸訥今見陵於强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潸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賕囑日夜搒掠脛股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

出抽筆為詞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歸家役至門而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心腹與席關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深信俄

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命置火牀捽席下見東墀有鐵牀熾火其下牀面通赤鬼脫席衣掬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捉使下牀著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

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闢痛不可禁顧亦忍受不復言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闢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復忽然身合猶覺鋸縫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曰

賜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
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
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念
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
二郎為帝勳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
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
歸今果然矣捽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必更慘
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
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鳴呼為今送汝歸予

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
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
頻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
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為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
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
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鬼含怒不敢復
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闢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閾
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為嬰兒憤
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口約奔數十里忽見

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為前馬所執縶
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冤憤
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緬訴毒痛
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
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
人正欲往愬宜即為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即
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即二郎也席視二郎脩軀多髯不
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
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

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
鼠二郎援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
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
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棨戟徒誇品秩之尊
羊狠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斤斲婦子之皮骨皆空
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為爾湔腸
即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為小民父母之官
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
即或勢逼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鷙之

手既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贓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爲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之內剁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

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即押赴東嶽施行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既至席先蘇令其家人啟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爲席有里人或有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鬻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于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益親洽因訂爲昆仲少

年遂以名減字爲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踧落更無厮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媼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爲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童兄妹纖弱何以爲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闈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簾治

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搴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媼托柈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媼徹器公子適嗽誤墮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椀流炙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

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攜妹與公子俱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爲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爲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故不爲也居三年公子又不第恂九大爲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爲成敗所惑故寧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驅

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遂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爲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爭婿之恂九悉卻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爲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子尚強作讌恂九失色酒墮傾跌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籙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耳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

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爲購良材恂九命舁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歿後當闔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使素秋他出啟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疑間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不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昏於世家恂九不欲既歿公子

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關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

令素秋自相之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償戲債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菴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至日甲慮韓詐謾夜候於途果有輿來啟簾照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甲奔入偽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去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適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

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壻之偽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甚徧愬郡邑某甲懼求救於韓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父時休致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

悉誚其詞支家人擄掠殆徧甲亦屢被訟幸母日營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殺盡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祈解公子乃許之甲家綦貧貨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媼悄然忽入公子駭問妹固無恙耶答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

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即囑媼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媼言大喜即與生面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

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豈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壻昔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三年牀笫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壻亦不之解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

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祕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雞鳴早起攜一白鬚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委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

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鬚髮盡黑猝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匆匆遂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蹤迹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知糊眼主司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冥然遂死蠹魚之癡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壑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者邑有穆生年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穆生卒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辭焉曰飢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益賢之向慕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女志不奪母慚願以少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居

無何孟暴疾卒女往臨哭盡哀孟故無戚屬死後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攜取一空方謀瓜分其田產家人亦各草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問得故大不平聞林生與孟善乃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人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知我前雖固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矣今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己然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弟父母遂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五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辭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賴輩恚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懼閉戶不敢復行女聽之數日寂無音及問之則孟氏田產已盡矣女忿甚銳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戇訶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搢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治諸無賴盡反所取或議謂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扃其戶使嫗抱烏頭從與俱歸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啟戶出粟為之營辦己錙銖無所沾

染抱子食貧一如曩日積數年烏頭漸長爲延師教讀己子則使學操作嫗勸使並讀女曰烏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以自明又數年爲烏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乃從之然紡績如故烏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何安矣遂早暮爲之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爲傭然烏頭夫婦有小過輒斥譴不少貸稍不悛則怫然欲去夫婦跪道悔詞始止未幾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爲穆子完昏女乃析子令歸

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爲市恒產百畝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烏頭不聽益篤囑曰必以我歸葬烏頭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八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爲也彼女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皋直牡之矣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顧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馬由此交日密焚香爲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

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摧殘非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歎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

便自炊萬鍾從其教即除室爲馬安頓夜深竊餽蔬稻
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卻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
城肆市布帛爲易袍袴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
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
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
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瑟歌之意楊兄弟
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體妊五月
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幗操鞭逐出
值馬在外慚懅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逐出叉手頓

足觀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
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
進襪履著已噭啕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爲解
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坐立不寧
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趑趄而前婦殊不
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奇焉家人
皆以爲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
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爲偽就榻搒之崩注墮胎萬石於
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餼更籌再唱不

放萬石歸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撬扉聲急
呼婢則室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
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刃刺頸曰號
便殺卻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
但取悍婦心婦益懼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
而數之曰如某事謂可殺否即一畫凡一切凶悍之事
責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
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
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啟閉曰楊

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何萬石入
見婦赤身綳縶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問之得其
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
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
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
暮挽留萬石作侶懽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
遽遭之覺坐立皆無所可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
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
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懼長跪牀

下婦不顧哀懇至漏三下婦曰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兒婦方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顱顛蹷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婦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尪羸僅存氣息一日

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襤褸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辨驚曰兒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甫人止此線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猛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受何以為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若不去理須威劫便殺卻勿懼僕有

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虞也萬石諾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為萬石遑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婦益恚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走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塡胸如烈焰中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捶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嘲喒猶罵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

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上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相集死力掖出馬迎去捉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漸消嗒焉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為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懾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

過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賓事良人久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立呼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逕去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爲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戒無以舍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爲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

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閽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以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爲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庠次年領鄉薦始爲完昏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惻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

遂以輿馬賫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爲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竪後脛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横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婦

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行淚下如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婦爲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羣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往寺中姪以爲玷陰教羣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寧非變異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

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溼推乾苦矣三年嚬笑此顧宗祧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贍井臼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牀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卽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禮婆娑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哳鳴嘶撲落一羣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

向銀牀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髒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詞憐而成嘲設爲汾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若贅外黃

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所樹摧花止求包荒於怨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攖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妾命薄獨支永夜寒更蟬殼鷺灘喜驪龍之方睡犢車麈尾恨駑馬之不奔榻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爲舅牀前久繫之客牽來已化爲羊需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而成自作之孽太

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凛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卽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涕空沾於荊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爲此有隱痛矣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剝牀之痛髯如戟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孃

子寅肆其橫暴苦療妒之無方胭脂虎啖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墜全澄湯鑊之波花雨晨飛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彩翼雙棲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塲於愛河之濱咦願此幾章貝葉文灑爲一滴楊枝水

章邱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羈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徧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构闌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夫人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縶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貫以巨鈴繫諸廚下凡有需則躡繩繩動鈴響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垂簾納物而估其值左持籌右握算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每恥不及諸姒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卵兩成吾以汝爲毈矣今亦爾耶

耿進士崧生亦章邱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輒竊聽之論文則淪

茗作黍若恣諧謔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等始笑逆之設帳得金悉納獻絲毫不敢隱匿故東主饋遺恒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而不知銷算良難也後爲婦翁延教內弟是年遊泮翁謝儀十金耿受榼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周親然舌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終心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三年得如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人猶訶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爲宰相寧便大耶

雲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岱四月交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炷爲度名曰跪香才視衆中有女郎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爲香客近女郎又僞爲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出門

去才亦起出履其跡不知其往心無望怏怏而行途中見女郎從媼似爲女也母者才趨之媼女行且語媼云汝能叅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但獲娘娘冥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子弟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媼媼自言爲雲氏女名翠仙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澀母如此蹜蹜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昏頗當母意否媼以問女女不應媼數問女曰渠寡福又蕩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

不能爲遢伎兒作婦才聞樸誠自表切矢皦日媼喜竟諾之女不樂勃然而已母又強拍咻之才殷勤手於橐覓山兜二舁媼及女已步從若爲僕過隘輒訶兜夫不得顛搖動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舅家舅出翁妗出媼也雲兒之嫂之謂才吾婿日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嚴妝翠仙出拂榻促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廹母命漫相隨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才唯唯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我以女繼至才歸掃戶闥媼果送女至入視室中虛無有便云似

此何能給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有男女數輩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但留一婢才由此坐溫飽惟日引無賴子朋飲競賭漸盜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如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貨爲媵金可得百爲妓可得千千金在室而處飲博無貲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輒向女欷歔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拋匕箸罵婢作諸態

一夕女沽酒與飲忽曰郎以貧故日焦心我又不能御窮分郎憂中豈不愧怍但無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佐經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兩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之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事濱就矣女曰母日以婿家貧常常縈念今義斷矣我將暫歸省且郎與妾

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固自樂之保無差忒
才從之夜將半始抵母家撾闔入見樓舍華好僕輩往
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爲甥館年
餘曾未一臨岳家至此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妓所不甘
也女引才登樓上嫗驚問夫妻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
不義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鋌置几上曰幸不爲
小人賺脫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藏金
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負肩擔面沾塵如鬼
初近我熏熏作汗腥膚垢欲傾塌足手皴一寸厚使人

終夜惡心我歸汝家安坐餐飯鬼皮始脫母在前我豈
誣耶才垂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不堪
奉貴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有何虧負遂無一
念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念汝儇薄骨乞丐
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媼連衿臂旋旋圍遶之聞女
責數便都唾罵共言不如殺卻何須復云云才大懼據
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盛氣曰鬻妻子已大惡猶未便
是劇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言未已衆皆裂眦以銳簪
剪刀股攢刺脇腂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卻渠

便無仁我不忍其觳觫乃率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人
語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星漢東方已白野色蒼莽
燈亦尋滅並無屋宇才坐削壁上俯瞰絕壑深無底駭
絕懼墮身稍移塌然一聲隨石崩墜壁半有枯横焉罥
不得墮以枯受腹手足無著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
不敢轉側嗥怖聲嘶一身盡腫眼耳鼻舌身力俱竭日
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綆來縋而下取置崖上奄將
流斃舁歸其家至則門洞敞家荒荒如敗寺牀簏什器
俱杳惟有繩牀敗案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臥

飢時日一乞食於鄰既而腫潰爲癩里黨薄其行悉唾
棄之才無計貨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勸以
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向勸鬻
妻者於途近而哀語遽出刀摮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
其情亦未忍酷虐之繫獄中尋瘐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
已則非人而怨逢惡之友故爲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
狹邪子誘人淫博爲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
德迨於身無襦婦無褲千人所指無疾將死窮敗之念

無時不縈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輾轉不寐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歷歷想將落時又歷歷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入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强者忍凍裸行籌火索刀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懼哉

顏氏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孑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弁耳鍾愛之期擇貴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一字紙裹繡綫女啟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儂脗合之女脈脈不語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有母遺金鴉

鬟託委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懽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為丈夫率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而再試再黜身名蹇落饔飧不給撫情寂漠嗷嗷悲泣女訶之曰君非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懊喪聞妻言睒睗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塲屋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在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蘗苦請嘗試之但恐綻露為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廬請男裝從君歸偽為弟君以襁褓出誰得辨其非生從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否生視之儼然一顧影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交好者薄有餽遺買一羸蹇御妻而歸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卹顧之又見宵旰攻苦倍益愛敬僱一剪髮雛奴為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鄉中弔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駭然異或

排闥而廹之一指便亡去客睹丰采又俱傾慕由此名大譟世家爭願贅焉叔兄商之惟𩑺然笑再强之則言矢志青雲不及第不昏也會學使案臨兩人並出兄又落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賓客塡門迄謝不納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且無何明鼎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葸茸不能自立負氣自爲之深恐

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脫靴而示之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仍閉門而雌伏矣而生平不孕遂出貲購妾謂生曰凡人置身通顯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一身耳君何福澤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爲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覃恩矣搢紳拜往尊生以侍御禮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輿蓋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者皆愧死矣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綦貧又有鼓盆之戚茆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卻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爲部郎以其請之堅諾

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亡怪之仰臥榻上靜息以伺其變食頃聞步履聲睨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亡書送還案上一約二十一可十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寂不動長者翹一足踹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即急肅然端念卒不顧女遂以左手捋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生恐夜爲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影幢幢略不顧瞻夜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細

物穿鼻奇癢大嚏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候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鶴行鷺伏而至生暴起訶之飄竄而去既寢又穿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雞既鳴乃寂無聲生始酣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炊將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即已飄散少間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瞥然去遠立以哂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卻女子即又不懼因戲之曰房中縱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身向竈

析薪溲米為生執爨生顧而奬曰兩卿此為不勝憨跳耶俄頃粥熟爭以匕箸陶椀置几上生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溲合砒酖矣生曰與卿夙無嫌怨何至以此相加噉已復盛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漸稔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麗質豈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

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探手於懷捋袴於地亦置不為怪一日錄書未卒業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操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列疏整生贊曰卿雅人也苟樂此僕教卿為之擁諸懷把腕而教之畫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妒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於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

事不相侵擾做畢祗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花判已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奬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事生坐為抓背臥為按股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日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指示一過無再問者與生競讀常至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拜生門下年十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一鉤為贄生令與秋容執一經滿堂咿唔生於此設鬼帳焉部郎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

容與三郎皆能詩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生將赴試二女涕淚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托疾免不然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爲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誣以行檢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忽一人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饌具餽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强攝去逼充媵御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里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焉出金三兩跛踦而沒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滅異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鞫問三郎何人生僞爲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旣歸竟夕無一人更闌小謝始至慘然曰三郎在部院被解神押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令托生富貴家

秋容久錮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閣不得入且復奈何生忿曰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爲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在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兩人驚喜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爲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故旣不願固亦不汚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欲與同寢曰今日願爲卿死二女戚曰向受開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可然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會一道士途遇生顧謂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宜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歸囑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忙急忘吞其符見有喪輿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因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郝氏研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郝未深信欲

异歸女不從逕入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婿而去生就視之面龐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愜過望殷敘生平忽聞烏烏鬼泣則小謝哭於暗陬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浪痛不可解近曉始去天明郝以婢媼齎送香奩居然翁婿矣暮入帷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爲慘動不能成合巹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靜室掩

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瞑若睡一日晨興有少女搴簾入明眸而皓齒光艷照人微笑曰跋履終夜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其人便相交付耳斂昏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爲一體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逕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氣體漸舒但把足呻言趾股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以事過生留數日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心竊怒

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荅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荊陋劣何足以方君妹然既係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以獻妻孥乃入內使小謝衣殉裝出蔡大驚曰眞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用慰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遽得兩哉事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道士其仙耶何術之

神也苟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麪爲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樸而光華照人媼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爲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氏姓曰母肯納我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媼曰貧賤傭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

坐牀頭戀戀殊殷媼辭之言娘子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媼視之西去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婦胡弗納馬以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叅母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召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事皆能

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幌光耀奪視驚極不敢入女下牀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卻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即起欲出行沽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屏後捁捁撼擺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柈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罽錦裀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媼詣呂所將跡所由入門先謝

其媒合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媼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即同媼來視新婦女笑迎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慧麗愕眙良久即亦不辨唯唯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爲姥姥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爲白金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著而出室門則爲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已忽不見馬乃

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偶良懽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樸訥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褻蕙芳奚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若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蕭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房莊業儒未成去而爲吏偶適姻家道出于氏殯宮薄暮醉歸過其處樓閣繁麗一叟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叟求漿叟起邀客入升堂授飲飲已叟曰曛暮難行姑留宿早旦而發何如徐亦疲殆樂遂所請叟命家人具酒奉客卽謂徐曰老夫一言勿嫌孟浪郎君清門令望可附昏姻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徐踧踖不知所對叟卽遣伻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峨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

並至女郎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交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速寢酒數行堅辭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館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姓行七又復細審門閥女曰身雖賤陋配吏胥當不辱寞何苦研窮徐溺其色款暱備至不復他疑女曰此處不可爲家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或不拗阻歸除一舍行將自至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奄忽就寐既覺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藉黍穰尺許厚駭嘆而歸告妻妻戲爲除館設榻其中闔門出曰新娘子今夜至矣因與共笑日既暮妻戲曳徐啟門曰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爲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曰都知吾家不饒將先賚饌具來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徐告妻妻諾之晨炊後果有人荷酒胾來釋擔而去妻爲職庖人之役晡後六七女郎至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窗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

角讙然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柈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遂如狗舐砧少間女還殷殷相勞奪器自滌促嫡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徐從妻言使女復召客客至恣意飲啖惟留四簋不加匕箸徐問之羣笑曰夫人謂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間一女年十八九素舄縞裳云是新寡女呼爲六姊情態妖豔善笑能言與徐漸洽輒以諧語嘲徐行觴政徐爲錄事禁笑譃六姊頻連犯引十餘爵酡然逕醉芳體嬌懶荏弱難持無何亡去徐燭而

覓之則酣寢暗幃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袴私處墳起心旌方搖席中紛喚徐郎乃急理其衣見袖中有綾巾竊之而出追於夜央衆客離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裙理髮從衆去徐拳拳懷念不釋於心將於空處展玩遺巾而覓之已渺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都復烏有意頹頹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人已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

阻志不得遂感疾阽危使人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此女諾如所請適以冗羈未遽往過夕而至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過此即非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惟六姊不至徐疑女妒頗有怨懟女一日謂徐曰君以六姊之故妾相見罪彼實不肯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爲君極力一謀用解從前之惑彼雖不來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若履虛頃刻至其家黃甓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拙女久蒙溫煦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疎省問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姐在耳即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既至俯首簡嘿不似前此之諧少時叟媼辭去女謂六姊曰姐姐高自重使人怨我六姊微哂曰輕薄兒何以相近女執兩人殘卮強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爲少時七姐亦去室中止餘二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撑拒徐牽衣長跪而哀之色漸和相攜入室裁緩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推徐起曰禍

事忽臨柰何徐忙迫不知所爲而女郎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坐屋宇並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操刃而至驚問何人夜伏於此徐托言迷途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云不見細認其處乃于氏殯宮也怏怏而歸猶冀七姐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玹談

顚生

江南顚生客稷下眼暴瘇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而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闢最深

處有人往來但遙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人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氈貼地畧窺之見滿屋嬰兒坐者臥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强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居世子瘧病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有九楹歷階而升則客滿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嚮坐酒既行鼓樂

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進午餐就牀頭頻呼之耳聞甚眞心恐王子知然並無知者遂托更衣而出仰視日之中夕則見僕立牀前始悟未離旅邸心悵悵猶欲急反因遣僕闔扉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並無嬰兒有數十蓬首鮐背坐臥其中望見顧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懼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即坐見王子頷下添髭尺餘矣見顧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顧點彭祖娶婦

妓即以椰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顧離席辭飲言臣目疾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患目有太醫在此便合診視東座一客即離席來兩指啟雙眥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目少睡王子命侍兒導入複室令臥臥片時覺牀帳香軟因而熟眠居無何忽聞鳴鉦鍠聒即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舐油鐺也然目病若失再閉之一無所睹矣

周克昌

淮上貢士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昵之至十

三四歲未姿益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羣兒戲恒終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既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咷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爲道士迷去幸不見害值其他出得逃而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疇曩踰年文思大進旣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婚昌頗不顧趙進士女有姿周强爲娶之旣入門夫妻調笑甚懽而昌恒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慰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

遽捨者顧復之情耳實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去彼順志者且復來矣媼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蛻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悲嘆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詰之亦言爲惡人畧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爲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洩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靦然有愧色似新昏者甫周年生子矣

異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之其精光陸離者鬼所棄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況少有憑藉益之鑽窺者乎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盜游瞻內雕木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錢流

沂水劉宗玉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臥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有小人長二尺已來踽踽行澗底少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罹不吉後人曰我亦爲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並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瘢痕大如錢

龍戲蛛

徐公爲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竊食狼藉於地家人數受譙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駭走白公公以爲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下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臥細裁如箸蛛爪蹜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霆

大作闔家震驚移時公暨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爲人廉正愛民柩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異史氏曰龍戲蛛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乃眞有之乎聞雷霆之擊必於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慘毒天公之憒憒不已多乎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驢操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脩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荅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爲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三朝元老

某中堂者故明相也曾降流寇士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扁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耻也似之

洪經畧南征凱旋至金陵醮薦陣亡將士有舊門人謁見拜已即呈文藝洪久厭文事辭以昏眊其人云但煩坐聽容某頌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乃故明思宗御製祭洪遼陽死難文也讀畢大哭而去

夜明

有賈客泛於南海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起視見一巨物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兩日初升光四射大地皆明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乃復晦後至閩中俱言某夜明而復昏相傳爲異計其時則舟中見怪之夜也

鳥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鸝鳴因告主人使愼火問故荅曰鳥云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爲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皁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殤之想此家孿生矣今日爲初十不出五六日當俱死也詢之果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爲客時

雙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蓋妻妾反脣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語多奇中而道士樸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爲錢以入之一日方坐雙鴨復來令又詰之荅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爲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蠟燭一百八銀硃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曰鳥云丟官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之去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

乎危厲熏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都了邑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有蟬集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俱被黜

聊齋志異卷十終

聊齋志異卷十一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菱角

胡大成楚人其母素奉佛成從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囑過必入叩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掩頸而風致娟然時成年十四心好之問其姓氏女笑云我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問將何爲成又問有壻家無女酡然曰無也成言我爲若壻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

而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屬焉成乃出女追而遙告曰崔爾成吾父所善用爲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向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即浼崔作冰焦責聘財奢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美才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卒任所母遣成往奔其喪數月將歸伯父病亦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竄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媼年四十八九縈迴村中日昃不去自言離亂罔歸將以自鬻或問其價言不屑爲人奴亦不願爲人婦但有母我者則從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間有一二頗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縫紉者遂迎歸執子禮焉媼喜便爲炊飯織屨劬勞若母拂意輒譴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無可慮然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當爲兒娶婦成泣曰兒自有婦但間阻南北耳媼曰大亂時人事翻覆何可株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媼不荅但爲治簾幌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日既夕戒成曰

燭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既盡媼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譁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蓬首啜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于胡大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志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即我是胡某卿菱角耶女收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即燈審顧曰得無夢耶于是轉悲爲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滌地無類焦攜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諸

其家女泣不盥櫛家人強置車中至途次女顛墜車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入勿哭汝家婆婆且晚將至矣乃去成詰知情事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願得母子復聚母自戎馬戒嚴同儕人婦奔伏澗谷一夜諜言寇至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母急不暇問扶肩而上輕迅剽遬瞬息至湖上馬踏水奔騰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此中可居母將啟謝回視其馬化為金毛犼高丈餘童子超乘而去

母以手撾門豁然啟扉有人出問怪其音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門歡慰疑媼為大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遂流寓湖北治田廬焉

邢子儀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左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漏脫遂挾術以遨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幻法為戲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既歸謀攝取之其繼室朱氏亦風韻飾以華妝偽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飄然凌雲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月明清潔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采禽翔入喚婢撲之鳥已冲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冲霄漢婢大號朱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念暫招去一相聚會即送還耳遂與結襟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適有放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牽朱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邢子儀家赤貧而性方鯁曾有鄰婦夜奔拒不納婦銜

憤去譖諸其夫誣以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僦居別村聞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着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乎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為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為妖因致詰問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懼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其父

母自女飛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攜女歸邢得艷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顧又審曰尚未尚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捕楊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懼奔邢飲泣邢亦計窘姑賂承牒者賃車騎攜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爲極力營謀得贖免留夫妻於別館懽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爲辱反婣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

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購之夫妻遂歸出橐金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曩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顧術之神厚報之後女于歸妝資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蓮𫗦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疎而近於漏矣而孰知天之留之蓋爲邢也不然邢雖否極而泰亦烏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輒報之以兩嗚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如書生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傭價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牋奏輒任意裁荅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弈陸覘之指點輒勝趙由是益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咸相戲索俾作筵押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

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貲爲質始可放情飲啖不然一舉數千鬨然都散於何取償也衆悉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捻溼麪如拳碎掐置几上隨擲隨化爲鼠竄動滿案押官任捉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吾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適符其數衆愳白其異於主人遂索一枚懷之既歸告趙趙

命取金搜之已亡返賓肆主則償貲悉化蒺藜僕還白
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索逼酒食囊空實無貲少年學
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我非賺酒食者某
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
浼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至則淨麥數
斛已堆場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中
有盆蘭甚茂愛之既歸猶贊歎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
難致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
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故審之押官曰臣

家所畜不下千百何須竊爲趙妄之適某友至見蘭驚
曰何酷肖寒家物也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
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某曰我實不曾至齋有無固
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
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
某家花卉頗多都疑妄謬今屆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
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既
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於奔馬俄頃
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

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即蘭花一種
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
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陳錫九

陳錫九邳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
爲昏姻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游學于秦數年無耗陰
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聘儀豐盈僕馬甚
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絕昏問女女不從怒以惡服
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卹一日使傭媼以

餚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
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榼中肴餌列母前媼止之
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
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啗噉得母大恚聲色俱變媼不服
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撥毛批頰撻
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迎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
人數衆口呶呶如將尋鬬母強勸女去女潸然拜母登
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昏書母強錫九與之
惟望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久知子言

已死陳母哀憤成病尋卒哀廹之中猶冀妻臨久之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鬻治葬具葬已乞食赴秦以求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葬之東郊今塚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捽之仆地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微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處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臥者何人卽有數人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

悉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眞其父也大哭曰我為父骨良苦今固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為吾兒錫九哭益哀父稍稍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昏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母念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馳如風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哽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無泉下物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將來待汝歸後當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跋涉而來為父骨耳汝不歸初志云何也

且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觔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數促行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收聲始詢葬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有健僕捉馬待之旣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駛雞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礙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賃輿尋雙榆下得父骨而

歸合厝旣畢家無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門者絕之十九素無賴出詞穢褻罵使人勸錫九歸願卽送女去錫九乃還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壻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陳母死亦不使聞得離書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曾悖逆出我為何也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訃以絕女志此事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所方計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

女必死遂舁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舁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恐正皇遽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爲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銳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於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囑鄰嫗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詣官自陳宰怒周訟誣周懼啗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

交并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忽有人捉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余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具在問此何所母言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竊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恒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遲歸二日難爲保兒矣可速送兒婦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其事相與驚喜由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於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

堵空空豈訓讀所能發蹟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然之二人即出鐵索縶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眾憐其寃醵錢賂役以是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縲絏取盜嚴梏之始供爲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背反面之由太守益怒立刻拘提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蓋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故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以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於

各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裘馬而歸夫妻慰甚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在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爲之緩頰太守釋令自贖罰穀一百石批賜孝子陳錫九既歸出倉粟雜糠粃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而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覈耶因笑却之錫九家雖小有而垣牆陋敝一夜羣盜入僕覺大號止竊兩騾而去後半年餘錫九夜讀聞撾門聲問之寂然呼僕起共視之門一啟兩騾躍入

則向所亡也直奔櫪下咻咻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視則白鏹滿中大異不知所自來後聞是夜大盜劫周盜裝出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騾認故主遂奔至也周自獄中歸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尋卒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平所爲悔之不及今受冥譴非若翁無能解脫爲我代求婿致一函焉醒而嗚泣詰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酬祝之即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周死母子益貧仰給於次婿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

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當宜然使尚德之達人也者即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頒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婿以諭葬歸其慘已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者乎

于去惡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戶見一人負笈倀儴以卜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於道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悅之請與同居客喜攜襆入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差長兄之于性不喜游矚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陶不與談則默臥而已陶疑之搜其襆篋則筆硯之外更無長物怪而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日就陶借書去閉戶抄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摺疊成卷竊窺之則每一稿脫輒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以此代讀耳便誦所抄書頃刻數篇一字無訛陶悅欲傳其術于以爲不可陶疑其吝詞涉誚讓于

曰兄誠不諒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爲異物奈何陶固謂不妨于曰我非人實鬼耳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五日士子入闈月盡榜放矣陶問考簾官何爲曰此上帝慎重之意無論烏吏鱉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內簾用不通者不與焉蓋陰之有諸神猶陽之有守令也得志諸公目不覩墳典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胸中尚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倖進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陶深

然之由是益加敬畏一日自外來有憂色歎曰僕生而貧賤自謂死後可免不謂迍邅相從地下矣請其故曰文昌奉命都羅國封王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遊神耗鬼雜入衡文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即言之君亦不識略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司庫和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怏怏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昧爽時持香炷於東野三呼去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東方既白敬如所

囑無何于偕一少年來問其姓字于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於場中相邂逅聞兄盛名深欲拜識同至寓秉燭為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于曰言之可笑闈中七題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裹具徑出奇人也陶煽爐進酒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于曰書藝經論各一夫人而能之策問自古邪僻固多而世風至今日姦情醜態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抑非十八獄所能容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獄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

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爾多士其悉言勿隱弟策雖不佳頗謂痛快表擬天魔殄滅賜羣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桃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時快心放兄獨步矣數辰后不痛哭始為男子也天明方欲辭去陶留與同寓方不可但期暮至三日竟不復來陶使于往尋之于曰無須子晉拳拳非無意者日既西方果至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敬錄舊藝百餘作求一品題陶捧讀大喜一句一贊略盡一二首遂藏諸笥談至更深方遂留與于

共榻寢自此為常方無夕不至陶亦無方不懽也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于五兒落第矣于方臥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默默殊不可堪方曰適聞大巡環張桓侯將至恐失志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于聞之色喜陶詢其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巡陽世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拉方俱去兩夜始返方謂陶曰君不賀五兄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榜上名字止存三之一徧閱遺卷得五兄甚喜薦作交南巡海

使且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于問陶曰君家有閒舍否問將何爲曰子晉孤無鄉土又不忍恝然於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爲幸多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關白于曰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先歸如何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于蒞任于起握手曰從此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問何言曰君命偃蹇生非其時此科亦十分之一後科桓侯臨世公道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

于曰不然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註定之艱苦亦要歷盡耳又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即以輿蓋送君歸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陶中心迷亂不知所囑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始悔子晉北旋未致一字而已無及矣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知者因爲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晝臥夢輿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答云大哥許假一舍以入闈不得偕來我先至矣言已請入拜母翁方謙卻

適家媼出白夫人產公子矣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後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曰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見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呼之曰子晉勿爾我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輒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而出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兄他出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

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簾官多遭誅譴貢舉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途隱居教弟嘗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

異史氏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瞻其鬚眉凜凜有生氣又其生平喑啞如霹靂矛馬所至無不大快出人意表世以將軍好武遂置與絳灌伍寧知文昌事繁須侯固多哉嗚呼三十五年來何暮也

鳳仙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縣庠父母早亡遂以游蕩自廢家不中貲而性好修飾衾榻皆精美一夕被人招飲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急返聞室中小語伏窺之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恒多怪異心知其狐亦不恐入而叱曰臥榻豈容鼾睡二人遑遽抱衣赤身遁去遺紫紈袴一帶上繫針囊大悅恐竊去藏衾中而抱之俄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劉笑要償婢請遺以酒不應贈以金又不應婢笑而去旋

反曰大姑言如賜還當以佳耦為報劉問伊誰曰吾家皮姓大姑小字八仙共臥者胡郎也二姑水仙適富川丁官人三姑鳳仙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劉恐失信請坐待好音婢去久之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好事豈能猝合適與之言方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寡信者劉付之過數日渺無信息薄暮自外歸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啟兩人以被承女郎手捉四角而入曰送新人至矣笑置榻上而去近視之酣睡未醒酒氣猶芳赬顏醉態傾絕人寰喜極為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開目見劉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女嫌膚冰微笑曰今夕何夕見此涼人劉曰子兮子兮如此涼人何遂相歡愛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牀寢而以妾換袴耶必小報之從此靡夕不至綢繆甚殷袖中出金釧一枚曰此八仙物也又數日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金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賓求觀者皆以貲酒為贄由此奇貨居之女夜來忽作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妾欲攜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此

挾妾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母遠去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踰二年思念綦切偶在途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鞚之摩肩過反啟障紗相窺丰姿艷絕頃一少年後至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極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過獎矣此即山荊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此何妨但南陽三葛君得其龍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少年曰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為胡敘僚婿之誼嘲謔甚歡少年曰岳新歸將一省覲可同行否劉喜

從入紫山山上故有邑人避難之宅女下馬入少間數
人出迎曰劉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媼又一少年先
在靴袍炫美翁曰此富川丁壻並揖即坐少時酒炙紛
綸談笑頗洽翁曰今日三壻並臨可稱佳集又無他人
可喚兒輩來作一團圞之會俄姊妹俱出翁命設坐各
傍其壻八仙見劉惟掩口而笑鳳仙輒與嘲弄水仙貌
少亞而沉重溫克滿座傾談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
舄交錯蘭麝熏人飲酒樂甚劉視牀頭樂具畢備遂取
玉笛請爲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因而合座爭取

惟丁與鳳仙不取八仙曰丁郎不諳可也汝寧屈指不
伸者因以拍板擲鳳仙懷中便串繁響翁悅曰家人之
樂極矣兒輩俱能歌舞何不各進所長八仙起捉水仙
曰鳳仙從來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兩人可歌洛妃一
曲二人歌舞方已適婢以金盤進果都不知其何名翁
曰此自真臘攜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掬數枚送丁前鳳
仙不悅曰壻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
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妹有
拳大酸壻也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窰

一折聲淚俱下既闋拂袖逕出一座爲之不懽八仙曰
婢子喬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
半路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牀
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爲之舉足云出門
匆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
易之劉乞其敝者囅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
之物亦要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
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
不見悒悵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

步之外者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
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
衰遊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
初矣始悟爲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
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
苦則其容笑如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
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彎長
瓠犀微露喜容可掬宛然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
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

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媼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伏處巖穴聊與君分苦耳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僞爲娶於郡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欵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旨信往並詣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

爲狐言郎無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托之丁嬖之竟不復娶劉歸假貴家廣宅備客燕寢汜掃光潔而苦無供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賫旗采酒禮而至輿馬繽紛填溢街巷劉揖翁及丁胡入客舍鳳仙逆媼及兩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冰人矣釧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曾着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着出萬人稱若使姮娥

見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懽留得纖纖影徧與世人看遂以灰撚柈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柈悉如故欵八仙急出推柈墮地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踪始滅次日丁以道遠夫婦先歸八仙貪與妹戲翁及胡屢督促之亭午始出與衆俱去初來儀從過盛觀者如市有兩寇窺見麗人魂魄喪失因謀刧諸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隔不盈一矢馬極奔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行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咤人衆都奔下馬啟簾則

老媼坐焉方疑悞掠其母纔他顧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凝視之崖並非崖乃平樂城門也輿中人則李進士母自鄉中歸耳一寇後至亦斷馬足而縶之門李執送太守一訊而伏時有大盜未獲詰之即其人也明春劉及第鳳仙亦恐招禍故悉辭內戚之賀劉亦更不他娶及爲郎官納妾生二子

異史氏曰嗟乎冷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老大徒傷惜無好勝佳人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恒河沙數仙人並遣嬌女昏嫁人間則貧窮海中少苦衆生矣

佟客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甚多曾見異人否佟問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所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毅然自許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此甲鐵所鑄爲汗臭所蒸最爲下品僕雖

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毳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亦請過手再三拂拭而後反之邀佟過諸其家堅留信宿叩以劍法謝不知董按膝雄談惟敬聽而已更既深忽聞隔院紛拏隔院爲生父居心驚疑近壁凝聽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即刑便赦汝少頃似加搒掠呻吟不絕者真其父也生提戈欲往佟止之曰此去恐無生理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佟曰盜坐名相索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啟戶爲君驚廝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遂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佟在樓簷上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杳逡巡出則見翁赴鄰飲籠燭始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佟異人也

異史氏曰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誤之耳昔解大紳與方孝孺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家後不聽牀頭人嗚泣哉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適值少年自房中出大疑苦詰

其妻妻堅不服既於牀頭得少年遺物妻窘無詞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經妻請妝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呵叱頻催俄妻炫服出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某盛氣咄之妻反走入房方將結帶某擲琖呼曰咍返矣一頂綠頭巾或不能壓人死耳遂爲夫婦如初此亦大紳者類也一笑

愛奴

河間徐生設教於恩臘初歸途遇一叟審視曰徐先生撤帳矣明歲授徒何所應曰仍舊叟曰敬業姓施有

舍甥延求明師適託某至東疃聘呂子廉渠已受贄稷門若知苟就東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爲辭叟曰信行君子也然去新歲尚遠敬以黃金一金爲贄暫留教之明歲另議若何徐可之叟下騎呈禮函且曰敝里不遙矣宅隘陋飼畜爲艱請即遣僕馬去散步亦佳徐從之以行李寄叟馬上行三四里許日既暮始抵其宅漚釘獸鐶宛然世家呼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川舊爲指揮使止遺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當勝十年未幾設筵備極豐美而行酒下

食皆以婢媼一婢執壺侍立年十五六以來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既終叟命安置牀寢始辭而去天未明兒出就學徐方起即有婢來捧巾侍盥即執壺入也日給三餐悉此婢至夕又來掃榻徐問何無僮僕婢但笑不言佈衾徑去次日復至入以游語婢笑不拒遂與狎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託施舅妾名愛奴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恐發覺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爲公子所遭徐慚怍不自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人急

掩其口若恐君聞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遂去徐甚德之然公子不善讀訶責之則夫人輒爲緩頰初猶遣婢言漸親出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顧每晚必問公子日課徐頗不耐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出登眺輒錮閉之一日醉中怏悶呼婢問故婢言無他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金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爲恥贄固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几上治裝欲行夫人出默

默不語惟掩袂哽咽使婢反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戶偪側走數步日光射入則身自陷冢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而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後去之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涼邀之殷切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不覺日暮叟起償酒價便言寒舍不遠舍妹亦適歸寧望移玉趾爲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叩扉入秉燭向客俄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拜謝曰式微之族門戶零落先生澤及枯骨

眞無計可以償之言已泣下既而呼愛奴向徐曰此婢妾所憐愛今以相贈聊慰客中寂寞凡有所須渠亦略能解意徐唯唯少間兄妹俱出婢留侍寢雞初唱叟即來促裝送行夫人亦出囑婢善事先生又謂徐曰從此尤宜謹秘彼此遭逢詭異恐好事者造言也徐諾而別與婢共騎至館獨處一室與同棲止或客至婢不避人亦不之窺也偶有所欲意一萌而婢已致之又善巫一按掌而痾立愈清明歸至墓所婢辭而下徐囑代謝夫人諾之遂沒數日返方擬展墓見婢華妝坐樹下因與

俱發終歲往返如此爲常欲攜同歸執不可歲杪辭館歸相訂後期婢送至前坐處指石堆曰此妾墓也夫人未出閣便從服役夭殂瘞此如再過一炷香相弔當得復會既別而歸懷思頗苦敬往祝之殊無影響乃市櫬發塚意將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則見顏色如生然膚雖未朽而衣敗若灰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製又視腰間裹黃金數鋌卷懷之始解袍覆尸抱入材木賃輿載歸停諸別第飾以繡裳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刼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既歸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所以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人重恩不忍離逷耳今既刼我來即速瘞葬便見厚德徐問古人有百年復生者今芳體如故何不效之歎曰此有定數世傳靈跡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亦復何難但不能遂類生人故不必也乃啟棺入尸即自起亭亭可愛探其懷則冷若冰雪遂將入棺復臥徐强止之婢曰妾過蒙夫人寵眷主人自異域來得金數萬妾竊取之亦不甚追問後瀕危又無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妾夭謝又以寶飾入歛身所

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强以飲食若使靈氣一散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亦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執殘瀝强灌之立刻倒地口中血水流溢終日而尸已變哀悔無及厚葬之

異史氏曰夫人教子無異人世而所以待師者何厚也豈不亦賢乎余謂豔尸不如雅鬼乃以措大之俗莽致靈物不享其年惜哉

章邱朱生素剛鯁設帳於某貢士家每譴弟子內輒

遣婢媼出爲乞免頗不聽之一日親詣窗外與朱關
說朱怒操界方大罵而出婦懼而奔朱追之自後橫
擊髀股鏘然作皮肉聲一何可笑
長山某翁每歲延師必以一年束金合終歲之虛盈
計每日得如千數又以師離齋歸齋之日詳記籍歲
終則公同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
來得故甚駭既瞶生一術反嗔爲喜聽其覆算不少
校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
號乖謬馬因薦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奈悉

含忍之歲杪攜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
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兩爭不
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
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
其姓名出橐中金爲之斡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
救已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
他卽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自言母故已久王亦異之

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
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鬼之餒
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好佛
不茹葷酒治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日日焚禱其中
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
後有疾綦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裀於內室而扃其戶
若有所伺王以爲惑而以其疾勢昏瞀不忍傷之臥病
二年惡囂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啟門覗之則
寂然矣病中他無所慮有女子十四歲惟日催治裝遣

嫁既醮呼王至榻前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菩薩告我
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因賜少藥俾延息以待
去歲菩薩將回南海留案前侍女小梅爲妾服役今將
死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妾所憐愛恐娶妒婦令其子
母失所小梅姿容秀美又溫淑卽以爲繼室可也蓋王
有一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神
今出此言不已褻乎荅云小梅事我年餘相忘形骸我
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方欲再詰閤眼
已逝王夜守靈幃聞室中隱隱啜泣大駭疑爲鬼喚諸

婢妾啟鑰視之則二八麗者縗服在室衆以爲神共羅
拜之女斂涕扶掖王凝注之俛首而已王曰如果亡室
之言非妄請即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
妄想以取罪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爲設席南
嚮王先拜女亦荅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女莊容
坐受惟妾至則挽之自夫人臥病婢惰奴偷家久替衆
參已肅肅列侍女曰我感夫人誠意羈留人間又以大
事相委汝輩宜各洗心爲主效力從前愆尤悉不校計
不然莫謂室無人也共視座上眞如懸觀音圖像時被

微風吹動者聞言悚惕閧然並諾女乃排撥喪務一切
井井由是大小無敢懈者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
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數見並不交一私語既殯王欲
申前約不敢徑告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夫人諄囑義
不容辭但匹配大禮不得草草年伯黃先生位尊德重
求使主秦晉之盟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致仕閒
居於王爲父執往來最善王即親詣以實告黃奇之即
與同來女聞即出展拜黃一見驚爲天人遜謝不敢當
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餽遺枕履若奉舅姑由

此交益親合卺後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肅時研詰菩薩
起居女笑曰君亦大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婿塵世者
王力審所自女曰不必研窮既以爲神朝夕供養自無
殃咎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輩戲狎時遙見之則
默默無聲女笑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爲神也耶我何神
哉實爲夫人姨妹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
招我來第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爲神道閉內
室中其實何神衆猶不深信而日侍其傍見其舉動不
少異於常人浮言漸息然即頑鈍之婢王素撻楚所不

能化者女一言無不樂於奉命者皆云並不自知實非
畏之但睹其貌則心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
具舉數年中田地連阡倉廩萬石矣又數年妾產一女
女舉一子子生右臂有朱點因字小紅彌月女使王盛
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耄不能遠涉女遣兩媼强
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右臂以示命名之意又再三
問其吉凶黃笑曰此喜紅也可增一字名喜紅女大悅
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戚如市黃留三日始去忽
門外有輿馬來迎女歸寧向十餘年並無瓜葛共議之

而女若不聞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送王從之至二三十里許寂無行人女停輿呼王下騎屏人與語曰王郎王郎會短離長謂可悲否驚問其故女曰君以妾何人也答以不知女曰江南拯一死罪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義而思所報乃因夫人好佛附爲神道實將以妾報君也今幸生此襁褓物此願已慰妾視君晦運將來此兒在家恐不能育故借歸寧解兒厄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晨雞初唱時詣西河柳堤上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可免災難王諾之因詢

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當牢記吾言後會亦不遠也臨別執手愴然交涕俄登輿疾若風王望之不見始返經六七年絕無音問忽四鄉瘟疫流行死者甚衆一婢病三日死王念曩囑頗以關心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既醒聞雞鳴急起至堤頭見燈火閃爍適已過去急追之步隔百步許益追益遠漸不可見懊恨而返數日暴病尋卒王族多無賴共憑陵其孤寡田禾樹木公然伐取家日陵替踰歲保兒又殤一家更無所主族人益橫割裂田產廐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以妾居故遂將

數人來強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慘動鄰里方危難間俄聞門外有肩輿入共視之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四顧人紛如市問此何人妾哭訴其由女顏色慘變便喚從來僕役關門下鑰衆欲抗拒而手中若痿女令一一受縛繫諸廊柱日與薄粥三甌即遣老僕奔告黃公然後入堂哀泣泣已謂妾曰此天數也已期前月來適以母病耽延遂至於今不謂轉盼間已成邱墟問舊時婢媼則皆被族人掠去又益欷歔越日婢僕聞女至悉自遁歸相見無不流涕所繫族人共謀兒非桑貞遺

體女亦不置辯既而黃公至女引兒出迎黃握兒臂便捋左袂見朱記宛然因袒示衆人以証其確乃細審失物登簿記名親詣邑令令拘無賴輩各笞四十械禁嚴追不數日田地馬牛並歸故主黃將歸女引兒泣拜曰妾非世間人叔父所知也今以此子委叔父矣黃曰老夫一息尚在無不爲區處黃去女盤查就緒托兒於妾乃具饌爲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猶陳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illegible]人也而實天

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葬既滋妻子淩夷則車
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
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爲爾宰

績女

紹興有寡媼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
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
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爲侯門亡人苦相詰女曰
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免岑寂
固不佳耶媼又疑爲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媼

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爲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
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攜來衾枕尚在門外出溲
時煩代捉入媼出果得衣一裹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
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之共榻羅裙甫解異香
滿室既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於枕上
笑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既不妄想柰何
欲作男子媼益知爲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
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牀女曰胆如此大還欲作
男子實相告我眞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

足媼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
肌一着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婆子
戰慄纔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媼曰使
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作視所
績勻細生光織爲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扃
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
洩於親里中姊妹行託媼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慎我
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人之求見者益衆
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

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媼
少女香煙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
然端坐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媼
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媼諾
爲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
貪其賂我感其癡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復叩
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
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敢他有
所干祇以毛嬙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

一潤眼界下願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
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見似無簾幙隔
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拜已而起則厚幙沉沉闃聲
不見矣悒悵間竊恨未覩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
不盈指生又拜簾中女曰君歸休妾體惰矣媼延生別
室烹茶爲供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
寸凌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臺更可
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
邊一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女覽題不快謂媼曰我

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媼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
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汚褻此皆自取於
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襆被出
媼追挽之轉瞬已失

張鴻漸

張鴻漸永平人年十八爲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
人民共苦之有范生被杖斃同學忿其寃將鳴部院求
張爲刀筆之詞約其共事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聞其
謀諫曰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勝則
人人俱貪天功一敗則紛然瓦解不能成聚今勢力世
界曲直難以理定君又孤脫有翻覆急難者誰也張服
其言悔之乃婉謝諸生但爲創詞而去質審一過無所
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諸生坐結黨被收又追捉刀人
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日既暮踟躕曠野無所
歸宿欲覩小村趨之老媼方出闔扉見之問所欲爲張
以實告媼曰飲食牀榻此都細事但家無男子不便留
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得避虎狼足矣
媼乃令入閉門授以草薦囑曰我憐客無歸私容止宿

未明宜早去恐吾家小娘子聞知將便怪罪媼去張倚
壁假寐忽有籠燈晃耀見媼導一女郎出張急避暗處
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覩草薦詰媼媼實告之女
怒曰一門細弱何得容納匪人即問其人焉往張懼出
伏階下女審詰邦族色稍霽曰幸是風雅士不妨相留
然老奴竟不關白此等草草豈所以待君子命媼引客
入舍俄頃羅酒漿品物精潔既而設錦裀於榻張甚德
之因私詢其姓氏媼言吾家施氏太翁夫人俱謝世止
遺三女適所見長姑舜華也媼既去張視几上有南華

經註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忽舜華推扉入張釋卷搜覓冠履女郎榻上撫生曰無須無須因近榻坐覥然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託遂犯瓜李之嫌得不相遐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敢相誑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顧亦不妨既不嫌憎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遂止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晚來恐為傍人所窺張如其言早出夜歸半年以為常一日歸頗早至其處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忽聞媼云來

何早也一轉盼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亦安之夜謂女曰卿既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攜我一歸乎女似不悅謂琴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為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後日歸而念卿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

此復何難君家固咫尺耳遂把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垝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阿誰張具道所來內秉燭啟關真方氏也兩相驚喜握手入帷見兒臥牀上慨然曰我去時兒裁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偎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瘐死者有遠徙者益服妻之遠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

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憐人終無意味君日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尋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訂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鳴吠蒼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如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證確實始挑燈嗚咽

而出既相見涕不可仰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牀頭兒臥一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攜入耶方氏不解變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全無悲憐之情何以爲心矣張察其情始執臂欷歔具言其詳問訟案所結並如舜華言方此感慨聞門外有履聲問之不應蓋里中有惡少久窺方艷是夜自別村歸遙見一人入垣去謂必赴淫約者尾之而入甲故不甚識張但伏聽之及方氏亟問乃曰室中何人也方諱言無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執姦耳方不得已以實告甲曰

張鴻漸大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不可制止把刀直出剁甲中顱甲踣猶號又連剁之遂斃方曰事已至此罪益加重君速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焉能辱妻累子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目即瞑矣天漸明赴縣自首趙以欽件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械禁頗苦途中遇女子跨馬過以老嫗捉鞚蓋舜華也張呼嫗欲語淚隨聲墮女返轡手啟障紗訝曰表兄也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然

予不忍也寓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去二三里見一山村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啟舍延客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子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遣人措辦數十金爲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尚未至也二役竊喜縱飲不復言行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立脫曳張共跨一馬駛如飛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有青海之約又爲君逗遛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何時女不荅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既曉問其地太

原也遂至郡賃屋授徒焉托名宮子遷居十年訪知捕亡寖怠乃復逡巡東向既近里門不敢遽入俟夜深而後入及門則牆垣高固不復可越只得以鞭撾門久之妻始出問張低語之喜極納入作呵叱聲曰都中少用度即當早歸何得遣汝半夜來入室各道情事始知二役逃亡未反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張問伊誰曰兒婦耳兒安在曰赴都大比未歸張涕下曰流離數年兒已成立不謂能繼書香卿心血殆盡矣話未已子婦已溫酒炊飯羅列滿几張喜慰過望居數日隱匿房榻惟恐

人知一夜方臥忽聞人語騰沸撾門甚厲大懼並起聞人言曰有後門否益懼急以門扉代梯送張度垣而出然後詣門問故乃報新貴者也方大喜深悔張遁不可追挽是夜越莽穿榛急不擇途及明困殆已極初念本欲向西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意將質衣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粘壁間近視知為許姓新孝廉也頃之一翁自內出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貌都雅知非賺食者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歸途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畧問官閥乃京堂林

下者孝廉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少年也張以鄉譜俱同睹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姑默之至晚解裝出齒錄急借披讀真子也不覺淚下共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即我是也備言其由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姪慰勸始收悲以喜許即以金帛函字致各憲臺父子乃同歸方自聞報日以張在亡為悲聞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父子並入駭如天降詢知其故始共悲喜甲父見其子貴禍心不敢復萌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遂相交好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瀹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亟贊之嫗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帚如何翁促子離席使拜嫗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嫗獨居女忽自至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嫗愛而留之實將奇貨居之也是時宗年十四睨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

隱以白母翁聞而笑曰曩與貪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踰年翁媼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嫗嫗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能輕折腰何媼視之不直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嫗乃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即都忘却今既云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辨亦遂置之適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顛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之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

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為嫁娶辭以兄貿販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形迹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故便入室取黃金一鋌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要受金而為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為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默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即令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心緒勃亂進退罔知

所從隔夜以告顛當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意嫦娥宗不語願下之宗乃悅即遣媒納金林嫗嫗無辭以嫦娥歸宗入門后悉述顛當言嫦娥微笑陽慫恿之宗喜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迹久絕嫦娥知其為己因暫歸寧故予之間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既而解衣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女覺之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曲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僦居其中顛當子母徙去已久影滅迹絕莫可問

訊怨歎而已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瀰亘街路嫦娥善諧謔適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即亦不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裝傚飛燕舞風既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意態對卷逼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既而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牀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即欲鳴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

喘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鬨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恇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荏苒三四年鬱鬱常不聊賴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靡計不施偶過姚巷值一女子垢面敝衣傴僂如丐停趾相之斯顛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荅云別后南遷老母即世為惡人掠賣富室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恐耗費煩多不能為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馬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約

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諾之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君心耳幸綈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北行數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嫦娥消息固頗聞之宗詰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蹤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墉盡頹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納其中睹客至漫不為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即

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絕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氣益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夜烏悲啼悵惘無所復之方徘徊際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突起急攬其袪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款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姮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滿托為寇劫所以絕君望耳尼亦

王母守府者妾初謫時蒙其收邮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為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顧曰姊妹輩來矣宗方四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悵悵靡適俄見嫦娥來捉而提之足離於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癡郎癡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歎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

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疊指彈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哉顛當叩頭但求賒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白但求分工按時賚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即便放卻顛當目宗宗笑不語顛當目怒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輿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或有問者宗詭對之然嫦娥重來恒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

狎戲惟寄教顛當爲之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絕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一窺則見顛當凝妝作己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披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也汝自欲捧心傚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趺坐眸含若瞑顛當悄以玉瓶插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

唇半啟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眸詰問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罵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懼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爲其所愚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何難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

顛當漸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之極不覺媚之甚不惟不敢抑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嬉戲無節數戒宗宗不能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傚作楊妃二人以目會意賺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墀下聲如傾堵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薨矣衆懼急白主人嫦娥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已不可救使人告諸其父父某甲素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呼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措嫦娥自出責之曰主即

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焉知其不再甦甲譟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嫦娥曰勿譁縱不活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隨手而起嫦娥反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縶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嫦娥言汝既知罪暫免究處小人無賴反復何常留汝女終爲禍胎宜即將去原價若干當速爲措置遣人押出俾浼二三村老券証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答云無恙而後付之以去已乃集諸婢數責徧扑又呼顛當爲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爲人

上者一笑嚬亦不可輕譃端開之自姣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頗當泣求拔脫嫦娥乃掐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憮然爲間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歌舞由此閨闥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刃破左脅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脅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

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一亨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寺僧寺徒侶甚繁內有褚生自言東山人攻苦講求畧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荅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三日陳感其言欲攜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完任其留止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實非其志也得兩生甚喜而褚又最慧過目輒了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款密晝同几夜亦共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

至天寧寺遇褚廊下劈檾淬硫作火具焉見陳忸怩不自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間戚然曰家貧無以遺先生必半月販始能一月讀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代籌褚感其言同歸塾戒陳勿洩但託故以告先生陳父固肆賈居物致富陳輒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爲癡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欲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反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共饔飧若子焉陳雖不入館然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

往泣下褚不忍絕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內之而廢學既久較褚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門人輩斂金助裝褚惟灑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於家未幾入邑庠卽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曳之身欲蹈劉急挽之而去覽眺一過相攜宿於其家家無婦女卽館客於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游人甚夥當往一豁積悶相便送

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肆梅亭喧啾不得入過水關則老柳之下橫一畫橈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蓋勾欄李遏雲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一飲其家故識之相見略致溫涼姬戚戚有憂容劉命之歌爲歌蒿里陳不悅曰主客卽不當卿意何至對生人歌死曲姬起强顏爲笑乃歌艷曲陳喜捉腕曰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並忘之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開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强解

綠蛾開笑靨頻將紅袖拭香腮小心猶恐被人猜陳反復數四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咏甚多卽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劉曰闈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卽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間褚生已入細審之却非褚生方自驚疑客遽近身而仆家人曰公子憊矣共扶曳之轉覺仆者非他卽已也既起見褚生在旁恍惚若夢屏人而研究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以因循於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捉刀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薄慳吝

之骨誥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爲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李姬將以問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爲魂作者爲鬼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書褚字於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爲餞搖手曰勿須君若不忘舊好放榜後勿憚修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於門褚方依依其人以手按其頂隨手而匾掬入囊負之而去過數

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呂妻斷育十年五旬餘忽生
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見兒便謂掌中當有文
曰褚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
具告之共相歎異陳厚貽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
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已入泮矣

異史氏曰呂老教門人而不知即自教其子嗚呼作善
於人而降祥於己一間也哉褚生者未以身報師而先
以魂報友其志其行可貫日月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霍女

朱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兒女婚嫁坐無
賓廚無肉然佻達喜漁色色所在冗費不惜每夜踰垣
過村從蕩婦眠一夜遇少婦獨行知爲亡者强脅之引
與俱歸燭之美絕自言霍氏細致研詰女不悅曰既加
收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留與
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臛必燕窩或雞心魚
肚白作羹湯始能饜飽朱無奈竭力奉之又善病自言
日須參湯一碗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
若失遂以爲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即厭其故如是月餘

因用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但求役去朱懼又
委曲順承之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爲戲戲時
朱設機簾外抱兒坐觀之女以無客數相誚罵朱亦不
甚分解居二年家漸落向女婉言求少貶女許之用度
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不得已以肉糜相安又漸而
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啟後閣亡去朱悵恨若失
徧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
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閨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
朱爲人何素窺之又悅女美遂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

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朱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爲意
朱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都不分曉置不理朱貨產
行賕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亦非采禮媒定者
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座客顧生獨云不可謂收納逋
逃已干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即千金之家何能
久也何大悟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
者故貧士無偶女叩扉入自言所來黃懷刑自愛艷麗
忽投驚懼不知所爲固却之女不去應對間嬌婉無那
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早起躬操家苦劬勞

過舊室黃為人蘊藉瀟灑工於內媚因恨相得晚止恐
風聲露洩為懼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終不
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寧
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前後之舛曰曩漫言之
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於此妾家亦頗裕
君竭資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賃輿同去至揚州境
泊舟江際女適憑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艷反舟綴之而
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甚貧今有一療貧之方不知能
從否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為君育男女亦一

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耄有能以千金相贈者便鬻妾
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此計何如也黃失色不知何
因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千金買妾者
其戲言於外以覘其有無賣不賣固自在君耳女自與
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言鄰舟有
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手以難之未幾復來便言如
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郎即
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也黃問
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即往署券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
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刻兌付黃令封誌之
曰遂以貧故遽相割捨倘室人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
趙方運金至舟則見女從榜人婦從船尾已登商舟遙
顧作別並無悽戀黃驚魂離舍嗌不能言俄商舟解纜
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瞬
息達鎮江運資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悶坐無所
適歸望江水之滔滔如萬鏑之叢體方掩泣間忽聞嬌
聲呼黃郎愕然回顧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問
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

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於邪
者則誑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
借囊充牣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為乃僱役荷
裝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逕入俄而翁媼男婦
紛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參公姥有兩少年揖坐
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柈四枚
方几已滿雞蟹鵝魚皆臠切為個少年以巨碗行酒談
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俾夫婦同處衾枕滑耎而牀則
以熟革代棕藤焉日有婢媼饋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

孑黃獨居悒悶若喪言歸女固止之一日謂黃曰今爲君謀請買一人爲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僞爲妾兄者使父與論婚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爲娶之新婦小名阿美頗婉妙女嫂呼之黃踧踖不自安而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食飲亦甚豐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媼一兩言輒退娣姒在旁惟相視一笑卽畱連久坐亦

不欵曲黃見翁亦如之偶值諸郎聚語黃至卽都寂然黃疑悶莫可告語阿美覺之詰曰君既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如生客黃倉猝不能致對吃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閥閱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媵者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失守莫知爲計惟長跽而前一一聽命美收涕挽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孑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於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歸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喧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坐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銜額鼻耳悉具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偕遁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實告卿卽南海人還折證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攜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待之如他適者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翁媼時諸郎皆他出

翁挽畱以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淒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遙謂曰君欲遄返胡再不謀遺夫人去二三年誰復能相待也言次舟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逕去先是阿美既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一家慴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開舟遂發至家出貲營業頗稱富有阿美懸念父母欲黃一往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

字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見門戸已扃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啼涕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因猜爲神後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鎭江至揚州界休於旅店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言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爲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去買書讀見問其誰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

無棺木當助之勿忘也[illegible]矣少主尋至他家聞與人語窺之則故主母[illegible]微嗽將有咨白女推兒榻上恍惚已杳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鎭江歸詣黃又出所贈黃感歎不已及詣朱則死裁三日露尸未葬厚恤之

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爲貞然爲吝者破其慳爲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歎悼不已僧在側曰今如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丈欵待殷勤既而舉內外殿閣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懼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竭貲實非所願得毋甘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逼置暗室而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後冥搜竟不得至暗室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以

妖異將軍怒斬關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益募修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唯空蹇隨行但聞號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得墮欲出之則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綫始見彭犬臥其中既出問何以入亦茫不

自知蓋其家有狐爲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跳神

濟俗民間有病者閨中以神卜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爲之堂中肉於架酒於盆盛設几上燒巨燭明於晝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婦刺刺瑣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撾如雷蓬蓬聒人耳婦吻闢翕雜鼓聲不甚辨了既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失扶則仆旋忽伸頸巨躍離地

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滅內外冥黑人慄息立暗中無敢交一語語亦不得聞聲亂也食頃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爇燭傴僂問休咎視尊中盎中案中都復空空望顏色察嗔喜肅肅羅問之答若響中有腹誹者神已知便指某姍笑我大不敬將褫汝袴誹者自顧瑩然已裸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神馬虎勢作威怒尸者聲傖儜或言關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入去一家嫗媳姊娣森森蹜蹜雁行立無岐念無懈骨

鐵布衫法

沙回子得鐵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項橫搠之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懸木於空遣兩健僕極力撐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砰然一聲木去遠矣又出其勢卽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杉節脫處穴如盞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衆駭其妖欲捉之已縮去少頃又至但隔壁不見其身奔之則又去之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衆驚告主人主人懼以其首首焉逮諸商鞫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人命訟者乃釋商瘞女首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籍地飲見李至讙然並起

叟入座競觴之視其杯盤雜陳珍錯移時飲其懽但酒味游濇忽遥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即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窞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溺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厙將軍

厙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偽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祖格拒傷手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

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澆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腫潰指盡墮又益之瘧輒呼曰我誠負義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為報賢豪之自命宜爾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聊齋志異卷十二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投刺焉生不之荅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裙帽望之傀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噱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

生居然上坐更不撝挹卒然問宋爾亦入闈者耶荅云非也駑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然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鬨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出經授王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謾罵何以為人王力為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作起曰其為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款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於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倖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乘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

也由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為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減一日以窗藝示宋宋見諸友圈讚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閱復請之荅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訾生跼蹐汗流不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云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樸訥覥然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傖楚何敢乃

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規之宋深感佩
旣而場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
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
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
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
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
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
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眞亦
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

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
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生大駭始焚己作僧曰適領
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托言朋友之作
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
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生
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
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
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
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

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生與王並搜
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憤曰剜我
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
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眞汝師也初不
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
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
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郎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
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宏能克己
則學益進當前踧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

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王肅然起敬
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薪桂
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卽示之處王謝
曰昔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汚乎王一日
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
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慴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
鐫款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爲南部郎入都寓此
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秤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
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

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止王反慰解之宋曰僕爲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生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飄蓬幸相知愛故極力爲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

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刼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即俾轉輪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聾僮署篆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明日忻忻而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喜色謂可司文閻羅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又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於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爾餘杭其德行何在曰此即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爽即前日瞽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瞽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游廛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再爲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啖頃刻已過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生菌矣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曰既有官責當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一相酹祝可能達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

自有地司牒報則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後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王歸彌自刻厲一夜夢宋輿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篤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進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勝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絕鈍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極道契濶深自降抑然鬢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

棄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
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夭殂悲不
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複室
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褰簾出年約十八九
衣服樸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
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
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

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
然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輿聘之女次且曰
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
冊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
蓋試之也女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
河魁不曾在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女閒居無事爲之
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
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
牀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爲女捉而撼焉女驚寤起

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
憐之俾施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與之呼與
共枕不覺心蕩漸與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
歸招議孫有母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遁諸其家而後與
致之女稱善便言阿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卽去孫
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寡媼也凌晨啟戶女掩入媼詰
之答云若甥遣問阿姨公子欲歸路賒乏騎畱奴暫寄
此耳媼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家有婢欲相贈遣人
舁之而還坐臥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爲小妻世家論昏

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於許而
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畧不爭夕而無病事許益恭以此
嫡庶偕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
輒離乳媼從無病宿許喚之不去也無何許病尋卒臨
訣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卽令子之可也卽正位焉亦可
也旣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
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姻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
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慫恿之孫惑焉又娶之色果
豔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

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時怒遷夫壻數相鬩鬬孫患苦之以故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托故之都逃婦難也婦又以遠遊咎無病無病斂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牀下兒奔與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媼來抱之不去強之益號婦怒起毒撻無算始從乳媼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媼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兒見之棄水捉襟嗷啕不止

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輟涕一躍遂絕無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屏息忍涕請為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既去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媼曰可速將去少待於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媼曰諾無病入室攜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業往依姨媼慮其纖步為累無病乃先趨以俟之疾若飄風媼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倚門待

曉叩扉借室出簪珥易貲巫醫並至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媼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媼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憩息牀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纔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萬苦與兒逃於楊何夫終縱聲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為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趣裝星馳而歸既聞兒死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脣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媼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刃脊中顛頰破血流披髮嗥叫而

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為之調停欲生一謝過其家孫不肯十返不能決

婦劉漸平欲出之而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
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媼一悉其情因憶無病言逃於
楊近村有楊家疃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或言五
十里外有楊谷遣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各喜
載與俱歸兒望見父嗷然大啼孫亦淚下婦聞兒尚存
盛氣奔出將致詬罵兒方啼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
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方甦孫恚曰不
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昏書送婦歸王果
不受又舁還孫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

媼乃備述無病情狀孫始悟其爲鬼感其義葬其衣履
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婦產一男交手於項而
死之孫益忿復出婦王又舁還之孫無所爲計具狀控
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
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譟甚居三
四年無問名者婦頓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媼適
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似念故夫媼歸告
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姒頗厭
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奩妝

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託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
聽終置之一日婦率一婢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
出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
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已耳一朝有他汝兄弟如
虎狼再求離逷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萬無還理
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
歲被出誠有十分惡寧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
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寧不憶之耶孫
乃熒眥欲淚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諼欲得其

兄弟一言爲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
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
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裹
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粱之夢已醒
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
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
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
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
子孫有餓莩者矣無已再覥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媼按

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若不聞知既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卹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顱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嬖愛之婦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

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斂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嬙西施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妒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痂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禀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脣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

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卽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

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
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
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為昆弟踰歲
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
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
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撲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
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
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
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

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强以多人篡
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劉逼立無
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
呼曰嘻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
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荅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
旦次夜復然啟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
懾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
甲於牀上刳腹流腸申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
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

會崔母死旣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
不敢泄今大事已了柰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
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
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
讓申申曰公子所為是我欲為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為
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
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强出之以崔抵罪瀕
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
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

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為服
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
代為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橦技擊之術頗以關懷
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
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鬭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禀
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
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
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
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

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瀹茗申默而
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徒萬里不可謂不至矣
曾無廩給而役同厮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
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
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
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婦婦並殺
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
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
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

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
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
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
賊搜崔不得擄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
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
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諸荊棘即返勿顧僕
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傚其裝有老
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
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縶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

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
各休息轟然嗷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
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坌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
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
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之一
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
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
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
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恇

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
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
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
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
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
銃又詣邑借巨砲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砲當其衝
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崖
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
嘶賊果大至繈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

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
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
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
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
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
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
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
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
盡劓刵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

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强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忼慨蓋鮮儷
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
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橦飛入翦禽獸於深閨斷路夾
攻蕩幺麼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効命烏在不
南面而王哉

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
居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張蓋安期
不與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兩至欲至島者須先
自白如以爲可則一航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一二日
國王召見入朝見一人佩劍冠棕笠坐殿上年三十許
儀容修潔問之即小張也劉因自述嚮往之意小張許
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
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微風習習如駕
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既至則氣溫煦山花徧
巖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者覩客入漠若罔知
惟中坐者起逆客相爲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

石壁上有鐵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即溢射以琖承之
滿復塞之既而托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
不飲叟顧僮頤示之僮取琖去呷其殘者仍於故處拔
錐溢取而返則芳烈蒸騰如初出於鼎竊異之問以休
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以却老術曰此
非富貴人所能爲者劉興辭小張仍送之歸既至朝鮮
備述其異國王歎曰惜未飲其冷者是先天之玉液一
琖可延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裹囑近海勿開
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蛟

宮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洶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懼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薛慰娘

豐玉桂聊城儒士也貧無生業崇禎間歲大祲孑然遠遁年餘將歸至沂而病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憊因傍塚臥少間如夢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亦殊草草室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叟使瀹柏枝湯以陶器供客便向生詰里居年齒既已乃曰

洪都李姓平陽族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余家子孫如見探訪即煩一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義女慰娘頗不醜可配君子三豚兒到日即道主盟生喜拜曰犬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以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家人而訴之也叟曰君但住此村中相待月餘自有來者止求無憚煩耳生恐其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四壁耳恐後日不如所望中道之棄人所難堪即無姻好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老夫旦旦耶我稔知君貧此訂非專爲君

慰娘孤而無依相託已久不忍聽其流落故以奉君子耳何見疑即捉臂送生拱手闔扉而去生忽似夢覺則身臥塚邊日已將午漸起次且入村村人見之皆驚謂其死道旁已經日矣頓悟叟即墳中人也隱而不言但求寄寓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趨詰家世蓋生緦服叔也喜導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因述所遇叔亦驚怪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至村訪父墓址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先是其父李洪都與同鄉某甲遠行賈死於沂某因瘞諸叢葬處既

歸某亦尋死是時翁三子皆幼長伯仁後舉進士令淮南數遣人詢父墓迄無知者次仲道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父骨至沂無處不諮是日問村人皆莫之識生乃引至葬所指示之叔向以其年少未敢信生具陳所遭叔向奇之審視有兩墳近相接或言三年前有仕宦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悞發他塚生遂以所臥處示之叔向命舁材於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而粉黛如生叔向知其悞駭極莫知所爲而女已頓起四顧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

乃解衣蔽覆舁歸逆旅急發傍塚覈父復活既發則膚革猶存而撫之僵燥悲哀不已裝入材清醮七日女亦縗絰若女忽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鋌曾分一爲妾作奩妾以孤弱無藏所故僅以采線繫腰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知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綫誌者分贈慰娘暇乃審其家世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深鍾愛之女一日自金陵舅氏歸將媼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仕宦者任滿赴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故將爲扁舟詣廣

陵忽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媼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投毒食中女媼皆迷推媼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仕宦者入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爲禮遂撻楚囚禁之北渡三日女方醒婢言本末女大泣一夜宿於沂自縊死乃瘞諸亂塚中女至塚爲羣鬼所陵李翁時呵護之女乃父事翁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爲擇一快壻一日生既見而出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託待汝三兄至爲汝主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兄將來矣蓋卽發墓之日也女於喪次爲叔向緬述之叔向歎息良久

卽以慰娘爲妹俾從李姓畧買衣妝遣歸生曰資斧無多不能爲妹子辦妝意將偕歸以慰母心如何女亦欣然於是夫妻從叔向輦柩並發既歸母詰得其故愛逾所生館諸別院喪次女哀悼過於兒孫母益憐之不令東歸囑諸子爲之買第適有馮氏賣宅值六百金倉猝未能取盈暫收契券約日交兌及期馮早至適女亦自別院入省母突見之絕似當年操舟人馮亦似驚女趨過之兩兄亦以母小恙俱集母所女問聽前趾踱者誰也仲道曰幾忘却此必前日賣宅者也卽起欲出女止

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仲道諾而出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何來曰昨夕馮某浼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云偶有所忘暫歸便反使僕一坐待之也少間生及叔向皆至遂相扳談慰娘以馮故潛自屏後來窺客細審之則其父也突出抱持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衆始知薛卽寅侯也仲道雖於街頭屢遇之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爲述前因設酒相慶因留信宿自道行踪蓋自失女後妻以悲傷而死鰥無所依故遊學至此也生約買宅後迎與同居次日往探則馮

與家遁去始知殺媼賣女卽其人也馮初至平陽貧易成家比年博賭漸就消乏故貨居宅賣女之貲亦瀕盡矣慰娘得所卽亦不甚讎之但擇日徙居更不追其何往李母賂遺不絕一切日甲之需皆給之生遂家於平陽但歸赴歲試深以爲苦幸是科舉孝廉慰娘富貴每念媼爲已死思有以報其子媼夫姓殷氏一子名富善博貧無立錐一日以賭局爲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雖不識生然以慰娘故遠相投生喜留之門下研詰乞道其所殺姓名蓋卽馮某也駭歎久之因爲道破富始

知馮卽殺母之讎益喜遂備爲生家服役亦家於西薛寅侯就養於皆壻爲買婦生子女各一焉

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過洞庭覆舟而沒子良耜明季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耜受庥祖母撫育得以成立後筮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良耜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足降縣丞隸漢陽甚非所樂辭不就諸院司强督促之乃就輒放浪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窗窺之則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聽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句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

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知其意卽起以葦炬燎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固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曰盧十兄與公同鄉盧目視良耜殊偃蹇不甚爲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荅曰流寓已久親族恒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骰

以相逢爲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么二三倡曰三加
么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年少擲
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俚典勿以爲笑四加雙二
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
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艮
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
主客喜相逢令畢艮耜興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
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艮耜復坐問何言
曰僕有老友某没於洞庭亦與君同族否艮耜曰是先

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没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
葬江邊耳艮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晦
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
是也艮耜灑涕與衆拱別至舟終夜不寢頓念盧情詞
似皆有因不能待旦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空益駭因遵
所指處往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恍然
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土
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水溺者皆拯其尸而
埋之故有數墓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

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
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没後葬竹橋之西故詩
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王桂菴

王穉字桂菴大名世家子適南遊泊舟江岸鄰舟有榜
人女繡履其中風姿韻絕王窺瞻既久女若不覺王朗
吟洛陽女兒對門居故使女聞女似解其爲己者略舉
首以斜瞬之俛首繡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錠一枚遙
投之墮襟上女拾棄之若不知爲金也者金落岸邊王

拾歸已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
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急甚女從容以雙鉤覆蔽
之榜人解纜順流逕去王心情喪惘癡坐凝思時王方
娶而喪其偶悔不卽媒定之乃詢諸舟人並不識其何
姓乃返舟急追之日力既窮杳不知其何往不得已返
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至家寢食皆
縈念之踰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往
來者帆檣皆熟而曩舟殊渺居半年貲罄而歸行思坐
想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

門內疎竹爲籬意是亭園逕入之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詩中門前一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笆光潔又入見北舍三楹雙扉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窗探身一窺則椸架當門罥畫裙其上知爲女子閨闥愕然卻退而內已覺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喜出非望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倏然驚覺始知爲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秘之恐與人言破此佳夢後年餘再適鎭江郡南有徐太僕與有世誼招之飲信馬而去悞入小村道途景色髣髴平生

所歷一門內馬纓一樹景象宛然駭極投鞭逕入種種物色與夢無別再入則房舍一如其數夢旣驗不復疑慮直趨南舍舟中人果在其中遙見王驚起以扉自障叱問何處男子王逡巡間猶疑是夢女見步履漸近閛然扃戶王曰卿不憶擲釧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扉審其家世王具道之女曰旣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王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父母偶適外戚行

且至君姑退倩冰委禽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卒欲出女遙呼王郞妾芸娘姓孟氏父字江蘺王諾記而出罷筵早返謁江蘺翁逆入設坐籬下王自道家閥卽致來意兼納百金爲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曰訊之甚確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間所諾不敢爲誑王神情俱失拱別而返不知其信否當夜輾轉無人可以媒之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榜人女爲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爲媒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是祖母嫡孫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

太僕疑曰江蘺固貧素不以操舟爲業得毋悞乎乃遣子大郞詣孟孟曰僕雖空匱非賣婚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諒僕必爲利動故不敢附爲婚姻旣承先生命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好門戶輒便拘卻不得不與商搉免他日怨遠婚也遂起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郞復命王乃盛備禽妝納采於孟假館太僕之家親迎成禮居三日辭岳北歸夜宿舟中問芸娘曰向於此處遇卿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荅云妾叔家江北偶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

來物頗不責視之笑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貲動人初聞音聲知爲風雅士又疑爲儇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憐才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問何事王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此亦不能終秘實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吳尚書女也芸娘不信王故莊其詞以實之芸娘色變默移時遽起奔出王躡履追之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諸船驚鬧夜色昏濛惟有滿江星點而已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價覓其骸骨亦無見者邑邑而歸憂慟交集

又恐翁來視女無詞可以相對有姊壻宦河南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途中遇雨休裝民舍見房廊清潔有老嫗弄兒廈間兒睹王入即求援抱王怪之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兒付嫗下堂趣裝兒涕曰阿爹去矣嫗恥之呵之不止強抱而去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則芸娘也方詫異間芸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焉置之王乃知爲己子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迹先以前言之戲矢日自白芸娘始反怒爲悲相向涕零先是第主莫翁六旬無

子携媼往朝南海歸途泊江際芸娘隨波下適觸翁舟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救終夜始漸蘇翁媼視之是好女子甚喜以爲己女携之而歸居數月欲爲擇壻女不可踰十月舉一子名之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歲也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媼遂爲岳壻居數日始舉家歸至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疑怪既見始共懽慰歷述所遭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寄生附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

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艷絕倫王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久寢食俱廢父母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爲嫌卻之而王孫益病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壻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媒媼于氏微示之媼遂詣王所時

王孫方病訊知之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媼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媼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症柰何媼笑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待之不已癡乎王孫欷歔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媼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媼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一日王孫沉痼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

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卻非閨秀着松黃袍細褶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使人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首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遘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得真託鄰媼素識張氏者偽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媼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婀娜之態傾絕一

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爺娘負氣耳媼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爲母者勸之急遂作意不食數日矣媼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眞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娘者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媼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媼歸復命一如媒媼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以人言爲信過數日漸瘳秘招于媼來謀一親見五可媼難之姑應而去久之

不至方欲覓之媼忽忻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向有小恙日令婢輩相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澀委曲可盡睹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早往媼先在焉即令縶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坐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覘盡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顫不能自持未幾媼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妁要盟乃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悞王孫無

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雞骨支牀較前尤甚媼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癡公子前日人趁汝來而故卻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耶雖然尚可為力早與老身謀者即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策媼命函啟遣伻約次日候於張所桂菴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桂菴從之次日二僕往並無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閨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卻聘閨秀頗不

懌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敢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懟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誠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若為媵女俛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一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始漸瘥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完婚僞欲歸寧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兄最友愛又以居村鄰邇即以所備親迎輿

馬先迎二娘既至則妝女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到門以氈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擂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奔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鄭僕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亦拜訖二媼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為時漸瀕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張怒欲遂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桂菴終不敢從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輿馬

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間踧踖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同會於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閒言衣履易著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卻于媼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既見妾亦肯斷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媼何

得一覩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嫗何能爲遄舍門時豈不知耽耽者在內也夢中業相要何尚未之信也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妄後聞君亦夢妾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故並存之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子遂幾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魂之子哉

褚遂良

長山邑民趙某稅屋大姓之家病癥結又素孤貧難自

給奄就危殆一日力疾就涼移臥簷下既醒見絕代麗人坐身傍因便詰問女答云我特來爲汝作婦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忽垂斃有婦欲何爲女自媒能治之某曰我病非倉猝可除縱有良方且苦無貲可買藥餌女曰我醫疾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移時腹中痞塊隱隱作解拆聲又少時欲登厠急起走數武解衣大下膠液流離結塊盡出覺通體快爽返臥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云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曾有恩於妾家每銘心欲一報之日相尋覓今始能得夙願可酬矣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竈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坐無席竈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氈席衾褥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几案精潔肴酒並陳矣遂相歡飲日暮與同狎寢如夫婦主人聞其異請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由此四方傳播造門者甚夥女並無所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

一日座中一孝廉陰萌淫念女已知之忽加誚讓即以手推其首首過欞外而身猶在室出入轉側皆所不能因共哀免乃曳出之積年餘造請者益煩女頗厭之被拒者輒罪趙值端陽飲酒高會忽一白兔躍入女起曰舂藥翁來見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逕去女命趙取梯趙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一章便倚其上梯更高於樹杪女先登趙亦隨之女回首曰親賓有願從者當即移步衆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踴躍從諸其後上上益高梯盡雲接不可見矣共視其梯則

多年破扉去其板耳聾入其室灰壁敗灶依然他無一物猶意僮返追問竟終杳已

公孫夏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貲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趨出逆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尹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貲薄不敢有奢願客請効力俾出半貲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最契之交暫

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眞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訝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終躊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君壽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尚可以致冥貴郎起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訣命出藏鏹市楮錠萬提郡中是物爲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貲交兌客卽導至部署見貴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貴官略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乃取憑文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非車服炫耀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美妾區畫方已眞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得甚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間見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狸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世所模肖者而神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馬上問此何官從者答眞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某聞之灑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

使隨馬蹤行道傍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授某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儈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綰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牀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瞑然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

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爲真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麗妝妝竟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椎胸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瘡大劇半年始起每自曰官貲盡耗而横被冥刑此尚可忍但愛妾不知舁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異史氏曰嗟乎市儈固不足南面哉冥中既有線索恐夫子馬踪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事與此頗類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

鯁受主知再起總制荆楚行李蕭然惟四五人從之衣履皆敝陋途中人皆不知爲貴官也適有新令赴任道與相值駝車二十餘乘前驅數十騎騶從以百計先生亦不知其何官時先之時後之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馬者怒其擾輒訶御之先生亦不顧瞻亡何至一巨鎭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則一國學生加納赴任湖南者也乃遣一价召之使來令闒呼駭疑及詰官閥始知爲先生悚懼無以爲地冠帶匍伏而前先生問汝即某縣縣尹耶荅曰然先生曰蕞爾一邑何能養如許騶從履任則一方塗炭矣不可使殃民社可即旋歸勿前矣令叩首曰下官尚有文憑先生即令取憑審驗已曰此亦細事代若繳之可耳令伏拜而出歸途不知何以爲情而先生行矣世有未蒞任而已受考成者實所創聞蓋先生奇人故有此快事耳

紉針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爲業妻夏歸寧而返見門外一嫗偕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涕相告乃知其男子王心齋亦宦裔也家衰落無衣食業浼中保貸富室黃氏金

學作賈中途遭寇巨梃中顱喪貲幸不死至家黃責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無可以準之黃窺其女紉針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責告之如其肯可折債外仍以女金歷劵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貧固簪纓之胄彼以執鞭發跡何敢遂媵吾女且紉針固有壻耳汝烏得擅作主先是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契生男阿卯於襁褓中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子不能歸消息遂絕以是故紉針十五尚未字也妻言及此王無詞但謀所以爲計妻曰不得已其妄謀諸兩弟蓋妻范氏其祖曾

任京秩兩孫田產尚多也次日妻攜女歸告兩翁兩翁任其涕淚並無一詞爲之設處范乃號啼而歸適逢夏詰且述且哭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之哀楚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竭力范未遑謝女亦哭伏在地益憫惜之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當典質相付母子拜別夏以三日爲約別後百計營謀亦未敢告諸其夫三日未滿其數又使人假諸其母范母子已至因實告之又訂以次日抵暮假金至合裹並置牀頭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睨之

見一人腰懸短刀狀貌凶惡大懼不敢復作聲僞爲睡盜近箱意將發扃回顧夏枕邊有裹物探身攫去就燈解視已乃入腰橐不復胠篋而去夏乃起呼家中惟一小婢隔牆告鄰鄰人集而盜已遠矣夏乃對燭啜泣亡何婢睡去夏引帶自經於欞婢覺天已大曙始呼人解其懸四肢已冰虞知奔至詰婢始得其由驚涕營葬而已時方夏尸不僵亦不腐過七日乃殮之既葬紉針潛出哭於其墓暴雨忽集霹靂大作墓發女亦震死虞聞奔驗之則棺木已起妻呻嘶其中抱出之見女尸

不知其誰夏審視始解之方相駭怪未幾范至見女已死號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日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於殯宮我未之應也夏感其義遂與夫言即以所葬材穴葬之范拜謝虞負妻歸范亦歸告其夫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身有字云偷夏氏金賊俄聞鄰婦哭聲乃知死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拘其婦械鞫之則范以夏氏之措金讀又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聞之而盜心遂生也乃押婦搜贓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得四數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夏

益喜全金悉仍付范俾償債主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墳復破女亦頓蘇不奔其家往扣夏氏之門蓋認其墓疑其復生也夏驚起隔扉問之女曰夫人果生也我紉針耳夏駭爲鬼呼鄰媼共詰之知其更生喜內入室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損金爲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以母事夏夏未諾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范范喜急至亦從女意即以屬夏范去夏強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之來委諸門內而去夏見之驚問始知其

故遂亦安之虞至急下拜呼以父虞固無子女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爲懽女紡績縫紉勤勞臻至夏病幾殆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分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瘳始解顏爲笑夏愈聞之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復生一女如紉針者足矣夏自少不育踰歲忽舉一男人以爲行善之報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慧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趾錯於門夫妻爲之簡對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富而不仁力御

之爲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亦慧而能文將告於王王出負販未歸遂逕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托作賈跡王所在設饌相邀更復助以貲本漸漬習洽因自道其子慧以自媒王感其情又仰其富遂與訂盟既歸詣虞則虞昨日方受馮氏壻書聞王言頗不悅呼女出告以情女怫然曰債主吾讎也以我事讎但有一死王無顏託人告黃以馮氏之盟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彼約在後何得背盟遂投狀邑宰宰意以先約判歸黃馮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

書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堅將惟女願之從黃退以金賂邑宰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一日有孝廉赴都道過東昌使人問王心齋適問於虞轉詰之蓋孝廉傳姓即阿卯也入闈籍十八已鄉捷矣猶以前約未婚蓋母囑便道訪王問其女已嫁否也虞大喜邀傳至家歷述所遭然婚冢千里患無質者傳籤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而眞乃共喜是日當覆審傳投刺謁邑宰其案始消涓吉約期乃去禮闈後市幣帛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自閩中遝遞傳又捷南宮

矣復入都觀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傳亦以廬墓在遂獨往還父柩載母俱歸後數年虞之子裁七八歲女撫之過於其弟使讀書早入邑庠家稱素封皆傳力也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癉惡彰善生死皆以雷霆此錢塘陣舞也轟轟屢擊皆爲一人焉知紉針非龍女謫降者耶

桓侯

荆州彭好士自他飲歸下馬溲便馬齕草路側有細草一叢蒙茸可愛初放黃花豔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

扱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內諸懷超乘復行馬驚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沓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爲提銜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曰閬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伊誰曰到自知之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鞚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頂見半山中屋宇重疊雜以屏幔遙睹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世拱手向客曰今日

客眞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坐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歲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區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卽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騁策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

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頃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卽命僮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爲劉子翬同行二三里越嶺卽

睹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神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懇過山見亭舍相與駭異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卻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賓行至矣蓋卽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肉靑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卽襆被供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皆無佳者彭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

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逕騎入村以待獵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貲送歸馬一日約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露於外者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

前一力卻向後力猛肘脫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喙雙齒並墮血下如涌衆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粉蝶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逾狂暝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亘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藹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遂入遙聞琴聲步少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飄灑艷麗睹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旣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卿家眷屬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得疾沉痾一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知姑係何房望祈

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遼濶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嶼姓晏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爲怪晏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晏乃撫絃捻柱十娘自內出晏曰來來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卽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未

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按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崩騰靜會之身似在舟中爲颶風之所擺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諧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效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然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

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晏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爲吾姪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逐俄晏與十娘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爲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

已得什九肆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晏教以天女謫降之曲指法拗折習之三日始能成聲晏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嫻此兩曲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即不難故舟尚在當助爾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卻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檝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爲之縈繫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淒然方欲

拜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糒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惟恐遽盡但啗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即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沉痾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泫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晏氏婿十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疾

自殂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共疑未死出其櫬則猶在家所素著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返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艷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婿遂媒定之涓吉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彼逐時即降生之辰也每爲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錦瑟

沂水王生少孤家清貧然風標修潔灑然裙屐少年也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爲起屋治產娶未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驕倨常傭奴其夫自享饈饌生至則脫粟瓢飲折棰爲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十九往應童子科被黜自郡中歸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胛熟就啖之婦入不語移釜去生大慚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婦恚問死期即授索爲自經之具生忿投羹椀敗婦顙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枝繫帶忽見土崖間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睹生急返如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釋帶坐覷之少間復露半面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有死樂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乃求死者久之無聲生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可以夜來音聲清銳細如游蜂生曰諾遂坐以待夕居亡何星宿已繁崖間忽成高第靜敞雙扉生拾級而入纔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以手探之熱如沸湯亦不知其深幾許疑即鬼神示以

死所遂踴身入熱透重衣膚痛欲糜幸浮不沉泅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南岸一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夏屋中有燈火趨之有猛犬暴出齕衣敗襪摸石以投犬稍卻又有群犬要吠皆大如犢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郎來耶吾家娘子憫君厄窮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啟後門黯然行去入一家明燭射窗曰君自入妾去矣生入室四瞻蓋已歸己家也反奔而出遇婦所役老媼曰終日相覓又焉往反曳入婦帕裹傷處下牀笑逆曰夫妻年餘狎謔顧不識耶

我知罪矣君受虐謫我被實傷怒亦可以少解乃於牀
頭取巨金二錠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惟君命可乎生
不語抱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之門既至野
則婢行緩弱挑燈猶遥望之生急奔且呼燈乃止既至
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生曰我求死不謀與卿復
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須人我願服役實不以有生
爲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無他務
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則劓耳劓鼻敲刖脛
趾君能之乎荅云能之又入後門生問諸役何也適言

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婢曰娘子慈悲設給孤園收養
九幽横死無歸之鬼鬼以千計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
請一過觀之移時見一門署給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
臭熏人園中鬼見燈羣集皆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回首
欲行見尸横牆下近視之血肉狼藉曰半日未負已被
狗咋郎使生移去之生有難色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
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秘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汚婢
諾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妾入言之飼狗之役較輕當代
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出矣生

從入見堂上籠燭四懸有女近後坐乃二十許天人也
生伏階下女郎命曳起之曰此一儒生烏能飼犬可使
居西堂主簿籍生喜伏謝女曰汝似樸誠可敬乃事如
有舛錯罪責不輕也生唯唯婢導至西堂見棟壁清潔
喜甚謝婢始問娘子官閥婢曰小字錦瑟東海薛侯女
也妾名春燕旦夕所需幸相聞婢去旋以衣履衾褥來
置牀上生喜得所黎旦早起視事錄鬼籍一門僕役盡
來叅謁饋酒送脯甚多生引嫌悉卻之日兩餐皆自內
出娘子察其廉謹特賜儒巾鮮衣凡有賚賚皆遣春燕

婢頗風格既熟頻以眉目送情生斤斤自守不敢少致
差跌但僞作騃鈍積二年餘賞給倍於常廩而生謹抑
如故一夜方寢聞內第喊噪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
入窺之則羣盜充庭厮僕駭竄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
塗面束腰雜盜中呼曰勿驚薛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
使遺漏時諸舍羣盜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爲所獲潛
入第後獨覓之遇一伏嫗始知女與春燕皆越牆矣生
亦過牆見主婢伏於暗陬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
能復行矣生棄刀負之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

谷釋肩令坐欵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銜女生急捉虎耳極力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虎怒釋女嚼生臂脆然有聲臂斷落地虎亦逕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遽未知痛楚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衿裹斷處女止之俯覓斷臂自爲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天既明僕媼始漸集女親詣西堂問生所苦解裹則臂骨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與已等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隅坐女舉爵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

君體意欲效楚畀我之於鍾建但無媒妁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殺身不足酬所爲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苟憐無室賜婢已過一日女長姊瑶臺至四十許佳人也至夕招生入瑶臺命坐曰我千里來爲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瑶臺遽命酒使兩人易琖生固辭瑶臺奪易之生乃伏地謝罪受飲之瑶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以罪被謫自願居地下收養寃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刼遂與君有附體之緣遠邀大姊來固主婚嫁亦使代攝家政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

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且屋宇隘陋勢不能圓成妾曲以謀其生女笑但言不妨既醉歸寢歡戀臻至過數日謂生曰冥會不可長請郎歸君幹理家事畢妾當自至以馬授生啟扉令出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村人盡駭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先是生去妻召兩兄至將箠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既而年餘無耗有陝中賈某媒通蘭氏遂就生第與婦合半年中修建連亙賈出經商又買妾歸自此不安其室賈亦恒數月不歸生訊得其故怒繫馬而入見舊媼媼驚

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後得之已自經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風致亦佳遂與寢處賈托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妾飲則車馬叩門而女至矣女但留春燕餘郎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可以代妾苦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坐言笑甚懽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屨登牀妾始出入房則生臥榻上與而反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宿

妾室一夜妾起潛窺女所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急反告生則牀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時聞女所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女若不知之婢忽臨蓐難產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舉之男也爲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無復爾業多則割愛難也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女時反其家往來皆以夜一日攜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忽攜老僕夜去亦不返

房文淑

開封鄧成德游學至兗州界寓敗寺中傭爲造齒籍者繕寫歲暮僚役各歸其家鄧獨爨廟中黎旦有少婦叩門而入豔絕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適有所作女至益早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故不如早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知君已起故至耳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俟其拜畢曳坐求懽女曰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椽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君往

訪李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攜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爲君執炊此長久之計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名文淑並無親屬恒終歲寄居舅家誰知之鄧喜既別女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其謀果遂約歲前即攜家至既反早旦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借騎而去女果待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所相得甚懽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逋逃者女忽舉一子鄧以妻不育得之甚喜名之兗生女曰僞配終難作眞妾方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爲鄧曰命好倘得餘錢擬與鄉邇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不能脅肩諂笑仰大婦眉睫爲人作乳媼呱呱者難堪也鄧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理今學負販庶有歸時女亦不荅至夜女忽抱子起鄧問何作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家門未啟而女已杳駭極始悟其非人也鄧以迹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寧而已初鄧離家與妻要約年終必返既而數年無音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妻更以三年爲

朔日惟塊然一室以紡績自力一日既暮往扃外戶一女子掩入懷中繃兒曰自母家歸適晚知姊獨居故求寄宿耳婁内之至房中視之二十餘麗人喜與共榻因弄其兒兒白如瓠歎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即嗣爲姊後如何婁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妾亦無乳焉能活之也女曰此即何難當生兒時患無乳飲藥半劑而效今餘藥猶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窗間婁漫應之未遑怪也既寤醒而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啟關去矣駭極日向晨兒啼飢婁不得已餌其藥移時湩流遂哺兒積年餘兒益豐肥漸學語言愛之不啻己出由此再醮之志以絕但早起抱子不能操作衣食益窘一日女忽至婁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敘其鞠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兒兒啼入婁懷女曰犢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婁以爲真頗作赧女笑曰姊勿懼妾來正爲兒也別後慮無豢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乃出金授婁婁恐其過此以往索兒有詞堅卻不受女置牀上出門逕去抱子出追其去已遠呼

之亦不顧猶疑其意惡然得金小構子母家以饒足又三年鄧以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睹問誰氏子妻告以故問何名曰渠母呼之亮生遂仍其舊鄧驚曰此眞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到之日鄧乃歷述與房文淑合離之情益共欣慰冀女猶至而終渺矣

豢蛇

泗水山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及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内多大蛇故游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無所歸宿遙見蘭若趨投之道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爲兒輩所見即命坐具饘粥食未已一巨蛇入粗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瞛客大懼道士以掌擊其額呵曰去蛇乃俯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懼搖戰道士曰此平時所豢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睒䁡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卧處半繞梁間壁土搖落有聲客益懼終夜不寐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門見牆上階下大如盎盞者行卧不絕見一生人皆有噬狀客懼依

道士腋肘而行送出谷口乃歸

余鄉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寺僧具晚餐肉湯甚美而段段皆圓類雞項疑問寺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怪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座下有巨井井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蛇出爲害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狂生

劉學師言濟寧有狂生某善飲家無儋石而得錢輒沽殊不以厄窮爲意值新刺史蒞任善飲無對聞生名招與飲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爲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生習爲常刺史心厭之一日早衙持刺登堂刺史覽之微笑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之不如所請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不可辱他固不能相報豈一笑不能報耶言已大笑聲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無禮寧不聞滅門令尹耶生掉袖竟下大聲曰生員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訪其家居則並無田宅惟攜妻在城堞上住刺史聞而釋之但逐不令居城堞朋友憐其狂爲買數尺地購斗室焉入而居之歎曰今而後畏令尹矣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劫人於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猶得而加者徒以有門在耳夫至於無門可滅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獨是君子雖貧不輕干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亦品斯下矣雖然其狂不可及

孫必振

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三字甚真衆謂孫必振汝有犯天譴請自爲一舟勿相累孫尚無言衆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孫既登舟回視則前舟覆矣

張不量

賈人某至直隸界忽大雨雹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

量田勿傷其稼賈私念張氏何人既云不良何反祐護既而雹止賈行入村訪之果有其人因告所見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每春間貧民皆就貸焉償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概取盈故鄉人名之不量衆趨田中見稞穗摧折如麻獨張氏諸田無恙

紅毛氈

紅毛國舊許與中國相貿易邊帥見其人衆不聽登岸紅毛人固請但賜一氈地足矣帥思一氈所容無幾許之其人置氈岸上僅容二人扯之容四五人且扯且登頃刻氈大畝許已數百人矣短刀並發出於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負尸

有樵人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綴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即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爇火照地似有所尋近訊之蓋衆適坐忽空中墮一人頭鬚髮蓬鬆倏忽已渺樵人亦言所見合之適成一人而究不解其何來後有人荷籃而行或見其中有人頭焉訝而詰之反顧始驚傾諸地上宛轉而沒

鞠藥如

鞠藥如青州人妻死棄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強留其衣杖鞠托閒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冉冉飛出隨之而去

盜戶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為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偽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偽反復相詰煩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為盜而以為姦踰牆行淫者每不自認姦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

章邱漕糧徭役以及徵收火耗小民常數倍於紳衿故有田者爭求托焉雖於國課無傷而實於官橐有

損邑令鍾牒請釐奸得可初使自首旣而奸民以此要士數十年霸去之產皆誣托詭挂以訟售主令悉左袒之故良懦多喪其產有李生爲某甲所訟同赴質審甲呼之秀才李厲聲爭辯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詰左右共指爲眞秀才令問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閣待爭地後再作之不晚也噫以盜之名則爭冒之秀才之名則爭辭之變異矣哉有人投匿名狀云告狀人原壤爲抗法吞產事身以年老不能當差有負郭田五十畝於隱公元年暫挂惡衿顏淵名下今功令森嚴理合自首詎惡久假不歸霸爲己有身往理說被伊師率惡黨七十二人毒杖交加傷殘脛股又將身鎖置陋巷日給簞食瓢飲因餓幾死互鄉地証叩乞革頂嚴究俾血產歸主上告此可以繼柳跖之告夷齊矣

聊齋志異卷十二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偷桃

童時赴郡値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遊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嚌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卽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荅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所怒柰何其子曰父巳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唯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啟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卽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

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强嗚迫之曰我巳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盌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眞僞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

苗裔耶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廿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欬內外動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荅云來矣又曰臘梅從九姑來耶似一婢荅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拗哥子嗚之不睡

定要從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遠迢迢抱貓兒來既而聲漸疎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即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六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朮參酌移時即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戢戢然拔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筆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即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啞貓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眞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

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于一集中李一足傳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卒閻王覆勘乃鬼卒之悞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

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
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
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敢懫恨而去王與鬼別至
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
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
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
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形恐識
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即日趣
裝至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瞀瞑前後藥禳既

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能醫者
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啟其衾
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
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
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
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
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
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羞訶
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

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
適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
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路用餘盡攜去欵
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
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
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
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
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
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

汝復來日事酗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爲我
百金相贈才諾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橐賭益豪
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
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捉張數日創劇
斃於塗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
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
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
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爲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
魅今奉帝命授爲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

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海公子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

海公子來彼尋勝翺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肅肅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如巨筩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囊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樹樹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為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莝荳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

主人好交游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業惟日設博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剉芻芻束溼頗極參差丁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歎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為計妻漫勸詣丁從之至

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躧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欵寵禮異常翌日爲製冠服表裏溫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褊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紀矣幸舒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伻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即有車徒賫送布帛菽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爲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爲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銜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爲作義鼠行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己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卽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臥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著衣以竄裁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

縮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響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爲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撾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卽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浸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

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捲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紛正譁役告之故翁乃從往舁尸歸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噴水

萊陽宋玉叔先生爲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寸許周院環走踈急作鶴狀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欞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鬲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

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皆淸水

王漁洋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恐屬傳聞之訛

山魈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淸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

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居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室又有靴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睒閃遶屋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疏疏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四壁公懼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捽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狀

大駭扶曳登牀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啟扉檢照見有爪痕如箕五指着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荍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蕎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邏守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蕎根咋咋作響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鬡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狠刺之鬼鳴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衆未深信越日曝蕎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翌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蕎既登倉禾藉雜遝翁命收積爲垛親登而踐實之高至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公公仆齕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王六郎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攜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酹地祝曰河中溺鬼得飲率以爲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爲君敺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唼呷有聲舉網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區何足云報如不棄要當以爲常耳許曰方共一夕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爲情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

別明日許貨魚益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
飲飲數杯輒爲許歐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
情逾骨肉然相別有日矣語益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
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
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
獲魚獨勝於他人者皆僕之暗驅以報酹奠耳明日業
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
聞甚駭然親狎久不復恐怖因亦欷歔酌而言曰六郎
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相

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
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灑涕而別
明日敬伺河邊以覘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
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沉浮者屢矣忽淋淋攀
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
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
言不驗抵暮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
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
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

感歎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
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一念果感帝
天今授爲招遠縣鄔鎮土地來朝赴任倘不忘故交當
一往探勿憚脩阻許賀曰君正直爲神足慰人心但人
神路隔卽不憚脩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
叮嚀而去許歸卽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卽
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
人果有鄔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主人驚曰
得毋客姓爲許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毋客邑爲淄曰

然何見知主人不荅遽出俄而丈夫抱子息女窺門雜
遝而來環如牆堵許益驚衆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
川許友當卽來可助以資斧祗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
祭於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約又蒙夢
示居人感篆中懷愧無腆物僅有巵酒如不棄當如河
上之飲祝畢焚紙錢俄見風起座後旋轉移時始散夜
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喜淚交
幷但在微職不便會面咫尺山河甚愴於懷居人薄有
所贈聊酬夙好歸如有期尚當走送居數日許欲歸衆

詈慇懇朝請莽邀曰吏數主許堅辭欲行衆乃折柬抱襆爭來致贐不終朝餽遺盈橐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欻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即章邱石坑莊未知孰是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寧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綦貧有童

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貨騎始得歸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爲驢靴始收聲念此可爲一笑

王漁洋云月令乃東郡耿隱之事

蛇人

東郡某家以弄蛇爲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者曰二青二青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遑

暇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啟笥二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値豐林茂草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還以此故冀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怏怏遂行出數武聞叢薪錯楚中窸窣作響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璧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爲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食已隨二青俱入笥中荷去教之旋折輒中規矩與二青無

少異因名之小青衒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爲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臥則笥爲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餇以美餌祝而縱之旣去頃之復來蜿蜒笥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筵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爲神龍笥中何可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笥小青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耶乃發笥小青逕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

不返俄而蹁躚獨來竟入笥臥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粗於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如盌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罔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爲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遶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遶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笥蛇人悟其意開笥出小

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汝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林木爲之中分蛇人竚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一物耳乃戀戀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輒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悻然不顧且怒而讐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雹神

王公筠蒼莅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爲通公見之貌修偉懷中出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也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雹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雨雹故告

辭耳公問何處曰章邱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勅雹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去至庭中忽足下生煙氤氳匝地俄延逾刻極力騰起纔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邱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悞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浼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扎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爲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脫其厄須是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爲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渺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昭之禍即冥冥之罰也可勿懼哉

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與先文貢兄爲同年嘗歷歷言之一世爲縉紳行多玷六十二而沒初見冥王待以鄉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覷冥王琖中茶色清澈已琖中濁如醪暗疑迷魂湯得毋此耶乘冥王他顧以琖就案角瀉之僞爲盡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羣鬼捽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縶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趑趄間鬼力楚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櫪下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牡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體修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逃主人騎必覆障泥緩轡徐徐猶不甚苦惟奴僕圉人不加韉裝以行兩踝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爲犬意懊喪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

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竇中牝犬舐而腓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爲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其規避而主人又豢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股脫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鞫狀怒其狂獝笞之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悶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伏身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飢吞木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一日臥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

之斷爲兩冥王訝其速至因匍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
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爲人是爲劉公公生而能言文章
書史過目輒成誦辛酉舉孝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
泥股夾之刑勝於鞭箠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
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爲
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爲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
可大培者可久不然且將負鹽車受羈馽與之爲馬不
然且將啗便溺受烹割與之爲犬又不然且將披鱗介

葬鶴鸛與之爲蛇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早晚耳
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
守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
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
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
手握不能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扳指力擘之始開耿不
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兩兩各十人即以方幅書
名字粘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人已有九并
已而十又視粘單上已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
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
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剸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
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
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涕
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
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爲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
然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

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
如籠煙霧悽惻不自勝四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
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
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
冥追匠人固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已
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
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粘車上恐不免執
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已名始復奔哆
口坌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驀睹已

尸醒然而蘇覺乏疲躁渴駭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歸則僵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恐非眞活然漸覘之殊無別異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爲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瘥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宅妖

謝遷之變宦第皆爲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墀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

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皡廸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皡廸皡廸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而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閽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絕豈鈸鐃鐘鼓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唯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勢正烜赫聞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願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爲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姥抱兒至

調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蹙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貲治葬具而瘞之此可爲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九山王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數畝荒置之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

爲辭叟曰請受之但無顧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異越日村人見輿馬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共疑李第無安頓所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跡響過數日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事事都草創起爐作竈未暇一修客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幸一垂顧李從之則入園中欻見舍宇華好嶄然一新入室陳設芳麗酒鼎沸於廊下茶煙裊於廚中俄而行酒薦饌備極甘旨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衆又聞兒女喁喁簾幕中作笑語聲家人婢僕似有數十百口李心知其狐

席終而歸陰懷殺心每入市市硝硫積數百斤暗布園中殆滿驟火之燄亘霄漢如黑靈芝燔臭灰眯不可近但聞鳴啼嗥動之聲嘈雜聒耳既熄入視則死狐滿地焦頭爛額者不可勝計方閱視間叟自外來顏色慘慟責李曰夙無嫌怨荒園歲報百金非少何忍遂相絕滅此奇慘之讎無不報者忿然而去疑其擲礫爲妖而年餘無少怪異時順治初年山中羣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言人休咎了若目睹名大譟李召至家求推

甲子翁愕然起敬曰此眞主也李聞大駭以爲妄翁正容固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翁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生惑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臥龍自任請先備甲冑數千具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臣請爲大王連諸山深相訂結使言者謂大王眞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應李喜遣翁行發藏鏹造兵甲翁數日始還曰借大王威福加臣三寸舌諸山無不願執鞭靮從戲下浹旬之間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爲軍師建大纛設彩

幟若林據山立柵聲勢震動邑令率兵來討翁指揮羣寇大破之令懼告急於兗兗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兵大潰將士殺傷者甚衆勢益震黨以萬計因自立爲九山王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旅要路篡取之由是九山王之名大譟加翁爲護國大將軍高臥山巢公然自負以爲黃袍之加指日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方將進勦又得兗報乃發精兵數千與六道合圍而進軍旅旌旗彌漫山谷九山王大懼召翁謀之則不知所往九山王窘極無術登山而望曰今而知朝廷

之勢大也山破被擒李戮之始悟翁即老狐蓋以族滅
報李也

異史氏曰夫人擁妻子箕踞科頭何處得殺即殺亦何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而壤無其種者雖溉不生彼其殺狐之殘方寸已有盜根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汝爲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明明導以族滅之爲而猶樂聽之妻子爲戮又何足云然人之聽匪言也始聞之而怒旣而疑又旣而信迨至身名俱隕而始知其誤也大率類此矣

濰水狐

濰邑李氏有別第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既去無耗李囑家人別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關說何欲更僦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所以遲遲者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之勿問也李送出問期翁告之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内閉炊煙起而人聲雜矣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相親旣歸遣人餽遺其家翁犒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款洽甚歡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也秦中不可久居大難將作時方承平置未深問越日翁折柬報居停之禮供帳飲食備極奢麗李益驚疑爲貴官翁以交好因自言爲狐李駭絕逢人輒道邑縉紳聞其異日結駟於門願納交翁翁無不傴僂接見漸而郡官亦時還往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令又託主人先容翁辭李詰其故翁移席近客而私語曰君自不知彼前身爲驢今雖儼然民上乃飲糙亦醉者也僕固異類羞與爲伍李乃託詞告令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也令信之而罷此康熙十

一年事未幾秦罹兵燹狐能前知信矣

異史氏曰驢之一物龐然也一怒則踶趹嗥嘶眼大於盎氣粗如牛不惟聲難聞狀亦難見倘執束芻而誘之則帖耳戢首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糙而亦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爲戒而求齒於狐則德自進矣

陝右某公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爲士人中年而死死後見冥王判事鼎鐺油鑊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羊犬牛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

豬皆裸之於架上取皮皮被之俄至公開其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白是曾拯一人死王檢籍覆視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褫其毛革革已粘體不可復動兩鬼提臂按胸力拔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片斷裂不復盡淨既脫近肩處猶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翦去復出

司札吏

遊擊官某妻妾甚多最諱其小字呼年曰歲生曰硬馬曰大驢又諱敗爲勝安爲放雖簡札往來不甚避忌而

家人道之輒怒一日司札吏白事悞犯大怒以硯擊之立斃三日後醉臥見吏持刺入問何爲吏曰馬子安來拜忽悟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上泯然而沒取刺視之書云歲家眷硬大驢子放勝暴謬之夫爲鬼揶揄可笑甚已

牛首山一僧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不絕倒自鏤印章二一曰混帳行子二曰老實潑皮秀才王司直梓其詩名曰牛山四十屁欸云混帳行子老實潑皮放不必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頤

司訓

教官某甚聾而與一狐善狐耳語之亦能聞每見上官亦與狐俱人不知其重聽積五六年狐别而去囑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高也某戀祿不能從其言應對屢乖學使欲逐之某又求當道者爲之緩頰一日執事文場唱名畢學使退與諸教官燕坐教官各捫籍靴中呈進關說已而學使笑問貴學何獨無所呈進某茫乎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示之勢某爲親戚寄賣房中僞器輒藏靴中隨

在求售因學使笑語疑索此物鞠躬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進一座匿笑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學使而求呈進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免冤哉

朱公子青耳錄云東萊一明經遲司訓沂水性顛癡凡同人咸集時皆默勿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動笑啼並作旁若無人焉者若聞人笑聲則頓止倏鄙自奉積金百餘兩自埋齋房妻子亦不使知一日獨坐忽手足自動少刻云作惡結怨受凍忍飢好容易

積背者今在齋房倘有人知覺如何如此再四一門斗在旁殊亦不覺次日遲出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寧發穴驗視則已空空頓足拊膺歎恨欲死教職中可云千態百狀矣

段氏

段瑞環大名之富翁也四十無子妻連氏又最妒欲買妾而不敢私一婢連覺之撻婢數百鬻諸河間欒氏之家段日益老諸姪朝夕乞貸一言不相應怒徵聲色段思不能給其求而欲嗣一姪則羣姪阻撓之連之悍亦

無所施始大悔憤曰翁年六十餘安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聽夫臨幸之不問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漸舒凡諸姪有所强取輒惡聲梗拒之無何一妾生女一妾生男而殤夫婦失望漫冀將來而已又年餘段中風不起諸姪益肆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唇相稽無所爲計朝夕嗚哭段由是病益劇尋死諸姪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切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墅一所贍養老稚姪輩不肯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決惟忿哭自撾忽

有客入弔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哀已便就苫次衆不知其誰詰之客曰死者吾父也衆益駭客始從容自陳先是婢嫁欒氏踰五六月生子懷欒撫之等諸男十八歲入泮後欒卒諸兄析產置不與諸欒齒懷問母始知其故曰既屬兩姓各有宗祏何必在此乘人百畝田哉乃命駕詣段而段已死言之鑿鑿確可信據連方忿痛聞之大喜直出曰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物可好自送還不然有訟興也諸姪相顧無色漸引去懷乃移妻來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懷知之曰欒不

以爲欒段復不以爲段我適安歸乎忿欲質官諸戚黨爲之排解羣謀亦寢而連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之連曰我非爲牛馬也雜氣積滿胸汝父以憤死我所以吞聲忍泣者爲無兒耳今有兒何畏哉前事汝不知狀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聽具詞赴邑宰宰拘諸段旦對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宰爲動容並懲諸段追物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媳曰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典質釵珥爲壻納妾無子之情狀

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其慷慨激發吁亦傑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嫂每勸諫之毛不聽曰寧絕嗣不令送眼流睛者忿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爲念欲繼兄子弟與兄言兄諾婦與嫂言嫂亦諾然故悠忽之兒每至叔所夫妻曲意撫兒餌以甘脆而問之曰肯來吾家乎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再問荅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荅云待汝死後何愁

田產不爲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賈兒至其家毛又問之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逐兒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吾田產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媼爲夫買妾時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貲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媒媼僞爲媼所轉貸者毛大喜購婢而歸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共喜毛曰媼不知假貲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兒子已生尚不償母價耶稼乃囊金詣媼媼笑曰當謝大官人無謝老身矣身貧如水誰敢貸一金者因以實告稼始悟歸與妻言相爲感泣遂治具邀兄至夫婦皆膝行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歡而散後稼生三子

狐女

伊兗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爲狐而戀其美諱不告人即父母不知也久之形體支離父母始窮其故伊實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兼施勅勒卒不能禁翁自與同衾則狐不至易以他人則又至伊問之狐曰世俗符兕何能制我然具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

者乎翁聞之益伴子不去狐遂絕後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伊奔入崑崙山四顧荒涼又無同侶日既暮心益怖恐忽見一女子來謂是避難者念近就之則狐女也離亂之中相見欣慰女曰日已西下勢無復之君姑止此我相佳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武遂蹲莽中不知何作少刻返握伊南去約十餘步又曳之回忽見大樹千章遶一高亭銅牆鐵柱頂類白金近視則牆可及肩四周並無門戶而牆上密排坎窅女以足踏之而過伊亦從之旣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因

問所自來女笑云君自居明日即以相贈金鐵各千萬計牛生喫著不盡矣既而告別伊苦留之乃止曰彼人厭棄已拚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既醒狐女不知何時已去天明踰垣而出回視臥處並無亭屋惟四針插指環內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荊老棘也

王大

李信邑之博徒也晝臥假寐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敖戲李亦忘其為鬼欣然從之既出王大往約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

王至馮出葉子約與撩零李曰倉卒無博資辜負盛約柰何周亦云然王云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諾允於是四人相將俱去飄忽間至一大村村中甲第連亘王指一門曰此黃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告以意僕即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請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已來笑語藹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固知君慤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也王委曲代為之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慫恿之李乃諾亦授一千而出便以付周具述公子之意以激其必償出

谷口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祟之遂與王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掬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椓杙陰中馮乃捋褲以長石强納之婦若死眾乃散去復入廟相與博賭自午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貲盡空李因以厚貲增息付王使代償黃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挐一人奔入曰城隍爺親捉博者今至矣眾失色李舍錢踰垣而逃眾顧貲皆被縛既出果見一神人坐馬上馬後繫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啟而入至

衙署城隍南面坐喚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硃各塗兩目遊市三周訖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硃眾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之曰汝真鐵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去周出城以唾溼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照墨硃未去掬水盥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逆之至谷口見婦臥道周睹狀知其遇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漸甦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既乃述所遭趙怒遽赴

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尚沉睡狀形類死宰以其誣控笞趙械婦夫妻皆無理以自申越日周醒目旁眶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墨硃深入肌理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齦齦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况賭博債耶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具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干證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倶在李

謂周曰君尚帶赤黑眼敢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李知其吝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黃八官人爲汝還之遂共詣公子所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償於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貲假周進之周益忿語侵公子鬼乃拘與倶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塗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誘某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尚討債耶僕曰取貲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之事城

隍顧周曰取貲悍不還反被捏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欲笞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償幾分矣荅云實尚未有所償城隍怒曰本尚欠而論息耶笞三十立押償主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即活縛諸厠內令示夢家人家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既滅化爲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既蘇臀創墳起膿血崩潰數月始瘥後趙氏婦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黑眼眶如故此以知博徒之非人也

異史氏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爲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

日富豪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人無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爲勢家役耳迨後賢者鑒其弊又悉舉而大反之有舉人重貲作巨商者衣錦厭粱肉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自來一取償則怒目相向質諸官官則曰我不爲人役也嗚呼是何異懶殘和尚無工夫爲俗人拭涕哉余嘗謂昔之官諂今之官謬諂者固可誅謬者亦可恨放貲而薄其息何嘗專有益於富人乎

張石年宰淄最惡博其塗面游城亦如冥法刑不至

墮指而賭以絕益其為官甚得鉤距法方綿書旁午時每一人上堂公偏暇里居年齒家口生業無不絮絮問之問已始勸勉令去有一人完稅繳單自分無事呈單欲下公止之細問一過曰汝何博也其人力辯生平不解博公笑曰腰中當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為神並不知其何術

男妾

一官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媼寄居賣女女十四五丰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金購得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窮詰蓋買好僮加意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旦遣家人奔赴媼所則已遁去無踪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因與告訴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金贖之而去

異史氏曰苟遇知音即予以南威不易也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僞境哉

汪可受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世爲秀才讀書僧寺僧有牝馬產騾駒愛而奪之後死冥王稽籍怒其貪暴罰使爲騾償寺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輒思投身澗谷又恐負豢養之恩冥罰尤甚遂安之數年孽滿自斃生一農人家墮蓐能言父母以爲不祥殺之乃生汪秀才家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了但憶前生以早言死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爲啞一日父方爲文適有友人過訪投筆出應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父返見之因問何人來家人啟白無之父大疑次日故書一題置几上旋出少間即返驕行竊步而入則見兒伏案間稿已數行忽睹父至不覺出聲跪求免究父喜握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也何自匿爲由是益教之讀少年成進士後官至大同巡撫

王十

高苑民王十負鹽於博興夜爲兩人所獲意爲土商之邏卒也舍鹽欲遁而足苦不前遂就縛困哀之二人曰我非鹽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懼但乞至家一別妻子鬼不許曰此去亦未便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羅蒞任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廁坑俱滿故捉三

種人使淘河小偷私鑄私鹽又一等人使滌厠樂戶迫
十從人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上白
捉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
蠹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爲私販者皆天下
之良民貧人竭錙銖之本求升斗之息何爲私哉責二
鬼罰使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至家留十授以蒺藜
骨朵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邊見河內人
夫繦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近之臭不可聞淘河者皆
赤體持畚鍤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

則滅頂求之惰者輒以骨朵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
如巨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
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商懼常沒身水中十乃已
經三晝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醒然
而蘇先是十負鹽未歸天明妻啟戶則鹽兩囊置庭中
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死途中舁之而歸奄有微
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
始甦骨朵擊處皆成巨疽渾身腐潰臭不可近十故詣
之望見十猶縮首衾中如在奈河狀一年始愈不復爲

商矣

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廷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公者也
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乎其私者也近日齊魯新規
土商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
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
他邑之民其售於他邑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
價以昂之而又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
其有境內冒他邑以來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鈎而越肆
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邏獲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而

後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名私鹽嗚呼冤哉漏數萬之
稅非私而負升斗之鹽則私之本境售諸他境非私而
本境買諸本境則私之冤矣律中鹽法最嚴而獨於貧
難軍民背負易食者不之禁今則一切不禁而專殺此
貧難軍民且夫貧難軍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盜下
知恥而不娼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盡此民
即夜不閉戶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
使之淘奈河直當使滌厠耳而官於春秋節受其斯須
之潤遂以三尺法助使殺吾良民然則爲貧民計莫若

爲盜及私鑄耳盜者白晝刼人而官若聾鑄者爐火亘天而官若瞽即與日淘河尚不至如負販者所得無幾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日變日詭奈何不頑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故事邑中肆商以如干石鹽貲歲奉邑宰名曰食鹽又逢節序具厚儀商以事謁官官則禮貌之坐與語或茶焉送鹽販至重懲不逞張公石年宰淄肆商來見循舊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市鹽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捋襟

將笞商叩頭謝乃釋之後肆中得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二人其一焉往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樂誦之

二班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疾趁之既至兩人問客□何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耶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爲班爪一爲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巖谷爇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即亦聽之又聞榻上呻吟細審則一老嫗偃臥似有所苦問何恙牙曰以此故敬求先生乃束火照榻殷逼視見鼻下口角有兩贅瘤皆大如碗且云痛不可觸妨礙飲食殷曰易耳出艾團之爲灸數十壯曰隔夜愈矣二班喜燒鹿餉

客並無酒飯惟肉一品爪曰倉卒不知客至望勿以輶褻爲怪殷飽餐而眠枕以石塊二班雖誠樸而粗莽可懼殷轉側不敢熟眠天未明便呼嫗問所患嫗初醒自捫則瘤破爲創殷促二班起以火就照敷以藥屑曰愈矣拱手遂別班又以燒鹿一肘贈之後三年無耗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阻不得行日既西狼又羣至前後受敵狼撲之仆數狼爭齧衣盡碎自分已死忽兩虎驟至諸狼四散虎怒大吼狼懼盡伏虎悉撲殺之竟去殷狼狽而行懼無投止遇一媼來睹其狀曰殷先生喫

苦矣殷戚然訴狀問何見識媼曰余卽石室中治瘤之病嫗也殷始恍然便求寄宿媼引去入一院落燈火已張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袍袴易其敝敗羅漿具酒酬勸諄切媼亦以陶椀自酌談飲俱豪不類巾幗殷問前日兩男子係老姥何人胡以不見答云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殷感其義縱飲不覺沉醉酣眠座間既醒已曙四顧竟無屋廬孤坐巖石上聞巖下喘息如牛近視則老虎方睡未醒喙間有二瘢痕皆大如拳駭極潛蹤而遁始悟二虎卽二班也

募緣

青蛙神往往托諸巫以爲言巫能察神嗔喜告諸信士曰喜矣福則至怒矣婦子坐愁歎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實靈非盡妄也有富賈周某性吝嗇會居人斂金修關聖祠貧富皆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爲謀適衆賽蛙神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註衆唯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況好事耶益周私一婦爲夫掩執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如命註之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室門僅容其身步履蹇緩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臥以闘承頷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賫送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如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罅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

亦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懼又送十金意將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目作努少間登其牀牀搖撼欲傾加喙於枕而眠腹隆起如臥牛四隅皆滿周懼卽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間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椀者升竈啜蠅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蠢蠢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教於巫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足盡起下牀出

門猶猶數步復反身臥門內冏懼問巫巫揣其意欲周
卹婦擧周無奈如數付巫蛙乃行數步外身暴縮雜衆
中[illegible]可辨認紛紛然亦漸散矣祠既成開光祭賽更
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如干數共十五人止
遺二人衆祝曰吾等與某某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
富爲自無但以汝等所侵漁之數爲多寡此等金錢不
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代汝消之
也除某某廉正無所苟且外卽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
便令先出以爲衆倡卽奔入家搜括箱櫝妻問之亦不

答盡傾囊蓄而出告衆曰某私尅銀八兩今使傾橐與
衆其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其欠數衆愕然不敢置
辯悉如數內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慚質衣以
盈之惟二人虧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
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爲私尅之報云
異史氏曰老蛙司募無不可爲善之人其勝刺釘拖索
者不旣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
其行慈悲也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爲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
作匠馮明寰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紙窗半開月明
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搶至地俄
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爲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
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悞投也少間女果越窗過徑入
已懷馮喜默不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夜夜至初猶
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悞就敬相投耳兩人情日密
既而工滿馮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
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

迫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懼延師鎭驅卒無少驗一夜女
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
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乩仙

章邱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
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
乩書云問城南老董衆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
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牧豕其側因
問之叟曰此俗呼猪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

姓答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前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骨頓耎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恒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怍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爲之禁咒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

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椸枷間纔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暴起擊中腰脇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渺束薪爇照泥衣一片墮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蹇償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某傭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家窶貧然小有技能常爲役務每賚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曷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菉豆一石作資本公忻然授之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貲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某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數算某愀然曰固然凡人有所爲而受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且不容昧况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白公夜牝驢産一駒且脩偉公忽悟曰得毋駒爲某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某名駒奔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爲名公乘赴青州衡府内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

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齕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值與公剖分之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以半獻公公受錢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冥冥之償此足以勸矣

驅怪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勅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欵書招

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屆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爲幸袪疑抱主人輒言無他也但勸釂酒言辭烱爍殊所不解話言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沒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曛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殽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

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攜襆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即自起扃戶寢窗外皎月入室侵牀夜鳥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夢寐頃之板上橐橐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蝟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開徐展被角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鬣深黑色牙粲羣峯目炯雙炬及几伏餂器中剩肴舌一過輒數器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羃怪頭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啟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扃

不可得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廄也廄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廄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又秘不一言我橐中蓄如意鉤一又不送達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橐有藏鉤幸宥十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貍黑貍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遁爲已能天下

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痒涎流不可制止取琖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饞渴而死多矣一琖既盡倒瓶再斟妻起碎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爲備棺木行入殮矣次夜忽有美人入身長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

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悲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婦嗤之邱固強之乃煨醋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夫人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襄宸詰知其故固疑嫂不肯爲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

興初濃即毒藥猶甘之況醋乎亦可以傳矣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攀談漸問主人姓字及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內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官途險惡顯者皆附於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言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待人以禮又能覆翼人某侍郎亦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引見公主當亦非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

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賞不肯効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公但備物僕乘閒言之旦晚當有以報命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御史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日相接自晨及夕常不得一間今得少隙宜急往悞則相見無期矣御史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祗候王先持贄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遞傳

呼侍御傴僂入見高堂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耀侍姬皆着錦繡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椀進茗主略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貂帽既歸深德王持刺謁謝則門闔無人疑其侍主未歸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錮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又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

謁之自言內兄爲天子近侍茶已請間云目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唐突涉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鎦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劵爲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將就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烜赫如侯家某參謁殊傲睨不甚爲禮其人持劵向某曰適與內兄議計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翻覆其人

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夕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眞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劵對付而去於是高枕待授日誇榮於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

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所遇半如夢境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騃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又

李生嘉祥人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絃而操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

新蒞任投刺謁李李故寡交游而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爲人風雅絕俗論議瀟灑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懽笑益洽由是月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於程廨中見繡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問亦諳此否李言生平所好程訝曰知交非一日絕技胡不一聞撥爐爇沉香請爲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泠泠有絕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李

亦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無亦願聞之乎爲奏湘妃幽怨若泣李亟贊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調益勝李忻然曰僕蓄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秘乃啓櫝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聞之擊節不置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荆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閤小生不及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限明日請攜琴去當使隔簾

爲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程即治具懽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即坐俄見簾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絃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便來窺簾竟廿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醑內復改絃爲閑情之賦李神形並惑傾飲過醉離席興辭索琴丞曰醉後防有蹉跌請明日復臨當令閨人盡其所長李乃歸次日詣之則廨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攜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既暮並無音耗吏皁皆疑以白令破扃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臺並不測其何說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程故楚產三年前以捐貲授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其人或言有道士程姓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之術三年前忽去不復見疑即其人又細審年甲容貌脗合不謬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爲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機多端若道士猶騙中之風雅者也

曹操冢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閘斷上流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寧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耳

罵鴨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膚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罵焉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罵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爲善有術彼鄰翁者是

以罵行其慈者也

人妖

馬生萬寶者東昌人疎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伉儷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寡媼家言爲翁姑所虐暫出亡其縫紉絕巧便爲媼操作媼喜而留之踰數日自言能於宵分按摩愈女子瘵蠱媼常至生家游揚其術田亦未嘗著意生一日於牆隙窺見女年十八九已來頗風格心竊好之私與妻謀托疾以招之媼先來就榻撫問已言蒙娘子招便將來但渠畏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中無廣舍渠儂時復出入可復奈何已又沉思曰晚間西村阿舅家招渠飲卽囑令勿歸亦大易媼諾而去妻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日曛黑媼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田曰不回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媼別去田便燃燭展衾讓女先上牀已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卻廚舍門未關防狗子偷喫也便下牀啟門易生生窸窣入上牀與女共枕臥女顫聲曰我爲娘子醫清恙也閒以昵辭生不語女卽撫生腹漸至臍下停手不摩遽探其私觸腕崩騰女驚怖之

狀不啻悞捉蛇蝎急起欲遁生沮之以手入其股際則擂垂盈掬亦偉器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決裂急燃燈至欲爲調停則見女投地乞命羞懼趨出生詰之云是谷城人王二喜以兄大喜爲桑冲門人因得轉傳其術又問玷幾人矣曰身出行道不久祗得十六人耳生以其行可誅思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隕絕食頃復甦臥之榻覆之衾而囑曰我以藥醫汝創痏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明日媼來生紿之曰伊是我表姪女王二姐也以天閹爲夫家所逐

夜爲我家言其由始知之忽小不康將爲市藥餌兼請諸其家留與荆人作伴媼入室覩王見其面色敗如塵土即榻問之曰隱所暴腫恐是惡疽媼信之去生餌以湯糝以散日就平復夜輒引與狎處早起則爲田提汲補綴灑掃執炊如媵婢然居無何桑冲伏誅同惡者七人並棄市惟二喜漏網檄各屬嚴緝村人竊共疑之集村媼隔裳而探其隱羣疑乃釋王自是德生遂從馬以終焉後卒即葬府西馬氏墓側今依稀在焉

異史氏曰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而又畏其鉗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韋公子

韋公子咸陽世家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罔不至其不甚好者信宿即去當意則作數月留叔父某以名宦休致歸聞其行怒之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伺師寢踰垣而歸遲明而返以爲常一夜失足折肱師始知之告公公怒不之惜益施夏楚俾不能返而後藥之月餘漸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出勿禁私逸者撻如前而公子最慧讀常過程如此數年中鄉榜欲自敗約而公猶箝制之赴都以老僕從授日記籍使誌其言動故數年無過行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而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中輒托姓魏一日過西安見優僮羅惠卿年十六七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綣贈貽豐隆聞其新娶婦尤韻妙益觸所好私示意惠卿惠卿無難色至夜攜婦至果少好遂三人共一榻留數日眷愛臻至謀與俱歸問其家口荅云母早喪惟父存耳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生余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耗問公子驚問母何姓荅姓呂駭極汗下浹體蓋其母即生家婢也生無言天明厚贈之勸令改業僞托他適約歸時召致之遂別而去後令蘇州某邑有樂妓沈韋娘雅麗絕倫心好之濳留與狎戲曰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荅曰非也妾母十七爲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君侯同姓留三月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韋實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尚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

是憤悒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媼故從其姓公子聞其言愧恨無以自容默移時頓生一策忽起挑燈喚韋娘飲藏有酖毒暗置杯中韋娘纔下咽潰亂呻嘶衆集視則已斃矣呼優人至付以尸重賂之而韋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聞之不解其故悉不平共賄激優人使訟於上官公子懼瀉橐彌縫卒以浮躁免官歸家年三十八頗悔前行妻妾五六人皆無子欲繼叔父公之孫公以其門無內行恐習氣染兒雖諾嗣之但待其老而後歸之公子憤欲往招公聞之歎曰是殆將死矣乃以次子之

子送詣其家使定省之月餘尋卒

異史氏曰盜婢私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而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食其餘尚不自剖其心自到其首而徒流汗投鵓非人頭而畜鳴者耶

杜小雷

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家雖貧無日不甘旨奉之一日將他適市肉付妻令作餺飥妻最忤逆切肉時雜蜣螂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藏以待子杜歸問餺飥美乎母搖首出以示之杜裂視見蜣螂怒甚入室欲撻妻又恐母聞之上榻籌思妻問之亦不語妻自氣餒徬徨榻下久之喘息有聲杜叱曰不睡待敲朴耶亦竟寂然起而燭之妻不知何往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化邑宰聞之縶去使遊四門以戒來者談薇臣曾親見之

古瓶

邑北村中井涸村人某甲乙縋入淘之掘尺餘得髑髏悮破之口含黃金喜納腰橐復掘又得髑髏六七枚冀

得含金悉破之而一無所有惟旁有磁瓶二銅器一器大可合抱重數十斤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瓶亦古非近款既出井甲乙皆死移時乙蘇曰我乃漢人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實非含斂之物人人都有也奈何徧碎頭顱情殊可恨衆香楮祝之許為殯葬乙乃愈甲不能復生也顏鎮孫生聞其異購銅器而去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可驗陰晴見有一點潤處初如粟米漸闊漸滿未幾而雨至潤退則雲亦開其一入張秀才家用志朔望朔則黑點起如豆與

日俱長望則一瓶徧滿既望又以次而退至晦則復其初以埋土中久瓶口有小石黏口上刷剔不可下欲敲去之石落而口微缺亦一憾事凌花其中花落結實與在樹者無異云

秦檜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燖去毛鬣肉內有字云秦檜七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棄而投諸犬嗚呼檜之肉犬亦不當食之矣

聞益都人言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為檜所害故生

平最敬武穆王特於青州城北通衢旁建岳王殿秦檜万俟卨伏跪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卨香火不絕後大兵征于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娘因舁檜卨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姨伍髭鬚之悞甚可笑也

聊齋志異卷十三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胭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胭脂才姿慧麗父寶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去既遠女猶凝眺

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答云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闋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惙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即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違和非爲此否女赬顏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病已至是尚何顧忌先令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歎息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不嫌寒賤即遣媒來疾當愈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頷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爲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闥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夕郎果愛

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纖腕爲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遽入即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鳴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强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爲期宿以爲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犬致貽汚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

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耎若絮帛拾視則巾裹女舄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

察其音跡知為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扳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逼問女女哭而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至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鄂為人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其情真橫加梏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敲撲如邑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

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鞫之先問胭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與公叱女曰適言別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

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胭脂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

將誰欺命梏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
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
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
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
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
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
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
言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
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

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
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
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
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
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搒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
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
皆以借貸餽贈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
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集公
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曩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

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
可原有虛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
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
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氈褥悉幛殿窗令無少隙
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
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
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
烟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
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

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
徒子好色之名祗緣兩小無猜遂野鶩如家雞之戀爲
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便如
鳥墮冒劉郎而入洞竟賺門開感帨驚尨鼠有皮胡若
此扳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爲
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
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
隔窗有耳蓮花卸瓣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
冤誰信天降禍起梏械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

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難消其寃氣是宜稍寛笞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開彼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兎起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離風

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有此鬼蜮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胭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摽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爲因一綫纏縈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鷙鳥之紛飛並名秋隼蓮鉤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鐵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無瑕縲絏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冰人案旣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鞫後女始知鄂生寃下堂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姍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旣下意始安帖邑令爲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愼也縱能知李代爲寃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

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紬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嘵嘵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寃哉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寃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眞宜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悞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料

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
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真跌撐
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
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
目雖差文字卻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他登高怕險
那曾見會水淹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雨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啟視則皤然一翁形
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乃狐仙

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為怪遂與評駁
古今翁殊博洽鏤花雕繢粲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
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
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錢宜可立
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為可少間笑曰此大易
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
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
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大之舍約深三
四尺已來乃顧語秀才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

即畫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
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為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
寥尚在秀才失望盛氣向翁頗懟其誑翁怒曰我本與
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
子交好方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盆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
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酤一夕魏獨臥酒樓上聞踏
蹴聲魏驚起悚聽聲漸近尋梯而上步步繁響無何雙

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笑
魏大愕怪轉知為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笑曰
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
目自慚形穢靦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婢子遺燈竟去魏
細瞻女郎楚楚若仙心甚悅之然慚怍不能作游語女
郎顧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煖手
於懷魏始為之破顏捋袴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
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笑曰癡郎何福不
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

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笑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爲樂既而將寢曰昨宵衾褥澀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襆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爽頃之緩帶交偎口脂游射眞不數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爲常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窗間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誼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

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徨遙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覩怏鬱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妾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冢室凌折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十人踰牆入撞其屋扉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搖戰不知所爲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關遽出羣賊亂如蓬蔴妾舞杖動風鳴鉤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急不得上傾跌咿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插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捍患

禦災化鷹爲鳩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主同車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捉狐射鬼

李公著明睢寧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爲人豪爽無餒怯爲新城王季良先生內弟先生家多樓閣往往覩怪異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辭言喜獨宿生平不解怪主人乃使炷息香於爐請衽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卽枕移時於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墮

亦不休公出之鏗然立止若有人拔香炷熖搖空際縱橫作花縷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爾裸裼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牀下僅得一履不暇冥搜赤足搗搖處炷頓插爐竟寂無兆公俯身遍摸暗陬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伏索之亦殊不得乃啟覆下樓呼從人爇火以燭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旣明使數人搜履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爲公易履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夾塞椽間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於淄之孫氏第第綦濶皆置閒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

見閣扉自啟閉公亦不置念偶與家人話於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小人見之啞然作揶揄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安妥無恙公長公友三爲余姻家共所目覩

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得奉公杖履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觀此二事大概可覩浩然中存鬼狐何爲乎哉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內人病會重陽爲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盥已告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憒絮絮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臥榻妻輒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憑杜祝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畜產何不識爾父杜曰旣爲吾父何乃歸家祟兒婦妻呼小字曰我豈爲兒婦來何反怨恨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得允遂我許小餽送便宜付之杜如言於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

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爾母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煩兒婦一往杜曰幽明殊途安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去即復返此爲渠事當毋憚勞言已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我見阿翁鏹袱尚餘二鋌欲竊取一鋌來作餬口計翁窺見叱曰爾欲何爲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斂手未敢動杜以妻病革疑信未半越三日方笑語間忽瞪目久之語以爾婦綦貪曩見吾白金便生覬覦

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爲我敦庖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諸至廚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於簋必請覘視曩四人都在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異每語同人

閻羅

萊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每數日輒死去僵然如

尸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生者亦數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余至陰司亦其屬曹其門殿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能具述惟提勘曹操笞二十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閻羅矣畜道劍山種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何耶豈以臨刑之囚快於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耶異已

王漁洋云中州有生而爲河神者曰黃大王鬼神以生人爲之此理不可曉

寒月芙蕖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單袷衣繫黃絛別無褲襦每用半梳梳髮即以齒銜髻際如冠狀日赤腳行市上夜臥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於河津驟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紿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默不與語俄見黃絛化爲蛇圍可數握繞其首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

相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絛絛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遊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傴僂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撾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共趨觀望則見憧憧者往來其

中屏幔脉几亦復都有仰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授受惟顧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旨酒散馥熱炙騰薰皆自壁中傳遞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窗外茫茫惟有烟綠一官偶歎曰此日佳景可惜無蓮花點綴衆俱唯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窗眺矚果見彌望青葱間以菡萏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爲異遣吏人蕩舟采

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公甚悅之攜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醖每以一斗爲率不肯共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爲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頃出遍斟坐上與公所存更無殊別盡懽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瓻則封固宛然而空無物矣心竊愧怒執以爲妖笞之杖纔加公覺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雖聲嘶堦下觀察已血殷坐上乃止不答逐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人遇於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兎鬬草萊中以爲異因請於主人爲宅兆構茅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

鴉鵲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適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駭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侯既長垢面垂鼻涕殊不聰穎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爲憂時侯十八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爲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唧得毋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當任此役兄喜卽配婢侯遂攜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中有危崖夫婦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纔及數

武崖石崩墮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侯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啟禎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家曩進御者有娠即以上聞官遣媼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支謀之以爲非薛產官收諸媼械詰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酗於酒戚黨皆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爲人滑稽善謔客與語悅之遂共酣飲繆醉使酒罵座忤客客怒一座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家人來扶捽以歸纔置牀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繆死有皁帽人縶去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爲瓦世間無其壯麗至墀下似欲伺候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鬬毆回顧皁帽人怒目如牛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翼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藉藉如鳥獸散繆亦隨皁帽人出更無歸著縮首立肆

簷下皁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爾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皁帽人曰顛酒賊若酤自啗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舅賈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顧皁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皁帽人且囑青眼俄頃出酒食團坐相飲賈問令甥何事遂煩勾致皁帽人曰大王駕詣浮羅君遇令甥顛罵使我捽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荅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等輩繆在側聞二人言觳觫汗下盃箸不能舉無何皁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徑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駕歸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時三盃後喃喃尋人疵小不合輒撾門裸罵猶謂稚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酤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

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浼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卽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自任諾之繆卽就舅氏宿次日皁帽人早來覘望賈請閒語移時來謂繆曰諾矣少頃卽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契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賈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皁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矚賈囑勿遠蕩諾而出見街里貿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

是囹圄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莫測深淺方跂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懽若平生卽就肆內小酌各道契濶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釂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瑕疵翁翁曰數載不見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桌頓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捽翁帽翁怒曰是眞妄人乃推繆顚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脇脛堅難動搖痛徹骨腦黑水

半雜溲穢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觀笑如堵並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攜以歸曰子不可爲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爲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爲券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令去餘者以旬盡爲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願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臥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氣隱隱如懸絲是日蘇大嘔嘔出黑瀋

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溼裀褥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刺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闔戶逕去繆噪蹦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

矣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僧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詡詡然驕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撑格拒李時時蹈僧瑕

僧忽一腳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罔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爲戲如是三言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纔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慫恿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衲中人無妨一戲但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少年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頡頏間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爲怯固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踝去尼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迕客幸勿罪李舁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爲述往事僧驚曰汝太鹵莽惹他何爲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漁洋先生云此尼亦殊蹤跡詭異不可測　又云

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峰爲內家三峰之後有關中人王宗宗傳溫州陳州同州同明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征南其最著者靳人也雨窗無事讀李超事始末因識於後漁洋書　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尾者皆僧也

雛鴿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游必與之俱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已罄其人愁苦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

價不愁歸路無貲也其人云我安忍鳥言不妨主人得價疾行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攜至城相問荅觀者漸衆有中貴見之聞諸王王召入欲買之其人曰小人相依爲命不願賣王問鳥汝願住否荅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予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恨狀而出王與鳥語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盆貯水開籠令浴浴已飛簷間梳翎抖羽尚與王喋喋不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操晉聲曰臣去呀顧盼已失所在王及內侍仰面咨嗟急覓

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攜鳥在西安市

上畢載積先生記

王漁洋云可與鸜鵒秦吉了同傳

商三官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謔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舁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婿家遣人恭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婿家聞之慚而

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爲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骸骨暴露於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怍唯恐婿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歲杳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爲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韻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謠合座爲之鼓掌孫大慚白主人此子

從學未久祗解行觴耳幸勿罪責卽命行酒玉往來給奉善覷主人意向豪悅之酒闌人散留與同寢玉代豪拂榻解履殷勤周至醉語狎之但有展笑豪益惑之盡遣諸僕去獨留玉玉俟諸僕出闔扉下鍵焉諸僕就別室飲移時聞廳事中格格有聲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寂不聞聲行將旋踵忽有響聲甚厲如懸重物而斷其索亟問之並無應者呼衆排闔入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死繩絕墮地上梁間頸際殘綆儼然衆大駭傳告內闥羣集莫解衆移玉尸於庭覺其襪履虛若無足

解之則素舄如鉤蓋女子也益駭呼孫淳研詰之淳駭極不知所對但云玉月前投作弟子願從壽主人貿不知所自來以其服凶疑其商家刺客暫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玉撫之肢體溫輭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忽腦如物擊口血暴注頃刻已死其一大驚告衆衆敬若神明焉且以告郡郡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稱亡去已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兒領葬勅豪家勿讎

異史氏曰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爲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爲人即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況碌碌與世沉浮者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也

王漁洋云龎娥謝小娥得此鼎足矣

西僧

西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一卓錫泰山其服色言貌俱與中國殊異自言歷火燄山山童童氣熏騰若爐竈凡行於雨後心凝目注輕跡步履之悞蹴山石則飛燄騰灼焉又經流沙河河中有水晶山削壁插天際四面瑩澈似無所隔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龍許過則口角自開龍色白鱗鬣皆如晶然僧言途中歷十八寒暑矣離西域者十有二人至中國僅存其二西土傳中國名山四一泰山一華山一五臺一落伽也相傳山上徧地皆黃金觀音文殊猶生能至其處則身便是佛長生不死聽其所言狀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倘有西游人與東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當必相視失笑兩免跋涉矣

泥鬼

余鄉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攜戲寺中太史童年磊落膽氣最豪見廡中泥鬼睜琉璃眼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抉取懷之而歸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厲聲曰何故抉我睛譟呼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訖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抉睛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觥觥觀其上

書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憚之而況鬼乎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一夜夢公至其家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走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且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至門則提旛挂矣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待巨卿而行豈

妄哉

蘇仙

高公明圖知郴州時有民女蘇氏浣衣於河河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苔一縷綠滑可愛浮水漾動遶石三匝女視之心動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舉一子欲寘隘巷女不忍也藏諸櫝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為羞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幽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為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將騰霄昂壑耳母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兒始來去後倘有所需可啟藏兒櫝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徑去出而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偶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啟櫝果得米賴以舉火由是有求輒應踰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於櫝既葬女獨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隣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視則蘇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莊凝

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為殯殮忽一少年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植二桃於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雲生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蘇仙桃樹年年華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攜實以餽親友

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為座上客單日與人行坐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肯公子固懇之單曰我非悋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

子則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從命公子不能强而心怒之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遁匿因以細灰布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迹可隨印處急擊之於是誘單往使人執牛鞭立撻之單忽不見灰上果有履迹左右亂擊頃刻已迷公子歸單亦至謂諸僕曰吾不可復居向勞服役今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旨酒一盛又探得肴一簋並陳几上陳已復探凡十餘探案上已滿遂邀衆飲俱醉一一仍內

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劇單於壁上畫一城以手推撾城門頓闢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去矣躍身入城城門遂合道士頓杳後聞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畫墨圈於掌逢人戲拋之隨所拋處或面或衣圈輒脫去落印其上又聞其善房中術能令下部吸燒酒盡一器公子嘗面試之

五毅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玉爲諸生時夢人呼爲五毅大夫喜爲佳兆及遇流寇之亂盡剝其衣閉置空室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皮護體僅不至死質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宴集山巔俯瞰山下有虎銜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

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狨遙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獮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狨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鬨散余嘗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酆都御史

酆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俗呼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

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備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酆都聞其說不以爲信欲入洞以决其惑人輒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潤朗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虛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坐曰此爲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撿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

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泫然流涕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羣拜舞啟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眼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

王漁洋云閻羅天子廟在酆都南門外平都山上旁即王方平洞亦無他異但山半有九蟒御史廟祠甚獰惡事亦荒唐

大人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兩頰俱有瘢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自述舊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巉巖不可得出谷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

所之因共繫馬解裝旁樹棲止夜既深虎豹鴞鴟次第嗥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計客團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攫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顋如貫魚狀貫訖提行數步條譺折有聲大人似恐墮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未數武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啁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紿已也因以掌批其頰

大人偃僂順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遂見嶺頭有燈火羣趨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箝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居無何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此客趨叩而告以故女子曰久知兩箇為孽不圖凶頑至此當即除之於室中出銅鎚重三四百觔出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饗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如脛股焉眾駭極問其姓氏卽亦不言少

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以藥屑徧糝之痛頓止既而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鬬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盆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署幕夢一秀才來謁峩冠綠衣狀貌脩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卽爇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為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卽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瞥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漁洋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也

董公子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

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外為公子所窺怒叱之各奔而去及夜公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既深僮聞牀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遂復寐忽聞靴聲訇然一偉丈夫赤面長鬚似壽亭侯像捉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牀下但聞牀上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靴聲又響乃去僮伸頸漸出見櫺上有曉色以手捫牀上著衣粘溼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

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污執而白之官審知爲公子家人彼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關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無之公子駭異趨赴公庭其人即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若崩裂急赴呼之不應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牀皆截然斷而爲兩木肉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斷者關公之靈跡最多並未有奇於此者

也

冷生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後忽有狐來與之燕處每聞其終夜語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泄一字如是多日忽得狂易病每爲文時得題則閉門枯坐少時譁然大笑往窺之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既而脫稿文思精妙是年入泮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響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譟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忽聞笑聲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息釋之而黜其名從此佯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超拔可誦

異史氏曰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哉大笑成文亦一快事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寧非悠悠

昔學師孫景夏先生往訪友人至其窗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嗤然頃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曰適無事默溫笑談耳邑宮生者家畜一驢性蹇劣每途逢徒行之客拱手謝曰適忙遽不遑下騎勿罪言未已驢已蹶然伏道上屢試

不爽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僞作客自乃跨驢而周於庭向妻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錐毒刺之適有友人相訪方欲款關聞宮言於內曰不遑下驢勿罪少頃又言之因大怪異叩扉而問其故以實告相與捧腹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以傳矣

狐懲淫

某生者購新第常患狐凡一切服物多爲所毀又時以塵土置湯餌中一日有友過訪值生他適至暮不歸生妻備饌供客已而偕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好蓄媚

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婦食之覺有腥膻氣問婢婢荅不知食訖覺慾燄上熾不可暫忍強自遏抑燥渴愈急籌思家中無可奔者獨有客在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荅客謝曰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爲此獸行婦尚流連客叱曰某兄文章品行被汝喪盡矣隔窗唾之婦大慚乃退因自念我何爲若此忽憶椀中香得毋媚藥耶檢包中藥果狼籍滿架盎琖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飲之頃刻心下清醒愧耻無以自容輾轉既久更漏已殘愈恐天曉無以見人乃解帶

自經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始有微息客夜間已遁生晡後方歸見妻臥問之不言但含清涕婢以狀告大驚苦詰之妻遣婢去始以實陳生歎曰此我之淫報也於卿何尤幸有良友不然何以爲人遂從此痛飭往行狐亦遂絕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戒不蓄媚藥者亦猶之人畏兵刃而狎牀笫也寧知其毒有甚於砒鴆者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況人之縱淫有過於蓄藥者乎

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携有蓮實菱藕入屋並置几上又有藤津偽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其新歸携酒登堂生倉猝置牀下而出令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飲已入內急燭牀下盎水已空問婦婦曰適與菱藕並出供客何尚尋也生回憶肴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物乃失笑曰癡婆子此何物事可供客耶婦亦疑曰我方怨子不言烹法其狀可醜又不知何名只得糊塗臠切耳生乃告之相與大笑今某生貴矣相狎者猶以爲戲

山市

奐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年與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插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爲山市未幾高垣睥睨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烏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樓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漸少數

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然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煙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孫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為窮袴多其帶渾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共榻牀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孫屢被刺刻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鼎即白晝

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某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荅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紿使飲焉則惟君所欲矣孫笑之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孫釃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臥移時覘妻猶寂坐孫故作齁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竊喜既而滿引一盃又復酌約至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檠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啟衾潛入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繯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恨厭之夫婦避道而行相逢則各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婦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恒經歲無歸時即強之歸亦面壁移時默然即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母亦不言但有浩歎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與耳母喜曰倘

能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購春宮一幀三日後為若厭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慎密勿令夫婦知乃翦下圖中人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蚓狀使母賺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備媼知其情竊往伏聽二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荅少間婦復語孫厭氣作惡聲質明母入其室見夫婦面首相背知尼之術誣也呼子於無人處慰諭之孫聞妻名便怒切齒母怒罵

之不顧而去越日尼來告之罔效尼大疑媪因述所聽尼笑曰前言婦憎夫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所未轉者男耳請作兩制之法必有驗母從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寢更餘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久之聞兩人在一牀上唧唧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猶聞戲笑吃吃不絕媪以告母母喜尼厚餽之孫由是琴瑟合好今各三十餘矣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口角之事同人私問其故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聲而喜自亦不解其何心也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術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術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門有見矣夫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語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輭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辭一美人置白金鋌可三四兩許秀才掇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想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啟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村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掀騰知爲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剜之內

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於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況僧並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歎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其僧之謂夫

牛飛

邑人某購一牛頗健夜夢牛生兩翼飛去以爲不祥疑有喪失牽市口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歸至半途見有鷹食殘兔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繫股臂之鷹展擺

撲把捉稍懈帶金騰去某每謂定數不可逃而不知不疑夢不貪拾遺走者何遽能飛哉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並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爲父母所懽遂惡次婦至不齒禮冷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等男子耳何遂不能爲妻子爭氣遂擯弗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綦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聽卜有二

人初起相推爲戲云汝也涼涼去婦歸吉凶不可解亦置之闈後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兩婦在廚下炊飯餉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廚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忿惻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眞千古之快事也

牛癀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著圍領疾趨樹陰掘石爲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瀋陳起坐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著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冰浸良醞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半陳笑云此願易遂僕當爲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即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

解除領巾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腦後時漏燈光疑之無何客酩酊眠榻上陳移燈竊窺之見耳後有巨穴琖大數道厚膜間隔如櫺櫺外耎革垂蔽中似空空駭極潛抽髻簪撥膜覘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窗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癀出將復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適所縱者牛癀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爲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

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掬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手即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秘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弟試之神驗而陳自剉啖牛殊無效有牛二百蹄躈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逡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掬土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周三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擾不可堪遣制罔效陳其

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為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人共見之一白髮叟云與居人通弔問一如人世禮自言行二都呼之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聞道其異尹為吏策使往問叟時東村人有作隷者吏訪之果不誣便與俱往即隷家設筵招胡胡至揖讓酬酢無異常人吏因告以所求胡言我故悉之但不能為君効力僕友人周三僑居岳廟宜可降伏當代求之吏喜欠抑申謝胡臨別與吏約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吏如其教胡果導周至周虬髯鐵面服袴褶飲數行向吏曰適胡二弟致

尊意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難免用武請即假館君家微勞所不敢辭吏聞之自念去一狐得一狐是以暴易暴也游移不敢即應周已知之曰得無相畏耶我非他比且與君有夙緣請勿疑吏諾之周又囑明日偕家人閉戶坐室中幸勿譁吏既歸悉聽教言俄聞庭中攻擊刺鬬之聲踰時始定啟關出視血點點盈階上堀中有小狐首數枚大如椀琖焉又視所除舍則周危坐其中拱手笑曰蒙重託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相見如主客焉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壠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為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可解忿而去時有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某甚平善何敢占騙將毋反言之耶乃碎其辭紙曳入肆將與調停劉恨恨不已竊肆中筆

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哀李為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為已有李呼劉出告以退讓之意劉猶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辭無敢少辯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為驚歎異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殷問訊且請臨顧李逡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荅但挽入村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曩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數十年非怯見官長

者亦不畏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劉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為已有此等橫暴合置鐺鼎一人稽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數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禎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妻完聚吏曰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劫人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喫耶二人乃不復言

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啜得一掬水二人既云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顛末初崇禎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為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荅云夫婦聚纔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在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將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為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要緊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貴如珠自度非三百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

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騭行之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馬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貲馬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與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歎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眾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容吶吶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又醇謹喜為

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生平可知矣古云為富不仁吾不知㽵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靴聲入則一頒白叟皁紗黑帶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荅言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

金累綴約歸時盤驗叟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叟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叟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之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適相脗合方歎飲啄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莞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徘徊頗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為姬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為吾壻宜塑其像詰旦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為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祠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為金姑夫

異史氏曰不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為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未必即依於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酒蟲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富豪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荅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日中俯臥縶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

時燥渴思飲爲極酒香入鼻饞火大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喉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劉驚謝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蟲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蟲攪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讎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不能給

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或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義犬

潞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騾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歘然復來嚙騾尾足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齕騾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關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溼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冢云

岳神

揚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側少爲緩頰醒而惡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禳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所見問之知爲醫生既歸暴病特遣人聘之既至出方爲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與東岳天子日遣使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鷹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猙獰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關而去將登千佛山南竄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蹲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懼叩不已神揪令

還入廟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齕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圉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旣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卽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啓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

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臥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不甚痛婦以帶懸梁上捽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卽亦不能死自是病顚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效一日忽見有武士綰鎖而入怒叱曰樸誠者女何敢擾卽縶婦項自櫺中出纔至窗外婦不復人形目電閃口血赤如盆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維肖其一焉於是病若失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適客稷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酒杯傾覆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閣房舍仆而復起墻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雞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仄不可汲某

家樓臺南北易向棲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眞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視則狼銜其子婦急與狼爭一緩頰婦奪兒出攜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地述狼銜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著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張老相公

張老相公者晉人適將嫁女攜眷至江南躬市奩妝舟

抵金山張老渡江囑家人在舟勿煿羶腥蓋江有黿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為害已久張去家人忘之炙肉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寺僧詢黿之異將以仇黿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懼為禍殃惟神明奉之祈勿怒時斬牲牢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讎哉張聞頓思得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鐵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鉗舉投之黿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湧如山頃之浪息則黿死已浮水上矣行旅寺僧並快之建張老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為水神禱之輒應

造畜

魘媚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美餌給之食之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謂之扯絮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為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縶櫪下云我少選即返兼囑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牽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化為婦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飯且云客姑飲驢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為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快刀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捕得輒殺之章邱盜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殺輒導窾一日捕盜十餘名押赴市曹內一盜識兵逡巡告曰聞君刀甚快斬首無二割求殺我兵曰諾其謹依我勿離也盜從至刑所出刀揮之豁然頭落數步之外猶圓轉而大贊曰好快刀

汾州狐

汾州判朱公者居廨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謂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而容光豔絕心知其狐而愛好之遂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誰是汝婢媼耶朱笑而起曳坐謝過遂與款密久如夫妻之好忽謂曰君秩將遷別有日矣問何時答云目前但賀者在門弔者即在閭不能官也三日遷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送之河上強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狐不能過河也朱不忍別

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則有客來荅拜女別室與語客去乃來請便登舟妾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云曰曩所謁非他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日往復故可暫依耳遂同濟至十日果別而去

龍三則

北直界有墮龍入村其行重拙入某紳家其戶僅可容軀塞而入家人盡奔登樓譁譟銃砲轟然龍乃出門外停貯潦水淺不盈尺龍入轉側其中身盡泥塗極力騰

躍尺餘輒墮泥蟠三日蠅集鱗甲忽大雨霹靂挐空而去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入寺游矚忽椽間一黃磚墮上盤小蛇細裁如蚓忽旋一周已如帶共驚知為龍群趨而下方至山半聞寺中霹靂一聲震動山谷天上黑雲如蓋一巨龍夭矯其中移時始沒

章邱小相公莊有民婦適野值大風塵沙撲面覺一目眯如含麥芒揉之吹之迄不愈啟瞼而審視之睛固無恙但有赤綫蜿蜒於肉分或曰此蟄龍也婦憂懼待死積三月餘天暴雨忽巨霆一聲眥裂而去婦終無損

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為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席作響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慮為盜急起問僮僮亦聞之問荅間見一人伏舟頂上垂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悞俄響聲又作羣趨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衆危坐舟上旋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船則火頓滅即有黑

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衆譟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關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戲術二則

有桶戲者桶可容升無底中空亦如俗戲戲人以二席置街上持一升入桶中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奇在多也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閒游陶場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

不成而去至夜窖中未出者六十餘甕啟視一窖閻人大驚疑李踵門求之李謝不去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窖一甕不損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一一俱在樓在鎮之南山去場三里餘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某甲

某甲私其僕婦因殺僕納婦生二子一女閱十九年巨寇破城劫掠一空一少年賊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僕自歎曰吾合休矣傾囊贖命迄不顧亦不一言但搜人而殺共殺一家男婦二十七口而去甲頭未斷寇

去少蘇猶能言之三日尋斃嗚呼果報之不爽可畏也哉

衛州三怪

張握仲從戎衛州云衛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獰惡聞人行聲即下人駭奔鬼亦遂去而見之輒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上過者拾之即捲入水又有鴨鬼夜既定塘邊寂無一物若聞鳴聲即病

拆樓人

何冏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戇何怒杖斃之後仕至銓司家貲富饒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為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妾生子愀然曰樓工未成拆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所見也後子既長最頑蕩其家傭為人役每得錢數文輒買香油食之

異史氏曰常見富貴家樓第連亘死之後再過已墟此必有拆樓人降生其家可知也身居人上烏可不早自惕哉

大蝎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土人則謂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皁鵰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所見而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入亦然少頃有蝎如琵琶自板上蠢蠢而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寺

黑鬼

膠州李總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刃為途

往來其上毫無所損總鎮配以娼生子而白僚僕戲之謂非其種黑鬼亦自疑因殺子骨則盡黑始悔之公每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臀欲釋手則貨敝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齕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爲力之際而竊嘗一臠亦黠而可笑也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攜碁酒游翔林邱間

會九日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眈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撝謙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弗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自已又著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奕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向公座頓顙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付囑圉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圉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圉役

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攝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臥已二日矣公叱成不得無禮瞥然間書生即地而滅公歎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嗜奕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奕者狎父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憤悒齎恨而死閻摩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愆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

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絏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歎曰癖之悞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奕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奕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著徒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奕鬼也可哀也哉

頭滾

蘇孝廉貞下封公晝臥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在牀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從其次公就蕩

婦宿雍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果報二則

安邱某生通卜筮之術而其爲人邪蕩不檢每有鑽穴踰牆之行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不藥曰我實有所見冥中怒我狎褻天數將重譴矣藥何能爲亡何目暴瞽兩手無故自折

某甲者伯無嗣甲利其有願爲之後伯既死田產悉爲所有遂背前盟又有一叔家頗裕亦無子甲又父之叔卒又背之於是併三家之產稱富一鄉忽暴病若狂自

言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擲地又曰汝絕人後尚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未幾其子亦死產業歸他人矣果報如此可畏也夫

龍肉

姜太史玉璇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嘗食其肉實不謬也

聊齋志異卷十四終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衢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劗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誤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

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爲旗籍太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荅其人自言張姓爲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撝卑祗奉殷勤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泛泛適相

値不爲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盹寐欲墜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淸苑人許姓臨淄令高檠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夤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葭莩親

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頷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況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僞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旣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屆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爲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

跋涉撲面塵沙使人薅惱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得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

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殽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莝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為兒許不解因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

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為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閧王潛窺之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眾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啁嘶首者言佟姓為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

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敘同籍笑請復博為戲眾各復博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橐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得如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眾發王裝物估入已

槖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着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始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騾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

室名士而毛遂於圉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杳始悟張許佟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圖賴之機設其攜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驩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煙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

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弊罰黃强使釂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旣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鬧人喧但寐無吪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撾門聲甚厲吳急起投骰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啟關有數人洶洶入搜捉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捋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强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鳴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

聲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啟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假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爲鑿枘嚬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憊不能起托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鹵簿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

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指彈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扃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潸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拔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撾闔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

祗奉謂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爲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兇暴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三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挽苦不令去彼乘

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爲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啟戶出頓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捽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綳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

破重貲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跡響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儈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謊托病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甚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即其夫蓋史即金也襲一槲紬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巽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古言騎者善墮信夫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貲赴都將求銓敘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臥舟中僕篡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月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

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粲麗神采猶都呻吟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瘵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噭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苟病瘳勿相忘石灑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煢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愜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夤緣選得本省司閫餘金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繼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為鄰婦知之詣問石況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為不平慰解曰或署中務冗尚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敬以達石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之於旅舍託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詈聲釋杯凝聽則婦已搴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

不薄卽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跪自投詭辭乞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勿懼我非悍妒者前事實人情所不堪卽妹亦當不願有是郎遂爲王緬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交詈石石不能自爲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閽人無通至此怒閽人陰詰讓之閽人固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長婦嫻婉不爭夕三餐後掩閤早眠並不問良

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但往朝如事姑婢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合署沸騰屑屑還往無所爲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瞷聽之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爲婦與王極相愛憐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過醉就臥席間化而爲狐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卽狐何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蝮之行而豺狼之心必不可以久居曩所啖藥乞賜還也卽唾石面石覺森寒如澆冰水喉中習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忿然逕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止半歲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壯年殂謝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郞何以少異

閻王

李久常臨朐人壺榼於野見旋風蓬蓬而來敬酹奠之後以故他適路旁有廣第殿閣宏麗一青衣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要遮甚殷李云素不識荆得無悞耶青衣云不悞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答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門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近視則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卻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擾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

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酧食時乎李頓悟知其爲神頓首曰適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於懷乞王憐宥王者曰此甚悍妒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盤腸而産彼陰以針刺腸上俾至今臟腑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悍婦改行李謝而出則扉上無人矣歸視嫂嫂臥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無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媼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泣不服矣曰便曾不盜得王母籠中綫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痛頓止旬日而瘥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産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腹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復不少恨[illegible]網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回信耳

布客

長清某販布爲業客於[illegible]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貲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和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勾致問爲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已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非生人乃嵩里山

山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多名拘集尚需時日子速歸處置後事然後相招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然之及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賫楮錠呼名酬奠既出見短衣人匆

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不然柰何送之數武曰後無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芸於山下婦以陶器爲餉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注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顛蹶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敕勒無靈

狐謂女曰紙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紿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永好顧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闊笠持曲項兵幾爲所戮至今猶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語道旁一人驚曰此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爲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卽命僕持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顧未必卽爲此物且旣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强之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値決殺不宥言已卽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威怒狐卽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長治女子

陳歡樂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睨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廛閒適一瞽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何來瞽云適過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郎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瞽爲之述之道

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於房忽覺足麻痺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踰刻始恍惚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綫駭而卻退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淹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於前遂遙尾之冀其同鄉以相告語走數里以來忽睹里舍視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罔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至已房所繡業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憩坐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則瘖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

魂飄飄離壳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崕若覆視道士以已心血點木人上又復疊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與已合道士囑曰自玆當聽差遣勿得違悞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嶺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其女也泣以愬宰宰拘嶺下居人拷掠殆徧迄無端緒姑收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女曰今遣汝第一差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煖閣上倘見官宰用印卽當趨避切記勿忘限汝辰去巳來遲一刻則以一針刺汝心

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針至三針則使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如言伏閣上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耎紙格似不能勝曝然作響滿堂愕顧宰命再舉響如前三舉翻墜地下衆悉聞之宰起祝曰是冤鬼當便直陳爲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已狀遣已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鞫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歸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卽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音響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土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少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强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土肖夫像每食酹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卽已暴長如人眞其夫也女懼

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榮光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生平雞鳴卽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旣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罔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郤告諸邑令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

影淡淡如輕煙然又剌兒指血傅土偶上亦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一子一女晨夕啼號縈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媼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

身側遽挲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跌蹶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祗是兒啼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躕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襪履款樣亦只平平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詬讓也謝曰請無疑阻我自不言人何干預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久諧將復如何謝亦憂皇請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媼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遣媼訖掃榻迎婦倍極懽好婦便操作兼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異常日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關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

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耳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慘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法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溺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踰檢翁囊積為空無何子病篤故嗜善騾子曰騾肥可啗殺啖我我病可愈柳謀殺蹇劣者子聞之即大怒罵疾益甚柳懼殺騾以

進子乃喜然嘗一臠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歎欲
死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
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騾徧揖各道寒暄村人
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荅云亦無甚事東
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
曰適有小故不暇敘間濶明日當相謁上騾遂去衆既
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明旦俟之子果至繫騾廐柱趨
進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
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

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歸以情
致翁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
曩見公子神情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也殆不可
見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
如必欲見請伏櫝中待其來察其辭色可見則出柳如
其言既而子果至問柳某來否荅云無子盛氣罵曰老
畜產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荅曰彼是我何父初
與結義爲客侶不圖包藏禍心隱我血貲悍不還今願
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櫝中歷

歷聞之汗流浹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蕩費殆
盡尚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季文忽病會高
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袁鱗公言南郭
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已來女
子也致綏綏有狐意入其舍複室中挂紅幕探幕以窺
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操矛騶從紛沓北壁下

有案案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
衆焚香列揖婦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詞祝已肅客就外
榻坐婦立簾外理髮支頤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
日漸曛衆恐礙夜難歸煩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
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試
秀才携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醞酬諸客賦詩
歡笑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已聞室中細細繁響如蝙
蝠飛鳴方凝聽間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
幾驚怖煞人便聞案上作歎咤聲似健叟婦以蕉扇隔

小座座上大言曰有緣哉抗聲讓座又似拱手爲禮已而問客何所諭教高振美遵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見又問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爲李文求藥曰歸當夜祀茶水我於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衆各有問悉爲剖決乃辭而歸過宿李文少愈余與振美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侯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仙號靜山托神於河

間之叟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肴核置案上啗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疾或致書云侯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叟叟至經日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歎贊曰好人家衆驚顧俄檐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羣從叟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逃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爲村人所睹逐諸野射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我爲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

之一夜讀卷置案頭被狐塗鴉甚者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甚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窗課廿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污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其所塗留似有陽秋又覆視涴卷類冗雜可删訝曰狐似有意不唯勿患當卽以爲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覘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灑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

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眞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恒置雞黍備狐啗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名入闈中副車時葉繆諸公稿風雅艷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鈔本愛惜臻至忽被傾濃墨椀許於上污瀆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經營慘澹輒被塗汚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濃墨灑點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

眞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爲狐設饌取讀本鎖箱簏中旦見封固儼然啟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卽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爲是執葉繆之餘習狃而不變勢不至一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爲害如是夫

邵士梅

邵進士名士梅濟寧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睹其名似甚熟識凝思良久忽憶前身便問齋夫某生居某村否又言其丰範一一脗合俄兩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談次問高東海近況二生荅瘐死廿餘年矣今一子尚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義有負租而鬻女者傾囊代贖之私一娼娼坐隱盜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搒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日卽邵生辰後邵至某村卹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宰言之卽高公子冀良同年也

王漁洋云邵前生爲棲霞人與其妻三世爲夫婦事更奇也高東海以病死非瘐死邵自述甚詳

邵臨淄

臨淄某翁之女太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於此無論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既嫁悍甚指罵夫壻以爲常李不堪其虐忿鳴於官邑宰邵公准其詞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

必拘質審既到畧詰一二言便曰眞悍婦杖責三十髀
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豈有傷心於閨闥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
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單父宰

青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
割睾丸而藥糝之父覺托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
刀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於官官械其子
果伏駭曰余今爲單父宰矣並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妻父訟之時辛公宰
淄問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固詰之曰以其不能
産育耳公曰妄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忸怩久之告
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
齊也此可與單父宰並傳一笑也

閻羅甍

巡撫某公父先爲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
顏色慘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祗有鎮師一旅不應
調而悞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於閻君刑獄酷
毒實可畏凜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
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讓之
曰父罹厄難尚弗鏤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
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卽刻傳入使兩人捺
坐而後起拜如朝參禮拜已長跽漣洏而告以故魏初
不肯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
非若陽世懵懵可以上下其手卽恐不能爲力公哀之
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思慮無靜所
公請爲糞除賓廨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窺聽魏不可

强之再四囑曰去卽勿聲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寘
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夜潛伏廨側見
堦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鐺油鑊數
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
羣鬼一時都伏齊鳴冤苦魏曰汝等命戕於寇冤自有
主何得妄扳官長衆鬼譁言曰例不應調乃被妄檄前
來遂遭凶害誰貽之冤魏又曲爲解脫衆鬼嘩冤其聲
詾動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鼎畧入一煠於理亦
當祭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忿言一出卽有牛首阿旁

執公爻至卽以利叉刺入油鼎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號而庭中寂然萬形俱滅公歎咤而歸及明視魏已死於廨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諱其人

顛道人

顛道士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煑石爲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宴畢過寺甫及門則道士赤足著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聲而出意近玩弄邑貴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

卻走逐急棄蓋共毀裂之片片化爲鷹隼四散羣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遊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刀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嚥之衆益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踪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則鬬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人已死踰時少蘇舁歸道士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厭氣浹於骨髓仙人遊戲三昧一何可笑予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爲人玩世不恭章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於道著豬皮靴公服持手本俟周輿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章邱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於司農之家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扁杖於前騰身跨之致聲拜謝飛馳

而去殷生亦仙人之亞也

鬼令

教諭展先生灑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輒馳馬殿堦堦上多古栢一日縱馬入觸樹頭裂自言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攜酒入飲展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爲令曰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囹字不透風令

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末至展凝思不得衆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某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閻羅宴

靜海邵生者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

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能爲壽故詭言之邵默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無資斧薄貸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臺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邵伏拜王者霽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厮僕輩道路飢渴有叨盛饌邵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帨之辰乎筵終出白鏹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則真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畫馬

臨清崔生家窶貧圍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臥露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逐去夜又復來不知其所自至崔有善友官於晉每欲往就之而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之而去囑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如晉以告既就途馬騖駛瞬息百里夜不甚餤芻豆意其病次日緊銜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昨復縱之午已達晉時騎於市廛觀者無不稱歎晉王聞之以

重直購之崔恐爲失者所尋以故不敢售居半年家中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邸自乃市健騾以歸後王以急故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可復見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睹及入其室見壁間挂子昂畫馬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爲香炷所燒始悟馬畫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貲居積盈萬自願以直貸曾付校尉而去曾甚德之而不知其即當年之售主也

放蝶

長山王進士𣆀生爲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爲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爲不恭大受詬罵而返由是罰蝶令遂止

青城于重寅性放誕爲司理時元夕以火花爆竹縛驢上首尾並滿牽登太守之門擊柝而請自白某獻火驢幸出一覽時太守有愛子患痘心緒方惡辭之于固請之太守不得已使關人啟鑰門甫闢于火發機推驢入爆震驢驚踶趹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驢穿堂入室破甈毀甑火觸成塵窗紗都燼家人大譁痘兒驚陷終夜而死太守痛恨將揭劾之于浼諸司道登堂負荊乃免

鬼妻

泰安聶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遘疾卒聶坐臥悲思忽忽若失一夕獨坐妻忽推扉入聶驚問何來答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聶喜攜就牀寢一切無異於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懼墮宗主私勸聶鸞續聶從之聘於良家然恐妻不樂秘之未幾吉期逼邇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負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巹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牀上撾新婦大罵何得占我牀寢新婦起力與撐拒聶惕然赤蹲並無敢左右袒無何雞鳴鬼乃去新婦疑聶妻故未死謂其賺已投繯欲自縊聶爲之緬述新婦始知爲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之鬼亦不與聶寢但以指搯膚肉已乃對燭怒相視默默不作一語如是數夕聶患之近村有良於術者削桃爲杙釘墓四隅其怪始絕

醫術

張氏者沂之貧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風鑑相之曰子當以術業富張曰宜何從又顧之曰醫可也張曰我僅識之無耳烏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醫何必多識字乎但行之耳既歸貧無業乃摭拾海上方即市廛中除地作

肆設魚牙蜂房謀升斗於口舌之間而人亦未之奇也會青州太守病嗽牒檄所屬徵醫沂故山僻少醫工而令懼無以塞責又責里中使自報於是共舉張令立召之張方痰喘不能自療聞命大懼固辭令弗聽卒郵送去路經深山渴極咳愈甚入村求水而山中水價與玉液等徧乞之無與者見一婦瀹野菜菜多水寡盎中濃濁如涎張燥急難堪便乞餘瀋飲之少間渴解嗽亦頓止陰念殆良方也比至郡諸邑醫工已先施治並未痊減張入求密所僞作藥目傳示內外復遣人於民間索

諸菜蕻如法淘汰訖以汁進太守一服病良已太守大悅賜賚甚厚旌以金匾由此名大譟門常如市應手無不悉效有病傷寒者言症求方張適醉悞以瘧劑予之醒而悟之不敢以告人三日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之則傷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此類甚多張由此稱素封益以聲價自重聘者非重貲安輿不至焉

益都韓翁名醫也其未著時貨藥於四方暮無所宿投止一家則其子傷寒將死因請施治韓思不治則去此莫適而治之誠無術往復跐踱以手搓體而汗成片捻之如丸頓思以此紿之當亦無所害曉而不愈已賺得寢食安飽矣遂付之中夜主人撾門甚急意其子死恐被侵辱驚起踰垣疾遁主人追之數里韓無所逃始止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挽回欵宴豐隆臨行厚贈之

夏雪二則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蘇州大雪百姓皇駭共禱諸大王之廟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稱老爺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爲小消不得一大字也衆悚然齊呼大老爺

雪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即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古甚可笑也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昔者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今則此稱久廢矣即有君子亦素諂媚行乎諂媚莫敢有異詞也若縉紳之妻呼太太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史中有林喬耳他未之見也唐時上

欲加張說大學士說辭曰學士從無大名臣不敢稱今之大誰大之初由於小人之諂而因得貴倨者之悅居之不疑而紛紛者遂徧天下矣竊意數年以後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者必進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匪夷所思已

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禾皆凍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術也悲夫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神自稱何仙爲純陽弟子

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賴何仙力居多爲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爲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座中有與樂陵李忭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衆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爲之請乩註云一等少間又書云適評李文據文爲斷然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之少頃又書云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寘付幕客客六七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遊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爲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恐不能適相値耳衆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乩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

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所爲於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共焚香祝謝之乩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之次歲果列前名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籍於庭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飆曰爲民父母威福固至此乎宋揚揚作得意之詞曰喏不

敢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撓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有陰曹兼攝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潞子故區其人魂魄毅故其爲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舐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爲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爲之乞保留官無貪廉每蒞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赫者一日未出則蚩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

爲成規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河閒生

河閒某生場中積麥穰如邱家人日取爲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强而後入入則廊舍華好卽坐茶酒香冽但日色蒼黃不辨中夕筵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見坐客良多聚飲頗譁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柈飱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懷來供生筵中人曾莫之覺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橘命翁取之曰此正人不可近生默念狐與我游必我邪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上乃梁閒耳以實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處乃魚臺去河閒千里云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牆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

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瓦壠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悞將爲查驗乃囑曰謹立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唯持牒人來自認其悞釋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入一圭竇心識爲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畧一窺瞻卽見身在笠中與諸小豭同伏豁然自悟

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顛蹶矣還顧已復爲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間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喜狎妓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僞諾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委諸野次日

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稍嚬呻扶其項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半年林平復如故但首爲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爲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爲置媵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業誓不二鬼神寧不聞之卽似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者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襆被臥其牀下旣久陰以宵情問婢婢言無之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臥少閒聞牀上睡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卻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項無痕知爲婢又叱之婢慚而退旣明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卽亦幸甚戚曰苟背盟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閒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旣夕林滅燭呼婢

使臥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佃人來矣深愧錢鎛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旣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顛猛不任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僞起溺以林易之自此時值落紅輒一爲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悞信之交而得孕將復何如戚曰留犢鬻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媼抱養母家積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托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時促遣

之林輒諾妳日思兒女林從其願竊爲上鬟送詣母家
謂戚曰日謂我不妳海棠母家有義男業爬之又數年
子女俱長成値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爲候賓友戚歎曰
歲月驚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
膝下一點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
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
林言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
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
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爲詳述本末戚喜曰

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乎戚
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林者可
謂聖矣

大鼠

萬歷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爲害甚劇徧求民間佳貓
捕制輒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貓毛白如雪抱投鼠屋
闔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
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
衆咸謂貓怯以爲是無能爲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
似喘蹲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齕首領輾轉
爭持聞貓聲嗚嗚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
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
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乎

胡大姑

益都岳於九家有狐祟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嘗細
葛將取作服見細卷如故解視則邊實而中虛悉被翦
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戒止云恐狐聞狐
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祟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

狐攝衾服去各白身蹲牀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女子自
窗入擲衣牀頭視之不甚脩長衣絳紅外襲雪花比甲
岳著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即勿相擾請以爲女如
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爲姊妹乃許之
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
居樓上恒與人語岳問識之否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
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
故猶不甚祟他人而專祟其子婦履襪簪珥往往棄道
上每食輒於粥椀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椀罵騷狐

並不禱免岳祝曰男女輩皆呼汝姑何略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爲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狸狐不慚欲與人爭漢子耶時婦坐衣笥上忽見濃煙出尻下熏熱如籠啟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爻善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縛梃上捉作柄徧照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童言牆上若犬伏李即戟手書符其處既而禹

步庭中咒移時即見家中犬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命李揮曰去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咒羣鴨即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抃一雞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翼長鳴曰予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爲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芻偶猶在廡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瓻三咒三叱雞起徑去聞瓻口言曰岳四狠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擕去或見其壁間挂數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縱之出爲祟因此獲聘金居爲奇貨云

狼三則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欻一狼來瞰擔中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之以刃則稍卻既走又從之屠無計默念狼欲者肉不如姑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蹻足挂樹閒示以空空狼乃止屠即逕歸昧爽往取肉逕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狀大駭逡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肉肉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亦可

笑已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邱屠乃奔倚其下弛擔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逕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

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
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旁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
焉狼自苫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顧無計可以
死之惟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
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脹如
牛股直不能屈口張不得閤遂負之以歸非屠烏能作
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藥僧

濟寧某偶於野寺外見一遊僧向陽捫蝨杖挂葫蘆似
賣藥者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
微者可鉅立刻而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衲角出
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踰刻自捫
增於舊者三之一心猶未滿窺僧起遺竊解衲拈二三
丸並吞之俄覺膚若裂筋若抽項縮腰橐而陰長不已
大懼無術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竊吾藥矣急與一丸
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幾與兩股鼎足而三矣縮頸蹣
跚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為廢物日臥街上多見之
者

太醫

萬歷間孫評事少孤母十九歲守柏舟之節孫舉進士
而母已死嘗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負萱
堂苦節忽得暴病綦篤素與太醫善使人招致之使者
出門而疾以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
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太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弔見
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誥贈耶亦匪難今
皇后早晚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誥命可得立命取艾灸

尸一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囑
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共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關
意既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
羣臣宴中使出異品徧賜文武白片朱絲甘美無比孫
啖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同僚曰熊膰也大驚失色即
刻而病至家而卒

農婦

邑西磁窰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中排難解
紛與夫異縣而居夫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

便去婦自負顏山販陶器爲業有贏餘則施丐者一夕與鄰婦語忽起曰小腹微痛想孽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探之則見其肩荷釀酒巨甕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則有嬰兒綳臥駭問之蓋娩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北菴尼善訂爲姊妹後聞尼有穢行忿然操杖將復撻楚衆苦勸而止一日遇尼於途遽批之問何罪亦不荅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異史氏曰世言女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並忘其爲巾幗矣其豪爽自快於古劍仙何以少殊毋亦其夫亦即磨鏡者流耶

郭安

孫五粒有僮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羅在上視之曰悞矣此非是因遣送還既歸大懼移宿他所遂有僚僕郭安者見其榻上空閒因就寢焉又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久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爲僮也竟殺之郭父鳴於官時陳其善爲邑宰殊不苦之郭哀號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即判李祿爲己之子郭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於陳之折獄也

王漁洋云新城令陳端菴凝性仁柔無斷王生與哲典居宅於人久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決但曰毛詩有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生爲鵲可也濟之西邑有殺人者其婦訟之邑令怒立拘凶犯至拍案罵曰人家好好夫婦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守寡遂判合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榜所爲他途不能也而陳亦爾爾何途無才

查牙山洞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頸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人受燈縋而下洞高敞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即忽見底底際一竇蛇行始可入燭之漆漆然暗深不測兩人餒而卻退一人奪之火而嗤之銳身塞而進幸隘處僅厚於堵即又頓高濶乃立乃行頂上石參差危聳將墮不墮兩壁嶙嶙峋峋然類寺廟山塑都成鳥獸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罔兩示現忿怒奇奇怪怪類多醜少妍心凜凜然作怖畏喜得夷無少陂

逡巡幾百步西壁開石室門左一怪石鬼面人而立目努口箕張齒舌獰惡左手作拳觸腰際右手叉五指欲撲人心大恐毛森森以立遙望門中有爇灰知有人曾至焉者膽乃稍壯強入之見地上列碗琖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窰也旁置錫壺四心利之解帶縛項繫腰間即又旁矚一尸臥西隅兩肱及股四布以橫骸極漸審之足躡銳履梅花刻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鬃不知何年衣色暗敗莫辨青紅髮蓬蓬似筐許亂絲粘著髑髏上目鼻孔各二瓠犀兩行白巉巉意是口

也存想首顛當有金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噓燈燈搖搖無定燄纁黃衣動掀掀大懼手搖顫燈即頓滅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者物也頭觸石仆即復起冷溼浸頷頰知是血不覺痛抑不敢呻坌息奔至竇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眾坐井上俟久疑之又縋二人下探身入竇見髮罥石上血淫淫已殭二人失色不敢入坐愁歎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上半日方甦言之縷縷所恨未窮其底極窮之必更有佳境也後章令聞之以丸泥封竇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七年間養母峪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鍾乳林林如密筍然深險無敢入者忽有道士至自稱鍾離弟子言師遣先至糞除洞府郡人供以膏火道士攜之而下墮石筍上貫腹而死報令令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惜道士之尸解無回音矣

義犬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貲賃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豢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

蕩舟入莽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尸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沉浮流蕩不知幾遠淺擱乃止犬泅出至有人處狺狺哀吠或以為異從之而往見氈束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關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客嗚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犬奔上一舟嚙人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嚙即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則

裹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楊大洪

大洪楊先生漣微時爲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優等者時方食含哺出問有楊某否答以無不覺嗒然自喪嚥食入鬲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令赴遺才錄公患無貲衆醵十金送之行乃强就道夜夢一人告之曰前途有人能愈君病宜苦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中莫歎息之句明日途次果見

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誤矣我何能療病乎請爲三弄可耳因出笛吹之公觸所夢拜求益切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啞然驚惜道士曰君未能恝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公詣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爲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處仙人來矣賺公回顧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嘔出一物墮地堛然俯而破之赤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回視道士已杳

異史氏曰公生爲河嶽沒爲日星何必長生乃爲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爲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余說之偏也

張貢士

安邱張貢士寢疾仰臥牀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清徹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梗概爲人述之高西園與杞園先生曾細詢之猶述其曲文惜不能全憶

丐仙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針灸不擇貧富輒醫之里中來一丐者脛有廢瘡臥於道膿血狼藉臭不可近居人恐其死日一飴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耳舍家人惡其臭掩鼻遥立高出艾親爲之灸日餉以疏食數日丐者索湯餅僕人怒訶之高聞即命僕賜以湯餅未幾又乞酒肉僕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臥於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飯猶嫌粗糲既與湯餅又乞酒肉此等貪饕只宜仍棄之道上耳高問其瘡曰

痂漸脫落似能步履顧假咿嚘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何即以酒肉餽之待其健或不吾讎也僕僞諾之而竟不與且與諸曹偶語共笑主人癡次日高親詣視丐丐跛而起謝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新瘥未健妄思饞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僕痛笞之立命持酒炙餌丐者僕銜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燼歎曰丐者休矣督衆救滅見丐者酣臥火中齁聲雷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羣始驚其異高彌重之臥以客舍衣以新衣日與同坐處問其姓名自

言陳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手談高與對局輒敗乃日從之學頗得其奧秘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即有貴客來亦必偕之同飲或擲骰為令陳每代高呼采雉盧無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劇輒辭不知一日語高曰我欲告別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設相邀勿以人從也高曰相得甚歡何遽訣絕且君杖頭空虛亦不敢煩作東道主陳固邀之曰盃酒耳亦無所費高曰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慮園亭苦寒陳固言不妨乃從如園中覺氣候頓暖似三月初又至亭中益煖異鳥成羣亂哢清咮髣髴暮春時亭中几案皆鑲以瑙玉有一水晶屏瑩徹可鑑中有花樹搖曳開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來勾輈於其上以手撫之殊無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見鸜鵒棲架上呼曰茶來俄見朝陽丹鳳銜一赤玉盤上有玻璃琖二盛香茗伸頸屹立飲已置琖其中鳳銜之振翼而去鸜鵒又呼曰酒來即有青鸞黃鶴翩翩自日中來銜壺銜盃紛置案上頃之則諸鳥進饌往來無停翅珍錯雜陳瞬息滿案肴香酒冽都非常品陳見高飲甚豪乃曰君宏量

是得大爵鸜鵒又呼曰取大爵來忽見日邊熌熌有巨蝶攫鸚鵡盃受斗許翔集案間高視蝶大於雁兩翼綽約文采燦麗亟加贊歎陳喚曰蝶子勸酒蝶展然一飛化為麗人繡衣翩躚前而進酒陳曰不可無以佐觴女乃仙仙而舞舞到酣際足離於地者尺餘輒仰折其首直與足齊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嘗著於塵埃且歌曰連翩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餘音嫋嫋不絕繞梁高大喜拉與同飲陳命之坐亦飲之酒高酒後心搖意動遽起狎抱視之

則變爲夜又睛突於背牙出於喙黑肉凹凸怪惡不可狀高驚釋手伏几戰慄陳以箸擊其喙訶曰速去隨擊而化又爲蝴蝶飄然颺去高驚定辭出見月色如洗漫語陳曰君旨酒嘉肴來自空中君家當在天上盍攜故人一遊陳曰可卽與攜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光明似晝堦路皆蒼石砌成滑潔無纖翳有大樹一株高數丈上開赤花大如蓮紛紜滿樹下一女子擣絳紅之衣於砧上艷麗無雙高木立睛停竟忘行步女子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

處輒以杵投之中其背陳急曳於虛所切責之高被杵酒亦頓醒殊覺汗愧乃從陳出有白雲接於足下陳曰從此別矣有所囑愼志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速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反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則景物大非歸與妻子言共相駭異視衣上著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早起從陳言裹糧入山太霧障天茫茫然不辨徑路躡荒急奔忽失足墮雲窟中覺深不可測而身幸不損定醒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歎曰仙人令我逃避大數終不能免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

深處隱隱有光遂起而漸入則別有天地有三老方對奕見高至亦不顧問棋不輟高蹲而觀焉局終斂子入盒方問客何得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淹我送君歸乃導至窟下覺雲氣擁之以昇遂履平地見山中樹色深黃蕭蕭木落似是秋杪大驚曰我以冬來何變暮秋奔赴家中妻子盡驚相聚而泣高訝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爲異物矣高曰異哉纔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相與詫異妻曰君行後我夢二人皁衣閃帶似誶賦者詾詾然入室張

顧曰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爾卽官差何得入閨闥中二人乃出且行且語云怪事怪事而去乃悟已所遇者仙也妻所夢者鬼也高每對客衷杵衣於內滿座皆聞其香非麝非蘭著汗彌盛

耳中人

譚晉元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卽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

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獰惡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遶屋而轉如鼠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搴簾入以白布裹首縗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

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黃腫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臥榻遂偽睡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牀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手如縛舉其足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顴鼻眉額殆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因而齧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齕其顴齒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齕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溼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

所見笑其魘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證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云

捉狐

孫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素有膽一日晝臥髣髴有物登牀遂覺身搖搖如駕雲霧竊意無乃魘狐耶微窺物大如貓黃毛而碧嘴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體著足足痿著股股耎甫及腹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急呼夫人以帶縶其腰

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大愕急力縛之則又鼓其腹粗如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顧示以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爲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蟒首首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而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

乃兩手持兒足力與蟒爭竟曳兒出蟒亦負痛去視兒則鼻耳俱化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瘢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農人中乃有弟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爲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炎崐之禍急無所匿僵臥於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旣盡未敢遽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

一尸斷首猶連肩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應曰奈何俄頃忽然而倒遂寂無聲李方驚顫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嚙人首徧吸其腦李懼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懼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齕李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嘴物嗥如鴟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齒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祟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瓶每聞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竄入婦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燂湯而沸之瓶熱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爲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寢潛挾鐵鎚去眠父死處冀報父讎少間一狼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

俯首舐其股江迄不動旣而懽躍直前將齕其領江急以鎚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又斃之臥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臥以伺之旣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眢井而歸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齕腹江驟起鎚之仆又連鎚之斃細視之眞白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母泣從去探眢井得二狼

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於血誠非直勇也智亦異焉

眞定女

眞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一二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爲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穉不敢決未幾生男母歎曰不圖拳母竟生雛兒

焦螟

董侍讀默菴家爲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閒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祚庭孫司馬第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待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關東道士焦螟居內城總持勅勷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粘壁上狐竟不懼拋擲猶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銜恨綦深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既而曰可借鞫狐詞亦得㦸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狐言我西域產入都者一十八輩道士曰輦轂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荅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再若遷延法不汝宥狐乃恐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速之婢又仆絕良久始甦俄見白塊滾滾如毬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宅妖

長山李翁大司寇之姪也宅多妖異嘗見廈有春櫈肉紅色甚修潤李故以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

肉耎駭而卻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倚白梃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俊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生著履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略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櫈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梁䕸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舁一棺入僅長四寸許停置櫈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厮婢數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綆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牀

下搖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為元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日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實告我狐也郊期至則清穢我無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荅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心頗怠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甕下不意靈官糞除至此瞥為所睹憤欲加鞭余懼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溷中神惡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水自濯訖又蟄隱穴中幾百日垢溷始淨今來相別兼以致囑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刼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聊齋志異卷十五終

聊齋志異卷十六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于餘杭偶步廛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爲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托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千

攜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小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傚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爲觀聽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荅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作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畧可幾多曰依媼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貲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即棄館南游至則令以罣悞免官僑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笞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

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慕細侯名托媒於媼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敬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久錮之歸告媼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錦而厭粱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

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
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旣不
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
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
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己也然念素無郤反復不得其由
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旣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
苦託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
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
服飾一無所取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

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
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
真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
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
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童行
沽真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巵
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琖取入壺並無少減

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
心未淨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冤哉我何貪
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
盡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呪其上以磨瓦礫
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
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
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旣臥賈潛起搜之衣底真
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
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

數日真忽至愀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
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
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
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
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贈賈曰百金非少
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是
仙人豈不知賈某無失信於朋友者哉真授其訣賈顧
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甎
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甎磨砧真

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爲渾金反石於眞眞乃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逭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爲守財鹵耶眞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眞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削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眞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綦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不敢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懽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卽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卽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薜荔爲末清水一琖速將來妻弟如其敎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祕其石也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寧帖一惡則懊憹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爲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顚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薅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

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彷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勾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

從其教俄見茂林脩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垂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攜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斷七矣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貰債出西門見

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弟一證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盡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出皂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皂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以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堪輿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爲父卜兆聞有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靈輿至歧路兄

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舁夫幾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脩聘贄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共圖呈閨闥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葬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鳥之術或有其理而擬而信之則癡矣況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宛若眞雅而可傳者矣

竇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跼蹐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坐主人始操篲殷勤氾掃既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進

酒烹雛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雨歇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自後常一過竇時攜肴酒相與留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竇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慚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始瞰竇他出即過繾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帡幪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耦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尚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搒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竇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立却不承竇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閽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閽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內女倚戶悲啼五

更始不復聞質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竇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來入門便淚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竇竇發女冢棺啟尸亡前忿未蠲

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餌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送歸夫家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後耳嫗草草逕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

障首而眠亦謂是新人常態弗為意日斂昏曹人不至始疑捋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伻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為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為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啟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況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止曰在此山中閒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款厚劉云自蒙一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問興居胡曰不敢諱實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為翁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敘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為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

數已盡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公既長言詞敏諧絕類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餓鬼

馬永齊人為人貪無賴家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百結鶉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

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逆鄉大爲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爲善人始稍稍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爲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貲復匱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顛上旒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加刑馬哀免願爲先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某生殷富登門强索貲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劙誣而控諸學學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

得實笞四十梏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妾舉子叟知爲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泮後考試寓旅邸晝臥牀上見壁間悉糊舊藝視之有犬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誌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餼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則作鸜鵒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稜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如治盜賊有訟士子者即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

而年近七旬臃腫聾瞶每向人物色黑髭藥有狂生某判茜根給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浼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

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宏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恥歷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鬈髮鮐背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獰惡

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却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生但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言躁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徽纆中一獰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嗄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令止割蹻履逆生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控上帝

或笑曰迂哉藍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綰絏提鎚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人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也鬼方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痛聲類斷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爲僕來而令踽踽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爲具酒肴酒闌入帷懽愛殊濃切切訂婚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橐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會攜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即奉酬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顰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爲質嫗持笑曰此尚不能

償酒直耳呶呶不滿與女俱入生慚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之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上化爲牛鬼目睒睒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岐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并無知其邨名者徘徊廛肆間歷兩昏曉悽意含酸餒腸雷鳴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靦顏具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爲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去生暴卒三日而

甦言之歷歷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元妙信宿將行固挽之留數日適生以他故歸僧囑早至意將别生雞鳴而往扣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熒熒疑其所作潛窺之僧趣裝矣一瘦驢縶燈檠上細審不類真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咻咻然俄而裝成啟戶牽出生前尾之

山門外故有大池僧縶驢池樹裸入水中徧體掬濯已著衣牽驢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超乘行絕駛生始呼之僧但遙拱致謝語不及聞而去亦遠矣此王梅屋言之李其友人曾至其家見堂上一匾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蔣太史

蔣太史超記前世為峩嵋僧數夢到故居菴前潭邊濯足為人篤嗜內典一意台宗雖早登禁林嘗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峩嵋居伏虎寺示疾怛化自書偈云翛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荅生生常自祝能仁

邑人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攝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猪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忽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逕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慘肉盡方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

人謂其晏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斤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于中丞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候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

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眞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故密著之而屢出也

又公爲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三四健男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爲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

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劫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劫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强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爲死者雪恨公叩關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臥至窩頓處始瓜分人皆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爲盜也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報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

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賞報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已賞之矣又移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紿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笑曰暫臥候尋他去矣又久之長班果復來王搥牀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爾戲耳而眞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

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媼晝為汝炊夜為汝溫足耳何處
長班伺汝窮骨子女粲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
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班落帽尋至門後得一纓帽
如琖大共異之自笑曰昔人為鬼揶揄吾今為狐奚落
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
唱名時官呵隸罵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
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惝怳天地異色似
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

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
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人
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
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罵司衡無目筆墨無
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
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
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
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
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

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
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寧不啞然自笑哉顧得志
之況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
一朝而盡嘗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
相去數十步少選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
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嘷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
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聞四顧始望見

之乃舍此趨彼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口無停聲
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
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
將搏噬為所怒者乃闔扉去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
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為戲耳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飲者不
過數琖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
一狐醉臥槽邊縛其四股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

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爲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爲祟因以問之荅云是卽我也乙窺婦娣尤美求狐攜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既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襲常衣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貼巨符畫蜿蜒如龍狐懼曰和尚大惡我不往矣遂退而去乙逡巡近之則眞龍蟠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蓋覓一異域僧爲之厭勝授符先歸僧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共觀之乙亦雜處其中忽變色

急奔狀如被捉至門外踣地化爲狐四體猶著人衣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牽去日給飲食數月尋斃

折獄二則

邑之西有崖莊有賈者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禕祉令淄親詣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餘尚在腰中知非爲財者也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搒掠釋散歸但命約地細察十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噪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一日以逋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卽於腰中出銀袱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里荅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荅五六里公云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人荅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尚云不識耶周力辯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懊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爲賈妻所遺窺賈

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寧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辨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刺萬字文周袱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

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繫數十人而狼籍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嚬蹙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專待升堂時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余每謂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關出也隨在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郤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懽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

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眢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眢井一役縋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寃苦公怒擊喙數十曰確有証據尚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爲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

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公曰眞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訶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卻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寃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荅言無甲有何戚屬云但有堂叔一人公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爲生矣婦乃哭叩求憐憫公

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消案後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得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駁止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

眞犯汝知之乎荅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眞犯耳二人大駭力辯寃誣公曰乃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貿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顏如土不能强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値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旣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卽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方宰淄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而駑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松實貽之也悲夫

禽俠

天津某寺鸛鳥巢於鴟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鸛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鸛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僧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卽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鸛驚飛鳴哀急直上靑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鸛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旣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鸛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復讎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飈然而來一擊而去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鸛鳥過射之應弦而落喙中銜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近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鸛過矢墜地卒拾視曰此矢固無恙哉耳適癢因以矢代搔忽大風摧門門驟闔觸矢貫腦尋死

鴻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旣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鋌弋人悟

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於生別離物亦然耶

象

廣中有獵獸者挾矢入山偶臥憩息不覺沉眠被象來鼻攝而去自分必遭殘害未幾釋置大樹下頓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視樹而俯視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以足踏象背攀援而升雖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間有狻猊來衆象皆

伏狻猊擇一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獵者因望狻猊發一弩狻猊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獵者遂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算獵人下束治已象乃負送出山乃始返

紫花和尚

諸城丁某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沉病而死隔夜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元因遣人邀至使即榻前講楞嚴每聽一節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良已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今得追報君又欲活之耶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丁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歎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尋卒後尋諸人果曾有紫花和尚高僧也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冤之所自結者

某乙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爲懼屢勸止之乙

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乃托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與共去至一巨第出夷梯爭踰垣入以乙遠至逕不熟俾伏牆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

頭縋一簏下乙舉簏知有物乃破簏以手揣取凡沉重
物悉內一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
爲子納粟邑令扁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寇悉獲惟
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曹有大寇某得重貲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垣
入捉之索金某不與箠灼並施罄所有乃去某向人
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恨盜投充馬捕捕邑
寇殆盡獲曩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
不敢與妻言暗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
劫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
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偃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
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壻家
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
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詭以賭債對陰念
此策良佳次日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
墓中蹲居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
驚問誰何荅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

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乙欲歸
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
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
隔壁聞炊餠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關荷杖
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
一媼曰大姐可向東舍一驗汝奩粧悉在櫝中忘扃
鐍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
摸索得臥櫝啟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
乙果入得一裹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

紿之曰再索之乃閉櫝加鎖而去乙在中窘急無計
未幾燈火亮入先照櫝聞媼云誰已扃矣於是母及
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嚙物聲女曰櫝中有鼠
媼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
發扃啟櫝乙突出女驚仆乙拔關奔去雖無所得而
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
百里爲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
居不業白梃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之

醜狐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又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牀無裀褥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軟帛作臥具餘者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即市帛為之紉縫女夜至見臥具為之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遂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必有所遺年餘屋廬修潔內外皆衣文繡

居然素封女賂遺漸少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書符於門女來嚙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我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意既絕受於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懼以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則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窗釜甑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聳俄見女抱一物入貓首猧尾置牀前嗾之曰嘻嘻可嚼奸人足物即齕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少動物嚼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搜珠鈿衣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嚙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牀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十日復來乃貨婢鬻產以盈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適近村于氏于業農家不中貲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

所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於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之反身逕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子睹其來拜參之遙祝曰父即去世兒輩皆若子縱不撫卹何忍坐令貧耶女去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賢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則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與傷哉貪人卒取殘害

錢卜巫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狼籍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蕩貧日不給餐兩肱瘦垂革如囊人又呼募莊僧謂其挂袋也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遂至凍餓以死汝當惜福力行以蓋父愆商恪遵治命誠樸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貧假以貲使學負販輒虧其母愧無以償請爲傭翁不肯商瞿然不自安盡貨其田宅往酬翁翁詰得情益憐之强爲贖還舊

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賈商辭曰十數金尚不能償奈何結來世驢馬債耶翁乃招他賈與偕數月而返僅能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貲盈辇歸至江遭颶舟幾覆物半喪失歸計所有略可償主遂語賈曰天之所貧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稽簿付賈奉身而退翁再强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歎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享何遂落魄如此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運數敬詣之巫老嫗也寓室精潔中設神座香氣常熏商入朝拜訖便索貲商授百錢巫盡內木筒中執跪坐下搖響如祈籤狀已而起傾錢入手而後於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爲否幕爲亨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盡幕矣遂問庚甲幾何荅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官人現行者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商屈指曰再三十年齒已老耄行就木矣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五年回潤略可營謀然僅免寒餓耳五十八之年當有巨金自來不須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

也別巫而返疑信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時方東作病痁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穀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饑得以無餒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貲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賈商不肯迨五十七歲偶葺牆垣掘得地鐵釜揭之白氣如絮懼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鏹滿甕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術小舛鄰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

拘商索金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而之貲禍盡獻之空得金恐其漏泄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居無何空遷南昌同知踰歲商以懋遷至南昌則空已死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如干簍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器有滲漏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鋌徧探皆然兌之適得前埋鏹之數商由此暴富益賑貧窮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即所以遺子孫也鄰人亦貧至爲丐欲有所求而心自愧商聞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適至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於汝何尤

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後商壽八十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王侯不免況庶人乎生暴天物死無飯含可哀矣哉幸而鳥死鳴哀子能幹蠱窮敗七十年卒以中興不然父孽累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不止矣何物老巫遂宣天之秘嗚呼怪哉

姚安

姚安臨洮人美丰標同里宮姓有女子字綠娥艷而知書擇偶不嫁母語人曰門族風采必如姚某始字之姚聞紿妻窺井擠墮之遂娶綠娥雅甚親愛然以其美也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寧則以兩肘支袍覆翼以出入輿封誌而後馳隨其後越宿促與俱歸女心不能善忿曰若有桑中約豈瑣瑣所能止耶姚以故他往則扃女室中女益厭之俟其去故以他鑰置門外以疑之姚見大怒問所自來女憤言不知姚愈疑伺察彌嚴一日自外至潛聽久之乃開鎖啟扉惟恐其響悄然掩入見一男子貂冠臥牀上忿怒取刀奔入力斬之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面上大駭頓足自悔宮翁忿質官官收姚褫衿苦械姚破產以具金賂上下得不

死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適獨坐見女與髯丈夫狎褻榻上惡之操刃而往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以刀擊榻席褥斷裂憤然執刃近榻以伺之見女立面前視之而笑遽砍之立斷其首既坐女不移處而笑如故夜間滅燭則聞淫溺之聲褻不可言日日如是不復可忍於是鬻其田宅將卜居他所至夜偷兒穴壁入劫金而去自此貧無立錐忿恚而死里人藁葬之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忍乎哉人止知新鬼爲厲而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嗚呼截指而適其屨不亡何待

采薇翁

明鼎革干戈蠭起於陵劉芝生聚衆數萬將南渡忽一肥男子詣柵門敞衣露腹請見兵主劉延入與語大悅之問其姓字自號采薇翁劉留參帷幄贈以刀翁言我自有利兵無須矛戟問兵所在翁乃捋衣露腹臍大可容雞子忍氣鼓之忽臍中塞膚嗤然突出劍跗握而抽之白刃如霜劉大驚問止此乎笑指腹曰此武庫也何所不有命取弓矢又如前狀出雕弓一略一閉息則一矢飛墮其出不窮已而劍插臍中既都不見劉神之與

同寢處敬禮甚備時營中號令雖嚴而烏合之群時出剽掠翁曰兵貴紀律今統數萬之衆而不能鎮懾人心此敗亡之道也劉喜之於是糾察卒伍有掠取婦女財物者梟以示衆軍中稍肅而終不能絕翁不時乘馬出遨遊部伍之間而軍中悍將驕卒輒首自墮地不知其何因共疑翁前進嚴飭之策兵士已畏惡之至此益相憾怨諸部領譖於劉曰采薇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聞以智不聞以術浮雲白雀之徒終致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自失其首人情洶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謀俟其寢誅之使覘翁翁坦腹方臥息如雷衆大喜以兵遶舍兩人持刀入斷其頭及舉刀頭已復合息如故大驚又斫其腹腹裂無血其中戈矛森聚盡露其穎衆益駭不敢近遙撥以矟而鐵弩大發射中數人衆驚散白劉劉急詣之已杳矣

詩讞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為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獨宿為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

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煢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褲至萬者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駸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資斧陰賂監者使市鴆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內邊吉矣再睡又言以是不果死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慮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晟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

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械自監移之禽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卻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即莫敢言先生標硃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罔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荅自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托王晟秀審視云詩眞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秀曰

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訶之一如見秀狀佐言此益都鐵商張成索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托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既覺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裹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公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箑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眞盜幸中耳聞者歎服

異史氏曰天下事入之深者當其無有有之用詩詞歌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者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夜行術歸道遇一狼吐裹物退蹲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略曳袍服即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及至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甯泰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爲甯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

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冤極不能自伸唯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値狼未歸既暮不至三人遂返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爲我昭雪回去搒掠死矣狼見毛被縶怒奔隸隸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嗥兩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隸大窘狼競前嚙縶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在道一狼銜敝履委路間未以爲異過之狼又銜履奔前遂而置之官

命收履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新者被一狼追逐銜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甯者即新鞫之果然蓋新殺甯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搜括被狼銜去也

昔一收生嫗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雌狼方娩不下嫗爲之用力既產始放之歸明日銜鹿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雹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氏葬道經雹神李左車之祠暫入游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遊泳其中內一魚斜尾唼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旁急止勿擊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擊之既而斥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簌簌雹落大如綿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雹也問之前行者亦然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也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關聖祠適有稗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雙簏趨祠中拔架

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神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蓋雹神靈蹟最著往往託生人以爲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即司雹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

自異哉蓋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斥宇翁之次公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兄八之弟二之月生不能無觖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鏹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覷無人即牀頭祕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尚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為人孝友敦篤即亦不敢復言猶冀父復瘳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葬之謀弗與計校而月生天真爛熳不較錙銖又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良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為

活業亦消減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死無聊益甚尋買販羊者之妻徐冀得小阜而徐剛烈日凌藉之至不敢與朋友通弔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窖鏹今其可矣問何在曰明日畀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積想也次日發土葺墉掘得巨金始悟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余杵臼交其為人樸誠無少偽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每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況蓋有不可名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為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讖也抑何其神哉

老龍船戶

朱公徽蔭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尚欲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遂竟置而不問公蒞任稽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公駭異慘怛籌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略於是潔誠熏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已

而變食齊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揞笏而入問何官荅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爲船壁上門爲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粵公早遣武弁密授機謀捉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寇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沉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於水冤慘極矣自

昭雪後遐邇懽騰謡頌成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沉尸慘冤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少痾癢則粵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效靈覆盆俱照何其異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痌瘝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徒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則極而何能與鬼神通哉

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爲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閽含糊對之束帛緘贄儀禮優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迤邐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絕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疑悶館中有二僮爲之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荅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又屢求之僮乃諾導之一處聞榜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卻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

僮僮變色曰我爲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重鞭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提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買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坷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周生

周生者時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出夫人徐有祭碧霞元君願以道賖遠將遣僕賚儀代往使周爲祝文周

作駢詞歷敘平生頗涉狎謔中有云栽洛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許夫人所憤也諸如此類甚多脫稿示同幕凌生凌以爲褻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凥無何周生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又未幾徐夫人產後病亦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褻詞致干神怒遽夭天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之不免也醒以告凌凌夢亦同因述其文周子方知之爲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灑灑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媟嫚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乃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俗中之刑律猶分首從者反多憒憒哉冤已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卽以杓掬漿祝奠之既盡數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閒步廡下見內塑劉全獻瓜像被鳥雀遺糞糊蔽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以爪甲爲除去之後數年病臥被二皁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爲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卽責二皁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皁喏喏遜謝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爲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略道數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返遂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跪一馬亦跪官問侯馬言被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瘟症某以瘟方治之既瘳隔日而死與

某何所干涉馬作人語兩相苦官命稽籍籍註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天年適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命二皁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遂蒙覆蔽生平實未識荆乞示姓字以圖銜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卽劉全蒙滌雀糞之汙悶不可耐君手爲滌除是以耿耿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卽別矣侯始豁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二皁皁並

不敢飲其杯水侯蘇莶死已踰兩日夜矣自此益脩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酹劉全後年至八旬尚强健能乘馬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遠行拱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招我禁使勿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鈌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别戚友棺衾俱備第四日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歿

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有農

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卽亦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詰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方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縣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投狀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叩道側旣起其人已渺驚歎而歸遵其教父母果皆愈以傳鄰村無不驗者

異史氏曰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與策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朴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祲催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逮十

數人卽當道中問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敲比之名亦可歎而可笑也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谿姑益恚反相誣諸官官問奸夫姓名媪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何誰鞫婦自知因喚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媪苦相抵拘無賴至又譁辯謂兩

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械婦婦終不承逐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柳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略訊一過寄監訖便使隸人備磚石刀錐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具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犯者又一一略訊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求甚清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清門不過一時爲匪

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趑趄恐邂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姑婦並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久兩手舉巨石恨不即立斃之媪惟以小石擊臀腿而已又命用刀媪猶逡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媪嚴梏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新鄭獄

長山石進士宗玉爲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兩攜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

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冤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皁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荅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即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荅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寧尚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梏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

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諱乎彼貲刼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錢貲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實心爲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爲諸生時每一藝出得者秘以爲寶覩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譟於河朔誰謂文章僅華國之具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浙東生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教授生徒嘗以膽力自詡一夜裸臥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咻咻然四足撓動大懼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斃經一時許覺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嚏乃甦見室中燈火熒熒牀邊坐一美人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爲狐益懼女漸與狎戲膽始放遂共歡暱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臥牀頭生潛以獵網蒙之女醒不敢動但哀之生但笑不前女忽化白氣自牀下出恚曰終非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凌空翥飛食頃女釋手生暈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揉木爲圈結繩作網以覆其口生墮網上網爲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阱中仰見臥人躍上近不盈咫心膽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怪之扶上已死移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爲浙界離其家止四百餘里矣告之主人贈以貲而遣之嘗告人曰雖得兩死然非狐不能歸也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撐拒某縊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遶其家霹靂大作龍下攫某首而去未幾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提人頭審之則豪某也官知鞫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然也奇哉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阿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贓罪上官輒庇之以贓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受強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受君命可以參處不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損

朝廷之祿代人償枉法贓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可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穆情懷者狐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音響在座上但不睹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請問郡中官共幾員應聲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為官者蓋同知一人而已

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木強號之橛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煩多州民苦於

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家公曰我即一羊也一家也請殺之以犒騶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蒞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甑猶昔何老誖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責公子覆母身號泣乞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怒即偕公子命駕歸矢曰渠即死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果卒此不可謂非令之強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躁怒之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牀笫事更奇於鬼神矣

花神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豔麗近請曰有所奉托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

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欲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為地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況敢分庭抗禮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鬲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

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垂髫人折紙為範置腕下略
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
若湧少間稿脫爭持去啟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
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强半遺忘
因足而成之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為懷濟惡以才
絕殊僵草射人於暗深類含沙昔虞帝樂其薰融富貴
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
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散而思猛士茂陵天子
秋高而念佳人從此顧盼自雄因而披猖無忌怒號萬

竅響碎玉於深宮洶湃中宵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
叢裡假虎之威時於灎澦堆中助江之浪且也簾鉤頻
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褰帷拂簟
儼同入幕之賓排闥升堂竟作翻書之客不儕於生平
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留裙幾憭蹁躚而去
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為
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纔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
者高興方濃輕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
羊角摶空箏聲杳乎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繫不奉明空

之詔特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
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雲捲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
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石皆作燕吼奔而至瓦
竟分鴛未施摶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陡出障天之
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牽瑤臺
之翠帳于意云何至於海鳥而靈尚依魯門以避但使
行人無恙願嗤石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
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
恃貪狼之逆氣漫云河伯為尊姊妹俱受其摧殘彙族

悉為其蹂躪紛紅駭綠掩苒何窮擘柳鳴條蕭騷無際
雨零金谷綴為藉客之裀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
香瘞玉殘妝卸而翻飛朱樹雕欄雜珮紛其零落減春
光於旦夕萬點正飄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幽恨江
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
也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怨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
爾乃趾高氣揚逞無端之踔厲發蒙振落動不已之瀾
珊傷哉綠樹猶存簌簌者繞牆自落久矣朱旛不竪娟
娟者隕涕誰憐墮溷沾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悴免

荼毒以何年怨羅裳之易開罵釦鬭於子夜訟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羣興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公復奪愛之讎請與蝶友蜂交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盖柳旗用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燄洗千年粉黛之寃殲爾豪强消萬古風流之恨

聊齋志異卷十六終

志異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先大父諱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聊齋其齋名也幼有軼才學識淵穎而簡潛落穆超然遠俗雖名宿宗工樂交傾賞然數奇終身不遇以窮諸生授舉子業顛倒於荒山僻隘之鄉間為詩賦歌行不愧於古作者撰古文辭亦往往標新領異不勦襲先民皆各數百篇藏於家而於耳目所覩記里巷所流傳同人之籍錄又隨筆撰次而為此書其事多涉於神怪其體倣歷代志傳其論贊或觸時感事而以勸以懲其文往往刻鏤物情曲盡世態冥會幽探思入風雲其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滯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狀而無所遁隱此山經博物之遺遠遊天問之意非第如干寶搜神已也初亦藏於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矣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歐陽而後傳文長雄踞一時必待袁中郎而後著自今而後為知無歐陽中郎其人者出將必挈貲鋟梓流布於世不但如今已也則且跂予望之矣

大清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日孫立惠謹識

趙飛燕外傳

漢江東都尉伶玄撰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為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侍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為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為舍直常竊效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貧服疏苦財且顯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為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為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嫕為丞光司帟者故識飛燕與射鳥者事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浹藉嫕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嫕上簿嫕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嫕為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沉水香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嫕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

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頗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嫕計為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嫕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耶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嫕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体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謂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嫕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

賜嫕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為趙婕妤婕妤事后常為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綺縕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縕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

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為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毋事陽華陽華善貫飾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為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嫵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

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終不為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𤥭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

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為絡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為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

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卻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卧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嫕侍后浴語甚讙后為樊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獺齧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汙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寧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齧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齧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孰視不復言樊嫕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

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郤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鶵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尓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輙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

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輙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体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輙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眘卹膠遺

昭儀昭儀輙進帝一九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裛衣視帝餘精出湧霑汙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伶玄自叙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尚真朴無所矜式楊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

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慊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入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

爲溝瀆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淫惑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子拊形傷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爲河東都尉班躅爲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而捽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收錄

桓譚云

王莽時茂陵卞理者不仕以夏侯尚書授時吏始二年赤眉過茂陵卞理棄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縢漆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予曰卞理之琴師玄云也

尚書臣昜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可具曉謹與臣昜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其不可詳合爲一篇其趙后樊嫕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漢武帝內傳

漢　扶風班固著　章斐然閱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

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

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

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眞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勑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

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眞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襡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大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

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廚眞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樏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

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
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
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
畢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仙眞經所謂行益
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
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
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
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

武帝內傳 四

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
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
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吐納六
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
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
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
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
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
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

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
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
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
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
白失時雖嘗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
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
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
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
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

武帝內傳 五

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
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光被太
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
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眞也王
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
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
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
彩耀目眞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
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

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勑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

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鍼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眞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鬬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若從今

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寃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窟脣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肅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

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眞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

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
我發閬宮暫舍塵濁旣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
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
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
徹不得復停當今外㜑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
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
何如其廻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汝用上元
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
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

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
眄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眞形圖也昨靑城諸
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
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
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
淸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
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
鎭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丘以館眞人安水神於
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

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
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
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
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覩河嶽之盤曲
陵廻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
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諸
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
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
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愼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

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
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
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
眞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
六丁通眞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
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
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
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
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眞素訣長生紫書

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祠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眞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眞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宏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眞形寶文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

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眞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眞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逸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眞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

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眞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眞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衒天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勑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眞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

嶽勤修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弟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眞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眞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眞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

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并賢大女郎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眞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授者同青眞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是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

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眞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衛泄天道阿環王臣願不罪焉阿母眞形之貴愍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攝南眞七元君檢校群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

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白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

過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眞神存眞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眞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

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
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眞必沉幽冥
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眞青童小君太上中
黃道君之師眞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
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眞小童爲號
其爲器也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眞俊
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
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
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

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
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祕焉王母曰
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
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蘊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
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
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
得眞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
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
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

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
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局枉而卒殁輕則鍾
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乘疾
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
因授以五嶽眞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設雲林之
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哥哥畢乃告
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
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
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

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
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眞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
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
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
安著栢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
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
眞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
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怨歎流血膏城每事
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栢梁臺眞形

豳霝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拜爾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盩厔西憩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見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

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鄽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即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歛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歛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

按九都龍眞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歛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序

或有問于予曰忠武誌何為而述也予應之曰為臣而忠天之性也三代而下人多溺于利欲之習而不知忠義之經獨有武侯毅然純忠立元臣之極則予故表其風徽使天下後世知武侯醇儒之學王佐之才有所感發興起而忠愛之心油然生焉或曰才者天姿之美學者涵養之功徽之見于詞命顯之著于事功武侯兼之其信然歟曰然其有所試矣武侯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清心之學也

高臥隆中三顧而起出處之正也受遺託孤之死靡他忠貞之至也道不拾遺野無醉人治國之善也師出以律百姓安堵將兵之長也用人盡其器能誅罰使人不怨刑賞之平也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休休之量也其言親賢臣遠小人則興隆遠賢臣親小人則傾頹開國承家之龜鑑也至于七擒七縱孔服南人之心而後得致力北伐信大義于天下又妙選蔣琬董允輔助于內陳與德之言開邪慝之徑以至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整齊理民之幹治軍之略兼長而備美使人謳思比于沒世不忘非功德盛隆曷克臻此乎陳同甫曰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有其實者必有其文故文中子云武侯無死禮樂可興朱子稱之曰武侯智慮日益精明威望日益隆重俱從寡欲養心中得來是有以也程子曰大臣功蓋天下必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然後無專擅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嗚呼周公聖人也程子以周公孔明並稱其推許武侯至矣或曰武侯

有王佐之才而不能光復漢業何也曰討賊明義武侯之所能者人也運移漢祚武侯之所不能者天也然而綱目書昭烈紹漢正統光昭後世亦可以無恨矣使武侯遇孔子之時必在顏曾之列遇湯武之時必居伊周之右豈區區管蕭之比乎或曰允若茲武侯之所以不朽者不僅文章已也曰有德者必有言武侯亦何嘗少文章哉蘇子瞻曰武侯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陳壽亦曰武侯聲教遺言經事綜物公誠

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

世故述其文集以教忠焉或者唯唯而退因悉次

其語以冠簡端云

旹

康熙四十有四年歲次乙酉仲秋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

道提督軍務加六級遼寧張鵬翮撰

忠武誌目録



贊 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公像贊

儒者之氣象。王佐之經綸。去利以懷義。純忠而得仁。託六尺之孤。洵君子人也。行公平之政。乃一个臣哉

遂寧張鵬翮

忠武誌像贊

忠武誌卷一

遂寧張鵬翮輯

潘陽劉廷璣 建安方允猷 仝校

昭烈漢帝也。諸葛漢丞相也。勢雖偏據于蜀。統實正承于漢。自陳壽欲帝魏。乃書曰蜀。爲武侯作傳。亦曰蜀志。且序侯事甚略。凡屬曹馬之所絀者。多隱而不宣。世乃以其辭簡意覈。稱爲良史才。不亦異乎。復見張南軒補傳。詳略得宜。誠爲信史。而侯之興漢討賊。死而後已。一片忠肝義膽。與日月爭光矣。誌本傳。

本傳

宋右文殿修撰謚曰宣 張栻

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亮從玄來荆州。玄死。遂家于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游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稍長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

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而德公亦稱之爲臥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卽載送之。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左將軍於新野。左將軍器重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

乎。左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則不已也。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

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他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

琮。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荆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

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

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羣下推左將軍爲荆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關羽等留守荆。璋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

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羣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是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擧。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鎭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嘗急調兵。亮以問蜀部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調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爲守。洪已爲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智。擧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

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羣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取荊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荊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弑。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請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卽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天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勖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

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二年春召亮曾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戒敕其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得遺詔太子卽位于成都改元建興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

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失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如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

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徃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往孫權悅通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爲別駕王謀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

聾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轝而致之旣至力求去亮於坐與書曰曹丕簒弒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爲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殺太守而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

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
越嶲夷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
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
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略曰。昔世祖
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
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
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
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
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

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
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
並封亭侯。進兵越嶲。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
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
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
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更戰。七
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
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

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
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
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不亦
可乎。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
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夷不復反。
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候大舉。方是時。
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
究其極。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彊不侵弱。朝會不譁。
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
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
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
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
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丕
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
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
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續文武。應乾坤之運。出
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

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叅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有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

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

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絶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

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參軍蔣琬留統府事辟尹默來敏爲軍祭酒霍弋姚伸等皆入幕府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爲不然且誹謗先帝訾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庶人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辨深惟

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正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

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

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

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
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
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
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
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願假延
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
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
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隴

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疑
兵。據箕谷。魏遣曹眞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衆
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震嚮。羣臣莫知計所出。魏主
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巂
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
南方。謖爲亮言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
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
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

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
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
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
遺棄而還。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
家歸漢中。收謖下獄。戮以謝衆。爲之流涕。自臨祭。
待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
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
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
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

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
貶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
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
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
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
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
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
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纔五萬。或勸亮發兵者。
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

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為掾使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郡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

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魏遣曹眞救陳倉張郃繼之會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

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為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土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年秋魏使大司馬曹眞由

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域與真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餘月。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于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為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王業者。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射用連弩。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

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真有疾。魏主叡謂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敢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謂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

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衆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殺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

糧運不繼。平遣參軍呼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筆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寇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平子豐。時為亮幕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illegible]曰。吾本

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不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口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戢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就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艷。

忠武誌卷一 五四

過於丁寧。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以爲疲神碎務。亮謝之。及顒死。爲之泣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于渭水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幗懿

恚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爲廣

忠武誌卷一 五五

都長。昭烈嘗奋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禕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時命禕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

北者懿復引退不敢逼儀得結陣去入谷而後發哀泰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

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即位纔兩赦或言太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補於治亮所廢李平常冀得自補復聞亮薨策後人不能發憤而卒廖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矣

亮既沒吏民思不忘多請爲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路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等表曰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

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時亮薨一十有八年矣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貴和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名篇之目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人莫曉也亮駕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令黃忠爲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尚可喻且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頃之

策羽爲前將。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袁暐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廣漢郡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illegible]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略。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冑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

與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歟。侯恢復規模。先務爲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内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惓惓之憂。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illegible]洞然四達。其闇遏惟恐不及。見善

若出諸己。用、各盡其器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放。没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沔陽。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既没。内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具哉。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爲權。彼懷奸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晛而誰侯敵哉。侯之規模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興圖之復。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奪謝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荆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荆州固魏之荆州矣。予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擒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振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士。、文王猶與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

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微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章。幸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註。因裒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刪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按太史公演春秋之義作年表謹其始終表見其文凡盛衰大指著於篇甚詳且要也惟忠武侯以王佐才生際漢亂志存興復創得大書特書屢書故編年于首表事于年而桓靈之傾圮羣奸之竊據昭烈之發跡播遷四方之舉動順逆俱備書之以表侯當時事艱難功弗克遂而賫志以歿者非人謀之不臧也天也而侯之出處存歿與炎祚之興亡相維繫亦于以表見焉誌年表

諸葛武侯年表

辛酉 漢孝靈皇帝光和四年是歲侯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爲辛酉年生 是年皇子協生即獻帝

壬戌 光和五年

癸亥 光和六年

甲子 中平元年昭烈與關公張飛義盟于涿

夏五月昭烈舉義兵討黃巾賊有功

乙丑 中平二年

丙寅 中平三年

丁卯 中平四年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戊辰 中平五年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己巳 中平六年靈帝崩

立皇子辯 何進謀誅宦官不就被殺袁紹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召董卓將兵至京師卓廢帝立陳留王協袁紹奔冀州 昭烈起兵討董卓

庚午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侯年十歲

是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公張飛爲別部司馬

劉表爲荊州刺史

辛未 初平二年

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董卓戰于陽人大破之

卓請和。堅不許。卓發掘洛陽諸陵。遂入長安。堅
前入雒。修諸陵。塞卓所發掘。 袁紹使人說韓
馥。馥讓紹爲冀州牧。 袁術遣孫堅擊劉表。表
將黃祖部曲射殺堅。堅子策。年十七。欲復讐。至
壽春見術。術以策父兵千餘還策。表爲懷義校
尉。

壬申 初平三年

王允使呂布殺董卓。卓將校求赦不許。武威賈
詡勸李傕爲卓報讐。大戰長安中。允被殺。

癸酉 初平四年

曹操攻徐州牧陶謙。抗殺男女數十萬。屠其三
縣。以謙別將殺其父曹嵩故也。

甲戌 興平元年

是歲陶謙卒。衆推昭烈爲徐州牧。

乙亥 興平二年侯年十五歲。

李傕郭汜共鬬。燒宮殿。帝幸弘農。長安城空四
十餘日。 按陳志。亮早孤。從叔父玄依荊州劉
表。則知侯寓襄鄧。當在此年以後。

丙子 建安元年、

車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遷都于許。 袁術攻
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 呂布攻昭烈。昭
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爲豫州牧。使東擊布。

丁丑 建安二年

韓暹楊奉寇略徐揚間。昭烈邀擊斬之。

戊寅 建安三年

侯與徐元直孟公威石廣元遊學。三人爲學。務
于精熟。而侯獨觀大旨。每晨夕從容。抱膝長吟。

曹操擒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爲左將軍。

己卯 建安四年

荊州牧劉表。不修職貢。多行僭僞。郊祀天地。擬
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 車騎將軍董承稱受
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操遣昭烈
擊袁術。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冑。東海郡縣多
叛操歸昭烈。

庚辰 建安五年侯年二十歲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昭烈奔袁紹。關

羽表約諸曹。詔以為偏將軍。是年關羽斬紹將顏良。遂解白馬之圍。曹操表羽為漢壽亭侯。羽盡封操所賜。拜書告辭。奔昭烈于袁軍。

辛巳 建安六年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壬午 建安七年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曹操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定議。遂不送質。

癸未 建安八年

孫權西伐黃祖。討山寇。悉平之。

甲申 建安九年

曹操攻袁尚。尚奔中山。

乙酉 建安十年

曹操攻袁譚。斬之。

丙戌 建安十一年

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于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伏發。大敗。

丁亥 建安十二年

是年昭烈見侯於隆中。凡三顧乃見。時侯年二十七。 按綱目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特筆也。入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予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書法 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斬以自見。孰謂一世人龍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略無

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謂枉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于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

然後簒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趙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後。孰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發明

後主禪生於荊州。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則知為丁亥生。正侯出隆中之歲也。

戊子 建安十三年

劉表卒。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赤壁。以侯為軍師中郎將。

按綱目書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于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蓋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發明

己丑 建安十四年

孫權分南岸地給昭烈

昭烈南征武陵等四郡。皆降。盧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來歸。使侯住臨蒸。督零陵桂陽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庚寅 建安十五年

是年侯三十歲。

孫權以妹妻昭烈。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有孔明勸孤莫行之語。

以龐統為治中。與侯並為軍師。

是歲周瑜卒。

辛卯 建安十六年

曹操以子丕為丞相副。

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昭烈。昭烈西上。侯與雲長守荊州。

壬辰 建安十七年

劉璋殺張松。勅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
楊懷高沛。昭烈進攻涪城。

癸巳 建安十八年

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多降昭烈。

自十三年至此。侯在荊州。

甲午 建安十九年

龐統中流矢卒。侯留關公守荊州。自率張飛趙
雲等定郡縣。張魯使馬超救璋。超降。遂圍成都。
劉璋降。

昭烈自領益州牧。以侯爲益州太守。

乙未 建安二十年

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請和於孫權。遂分荊州
以湘水爲界。

丙申 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自進爵爲王。

丁酉 建安二十二年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禕。與少府
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
挾天子以攻操。 昭烈進討漢中。遣陳式等。絶
馬鳴閣道。魏徐晃擊破之。急書發益州兵。侯以
從事楊洪策。遂發兵。

戊戌 建安二十三年

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己亥 建安二十四年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黃忠擊斬夏侯淵。遂
定漢中。進位漢中王。 是年關羽攻樊。曹仁于
禁等。七軍皆沒。遂拔襄陽。孫權稱臣于操。遣呂

蒙陸遜襲取江陵。羽卒。

庚子 建安二十五年 魏曹丕黃初元年

侯年四十歲。 曹操死。子丕簒漢。封漢帝爲山
陽公。

辛丑 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侯
與羣下。勸稱尊號。夏四月王即皇帝位。以侯爲
丞相。

六月立子禪爲皇太子。

壬寅 章武二年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爲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爲永安。孫權求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大中大夫宗瑋報之，漢吳復通。 張飛卒。以侯領司隸校尉。

癸卯 章武三年夏五月以後即後帝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于永安，年六十三。侯受遺詔，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即位，年十七。

封丞相亮爲武鄉侯，兼領益州牧，政事皆決于亮。

按綱目書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

自武宣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終綱目書受遺詔六。司馬懿書受遺不書詔，不與焉。書法

使鄧芝聘吳。 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不答，作正議以絕之。

甲辰 建興二年 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張温來聘，復使鄧芝聘吳。是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乙巳 建興三年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三月侯率衆南征。詔賜侯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侯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屯守。侯欲俟定軍到并討之，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推孟獲爲主。馬忠破牂

牁，李恢破南中，至盤江，與侯聲勢相連。五月侯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彝漢所服，募生致之。使觀于營陣之間，七禽七縱，南中諸郡悉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遂至滇池，改益州爲建寧，以李恢爲太守。分建寧越巂地爲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曰飛軍。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丙午 建興四年 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侯自南中還治兵講武以俟北伐。五月曹丕死。丕子叡立。

丁未 建興五年 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三月侯上表出師。率衆伐魏。屯于沔陽。是歲侯子瞻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知爲丁未年生。

戊申 建興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侯以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上表出師。

屯漢中。按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劉績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曰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之也 書法 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跋履。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雖曰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焉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發明

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侯收謖誅之。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侯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按綱目書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書伐魏尊漢也街亭之敗馬謖爲之。書敗績矣書貶亮。其不爲賢者諱何。亮自貶也。書曰詔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將軍亮。書法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於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 發明

十一月。侯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表出師。曹真使郝昭等守陳倉。侯出散關圍陳倉。相拒二十餘日。糧盡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己酉 建興七年 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陰平。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拜丞相。 夏四月。孫權稱帝。使以並尊二帝來告。遣衛尉陳震往賀。因與吳盟。

庚戌 建興八年 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侯年五十歲 魏曹眞司馬懿入寇。侯次于城固以待之。魏延敗郭淮于陽谿。

辛亥 建興九年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 按綱目書亮敗魏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將張郃。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輙敗北。是以其徒有長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略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勁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略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歎哉 發明

壬子 建興十年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教兵講武。

癸丑 建興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甲寅 建興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八月。丞相亮卒於軍。年五十四。遺命長史楊儀。司馬費褘。護軍姜維等。爲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懼不敢偪。入谷然

後發喪軍還成都葬漢中定軍山。 按綱目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凡書卒於軍。嘉死事也。故具官爵姓。亮自書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至是凡五書伐魏。一書戰街亭敗績。二書圍陳倉斬其將。三書拔武都陰平。四書敗司馬懿殺張郃。於是書進軍書屯田。皆可紀也。唯街亭一敗。馬謖之罪耳亮方爲足食計。而以卒于軍書矣。綱目書卒于軍八。未有以丞相書者。書丞相武鄉侯諸

葛亮卒于軍。軍國之可痛深矣。此綱目所甚惜也。書法 嗚呼亮自經略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城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托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爲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爲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殁于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人耳。噫。發明

是年山陽公亦殂于魏。魏人謚曰孝獻皇帝。

按侯與獻帝生同辛酉。殁同甲寅。固已巧合

且帝以八月葬。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死。侯死而漢乃真亡矣。

按吴書云。諸葛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因謂之諸葛，因爲氏。又按風俗通云，葛嬰爲陳涉將，有功而誅，漢文帝追録，封其孫諸縣侯，因以爲氏。兩説不同，其先代又無譜牒可考，故世系斷自侯始。

諸葛世系

侯諱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隷校尉豐之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爲泰山郡丞。侯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權豫章太守，侯與弟均隨之官。會朝廷更拜朱皓出守，玄素與荊州牧劉表舊，往依之。

諸葛喬，侯子，字伯松，本字仲慎，兄瑾次子。初侯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侯以爲嫡子，故易其字。拜爲駙馬都尉，隨侯至漢中。侯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又曰：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器物，感用流涕。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後諸葛恪見誅於吴，子孫皆盡，而侯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瞻，字思遠，侯子。建興十二年，侯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侯，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景耀四年，爲行

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

諸葛尚，瞻長子，隨父拒魏兵至綿竹，及瞻戰死，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死。

諸葛京，字行宗，瞻次子。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

移河東晉泰始中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諸葛瑾字子瑜亮兄少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事繼母甚孝避亂江東爲吳大將軍領豫州牧封宛陵侯其爲人有容貌思度吳朝服其弘量與

權談說諫喻未嘗切諤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輙捨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其救解殷模朱治類如此初使蜀通好先主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先主東發吳吳主求和瑾與備牋論其輕重大小之數勸其抑威捐忿宜答和也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若留從卿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時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子恪字元遜爲吳丹陽守以招撫山寇功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及權病篤受遺輔少主亮爲孫峻搆害後孫綝伏誅吳發峻棺改葬恪

諸葛均侯弟官至長水校尉

諸葛誕字公休侯從弟仕魏官至征東大將軍封山陽侯進司空與夏侯玄齊名先爲吏部郎有所屬託輙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及爲揚州都督起兵討司馬昭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爲死士司馬昭遣賈充至壽春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

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遂爲昭所殺子靚字仲思奔吳爲大司馬吳平歸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明臣方孝孺曰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借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黨國弑君取

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諸葛羲字基晝侯三十六代孫明崇禎間輯諸葛忠武侯全集

忠武誌卷二

遂寧張鵬翮輯
瀋陽劉廷璣
含山王 濤 仝校

兵無奇正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武侯陣法具在兵家類能道之顧一定者法也無定者心也不能神而明之於心而徒泥古法失之遠矣將略之以心法名篇意淵哉其新書十四篇多用七書中語殆述以教將佐者並存之以備覽誌心書

心書

兵權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泳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

二曰。修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

夫人之性。最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而觀其勇。五曰。

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材

夫將材有九。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知其饑寒。悉其勞苦。此之謂仁將。臨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而榮。無生以辱。此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之謂禮將。奇變不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之謂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之謂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劍戟。此之謂步將。登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之謂騎將。氣高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之謂猛將。見賢若不及。從諫如順流。寬而能剛。簡而能詳。此之謂大將。

將器

夫將之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閑禍。不恤衆怨。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鬪。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

知人勤勞。恤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愼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將。不可敵也。

將弊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求無厭。二曰。嫉賢妒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志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美色不淫。以身狥國。壹意而已。

將善

夫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剛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悋

將不可驕。將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悋。悋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則軍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悋。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德

高節可以厲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汎愛可以容衆。力行可以立功。此將之五德。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貧乏。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毀謗。此之謂八惡。

出師

古者國有難。君簡賢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面南立。將北面。太師進斧鉞於君。君持斧鉞。以柄授於

將。曰。閫外將軍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巧佞而爲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共安樂。如此。則士必盡命。敵必可亡。將受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雖時。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此則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主于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故戰勝于外。功立于內。揚名于後代。福延及子孫矣。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取強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冒陣之士。有氣蓋三軍。材力敢鬬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足輕善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善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推軍六善。各因其能而用之也。

智用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謂之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謂之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謂之逆人。智者不逆天不逆時不逆人也。

不陣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若舜修典刑。咎繇作士。人不犯令。刑無所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若湯武善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可謂善戰者不敗。若楚昭王遭闔閭之伐。而身奔卒能返其國。可謂善敗者不亡也。

將誠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行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兼剛柔之術。閱禮樂之說。先德而後勇。靜若

潛魚。動若奔獺。散其所連。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若崩崖。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以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有獲財者與之。不恃力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固寵以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後戰。得其玉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如此發號施令而人願鬬。兵不刃血而敵自敗矣。

戒備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乃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殺軍覆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國有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懼此謂燕巢于幕魚遊于鼎亡不待夕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豫備無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有毒況于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不備也

習練

夫卒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士不可不教先訓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誡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前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教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萬人以成二軍如此練習之敵必敗矣

軍蠹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謹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卻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斂無厭營私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喧雜驚亂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陵上虛竭軍庫以給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

夫為將者必有腹心必有耳目必有爪牙無腹心如人夜行無耳目如冥然而居無爪牙如飢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為腹心沉審謹密者為耳目勇敢善敵者為爪牙

謹候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也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誶候謹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

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狥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而後料彼也。

機形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旄旗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此三者不立。害可待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善將

古之善將者。有大經。示之以進退。而人知禁。陳之以德義。而人知禮。重之以是非。而人知勸。令之以賞罰。而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而不能止。進而不能禁。善惡混同。士不識勸。賞罰不均。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而諂頑進用。是以戰必敗散也。

審因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兵勢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生。風氣調順。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徑。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

賢材居上。士卒處下。人安其業。是以無敵。三軍恍業。士卒畏懼。相陳以勇鬭。相堅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道也。士卒惰慢。三軍數驚。下無禮信

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屬以禍福。担濊以妖言。此必敗之道也。

假權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以賞罰。是猶束猿猱之手而責其不升木。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在權臣。罰不由將。人苟自利。誰懷鬬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不能自衛。故孫武曰。將之出也。君命有所不受。亞夫曰。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有天子詔也。

哀死

古之善將者。養其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傷者泣而養之。死者哀而葬之。饑者給養而飼之。寒者解衣而衣之。賢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

夫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共議得失。以資將用。有思若懸泉。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碩才者。此萬夫之望。可以爲上賓。有猛如餓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也。可以爲次賓。有多言或中。薄能小奇。此可引爲下賓。

後應

若乃圖難于易。爲大于小。先用賞。後用刑。此用兵之妙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亂撓。短兵又接。敷陳威信。敵人告降。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各分。彼傷我死。此用兵之下也。

便利

夫草木叢穢。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晴明無隱。利以勇力。臨途深草。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大風暗昧。利以搏前擒後。

應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利。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與於此乎。見機之道。莫大於不意。猶猛虎失險。童子曳戟而追之。蜂蠆入袖。壯夫惆惶而失色。故出其不意。圖變搗虛也。

揣能

古之善用兵者。先揣其能而斷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器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實也。百姓孰安也。觀此。强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

螫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恃其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弩不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勝者。未之有也。山林積石。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蘆葦相參。樹木交映。此鎗鋌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情勢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

古之善將者。先探敵情。然後圖之。師老糧絕。百姓怨生。人多疾疫。計不先設。器械不修。卒不練習。外救不至。途遠日暮。士卒勞倦。將薄吏輕。懈不設備。

進不暇陣。陣而未定。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踰津越河。旌旗散亂。將士相違。戰勝而驕。行陣失列。兵疲而驚。大軍雖給而衆未食。自行自止。或前或却。擊之無疑。上度下惠。信賞必罰。陣功就列。用賢授能。師恭而禮。甲兵堅利。四鄰之大歸於版圖。糧備有餘。政教不虛。敵人有此。引而避之。

整師

夫出軍行師。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

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逼。前後應節。左右應麾。與之安。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也。

勵士

夫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奮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畜恩不倦。法令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

夫聖人則天。賢人法地。智者循古。驕者毀。至慢者禍及。多語者寡信。自養者少恩。賞無功者離。罰無罪者怨。怒不常者滅。

戰道

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張火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劒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堠。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敵人無所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在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以衝之。持短兵以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簡練習之士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發強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排以衝之。順其流以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銜枚。出其不意。或多將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勝矣。

和人

夫用兵之道。要在和人。人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吏卒相猜。士或不附。忠謀不納。羣小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能取勝于匹夫。況衆人乎。故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察情

夫兵起有情。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

者不靜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辭貴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炊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熱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

夫一人威貌而萬人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是也夫以兵之權制之以法令威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是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

東夷之性薄識禮義悍急能鬭依山塹海憑險自固若君臣和睦黎民安喜不可圖也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隙生則修德以來之固其人而擊之其勢必克也

西戎

西戎多種性剛悍依城著野出良馬多金寶而勇於鬭故難敗此可以威詐取不可以言議服自磧石以西諸戎稍數仁信地廣形險自負強狠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隙伺之以內亂則鬬之可圖矣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帥教連合朋黨失意則叛居洞依山或聚或散以西多馬其海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瘴疫利在疾鬭不可久師也

北狄

北地居無城郭隨逐水草漢不與戰莫若守邊擇良將而任之訓銳士而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多方策以誤之乘間隙以擊之則國不費人不疲而寇自靜矣

論兵

自古創業之君莫不以兵得天下以兵失天下夫何故先能而後不能蓋天下已定傳之數世承平日久子孫驕逸生於富貴之中不知創業之艱難不習軍旅忽於用兵之道或將非其人不幸主昏臣恣禍起蕭牆或獨任成亂王綱失政四夷交侵或中國悖叛或荒淫酒色恣縱情慾不恤國事或君弱臣強政出多門權臣擅命是皆主上失御天

下之道也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斯所以失天下之由也凡創業之君多起於布衣之間親臨卒伍被堅執銳汗馬驅馳兩軍相對日不暇食而又廣求賢俊能用忠言知無不為小心翼翼唯恐有失夙興夜寐勤勞至甚此所以能取勝於人者也如前漢之高祖後漢光武之類是已若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日新厥德務求其賢令人在位則無由而失也且夫國之大事莫過於用兵然用兵有則可以取勝於人苟不得其法雖有

百萬之卒而能必勝者罕矣然則有國之君不可以不知兵亦不可以全恃於兵亦不可以不恃於兵夫兵者國之利器不可以輕用於人舉之有道行之有則故能取勝於人也大則滅人之國小則滅人之城或外禦四夷或討亂臣賊子或鹵羣寇之叛此國之必用而無疑者是故嚴肅兵甲以俟征討乃國之機也且國以兵為本兵以將為本卒以將為主必欲彊兵戰勝固在用將得人用將得人然後可以威天下服四夷此有國之大本也且

夫治則用文亂則用武此理之必然天下無事當治之以文天下有事當治之以武是故文武之道不可以一日而無也

論兵下篇

夫強兵戰勝之道其要有五一曰修甲兵二曰具卒乘三曰廣蓄積四曰練士卒五曰選良將五者俱備然後可以強兵且夫選將在於知人知其才智然後用之如武王之用太公高祖之用韓信是也苟非其人雖百萬之師何益于用哉且將有五

德軍有九地兵有四機戰有五勝軍有九變知之者必勝不知者必敗且謀爲貴而勇爲次兵以計爲本多筭勝少筭不勝如有勇而無謀勝之半也有謀而無勇亦勝之半也有謀有勇百勝之道也如無謀智又無其勇十戰九敗而能勝者鮮矣孫武子云夫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强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强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虚而擊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攻其

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機不可先傳也又云兵貴拙速不在巧遲救鬬者不搏戰批角搗虚自爲解耳故善用兵者避其來銳擊其惰歸以治待亂以靜待動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是故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智足以料敵威足以率下恩足以懷衆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向而寇不敢敵是將之道也且國有良將則可以强兵强兵則可以威天下故雖太平亦不可忘其兵也昔者明王内修文德外修武備以患於未然何況亂離之世哉

選將

夫國有悖逆之患則必興師兵之欲起必須擇將任將之道在於知人先明五德次察其人若五德俱備然後可以用之夫五德者一曰智二曰仁三曰信四曰勇五曰嚴此將之五德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强則國必强凡人論將多言其勇勇之於將固其宜也然勇者必輕合而不得其利得其勝者未可知也故將以謀爲上勇爲下然二者相兼

不可相離也有謀有勇則爲上將有謀而無勇則爲中將有勇而無謀則爲下將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夫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軍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返斯良將之義也

料敵

夫爲將之道求智過人料敵之意虚實爲先多寡

次之三軍之衆可使必戰而無敗者在於奇正奇正之變使敵不能措手而大敗者此奇正之功也然能用奇正者將之智也可使必勝而能破其敵此大將之謀也猶田獵之用鷹犬也可使必獲而無失也大抵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正合戰以奇取勝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且兵之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若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陣兵縱橫

曰亂將之過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爲將之道料敵爲先敵有間隙必急擊之而趨其危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乃料敵之道也

練兵

軍之所興必須擇將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是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謀主器械鋒銳甲冑堅密則人輕其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勝之道也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雖絕成陣雖敗成行與之以安與之以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斯乃練兵之道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若然則豈不教而用之者也

備器械

凡用兵之道器械爲先若器械不利甲冑不堅雖

有虎賁之士而豈能必勝哉若欲攻戰必先完其器械擇其士卒馬步隨宜而用之或先或後可相繼而用之故甲冑不堅密與袒背同也弩不及遠與無兵同也射不能中與無射同也中不能以入與無鏃同也是故破敵之道器械爲先若器械鋒銳甲冑堅密士卒赳赳戰陣熟閑進退有則隊伍不失鼓之則進金之則止始可爲戰也若夫甲冑不堅器械不利士卒失練猶張空拳而搏猛虎也吾知其敗必矣

行軍

夫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必須有則。居必擇處。戰必有成。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阻遠近。勝之道也。夫軍之行也。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凡地之形。所在各異而多不同。有絶澗。有天井。有天牢。有天羅。有天陷。有天隙。軍行遇此之形。必速去之而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是故軍行常遠六害。兼之九地。夫九地者。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

地。有死地。道近而爲陣則易散。故曰散地。入人之境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兩境之地相屬。先至而得天下者。爲衢地。入人之境深。歷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兵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是故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交地則勿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地之利者。則知兵矣。將不達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地之助矣。

布陣

夫古之良將。因敵而制勝。應變而無窮。兩軍相抵各用兵機。深者勝。淺者敗。然布陣之道。在乎臨時先料敵之多寡。我之強弱。彼之虛實。象地之宜而宜之。然爲陣之法。理亦多端。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陣。皆盡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概

或以奇爲正。或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俱應。變態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爲正。馬軍爲奇。夫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者。一曰先鋒。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爪。左奇當左爪牙。後奇當右[illegible]

後軍。四奇皆禀於大將。八正皆禀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觸處爲首。兵觸前則前奇爲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奇。次右角。次右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次右牙。次後軍。止則四頭八尾。遇敵則觸處爲首。應敵則擊尾而首至。此爲陣之要也。古之良將。能察敵之情。內外之意。不測之機。常預防之。彼以此來。我以此應。見機而作。應敵而變。是知爲將之道也。是故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而不識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兵有四機

夫兵強將勇。如猛虎之不可以犯。似蛟龍之不可以觸。犯之必死。觸之必亡。天下莫不知也。雖三尺之童。而皆知避之。唯恐不及也。且古之良將。來不可敵。去不可追。坐不可守。困不可圍。良由是也。凡兵有四機。一曰陣機。二曰器機。三曰力機。四曰將機。知此四者。攻必克。戰必勝。三軍之衆。百萬之師。置之存地則生。陷之絕地則亡。故戰須擇地。得地之助也。是謂陣機。器械鋒利。甲兵堅密。是謂器機。赳赳武夫。如虎如彪。一夫武進。萬夫莫及。馬善馳逐。是謂力機。施設輕重。臨敵決疑。賞罰必信。指揮三軍。料敵必勝。是謂將機。能知四機。百勝之道也。

謀攻

夫謀攻之法。大則攻城。小則野戰。攻城爲下。不與戰而必全。得之爲上。破軍次之。屠城又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進而不可

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軍威

夫軍之行也。先張其勢。多設旌旗。廣造金鼓。以千爲萬。以少爲多。以弱爲強。以勝佯爲不勝。剛必勝

柔。實必敗虛。以大必吞其小。此理之必然者也。且夫兵行詭道。變化無窮。因敵制勝。有不測之機。是爲良將之道也。夫金鼓所以威耳。旌旗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聰。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攻戰之法。晝以旌旗爲節。夜以金鼓爲則。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斯乃軍威之義也。

禦敵

夫用兵之道。何者爲先。蓋禦敵爲先。要識其機。貴在神速。不貴巧遲。敵若有隙而趨其危。使敵望風而奔。惟恐走之不急。凡可擊之道。其義有十。一曰。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急擊之。二曰。敵軍方食。未曾設備。可急擊之。三曰。敵人見利奔走。可急擊之。四曰。敵人新至。不知地利。可急擊之。五曰。敵人涉長道。後行未息。人疾馬困。可急擊之。六曰。敵人涉水。半渡。可急擊之。七曰。敵人行險道路狹窄。可急擊之。八曰。敵人之陣內。旌旗亂動。可急擊之。九曰。敵人陣數動移。可急擊之。十曰。將離士卒。可

急擊之。又曰。敵人心怖。夜虛驚恐。可急擊之。又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士卒怨怒。妖怪數起。軍資既竭。芻薪亦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士卒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援兵不至。道遠日暮。士卒疲困。倦而未食。解甲而息。士卒勞困。三軍數驚。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行阪涉險。諸如此者。擊之無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庶。二曰。上愛其下。恩惠流布。三曰。賞罰必信。發必得時。四曰。陣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

鄰國之助。諸如此者。避之勿疑。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應變據險

夫應變者。敵衆我寡。當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十擊百。莫善於阨。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令有少卒猛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軍。莫不驚駭。故曰。用衆務易。用少務險。假使士卒數萬。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雲雨。糧食又多。難與久守。此非騎卒之力。智者之謀

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守一營。夫五軍五營。敵人必惑。莫知其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隨行疾鬪。一絶其前。一絶其後。兩軍御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故曰。三軍勝敗。在於一人。夫良將應敵。見機而作。神變不測之道也。

厲士

凡爲將之道。務在必勝。必勝之道。又在於賞罰明也。賞罰既明而在於必信。發號施令。而人樂鬪。兩軍相對。而人樂戰。兵既相接。而人樂死。此三者。將之所恃而能成功也。若有士卒不盡力戰者。罷戰之日。請舉有功之人而進饗之。無功者厲之。軍中廣設坐。分爲三行。上功坐前行。酒殽數味。裀褥三層。器皿皆金。次功坐中行。酒殽裀褥皆減一等。器皿皆銀。無功者坐後行。酒殽又降二等。坐裀不重。器皿皆漆。饗畢。又須賜有功者父母妻子金銀玉

帛之物。以功爲差。有戰死之家。使使勞其父母。注不忘於心。若此三者。人人爲之死戰。無敵於天下矣。三軍之衆。百萬之卒。苟賞罰不明。號令不信。則不能奮擊敵矣。

忠武誌卷三

遂寧張鵬翮輯

濟陽劉廷璣
含山王　濬　仝校

有不朽之事業。乃有不朽之文章。維忠武侯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彼陳壽方之周誥。東坡以爲表裏伊訓說命。嗚呼。盡之矣。誌遺文。

遺文

梁父吟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白鳩篇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無㬪。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黄。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饑。我心虛靜。我志沾濡。彈琴鼓瑟。聊以自

娛。

爲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委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

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鎭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値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請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幬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與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服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請合葬皇思夫人加謚表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愼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禮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按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

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亡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

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

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

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設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

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薦呂凱表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止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布仁心于寰宇。提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

街亭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上事疏

臣先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公文上尚書

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横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使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

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

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凝者哉

不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與先主論黃忠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與先主論薦劉巴

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論斬馬謖

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方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論蔣琬

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稱董厥

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

論張溫 武侯聞張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

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拔西縣論

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

論惜赦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論交

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

論孫叔敖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答關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

與杜微書

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寳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杜微書

曹丕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

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答李恢書

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氍毹一，以達心也。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答李嚴書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耶。

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又

與張裔書

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又與張裔書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張裔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及也。其人涼州上士也。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又

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

與張裔書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嘗味。寔能尚道。

與蔣琬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

答法正書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是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與步騭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與李豐書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孟達書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

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遺有書。

與陸遜書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最要。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

與孫權書

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簒逆。蔓延及今。皆思勦滅。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于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執事。以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漢室。書不盡言。萬希昭鑒。

又與孫權書

所送白㲲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愧。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㲲。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强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絶重。谿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板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又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又

殿往嗣秀才。今之僑肸者也。

又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又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誡外甥書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勸將士勤攻己闕教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

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與姚掾教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

答蔣琬教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間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罪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步軍教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與參軍掾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則盡，數有諫正，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有忠於國。如幼宰，亮可以少其過也。

黜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輒使閉門思愆。

軍令

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連衝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出住起，住妨弩壞。

又

連衝陣挾而厚也。

始出營。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旛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復結旛旗。鳴鼓角。違令者斬。

行軍要誡

枝葉彊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憸人。有此不去。是謂敗徵。

司馬季主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如秤帖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張栻曰。貞觀政要載公此二語。真孔明語也。觀廖立李平之事可見矣。

牋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十五里。

拜丞相冊　漢昭烈帝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嗚呼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

漢後主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

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恭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

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策復武侯丞相詔　漢後帝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

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其勿辭。

諡贈諸葛丞相詔　漢後帝

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與諸葛丞相牋　漢　劉琰

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紛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

與諸葛丞相書　漢　馬謖

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

獄中與諸葛公書　漢　彭羕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以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倉卒感激。頗以被酒。俛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入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托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

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

諫諸葛丞相書　　漢　楊　顒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拱。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與諸葛公書　　漢　馬　良

聞洛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

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與諸葛公書　　漢　劉　巴

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

與諸葛丞相書　　漢　孟　達

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與諸葛武侯書　　魏　司馬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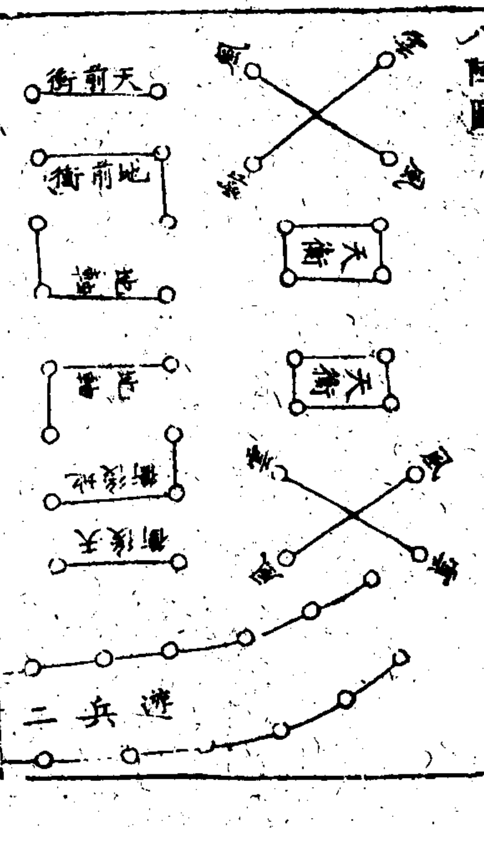
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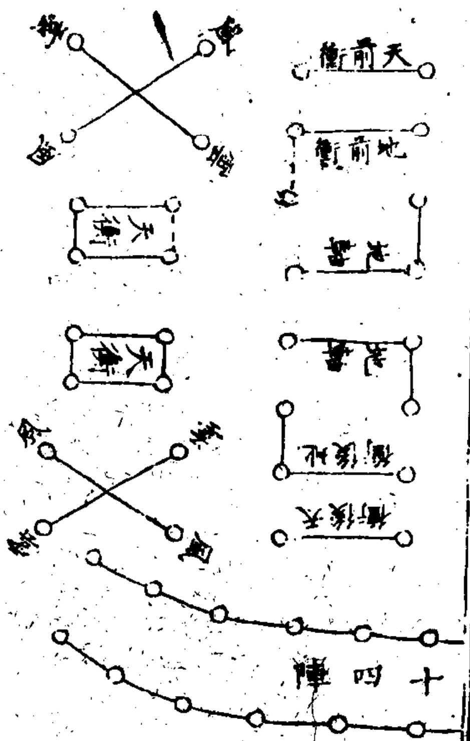
忠武誌卷四

遂寧張鵬翮輯　　瀋陽劉廷璣　上虞陳天祺　仝校

器成於人。象麗于天。古人制器。所以尚象也。維忠武侯智乃天錫。八陣一圖。上追風后。木牛流馬。負絕公輸。他如刀劍鼎釜箭弩枕扇。以及鐃鉦鼓低門剁米之類。或尚存其跡。或僅傳其名。或猶遵其制。陳壽云。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信然。誌遺制。

八陣圖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爲伍十伍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八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爲小成可變兩陣也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于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

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驍翊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一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闘池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西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闘中軍舉

號。每陣皆間隊。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擧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擧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擧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擧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衡四陣居前。天後衡四陣居後。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挈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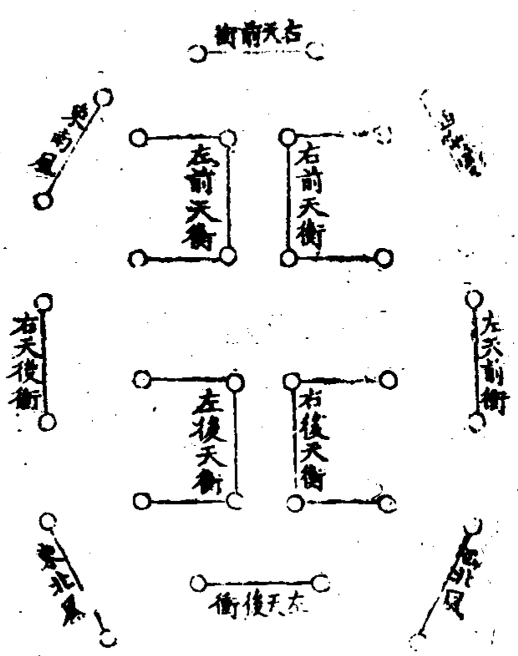
八陣變例

天覆陣賛

天陣十六。　內方外圓。　四爲風揚。
其形象天。　爲陣之主。　爲兵之先。
善用三軍。　其形不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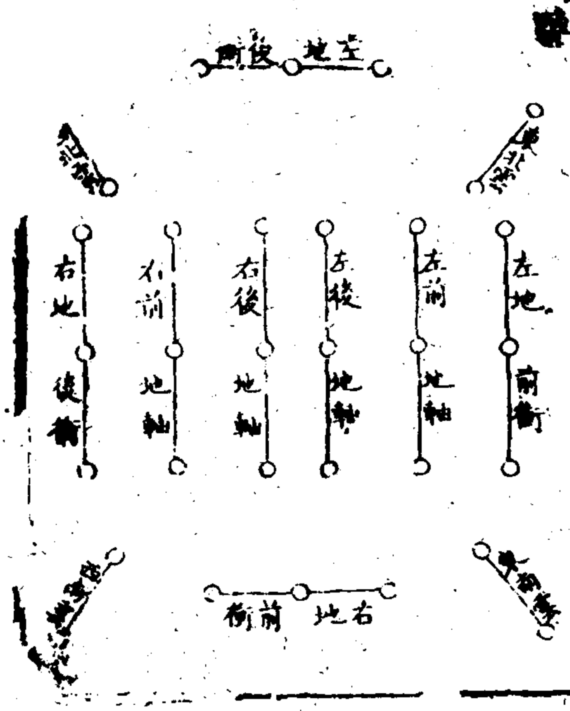
內外之分。爲第一變。

外之分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以右天前衡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衡兩維。以左右前天衡各四隊。



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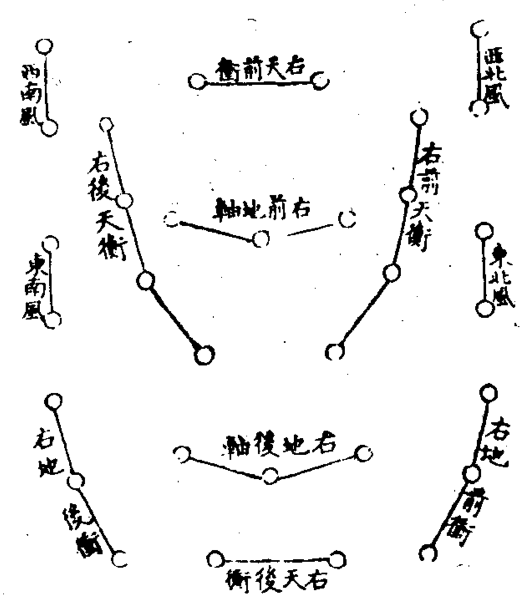
地載陣贊

地陣十二。 其形正方。 雲主四角。
沖敵難當。 其體莫測。 動用無常。
獨立不可。 配之於陽。

內之外。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軸之兩端

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



風揚陣贊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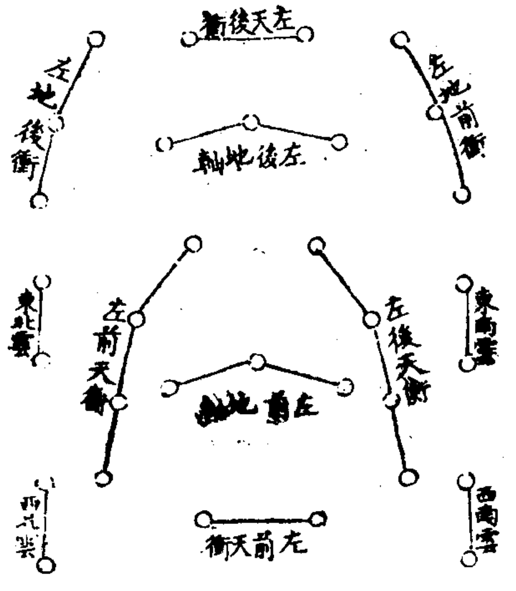
其意漸玄。風能鼓物。萬物撓焉。

蛇能爲繞。三軍懼焉。

左右之分。爲第二變。

右之分。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



雲垂陣贊

實附於地。　始則無形。　變為翔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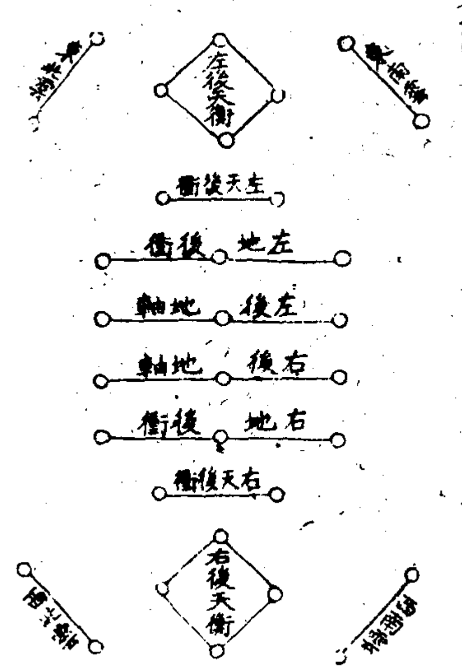
其狀乃成。　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

千變萬化。　金革之聲。

左之分。變為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

一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龍飛陣



龍飛陣贊

天地後衝。　龍變其中。　有爪有足。

有背有胷。　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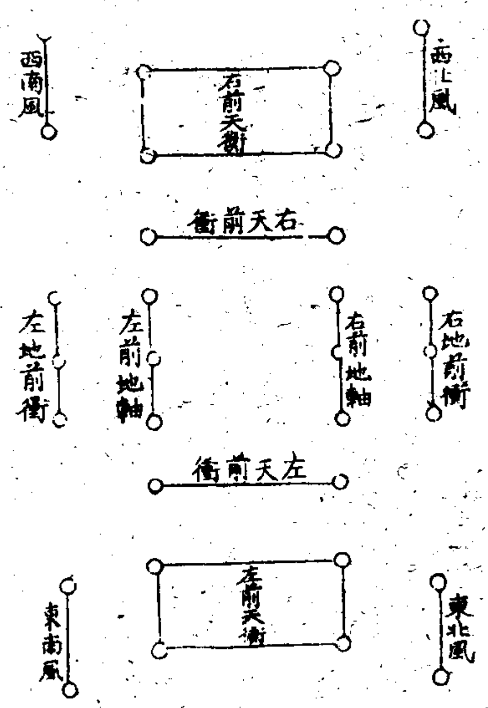
陣形赫然。　象名為龍。

前後之分。為第三變。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

軸各三隊。列地衡中。以右地後衡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後衡二隊。列地衡次。以右後天衡四隊。列後為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衡二維。為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虎翼陣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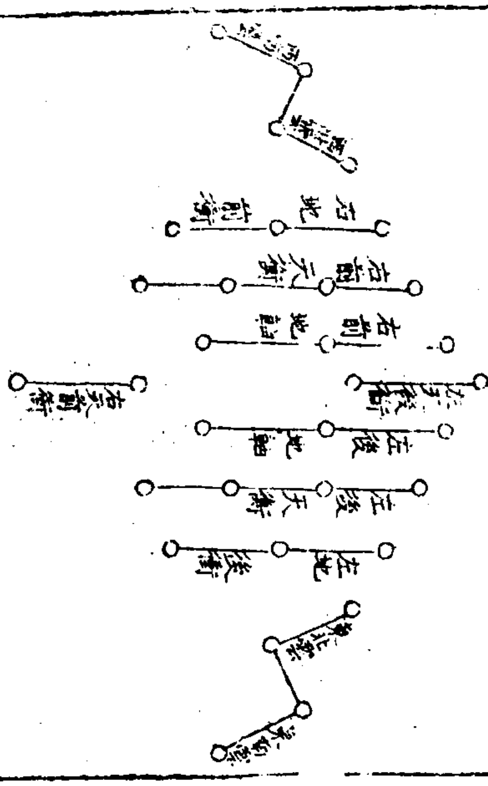
天地前衡。變為虎翼。伏虎將搏。

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為無極。

亥下之會。魯公莫測。

前之分。變為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為前足以右前天衡四隊。列前為首。以右天前衡二隊列天衡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衡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為翼。以左天前衡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衡四隊列後為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衡二維。為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鳥翔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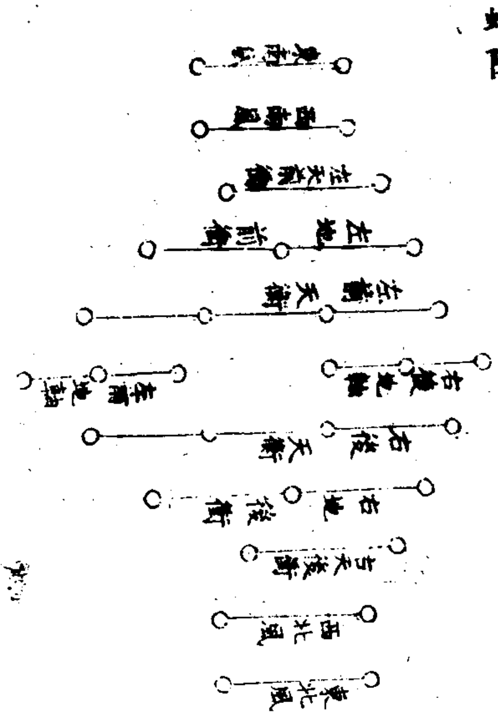
鳥翔陣贊

鷙鳥將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
飛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中傷。
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四隅之分。為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為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衡二隊列前。居東北為首。以右天前衡二隊列後。為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衡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衡左。以左後天衡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衡四隊。列地軸左。以左地後衡三隊。列天衡右。以右地前衡三隊。列天衡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衡右。為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衡左。為羽翼。謂雲附衡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



蛇蟠陣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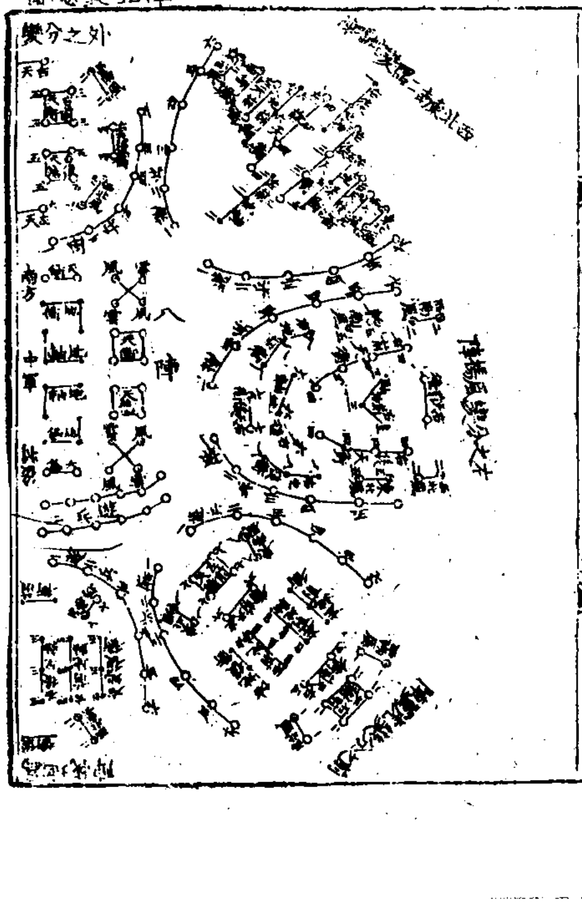
風爲蛇蟠。附天成形。勢能圍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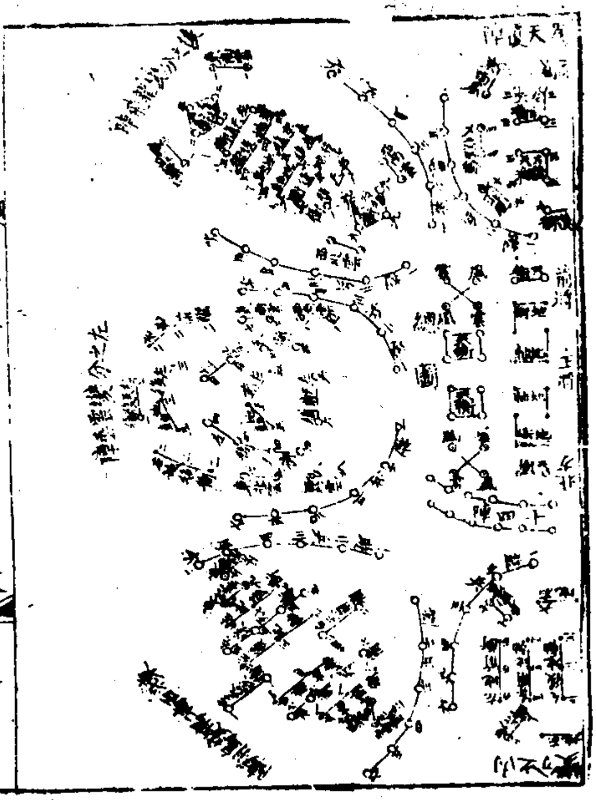
性能屈伸。四奇之中。與虎爲隣。

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衡四隊。列地軸右。以左前天衡四隊。列地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衡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衡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八陣正變總圖





八陣號令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爲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爲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嘩。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哱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牽馬。第二聲哱囉響。步兵擧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哱囉響。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躑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响。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响。收隊駐。爲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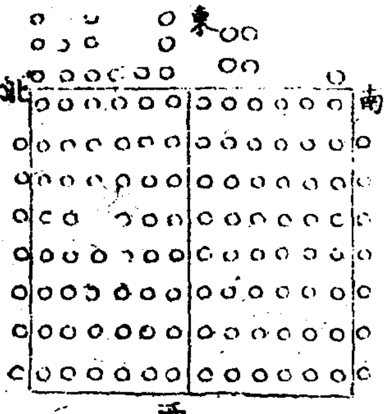
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响。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前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爲第四陣。中軍放起火箭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行十八步。止名旋

原分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而俱朝外金響止戰聲喇叭響單擺開如陣總圖隅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若欲衝演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旗二對響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摔鈸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旛如舊聽本哨官入八陣內用次中軍舉玄黃二色旗為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麾旗二次發喊一聲戰聲喇

叭響發鼓急趨下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撿牌皆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唎唎響發喊摔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回總陣打得勝鼓哱囉喇叭號笛齊響各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撿旗鼓響器等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旗則為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回營號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陣中軍舉青白二旗為第三變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但唱哭哭哭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旗為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皆與前同

偏伍八陣圖

原是六八四十八為正兵 十六為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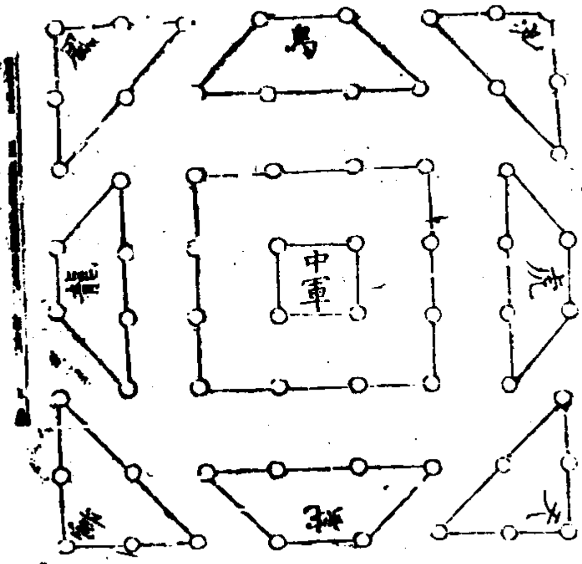
外二十

左壘六十四 上經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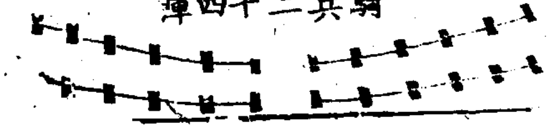
右壘六十四 下經三十四

在廣漢者（即彌牟劉）隆土爲魁基以江右四門二首六十四卦塊八八成行兩陣俱立周圍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八在魚復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可以識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七八以爲經八陣兵爲八列中道則七正陣故曰經九六以爲緯遊軍九列復加六隊奇兵故曰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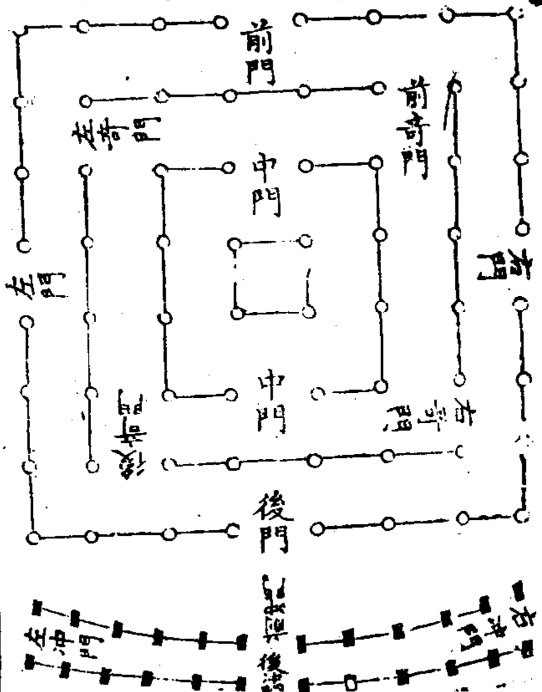
魚復江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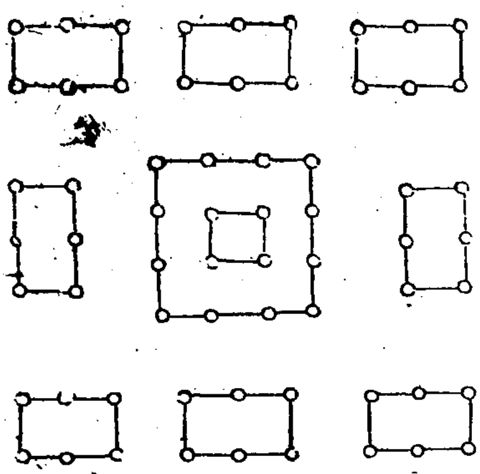
騎兵二十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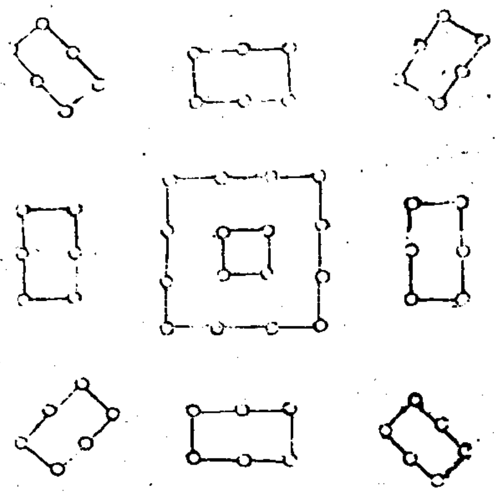
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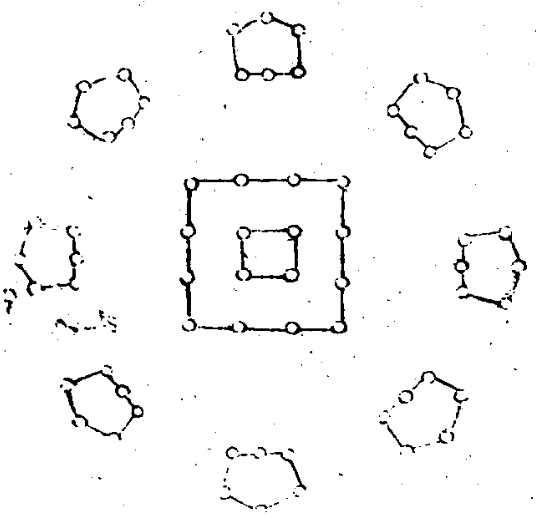
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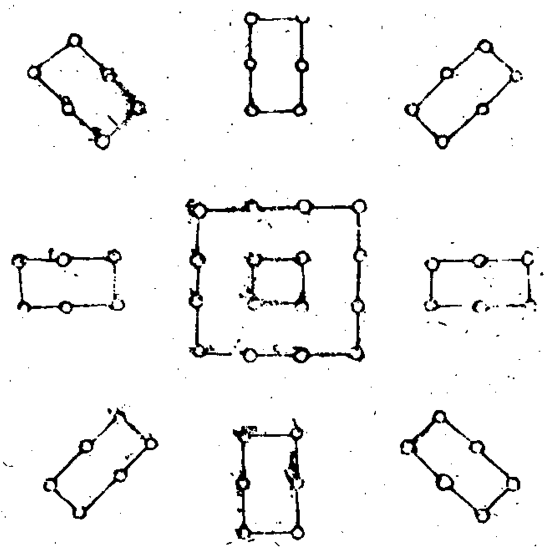
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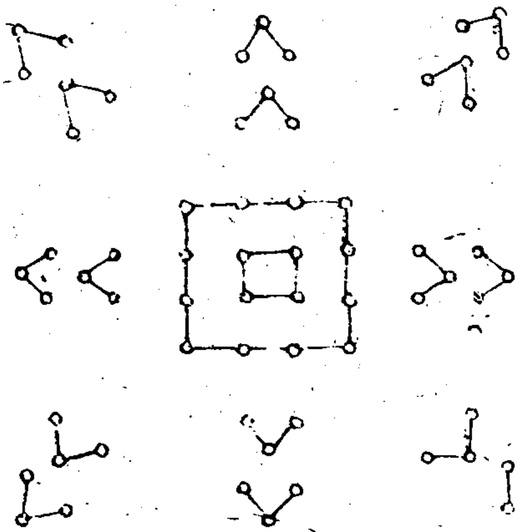
圓陣圖



直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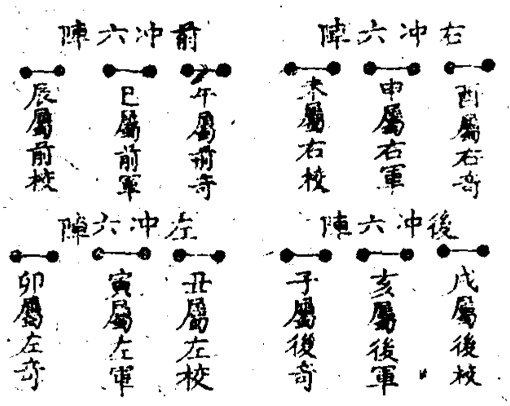


銳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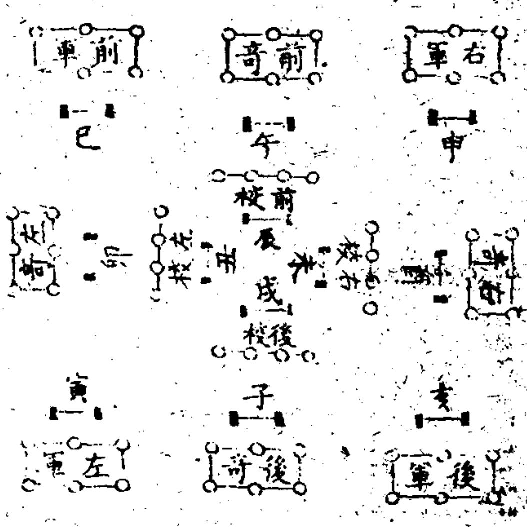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四維爲正。四方爲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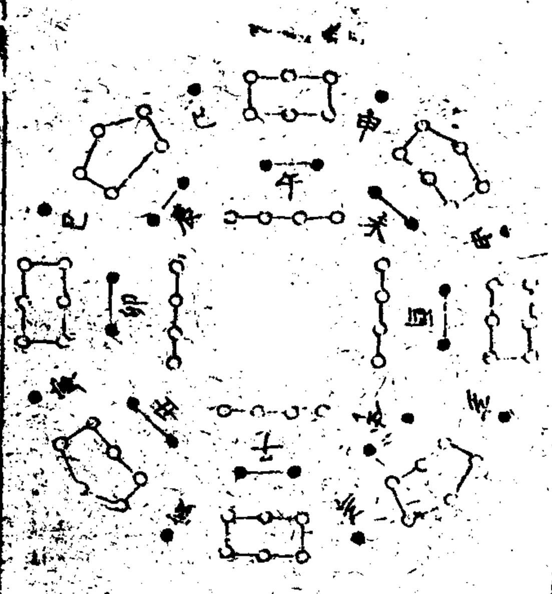
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圖



騎兵歸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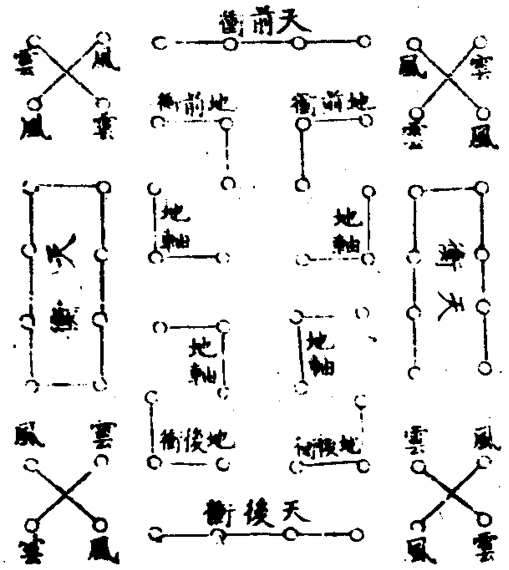


奇兵滾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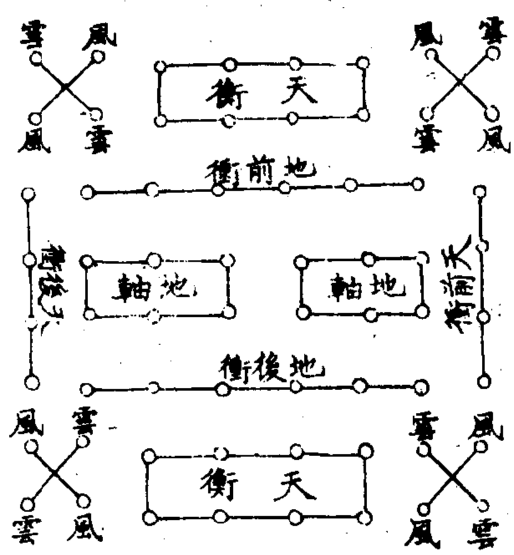
瞿塘魚復江前六十四魁，其體為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為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為兩行，寄于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為殿後之兵云。

正義分配握奇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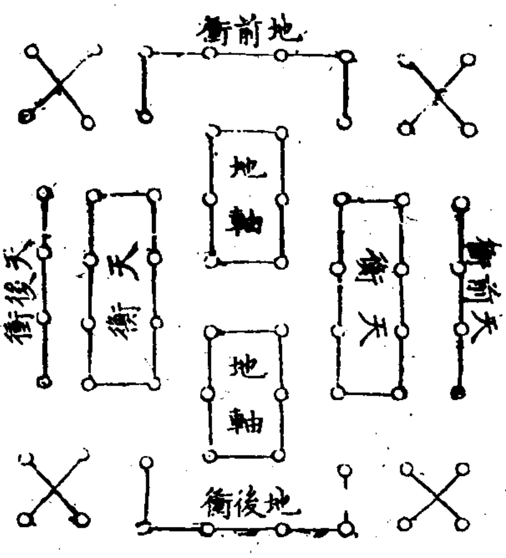
正義（俗傳為握機經）漢諸葛孔明八陣之法，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地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天衝）地居中間，（地衝地軸）總為八陣。陣後遊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

通鑑分配瞿塘八陣圖



通鑑。蔥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大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晦分配瞿塘八陣圖



渡畔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石爲之。其跡在夔州魚浦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測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爲雲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式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六將所居。中斗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握。別爲遊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闔闢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遊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鶉立鸞據。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

新都縣八陣圖記

明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非深識兵機者。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漢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僨。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擒七縱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

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罷。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

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迹。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愼曰。之罘篆鐵。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

刻焉

八陣圖說　戚繼光

嘗觀握機經。馬隆贊。即魚復圖。八陣晝隊陣。地軸十二居中。天衡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衡四隊居右。地前衡六隊次之。天後衡四隊居左。地後衡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此天地風雲四陣爲四正也。天地前衡爲虎翼居右。天地後衡爲飛龍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爲四奇也。然八陣中。有握機之

數寓於地軸其爲九陣即九夫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軍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絶敵糧道或邀遮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定必先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即井田有溝洫爲之經緯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然其數則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四總之八十八其部隊則有戰前

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衛有殿隊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之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鉤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以逸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謂密矣

八陣圖說

古者黃帝以井田之制而出兵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間地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此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風后因之以乾坤艮巽四間地爲天地風雲之四正陣居西北者乾地也乾爲天即天陣居西南者坤地也坤爲地即地陣以東南之地爲巽居巽者爲風陣也以東北之地爲艮居艮者爲山乃山以出雲爲雲陣也此四

者爲正兵以水火金木爲龍虎鳥蛇之四奇左爲青龍即龍陣也右爲白虎即虎陣也朱雀爲鳥鳥陣在前玄武爲蛇蛇陣在後此四者爲奇兵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桓温所謂常山蛇陣是也又曰先出合戰者爲正兵圓而直曲而銳以象五行或傍擊或夾攻或掩伏或截殺隱顯莫測料量如神此又奇也是以變化制勝則又在乎陳之以金鼓明之以旌旗使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渾

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若乃散而爲八。復而爲一。則必行則爲陣。止則爲營矣。是皆大將臨機應敵之際。以生變通之法也。

八陣說　　羅一峰

三代以上。兵法之最善者。莫若軒轅之五陣。三代以下。兵法之最善者。莫若孔明之八陣。軒轅五陣。本乎五行。言陣之形勢。直陣屬木。銳陣屬火。方陣屬土。圓陣屬金。曲陣屬水。如敵陣爲金形。我則爲火陣之形以克之。敵陣爲火形。我則爲水陣之形以克之。此軒轅之所以爲善也。孔明八陣。本於八卦。言陣之方位。天地風雲四陣。即乾坤巽艮四隅卦之寓名也。龍虎鳥蛇四陣。即震兌離坎四方卦之寓名也。若正兵出何方。則兩隅奇兵。張翼以夾之。正兵出何隅。則兩方奇兵犄角以應之。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旁至。擊旁則中起。此孔明之所以爲善也。

八陣圖說　　范蓀

夔州八陣之積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于峽口之江浦。往時每過其下。感於傳聞。眩于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恩從宦于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磧平。累石粲然。一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爲之說曰。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十二皆南北向。其勢曲而圓。方者所以爲正也。圓者所以爲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揉。而陣法無餘事矣。然則前爲八者八。後爲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以八計之。是以爲八陣也。前爲八者。八八而計之。爲八八六十四。後爲十二者二。總而計之。而三八二十四。凡爲八者十一。絕長補短。而三八者。以其二爲正。而以一爲奇。合爲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列凡八。李筌陰經以爲常山之勢者是也。八八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常山八陣勢者。固自若桓温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爲八者。未知温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以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

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十一取三焉以爲奇。則精於古矣。夫奇正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二十四。絶長補短。犬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爲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乎。武侯之意。倘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處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垓

下。淮陰侯自以三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祖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爲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爲奇者。列於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密矣。

唐太宗與李靖問答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于步。圓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圓

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至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

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迹臣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

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由下及中由中及上則漸而深矣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意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

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

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八陣論

李昭玘

蓋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謂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以五時名者春爲牡陣刀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牝陣劒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爲前兵象

白虎使羽人爲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爲前兵象朱雀使角人爲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之方火之銳水之曲土之圓此五行之辨也凡若是者因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爲異同若所謂一方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六車輪七罘罝八雁行是一八陣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洞當金車上中黃土烏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卻月水雁行鵝鸛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爲八名兵家者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柢陣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一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

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遍乎八卦也五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

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之人。精神心術。流通爲一者。疇能爾哉。李興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謂木牛非出於般模之遺。其說誠是。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既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版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勞羅七曜。周公既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荊舒。而孔

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强。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迹。眞與僞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僚屬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爲八哉

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尚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溫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乃爲圖陳之。夫驅馳于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

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平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漫散治以爲鳥翔。回屈包蓋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

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宜。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當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絶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先動而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爲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

閒。神出鬼沒。千變萬態。而不可致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

宋神宗八陣圖論

諭近臣曰。黃帝始制八陣法。敗蚩尤于涿鹿。諸葛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者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

曰陣。本出于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

八陣圖疏 景泰四年 鄭 林

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居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蛇勢。擊其首則尾應

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唯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隊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𨚫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

八陣圖蹟

蜀志言孔明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今考侯八陣圖凡四其在廣都之八陣鄉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魚復永安宫南江灘水上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沔陽之高平舊壘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在鹽州城東南隅棋盤市者亦云二百五十有六今無其蹟

夔州八陣圖水流石不轉 見劉賓客嘉話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經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

常山蛇勢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眄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

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

蘇子瞻曰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丈餘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木牛流馬法

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其

木牛法。方腹曲脛。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

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

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諸葛武侯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氐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氐一度。東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南入心

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四度。

箕尾燕幽州。涼州入箕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河西上郡北地遼東西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

斗牛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

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牛六度。
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
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淄川入危十四度。
室壁衞并州。安定入室一度。天水入室八度。
隴西入室四度。酒泉入室十一度。張掖入
室十四度。武都入壁一度。金城入壁四度。
武威入壁六度。燉煌入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瑯琊入奎六

度。高密入婁一度。陽武入婁九度。膠東
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魏郡入昴一度。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廣平入昴七度。中山入昴
十度。清河入昴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
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
度。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

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
州入參七度。
井鬼秦雍州。漢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
鴈門入井十六度。代郡入井二十八度。太
原入井二十九度。上黨入井二度。
柳星張周三河。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星三
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荆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一度。桂陽入

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長沙入軫十六度。

占驗

亮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
象。太白臨于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凶少吉。（事應龐統）
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淵泉。則黃龍見。又前關羽圍樊時。襄陽男子張嘉
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靈光徹天。軍師將軍亮與
羣臣上言。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
著宜即帝位。

輔後主

建興辛亥冬日犯軒轅大星月犯鎮星丞相亮息民休士勸農講武次年又日犯軒轅大星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丞相亮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口邸閣

甲寅秋丞相亮軍於郭氏塢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亮密表舉蔣琬自代俄卒

神刀

諸葛公嘗欲鑄刀而未得會蒲元為西曹掾性多巧思因委之於斜谷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為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至元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叩頭服云實於涪津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若薙水芻狀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八劒

漢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孔明一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孔明書作風角處所

鼎

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軍鼎又作八陣鼎沉永安水中尺元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時孔明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氣故鎮之

連弩

侯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箭鏃

梁將王綝與陸法和守巫峽軍次白帝法和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

老竊鉄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

十折矛七首

諸葛公教云。敕作部。皆作十折矛以給之。又教云。作部。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滿袖鎧鐵帽 沈約宋書

太祖賜孝武以諸葛孔明滿袖鎧。鐵帽。御仗有諸葛公補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以賜殷孝規。

銅錞

諸葛鼓。乃銅鑄。面廣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邊有四獸。腰束下空。裏有四耳。花紋甚細。色澤如瓜皮。重三十餘斤。懸於水上。用栖木槌擊之。聲極圓潤。乃孔明擒孟獲時所製。昔伐九絲城。得十餘面。今在成都府庫中。一名錞于鼓。游梁雜記云。諸葛鼓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敞口。大約若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文。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聲如鼓云。置水上。擊之其聲更巨。

諸葛鼓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爲寶。罰鼓有剥蝕又聲響者爲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頃刻雲集。集則椎牛數十頭饗蠻。乃出劫。劫歛勝。益以鼓爲靈。父老云。諸葛製以鎭蠻。若云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

諸葛征蠻鉦

交趾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裩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鉦也。

雞鳴枕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爲怪。因碎之。觀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乃武侯雞鳴枕也。

諸葛行鍋

井研縣中。有掘地者。得一釜。鐵色光瑩。將來造飯。

少頃即熟。一鄉皆異，有爭之者不得。共舉于縣中。令君命取看。未至堂下，失手落地，分之爲二。中乃夾底，心懸一符，文不可辨，旁有八分書，諸葛行鍋四字。又麻城毛柱史鳳韶言近日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字，鄉民以爲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即前物也，異哉。丹鉛錄

白羽扇

諸葛公持白羽扇指麾三軍，今成都出羽扇，攢雜鳥毛爲之，蓋其遺制也。廣記

爲彝作圖譜

南中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孔明乃爲彝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彝，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䘏，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彝，彝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賚以呈詣。華陽國志

低門

雲貴上官。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稍高其户者輒禍。

剩米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剩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得居逸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饅頭

諸葛公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于神，假陰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殺人，以其首祭，則神享，爲出兵。公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麪，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兵。後人由此爲饅頭。事物紀原

忠武誌卷五

遂寧張鵬翮輯

劉廷璣
張懋齡 仝校

前芳往軌，舉足訓方型俗。而世遠風邈，文獻無徵，是亦尚友者之所慨也。維忠武侯，大節彰彰，固已垂之青史。而當年遺事，雖傳聞異辭，要可述而誌之，備尚論者考焉。誌遺事。

遺事

龐德公

孔明在南陽，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司馬徽兄事之，娶孔明小姊。夫妻相敬如賓。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其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為卧龍，統為鳳雛，徽為冰鑑。

黃承彥

黃承彥者，高爽開朗，為沔陽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武侯說孫權于柴桑

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又曰：田橫，齊之壯

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帝室之胄，英雄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又曰：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大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用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

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悦。即遣周瑜等隨亮拒操。遂破操于赤壁。

先主結旄

先主性好結旄。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先主者。先主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旄而已耶。備乃投旄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

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鎮南。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强。魏略

刺客

曹操遣刺客見先主。方得交接。問伐魏形勢。甚合先主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亮至。客如廁。先主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爲君助。亮問所在。先主曰。起者其人。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開門埽地

亮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惟自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十六里所。偵候白懿。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

城門。埽地却灑。懿常畏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兵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邏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拔三郡

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愀然有戚容。謝曰。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能不爲愧。俱郭沖條事

涪陵

涪陵山險水灘。人性戇勇。多獽蜑之民。縣邑阿黨。鬭訟必死。無蠶桑。少文學。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獨丞相亮時。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其性質直。雖徙他所。風俗不變。（華陽國志）

滇酋姓氏

滇酋有六。各號為詔。彝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巂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者。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于白崖。諸彝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郡於是始有姓氏。（滇載記）

牂牁

漢時牂牁帥火濟者。從丞相孔明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枕磚

侯初平南彝。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詔衆各纍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而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營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也。（述異錄）

巾幗

三國志。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女子未笄之冠。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又漢輿服志云。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總是婦人以巾上覆髮者。然曇籠之說。更有意義。（清夜叢談）

蔓菁

諸葛公所止。必令軍士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也。葉稍舒。可煮食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也。棄去不足惜也。回即易尋而採之也。冬有根可斷食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劉禹錫嘉話錄）

戴天孝

蜀山谷民。皆冠帛巾。相傳為諸葛公服。所居深遠

者。後遂不除。今蜀人不問有服無服。皆戴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謂之戴天孝。余嘗以重午登南城樓。觀競渡戲。兩岸男女。匝水而聚。望之如沙城焉。

白紙繫髻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爲諸葛制服也。（俱沅水續談）

張裔稱諸葛

孔明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嘗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蜀志）

桓溫小吏問答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吏。年百餘歲。溫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殷云小說）

秣陵山

先主曾使諸葛公至京。因覩秣陵山阜。乃歎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帝王之都也。

曹操謝言

曹操刑法嚴峻。累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抱朴子）

葛巾羽扇

武侯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服莅事。使人密覘武侯。乃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揮三軍。懿聞而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保券

先主寓荆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爲軍需。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

武侯後身

韋南康始生。有胡僧往視。謂曰。別後無恙乎。韋氏問故。答曰。武侯後身也。吾往與之友。故不遠而來。因字之城武。（宣室志）

維忠武侯休休有容集思廣益開誠布公公議相取法正後事獨付蔣琬一時名儁在位各盡其長雖難馭如儀延亦收爪牙之用被廢之李平廖立聞侯之卒爲之泣下有致死者公誠服人豈其然乎誌用人

用人

先主領荊州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統與譚善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

討虜將軍黃忠勇毅冠三軍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忠爲後將軍而以關公爲前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之倫也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當自解之

法正多陰謀善設奇制變昭烈之取益州皆其力也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議相取每奇正智術

許靖爲劉璋蜀郡太守外交進圖成都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定蜀後益無意于靖孔明諫曰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於是稍尊之尋拜司徒靖年已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孔明皆爲之拜

丞相亮領益州牧徵杜微爲主簿微自稱耳聾固辭轝而致之亮引見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焉

廣都長蔣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欲加罪戮軍師將軍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加察之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每出師以琬統留府事

劉璋欲迎先主劉巴極諫璋不聽巴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負罪先主不責而亮數稱薦之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嘗稱之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武侯以董厥爲府令史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

武侯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武侯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後立爲侍中後主即位徙長水校尉立意自謂才名宜爲武侯之貳而更游散常懷怏怏於是武侯劾立廢爲民徙汶山廖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卒死徙所

武侯深識楊戲名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

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辟爲府屬主簿

爲良留荆州遺亮書先主辟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吴良謂亮曰今衛國命協睦二家幸爲良介于孫將軍武侯曰君試自爲文良即設爲荆州從事才畧過人武侯深加器異引爲參軍

魏延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孔明深惜儀之才幹延之驍勇常御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爲作甘戚論

先主領益州牧拔彭羕爲治中從事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

譙周潛識内敏體貌朴素無造次辯論之才初見孔明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孔明曰余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王連爲劉璋梓潼令先主進軍南來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强逼也及成都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廣都有績遷司鹽校尉利入甚多又簡收良才以

爲官屬遷蜀郡太守丞相亮南征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停留久之後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

武侯南征羣僚于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費禕右而武侯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後禕奉使稱旨頻煩至吴請爲參軍

先主定蜀以李邵爲州書佐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

丞相亮主簿吳濟，字偉度，有忠蓋之效，亮發教羣下，與董和徐庶並稱。

益州太守張裔，字君嗣，性敏辨。會雍闓不賓，縛送吳。諸葛孔明遣鄧芝使吳，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

張翼討劉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黜

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姚伷，字子緒，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

丞相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綿竹令呂乂募兵詣亮，遷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實。

南征，自安上繇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從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為太守廣漢王士為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以孟獲代闓為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軍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禽孟獲，遂平四郡。改益州為建寧，以李恢為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巂置雲南郡，以呂凱為太守。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以

王伉為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于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勸大姓富豪，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于漢，成夷漢部曲。

街亭之敗，衆皆星散，惟王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持。魏張郃疑有伏，不敢逼，故平得徐徐收合諸營，率將士而還。武侯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崇顯，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武侯軍向祁山時，天水姜維詣武侯降。武侯美維

膺智。辟爲丞曹掾。使典軍實。

武侯治蜀。用法峻密。陰聞何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武侯晨往。祇悉已暗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武侯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復令祇兼之。

武侯駐漢中。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抄盜軍資。劫略吏民。武侯遣都尉張嶷將兵討之。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

關興少有令聞。武侯深器異之。弱冠薦爲侍中中監軍。

武侯北駐漢中。請霍峻之子弋字紹先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及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武侯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董允秉心公亮。任以宮省之事。尋請允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

武侯以南陽郭攸之器業知名。性素和順。疏請備員。

費詩隨武侯南行。降人李鴻來詣武侯。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武侯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

初亮以曹眞欲三道向漢川。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嚴後事。亮當出軍。

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劾平。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後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過龍門而思禹蹟。適東魯而觀禮器。地以人重所從來矣。雖忠武侯地靈人傑。卧龍岡上。嚮留梁甫之吟。五丈原頭。淚灑長星之殞。非但征蠻伐魏。所經歷王事堪書。即讀書彈琴之慰遊遁踪足述。豈可使湮沒無傳。等于荆棘銅駝。麋鹿姑蘇耶。誌勝蹟。

勝蹟

諸葛城

在沂州。即武侯故里。廣輿記

卧龍岡

在南陽府城西南七里。起白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前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青石爲牀。有汲綆渠百十道。數不能竭。其下平如掌。即公躬耕處。南陽府志

三顧橋

在南陽府城外。西南三里許。昭烈三顧草廬因名。

議事堂

在新野縣學內。世傳先主與徐庶議訪孔明在此堂。

隆中

武侯家于南陽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避暑臺

在襄陽府西。伏龍山宅西。又有三顧門。襄陽府志

劉琦臺

在襄陽府治東。即琦與侯謀自安計。登樓去梯處。

葛井

襄陽府。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宅西面山臨水。孔明嘗登之。鼓瑟爲梁父吟。因名此爲樂山。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憇焉。

祭風臺

在湖廣武昌府嘉魚縣赤壁下。本志

棊盤嶺

棊盤嶺相公源

棊盤嶺在寶慶府城南五里。相傳武侯寓兵著棊于此。有石盤廣六尺。棊痕尚存。邵水在府城北。源

出郃陽縣龍山。經馬鞍山。諸葛孔明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至此濱水。寶慶府志

侯憩山

耒陽縣侯計山。一名侯憩山。上有七十峰。孔明嘗憩此。籌計兵事。九州通志

諸葛寨

在德安府城東羅陂村。舊傳諸葛武侯所立。本志

古井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

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以為其井有龍也。杜光庭錄異記

諸葛井

在成都府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雞聲。方輿勝覽

萬里橋

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費褘使吳。孔明送之于此。曰萬里之路。始于此矣。因名。一統志

永安宮

夔州府永安宮。今之府學也。即孔明受遺詔處。通志

朱提山

在犍為屬國。有銀窟數處。孔明書。朱提銀。漢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漢志。朱提銀。以八兩為一流。流直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南中八郡志

淯井

在長寧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諸葛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寶。否則產英賢。及下山見井。曰。此足以

當之矣。輿地記勝云。淯井脉有二。一自對溪報恩寺山。踰度溪而入。晝夜有光如虹。亂流而濟。直至井所。一自寶屏隨山而入。謂之雌雄水。初人未知有井。彝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牧而辨其鹽。僉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牌。聞于官。井遂為漢有。蜀廣記

觀音泉武侯塔

卧龍山。一在敘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有泉極清冷。名觀音泉。又有武侯塔。在府之長寧縣

治東侯所建以誓蠻者。一統志

八陣臺

在夔州府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磧夔人重侯以人日遊磧上。

臥龍寺

夔州臥龍寺有武侯畫像宋張震立祠時物也夔州志

劍閣

石牛道者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餘漢永平中司隸楊厥又鑿而廣之孔明以大劍至此有隘

東之稱乃立劍門縣復于閣道置尉以守之常璩云閣道三十里至險晉書李特入蜀至劍閣顧盼險阻曰劉禪有此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輿地廣記

劍門關

在劍州北境大劍山至此兩壁削聳有隘束之路孔明因立爲劍門後姜維退守以拒魏鍾會即此武侯墓在沔陽縣東南十里又東南八里有祠保寧府志

武侯橋

在劍州治東。

葛山

在保寧府梓潼縣北二十里孔明嘗屯兵于此因名上有武侯廟保寧府志

卧龍坡

在順慶府鄰水縣武侯嘗寓此一統志

大相公嶺

在雅州榮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公征西南彝

經此上有諸葛廟雅州志

火井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後蜀併于魏異苑

七縱橋

在雅州榮經縣東十里孟山下相傳因孔明擒孟獲而名前臨大江曰七縱渡又有孟獲城在司城東二里孟獲所築一統志

武侯城

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三十里。瀘水東。侯所築。所謂五月渡瀘處。瀘州即擒孟獲之地。有武侯廟。在四川行都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邵溥因舊鼎新。牓曰天威廟。

宋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于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誡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輙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並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彝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怡顯雲南錄

故壘山

故壘山。又二十里。即劍門關。棧閣相望。華陽國志曰。諸葛相漢。鑿石架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通志

萬勝岡

在雅州西。本志云。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於上。爲龍觀亭。今爲龍觀寺。

將軍池

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侯嘗駐兵于此。順慶府志

問津

廣元縣驛路。有曰問津。以孔明行師于此問津。故名。

小相公嶺

在邛都南四十里。石磴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

奴諾城

武侯征蠻所築憇軍之所。蓋以奴諾川爲名也。越嶲衛志

葛山

梓潼縣西南二十里。有葛山。又名卧龍。武侯伐魏駐兵於此。見虎豹蛇蟲勢惡。自卧草中。獸皆俯伏。有古碑在此山之景福院。葛山志

蔡山

在雅州城東五里。武侯征西南彝經此。而夢見周公。故又名周公山。因立文憲王廟。復勅境內俱祀

周公。

漢郪縣

三國志云。先主入蜀。攻劉璋。遣諸葛孔明等分定州郡。略地至郪。百姓以牛酒犒師。於是會軍堂山。即此地。蜀廣記

會軍山

在潼川州中江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孔明會軍于此。

諸葛公營壘

西絕涪水。有山曰栢下。諸葛營壘在焉。而喬木婆娑者。蔣公琬萬秋之宅。渭川王讓記略

吳君山

一名鐵櫃山。橫亘江北。與涪陵縣相望。雄壓衆山。俯臨長江。屹立如櫃。相傳武侯屯兵于此。舊城猶存。

龍透關

在瀘州南七里。世傳為侯所立。其南七十里江安縣有安遠寨。亦侯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為寨。

火烽山

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嘗會軍于此。置烽火。潼州志

郁鄢戍

武侯南征于敘州宜賓縣。置郁鄢戍。後改爲郁鄢縣。寰宇記

江陽

瀘州江陽縣。蜀志曰。魏武屯漢中。諸葛孔明出屯江陽是也。

平羌江

雅州平羌江。源出西徼。遶西北郭。羌彝入寇。諸葛于此平之。古志林

漢陽山

在慶符縣八十里。漢武帝通西南彝。自此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崖壁上。鐫武侯征蠻過道六字。猶存。本志

熊耳水

一名熊耳峽。古老言武侯鑿山開道。即熊耳峽東

古道也。寰宇記

古城

在榮經縣西五里。武侯征南。屯兵于此。唐李德裕增築。

石樓

邛州沉黎縣。即孔明征蠻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彝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九州記

瀘峰山

瀘州賨山。一名瀘峰山。高三十丈。地多瘴。暑月瀘

水難渡。故諸葛孔明云五月渡瀘也。

武侯城

瀘水。在四川行都司城南一十里。源出吐番。南入金沙江。其水深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又水東有武侯城。乃孔明所築。所謂五月渡瀘即此。一統志

馬湖江

南溪縣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通志

插旗山

在納溪縣東四里。孔明樹旗于此。以誓蠻人。故名。一統志

都安堰

灌縣都安堰。水旱從人。世號陸海。武侯北征。以此堰農夫國之所資。發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水經

白蕁菜

綿竹武都山上出。甚美。武侯所鑿。李膺有記。

佛圖關

劉先主時。都護李嚴。大城江州。週迴十六里。欲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爲洲。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亮獨不許。及亮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遠。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皆有城。按治西十里。佛圖關左右顧巴岷二江。是李正方砍鑿處。斧迹猶存。今府城爲門十有七。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重慶府志

諸葛寨

在黎平府南隅。又有諸葛寨。在府城北一百里長官司西。永志

武侯城

在黎州城外三里。武侯所築。濠塹故壘存焉。又有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紅崖山

在永寧州慕役司。懸崖壁立萬仞。山半有洞。深數十丈。相傳武侯駐兵之所。

鐵柱

在趙州白崖城。武侯擒孟獲紀功於此。

諸葛洞

在龍州宣慰司南。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數步。相傳諸葛公征九溪蠻。嘗過此留宿洞中。石牀存焉。懸粟一握以秣馬。化為石粟。至今神之。一云在平茶洞長官司一在鎮遠望城坡。兩山陡立。中夾一溪。相傳武侯征蠻鑿開運糧者。明黔撫郭子章復開通。直達黃平。今復巨石壅斷。諺曰。若要此洞開。除非諸葛來。旁有半邊洞。崖半有武侯石刻像。

諸葛營

在定海縣西二十里。武侯討南中。過髳州。於日直北傍山下築營。舉稱望子洞。基址尚存。楚雄府志

東山

在府城東十里。林木蒼翠。一名飽煙蘿山。其西有武侯塔。相傳公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塔于上。姚安軍民府志

孔明壘

姚安軍民府東。有孔明壘。侯開路時。屯兵于此。

諸葛山

在通海縣東南三里。孔明南征。駐兵于此。俱一統志

諸葛寨

在龍里孔明寨司。

諸葛營

在宜良縣南小石嶺。亮嘗營于此。又名諸葛峒。宋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公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嘗以石搘捂。俱通志

大諸葛堰小諸葛堰

在金齒指揮使司城東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

武侯旗臺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公擒孟獲也。營壘[illegible]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爲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其東東嶽壇內一土墩。週迴三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潦不沒。俗謂之武侯旗臺。金齒軍民司志

鹽井

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illegible]

盛夏水漲。則鹽泉遁遷遷去于江水之所不及。[illegible]攷詩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遷。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閒綆。紀異

諸葛禁地

陳三謨。明時開府滇中。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illegible]明一區。欲移幕府。刻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皆發生鐵錮之。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illegible]鼎。陳訶之。柱壽龍脉。已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illegible]

大銅釘

太華山。是滇西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彝必有變者。此渡瀘時匀當。作事眞有神耶。述異錄

涅灘

在江安縣南三十里。灘上有山刺天。瀑布飛灑。相傳武侯誓蠻之地。此唐涅南縣所爲設也。寰宇記

籌筆驛

在利州。即今保寧府廣元縣北八十里。武侯出師。籌畫于此。九州通志

銅鼓山

在廣西柳州府融縣西二十里。舊傳武侯散埋銅鼓。以厭獠人。後有得于是山者。故名。一統志

九隆山

在永昌軍民府城南。山有九嶺。九隆兄弟遺種。世居此山之下。武侯南征時。鑿斷山脉。以泄其氣。述異錄

定軍山

在沔縣東南十里。兩峰對峙。漢昭烈于此山下公營。斬魏夏侯淵。山有諸葛壘。上有兵書匣。其山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其下有八陣圖。又有督軍壇。鄉人云。每陰雨時。上有鼙鼓聲。九州通志

明顧東橋云。凡兩經其地。初視其匣。色淡紅。後則鮮若更新。殆不可曉。

五丈原

在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又云在岐山縣南。又云在武功縣。諸葛公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于此。有落星村。即長星墜營處。有諸葛祠。元時建。西川廣記

斜谷關

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即孔明出師處。三丈城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四十里魏司馬懿與孔明相拒。于此築城。

石鼻寨

在寶雞東四十里。武侯所築以拒郝昭。一名石鼻城。自北入蜀者。至此漸入山。自蜀趨涪者。至此已出山。奔河於此見渭河。[illegible]

諸葛壘

在秦州東二里。俗謂下募城。傍有司馬懿壘。俗謂上募城。魏太和中。諸葛公攻天水。使懿拒之即此。古志林

木門

在秦州西南九十里。魏張郃追諸葛公于此。中飛矢死。鞏昌府志

箕山

在褒城縣北十五里。山有秦王獵池。及內穴道入谷。諸葛公遣鄧芝趙雲等據箕谷。即此。

興勢山

在洋州北二十里。山形如盆。外甚險。盤道以上。諸葛公嘗戍於此。後魏興勢山以此名。

陳倉城

在寶雞縣東二十里。有二城相連。上城秦文公築。下城魏將郝昭築。孔明出兵攻圍二十餘日。無利。乃引去。以上鳳翔府志

陳倉道

在沔縣東北二十里山百丈坡入山今塞武侯出散關圍陳倉即此。一統志

赤崖

在府城西諸葛公嘗與兄瑾書云云別見

赤阪

在洋縣東二十里其地色赤建興五年武侯出兵屯漢中築城于城固駐兵于赤阪即此古志林

黑水

在城固縣西北諸葛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

蓮池

在沔縣治北其畔有孔明讀書亭遺址每遇花時縣人遊翫

悉計臺

在鳳縣南孔明嘗籌畫于此 俱漢中府志

祁山

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武侯率晉軍攻之縣又有南北二岬岬有萬餘家孔明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矚其丘墟信爲殷矣 古志林

祭天臺

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關隘諸葛武侯南征不得入乃縣漾濞而北破佛光駐軍大理遍覽形勝以定規畫後有壇墠名祭天臺父老相傳爲武侯祭天畫卦之所遺迹宛然

武侯祠廟

洪武二十一年定帝王廟從祀名臣風后等三十七人諸葛亮與焉 一諸葛忠武祠在衡州府東北三里石鼓山爲孔明宅昭烈牧荊州時孔明駐臨徵調賦以供軍實後廟食于此宋重建張栻作記又耒陽縣東北四十里有相公山侯嘗駐兵于此因名 一諸葛武侯祠在景陵縣白湖村去縣一十五里 一先主武侯廟在成都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武侯廟洪武初合廟祀之 一武侯廟在成都府西南二里今爲乘烟觀孔明表云薄田十頃桑八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亡百姓

遇節朔。各私祭于道上。景耀六年春。詔為廟于沔陽。李雄稱王。始為廟于少城內。桓溫平蜀。夷少城。獨存孔明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禋祀不絕。　一昭烈祠。左右侍側者。後主。北地王。諸葛丞相。關張兩侯。丞相子瞻。俱合為一祠。　一諸葛武侯祠。舊在夔州西山。歲久摧圮。永嘉王詹事帥夔日。移置陣磧。淳熙漕使張著庭重修。　一武侯廟。在八陣圖之卧龍山上。時州理白帝。故少陵詩云猶有西郊諸葛廟。卧龍無首對江濱也。有堂曰開濟堂。瀆

山何耆仲假守。舉而新之。因訪善本。重肖侯像。巫山尉任份來董事。春二月乙亥落成。　一諸葛武侯廟。在瀘州寶山之瀘峰。每歲蠻人貢馬。必相率拜于廟。　一武侯廟。在眉州境內彭山縣東北二十五里象耳山。　一武侯廟。在龍州宣慰東一百八十里。初州人以鄧艾嘗經于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諭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　一諸葛公祠。在臨安府。因孔明征南中。威信所加。蠻皆心服。為立祠。　一諸葛武侯廟。

在祁山縣南五丈原。元時建。　一孔明廟。在南陽縣東北博望鎮南隱山頂上。　一武侯廟。在四川行都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因舊鼎新。牓曰天威廟。　一廟在襄陽府城西伏龍山。唐封武靈王。賜廟。宋賜英惠廟。加號仁濟。　一廟在襄陽府西北二十五里隆中山。侯隱居于此。後人因建廟祀之。　一武侯廟在寶慶府城東南二里。武岡州治西亦有廟。宋淳祐間建。　一諸葛孔明廟。在邵陽縣馬鞍山。　一武侯祠。在南陽府卧龍岡。

即侯躬耕處。舊為祠以奉之。元至大中建書院。程鉅夫作記。嘗有道士居。夜聞兵聲。懼而移之。明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塑其像。春秋祭祀。前代碑文俱存。書院久廢　國朝重建。　一天社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是矣。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　一武侯祠。在貴州會城南涵碧潭釣鰲磯上。南明河水鳴。會城必有回祿之厄。明郭撫軍立以障水。　一武侯祠

在木密關。祠前有唐時銅馬一。古柏參天大數圍。道傍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

一諸葛武侯祠。在海寧城東北。名曰顧廟。蓋取草廬三顧之義。前有銀杏樹。蒼古如畫。枝皆西南向。其東北出者。亦必連蜷鬱屈。轉而向西南。樵夫牧豎。勿敢剪伐。

武侯祠前柏

成都先主廟側。有武侯祠。前有柏樹。喬柯鉅圍。峭固凌拔。杜甫有歌。段文昌有文記其事。勒諸石。唐末漸枯悴。王孟二僞圖不復生。宋乾德五年。枯柯

復生。至皇祐初。千二百餘年矣。新枝聳雲。枯幹並存。夭矯若虬龍之形。儒林公議

益州廟柏葉

益州諸葛廟中大柏。相傳是漢世所植。故人多採其葉以作藥。味甚甘香。異常柏也。本草

義井

在夔州府。武侯所鑿。侯慮城中無水。乃接筒引泉入城。後夔守無藝。以榷水取錢。至宋待制王龜齡罷之。

曹彬視碑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石碑。彬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其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祭之而去。

孔明石碑

耒陽有孔明石碑。孔明斬雍闓。擒孟獲。經耒陽。立石以紀功。歲久字不可辨。相傳立石誓曰。後有功在吾上。立石于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碑其右。尋爲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橫卧其側。山川記異

紀功碑銘

史萬歲征西南彝。至南中。行數百里。見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先令左右倒其碑。後廼進軍。破二十餘部。諸彝請降。遂勒

石頌德。

迴瀾塔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明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于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石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建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

鐵鐸

隋時蜀郡福緣寺釋僧淵。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欲於南路駕飛橋。昔諸葛公指二江內造七星三鐵鐸。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鈴。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候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鐸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水。高僧傳

老人村

老人村。即老澤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諸葛亮遷羣猴於山下。故名。圖經

苗人負重

滇中苗猓貜夔麼之屬。凡負貨物。項戴半木枷。徒行亦不暫脫。相傳武侯定南蠻。設此號令羣彝。使其不敢與漢人為伍。以别貴賤。

忠武誌卷五 四十

忠武誌卷六

遂寧張鵬翮輯

劉廷璣　張懋齡　仝校

春秋責備在賢者三代以下無全人維忠武侯伯仲伊呂殆所謂全人而無可加其責備者予綱目書法信史千秋而騷人詞客臨風弔古或以銘記或以詩賦序文或以論辨評贊流風雖遠而慕彌多拱璧寸珠蔚成卷帙覽其辭而想像其人亦知人論世之資也誌藝文

表

爲諸葛丞相請立祠表　漢　習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祀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進諸葛亮集表　晉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

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

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足以遠譬也。孟軻有云。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碑記

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識

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棄君子之周行夫有
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
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驅我魏疆者也英哉吾
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而德
之淸異世通夢恨不同時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
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
又何祕要昔在顚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子良籌妙
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辨吾
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

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
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
宣慷慨屢歎昔顧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
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
子之勲移風來世咏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
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覩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漢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唐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
則漢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
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
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
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元直心與玄德神交消乎
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

氏纉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
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遙脆勵
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
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
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
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
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
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
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

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及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

非運膺五百，道冠先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群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寢亂餘烈，罷耘未息，污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阪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像，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讋落，鋪敦渭濱，攄迹畏威，雜居懷仁，中原盱

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隕，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夭遏，于嗟嚴立，咸受誅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騈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愨，徒去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

玉壘峻峯。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刻武侯碑陰

唐進士 孫 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歊爐矣。武侯獨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轂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變。真抑哉。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乎。其姜維何力焉。囊蟠南陽時。人不與仲穀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毅。彼屠齊城。令諸侯在下矣。

諸葛武侯廟碑

唐 尚 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繇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當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雖經綸之才。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既先主扶世莫民。渴思明智用謀之佐。故三顧見咨當代之略。公于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于胸心。決神機于掌握。繇是身為先主所起。計為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彝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己封。梁益之人為己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鬪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殁。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勑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啟金縢之誥。此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洽于神。形于物。則其

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戰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兩扳祁山而不質。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亂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我狄野祀。毗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于前。鍾會躡迹于後。滅蜀三十萬戶。如驅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氏所有也。舉其大略。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

不假年。忠蓋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武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于藪澤。其可得耶。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亦有風行草動。壯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死而不朽。反責于生。銘曰。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臥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趨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胸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奠社稷。興王之氣。既得武侯。能危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亡得乎。荒墳四顧。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忠武侯祠堂記

宋 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三分之二。恃有忠武侯而已。自操敗赤壁。昭烈始與江南。以侯督零陵

桂陽長沙三郡及昭烈入蜀侯鎮荊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在往反則瞿唐控扼經營之地侯豈時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卧龍屯營逈不復見接晉永平中卧龍始以山名唐夔州治白帝侯廟在西郊不知自何時併為寺寺故有祠又不知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惜顧人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功名之會者固有之矣至

責以大人之事則凜然如恐不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漢魏為多其取江陵破猇亭功最俊偉然知權其與而忘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于樊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卑屈于魏請取羽自效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于吳兵敗身困權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若直置不問此豈恝然眞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竊神器而竊取之其[illegible]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illegible]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illegible]營天下之略其規摹意度與吳相絕如此耶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儷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為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向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頗能

言之而吳人于數君子未始有奉嘗者侯于蜀[illegible]特厚蓋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祀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迺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卧龍寺僧慧璉為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記其大略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為然

重修先主武侯君臣合祀記　宋　任　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

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于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彝曹氏怙姦賊之略以植中原孫氏席父兄之資以據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于王室也海內之士劫于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詆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

方最後代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為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特髣髴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于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掃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負託之意可謂社稷之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悅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于運數屈于遠圖而

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于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丘阜巋然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劒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栢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牆率皆頹圮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蜀當謀帥上親

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出鎮成都公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于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雖號為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于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

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爲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于王道。未易明其心于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爲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

移建武侯祠記　宋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略焉。在隋

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于茲乎。十朋涖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它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于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汙渠糞壤。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螾之所家。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銜尾之勢。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地。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瀉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

東過灧澦。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志也。遂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于它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于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爲

室以奉之。書史傳于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于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詞曰。

白鹽峙天兮。灧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卧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

兮邦人之情祠合而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
如此水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元南陽儒學教授 王 謙

有至大至剛之氣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是氣也蘊於天地未分之前散於天地既分之後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誠天地之正氣也古人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遇患難不為屈臨死生不少變者何善養此氣故也孔子而下惟孟子為善養孟子而下其諸葛忠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氏竊命一

時智臣謀士悉為之用獨武侯高卧草廬不求聞達若將終身焉及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振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羣盜垂涎之口武侯果何所以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處之當不容一毫私偽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有素疇克爾邪已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幸天不祚漢大廈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天而亦不敢以成敗倒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則復漢祚而

成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見武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殊非刻挾陰謀之說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昔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宋鉅儒作史編書昭烈為僭武侯為寇嗚呼昭烈帝室冑也武侯王者佐也孰為僭孰為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為哉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卧龍俗以為武侯隱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歷幾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頹圮鞠為瓦礫榛莽

丘墟良可痛悼大德戊戌監郡奉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右曰武侯漢之賢相正義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視廟貌久毀祭血久乾漫不加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退與少府朝列李君源貳政武略程公國僧總判承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葦同其議遂庀徒蕆事一易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象儀于中以雲長翼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四海觀者之敬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張志和主住持事又劃旁近

田貳百畝有奇。以爲歲時香火之具。嗚呼。若數公者。可謂敬於事神矣。神既能敬。一日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愚曰。武侯大節。陳壽且不能悉。況碌碌者哉。牢讓不可。因摭民謠。作迎送神辭以遺。俾歌以侑神。其辭曰。侯之來兮飈馭雲車。其冠峩峩兮其纓于于。肴在俎兮酒在壺。禮雖不足兮敬有餘。侯之去兮何方。溪風清冷兮山月蒼涼。望之不見兮我涕滂。澤在人心兮終千古而不忘。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元[illegible]奉旨 程鉅夫

皇帝即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顒言。臣幸待罪周行。在帝左右。業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敦弘治化者。此眞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岡。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祀之。巫覡雜揉。薦獻無節。瀆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慨然興懷。謂守史熉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見廟學而尊祀之。況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是以建廟學足矣。遂委熉。熉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適合僚吏祿入之贏以備傭。相山之有良木堅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席地之輿。設官養士之宜。上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爲孔子廟。廟之後爲學。凡堂序門廡。庖湢庫庾。肄業之齋。庋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二。廟學

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侈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于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惟陛下幸焉。即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學爲侯作也。宜以講堂爲靜成之堂。東序爲明志之齋。西序爲廣才之齋。閣所以叢羣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

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曆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爲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羣雄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童子。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爲宜。祀於其居爲尤宜。嗚呼。我　朝聖祖神孫。武定

文承。薄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　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詡人聳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烜世有勳伐今守饒州。守訓供養翰林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既邈。王霸迭作。迺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厥德既衰冠屨易處。不有先主。孰抉大綱。不有武侯。春秋以亡。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臥龍。惟侯之宅。山縈水絡。霧矯霞舒。尚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之志。光武漢祖。躬耕之憂。郎廟之略。義信志詘。四海共悼。廟學之設。惟侯之思。　天子之錫。惟我之儀。高山景行。君子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執。

重修諸葛武侯祠記

明　王[illegible]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臥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

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頹毀。前之爲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欹席。不蔽風雨。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況其所居之地乎。今禰如此。何足以竭虔妥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三楹。其餘以次第營之。未訖。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

遂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文憲、南陽縣令李桓[illegible]先繼至，相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啓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二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皆欣然稱歎曰：陳公[illegible]此，其可謂尚德之君子矣。然不為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為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猶名節。綱常之際，截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犬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為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篡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逮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知有非之者。雖吳國名士，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

逆理亂常之規。獨武侯奮[illegible]圖復漢室，毅然以討曹為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為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禮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令之為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尚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怠而廢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為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體，有恭約慎靜之名，宜令之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俾刻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重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為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其所存不正，則其所為雖

偶合幸中而飛頳鮮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于一
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誑于一時不能免千萬世
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
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
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于
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爲之勢帝胄之賢
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
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郵璋固擁兵
坐視遣使致敬于賊者也及魏丕纂立昭烈顧命

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隳其志鞠躬盡瘁至于
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
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不敢
動者豈獨其摧彊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
而讋伏之耳彼荀彧者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
之舉雖幸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
自失其正以貽天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
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
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正也程子謂其

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夫故後之學者當以侯爲
正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岡爲草廬舊址漢輿稱
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即
今鄧州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
書院設山長聚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毀宣
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
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間知府段堅重建
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頹圮過半
弘治己卯河南參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府

馬塽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後爲堂六楹中肖侯
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
廬之後又爲堂六楹曰卧龍祠祠之左爲堂廡各四
楹曰書院始事於戊午夏四月成于秋八月又歸
其故田肆頃以供祀事是役也巡按御史李君瀚
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君之巡汝寧
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搆日
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舊
慕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于此者亦可以

監矣君比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慕侯深者故樂爲之役云

諸葛忠武侯卧龍岡碑文　　史東昌

古今談相業者伊尹周公尚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雖三分鼎足難與殷周比隆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千載下弔龍岡而慨慕者仰侯之心事宛然與伊周共一轍焉余釁役楚道經龍岡白水之墟謁侯祠如禮而去倉卒未有言也明年癸丑奉上命來守此邦仰止高風自幸可淑治蜀遺軌而

兩朝歷相之業不有可闡揚其梗概者乎侯生於漢末值鹽井漸涸羣雄並起天下忽忽焉不知有劉氏彼時耕南陽吟梁甫高卧龍岡堂中春睡窗外日遲夫豈有一毫求聞達之心哉所稱耕莘樂道不殊於此迨玄德以中山靖王之裔藉司馬德操之鑑顧侯于草廬之中諮詢以當世之事於是蕞爾孤窮跨荆襄王漢中魚水之歡頓成鼎足比七擒而天威屈六出而奇才服司馬心寒甘受巾幗蜀之虎卧岡之龍斯其聲靈赫濯爇然三代之

祚乎而予謂侯之所以武且忠者其眞不在乎此也緬想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怠職犯法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褒惡無細而不貶長史張裔竊嘗嘉侯之作相矣猶不可及者惟是小心謹慎夙夜憂勤受命以來惟恐付託未効親君子遠小人諄諄于上表出師之時蹶彼漢賊酬乃先帝必欲使炎劉沛上之天下揭日月于中天蓋漢之室不復不休侯之心不死不止忠貞昭格簡在帝心方之負扆臨朝從桐還義昭昭于千

秋百禩直精契而神孚焉故曰伊尹周公尚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政惟其心之同耳惜天不祚漢侯乃告終王業偏安僅紹正統其不能流唐漂虞蕩殷滌周擴一統之鴻勳而竪無外之駿烈者時也數也侯之所能者人而所不能必者天也管樂自比夫亦其撝謙之詞而非自許之意乎予不敏又有覃懷之命再拜龍岡武侯其式憑之用勒斯言以志仰止

萬里橋記　　宋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遐中國最為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既見于經矣獨秦見伐蜀以取楚儀錯之争是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置守李冰通二渠為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何藉之以基漢漢興五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揚雄氏續孟荀之絃于漢之既衰漢祀中絶公孫述竊據蜀

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于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傳而述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于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

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迹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以來蘇蜀走闕道亦如之其于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勳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栢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于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

下之至公其孰能與于此今其遺跡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支則命增為石魚曬水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耽耽屋成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大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卉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

在于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孫，公命光祖爲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諸葛武侯井祠記

明　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巧堅固，非俗工所能爲，以創自諸葛忠武侯，因託之名，然侯之爲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若是，則侯爲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卧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甚近，時未有能知者，唯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亡，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所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設教，如臨邛火井，其勢漸微，闢而噓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則修井通義，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久井且湮沒，匪但

疎遠，即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殊可慨矣。今年春，龔谷王公以大中丞撫循我蜀，其治雖因時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爲之主本者，遠相符合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前別設旱碾，以利民用，井南設屏門一，內建正廳三間，以祀侯像，左右爲廂各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醫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之爲記。余自有知以來，竊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才致，必掩卷歎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人所以爲學，與夫學之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悽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諱言之，漢以上則不必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即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叢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略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尚紛爭，未暇于制

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爲己任。親賢遠佞。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念衆心。規模之弘。非兩都將相可望。至于用兵如神。十發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學之爲用。呆何如哉。陳壽薛俞。冀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爲眞以管樂自許。嘗爲後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霸業。遂斷然以其學爲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其秦漢以上之醇儒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

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于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奇之。尤加稱賞。見豹一斑。恐非定論矣。惟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玆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歎。庶乎評侯爲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蘗谷公葺理斯井。亦勿剪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繫。豈小小耶。若以爲書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襟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于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尚幸見蘗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銘

諸葛武侯宅銘

晉 習鑿齒

達人有作。振此頹風。雕薄蔚采。鴟闌惟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遠遊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

堂偉匠。婉翩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鳥亦招。

武侯廟古栢銘

唐 段文昌

夫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栢。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雙枝。聳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擴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絕天風蒼蒼冷冷。曾到靈山。老栢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

於維武侯。佐漢有猩。神其不昏。表此爲禎。斯廟斯楠。實播芳馨。

八陣圖銘

劉　隅

洪茫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峰。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澌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彝而絕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即此是也。數千年餘。渦迴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爲之暝晦。蛟龍爲之駭匿。大地羣

鑿爲之震搖。而景景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矣哉。庚寅春正之旦。翌日艤舟浦次。登觀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略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崖。岸有土壤易崩。故江漲則並趨之。唯浦離離。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瞿塘。鎮以灩澦。江流抗於吭隘。漫渙而回。延漄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漩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剗。灩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

公智炳物始。幾測化終。爰演兵圖于此。靈渚擇彝極。參層基靜於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忠精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敝。爾或以爲公之玄機異術。眞有鬼神物護持者。失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豫占江州之不沒。殆亦傚此。彼杜元凱慮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鑿而意愈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後之觀者。知公之運用述作。無不出于正。不可以誣誕之意加之也。銘曰。岷嶓畢水。實維梁州。乾關重險。坤垠上

游。烈烈武侯。炎精再熾。靈威大暢。於梁之區。粵古軒皇。風牧執象。摧殀殛兇。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孰開草昧。唯公獨生。在漢季葉。龍姿騰厲。以翊昭烈。奇機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眷此魚復。綿延斯千。瞿塘下扼。灩澦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貔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諭常山。分合遊翼。奇正循環。蹙兵走魏。皇漢是衍。頻頻其衷。如石不轉。業虧鼎足。運丁星隕。唯此

[illegible]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至理可尋。

贊

諸葛丞相贊　　漢　楊　戲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樊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精研大國。恨於未夷。

三國名臣贊　　晉　袁　宏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贊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霧。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

諸葛武侯像贊　　宋　張　栻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捨。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機。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武侯受遺命贊　　宋　郭大有

自古顧命。未有若季漢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堯舜揖遜之氣象。孔明之對。有伊周篤棐之忠愛。其得

以托孤之寄。得君委任之專。與日月爭光可也。

諸葛孔明贊　　宋　胡　寅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司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illegible]志行。[illegible]未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如[illegible]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諸葛武侯畫像贊　宋 蘇軾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眞卧龍也。

三國名臣贊　蘇軾

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贊　元 楊維禎

連東吳。服南粤。未爲侯之功。歌渭濱。祭道上。未爲侯之德。行八陣。運牛馬。未爲侯之能。朝無赦。民無謗。未爲侯之職。於戲。立鼎峙於三方。受孤膚於六尺。輔國政而國不疑。竭民勞而民愈力。知之者以爲伊周之未遇。其未知者以爲齊仲父漢宗臣之匹也。

諸葛武侯贊　明 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武侯贊　明 黃同軌

隆中卧龍。是無東漢。營中星隕。是無蜀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管樂之願。

武侯贊　劉惟德

嗟炎漢之失鹿。得南陽之卧龍。遂扶三分之國於

天下。復立八陣之圖於蜀中。忠精貫日。義氣吐虹。爲一朝之儁傑。邁千古之英雄。出師獻表。方陳要略。休兵于屯。欲建大功。雖云魏吳之主。在智謀自謂超于管仲樂毅。脫使湯武之君出。其才實可配於伊尹周公。噫。爲臣盡忠。希公之蹤。

猗歟武侯。德侔三代。抱膝長吟。孰易其介。身都將相。孰以爲泰。轉危爲安。以小擊大。雖嫌不辭。死靡懈。人雖云亡。不亡者在。

武侯贊　楊溥

茅廬三顧。出師二表。志復中原。天日皎皎。

忠武誌卷七

遂寧張鵬翮輯
劉廷璣
張懋齡　仝校

評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

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武侯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朱黼曰。時亮重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況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於中原。威略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

程子曰。賢臣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又曰。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又曰。諸葛孔明。有王佐之心。

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

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也。亦其次與。

朱子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亮。而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無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而已爾。又曰。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之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詭詐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又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焉。

朱子曰。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離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并籬圍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蘇子瞻曰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至出師二疏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

至也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略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太任小惜哉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已若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宋張栻曰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

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既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彊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

趨一時之近效。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尅戮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荊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已任。則天下諸侯內懷他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荊益。是誠天所資也。

若昭烈以荊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人誰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荊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黽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正道者。

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倘史之說有近於伯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

胡致堂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也。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率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畊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略。可謂誤矣。

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

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氏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攘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燬。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蕩。而意思安閒。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懾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窮。甘受巾幗之辱。殊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

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乎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與也。夫成敗之利害。繫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

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于天下矣。

雙湖胡氏一桂曰。蓋嘗論之。昭烈帝以神明之胄。又得衆賢戮力以爲之佐。方孔明躬耕隴畝。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爲帝所有。他如關雲長張翼德爲爪牙。法孝直爲謀主。許文休麋子仲簡憲和爲賓友。蔣公琰負社稷之器。馬孟起兼文武之資。黃漢昇勇冠三軍。龐士元冠冕南州。董幼宰黃公衡李正方吳壹費觀彭永年劉子初之徒。咸擢顯要。盡其器能。宜可以復漢祚。弔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能取中原坭土者何哉。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奈何自吳取荊州之後。蜀不能無忘情於吳。吳襲關羽定荊州。蜀讐吳者愈深。夷陵之師。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亂大謀。蜀蓋失於此矣。尚能并力以取魏哉。後主禪才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委任賢相。亮撫百姓。約官職。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科教詳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

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征西郡屯漢中。攻祁山。出散關。拔武都陰平。已而休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精要。三年而後用之。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矣。魏將鍾會鄧艾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癸未至洛陽。受爵封安樂公。）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子死于父。又信昭烈之有孫。（帝用譙周策降艾。皇子北地王諶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不納。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數

千百載之下。讀史至此。猶使人凜凜有生氣耳。

戴氏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漢末之季。羣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藉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列。仗順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起興圖。三

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已。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爲已任。以生民塗炭爲已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綏蠻彝也。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於混寰區也。至於爲政。公平。用法明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己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無是心。而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強燕而不克終。較之於亮。孰爲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亮際漢興之

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不計其功之成否。則於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

楊時偉曰。文中子謂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至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

之締搆。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所
謂禮樂。此後世之禮樂。而决非堯舜周孔之禮樂
也。且孔明正名于蜀。亦猶夫子正名于衛。其雍容
禮樂亡論已。卽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
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而何禮樂之不興也。
胡文定公安國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
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
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

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
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
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
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廪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
陛下。及卒。果如其言。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寧都董天錫曰。古者寓兵于農。居則有養。而變則
有衛。故不得已而用之。而民樂從。後之論兵者。奇
正變通。大本不出乎此。嘗讀漢書。見武侯之勸農

講武。木牛之運。八陣之圖。深得古人兵農相資之
意。及觀是編。又知其治兵之法。有不泥古而可行
今者。知論將之先才器忠善。用人之以擇以試以
爲務。必各盡其能。與夫應機謹候察情之有益于
兵。蠹弊驕惡之爲兵害者。皆發前人之未發。信兵
家之至論也。書不曰兵而曰心。表其獨得之妙。又
以見天下事。無不出于一心也。是書傳布已久。士
多習此。而用之有效者無幾。譬之大匠然。規矩能
與人而巧不能與人耳。然舍是規矩。亦無以爲方

圓矣。夫蜀魏之強弱不待辨。而魏乃懼之如虎者。
以有武侯在也。抑侯之能此。卓有本源。觀靜以成
學。學以廣才之論。則平日之涵養造就。固無容議。
而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其心純乎忠
義之發。宜其事業光明俊偉。克成王佐之才也
莆田林文俊曰。予讀史至諸葛忠武侯事。未嘗不
反覆太息也。漢之末運。羣雄並起。曹操以鬼蜮之
雄。逞其詐力。以脅制天下。孫權以乘間據有江東。
當時一時才智之士。爭爲之用。不復知有劉氏矣。

侯獨起從先主于三顧之後。曰帝室之胄也。曹丕既篡漢。乃勸先主正位于蜀以紹漢統。而其爲心直以滅賊興漢爲已任。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侯之志蓋可見矣。所惜者。炎祚告終。使其功業未就。然千載之下。讀出師二表。猶凛然知討賊大義。而背君徇利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于綱常。豈不重有賴哉。

[illegible]浦鄧啟愚曰。余考漢室佐命之勳。如子房者。始以黃石運略。繼以赤松逃名。弄丸于楚漢間。絕不受人世徽纆。高絕千古。漢之末季。炎光燼矣。而挽奚淵之日。無過武侯。試稽其運籌決策。與子房埒。奈功不酬志。秋風五丈原而後。往往令人於邑。此于侯何憾。蓋侯所能盡者。子房之略。所不能得者。子房之遇。子房之遇高祖。赤符初剖。虎將策士。如林如雨。何難恢霍。武侯之遇後主。譬之大匠扶既傾之廈。而支吾侏儒之內。匠之才竭矣。竭才而無救于傾。此非匠之過也。意有大物者主之。所謂成敗利鈍。不能逆睹者耶。侯起家南陽。當其躬耕時。

彝猶草廬已耳。其鼎足三分之略。豹變八陣之圖。以豫定之。非卒辨之鈐鬬。則草廬何可眇乎。莘野一犁春雨。潤商祚三臺。桐江一綫金風。繫漢家九鼎。則南陽誅茅之地。固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策府矣。

萬節潘檠曰。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

瑯琊王士騏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其曰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余意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譚。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以周公比亮。尊之亦至矣。至于將略之貶。非壽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如曰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

韓信管仲樂王子城父，皆恃已之長，未能兼有數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也。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此語灼然。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歎。獨東坡所謂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屢卻。則其誣孔明甚矣。取劉璋何妨信義。曹丕僞位已定，植何能爲。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達，而嘗屢戰屢卻，而輕于持論如此。此則可恨耳。于書美識焉。

論

諸葛亮論

晉　袁宏

或問於袁子，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皆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世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

隱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樂葛優劣論

晉　張輔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殞。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述佐篇

吳　張儼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

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併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

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與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

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

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卒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

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諸葛武侯論

宋 胡寅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為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伊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

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務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玄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武侯不出襃中論

宋 胡寅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敵而馘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之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諸葛武侯論

宋 張栻

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詔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彝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冑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

諸葛武侯全三郡論　　宋　朱熹

武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户而歸。不肯徙還。孔明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戮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武者之論也。

武侯自比管樂論　　宋　朱黼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絶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何足以盡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三往而後起。篤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同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放之復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二。勸昭烈取劉琮後世不以爲貪。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偪。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絶耳。其肯以天下動心。負其主以利家乎。其肯爲不義以汚身乎。

武侯軍渭南論　　宋　陳亮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邪。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耳。方孔明出斜谷。仲達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

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陳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求與之戰此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始詐為此言以安衆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豈其真情哉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為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

諸葛武侯論

宋 陳亮

孔明伊周之徒而論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權偪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為之信其為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曾與自比老彭哉

武侯北伐論

宋 陳亮

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也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於是駕輕車鳴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不能為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何必求近效哉故彼以姦我以忠彼以私我以公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詐我以信兵未至而彼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

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難觸其膺奇兵難綴其背伏兵難衝其脇追兵難襲其後諜間難窺詐謀難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彼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栩等常逼之戰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斃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

制戎長奇謀短雖知者亦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乃斂重兵自守而姑曰待其斃夫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後雖耕渭濱爲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譏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

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而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其後遜與步騭朱然全琮之徒相繼云亡權勇決之氣已衰適庶分爭內不能

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荊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

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名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武侯親賢遠佞論　宋　眞德秀

孔明陳疏。於君子小人之際。尤致意焉。其後孔明既沒。而公琰文偉諸賢。相繼任政。蜀賴以安。此親君子之效也。三賢既沒。而黃皓以嬖倖用事。蜀遂以亡。此親小人之效也。孔明知後主有桓靈之資。故諄諫之以爲殷鑒。其言至深切也。禪乃忽而不省。哀哉。

諸葛武侯論　宋　羅大經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愛。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惟諸葛武侯有玆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

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曾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辨大事。其誰能信之。

諸葛丞相躬親決罰論　宋　羅大經

或言蜀諸賢彫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至斃。此眞兒童之論也。夫孔明

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爲
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星隕天意蓋
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
明死時年纔五十四初非癃老不任勞苦之時況
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
顧疲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

武侯知相體論

元 吳澄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
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

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
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
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
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
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
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
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
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
智者爲之乎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

且當時事勢何如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
致其身盡瘁於國違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
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
杜子美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
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孔明自比管樂論

元 楊維楨

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時嘗自比管仲樂
毅人固謂其大言誇世耳以余觀之其才業則過
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

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爲之將相管因人心之
惡周惡楚也而爲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
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爲者至
於昭烈雖漢室之冑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
去漢久矣魏吳皆以立國而昭烈棲棲皇皇於其
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爲而孔明以蓋世
之雄才偉略乃爲取荊定益而國之南平彝面北
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
宗社此猶築斷隍而城之吹死灰而燃之也若管

樂則猶增城陴然火焰耳。且楚成不雄於曹操。田單智力不强於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爲賊聲其罪而討焉。樂爲田單所困。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良過於二子。而自以爲比者。非謙言也耶。陳壽因而評之。非其實矣。

諸葛武侯論

明　宋濂

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耳。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

以嚴。智也。其功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師乃與魏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待孔明。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議。眞蛇鼠之見哉。

武侯屯五丈原論

明　宋濂

凡兵之爲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谷。視坐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誦語以安其下。若果曰無事。何爲受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也與。

諸葛丞相論

明　方孝孺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

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最。魏次之。漢又次之。然揆之孔明。二國司

馬周曾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嘗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欲然虛己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也哉。

武侯戮馬謖論　　明　李東陽

或以侯之戮謖。方之郭汾陽爲不及。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卒赦瑊以收功。予曰。否。謖不戮則將帥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可拔。且侯能泣廖立李平於身沒之後。謖之見戮。容復有餘憾。若汾陽之敗。罪由史抗。瑊又必可收功者。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爲法也。

諸葛孔明論　　明　章懋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祿父之謀。用田豐陳平之計。奸臣假之。興以管蔡流言之變。造以夏竦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覽周公不免於居東。以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曾謂後主之昏庸。而能任賢弗貳者乎。雖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爲不可及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信義孚於天下。眞有伊尹之志。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

武侯天下奇才論　　明　李京

孔明死而仲達走。非死孔明之能走仲達。以生孔明之奇。有以寒仲達之膽而奪其魄故也。及其既死。乃曰天下奇才。噫。才之奇。豈待觀營壘之日而後知。懿之奇亮。亦豈亮之死後而後決。挑之不戰辱之不怒。雖巾幗之遺。遜以受之甘心焉。此其心

豈能頃刻而忘孔明之奇哉。五丈原之出，魏蓋食不下咽矣。不足畏之言，特以安諸將心。食少事煩，豈能復久。斯言其懿之肺腑乎。故一日無亮，懿可以高枕而無憂矣。猛虎之在山，雖有力者莫當其前。及其斃也，見而異之，曰猛哉斯虎。噫，非猛之也，卒之也。仲達之心，其以孔明爲猛虎久矣。奇才之嘆，其亦幸猛虎之斃而異之也歟。

武侯治蜀論　明　蔡清

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倖，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闇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疾徐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諸葛武侯取中原論　明　任燓

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蓋欲掎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因無掎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

諸葛孔明傳後論　明　鄧元錫

蜀在三國最僻小，後立又亡最先，末矣。武侯仗義履仁，舍命不渝，乃能尊主庇民，爛然聳開濟功於管蕭之上。俾後世尊昭烈爲正統，而詠侯伯仲伊呂也，可謂百世師矣。或頗以其用兵巧遲疵其將略，以行法果核爲用申韓言有之，抑言之末也。

武侯策取荆益論　明　王世貞

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荆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者幾希。吾

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考其時事。夫荊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荊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荊州。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荊州與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荊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之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遣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即會而欲擒劉璋者。龐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既劉璋微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荊州而跋尾之不能。且立穩矣。劉璋焉予也。焉不恤宗室之顛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吾固曰蘇子不讀書。又不考其時事也。

武侯用馬謖論　明　鍾惺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氷鐵之語。遂爲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人。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段。始終用謖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亦與今之無實而高談者有間矣。

武侯食少事煩論　明　馮夢禎

諸葛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久乎。嗚呼。斯言也。其億中也。世之論者。遂以是咎孔明。謂其不自愛惜。彼將以孔明之命。制之者。食耶。事耶。天耶。天如不忘劉氏。則必眷祐孔明。固其精神。葆其元氣。愈澹泊愈明。神愈勤勞愈果銳。日噉食不至數升。亡恙耳。罰二十以上者皆親覽。亡恙耳。周公之論壽也。必稱無逸。食之少。事之煩。非所謂無逸乎。宜其養壽命之元。迓靈長之慶。而顧謂不久以此。此其說何謬也。孔明之所以不久者。天耳。

天將厭棄劉禪使司馬氏網而收之以孔明不死於甲寅則後主不亡於癸未是故一旦而先奪之當其時使偃仰屈伸呴噓呼吸脯醢適口梁肉理生祇足以貽後世之笑烏足以延孔明哉何也人不能勝天天固能勝人也人見祁山之師未捷而營中之星已隕以爲孔明致死有繇仲達料亮如神矣嗚呼仲達斯言果眞耶彼夫百姓告褒追思遄邁及睹姜維之反旗迴指遂不敢逼卒成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謠嗚呼彼能卜孔明之死於尚生

顧疑孔明之生於既死彼於使者之言卜其將死於百姓之奔告疑其猶生耶既乃解嘲曰能料生不能料死嗚呼死且不能料而況於生乎奈之何三軍信之萬世信之往往惜孔明自天其天年不知自古英雄豪傑存亡修短皆天有意乎其間即昭烈之興士不輻輳鱗集哉彼其先孔明死者如士元壽直雲長翼德如子龍彼其後孔明而死者如琬如允如禕豈皆食少事煩故耶孔明出師表固已慨人才淪喪並此身未瘁而孰知天更不憖遺耶蓋其生也天爲劉氏開三分之業其死也不欲其成一統之基孔明之修短劉氏之修短爲之食之少事之煩天何與焉

武侯取益州論

明 王志堅

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爲州牧後擅殺漢中太守蘇固犍爲太守任岐校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留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爲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爲不義不盡考本末也

武侯取劉璋論

明 葉采

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取劉璋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爲有義吾竊謂不然方董卓之亂英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茲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孽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殲群盜以復漢室比而不誅漢室當何興耶故昭烈茲舉上以攄漢帝之憤

下以誅劉焉之姦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

武侯七擒孟獲論

明　劉朝箴

孔明討孟獲七縱七擒說者謂其釋魏吳而屑屑於小醜稱戈則不獵猛虎而逐狐兎不問萑符盜而捕胠篋者流也嗚呼是豈膚淺所及測哉蓋巴蜀接北南彝兼之獲得彝落心有如玩不爲討一旦誘衆發難躐我邊氓蹦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遠討亦安得委門庭之寇越在疆埸哉故北伐許冀下甲江左心非不日夜籌畫而權其勢之後

先緩急則必平定南中以爲根本計然後方爲彔北圖斯完策也不然漢賊不兩立孔明顧反忘情吳魏也乎說者尤病其擒而縱縱而擒則其威褻慮其擒而縱縱而不可擒則其技窮噫公瑾仲達豈不稱智謫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之敢角何論幺麼孟獲且欲讋伏南彝之心而令邊徼不鰲則奚恤七擒縱之爲褻也世儒徒習于口而執迹以譏英雄吾鄙說爾

武侯征南中論

明　吳　欽

孔明之征南中人有謂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舍丕嚴而幺麼是先致使北定中原反爲遲局深惋惜之此不但未識孔明并未見陸遜上孫權之議耳遜之言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闚望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且克敵寧遠非衆不濟取其精銳可益部伍夫蜀之南彝豈下於吳之山越雍闓附吳豈殊于費棧降魏得南中之飛軍豈弱于得山越之勁卒況南中更饒金銀犀革丹漆牛馬可以充繼

軍資取取之則足以爲利舍之則足以爲患取之則爲本國之牙爪舍之則爲敵人之羽翼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爲計顧不出此乎儒生胡足以知之

武侯謹慎論

明　張　瑋

人之知武侯不知武侯之自知其所明告漢帝者只曰謹愼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判請貶用人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身不使死有贏財以負知遇略擅千古而不以先人勳蓋一時而不以自伐眞到底謹愼人也夫曹馬之才不甚後

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謹慎。武侯之才。不大過曹馬。其得處只一謹慎。相天下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諸葛武侯出師論

明 張溥

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闓孟獲。煽亂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尚誅殺。縱擒者七。彝不復反。即文王於昆彝曷過焉。建興五年。亮帥軍渡漢中。圖中原。六年正月。敗于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秋。次成

固。却魏師。九年春。伐魏。圍祁山。夏。敗司馬懿于鹵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亮薨。考亮生平。年二十七。爲先主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助後主十二年。通吳討魏。國中富強。享年五十有四。嘔血卒軍。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欲亡漢。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于奇謀。殆斥鷃之見乎。曹操殺伏后。曹丕廢獻帝。孫權殺關羽。敗先主。以漢言之。魏爲盜魁。以蜀言之。吳爲

讐首。亮不先讐吳而讐魏。孔子宗周之義也。亮初見先主。即定計跨荊益。保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觀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先主敗崩。事豈可復爲哉。上非光武之君。下無馮耿之將。擣攘盜賊猶病其難。況魏方篡漢。地據中國。名稱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國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心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弱于少康之興夏。志大於管仲之霸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蜀伐賊亡。不伐賊亦亡。坐而待亡

不如其伐也。以王霸雜行者。純乎霸者。師出于奇。純乎王者。師出于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即大敗。出於正者。無大勝。亦無大敗。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既崩。亮敢用奇哉。魏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深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爲君。守

而不足。諸葛亮爲相。戡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時可爲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

武侯不用魏延危計論　明　沈　権

古上將之成功關外者。曷嘗不以奇計勝。延欲提數千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褒中。循秦嶺。涉子午。擒夏侯楙。而西與丞相會於秦中。彼其計。豈不謂奇。而何孔明之不用也。噫。此固孔明謀事之周。而常處夫萬全之地。與夫其縣間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不意。其卒輕兵而掩夏侯。不過攻其所不守。然

孟達之反新城。不八日而司馬抵其謀。郝昭之守陳倉。歷數旬而孔明窮於詐。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料達者而料延。先爲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而楙嬰城而守。遲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其計之未可必行者也。如必執用奇以危持正。則李陵之敗。非明驗與。當陵之願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中。計誠壯。而卒甘心鹵廷。爲天下笑。非陵之智勇減於魏延。而兵行危道。且獲禍敗。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曰。延有反相。孔明知之早。嗚呼。庶幾近之。

運曆道統論　國朝　朱　璘

大道之所以不絕於古今者。恒賴有人焉以維之。故五百餘歲之昌運。未之或爽者也。乃說者謂孔孟而後。大道淪亡。至宋濂洛關閩諸先儒發明之

而復續。夫自周迄宋。已千百餘年矣。其間設無傳人。大道不幾中絕乎。予以爲孔孟之學。發明之者宋先儒也。身體而力行之者。諸葛武侯也。武侯蓋應運而篤生者也。其澹泊明志。非即不去貧賤不處富貴之心乎。其寧靜致遠。非即靜而能安安而能慮之旨乎。惟其得力於寡欲養心。而明理見權由體達用。以上續夫孔孟之統者也。或以其佐昭烈用武。中多權變。而遂忘其所學之本領。然其性而不離乎經。變而不失其正。因有以權變非其所

長譏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為武侯乎孔子志在春秋孟子尊王賤伯武侯心存漢室賊魏外吳其揆一也若夫出處符乎阿衡治戎合之尚父理政遵於子產雖未學如陳壽者猶謂其開誠布公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人而吏不容奸道不拾遺風化肅然豈非王道之明驗歟設以治頗嚴峻為申韓巧於器數為駁雜則是先王不必明罰敕法而周公又何以多材多藝稱耶文中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潛室陳氏謂孔明天資帶得好又從

學問中出來誠見我武侯體用兼備聖學王道一以貫之者矣夫學以靜成心惟謹慎即濂洛關閩諸先儒主靜主敬之學皆不外是特當時無有發明之者猶之孔孟之學歷千百餘年至宋先儒而發明之也運曆五百裴晉公豈虛語哉

辯

淮陰武侯辯　　宋　劉安世

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淮陰不及武侯遠甚論功業武侯何寥寥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武侯隱隆中當時謂之卧龍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武侯必待三顧而後起楚漢用兵皆非淮陰敵而又常輕易之三國司馬輩用兵皆武侯等又素畏之如虎故功業不同也

諸葛孔明文集辯　　明　李夢陽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閫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閫子曰集奚而刻也閫子曰吾方

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閫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閫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閫子過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偽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文

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則餖飣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略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為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閻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于渭濱蓋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勸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顏不漢曰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轇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為也且獎掌進吳賛羽德曹謂備為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即用以指事因心以摭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是瑕論哉

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明 王世貞

關中王維禎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略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俶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攘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老之略者皆扺頰退矣夫使諸伎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余讀之曰是非王維禎之言而揚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懒羣策而自屈其力天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

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為宮室也。其梁棟欂櫨。必構夫楩柟櫲杞之良者充焉。斷其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楩柟櫲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熄。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斂焉而死。關張之悍鷙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妄愎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

之楊儀。肆暴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渤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紡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鄭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巢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為兵者。苟聲至而嚮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為獨用長者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粮餉。營宮室。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為相者。必不一見能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棄才而閉一世哉。

忠武誌卷八

遂寧張鵬翮輯

劉廷璣 張懋齡 仝校

序

刻八陣圖舊序

明 東萊藍章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托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于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于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偽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一在南市予嘗之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書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于圖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

自畫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温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駐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横開闔鈎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而詩其左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鍊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鬬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于此哉

藍公八陣合變圖說敘

明 維陽徐昂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于宇宙而成于八陣者居

多。諸葛之八陣。昉於黃帝風后。而實得于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衝。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衞于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爲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

鳥翔。爲蛇蟠者。此八圖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出以取敗也。武侯已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時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說。而于總圖後少却月陣圖。少却月陣。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槩猝然之

變也哉。且于攏陣未有號令之詳。變陣未有旗幟之色。雖欲用之。不可得已。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景慕武侯。遣使魚復。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復得武都士人龍正者。諳練陣圖。與語脗合。深加賞識。遂命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于是以其法教諸將士。驗其可與有爲也。遂著之圖說。比舊加詳。而攏陣變陣之舉。實發所未發也。刊以成書。自

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無何精熟。敵愾之氣。十倍尋常矣。乃俾爲衝陣之法。遴選勇銳以衝之。衝則見擒無能脫者。將士歡躍。思欲一逞。由是威武奮揚。屢戰屢勝。雖公之忠貞智勇。有過人者。何莫而不自八陣圖說中來邪。若夫陣圖之說之用于方來。則亦存乎其人也云爾。

蜀漢本末序

明 方孝孺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軼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媢者之所毀。大賢君子

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于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勢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卑陋蒐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蟄。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蝮蝨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幾。其爲迹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軼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茍而借亂誅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

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千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馬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尚。關氏之有彝。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

諸葛丞相集序　　明　張　燮

武鄉篤魚水之歡。搆叢叢之緒。十倍曹丕。固也。嗣主不才。君可自取。主臣之際。直是全瀝血誠焉。余又歎以禪之闇劣。而當武鄉之世。了無失德可猜。似于中有默化處。武鄉身在行間。君門遠于萬里。而黃皓在側。終伏而不敢逞。猶之仲達甘受巾幗。直至將星宵殞。然後得志。此其斡旋。俱非後世人所能得測矣。夫張文成之贊草昧也。鄧高密之毗

中興也。武鄉之締未造也。二人俱王佐才。弘振濡劝。然文成高密。翊運方昌。難而易。武鄉維運將墜。難而難。張鄧于文辭不少槩見。獨武鄉諸作。如日月經天。延曜入石。洪灝之氣。依然可掬。微獨出師二表。梁父一吟。芬人齒牙。其他條奏教令。語語眞至。俱令聞者意醒。即屑玉碎珠。莫非重寶也。按陳壽上諸葛表云。荀勗和嶠使臣定蜀相諸葛故事。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爲二十四篇。然則名雖爲集。實爲事與言兼載。非盡其文筆。而今已無傳矣。

郭哲卿中丞在楚。嘗刻公集。然多未備。余錄其文筆存者。裒成二卷。是固八陣之剩圖。而木牛流馬之遺法也。爰爲敘。

諸葛心書序

明　戚繼光

言握機者自黃帝太公。尚矣。後雖有孫子穰苴之徒。然皆戰勝攻取之略而已。非有澤於仁義道德之旨也。武侯當鼎足之形。屬疲敝之秋。以精白之心。策制勝之謀。迄今讀其書。有一不本于仁義道德者乎。語云。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武侯之術。攻心之術也。所以爲三代以後一人也。爲考索其秘圖。及其行事制度。共爲一書。雖生漢室以後。儼然如對隆中人矣。是爲敘。

祭諸葛武侯文

宋　宋祁

維諸葛公。矯矯猶龍。躬耕南陽。高卧隆中。究厥抱膝。伊呂比蹤。時非三代。炎運欲終。姑謂管樂。王圖霸功。誰其知之。有鹿門翁。拜翁牀下。心敬高風。如彼子房。號履益恭。維彼子房。功孰比隆。公非不能。而繫所逢。昭烈大度。三顧始從。言踐道違。志存數

窮。拜表出師。渉泗縱橫。渭水秋咽。草廬夜空。嗚呼興漢曰武。託孤曰忠。經千萬年。仰止彌崇。南國之紀。山川秀鍾。偶來自蜀。漢水撫封。皆公故國。祗謁遺宮。借公餘略。潛折敵衝。憚公德威。遐邇所同。載祀纍人。永蔭柏松。

謁武侯廟文

宋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

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略非長

﨑史之語。其受命天子。來帥益土。夢觀八陣。果至

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覩。孝有關張。一龍二虎。安

得斯人。以消外侮。

祭昭烈忠武君臣文　　明　蜀獻王

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粵若稽古。實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革夏為商。歷嬴秦而兩漢。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冑。當羣雄之擾攘。嘘炎燄于寒灰。時三

顧于南陽。情文慊于魚水。言靡間于關張。保岷峨控荆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丕仰于休風。幸開國于是邦。覩悶宮之頹圮。歎古栢之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牆。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于今日。聚精神于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醴酒剛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南陽遺祭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初八日丙

于大明皇帝遣駙馬都尉鄔景和

諭祭于漢武侯諸葛亮曰。養髙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拜二表乃行。觀其褫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歟。惜乎將星殞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表忠有祠。

諭祭有儀。靈爽不昧。尚其歆之。

春秋制祭文

維年月朔日河南南陽府知府某欽奉

朝廷致祭于漢丞相諸葛武侯之神。惟神學術正

大。出處光明。功蓋三分。首委身于帝冑。忠宣二表。早發迹于隆中。眷此邦人。永懷風節。念草廬之久敝。復祠宇之更新。茲值仲春仲秋。恪修祀事。仰祈靈貺

昭格無窮。

詩

八陣圖　　晉　桓温

訪古識其真。尋源愛往迹。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蜀相　　唐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詠懷古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夔州歌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歘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古栢行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工。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讎。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自別其意。眞書生習氣耶。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崔少府　唐　李白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伯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間人。頗懷極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先主武侯廟　唐　岑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武侯廟古栢　唐　李商隱

蜀相堦前栢。龍蛇捧閟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燕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曆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爲報昭融。

籌筆驛

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

題籌筆驛　唐　杜牧

三吳列嬖女。九錫獎孤兒。伯主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寞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營智慮。山聳助扶持。慷慨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鳴攻固得宜。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鄴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八字詩。

南陽道中　唐　許渾

月斜孤館傍村行。野店高低帶古城。籬上曉花齋後落。井邊秋葉社前生。饑烏索哺隨雛叫。乳牸慵歸望犢鳴。荒草連天風動地。不知誰學武侯耕。

觀八陣圖　唐　劉禹錫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題籌筆驛　　薛逢

天地三分魏蜀吳，武侯倔起贊訏謨。身依豪傑傾心術，目斷雲山鎮陣圖。赤伏運衰功莫就，皇綱力振命先徂。出師表上留遺恨，猶自千年激壯夫。

遊嘉陵後溪　　唐　薛能

入陣圖成已絕倫，出師二表更忠勤。可憐五丈星曾隕，後主含酸入魏軍。

籌筆驛　　唐　羅隱

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惟餘巖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

過五丈原　　唐　溫庭筠

鐵馬雲雕久絕塵，柳陰高壓漢營春。天晴殺氣屯關右，夜半妖星照渭濱。下國卧龍曾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象牀錦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

武侯廟古柏　　唐　雍陶

密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峯。此中疑有精靈在，為見盤根似卧龍。

南陽　　唐　胡曾

世亂英賢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草廬。

瀘水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煙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諸葛武侯　　宋　王安石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羣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卧龍獨摧藏。掉頭梁父吟，羞與衆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彊。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為悲傷。豎子祖遺策，猶能走強梁。

其二

慟哭楊顒為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隆中　　宋　蘇軾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勝

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蛇蜒迹。使我寒涕垂。

題石鼻寨

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莽蒼間。

諸葛鹽井

五行水本鹽。安擇江與井。如何不見入。此意誰復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取嫌未多。井上無

閑綆。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囓。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奸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八陣磧　　宋　蘇轍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蹤。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碁。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闊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唯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次南陽　　宋　陳去非

今日東北雲。景象何佳哉。我馬且弗驅。嘗有急雨來。春寒欺客子。滿意旗下杯。百年耳頻熱。萬事首不回。卧龍今何之。有冢已半摧。空餘喬木地。暮鴉徘徊。懷古視落日。愧我非長才。却憑破鞍去。風林生七哀。

謁諸葛廟　　宋　喻汝礪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道來從所歎。感亂亦歔欷。谷惟今之人。竊國未云恥。搔首入吳市。秋風空煙水。區區袁與曹。等是

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回斷壁，清
義動幽遠。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深溶日間雲，
漠漠黜堦砌。飢鼯墮蒼瓦，澹泊公所憩。靜然相英
姿。孤懷亦差慰。

遊武侯書堂　　宋　陸游

沔陽道中草離離，臥龍老矣空遺祠。當時典午稱
猾賊，氣喪不敢當王師。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
祭丞相墓。松栢想像梁父吟，尚憶幡然答三顧。出
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人寧辨
此，高臺當日讀何書。

孔明書臺　　宋　宋祁

君不見孔明書臺遺廟傍，古書不見臺荒凉。臥龍
不起蜀天遠，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涸，
秣陵王氣猶能作。璋若嬰兒操虎狼，脫去荆州殊
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時知有無。蜀人思
君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居門第改，祇
有坊名今尚在。安得臺邊見古人，秋草重生頻書
蹤

臥龍菴武侯祠　　宋　朱熹

空山臥龍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
落。我來愛佳名，小築倚幽壑。永念千載人，丹青豈
今昨。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
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
交付冥漠。

草廬　　宋　王十朋

山藏古寺栢青青，地重端因蜀相登。沙上不聞江
轉石，人間幾見谷為陵。龍蛇樹影搖千尺，玉雪花
飛吐萬層。堪歎草廬誰復顧，淒然香火却依僧。

諸葛武侯

臥龍起南陽，不為鼎一足。託名蜀丞相，相漢非相
蜀。

武侯畫像　　宋　王栢

隆中高臥匪無情，鼎峙規模豈素心。自是將軍三
顧晚，坐看世變轉移深。

題像　　宋　陳淳

國勢三分嘆積空，却將輕素寫遺容。漢中晏駕英

旄。世上何人識卧龍。

書漢丞相諸葛傳後　宋 趙孟若

蒼海生民等釜魚。先生高卧意何如。當時不是劉郎到。三顧何因出草廬。

其二

志未相歡分最深。肯因生死負初心。鞠躬盡力王師老。一片忠忱貫古今。

武侯祠　宋 陳藻

炎宋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冰危。奸豪拔劍將爭鹿。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卧南陽。韜積胸中藏營壘。高吟梁父比管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最強大。不肯逆德爲其師。先主欵關元直語。三往咨求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慷慨感義許驅馳。一說孫權敵曹操。劉氏遂肇中興基。申明號令鼓雷霆。勇勵士卒擒蛟螭。分留猛將控荊渚。身戴昭烈求伸維。獻皇遇害首勸進。應天嗣位開丕基。本謀憑藉蜀富庶。養威用作併吞資。大勳未集昭烈崩。遵守顧命如周姬。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化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遂令南鄙無虞祠。東征直據五丈原。欲復咸鎬綏華彝。上承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狀順氣百倍。俯視敵衆眞嬰兒。流星落帳亡角惡。奄然不起軍如癡。神遊雖走禪終囚。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千歲。奈無英傑齊高規。朔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落霜風悲。林梢脫葉響颯颯。煙頭暮雨寒絲絲。妖狐怪兎穴壞壁。饑鴉餓鶻啼枯枝。樵兒敲斷殘碑石。苔蘚斕斑裴相辭。手植雙柏尚蒼翠。疑有神靈潛護持。醉容昏刹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感切慕風槩。灑泪勘題成此詩。

咏諸葛孔明　宋 陳璉

古今深忌忍爲兵。及霸師臣要力爭。白帝歛歸思孝直。端知難抗魏元城。

其二

寧蜀寧蠻老阿瞞。功名難此坐天慳。平生囊括乾坤業。畏虎纔教見一斑。

過伏龍

蜀棧荆江志未酬。兩京直擬笑談收。僅容辱后存鄰祀。誰遣東吳解魏讐。制敵豈應無法正。爲謀不合有譙周。伏龍祠上長煙霧。憤氣堂堂恐未休。

灩石八陣圖行　　宋　王剛中

我生孔明後。相望九百載。我想孔明賢。巍然伊呂配。奇謀勇略號雄師。大節英風蓋當代。木牛流馬何足言。八陣遺蹤千古在。我行已過瞿塘門。長灘石壘參差分。洪纖高下尺寸等。猶有當年節制存。四頭八尾觸處首。敵衝中央兩皆救。握奇如樞運無窮。七縱七擒仍敢攻。規模黃帝已垂文。後來得者惟將軍。唐宗李靖拾遺意。樂舞猶表徒續紛。長江之上石蟠結。江波洶湧石不滅。使君何事遽剗除。一夜風雷吼天闕。明朝依舊石縱横。神物護持人始驚。向來守蜀用此法。誰知石壘真金城。嗟乎。孔明遇不遇。遇則劉公恢大度。國險地狹民力微。法出萬全勢未具。嗟乎。孔明以此用於吳。長江内固魏可圖。嗟乎。孔明以此用於魏。掃平三分歸一讐。祇因所遇勢不同。勢既不同功亦異。嗟乎。孔明之心如石堅。欲扶漢室還中原。事之不就則天耳。安肯俯首從曹袁。嗟乎。孔明如生石不老。後世用兵無草草。忽然變作六花看。便失本原難按考。請觀壘石韜機籌。江流東去自悠悠。英豪得此石外指。長與君王靖邊壘。

八陣圖詩

我稽八陣圖。規模載方冊。揭來鎮西蜀。夔門觀壘石。進涉彌年鎮灘石。同一式細思作者意。孔明有深策。高岸或爲谷。灘石有遺跡。江海變桑田。平原猶可覓。故今兩處存。千載必一得。

武侯祠　　宋　張震

勲業場中託汗青。詩書壇上復誰登。顧廬可是依昭烈。持釣何妨屈子陵。力挽狂瀾休轉石。功虧累土不成層。他年一笑三生夢。應愧多情碧眼僧。

八陣臺觀武侯像長句　　宋　張縝

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津滸。當年累石紛成行。此地卧龍經講武。轅門外建嚴中權。列陣相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常山。未數魚麗矜鄭拒。懸

知精神貫金石。尚想號令嚴鉦鼓。老兵料敵應幾
生。川后澄波莫敢侮。尚令赤伏有餘符。下覗皇州
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斬豐功被寰宇。高城
置酒共臨眺。往事與懷增歎憮。巍然王佐三代前。
信矣名言照千古。

諸葛武侯　元　貢師泰

劒江流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曾歸
後主。大星先已墮前軍。南陽祠廟荒秋草。西蜀關
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

感懷　元　楊基

鄧禹南陽來。杖策歸光武。孔明卧隆中。不即事先
主。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孫曹與更始。未可同
日語。向非昭烈賢。三顧猶未許。君子當識時。守身
如處女。

諸葛村謁武侯廟　元　揭傒斯

炎井厭東都。卧龍起南陽。漢業入三顧。蜀日宣重
光。豈伊山川阻。況在兵力強。八陣通神明。二表貫
穹蒼。天運有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肇威
播八荒。大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業
有終不亡。桓桓蕭將軍。雙旌出永昌。下馬城南祠。
爲我酬一觴。

諸葛武侯　明　憲皇帝

漢家神器逼奸雄。帝冑恢弘起卧龍。不是營星中
道隕。定教吳魏盡朝宗。

諸葛武侯　有序

孔明值漢室板蕩。隱於南陽。司馬徽謂劉
先主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諸葛孔明。眞
俊傑也。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
也。將軍其願見之乎。先主信其言。枉駕三
顧。與論天下事。十去七八。惟巴蜀用武之
國。今得之。可以鼎足三分。後果如其言。孔
明身爲將相。竭力盡忠。死而後已。自漢以
來一人。豈不信哉。

勸君屈已結孫吳。晝策常排八陣圖。忠力儘能恢
漢室。老天無意復東都。含春堂藁

卧龍岡　明　唐成王　古心

四百年來見此人。漢家九鼎一肩任。天威欲奮鬱煙熄。火運方微禍水深。雷動錦川龍作起。雲昏白帝日先沉。獨憐父子忠貞處。萬古綱常萬古心。

武侯像　明　方孝孺

羽扇綸巾一卧龍。誓匡寶祚剪英雄。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題卧龍岡三顧圖　明　解縉

百二山河龍彩滅。漢家蒿萊滿宮闕。中山帝子絕世賢。散盡旌旗計成拙。倉皇落日南陽低。抱膝窮蒼閭馬嘶。蔭陰桑樹轉疎影。何意忽感王孫知。曹瞞欺孤如蜮鬼。豈料君臣得魚水。三回鞭轡入柴扉。千載顏色皆英偉。開心見誠兩不疑。指掌經綸見尙遲。華容空令一兎走。祭水徒慚六出奇。堂堂妻長恐莫救。區區陸子能深計。相國空懷十倍才。孫曹羽子皆為帝。王雙血寒鐵兜鍪。張郃魂含金鏃如。望天竟失中流柱。江水空流八陣圖。雲龍風虎謨髓骨。白日高懸照肝膽。徒令忠憤貫乾坤。每讀令人動悽慘。

五丈原　明　李東陽

五丈原頭動地鼓。魏人畏蜀如畏虎。營門不開呼者怒。揮戈指天天雨漏。將星墮空化為土。煉石心勞竟何補。侯歸上天多舊伍。羽為前驅飛後拒。忠魂不逐降王車。長衛英孫朝烈祖。

三顧　明　唐寅

草廬三顧屈英雄。慷慨南陽起卧龍。鼎足未安星又隕。陣圖留與浪濤舂。

懷卧龍岡　明　徐光宗

自謁先生像。春光半月餘。誰知松壑夢。猶向草廬飛。

半月溪　明　王鉞

一曲溪流幾許深。三分事業已消沉。水光依舊清如鏡。照見武侯忠義心。

孔明　明　余鍾

並驅伊呂見英賢。割據山河也是權。可恨卧龍岡上月。今宵不肯十分圓。

題卧龍圖　明　李賢

漢家神器風波舟。奸雄環顧延欲流。斯時誰有匡扶具。南陽嘉遯阿衡儔。帝室之胄何英偉。草廬三顧驚神鬼。幡然感激釋耕耘。一旦君臣若魚水。鼎分畢竟不能休。務償初志復神州。永安遺恨抱終古。出師二表俱嘉猷。錦水祠堂宛如故。劒閣荒蕪流馬路。七擒南徼讋天威。八陣夔城訝神護。營中星隕渭濱秋。五丈原頭殺氣收。歸櫬猶能走仲達。運移漢祚終難留。英雄千載空惆悵。商周人物能多讓。世間成敗不足憑。臥龍遺址人爭訪。

南陽臥龍圖　明　羅倫

三分天下羽書馳。龍臥南陽未起時。海內風塵皆羿莽。眼中魚水是湯伊。未除漢賊身先死。便絕江流恨不移。曉霧一綃巾幗在。青山千古笑曹丕。

讀出師表　明　沈周

兩篇忠告慷慨辭。字字中間有涕洟。天下二歸心屬吕。隆中三顧道存伊。老臣虛已六未解。瞞子輸才十倍之。講論堂堂誠激烈。孤忠瘖瘖力驅馳。轉征南北思何遠。愴及桓靈語更危。開濟莫酬徒有

策共悽先死。卻無時天芒[illegible]大野。星俄隕水嚙空江。石不移。不朽文章千載事。後人能鑒乃能悲。

臥龍岡感懷　明　黃輝

兒郭雲林舊草廬。蕭蕭黃葉雨中疎。水村故識眞人里。山字誰當帝子車。玉壘霜寒王氣盡。龍岡猶老翠華虛。惟餘高士松蘿月。流照頻繁似漢初。

襄陽隆中

斷蛟寒浦外。何處臥龍岑。亂世燕齊事。高人管樂心。隆中山故閣。漢上日偏霧。魚水應奇會。蝸廬耐

貴鼎。乾坤交顧盼。雷雨動蕭森。感激輕彊弱。經綸妙古今。鷹揚師晝耀。虎視敵全瘖。王路無偏正。天威有縱擒。雄圖文武集。密計鬼神臨。糾合忘殘局。艱難失斷金。屯田判不退。安堵了無侵。風逆迴秦彭。星跡冷劍鐔。木牛機稍洩。巾幗辱猶任。夕壘揮戈氣。秋原別主忧。三分等夙晝。二表有餘音。宇宙綸巾老。山河陣跡沉。荆涼寒色迥。宛洛亂流深。苔色遝遺井。松聲豈故林。短茅存露構。疊劒引霜碪。寂寞前淚。虛無世外琴。筆籌空簡策。羽扇奈氛

祲。執御甘相嚴。治書苦欲禁。水流深感歲。雲出詎爲霖。撫稻思圭里。看桃愴蕩陰。英雄俱往跡。歎息此彌襟。想像躬耕罷。歸來抱膝吟。

沔縣武侯祠　　明　趙貞吉

定軍山前逢古老。百年誰識荒山道。青騶結蓋重門達。一來弔古一傷神。時乖不動蛟龍氣。野曠空令烏鵲馴。白馬綸巾墮青漢。星光夜入銀河爛。玉立烏橋一羽毛。歸觀塵世如秋毫。向時聚沙聊戲劇。今古悠悠俱碎易。元蒐長護戰旗翻。山鬼深藏馬行蹟。襄陽耆舊盡凋殘。蔡水東流不忍觀。椒漿若下雲中奠。應記從軍舊鄉縣。焚雨笔雲滿笛風。三聲猿落鬱林東。蒼涼薄暮無所見。遥想當時龐德公。

拜諸葛武侯祠　　明　彭澤

丞相祠堂感楚西。千年香火重雕題。古湫雲暗神蛟宅。老木風生鐵馬嘶。威到七擒無焚面。圖開八陣走鯨鯢。臥龍岡上高回首。陡覺江東鄴下低。

武侯祠　　明　毛澄

討賊心如逝水東。還將黜罰慮深宮。漢家天下誰當有。王佐規模自不同。魏號縱尊非大義。益州雖小是全功。要知成敗難先睹。莫把三分笑伏龍。

望臥龍岡　　明　陳洪謨

臥龍人去幾千載。岡阜巍然眼界中。半畝青松巢水鶴。一簾斜日貫晴虹。湯文我遇心期在。管樂何人自比同。兩表精神真不昧。可憐天運忌成功。

謁武侯祠漫興　　明　簡霄

草廬已定乾坤計。高臥寧爲逸豫謀。十倍才猷真陋魏。三分事業足安劉。龍岡終古勳名在。魚水當年意氣投。大運恨移恢復未。雲霄杳杳望伊周。

國朝

謁武侯祠　李及秀

討賊考傳萬古香。當時誰識漢綱常。沉埋國史經千祀。賴有知心是紫陽。

定軍山諸葛公墓下作　王士禛

高密起南陽。文終從高祖。暴繫本見疑。數蚓亦非武。堂堂諸葛公。魚水托心膂。二表匹謨訓。一德追伊呂。視操但如鬼。畏蜀還如虎。嗟彼巾幗徒。與公豈儔伍。紫色復蛙聲。抵隙各爲主。火井方三炎。赤伏更典午。志士恥帝秦。祭器猶存魯。陰平一失險。面縛忘奔莒。知公抱遺憾。龍卧成千古。峨峨定軍山。悠悠沔陽滸。鬱鬱冬青林。哀哀號杜宇。耕餘拾敗鏃。月黑聞軍鼓。譙侯寧足誅。激昂淚如雨。

遊卧龍岡　李來章

迢遞崇岡帶郭開。草廬南對白河隈。三農終老平生志。二表爭光絕代材。古柏蕭森龍尚卧。新秋颯爽客初來。欲親拂拭搜殘碣。先採芳英薦酒杯。

祭風臺武侯祠　張鵬翮

東風無度掠晴沙。黯淡荒祠帶落霞。江月常圓羽扇影。帽山似剩綸巾紗。千年古柏傳心事。兩表出師老歲華。誰謂伊周難比跡。煌煌正統即天家。

南陽武侯祠

宗臣俎豆有餘香。想像當年道德光。澹遠心傳洙泗訣。千秋生氣尚堂堂。

祭風臺武侯祠步韻　張懋齡

江頭落日淨平沙。丞相祠堂接暮霞。短碣臨風眠砌草。中庭邀月上窗紗。三分遺恨千秋志。六出空憐兩鬢華。毛羽雲霄稱萬古。品題端的是詩家。

忠武誌卷八

祭風臺武侯祠步韻　陳天祺

祭風臺上望汀沙。赤壁澄江映晚霞。隱隱綸巾揮羽扇。悠悠旌旆岸烏紗。千秋義氣凌霄漢。百世明禋歷歲華。綱目特書傳正統。爲公吐氣壯皇家。

八陣圖蹟賦　羅士琥

八陣圖有三。永嘉薛氏云。一在魚復。一在廣都。一在沔陽。成都記以爲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

當頭陣法也。其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然則在魚復者。其方陣法歟。風后遠矣。馬隆之贊。獨孤及之記。韜鈐裂素。筆墨畦徑間爾。磊磊落落。晶晶熒熒。長留水濱。千載如新。其諸葛公魚復之所陳歟。篝燈賦之。

客有揮奇肱。馳桂軸。鞭素鸞。御黃鵠。出牂牁。踰瓦屋。策青羌。邁黃竹。訪雪外之蓬婆。超雲間之滴博。探玉斧之界畫。遡金精於寥廓。千里一息。忽經魚復。於是俯覽令之幽居。尋孔明之遺蹤。但見渺瀰漫之平灘。列參差之珉玉。或周迴而維衛。或拱揖而倚伏。或軒豁而欲馳。或蹙狹而如簇。謂其為遼海神鞭之斥麾也。庚稽山之馬羈也。神禹鑿餘之所飛。媧皇補天之所遺也。又謂其與永火土同時而生根。先天氣之希彝也。何喧豗瀨湃。如萬騎之西來。激射蕩潏。飛流瀨沫。亘古今而莫之移也。俯而睨。仰而思。已去而復顧。盤辟而委蛇。曰。噫嘻。我始知之矣。風雲慘淡。豪傑經綸。藝其猶龍者。隆中

之所蘊。神其妙用者。八陣之所陳。觀其蔽壁門兮重關。倚卻月兮連環。天衡十六兮據兩端。地軸十二兮居中間。風八陣兮附天而前擁。雲八陣兮附地而後環。天地之前衝。一變而為虎踞。其附天之風。亦再變而為蛇蟠。天地之後衝。一變而為龍驤。其附地之雲。亦再變而為鳥翔。於是七八為經。九六為緯。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而成八陣磐磐。有中權後勁輕重之別。有先陰後陽剛柔之節。以實擊虛兮明彼此。以先奪後兮定主客。我簡而敵繁。我閑而敵常迫。以正合兮以奇勝。乘陰陽兮論生尅。門具將發。游軍補闕。合之則一。散之則八。握機之妙。在指掌屈伸之列。凡其銅鼓震而獵狳之頭開。木牛騰而關隴之魄摧。孟獲之所謂天威。司馬之所謂奇才。皆此圖之土苴塵埃也。彼不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罘罝鴈行。四頭八尾。托名於八卦。倚重於武侯者。特芻首之一吷而已。得其徼而遺其徼。舍棟梁而拾節棁也。雖然斯義也。風后握之。佐軒轅。擒蚩尤。而為萬古兵家

之師。馬隆識之，作鹿角車，破樹機能而收涼州。一
戰之奇。何曠世之良材，竟不卒其所施。曾出師之
未既，遽隕星之流輝。淒涼乎梁父之吟，際會乎風
雲之期。皤然於三顧之餘，夫豈不知炎德之微。而
猶區區此圖之爲耶。人亡事往，名留蹟遺，徑宣武
見之，僅識與常山一節之勢；杜工部過之，激而爲
江流不轉之詩。豈武侯忠赤，貫此諸石，暘侯川后
者爲之呵護，遺千古無窮之悲也。蓋公之所可能
者人，公之所不可能者天。天運不復扶漢祚之衰，

是以天戈不能回漢日之西。未可以成敗利鈍而
譏聲於黃口之蚩蚩也。觀畢，又從而爲之歌曰：伯
仲閒兮呂伊。失蕭曹兮定指麾。才十倍兮曹丕遺
巾幗兮懿嘶而見揮。操如鼠兮睨鄰雞。公如龍兮
入天飛。八陣圖兮雲棲，尚見公兮杜德機。圖不盡
兮猶斗圖。後千載兮依依。微斯人兮吾誰與歸。

八陣圖賦

元江西儒學提舉　楊維禎

逍哉遺乎。湮蕪故址，飼隔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
下而運兮馬不得以馳。非三國之所爭兮，徒抗險
兮中都兮中山之留書兮燕趙荒此斗隅。黃星射
兮宋野兮鹽桐錯乎江之東。伴伏龍之感激兮遊
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
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
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
天衡地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遶
之無迹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
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
能柔於能剛。覦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

巴之水兮砅崖折辟。峽之濤兮風霆礔礰。彼冀張
而異布兮曾不轉其魂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冀
天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樂
備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
幗之受嗤。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
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韜兮拉
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肉血。鄙
眾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
兮軼軒皇與吳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

造厰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發。託黃芒以嘗天兮掩炎精之嗚嗚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厭梁父兮聽吾簫。招請仙兮呼子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弔武侯賦

明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　劉基

天地閉塞兮聖賢隱淪。大旱焦土兮龍無所用其神。當運命之厄窮兮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兮亦哲人之所戚。彼狂猾之縱恃兮履羿荼以滔天。亂倫汨典兮流毒爲淵。夏少康之不作兮時又無湯與武。蕨薇不可以食兮焉㬥㬥而獨處。聰三顧之款悃兮聽高光之所爲。鳳凰非梧桐不棲兮吁嗟去此其安歸。瞻星芒於渭濱兮豈皇天之泮渙。日昃不可使再中兮指恒靈而慨歎。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鉞于春秋。誅奸邪於既死兮開日月之昧幽。般紛紛以攘奪兮世不以之爲恥。民羣泯滅猶一髮兮微斯人其孰明覽出師之遺表兮涕淫淫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清風于萬古。

渡瀘賦

明　何景明

長瞻崇丘。鬱乎相表。嶠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汀涂夕流。蓋將濟於瀘水。傍人告予以理舟沿洪濤以直度。逆迴波於上游。顧中原而緬邈。久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炎將燼。蜀都始家。匡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猶制三巴。冒險通塞。柔邇來遐。收羌髳以帶甲。率膚處而習戎。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蒙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今古長嗟。歎餘風兮莫覩。挈故址兮重過。側身西望。形勢蒼蒼。襟夔府而控荆門。峙巫峽而流瞿塘。簡書零落。陣圖縱橫。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翔。南瞻祠廟。巍兮敞宏。松栢蔭戶。丹青閟宫。羌戎禮像而崩角。士民釃酒而歔哀。然而垣胥林莽。階卷寒蓬亦徒嘻吁父老。涕淚英雄而已。嗚呼。當其三顧之後。受遺之餘。誓殲桑滕。以報水魚。慰中興之偉烈恥偏安于一隅。業已折司馬之牙角。涉魏氏之郊墟。何遂違其厥志。竟勿騁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

不淑。赤星投營。蜀氓巷哭。瀘水之歸。露布盈幅。祁
山之出。綈袍入谷。何先後之頓殊。遺漢家之百六
嗟哉天道。高不可摩。既促公筭。難揮魯戈。矢鞠躬
兮躬殉。縱貞忠其若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艤彼
清瀨。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歌曰。朔風起
兮瀘水寒。扣檝中流兮懷昔賢。遇非其時兮良獨
艱。嗟嗟。遇非其時兮良獨艱。

運翁先生忠武誌書後　陳廷敬

草野渭濱莘岑寂草廬人往風蕭騷功名出處良
已矣文雅尚欲追賢豪董相賈傅工口說大川不
濟猶繫匏託之空言少成事我思古人心鬱陶公
旦流言有管蔡子房勳業無蕭曹豈如我侯聲迹
高龍鱗鳳翼借翔翔三迴枉顧同魚水萬古雲霄
一羽毛古來宗臣誰可比三代以後焉足齒五百
年間王者興名世迢迢應運起張公挺出生民秀
尚友千秋寸心是共知忠孝由性成眼底何人天

下士以茲論古沿宋唐六朝五代得織史遠從墳
典遡羲黃近取傳聞到桑梓兩川猶餘草木香八
陣不沒江流駛收拾遺文盡金石錦水茫茫空玉
壘身行萬里徧江山辛勤采擷逾三紀我侯文字
炳日星我公志節發濛汜敬也衰殘寂寞人感公
諷若灰不死城東古廟來相親久旱不雨潤沾地
子驚視之公欽容于所服膺寧止此公乎當軸相
吾
君老人民岩歌樂只

昔漢建安之季天下分爭羣雄雲擾武侯抱濟世之才不於其時乘勢取榮方且隆中高卧抱膝長吟豈非所謂隱居求志者哉及昭烈訪知其賢折節三顧禮遇殷勤得古師臣之義因奮身而出扶危繼絶支大厦於艱難百戰之餘其才蓋亦奇矣惜乎天不祚漢中原未復齎志而殂此則可為徹地悲歌呼天浩歎者耳然而天之所定人不能違孔子孟子生於亂世遭時不偶甘爲著述以垂世聖賢學問經濟豈必以成敗論耶晉陳壽志三國

於武侯事多略而不詳蓋壽生於晉世各有忌諱不得不爾至於表請崇祀則固已心服其爲人矣歷唐宋元明代增祀典記銘論贊愈久愈多然俱散帙未有成書且於武侯之學術人品相業將畧俱無以詳悉其始末是亦千載之憾事也

遂寧張夫子西川名儁海内大儒慨然慕武侯之爲人窮搜博採將武侯生平撰述及其表箋書札與相蜀出師政績次及於後人論贊碑記詩詞無不畢載顔之曰忠武志俾後之人展卷全覽知武侯學祖聖賢出處以正其用人行政俱原本經術及夫臨危制勝料敵設奇則又如至誠前知數不能逃則武侯之得列於孔孟之徒而不但比之於蕭曹之亞者賴斯編以傳之千古也余叨守南陽爲武侯出處之地寔遵張夫子命將武侯祠宇書院暨各舊蹟俱一爲鼎新另鐫卧龍志板拜所頒忠武誌板俱收貯於其中所望後來者毋忘前人辛苦而多刊以行世亦或什襲而珍藏之因不揣鄙陋而妄贅數言於其末時

康熙五十一年歲在壬辰南陽府知府加一級襄平羅景謹跋

後漢諸葛忠武誌一書經
國初遂甯張大司馬博采群書彙集八卷舉凡忠武之世系年譜以及出處交游用人行政至為詳備襄平羅星瞻先生又搜羅誌書輿圖輯為卧龍岡誌兩卷一刋於康熙乙酉一刋於康熙壬辰迄今二百年矣

惜其書日久板朽大半缺殘亥豕魯魚無從考證不足以快閱者之目而饜好古之心未始非憾事也茲用多方購求得此邦人士家藏善本公暇取而悉心校對重付剞劂氏譌者正之缺者補之書成十卷計字十三萬七千六百有九計板二百七十有一是書復見廬山真面人爭先覩以為快遂廣為刷印以公同好尤願後之官斯土者珍重收庋共相愛惜俾永傳不朽云

峕在

同治八年歲次己巳仲夏知南陽縣事歷下李澍謹跋

忠武誌跋

李竟容

范君紹堯屬序其所刊忠武誌余前過南陽仰瞻遺像曾為七律一章意已畧盡茲再以舊作行感篇之關於忠武者寫呈范君藉當跋尾

叔季人事衰挺挺蜀忠武出處慎阿衡鷹揚擬尚父我欲贊其人褒辭窮杜甫三分得益州國小資進取犄角樹遠謨江東結連弩荊州指腹心西師向三輔一舉定關中漢業光烈祖草昧正經營毀敗嗟關羽迍邅運益艱支撐心彌苦前後表出師力將天缺補成敗話當時漢賊森萬古曹瞞徒爾為眼中見典午

忠武誌跋

鮑庚

歷代人才。以三國為最盛。三國人才。以蜀漢為少絀。其能三分鼎足。角逐中原者。則千古人龍一人之力而已。雖炎炎燎火。終亦不隳。然不階尺土。使劉氏四百年天下。不絕如縷。亘四十餘年而後亡。明賞罰。修庶政。功震南夷。威加六詔。魏不敢正面而西覷。吳不敢溯江而上侵。方之一成一旅。少康中興之業。何多讓焉。武侯之薦龐士元也。蓋深知其才。而欲引以為助。惜昭烈能知士元。用士元。而不能以信侯者信士元也。史稱漢室之亡。基於猇亭一役。實則荊州之失。已種亡因。嚮使入蜀伊始。以侯為輔。而留士元於荊州。俾與雲長戮力江表。內外相維。智勇各奮。宜可以北制魏。東控吳。與隆中對所謂向宛洛出秦川者。安知不能一一見諸行事。成敗之數。無待蓍龜。荊州一失。戶牖扃矣。其後祁山六出。用兵無功。非侯之才智不逮司馬。一臂右失。藩翰左孤。千里饋糧。勞師涉遠。地勢使然。固非人力所可強幾也。前人論蜀漢。贊武侯者。其

辭至夥。清康熙間。張鵬翮輯爲忠武志。畧具輪廓。今南陽縣長范君紹堯。簿書之暇。頗亦殫精掌故。甫下車。即購得忠武志。亟蒐訪遺帙。鈌者補之。脫者鐫之。因以責序於余。長夏無俚。取原書瀏覽一過。綽有悵觸。爰書數語於卷末以歸之。

眞儒之間出王佐之挺生既秉非常之質必遂非常之志然有命焉以限之未能大展其內聖外王之學千百世而下未嘗不爲之咨嗟太息欽慕不忘如諸葛忠武侯之出處是也侯以邁種之德名世之才而遭仳離之日不求聞達遯世無悶若將終身焉及感三顧之知即勵匪躬之節其所以勸昭烈撫有荊益者無非欲削平僭亂翊戴漢朝獻帝在則輔昭烈爲桓文獻帝亡則進昭烈于湯武夫侯既懷德負才當高卧隆中時不即以伊呂自

許而退比于管樂者其心可知已然昭烈名雖帝胄而當殄瘁之餘無寸土之藉非若小白之有齊重耳之有晉即爲管樂已難況非湯之有亳文之有岐爲伊呂者不更難乎而終奄有荊益威行荒服託孤承命挽已去之天心復炎劉之墜緒者又四十餘年其間出師討賊誓以北定中原沼吳滅魏興漢室以還舊都故其屯兵于五丈原也儗爲久駐之基閭閻安堵軍卒無私此其志亦堅且大矣使大假之年必揚兵河濟恢復中原與伊呂競

列奈何昊天不弔星隕秋風而終不食鞠躬盡瘁之一言聞嘗考其品行事功原本于希聖希賢之學而後濟以經天緯地之才侯負三代以下五百年之名世哉彼小儒陳壽妄肆雌黄甘蹈犬之不若固無足論獨是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亦竟相沿不改上下千餘年無有起而正之者惟杜少陵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庶幾知侯者矣逮紫陽綱目一成始[illegible]章武紀元書侯以爵書伐書討扶綱振紀而後春秋之義炳如日星南軒復爲列傳以翼之厥功偉焉今我

遂寧先生學探淵源才宏經濟游藝所臻尤躭尚論念侯之至德豐功昭垂今古不有全書曷以傳後于是博搜廣採因侯之年表考其始終以按其生平之經歷删浮存要彙爲一編名之曰忠武誌舉凡侯出處之正抱負之宏得君之專託孤之誠知人之明刑賞之公制度之巧用兵之神薦賢之忠聲教之廣將略之深沉相業之彪炳與夫帝統正閏之辨一展卷間瞭如指掌猗與休哉庻以加

矣後之人展讀是編慨然歎慕侯之爲人則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是編之有關于名教豈淺鮮哉因不揣荒陋謹拜手而爲之跋時

康熙四十五年歲次丙戌陽月穀旦

分巡江南淮徐道兼理河庫印務提刑按察使司僉事加九級前江西等處地方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瀋陽劉廷璣謹跋

陶說目錄

陶說目錄

海鹽 朱琰 述

說今

饒州窯

皇朝順治十一年造龍缸欄板等器未成輒止恐累民也康熙十九年始遣內務府官駐廠監督向有上工夫派饒州屬邑者悉罷之每開窯鳩工庀材動支內府按時給直與市賈適均運器亦不預地方一切不妨吏政事官民稱便所造益精邇年以來古禮器尊罍彝鼎卣

爵之款製文房硯屏墨牀書滴畫軸秘閣鎮紙可直各適其用而於中山毛穎先爲之管既爲之洗臥則有牀架則有格立則有筒仿漢人雙鉤碾玉之印章其紐法爲駝爲龜爲龍虎爲連環爲瓦印色之池或方或圓或稜可助翰藻奩花之室二寸三寸至五六尺圓如壺圜而下垂如膽圜而侈口庳下如尊廉之成角如觚直如筩方如斗而口或弇形或扁裁方圜稜之平而平其背可挂壁爲式不一書畫清防之版有枕屏有牀屏爪杖鉢塞黑白子閒適之具百摺分襠鰍耳索耳戟耳六稜四方直脚石榴尼橘囊諸款蠟茶鋑金藏經諸色燒香之罏可備燕賞飯七茶匙薺筯之器蠟斗醋滴澡盤鍍錠方圓之枕盆盎甕鉢杵臼可充日用搖頭釣導合歡之瑺大小合子香澤粉黛之所儲藏可供閨幨至于鬬茶曹飲饌食之所需壺尊盌楪爲類更繁難以枚舉其規范則定汝官哥宣德成化嘉靖佛郎之好樣萃於一窯其彩色則霽紅礬紅霽青粉青冬青紫綠金銀漆黑雜彩隨宜而施其器品則規之萬之廉之挫之或崇或卑或侈或弇或素或堆或雕又有爪瓠花果象生

之作其畫染則山水人物花鳥寫意之筆青綠渲染之製四時遠近之景規撫名家各有元本于是乎戧金鏤銀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諸作無不以陶爲之倣傚而肖近代一技之工如陸子剛治玉呂愛山治金朱碧山治銀鮑天成治犀趙良璧治錫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濮仲謙雕竹姜千里螺甸楊塤倭漆今皆聚於陶之一工以之洩造化之秘以之佐文明之瑞有陶以來于茲極盛此無他人心優裕人力寬閒地產物華應運而起有必然矣

陶冶圖說

乾隆八年五月内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務唐英遵
旨由
内廷交出陶冶圖二十張次第編明為作圖說進呈
御覽謹就所編錄其大畧附以管見用誌一時陶器之
所由盛云

其一曰采石製泥

石產江南徽州祁門縣坪里谷口二山距窯厰二百
里開窖采取剖之中有黑花如鹿角采者土人藉溪

流設輪作碓舂細淘淨製如土磚名曰白不（敦上聲凡造瓷泥土皆從此名蓋景德土音也）色純質細用製脫胎填白青花圖琢
等器別有高嶺玉紅箭灘數種皆出饒州府屬境內
采製法同白不止可參和製造麤器為宜

按饒窯陶土初采於浮梁新正都麻倉山萬歷
時麻倉土竭復采於縣境內吳門托至祁門而
三易其地矣考工記言五材之飭曰凝土以為
器凝訓堅堅其土而後可為器故治土曰摶埴
之工黏土為埴摶之言拍則夫白不之製是摶
埴之始

其二曰淘鍊泥土

淘鍊之法以水缸浸泥木鈀翻攪漂起渣滓過以馬
尾細籮再入雙層絹袋始分注過泥匣鉢俾水滲漿
稠用無底木匣下鋪新磚數層覆以細布大單將稠
漿傾入緊包磚壓吸水水去成泥移置大石片上用
鐵鍬翻撲令實以便成器凡各種胚胎不外乎此惟
分類按方加配材料以別其用

按陶字从阜从匋匋即窯字淘亦从匋窯之初

事始乎淘土得水而柔也宋龔修內司所造澄
泥為範極其精緻淘所以澄之也故格古要論
於定器曰土脈細白滋潤於汝器曰土脈滋潤
蓉槎蠡說言陶器土骨紫白為料法在水法火
法畫法之上淘鍊之功重矣

其三曰鍊灰配釉

釉無灰不成釉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鎮南百四十里
以青白石與鳳尾草製鍊用水淘細而成配以白不
細泥調和成漿按器種類以為加減盛之缸內用曲

木橫貫鐵鍋之耳以爲滲注之具其名曰盆泥十盆灰一盆爲上釉泥七八灰二三爲中釉若平對或灰多爲下

按昔稱陶器曰油言瑩澈油水純粹無油水曰骨油即今之釉也油讀去聲通用後之製字者主於分別俗書刊誤曰瓷漆光曰㶊或作釉字初起不脫油字加光爲異嫌其筆墨之繁省从由偏旁从釆釆即光義六書之例合矣正字通又出泑字曰窯器色光滑者俗曰泑泑本崑崙

澤名亦假借爲用志書作砷古無此字想亦俗之所改一字而轉輾變易迄無所定從古則油爲是通俗則釉爲近釉之利用在於光油含光義釆言光釆泑砷皆失此旨㶊字累重今从圖說作釉後卷引書有从幼从砷者悉改从釉以歸畫一

其四曰製造匣鉢

凡坯宜淨一沾泥滓即成斑駁且窯風火氣衝突傷坯此所以必用匣鉢也匣鉢之泥出景德鎭東北里淳村有黑白紅三種又寶石山有黑黃沙一種配合成泥入火燒鍊造法用輪車與拉坯之車相似不必過細微乾略加鏇削入窯空燒一次方可應用名曰鍍匣而造匣鉢之匠亦嘗用此泥造砂盤爲本地鄉村坯房人匠家常使用

按舊制窯有六匣窯居一作有二十三匣作居一火烈土柔匣所以護坯者故必專事而後可應用鑄銅者先用蠟作模加以款識再入桶中桶外以澄泥和水日澆之旋乾旋澆令厚足以

遮護于是去桶板留殼以入銅汁其具不同其理則一土未入火則柔非護不受冶銅初出火則流非護不受鎔曲成萬物造化之心也

其五曰圓器修模

圓器之造每一款式動經千百不有模範斷難畫一其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但尺寸不能計算生坯泥鬆性浮經火則鬆者緊浮者實一尺之坯止七八寸伸縮之理然也欲求立坯之準必先模子故模匠不曰造而曰定一器非修數次尺寸款式出器時定不

能脗合必熟諳火候泥性方能計算加減以定模範此匠一鎮推名手者不過三兩人

按考工記摶埴之工器中膊豆中縣鄭氏注云膊讀如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尌膊其側以擬度端其器縣縣繩正豆之柄今之模子其亦中膊中縣之遺意歟記之篇首云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敘於王公坐論士大夫作行之下鄭司農云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以治之此工良不易矣

其六曰圓器拉坯

器之制不一方稜角者則有鑲雕印削之作圓器就輪車拉坯盤盌鍾楪等器大小分二作大者主二尺至二三尺小者主一尺以下車如木盤下設機軸俾旋轉無滯則所拉之坯無厚薄偏側之患故用木作隨時整治又有泥作摶泥融結置車盤拉坏者坐車架用一竹杖撥車走輪雙手按泥隨其手法之屈伸收放以定圓器款式

按通雅云古于宋干四羅六雞景德鎮盌楪式也即此以推器不一式而式之同者必貴畫一有模子以定其規制有輪車以使之整齊條理之始精密如此王充論衡云陶者用土爲簋廉器形已成不可小大欲其小大之不可所以營度於未成之時者當何如簋廉者漢時成土器之具也凡器之成各有依準通俗文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笵

其七曰琢器做坯

餅罍尊彝皆名琢器其圓者如造圓器之法用輪車

拉坯候乾仍就輪車刀鏇定樣後以大羊毫筆蘸水洗磨俾極光潔然後吹釉入窯即成白器如畫料罩釉即爲青花其鑲方稜角之坯用布包泥以平板壓之成片以刀裁之成段用原泥調和黏合又有印坏一種從模中印出製法與鑲方同鑲印二種洗補磨擦與圓琢器同凡有應錐拱雕鏤者候乾定付樣與專門工匠爲之

按事物紺珠云窯器方爲難方何以難也出火後多傾欹坼裂之患無疵者尠造坯之始當角

者廉之當折者挫之當合者彌縫之隱曲之處慮其不和上下前後左右慮其不均故曰方爲難若圓器渾成固由手法之準而車已當人力之大半不如方稜之全資乎人巧也印坯有模唐盌脫見高宗時民謠爲造盌之模土室爲匭脫謂土室如匭之脫匭脫亦造匭之模也其外有堆器有鏇器堆者用白泥堆坯上以筆堆成花樣鏇者坯上用鏇鏇成花樣印作鏇作各有專工

其八曰采取青料

瓷器青花霽青大釉悉藉青料出浙江紹興金華二府所屬諸山采者入山得料於溪流漂去浮土其色黑黃大而圓者爲上青名頂圓子搋至鎮埋窯地三日取出重淘洗之始出售其江西廣東諸山產者色薄不耐火止可畫粗器

按晉曰縹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過天青吳越曰秘色其後宋瓷雖具諸色而汝器宋燒者淡青色官窯以粉青爲上哥窯龍泉窯色皆青陶器青爲貴也白地青花亦資青料明宣德用蘇泥勃青嘉靖用回青青非不佳然產地太遠可得而不可繼工匠之弊又不勝防也

其九曰揀選青料

青料揀選有料戶專司其事黑綠潤澤光色全者爲上選仿古霽青青花細器用之雖黑綠而欠潤澤祗供麤瓷至光色全無者一切選棄用青之法畫坯上罩以釉水入窯燒成俱變青翠若不罩釉其色仍黑火候稍過所畫青花亦多散漫青中有韭菜邊一種

獨爲清楚入火不散細器必用之

按明用回青法先敲青用搥碎之揀有硃砂斑者爲上有銀星者爲次約可得十分之二其奇零瑣碎碾之入水澄定約可得二十分之一所得亦甚少選料不精出器減色故必屬之料戶專司

其十曰印坯乳料

拉成之坯候乾定用修過模子套上以手按拍使周正勻結然後退下候乾以備鏇削至畫瓷所需之料

宜極細緻則起剌不鮮每料十兩爲一鉢專工乳研
經月始堪應用乳法用研鉢貯矮凳凳裝直木上橫
一板鏤空以受乳鉢之柄人坐凳握槌乳之每月工
直三錢亦有乳兩鉢夜至二更者倍之老幼殘疾藉
此資生焉

按畫器調色與畫家不同器上諸色必出火而
後定配合調劑前人有經驗之方毫釐不得差
又須極細極勻則色透骨而露彩古瓷五彩成
窯爲最其點染生動有出於丹青家之上者蓋

手固高畫料亦精今增洋彩一種絢鑑奪目而
於象生及倣古銅器紫檀雕竹螺甸各種惟妙
惟肖畫料得法之明效可驗也

其十一曰圓器青花

青花圓器一號動累百千若非畫款相同必致參差
難以識別故畫者學畫不學染染者學染不學畫所
以一其手不分其心也畫者染者分類聚一室以成
畫一之功至如邊綫青箍出鏇坯之手識銘書記歸
落款之工寫生以肖物爲上仿古以多見能精此青
花之異於五彩也

按考工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染羽㡛
湅絲筐人闕畫繢則合稱之曰畫繢之事賈公
彥疏云二者別官同職共其事者畫繢相須也
畫即畫也繢爲染采之事即染也分爲二作聚
處一室其即古別官同職之義與

其十二曰製畫琢器

琢器有方圓稜角之殊製畫有彩紛雕鏤之異仿舊
須宗雅則肇新亦有淵源或相物而賦形亦範質而

施采

按古器仰曰山文俯曰葉文而以云回爲之緣
旋有款有識三代已然漢貢禹傳云杯案畫文
畫金銀飾則凡日用之具爛然也陶器彩畫盛
於明其大半取樣於錦段寫生仿古十之三四
今瓷畫樣十分之則洋彩得四寫生得三仿古
二錦段一也愚竊謂三禮圖博古圖古玉圖畫
法畧備鍾鼎款識具載於薛尚功之書能仿古
爲之當輳定轢汝馳官騖哥而與尊彝並重矣

其十三曰蘸釉吹釉

圓琢青花與仿古官哥定汝等器均須上釉入窯上釉舊法將琢器之方長稜角者用羊毛筆蘸釉上器失之不勻至大小圓器渾圓琢器俱在缸內蘸釉有輕重且多破故全器難得今於圓器之小者仍於缸內蘸釉其琢器與圓器大者用吹釉法截徑寸竹筒長七寸口蒙細紗蘸釉以吹吹之徧數視坯大小與釉之等類爲多寡之差多至十七八徧少亦三四

按蓍槎蠡說以堊澤爲水法堊澤卽釉也定窯

滋潤汝窯厚如堆脂官窯瑩澈舊器釉重大抵蘸釉不急能勻重復蘸之故瑩厚者多也昔人論橄欖眼蟹爪以別舊器則云爾其實亦舉中心小疵正坐此耳吹釉之法補從前所未有用之良便又博物要覽云有一種復燒者取舊官哥瓷器如鑪欠耳足缾損口稜以舊補舊加以釉藥一火燒成與舊製無二但補處色渾然得此更勝新者愚謂用今吹釉之法補舊補處可使無迹

其十四曰鏇坯挖足

圓器尺寸定於模而光平必資於鏇故有鏇坯之作鏇車與拉坯車相等中心多一木椿視坯爲麤細其頂渾圓包以絲緜恐損坯裏也鏇時坯合椿上撥輪轉旋用刀鏇之則內外光平其麤細分於鏇手高下故鏇作爲重挖足者拉坯時足下留一泥靶長二三寸畫坯吹釉便於執持工竣去靶挖足書款

按鏇坯爲摶埴之終至此而坯成矣舊製以足

截器多取沉重柴窯足多麤黃土官哥龍泉皆

鐵足至明永樂窯壓手杯沙足滑底宣德窯壇錢釜底綫足嘉靖窯魚扁錢饅心圓足踵事而精矣陶器出窯底足可驗火法

其十五曰成坯入窯

窯制長圓如覆甕高廣並丈許深倍之上覆瓦如屋曰窯棚煙突立其後崇二丈餘在窯棚外坯成裝匣付窯戶入窯分行列之中間稍疎以通火路火有前中後之分前火烈中火緩後火微量器之宜稱配合窯位器滿發火磚塗塞窯門留一方孔投松片不得

停候匣鉢作銀紅色止火又一晝夜開窯

按陶器入窯初曰溜火欲習於火而無羸既曰緊火欲孰於火而無縮風火之窯審候爲難通志云造坯彩畫始條理也入窯火候終條理也

其十六曰燒坯開窯

入窯至出窯以三日爲率第四日晨開窯器匣尚帶紫紅色不能近開窯匠用布十數層製手套蘸冷水護手復用溼布包裹頭面肩背然後入窯取器器盡乘熱安頓新坯因新坯帶溼就熱窯烘炙可免火後坼裂穿漏之患

按火候得失開窯而知故志稱瓷器入窯必詳視坯胎堪否然後盛匣封固起火如繪畫小器亦細看上下四周有無疵謬必體質完美方可入窯如是而開窯可專驗火候矣火弱則嫩火猛則傖

其十七曰圓琢洋彩

圓琢白器五彩繪畫仿西洋曰洋彩選畫作高手調合各種顏色先畫白瓷片燒試以驗色性火候然後

由粗入細熟中取巧以眼明心細手準爲佳所用顏色與佛郎色同調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油便渲染膠便搨刷清水便堆填也畫時或倚桌或手持或側眠低處就器各隨其宜以取運筆之便

按大食窯與佛郎嵌相似通雅云佛菻能爲之廣語譌菻爲郎故曰佛郎亦曰拂郎今發藍也然所謂佛郎嵌者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其鮮潤不及瓷也洋彩祗仿其彩法器皿實出其上宣和畫譜載日本畫山川小景設色甚重多用金碧宋鄧椿記高麗扇畫所染青綠奇甚與中國不同專以空青海綠爲之近年尤精明揚塤工倭漆得縹霞彩漆法山水人物神氣飛動描寫不如海外往往有此昔黃山谷題高麗畫有曰海外人煙來眼界全勝博物注魚蟲吾於此亦云

其十八曰明鑪暗鑪

白器燒成始施彩畫畫後復燒使顏色入器因有明

鑪暗鑪之別器之小者用明鑪口門向外周圍炭火
器置鐵輪上下托以鐵叉送入鑪旁用鐵鉤旋轉其
輪以勻火氣俟色光亮為度器之大者用暗鑪鑪高
三尺徑二尺六七寸周圍夾層貯炭火下留風眼器
貯鑪膛人執圓板以禦火氣鑪頂葢板黃泥固封燒
一晝夜為度凡燒黃紫綠等器燒法相同

按宣鑪造法蠟茶色以水銀浸擦熏洗為之鎏
金以金爍為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亦於出鑪
之後加色而復用火成之同一法也

其十九曰束草裝桶

瓷器出窰分類揀選有上色二色三色腳貨之名定
直高下三色腳貨即在本地出售其上色圓器與上
色二色琢器用紙包裝桶有裝桶匠專司其事二色
圓器每十件為一筒用草包紮裝桶各省通行麤器
用茭草包紮或三四十件為一仔或五六十件為一
仔一仔猶云一馱茭草直縛於內竹篾橫纏於外水
陸轉搬便於運送其匠衆多以茭草為名目

按稗史類編云官窰開窰之日反復比量而美
惡辨益以器品有定而火候必開窰始見也志
稱窰乾坏乾柴乾則少拍裂沉暗之患上細料
細工夫細則無麤糙汙滓之患又必火候均勻
釉色光熒器自完好上色必能備此以次而降
釉澤不具曰骨鏬折曰蔑邊毀剝曰茅常在腳
貨矣

其二十曰祀神酬願

景德鎮袤延僅十餘里山環水繞僻處一隅以陶來
四方商販民窰二三百區工匠人夫不下數十萬藉

此食者甚衆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稌故重報
賽有神童姓者窰戶也前明燒龍缸連歲不成中使
督責甚峻窰民苦累神為衆蠲生躍入窰突中以死
而龍缸即成司事者憐而祀之建祠廠署祀焉稱風
火仙履著靈異窰民歲祀惟謹擬之社方也

按明初中官督造其後議裁用同省府佐輪值
又遠近不均移饒州府佐駐鎮專理而中官借
上供之名分外苛索隆慶五年都御史徐栻疏
稱內承運庫太監題奏缺少各樣瓷器要造裏

外鮮紅盌鍾甌井大小龍缸方盒共十萬五千
七百七十其龍缸體式底濶肚凸多致墜裂五
彩缸樣重過大已多係驚碎萬曆十一年工科
都給事中王敬民題稱今據該監所開盌楪鍾
琖之類皆上用必需而祭器尤不可缺中間如
圍碁其盤碁罐無益之具屏風筆管餅罐盒罏
不急之物總九萬六千有奇苛索如此風火仙
之事不知何時大率類此當茲惡民通商利工
便俗之世其效靈宜也

陶說卷一

陶說卷二

海鹽 朱琰 述

說古

原始

周書神農作瓦器

物原神農作甕

紺珠瓶餅同神農制

按禮運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不
詳何代左傳云炎帝以火紀官然則治火之利
者必炎帝也故瓦器託始於神農必舉一以實
之繫矣說文餅或从瓦二字通用如紺珠言甕
甕說缾罌皆二器耶路史又云燧人爲釜

呂氏春秋黃帝有陶正昆吾作陶亦見尸子

說文古者昆吾作匋

古史考神農時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食之黃帝時有
釜甑

物原軒轅作盌楪

按黃帝陶正設官之始古史考食穀燒石之上

當是燧人時事神農時當有釜甑也盆楪之名
後起物原亦附會之言
春秋正義少皥有五工正搏埴之工曰鶅雉職東方注
虔曰鶅雉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
按此依旁考工記而新其名恐屬附會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注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禮記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
韓非子虞舜作食器
史記五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作什器於
壽邱
按陶始於炊器大抵如今黃沙之質至虞而泰
尊甒大詳及禮器其制畧備當有精麤之別故
曰上陶其後虞閼父入周爲陶正陳敬仲奔齊
爲工正亦或以上陶之裔故也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陶旊之工曰土工
按曲禮天子建官先六大以下數條鄭注皆謂
殷時制
考工記摶埴之工陶旊 旊鄭司農讀若甫鄭康成讀若放

又陶人爲甗盆甑鬲庾旊人爲簋豆 甗魚輦反一音彥鬲音歷
又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 鄭司農髻讀刮薜讀蘗暴讀剝鄭康成髻讀刖
又器中膞豆中縣 膞市專反
按周制陶旊分職陶人所掌皆炊器惟庾是量名旊人所掌皆禮器 虔必有精麤不同後世分窯分作因之注云摶之言拍埴黏土又與采石鍊泥造坏相似注又云墾頓傷薜破裂暴墳起不堅致髻先鄭讀刮後鄭讀刖亦傷意是已 殷忌茅之說也注又云𣪘膊其側以擬度端其器縣繩正豆之柄是槇子拉車鏇車之事也椎輪之始規模已具愚謂陶之由來詳於虞而備於周

古窯考

唐越州窯 夏少康封少子無餘于會稽號曰於越秦於此立會稽郡隋改爲越州唐復爲會稽郡後又爲越州今浙江紹興府
陸羽茶經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次

洪州次或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

樂府雜錄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大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甌一十有二以筯擊之

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

按唐越窯實為錢氏秘色窯之所自始後人因

秘色為當時燒進之名忘所由來負暄雜錄據陸龜蒙詩謂越陶唐世已有四六法海得柳宗元代人進瓷器狀謂欲補負暄雜錄之遺然亦存其說而已未得越窯明據晉杜毓荈賦云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亦越也今茶經曰越州已有其地証之當時顧況茶賦云越泥似玉之甌孟郊詩云越甌荷葉空鄭谷詩云茶新換越甌韓偓詩云越甌犀液發茶香言越瓷者不一而足遂特表而出之曰唐越州窯為之一快又唐國史補云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之考唐地理志邢州鉅鹿郡縣內邱是邢瓷亦為時所重故郭道源擊甌邢越並用杜工部集有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詩云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大邑在唐屬邛州又出茶經所數諸州之外陶至唐而盛矣瓶花譜亦云古無瓷瓶皆以銅為之至唐始尚窯器

吳越秘色窯　錢氏有國時越州燒進

高齋漫錄越州燒進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

秘色

按王蜀報朱梁信物有金稜椀致語云金稜含寶椀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則秘色是當時瓷器之名不然吳越專以此燒進而王蜀亦取以報梁耶

後周柴窯　柴世宗時燒者故曰柴窯相傳當日請瓷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作請做）

東門廣續柴窯出北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

多麤黃土近世少見

博物要覽昔人論柴窯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

事物紺珠柴窯製精色異爲諸窯之冠

清秘藏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余向見殘器一片製爲絛環者色光則同但差厚耳

按後周都汴唐屬河南道考唐書地理志河南道貢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於陶也宋政和官窯亦起於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轄之州柴窯當即在其都內高澹人宋均窯瓶歌注云近人得柴窯碎片皆以裝飾玩具蓋難得而可貴也王漁洋香祖筆記謂貴人得盌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何其幸與

宋定窯　出定州今直隸真定府

格古要論古定器土脉細色白而滋潤者貴質麤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真劃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宋宣和政和間窯最好但難得成隊者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

留青日札似象窯色有竹絲刷紋者曰北定窯南定窯有花者出南渡後

博物要覽定器有劃花繡花印花三種多因牡丹萱草飛鳳三種時造式多工巧

清秘藏定窯有光素凸花二種以白色爲正白骨而加以泑水有如淚痕者佳間有紫色黑色者不甚珍也

按定器以北定爲貴北定以政和宣和間窯爲最好然如東坡試院煎茶詩所云定州花瓷琢紅玉不在宣和政和前與且云花瓷亦非必有花者出南渡後也又有元朝戧金匠彭均寶者效定器作折腰樣甚整齊曰彭窯時稱之爲新定格古要論云土脉細白者與定器相似比青口欠滋潤極脆又博物要覽謂新做定器如文王鼎鑪獸面戟耳彝鑪不減定人製法可以亂真若周丹泉初燒爲佳愛古者能分別南北定而又不爲後來仿效者所惑庶幾不媿鑒賞家矣

宋汝窯　時以定州白瓷器有芒命汝州建青器窯屑瑪瑙爲油

留青日札唐鄧耀悉有之而汝爲冠色如哥而深微帶黃

格古要論宋時燒者淡青色有蟹爪紋者真無紋者尤好土脉滋潤薄亦甚難得

博物要覽汝窯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蔴花細小掙釘

清秘藏汝窯較官窯質製尤滋潤

按汝本青器窯留青日札云色微帶黃博物要覽云色卵白似立異論然合之可得淡青色也辨蟹爪紋如端溪石子辨鸜鵒眼眼本石病得此可驗真水坑故曰無紋者尤好

宋官窯　宋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曰官窯

留青日札文色上白而薄如紙者亞於汝其價亦然

博物要覽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爲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紋取冰裂鱔血爲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

宋修內司官窯　宋南渡有邵成章提舉號邵局襲舊京遺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曰內窯亦曰官窯

留青日札模範極精油色瑩澈爲世所珍

格古要論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脉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好者與汝窯相類

博物要覽官窯在杭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鐵時云紫口鐵足紫口乃器口上仰釉水流下比周身較淺故口露紫痕此何足貴惟尚鐵足以他處之土咸不及此也

稗史類編後郊壇下别立新窯亦曰官窯比之舊窯大不侔矣

按古窯柴汝最重次及官定柴汝之器傳世絕少而官定猶有存者非官定易得也定有北定南定而彭窯亦曰新定官有舊京修內司之别而郊壇下新窯亦曰官窯新定不如南定南定不如北定舊京官窯爲時未久嘗以修內司所造爲最新窯爲下其時已有差等而博物要覽

謂新仿定器有不減定人製法者有製作極工不入清賞者格古要論謂官窯器有黑色謂之烏泥窯僞者皆龍泉所燒無紋路六研齋筆記謂南宋餘姚秘色瓷今人率以官窯目之不能別白間見壘出以亂其真又如此好事者指某器曰定某器曰官安知不爲贗鼎所惑也

又按內窯器集賞筆衡云沉泥爲範極其精緻其妙處當在體質而世之論者曰紫口鐵足皮毛之見也博物要覽辨之是矣五雜俎云定汝

難於完璧宋時宮中所有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而今之求定汝者即以銅鈐口爲真骨董家之論古往往如此

宋哥窯　本龍泉琉田窯處州人章生一生二兄弟於龍泉之窯各主其一生一以兄故其所陶者曰哥窯

格古要論舊哥窯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色好者類董窯今亦少有

稗史類編土脉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窯則多斷紋號百圾碎

春風堂隨筆哥窯淺白斷紋

博物要覽官窯質之隱紋如蟹爪哥窯質之隱紋如魚子但汁釉不如官窯

五雜俎柴窯之外定汝官哥皆宋器也流傳至今惟哥窯稍易得蓋質重耐藏定汝難於完璧

宋龍泉窯　即章生二所陶者時以哥名兄窯弟仍龍泉之舊曰龍泉窯

稗史類編龍泉窯至今溫處人稱爲章窯

格古要論古龍泉窯今曰處器青器古青器土脉細

且薄翠青色者貴有粉青色者有一等盆底有雙魚盆外有銅掇環體厚者不甚佳

博物要覽龍泉窯妙者與官哥爭豔但少紋片紫骨耳器質厚實極耐摩弄不易茅篾

清秘藏古宋龍泉窯器土細質厚色甚葱翠妙者與官窯爭豔但少紋片紫骨鐵足耳且極耐摩弄不易茅篾第工匠稍拙製法●不甚古雅有等用白土造器外塗泑水翠淺影露白痕乃宋人章生所燒號曰章窯較龍泉製度更覺細巧精緻

春風堂隨筆弟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窯之類兄所陶色淡

按稗史類編論章生一生二窯云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而格古要論亦云舊哥窯色青濃淡不一亦有鐵足紫口古龍泉青器土脉細且薄翠青色者貴曰舊曰古葢指生一生二之所製原不甚殊也惟有紋無紋爲兄弟之别必曰兄所陶色淡弟所陶質厚皆非章氏之初也哥窯在元末新燒土脉麤燥色亦不好龍泉窯在明初移處州府青色土堊火候漸不及前矣方密之通雅云假哥窯碎紋不能鐵足鐵足則不能聲龍泉不能得其淡色淡則無聲此亦鑑古之精者也

又按博物要覽云官哥二窯出器時有窯變狀類蝴蝶禽魚麟豹於本色釉外變色或黃或紅紫肖形可愛火之幻化理不可解然窯變時有尚不足異蘇東坡集載瓶笙詩有引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麤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瓶食頃乃已春渚紀聞載萬延之瓦缶畫冰云赴銓都下銅禁嚴甚以十錢市之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頮面既覆有餘水留缶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明日成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行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後以白金爲護什襲而藏遇寒則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一同此二事幻之又幻矣

吉州窯　在今吉安府廬陵縣永和鎭

格古要論色與紫定器相類體厚而質麤不甚直錢宋時有五窯書公燒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餅大者直數金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相傳宋文丞相過此窯變爲玉遂不燒

矩齋雜記宋時江西窯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爲玩具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爐甕諸色幾與哥窯等價余嘗得一盤一盎質吞白而光黝然以注水經月不變望之知爲古物相傳陶工作器入窯變

故玉工懼事聞于上封穴逃之饒今景德鎮陶工故象永和人見吉安太守吳炳遊記

象窯 在今寧波府象山縣

格古要論有蟹爪紋色白而滋潤者高色黃而質麤者低俱不甚直錢

董窯

格古要論淡青色細紋多有紫口鐵足比官窯無紅色質麤而不細潤

按象窯似定董窯似官其不同者質麤欠滋潤耳留青日札云象窯又次彭窯

均州窯 今河南禹州

留青日札稍具諸色光彩太露有兎絲紋火燄青

博物要覽有硃砂紅葱翠青俗名鸚哥綠茄皮紫者紅如燕支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爲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爲記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若垂涎皆上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樣俗取鼻涕豬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窯惟種蒲盆底佳甚他如坐墩鑪合方缾罐子俱黃沙泥坏故器質不佳近年新燒皆宜興砂土爲骨釉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

清秘藏均州窯紅若臙脂者爲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

通雅均州有五色窯變則時有之報國寺觀音窯變也

磁州窯 在河南彰德府磁州

格古要論好者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價高於定新者不足論

建窯 在福建泉州府德化縣

格古要論盌琖多是撇口色黑而滋潤有黃兎斑滴珠大者眞但體極厚少見薄者舊建瓷有薄者絕類宋器佛像最佳

按宋時茶尚撇盌以建安兎毫琖爲上品價亦甚高留青日札云建安烏泥窯品最下豈今昔不同耶然缾花譜以烏泥與龍泉均州章生諸窯並重博物要覽謂烏泥質麤不潤而釉水燥

鼎彝入官哥今亦傳世則當差肩象蕫酉書曰札最下之品目未可傳信也因論建窯及此

山西窯　在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平陽府霍州霍州所出曰霍器

高麗窯　在高麗國

格古要論色粉青似龍泉上有白花朶兒者不甚直錢

按高麗窯器與饒相似有細花號擬北定者故附雜窯之後烏夷之玻瓈窯大食國之佛郎嵌皆非瓷石所成不槪錄

陶說卷三

海鹽　朱琰　述

說明

饒州窯

饒州府浮梁縣西興鄉景德鎮水土宜陶鎮設自宋景德中因名置監鎮奉御董造饒州窯自此始容齋隨筆云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謂此也元更監鎮為提領本路總管監陶宋元皆有命則供否則止格古要論云御土窯體薄而潤色白花青較定器少次此言宋窯也又云元朝燒小足印花內有樞府字號者最高此言元窯也又云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且俗又有青黑色戧金者多是酒壺酒盞甚可愛此言明初窯也江西窯唐在洪州今南昌見茶經弋陽縣太平鄉處州民毀志高等來創造亦有窯其後民飢為亂嘉靖間即橫峯窯鎮地改立興安縣遂廢弋陽之湖西馬坑以陶為業所造餅

罐缸甕盤盆之器甚麤給工匠之用

洪武窯　明洪武三十五年始開窯燒造解京供用有

御器廠廠東爲九江道有官窯窯之名六曰風火窯色

窯大小𤏲横窯大龍缸窯匣窯青窯

按志稱官窯除龍缸外青窯燒小器色窯燒顏

色圓而狹每座祗容小器三百餘件民間青窯

長而濶每座容小器千餘件民窯燒器窯九行

前一行麤器障火三行間有好器雜火中間前

四中五後四皆好器後三後二皆麤器視前行

官窯重器一色前以空匣障火官窯器純民窯

器雜官窯坯欲密砌欲固使火氣全而陶器易

熟不至鬆泄官窯之異於民窯如此

永樂窯

事物紺珠永樂宣德二窯皆內府燒造以椶眼甜白

爲常以蘇麻離青爲飾以鮮紅爲寶

博物要覽永樂年造壓手杯中心畫雙獅滾毬爲上

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次杯外青花深翠式樣

精妙若近時仿效殊無可觀

南村隨筆明景德鎭所造永樂尚厚成化尚溥宣德

青尚淡嘉靖青尚濃成窯青未若宣青宣彩未若成彩

通雅永樂窯質厚成化窯質薄前後規制殊異

按古窯重青器至明而秘色已絕皆純白或畫

青花或加五彩永窯亦足貴重在宣成之下嘉

之上

宣德窯　宣德中以營造所丞專督工匠

博物要覽宣德年造紅魚靶杯以西紅寶石爲末魚

形自骨內燒出凸起寶光又如竹節靶罩蓋滷壺小

壺此等發古未有他如妙用種種小巧之物尤佳描

畫不苟又有白茶琖光瑩如玉內有絕細暗花花底

有暗款隱隱橘皮紋起雖定窯何能比方眞一代絕

品

南村隨筆宣德祭紅以西紅寶石末入泑凸起者總

以汁水瑩厚如堆脂汁紋雞橘質料膩實不易茅蔑

正宏隆萬間亦有佳者

清秘藏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鱔

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卽暗花者內燒絕細龍鳳暗

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
娓古錄宣廟時蟋蟀澄泥盆最爲精絕
按此明窯極盛時也選料製樣畫器題款無一不精青花用蘇泥勃青至成化其青已盡只用平等青料故論青花宣窯爲最

成化窯

博物要覽成窯上品無過五彩葡萄甃口扁肚靶杯式較宣杯妙甚次若草蟲子母雞勸杯人物蓮子酒琖五供養淺琖草蟲小琖青花紙薄酒琖五彩齊箸小楪香合各製小罐皆精妙可人

高澹人成窯雞缸歌注成窯酒杯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瑩潔而質堅雞缸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躍躍欲動

按成窯以五彩爲最酒杯以雞缸爲最神宗時尚食御前成杯一雙直錢十萬當時已貴重如此前人評宣成高下謂青日札謂宣與汝敵永樂成化亦以次重蓉槎蠡說謂勝朝官窯首成次宣次永次嘉博物要覽則謂青花成不實若

宣窯五彩深厚堆垛成窯用色淺深頗有畫意三家之論不同總之明器無能過宣成者而一時有一時聚精之物則博物要覽之言是也

正德窯　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

事物紺珠正德間大璫鎮雲南得外國回青以鍊石爲偽寶價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用之色愈古

通雅回青以重色貴

按宣德中以營膳所丞專督工匠即專督御器廠之工匠正統初罷之者志所稱以兵興議寢陶息民之事也豫章大事記云景泰五年減饒州歲造瓷器三之一是既能督造之官又減歲造之數也故宣宗後幾二十年窯事不著天順復辟丁丑仍委中官燒造則御器之監造如故矣大事記又云成化二十二年裁饒州燒造官此憲宗末年也孝宗初政故終孝宗十八年不言窯事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者復用中官也故至嘉靖又裁之云

又按當日用回青工匠恣爲奸利浮梁朱令爲

劑量之法其弊稍息用青亦回青與石青相兼十雜一爲上四六爲中嘉窯惟御器給之志云
回青行而石子遂廢者非也
嘉靖窯　嘉靖初裁革中官于各府佐輪選一員管理四十四年添設饒州府通判駐廠督造尋止
事物紺珠嘉靖窯回青盛作鮮紅土隔絕燒法亦不如前惟可燒礬紅色
博物要覽嘉靖青花五彩二窯製器悉備奈饒土漸惡較之往日大不相侔有小白甌世宗經籙醮壇用

器亦曰壇琖製度質料迥不及宣德如魚扁琖紅鉛小花合子亦爲世玩
按青器宜青尚淡嘉青尚濃回青之色幽菁可愛鮮紅土絕而回青效靈亦一時之會也然當麻倉土將次告竭之時體質不及宣器遠甚壇琖色以正白如玉爲最堅緻則近青堅不淨則近黃皆無足取通雅謂嘉靖時有塡白壇琖指此
隆慶萬歷窯　隆慶六年復起燒造仍於各府佐輪選管理萬歷初以饒州督捕通判改駐景德鎮兼理窯廠
江西大志舊用浮梁縣麻倉等處白土每百觔給直七分萬歷十一年同知張化美見麻倉土膏已竭掘取甚難每百觔加三分近用縣境吳門托新土有糖點者尤佳
豫章大事記窯變極佳非人力所可致人亦多毀之不令傳萬歷十五六年間詔燒方飭屏風不成變而爲牀長六尺高一尺可臥又變爲船長三尺其中什器無一不具闔主者於饒州郡縣官皆見之後捶碎

不敢以進
按明瓷至隆萬製作日巧無物不有然隆窯之秘戲殊非雅裁他物汁水瑩厚如堆脂有粟起若雞皮者有發棕眼若橘皮者亦可玩也通雅云官窯土骨坏乾經年重用車碾薄上釉候乾數次出火釉漏者碾去上釉更燒之故汁水瑩厚如堆脂不易茅篾此亦民窯之不得同者
又按明時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歐姓者造瓷器曰歐窯有倣哥窯紋片者有倣官均窯色者采

色甚多皆花盤匜架諸器舊者頗佳附記於此
饒窯倣定器用青田石粉爲骨曰粉定質麤理
鬆不甚佳

造法

雜采諸書爲之條理不復更詳原出書名

陶土出浮梁新正都麻倉山曰千戸坑曰龍坑塢曰高
路坡曰低路坡土埴壚均有青黑界道灑灑若糖點瑩
若白玉閃爍若金星者爲上土每百觔給直七分萬歷
間坑深膏竭鏤空穿穴民力維艱管廠同知張化美議

百觔加直三分其後因縣境內吳門托新土有糖點如
麻倉者尤佳取土於彼路倍於前給直如故不能多運
造龍缸用餘干婺源土及石末坏屑參和爲之（以下采料）
石末出湖田一二圖以和官土造缸取其堅也
釉土出新正都曰長嶺作青黃釉曰義坑作澆白器釉
二處皆有柏葉斑又出桃樹塢青花白器通用之
砂土黃土用造匣鉢砂土募夫挑取每百觔給直二分
黃土撥本廠上工夫挑取
鮮紅土未詳出何地燒煉作紅器正嘉間斷絕燒法亦
不如前僅可作礬紅色
西紅寶石宣窯造紅魚靶杯粉寶石塗堊紅鮮奪目
硃砂宣窯作小壺大盌色紅如日
青用陂塘青產樂平一方嘉靖中樂平格殺遂塞用石
子青產瑞州諸處
蘇泥勃青宣窯青花器用此至成化時已絕
回青正德時大璫鎮雲南得此於外國嘉窯御器用此
其後亦不能繼
黑赭石出廬陵新建一曰無名子用以繪畫瓷器

御器廠分二十三作曰大盌作酒鍾作楪作盤作鍾作
印作錐龍作畫作寫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
木作船木作鐵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東碓作西
碓作（以下工役）
正嘉之際官匠凡三百餘畫工另募叅繪事難也
陶夫砂土夫僱用上工夫派饒州千戸所編派七縣解
徵工食
回青提碎有硃砂斑者曰上青有銀星者曰中青每觔
可得青三兩敲青後取奇零瑣碎入注水中用磁石引

雜石澄定每觔可得真青五六錢（以下製料）

浮梁令朱賢議除匠匿回青之弊打青用三人各付青一觔當官鎚鍊再加研淘令各計得青若干有能多滿一錢者賞銀較三人所得酌多寡之中爲之劑量定得青之數

回青淳則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則色沉而不亮每回青一兩加石青一錢謂之上青四六分加謂之中青中青用以設色則筆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則顏色清亮

油色用豆青油水鍊灰黃土合成紫金色用罐水鍊灰

紫金石合成翠色用鍊成古銅水硝石合成黃色用黑鉛末一觔礬赭石一兩二錢合成金綠色用鍊過黑鉛末一觔古銅末一兩四錢石末六兩合成金青色用鍊成翠一觔石子青一兩合成礬紅色用青礬鍊紅每一兩加鉛粉五兩用廣膠合成紫色用黑鉛末一觔石子青一兩石末六兩合成澆青用釉水鍊灰石子青合成純白用釉水鍊灰合成

祭紅以西紅寶石爲墨又有硃砂點翠青花點色不同墨肥乃有橘皮紋起

瓷器用芝麻灰淋汁塗之黃色者赤土汁塗坯燒之用芝麻稭淋汁染色則成紫

畫青每晨午二次集工役分青染清擇愿樸者二八一給大一給小看畫完差其多寡同異付窯帶燒合格者爲樣器給畫工凡給器顏料加減色深程度悉以此器爲準（以下畫染）

黑赭石磨水畫坯上初無色燒之便成天藍呼之爲畫燒青

畫法如成窯洒器高燒銀燭照紅妝一美人持燭照海

棠也錦灰堆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高士一面畫周茂叔愛蓮一面畫陶淵明對菊也娃娃五嬰兒頑戲也其他龍鳳魚藻花草瓜瓠八吉祥西番蓮等式各有成樣

其名如嘉靖八年燒造鼻工給直其畫有趕珠龍一秤金娃娃昇降戲龍鳳穿花滿地嬌雲雀萬歲藤捧珠龍靈芝捧八寶八仙過海飛雀牡丹獅子滚繡毬轉枝寶相花鯖鮊鰱鱖水藻江下八俊巴山出水飛獅水火捧八卦竹葉靈芝雲鶴穿花花樣龍鳳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海水蒼龍捧八卦三仙煉丹耍戲娃娃四季花三

陽開泰花天花捧雲山福海字二仙出水雲龍龍穿西番蓮穿花鳳雙雲龍青纏枝寶相花穿花龍如意團鸞鳳穿花鸞鳳團龍拳仙捧壽茶獅龍耍戲鮑老昇鳳擁祥雲乾坤六合花博古龍松竹梅鸞鳳穿寶相花四季花等各不可勝計

堆器以筆醮白泥堆坯上成各樣龍鳳花草加釉水鍊灰燒成（以下堆琢五彩）

錐器各樣坯上用鐵錐錐成龍鳳花草加釉水鍊灰燒成

描金用燒成白坯上貼金過色窯如礬紅過鑪火二次餘色不上全黃

金花定盌用大蒜調金描畫再入窯燒永不復脫

五彩用燒過純白瓷器續彩過鑪火燒成

造匣用黃土砂土參和為之大小不一（以下製匣）

匣窯除龍缸大匣外其餘大小匣可燒七八十件燒成計薪五十五槓有一用即損者有再用方壞者每窯燒缸匣六層大樣二樣或蓋或圈皆燒脊一炷旁以小匣培之三樣缸匣小則燒脊二炷培亦如之薪視前加十之一羸溜火三日夜緊火一日夜止火三日出窯

坯入窯上下四角周詳審視有無疵謬必體質完美然後盖匣封固起火（以下裝窯）

窯座前寬六尺後如前饒五寸入身六尺頂圓龍缸大樣二樣者容一口三樣者一窯結砌二盞容二口青窯比缸窯畧小前寬五尺後五尺五寸入身四尺五寸每座燒盤楪中樣器二百有奇稍大者一百五十有六大盌二十有四尺盌三十大罈十六七小酒杯五六百

缸窯溜火七日夜溜火如水滴漏續續然徐徐然不絕而已使水氣收土氣和然後可以揚其華也起緊火二日夜視缸匣色變紅轉而白前後洞然矣可止火封門又十日開窯每窯約薪百二十槓遇陰雨加十之一（以下火候）

青窯溜火對日緊火一日夜候火色如缸窯火止封門則窯易冷首尾五日可出器每窯用薪六十槓器大加十之二遇久雨窯溼又加十之二秋陽烈日即大器薪可不加

六窯之中風火窯匠最勞溜火一日之前細心而已無

所用力第二日緊火之後晝夜添薪不使忽燼忽燄炎涼不均倦睡不能應機神昏不能辨色火有破壘走烟之失器即有折裂陰黃之患

陶說卷三

陶說卷三

陶說卷四

海鹽　朱　琰　述

說器上

唐虞器

缶

呂氏春秋堯命質以麋輅置缶而鼓之

按缶本汲器飲器兼可節樂堯命以麋輅置之者生革曰鞈謂以麋革冒之也法築土爲鼓之意而變之與後世擊缶不同風俗通云缶者瓦器秦人鼓之以節歌史記載趙王與秦王會澠池事秦王酒酣令秦王鼓瑟藺相如前進缶請秦王擊缶則擊缶原秦人舊俗然匪獨秦人坎其擊缶見於陳風即事有漸當以堯之鼓缶爲擊缶之始山堂考索云缶如覆盆古西戎之樂以四杖擊之又一擊缶之法

土塯 一作土簋

土刑 一作土型

韓子堯舜飯土塯啜土刑如淳曰刑飯器廣韻塯瓦

飯器

韓詩外傳舜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按考工記旊人爲簋原是陶器然簋之爲名或其形與簠簋之簋相似而後人加之其初則名塯也簋字从竹得稱當從竹器始刑型省文器之模曰型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亦有模意啜土型者事從簡略即成器之型爲啜具也

泰尊

禮記明堂位泰尊有虞氏之尊也注泰用瓦

按世本云儀狄始作酒孟子趙岐注云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惡旨酒是儀狄爲夏禹時人然虞已有泰尊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又見王制酒不始於儀狄可知

甒大瓦棺

考工記有虞氏上陶注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 甒大詳周器

按檀弓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薪也古史舜作

瓦棺土塈則夏后氏之塈周亦始於舜卮言云
史系天監五年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
尺上銳下平如盒沈約云此瓦塈也死則坐葬
之檀弓夏后氏塈周是也然鄭注謂火熟曰塈
燒土冶以周於棺與此大異此當是虞之瓦棺

甗盆

韓詩外傳舜甗盆無膻注膻即今甑箄所以盛飯使
水火之氣上蒸而後飯可熟謂之膻猶人身之膻中
也

按考工記陶人爲甗注無底甑昔傳宋太宗時
長安民得甗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甑中設
銅箄可以開闔無底故設銅箄則此甗盆亦無
底甑而又不設甑箄故曰無膻
又按研北雜志謂得古陶器或言舜時物通雅
謂宋人言河南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舜之陶
虞帝去今遠未敢盡信吾子行以爲秦鑄金人
之後合土爲陶殆不然矣

周器

瓦旊

禮圖祭天用瓦旊

按郊特牲器用陶匏不詳何器禮圖瓦旊亦統
言之曰陶旊之事而已山堂考索記周之郊謂
王以匏片爲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是瓦甒其
一也禮器有木簋又有瓦簋有木豆又有瓦豆
疏家謂祭天地之器尚質若宗廟則以木爲之
是凡禮器之從瓦者或皆在瓦旊之列也

大尊 大音泰

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凡四時之間祀追享
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

山堂考索大尊受五斗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横
徑九寸脰下大横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
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厚寸兩大尊一盛元酒一
盛醴齊

大罍

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注瓦罍疏旊人爲瓦
簋據此而言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

瓦甒

缶

壺

禮記禮器君尊瓦甒門外缶門內壺注甒五斗壺大一石缶大小未聞以小爲貴則近小遠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

山堂考索大尊與甒形制容受同

按瓦甒即虞尊缶壺俱所以盛酒爾雅郭注謂缶即盎考工記盎實二鬴四區爲鬴鬴六斗四

升缶大於壺矣又易坎卦爻辭王弼本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注云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是謂樽簋皆瓦缶之器也

瓦大

儀禮燕禮公尊瓦大兩用豐注瓦大有虞氏尊

甕

周禮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賓客之禮共醓五十甕醯人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膳夫凡王之饋食醬用百有二十甕注醬謂醯醢也

山堂考索甕高一尺受三斗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腹下漸殺六寸

甗盆甑鬲庾

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㲉厚半寸脣寸庾實二㲉厚半寸脣寸注量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㲉讀爲斛受三斗元謂豆實

三而成㲉則㲉受斗二升豆實四升甗魚蹇反一音彥鬲音歷

爾雅䰛謂之鬵鬵鉹也注涼州呼鉹

按甗在陶人所制也博古圖所載則饕餮垂花雷紋盤雲偃耳直耳極雕飾亦有銘驗其款識則曰父己父乙祖己考古器鼎有父乙父甲父丁祖戊彝有父癸祖乙父乙父丁父己父辛母乙爵有父丁祖辛父癸父辛父戊祖己父己卣有父甲祖癸父己匜有祖戊盉有父丁觚有父

庚皆商器則此博古圖所載是商甗周文甗商質不應商有雕飾之形周反守渾樸之素而博古圖又有丁父父巳父戊商鬲亦如甗然或者陶人亦爲雕飾之文未詳言之也又左傳齊賂晉紀甗釋文以爲玉甑甗有以玉爲者古器蓋不一其制云

又按器用指歸云甑所以炊飯古甑瓦器陶者爲之爾雅甗作鬳从瓦从鬲一也說文瓦缶鬲鬲四部本以類從鬵創鬲鬵鬴从鬲鬵又从鬲

作鬵甑又作鬵鬲是炊器無疑博古圖謂甗之爲器上若甑可以炊物下若鬲可以飪物又一器兼甑鬲之用鄭康成注老婦之祭云瓶盆炊器盆亦主炊是陶人所掌皆炊器庾何爲也

又按庾是量名雜之甑甗盆鬲不於其倫左傳疏云杜據儀禮今文以庾爲十六斗考工記陶人爲庾其下文旊人之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實二觳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所作是瓦器犹之類非量

簋豆

考工記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按旊人簋豆當是禮器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注膏登非旊人之豆故別見於後通雅謂古器有祖癸豆姬寏豆是禮器又有銅豆也山堂考索云旊人不言簠簋籩是相將之物亦應制在旊人然經無明文不敢於簋豆之間雜出籩名故附其說於此

登

爾雅瓦豆謂之登注膏登

按楚辭蘭膏明燭華鐙錯注鐙錠也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博古圖有錠銘曰王氏銅虹燭錠李賀詩曉虹屏中碧木此唐人詩又有用銀釭者本作登後人以銅爲之从金作鐙今俗作燈古人焚膏必有器故從郭注膏登之說以著後來華鐙銅虹之託始於登矣

瓬甈

爾雅甌瓿謂之瓵注瓿甊小罌長沙謂之瓵又康瓠謂之甈注瓠壺也

按博古圖方斜瓿無銘文飾極精妙肩作黿形環腹之飾皆取象於雷肩脰之間文鏤相錯如盤絲髮微起乳形而中作黃目狀魚瓿無銘肩腹之間飾以魚形蟠螭瓿飾以蟠螭饕餮瓿飾以饕餮或間之以雷紋形模典雅瓿字从瓦爾雅甌瓿出自陶人山罍木器鄭元謂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則陶罍或亦有文飾然無所考

汲缶

易比卦有孚盈缶注井之水人所汲汲用缶

左傳具綆缶備水器

挈壺

周禮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注鄭司農曰壺所以盛飲

缾

左傳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

禮記禮器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缾

按說文壺昆吾圜器禮注一石曰壺本是飲器故門外列缶門內列壺以飲器而通為汲器周禮之挈壺令井猶左傳之具綆缶也缶壺缾總一類只小大不同壺小於缶缾更小於壺方言缶謂之瓿𤭛其小者謂之缾罃說文罃備火長頸缾也缾罋也缾重文曰瓶並薄經切玉篇瓶蒲丁切缾蒲丁切皆汲器為器既同何必異音从說文為是老婦之祭尊於缾其備火之罃與故注曰炊器然此已為後代酒缾之始唐書李

大亮傳太宗賜胡缾一曰雖非千鎰乃朕所自御政要作壺缾通鑑釋文以為汲器胡三省辨誤曰酒器太宗有自御之言非汲器可知賢奕編云今人呼酌酒器曰壺缾

夫子書罋 魯器

鍾離意別傳意為魯相修夫子廟堂道有罋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罋訢曰夫子罋背皆有書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得素書

灌罋 楚器

莊子子貢入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灌

經程 齊器

韓詩外傳齊桓公飲諸臣酒令曰後者罰一經程注酒器之大者曰經程

瓦卮 韓器

韓非子堂谿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瓦卮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卮

按齊之經程不詳何器侯鯖錄云陶器有酒經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制小頸環口修腹凡饋人牲兼以酒器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齊桓公之經程當即此器應劭漢書注云卮飲酒禮器古以爲據韓非子堂谿公之語是當時有瓦卮也故附於後列國器名載在方言參錯互異且不詳何制僅采一二可据者以備考覽

陶出三代世所傳甓器是也肇衡云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

漢器

桂酒尊

泰尊

郊祀歌練時日一尊桂酒賓八鄉注晉灼曰尊大尊

元帝時大宰丞李元記云以水漬桂爲大尊酒又景星十二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

按周禮六尊大尊用於宗廟四時之朝踐祭天地則曰器用陶匏而已其用大尊與否經典未有明文漢郊祀歌景星則曰泰尊練時日則曰尊桂酒注亦以爲大尊既兩見之者從其實列之爲二於練時日之尊則曰桂酒尊

盂

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盂食器若盋而大今之盋盂也讀作鉢

按稗史類編謂鉢本天竺國器故語謂之鉢多羅晉宋間始爲中夏所有演繁露據漢書注若盋而大今之盋盂語以爲古有此名盋鉢字本通注曰若作譬況之詞曰今明非昔之器稗史類編之言是也廣韻箋缶云瓦器鉢也當亦如

注漢書者以今明昔之義

康瓠

賈誼弔屈原辭棄周鼎兮寶康瓠

甂甌甈

淮南子甕瓮成行甂甌有隄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
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又狗彘不擇甂甌又抱甀而
汲

甂

揚雄傳吾恐後人之覆醬瓿也

瓨

史貨殖傳醯醬千瓨

儋

蒯通傳受儋石之祿注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為儋受
二斛

按漢書注康瓠瓦盆底爾雅康瓠謂之甈注壺
也釋文云康埤蒼作甗字林作甈說文云甈破
罌方言云甂甂罌也靈桂之間謂之甂玉篇云
甂大甕也甈甂甂音近其一類也說文云甌小
盆也甂似小瓿大口而卑用食方言云甂謂之
盎自關而西謂之盆其小者謂之升甌甂又云
甂陳魏宋楚之間謂之題其大者謂之甌今河
北人呼小盆為題子然則甌甂皆小盆而甂又
小於甌也甀說文作甄云小口罌也列子云狀
若甀甈國策云醯壺醬甀甀云者今之小口甕
故可抱而汲甂音部亦罌之小者瓨說文云似
罌長頸受十升亦作缸缾之長頸者方言謂罃
又云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甀齊之東北海岱之

間謂之甂甂儋通用然則甀也甂也瓨也儋也
皆小口罌也通雅云今俗曰壜曰埕繇此言之
甂大而缸小今俗又以大者為缸也

琖

池北偶談宋荔裳觀察藏漢玉琖二內有魚藻文云
在秦州耕夫得於隗囂故宮

按琖屬飲器从酉作醆夏琖飾以玉遂从玉亦
从角作觴今俗作盞从皿數字通用唐琖桀金
白玉銀鑿落水晶玻璃製甚華美專以佐飲至

宋則斧琖爲鬬茶之勝具矣

漆烏瓦盤

修復山陵故事武帝悼后元宮漆烏瓦盤一枚

案周禮玉府合諸侯則供珠槃盤之始也亦作槃說文槃承盤也中山王文木賦製爲槃杅亦作柈古樂府奏藥一玉柈盤槃柈通古文作鎜集韻云今曰托盤

安哉

太平御覽李尤安哉銘安哉命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

按通雅云古哉與栽載通說文䬳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讀若載愼之曰見石鼓文考石鼓䬳卤䬳北謂載西載北也安哉爲安䬳近是銘詞有埏埴甄陶之語蓋器無疑

魏器

陶尊

晉禮志魏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圜邱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尊元酒

按漢郊祀用泰尊此但言陶尊陶言其質泰言其制一也

晉器

縹瓷

潘岳賦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

按左思蜀都賦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說文云縹帛青白色潘賦曰縹瓷當時即以淺青相尚後來峯翠天青於此開其先矣

東甌荈器

杜毓荈賦器擇陶揀出自東甌

按杜賦云器擇陶揀當時亦不止一窯此乃其精焉者耳甌亦越地是先越州窯而知名者也

南北朝器

鶴觴罌

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中以罌貯酒暴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朝貴千里相餉謂之鶴觴

罌持

寄歸傳軍持有二瓷瓦者淨用銅鐵者濁用

庶物異名疏梵語軍持一云軍遲此云缾也

按西域記捃稚迦卽澡缾也然則軍持之名捃稚迦文又省迦字釋家以之洗手故曰澡缾亦曰淨缾詞林海錯云蒙古人謂淨缾曰羊訛佛教東漢入中國至六朝而盛故附於此

隋器

綠瓷琉璃

隋何稠傳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

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眞無異

按琉璃出黃支斯調日南諸國大秦出者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本自然之物也顏師古漢書注云今俗所用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貞鑄之之法北魏太武時有大月氏國人商販來京自云能鑄石爲琉璃於是採礦爲之旣成而光色妙於眞者遂傳其法至今想隋時偶絕也然中國鑄者質脆沃以熱酒應手而碎惜乎月氏之法傳而稠之法不傳也琉璃漢西域傳作流離

陶說卷五

說器中　　海鹽 朱 [illegible] 述

唐器

大尊

唐六典凡尊彝之制十有四祭祀則陳之一曰大尊禮樂志陳設則祀上帝大尊二在壇上東南隅五帝日月各大尊二在第一等宗廟大尊二在堂下進熟則上帝以大尊實汎齊五方帝從祀於圜邱以大尊

實汎齊日月以大尊實醴齊從祀於圜邱以大尊二實汎齊地祇從祀於方邱以大尊二實汎齊宗廟祫享大尊實汎齊

按大尊周用於宗廟漢用於郊祀皆可據者唐則郊祀宗廟並用之蓋以周祭天地用陶必大尊也故師其意如此

進瓷

柳柳州集代人進瓷器狀畧云窯至德之陶烝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鉶之德

按狀不言何器亦不言何人進唐之造陶器者不一地考地理志言貢瓷石之器者祇見河南道河南河東地本接壤豈即河南歲進之瓷而柳州代爲之狀歟

紫瓷盆 渤海貢器

杜陽雜編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瓷盆容半斛內外通瑩色純紫厚半寸許舉之若鴻毛

按唐書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其燒瓷當即

高麗法也何以後之傳高麗器者未聞有此瑩而輕者唐書又云寶應元年詔以渤海爲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距京師八千里而遠朝貢至否史家失傳故叛附無考若然則杜陽雜編之所紀可以補史之缺

越盌

陸羽茶經盌邢不如越越盌上口脣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詳越州窯下

內邱白瓷盌

國史補內邱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之

大邑瓷盌

注工部集於韋處乞大邑瓷盌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按說文盌小盂也字或作椀漢淮南王傳注食器杯椀之屬楊升菴述宋林少穎語謂案古盌字張平子青玉案即青玉盌南京人謂傳盌爲案酒可証樞要錄言元載家冷物用硫黃盌熱

物用冷水瓷盌瓷盌自唐時盛行內邱屬邢州如國史補所云邢盌亦重於天下大邑屬邛州色白而堅且輕扣之有韻味工部詩瓷盌之上品矣茶經并不列之下方中獨有取於越州者何也格古要論云古人喫茶多用甆取其易乾不留滓茶經言越盌上口脣不卷底卷而淺甆器是已而況似玉似冰色青之有助於茶者邢不如也宋人取兎毫琖亦於鬭茶爲宜九經無茶字前人論茶遂謂自晉宋以降始盛然晏子

春秋有茗茶之食漢王褒童約有買茶之語吳志韋曜傳有孫皓賜茶荈當酒之事此皆在晉以前說文荼苦荼即今之茶荈檟苦荼見於爾雅郭注云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爲苦荼茶經云味甘檟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分別如此自初采而製造而收藏而烹點有條有理水則某上水某中水某下水火則時一沸時二沸時三沸育湯之華薄不爲沫厚不爲餑而有取於輕且細之花擇焉精語

焉詳其用器必審辨於歷試之後非率然也

綠瓷桮

季南金詩聽得松風並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桮

按方言盃音雅閜呼雅反盞音章䀇音盧皆桮也秦晉之間謂之盃伯盃是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槭或曰琖或曰盌其大者謂之閜吳越之間曰盪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䀇桮其通語也桮棬見孟子禮記玉藻久有此名古人以此爲酒器如季南金所詠用以試茗恐後代茶鍾即起於此

瓷器

老瓦盆

杜工部詩瓷器無藉玉爲缸又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還同臥竹根

琖托

演繁露臺琖始於琖托托始於唐蜀相崔寧女飲茶病琖熱熨指取楪子融蠟象琖足大小而環結其中寘琖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爲之寧喜其爲名之曰托

按周禮彝下有舟鄭司農曰舟乃尊下臺若今之承槃是臺琖之象畧見於周而已具於漢通雅云有爲臺者乃楪子環蠟遺制黃伯思曰北齊畫圖已有之是演繁露謂琖托始於唐格古要論謂古無勸盤非也或者瓷盌之托自唐蜀相崔寧女始通雅又云陶穀曰劉鋹有魚英托鑱言以魚魫爲酒蠡琖也又有襯茶盌者資暇錄云貞元初青鄆油繒爲葉形以襯茶盌又是一家之製

越甌邢甌

樂府雜錄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大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甌十有二以筯擊之其音韻妙於方響

八缶 後唐器

紺珠八缶如水琖凡八置之卓上擊之後唐司馬滔作

按擊甌之風盛於唐其法甌中用水加減以調宮商也習於音而聰者能之驟敲碎繁而聲清

此非如點茶佐酒其築法佳否上手立驗温尉集中有郭處士擊甌歌卽道源也又有馬處士者善此技建擊甌樓張曙有賦武公業姿步非烟亦以此名見非烟傳此本因乎擊缶以十二甌主音律則擊甌變法後唐司馬滔以八缶置卓上擊之又以擊甌變爲擊缶古風也楊升菴曰今人水琖本此

陶硯 十國前蜀器

米元章硯史陳文惠家收一蜀王衍時陶硯連蓋蓋

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塗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凰臺

按昔人論硯曰細潤爲德發墨爲材端州水坑所以貴也歙石發墨而難細潤澄泥細潤而難發墨陶硯在澄泥之次舊有以玉水晶五金作硯者更出其下矣硯史又云杭州龍華寺收梁傅大夫瓷硯一枚甚大褐色心如鏃環水如辟雍之製下作浪花近足處磨墨處無瓷油是梁亦有之也

高足盌 十國南平器

周羽沖三楚新錄高從誨時荊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競盌用之謂之高足盌

宋器

白定仁和館缾

哥窯缾

妮古錄余秀州買得白定缾一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如米氏父子所書又於項元度家見哥窯缾

紙槌鵝頸茄袋花尊花囊蓍草蒲槌等式缾

袁宏道缾史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窯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齋缾宜矮而小窯器如紙槌鵝頸茄袋花尊花囊蓍草蒲槌形製短小方入清供

吉州窯白紫色大小缾

格古要論吉州宋時有五窯書公燒者最佳有白色紫色花缾大者直數兩小者有花

筯缾 官哥定窯

香箋筯缾與中近製短頸細孔者插筯下重不仆官哥定窯者不宜日用

瑪瑙釉小罌

六研齋筆記汝窯用瑪瑙爲末作釉當時止供御絕難得余倅汝僅見溫指揮使家一小罌

按古器缾罌屬汲器酒器而已釋子有所謂頻伽缾者用以洗手故佛氏有供花之說名義謂未聞用缾秘閣閒談謂巴東下巖僧得一青瓷盌折花供佛也至定官哥窯而花缾之款遂多

至明而藹清供者花缾最重張謙德缾花譜云
貯花先須擇缾春冬用銅夏秋用瓷因乎時也
堂厦宜大書屋宜小因乎地也貴瓷銅賤金銀
尚清雅也忌環忌對象神明也口欲小足欲厚
取其安穩不泄氣也其論精矣文廷訓爲之作
傳曰涵春君傳其畧云借交於姚魏受知於陶
令折節於董奉師門披衷於六郎西子娃湛氏
名擷英移芳其字云又按考槃餘事養蘭蕙須
用瓢牡丹則用蒲槌瓶方稱瓶內須打錫套管

收口作一小孔以管束花枝不令斜倒又可注
滚水插牡丹芙蓉等花冬天貯水插花則不凍
損瓶質亦安置花瓶之良法不可不知

陶硯

塵史郭惟濟得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六七寸酌水
於輪廓間隆起處磨墨甚良古硯也

哥窯硯

曝書亭集古林哥窯硯銘叢臺澄泥鄴宮瓦未若哥
窯古而雅綠如春波停不瀉以石爲之出其下

哥窯三山五山筆格

白定臥花哇哇筆格

考槃餘事筆格有哥窯三山五山者製古色潤有白
定臥花哇哇瑩白精巧

按說文咳小兒笑聲禮記咳而名之是也孟子
孩提之童注知孩笑唐司空圖文女則牙牙學
語通雅諺原赤子曰孖兒逐字轉注爲小兒聲
則同哇哇知所云牙牙也廣韻哇小兒聲

官哥窯圓式鉢盂式儀稜肚式水中丞

青冬瓷菊瓣水中丞

定窯缾式水中丞又束口圓肚三足者

龍泉窯細花紋水中丞

官哥窯方圓壺立瓜臥瓜壺

官哥窯雙桃注雙蓮房注牧童臥牛注方注筆格內貯
水作注

定窯瓜壺茄壺駝壺又可格筆

定窯蟾注

青冬瓷天雞壺

一考槃餘事水中丞陶者有官哥窯甕肚圓式有鉢盂
小口式者有儀稜肚者有青冬甕菊瓣甕肚圓足者
一有定窯印花長樣如餅但口敞可以貯水者有圓肚
束口三足者有龍泉甕肚周身細花紋近用新燒均
窯俱法此式奈不堪用水注陶者有官哥方圓壺有
立瓜臥瓜壺有雙桃注有雙蓮房注有牧童臥牛者
有方者有筆格內貯水用者有定窯枝葉纏擾瓜壺
有擣葉茄壺有駝壺可格筆有蟾注有青冬甕天雞
壺底有一竅者工緻精極俱可入格

按西京雜記廣川王有玉蟾蜍一枚以盛書滴
秦嘉妻與嘉書今奉金錯盌一枚以盛書水即
後之所謂硯滴也水中丞本朱可山林洪文房
十八官酒壺亦稱注子唐太和中中官惡其名
同鄭注改偏提水注沿注子之名也硯北雜志
載有唐金蟾蜍硯滴有銘篆書腹下甚古附記
於此左足心曰舍月窩右足心曰伏棐几左後
足曰爲我川右後足曰貯淸泚頷下左右各三
字曰端溪石澄心紙腹兩傍各三字曰陳元氏
毛錐子腹下兩旁各七字曰同列無諱聽驅使
微吾潤澤烏用女

官哥龍泉定筆洗

考槃餘事陶者有官哥元洗葵花洗磬口洗元肚洗
四捲荷葉洗捲口蔗段洗長方洗但以粉青紋片朗
者爲貴有龍泉雙魚洗菊花瓣洗鉢盂洗百折洗有
定窯三箍元洗梅花洗絛環洗方池洗柳斗元洗元
口洗稜洗有中盞作洗邊盤作筆覘者有定窯匾坦
小碟最多俱可作筆覘

哥窯蟠螭鎭紙

青冬甕獅鼓鎭紙

哇哇狻猊鎭紙

見考槃餘事

按硯北雜志云薛道祖與米元章爲書畫友其
筆硯間物云鎭紙宜金虎蓋取重也

官哥青冬窯甕印

考槃餘事印章有哥窯官窯青冬窯者製作巧紐色
之妙不可盡述

按秦以前金玉爲印其後乃鑄銅最講紐色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代之而鐙明鐙光質溫色雅筆意得盡最相宜也昌化壽山相繼而起爲品多矣陶印亦瑩潤可喜竊恐工於冶未必工於篆即兒工篆者爲之入火後未必能絲髮不走莫若仿古銅章紐色燒成用鋼刀鍥之更帶生趣

官哥窯方印色池八角委角印色池

定窯印花紋方印色池

考槃餘事印色池官哥窯方者佳尚有八角委角者最難得定窯方池外有印花紋佳甚亦少者

按考槃餘事又云有陸子岡做周身連蓋滚螭白玉印池工緻侔古近多效製有三代玉方池內外土銹血侵四裹不知何用今以爲印池似甚合宜又云諸玩器玉當較勝於瓷惟印色池以瓷爲佳玉亦未能勝也此言良是愚謂近製多工華麗如陸子岡白玉印池之式當令陶人仿而爲也

官哥定窯龍泉彝鑪乳鑪

香箋香鑪官哥定窯龍泉彝鑪乳鑪大如茶杯而式雅者爲上（亦見考槃餘事）

按博物要覽云宣鑪之式多仿宋瓷其款多佳惜乎存世者少也古無香鑪古銅器爲香鑪用者皆爵彝卣鼎禮器後之爲鑪者亦即仿此爲式古博山鑪是燒香之器其制與今香鑪迥異長安丁緩作者九層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合德遺飛燕金博山五層鑪見西

京雜記此制今不見矣

定窯香盒

香箋有宋剔梅花蔗段盒有定窯饒窯者有倭盒三子五子者必須子口緊密不泄香氣方妙（亦見考槃餘事）

按香貴燥溼得宜合和入窨須蠟紙封固埋地下半月餘用香室瓷盒最宜盒亦作合亦稱合子合中小合子曰義子即香箋所云倭盒之三子五子也博物要覽云均窯有鑪合黃沙泥坯不佳

糊斗

考槃餘事有建窯外黑內白長罐定窯元肚并蒜蒲長罐哥窯方斗如斛中置一梁俱可作糊斗

書鐙

考槃餘事有定窯三臺燈檠有宣窯兩臺燈檠俱堪書室取用

瓷簫

南村隨筆德化瓷簫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百枝中無一二合調者合則其聲淒朗遠出竹上

瓷枕

考槃餘事舊窯枕長二尺五寸闊六寸者可用長一尺者謂之尸枕乃古墓中物雖宋瓷白定亦不可用

有瓷石者如無大塊以碎者琢成枕面下以木鑲成枕最能明目益睛至老可讀細書

居易錄德州趙侍郎宅掘得古冢有一瓷枕枕上有杜詩百寶裝腰帶四句

按宣寧府云蠡眼者無如瓷石為枕可老而不昏寧皇宮中多用之

官窯花澆

曝書亭集官窯花澆銘瀕兮若岌尾之散餘霞潤兮若海棠之過朝雨

按羅虯花九錫三曰甘泉浸清異錄謂潤花雨為花沐浴花澆可以代潤花之雨而備九錫之一矣其製當託始於抱甕之灌

定窯兔毛花

許次紓茶疏茶甌古取定窯兔毛花者亦鬭碾茶用之耳

定州花瓷

蘇東坡集試院煎茶詩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

建安兔毫琖

蔡襄茶錄茶色白宜黑琖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坏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皆不及也其青白琖鬭試家不用

鷓鴣斑

清異錄閩中造茶琖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

按方輿勝覽云兔毫琖出甌寧下注云黃魯直詩建安瓷盌鷓鴣斑是鷓鴣斑即兔毫琖鬬試之法以水痕先退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較勝一曰一水兩水茶色白入黑琖水痕易驗兔毫琖之所以貴也又茶錄云凡欲點茶先須熁琖令熱冷則茶不浮兔毫坏厚久熱用之適宜稱兔毫者皆曰建安而許次紓謂定州兔毛花爲鬬碾之宜定州先有之耶東坡試院煎茶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又不獨貴黑琖送南屏謙師

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琖兔毛斑打出春甕鵝兒酒又以兔毫琖盛鵝兒酒矣

小海鷗

清異錄耀州陶匠創造一等平底深盌號小海鷗

卵盌

蘇東坡食槐葉冷淘詩青浮卵盌槐芽餅

紫盌

蘇東坡集興隆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詩云銀餅瀉油浮蟻酒紫盌鋪粟盤龍茶

銅葉湯甌

演繁露東坡後集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貧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琖用大湯甌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甌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按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茶經以爲不宜茶也銅葉以形名不以色名然邢瓷白越瓷青陸謂越在邢上宋人又尚建安黑琖不

取白者大抵宜於鬬試耳飲器自然以白爲上故當日御前茶器用白

東坡茗盌

蘇東坡集贈杜介詩仙葩發茗盌翦刻分葵蓺注東坡十八羅漢頌後跋軾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花木桃李芍藥俱可指名

益公湯琖

夷堅志周益公以湯琖贈貧友歸以點茶纔注湯其中輒有雙鶴飛舞啖盡乃滅

按此二事甚奇然亦如窯變之類時或有之益陶出於土又聚水火之精華也吳船錄云蜀眉郡治軍資庫中有一水甕滿貯石子每月朔祠之仍增水石各一器不知幾年而至今不滿幽雅志云曹著爲建康小吏忽有廬府君見府門前有大甕可受五百石風雲出其中事亦相類故附記於此

定窯勸盤

格古要論定勸盤古之洗也古人用湯餅酒注不用

壺餅及有嘴折盂茶鍾臺盤始於元朝古定官窯無此器

官窯八面桮

妮古錄余於項元度家見官窯八面桮

哥窯合巹雙桃桮有承槃

妮古錄項希憲言司馬公哥窯合巹雙桃桮一合一開即有哥窯槃承之盤中一坎正相容亦奇物也後入劉錦衣家

按承槃漢時已有之見禮注格古要論以定勸槃爲古之洗非也周禮祭器圖洗形如罍洗罍受一斛罍形似壺與勸槃不相似且妮古錄載哥窯合巹桮已有承槃彰彰如此矣合巹見儀禮昏禮曰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注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釋文字林作巹蠡也古制用匏亦用蠡胡應麟甲乙剩言云都下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巹玉桮一器以兩桮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桮之間承以威鳳鳳立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

製作甚妙可與此匹

哥窯八角把桮

妮古錄余於項元度家見哥窯八角把桮

按南史齊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連巹以真銀桮蓋出近俗今除金銀連環自餘新器悉用埏陶是桮之用陶在六朝已然矣酒桮亦曰酒鍾東坡詩薄薄酒飲兩鍾

酒榼

清異錄瓷宮謂燿州青瓷

按孔叢子云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酒器有鍾有榼其來已久揚雄酒箴云鴟鶇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應劭注鴟鶇榼形是榼又名鴟鶇也後又單名之曰鴟黃魯直詩時送一鴟開鎖眉蘇東坡詩金錢百萬酒千鴟

饒州花青盌

格古要論饒州御土窯體薄而潤色白花青較定器少次

按此饒器之始

筯餅

香箋所引亦出考槃餘事

浙甕

太平寰宇記杭州亭市山餘石鄉亭市村多陶戶善作大甕今謂之浙甕在南渡後

秘色瓷

六研齋筆記南宋餘姚有秘色瓷

按此即錢氏秘色窯之遺也今未得見秘色窯器豈筆記所謂鏇模耐久似均窯者前之秘色亦如此歟

元器

饒州小足印花盌

饒州青黑色戧金酒壺酒琖

格古要論元朝燒小足印花內有樞府字者最高又有青黑色戧金者多是酒壺酒琖甚可愛

按饒窯在宋元時有命則開停即止故所傳者少今祗據格古要論以存大概

陶說卷五

說器下

明器　　海鹽 朱 琰 述

綠瓷燎鑪

春明夢餘錄圜邱外壝方墻門四內靈星門南門外東南砌綠瓷燎鑪旁毛血池

按古炊器用陶周陶人甗盆甑鬲皆炊器也此因祭天地尚質之義法古用陶之製

大罇犧尊著尊

小罍

大羹和羹盌

毛血籩豆槃

扁壺方罐

肴餅牲丹餅壺餅

拜罇

以上燕窯祭器見江西大志

按古祭器用陶大尊而外鉶大壺缶簠豆用之於祭未有經證明陶器既盛乃充其類而爲之又雜以後代之製拜罇者嘗拜之地漢官儀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地故曰丹墀尚書伏其下奏事此拜地之飾也王仁裕入洛記含元殿龍尾道各上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皆花罇此飾地之罇也今移殿省之制於廟故用瓷罇嘉窯所燒而列之於前者祭器也

壓手杯永樂窯

博物要覽壓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畫雙獅滾毬毬內篆大明永樂年製六字或四字細若粒米此爲上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傳世可久價亦甚高

按此即盌也坦口折腰手把之其口正壓手故名

白壇琖宣德窯以下

博物要覽琖心有壇字白甌所謂壇琖是也質細料厚式美足稱文房佳器

按漢竹宮紫泥爲壇齋梁郊祀歌稱紫壇其後

經籙醮事皆日壇此琖當是壇中供器

白茶琖

博物要覽較壇琖少低甕肚釜底綫足光瑩如玉內有絕細龍鳳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製暗款隱橘皮紋起雖定瓷何能比方眞一代絕品

紅魚靶桮

博物要覽以西紅寶石爲末圖畫魚形自骨內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若紫黑色者火候失手似稍次矣

按靶轡靶也从革弓弝从弓刀欛又从木从覇鈒又稱鐔急就章注云鐔鈒刃之本入把者也總之皆手把處稗編刀靶古鏡記劍靶皆借靶原可通用然妮古錄哥窯八角把桮作把靶桮从手作把爲是

靑花龍松梅花靶桮

靑花人物海獸酒靶桮

竹節靶罍盌

博物要覽此發古未有

輕羅小扇撲流螢茶琖

徐應秋曰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

五彩桃注石榴注雙瓜注彩鴛注鵝注

考槃餘事雙瓜注彩色類生雙鴛注鵝注工緻精極

磬口洗魚藻洗葵洗螭洗

按古禮器有洗此以洗筆之器亦名洗也考槃餘事云筆書後即入筆洗中滌去滯墨則毫堅不脫可耐久用洗完即加筆帽免挫筆鋒若有油膩以皁角湯洗之此可備用筆法又東坡以

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文房寶飾謂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此收新筆法也

硃砂大盌硃砂小壺

博物要覽色紅如日用白鎖口

淵壺小壺

博物要覽此等皆發古未有

按馮可賓岕茶牋云茶壺窯器爲上又以小爲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爲得趣壺

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躭閣愚謂茶器以置蓋爲上置蓋亦以小爲貴然置蓋之大者不過如小壺而止若茶壺愈大其失香變味愈甚下之下矣

敞口花尊

按尊與缾異缾口小於腹尊腹小於口缾高尊庳尊仿古尊也

漏空花紋填五彩坐墩

五彩實填花紋坐墩

填畫藍地五彩坐墩

青花白地坐墩

冰裂紋坐墩

博物要覽漏空花紋填以五采華若雲錦又以五采實填花紋絢豔悅目二種皆深青地子有藍地填畫五采如石青刻花有青花白地有冰裂紋者種種式樣非前代曾有

按宋學士王珪召對蕊珠殿設紫花坐墩命坐墩音頓爾雅邱一成爲邱敦又如覆敦者敦邱注敦盂也敦音堆詩至于頓邱毛傳邱一成爲頓邱敦轉爲頓坐墩亦如覆盂形故以是名从土者爾雅注云江東呼地高堆爲敦墩是敦俗字相仍用之也墩與杌子異杌子有足俗又以杌之小者曰凳均窯亦有坐墩博物要覽云黃沙泥坯器質麤厚未佳

扁罐蜜食桶罐

博物要覽甚美多五采燒色

按釋氏有澡罐西域志載月支國佛澡罐青石

名羅勒惠遠法師澡罐銘序云得摩羅勒石澡罐皆作灌以水可灌濯也後人从缶作罐凡盛物小器皆曰罐又急就章注云楕小桶以盛鹽豉蜜食桶古之楕也

燈檠

雨臺

幡幢雀食缾

蟋蟀盆

按戧金宣盆最重亦有戧金蟋蟀盆吳梅村集

有歌又蘇州陸鄒二姓所造極工巧雕鏤精緻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鄒氏二女也當時重促織之戲勝負至千百不惜重直購盆故精巧如此匪獨陶器

五彩靶杯（以下成化窯）

博物要覽成窯上品無過葡萄鷺口五彩扁肚靶杯式較宣杯妙甚

雞缸

高江村集成窯雞缸歌注成窯酒杯種類甚多皆描

畫精工點色深淺瓷質瑩潔而堅雞缸上畫牡丹下有子母雞躍躍欲動

按野獲編云窯器初貴成化次則宣德杯琖之屬初不過數金頃來京師成窯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爲吐舌不能下曝書亭集云嘗以月之朔望觀京師慈仁寺集賈人入市見陳瓷盌爭視之萬歷窯器索白金數兩宣德成化款者倍蓰至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不少惜以陶器而得玉之上價其貴重如此

寶燒盌

硃砂盤

高江村集均窯餅歌注成窯雞缸寶燒盌硃砂盤最精緻價在宋瓷上

按寶燒以西紅寶石末燒也

人物蓮子酒琖

青花紙薄酒琖

草蟲小琖

五供養淺琖

五彩齊筯小楪

香合

各樣小罐

博物要覽皆精妙可人

高燒銀燭照紅粧酒杯

錦灰堆

鞦韆龍舟高士娃娃杯

滿架葡萄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杯

高江村集成窯雞缸歌注成窯酒杯有名高燒銀燭

照紅粧一美人持燭照海棠也錦灰堆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鞦韆士女戲鞦韆也龍舟鬬龍舟也高士一面畫周茂叔愛蓮一面畫陶淵明對菊也娃娃五嬰兒相戲也滿架葡萄畫葡萄也其他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背描畫精工色瑩而堅

按考槃餘事有定窯哇哇雙猊鎮紙哇小兒聲故以此稱嬰孩詳見前明器皆从女作娃吳楚之間謂好曰娃吳有館娃宮揚雄賦資娵娃之珍髦師古曰美女也指嬰孩作哇哇爲是

壇琖以下嘉靖窯

博物要覽小白甌內燒茶字酒字棗湯薑湯字者乃世宗經籙醮壇用器亦曰壇琖不及宣德

按壇琖有大中小三號內有茶字者佳薑湯字爲下琖色以正白如玉爲最較之宣窯不及其佳者亦足重也

磬口饅心圓足外燒三色魚扁琖

紅鉛小花合子大如錢

博物要覽一品爲世珍小合子花青畫美向後官窯恐不能有此

趕珠龍外一秤金娃娃花盌

裏外滿地嬌花盌

竹葉靈芝團雲龍穿花龍鳳盌

外海水蒼龍捧八卦裏三仙鍊丹花盌

外龍鳳鸞雀裏雲龍盌

外鯖鮊鯉鱖裏雲雀花盌

外天花捧壽山福海字裏二仙花琖

外雙雲龍裏青雲龍花酒琖

外雲龍裏昇龍花琖

外博古龍裏雲鶴花酒琖

外雙龍裏雙鳳花琖

外四季花耍娃娃裏出水雲龍花草甌

外出水龍裏獅子花甌

外乾坤六合裏昇龍花甌

福壽康寧花鍾

裏外萬花藤外有拴珠龍茶鍾

外耍戲娃娃裏雲龍花盌

外團龍菱花裏青雲龍茶鍾
外雲龍裏花團鍾
松竹梅酒罇
裏外滿地嬌花樸
裏外雲鶴花楪
外龍穿西番蓮裏穿花鳳花楪
小結子蓮裏團花花楪
外結子蓮裏龍鳳楪
外鳳穿花裏昇降戲龍楪

靈芝捧八寶罐
八仙過海罐
耍戲鮑老花罐
孔雀牡丹罐
獅子滾繡毬罐
轉枝寶相花托八寶罐
滿地嬌鯖鮊鯉鱖水藻魚罐
江下八俊罐
巴山出水飛獅罐

水火捧八卦罐
八獅海水飛龍花樣罐
蒼獅龍花餅
靈芝四季花餅
外四季花裏三陽開泰花槃
外九龍花裏雲龍海水槃
海水飛獅龍捧福壽字花槃
外耋四仙裏雲鶴花槃
外雲龍裏八仙捧壽花槃

雲鶴龍果盒
青蒼獅龍盒
龍鳳羣仙捧壽字花盒
雙雲龍花缸
裏雲龍花缸
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一秤金娃娃花罈
轉枝蓮托百壽字花樣罈

右器皆青花白地

按法華經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優曇華

鉢名省文曰㼜鉢遂有㼜之名而罋之小者亦以㼜稱羣碎錄云今人呼藏酒器曰㼜又从土作壜陸龜蒙謝山泉詩云一石壜封寄野人家是也壜罇古今字耳亦作甒皮日休詩酒甒香竹院陸游詩美醞綠瓷甒甒之名由來已古或以此轉而爲罇也

青盌天青色盌翠青色盌

外穿花鸞鳳裏青如意團鸞鳳花勝盌

青酒琖

外荷花魚水藻裏青穿花龍邊穿花龍鳳甌

青茶鍾

青楪天青色楪翠青色楪

暗鸞鳳花楪

轉枝寶相花回回花罐

暗龍花罐

純青裏海水龍外擁祥雲地貼金三獅龍等花盤

雙雲龍缸

外青雙雲龍寶相花缸

頭青素缸

雙雲龍穿花罇

青瓷磚

右器皆青瓷

雙雲龍花盌

雙雲龍雀琖

四季花琖

右器皆裏白外青

暗畫芽海水花盌

暗鸞鳳花酒琖爵琖

磬口茶甌

暗龍花茶鍾

甜白酒鍾

甜白壺缾

甜白盤

暗畫芽海水花罇

右器皆白瓷

暗龍紫金盌金爵盌

暗龍紫金楪金黃色楪

右器皆紫色

鮮紅改礬紅色盌楪

翠綠色甌楪

靑地閃黃鸞鳳穿寶相等花盌

黃地閃靑雲龍花甌

靑地閃黃鸞鳳穿寶相花琖

黃花暗龍鳳花盒

紫金地閃黃雙雲龍花盤楪

素穰花鉢

右器雜色以上俱見江西大志

按魏志賜女倭以絳地交龍錦通雅云凡錦皆有地絳地裴松之不知欲改爲綈可矣也又宋仁宗景祐詔以靑羅繪龍鱗飾冕常補空地以雲龍錮窠通雅云錮窠錦上雲龍之地也五彩瓷如製錦之法故有靑地黃地紫金地之名瓷花亦如之走龍雲鳳麒麟獅子鴛鴦萬金盤龍對鳳孔雀仙鶴芝草大窠獅子雙窠雲雁大畫芽靈鸞宜男百花穿花鳳毅八仙滴珠龍獅子盤毬水藻戲魚皆古錦名陶人畫染之作約略相似

雙雲龍鳳霞穿花喜相逢翟雉朵朵菊花纏枝寶相花靈芝葡萄桌器以下隆慶窯

按淸異錄五代時貴勢以筵具更相尚至方丈之案不能勝旁挺二案翼之參差數百謂之綽楔臺盤又北轅錄淳熙丙申待制張子政賀金國生辰抵館供晚食先設茶筵具飛攏此云桌

器即筵具也約一桌之器而整齊之瓷色花樣俱以類從明窯始見於此今亦盛行古人用几筵今之桌所以代几也楊億談苑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借倚卓字後人从木作椅桌又桌字加木傍作槕俗書也

外穿花龍鳳五彩滿地嬌朵朵花裏團龍鸞鳳松竹梅玉簪花盌

外雙雲龍鳳九龍海水纏枝寶相花裏人物靈芝四季花架

外雙雲龍鳳竹葉靈芝朶朶雲龍松竹梅裏團龍四季
花樣

外雙雲龍芙蓉花喜相逢貫套海石榴回回花裏穿花
翟雉青鸂鶒荷花人物獅子故事一秤金全黃暗龍鍾

外穿花龍鳳八吉祥五龍淡海水四季花捧乾坤清泰
字八仙慶壽西番蓮裏飛魚紅九龍青海水魚松竹梅
穿花龍鳳甌

雙穿雲龍花鳳獅子滾繡毬纏枝牡丹花靑花果翎毛
五彩雲龍寶相花草蟲罐

穿花龍鳳扳枝娃娃長春花回回寶相花餅

外梭龍靈芝五彩曲水梅花裏雲龍葵花松竹梅白暗
雲龍碟

外雲龍五彩滿地嬌人物故事荷花龍裏雲龍曲水梅
花瓶

雙雲龍回回花果翎毛九龍淡海水荷花紅雙雲龍纏
枝寶相花香爐

雙雲梭龍松竹梅朶朶菊花香盒

雙雲龍花鳳海水獸獅子滾繡毬穿花喜相逢翟雞扭
斗

按廣韻柤煎藥滓凡食有滓者亦稱柤斗所以
盛之也俗作渣

雙雲龍花鳳海水獸穿花翟雞獅子滾繡毬朶朶四季
花醋滴

雙雲龍鳳草獸飛魚四季花八吉祥貼金孔雀牡丹花
罈有蓋獅子樣

右器皆青花白地見陶書

外雙雲荷花龍鳳纏枝西番蓮寶相花裏雲團龍貫套

八吉祥龍邊薑芽海水如意雲邊香草曲水梅花盤以下萬歷窯

外雲龍荷花魚耍娃娃篆福壽康寧字回回花海獸獅
子滾繡毬裏雲鶴一把蓮萱草花如意雲大明萬歷年
製字盌

外團雲龍鸞鳳錦地八寶海水福祿壽靈芝裏雙龍捧
壽長春花五彩鳳穿四季花盌

外壽意年燈端陽節荷花水藻魚篆底靑正面雲龍邊
松竹梅

外雙雲龍八仙過海盒子心四季花裏正面龍篆壽字
如意葵花邊竹葉靈芝甌
外穿花雲龍鸞鳳纏枝寶相松竹梅裏朶朶四季花回
回樣結帶如意松竹梅邊竹葉靈芝盤
外荷花龍穿花龍鳳松竹梅詩意人物故事耍娃娃裏
朶朶雲邊香竹葉靈芝暗雲龍寶相花盤
外團螭虎靈芝如意寶相花海石榴香草裏底龍捧永
保萬壽邊鸞鳳寶相花永保洪福齊天娃娃花盤
外纏枝蓮托八寶龍鳳花果松竹梅真言字折枝四季
花裏底穿花龍邊朶朶四季花人物故事竹葉靈芝壽

意牡丹花盤
外穿花鸞鳳花果翎毛壽帶花滿地嬌草獸荷葉龍裏
八寶苍龍寶相花捧真言字龍鳳人物故事楪
外纏枝牡丹花托八寶貫芽海水西番蓮五彩異獸滿
地嬌裏雙雲龍暗龍鳳寶相花獅子滾繡毬八吉祥如
意雲靈芝花果楪
外長春轉枝寶相花螭虎靈芝裏五彩龍鳳邊福如東
海八吉祥錦盆堆邊寶相花結帶八寶楪

外纏竹葉靈芝花果八寶錦盆雲龍鳳裏龍穿四季花五
彩壽意人物仙桃邊葡萄楪
外雙雲龍貫套海石榴獅子滾繡毬裏穿花雲龍如意
雲邊香草紅九龍青海水五彩鸂鶒荷花徧地真言字
鍾
外蟠桃結篆壽字纏枝四季花真言字裏雲鶴火燄寶
珠暗雙雲龍荷花魚青海水鍾
外穿花龍鳳八仙慶壽回回纏枝寶相花裏團雲龍荷
花魚江芊子花捧真言字甌

外團龍如意雲竹葉靈芝五彩水藻魚裏篆壽字如意
牡丹花五彩如意甌
外雲龍長春花翎毛士女娃娃靈芝捧八吉祥裏葡萄
朶朶四季花真言字壽帶花琖
外穿花雙雲龍人物故事青九獸紅海水裏如意香草
曲水梅花穿花翟雞白董芽紅海水琖
外雙雲龍鳳裏黃葵花轉枝靈芝五彩菊花琖
如意雲龍穿花龍鳳風調雨順天下太平四箱頭捧永
保長春字混元八卦神仙捧乾坤清泰字盒

異獸朝蒼龍如意雲錦滿地嬌錦地葵花方勝花果翎毛草蟲盒

萬古長春四海來朝面龍四季花人物故事盒

天下太平四方香草如意面回紋人物五彩方勝盒

人物故事面雲龍娃娃面四季花五彩雲龍花果翎毛靈芝捧篆壽字盒

外海水飛獅纏枝四季花長春螭虎靈芝石榴裏葵花牡丹海水寶相花栢

外牡丹金菊芙蓉龍鳳四季花五彩八寶葡萄蜂趕梅

花裏葵花牡丹篆壽字五彩蓮花古老錢栢槃

外雲龍海水裏頂粧雲龍筯槃

纏枝金蓮花托篆壽字酒海

乾坤八卦靈芝山水雲龍香爐

外蓮花香草如意頂粧雲龍回紋香草雲龍靈芝寶相

玲瓏靈芝古老錢爐

穿花龍鳳草獸銜靈芝錦雉牡丹雲鶴八卦麻葉西番蓮缾

團龍四季花西番蓮托真言字鳳穿四季花葡萄西瓜瓣雲龍捧聖壽字杏葉五彩水藻金魚壺缾

雲龍蘆雁松竹梅牛邊葫蘆花缾

花果翎毛香草草蟲人物故事花缾

鳳穿四季花滿地嬌五彩龍穿四季花靈芝托八寶瓔珞香草花缾

山水飛獅雲龍孔雀牡丹八仙過海四陽捧壽陸鶴乾坤五彩人物故事罐

雙雲龍穿花喜相逢柤斗

雲龍回紋香草人物故事花果靈芝柤斗

雙雲龍纏枝寶相花醋滴

雲龍棋槃

按紋楸棋槃也故曰楸枰綦天洞覽云元頤本枰棋聲與律呂相應盎用響玉棋盤並有異術得瓷為槃所以助丁丁者當與響玉比勝矣

海水雲龍四季花金菊芙蓉藥臺

陸鶴乾坤靈芝八寶寶相花如意雲龍燭臺

寶山海水雲龍團座攀桂娃娃茈菰荷葉花草燭臺

雲龍鳳穿四季花頂粧[illegible]罐

錦地花果翎毛邊雙龍捧珠心屏

錦地雲穿寶相花靈芝河圖洛書筆管

按王羲之筆經云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斯亦可玩何必金玉斯言眞書家三昧瓷管恐亦嫌重

八寶團龍筆沖

按王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世無其匹考槃餘事以筆筒必湘竹爲雅品似亦不然如近日陶器頗多妙製若此八寶團龍恐非淸玩所宜

麒麟盒子心纏枝寶相花廻紋花果八吉祥靈芝海水梅花香奩

按急就章芬薰脂粉膏澤筩注筩本用竹其後轉用金玉雜物爲竹狀而爲之皆所以盛膏澤者也愚謂香奩陶器可仿古製爲竹狀大小高下隨器變易亦是雅玩

雲龍回紋扇匣

海水頂粧玲瓏三龍山水筆架

蟠龍寶象人物硯水滴

人物故事香草蓮瓣檳榔盤

錦地盒子心龍穿四季花冠盤

外盒子心錦地雙龍捧永保長壽四海來朝人物故事

四季花裏靈芝松竹梅蘭巾盤

玲瓏雙龍捧珠飛龍獅子海馬涼墩

慶雲百龍百鶴五彩百鹿永保乾坤罈

水藻魚八寶香草荷花滿地嬌海水梅花缸

右器皆青花白地

雲龍棊盤

昇降海水雲龍筆管

海水龍盒子心四季花筆沖

貫套如意山水靈芝花尊

寶山海水雲龍人物故事香草蓮瓣燭臺

雲龍鳳穿四季花燭罐

穿花山水昇降龍靑鸞鳳缸

香草玲瓏松紋錦四季花香奩

錦地盒子心四季花果翎毛八寶罐

雲龍回紋扇匣

玲瓏山水筆架

四季花巾盤

昇轉雲龍回紋香草缸

雲龍回紋四季花粗斗

右器皆五彩

裏白外青貫套海石榴甌

裏白外青對雲龍獅子滚繡毬纏枝金蓮寶相花缸

青地白花白龍穿四季花筭沖

青雙雲龍捧篆壽字飛絲龍穿靈芝草獸人物故事百子圖罇

五彩荷花雲龍黃地紫荷花凉墩

暗花雲龍寶相花全黃茶鍾

黃地五彩裏白外螭虎靈芝四季花香草同紋香鑪

暗花鸞鳳寶相花白瓷餠

裏白外紅綠黃紫雲龍膳楪

右器雜彩以上皆見陶書

仿白定長方印池

考槃餘事近日所燒有盞白定長方印池并青花白地純白者古未有宜多蓄之且有長六七寸者佳甚

仿定器文王鼎鑪獸面戟耳彝鑪

博物要覽新仿定器如文王鼎鑪獸面戟耳彝鑪不減定人製法可用亂真若周丹泉初燒為佳亦須磨去滿面火氣可玩若繼周而燒者合鑪桶鑪以鎖子甲毬門錦龜紋穿挽為花地者製作極工不入清賞

敍丹泉之造遽甚

流霞盞

池北偶談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濮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鑪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皆知名海內

卵幕杯

居易錄萬歷時浮梁吳十九所製瓷器妙極人巧嘗作卵幕杯瑩白可愛一枚重纔半銖

按吳十九自號壺隱道人隱於陶居易錄稱其能詩善書法趙承旨性不嗜利所居席門甕牖而已此一雅人不僅以一技鳴矣樊玉衡贈詩云

宣窯滿甚永窯厚天下知名昊十九更有小詩
清動人匡廬山下重回首李日華詩云爲覓丹
砂鬭市廛松聲雲影自壺天憑君點出流霞琖
去汎蘭亭九曲泉余亦追贈一詩記於末云龍
泉兄弟知名久騐土新裁總後塵獨有流霞在
江上壺中高隱得詩人

陶說卷六

右陶說六卷吾宗笠亭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聞見廣
博而著論務裨實用客遊饒州饒產之巨莫如景德
鎮之瓷而其器尤爲日用不可缺乃以親見之事參
諸舊聞其說不誣洵可傳也文藻不敏性好涉獵典
籍若陶器一類實前人所未備此書允推掇製而鄙
意聞見所及尚有數事可資采擇者若吾杭新平鎮
秦瓷唐貞觀時名於天下今其地久廢其說猶存他
若宜興洪春所製之茶壺流傳海內例所宜廣武林
鏞谷吳氏所藏百八酒器一時名宿各有詩歌亦可
臚陳其形式而備其說楊中丞雍建嘗監窯事其所
定事宜見於文集者亦有可采至書瓷一節仁和邵
遠平嘗禁絶之以爲敬聖惜字之一端而
世宗時亦有請書年號以垂永久者
諭旨不允其請凡巨細各條當俟暇時稍爲輯錄以
正有道先生勤學好古文藻契慕已久未獲親炙手
采而今者讀先生之書輒有所獻知大雅虛懷必不
以鄙猥而斥其妄也
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春仲文藻謹跋

典籍於今大備矣考工之書漢隋唐宋諸志撰述寥寥若朱遵度泳經杜鎬鑄錢故事之類不過數種而已宣和博古圖呂與叔考古圖大率詳列彝器款識無關民間日用之器具前明則呂棠之宣德彝器譜傳淩之鐵冶志汪砢玉之古今鹺略皆詳其官親其事纂輯成書而陶器一藝古今曾未聞述作海鹽朱笠亭先生經世才也丁亥歲館於江西大中丞吳公幕署因得悉其窯器之製撰成陶說六卷考古驗今燦然具陳草野編氓目不覩先王禮器法物而瓦盆土缶無人不資爲飲食之用此書流傳天下之樂聞其說者廣矣豈特補古人未備已哉先生需次就詮屬博鋒校付之梓氏既竣因書數語於後

乾隆甲午三月朔新安後學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原序

嗜古之士類及鐘鼎尊彝之屬多有記錄舊道劉敞洪遵諸君子而外宣和博古圖致爲大備獨窯器竝無專書近世格古要論一編亦寥寥數則觀者莫能饜飫海鹽朱子桐川乃以陶說六卷見示說今說古說器犁然秩然獨致詳焉顧官哥定汝其爲窯也不一其地自有明以來惟饒州之景德鎮獨以窯著在明代以中官涖其事往往例外苛索赴役者多不得直民以爲病我
國家則愼簡朝官給緡與市肆等且加厚焉民樂趨之仰給於窯者日數千人竈戶率以此致富以故不靳工不惜費所燒造每變而日上較前代所豔稱與金玉同珍者有其過之無不及也不有所紀載後世其何述焉桐川此書謂之爲陶人之職志可也謂之爲
本朝之良史可也後之視今因器以知政固不獨爲博雅君子討論之資矣是爲序新建裘曰修

冬夜箋記序

康熙己酉方公車入都謁見王年伯文貞公公喜見顏色爲方言明崇禎甲申滄變先君子以庶常召對平臺與公易衣而入慷慨條陳情事如昨後先君子殉節維揚公言及此更復執手嗚咽方因泣請爲先君誌墓誌銘載公青緗堂文集中歲在己未方與館選適遇纂修明史議以公墓誌及行狀上之史館得列忠義傳先君子大節獲垂史冊實藉公以不朽也丁卯春方以言事罷官歸里迄今星紀又四矣每念年誼交情先輩尤爲

眞切自通籍以來癸未年伯所得追隨奉教者唯公及寶坻眞定兩相國無不殷殷致篤故舊爲子姪者負劍辟咡之儀隅坐隨行之禮罔敢廢失而所以待子姪者教誨之飲食之提携之周恤之無所不至蓋先輩之視同年兄弟也同年之子猶子也同年之子與同年之子則猶兄弟也嗚呼方生也晚猶及見先輩金蘭之義力存古道有如此茲閒居多暇偶料理敝篋平昔知交投贈雜著不下數十餘種恐其散失輯成一書以備採風之選兼資博雅君子游覽之助而以公冬夜箋記爲

弁首每一展讀如聞謦欬如睹杖履音容如昨而古人不可復作矣公之德業文章國史記之讀者於此亦可以得其大概矣康熙壬午夏日石門年姪吳震方謹識

序

說部之體始於劉中壘之說苑臨川王之世說至說郛所載體不一家而近代如談藪錄菽園雜記水東日記宛委餘編諸書最著者不下數十家然或摭据昔人著述恣爲褒刺或指斥傳聞見聞之事意爲毁譽求之古人多識蓄德之指亦少槩矣庶幾鄭端簡之古言今言乎然析爲二書又患其瑣不若我師敬哉王先生冬夜箋記可稱盡善於說部諸家中當爲第一也蓋先生之書徵之見性彰之律躬內之持心外之應物約之律歷經史總要之言博之即先賢一言一行之善下及稗乘虞初諸譌者考覈是正爲勸則雖近之姓氏必表而出之爲戒則但紀其事而不著其人其體製切而賅其用心深以厚其立言皆可爲天下後世法非僅僅先生家庭訓誡之書也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唐子西學之爲天下勞人讀書之勸今以先生之貴且壽如此定構之盛功在宗祊福及生民如此而皤皤元老好學不倦寒宵擁爐篝燈熒熒然咿唔不輟諸公子環坐其側箋記其緒論斯亦天下希有之事亦天下希有之至樂也傳稱衛武公年九十餘好脩彌厲即詩所云夙興夜寐洒掃庭內觀之則知人之不懈於學者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我自能爲景福我自能爲上壽而凡祭祥餘慶之說特援天以夸大之衡論先生之書而益賀先生無疆之慶者恭稱之繼傳有以信其必然若曰著書立說可傳於後世以是爲先生叙是淺之乎測先生也門人計東拜手謹識

冬夜箋記

予園不能飲酒冬夜毎篝燈翻閱卷籍日有課程猶然老書生也每當漏深兒輩侍坐間有談說兒或箋記之久而成帙又錄一冊藏之姑爲識其歲時康熙四年乙巳之冬月也郡人王崇簡識

尹和靖嘗曰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又云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程子曰聖人責己處多責人處少

楊龜山曰觀程正叔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能說這樣話

或問朱子曰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否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又安能知耶

胡文定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朱子嘗言祭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若今世教子弟大率以取科第爲上能及此者鮮矣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或問朱子曰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云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

天資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

修身以寡過爲功行己以恭儉爲先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

朱子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

張子論鬼神爲二氣之良能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有不能自已者焉

皇極內篇以堯舜爲父子之衰湯武爲君臣之缺

先儒言日月交食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朱子言陰陽播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其清者有得其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程子嘗言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太宗獨不罰武后耶此語誠足破人之惑

人之魄强者所記必多

先儒論祭祀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說得甚切實

物雖無情亦有理如舟只可行於水車只可行於陸

程子論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朱子以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里各有條理界辨

皇極經世言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爲冬之令也

木之枝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榮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以物喜物以物怒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爲帝王者乎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愼獨

隋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生與議論孔穎達爲冠年最少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之得免

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是爲七子竹林七賢則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嵇兄子咸王戎劉伶

王雖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

鄭康成云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財帛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饑而子飽者

司馬温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

而娶之懷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之患庸有極乎

朱子說遷善改過是脩德要緊事

聖人教人詩書執禮獨不及易古先王造士亦只是詩書禮樂亦不及易

太極二字朱子云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說得直捷

眞西山云即吾心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朱子又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朱子說顏子不改其樂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脣舌西方之音在齶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脣便於齒者不利於齶

祫有二時祫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大祫三年而祫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

論古人當觀其大節處如范曄以荀彧有殺身成仁之美蘇子瞻謂其才似子房道似伯夷皆不可解

曹彬方大冬不修葺言墻壁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梁松帝壻來候馬援獨拜床下援以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不答松由是恨之

唐文宗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中人專權古今所無

漢宣時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勝卒太后爲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班固著漢書二十餘年乃成

蘇子瞻自汝轉常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南至揚州常人爲之買田書至子瞻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聞諱而喜乞加深譴幸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逐之

法秀禪師嘗戒黃魯直作艷詞魯直以空中語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秀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踰禮越禁

其罪豈止隳惡道而已悠直由此不作

晉皇甫謐瓜果必進所後叔母

劉郁修元至元十九年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歸嘗上書宰相云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爲此勢理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史思明叛時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揷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

皇甫士安論葬送之制曰如今魂有知則人鬼異制如其無知則容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人子宜省此

唐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

元朱震亨嘗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

北齊杜弼常與邢邵共論名理邵以爲人死還生恐是蛇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爲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

後唐郭崇韜欲盡去宦官至騸馬亦不可騎

元郝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往之歲汴中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漢蘇子卿雁帛書乃託言此却是實事

李抱眞好方士憬信孫季眞治丹服之當仙去喜曰秦漢君不遇此我乃得之餌丹二萬丸不能食益服三十丸卒

陳後主年號正德明武宗亦號正德宋谿方臘年號永樂明成祖亦號永樂

宋制駙馬選尙者降其父爲兄弟行出紀事本末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此出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王莽時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

頭與身皆著毛通射環繞飛數百步墜

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迫母卒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石崇爲荆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

唐穆宗時內臣魏宏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稱以此取相位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盎曾孫嶺南討擊使上二閣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

宋時稱蔡京爲公相因稱童貫爲媼相

晉賈充妻郭槐性妬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頂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後

虞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彝傳盛誣以惡

李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位至饔夫御婢皆所欵厚

有比邱尼負道術於別室浴桓温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手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若作天子當如是

王僧虔以善書見忌於宋武帝乃以禿筆自晦

賈似道嗜寶玩羣輩爭獻寶玉至於兒事似道之玉工以求進

李昇篡吳吳世子璉昇壻也宋齊邱請絕其婚云非獨

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世傳以爲笑

北魏姓柘拔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

慕容其先名慕護跋者見燕步搖冠好之諸部因呼爲步搖後訛爲慕容

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程明道爲鄠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因語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伊川衣雖綢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

伊川宿僧舍命移坐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但具人形身便不常慢

朱謝顯道嘗言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及第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甚不宜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

司馬君實於獨樂園則依禮記衣深衣嘗謂邵堯夫可依此答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君實歎其言合理

人告堯夫以修福答曰未嘗爲不善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

胡康侯爲學官京師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寢其議

昔吾友張受先采崇禎戊辰舉進士時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時有勸受先娶妾者愴然曰甫釋褐而卽背糟糠吾不忍爲也

陸九淵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

朱子言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輒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册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平了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許仲平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而獨危坐或言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甲申流寇警廹士大夫多有憂色余同年孟進士章明獨怡然曰天地逸我以死又何憂既而城破遂夫婦同縊言猶在耳而其人已千古矣

昔大人備兵靖邊壽疾而卒治棺無從得佳木於王府獲二板勒有兵巡道王四字若前定然

太夫人於大人亡後卽食蔬衣縞命服亦不服

室人梁夫人終身不以己衣加吾衣於椸架上

嘗聞晉中一宦族戒子孫不得放債歷世以爲善聞放債取利固非士大夫所爲況取償必致招怨良可爲戒

論語稺子畏於匡非因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者去爲孔子弟子適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耳

黃粱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呂洞賓洞賓遇雲房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邊假寐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翰苑歷諸清要升黜不一兩

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嘆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黃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變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洞賓感悟慨歎願求度世法

陳希夷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水濱有青衣媪置懷中乳之始能言

希夷嘗應士大夫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

邱處機語元太祖曰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

或問文益禪師十二時中何如行履師曰得與道相應答曰取捨之心成巧僞

地獄之說如洞賓所說最[illegible]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階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地獄之路也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化成耳

左傳以晉趙莊姬爲成公之女史記以莊姬爲成公之姊

趙宣子驟諫晉靈公使賊之左氏曰鉏麑觸槐而死公羊曰勇士刎頸而死

歐陽永叔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準以中人之資日

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昔友人朱文玉少司空爲給諫時曾於十三經分爲段落日讀幾行一年除歲時曠去以一人計之自十二三歲讀起至十八九歲可讀畢惜其邑經兵燹遺書無存矣

管東溟著易論云五能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爲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爲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illegible]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illegible]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

亢亢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闒然媚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

東漢李洽言尚書禋於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董卓其在隱顯閒者無算自梁至今不知又增幾何矣

李君實太僕雜綴云周興嗣千文女慕貞絜絜字乃推誠之絜即大學絜矩之絜秦會稽立石文云男女絜誠

興嗣蓋取諸此

黃子久姓陸依常熟之黃氏遂易姓

河圖之如星點者爲諸圖形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爲六〻文字之宗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冀州獨無冀即今之山西

今世女子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如今娶新婦到門以氈藉地人轉接之使行其上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氈褥錦繡一條斜古亦然矣

詩人多用遮莫字蓋俚語猶言儘教也

朱子云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許魯齋云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已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尹和靖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

伯兄繼室張年甫二十而寡若生二女一適人俱夭厥

子不能存活艱辛貧困志操不易迨及五十遭寇變凍餒而死典例應建坊以旌無由上聞遂爾湮沒世之孤寡而湮滅者不知幾何

昔大人於萬歷三十年間督餉遼左三年節省餉銀二十七萬兩擬陞卿寺固辭遂加二級以參政備兵靖邊當時自云量加二級以示優異余爲史官時預纂明實錄萬歷實錄中載此

外舅梁懸黎先生任山東藩長八月遷撫治鄖陽瀕行吏白庫有餘銀八千兩應取先生不應吏復曰不取徒

益後人答曰寧爲後人取吾不取也

吾家舊住阜城關外一夕大盜暴至仲兄化之業踰垣以避矣博念恐生他變遂挺身見盜而五弟果爲盜所窘遂指所積令之攜取弟始得免

外舅梁公應澤撫治鄖陽嘗逆閹魏忠賢擅權天下惑撫鮮不具疏建祠者鄖撫獨無

昔人[illegible]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宋景濂歸震川王遵巖唐荆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藉

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爲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

程子云大夫以上無再娶禮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自有嬪妾可以供祀禮所以不云再娶也

又云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司馬温公曰受人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朱子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從其多者言之

尹和靖曰呂獻公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晦庵嘗云道理妙處却多在平易處

又嘗以讀書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又云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

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朱子有言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又云人家子弟若先看得一部稽古錄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又云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敎人做人而已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何
處
文字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恐泥東坡寫
此詩到此何云此詩不足爲法
程子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之爲文
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楚些沈存中以些爲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
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此聲此却說得好甚今人只求
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出
此求之使聖人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
許魯齋曰凡事排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
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
行又謂之道
宋王文正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富
厚徒使爭財爲不義爾
文正初無姬侍上命其家直省官二人責限爲之置妾

仍賜銀三千兩公雅不樂以難違旨謀聽之自是始妾
韋貫之爲右丞時有僧及門曰君且相命左右引出曰
此妄人也今士大夫喜人說己將相往往引納此輩爲其所愚惑甚有罷官後輒向此輩求昭璨之信豈不可笑何異焉上望三台星者乎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至德
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溫嶠鎮武昌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未
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劖去之
西山碧雲寺元之碧雲庵元耶律阿利吉所建明正德中

內璫于經拓之爲寺而立塚域於後土人呼爲于公寺
嘉靖初于下獄死天啟三年內璫魏忠賢重修亦立塚
域其後崇禎初魏亦戮屍二璫皆欲爲立塚而皆不得
其終豈名山有靈不爲奸竪藏魄耶
康熙辛巳臺中鄭門張靜齋特疏請毀魏忠賢碑
墓千古快事疏錄於左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張瑗
謹
題爲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竪之碑豈宜猶

留於後世亟請
乾剛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
題額乃
朝廷報功之盛典恭覩我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扶山河恐
其歲月浸久埋荒烟而沒衰草也故特表而揚之

以風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
零共仰我
皇上之彰善於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
惡在所必癉臣奉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遙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
于公寺寺後峻宇繚墻覆壓數里鬱蔥綿亘金碧
煇煌疑是前代王侯之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
罪惡滔天磔屍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臣不勝駭
異迫而視之見有穹碑二座屹然並立合書欽差
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
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
完吾魏公諱忠賢之墓臣觀覽之頃輒為髮指夫
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
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遍天下
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發露潛行自盡後
乃磔其尸于河間差快人心迄今公論在人尙恨
戮尸不足以蔽厥辜又何可于
畿輔近地留此穢惡之蹟僭越之制以欺壓山靈玷

汚勝境且使後代無知之閹寺誇詡歆羨以為身
雖遭顯戮于生前墓猶留壯觀于奕世何以儆巨
憝昭大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
七十人姓名並不塡寫年號使其造于故明之日
豈有顯遭正法之逆璫敢于僭橫乃爾若造于我
朝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豎碑者皆喪心無知之
徒不足深罪其如駭遠邇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為之立

傳表揚以彰公道檄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魚肉人膺潑天大無三尺
一至于此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即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劃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
兇悪之徒并不能保全墳塋于身後其于
聖明煇悪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于斧鉞矣緣係條陳
事理字多逾格貼黄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
謬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三日題二十二日奉
旨魏忠賢碑墓着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劃平該部知道
正統八年征也先陝西呂尼叩馬諫而死及英宗復辟
乃建順天保明寺祀尼肉身於中俗稱爲皇姑寺
明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爲工科給
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奏疏撮其要書於後謂之貼黄外封所書事目日月謂
之引黄明崇禎元年從輔臣李文敏公國楷請章奏倣

古人貼黄之式撮節要緊原本以進
考工記虞書所謂共工也但冬官之一屬事自以入冬
官則可以補冬官則不可
蘭亭序石刻之在國子監者明初得於天師庵土中宋
刻本存世者當以此爲第一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爲李思訓在陝西一爲李秀范
陽人唐明皇以功拜雲麾將軍封遼西郡公并范陽福
祿鄉碑刻於天寶元載此碑舊府良鄉廟中不知何時
入都城明宛平令李蔭掘地得六礎以爲乃雲麾碑建
古墨齋以覆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爲萬
歷末王京兆惟儉移去汴中
或以鄒浩極諫得罪疑其賣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
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王荆公素行節儉恬退朱子謂其不合中如孔子於俠
食衣服之間皆務滅裂
許魯齋曰夫月陰魄也月體本黒借日之光故白與日
相遠則光盛猶臣於君遠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
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故月星皆借日

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或問冠婚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婚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冠婚之禮古之所行固有不可行於今者如柳子厚所云孫昌胤爲子冠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士大夫家當從其禮之可行者至計財與務侈皆不可倘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儉其親如非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都下俗尙延僧𨿽作佛事及送葬用扒竿走馬高橋烟火之類何關於孝徒爲有識者所笑

送終大事當殮衣衾取其束骸而已何至數百兩治一棺甚有至千兩者徒爲售木者所挾使死者有知未必不恨

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每覩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爲其溷亂如玉蓮王梅溪十朋之女孫汝權梅溪之友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浩所切齒遂妄作荊釵傳奇故謬其事以蟣之如王晉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繹爲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之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更爲顚亂

鷄口牛後古本乃鷄尸牛後國策音義曰尸鷄中之主牛後牛子也俗寫誤耳

李晟於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待賓客却之不得進

傳奇艷稱尉遲敬德救唐太宗於單雄信之危正史所載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

嘗建成元吉之變太宗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是敬德救太宗於瀕危者不止刺維信也

淮南子云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孔明以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二語著稱豈非言以人重耶

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亦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

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興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夫鴛鴦之罹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爲諷諭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問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覈可補朱注之闕

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復命大臣作序

解大統言治曆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不經但宜申民事之宜不必用建除之名所論甚正

元至正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明萬歷甲午歲中氣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

蔡邕薦太尉董卓一表何異莽大夫美新

漢有兩張禹成帝時張禹字子文丞相安昌侯安帝時張禹字伯達太傅安鄉侯漢獻帝遣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傕爲大司馬是又一李固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也今康熙年間[illegible]祖嘗於黃鶴樓降乩曰世傳求劍斬黃龍乃宋顏仙顏洞賓也豈有上眞而與娼不除者乎可証白牡丹事

人稱鍾離雲房爲漢鍾離不知鍾離爲姓嘗自稱爲天下都散漢鍾離權誤以漢字屬下關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本亭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誤以漢字屬上

李君實太僕云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

而方士以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艾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慾又得超昇撩之天理人情恐無此大便宜事

嚴君平本姓莊避漢顯帝諱改曰嚴京房本姓李推律應姓京

馬驟陽類起則先前牛牛駝陰類起則先後

牛牢守君道爲光武布衣交即位稱疾不至下詔州郡就家存問不咎當時光武故交不獨子陵也

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作敘字

邵康節居洛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王不知何名亦元祐間人

漢慶虬之作清思賦人不知貴託以相如所作遂見重於世

呂新吾坤三年之喪解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三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倘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矣謂之大祥始變凶而從吉是月也有餘哀又一月爲中月乃行禫自二十五月巳屬餘哀二十六月巳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世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日

計閏則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故不計閏非謂以屋爲道也

顧起元論期功之喪曰前輩士大夫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其時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坐廢謝安不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

宣德癸丑會試值致仕大學士黃淮謝恩至京即用爲主考

林韞撥鐙之法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者馬鐙也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

石鼓在太學列廟門廡下其文爲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廸音訓一碑

刻書列銜評校定姓氏無論曾否與知並未相識之人凡海內紳士知名者盡行開列云藉以通聲氣妄稱攀援可恥實甚近且以名挂其中而沾沾者恬不知省須當痛絕

王敬臣字少陽嘗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

馮子咸字受甫臨朐人或問爲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爲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

昔見先輩往來名剌親戚爲眷世交爲通家同年子弟爲年家無濫用者自明末尙聲氣遠在千里曾無半面稱社稱盟相沿可笑今則改而爲同學近且無論曾有

無科第槩爲年家畧不知慚

侯景以夏侯譒爲長史譒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

南漢以宦官龔澄樞爲內太師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

宋仁宗以天書殉葬眞宗山陵千古恰當事

漢哀欲重董賢遂升大司馬於大司徒司空之上宋世累遣相禍至垂盡之時尙有一陳宜中可慨也夫

詩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作新廟耳而班固謂魯頌爲奚斯所作何其謬哉

蘇武子元以與上官安有謀坐死後宣帝問左右武出使久豈有子乎武因白前還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帝許焉

司馬光入相薦劉安世爲秘書省正字謂之曰知所以相薦乎安世曰獲從公遊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

蘇子瞻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不復翻動

王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盡食之仁

宗以其不情遂非惡之

范鎭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忤修意修乘間爲帝言鎭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鎭坐是出知陳州

崔輿之父嘗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

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合言何爲不言伊

是敷四忠宣但稱謝他日伊川偶見宣忠劄子一篋凡伊川所力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

范忠宣嘗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侍讀瓌曰杜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祁公家居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爲居士服答曰老而謝事尙可竊高士名耶

祁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當則近乎僞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許異同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以文言大槩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

明朱通參廷益嘗曰問學之功秪在人事上體貼磨煉

又曰天下變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

近見永年申處士涵光荊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每怪世人極贊金瓶梅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家有幼學尤不可不愼

又云賭博乃市井事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南之馬弔北之混江牌窮日累夜若癡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甚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鉛山費堯年字熙之官僕卿羅近溪講學都門招致對曰吾志在實行不願多言

杜偕 明萬歷時仕工部郎嘗言有意爲道德道德亦名利無心於名利名利皆道德學者尊爲靜臺先生吳松人字道升

蘇子瞻與李方叔書云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
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
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
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典制蓋為妻非為母也明會典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姦盜
除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
優婢妾并不許申請其昭然如此乃有以母係再醮不

請封者殊失考
明須歷舊例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冬至改於
十月朔後隨因之
朱晦庵云舊見徐端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
有個減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只稱湖此減字
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今人於官名地名樂
用前代名目以為古將一代制度纚字皆溷亂不可曉
亦是一弊
世言寇萊公奢侈殁後子孫行丐海上考之史公貲無

子
安祿山平陷賊官六等定罪祿山所署河南張萬頃在
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
明張庶常溥曰寇準奏朱能天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
不學無術此其大者恐當年先為瘦笑矣
王炎澤為人後田廬俾鬻有之澤曰夫為人後者貴能
紹先業开田廬非所計也
錢塘洪有恒初名洪武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帝
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其孫襄惠公鍾官至

宮保刑部尚書兼都御史
陽明云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
為此艱深隱晦之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思之何益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此說方是
學者問陽明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哀哭時此樂
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

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

陽明先生云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

左邱明蓋左邱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出鄒著作名世姓氏書

唐許公蘇瓌卒制起復其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睿宗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能發言乃聽其終制

徐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慎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數日不食追其姊仁孝后歿永樂聞其美而賢其玉幣聘之佯病面壁臥不起

隴蜀餘聞

濟南王士禛貽上著

定州阿六祖師者不知所從來駐錫上生寺一日口唱吒吒騎牆壁一堵倏然上昇高數十仞舉手謝鄉人曰好住持見者皆禮拜頃之漸入雲際而沒

綿山有神林介子推祠其林樹極鬱茂然皆半榮半枯蓋文公焚林之地祠中有牡丹一叢不知年歲花開最盛色紅紫獨一株白花歲無定處或密識之明年輒易其地人以爲神

劉以平字近塘猗氏人諸生時夢入宮殿中有王者命坐對奕又至一所有門上懸聯句云鸚鵡能迴千載夢麒麟空臥萬年秋不解所謂既登進士爲潞府王官王敬禮如賓歸遷陝西行太僕寺卿過武陵墓墓上石刻一聯卽夢中所見也○以平初聘邑關處士長女未娶而女病瘵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巹之夕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妹以實告以平悵然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娶之速其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遣理卽以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女果泣涕求死覲迎後病遂愈兄

弟同日舉婣後登薦歷庚辰進士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于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纔開窗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開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云

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時灘關南城外忽有黑雲一片滃然而作俄大雨如注水憑城而入漂沒公私廨舍男女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五人族弟幼華叔給諫有詩紀異二十三年興安州江漲入城亦與此變相似

爾雅釋山云河南華郭璞曰華陰山又云河西嶽郭曰吳嶽是以華爲中嶽吳爲西嶽也下又云河東岱河北恒河南衡又云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崧與岑對舉非嵩山也是五嶽關內有其二而無嵩山矣然末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郭曰太室山也則又有嵩山而無吳山有霍山而無衡山與前大相剌謬不可解也

華山谷口玉泉院希夷洞側有大石玉泉環流其下上鐫山蓀亭三大字有樹四株名無憂樹

明初無壞禪師者西域人與秦愍王有舊緣卓錫默川南普光寺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遂往見師與語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甑炊飯石餅煮水飲食王從者千人皆遍後示寂又有一西域僧貌絕類師來遊於此蹤跡詭異或飲食無算或累日不食飲之酒數斗不醉或自遺矢取雜鉢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師指矢令分食有難色師笑舍之去後所遺矢處輒生

白蓮華人謂是無壞化身遊戲

周櫟園侍郎亮工有詩云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有司供張事繁又偪上巳曲江賜宴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不失重陽之意可以十三日作上巳周詩此事而語甚工

長安薦福寺塔名小雁塔唐時建凡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及癸亥地震復合滇逆之變王輔臣叛據平涼塔忽中裂亂平塔復如故

蒲城士人饒某家有牛左脇下忽生銀腐一股其端有孔掣之則牛負痛醫不識其何症事在明萬歷丙辰興平古廢邱地項羽封章邯為雍王都此萬歷四十三年土人於地中得一金印龜紐方寸許文曰雍王章邯印

吳山為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為即古之岍山爾雅為河西鎮埤雅以華山為中岳吳山為兩岳按隴志岍山在州西四十里舊汧源縣汧水所出禹貢導汧及岐是也則吳與岍自是兩山酈注未詳也

吳岳碑自首至座凡七段明皇八分書書時日纔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為巢冠所焚摧剝僅可辨見畫境餘吳山縣故城今為縣頭鎮本漢隃糜縣也元知縣丁帶有十詩似姚合武功縣作而人無知者予語州守族姪鶴孟津文安公系刻之石今錄其半云瀟灑吳山縣岡巒遶四維官卑新令尹邑古舊隃糜趣有陶彭澤才非陸浚儀折腰身體重歎適兩相宜○瀟灑吳山縣居民近百家孤城連阜起小市枕溪斜土潤宜栽竹泉甘好試茶公餘無一事何處息紛華○瀟灑吳山縣巖居共幾層風

清閒遊笛月暴見孤燈酒釀南溪水琴邀北閣僧城隅修檻穩衙退晚來凭○瀟灑吳山縣庭虛夏亦凉奇雲藏岐岳木葉暗稠桑種稻連荆箔分泉過石堂不知關塞近風物滿西鄉○瀟灑吳山縣吳峯信有餘地偏長畏虎水急不生魚蔓去遊鄉國愁來厭簿書拂衣空有願何日賦歸與

寶雞縣北二里蟠龍山有故相國少傅黨公崇雅別業公好蒔花竹一日有燕人獻牡丹一枝色如墨四邊作金線界道云得之棧中令人踪跡之不復見矣

鳳縣三絕手柳酒今金絲柳猶有之宋元豐中嘗取百株植禁中

紫栢山在柴關嶺之南相傳留侯辟穀於此下有留侯祠有峨眉僧居山巔丈室獨坐數十年蛇虎皆馴伏今九十有六尚無恙洋縣子房山亦云辟穀處

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椒溪獲白鹿一項有銅牌上有鐫刻皆漫滅惟唐字可辨

唐武后生于利州今廣元縣也縣西南江上有皇澤寺刑天石像尚存乃是一比邱尼

劍州南武連驛武連廢縣也本名武功郭璞讖記云縣路翠武功貴縣路青武功棄宋慶元丁巳縣令何琰治路種松刻石紀之名種松碑今碑尚完好與顏忠烈公榜書逍遙樓大字皆在驛北覺苑寺元人王惠魏文貞公書院記刻碑陰文貞生于此

白芨花白色五瓣瓣中有包白質紫點內吐黃鬚極可玩武連梓潼間山谷多有之予嘗喜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皆未經前人道及因得絕句云西風盡日濛濛雨開偏空山白芨花

崇禎末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小頃有麟浮出潼水踰時乃隱未幾蜀有逆獻之亂則麟出果非休徵也

知慧菩薩明梓潼人周曉師女生不茹葷好誦梵典年十九絕粒食惟餐栢葉成化五年促父母送往江村口白馬寺樓跏趺而化今肉身在焉又裴氏女者父應舉縣民也幼好趺坐食柏葉天啟中年十三坐化縣人建剎奉之屢現五色光云

綿州水陸院瀕溪有石龜每夕北斗見時龜之正在其首斗柄雖轉而星影常然

涪江沿岸多民田每秋夏漲水逆流魚隨水上食禾稼民甚病之忽有道人於江上鮮魚橋鑿一叉一網狀魚集灘下不敢上漁人利焉後橋圮魚復大上

綿州龍會觀宏治間居人廖天惠者募工畫壁版已施膠粉偶以事去旬月不至每夜靜聞殿內有聲欻欻然比工來起視畫已就矣妙跡天成莫測起止至今尚存

綿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滙爲芙蓉溪即杜子美所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羅江廢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狻猊尚在士元墓在鹿頭山

顛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臬某迎之成都禮拜甚恭而往往面斥之言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一枝引羣丐遊行市中入昭覺見雪丈禪師訶嘲不屑禪師頗敬禪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廄吏曰吾歸矣徑含

騎徒步去臯泥驢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畫達摩像施人歸至長安數日遂坐化人言是初祖遊戲震旦耳

康熙壬子入蜀過新都縣假館楊升菴先生故第瓦礫之間有二桂樹尚存丙子再入蜀詢先生第已爲尉署訊二桂樹猶在爲之感嘆得簡紹芳所著年譜詣之先生以嘉靖甲申遣戍永昌衛初至滇病憊方就醫而巡撫黃衷力促之去賴巡按御史郭楠清軍御史江良材營護不死其後七十二歲歸蜀嚴檄催赴戍所遂以是年己未卒于滇則巡撫游居敬也郭楠旋上疏請宥議禮諸臣下獄君子小人其用心不同如此

蜀門人陳汝明撰次云成都某縣山中有一僧臥石穴中二十餘年不起亦不飲食當臥處痕跡宛然山中樵牧習見就問之亦不答一日有士子于山中遇髯道人云此山有六祖應化知不士子即詣僧禮拜云師六祖耶久之張目曰莫信髯道人亂道明日再過之不復見矣

故蜀王宮王衍宣華苑也今爲貢院正殿基即摩訶池

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異他水

蒙山在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峯最高者曰上清峯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云是甘露大師手植每茶時葉生智炬寺僧報有司往視籍記葉之多少采製才得數錢許明時[illegible]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illegible]其旁有泉恒用石甃之味清妙在惠泉之上

成都有換色芙蓉開時顏色日數變易日初出作淺紅色日中稈紅日晡純白

成都號龜城父老言東門外江岸間有巨龜大如夏屋不易出出則有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未作逆曾一見之

杜宇鼈靈冢皆在郫二冢對峙鼈靈墓入淨林寺寺僧夷爲臺觀惟杜宇墓在（今閬中雲臺山亦有鼈靈墓）

黃連蛇甚小產雅州恒食黃連遍體作黃金色宗人省齋日曾官分巡川南道曾貽予一枚又有黃連雞大如鴿色黃白食黃連葉人罕捕之

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筍蜀又有竹蜂好于野竹上結

房蜂與蜜并紺色一名蜂方言曰笛師一曰酉師

正德間灌口朝天寺僧于土中得斷碣上有詩二句云天孫縱有閑鍼線難繡西川百里圖餘剝落不可辨

巴賨出小騆其最駛駿者名夾山馬

嘉州有花名鸑毛玉鳳花如鶼絨狀似茉莉大如梔香亦類之

蝎子草即杜詩所云其毒甚蜂蠆者是若注蕘草是也一名山韭觸之如蠆尾之螫人今城郭彌望皆是又有蟆子者蚊蝱之屬元微之蟆子詩序云黑而小不礙紗

穀夜伏晝飛噆人成瘡秋夏不愈膏楸葉傅之則差聞柏烟麝香即去此二物皆蜀地之最可憎者

邛州盤陀山下一石佛有唐時鐫吳師及郭汾陽師六字

劉道貞字墨仙邛人名士也明末起兵討張獻忠不克病卒于軍妻子皆遇害其子駁度妻馮氏詩甚清婉有春日即事云閑步小橋東黃鸝處處逢梨花風雨後人在綠楊中

天啟中邛州有老僧結茅山中戒律清苦一日忽巷上現彩雲雲中有鉢盂狀因掘其下得金鉢盂州人爲建寺曰金鉢寺

成都東門內大慈寺有唐肅宗御書賜額蜀金堂令張蟾題詩有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之句王衍與徐太后遊寺見之給筆札令進詩三百首又東坡有與子由大慈寺觀盧楞伽畫跡詩題今盡燬

汪光翰字文鄉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恒駐節邛州逆獻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

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嘅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滎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刻致之朱務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間關蒜猓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値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稷稍贏餘以給饘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嘅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

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後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之騂姜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鎮之經者字楷士亦竟陵人從胡入蜀遊裝肩遂不歸崩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滎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

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載兵敗死楊之明碉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亦倡義討賊戰死

李君實云髹剔銀銅雕鈿諸器滇南者最佳蓋唐時閣羅鳳犯蜀俘其巧匠三十六行以歸故至今擅之大抵蜀匠最巧不但錦機紙局冶鑄扇製而巳予再使蜀成都居人雖視王孫爲多然率秦楚賈人耳士著什不得一至于錦扇等製詢之皆懵然不知況其遺法耶

成都北郭外昭覺寺佛果圜悟禪師道場也又有李時澤者遂寧人爲僧亦名圓悟善畫學武洞清羅漢亦住昭覺大殿成畫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予嘗見蜀中畫苑

宋文憲公濂墓在成都東門外六七里淨居寺文殊殿後墓皆甃甓成高如連阜其上修竹成林殿外一華表尚在北爲明月池清風亭文殊殿即宋方二公祠也今惟文憲像存

薛濤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涘明時蜀王府作亭其上闌楯護之每以三月三日汲水造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餘不盡以上巳造也今其法亦不傳井旁一石盆猶在中刻鏤花鳥極工

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市中樓凡二層每層高二丈

許其梁柱皆當時故物保與松維相連唐廣德三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城即其地地界雪山明末逆獻亂蜀不至其處樓故不燬門人知保縣事高崇巖說成都亦有籌邊樓

建昌衛以南其俗人病將死輒舁置山林中任其變爲虎地與雲南武定府相接

大雅堂在丹稜縣南三里宋人楊素請黃山谷書杜蜀中全詩刻石作堂貯之山谷爲之記見豫章集明宏治丁巳巡按御史榮華重新祠宇立像勒石知縣事江漢

春秋郡紳士往祭焉自後遂爲故事蜀亂後祭廢
成都府署有吳道子畫龜蛇碑每端午輒有龜蛇聚碑
下至屋瓦庭樹皆滿麻賊入梅朗中爲守厭之鑿其目
自後遂少其墨搨七方押城都府印可以鎮辟邪祟治
瘧亦驗
府署有木槿一株治癬最效所謂川槿惟此爲最梅守
厭索之者衆以湯澆之遂枯
松潘建昌諸蠻所居皆累石爲之高者至八九層人居
其上牛豕居其下名曰碉樓九州記云邛州沈黎縣卽

武侯征羌之路每十里作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
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此碉樓之始
打箭爐在建昌西南地與番蠻喇嘛相接與雅州滎經
名山亦近江南江西湖廣等茶商利鬻貨多往焉其俗
女子不嫁輒招中國商人與之通謂之打沙鍋卜或作凡
商人與番蠻交易則此輩主之商人流宕其地多不思
歸生女更爲沙鍋其衣如舞衣衣一稱有直錢二三百萬
者康熙丙子春　命郎中金圖等勘正地界至其處金
爲予兵部言屬云路極險惡視棧道如康莊矣

自劍州已南盡梓潼縣界古柏千株皆大數十圍形狀
詭異有一株根裂爲二巨石負之如鼎鼎之狀又有一
根而三四幹者高皆入雲蜀道奇觀也是正德中劍州
守李璧所植
重慶府有紅茉莉與白者香無差別嘉州海棠有香成
都有金絲海棠深黃色狀與海棠不甚類亦有紫薔至
於梅桂皆有之蜀人不知貴重往往樵蘇供爨惟芭蕉
家家院落皆宜之
蜀禪教皆祖破山禪師梁山人天童悟法嗣第一人也

其弟子丈雪禪師內江人演化于成都昭覺寺門徒甚
盛康熙丙子五月至蜀訪之則示寂半載矣年八十餘
今住持弟子佛寬禪師卽其姪
蜀金堂縣三學山有古樹三四株不記年代每春月其
葉夜輒有光如炬遠近數百里以爲佛光皆裹糧往觀
獻賊亂蜀追尊梓潼神爲太祖高皇帝重修七曲山神
祠又建壯繆侯祠于其東皆極鉅麗獻賊嘗賦詩于此
使其僞官屬嚴錫命等皆和立成稍遲輒殺之其詩刻
石置祠八卦亭知縣王維坤（長垣人順治辛丑進士）碎之

西番夷人每歲春月輒攜家禮峨嵋謂普賢爲姑娘頂禮瞻戀或至流涕其可笑如此

眉州中巖有諾佉羅尊者遺跡按雁宕山有尊者肉像十八應真惟尊者在震旦灼然可考

蜀多虎滇之大理多龍粵西多鳳凰峒中蠻女往往緝以爲裘甚麗南恩州人或截取其觜爲杯曰鳳凰杯

貔貅産峨嵋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質白章龐贅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其聲似念陀佛非猛獸也予按毛詩陸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

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與此差異

角端産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恒養之以資衛護按中華古今注渠搜國獻鼩犬能飛食虎豹

寧羌州嶓冢山下有大禹廟僅存茅茨一間有嘉靖二十二年重修祠記碑監察御史閬中舒鵬翼撰文頗條暢惜其將泐錄於左方云當堯之時洚水滔天民遭陷溺茹毛飲血厥食維艱堯有憂焉舉禹治之俾纘鯀業禹自冀州梁岐岳陽覃懷至於衡漳又自積石龍門壺口雷首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又自嶓冢荆山內方大別衡山敷淺原至于彭蠡蓋不敢壓塞汨亂以取震怒故浩浩湯湯東注江海禹可謂智矣禹傷先人鯀以功不成坐誅迺手足胼胝居外十三年過門不入生啟不得子惡衣菲食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樺日孳孳排決濬瀹弗遑寧處禹可謂孝矣方其隨山栞木鬼神龍蛇蘊借巢穴作爲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迺仰空咨嗟俄見上帝授以太上呼召萬靈之書且令其臣狂章虞餘黃魔大費庚辰童律爲之助由是能呼吸風雲役使神物竟得開鑿之志禹可謂神矣四

隩既宅九州攸同棄得以播百穀契得以敷五教垂得以司百工皋陶得以明五刑伯夷得以典三禮后夔得以正五音龍得以主賓客任土作貢勞而不伐禹可謂功矣是故天錫洪範舜禪帝位致彝倫之攸敘會諸侯于塗山而下民底定萬世允賴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吾無間然矣劉定公曰洪水橫流微禹吾其魚乎嗚呼禹之功史雖載之而不知其由于孝禹之智人能言之而不知其由於神合智與神謂之聖合功與孝謂之德德且聖庶幾其記禹哉復作九歌俾土人誦之以侑饗

祀歌曰洚水儆堯兮汎濫國中四岳薦禹兮俾為司空禹治水兮注之東○力拯横流兮為民粒食言乘四載兮勞身焦思克蓋前愆兮萬世之利○聲為律兮身為度其言可信兮其仁可附庶士交正兮底慎財賦○不自滿假兮拜昌言聲教訖兮奠黎元水土平兮生齒繁○洛出書兮錫九疇通九道兮闢九州亹亹穆穆兮六府孔修○娶塗山兮辛壬啟呱呱兮何心荒度土功兮五服弼成○膺歷數兮帝命赫泣罪人兮痛自責舞干羽兮有苗格○輯五瑞兮建皇極朝玉帛兮會萬國戮防風兮明黜陟○宅百揆兮股肱良敷文明兮庶事康于堯舜兮大耿光

東粵鸚鵡自洋船來有數種予使廣州時所見有純赤者毛羽鮮妍類猩紅罽絨之狀又一種純赤惟兩翅綠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碧沓具尤珍麗每一隻索直至二十四金其純白者首有黃冠名秦吉了别自一種予官廣陵時曾畜之在蜀惟于德陽落鳳坡見之皆尋常隴產綠衣耳

漢中風俗尚白男子婦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謂為諸葛武侯帶孝後遂不除漢中滕太守嚴其禁十年來漸以衰止然西鳳諸府風俗皆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甚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則為武侯之說非也

顧華玉璘云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跡可到余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按三峽中亦有兵書峽傳為武侯藏書之地大抵秦楚巴蜀間人思侯德輒舉名蹟傅會之不須辨其真偽也

武侯與張裔書夫婦不顧門衰悲不入闉似漢魏樂府

辰沅道中緣江皆峭壁高可百丈避兵者以修綆繫腰從山巔縋下距江面數十丈許度火攻弩箭皆不可到處于壁上鑿孔以巨木橫貫之郎于此木之上縱橫閒架欄楯轇葛飛簷承霤房廊四起隣里交通殆成阡術從江中遡數而上正得八十三層最上層距山巔亦數十丈虛無縹緲雖海市蜃樓無以加也又郴州燈山居民數百家亦類此但不臨江耳

趙崡字子函一字屏國盩厔人萬歷己酉舉人家有傚

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
在時跨一驢挂偏提楊工挾楮墨以從每遇片石闕文
必坐臥其下手剔苔蘚椎拓裝潢援据考證將仿歐陽
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
之力多都玄敬楊用修所未見也

郭宗昌字胤伯華州人闢沚園白厓湖上地介二華之
間造一舟居之曰齋舫自謂一水盈盈與世都絶淪落
崎嶔任心獨往又有別業在鄭南郎杜子美西溪與其
東陂商爲南北社著園藏六齋疏二戎記諸

書趙忠毅陳僖君序之以爲似先秦古策周官考工記
遠公宗旨八關齋文也又著金石史華陰王宏撰刻之

開元末于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
解之者曰乘者四十八年因作宏農得寶歌云宏農得
寶耶遂改元天寶事載傳信記

陝州北濱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隔河烟火相望按開天
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鏵上有平陸二字上異
之藏于內庫遂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明萬歷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中
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去巡按御史姚
思仁聞于朝

緱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有昇仙太子祠則天碑尚完
好宋謝絳一碑亦存

宣德四年鄭州玄帝廟忽天降銅棺一具人爭往試之
體皆不宜有驛官鄒衍者挺身入適相合即有銅蓋降
自空中覆之音樂競作昇天而去人盡覩焉（與王喬事同）

天啟七年鄭州書院中開蓮花一枝如品字　國朝順
治十二年十一月望日興國寺殿前夜湧花一枝如佛

高可尺許表裏皆瑩紋潔白似雪六日又湧一花根
有二上合爲一色紋如前略似荷花二十五日又生一
花高三尺許大如箕下分上合色紋亦如前略似牡丹
或曰天花也

宋魯肅簡公（宗道）以祥符五年令中牟至縣即立漢令魯
恭祠勒恭傳于碑至今尚存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名士戶部尚書孟男子也沒于汴
梁之水其門人周侍郎亮工在金陵請趙澄寫眞與林
宗初不相識屢易稿終不似一夕夢一丈夫古冠服白

言是張林宗笑而製其筆旦起信筆而就見者駭其神
肖

河洛會處舊名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西南成皋
山下名玉門俗曰滿家溝

唐人記板橋三娘子事甚怪異板橋在今中牟縣東十
五里白樂天詩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
為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李義山亦有板橋曉
別詩皆此地

門人陳戶部子文奕禧說所見數奇姓算真定人香山東人昊

音桂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斬姓叉字之奇者山
安邑人音如麦射音厥

田少司寇滴亭雯說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忘之
騐耳不能聽以肩聽古謂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人亦有
之

安南雜記

遂寧李仙根子靜著

交阯之地即安南即交州即日南西北自交岡來故曰
交阯東北界廣西東界廣東西界雲南西南界老撾即
古京牢南插入大海中通占城秦漢時皆郡縣也黎氏
王國在富良江西後三峯山左安子山右傘圓山插入
雲霄富良江左右纏抱前入大海亦南流一都會也所
屬有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都統莫氏惟
高平一府四州在北隅之東俱無城郭其人被髮以香

蠟梳之故不散跣足足無塵揜以地皆浮沙也男女衣
皆大領無分別無裙褲女有無襠圍裙其王與官或時
冠帶韡韈然非其好也稱其貴人曰翁茶翁茶者大官
也其牛羊猪燒去毛即割而食之只有燒酒時刻喫檳
榔惟睡夢方停嚼耳每用藥物塗其齒黑而有光見人
齒白者反笑之惟王宮用黃瓦官民不敢用瓦以草苫
楹棟以竹房簷高四尺許門高不過三尺俛首折腰乃
得出入即王殿簷高不過丈許其屋外多種刺竹甘蕉
椰子諸樹其果四時生長無定其氣候常煖其土產惟

府無一裘有布最纖解有蠶系綿紬曰交光素紬如雲綃闊二尺多榕樹廿橘有波羅蜜果如南瓜味微甜中有子如刀砍子皆可食其象牙香藥綿花胡椒茴香醬醋等物皆自外來者無桌椅特爲使臣造一公座甚高及其宴桌圓彩金漆高可尺許舡似花瓣其文字與中土同另作數十字多加土傍與使臣往復文書不用也臨賀公館在富良江之東大國之十里許以竹爲牆每天使至一次則加竹一重其風俗婬蕩無恥洗浴便溺男女裸體往來坐立不相迴避雖貴家亦然其豪家稍

有狀像平民則無貴者以綱爲兜兩人擡之大貴者有轎似車上轎盤脚坐或用八人四人擡之最可笑者其王金扇轎夫全體俱露止用一股青布纏腰從尻下褁勒至臍雖寒天不着寸衣又皆形狀肥實名曰好漢間多係殺人援救者其兵止穿大袖青衣一件或二件天暑即裸并無甲冑其器械尚銃藤牌鎗刀諸物頗精于佈以之大用殆不足也頗讀書知文字而好怪異無傳授不甚貫通尚巫鬼不泰二氏之教以能飾言者爲功故相有四字批評曰愚曰疑曰詐曰傲愚則不認理疑

則不信人言詐則其言不可信傲則自謂無邪也此國字如銅墻鐵壁穿不可破要在廟算勝於各邊臣措置威風有以讋之耳

奉使俄羅斯日記

兵部督捕理事官臣張鵬翮

俄羅斯僻在漠北從古不通諸夏負勢險遠未即
馴服侵我境土前遣師征討立即破滅後蒙
皇上寬宥釋還俘囚
天地深恩浹及異域史冊所載自古罕聞乃彼怙終不
悛復踞雅克薩遣兵圍困彼勢蹙請和茲蒙
睿算周詳特遣內大臣索額圖等往議總憲臣馬齊
疏請兼差漢軍漢人大臣擬出兵部尚書張玉書

吏部侍郎張集等五員題請
上特命張鵬翮陳世安前往索額圖等與使事機宜一
疏經議政王九卿議准題奉
俞允三月初六日蒙
賜使臣鞍馬弓矢緞幣有差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陛辭躬奉
天語訓誨周詳篤摯其使事意指咸稟
廟謨以從事云復
[illegible]索額圖等[illegible]服

初二日寅時啟行出得勝門士氣勃勃軍容甚盛
按期行二十里抵清河
上遣皇長子賜茶列坐飲畢望
闕謝
恩乃行暴日炎烈士馬渴多道傍井水爭飲立涸有姓
夾道往觀旌旆飛揚之下見一漢臣慷慨就道攬
轡欣然莫不詫以為奇四十里過昌平州鐵騎騰
踔塵土撲面不暇辨十二陵矣三十五里駐南口
申末刻暴風灑雨數點即止暑氣稍解

初三日早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
平地名岔道即永樂駐軍處也又二十五里大榆
林驛環溪列營水濁不可飲忽渴至夕遣人馳山
下取清水烹茶是日兵部理事臣張鵬翮語兵科
給事臣陳世安曰孤遠微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每慚不能報稱萬一出使絕域正當竭
力致身以圖不辱
君命荷蒙
聖慈眷注特降恩綸此高天厚地之所以難酬歟世安

毎對鵰翮刻刻感念
天恩雖馳驅戎學如神遊北闕竟忘其在風塵鞅掌中
也按水經注云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
界故關名矣更始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于居
庸關卽此南則絶谷累石爲關址崇墉峻壁非輕
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
曉禽暮獸哀鳴相和羇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
矣明更加修葺因山爲城環關六重疊石絶巘烟
嵐相罥高與雲齊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

一今榜曰天下第一雄關信哉中有彈琴峽兩山
相脅一洞對流好事者餙以精舍奉
關聖君丹巖壁立如玉笋疊嶂若翠屏又忽玲瓏倚
伏莫可名狀俯瞰溪流涔涔山光水月相掩映杜
子美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可移贈此景志
稱水流石罅聲若調琴猶未盡也明永樂扎征過
此顧謂侍臣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
莫能圖其髣髴良然水經注云㶟餘水出居庸關
東歷山南逕軍都關續漢書曰尙書盧植隱山谷
軍都山也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元太祖從北
八兒計兵由間道趨南口卽此帝京景物畧云昌
平州狄梁公祠有唐時斷碑其祠曰梁公爲昌平
令有媪子死於虎媪訴公爲文檄神翌日虎伏堦
下公肆告于衆殺之士人思公德爲立祠明紀李
東陽詩云寄遠東郊誰與致衝寒瘦馬不堪騎心
懸晉嶺瞻雲地功在虞淵取日時馬上誦之一句
一感歎不忍終篇
初四日行二十里過懷來衛石城完固志稱唐開
元中張說始築今設一通判三十里次土木堡風

猛沙撲帳內熱氣蒸騰無處可避惟瞑目默坐而
已有頃徵雨始凉聞土人云色狃蒙古駐營山溝
夜發大水衝沒殆盡今我軍誤駐此地得獲平安
良由天眷中朝使臣得以蒙休矣按明紀正統十
四年歲在己巳也先陷大同王振挾天子親征率
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
屍滿路至大同象緯示警熒惑入南斗會前軍朱
瑛等敗績乃班師八月十六日駕至土木也先四

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相踏藉死上乘馬突圍不得出也先遂擁之北去衆欲害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爲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萬衆死亡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衣猶在安得害之十七日北狩報至京師大震也先每執帝求索衆議南遷于謙力持不可九月朔郕王卽皇帝位人心始定越庚午八月十六日英宗還也先遣五百騎送歸京夫土木距京師二百里明帝且蒙塵矣我朝

使臣持節遠涉大漠以北雖萬里按轡徐行仰見

至尊天威遐暢功洽兼隆窮荒絕域萬古所不及致者罔不服從經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之謂也

初五日行四十里過保安城城設參將一員又四十里過雞鳴驛次上花園雞鳴驛石城完整渾河遶其前背擁雞鳴山峯巒聳峻耕宰凌霄蜿蜒十餘里陵阜妍秀楊柳依依地志名曰上花園爲遼蕭后種花處河中石柱林立相傳魯班作橋于此期以雞未鳴而成其姊修靜此山勿使弟勞預爲雞鳴遂輟工昔金幼孜聞此說以無可考據疑之不知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三齊畧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竪柱始皇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此似魯班作橋之說也按北征錄雞鳴山起于唐太宗征高

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元史脫脫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順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于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後北還其山忽崩有聲如雷

初六日早發上花園大風沙土迷目帶臉罩行山路陡絕下臨河水金幼孜所謂車行馬驟毛髮栗然者也出此二十里地漸平又二十里過宣府石城堅高規模宏敞夙稱塞上重鎭今設總兵一員

口北道一員今風息十里駐柳河川傳稱舊開平
進鎮此地土人猶能道其事惜無片碣可考按廣
輿記宣府爲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戰國屬燕
秦漢爲上谷郡唐曰武州曰毅州遼曰德州金曰
宣化元曰宣德明曰萬金都司領宣府等衛宣府
之東北本上谷地元初置開平府尋號上都歲一
駐蹕明初改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
永樂三犁北庭皆自開平興和出入宣德中興和
廢移衛于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旋即收

復去京師四百二十里實肩背重地自宣鎮西陽
和堡起至大同丫角山六百四十餘里古雲中地
也由此百餘里抵延綏鎮又一千一百里至寧夏
爲古朔方郡迤西至固原甘肅二鎮卽漢河西四
郡地自宣府迤東至遼鎮一千餘里卽秦遼東遼
西二郡地皆號沿邊扼要歷代防守糜費金錢而
人法不能兼善我
朝威治廣被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日月之
無不照臨凡大荒絕域戴髮含齒之倫莫不來享

來王幅幀之廣亘古未有九塞悉屬內地班固云
邊城晏閉牛馬布野數世無犬吠之驚黎庶無干
戈之役何幸于今日遘之矣
初七日早涼行平地四十二里過下堡城永樂所
築也又八里出張家口兩山對峙石壁崎峭如削
中設一關環山爲城昔永樂嘗指此嘆曰如此險
人馬安能渡哉言乎關水由塞外出口清徹見
底深不踰尺名曰定邊河旁有一峯聳立碑曰姑
石見路下有清泉甘冽可以煮茗過此五里夾欄

下營是日出關日暮風恬軍行踴躍日多公議處
分驍兵小廝四兒及諭將士與蒙古易市牛羊須
齊值不許增益異同以累窮卒塞內駐營處麥隴
青葱次早撤營按旗魚貫而行無纖毫踐踏可謂
師出以律矣晚涼衣皮套按漢書扼西北地上郡
長城秦昭王築之代兼陰山高闕長城趙武靈王
築之造陽襄平長城燕築之其後始皇滅六國北
擊匈奴悉收河南地使蒙恬將數十萬衆築長城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師古注曰造陽在上谷界

今張家口一帶是也漢景寧元年郎中侯應對元
帝曰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起
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
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
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
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
隧絕滅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如罷
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
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

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詔可建平五年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哀帝曰臣
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外國天性忿鷙
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強難
屈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
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
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夫明者視于
無形聰者聽于無聲誠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噲不

復施蘇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
功何所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
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于外總不若未然之時
也書奏天子寤焉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觔
初八日早氣肅如深秋襲外套由山峽中行二十
里有土屋托羅廟古槐一株又三十里次察汗托
諾亥大壩猶華言白頭嶺也平阜四周帶土多草
澗溪數處而有泉者三惜少薪耳軍士知者先載
薪以往否則採枯蒿佐以乾馬矢僅足供爨若後

至則無矣山河一道即建口之定邊河也有蒙古
沿岸為廬以居此中有皇庄與旗庄同蒙古雜處
自此皆向西行
初九日上崇山石路崎嶇約三里入平阜四十七
里次博爾哈斯泰猶華言柳條溝也有小河北流
遶山下蒙古依水草聚處牛羊成羣此河曲折遶
營清甘足飲名之曰清河道上見蒙古五六家穹
廬而居其廬上穿一孔中安一竈以爨餅置廬上
臭不可聞衣敝布衣男女同處較中國之貧民更

苦申刻
上遣侍衛喇濟賜使臣及將士牛羊望
闕謝
恩天油然作雲帳外挑溝以備夜果小雨
皇恩眞同雨露令人起舞
初十日小雨行六十里次哈喇郎有水草甫劄營
雨止夜隕霜
十一日行平地八十里（中國有百十里）次佐漢郛見有水
西南流濟軍士汲取字曰清溪兩旱青草可以牧

馬未至此四十里有小澗清流暫憩其處觀從者
拾馬糞處囊載之俱往以供爨嗜異矣初見道傍
石碾遺跡憶古時此地必然可耕至晚劄營見山
地新墾未見所藝何穀再覩榆樹一株大可合抱
午未時頗熱河水和炒麪飲及半停盞視之見有
小蟲虫如萊子大者無數遊泳于其中而衆人已
飲畢矣嘗聞誤飲水蛭雄黃可以解之然衆竟無
恙亦不須服雄黃意者天憐其苦而水族不能灾
歟

十二日行平道八十里（為中國之百有廿里）次他喇布納淌
水遶流函地草稀未至此四十里有小澗清泉望
見喇嘛寺一所將至營門古堆上有二石柱鐫蒙
古殊字或云界石也
十三日行五十里入山次呼盧蘇泰猶華言葦子
溝也山形環秀清水遶流平章審視云是吉地鵬
翮世安登山四望久澗祇見軍士牧馬山阿或坐
或伏窩南白翎迎風飛舞因誦北征錄曰佛時少
睡半胸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此出塞至言

也旣而論經濟衡人品如雪亮亦快事也因字此
水曰快河是日相傳爲
關夫子赴會之期必雨及夕果應
關夫子之神靈及外國如響矣夜凡四起親守更人
役俱睡熟道人喚醒因悟天下事凡寄耳目于人
者類如此矣
十四日辰刻雨止啟行五十里次阿托和三軍劄
兩山下中有水一道南流半濁牧馬山阿未刻雨
下帳雷雨夾雹一食頃止

十五日大霧行五十里過三小溪入山溝石峯聳
峻澗水遶流樺木敷榮于山阿喜鵲翔集于條枝
俄而雙雁嘹嚦若告我以塞外奇觀也紅花盈疇
遠望如錦茵近視之一莖四朶形若蘿蔔花而十
二瓣其山出稚烏雛烏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慈
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稚烏純黑而姣好
觜若丹砂曰鸐烏又二十里灰葉不孫郭兒地稍
平衍清水北流土人云心肺二山相連有九十九
泉池按史元太宗嘗避暑于此其泉發原官山流

為黑阿再見榆樹一株如蓋累石豎旗云是蒙古
祖塚遍野有花如牛頰子叢生並開蕊紅瓣花白
微香根臭名曰小人草是日採薪為爨
十六日行十里許有土城周環可十里名巴爾蘇
泰未知築自何時傍有方山峻嶺俯瞰城下當年
亦不可守策馬往視其中惟見斷壘荒草而已十二
里踰峻嶺入深谷草木叢生羊腸一道兵家所慎
今賴
至尊威福蒙古臣服統入八旂如行內地矣五十里出

山入平地過清水河駐昌河兒托諾甫下帳微雨
後頗熱衣單袍齊集會議漢軍照旗分附入八旗
下營壁齊嚴肅以示威遠人是日溪邊始見小魚
如指游泳藻閒蒙古帳外有場圃種子以木臼舂
炒糜子取山木為薪
十七日行四十里有廢土城周圍可五里側有浮
屠七級高二十丈蓮花為臺砌人物斗拱較中國
天寧寺塔更巍然篆書為卷華嚴經塔十級而上
可以登頂嵌金世宗時閣經八姓氏俱漢字平章

登二層取喇麻經二葉橫書蒙古字無有識者仍
返原處土塔寸許者數枚剖視之或麥或糜云是
念佛所積供入塔內數武有井甘洌設小帳憩其
處蒙古土屋相望一睞目黑漢獻清茶炒糜米其
茶乃中國烹茶所煮並無奶酥暴日中亦堪入口
嘉其壺漿之誠犒以羊肉火腿乾魚十香菜共一
盤黑漢跪伏帳外頓首並不審味撮而食之因告
以魚刺難咽彼不解漢語乃以箸撥魚其傍彼食
內訖亦頓首而退此二日所見蒙古皆有土屋能

耕種蕎麥糜子時方五月中麥僅二寸其土磽可
知矣又二十里次甘察莫都夾水列帳部伍整齊
牧馬平地蒙古二百人防圉外
十八日行十五里次歸化城此蒙古語庫庫河屯
也城周圍可二里惟倉庫及付都統署瓦屋餘冢
冢土屋數間而已城南有
關夫子廟西帝誌二册欲使遠人知忠義也住持漢
僧關遲有蒙古妻室其弟子二人亦然婦人辮髮
為兩縷雙垂而以帛束其末帽靴與男子同城南

負郭有黑河青塚古蹟遠望如山策馬往觀高二
十丈濶數十畝頂有土屋一間四壁累砌藏以瓦
瓮此喇麻所為也下有古柳一株眠地中空如船
而枝榦上伸蒼茂如虬巢有烏鴉較中國却大而
聲啞物之不齊如此而況于人乎塚前有石虎雙
列白石獅子僅存其一光瑩精工必中國所製以
賜明妃者也綠琉璃瓦礫狼藉似享殿遺址惜無
片碣可考石磴有蒙古字侍郎溫他往譯云是喇
麻所作非古也未刻小雨理藩院所帶鄉導至此

咸推不知前途路徑因訪得喀爾喀貿易人二名
為鄉導索大臣佟國舅甚喜各解衣衣之因憶成
宗有言曰用兵之道貴在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
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
情可乎誠哉是言也是日給糜米為兩月行糧
十九日入城觀甸城記碑其文曰豐之為郡其來
尚矣地名九原雲朔三輔控御方面之劇金源世
勳戚里置天德軍節度使鎮守焉風俗惟淳民初
尚朴厥土惟瘠鹵厥田惟下中原高且平墾耕牧

養軍民相參居止郡南負郭黑河青塚古蹟仍存
郡北一所有圍繞之山名曰郝連中有捷徑故道
甸城山谷比之銀甕逕遙漁陽險阻近爭一倍抵
天平七十餘里歷經沿葦山水之漲阻妨車兩經
行寒暑遙遷人無舉覆粤有本州監郡傑烈奉議
知州郭承務同知哈喇不花承務判官倫忠勇等
興牧是州未及數月講究興除利病遂云方今政
務宜闊之外供需漠北以軍旅糧儲為重計奈何
以浮石磽确有妨給餉之正路耶又況歲值凶歉

輒欲修理其可得乎遂有此議申明大同總府及
憲司計稟河東雜嶽與聞省臺撫從其便行會之
間伏遇鎭遇德寧天山分司宣慰使馬馬正奉諭
宣應同知撤德彌實奉訓宣慰副使係朝請繼運
馳驛路由是谷亦旣見止允協前論就論相隣社
分命東甸城矣山李家戸三村等鳩集丁投蜂聚
平治經之營之不日而就以致險隘之地遂成平
坦之途奔驛駕車引重致遠過者無不忻懌復値
暴雨衝流窒礙行路累蒙使州下令永蠲本社三

村雜泒明諭家至戸曉常切用力不至將來廢弛
前功又于三岔山路深重狹隘之處設置巡兵警
舖一所盜賊畏伏商旅通行路不拾遺民無病涉
王德成等旣聞其命焉敢不遵嘗聞悅以使民民
忘其苦噫守土之官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幾何
人哉封部之間有廉君五袴之歌慮其日月踰遠
前得聞而弗彰而失其傳鄉人西三州官皆前提
領郭瑀泊張原楊禮并本社王德成何通甫李人
甫王通甫等懇請作文紀之以刻其石愚辭不獲

已故撫其實而記之
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建裕齋後人李文
煥撰書劉仲義刊奉議大夫豐州知州監諸軍奧
魯勸農事張鑄立石索大臣問延祐係何代鵬翮
答云延祐爲元仁宗年號史稱仁宗孝慈恭儉通
達儒術爲元盛德守文之主
距青塚十里有振武城廢址河水齧沙出碑曰唐
振武軍節度使墓誌亦漢字棄置河干欲索其碑
豢其控馭扼要之處而偕以坐關不得出餘無識

者矣此方山圍秀而寡木水淺狹而鮮魚厥土瘠
鹵厥產馬駱牛羊人短小而輕捷善騎射其性然
也以駱爲漿以肉爲食盛夏着裘而敝垢不以爲
恥男女共處而不以爲嫌其習然也洎子妻其繼
母翁納其子媳之惡俗人倫道絕而不知其非豈
不哀哉倘教之以詩書申之以孝弟而以律法治
其後未有不變者也其俗敬信喇麻而可否惟命
有少年顯者四人呼爲枯禿克吐尊之若神明親
之若考妣至梵宇之壯麗牛羊之供奉其餘事也

未刻雷雨有頃止按地志歸化城秦爲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後周置永豐鎭隋改豐州唐仍爲豐州又爲九原郡後唐改天德軍遼更名德天軍金置天德軍節度使元復爲豐州設知州並倅官而諾于大同總管廣輿記稱大邊之外卽爲豐州地多饒沃蒙古住牧于此居火積薪不可不深慮也今設蒙古都統一員副都統一員管頭部八千人有城郭土屋屯墾之業雞豚麻黍豆麪葱韭之物外番貿易者絡繹于此而中外之貨亦畢集乃扼

要之地也今

聖德如天皇威如霆蒙古稽首臣服樂爲內附且屏翰

中朝矣

按寰宇記唐朔方總管張仁愿于豐州東北八十里築西受降城東受降城在東勝州東北八里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中受降城在雲內州距大同五百里又按一統志豐州有黑山與雲內州夾山相連似西受降城與中受降城相距不遠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

山下立高闕一統志云豐州河之西卽高闕塞也漢書竇憲出鷄鹿塞鄧隙出稒陽塞遂至燕然山豐州之稒陽縣卽其地也遼史豐州統縣二一曰富民本漢臨戎縣曰振武本漢定襄郡盛樂縣背負山陰前帶黃河北七十里有黑砂積元魏嘗都盛樂卽此唐武德四年克突厥建雲中都督府開元八年置振武軍節度使後唐莊宗以兄嗣本爲之遼史爲縣金改爲鎭元並省入州按一統志王昭君墓在豐州西三十里地多白草此冢獨青故名

青冢金王元節詩環珮魂歸千里月琵琶聲斷黑山秋漢家多少征西將地下相逢也合羞按漢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長子）其母顓渠伊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

未久人民創艾戰鬬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
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皐大
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
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皐爲
株絫若鞮單于雕陶莫皐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
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平帝時王莽
秉政諷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
太后賞賜甚厚云婿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王莽
時拜爲須卜單于張鵬翮請歸化城外番貿易蜂
集蟻屯乃衝劇扼要之地控制之法良不可忽考
之古偁元爲豐州設知州同知判官各一員統于
大同總府與宣慰使所轄今我
朝威德遐暢幅員之廣曠古未有即如臺灣遠在海外
亦爲郡縣應照此例將歸化城亦設爲郡縣用府
廳縣教官各一員以寄撫綏教化之責設滿州將
軍一員轄現在蒙古都統即金之豐天德軍節度
使元之立大同總府其意一也歸化一帶土廣人
稀將死罪中有可矜疑免死之人發往開墾填實

地方其新設郡縣各官照臺灣例三年陞轉以致
其奮庸之念我
皇上所頒上諭十六條中外文武臣民講讀乃化民成
俗之本應令各官于朔望日齊集軍民一體講讀
使知聖化其軍民中有清秀子弟令教官教習漢
書俟其通曉文義亦照臺灣設科取士之例入有
進身之階不輟絃誦之音化魯朴爲禮義變佼悍
爲忠義莫要于此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更遐荒之
區爲冠裳之地增版宇而廣聖化度越古帝王遠
矣
二十日早發車輛先行午刻甚熱索大臣念兩漢
官乏良馬送馬駝各一以濟急需古人同澤同袍
之誼也
二十一日行九里入郡連山有土城廢址疑即碑
所云甸城也遠望石峯叠翠入其中則平阜蜿蜒
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而不立陵其紀曰尤
藥杏樹萱花敷榮山阿易險阻爲坦途豐州守張
鑄之功不可泯也十五里踰峻嶺方言都倫大壩

土人樹木餘旗幟累石積薪其上五里下坡石磧崎嶇車馬難行加以石山壁立溪壑幽深師行宜慎六十里駐昆都勒必納巳日夕矣峽行葉駱自此始山路險遠掘中國之百六十里

二十二日巳刻微雨會議分四路行各使鄉導導之趙學士言分四路行兵少勢單向西一路紆廻鄉導無按程的見不過意度日期倘臨時迷道而裹糧不足則進退維谷有誤也月初旬之限將柰何索大臣是之乃分三路東行佟國舅領鑲黃正藍正白三旗居右馬國章京領鑲白二旗居中索大臣領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居左右相距不出百里聲息可以相通

二十三日無路徑鄉導折而東向踰平嶺四十里有水草之地喇麻穹廬而居飾新凉棚其前又二十里駐席喃莫洛有清河一道足人馬汲飲兩山亦堪芻牧北征錄云蒙古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卽又平矣此景讀書見于紙上今來塞外則親見之矣是日炎暑中飢渴交迫息馬山澗求水不得而

一勺梅漿難供衆口嘆曰頤安所得凉茶一椀老米飯一甌乎夜大雨至四更止

二十四日聞軍中言昨夜馬驚逸之者衆雨漢軍黎明命人往求逸馬俱得之諸將士紛紛失馬駐軍以俟其獲是夜行路馬俱驚可異也

二十五日向北行平地三十里駐烏蘇禿有河水遶流草色青葱趙學士帳中聽箏四時曲有離人思故鄉對此轉凄凉塞上苦狀却被二語寫盡何必三百篇始善于言情哉未時雨至四更止深夜帳中聞雨聲蕭蕭念從者沾體牧馬苦狀堪憐

二十六日風凉襲裘套行五里有廢城基址可七里許平原廻合氣勢攸聚昔人城此亦知地利者也自此山澗有水之地蒙古零星而處嘗登嶺觀我軍容未刻北風大作烏鳥有聲迎馬首來馬遂不策而馳漢書云邊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纓絕絆驤首而馳豈不信哉二十里次察汗阜魯計程七十里有泉源可汲惜草少耳入帳後虹見于東復北風有聲和雨而來颱颶忌之戒從者曰此怪風

也自西北來其方有賊收駝馬須避之有頃軍中
執補盜馬賊審係扎爾多王部落王來見使臣詞
色甚慚
二十七日凉風刺面如中國十月氣候將士有服
皮袍者踰平阜七十九里次門西爾木倫沿途蒙
古居者絡繹未至營三十里有黑泥河一道草亦
稍有此處河水稍清而草則不及耳鵬翮久困戎
馬髀瘡爲之碎血漬滿衣
二十八日行平道四十三里次哈納烏蘇河水盡

牛溲臭不堪飲童阜沙磧止産得勒蘇枯荳間雜
嫩草牧馬駝以此深慮不足
二十九日行平沙中一望無際寸草不生馬前惟
見沙堆壘壘此古人所謂大漠也出此三十里忽
有青草百畝肥脆茂盛停驂牧馬殆有神助過此
復平沙六十里駐阿爾七金地面竟日無水始此
乾涸有蘆葦勉强牧馬下濕處掘地三寸餘得水
有士氣公議留人在喀龍喂養疲困馬駝及預備
輜重前途易進而歸計有備士人言張家口徑路

至喀龍支界此六七日理藩院迂道至一月始達
此馬駝疲敝甚多將士辛苦倍常人情怨怒
三十日出軍門滿地矮樹紛披狀如小栢生株爲
薪即能然踰平岡六十里亭午暑氣炎蒸行人渴
甚無水可求忽風雲瀰然而至少解渴暑人馬安
然而度皆仰賴
皇上洪福天心默佑也下岡二十一里駐喀龍平阜夾
岸怪石槎枒地勢低凹掘三尺餘水鹹煮羊烹茶
變黑色令人腹疼地枯無草無薪軍中拾馬矢供

爨
六月初一日入喀爾喀界石阜怪狀如齒牙戟劍
地盡沙石相雜草木不生行五十里次哈泥哈打
亭午甚熱久旱之地山童草枯牧馬無處掘地數
尺不得水復求之山阿得泉眼人馬汲飲立涸
初二日風凉平阜起伏始見草色青青行九十里
次克勤孫掘地三尺餘得甜水僅足人馬汲飲是
日路有流沙二十餘里陷沙一處馬誤行其中陷
不得出車輛不可行毀輪自此始喀爾喀國人身

長各多衣布袍領袖鑲皮腰間細褶而野心較甚

初三日軍中車輛未至用馬駝負重致之

初四日冒暑行七十里收科尼赤掘地不得水祇喀爾喀人自飲泉眼二處索大臣親臨其傍按人分給以水至爲候軍士得潤渴腸挈馬嘶水不得從者復縈情飲食鵬翮三更時尚秉燭求水而泉眼已涸環而待者甚衆黃羊氣不羶而味頗佳塞外珍品也

初五日辰小雨乘凉行七十八里次阿爾哈爾蘇八掘地得水有土氣牧馬亦無草

初六日行五十五里次噶爾果拜必遜爾回不吶有小河一道紫泥臭濁茂草盈尺馬爭食之鵬翮體疲甚減晚餐二日而不思食至三更始就枕怪風烏烏南來軍士咸起釘橛斧音與風聲相雜

初七日天濃陰行七十一里次屋蘭忒門東邊山阜下有舊井水可飲就其處掘水亦足飲馬獨枯地無草耳此上數千俱有小木如松而葉圓長可採爲薪是日有軟沙五十里

初八日行三十里入山溝有溪水嫩草停驂小憩復行七里駐克勒阿祭拉漠時方亭午道上見喀爾喀國人挈孥載帳而去者詢知喀爾喀與額諸德戰敗而部落各奔未刻會議遣人約會修馬二使臣同至前途合軍以待

初九日風沙撲面暴日薰蒸行百里次查哈馬克兔鵬翮身體勞頓腰膝酸疼不能自支伏地偃臥從者掘地無水至更深不得飲食馬無水草空繫達旦勞悴旅愁交集是日道上見喀爾喀國人奔

潰數千因詢知該國王及喇麻俱敗逃無踪其部落各鳥獸散夫喀爾喀塞外雄籓地大人衆在中國習聞之矣今入其境童山赤地查哈馬克兔一帶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遁卒踉蹌一敗塗地至此其塞外伎倆可知矣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酉刻會議前途擾亂不便孤軍深入此地無水草不可居止欲還軍克勒阿祭拉漠待佟馬二使臣至商酌機宜仍行文附近車城太吉詢喀爾喀情形並阿尚書音信鵬翮世受恩主附近左右尋水草可往

之也合軍前進力持還軍不可甚至引軍法以怵
之而衆口極言還軍使矣軍中棄馬始此
初十日還軍克勒阿祭拉濮鵬翮疲極伏地臥息
恍忽見京邸所奉
關夫子繪像服紅袍供樓下俄而驚覺困體頓釋神
采煥發令一童相隨單騎殿後不帶寸兵行百里
見營即與會議更餘方食而不覺其疲使臣遠役
荷蒙
神祐皆仰賴

至尊洪福所致也酉刻車城大吉回稱喀爾喀汗戰敗
猶存喇麻敗遁無踪又理籓尚書阿爾尼發筆帖
式赴京奏聞喀爾喀汗被額諸德襲取敗走禿喇
必納喇麻亦敗走俱不如去嚮侍郎温他所安驛
站應後設此路等語詢筆帖式云阿尚書未至禿
喇必納八日即聞喀爾喀敗信未見兩國之王但
喀爾喀聲言大國之師來援而此地至阿尚書處
七八日之程亦無水草馬俱瘦疲等語公議題報
情形秉燭繕疏付筆帖式轉奏去訖夫額諸德喀

爾喀各稱汗塞外而貢獻天朝其彼此仇殺與中
國無與也
大王好生之德憫其國土荼毒遣阿尚書同達賴喇麻
令其講好息兵各安疆土眞天地之心也詎額諸
德與喀爾喀陽爲和議之計而陰行襲取之師擄
其妻孥毀其巢穴國人望風奔逃直投中國則將
收之乎抑棄之乎此大費
廟堂之籌畫也兩國同爲貢獻之人天朝原無異視
今喀爾喀戰敗聲言天朝大師來援以延須臾之

命継之旌旆飛揚三軍至止正中額諸德之疑況
阿爾尼未至其國不先諭以出使俄羅斯之意當
兩國勝負之餘忽而王師從天而降彼必疑其襲
已也始告以出使俄羅斯也非爲爾兩國也彼能
遽信乎使俄羅斯之意原爲喀爾喀國土相隣今
其國既覆人民逃竄我師圖糧何所夫天下之當
慎者不可啟釁端也先幾之哲可不早辨乎
十一日十二日仍駐軍喀爾喀潰卒布滿山谷行
五晝夜不絕道傍見台吉三人其形較衆稍潔衣

紱服行哉銀鱗牌佩劍飾珠寶頗精工一耳貫大金圈寶石嘲其口云是喇麻寶命喀方有此是日張鴻翮牧人李之旺于石峯頭得古錢篆文曰五行大布按文獻通考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人而不聽出

十三日復行五十里次滕鞬舊營掘地得水黃濁而味甘足人馬飲暑氣大甚沿途斃畜狼藉臭不可聞回憩京華綠陰深處香爐茗椀不啻十洲三島也帀入帳渴甚亟取濁水一鉢投以六一散鵬翮世安同錢玉友飲如嘗玉露瓊漿矣申刻阿爾尼差筆帖式來約前途會商夜四更聞帳外雨聲喜解暑有賴詎意飛灑數點帳衣尙不能潤噫天其亡喀爾喀耶不然何旱之太甚耶是日牧廠無草東方有德勒蘇枯莖馬亦難嚼

十四日行七十里次克布森亦無草掘地水黑不可飲隔上得舊井五水濁而腥然渴者易飲亦資

如醴泉索大臣令梅勒章京監視按給人馬均得水卽周禮挈壺氏司軍井之意也恐漢人力弱不能得水仍號于軍中曰漢官聽其赴官井取水並飲馬無阻鵬翮因駕車馬疲埋輪軍壘

十五日風凉行五十八里次古爾半禿路掘地無水童山無草我馬隤頹之餘復値此苦境益增旅愁尋得舊井三處午後酷暑尙不足軍士汲飲

十六日辰刻乘陰行二十里次烏奴蘇太濁泉微細掘坎得水如粹色而味鹹秖供人飲飲馬亦無草巳刻小雨旋止

十七日微雨行三十二里石山磊落參差連壤奇峯聳拔巍勢爭高振衣登巔遙望白雲孤飛徘徊久之復策馬行三十里次拿拉克帶叟卽不拉抵中圍之八十里甫下帳風雨驟至須臾止掘地得水足人馬汲飲枯地淺草聊充芻牧夜半李榮寢于牧被蟲入耳痛甚驟至營以雄黃研水灌其耳蟲卽出本草稱雄黃治百毒蟲而本方不載蟲入耳此可補遺亦以見雄黃之奇驗也

十八日辰刻小雨午刻阿馬二使臣至將士言途
中乏水草苦狀如繪盧章京僕夫御車勢甚不得
水飲馬涔而甦此方人多瘦小乘小馬帶軟弓射
不穿綿開有鳥鎗其長鎗短小不施于用
十九日喀爾喀人來乞援師向者
聖旨諭旨令喀爾喀與額諾德盟好今額諾德違
旨行襲取之計今聞王師至乞為救援等語公議答云
此來乃奉
命出使俄羅斯國非為爾國也未奉

君命豈可進援爾國自行請
旨可也
二十日軍中恐糧盡並日而食始此喀爾喀人自
額諾德來聽其言彼國事並海孫泰近狀
二十一日終風且暴開帳則揚沙撲面捲幕則炎
氣蒸人夜半疾風怒號如泣如訴詰旦微雨風稍
平
二十三日午刻終使臣至言沿途之水草士馬多
疲漢軍大半步行其從行者曾見野騾欲持炮舉
火即奔不可追奔
二十五日辰時
遣侍衛關保夸子至奉
旨索額圖等駐劄噶祿差人往諭俄羅斯欽此揀差叅
領索羅和博洛河泰員外喇嘛等持檄往諭俄羅
斯國曉以大義開譬諄復俾其格心向化感朝廷
始終覆育之恩消彼國從前執迷之非云云索羅
和等馬行十六日至俄羅斯境其國遣重臣蜚托
囉具舟楫迓于色冷額奉命惟謹即撤其兵卒歸

雅克薩城及土田
二十六日海孫泰自額諾德至出該國奏疏外束
花絹狀如鐃錦方丈多黃紅淡綠色紙似高麗而細方長尺餘書
該國字頗類蒙古尾用圖章理藩院先譯蒙古字
再譯清字三譯漢音其國章形圓而篆似菊花刀
法古雅印色鮮紅觀疏中詞婉而意遠答阿札復
情詞周至此中有人辰刻侍衛官保齎遣
旨疏回京回奏同衆官肇
闕謝安傳檄曉諭額諾德俾其釋疑向化按額諾德

兄弟五人同父異母父歿傳位與三子其四子投撻賴喇麻爲班弟長及次謀殺其主而奪之國人不從四子承撻賴喇麻命還俟收集國人殺其兩兄復其國初稱台吉旋稱博碩克汗與喀爾喀干戈相尋者二年餘矣二國俱以用兵狀聞

至尊天地爲心欲二國各安境土不致一夫失所以打賴喇麻爲外藩素重令其講和二國已從繼而喀爾喀舊停額諾德婦女來即全返遂致渝盟喀爾喀大旱連年草枯水竭兵雖衆而弱屢戰未決勝

負額諾德出奇兵從間道擄喀爾喀妻孥家貲折不孫丹入喇麻亦聞風奔逃喀爾喀舉國不戰而潰

二十七日滿使臣索額圖等統鑲黄正黄二旗士卒先發張鵬翮同衆送出軍門過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胯跳跌似羅漢狀內一僧能華語自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于中國遍遊普陀五臺峩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麻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麻是佛涉窮荒往視之又非也値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耳張子謂之曰爾捨生死遊遍中外求活佛而不得究竟信得天下佛果有耶無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張子曰既知其無盍返而求心可耳麃麃奔走胡爲哉僧唯唯從者報道上有大石鐫番字如拳呼僧視之不能識

二十八日統正白正紅二旗還駐烏奴蘇泰自此皆向東南行其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四旗分道向

東行以就水草故也是日水臭不可飲遣人于東傍五里取井水烹茶夜暴風怒號達旦

二十九日陰凉兼程行七十八里駐克布祿抵中國路程之百里

七月初一日駐衣勒呼郎滕達舊營也途中棄馬駝甚多申刻虹見小雨怪風嗚嗚雜天鵝聲而過征人莫不起視

初二日凉爽過克勒阿祭拉漢至哈喇布喇駐軍即山溝口也乾潤傍掘三尺得水頗甘足人馬飲

六月初八日過溪傍嫩草青葱爲之停驂今惟濯濯而已軍壘甃畜橫道臭不可聞飛馳惟恐不速曾日月之幾何而所見頓殊如此是日沿途之馬或臥道側或立坡間割尾𨂻足仰天穢地不可名狀軍士大半徒行自此始矣次早陳世安焚輪

初三日次屋蘭忒門清風徐來趙學士張樞部陳給事登山眺望山多粗石纍積間有美石如瑪瑙水晶其光𤍠然及閱北征錄亦云地多美石行者下馬拾以爲玩古今有同情矣

初四日疲馬行酷暑中炎氣薰蒸鞍頭如火眼迷不能遠視探囊取不渴丸含之軍士有棄馬垂頭而行者有隻身袒衣得得行者有祼體伏矮樹下伸頸望人者有咽渴起烟逢人乞水不得者馬背見之殊爲惻然昔成宗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亦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溪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此輩其可不恤乎途間多蚊細者如小蠅拂面麾之不去大者如蜂入馬鼻歕之不出至于昂首嚙蹄稍不防

備八爲之墮申刻住噶爾果拜必遂爾冏不納前所見茂草爲逋卒縱火焚之矣問齋奏筆帖式云六月十八日到暢春園二十日啟行初一日抵此

初五日午未二時狂風大作偃帳揚沙軍中皇然前駐軍于此聞土人言此地有鬼人多畏之是夜悲風怒號其聲淒切今復怪風揚沙人飲水輒瀉或腹脹馬多病死其古戰場歟

初六日鑲紅等四旗同至言途次乏水草渴死二人疲馬棄于途者甚多夜大雨至次日辰刻乃止

出塞以來所僅見者也軍中羸馬不耐雨寒冷斃頗多

初七日申刻虹見于東大雨旋止

初八日涼爽行二十里揀有草處駐軍掘地丈五尺不得水軍士飢渴交迫至三更尚聞嘆息五更束裝燈火閃爍人語諠鬨起見北斗當頂因憶成宗南望北斗之說信矣

初九日次阿爾哈爾蘇凡前所掘井半多坍塌距此八里青蒿中見白色頹然者草已枯矣因徧路

無水草八旗同此一路分先後行以人馬困乏不能按站每一路分兩日行前軍過此後軍南至周八日而八旗方輪過一舍理落院安驛站至此每站用四十八旗蒙古一百名按應差使

初十日駐葱嶺以遍嶺皆葱故名計程三十四里乾涸側有舊二井從傍掘地七八尺得水甘冽可煮茗字之曰塞外第一泉營前小山蜿蜒峰頂積石磊落狀類園亭假山散步登眺一片野色荒烟迷離布毡坐石頂而望晚霞繼見胡馬歸牧咏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之詩為之一快距此五里為正白旗駐宿山下有舊井一眼掘地亦得水喀爾喀運兵至此蟻聚兩山下擕瘦馬駝往來道傍貿易其價頗昂蓋窺我軍之馬故耳用是令官兵嚴後衞步行之不然牧廠亦不離營側矣

十一日駐軍候正白旗行軍壘得跳兔大如鼠其頭目面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黑白相間前足短後足長得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善穿地作穴以前足推土出而漸運之遠人戲填以碎石即手口卒瘩而排出之若得千皮為裘較紫貂更細金幼孜云疑即詩所謂躍躍毚兔者也得唐開元錢古人曾有至此者矣按文獻通考唐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其文乃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時稱其工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其字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十二日次科尼赤敢步山坡下亂石間見泉眼二處水濁而臭陳世安使人就近低凹處掘去數石穴中得水不濁後平地任掘而不得水者不齊地脉故也蓋塞外之水往往在山脊與石穴中與孟子就下之說不侔也

十三日行三十里揀南集水處駐節

十四日風凉次究勒孫陰雲慘淡風雨驟至顧謂衣履倣決形容臞顇

十五日行軟沙七十里甚屬艱難見有舊井一所因駐節水鹹炊飯變黃色食不下咽乍雨乍止地處低窪鹵氣上蒸帳幔衣服皆濕次午曝于山坡

始乾一二日內暑濕交侵矣
十六日過哈喇哈打五里入山溝夾澗而營澗側
有古井四所淡而不濁掘其傍亦得水兩山石壘
亂叠多產金雀木皮色如金可飾弓箭器其葉如
天冬有芒正夏開黃花塞外嘉植也惜乎屈而多
節不適于用空長荒塞僅供野爨天之妒全材也
物其然矣折不孫丹入喇麻由秃喇必納遁此
十七日巳時入喝祿次答布泰哈不七兒計程四
十里許聞孫孝感起用禮部尚書徐元文起復左

都御史共慶得人未時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召赴
行在 臣張鵬翮陳世安向
闕謝安
十八日張鵬翮作家書寄子其畧曰從來思博望
許國不謀身固予志也是以不寄家信帳中無聊
閱唐人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之句適覺境與
之合于本部南員外家信內附一字使爾知我平
安據以歸報高堂釋憂疑也
十九日將士步獵于野每旗獲兔百餘以歸刳肺

肝生啖之
二十二日亭午熱透帳房衣履如火以手拭之如
探湯
二十三日晨陰雨行二十里次阿達金呼都克
二十四日天氣躁熱汗馬行淺沙四十里如陟火
燄山揮汗如雨氣不能蘇秋陽十倍中原次張郭
圖呼都克止得一古井將士爭取泥漿解渴槩釜
竟夕前此止見馬瘦行步不進茲見人之胖者漸
瘦而瘦者已枯鑲藍旗前鋒泰領雅兔還至噶祿

病歿軍中乏薪以糞焚其屍
二十五日蚤行三十五里度平嶺至達布蘇泰有
水草僅供一旗之需亭午甚熱開前後帳門以出
暑氣布席伏地想中原綠樹餘蔭蕙蘭香水不曾
天堂越西刻察有風信命人釘橛封帳後門將畢
忽風聲北來勢如萬馬奔騰揚塵蔽天觸處帳幔
裂飛人聲與風聲相襍轟轟如雷默禱
闕天子念軍士久役于外寒暑交侵飢者弗食勞者
弗息偶值狂風大作勢必毀裂帳房露處生災衆

命不保祈　神威息此狂風保全二軍之命祝甫
畢風聲漸息頃止是日見蒙古攜馬騾交易知用
銀兩戴雨纓涼帽衣布綿袍非復披羊裘頂狐帽
之儔矣且間有通漢話者評市價頗騰踊蓋四十
八旗部落與中國漸近故也軍中傳言前途多毒
蟒鵬翮止之曰天朝上馬毒蟒不能爲之災毋怖
也
二十六日申刻甫啟營狂風揚沙咫尺不能起覷
有頃虹見于東飛雨數點而已酉刻載水以行馬

上仰觀晚霞四映五彩照耀如奇峰如人物千態
萬狀妙不可言塞外奇觀也漸犇棟有草處駐軍
計程十四里號其地曰彩霞
二十七日蚤發四十里次擢羅有水草足用鄉導
先至路程載此地水稀少掘地可得今至此舊井
二眼掘坎二十餘處蒸蒙古荒沙望野而行地勢
鄉導未得其真也
二十八日未刻冒暑行三十里次荒沙有草無水
二十九日蚤行四十六里次阿爾托有水乏草

三十日曉行踰平嶺四十里至薩瑪布納與滿使
臣同駐劄中阜下有泉掘坎盛水足飲潰有薹子
草但多毒蛇名七寸子爲可虞耳鵬翮謂今晚當
往正紅旗訪查副都統陳世安云明日何如答曰
今晚
旨到明旦當還旆矣奚暇及此衆笑而散越未時理藩
院郎中安馳驛至奉
旨索額圖佟國綱馬喇仍駐此張鵬翮陳世安並八旗
將士俱回京欽此宣諭畢各歸帳陳世安云前言
果驗矣

八月初一日辰刻小雨行四十三里次布而思納
草少有井二所不足汲飲
初二日曉行四十七里駐噶勢舊井四所水鹹軍
士汲飲立涸三更盡猶聞馬聲蕭蕭牧人求水招
呼相襍爲之不寐
初三日早行踰平山六十六里駐至喜環疊皆山
茂草盈野遠望青翠豁目此出塞所罕見者也自
噶祿至此爲色紐地色紐爵王爲本朝屬國四十

八旗之一也其地砂磧漸少而草生茂密與中原
漸近故地氣漸厚非大喀爾喀不毛之地也嗚呼
水草天下易生之物也而絕塞且無之苟非身歷
其地而閉戶談格物謂喀爾喀地絕水草其誰信
之產朱瑪納哈形似黃鼠而身短足矮可食
初四日早起風冷凍水成冰冠煖帽行三十里入
山溝又三十里次毛布納爲祭汗兒地歸順我朝
分隸八旗願居原地者聽往來中國貿易其服食
較喀爾喀稍富而其習尚同也人死載車暴于荒

野監嘛等書喇嘛經于其上云風翻經動亡魂即
得超脫喇嘛死則積石覆之其他則竟棄之逐水
草而居遷徙無定凡從一處駕車牽駝支帳取乳
則婦人任之男子惟馳馬逐兎享其逸耳是日仍
飲行潦水有蝌蚪則醲而去之至此始見蒙古居
人
初五日早發逾崇山踰峻嶺約八十里次英泰四
旗分劄以就水草道上野花遍開有黃碧二種似
蜂窩菊碧者字曰蹇魁黃者字曰賽春花申刻小

雨是日使臣驛館與蒙古相鄰止一井先至者汲
取立涸復得一舊井堙塞已久命苗海雲淘數尺
忽清泉湧出澄泓盈坎取而飲之甘且冽
初六日早大霧濕衣入大路行平道五十七里次
禿兒哈飲行潦始見宣府民人車載燒酒米麪貿
易軍中乏糧者得買食沙地多鼢鼠穴馬行其間
輒踣執轡在手兢兢惟恐失墜
初七日風涼早行平道六十七里次噶納布納猶
華言黑河也一線小溪清水東流四旗夾岸而營

水草俱便還旆以來所希有也未至此二十里有
土城廢址周三里日夕查副都統請食瓜果爲其
友餽自京師塞外覩之不啻交梨火棗矣夜深慘
淡愁雲四塞有欲雨雪之意
初八日雨中行五里過土城廢址約七里周圍三
十五里抵大壩嶺坡陡泥滑疲馬不堪乘下馬步
行二里至平溝復乘馬行七十里至張家口駐師
始見青山綠水禾黍豆粱不覺眼明聞水聲湯湯
不禁喟然歎曰水哉水哉在塞外何其貴在中原

何其賤也天下以少為貴者水且然矣

初九日□進張家口過宣府次城南二十里舖

初十日晴著裘披馬行山路崎嶇有時深濘之

沮日夕次保安至此始無馬蚊

十一日風涼次榆林驛譯語陳世安曰來日入關

必雨從來問何以知之答曰凡使臣自外國還

入關必雨余嘗聞之矣

十二日卯刻過岔道入居庸關雨未刻至南口大

雷雨酉刻雨止秉燭行三更至昌平大路如河水

深泥濘不能行暫憩荒原待旦自夏歷秋毒熱幾

百日不解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凄風苦雨

遂御羔羊之裘誦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

為之恍然悟物理焉

至前出猶獨石口郎

皇太子前請安出至午門前命東閱日晷已午時七

分矣出西長安門兩漢官騎導出正陽門分道還

邸

雜記

蒙古種落不一夏周以上有山戎獫狁獯鬻漢曰匈

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蒙古併契丹而代宋稱號

曰元明永樂初封元裔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

為和寧王正統間馬哈木之孫也先發起土木成

化中也先之後稱小王子復通貢隆慶間小王子

之孫俺答封順義王開市通貢今

聖德廣被大化神明蒙古荷生全之恩稽首來臣其張

家口外環而居者察汗爾附隸八旗嗚鏊庫庫阿

屯迄千噶祿為色稞等四十八旗爵有王公各有

分地皆恭順

天朝奉命惟謹大幕以北喀爾喀車城額譏德俄羅斯

西洋回回等國道路遼濶言語不通亦向風慕義

重譯而貢獻猗歟盛哉

皇朝之大與天無極矣

風俗隨水草畜牧而轉移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

以肉為飯以酪為漿無五穀菜蔬之屬衣皮革處

毡廬見中國之茶布則貴之而金銀非其好也其

天性嗜殺寛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
戰攻以侵伐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
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貴壯健賤
老弱病則求喇麻禳治死則委而去之惟喇麻死
則纍石覆之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槖
駝犛牛其野獸則黃羊灰兎無奇峰無江河無樹
木無珍禽春夏多風秋冬多寒四時之燕會之好
五倫鮮天性之親言語不通教化罕及

元史河源錄云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

各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
達地古天德軍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過大同路
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
水正西流北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參考地理志水
經注豐州即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其城南
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
陶山築亭障為河山塞徐廣云陶山在五原北即
此山也又按元史海都列營帳于黑河上跨河為
梁以便往來四傍部族歸之者漸衆

元史世祖朝湖廣宣慰使謝仲溫豐州睦歡子也睦
歡嘗從征中三矢上命縛牛刳其腸裸體納牛腹
中乃甦

唐天授初婁師德撿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
積穀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貞元中豐
州刺史李景畧都防禦天德軍開咸應永清二渠
溉田數百頃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今觀豐州一
帶土沃可耕人寡而惰棄為甌脫間有耕者種燕
麥糜粱豌豆之類有場圃碾舂之屬倘得婁師德

其人勸督屯墾安在其不古若也書之以俟君子

沙漠裹糧而行多則難致少則不足李陵以糧盡而
北破匈奴馬死而殁五難之說嚴尤論之當矣近
代如永樂親征初至斡難河之食再次清水源糧
餉不繼班師夫大荒之外觸目凄凉追糧不繼而
後請于中朝轉糧至而枯者已不及待矣法莫善
于預備隨時而劑量其閒常則計口授食每口日
一升月則三斗足一駝之負或曰一人之食而審
一駝十人則將用十駝矣曰然帳房器具不與焉

一駝遠行僅負重一百有五十斤多則力乏矣乏
則伏地哀鳴任千鞭萬笞不起矣然出塞莫良于
駝多多益善駝能三五日不飲水食不擇蒿艾枝
葉啣尾而行一人可牽三駝如更多中與後須兩
騎從傍照管恐馱子側偏即時拴正若仆則驚走
雖跪馬不能追千軍輻輳突而至能驚馬一馬驚
致群馬皆驚百步之外望見亟下馬執其啣而避
之際馬之患庶乎免矣相駝之法峰豎則行速而
鼻完者佳令一人牽而疾走或止或伏悉由人指

使則可用矣屜須軟毯護其肉峰覆以草屜然後
加鞍草屜稻草雖軟而不滲雨不如粟草去硬節
者佳鞍用扁棍者佳軍中見會員外家駝鞍扁棍
為之節頭裝鐵最堅固而不撻駝背老于行軍者
矣可以為式若市上板鞍最惡不可用餵駝之法
凉五日一飲水熱二日一飲水若行路須食草足
然後飲飲畢少飼以鹽牽則護其鼻恐擁擠壞其
鼻則駝之精力減也始加絆縛其足群繫帳傍不
時起視恐絪脫逸失山路略備皮鞋以防撐搴之

于蹄勝則無用塞外牧駝之人切不可聽聽則駝
走不知去向且恐賺達竊取凡為主者皆知此以
飭其牧人而牧人則繫其駝而寢其傍迨覺則牽
駝歸營索食詡詡然自以為功不知數日之間而
駝且斃矣主人尚茫然不解其何故而牧人則又
有辭矣牧馬之弊亦然致遠莫良于馬軍行更壯
威武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姚宋廊廟須
其德李郭治兵兼藉其力力不足則竭矣竭則死
矣遠行一日需三馬日一輪厚屜護其脊安加鞍

審視汗漬上塊恐傷其背背傷則成瘡而馬瘠矣
按轡徐行可以終日鞭策飛馳不可以十里常見
軍中馬斃多由跑傷與駕車其究之馬斃而車為
勞薪人且徒行暴日蒸其上大沙擁其下始悔前
日跑馬之非亦已晚矣諺曰馬肥需夜草塞上牧
馬荒郊牧人最苦深夜風雨露冷目不交睫一交
睫而馬即逸矣若值雷電雨雹多致驚走牧視更
難然馬亦通人性與牧人相慣習聞其呼聲即馴
服二三人能圉百十馬在一處塞外多乏水草馬

一日不得水則渴或掘十數坎以盈水或走二十
餘里以求井在牧人之勤勞耳不得而頻也然樹
術之有術亦能得牧人之力而馬不苦于水草
塞外以蒙古毡帳爲佳風不能動日不能透寒不
能入獨是架子毡圍太重不駝不能勝簡使用人
字帳房表裏青藍細布小而　客另撑涼棚可以
乘凉可以會友蒙古帳房遇雨另發布棚其上以
遮之人字帳房遇風用繩束之貫頂杆兩頭鐵圈
而繫之於椿帳杆交頭鐵包須深方有力帳內用

折疊小床行則折置箱內重不過二十斤佳則懸
式安設鋪以麂皮或虎皮海龍皮更佳褥與被俱
以皮爲之或貂或狐或羊從其便耳塞外風惡侵
體極疾土人云宜煖不宜凉
塞外時氣不正晨夜寒冷日午大熱薄暮小凉衣
服或單或夾或綿或裘不時更换一不可遇疾風
揚沙目不能迎視須用臉罩毡衣雨衣雨裙護裙
套褲卧兜帽子套皮襪凡禦寒之具皆不可少
塞外不用銀錢最喜中國黑茶藍青梭布往往牽

牛羊馬駝來交易宜多帶以爲鹽罐烟燭絲荷包
酌量隨帶爲換物找數或易奶餅乾糞喇嘛須黃
緞紅三色蘇州素緞並京城紅布蟒䋲子海龍皮
喀爾喀用以鑲領袖各量帶備用其餘皆不識也
所帶菓品須膠棗核桃橘餅蘭葡萄遼子柿霜
炒米炒麪牛肉炒麪若南北麪菓久則油走不可
食醬菜須天寧醬黃醬瓜茄炒醬之類京米老米
一斗蒸米一斗三蒸三晒價輕一可當二且防無
水無薪可以細嚼菉豆糯米粉豆粉帶少許可作

餅餌糟魚金腿不嫌其多醋浸紫菜醬油漬香蕈
晒乾待用掘井須鍬鐝斧炊爨須鑼鍋銚子皮椀
茶極箸菜刀皮風箱帳子銅盤等項馱水用皮桶
大錫別渾脫剝整羊皮吹乾利涉水若盛水則臭
有微孔則漏
語云久客親僮僕古人行役多在中原尚形之歌
詠况遠行沙漠川其力而勞其形須揀壯而有能
者隨材分掌一事察有勤惰恤其飢渴濟以恩威
祇求目前得用耳其若嗟小嫌姑置之所謂不暗

不聾不作阿家翁是也

祀畢

使節至豐洲郊巡言沙漠無水運脫載水不能繼

使臣在道黙思

皇上盛德格天天心亦愛使節歷無水之地天必降雨以濟師行時方盛夏喀爾喀久旱乏水每求水不得人馬渴乏之際即降霖雨以潤之往返百日無毫髮爽眞有天相之憶永樂時張輔平安南上遣宋禮祭衡岳之神求降清凉使將士安寧百疾不作今之此行自度沙漠來每遇無水天必降雨孤軍深入額爾德境亂兵數萬突至見我節使即馴服避道以護師行道還旆噶爾日久乏糧平沙忽有兎無筭將士捕獵以爲食繼此糧至全師入關眞

皇上仁德所感百神効靈度越古帝王遠矣

按水經注管子云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流通極北沙漠乏水殆天地之氣不流通如人身之贅疣然

大軍抵喀爾喀蘇喇竟京牛員外放噶楞夜見一人

披髮蔽肩目長而形最異從入其帳牛疾呼遂去
孩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見人長尺而
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管仲對曰聞登山之
神有俞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登山之神
見　走馬前走導也袪衣示前有水右袪衣示從
右方涉也至卑耳從左方涉其深至冠從右方
涉其深至膝今牛員外所見者喀爾喀之山精歟
夜見而披髮蔽肩示不可復前也入其帳由外而
內之象也越二日果奉　召回之

旨

方言

蒙古喀爾喀額諾德等國稱天曰吞格利地曰噶
會日曰喇勒月曰薩勒風曰薩爾溪大風曰衣客
薩爾溪雨曰博能下雨曰博能阿爾諾雲曰屋禮
天晴曰阿拎勒百山曰歐喇人曰孔目曰紐都鼻
曰噶木兒口曰阿木足曰指爻曰阿八母曰額葉
兒曰阿不亥主曰額真僕曰苛䆉男曰額立女曰
額　立曰博索坐曰𧾷䟽曰色克德叩頭曰莫爾

郭靴曰布各帶曰布色滿州帳房曰博斯克廉達
帳房曰蒙古格利騎馬曰莫林吾六兆下馬曰莫
林包烟兵曰七冷刀曰色勒們水曰烏蘇火曰喀
爾碗曰阿葉黑麋米曰布達牛曰吾克勒羊皮袋
曰托隆馬糞曰阿爾哈布曰博色鈕子曰托博郎
細線曰禿爾渾吾塔蘇線曰格奔吾塔蘇茶曰
差羊曰活鈍綢曰脫爾渾駱駝曰忒墨一曰勒黑
二曰懷葉勒三曰姑爾八四曰德爾百五曰他布
六曰米爾哈七曰多諾八曰奶媽九曰一素十曰

阿爾邦緞一疋換馬曰脫爾渾勒黑莫林阿喃郎
茶二封換羊曰差懷葉勒活紐阿喃郎

早發居庸關

誰道邊城景物淒三更斜月早鬪雞光連古戍搖河影寒逐清霜入馬蹄龍虎臺高秋色迥軍都山曉曙雲齊天公有意憐行役雨洗征塵路不迷

彈琴峽

月傍層巒望欲迷諸天縹緲暮烟齊丹峰四面雲藏屋翠壁千重石作梯潤水湧花泉帶雨疎林斜日鳥歸栖行人不盡登臨興漫拂蒼苔續舊題

雞鳴山懷古

聞說當年帝子過清秋匹馬度渾河天連入漢黃雲合地接平沙白草多諫獵空留丞相跡從龍漫羨侍臣珂于今大化風行遠萬里鳴騶奏凱歌

歸化城謁　關夫子廟

龍沙絕塞建公祠正氣森然仰令儀直節可興天下士純忠不愧古人師平生心事同天日百代明禋薦歲時聞道遐荒能報德千秋大義重追思

登歸化城樓口占

萬里風雲動壯猷斗邊劍氣映南樓龍門客醉燕山月

鹿塞寒生漠北秋秣馬不堪霄露下司軍應念挈壺勞孤臣日有長纓願忠信還期賦遠遊

歸化城郊原蒙古持献清茶炒麋伏迎道左喜而賦之

使星遙指古豐城此日壺漿道路迎邊塞天低橫劍氣郊連秋早動笳聲祗修文德遠人化無俟勤兵絕域平自是雲龍威德大早圖王會獻承明

昭君青塚

獨留青塚古城隅愧殺當年漢大夫萬里長城猶粉黛

千秋國士老樵漁香閨流影魂飛動塞上吹簫鳳有無延壽爲眞君莫恨長門空鎖月明孤

駐軍拉拉克泰有作

龍沙漠漠轉多艱憔悴風烟未解顏帳下青羌淒夜月軍中白馬向邊關天橫砂鹵晝孤塞地盡窮荒接萬山長路何人問行役鐃歌高唱雪中還

中秋前一日同陳掌科使還

驌驦萬里氣雄哉歸馬雲屯夕照催天上新秋明月滿人間旨羽使星來風烟攬轡輸君壯潦倒清樽　賜

聖主賢臣今日事燕然役有勒銘才

奉使俄羅斯充經科尼赤署中少憩慨然有述

午夢到西苑経除滿帝幾龍池花萬杏主樹鳥翻飛水殿香風入勾欄暑氣微華胥遊未極博望梯先歸邊月驅人老征安少馬肥麾封隼士灶蠶染使臣衣旌旆迷荒徼心馳徹禁闈誰能使絕域勒石表天威

歸化城望昭君青塚歌

驅馬臨荒城城隅復何見高塋拼石虎云是昭君殿空餘翠瓦私陵犀青草埋魂不復回漢帝宮中人不少誰能為國出邊沙

一題昭君青塚

寒郊城南一故址千年青草尚含羞琵琶馬上和戎日却在麒麟最上頭

白雲

白雲迢遞北風寒一派龍星淚不乾長路關中千萬里祇應雁足報平安

塞下曲

匹馬蕭蕭塞草黃淡雲孤月影微茫天空時說蘇梳好不信人間有大荒

蜂聚穹廬一室春開戶滿目盡風塵誰家飽啖酪酥餅卽是龍堆富貴人

慘淡黃雲日色低紅毛碧眼向人啼並驅馬上揚鞭去莫向桃花洞口迷

夜半孤燈洞井傍童山竭澤世茫茫馬聲嘶徹炎風起不是征人亦斷腸

牧馬荒原夜不休朝來移帳到沙頭流泉每遶山環護恐惹征人照月愁

喀爾喀曲

水竭草枯嘆俗窮腰懸竹箭背懸弓輕馳馬上疾如鳥只畏中原火器攻

曉行曲

匹馬翩翩向曉行關城曙色動旗旌書生一概安邊檄能掃邊塵萬里清

輕裘緩帶出邊城萬里平沙按轡行衆騎千群齊下馬爭看漢使是天人

筠廊者余兄牧仲讀書處也此地舊有小室四壁陡峻
竹石環繞暑月每苦蒸溽人鮮至者庚戌余兄自楚黃
歸讀禮之暇因撤去垣墻易以梁楹而廊始成剪其蒙
茸洗其苔蘚而怪石露修竹顯對之脩脩有遠况焉廊
之下可以蔽風雨其上可以望雲物以其地多竹故曰
筠廊云時方海晏門無賓客擾余兄偃仰其下涼風四至
爽如清秋偶追思其生平所見所聞筆而成帙名曰筠
廊偶筆或志怪如齊諧或滑稽如曼倩或廣微物類或
附載詩文其足以益人神智發人深省者不少博物君

子寧可以稗官小史視之耶弟炘謹序

筠廊偶筆若干則分上下二卷雪苑宋子牧仲所謂書
事皆幽奇瑰麗上補輶軒冊府所未備下亦可徵得失
稽諸俗焉語則遒峭整潔不名一體大約在裴松之三
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伯仲間非餘子能彷彿也維崧
性嗜典籍即至叢言脞史往往有所津逮見夫虞初諾
皋者流非負博士即鬼董狐耳既龐雜不足道間有稗
于國家大掌故如輟耕錄金陀粹編諸書則又腕力孱
弱文采不足以發之甚矣紀載之難也鄉惟秋浦吳次
尾先生觚 觚錄議論絕有根據近則汪鈍庵戶部說

鈴敘述不苟點染復自斐然吾目中所見說部僅此二
種今又得牧仲是編相鼎足矣嗟乎古今事理何常之
有秦碑漢碣紀事編年考亭涑水之褒譏夾漈貴與之
薈蕞其所大書特書不一書者自後人眎之以爲大非
偶然之故也至乎珠囊既燼玉冊安在庸知不偶者之
非偶而偶者之大爲不偶也哉今觀宋子是書數萬物
之源流貫三才之同異稱名邇而寄意遠是書也而詎
偶然乎嗛爲偶筆其猶宋子之謙辭也夫陽羨陳維崧
序

筠廊偶筆卷上

商丘宋　犖牧仲

吾宋城南有辛山堂宋高宗南渡駐蹕之所明崇禎中沈氏濬池得片石如墨玉有鐫字數行乃淳化帖九卷第一版王獻之書也此石失去始末曹士冕法帖譜系載之頗詳其為襄州原刻無疑董文敏嘗欲以百金購之主人益大珍惜別刻一石以應求者明末寇變並瘞兩石蔬圃中後覓不可得數年前余見此石原搨一紙於友人處精光炯炯果異他本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貯鄴郡庫中棠陽某公為郡守割取麟之一臂藏於家余宗玉叔兄琬親見之方鱗黃色光潤如蠟珀鱗四周五彩環遶如月華狀為從來傳說所未及

曹蜂儀捋巽云闖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倡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當黃落鶯兒嫩頷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杜鵑枝掛一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蹤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作與此小異

順治二年余隨先文康寓長安見大內所藏龍盤貯一篋篋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儼然所繪圖畫也

杜詩云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家玉叔兄分巡秦州時地震城北寺裂開丈餘得古磁一窖年來散去殆盡僅餘碗二杯一康熙癸卯冬玉叔示予於長安體質厚重髹龍泉窯古色陸離如漢玉酌酒土香可

愛一碗面濶五寸內外純素一碗差小內波紋拱起似吳道子畫水杯貯水可一合有魚四頭亦拱起游泳宛然真異物也又玉叔於秦州建杜工部祠祠內刻工部秦州雜詩字皆從陝帖中鉤出各體俱備時人目為二絕

吳門徐亦史籛吾丘集中載馬卵大卵二事最奇

附吾丘紀軼　甲申七月偶至崇明闕北門外季家馬生卵三枚相傳以為怪因同王韜生往觀之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紅白相閒重三斤二小者斤許考之

書爲凡獸皆有之，名曰昨荅，治奇疾難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由是言之，蓋不關災祥也。又先叔曾祖寶庵公讀書乙雲山中，見所芟薙木積一室中有年矣，念木久生火，遷之以疏其氣，至中間忽有物墜下，如白就觀之，乃一卵也，堅白無瑕，周視窗櫺，大不踰寸，不知何物得入生此。竊意惟龍能變化，殆龍所生也。里中有悍者，舉入大鍋煮熟，椎碎之，中黃白宛然，唯作硫黃氣，後亦無他。

先文康公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郎聖賢。先公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

明神宗時，楚中一孝廉自山村入城，因有虎患，以兩僕戶持鐵叉隨行，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來，兩人致之驛亭前樹上，以行縢繫之，挺叉迎虎而鬭，虎斃，一人足傷，方詣孝廉共慰之，又一虎偕二小虎至，兩人力盡死，孝廉於樹上驚悸幾絕，俄見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髮，眼金色，走如飛，直前齧三虎，三虎不敢動，皆死，各食腦少許，先死者嗅而不食，須臾至樹下，望孝廉大叫，聳身一躍，忽墮崖下，孝廉中覺之空曲不能脫，孝廉慨然自念待死甚愚，不如先殺之，遂下樹取叉一擊而斃，持送縣令，張其令取其皮爲領，雪不霑衣，後爲一直指索去，張之孫御醫名其政者親爲余言。

雍丘劉文烈理順傳臚時，同鄉蘭陽梁康僖雲構以御史侍班，印綬忽開花，飛起良久乃落。余過雍丘，謁文烈公祠，見明懷宗所賜宮花、鵝補，精緻異常，云出自田妃手製。

董文敏云：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有二本，世所傳者爲思訓書，又有爲昭道書者，然皆似王獻之。

康熙丁未冬，余代　覲，如都，謁相國栢鄉魏公，公飲以荷蘭酒，色紅如琥珀，氣類貂鼠，味醇美。又於坐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王阮亭云：余備員典客時，見荷蘭貢小白牛四，大僅如犬，斑衣，有肉峯如橐駝。

歸州香溪，清流湍激，多五色石子，昔有宦其地者，於溪中得大石如斗，內隱然有物，剖之得石鴛鴦雌者一，攸三年後又渡此溪，隨手取一石，與前石略相似，剖

則姚黛燕在焉因琢雙杯賞用之

米友石先生諱萬鍾明萬歷中爲六合令好石六合文石得名自公始襲晤公子吉士先生壽都言公珍藏六合石甚多第一枚如橘而稍彩翠錯雜千絲萬縷館錦繡不及也一日舟泊燕子磯月下把翫失手墮江中多方撈取不得明年復繫纜於其處忽見江面五色光縈迴不散公曰此必吾石所在命篙師沒水取出果前石也後此石與七十二芙蓉研山同殉公葬齊安聚寶山多怪石明世廟中王夢澤廷陳之姪得紅石如錢上有萬歷通寶四字余甥黃時得十六枚作怪石贊爲雪堂小品之一

江南人於京師買一錦一顧繡襴三尺長百尺色深紅文彩如畫廚長襴與錦等紅黃白碧各一段大類今世剪絨鮮麗奪目價千金大宗伯王公崇簡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又桐城某氏有大紅火浣布一疋亦長百尺爲邑令取去

余從慨忠寺僧洞明處見唐人貫休畫阿羅漢十八軸最爲奇古衣履皆粗筆畫成細縷錦衣其內如蟲篆洞明云 世祖時吳人持此進御值鼎湖之變遂賣寺中價七百武昌某氏藏吳道子水墨寶像騎白象天王龍女持幢幡導從衣皆流水紋毛髮飄動令人肅然起敬頗勝余家舊藏鍾馗小妹圖阮亭云平陽曹侍郎家有吳道子畫水陸百餘軸先兄西樵曾記其事

袁籜庵于令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戸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庵狂喜幾墮輿

順治二年七月二日 上出大內歷代珍藏書畫賜廷臣先文康以大學士蒙 賜明年臨洺李臺辰芳茂侍先文康夜飲先公以謝表相委李揮毫座上如風雨脫稿時纔二鼓耳一時推下僚爲美談

附表 伏以奎壁星輝摛捴盡圖書之秘風雲道合藏題生史冊之光職言慶切彈冠拜賜榮於錫衮臣等云云竊惟六書創始象龜龍而示之形九鼎告成繪魑魅山林之變自風吹去垢感爲占夢神縱而版築披圖纔有中興盛事周制體在睿宗書在上庠一年

覩雎偁辨忘三征觀政索鵷雛漢明前有甚宴後有
雲臺首重名將于漢次近者之所宿史庭意變唐
宋爲驊雅君臣笑辭華登床漫假改右相爲丹青父
子嘆含丹吮粉元魏皇輿失馭移石經於鄴和武定
年間蕭梁織貢題詩後金版於合浦交河境上文武
盡於斯夜不甚庫帷奔突變化或亦道盡此後尤烝
顧恨蘭亭絲竹曾闕久破陵苔青塚琵琶飲恨容罪
月露扼腕倚席秃筆方從孝建圖存傷心昏德糊毛
竟致宜和內補益牙籤錦褾止供玩好之資而畢精

筆華只救危亡之釁豫恒可鑒納牖宜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虎水鍾靈龍圖得端功成制定當爲政
於天下之年德盛教尊合殷祭於明堂之歲九州既
畫兆離咸識同文四海攸同休烈難施繪事考上裸
始制文字谷神游龍獨創則折衷於宋契之間追中
原久著聲名海陵立馬登高遂嘆括乎江山之秀一
者原關大典但爭奇競巧鏤水虛擲流陰歷代遂至
濫觴誇玄賞清談玩寶何殊喪志此在諸臣末技臨
摹爲一節之長未應大內深藏委棄餘千年之蠹炭

宜三更下旗聲任青雲直及禁寄拂夏神生墨霧以
班定漢抑如漢署分香旦力樹錯不煩貸入折股清
心與讀如李斯篆程邈隸蔡邕飛史游草羲之楷一
室中渡雨崩雲揮手編織即韓幹馬戴嵩牛包鼎虎
黃筌兔道子獅尺幅內神工鬼斧揮毫電掣依稀落
翮飛升設色霞明想見解衣磅礴細勿蜂腰巨無鶴
膝總由步三折於機先夜觀蚌淚午視貓睛亦可訪
萬形於物始將修小鋒無王涯重貲之裝作戒多藏
徽桓氏畫舟之陋錫寵仍多蘊藉珍于瑟琶三絕承

恩欲進謳吟孰負當室八斗翰札峯顛岸絕上動天
台瀟湘木落霜高疇回地軸難窺海若但有嵩呼臣
等敷馬神驚闔麟識悉君仁臣直有公權正筆之心
憂盛危明切鄭俠傳書之懼比情思於鴆毒臨池洛
水興波知稼穡爲艱難展卷幽風添爾將仰湖漢唐
標格見古人諧諧調注之心豈暗求險易山川爲行
兵拉朽摧枯之便功竹將遺尊老禮不遺年荔枝寫
貯鄉人擁恥陋因從宵澤并獻鶴冀伏願青虎同
文龍類好仁流吳會仿孫權宣示之意密極江帆

紙錢節宣功之欸滇黔拜彤雨階干羽娑娑海嶠趨
風九譯衣冠條詭無疵曲盡作朔嘗休沐貢鼎之臣
加愼祥刑當寧擁篲禱如天之慶洊瀛蟠雲爛霞并
薦賢書比屋堪封民物遍游泳象壽延紫極宏章遊
翼之勳歷過蒼姬永御光華之旦、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 遂以 詔使過洞庭
風雨中見一人、長身藍衣紗帽、氣度閑雅、乘一物似
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爭擁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
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

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間細言
之、或曰此洞庭君迎 詔使、理或然也、

梁宋間取蝦蟆烹而食之、有人剖其腹得紅線數尺、蠕
蠕而動、投之池中、俄頃化巨蛇、蜿蜒數丈、觀者千餘
人、蓋明崇禎十三年事也、

青州花之寺有牡丹、見周櫟園先生亮工集中、

順治四年、燕趙雞生四翼、人不敢食、雞多自死、

余性喜射獵、十歲時隨先文康公於嵩峯、以飛騎逐黑白
兎至寨外、得兔而返、判黃時率健卒出獵、一月得三

麂皆快舉也、後捕十餘、麂黃州之害幾除、

水晶佛一、長三尺、內排花一枝、水晶馬一、大如鼠、前足
踏小盆、盆即水中、承以碧藻、瑩明可摘、又水晶馬一、
大相等、黑毛遍體、為鎮紙、三物皆周櫟園先生從閩
中見之、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為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
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庵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
皆具、

金陵禁中有五穀樹、前朝縉紳往往見之、

少宰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魚腸劍一、又小
劍一、生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

麻城劉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官黃時求其遺
稿不可得、或曰為好事者竊去、葉榮臺云王敬哉宗伯撰千古正傳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畧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帝京景物畧奕正畧劉世云帝京編成遂與劉子壽遊白下朝遊夕述不揆固陋將續著南京景物畧已屬草矣則此稿當在于氏處、

余家古竹一個、生豎節竹傍根數寸、類鵝頸、截為小瓶、後
七年友人園中生竹極相似、亦截為瓶、今俱在、

閩中朱竹旁山藍魚薺州萬綠牡丹與余家北庄黃芙
蓉皆許覩也然芙蓉止一見耳近聞渫州劉刺史蓄
綠鳩一雙類鸚鵡亦奇
遵化溫泉可熟物其源湧出抛以錢搖搖如蝴蝶久之
始下月夜望氣如白虹余童年隨先文康往遊見
正德宮人題詩有溶溶一脈流千古不為人間洗冷
腸之句
八月初一妓從士人會飲臨風舉酒屬諸公曰如此雲
物高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妓聲名頓起

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
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
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
大同左衛玄帝廟鐵爐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
碗四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
延陵陳謂仙士本明懷宗時以中書奉詔入禁中見中
宮髮善冠嵌珠一顆大如芡實紫光燦爛如蓮花至
晚則五綵繽紛如琉璃燈焰即夜光也東宮束髮冠
綴前一珠差小碧焰照耀如盤似銅青投火中絲煙
鬱勃不知何名又見漢唐宋以來針箋三百六十二
張皆有背有銘楷未錄出
春花落瓣秋花落朵蓋氣候使然也前人無道及者
沁水王石幢同春宮蜀中言火井初無所見以火投之
則赤焰騰騰直上竟日不熄以石蓋之少頃漸滅又
雨中野燒甚烈宵亘延數里草木焦蔚無恙日當中
則倏然息矣
康熙己酉夏余同王叔兄及華亭周旟菴寰京口譚長
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真宗賜焦處

士敕楊文襄一清玉帶賦詩紀事勒石瘞鶴銘之傍
鼎之始末詳王吏部西樵儀部阮亭兩詩中
附西樵歌并序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
吏部如石為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枋國
時某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
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禍由
鼎作謂鼎不祥捨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
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海雲堂中彝相索
古鼎照入光駭犖龍文獨許吾丘知篆銘署辨周京

作苑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
向余會入秦裳格天閣雲烟過眼已成墟剗去珠還
事堪憐安得飛龍亦英去玄修晚慕軒轅樂一德何
人曰相嵩金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
蹇蹇如鵰鶚鼎鐺有耳豈不聞恥向廻風作秋籜蔣
山先生斲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嵩家奴嚴年士大夫多與往還呼
為萼山先生當時不鄙趙師羿於今誰憐賈秋壑從來鑄
鼎戒饕餮此物胡為亦遺棄山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
山先生過焦山訪所應德詩石三尺刻所云楊子懷人渡楊子者也古傳墨光錯隻

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若老奴眞欲愧歐陽
甘載鈐山容寂寞史嵩嘗表歐陽氏見嵩勢盛曰不訪鈐山堂二十年清寂耻嵩甚愧
之培塿已拉冰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裴回三歎軒
几傍極目江天莽寥廓阮亭詩曉入枯木堂怪禽鶯
翻翻清露滴松杉下見古鼎蹲寶光耀昆吾中有飛
廉魂上文為雷回下文為雲紛獰狀饕餮伏兵氣豈
尤昏辛壬與丁卯世次迷夏殷初疑周虎彝復惑虞
雖敦尊從不可辨牛豕誰能論瑰怪壓絲鼎詭詭旅
祀敬蚊龍雜蝌蚪五指不敢捫任爾想鼎識字暨

蜿蜒月黑鬼神泣帙東波濤奔衛青矢樹遮斯象推
籍鄰差歷遞府令凡將縣文國史游久已沒皇象不
復存甄豐與蕭適抉剔窮本根不遇博雅流孰為洗
煩冤諒比岐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古感激聲
還吞分宜昔柄國氣勢傾崑崙斯鼎出京口上燭光
絪緼役使萬指衆負戴于崤健大哉宗廟器詎肯豪
貴門威力鎮禪窟寂寞歸祇園午夜鳴鐘魚清書啼
林猿閣入恒沙劫如彼蟲在褌我昔訪焦先望氣黔
不言五年隔楊子無翮思騰騫吾兒癖好古八書探

河源三日松寥游坐臥忘囂喧石列析螺書卷尾搜
蟲紋作為奇偉辭大海搏鵬鯤春江壯風霆響激雲
濤渾三嘆繼尚唱海門上朝暾
嘉禾曹秋岳先生溶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
寅濛作黛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案刻某縣氏之
墓為蒙古書先生考繹最詳搨數紙歸
常熟窯變羅漢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趺坐
頂上骨縫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
長安慈仁寺窯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

寺內青蠅堂薩即睢陽張公巡，赤髮藍面，口銜巨蛇，如夜叉狀，余視之不可解，或曰公自矢死為厲鬼殺賊，此蓋厲鬼像云。

楚江富池鎮有吳王廟，祀甘將軍寧也，宋時以神風助漕運，封為王，靈顯異常，舟過廟前必報祀，有鴉數百飛集廟傍林木，往來迎舟數里，舞噪帆檣上下，舟人恒投肉空中餧之，百不一墮，其送舟亦然，云是吳王神鴉，洞庭君山亦有之，傳為柳毅使者。阮亭云：巫峽神女廟亦有神鴉送客，予曾見之，得食輒入峽中石洞中，不棲林木。

大內有壽亭侯印，方一寸，尾鈕連環，四刻壽亭侯印，朱文四字，翡翠燦然，側有痕似嵌寶玉取去者，先文康嘗印取十紙，賓師之，此印流傳不一，詳容齋四筆中。

犧見水晶一塊，內有物如粟，彷彿太極圖，轉側視之，必上行，如蜘蛛，雖千迴不易。又高脚磁碗一，外畫西番蓮，淡青色，內永樂年製篆書四嗩字，日午始見，其邊甚薄，以手摩之，依稀絲竹聲，可以和歌，聲聞里許，惜不久為貴官觸破。張藏云：余家舊有編磬一，以杉木離口半寸許，繞市二三轉，則有聲自遠而至，良久乃止，必銅性使然也，磁經鍛鍊，能出聲，更奇矣。

衢陵門中有墳形，頗似磚而粗，彷彿大學石鼓，附時聲如雷，人掘數尺，掘出猶熱甚，不能取也，撫軍奏聞，賫送禮部。

京師琉璃廠有賣倒掖氣者，劉公勇秋部體仁買得一枚，於馬上弄之，笑謂汪苕文民部琬曰：此事可入彈章。

侯大司徒恂南園芍藥數萬本，有名丹山鳳者，花開一莖兩朵。

余弟子昭為司勳郎，冢宰黃公機問曰：淇園之竹自古稱之，余數過其地，絕無一竹，何也？子昭對曰：淇竹自漢已無之矣。公曰：有據乎？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以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歌曰：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蓋明驗也。公為嘆服。

汴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沒於河，順治中撫軍賈公重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綠，遂易以他木而取為長几，儼然青玉案也。又寺內舊有薔薇一株，沒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蔓延數丈，結實纍纍

往來遊人賦詩紀異者甚衆

城武西二十里有九女祠相傳漢和帝時人九女以父母無子終身不嫁死同穴

西峰僕嘗於天津道上日薄暮見一人高尺許金甲挾弓矢騎小白馬野田中行叱之不見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婦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轂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碭山劉貞甫造銅器精巧絕倫嘗爲彭城萬年少壽祺造準提像高二寸許三年而成臂十八手中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級浮圖每級四面各佛一尊法象莊嚴無毫髮遺憾所謂神工鬼斧也昔王夢澤稱施生雨能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漬於粒麻之土宛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爛睛非極視專照歎抵慶翁酋而後張不可得其影髣誠文苑之絕技生平所未覩也以較貞甫恐又有難易之別貞甫嘗爲余造圖章二一鎖鈕一天鵝鈕俱精妙可玩後爲人盜去

萬年少嘗僧服行淮陰市上有日者飢出爲卽其寓代爲卜筮得錢二千留之而去日者歸茫然不知所以

大梁林宗張公民表先大父同年友也負才氣落不偶作書擅顏魯公黃山谷之長天啟中以公車至長安催呈秀特男綫求書公應舉升除大書侍生張某拜六字呈秀大怒幾陷公不測然公名自此遠矣凡四方賓客造公者禁不作寒溫語行談縱飲三日後始通姓名

明正統丙辰狀元周旋宏治丙辰狀元朱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皐萬歷甲戌狀元孫繼皐科目姓名皆相照應近同安劉學齡先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後革去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武進巢震林於順治壬辰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磨勘革去復於乙未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

嘉靖中頴士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井函一石上刻蘭亭眞蹟前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復有蟲炒筆精小印印細而勻疑是元人物識

者宅□前河南鎮因唐以諸臣臨本頒賜天下學宮
中或然也初搨不數張紙惡而字甚完好次搨紙蟲
蝕橫蘭亭類字遂爾殘缺最後爲一俗令妄補大可
憎且搨皆竹紙葦器殊甚僅存形似耳今此石碎已
久即竹紙者亦不易得余遊金斗時得一本猶是炎
搨固足寶也
燕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
盡
楊職方鄂州北陵使日南回贈余香蠟一瓶云是樹上

脂可潤婦人鬢髮殆即蘇合油也
馬嵬坡有楊妃塚塚生白石可爲粉名貴妃粉
康熙七年京師正陽門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
不能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辨
之者少宰孫北海先生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
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即埋地下耳
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歎爲博
物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種天須臾不見

崇山而滅
肥許太史孫荃家藏畫鷂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
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爲崔白畫座間
有竊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
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即白號衆始
歎服後此畫傳至黃州司理王侯齋名猶未深信一
日識客攜畫懸一書余從門外輿上辨爲林良畫迨
下輿視之果然即侯齋亦爲心折
同里太常侯公執蘊秋夜坐村中樹下忽風吹落葉由

耳邊飛過公隨手取一片就燈視之乃古錢也公子
帥之什道其事
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大業
間至明嘉靖中肉身猶在一日楚王夢四祖造訪云
我將去矣幸爲留一像醒而鑄銅像遣人送山中過
浴佛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時曾浴此井也像至
而身爲火焚矣馮茂山爲五祖大滿禪師道場肉身
現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有碧玉流石漁磯諸
勝余嘗兩遊之馮茂則望而未至云山頂白蓮甚盛

爲五福十餘亦可異也、又貢橘志載邑有西滸水三
十條與、故號六代、以求爲生五祖十三仙云、(西燕云萊子水皆西流、汲令萊萊詩有溪水盡西流之句、金元間丘劉等七眞皆生其地、)
渭南漁父、於渭水中得秦阿房宮香爐一具、色如鸚哥
羽毛、好事者爭購之、近聞已入京師、
余從楚中見飛虎皮、兩前足有皮尺許、向後張之如蝙
蝠狀、
周元亮先生云、黃山五里松、架板其顚、車馬往來、如行
路上、又閩中一溪桃花最盛、舟行三十里、盡在花片
中、

先文康於京口市上見宋磁碗、可容二升、索價甚高、先
公戲之曰、此碗却無用處、盛茶大、盛酒小、賣者異之、
取以相贈、
同里安舜庭先生(世鳳)崖子蒞向郡守求試、郡守指路
傍此房屋賣四字令爲破題、安云曠安宅而弗居、求
善價而沽諸、郡守首肯之、
友人沈仁伯(明仁)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纔盈寸、
產石卜、破石取之、又桐城麥魚亦佳、形與麥粒無異、

可療疾、(西燕云即墨縣近勞山有溪、溪中產仙胎魚、是溪邊柳葉所化、長二寸許、形如柳葉也、)
華亭尉宿來秋部(戊源)以恤刑駐節雲、有山人得罪
別駕者、別駕盛怒、欲加以刑、山人拿至中訴言、救秋
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識面也、別駕詣秋部曰、此
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爲
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傳臚後、名噪海
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傍邑富翁家、富翁
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貧頗豐、一日先生假歸
道過傍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

謁君、幸以賤子爲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
乘夜迎先生數十里、於道傍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
才、託公二天、感且不朽、但畀有難追、特來請死、先生
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君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
此、學究潛歸、從涌富翁揣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
執幣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
夕杖履、負罪良多、賴賢主人代爲周旋、誼最高、急請
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狂喜、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
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

山人飲之出門哉

宋都高辛集有異人不自言名字年可五十餘鄉人與
遊者自高鐵以來所見皆然初夏月汲水飲人從人
即呼曰吃水吃水赤日中破裂無汗即冬月開胸中
又汗流浹背也人飲以酒可一石不醉

鄭民部司直編於京邸午睡忽覺上人面如輪須臾面
化爲穴望之洞然往來人馬如織俄傳貫人經過旌
旗道從如王公忽有青衣二人持簡請民部公謁簡
爲侍生胡某民部堅拒不可得隨之而往至則當世

名賢半在座問民部問之不一答獨貴人意甚厚獻
酬無失禮云恭公久特請一晤耳良久民部家人驚
怪爲夫人大呼而醒後毎向穴中望之即昏然與貴
人接見如似意必爲狐妖也移居而絕

麻城醫士趙時雍生子自言爲同里故人劉泰寧泰寧
死燕市久矣言魂魄南返毎爲狂風吹回遇大樹可
藉以少避故遲至三載始至里中轉生耳言前生事
最悉妻子相見流涕爲好語解之曰已隔世矣何用
悲悼爲耶後遠近觀者嘗數十百人時雍懼禍以狗

血灑之遂不復言黃州司理王侯齊與時雍善問之
果然其子名默字弱言時已二十餘爲諸生矣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荒唐曾直徹
龍文云臣竊嘗直謹言臣聞天子詔修永叔以三月
二日趨朝欽承皇上深寵錫以重價命以峻位加恩
三世特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鐫之故刻瀧岡阡表
世家碑乃領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泊舟廬
山之下是夜一更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
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

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不已坐
以待旦黎明起諭道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道
爲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潤濟王闕
下福地陰陽龍治歲月星斗甚寒受宵質於上界雲
津變化騰顯號於人間廟食具中官民均賴茲有河
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書雄文向應呵護瓊
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玄而雷神之彗徹巽
風震雷駭蚪猊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各司其
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嚱首雲霄德配亭

蒼乾濟之性陰位六虛曲成以孔貧淡之祠下地利
也淵源洞流身通性坤絕妖邪其德玄虛鳴角之
負賁淡之功今淡不然乃雅茲禁爲一株運五龍蟠
滅青華按檄湖中繆公中語公爲乃大丁也柙服驪
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深動陽文備顧貴榮之有龍泉
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繚繞虹
光燦然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碑上龍
涎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呼
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矣天下

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耶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
日黃蘇直謹識

黃州陽邏江上生墨鼠魚尾一戌卒得之越二日死又
白鼠霜毛火眼甚可愛余數見之

陽梁康僖公初名其爲孝廉時夢人告之曰公舉進
士名雲構今名安得遂又曰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
序久列公名矣益序有盧構雲構語也公改
名祭上生三芝公子太常公羽明因號芝三

明末余親見人面目皆黃色纍纍若月如生大甚怪異

衡州雁峯因以雁取名耳世傳謬甚胡衍甚貞開遊
記一條辯之甚詳

附記畧 世傳衡陽雁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
過一曰江有毒雁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爲信史可
笑也衡高不過岱華其間未嘗無雁即峻不能度豈
無徑可通者水毒殺雁則衡人之飲於江者應有孑
遺矣且水既殺雁亦當殺魚是豈湘浦魚況已蓋衡
之七十二峯從洞庭蒼梧而來如飛如翔奔八百里
至洲江而一峯天矯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

起項領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山距城二百步
高二十仞凡讌集輒至其地順治己丑九日余與吾
友採茱山阿南望瀟水微茫若帶忽聞空中嘹嚦聲
橫江西過余笑謂左右曰雁今破例過峯何以不迴
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爲記以質稗史之誣

子昭弟過伊闕見山上石佛數萬軀皆不全詢之爲狄
梁公所毀某處云此露太后所鑿也

應州木塔甚奇馮訥生主政雲驤有登塔詩一帙序畧
曰塔建自遼蓋木爲之七級八面高見數十里朱欄

碧九玲瓏飛瀑瀉之河水一杯孤城如彈也

唐太原王知敬書洛州長史賈公德政碑在修行寺東南角極峻利豐秀至今路人識者駐馬往觀昇唐賢泉述書賦余家舊搨一本出自　大內後有元翰林國史院印

筠廊偶筆卷下

商丘宋　犖牧仲

府谷李王衡國學古君子也爲國學典籍貧不能買書日取國學經史板摹抄讀之手爪盡黑久而淹貫爲世名儒嘗與余共居蕭寺日惟炊俸米一飯冬夜無火與一老僕共披敝裘而坐洵近世所罕聞也著有石花魚賦甚佳曾書一紙寄余爲友人攜去

榔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眞武折梅枝插榔樹誓曰吾道若成開花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樹在五龍宮北榔木梅實杏形桃核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焉黃州郡丞張秀升登嶽前爲其郡司李收榔梅最多曾以餽余味甚甘美

京師鷲峯寺在城隍廟南有旃檀佛像詳見帝京景物畧萬歷己未寺僧濟舟在殿誦經一士人禮拜墀下僧覩儀觀有異乃迎上殿士固不可僧固迎不已士自通曰城隍也殿有戒神呵護我小神不敢輕入語罷不見余康熙癸卯秋偕米紫來漢雯同往瞻拜三日後奉　太皇太后旨請像入大內矣

同里授公與先生鳴鸞奉使高麗得瑪瑙桃一枚上紅點
如丹砂者七以錦袱裹之袱上織成六字云此桃原
現七星
黃安馬醫某治馬如神人有以病馬來者骨骼肆兀左
脇下腫也如斗某云此馬無病偶飲水吞蛭耳以脚
向腫處踢之下蛭數升而愈
楚人有信卜者云必遭虎傷遂往武昌江中龍蟠磯寺
以避之偶早起見一虎蹲寺門外遂驚墮磯下虎隨
而齧之立死寺僧呼漁人共擒虎虎從容乘流東下

正遇大船迎之而來船上人投一布被蓋虎頭以篙
櫓亂擊殺之撈取截去
明神宗時日本僭稱帝由朝鮮入犯楊滄嶼先生奉命
經理戰功甚著旋被讒罷歸朝鮮人思之爲建祠立
碑賦詩歌咏其事
附碑銘並詩　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修明薄海
內外無有遠邇悉主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
不奉聲教秀吉簒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爲
雄既窮兇積悖乃恫疑虛喝靡所不爲歲辛卯遣使

致書詞我處當將欲假途入犯留以逆語我昭敬王
據義斥絕具奏馳聞越明年賊遂傾國而來屬久安
備弛民不知兵猝遇狂氛莫爲傾覆皇帝以爲小醜
抗天紀無故入人國悖逆當誅屬國弱不支守義罹
禍當恢東民亦吾赤子拯水火當救乃命文武大臣
發兵討之天威遠暢海內震動蓋一戰濱水而三都
底定諸路之賊以第逃遁退據南邊十餘郡築巢窟
堅砦㸑爲久計環寇之師數年不解兵部以爲不可
窮武用沈惟敬計宣詔許封秀吉奉詔甚倨丁酉益

調兵渡海襲破閑山放兵四劫奏聞羣議盈廷久而
靡定皇帝赫然雄斷命選文武全才委以兵事時遼
東布政司參政楊公鎬居憂將釋位廷議以爲非公
不可有詔特起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
軍務是年七月公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
直上先鋒已迫畿甸公移咨我昭敬王令修繕京城
固守毋動即日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於
九月初三日入王京與提督麻貴以下諸將上國都
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挑選精壯募各營驍將前往

馳騎又令二千騎爲後援公與我昭敬王渡銅雀津
寨守禦形便初七日諸將遇賊於稷山一戰大捷斬
首累百級盡殺先鋒賊將諸賊大挫直走海邊與幕
行長屯順天清正據蔚山東西列郡盡爲賊屯公遣
書都總督定議先攻清以斷賊左臂遣麻提督以下
諸將擁兵而南選兵凡四萬乃以十二月初八日公
只率勇兵數百輕裘戰巾馳過鳥嶺贊成臣李德馨
偕公迎自界上至是隨公常在軍到義城公與德馨
謀先遣降賊呂余文潛入賊營盡得其形勢是月二

十日進到慶州軍聲大振風迅雷掣諸將不意公卒
至震慄益用命都元帥權慄率本國諸將官水陸兵
一萬餘亦聽公節制二十二日公遂進陣賊壘十里
外少出兵誘賊賊悉銳追之公與麻提督督諸將合
擊大敗之斬一千餘級獲其勇將僵屍布野日暮創
營休軍翌曉公親上陣薄戰砲烟晦天旗彩耀日谷
兵乘勝奮呼海岳皆振用飛砲火箭亂燒賊幕遂拔
伴鷗亭太和江兩柵賊焚死者無算盡獲其器仗輜
重清正僅以身免走保島山悉力死拒城峭險士皆

蟻附仰攻壁堅未易拔公令各營分兵迭休圍守數
匝賊衆渴飢多雜清正附壁不出屢乞降求緩師公
慮其詐不聽攻之益急期殲盡乃已賊每夜出樵汲
公令本國將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是
十三日賊益窮蹙軍吏競賀謂清正就縛在卽會天
寒大雨泥沒脛人墮指士馬多饑凍死賊援大至將
繞出軍後公容察事機麾諸將退合身自爲殿賊欲
追躡公反騎突擊斬累十級賊披靡不敢近遂按兵
還王京休師蓄糧以圖再舉軍校有得罪於公者訴

贊畫主事丁應泰應泰雅不善於公因上奏劾之國
中大夫士咸合詞頌公冤我昭敬王爲齎馳奏請留
公奏三上冠蓋絡屬於道天子以公名臣重任義不
苟其進退乃命廷臣會勘而且聽公還戊戌夏公罷
歸公河南人號蒼嶼天資豪爽慷慨有大節臨機料
敵若執左契而決江河軍中肅然不聞急走疾呼公
之還也都中男婦老少莫不啼呼攀挽爲立石以思
之至於深山窮谷亦皆憮然相弔若無所依信乎仁
人之深入人也深矣雖天時不助大功未完而威振

海上老覡氣死此近古以來所未嘗有也賊中亦相
歆嘆手畫天兵攻島山圖傳看於日本可見聾谷之
盛用兵之壯能使敵人心畏而誠服南邊諸陣莫不
鼓氣張膽恃以無恐此其一戰之功實我東藩再造
之基不幸為人所搆遭誣而歸此東民之所以悲咤
扼腕愈久而愈不能忘也我昭敬王深命求公
像於燕京閱歲不能得今我王嗣位購募益切歲庚
戌始得遂為生祠以祀之乃命太史臣廷龜書其事
於石臣承命悸恐上闕門辭謝不獲命還敘公東征
事迹如左而系之以銘銘曰嗟嗟前歲島賊狂獗乘
我不戒豕顛遝燕逆鋒滔天目已無鮮赫怒我皇天
伐用張止亂存亡勝之平壤賊乃大創皇威遠暢渠
魁逋誅屏彼南隅再肆兇圖師老而疲告功不時賊
反乘之悉眾四搶盡銳北上聲生勢長公時受命義
氣急病一新戎政都人悁懼望公來撫若大旱雨謂
公于千公疾其驅風霆載途談笑危城決敗舞成胸
兩甲兵蛇豕其孫休威退屯國命再存島山之賊曰
宜先擊滅此朝食麻劉與李三路元帥桓桓虎視公

惟咸鎮鎖鐵是秉堂堂整整分兵齊舉落其角距莫
收鼠齒親冒矢石火其二柵血殷彤積兇賊褫魄乞
命窮蹙狐鼠竄伏威振扶桑勢聾閩粵我武維揚功
實在斯將大有為壞之者誰公歸不復公績益白彼
謹罔極天子曰咨惟予汝知汝功可思何以旌功玉
節總戎大纛崇崇猗歟我公再造吾東偉烈英風公
之治軍不寬不煩令肅恩敦公之御敵得人死力走
義所激公之東下躬約以化不威而怕云胡不思公
實生之攀慕莫追漢城之陽有祠煇煌公像在堂白
羽綸巾立髮嚼齦含噫未伸英爽嚴矣鎮我保障沒
世聽想勸此貞珉事與名新萬古精神崇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世子左賓客李廷龜撰

青社纏妖
氛滄溟沸腥血假途猾豕奔問鼎非鼠竊三都盡土
崩八路更幅裂豺狼在泥露晉臣負羈紲越寢火方
抱齊俎肉且毀告急誰憐楚乞靈終救薛天子按玉
劍將軍佩金玦三千組練明十萬貔貅列鶴野烟塵
昏鴨水旆旗咽經理秀戎務時合餘俊傑禁中得頗
牧樹幟擅閫閤華藻文星朗清規白雲潔衡甫建牙

旄為觸衣換曇紙指日郊文恐飲水葉公詭解紛奮摩
蕞忘病任大節雄劍白猿術陰符玄女訣威聲山岳
動妙算江河決神兵集堆墉鬼寇寸蟻垤三匝月暈
成九攻雲梯設手角徒觸藩螳背難拒轍宵遁先邀
厄罰食姑待滅只抵滅宮掌何掉鄙生舌薪斧菌未
誅洪爐毛自爇八水佇濤散四壘期霧徹天時雖失
誤賊勢已摧折高名固所忌大成還君飲樂并謗書
盈班超歸思切朝廷果洞燭正直訐姝葉鱗域方顧
留鴻漸遲告別柳營祖席開玉帳雲豔凸仙蹤凡界

分離想情源竭諸公奏成規新府遵舊貝醜類感恩
信貽書戒許論四裔化初漸三韓恥既雪衛國乃忘
亡宋祀賴不絶君子餘猿鶴萬姓免魚鼈丹浦征何
讓白登功可秩畫梁建生祠黃絹記新碣絃管奏雅
頌大斗祝耆耋未覩霄漢姿幾嘆光陰暫于今募典
刑十載賡提挈六法巧安排一懸不寒拙粉壁垂將
軸霜紛生彩縝燕頷畀表著犀腦奇文結綏帶鶡神
采綸巾瀟風烈玄豹出霧望文鳳戢丹穴符德容宜
敬形義色豈湟英盼訝回電佳詠悅雲霄今昔復去

來從相自相送學乾洪芬必瞻甚牢快慨范相尚歸
金衛公猶掛鐵甘棠咏遺愛大樹思英哲況此再造
恩難與一飯說圖報骨仍鐫首感心再嚥先王承磬
欽冀君增佇渴泰運逢菁莪勳業遍槐棘蚖旌駐遂
城戀種戰然能忍澤蘭正吐號令雷霆光金花固無
外往從恨有截盛德欲摸寫癡語困攖矣司寇宋大司寇李廟
贈機

明末薊州雛婦鬼詩題於壁上不著姓名曰俛首渴憑
几雛將舊國題夫君鎮紫塞妾命落黃泥風慘塵為

粉天寒淚作衣何日歸來後心酸只暗啼味其詩必
守邊將帥之妻也

前朝大內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猫為老
爺

黃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說見楚故老友張長人
為予且說之如此池爲東坡遺蹟歷且久予判黃時
重加疏鑿更建竹樓雪堂於池傍祀王蘇諸公合名
曰宋賢祠祠成作記陷雪堂壁亦及此語余尋以憂
去時當初春池無蛙竟未驗其口何如也

附祠記仕宦而至黃者每艷稱子瞻雪堂元之竹樓子瞻故有洗墨池在黃人罕知者予判黃之二年楚川張子長入過余言曰吾黃游離兵燹以來名勝悉委榛莽墨池一洼亦就湮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使君得無意乎予聞大喜命輿入移置東齋又三年為康熙己酉余藩漕自淮歸簡書多暇念先賢故蹟久就蕪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責也始從坡里坊求墨池舊址得之頹垣敗礎閒於是芟榛莽剔朽壤決淤塗甃以文石周以欄檻俯視一匊瀏然泓然池故無橋今則跨池為橋冀橋為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楣既而曰池復矣無堂曷祠乃建堂池東祠子瞻以張文潛秦少游配兩先生固嘗游黃又蘇門士也仍其名曰雪堂堂成有餘材建樓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樓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仍之者從名也合之為宋賢祠祠既成移余署之脩者竝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旁為數楹招僧木子住其內以供朝久於是黃之人若忘其為僧舍而煥然新出于耳目之前也未幾張子復來

予與之周視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賢之賴有使君也是烏可不記予唯唯乃鑱石寘雪堂壁間以記且曰張子又語予昔嘗讀楚故載東坡墨池蛙口食墨而黑予未之見也

廣濟多雲山余兩過其下皆晴霽中望見輕雲罩峯頂信山之得名非虛也巖間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許山中人欲鑿而大之方去片石如錢大泉頓枯此理殊不可解或疑於泉脈有傷云

世傳王介甫詠菊有黃昏風雨過園林吹得黃花滿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大愧服按黃州志及諸書絕不載此事余寓黃數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從惟盆中紫菊經落數瓣耳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云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又嘗考之王介甫作殘菊詩曰黃昏風雨打園

秋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詩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賦落英亦皆詞語耳余謂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紉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未盡識而不知有落不落者耶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之可愛者耳若衰謝而後豈復有可餐之味哉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落英之落蓋謂始

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按此則菊原有落不落二種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事與子瞻無涉更無黃州菊落之事何世人篤信不疑紛紛引為口實耶又前代名公咏菊亦有落英惟有黃州菊博物荆公服子瞻之句豈非惑於俗說而未加考証之過耶賓客相見輙以此事來問為辯之如此

康熙己酉秋光黃間起蛟以千百數傷人甚衆有人從山上望之但見黃黑牛乘流而過耳然山谷居民無是年山崩波濤洶湧如雲烟蔽空過則峰際穴隙纍纍皆蛟所從出焉又聞人立橋上見一牛浮水中微露雙角曰此牛何從漂來忽角動水湧轉瞬高數丈石橋里許皆碎傷十五六人按麻山志言蛇雉蜥蜴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為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湖三數年一次蓋凡山中皆有蛟患也

一人於鄉通臺傍營葬夢通衣冠甚偉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輩何尺寸地不相讓耶其人改葬又夢通來謝

世傳皇帝御馬有遍身虎文者有鹿頭鹿蹄者盤旋階墀如風余親見之

先文康公於京師買碧璞如升厠賁卒見而笑之曰吾家厠中便有何買為先公命向厠中取之果得碧璞長二尺圍一尺有半洗滌之光瑩動人因置石床上為玉枕題曰龜茲國有琥珀枕枕之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耶蓋所居乃前朝中貴舊業闖賊陷長安其家藏珍玩遂流落厠中塵埋也

余族孫銍日暮騎驢行村中見烟霧旋繞鬼兵數千擁一神將來銍身入陣中魂魄幾墮驢亦觳觫不前須臾而過如此者三銍歸臥病月餘

京師一孝廉會試後夜候發榜與友人擲骰子約曰六子皆紅者中孝廉得五紅其一在盆旋良久始落亦紅又先世神主忽然搖動合家聞嘆息聲移時始寂孝廉中矣

秦中會寧縣沙中產金蠖食金滿五錢則飛不能遠土人往往逐得之

輿圖考載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破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鼻山為赤壁謬也噫此論起而世人爭誚子瞻矣然唐杜牧之齊安晚秋詩結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唯有蓑翁坐釣魚則何以說乎蓋當年舳艫千里旌旆蔽空由黃州至嘉魚皆屬爭戰之所又烏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為火焚而赤乎即以黃州之赤鼻為赤壁可也此說久不定余為辯之

先文康撫滇化日苦旱有司循例嚴禁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為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月後大雨人皆服公之達

賈靜子先生病不能兩弟及徐孝士往候生臥榻前先生談論如疇昔猶舉王守溪先生制義某篇某句可議忽云此時當與君等永訣矣急命子啟夕錢秀諱容詔聽事先生易新衣遷正寢仰臥而逝衆人入哭見先生手微動者三若相謝云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溟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暐刻也暐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為之徽廟遄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詘于一時而信於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迺暐之曾大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瞻奉政大夫暐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鋟諸玉融之真仙巖以為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雲沈暐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

附書影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illegible]錄矣當毀碑時蔡京

蕩然。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據，必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阮亭云：黨人碑闌入章惇、張商英，蓋大爲諸賢之玷，又不可不辨也。明代東林不盡君子，論世者亦當分別觀之。晁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爲稿選，後乃至滿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

同里孝廉王皡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瘂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箸攪成膏，漸結爲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王弇州先生舊藏宋板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紙爲羅紋箋，字類歐陽率更，是趙文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紫衣紗帽，神彩如生。弇州亦作一像於後。

弇州歿，歸虞山先生（謙益），以千金得之，後轉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順治間此書歸新鄉某公，近已攜往塞外矣。京山李維柱，字本石，嘗云：若得文敏漢書，當每日焚香禮拜，死即殉葬。噫，可稱好事者已。（阮亭云：余鄉張忠定公藏宋槧文選，構寶墨齋貯之，亦號蕭齋。）

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鄉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

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功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汐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夏邑彭西園先生（堯諭），博學有氣調，以能詩著聞。明萬歷中遊京師，於席上遇鍾伯敬先生，時賓客甚衆，未通姓氏，偶談詩不合，輒奮拳擊之。鍾問爲誰，彭曰我

西園公子彭羨翁也鍾欽容謝之

葉蔥廬封曰何氏語林焦氏類林皆補世說所未備然悉前代事也以余所見記近事者有朱氏湧幢小品頗足正正史所未及然簡而核奇而法要不若牧仲先生此編之可以傳矣

高學士澹人供奉
禁庭八閱寒暑見聞益富所著作益多其詩詞古文及扈從日鈔每脫稿即以示余余嘗序而刻之矣一日以金鰲退食筆記授余校閱如身在層霄雲海之盪我胸臆也澹人賜第在禁垣西北隅密邇
秘苑金鰲蝃蝀其入直必經之路輒以餘閒討論舊蹟筆之於書退食云者有取於羔羊之詩委蛇自公之義澹人志也余嘗謂澹人之遭遇為曠代所不易得而其學識敏達才華絢爛性情沉潛篤實有出尋常萬萬者余輩數月一輪直齋夜待東凌晨入
禁門侍立螭坳不數刻嘗恐懼戰栗
至尊有問或倉卒不能對而澹人終日侍
便殿備顧問
天子聰明睿知淵泉溥博非愚闇管見之易以仰測澹人從容應對每當
聖心應制詩歌援筆立就至與
睿藻天葩炳耀簡冊非不可及一也其邀切當聽曉編

午始乃出或及夜分日非有所患苦終歲不請休
沐是所謂金馬者特藏星出入其間耳何暇有稽
暇豫之時而又能采輯舊聞徵信載記以成千秋
必傳之業是真無時無地而非學問也其不可及
又一也是書體製略近于三輔黃圖東京夢華諸
書而采綴特為閎博其地自金元明以來所嚴閟
外庭罕知其詳知之亦不敢明著或中涓從事識
謝通儒雖有簡畢無能考正故自陶南村輟耕錄
以至上林彙考勺中志及前朝大臣遊西苑詩又

記者不如禁人之得之見聞之真跬步之近敘述
之詳且核也其意以為溫室之樹固有所不得而
言而靈囿之樂有與民偕之者筆之於書見
國家之深仁厚澤焉其自序又言明之宮闕苑囿較
隋唐僅十之三四至于我
朝而崇時離宮別館頹廢者益多矣讀是書者益徵
兩朝克儉之德足以昭示來許為萬世子孫取則豈非
其忠君愛國之心植乎至性每食不忘者歟則又
匪直文詞之煇煥記纂之淵博使人洞心駭目而

已也康熙二十三年秋七月崑山徐乾學序

金鰲退食筆記卷上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士奇

嘗讀往史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緜延聯絡彌山跨谷或至數百所何其脩侈宏麗可怖也明因金元之舊宮闕苑囿較秦漢隋唐僅十之三四然皇城之中則爲大内禁絶往來惟親信大臣得賜遊宴故或記或詩咸自詡爲異數亦有終身官侍從未得一至者聞人說苑西亭臺宮殿無異海外三山縹

緲恍惚疑信者半我

國家龍興以來務崇簡樸紫禁城外盡給居人所存宮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時嚴肅禁密之地擔夫販客皆得徘徊瞻眺于其下有靈臺靈沼之遺意焉余自丁巳

賜居太液池之西朝夕策馬過金鰲玉蝀橋望苑中景物七閱寒暑退食之頃偶訪舊時規制約畧得之傳聞又彷彿尋其故址離宮別館廢者多矣脫復十數年老監已盡遺蹟漸湮無以昭我

皇上節省宮室約苑囿之儉德因率筆記之詳于西而畧于東如小南城蕉園諸亭榭雖有存者總不及書以余所居在苑西也紀其興廢而復雜以時事欲見

昭代之盛存爲太平佳話也若彼内府衙署監局之載在會典與訪問未確其蹟莫攷者缺而不書也山則外人之所罕窺也亦不敢黷今余所記皆都下臣庶旦暮經過俯仰留于見聞非同溫室之樹莫可得而言者乃居者既以守近而不知過者又以

勿遽而莫曉余生何幸移家其間炊煙燈火鄰于紫極使不表而出之如身到海外三山茫無紀述寧無愧焉康熙甲子夏六月序

太液池舊名西海子在西安裏門周凡數里上跨石梁約廣二丈修數百步兩崖甃石出水中鰲欄楯皆白石鐫鏤如玉中流駕木以鐵索丹檻翼之可通巨舟東西峙華表東曰玉蝀西曰金鰲其北別駕一梁自承光殿至瓊華島制差小南北亦峙華表曰積翠曰堆雲瀛臺在其南五龍亭在其北復閣紫光閣東西對峙層甍

灰宇飛甍拂雲夾岸榆柳古槐多數百年物池中荇
蒲深菰芮布綠野鳧沙鳥翔泳水光山色間悠然自適
盛夏芰荷覆水望如錦繡吐馥流香尤為清絕若其春
冰乍泮秋月澄暉煙靄雲濤雨朝雪夜則余八年內直
晨夕策馬過橋頭獨有會心者禁中人呼瀛臺南為南
海蕉園為中海五龍亭為北海冬冰凍以木作平板
下用二足裹以鐵條一人在前引繩可坐三四人行冰
如飛名曰拖床積雪殘雲景更如畫又于冰上作擲毬
之戲每隊數十人各有統領分伍而立以皮作毬擲于

空中俟其將墮羣起而爭之以得者為勝或此隊之人
將得則彼隊之人蹴之令遠喧笑馳逐以便捷勇敢為
能本朝用以習武所著之履皆有鐵齒行冰上不滑也
康熙癸丑六月九日　賜閣部大臣詞林臺省遊西苑
泛舟飲宴辛酉七月廿一日又　賜閣部滿漢大臣詞
林臺省部屬諸臣宴于西苑賜內紵還稱有差己未二
月晦日　賜余與張敦復學士杜近公編修西苑遊宴
是歲五月侍宴西苑庚申七月十三日　命余泛舟苑
中使鼓棹所得蓮芡盡賜之又嘗奉　召自私寓騎
馬入紫光閣門乘小舟至瀛臺內殿對畢復乘舟至紫
光賜騎馬出賜荷花鮮魚攜歸甲子五日復于舟中侍
宴皆有詩恭紀

己未二月晦日蒙
恩賜宴西苑恭紀四首

真圃舟垣裏旋臺綠水中山光開畫書橋影拄
長虹徑轉金衢入波迴桂楫通太平多盛事浩
蕩引春風

淑景初晴後佳辰上巳前藻浮春水碧花帶曉

霞鮮藉草沾香醑臨流對綺筵持觴須盡醉
天語更頻傳

亭榭水雲隈軒楹面面開地疑仙島近人自玉
墀來鶯鳳雕甍出疏龍磴道回賦成慚庾信忝
竊侍臣才

遠勝東堂會（晉太和六年命羣臣于東堂臨流小會）何殊曲水遊（南宋顏延之有三月賜讌曲水賦詩序）早鶯啼太液芳樹繞瀛洲
厚眷真無極
深恩迥莫酬此生懷

帝澤瞻帆濟川舟、

己未五日西苑泛舟侍

宴恭紀四首

新蒲細細滿瀛洲、令節欣承

聖主遊、日出金支明兩岸、波開畫舸泛中流、嘉魚已

慣迎仙蹕、好鳥偏能識翠虯、香溢堯尊傾湛露、

恩深流澤總難酬、

紅蜘青林閣道重、凌晨爽景散千峰、是日時方雨初霽、

樓錦幔縈翔鳳、宋孝武帝渡六合乘翔鳳舟、水殿金鋪隱躍

龍、漢武帝在習龍池、仗小輕陰當檻敞筵前積翠入杯

濃、此身疑是來天上、瑤島風光彷彿逢、

高張廣樂播南薰、寶幄樓船劍佩分、玉澗鳴泉

雲際落、瑤簫奏曲水中聞、欄烟容霽依蘭藻、

影連香窩浪紋、共喜昇平邀

帝澤、豈同漢武宴橫汾、

仙仗森森傍五雲、蘭舫玉俎浥天漿、荷浮小葉

團青蓋、榴吐新花簇絳囊、自有輕舠爭奪錦、不

須驕馬鬭穿楊、舊例五日有過歸臨柳等宴、微臣擬進江心

鏡、唐時五月于江心鑄鏡呈獻、多恐名漸鵷鷺行、

庚申七月十三日

賜遊西苑採蓮八首并序

閬苑秋光、得庾肩吾之句、芳潭曉蔚、賡徐彥伯

之篇、舒菡萏於方塘、紅英度影、翫芙蓉於曲檻、

碧葉浮香、若斯撫景留連、靡不彝聲唱答、況乎

廻翔

舜海、在沐日浴月之中、沂泳

堯淵、極引水穿雲之樂、檻棲花鷁、非同鷗鷺閒汀橋、

落彩虹、不是烟波小艇、微涓莫補、

寵渥難名、竊念臣跡本投竿、心隨偃草、似孤根之偶

出、品實遜乎亭亭、擬短幹之方抽、榮已邀於灼

灼、時則涼飇既拂、大火初流、槎辭巧夕之雙星、

蓂紀中旬之三葉、覩滄池之湧沆、當秋宇之澄

鮮、

上乃臨芝蓋以逍遙、盪蘭舟而容與、白蘋紫荇、到處

縈川、翠羽紅鱗、紛來入鏡、尤喜緗荷之出水、遍

看珠的之盈房、

特命移船臣與輔經筵進儀郎分鳧雁之蟬許觀
歸鈔遊賓覲桃之賜翠盤散餞濺齒沫比細紬
景陽所談盛事陪遊瀛洲亦號殊恩應制昆明
群黎絕響何以飛程畫舸一如漁翁釣艇之輕
兼若仙夜華胥不異蓬米蕙絲之易負鷗千秋
之
浩蕩未酬畢世之津涯爰紀八章敬疏短引江南靡
艷之曲不敢效顰乎
宸聰洛北畑欸之音未足數揚夫

聖澤云爾
芙蓉池水漲天淵漭去風輕破浪頭碧島丹崖
方丈裏有誰來泛採蓮船
曲渚蒹葭翠作圍新涼殘暑淡斜暉輕飄兩槳
移舟入驚起汀邊白鷺飛
風颸露檻接宸居水氣澄鮮浸太虛自是
君恩深激灔特教天上看芙蕖
鷁首風回撲面香青荷葉底摘金房剖來滿函
流瓊液不羨仙人掌上漿

垂虹百尺駕瀛頭錦石疎花帶淺流遥見西峰
開翠靄蟬聲裏報新秋
繡岸銀塘倚棹過鴉頭波面漾清波臣今不作
西湖憶煙水孤篷興已多
水榭紅闌面面低玉題金牓隔東西綠陰交蔭
松篁裏惟有水禽無數啼
隱隱輕雷送雨濃迴看柳色映千重片雲忽斷
月初出歸路時聞花外鐘
甲子五日侍

宴西苑恭紀四首
炎景斜清霽景時奉
御遊金蜿陳綵仗畫鷁動蘭舟高柳陰初密圓荷葉
始抽遭逢近霄漢身已到瀛洲
浴蘭傳令節賡宴啟華池慎結千花蕊筵垂五
色絲薰風散珠殆湛露捧瓊卮
聖德昭恭儉無勞問水嬉
島嶼三山外林塘五鳳西風蔌牽紫蔓貝不發
丹崖岸轉亭皆出波平檻盡低于煉坊裏舉傀

閑隱虹霓
九重端展暇遊豫躍龍泉蒲草沿堤碧榴花照佩鮮
魚躍知聽樂鷗戲解迎船願以池爲醴惟同在
鎬傳
招涼曲榭東鳳艦往來通仙管聞天上長筵
鏡中流鶯啼繞樹亂蝶舞依叢亭午宮槐影稀
疎落綺櫳
別有泉輕舫臨流飫大官三漿香泛蟻六膳氣
調蘭輒[illegible]隨

天仗追飛振羽翰徵班陪繹灌
渥澤等洪瀾
瀛臺舊爲南臺一曰趯臺陂林木深茂有殿曰昭和殿
前有亭曰澄淵南有村舍水田于此間稼明李文達賢
賜遊西苑記云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曰昭和
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本朝順治年間別
建宮殿爲避暑之處向南有亭臨水曰迎薰亭後樓九
間樓後有殿制度簡樸康熙庚申復加修葺皆易黃屋
[illegible]云文德[illegible]壽堂崇閣浮道相通又于水堂堆

叠奇石種植花樹屋宇小巧委曲曼迴蔘潴蘆灣參差
掩映東有二亭以機發之隔窓雲霧捲幔山泉別具幽
致又作宛轉橋出水面逶迤流杯亭水聲樹色不異三
山瑤島　御製詩有畫舸分流簾下水秋花倒影鏡中
山是也前作瀛臺門樓五間
上日于侵晨臨門聽政畢外直講官于此進膳高槐拂
檐堦下立塗金異獸二製作甚精左右迴廊各三間上
亦有樓樓外復接小廊門內東西襍屋各五間自池東
直房改作之後凡內廷進講皆遣中使至南書房　召

張敦復學士同余自西苑門內棹小舟至閘口復換小
舟至臺西亭子從內左門入于東邊樓下講畢復從內
左門出登舟中使送至西苑門上馬有時　召余至內
殿草制或月上乃歸賜賜饌及池魚蓮藕之屬瀛臺門
下迤北有過船亭雕簷峻宇下連丹檻御之亦可行舟
直北兩廂窓櫺臨水爲內大臣及侍衛直宿之地再北
爲御膳房自膳房轉東爲閘口各種船停泊堤外自閘
口過小橋向東板橋一帶直抵池岸循池而北至西苑
門古樹幽蔘槐柳茂密葭菼蒼然白鷺黃鸝飛鳴上下

御苑諸臣曉入西苑門奏事從苑墻下轉西過小紅門別設板橋夾以朱欄懸設罾網許諸臣于奏對之暇舉網爲歡有得魚者即攜以歸可謂昇平佳話也

樂成殿入西苑門循水南行有慵瀉池水轉北別爲小池中設九島三亭一亭藻井鬬角爲十二面上貫金寶珠頂兩金龍盤柱作升降狀丹檻碧牖盡皆修麗中設御榻四面皆染檻通小朱扉而出名涵碧亭其二亭制少樸染檻惟東西達涯際東有樂成殿左右檻名設龍床殿後小室亦設御榻明宣宗遊歷處也殿右有屋設

石磨石碓二下激湍水自動南田穀成于此舂治故曰樂成後改殿爲無逸亭曰豳風曰省耕每歲秋成有打稻之戲駕幸無逸殿鐘鼓司扮農夫饁婦及田畯官吏徵租交納詞訟等事亦知稼穡艱難之意也明世宗時諭尚書李時等曰西苑工俱告完今日往視收穫以觀農事之終于是御豳風亭召見諸臣賜宴宴罷復御無逸殿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文祖所御近修葺告成欲于殿中設皇祖之位告祭之時等曰仁壽殿久已廢圮一旦整飭行祭告禮益見聖孝歲分宜嵩賜遊金海記云有亭子上即隙地墾田督農耕之處閒則坐此又有元夕詩宴豳風亭觀燈詩似皆于此張燈矣本朝廢殿久不修治已未庚申歲

上避暑瀛臺余與張敦復學士寓直于無逸殿之東小室五楹茂樹迴環幽蔭翳蔚池水下注泉聲淜湃曉烟初散荷香出水時步豳風亭坐石砌上雨後蟬鳴風來花氣凉滿襟袖以爲身在蓬壺閬苑間曾賦西苑侍直詩十首次年改直瀛臺爲

皇太子避暑宮即水碓隙列山石雜植新篁爲清流激

湍茂林修竹構亭于無逸殿舊址曰流杯亭風櫺水檻霏栱飛動細渠屈曲濺玉飛瓊

上題曲澗浮花四字常宴外藩于此大學士益都馮公致政將歸賜遊西苑中使鼓棹至流杯亭備肴核內酒飲宴盡歡益都賦詩紀事都下榮之

西苑侍直恭紀十首

碧網丹甍開苑中

六龍駐蹕翠微宮雲牕近處衣常潤水檻開時檝可

通路接三山疑泛海臺高百尺逈凌風周廬禁

衙之右嶺列坐隱仙巖下適容
林沼霞龍帶曉煙湖光一片漾清漣殘霞半映
金堤柳靈雨先滋玉井蓮冉冉紅香迷野鷺絲
絲綠影噪新蟬當軒止覺涼生袂早有薰風動
睿篇
輦道青莎軟作茵蒼蒼葭菼遍芳津蘋蘩銷夏
偏宜暑桂館招涼不受塵虹跨長橋排雁齒閣
連飛宇次魚鱗自慚不是登瀛侶珥筆叨為侍
從臣

宸極高居最上層千重雲樹裊煙凝竹埤花榭逢初
霽藻砌梧枰散鬱蒸閣下橫經看進艇亭西寓
直許調冰醴泉炎景堪避應勤新銘擬魏徵
于羽懷桑到日南萬方無事樂桑麻銀河鳧雁
恩波潤玉澗莓苔化雨甘巖際共攀松粒五苑
中齊識柳眠三櫂船於葆詩西漢不羨昆明碧
水瀾
蓬壺宛苑隔塵凡曲沼斜開錦石嵒紅蓼晚涼
清竹露綠荷朝霽濕綸衫游魚得水閑依荇畫

鷗迎風自引帆功普遺逸承
御幄光天未敢荷長鐃
朱垣曉啟畫方炎奏對諸僚禮數嚴錦障輕籠
金勒馬茸羅高捧絲頭籤象浮寶獸香煙起漏
滴銅龍水更添封事上林思夏倩詠諧忠愛有
誰兼
蕉園紺宇行難盡藥塢沙洲望總佳霧隱畫檐
橫翠瓦泉從西郭入丹崖懸蘿巧結雙鴛帶細
草爭抽小鳳釵薄暮林梢明月生頓發野性慨

江淮
西來爽氣逼新秋吹面荷風滿徑幽瀑布水聲
喧戶外黛螺山色落墻頭露
恩餕給銀絲膾宜
敕人乘青翰舟遺蹟向留觀稼殿
君王樂處不忘憂
勤政樓前幾暇時古槐夾路影參差趨朝瑤浦
呼船渡退食天閑賜馬騎出水蓮房初結子沉
波菱葉細牽絲何須作記遊西苑日日螭頭一

獻詩、

紫光閣、由太液池西南隄、循池而北、舊有臺高數丈、中作圓頂小殿、用黃瓦、左右各四楹、接棟稍下、瓦皆碧、南北垂檐斜廊、懸級而升、面若城壁、下臨射苑、皆設門牖有馳道、可走馬、明武宗築以閱射者、名曰平臺、後廢臺改爲紫光閣、向北門外、卽金鰲坊、明時五日奉西苑鬪龍舟于紫光閣前、看御馬監勇士馳驟往來、走解蹯柳明愍帝召對閣臣於此、大學士蔣公德璟敬日草云、召至紫光閣、退出、步至林木間小憩、旁有別館諸璫坐處有塡光祿寺送茶、閣甚高敞、樹陰池影、葱翠萬狀、亦佳景也、我朝仍名紫光閣、向南隙地、盡植桃杏、仲春之[illegible]芳菲滿目、

上常於門前殿試武進士騎射、又于每歲八月中秋前二三日、集上三旗大臣侍衞較射、更設帳殿、次第而入

御製詩所謂隊自花間入、鏃從柳外分也、高等者賜蟒緞一疋、內緞三疋、潞綢二疋、羊二隻、次等者蟒緞一疋內緞二疋、潞綢一疋、羊一隻、再次者內緞一疋、潞綢一疋、癸亥歲改賜金牌銀牌、有差、上刻旌射二字、

皇太后避暑亦曾居此、傍有百鳥房、多蓄奇禽異獸、如孔雀、金錢雞、五色鸚鵡、白鶴、文雉、貂鼠、舍狸、猻、海豹之類、不可枚舉、本朝不此是尚、但給飲啄而已、

芭蕉園、自太液池東行半里許、蒲葦盈水、榆柳被岸、松桐蓊翠、果樹分羅、中崇闕廣砌、一殿穹窿、以黃金雙龍作頂、綴絡懸綴、雕欂綺窗、朱楹玉檻、望而敞豁、舊曰崇智殿、殿後藥闌花圃、有牡丹數十株、轉西有亭、八面內外皆水、曰臨漪亭、一曰釣魚臺、金魚作陣遊戲其中、又一小石梁出水中、向西一亭在水際、曰水雲榭、按芭蕉園一名椒園、有宮眷法從人等至此下馬、二石碑、當是世宗設醮時所立、前朝實錄告成於此焚草、七夕宮中穿鵲橋補服、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十五日西苑作法事放河燈、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明世宗實錄十五年五日、端陽節、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官齎賜艾虎花絲百索牙扇等物、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二臣舟近龍舟行、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於無逸殿、盡歡而罷、嚴分宜鈐山堂集載、有詔賜金海乘涼詩序云、供

事西苑前宿無逸殿將游暑燕娛上命中官導五臣每
以巳未申前於金海避暑乘涼是日出迎和門乘舟泊水
雲榭觀臨漪亭入蕉園至崇智殿觀神雕殿金碧輝煥
蒼松翠柏盤鬱垂蔭不復知有暑氣又有金海放燈詩
云紅燈焰焰水悠悠此夕真從天漢游鸞鶴鳳管鳴仙
吹錦纜龍旗引御舟其二云恍驚華浴流虹照宛是蓬
山駕鳳來仙人指點瑤池上萬年金進頂刻開又有西
苑賜川扇詩云太液池邊暑氣生海榴英簇絳霞明蜀
王新貢金花箑御苑傳呼賜禮卿本朝順治年間改為
萬善殿供三世佛像選老成內監披剃為僧焚修香火
木陳玉林兩老衲奉　召至京師曾居萬善殿每歲中
元建盂蘭道場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燈使小內監
持荷葉燃燭其中青碧熠熠羅列兩岸以數千計又用
琉璃作荷花燈數千盞隨波上下中流駕龍舟奏梵樂
作禪誦自瀛臺南過金鰲玉蝀橋繞萬歲山至五龍亭
而回河漢微涼秋蟾正潔苑中勝事也
玩芳亭在蕉園之西芳木匝之今廢
承光殿在金鰲玉蝀橋之東圍以圓城設以睥睨自西

掖洞門而升中搆金殿穹窿如蓋華榱綺牖旋轉迴環
俗曰圓殿外周以廊向北金鰲垂出垣堞間甚麗昔有
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實元天
表金元舊物也今止存其一明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
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嵂俯瞰池波
蕩漾澄澈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席
之前韓右都御史雍賜遊西苑記云圓殿觀燈之所也
殿臺臨池環以雲城歷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
數株聳拔參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斂空炎光不流暖
風徐來花香襲人倚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亙
池面北則萬歲山在焉殿燬于康熙七八年間云有蝙
蝠大尺餘者南向二亭向出雉堞上門閉塞久不敢余
朝夕騎馬過其下輒愛古栝之夭矯蒼翠而於雪朝月
夜更徘徊不忍去云

承光殿古栝行用東坡司竹監燒葦園韵

承光古栝雙株樛蒼皮發蘇黎雲霞經冬顏色
鬱深翠入春發葉如蔣芽白頭老監說舊事西
苑圓殿頻於游花香霧氣接大內徑路穿窦雉

仙家哪論四圍粉堞壓綺窻十面珠簾遮宮時
嚴肅是禁地那許橋上馳輕車今[illegible]物歷代
重頹枝半折軀杉叉侵霜溜雨積歲月漏鼓聽
遍朝元樾西偏盤曲勢舞鳳東頭突兀形驚蛇
我行低徊策欵段仰面叫絕聲呀呀洞門久閉
長狐兎安得敵戶爭投宜七年千回看未厭慣
聞下直栖宮鴉使其託根在深谷但侶滐雉與
山麇肎桃杏負不知愛歇凉墻鄉時語諱常思
解襟復科跣歌睡寄蔭遊羲嬀含章之梅靈和

柳止增妖冶豈此加園城似蘧瓊搆廢或者留
意除紛奢趨朝日日樂水木往蹟漫比槐排衙
秋宵月皎寒晨雪每過更覺流連佳與酣攬轡
忽欲墮疏雨已霽河漢斜

瓊華島在太液池中從承光殿北度石梁至島皆以文
磚乳花石雜甃之巖洞窈窕磴道紆折多疊奇石巑岏
岝㟧其巔古殿相傳本遼太后梳粧臺歷金元明皆有
宮殿為遊觀之地今殘石壞礎猶刻雲物及廣寒殿字
遼史云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其西城

鎮有凉殿金史宮闕制度云京城北離宮有大寧宮大
定十九年建後更為寧壽又更為壽安明昌二年更為
萬寧宮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
瓊華島瑤光樓元郝文忠公經陵川集載有瓊華島賦
葛邏祿迺賢金臺集有粧臺詩云廢苑鶯花盡荒臺燕
麥生韶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鈿小秋潭玉鏡
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其下自註云粧臺在昭明
觀後金章宗嘗與李妃夜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
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又有壽安殿詩云夢斷朝元閣

來尋買酒樓野花迷輦路落葉滿宮溝風雨青城暮河
山紫塞愁老人頭雪白扶杖話幽州陶九成輟耕錄載
元時宮闕云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
瓊華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
玲瓏石為之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
至其後轉機運㪺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
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
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抵儀
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為石色內有

陛坦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牀左右皆有
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
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
一尺半為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
又東為靈囿奇獸珍禽在焉（今之景山是也）廣寒殿在山頂
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
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裹徧綴金紅雲而蟠龍
矯蹇於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
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甕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

為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今在西華門外眞武廟中道人作菜甕）又有玉假山一峰玉響鐵一懸殿之後
有小石筍二內出石龍首以噀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
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廣寒
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後
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壺亭在
荷葉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
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
方壺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

在方壺前仁智殿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上置琉璃
珠溫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十三尺方
頂中置塗金寶瓶圓亭又曰騰粉亭在荷葉殿稍西盝
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殿東差北三間
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殿西北制
度如介福馬湩室在介福殿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
殿前三間庖室在馬湩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
三間兩夾太液池在大內西周廻若千里植芙蓉儀天
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

十尺重簷圓蓋頂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
榻周闢瑣窗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臺西向列
甃甎龕以居宿衛之士東為木橋長一百廿尺闊廿二
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為木弔橋長四百七十尺闊如東
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
都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前之
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
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
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

間龍頭屋三間丹楹瑣窗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
後有石臺山後關紅門門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
並列又後直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斡耳
朶荷葉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
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
殿有廡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
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
殿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
三所所為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關紅門二門內

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椶毛
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盝頂殿三間前啟紅門立垣以
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
三間前開一門明宣宗實錄宣德三年春奉皇太后遊
西苑宣宗親掖皇太后升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聖
德皇太后悅酌酒賜宣宗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
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
之赤子為人君者但能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饑寒則吾
母子斯樂可久遠矣宣德七年七月宣宗復登萬歲山

作廣寒殿召翰林院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
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
術愛養民力故能渾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
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厲
意濤中書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定法足為賢君
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
因之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
為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
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八年四月諭少

傅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偶有真趣則賦一詩
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故所在置書籍及楮筆之類
今修葺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
卿二人可于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
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又朕近
作廣寒殿記遂命中官取示奇等楊文貞賜遊西苑記
云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
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
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隨

其咲為象思陳焖次悠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
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西有
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
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峰以次對峙四圍
皆石贔屭巉巖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
翳兩掖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
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
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于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
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瞻蕩瀟爽與人境異

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
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
覽而宮闕峥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韓右都御史賜遊
西苑記云萬歲山在池之中纍石為之高數千仞廣可
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為門為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環
殿奇峰怪石萬狀悉有名卉嘉木爭妍競秀琴臺棋局
石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峰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
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磚擊之皆鏗鏗有聲遂沿西坡北
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菴又上有延和殿瀛洲亭金露

亭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深不可測由金露折
而東上則廣寒殿也高廣明靚四壁雕彩雲氣萬結紛
而成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壺至介福皆與延和
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而奇特者也嚴
分宜賜遊廣寒殿詩序云泛金海觀千廣寒山蕩舟待
節者皆中使水光蕩漾遠近亭臺隱現金碧交輝若身
造瑤池弱水之間舍舟登岸陟廣寒之殿絕頂巍峨高
入雲漢山麓為臺為殿山下為堆雲積翠之坊余歷觀
前人記載茲山實遼金元遊宴之地明時殿亭皆因元

之舊名其所疊石嵬巖森聳寔元故物也或云本宋艮
岳之石金人載此石自汴至燕每石一准糧若干俗呼
為折糧石又瑤島春雲為燕京八景之一李崆峒秋懷
詩云苑西遼后洗粧樓檻外方湖靜不流又曰雕闌玉
樹留天女錦石秋花隱御舟蓋指此也明時重九幸此
登高萬歷七年廣寒殿傾頹其脊中多至元錢神宗曾
分賜輔臣張江陵居正明大學士蔣公德璟敬日草與
內監劉若愚勺中志乃以今之景山為萬歲山人多因
之誤矣本朝順治八年毀山之亭殿並略建寺樹碑山

趾康熙已未地震白塔頹壞次年重建加莊嚴焉每歲
十月二十五日自山下燃燈至塔頂燈光羅列恍如星
斗諸喇嘛執經梵唄吹大法螺餘者左持有柄圓鼓右
執彎槌齊擊之緩急疎密各有節奏更餘方休以祈福
也辛酉冬運是山之石於瀛臺白塔之下僅餘黃壤宜
多植松栢爲蔚蒼鬱茂之觀

順治八年白塔寺碑

恭惟
皇上仁孝性成天縱太平之主也　親政以來孳孳
以愛養斯民爲念是以雨暘時若歲稔大有
天心眷顧此其明徵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陰贊
皇猷請立塔建寺壽國佑民奉
旨果有益於國家生民朕何靳數萬金錢爲故賜號
爲惱木汗許建塔於西苑之高阜處庀材鳩工
不日告成因命臣等而爲之記內翰林院宏文
院掌院事大學士希福譯滿洲蒙古文內翰林
國史院大學士甯完我撰漢文塔七哈哈番羅
米書爲滿洲字搜史書爲蒙古字典籍楊振麟

書爲漢字歲次辛卯孟秋吉日立

瀛城路 [illegible]

雕闌幾曲層巒上舊是廣寒宮宇繚繞迎風殊
錢漏月想見玉虹金露穠華無據但錦石生苔
秋花點土艷粉香脂珮環聲作疎疎雨　堆雲
橋外徙倚尚澄湖一片晚霞孤鶩靡挂調絃[illegible]
殘寫怨何限當年情緒長安砧杵共蟋蟀悲吟
惹人詞賦繫馬垂楊依稀聽梵語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高士奇

大高元殿在神武門之北南向臨玉河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曰先天明境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宏佑天民內有二閣左曰昊百易明閣右曰炯首陰靈軒殿之東北曰象一宮所供象一帝君範金爲之高尺許明世宗之修玄容也門前二亭對峙鬬栱極盡人巧中俗呼爲九梁十八柱云官民過者至此下馬每歲太皇太后建醮祈雨遣官禮拜殿之東即北上西門有橋

鑿磚石各半謂防車輪耳

乾明門遺址在大高元殿之西承光殿之東上有石基巍然人無知者

元都勝境在宏仁寺之西建于元相傳爲劉元塑像正殿乃玉皇大帝右殿塑三清像儀容肅穆道氣深沉左殿塑三元帝君像上元執簿側首而問若有所疑一吏跪而答甚戰慄一堂之中皆若傾聽嚴肅者神情動止恍如聞其謦欬真稱絕藝禮旃檀佛者無不便道看劉蘭塑云蔬按元爲蘭也元史工藝傳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幼敏悟異凡兒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至元十年授人匠總管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維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敕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

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府圖畫見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如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嘆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以壽終輟耕錄亦載其事

藏舟浦自瓊華島東麓過石橋由陟山門折而北循岸數百步有水殿二深十六間一藏龍舟一藏鳳舸舟首尾刻龍鳳形上結樓臺以金塗之備極華麗又一浦繫五六小舟岸際有叢竹蔭屋浦外一亭今皆荒廢秋來

虛今軒爲然荷隱約蘆汀蓼岸不減趙大年一幅江南
小景也、
雪池在陟山門迤北、凡宮中雪後掃出殘雪、堆積于此、
今多積之景山矣、
五龍亭舊爲太素殿、創于明天順年、在太液池西南向、
後有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曰臨水、曰
遠趣、軒前有草亭曰會景、今改建五亭、中曰龍澤、左曰
澄祥、滋香、右曰涌瑞、浮翠、總名之爲五龍亭、珠簾畫棟
照耀漣漪、從玉蝀行者、遙望水次、冉冉碧煇映發、是仙山

樓閣、後有石坊曰福渚、北曰壽岳、中有錫殿、以錫爲之、
不施磚甓、毋歲盛夏、
太皇太后、避暑于此、
皇上聽政之後、輒駕小舟問安、或侍膳亭上、四面荷香
微涼清暑、癸亥元夜、于亭前施放煙火、聽京師人民觀
看、時余已退直矣、
命侍衛那爾泰、海清至余私寓、 召至亭前、賜飲饌、坐
觀星毬萬道、火樹千重、金輪寶焰、光輝奪目、天家富貴
盛世歡遊、願與萬方同之也、向于稍南有屋數連通池

水、以育鵁鶄、舊名天鵝房、有亭曰映輝、又有飛露澄碧
二亭遺址、今惟餘引音祥橋傍獨存、
迎翠殿在池西東向、臨水有亭曰澄波、明嘉靖所、更建
浮香寶月二亭、東望萬歲山、倒蘸于太液波光之中、黛
色嵐光、可掬可挹、今惟短垣而已、
西海神祠、在北閘口、明嘉靖十四年、諭禮部尚書夏言
曰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遊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
宇于湧玉亭、以答神貺、又會命勳輔大臣、禱雨于此、按
禁城內西海子、古燕京積水潭也、源出西山神山一畝

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濼、入都城由北安門
外藥王廟西橋下、入皇城、自北閘口、延竟大內、出大通
河、轉漕亦賴其利、元史海子在皇城之北、萬壽山之陰
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滙于此、汪
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漁採無禁、又元史河渠志通
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
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
都河、改引渾水溉田于舊牐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
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

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
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又曰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縣
玉泉山至太四年七月引金水河水注之光天殿西花
園石山前舊池置牐四以節水又曰海子岸上接龍王
堂以石甃其四周海子一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
流行入都城而滙于此元仁宗延佑六年都水監會計
前後與元修舊石岸相接凡用石三百有五各長四尺
闊二尺五寸厚一尺石灰三千觔該三百五工丁夫五
十石工十元許有壬詩云御溝流水曉潺湲直似長虹

曲似灣流入宮牆才一尺便分天上與人間歐陽玄詩
云鰲山宜龍月溶溶太液池邊湛露濃不用金蓮送歸
院水晶宮出玉芙蓉皆西海子作也爲邏祿迺賢西華
潭詩云秋水清無底涼風起綠波錦帆非昨夢玉樹憶
淸歌帝子吹笙絕漁郎把釣多蛾頭浣紗女猶恐是宮
娥下自註云金之太液池也
乾佑閣建自明萬歷年間在太液池之北高八丈一尺
廣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倒影入水波光蕩漾如
水晶宮闕天啟時毀之卽其處爲嘉樂殿其門曰延景
門今亦廢再西則親蠶內敎場也
大西天經廠在五龍亭東北山門臨太液池南向第一
層殿曰大慈真如寶殿殿壁繪畫龍神海怪又有二大
軸高丈餘廣如之中繪衆聖像二十餘左右則文殊普
賢變相三首六臂每首三目二臂合掌餘四臂擎蓮花
火輪劍杵簡槊幷日月輪火燄之屬裸身着虎皮裙蛇
纓腕項間努目直視威靈凜烈金塗錯雜形彩陸離傳
爲商喜筆也殿中立一小臺可丈餘臺上有亭如毘盧
頂亭中黃繖下則西天說法像也真如面南周環而跪

聽者列如圍簇像皆尺許範銅爲之冠簪袍笏儀表肅
然中垂五六線下繫一物似機床又如車軸若轉輪狀
東西列四從神各四尺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鬢肩
怯蜂檐軒戴銀兜鍪衣鳥鎧佩弓矢儀容嚴毅如生毳
傀儡胎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候北
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
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歷象跡宮
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雕莊嚴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怨敵
聖者奮勇健鎧出甲胄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聲迦曼

而成燄焰巖而來下猶怒祈蓮柄狂披蕊絲由此觀
之雖三門亦以忿怒攫搏爲法大防不獨世間擬巨
底者施金谷鐵彌矯雕殺也三層設大士像閣前古棣
數株婆娑淸蔭東有石屏高八九尺上刻龍水鱗甲飛
動存斜陽衰草間亦銅駝石馬之類歟
左臨海亭右臨海亭在西苑門外今廢
聚景亭在太液池之 今廢
宏仁寺在太液池西南岸地最爽朗本朝康熙年間卽
淸馥殿基址改建爲寺迎旃檀佛居之黃甍碧甃齋館

邃麗前樹二坊東曰廣恩敷化西曰普度能仁入寺數
武白石甃方池上跨三梁綠荷出水朱魚吹藻其西作
龍首曰牆外汲太液水貫注之池北天王殿殿東西分
峙兩樓以懸鐘鼓再進爲慈仁寶殿左曰弼教右曰翊
化又進爲大寶殿左曰覺德右曰普慧僧房之前松栢
楸槐蔭植庭壖所謂兜率淨宮須彌寶殿莫尚于斯也
旃檀佛像高五尺鵠立上視後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紋
水波骨法見其表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
弓指微張而屬合二十二相中鵝王掌也勇猛慈悲精

進自色以意求之皆備相傳爲旃檀香木扣之聲鏗鏘
若金石入水不濡輕如髹漆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抵
近于沉截萬歷中慈聖太后始傅以金元翰林學士程
鉅夫瑞像殿碑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摩耶棄
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
法優塡國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
檀爲像目犍連尊者慮有闕謬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
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國王臣民奉
猶眞佛焉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自往迎佛此像騰步

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
從震旦廣利人天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
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
七十三年淮安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
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
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燕宮火
迎還聖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十
五年還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明蜀僧紹乾續記云
自萬安寺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壽

寺安置迎請鷲峰寺迄天啟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塡造像當周穆王癸未歲至明熹宗丁卯凡一千六百一十餘年由今計之自丁卯至康熙甲子又五十七年佛以靈異著聞京師萬內王公大人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寺以西域僧主之食二品俸更于殿後造白塔一座飾以金頂神光壯麗工制甚精每歲正月直啟如吾綺羅從風聽民間士女觀看瞻禮也然攷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士摹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

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欲據此說又與程鉅夫碑文不同則此像爲優塡之所刻歟抑天竺之所摹歟內有 御製碑刻二通謹錄於左又一碑刻成都釋紹乾旃檀瑞像來儀記明萬歷丁酉八月立恭自鷲峰寺遷于此者其辭與程鉅夫記各同不具載

御製弘仁寺碑文

朕惟佛教之興其來已久使人遷善去惡陰翊

德化不可忽也茲

旃檀像自佛初成道刻表以來屢著靈異光當景崇

今特擇于山西之善地創建殿宇於康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自鷲峰寺遷移供奉配以菩薩從神爲

宗社永呵護生民祈福佑威儀不遠資瞻禮焉是用敕名宏仁勒諸貞珉以誌不朽云康熙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立

御製旃檀佛西來歷代傳祀記

朕聞佛教遷善去惡有裨治世化民故歷代尊崇流傳靈異厥蹟甚著誠以出世入世似屬分

途而化俗淑民初無二理再稽記錄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生西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忉利天爲母氏說法數月未還時優塡王以久闊瞻依遂刻旃檀像佛聖表以抒翹想之懷目揵連慮有缺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旣成王及國人若與神對及佛復降人間王率臣庶往迎佛其像升空謁佛佛爲摩頂記曰我滅度千年後爾往震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

八十餘年始自西域傳至龜茲六十八年至涼州一十四年至長安一十七年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年北至汴京百七十七年金太宗於辛亥歲迎至燕京建水陸會安奉於閔忠寺十二年是年金熙宗於上京建大儲慶寺成奉迎於積慶閣內二十年金國海陵王復南迎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朝丁丑歲三月會內殿火尚書石抹公迎往聖安寺一十九年至元世祖至元十

二年乙亥遣大臣孛羅等備法駕音伎奉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居十五年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百四十餘年自南迎於慶壽寺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奉迎於鷲峰寺至康熙四年乙巳居一百二十七年計自優塡王造像之歲當穆王十二年辛卯至我朝康熙五年丙午凡二千六百五十餘年矣甚哉巍巍瑞像金姿玉容光明相好瞻仰供奉如與神對朕覽歷

代之往蹟紹新創之宏模爰考來儀舊記所載

自西域傳至中國上下共二千六百五十餘年之久勒諸貞珉以紀盛事垂之永久用誌不朽

云康熙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立

清馥殿度金鰲玉蝀橋西轉北明世宗所建嘗奉興獻太后來遊前有翠芳錦芬二亭荷花盛開紅衣翠蓋澄漪倒水恍加蓬萊嚴分宜賜遊清馥殿詩帝苑雲霞麗仙宮洞壑幽春生翡翠殿花滿鳳凰樓瑤草迎宸蹕瓊波侍御舟共傳今聖孝當日奉慈遊又云十里宜春苑

金隄覆綠楊水涵瑤殿碧花簇錦亭芳馳道通長樂離宮接建章微臣一何幸留賞沐恩光歷觀嚴分宜賜遊諸詩可謂千載之遇乃不能潔己輔政怙寵專權遂使君臣之義不終良可嘆也改建宏仁寺者即此

騰禧殿在旃檀寺之西覆以黑琉璃瓦明武宗西幸宣府悅晉王樂伎劉良女姿容婉麗善謳遂載以歸居騰禧殿飲食起居必與之偕南征亦隨行在武宗每縱獵輒以劉姬諫而止兼有馳馬失簪一事實錄備載之俗呼為黑老婆殿傍有古井曰王媽媽井今惟遺址

勝蓮宮廢址

苑頭宮詩沒輦路階級井闌餘舊址綠窓朱戶早荒蕪猶說武皇西幸時輕裝小隊趁雁寒土牛綵仗陳春嬉烟花少妓妙歌舞鎖脊兔管聲參差夜闌神女入幽夢氷簟膩滑涼沁肌芙蕖出水比顏色楚王半醉心迷離酒樓繫馬大道側教坊懸牓黃金題兩槐困輪茂枝葉宣府有武宗行宮手植雙槐樹並駐驛酒樓遺址尚存至今樂府傳新詞小苑別敕架宮殿委曲戶牖盤蛟螭王欽殷勤有容約

馬馳既失無人知五轉三回召始發登車還鑾雙蛾顰殿中一入誰復見殿外池水生漣漪寶髻羅裙艷金屋落梅織草驚春遲豹房月冷愴寒露斷礎似爲紅顏悲腐儒無乃愛聲色屢尋遺跡將何爲雨中貯泉滌古研破簾不卷風颸颸

櫺星門在金鰲玉蝀橋西迤北有巷曰羊房夾道舊有內安樂堂凡宮人有病及年老或有罪先發此處待年久再發外之浣衣局明憲宗時萬貴妃專寵孝穆紀皇后有娠曾託病誕生孝宗于此果園廠在櫺星門之西明永樂年製漆器以金銀錫木爲胎有剔紅填漆二種所製盤合文具不一剔紅合有蔗段蒸餅河西三撞兩撞等式蔗段人物爲上蒸餅花草爲次盤有圓方八角絛環四角牡丹瓣等式匣有長方二撞三撞四式其法朱漆三十六次鏤以細錦底漆黑光針刻大明永樂年製比元時張成楊茂剔環香草之式似爲過之宣宗時廠器終不逮前工屢被罪因私購內藏盤合磨去永樂針書細欵刀刻宣德大字濃金填掩之故宣欵皆永器

也填漆欵亦如之填漆刻成花鳥彩填稠漆磨平如畫久而愈新其合製貴小深者五色靈芝邊淺者回文鐵金邊古色蒼瑩器傳絕少故價數倍于剔紅一一皆稱廠製世甚珍重之而不可多得廠之遺址今爲內務府人役所居

玉熙宮在西安裏門街北金鰲玉蝀橋之西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暫御玉熙宮神宗時選近侍三百餘名于玉熙宮學習宮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

又有玉娥兒詞京師人尚能歌之名御製四景玉娥郎
綴分宜皓歌玉蛾兒詞詩云玉蛾不是世間詞能艦春
湖棒御屆閻巷教坊齊學得一聲聲出鳳凰池注云上
命閣臣應制作也他如過錦之戲約百回每回十餘
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又如雜劇古事之類各有
引旗一對鼓吹送上所扮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并拙婦
騃男及市井商賈刁賴詞訟雜耍諸項蓋欲深宮九重
之中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也水嬉之製用輕
木雕成海外諸國及先賢文武男女之像約高二尺彩

畫如生有臀無足而底平下安卯榫用竹板承之設方
木池貯水令滿取魚蝦萍藻實其中隔以紗障運機之
人皆在障內游移轉動一人鳴金宣白題目代為問答
惟暑天白晝作之以銷長夏明熹帝御宴玉熙宮作過
錦水嬉之戲一日寇次報至汴梁失守親藩被害遂大
慟而罷自是不復幸玉熙宮矣吳偉業琵琶行有云先
皇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
頭過錦玉玲瓏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才人罷歌舞插
柳停擫素手筝燒燈罷擊花奴鼓蓋指此也迨入我

朝遂廢不治康熙十三年五月于此設殯殿停仁孝皇
后梓宮集百官舉哀今改為內廄豢養御馬門前存一
古樹槎枒臃腫生意盡矣

大藏經廠在玉熙宮遺址之西即司禮監經廠也貯經
書典籍及釋藏諸經今仍舊制

萬壽宮在西安門內迤南大光明殿之東明成祖潛邸
也殿東西有永春萬春諸宮翼而前為門者三或曰即
舊仁壽宮明世宗晚年愛静常居西內勳輔大臣直宿
無逸殿日有賜賚如玲瓏雕刻玉帶金織蟒服金嵌寶

石斗牛緣環絨護膝獨角獸補子貂鼠煖耳絲裝松
竹梅鸞帶花線縧青油雨笠金鑲伽楠香帶刻花合香
牌子葫蘆景畫銀豆銀人吉祥珊瑚定勝銀牌子刻平
安二字銀像生人馬銀孩兒金壽仙方袋銀瓢刀筋三
事御藥如意鶯林茶筍尖梅蘇丸袖香面衣御製藥
酒五味湯酒竹葉青真珠紅長春酒酒蟹橄欖檳榔
瓜果之類嚴分宜記賜壽扇有海榴照可寸許穴其腹
藏象刻物器一百事工巧異甚又有水晶及牙仙人墜
下今朱垣隙地雜居內府人役閒藝黍稷及堆官柴草

南曰草廠北曰柴閣云

大光明殿在西安門內萬壽宮遺址之西地極敞豁門曰登豐前為圓殿高數十尺制如圜丘題曰大光明殿中為太極殿後有香閣九間題曰天元閣高深宏麗半倍于圓殿皆覆黃瓦甃以青琉璃下列文石花礎作龍尾道丹楹金飾龍纏其上四面瑣窗藻井以金繪之白石陛三重中設七寶雲龍神牌位以祀上帝相傳明世宗與陶真人講內丹于此按世宗實錄四十年十二月命左都督朱希忠入直西苑視率宮校環衛大玄都四面及西安門則此地即大玄都也今仍設內監道士守之晨夕鐘鼓無間但閒遊者皆得登殿陛瞻拜矣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

世祖章皇帝升遐頒命大臣索尼鰲拜遏必隆蘇克薩哈同心輔政四臣者共來焚香盟心于此各衙門亦次第設齋余賜第在其左側時于秋雨初霽碧天如洗披襟露坐覺巍巍瓊構與明月流光相照灼恍置身于廣寒宮闕故余移居詩有門前金碧瞻天闕之句

兎園山在瀛臺之西由大光明殿南行疊石為山穴山為洞東西分徑紆折至頂殿曰清虛俯瞰都城歷歷可見砌下暗設銅甕灌水注池池前玉盆內作盤龍昂首而起激水從盆底一竅轉出龍吻分入小洞復由殿側九曲注池中喬松數株參立古藤縈繞懸蘿下垂池邊多立奇石一名小山子又曰小蓬萊其前為曲流觀甃石引水作九曲流觴皆雕琢奇異布置神巧明嘉靖時復葺鑒戒亭取殷鑒之義又南為瑤景翠林二亭古木延翳奇石錯立架石梁通東西兩池南北二梁之間曰旋磨臺螺盤而上其巔有甃皆陶埏雲龍之象相傳世宗禮斗於此臺下周以深塹梁上玉石欄柱御道鑿團龍至今堅完如故老監云明時重九或幸萬歲山或幸兎兒山清虛殿登高宮眷內臣皆著重陽景菊花補服喫迎霜兎菊花酒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孔竅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潵激射飛灑濺瀰最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左右危石折旋為磴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峰回互

茂樹崇岡翠花蹊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飛若虹起極其精巧韓右都御史賜遊西苑記云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賽蓬萊入其門有殿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娑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益高至絕頂則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機瞰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決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掩洞形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于其殿之前鑿石爲曲渠復作龍頭于

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李長史默遊西內記云北行古松間隱隱見兩阜鬱然至則小軒峙其前甃石爲九曲黃河軒北石假山也石多削爲形宜剝泐不可識山數畬上松皆偃蹇如天成絕頂列銅池者六皆貯水池旁多穿孔竇下注洞口洞中爲龍勢若噴吐前爲圓池龍盤其階駕辇則瀉銅池從孔竇迸落名曰水晶簾吞以洞龍狀流地中激而上出池龍口復入地注于黃河制特幻巧今山前亭觀盡廢池亦就湮僅餘一亭及清虛殿與長松古槐搖蕩春風暑雨中

栢木殿在萬壽宮之南全以栢木爲之今圮

親蠶殿在萬壽宮西南有齋宮具服殿蠶室繭館皆如古制蠶壇方可二丈六尺叠二級高二尺六寸陛四出東西北俱樹以桑柘採桑臺高一尺四寸廣一丈四尺又有鑾駕庫五間墻圍方八十餘丈按明世宗實錄禮部上言皇后出郊親蠶不便是日召大學士張孚敬今與尚書李時議移之西苑晡時駕幸西苑召二臣至太液池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舊仁壽宮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爲蠶壇以時省觀卿

等視其可否二臣遂出視地駕轉昭和殿期二臣于此昭和殿今之瀛臺也

土穀壇在陽德門外西南數十步明嘉靖年間給事中王璣言西苑地寬可耕宜令農夫墾藝春秋二時臨幸觀省然後收其所入輸之神倉既悉小民艱苦之狀且得自致潔清于神明其爲耕籍之實就大于是部覆可之遂建壇于此今廢

惜薪司在西安門街南巷內凡宮中所用紅籮炭皆易以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籮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荆

笆用紅土刷筐而成故曰紅籮炭每根長尺許圓徑二三寸不一又甲炭未塑造將軍或仙童鍾馗各成對高三尺金裝綵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制名曰綵粧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安于宮殿各門兩旁亦歲終插桃將軍炭之遺意次年二月初二日仍歸本司後漸作傀儡以細絹紵綾爲粧飾作爲無益之戲我　朝悉除之惟內廷柴炭于此關支荆筐亦不刷紅土

洗白廠造挖羅絨及各色五毒等絲挖羅絨織法傳自西域無敢私造者

西酒房

西花房

牲口房

倚虎城皆在儒星門西北今盡廢

南花園在西苑門迤南東向明時曰灰池種植瓜蔬于抗洞內烘養新菜以備春盤薦生之用立春日進鮮蘿蔔名曰咬春本朝改爲南花園雜植花樹凡江寧蘇松杭州織造所進盆景皆付澆灌培植又于煖室烘出芍藥牡丹諸花每歲元夕賜宴之時安放

乾清宮陳列筵前以爲勝于剪綵秋時收養蟋蟀至燈夜則置之鼇山燈內實樂既罷忽聞蛩聲自鼇山中出每歲正月進梅花山茶探春貼梗海棠水仙花二月進瑞香玉蘭碧桃鸞枝三月進繡毬花杜鵑木筆木瓜海棠丁香梨花插瓶牡丹四月進梔子花石榴花薔薇插瓶芍藥五月進菖蒲艾葉茉莉黃楊樹盆景六七月進茉莉建蘭及鳳仙花五色斑斕置玻璃盤中八月進巖桂九月進各種菊花十月進小盆景松竹冬青虎鬚草金絲荷葉及橘樹金橙十一月十二月進早梅探春迎

春蠟瓣梅又有香片梅古幹槎牙開紅白二色安放懋勤殿余曾有詩紀之石榴紅白二種花單瓣結實如盆子大味甘曰軟子石榴取有弱枝容雪瓔玲諸種甚甘脆食則漿流于頰每歲八月初收藏入錫餅封口懸井中寒冬取出進用如初從樹摘者葡萄有馬乳六月鮮紫瑪瑙玉瓜有高麗種狀如香橼色正黃扁豆有白花蜜豆霜後更美

上從清涼山手移金蓮花亦付南花園栽種四月末花開碧葉黃英鮮潔可愛其餘雜花奇樹不可名言惟設

內□司灌溉之事。冬月進花，皆用黃布作細套，以裹不使見風。花以綠竹作架，各懸小牌，書其種，如粉西施、水晶鱗、大小黃紫羅剛之類。按時昇送各宮殿安放，花殘則隨時易以新者，而宮妨亦如之。

懋勤殿古幹梅花發紅白二色，應

制、

上林春色暗相催，一樹新開殿裏梅。素艷欲欺瓊圃雪，紅芳疑泛紫霞杯。欣逢暖律吹爐早，漸識東風次第來。古幹獨當霜霰候，豈同凡卉點莓苔、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向南。舊設掌庫太監一員，貼庫數員，僉書數十員。十庫自戌字後，不全用十干，以爲已者已也，故改用別名。魏忠賢不從甲字庫出身，待十庫之人獨厚。本朝三十餘年，十庫封錮不開，塵土堆積，庫後古木叢茂，居人鮮少，衆鳥朔集作巢，以數萬計、

上常遊幸至此，命內務府清察立檔案焉、

甲字庫，職掌銀硃、烏梅、靛花、黃丹、綠礬、紫草、明礬、光粉、黑鉛、水膠、槐花、藍靛、五倍子、𥘵白三梭布、苧布、紅花、水銀、硼砂、藤黃、茜草、姜黃、蜜陀僧、硇砂、白芨、梔子、百藥煎之類，皆浙江等省歲供納，以備御用者、

乙字庫，職掌奏本紙、蠟榜紙、中夾等紙，各省解到胖襖，備各項奏准領取、

丙字庫，每歲浙江辦納本色絲綿、合羅絲、串五絲、荒絲，以備各項奏付。山東、河南、順天等府歲納綿花絨，則內官之冬衣，軍士之布花，咸取備于此、

丁字庫，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紅黃熟銅、白麻、綠麻、黃蠟、錫、牛筋、黃牛皮、麂皮、鐵線、魚膠、白圓藤、生熟

建鐵等件，以備御用監內官監支給、

戊字庫，職掌河南等處解到盔甲、弓箭、刀及廢鐵、

承運庫，職掌浙西、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備欽賞外藩幷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用

廣盈庫，職掌黃紅等色平羅、熟絹、各色杭紗、青細綿布、

廣惠庫，職掌綵織、手帕、梳櫳、抿刷、錢貫、鈔錠之類、

廣積庫，職掌焰硝、熟硫黃、聽盔甲廠等處成造火藥、

贓罰庫，職掌沒官衣物等件、

終

王制天子六年一巡狩又省耕省斂歲時而戒畿內
吏民相見而蒐苗獮狩迭舉於四時豈爲敗遊所
以勤恤民瘼講武事也恭惟我
皇上稽古典禮披圖按牒於歲之二月西巡代幸五臺
山侍講臣士奇實扈從左右
大駕以二月甲申發京師歷五臺諸山寺道苑家口南
海子以三月戊申還宮往返二十五日士奇乃識
其山川道理所經繫以月日爲扈從西巡日錄一
卷命左贊善臣徐乾學序其簡端臣竊覩唐宋以

來扈從諸臣類皆盛稱上林羽獵以侈大其觀然
今讀其辭務瑰奇麗靡多過其實而史臣以爲其
卒歸之於正因以諷諫蓋失其指矣今士奇所錄
具載
皇上子元元問疾苦安不忘危之意而
左右宸翰時時輝映於琳宮梵刹間者亦備錄焉旁及
山川鳥獸草木以至幽崖邃谷鮮僻微傳山經所
未備往往搜撫附見於其間可謂約而該質而有
體無侈夸詡揚厲爲瑰奇麗靡過實之詞而識者

謂與上林羽獵足並不朽其故何與蓋以
皇上寬仁恭儉崇儒而右文當六合一家朝野晏然間
有事於遊豫而六飛所至不妨稼不病民巡幸以
時合之典禮而士奇以文學之士遭逢盛世得陪
扈華奉清塵銘頌書其事而
天子仁聖
君臣相得之隆具可概見以視司馬相如揚雄沉博鉅
麗實爲過之所遭之時異也臣乾學於是拜手敬
書而歸之時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十日也

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講臣高士[illegible]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甲申

鑾輿出宣武門出廣甯門過盧溝橋河流沆漭桑乾河也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黃河橋建自金明昌初趙秉文詩云河分橋柱如瓜蔓路入都門似犬牙落日盧溝溝上柳送人幾度出京華見盜水集經房山縣西南望大房山巖谷幽邃古碑稱為幽燕奧室也元高克恭字彥敬僑居於此得二米潑墨法

擅文敏虞文靖亟稱之世人目之為高房山

駐蹕琉璃河宋王曾奉使錄作劉李河金史亦同蓋因劉李二姓居之河以是名今訛曰琉璃大房山孔水入焉石橋跨之形勢巨麗亞於盧溝又有拒馬胡良二橋皆以河水名拒馬水即水經注所稱聖水也出上谷東逕石玉山過良鄉縣逕羊頭阜合涿水桃水至河間入海一統志則云自房山龍泉峪流至涿州入拒馬河會典所載琉璃河自磁家務發源潛流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以地形考之此當近是胡良河亦出房山

乙酉

駐蹕淶水縣西北縣城舊在拒馬河西北二里俗名周城濟後徙置北莊俱為河水所嚙乃移今所水經曰拒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酈道元註曰即淶水也

丙戌行圍易州山中荒岡巨阜多生荊株土人壘石覆草以居燒炭為業歲取給於此易水出涿郡固安縣閻鄉城谷中東逕易州城入拒馬河燕太

子丹餞荊軻於易水上固此處矣

駐蹕丁家莊有餉易釀者較京師所市色味頗佳雖不能飲為之薄醉

丁亥

駐蹕白澗村子莊溪舊志云州西南五十里有水從紫荊關南流入白澗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

戊子

駐蹕大沙河是日所經之地棃棗茂密枝斜[illegible]

平阜似覩郭熙圖畫
上尙食於完縣城南百姓觀者無禁
賜以錢
召年老者使前各賚白金一定稚子亦賜制錢慰勞遣
之有蔡丹桂者在衆中自言係縣學生
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句
講畢丹桂奏言家貧不能爲生
上賜白金五兩金䑽蘋果六枚
諭之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臣遭逢珥筆仰見
皇上遊豫之時黃童白叟歡呼載道洵有堯民擊壤之
風焉
駐蹕唐縣堯初封唐國及爲天子始都平陽縣東北十
里有堯山俗名唐嵓又五里有望都山相傳堯母
慶都故亦名望都也元王惲秋澗集有曲陽道中
詩欵紅沙路柳條風雪擁陽坡見覘融細綠旁山
三面過唐河東北望堯封嘉山在定州西曲陽與
唐縣接壤

疾貢避阜平縣廢址荒蓁滿目斯牛平陽鶴子小
河諸水俱南流入滹沱按阜平本漢行唐縣地宋
置北寨金明昌中設阜平縣我
朝省入行唐曲陽二縣居民遮道上言廢縣後輸稅
苦遠願復舊治
上憫之下部議乃復設焉
駐蹕王槐鋪烟火千家三關孔道也志載成化十四年
有異鳥止于阜平王槐鋪林間其大如鶴五綵爛
然聲振巖壑人皆目之爲鳳凰云今土人訛爲王
槐鋪
辛卯雨過鞍子嶺路漸曲嶇水石瀠紆登頓上下
百二十里
駐蹕龍泉關關設于正統二年隸曲陽縣一統志云自
是而東北至金龍口凡二十一關自是而西南至
白羊口凡一十五關明御史裴紳奏疏云龍泉關
在眞定之西與紫荊倒馬爲聲援五臺繁峙必由
之路也按隋書唐書地理志曲陽關口有三八度
倒馬委粟皆極險要今惟倒馬仍存舊名或云八

度澗在唐縣西北界水曲屈有八度也
王處度長城嶺又名十八盤嶺凡二十里躋山險隘石磴崎嶇一松蒼翠臨崖碑題宋楊延昭挂甲樹宋史載延昭於太平興國中補供奉官從其父業攻應朔爲先鋒後又爲莫州團練使護塞鄙北二十餘年往來于此理或有之過嶺入山西界蹊塗開廣大雪彌望淸涼諸峰森列可數時有二鹿遊戲巖岫呼之即至居士許曰此豈山靈所獻耶
車駕小憩白雲山寺寺在南臺東北十餘里明嘉靖間

有行者生而啞首卓錫於此後不知所終遂著名曰白頭菴望海寺在牛岡萬松之表栖賢寺在栖賢谷口靈鷲峰乃中臺支山五峰類髻稱菩薩頂峰右有甘露泉味最甘冽大文殊寺唐釋法雲所建相傳殿成時文殊現像雲命塑工安生肖之名曰眞容院王伯厚困學紀聞內載宋太宗嘗以御書賜五臺眞容院建閣曰寶章淸涼山志但載宋眞宗景德四年敕五臺眞容院建重閣綺煥殊麗映曬林谷賜額奉眞金蕭貢有眞容院詩云廢宮佛界等空虛此理何曾屬有無直向臺山始相見可中還有二文殊又元好問詩云兜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有說是中知有木强人貢字眞卿咸陽人官至戶部尚書謚文簡二詩志俱未載寺爲西域僧所居金花寶蓋充滿其中佛火僧厨歲有常給
上入殿瞻禮旣畢復歷廣宗永明圓照塔院羅睺殊像諸寺皆在靈鷲之麓土人名曰臺懷淸涼最佳處也廣宗寺明正德年爲生民祈福建寺銅爲瓦因

呼銅瓦殿永明寺建自漢明帝永平中以山形似鷲嶺故名大孚靈鷲寺元魏孝文帝置十二院環匝鷲峰前有雜花園亦名花園寺元好問臺山雜詠所云山上離宮魏故基黃金佛剏到今疑是也唐太宗時重加葺治武后改稱太華嚴寺明成祖賜額大顯通寺萬歷中又更永明寺中有無梁殿架石爲之不設寸木崇隆深廣疑有鬼工寺後銅殿一區銅塔五座工制俱極精巧圓照寺在永明寺左古稱普寧寺大寶塔院寺在永明寺前明萬

歷戊寅孝定皇后重建內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文殊髮塔在其左側後殿轉輪藏纓珞周垂絢以金碧朱輪潛運圜轉如飛羅睺寺在塔院東北隅蓮花藏規制甚異俗謂花開見佛也去鷲峰三里許爲梵仙山志以梵爲飯按元好問雜詠有一龕香火梵仙山之句山左有殊像寺塑文殊騎狻猊像莊嚴獨絕傳爲神人所造見者肅然時日將暮遙望紫霞谷羣峰環抱林木隱翳

駕循山徑幸妙德菴講堂深邃門庭虛肅即志所載無邊禪師掘得銅盆處舊名大盆菴

駐蹕菩薩頂

癸巳由金燈寺登南臺山石磽确細路沿雲三十七里頂若覆盂五六月間細草雜花布滿巖谷鋪若錦繡故名錦繡峰元好問詩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咲寒乞不將錦繡裹山川蓋指此也其上有普濟寺寺後普賢塔古南臺相去五里雲開日出雪光眩目騁望之際龍峰同縞清涼石在清涼谷嶺西保安寺內崇六尺五寸闊四丈七尺石面如砥細理成文天然綺藻傳有頭陀趺坐說法梵音琅琅近之即失後人目之爲曼殊床金閣寺在臺西北昔人見金閣浮虛建寺擬之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歷二年造金閣寺於五臺山鑄銅塗金爲瓦所費鉅億時王縉爲相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清涼山志則云唐代宗廣德元年修五臺文殊殿鑄銅爲瓦造文殊像高一丈六尺鍍金爲飾今寺有鎏金立佛高五丈許或後人更爲增飾然蟲

魚篆籀蘚苔盡座寺不支矣左有大盆谷如仰盆狀山北爲車溝兩崖深峭若車箱然又以曲徑透迤名曰蛇溝龍樹菴殿壁傾圮嘉靖間僧實印楚峰玉堂結菴同居巨釜尚存

甲午遊萬聖澡浴池在中北二臺間方廣三尺甃菩薩座下池前有片石鐫文殊足跡繞鐘短垣蕭然四壁相傳池本一潭樵夫臨之於天光日影中見天仙沙門蓮花錫杖之狀人或以爲菩薩舉掌之所四方人士盛暑時多持香花拭巾投之後人

縈方爲道搆宇其上雲州遂濛自此望北臺峭崿
横雲如在天際蜿蜒一徑右通嶺岈左臨峭側氷
凝雪積石滑路危下馬徐行足跉跉自戢將至臺
上猛風勞發凜若隆冬吹人如槁葉毳蔭硼中雖
衣重裘寒氣矢透
上解御服文貍裘及麂鹿裳命 臣 衣之頓覺陽和被體
矣
異數也北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三里名叶斗峰寺曰
靈應寺峰勢摩天搔首可問白雲英英吞吐萬狀

俯瞰諸峰烟靄糅雜恍然窅然倏陰倏晴造化奇
觀莫可殫述臺側果龍池一名金井上有龍祠禱
雨輒應池廣不盈丈大唐傳載乃云北臺下有青
龍池約二畝佛經言禁五百毒龍之所按志傳有
降龍大師名誠惠居李牛谷誦華嚴經山神爲獻
花果時有毒龍害物惠攜淨瓶咒之龍入瓶七日
革毒心惠乃釋之五代史後唐家人傳云俗誠惠
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
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爲

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
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誠惠木木則云同光初京師
旱迎至洛陽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爲聞懼
而潛去至寺懸恚而終傳稱之曰法雨大師循號
慈雲近於夸矣取道入華嚴谷一名東臺溝登東
臺巉崖絕磵約高三十餘里頂若鰲脊名望海峰
寺曰望海寺蓋東望明霞若波若鏡即大海也因
以爲名頂有漫天石志傳夏則流液夜則有光下
山行二十餘里歷碧山寺舊爲北山寺象教精嚴

梵唄清越是息心淨行之地也
乙未登西臺法雷寺松杉交蔭叢柯隱景陽樹見
從騎折旋而上如閣棧然臺高三十五里頂下廣
月墜峰巔儼若懸鏡故名挂月峰時方清曉殘月
半輪猶在巖際法苑珠林謂上有小石浮圖其量
千計即是魏文帝宏所立石上人馬跡宛然如新
即其地也八功德水在臺北牛心石在臺東土人
云可療心疾從臣競詣擊取
御書歲月志之中臺與西北二臺相接高三十九里頂

椒濤曠翠靄稠疊名翠巖峯中有演教寺南眺晉
陽北俯沙塞元好問詩云嶺風作力掃陰霾白日
靑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眞面目爭教坡老不曾來
登此讀之足以豪矣東南麓有萬壽寺卽玉華寺
隋時五百應眞棲此有羸數十疋不用人馳能入
市運糧過夏輒隱是時白蓮生池堅瑩若玉七日
乃爍代州守發爲池志曰玉華今有鐵羅漢五百
軀各具山林蕭灑之相漱玉華泉淸冷獨異壽寧
寺在南嶺古名王子焚身寺志稱北齊帝子性厭

塵勞自焚于此火光中現菩薩身內侍劉謙之奏
帝敕建玆寺攷北齊書惟洛王思宗子元海累遷
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帝許之乃入
林慮山絕棄人事經二年志不能固自啟求歸其
事絕不類蓋出僧徒傅會之說耳宋景德初改建
日壽寧寺
上親題御書分賜諸寺
天章瑰麗炳燭名山隆古所未有也臣謹按柳宗元送
浮屠文暢登五臺序有曰雲代之間有靈山焉與
竺乾鷲嶺角立相應者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五臺
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華嚴經大疏
淸涼山卽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
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淸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
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法苑珠林山方三百里嶮
巖崇峻臺上不生草木經言文殊將五百仙人往
淸涼山卽斯地也太平廣記山東峯有離岳火球
西峯有麗農孫至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潤
瓊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璧資治通鑑唐武

宗會昌五年毀天下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胡三
省注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
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
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畤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
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
經所載今北臺卽是中臺中臺卽是南臺大黃尖
卽是北臺栲栳山卽是西臺漫天石卽是東臺無
恤臺恒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
代國下瞰東海西瞰晉山有宮池古廟龍樓鳳閣

涵滿池邊號爲西垣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猶在昔帝堯遺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爲南垣北有覆宿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謂之北垣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泉十里危磴千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爲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

里有古寺八處唐宋所添寺不在其數其見於載記者如此蓋山當西北荒寒之地遊屐鮮至惟於盛夏僧徒洪侶裹糧以從禮佛而返流連邇詠者不多見焉 臣今扈從獲登是山周覽名勝誠宇內之怪異詭觀也山有五峰脉絡倚伏皆與中臺相屬梵刹百餘丹堊輝映昏鐘曉磬響答雲外沙泉決決環流于長松細石間徑轉峰迴一水旋遶林木蓊鬱擁在巖阿有杉叢生下視若薺土人目爲落葉松又曰柴木雨餘產菌如斗其色乾黃味甚

天花其在陰崖叢薄落葉委積蒸濕然生白莖紫繖是謂地菜宋朱弁有謝崔致君餉天花詩云地菜方爲九夏珍天花忽從五臺至堆盤初見瑤草瘦鳴齒稍覺瓊枝脆赤城菌子立萬釘今日因君不知貴可稱工於狀物矣又有銀盤猴頭皆菌屬味亦香美名花有五曰旱菊曰金芙蓉曰百枝曰鉢囊曰玉仙異草有三曰青蓮曰雞足曰菩薩綫元好問詩云一國春風帝子家絲雲晴雪間紅霞香綠穩藉僧攜草蜀錦繁看佛鉢花沉沉龍穴貯

雲烟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將人境比誰家隨步得金蓮蓋指菩薩綫鉢囊金芙蓉也其禽有山烏寒號蟲山烏似烏而小赤觜穴乳爾雅所謂鸒也陶宗儀輟耕錄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臺脂當暑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毛羽脫落索然如鷇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楊慎丹鉛錄謂即曷旦然月令仲冬之月鶡鴠不鳴似與寒號之名未協五代史劉承鈞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

燕王劉守光之子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晃世頗
以賴之繼顒能誦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
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
都馬歲率數百匹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追封定
王邵博聞見後錄五臺山佛光其傳舊矣唐穆宗
實錄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南節度使裴度奏
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現若金仙乘狻猊領其徒
千萬自巳至申乃滅又峨眉普賢寺光景殊勝不
下五臺在唐無聞李太白峨眉山詩言仙而不言

佛李長吉合論言五臺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
諸佛祠俱無唐刻石文字疑特盛於本朝也朱弁
曲洧紀聞清涼山清涼寺爲文殊示現之地也去
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八
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又云長松產五臺治大風有
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癩僧僧如其所
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於清涼傳而本草不載姚
福青溪暇筆云上黨雁門出一草藥名長松能治
大風氣味芳烈亦可作湯常服東坡送張天覺詩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晴空浮五髻晻靄雲
澗餘光入巖石神草出茅菅何人相指示稍稍落
人間能令墮指兒虬鬚出冰顏觀君同此草爲民
已痌瘝又次韻答天覺詩且要長松作土毛注五
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名仙茆有患大風者逢僧
指示長松草而愈姑附錄之以補清涼山志之所
未及

丙申

車駕發自菩薩頂去臺懷二十餘里徑一山村崇岡灌

木微見曦影禪栖數楹在山深處前有古樹高二
丈許枝幹盤虬相傳爲娑羅樹也娑羅韻作桫欏盛宏之
荊州記巴陵縣南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
隨生旬日勢淩軒棟道人移房避之木長便遲但
極晚秀有外國沙門見之名爲娑羅也彼僧所憩
之蔭常著花細如白雪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
如芙蓉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
枝狀言臣所管四鎭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
羅樹特爲奇絶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撓於

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悅汗郁使令採得
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
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唐
李邕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婆娑十畝蔚映千人
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隨所方面頗證靈
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
有成洪邁容齋隨筆宣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
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矣吳興沈國器
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詩云楚州淮陰娑羅樹

霜露榮瘁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
海書荒碑雨侵滋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
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
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釦砌陰鋪靜
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范成大三峩山記大峩山
有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華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
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如登山半即見之至
此滿山皆是觀諸書所載娑羅樹不獨此山有之
然其生特異凡木樹數百枝枝十餘頭頭六七葉

惜未見其花時也出谷瀕大溪行水石與馬蹄聲
相激一虎伏道旁灌莽間逐之既登山椒復躍至
平陸
上援弓射之立斃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穆爾賽按察
使司庫爾康奏言此虎盤踞道左傷人甚衆
皇上巡幸茲土爲商旅除害嘗名其地爲射虎川固請
至再
上乃可之虎皮留大文殊寺所經湧泉寺在舊路嶺廻
龍寺在掛甲樹側下長城嶺

駐蹕龍泉關
丁酉發龍泉關關側禦崖竦峙
上停輦而射連飛三矢直逾巖頂二百餘步居民遂呼
其地爲三箭山
駐蹕長壽莊
戊戌微雨山桃已開過王槐鋪二里餘石壁矗立
名曰僊崖下有沉潭淵深莫測數百年來未有敢
捕魚者
上命舟施網得巨魚二尾

駐蹕西雹水按水經注唐水西流歷左人亭注滱水又東左會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中坤下亦謂之唐水又名雹水西南流入滱滱水又東恒水西來注之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

己亥

駐蹕慶都縣堯母墓在縣城東有臺曰堯臺高二丈廣十丈丹朱墓在城東百步許地里志云堯子丹朱葬堯母臺後有鳳凰架傳有鳳凰集此

庚子

駐蹕東閭村村有延慶寺漢永昌年建

辛丑晚過安州志云古堤在州城北易水濱東自滄村而下接雄縣南自板橋而下接蠡縣以防九河之水或曰始於秦至宋時更築有雲錦亭在堤上花卉鮮麗望如雲錦故名

駐蹕新安縣相傳金章宗遊幸之地縣治西有蓮花池梳洗樓在東城上雲楣月牖造構宛然元梁至剛守浩然新安人好著論研精至理從劉靜修游往返忘勌或勸之仕曰堯舜之世尚有巢由吾何仕乎終身肥遯號溪南老人

三月朔壬寅

駐蹕趙北口屬河間府任丘縣志稱高陽河自高陽縣來經趙堡口漢獻帝時民謠云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趙北之名殆昉於此麗元英文昌雜錄雄州城南陂塘數十里芰荷極望以小舫遊其間鷗鳶往來紅香泛於樽俎四時有斷者月甚肥雖江鄉亦無此景元宋學士褧詩長溝如浙右下壞似江東語不虛也

癸卯舟行過保安城遙望鄚州城遺址城東北有藥王邳為扁鵲故里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徐廣以為鄭當為鄚鄚縣名今屬河間蓋鄚本漢縣唐開元中以鄚字類鄭因更為莫秀水沈德符野獲編鄚州即公孫瓚所築易京東坡詩可攷周世宗立覇雄鄚三州覇仍為州雄降為縣鄚則廢勿治明永樂年間徹其城土基猶完好竊謂此地為畿輔要害去州縣稍遠大盜多盤踞其中不可詰問宜仍立縣設守令彈壓之城外藥王廟亦祀

福鵲香火最盛每年四月河淮以北秦晉以東各
方商賈輦運珍異菽粟之屬入城爲市妙妓雜樂
無不畢陳云賀藥王生日幙帟遍野聲樂震天每
日搭蓋蓬廠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貿易遊覽
閱兩旬方散明萬歷間慈聖太后出內帑增建神
農軒轅三皇之殿以古今名醫配食自是藥王之
會彌加輻輳康熙己未四月廟燬今已重加修葺
矣明楊士奇詩雄縣城南水沒路鄚州城裏水如
油客行相聚且一醉不見越人空古丘掘鯉淀去

說鈴　扈從西巡日録　三

此二十里見左思魏都賦水經注云鄚縣城東南
隅水有狐狸淀俗謂之擷鯉淀淀有蒲椰多菱
芡之屬居民利之潘自牧記纂淵海掘鯉淀在任
丘東南鄚州九十九淀此其一也元薩都剌天錫
贈莫州縣尹詩云民居星散無官訟里巷秋深盡
水田禾稼半生城郭裏槐花亂落縣門前今治雖
廢風景尚依然也
駐蹕苑家口志云夾河源自上谷涿鹿山合胡良河至
霸州界苑家口洪濤瀰漫一望無際所謂苑口秋

濤也
甲辰行圍水淀中用三槳船百隻分左右翼沿岸
棹入合圍之際水鳥羣飛鳥鎗競發墮羽殲禽不
可勝數自趙北口至此厥壤卑下西北諸山水散
行燕趙間比其合皆滙於是有高橋掘鯉五官火
燒等淀及石溝柳河急河尾河諸水夏秋之交芰
荷如繡魚鳥翔泳饒江湖之趣答齋隨筆瀛莫二
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鷀色正蒼而
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

說鈴　扈從西巡日録　三

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上不問
腐草泥沙唼唼然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
漫畫信天緣者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飢
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性所賦其不同如此臣
先世有菊礀處士感洪氏之説勝其所居爲信天
巢處士名翥字九萬宋淳熙間人不樂仕進隱居
教授愛西湖山水與周文璞文酒酬和不肯干謁
時相卒葬葛嶺識家山臣家自餘姚遷杭由處士
始今以二禽詢諸土人已不能舉其名矣舊築河

堤起涿州東境接固安至覇州之逍村務臨津水
口經覇州南關有古城址相傳趙武靈王所築堤
長三百餘里廣等二尺址倍之崇丈有八尺傍植
榆柳以爲固其閘水口一百六十有七至文安縣
之蘇家橋大成縣之辛張口而止今亦多傾圮矣
駐蹕信安鎭南即宋之信安軍也
乙巳禊日泛舟水淀藉爲祓除雖不得於蘭渚蓬
池同其觴詠方之王融曲水之詩庾信華林之賦
虹旌芝葢扈從

宸遊離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駐蹕信安鎭南
丙午天氣暄妍春容淡寫淺沙穉柳瀉漾晴烟
上發三十矢獲兎二十有九
駐蹕南柯驛
丁未
駐蹕南海子南紅門內海子元時爲飛放泊至大元年
築呼鷹臺於漷州澤中或作按鷹臺今日晾鷹臺初改鷹坊爲
仁虞院劉祁歸潛志金章宗春水放海青時趙黃

山在翰苑扈從旣得鵝索詩黃山立進之其詩云
駕鵝得暖下陂塘綠騎星馳入建章黃傘輕陰隨
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風玉爪凌霄漢瞥日風
毛墮雪霜共喜園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觀
此則鷹坊不始於元也王惲漷州隆禧觀碑云原
隰平衍泂流芳淀映帶左右建元以來羽獵歲嘗
駐蹕民庶觀羽旄之光臨樂游豫之有賴明永樂
年增廣其地繚以周垣百六十里育養禽獸又設
二十四園以供花果內有三水故以海名祭酒吳
偉業有海戶曲螞蟻墳在其東南淸明日蟻數萬

聚此我
朝建新舊二宮東西對峙相去二十里又有德壽寺
元靈宮釋道居之仍設海戶一千八百人守視人
給地二十四畝自食其力春蒐冬狩
巡幸以時講武事也
戊申
聖駕回宮往返二十五日得詩二十四首
北蘲山行蒙

恩賜
御服文貍裘麋鹿裳禦寒恭紀二首
玉樓凍合雪初晴喜傍雙龍尾後行慚愧此身非
國士
解衣頓使一軍驚
絶巘非關地氣舒欣承璀璨曳華裾小蟲頓變寒
號語誇道光輝鳳不如
扈從清凉山三首
霓旌循仙蹕片騎揚鸞音并叅乍捫歷巖竇迥深
沉寥山界臺向載筆慚洗任縞衲騎出谷浛浛雲
棲林我
后展遐矚乘時此西臨飛軨越幽坱駐罕眺崎嶮春冰
積古雪午風廻薄陰枝岐曲澗水木末寒號禽幸
陪紫府遊側聽清笳吟披圖猶往轍覽物諸素心
皇清一以眷名遍傳自今 用謝靈運登池上樓韻
象教從西來茲山名已顯佛樹根互盤天花露恒
泫毒龍臥其湫紺瑜浮於峴升高騁芳躅陟遐信
紆洄鐵鳳千尋翔金輪六時轉仰矚臺衣深近覽

髻螺淺霜鐘夜鏜鞳白雲豈舒卷髣髴赤華林對
談人在眼修蛇常山伏歸鸞雁門展曠懷得所欣
遠目詎能辨宜遊自多豫頓使物慮遣 用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韻
山風吹不已山月忽已高飛鳴衆鳥散縹緲孤雲
起澄烟拂華旗吉日旋春燕晨炊爽俞騎替路循
巖椒靜聽谷口松純似江門潮潺湲歷澗壑出沒
經亭皐七葉青娑羅一尊紅山桃泉因見龍發川
以射虎昭宿莽迷平岡遙徙乃千苗回顧嶺上村
林房等樽巢諸此耕鑿民載路康衢謡 用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韻
娑羅樹
傳是安西種來山百歲餘一花常燦爛七葉自扶
疎幹老虬龍出庭荒燕雀廬何人紀喜樹重繼李
邕書
扈從雜記十八首
仙蹕陪遊陟井參年來萬里越崎嶔東西行遍關山路
三度春風宿羽林 辛酉扈從出喜峯口巡歷塞外壬戌扈從奉天府至大烏喇

今歲扈從滿家山寺於二月望前出都

輕寒未放杏花枝樹底停鞭感歲時不止今春負花事漫將遊跡比分司 元王惲完州道中詩有誰著分司王老子杏花香裏過今春之句

涧東若下色太重竹葉蒲萄品未醇却愛易州方法好傾來白薄最宜人

滱水濺濺出谷流沙原路僻草新抽荒雞亭午山村外報道郵籤過定州

雞豚小市集朝暾風柵時聞水碓喧白首老農歡擊壤含餔今見

帝堯尊

青壓牛腰稼紫禁芹浮鳳藻采春池月明應念瓊廬客好賦淸凉扈從詩 時朱檢討彝尊移居禁垣購編修杜訥遣子歸河間應試故念及之

康纖小雨濕征衣馬踏遊塵淨不飛山下垂楊破春色淺枝黃嫩乍依依

雄關一綫倚天開峭壁攢屋入五臺極目雁門沙塞遠雪中更得辨纖埃

梳頂分來五髻青浮空鳳刹玉輿停蒞彩黃帽搖金鐸宮錦齊開梵字經

紫府仙山寶奧區長杉鬱鬱翠爭趨與來那得勾龍爽重寫峯巒入畫圖 宣和畫譜載蜀人勾龍爽有紫府仙山圖

新安城上有高樓金粉香銷幾百秋傳是章宗遊賞地纖花細草滿春洲

苑口居人盡水鄉秋來門巷藕花香青菱紫芡論錢賣不解量晴較雨忙

野淀瀰漫一望迷魚莊蟹舍接通堤遠天雲樹依微裏只少樓臺似浙西

天畢迤行駐信陽萬家烟火近滄浪兎橋渡口關梁廢漁父依然話六郎 兎橋關乃宋將楊延昭屯兵處

鳥嘴金槍內製稀輕丸散處落雙飛奇巧之人重炊火賜出圍中野鴨肥 內製鳥槍規式精絕上每一發輒獲野禽三四

蜆莊冒曉動晴烟己日欣逢禊水遊此際謳歌在藻不須蘭渚羨當年

曲江歸棹已經年又是鷓鴣落絮天會約蒲帆攜
南浦春深仍奉屬車還張學士英于去歲三月六日登舟時在奉天府有詩遥送今經一載矣
光風淡宕轉東皐法從人歸敢告勞掃地未應輸
芍藥堆盤猶及櫻桃蘇軾送春詩云芍藥櫻桃俱掃地自註以病中過此二物也兩載扈從歸途值午都下二物亦已過時今年還鑾獨身私寄猶得見之

余在翰林高君澹人嘗以其侍從出入之所紀述
眎余余輒為論序其事所以颺寵榮讚盛美既亦
見於余文矣今年余在春官澹人從北出塞行數
日道病
上憫其勞遣醫甲士護以歸既歸
手敕戒所遣醫謹調衛毋怠忽蓋優遇如此澹人病少
間則記錄其山川阨塞道里風俗所經涉稍稍及
其蒙被恩禮及與
上所問答者又以眎余澹人言曰進而語君

君退不使人知臣之志也余感其言進於澹人曰古者
君臣皆面相與語後世勢隔絶或易之以書又虞
舜時君臣皆面相作歌後世託諷喻通下情則專
屬之其臣之辭辭之盛者如卷阿之詩下至長楊
羽獵之賦蓋詩言志而賦者古詩之流皆於書之
義一也然君臣之心之精微口尚不得盡言之而
況於書乎又況於詩若賦之託諷喻而通下情者
乎今澹人荷橐簪筆從
上出入日有所論著書所不逮見於所載儀之辭如向

所云歌賦之類傳於時甚衆而又時時相面以語語或不盡傳何哉夫人臣之義善則歸君至若遭逢聖明將順所事君之善也傳之所以歸君也其不盡傳者慎之至也卷阿之詩長楊羽獵之賦大抵主於匡正規勸而猶傳之而况於將順君之善者哉吾願所已言者傳之以揚吾

君之善其所未言澹人勉其可傳者而已康熙二十二年秋七月二日澤州陳廷敬序

同年高子澹人居則供奉

内廷出則追趨

行在蓋無時不在

帝左右久矣

北巡之役以力疾扈從出關而復

皇上旣眷念之深高子亦自以不獲終事爲憾歸旣少間檢行次所錄益考索

屬車經行之地著塞北小鈔凡

乘輿游息顧問下至山川險塞寒燠雨晴古今建置及其他奉使行役殊俗異聞無不備矣頃以新秋過從受而卒讀乃爽然自失念與高子羈旅投分迨於通籍各蒙

異數盃歷星霜令高子以飛揚報

主之身雖趨蹌

清蹕猶采述見聞助揚

聲教誠足備故事於

昭代答

殊遇於無窮而余以衰疾長若冷班佔嗶文史之間惝

標

記注之項自顧無狀日月逝矣從此上負

聖恩而下慚吾友豈有窮時因書以志焉勾吳年弟嚴

繩孫題

塞北小鈔

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讀臣高士奇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癸未寅時臣士奇扈

蹕出東直門天日晴暢午次花梨坎

上面諭臣士奇且向村落暫歇頃之尙食

上徹御前盤餐

諭中使向村中覓士奇賜之

駐蹕牛欄山

召入帳殿賜食臣偶傷暑氣

上命以氷水飲益元散二椀方覺清涼又

遣御醫馬之駿就帳房診視夜深復

遣中使來看按牛欄山在順義縣北二十里相傳山有

中峰洞洞內金牛時常出現然山不甚高遠望之

僅蜿蜒一丘耳是日得詩一首

扈從出都恭紀

炎官馳日擁晴霞曉色清明拂翠華筆硯幾年隨

豹尾關山直北控龍沙廬[illegible]涼漩遺佩舊欲笑凌

敲往事餘何似

至尊崇孝治朝朝親侍
五雲車
甲申小暑過螺山宋王沂公曾行程錄曰順州東
北過白嶼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螺盤牛欄諸
山即此是耶志云紅螺山高二百餘仞潭中有二
螺夜常放光故名午次螺山北伺食
上問夜來服藥好未臣士奇對曰昨蒙
聖恩賜以醫藥今已稍愈
上曰爾南人爲何亦飲冰水臣士奇曰天氣炎熱非冰

莫解
上曰朕聞南人殊不畏暑臣士奇曰南人從來畏暑故
有吳牛見月而喘之語
上大發晚渡潮河
駐蹕密雲縣北密雲本漢白檀地後魏置密雲縣隋爲
檀州唐初仍曰密雲縣今因之潮河在縣東南自
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流至順義縣合於白河宋
景定二年蒙古忽必烈親將諸軍由檀順州駐潮
河川明宏治十三年火篩自大同深入分遣大臣

戍此李東陽曰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一日而近
是也邊防攷潮河寬處可一二里狹處僅二三丈
昔人每以木石縱橫布列兩旁築墪臺下有鐵門
關外爲夾墻許論謂潮河川係元時避暑故道設
橋則浮沙難立爲壍則漲水易淤宜多徙石墩列
川中錯綜宛轉令不礙水路今石墩遺趾尚存是
日得詩一首
渡潮河
平野忽紆緬上下踰阡陌廢縣古厗奚（密雲本漢厗奚縣舊

治晉廢厗奚爲蹄）縱橫堆亂石水勢西南流斷岸黃沙積巨
浸連白河迴環接尨豚古砦俯頹基當年此疆畫
浮梁度
翠輿嶮澗競輕策（杜詩云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澗）夏雲行晶晶曦光
淡將夕六月塞上山巖嶂生新碧
己酉過九莊嶺水經注鮑丘水自塞外南流經九
莊嶺是也
駐蹕石盤峪南峪內有龍潭百步許形如石盆水深無
底相傳有龍時見

上御龍潭上潭影澄澈輕鯈出水
上顧臣士奇曰潭中果有龍乎臣士奇對曰能變化不
測時見時隱或潛深淵千里似亦有之但潭中未
必盡有龍也潭側佛寺龍爪槐一株蔭可數丈人
坐其下眉宇皆碧既下山行十餘里張幄白河側
晚膳
賜食如常白河亦曰鮑邱水俗因大榆河自石塘嶺流
入密雲縣又南經懷柔順義縣流入通州境明萬
歷中議者謂順義縣牛欄山而下白河潮河二水

交會水勢深廣漕舟易達牛欄山而上水源既分
支流自弱密雲城西有白河故道宜於楊家莊地
方築塞新口疏通舊道使白河自城西經流直至
潮河交會則水勢至大牛欄山至密雲亦可以舟
運矣晚大雷雨是日得詩一首
石搭峪龍潭應制
蒼山幾合杳靄湫當谷口渟淵俯澄澈聳石同巀
岳變幻龍有無窟宅依林藪讀易悟飛潛此理或
時有陰崖苔蘚滑發業路徑陡荒祠蔭古槐危閣

按牛斗非關瑤水遊喜隨
仙仗後瞻對慙枸愚
宸衷本虛受
丙戌經金溝屯石匣營營西有石如匣自此東北
行乍原乍隰十里爲腰亭鋪又十里爲新開嶺又
十里爲老店金史貞祐二年潮河溢漂古北口
鐵裹門關至老王谷即此王沂公曾行程錄云自
檀州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廣謂
之金溝淀契丹主常於此過冬今名曰金溝屯犬

戶居此
駐蹕古北口內是日臣忽患痢薄暮侍
上漁於要水
上在舟中顧臣士奇曰聞爾有病何以復來臣士奇對
曰此間風土人所難至臣得扈從登覽誠爲幸
上顧顯親王溫郡王曰彼方抱病勉强隨侍似難支持
耳須之尚食
上諭臣士奇曰觀爾氣色殊未佳當節飲食可回帳房
調理遂奉

命先回發熱竟夜下痢十餘次是日得詩一首
金溝屯
夜雨晴宿莽羽林發平旦行行原隰異廣狹境屢
換今溝仍昔名舊館已汗漫嗟哉古戍人秋蓬嘯
淩亂覽史憶沂鄭道里有程按宣命將往還孤踪
實侃侃我今陪
豫遊翱翔等飛翰攬轡莫踟躕茲來誠泮奐
丁亥強起曉行望霧靈山雲霧冪羃水經注云孟
廣硎山也下有廣硎水自黑峪關入西南流經塘

子嶺西合清水河山之左右峰巒攢列深松茂栢
內地之民多取材焉元有霧靈山伐木官辰時出
古北口鹵簿盡設古北口兩崖壁立中通一車下
有深澗巨石磊砢凡四十五里為險絕之道亦曰
虎北口五代史唐燕樂縣有東軍古北二守梁乾
化三年晉將劉光濬攻劉守光克古北口石晉開
運二年契丹主入寇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
南向宋宣和三年金人敗遼兵于古北口金史古
北口國言曰留斡嶺嘉定二年蒙古侵金兵至古

北口金人退保居庸關元致和元年泰定帝子阿
速吉八立於上都遣兵分道討燕鐵木兒于大都
時脫脫木兒守古北口與上都兵戰于宜興上都
兵敗走宜興元興州屬縣也在古北口外明洪武
二十二年命燕王出師古北口襲乃顏不花于迤
都峰下之永樂八年塞古北口小關口及大關外
門僅容一人一馬宋王沂公曾偕鄭公嗣使契丹
亦出斯徑王沂公行程錄云古北口兩旁峻崖中
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彀弓連繩本范陽防扼

契丹之所最為隘束今
聖德所被遠邇來歸口隘之間墩堠盡廢
皇上親奉
太皇太后避暑辰遊開誠佈公內外一體蒙古諸部落
拜迎道左甚恭謹撫綏之道實前代所希覯也口
內蕭寺刻宋蘇文定公轍古北口道中詩云亂山
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
興州東谷鳳州西宋史元祐間轍嘗代軾為翰林
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

御舊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人賦按此則乘使時所題也亭午尚食槐條灣臣士奇在

上前鼻衂不止

上諭臣士奇曰爾在京患痢初愈勉力隨行爾之勤慎朕悉知之今見爾病日增且此去房屋漸少無靜養之所朕甚念之當遣爾回京調理臣士奇奏曰臣數年以來扈從

皇上巡歷嵩岳日奉天府烏喇及清涼山未嘗以病偷安況塞北山川人所罕至思奉

屬車登臨觀覽竊爲厚幸若中道先回於臣子扈從之誼未安且偶然患痢不日自可全愈也

上沉吟久之復

諭臣士奇曰前面有皇莊可暫住調治愈則隨行不愈仍許回京聽爾自便無過於勞頓

賜御饌如常亦不能下箸蓋因裏急身熱殊憒憒也計程長濵溝地面甚隘連營三十餘里復

命侍衛同御醫馬之駿來帳房診視之駿云中受時氣發熱痞悶恐有變症薄暮包衣昂邦費揚俄傳

旨着臣士奇明日須就皇莊人家暫歇一二日好則隨行未愈則宜歸家悉由爾便是日得詩二首

曉行望霧靈山兼懷館閣諸君子

晨發望溟濛霧靈山雜烟霧紛曲休吹出塞吟旗臺莫認從軍路草際開花滿道周荒碑題是古興州籠鵝射雁地何所容餘野從名金溝都城去此三百里風亭氷榭苛宵長六月何曾苦鬱蒸竹床湘簟清如水月落天邊第幾峰藤蘿陰翳萬千重層遊不減兵驚意吾將趺蕩開心胸

古北口

古鎮青山口雙崖對面削綫路通兩峽峰如犬牙錯險阻自天成何人施鑿鑿怪石虎狼蹲俠角馬驚愕

盛世尚柔遠邊陲久開拓葳蕤列雲旃金支雕龍薄憶昨經榆關山川忽搜索春來望雁門千里窮參廓悵抱早超然嘗暑再持橐出塞起長謠

皇心在經略

戊子逾十八盤嶺一徑逶迤盤旋下上兩崖

多生雜樹時方盛夏枝葉蒙茸向午鳴蟬嘶續相
接過嶺地略平衍至偏嶺南午膳
上見臣士奇侍側曰此間有皇莊可往憩焉
駐蹕鞍匠屯去偏嶺十五里王沂公行程錄云出古北
口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
館過鵰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蓊山中
有卧佛像故也又有烏灤河墨斗嶺渡雲嶺等名
宋宣和六年著作郎許亢宗使金亦有奉使行程
錄云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

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即今之喜峯口金坡古
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兔徑鳥
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今十八盤嶺或即德勝嶺
偏嶺或即偏槍嶺又聞前路有灤河儀粟河及喇
馬洞洞中亦有石刻佛或即卧如來館也按元葉
隆禮契丹國志云由古北口至中京東過小河唱
叫山道北契丹主避暑莊有序臺又云契丹主夏
居炭山或上陘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遼史
云伊歲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令

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䑼鹿又名
呼鹿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避暑之地多
在吐兒山子河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
頭山富鄭公行程錄臨潢西北二百里號涼淀在
饅頭山南避暑之處今所至與安搭布喇者相傳
為契丹主避暑所於彼土人射鹿之法亦如之惜
未身歷不能詳放其地理而其道路口臨則因
車駕巡幸新經開廣非復向時之阨塞矣是日得詩二
首

十八盤嶺

塞行日厭山騁望少平陸北上更容莽繚曲往而
復前旌遙礀底後隊出灌木蒙茸草樹繁鳥徑殊
迴壁火雲照衣裝三庚近初伏馳驅萬馬蹄翁鬱
氣局縮執熱思層冰蘊蒸走深谷向午聞鳴蜩凌
風振輕轂

塞外卧病對月

月出衆山靜迢迢萬里心幾看離遠嶠忽已過重
林關帳清輝入絺衣夜氣侵衰顏照顏鬢伏枕悟

升沇

己丑以侍從諸人車輛未到仍

駐蹕鞍匠屯

上之體念羣情無所不至矣痢轉增劇夜不能寐得詩

一首

塞上懷張學士

同爲隨齋客有懷詎能已我今塞北君江南風烟
相隔幾千里邊城遼落邊馬肥赤日黃埃到客衣
江山風月久應符年年對客空言歸龍眠山下君
家住遼峰亭子生真趣蕭散羲皇卧北窗性耽芳
草情嘉樹羽林後騎何紛紛埋筆揮鞭愧君職
書欲寄秋來雁日暮望斷江東雲

庚寅

車駕發鞍匠屯遣太醫院吏目唐處際來守視且

諭以即晚奏

聞處際診脉謂臣士奇四肢煩熱飲食減少恐成禁口
之症須加調攝不宜更冒炎暑

駐蹕上都河去偏嶺六十五里是日得詩三首

詞餘　塞北小鈔

塞上偶吟

盡覽殊方勝頻隨
玉輦過地驚時候別詩記土風多夜靜聞豺虎山空散
駱駝遺蹤問前事何處是鵰巢
警蹕當三伏涼颸旦夕吹不逢花落晚更見草生
遲故壘防秋廢層臺避暑宜幾人能出塞力疾賦
新詩

萬山行遍無人徑板屋蒿墻望盡稀巢裏鷹雛爭
得食沙邊雁乳浴初飛曾連蠡嶼遊

行殿曉縱金鞍入
御園始信遐陬無六月非關信斷着寒衣唐盧弼有鄉關近來書信斷至今猶自着寒衣之句

辛卯

上命侍衛傳
旨着臣士奇回京靜攝復
命包衣昂邦遣撥什庫一名披甲五名園人一名送回
京都沿途飲食宿歇皆着皇莊人等用心供給又
諭臣士奇若不能乘馬須覓轎徐行唐處際亦着同回

以便途次用藥

聖慈周渥感激涕零自愧犬馬之報無從也是日得詩

二首

賜歸途中作

從遊念曏昔載筆屢冬春病苦炎天劇歸銜

聖主仁獨行卧蓬轄飛夢傍鉤陳遠愧崔亭伯從容賦

四巡漢崔駰上四巡頌

樺皮鋪板屋松桀架山樓藥物煩中賜盤餐不外

求退風飛宋鷁見月喘吳牛漸喜歸途近檀州過

順州

壬辰乘曉涼過十八盤嶺午後入古北口天忽雨

晚至石匣營皇莊倘遠館城陰支帳房宿有民人

王姓者年七十七自云本浙之金華人具糜粥以

進密雲順義諸處雖接壤京都地逈邊鄙居人土

牖繩樞寺宇亦甚荒狹皆難栖止也

癸巳雨行田間禾黍芃芃顧而樂之自念少無宦

情宜就畎畝躬耕之願當早為計午至密雲縣城

西皇庄孫家急雨驟飛欲覓車不可得飯畢仍騎馬

渡潮河河水驟漲三十里過螺山二十里至牛欄

山皇庄商家宿病熱不能食支床而卧雨聲終夜

矣是日得詩二首

雨中過密雲縣城西行田間

密雨陰濃白鳥飛徑穿禾黍到柴扉鄉心忽記西

疇事水稻花香蟹漸肥

朗園十畝越江濱只合披蓑作隱淪不見山村籬

落下科頭箕踞種田人

甲午雨未霽行五十里就村店炊粥飲之申刻入

東直門抵寓則

上已有

聖諭至宮中着

乾清宮總管內臣顧問行及御藥房提調內臣劉夢

龍太醫院御醫戴元植來就視病勢若何詳細奏

聞二十七日戊戌馳使賚

聖諭回宮又遣總管內臣顧問行楊敬到臣寓問好否

閏六月初一日辛丑中使至京再蒙

垂問復於御藥房提調內臣劉夢龍奏帖之後

御筆批用心調理不可輕覷八字是臣輒補侍讀之
命下一介小臣叨此
原眷同於
覆載千載一時也
自庚寅後
駐蹕之地臣士奇不獲侍從詢之扈從諸臣得其大略
並錄於左
辛卯
駐蹕藍旗鷹巢

壬辰
駐蹕波羅城
癸巳
甲午發波羅城
駐蹕烏爾格思泰
乙未
丙申發烏爾格思泰
駐蹕伊孫喀卜沁口
丁酉
駐蹕拜布哈口
戊戌
駐蹕烏喇代
己亥
庚子
辛丑閏六月朔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發烏喇代
駐蹕布敦口
丁未
駐蹕客林各爾之烏里雅蘇泰
戊申
駐蹕西爾哈
己酉
駐蹕營西爾哈

庚戌
駐蹕色爾伯口
辛亥
駐蹕那林谷爾
壬子
駐蹕格德勒庫
癸丑
駐蹕鳴哈圖
甲寅

駐蹕烏喇代
乙卯立秋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發烏喇代
駐蹕烏里雅蘇泰
辛酉

駐蹕營口
壬戌
駐蹕昆推
癸亥
甲子發昆推
駐蹕拜察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七月朔發拜察
駐蹕和托克圖布喇克
辛未
壬申發和托克圖布喇克
駐蹕壺爾希勒之齊老圖
癸酉
駐蹕葱龍山谷口

甲戌
駐蹕噶拜谷之蒙魁口
乙亥
丙子發蒙魁口
駐蹕哈馬爾壺爾希勒河邉
丁丑
駐蹕噶拜谷口
戊寅
己卯發噶拜谷口
駐蹕上都
庚辰
辛巳
壬午發上都
駐蹕薩打澌
癸未
駐蹕夏克圖
甲申
駐蹕西喇他喇

乙酉
駐蹕喀喇巴克什
丙戌
駐蹕鞍匠屯
丁亥
戊子
己丑發鞍匠屯
駐蹕古北口第一泉
庚寅入古北口
駐蹕潮河營
辛卯
駐蹕陳家莊
壬辰
駐蹕王家莊
癸巳
駐蹕三家店
甲午
上奉

太皇太后回宮臣士奇因轉補侍讀啟
奏謝
恩蒙
上垂問病已好否仍
諭服藥調理
二十八日丁酉
上召臣士奇至
養心殿賜觀塞外所產盤羊夜光木盤羊鹿身細尾兩角盤背上有蹙文按羊之屬有麢有羱說文麢大羊而細角所以斷繞蹙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爾雅註麢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陶宏景註本草云其角多節蹙蹙圓繞者爲麢羊陸佃埤雅羱羊似吳羊而大角狀若麢而群行者大塵露在其角生草戴行代都賦所謂羱羊養草以盤旋是也李時珍云山羊有二種一種大角盤旋肉至百觔楷諸說攷之盤羊殆即羱羊也夜光木生絕塞山間積歲而朽月黑有光遇雨益甚移置
殿上通體皆明白如螢火追之可以燭物以漆籠貯

水投之木光燈澈雨露間遠則光漸滅矣考之舊書眞臘國常山有螢火芝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述異記東方朔謂帝曰臣遊東流至鍾火之山有明莖草夜如金燈亦名洞冥草拾遺記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若夜光木未有載者惟黃山志載有放光木殆其類歟

終

臣上命撰以資備參逢

聖上訓之

禁闈奉職七年

巡行所至如哲峰口喀爾沁奉天府烏喇清涼山皆得

珥筆以從其所經過山川風土政事賞與巡狩

謁

陵諸典禮荒祠野戍之遺蹟各有紀錄次第成編而

上所諮詢以及

恩遇之降則愼而不書其將

扈從北巡偶檢舊文時前後北征錄讀之見其凡有

賜余纖細必載亦不敢忘

君恩之意也臣既感沉痾中途先返雖得略覩塞北山

川終以未獲追隨

六御訪輿安中京之舊事錄而藏之深爲惆悵顧以疾

病致煩

聖慮

深慈稠疊至再至三擣分不安但增感泣雨窓伏枕敬

爲書志欲使世世子孫銘此

異數永戴

天恩至于

駐蹕之地仍錄卷末以資異日之參攷焉

傳稱登高能賦遇物能名爲卿大夫之才者何哉
能賦則熟悉其山川原隰之廣陿道里之夷險能
名則習知其草木鳥獸虫魚百物之情狀以辨夫
土風而察乎物理而政教出焉學識廣焉此古之
所以貴閎覽博物之君子而謂其可以爲卿大夫
也侍講學士高君以著作之才見知
當寧入直
淸禁
車駕有所臨幸輒

命以從于時
六飛雲馳鈎陳遙午君以一書生出入於羽林射生
閒終日不離
乘輿左右晚憩行帳饑不及餐則觸事成咏或倉卒應
制據鞍疾書不經刊度而妙合風雅時蒙
上賞歎數
召入帳殿賜食夜深乃退君又以其閒作行記首書上
膳謁
陵以章

聖孝之純篤祀
御製詩以著
宸藻之光華志列圍射虎以明
神武之餘畧述寬城駐蹕之
明諭以見不忘創業之艱難序宴賚蒙古四十八部落
以示柔遠之模
聖朝威行塞外之盛至于輿圖方名之外博采旁羅纖
微具舉足備
昭代之典故而貪文人之談咏者非一以此知傳所

謂卿大夫之選者非高君其孰當之也常歎盛漢
之隆司馬長卿枚生東方曼倩王子淵張子僑諸
人以文學後先侍從于武宣之世而枚生輩不爲
天子所重非若後世登瀛之選子淵等所至宮館
輒爲歌頌徒以淫靡見譏于時明金文靖從太宗
北巡著前後二録然皆以師行又其主不文非有
登臨閲燕君臣唱荅之樂以覘高若今日何如哉
高君既負閎覽博物之才而又遭不世出之遇吾
知其朝夕論思以仰報

深眷必有遠過乎前所云諸人者而是編亦其每念不

忘

君之一徵也與康熙甲子仲夏崑山徐元文拜譔

松亭行紀卷上

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講臣高士奇

康熙二十年三月二十日癸酉

上奉

太皇太后行幸溫泉兼巡塞外平明

法駕出東直門龍旂鳳蓋照耀川原午張黃幄尚食

上躬親侍膳

太皇太后鑾輿早晚出入

上櫜鞬騎導執轡恭謹道路觀瞻咸頌

聖孝隆古未有也

駐蹕李家橋

召入

帳殿賜食夜深而退此後率以爲常不盡紀

扈從恭紀二首

金鷹玉幰動鳴鑾宮扇開時夾道看淡蕩柳風初

換律龍銜花氣不驚寒天倫有樂誠非易

帝孝無涯禮更難此日寰瀛同頌祝呼嵩遙徹五雲端

晴光靄靄下雲衢喜見

天家禮數殊六膳午調
親搽爵九斿晨動自經塗春深晚葉歲啼鳥風細輕輪
轉相烏藻衛前頭時試筆擬將三輔繼黃圖
甲戌天氣融和春風駘宕有晴光送遠目勝氣入
幽襟之意
駐蹕三河縣之兒東馬房按通州境上有煙墩五日石
里莊郊東留村大黃莊高麗莊有子場三日崇教
鳴玉花園又有馬房八自鄭村壩以下俱在城北
三四十里內乃前朝畜牧之所是夕侍於

帳殿
上日明日當經盤山爾曾遊否臣士奇對曰昔聞盤山
乃幾輔名勝之地未曾登歷每切夢想
上命侍衛一人同臣明晨往遊兼
諭臣士奇曰上盤中盤及李靖菴淨業菴林木泉石尤
為幽邃不可不到須窮一日之力從容眺望也臣拜
命而出
乙亥曉行殘月尚在馬首同侍衛取徑盤山時訪
山家稱漁子山在平谷縣東北十里上有大冢舊

傳黃帝陵也其上有軒轅臺下有軒轅廟唐陳子
昂詩云北登薊邱望求古軒轅臺尚想廣成子遺
跡白雲隈唐書子昂擢右拾遺會武攸宜討契丹
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攸宜輕易無將略
子昂諫之薊邱古漁陽地今讀其覽古詩前有小
序云丁酉歲吾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慨
然仰嘆憶昔樂生鄒子群賢之遊盛矣因登薊邱
作七詩以志之此其一也城南五里逆流河之西
有看花臺相傳金章宗玩花于此俱未及登策馬

行二十里許遙望峰崖奇峭怪石磊落松栝千株
扶疏高下悉託根石上叢條交蔭時方春夏之交
景物明媚山花半謝山鳥亂啼細路峻峭馬為屢
卻慰李靖菴菴後有峰高二里頂廣四丈而平為
李靖舞劍臺云靖伐高麗過此唐李從簡來遊為
題數字嶺上一石如人著幞頭坐而叉署土人目
為石尉遲東十里為雙峰寺過砂嶺高二百餘仞
樵路宛轉僅通人行灌莽荒榛未得安步銜轡數
十轉心目漸高每度一折山情易向樵蹊自谷中

杝下覗初不見入又二十里將抵上盤積石齒齒
時聞人語在天上亦不敢仰覗橫嶺懸度積石相
乘直上可三百尺至盤頂雲罩寺下覗村落但見
禾煙藹有舍利塔登覽極遠志稱影落塞外上有
二龍潭下有潮井小坐憩息復尋小林寺寺傍紅
龍池鑿石如龍以朱塗之甚不可解稍下為中盤
寺一泉出峭壁草石間曲折作溪徑石竇下為砂
河戊午九月
上遊中盤寺愛其幽勝書戶外一峰兼

御製詩曰中盤遥見蓮花峰日出山林氣色重老衲題
詩渾半偽
翠輿臨發又從容今鐫于石亦玆山之榮遇也將遊
淨業菴天已垂暮山光嵐氣濛濛襲衣下山行二
十餘里抵
御營巳二鼓矣誌載盤山一名盤龍山在薊州西北二
十五里高二千仞周百餘里勢磅礴而盤桓因以
為名昔人有云南距滄溟西盡洵水東放碣石自
遠望之層巒疊翠崒律排空殆非虛語

駐蹕薊州所屬齊家莊北得記一篇詩十首
賜遊盤山記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鑾輿東巡臣士奇以職在禁近得從屬車越明日道經
薊野盤山翠色落入衣裾
上念臣性躭林壑命往遊焉凌晨策馬由平谷登大嶺
緣仄徑至李靖菴觀舞劍臺歷青陽峪攀蘿附
凌高降深二十餘里過雙峰寺至峰頂登黃龍祖
師殿及舍利塔俯覗盧龍古塞黃花白狼三千里

外烽臺濠塹瞭然目中眞大觀也憩雲罩寺僧指
淨業上方白猿洞天門開諸勝人蹤希絕悵然久
之循山徑遊古中盤十餘里中巖谷深隱積石蹴
錯泉琤琮流石鏬襍蘿蔚蔚屢引淸輿入正法院
仰瞻
御製遊盤山詩雄渾高華增輝巖穴夫盤山屹立薊門
遠望之渾然一峰入山則奇峰疊出而九花雙峰
紫蓋掛月自來為尤著盤桓起伏百有餘里水石
瀠瀠古松萬株鬱鬱蒼蒼然山之所以獨擅其勝

冊至其土人所言除夜聖燈爲山中靈蹟則臣未
之信也臣少慷微尚分當隱約窮岫
知遇以來待詔金馬門者七年出入於紫禁者又五年
早夜兢兢不敢自佚雖遙想靈山有愛嘉名無由
欣對豈期豹尾之下遂有閒遊之入登臨永日亦
足以融養淳淑遂其所適之性耳雖遐心之可託
實
君恩之難忘執筆賦詩明其澹泊之志而已

盤山

昔讀窯中記茲山勢夢想十年思一遊塵事日鞅
掌屐齒過薊門承
恩恣觀賞驅馬蹌崔嵬趣途漸深廣縈廻石徑紆盤旋
下復上山勢兀嶙峋奔崖若龍驤援策登危峰頻
襟爲一爽嚶嚶野鳥鳴汩汩山溪響暮春天氣佳
小憩在林莽松泉臣所須性志本疎朗茫茫歸車
塵聊曳青藤杖從來貧賴心對此聊俯仰李靖巷
次天開小徑岩巒隱諸峰黛色千崖石濤聲萬里
松林深微見寺谷靜遠聞鐘處閣何年借聊寄塵
外蹤

雲罩寺

離磴雲中出花宮象外懸登臨容大漠呼吸逼青
天締構神功健香燈寶地傳無生難可問小坐亦
冷然

上盤絕頂

千仞蹬危岫孤高數上盤扶笻看更險捫葛步仍
難天外松風落崖邊草色寒塵襟一以滌獨立感
無端

登舍利塔

穿雲尋雁塔歸石憇山椒晴影臨邊塞天風下汎
寥斷堦苔半掩廢碣字全銷颯沓聞清籟鈴聲徹
半霄

古中盤

那壑茲多美流連空復情出山泉決決遷樹鳥嚶
嚶暝色催歸騎樵歌引客程何如友麋鹿日月臥
香蘅

正法禪院

徑入空林重巖秀色深歷來青嶂下聊暢白雲
心澗影留僊蹕山光動
睿吟今朝遍幽賞歸路日將沉
自雙峰寺望上盤山
崒嵂雙峰日已西空山寂寂鳥頻啼依稀樵徑無
人跡只有花香送馬蹄
松下禪扉報午鐘溪橋路斷白雲封山僧指點遥
岑寺猶隔巑岏四五峰
下盤山作

撲面紅塵暗客衣年來蠟屐事全稀卻從仗外看
山色一路題詩歷翠微
丙子曉起入侍
帳殿
上問爾遊盤山曾有詩否 臣 士奇對曰此地山川類多
雄偉盤山細石長松境獨幽秀真爲名區疇昔夢
寐思得一遊不意扈從之時蒙
恩賜 臣 登眺行幄中倉卒記一篇詩數首所懷尚未能
盡

上問俟至温泉錄出朕將覽焉
駐蹕遵化州所屬稻地里
丁丑惠風初拂見山家桃花掩映籬落得詩一首
駐蹕遵化州所屬蔡家莊
見山家桃花
三月年光過漸稀尚餘紅蘂綻山扉多應野外無
拘束留得春光緩緩歸
戊寅扈
蹕登景忠山山在遷安縣界亭亭孤峙高數十丈鑿石

爲磴折旋而上路徑陡絕歷十餘級一轉轍有小
祠可以坐憩其巔祀碧霞元君殿宇華潔香火甚
盛
上登陟從容早至絕巘 臣 愧無濟勝具追隨獨後
上題靈山秀色四字
命侍衛掖 臣 而升午後微雨經三屯營郛郭堅固居人
駢集明總兵戚繼光鎮此路傍祠廟多祀之
駐蹕遷安縣所屬灤河岸遷安本漢之令支縣令音零
支音岐即離支也東漢縣廢遼始於令支故城巡

定州安喜縣于此置安喜縣金大定間始易今名
桑欽水經曰濡水從塞外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
酈道元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
夾山西北流出合成一川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
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道則連泉水注之又西北
逕淥水池南其水淵而不流又曲而東逕故城北
連結池沼謂之連泉浦又東北注難河右則汗水
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名曰沙鎮西
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遂語譌耳濡水又北逕沙

野西又北逕箕安山又北流逕林山北有池潭濡
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令氏亭也
濡河水入焉水出令支縣藍山南後魏輿地風土
記云藍山者其色藍翠重疊故名之也又一統志
云灤河源自口北開平來逕遷安縣界至盧龍縣
南合漆河四十五里入 [illegible]樂亭縣入於
海又灤州志灤河在州城東三里發源於炭山亂
泉濆湧合流東一百二十里至宣府又東北一百
二十里至雲州堡又東北三百六十里至桓州又

自桓州過口北又自北而南入上都開平界東流
七百里至灤陽營又一百六十里至遷安縣又東
南六十里至盧龍縣西南合流於漆水又南四十
里至灤州又南五十里至岳婆港夾樂亭縣東爲
葫蘆河西爲淀流河合流六十里至馬頭營又二
十里爲綠洋溝入於海按灤水前皆無名禹貢夾
右碣石入於河註云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
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漢地理志遼
西郡肥如縣註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顏

師古曰濡音乃官反遼史黃濟水北出盧龍山南
流入於濡水而五音集韻則云濡水名一作渜在
遼西肥如海陽又云濡奴官切蓋音灤也方氏通
雅亦曰濡水音乃官反今字書韻書失此音據此
則今水有灤而無濡且渜灤字形相類豈古或通
用而然耶

駐蹕遷安縣所屬灤河岸

登景忠山絕頂應

制

曉伏肅前巒遠峰忽迎而騁目迷煙蘿游映豁遶
徜徉从馬難旋縈紆磴屢變五步十步山影錦樓
閣現直上丹梯懸橫題金粉絢天氣引
翠華斯須若奔亀峻陟塹微躬傳呼復扶倩憑虛廼
振衣心悸目猶眩俄驚巔崖間飛翥盡美善山光
悵
睿情萬靈答隆眷
扈從過三屯營
百雉巖巖古鎮雄野祠多祀戚元戎荒屯黃犢耕

春雨老樹鳥鳴嘹晚風學粵遙分榆塞北旌旗會
駐薊門東登壇將略今誰在寂寂花開亂草中
己卯河干設
帳殿幔城
上奉
太皇太后駕臨觀覽
上率侍衛操小舟捕魚以奉晨餐聞
太皇太后慈顏喜悅賞賚甚厚隨從舟中者皆得拜
賜焉賦恭紀詩一首未刻

上坐帳殿中臣士奇侍
上言灤河之水來自塞外論斷形勢如觀指掌仰見
宸衷經天緯地之學非臣淺陋所能窺測也晚復張宴
岸側宴內大臣及近侍諸臣天際清暮隔河山色
輕翠迎人波光蕩漾青林送影臣士奇蒙
賜紫金杯酒且
諭臣曰今晚可不侍行殿必飲此杯也臣士奇感
恩飲畢再賦恭紀詩一首仍
駐蹕遷安縣所屬灤河岸

駐蹕灤河恭紀
崔嵬帳殿俯清流波影瀠洄曉霧收隔岸蒼巖開
畫障傍筵芳樹隱丹驄銀梭入饌初張罟翠釜烹
鮮正泊舟爲奉
慈仁心豫悅漫云瀟灑作春遊
灤河侍宴恭紀
澄波浩浩漾斜暉手捧金螺坐翠微捲幔河山來
帝座按圖形勢繞皇畿潛鱗競向頹陽躍白鷺遙看破
暝飛何幸叨逢瑤水宴身同藻荇沐光輝

庚辰

駕由幸溫泉

駐蹕遵化州城東按遵化本漢右北平境唐于此置馬監及鐵冶因縣焉今因

陵寢重地改爲州治志稱遵化北有五里河源自片石谷口流坡谷間數里始合沽河又陽河出鮎魚口黎河淸水河出道溝峪口俱西南流會沽河水經注云沽水又南出峽岸有二城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爲依居兩壁昇聳疏通若門今獨固門一名龍門在遵化州南十餘里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許水自懸崖傾瀉而下觸石成井奔溢之聲轟然若雷石門峽在遵化西五十里有石將軍在峽西高三丈水經注云灅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五年遼東太守楊終與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瓚討純戰于石門大敗之卽此地也

辛巳

太皇太后駕至湯泉宮是日

上謁

孝陵隨往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陵

駐蹕鮎魚池行宮鮎魚池舊有城堡以山頂石似鮎魚故名湯泉在遵化州西北四十福泉山下寬平約半畝許有泉沸出明總兵戚繼光甃石爲池築堂其上曰九新

世祖章皇帝駕常臨幸命建宮其旁丹碧而已不加華采其池更以白玉石甃之深二丈方四尋礱石爲龍吻噴甚怒其泉深碧可鑑氣極溫煖投錢池中瞰若黃蝶盲折乃至底四壁碑刻唐順之汪道昆周天球詩最後一小石刻明武宗宮人王氏詩云絕塞窮冬凍異常小池何事煖如湯可憐一脉溶溶水不爲人間洗冷腸又有寒泉去湯泉數武出于泥沙以劑泉之溫明王衡湯泉記曰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吹類燋釜覆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

及則否蓋數武之內而水火共鼎亦一奇也宮又
有寺建自貞觀二年名福泉寺攷博物志云凡水
有石流黃其泉則溫或云神人所煖主療人疾唐
子西云或說貴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
水出硫黃地中即溫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貴
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以硫黃
置水中水未必皆熱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竊意
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
後溫也水經注云右北平徐無城北庾水出焉

西南流與灅水合又東南流與溫泉水合按魏土
地志云徐無城北有溫湯宋王存九域志遵化縣
福泉山下水沸出溫可燖雞旁引爲池方平如鑑
而水經注言溫泉水源出北山溪是今福泉疑即
溫源也南流百步伏入地中又折而東南逕石門
峽是即今石門口也是歲三月六日以
兩皇后山陵之役扈從諸臣蒙
恩賜觀湯泉同大學士臣明珠李霨尚書臣梁清標吳
正治魏象樞宋之弼王熙左都御史臣徐元文侍
郎臣楊永寧李天馥項景襄杜臻翰林院學士臣
張英侍講學士臣張玉書詹事臣沈荃王颺昌蔣
弘道通政使司通政臣王盛唐大理寺卿臣張雲
翼太常寺卿臣崔澄編脩臣杜訥及臣士奇賦詩
應
制將勒石以垂不朽今附臣詩於左

三月六日
駐蹕馬蘭谷今呼多作峪
賜觀溫泉應

制有序

嶔岡炎精所蘊氣蒸山下之崇陽德方升煖應谷
中之律推聖人出而地不愛寶斯靈澤通而天其
降祥茲溫泉者迴薊苑之神皐當漁陽之勝地一
峰特秀湧瑤波銅浦之奇二水分流具養德和神
之用恭遇我
皇上格天大孝欽奉我
太皇太后應地弘慈御此仙源聿增景福爰選
萬幾之暇時乘六龍以從雲軿引鸞輅齊驅孝推一本

野日共山花俱燦慶溢九垓斯
帝室之鴻庥洵天倫之樂事然循源發石不闢唐宗增
飾之勢絲砌築宮祇同陶后土茅之略避九成之
暑鄙彼甘泉乘三月之和蹕於上巳「扈隨
龍馭式觀
天心祗奉
明綸再賡巳奏蕪俚不剪難宜醴瑞於堯年祝願何窮
竊比蒲生大舜日五言恭賦四律兼成
碧巘疏靈液虛明湛一泓入階同草色響溜作松

聲朔野縈堪辟春山暖倍生眞看涵育遠萬彙荷
相成
文母調神處山阿玉輅通丹霓闢殿迴白石甃池工表
瑞稱炎德承歡洽
聖衷茅茨仍不剪樸略有唐風
半嶺駐鳴騶仙源
詔許探泓中浮淑氣空外捲晴嵐濺石流仍潔分杯
味獨甘由來湯谷裏不羨菊花潭
勝日宜登覽川原久照開潤花含宿雨隴麥拆輕

雷前一日初雷地接
園林近班隨岳牧來太和蒸宇宙遙作五雲推
皇上奉
太皇太后駐蹕溫泉宮恭紀
離宮湯殿接清虛龍首澄泓暖溜瀦碧草遠分貔
虎衞紅雲低護鳳鸞輿
天恩自許陪仙仗臣職何堪注起居嚴下松蘿烟靄合
龍蔥佳氣萬年餘
壬午黎明

上詣
孝陵致祭　臣士奇賦恭紀詩十六韻
駐蹕鮎魚池行宮
扈從謁
孝陵恭紀十六韻
峻極開神域渟靈結奧區綢繆璽象集起伏衆山
趨秀嶺看千疊平陽面一隅豐碑何巀嵲複道盛
規模葱鬱長松古潺湲曲澗紆春林花爛熳曉嶂
樹扶疏翹首瞻

陵閟攀髯憶鼎湖肇基弘

帝業闓運握乾符雨露寰瀛洽烽烟率土無萬年綿玉

曆廿載閟珠襦柏殿丹雲護苔階石馬趺遺衣同

禹服廟器列商瑚穆穆

皇情遠森森羽衛驅輕風生邃谷薄霧隱崇途拜謁微

班忝齋誠大禮輸龍門回望處佳氣積蒼梧

癸未

上至純親王停櫬之所祭奠微雨復霽

駐蹕鮎魚池行宮

四月朔甲申

上行圍茅鹿山射侍一麞就山陽張幄炙鮮

賜內大臣及近侍諸臣因

問臣杭州飛來峰及冷泉亭景物臣士奇對曰唐白居

易記云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

約略見之矣

駐蹕鮎魚池行宮

乙酉

上周視

孝陵風水按

孝陵本鳳臺山在遵化州南四十里峰巒層秀質如華

蓋翠岫環拱衆水來歸規模弘整天造地設五峰

山在東北崛起東曰快曰南曰瑞雲西曰紅翠北

曰虎嶺中曰紫蓋綿聯起伏互相擁護眞奇境也

今封爲

昌瑞山載祀典

駐蹕紅門外

丙戌

駐蹕鮎魚池行宮臣錄盤山遊記及詩進呈

御覽

丁亥隨

上行圍過馬蘭谷馬蘭關舊設副將駐防關口共標下

守備駐馬蘭谷守

陵官員上三旗甲士襍居於此方二月時

兩皇后山陵臣典臣士奇同學士臣張英編脩臣杜訥

寄寓道院旬有餘日春花未放茲來已綠葉成陰

矣

駐蹕鮎魚池行宮

再至馬蘭谷懷學士臣張英編脩臣杜訥

春深谷口上陵時坐卧閑房十日期細雨纔抽松
葉暗鶯聲催放杏花遲還家未久山光別扈蹕重
來草色滋今日經過懷舊侶遙知退食自彤墀

松亭行紀卷下

內廷供奉翰林院侍講臣高士奇

戊子

上辭
太皇太后巡幸喜峰口外蒙古地方
駐蹕三屯營城南

己丑

上再登景忠山
駐蹕三屯營城南

庚寅

駕出喜峰口按喜峰口古松亭山也奇峰削下腰有洞
高二丈餘深倍之遼史為松亭關隸中京留守司
開泰中置澤州俘蔚州民立寨居之王沂公會行
程錄亦云松亭嶺甚峻險今喜峰口東北有小城
曰徐太傅城為明徐中山達所築歲久彌堅遠望
如碧玉懸崖斗發人迹希遐昔有人久戍不歸其
父來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絕遂瘞於
是俗因謂之喜峰口後訛為喜峰元許有壬圭塘

集識之類詳兼有詩述其事云兒寒解衣重撫摩
兒饑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一去不返當
如何去時云出東北鄙直出榆關度遼水白頭郎
罷與影俱豈憚山川千萬里天赦此地適相逢父
曰從天墜吾子矣痴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遽如
此官家開邊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
風颼颼山頭雙塚知幾秋當時不忍一朝書今日
翻成千載愁猶勝貞女化爲石終古孤身雙不得
清汀寒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消息

駐蹕喜峰口外白臺夜聞虎嘯響振林谷

扈從出喜峰口

清蹕出雄關鳴笳歷荒徼夾嶂眞天開壁立盡奇
峭往時設重戍藉此爲險要戰壘虛風生孤城斜
日照年年荷戈人未得失征調自從被
至德遠近奉明詔遂使邊隅民不用驚烽燎喜隨
萬乘來快哉肆登眺

晚宿白臺

塞行未十里塞景已殊異入目多荆榛亂峰含紫
翠翹首瞭長城萬載嚴邊備連巒宿山陽迢遞横
晚吹虎嘯巖谷鳴颯颯風隨至篝火散繁星周廬
環七萃來朝屬車塵應抗凌雲志

辛卯曉發白臺自口內看塞上諸山與長城共相
起伏坡陀平衍步履可登出口則疊嶂層崖山勢
陡峻密篠叢枝攀援無路四望長城雉堞干天如
長蛇夭矯自西而東絕巘平連飛鳥難越天之所
以限中外也過九孤嶺又曰九宮嶺一徑紆折高
下履乘細澗横流淺深亂渡中多楓樹及楂梨榆

柳餘花新葉紛映馬前左右高山蹲巖怪石景蹟
徑轉爲態多端黃土崖一峰矗峙峭壁如削石色
蒼黃高百餘仞其削多生松栝有一巖竇在半山
巉絕處兩崖中斷支一木橋危險無異石梁遥望
竇中隱隱畢具石佛横卧昔傳異僧居焉山有大
小石塔七十座土人名爲打藍蘇妹譯云七十座
塔也過此二十餘里境忽寬平有土城遺址曰寬
城相傳明宣宗駐蹕於此一面倚山一面尚餘土
壩通南北二門甃石殘缺蔓草荒蕪中微見井闌

柱礎土人名為博洛忽洞者是也按明宣宗實錄
宣德三年八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九月庚
戌入薊州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
哈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宣宗覽
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
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宣宗曰此出喜峯
口路狹且險單騎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慮緩事機
遂決策親征簡精銳騎士三千人人二騎自持十
日糧命文武扈從者悉留遵化惟太子少傅楊榮

從乙卯出喜峯口軍士銜枚歇甲韜戈而馳昧爽
至寬河距敵營二十里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宣
宗親射其前鋒殪三人敵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
拜請降皆生縛之獲生口駝馬牛羊輜重丙辰駐
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明日移營前進至冷嶺又
明日駐會州大饗將士親製詩歌慰勞之又數日
班師駐鐵將軍店及攬山站按此則宣宗當日駐
蹕寬河幾兩日不知此城何時所建也過寬城數
里山更奇峭河流漸廣有石磯黑色周十數丈夾

枕河畔夾岸生芳枳木連雜以萑荇山水之趣聊
以騁懷
上尚食水次
諭臣士奇曰前朝此土悉為枕戈卧甲征戰之所自我
太祖
太宗威德遠敷數十年來蒙古四十八部盡歸王化今
朕巡幸所經安得不念
祖功
宗德臣士奇對曰仰見

聖心不忘創業艱難誠社稷蒼生之福也
駐蹕太石磯北是日
御製過黃土崖太石磯詩二首臣士奇捧讀畢恭和進
呈歸幕後又得雜詩數首
御製巡幸出喜峯口過黃土崖
紫塞雙崖出丹梯百尺懸草香遮細路樹老卧晴烟
地為時巡到山當隘口偏何年留石室駐馬望層巔
御製大石磯
遠近峰廻合潺湲澗淺深一磯橫大石萬騎出層林

崇崗巖花發綿蠻谷鳥吟前旌雖不到縱眺足娛心

奉和

御製過黃土崖原韻

黃崖天外倒碧樹半空懸徑絕難歸鳥山空聚午烟北來千嶂客西去一關偏

萬乘披襟處風廻百尺巔

奉和

御製過大石磯原韻

山色看多變行程覺漸深花光浮斷岸水氣散喬林徑石千雲簇攢松萬籟吟

龍鑣成小憩灑墨寄遙心

長城

嬴秦曾設險絕徼豎城蜿蜒亘萬里形勢何崢嶸塹山築雉堞絕壁同雲横人工既已盡天險巍然成控制接陝右拱抱環燕京疇昔邊事嚴老幼苦長征秋聲警哨動夜火邊烽明

盛朝久息戰四境歌承平石樓鳥雀栖亭障荆棘生

但看飲馬窟日落寒潮清

過九孤嶺

六龍乘曉發萬騎陟重岡灌木翳青天亂石縈羊腸縱横澗水流隱約山花香山花非一狀紅紫含芬芳更有青楓樹芳陰凝衣裳仰面觀奇峰怪石紛低昂時當四月初猶覺山風涼曠然心眼豁不似披遐荒兼旬實壯遊塵慮應相忘

黃土巖

何年鑿山骨屹立疑千尋徒倚不可即駐馬空沉吟藤梢與葛蔓棠棣何陰森懸崖支一木微徑通嶔崟巖扉有遺跡幾失烟霞深杳靄青松際白雲迷至今

寬城是明宣宗駐蹕處

山川藍逼仄草樹更蒙茸行行忽開廣疑有城郭蹤西南倚峭壁土阜餘高墉傳是翠華駐彷彿門兩重草中見塼堞石罅山花穠當年辟疆土此地陳軍容裹糧驅戍卒打火起邊烽今逢

聖人出萬里皆提封

駐蹕寬城北五里水次

省方入遠疆駐蹕蒼崖裏崖下俯長河波瀾最清駛娟娟三兩峰掩映雲霞紫微風響碉松殘陽下流水幽賞平生愜對此翻然喜捲幔息銀燭愛看山月起

壬辰山崖盤複前望似無去徑峰廻路轉乃更豁通出達希喀布齊爾口為蒙古界山情頓易喀爾沁部落長率其所屬跪迎道左

上慰勞之

駐蹕達希喀布齊爾口北

將出達希喀布齊爾口道中作

衆山向背殊峰峰自廻互石上漾清泉山根叢茂樹咫尺誤行踪往來遵細路灣環數十轉潺湲八九渡林花雜春夏風景變朝暮勝攬意不窮塞行有深趣

車駕出達希喀布齊爾口喀爾沁廓爾沁諸部落率其所屬伏迎道左

遼北幽厓早向誠不須更築受降城職方記載概航路王會傳呼拜舞聲紅綻邊花迎雉扇青搖蘼

樹轉龍旌太平遊幸非征伐豈是元封自勒兵

癸巳喀爾沁部落以騎兵三千前驅列圍分左右翼持兩白旗連岡截野馳二三十里或三四十里遇有平曠之地圍乃漸合高山峻嶺望而卻步類皆土壤策馬可登茂木青榛飛天匝地撒騎紛馳穿林帶谷司馬相如所云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庶幾似之

駐蹕察漢城地方

從獮

蒼山萬疊雨初晴從獮朝看塞上清月兎射來誇技絕星狼追得鬬身輕班聯翡翠翎中坐隊入鵷黃稽裏行十二羽林皆健將只容欸臣一書生（臣班在親隨侍衛之列）

甲午廓爾沁國及班俞諸部落皆至朝于

帳殿是日

上於圍中射一虎應弦而斃蒙古諸部落觀

上弧矢之威無不頌服

駐蹕烏蘭布爾哈蘇

乙未

上行圍山中水泉清冷纖草鋪茵𥽨卉柔蔓布滿岩谷有名長十八者紫色蓓蕾元恩遜祿延賢寨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氊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即此花也五代胡嶠北行記所載旱金蓮大如掌金色爍人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二種皆有之又有離婁開花如雞子殼中含雙藥色若蓮瓣嬌艷可愛一名蕳茹芍藥紅白者最多曉風微逗芳香襲人賦塞外見芍藥詩二首

駐蹕西爾哈河

塞外見芍藥花

絕徼寒多春較遲馬頭驚見兩三枝雖然不及邗
溝種也向穠華鬪一時

淺淺輕膚映玉膚任他開落委蘼蕪焉支山下多
顏色得似新花嫵娜無

丙申

上尚食山陽賜臣士奇炙鹿茸一雙少頃

諭臣士奇曰見爾頗能乘馬何不習射臣士奇對曰臣幼時亦曾習射但力微不能開勁弓今久廢矣

上曰射乃六藝之一讀書人亦當知之

駐蹕拜察月色如畫夜深立幕外望塞上山川巉巖絡繹爾拱中原山空夜半萬籟俱寂惟聞

御營行漏時傳崖谷荅響鄰幕諸人俱已熟睡獨立沈吟賦詩一首

月夜望塞外山川

行漏符嚴夜月明崗山絡繹影縱橫清添風拍吹
笳壯光動龍堆牧馬驚紫塞蒼茫綿大漠黄榆歷
歷暗長城天教此地分中外秦漢徒多用武名

塞下感懷

淺草坡前罷獵歸高林斜月影微微金波不改秦
時色玉輦仍瀰漢殿輝闌信有誰傳錦字庭邀
獨念斑衣休貪定遠功名著客路年來已息機

丁酉沙際草青細渠決決塞外四月草猶黄惟亭午日色暄暖有如春暮方當圍場未合下馬臥

半天光霽彩別具野趣是日圍中
上又親射一虎
[illegible]推和額都
戊戌所經時見蒙古居人在山隩向陽處富者支毳幕內設床幔以粧錦爲之亦有箱籃諸具貧者幕上惟覆以蘆花布爲帳幕至則男婦欣喜炊火熱乳酪奉客有出炯酒梨麪來勸者幕外多樹亂木爲柵以圍牛馬處有虎害大約塞外山川迭者數十里近者十餘里方相綿亘兩山斷處謂之一

溝每溝所住蒙古不過二兩家恐礙放牧也土極肥沃居者嬾於耕耨僅種稞稷不設溝塍播種之後聽其自生以羊爲常餐比亦知養雞豚矣
駐蹕巴爾漢湯泉較遵化之泉更熱秦少游所謂敝於叢薄埋于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于用者
上爲留憩月上乃歸
晚在湯泉
夕照下西嶺平蕪起荒煙千旗散晚獵萬馬分前川忽看碧草際一水流濺濺深澗轉澄澈煖氣如沸煎少坐濯塵纓云是古湯泉遠聽鐃吹發齊幕燈光懸四望盡瞑色圓月明山巔
己亥平明巡視者報夜來虎至營中傷一驢馬拖至前山林木下食未半其虎尚在山間
上率侍衛往射殪之其大如牯牛諸蒙古云此虎久踞道側傷人甚衆今除行旅之害共相色喜爲賦射虎行是日山間鹿麕極多雉方卵于草間得一子獻者賚銀五分所進數千枚

駐蹕烏郎圖圖
射虎行
皇輿蕩蕩界蒙古
玉輦時巡歷茲土迴岡巨壑叢棘多陰森林木不知午千騎萬乘排空來夜張行殿山之塢月上忽聞羣馬驚傳道山前出猛虎曉看一馬果摧折血肉淋漓去兩脇
龍鑣飛控陟層崖禁林衛士挾弓弩搜巖剔藪無幾時一箭橫穿洞腑臟遠人手額復戟栗踮言此虎

為患苦道傍白日每捕人傷殘行旅莫可數計茲
惡物得剪除當代
君王果神武從來射虎多耳聞何似臣今得目覩因嘆
蠢頑本不靈貪饕無厭乃自取不然長林茂草間
餐眠何畏施網罟殺人安人王者心即此推之澤
自普
庚子入山峰圍崖合中更坦則長松千餘株歷落
偃仰各具異態數百年物也午後陰雨晚復明霽
山山夕照樹樹殘霞忘為塞上矣

駐蹕穆爾布爾扯兒
辛丑
駐蹕滸西漢臺山泉平連蔓草無際土人云此去二百
里則皆坡坨沙草漸無林木為產駱駝之所壬寅
山谷之間多氈廬木栅喀爾沁部落所聚于此不
遠
駐蹕塔布恩海落思泰地方
上賜內酒一樽
諭曰爾總不能飲可散同行者拜
命而出
癸卯
駐蹕俄倫蒿齊特此日方進新櫻桃
甲辰
駐蹕察漢城南或云即會州城也連日行圖所歷類皆
荒山叢林人跡罕至之處
扈從塞外雜記
古人邊塞吟但道沙漠苦誰知遠徼外峰崖更參
伍地腴苜蓿肥山幽松樹古若令勤耕織其益豈

小補革薜山之陽終歲牧牛羖近稍敦禮義漸漸
識規矩偃僂謁道隅趨蹡申拜舞欣看古甌脫近
受王化撫
空山狐兔羣終歲少人跡叢條蔽遠岡墮葉堆荒
澤首夏猶苦寒邊風日將夕夜雨聲瀟瀟燈光暗
油碧雲黑峰嶺沉但見炊煙白
喬松千餘株枝枝盡奇矯遠望青岑邊似在白雲
表雨過林巒清天空初日曉羽騎來驂驔霓旌更
飄緲迤邐入山谷細路歷深窅終日臨高峰嶔崎

復盤遶回首顧榆關萬山靑不了方知地軸雄結
搆非藐小
人生宇宙間志願當何如不行萬里路即讀萬卷
書早歲慕五嶽中年困窮居耳目苦未廣懷抱慙
空虛鳴鑣隨禹轂攬轡覩皐輿出境雖不遠閱歷
皆異墟朝朝扈
蹕行非是勞征車詩成傲往彥徒見征伐餘

乙巳

賜宴喀爾沁廓爾沁諸部落于達希喀布齊爾口

上坐黃幄中
皇長子及溫郡王侍諸部落率其所屬列坐于幄之
左內大臣列坐于幄之右蒙古上下數千人人賜
酒一金巵羅乳茶一甌椀頃刻而遍宴畢
賜諸部落蟒袍帽帶韡襪弓矢佩刀鞍轡緞帛銀布有
差內大臣鳴布喇引一蒙古至幄前
上召臣士奇數其創痕頭面項背胸臂凡二十四處
上曰此蒙古梅勒章京也近年調征處州陣前所創如
許得以不死臣士奇奏曰
皇上推心置腹以誠信待人故使遠人皆能效力疆場
仰見
恩澤之入人深也
駐蹕達希喀布齊爾口北薄暮雨是日
御製塞上宴諸藩詩敬錄于左
龍沙張宴塞雲收帳外連營散酒籌萬里車書皆屬
國一時劍佩列通侯天高大漠圍靑嶂日午微風動
綵斿聲教無私疆域遠省方隨處示懷柔 臣士奇賦
恭紀詩二首

宴喀爾沁諸部落恭紀
黃幄高張羽衛陳迎方述職盡稱臣金罍酒醴頒三
爵寶椀茶膏遍一巡問俗遠同虞出狩要盟欲笑
漢和親長城有險休重設至治重來守四鄰
看賜喀爾沁及諸部落恭紀
帝澤從容被八埏精鏐文綺散窮邊應差使者通西域
何用將軍欵右賢錦繡平添林嶠色雲霞四映塞
垣天眞生五餌終迂論王道平平自可傳

丙午

丙午入邊布喀布齊爾口諸蒙古跪送道左行未十
里山氣縷縷合煙忽復流雲四野天氣驟黑大雨
如注青林翠壁頃刻莫辨時而長虹拔地直與殘
陽相射輕雷斷雨隱隱遙天
駐蹕氷窖地方韃幄孤檠添我旅夢也
過大石磯行雨中
流雲浮晶晶山川雜煙霧出没多奇峰穹窿各吞
吐驅馬上懸崕崕傾馬驚顧百里盡蒙斧杳靄失
前路古道幾岔頓亂流續深樹活活雨脚低隱隱
雷響布淵外起長虹轉覺天垂暮
丁未晴霽過黃土崖覓拨諸處時已淸和林木葱
茂花香夾路紫白鳥狀山多護草開滿嵒岫採以
爲蔬即黃花菜也侍衛諸臣競取以進入喜峰口
始見瓦屋不禁心喜
駐蹕灤陽城南
將入喜峰口新霽
雲際露山頂青林來日光曉從
六龍行高下逾重岡巖花落未殘勵道餘芬芳鳥聲

辨關樹人語如故鄉鐃歌淸吹發遠風旌旆揚翠
巒萬仞餘影猶臨大荒歷茲戰鬭地壯士顏慨慷
願施造化功處處知耕桑
戊申經三屯營遵化州見道傍野寺榴花盛開感
節物之變賦詩紀之
上至溫泉問
太皇太后安
駐蹕鮎魚池行宮是日熱門遣僕至得家信
入喜峰口後見路旁野寺榴花
去時邊草色初綠歸路山榴藥已紅古寺一枝偏
照眼短衣匹馬夕陽中
過遵化
突兀孤城倚亘邊堠臺驛館尚依然將軍幕冷埋
戈甲開府堂空咽管弦耕鑿已安全盛日鞍輸猶
說亂離年遙聯王氣
陵園近短麥青青遍野田
己酉
駐蹕鮎魚池行宮

庚戌

駐蹕鮎魚池行宮

辛亥致祭

孝陵

駐蹕鮎魚池行宮

壬子

上奉

太皇太后回鑾望黃花山山勢雄陡戍樓盡廢明時一

揆記云黃花鎮有[illegible]鼠色如鼬而毛淺冬時聚榛

實爲糧于穴中作岐穴貯之若倉囷然多至三斗

其榛實皆美好價倍于人所收者山民多掘取之

鼠失榛實牝牡皆窘脰樹枝懸死若縊鎮將閔之

爲禁甚厲然不能止

駐蹕薊州所屬七里峰村東

皇上自溫泉宮奉

太皇太后回鑾恭紀

芝蓋華旂曙色分花光山翠早迎薰塵銷蹕路初

經雨柳暗官城半拂雲

尊養靈泉來返蹕寬租窮戶重耕耘（詔所過之地免今年租）車背

巘巘遙瞻處鸞鶴紛飛下紫雯

黃花山

青蒼百仞截雲孤守險曾經却萬夫古戍有樓惟

舊壘防秋立寨只長榆兵銷治世耰鋤滿路近空

村雞犬無一自八荒歸雨露邊陲萬里盡亨衢

五月朔癸丑

上命再續盤山之遊道由薊州問趙韓王故里不可得

自此入山路極嶮巇青林文篠奇石流泉與野花

蛺蝶相映帶所歷巘谷皆寂不聞人聲淨業菴在

林巒最深處高閣曠窈幽邃可愛老僧十餘人亦

皆朴野汲泉瀹茗少爲流憩復由古中盤而歸

駐蹕三河縣東

過薊州是趙韓王普故里

塵埃千載遇事業建隆尊遠略銷諸鎮深謀定太

原機權爭片語岸谷搆微冤忝竊叨王爵何曾讀

魯論半生懷舊惡垂老固新恩故里荒邱著虛名

宋史存春流仍澗澗野燒尚村村向曉過城北走

再遊盤山

暮春陟崇阿山靈謝客久廻車重遨巡倏復中夏
首取徑異疇昔髣髴谷口緒風從南來泉聲清
且瀏繁英過眼新客醉解襟受感此節物遷行行
歷岡阜石人坐蘇蘿招我若舊友四出空翠來盤
礴谽兩肘對之萬慮澄身世渺何有側足天地閒
煙雲結樆牖顧茲塵外游屢許軼掌後飛躍任羽
鱗聰焉撫高厚

淨業菴

往者度遙岑忽焉日將夕耽幽殊未窮茲來理輕
策傑閣倚際穿踈樆樹杪隱翳勢若藏攀躋境
愈幽老僧與送迎相顧始肅客能炊松火紅亦煮
澗泉白攬衣席空階閒雲生咫尺下嶺望前旌迢
迢踰紫陌

甲寅始換輕穀

駐蹕通州所駐崇閣莊南晚得微雨

乙卯入東直門都城人家戶懸赤靈符菖蒲艾集

儼是重午行役之人初不知也

上奉

太皇太后回宮

扈從回京

芟白蒲香五月天歸時清夢擬遊仙新詩句句關
山壯何似前人羽獵篇

天祿識餘序

劉宗正父子領校天祿當時有說苑雜記諸書散行于世而後之爲雜說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讀禁中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漢典而作獨斷是也嗣此則唐宋諸家短裁促筆各自爲書不必盡出秘府致長安舉人淨坊佛廠爭相寫記爲銷夏之聚謂之夏課元明以來山人閑客又往往作稗官野乘以誇謝聞見故說者謂談議之盛至唐後始備而不知漢書藝文已早有雜說千家見于書目特其文不傳耳江邨宮詹以驚才絕學供

奉

內廷其所讀秘書眞有非外人所能見者余嘗笑儒臣進身偶職詞翰便自誇禁近足不涉苑籞身未嘗一踐閶闔兩目不經接內府圖書金匱石室之秘入直三館持帔邦足即宮門侍班亦不過暫立銅獸旁以互見其睍而宮詹日侍 禁中文史充編負儷皆得典校之其私第所蓄善本有爲長安諸藏書家所未備是天祿領校惟宮詹爲能職其盛顧時奉

起居晨入夜出負早而趨暝亦何嘗有頃刻之暇可涉筆札乃無書不睹一若陸倕之壁耕世南之行笈隨所記錄皆成卷帙何其神也夫雜說有二一則騁聞見以討遺帙即說苑雜記所自昉也若此者患其誕妄一則誇記憶以肆駮辨即論行獨斷所由著也若此者又慮其寡陋宮詹自侍從以迄退食所在有記若松亭行記塞北小鈔與夫東西邑蹕金鰲退食諸錄既已謹聞見而袪誕妄有成帙矣今以耳目之餘廣爲記憶其中搜微剔隱詮疏考究有驗有辨而皆于天祿乎得之因顏之曰天祿識餘則雖短裁促筆孰非經國大文對揚奏

記之餘事而目學山藝海非容齋伯厚弇州升菴所能及者是焉得以識小者而忽之也而况其大焉者有在也康熙庚午夏五西河毛奇齡序譔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東兮

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爲伶官之詩申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嘆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政如東觀漢記淮陰侯附蒯嘆曰信乎信乎倏倏乃與噲等爲伍乎毛本譌東爲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於大國何人也書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爲共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三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冀州無貢

禹貢九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自古爲然

傳讓二義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愚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中庸單行

劉宋散騎常侍戴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中庸之單行久矣宋儒以爲表章始於二程非也

七屬

七屬甲禮冬官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屬取注著意一葉爲一札陳祥道云上旅謂腰以上下旅謂腰以下也

梯衝

詩皇矣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綱目載朱泚毀佛寺以爲梯衝即攻具也

名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今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

束脩

按束脩二字人知為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又劉般束脩其行皆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伍兩

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

師

折堲

管子左手執燭右手折堲亦作即燭頭燼也

太師少師

焦氏說楛宋世家微子問於少師太師孔安國集以太師為箕子少師為比干不知周世紀太師疵少師強已明指其人前既以微子啟太師疵少師強混為一人今復令胥餘曰疵之名比干侵強之職小司馬猥隨既誤引安國之注故於下文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不可解而曰少師似誤更不知誰誤耳

漢輕贅壻

貢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夫贅壻為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贓吏同漢人之輕贅壻如此傷哉貧也

燕見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後來門禁森嚴君臣隔絕於是燕見之事少矣

吳越改元

歐陽公作五代史謂吳越僭僞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十國世家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考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按辛卯即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寧州得古墓有誌碑為吳越將許俊誌稱寶正三年又寶太元年羅隱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知吳越之改元審矣

甂窶

史記甂窶滿溝汙邪滿車注甂窶猶培塿也左傳培塿無松柏荀子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汙邪者滿車蟹螺之背徽高原田之形似之班固所謂原隰龍鱗也汙邪隰田也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甂臾注地之坳坎如器之甂臾甂臾窳下之地史記甂窶傾側之地汙邪下地也邪與臾聲相近蓋同也窶叶溝邪叶車一音也蟹螺叶禾汙臾叶車又一音也一事異字文藻各妙甂如甂臾之甂窶如甌窶之窶當是傾側窳下之地故曰滿溝

培塿之說非也蟹螺自是高地故曰宜禾乃可以培塿原田解之自各不妨

一級

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

改元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改元之始也

八袠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袠

八風

左傳節八音而行八風注炎風滔風熏風巨風淒風飂風寒風厲風

八水

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涇渭灞滻澇潏灃滈為關中八水

山陵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黃小中丁

隋書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

六十為老

神龍殿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施華楯而捷獵是也

洛雒

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隹魏為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加水

帽絮

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帽絮周勃下獄薄昭為言薄太

后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帝是也

黃篾樓

隋煬帝幸江都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船

巾舞

樂府原題公莫舞卽巾舞也沛公鴻門會宴項莊舞劍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曰公莫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云

駘蕩宮

漢有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又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脩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爲十四

雨金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水網

甘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藻根出水上葉枕波下實細滿皮甘香葉半靑半白綠際彌美因名靑水菱又有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鴻鷺來翔水入此草中皆不得出亦名水網出漢郭憲洞冥記

吉光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

虎子

漢以玉爲虎子虎子便器也

北苑妝

隋煬帝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縷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餠施於鬢上時號北苑妝

聚景園

聚景園在杭州淸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扁皆孝宗御書嘉泰閒寧宗奉成肅太后亦嘗臨幸

綢繆記印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記印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春蕪布

洞冥記波岐國產春蕪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也亦曰香荃布

白越苧葛

白越苧葛皆細布名吳都賦所謂蕉葛升越弱於羅紈者也

黃潤

蜀都賦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注黃潤細布也盛於筒中其價過一籯之金

孔陶飲趣

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徑醉便覺文舉多事

蘇呂聯句

蘇易簡在翰林一日太宗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頭間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釣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歌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實同也

百花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

麒麟草

唐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賜茶果

金鑾舊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

軟繡天街

宋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繡天街士大夫騎吏華整者亦號

半里嬌

蟲蜻蜓翅

後唐宮人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為之售於遊女

青林樂

唐時京師遊手夏月採蟬貨之名青林樂

荔枝會

蜀地荔枝敘州為上李[illegible]於荔枝熟時設宴以會左右

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醲滑色重鷄冠新荔紅

需頭

蔡君謨詩禁林京尹荷恩光三上需頭乞郡章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於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奏需頭表駁議不需頭需頭者謂空其前幅以候批答也

軸簾

摩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言卷之如軸也

銀蒜

銀蒜盤鑄銀爲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隻

麗譙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嶢也

使驂

唐會要驛傳曰使驂

一弓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用胸九成說郛川之

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

傳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臥房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罘罳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爲罘罳其誤如此按漢書罘罳屏也復也又按劉熙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今之照牆相似

佩魚佩龜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爲龜也

雁戶

隋志雜爲越嶲居處不定謂之雁戶

一稱

衣裳單複相副曰一稱尺證反

六曹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燕宗說

黎祁

豆腐淮南王劉安造又名黎祁

許衡松

京都國子監彝倫堂前古松是元儒許衡手植

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温泉而無寒火按抱樸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温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董仲舒曰水極陰有温泉火至陽而有涼燄

只孫

元時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衣冠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亦名只孫與輟耕錄所載制飾不同

里長

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三尺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蜚廉

漢武帝元封二年作蜚廉觀通天莖臺集覽云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晉灼曰蜚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

尾豹文漢武帝以銅鑄像觀上因名蜚廉觀

食單

食單出鄭望膳夫錄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

袒褐

袒褐方言曰自關而西以襜褕短者謂之袒宋本杜詩袒褐風霜入今皆譌爲短褐

七校

漢書京師有南北軍三屯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

臧獲

臧獲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荊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逃亡獲得爲奴婢

仰藥

漢書有仰藥二字注謂仰首而飲藥也又司馬君實明妃曲云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注仰去聲仰藥自殺也

打簇

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賞帛

扇市

端午前二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闐集見秦中歲時記

蕺山

會稽記蕺山在會稽越王嗜蕺嘗採於此晉王羲之居焉有墨池鵝池諸遺蹟

鋤山

續圖經吳王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鋤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水名

水衡記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瓜延蔓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十一二月冰斷復結名蹙凌水

水性

淮南子曰淮水獨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

盧奴

水黑曰盧不流曰奴

結贊

唐書尚結贊吐蕃之相也吐蕃之族不言姓官族皆曰尚王族皆曰論結贊官族也故稱尚

試官

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鳳閣舍人給事中其次者員外郎

僨軍

陸贄奏議云僨軍蹙國者不懼於愧畏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也謂軍不嚴整若僵仆也記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猶覆敗也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絶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絶過此爲婚爲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金駝玉龜

宋徽宗臨張貴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橐駝者蓋唐制宮人用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紫玉杯

漢廷上壽有紫玉杯刻作鳳凰形出西京雜記

借春

唐時冬至賜百官辛盤謂之借春

長十八

草花中有名長十八者元葛邏祿迺賢字易之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氊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下註曰長十八草花名余至塞外果有是花

羊胛馬通

迺賢又有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詩云穹廬宿頓供羊胛部落燒炊爨馬通羊胛肩上兩膊間也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馬通馬矢也

鏖糟

俗語以不潔爲鏖糟按霍去病傳鏖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爲鏖糟又謂鏖戰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無支祈

禹獲渦水神鎖之龜山曰無支祈一作巫支祈無巫音

近而謁耳形若獮猴伸頸百尺力踰九象

瀚海登相

瀚海在火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中生草名登相可食非眞尾閭也今云瀚海波澄者固誤張茂先亦以霍去病至瀚海爲北海何耶按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糜粗產東墻似蓬草實如穄子十一月始熟子虛賦雕胡東墻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凉並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墻今甘凉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登

粟一名沙米按登粟登廂東墻皆登相之誤不必瀚海始有之也

海目水脂

驗泉海目油井水脂

隱士泥

秣陵孟娘山有白墡土周護以調塗四壁因呼爲隱士泥

雌甲

說楉甲子逢單日爲雄雙日爲雌雌甲子雖雨不害詩

云老尚誇雖甲狂篤作散仙

鳥鼠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爲不經岳季方戍莊浪見鳥頂出毛角處𠕋屑似兎蓬尾似鼬彼此相狎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兎形似雀色灰白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或謂以魚龍水對雀鼠山見西溪叢語

紫濛

晉書紫濛移構元寨分疆紫濛山慕容氏所居

南北紀

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泰華北抵常山東循塞而至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負西南地絡之陽東及泰華南踰江漢東循嶺而至閩是謂南紀

酇侯

楊用修謂蕭何食邑酇在襄陽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酇氏分明云沛郡之酇音嵯南陽之酇音贊不聞在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戱是戲與酇本爲二地班漢人必得其眞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訝人呼嵯侯併其音義名實盡失之唐人麒麟閣上識戱侯史記作酇或後人傳寫之誤耳

鬼彈

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鬼彈蜀都賦鬼彈飛丸

丁字水

水經丁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

機賦乘丁水之捷岸排泗水之積沙

少姨廟

嵩高少室廟神爲啟母塗山氏妹韋蘇州詩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室廟寒花始徧楊盈川少姨廟中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八蠶九熟

雲南志風土多煖至有八蠶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綿李商隱燒香曲八蠶綿繭分小炷獸焰微紅隔雲母抱樸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周禮禁原蠶淮南子原蠶一

歲再熟王法禁之者爲殘桑也注爲其傷馬以蠶爲末塗馬齒卽不食以桑葉拭去乃食蠶馬類也物莫兩盛如此

桃竹竹桃

海南有桃竹江南有夾竹桃

二十四橋

說楛楊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衙南門

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河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國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靑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叅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水晶鹽

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國有恒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塞外有鹽瑩中水晶謂之玉華鹽酉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段公路北戸錄云鹽有如水晶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又傘子鹽亦出塞北

匏蠡

匏蠡利音匏瓢也劉向九嘆芜芎棄於澤洲兮匏蠡橐於筐簏

湖目水芝

蓮子湖目芡實水芝

藥闌

說楛藥闌今作花藥之闌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繩連爲禁藥老杜亦誤用

明莖草

甯封服明莖草腹光通外采以藉足入水不沉明莖草一名洞冥草一名照魅草折枝爲炬照見鬼物太平廣記作洞腹草

白蒻

白蒻藕也爲稗穡也凡草木有白嫩堪食者皆曰蒻又

不獨藕爾雅芙蕖莖下本藕周禮蒲菹筍之蒻也尚書孔傳筍蒻竹也

雞冠

雞冠花佛書謂之波羅奢花又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

負茲

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蕃故以茲爲年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史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藉席也荀子璣玕龍茲華瑾以

爲實注龍茲即龍須或曰茲鬚同史記索隱云茲公明草或作負薪周菾公朱介竹無功愁辭鄉鄰負茲有疾願備祠官

穀皮

穀音搆樹名皮可爲紙史記桑穀共生王右軍傳覓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勵翦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今殺穀穀殊不分

繁露名義

嘗讀董子繁露不得其命名之義及讀爾雅蔡葵繁露躍如也董子得罪之後志既不伸而愛君之心又弗容已故託之書猶蔡葵之性向日無所解於心也又葵揆也能揆日而向故名葵仲舒之命名或兼此二義焉

蔡葵

蔡葵蔓生葉圓而厚故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蓋言圭首圓而厚如蔡葵齊人謂椎爲蔡葵又因此廣之遂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執椎以擊鬼好異者遂傳會之謂能啖鬼文人又戲爲立傳謂開元進士皆寓言耳習聞既久鍾馗遂即眞矣

蕨虌

爾雅蕨虌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足之蹷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虌俗云初生則類虌腳故曰虌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沈約郊居賦紫虌緣施太白詩初拳幾枝蕨

青蘋

相如賦薛莎青薠說文青蘋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江湖雁所食管子謂之雁膳別種爲白蘋楚詞登白薠兮騁望今誤作蘋

鈒金

今以金銀錯鐵上曰鈒音戢金西都賦金釦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鈒玉鑲字之來舊矣

白首爲郎

顔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爲郎而莫能去也是老于郎乃顔駟非馮唐左大冲誤

耳衣

耳衣暖耳也唐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

行馬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門外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楊彪爲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李義山九日題令狐綯廳壁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

盧鴻一

唐盧鴻一隱於嵩山綱目書徵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脫一字

屠蘇

屠蘇平屋也又庵也雪賦韜孚愚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曾見嗎兒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謁爲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錦里油

宣室志唐元宗時西蜀有尼造掠鬢香油本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油油音同遊乃幸蜀之讖

茗飲之始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爲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巳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榷茶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

舉按

孟光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穎案乃古盌字故舉與眉齊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耳

薯蕷

負暄襍錄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宋英宗諱署改名山藥

夜航

夜航惟浙西有之古樂府有夜航船陸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榃酒三瓶寄夜航 榃木名汁甘可為酒出山海經沈約集中嘗用榃酒字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荊公以為虔字音見於鵲之彊䲸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水屬水羞

顏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 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鮓啟曰東越水羞實罄乘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挹鮓魚之味劉孝威謝鶉啟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輩 水羞二字亦新

王母

杜少陵元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人多不曉王母宋中官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顛裊如兩旗少陵詩正指此

白暗黑暗

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杜詩黑暗通蠻貢

硯北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長䟽硯北天機素少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說鈴 天祿識餘上

無恙

恙毒虫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必曰無恙

甌脫

史記各居其邊為甌脫又曰甌脫外棄地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堠之室為甌脫

郵表畷

蛺蝶一種名郁裹來滕子畫之最工

竹夾膝

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夾膝陸龜蒙所詠是也

十家

唐妓女入宜春院者曰內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內家趙德麟謂得幸者爲十家遂引鄭嵎詩十家三國爭光輝不知明皇時十宅諸王與韓虢最爲寵盛鄭詩指此爾

翠筑

翠筑䇉莢竇也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枒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筑踈

剪熨

晏元獻公淸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備用

相風

相風烏于里風乃動劉孝威詩機車鳴里鼓馹馬傷相風

木熙水嬉

跳竿曰木熙競渡曰水嬉吳都賦乘鳧舟兮爲水嬉

窯變

訶楷窯變色紅如硃砂謂熒惑躔度臨照而然

[illegible]

[illegible]音兜達本外國服今性烈者以此目之

蝨官

商鞅謂仁義諸物爲六蝨故云蝨官又謂處士謂六蝎韓非謂之五蠹退之詩得無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群倫

七曜五雲

王勃益州夫子廟堂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來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讀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魁九七曜在南方有是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搖

細腰

劉禹錫踏歌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帛襓

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望城郭如疋帛之繞叢花也唐韓鄂歲華記麗云帛襓叢林杯流曲水

上巳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始定三之日便復修禊不拘巳矣黃淳父詩上巳重逢巳誤也

蜜香樹

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平者爲雞骨香根爲黃熟

香幹爲棧香細枝緊實者爲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

心字香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日一易不待花蔫花過香成蔣捷詞銀字箏調心字香燒晏小山詞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十四樓

漢書五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詞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淸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京師以處官伎

鰈婁鶼蹷

東海之魚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婁更食而視南方有鳥曰鶼比翼而飛西方有獸曰蹷前足兎後足鼠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駏驉二獸見人來必負蹷以走子虛賦蛩蛩驎距虛

天地始終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揚子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邵子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三萬八千年參之二說天地之始終且兩過矣

咏骰子

正德間有伎女失其名於客所分咏以骰子命題伎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汚拋擲到如今亦淸切可感

佛髮

南史扶南傳曰佛髮青而細如藕絲

承露

趙魏之間以幅巾爲承露

鹽字四義

食貨志觔贖用鹽盬注鹽鹽池詩王事靡盬注盬不堅固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注盬鹽不鍊治也左傳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注盬嗟也一字四義盬腦尤奇

穠芳亭

鉅野有穠芳亭郡人延王維翰書石未至伎謝天香戲以袖書穠芳二字維翰至書亭字完之二人遂成伉儷王嘗戲謝曰昔日章臺鬭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屟屧

屟屧音揷疌說文從彳從疌相及也荅賓戲其餘猋飛景附屟屧其間者吳都賦屟屧鱗接俗不解義妄作囁嚅

親家

輟耕錄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花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

引光奴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用以發火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即杭之所製歟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淸異錄云夜有急苦于作燈之緩有知者披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旣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寸焠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爲雅

面不畏寒

輟耕錄人之四肢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愠羝

愠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羝

能賁

蟹三足曰能鼈三足曰賁

不落不托

古人以杯爲不落取其常飲則合酣之流也以麪裹爲不托以其躬造至精則饗飱之首也

積沙成圃

廣州新會縣蜆崗以南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內外益其事也載玉堂閒話

土脉横豎

土脉有横有豎許慎謂田有豎土者不可稻以其不停水陜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横土可劚若遇豎土即坍塌矣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今民間零用其有紙裹實人皆每陌輒闕數文使知梁時陌法受者當無怏怏矣今京師三

三文爲一百近更改至三十文爲一百帶上實人通行不以爲怪

朝節

圖經池陽風俗不重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雁相餽貽謂之朝節

逢塊

博物志徐人謂塵土爲逢塊

浣花天

放翁詩已遇浣花天註四月十九日也蜀人以是日遊于浣花溪上故云

蓮花漏

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久以爲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漾蓍葡三千灌頂香是也

廿卅卌

顔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又三十并爲卅音撒四十并爲卌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

乃以三句爲韻四字爲句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非也

沓潮

番禺記晨潮下晩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今吳中猶有此名

始廢井田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云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煙平生一勺橫汙水不信東溟浸沃天可謂闡幽之論又九河之壞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爲界在齊呂是也

三關

元志云燕有三關曰松亭關今名喜峯口曰古北口曰居庸關周世宗一日下三關在顯德六年遼之應歷九年也其三關則益津關今之霸州瓦橋關今之雄縣淤口關今之雄縣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螉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九節貍

厶地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某地本又作某

松煙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實松也天歷乙巳開奎章閣揀儒臣親侍翰墨欒公在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

小御團

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筆

澄泥

絳縣澄泥硯一絹袋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沙之細者已入袋矣陶以爲硯水不涸

曹吳畫法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爲工妙舒元輿作紀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

皂錦

法帖譜系云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

木難

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按其形色今所謂祖母綠也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遊戲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也元經世大典所云火衖注即音弄

槐街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街

甘泉

甘泉宮有三秦之甘泉宮在渭南隋之甘泉宮在鄠漢之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雲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澇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絕凜然凝冱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暄涼秋晚候縕袍不暖

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

柴門

晉書儒林傳清貞守道抗志柴門又漢書云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兼肉

壽烏

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故楊升庵詩云山遮延鷺堠江繞壽烏亭

麗矚

南史隱逸傳桂山堂猶非止素玩碧澗清漪翻成麗矚宋人以麗矚名亭本此

蛟韅

荀子蛟韅注馬服之革蓋以蛟皮爲之韅呼見切左傳韅靷鞅靽首絢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

牙籠貂扇

西京襍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為火籠慎常冬日宮詞云障氣貂尾扇爐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煖箑余嘗於冬日入直見朝鮮貢使手持貂扇以障面蓋古製也

流黃簟

會稽竹簟供御號為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

星施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施施旄旄之屬

萎蕤

錄異記萎蕤鎖金鏤相連施即在人顧況詩春樓不閉葳蕤鎖亦作葳蕤又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召對蕊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三雅

劉表三爵上曰伯雅中曰中雅小曰季雅宋時闕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

本此

鳳盉鳳艒

唐碑文瓦釜之於黃鍾鬵鼎之於鳳盉盉音禾見博古圖又隋志有龍舟鳳艒艒音墨

方麴

北史楊愔傳以方麴障面讀者不解方麴為何語按說文作箹篕竹織方扇也

紫壇

漢行宮用紫泥為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

柴轂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巷路

帖子致語

宋時御前內宴翰苑撰致語入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為之蓋褻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明成化中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昶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去然自是而後每有文字輒命文華門仁智殿畫為之往往傳奉驟得美官愚意以為如六一公玉蘂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

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亦何不可南唐李後主遊宴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爲之罷宴填詞如此何異諫書乎工執藝事以諫況翰苑本以文章諷諫乎黄東諸公無乃未達邪

皐比

朱子張横渠撤皐比蓋以虎皮爲講席也按唐載叔倫詩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則以皐比爲講席唐

時已然矣

玉環俞 俞音輸

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俞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清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前密戶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即玉環也醫者論諸種骨蒸有玉房蒸亦是玉環其處正與臍相對人之命脈根蒂也

金莖花

杜陽雜編載隋大業中元藏幾爲過海使風飄一洲曰滄洲人多不死上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多戴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今人但知目銅掌承露爲金莖

兩函谷

陝州西南有洪溜澗古函谷關也漢武帝時楊僕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新安故有秦函谷關漢函谷關之別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漢百官志曰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七校更名中尉爲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一通

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爲一疊

高下春

治粟者落杵曰春日之經天自日禺中至日晡皆横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春者高下其杵故曰高春日下春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曰斜景落高杵薛能詩曰隔溪遙見夕陽春毛僧孺致仕表云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破楊虔露布照盡高春雲昏乙夜皆此義而原本於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春

白簡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謹用白簡以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今之章奏俱用白紙不獨御史也但各官本俱用印唯御史不用印故曰白簡

玉蓮

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爲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入罪汝權贊慫恿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荊釵傳奇故謬其事以蔑之

跨竈

海客日談曰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言後蹄趨過前步也人解跨竈之子謂竈上有釜釜字上父字跨竈者越父也殆爲強說

聚頭扇

摺疊扇古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者之目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始效爲之今則流行寖廣團扇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近有作僞者乃取明初名公手蹟入扇可哂也

射落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烏易得落九烏何足傳大約古人多有造不經之說以惑後人而傳者遂以爲眞也史書如此不足爲實

四皓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姚廣孝

姚廣孝本醫家子王行識廣孝於爲僧時贈之序云上人年甫壯今天下亂已極且必治治然後出於時發其所蘊其上人之志歟又云當世之人安知終無與上人同其志者盍姑有所待也又云斯道非若他人事佛奉師䃧䃧作沙門者也

殺吹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殺去聲音厦俗語太甚曰殺吝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

此假借字也

齼

齼字玉篇不載音楚去聲齒怯也今京師語謂怯皆曰齼曾茶山和曾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齼犀微齼遠山顰黃山谷和人送梅子云相如病渴應須齼莫與文君蹙遠山茶山之詩全效之方秋崖楊梅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蹙春山

庾死

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束縛捽抴爲臾臾庾古字通也

遳脆

京師俚語目形短矮曰遳文選有遳脆之語唐書王杯傳形容遳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肉言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䚻注云䚻从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䚻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猶人教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意也

青葱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用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野客叢書以爲槐駁此說爲非

杏園圖

嚴介溪鈐山堂集云明宣德間館閣諸老有杏園雅集圖

單絲五暈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

捺鉢

遼史秋冬違寒春夏避暑各有行在謂之㮈鉢

攔子軍

遼史兵衛志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探敵人動静曰攔子軍

金鑁

遼史儀衛志金鑁馬首飾也按馬融賦揚金鑁而扼玉瓌蔡邕獨斷云金鑁馬冠玉瓌馬帶則此飾自古有之

葉格

遼史宋錢傳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名葉格戲

頭魚

遼史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名頭魚宴與頭鵝宴同

魚齒獸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河於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爲旄以角爲城

解花叢

楚辭咨苑解花叢謂秋至草木凋也

顧倪

崑山顧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頓之資更挾才情風流豪爽冠於東南明洪武初各散家貲顧嘗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斛律金

北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星四面平正即得至作勅勒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爲一時樂府之冠

澁體

唐徐彥伯爲文多變易以鳳閣爲鷃閣以龍門爲虯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嶽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兎爲陰魄以風牛爲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見朝野僉載

脂瓶

舊說鳥雀尾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瓶每引嘴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雨露不能濡

翡翠

廣志翡色赤翠色紺江淹賦彼二鳥之奇麗是也張揖

上林賦注翡翠大小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珠毛

孔雀尾端一寸名曰珠毛

魚丁

爾雅魚枕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注其骨形似篆書丁字乙字丙字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閤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

夫娘

南宋齋爲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夫娘之稱夫人娘子也陶九成謂是罵語蓋未見六朝稗說耳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人多作平聲讀

烏頭網

鸕鷀取魚使捷獨甚江南漁郎用者明烏頭網

孔陵樹

孔子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莫能知其名傳言孔子沒群弟子各持本國所產來種冢上其樹如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屬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固爲謬夢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則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桀惡皆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郎

長相思

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文子狀元

宋朝父子狀元者人知有梁灝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德許安世許將

兩許俊

說楛世有兩許俊一唐人爲韓翃奪章臺柳者爲御史中丞都押衙一吳越時人亦爲御史中丞都押衙

擣衣

字林云直舂曰擣古人擣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對坐擣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擣衣圖其制如此

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

五字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爲詩誤矣出郭頒世語

平楚

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

洞宮

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劉滄詩云沐髮清齋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

八絃雙鎞

北史李搖字德沈有才藝會採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南史柳世隆善彈琴時稱柳公雙鎞

狎獵

蔡邕賦條風狎獵吹予牀帷

勾闌

叚國河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闌甚嚴飭古今注漢顧成廟設扶老勾闌勾闌之名始此

拋塼

宋世寒食有拋塼塼音磚之戲兒童飛瓦石若今之打瓦也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凌歊臺詩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耶作詩不多讀書恐貽後世之譏

駭鼓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昌黎詩其鼓駭駭讀用其字

露甲

瑞香花即楚詞所謂露甲也有人夢中聞香覓得此花又謂睡香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暖尚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又薔薇亦稱錦被堆

陽鐫

東皐雜錄云漢碑刻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凹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

紅靺鞨

靺鞨國名古肅慎地也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人謂之

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滕盤寶籠貂璫發凝霞作光珠尚軟沆露成津籞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靺鞨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戲之需因劉仁軌諫立命剔去帝崩後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字後主書也以為羲之誤矣

壽潛玉環

靈芝之一名壽潛出瑯嬛記蓮花一名玉環出三餘帖

苾芻

尊勝經號僧曰苾芻此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傍布為佛之徒理亦宜然故以為名也

玉虎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金羅半面

元仁宗宴群臣於長春殿供事內臣進饌有咳病帝惡其不潔命爲製金羅半面圍之許露兩眼下垂至胸自是進饌者以此爲例

鞦韆流蘇

元成宗春暮命宮人掃落花鋪繭若毯施金帳諸嬪衣者織朱緒半袖彩頂纏吉貝錦臂繫秋雲紫絲帕着白

氍毹成群相逐淡慾鬭花戲狎彌日帝曰上綴黃金下設氍席使美人爲鞦韆流蘇之戲

長樂園

元詞客馬文友別墅新義門內有春香亭每百花開時置酒亭下會都下吟士賞花賦詩謂之錦繡會又有飲山亭夏日避暑於此又有娑娑亭玩月之所因號其墅曰長樂園

茜帽

元初建國設於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着茜帽

謝豹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欃毛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含赤子如珠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今京師人家多種之紅姑娘之名不改也

木棉

通鑑梁武帝木棉皂帳史照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薅至春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繰絲狀織以爲布按此即今之棉花也綿有三一曰絲綿出於蠶衍一曰木綿出於交廣名斑枝花一曰草綿史照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綿則非也其曰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今之制棉花弓長五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

晴霄郎文莊謂棉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照一說北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南中木棉樹大而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李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號蓬萊紫丁香一名百結花有紫白二種

水西蒲葵

水西花葉如菖草花黃夏開樓欄一名蒲葵

鬘華

茉利花一名鬘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鬘遷嬌見成都古今記

八芳

艮嶽八芳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菟奚顆

款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元生述征南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款冬茂悅層氷之中乃知唐詩僞房逢着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體物瀏亮如此

優曇鉢

佛書所言優曇鉢羅花其說漫幻不可知今廣東新興縣有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即所謂無花果也

鴟脚莎

爾雅云猋王芻郭景純云菉蓐今呼鴟脚莎詩瞻彼淇澳菉竹猗猗即此

盧橘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注唐三體詩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說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盧黑也故曰盧橘此說近是

梬棗

梬棗俗作軟棗一名牛妳柿一名丁香柿文選蜀都賦所謂梬蜀中製扇以此果榨油染紙為之軟棗瀋陽所產味甘而軟去皮塞餞充貢非丁香柿也

西瓜

五代郃陽令胡嶠於回紇得瓜種培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干瓜甜瓜耳

土芝

稽含瓜賦世云三芝之瓜處一焉謂之土芝

鎮心

南史鄭灼苦心熱以瓜鎮心劉子化詩七盤妙舞頻揮汗五色嘉瓜且鎮心

君遷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鈌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俗云馬奶柿是也沈佺期詩芳春平仲綠注平仲之木實白如銀

伊蘭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之髮髻香聞十步經月不散西域以之供佛名伊蘭

紅豆

紅豆一名相思子花白色葉如冬青蜀人採其實以爲果飣古詩紅豆生南谷秋來發幾枝贈君勤採擷此物最相思

流草病草

蓬名流草又名病草

蕉紅

紅蕉葉小而花鮮明蜀中語淡深紅者謂之蕉紅蓋做其殷麗云

金蟲

金蟲出利州山中蜂體綠色光若金蜀人取佐釵鐶之飾

玉雨

司空圖謂梨花爲瀛洲玉雨

紅雲宴

蜀劉鋹每年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

會昌瓜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酷似蟬形圃中人移土檻中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挹綠腴

紫瓜

落蘇本名茄子隋煬帝緣飾為崑崙紫瓜人間但名昆味而已

千金菜

高麗國使者來隋人求得菜種酬之甚厚因名千金菜今萵苣也

百歲羹

俗號虀為百歲羹言至貧亦可具雖百歲可長享也

麝香草

五代宮中呼蒜為麝香草

桐花鳳

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余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略曰續兹鳥於珍箑動凉風於羅薦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囀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𨈚僅詩有鶯兒喚喋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也

玉龍膏

朱以面油為玉龍膏太宗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右軍書學

王右軍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觀蓮節

六月廿四為觀蓮節晁采與其夫各以蓮子饋遺為歡

佛汗

劉元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元佐遽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禮之翌日復起齋場由此士庶競集輸施甚衆乃令將士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十萬盡以贍軍

眠兒歌

內翰所作文字名目至廣唐學士撰宮中眠兒歌即是剃頭文也

特介

揚子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

絲竹管絃

漢張禹傳後堂絲竹管弦故右軍用之蘭亭叙而或者
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詞耶

蟠屏

吳主亮作金蟠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軍幰

軍幰魏武所制以軍中服之輕便或作五色幰以表方
面

曲蓋

武王代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

常以賜將帥漢顯用之乘輿謂之鮮輵有軍號者賜其
一焉

綺闌

魚豢魏略曰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闌

鉛砌

後主詩鉛砌美銀光飾井雕葩植

講書三昧

東坡嘗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書第一言簡而當
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
三昧也

魚尾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於
室以禳之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
指上者

蚩尾

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䟽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
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劉孝標始云蚩尾是水獸
作蚩尤字是也古老傳曰蚩聳尾出於頭上遂謂之蚩

尾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
詩送之今世所謂霞帔者始起此耳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
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小細
蹀金珂紫草春用此也

鄶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楊雄蜀都賦曰雕鏤
釦器百伎千工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決衆敵
因而敗曰跳盪

漢高父名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
皇於萬年注名煓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媼
后

兵刑一事

班孟堅兩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刺列於刑法志
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帝典命
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
教則是兵刑固合爲一矣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
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世訛作東廂西廂非是

礮碑

礮碑雹光也太平廣記月支獻猛獸兩目如礮碑之炎
光

果然褥

梁張纘謝果然褥啟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綸愧燠挾
纊慙溫

蜂盤

陳武帝性尚儉素私饗曲宴皆瓦器蜂盤

五鬣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

麗所產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
粒小松歌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
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錄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文雋不歸爲
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
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今云

慮因本錄聲之去音太元云滯於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倨切寬省也唐劉餗嘉話稱高祖不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話奇之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以爲思慮之慮蓋指唐人也

八座

光武分尚書爲六曹并一令一僕爲八座

雨草旱草

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又華山有蛇名肥遺見則天下大旱

養花

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名養花天

一寸椹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

月額

旦日雨謂之月額

滑稽

滑稽轉注之器也凡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illegible]注不已故呼爲滑稽

崑崙觴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爲崑崙觴芳味絕倫

醒酒石

李衛公平泉莊有石能醒酒開元興慶池內有草能醒酒

都公

唐呼左右爲都公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然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陶南邨謂唐人題咏略不及之亦未博考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illegible]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彩纓長憂

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託繡鞵花間集云慢移弓底繡羅鞵亦屢見於詩詠矣婦人纏足不知起於何代[illegible]見於古者如詞是自如[illegible]也如此段所引乃纏足之說也[illegible]以爲金蓮[illegible]所云[illegible]已久如唐詩所云[illegible]纖小耳至於弓足之說[illegible]燕趙女子三四歲即爲天然[illegible]喚爲蹬頭腳[illegible]不足貴矣

獵酒

古人謂無藉之士游手清談無故來人家志必得酒而後去謂之獵酒張仲舉詩云狂客有時來獵酒老夫無日不焚香獵酒出五代史漢常思性鄙嗇每從事來輒怒曰必是獵酒

網巾

網巾之制出自明初時有髮束中圍四方平頂之謠或曰楊維楨製此戴之以見太祖

蚌[illegible]

齊後主蚌蛣下屬州貢蚌醬知以宗廟爲重恐滋味醬[illegible]漢律會稽歲獻鮚[巨乙切]醬二升以

說文求之鮚爲蚌知此物爲宗廟祭久矣

硬黃

寶章集元符中秘閣復以至道後遠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閣盡作硬黃紙次第屆之

萬年枝

詩中多用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也按草木疏云橿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宮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年樹即此也

龍種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贔屭形似黿好負重今石碑下黿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吽吼金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于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于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韓通無傳

東坡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百子帳

唐宋禁中大婚以錦繡織成百子兒嬉戲狀名百子帳

不拜佛像

歐陽公歸田錄載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錄賛寧奏曰不拜問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也

飲仁和肆

宋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著名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眞宗果以問使者具如公對眞宗問曰何故

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舊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劾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人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盡食鉤餌

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釣魚以金楪盛釣餌羅几上俾群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詐人也設誤食一粒則已豈有食盡之理耶此與晉

肅簡事皆當錄諸座右

蕉胎卉醴

糖一名蕉胎仙經呼蜜爲卉醴

笑牒言鯖

清異錄云笑牒言鯖足添腹笥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起於漢祀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天寶中東都然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

十圍燭

淮南楊渥燃十圍之燭以擊毬

十五事

沈休文碑盖同王子洛賓之歲實爲辟彊內侍之年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

退紅不皂

唐時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若今之粉紅髹漆器也宋時緣局中有淡皂色謂之不皂可對退紅

一床一流

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集韻銀八兩爲一流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放翁詩澆書滿挹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床

六瘼

李彪表頃者抗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六瘼即六事也

銅池

宣帝詔金芝九莖産于函德殿銅池中注銅池承霤也以銅爲之

粘雨

拾遺記晉武帝于樓上以酒灑塵名曰粘雨

十縣

漢書賛劉太子湯沐十縣

裹甲

左傳云楚人裹甲言甲在衣中

鐵馬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竹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不借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吾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名草履爲不借

仙樂

瑟曰文鵑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也

不須鞭

致虛雜俎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群臣編爲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三韓

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出後漢書

鐵樹

升菴集吳興王濟日詢手鏡云吳湘閭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橫之馴象衛毀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餘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團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花開之說有自來矣

自生火

抱樸子南海蕭邱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邱上純生一種木雖爲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得以爲薪者炊熟則灌滅之用之不窮

遼川無桑

後燕錄遼川初無桑乃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由吳來

索郎

瑯環記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遜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爲某設哉秖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耳

櫻桃宴

王保定摭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覃及第敕邸吏曰醵罰所費取足而已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不啻數升

朱攀麝酒

元山記唐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搗朱攀澆麝酒匣以鎮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斷

龍口渠

翰林有龍口渠迴內苑大雨之後每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見辭仙金鑾密記

鬭花

清異錄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鬭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擷少頃勅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宮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歷以驗姓名時號

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樓羅

樓羅幹事之稱也演義云人能[illegible][illegible]謂之樓羅酉陽雜俎云段成式在秘邸見山客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儉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其起久矣

豐碑

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斲大木如碑之狀

刻于槨之前後四角爲下棺而設之諸侯用之桓楹斲木如大柱亦爲下棺而設也大夫用之

竻九

陳輦𨌤五雜俎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竻九謂是日天氣常竻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餔之

迎富

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

衡石

史記秦始皇衡石程書決事註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曰

以百二十斤為程

經皐

經皐冢前闕也見左傳

頭會箕斂

賈誼傳秦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黃羅

黃羅乳母之服也宋明帝寢疾召褚淵入見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羅耳註宋主欲褚淵佐太子如乳母之哺養小兒也

堯舜禹湯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與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皆以唐虞三代為對

新氷早李

齊書齊主時居南宮東平王儼從上皇胡后居北宮嘗于南宮見新氷早李遽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

舊題

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薈蕞薈草多貌蕞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因之獨杜工部八哀詩云薈蕞何技癢可以為據

條翩素影

拾遺記周成王時塗循國獻丹鵲一雄一雌孟夏取翅為扇一名條翩一名素影

高柳

徐陵上梁元帝表有高柳生風句註高柳邊邑名今奉

天府遼東有柳條邊插柳為畍東西八百里

白著

劉晏時稅外橫取謂之白著

三商

周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蕭易備文三商而眠高舂而起南史求衣昧旦晏食高舂

押不盧

押不盧起死回生草出元阿禘王詩中 回回國產一物似人形如人參之類名曰押不蘆在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其苗即中毒死取之之法先于四旁開大坎可容人

羽淺攻係絡之皮條之係肘繫于犬之足既而用杖
箠逐之犬奔而根拔犬感毒氣斃就埋土坎中經宿
然後取之曝乾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
至九之乃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則活
蓋古華陀能刳腸滌胃以治疾者必此藥
也宋時御藥院中亦儲之又與此說不同

行縢

禮記注偪斜幅也偪足至膝漢謂之行縢又見國策

墜露落英

屈原離騷經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註云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蕋洪興祖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又據一說云詩之訪落訓落爲始意落英之落爲始開之花芳馨可愛若至于衰謝豈復有可飡之味

藺石渠答

漢書鼂錯傳具藺石布渠答註藺石城上雷擂也渠答鐵蒺藜也

滅烕字異

學齋佔畢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注烕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烕武劣反滅忙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多有誤作滅字者

月令注

鄭氏月令注引農書土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數說甚奇

夏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帲幪則誤以爲屋宇矣

鶡雀

漢黃霸傳鶡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鶡冠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鳻字通用鳻似鳳也若夫鶡冠之鶡靑色好鬪不止俗謂之鶡雞音曷與此鶡雀音芬者不同

斑氏

山谷云班氏以鬭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斑史作班誤也

逸書

左傳昭十年子皮說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大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按此兩節皆見于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于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爲夏書杜預遂以爲逸書周太史所舉辰不集于房

四言今見于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而杜乃注爲逸書殊可訝也

·穴中鏡

學齋佔畢鳳州道逕山有田家尾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架鏡闊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不知何代之物文義甚佳獨于郡志見之故傳錄以補欵識之一云

市井

今人常談市井字蓋出于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且春秋井田記不見于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九經所無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公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

字雖見于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于經且唐人多以瓦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爲陶泓及宋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謂麷即是今之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麪及鰒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以荼苦即是也見于爾雅謂之檟茗即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無踐字至宋玉九辯大詰

鹹酸汁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千答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楊溝

馬縞中華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牆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故曰御溝

華蓋

華蓋黃帝所作也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蘤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雉尾扇

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爲扇翣以鄣翳風塵也

信旛

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畵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元武幡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備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元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捷也一曰以鴻雁燕鳦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豹尾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也尾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今惟乘輿行建焉

龍虎節

唐節制皆從太府寺準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

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絅　製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重臣油碧籠之殺而不用則倒進之

飛雲丹

粉自三代以鉛爲之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

桃紅粧

燕脂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紅粧

天祿識餘卷之下

錢塘高士奇澹人

鳳尾諾

齊蕭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玉麒麟賞鳳尾諾矣

蜀史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烏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則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也壽

國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變童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變童丱女弱年崽子息宕宰選詩肆早窈窕容路耀便娟于指指變童屬也今北人罵頑童曰崽子

錢載年號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鑄遂以錢載年號始此按杜佑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鑄讀書不精覈以高恭請載年號以紀其始遂以爲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恐後學承譌襲謬不得不辨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

迹射射聲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見奏

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

不爲遠矣梁孔稚珪隱於多揣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淸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國鑑

說苑云晏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君臣事迹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月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枝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餤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破老破舌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黎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三公

李涪刊誤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開府爲散階令有拜太師太保太傅司徒司空眞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爲階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舛爲愧哉若以酬賞勳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

爲底

王源

充志王源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皆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鬼名

諳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產不爲害

候風扇

淮南子云若綄之候風許慎曰綄候風扇也楚人謂之

五兩

引泉

山家清事臘月剖修行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杜詩剖竹走源泉又竹竿裊裊細泉分鬮中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洫

唐高宗書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叔藝韞多材帖爲唐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隷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普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預臨池之工者以此答進枇杷帖并移營王橋兩二帖皆高宗書誤入太宗耳

班春

崔篆以王莽時爲建新大尹到官稱疾不視事門下掾倪敞力諫乃強起班春

弄田

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上耕於鉤盾弄田弄田在未央宮天子燕遊之田也

裂葉獵葉

洞冥記裂葉風八月風也又列子曰獵葉之風

香雨

拾遺記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汀濘

七命促鮮之遊汀濘短羽之棲鴳會促鮮小魚也汀濘淺水也

鵝黃鴨藍

鵝黃淡黃色也鴨藍[illegible]色也

芙蓉幢

庚肩吾謝銅筆硯格啟曰西域買人卧織成之金簟隱
仙童子隱芙蓉之行幢

五經

侯鯖錄陶人爲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置書云酒
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它鄉人至不遠是義聞饋五經
東帶迎於門乃知是酒

支離

七命云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纖散素膚雪落支離古之

屠人

小紙別紙

晉何曾爲丞相性奢侈靡有以小紙爲書勅記室勿答
唐盧光啟受知於租庸使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爲一
紙朝士效之

門狀

門狀唐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李德裕柄國百官無以希
取其意乃相扇具銜起居

狀異常人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中以待
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
難乎乃止

纖兒

纖兒小兒也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委任群小陸納望
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

臧飲蕭文

南史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昞素及從
弟叔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

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
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
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鳳度三橋

東昏侯與群小立帽爲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
向後總而結之曰反縛黃麗梁武帝宅居三橋鳳度三
橋者鳳翔之驗黃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敗之應

梨棗錢

後漢祭祀志注漢武封禪至泰山下未上百官先上跳

以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諸書所謂酥梨酸棗狠錢

散錢

鶴相

湘山集丁晉公自稱化鶴之裔以爲印記時人目爲鶴相

方牖兼兩

恩倖論南金北毳來悉方牖素縑丹珀至皆兼兩

倚酒

太宵經云朱仲嘗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市酒家婦也倚酒猶言貰酒

互郎

溫公詩話牙郎當作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作牙殆以字近而譌

玉臂支

玉妃外傳妃子謂謝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代我與爾乃命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

瓢廬漢書

蔣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瓢廬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寓錢

唐臨冥報錄云鑿紙爲錢以供鬼神自唐以來始有之謂之寓錢言其寄形象於紙

麋畯鹿場

博物志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畯種稻於此其收百倍

天屈

談助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竹笑東坡題文與可贊云竹亦得風夭然而笑本此

八月春

贊寧竹譜云竹根曰鞭八月鞭行故竹以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百物皆以始生爲春成熟爲秋也

辰瓜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而實繁山谷詩夏栽睟竹餘千个春費辰瓜滿萬區

紫雲廻

明皇雜錄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淸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廻也今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覺命玉笛習之盡得其曲

蕭兀

背書總論云目三公以蕭兀注謂蕭然自放兀爾無名

三條帶

東齋記錢俶進犀帶於宋太祖太祖卻之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求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斧木

劉善明質素自守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言只以斧斫木不加雕飾也

駱駝負函

唐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授都水丞充使監運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群碎

王羲之與謝尚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碎誠

難爲意也

食蚶蠣議

何佾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甘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死灰其何筭故宜常充庖廚永爲口實

杬子

雜俎杬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

殽將藥長

西漢志鹽食殽之將酒百藥之長

起麪

齊永明元年詔太廟四時薦起麪餅[illegible]以麪和酒酵爲之卽今之蒸餅也

與馬成二

沈慶之旣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每出遊田園自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安之三望草
三公所乘也

毳頭

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毳頭之義權曰秦紀云秦
國有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崩潰惟畏毳頭故使持之以
衛至尊也

三昧馬

李肇翰林志翰林下直出院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
乘馬謂之大三昧言如釋氏之脫纏縛而得自在也

脈望

酉陽雜俎何佩奮於古書中得一髮卷規四寸許四環
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火中亦作髮氣不知謂何
物也後與方士言之驚歎曰君不得仙命也此名脈望
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爲此夜持當天從規中望之
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

綠水蠶絲

小傳妃子琵琶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紋
蹙成雙鳳絃乃末訶彌國所獻綠水蠶絲也

苦連雜連

段成式與客連句或押惡韻前名一韻成詩八韻謂之
雜連若志於不朽則沈揀韻謂之苦連

撩風撩草

鶴兩翅各有複翎右名撩風左名撩草

蛩𧉻蚊幬

沈佺期七引瑤席夏冷蛩𧉻冬煖崔思祖啟陳政事曰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惟設紫綃蚊幬

白楊靑楊

後周安妥作白楊巷蕭脊作靑楊巷兩人皆負才望時

人語曰世有兩偽白楊何安靑楊蕭脊

絳帕頭

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
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陸游曰絳頭者巾幘之類猶今
言幞頭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詩絳帕蒙
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唐人用事之誤

焦竑筆乘云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

臨行贈汝繞朝鞭則誤以爲鞭策阮籍臨廣武歎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是也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誤以豎子爲沛公霍去病用兵爲有天幸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霍爲衛放麑本秦巴西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則誤以秦爲中山顏延年一麾乃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爲旌麾之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應制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詩詰旦重門聞警蹕則誤以詰旦

爲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爲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僑爲王子喬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州詩云秦城依北斗鄴東發南枝春不可對鄴且于義無取當是秦城耳

陰火

木華海賦有陰火潛然句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煜然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意木賦指此耳

太平花

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朵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溝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有路無事則正疆畔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故易曰地中有水師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冶容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曰冶容易冶容誨淫冶斷冶益修飾之意初未必如此解

厭饜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

謂犀䌫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
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繢之
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繢憶遊睢

九河

鄭元曰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以東平原鬲津
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
閼八流以自廣言閼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
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
重好利輕變古也

適荷澤被孟豬

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
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考槃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干江
干長干是也況干與寬爲韻自協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劉向說苑葽也徐鍇曰狗尾草也
爾雅葽繞蕀蒬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于
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葽感之而早秀

調饑

詩惄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其
義晰矣毛詩作調亦屬假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謂調
者稠又改字作輖調饑也稠饑也輖饑也愈解愈離不
若朝饑之爲長也焦氏易林朝如且饑皆郭遐周詩言
別在斯須惄言如朝饑漢代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肅肅

詩肅肅其羽字本作䎘取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
蹜在腹下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物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
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
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

丁陽以埋杌倚生于欲以槃念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不可輕易也

辟雍泮宮

辟雍泮宮爲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爲學宮之名也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謂頖宮告后稷也此文頖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雍作廦廱解曰廦廧也廱天子饗宴廦廱也亦不言辟雍爲學名也今據詩曰鎬京辟雍又曰于樂辟雍頌曰于古西雍考古圖彜名有肯雍疑皆爲宮名

春秋書晦

春秋僖十六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亦同按晦非瞑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僻遠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劉歆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去晦乖謬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曲說以爲陣不違晦故敗然楚以晦而敗晉不以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當者也

爰田

左傳晉于是乎作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趄許愼說文曰趄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易之

繕完葺墻

左傳繕完葺墻以待賓客又臧宜伯令修賦繕完夫繕完葺三字皆一義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盡十義爲複古人修辭體要必不如是審思完字乃宇字之誤曰繕宇葺墻詞無複義亦昭矣唐李祭酒涪云脩修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恒星不見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夜無日光則將而恒星見不見者夜有日光明如晝也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穀梁傳曰恒星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按昔初夜也昔之爲字从日从巛巛音殘又與夕通夕字于六書爲會意取月半見之義曰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葢此類也通鑑綱目增一字云有尸如日夜出似猶未達班氏之意矣

纓

禮記女子許嫁纓纓有二一少時當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給纓也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葢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紟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祈報辟

禮記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祈謂祈福祥也報謂穫不報祈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因而用之也按素問有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冰堅凍解

月令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中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大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荔挺生

鄭元曰荔挺馬薤也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之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黔首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
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
首蓋因太史公之語從後係於紀內經云黔首共飲食莫
之知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恐不自秦矣

濟之仁壽之域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
之域濟今俗本作躋非古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畛也
若是濟字合注登陟之義域乎衍之區非有崇高之意
何取于登陟舒于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

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

方馬埋輪

孫武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曾注方馬縛馬也埋輪
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令按方馬如舟之方絆
馬足不使行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柅制車非真埋之
行動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
如權巧

汶與岷同

汶古岷字武巾切晉王羲之書避同汶嶺尚不改古今

蜀有汶川縣即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
縣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可冒稱汶乎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金剛也矢直也程子
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引周禮
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王東發云周禮出
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
其訟周興來俊臣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
之惡爲聚財之罔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

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
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
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遂霸天下附會周
禮實本于此楊升菴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託之齊桓
公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
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帶困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
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斯

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言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以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

全答汪尚書書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黃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遂以遺書餽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讀往

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信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二詩尤可證

匆匆

黃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匆匆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僕謂彭氏以說文微此字為長今流俗又妄于勿中斜加一點謂為匆字彌失真矣按祭義勿勿其欲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是知匆匆出于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匆匆悤悤

楊升菴曰說文之解匆字為忽遽之稱又悤字解云多遽悤悤也好古者但知匆匆而笑悤悤遂俗者又但知悤悤而駭匆匆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

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葉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竊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乃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

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焉葑田海南亦有之名曰海綿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翹莖瀵蕊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即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汨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有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獨中江油江中有明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咸以爲怪矣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殷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寧字晉人以爲助語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眞長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劭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爲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幺也由名有六幺焉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綠腰皆是妄說

養以之福

漢酸棗令劉熊碑猶與明哲秉道之楨養以之福惟德之隅今傳古本養以之福今本作養之以福非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壠古者墓而不墳也郎鄭淳曲娥碑□墓起墳蓋古止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禓祙

魑魅字漢碑作禓祙其字從示蓋禓祙亦山之神也

字義

斦鐵砧也从兩斤別作鑕質矣棘同而也自東而復于東故从兩東官曹之曹从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遭曹矣源委之委當作桼从兩水火焰之焰當作炏从兩火可以類推

穭秜

野稻不種而生曰穭刈稻明年復生曰秜

勞極洒洒

洗古音銑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洒洒如瘧狀素問洒洒惡寒注並音銑

泣與澀同

素問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澀水不利也澀與淚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欸唶

欸也唶也呪也皆嘆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春陵有望氣者曰唶佳哉鬱鬱葱葱然古書多用呪字欸與唉同史記范增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大事楊子法言或問王莽曰始皇方獮六國而漢方怒秦史記用之于句首楊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叶韻止與殆叶韻并

古音宮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叶
宅倚叶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韻
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軏摩馬候蹄刻子說御云輿輪之外
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漢非子驅而前之
輪中繩引而郤之馬掩跡命意則一脩辭則殊可以見
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
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
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
盡而不圓韓子之言必合荀注而後明注可廢乎

蠻烟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烟蜃雨無別蜃群蜃蛟蜃也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
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曰宋人小說不及唐人固已殊不知唐人小說不
及漢人如□□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
徊竦動左右伶元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穀
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
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耶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開傳云
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
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
有餘映謂日昃也

翠足粉胸

劉勰云綴金翠于足跗靚粉澤于胸臆以喻失其所施
也後世妓女金翠綴足粉澤靚胸益恒飾耳

鮑姑艾

世傳鮑姑艾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鮑姑亦仙女流也朱人五日帖子中有用此事者

女麴

女麴小麴也餳糖蘖糵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粲禹餘糧也俱見齊民要術

腹背

李嶠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案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鶩駘獲薦于九方腹背可傳于六翮又云坐擁

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鶬鴰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鶬鴳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鶬鴳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鶬鴰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名蘹香卽杜衡也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將蘹香損不逢卽此也

周紂槃甃

周紂爲勃海太守兇歸廉潔無資常槃甃自給劉攽漢書刊誤云甃非槃所成當作槃築築爲墻甃爲坑也此說大謬攽本南人不知土墼也字林磚未燒曰墼埤蒼形土爲方曰墼今之土坯也以木爲模實其中非槃而何

臯比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臯比按左傳蒙臯比而先犯之

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臯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知臯比之爲虎皮而不能知其所自出聊記于此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洎作泊王充論衡酒之薄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

書

枌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斫檀橀榽先殫橀字一作枌三輔黃圖有枌詣殿枌詣木名即橀也

簪導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櫟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導古者男女皆用之禮云笄總拂髦詩云象之揥也拂髦象揥今之篦子魏明帝與諸葛恪書云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

于物

齗齗字

古文嫺與憪同見後漢書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要骨齗皮狀色稱又曾體齗鹿皆妍字之借也齗乃嫺省束齗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古祭

古者祭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以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

葉子戲

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即今之紙牌其首選加朱采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邪史稱為葉格見第三卷中

馣馤

馣馤音菴藹香氣也

金鉔

鉔音匝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云金鉔薰香注香毬也意即西京雜記所云卧褥鑪也

松雪

栝柏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趙文敏號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納者亦可稱曰松雪見陸儼山春風堂隨筆

鬼工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宮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今之鬼工毬類此

戴記月令

戴記月令文見于呂氏春秋或云漢儒採呂書以說禮或采本經文舊文也呂書剽取之據不韋之書月令特優

屯田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大經中經小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蓋是以篇帙繁簡爲次第爾

四產十六男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阿閣讙樹

堯即政七十載鳳凰止庭巢阿閣讙樹見尚書中候

文馬

左傳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註曰畫馬爲文四百匹也宋丘光庭因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蜚蠦蜰

釋蟲云蜚蠦蜰郭璞注云蜰即負盤臭蟲也按春秋書秋有蜚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以此蟲一名蠦蜰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證之則郭解誤矣

嚋德瑞聖

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嚋德瑞聖之符焉五臣註曰嚋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丘光庭曰嚋等也言馬可以等齊君子之德非瑞聖人之道也

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五臣注曰特達美貌按朝聘之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錯陶厝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厝之象五臣注曰錯雜也附厝兼也象法也言晉德雜于文法也丘光庭曰錯背者故反

唐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識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少其陶唐之象刑亦請置不用也

火城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錢唐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而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

人以唐為塘非也其說本于世說世說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為築塘患土不給說曰致土一斛以錢一舂易之土既集說曰今不復須土矣人因取以築故名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矣

魚枿

枿敘見切說文枿以柴木雝水也江賦枿澱為涔夾㴞羅筌皆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枿之名

紫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紫花紙也其皮可作紙今與東多此紙但以為何裹及裝書面頁之用難以寫書其色頗正同

轉喉觸諱

韓文轉喉觸諱亦澀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蔡邕有子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

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帙

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近見了京家十有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繒觀帙用巾旁可想也今大內藏黃庭內經蟲蹟亦有蝦鬚草細簾裹之亦是宣和物也

帊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仰資也

戒碑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豹直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

豹直

乘槎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也

王姬

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芊齊姜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非

瓜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成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

縣

楚滅陳爲縣縣名始此非始于秦

下官

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影國

影國附庸也

梟首

梟首百勞名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死懸其首于木標賊首以示衆曰梟

烏號弓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烏烏乃號呼取長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烏號之弓

緣池

緣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沖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宋子京春寒

到彼池用此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行李

左傳李本作李乃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黃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邜字北字

邜本柳字借爲寅邜之邜北本背字借爲西北之北

辠字

辠古罪字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

對字

對莘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留落不偶

霍去病諸宿將嘗留落不偶注留謂遲留落謂廢落

醉如泥

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晉書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子毴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毴書鳥獸毴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織絲

織音志今訛爲注絲又轉訛爲紵絲音宁見鄭氏釋文

偏提

偏提即注子唐改曰偏提據說郛云猶今酒鼈

馬車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人注妃后非乘馬則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又洛陽婦阿潘出家乃尼姑之始

尼寺

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渠荅剞劂

渠荅鐵蒺也剞劂曲刀也

衛尊

[illegible]酒器也六尊爲衢

蒲桃髻

小兒初留髮爲髻十數父母爲兒女相勝之詞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群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桃花醋

唐人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水田衣

蒲明嘗闈水田衣倚叔八九數十秋桁已分翠色染入時剖胸襟一洗荊棘過古陳丈人矣

羅嗊曲

羅嗊古樓名陳後主所建元稹廉問浙東有妓女劉採春自淮甸來能唱此曲閨婦行人聞者莫不漣泣

天穿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唐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楓人

楓上占斯曰楓柳占斯者寄生也嶺南楓老有癭者夜遇暴雷驟雨上暗長一枝長數尺形如人有口眼謂之楓人任昉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爲人形亦呼爲靈楓越巫得之以雕刻鬼神即占斯也

栗零栗駭

夏小正曰八月栗零零者降也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言栗房秋熟實驚躍而出也栗房多刺如蝟熟則罅坼子自迸落唐包佶詩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亦善體物者矣

判齋

唐令狐綯仍世宰相以文章見稱綯爲文喜以語簡爲工嘗飯僧判齋綯于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如來以譏其好簡也見歐陽永叔題令狐楚登白樓賦跋

藏鬮

宋時有藏鬮之戲即今踏捕戲也丁謂爲玉清昭應宮使夏竦爲判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鬮者謂曰

古人無跡藏櫽詩辣爲一絕云舞神跳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都被旁人冷眼看蓋譏誚也

末下

末下吳地名北人問陸機曰羊酪之美江東何物可並機云有千里蓴羮末下鹽豉耳注千里末下皆蘇州境後人訛末爲未蘇東坡詩有懷蓴菜下鹽豉及肯將鹽豉下蓴羹皆誤也

骨朵

骨朵宿衛人所執宋鹵簿中有之即今長柄手撾之類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爲胍肫胍音孤肫音都俗因謂杖頭大者爲胍肫後訛爲骨朵今京師猶有此

談柄

近人以口實爲談柄或云笑柄非也古人清談多執麈尾故有談柄之名傳燈錄棲雲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爲談柄是也

權輿

權輿見詩經秦風注云權輿始也而義猶未明蓋造衡

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以始爲權輿

麩炭石炭

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爲薪蘇長公集有石炭行今西北所燒之煤是也南方薪木燒而未灰者曰麩炭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正謂此

牛耳

戎右贊牛耳桃茢注牛耳無竅聰乎神故以不聽爲戒也公孫談圃云王荊公解周禮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本以鼻聽其耳固不聰也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苻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注魏武王謂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與五代史莊宗紀持牢義同

取獻

羅泌路史曰丹壺書自無懷降所叙與名山記大同此余之所取獻者也獻音臬與法同

苕名

苕有數名因地異稱隋魏澹蒙苕賦云高有亮苕與有澤

婁敬竊饋者曰石髮補窊田者曰揖衣在屋曰昔邪在水曰陟釐

着菜

安南有羞菜蓴生水上甘美可食人過池中以手指之曰女羞否卽時憔悴羞色人去青如初

血玉

山海經侖者之山有木曰白蓉可以血玉註血謂染玉可以作光彩

怯薛

分番宿衞元謂之怯薛元史曰宿衞者領于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术木華黎赤老温四族世領怯薛之長年勞既久卽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責任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

贏越之法

韓昌黎曹成王碑云王親教之搏力鉤卒贏越之法按商子農戰篇云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以致則搏力知其爲秦法也左傳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

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鈎卒杜註云鈎伍相著別爲左右屯則鈎卒知其爲越法也

塗乙

禰正平作鸚鵡賦文不加點點者塗也加者乙也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乙音主與點同文字遺落鈎其旁而添之也又東方朔傳云止輒乙其處謂有所絕止點而記之曰乙如士人讀書以朱識其止處也

禪鑽

宋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鏤板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錟本漸多然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印書之制又在馮瀛王先矣

古語相近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之字代之毛詩泉水云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注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以瑕為何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又如周頌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溢盈也朱注以假為何以溢為恤夫瑕既為何矣假又為何古人胡為謬寫至此哉依舊注假大溢盈于義為順即不依舊注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訓之何以恤我也

百果甲宅

三都賦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注宅即拆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愚謂太沖此語雖或采之于易亦未可知然改拆為宅字新而意亦別認宅為拆失沖之意矣毛詩大田云既方既皁鄭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于中若人之房今孚者米房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特以解此賦則甲者孚郭在外其[illegible]在中其房全之義于就于解字意自融洽[illegible]合此理反支離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亡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剪柳

永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即射柳也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為射柳

書卷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薄帙以便檢閱益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河洛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所同也二七圖

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要也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惟鴻雁與白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

禽獸草木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落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邨落部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亦居也

大娘小娘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為婦女之稱韓魏公傳中云宮中稱郭后為大娘劉妃為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民間

驚燕

論上例裝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書上紙條古不粘

姓氏

姓與氏今人多混解為一非也太史公曰昔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徐氏郯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焉嬴姓也餘十四皆為氏又如周本姬姓而其後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邗晉應韓凡蔣茅各以國氏故昌黎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徐偃王廟碑云秦與徐俱出柏翳為嬴姓

汧城鑿穴

柳子厚文集南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注云未詳而復引田單火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乃即墨非汧城也按文選潘岳馬汧督誄亦有鑿穴之說且云乃奮其奇保此汧城馬汧督者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南霽雲守睢陽事正相類故柳碑文援之

累德

王寯新詠序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累蓋誄字之譌也潘岳作萬年公主誄萬年縣名公主所封也今藝文類聚載此序文亦作累德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訛已非一日矣

班史失名

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字貴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荀悅漢紀云壺關三老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六閣

宋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負圖之義也真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天章取雲漢爲章之義也仁宗英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寶文取寶書爲訓之義神宗曰顯謨徽宗曰敷文哲宗曰徽猷此六閣之所建也

蓬餌

西京雜記云漢宮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今黄囊菊錢習用爲常而蓬餌餅有隸作九日事者

嗚呼噫嘻

李太白蜀道難起句疊用嗚呼噫嚱今人相承用之而不知其義亦自有別老學菴筆記云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傾家釀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昌黎借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此得晉人本意至朱中行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敘引

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今人效之非也

毛無通用

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蓋聲之傳也按後漢馮衍傳饑者毛食又五代史義幡緯賜緋毛魚袋則古人行文亦用之矣

五兵七兵四兵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

大康中又置七兵尚書以中外兵加分左右也又四兵宋丁度兵錄云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二曰廂兵諸州隸焉三曰役兵郡有司隸焉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

冰獸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爲獸形飾以金環綵帶置雕盤遺王公大人惟張九齡不受

傅別

傅別券契也周禮小宰八成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著約束於文書分別爲兩兩家各得一鄭曰傅別謂爲大手書于一札中字別之稱貸責償皆聽之以券書

劍器

劍器古舞之曲名其舞用女伎雄裝空手而舞見文獻通考舞部杜子美公孫大娘舞劍器歌指武舞而言或以劍器爲刀劍誤也

末厥

劉貢父詩話云今人呼禿尾狗爲厥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陽永叔答劉尚書詩有末厥兵則此兵正爲末厥耳餘冬序錄以末厥對單凡字

單單

單單今爲一字古分兩姓赫京山筆記云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單乞改正主司曰方口尖口何足辨答曰台州吳縣作呂州矣縣可乎主司無以應可知字亦小異矣

鷸蚌

蘇秦鷸蚌相持之說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謂鷸口今日

改兩作雨非也

繩橋

范石湖吳船錄言入蜀青城山當渡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分爲五架橋之廣十二繩相連排連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纍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架挂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略如漁人晒網染家晾彩帛之狀又須舍輿疾步稍從容則震掉不可行望者皆失色杜詩云連笮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皆蜀地也

香水粉水

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粉水出房陵永清谷取其水以漬粉即鮮潔有異於常見任昉述異記

迷穀

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鵲山其樹如穀叉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令人不迷

止雨笛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離合風

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乎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玉桃

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

雨異

周時成陽雨錢終日而絕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拓拔魏時河內冬雨粟

長雪

詩云相彼雨雪先集惟霰霰即今所謂米雪也撒鹽空中意正指此柳絮因風乃鵝毛雪也二謝之語當各有謂未易優劣東坡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豈是但圖對偶親切耶

用九用六

林元齡曰龍門山人卜易而善言易嘗問以卦只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楊雄作太元遂有踦嬴二贊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

讀書威裂

古人讀書時有威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晉士會于中上列武子于上中名且未識安能定其高下劉琨詩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一事而屢用之豈以爲兩人耶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奚斯誦僖歌其路寢不知公子奚斯但作寢廟非作頌之人也誤亦甚矣

額碑

前代榜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証也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証也今皆先書矣

通應子魚

泉州有通應侯廟其下臨海出子魚甚美世呼通應子魚者記其所出也荆公詩遂誤用長魚俎上通三印東坡又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此皆本之傳聞而弗深考矣

鄭重

鄭重二字世所習用而罕求其說按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言頻煩也又三國志國家京汝故鄭重賜汝好物

物壽

唐志席壽三年甎壽五年簃壽七年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唐子西古研銘計年墨研之壽亦有所本

[illegible]虞

[illegible]蓋出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曰贗魯曰眞也本作雁後人加貝

齊斧

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以爲與資斧同張晏公以整齊天下故云齊斧應劭云齊利也俱未安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言齊也

食蛙

韓退之苔柳柳州食蝦蟆詩蝦蟆雖水居未得變形貌强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雖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周禮蟈氏所掌蛙黽之屬漢書霍光擅減宗廟羔兎蛙古蓋以爲上食也

鄉里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瑣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宅處

猴棗

南越志猴棗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糯糍

十月一日閩中風俗皆作糯糍或作京飩以祀先祖蓋告冬之義也

過羅

南越名苦蓝謂之過羅即今之苦丁亦名皋盧

河鼓

爾雅河鼓牽牛星也荆楚歳時記云黄姑織女時相見黄姑即河鼓聲之轉也太白詩云黄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黄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又以織女為黄姑何耶

四韓

韓信為呂后所殺韓通為杜后所殺韓侂冑為楊后所殺韓震為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于婦人之手亦異矣

辨章

宋時平章呼為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二分竹

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佳

短蓬

楊大芳書為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宇晴霽時見如匹練横天其色淡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蜃氣之類也

泰山如坐

趙德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卧華山如立

咸陽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宫殿皆在九岡上而作太清宫于九五岡上百官府在九四岡上

虎拍詞

北方人唱小曲有名虎拍詞者按北征事蹟云也先奉上酒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齊聲和之庶物異名疏云即湖撥四長二尺許三絃席上腐談云王昭君琵琶壞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湖撥四楊升菴集以湖撥四對渼秋千一作虎拍思又作琥珀思

備馬

北京方言將出則令備馬南渡錄康王質於金間道南奔倦息崔府君廟夢神曰追騎已至宜速去已備馬候矣

剛卯

說文𣪠殳大剛卯以逐鬼也廣韻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漢書王莽傳云劉之爲字卯金刀也其去剛卯莫以爲佩注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方式或用玉或用金當中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而作兩行書孔常書鈔云漢家以五月五日用朱索連五色剛卯止惡氣

經桄

漢李尤經桄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按出木曰桄有屈撓之象想可橫經於上而讀之

書槴

漢杜篤書槴賦云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槴音戶籍書具也

卍字

華嚴音義云卍本非字周長壽二年權制此文著于天慧苑師云此是西域万字佛胸前吉祥相也楞嚴經云即時如來從胸卍字涌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

撒撥架梁

明時軍中以偵騎四出爲撒撥結營不動爲架梁

嘗酒

北人社前一日親賓相會謂之嘗酒兒宋韓忠獻安陽詩集自注今京師舊俗寒食於未張筵前飯飣小集亦曰嘗酒

王昌

唐崔顥王維李商隱詩中多用王昌其事不可考按襄陽耆舊傳王昌字公伯爲散騎常侍婦任城王曹子文女錢希言桐薪曰意其人身爲貴戚出相東平則姿儀儁美爲時所共賞可知

太行山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

馬頭鑲容

程途一覽云臨淸爲天下水馬頭南宮爲旱馬頭[illegible]

畬田

上洛郡南六百里屬邑有豐陽上津皆深山窮谷不通轍跡其民刀耕火種大抵先斫山田雖懸崖絕嶺樹木盡仆俟其乾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熾即以種播之然後釀黍稷烹雞豚先約某家某日有事於畬田雖數百里如期而集鉏斧隨焉至則行酒啗炙鼓譟而作盆劚而掩其土也劚畢則生不復耘矣援桴者有勉勵督課之語若歌曲然見王元之小畜集

田索

王黃州云上洛山田不知畝畝但以百尺繩量之曰某家種得若千索以爲田數今北方有田者亦不計畝但以人工窮日之力爲數曰有田若干晌云今北人謂田爲一晌雲南謂田一畝爲一雙

徛

徛音溪說文舉脛有度也爾雅石杠謂之徛注聚石水中爲步渡彴也廣韻曰石橋韻略曰聚石爲渡或作碕

茄下

樂苑漢鐃歌云鸞何食食茄下按爾雅又蕸其莖茄俗但借爲蔬茹名非本訓矣韻會小補又云茄歌韻古荷字引詩有蒲與茄李白詩胡爲啄我茄下之紫鱗

跂路

韻會小補引唐詩枯木巉前差路多謂岐道也差丑亞切異也集韻或作跂董遐周吹景集記俗語亦引之

淊預灩澦

古今樂錄曰晉朱以來有淊預歌水經注曰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爲淊預石水冬出二十餘丈夏

則沒

溫卷

唐音癸籤云舉子投行卷於公卿舊嘗投今復投者曰溫卷

覓舉

唐書云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

淀

淀音殿亦作澱淺水也保定河間之間有大小淀及

白洋畑經五官洋東諸淀出漸資爲灸魚蝦其利與北地耕植相等

詩以觀德

朱子嘗推易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者其爲詩文疎暢洞達必君子也若澌涊詭怪必小人也以此觀人若蓍蔡之不爽如唐李紳作閔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子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丁謂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曰入公

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果如其言

月泉吟社

浦陽吳清翁嘗樹月泉吟社延鄉之遺老方鳳謝翺吳思齊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預以書告浙東西之以詩名者命各賦五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中得詩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屬方謝諸公品評之中選者得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其甲乙次第其第一名贈以公服羅一縑七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贈送有差乃錄其與選之詩并摘出其餘諸人佳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啟及其事之始末爲一帙而板行之首名爲羅公福

方正學扇贊

方正學先生扇贊云大火流金天地爲爐汝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雪載途汝於是時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平生風節已見於此

花蘂夫人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後主璧之拜爲貴妃號花蘂夫人後山詩話謂其姓費誤也

擊節

擊節二字謂擊凡爲節若擊缶爲節之類是也世人不曉此義或以彈指爲擊節者誤

卧雪

卧雪有二事一袁安字邵公居洛陽大雪閉門偃卧三日縣令往視之一胡定字元安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卧二事相同袁與元音又同

亦一奇也胡元安事出王懋野客叢書

慶成宴

明朝典禮中有慶成宴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故西涯李文正公詩云坐擁日華看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蓋紀實也

八采

附文肅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瑩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獨采擇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是也後訛采為米

黃山谷詩簿前八米句颸下十年青徐師川詩字直千金師習永句稱八米繼盧郎皆非也

沈萬三弟

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兄貴以詩諷萬三云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綿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不知所終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畸郎官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者

酒器名

五代僞閩王王延羲以銀葉作杯柔弱如冬瓜片名曰醉如泥東坡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為雙倚謂之文尊

明朝錢法

明朝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驀然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惡錢出是私鑄者日甚

劍池

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竭正德辛未水忽涸其下嵌岩空洞深邃莫測好事者執燭而入見內有疊板如門戶狀相傳闔閭所葬處文徵仲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甎地下誰曾求寶劍眼中吾已見桑田金鳧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論往事滿山寒日散蒼烟

雨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為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瓦際

照道

俗間謂能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鐵錢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陜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民間擾惑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者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換緋

慶曆中郎官呂覺就劾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茶鐐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何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

飲食勿罪

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饕郊祭後賜食入官醉飽失容爲御史所糾故事奉祠不敬以不赦論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仁宗不許曰寧以宅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賭青苗法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青苗法

殘食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人食也

鵓鴿炭

宣和間宗室圍爐索炭既至訶斥左右炭質紅今黑非是蓋常供熟火此日偶以生炭進未知識也日用之物尚不周知又安能悉世事艱難耶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鵓鴿色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

火止取溫煖豈思炭之紋色記罷之

燃腦榻

蘇易簡爲學士嘗直宿已寢太宗忽幸玉堂遽起無燭不可覓衫帶宮嬪乃自腦榻中引燭入照之榻上有火然處後不復易以爲玉堂盛事

茶片

馬令南唐書云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鏹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時人爲之語曰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詩傳酒半升

呼子爲公

蔡京懷奸固位屢被逐而不肯退王黼切忌之乃稱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一時失錯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子爲公莫不竊笑嘗攷晁錯史漢令諸侯喧譁錯父聞之從潁州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

六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鐘其應在宋有天下凡五歷庚申也

貢雲

徽宗艮嶽初成令有司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於危巒絕巘之間既而雲氣盡入焉遂括囊滿貯每車駕所臨輒開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名曰貢雲

好焚香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章子厚常言神仙昇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以佐之坐客或疑而未和公舉近歲有廬山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傍烟盛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峰頂土語雖近奇亦或有是

閱書法

米元章洗手帖有云每得一書肯訖人畫印以米氏秘

玩古圖書之法二案相比以潔淨紙承展以示客客拱而遠凡案從容細閱某趣走於其前客曰展某展客曰卷某卷客據案甚尊某執事甚卑令攸執卑者止不欲以手衣振拂之耳

書錦堂記

歐陽公爲韓魏公書錦堂記首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宋時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欵識但漶漫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寃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所以達其寃也

孩兒詩

唐路德延爲朱友謙書記友謙行多不謹德延作孩兒詩以刺之友謙大怒沉之黃河其詞曰情態任天然桃紅雨烘鮮作行人共看初語客多偕背膩肥灼狐肌膚歘勝緜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采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鏇繫猧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鵞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揷時乞繡針穿寶匣拏紅豆妝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

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婭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雁柱偏棋鬬添路畫笛管欠聲鍋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徧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碓相效發風旋旗小裁紅綃帽幽截碧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言語時時道謡歌處處傳匿窗肩作曲遮路臂相連鬬草當春徑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離

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捉鳴蟬不覺誇蹻上
屑崖逕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屐痕全競指雲生岫齊
呼月上天蟻窠尋徑鬬蜂穴繞階墳樵唱迴深港笙歌
下遠川疊材爲屋木和土作牆蹬險砌高臺石危桃峻
塔磚忽昇鄰屋樹偷上後池船頃彙稱師日甘羅作相
年明時方在德衞爾戒狂顛宋張侍郎師錫追次其韻
作老兒詩然情景之工終不能相及也

需比之戒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爻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

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
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
恭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
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尤不可不嚴焉

受釐

宋錢沈伯之妻瀛國唐夫人正肅公孫也紹興初隨其
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於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
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爲離夫人
笑於旁曰受福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

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

岳鄂王謚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
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
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武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
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
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皆孔明之志興漢室
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劾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
典册何嫌今古之間辭褒及子孫將與河山而並久然

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勸節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
出道中蹣跚欹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駐謂之天子避
酒客及門兩廉遶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
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閤
門乘輿乃進謂之勸節

客作兒

江西俚俗駡人曰客作兒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

云櫻桃眞小子龍眼是凡姿柟槾爲下若枇杷者作兒
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
欖初澁後甘下輩也枇杷肉小核大客作兒也凡言客
作兒者傭夫也

不習草書

眞宗在儲宮時太宗令習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
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爲秘妙然
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所歸豈一照之心哉謹
願罷之太宗大喜

劄青

唐之中葉長安惡少多以詩句鑱涅肌膚夸詭力鬭敵
坊閭遠近效之成習後皆爲薛京兆元賞杖殺更有取
名賢詩中意細刺樹木人物至有周身用白樂天詩意
刺涅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者雜俎紀名之曰劄青云

折桂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
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
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月中又
有蟾因以登科爲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
相訛復衍文士沿襲未之思也

謄錄

宋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有識認
字畫之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

黃花

宋初袁州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郎中查拱之知
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花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
青條若總翠黃花似散金也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

人不失詩意由是止解六人後遂爲額時人嘲之曰誤
認黃花作菊花

宜祿

丁晉公喜占驗禨祥多所忌諱時有無賴子願欲往依
之謀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往須更姓名改于爲
丁名宜祿後得志毋相忘晉公見其名果大喜收之門
下不旬月而入相此人遂被擢寵雖大僚節使俯藉[illegible]
說不踰年而宜祿家鉅富矣至今相傳爲辯所謂適檢
沈休文宋書宰相蒼頭呼爲宜祿乃知晉公宜之有以

也

易碁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辭之內外人莫測如是十年許呂疾寢將亟子姪列前呂曰游處交友爾輩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卽恐其憂慍終不言又恐汝輩或裂於知聞

喊山

宋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中有喊山臺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撾鼓同喊曰茶發芽謂之喊山

等節候

北人土語以候爲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廻用等字亦新

梓花

詩定之方中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椅與梓別爲兩木說文云椅梓也又云梓楸也似一木而異名者誤矣六書故云梓似桐葉小於桐生子成佩今江南此種最多別有一種無莢而多花者其花紅艷繁密一望如霞范石湖詩梓花紅綻碎此語曲盡其勝

三臺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氷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二臺也

張公藝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

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

膢臘

立秋有貙名曰貙劉漢書注謂之貙婁楊子曰不膢臘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臘而膢則不知久矣

封長白山記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康熙十有六年四月望

上以長白山發祥要地 特命內大臣覺羅武某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費耀色一等侍衛塞護禮等於大暑前馳驛往五月四日啟行十四日至盛京二十三日至兀喇寧 諭鎮守將軍等召村莊獵戶皆無知長白者都統尼雅漢族祖戴穆布爵世採獵以老退閑自言祖居額黑訥陰聞其父嘗云獵鹿長白山負以歸四日可

抵家以此度之長白山距訥陰當不遠因問訥陰路幾何獵戶鳴喇大額黑等曰陸行十日水路乘小舟二十日乃命獵人喀嘛前導各持三月糧又慮食盡馬乏不能歸也期將軍巴海載米一舟候於訥陰于是鳴喇大額黑等由舟經羅滾圖山大薩布素由陸六月三日啟行經文德痕河阿虎山庫納訥林祁彌薩河渾陀河法佰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兒喀河納爾庫河敦敦山卓龍窩河凡數十處抵訥陰而鳴喇大等亦至蓋自江逆溯由瓦努湖河至佛多和河復順流來會纔七日耳十一日發訥陰一望林莽迷不得路薩布素率旂甲二百人伐木開道十二日乘衆行是日薩布素遣顧懍等先後馳報前進約百數十里登一山升樹而望遙見遠峯白光片片殆長白山也因留鳴喇大額黑督采珠蚌十四日與薩布素等會祭於茂林揣摩開路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雲霧迷漫不復見山乃從鶴鳴處覓徑得鹿蹊循之以進則山麓矣始至一處樹木環密中頗坦而圓有草無木前臨水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爛熳隨移駐林

中然雲霧漫掩無所見也衆惶惑前誦

綸音禮甫畢雲披霧捲歷歷可覩莫不歡呼稱異遂攀躋而上有勝地平敞如臺遙望山形長闊近視頗圓所見光白皆冰雪也山高約百里五峯環繞憑水而立頂有池約三四十里無草木碧水澄清波文蕩漾繞池諸峯望之摇摇若墜觀者駭焉南一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則處處有水左流為松阿里兀喇河右流為大小訥陰河瞻眺之頃峯頭游鹿一羣皆駭逸惟七鹿忽墜落衆喜曰神賜也蓋登山適七人時正乏食拜

而受之回首望山倏復雲霧遂于十八日南回至前登山高望處一氣杳冥并不見有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陰河合流處二十五日至恰庫河則訥陰東流合處也二十九日由恰庫河歷色克騰圖白黑噶爾漢噶木渾薩滿薩克錫法克錫松阿里多渾大江險絕處凡九七月二日次瓦喇十二日抵寧古塔遍閱會寧諸府八月二十一日還京具疏聞

上以發祥之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下內閣禮部議封為長白山之神春秋享祀如五嶽焉夫封山之典肇始唐虞然報祀嶽瀆非有關於鍾祥之自也志稱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注為鴨綠北流為混同　國家龍興所自然至今無知所處者

睿慮周祥穆然念

祖宗所由出專官訪求備歷險異卒光大典以答神庥其事天心而致靈貺宜哉謹撫原疏繳摹為記用志千萬世無疆之盛云

序

立菴以兄之奉使中山也飲而送之西子之湖舉酒酹地曰願逢萊水淺安瀾如湖水

天子命其速竣事還當以后酒謝西湖也越明年歸余又邂之湖上相見甚歡又舉酒酹湖不負前約是時月淡梅柔烟鬟花靨駘宕綽約有姿三雅之餘笑指孤山語立菴曰自傳詩謂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余聞馬齒始米皆插洪波中得無是耶立菴笑出使中山記俾余讀之開卷尺許四山風來水過堤上林烏叫號殘月條落遍撫卷歎息曰境遇何嘗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信不誣也立菴棄長風破萬里浪為

國儀徠異域奚啻天上客星而予以麋鹿野姿早棄林壑逍遙自恣於山水之間其為度越可道里計哉雖然掛颿拾月含棹鶴琴兩人興致正復不淺把酒臨風亦何有焉書罷千樹始開漿水如笑

康熙甲辰花朝眷弟王言頓首題於西泠之寓樓

序

古者使臣不越甸服侯服之內而皇華四牡歌咏慰勞無窮焉今立菴張公遠使絕域海若陽侯皆識御史驄矣其爲歌咏慰勞宜何如哉迺甫登陸解裝輒書其道里風濤之險述其奉揚

麻命下國輸誠委順之情美哉一何其實而不華文而有體也耶立菴歸

朝公卿故人勞苦問訊當把玩是編感其忠摯誠悃可格神明而又無乘槎鑿空之語即以此當成周盛時郊

勞贈答可也異日相天子成郅隆之治重譯來者報曰海不揚波已三年矣則今日所記波濤風雨之鄉安知非異日鏡水石帆安流呼曬之地也哉其可以慰立菴矣謹畢聯書其首時

康熙甲辰端月

欽命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廷臣頓首拜題

使琉球紀

琉球東海小國也唐宋以來世奉正朔王姓尚名質自明季請封未果使者留滯閩中順治三年福建平通事謝必振至江寧具投經畧洪承疇轉送進

京禮部　題勅印未繳不便遣封必振取繳勅印飄流日本十一年七月始來部請冊封循舊典應差科員行人學禮與今副使王垓實膺是選

召對太和殿正副使俱〈賜一品麒麟服玉帶東珠頂

賜御酒勅印差官護送前往辭　朝蒙

世祖召詢家世學禮奏臣弟學聖忝任福建巡撫臣有子六人長子思明見任江南分巡道次子思恭見任參領督佐領事三子思齊廣平知縣四子思行吏部筆帖式五子思信廕生六子思任廕生候補筆帖式嫡孫昇見方世職阿達哈哈番

世祖聞奏大悅卿乃巨族老臣福祿來崇子孫繩繩此去無妨　賜茶畢辭行十月抵江寧因避遲隨行醫官趙政之熊耀陵次年正月至武林天文生朱廷樞病故移咨督撫請補三月入閩造船藩司詳稱舊例舵木用

鐵力其木産於廣西由海道運今逆氛未靖未可尅程
至也啟請緩期因留閩四載新補天文生黃道隆又故
仍請補奏
旨海氛未靖欽差官暫行輯同俟平定之日另行差遣
十五年進京繳勅印
世祖宣至殿上賜茶謝恩仍入兵垣辦事是年裁左右
科員改授江南道御史掌河南道奉差河東巡鹽事竣
値
鼎湖昇遐

今上即位維新出治考核臣工奏
旨張學禮已差冊封琉球爲何不去禮部同參奏
世祖擊回
上念遐方盼待日久員役物故多人遲延或有隱情再
奏再駁竟議革職所以勤遠略也元年十月欽奉上傳
張學禮王垓仍差冊封琉球事竣之日以原官用棄故
屬新所以勵勞臣也補差天文生李光宏太醫吳燕時
聘請從客陳翼等於十一月就道二年四月抵閩督撫
設席於南臺閱視船隻其船形如梭子上下三層濶二
丈二尺長十八丈高二丈三尺桅艙左右二門中官廳
次房艙後立天妃堂船尾設戰臺桅杆梁木湊合高十
八丈俱用鐵裹杆頭有斗可容數人觀風瞭望船內有
水井二口設官司啟閉不妄用恐湧船底用石鋪壓上
層列中砲十六位中層列大砲八位是日設祭封桅砲
訖詢舵之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
三隻現泊江上因購得鐵力木舵隨往泊所視之有侍
郎總兵二員從役三四十人其人面白髮黃眼綠鼻高
戴黑圓帽執紅棍者爲尊官穿紅哆囉呢從員穿青綠

高底木履前高後低其船底用鐵包縫以鉛灌桅杆三
節如風大用一節風小用二節再微用三節每節有盤
無斗盤容數人其船堅而且穩左右前後俱有大砲過
海最善所造一舟雖堅固不及而寬廣過之督撫水師
守備王祚昌魏文耀千總陳蘭施恩兵丁二百五十餘
名長隨五十餘名傳宣二員聽用四員管水井二員通
事二員管舵管羅鏡二員書吏門皂轎傘役百餘名吹
手十六名舵工二十餘名水手六十餘名擇吉於五月
初四日登舟初八日迎供天妃像十一日請藩設宴次

日督撫藩臬以餞於南臺從官以下犒賞有加以光使
臣職
國體也十七日泊林浦十八日過鼓山十九日過羅星
塔二十日過閩安鎮鎮將李遣遊擊鄭洪以烏船百餘
兵三千護送出海次猴嶼祭天妃二十二日候風广石
風汛不定復回猴嶼再過閩安避風羅星塔下閱十日
風汛定再過猴嶼見梅花所故城荒榛瓦礫滿目淒然
通官謝必振禀云天妃姓蔡此地人為父投海身亡後
封天妃
本朝定鼎尚未封於是至廟行香許事竣請封初七日
西南風微起向
國叩辭時長子思明已解任送至海口不忍分離必欲
隨侍再四拒之乃止出海口中流風作護舟遊徼左右
激流旋擊閃電虹飛砲聲轟動全海如沸坐戰臺顧而
喜曰馬之盤旋在人舟之旋折亦復如是有軍如此何
煩
朝廷南顧憂為是日至白洋大風息雲霧散忽見賊船
一隻隨令遊擊領兵發砲擊碎賊船殺賊百餘遁閩粵

長往鄭之舟師亦歸矣初九日浪急風猛水飛如
舟中人皆暈嘔逆呻吟不絕水色有異深青如藍舟
子曰入大洋矣頃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舟子曰過
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中外者繼見群魚鬐鬣有人
立者有飛舞水面者有作相撲狀者魚之脊翅豎如大
桅周圍旋遶舟子曰水族聞封舟過海歡忭來朝此祥
徵也海洋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起視之其清如
一不能解也十一日早忽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
千丈隨將洋鏡照之非山非雲乃巨魚耳於是令僧道
設醮施食其魚漸沉與水相平猶如沙嶼蘆葦至晚潛
消十二日過糠洋風恬浪靜天水若一日出則海水俱
紅月現則碧天皎潔時有大沙魚二尾長三丈餘隨舟
左右每一尾有小魚二尾隨之亦不離左右形如河魨
花綠可愛又見一魚長丈餘身黑尾紅腦上方白如玉
印是夜飲於戰臺背漾無風忽聽船傍水聲其船動
搖繼噴水滿船舟子曰此乃大魚戲水勿驚連日無風
船浮水面膠滯不前通官謝必振禀已離梅花所七日
不見一山舟中水米且盡枵腹三日矣惟有順流七島

龔活兩舟予聞七島去中山遠行駆
王命不可令舵工上斗瞭望見東北一山形圓卑如覆
盂四面無址諒無居民心甚疑十五日有風自北來又
見一山如長蛇蜿蜒水中至晚抵山下見柴薪堆積知
有居民恐有礁石不敢近遶山行以待天明居民驚疑
遜入深山差王大夫鄭通使上山探問云是琉球北山
與日本交界舉舟歡忭臨有地方官進水薪居民亦至
問所見小山云乃九家埠琉璜山也北去日本東去弱
水洋矣過此當飄蓬萊扶桑不知何日西還矣倘神不

假北風引舟南行過此將安之乎痛定追思喜逾望外
泊一宿差琉人破浪先往十八日南風起風逆不能起
椗地方官撥小船百餘牽挽出口十九日將近伊藍埠
有二龍懸掛尾擺俱見風雲四起彭播蕩飄搖見大桅
決鐵箍已失二三舟中人怖絕恍惚晦冥似有天吳海
童奔逸左右者守備王祚昌魏文耀告曰
皇靈遠降繼域百神來集速出免朝牌示之牌懸如故
也頃之乃悟易卦以硃一懸鷁首一投海中天漸開雲
漸散風仍大作士人稱此是龍潭不可泊轉至山南尋

因連日受驚而病登岸調養三日方愈廿五日次漏迷
抵那壩港法司等官來迎士民歡聞金鼓不絕國人先
年請封到閩有六十人故者四十餘家屬來問詢知人
在者喜逾重生已故者哀慟欲絕不覺傷感是日中山
王備龍亭恭迎
勅印稱舊館毀敗已備民房現在修理因在船守候六
日七月初一日進館王差法司呈供應舊冊云向來供
應俱照此冊因三年不雨五穀不登不能如前予念其
困窮一應供應十減八九擇十七日行冊封禮鼓樂導

引領國聚觀不啻數萬讙聲若雷王出城三里至守禮
坊下具朝服行九叩禮乘轎進城至中山殿前將
勅印供奉行九叩禮付官將宿耀上左臺宣讀王聽
宣畢將
勅印并
恩賜蟒緞裝花綾紬四十八疋付王收受行九叩禮王
妃勅諭付官孟道脈上右臺宣讀王妃跪聽宣畢將蟒
緞裝花綾紬四十八疋付王轉付妃收受又行九叩禮
事畢與王交拜更衣赴宴舊例器用金銀折席予卻禮

朝廷柔遠之意與行除免使臣例有七宴重陽有龍舟
國無優伶雀龍擊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
幼童皆各官子弟為之歌章大義首祝
天子萬壽繼頌使臣有光海邦此大較也次日大雨三
日通國加額云
聖天子恩膏霑霈奠我海邦世世戴之大典既竣戒員
役宿館中候風回舟舊例過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
以冬至前後兩三日是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日登舟王
率屬詣館餞送不忍別至晚方回十四日東北風起出
那霸港暮抵馬齒過孤米十六日颶風大作暴雨如注
船傾側將危與副使王公登戰臺匍匐風雨中叩禱天
妃風愈大桅搖撼將倒桅右欹則龍骨見於左桅左欹
則龍骨現於右（龍骨船底定樑木也）忽折半截相連不斷船愈側
哭聲震天余曰兩人奉使無狀應死爾等葬於魚腹何
辜衆應曰大數已定同死無怨桅出入波濤逢半浮水
面半罩戰臺相繫牽帶舟人曰桅不速斷舟必中裂於
是再禱以請風勢如故余仰天大呼曰
皇帝懷柔百神天妃血食中土不在祀典內耶使臣願

沒海中桅可速去冀活餘人鯨報
天子神之賜也隨有火光熒熒自風雨中起霹靂斷截
其桅即令守備魏文耀千總陳鶴割去蓬索桅逝而
船始平但風浪搏擊舵不能定舵左轉舵右者隨而仆
舵右轉舵左者隨而仆浪由船尾進從鷁首出嚴冬凜
冽舟皆裂冰榜人凍沍不能施力亟易其衣初以布次
以紬緞裘襖凡一晝夜十七日雨雖止風仍大作通官
曰作險不死或有可生須再禱各許願設簿登記時黑
雲密布上下晦冥心焦膽裂問必振曰汝言可生若何
云大桅雖去頭桅尚存可生者一舵乃二繩設於水底
夾於龍骨一繩斷舵即浮今勒索無恙可生者二十八
日舟子忽報曰勒索斷舵浮于水危在頃刻矣予令曰
如能下水者賞銀五十兩有一人出應令飲酒而下入
水即起予又曰能換繩者賞銀百兩有一二少壯者出
應皆隨下隨起入水不能起舵不可船從風順流隨波
上下又一晝夜不知幾千里也十九日風息禱神起舵
三禱三從易繩下舵風乃止設使易舵時風起則船必
覆今禱而隨心人舟無恙神之佑也二十日東北風起

修整迨艤東風大作拆帳房爲帆纜以被苫可擊風舟
行如飛二十一日有一鳥綠嘴紅足形若雁鶩集舵臺
舟人曰天妃遣來引導也相狎如馴鳥二十二日海水
漸淡中國相近但恐過閩或抵粵耳行至申刻望見一
山浮於天際二十三日舟子曰是浙江之定海北是普
陀西是九山也喜甚隨稿勢舟人午後忽見賊船四隻
揚帆從東北來不遠數里矣通官謝必振守備王祚昌
告曰我船篷桅俱無若調風對敵萬不能奈何予曰豈
可束手待之急令各官督內司長隨各備弓箭銃砲手

鎗其餘舟人取壓船石貯備對仗忽天際雲霧昏蔚垂
蔽我舟有頃復睹賊帆滅迹矣晚至福寧舟人曰恐是
賊窩不可近此去閩安只有兩潮再出大洋可以直進
又恐西北風起傍九山下迤邐而進日晡遠望山上隱
隱有火光山下船桅如林不敢近二十四日舟子報曰
船已到五虎門矣正遇落潮隨放砲守口兵丁驚疑亦
放砲迎敵急令鼓吹揚旗示之然後官役出迎直達閩
安李總鎮慰問曰舟中人口無恙乎余曰前朝舊例封
舟過海恐飄流別島不能復回隨帶耕種之具又慮員

役損失後事俱備今隨行數百餘人無一損失皆
朝廷之福也詢二號船隨風飄至江南崇明之鳳尾山
南行一晝夜將至廣東始得順風而轉已至閩安二月
矣謝恩船遲半月到因風壞船復回修艌故來遲耳大
船進口先用小船剝進南臺靖藩督撫司道出郭迎慎
慰懽洽倍於去時二十五日進城至天妃廟行香余與
副使王公各出貲酬愿如所許數員役亦然督撫委王
守備修葺廟宇余仍置金冠懸扁各神恩也季冬二十
二日起行督撫餞送至建寧度歲正月至衢州長子恩

明來迎云拜別後不敢歸坐待于浙耳抵杭州督撫司
道置席西湖與表弟王大哉盤桓數日三月過姑蘇至
京口五月過山東河水涸船不能進日行不數里七月
抵通州初十日同副使王公率琉球陪臣并隨封官員
謝
恩復
命琉球進貢土物緞盔甲一副鑁金鞍韂一副琉鎗刀
琉黃磨刀石蕉布琉扇琉紙糊傘赴禮部交畢奉
旨宴犒并隨分官員臨行中山王贈金百兩副使九十

兩兩臣固辭王另䟽
上諭奉
旨着張學禮王垓收領又與副使赴繳一品服色部云
此係
恩賜不必繳是役也去程三月歸僅一旬其間涉險至
再皆獲安全
皇靈遐暢威格幽顯甘雨隨車百神效職滇渤奇觀山
川風俗筆不能載聊紀一二傳示後人至
熙朝盛典曠世遭逢余兩臣亦忝竊焉云爾

欽命
冊封琉球正使
賜一品服兵科副理事前
欽差巡鹽河東監察御史臣張學禮恭紀

中山紀略
琉球海中小國也所出土產惟蕉布硫磺其烟刀紙張
扇漆器之類皆來自日本國有米麥祇可供應王府
民皆食番茹狀如薯蕷宴會客席甚簡鮮魚肉樽酒可
享數人敘歡洽而已一席不過一二器即夫妻兒女從
不同飲食之所餘皆棄之客來相訪不分上下東西任
隨客意自坐盤膝于地坐下方叩一首烟酒茶湯接踵
而至如客返亦叩一首竟出主人不送宛若無聞也官
宦之家俱有書室客軒庭花竹木四時羅列架列四書

唐詩通鑑等集板翻高濶傍譯土言本國之書亦廣但
不知所載何典所言何事耳設官之法自唐宋至元王
之長子應襲爵者至中國入國子監讀書習禮其父薨
始歸國受封至洪熙時憫其來往風波驚險不測特免
之賜三十六姓人敎化三十六島子孫世襲通使之職
習中國之語言文字至今請封謝恩朝貢皆諸姓之後
俱有姓名若土官有名無姓也取士之法不尚文不考
試舉賢良方正由秀才歷法司設官長無衙門從役惟
百姓輸值其執法甚嚴不徇情面即官長父子兄弟犯

法極則徙流重則處死不曲庇絲毫也百姓見官長經過男女皆去簪脫屐俯伏道傍俟過而後敢行小心畏法若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甚有太古之風有犯罪者大夫聞之法司法司察其因由曲直令曲者死亦不敢遲留也有犯法重者竟自刎頸投繯不敢妄辨求生男女不剃胎髮男至二十成立娶妻之後將頂髮削去惟留四餘挽一髻于前額右傍簪小如意如意亦分貴賤品級國王用金而起花者王之伯叔兄弟用光金三法司紫金大夫用銀起花者大夫通使等職用光銀百姓

用玳瑁明角竹簪而已婦女亦然衣服敞袖長袍腰繫全幅錦緞長丈餘兩傍插扇子烟袋小刀之類足穿無根皮鞋冠以紙為胎紬布裹之分貴賤長七寸濶二分週迴三轉共為一圈王用五色花綾王之叔伯兄弟子姪用黃花綾宗族用黃光綾法司紫金用紫花綾大夫通使等官用紅絹初進王府者為秀才用紅光絹王府役人及雜職用紅布百姓皆用青綠布此定制也彼國人雖與中國同而言語大別金曰額賦銀曰喀難爺曰爹知大曰倭捕煞小曰彌煞紅曰呀鳴煞白曰十六煞

男曰會耕鳴女曰會南宮幼小曰蛙監籃父母曰倭牙吃曰米小利飯曰安班酒曰薩几好曰優噠煞不好曰挖煞酥曰威帝睡覺曰般帝人名俱有四五字者如馬爛敏達羅如喀難顧司姑之類惟有阿彌多夜兆蘇二名呼與者甚多國中有迎恩亭即天使登岸之所離海口三里許在那壩港地方其間里巷相連人居稠密過此則天使館向來冊封員役俱駐於內館中有廳堂廊房樓閣亭園臺榭書室小軒週圍寬廣與燕中報國寺相類館內鋪設桌椅牀帳及碗碟什物俱照中國制度

設專司收貯在府俟天使至日方敢動用今館雖傾頹後樓上尚有故明使臣杜三策題梅花詩百首於壁間其餘吟咏甚多外有匾額字畫皆故明歷代各公之遺蹟也館前有空地百畝每日午後婦女或老或少攜筐挈筥聚集於此為貿易賓遊玩也傍晚方歸其間亦有殊色摽良而來風俗女子自幼即刺黑點於指上年年加刺至十二三歲出嫁時竟成梅花至衰老手背皆黑矣髮長四五尺頭梳一髻光如油黑如墨不脩眉鬢不帶釵鐶首飾不施脂粉穿大領衣色尚白有時以手扯

裳有時以衣覆腦若兜衣之狀如有夫之婦犯奸淫男女俱死亦有女子不嫁人者竟離父母自居專接外島貿易之客女之親戚兄弟毋論貴賤仍與外客親戚往來不以為恥若遇本處有室者亦不苟合也那壩港至中山王城約二十餘里殿在山頂其殿康熙元年冬天火焚至今尚未建殿後有一小峯名虎峯下有小廟無像但設香供於地殿前有石壁高數丈濶二十餘丈平如斧削中間有一穴穴口嵌一鐵龍頭龍口內有泉水噴出從空注下郎大旱之年水亦不竭王城西北里許

有一大池池內有鯉鯽魚又一山松栢參天明花四布王城之西南有中山王之祖塋塋中無塚惟石碑上刻琉球中山王祖塋塋前五峯相對左右有倩後有靠山沙水相映明堂廣濶可容萬馬遠山圍抱中山王家廟離那壩港數里官民經過下馬步行廟前有海水來朝金碧相映前後殿中所供牌位自唐宋以來子孫不替守廟是僧那壩之東北三里有三淸殿殿前二松大數圍高二十餘丈枝葉茂盛勢若飛舞三淸殿東有天妃廟廟雖窄隘幽邃可觀廟東有演武塲塲南有長虹橋

濶百丈餘長五里橋下大水名曰曼湖通海過橋有松嶺嶺長二十里許松楸滿目若鬱鬱然亦琉球之一景也舊例使臣有七宴迎風宴事竣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登舟宴器用金銀折席琉刀小刀蕉布琉烟苧布琉扇琉紙琉鎗并折席已上俱免祗領席從員役亦然守備千總通官等三十餘員每員廩給免去九分每日支米麵各一斗牛羊猪肉各十觔鮮乾魚各十觔雞鴨各十隻燒酒油鹽醬醋各十觔柴十束長隨內司聽用各官五十餘員俱半廩給每日支米麵各五升

牛羊猪肉各五觔鮮乾魚各五觔雞鴨各五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五觔柴五束僧道及各項匠作書吏門皂等役百餘名口糧每日支米麵各三升牛羊猪肉各三觔鮮乾魚各三觔雞鴨各三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三觔柴三束兵丁及各官隨役二百餘名俱月糧每日支米麵各二升牛羊猪肉各二觔鮮乾魚各二觔雞鴨各二隻燒酒油鹽醬醋各二觔柴二束封舟過海例有從客偕行姑蘇陳翼字友石多才藝王將帖請授世子等三人琴世子名曰彌多羅王之婿名曰噶弗蘇三法司子名

曰喀難敏達獺萬天界寺習一月移至中山王府又曰餘授世了思賢操平沙落雁蹈雎三曲授王婿秋鴻漁樵高山三曲授法司子流水洞天塗山三曲求詣無虛日皆稱曰友石先生西湖吳燕疇字羽嘉業岐黃切脈知生死國中求治者無不立愈亦有數人受其傳八月中秋節王設宴是日席設正殿兩使上座從客向西中山王向東北陪其欽天監太醫院守備千總各官設席別院俱三法司紫金大夫陪內司長隨中軍聽用各官設席別院俱大夫陪冊封書吏僧道各役俱長使通使

陪其兵丁跟役俱秀才雜職陪其通官二員時在左右傳遞問答不預席設鼓樂有走馬弄刀刺鎗舞劍蹴毬走索諸戲至晚方散重陽節王又設宴如前早到王府小飯次看龍舟中國午日競渡琉球在重陽於城西之龍潭潭中二山並峙一名石筍一名龍崗崗上設小席湖水澄清微波不動舟有五各分五方旗幟每船用水手四十八人往來飛樽金鼓震天午後上宴幼童百餘人皆貴戚子弟又一少年僧生成頭長尺五眉髮雪白頦鬚霜髯佇立庭中一童子兜雙髻杖掛葫蘆次於壽

星之右一童子生成背駝眼細鬚著冠穿錦服手擎蟠桃如東方朔於壽星之左有黑鹿一隻排於壽星之前鳴鑼擊鼓衆童子環繞歌舞內穿錦衣外白綾半臂繫菊花以應佳節爛行王請留匾額正殿東南屏藩家廟河山帶礪三清殿著生司命天妃廟中外慈母王公亦有贈匾其請封各官王念其遠出多年各加俸米不等惟紫金大夫蔡國器年老加俸米以原官致仕其國南北約三千餘里四面瀕海無盜賊為治簡朴頗有華風敦尚禮教宗族親睦余留日無多見聞有限略存其槩

以俟後賢廣為考訂以備采風之助云爾時

康熙三年歲次甲辰書於閩之公署三韓張學禮識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尤物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閩楊梅三吳蘋婆北地同能不如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於心乃世人紛紛必欲執覊光大真較量其孰勝斯亦甚矣揄揚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唱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賃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歌

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喁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中絕技五曾城去貪和尚之鬼工毬莆田姚朝士指環璿璣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楊士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福清郭去問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筆倣歐率更

相思鳥

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一即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于其初歸亦鳴躍[illegible][illegible]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亦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閨人望遠蕩子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illegible]常夜覘之驚失其一久之覺距故二而翎則加縮矣語人曰覘此增伉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覘之不然覘同媢鸞誣此貞禽矣鸞負雌以遊人呼曰鸞媢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魚魫蘭

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減過甚香無爲芳之力故不如過嶺之馥且葉皆怒張花劍立真是男子所種不若山蘭葉嫋花盈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魫蘭一種大異魚魫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越人皆見之魚魫蘭則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受服亦不忍直目作莖花一縱即橫陳于碧葉中若春閨思婦甫勻枕痕又倦欲[illegible]者莖莖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盛不足儷此則若名姝既醉非此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褻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媚

華都艷予偶得此種賜語閩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從張廣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蝌螯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禁矣有空其肉爲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鬣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擕之江南環觀橋舌

江瑤柱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爛熳不乖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即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螯伍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示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蠕蠕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尚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蜑人索之椗花厂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千原未乏此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蜑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眞以爲未曾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爲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者不知凡幾矣爲之一嘆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若黝因名蒼玉洞石磊磊不羣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臂指者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郡人多觴詠于此側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篆字予曾搦之與今篆文頗異題字皆不可辨諸石嶙峋其鋒鍔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每歲除夕輙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不累月而石之童禿者潛生默長鋒稜如故土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靈異欲恣人力以戕之愚亦甚矣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洛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踰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埒與亞之者可三四數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往往多恐以謂擇時擇日書基所向鍥址所立皆預檄江水之神而得吉卜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于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則來相址石所築蠣輒封之而公自爲記及舊泉誌中皆無是也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但記時日與所費工費耳亦無所

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尚復修大其事托于神而美之當時固視之漠然與尋常輿梁等古人信不可及哉橋盡爲公祠予甲午過其地拜公祠下見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舟載其右一碑去後人補之今宦其地者類使人搨碑郡人懼遠途又索者多乃別爲木本以應泉州僞搨不止銀錠淳化也余記萬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扪發新話云既言其長三千六百又覆以扶欄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雖瘦削太過然六字亦竟可省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聞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爲何事焦弱侯云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即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于人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

蟶苗

予爲閩臬時吳航民有訟蹴人拔其蟶苗者予初意蟶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裹小蟶纍纍細如蟣蝨蓋閩人培水田種蟶盈者滅水則蟶苗隨之溢訟者輒曰拔我苗矣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匿在百里外者拔蟶苗失蔬圃異事仍對

橋梁

閩中橋梁最爲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圖

書吳文中落筆即倣而爲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使于憩足者兩階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遊目無餘似與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輒爲慨嘆

閩茶

武夷屴崱紫帽龍山皆産茶僧拙于焙旣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浣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

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

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團亦剏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爲此之誚

龍焙泉在城東鳳凰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于武夷遂與北苑併稱今則但知有武夷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閩茶而甚豔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

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喊山臺通仙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旣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武夷產茶甚多黃冠旣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栝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貲黃冠苦于追呼盡斫所種武夷眞茶九曲遂濯濯矣

歙人閔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

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誚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咸製爲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重汶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玉洪仲章輩類依附吳兒强作解事賤家雞而貴野鶩宜爲其所誚歟三山薛老亦秦淮汶水也薛嘗言汶水假他味逼作蘭香究使茶之眞味盡失汶水而在閩此亦當色沮薛嘗住屴崱自爲剪焙遂欲駕汶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况以蘭香定茶乃咫尺見也頗以薛老論爲善

前朝不貴閩茶即貢者亦只備宮中浣濯甌盞之需貢

使類以價貨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廖地
產非武夷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貿之

閩人以粗瓷膽瓶貯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
安製爲方圓錫具遂覺神彩奕奕

太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予得茶甚夥學坡公義
酒事盡合爲一然與未合無異也

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搨數紙
寄所知今漫漶不如前矣

延邵呼製茶人爲碧豎富沙陷後碧豎盡在綠林中矣

崇安殷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余
分得數兩甚珍重之時有武夷松蘿之目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爲閩中第一不讓虎丘龍井
也雨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一云前朝每歲進貢
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
矣

閩酒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當者
贓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
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
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舂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
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舂重釀之酒也會城
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爲最

莆人以重九日採草爲麴郊垌兒女如蟻歸則和米搗
成如彈丸大

重釀莆酒名似三白玉帶春建酒名莆人以長至前合
釀入夏不壞

襄陵酒名其麴夜則飲露晝復曬之味嚴冽縱量大者
飲不過五斤

三山以藍酒直益爲最又有蓮鬚酒冬白老酒家每沽
人一壺取厭飫之味方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醎有灰
下之其酒始成

白甜餉官白酒又有麻姑酒新醅酒（閩人讀醅爲妹作去音）
短白餉延平之水酒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貿易呼爲
老錢

順昌酒出本縣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之埋

地中至隔年出之則藏以小罐盛以竹筐運他處謂之
亦曰玉香燒
建寧有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以河清為冠味沉
厚綠酴醾金盤菊二種亦出建州
潭陽有寶京華健步駐顏九轉蘭九種蘭經春夏秋三
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香唯李家延賓則九種次第
而陳玉液瓊漿不足喻矣
建酒俱以冬釀至春夏則無所擅其技矣唯潭是臣所
監麴種值臘月用石缸將種藏之以收嚴烈之氣雖炎

暑入釀與冬無異名曰是臣石醞雪酒收雪水釀之夏
月飲之可銷暑
潭善釀者三家曰詹曰吳曰李李葉青蘇合酒金酒擅
酒皆潭佳品李葉青為李家製以井近錦江而香味甘
冽故又名錦江沁液
以酒釀酒曰雙夾蕪川人多製之一名邵春酒色深紅
歲首用以酬客
莆以荔枝入釀三年藏之其色如琥傾之則滿座幽香
郁烈如荔熟坐楓亭樹下時也若福清人以龍眼山蜜

入釀品斯劣矣
安定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洞庭春色泉漳人傳其法曰
橘酒飲有餘香
菉豆和釀味亦醇厚唯薌薌則依西洋人製之奉其教
者閩俗甚熾取此酒以祀天主名曰天酒若薏苡則又
帶黏矣
蘭桂菊諸花閩人皆以釀酒唯菊有林下風味
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取之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
露少許亦異品也

海錯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蟳不泰鄞然種種咸備使醯漬
得宜亦足匹美三吳乃醒糟無法腥鹹相角土人所珍
鮝醬土苗之類尤不堪下箸也

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穎异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齒齔
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
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
金科玉條不敢犯動為七律如出己手近頗有尤異

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江以北也第含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寵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嫵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須始芬書十年即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爲頂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爲胡椒眼見者接者鋸木之半去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野筆

佛手柹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潸江者厳厳前有柹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樹指屈伸皆[illegible]有長五六寸者皮攘色味則皆柹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者產到此地亦化爲繞指

樸荔

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即入貲估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樹主與樸者倩慣估鄉老爲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樸家囑少

荔歇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圓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霜雪皮輙作瀡鐵怪石色或間一歲實即歲實亦即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土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閩署齋前一樹乃歇枝余頗異之曰荔歇作荔歇詩

閩關以上無荔

閩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

定行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即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
枝亦較茂南枝不歇實亦倍他枝

石背

荔葉經冬不落有蟲如荔核冬伏葉下荔始挺花蟲亦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閏則產其一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之蠹賊害如蓟虎荔香將石背輙溺溺則全枝脫蒂除禳無術雨多則尤盛臬長堂前荔半熟將延客命酒屬吏謹伺之勿飽鼠雀吏鞏饕曰今歲石背多臬公曰十倍多正佳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

灑泣滿堂匿笑

硇田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為隴畝昔人所謂硇田也喪亂以來逃亡略盡硇田蕪穢甚矣予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寧舍久無烟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烟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以賦此詩為言者所劾而罷

茉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面濶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可坐胡牀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一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客爲予言連江鐵嶺驛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啣

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為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又見老饕記余在嶺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啣小魚粘之于石久而成窩樵前言則當名為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為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菜字

珍珠傘

汀西丘坑口撥土一寸許即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

棱之珠光少睐相傳爲聖七仙奉師至此有珍珠傘爲
敵所破當即兕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
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汪華僭據
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國之國出入
張珍珠傘爲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頃入壁下
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爲珍珠傘云二
事殊相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崖

深谿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爲
不韻似皆以爲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產方竹
余嘗得數十枝矣謂友人如此賤植即令暫規數枝未
便不韻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亦豔異常予常謂
友人曰此陶商節賦閒倩婿也于嶺後猶時時見之此
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即不生虎林一郡間只三數株
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
有北地所無者闍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域盛傳閩中
俱那衛即俱那異夾竹桃也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
有即榕爲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
榕樹愛其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謔余曰公欲
覓奇南香耶

水晶丸

荔枝種類[illegible]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莆中宋家香

爲第一肉肥核小因尚存嘗作旃檀香尤足異也水
晶丸較諸荔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
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即在會城中者怒
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
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
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
多用此法以其火燔故名焦核外人誤作焦葉

不解

民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爺人

于術不解林三敎于人不解番民于酒不解碧霞于凌錯不解繫于菓不解羊桃于支不解謝耳伯

柳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故種柳者橫插倒植無不立生余在閩八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數株漳城纔三四株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誠所不解

龜

漳州孫孺理爲余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爲趾相連無少痕跡欲前則小龜均首蝸動進止亦無少違合只覺一體尚非并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矣

火浣布

予在敢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亦以爲灰矣火滅布如故爾將云即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昔人以爲炎山木皮所織又有以爲火鼠毛者以爲木皮者近是用久色似麻苧不類褐罽也

李騏

永樂壬辰狀元馬鐸戊戌狀元李騏俱福州長樂人耳談謂馬母後適李復生騏予嘗屬長樂令君呂素巖詢其邑中前輩俱云無之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絕無影響且嘗 無增馬爲騏之事乃知耳談所載類多不經如此騏即一母所生方且爲母諱何至以前夫之姓爲名公然暴母之短耶不辨明矣

林太守春澤

候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戶部主事疏諫南巡遷員外郎司藏失盜謫官後陞南刑部郎出知松番免歸公生于成化庚子萬歷己卯年百歲有司爲建人

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起拜跪躡如壯年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少年與鄭少谷方棠陵張崑崙爲詩友應亮則少谷之壻也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公常與司農司空田中觀坛郡人立碑記之一時以爲盛事公百歲時尚舉一女後

雲南督學鄧公原岳相傳公服松楠九故得大年其法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餳然後和烏楠地黃爲丸服之大便常秘結翁暮年生菓井水不去口終不泄瀉他人服之火盛燥熾

多得奇疾豈翁秉負有異非關服食也

林太守元美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謚文安以大司馬致仕贈太保文安公九子庭棉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榕指揮庭杉慶遠守庭玭湖州司理庭𣘻子炫遂孫庭機子燫大宗伯燇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尚書而他蔭敘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十人可謂盛矣會城人常言文安公方建屋梁橫於戶侍女騎而出匠詈之女曰何異閣老尚書於胯中出耶公异其語召

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予者盍書數字為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不後舉男是為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公之後人有從予遊者亦常以此語予絳緞至今尚藏其家誠異事也

林宗伯

林小泉公庭機子對山公燫俱為大宗伯晚年歸里大宗伯與大司馬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輿出値小宗伯至拱立輿傍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故友

兒子于禮應侍立下輿過癸拉之升輿去同禮小宗伯尚孫立久之且人誇以為美談

莆田黃氏解元

閩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永樂十年戊子應天解元黃壽生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黃譽天順六年壬午解元黃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黃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黃乾亨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黃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黃廷宣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解元黃繼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黃大觀三十一年壬子解

元黃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黃懋冲其餘五魁之內合歷科又不下二十人

幼年科第

閩福州林按察使文秋泉州黃孝廉士耀俱年十四舉于鄉興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弘治辛丑進士福州林庶吉士文秸以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土筍

予在閩常食土筍凍味甚鮮異但聞其生於海濱形類蚯蚓終不識作何狀後閱寧波志沙蟤塊然一物如牛

馬腸臟頭長可五六寸許胖軟如水蟲無首無尾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臃腫去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爲上味乃知余所食者即沙噀也閩人誤呼爲筍云予姻有肥而無骨者予以沙噀呼之衆初不解後親此咸爲匿笑沙噀性大寒多食能令人暴下謝在杭作泥筍樂清人呼爲沙蒜

線蟲

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分枝別派高低遠近互達于釜其中往往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許土人呼線蟲予

偶聞父老言歸視釜中果得其一以手引之不斷試之水復蜎蜎動若有知識者似亦射工沙蝨之類閩食之者多生癥瘕然余未見時不知誤食幾許矣又言經火卽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飲

沒子

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能刺人較蚊蚋尤甚密帷亦不能閫之名沒子江南人謂之蠓京師卑濕處亦有之俗名金剛鑽相傳爲此蟲所剌愈抓搔則愈集癢愈甚但置之不見不聞則自去殊不然

閩小紀下卷

櫟下周亮工櫟園撰

油頂兜子

今入閩仕宦者必乘竹兜子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轎而踰領則知竹兜之制漢已有之矣今仕者乘轎古無是制轎字亦始見於此

大清明

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展墓者或小廢無敢大廢者予庚寅仲秋過其地火焰山下

纍纍皆正赤紙錢遍野雪如霞如作大清明曲孤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籠赤壤青松雪色紙繙州獨作大清明一線梅山下展新塋纍榼紛將橡栗盛敢向春風偏認小長眼人亦畏秋聲二鵲微欲共鐵犁爭鬪豔春秋鬼不盲莫嘆雲仍渾忘却舊墳強半小淸明三

玉華洞

玉華洞在將樂之南去邑三里許予庚寅秋往遊洞深約三四里洞中乳石所結差具人物形而當時好事者又加之規例遂使人世所有無不畢具最奇者鍾乳注

爲傘形濶可四丈許劚好如人製舊作數重垂垂欲動又有垂而下仰望之甚巨漸垂漸細如針中復斷而承接處亦如針下復漸巨俗名之曰天平石此則天工成之非人力所能爲也洞中昏黑必秉炬而入歲久四壁皆煙煤行者捫摸而上莖皆黑黝閩人謂紫陽鍾武夷龜山鍾玉華彼武夷無論矣若鍾此幽峽詰曲而生其人殊可畏哉眞誥稱句曲洞天虛宫之內皆有石堦曲承門口往來上下都不覺是洞天之中謂是外之道路日月之光旣自不異草木水澤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

雲霧鬱洞叡必如是始堪當足若黑黝如阿鼻獄人亦何樂遊此洞口風聲如錢塘初三十八之潮使人畏不敢入洞尾殊空濶日光透入遠覷之如滿月寶則兩巖互缺合望之圓如規然雨彎而去又甚遠日光所入旣微而巖又深幽人驟從黑黝中來恍惚有所見如東方旦時俗名之五更天實似之蕭立其中氣如平旦洞中所有雖甚奇幻乎皆不取惟洞口之壁洞尾之色質白奇幻賴此起結差慰老眼耳洞中產石卽四方所傳磬石燦倒已盡不能得佳者然卽佳亦只一面精瑩耳

馬蹄帖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季南狩遺于泉州已而石刻湮池中久之時出光怪櫪馬驚怖發之卽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眞跡宋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復摹以傳其今帖非馬蹄眞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歸張氏後以其半質錢于族秘匿不返今所傳者旣非宋迹而莊摹者亦皆割裂遞更逝失矣惟蔡沙塘少參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欲得莊刻之全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莊少

師名夏登淳熙八年進士有文名

林僉憲

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文纘家口咸匿艙下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攜之時護蹕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

擠湲綫奏曰此兒誠薄福啼號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恭顧宗有禁上曰林某兒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瑞懼亟與文纖謀覓善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僅免文纖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纖補官歸南亟攜兒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子廿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宗出武宗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姓名人謂須至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適在寓以爲詢己也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

詢者老年人問何名曰是林文纖璧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從知之婢語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乳名並所作時月璧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哭養之寓中儁歸鄉文纖見之亦泣從其志奉偏茹素終其天年文纖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歿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屢蹶文纖與分宜爲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屋其處變亦世之所僅見者願介詳於郡志公曾孫惠州太守崇李面語予如此

收香鳥

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謂之桐花鳳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劉績霏雪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幺鳳之詞唐伯虎亦有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春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銖益部方物略記桐花鳳二月桐花始開是鳥翔翔其間丹碧成文微喙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一名收香倒

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賓客終席不去余在閩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遍體嫩綠楚楚憐人腹背之毳則雜五色注距皆亦曲肖鸚鵡但小僅如雀尾較而長不似鸚鵡之垂直耳兒子指以小鸚哥呼之日夜倒掛不習其性越數日死死也猶足高于首掛弗釋予悲以詩有籠中尚絲猶虛掛腋裡名香不更收之句此鳥之大何止如指輩又何止幾銖(雖十分黍之重曰銖二十四銖爲兩)抑豈能移向金釵絕無冠安得似鳳乃知收香倒掛與桐花鳳自另兩種坡仙之詠亦以桐花鳳形容

之後人綴此詩遂訛為一耳然閉籠無幾憾未試其收香也

鷓鴣

閩山多鷓鴣行不得哥哥五字絕分明不似他鳥言須以意會也望之如家雞質若甚重權之止十二兩有縮者無一越者

九鯉湖鷗

鷗皆白惟莆田九鯉湖中鷗作粉紅色嬌艷異常清異錄載隋宮者劉繼銓獻芙蓉鷗二十四隻毛色如芙蓉

鯉湖之鷗正當以此嘉名錫之

閩女

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燻鬢掩映衆蕊爭芳響屧一鳴金蓮振媚乎常矣謂昔人有肉臺盤此肉花盎也繼在京師見唐人美人圖亦簪全蘭乃知閩女正堪入畫向者之評謬矣

樹蘭

閩廣多樹蘭花與珍珠蘭同但彼草本此木本耳友人有謬謂即古之木蘭者然樹蘭圍皆寸許陸龜蒙詩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樹蘭之木可為舟耶徐君義言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余謂木蘭即今之玉蘭余聞之蜀人言蜀山中玉蘭高皆數十尺圍皆數圍花開時滿山如雲飄蒙所咏似即此也珍珠蘭在吳越間得一本真如珠樹長泰南靖人家溷廁間皆是

蜜漬蘭

人言蘭花不可食此為珍珠蘭誤耳珍珠蘭雖非斷腸草然食其根亦能傷人蘭花則否余常見建寧人家蜜

漬蘭花冬月以之點茗一花泛泛鮮如初摘正如湘女凌波時不止壓倒昔人清泉白石也或曰蘭必蜜後始可食

死有前定

延平嚴九岳第進士授廣西南寧府推官其地有九岳神祠後歷部郎陞岳州太守未任卒于途松溪魏濬號蒼水累官湖廣巡撫途中見有蒼水神祠未蒞任卒閩縣林憲瀍號古榕第進士授中書奉使至廣東謁行臺見後廨扁古榕二字是夕卒名號關於死生異哉林紫卿談

金鳳傳

王永啟曰予居高恭山中有農家掘地過土穴得銀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斧一有篆文乾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啟視有抄書一帙爲陳后金鳳傳不著作者姓名楮墨漫滅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弗能省予亟往索歸忝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𤊹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諸壞墻南部烟花撿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褸傳均有意焉諸王縱慾以亡其國固末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矛在閩徐存永爲余言陳金鳳外傳是其叔孝廉幔亭氏所爲幔亭名熥𤊹之弟也𤊹字興公皆以文名乃知近今撰托之書不獨天祿外史爲然傳之後世誰復辨之耶

說鈴　閩小紀

江皜臣

江皜臣腕中有千鈞力善刻玉章吳中能玉章者近推周爾森但沙傻耳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倩爾森揣其得口略施以刀謔語人曰吾切玉如泥也獨皜臣治玉章始終用刀刻如劃沙章法又皆妙合秦漢常語予堅者易于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如腐如公耳瀟灑鍊素軟膠纏筆端不得縱送也皜臣客死温陵黃相國家印譜數帙其芳能實藏之曹秋岳曰江皜臣死世無復有刻玉者矣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吳平子林公兆

莆田吳平子晉林公兆熊皆以善印名公兆游檇李久先是歙人江皜臣以此技鳴檇李皜臣入閩遂推公兆矣平子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有朱比玉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後人競效之至用其意於圖章古無是也平子從予游見余所藏銅玉章及古今名印譜遂一洗其舊習近在江南頗有知之者穆倩石公而外林吳不多讓矣（程穆倩名邃歙人　閩石公碧晉江人）

說鈴　閩小紀

螺魚樽

唐皮日休以螺魚殼爲樽漩峰鸚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螺殼閩人皆以爲杓形既不倫用之久久始脫腥羶不知日休何所取登爲飲器

虎蟳

閩中虎蟳蟹之別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極類人家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駮北人異之有饞爲酒器者通州如臬亦有此種俗呼爲關公蟹

海參

閩中海參色獨白類撐以竹簽大如掌與膠州遼海所出異味亦淡劣海上人復有以牛革僞爲之以愚人者不足尚也濰縣一醫語予六參益人沙玄苦參性若異然皆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也人以腎爲海此種生北海鹹水中色又黑以滋腎水求其類也生于土者爲人參生于水者爲海參故海參以遼海產者爲良人參像人海參尤像男子勢力不在參下說亦近理

西施舌

畫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閩中海錯西施舌當列神品蠣房能品江瑤柱逸品西施舌以色勝香勝當並昌國海棠蠣房以豐姿勝並牡丹江瑤柱以冷逸勝並梅西施舌既西之舌之矣蠣房其太真之乳乎圓真雞頭嫩滑欲過塞上酥江瑤柱產瀕江癖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蚶類非不爭奇競美以三君視之特繪事之具品羣芳之餘卉姬妻之媵侍耳不足詫也

夜鶯

閩中龍眼熟時專有飛盜緣枝接樹躡捷如風若巨寇

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凋獵名曰夜鶯蓋過於務之石背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夜鶯一過羣蠢競起矣

德化磁

閩德化磁茶甌式亦精好類宣之塡白予初以瀉茗黯然無色責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謝君語予曰以注景德甌則嫩綠有加矣試之良然乃知德化窰器不重於時者不獨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賤也相傳景鎮窰取土于徽之祁門而濟以浮梁之水始可成乃知德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關人力也

錯認水

予過邵武之拏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此爲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攜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紙甕

閩開元寺前舊有捲紙爲甕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黃玉扣之鏗鏗以試蓋甕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

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後以贈劉公誠
公誠爲賦紙簫詩雲間潘君仲亦能以紙製奕子狀如
溪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爲五瓣梅花香盒蒙之
以錦不可覓其聯縫之迹皆奇枝也

德化磁簫

德化磁簫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
者合則聲淒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
入李謩手即至入破當不患驟然中裂矣

命同

閩縣徐存永常爲予言其王父子瞻公諱熥與同里宋
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無子
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
子即與公幔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
卒後事乃大不同又家姊丈文大士爲縣人與曾城路
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尊人惟與公爲
通州守與伊夫人共壽考無恙路則起家寒微幼即孤
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十年大
士生二子路之子溺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餼
之年路得補齋司掾差相似耳然則星命之說可盡信
哉

蘇才翁八分書

宋蘇才翁書法妙于一時而眞蹟少見才翁曾宦閩鼓
山勒才翁二字八分書徑二尺羅源縣白塔道旁石上
勒才翁所賞樹石六字徑尺餘皆古勁有法又鑿井于
福州與兄舜元齊名

楓亭

興化楓亭宋徐鐸狀元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今

尚存樹下有井亦公所鑿井上橫亘一石梁左汲水重
右汲水輕此理之莫測者然聞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
相距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黑羅浮白水山佛跡院湯
二泉相距步武東爲湯泉西爲雪泉東極熱指不可觸
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造物之巧如此不獨楓亭
井水重輕也

考亭

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牀沙見嬾翁
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illegible]

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尚書人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靑山本多尚初宮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伴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

鞔鼓

今之呼冒鼓曰鞔鼓鞔音蠻按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鞔工是也閩會城南門外有冒鼓之地曰蠻鼓洋蠻當作鞔非方言也

土牛

會城迎春土牛必於閩忠懿王廟前乞土始成曹能始有迎春詩馬從太守分縣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鳳尾蕉

閩中多鳳尾蕉相傳植之庭中可避火災蕉性宜鐵種者每埋鐵其下何鏡山前輩詩云欲比麒麟能食鐵眞同凰鳳不羣雞公自注蕉影照日其中梗虛空若無梗然亦奇聞也

三蘇祠聯

長泰戴方伯爆詞林宗工也題三蘇祠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極為妥貼

仙門洞

九鯉禱夢海內咸知而不知去仙游縣西二十二里有仙門洞亦九何君所宅兩崖壁立可十許仞屈折西上有仙宮佛刹循洞口並澗上巨石夾滲凡為瀑布者十數級滲窮地益闢雞犬桑麻別為一區可五里得分水山則屬晉江界矣禱夢靈異不減鯉湖

雪峰

候官雪峰之顛有泉一坎纔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則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有萬松關古木二株一為眞覺大師手植直上參天一為閩王手植樛而蔽地所造石塔四周作卵形傳祖師識石卵爆盡我當再來近皆荒廢襲滚木毬亦無存矣

僧伽

福州城內外凡巷口皆築小屋祀泗洲菩薩人皆未曉其義或有一二處求荅所義往往靈驗予每問僧人亦無知者按神僧傳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中國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洲臨淮縣之地建伽藍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中宗聞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尼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上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穴出非常芬馥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近臣奏僧伽緣在臨淮

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馥烈送至臨淮起塔中宗問萬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呪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伽化于景龍四年庚戌白纔十二歲且白幼年未至江淮何從與之論三車說空有乎伽龍朔初入中國至景龍四年將五十年不知伽之壽若干弟神僧傳與白詩全不相符按李邕泗洲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坐化太白詩多有偽託僧伽歌必為誤收神僧傳歷紀年殊謬不足辨也李邕又為僧伽作傳見本集

木棉菴

木棉菴在漳城南二十里今有木棉舖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此土人云夜深時有燐火照人鬼恒作哭聲豈似道厲魂猶未泯耶

林文秸

侯官林文秸永樂中年十四登進士初主司擬會元謂秸年少見擯洪英居首然秸字見于書經主司亦憒憒耳

一榜三及第

閩省一榜三及第宣德庚戌狀元長泰林震榜眼建安龔錡探花莆田林文一科兩解元同縣者永樂戊子福建解元楊慈應天解元黃壽生宣德壬子解元林同順天解元宋維俱莆田人隆慶庚午福建解元林奇石順

天解元李廷機俱晉江人

七里三狀元

福州永福縣瑞雲峯有古讖云天寶石移瑞雲來期龍瓜花紅狀元丙東宋乾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崖石橫山而行啣地成溪既而此石松上復生龍瓜花是年蕭國梁魁天下鄭僑黃定繼之蕭居沖峰鄭居龜嶺黃居龍興當時詩云沖峰龜嶺與龍興三處山川壯矣哉相去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俱載府志亦海內所罕僅也

鄉試二十六名

延平府南平縣雲蓋里吳氏永樂乙酉科吳恭中鄉試第二十六名丁酉科吳尊亦中鄉試第二十六名成化乙酉科吳珙又中鄉試第二十六名皆屬酉年亦異事也恭珙俱第進士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問韶舉萬歷甲午亦第十九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貳守吳與施可大二子壽明啟明先後中萬曆壬辰乙未會試俱第十九名尤奇矣

掾曹

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掾史而置身青雲者自光鍾外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府南平楊文達惠安洪炬俱任太僕寺丞連江孫瑛任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侯官胡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順中楊文達洪

炬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鄭鷺鷥

漳南鄭輅思觀察向與屠緯真未定交萬曆癸卯緯真至閩輅思亦在三山阮堅之方爲司理大舉詩社初相見問緯真問曰鄭先生尊字鄭答曰輅思緯真曰昔有鄭鷓鴣能詩今又有鄭鷺鷥奇哉一座大笑

珠娘

福州呼婦人曰珠娘其來舊矣按任昉述異云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

龜脚

閩中海錯名龜脚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値亦甚賤江淹賦以爲石蚨一名紫藷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藷煒春流即此煒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蛙郭璞賦曰石蛙楊用修亦劾江淹作石蛙賦云煒流吐葉應節揚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脚附石而生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灼見耳

蕃薯

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于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淸皆種之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爲西洋多産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蔞黄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爲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爲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雖蔓生不訾

省然恡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蓋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

長樂瓜荔

予性嗜瓜入閩尤好剝荔長樂多好瓜而邑之勝畫尤多好荔郭蓮峰常以瓜荔貽予予笑謂蓮峰安得瓜甜于荔荔大如瓜也北方有友官果如栗之乍乳而加嫩似蓮之初目而尤甘咀則雪甜徧見含則露釀廣長加以房中心窩若規楊梅之通體繽陳室內神清如謝荔子之將膺都艷相傳種自上方偶亦流傳人世誠山中之白雲亦寰宇之介士也余常有結伴同爲渊目泠層綃剝出蕋心香之句不足形容其萬一也但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余笑謂友人向欲望荔大如瓜今但望

此若大如荔子吾事足矣眾咸失笑

仙霞嶺

閩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始募甃石路行者便之

曹能始

謝在杭云曹能始詩以淺淡情至為工不甚學盛唐然其送西安太守云長安西望路漫漫泰華峰陰日色寒長樂宮中秦䕫外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

花滿驪山繞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眉看大歷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尚非石倉極境在杭學七子者故獨醉心于此耳

錢虞山云能始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歙集聲伎雜進亭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十二代詩選西峰字說皆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採摭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為詩以清麗為宗程伯陽蕭夔其送楊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自謂以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于此

洪都御史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據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之微笑令取几案譜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據空櫝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閩郡風尚可知矣

閩詩

虞山先生云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為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礲沙盪如出一手謝在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百穀風調諧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百穀者為多在杭之後降為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陵夷閩派從此自熸矣

又云鄧副使原岳字汝高與謝在杭並稱詩于閩在杭推之以為國初有十才子弘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

則汝高爲之冠所著有西樓全集二卷汝高嘗選明詩正聲以嗣廷禮唐詩正聲爲宗大率取明詩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踉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余嘗論閩詩流派頗以後來膚廓之病歸咎于林子羽蓋有見于此

林初文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召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爲題即應聲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會從北海風霜裡伴過蘇卿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進即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有集行世子古度有詩名

謝在杭十餘歲時學爲詩有人持蘇武牧羊圖者即爲題云沙滿旃裘雪滿天節旄零落海雲邊上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羝羊十九年

林初文嘗在楊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以爲不佳後以上書得禍作蛾眉篇

因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楊子波濤一夜悲之句

娘子橋

泉州洛陽橋北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人番舶壞有人得島見巨蚌夜出有光如晝因插刀穴口蚌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珠纍纍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隣初未知後覓富家女爲婦富家翁詫其誕妄因紿之曰余女是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滿即嫁女與之其人即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金雞

武夷孩衍道士程應立者嘗入金雞下洞從舟中仰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碨比履其所甚宏邃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閣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顱一二片脛骨一二斤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帛一函中有雁骨頭與足各一又有楠木劖一舟長丈餘濶三尺內細羅香末并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纍然上金雞洞視下洞爲小人不敢到萬曆[illegible]丑五月有張富郎者年八十餘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骨骸香灰內傍有銅磬

舊地富郎翻而視之磬下一辮遂展視數扇香灰眯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亟由篋縋下半空篋撤富郎墜入舟子懷中無恙後年九十終應元親見富郎道其詳陳司馬又親見應元紀其實

嘉客紅

宋福清翁耶女先儒亢從子也圃中非時生荔支其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爲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朱竹

初但求之楮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爲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鄰僊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桐畔立支離更見變中身一亂辮桃花映客酡斜批鶴頂鬪青蠡翻新競比紅兒曲裁偏留吹赤帝歌酒酣宜城光未定冠簇薜縣色全訛遙看巖下斕斒處或是秋深柏葉多

九龍灘

閩諸灘惟汀之清流九龍灘最號奇險予嘗過之作口

號云湯龍無數襪中流一葉斜從石隙浮解纜戒人成莫語瘖彌竹纜繫船頭（昧爽到飯罨起候舟長年彼此不通一語不得戒舟中人也過峽時尤險猶時畏神知吾往過峽時畏龍窟吾渡也縴竹纜繫船頭以柁怒浪實則分寸少失於石立碎客浪爲也）雪花翻滾浪聲哄十八灘前九曲灘佐纜到來齊減載逆風駕起護波篷（舟出水下借篷力以上逆風揚帆期少觸灘實則灘勢急船卽怒觸不敵也）刑牲載酒拜龍頭安濟祠中答亂求費盡土梢無限力過龍便自竟清流（買閩舟者利得清流謂其濟險九龍則無險而清也長年輒以此自比近殊有一間清流者過他灘無難過九龍敗矣）都將糾索換新纜曲曲防他八面風却笑長年堅似鐵甘心膜拜土梢公（閩人有稱鄭鐵梢公之語七梢世居龍上習水性奕世相傳咸精其業舟人入灘倚信最能者爲之防護歲一舟下逆灘第二舟養世其業者只數姓又只數人皆不傳之于外故不易過云）

烈女高氏

福清士人翁登墀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墀卒女幼養於叔家聞變將死之以父母在遠未命不可死越四年父母來歸了翁請死於翁墀之父母以未立孤不許死又三年孤立乃於墀之卒日時縊死

墨魚

墨魚一名算袋魚一名烏鰂一名海鰾鮹閩人名之花

拔相傳一宵竟墮海周身悉化為異物此其招文袋也所攜白帶宛然浮游海面有物觸之輒吐墨自蔽人反得尋其墨而跡捕之愚矣用濕紙層層裹之藏細稻稭火煨之香熟可啖

鰇魚

狀似墨魚出日本火炙採而為絲味勝墨魚遠矣

龍虱

龍虱漳州海口每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飛墮餘日絕無食之除面上黜黯赤氣婦人貌美能媚男子

林清

三山林清者諭德誌之祖也避元不仕匿姓名隱居山寺太守一日入寺中見清儀表不群問曰能詩乎曰能即以八音為題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挂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既修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驚異因與往來無間一夕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歎惜守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

感也明日再往訪之已不知所之矣

林子羽

林子羽妻朱氏長於詩詞其勉外詩云玉食明陪近上方五雲深處列鴛行經綸樹績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沾仙掌露趨朝身惹御爐香功成身退歸寧日一榻清風綠野堂朱氏年十九卒子羽終身不娶按鴻為員外郎年近四十此詩即為郎時作而朱氏年方十九豈其繼室耶

林子羽以薦至京師應試賦龍池春色詩名動京師既歸家從者如雲毘陵浦舍人源聞其名往見之鴻不出使弟子周玄往見之問其來意曰欲為詩耳因出所作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裡河流漢水聲驚曰此吾家詩也因白鴻出見之定交而去

林廷綱

林廷綱洪武初承太祖親擢吏科給事中寵遇日隆嘗侍游江間殿太祖首唱詩二句曰江間小殿與雲齊梁上新添燕子泥公承旨足成之曰雉扇曉開紅日近龍衣春濕綵雲低旌旗影裡鑾鈴息斧鉞門前騏驥斷響

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承旨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間曰浩蕩乾坤十釣圖繽紛終日倚蒲滿桃花浪暖魚堪膾桑柘春深酒可酤歲月不知蓬鬢改江浙真與世情疏熊羆不入君王兆四海于今誦帝謨後賜名恒忠

閩貧生

閩有貧生客京師饑寒瀕死然頗善丹青不能售一錢因以兩幅獻於楊文敏公榮公題其上而還之詩云誰家老屋桃溪濆十里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塵跡到祗應啼鳥隔花聞其二云小橋流水漾晴沙策杖歸來日未斜昨夜東風花落盡一林高樹鎖煙霞明日張此畫於市價遂湧起人爭延致因而饒裕

永福鬼詩

候官唐濾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一鬼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沈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齧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吟曰饑烏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髑髏戴土生春草既復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明日濾候之果有戴笠濟者濾苦挽之且告之故得止至夜二鬼復語曰今日鐵帽生乃爲唐參政所救奈何唐聞大喜遂請道士作章度鬼越數日坐齋中彷彿見二人來謝後果官至參政

林蘊

林蘊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寐有人告之曰何不云珠去勿珠還也覺而異之即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林公後有族父康爲廉州二守見素以詩寄之曰破荒詞賦落人間水異川精兩愧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秖令珠去勿珠還蓋用前事也

鄭善夫

鄭善夫嘗雪中游天台美髯白皙毛褐笥輿戒從者勿言姓名人以爲神仙盛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亟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飄者朋來湖海游雲端尋雁蕩雪裏過台州白業藏賢達浮槎近斗牛豐干謾饒舌太守是閭丘

張司馬

閩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止

未決閭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然
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詩曰萬
里縱横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思鄉夢雨
暗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逼於朝命遂出
破賊後果爲趙文華所譖棄市

林氏

林氏福建人有晚春詩云抛却銀針到小庭遣情無奈
獨傷情高低別院鞦韆影遠近人家笑語聲黃鳥曉寒
藏翠柳綠苔春盡點紅英一年好景仍辜負堪嘆嫦娥

老此生

林世璧

嘉靖間閩襲太司成用卿招諸賓客及其壻林世璧同
游鼓山風日恬朗分韻賦詩坐客皆逡巡遜讓林時色
酣奮筆題詩略不停思文藻横逸公及諸客讀之至眼
中滄海小衣上白雲多之句擊節嘆曰吾不及也遂不
復題林詩至今尚在壁間寺僧寶惜墨色如新最後徐
孝廉惟和讀之有詩云閒尋老衲叩禪堂墨蹟淋漓滿
上方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滄海兩茫茫蓋引林語也

黃讓

黃讓者列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爲山賊所發質其
骨以責贖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督府
討賊二子啟愚啟魯死之讓出奇計斬首二百人降者
一千七百有奇賊既滅推其功於諸校竟不受賞而去

鄭汝昂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令廣東鄭寄
之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幾來彊扯我襴衫老妻牽住
輕輕語多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一笑因厚贈之按

詩瑣集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云近日厨中乏短供兒
童啼哭飯籮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謁相公鄭
之詩固有本矣

宗子相

廣陵宗子相爲閩督學歲餘卒於官僚屬生儒赴弔於
靈几上得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臥龍龍江夜夜採
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遲爾崆峒第一峰又一謫人間
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煙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
待鶴眠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雲迴獨留明

月詩千首萬里寒光燭上台

謝祖

謝祖字繩夫長樂之江田人名家子嗜酒落魄歲暮有所逋負縣令韓公紹繫之從獄中上詩二首韓大驚釋而禮焉詩曰陳情淚血叩蒼天事去人非四十年祖父乞骸沾帝祿兒孫落魄負官錢身長寄食丁猶欽田已飛沙賦未蠲安得于公開活路此心一寸是龍泉又云夜漫漫夢不成譙樓禁鼓已三聲星河暗透西窗穴柝寒生北斗城短褐不堪深淺雪單衾難度短長更何

年早了公門賦一把鋤犂一卷經

鄭堂

閩鄭堂字汝昂者太守珞之子爲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自號雪樵山人郡守喪妻將斂而目不瞑堂自贊能祝之即高吟曰夫人一貌玉無瑕四十年來髮未華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看蘆花吟訖而瞑守厚禮之時正德改元守一日於西湖遊見堂故銜其前導守怒之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即書數苦字守大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即足成之曰苦苦苦苦苦苦天上

皇帝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言作戲謔詩者動曰鄭堂也

董槐

閩董槐者萬曆間人也能文彊記十七而沒父母傷之甚槐遂形見能爲母護湯藥他人間亦見之後殯於里之龍山墓樹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爲字皆成詩句未必云行仙董郎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囀千嬌鳥可憐擷得榆錢盈兩袖春風散買自年年又云壠頭流水樹頭鶯斷續聲低月又明誰道泉扃無曉日陽

臺無比夜臺清又云薜蘿未擬裁衣服臞冶何曾入夢思螢亂夜窗猶爲寂山前長坐月西移如此甚多後三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轉華菴箕仙詩

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有箕仙詩一幅云綠雲出洞又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雲自無心鶴自還字體龍蛇飛動不類人工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名曰海扇

陳幼孺

閩縣陳幼孺孝廉偶之延平謁陸太守志孝其伯父憲副同年也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挾憲臺書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幼孺上以詩云莫作青衫老腐儒黄堂那許拜階除投來名刺留中久死後年情到底疎失路鯫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陸大慚時楊叔向忩大恭駐節延津聞其詩厚欵之結爲莫逆

徐惟和

月仙者武林名妓也戊子冬閩縣徐惟和北上過而眷之越數夕余至妓詢徐孝廉不去口踰歲下第復過竟詣繾綣徐作詩云匆匆相見未分明別後逢人便寄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流鶯柳枝猶記當年曲荳蔻難消此夜情搗盡玄霜三萬杵夢中還見舊雲英越三年上計復過其地詢之則月仙死矣 謝在杭記

謝在杭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涙汚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歲在杭拜臬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逮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也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

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郡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

閩中藏書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迅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寖微則散如雲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矣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黄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予友鄧參知原岳謝方伯肇淛曹觀察學

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鈔意蒐羅不遍此點曹則丹鉛滿卷枕藉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則三君又不能媲乎蕭儲也

鬏髻

婦人戴鬏髻天下同然獨福州與化既嫁仍如未嫁處子絕不戴鬏髻有則亦爲簪首飾之具見舅姑之後卽藏去矣

西征紀畧

廣東提督臣殷化行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化行任寧夏總兵時厄魯特梗化

皇上將有事大征自念昔在臺灣常願遐疆自効今旣得請豈徒固封守幸無事已哉上疏求

陛見冀有所陳得

旨不必來京乃夙夜爲徽調備製子母砲八十位成復倡捐麦駝如其數以資運頁請芻牧爲永久計

報可始余在臺灣時嘗以意畫爲出塞營陳圖着黑白子爲步騎布於局一覽瞭然是年冬

上果遣司寇圖公納馳至甯浪十一月會將軍督撫河西提鎮議進征事諸公愼重莫敢先發言余乃出征行方畧八事一曰鄉導確實一曰兵馬足用一曰兵糧接濟一曰將領得人一曰調兵合宜一曰兵餉預給一曰師期預定一曰班師善後又出舊所畫營陳圖更爲首尾接應圖法衆乃相依定計畫還

報後唯接應法不果用餘皆見諸施行云

三十五年丙子正月五日得兵部文具載議政大臣
大學士等會議悉如圖公等所奏畧曰噶爾丹今在
柯布兎乘其勢未張令陝西爲一路期以三月中旬
草初青時出肅州之鎮彝順黑河洮淶河合流處前
往崑都倫合兵進勦以喀爾喀濟隆克部人爲嚮導
發西安滿洲甲士三千人漢軍甲士千人河西提督
及四鎮標騎卒六千人合滿漢萬人爲西路兵深入
勦寇而以一總兵官率河西騎卒三千人樹營壘於
中途備接應調遣精兵則西安將軍博濟副都統

希爾哈達祖良弼馬自德巴錫等綠旂師則振武將
軍孫思克總兵官寧夏王化行涼州董大成肅州潘
育龍各選所屬副叅等將校以從而咸寧總兵官唐
希順原寧夏總兵官馮德昌等各以家卒從合將軍
以下官兵廝役凡二萬二千四百餘人人月給米二
斗僕從五月糧道遠一槖駝僅負一石五斗馬騾三
當駝一慮所需過多乃以牛羊爲一月食（一牛六十人一日食一羊十五人一日食）而令人各以力畧糧升斗有差此馱糧牲
畜令陝省官捐給又滿兵素有餘馬綠旗兵再別給

人一馬運帳幕諸器物凡所給若駝若馬若騾以深
入故給芻豆秣一月兵皆預支五月餉安其家軍出
遇噶爾丹及其部落散處者所在勦滅賊或遠遁無
所遇則計糧而還若哈密爲逆助宜併勦則俟還日
議行
制曰可滿漢將軍二副都統四皆議政而以孫思克爲
長其征行之兵人賜治裝銀十兩於是孫公思克議
以綠旂兵深入及中駐者合九千人令河西提鎮各
標按額而派寧夏當發騎卒一千五百名期於二月

初會甘州飼馬以行先所指鎮彝至崑都倫之地去
冬荒草被燒三月中草尚未青馬畜無所得食師期
宜少緩須至四月具疏上
請未報余計寧夏至鎮彝二千里兵未出而馬先疲宜
預往得少息將發復得文奉
上諭陝西兵如至四月初發恐遲誤應改從寧夏出塞
會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從甕金路進進止悉聽費
揚古指揮其原派陝西滿漢兵萬三千如減去三千
則糧馬並得充裕下大臣與圖納再集議之請於三

月初旬兵自寧夏出而原所派兵數宜勿減其有遠
於寧夏者調之往或不便可令孫思克就近更選派
初在莊浪時諸公議從崑都倫進兵本出
上指然其路在荒外鮮有知者余擬噶爾丹所居宜在
京師西北山西之直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崑都
倫則偏於西恐不得遇從衆莫敢決及還鎮聞有副
都統阿南達者適奉使視襄在寧夏邊外余知其習
荒外情事使人候之質以愚見阿公曰是幾大誤至
是奉

上諭改從寧夏蓋其還奏所定也師期甚迫慮遠處兵
不能多至必益發寧夏兵乃先檄部下悉士馬數各
備行裝以待是月杪復速得部文 廷議大將軍費
揚古二月三十日發將軍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
日間自寧夏發期既促甘肅諸路兵至寧夏道遠必
遲宜令先所發在寧夏者滿兵一千漢軍火器五百
益以西安滿兵一千漢軍火器五百合三千寧夏榆
林二鎮選兵各三千前進其孫思克兵聽後至追而
前馬不及飼養則儀營驛馬悉選以充得

旨速行仍 命司寇圖公馳至寧夏會督撫經畫遣發
且給諸兵治裝之資令副都統阿南達率河套視襄
諸部發導軍部文繼至言中路大兵三月初十日己
時發京師西路撫遠大將軍兵二月二十六日卯時
發歸化城是時乍陝出塞路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
未集而本鎮舊所儲積多侵耗其僅存者率朽敗不
可食公私搜括升斗艱難而諸路營驛馬及捐馬自
遠而至者並羸瘦人人慮兵不能出余度官所給糧
馬不可盡恃又兵無廝養則任戰者少乃令兵二人

覓餘丁或子弟一人供樵汲牽驅之役計其所食糧
復需運致則人備驢二頭凡兵士應畀之糧皆予價
自買有司既倉卒中得少寬而兵多土著就親識所
購皆得善米且能立辦余又令悉力多辦糗糒乾腊
解渴諸藥味以從其軍裝而外若囊橐若渾脫若雨
具寒具勦鞋鍬钁鐮斧繩索脚滋鞴絆類無弗備又
斟酌人畜力適當而止及期將軍孫公總戎董公潘
公以次馳至議以河西將士選派已久孰敢不自効
合得七千人足用若榆林鎮兵乃後派者未有預備

宜留守唯取其善馬以給征行者會疏報
上遂於二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孫公率所部兵千八百人西安將軍傅公等率所部滿州漢軍兵三千人涼州提督殷泰率所部千二百人相繼發寧夏二十五日辛亥余乃率所部將士備鼓吹啟行司農圖公制府吳公及文武吏卒士民餞郊送於是衛將軍蘭山而前麾下遊擊守備千總把總三十有五員騎士三千人餘丁千五百人他若功加隨征官及椽吏僕役又數百人爲中軍營一居中先鋒營一居中軍前左偏

火器營一居先鋒右護軍營一綂中軍後出塞喇尾行日四五十里或六七十里循黄河行可十數日遂舍河載水束芻度戈必（戈必者華言磧也沙地無水不生草木）二百餘里至兩郎山（有古碣題曰兩郎山雄字不詳所由人或以蒙語稱爲云）自是出入山谷間四月初四日至郭多力巴爾哈孫是爲撫遠大將軍自歸化城來合兵之地時大將軍已過此前進矣於是倍道行十六日至甦金而減兵之議始定初甘肅涼三標兵之出寧夏也遂道馳至既不及發馬而所得倉粟及餘馬馱畜皆不及擇且創始出

塞部不習其事又以爲厄魯特不可必遇師行稍遠揚威塞外兵宜即返不復嚴備及度戈必馬畜遂相繼羸更前常苦乏水而草未盡芽會大風雨連數日夜兵寒且饑人馬顛仆營間及道中者相枕籍負糧無所任載則委棄之漸至饑窘有潰逃者雖追斬之弗止於是孫公議簡精卒併糧馬以進孫公麾下得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令余留千五百人以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偕營甦金須後糧至守之供回軍食旣上

報乃馳文來令減兵余所部兵固多預備而所至常多發將卒四出覓水草或躬自相視往往掘得甘泉及僻遠處豐草故未嘗缺乏又身先將卒日數次步行以節馬力遇風雨輒令覆蔽之或溫以火斃者幸少所裝糧日加檢束不得遺棄及恣食糧馬以是充裕人人自安他兵誘之逃潰不可得常慮邀其後不敢生他變至是得文欲請勿減而孫公已前行隔數日程乃不得已而減遣精選銳卒千八百餘人留五百於甦金留營焉餘及廝役共數百人並率以進數日

及大將軍軍合皆甲以行時胡舍利地名間山嶺氣
絫草猶未萌其宿草爲賊燒斷延袤數百里一望皆
灰燼灰飛着人面盡黧黑大將軍所部皆　禁旅因
馬乏水草疲斃繼來遺棄者甚多皆獨力乏食道中
僵仆者相繼於是陝兵議捐犒功給之余所部捐者
加倍三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剌河
皇上所勅與大將軍會兵地也始　廷議令大將軍至
此量遣陝兵由格楞一路進而大將軍竟不分遣是
月十三日戊辰曉發旌旗微展而前指出塞以來往往烈風雨雪迴西不可忍是辰微雨數過漸晴東南行風頓而和有白雲像旌旗狀據黑雲上若鶴獸然　食時
大將軍已哨得賊指麾滿漢兵皆嚴陳以待久之賊
不至大將軍遂令陳行可二十里過渾至昭磨多譯華言有林木處也　其北大山千仞矗立望之如黛屏不見所盡
處大山之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間曲
折環繞其南出差多於北漸坦而下有小山似馬鞍
橫爲戰地也小山右連南山可二十仞自西折三峰
如階乃至巔其東復一峰乃坦下其左右峰如削山
根河繞之卽川也時前鋒遇賊於特勒爾濟口佯北

以致之賊恃勝而驕轉闘而前將據小山余方將兵
列山足下因隔小山未知賊所在會領前鋒副都統
阿公自余前橫過而南余意彼領前鋒者何爲而來
遂問賊所在指謂余曰此山過卽賊矣盍登視之余
急登遇將軍孫公軍方至余言宜急據此山大將軍
曰日將暮矣需來日戰耳余曰戰卽來日此山宜據
若此山爲賊據我軍營其下則危矣大將軍曰賊甚
近難以夜守余曰何不移山下全陣列於此以守之
大將軍曰日且暮移兵非宜縱賊據山明日用砲擊
之余曰從來用兵高處不宜讓人大將軍曰旣如此
君卽移兵上守之余曰諾卽馳回山下以鞭揮兵上
山方至嶺而賊亦登半山矣賊見我師先據山巔遂
止東峰下以峰爲蔽而舉鳥鎗上擊先是大將軍以
余言麾全軍上山佈陳令河西綠旗兵居中而京師
右衛西安三股滿洲兵按旗色分爲左右兩翼及戰
又分原寧夏鎮總戎馮公協同余帶寧夏兵千三百
人居左威寧衛總戎唐公領將軍孫公兵協同京師
兵千人居右皆登巔以陳其大同鎮總戎康公兵之

得至者皆在山下沿河繞西向北以防林木中伏賊而蒙古扎薩克諸部兵又分張列滿兵之左右倚賊爭小山衝中堅故河西兵迎其鋒焉時日已將申頗晴和而氣色甚慘淡余見賊勢不可遏恐人心散亂遂令士卒皆下馬以一兵併牽五馬餘兵皆出步戰擊

上頒皇儼及自製子母礮疊擊之而噶爾丹及其嫂阿努奴子（自噶爾丹叔見所奪之嫂）等亦皆冒礮矢舍騎而鬬鋒甚銳不可敗擊傷頗相當勝負未决余因天晚事急使

入告大將軍曰川中兵宜令其依柳林而左出衝其脇賊必亂既而望賊陳後人馬甚盛而不前動賊必其輜重婦女也宜遣一軍繞南右出以劫之賊必返顧擾動余然後迎面奮力一擊敗之易耳復遣言之大將軍皆從之余登見兩軍將薄賊遂驅兵呼噪控矢而下聲震天地賊遂披靡下坡得馬者幸脫其顛墜崖下者河溝皆滿所棄仗如蓬麻余乘勝逐北馬疾先馳麾下卒擁纛繼進遇所乘驄馬觸重甲械墜禁勿取且射且逐戴星月追三十餘里賊皆星散回視部下僅三數百人耳余知不可獨追使人請大將軍令而大將軍方遣將軍舒公書殿後傳令收軍乃整旅回營已凌晨矣諸將士獲賊旗十數面器械不可勝數次日大將軍會衆斬俘馘祭畢出酒勞諸帥大獎余曰昨日之戰賴君策以濟大事自是遂崇大將軍加禮而大將軍見

上及對人每以爲言余既感大將軍能用余言以成功且能表而出之不忌不掩尤服其有古大臣之量也兵法云視生處高故登者勝據之戰以先據北山而

勝是役也設使我軍不登山巔而反爲賊據則事未可知也又制勝之道在搗虛攻瑕使不遣兩軍一攻其旁一劫其後則賊亦未遂潰勝敗之機在呼吸間愚慮一得幸見施行非素蒙

皇上指授方畧臨事又藉

國家威靈何以及此方戰勝時歡聲雷動莫不推崇夏軍爲功首余懼將吏生驕心戒勿伐及見孫將軍乃謂余曰幸一勝可已公何事更追追或有失如前功何余對曰自能斟酌機宜何至敗事孫公曰公能爲

諸葛武侯耶余意蓋欲窮追謂噶爾丹可必獲也騰
大將軍以馬瘦故不欲追余亦弗敢再請於是大將
軍勒兵受諸降附籍閱所鹵獲露布告大捷班師時
車駕次二十八臺得奏大悅
命待衛馬公武迎勞師令將卒三人中一人先赴
行在受賜且
詔陝西滿漢征兵皆至京師將加殊恩焉於是取道東
行不復循來時路既過克魯倫河分遣將士卒輜重
間道先歸寧夏留輕騎五百自隨北至十五六臺閒

有
旨責問大將軍謂既敗噶爾丹不即追獲之爲未了事
且所報擊斬或未核將遣信臣往覈戰地於是諸臣
皆悚懼頓兵俟
命凡四十餘日會大陰雨乏芻兵多絕㸑乃請命孫公
上疏言賊敗窮急或西竄諸鎮臣並出難爲備樂奉
旨遣三總兵皆歸鎮召孫公獨入朝而唐公希順馮公
德昌以無職守得從入京余遂由歸化城入河套地
還寧夏鎮時八月二十七日也而所留翁金兵尚未

返初出師時議以牛羊充一月糧余言牛羊遠驅必
瘦斃無益軍食且耕作輦運唯牛是賴一檢括則邊
民將束手斃矣圖公納深然之亟止拘牛令而復議
留一月糗並運糧馱畜另派就近官兵委撫軍司道
等督輓至翁金接濟班師兵食前者裁兵時留寧夏
兵五百與漢軍五百營其間保守此糧也及戰勝兵
皆東旋其糧久守無所用荒外隔絕余言於大將軍
使人數輩往令便宜歸皆弗達至是余言於制府吳
公方遣人召之未至而駐翁金者參將張思載等與

副都統祖良弼以草枯水涸於九月初六日焚糧撤
兵兵皆散走無律遇丹吉喇（噶爾丹壻也）敗而西以千餘
人乘之夏鎮中軍遊擊陳維屏千總劉進孝皆力戰
死而所殺傷逾于邸磨多而賊本膽碎僅得路以去
余聞之曰向使置三千人一總戎守之豈不成奇功
惜乎吾策之未盡用也余知邊事未已而騎馬以大
征耗斃營伍爲虛有馬亦無以飼乃因部郎鐵公圖
奉使至寧夏爲客摺以奏並得請既而
上嘉克捷功賜五爪團龍緞紗袍褂各一領是時

欽使格爾過鑑並傳
溫旨嘉聞諸微末職功大將軍具言諸
天子故□□褒獎適分云
三十六年丁丑余巡鎮平虜既繕完軍資厲兵秣馬
乃上疏請將兵二千從郭套力探路深入務擒賊首
援根株大畧言賊盛宜正兵賊窮宜奇兵今還旺阿
喇蒲坦阻西北噶爾丹潰兇之子有發兵警旨擒大兵攻西南噶爾
丹窮窘勢必東竄若過甕金復難搜捕宜急乘之機
不可失會

車駕已發京師將西巡奏下
行在諸大臣議之侯至寧夏取進止三月初余同制府
吳公赫迎
駕至定邊得
旨令吳赫還理至需獨召臣化行遂日夜馳至清平堡
上安特已薄暮
邊外請
上立召入賜坐行帳中賜茶果詢蓄良久乃出所奏對
事甚多不能悉載明日駐

蹕衣中
命議政大臣會臣化行議出兵事余持論兵可少減而
糧馬必須充裕二十六日
駕至寧夏入城駐
蹕自迎見扈從至此凡十三日奉
顧問至數次降
優旨賜食賜茶無虛日皆隨校獵蒙
上賜所手射禽所部將士皆叨賜閏三月初六日
上御閱武堂奉

命擐甲乘馬指麾騎步兵大列營陳用金鼓進退分合
悉如法
上大悅賜官兵得就伍班坐賜 御厨酒食並醉臣
化行獨坐階下食
上特撤賜御膳三器又
召至
御座前手賜酒一爵賜時揮左右兩閃令遠聽官民並
得見次乃
召各官跪階上下有差以次賜飲既罷宴稷

御床下堦坐命內外諸臣以次射
上與
皇長子亦射有新降附爲侍衞者在側
上指臣化行示之曰是將軍卽殺敗爾等者也於是所
與將吏無不奉
俞旨立更且不次用數日又
召宴行宮霽顏接對如家人父子又
賜御書深沉節制扁額及臨米董手卷單條各一幅臣
化行亦獻所記征行地圖形勢道里

上面與諸大臣指點計畫於是出征議定
上特命隨駕內大臣公侯侍衞諸臣咸集行宮門傳
諭旨得戴孔雀翎與議政諭曰爾總兵官王化行去歲
出征噶爾丹特材力壯健軍伍整齊師中極其効力
大將軍費揚古來時將爾効力之處曾經陳奏又向
來綠旗總兵官無與議政之例此番出兵王化行着
與議仍戴孔雀翎行走有從征從役者若試進士舉人
若監生富民並聽引
見帶往役內府將士人備櫜鞬以從有犯許同軍法十

五日
上爲先發詣寧夏邊外五百里許船站十八日庚戌余
卒精騎五百徒卒二百及從征諸吏卒復出塞時滿
州馬公斯哈爲昭武將軍都統齊公穡侯巴公渾德
甲喇昂邦佟公某護軍統領松公杜領禁軍一千五
百烏喇將軍薩公某領遼東滿兵五百皆同日行馬
公以下及余凡七人得議軍政他不得與人持四月
糧給騎馱馬騾三匹又二人給一駝又人給一月羊
一羊供十八人一日食又

命都憲于公成龍等收指納駝馬騾一月糧隨軍後而
余將卒所儲備視往歲盜寄焉二十七日至白塔叩
行營
上方從隔河圍獵還召見甚喜賜所網鮎魚一又賜親
殺鹿四犒從征士明日復
召見賜鹿一又明日佟公某領先鋒軍與薩公某所統
烏喇軍先發
上召諸大臣入授諸方畧加賜兵食羊
上親閱先發軍臣化行侍因奏綠旗有步卒宜早行

上遂命次日移旗兵先入旗發四月丁未朔復鑿水泉
務度戈必未時諸軍皆卓旗以待
上褰襜乘馬出行營坐交床
皇長子侍右闕諸軍次第過畢
聖駕從此渡黃河由河套向京師余率兵乘夜涼亟走
次日午後乃抵兩郎山亟令人將水還救諸暍者所
活甚衆諸軍踵至者咸就余飲水草及宜營宿地十
四日至郭多力巴爾哈孫先是
上因噶爾丹未即擒滅竄往西北恐彼掠套發命大將

軍率蒙古兵移駐湖灘河所之西北界備之三十五
年冬
上行幸湖灘河所召大將軍來見密議三十六年進征
事機因得以余事聞
上仍留大將軍駐札至是大將軍從喀路來已先一日
至矣公見余甚喜握手相勞苦既而曰
上用公議政誠備有手詔告我深為公喜也自合兵後
仍聽大將軍進止而將軍等皆枯[illegible]貸馬時已聞噶
爾丹自殺狀噶爾丹既敗走復收聚千餘衆欲西投

烏斯藏聞甘肅兵扼之行至薩哈薩兎呼魯不敢前
資用乏絕遣子徵糧於哈密其子方十餘歲爲回目
誘執以獻又聞我兵大出窮蹙無聊三月十三日仰
藥死部落多散去其姪丹吉喇挈其骸骨與一女及
餘衆尚四百人來降未至郭多力二十程乏食不能
至使人言於大將軍求糧馬接濟大將軍既上其事
遣人隨之往而令兵徐徐進又數日至無賴札喇乃
舍去年路更西北行遇噶爾丹下投出者或數十人
或數百人皆受之送京師纔得

吉撤烏喇兵先還又令諸兵所在量留而餘兵猶進則
聞丹吉喇不果來竟西去矣乃促兵至其地信然復
深入至空所落阿濟兒虔丹吉喇去久聞叛僧一喇
素胡兎兎尚未遠乃令馬將軍以輕騎兼程追之十
數日不及至大戈必而返大戈必者五百里間無水
草過之者疾馳二晝夜人馬須損棄大半時衆議猶
欲深入
上已得甘肅報言丹吉喇從西邊歸闕乞歸命乃封大
將軍頭等公命諸軍皆還至郭多力諸滿兵皆徑[illegible]

趨京余獨率所部入寧夏寨八月十一日至鎮是役
也未嘗遺一矢於是以師還上
報乃為文祭諸死事者而會諸將士大饗犒衆西事告
蕆焉是時邊境寧謐乃具疏陳情請復姓且求母奪
恩父母
封誥以已身與妻應得之
封誥移封本生父母疏上未報是年循軍政例自陳求
罷奉
旨殷化行擢用總兵實心任事効力行間著有勞績着
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其後下兵部議移封一如所
請

聖恩高厚報効無從惟有感激涕零而已
三十七年戊寅時狂寇既滅　禁旅悉歸近邊屬國
若祁袞若鄂爾多斯皆益畏服內外無事年豐物阜
民大和樂然不敢弛武備及時修治甲械旗纛整練
士馬寧夏水道久迷潰唐諸渠久已淤塞至是余率
諸將士督濬疏通引水穿城偏及諸村堡城河亦久
淤漲高及城市每雨水發輒流入城淹沒房舍余亦

為挑濬開渠引水入河而民不復遭水患矣又念邊
地尚武文教未振因勒
聖訓於萬壽宮即於其後築舍若干間為義學延師講
肄闢閒田若干頃以其租供生徒膏火之資自為記
勒石俾世守之是年論平寇功余蒙
恩授拖沙喇哈番世襲又以
覃恩加一級復加封三代七月遂有廣東提督之
命八月下浣自寧夏發九月至西安始得歸蘄李村謁
墳塋省親故會晤

封誥至爰擇吉率子弟陳牲醴祭告舉焚黃之典以
王命有程遂南行十二月度嶺十八日至惠州府受事

滇行紀程序

人當仕宦之年堂有老親陳情得請其脂轄而還也先王稅所歷感覽會心所可述而誌者不特東山之零雨南仲之霏雪與東門祖帳之車幾兩馬幾匹也余與鶴沙先生同籍其出處志趣亦約略相同獨余自癸巳因母疾請急下潞河涉淮泗望泰山之嵯峩擊黃河之湍湃晝夜行三百里而不及紀乙未以使事入楚便道省覲溯漢江經二別自武昌順流而東九江雲物六代山河粲然在目復奪於驛路交游而不

得紀至己亥恩俞歸養其取道與癸巳同然春秋殊候緩急異情淮北江東在在可紀而意淵才疎臨老輒滯歸當株蘭藝黍之餘恍向時閱歷如雲煙過眼不可復追爲之三嘆今先生入滇還里往來各有紀程其往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有小雅之悱惻焉其來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有大雅之忠厚焉余讀之怦怦有動乎其中而不能已所謂幾其志趣之同者非耶若夫以忠孝之餘閒極章之能事使山川險易如掌上螺文蘇公海外子厚柳州或庶幾焉余又安敢與先生較同異也

康熙癸丑仲夏年眷弟王廣心題於清畤堂

滇行紀程

雲間許纘曾鶴沙著

豬婆龍

彭澤縣十里過涇江口鎮俗云鱘魚嘴土人言此地每歲有豬婆龍為害天寒水涸輒崩岸壞屋廬今舊岸已在大江心泊舟者油物煎熬龍即出舟人切戒之夏月則不忌也

甘興霸廟

自九江百一十里過富池入楚境二十里過田家鎮有吳甘興霸廟順治年間有史官莊同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前夢甘將軍來拜訪索莊一僕一馬皆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地有神鴉往來江上帆檣過此不拘餅餌粒食擲空飼之群鴉飛舞接食百無一墜食畢間有集舟檣之杪送出廟境俗謂將軍遣使送客其聲啞啞類慈烏上下三十里皆有之亦一奇也

異僧祈雨

澧州守道蘇參議寶言荊有僧故江南人澧境有楊家河界中苦旱僧自言能行雨眾延之祈數日不效乃絕食欲積薪自焚土人恐扶之去僧曰姑留得雨即行亥土人不可臨行曰月望日必雨我雖去請留一驗是月當大雨尺餘雷始發必先擊某大樹方為我所請否則非我功也至十五日果大雨盈尺雷果擊此樹如僧言眾始神之雨竟雷伯電母不能去或焚牛牢或燒民舍轟聲走繞不休眾大懼奔至州復延此僧遣雷雷乃去

崔婆泉

過常德府三十里高吾山山下有崔婆泉相傳有崔婆釀酒飲仙人張虛白處

漳江夜月

桃源漬汸舖有勸善寺寺前漳江夜月為桃源八景之一傳聞江上漁人常于勝日見水底映月着意窺之即不見

桃花潭異黿

由桃源山攀躋而上至桃花洞又曰秦人洞石壁峭立洞口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掛絕壁而下瀉潭中潭在洞門外深不可測內有潛黿身長而窄鈎吻類鸚鵡背生鱗尾帶甲如龍然名曰黃黿

農家取水

過辰陽船溪驛此站稍平溪邊見農家取水灌田巧而且捷其法先于溪旁築石成隘上流水至隘勢極奮迅乃設竹車二圍製如車輪大可二丈縛數節竹筒緣于兩輪其筒向內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許兩筒中間獨縛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輪使旋者全在此蓋水勢迅則衝扇行而輪乃隨之以轉每激一扇後扇繼來旋而上升則筒中滿水已至車頂筒口向下水即下傾于其傾處刳大竹受之接引入田雖遠可到所

謂農者坐而觀之無舉手之勞而田已畢溉矣大江以南水勢平衍不可用也其有潮汐之地似亦可倣而為之

凌霄女

沅州火神不祀祝融而祀凌霄女一不虔則神女立遣火鴉啣火丸置茅屋之上兩翅扇風發火居民屢屢見之故州多火災

江西橋

由沅水驛向西過江西橋橋長半里上鋪大板下有十六洞每洞基上構木為屋列肆貿易兩旁成市中為長街入楚以來此橋故為弘敞

香稻

清浪衛前臨江後包北山地勢平衍居民亦稠其地產香稻圓實而大味亦至腴山中冬寒所藉禾故滋本深而含實茂

諸葛洞

過鎮遠府可游者有大石橋中山寺中元洞僧寮精舍最為異境辰沅小舟至此而止前去數十里有諸葛洞

內頑石為梗道水不通舟順治初年洪經略至此役千夫鑿洞中石謂此洞一通便可用舟餉運直至偏橋衛省負擔之勞矣無如碍石隨鑿隨長乃罷土人有進糗糧者盡去其船之蓬板牽挽入洞過偏橋可達黃平州其出也稍不戒則人船俱沒

黔米

貴州各屬產米精絕盡香稻也所釀酒亦甘芳入妙然中遠不及而天下未有幾為褒譚詳志之以告好事家之知有黔也

仙蹟

平越府南門度石梁過南街道旁有高真觀爲張三丰仙師道場從此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壁上有仙師影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而行分明可見其旁刻神留宇宙四大字云是仙師留記爲海內靈蹟三丰祠在平越府城內有禮斗亭亭前石池名浴仙深四五尺許冬夏不涸池旁有桂樹已久枯有道人來浴池中以破衲挂樹上樹復活天啟元年夏駐鎮新添司理李若楠請鸞

降筆書一詞曰禮斗亭禮斗亭張仙借此作修真日月懸頭上風雲過眼塵茉莉元君支天聖人當年曾格我精誠今朝列仙班顯化通靈敢忘了託跡玄津偶鬪父毋蛮吾名聊借俚言爲鏡今有石碑存祠中

竹鬼祠

平越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廟土人敬祀之

水西四府

水西安氏桀驁爲滇黔大患本朝乙巳命帥率師深入其地討平之遂置四府設流官水西一帶土地盡入版籍安氏之桀者皆就滅遷來苗民漸染華風亦猶播之楊氏滅而設遵義今反爲樂土也

貴陽地勢

自貴陽而上至威清衛日加隆聳右畔青山尖頂若數葉芙蓉可俯而捫從來見雲霞之狀如畫中之樹扁而不圓至此衛館舍西南一望羣峰矗立白雲千頃如在足下變幻百出或如沸湯或成堆壘昔之所稱爲車爲布爲輪爲馬爲牛皆不足以狀其妙蓋俯視則雲氣之全體皆見怪怪奇奇無所不備也

苗種

貴陽自阿江哨而上大道如髮乃屬漢其左右高山內盡爲苗穴然皆輸糧赴差如齊民其種類白苗黑苗花苗不一直北百里即水西地威清衛鎮彝舖西南有山勦遠可望不可即曰銅鼓山昔諸葛南征獲銅鼓于此其地亦有農居仲家苗多從山口出入此山前後左右苗種各別又有蔡家苗晨家苗皆有頭目仲苗則屬役于安氏

黔馬

黔中多產艮騎質小而蹄健登危磴若平地故水西之駿滇黔多貴之

何福遇仙

順治年間有何福者本威清衛人偶游陰崖逢二老圍棋從旁看不休一老者分半桃食之福歸家絕烟火處分家事隨上山養真三十年不食人間一粒粟不飲人間一勺水一日道成康熙年間忽尸解去

白水舖

由鎮寧州之安莊衛西南行五里有觀音洞中安大士

洞中又有洞石乳溜滴成柱大數圍擊之一爲鐘聲一爲鼓聲從右直上又有雙明洞旁又有一洞極小而異極境界之奇矣十五里至白水舖行未里許見瀑布如簾倒瀉石壁奪峰直上高入雲表五里白虹橋橋上瀑布更飄二四折入溪疾度橋下西去過橋逐溪行忽聞有轟雷聲不息輿人云此望水亭泉聲也又五里上望水亭龍湫直下白練千條噴珠卷雪注入百尺綠潭雖天朗氣清而激水飛濺如行大霧中數里以前所聞雷鳴者蓋在此里人云潭內有水犀風清月皎之時往往

出見其龍湫柱處內有水簾洞甚深窦不可窮土人多入此洞避兵昔孫可望至此亦見水中有神物乃改瀑布于右澗下役人戽水索之而潭水絕深數日不可竭乃止

老虎

苗民無城郭或三十家五十家據險而居以防弋獲每一處合募一勇士號曰老虎飲食供奉有加焉戰則老虎當先指揮調度合諸苗計之爲老虎者不知其幾千百也

綿竹　啞泉

關索嶺之半有伏魔大帝廟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俗曰旛竿竹圍大如青松僧云六七月方抽筍至來春二月方布葉時當九月筍已高四五尺外黃內綠尚未解籜也廟門外有啞泉昔孔明南征軍士誤飲此水皆啞後人封之以石今泉脈閉矣廟後有泉頗甘美謂之磨刀泉絕頂祀順忠王俗稱小關王廟廟貌莊偉苗部俱畏威德入廟者無不羅拜

關索嶺考

故俗謂前將軍爲三子曰關索從諸葛丞相南征有獲功勛甚盛沒而民思之立廟于此以其名名猶未考何代勅封義勇英武威烈感應順忠王考三國志前將軍有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與前將軍俱被害于臨沮次興爲丞相所器重任侍中中監軍有令聞無所謂第三子名索也陳壽作三國志深習蜀事安有前將軍令子且有震世功而失其名者甚至有丞相不察投軍自効諸益屬不經或曰諸苗謂父爲索猶言關父猶岳忠武之稱岳爺爺也然伏魔大帝與順忠王豁然兩廟並峙

則春秋之受辛豕亭王號者得非其次子名興者歟興既爲丞相所器重且監軍則丞相有大征伐或領護軍建偉績以震懾諸蠻理或有之謝肇淛滇略云漢昭烈章武元年以李恢爲庲降都督隨丞相亮南征大破蠻兵功最多封漢興侯時在將軍之子索亦有戰功開山通道常爲前鋒未審所據何書又諸葛元聲滇事紀略云建興三年五月武侯渡瀘水進征益州從征自趙雲魏延外如張翼王平何扶及雲長少子關興留關索尤以驍勇前驅多建奇功觀此則從前臆揣若有符合又

考雲南通志路南州北亦有關索嶺 以其險峻必引之以索而後能度此又一說也存之以備討論

西流水

頂站即永寧州地窮篠無極去天不遠山頂在雲霧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裘向寒徹肯州守林華皖云此地水西流矣山勢崎嶇險惡站前後數十里驛騎倒斃甚多道旁偃臥皃筱迨入諸苗見之輒解所佩匕首割肉入懷真動顏色

盤江鐵索橋

盤江水出烏蒙經七星關奔騰至黃土坡五里疾下東南至廣西泗州而入南海江廣三十餘丈水深無底左右石壁巉利如劍戟自昔濟此者用渡船行駭波中一不戒輒葬魚腹古法必樹杙于兩崖貫之以索遊索以舟乃得橫渡所謂牂戕是也（牂戕牁牂牁）故遂以名江楊愼牂牁即貫繩地其江水迅疾難濟立兩杙于兩岸中以縆組之舟人循縆而渡予過其地見盤江與崇安江皆然嘉隆以前俱用牂牁濟無有議建橋者天啟初水藺酋叛滇黔道絕時有安普朱監軍道建議築橋以通滇

先于兩岸築石墩高一十三丈有奇北亦如之簷鐵爲
扣聯扣爲索索三百餘扣扣重十八九觔索凡三十紲
貫兩岸石窟中索上橫鋪巨木葢以大板石砚水岸之
闢爲橋鎮者悉備焉又以索末所餘十餘丈盤繞鞏固
費金錢巨萬起工于崇禎元年正月落成于三年十一
月此所謂鐵索橋也自流寇變亂僅存鐵索數條順治
十七年督撫會題得請發帑重脩飛梁架木狀若金闕
弔橋康熙二年六月江水大漲橋復壞又請帑金重建
旋脩旋圮康熙七年十一月安順府知府李彭二人前

後督工聚建如十七年製而堅固高聳仍用舊索縈繞
以防搖撼橋上起板屋以避風雨遙望空中樓閣橫亘
江心惜無作圖以記之

貴西苗種

貴西苗九種種類各別大約垂髻垢面語言與黔人不
同以青布帕裹髮高盤額前所佩七首終其身不暫解
無絮布雖大寒亦止披破氊一片或犬羊之皮寬廣三
尺許風從左至則披左右風右至則披右或擁于胸
或負于背皆視風所至居高山大箐中不進稻唯食苦
蕎雜糧貪悍輕生跣足走險易于爲亂雖飢寒迫之亦
由漢人欺其愚而傷之太過忿激而成也

朦瞎

黔中苗人稱　天子爲京裡老皇帝稱大小官府皆曰
皇帝其私稱官府則曰朦粵西稱官曰瞎稱官府之僕
從皆曰老爺各衙門曰朝廷噫朦瞎之稱殆春秋一字
之譏歟

衣服飲食

苗人多衣草衣婦人以筒布爲裙以荷葉包飯掬水澆

而食之以蘆管漬酒飲之謂之竿兒酒呼坐爲歹藏平聲

雜

打牙犵狫

苗種有打牙犵狫其至尊者用銀鑲嫗杖

流官　趕場

苗人呼漢官爲流官甚畏懼之呼上市爲趕場

苗錦　金星石　陽山茶　水銀　硃砂

黎平多苗錦思南有金星石斵研甚佳陽山茶絕類松
蘿土產水銀硃砂

歲臘

苗中歲臘有以十月十一月者迎春多扮故事殊怪奇俗用雞卜吹蘆笙賽神打鼓爲戲

石花

黔靈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人多往觀之

男女婚匹

女兒未配者攜竿于野男子未娶者簪花爲號每晚食後打鼓聚會謂之跳月未婚匹者任其淫奔女人銀釵垂耳以馬尾爲髻

同年

安南至新興所沿路多煤山然所產不及京師自關嶺至此層累而上絕無平地片岩巒左右苗類甚繁輿徒力役皆苗也每輿夫一名父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以助其勞疾走若飛鳥漢人戲稱之曰同年則赧然色喜不知其何所取義聞呼踴躍也

氣候

自平彝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蕊臘月間花實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然邊城關邑瘴癘傷人未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歛也余九月抵任見詞致告關廟見廟中蜀葵與木槿並開以爲甚異及至館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奇觸目驚心類如斯矣

青溪洞

由衛城八境五里有清溪洞洞口廣延數丈再上有臺

石乳下滴成柱再入則燃炬而行石床石几備焉再入里許旁有石縫僅容一人盤屈而升天然有堂奧門戶土人言尚有十餘里通紫泉洞然幽秘杳冥不可入矣及出見旁又有一洞上有石鐘鼓形宇宙靈奇無所不有高山大川之間若此洞者又烏可勝紀哉

毒泉碑

嵩明州塔山其石自麓至頂纍纍俱青鐵色天台萬馬渡不及也前行有毒泉碑相傳有奇樹生于此名曰白鶴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鵰鳥皆集樹下泉流其旁人

歆歔死今樹已伐行者猶相涉焉

滇行紀程續抄

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續會

陛辭赴雲南按察司任由會同館起行十年正月朔日

次河南永城三日次南宿州憶辛卯年贊曾以史官

得請于　朝馳驛省覲道經於此遇鳴鏑者十騎白

刃相向急率廝養七人彎弓力敵遂殺賊三人生擒

其七縛致州守迄今二十年矣城東耆老猶有修談

往事顧而問焉者追思曩昔翻爲色變

蕪湖北岸爲蟂磯土人云老蛟蟄焉繁昌縣二十五里

曰蟂子磯磯上有城梵宮修竹蓊然秀麗相傳明末

時兵書阮大鋮屯兵拒左兵處也

從馬當山二十七里過小孤山小孤矗立江心峯巒聳秀

右爲江西之彭澤左爲江南之宿松梵宮琳宇長松

古柏錯雜相間長江一奇景也

黄州起行不數里遥望對江赤壁卽東坡賦云西望夏

口東望武昌者是也武昌今武昌縣非省城夏口卽

今漢口也吞楚乘所載赤壁鏖兵在嘉魚以上距黄

州四百里非黄州之赤壁一曰黄州乃赤斯非赤壁

未知孰是

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崖即京山之枝嶺巖足洞空天然海扆石浪波斧倚人支架廣成佛殿尚有餘巖覆殿之外西隅有樹一株大百圍生崖中色餘與石無二而其枝葉盤引洞外還覆殿宇可數畝蔭所謂桄榔木也殿外東隅有娑羅樹一株亦大百圍夫娑羅二丈許又有椰樹一株大亦適等其根餘輪囷離奇細葉卷裂不可名狀山下石碑刻百丈泉三字書法甚磥壯旁欵曰劉崙書而其泉乃在山上

安陸州蓋明世宗潛邸至今王城故址猶在踐位後陞承天府亦設興都留守司如鳳陽故事也城雉堞樓閣一準江陵云按此郡故爲郢中楚子自荊遷郢乃僭王號其國始大傳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渡漢都郢以後事也

漢江之西有莫愁村盧家有女名莫愁善歌舞嘗被召入楚宮詢土人曰村在蘆葦中莫識其處

余過三尖山口百頃鋪崇岡陡[illegible]蔽虧見虎夜望虎眼甚綠一開一合閃閃如燈土人[illegible]言虎謂之山王

自荊門出南城有關一座曰虎牢關五里曰虎牙關今廢十五里曰新市關鋪廟巋然高峙旁有磨刀石碑記俗謂青龍偃月刀者留廟後蓋先主借荊州漢壽亭侯以前將軍鎮其地新市之野則建立壁壘處也

自荊州至澧州分兩路凡乘傳至江陵者十月至三月從東路公安縣接應而進至澧州四月至九月從西路松滋縣接應而進至澧州此湖南更定郵制也時當夏秋之交由松滋行至蓮花蕩口泛小漁舟打兩槳入蓮花灣盤繞數十折總不出蒹葭菱芡中舟人皆採菱以嬉久之方出湖方知此中別有洞天

凡京師入滇者由河南南陽府出新野入楚境歷襄陽荊州而至常德由秦晉山左入滇者亦取道南陽至常由西蜀入滇者陸路一出建昌衛一出遵義府若舟行則下夔門過江陵而至常由吳楚豫章浙閩入滇者水路則溯長江渡洞庭而至常陸路則取道漢口歷京山孝感安陸荊門而至常唯自粵與滇黔接壤或由黔省安籠或由滇省廣南俱可直達昆明出水路出洞庭者仍溯常而上蓋常爲京省水陸必由

之戶故官游賈客入滇黔者多寓家于此云
自常德水路至鎮遠者於西門覓舟大者曰辰船容二
十餘人舟至辰沅而止小者曰艑船容三四人可泝
五谿直達灘水逆流牽挽層累而上計程僅一千二
百里然灘多石險一月方達且辰沅一路不設遞運
故乘傳之使從陸者居多焉
由桃源縣西行二十里即進山從此以往高高下下一
路皆山矣五里至白馬渡溯流沿山而行左瞰空江
右挾巖壑即道書所稱白馬浪光之天渡江登嶺折
下平田五里過桃川舖渡小溪折而南過仙徑亭乃
入桃源山山之陽有洞曰桃花洞又曰秦人洞攀磴
而上至洞曰石壁峭立縱廣丈餘洞外有瀑布千尺
挂絕壁而下雖大旱不絕滙潭中行里許伏地不復
見又北行三里與桃花溪合流出大江潭在洞門外
深不可測循洞而下有石橋橫跨兩山俗謂之遇仙
橋其初係石縣成危傾欲墮歷千百年不知所始近
世改修竟失其舊橋畔多產方竹虎鬚菖蒲黃楊等藥
相傳洞門半闔半啟近代有中丞郭某者來游見一

童子持香出迎即乘雲冉冉去郭嘆曰此仙境宜秘
乃壘石扃之今洞門如故但有紅籠碧蘚終古長封
陟山半有桃川宮萬壽觀即邑人黃洞源修真處有
弟子為辰谿瞿童童仙去洞源東游茅山復見童謂
之曰吾將蹈東海矣次日亦羽化今觀前有崖頂松
為瞿童冲舉之樹旁有煉丹臺臺下有瀹鼎池皆其
遺跡桃川後臨大江之濱曰桃花谿斷岸千尺靈風
肖然為漁郎鼓棹處稍上又有纜船舟即出大江為
桃源後洞洞有門高不數尺踞沅江之滸今前後兩
洞盡成孔道矣或云漁郎即黃道眞後道成入仙故
此地又名靈仙之府自陶彭澤桃源行後唐王右丞
劉賓客作桃源詩皆云雲中雞犬秘宇靈宅皆以秦
人洞為仙窟矣韓蘇又辨而非之耳目之外何所不
有並存於人間可也
辰邑山溪最為奇勝自船溪至邑四十里一望巖石林
立態色之妙彷彿大湖靈壁車馬都從石罅間行或
高如獅[illegible]或[illegible]如[illegible]指或如馬馳虎踞或如祥鸞奇
鬼或如[illegible]圖或如[illegible]雲種種駭嘆居民皆藏石塢中

短竹周遭時見魍牙從風飛散似鄒州圖中北斗意
鼎至如辰溪城市四圍俱石骨奇峯謂之五城山楚
威王使將軍莊蹻定黔中至此因山築城是也城南
一帶則有石屋巉岩臨江數仞與疾流奔響互爲吐
吞尤出人耳目之外

明制萬歷中設偏沅衙門以撫苗半年駐沅州半年駐
偏橋關爲黔楚重鎮近爲言路建議剏湖南七府并
郴靖二州設湖南巡撫駐長沙嵩藩臬而偏沅遂廢
舊署者之東舍有古柏纍絡垂絲翠色可挹數百年物

也州治元妙觀中有唐明皇像治銅爲之相傳天寶
中上方所頒也

倒馬坡之巔曰武勝關土名上馬營五里穀子鋪十里
酉陽鋪十里至黃絲鋪設腰站此地俗近苗彝女裙
不戒而黃絲鋪爲尤斯夜郎之桑間濮上也

貴州省城明初設貴州宣慰司至隆慶中改貴陽府環
城九里七分自南至北街道甚闊市肆咸聚從來談
者皆謂滇南重地而取道于黔中一綫設黔省總爲
通滇計然明時二百年中黔常多事不及滇雲之盛

近則黔地漸安荒蕪漸闢云

貴省城西隅有土著老人張姓言宣慰司安氏向與流
官中分而治以城中十字街爲界西屬宣慰東屬流
官故府西一帶舊稱老苗城天啓中與守土臣不協
乃招水西酋長安堯臣陷龍里攻省城自天啓二年
二月初七日被圍至十月初一督師張鶴鳴援兵至
乃解圍後朱燮元繼至始平定議于舊城外聯築一
城謂之新城以護城外居民工竣于天啓四年周九
里三分自孫可望由蜀出黔乃大築省城撤新城石

爲之新城乃毀廢

安順府元爲習安州明爲安順州今陞府城圍九里闤
市宮室皆弘敞壯麗人家以白石爲墻壁石片爲瓦
估人雲集遠勝貴陽昔嘗議立省會于此因秤土輕
重不及貴陽故舍此從彼今移提督駐此以鎮盤江
附郭有普定衛明初設普定軍民指揮使司以襟帶
三州其權甚重故今黔民但言普定而不知安順威
之所懾久矣

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

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

鐵索橋今爲入滇要路然順治庚子入滇之師從水西紆道滑度初不由此橋道旁有石壁題曰在德然哉然哉

由普安衙沿山麓行少頃即上雲南坡險仄迢遞將及巔名龍擺尾者險絕難行凡六十丈又最上爲江滄口始陟頂此處斷崖成徑峻滑不可支足過一小庵又西上爲避險坡凡此三險總曰雲南坡又三十五里至大坡十里娥娘坡此二坡亦高而長又十里至

亦資孔其鋪家之婦當壚招客其爲桑間濮上猶黃絲鋪也又四十里上坡乃入滇境上有石龍古寺今廢但存觀音院及關聖殿左右有兩坊一曰滇南勝境一曰彤徹雲衢

計江南鎮江府逆流而上歷全楚泝沅江至鎮遠水勢如建瓴則黔省已在最高處又從鎮遠至滇南所過萬山皆拾級而上間有下坡然較之上坡十不及二三及至平彝望貴州如在釜底向之所歷諸峯參天蔽日者皆俯而視之則滇之高更不待言矣

夜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尚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分水崖

滇洱海稟榆水一名西洱河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劃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爲兩界南爲河北爲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游至此則返魚族類頗多視他水所出更美冬鯽甲于諸郡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海首有石穴八九月産油魚人謂水鹹故肥河尾産細鱗魚背魚族之至美八月望夜洱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海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

內典云珊瑚撈月此世外事不可以意見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革海賦云陰火潛燃嘗其事歟

金蝦蟇

雲南永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有一泉西泉稍大水從地底湧出東泉止濶七八尺長丈許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泉口鑿龍頭泉從龍口濆出潮至則水湧過龍首溢溢流注每日或三次謂之聖水三潮然亦有日不至或一二至者水中有金蝦蟇時時出游過者見之以爲佳瑞寺對河有湯泉楊用修題爲天下第一湍泉也

信天翁

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魚日夕立水次俟魚鷹所得偶墮者拾而食之藍廷瑞詩云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六月廿四年節

雲南馬龍州六月廿四爲年節是晚婦女俱艷粧燃炬照屋謂之照歲焜燿如同白日大家小戶俱盛陳酒餚

合家歡樂名爲過年

黔中溪洞

登鎮遠府東山歷中和洞壽龍洞及樓閣諸名勝兩大洞俱在山顛其曲穴交穿不減飛來峯中和又名中元洞內祀大士山在城內下洄長流高架虹橋城分兩岸離鎮遠三十餘里有華嚴洞天然石洞氷乳倒垂曲折約深五六丈內有天生太士[illegible]羅漢獅象形狀洞臨道旁觀者燃薪而入離偏橋三十里有飛雲巖巖臨道旁似洞非洞其石勢倒垂宛若萬叠碧雲舒卷風前飛㵳

可愛巖前峙怪石數峯峯頭架小亭一二山下清流俯
長橋橋邊卽丹潭古剎也去清平縣十里許有雲溪洞
土人號大峯洞㓊深濶約數丈旁穿小穴甚多明朗可
觀再委蛇而入深約八九里燃薪秉燭方能入然亦止
行里許其六七里卽一派水雲洞天矣白水河在鎮寧
城南懸崖飛瀑數十仞雲霧塞其下眞大觀也再過雞
弓背關索嶺山勢上下相連周百餘里山頂有關索廟
子前有關索嶺老今碑碣尙存普安州鸚哥嘴石徑峻
窄下臨深淵再過軟橋哨高峻盤登約三十餘里中有

斷澗澗瀉長流虹背跨其上又至狗腸坡半山盤折約
二十里嵩箄山在城西南普安卽古夜郎地也

餓鬼洞　惡灘

黔中灘洞險惡者極多而餓鬼洞灘水尤大險惡浪與
舟相觸滚滚直入艎中多方掩拒衣被鮮不淋漓矣惡
灘更惡之甚也灘長里許浪大而石險舟行少不戒諷
破碎淪溺

號石　蝌子花

黔省山鎮有號石山谷多蝌子花

千卷書

由平溪行江右一帶石質如登雪每石不下幾千層方
加書帙高高下下狀若充棟沿江不一而足俗名其地
曰千卷書

藏書室

辰溪縣左岸稍西有巨石外貌雄渾而虛其中曰鍾鼓
洞洞中有藏書室相傳穆天子藏書處正統中樵父入
石室見書報縣縣令往取之書皆隨風飄滅無存邑中
有大酉山爲穆天子藏書處而沅陵之小酉亦稱藏異

書處一曰小酉卽大酉之後門然實無據

沉香船

楠木洞稍前絕壁之上石罅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
仙人所留沉香船也古人置船于百尺之上峭壁之中
此意殊不可解以愚見測之前從軍西蜀時見攻洞者
洞口在懸崖崖上廣而下削無策可登乃製小船繫以
巨索從崖頂縋而下與洞相對乃破之此地石崖構木
比比而是若非當年避居之船卽後來破居之船也今
遵邑亦有牀機岩岩孔中置一牀一機牀與機亦載人

之具也請以質之識者

沉香棺

常德例水岩仙蛻石石皆壁立水𪗋透迤高廣上鑿石竇者十下臨絕壑內一竇中藏木櫝五舊傳爲沉香棺土人云水漲時健兒引絙而上棺朽遺蛻尚存舟人戲以竿撩之雷飆怒擊亦未知何代所留疑從軍避門將有風箱峽者嶔仞絕壁中嵌當木匣如風箱者甚多御望色如朽木較棺形則小其景象頗相類也

武陵娘子　高唐神女

辰常之間人多尚鬼祭必尸覡如離騷所載九歌名號稱神稱鬼不一而足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祀典所不載而廟貌巋然者比比而是如蠡山廟祀越相而山畔復有武陵娘子祠云乃大夫之妻載在府乘得非謂蘇臺歌舞沼吳有功當日黃金鑄像兼及若耶苧度耶大抵千百年後傳信者少傳訛者多如巫山神女廟今古相傳盡以爲襄王夢遊事其始也本于高唐託賦後世文人墨客遂從而膾炙之憶昔分藩西蜀時觀風其地于荒烟蔓草中得碑文一通所謂神女者乃大禹

導江至此江流不行神女[illegible]授禹玉篆靈符及治水六臣江水乃流彷彿如桐柏山禁淮鎮支祈故事明時有都御史某巡撫四川奏毀淫祠神女亦在毀中有川東道某者執典籍以爭之乃復立祠兵燹之後僅存基址然靈爽威嚴赫赫猶在詳載蜀遊筆記

丹砂井

常德郡北百步有丹砂井其泉色赤武陵廖氏譜云廖平以丹砂二千斛置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延齡抱朴子曰余祖鴻臚令臨沅云此縣有民家世壽考後徙去子孫多夭他人居其故宅復奕世壽考由是疑其宅井水殊赤掘得所埋丹砂數十斛去其井數尺皆丹砂汁因泉入井又云此海蟾翁煉丹處有仙人黃泰常以丹砂置井中病者取水服之輒愈井旁舊有耆壽坊後入爲府第

善卷山

善卷山堯時善卷讓位避居于此今孤峯絕頂有善卷先生古壇及楚望臨眺仰止二古亭旁有白龍井傳有白龍蟠伏于其內與山下源水相通一名枉山其下爲

枉渚卽楚詞所稱朝發枉渚夕宿辰陽者也枉渚爲善
卷先生刻游其村亦曰善卷村山容聳秀曲渚依流令
人有出塵之想沅江至此如一砥柱過此則百里平疇
直通洞庭矣

●茉莉夫人

善卷山之東半里有大石在竹林中曰茉莉夫人鬼磨
傳稱盲鑑和尚德山參詣時夫人以磨磨麪供養大衆
其說甚迂誕郡乘及袁中郎集皆載之查茉莉夫人無
考或云卽諸天中有摩利天所稱鬼子母者或云張三丰

半集有茉莉元君疑卽夫人未知孰是

白泥窖　楠木神

洞庭湖白泥窖長十餘里湖水淺不及尺舟行須水尺
五不得已濕舟膠泥中螺蚌碎石與船板相軋聲刺刺
不休適以風猛甚瞬息而過舟人以爲此乃神佑非風
不行數里之地水涸時人力推挽行一二日者有之舊
頭皆縱横木形如卜字其銳者一入膠泥不能復出過
此卽入楠木窖洞庭夾洣至衣數里四天陰霾舟行緊
風濤浪中舟子驚相耳語驚駭色甚匆遽初不解
其故少頃見神木直逼舟旁不及一丈而返遥望諸船
過之船破賴買筏得救舟子色稍定乃曰此楠木神每
遇暴風晝晦輒出游湖中神首色沉綠如螺髻往來于
神木窖之前後左右終古如斯故稱神木云

海水中高

數年前隨諸大夫之後議築海堤遂得觀于海海水中
高而四垂潮來時有黑氣如烟雲者與水相屬先水而
至乃憶摩詰潮來天地青一語非詩句乃眞境也然海
水中高之故未得其理以爲視遠當如此耳及過洞庭

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始悟地包乎天則其體圓圓則山
洞藪澤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者地勢如斯水
者天地中之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所旋轉耶向謂水
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不淍處觀其大勢耳或曰
地體之圓因何而驗曰試觀各省太陽出地時刻分杪
遠近不同其理顯然先儒言之詳矣

君山蜃樓

岳州太守包元辰曰康熙九年庚戌五月十八日洞庭
君山側見蜃氣寫樓閣旗幟人物宛然無一不備觀者

傾國食頃者再乃散因著君山蜃樓行

鐵牛　鐵柵

岳州城門左側有鐵牛一蹲踞西向而張其口若有吞湖之意想亦五行勝制之理與浙省鐵牛制水之義同門外砂磧中置鐵柵五其一較小不知起于何代俗稱鐵枷長八九尺廣五尺餘厚尺許度其輕重每一柵不下萬觔形如叉字其交叉處廣二尺中有圓竅徑一尺每叉平分四端端廣尺許其兩端復有兩竅大如栝製度甚工其一小柵交叉處無大竅而旁有小竅四竟不知何用強名之曰柵耳或以為厭勝辟蛟蜃之類庶乎近之不然得非繫舟之具古人所以備風濤者耶

黃花地　鬪頭花

由漢江陸路沿江東北行時值二月黃花爛熳千頃一色土人謂之黃花地唯漢上有之他處所罕見也渡灄口灄水冬溫至黃陂鋪平岡嫩綠川原如繡陌上遍生紫花自根至頭純花少葉如江南諸葛菜桔梗花妖冶悅目數百里內皆有之楚人呼為鬪頭花近之輒頭鬪不止相戒以為不可糴邇吳人呼為老鼠花花餘皆入藥春月採而藏之一物之微而吳楚異俗去取相懸竟至于此

前川

由黃陂出大南門行距城百餘步為二程先生祠伊川先生實生于此祠前濠水曰前川即傍花隨柳處也祠內有聰明池蛙不鳴蚊不鼓旱不涸後掘土得石龜一上有八卦或攜之去遂不驗

栢子塔

麻城九龍山柏子塔唐德宗四年建塔九級覆以鐵鑊

鑊旁一柏盤根而生每立秋日午塔無影

固始蜃氣

固始大山鋪為吳豫分界即古寢邱也其山又名大別山又名安陽山唐兵平蔡營屯其上上有白龍池嘗有蜃氣成人馬樓閣狀禱雨輒應大山以東屬霍邱矣

優曇花

安寧州溫泉之側有優曇樹一株高數丈六花碧葉相傳西域移來不知幾千百年矣居人折其枝百計插之終無萌蘖余采案條數枝植小盆中未幾一枝忽茁數

月枝葉宛然土人以爲異自滇攜歸登陸數千里歷冰
雪發風雨者五閱月竟無恙喜而記之

滇南在南交昧谷之交唐虞時實通中國夏商周屬徼
外爲西南靡莫之地戰國時莊蹻畧地至滇池因王其
地號滇國秦通五尺道置吏漢武以後乃稱益州其間
山川磅礴神異挺生志乘所載詳哉言之矣若夫英靈
之氣散爲百卉如滇茶之稱七十有二扶桑五色豔同
霞綺以及奇花異植未經見者筆不勝紀最後則聞大
理府有和山花云大理負山臨海山爲點蒼水爲西洱

昔阿育王始封之地以故釋迦說法大士化身靈跡詭
異莫可殫述靈鷲之旁爲和山是曰上關樹生和山之
麓高六七丈其榦似桂其花白每花十二瓣以應十二
月遇閏則多一瓣佛月盛開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
出一蕊如稗穗俗以爲仙人遺種余駐節會城見明距
葉榆千里非公事不得往逮大理諸司有排衙投謁者
問之則曰十年前土僧惡人剝啄伐薪火樹下今成灰
燼矣余爲之憫然居無何閱雲南府志載復有花在城
中土主廟內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舊

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占花多少以卜歲亦名娑羅
樹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
攜念珠分其一手植之余悵然曰是與和山花何以異
哉洱海之俗特未知其真名爾急使人至土主廟則久
沒兵燹中廟亦新構非舊宇久之安寧州太守至盛稱
州城之北有溫泉爲海內第一隔岸爲曹溪寺寺中有
曇花樹來自西域滇省惟此一株更無其二余考謝肇
淛滇略曰安寧過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其中有曇花樹
一株相傳自西域來者扶疎百尺綠葉白花移蘖他種

終不復活合之州守之說相符余乃謂守曰安寧之優
曇大理之和山土主廟之娑羅樹其花同其色同其枝
榦亦同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今和山土主廟二本不
可復見安寧一株無異魯靈光矣壬子夏四月值曇花
盛開州守乃馳使折一枝以贈其花葉枝榦合之載乘
果無異也余笑謂守曰志稱移蘖他處終不復活果如
是則西方祇樹不復傳于人間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
然靈根異卉未嘗不與善氣相迎子官州牧一塵不染
我爲士師終朝脫粟其清虛冲澹之氣與世初無迎合

與優曇未必無意猴子姑爲我栽之太守曰諾乃採柔條百枝遍插于大樹之旁三月後太守械書報余曰一枝已萌櫱矣余喜甚乃移置盆盎中碧葉爛然一根五幹土人驚相誇謝以爲奇瑞冬十一月余得請還里遂舁之以歸犯氷雪歷水陸者五閱月始抵里枝榦稍凋落乃易盆而植之今年春軋茁怒生至夏五驟長三尺虬枝翠色已具扶疎之狀余喜西來異種無心得植且萬里相隨霜雪不敢假與余有善緣也者故援筆記之

東還紀程續抄

木至沅州二里有仙人塘江左石壁森秀竹樹青蔥壁上題四字似古文篆籀云是仙人所題人莫有識者

沅州西南五十里爲龍標城卽唐時人王昌齡爲尉地也卽入夜郎境叅夜郎甚廣由沅至黔皆其地也

由黔陽六十里至洪江乃鎭遠常德適中之地五方雜處井陌成行賈舶至此辦買桅纜口糧俱爲少憩

過辰溪縣二十里浦市人烟稠密雞犬相聞榜人佑客俱停舟貿易舟人曰從此而下好山好水應接不暇矣又十里白崖稍下有石壁一帶峭立江右其最高石罅中多架木爲屋參差點綴舟行仰望縹緲若神仙之居不知其何從構屋又何從出入相傳鼎革時人民避兵之地數里上下皆有之

楠木洞負山臨水攀援甚艱洞門有大石若屏障而虛其左側以通出入相傳昔時避兵其中者萬計後失火自焚鮮有免者舟稍前見絕壁之上石縫中有船長可八尺許俗稱仙人所留沉香棺也洞左有山形如臥馬首尾宛然昔時鄉人相驚謂馬口食禾遂擊

其口今毀落過半矣
亭水崖石壁連亘宛然城郭泉水出其下其穩洞層次
方圓平直無一不與人工相肖壁間有罅即搆木為
房以補之明窗啓戶危梁飛棟無異靈山貝宇海上
蜃樓停橈仰眺不覺徘徊久之

古稱五溪者皆隸辰境為辰陽眉目酉溪樠溪武溪辰
溪雄溪是也酉溪在郡西北二十里小酉山山下石
穴即小酉妙華洞穆天子藏異書處溪水出焉合北
江而入沅樠溪即明溪在郡西北二百里武溪古作

潕溪在瀘溪縣西一百五十里辰溪考縣志云辰溪
源出龍門山歷獨母水北入辰水辰水又經縣北合
流縣前之沅水則辰溪與辰水皆從辰溪縣入沅矣
又考沅陵縣志云辰水在沅陵縣城東一里流入沅
水豈辰水在沅陵不從下流入沅復逆流一百四十
里會辰溪之水然後入沅耶存之以備參考雄溪源
出黎平至洪江入沅而辰志不載原委蓋五溪之水
皆入沅江故樠溪之下千里曰會溪取五溪相會之
義云

顧開雍云黔中郡五溪辰志闕雄溪不敘今考靖之
會同木黔中故地所屬洪江承黎平下流其為雄溪
故在焉辰人以非其所轄軼之謬已

再考沅江一水為今滇黔孔道常德舊志云源出牂牁
辰志云源出播州有議其未確者且不注經行會合
之地則源委難稽近考常德新志云沅水出牂牁且
蘭縣為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為沅水（漢鐔城今黔陽縣以上並水經文）其支從黃平州（由牂牁分支其說未詳）出諸葛洞下鎮遠
府為㵲水（又謂潕水）始通舟流平溪與思州水合經洪江

過沅州與黎平水合（黎平水過黔陽縣下與渠水合其流始大）又過江
口與激水合又過辰溪與錦水合（即麻陽江水）東至瀘溪
及辰州與酉水合又東下壺頭經怡望過常德府城
南東注龍陽與滄浪水合有漸水一名澹水出漢壽

顧開雍曰考鐔城以下灘沅二水桑欽氏言沅水出
牂牁且蘭縣為旁溝水至鐔城為沅水而酈道元又
言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
之無口無水即灘水無陽即鐔城桑亦始言沅酈析
流言無而皆出于且蘭總一水也不循濟瀆出于垣

山伏名沇見名濟乎或謂其支從貴州者抑末矣
桃源後洞巨石蹲踞江滸洞門當其中雙扉宛然終古
長扃稍前即桃花溪艤船洲爲漁郎鼓棹處繞行三
里可至前洞按淵明記云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無所謂前後洞也且後洞在大江之濱戰國時
楚師入滇以來久爲通衢與林盡水源之義不甚相
似或好事者爲之耳記又云既出處處誌之後尋向
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則不獨後洞之
說杳然難稽即今所謂前洞也者亦未詳何代何人

於漁郎迷路之後復表而出之遂致今古名賢詩文
盈帙然其地山溪草木自非尋常境界故黃洞源瞿
柏庭崔婆張虛白輩接踵而出又宋史載建炎初桃
花洞大水浮出一石其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
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
收人魂讀之高古簡奧必非西漢以下文字由此觀
之避秦人也近乎仙矣

未至常德府十里青泥灣岸有英佑侯廟皆先年商民
建立以祀蕭公晏公二神皆江西臨江人生有奇相
歿後著靈江湖相傳蕭爲水府靈通英佑侯晏爲平
浪侯而華容邑乘又稱晏爲近代人有功江淮開元
時封都督今楚中江右舟行者崇祀蕭晏如黃河之
祀金龍四大王一入蜀江則舟人報賽者又崇祀張
桓侯矣

洞庭夾以東即湖之中央沐日浴月吞江吐霧蓄合九
江之水統數千里溪洞諸流滙爲巨浸范記稱朝暉
夕陰氣象萬千已得其梗槩而孟襄陽之涵虛混太
清杜少陵之乾坤日夜浮二語可謂洗盡塵滓形容

入妙矣

九江者沅漸西潊辰沅澧資湘禹貢所謂九江孔殷者
是也夏秋水漲時方八九百里徑三百餘里自牛皮
灘至洞庭夾皆與湖水相連一望汪洋浩淼無際冬
春水涸乃識某洲某墅僅擇水淺處泊舟非能藏舟
于壑也

布袋口之名不知起于何時蓋洞庭一湖合九江五谿
之水奔趨于此稍下則三湘之水彙西南一帶支流
滙爲東湖西向入口與九江水合流過州至城陵磯

入于岷江實有括囊之象其名俚其義確也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楚辭所謂湘君湘夫人也宋元豐間祈禱輒應封其神爲淵德侯韓退之亦曰黄陵廟以祀堯二女舜二妃始皇南游至湘山遇風幾不得渡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始皇怒赭其山合此數端而論則洞庭神似娥皇女英矣而虞初志載洞庭君少女初與涇陽幼子爲妻繼嫁儒生柳毅則洞庭君者洞庭神也而近世復有柳侯爲神之說今之司水部受羊豕頷如渥赭以手

加額而立者志乘祀典皆不詳其原攷王逸注九歌云湘君水神湘夫人乃二妃未悉何據并存之以備參考

新隄爲魚米積聚之地沿江廬舍綿亘十五里有小江通沙湖上下洪湖及沔陽仙桃荆州安陸諸路商旅雲集并陌成行余過時近元夜老穉少壯各鬭龍燈於江滸金鼓喧闐歌呼竟夜豐亨之象可想見焉

漢口南數里漢陽府治東渡江即武昌府治十里之內置郡者二蓋上當滇黔秦蜀之衝下控左右兩江之

要故特於此嚴鎖鑰焉

商城古高陽氏封子庭堅于此漢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佶爲紹嘉侯平帝時改爲宋公今郭西北二里許有商王巢疑即宋公墓至道中避帝諱改殷爲商故曰商城楚相孫叔敖埋蛇之地也

周封周公子伯齡於蔣戰國屬楚莊王以其地封孫叔敖之子僑是爲寢邱光武時改爲固始縣蔣與寢邱即其地也邑治雖彈丸然流寇播亂時獨免屠戮故稱繁庶焉

淮水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又東過潁川之褒信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淝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過懷遠出荆山塗山之中歷臨淮五河盱眙而匯爲洪澤湖出清河口入河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與今之淮河迥異蓋舊淮故道傳聞從盱眙出周家閘過高梁澗寶應湖至清水潭由芒稻河入江自宋元以來築高家堰導淮出清河口故道久湮蓋欲借淮流以拒黄河之水使遵北岸而引淮水清流灌入南岸之天妃閘則淮揚運道濁河不得入永無

稿 及自淮黃合流擁沙而行入海之勢益迅閉
海口無淤滯之患今則河水入淮淮水不得出天妃
口內河水灌注清流變成濁流而安東一帶又分其
東注之勢至今五險雲梯入海正道淤沙漸高宜乎
衝潰屢告

絕域紀畧

流傳 龍眠方拱乾坦庵

寧古塔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滿呼六為寧公坐為特故曰寧公特一訛為寧公臺再訛為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不足登

本朝控制諸彝受人參貂狐皮貢爰留卒以戍之有邏車國者嬲諸彝使不得貢敵之不勝又動大衆勤舟師遂擇八旗旗八十八長戍焉復立牛鹿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邏車亦不知其國在于何所云舟行萬二千里不知其疆所遇皆擄鳥鎗又遂訛鳥為老訛鎗為羌云

天時

北斗在北較中華微高月出較早四時皆如冬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數日即霜霜則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凍至來年三月方釋五六月如中華二三月亦復有褦襶時日昃則須入戶矣居三年

滙函日竒寒紀己亥十月初七日庚子十二月十七日及久住者亦詫爲未曾有餘不過如長安極凛冽時耳春多風風烈常十餘日無出戸入夏多雹雹下則黍苗頽

土地

無疆界無城郭枕河而居樹短柴柵環三里闢四門而命之曰城中以碎石甃埤丈餘闢東西門置茅屋數椽而命之曰衙門首京刑政地也埤雨即圮圮即甃柵內即八旗所居當事則厚待士大夫請旨居士大夫于柵內餘人則散居諸屯有數屯焉隨所居多寡而大小

之無舊址無定名如曰牡丹者滿言一門往還也曰沙兒虎曰沙嶺曰海濮曰要羅皆類斯山川不甚惡水則隨地皆甘冽或曰雪所融也隨山可耕官給人耕地四畝一行如中華五畝無賦稅爲地貴開荒一歲鋤之猶荒也再歲則熟三四五歲則腴六七歲則棄之而別鋤矣有大川滙衆川而達于海可以舟有東京者在沙嶺北十五里相傳爲前代建都之地遠睇之蓊𣝴蒼蒼若城郭雞犬可歷歷數馬頭漸近則荒榛蒙茸矣有橋梁存而板滅有城闉軌存而闉滅有宮殿基礎存而棟滅

有街衢址存而市滅有寺石佛存而刹滅訛曰賀龍城訛蔡容耶而北燕非此地所掘錢多正隆正隆乃金主亮年號俗之祀神者動曰烏祿豈烏祿舊封耶黃瓦纍纍無字可尋惟一瓦有字曰倂高麗作字多不完豈高麗耶環東京皆腴地流水殘山頗似江南荒野四至百餘里外皆有大樹林曰大阿稽小阿稽千章之木殺其皮以令之朽萬牛不能送時令人發深歎焉自鸚哥關凡一千八百里而始至中惟三屯一曰灰扒一曰多洪一曰株龍多洪屯各廬屋不滿十行差卒換馬之地多

山多水多蝦蟇蝦蟇者淖也淖不可渡中有結草如球車馬履之而渡失足則陷而須掀焉冬則冰

宮室

象鳥獸而爲巢爲營窟木頗材而無斧鑿即樵以架屋貫以繩覆以茆列木爲墻而墐以土必向南迎陽也戸樞外而內不鍵避風也室必三炕南曰主西曰客北曰奴牛馬雞犬與主伯亞旅共寢處一室焉近則漸分別矣漸障之成內外矣漸有牖可以臨窗坐矣漸有廡廊矣有小室焉下樹高柵曰樓子以貯衣皮無柵而嗌者

曰畸實以貯豆黍

樹畜

開闢來不見稻米一顆有粟有稗子有鈴鐺麥有大麥稞則貴者食之賤則粟耳近亦有小麥卒不多熟麵麥亦堰與小麥亂也瓜茄菜豆隨所種而獲薪蔬則皆登于俎矣絲瓜扁豆較難熟藝亦不能得子有撇蘭者結實可斤餘其腴勝長安種有小姜有蓮子滿人素不蓄因遊東京者往尋蓮陂土人遂擷之以市有松子有榛子有酸梨大如栗貯之木器之中令其爛斯啖焉有甄

子李色赤而澁有麋子尾卽猴頭有蘑菰有黃菌有山查子　川有魚不網而刀川明燎火掉小舟見魚而撲之有遮鱸者大可百餘斤有骨而無刺如中華之鱧而其味更勝他魚亦隨地有之有刺姑焉身如蝦兩螯如蟹大可烈可搗之成膏至今宗廟必需之屆期馳驛而進御雞豚鵝鴨視所畜客至則操刀而割豕雉地卽充庖焉

風俗

無所謂風俗也既無土著人誰爲遺之誰爲流之乎八旗非盡滿人率因其種以爲風俗華人則十三省無省無人亦各因其地以爲俗故曰無所謂風俗也姑亦就滿漢相沿之久而言風俗也不用銀錢銀則買僕婦田廬或用之錢則外夷來貢時求作頭耳之飾至粟豆交易或針或線或烟筒大則布裕如也相見不揖從者皆坐坐以炕別每有需則與之無則拒之不懟也受所與必思有以酬之相遇必歎歎自道一酬卽泰然一衡酬布帛所不計矣

婦人多顏色卽貴人亦鳥而步于衢一男子率數婦多

則以十計生子或立或不立惟其意也其悍婦甚者俗於恒情有棄婦者亦倍于恒情結髮老矣會無他嫌男子偶有悅于東家女女父母曰必逐而婦歸遂不動色而逐之卽兒娶婦女嫁婿亦不敢牽衣而留新婦入兒女遂以事其母者事之棄婦他日過後夫過故夫廬而問新婦相見無怍容無懟言也

八旗之居寧古者多良而醇率不輕與漢人交見士大夫出騎必下行必讓道老不荷戈者則拜而伏過始起道不拾遺物物遺則拾之置于公侯失者往認焉馬牛

非逃三日不歸則牒之公或五六月之久倘能歸惟讞
人司則責敉若罰其直雖章京家不免焉
毆重力僕健婦盡一室人爭奉之若大家則擇一人爲
莊頭司一屯之事羣僕惟所指使炕四時無斷薪薪在
五十里外五更飯牛日暮乃返採薪之僕尤司一家之[illegible]
命于羣衆更異數焉
跳神猶之乎祝先也率女子爲之頭帶如兜鍪腰繫裙
纍纍帶諸銅鐵搖曳之有聲口喃喃鼓嘈嘈以竿縮紬
布片于炕而縛一豕以酒灌其耳與鬣耳鬣動即吉手

刃之取其腸胃而手拚之亦有吉凶兆女子韶秀者亦
如歌舞狀老則厭男子更厭矣馬神則牽馬于空中以
紅綠布帛絲繫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云跳畢則召諸
親戚啖生肉酌以米兒酒盡醉飽不許懷而出其戸曰
神怒也尋常庭中必有一竿竿頭繫布片曰祖先所憑
依動之如掘其墓割豕而羣烏下啖其餘餅則喜曰祖
先豫不則愀然曰祖先恫矣禍至矣
寧古無開入而女子爲最如糊窻則搥布以代紙燒燈
則削蔴入膚糠以代膏皆女子手不碾而舂舂無晝夜
一女子舂不能供兩男子食稗之精者至五六舂近有
碌碡槃粟以就碾舂餘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單衣
悲號於磨𥓓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傷哉
百里往還不裹糧牛馬不攜棗草隨所投如舊主人焉
主人隨所供不責報亦無德色
病不問醫無醫安問死則以椒船爲槨三日而火章京
則以紅緞旌之擬什庫則以紅布再下則紅紙俗賤紅
而貴白以爲紅乃送終具也男子死則必有一妾殉當
殉者即于生前定之不容辭不容僭也當殉不哭艷妝

而坐于炕上主婦率其下拜而享之及時以弓絃扣環
而殞倘不肯殉則羣起而縊之死矣
滿人不知有佛誦經則羣伺而聽始而笑之近則漸習
而合掌以拱立矣西達子則知有佛有經能膜拜大約
與哪嘛教同與西土異　不祀神惟知有關帝亦無廟
近乃作一土龕

飲食

稗子貴人食也下此皆食粟曰粟有力也不飲茶
無陶器有一瓷碗如重寶然羣不貴遂不足實矣凡器

皆木爲之出高麗者精復難得大率出土人手匕箸盆
盂比比皆具大至桶甕亦自爲之　有打糕黄米爲之
精有餅餌無定名但可入口即曰佳也多洪有蜂蜜貴
家購之以佐食下此不數數得鹽則取給於高麗每十
月大宗伯特遣一驛使至寧古毘邪橵一牛祿督市鹽
者以行給其僕馬至高麗之會同府府去王城尚三千
里荒陋猶寧古也其國亦遣一官受我使交易鹽及牛
馬布鐵得還凡五六十日而始竣事聞其國亦以供應
爲苦滿人得鹽乃高價以售漢人惟退而自啖其炕頭
之酸虀水菜將霜取而置之甕水浸火烘久而成漿曰
勝鹽多多許

坦菴被罪謫徙捐貲得還本末總無可取但其所記
有足備勸戒者寧古之風依然杖鹿之世然中土禮
義之邦所不及有五道不拾遺一也百里無裹糧二
也不用銀錢以粟布交易三也贓其田而罰其直雖
章京不免四也受所與必思有以酬之五也有是五
者以臻無爲之治夫何愧焉至敬禮中朝士大夫尤
爲淳厚艮以士大夫遷謫者聲名文物足當其起敬

耳國全開闢來不見稻米一顆則暴殄五穀者可以
儆矣重力僕健婦則虐使臧獲者可以惕矣赤脚單
衣悲號肩担之下則紈袴之子坐享膏腴者可以惕
矣相傳寧古爲金之天會府而此獨無稽姑識之以
俟考云御覧無衣曹序跋

廣陵吳綺園次著

文選樓

在府城小東門文樓巷內卽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爲昭明太子文選處煬帝嘗幸此樓見宮娥倚檻風飄彩裾因而色荒愈甚夫蕭梁廟祀皆已成灰飛滅獨是維摩讀書之處在在有之其當年霸業乃不如傚籠一編流傳千古也

爭春館

在郡治內園多杏花唐開元間太守大宴每一株立一伎于傍題其館曰爭春宴罷夜闌聞花有歎息聲今則坊前碎錦不可復見其風流盛事已逐烟銷而花神亦歸天上矣

東閣

在揚州法曹廨中有梅一株何遜嘗賦詩其下後居洛思梅花不得請再任揚州至日花適盛開遜於東閣延諸名士醉賞之杜甫和裴迪詩有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蓋謂此也楊用修辨之甚力然唐去梁不遠拾遺之詩必有所見也

蕃釐觀

在大東門外漢后土祠也宋政和易此名有瓊花一株類聚八仙草色微黃而香歐陽修作無雙亭表之因呼瓊花觀淳熙間壽皇移之南內逾年而枯送還復茂紹興辛丑金主亮揭本而去及元時其種遂絕嗚呼一花之微而盛衰各有其時今則稊蘖無存徒堪歎息何況唐昌仙女不可復見乎噫余之所慨豈復一花也哉

謝安宅

在新城內今法雲寺也按晉謝安鎮廣陵時居此手植雙檜至唐猶存夫典午渡江符秦乘釁非安殆將不保棊墅逍遙東山攜妓亦何損於文靖哉此檜與召伯棠並傳矣

董井

在大東門外兩淮運司廳後卽漢董仲舒宅也廣川先生爲漢大儒使終所用必有可觀惜其見忌當軸遠置江都此地之幸先生之不幸也

石塔寺

在府治西唐木蘭院也相傳王播微時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始鐘播題詩于壁有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之句後二紀出鎮揚州向題處僧已碧紗籠矣乃續云三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播亦可爲得意矣然炎涼多有世皆若翟漂母亦豈易得哉

鬬鴨池

在府城西漢孝景帝封易王非于江都王治宮苑好佚游常與寵妃李陽華游此池爲鬬鴨之嬉又按王故後陽華之姑嫁馮氏陽華老與馮氏同居猶畜鬬鴨于池

上今城內有鴨塘疑即此地董仲舒曰以正誼明道之說陳于王前而不能移其所玩甚矣聲色之好入人甚深也

重城

在郡城內唐盛時每夕妓館燃絳紗燈數萬粉黛綺羅之盛甲于天下時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杜牧之爲書記牧嘗夜出私往宿焉僧孺密令街卒數十輩護之後擢御史將行僧孺餞之曰君貴人也然當持重牧始猶以爲諱僧孺命取一匣以示則皆街卒密報也曰某日杜夜杜書記宿某妓家無恙云云牧覽而泣下再拜夫牧才不羈固傷佻達然惜才如僧孺者復何人哉

康山

在郡城徐寧門內相傳爲閘河時積土所成明康狀元海以救李夢陽罷官隱于此徉狂玩世終日對客彈琵琶痛飲而已因以此得名後爲少廷尉姚思孝別業余少時嘗讀書于此季子雖逢空矣塵編之有蠹豕妻不爨誰知舊井之無禽每一經過不勝今昔之感也

蕪城

在江都縣西蜀岡上即吳王濞故都也竟陵亂後城邑荒墟後臨海王子瑱事同於濞故鮑照作蕪城賦以諷

今廢興屢易舊蹟都湮茲值兵燹以來幾爲灌莽照所云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者能不復見乎嗟夫治亂相尋曷其有極燕雀處幕吾恐參軍不知費幾度唏噓也

蜀岡

在府城西延亘四十餘里一名崑岡鮑照蕪城賦軸以崑岡蓋指此也上有蜀井相傳地脈通蜀而一郡勝境皆萃于此郡人之蒔花者亦多居之

隋宮

在府城西七里大儀鄉按史大業元年敕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有西宮臨江歸雁松林楓林九華九里大雷小雷楊子等宮今則珠簾玉砌化爲荒草寒烟矣夫紫泉已鎖烟霞而彩樹難禁兵燹帝亦寧知鐘鼓暮鴉更無棲處也然帝引鏡自照亦有早識但夢醒矣公都無改悔其何故哉

迷樓

在城西北七里煬帝以浙人項昇進新宮圖遂建此樓使稱女居之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使烟氣氤氳若朝霧謂之神仙境樓中千門萬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極自古未有人誤入者終日不能出帝喜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因名之曰迷樓後爲唐兵所焚仍即其地造鑑樓焉余兒時猶及見之今則爲觀音閣當時六代繁華都歸劫火昔日雕甍今成實地迷樓而鑑鑑迷樓者復何人哉

月觀

在隋苑中大業十年選殿脚女使給事月觀帝月下幸之[illegible]前后言說東宮時事又命后誦雜憶詩乃曰日月[illegible]逝今已幾年事矣后又言時多盜賊奈何帝曰朕亦知外間大有人圖儂然終不失爲長城公耳後及于難死葬雷塘求所爲長城公者亦何可得哉

螢苑

在隋苑東南二里按大業中帝徵郡縣貢螢每逢清夜放之光照山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指此然不若玉溪生一語於今腐草無螢火更爲愴惻也

雞臺

在郡西北四里乃吳明徹增築督臺也煬帝常于此游恍惚遇陳後主後主指其侍女曰此張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時麗華方倚臨春閣試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夫就至今日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帝悟叱之恍然不見夫陳隋之荒亡相類而帝較劣焉前夜遇得非帝之精魂自爲顯弄耶

隋堤

隋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楊柳謂之隋堤堤今不復可考然計稱二百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復青青空有長條繫人亡國之恨耳

玉鈎斜

在府城西煬帝葬宮人處昔人詩云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棲故國青山美人黄土可勝憑弔

平山堂

在府城西北五里宋郡守歐陽修建每政暇與客嘯詠

其中夏月取荷花百朶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行酒往往載月而歸又以江南諸山皆拱揖于檻前與此堂平故曰平山山猶爲此地拖藍獻翠耳或乃謂山色借江南何言之陋也

明月樓

今失其處相傳元時富室趙氏建以延客者一時題詠甚多皆未愜意趙子昂偶至廣陵主人延之卽席題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大喜徹酒斝爲壽至今傳爲勝事夫子昂之句誠美矣然顧阿瑛不可復見時無好事者遂令明月二分竟作淒涼世界良可歎哉

竹西亭

在官河北岸禪智寺側牧之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因名竹西向子固以歌吹易之紹興毀於火郡守周淙重建遂復舊名今復弛廢治游勝地鞠爲茂草並所爲十二樓者皆不可問其址奈何

芍藥廳

在郡城東五里禪智寺前向子固所建花時聚一州絶

品于其中人爭購之號爲花市宋韓琦守廣陵忽開金帶圍四朶時王珪爲郡守王安石爲幕官及陳升之來謁公命開宴折花各簪一朶後四人相繼入相蓋花瑞也今廣陵芍藥甚盛不復如前及金帶圍者絶不可得時無廬陵花神亦復憔悴矣

九曲池

在府城北七里煬帝將幸江都命樂府作水調其音淒苦時樂人王令言子當從駕夜于戸外琵琶彈新調安公子曲令言聞而唏噓曰宮君聲也此調宮聲往而不

[illegible]矣後果然

二十四橋

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欄碧甃題曰烟花夜月相傳為二十四橋舊址葢本一橋會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郡志謂在城內有廿四橋今不可考然禁籞繁華風流瀟事尚可想見讀杜舍人之作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則其荒凉景色在唐季已然矣

雷塘

在城北十五里名雷塘煬帝每攜宮人來遊後卽葬此

羅隱詩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亦已慘矣今塚已平並所謂墓田數畝更不復為阿婁所有茫茫野土餘䰟何在覺三十六封書不抵渟于一夢

雲山閣

在府城南宋守呂公著建値中秋落成宴客其上秦觀以舉子入謁呂素聞其才請即席賦句詩成末云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已在廣寒宮一座歎賞覩由是著名焉噫據案作草古人所難如覩之才誠不易得然非碩望如呂公者不足以發其聲名甚矣人之相知未可易

言也

紅橋

在城西北二里崇正間形家設以鎖水口者朱欄數丈遠通兩岸雖彩虹臥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雕楹曲檻鱗次環繞綿亘十餘里春夏之交繁絃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于其間誠一郡之麗覩也然老入歡場殊難相得

廣陵濤

在城東利津門之南庚申秋官河水涸下露二泉其水

上湧濶翻不竭謂之曰濤信有然矣枚乘七發云以八月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卽此地也夫廣陵之濤在漢已艶稱之而今曲江之名多無知者豈山川之顯晦亦各有時耶夫物之顯晦尚亦有時而況于人乎況于人乎

梅花嶺

在廣儲門外明萬歷中太守吳秀開河積土而成舊名土山後樹以梅因名有塘有池有樓有臺又名崇雅書院為諸生講業幷諸大夫期會所憩也今毀嶺前有史相國可法墓乃郡人葬其衣冠處也嗟乎芳樹摧殘一

坏空在謝皐羽不免作西臺痛哭耳

淳于棼宅

在城東十里按李公佐南柯記淳于棼家居廣陵宅南有古槐一株夢槐安國王召尚金枝公主大獵靈龜山出守南柯郡爵邑號貴二十年及覺乃悞入古槐蟻穴耳棼事之有無誠未可信然古今人同在夢境夢固爲夢醒亦非醒醒者夢者互相嘲弄大地茫茫何多蟻蟄也

茱萸灣

在城東北十五里今名灣頭蓋吳王濞開通海陵倉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者今多爲郡人送別之所然由淮入海由南至北□取道于此逝水滔滔古今不息吾不知往來其中者□幾何人也扣舷而歌能無長歎

粵述

黃山閔敘寉瞿輯

廣西楚越之交春秋時越伐吳并有其地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自荆以南皆屬於粵周顯王時楚滅越吳起相楚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是時越諸邊疆皆屬於楚其後越人散處江南海上各爲君長有甌越雒越之屬甚繁故曰百粵以揚州南境又曰揚越秦始皇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渠以通糧道殺西甌君譯吁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者陰置桀駿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睢秦乃發適戍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略定揚越爲南海桂林象郡粵以東屬南海郡粵以西屬桂林郡而慶遠思恩太平以達交州俱屬象郡焉秦末趙佗遂王粵地漢因封之漢孝武帝平南越佗孫光降以其地爲蒼梧鬱林合浦郡屬交趾部其北爲零陵郡屬荆州吳仍漢制分領於荆交二州其後析合浦以北蒼梧鬱林郡屬廣州晉以始安臨賀屬湘州宋齊因之亦間有增改梁分湖廣之交爲桂州迄于陳隋州郡因革紛如莫可勝紀唐

以其地入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領州郡三十有二又開拓諸蠻當落置羈縻州郡數十五代時入于南漢宋平南漢以屬廣南西路領州二十府二軍五元改爲廣西道領路十有五府二州四明分其地爲府八土官府四領諸州縣後改思恩府爲流田州府降爲州而遷祥縣歸順尚下雷尚俱改爲州共領府九轄州十二縣四十六土府二土州三十四土縣七長官司四地瘠而險多山林谿峒猺獞諸蠻遮絡而居覘緜蚳蝨十之七東連荊楚山嶠綿亘數百里而桂嶺復崛爲叢立以環

省城由蒼梧度灘瀧凡三百六十乃至桂嶺其高幾與衡嶽埒北臨清湘地始坦平山川深秀西北則牂牁夜郎居其上游山多險峻水益湍急控扼洞落聯屬黔中（今貴州都康地）其南洞蠻濱江以勾漏都嶠爲勝西南多荒山大澤村洞布濩與龍編接壤犬牙相錯（龍編今交趾）今源於興安環桂林經平樂至梧是爲灕江源於廣源（今交趾界）經太平南寧至潯州與右江合是爲左江（鬱江）一曰源于戕利與大理八撒水通（今雲南界）經慶遠柳州出大藤峽是爲右江（即漢至[illegible]郡肥水一曰黔水）右江東流至梧與灕江合流南入海故

梧當五嶺三江之會爲兩廣襟喉形勝重地而統論方域則東北楚也其氣清淑故其民秀而文西南猺也（田州太平皆近雲南交趾故曰猺）其氣瘴癘故其民悍而獷北益多寒故霜雪降焉南益多暑故蒸濕生焉其地東抵湖廣道州界西抵雲南特磨界南抵廣東高州界北抵湖廣武岡界東北抵湖廣永州界東南抵廣東封川界西北抵貴州都勻界西南抵交趾界

桂林秦郡也漢爲始安梁改桂州唐曰建陵後爲靜江軍節度宋置靜江府元改爲路明改桂林府而以湖廣

之全州灌陽隸焉領州二曰全曰永寧古田縣改也縣七曰臨桂曰靈川曰興安曰陽朔全之屬曰灌陽故有理定正統間省入永福永寧之屬曰永福曰義寧故有脩仁荔浦弘治間改隸平樂

柳州秦桂林郡地漢屬鬱林孫吳析置馬平郡梁置龍州隋置象州唐貞觀八年改柳州謂地當柳星云天寶初改龍城宋仍爲柳州元置柳州路明改府領州二曰象曰賓縣十曰馬平曰柳城曰來賓曰雒容曰羅城曰融曰懷遠象之屬曰武宣賓之屬曰遷江曰上林

慶遠秦象郡地漢交趾日南之界唐曰粵州曰宜州曰龍水郡宋置慶遠軍節度後爲府明初以爲南丹安撫司仍元舊也尋改府領州一曰河池縣所升也縣四曰宜山曰天河屬州者曰思恩曰荔波

平樂秦桂林郡地漢屬蒼梧孫吳置平樂縣爵之始安唐置樂州尋改昭州天寶初爲平樂郡其後仍爲昭州元明俱爲平樂府領州一曰永安成化間以立山廢縣置也縣七曰平樂曰恭城曰富川曰賀曰荔浦曰修仁曰昭平萬歷初置故有龍平後省入平樂

梧州秦桂林郡地趙佗據之以封其宗人趙光爲蒼梧王漢置蒼梧郡交趾部刺史領之晉曰永平梁曰梁信唐置梧州宋元仍之明改爲府領州一曰鬱林縣九曰蒼梧曰藤曰容曰岑曰懷集屬州者曰博白曰北流曰陸川曰興業

潯州漢鬱林郡也治布山縣梁置桂林郡陳改尹州隋改鬱州唐改潯州復改潯江郡元置潯州路明改路爲府領縣三曰桂平曰平南曰貴故有橫州永淳縣後改隸南寧府

南寧漢之領方縣屬鬱林晉置晉興郡隋曰宣化唐置南晉州尋改邕州又改朗寧郡又改建武軍節度宋爲永寧軍元爲南寧路明改爲府領州三曰橫曰上思舊土司也曰新寧舊爲四峒縣三曰宣化曰隆安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請置橫之屬曰永淳

太平漢之麗江交趾郡地晉以後西原蠻獠居之唐爲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宋平儂蒞置太平寨元爲太平路明改府領州三曰左曰養利曰永康縣一曰崇善皆以土司改流官者

思恩唐州也治澄州止戈縣地宋廢澄益以賀水無虞上林後併入武緣土官岑氏歷代羈縻明初歸附授思恩知州後陞爲府其後改設流官領縣一曰武緣舊南寧屬于萬歷初改隸故有鳳化縣尋廢

鎮安府在交趾之東界有峒曰鎮安宋置宣撫司元爲鎮安路明爲土府　國朝改土爲流設通判一員屬思恩府

土司隸潯州者曰武靖州成化間韓雍平大藤峽奏設也隸南寧者曰思明府曰憑祥州曰下石西州曰羅白

縣曰龍州曰忠州曰遷隆峒曰果化州曰下雷州曰歸德州曰湖潤寨曰上石西州曰利州曰江州曰思陵州曰納甘二十一村隸太平者曰萬承州曰太平州曰安平州曰龍英州曰思城州曰結安州曰都結州曰上下凍州曰佶倫州曰全茗州曰茗盈州曰鎭遠州曰思明州曰羅陽縣曰陀陵縣隸慶遠府者曰南丹州曰東蘭州曰那地州曰忻城縣曰永順正副長官司曰永定長官司隸思恩者曰田州曰泗城府曰向武州曰奉議州曰歸順州曰都康州曰上映州曰鎭安府曰上林縣又

九司一堡曰舊城司曰興隆司曰那馬司曰古陵司曰都陽司曰下旺司曰安定司曰白山司曰定羅司曰何旺堡故有祿州隸思明後沒于交趾近又勘明復舊改隸廣西新設西隆州西林縣

灕水一曰癸水桂林有古讖曰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

范成大稱桂山之奇平地崛然千峰特立玉筍瑤篸森列無際為天下第一卽衡嶽廬阜雁蕩黃山仙都巫峽皆所不及今錄其尤著者

獨秀山在桂林城中峭立百仞石磴盤旋而上下有石室顏延之守郡時讀書其中所謂未若獨秀者峩峩郛邑間是已

疊綵山一曰桂山在府城北諸峰相屬綵翠間布其半有竅透出山背世謂風洞

華景山在城西北下有洞高廣數十間屋前有橫塘金波久麗上有卧龍崗祠諸葛武侯

伏波巖在城東北突起千餘丈東抱初曦下枕江水有洞透出相傳馬伏波征交趾過此巖傍巨石倒懸去地

一線不合俗云伏波試劒石也上有伏波祠葉繼熙云當是伏波將軍路博德

七星巖在城東距江里許七峰斗列一小峰為輔星其洞曰棲霞從山腹入石級百餘得平地可坐數十人有二岐路一西行寬廣如通衢高數十丈兩壁石液如雪卓杖於地有聲如鼓云其下又有洞也半里阻大壑不可進一北行僂入其中尤高廣鍾乳纍纍下垂過里許岐益多云通九疑遊人不敢進也巖傍百步有懸風洞盛暑凝寒下有冷水巖㵎水從石門出源不可窮宋元

□□曾布帥桂跨梁其上故又名曾公洞其左曰纂九山以溪石鬪刺名之有兩巖皆北向左巖廣布九筵巨石倒覆如笠右巖可三室羽人棲焉

龍隱巖在七星之南橫巖踞江遊者刺舟石壁下有大洞門高百餘丈鼓棹而入仰視洞頂龍跡夭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北有巖曰月牙石磴千級半山之中形如初月清泉自山椒下滴琮琤成韻曰滴玉泉石壁上有狄青平儂智高及元祐黨人碑

屏風巖在羅九東北二里許平地斷山峭壁之下洞門

高廣百丈其中坦然可燕百客仰視鐘乳融結倒垂欲滴者無數躡石磴上有穴可出山川城郭廓然無際范成大命其洞曰空明

灕山在城外東南隅灕水經其下山立水中故又曰沈水山又曰象鼻山以形色似也元常侍晦以音同灕山改曰宜山其麓有水月洞天削洞門透徹山背頂高數十丈圓若月輪江水貫之入洞如坐捲蓬橋下

雉山在城南五里下枕江水劉宋時僧棲礪居之日誦法華經有雉常來聽一夕化去因名之有巖曰雉巖深

廣十餘丈其東有山曰鬪雞左右騰昂如欲鬪也四壁削立下插江潭煙翠翁鬱若衣如染行洞曰白龍曰玄巖出洞東南行里許爲劉仙巖宋道士劉仲遠所居也石室窗與上復高爽玉池丹井深不可測西石潭曰曲手合于萬溪水面小蓮黃花又名金蓮港

隱山出城西三里有六洞曰朝陽曰夕陽曰南華曰北牖曰嘉蓮曰白雀唐李渤出鎮所闢也周迴相通出此入彼縈紆曲折乍升乍降窈與爽塏各極其致舊在西湖中今爲平陸矣其北又有洞曰南潛曰北潛北潛有

石室石臺石果作荔枝胡桃棗栗狀南潛乳石纍纍垂地有龍爪跡俗云龍田

中隱山在城西十里亦名佛子巖巖有三重皆石也其下者最廣高百餘丈上漸窄束因石屋爲一小寺倚牖四望目極天表瞑雲歸鳥皆從下飛

虞山在城北里許左濱灕江舜祠在焉有唐建中磨崖記

堯山在城東北十五里高廣延袤數十里環桂之山皆石獨此積土松檜陰森欲雨則雲烟迴合上爲堯祠田

共有十餘畝曰天子田田中石穴泉湧曰玉泉池至夏
可溉西畝塡今山功伐無餘

辰山在城東北十里有三巖下巖初入昏黑行十餘步
始明路其石室可坐三十人有窗西向下瞰城野緣磴
至中巖乳石奇絕又至上巖極目無際群山賓伏溪流
帶縈變幻景態不可名狀

聖水巖在城東三十里夜半則湖上巖日中則湖下巖
略不愆期水經注所謂刻久塴也

白鹿山在城南四十里唐元康禪師騎鹿隱此石磴數
百級至山腰有小寺寺後奇石環列絕頂有峰危立若
將壓焉瀕亂群山合沓圍繞青翠襲人

真仙巖在靈川縣西南三里石屋穹窿可容數十人乳
花凝結如珠瓔寶蓋

仙隱巖在縣西南十餘里磴道幽黑秉炬可入其中深
廣上若石樓過數百步有深潭在側投之以石聲若鳴
鉦

華嚴洞在縣西南二十里高廣數仞清泉迴繞相傳有
桃片闊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上有詩云巖前流水無

人入洞口碧桃花自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
閒來

梵音洞在興安縣西南十餘里石門甚狹中極寬坦石
乳下懸巖壁又有石筍石盤泉聲琮琤若鳴鐘磬乳洞
與梵音相連有上中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溫清泉
噴出觸石有聲左旋十餘步至中洞地勢軒爽有田數
畦常有煙霧出石罅屈曲磴級里許至上洞淺水可步
秉火入之石乳玲瓏有巨石亘其上又有石柱高十餘
丈石皆五色又有石牀石室千態萬狀宋李邦彥名其
洞下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草聖巖在縣西十五
里前有山寺唐僧雲嶠習草書其中有雲嶠書堂及滌
硯池其東曰月山有穴如月

石康嶺在縣西周遭八十里繞出縣背泉源散落灌溉
甚遠南有雙女廟廟旁巨石突起五丈許曰神石罅裂
寸許禱雨則以茅探罅水隨茅出少頃雲合雨至矣

廖仙井在縣南鄉抱朴子曰廖扶家丹井數百口飲之
皆壽其傍爲臨源城

羅漢洞在陽朔縣南二十里一名廣福巖可坐數百人

中有複閣堂殿兩傍丙舍疊若層龕皆石也有羅漢像
前有溪橋乳石融結如獅象蓮花范成大云陽朔又有
𥴨山白鶴華蓋明珠諸洞
湘山在全州城西里許峰巒葱蒨巖洞窈窕有寺曰光
孝唐元和中寂照大師住持其中後涅槃焉是爲無量
壽佛寺後有兩洞相通曰穿心巖巔有甲亭延眺千里
如在圖畫
柳山在州北三里舊曰北山宋刺史柳仲塗讀書其中
更今名山頂有源四時不涸中有飛來石登其巔則千

峯萬壑皆在足底宋州守林岊建湘山書院前爲柳侯
祠井中有巨石云乘風雨而入昂首如龍
荼山在州西八十餘里七十二峰峭蒨峻絕凌逼霄
有石如覆釜焉壁立千尋登者縈緣而上頂有天馬
佛足諸跡有巖曰聖水旱禱輒應
礲巖在州北十五里虛明深邃有飛泉百餘丈白練縈
紆鳴響深越中有石田石乳及佛像蓮臺五彩炫耀澗
水貫巖直入深不可測
九龍巖在灌陽縣西十五里中有沙河水通別澗石藤
九枝偃蹇蟠屈如龍傍有九龍井
華蓋山在永福縣宋建隆間有鳳來巢聞於朝詔之得
美玉改名鳳巢山其巔有池曰玉液
石魚山在柳州西南小而卓削形如立魚山半有巖曰
立魚巖東麓有泉雷鳴西奔洄狀淵中多青絲魚
仙奕山在城西南山上有穴穴中有屏有室有宇下有
流石如人物什器甚衆磐石黑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
新洞山在城西南十里有洞高廣可坐百人石乳融結
紛成異像傍穴以杖觸之輒作鐘吼

老人巖在融縣西南峰巘削立千仞時有老人拄杖遊
憩其上山半巖竇剖然自開高朗軒豁然上下皆絕壁
登者必自山後捫蘿躡石十步一息乃至其地臨巖頫
視毛骨洒淅縱目天表崗山皆在几案
眞仙巖在縣南六里高峰怪石靑白相錯溪水穿其中
玲瓏淸響如環佩白石巍然天成一老子像故又名老
君洞宋咸平中頒太宗御書百二十軸藏於內張孝祥
磨崖大書天下第一眞仙之巖葛仙嶺在賀州西有洞
深邃可容數百人宋乾道中知州葛翁葺亭其上因名

五峰山在上林縣西蜿蜒叠聳五峰突起上插霄漢四時雲霧隱見山巔有潭有物蟄焉中夜光燭數里

泊艦山在遷江縣北五里巖洞高敞下枕大江石筍林立江行者咸駐舟觀之故曰泊艦

會仙山在慶遠府城北唐陸禹臣修眞之所藥爐丹竈猶在也有洞曰白龍石鱗夭矯欲飛傍有青鳥朱砂兩山其觀曰聖壽曰眞武殿曰八仙閣曰高昌井曰玉井

南山在府城南巖洞如屋軒敞透迤中有石龍頭尾鬐鬣悉具因名龍隱前有光化寺御書閣藏宋眞宗御書

十六軸其左曰白雲巖

羅山巖在平樂府東八十餘里中有清溪乘筏而入行數百步忽有隙通山端其上坦然可坐數十人避兵者多依之

感應泉在城北宋鄒浩謫昭州居仙宮嶺每苦水遠汲負爲勞一日嶺下有清泉湧出因名曰感應泉將北歸數日前泉仍涸

穿巖在恭城縣西溪從中出舟行如在月中爽氣逼人

銀殿山在縣東北白雲四時覆其首望之如闕下有鍾乳六十二

穿山在富川縣東有仙巖焉巖湧二石以梃撞之其聲一如磬一如鼓蒼藤數根如柱上下蟠之其巔石蓋五色狀如蓮花潭深不可測石梁亘其上

石門山在縣東三十里門僅容一人行四面峭壁不可上下其中則平原廣野居民百餘家

隱山在縣東六十里有巖曰潛德巖上鐫林公石牀四大字元豐二年林達夫識

犀泉在縣東北五十里平地石坎深約丈餘長三四丈

濶可八尺泉伏其下上覆綠樹下列着石人至視之無有也拍手呼之則出不移時而滿旋復消涸如舊冬夏皆然

瑞雲山在賀縣西高千餘仞晻曖翁鬱舊名幽山唐刺史李部更曰丹甑宋守鄧壁以山多雲氣改今名上有泉注於池曰仙池

天門巖在荔浦縣之上崗黃村江有小洞天如太極圖曰太極巖稍進爲拱辰巖廣寒巖雲壑深邃探索靡窮

火山在梧州城南隔江其上常有火光中夜燭天傳是

南越王尉佗藏寶劍於此又產靈鹿三足有災祥則先
鳴山下有丙穴產嘉魚
冰井在府城東南對火山唐大歷三年經略使元結爲
之銘
都嶠山在容縣南有八峰曰兜子曰馬鞍曰八疊曰雲
蓋曰香爐曰仙人曰中峰曰丹竈諸八疊尤特秀出有
南北兩洞山徑紆廻捫蘿而上其上軒敞廣千餘尺如
片瓦鑄成橫眺白雲俱在足下道書目爲第二十洞天
朝巖在懷集縣西可八十里初入洞門瞋行三百步纔

而豁然高廣仰穿巖背石液融結如珠玉虬龍芝蓋人
物者無數其後通燕巖洞益開敞燕巢其間石平如砥
可布百席乳花凝垂斷而復續姿態萬狀不可殫述
水月巖在鬱林州東南虛明爽豁石室如琅玕倒垂澗
水出巖中淜湃有聲循淵入洞遊必列炬跨木渡水石
勢益奇西南爲天馬洞有馬蹄跡中益幽邃又有均天
洞洞分三界怪石臨潭拊擊如作樂
寒山在州城北九域志云越王佗遣人入山採橘十日
方回問之曰山中太寒不得歸因名山腰有龍洞禱雨

輒應歷代皆賜勅封
綠蘿山在博白縣西綠珠生此有祠其下有綠珠井云
汲此水者生女美麗
將軍洞在縣南石門三重飛泉二道一溫一涼石壁刻
云南州太守領將軍龐孝泰
銅鼓潭在縣北潭深不測巨石數十丈臨之相傳有銅
鼓沒其中弘治已未縣人得其一送蒼梧制府正德乙
亥又得其一送縣
勾漏山在北流縣東北可十五里平川中石峰突起千

百植立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巖穴多勾曲穿漏故名前
有靈寶觀觀中有龍潭泓洌幽闃冷徹毛骨後有太陽
太陰二小洞榜曰勾漏洞天玉宸眞君及葛眞人石像
在焉其東曰寶圭洞秉燭入半里許至水涯循梯直下
拏竹筏以行歷甕門數重委蛇水際益曠益幽又有洞
曰白砂石脊玉液散彩流光衍井十數皆產砂舊跡也
其西曰翁眞觀府石如重樓複閣溪流映帶觀西爲玉
田洞玉虛洞巫山寨及曹照獨秀二巖盤石青蒼積水
瑩澈觸目皆非人境

鐵城山在興業縣南石質黝黑如鐵其中平衍可隱數百家石壁繚繞險固如城城有四門惟東可通人行南門有基四丈許相傳避兵之所上多竇穴泉流不竭其北有巖門古州詩磨數丈中有寒潭石壁有元和十四年來遊字

白石山在潯州府城南六十里其峰曰鶴頸道書目為第二十一洞天巖洞窅遠無際相傳通勾漏云有巖曰會仙曰八仙丹竈遺跡具存有泉曰漱玉聞鐘鼓聲則湧

羅叢山在城西南有三大巖東曰碧虛西曰靈源其最深處曰水月上出罅光下射泉下宋二程先生讀書遺趾尚存

閩石山在平南縣西北峰巒崒嵂石門流水扃若堂奧五代梁嵩讀書其中

南山在貴縣南二十四峰蒼翠盤鬱上有巖洞仰視重乳嵬奇萬狀旁有石竇遊者傴躬列火蛇轉攀緣十數里方造其巔巔有石室方丈爽朗容明指顧四遠賓宜[illegible]白四州之山羅布爲下相傳[illegible]於此煉丹丹井丹

竈及礶具尚存

東山在縣東明秀挺拔唐何履何光隱於此

陸公井在縣東南貝鬱林太守陸績鑿也南漢刺史劉博古種橘井旁因名橘井

寶華山在橫州之南蜿蜒奇拔其上常有寶氣燭天瀑布自山巔飛落形如白練

月林山一曰天窻在州東有石洞洞口有潭產嘉魚洞有二岐多怪石鍾乳蟄燕巨蝠至其盡處有竅如軒窻日光透注

鳳凰巖在州東四十里石壁臨江巖半有裂房房前有臺其後石罅直達巖巔容明掩映穿出洞口上有迎仙洞三字

金榜山在隆安縣東南石壁四周如城有池有塔有石人石盤姚居易榜曰第一洞天

獅巖在新寧州西北半山有洞高廣明豁巨石覆之傍有怪石蹲踞如獅行稍遠益幽邃更進復空潤奇石萬列由隙攀崖流水潺潺恍非人境

白雲山在太平府城東延亙如玉屏風巖洞有七而白

雲巖勝洞口懸石扣之作鐘磬聲中夜有佛燈出入洞門光燭數十里下有白雲泉

靑巖山在府城北延袤綿亘三百餘里峰巒紛矗靑翠相連有巖曰靑山高濶百餘丈深不可窮石乳懸綴仙蛻委積遊者謂爲另一洞天

金山在右州西北巖曰通幽奇峰錯峙怪石環列有流霞峰最高登望無際

栢嶺在州南中虛可容百人前有一潭深澈莫測後有巖若佛座石乳懸垂蓮華紛綴

傳戲山在州東南一水瀠洄奇峰離立阻水則浮槎以渡左右小巖無數皆可遊憩臺閣曲房皆架石天成非意想所及

白馬洞在上石西州中幽邃阻水遙望如隔銀河及涉水空明四達懸石萬狀不可殫述

逍遙樓桂林府城東北樓也下枕灕水面挹堯山夕陽初月爽色滿座唐顏眞卿題曰逍遙樓石刻猶在至宋紹聖間安撫使程節改曰湘南唐人又於城東邊北建三亭曰東山曰拜表曰碧潯（按唐宋之間有逍遙樓詩則名似不始眞卿）

榕樹門古桂州南門也相傳唐時所築門上植榕一株歲久巨至百圍分根下跨盤錯至地若天成焉元至正間忽枯平章唐元公祭之復榮人以爲異上祀漢壽亭侯下瞰蓮陂陂南有古榕其下可列數十席爲督學舊署

秦城在興安縣西四十里有秦王廟始皇帝二十三年築以限越者遺址石甃尚存其西南亦有越城秦城北二十里有嚴關兩山夾峙中容一馬朔雪至此輒止大雪或至桂林不復南矣

壺城柳州城也三江迴合遶城如壺故名太平府亦曰壺城關曰壺關

夷堅志云昭州郡圃有亭曰天繪郡守李丕以犯金年號易之曰清暉後視積壤中有片石刻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易名清暉者爲一笑

銅柱左右兩江各有其一漢伏波將軍馬援所立也溫泉有五一在象州東土人云熱水江二在富川一在融縣一在懷集之齊嶽山

海棠橋在橫州城西宋時建亭五曰海棠懷古醉鄉春色
登臨故老傳曰此橋之南北舊皆海棠書生祝姓者家
此宋秦少游謫橫嘗醉宿其家明日題詞而去詞云喚
起一聲人悄衾冷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春色又添多
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椰瓢共酌覺傾倒急投床醉鄉
廣大人間小

兩廣樹在梧州封川之界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卜兩
粵豐凶

鬼門關在北流縣西十里許兩石峰對立如關諺云十

人去九不還輿地紀勝云本桂門關俗名鬼門關似惡
其名而附會之耳

崑崙關在賓州南八十里距歸仁鋪二十里

粵西諸山皆純石叠成其中巖洞玲瓏石液凝為乳花
倒植如峰巒末銳而中空范成大云伶鍊家以竹管仰
承折取之又似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為勝

生金水銀諸鑛峒皆有之金出沙土中淘而取之如麩
煉之即成

錫以富賀為佳懷遠亦有之硃黃產於南寧

粵西紙甲矢石不能入勝於鐵也其紙出柳之賓州裝
以舊絮雜松香熟槌千杵外固以布綴而縫之每甲費
白金六七錢然槌不熟則矢礮亦穿

諸山產石多黑肌白紋滑膩如鏡大者中碑小者為研
又有峻峭獨立絕類英德者嶄巖穿漏類太湖者屈曲
深窪畦脊隆起若盆盎者似荔殼之初剖謂之荔枝盆

興安靈川山中產豬膏石白可為粉奸商截之摻入鹽
以售

思恩荔波二縣界山崩時得美材若杉云是漢諸葛丞

相所埋雖未必然然亦千百年物也土人每候其地有
紫氣上騰蒸燦穿土即得之堅如牛角入水即沉但薄
而短無當漢用

竹種至繁巨者徑尺可為梁柱又巨者可為鐺釜節相
去四尺許其他三十餘種斑者亦異有硃砂斑羊眼斑
撒雨斑狗蚤斑等名

虞衡志所載諸香皆出南海粵右絕無產者惟鎮安府
有一嶺出香草類排草而稍粗左江人取作炎息亦雜
排草中售之此嶺之外絕無其種

啖檳榔和蔞葉蜃灰咀之大率與閩粵同檳榔以瓦
缶浸令軟蔞葉小而味薄春夏無葉則嚼其根味亦香
辛食之既久唇紅齒黑處處吐水石上如一團鮮血乍
見駭人

藤縣有鯆魚入石穴下食青苔其胆可治目疾梧州有
嘉魚鯆魚桂林有竹魚太平有香魚而鬼魚則出蠻洞
中似鱸有毒獠取而醃之食人即死

山獠常稀故不宜羊無病肆也又平樂山中產山羊其
血治撲跌及傷刀尖血神效

宜州洞中產山獺一名插翹性最淫毒山中有此諸牝
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其勢插入木中剖之乃出
遇婦人則牢抱求合蠻丁壯健者挾弩作婦人妝誘其
來則扼殺之可爲房中要藥土人云能解藥箭毒取骨
研水傳之一枚直黃金一兩殺者功力差緩

蠱藥兩江獠婦皆能制造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毒物
於一器聽其相食其獨存者毒之尤也持以中人無不
立死故有蛇蠱蜥蜴蠱蜣蜋蠱蜈蚣蠱金蠶蠱諸種類
不一今間有之惟彼人能解然亦不令人見也

杜詩云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以風高無瘴也下至
平樂梧州及右江瘴氣彌盛早起氤氳咫尺不相見
非至巳不見山也其瘴春曰青草夏曰黃梅秋曰新禾
冬曰黃茅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
唐人諺云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漢閩皆有瘴然春
瘴乃發秋高而北來間與四時也然特宜煖不宜寒寒
則多病

桂林雖無瘴而苦霪雨自春徂冬十僅一霽故地濕而
物易腐屋棟皆爲蟻蛀四山多霧初至者每苦腹脹如

蠱然嚼檳榔乃漸消

晁錯曰揚粵之地多陰少陽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
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
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暑熱過中人居其間氣多上壅
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
多霧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連雨即復淒
寒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多腳氣等疾蓋
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
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着勝

如服藥氣故然圩市日謂之墟赴者謂之趁墟自唐已然柳子厚詩綠荷包飯趁墟人

粵西不毛之地土瘠民貧不事力作五穀之外衣食上取給衡水下取給嶺南中人以下之家株守度日而已官署背塚而下皆短衣草屩或跣着高屐無中褌其人蠢頑者多奸猾者少至於偷盜剽掠往往而是枹鼓時起訟牒絕稀

百粵諸蠻醜類至繁然大要不出猺獞兩種皆槃瓠後也猺人椎髻跣足衣斑襴布采竹木爲屋覆以菁茅種

禾黍山芋爲糧嶺磴險阨負戴者悉着背上繩繫於額傴而緣上下若飛兒能行即燒鐵石烙其蹠故能履棘茨無傷兒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長大煆以製刀佩於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即殊者良弩名偏架弩以一足蹶張鎗名標鎗長二丈戰則相將而前歲首祭先雜揉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群號爲禮十月朔祭都貝大王男女連袂相攜而舞謂之踏歌意相得則負去樂有鐃鼓胡盧笙竹笛之屬無食則四出剽掠飄忽往來莫可捕捉猺有數種有熟猺生猺白猺黑猺生猺在

窮谷中不與華通熟猺與土民錯處或通婚姻白猺大類熟猺黑猺大類生猺此其大較也獞與猺雜處風俗略同而生理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飯掬水而食居室緝茅衡板上以棲止下畜牛羊豬犬謂之麻欄子大娶婦別欄另爨娶日妻即還父母家時與夫野合覺有娠乃密告夫作欄又數年延師巫結花樓祀聖母親族男婦數百千人歌飲號叫三四日夜乃畢謂之作星少婦春時三五爲伴於山椒水滑歌唱爲樂少婦群歌和之竟日以衣帶相贈答而去又善爲毒矢爲蠱毒

本類相伉纖芥不已雖累世必復讐殺者以牛畜爲償數十頭至百頭曰人頭錢流刼則糾黨群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聽其家曰鎗頭錢在山三五爲群要人於路在江突出繫船取貨覊以求贖謂之勾船或攻打村屯據之謂之打地其人耐饑啖盡數類草木俱可食師興則逗遁絕嶠莫可誰何獞亦有生獞熟獞與生熟猺相類又有犵獠一種依山林無酋長版籍射生食動凡蟲豸皆生啖之

村中推有勇力者曰郎火餘俱稱火三四日用米泔沐髮不問寒暑婚葬用五行以雞卜

吉凶樂有六管笙兩腳踏地而吹衆歌以偕之又有大
木一枝埋地作獨木樓高數丈上覆瓦鋪板男歌唱者
夜則緣宿其上謂之羅漢樓器械與猺同而勇捷過於
獞舞出剽掠皆冒稱爲猺云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
飲白衫花面赤褌之屬數種之外有狑人狚人狳人獞
人𤢺人皆依山谷爲生而不甚繁亦不剽掠又有蛋人
水居無土著捕魚爲食自爲婚姻善沒水取珠今潯梧
有蛋戶供魚稅及拽舟之役又有山子蠻人無版籍定
居斫山種畬射獸逐食男女徒跣野合與猴類又有大
𥨊居處服食同獞而性淳朴敬慕華人至則雞黍禮待
甚慇近爲獞所殘破散入州縣村落樵採耕種與漢人
無別矣

猺獞各郡山谷處處有之熟者耕田納賦與漢人同而
愚戇畏官常爲胥吏魚肉不能自直其強𢤱者什百嘯
聚跨無鞍馬謂之劉馬盜又曰土宄性不食鹽用惟淋
灰汁掃𡏖土及將牛骨漬水食丹鉛錄所載貴州之貢
鼠即是物也又以牛肚埋地窖內候谷至食之以爲上
品謂之牛𩟥其食肉則以牛皮爲釜云兩江谿洞舊爲

荒服唐太宗時諸蠻內屬始置羈縻州縣隸于都督府
以其首領爲刺史宋參唐制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
爲縣又小者爲洞推首領籍壯丁以藩籬內郡其酋皆
世襲分隸諸寨總隸于提舉其後開拓至五十餘所元
號以還曾酋多寄內地其官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
洞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主戶民謂之提陀華言百
姓也其所掠得婢僕謂之家奴亦曰家丁民之強壯者
曰田子田丁亦曰馬前牌總謂之㵎丁妻曰媚娘明仍
其舊土世官之下銓一二流官佐之削弱者始郡縣其

地每三年貢馬納但有事則調發其兵自給行糧其兵
精者爲內甲華言親丁也今惟都結州姓儂傳云智高
叛後更易而黃姓尚多如思明府思江向武歸德思同
思明六州上林陀陵羅陽三縣皆是也趙姓則累化思
成上下凍鎮遠龍州岑姓則歸順田州恩城泗城武靖
利州莫姓則南丹韋姓則東蘭忻城羅姓則那地馮姓
則都康佶倫許姓則下雷萬承李姓則太平安平全茗
茗盈龍英怒什張姓則結安閉姓則下石西梁姓則羅
白其故絕其代不可知然多山東青州人也龍州趙國

梁趙廷楠兄弟手襲余見其宗譜乃山東益都人其始
祖狄武襄破儂智高因授世職云
說文僥五聊切南方有焦僥人長三尺短之極从人堯
聲風俗通云蠻類有八一曰僥蠻戎類有六一曰僥戎
若然則今猺人蓋蠻戎之種類也又小韻作古了切爲
僥倖求利不止之貌按說文著其形風俗通辨其族而
小韻則言其性也諸書無猺字當以此補僥義則說文
不闕矣
猺獠人約有莫二姓居半然不能張弓弩射而已其藥

箭甚毒中人有至死者其弩牀多以紫榆爲之而刃亦
鋼銷製亦頗精山中多射鳥獸江邊或射魚鼈杜詩莫
猺射臘鳴桑弓莫猺即猺人也解者云莫猺自言其先
祖有功常免猺役故以爲名恐亦未然設如是則莫姓
又何解乎但楚中有桑而此地無雁是不同爾
南巢地方係永順宜山所屬內有生猺一種甚爲鄰封
之害皆姓藍氏按竹書紀年仲丁即位征于藍夷得無
其苗裔乎
蠻多姓覃漢廩君時漢中蠻有覃兒建漢中今澧州之

慈利縣是也河池北境可通楚之澧等是其苗裔無疑
易繫詞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契木約也趙凡夫
云古契字作丯刻其齒分而爲券按猺人刻木爲齒與
人交易謂之打木格
猺人住屋似樓而非樓葢茅作兩層內架以竹或版人
居其上則豬圈牛欄皆在卧榻之下矣按說文家字宀
下从豕可會此義不然則家字从豭既非諧聲從何會
意乎
猺人素不著履其足皮皺厚行於稜石叢葦之中一無

所損其事想自開闢皆然宋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
上言行部入長沙界覩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入無履
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一月極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
火燎之春溫成膿潰按今不獨猺人百姓大半如此無
所謂然火潰膿也
猺獞男婦率皆蓬首男雖剃髮止于四旁婦人則以高
髻置于頂之前畔上覆大笠即史記所謂尉佗魋結者
也
猺獞交易文書內云如有翻悔與龍角一對或云鳳毛

明珠等常笑其妄偶讀漢書板楯蠻傳秦昭襄王時有白虎爲害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蠻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蠻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蠻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贖錢贖死盟曰秦犯蠻輸黃龍一雙蠻犯秦輸淸酒一鍾此盎有所本也

賽老者卽本地年高有行之人凡里中是非曲直俱向此老論說此老一一評之如甲乙俱服　如決斷不服

然後訟之于官當其論賽之時其法頗古猶刻契結繩遺意甲指乙云某事如何賽老則置一艸于乙前乙指甲云某事如何賽老又置一艸于甲前論說既畢賽老乃計艸而分勝負按此賽老卽廣州記稱到老都老者是也廣州記曰俚獠鑄銅爲皷皷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初成懸于庭尅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敂皷敂竟留遺主人後漢書馬援于交阯得駱越銅皷卽是物也又隋書地理志諸蠻鑄大銅皷俗好相殺多搆仇怨欲相攻則鳴此皷到者如雲有皷者號爲都老其製高可三四尺有七面而無下底其聲亦不甚大名曰諸葛皷猺人謂是孔明所遺今觀東漢時已有豈得云諸葛乎想諸葛行軍皷自是別製而此妄附爾但花紋纖細似非近時可能聞有直一二百金者云擊之以除災厲亦是僞說

竹筒分泉最是佳事土人往往能此而南丹錫廠統用此法以竹容其中百十相接蔫谿越澗雖三四十里皆可引流杜子美修水筒詩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盎竹

筒延蔓自山而下聯接之處少有縫隙則泄而無力又其勢旣長必用楮閣或架以竿或墊以石讀此六句可謂曲狀其妙矣又賦何殷云竹竿裊裊細泉分遠而望之衆筒紛交有如亂繩然不目睹難悉其事之巧也

生猺皆棲止山巖窗無定居種芋而食種豆易布今歲此山明年又別嶺矣然不肯輕出每爲東作西成田家婦子盡出墟畝三五突至刼抱孩幼追之不及者用三五兩贖之不等按此事自古有之漢令曰凡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

口牛之囚知所從來遠矣

古今凡草木之葉皆綠有紅葉者經霜也而本地一種野花葉如紫蘇而花如丁香開作老黃色當此稀時叢包之外先出數葉其白如粉詢之土人不知何名按白孔六帖有金枝玉葉此花當名玉葉金花頗亦雅馴

又一種草本葉如棠棣花如貫珠二月節開其香幽靜而甜過于玫瑰茉莉甚遠土人用以染飯作黃色以供祭祀謂之香飯花以形義論之殆即釋氏所云苾芻者邪

石上生一種黃花三四月間倒挂高巖之下遠望如金鋪可喜取植軒砌次年仍復璀璨其花宛一小金蓮而蕊際黃絨蒙茸如繡其莖幹似木賊而大節間另生枝葉葉如百合兩兩排比枝本又生細根如葱須抱裹節上一似寄生者土人名屈子花余改爲金蓮花偶讀說文蘳字蘳音乎互切黃花也从艸黊聲又按黊音圭明黃也玉篇蘳亦音圭又乇苗出也以此擬之大似此種根不起蕉同稍含一論定之

昭平關距賀州八十里康熙四年余校士赴廣寧發賓州宿忠龍驛曰行僅四十里次日晡時至關因陟其巔惟雉堞數十垛樓數楹無甚險峻特隘口之足據者耳然由賓至關則山徑迴反上下崎嶇安得三更安容五更度關如此其神速耶及修府志乃云云一晝夜絕崑崙關至歸仁鋪智高始拒敵武襄喜曰賊不知守此不足慮迺信史也當時序事失實如此抑好事者附會耶先是同事有欲納交趾兵平賊者仁宗將許之以武襄力阻而止世多不傳至陳曙之死蘇長公嘗爲退書訟屈武襄尋亦祭之其後有請于朝而贈崇儀使立廟桂林者勝國時復加修葺尤爲世所未聞而武襄或云陝西清澗人或云汾州西河人彼此互異

七星巖下有彿洞者僅容旋馬內有古壽佛石像云七人有見老僧者跡之至此洞得遺像遂異之剏爲菴楚僧本符號渾融者乃建爲棲霞寺起藏經閣其下爲靜慧堂旁爲聽月亭余有慰賢二字題石而集唐句爲聯云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時余官粵西蓋五易裘葛矣

桂林城西有婁元伯李姓賀縣人孝穆太后父也后幼

入宮得幸明憲宗有娠萬貴妃妬之苦詞萬方投藥下之竟不損遂出外居西苑孝宗至六歲貴妃始召入旋暴薨孝宗即位命地方所司訪求親屬而后入宮時記李爲紀故人無應者即有應皆詐冒久之竟不可得但定父母封號立祠春秋致祭而已

桂林府學乃前代宣成書院也其右則爲臨桂縣學舊址康熙三年重修因爲記刻石于櫺星門內其右特建傳習堂置齋房康熙丙午令全士鄧瑠桐永福士胡一泓讀書堂後尊經閣下是年鄧得雋胡亦擬元未售其

案山歷歷如畫而寓學宮之廊廡者僅一人亦得雋爲懷集之盧屑鴻按志舊有泉因浚成聯發即名科第泉今縣學遺址有井行汲未知是否

虞山廟不知其所自始宋朱文公張南軒皆有記與祀神樂章其上爲南薰亭下爲韶音洞歲旱禱雨輙應不爽今廟爲會城迎餞公所

漸塘巖在南寧府謝村對岸如一所大宅門廡堂室曲折具備內一僧謝村人也年三十餘冥坐巖內夜宿石房僅容偃臥或吹簫不寐日啖龍荔數十枚豆勺許不火食者三年矣其正殿後有樵子數人宿焉余兩詣巖內親見之贈以香資而去

南寧烟花門恒閉不開傳與鄉邊村相對開則不利于村豔村以酤酒爲業至今猶堵塞焉

五公祠在南寧府望仙坡上祀狄武襄青余安道靖孫元規沔蘇忠勇緘王文成守仁也康熙乙巳余至寧訪陽明遺跡如所傳老僧入定者不可得及謁祠見其中列土神肖像嘔呼守祠者詰之茫然不知其所謂也因命撤主改立神位憶同時有孔宗旦者爲邕州司戶被

執罵賊而死乃不與五公之列古今名實乖戾者率如此

柳州府學明倫堂前有松樹一株其上寄生榕樹婆娑如蓋而松樹反偃蹇跼伏爲所蔽蔭太守謂柳州特發寄籍蓋以此云

柳州府大堂內有一地窟伏行江底從對岸馬鞍山透穴而出俗謂楊文廣爲賊所圍不能渡江乃穿此出兵反攻賊後余詢太守果有穴以石板覆之且云至江底則其下聞刺船聲今無故不敢試行攸文廣嘗知宜邕

二州與蘇忠勇緘相後先而行實無考亦未聞仕柳州
平樂府昭平縣羅林里有獞婦阴阿陸生于前代嘉靖
十二年癸巳至　本朝康熙丙午年一百三十四歲子
孫曾孫皆故獨一元孫扶掖之年已五十餘矣平樂司
理吳天朗鑛論昭平令陳定國特致于署人爭遺以簪
珥能操漢音善飯殊健其雙眸碧色髮自白而黑又自
黑而黃齒凡三易友人吳載澄周旂親見之述以詩其
元孫東作時老婦猶爲汲飲云
粵西諸山石骨嶙峋絕無樹木意謂兵火使然乃詢之

土人質之往帙卽前代亦復爾爾因憶子厚詩所謂嶺
樹重遮千里目豈彼時尚叢聳耶至桂嶺卽今之疊綵
山在府治北門內其上多桂今無一株又山海經云八
桂在賁禺之東亦不可考唯遠鄉尚有存焉桂林之稱
名不副實矣賁禺名山遊記作番禺謂卽羅浮山也
白石山卽道書所謂二十一洞天也唐景龍中貴縣西
山有劉三妹者與朗寧白鶴書生張偉望歌酬化石于
山巔遺跡宛然至今猺俗尚歌因立祠于此祀爲歌仙
粵西猺獞種數各殊相傳爲槃瓠苗裔桂林等府俱有

槃王廟猺獞祀爲始祖其土官多韋姓乃韓信子孫也
云乃呂后擒信時舍人負其幼子求救于蕭何何泣下
謂南粵不可居乃作書屬南粵尉佗撫之子孫因以韋
爲姓其符書尚存土司余見張和仲璲所輯千百年眼
一書曾載此說而鍾竟陵亦附之鑑末謂漢法踵秦之
慘酷彼高祖時蕭何敢與佗通書耶存此以質博雅者
騰蛟巖在陽朔縣界舟中望之其巖洞僅二三尺及登
岸則穹窿如闕內可建十仞之旗屯千軍之竈其上乳
花垂結如纓幃巖壁片片層累石紋皆剔歷橫坼于粵

山另一結撰巖外小山如螺俗名螺螄巖
鸕鷀塘在陽朔界內洞門以水跡爲高下春夏可棹艇而
入其中石燕啾啾不絕聲人或謦欬則響答四應如東
坡所記石鐘山也巖頂石乳瀝滴落水中泠泠可聽內
一磐石可坐五七人石隙有穴泉自下湧窈然而深
潯州府貴縣山中出飛虎云間歲一見或攫人首啄食
其腦余于潯守處見其皮長尺餘如黃犬形前二足皮
特豐潤爲翅然其斑紋不似山君一云湖南山中人多
縋附崖谷採取木耳或遇飛虎攫繩卽斷葢其翅甚利

然不閒食人
伏波銅柱一在欽州一在思明其後李唐馬總爲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略觀察使亦立銅柱于漢地以昭扶風之裔斗截舊志未閗立于何地或欽州思明二處不必皆出于伏波也

康熙癸卯安南黎維禧遣使臣阮潋楊晧同存澤率通事夔目人等入貢館于南寧之沙街先是總督廣西部院于公以尚平莫敬耀將入貢行左江道査例催得勝國時安南嗣于黎維祺入貢疏稿因倣其例以集事後

二年巡撫廣西都御史金公屬予纂輯志略并紀入貢事例以備他年叅考焉　按交趾貢期舊以三年爲率届期左江巡道先呈　督撫兩院下徼諭行彼國定期申報左江道先委督貢官一員驗貢官一員移駐太平府受降城及貢使至關委官驗貢査明册報運至坡壘驛距南關三十里會同南太叅將并南太府廳調思明府思陵州龍州土官親帶目兵又調下石思陵龍英忠江等州并遷至崗各土司目兵赴關又移南太叅將調兵官二員與龍憑督備及楿藤營守備調發標兵協

同土兵分布各隘道將府廳同至南關恭陳黄幄于昭德臺率文武漢土各官行禮畢次祭關祭畢發鑰開關以幟引陪臣入關詣　幄前行禮諸夔目雜拜關外恭進　表文迎貢物照前行禮畢隨令彼國官目人等共詣　昭德臺給賞有差夔目領賞出關當差文武職官各一員同貢使進　京其貢物金香爐花餅四副共重貳百零玖兩銀盆一十二口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觔速香一百四十八觔降眞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疋犀角

二十座象牙二十枝共計護貢官目二十一員名陪臣三員通事一員行人四名隨從一十三名其高平莫敬耀先安南入貢貢物則表箋一通　銅印一顆　抄勑二册　官兵民數册三本　紅单一扣　紅单一幅　金葫蘆一箇重九兩八錢　金鉢一箇重十一兩　銀葫蘆一箇重八兩一錢　銀鉢一箇重七兩九錢　多羅一件　交鉦一箇　剪絨二件　交絹二件　交銃二件　交鎗四件　小鎗四件　交劍二件　交布二件　偃月二件　僞印原紅帖一扣　僞印原紅单一幅

粵西偶記

當湖陸祚蕃武園著

粵西諸郡桂林差無瘴然民窮地薄城中江右楚人僑寓者十之九搆竹爲廬貿易不過雞魚羊豕之類錙銖文繡明珠象貝寶萃粵東此間無有也土著者居於瘴癘皆傑驁傲慢不畏官府學使者例不治民祗之教如也

桂林山俱青黑色不生樹木巉削直上不可登陟形如筆牀瑣碎險惡之狀無所不有中多巖每風起洞中

作聲殊不耐聽其餘諸郡則崇嵐疊嶂絕無平地輿馬無所施每遇峻嶺必步行顛而踣者屢矣

天氣炎熱地氣卑濕結爲瘴癘爲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或異香襲人若曉行不飲酒觸之疾必發夏月爍膚流金揮汗如雨終不敢解衣當風夜臥扃門戶惟謹多焚蒼朮雄黃庶幾可免最畏瘴疾或頭痛寒熱俗稱瘈痳毒皆醫藥不能効也

粵地外連交趾內雜猺獞古來安置遷客之地向聞盜賊充斥地方無日不失事無日不殺人彼曰殺一豬所得金僅三四錢耳殺一人縱無資財奪其衣不下兩許臨其屍可當五日糧故其草菅人命視燕齊間響馬不啻逕庭其他中途被害多至二十許人者亦間有之

粵西有一種洞苗喜結交尚意氣人有與暱者即傾家殉身不顧然其相厚之人或往別之苗即招同類醉飲共議曰如此交情一去恐不得復見盍相與收拾之遂殺而烹之盡食其肉取其骨淨洗以錫裹之置

于家祠之中時時奉之以誌不忘也

學使者出巡諸郡旅店只茅亭一間不蔽風雨竹牀一張僅展轉輒格格作聲擊鼓撾喇達旦不寐與夫僩猺人口作鳥言腰橫短刀而如猿猱與其儕伍嬉笑怒罵呼叱亂也

來賓南寧潯州一帶江水灘瀾從交趾諸山流出皆孔雀之所糞也巨蟒之所浴也水色時而碧時而紅穢惡不可近舟行百里無井不得已以礬澄之加以雄黃然後飲中毒者或泄瀉或脹悶十人而八九矣

陸行須百里無人烟出入于茂草叢篁中路止一線前
後不相顧脫熊虎蹲其旁伺人肉或苗蠻伏莽以弩
矢相加避禍發于倉卒將若之何吁險矣哉
寒暄不時燠雜調攝日出後方攝衣起飲燒酒一二杯
粥飯宜少不宜多飽則易病禁午夜食不化則諸疾
皆作晚更宜清處自桂林外粵尤當戒雞鵝鯉魚之
屬弗充庖厨焉
邊徼文教不興人材樸陋生童歲科試止奏一藝每一
題必有一篇惡爛文字不過四百言彼此抄襲非古

非今不程不畢如精神血脉一腔一擲等句奏之如
拱璧又大半俱別字閱之令人氣塞發案止六等稍
稍歷觔四五等則均曰取悟不知耻云
梧州界有左右二江右江自桂林來水極清左江自南
寧來水紅赤可畏合流會于三界馮貢君廟前東流
入肇慶江中水紅白各半判然不淆
馮貢君廟靈爽頗著小青蛇十餘金色斕然長尺許盤
結棟宇及侍從腰領間竟日不動去來莫知其踪士
夫經此必禱祠下或云神能遣蛇相護遇險灘疾風

可無恙此余所目覩者齊諧所志曷足云怪哉
學使者于州郡例無統轄禮貌視他上官不同粵西則
悖慢成習更出意表憶在馬不水米俱絕者一日在
巷哨求雞子一二十枚不可得詰之則曰此地不産
此其實雞聲里巷相聞也試日不送燭呼其首役問
之則已逃矣一二等生員當給賞亦鼓舞州縣往往
具文云久已奉裁應將何項錢糧支給反相詰難焉
柳州衙公署下江水澄徹小魚蹙浪而來不可數計潑
剌一聲躍出水面即成飛鳥未及生毛羽即羅網難

味甚脆美曰秋風鳥
孔有德封定南王獨秀峰在王府後達官有欲遊者必
啟王府請鎖鑰方得入後宮每于樓上垂簾觀之或
聞笑語聲近改爲貢院
賓州諸處土彝有猺獞狑狼四種狑人最巧可買爲僮
僕狼婦獨美嘗繡衣騎牛入市貿易
[illegible]新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樵山鄉人因搆亭其上曰呂仙亭元
大歷間時疫大作有張彥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
庭前樟樹爲呂仙像張許之明日樹被風拔置庭下

疫遂息今呂仙像即此木也元末仙之左手指間生
之一本狀若蓮花蕚香襲人
忽雷形似鱷魚尾有巨鉤能擊人而食斬其首擊去其
齒齒能更生感應經云其身已朽其齒三作
不死草其狀如茅食之多壽署月置盤蜒蚰遠去
石髮峒谿水底所生其細如髮可食隨月盛衰月晦消
盡朔則復生
肉翅虎產峒谿中肋有雙翅下山食人食已飛去人莫
能捕

桂蠹尉佗以獻漢文帝者云出桂林予遍求之不可得
偶有客以二枚見餉味過蜂蜜辛香異常誠極品也
宋嘉祐中桂林有一人入棲霞洞因燭滅不得出明年
及與游人俱還自言嘗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
天不殺服元氣者地不滅而此二語故生眾方驚異
忽悟畢與知所在此二語有味
廣西誌成化十九年三月聯廣西宜山縣生芝蘭與數
友宿於齋中夜半忽失此數人而門窓關鍵如故次
日遍求無所得越三日始於都指揮彭瑛堂寢得之

病不能言以安神定魄劑服之始語云是夜有二鬼
入齋攝之從窓欞出復從雉堞縋出城入彭將
軍祠內罵我等坐於案桌鬼遂不知所之復調治半
月而愈朱檢討竹垞談其親一事頗類此因檢誌有
此一段故記之
誌載泗州城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自外境市
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綁顧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
酒飯飼之三日即引至水銀坑挖窟活埋之露其首
三日其人瘵不可忍號呼徹天人以土掩至胸則氣閟欲絕焉有傳露其
首而猶知痛呼三日者蓋附會之說也乃以鍬鏟去其首仍埋之取出
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近思祥州
地亦有水銀取法亦同每江西奸商顧人挑貨至界
上貿易則私與約并顧工人賣之無論數十人俱鞫
去

梧州府署內榕樹一株大八十圍枝葉蟠曲下垂陰數
畝望之陰氣慘慘不透日月時有鬼物作祟官此地
者皆畏之另築牆如小城圍之下設小祠人莫敢犯
泗州城有鳥梟常日無水游者與牧童錢戲文求飲收

鷹呼呼爲雲拍手頓足泉即流出游者取酌之甚甘
美飲畢即竭

潯南等處水俱赤色名紅水江紅水溪者不一俱瘴毒
不可飲

古辣泉在永淳之墟取以釀酒醇熱不酲粤之士中日
足取出色淺紅味甘不易敗

舊傳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
之召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與者必致忿爭近無
此事想蠻風漸革矣

桂林府有小人長二尺餘五官百骸俱具自言年七十
餘矣白鬚蒼髮言笑跳舞人與飲食必拜而謝此康
熙戊寅年余所親見者後余量移黔中未知其所終
也

平樂府東南九畢有紫山高二百餘丈險不可躋有木
客似小兒行坐衣服不異于人亦能飲食時出市易
作器與人無別

邕宜以西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嫗
上下巖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蓋膝如犢鼻力敵數
壯夫喜盜人子女入家知爲所竊則聚隣里大爲野
婆乃勝其羈則挾而還之其群皆雌何負男子夫求
偶健夫設計擒之大竅中集衆刺之至死手護腰間
剖之得印方寸瑩若碧玉字類符篆自然之文蓋不
可識莫知其何用

桂林府堯山九月桃花盛開上有帝堯祠碧桃仙館不
田數畝山人謂之天子田

北流縣勾漏山有洞道書謂之寶圭洞大山不甚高而
洞中深窅窅絕人不能窮其奧對洞一山峻壁立

斷絕攀援荷葉田田翩翩其頂每當花見則占有
年洞口前後皆藥苗來採而乾之粒圓如黍黑色以
之採麴釀酒特芳香

土人以蠟蟲置冬青樹上至春結子如葡萄內俱細蟲出
婦女收採佑客買去徧放山樹謂之放蠟其蟲食葉
遺脂枝上如石膏取熬成蠟

山羊出左江大者百餘觔小者六七十觔跳越山頭如
飛鳥非百人不可得一須逐入籠中張網捕之生
得剖者心血猶熱餘血亦佳如跳墜山谷跌死者速

割之其血已凝刀爲又次君進取則仍甦復跳躍去矣欲識眞假取雞血半盃投山羊血一米粒過宿血變成水或以久凝臭雞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反變成鮮血以此驗之

全州湘山寺又名報恩光孝寺爲無量壽佛道場高峻奇秀俯瞰城郭寺僧甚衆產磨芋形似蹲鴟瀝稽灰水磨濃如腐煮食甚美

全州離城數十里有赤蘭亭亭左右前後皆合抱大松千章狀若虬龍獨三松高大倍常松上生蘭如寄生

草葉似建蘭花開亦色香聞數里相傳此松乃楊六郎夫人手植赤蘭其靈蹟也間有上樹分其種者雷震而死後人建亭以誌其異凡仕宦至全州者無不遊焉余至適赤蘭盛開爲詩題黃沙灘亭壁而命嘉善唐石公書赤蘭圖于其右

蒼梧之燭絲色質堅叩之如金石聲耐點且不畏風

鳥鳳產左右江谿洞中形似鸚鵡色紺碧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餘其杪始有毛羽一簇聲清越如笙管然抗度曲妙合宮商最難得

博白縣出三官鳥形似鸚鵡而大身碧綠間紺紫及黃色臆色紫絳但畔不作喜食肉又多綠鳩色最美觀土人以爲常供畜之鮮有能活者

博白又有五色猿金絲猿撮奇渾身金色頭及肩黑如人披幅巾又有淺墨綠色桃紅諸種

平樂等府深山中猿猴極多善採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數石飲之香美異常名曰猿酒

粵西產蛤蚧雄鳴曰蛤雌鳴曰蚧每生一歲則鳴一聲

形似蜥蜴人獲其雄者懸之壁間其雌必來合抱而死獲雌亦然

同邑沈融谷起家廣西天河縣令言七八月之交有金龜虫大如黃豆頭甲足尾宛然龜也色如赤金生扁豆葉上亦能飛乾之可爲婦人首飾（融谷偶步城頭見地上一葉蠕蠕而行取視之半已成虫其半猶葉也蓋濕熱所化耳）

人魚狀如婦人出沒水中人鮮捕者

鯪魚鯉也形如蛇而四足腹圓五六寸頭似蜥蜴形如鎧甲余買一枚蘗之學者庭樹間少頃即穿石入地

丈餘蓋此物穴山透石如蹈平陸故名穿山甲也四足拱立如馬人履其背不少蹲伏物雖小而力甚強唯食蟻其甲入藥性走竄治瘡毒視患在某處卽用其某處之甲功尤迅捷

粵西人養瑇瑁飼以小魚每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俗謂瑇齋日

玻瓈産桂林綠金蟬類螢火而遍身金色背負一片如錦屏松葉似松而翠密過之絳花長莖甚可愛産桂林

獨脚蓮草如黃蓮根而極大專治癰疽解毒持入藥肆

肆中諸藥香氣盡消以此爲真三脚五脚者次之

史君子花蔓生開時輕盈似海棠過秋則閒虞美人草善舞亦名舞草

糖牛與蛇同穴其性嗜鹽土人以皮袋手鹽塗於上入穴探之牛舐其鹽誘執而截其角琢以爲器珍貴勝玉市有燒成僞爲者頗相似極易辨

石燕山谷所生全不類燕乃類蛤而實石也大者爲雄小者爲雌可治眼病

蛇黃蛇腹所生可療癰毒

楓絲有虫食楓葉所成可以爲琴絃其聲清越

勾芝木其皮可績爲布

鬼魚似鱷獞人獲殺取此魚祀鬼與人食之輒死覺之請蠻人呪之立蘇

智廣花出桂平諸縣山中木本高三四尺許細葉春夏間着小黃花

粵西猺人服化最早獞人之出自元至正始也狼人之戎自明弘治始也有板猺者婦人黃蠟泥髮木板爲髻形似今之扇面平置頂上覆以繡帕綴以琉璃珠

纍纍若纓絡然有箭猺者婦人橫箭于頂黃蠟泥髮分作數綹左右盤結箭上亦以繡帕覆之出入叢林間頻側其首如穿花蛺蝶翩翩可憐頭一月一梳宿寐無反側此等種類不啻十數語言啁哳而服飾與居民不甚大異亦與居民婚姻往來其耕田亦輸賦亦應役者熟猺也間有輸賦而不應役者生猺也更有一種號山子不賦不徭依山而食食盡復徙其人喜獵伏弩搏虎塗毒箭鏃中之立斃亦其類也其風俗最尚踏歌濃粧綺服憩阡度陌男女雜遝深林叢

竹間一唱百和雲爲之不流名曰會閙自稱事畢至明春之花朝皆會閙之期也餘節亦間舉唯元宵與中秋夕爲盛有民歌有猺歌俱七言頗相類其不同者民歌有韻猺歌不用韻民歌體絕句猺歌或三句或至十餘句民歌意多雙關猺歌專重比興其布格命意有出於民歌之外者雖文人捉筆不能過也獞人生於深山窮谷異言殊服其歌字皆土音韻則天籟譯而通其意殆亦工于爲詞者狼人者亦古槃瓠之苗裔粵西諸郡處處有之潯州諸狼自明弘治間

因大藤諸峽亂從黔中調來征勦峽平遂戍焉其人散居而各有長舊隸武靖州武靖土州久廢今隸郡別駕其俗自幼即習歌男女皆倚歌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俟女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遺女以扁擔一條鐫歌數首字僅如蠅頭間以金彩花卉於上沐以漆益其俗女子乃作所必需也女贈男以繡囊錦帶諸物皆女所自製者約爲夫婦各告其父母乃倩媒以蘇木汁染檳榔并蔞葉石灰定之婚之日迎親送女絡繹於道歌聲振

林木女至夫家合巹其夫用斧斃女背者三女乃用夫所贈擔汲水至甕中旋回母家不與丈夫相見另招男子同宿名曰野郎與之共居母家待有娠則棄野夫而歸夫家偕老焉故野郎亦曰苦郎當其在野郎也本夫至其家反以奸論及其歸夫家也野郎至其家或至其母家及他所相會亦以奸論狼之爲歌五言八句唱時疊作十二句多用古韻平仄互押或隔越跳叶曲折宛轉喃喃呢呢間有一二佳語頗類六朝情艷但其中土字土語十常八九不譯而翻之

不能曉也

江陰陳　鼎子重著

貴州

鎮遠府河勢紆曲水由黃平州萬山中來峰巒聳拔上出重霄無城郭依山爲衞隔河有衞城今省衞入縣實以守兵誠控御良策也水路上隘諸葛洞之塞止可到此故舟車輻輳貨物聚集下十五里卽兩路口乃通黎平之道也黎郡北通楚壤南接西粵中有九股黑苗聚落於古州八萬方二千餘里泉甘土肥出五金礦民物豐阜俗以十一月爲歲首其地家蓄肥牯織五色布每元旦殺牛焚布以祀天自古不服中國今爲狆家誘出焚掠邊境黎平受害特甚出鎮遠西門卽油榨關雖不甚險實鑿開一綫之道也過關平路十里至相見坡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程有三十里登首坡則尾見立中坡前後顧則首尾見陟尾坡則首見行旅者此以手招彼以口答應酬若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華嚴洞中有大士像儼如雕琢洞深數十里諸景畢具大有洞天之勝

望城坡登其巔可望偏橋衞城故名南里許卽諸葛洞相傳武侯征蠻鑿開通棧者然非洞也乃兩山陡立中夾一溪後爲大水衝兩崖巨石梗塞中流舟楫難行明黔撫郭子章開通直達黃平旋復塞　國朝制軍卞三元復濬通舟民稱便焉今復巨石壅斷卽如葉漁舠不能行矣諺云若要此洞開除非諸葛來豈其然歟傍有半蓮洞狀如半朶蓮花妙高臺在其北今廢崖半有武侯蕭公晏公楊四將軍石刻像郭卞二公碑記在焉偏橋本衞近省入施秉縣移治治焉下七八里有白雲洞深十里許中有蛟龍獅像石牀石凳等景頗可遊觀飛雲巖玲瓏絕奇巖下有溪石梁亘之度橋歷級而登仰窺雲際覆如華蓋乃飛雲巖也蛟龍獅象碧乳滴成上蹲下伏鱗甲宛然巖外三峰壁立高與巖齊有亭翼然臨於峰上飛泉潺湲冬夏不絕或曰巖性好潔昔有穢者借宿于此則瀑水突至瀰漫澌瀣再穢復澌巖下有洞深不可測或云達鎮遠後山西卽月池上有月潭寺松杉遶屋蒼翠參天內有王陽明先生碑記言天下之山萃于雲貴連亘萬里極天無際往來之人日攀援

[illegible][illegible]巖絕磴之間雖素有泉石之癖者一陟雲貴之途皆縮頸煩厭非復夙好至此卽傭儔俗侶不知有山水之觀者亦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可謂善寫此巖者矣

興隆衛卽古牂牁郡今省入黃平州移州治于內焉歷三十里渡重安江江之上流接新添衛諸山之水合平越葛鏡橋麻哈江下入古州八萬經生苗地二千餘里達黔陽合大溪趨洞庭以入大江者也

大風洞卽道書所謂時蒼洞天也又名雲溪洞後門在

楊老西與平越接壤蓊深二三十里矣中有蒼龍白虎石鐘可扣石鼓可撾入里許則涼風颼颼棘人肌骨雖六月須披裘以遊至半有大穴如斗斜逗日光照見一切洞外有亭殊可憑眺

竹王祠在楊老驛去淸平縣三十里三月間香火極盛相傳漢時夜郎女澣於遯水忽有巨竹三節上流浮下中有兒啼聲剖得一男育之及長有材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能以威德撫諸[illegible]皆歸之武帝平西南夷侯迎降封夜郎王後乃殺之蓋猜其欲叛也群蠻思之不置請立後牂牁太守吳君以聞乃封其三子皆爲侯俱能以德撫衆旣卒群蠻立祠祀之黃絲驛亦有其廟香火亦盛

葛鏡橋跨麻哈江而造兩山壁立千仞相束一江水黑如膠有風不波霧罩山昏鮮見天日青苔懸絙以渡沉溺者衆明嘉靖間里人葛鏡建橋以濟旋圮再建復傾乃齋戒沐浴率妻子刑牲以誓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江遂破產經營卽成至今賴之

平越郡城內有張邋遢修道故跡邋遢名三丰閩人洪

武間以軍籍戍郡蓬頭赤足丐於市人呼爲邋遢翁於高眞觀后結茅爲亭閉戶靜坐與指揮張某善嘗與飲博指城南月山寺地曰葬此可封侯張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今亭前一池冬夏不涸旁有一桂亦其手植府南五里卽武勝關觸溪絕壁有三丰遺照戴華陽巾側身攜杖西行儼然飄舉旁有明撫軍郭靑螺書神留宇宙四大字下有夜滴金橋雖晴夜亦雨灑數點又有晚霞斜照不計晴雨俱有斜暉

憑虛洞去新添衛十里衛省入貴定縣矣洞深十里中

有瀑泉聲如雷吼俗呼母珠洞下五里羈城橋長百餘步其水入蜀

古福洞深四十餘里中有大溪水聲如雷昔有持炬入遊者見蒼龍偃息溪中鼾聲如雷吼懼而返余入遊時當冬月水涸溪水僅尺遂褰裳以渡其中景物眞天造地設浮圖高十六級每級三丈餘皆玲瓏有階可登每級俱有瞿曇像香爐炬臺皆天生成者石鐘石鼓擊之聲聞洞外萬山俱响百谷皆鳴數十里都震動苗人盡驚咤奔視次日下午從後門出迂道百五十里而抵龍

里餘從者尚伺於洞口巷中馳騎召之乃來

龍里本衞也後改爲縣南關外有留人洞幽靜可愛客至每留戀不忍去然淺迫止可容數人耳

觀音洞深五百餘里從洞中行兼七日炬可達都勻境從來少人窮其穴者明有直指方君伶蓋遊焉余有好奇之癖因具十日炬裹一旬糧而入初數里甚宏敞愈入愈窄止可容一身若是者十餘里乃後愈窄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則可馳五馬駕高軒矣中有樓臺殿閣人物花鳥之景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舉炬四照則無涯矣因循石壁以行壁之畔有泉一泓甘香如醴泉之畔有銅釜一可容十升壁上有題句云隆慶三年錢塘方紹宗於此煮泉筆墨淋漓字畫遒勁大可愛人蓋直指公所書也余亦續題云康熙十年江陰人陳鼎亦於此煮泉行十餘里則不復曠蕩矣竟行九日半始得達後口乃都勻府之東盡境乞麻地方再五里即苗穴中矣

龍洞去貴州省城五里淺窄不可遊省城之水皆流入陸廣河下烏江者也自省以西山川迥異皆箇箇自生

不相聯絡無復瞻顧依迴之狀或如鐘鏞特豎或如纛架天或如烽墩孤立俱平地突起遠道而生遠山則連亘插天童然不毛田皆石底上惟尺土五日不雨則苗枯槁世所謂雨師好黔言黔中無五日不雨也雨師豈眞有所好哉良由彼蒼愛人之至惟恐禾荒民饑故無五日不雨矣

棲霞山在省城西二里孤峰特立峭壁凌虛由北坡曲折而上至巔則平坦如枰局四高中洼遶廊西行入大士洞登捨身巖穿紫竹徑西升傑閣遙瞻會城烟火萬

家歷歷在目

涵碧潭在會城南合定廣威平之水而入南明河越濟虹橋而東行將折而西北至此淵而不流卽涵碧潭也上有鈞鰲磯跨以石梁明郭撫軍築以障水者磯上有甲秀樓左武侯祠右維摩閣俱近碧潭頗可遊覽南明河水嗚會城必有回祿之厄

相寶山在會城東北里許上有屏山寺寺西一巘周擁大樹踞巘西望可窮千里目也

朝陽洞在會城銅鼓山傍文筆峰側幽深四十餘里頗

可遊覽秉三日炬則盡其勝矣

龍井在會城內西北隅冬夏不竭大旱三年亦不涸泉甘而碧合城皆賴之

紫池卽紫泉發源於鬱江乃遯水與牂牁江之源也流入洞庭滙於大江而入海

扁跔泉在會城西十餘里黔靈西南山中廣不盈尺一晝夜百盈百縮置表以測莫之或爽俗呼百刻泉又名百盈泉又名聖泉味甘而洌久服而愈瘋黑髮駐顏却老

黔靈寺乃撫軍曹升吉所剏初荒山也寺在山巔盤曲而上者三里有泉一泓可供百衆大旱不涸寺后一池冬夏不竭周多竹木頗幽勝也

白雲山在會城西南定番州境乃明建文帝遯跡處有流米洞米自洞中流出以供帝帝去米絕跪接泉相傳龍神獻帝在峰半峭壁間須跪而汲者

谷水龍在會城西南五十里有大寺容衆數百去寺十里有泉從石壁流出甘美清碧居人咸飲之遇有兵變則色赤如血

黔省苗蠻種類甚多有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靑苗白苗谷蘭苗紫姜苗平伐苗九股黑苗夭苗紅苗生苗羅漢苗陽洞苗黑羅羅白羅羅八番苗打牙犵狫剪頭犵狫木狫狆家苗土人苗猺獞苗蠻人苗楊保苗狗耳龍家苗馬鐙龍家苗僰人狪人宋家蔡家共三十餘種風俗各異惟宋家蔡家馬鐙龍家乃戰國時楚伐宋蔡龍三國俘其民放之南徼流而爲苗者知中原禮義衣服祭祀婚嫁喪葬揖讓進退一稟於周而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四種淳朴外其餘皆不可以禮法教者惟土司

官威刑始得以制之諸苗中狆家最惡而險通漢語知漢法到處皆有其種蓋其商賈於諸苗之中如徽人紹人之於中原也然秉性既良專造毒弩種蠱毒搆結生苗刼掠百姓為害最烈捕則竄入深箐無從追緝生苗者無頭目不服土官黠而雄而強者即為長或聚至數百人即僭號稱帝儼然冕旒黃衣而端拱于荒山之巔以受數百人之朝賀而呼萬歲官兵至則遁而之他山逢人即殺見物即刼去司官或統人四面截殺則盡之矣他日又有群聚者仍然焚掠而狆家多通諸苗之言多識僰文之人復誘而入內地刼殺商賈為害不可勝言田綸霞先生撫黔設颭勦法始不敢出四境獲安苗俗每歲孟春月男女各麗服相率跳月男吹蘆笙於前以為導女振鐸於后以為應迤邐把臂盤旋宛轉各有行列終日不亂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貲視女妍媸而定多寡必生子然後歸夫家惟紅苗為甚每至立春日擇男女之麗者扮各故事以迎於市觀者男子之麗者即古之潘安宋朝有不及焉女子之麗者漢之飛燕唐之太真亦無能出其上矣此種女子欲

購之者牛馬常以千計而始首肯男子皆不樂為龍陽君有犯之者輙自殺

刺梨野生夏花秋實幹與果多芒刺味甘酸食之消悶煎汁為膏色同楂梨四封皆產移之他境則不生每冬月苗女子採入市貨人得江浙楚豫客買之苗女喜曰利市得佳客交易也本省人為之買則倍其價江南人或物色之則舉筐以贈曰愛莫離愛莫離者華言與你有宿緣也或有調戲之者則大怒曰落刎渾落刎渾者華言沒廉恥也所謂物色之者非有他意也乃婉容愉色以問其出處故喜悅也山峒中諸苗男女見吾輩鮮衣怒馬僕從呼擁而至舉家皆出而膜拜有不知者輙大聲呼之而出曰覡漢郎覡者視也漢郎者漢官也或下馬過其家乞水火必舉家男女跪而奉之其愛慕中國如此惜乎無有以化之者苟有以化之者相率而入禮義之域矣

脆蛇出土司中長尺餘伏草莽間見人輙躍起跌為數段少頃復合為一其色如白金光亮可愛悞拾之觸毒即斃其出入有度捕者置竹筒徑側彼以為穴也而入

其中急持之則完稍緩則自碎矣故名脆蛇暴乾以去
瘋疾視其身上中下以治頭腹腿股罔不効也又可接
斷骨價值兼金

圓蛇狀如石卵斑斕可愛慢持之得人氣即化爲蛇嚙
人即斃尸不敢收五里內外人不敢行觸其穢氣腫脹
而斃苗人三日後取竹尖插死所七日取用中人輙斃

蒟醬味辛乃蒟蒻所造食可消瘴羊桃藤取汁可膠巨
石他處斷而膠處如故山中造石梁者常以之相續恒
數十丈繫釜以渡所比者輙非所膠處或中斷而兩頭
矯然不墜苗人以木板續之行旅往來無恙

雞㙡黔中亦產但不如滇之蒙化者佳有紫白二種白
者恒殺人初秋生蔓草中始奮如笠旣如蓋漸則披紛
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中出故曰㙡

蓺草即蕁麻生於澤畔多刺螫人手足輙腫脹痛不可
忍逾日方平人比之蜂蠆虺蝮也土人採以沃湯可療
瘋疾

凱里鉛可治蠱中毒者取以浸水作汁飲之即愈與蘘
荷葉仝効

清鎮縣故威淸衞有兩尖峰平地突起俱高千仞上
各有廟每仲春遊者絡繹

安平縣即平壩所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如沸客去則否
十里沙竹有珍珠泉又名會泉平時無水焚楮帛則泉
湧如沸高噴數仞

天台山上有神女廟女冠所居翠樹葱蒨頗可遊覽有
泉一勺即十萬人飲之不竭

羅漢洞深十餘里中有泉一泓其色如墨甘香清冽煮
茗則色如渥丹飲之脣齒亦赤七日乃復羅德山有石
羅漢遠望酷似

安順府自淸鎭抵滇界十三驛俱爲所轄乃黔西孔道
也出西關四十五里有龍井每年立秋日井內發聲如
鼓鬬數十里名龍打鼓土人來歲雨多

鎭寧州本安莊衞今省入州移治於內此路山川又一
變矣山亂如麻俱高萬仞山巔突起尖峰如劍如笋者
指不勝屈

白水自東北高山峰半流下歷數十里而至白河懸崖
數仞寬十餘仞白練飛流怒濤翻湧隔岸有碑題雪巖

犒州兩字犀牛潭有五色雲起潭有伏犀水從峭壁直下兩水相激成霧飛灑數百步霑人衣裾相傳潭中逆變犄犀倒官棄金十餘萬於內人多垂涎之有善泅者沒水以求一犀熟睡波底遺皆珍寶遂摔巨者攫之以行犀覺遂至岸泅者與之鬬力竭擲還犀始退類齊東之語然山陰呂黍字名士也作歌以記其事摹寫極工好事者書于廟壁潭西有望水亭可凭眺其勝此水合盤江而趨粵西以入海

霸陵橋即關索橋水從西北萬山來亦合盤江而趨粵

西以入海關索嶺爲黔山峻險第一路如之字盤折而上山半有關壯繆祠即龍泉寺中有馬跑泉甘碧可飲相傳壯繆少子索用鎗剌出者寺內大竹千竿青葱可愛寺外道旁有啞泉今已閉碣曰亘古啞泉西鎮郎順忠王索祠鐵鎗一株重百餘斤以鎭山門按陳壽三國史壯繆長子平從死寧沮之難次子興爲侍中數年歿未有名索者意者建興初丞相亮南征從者其索乎有功于黔土人祀之黔人呼父爲索尊之至而以父呼之耶相傳索從亮南征爲先鋒開山通道忠勇有丈風今水旱災癘禱之輒應故血食千古一路至滇爲關索嶺者三而滇中亦有數處似爲壯繆子不謬也或謂關鎖嶺之訛程江夏滿江紅末句云當年陳壽是何人史獨缺誠爲千載疑案然正史缺者頗多不獨索一人已也但不知王實甫作三國演義據何稗史而忽揷入索乎是皆不得而考也下嶺即關山驛自此以西俱高峰揷天煙雲無陰晴瀰漫山谷

象鼻嶺兩峰壁立相夾一嶺如象鼻然濶三丈長百餘丈登其西畔高峰黔東諸山如培塿矣

永寧州俗呼頂站本驛也今移州治於內城北二里許有觀音洞深十里秉燭快遊亦勝事也內有石牀一光潤如大理文石坐臥則錚錚有聲反側間如有絲竹亂耳也好事者鐫題于石曰遊仙榻三十里外新舖西有潭深百丈潭旁石壁高千尋如千層餅狀亦奇觀也

鐵索橋爲盤江而造江源出自烏撒苗蠻深山中冬日水涸始見其泉凡七十七處俱臨於一谿遶曲靖道畢節而注安南縣合粵西烏梅江而下海入滇所必由也兩峰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飛流如駛蓋天設以界

黔滇者也往往舟濟多覆溺愚明天啟間監司朱家民始冶鐵爲絙者三十七長數十丈貫兩崖巨石間覆以木板相類棧道然絙長力弱人行其上升降不已身隨搖撼不克自持車騎必下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接武而行益增其險殺幾於逆今則兩崖甃以巨石柱以強材經以鐵絙緯以平板上覆木屋人可駢肩馬可聯轡卽魚貫列五而行亦不驚矣上坡不過里許然陡峻難行不亞上關嶺也

安南本衞近改爲縣城東里許有州牧會公巽撰墓公四川重慶府榮昌人前剌安南衞與永寧州同城丁亥賊薄城公帥衆禦之兵潰被難同城指揮某求尸葬此墓旁有峯插天上有元帝廟南關亦有一峯相類上有玉皇閣俱可登眺閣下卽南豐寺也語云熱盤江冷頂站行至安南試火向八十里間寒熱三變天地之間至此獨異境近嶼西多瘴行旅須愼中者急覓黃花根取汁服之卽愈自南關上坡至關將軍飲馬泉歷五雲坡過仙人洞徑老雅關皆斜盤百曲但石道寬平可行耳道旁石刻朱書鳥道千重四字頗壯麗度萬人橋至江

西坡山嶺差平然曲折紆迴而上深澗大壑心目茫然矣

普安縣本新興所設吏治焉出南門上坡至觀音洞過九峰寺遍山皆羅漢松黔山俱童自此始有林木山椏樹高數丈谷中多白雲陰晴皆然度砥橋至鸚哥嘴嘴嶺甚險有鸚鵡寺聯額皆制軍王繼文先生書大殿制府蔡公一聯云一峰天半鬧鸚語萬籟松間只馬蹄語佳絕自此以上俱山上生山大山之水俱注溪澗小山之水衆峰環遶無處洩之道俱由地中行或流入洞當春夏霖雨山巔氾濫如湖秋冬涸又成陸地

白雲坡甚峻兩山壁立萬仞中夾一澗橫流淙淙俯而覩之心目蒼茫普安州當黔滇之交高山萬重俱出雲表關嶺雖峻亦無出其右也

碧雲洞在郭外數里石屏當門遊者撫摩光潤如玉幽泉旁流聲如擊筑內有石磴扣之錚錚入洞甚黑行百步豁然開朗卽一線天也石罅漏日洞見一切貫穿大如斗嶼纍大士羅漢各一或倚屏獨立或傍榻跏趺或踞崖仰觀翁蔚宛然絕壁數仞有龍上昇鱗甲欲動爪

牙若舞再進則巨浪排空驚濤湧地一溪橫流燃炬以照旁有一徑甚窄側身可入盤旋數轉丹竈藥爐在焉轉灣一浮屠矗天玲瓏巧絕再行里許有石田千頃石閣五楹石榻石墩具焉出洞則在峰頂俯視萬山竟同丘垤

雲安坡俗呼雲南坡高萬仞極其險峻至巔西道濶僅數尺如一綫相連止可一騎而行稍一失足則人馬俱墜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矣俯瞰諸峰皆逼霄漢諸蠻多聚族而居山半耕鑿焉

亦資孔彝語也有驛在焉其地名有革納撤麻蛾鄉魯尼多羅矣納者察皆苗中鄉談

平彝里前朝平彝所屬境也過此十里即滇南勝境則雲南境中矣語云萬里雲南自江寧至雲省實五千餘里耳然道里遼濶每百里抵江南二百餘里諺曰貴州没天理十里當五里統而計之則萬里豈虛耶

梵淨山在銅仁思南之交下小上大土名飯甑山高數千仞有古刹六春月進香者日以千計

鏡山亦在二郡之境有石如鏡相傳八月十五夜子時萬國九州之影悉現石鏡中

黔中諸郡皆荒涼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貨物俱集而人文亦可觀較之石阡思州有天壤之隔矣

烏江臘月晦日夜水中見圓月影其光不減望日而娑婆樹影亦明灼如月中

天花產峭壁間大如車輪色赤如火光映兩山皆如渥丹四月以後即謝落

威寧府本烏撒衞地也　國初吳三桂平安氏地開四郡設府治于烏撒土產馬高猛殊他産餘無所紀也

滇黔紀遊

江陰陳　鼎子重著

雲南

平彝縣本衞地明乙亥年始改縣設吏南渡兩重石橋道旁有清溪洞深十餘里諸景與碧雲相類大抵洞者皆洪水趨洩之門戸也其中勝景凡洞俱有皆大同小異俱碧乳融成石鍾水氣所結如兩廣之神仙間中之玉華廣州之崔仙湖廣之梵陽景與碧雲半相類矣出清溪後戸卽紫泉洞亦幽深可愛遊者不倦過揚威哨

皆如中原坦道兩山繁林木矣又多鸚鵡諸禽鳴聲上下頗傾客耳

交水卽新霑益州舊治去交水西北百十里往烏撒必出之道交水兩水相交平疇萬頃民物豐阜恍如江南風景矣去亍稍寓之曲靖府方三十里耳

馬隆州有義象塚明天啟間水西安氏叛率衆犯州滇省戒嚴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曰將軍伏山澗中鼻吸泥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鼻噴泥水直抵賊壘賊皆驚駭復捲一賊擲空墜死陶有牙將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曉收師象中毒弩而斃土人德之瘞于南山春秋祭掃至今不輟

木密關卽木客所也有小關索嶺上有武侯及索祠祠前銅馬一乃唐時物也古柏參天俱大數圍道傍有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按史亮盟南人於木客卽此也

易隆驛屬尋甸州東坡有城卽木客所也今已傾圮去城十里許有溫泉可澡

大鼎山有海潮寺寺頗清幽多竹木面海子濶數十里週百餘里隔岸卽嵩明州去寺半里道傍有毒泉碣云

此係毒水飲者傷生楊林屬嵩明州前朝所也今省入州出東關五十五里卽楊升庵愼題詩處也

板橋驛出西關三十五里歷鶺鴒哨度石梁而至歸化寺去滇城止五里矣登金馬山俯瞰城中煙火萬家樓閣參差雙目頓爽也自江寧至滇城共七十三驛計程五千二百零由洞庭水道則過之而幾有萬里矣

省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上有武侯祠明末永歷館孫可望建宮殿登極於上今則成瓦礫矣只三桂邸在城西北隅今惟餘池沼園亭之址在焉

螺峯在城東北隅倚山建元通寺頗多亭榭名人題句甚多俱刻巖石松楸頗盛四時緑陰交覆白雲㵎漫差足遊覽夏桂洲有五言律一首鐫崖石上其辭曰古寺翠崖陰危亭絕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仄徑攀蘿上叢篁刻竹吟南巒秋日暝哀響合猿音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五日廣信夏言題但未考桂洲何事而至滇也

城南三十里即太華山高峻凌虛城西即碧鷄山相傳漢時有鳳儀此所以王褒持節來祀也城北蛇山直出

雲表如列屏翰

金馬碧鷄坊在南關外乃百貨滙聚人烟輳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風

東郭有金牛寺寺外八角亭中有銅牛一重數萬斤以鎮水怪蓋此地緣溪每春夏霪雨東北萬山之水奔流如駛往往衝圮民居故範牛以鎮明末孫賊僭號取牛鑄錢　國朝水發屢壞廬舍今已復鑄水患減矣

銅瓦寺在舊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範銅為瓦覆寺三楹春月遊人畢集

昆明池方數百里跨雲南安寧晉寧三州郡水如倒流故曰滇水無洩處或曰由西南流入金沙江以趨蜀未知是否

安寧州有温泉甲於諸泉稱三絕第一無硫氣二則身有垢不假澣濯入水俱浮三有疥癬者一澡即痊

大理府為天竺之妙香國初屬羅刹相傳觀音大士從中印土來登點蒼山巔跏趺信宿今盤陀石尚在化其地結廬勒勞刻洱海石壁字跡宛然

蒼山峰頂有黑白二龍池雲霧晦瞑群龍千百出沒其

地尤猛烈然者不敢近木葉飛墜群鷹隨之

白崖在大理東南烟火萬家有高娘寺與迷都隔百里迷都亦大村落百貨俱集地暖同交趾沃壤數萬頃

點蒼山一名靈鷲梵語舊闍𡑞蒙氏封為中岳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瀰河周廻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山也有十九峰夕陽峰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矣山色蓊翠欲滴奇花異卉遍於巖谷四時不謝早起開爽日出後即雲霧覆之至七八月雲霧收淨惟一

白樓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其下多
文石三塔寺后產者乃佳餘皆白石而已地暖無氷霜
溪澗積雪厚數丈盛夏兒童碗盛賣之和以糖蜜可療
饑但多食則生瘦瘋瘡所結也
大理一名羊苴咩城狄靑討儂智高史稱智高遁金龍
衣而遁不知所終殊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塚
尚存城內有兩司馬祠一祀司馬遷一祀司馬相如漢
元封間遷奉使西征南畧邛笮昆明相如持節開越嶲
故皆立祠祀之隋南蠻叛史萬歲破之追近大和見諸

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后勝吾者過之萬歲
踣其碑碑趺誌曰史萬歲不得仆吾碑遂爲復立今在
高娘寺史公亦有遺像明萬歷間鄧應龍撫滇平鐵索
箐赤石崖群盜今有戴德祠此葉榆四遺愛也
感通寺在郡南十里點蒼之麓又名蕩山寺峰巒環遶
林壑幽深楊升庵寓寺小閣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升庵
墨妙升庵往來大理永昌間近四十年訪於舊家得白
古通玄峰年運志其書㸑文升庵熟諳其語譯爲滇載
記南詔始末方得詳備登寫韻樓雞足雪山橫亘煙雲

之表明末滇詩人唐大來薙染號擔當和尚亦寓此樓
壽九十餘樓前白茶花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
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不活也
崇聖寺又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三塔巍峙隔洱海百
餘里瓶望見中塔正方磚石甃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級
絕頂四角範四金鷄高二丈塔下遊人以巨石投地金
鷄昂首長鳴音響淸越黔國公楷書山海大觀四字文
石甃成一字縱橫四丈四石列塔前如屏銅鐘二各重
十萬斤南詔建極十三年造乃唐咸通年也大雄殿巨

麗精巧覆以琉璃瓦堤地並徑丈點蒼石通道傍紫荆
樹亦高數丈唐朝老梅狀若古松亭亭一枝幹如檜
栢大士像乃天雨銅汁所鑄高二十四尺滇西雨銅雨
鐵乃常事不足爲怪然其理不可得而究也
黃花老人石刻草書在崇聖寺中字大如碗筆法飛舞
相傳以梹榔殼蘸墨書者老人爲宋元間人自江右來
往久仙去四絕句甚佳其辭曰王母祠東古佛堂相傳
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人住滿谷西風粟葉黄手拄
一條靑竹杖興來日掛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谷

無人不可留常遺名山護此郡千家落落鎖西窓山人乞與山前地鶴托先開二十雙排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雲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入道高歡避暑宮

弘聖寺在郡西二里舊名王舍寺浮屠三十丈十六級阿育王建寺前有楊升庵摹刻禹碑蒼山向有五百寺俱阿育王建今尚存六十餘處城內大慈大悲文殊普賢藥師興福而普寧最大為祝聖所玉局峰下以唐御史杜光庭為伽藍光庭自號青城居士灌縣人教授大理始開文教龍泉峰下有祭天臺相傳諸葛武侯征南

在蒼洱駐兵數月見玉局峰下鳳凰一雙飛鳴而過公攬轡遍歷榛莽得峭壁石龕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像其中而祀之又於石上鑿八卦今尚存焉

無為寺在蘭峰半巉巖峭壁行茂林數里兩山豁然中開從絕磵左折入寺有石樓覓三十丈攝衣登之洱海雪山近在几席有香桫五株大百圍高八九十丈太古時物也昔有二十餘樹喪亂時為玀玀伐盡此僅存者

芒湧溪在郡北二十五里昔有三十八庵巖壑幽秀天風海濤時震林木蒼山中巖號雪山有盤石徑丈為釋迦若行地草石皆作栴檀香亦名香石巖傍有麒眼洞有天生木橋其木半月一換四季長新人跡罕到惟樵徑耳與畢鉢羅窟相近皆點蒼古跡也然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永昌鶴麗皆有之不止大理也靈鷲列刹相望蓋在天竺幅員之內為阿育王故封曾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有舊址唐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行程曰魏峰曰雞足山曰優波掬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鷲峰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

理古跡也蓋當日由西嶲行入天竺而轉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為蒙氏地而黔蜀之道不通也自古通載釋迦在洱海證如來位而藏中載釋迦於靈鷲山說法華經其說相合又釋迦死時迦葉尊者在耆闍崛山後入雞足雞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崛舍利塔見存與通紀西陽雜俎史船錄舊唐書俱同一轍然則世之所謂佛國者即在滇南矣

大理西門外教場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為大街子百貨俱集結茆如閭閻文武官吏共出彈壓以防

蒼山後生保擒劉居朱元明相沿不廢如小街子逢二
五八日聚於各市午過則散矣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
上關花下關風若山雪洱海月今花斬伐無存風則處
處有之下關稍甚耳自九月起至次年五月無日不排
山倒嶽破屋揭瓦聲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至
酉燃燈八窓洞開燈影不搖也過下關橋必下轎緊閉
否則飛颺而去矣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
折處即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處仍然大風不息語云
雨師好黔風伯好滇豈風雨果有所好哉蓋滇西癘氣

特甚有風則散亦上天愛人之至故生風穴於其間也
洱海源出下關北流合金沙江江屬麗江府所謂恒河
也海產大頭魚養之度戒土人不忌蒼山絕頂有高河
菜七八月生紅莖碧葉味辛如芥
櫻桃樹極多大數圍高數十丈白多於紅味酸澁遠遜
花遍於籬落黃色可觀杜鵑有五色茶花亦有黃紫紅
白四種其大如碗夜合樹高廣數十畝枝幹扶疎曲折
開花如小山羅錦被絕非江浙間纓之比茈麻數十年
不凋其本可作梁棟土人以之構堂屋番瓜如斛大重

至數百斤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爲
舟航梨至有七斤重者
雲南縣古名洱海縣南二十五里爲水目山水目梵剎
容衆千餘太和縣城傍蒼山學宮衙舍祠廟皆東向十
九峰澗水進城潺湲不絕故民殷富土肥饒穀穗長至
二百八十粒戎菽年前即采供蔬饌土人謂之大莞豆
藥有一百七十七種性良於他產惟附子自蜀中來土
橄欖生籬落間如龍眼色紅黃味同閩中者橄欖黃柑
產賓川者大如碗胡桃皮薄如紙山桃皮厚可榨油椿

松皆不下遼東但味淡少遜耳花之屬四時不絕雖大
雪五色爛熳略不萎謝草至五月始生以地不熱之故
然花獨不畏寒即理亦可解也刺桐花開於七月極紅
旁映他樹山石皆赤惟蘭不香梗葉之大過閩蘭二十
倍鈎藤亦出蒼山以之釀酒名咂魯麻
定西嶺在白崖西北高數千仞至巔則坦如有水可種
桑麻百萬頃也四十里至趙州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
下而上至鎮遠趨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
勝屈皆上峻而下坦也至定西而盡其地高中州千有

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畫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雖履地自覺憑虛至永昌騰越至入霄漢矣

洱海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舟航來去皆張帆而行不假篙櫓至八月望夜海中出珊瑚樹高數丈漁者盡見冬日大風海水倒卓起火光如山

金沙江兩岸皆白沙佛書所謂恒河沙即此也上流即狗頭國今年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與之飲食大嚼也土官解來大理軍門府因得寓目後軍門命土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餘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國王朱冠皂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中國同也婚嫁則非金沙江水經注所謂西洱海也洱水合漾水濞水西南行三日八十里至瀾滄江即黑水也自黑水東北行九千里達於北京東行七千里遠於江寧大理益中國之極西而迤南矣

沅江武定之間有魯魁山方千里民皆薙髮劫掠流毒官兵不能制地險絕鴻荒以來未見天日過此則銀場

在焉富甲於江浙

文殊寺方丈面東雞足當前如列翠屏雞足之東玉峰出天外此麗江小雪山也登小雪山即望見大雪山矣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兎味如乳酥多食口鼻出血

雞足山在賓川州沉洱海四十里乘風而渡兩日到山三峰偃伏如雞距頂有石門佛大弟子摩訶迦葉秉釋迦衣鉢入定於此候慈氏佛下生乃入涅槃逢歲朔四方緇素進香自漢迄今不絕大剎七十二所蘭若三百六十小庵無算傳衣羅漢迦葉寂光放光五六寺最著每寺千衆或數百衆不等皆刀耕火種而食僧多卷毛鉤鼻深目穿耳即曩在五臺京師及江浙閩粵所見乞食羅漢也頗知漢語迦葉殿在雞足之半無三十年不火

賓川州瘴氣甚濃四五月間雞足道絕人行更有變鬼者婦女居多或變貓變羊變雞鴨變牛糞變象馬遇單客則殺而奪其貨村落中或有此種人左右鄰必鳴官擒治否則連坐其人面黃眼赤神情恍惚容易識認

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南趨

南極北則達西極合黃河而入中國皆發源大理之洱海卽葉榆澤也黑水源出吐番嵯和哥界而流爲瀾滄江以西洱爲黑水者非也故足跡不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騰越鐵少土人以毛竹截斷實米其中爇火煨之竹焦而飯已熟甚香美亦有巢居者語言不通地出琥珀碧玉珍寶夥婦紉葉爲衣飄飄欲仙葉似野栗甚大而柔故耐縫紉且可禦雨也

麗江府土府也有同知掌府印知府則木氏世[illegible]同知甚恭稱公祖自呼曰治晚生景東蒙化永寗三郡皆然此三郡不若麗江繁庶余曾至三郡山川草木皆不足紀也麗江過雪山三四日程皆喇麻居止從此達中印度僧俗俱戴紅帽烏斯藏戴黃帽僧稱大寶法王紅帽者稱二寶法王皆茹蔬有幻術能變化大寶法王廨死現七十二相故土人皆驚怖以爲活佛也打箭爐近天全六番余昔遊蜀與天全副宣慰楊自唐相識因入其地豐庶甲諸番百貨皆有烏斯藏以打箭爐爲外廨也

臨安府漢夷雜處所轄之石屏阿迷二州時有夔患戶口二雖徐印祁知石屏以威德制之忍少息郡出楮子有銅鐵二種毎簍百八顆銅色者住黑鹽井亦出不及郡中通海縣出紬與布斜紋線織極勁者

徵江府最荒涼然民淳易治糧不逋盜賊少訟獄簡易爲循良吏惟路南州稍悍耳然苗猓之患亦不免也

廣西府近安南有莫冶峰高萬仞終歲雲霧不開在師宗彌勒之境惟三月三日起至四月三日止一月啟霽遊人登其巔望見安南宮室山中多金銀礦故民物富雖十廣南府不及也

楚雄姚安開化三郡雖相聞甚遠而風土則相近瘠肥各異故貧富不類山川亦有奇異可紀者洞壑亦有絕勝可遊者山若凌華欺岱恥岳天鏡黃雲紫霧皆秀色可餐川若丹池墨海雲溪波塘荷澤菱溪皆可濯纓濯足而五邑三州之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國余曾遍遊三郡邑車馬之資飲食之供皆各諸生傳奉諸生之家卽余遊客之郵舍也別時各有遺贈土儀之外饋贐之豐多至百金者甚矣文教之重也雖蠻貊之邦誦

詩讀書之人皆知敬其類而文物之邦其能若是也耶
蒙化府產雞樅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油甘香可
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蘭入蔬中食則沁肺腑
溲溺皆馥

武定府山川亦可流覽但民貪土瘠徙於訟悍於鬭有
燕趙風所屬祿勸州有洪治山巔有火池陰雨輒熾

永昌府瘴癘最濃產寶石掘者往往瘴死井中出圍碁
子光潤如玉琢勝會城出者鐵索橋數處架萬仞山巔
險過盤江百倍然窄易渡耳

滇西多蜜餞物蜜甚多彝人撲得大蜂以長線繫其腰
識以色紙迎風放之乃集衆荷畚鍤隨行度越山嶺蜂
入土穴從而掘之其穴大如城郭輒得蜜數百斛故檳
榔香附橙柑木瓜香圓梅李川芎瓜茄多以蜜漬供客
復以酒醉群蜂餉親友如溫台之海味也蚱蜢油炙如
鰕或晒乾下酒猓猓男婦小兒見草中螽斯之屬卽歡
笑撲取火燎其毛嚼吞之

滇中苗猓僰爨歷歩之屬擔負貨物項戴半木枷徒行
亦不暫脫相傳武侯定南蠻設此號令群彝使其不敢
與漢人爲伍以別貴賤殊不知非也彼戴木枷者殆可
負重以便工作耳

京東考古錄

考薊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漢書薊古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于此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國永平八年（一作永元六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注

㶟水過廣陽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于薊晉書記載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武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鼓噪直進殺十餘人魏騎遁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即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一統志云城西北隅有古薊門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頗爲近之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水經注云堯後誤）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考之史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案先儒之說以薊與燕國爲一史記燕世家武王伐紂封召公于北

燕索隱曰北燕今在幽州薊縣故城蓋一地不容封二國故疑召公即黃帝之後其不曰燕而曰薊者有南北二燕故稱其國都以明之也

補註漢書二燕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案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之殺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

猴文安縣以講于馬其上云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旦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戸昭帝本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戸然則文安縣之仍屬于燕又在益封萬三千戸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

考金陵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山

峰下睿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案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九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

葬于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諡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諡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于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太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葬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

追諡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遷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不在大房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睿宗及顯宗于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辨一統志遵陵之誤

一統志遵章宗陵在三河縣五十五里者遵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辨一統志[illegible]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紀載段遼來奔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以邀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與燕合謀而敗趙之兵也今一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横石昔燕趙伏兵于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言遼似以遼爲國名豈

脩志諸臣并晉書而未之見乎

故臨朐縣

一統志三河在漢臨朐縣地今考二漢書並無臨朐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丁云武德二年置臨朐縣貞觀元年省臨朐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朐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考夏謙澤

晉書紀載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案水經注鮑邱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下云鮑邱水又東與朐河合三河志鮑邱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源流經九莊嶺過密雲合入溪至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入朐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邱水逕其下而泃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東望皆陂澤與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

人以戊午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辨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邱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于屬國石門大敗之註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即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案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則有兩石門水經注所稱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

國之石門當以栅城爲是通志栅城在石門山

辨一統志楊令公祠之誤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案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于邊事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鴈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

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于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鴈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侁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軍於此張步弓强弩爲左右翼以援美與侁領麾下兵陳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鴈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

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鴈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于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考盧師山

仁宗實錄洪熙元年二月乙卯封大青龍神爲弘濟大青龍神小青龍神爲靈顯小青龍神賜名所居山爲翠微山遣成國公朱勇諭祭仍命禮部歲以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燕京師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有潭世傳有大小二青龍出沒不時遇旱致禱輒雨及是夏

不雨遂即其山禱焉雨隨注故有是命大明一統志盧師山在府城西三十里隋沙門盧師馴伏青龍之所今考元史呂思誠傳云爲景州蓚縣尹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蛇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則是元時已有此說又考唐書常挺傳云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運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倉之待冰泮乃運則盧師或盧思之誤

辨遼史引公孫度平州之誤

晉書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擅遼東魏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治昌黎是則公孫度之平州乃遼東而咸寧所置之平州乃柳城即昌黎也魏書營州領郡六其一曰昌黎晉分遼東置領縣三其一曰龍城太平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榆頓城狼水

隋書遼西郡統縣一柳城本魏龍城縣開皇元年改爲龍山縣十八年改爲柳城縣而平州之名則自魏更立于遼西魏書平州領郡二其一曰遼西領縣三其一曰肥如獨其于平州之下注云晉置治肥如城未甚詳明其曰晉置者謂平州之名始立于晉也其曰治肥如城者謂魏之平州治肥如也上下本不相蒙且如遼西郡下注云秦置亦謂遼西之名立于秦也豈可以秦之遼西亦治肥如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隋唐二書並未有誤至遼史于平州遼興軍下云漢末公孫度所有傳子康

孫淵是誤以拓拔氏之平州爲公孫度之平州矣灤州下亦云不知其時皆曹氏所有也

正後漢志誤字

後漢志遼東屬國下云昌遼故天遼屬遼西考之前代史書並無昌遼之名而前漢亦無天遼疑當作昌黎故交黎屬遼西以漢書證之遼西郡交黎下云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又胡三省通鑑注云昌黎今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此後人傳刻之誤可以意改者也

辨柳城

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皆採藏之歷魏晉爲慕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舊志安社二說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案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

說鈴　京東考古錄　三二

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七百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而今之昌黎乃

昔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三國志魏武用田疇言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至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

說鈴　京東考古錄　三三

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于臨渝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城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柳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垂都鄴其子寶始遷龍城也）後爲馮跋所滅（高雲滅慕容氏馮跋代高雲非跋滅慕容氏也）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煬帝改柳州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

徙漁陽十年遼得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節度使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大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龍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文述柳城之故頗爲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已丑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按之當在今前屯衞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遷無

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未可知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于土産則曰人參麝香豹尾俱廣柳城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灤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案唐書營州柳城郡貢人葠麝香豹尾皮骨骴志本引之而不知府西二十里之誤也

考昌黎

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于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于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

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于龍城而立昌黎爲郡志云有堯祠倫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卽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鎭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淪于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

以至于今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頹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爲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爲公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如韓擇木封昌黎伯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之比若昌黎之韓最著于魏如韓麒麟顯宗史明言

其爲昌黎棘城人又非今日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考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紀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師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

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閒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于後作亂註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于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城縣東廣城即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

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改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于此置臨榆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于石城廢焉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乃爲漢

灤縣何其謬與

考宋史營平灤三州之誤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案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于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干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

州之地遼太祖以浮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考契丹所得十六州

世言燕雲十六州自石敬唐以賂契丹不歸中國者四百四十餘年蓋不盡然考之于史晉高祖所割以禪契丹者山前之州也曰幽今順天府曰薊今薊州曰瀛今河間府曰莫今任邱縣曰涿今涿州曰檀今密雲縣曰順今順義縣山後之州九曰新今保安州曰嬀今延慶州曰儒今永寧縣曰武今在朔州西境曰雲今大同府曰應今應州曰寰今馬邑縣曰朔今朔州曰蔚今蔚州而營平二州則後唐時契丹自以兵取之矣其後周世宗復關南北則瀛莫二州復歸中國而其餘四十州遂淪于契丹幷所取營平二州亦適得十六之數若霸州乃周世宗所置灤州乃契丹所置又不在十六州之內者也

辨賓徒

漢書遼西郡賓徒縣莽曰勉武今本亦有作賓徒者後漢書遼東屬國賓徒故屬遼西通鑑晉趙王倫貶吳王晏爲賓徒縣王秦苻堅封慕容暐爲賓徒侯並取此爲

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之與徒以音相近而轉尤爲明證而遼史則云中京大定府長安縣本漢賓從縣地勸農縣本漢賓從縣地此承漢志傳爲之訛而未考後漢晉二書也

辨龍城

案史有兩龍城漢書匈奴傳匈奴諸王長少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武帝本紀元光五年車騎將軍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衛青傳作龍城註籠與龍同此一龍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城

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此又一龍城也六朝以下文人多用龍城隋煬帝與史祥書望龍城而衝寇盼狼右而發憤自此遞相祖襲皆匈奴傳之龍城耳

辨一統志朝鮮

漢書地里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于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城當日儒臣令稍知古今者爲之何至　于此爲之大息（通鑑朝鮮今徐涿非箕子朝鮮也）

辨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不知其何取考晉書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又曰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

又有弁韓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于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又載其習俗器用朝貢之詳甚具遼史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則三韓並是東夷之國種類各殊而遼東乃漢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目之近代文人用古而不求所出其誤也久矣

辨張公素

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唐書藩鎮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累擢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張公素以列將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

軍案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即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去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

考長城

長城不獨北邊也其在中國亦有之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有長城至東海（太山記云太山下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防後漢志河南郡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魏之長城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方）自代並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善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絕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于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俗爲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

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築自五原北七里謂之造陽東行經利薊山尚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千里正南北相値道也）自九里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植穀]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北齊天保三年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通鑑註此長城蓋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自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通鑑註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七年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周靜帝大象元年發山東民築長城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綏州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史所載長城之事如此

山東考古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華不注解

華不注伏琛三齊記云不音跗讀如詩鄂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按詩箋云承華者鄂不當作跗鄂足也疏云華下有鄂鄂下有跗也古音不跗同左傳成公十六年有韎韋之跗注註云韎韋戒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通疏云自腰以下而注于跗當是古人有此語耳

辨靡笄

齊乘華不注亦名靡笄山非也左傳云從齊師于莘云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云癸酉師陳于鞌曰逐之三周華不注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其文自有次第鞌在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清有劘笄山

考古地里

戰于鞌與三周華不注同是一日計不甚遠而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者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爲步三百步

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今歷城至臨淄正符此數孟子千里而見王以今計之自鄒至齊亦不過六百里也　後漢書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東城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里僵尸相屬今臨淄至鉅昧水亦止六十里耳

考五帝

華不注山下有廟內安五帝像及主而書其主曰青帝勾芒氏赤帝祝融氏白帝蓐收氏黑帝玄冥氏其中獨

無黃帝不知何人所爲歷城志云舊爲華陽宮嘉靖十一年巡撫袁宗儒改爲崇正祠提學陸釴記祀逢丑父閔子騫兩廡祀鐵鉉等二十二人黃福等十九人今廢仍爲華陽宮祀四季之神稱爲四季尤不可解按禮記月令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季夏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五帝與五行之官各自爲神文義甚明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於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

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今乃合之爲一豈非并月令家語而未之見者乎

考歷山下大澗

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爲固元史史樞傳李璮叛據濟南

樞從父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陣董搏霄傳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悉來鬭騎兵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大出大破之今其遺跡不復可考志書亦不載此二事

考靈巖寺

靈巖在宋時爲山東名刹士大夫來者往往與寺僧酬和迨今幾五百年屢經兵火而石刻之存者尚有數十可以想見當時之盛自金之末年遂爲屯兵之地金史

侯摯傳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請駐兵于長淸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萬一兵來足相應援元史嚴實傳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淸實破走之此皆一方大事而志不之及即石刻僅錄十之一而近年之亂多爲人取用不存良可惜也

古時帝王巡狩東嶽大抵自兗州而東唯唐高宗自齊州而南舊唐書本紀麟德二年十二月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

考鐵

漢時濟南爲產鐵之地後漢志言東平陵有鐵歷城有鐵又韓稜傳肅宗賜陳寵寶劍曰濟南椎成注椎直追反漢官作鍛成是不惟產鐵又出名劍今府學之鐵牛靈巖寺之鐵袈裟皆鐵之精英發見于地上者也

考竹

北方古稱多竹之地有三洪淇汶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後漢書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此衞竹也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漢書有司竹監此

秦竹也樂毅報燕惠王書薊邱之植植于汶篁潘岳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而古詩亦云冉冉孤生竹託根泰山阿此魯竹也又左傳齊人弑懿公納諸竹中而晉書焚申池之竹木則齊都之旁亦有竹矣今語北人種竹輒云土性不宜何也

辨魯地爲古徐州

晉書天文志所載分野全不足信其云角亢氐鄭兗州又云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入亢五度按泰山在春秋時爲魯境上濟北郡治盧在春秋時爲齊邑史記泰山

之陽則稱其陰則齊唐書天文志岱嶽衆山之陰爲女
虛危岱嶽衆山之陽爲奎婁其說甚當禹貢徐州之北
青州之西南皆距岱泰山郡乃古徐州之地古之兗州
作濟河之間晉志不辨而以今之兗州爲古之兗州遂
以應奎婁之分以合于史記天官書之說洪氏譏其不
知地理信矣

辨無字碑爲漢立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
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

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復
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
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
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
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
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
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
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
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于鄒嶧山則上云
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
立石于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
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
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則云刻石碣門門自
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
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
錄乎

辨高里山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
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
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
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
兮郭門閱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爲死人之
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
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
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
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

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爲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爲蒿里誤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况餘人乎

原鬼

予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于周末鬼論起于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知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知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遁甲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此二者皆其說之所本其初見于史者則漢書

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有曰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漢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漢魏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辨滦河

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泮曰滦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滦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河此如漢高帝云柏人者迫於人也

考社首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凡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涉高山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

考碧霞元君

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

不經而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襃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西晉以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太山之側爲泰山

府君所召令致書于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甥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云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勑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騰虛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遥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山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權將軍宋眞宗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考元劉壎漁鵰

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必有女也

考人祖

泰山上有人祖殿不知何取三秦記曰驪山頂有人祖廟不齋戒而往卽風雨迷道長安志曰卽秦始皇祠蓋本之史記所云祖龍者人之先也今臨潼志以始皇不應祀典改爲三皇廟按史記封禪書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夫二世尚祀矣必始皇之不祀乎

錄唐勑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西有唐代岱嶽觀今存茅屋三楹

士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
而束之俗呼爲鴛鴦碑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
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而下層爲積土所壅
就其上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
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歷元年一首久視
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龍元年一首景
龍元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二首開元八年一首
大歷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
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

亦有詩一首中二側皆無字唐碑自磨厓之外存者唯
此以小而雙束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
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計共此二
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
知趙明誠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
耳其勅一首詩一首文辭斐因錄于後
碑字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埊人作𤯔聖作𨲢年作
𠦚月作𡆠亦作𠥱日作𡆇授作𥠢初作𡔈唯復字無可
考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叄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
改及自制字其聖歷碑有云設金籙寶齋河圖大醮叅
𡆇叅古七牛太玄經稅擬之二叅是也後人不知妄于
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

勅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遣太清觀道士楊
太希於名山斫燒供養帷嶽蘊秘凝真含幽綜妙類
高旻之亭育同厚載之陶鈞叢潤烟雲蔽虧日月五
芝標秀八桂流芳翠嶺萬尋青溪千刃（當作例）蜺裳戾
止佰爲碧落之廷鶴駕來遊卽是玉京之域百祥覃

于遠邇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馳心前王由其載
想朕恭膺寶位嗣守昌圖恐百姓之不寧慮八方之
未泰式陳香薦用表深衷冀明靈降茲休止所願
從今以後洪寓常安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壽
國朝官寮萬姓同将擊壤之歡魚鳥遂性于飛沈夷
狄歸心于邊徼冀希靈鑒用副翹誠今因鍊師道此
不悉

詩

早春陪勅使麻先生祭岳　守博城縣令馬口口

我皇啓文物道化天地先轢撻走神鬼玉帛禮山川
忽下玄洲使來遊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日時年
虔懇飛龍記昭彰化鳥籥口風牛山水口氣揔雲烟
光抱昇中日霞明五色天山横翠微外室在綠漘邊
綴蘿灰初應焚林火欲然年光著草樹春色與山泉
伊水來何日嵩年去幾千山疑小天下人是會神仙
葉令乘鳧入浮邱駕鶴旋麻姑幾年歲王見海成田

按久視二年記云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卽其人也武后遣之至觀修黑神都卽東都故有伊水嵩嶽之句字半剥落其不可知者闕之

錄宋牒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有宋牒碑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官兖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尚書省牒准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 右第一行

泰寧軍狀據兖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兖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卽目宮觀並無名額都自建封院一所迎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只一名僧占據住持從民間安撫邱墓殊恐不稱深之議讀眞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則天道觀伏候指揮 右小字

牒奉勅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勅故牒 右大字草書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特進少宰

起復少太宰

太師魯國公 不押 右字略小眞書

政和八年六月廿四日牒 右末一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兼催措置知升元觀事洞元太師賜紫道士李冲寂立石 右左方之下

普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碑其式畧同金元碑並有印曰尚書禮部之印卽今篆文不用女直蒙古字

錄元聖旨

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卽位一詔文極鄙俚盡以曉其本

國之人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蓋元之不如也已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他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了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

是誰休入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家道根底聖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 聖旨泰定年鼠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略同

錄白龍池題名

嶽西傲來峰下有白龍池懸崖絕壑殆非人境石壁平廣二十餘丈書曰龍池曰白龍池施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尚未刓缺因書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金元以降游道兵火名山與匹婁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宿日癸歎焉帝官次詢白龍潭治平四年題 下云書吏李恭

從行翁此字即恭之筆

察守劉袞奉詔祈雪於岱宗絕頂翌日謁白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大字

貫道建棚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大字

范陽正輔再遊同僚國景元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智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
遊大字
皇甫僩徐端朝孫備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
六日題
奉符令李珪因禱蝗恭謁白龍祠男粟侍行崇寧壬
午孟春初七日
誠中君實德升崇寧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王母池
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遊賢賛賁侍行

自恭觀元康兄留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莆陽陳幽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禱側詞酌泉小憩而
還政丁酉夏前二日大字
姜丁丑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叔同來庚子四月
李觀道張公美王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
遊池上
鄆城李僎弟倓姪齊施侍遊此癸卯季冬二十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篆書大字無年號按宋朝紀年無有至十三年者若曰金元又不合一代今無題名止此一人也 以後但有成化正德知州賈宜萬歷七年知州袁稽謂白龍池二刻

辨肅然山

史記武帝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註服虔云肅然山
在梁父按梁父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境是泰山之南
與本文東北不合酉陽雜俎云長白山古肅然也亦非
按史記帝以乙卯封泰山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
址東北肅然山明日即丙辰也本日下山本日行禮必
在三五十里之內不當遠至長白山也魏書崔光傳弟
敬友嘗至莚館于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今泰安州東關往北七十里地名王許保其北有山碑
云古宿巖山恐即肅然山也又按光武以二月二十二
日辛卯封泰山夜下山明日百官上壽纂宿奉高三十
里明日發至梁父九十里二十五日甲午禪梁父則謂
肅然在梁父者亦非

考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
長吏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
八月巳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

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于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考泰山兵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

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前代裁官不裁兵之効

辨闕里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爲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尚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爲黨闕黨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爲氏者也後漢書獻帝紀下邳城闕宣註闕黨童子之後

考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其說全無所本今考武城之見于春秋者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

城縣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兵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

卒徒孟子亦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邾鄰爲鄰而嘗吳越之路邑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澹臺子羽之武城即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曾子之所居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此說近是又如平原君傳云封于東武城亦其例也齊乘古武城有西滕東兩縣之間子游弦歌舊邑歷考古書無兩武城故知其即一地矣

史記兩弟子皆武城人獨于曾子加一南字而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止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以此生後人之疑然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左傳哀八年吳師克東陽是爲今費之武城甚明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成化中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夫豈縣之内獨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今人以爲仲弓如此之類益難以盡信也　又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此即泰山之南城也

考薛爲徐州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于徐州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䣄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䣄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考楚境及齊長城

史記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滅杞杞國在淳于然則今之安邱屬楚矣簡王元年北伐滅莒然則今之莒州屬

楚矣威王伐越殺王無彊取其地而越之國都州在
邪然則今之諸城屬楚矣惠王時越滅吳楚取侵地
泗上頃襄王十五年取齊淮北而故宋之地盡入於楚
然則今之滕屬楚矣考烈王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十
四年滅魯頃公遷卞邑爲家人然則今之曲阜泗水屬
楚矣大約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在大峴濟南以南
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至
琅邪臺入海而楚人之對頃襄王亦曰朝射東莒夕發
浿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
舉矣亦可以見當時形勢之大略也

考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
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
註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
格率銳師侵費滑恭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鄭耳其一
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
西北二十里古之伯國姬姓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在
子思時滑國之亡已久若季氏不得稱公又楚人

封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意者亦如孟嘗君之稱薛公邪

考洸河

商輅堽城閘記最爲明悉其言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
相通元至元二十六年始于兗北築堽城壩障汶水南
流由洸河注濟寧今考晉書荀羡傳慕容蘭以數萬衆
屯汴城甚爲邊害羡自洸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
之臨陣斬蘭是洸河在晉已嘗爲運道矣

辨章邱

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太章豎亥
是兩人今云三女章女子亥女子蓋因縣北山名女郎
而附會其說今案爾雅釋邱曰上正章邱註曰頂平然
則章邱之名已見于古經傳矣

考管縣

漢書濟南郡有管縣註應劭曰音姦後漢書管有賴亭
唐書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并誌平陵縣以章邱
亭山管城臨邑隸之八年省管城入平陵齊乘按述征
記歷城到管城三十里自城以東水瀰漫數十里間南
則廻山實爲險固述金亂土人因阻水立邑號曰水塞

山東通志亦作營城而唐書謨刻管字作營齊乘遂脩
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爲營平侯按恩澤侯表營平
侯食邑於濟南今無可考且營平連二字爲名亦無稱
爲營城之理也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封
是營平必在濟南境內但非此之營城耳
今章邱縣西北七十里大淸河之濵有土城或以爲卽
古之營城山東通志謂營城在臨濟城北則此是矣然
其距歷城乃八十里與述征不合

考齊地用舟師

唐書張須陁傳孫宣雅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陁遣舟
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三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
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
勝計是齊地古嘗用舟師也

辨濟南郡無鄒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
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
二縣並爲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
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陵而安帝紀云元光
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
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
北水經註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
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絶句因以鄒爲一縣
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
平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
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

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
平臺康侯史玄後漢書邳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
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晉時縣名多
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
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
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
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
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
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于樂安國下

畢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
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
妄作者矣

考臺縣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戴野為臺侯而
復云又有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章
城則誤矣按章懷太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
平臺城即臺城耳云在濟南東北十三里者非也

辨景相公墓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
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
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
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
書襲舛承譌無不以為延廣墓後有令于此者謂延廣
于晉為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
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為非是尋至其邑有諸
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

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
也乃謝而去及寫碑文以來其文為翰林學士朝議郎
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五之
一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
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
聖神恭肅文帝孝皇帝建大號于漢為北籓於魏郡又
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州鄒
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
十日戊申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

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觀以子孫
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
範罷判三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卿歸
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分何極則是罷官
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識以備考
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殷元禮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為
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先生亦未嘗究
心于史學也

考漢都尉治於陵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鎭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治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於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南郡故城今在縣西

北齊乘等書皆仍之按二漢濟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南郡城豈以都尉治此而名耶又漢書地理志般陽莽曰濟南亭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進幸濟南註云縣名今淄川及考郡國志又無此縣不知章懷太子何所據而云也

辨淄川非薛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劇隋兖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籍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人疑孟嘗君之封在菑川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君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言後漢書志云薛本國註引地道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

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考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注及服虔註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亦云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通典東海懷仁縣有夾谷山春秋之夾谷也相承遂謂夾谷

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愚嘗以爲疑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它國之境及讀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按此則金史之夾谷山卽水經註之甲山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二說皆未知其所何據但在萊蕪縣則正當齊魯之境在淄川則已

入齊地一百餘里以情理論之似當近于贛榆昔人第泥漢時祝其縣之在東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此之類都不可信古註而拂事理也

考畫邑

史記田單傳畫邑注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因畫水爲名也後漢書耿弇傳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兩城之閒註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畫邑故城在西安城東南按西安卽今索鎮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也孟子去齊宿於晝王曰棄寡人而歸是孟子自齊反鄒其道不由西北可知劉熙註是孟子所宿之晝卽晝邑也

考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於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禮而備其盡哀此殆于稗人之見也然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

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譌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城舖見有杞梁妻祠乃列聖母娘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尚呼之爲姜女廟又杞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以此待後之明君子正焉

考牟國

春秋以牟名國與地者有三桓公十五年牟人來朝註云牟國今泰山牟縣僖公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隋書嬴下云開皇十六年分博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焉按萊蕪縣志云牟城在縣東二十里春秋時牟國漢爲泰山郡牟縣北魏省入於嬴隋開皇十六年分嬴置牟城大業初復併入此其故城也其一　則曰牟婁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路史齊之諸城有婁鄉是也其一則曰根牟宣公九年取根牟註云根牟東夷國也隋書安邱下云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路史根牟曹姓子爵魯宣公取之杜預謂琅邪陽都東南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即今之安邱縣之牟山縣案青州府志安邱縣西南十五里爲牟山隋縣是也舊志初未分析故特注之

辨淮河字音

濰水土人名爲淮河齊乘云漢書地里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云傳箕屋山舊多產檴水從檴根出故俗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亦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烏隹之隹古文作隹即維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從水從隹人之隹古文作哇於雜則差之毫釐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爲潒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

又如三國志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並是滁

字亦徐亦作涂功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載此二字

考奡盪舟

論語奡盪舟何晏解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又引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證爲一事最明易傳八卦相盪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此字義也

考洋水

通鑑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爲

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卽巨洋水案不其城在今卽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註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人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考棠邑

春秋以棠名地者有三有魯之棠有萊之棠有楚之棠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在今魚臺縣北一十二里襄公六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註棠萊邑十六年齊侯駕將走郵棠註郵棠齊邑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註棠公齊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卽墨有棠鄉今在平度州境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註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棠邑春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縣孟子齊饑

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註棠齊邑此萊之棠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也

辨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

寰宇志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盛山史記封

禪書七日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城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里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辨東牟侯興居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于旁人至今廟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皆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

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不讀史也

辛丑臘望日庚申是日立春

論史家之誤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紀傳之謬後人猶能正之表志則讀者罕矣故有千年而來正者漢書王子侯表中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後漢書地理志侯城改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太子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又何責是雖讀史者之所忽而不可不察也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

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壎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疎忽之咎矣明太祖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今其紕漏遂傳於世云

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以下十名爲干困敦以下十二名爲支後人遂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無用者史記歷書逢攝提格太初元年云云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雝攝提格盡玄黓困敦云云皆古法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于日亂不亂此之謂也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皆日也至宋而始有亂其名者如稱登極之年當曰洪武元年不當曰洪武戊申稱靖難兵入金川門之年在少帝時當曰建文四年在成祖時則當曰洪武三十五年不當曰建文壬午 太祖實

紀自吳元年以前並書干支不合法太祖當時實奉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illegible]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元一時後之干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為言者若曰會于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是也又有從歲星而言者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丑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論史重書日例

春秋桓公十二年經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論史家追紀日月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精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illegible]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于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又考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公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及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

論史家日月有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日月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盖史家之文常患爲日月所拘之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

論以干支爲年號

晉人未卽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嵩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耳近儒不曉遂謂以此二字立號然則將有庚子二年丁丑二年其謬甚矣

論年號地名必全書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乾淳之語以是不敬然猶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弘嘉隆者此承宋人之失也

地名亦必全用如宛大上江之類亦爲不通　地名摘用二字如登萊如温台則可如眞順廣大則不通矣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恒碣碪礐于青雲是恒山碣石二山摘字之法蓋始此時

論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人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自尚書春秋而後之爲史者莫能改也亦有不盡然者史記伍子胥傳巳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此不月而日也專諸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此不年而

月也所以然者已見于吳楚二世家故也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註曰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論史家書郡縣同名之例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等字以爲別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

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丹陽後人知此者罕矣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寧國之類當直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

論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二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

年八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紛錯乃刱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之于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至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據實書與前代合後人不察而謂革除建文之號非也且如萬歷四十八年九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遂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衞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案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

于煬帝紀書十三年于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日分十二時之始

杜氏左傳註云夜半卽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晡時者未也日昳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時始見于此

秦始言字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秦始皇琅邪臺石刻始曰同書文字

漢始有反切

昔人謂反切出于西域漢揚雄方言箋謂之不律詩墻有茨詁茨蒺藜也語速則爲茨緩則爲蒺藜此反切之始也

晉宋以下始言韻

晉許觀東齋記事云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從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著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宋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混聲與重疊字不詳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令度等以唐諸家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見曾慥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略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于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歎近時不學幾至于廢絕遂摭聲韻之本末備論于此庶覽者得以攷云

宋平水劉氏始得韻

韻會云舊韻上平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然舊韻所定不無可議如支脂之佳皆山刪先僊覃談本同一音而誤加釐析如東冬魚虞清青至隔韻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併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

毛葬于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此倣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宣公葬滕成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爲合

資治通鑑之誤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矣曰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此通鑑之

疎也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曰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以司馬溫公之筆猶有脫略不當者今人可輕言作史乎

新唐書之誤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一日祭天于山下二日登封三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

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全繫于戊辰之日殊失本文之旨此歐陽公誤處

新唐書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廢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死明矣不書其死亦史之疎略也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有仍舊史之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世之相去遠矣不得言

今也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秋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煚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已易代矣不須諱也

漢書一傳互異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

壽張皆宋分也于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于下而誤連書者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尚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平例文複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凡侯國則注于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並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並左馮翊縣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並右扶風縣豈亦如古食采于王畿之制乎然獨此五人得封三輔又何與後漢則新豐侯單超新封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並右馮翊縣好畤侯耿弇槐里侯萬修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栒邑侯宋弘郿侯董卓並右扶風而嵩傳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益東都之後三輔同于郡國矣

漢書地理志小字

地理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注也

晉書一人兩傳

晉書顧榮傳前載吳人張翰後又稱吳郡張翰此亦兩處收采未及刊正者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史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祖其序傳又云子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儁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祖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齊梁二書南史傳異同

南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于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塚安民卒官世以羽神為崇梁書

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于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遺祟一以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畔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所未聞有災遂盛飾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少變其說（梁宋書惠明傳不載此事）

守汴日志

守汴日志序

戊辰冬余再過杞友人侯敬章持大梁李君熙亮守汴日志一編示余曰此李君避亂金陵時病且革口授其子鑾且戒之曰吾三度圍城中萬死一生所親歷今雖死不忍忘然信口追述竄語俚字所不暇計他日有爲我删定者汝其圖之鑾泣而受之以付梓今四十餘年矣予盡校之以成李君之志讀數過乃删去繁複二千有餘言稍加竄定嗟乎明季當辛巳壬午間中原寇訌已極然賊素無大志唯務殘掠攻陷城邑不能自守雖

烏合實繁而撲滅猶易乃秉均者專護門戶而蹙封圉司閫者復養寇氛以邀爵賞號令不一痛癢不關任賊出入兩年攻圍三次而無有發一矢以相救者勢窮力竭衆汴而委之波臣然後起督晉于繫囚付以討賊之任資既删復趣戰復急師攜糧絕一敗塗地賊于是入關入晉勢同拉枯不二年而神京遂陷然則汴之存亡固天下存亡所繫也使當軸者早爲汴計膺城者盡加汴之堅守賊焉能得志至此痛定思痛可爲慟哭矣然汴以孤立危城當方張巨寇軍無銳士廩無見糧猶討

環攻人皆死奮斬首俘馘往往而有至於困甚羅雀掘鼠同析骸猶莫不北望哀憤思爲厲鬼以殺賊此亦可見衆志之成城而去兵去食者之果可與立也且夫王有根周世忠之勇決張堅張爾猷之謀略而李君更以精悍之才奮其心智不惜貲產不䘏妻子周旋於鋒鏑之間之數君者或爲諸生或爲市儈或生或死要皆立志較然之死靡貳豈不皎皎與日月爭光而足以愧當時之操國柄擁重兵者哉嗟乎使李君專管之計得行通饟饋以活飢軍引援兵以挫賊勢內外夾擊縱不盡殲

必且潰去而乃有謀不用坐待死亡徒使五百壯士冒險拃𢪉斷手慟泣自投隍下而城亦隨之以盡不亦重可哀乎龐勛之亂圍刺史杜慆於泗州者凡十月食盡慆爲薄饘以給賴處士辛讜冒圍出入引輯援師卒完一州汴之危急何減于泗君之智略不啻如讜謀之用與不用而有功與無功異焉益幸則爲辛讜不幸則爲李君古今來仁人志士奮區區之忠以扶傾救禍爲已任而卒干無成賫恨以歿者何可勝道凡皆李君之類也讀是編者可以知其人而傷其志矣

康熙己巳秋八月七日鄞縣周斯盛紀公譔

大梁李光壂熙亮甫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二日戊戌賊攻河南府叛兵共起雒陽失陷所在震動時巡撫李仙風出勦河北土寇城守副總兵陳永福往雒陽收輯殘破未回

二月初九日甲寅賊乘汴兵盡出疾走三晝夜十二日丁巳直抵汴梁辰巳時馬賊三百僞稱官軍到西關居民紛紛入城午未時步賊及大營隨至逕抵下令築門固守賊攻西城祥符縣知縣王燮領衙役兵登城堵禦巡按高名衡守西門守道蘇壯開封府推官黃澍協守西門左布政使梁炳守東門右布政使蔡懋德守曹門（東門之在北者）開封府知府吳士講守南門開封府管河同知桑開第守北門　周藩承奉曹坤左長史李映春率　周府勇士八百人登西城守禦下令民間有能出城斬賊一級者賞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石擊傷者賞十兩百姓挈弓矢刀槊登城者紛紛恐後

十三日戊午生員張堅獻懸樓式

先是城垛口用卓面門板蔽礮矢仍打透我兵手足不能施至是張堅獻懸樓式用大椆木三上排橫木十餘如筏其廣可跨五垛或三垛出垛外四五尺每樓容十人賊臨城下我兵從上用火礶砲石擊之樓堅厚礮矢不能入又高出能蔽身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黃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一夜成五十餘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己未擊殺賊甚多賊忿射終日

先是賊穿城六孔伏其下我兵城上擊之不及今從懸樓視而擊之無不中者賊怒甚射終日箭插城垣如蝟

十五日庚申賊舁雲梯百餘座有高至城之半者置濠邊將來攻城我兵擊死舁大雲梯賊四十八人朱之淦縋城殺賊得首級一顆

賊以四十八人舁一大雲梯將抵城下我兵放大砲擊之俱死隨發萬人敵火礶悉燒之并燒死紅甲賊首一人　之淦宗生員也縋城誘賊與言斬首一級賞銀五十兩

十六日辛酉總兵陳永福夜砍賊營直抵城下賊掘城見石礅

二陳總兵在維陽閘賊攻汴兼程赴援二晝夜至西關三鼓繇孤魂壇穿賊營進小西關砍死賊無數遂統騎兵至城下巡按令永福子德看頁開水門放入於是人心鎮定步兵貪取賊遺騾馬次早尚在小西關接濟被傷頗多一兵登屋手刃七人賊不敢近亂箭射之乃斃西城有石礅十八層賊見而懼遂不敢攻

十七日壬戌守備陳德射傷闖賊李自成左目陳兵時出擊賊

闖賊雜衆賊中至城下窺覘陳守備射之中左目下深入二寸許抱頭鶩竄而去始知爲闖賊也闖瞎子之名自此始賊時出挑戰陳總兵發卒迎之至濠各退賊意誘我兵深入以擊之我兵亦以賊衆我寡不中賊計也著藍甲賊首一人忿恨躡追爲陳兵所斬

十八日癸亥黎明賊前鋒西向逡巡終日至夕遁去時傳左兵將至又傳保兵渡河賊解圍遁破密縣又走登封

此第一次闖賊寇汴無曹賊也精兵不過三千脅從之衆不過三萬乘汴空虛攻我不備耳賊羅汝才號名曹操

十九日甲子祥符縣知縣王燮督衆修葺城垣晝夜兼功十日告竣

三月初一日丙子各官募兵選將添設營伍爲未雨綢繆之計

巡按高名衡添設清真營選將陳濟民中軍李文華領之守道蘇壯設道標營中軍趙世忠哨官蘇禎領之

祥符縣知縣王燮亦於是日創立社兵社長副選五總社

按省城八十四地方立八十四社擇民有一二千金產者出兵一名或兩家合出一名萬金產者出兵二三名巨商亦然每社社兵五十名擇殷實有素行生員二人爲長副領之外選總社五人按五所五門各選一人統之北門後所總社劉川郡王名闕南門前所總社原武郡王第四子鎮國將軍肅湘西門右所總社生員曹鼎東門中所總社宗貢生朱在鉉曹門左

所總社舉人常惺凡四千二百不餉之兵諸上臺時
加勸賞長副各銀一兩紗一端總社銀五兩緞一端
各送匾獎勵無事則團練習藝有事則登陴守禦且
得資其物力以濟城守之用也

十二月二十日辛酉城中喧傳賊將至左所總社闕各
官令各社另擇

時前後中右四社俱有總社修飭器械練習兵士各
有紀律獨左所總社常榥謝病督理無人因命各社
公議另報

二十三日甲子賊遣其黨貼僞示於曹門祥符縣夜召
璧爲左所總社

是日未時賊七騎飛奔曹門貼僞告示二張於柵上
守關兵追之莫及是夜賊大營至閻賊屯土堤外應
城郡王花園內（堤去城十里）曹賊屯繁塔寺知賊必攻東
賊王知縣夜半遣人召璧爲左所總社使者誤召璧
父父適病辭王知縣大怒鄉紳張文光謂璧曰召璧
非召璧父璧次早回見知縣遂領兵符統左所社兵
各照汛地防守（曹門至北門爲汛地）

巡按任濬守曹門開封府知府吳士講推官黃澍協守
曹門祥符縣知縣王燮守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
周府承奉曹坤鄉紳張文光協守北門左布政使梁
炳守東門都司讉國順協守東門守道蘇壯守西門
巡撫高名衡守南門（赴援曹門東北角）副總兵陳永福守南
門（赴援曹門）

二十四日乙丑賊攻東北一面曹門至北門丁兵失利
降賊未時北門失月城

初督師丁啟睿領兵三千自南陽赴汴就濠邊築壘
防守賊至一戰輒敗兵悉降賊北門月城爲賊所據
有上至甕城者守北門回營加銜都司李耀率數十
回兵各持大柳椽躍過甕城盡擊賊落城下王知縣
急擲火盡焚之曹承奉率周府勇士用土築門至其
半門上鑿二孔時有賊來拆門者從孔中鎗住斬其
首賊遂不敢近

二十五日丙寅下令民間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斬賊
驅民負門千餘擁城城上用磚石擊死甚衆照賊掘
處擲柴燒之火晝夜不絕自曹門至北門環亘十餘

里

賊至城下磚石火藥併擊之有穴城入其中者磚石不能擊縈柴加烘藥下燒之賊自出周府出葦柴官府買薪柴無幾張半出之社中

二十六日丁卯賊攻東北愈急社兵有殺賊者即報開封府及總社記功

東北角賊掘一大孔用大砲攻城傷兵頗衆巡撫來赴援城上用一大砲擊殺賊更多

二十七日戊辰賊率衆數十於曹門北濠外對城北營

掘城一大孔陳總兵赴援與賊晝夜力戰

賊拆城闊二丈餘大砲十餘並放步賊先登馬賊繼之我兵亦放大砲十餘步賊至半途者一擁而下死者無數毎夜對攻數十次至曉稍歇

二十八日己巳夜城中失火黃推官詣失火家立逮其人梟示

齊承差家牛人王才醉後向火延燒草屋三間一城驚惑黃推官恐姦人乘機斬之以徇（汴人謂佃戶爲牛人）

二十九日庚午示令爲衆設食巡撫三鼓發硃帖令黃推官速撥牛兵三百赴援東北角隨發總社牛人兵曹門牛兵僅二百七名壓每社撥社兵十名又發令箭向東門賊所不攻處於中所總社撥社兵二百名即刻赴援東北角壁思牛兵數少不足則遂設錢千緡置城上臨時雇壯丁毎次入給錢百文餅四個百姓蜂擁願雇雖日用數萬人不欽巡撫間之喜曰此化少爲多之計毎一處告急或用百人二三百人悉爭先願往鑿日製厚餅三千個送城上至二月初二日凡十萬有奇巨商巨族各送餅千百不等

崇禎十五年壬午正月初一日辛未賊用陰門陣城上以陽門陣破之多備鍬橛毎日就賊掘處城上分中掘透

賊驅婦人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上點大砲恐倒泄城上令僧人裸立女墻叫罵賊砲亦倒泄毎社預出鍬橛五百件鐵索水桶百餘件照賊掘處計某時起約一日半十八時方至城墻中城上分中掘透其孔以磚石長鎗擊刺賊不能存後賊不斷直穴更旁斲小穴以避之

初二日壬申賊墊栢臺城上築方臺保督送蠟書
賊伐栢墊數臺長十丈餘廣五丈餘高可三丈二晝
夜而畢上容百餘人放大砲攻城城上用方木長丈
餘廣厚二三尺者築一方臺高出栢臺三丈置大砲
擊之栢臺之賊悉死生員張爾猷獻懸砲式五長栢
木三如鼎足懸大砲其上望栢臺擊之連斃數賊保
定總督遣兵扮乞丐送蠟書云大兵即至巡按任濬
傳示城頭群情愈定
初三日癸酉闖賊誘殺丁兵三千枚賊首李狗皮四十

丁衿師兵三千既降賊闖賊恐為內應誘至老營點
名俱縛手斬蓮池內賊頭目李狗皮攻北門闖賊
怒其弗克責之
初四日甲戌雪取民間氊被二萬件為兵禦雪屢奪賊
洞三十餘處
巡按召壂曰大雪濕衣兵寒難忍須各給緜被或氊
條禦之非立辦二萬件不可壂曰若逐戶求之緩無
濟事但嚴敕總社即社長副可立辦也巡按即出硃
牌仰李總社即刻取緜被氊條二萬件為兵禦寒如

遲定以軍法從事壂持立雪中衆環視每社兵一名
出十件一當店五十件巨商三十件牛兵亦歸告主
人出十餘件不等未及晚城頭山積次日雪霽巡按
仍召壂領給原主賊劇城成洞我兵連日在城上分
中掘透直入逐賊出據之因洞之大小容兵多寡賊
有復來者擊之不能入
初七日丁丑懸二千金賞奪一巨洞
賊在曹門北心字樓下（城頭原依二十八宿設樓）掘一巨洞我兵
城上掘透賊在內死拒兵莫能入巡按初懸千金賞

未有應者復硃書有能奪此洞者賞銀二千兩并銀
牌洞口上朱呈祥領百餘人先用柴懸入洞中之半
加烘藥隨以多柴填燒極熱賊不能存乃灌水百餘
斛帶短刀跳入容兵五十餘人前後凡三十六洞俱
以兵守之賊竭十五晝夜力盡為我用於是人心愈
奮
初八日戊寅雪夜出師襲賊營斬獲甚多
是夜三更大雪巡按任濬令選奇兵五百餘水門衙
放出傳令總社約以暗號奇兵過濠外分數處砍入

賊營賊驚起奇兵退走濠內賊躡追各洞兵齊出斷
賊歸路奇兵復回合殺一處斬七百八十三級推官
黃澍同壁立城頭渾身雪厚寸餘竟不自覺
初九日己卯柴將不敷社長副下地方搜柴
周府葦柴令宮人運出園外騾車數輛晝夜載運壓
每日五鼓喚鄉約撥地方四輪車十五輛載周府及
社兵柴每一社兵出柴五束後至二三十束共得十
二萬束有奇至此將不繼社長副持令箭各搜本地
方或一家三五十束及百五十束者惟曹門最多又

得十餘萬束
初十日庚辰闖賊殺掘城賊
數十賊持刀驅賊負門持短橛入原掘洞口我兵在
內奮擊賊敢近欲另掘又為懸樓磚石擊走回至濠
邊持刀賊人盡殺之屢驅屢殺如是終日死者萬餘
十一日辛巳添築城墻七生詣寶牌坊拆上方觀音二
寺磚
東北一面城墻薄者添厚二丈命廩生盧可傳監修
生員朱體仁李杲等七人呈理刑廳有隆慶癸卯科

聯名坊一座係生等祖坊今願買但受半價黃推官
賞銀二兩令總社拆來估價壓即役兩地方夫二百
人拆之上有題識乃布政司官錢所建七生姓氏亦
不同因白刑廳以公家物今日為公家用七生不得
而實亦不得而輸也於是各上臺俱遣人拆舊坊壓
祖坊二座係　敕建者亦不免先是周府委閔書堂
買磚百姓運至城上一二片者給錢三五文每日運
者不竭至是附近磚盡矣乃令盡拆上方觀音二寺
磚擊賊惟殿宇拆外半壁而已

十二日壬午賊併力急攻添築城墻七層陳總兵跨下
放砲擊死賊萬餘
陳總兵守大洞口連日與賊戰賊齊放大砲百餘步
賊隨砲聲上城（城被砲打頹尤如阪）賊上砲連倒洩三五尊總
兵置一大砲于胯下命連點曰忠臣不怕死砲竟不
倒洩百砲萬弩齊發打死賊成一血衕衕賊砲中傷
我兵亦多我兵愈厲擁舊而前對陣處無一物之隙
急取王府及各寺廟門千餘添築城墻添一層打透
一層築七層乃止

十三日癸未賊放地雷自聚萬餘
賊于東北角之南陳總兵之北貼城墻外壁刻一穴
約廣丈餘長十丈餘每日以布囊運火藥其內無慮
數十石置藥線二長四五丈大如斗是日馬賊千餘
俱勒馬濠邊步賊無數巳時點放藥烟一起迷眯如
深夜天崩地裂聲中大磨百餘及磚石皆迅起空中
碎落城外可二三里馬步賊俱爲齏粉間有人死馬驚
逸者城上城內未傷一人裡半壁城墻僅厚尺許卓
然兀立此與天意非人力也賊于是有退志

十四日甲申賊徘徊往來攻打稍緩稽察社兵射死磚
石擊死併斬獲賊共七百四十有八東門馬將圖殺
范文舉
是日賊意懈攻打俱緩惟砲聲未絕有遠入城中十
里者鉛子重可二三斤范文舉璧御車人有勇力被
賊擄去奪大黃馬一匹龍鱗甲一副銀八十二兩斬
賊二級奔回東城下守東門馬將遇獲璧至東門與
譚都司驗明回曹門申明巡按巡按批許總人至東
門見梁布政使梁不允曰不曾有梁布政三字復回

自巡按曰巳暮馬將利其有夜殺之竟不可得而問
也
十五日乙酉賊解圍南遁
老營賊五鼓拔營攻城之賊未動午時賊馬飛奔呼
衆賊速走自西北往東南揚塵蔽日
十六日丙戌任巡按令總社啟門璧發鍬橛啟之隨黃
推官王知縣單騎視賊營日暮入城
璧令往來單民併力齊發片刻即開璧騎馬戎服前
導黃推官王知縣各騎馬行周府方丘二小內使亦

同往周視賊營牛驢頭皮腸肺間以人屍穢滿營內
外約廣八里長二十里以繁塔寺爲聚糧之所糧深
三尺
十七日丁亥收難婦點牛隻
是日午時賊所遺婦女二千三百餘人悉歸城下因
收月城內禁兵民掠奪俟其親屬認領陳兵驅賊及
民間遺牛三萬餘頭任巡按欲牛價賈給民耕黃推
官坐城門下人給小票令璧門內驗票收牛璧告巡
按曰此牛賊與兵皆不暇餵唯食草根泥水腹有宿

泥不出十日必死悉被召戰醫問之亦云然事遂寢
晝夜送米二石麪五百斤令難婦用十鍋作食苦無
柴吳知府有柴千餘束未用壁往取給之次日除親
屬領去外尚存三百餘口悉送尼菴每日人給麥一
升

十八日戊子閤視城垣分任修葺

黃推官召壁騎馬同出門外王知縣張伴讀俱往自
曹門至北門十餘里凡剗三十六處幾爲平地尸橫
遍野斷髮滿地死傷者無慮十萬令地方夫掩埋十

日未畢各分任修城堡黃推官命壁修曹門以北第
七堡給官銀二百兩壁辭出私錢每日雇匠役百人
社兵助工百人夜亦如之大洞廣三丈小洞七各丈
餘令家僕數人監視塡實城垜口五十七凡五日夜
用錢三萬八千二十三日癸巳告竣

十九日己丑四將領兵赴汴

馬丁張賀共領兵三千自汝寧府赴汴悉令沿濠駐
營看守修城修完仍遣之去

此第二次闖曹合攻汴精賊不過三萬脅從之衆約四
十餘萬攻城死者幾半二賊到朱仙鎮點閱精兵除
死亡外重傷者二千八百七十三人俱以方卓舁
而去左鎭駐杞縣二日追至鄢城白沙河與二賊連
戰十有八日屢勝之已而左鎭回襄陽二賊走項城
殺西兵三千

總兵左良玉兵號十萬賊畏其名前之解圍悉聞左
兵自東來也惜其遽回襄陽不能撲滅致有第三次
圍城之禍

二十七日丁酉王知縣召壁議灰

先是賊甫去壁卽告黃推官曰修城不患無磚患無
灰可取所拆牌坊下及寺廟中石燒之王知縣令立
五十餘窰而汴人俱小窰每窰不過百斤日不足用
因召壁再議壁家有灰三千餘斤灰販魏德欠壁灰
一百二十包約一萬五千斤壁盡出助可供三日之
用黃推官王知縣竭四十晝夜力躬親督築城垣一
新賊偵者見金城如故疑有神助賊去之夕壁至北
門見王知縣默然不語詰朝王知縣至曹門謁兩院
出召壁勞之曰我在北門不知曹門事適見兩院俱

言守曹門全得總社力晝夜策應甚爲勞苦
巡撫高名衡奬語譽私囊以濟公率衆社以成城功在
社稷允宜首題
巡按任濬合巡撫高名衡上疏曰總社李光壂統領社
兵戰和衆志日有斬獲更爲衆設食始終不懈五月
初一日奉　聖旨特賜拔貢
王知縣行取赴京壂辭總社王知縣許焉旣而曰此曹
門責在兄地宜往商之及見黃推官黃曰李總社有
豪傑之作爲有聖賢之心腸守城視爲左右臂豈容

辭去
闖曹二賊連陷十七州縣三月二十二日冦睢州徐吏
目開舊東門策馬先逃城遂陷賊入城擄掠財物未
殺一人
三月二十七日賊攻陷歸德府夷其城殺僇甚慘
四月十六日合土賊袁時中抵杞縣夷其城闖賊欲袁
賊先攻汴袁賊懼夜半拔營東去闖賊追至亳州連
戰敗之復歸圍汴
四月二十八日丁卯諠傳賊將至悉登城守禦巡撫高

名衡守西門守道蘇壯協守西門左布政使梁炳守
東門都司譚國顧協守東門總兵陳永福守南門開
封府知府吳士講協守南門管河同知桑開第守北
門署軍補同知蘇茂灼協守北門推官黃澍守曹門
兼守北門
五月初二日庚午賊至城外
賊頭哨先到馬賊徘徊土堤上步賊于堤外曳枝揚
塵作疑兵狀
初三日辛未賊老營至城西屯闇李寨

闇李寨距城二十里闖賊屯其中衆賊頭目環營其
外從廣約十五里曹賊屯構地舖相去不遠
初四日壬申賊後隊俱到堤上賊馬往來不斷時有遊
騎下堤將至城而旋步賊下堤刈麥我兵亦出城刈
麥
濠外堤內俱有麥將熟賊數十百人爲群分頭刈麥
兵亦出城爭刈賊東兵西兩不相値偶遇時兵多賊
即走賊多兵亦趨避自此至十三日辛巳附城麥俱
盡僅存土堤雙麥矣

十三日辛巳左總兵及丁楊二督師領大軍發汴前鋒至朱仙鎮賊遣三千騎往偵

十四日壬午賊焚數餘麥

近土堤未刈之麥也

十五日癸未左總兵屯營朱仙鎮

總兵率大軍收土寇劉扁子等連營四十里號四十萬賊騎三千俱被擒斬

十六日甲申夜闖賊踉蹌移營馳拒左兵

闖賊知偵探賊被殺懼甚盡棄營中器物而走

十七日乙酉陳總兵遣卒偵探賊營

難民自西來咸云賊已夜遁陳總兵選健卒往探果空營滿載遺物而歸

十八日丙戌悉放民出運賊營物

賊遺麥豆甚多魚鷄鵝鴨猪羊之屬及金銀器物牀帳車輛衣服無不備其精好者盡爲兵有民曰擔粮二回自此至二十三日兵民約得麥豆二萬餘石

十九日丁亥齊世相自賊營歸

世相上舍也負才學從商丘梁縣令遊二月間爲賊所掠凡賊營動靜悉知之自朱仙鎮扮乞丐至城下吳知府稚識之開門放入

二十日戊子巡按嚴雲京遣牌過河推官黃澍往迎

是日午時二承差持巡按渡河牌自柳園渡河到城下黃推官隨過河往迎壂選社長副八人領社兵一百二十人從之壂送至河上

二十一日己丑黃推官見巡按于封丘言賊狀甚悉巡按渡河不果

推官欲巡按過河彈壓巡按意不決而止

二十二日庚寅日將暮黃推官引兵過河壂同都司陳篤忠迎之河上

二十三日辛卯丁營將官楊維城自朱仙鎮逃回至西城下言丁兵失利左鎮南去賊將復至

維城至城下叫門內丁營中軍吳國璽識之白巡撫縋上言朱仙鎮失利甚詳賞酒食及錢與公文令投丁督師處後仍有回文至

二十四日壬辰賊塘馬先回營

營中諸物已盡惟麥豆猶有存者兵民往取之見賊

馬奔回
二十五日癸巳闖賊老營復回渦李寨
賊馬往來堤上步賊驅民刈堤外麥打糧賊三二百
為群走五六十里外惟曹門外止二十里糴土兵萬
一能截殺不敢前
二十六日甲午五門俱放兵民出城打草採菜
五門俱用磚土掩其半留其半仍備磚土于旁時啟
閉嚴出入兵刈草飼馬民刈草一擔賣錢二百後至
三四百野菜堪食者每斤賣錢五十文後至五百自

甲午至庚子凡七日俱如是
六月初四日壬寅巡撫捕姦細霍賈婆搜金銀六錠寸
斬于市
霍賈婆引一少婦假採菜出城送至闖賊老營霍能
言王府事闖賊賞給金四錠重四十兩銀二錠重一
百兩且囑送王府宮女一人到營中給銀千兩霍進
城有備忘狀內丁營都司張吾銳搜隻中得金銀呈
巡撫正法遂禁婦女出城
初五日癸卯斬經紀李曉虎于南關

曉虎名過春聞闔戶能領御諸經紀自四月二十八
日閉門至今銀一兩買麥四斗過春賠今騰其價每
兩二斗黃推官親詣南坊擒過春斬于市過春臨刑
云有麥八百石願以贖命黃曰不要汝麥只要汝頭
遂斬之于是麥價如故
初六日甲辰至十六日甲寅兵民糴糧者五鼓至曉擁
集不散
十四日壬子賊掘河口上流
賊用千餘人掘河使逆流而上水勢緩高不過五寸

三日流滿海濠更勝十萬甲兵
十七日乙卯五關俱閉戶絕糴
客糧已盡民糧不賣從此乏糧矣
二十日戊午巡撫發銀差役張四教楊三樂買糧定價
每石四兩一石雜糧三兩一石
二役訪有糧家輙往與銀或一百石二百石三二十
石令送西南二坊時雖苦累尚可支吾
二十一日己未黃推官發銀委總社買糧
繫貝中文糧從民便不可定價惟取其足以養民耕

干貿若干實無損于兵無損于民無損于官黃公
深然之批准照行
二十二日庚申買糧二百餘石
鑿訪有糧者匯門勸諭麥一石給銀五兩或五兩三
四錢雜糧一石四兩或四兩五六錢仍僱役大運至
曹門坊付經紀賣
二十三日辛酉兵民赴曹門坊糴糧
兵民及婦女如蟻有竟日不得糴者有擠傷者
二十四日壬戌分定散糧期三六九日散曹北東三門

兵糧餘日散民糧兵下城者即衡郡王青衿各從戶
給于是兵民不相擁日午糧即散盡
二十五日癸亥委劉社長總管賣糧錢總社專力買糧
市儈以賣糧錢付社長劉光祖仍易銀付總社買糧
城頭積錢二日無易者將民間銀一兩換錢一千八
百盤因劉光祖每銀一兩多給百文于是換者衆有
預交銀者光祖會計甚當
二十六日甲子推官黃樹結義勇大社
豫人自旗于曹門上大書汴梁豪傑願從者進者立
此旗下
二十七日乙丑郡王鄉紳士民商賈無不願入社
四方豪傑及土著智勇之士悉至約得萬人
二十八日丙寅刑牲祭　關壯繆侯與衆飲血酒盟
黃推官發銀十兩命總社設祭壁令生員張爾猷市
羊豕雞酒等物是日拜告　關祠以大銅磬盛酒壓
手割雞血其中徧飲之
二十九日丁卯製旗幟備器械編隊伍給信票
黃推官發銀二百兩令總社製旗五百餘面限二日

成令鄉人朱恕楊銓鄉紳張志瑄籍記人給社票一
紙凡隸鬪繫無釁者皆大社中人也
三十日戊辰旗幟器械備
器械逐名領給旗號按五方色整齊鮮明
七月初一日己巳楊兵城頭謁見巡撫巡撫悅其備金
酒銀牌郡王鄉紳總社及各頭目俱下馬飲三爵給
銀牌一面
曹門長管前者已至西門見巡撫中權尚未盡起周
城四十里人馬絡繹旋旗投營陳總兵稱賞不已

初二日庚午朱衆人造册分職掌定五營頭目
中權聚人朱恕楊銓鄉紳張志頊統領後勁生員許
如琯員致雨統領前茅浦江郡王闕名原武郡王弟
四子肅湘統領右翼遂平郡王闕名寶寧郡王長子
闕名統領左翼南人守備程丹統領皆徽杭商人
初三日辛未闖賊怒殺王謀掘河賊
賊恨水不能淹城反將河濠注滿廣處四五丈深三
丈餘雖欲攻城不能飛渡又撥萬人取土填故道因
殺王謀賊

初四日壬申造册成職掌悉定
左參謀宗室朱了了右參謀山人朱泂左中軍宗學
禀鴻右中軍官張時雍監紀官吳之琮紀匪張爾猷
耿玄總社兼管總巡事李光壂各將謝廷璽
初五日癸酉合營大操
在北塩坡內操終日始畢
初六日甲戌請巡撫上方寺閱操
寺外高處置巡撫坐中軍自下操合營巡撫曰三日
新兵焉能合營過堂閱視可矣中軍又白昨日已下

過營請先閱操後過堂巡撫見練習頗熟喜曰此勁
旅也賞銀二百兩
初七日乙亥出師擊賊大勝之
寅時發兵黃推官領總巡督陣門外逐賊至土堤外
斬首四十一級生擒十二人奪馬九匹布帳器械百
餘件射殺三百餘人未暇割級此圍城來第一大捷
土堤賊敗走大營賊聲將近收兵進城獻巡撫驗
功賞銀三百兩自此每日出城往往有小捷
初八日丙子陳總兵置酒宴各將領以牛酒飯餅大饗

士卒夜出南門劫賊營斬二百餘級
是日五鼓劫賊營于土堤上盡殺窩鋪中賊割其首
收其布帳食物從此各營或交戰或劫營無日無之
初九日丁丑東嶽廟施粥三日
城中婦女數十萬晝坐衢路夜卧地死者不可勝
數黃推官見之惻然選鄉約五人社長十人掾吏三
人施粥于東嶽廟三日用米四十五石
十一日己卯義勇營擊賊生員王有根殞焉
王有根鄉紳之璽之子開封府學生員也背坐義勇

勇直前過土堤被賊砍倒衬兵奪屍舁回黃推官備
棺葬城下爲文以祭之甄止一子家亦貧薄巡撫推
官各贈賻五十兩
十二日庚辰巡撫手書富人姓名凡十八家共借銀二
萬兩立完一萬
十三日辛巳盡以前銀犒軍
得河北檄云十四日援兵渡河城中悉發兵接應故
用此賞
十四日壬午東北角烽火連起未見船隻人馬總兵劉

澤清過河擊賊兩日皆捷營中急自驚擾仍退還河
北
十五日癸未壂剏車營式欲夜出北門直抵黃河接濟
河北兵馬開運糧道
用四輪車一輛車廂上一面從橫釘欄木六根高八
尺長與車齊以榆柳版厚三寸者釘欄木上版中作
五六小孔看外放銃每車一輛用大麻搭二大鐔六
以四盛水二盛火藥載大砲一臨放安車輪下銃四
杆用十二人四人推車八人放火器備水與麻搭濡

此係木城防賊用火箭也自北門至朱家寨僅七里
每里三百六十步每車長兩步不等左右分列兩行
在左者釘左廂在右者釘右廂各一千二百輛共用
三千四百輛先于城中演熟推車之法乘夜令識路
人爲導開北門一擁便到朱家寨賊卽聞之且驚疑
不知何物賊來攻時營盤已定有大砲鳥銃賊不得
近城上設左右兩翼援兵每翼用大砲手二百人安
大砲百位賊攻車營之左右翼放大砲擊之攻右右
亦如之大砲可及十里七里車營儘可防護此車借

之民間一呼可集且不損其車事畢還之壂家製成
一輛十五日晩呈黃推官驗看並言推法用法黃甚
喜賞壂造車家人各銀牌一
十六日甲申推車式上西城同黃推官見巡撫巡撫詳
視大喜賞大銀牌一命五門速如式分造
曹門造八百輛南北東西四門各造四百輛
十七日乙酉賊劉土城周圍俱盡土城舊外城也去城五里在土堤內
賊劉平土城如壁立前此猶間留一段至此盡矣下
掘深溝以防出入間留一二小路晝則下土城哨探

夜間用草塞之周圍俱步賊每夜發喊鳴更火光不
斷馬賊俱在大堤上

十八日丙戌曹門將官高祿領兵夜刦賊營被賊斷雙
衆兵奪回舁至城上黃推官一見放聲痛哭給麥
一石米五斗銀五十兩
同家一月全愈河水衝賊後猶能渡過河北

二十日庚寅道標營中軍周世忠罵賊而死經綸社社
副井大漢爲賊擒去
世忠本西關市肆人有膂氣勇力絕人出城擊賊以
馬蹶被擒賊逼之降世忠大罵不屈賊怒磔之武生
井潑狀貌雄偉人稱爲大漢善弓馬是日同出亦被
擒不知所終

二十二日辛卯曹門東北角城塌一段斬營工衙役徐
文科及作頭張二
先是此處本一郡王臨江所修洞內未用磚土塡實
僅以栢木門板塞其中連日大雨遂壞殺二役連夜
修完賊不知其故訝曰又開一小門何爲于是城上
安一小門以疑之

二十四日壬辰賊放毒烟燒蘆草
曹門外南北隅有蘆坡數十頃兵民日出刈草賊亦
刈草飼馬是日賊用毒烟燒三日夜城上見烟直起
聞氣臭知有毒各含蘇鄉甘草置大缸百餘于城頭
滿注水及甘草解毒之藥毒烟不能爲害

二十五日癸巳賊移三營於曹門外
正東土城外三千賊札一營名新營東北土城外石
牛角地方札二營僞副將羅賊僞都司張賊

二十六日甲午總社繳回推官原發買糧銀一千六百
兩
前此猶曰少糧至此將絕糧矣無處可買遂將銀繳
回計三十五日凡買糧一萬二千四百七十餘石止
銀一千六百兩循環運轉

二十七日乙未賊斷送麥壯丁五百人手悉至門外
壯丁五百人各負麥三四斗自城西首抵堤過河夜
走大堤外經賊老營被擒盡去雙手驅至西門縱城
跪拜投濠死者半進城者半聞賊斷手必至尺部暫
賊止斷手指一半間有斷中三指尖者猶不至爲廢

人
二十八日丙申申請巡撫結義勇大社總巡街付
照得義勇已成營頭各宜俱有職掌軍事浩繁必有
分理察得貢士李光壂心細于髮才大於淵急公敏
能多謀善算合行委用爲此仰本生管總巡事務一
切軍容之不整器械之不精人材之不堪事機之不
便着本生不時巡察務使人皆超距之雄營成細柳
之壘事平敘功本生其首也勉之
二十九日丁酉製車營布帳及食用小事
麫白布爲帳凡八十餘件一切器用俱備
八月初一日戊戌演車營
於東城坡列車成陣願爲前驅者三千餘人
初二日己亥請高巡撫陳總兵蘇守道吳知府曹承奉
同看車營擇初三日庚子出師
車營内安大帳房巡撫上坐總兵僉坐餘以次列坐
細閱車營有曰好適有卒于城外生擒一賊至極肥
大即磔車營前黃推官白巡撫曰今民間十兩銀易
麥一升不得乘此時人尚有力猶可驅使推官願以

車營出城取糧不用官軍一人只義勇大社兵足矣
城以外推官與李總社任之但祈總鎮發火器手四
百城上左右救援總鎮微笑不應巡撫問壂曰道路
豈無崎嶇乎汝能熟識乎壂曰自北門至河上大道
如砥路旁草莊被賊前已燬盡有大樹百株令健兒
上樹遠瞭賊來某處即大呼某處有賊巡撫曰砲揚
起放無力七里遠能擊死賊乎壂曰揚頭大砲十里
外恐不能命中車營前抵河上舁車取一人得二千
四百人倚河爲背水陣信砲到城上城上放砲以[illegible]
里爲的河邊放砲擊三里遣善泅者踰河請援河北
兵有不飛渡來乎河北兵直抵濠外札營連放兩日
夜大砲賊不能近車營河北兵有不盡渡乎河北糧
有不多運乎不戰功成賊惟喘喙遁逃賊未至時壂
曾詣河上閱視此路並無坑穴兵法云知彼知己又
曰得地利者必勝此之謂也巡撫曰西兵前有信八
月出關中秋前後可到吾兒前月初四日進京面
聖請援料今已到河北且再俟半月何如衆皆默然
黃推官拂袖出帳外抗聲曰事不可爲莫若漸盡[illegible]

其車跳入火中作厲鬼以殺賊吳知府出慰曰半月
亦不爲久姑待中秋未遲責曰此時人有日食半飧
者猶可用力若半月後盡成餓莩能驅餓鬼而用之
乎無論中秋即重陽亦無援兵也巡撫聞而不語乘
馬上西城各官俱同汎地竭二十晝夜之力竟成壽
餅矣

初三日庚子五門夜巡撥兒兵俱割首級獻　周王報
功每一級要賞錢三千文
一門有七八級或二三十級者五門已時齊至端禮

門要賞賞訖賣民間食一顆猶直銀三四兩數日如
是　王與巡撫傳令擒活賊于是無獻功首級此皆
割負麥民或出城民首也

初四日辛丑巡撫買糧不得盡委富民巨商宦裔買追
不出者發鎮標撫標各營將校自追各有折數坐名
某人買糧若干石每石初折八十兩後折一百二十
兩追完萬金者生員張養蒙崔應星也應星完萬金
猶不免一死貢生崔應朝完七十五石其人竟無下
落有完三五千兩一二千兩者亦多不完者營官百

方炮煉死而後已每至欠糧家先捉幼男女以大鍼
數百刺其膚號叫冤慘至九月十五日各營押追者
仍紛紛未已聞巡撫至九月心亂亦不知其詳任群
小十餘輩內外作祟殺死富民殆盡

初五日壬寅推官出示令民間報糧覩至一二家驗視
管糧通判彭士奇往搜之獲糧一石賞報者三升取
其十之七八隨予直胥役兵士隨去敢有取一文者
立死如是者旬日至十五日後搜亦無也

初六日癸卯　周王令朱張二伴讀搜王府及民間糧

搜出照巡撫例一斗給銀四錢糧不出亦無苛求

初七日甲辰巡撫發令箭搜民間糧
一將弁領數十餓兵持令箭直入人臥內囊篋盡開
至掘地折屋破柱以求有一搜竟日不了者有一日
搜六七次者若糧盡取去揭一帖于門某日搜某糧
若干惟郡王府第僅免一搜然猶閉門以避雖管理
府事鎮國將軍無不搜至八九月之交則糠粃鹽醬
油醋無不搜矣兵士或假令箭沿門搜奪搜獲隨手
銀幾分滿城紛紛俱搜糧者往來巡撫莫克禁亦不

自知令箭幾枝命黃推官覈數而已
初八日乙巳人相食
有誘而殺之者有群捉一人殺而分食者每擒獲一
處𣪍折脛鄭城下兵民兢取食之至八月終九月初
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親相食不可問矣
十五日壬子巡撫以中秋大賞各營總兵令各營鼓吹
終夜兵士皆坐垜口上飲酒高歌
領標營賞銀一千兩撫標營六百兩大小各營二三
百兩有差共賞一萬一千三百兩有奇

十六日癸丑令鄉約報民間牛騾馬驢充餉
鄉約開數目報理刑廳節遣人召其人送城上給價
每給兵肉一斤準糧二升五日俱盡矣
十七日甲寅開五門放婦女
先開闖賊有令窩鋪內藏匿婦女者斬放出三萬餘
口任其所之有持數升糧復進城者
十九日丙辰壁申文理刑廳連年河工未修今賊又掘
開隄防每九月十七日俗傳河神生日必發水若微
流漸至猶可無患萬一怒浪滔天為之奈何壁備木

料人工願造小船一隻以防不測伏候裁奪理刑廳
批造船為今日第一急務木料人工本廳自備借重
門下督造可也一隻之外不妨多造黃推官發榆皮
四十斤麪麴二十斤為匠作食壁復措雜糧四斗南
瓜十個木匠八人鐵匠一人六日造船一隻廣一丈
二尺長三丈可容百人極堅緻篙櫓皆具然力已竭
不能多造艤兵三百人舁至曹門九月初二日出城
擊賊欲渡濠復舁置濠中作橋以通往來兵收盡日
巳暮黃推官命樂把總看守椓二栈以鐵索擊之十

五日夜水至樂把總乘船走黎民闖往蘂塔寺莫能
追也
二十日丁巳食牛皮皮襖
二十一日戊午取市肆藥材
山藥茯苓蓮肉為上巡撫盡舁上西城次則何首烏
川芎當歸廣桂芍藥白朮地黃黃精門冬蓯蓉兎絲
子車前子又其次椽子皮杜仲川烏草烏柴胡白芷
桔梗蒺藜無不食之
二十二日己未民間食水草水蟲糞蛆膠泥新馬糞

城西隅有盐坡水深三四尺忽生蜆蛤草鰕蟆可食男婦入水中隨取隨食水綿本不堪食亦强吞之水中小紅蟲他時取以飼金魚者皆縫紗布爲囊取之名曰金魚子入葱油炒食味似魚米每斤賣八百錢後至三千錢絕無矣食屋上瓦松每斤賣二百錢後至一千二百無有矣糞拱中子蟆肥白寸長積一二年者愈多悉掘食之食盡食膠泥有騎馬者過羣臨之拾其新下糞炒淡黃色用水吞之

二十四日辛酉婦女街頭賣藥酒

入食藥材而目浮腫用甘草廣桂煮湯飲之立愈色如黃酒一文錢一杯

二十五日壬戌安留報糧米起獲四十包

安留楊眾人家僕報通許劉生員避難曹門內書院前蓋有糧家載推官親至其家搜屋後厠間四壁實以畢糧四十包每包八斗送巡撫二包餘舁至城上將校人給二升兵三合煮湯以延殘喘

二十六日癸亥陳總兵雨豆數夜

二十七日甲子仍雨豆

總兵潛令人以黃黑豆撒街衢及空閒處次晨饑民見而拾之羣相訝曰上天雨豆救我殘黎有拾至半升者

二十八日乙丑獲張賈客茶八百包每包七十斤

一車夫報理刑廳張賈藏茶甚多往視之獲八百包每將弁先給十斤兵一斤以滚水漬去汁曝乾爲末入麫少許作餅食之或食葉及煮食亦可

九月初一日戊辰城中白骨山積斷髮滿地路絕行人神號鬼哭天日爲昏

間有一二人枯形垢面如鬼魅棲墻下敲人背吸髓自曹門至北門兵餓死者日三四百人夜則城頭寥寥處處鬼叫官府與諸郡王將校且夕北面而哭奏推官製絕命辭三十首

初二日己巳客將謝廷璽領大社殘兵出城探賊巳時點兵未時收兵並未見賊惟右翼程丹領南人尚近千人日夜登城北望號泣枵腹之衆焉能負戈

初九日丙子生員張爾猷掘麥一窖計三十餘石城頭奄奄殘喘不能動履者聞之色起談聽六斗爲菽豆

者諸郡王也
一老農住曹門下藏麥一窖張生員訪知之而不識其處乃至其家謂曰汝有麥不敢賣不敢食埋之何爲我爲汝起送城頭活官府郡王功甚大吏爲汝留少許自食老農點首曰埋在竈前張生員開窖先以六斗報黃推官請委官驗起一郡王曰菉豆磨粉最佳推官令壂取數升作粉公用盡發之得三十二石送巡撫一石守道五斗諸郡王將升分食五日
此第三次闖曹二賊合圍汴梁步賊十萬馬賊三萬每一

賊有馬三匹脅從之衆近百萬
十四日辛巳夜河伯震怒水聲遠聞
十五日壬午黎明水至城下西南賊俱遠遁東北賊溺死無算
十六日癸未水大至黃推官坐城下壂與張爾猷抱土率兩營兵塞門水從隙入勢不可扼推官登城壂領家丁數人於甬道上紮筏甬完水聲如雷衝開曹門水高丈餘進門輒南下壂距門未五十步倖免遂乘筏至鐵釉灣復從間道涉水登城請黃推官速移居因新署在城門上爲甕川門已衝去衝甕川一將衝舍俱陷曹門北有舊署三間在城墻實地可速移之壂復歸家紮筏黃推官夜半方移移未畢已陷矣僅携其孥出衣物食用及二婢俱沉是日南門先壞北門衝開至夜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
十七日甲申黎明滿城俱成河洪止存鐘鼓兩樓及各王府屋脊相國寺寺頂周府紫金城惟壂所居土街乃夷山頂水及門基門內皆乾地避水者滿集壂乘

筏上曹門中途被風阻回
十八日乙酉壂復乘筏上曹門中途落水幾死黃推官遣善泅家丁李用柳體貞過河請救泛一木水上三晝夜始達土堤監軍道王燮得推官手書連夜督二十餘船自乘小船從北門揚帆直入高巡撫黃推官各乘舟到紫金城上見　周王抱頭痛哭遂請　王北渡宮眷五六百人同行百姓有在城頭屋角樹杪者俱漸次渡過河北柳園煮粥食難民壂二十五日始得携妻子乘筏至河北噫此古今未有之苦占今

未有之厄也
闖賊發難逆惡滔天屠名城殺豪傑所至風鶴或棄
城先逃或一二日而失守或三五日而旋陷惟汴梁
七晝夜狠攻安如磐石二十晝夜對壘斬馘不少五
月圍困萬死一生猶能一心鎮定百折不回萬苦備
嘗錚錚自信者濟濟有人焉今汴梁已成澤國夫復
何言
崇禎癸未九月初二日大梁李光壂述於金陵旅次附
題叙邸報

崇禎十五年十月日江西道監察御史黃澍　題為
守汴為古今奇苦叙功為鼓舞微權之速舉　皇仁
廣勵忠義以作後來榜樣以收未散人心事云云　內
云貢生李光壂生員張爾猷或提兵城下或巡緝城
頭要皆萬死一生與臣相依為命者可無分別優叙
以示勸乎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汴城堅守
不屈文武軍民忠義可嘉前諭作速旌叙何至今未
行這本內有名各員併黃澍任濬通行議叙奏報朝
廷褒忠酬勳典宜優速以示風勸該部即與覆叙不
得再稽
兵部覆請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奉　聖旨
叙功必繇巡按取其詳察確知今汴城事局變換追
核殊難黃澍事內身經其言可據着即照本議覆侯
蘇京疏至再行參稽覈叙
兵部一本守汴為古今奇苦等事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守汴文武
各官及鄉紳舉貢人等勞苦備至忠義可嘉宜與叙
賚特典以昭激勸高名衡加兵部左侍郎病痊起用

仍賞銀四十兩任濬實授京堂起用不必加級黃澍
王燮已經考選候俸滿日優陞京堂各賞銀三十兩
梁炳授三品卿銜致仕賞銀三十兩蘇壯加二級吳
士講于新任加一級名賞銀二十兩蘇茂灼彭士奇
加贈二級廕一子入監讀書陳永福加職二級賞銀
三十兩陳德加職一級賞銀二十兩譚國楨十八員
各加實職一級無實職者從小把總加授楊鈐朱恕
俱授七品京職李光壂選授知縣張爾猷功貢優選
吳之琮加級改授東昌科謝廷璽復原官承奉曹坤

司禮監優敘

男鑾沐手謹錄

跋

天水郭給諫充菁在垣中曾見決水灌寇之議因嚮予以諮其詳予謂黃河之沉開封天也闖寇則有智伯攻趙之舉而才勢不從至於決灌寇營或有局外之條陳非城守者所與聞也予於壬午六月十五日登上方寺鐵塔之最上層見黃流東去漫漫如舊其南來數渠爲自成所督挑者承映日影明滅如線賊旂蟻聚蜂擁往來相覷即援兵且何能一人到南岸乎矧使城內車營果可以北抵河干自援兵南覷當不異蝗臂奮轍孰肯策一旅同蹈死地乎任黃公矜張憤激勢若必行用以鼓闔閭同仇之氣消健兒內嚮之萌亦不可謂非勝算也若夫輸攻之智愈狡而巷戰之志不衰則賊計自失耳蓋辛巳春自成因洛陽兵變而襲其城此流寇陷府城之始也其氣驕甚謂汴梁可一蹴而破不意流矢傷其目既不得射者之主名遂誓屠開封以雪其痛且嘗賊皆倡爲俚語云開封破時雞犬幕亦定剮三刀語既播傳販夫竈嫗咸爲咋舌虐焰日熾人知必死此三版可沉鎮營

之所以一卒不貳也予嘗怪夫中州爲輿地適徽沉城爲滄桑奇變耳目之前傳聞多有失實卽此編車營之說豈不敢坐失事機之疑予故因給諫之言再爲縷書俾覽者折衷予言得以不沒桃戈者勞苦之情事足矣

旹

康熙乙巳季秋望後鄢陵梁熙䟦于犖昌公署之蠡齋閣

坤輿外紀

極西南懷仁敦伯著

人秉四元行

莫卧爾國人秉四元行之一及其死也各用本行葬其屍秉土者入土秉水火者入水火秉氣者懸尸于空中

巨鳥異獸

印第亞有巨鳥吻能解百毒一吻値金錢五十象能識人言命負物至某處往輒不爽他國象遇之則蹲伏其地多毒蛇泉水染其毒人畜飲之卽死有獸名獨角每日以角攪其水人畜鳥獸方敢飲有牛大如象生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頂背皮如鎧甲頭大尾短能居水中數十日百獸俱慴伏値象與虎必逐殺之骨肉皮角牙糞皆爲藥西洋貴重之其貓有肉翅能飛蝙蝠大如貓

石人

納多理亞國有山多礬石國人往鑿之至一石穴石人無算皆昔時避亂之民穴居于此死後爲寒氣所凝漸化爲石

人異

韃而韃人性好勇以病歿為辱嘗馬肉以馬頭為絕品貴者方得食之更有晝行夜伏身蒙鹿皮喜食蛇蟻蜘蛛者有人身羊足者有長人善躍一躍三丈者氣候極寒夏月層冰二尺

把雜爾

渤泥國有獸名把雜爾似羊鹿腹內生一石療百病極貴重至百換國王藉以為利

小自鳴鐘

熱爾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制器匪夷所思能於戒

指內納一自鳴鐘有一大銃能于二刻間連發四十次

冬至日短

莫斯哥未亞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三時氣候極寒室宇多用火溫行旅為嚴寒所侵血脉俱凍爲入溫室耳鼻輒墮自外來者先以溫水濯其軀候僵體漸甦方可入室八月至四月皆衣裘

龍石　三奇

諳厄利亞國有怪石能阻籬長七丈高二丈隔石發大銃不聞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有三奇事一魚味甚美皆無鱗鰭二天靜無風忽起大浪破壞舟楫三有小島無根因風移動人莫敢居草木極茂滋息牛羊鹿豕甚多

亞既刺

利未亞國百獸所聚異類相合恒產奇形異狀之獸有鳥名亞既刺乃百鳥之王羽毛青黑色高二三尺首有冠鉤喙如鷹飛極高巢于峻山石穴生子令視日目不瞬者乃留之性鷙猛能攫羊鹿百鳥食之毒蛇能害其子此鳥先銜一種石置巢避蛇毒遂解有山狸似麝臍

後一肉囊香滿輒病就石上磨出始安香如蘇合油黑色能療耳病產異羊一尾重至十斤味至美土人冒險者能制毒蛇且採亞既刺巢中餘肉可供終歲之食

騾能傳種

厄日多國女人恒一乳三四子不以為奇騾能傳種生騾駒

亞爾加里亞

莫訥木大彼亞國產象極大一牙有重二三百斤者獸如猫名亞爾加里亞尾有汗極香刷于木籠汗沾于木乾

之以刀削下便爲奇香

無核果

聖多默島産百果俱無核

樹膏　鳥卵

白露國有樹生脂膏極香烈名拔爾撒摩傅諸傷損一晝夜肌肉復合如故塗痘不瘢塗屍千年不腐一鳥名厄馬鳥最大長頸高足翼翎美麗不能飛足若牛蹄善奔走馬不能及卵可作盃器今番舶所市龍卵卽此物

懶面

蘇木國一獸名懶面甚猛爪如人指鬃如馬腹垂着地不能行盡一月不踰百步喜食樹葉緣樹取之亦須兩日下樹亦然有獸前半類狸後半類狐人足梟耳腹下有房可張可合恒納其子于中欲乳方出

長人

長人國又名智加國地方頗冷人長一丈許遍體皆毛好持弓矢矢長六尺每握一矢插入口中至没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畫面爲文飾嘗掘地得人齒闊三指長四指餘推其時人更長矣

異雞

墨是可國有雞大如鵝羽毛華彩味最佳吻上有鼻如象可伸可縮縮僅寸餘伸可五寸許惱怒則血聚于鼻正赤尾開屏如孔雀

無對鳥

爪哇鳥等處有鳥名無對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纏于樹枝以立身毛色五彩光耀可愛不見其飲食意唯服氣而已

獨角獸

印度國産獨角獸形大如馬極輕快毛色黃頭有角長四五尺其色明作飲器能解百毒其銳能觸大獅若悞觸樹角不能出反爲獅斃

鼻角

印度國剛覇亞地産獸名鼻角身長如象足稍短遍體皆紅黃斑點有鱗介矢不能透鼻上一角堅如鋼鐵將與象鬬時則于山石磨其角觸象腹而斃之

乳羊

南印度國產山羊項生兩乳下垂乳甚肥壯眼甚靈明

般弟狗

意大理亞國巴鐸河產般弟狗晝潛于水夜卧旱地毛色不一以黑爲貴能嚙樹木其利如刀

大懶毒辣

意大理亞國有蜘蛛類名大懶毒辣凡螫人受其毒即如風狂或嬉笑或跳舞或仰卧或奔走其毒中人氣血比年必發療其疾者以各人本性所喜音樂解之

獲落

里多瓦你亞國產獸名獲落身大如狼毛黑光潤皮甚貴性嗜死屍貪食無厭飽則去入稠密樹林夾其腹令空又覓他食

撒剌漫大辣

熱爾馬尼亞國獸名撒剌漫大辣產于冷濕之地性甚寒皮厚力能滅火毛色黑黃間雜背脊黑長至尾有斑點

狸猴獸

額第約必丫國有獸上截如狸下截如猴色如死灰重腹如皮囊遇獵人逐之則藏其子于皮囊内䧟于大樹

中其樹徑約三丈餘

獅

利未亞州多獅爲百獸王諸獸見之皆匿影性至傲遇者並俯伏雖至飢不噬于人逐之亦避行人不見處反任性疾行畏雄雞車輪之聲聞即遠遁又最有情受人德必報常時病瘧四日即發一度病時躁暴猛烈人不能制擲以毬則騰跳轉弄不息

意夜納

利未亞州有獸名意夜納形色皆如大狼目睛能變各色夜間學人聲音喚誘人而啖之

蘇

智勒國產異獸名蘇其尾長大與身相等獵人逐之則負其子于背以尾蔽之急則吼聲洪大令人震恐

長吻鵲

伯西爾喜鵲吻長而輕與身相等空明薄如紙

無目蛇

伯西爾有蛇大而無目盤旋樹上凡獸經過其旁聞氣即緊縛之樹間而食

駱駝鳥

南亞墨利加州產駱駝鳥形似駱駝禽中最大者首高于乘馬之人走時張翼大如棚疾于馬腹中甚熱能化生鐵

四絶

墨瓦可國有四絶一馬二星三街衢四相貌

七奇

一亞細亞州巴必鸞城二樂德海島銅人巨像三利未亞州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四亞細亞州嘉略省茅索祿王塋墓五亞細亞州厄弗俗府供月祠廟六歐邏巴州亞嘉亞省石造供木星人形七羅法海島高臺

海族

海族不可勝窮自鱗介外凡陸地走獸海中多有相似

此魚族一名把勒亞身長數十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勢若懸河見海舶則昂首注水船中頃刻水滿舶沉遇之者以盛酒鉅木罌投之連吞數罌俛首而逝淺處得之熬油可數千斤一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性最良能保護人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往鬪解漁人之

厄故國法禁人捕之一名薄里波其色能隨物變如附土則土色附石如石色一名仁魚西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鬐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西國取海豚嘗取仁魚為招每呼仁魚入網即入海豚亦與之俱俟豚入盡復呼仁魚出網海豚悉羅一名劍魚嘴長丈許有齬刻如鋸猛而多力能與把勒魚戰海水皆紅此魚輒勝以嘴觸舡而破海船甚畏之一魚甚大長十餘丈闊丈餘目大二尺頭高八尺口在腹下有三十二齒齒長徑尺頤骨亦長五六尺迅風起嘗衝至海涯一魚甚大有力海船遇之其魚竟以頭尾抱船兩頭舟人欲擊之恐一動舟必覆惟跪祈天主須臾解去一如鱷魚名刺九而多長尾堅鱗刀箭不能入足有利爪鋸牙滿口性甚獰惡入水食魚登陸人畜無所擇百魚遠近皆避第其行甚遲小魚百種嘗隨之以避他魚吞噬生子初如鵝卵後漸長以至二丈每吐涎于地人畜踐之即仆因就食之凡物開口皆動下頦此魚獨動上齶口中無舌冬月則不食物人見却走必逐而食之人返逐之彼亦却走其目入水則鈍出水極明見人遠

則哭近則啞故西國稱假慈悲者爲剌瓦而多哭獨有
三物能制之一爲仁魚蓋此魚通身鱗甲惟腹下有軟
處仁魚鬐甚利能刺殺之一爲乙苟滿鼠屬也其大如
猫善以泥塗身令滑俟此魚開口輒入腹嚙其五臟而
出又能破壞其卵一爲雞腹蘭香草也此魚最毒食畜
養蜂家四周種雞腹蘭卽弗敢入有名落斯馬長四丈
許足短居海底罕出水面皮甚堅用刀刺之不可入額
有角如鉤寐時以角掛石盡日不醒又有魚大如山昔
西舶海島纜舟登島行遊復在島造作火食漸次登舟

解維不幾里忽聞起大聲回視所登之島已沒方知是
一魚背有獸形體稍方其骨軟脆有翼能鼓大風以覆
海舟其形亦大如島又有一獸二手二足氣力猛甚遇
海舶輒顛倒播弄之多遭沒溺稱爲海魔其小者有飛
魚僅尺許能貼水面而飛有狗魚善窺飛魚之影伺有
所間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追數十里飛魚急輒上舟
爲人得之舟人以雞羽或白練飄揚水面上着利鉤狗
魚認爲飛魚躍起吞之爲舟人所獲又有麻魚狀極鈍
笨饑餓時潛于海底魚聚處凡魚近其身卽麻木不能

動因而食之倘人以手足近之亦必麻木又海蝦蟆產
地中海與石同色餓時潛身石內鼻吐一紅線如小蚯
蚓以餌小魚衆魚悞以爲石內小虫羣爭食之盡入其
口西紅海內產風魚可以占風國人晒乾掛于房內以
其身首所向卽爲風起之方有介屬之魚僅尺許有殼
六足足有皮如欲他徙則豎半殼當舟張足皮當帆乘
風而行名曰航魚有蟹大踰丈許其螯以箝人首人首
立斷箝人肱人肱立斷其殼覆地如矮屋然可容人臥
有海馬其牙堅白瑩淨文理細如絲髮可爲念珠等物

復有海女上體如女人下體爲魚形其骨爲念珠服之
可止下血二者皆魚骨中上品各國貴重之海鳥有二
種一宿島中者常飛颺海面海舶遇之可占海島遠近
一生長海中不知登岸船上欲取之以皮布水面以鉤
着餌置皮上鳥就食輒可釣至若釣魚然有鳥能捕魚
者身生皮囊如網入水裹魚而出人因取之又有極異
者爲海人有二種其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略相
連如鳧爪西海曾捕得之進于國王與之言不應與飲
食不嘗王以爲不可狎復縱之海轉盼視人鼓掌大笑

而去二百年前西洋喝蘭達地會于海中獲一女人與之食輙食亦肯為人役使且活多年見十字聖架亦能俯伏但不能言其身有肉皮下垂至地如衣袍服者然但着體而生不可脫卸二者俱可登岸第不識其性情莫測其族類又不知其在海宅于何所似人非人良可怪

海産

海産以明珠為貴則意蘭最上土人取海蚌置日中晒之俟其口自開然後取珠則珠鮮白光瑩有大如雞子

者光照數里南海皆剖蚌出珠故珠色黯無光有珊瑚島其下多珊瑚初在海中色綠而質軟上生白子土人以鐵網取之出水便堅有紅黑白三色紅者堅而密白黑者鬆脆大浪山東北有暗礁水涸礁出悉是珊瑚猫睛寶石各處不乏小西洋更多琥珀則歐邏巴波羅尼亞有之沿海三十里皆是因風浪所湧堆積此地龍涎香黑人國與伯西兒兩海最多有大塊重千餘斤者望之如島每為風濤湧泊于岸諸虫魚獸並喜食之

臺灣紀畧 附彭湖

長樂林謙光芝楣著

形勢

臺灣為海中孤島地在東隅形似彎弓中為臺灣市市以外皆海由上而北至淡水鷄籠城界與福建相近其東則大琉球也離灣稍遠由下而南至加洛堂郎嶠止其西則小琉球也與東港相對由中而入一望平原三十餘里層巒聳翠樹木蓊茂即臺灣灣之所也而灣外復有沙堤名為崑身自大崑身至七崑身止起伏相生

狀如龍蛇復有北線尾鹿耳門為臺灣之門戶大線頭海翁窟為臺城之外障舡之往來由鹿耳今設官盤驗

沿革

先是北線尾日本番來此搭寮經商岔賊出沒于其間為沿海之患後紅毛乃荷蘭種由咖嚁吧來假其地于日本遂奄為已有築平安赤嵌二城倚夾板舡為援驤而各社土酋聽其約束設市于安平鎮城外與商賈貿易至壬辰年土民郭懷一反西王氏召土番擒之戮于赤嵌城民被土番混殺漸以消索蓋至此歸紅毛已三

十餘年矣辛丑年　鄭成功敗自長江歸漂泊無所土人勾之往乃發大小船千餘號遣何斌引港由鹿耳門入潮水忽添數尺紅毛戰敗逃入鎮城堅閉不出鄭兵沿山圍之累月柴蔬不得入又乏外援紅毛突圍遁歸成功因改臺灣爲　東都設一府二縣　立府尹及天興萬年二縣壬寅年五月成功卒提督馬信立其胞弟鄭世襲改號護理癸卯年成功之子鄭經自廈門來與世襲爭國世襲兵敗退歸經遂嗣位後經至廈委翁天祐爲轉運使任國政于是興市肆築廟宇新街橫街皆

其首建也癸卯年廈門敗經由銅山入灣改東都爲東寧省前後招納內地兵民眷口以實之甲寅經兵入漳泉委陳永華爲諮議叅軍留守國政丁巳年兵潰經守廈門復令劉國軒攻開海澄縣旋爲大兵恢復鄭兵潰去十有八九遣劉國軒調殘兵守澎湖派殷戶出粮抽壯民爲兵致民心離散士卒喪氣辛酉年經偵立其庶子鄭欽爲監國退閒于洲仔尾築游觀之地峻宇雕墻茂林嘉卉極島中之華麗不理政務嬉遊爲樂未幾經卒衆憚欽之嚴迫之縊死欽妻陳氏即永華之女亦登

臺自縊遂立鄭克塽爲主年幼政出多門福建總督姚啟聖偵知之密請南征先行秘劄與傅爲霖約爲內應事泄爲霖被戮僞續順公沈瑞亦以謀誅瑞妻鄭氏爲禮官鄭斌之女亦自盡朝廷允姚總督之奏命靖海將軍侯施琅爲提督與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討之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十四日大師出銅山開駕十五日兵入八罩灣十六日進澎湖大戰竟日勝負未決十七日舟停八罩灣十八日進取虎井桶盤嶼克之十九日將軍乘小舟暗渡海

中親觀營壘遥見澎湖媽祖台與上下砲城三座風櫃尾一座四角山砲城一座雞籠山砲臺一座東西嶼砲臺一列四座西南內外塹西嶼頭一列砲臺四座牛心灣砲臺一座沿海之處小船可以登岸者盡設短墻置砲石連遶三十餘里賊兵星羅碁布將軍決策遂於二十一日誓師二十二日分兵進勦左師直入雞籠山右師直入牛心灣中權分爲八陣每陣三疊將軍居中調度將左者興化鎮吳英金門鎮陳龍銅山鎮陳昌將右者平陽鎮朱天貴海壇鎮林賢廈門鎮楊嘉瑞提標中

營羅士珍旌旗蔽空舳艫千里自辰至申戮力夾攻轟沉燒船八隻燒鳥船二十六隻其餘奔散無跡平陽鎮朱天貴陣亡海兵死傷無算遂下澎湖劉國軒知事不可爲勸克塽繕表歸誠乃貢印八顆又延平王金印一顆輔政公武平侯忠誠伯武衛將軍等銀印四顆稽首歸順時明宗室寧靖王朱術桂向依鄭氏臺灣破闔室自縊妻妾俱殉先是澎湖最險難以泊舟至是水神效靈九日海不揚波艤渡甘泉大師直抵臺灣七月初三日將軍飛章奏捷八月初二日揚旗入灣文武官僚薙

髮迎師兵不血刃臺灣已歸我版圖矣

建置

大師底定臺灣設分巡道一員領一府三縣臺灣縣居中轄四坊十五里九街六鄉南爲鳳山縣自臺灣府起至沙碼碕頭止共五百三十里轄六里十四鄉二十餘社過沙碼碕頭山之背爲呂宋開洋處其餘則土番負固稀到城市今土官加老師統之北爲諸羅縣自臺灣府起至鷄籠城止共五千三百三十里轄四里十四鄉四大社人衆力役尤多其餘二十四社至鷄籠城而界盡過此則無路可行亦無灣可泊用小艇涉海猶有十日之程至直腳宣前面則人跡不到矣

商人所常泊之社曰大武巃倒咯嘓諸羅山打猫社他里務東螺猴悶西螺南社麻支于二林三林猫羅社大武郡半線馬芝林阿束竹塹等社

山川

南路之山曰大岡山在臺灣之東南三十里狀如覆舟天陰埋影晴霽則見上有仙人跡鐵猫兒椗龍耳甕在焉相傳國有大事此山必先鳴又有小岡山觀音山鳳

山赤山打狗山半屏山龜山凹底山皆在海濱突起平地若阿猴林則大樹蔽天材木于是乎出北路之山曰木岡曰里沙放種買猪來種半線阿里鷄籠而金山則在鷄籠山山朝溪後中產精金番人拾在手霹靂隨起下溪中沙金如屑水極冷取之者從高而望捧沙疾行少遲立凍死奇冷山即奇嶺社之山高百丈臺灣最暖此山獨積雪至春杪不化玉田在野番中月夜仰覗其色晶瑩如玉

南路北路溪港甚多四通五達中路離臺灣縣八里曰

鯽魚潭採捕之利足供軍需計由臺灣府起至淡水止溪凡十八重皆發源于山以海為歸云

沙線　礁嶼

南港口有長沙線自南港口起至淡水海外止不知其幾千里北線尾與安平鎮城相連與赤嵌城相對復有大線頭海翁線為臺灣之外障鹿耳門與北線尾相連船隻出入之處是臺灣之大門戶也

上淡水城對面有兩石雙峙海中謂之石門淡水城海中有兩石雙起插天謂之旗竿石又有圭礁與船遇之則碎

城郭

安平鎮城在一崑身之上東抵灣街渡頭西畔沙坡抵大海南至二崑身北有海門原紅毛夾板船出入之處

按一崑身週圍四五里紅毛築城用大磚桐油灰共擣而成城基入地丈餘深廣亦一二丈城墻各垛俱用鐵釘釘之方圓一里堅固不壞東畔設屋宇市肆聽民貿易城內屈曲如樓臺上下井泉鹹淡不一另有一井從小孔桶不能入水從壁上流下其西南畔一帶原係沙墩紅毛載石堅築水衝不崩

赤嵌城亦係紅毛所築在臺灣海邊與安平鎮相向其城方圓不過半里

雞籠淡水小城也紅毛築之以防海剽然利于南風不利于北風

戶役　賦稅

戶口自鄭城功開闢二十餘年漳泉之民遞逃其中稍稱沃野自大兵弔伐人多歸籍今供徭役者半屬轄內之三十四社若新附諸番尚費司牧之撫循未可征其力役也

臺灣皆屬沙堤地力最薄通府額派地丁銀共二萬四千八百八十二兩八錢二分零稅餉在外臺灣縣粮額銀五千二百三十四兩二錢七分零鳳山縣粮額銀一千二百五十九兩二錢六分零諸羅縣粮額銀八千三百九十八兩二錢八分零

學校　選舉

臺灣歸順後

天子思廣鈍振贖乃設歲科二試以鼓勵之每試府學

入泮二十名補廩五名至二十名廩額滿止稍如之縣
學入泮十二名補廩三名至十名廩額滿止增亦如之
自康熙丁卯年始其廩增全額俟人文盛日具　題照
內地例補足
提督軍務侯張公雲翼念海島文教不可不鼓舞以開
功名之路特疏題　准自丁卯年起于福建鄉試正額
外另廣一名以待臺灣之士俟九年學成日始與內地
較閱同較故蘇峩得登丁卯榜邑星燦得登庚午榜林
逢秋得登庚午武榜文明先聲庶其在茲今道府設立

社學敎誨番童漸有彬彬文學之風矣

兵防

臺灣總兵統兵一萬共分十營安平鎮三營澎湖協鎮
二營南北二營左右中三營

津梁

臺灣無石所有橋梁皆傳草砌成溪流水急衝而易壞
如大橋頭烏鬼橋鐵線橋今皆無存獨有嶺後一橋在
東安之界

自臺灣至安平鎮相去僅五里許順風則時刻可到風
逆則半日難登灣之津頭水淺用牛車載人下船鎮之
灣頭淺處則易小舟登岸其餘各港船可沿溪而入

天時

天氣與中土殊雪霜絕少人不挾纊三春常晴至于雷
雨每在秋令颶颱時起土人謂正二三四月起者為颶
五六七八月起者為颱颱甚于颶而颶急于颱將至時
先觀所至之氣如虹如霧則預為之防凡遇風雨將作
海必先吼如雷晝夜不息旬日乃平

地理

南北二路滿途蓬蒿溪急水漲但幸沙坡坦平車可連
軌而行地多震動水浮石稀土不堅實故種植五穀難
與中土同而一年唯秋季一收阻饑之患所不能免幸
有薯芋之類足以果腹

風俗

僻丸外區為逋逃淵藪近地多漳泉人外多係土番其
人類禽無姓氏無祖先祭祀自父母而外無伯叔甥舅
之稱不知曆日亦不自知其庚甲性好殺人截其頭洗
剔之粘以銅錫箔供于家男女皆跣足不穿下衣上着

短衫以幅布圍其下番婦用青布裹脛多帶花草男子約十四五歲時編藤圍腰束之使小故射飛逐走速于奔馬髮少長即斷去其半以草縛之齒用生芻染黑人各穿耳孔其大可容象子以木環貫其中身有記刺好事者偏刺其文則紅毛字也手帶鐲頭或金銀或銅錫多者至數十雙且有以鳥羽垂肩以貝懸項而相誇為美觀者俗重生女不重生男男則出贅于人女則納婿于家婚嫁時女入廨中男在外吹口琴女出與合當意者告于父母置酒席邀飲同社之人即為配偶凡耕作

皆婦人夫反在家待哺夫婦不合不論有無生育往往互相交易暑月男女皆裸體對坐淫慾之事長則避幼若弟妹子女略不羞避婦甫生產同男兒以冷水浴之疾病不知醫輒浴于河言大士置藥水中濟度諸番云冬月亦入水澡浴以為快人死結綵于門所有器皿衣服與生人均分死者所應得之分同其屍埋于床下三日後會集同社將死者取出灌以酒然後深葬葬不用棺槨移居仍取出再埋番屋高地四五尺深狹如舟形前後無所開窗牖皆畫五采時刻洒掃地無點塵屋後

多植椰樹修竹暑氣不能入家無被褥以衣覆體無履襪以三足架架鍋于地粥則環向鍋前用椰瓢汲食飯則各以手團之而食米隨用隨搗凡穀粟衣服皆貯于葫蘆瓠中人好飲取米置口中嚼爛藏于竹筒不數日而酒熟客至出以相敬必先嘗而後進出入皆乘牛車遇山路阻絕則循藤而過遇溪路深濶則跳石而過凡傳遞文書兩手繫鈴搖之其走如飛所用標槍長五尺許取物于百步之內發無不中弓則用竹為之以蘇為弦矢則長鏃無翎毛其耕田以草生為准秋成日謂之

一年更深入山中其人狀如猿猱長不滿三尺見人則升樹杪人欲擒之則張弩相向亦有鑿穴而居類太古之民者土官有正有副大社至六七人小社三四人隨其支派各分公廨有事咸集于廨以聽議小番皆宿外供役有能書紅毛字者謂之教冊凡出入數皆經其手側鵝管濡墨橫書自左至右非直行也

物產

鳥之屬有鴉鵲鸂鶒鷺鷥杜鵑班鳩死雀鵓鴿等類鴻雁燕鶯有而希見鵲與鷓鴣則其所絕無者

山無虎但有豹亦不噬人故鹿麞獐麂之屬成羣徧野莫爲之害野牛最者滋設柵欄圍之有典牧之官董其數農夫乏牛者稟命于官而取之至老而無力則縱之去

澤中有大龜時游水濱人取而食之

果之美者檨爲最狀如豬腎味甘冽可敵荔枝越宿即爛故難到遠地次莫若波羅蜜梨仔茇王梨芭蕉子石榴橘柚椰檳榔甘馬蔗等類各方其產荔枝龍眼則間有之

花莫如四季鈴遊蓮而蘭桂梅桃拒霜刺桐之類次之所少特牡丹耳內山樹木之大者多淡荒時物人至不能識其名

竹有大如斗高數十尋者　地多藤盤旋里餘可爲椗索及補茅屋　磺產于上淡水土人取之以易鹽米芬布　鹽出于洲仔尾淡水兩處　泥鰌烏魚出于坑仔口打狗港　蟳蝦出于蚊港蚶蠘蠔螺海濱俱產

附彭湖

澎湖舊屬同安縣明季因地居海中人民散處催科所不能及乃議棄之後內地苦徭役往往逃于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爲最多及紅毛入臺灣并其地有之而鄭成功父子復相繼據險恃此爲臺灣門戸環繞有三十六嶼大者曰媽祖嶼等處澳門口有兩砲臺次者曰西嶼頭等處各嶼唯西嶼稍高餘皆平坦自廈門至澎湖有水如黛色深不可測爲舟行之中道順風僅七更半水程一遇颶颼小則漂流別港阻滯月餘大則犯礁覆舟故舟子有望風占氣之法羅經針定子午放洋各有方向春夏由鎮海圻放洋正南風坐乾亥向巽巳西南

風坐乾向巽冬由寮羅放洋正北風坐戌向辰至夜半坐乾戌向巽辰東北風坐辛戌向乙辰或由圍頭放洋正北風坐乾向巽至夜半坐乾亥向巽巳東北風坐乾戌向巽辰至天明俱可望見彭湖西嶼頭由澎湖至臺灣俱向巽方而行薄暮可望見但澎湖初無水田可種人民採捕爲生或治圃以自給今幸大師底定貿易輻輳漸成樂土營將外復設一巡檢治之

梁谿季麒光蓉洲著

雜記

金山在雞籠山三朝溪後山土產金有大如拳者有長如尺者有圓扁如石子者番人拾金在手則雷鳴於上棄之即止小者亦間有取出山下水中沙金碎如屑其水甚冷番人從高望之見有金捧沙疾行稍遲寒凍欲死矣

火山在北路野番中晝則見烟夜則見火有大鳥自火

中往來番人見之多死

奇冷山即奇嶺社之山也其山高百丈臺灣從無冰霜山上三月中尚有未化者

水沙連在半線東山中方數丈其口似井水深而清天將雨潭中發響水即混濁溢出潭外番人以此驗陰晴

玉山在鳳山野番中山最高人不能上月夜望之則玉色璘璘其上有芋一棵根盤數間葉已成林有鳥巢其上羽毛五色大於鸛鶴土人俱指為鳳

淖泥島在臺灣之東南其灘皆濕爛人至泥上即陷沒舟行飄至灘邊亦不能出高處有番居之最富紅夷曾至其國其南界可以入海

臺灣多蛇而內山尤大曾有一蛇盤草坡番人用鏢之中其兩眉蛇負痛旋捲半里草地皆平而蛇死番人取其皮濶五六尺長三丈又有一蛇能起地比人人見之即取土擲起呼曰我高蛇即翻身仰臥舒足盈千人必散髮示之呼曰我多蛇遂收足伏地人即取身衣帶盡斷之呼曰我去矣蛇遂死

暗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毛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

秀萬花遍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于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俱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火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即成昏黑至春始旦昏黑時俱屬鬼怪其人遂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

猢猻林在南路草目社外與傀儡番相接深林茂竹行數日不見日色路徑錯雜傀儡番常伏於此截人取頭而去今土官加老斯統制之

黑水溝在澎湖之東北乃海水橫流處其深無底水皆

紅黃青綠色重疊連接而黑色一溝爲險舟行必藉風而過水中有蛇皆長數丈通身花色尾有稍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紅而尖觸之即死舟過溝水多腥臭蓋毒氣所蒸也

暹羅別記

暹羅國者西洋一彜也歷朝修貢皆自福州而入其人知禮義有朝鮮之風其國皆平壤無城郭有山相距甚遠山內多犀象及蘇木胡椒等樹番民所居傍皆栽檳榔收時王分稅之以售于中國人王出入乘象前導亦

鳴金列戟所載如兜矛而有銳向前非玉非金不知其何以爲之也所衣皆錦而赤脚跣足無靴履此則番彜之俗矣國民俱造高樓云其地通黃河四月水至皆黃色王亦徙居遠山民盡登樓以處牛羊犬豕亦畜於樓上人則乘舟往來蔬薪之屬以小舟貿易夫黃河發源崑崙北行入龍門皆在西徼今又南注於暹羅之域豈其地與星宿海相連而河流由此入海乎抑行於中國者又別有一道耶月年有水則多收無水則歉禾播於田隨水之大小必高出於水上無渰沒之患故水之深

也王必排駕出遊八月水退王又率臣民出送始遷舊居民亦退居樓下矣其國另有字與中國異行禮以拱手上額爲恭所鑄有錢兼用貝子有銅器聲大而清今暹羅銅鼓爲音樂所用也其往來之期乘南風而來臘月北風動則去所帶貨物以布麥爲貴從別洋以行非琉球呂宋之水道也

安南紀遊

晉江潘鼎珪子登著

安南古越裳氏地即周時所紀重譯入貢姬公錫指南車以返者也其俗男女被髮兩足大趾交曲相向故取名交趾自秦以降畔服不常中夏迭興輒命將往征成功最著者足以鎭壓其邪心在漢則有馬伏波將軍援明有英國公輔至今廟貌並巍然而馬將軍靈爽視英國尤赫自其王以下罔不望門瞻禮歲時禱祠焉曩康熙二十七年冬余偶有事于粤高凉維時海禁已開諸艘艦往來取捷海舟受風飄入其國西偏曰萬寧州州之港口土名江平天色晴明望若與高欽廉三州山隱隱如見環海之外即古珠崖産珠處有明中葉設中官監守禁人盜採有一小嶼曰珠墩賈人往往泊舟其下取水焉自江平以內之其國都分爲三孔道俱沿海余買其土舟入不一日抵華封華封者海嶼也四望悉石山重峰疊岫百萬其形從海底挺出絕無沙土草木怪松古栢雜奇盤回於石罅中並錯骨露筋以起山之高或數百尺或百十尺或玲瓏相抱或紆廻斷續不可擬亦不可方物或望之如百獸形如雄武丈夫介冑坐如夏日火雲峰勃湧或遠之而似即之而非或正視之而然側視之而又不然風雲自旋變幻不測余浮舟其內凡四宿乃出每到山窮海盡處幾疑路塞不可通良久乃復見一境界如是者一日始不啻百廻夜則繫舟石側試其水淺深約不下十餘許山四逼常不風舟往來幾忘涉海云山盡仍復巨浸汪洋無際隨潮汐取途潮汐則行滿則止余始駭之質之舟人乃悉蓋潮平則混爲一汐退乃始分門出其港率不可方舟焉越數日乃少小見民居村落有墟曰丁西逢墟期與交數千人貿易其地自是稍見沃壤又數日達軒內軒內者去其國都只百十里凡四方洋舡販其國悉泊焉設官分鎭其地有街市數十曰天朝街尊我中夏曰天朝稱我中夏人曰天朝人沿舊制也自軒內舟行三日達國都則王府在焉地無城郭環大砲爲垣墻其民雜處五市率女人雖官之內子不爲忌然悉依漢制冠裳如之士人讀書多尚綱鑑性理無崇祀宣聖所廣祠明解學士縉蓋學士縉時爲左布政領其地與之教云書法遵宋體

蓋國之人點畫形勢無不同不甚分醜好余嘗與其士
大夫國人講求其故大都我中土人學書合一字格式
學彼則裂一字之點畫分之使其材質靡不同然後合
爲一字亦一法也書時席地坐兩手腕並不附麗於席
左執揩而右灑營雖大廷射策作細楷字無不然尤最
難也其御無定額器械則純用炮火刀劍次之編伍悉
依古田賦法故其俗生女則喜男則憂男則娶於人女
則娶人女娶人非有常產資財男多鄙棄不屑間有中
土人娶其女生男則聽取回生女則留不返蓋女貴于

說鈴　安南紀遊

男男成丁待於定額宜編伍者則官制其額上髮寸許
以別於民焉國以兵象多爲富强然其爲數象每不逾
三千兵恒數十萬則傳爲伏波將軍議定也環都城上
下沿江五六十里列戰艦非絕寇警則藏艤于岸丹黃
雕鏤備極人工蓋亦其國誇耀示强之一事也其俗重
武裂爵土稱爲郡公幾百十員侯以下無算文臣百執
事掌文書故事而已三年開科幾士中式七八授以州縣
方本貢購即以其員往地稱爲黎陳二氏合纂國號鄭
姓質之土人云鄭姓先吾中夏人世爲安南青化後據

國二氏子孫殆無遺又後感大風雷疫癘之變乃復立
其故主支孫爲天子身自爲臣事之奉貢于中朝則稱
安南王臣某號于國中則曰天子而鄭氏自爲安南王
有中朝使者至則以其主見正月朝會如之非是則不
許出設衛士百人供給其衣食奉養名曰衞之實曰守
之而已自都城以南數百里臨海東南通雲南西北連
粵西正東界粵東地縱橫綿亘數千里州縣凡百有奇
土產則有銀蚕絲玳瑁桂漆檳榔之屬燕窩象牙翡翠
孔雀之類甚盛富也唯其俗狡險而譎智好勝而貪財

說鈴　安南紀遊

女多苟合之廉恥有別之風是其醜也其地與吾中土
聯屬者三西北從西粵南寧取道過銅柱凡二辰可達
國都俱土壤相接正東從東粵欽廉以行則須由海道
越龍門渡江平華封則有石山之險非其土人駕舟不
可至東南接滇南水草毒人不敢犯雖其國有事征行
俱裁他水以往則又其地封疆險阻之大要也唯正南
面海循海之口曰獨鄰舟行達都城漸入內江五七日
可至復自都城溯河源逾月乃盡岸濶不下吾中土諸
江沿江千數百里盡沃土腴田至獨鄰以外乃屬大海

環海四邊數百里地淺汐退水只七八尺許舟出入必候潮平風緩乃行土人於隘口樹椗椰柱爲界望之類木柵然蓋以防他國發舟剽掠尤其天險也大抵是土未聚以前壤地最濶自明初割棄東南十數州縣鄭氏竊國分其甥阮姓以守後遂割據號稱廣南今連年侵伐雖並奉其主正朔而各自置疆域焉屬交阯者曰義安屬廣南者曰布政中各以海爲界重兵戍之廣南地窄民少而兵强安南地廣民多而兵弱故雖兩賊殺兩不能下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周秦以來千數百年俱入中土版籍迨明一朝棄去雖曰安攘大經實非策也緯生不量迂愚謹因昔所閱歷稽其輿圖參以聞見詳爲詮次本末如此

龍門者海嶼也地枕交廣之間當欽州正南爲外戶自欽州發舟不一日至更峰疊巘七十有二錯落大海中大小各不相續海壖多事則往往盗賊盤據其中爲窟宅康熙二十三年開新設鎭于此余已卯年秋有事欽州過其地并爲誌之

峝谿纖志序

或曰峝谿何以志也生居荒服宜以不治治之余謂禮失而求諸野太古之風猶然在彼其若朱若蔡若夭三族尚子尚丑依然三代之遺意昔漢賜諸姬楚實盡之遂偏處此乎是負固之區未嘗不可以干羽化也而與滇蜀黔楚之間苗蠻之類多矣余之所志有見而知者有聞而知者縷輯其說以爲官於此土者告非若朱季公叢笑一編徒姍其陋也有以變之何陋之有故爲志

錢唐陸次雲

峒谿纖志

錢塘陸次雲雲士輯

峒谿種類多矣諸書所載同異攸殊余徵諸見聞詳
爲考正措辭雖備徵事彌該

苗人盤瓠之種也帝嚳高辛氏以盤瓠有殲溪蠻之功
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爲諸苗祖盡夜郎境
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苗部所衣各別
以色散處山谷聚而成寨睚眦殺人讐不已故諺
曰苗家讐九世休近爲熟苗遠爲生苗熟苗勞同牛

馬不勝徭役之苦男子椎髻當前髻簪錦帨絨布爲
衣窽以納首婦人以海肥銅鈴結纓絡爲飾耳環徑
寸髻簪幾尺以十月朔爲大節歲首祭盤瓠揉魚肉
於木槽扣槽群號以爲禮其見流官無論尊卑皆稱
曰老皇帝見內地人皆稱曰漢人以漢始通道西南
故稱猶舊也

九股苗在黔興凱里二界武侯征苗戮之殆盡僅留九
子爲九股苗人之祖又有九姓者在獨山以十一月
朔爲歲首

苗土馬殷遺將鎮八番遂成土著多樓居衣青衣婦人
被細褶裙褶如蝶版古致可觀以六月六日爲正旦
尚鬼善造蠱毒身帶刀弩多爲盜賊亦有識字充胥
役者苗而近漢者也喪食魚蝦而禁禽獸之肉葬則
焚屍以傘期年發而火之

宋家蔡家春秋宋蔡二國之裔也流而爲彝性樸不詐
椎事耕鑿風俗畧同宋家稍雅惟椎髻常消衣冠盡
廢矻然苗類矣

天苗多姬姓周後也尚行周禮祭祖推其家長唱土語

爲讚祝

紫薑苗裝束與漢人同行事與夭家類多力善戰亦曉
讀書　有云紫薑苗嗜殺尤甚得讐人生啖其肉夫
死則妻嫁而後葬曰葬有主矣

賣爺苗在白納賤老貴少人老則棄而賣之雖其生父
在所不免

克孟牯羊乃二種也處於金筑擇懸崖鑿竅而居垂竹
梯或緣藤上下高者百仞棲同猿狖

西苗尚勇好鬭葬不用棺不知拜掃飲醉相殺醒復歡

好

東苗性悍衣短衣尚藍婦著花裳無袖遮覆前後而已

細摺裙僅蔽其膝

驪氏之裔死用箱木以石作墳以七月七日祭先甚敬

四龍家衣尚白喪服易之以青有張劉趙三姓二曰大

頭龍家男以馬尾雜組髮中盤之成蓋覆以尖

笠一曰狗耳龍家婦人作髻狀如狗耳一曰小頭龍

家一曰曾竹龍家俗與龍家無異

士人在新添司者與衛人間通婚姻漸染漢俗在施秉

者播入流爾在邛水者剽狠輕生

里人亦名夭苗身衣木葉

蠻人性獷戾以漁獵為生衣簑衣以十月朔日為節居

新添丹行之間

倘人以苗為姓好爭喜殺片言不合即起干戈在石阡

明溪二司者多類漢人在永從者居常負固在洪州

地頗肖腴然不事耕作性喜剽掠粵西有狪人者好

彈胡琴吹六管女善漢音楚歌生女還之母家曰一

女來一女去

八番其俗女勞男逸勤於耕織長裙曳地白布裹頭以

十月之望為歲首葬不當晝必於靜夜曰不忍使其

親知之也

犵兜衣青左衽身不離刀

狇老叛服不常西苗同俗死則側屍側葬云為死者避

壓也

𤟹獠生理苟且荊壁無門出則以泥封戶父母死焚其

衣冠有如贍鬼

獛人號十二營長獛鬼犵狫言語不通獛人為之傳譯

被氊衫女吹篾有淒楚聲六月二十四日祭天過歲

朔望日不乞火性悍好鬬盧鹿同風又好佛手持數

珠喜誦梵咒有禱輒應

獵獛人後住元謀女負擔男抱兒最潔日杵米不食宿

糧其人能咒咀變幻報讐家又善變犬馬諸物破其

法即不驗又有二形人上半月為男下半月為女

按異聞錄廣南苗民其婦人能變為羊夜出害人有

能為幻術易人骨肉者闘明時有仕於粵中者偕二

幕客宿於苗地明日見二客纔了於庭視之各失一

足所曳者木腿耳詢之一居苗舍私苗人之妻苗夫
恨之故易其腿一居苗舍苗婦挑之此客不從其請
苗婦恨之亦易其腿官者窮治其事苗人懼請各還
其腿而去此得非儸之類乎

犵狫其種不一有花犵狫紅犵狫亦腳善奔不知借命
布圍下體謂之桶裙斂百物之毒以染箭鋒當之立
死受其氣者亦死死則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或臨
大河有打牙犵狫者父母死子婦各折二齒投棺中
有剪頭犵狫者男女前髮僅留寸許有猪屎犵狫者

喜不潔與犬豕同食

豎眼犵狫蠻人之尤怪者兩目直生惡人衣青云遇之
有禍去麻陽百餘里亦不常見

播州古夜郎地昔有女子浣於水濱見竹節流至內有
啼聲剖之得一嬰孩長大遂雄荒徼以竹爲姓號曰
竹王棄所破竹於野竟成竹林此地之苗多其後裔
信鬼好詛射獵爲業衣用虎皮以虎尾插首爲飾

黎州蠻白馬氏之遺裔其類凡十一種曰西箐𦇊三王
蠻邛部蠻風琶蠻保塞蠻淨浪蠻阿宗蠻烏蠻白蠻
兩林蠻山後蠻交易不用銀錢漢以絹帛茶布蠻以
塩馬紅椒其俗尚鬼稱其長曰都鬼主

建昌土廣人稀有青草黃茅之瘴俗陋性剛與黎州相
似

松潘古冉駹地積雪凝寒盛夏不解人居累石爲室高
者至十餘丈名曰碉房親死斬衰布衣五年不浴好
淫事輸金請和而棄其妻惟處女孀婦勿禁有罪者
樹一長木擊鼓集衆殺之富者貰死燒其屋奪其田
畜部落甚衆無總屬各推一人以爲長

麥坌住白沙牝牛耶婦吹笙飲酒刻木人祀祖負薪荷
貲治生辛苦

玀玀本名盧鹿有黑白二種黑爲大族深目長身面黑
齒白故名羅鬼漢火濟從孔明破孟獲封羅甸王世
長其土其人佩刀挾弩左肩袍羊皮一方兵爲諸苗
之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男女貴者寢不同席
至夜半密通之男去鬚女辮髮氈衫爲禮雞骨占年
死不用棺招魂以葬女以善淫名者人爭取之以爲
美

白猓玀住麻地迎春叩州府吹笙跌脚而賀

猓蘇居茂進山種菽而食

獨貓在舖西硝井等處採薪拾菌攜柴棍乞醴酒醉卧中途可供一笑

金齒古哀牢國其苗人皆九隆之後也相傳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壹捕魚水中偶觸沉木因而有孕生子十人後沉木忽化為龍九子驚走一子不去陪龍而坐龍乃舐之其方音謂陪為九謂坐為隆其母名其子曰九隆及長為九子所推王於哀牢復得一姓所生十女以為之配故其裔蕃衍散處荒域其人有數種有以金裹兩齒者曰金齒有漆其兩齒者曰漆齒有刺面者曰繡面蠻有刺足者曰花脚蠻以採繩撮髻者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者衣冠禮儀悉如中土

八百媳婦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以為名其人性緩刺花鳥於眉目之間以為飾俗同緬甸相見以把手為禮

木邦一名孟邦相傳其人多幻術能以木換人手足人初不覺久之行遠猶不能勝有不信其說者死之日

剖腹視之則果木也又能置汙穢於途人觸之者變為羊豕以錢贖之復變為人有知之者易置穢物於他方則其人反自變為異類其俗男衣白文身髡髮截髭女飾金圖象髻居皆竹樓男貴女賤民皆奴視其妻役之耕織

老撾其民性悍徧體花繡俗同木邦其為宣慰者曰招木弄居高樓其上覺底部屬見之所至之地各有等限通事引之不差尺寸

猺一名猺各其種有八曰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是謂八蠻又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裩之類嶺表海外有之猺俗童時燒鐵烙足心以勝油重趼如鞹易登險峻婦人黥面成花嫁則荷傘懸草履歸於夫室山田瘠埆十歲五饑故恒劫掠然猶信鬼畏誓可以要結外有打猺山猺杙　猺

獞人居五嶺之南冬緝鵝毛木葉為衣能用毒矢中之者肌骨立盡蠻猺人亦且畏之

獠人亦名山子處於嶺表海外射生為活吞噬昆蟲子如蝦父即加手刃走避於外以一狗謝母即釋然矣

婦人孕七月生子置之水中浮則養之沉則棄之報
讐相殺必食其肉披其面而籠之竹木鼓噪而祭謂
可逐禍或謂飛頭獠即出其地與屁致魚及蟲落同
類

蜑人以舟為宅瀕海而居其人目皆青碧皆辨水色知
龍所在引繩入水探螺蚌以為業能伏水三日手持
利刃以拒蛟螭又曰龍戶又曰崑崙奴其人皆蛇種
故祭祀皆祀蛇神

馬人居於林邑伏波戍卒之遺種也其人深目猳喙以

採藤捕蠶為業散處南海之濱或以之為盧循遺種
故又名之曰盧亭

狼人多在南丹三州驍悍天下稱最用兵能以少擊多
軍令最嚴故能勝敵婚以木槍聘女有扇歌儂歌以
為酬唱相合即為夫婦

犵人生巖巃中形如猿猱語咿嚶不可辨性忠慤蠻獠
役之採片腦褐頂犀角象齒負以輸主遇人奔之死
亦勿與畏近煙火遇烟火淚目至死滇黔粵蜀皆間
有之

斑衣山子一曰莫猺散處橫州震龍六磨諸山無定居
所山種畬射生為活有斑衣種女亦其類

狑人生廣西奧谷之中狀如猓狒不室而處饑食橡薯
百蟲附近猺人獞人亦莫能詳其所語

黎人生儋崖瓊萬之間即隱人也相傳太古之時雷攝
一卵至山中遂生一女歲久有交阯蠻過海採香者
與之相合遂生子女是為黎人之祖因名其山曰黎
母山黎人環山而處內為生黎外為熟黎黎山極高
隱於雲霧海氣清廓時見其人於碧巖翠靄之間生

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至其境至黎母之巔其上有
人壽考逸樂不與世接虎豹為之守險無路可攀但
覺木泉香美雖生黎亦不能至其境熟黎變服入州
縣日晚鳴角結隊而歸多符王二姓生子滿歲即文
其身不則以為祖宗不目為子孫也黎人見客至未
相識於隙窺之見客矜莊始布席相接坐久不交一
語置酒先以惡臭味進客食不疑則喜更以佳殽進
遂相親狎否則遣去與人結讐則射箭於梁上與客
會飲顧及梁間羽鏃即奮報讐之志酢即釋作狗嘷

自云狗種欲祖先聞其聲而爲之乘庇也中鋒鏑死客與不哭恐人知之以爲不武男女幼時至晚驅上調房聽其自相偕偶至於婚媾仍用講求黎人死其婦婦則共養之黎人擔負一肩竟日謂祖宗如此不敢更擔皆善咒鬼祟人恒與兵報先世之讐敵人若令其妻重前謝過卽曰彼賢如此可解此圍或徙寨避之曰彼懼我可凱旋矣

趕黎生婺嶺以北御𩞽薇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於腹中謂之得所

附谿峒異聞四則

韓信後

樵書載廣南有韋土官者韓信之後也當淮陰纔至難作之時信有客匿其孤求撫於蕭相國相國作書致南粤尉佗佗素重信又憐其寃慨然受託姓之以韋者去其韓之半也孤後有武功世長海嶠受鐵券至今蕭何與尉佗書尚勒鼎彝昭然可考

徐敬業後

唐書載貞元十七年吐蕃陷嶲州驅掠民畜而去中有僧名延素向其將號徐舍人者乞命徐曰師無恐余孫敬業五代孫也昔武氏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竄入谿峒之中已經數世今甚繁衍掌握兵要未嘗不思故土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然解漢俘千人同延素歸國延素返傳其事

李德裕後

溆石間談載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族數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間吳人顧朝達爲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得見其族狀與苗獠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臉言語亦不相通德裕誥敕尚存

陳友諒後

明紀遺聞載陳友諒亡從陳理被擒友諒尚有二子挈眷屬逃入楚中深洞自相婚配將一姓別爲二姓弟仍陳兄將陳字易作鄭字名曰哥陳子孫繁衍或曰今梅花洞中種類卽是

余於辯猺志其類矣因釆其風謠及其事

木契者木刻爲符以志事也苗人雖有文字不能皆習故每有事刻木記之以爲約信之驗

苗人欲聚兵攻殺先期集衆插牌於山偵知得以預備

苗人不忘九世之讐往往相殺無已惟恃流官開誠勸諭能爲息爭

峒苗讐殺之後漢官爲之講及兩造各積草爲籌每講一事舉一籌理詘者棄其籌籌多者勝負者以牛馬歸勝者即彼此殺人亦較其人數多寡而以牛馬賠償之紛乃解

講及之時兩造苗民各踞兩山之上而立牛於其中講既明矣一苗持刃從牛頸下屠牛易如委土於是兩

山之苗呼噪而集各割牛肉一塊歸而祭祖若相誓曰有負諭者有如此牛

蠻獠有事爭辨不明則對神祠熱油鼎謂理直者探入鼎中其手無恙愚人不勝憤激信以爲然往往焦潰其膚莫能白其意者此習土著之民亦皆從之少抱微冤動以撈油爲說

各峒歃血誓約緩急相救名曰門欵

戰鬪進止以發蜮助威曰鷓鴣號

朱漆牛皮以護頭頸名曰固項

六月二十四日名火把節苗相聚啖牛豕

苗人把忌以元日爲始二七而解狆獚以三月爲忌二十五日而解俱不容人犯忌又聞午日苗盡閉門把忌先二日鎖鈕所擄之人善逃者於是日走苗不敢追追懼不吉

鬼方之民信鬼惟誠椎牛而祭謂之做鬼初夏徙居數日讓鬼居之謂之走鬼平居寢不解裙亦恐犯鬼故也

犵狫謂席地而居則近鬼矣爲屋宇必去地數尺架以

巨木上覆杉葉有如羊柵故名羊樓

獞人之室緝茅衡板下畜牛羊謂之麻闌

苗童之未娶者曰羅漢苗女之未嫁者曰觀音皆髻插雞翎於二月群聚歌舞自相擇配心許目成即諧好合余有跳月記以詳其事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載陽展候杏花柳稊庶蟄蠕蠕箐處穴居者蒸然蠢動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相爲跳月之會父母群處于平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列於原隰

之下原之上相讌樂燒生獸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咂酒而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則椎髻當前纏以苗帨袄不迨腰褌不蔽膝褌袄之際錦帶束焉植雞羽于髻巔飄飄然當風而颭執蘆笙笙六管長有二尺蘆有六律無六同者焉女亦植雞羽于髻如男尺簪寸環衫襟袖領悉錦爲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文異緻無近態焉聯珠以爲纓珠纍纍繞兩鬟綴貝以爲絡貝摇摇翻兩肩豔細褶如蝶版男反褌不裙女反裙不褌裙衫之際亦錦帶束焉執繡籠

繡籠者編竹爲之飾以繒即綵毬是也而妍與媸雜然于其中矣女並執籠未歌也原上者語之歌而無不歌男並執笙未吹也原上者語以吹而無不吹其歌哀艷每盡一韻三疊曼音以繚繞之而笙節參差與爲縹緲而相赴吹且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睞轉肢迴首旋神蕩矣初則欲接還離少且酣飛暢舞交馳迅逐矣是時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競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復相捨相捨仍相盻者目許心成籠來笙往忽焉挽結于是妍者負妍者媸者負媸者媸與媸不爲人負不得已而后相負者媸復見媸終無所負涕淚以歸羞愧于得負者彼負而去者渡澗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而互繫焉相攜以還于跳月之所各隨父母以返而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後儷皮循蜚氏之風歟嗚乎苗矣

獠人夫妻異宿惟於晴晝牽臂入山爲樂於路口插松竹以斷往來謂之插青見者即避如或誤入刀斧相

加

谿峒男女相歌於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而三月謂之浪花歌尤無禁忌

龍家苗立木於野謂之鬼竿春時男女旋躍其下以擇配偶

羅鬼之俗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

苗人取雞卵畫墨視而煮之剖視吉凶又有將葬其親以雞卵擲地視卵不碎之處即以爲吉於焉卜兆者

苗人臘祭曰報草祭用巫設女媧伏羲位

苗祀神多書孔明天子之位

苗人親死則聚親族笑呼歌舞謂之鬧屍又曰唱齋至明年春月聞杜鵑聲比戶號哭曰鳥猶一歲一來吾親不復至矣

苗人每遇令節男子吹笙撞鼓婦隨男後婆娑進退舉手頓足疾徐可觀名曰踹堂之舞

八番之蠻每臘炊始舂稻謂不得宿舂宿舂則頭痛臼深數尺相杵而下其聲丁冬抑揚可聽名曰椎堂

苗人臘後以長柄木杴跳舞名曰舞杴

獞人遠歸止三十里外家遣巫師提竹籃貯其裏衣前導而還謂之收魂

猺人親死慟哭水濱投錢於河汲水而返用之浴屍謂之買水否則以為不孝

播州苗所歌十數輩連袂而舞以足頓地節歌名曰水曲

葫蘆笙大如盂長二尺止六管此六律初起六同未備之製也以俟歌曲圓頗悠揚古穆瀏亮可於此求元音之始

猺人之樂狀如簫縱八管橫一管以貫之即古鳳簫之製以應八風者歟

銅鼓多馬伏波及武侯所製故稱曰諸葛鼓大苗峝方能有之其大如鍾長箭三十六乳重百餘觔中空無底亦有土中掘得如坐墩者遍鏤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如鞞鼓人傳銅鼓有神有此峝之鼓盜于彼峝夜見有虎欲出噬人跡之鼓也還之乃靜

琵琶止二絃彈之應律

苗人合樂衆音競發擊竹筒以為節

峝民為筆率用雞毛溪源有鴨毛筆可見毛皆可以作筆書彼蟲鳥之文想有非此不可者

苗錦大似苧布巾帨尤佳其婦女衣緣領袖皆綴雜組藻彩雲霞悉非近致謂之花練土俗珍之

黎人取中國絲綿拆取色絲和吉貝織之成錦

南蠻豪家以鵝毳毛為被温麗勝於純綿犵狫諸種則以茅花為被

苗人年十六無不帶刀其鐵自始生時鍊至成童故最

銛利以黑漆雜皮爲鞘貌雖不麗鋒不可當能者擲
刀空中接之以手曰跳雞模

苗人之弩名曰偏架其弓似中國獵人射生弩而差大

苗人以毒蛇含其矢鏃而燒其尾毒氣聚於鏃尖中
者必死治法先掘土坑用火燒溫將人納其中以甕
片割碎其體久之遂有小蛇迸出方得無恙

標鎗長餘二丈用以護弩戰則一弩一鎗相依對敵

苗人火器有過山鳥者能打越重山絕無障礙

蠻地多楠木刳以爲舟有絕大者

猺人截大竹筒以當鐺鼎食物熟而竹不然亦異製也

猺獞雖無牀蓐冬夜以三叉木支濕板然火炙背仮焦
則易名曰骨浪處以瓦屋居之溫室則病而不安

溪洞中收蟻卵淘汰爲醬非尊客不以供饌

醃雜魚肉蛆蟲叢嘬以爲珍美謂之曰醅凡矜苗人之
富者曰其家蓄醅幾世

咂酒一名鈎藤酒以米雜草子爲之以火釀成不芻不
酢以藤吸取多有以鼻飲者謂由鼻入喉更有異趣

富尚以九月一飲群苗謂之大設牛羊腸臟略一擺洗
煮以饗客臭不可近必欲客盡之乃喜曰不乃羨凡
殺牛者以牛骨浸之淵泉之中歷久乃蘇取出食之
以爲至美殺牛多者將牛角掛之屋上以矜豪富

苗人請客先到者上坐子先赴席子於父上到遲者立
飲

苗人渠帥謂之精夫其相呼謂之姎徒

獠人尊有力者謂之火郎

獠人之百姓謂之提陀

洞苗妻皆名婦娘

苗人同類稱曰同年

苗人幼稚謂之馬郎

能通苗漢語者謂之客語

爲苗人論判是非者謂之鄉公

漢人潛入苗峒者謂漢汗

熟溪洞文移者謂之專事

犵狫之隨行者謂之隊小

狑狫之爲傭者謂之奴狗

苗人買人呈人以牛錢一牛價一金

苗有負物不以肩用木爲半枷之狀箝其項繫帶於額背傴以行

苗之獵者伏茂草中見孤客過暗出鉤鐮曳入篁箐之中綁之貨販

苗人掠得漢人藏之崗內恐其逃逸以木靴着之而不鎖使之終身莫出（不音嗳）

苗掠漢人不鎖之外六月縣日中曰曬日冬月去衣使露處曰曬霜

蠱母始如彈丸自空而下漸似車輪飄散四散人中之者即病或有氣一道上衝如柱少頃散如黃霧中之者亦病見之即屏氣伏地俟其過後方起無恙

苗人能爲蠱毒其法五月五日聚毒蟲於一器之中使相吞噬併而爲一乃諸毒之尤也以之爲蠱中者立斃然造蠱之法多端如有所謂金蠶蠱蜈蚣蠱者其術不可思議大約其用蠱恆在冷茶冷酒中及菜蔬肉食中第一塊上行其地者慮爲所毒宜帶甘草嚼而嚥汁中毒即能吐出仍以炙甘草三兩生薑四兩水六升煮二升日三服或用都淋藤黃藤酒煎溫常服則毒隨大小便出若含甘草而不吐者非毒也又三七末荸薺皆可解又白礬細辛爲末各五錢新汲水調下得吐即止又雞人解蠱毒藥有名三百頭牛者土常山也有言三百兩銀者馬兜鈴藤也皆宜佩帶有中蠱而臥病者燒病人所臥之簀則病者能自言下蠱者爲何人也蠱祟有神夜出飛死者之魂光如拽彗流入人家嘗知防禦又下蠱之家其居必潔恭蠱死之鬼爲之拂拭故虛廳之上纖塵不染也覺之者爲女字坐則其蠱不靈又聞蓄蠱之家雞輒飛去彼或蠱我方食時竊其少許寄埋十字街心則蠱神反爲彼祟又蠱神畏蝟取蝟入養蠱之家其蠱立擒數說皆有徵驗故爲附及

說鈴 峒谿纖志

泰山紀勝小引

髫年登岱未能領畧其勝歲癸丑就祿泰安旋以計偕往來長安道上席不遑煖五月既望藹子天木安子貞吉椒子登山携酒餌作二日遊始得與山水作周旋雲深塵遠怡然會心思有以喻之於言然詩歌拘於聲律題勝乎文雖古人遊之弗攀也於是隨其所歷名勝紀以質言以備異日展玩使不忘於心非敢贋之士大夫曰可以當臥遊也

闕里孔貞瑄璧六識於岱下之弗措軒

泰山紀勝

闕里孔貞瑄璧六甫纂

萬仙樓

一天門歷萬仙樓山路紆折澗水縈帶樹木葱然望之如重堂邃閣上通瑤府雖萬仞初步知其蘊藉獨深也

經石峪

澗東有峪孔山倒垂銳若菡萏倚岩作石亭左峰肱抱中石陂斜平如掌方數畝許徧鐫字如斗大相傳以爲晒經石上有小瀑布橫洒若短簾浸蝕經字半雕落矣

布席陂中央趺坐水左右來濺人衣襦歎身汲寒流漱齒似非人間境界

水簾洞

歷高老橋入祖廟望呂岩亭皆迤邐由巽趨乾及澗忽轉而未如脈動脈沂而飛瀑從西北來淨如垂練洞口藏簾中水弱時隱約可見

玉皇廟

歇馬崖及玉皇廟山谷始蕭穆存當遲疑無攀躋處登眺者有儼若之思其左側林巒尤美上懸崖依巖而東

松檟森[illegible]人跡罕至殊多勝槩

迴馬嶺

山迴路轉屐齒甫過突而亘山縣澗水劃然阻絕轉仄向東南梯雲御風而行經蓮嶺繞泰山腹中脈絡盤紆至此又一大折云

快活三

蹩躠陟躋廟西瓏扇子崖如相拱揖倒盤而下路皆平澗野花與草樹雜發黝綠芊合竹籬閒絕似平野村落人家無復巖巖氣象譬如接嚴賓之後忽遇好友坦懷

笑語遥望對松山別開一幅畫圖矣

御帳崖

中路瀑布惟御帳崖爲勝勢極斗峻飛流濺沫珠迸玉潨下與龍文石相濯映崖上靑石砰可坐數百人諸水從雲間奔赴頓覺冷然與人世迥隔雖薄遊亦當作十日盤桓砰上鑿痕尚多疑是御蹕遺址

五松樹

始皇東巡五大夫以捍衛功受封不知後祖龍幾年而没彧者非甘棠遺愛士人不復旌護之幸後王寛仁不奪其爵迄今十八公猶襲名號未詳是其苗裔否其刻族有獨立大夫亦就衰枯矣

朝陽洞

石罅出雲通山皆潤入朝陽洞洩雨洞中澄泉甘冽砌上滴露如懸珠道士以器承之命曰石乳官廳後石屏磈礧有奇致西偏石鎸入廳壁米萬鍾用六書古篆題雲根二字筆法遒然生動

對松山

冒雨行對松山奇絕雲壤澗谷皆平眼前斜飛若輕轂

積榻椎挽可動仰覩兩山連黑雲壓頂上與松樹濛結神合無間忽悟松樹乃雲苗所鍾感泉石之氣而生也風動微露鬢鬚若怪龍藏雲霧中駭人欲搆

十八盤

過大龍峪分路西北兩山壁立中通一線仰窺天門如鏡險峭不可登聯鎖爲欄椽雲傍霧躋天門返顧凜然動登高臨深之悔雖自謂賁育亦復氣奪

新盤

東行入新盤俯覩群山錯叠如綺歷歷刀五老諸峰上

孫子崖度天橋皆幽折可盤礴嘗謂舊盤似直臣新盤似韻士一則磊落光大嚴峻不可屈撓是冠裳入朝氣象一則綿邈蕭疎蘊藉風流隱逸君子之所珍也既登少憩御香亭遠望宮殿巍峩不知人間天上

蓮花峰

殿外白蓮若供養數峰攢立花瓣寬平又絕類蓮實遊人多坐飲其上異在深入凋中見化工位置獨巧

摩崖碑

碑因山體為之青石削立橫直不可以尋尺計光澤若

刮磨書用八分或彿空摹行人間唐開元年所製也碑底側有巨泉陰滲清冽逼人毛髮千百人取給不窮

真太山

一石挺立或題聰明正直四字命之曰真太山世傳五岳真形本此甚矣人之好異也

玉皇頂

玉皇廟倚嶽極頂北望群山萬層匼從拱挾或若星羅或若碁布或若連營或若聚幕鳥獸龜龍劍盾矛戟之形無不備具堪輿家謂之朝山聚講有以哉

紀異

山上下陰晴氣候不同盛夏苦寒御夾單衣不免擁爐時微雨新霽紅日麗空殘雲滿地俯視茫茫如陸海堆絮積雪不知其幾千萬頃各指示碩子曰其下人家方陰也

試心石

石銳僅可容足下臨絕澗常有道士鵠立其上索錢過者駭且笑謂是以命貿財者夫以命貿財寧獨一道士哉

無字碑

無字碑非碑也度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文錄或玉撿金函之屬相傳一遊方惡其疑天下命撤之甫動其蓋雷風驟作說雖近怪然其中有物焉則斷斷無疑

孔子崖

泰山惟孔子崖極空濶無障蔽可以窮目力之所至後即山陰路崖前二短碣紀與顏子望吳門事舊有講堂今成荒烟蔓草矣

孔子廟

廟在極頂之東先年重搆復傾基址尚存碑記小天下數字今諸祠鼎新惟此未追修舉過者慨之

探海石

一峰横出東指渤海三面無所憑依雨滑風烈則不可登好事者或飲酒其上（是亦以命買酒者）

望海樓

樓踞東巔與玉皇頂㬥等夜晴明早往候日曙星漸沒微耶散綺羲輪將升海霧盡赤蕩漾久之日突出海水晃若閃鏡轉睫間紅光射目不可逼視矣

捨身崖

捨身崖奇險以石投之移時及地微聞磬然之聲愚民或擲身其下常有遺骸撐拄不知何取或曰墨氏之教也夫墨子兼愛其流弊乃至不仁其身悲夫

又

兼愛非中也然摩頂放踵猶曰以其利天下而後為之也夫棄物於江河以為廉人則笑之至於捨身而無所利曷為乎爾一先正刻經語其旁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仁人之意哉然不若泯其名滅其迹之為愈也

仙人橋

橋當絕澗峭壁夾横石若權履之如將可陷往往既過卻視股慄不能還

八仙洞

由丈人峰下山陰道迤邐而東洞在北山之岩危若鶴棲鳥道一線松阿結茅屋數椽點塵不到若或有隱君子焉

石屋

石屋與八仙洞相連然無徑可通澗石如纍卵攀藤附葛而下行五六里始達雲路透折緣山跨澗嵐氣與松風相激溥沾染襟袖眉宇為之浸漬既至峭壁圍空率千百仞皆神工削成展若列屏曲若卷蕞松生岩阿間撐雲蔽日上不見天澗下松棚如積霧蔀屋亦不見地轉側入黃華蓮花二洞掬泉水飲之覺惠泉中冷猶是人間彝味也此為岱陰第一洞天福地徘徊彌日悄然觀止

日觀

天地氤氳沆瀣流之氣以息相吹野馬塵埃訓茫
茫無所止極矣况於微風濟霧宿雨濃雲皆足障遠而
欲窮千里之目迺初日觀海水其數往而不獲一覯也
則宜秋深冬初星皎雲淨夜色空濛如縠天雞鳴微暈
生凝眸久待若日不至纔一轉盼倏露半體若月弦就
望厥色殷紅蓊光不耀輪攢而上少頃日中忽如一燈
吐焰次如炬次如瓶次如罍樽次如葫蘆上黄白下紫
赤頹薄蝕狀又次如葫蘆罌瓶之倒置最後如炬燈之
燼蓋其初爲海氣所蒙蟬脫既盡然後全體照融瞭若

四射趯躍前卻若危船簸浪震盪心目神體爲之不寧
日下積霧色正黑俄而重霧之下忽出白練長可竟天
與客相顧錯愕驚嘆曰是非海水耶古之人不予欺也

觀海石

觀海石在仙人橋畔石笱兩出瀾僅尺許三面深壑洞
黑無底蛇行匍伏始克一登睥睨左右頭目瞢然震眩
欲號心神怖悸移日不怡古人擇地投足非罔行不履
恐跬步偶誤自貽之慼

小蓬萊

小蓬萊在東澗清溪迴激巖石若傾蓋亭午見日盛夏
拉一二清放之士脫巾褫布几中流壘石蹲坐浮觴避
暑相與和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乃以濯我足下有寒
潭引溪風作颼颼聲頓覺轉炎爲涼驅夏徂秋不知世
間有懊惱事

王母池

池受小蓬萊之水深廣可勝小艇左呂仙洞右羣玉巷
夏秋山水暴漲聲沉沉作江潮吼震撼城市如殷雷未
吐郡人有竟夕不能寐者

四陽巷

岱麓左腋幽靜蕭瑟爲黃冠燒煉之所遊覽者舍旃弗
顧僻故也唯僻故勝南望徂徠若几案可憑式庶幾竹
溪六君子之遺風猶有存者

明堂泉

以明堂名泉誌其地也左謝過城小山寬平方里許中
有馳道疑卽明堂舊基或曰以祈侯歸田謝過之故泉
一線涓涓瀠折入汶㳽水聲纍纍然動盛古之想若漢
明堂在州東北隅岱左腋落脉虎砂㩲竃背水口連墊

道形勢亦勝近鄉大夫卜塋焉

普照寺

寺隱山坳沓嶺間之鐘磬鍧然而寺不可見路轉峰迴則已至也林木蔚雲松篁飛雨異氣靈光輪囷其上高僧往往卓錫焉東谿幽勝異恒排澗流而東之築堂其衝岩阿種菊皆徧命曰菊圃瀵流南注爲石塘九曲蒔荷焉輔以茨蒲淸夜孤往臨池取月坐石邀風不知僧之非我我之非僧也

役書澗 三賢書院

三書院背倚奇巒列峰供抱孫明復者春秋發微於此石介侍立石猶存上迹痕投書澗繞院東偏胡安定十年不歸得家書見平安二字輙投澗中古人勵志精勤堅苦如此其卓然表見於世非偶故今遊者考其蹟居者榮其名

三陽菴

菴與普照寺共一羅城乳峰鬟絡投書澗爲之限帶由書院螺旋而上五里許抵山門青松落陰雲物泠泠層巒斷壁積翠欲流殿宇數十楹各有攸祀其左殿龕下龍口吐泉承以曲池潛行出香積手掬活釜煮㮙蔬皆香冽殊常緣丹梯轉上界多烟坐幽洞道人往往解蟬脫者西北嶂巘參差飛瀑如練俯視城郭與蒿里相錯儼然丁令化鶴之處

白龍池

禱雨輙應歲有常禋西北諸壑之水流爲渿河經大峪口大石峽白石燦爛沙水澄鮮石鱗魚生焉

西北二丈崖

西丈崖由會仙菴過仙人影峻若建瓴而北丈崖如懸修藁噴萬斛眞珠奔躍來會遙望之似雙龍飲澗其西

北復懸二瀑萃于竹林四水亂落相助奇焉

仙人影

天地泡影也泡影之中涵影萬狀致足樂已生而不息去而不留何居仙人之留影也西上危岩得山之半峰青而影白宛肖人形眉鬚衣褶皆具俗呼仙人影昔始皇遣方士求海上一山若將可至風輙引之而去望見之焉然則蓬萊方丈瀛州安期羨門之屬皆影而已矣銘曰天地闢實會昌萬八百形影張神生象化流光云

不息顯者巖造物功妙難量若有人山之陽薜蘿衣雲
霓裳後西極凌東荒立岱岬指扶桑丹藥就形悞傷賴
影不動不飛人間世日促忙嗟終古自徜徉

竹林寺

西谷幽邃曲徑緣匯一綫過北丈崖勢忽開朗如月滿
古木交天濃陰匝地泉竹清晏毎雨後異雲覆寺日彩
薄之寺影輒懸雲中如蜃樓世傳老僧種參化為天麻
故天麻生竹林者良蓋靈氣所鍾歟誦唐詩殷勤竹林
寺又得幾回過悵然增感

扇子崖

由竹林踰澗陟西山荊棘蒙茸險巇無蹊撥茅尋樵子
履跡取道轉奕崖懸棧達玉皇洞聞犬吠雲中鷄鳴天
半匍然色喜揆行劉盆子營壘寬平宜寺旋登二嶺始
抵崖前峰如扇面隙空因以得名列嶂皆犀利棘矜傲
岸不俯似欲抗衡岱宗而力不逮者遂號傲來西南峰
底洞藏巨蛇常就道人丐食忘機不驚山陰洞極澗容
數百人中有磯磴几榻可以避世盆子曾竊踞其上俗
呼牛王洞蓋必牛劉聲誤耳竟以名惡不顯然則名可
忽乎哉

九女寨

孤峰絕澗深藤密箐山鬼叫嘯君鵑籌騰門多麋豕豺
虎蹤跡空庭落葉殿宇封塵明月淸風自作來往鼠鼯
丹竈蠹蝕秘詮忽聞松栢謖謖翛然空谷足音

社首蒿里

封禪者何上下祭之義也增土而築曰封除地為墠曰
墠變墠而禪神之也規倣圓丘方澤之意虛傳七十二
君自虞書巡狩外事不著於經文不垂於世益曼曼乎

難言之禪祭或於社首或於雲亭或於梁父或於岱陰
小山卜地得吉則用之或曰從警蹕之所便爾社首連
接蒿里西北有洞幽深不可測明初得玉簡十枚眞宗
祀后土所瘞也流俗類倫以詭怪幻竅之說以聾愚蠢
牟利遂為壟斷薦紳先生所不道為其矯誣而不可訓
也

岱廟 漢栢 唐槐

岱廟東嶽正祀歷代柴望祭告之所殿宇弘麗繚以周
垣樓堞百雉中有漢栢唐槐斯篆邑隸其駐蹕環詠諸

亭藏古今銘刻甚富今海內所奔走而禱祀者類先碧霞而後岳神不詳所自昉抑或東嶽非小民之所得祀故假借祀碧霞云爾乎

天書觀

宋眞宗藏天書處或曰在鐵塔之下今無稽焉

靈應宮

明萬歷年建宮殿麗有鎏金寶閣烈日中騰光飛焰

陰字碑

登太山謝天書述二祖功德碑在城南北向宋眞宗御書王欽若文文典雅有清廟氣象書端凝有明堂氣象世稱雙絕或謂岱嶺東巖平創欽若欲摩崖紀功與唐八分並峙已成其額眞宗謙讓未遑勒碑山下取劉越之義其字完美說者於欽若不取其人取其文於眞宗不取其事取其書

雲亭

雲雲亭亭兩山頭立逶折一逕上有眞宗御製碑銘去城二舍皆負五嶺襟帶汶流岱陽勝地

梁父

今所號梁父有嶂無山按志距州百里竊疑非是聖詩曰鬱確其高梁父迴連因知梁父與岱必近或山側之微來諸峰古今異名也

黑龍潭

太山東六十里曰黑龍潭祈雨如響南山壁立萬仞若鬼斧劈裁下臨巨潭灝瀕洶神龍窟宅每陰雨雷自潭出隱隱若嚴鼓奔龠木陰則通人毛髮皆豎臨[illegible]斂屏息無敢高聲咳唾者

夾谷

按記夾谷在祇其山青石關險隘北下二十里歷大小石棚皆鼠穴鳥道不通車馬踰險會祇其非便或別取坦道迂迴而至歟抑大聖人作用以禮信為用兵恃險異險皆非常情所及耶

顏神鎮

東岳幅幅山水明秀得海岱之精脛地產鉛煤粒土如金淄水金嶺之所交會泉石濤瑩鮮泥滓沙礫東望青渤泱泱大風

青雲山即簪山 金斗山附

金斗肥柘青雲瘦潤筆峯儁削翠色可摘倩若芙蓉叠
萼與華不注如出一㮚有桃塢松林龍門飛泉之勝至
觀音坪寺僧例勸止焉曰否否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
止境非盡境也緣石縫仄行入山陰洞定喘仰視絕頂
四圍劖峭垂鎖延登坂峻塹深俗呼閻羅鼻險可知也
巽在石成一片無斷續接落之痕堅光縝栗臨風遠眺
東家雲物飛入襟袖欲下目眩魄奪始信昌黎華山投
書之事按碑記崛起平臯壽立天表旁絕倚麗竒象傲
特盡震方之芽茁岱宗之襟帶可謂善於名狀矣

宮山　古新甫俗號蓮花

漢武東巡其雄心淵目固將傾澒四海踔踰五嶽迺獨
睠睠於此建離宮何居曰彼有取爾也新甫者于魯頌
以離宮故更今名九峯如蓮因號焉世祀大士香火極
盛士大夫遊者輪蹄顧寡名山湮鬱如跅弛之士不遇
知已使孤標自賞不亦惜乎山東西有兩候城逕岡復
嶺蜿蜿蜒蜒遠山環衛勢如登機北眺九峯攢翠蓮嚮
半吐如天水尉藍精華在隱見之間及山麓諸勝皆歛
不露轉訝亢直不榧所望陟天門忽開異境始知大美

中涵層巒曲澗百折不窮過快活三登蓮花砰觀石梁
飛瀑嘆為奇絕蓋山腹結穴要地彷彿御帳崖而深險
過之及漢五丈夫松虯枝蟠幹龍鬐蛟髯若欲與秦松
爭衡者長生池上下兩塘潛相灌注下塘金鯽或洑行
出上塘頗有禹門登龍之意其上與雲洞外狹中濶可
布几席夏秋雲從洞出滴露如雨開小渠引洞外激流
有聲觀音白衣兩龕萬幛插天雜奇夭矯有天然石屏
隔座如同宮異院其腰絡突峯如乳如鼻如腭如膺如
龜如麟如鳳峙如龍蹲皆錦叠繡錯有層次而雲溪風

隧中怪砂帶水枝脚橫生如豬牙如噬嗑如錐如戟如
梗如權如虹飲澗如鼠穿穴如枘投鑿如杵入臼皆棘
矜跌宕作鉤距閃撲之形蓋其山皆抱胎水如戀源立
則有懷去乃不驟所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僂極窕窈費
矜之勝致矣西北天河水源藏雲根曲沼承之若淨瓶
白雲洞人祖廟挂斗巖縹緲天半由懸逕轉上界斷橋
深塹隔絕塵緣牽鐵練猿跳而過達新甫絕頂峰類鸚
觜百里外望之空青不盡杜詩齊魯青未了豈獨望岳
云爾乎山四週有朝陽洞仙人橋仙人洞老虎窩麻塔

堌白雲菴春榜溝末子坊三圖懸流之勝與離宮在山之陽秋千石柱猶存雨後或得遺鈿諦觀新甫宛肖岱宗非比肩之兄弟定繼體之宗子但太山古穆新甫秀麗品其骨相益具體而微者歟

又

靑雲華嶽之小影蓮花岱宗之後身斯以奇矣聞山底春榜溝諸洞天嵌空玲瓏俯有流泉仰見日月亂時人多入之近如武陵之迷逕也按嶧山最為玲瓏由山腹可達絕巔遊者快談之蓮花玲瓏鮮有聞者則衡僻之偶異而山靈固不為之顯晦也

靈岩

岱西有長城鉅防婁敬洞繞岱百餘里兩山夾道一水中流縈洄百折異鳥奇芳足人耳目中靈岩谷虛中如瓠路盤旋若磨山曲道斷澗怪石齒齒似欲嚙絕塵世輪蹄者有石梁可渡緣壁村落彷彿輞川峰巒作百獸率舞其最肖者臥象行獅天鐘之奇象作胡應獅為主山厥形左顧首尾鬐鬣宛然生動令人怪嘆化工之巧林麓松栢外多白榆歷壁寺有積鐵世傳達摩鐵袈裟

東北甘露泉佛堂中鑿地得源砌以文石泓然淵澄中懸琉璃燈映之洞見九淵掬飲肌骨皆冷心塵頓淨潛行出亭前引為曲水分注時有松蕊流去人間見者疑是武陵桃花也獅口鄰蘭若下臨石欄鳥雀皆馴老僧撥飯食之百鳥喧爭飛集肩背不避生客始知李白居徂徠山中鳥雀皆能呼而弄之於掌非虛古名賢筆蹟在湖山都會者非缺則毀唯靈巖以僻獲全完好無廣搨之足成大觀文獻無徵其求之野

泰山扈從

五峰如指錦屏似疊華山綺麗鶴嶺清獰龍洞有透山之奇鵲山饒啄日之勢河傳雪浪峪號桃花鳳岫儼凰駝岡負子虎窩共鵰窩鏽錯石猴與石馬蟬聯七十二峰顯碍長空七十二泉潛通渤海泉推趵突爍珠激天峰稱獨秀卓筆出地歷山起千載之孝思嵋湖壯一城之勝覽坎水連艮震嶽承乾宗子端嚴去天伊邇故能援此孤標群孫羅列達岱漸遜始克受其秀氣六蠻之戴既已舉其一隅八駿之遊尚期遍夫四岳匪苡尤於璽運實雅志乎向平 鏤管難工山靈莫詣

封禪 六

巡狩之於封禪其同乎曰異哉曷異乎爾異之以其用心也其用心之異柰何曰虞舜時巡同律考度協時正日修禮慝器懋德興庸襃諸侯覲之方岳明其黜陟而致績乎民其心無非爲民事也然後燔柴瘞玉告虔於天地望秩山川徧於羣神因巡狩而祭告舉焉非若後世登符獻瑞粉德飾功求神仙搜圖讖謝天書祈福利治馳道快遊觀責進獻盛屆從耀甲兵煩供億小民輟耕罷紡邀壇坫之役百執事曠命棄職司警蹕之次空

瘠海內怨讟繁興方且與一二從諛之臣幽虛詭之文鷹矯誣之詞將以潤色太平炫赫奕襪嗟夫曾謂泰山不如林放盍巡狩勤民以敬天封禪誣天以病民虞舜歲周四岳而民不勞秦漢唐宋曠世一行而天下敝何哉其用心有毫釐千里之異也而佞夫憸人方將草封禪議禮儀聚訟盈廷逢君之意而顯啟其機以光武之賢不能勝羣臣之請則中主以下無譏矣蓋莫麗山河帝王之盛飾刻畫丘壑儒生之餘事豈取相如封禪草安石萬言書洋洋纚纚使人謂斐然大章類能流壽天下哉

徂徠山 補遺

徂徠居羣山之中祖太岱昆新甫金斗青雲石門九仙子孫儼列尼防拱揖東蒙金牛遥爲賓主雙汶絡其面背滙於西南如帶結於襟山峰巒峩星體俱備四向開嶂砂水相繆龍脉去來莫可識別山週百二十里由張掠震入磔石峪進若卷荷退若劍蕉有廣石瀑布跨斷山腰峪之所由名也殿宇隱松楸之中溪流藏藤葛之下風栗霜柿綠苞赤實綴若繁星巖阿偪仄障於朝

山逾西溪溯流而北山形始暢另闢洞天林木葱鬱溪水淙瀑隨處瀦爲魚沼蓮塘下瀬泆行出山外水冬夏不盈不涸蓋山得斯峪也始幽峪得斯溪也始秀已過溪由山腹踰二聖宮礀㟁嶙峋不通歲齒或壘石表其往來之向跨三嶺嵋而北下深峪而西出二聖之背如穎脫囊底宮即樂窩巖其乳山結體尊嚴開局正大巖溪多竹習以藤蘿外有轉珠山當谷口阑欄巖窩閟然風廻水渟矣徧訪六逸遺址故老鮮能言之者相一山之勝此爲升冕其爲竹溪無疑也得元時殘碣文剝落

不全大約記夫子老聃講道事士人謂以袁郭二仙名宮者誤矣距太平頂三十里爲徂徠絕巔雙峰頡頏一平一峭平可結廬峭可築壘峭非平不大平非峭不奇勢固有相濟而不相軋者乎其下紫源池極潤闊諸羽士産菖蒲莖九節云西南十六峪幽僻絕塵踰澗繞巒珠三十餘里始遶從太平頂落脈正對汶水與東北趙州奄遥相照應據山之坤艮爲兩別谷山陰顧崖遂谷多前賢遯勒沒於蒼苔未辨是六逸筆蹟否嗟夫探奇索隱愈深愈曲遺憾愈多達者觀其大畧取適吾心而已矣

匡廬紀游

武進吳闓思道賢著

歸宗寺

出星子南郭循湖濆而行空翠映波層煙如織遙望縹雲杳寞松邑與山光滅沒則開先萬杉諸寺也過東古山十里渡石梁竹木翠陰蒼森夾徑聽澗水潺湲聲不覺抵歸宗寺

墨池

歸宗爲右軍故宅殿右墨池存焉

金輪峰

歸宗寺後亭亭如天柱翠黛千尺爲金輪峰峰頂有鐵塔藏舍利

復生松

歸宗寺有古松凋殘斧斤中已朽矣達觀大師石塡其中土封而祝之遂復蒼鬱老幹分披有拏雲攫石之勢

玉簾泉

由歸宗寺後登松嶺千餘步折而西澗水奔湃下視杳寞去是右軍養鵝池策杖而上則大悲閘閘長不及里

左右臨深谷岡盡攀鳥道側身捫蘿過石壁行漸下高竹數千竿生石澗旁遵澗過石梁有巨石上架小樓二楹憩樓倚窗三面皆絕壁瀑水百丈噴珠壓窗六月如深秋也故名玉簾泉

簡寂觀

距歸宗之北三里為簡寂觀是陸脩靜養道處古松十九株為魏晉時物偃者拂地聳者入雲虬枝古榦圖畫所不能寫藉草而坐聽龍吟半日

日炤菴

觀後有樵徑涉石澗攀崇崗屈折而上五六里許則日炤菴四闢山色空翠欲滴香爐犀牛漢陽三峰縹緲插雲即太白讀書處也

黃厓

由日炤菴東行六七里則黃厓下視開先在綠雲杳冥間石壁萬仞樵逕盈尺行瀑布之上下聽水聲如雷逕盡為黃厓寺

空生閣

黃厓寺後有溪溪水奔瀉聲喧亂石中循溪而行入山洞洞後有梯級折而上又出石門上構茅屋曰空生閣閣前巨石成臺石壁千仞竹木蓊翳坐閣中遠眺彭湖水烟帆影近入襟帶間下閣探瀑布源途窮而返

文殊臺

談匡廬之勝者輒首瀑布而游匡廬瀑布者率皆遠望而未近接下黃厓里許一峰孤撐則文殊臺去瀑布咫尺耳側足過飛梁見石壁陡側匹練倒挂不可端倪長溪亂石與奔浪相間如龍鱗蜿蜒也

開先寺

由黃厓鳥道而下則開先寺入寺有橋名招隱喬松千樹皆南唐以來舊物夾道千尺亭亭如雲天地黛色松下行百步折而北拾級登臺始至寺門望黃厓瀑布已在天際矣

青玉峽

由寺後行石徑百餘步則為青玉峽地當瀑布下流水可鑑鬚髮飛流三折入潭而歸溪

萬杉寺

由開先左取道至萬杉寺亂山環繞翠黛幽深殿閣參

差金碧壯麗如入李將軍圖畫間

棲賢寺

游萬杉之後旬有涉暑平金風起約伴作棲賢之游出北郭七八里登崇岡崖岫千叠白雲往來好鳥弄晴半似暮春時也十里渡棲賢橋喬松千萬岡林高下屈曲成蹊空翠侵人萬籟俱寂但水聲澎湃如雷人行于瀑布奔流間耳

玉淵

盧山之東七十二水至棲賢合流而歸壑水勢觸石怒流注空斜飛十餘丈而後擊怪石突兀危崖嵌空登臨其地覺風雨雜沓矣

三峽澗

玉淵之水由石澗奔流越棲賢橋而歸于淵坐橋下石壁陰森綿延屈突隱見玉淵飛流如在天上東坡先生以為瞿唐三峽遂磨崖而誌之

招隱泉

橋東有泉名招隱勺水耳取之不竭

白崖

棲賢寺後涉溪而東行漸高岡陵高下流水潺湲田疇廬舍雞犬桑麻依山臨流各具一趣徑盡登峻嶺行松林中石壁陡削鳥道懸崖俯視雲霧徑斷梯而上鑿石置草閣閣左奇石插天懸泉百丈過窗而下閣中雖當暑必挾纊乃可坐閣左有大小石屋二可坐臥前臨絕壑遠眺彭湖蒼蒼水烟極目無際乃郡丞李藿思讀書處

白鹿洞

距棲賢十餘里則白鹿洞洞外書院為考亭朱夫子講學處廟貌巍煥絃誦不衰正當五老峰之麓

太平寺

余自丁巳游匡廬迄庚申越四載矣再抵星渚于九月之望與李梅子駢騎出北郭時陽景欲墜四山無色獨返照射五老峰巉巖嶔空須眉歷歷渡松岡十里折而東循小徑石磵紆迴而返于樹杪四顧岑寂忽聞鈴鐸吟風穿林跡之隱見樓觀同游者云此太平寺遂止宿焉

凌霄崖

由太平寺左尋徑披榛行里許抵凌霄崖竹木挺秀蒼翠洞衣宿露衣晞旭日炤耀拾級而登遙望五老峰白烟環繞吞吐變化獨太乙紫霄兩峰兀然近人入寺樓閣紆廻近倚石壁爲故南城令茜公鳩葺

馬祖洞

洞在凌霄寺後咫尺怪石三五突兀似小山石上生古松盤曲如蓋穿石而過有石崖嵌空如屋有闍僧誦梵經其中是爲馬祖習禪處

青松舍

距凌霄崖右二里則青松舍茅齋三楹面深壑齋中宿靜曠朗爲可琢上人誅茅新建者開後窓正對五老峰崚嶒秀拔近若咫尺也

木瓜洞

青松舍右登峻嶺折而南亂石嵯峨古樹屈曲幽禽啼磡巖菊縱道行二里則木瓜洞向闕此地有羽客可談眞者抵洞石厓如屋黃葉滿地岑寂無人但遠眺千林紅葉悵然而返也

白石菴

還故道下崇岡里許則白石菴

二層厓

二層厓居五老峰之半由白石菴後拾級而登路極陡峻行四五里回望彭湖如帶星渚如杯五老迎面而立如斧削如冰裂如虎豹之蹲如芙蓉之簇千萬狀態不可端倪也

獅子峰

二層厓之左越嶺而攀鳥道揮白雲超絕壑有龐眉老僧曳杖而止憩焉仰而望見三峰縹緲一峰銳而挺一

峰左顧而欹一峰右顧而弭耳皆有形可象而難爲名欲尋五老之舊又杳不可問久之恍然曰余聞匡山有獅子峰此其是耶僧曰然

觀音崖

由二層崖右松嶺小徑行數百步折而南有崖累石爲塔上有古松盤曲婆娑少憩其上下視絕壑萬仞白雲杳冥覺置身處非復人境崖前巨石百尺宛如白衣大士亭亭雲際同游者曰是崖以觀音名子其見否

金雞峰

由觀音崖下百餘級攀鳥道捫蘿側足行五六里遙見一峰亞于五老峰巔有石鼓翼而噓雲霧是名金雞峰

金鷄峰

由金雞峰繞峰尋道得樵徑闊不盈尺下臨絕壑行四五里漸下則金鷄峰叢篁夾道千峰迴環中有蘭若幽邃可偃息

金沙菴

過金鷄峰陟嶺而下二三里則金沙菴青松千樹翠竹萬竿菴不甚宏麗而高敞可喜

白崖

由金沙菴松嶺策杖而上折而左里許則白崖昔年紀游巳畧述其概時山吐白烟風雨欲至遂宿於崖上夜聽瀑水聲如松風萬頃生于枕簟間曉起推窻四望烟霧瀰漫如舟行大海中四面波濤不復知有世界微風東來雲氣舒卷忽而一峰乍見忽而絕壁半開忽而千巒中斷忽而萬壑合冥倏奇祕幻不可摹擬少焉陽烏漏光雲收入岫凭欄俯眺見白雲乍凝有團團如輪者有飄飄如絲者有綿綿如雪者有漫漫如絮者俱横塞山麓罅隙間青松紅葉怪石奔流湖光一片山城半角或隱或見又如天孫織錦五色炫目匡廬幽賞無過于斯觀止矣遂策蹇而還

白鶴觀

余兩游匡廬終以未登五老歷天池爲恨白崖歸之後旬將束裝過鎬州許明府印渚邀余遍歷名勝遂尋北郊故道至王陽坂右行里許憩於白鶴觀觀居五老之麓唐道士劉混成修煉處坡公游屐經行極稱司空表聖碁壘播影句能爲寫炤今漸委荒烟宿草間矣唯門前古檜綠葉婆娑或不改舊時風景也

棲賢寺

余丁未夏杪游棲賢寺坐玉淵望五老頗極幽賞前旬從白崖歸再憩寺中秋山曠朗別一風景猶以匆匆言旋爲恨茲從白崖觀小徑行二里度棲賢橋松烟欲瞑草露沾衣薄暮抵寺遂止宿焉凡三過矣

歡喜亭

早發棲賢循澗而行青松紅樹微含宿露旭日未起清氣襲人行四五里路漸高過廬嶽祠口拾級而登十里

則歡喜亭亭居匡山中路越匡廬而過潯陽實周行也路峻磴險行者至此稍可宴息生歡喜心名實稱是

合鄱口

由歡喜亭鼓力而登復二三里則合鄱口兩峰相介過此路復平坦千峰環繞一澗平流竟不知置身天際但由山北而趨星郡者至此則鄱陽千頃盡在眼前萬壑縱橫雲生足底豁然大觀耳目一變也

金竹坪

入合鄱口坦途而行二三里復臨深壑松杉夾道磴道

紆回斜日照曜猶疑氷雪山北地陰而土寒也行五六里登崇岡長松萬株亭亭挺秀有寺名金竹坪基址平廣樓閣宏麗鐵船上霄諸峰列于前天池香爐諸巒嶠環于後金竹正居匡廬之中云

天池

金竹坪下嶺尋樵徑度將軍山石埡陡仄捫蘿而行六七里一峰特立峰巔有寺殿覆鐵瓦前有池方丈許冬夏不涸是爲天池

聚仙亭

寺西不數步有亭名聚仙祀天眼尊者周顛仙赤脚僧徐道人王陽明先生顏其額焉

文殊臺

亭西有石臺高丈許平若几案上置石亭塑文殊像古松一株屈曲如蓋葉短枝虬舉手可摩其頸實千年物也登臺下瞰壁立千仞楚山潯江隱見在目

清涼臺

由天池小徑涉澗而行二里怪石如屋突兀橫疊似無路然近乃見谷口下臨絕壑策筇杖攀木末踏石磴極

斗峻舉足捩頸盤蹣乃可下歷數千級磴道盡捫石而行里許懸崖塞路幸去地三四尺傴僂而過見草棧倚絕壁清修者居之由樓前石級而下路絕獨木爲梁援引而度復行數十步路又絕古松架橋長二丈許闊不容尺下臨無地過此則清涼臺臺廣三丈許四隣絕壑乃巨石拔地而出神斧斫削上銳而下平實造化之闢奇也坐臺上南顧則鐵船將軍兩峰如一峰而裂者怒濤歘瀉於兩峰間北顧則天馬峰縹緲插雲獅子峰突兀嵌空勢吞諸勝東顧有巨石方如印綴絕壁上而

不墜有片峰漸如屏風下有斷痕迎風而不折西顧巨谷逶迤中有石阜圍如城郭而陡削而中斷是為石門是惠遠諸道人游宴處也睇石罅中隱見楚山千疊大約遍涉不及三里而靈奇百出洵為山北絕勝云

獅子崖

始下清涼臺歷石磴百級橫行數百步則獅子崖崖石嵌空如屋之半下有平臺若掌中架竹樓有習靜者居之

御碑亭

游清涼臺還至天池遵平岡而行青松紫藤蒼蔚紅樹中岡盡一峰前峙則御碑亭舊傳有仙于此乘白鹿上昇名曰白鹿昇仙臺明太祖製碑鐫顛仙傳而建亭于此蓋有取焉

佛手崖

面御碑亭峰迴不數步則佛手崖崖高深三數丈崖口石參差如手之俯而五指歷歷崖盡有石黑質白紋乳泉涓涓不絕而成池

訪仙亭

亭去崖數十步沿石壁而行鑿山構亭曰訪仙謂顛仙也亭前有磐石突出下臨絕壑好事者鐫竹林寺三字其上

大林寺

由佛手崖西北行里許則大林寺古木蕭條黃葉滿地金碧剝落苔蘚盈堦獨古檜一枝大數十圍高千尺云是支公手植迄今二千載矣

祖塔

大林寺之南曰祖塔荒山寂歷樓閣半頹有鐵塔高丈許下坐赤腳僧蟬蛻亦一古蹟云

黃龍寺

由祖塔而東北行四五里越嶺度溪路極紆折有寺名黃龍為明神宗香火院三大士阿羅漢皆滇南銅鑄者生氣勃勃如觀僧繇畫也

硃砂菴

遵金竹坪故道仍出含鄱口東南行五里折而北則硃砂菴石澗水喧荒齋寂靜正面五老第一峰之陰

五老峰

由硃砂菴東行里許登嶺折而南復登一嶺行五六里始至第一峰紫霄亞其肩金雞附其足遠睇湖山顯晦千里豁然長嘯空谷應聲不數百步轉而登第二峰所見如之更轉而登第三峰是爲中峰視諸峰挺而獨出時午日陽和天無纖雲下視二層觀音獅子三峰茅屋散布緇流往來歷歷可數彭湖如帶環繞足下諸山撲地如培塿田疇萬頃山川繡錯又如碁局以青白相間縱横歷落酌酒極目樂而忘返以從者苦饑下至青蓮寺飽食興未已鼓力策杖再上中峰躋峰巔有巨石吐

于絕壁乃解衣縛帶猿引而登蛇下行覘峰巒詭譎不可端倪有挺立如竿者有壁立如屏者有蹲踞如獸者有飛舞如鳥者有劃裂千丈直下而中分者有鑱削萬仞鏡平而斗絕者要皆上接太虛下臨無地又如積雪成山日色銷鎔嵌空玲瓏自成奇險僅可目遇不可意擬匡廬絕勝無過於斯

青蓮寺

下五老峰還至青蓮寺秋山翠老古澗水喧落月近人踈星欲墮深山幕宿殊有清景

文殊院

早起穿林分宿莽而入陟崇岡千餘步則文殊院院面五老中峰之陰中有隱者三十年不下山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也

九雲寺

青蓮寺循澗而行兩峰之介山陡地逼如夏雲連綿屈突横亘數里是爲九雲屏寺面九雲之中青嶂週圍不聞鳥雀聲蓋匡山極陰處也

綠水潭

由九雲屏依澗而行路絕捫壁以趾下臨深澗怒流湍迅過此勢漸平一溪溶溶水色紺碧風浪水石相織如拋綠玉千片于琉璃盌中中有黑影如釜沉是爲龍潭祈雨者于此致禱焉

一線天

過綠水潭路澗石而行里許策杖登嶺路漸高一山劃裂如試劍石中分而高深十數丈路窄容一人行行數十步旁有兩洞深不可測相傳爲竹林寺後門亦好事者臆見歟

三叠泉

五老之陰衆水會而成溪長數十里繞九雲屏而東注溪盡絕壑千丈瀑布迅注凡三叠始下玉川門由一線天登嶺折而南峰迴崕前三叠不全見近麻姑崕有孤松倚絕壑抱松擲身憑虛下眺始見匹練三折掛于青壁玉簾讓其高黃崕遜其幽匡廬瀑布斯爲第一也

凌雲舍

由麻姑嶺而下徑不盈尺且陡絕無階級獨步乃可下稍提趾躓矣行六七里青篁夾道綠色蒼蒼精舍倚峰峰石巉巖如奇雲是爲凌雲舍

玉川門

廬山之秀鍾于五老五老之秀凝結于玉川門自凌雲舍依山而行里許亂石突兀水行石門作鏗磕聲蓋三叠泉下流也躋澗中不策杖而行高低硉矹兩足不並立如是者里許見巨石二高三四丈倚古松飛流從石澗潺澗石而轉歷石磴數千級有石崕玲瓏如屋而穿罅之口石青松古藤似覽鏡中圖畫然偃僂而過蒼翠森森別一天門右倚石壁色如鐵左臨高峰勢如鵬摶寸土無纖塵唯精舍數間畧似平地階下巨石四五亞以竹木雲林邱壑尚不足過舍後崖谷透迤蒼翠杳冥三叠泉奔注而來水勢陰翳見天僅一痕也

登華記　　南海

初至山蓀亭亭當華口之南有龍藤十一二樹夭矯多節節皆四枝幹中空相傳陳希夷所植旁一巖有希夷睡像前為玉泉院玉泉故在張超谷與玉井潜通味甘冽久服可蠲沉痾院當玉泉注處半把矣峪口有醉溪亦發源玉泉玉井者華之瀵魁其土涇出為潭為池為瀑布以滙于青柯坪下者皆玉井之水水至坪又受諸峽十八盤之水流繞峰腰與石爭道勝者冒出石上澎湃有聲不勝者四凸相受漩渡瀠洄或伏流尾下乍隱

乍顯至峪口乃噴薄直瀉以入于渭華故多峪峪多水而以醉溪為大五里至莎林坪有小瀑當門一破石傳為神香子所劈一夫扼之可阻而守也懸崖一亂洞方狹若玉棺之竪長可七八丈名希夷匣亦曰峽登之可從天井上雲臺北峰然非要路又五里有坪曰莎蘿其東巘樓閣盡嵌于壁與巖相吐吞欲墜復倚以鐵索絙而上壁之坎僅受手足二分甚危既上西玄門索則雙垂吾以身委索索直身直索橫身橫汗濡索滑墜於重淵矣是為大上方路其西巘為毛女峰有洞嘗聞鼓琴

聲與古丈夫洞相應外谽谺而內空豁紫沭碧枕苔蘚爭侵蝕予欲藏書其間又三里踰一小關北望雲臺北峰微與西峰齊東南二峰隱混茫雖晴霽彿見䟦立入之坪舊有莎蘿樹大合抱頂如華蓋葉七出如掌白華綠蕚二寸許崇禎甲申三月忽枯死又七里至青坪坪口為嶽之始自莎蘿至此皆亟谽凡十有八盤壁無剡以杙懸度搖搖欲折至經樸禮明明肅聖母像飯上坪坪盡是為削成北壁下一石當路曰回心遊者多望而卻二里許得一圻窞森沉索嫋嫋如絲風吹玲琅聲

在天半人從甃井自汲以身為瓶矣坼凹為梯凸為坎坎鑿指寸許梯受踵寸許梯槁枝也不可躡則前人之踵或恃後人之肩而索必獨握前人搖索則後人墜後人搖索前人亦如之道半兩石橫覆如仄輪夾人屈項穿而出古謂箭栝今謂千尺峽峽盡北折為百尺硤嶮亦如之硤短而峽長硤直而峽曲皆栽谷人乃鄙生所稱宰中窺窗若爇華之喉云硤旁有踵息菴稍憩仰望雲臺亦削成四方幾以為三峰矣久之但見西峰之影蒼靄沉沉晴日中嘗如暴雨峰缺處微有水簾飛派足

疲不能前乃就溫神洞宿焉居嘗覽五岳圖謂五嶽如
五經華則春秋也嚴而近于殺其形如古司寇冠徑石
若仰利刃登者生之機十三死之機十七今乃信斯言
不爽又日踰二石橋橋尺許橫出絕壑中長不及天台
石梁高不及羅浮鐵橋而狹小過之一巖如車箱側立
人入稍行聲閧閧如宮殿前一大穹石廣三尺斜懸空
中級之數百積溜脂滑索盡濡長跪扶之而上是名犁
溝其險不及峽硤而覩之若過以峽硤陰而溝陽也西
一厓上豐下縮偃而上厓銳尺許索焉子繫腰于索蒲

伏下睨白雲洋洋時有數峰如菰葉浮出頃焉滅沒盇
皆下土望之以爲高不可極者也前巖有日月暈赤白
相向一洞曰金天折而西厓剝微有磴痕人兩牆耳鼻
與石相砥凡六七百步至閶王扁此時漸見東峰矣東
峰前包一峰亦削成四方其下爲黃神巖巖對雲臺峰
雲臺對香爐峰以爲華塞門入一坊曰升嶽御道漢唐
皆有遺蹟蒼龍嶺綠此上嶺廣二尺許夾嶺也兩厓數
千仞若版築故曰夾長可五百丈南高北下作三大折
騎而上俯臨絕壑左右不敢睨嶺盡爲龍口冒一大石

行有劉曰韓退之投書所又有大石曰騙馬蹁之斗上
斗下至囝石則折身反度從一角騎之乃至將軍柗下
柗舊有五號五將軍柗歲壬午尚存其一王御史漢衣
冠拜之柗即火云踰一闗至宗王祠是爲東峰之麓自
御道至此長千餘丈一脊孤懸左右無附麗而三峰麓
盡乃綠石養父母祠先上西峰西峰之石滾隆不一皆
如蓮葉倒垂有筋交絡其頂若蓮華瓣牛圻南北有二
石如龜昂首敦脰若將遊蓮葉之上者又有浮石八九
廣數十丈亦如蓮葉葉底空虛人可匍匐而過石上又

有斧劈痕縱橫百道如蓮葉圻裂然故是峰名蓮華南
一石有神香子脟跡其長四尺旁刻西峰絕頂四大字
是日晴明見渭水十三曲與雒水同入于河雪光照之
黃河成白吾目爲眩上宮在峰汙旁爲玉井大五尺其
水潛流西注淵爲二十八宿潭東抵玉女峰北注壁爲
瀑布壁半一穴北出藏瀑布中時吐異色雲氣道書稱
西玄洞天洞口有石立丹青相間若畫仙人狀上有石
樓與東峰石樓對乃白帝建鼓鐘之所西峰故名蓮華
然從石樓而下迴視三峰又總成一蓮華向從雲臺望

東西二峰上分下合若蓮蒂蓮華而南峰藏于東西二
峰之間不見其顛若蓮房未吐爲蓮瓣所含然者今至
石樓而後見南峰特竦東西二峰交抱南峰之足也然
前日從縣中望則三峰外之千萬峰皆若蓮華之瓣而
三峰獨爲蓮房此其所以爲蓮華之嶽也南峰有左右
谿左爲菖蒲池所注右爲太上池所注合爲一大谿亦
與玉井潛通左踰溪爲東峰右踰溪爲西峰西峰有一
臂詰曲如蒼龍嶺廣倍之名曰屈嶺盤躙而上經巨壑
四五乃至南峰風大不敢直立臥石上以足抵石穿仰
視日月體大如車輪光芒下土羣星方圓大小不一芒
角縱橫四射莫可逼視風從大三峰搖動欲摧兩羽人
交把予衣慮凌空遂去乃宿灝靈殿殿南峰之絕巔也
南峰與東西二峰相連凡廣十里十里一石也其高五
千仞一石也天以一石成一嶽一嶽而止有三峰合而
言之則一石以爲莖二峰以爲葉一峰以爲華分而言
之則一峰之中有三峰三峰之中凡有九峰八峰以爲
華而一峰爲蓮房一峰者南峰之中峰也南峰中坼而
下其前峰爲落雁多松檜亦曰松檜峰白帝宮其間一

池冬夏不竭能伏則水黑去則水清華之頂門水也俯
眺三秦中曠莽無際黃河一絲縷時繚繞嶽下環百里
禁山內向靡之宮之皆華之擁衛也雷首中條在其東
背與華連今爲河宗所隔南峰西南一小峰下有峽曰
天門門西出南峰之背縋兩索而下數十仞一棧在壁
半上下都縋廣八寸長三十丈號長空棧背虛空行壁
上亦多鼻痕索如游絲攬之力輒斷棧盡有賀老洞俯
五千仞下陰沉無景大風蓬蓬微有白雲涌出乃華中
第一險詰旦雪大作其東道主以松黃餅玉井醪相餉
稍霽從落雁索而東螺磴滑膩賈勇而飛與之敵遂至
東峰峰朝陽峰也南下一小峰如算筍狹出冢廣丈許
亦削成四方曰叔卿博臺有鐵亭一棋枰一鐵棋子二
百餘數者或多一少一終不能定凡欲至博臺者索而
下陡石石凹索不能倚則握索反擲踰三四尺許以及
巖趾茹已乃釋索仄身行上下四五匝乃至是爲秦昭
王施鈎梯之所自此旋東峰西八一霤霤盡爲玉女祠
一大石馬役甒閃噉旁有臼坎四相連一石曰梢大
在祠中號洗頭盆水光紺碧乃玉女所持之玉漿云玉

女峰狀甚秀冶在東峰左脇中如為東峰所抱既斷復續一峰高於玉女曰石樓石樓東壁則為仙人掌掌長三十丈許半覆其脚上有石月半輪光可鑑五指參差中指直貫峰頂長二十丈太古雨痕凝礬如膏亦白黃相糅日射之五色晶耀如見指骨予登其大指蒼袖翩翩作舞百步許得一石蹶躡下通黃河唐宋嘗投玉簡謂之東緯水府天下水府有八此其一云三峰上皆松栢絕無雜樹有鳥赤色三四種四時皆一穴彼此相通其南穴二名巨靈臍

南海均曰華之狀一言可蔽曰削成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簾垂南削而全真崖見北削其半搦嶺一脈貫之以達雲臺如斗之杓為其魁有三首峪口矣青柯坪矣宗土祠祠為削成四方之下踰之則至三峰三峰一峰也一石拔起五千仞相為倚伏非搦嶺緻之則峯中可撮三峰而走也搦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雁在東寶旭在西東峰亦有三玉女在左石樓在右西峰亦有三石樓在前老君爐在後自縣中視之三峰等高也自三峰上視之東西二峰止及南峰之肩或以為南峰善藏其高然惟東西二峰皆高故能藏南峰之高耳昔明高皇帝夢遊其上御製夢遊華山文鑱于三峰又嘗欲建都關中因河蹊華蒜以華居二條之中高為五嶽之最中天而立旁絕攀援端冕凝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象星有北辰嶽有太華皇都有關中蓋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天以北辰為心地以太華為腹王者建京嘗上法北辰下師太華以居天地之心腹也又天下名山至太華而高深至極其東自錢唐西迄少華北從谷口南達商雒為山者千數四面屏蔽望之

以為盡華山也而皆非華山蓋華山以三峰為主其形不同三峰之外峰峰皆削成而三峰獨四方峰峰皆偏一隅而三峰獨中立也予嘗升其巔縱觀形勢因憶唐一行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華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華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華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華陽則是太華據天下之大中至正為兩戒山河之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華以太華

四面之山千數而結秀于三峰三峰之脉又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嘗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碣石朝鮮為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雒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而東循嶺徼達甌閩為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太華之所磅礴故自天地初闢太華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華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者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其又何之

游雁蕩山記

毘陵周清原蓉湖著

浙東濵海郡多佳山水天台雁蕩尤著晉孫綽賦天台至比于蓬萊方丈而不及雁宕謝康樂守永嘉闢奇境殆盡雁宕無聞焉相傳趙宋時其迹始顯豈山川闔闢顯晦亦各有時數歟將其地險僻難以康樂之好奇不能至耶天台上應垣宿因山以名郡縣信如孫綽所賦佳勝可知特其山去郡遠余匆匆按部不能往比自台赴永嘉路出樂清縣則雁宕在道左焉大荆樂清戍也去縣治百四十里所過官道多峻嶺計程必兩日始得達余以十月十二日抵大荆訪雁蕩所從入但迂官道十里便得一游且到縣仍兩日耳夫余以使至觀游非所急然以千古名勝近在肘腋必迴車㒷足豈人情哉翼日遂賫糧以行賓客之自負好奇者皆與焉從事僕役凡三五輩其簿書行李皆遣自官道去通計入山者十有四人大荆城旁有高山上立烽墩海潮嚙其下或曰五更觀日出極佳濵海諸郡山皆歷歷可指答先有振衣欲往者至是以專意雁宕不果去

老僧巖者雁山門戶也去大荆五六里高可數千尺低眉偏袒絕似老僧海氣觸山石侵曉皆成白雲或橫亙蕩下遠望之儼若趺坐狀行益近雲氣稍薄比至岩下巍然立石耳一肩一項乃是兩峰自此林木蓊翳蜒石嶄削徑紆竅邃漸入佳境矣

聞天台有石梁為蜿蜒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游者目搖心悸多不能度蓋奇境也雁宕山乃更有石梁洞洞可容千人坐石梁環洞門起長數十丈扶留女蘿雜綴其上畧如蒼髯老龍飲澗作攫拏之勢亦一奇境也顧

余聞天台石梁高駕絕頂重以瀑布增勝而此獨偃蹇岩下想當少遜耳洞下南出百里許折而西行有謝公嶺自嶺以東皆為雁宕東外谷

踰謝公嶺而西始無負土山石乃盡立益別有天地矣嶺下有大淵廣危石至淵南盤淵水上源夾岸樹皆蒼翠一徑山從蒼翠中拔起各數千仞如斷岸如築馳道如重城睥睨其顛峰如劍如架如華表如竹抽籜如靈芝如獸伏如鳥翥翩如人立或坐如合掌奇幻詭怪不可殫述石徑出諸峰下行里許得古寺寺名靈峯不

處也寺旁為靈峯洞直上凡歷八百級深廣倍石梁之四高可六七丈髣髴人間大廳事泉從石縫下滴廳事中坳歷小槽如消雪洞外青天一片下廣上銳窗明翠滴驟張目絕似大野中望見遠山者尋入寺作湯麪之饌緩步出舊路憩羨簪峰下客臥石攤飯多不肯去意謂山水奇境至此觀止也西靈峰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老僧曰啓藏頗不俗精舍在深谷中數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可畝果木皆成行列其後斬面石壁如百尺牆牆下雜植花竹條藥鮮麗長如春時階前列

藥爐茶臼架上多名人手蹟皆題詠歷遊諸山者卷帙各精緻有決几坐斗室中檢點移時令人有超然之想僧徐言靈岩佳處余問何如靈峰僧笑曰過之賓客繼至咸請行興致躍躍遂起拉僧去

昔人謂雁宕實勝天台余未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也比來靈岩歎此言當不虛云靈岩有寺廢久矣而靈巖益刻露呈秀因知天地自然之奇非斧鑿所能出稍一點綴反掩真面耳寺基負石屏峰峰高插天左有峰曰展旗右有峰曰天柱高與石屏等天柱後為玉女峰兩

峰之間別有小峰二士人吁爲僧拜石頭佇余坐殿寺柱礎上歷數諸峰爲各賦一詩贈之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千步至龍鼻洞龍鼻水出焉洞視石梁更隘而險倍靈峰獨秀卓筆兩峰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峰而止峰之勝至靈岩而止瀑布之勝至大龍湫而止是日起大荆凡行四十餘里日晡至馬鞍嶺啓藏辭去余率賓從步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峰旣度嶺急命駕將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爲大龍湫明日可一往也余念明日至龍湫則當自寺中却行十餘里往復甚費遂引車入谷緣澗行水聲潺潺遥見一峰聳出峆岈其端却是剪刀峰矣南行又里餘徑始絶仰視石岩高數千丈下臨絶谷谷中皆磊砢大石龍湫水直從岩頂飛墜空中散落如雨激亂石噌吰作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微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瀉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山風聲颼颼吹雨過隔潭從者皆走避余偕數客直至岩下諦視則岩端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瓴云未定頸鬓已盡濕賓客皆大笑爲水靈所揶不聞也谷中多石菖蒲着冰尤鮮潔可愛詎那菴瑞鹿院皆僅存遺址而已先是靈岩卓筆峰下亦有龍湫瀑布僅長三百尺故特有大小之別

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著椀至余訝其迅速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即寺後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言踰嶺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藉僧爲嚮道凌躒而上初不知嶺之銳至嶺脊俯視則削若堵牆寺中炊烟一縷從牆脚出寺後樹百尺皆負牆而立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塡積不可辨遥見寺僧直下如騁平地胆始稍稍壯然每一措足惴然如履春冰扳附藤蔓蟬聯而下卒皆無恙蓋天下事每失于不及持而成于多畏故馳康莊則馬逸能怒帆則舟覆無所畏也世路險巇時時如衍此嶺當無患顚躓矣寺四面皆高山夜坐望東北上僅見斗柄徐問僧雁宕何處不知也但云相傳謂宕絶頂有大湖雁過南海嘗栖止其中故名雁湯雁蕩水流出谷爲大龍湫恭不可至矣

晨起就路破曉出村踏霜葉毅毅有聲二里許至能仁

寺亦久廢大鑊若數百斛猶榛莽中是大時物也又西
行爲丹芳嶺甚高峻凡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
小芙容山在焉自靈岩以東爲雁宕東谷自靈岩以西
爲雁宕西谷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雁宕山止此
樂清縣志載雁宕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岩峰之得名者
一百有二迹所得十僅四五耳然以未能悉至多怏怏
有嗟乎天下大矣名山鉅壑與天地之靈秀神工鬼斧
之區幻描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岩一百有二峰
特亦人迹所可到故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疊

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更勝靈岩之峰靈峰之洞龍湫
之水者康樂既不能得之于昔後人遂能盡之于今
耶夫至人不膠物而與世推移吾曹過此暫也可遊則
遊可去則去必將費時日棄政事冒艱險以求盡玆
山之勝則放情遺世者之爲亦非士君子之所尙也是
日過窰嶼及大小白沙三嶺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
括蒼天台四明雁宕皆横亘千里旁隸數郡其支山奔
騰蔓延率皆盡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望潮初至時猶
在數十里外倏忽抵岩下澎湃震撼聲石俱動大風吹

衣裳蕭蕭然各相顧歎奇絶使昨日登大荆西山不知
視此更當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得昔行李之赴官道
者已先數刻至亦兩日云

石門勞大與宜齋著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淸人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爲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爲十二牧其忠義謇諤如此今世俗

所傳荆釵記因梅溪劾史浩八罪孫汝權實從慂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作此傳以蠛之蓋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王蓮實錢氏本娼家女初王與之狎錢心許嫁王後王狀元及第歸竟不復顧錢憤而投江死二說頗異大約傳奇中如此假托附會者極多不足深究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之永嘉人楊文貞所取一甲三卷未決狀頭問同事有識周旋儀表者否其人以面白豐美對遂以旋卷首晉及臚唱陛見貌寢甚衆論悵然

蓋所問者周旋所答者淳安周瑄也此數之前定如此

季德卿福以選貢應順天鄉試先日主試者謁張文忠文忠素惡季挾談頃方提季福姓名遽報客至起而迎之未竟其說主試者謂張所注意謹誌之心初未解其欲斥之也卒爲取之中式夫以權相斥一儒生如發蒙振落耳反藉之登名信有命哉

張永嘉孚敬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侍書至而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相君知

厚也持白大冢宰破例陞郡通守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瑞安黃醫名鳳素戒殺刻太上感應篇印施無數己未春病劇恍惚被二役攝去至中途見三神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人奉行感應篇可速放回二役云快去遺以足疲不前役扶之歸已三鼓矣家人方灌以參湯黃遂甦備述其故病尋愈後黃年古稀髮眉復黑齒落更生

平陽周震特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

生災忽之已而震雙目忽盲作驢鳴而死有人死而復甦見震在冥司冥主命吏糟之作驢震辨曰何罪冥主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既爾願就善地冥主曰汝眼界自大俾覆兩目行將受箠也蒙皮而去

東嘉有梅大歇者學神仙之術一日芹宮釋奠　先聖大歇與其友某言曰天下丁祭多矣一聖人詎能遍降試同汝出神一占望之其友之術少遜于梅將至學宮見前途擁衞皆溫境神也喝禁之足不能前獨大歇得詣門首遥見　先聖神位中一巨星爛然餘無所見所遇截路之神一一與其友見者相同

明弘治戊午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者初不覺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嚴武備以防不虞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灾既而禁中亦火或問孟春徵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曾記紹興已酉永嘉災有此異余故云然不意亦其驗也

閒然堂類纂云劉衡山懋功道甯震孔老人家爭孔故劉同巷居者孔有女嫁某氏而寡遺孤始孩鞠于孔氏孔氏子逼其乳母因與乳母謀是孤者易斃耳其

產可攫而有也乃陰令所畜童購毒至伺夜投之而以兒急驚譁明則瘞之謀定時初昏雷即轟然自霤從柱而下震孔氏子與童皆死乳母方手其孤雷攝孤置几上震乳母死柱亦折兒竟無恙明隆慶四年五月間事也嗟乎雷不震之于斃孤之後而竟全此藐孤也異哉

朱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負乾汞之術寓嘉福寺寺隣周大節胥役也知其術思欲奪之適其代巡至乃胥以左道惑衆以求必得朱無奈乃共對天設誓不妄傳人卽同周登寺山上采藥草授之屢試輒驗朱竟他往周得其術頓改故態頃之隣婦避疫寺中周挑以汞金因而私之脫陽而死夫恃邪妄之財逞非義之慾天道豈容之哉吁今之術士以此惑人動稱燒煉可成以致紈袴之子俾其所愚家爲之傾者比比然矣明理君子寧惑此哉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圮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全鄉牛竟銜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役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爾能練

泥乎牛俯首就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平陽靈鷲寺僧妙智畜一貓每遇講經輙于座下伏聽一日貓死僧爲瘞之後瘞處忽生蓮花衆發之花自貓口中出

永嘉瑒昔有遇仙者不知誰氏子曾遇異人授以醫術不假藥餌但遇物隨手試之無不驗者郡守某嬰風疾召之治一見即手批其頰守大怒命左右收之仙徐云須用被蓋如其言發汗而愈又一人病喉癰且殆仙出

片紙拭雞屎塗其口病忽如失永康馬自然治病不用藥第以杖擊患處或指之即愈故知世間自有異術也

永嘉王了孝靜隨其父鍊之任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夢有都御史來游閩主人奇其夢詰旦伺之乃了孝也即以是女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先是巡按雲南劾沐黔國罪狀辭任數令忽有物動搖喉下公疑爲蠱毒所中乃以己意研旋砂并燒酒飲之物則下搖膈間又飲又下至腹脇遂大痛瀉出生血如蟞者數千百而愈

溫州作蠲紙膚輿記所云蠲糨紙也潔白緊滑過于高麗吳越時供此紙者蠲其役故名賓退錄曰溫州貢紙五百張其來久矣明開局于鼎溪差官監造何東園出守慮其病民用計濟濁其水製紙輒黑乃以地氣改遷奏聞忝旨勘實方得除免此固愛民盛心但少此佳紙爲可惜耳

溫州向有歲進如石首魚龍頭魚黃鯽魚蝦米金豆金橘等物張文忠當國奏罷之至編戶賦役嘉靖以前不勝繁困若買辦差解庫子斗級率至破產巡按龐公鵬除諸弊行均平需鞭法民甚便之

吳門文公林乃徵明之父官永嘉時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于民何濟使歲爲例其何以堪命盡伐去之中官大怒奮公舉卓異將擢憲職中官讒之竟授太僕寺丞謝靈運西堂春草池在華蓋山下即夢惠連得句之所靈運嘗流觴于此今遺跡尚存

明宣德癸丑溫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如雷顧謂諸生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定有其人周公旋果狀元及第

朱邵澤廷對日午未成一字有中貴人巡案見澤所磨墨甚佳意欲之邵即與那杳中貴曰上三日前御苑方建一亭名定一上謂若士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人奏曰陛下三日前建定一亭臣竊見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搜求此卷得邵澤欲置首選時已取周坦爲榜首羣臣賀曰陛下今日得周邵于是澤爲榜眼坦温之平陽人

鄭剛中爲温州通判歲飢民流乃出俸勸糴賑濟守曰恐費惠不及飢者鄭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

字夜出坊巷遇飢餓者人給一錢誡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飢者無遺宜齋曰此是大經濟莫輕看過然設有飢者詰晨遠來夜不臥坊巷者則將遺之乎後之賑者尚須酌之

李皐字子倘爲温州長史未幾攝行縣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皐欲以賑救掾吏乞候上旨皐曰夫人數日不食則死安暇奏君命若殺我一身活數萬命利莫大焉于是開倉盡貸之飛章自劾上嘉之

永嘉王義民延僻居山中每以利濟爲念嘗曰散財濟民其利有限可以長久者惟古之義倉而已得人掌之其惠無窮也于是置倉貯粟凶散豐斂上聞降勅旌爲義民復其徭役宜齋曰此事甚妙但行之不能無弊奈何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臥冰得魚此王大保通神之孝也乃王梅溪大父格病篤思得鯽魚方盛暑不易致梅溪父輔禱于井釣而得巨鱗進父病旋愈時梅溪年十一親見之

周坦未第時坐于觀橋市肆厲聲詬僕時有富春子孫君者少病聾遇異人授以審音之術其于萬物始終盛

衰恒以音决之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來耶周以紿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

王侍郎瓚初嘗讀禮開元寺僧舍有芙蓉五月盛開遂于弘治丙辰聯科及第瓚少貧販鹽爲業值寒夜泊舟仙洋應氏之船枋主人有異夢因款留之遂妻以女後以榜眼歷官司成少宗伯應之物色亦奇矣瓚謚文定素仁厚善體人情雖躋膴仕每歸鄉必設席邀其鄰曲酒至半必親執觴逐席勸酬慰勞及至某人席詢以近日生理若何答云去舊遠甚細問其故則曰公家構樓

[illegible]命所致也公笑曰此最易事何勿早言哉次日語家人曰即撤某樓去將更新之樓既撤遂不復搆

[illegible]天蕭鳴鳳精于星學推算林若如神官郡守以不職告歸舟次過北部張公璁即賜名孚敬文忠公張素聞蕭術神試以己命叩之布算良久不言因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于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曰僕自揣祿位應至方伯而今止于二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入相而君猶然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

僅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大拜既貴憶蕭公言即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光山王相為御史謫判高郵有精鑒時張羅峰文忠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表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貽之羅峰既貴上疏曰王相以忠鯁蒙譴宜郵詔贈光祿寺少卿

溫州州治宋時建紅雲閣簷外有紅梅二株又名紅梅閣

趙彥橚尉樂清會大旱令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橚吁指斂已責所以招和氣也何禱為已而果雨

郭若虛畫論有陶宏景永嘉邑居圖考之地志如木流峽永寧山綠嶂山白泉烏石均為宏景流寓之區見有遺跡存焉第不知所圖者果何屬耳蘇長公詩能使江山似永嘉則永嘉山水著名非一日矣

溫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日間雲或黑或赤低重凝滃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為憂方未風時蒸海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或驅之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風稍息則雨大

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無慮百數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一晝夜三數日以報之謂之風報凡風雨作則無雷唯得雷而後泖霽止之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為可虞迨秋冬方始相慶謂可無恐方風之來狂暴而喧豗不止故謂之癡一廣則謂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

宜齋曰康熙甲子六月廿九日狂風大起拔木飄屋人人驚恐幾得二日耳乙丑七月十六日天氣忽變驟雨

風或晴或雨幾至月餘眞有如前所云者兼之溫熱而人不能終日苦不可言日候雷發杳不聞聲所云秋又相慶何未爾也書此以誌悶

雁蕩山有東西內外谷諸峰險怪皆包在諸谷之中稍外望之都無所見東外谷之峰五東內谷之峰四十八西內谷之峰與西外谷之峰各二十有四建寺十有八

朱相湧幢小品云雁蕩山前世人所未見即謝康樂好游亦未曾至朱眞宗建玉清昭應宮因采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頗亦相稱云唐

釋貫休咏雁山十八寺詩本覺凌雲到寶冠能仁古塔上飛泉普門羅漢石門裡瑞鹿華嚴天柱邊古洞靈峰眞際並靈巖霞嶂淨名連石梁不與雙峰遠十八精藍繞雁巔

永嘉縣學在華蓋山下署中有一井甚古相傳仙子所開其井之水甘美異凡井與泉相似井上刻容成太玉洞天六字書法遒古可愛相傳爲王羲之書署後有三生石爲茂卓所施余拂而出之頗平平無奇厲鶚記云黃帝時容成子修道于此宋仁宗三遣使訪之但有三生石存焉即此也

蒙泉在縣治東頗清甘或謂飲之則蒙昧貪冒殆與吳隱之所飲貪泉埒與

仙巖山去溫州郡城三十里許曲徑脩篁迥非人間世其最佳者瀑布泉也張又新云劉伯芻稱揚子江南零水第一及刺永嘉取仙巖瀑布水用之不下于南零

太平清話云天下瀑布皆有聲唯雁蕩者無聲

一清泉在華蓋山麓泉甘且冽飲之已病泉左巖脚鐫二詩去浮土乃見東山山下泉無塵長皎潔不須比飲

廉還似天邊月混混竽嵓出天上同一色不知千百年誰是濯纓客隸書某菴題

溫州向多娼家今已覈有所可恨者其俗最好演戲或于街市或于寺廟菴觀婦女如雲搭臺縱觀終日不倦甚至有佻達之子以看戲爲名窺瞯譃浪靡所不至以至調情啓淫觸怒涉訟皆屢屢見之此風俗之最惡者亟宜禁之

溫郡之俗好巫而近鬼大率佛事道場靡不盡心竭力以爲之不惜重費乃若正月初旬以至燈市十餘日盡

□遊觀男女雜沓競製龍燈極其精工大龍燈一條所費不下數十金鑼鼓喧闐舉國若狂不數日間付之一炬此種妄費亦當急爲禁革者也

溫州四邑之柑唯泥山者爲最泥山地不滿一里所產柑其大六七寸圍皮薄而味珍脉不結瓣食不留滓一顆之核纔一二間有全無者一名眞柑一名乳柑一名御柑今罕其種矣鄉民間或有此種者亦秘不與人恐聞之上官來取索也宋時以溫州所進柑遍賜羣臣謂之傳柑

王梅溪曰予往在蘷食黃柑味頗佳然不及溫柑遠甚乃知是物之擅美於甌者信有然矣眞堪與閩之荔支稱雙絕云

永嘉金柑卽金豆獨名羅浮者或産于江北之羅浮其品最佳故以地名之溫人去核浸以白糖入口香美點茶絕勝

永嘉之土宜樹橘韓守彥直之譜足徵宋世產于西山葉正則詩云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是也厥後盛于隔江之河田而上崗而南仙洋漸至于吳田地氣之遷徙昔西北而今東南矣按東嘉之橘與浙西之蜜橘郴似其味甘美以無核者爲上廣輿記所云乳橘卽此也

唐人酒多以春得名如拋青春松醪春之類東嘉豐和春亦著名酒史益倣于唐也又有名碧籌者徐昌穀贈王敬止令永嘉詩有金盤湛翠露之句近今佳釀號爲金酒者或謂色黃如金或謂釀法倣于金氏未知孰是昔人有云永嘉及紹興酒絕佳勝于蘇州吾又不知其何如也

浙東多茶品雁山者稱第一每歲穀雨前三日採摘茶

芽進貢一鎗二旗而白毛者名曰明茶穀雨日採者名雨茶一種紫茶其色紅紫其味尤佳香氣尤淸難種薄收土人厭人求索園圃中少種間有之亦爲識者取去按盧同茶經云溫州無好茶天台瀑布水甌水味薄唯雁山水爲佳此山茶亦爲第一曰去腥膩除煩悶却昏散消積食但以錫瓶貯者得淸香味不以錫瓶貯者其色雖不堪觀而滋味且佳同陽羡山芥茶無二無別採摘近夏不宜早炒做宜熟不宜生如法可貯二三年愈佳愈能消宿食醒酒此爲最者

永嘉歲進茶芽十斤樂清茶芽五斤瑞安平陽歲進亦
如之
按茶非甌産也而甌亦産茶故舊制以之充貢及今不
廢張羅峰當國凡甌中所貢方物悉與題蠲而茶獨留
將毋以先春之采可供馨香且歲費物力無多姑存之
以稍備芹獻之義耶乃後世因採辦之際不無悉取上
爲一下爲十而藝茶之圃遂爲怨叢唯願爲官于此地
者不取于數外庶不致大爲民病耳
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

即明茶紫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
音竹形小葉長翠潤奪目植岩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
葉上有金如星根中有黑筋如髮用以浸油能黑髮山
樂官似金雀聲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
寸至冬月長尺餘則赴潮際生子生已輒槁唯雁山溪
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
舊志云永嘉之俗婦人勤于紡績有夜浣紗而旦成布
者俗呼爲雞鳴布今無有也
温州地氣和暖故茉莉最盛冬間置簷下不畏霜不須
遮護逢春發葉甚茂至有高一二丈者蘭花無算其小
者亦丈許花亦不可勝計他處無有也蘭有四季蘭有
秋蘭皆不可多得唯夏蘭家家有之不以爲珍蓋此差
不寂莫耳
温州自百里坊至平陽特百里皆蓮池一望亘百里門
登舟賞荷花即此地也永嘉譜云[illegible]
峙又多橘園爲夏秋勝賞
王順伯爲平陽守時嘗于九月詣仙壇見靈墓花一
本甚高花開幾數千朵色如海棠人以爲瑞莫知其非

時詢之土民皆云此種只出此山谷一歲四開春秋獨
盛
温州芙容高與梧桐等八月杪即放花九月將盡遍地
有之登樓一望但見紅霞燦爛亦奇觀也最妙者名醉
芙容晨起白色午後淡紅晚則變爲深紅亦稱宛若梧
桐殊堪賞玩甌江又名芙蓉江正謂此也
至正庚辰四月九日崔履謙同知家雞生雛四足具五指
越五日雨周郁治中家雞亦生四足大抵亂之世妖
孽之生皆非吉事崇禎甲申何家園居民育雞雛四足

送余驗視未幾而冠變至矣梁天監中近臣獻四足雞以爲瑞者何其誕歟

宜齋氏曰東甌向稱沃壤名小杭州自耿逆倡亂僞將會養性盤踞郡城逼勒富家助餉無一得免者比比破家兵燹之後生計蕭條手足無措而穀賤更踰于他郡以故官族舊姓坐食蹶歲日漸凋敝嗟嗟今之東甌非昔之東甌矣卽幸海禁大開而貧窘之狀依然如昨不知何日得返盛時氣象也言之不勝愴然

嶺南雜記上卷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嶺路甚平可容雙車有雁回入遠碑爲南雄府界從此入與嶺爲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其之子山嶺爲大宗伯楊諱正中使粤時重脩

庾嶺又名梅嶺以漢庾勝梅鋗得名然庾嶺多梅古昔已然自有折梅逢驛使淚盡北枝花之句而好事者往往增植之自宋迄明往來宦游者多有補種某推官女亦植三十株鐫詩於石明趙太守題曰梅花國至今老梅尙繁

松徑張曲江植至今尙存嶺爲曲江開鑿有文獻祠存焉予有謁祠詩

有唐際全盛始興實挺生崛起嶺海間光嶽儲精英童穉標峻格許與皆鴻鄉燕公尤器重一顧延華聲弱冠擢高第耻立寵嬖廷復辟始登仕進退必守經開元被引薦拾遺職其膺千秋金鑑錄萬古垂箴銘太子誤索印據典屹廷爭義折惠妃請除寢奪嫡情

前星無階擢功業在宗祊守珪律策功侃客且負乘
濟賞將濫及批鱗氣畀蹊對仗草詔書詞嗣義悏宏
制浩遂于掌中書因洊登宴安懷耽毒地大孽牙萌
祿山跋扈姿履霜識堅氷守珪斷重法大猾逃天刑
哲相炳幾先庸主方昏冥遂令范陽甲席捲東西京
干戈滿郡國羶穢汚闕庭九廟寄灰燼六龍亦伶俜
郭李亟反正四海久沸羹竟貽藩鎭禍割據連方城
浸假閹弄權天子爲門生覆轍日相逐國祚由茲傾
早得用公言反掌戮鯢鯨根柄失剪伐滋蔓勢莫攖

虞機客一發曲突容經營郎當蜀道中涕泣感忠貞
曲江雖遣祭前悔不可懲峻絕大庾嶺開鑿通人行
至今橫浦關廟祀陳椒馨千載想遺烈仰止深盱衡
撫腕當日事感憤涕縱橫

韶州府城上周圍俱蓋房舍兵環居之不作女牆謂之
陰城攻之難破康熙乙卯吳逆遣吳國柱馬寶攻之
年餘不能克

丹霞山在韶州府仁化縣有瑰瑋絕特之觀向未著名
明末李文莊孝源之世之所後捨爲寺進士金堡道

隱出家號澹歸文定與同朝而復同志延請主之浙
平湖陸孝山世楷爲南雄知府與澹歸爲最久多有
唱和之什凡山之勝境大半皆澹歸所開闢也其最
勝有一線天海山門緣鐵索而上始達海山門登說
法臺是山之最高處也寺極奇麗對面爲獅子岩旁
寶珠峰與海螺峰對其後爲龍尾岩即山之盡處勢
逶迤而下相傳丹霞爲龍形故名其他四面轉側處
處標奇但覩一面不足攬其勝槩也

自韶州至英德一路山皆陡峭拔起平地如削中多洞

穴人構木居之大約粵地深山大澤固多而孤巒隻
巘尤饒奇特

英德觀音巖即碧落洞層累而上洞口俯江有石乳如
垂蓋旁有小洞嫖雲華深不可測余有詩
石壁坼一罅遙闊凌千肩梯棧構迴斡黑逕然明燈
幽閟悚毛髮循欄得高登俯江浩呼洶站站愁飛鷹
目眩魄欲墮心空境逾清寒風出壑底三月凝霜稜
岩乳滴成蓋洞门垂幢旌影倒日光入江水搖晶熒
或當夜靜時山鬼吟秋屏跡此塵外境不似寰中行

可惜蒼蘚而刻書遺蹤何當痛灑過洗出雙崖青
嶂側洞口滑一望先驚怦隧道試從入已覺龍氣腥
波濤乍畜洩風雨來杳冥奇探未及恣落照前山頹
舟去不得住岐路悲忍生攘擾塵土間俯仰慚山靈

中峽飛來寺梁普通年自舒州飛來遺一殿角于梅嶺
今爲雲封寺頗多題詠寺後石壁羅隱書雲隱二字
余有律詩二首

會聞飛寺勝偶過得登臨曲磴懸丹棧危亭綴碧岑
山稠耕地少樹密瘴雲深暫此偷閒息蒼茫雨氣侵

雷雨來中峽喧豗百谷排盼青千嶂瀑掩翠一江霾
水急催行櫂涼生淨客懷汲泉歸瀹茗沙軟濕青鞋

佛山鎮離廣州四十里天下商賈皆聚焉烟火萬家百
貨駢集會城百不及一也街道甚窄僅容兩人交臂
而行

粵俗最喜賽神迎會凡遇神誕則舉國若狂余在佛山
見迎會者有閣故事爭奇鬭巧富家競出珠玉珍寶
裝飾孩童選之綵輿高二丈陸離炫目大紙爆俱以
綃綵裝飾四人擁之鑼徹遠近中藏小爆數百五色
紙隨風飛舞如蝶鬧米亂時更盛土人頗憊此會殊
爲儉矣

廣州府有新城舊城舊城向爲逆藩尚可喜駐鎮城中
皆其子姪及漢軍藩下官員圈住大小衙門俱在新
城自蕩平後衙門仍入舊城巡撫衙門爲尚可喜府
第最爲宏敞將軍衙門爲尚之孝府第壯麗尤甚內
僭爲九間殿今爲將軍府將軍王永譽分爲三衙始
敢居之大堂前榮有拜單石深一丈二尺闊六丈門
前石獅乃耿逆在粵時從肇慶取石爲之高大雄駿

東南希有後移藩閩中故之孝居之藩逆盛時其奢
僭病民如此今新城各衙門俱斥賣僅存總督衙門
爲入省駐節之地

粵中弊政頗多而夫務漏巵爲尤甚番禺老儒唐化鵬
條議云粵向年用兵百姓死于盜賊者十之一二死
于徵調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憯于取夫蓋名則取夫
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發養牛馬之類無不在取
夫之內者取夫舊例五十家出一名則有那移增減
之弊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

出一名者縣官每十名多取二三名其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則以一而派十保長奉行箕斂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百姓至賣兒女以雇夫折夫即此一事官取之夫房取之保長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顛撲幾何而不立斃也欲絕其斃莫若通計一省夫額若干每名每月徵銀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月即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及各答應自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

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銀多至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尚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房保長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錢輕而易舉投之于官明白無弊夫房保長不得而染指則以積而待公用鮮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每名每月出銀一錢只一家每月出銀二厘耳且聚于公家有事方按籍而取之無事則留以待賑濟否則全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于此者矣至其徵收之

銀則以一府佐之廉明者司之各縣徵解藩司發所司府佐開支每月造冊分繳督撫藩司覈其用各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佐于每驛鋪馬頭衝繁之處各選夫吏一名凡有往來各官取夫名數明填夫簿皆于總數內支銷清算其夫須雇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冊有事支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不病民何憚而不行之此議皆爲粵東言之而粵民之苦觀此一節槩可知矣

粵中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派銀數千兩徵

之縣官需夫官發銀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贏縮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少里下承值官唯發夫票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餘夫相沿已久亦不能盡革也

唐化鵬又有請百峰山花田立縣條議似宜倣花山例行之并錄于後議曰爲險峻久作賊巢要害宜立縣治以廣幅員之版上益　國課以耕膏腴之田不齎盜糧以復逋逃之稅免懸缺額以汰守汛之兵裁省輸轉熄十縣之寇安全廣之民事竊惟銘之鐘鼎勳

莫大于開獨籌之廟堂策莫急于弭盜鵬食飫番禺原籍新會伏睹廣東全省情形五嶺隔于中原三山落于天外萑苻嘯聚盜賊跳梁旋勦旋生屢撫屢叛良由川原險隘山海阻深若亂莽之藏虺如衆髮之養虱其最要害者無如番禺縣花山之東頭不新會縣大小官田之百峰山巖巒聳錯草木茸鬱均為藏盜積賊之區而為地方百姓之害者也然花山離曰賊藪盜區猶與省會相接全省重兵住劄羊城相去不遠可以朝發夕至隱有爪牙相制之勢（今已設立縣治）唯

百峰山之險峻遼絕十倍花山相去省城為地頗遠屢有警發卒難救援蓋因其山勢接連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三水南海順德高要高明十縣其峰有百故曰百峰其中一十八寨莫不怪石奇巒怒峰險巘雜棘叢茅奇樹惡木布滿其中或蘆荻為洲一望似乎無路或濂泉為洞入水方見有明或山形如磨絕磴無梯或峰勢如錐下豐上銳一夫當關萬軍莫奈自　國朝定鼎至今屢出為地方之害致煩王師連年征剿如賊首山官七余亞妹劉保等相繼蹷武

殺一賊首復立一賊首連年累歲未見蕩平盜案如山此百峰山之藏賊積盜粵之三尺童子夫人而知之也不知百峰山雖為羣盜藏匿之區而大小官田實乃諸賊出入之路叅賊首之藏聚山中不過數百十人耳至其欲行刦諸縣則必勾同新會開平二縣之刁民方成大隊欲成大隊必出至大小官田然後與二縣之道里適均而又平衍寬廣方可以容衆至若賊一離巢穴出至官田賊衆已集而十縣之子女玉帛在其掌握中矣故賊之在山猶為負嵎之虎至

官田則為下山虎矣賊既至官田由近地則犯新會開平少遠則犯新興恩平又少遠則犯新寧三水而南海之西樵九江順德之龍江龍山等村肇慶之高要高明又其波及者也故百峰山雖為
大小官田實乃百峰山之門戶也而開平新興恩新興四縣之中又有羅漢山亦極險峻亦為賊之阸塞與大小官田相為掎角賊由大小官田行刦諸縣必以羅漢山為駐足之所行刦已竟然後還官田而勾連二縣之刁民復散而還之各鄉村賊首方復入

百峰各寨是大小官田者實居百峰山羅漢山三寨
之中非徒爲百峰山之門戶而又爲羅漢山之咽喉
實諸縣之最要害者也誠能于此建立縣城則上寨
之路徑不通賊雖居深山不能勾通二縣之奸民以
聚衆賊既無衆必不能行劫不能行劫則雖處巖崗
必絕糧食是百峰山羅漢山特孤島耳不降則擒耳
是說也鵬昔于前撫軍馮公曾于幕中熟籌之而于
前撫軍金公亦會上條議會二公用兵之際軍興旁
午未暇舉行今幸上臺廟謨成算碩畫宏謨明逾聚

米較若列眉設兵大小官田不逾時而賊巢頓空首
目盡降此其明驗矣今或餘孽未盡尚小行劫計日
可伏碪質耳然設兵重鎮雖可制賊但選將提兵尚
煩征調芻茭糇糧更費輸轉且訓遣不常常有兵來
賊去兵去賊還之患不若立縣設城縣官控禦城守
駐防文武維持人烟輻輳以民爲兵以耕爲戰誠地
方一創永守百姓一勞永逸久安長治至利而至便
者也其利有十其便有十請爲執事陳之設城立縣
新土新民生齒日繁疆宇日辟百貨日聚開疆啓土

增益版圖其利一也官田設縣上控百峰山下制羅
漢寨盜賊不生五縣之民安枕而臥不見兵革其利
二也盜寨永絕民無告訴不累各官考成其利三也
山谷水邊屋場耕地盡入升科上益　國課下裨民
生其利四也沿官田一帶盡屬膏腴昔爲賊耕今是
民種民用饒足不齎盜糧其利五也五縣地方近官
田一帶田土民多畏賊不敢耕作田既無收拖欠糧
米以至缺額今立縣治民不畏賊田園盡耕逋逃盡
復五縣之民國課早完其利六也官田駐劄之兵員

馬匹動以數千糧食轉輸亦以千計饑食勞息爲累
兵民今立縣治人盡爲兵鎮兵可汰干戈寢息調運
不煩其利七也近官田五縣熟田民所現耕者有等
奸民串同書吏不無有或假報沒賊或報崩陷或指
畛外不納國課缺額虛懸今立縣治吏民復稅不遵
者許別人告承奸民無所容其詭遁其利八也近賊
之民向倚賊爲援不無有將貨物出畛通交海外莫
可稽考今立縣城文武各官控禦防守奸民不敢越
畛與海洋相通其利九也山陬之民狡猾愚頑不知

禮義今立縣治選五大縣廩增附之秀者移入新縣設立教官社學長鄉正等教以詩書講明孝悌山尚之民漸知禮化人不爲非永絶盜源其利十也既有十利當即舉行但恐說者謂忽立縣城所費不貲動糜　朝廷金錢難以卒舉不知更有十便立縣築城不費公帑而城工立竣者爲執事請再陳之築縣建縣首須人夫新建之縣所割地方及新集居民動以萬計按籍而役之人不過三日以逸道使民其便一也又大兵現駐官田既坐而食可以按册而役數千

之衆欲有所作事不崇朝咄嗟而辦以兵爲夫其便二也築城建縣必須材木沿山一帶樹木叢鬱既有人夫取而用之不須更市材木其便三也築城建縣又次須磚瓦大小官田之土其性墳殖埏埴爲器林本蒲葦斬艾燒窰磚瓦可成其便四也築城作縣終須財用近山一帶五縣田畝舊苦於賊不能耕種今爲縣治尺土可耕近山之田每畝量助工築數厘事非强致其便五也近官田一帶鄉村昔苦賊擾夜臥不安燎望警息今立縣治各享太平於甲州之夫每

名量出些須以助城築其便六也新立縣之地其田膏腴若有告承每畝量出公費以爲工築其便七也又各縣之花戸欲析爲里長戸現今紛紛控告如有欲自花戸析立爲里長戸者移撥新縣各量助工築其便八也又各縣學之廩增附欲自他大縣移籍新縣學宮以圖出身者亦量助工築之資其便九也又五縣之紳衿富民昔苦近賊鄉村田土畏爲賊害今立縣城耕鑿里居不憂侵奪設簿義題以助工築理應樂從其便十也有此十利十便宜立縣治也必矣

而或者又曰各縣之幅員久定豈宜更改版圖不知難與慮始者細民之陋識可建非常者大人之玄謨則有立縣成竹請得更指畫於執事之前可乎曰割新會之近大小官田者一都割開平之近官田者二都而又割新興恩平之各一都以還開平如此則新縣既有三都又招集諸縣之貧民以實大小官田新建之地更立新都則新縣之立儼然與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五縣並立而爲六矣此萬世之長策也豈直一時之利便哉昔從化之設建自劉忠宣和平

之立出於王文成麥司馬有羅定之城陶三廣創集一十三縣又如新興之築於洪武龍門從化新寧之立於宏治三水之拠於嘉靖新安之建於隆慶前事可師史冊輿圖尸祝俎豆炳熠至今典型不遠總之欲安十縣之民必熄十縣之寇十縣之寇熄而全廣之民衆安斷斷然矣爲此敬具條陳并繪地圖一樣二本特詣督府兩臺匍匐激請伏乞通行所屬會詳申請會疏具題則新縣之立廟貌千秋長奉尸祝世世不朽矣十縣之民幸甚全廣之民幸甚康熙二十

一年十一月日上

順治庚子廣州有白鏹數萬錠飛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飛下近簷兒童羣笑之竟復飛去有爲之賦飛鏹行者余于友人齋中見之惜其詩不佳故不錄

粵中水塘宵更禁五鼓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悠謬之說然城中仍五嚴也

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婢媪俱赤脚行市中親戚餽遺盤榼俱婦女擔負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即脫置袖中女嫁有四十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皆詬厲之以爲良賤之別至于惠州水城門外婦女日日汲江水而賣大埔石上墟市婦女挑塩肩木往來如織扉夫遍山皆以女應紅顏落此眞在羼提劫中矣

粵俗民家拜掃後墓上俱覆白紙宗孫盛者堆如積雪清明尤盛

粵東未設塩院之前只塩市提舉司監之歲行塩二萬七千四百餘道歲徵塩課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

兩有奇向于里民排甲殷富者報認塩商又有水客埠商三分因粵撫李諱士楨題里民以包賠請辦滿夫招商不分水埠總以能銷引辦課者永遠充商先納課一半往場買塩到省過關驗放至各埠銷賣每塩一包新加銀六分計每引外加課四錢八分又於竈田每畝加銀二分三分五分不等又淡水場之沙田地塲產塩甚多倍加銀三錢二分零共加課銀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潮州二十三年未經詳覆正在議加大約粵省塩法其弊已從自逆藩僭竊之時淡水

等場及平山等處多有藩孽土棍霸占鹽田賤買貴賣亂行私鹽近雖禁止驅逐清理鹽田歸還竈戶而大吏官商借商人出名銷引自發本委官各場買鹽占踞各埠於　朝廷國課雖無所損而奪商民之利此柳子厚所謂吏而商也至于行鹽雖在內地而海上連檣捆載通洋私販此又利之最厚者至于小民饑苦或至海濱候潮退拾魚螺蝦之屬巡海兵丁往往殺之此官之所以益富而小民之所益困也逮康熙三十年兵垣卞諱三畏條陳奧閩省特差巡鹽

御史滿州各部衙門三品以下皆得點差不專用臺臣矣

兩廣自設鹽院鹽道分司以來將以盡革逆藩佔踞之弊通商裕國法良意美矣然不數年而鹽課缺額至二十餘萬鹽道以商人赤貧虧課將潮商詳革所以然者　朝廷禁官佔而無官不行鹽禁私販而無地無私鹽禁旗下勢要來歷不明之人而旗人流棍冒商佔埠橫行無忌盡利之所在復蹈故轍凡商人之業皆官之業凡爲商之人皆官之人各據鹽埠那庫作本斥逐舊商徧佈親戚內丁以罔市利不念眞正商人承充有費埠底有費每年各鹽政衙門公費有費今一旦革去旁觀束手鹽本盡失控訴無門総攬截道而鹽政於是乎大壞矣康熙己卯庚辰潮商受累尤甚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西撫彭諱鵬示爲東省官鹽壟斷西省衆怨沸騰等事內開西省目下鹽價每斤錢二百文民間計兩而買每兩錢十二文攙水和泥只有七八錢本都院按日買食合兩三處纔得一斤本都

院淡食何必言然如小民疾苦何本月十三日親到東關查訊據稱各舖鹽斤如洗斷鹽已逾半月舖商俱無得賣皆係燒煉舊鹽包得些斤兩聞之髮豎查本月准前院沈揭帖內開招商程永和承充桂林埠商在案相距三月故意遲留預抬高價蠹國殃民壅引誤餉斂者實相因也鹽道鹽驛絕口不使本都院與聞徒以混示塗飾耳目本都院下車以來每日食鹽買辦價一分五六厘不等而鹽道猶云詳定二分豈猶在醉夢中乎鹽道含糊瞻顧本都院雖欲不言

得乎按

本朝律載官員若將自己物貨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貨利者併計餘利准不枉法論貨物價錢一併入官給主今官而賈也吏而商也官買吏賣抬高價之鹽窮民貧戶沸無鹽之曉計准餘利贓雖不枉估奪盤踞情則比强本當窮源溯本卽爲剔弊懲貪但鹽政非巡撫所敢知而壅壞至此不得不大聲疾呼所當咨明鹽院悉聽主裁云云

海邊竈戶燒鹽及鹽田晒鹽之人俱極貧極苦無家無室以蓬蓆爲居弊衣草褐官商與之買鹽量給鹽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卽負擔颺去不知所之蓋此輩從無積累隨燒隨賣糊口而已眞所謂窮民無告者今況每竈每塌增加竈稅此輩愈困所謂恤竈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課也

發廣州五十餘里爲南海廟歲時有司致祭廟外有大榕樹二株相距數武上榦交結爲門必從此而入廟極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叩之淵淵云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聲質俱劣乃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而昌黎碑獨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

澳門離香山百里向在蚧外其山從海濱發支如蓮莖插入海中有城皆鬼子所居無漢人離澳設關以稽人口出入其地不產米鹽蔬菜俱內地運出城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粵東文書事件往還俱用通事其俗見人以摘帽爲禮凡內地所用犀象香珀嗶嘰嗶吱羽緞羽紗蘇木椒檀玻璨種種洋物皆與之互市向海禁甚嚴止許肩挑後許小船運載澳關係布政

司委三司首領及一千總稽之少收其稅甚有利故競鑽營今通洋設立海關則利歸公上矣

澳門夷官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官從頂蓋上出入入則仍以頂板蓋之四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爲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其餘儀衛僻陋可笑

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山也形如攢指中多支港通洋往來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故有時不必由澳門也

肇慶城臨江江水自西粵來謂之西水每歲夏秋間霪雨連日則江水暴漲漂舍廬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門以抵之城外江口又多颶風夏日時作發屋拔木癸亥夏吹倒制府旗干擊死一裁縫泊舟者見北風起則立開至對岸山坳每四五月西水發時粵西大山深澗衝下孔雀糞及毒蛇毒虫紅蜈蚣等惡水由封川德慶繞郡而東水如黃河之濁飲之腹腫悶脹所謂瘴毒也必用白礬雄黃澄之毒少解喉斗塑外靈山寺泉甚佳各衙門日舟載之否則西門外梅菴井泉爲酉

七星巖在府北下有瀝湖巖洞深邃仙靈奧區以去郡甚邇而多名勝游屐必及題詠甚多上有斗母宮并星巖書院祀本朝兩粵制府自熊公文燦以及吳公興祚康熙庚辰制府石諱琳重建屬予爲記

聖天子膺圖御寓久道化成厚澤深仁光被四表周髀之所莫算章亥之所未步罔弗重譯稽首梯航入貢其有荒塞之外絕島之中恃遠憑頑逆我顏行天討所加即日殄滅受朔隸籍三皇五帝以來舟車幅幀之廣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夫疆域之內名山勝景聖賢廟庭金人古刹或蒙乘輿臨幸或賜宸翰標題皆爲千古盛事以故喬嶽懷柔河海效靈鳥獸草木皆得遂生向榮與戴高履厚之氓欣欣並育於聖世猗歟盛哉唯是兩粵介在南服去京師萬里如羅浮桂嶺奇秀甲天下而信安爲東粵上游山自交阯銅柱大廉茂嶺蜿蜒而來水自南盤柳江灘江滙流

而至洵爲海疆奧區而星巖則尤據一郡之勝其上爲崧臺其下爲石室南抱郡治東則獨石西則仙掌北則金沙水源自北山繞流而下爲瀝湖崇崖峗屼窅洞穹嶐仙井龍床芝房孔竅層臺疏翠飛閣流丹莫能殫其勝槩矣惜以險遠翠華之遊豫天章之輝耀遂罕及焉然其形勢亦兩粵一都會也前者逆藩搆亂旋就蕩平而民當橫征暴斂之後生計窮蹙雖休養有年而元氣未復天子奭然念之乃命制府大司馬石公開府於茲十餘

年來生之育之養之覆之化行俗美土物心臧與內地熙攘之風無以異矣

皇上以兩粵之民畀之我公而公仰體皇上愛民之心以爲心不鄙夷其民凡肅吏戢兵崇文化俗興利除弊殫厥心力伏莽盡消宵行無恐使兩粵之民爭自濯磨不敢自棄于堯舜之世飲食作息皞皞如也茲星巖講院之建公因舊址捐俸鼎新奉前制府自能公以暨吳公俎豆其中役不及民費不糜帑歲時月朔率長吏百姓讀法于此而政理之暇

時與屬僚賓客登眺燕游賦詩言志百姓見賓從之盛樣題之美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咸請奉公祿位于其後從民望也在昔吳公投香飲水包公不持一硯清節高風與公同其不朽使後之登臨于茲者知公之德澤浹被兩粵如是之深且大也豈止備遊觀之具已哉方將之羅浮因挹星巖之勝值講院之落成且于公爲猶子行承公之命不敢以不文辭因泚筆而撮爲之記

肇慶南畔白河頭至交阯皆用歷代古錢高州郡邑民多游惰不事生產米一石易古錢三百文若歲歉價至五百便飢荒極矣典男鬻女以償官逋習以爲常

端石出肇慶府羚羊峽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今亦無所得石矣其石之精麁美惡人人聚訟皆由身不至端溪以耳爲目此倡彼和究竟莫能辨眞石也彼地唯一僧及二三武弁識之蓋以前當事者開坑令其監督日與土人石工及好事收藏者講究故能略識其梗槩也大約不論石之大

小眼之有無以細潤光嫩者爲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覺初出未有不發墨也造爲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古無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層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爲佳藏硯之人故自矜許掌大舊坑非數十金不可致至于城外廟前肆中所賣者皆屏風巖旱坑之石價極賤卽新坑亦不可得矣余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資故不能言硯候官高兆固齋客游于端適値開坑考訂殊確著論一篇可謂善言石者矣錄之于左

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

縣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頻聝劫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所蘊閟也未至峽十里爲大甆山皆牛毛細皺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礦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如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眞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

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冷冷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湖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爲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倚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

蕉葉白古塔巖後爲屏風背其石木如鷺鶿肝曝于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勞鬆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歷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圭竇石工裸身盤盛豨膏燃火腰縋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繇正洞入西洞西洞漸

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臥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鎚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鑿一人捧燈）三洞正洞石上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叉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涑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爲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

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彩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黳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統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縈然繻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朵者石工稱爲革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圍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入曰鸜鵒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

西洞眼黑圍瞳一黍如鼓三洞口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倩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挲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亘石面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搬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例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

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藏石工于江西絀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予至端州値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旣廁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眞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

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予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寶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于眞宰也陳恭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他硯麤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巖則不然玉肌膩滑拊不留手着水研墨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巖常少于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開積雨時墨竟日研

之荊棱角軟腐反張唯水巖可免此病騐以他硯易
之須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氷
而水巖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樸無文猶將拂拭用
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
之德獨萃于端溪耶固齋所攷剖析辨證已無遺義
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
眞不深心識別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巖如固
齋所云精華日盡不能一執成說者屈大均跋曰予
常譔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

消月剝爲恨固齋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辨析毫
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粗
莫逃淵鑒自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眞端溪之幸
也固齋來値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
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剖裂無遺天地眞蘊
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而
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之災
青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自肇至梧路屬粵西卽有蠻蜑之習婦人四月卽入水
浴至九月方止不避客舟男女時亦相雜古所謂男
女同浴于川也然大約猺獞山居者爾爾若中土人
籍彼地者其婦女則否浴時或觸其私不忌唯觸其
乳則怒相擊殺以爲此乃婿道所分故極重之

羅浮山在博羅境道書十八洞天之一有鮑靚葛洪二
眞人仙蹟蘇東坡云自泊頭至羅浮十五里有游羅
浮山示子過詩余過石龍欲取道羅浮連日大雨不
得往從博羅王令君乞得羅浮野乘一冊舟中繙閱
以當臥遊得詩一首次陳白沙韻

玉京在人間（坡詩云人間有此白玉京）本有羅浮路仙人邈何許
白雲最深處開卷四百峰不愁隔風雨但堅必往心
誰云年歲暮

惠州豐湖亦名西湖有蘇公堤乃東坡出上賜金錢所
築烟波渺瀰山水環秀彷彿明聖湖風景白鶴峰下
東坡卜居于此有上梁文今爲白鶴書院妾朝雲墓
在豐湖上有六如亭已廢歸善林令君惠蘇文忠公
寓惠集西湖志得絕句四首　偶作三千里外遊扁
舟秋老過羅浮乘何白鶴峰而往攬勝曾無好句酬

萬恩詩文千徧讀西湖圖誌百回看人間何處無山水白有名賢卽改觀　手披荒草弔朝雲千古長留夢幻墳解得六如剛四句死生恩怨不須分　孟冬猶熱戀清屐嶺外春秋逈不同自喜輕衫腰脚健嗔人險處勸扶筇

惠州人死未殮親人至江滸望水號哭投錢于水汲而歸浴以斂此亦蠻風也

潮州府城外廣濟橋跨韓江上俗名湘子橋廣二丈長一百二十丈南北俱為橋址中不為梁造舟二十有四為浮橋屢修屢圮康熙甲子兩廣總督吳諱興祚捐銀一萬重修兩粵鹽船必由此橋掣驗

韓文公廟在韓山山不甚高有文筆峰峙其上廟亦庳隘題咏絕少有碑數片俱無佳者予庚辰仲冬至潮有謁文公廟詩

幼讀文公文神怪詫驅驟稍壯知愛詩惟公乃願學文筆同起衰詩鋒尤卓犖刮摩去盲翳心胸日開鑿進思入微茫混茫不可捉高擅萬里濤清徹九天鶴漢魏存古風齊梁眞齷齪爲儷競流濫元音漸渺邈芸軼出蕪穢開闢見荒度元和詩格精孟張共犄角不然宋元製蚕已恣輕薄公生孔孟後斯道獨先覺天不生文公日中成晦魄堯舜傳精一非公孰與託原道原性篇終唐無此作自公明絕統程朱紹高躅其功在萬世名與曾鄒若當時惑佛老朽骨勢薰灼一表批龍鱗朝奏夕貶削萬里來潮陽瘴癘不敢虐先生得趙子鄉校興禮樂若潮有璵璠雖公剖之璞若潮有梓材雖公勤樸斲遂令海濱士絃誦並京洛廟貌千載餘俎豆馨鎡錥我來尋鱷溪遺蹟儼如昨

公門久私淑再拜契冥漠荔丹與蕉黃椒漿跪傾酌有唐第一人題字實無怍翺翔丹霄鳳豈類矢鵬鷽誰歟擠公者消滅隨螻蟻茲山以公名特立參喬嶽喬嶽有時泐此山終不剝

鱷溪一名惡溪又名意溪唐宋時有鱷魚為患其物似龍無角而黃色口森鋸齒四足修尾尾有三鉤極利遇人畜以尾擊而食之鱷之運尾猶象之運鼻也生卵甚眾或云鼉龍之屬今溪中絕無此潮人亦無有見之者人但知文公為文驅鱷魚盡徙其族不知宋

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堯佐捕而烹之有戮鱷魚文錄于左

乙亥歲予于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詞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贊凡好事者卽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涓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虫草木裕如也

鱷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令李公詔郡吏楊勛挐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當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恃遠與險毒滋民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卽以予言告之是日乃投網輒止伏不能舉由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于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命嚴于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公逐之于前小子戮

之于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斬其首而烹之辭曰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而食之胡為虐兮蟄蟄母氏俾何說兮予實命吏顧斯怍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堯佐字希元閬州人進士及第咸平二年以開封府推官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文廟建吏部祠率州

民之秀者就學時鱷魚復肆虐蕘佐命吏往捕而戮之作戮鱷魚文其患遂絕人但知昌黎之驅而不知希元之殺其功尤烈尤奇故錄著之

潮州燈節有魚龍之戲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與京師無異而采茶歌尤妙麗飾姣童爲采茶女每隊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籃迭進而歌俯仰抑揚備極妖妍又以少長者二人爲隊首擎綵燈綴以扶桑茉莉諸花采女進退作止皆視隊首至各衙門或巨室唱歌賚以銀錢酒果自十三夕至十八夕而止余錄其歌三首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采茶大姊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　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　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裡使牛忙手挈花籃尋嫩采采得茶來苗葉香頗有前溪子夜之遺

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爲立麻風院如養濟院之設也在鳳皇山上聚麻瘋者其中給以口糧有麻瘋頭治之其名亞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駡詈必先賂亞胡求片

紙粘門瘋人卽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皇井甘冽能愈疾瘋者飮之卽能不發肌肉如常若出院不飮此井卽仍發矣入院游者瘋頭特設淨舍淨器以款之其中男女長成自爲婚匹生育如常人瘋女飮此水面目倍加紅潤光彩設有登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翩然出院而登徒侵染其毒卽代其瘋不數日眉鬚脫落手足麻痺肢節潰爛而死矣

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龕中皆蛇也欲見之廟祝必致辭而後出盤旋鼎俎間或倒懸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糾結不怖人亦不螫人長三尺許蒼翠可愛聞此自梧州而來長年三老尤敬之凡祀神者蛇常遊憩其家甚有問神借貸者粤東尚巫信鬼故妖惑之物得以禍福人蛇神不獨潮東莞亦有之同年閩學陸義山業有祠蛇說

戊戌之歲余入粤游于東莞偶行市中見有門施綵幔內作鼓樂者叟童男女雜沓于門語侏㑌嘈嘈不可辨而人若咸有驚異非常之色者如瞻禮天帝廟庭退而不敢忘端肅之狀心竊怪之隨衆而入見

庭中鋪設屏幃几案椅俎甚備香烟郁郁燈火熒熒執樂者列兩旁鼓吹迭奏几上供一磁盎盎中小樹數株有小青蛇蜿蜒升降于樹間長不及尺大不踰小指一身兩頭項相並頸相連四目二口兩舌並吐絲質柔擾主人鞠躬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苟越次不整主人正色約束皆唯唯惟命余怪而詢之云此鄉有雙忠廟廟祀忠臣之同時而殉節者此兩頭蛇雙忠神之使也凌空而飛忽然而至所至之家必虔祀之蛇忽然去則徹所祀以歸于廟如是獲福不

且有大告

海門天妃廟碑記每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日海水伏流可度而長年三老熟于海勢風信不敢妄開康熙乙丑有一三司首領署篆瓊邑任意開船船戶苦諫不聽未及數里全舟覆沒同年季蓉洲麒光有風颱說錄于後

風者天地之翕闢山澤之鬱蒸發而成聲日箕月畢之占由來久矣在中土崇山大川風至不時然多和條惠暢若彼拔木撼山之風歲不常有獨大海之中颱颶一至抉檣覆舟而人之性命隨之從之習于海道者設為占候之法以定趨避或按節序或辨雲日或察草木十取九驗稍師漁子罔不通曉外洋風信清明以後南風為常霜降以後北風為正南風壯而順北風烈而嚴南風時發時息恐風不時帆故舟以小為速北風一發難止恐帆不勝風故舟以大為穩海中之颶四時皆發而秋夏為多所現之氣如虹如霧有風無雨名為颶母夏至後必有北風必有颱信風起而雨隨之越三四日颱即倏來少則晝夜多則

三日或自南轉北或自北轉南蓋夏月陽氣司權南方之氣為北風摧鬱鬱極而發遂肆橫激其轉而北也因北風未透南風即起北風之鬱仍復衝決必俟有西風其颱始定然後行舟土人謂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颱甚于颶而颶急于颱颶無常期颱經旬日自九月至冬多北風偶或有颱亦驟如春颶船在洋中遇颶可支遇颱則難甚至颶散而颱聚也

附錄颶信正月初四日接神颶（颱俗名）初九日玉皇颶

此日有報則一年之報皆驗否則各報有不驗者十三日關王颶念九日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白鬚颶三月初三日元帝颶十五日眞人颶念三日媽祖颶即天妃誕日眞人報多風媽祖報多雨四月初八日佛子颶五月初五日屈原颶係大颶之旬十三亦日關王颶六月十三日彭祖颶十八日彭祖婆颶念四日洗炊籠颶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颶旬十七月十五日鬼颶八月初五日六颶旬九月曰九降自初一至十八日風迅發不常十月初一亦大颶旬十八日彌陀颶十二月念四日送神颶自二十四日至除夕多有大風名送年風

高州府春時民間建太平醮多設蔗酒于門巫者擁土神疾趨以次禱祝擲玟懸朱符而去神號康王不知所出城南一帶春日多秋韆之戲凡婦女出入俱攜竹織障面其產則有翠羽金鈿文貍赤豹郡有梅祿墟南北商賈聚此交易

高州婦女多椎髻跣足每入城市負小兒以行兒卽于背上鼾睡

高州除夕元旦各公署俱有鼓吹謂之鬧衙門復有蠻人裝獅子跳擲爲戲元宵城南燈市甚盛每隔五家綁一燈棚以竹爲之扁曰魚鬣掛紅綵其下多用雜色紙糊毬燈剪紅白紙綴成玲瓏萬眼燈光彩奪目魚龍之類皆不足觀

化州治後有石潛江中謂之龍尾洲州治庭左偏有石微露謂之龍首有時鳴吼明景泰八年鳴三晝夜州同知楊景生子一清有鵝胎之異至今州治早晚必鳴鼓角若一日不作樂則石龍蠕蠕而動矣

化州仙橘相傳仙人羅辨種橘于石龍之腹至今猶存唯此一株在蘇澤堂者爲最淸風樓次之紅樹又次

之其實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薄者爲五片七片不可成雙治痰症如神每片眞者可直一金每年所結循例具文報明上臺屆期督撫差親隨眼同採摘批製官斯土者亦不能多得彼人云凡近州治聞譙樓更鼓者其皮亦佳故化皮贋者多眞者甚難得

茂名縣以仙人潘茂名得名晉永嘉間潘仙修煉于此白日冲舉郡城東山猶有石船藥竈遺跡

電白縣西三十里有熱水山秦始皇嘗爲溫水郡今廢山下有泉涌出如沸鼎

志傳雷州府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楔雷車送入廟且禁魚彘同食立有雷震又傳雷出英靈岡秋日伏地中狀如彘或取而食之皆訛也今府有雷山先有陳姓者雷雨後拾一巨卵得小兒長而神靈其子孫皆陳姓聚居山下立廟此山歲時守令親往祭之以爲常典非雷神也況自有天地來即有雷豈至此而始有神乎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于雷州乎日月風雲雷雨之神皆天子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惑郡與山偶名雷若如前說則高州有

電白縣亦當祀電神乎

康熙十三年六月廉州海濱風雨晝晦有龍在海面往來鬬觸海水頓涌數丈守兵以砲擊之一物從空而墜少頃水退沙際得一鐘高三尺餘圍徑二尺餘鐘紐龍首爲砲擊碎取懸寺中擊之地方輒有事遂不敢擊置之府學中徧身小龍雷紋精工異常朱綠斑駁不知何代之物而出于海濱鐘亦無銘識可考

珠池在廉州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港數十聯絡天氣晴朗萬里無雲同開至池處以鐵物墜網海底以鐵撥撥蚌滿網舉而入舟舟滿登岸取而剖之皆凡珠也偶或一舟得寶珠即有片雲如墨風波陡作必舉而棄之始免覆溺然羣舟之中不知何舟得寶必咸棄之數十舟皆空手而回否則片板無存矣其蚌圓而底平與內蚌不類

瓊萬儋崖十三州縣孤懸海外中皆深山箐谷如五指山小五指山皆黎人所居其中不過五六百里而沿海數千里州縣環其外州縣之民暱漁納稅黎人輒出刦奪自古不奉王化康熙年間總兵吳啓爵深入

重阻征服生黎內列十一大寨據其險要黎人畏威懾伏遂題設一州十縣使生黎皆隸板籍奉　旨下部議部行兩廣督撫確議總督石公以爲不便而止

三十八年瓊州文武官屬役黎採香藤花梨沉檀等物又令開金溝日索其金而又苦辱之于是黎人王鎮邦倡亂宰牛傳箭殺吏兵掠民人督提題奏差禮部侍郎凱音布同督臣石公撫臣彭公察審將王鎮邦王爺東王仁義那言那佛立斬梟示文武地方官參革重處有差黎人頑梗無知恃險抗拒必大創之

終設郡縣乃爲治瓊長策否則叛服不常無有十年不亂者也

瓊俗甚淫外江人客于此欲謀得婦者瓊人必先問養漢耶漢養耶如漢養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串往來餽送女之飲食衣服皆取給于男所費不貲如養漢則受聘之後男子坐食其衣膳甚豐往來餽送諸費皆出于女而不得禁其外交生子則攜以歸生女則隨母留瓊不肯渡海也

厓州大忠祠祀文信國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兩廡祀同時死節諸臣東廡又別祀勤王義士伍隆起全節祠祀慈元楊太后又有國母墳祠前有奇石如屏舊刻元柱國將軍張弘範滅宋于此明巡按徐瑁易刻曰宋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事于此石値潮落趾出牡蠣棲其四旁男婦持器狀如斧長二寸許敲取之又有荷鋤掘取蚌蛤于泥中鷺鷥從旁爭奪其餘無驚懼意始信野人狎鷗爲不誣也

粵有猺種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生齒繁衍播于粵東西多槃姓自云槃瓠之後言語侏儒椎結跣足短衣斑斕依林而居以砂仁荳芋楠漆皮藤爲利竭則又他徙無儲蓄慓悍輕生能忍飢行鬬登險如平地兒始學步卽燒鐵烙其跟故能蹴棘刺而不傷出入佩刀弩毒矢中之立斃冬無臥具聚蒸火睛雨唯頂笠或覆以葵葉捕獸飮酒擊長鼓爲樂婚姻多賽于祠踏歌相招聽其自合忿爭之際雖至親亦手刃之往往嘯聚剽掠歷代爲患累朝征之叛服不常唯撫之聽其少少納糧羈縻而已

獞種與猺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花衣短裙鳥言獸行產自湖南溪峒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初亦聽役輸租與猺爲讐有司田主頗藉以捍猺及後勢衆與猺人無二其人不薙髮俱黑色廣西最多負藥草出市男女衣製如一不可別喜食蟲如蚯蚓蜈蚣螞蟻蝴蝶之類見卽啖之

獠卽蠻之別種出自梁益之間其在嶺南則隋唐時爲患然是時不言有猺宋以後又不言獠意其類分合無定故隨代異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謂之獠蓋山寇亡命烏合未必種傳無從究考肇慶下卯集魚跳寨

有獠

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卽龍戶以船爲家以魚爲業見水色卽知有龍性粗蠢不諳禮數入水不沒每爲客泅取遺物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婚娶以酒相餽羣婦子飲于洲岸兩姓聯舟數十男女互歌爲樂屬河泊所徵魚課畏見官府有訟之者卽飄竄不出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常日貧之不能自存而蠹豪每索詐以困之海濱貧民此爲最苦矣蛋有三種魚蛋取魚蠔蛋取蠔木蛋伐山取木

潮之西北山中有畬戶者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處出常挾弓矢以射獵爲生矢傅毒藥中猛獸無不立斃舊常設官以治之曰畬官或調其弩手以擊賊亦至然其俗易遷徙畏疾病刀耕火種不供賦也

東莞編戶原有軍民竈蛋四籍其竈籍則分隷靖康場竈籍之民所居房屋則爲竈地種禾之田種樹之山則爲竈田竈山其間潮來斥鹵之地稍可耙煎者則爲鹽田其徵糧總名曰竈稅本場稅田八百五十頃有奇內鹽田止六頃五十畝徵銀七百餘兩與苗田一體輸納雜項公務丁差俱十年一輪又鹽田每畝辦鹽二斤八兩謂之稅鹽稅鹽之外又有丁鹽計三人共納一引課銀四錢六分五厘十年又一當場役至于苗田地磽土瘠兼種薯芋充食往往輸納不前鹽田近海其民買薪爲煤織竹爲鍋辛苦煎煮僅足糊口非商賈販賣之處故向無藩占康熙二十二年部文將粵省藩占鹽田清還百姓每畝加增稅銀三分東莞苗田鹽田一槩加餉夫苗田固非鹽田鹽田

亦未經藩占而槩受加徵之害所謂一田兩賦一身兩役矣亟宜豁免者也

新寧縣海宴場其初設立鹽課係本場居民苦于淡食歲冬天晴于河邊挑沙淋鹵煎鹽名曰竈丁每丁徵銀四錢六分每年額徵銀一千三百餘兩順治年間變亂竈丁逃亡丁課缺額前官以事關考成將存丁補缺餉每現丁加至八錢一分猶未足額權議苗田除正項錢糧外每畝加派鹽課銀一厘六毫名曰補缺竈稅至康熙元年三年兩奉遷移前課缺徵至八

年展盼竈丁已十死八九苗田亦復荒蕪僅招復課
銀三百餘兩內竈丁止辦二百餘兩苗田代輸一百
餘兩康熙二十二年部文查藩占鹽田漸次還民每
畝加征銀三分是加于清還藩占之鹽田也海宴場
止有竈丁並無鹽田而今幷竈丁苗田一例加增何
以堪此況苗田每畝向徵正課一分二厘又前加鹽
課一厘六毫今又照藩占鹽田再加三分是苗田所
加倍于正課煢煢小民立見其轉于溝壑矣

清遠衛屯田每畝原征軍食租米一斗五升二合八勺
因山路崎嶇艱于輸輓明朝每畝折征銀一錢二分
註實由票　本朝以來值米價騰貴每畝加征至二
錢二分嗣後逐漸加至二錢六七分而止偽周變亂
軍興旁午不論米價貴賤每畝加至四錢有奇迄今
沿為成例然給發由票止填畝數米數不填折征銀
數隱瞞加收情弊部憲尚未察知至于雜項陋規夫
馬需索有加無已查時價每米一斗解省倉折價銀
一錢解運脚費每兩八分則屯戶每畝溢征銀二錢
二分有奇矣應將由票實填照省倉折米銀數須給

屯戶令其輸值自解則私加積弊頓除矣甲子年在
粵粵人偶述此三事因筆記之其他弊政可類推矣
茲不忍削去姑存卷末邇來當事留心民隱久已釐
革殆盡是所望于仁人君子之用心耳

自臺灣蕩平之後薄海內外皆為一家江浙閩廣設立
海關裕　國便民誠萬世之利也然濱海諸郡縣時
有賊帆飄忽往來內地奸民不無勾引而出洋船隻
或被刦掠不可不預防也余友姜西銘編修云寧城
近海城外江東皆海船畢集自閩廣來者一都會也
又日本往來商船甚多烏言夷服佩刀往來者千百
為羣入城不禁恐有意外之虞當事者亦當為未雨
桑土計耳同年平湖陸義山荼有通洋宜防倭
患議于閩廣尤為切膚故附錄于此

前代倭患在嘉靖間不僅被于湖邑即以湖邑論倭
屯清溪不過沈氏兩宅非有樓櫓之設墉塹之防可
以堅守而力拒卽如邑志所記虛張倭勢不過千人
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三千之衆是以七十三人擒
一人而不足有是理哉況父老相傳眞倭止一十八

人耳徐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貿易貲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輩誘入倡亂騷擾沿海貧民聚而爲寇吳越財賦之區承平既久民間累世不睹干戈豈能單衣而扞鋒刃至于汛卹水哨皆同兒戲調至客兵土兵不暗川原形勢而且先有凡肉居民之心無異于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宜乎曠日縻餉縱賊流毒于數郡數十縣之間釀成東南一大害也而其原不過起于通洋貿易之徐海一人甚矣通洋之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可不預爲之憂也或曰吳之蚩蚩鮮不謀利通洋亦生財之一途貿易者什伯其羣皆挾貲求贏以自贍其父母妻子安得人人徐海是大不然凡人之有恒產與恒業者守墳墓樂廬肆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即逐末而從事于商販南走閩粤北走燕秦遠者至于滇池遼海而止亦足以權子母而收息倍蓰矣何至泛不測之淵入鯨鯢蛟蜃之窟以求贏餘此其人必素行無賴者也必生計凉薄不豐于商販之貲者也必嗜利忘禍貪狠而不仁僥倖于一獲者也必斷梗其身

視其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徒本非良善而往來數數玩易波濤又聞日本風俗出入佩刀男女雜沓飲食之費倍于中國妓館博家比比而是貿易者本少利多又素性狼籍不自惜其貲即所獲不甚饒而挾妓呼盧同胥及溺是以贏餘之財得于彼仍失于彼或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海輩嗟乎夫人而嗜利忘禍輕其身路視其父母妻子貪狠不仁試不測之險以僥倖一旦之獲則亦何事不可爲且涉大海如衽席習見夫獷悍佩刀之俗浮浪倏忽若鳥獸之聚散不以故國鄉井爲念久相忘于法制禁令之嚴又且喪其所有窮困無歸更何所不爲而尚有忌憚哉彼徐海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人非素有不軌之志樂與島倭爲伍逞其邪謀入寇內地祗因貪利而進喪其所有窮困無歸乃激而爲盜耳而謂凡今之人通洋貿易必無若徐海輩者將敢信耶或又以爲倭俗饒于貲財未嘗闌入爲盜此亦不可恃也良楛共產易地皆然中國嗜利忘禍之人可以聚類而往則彼中桀黠者流亦可以因導而

來向所云眞倭一十八人者非其故轍耶然則戢亂于旣熾弭亂于未萌利害較然可見廟堂之上遠而未周身任封疆者不宜晏然而處堂也封疆大吏周而未悉各任濱海民社之寄者不宜忽焚如之灾而待焦頭爛額之客也康熙初年以海島逰魂未滅沿海防兵糜餉日久立界遷民禁及採捕議者或謂損魚鹽之利絶貧民衣食之原然了出數年投誠者接踵海氛遂息以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孰贏而孰詘耶寇在海中不能自耕而食必資內地之粟以爲生濱海奸民受其白鏹聚米于家尅日相濟反以被掠報官官日夕惟盜是諱而何暇詰其奸食不乏寇不消自遷界禁筏粒米不得盜入于海而海寇悉爲安插之編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旣弭

朝廷遹下寛大之詔復其遷界許令結筏捕魚可以厚民之生策而言利者遂進通商貿易充裕　國課之謀于是洋禁大開富家巨室爭造貨船游手惰民競充販客微貲所挾倍息相期往而獲利則貪進而不肯休苟失其貲則流蕩而不能返或負累門戶息之

債或親戚義助之財負者莫償索者逾迫相迫又已至于相仇凡爲此者皆所謂素于民賊嗜利忘禍忍蹈不測之險而路視其父母妻子者也其情其勢不易驅而爲徐海輩哉夫開洋之利稱貸于豪富者費餘于持權者侵蝕于猾吏者各取什之三其歸于

國課僅什之一而已下取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也數傳之後承平相習脫有不虞如嘉靖間故患則徵兵調餉費數十倍悉所入之課而不償而黔黎有殘害之厄地方多蹂躪之禍所謂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大彰明較著哉愚謂封疆大吏能直陳利害破羣情而罷其役但許濱海細民結筏捕魚凡通洋船隻一切禁之則內地之奸謀無自生海外之邪黨無由召此上策也否則顯立條約榜諭所屬有司察覈地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姓氏居止編爲一冊冊內註明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置買某貨向某海口登某戶船遂其歸也又一一報明兩注之冊取其里長兩隣結狀其隻身無賴貲本不足者不得偕往則來去可稽虧盈可驗放蕩之心有所

撻而奸慝之志未敢萌芽雖非久安長治之良策或亦防患詰奸之中策然而杞人之憂終未能已也

嶺南雜記下卷

石門吳震方靑壇著

仙茅出庾嶺嫦娥嶂葉似蘭根如薑糙色白八月採入傳葛仙翁煉丹于此上升其餘藥遂生此九製服之溫補元氣唐明皇時婆羅門僧進此方服之有驗古云十斤乳石不敵一斤仙茅今服者甚少偶有服者不甚驗豈物有今昔之異耶

雄鴨以南雄府得名鴨嫩而肥醃而以麻油漬之日久肉紅味鮮廣城甚貴之

[illegible]猪出南雄龍王巖在城東百里重一二十斤小耳庳脚細爪土人醃薰以竹片綳之皮薄肉嫩與常猪不類廣城亦重之又出江西贛州龍南縣

英德石大者可置園亭小者可列几案無不刻畫奇巧玲瓏峻削但不若靈璧石叩之鏗鏗作聲耳八城列肆多賣石者然無一中玩必求之收藏之家方可得米袖中物然價亦不貲語云英石三妙皺瘦透也

英枕即藤枕以光細堅厚三兩層者為佳定製乃可得

榕樹閩廣最多他省則無故記稱嶺以北無榕大者蔭

十餘畝離奇古怪備木之異衙署多植以爲陰然體曲不中梁柱理斜不中材用質虛不中薪爨莊子所謂以不材而壽者也漳浦黃石齋先生有榕頌其木年久者常結伽南香焚之致鶴植于水際其子可以肥魚細枝曝乾束爲炬風雨不滅其鬚製藥可以固齒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嗚呼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潮州總戎薛謙若受益園有榕一株下分上合中間相隔三尺可容出入因以爲園門而兩樹中各函一石

笋高六七尺不知何從而入薛求作詩因爲壽榕歌

嶺海饒怪木榕類尤非常高者參青天其廣可蔽滿谷之牛羊疎理難刳作舟楫曲幹不中爲棟梁析以爲薪不炎上佐鼎不若茨與蕘托根多在官府署麗然雖大材非巨鳳凰偶來翔飛飛擇止息既無桐花可以棲又無竹實可以食鷄鴟且厭鐘鼓聲徘徊肯下千仞翼蛟螭糾結枝獰獰陰而蔽虧藂鬅髻行者過之晝不見白日夜不見月與星粵諺云廣東天南頭有天沒日頭其下日照所不被禾黍所不植奪民之利肥其根使我一見爲心惻其言大樹有靈神勇士不敢操斧斤嶺南霜雪總不到使汝盤踞假息無涯涘唯有元戎園亭一樹最奇絕上成連理下門關樹中腹石共嶙峋樹石相連彌歲月上古大椿八千秋此樹應同兆牙蘖牙旗不動軍門靜鈴閣晝閒春日永起居八座太夫人百歲高堂作湯餅太夫人壽九十六歲七十萊衣舞壽筵孫枝瓜瓞更綿綿花歌堂上會親戚鼓角營門拜玉鞭西越故人叨世締小詩作頌慙詞灑元戎勳業震天南大樹將軍即馮異

仙人掌人家種于田畔以止牛踐種于墻頭亦辟火災無葉枝青嫩而扁厚有刺每層有數枝杈枒而生絕無可觀其汁入目使人失明

木棉樹大可合抱高者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葉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蕊黃色結子如酒盃老則坼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緣其絮土人取以作裀褥余買數斤歸欲效綿花製爲絮女工不能治海南蠻人織以爲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即古所謂白

疊布杜詩光明白氎巾卽此今詢之粵人亦無有織作者或別是一種耳廣州閩武廳前與南海廟各有一株甚大開時赤光照耀坐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

宜母果似橘而酸醃食甚下氣和胃婦人懷姙不安食之良故有宜母之名又名宜濛子製以爲漿甘酸辟暑名解渴水元吳萊有宜濛熟水歌

檳榔出海南而徧于兩粵其樹亭亭直上近頂五六尺間有葉葉間洪腫坼裂一莖數十子無花而實棘針重纍其下皆黎女採摘入市賣之謂之山子食時一

枚切爲四片以蔞葉石灰幷嚼之或加椰肉核桃之類人客相見以此先茶然亦有食之而悶眩汗出者飲冷水一二口卽解而彼人日不離口近日都門酷嗜之甚于粵

椰子形如芋頭如人首外包棕皮內有堅殼解之得漿味如荸薺之汁附殼白肉如截肪甘脆可啖彼人切爲絲蜜餞以致遠中有心可食亦有無心者其殼爲椀最小者爲酒瓶尤貴相傳入蠱鄉用椰器遇毒卽裂今皆鑲而用之失其性矣

黃皮果大如龍眼又名黃彈皮黃白有微毛瓤白如猪肪有青核數枚酸澁不成味久之少甘疑卽餘甘子

樹似橄欖綠條開小花夏末結實小兒嗜之

蒲桃形如蠟丸大如桃高丈餘花開一簇如針蕊長寸許五月熟色青黃中虛有核如彈丸搖之有聲肉鬆而甘憶幼時在福建永春縣食一種名香果形少圓長肉鬆甘香異常重握卽碎後兩次入閩于福省徧覓不可得羅浮僧云山中甚多每熬爲糖果以餉客余亦兩次入粵未及嘗也

蕉子最多蕉心抽一莖叢生一二十莢如肥皂而三稜剖之肉如爛瓜味如蜜筒香瓜名爲棒槌蕉自夏徂冬賣此最久有玫瑰蕉作玫瑰花香又有狗牙蕉二種小而甘品貴于棒槌其不實者有紅蕉中抽一花如蓮蕊葉葉遞開紅赤奪目久而不謝名百日紅有蕉葛不花不實人家沿山溪種之老則砍置溪中俟爛揉其筋織爲葛布亦有粗細產高要廣利寶查等村者佳然一年卽濕而脆遜葛遠矣

魚膠大者徑數尺小者如盤厚且堅不知何魚之鰾或

云齊明帝所啖鱁鮧卽此余年伯王文貞公服之連
舉八子甚詫其効
白石出高要七星巖瑩潔光潤土人琢以爲器或倣高
麗製爲燈極明亮
錦石出高要峽細潤可爲硯亦發墨白錦石出七星巖
有山水草木雲氣物象土人琢爲屛風爲床榻爲香
几爲插屛康熙甲子年西洋國王遣官殿行咨粵中
遣人鑿取以爲堦戺因此山關繫肇慶龍脉不允其
請其見珍于外國如此

孔雀產廣西而羅定山中間或有之雌者尾短無金色
雄者尾大而綠金翠奪目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後
復凋與花相榮衰然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置尾
之地捕者先施網罟俟甚雨尾霑而重不能高翔卽
罹網罟不肯妄飛恐傷其尾至死愛護之士人取其
尾每數十莖長短相雜爲一屛價亦不甚貴其徧身
毳毛及尾毛之破碎者取以織補服其肉則充餔饋
如鵝雁味亦如之食解百毒然食孔雀肉則服藥無
効其尾金眼有毒孩童戲取啣口中有死者其膽與

糞尤毒能殺人而孔雀尾插瓶中蚊蟲食之尾能粘
龍腦宋時禁中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孔
翠尾爲帚掃之腦皆粘聚尾上無有遺者
養孔雀須以一間房前開窗牖使其向明四面通透橫
一木架令棲息其上飼以五穀豆麥勿令缺水每至
秋夏田中拾蠢斯蟋蟀蚱蜢之類飼之引于廳事令
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病以鵝翎筒子灌少淸油
以淸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啖以小魚蝦及切蒻
少許啖之貴其凉冷切不可與鹹酸雜食則減精神

昏瞻毛羽馴養頗久性與人習每至晴明軒翥其尾
迴顧自視之名曰朝尾見婦人童豎綵衣華服則放
屛以誇之或妬逐而啄之或聞歌唱絲竹之聲則放
屛而舞
有偶得孔雀卵者使雞伏之初年生絨毛三年生小尾
小火眼五年生大火眼大尾尤與人習
海胆蚌螺類也出陽江海豐等處殼圓有菓粒附石而
生互相聯綴取一帶十若觸破其一餘皆粘石不可
動縱椎之破亦不得脫也肉色黃有四瓣鮮煮甚美

乾者味如鹿脯其殼朱漆其內為盃為盒大者為香
爐然脆不經用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柔魚粵魚海豐名鰂
魚較他產脆美大約鯡魚柔魚墨魚一類也

蒲席出端州者細滑勝于他處名養龍鬚龍鬚席則獨
產端州廣寧縣似蒲而細然雖細而根薄夏暑汗體
輒臥其上轉側粘身故無足貴

蒲草席出東莞軟厚而溫價亦不賤染作五色如蜀充
四方餽遺

藤黃席出潮州流黃鎮與虎邱席相似而柔細過之佳
者每床一金

西國米出西洋偽者以葛粉為之以多煮不化而色紫
柔滑者為真益胃和脾風病初起者宜食之

粵東之筍十九皆苦彼人以苦筍益人甘者作脹凡煮
苦筍以黃豆同煮未熟不可開蓋犯則彌苦

苦瓜又名癩葡萄即錦荔枝也閩粵皆以為常饌有和
脾益胃之功俱食其青者或醃作菹或灌肉其內或
以燜肉

佛桑花粵中處處有之葉似桑而略小有大紅淺紅黃
三色大者開泛如芍藥朝開暮落落已復開自三月
至十月不絕佛桑與扶桑正相似而中心起樓多一
層花瓣今人以扶桑佛桑混為一非也紗緞黑退變
黃搗扶桑花汁塗之復黑如新

甕菜即蕹菜人家徧地種之莖中空而葉尖以滾水先
焯乃炒為佳醃為菹亦可久藏可解胡蔓野葛毒

波羅蜜與大葉榕相類不花而實實生枝間或根上春
生至秋可食苞大如瓜而多軟刺肉如橘囊有核如

肥皂子白膜包之爆食如栗其囊汁作邪甜氣亦臭
彼人酷嗜之

羊桃一名三斂子一名五斂子以其線稜而分也色青
味黃甘酸內有小核能解肉食之毒有人食豬肉咽
喉腫病欲死僕飲肉汁亦然人教其取羊桃食之須
臾皆起又能解蠱毒嵐瘴土人蜜漬鹽醃以致遠

人面子出增城核如人面余刻視之殊不甚似略具數
孔耳土人皆以入饌凡煮鴨煮肉必用之亦醃以為
菹或刻作花鳥蜜漬充餽嫩者搗爛熬為醬以蜜收

甘酸徐津

山丹花如瑞香而正赤開足後帶黃色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落瑪瑙盤甚得其形似

金鳳花黃色如鳳心吐黃絲葉類槐余在七星巖見之從僧乞其子歸種之不生

芥蘭甘辛如芥葉藍色鍊之能出鉛又名隔藍僧云六祖未出家時爲獵戶不食葷血以此菜與野味同鍋隔開煮熟食之故名余亦從僧乞其子歸種之滿畦矣

番薯有數種江浙近亦甚多而賤皆從海舶來者形如山藥而短皮有紅白二種香甘可代飯千月間徧畦開花如小錦葵粵中處處種之康熙三十八年粵中米價踊貴賴此以活有切碎晒乾爲糧者有製爲粉如蕨粉藕粉者又有甜薯圓如鵝鴨卵有猪肝薯形如猪肝重十餘斤皮紫皆出粵地唯番薯種自洋中來也

土芋形全似芋但味少淡而無香耳

葛根大如臂有如瓜者剖而食之甘如梨白如蘿蔔可以爲粉

木耳產于石上多皺而厚食之甚脆

燕窩有數種白者名官燕斯之絲縷如細銀魚潔白可愛黃色者次之中有紅者名血燕能治血痢白者入梨加冰糖蒸食能治膈痰日本以爲蔬菜供僧此乃海燕食海邊虫虫背有筋不化復吐出而爲窩綴于海山石壁之上土人扳援取之春取者白夏取者黃秋冬不可取取之則燕無所棲凍死次年無窩矣

海粉是海邊虫食海菜之糞虫如蛞蝓大如臂食綠則綠食紅則紅但綠色者多以清脆爲佳若黃色爛結不貴矣紅者可治赤痢

荔枝多不及閩而較早一月唯新興者過之新興荔乾美于閩之狀元紅官其地者亦不可多得尚逆在藩時荔將熟差官封守之熟則索大進送故多伐去之增城荔亦美桂綠爲最黑葉次之彼人取荔漿爲酒益以荔汁和燒酒爲之香味俱美然難致遠

蠔肉最美其殼砌牆鱗鱗可觀蠣形似蜆而大沙螺類螺而肥若鬮脚則下品矣

蟛蜞音字小蟹也潮州以鹽醋醃生食味甚清脆不覺其腥

禾虫形如百脚又如馬蝗身軟如蠶細如箸長二寸餘青黃色相間中有白漿狀甚可惡產海濱田中禾根長數尺或至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漾至海濱寸寸自斷即爲此虫土人網而取之午前担負而賣午後即敗不可食取虫置器中滴鹽醋一小盃其漿自吐濾以蒸雞子最鮮藩逆時禾虫亦稅至數千金魚埠蜆塘其稅尤多民極苦之

鱟魚與蟹同其子爲醬其殼爲杓其血綠色烹鱟并血則味更佳

鰣魚絕無味土人名三黎魚土音來

嘉魚出肇慶府冬月始多爲魚中第一廣魚無味此魚出自石穴蓋食乳水故肥美

鱸鰻產海邊隨潮登岸食稻芽潮退入溪田中不能去方可得有重一二十斤者有重五六斤者全似鰻而身短背黑有類爲鱧味極肥美余于惠來縣食之不可常得

玳瑁出南番海洋狀如龜鱉背負十二葉取用必倒懸其身用滾醋潑之逐片應手而落黃多黑少者價高黑斑多者不爲奇廣人以製盃盤梳掠之類甚精

蒲魚即鱝魚其味甚美而尾極毒中之痛悶不已用蒿布燒灰同麻油調塗良狀若荷葉大者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腹下目在額上尾長有節節連比熟則脆軟出陽江者多昌黎詩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者是也又名海鷂魚又名少陽魚

苦蓋茶一名皐盧非茶也葉大如掌一片入壺其味極

苦少則反有甘味噙嚥利咽喉之疾功並山豆根

速香出瓊州者爲勝有色黑而重者名將軍帽鯽魚片色黃而有棕紋者名花劍自海舶至者味辛而酸不如瓊產之甜靜無尾烟氣也其餘有夾板并抱朽木者俱香之下品而尤有他木煮成假充者不可不辨

海瓊沉香讌黎峒多虎狼毒虺異蛇其俗皆女子採香耳帶金環首纏錦帕腰佩利刀什伯爲羣遇竊香者即擒殺焉出萬安山島者最勝島在正東謂得太陽之氣香尤蘊藉

沉香以瓊州所出者爲最舶沉雖大而重色黑而堅味辛俱不及瓊沉之甘而下氣神速也瓊又有藥沉俱細片黃色然投水卽沉入藥尤妙人不易識也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一二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龍已去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衆共分之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之涎爲日所爍成片風漂至岸人得取之又嶺外雜記龍枕石

而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久者色紫甚久則黑其氣近于臊形如浮石而輕膩理光澤入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風浪漂泊洲嶼積年氣盡滲于沙土中魚食龍涎作糞散于沙磧其氣腥穢唯汎水可入香用龍涎于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之中上有雲氣罩覆則下有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爍凝結而堅輕若浮石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香烟縷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余兩至粵未見眞龍涎姑述所聞如此今海外進貢內府不過四兩

粵市中有香膠乃末高良姜同香藥爲之淡黃色以一二匙浸熱水半甌用抿婦人髮香而解膩膏澤中之逸品也

黃熟出東莞他處則無其最佳者爲香根堅如沉速權枒屈曲可爲盃斝爲硯山爲禽獸形供玩盃以銀鑲

山以紫檀爲座頗稱雅品其香有透棕橋梁有大片如手掌俱以棕紋深透堅實爲佳其平常者至賤以

樹蘭蔡之香頗蘊藉有以香櫞皮襯之味勝蘭香其皮可漬以爲紙又可以績以爲布

素馨較茉莉更大香最芬烈廣城河南花田多種之每日貨于城中不下數百担以穿花燈綴紅黃佛桑其中婦女以綵絲穿花繞髻而花田婦人則不簪一茉也茉莉尤賤有重臺者三臺者又有番茉莉花大如龍眼千葉極香但花瓣層疊鮮有開足者

樹蘭高丈餘花似魚子蘭而香烈過之五葉者貴其花不落香且久三葉者其花次日即落俱不能度嶺度嶺次年不花三年萎矣

珍珠蘭彼處殊不貴根有毒食之殺人故蒸花露者忌之茉莉花蒸露氣極臭

棕竹幹如竹而實心無節皮青色外有棕皮節節包之葉與竹無異最難長可爲杖

鐵蕉葉如鳳尾草而堅勁根出土上如芋頭燒鐵釘釘其根則繁茂

鐵樹高數尺葉紫如老少年開花如桂而不香或云此樹遇甲子一開開必以丁卯年故有鐵樹開花之諺然甚無異致吾所不取焉

烏欖一名木威子乃橄欖之大者蔕有鼻味大遜橄欖土人取其肉醃爲葅名曰欖豉色如玫瑰味頗雋又可榨油調食點燈其仁則爲佳果以致遠然不善收藏輒油不可食其皮染物鮮紅如茜其核可爲薪

石蛤一名坐魚閩浙皆有之即蛙之大者耳重者斤許項短身青黑土人連皮食之云不可脫去此錦祴子

蚺蛇粤西及海南州縣有之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人卒遇之取婦女弊褌投擲蛇以首戴之俯仰頓撼甚樂俟其倦悶即斃之或投以婦人衣則亦盤繞不去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椿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橄欖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颺婦人裙褌以招之蛇望見即昂首高五六尺來逐人退入羅椿內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則轉身不便蜿蜒屈伸間人持棍擊之且退且擊數人迭出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以葛藤縶其頸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縮

有一泡死而血凝即護身胆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眞眞者乃在腹內價過兼金其肉可食皮可裝鼓鞾之類蛇處山谷中土人往往占望而測知其多少

蚺蛇最淫山中見婦女即追逐之蟠繞其身與之交嬈以舌入婦女口中人衆逐之其去甚疾婦女扶歸以雄黃姜湯灌之服驅毒之藥以熱水探腹盡出蛇精始無患不治月久產小蛇矣

倒挂形如小鸚鵡徧身綠色脇尾兩翼俱有大紅雌者止尾翼有紅飼以水飯夜則倒桂籠中或止以一爪

挂籠性畏寒不能度嶺收者籠上幕以布時以胡椒水酒之夜置幃中余攜歸兩對比冬皆斃東坡詞中有倒挂收香之說殊不確或別一種耳

烏猿出羅定州及石城渾身如墨止眼碧齒白即舌亦黑也短身長臂臂倍于身行走如人性甚警慧余攜歸畜之甚馴有黑身白眉者有連鬢白者有尾長過身者好居樹上跳越如飛捕之者逐使下地在無樹木之處則束手受縛矣

石猴小如拳出高州化州羅定等處可于筆筒中睡

嶺南有狨似猿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猿猴爲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狨乃一一手按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覗肥者以石戴其頂此猴跪捧不敢動餘乃散去戴石之猴隨狨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淨訖乃臥而聽狨食之物之相制至于如此哀哉狨皮爲褥最溫其價甚貴吾友陳元孝有狨賦

山烏形如八哥能作種種禽獸音教之亦能學人語余攜歸一隻聽鬬有黑色圓長者善鳴眼紅者善鬬彼處多畜之

鸚鵡有白者較綠者差大頂有角毛嗔起時放花淡黃綠色瓏玲可愛有大紅者毛赤如血有五色者光采陸離皆從洋中而來洋貨店中多有之五色者少稍北行即苦寒病飼以紅柑有愈者

綠鳩似斑鳩而色綠自廣西而來相傳每年九月黃魚化爲之出水集岩樹間網之輙得粵東甚貴之而粵西以充庖

西洋雞頭高尾蓬與常雞甚異亦有黑白雜色諸種

火雞毛黑毿毿下垂高二三尺能食火炭相傳火雞火

鼠毛爲火布此雞毛焚之亦成灰爐恐非此雞亦自海外來

翠雞形如雞而極大徧身翠毛余攜一隻至家不數日而斃

柚子花香酷似梔子花肉紅者甘白者酸然皆賊香柚小而白肉香甘異常潮州出斗柚大如斗味亦甘美其皮可爲香灰

香圓似鵞羅柑而圓少楕中無穰甚甘脆

斷腸草粵中處處有之葉與黃葉正相似乃木本高三

四尺結子如羊角不知手誤觸之入口亦有毒與夫
每以相戒粤西野人最輕生每服此以圖賴有欲擷
之者此草即搖動若招人之狀閩中亦有之余過汀
州見郡守王簡庵延掄出示禁人服斷腸草有收取
送官每担給銀三錢

曇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二三十朶攢爲一朶香烈異
常

鷓鴣形如雛雞而小雌雄相對啼飛不甚高嶺南之佳
味也

新興縣有優曇鉢無花而實實似枇杷非佛經之優曇
鉢羅花也

錫出惠州者謂之上點銅錫鑛入爐必用芋艿鍊之方
鎔成汁無芋則不成也性堅而清以製器用最精工
人亦極精巧他省之匠不能及也洋錫尤堅而白製
器如銀久不變色

白鉛出楚中販者由樂昌入楚每担價三兩至粤中市
于海舶每担六兩海舶買至日本每担百斤鍊取銀
十八兩其餘仍成烏鉛俗稱倭鉛實不產倭乃鍊出
銀後仍載入內地每倭鉛百斤價亦六兩其鍊銀之
法皆不傳于內地爐火家亦不曉其術也

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
柔潤耐點又有一種細如箸綿絮爲心盤折如膏環
饊子欲點則引長其燭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
耐久

吸毒石乃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
切腫毒即發背可治今貨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
肉舂成大如圍棋子可吸平常腫毒及蜈蚣蛇蠍等

傷置患處粘吸不動毒盡自落其石即以人乳浸之
乳變綠色亟遠棄之着人畜亦毒也不用乳浸石即
裂矣一石可用數次眞腦石置蛇頭不動爲驗

西洋狗小者最貴有黑者有黃色者鬼子與之同飲食
寢處又有一種稍大而毛長尺許深目短喙狀如獅
子尤獰醜

桄榔身似椶櫚而色綠亦有絲自裹高七八丈亭亭直
上葉生頂上大如掌甚穠密其杪抽絲蔓千百條長
丈餘下垂如纓毿毿可玩結子紋如檳榔可爲素珠

其木可為大小盤紋如椶竹但質理虛脆擕之北行易裂皮中有麪可食名桄榔麪

五色雀產羅浮游羅浮者太守先至華首寺有佳客至則此鳥飛鳴迎客名迎客鳥

羅浮志載仙蝶為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盤而五色人得其繭蝶亦化出數日即有一蝶自來引之而去雖數千里之外藏之箱篋亦化去也然惠潮山中多產此繭或作于竹葉或作于樹葉山中人採而貿之抽絲撚線製為繭紬出程鄉者最佳每端三四金不等然非仙蝶也因疑羅浮蝶亦誌書附會之說康熙庚辰十月余在惠州有羅浮僧贈繭二枚置之竹籠中亦忘之矣次年三月十七舟至江西弋陽縣忽出二蝶大如扇五色陸離合邑傳觀廿一日至玉山日中忽有一蝶飛至舟中頃之不見上燈後復見一蝶從舟中飛去視籠中二蝶亦杳然無跡但籠隙甚小不知何以得出玉山離羅浮數千里蟠出繭未及三日何由知之何以來引去如是之迅速始信神物去來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志書之說殆不我欺也

羅浮有竹葉符片片有篆文可以辟害中蠱丹竈泥粉紅色丸如黃豆大云調水飲之治不服水土及注船等症

羅浮有茶產于山頂石上剥之如蒙山之石茶其香倍于廟岕不可多得

化州有琉璃茶出琉璃菴其產不多香味與峒岕相似僧人奉客不及一兩

葵扇出東莞其販于江浙者特其麄者耳其精者有彩畫人物極工緻又有柄中鏤空內刻人物自能運動其直兼金大者長三四尺可為腰扇障日其葵亦有花

粵中溫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月為其食盡傾圯者有之尤異此物能食銀康熙甲子年鹽課提舉司汪蒂斯為余言庫銀忽缺數千金見壁下有蛀末一堆爛如白銀尋其穴掘之得白蟻數斛入爐鎔之仍得精金但耗其十一耳又庚辰年余至廣城按察司知事王煜有一親識寄銀五十金藏竹箱中經年其人來取封識如故發其銀紙裹已破錠件宛然而輕

十餘俑視之已中空矣次日見箱下有銀屑一路入
壁孔中掘之皆白蟻取而鎔之仍爲銀已缺數兩矣

粵山中道傍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微高一二尺
葉大如指頭頗帶藍色葉老則有白篆文如蝸涎名
鬼畫符葉下有小花如粟米至晚則香聞數十步恍
若芝蘭又名夜蘭山間暑月有蚊即折此樹逐之蚊
即驚散故又名蚊驚樹彼人凡一切風寒諸病取樹
葉煎湯服之少頃大吐痰涎立效或行路爲暑所侵
吐瀉腹痛雖危篤者採摘數葉嚼之或吐或不吐病

徐即愈城市人無知之者亦異草也

廣州靖海門外過河海幢寺藏經閣下有樹一叢名鷹
爪蘭枝幹如鷹爪花六瓣兩臺他處未見亦異種也

孝光寺殿東菩提樹大十餘圍根株無數相傳梁天監
年西僧攜種

西洋紙被長丈餘闊如幔而空其首細看無縫色白如
綿云國中夫婦同寢其中可以禦寒

潮州大馬蟻山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群蟻來朝亦怪事
也粵中馬蟻種類極繁人家几案之上臥榻之中漿

絲殆徧稍有糖蜜腥羶之物與懸之梁上皮之篋中
無有不爲所嚙者床桌之足以水盆置其下一芥可
渡即驅之不去矣

廣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虫損
蝕其實唯樹多蟻則虫絕故園戶之家買蟻置之樹
販蟻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而取之
謂之養柑蟻高州西芬枝村兼種橘柚爲業其樹連
亘數畝繫竹索引大蟻往來出入藉以除蠹蟻即于
葉間營窠多至什伯結如斗大土人取其子作羹或

爲醢以爲鮮美

高郡人病不事醫藥唯重巫鬼不愈以艾灸之所產縮
砂仁黑白牸牛至多

烏犍牛出陽春電白等縣毛色光膩土人飾鞍韉乘之
以代騾驢

嶺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鱔食草螽易其名曰茅蝦
鼠曰家鹿曲蟮曰土筍

海邊黃魚化爲鸚鵡泡魚大者如斗化爲豪豬鯊魚之
虎頭者化爲虎斑者化爲鹿

潮州龍蝦大者長五六尺頭與龍無二也更大者其鬚可為杖然不可見小者亦重三四斤肉味不甚佳置檐下暴曬食之不日可盡洗滌其殼可以為燈

狗印出潮州如蛇有四足

潮州木芙蓉大如梧桐朝開粉紅色午變大紅晚又變為淡黃人家種者倪欄而觀之

竻竹多刺土人用為藩籬近交趾境尤多

瑞選茶一名雞黃花瓣外紫內白幹如釵股心似雞頭以水淺深為短長日沉夜浮必雞鳴採之始可得清香爽脆銷暑解酲出高州

洋葱形似獨顆蒜而無肉剝之如葱澳門白鬼餉客纔切為絲瓏玲滿盤味極甘辛余攜歸二顆種之發生如常葱至冬而萎

婆果如大皂莢莢內鮮紅子亦如皂莢子皮紫肉如栗其皮有數層層剝之始見肉彼人嘗顏厚者曰頻婆臉

龍鬚花色亦形似秋海棠中心垂絲裊裊如龍鬚

馬纓花色赤如馬纓其花下垂一條數十朵樹高者丈許有白者有桃紅而大紅鑲邊者皆異種也

番荔枝大如桃色青皮似荔枝殼而非殼也頭上有葉一宗擘開白穰黑子味似波羅蜜康熙三十八年上幸杭州總兵藍理進此果

鼠脯順德縣佳品也鼠生田野中大者重一二斤鬭得其穴纍纍數十小者縱之大者炙為脯以待客筵中無此以為不敬禮記迎貓為其食田鼠也殆即是歟

海豐芥菜大者重二十餘斤他處不及葉圓厚無齒

鶴膝竹可為杖其節如雞腿亦名雞腿竹

綿木產肇慶屬新興等處其質柔韌以為肩担雖負重不折用為輿槓最佳一對值銀二兩

水豆芽蝻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無小如豌豆莢

鎖管形如鎖十餘相連味如蠣房鮮食醃食俱佳

跳魚長二三寸形如土鮒而細長頂高而方兩眼生頂上身有細綠點能跳躍又名花魚炙食佳亦可作羹

角魚頭有稜角四起飛魚翎鬣如針而稀能飛水上龍蝦長鬚有二角肉最美花魚鱗身而濱斑以上數種

皆出海豐

海邊水族甚夥有馬鮫魚䱇魚淡菜脯土魷脯似比目半體而兩眼生在一處炙食最鮮黑魚脯鰳魚脯烏耳鰻乾油箸風螺花西施舌綵蚶金鈎蝦米對蝦沙蜆龍虱海鴨脯金鵪脯即鶺鴒赤蟹鯗蠔珍珠蠔皆提籃沙白海膽鮭魚鱲鯊翅帶子及鰣魚又有日月者蚌類也大如掌而圓扁殼半片白半片紅土人直名之曰日月

油葱形如水仙葉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者尺餘破其葉中有膏婦人塗掌中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之屋頭問之則怒以爲笑其貧也

蓬生果名乳瓜土人又名木瓜樹高一二丈如棕櫚葉如蒲葵近頂節節生葉葉間生瓜大類木瓜而青色嫩皮微有楞肉白多脂而無核掐之乳漿指出醬食甚脆子如蚕矢二月下種一年即高大數年果少則伐之另種其樹去皮可食如蘿蔔亦可醬食余于肇慶見之

凡魚皆孕子卵生唯鯊魚胎生魚在胞中多者一二十枚少者數枚口吐而生破腹取胞魚目未開肉嫩中羨若鯊魚則其美在翅肉粗淡無味也

廉州府學中有大蜈蚣長四五尺身闊三寸每逢風雨之夜飛出殿檐之外白光如曳練頭有圓光如毬霍霍有聲余族弟章成爲廉府教授舉家見之

瓊州有雷公馬狀如蜥蜴腹紫背青綠頭頸有鬉如馬多在樹上螫人立死雷州亦有雷公馬其形相同而無鬉多在海灘沙上又名沙鰍見人即藏入沙

州人取食之

瓊州有冬瓜蛇大如柱而長止二尺餘其行跳躍蓬蓬有聲螫人立死

韶州仁化縣丹霞山最稱名勝山中產栗甚多有異果名石栗樹如枇杷葉亦相類實如核桃而扁殼堅中有肉如栗而更香嫩

金星草闊寸許長一二尺形如蘆其葉中心一條金星點點連綴折之中有黑髮一根切而浸之可爲閨中膏沐

仙米亦產丹霞徧地所生粒如[illegible]大如米

其味清腴

果下馬高不過三尺背有[illegible]脊健而能行可以果樹下

乘之故名產高州

仙馬形似鹿千百爲羣角彎繞後

山牛與牛無異但眼紅耳山中作隊而行見人不畏海

南山中甚多

讀史吟評自序

文章之尙帖括六百餘年於茲矣近時以來士工是道以應世者揣摩沉酣房書行墨之外率以綱目通鑑爲緒餘非不樂博雅時使然也憶余幼時先嚴卽督以學史每月課藝閒以史論使暢所欲言曾有裂縑一編甚爲先嚴嘉奬今不知遺向何處矣自是仰承先志留心史學久之歷代事實頗能記憶所讀古文左國秦漢大家數種而已無他嗜好出以應世謬爲縱橫做古之文因而受知于吳䕫齋郭叔子陳碧峯三文宗俱以第一

相許同社諸子語余曰儕文者眞知子哉吾子稽古良不負矣余曰唯唯吾先子之教也旣而文運頓殊崇尙虛詭向者縱橫學古之文槩置不用余亦與時推移獨是俯仰尙論之意耿耿不已然未敢取而評斷之也因傍閱鑑傳有謂齊一變至於魯孔子幸齊用管仲魯一變至於道孔子幸魯之不用管仲者有謂秦孝公徙木立信而爲不欺其民漢文帝策賢良以晁錯爲中大夫而議其失人者孫劉爭荆州而謂當爭于赤壁未戰之先不當爭于赤壁旣戰之後關羽失荆州而謂是時法

孝直龐士元俱無恙擇一與俱則不致敗者乃若王世充隔水之問秦王應之謂其詞宏而理未暢明皇不殺祿山而援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謂其皆盛德事者有謂岳飛班師而議飛未知檜欲其駐師偃城遣騎馳奏不奉詔召臣停金獻太廟而又有富平符離之役謂與曹武惠岐溝之失其喪師蹙國不相下且謂連年金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其全德所至爲張魏公寬解儲譽者凡此之類或失之矯或失之誣或失之不覩時勢泥于變通或失之黨同護偏阿

其所好是皆先賢立論未免破綻處余不能爲之諱也用是做諸公之善評史者師其遺意論人必于其事論事必于其時忠良顯著者彰節揚休德業懋昭者慷慨頌烈王公大人固有論贊介夫女子亦加稱說至于正人君子原心以白其志俠客烈士獨意而闡其幽且衆好必察間有春秋賢者之責衆惡必察予以蓋棺論定之詞愧無十分之識聊爲一管之窺要於是非不謬抑揚各當而已而未敢形之爲歌咏也丁酉應試南宮歷閩浙江南齊魯燕冀之墟所過名都大邑輒訪此地降

生之人與夫古人著名之地每低徊不能去其餘足跡
所未至則登高遠望曰某爲東南之人某爲西北之人
某爲中州之人遥矚浩渺之中神情彷彿如或遇焉慇
披遺事暇以韻言興懷所至意願滋者遂欲舉全史中
意所許可者槩吟且評之而未能一日遽就也吟之評
之舟中有焉吟之評之縣背有焉吟之評之旅次邸寓
有焉酉戌之年歷閩浙江南齊魯燕冀者若干辛丑之
秋訪劉雲生于甬東由山陰道上越曹娥江抵鄞留者
中兩閱月者若干癸卯公車至廣陵取道天長山盱眙

渡泗州北去者若干甲辰下第顏孝敘任保安以書見
招遂與同年顏孝哲方士錫同爲上谷之遊從昌平南
口出居庸關踰八達嶺過土木沙賊經雞鳴山渡洋河
抵州治望燕然涿鹿之勝復從桑乾回京師者若干而
未能彙合而條序之也自保安回寓大壇道觀端午前
一日附舟南旋時河涸候閘舟中蒸鬱無聊因彙從前
所評者附所吟之下自春秋以迄趙宋代不數人人止
一事抉一代之氣運數人已多峙古吟之天地一事而
足而未能偕錄而整齊之也舟過浙西同年湯伊人司

理嘉與余耦以交饒不謝定夫時定夫令石門吳誇齋
夫子家在焉因得謁夫子命其孫青壇館余于崇福禪
樓授餐解衣餉以囊酒儲待咸其備極欵洽余喜是樓
門拱雙塔爽氣西來開窗眺望臨風引滿之餘取所吟
評者加詳焉脫稿易貢遂歷歷可觀以意題之曰讀史
吟評而是集以成而未敢出以示人也偶爲徐子允韜
所窺徐子著詩文與吳青壇兄弟俱有聲石門者讀余
是集語余得未曾有盍付剞劂氏以公世乎余云頗有
此意但且攜歸以示吾鄉人士之好奇者要以得賞鑒

嘗斗酒見酧欲以獲酒多寡卜鄉人士之許我不許我
盍我輩欲以片言傳世必先有以驗之事雖游戲聊用
自考也徐子曰胡爲其然哉先生之成是書也膽識俱
全手眼獨異讀吟評者當胸具二十一史詳其始終先
後方得論斷之公不然無異南人操南音一字理會不
得也匪寧惟是將有傖父謂三都賦成當以覆瓿者豈
但不得斗酒已哉余憮然曰噫一至是乎雖然世人貴
遠賤近是未可知也但余姑嘗試之果若子言當移書
相示予應仰天笑余于三千餘里之外矣于是舉以託

青燈冀不忘吾今日之言也

旨

康熙甲辰歲七月閩溫陵黃鵬揚遠公氏書于語溪學

禍禪樓

書讀史吟評

永春黃遠公先生讀書好古士也明崇正丁丑　先祖

中丞公視學入閩兩試皆拔第一迨順治丁酉始叨鄉

薦累困公車勉就揀選銓部迴望復以年老操鄉音休

致可惜也其讀史吟評持論駿爽獨有見解甲辰過邑

中謁　先祖於榻前手一編見示意欲問世嗚嗚久之

迄四十年未慰其志茲爲刻而傳之并寄貽其家以誌

不忘昔諾云康熙壬午春日石門吳震方青壇

伍員

閩溫陵黃鵬揚遠

只須覆楚休亡越家恨消時莫管閒斧會買舟湘澤去豈教殺骨泊胥山

子胥貫無可去之義但當桑諾用事時謝政闔門藏鋒不用便是泛舟五湖之局然父仇已復夫椒之役又爲夫差報越殺而父之怨家恨既消國仇亦雪爲子胥者亦復何憾此時亦可去矣而必欲滅越以逆

諸與時爲偶憑夷同籍閒事也蓋以前之事胥能爲之以後之事胥不能爲之徒以身先死無益於吳豈不惜哉

藺相如

氣懾强秦五步內當車豈畏廉將軍急公謀國臣心苦不是逆人饒一分

五步之內臣得血濺大王相如渾池聽氣如許粗豪後來與廉頗一段却能和衷歡好並無半點劍客習態雖古大臣度量何以加焉蓋妙在引車相避先降

其憤激盛氣徐將爲國急公至意道達使聞者按劍相看者轉而負荊謝罪也乃廉頗氣品亦自不俗不然武夫穉憾杯酒不似文臣外和內忌李晟戒心于延賞不惟有慚廉藺尤不若寇恂賈復之高矣

侯嬴

虎符能令如姬竊晉鄙難交鄴上軍盡道信陵多食客知秦一個老監門

信陵用侯生之謀却秦存趙於是留趙不敢歸而日與毛公薛公遊後還魏爲將合五國之師敗蒙驁於

河外毛薛之功爲多而無忌之名益著蓋無忌之名全于毛薛而實發于侯生蘇潁濱以爲毛薛之正侯生之奇殆廢一不可云毛薛二公一爲賣酒漿一爲博徒而侯生則貧而老爲夷門監者以是服信陵君之能知人能得士也

魯仲連

新垣屈膝奴顏厚季子貪多濁氣豪不肯帝秦忠義重千金却贈豈云高

魯仲連義不帝秦古今獨絕惟闊壯繆不肯事曹可

與同稱戰國三賢兩人而已孔斌許仲連為高士徒
辨之强作不已之間余以為猶經生之論也夫義激
於中廉著於行豈可強而作哉

范雎

怨雪恩酧歸相印回頭早處是知幾請看貪刼商於者
更有咸陽悔禍遲

秦兼併天下皆商鞅范雎李斯三人之力然范雎功
成引退知止不貪其奉教君子者乎迨觀止傳悔立
法之弊臨命發上蔡之悲則范雎者早一步退一步

人也才畧相等其識慮過鞅斯遠矣

荊軻

三晉稱藩楚獻地燕丹從此識荊卿秦宮七發空遺恨
也洩人間大不平

荊軻入秦温公以為挑怨速禍不知三晉既滅秦豈
一日忘燕者燕丹以為坐而待斃不如陰發以制之
荊軻行賴變燕丹伐秦奇兵也謀存宗社厥志可嘉
如謂挑怨速禍使當時不謀此舉秦其肯存燕耶至
謂荊卿懷豢養之私欲以匕首強燕弱秦其愚實甚

則視荊卿為何如人乎夫卿既許丹以死丹以卿為
上卿惟意所欲遲而未發者欲待其人與俱耳太子
不悟以卿有變悔欲遣秦舞陽先行荊卿怒叱太子
即日就道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悲歌易水有壯
士不復還之句卿固知事之不濟也知其不濟然且
行卿以為六國之大勢將垂盡竟無一人發憤誅暴
道秦者用是奮不顧身挾匕西行使天下聞風起義
報太子之知遇無負田光一劍盎士為知己者死以
為天下先固不在區區豢養之私也温公未免以成

敗論人耳雖然事成燕存而六國亦存事不成六國
亡燕固未嘗亡也何以明其然也夫以六國之大豪
傑之衆無不唯唯事秦獨此兩人欲起而圖之白虹
貫日精誠動天事豈偶然哉海內束手壯夫奮臂則
是六國無人而燕為有人也六國無人而燕有人則
雖謂六國亡而燕未嘗亡也亦可

張良

懷椎徂擊武陽陰胆足包天識更沉豈是少年誇佞倆
分明五世感恩深

始皇既殺荊軻復以聽筑爲高漸離所扑遂終身不近諸侯客後恣意東遊而博浪沙之椎發距荊軻行刺幾二十年怨毒於人尚深如此爲始皇者可以懼矣弗思善計大索天下十日亦何爲乎夫空擲銅椎誤中副車天也然二十年前膽落於咸陽殿上二十年後氣索於博浪沙中子房荊卿帮手也未幾崩沮沙丘自此陳勝吳廣之徒相尋而起史以爲褫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殆信然歟乃長公以子房此舉爲圯上老人所深惜是殆未知子房者

也

且夫始皇一人之身耳荊軻匕首刺之不死高漸離鉛筑扑之不死張子房鐵椎擊之不死獲沒沙丘歸葬驪山幸矣逆至項羽入關掘始皇墓始得而甘心焉何其免於生前而不免於死後也嗟乎獲罪于天無所禱也禍將焉逃

三老董公

洛陽遮說相逢巧縞服胸中大義明獨出一奇興漢室風高者姓不留名

項羽曰懷王吾家所立耳何以得專主約然則自家立之亦得自家殺之乎使項羽不殺義帝挾之以令諸侯天下戰爭當未有已而自行篡逆以爲天下討罪之端則愚甚矣然漢王數羽十罪以負約爲先以弑義帝爲羽末罪亦未爲當自董公遮說縞素關中仗義而西而天下知所向矣故嘗論先漢高而用此籌者桓文尊周定霸是也後漢高而用此籌者曹操迎天子於許昌朱溫遷昭宗於洛陽是也漢高雖不挾義帝而爲義帝發喪其風聲動衆更神於挾自古

霸王奸雄之得天下心術雖不同而其機括未之或異也董公此策實爲滅項第一機括良平智謀之士斯舉亦遜董公一着蓋良平好出奇計者也而董公之計則奇而出於正夫制天下以奇而服天下以正漢高兼奇正而用之五載而成帝業豈云幸乎

銷印

羣雄用武幾無地逐鹿看收刺虎功樹黨孤秦謀制楚此時不是武關東

石勒使人讀漢史至勸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

遂得天下及至留侯諫曰輒有此耳由斯以觀勸之機警過漢高一着乃曰吾過漢高當北面事之何也政以漢高之知人從諫爲不可及耳然勸之右侯其智畧不下子房言聽計從又不類項羽之勢與漢高並驅中原實未知鹿死誰手也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嗟呼帝王之興也豈不以人哉

項羽

南公曾說亡秦者三戶江東衆八千消盡函關當日恨
烏江不用罪皇天

白起之賜劍杜郵也曰吾何罪于天既而曰長平趙卒四十萬吾挾詐坑之是足以死使羽烏江臨命自引其生平過舉一劍而亡豈非快事羽則不然是白起能悔之杜郵而羽不能悔之烏江也且羽又足以死而無憾者也八千渡江三戶滅秦霸王之烈以消六國之讐亦剄身經七十餘戰彼可取代之志酬矣卽伏劍時說此一段何等慷慨浩落乃憤懣不平呼天委咎吾以爲天用羽而羽則不知天之用羽也夫天用羽以滅秦乃羽不知天之用羽而復爲秦也天其如羽何哉

虞姬

四面聞歌顧影孳紅顏不惜委飛塵江東從渡知多少
挨劍殉君一美人

八千人渡江而西爲項王而死者虞姬一人而已然虞姬婦人當不在八千人之列則是八千人實無一人爲項王死也項王身經七十餘戰八千人中有從項王陣亡者有從項王敗擒者有從項王逃散者皆可謂之爲項王死而終不可謂之爲項王死必若虞

姬之義烈伏劍方可謂之爲項王死也田横既沒海島五百人聞之皆自殺以從何虞姬之多也夫八千人中爲虞姬者絕少海島中五百人人盡虞姬而八千人中不能一人如虞姬爲八千人者不亦羞乎而又有反親事仇不能死如項伯者則尤八千人之羞使其聞虞姬伏劍想當愧死無地矣

韓信

寧可山頭望廷尉莫教廷尉望山頭預知兎盡應烹狗
羨殺留侯辟穀謀

天下已定臣固當憙信知之矣雲夢就擒信樊噲之
鳥耳然爲淮陰侯時日過留侯談亦松子事亦一策
也使蒯通在長安爲信畫自安之計亦必出此漢業
已奠乃與陳豨謀曰吾從中起非其時矣時者難得
而易失事後多悔英雄固有所不免乎

汲黯

不拜將軍氣岸殊乎看丞相直如無胡爲閑郡深堅手
十載淮陽理簿書

韓子云龍之喉下有逆鱗徑尺攖之則必殺人余觀

長孺之在漢廷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則謂其內多慾
而外施仁義丞相宏背約順旨黯則謂其齊人多詐
無情實張湯深文巧苛黯則謂其刀筆吏不可以爲
公卿衛青尊貴長揖不拜上或不冠却立不前之則
其爲攖鱗也多矣而終以免禍者何也則以莊助曾
言其守城深堅可輔少主而漢武亦許其爲社稷臣
也然則曷不大用乎重違宏與湯也蓋是時宏湯用
事黯於二人豈並立者用黯則必殺黯不用黯乃可
全黯置之淮陽乃所以全之也末十載而亡黯之不
幸也不然入爲御史大夫丞相封侯豈足爲黯難哉
即異時畫圖托孤亦不用他求矣嗟乎黯既沒而柏
梁建太山封自將待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
臣無有言者使黯尚存豈無臣救一二乎史稱黯去
而漢廷無人黯誠非發蒙振落者比此淮南之謀所
以寢也

李陵

賢者匪惟居一國何須再入雁門關浚稽血戰降胡後
漢將誰人到此山

李陵是不知兵者提卒不滿五千衆寡不敵也孤軍
深入後救莫至也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
抵山入陿谷走絕地也舍騎而步不敵匈奴長技也
數者皆犯以卒予敵之戒而又有貳師貴人之恨路
博德老奸之謀能勿敗乎陵既降司馬遷以爲欲得
當以報漢容或有之且其時天子哀陵之志猶裝謀
不救陵者而勞其餘軍迨公孫敖誤聽于陵以解罪
而天子遂族陵家陵于是無意歸漢矣雖然浚稽山
漢將未有到者陵之勇不可及陵之功不可沒也陵

雖負義漢亦寡恩漢武無法外之仁君子當有原情
之論耳

蘇武

孤持漢節伴穹廬嚙雪吞氈北海居留得丹心能貫日
何曾飛雁解傳書

蘇武在漢有爲武議漢者亦有爲漢議武者爲武議
漢者曰武留匈奴十九年秉節不渝其歸也僅拜典
屬國未免爵不償功迨甘露中圖于入朝天子思股
肱之美畫其人于麟閣典屬國與焉雖丞相黃霸等

皆著名宣帝之世亦不得列于名臣之圖此以知其
遝矣其爲漢議武者武歸自匈奴越年子元與上官
同謀坐死武自白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
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以歸於是有譏武娶胡婦爲非
是者不知十九年中矢志皎然大節不虧矣娶胡婦
何害于義且李陵既降匈奴妻之以女立爲右校王
後世君子猶哀其志而原之卯武者豈可過爲責備
平然則漢之無負于武武之終始事漢兩無容議矣

霍光

議宋世卿書尊史乞封身後一何愚不須歎羨張安世
早識千秋禹不如

光之子禹嘗與安世長子千秋從征烏桓歸問山川
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無所忘失禹不能記但曰皆有
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此則光知子之明
也夫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光不學無術似
難語此若驕縱子弟宜加檢束豈待學而知之乎安
世光所心折者旋副光輔政凡事謹愼周密光能師
之時舉以敎子弟必無後患惜乎其不然也厥後安

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每辭爵祿是殆以光爲戒
者夫光不效安世而安世以光自鑒則學不學所由
分耳嗟乎學則保身昌後不學則覆宗滅族學之關
係大矣哉

王嬙

呼韓稽顙丈人翁十一將軍此日功麟閣久應圖玉貌
王家大將點顏紅

漢與匈奴叛服不常至孝武時率十二部將軍自將
待邊匈奴讋不敢出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

相當自孝元以王嬙賜呼韓邪從是稽首臣服三世稱藩以前若彼以後若此何逆順之殊也抑適逢其會歟昭君號爲寧胡閼氏余謾爲之語曰王嬙制勝安邊過十二部將軍遠矣雖衛霍之功何多讓焉

朱雲

請劍誅張殿上寒君王震怒轉恩寬詔旌直節停修檻老佞何顏靦面看

張禹妄解經傳陰黨王氏不惟漢家罪人亦春秋罪人矣朱雲請劍斬佞老奸露醜不惟有功漢室抑有功春秋也成帝知朱雲之直而不悟王氏之禍向方之劍不賜殿檻之縱徒旌亦何益哉

嚴光

連逢四七元黃戰二八攀鱗盛漢才咄咄子陵狂最甚清風不肯拂雲臺

觀歷代逸士未有若子陵之高者觀歷代逸士之高未有若子陵之高者後此謝朏遊梁武之徵逃匿年餘似有高尚一旦輕舟詣闕泪于祿位以終亦獨何哉此則學子陵而不成者而子陵之風山高水長矣

馮異

一飯必酧稱俠者漢家天子報恩年巾車河北不相負試看并州綿上田

晉文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此宮門所以有懸詩也倉卒粥飯世祖睠睠不忘其存心仁厚絕異西漢刻薄寡恩由是保全功臣建武勛舊無一誅戮者見之賜馮異一書矣

虞詡

凉州不棄乖朝議幾得朝歌又武都自信生來遇盤錯三公側目復相圖

不棄凉州識也朝歌設科平賊才也武都兼程進道勇也爲司隸欲從史魚尸諫忠也虞詡是東漢名臣中矯矯者

李膺

獨秉風裁司隸卿不輕容接氣高稜何須門戶孤標許吐握姬公天下寧

李元禮聲名自高實爲黨人標幟釀禍既烈流風未已至晉而王謝以雅品自別迨六朝蕭齊間江斆謝

淪命移床遠客至有從天子求為士大夫而不得者
此皆學李元禮而甚焉者也唐季士習益尚清流遂
成白馬之禍風氣之開必有從始君子讀史至御李
登龍感慨係之矣

黨人

甘陵南北自分曹饒有銛鋒任貶褒博得高名雖邁俗
漢家今已恨英豪

昔人云小人有黨君子無黨然則東漢之黨人非君
子乎曰非君子無黨君子不可有黨也夫小人之黨

雖堯舜在上共驩比周有所不免若君子有黨國家
禍敗無不見之數十年之後者蓋小人之黨害速而
禍小君子之黨害遲而禍大是故東漢之禍甘陵之
黨先之唐白馬之禍牛李之黨先之宋建中靖國之
禍洛蜀朔之黨先之禁錮偽學之禍道學之黨先之
如彼雨雪先集惟霰稽之史載歷然不爽此最不可
不慎也或曰君子無黨小人指之為黨耳曰君子無
黨豈是易事自非孔子毋意必固我顏子若無若虛
難以語此漢唐宋諸君子未有其人者或曰亦有說

與曰張魏公作事多不滿人意葉暘洲日覺無甚過
曰君子無黨吾不信也

申屠蟠

磨礪誰得損溫溫玉潤金剛豈共論至竟孤標無覓處
林宗猶是病多言

東漢黨人之禍大抵皆起于好名夫以名為鵠人爭
赴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于議時則不足
為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于士君子之列時
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與皇甫規自以西州
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為李膺門徒不肯脫漏
名籍是皆甘心為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
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議時議時則為眾怨
高名則為物忌況有以駭痛心于上公卿側目于下
其能免于禍乎申屠蟠深議此患故郭林宗藏否人
物但不為危言激論蟠則併藏否人物而無之眾禍
之間自同傭人夫豈有心名心哉名泯而禍亦滅黨錮
毒烈蟠獨超然免于評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申屠蟠之謂與

赤壁

鼎足垂成須約誓當年赤壁假盟尋曹公北去孫劉競日此三分氣運開

天下三分分于赤壁一戰三國多少戰爭當以赤壁為奇矣嘗論古今不數見之戰有九暨赤壁而十焉項羽鉅鹿之戰天下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誅莽謝玄敗符堅于淝水而晉祚以延太宗破老生于霍邑而唐業攸建乃若夾寨奇兵朱温驚魂柏鄉全勝梁人喪國趙宋以來韓世忠厄兀朮于京

口自是金人不敢渡江又有劉錡捷于順昌楊沂中捷于淮西虞允文捷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數見之戰戰之有關于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也讀史談戰者不知此數場關係甚大曾草草看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廝殺罔識來歷徒喜其一場熱鬧耳

關羽

許獵圍中剛要殺華容道上卻饒之生來氣量包天地直把曹公作小兒

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公于許昌欲殺曹操公之正也君子不乘人之危不利人之急公于華容不殺曹操公之大也許昌之曹操勢不可得而殺之者也不可得而殺公毅然欲殺之公之正出于公之胆華容之曹操力可得而殺之者也可得而殺公惻然不殺之公之大本于公之仁有公之正君臣名義炳于日星惟公始當得一箇正字槩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七史有能如公之正否有公之大德怨渾忘同乎覆載惟公始當得一箇大字槩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七史有能如公之大否夫論古今人物者

必推正大正大者天地之情也惟公正大克配天地宜乎公之精神與天地俱壽也

孔明

二表誓師連北伐祁山六出不辭頻隆中已屈三分指特為炎劉瘁此身

天下三分孔明未出茅廬固已知之後來頻年北伐毋乃強圖與迨觀其隆中時語備目跨有荊益保其岩阻內修政事外觀時變則漢室可興由此觀之孔明之志固不在區區東西川之間矣鼎足既成統撫

戎起結好孫權乃外觀時變時也錫南陽三顧白帝
托孤質有激于中而不能已者乎記云事君先資其
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孔明有焉乃若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則又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而非止
感遇報恩之舉專帝一方子陽井底蛙耳豈孔明而
爲之哉

魏

山陽遜國炎劉絕三馬寧知共一槽銅雀于今鄴水上
春深臺畔黍離高

勝國遺基何代茂有雀臺黍離何必爲曹魏與漢但
須問其先世何如耳文武既沒西周故宮行役大夫
感慨係之自非然者姑蘇楊柳長安銅駝君子觸物
賦詩便有許多含刺矣

蜀

天下英雄惟使君力爭漢鼎定三分陰平失險痴兒恨
阜爾奇男北地孫

魏之纘世芳髦廢弒吳之嗣君和登不祚艮由司馬
睥睨恪峻擅權吳魏之間不君不臣國非其國也後
主四十年來主臣相安將相和衷延熙以後雖有奄
豎蠱國之憂而無強臣脅主之禍享國長久史傳所
載不多得焉後世亡國安樂作公而最異者北地王
秉節亢宗父有子而祖有孫以余觀之殆天所以報
昭烈也

吳

生子當如孫仲謀長江據險聆中州江南帝統初開造
青蓋堪悲入洛秋

自三代秦漢以來江南未有稱帝者始自孫權嗣後

東晉六朝越唐數百年而南唐又百餘年而南宋皆
帝江南者也論建號開統當以孫權爲鼻祖嗚呼權
亦人傑也哉

晉

奄有三方天下平徙戎無策又銷兵華林帝子堪嗟嘆
教看銅駝在棘荊

徙戎之議郭欽言于武帝曰宜及平吳之威漸移邊
地惜乎其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于惠帝之朝夫郭
欽不能得之武帝豈江統能得之惠帝哉獨怪杜預

時鎮襄陽張華與謀國政亦未有議及此者豈不異之後天下無復爭乎使羊祜尚存必有說以處此矣然晉武所失在于悉去郡兵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擒制則亂晉者不待五胡也然帝無經國遠圖何啻侍宴已慮其後矣故論自古得天下而統馭失策未有若晉武之甚者

祖逖

三更喚醒英雄夢顛倒衣裳豈是痴堪嘆清言江左客懵騰夜醉少醒時

周伯仁渡江惟有三日醒江左風尙如此神州陸沉如何整頓得起祖士雅聞雞起舞與陶侃廣州運甓各具一副精強志氣有意中原者不當如是耶陶侃控制八州祖逖收復河南地能使石勒畏威懷德邊疆以寧可爲有志者事竟成矣

王猛

捫談世務玩風塵不許桓公劫許秦只爲相承存正朔未嘗一旅問江濱

桓溫入關王猛與之談當世之務溫曰江東無卿比也欲與俱歸猛還山咨師師曰汝與桓溫豈並世者哉由是猛爲苻堅所用而與溫沒世不相治兵此固兩賢不相厄抑正統有在猛故不以晉爲意則不待于臨沒遺言而知其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也異時韓延徽寓書克用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者延徽之力也猛獨力圖燕江左得以偏安者吾以爲景畧有造晉之功焉猛與溫功名相等但溫不識君臣之誼猛獨明彝夏之分猛之識畧根器殆非桓溫所及六朝豪傑之士當爲景畧屈第一指豈不過人遠哉

謝安

臨戎賭墅秦爲戲漫信風流可折衝直是知人能內舉功成淝水鶴聲中

謝安却秦存晉直是以兄子玄石應詔衛之然亦有天幸焉不然使符堅以百萬之衆爲迭出之舉雖百玄石無能爲也後世學謝安而敗者唐房琯是也琯喜賓客好談論頗類謝安然所任劉秩等書生耳不足以擬玄石咸陽遇賊以車戰覆軍于是淝水之功

奇矣故如謝安者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陶潛

萬族相歡各有托孤雲自嘆獨無依莫能氣變悟時易
聊把冰心付酒卮

淵明節槩全見之擬古咏貧責子中數語余綴之以成韻以見其人殆不止有素心且有血性者方敢自號介節字若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不過自述其飄然霞舉淡忘世味可于高士中列一傳而未可以語靖節先生也

隋

天下分崩纔混一如何短祚似秦隋獨孤誤我緣何事
拋却扶蘇不喚回

秦隋喪國如出一轍使扶蘇嗣秦秦不二世而亡太子勇纘隋隋不十三載而滅矣然扶蘇必不得嗣秦太子勇必不得纘隋何則秦皇無道隋文篡奪天貫不祚之而欲速其斃也夫扶蘇之不立也以趙高太子勇之不立也以獨孤后此二者小雅所謂婦寺也秦皇欲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隋文五子同母真兄弟寧如萬世至二世而亡同母真兄弟竟至弟殺兄而毋殺子乎然則亡秦者非胡亥也趙高也滅隋者非楊廣也獨孤后也由斯以觀便嬖承歡皆有鋒刃枕席言笑無非酖毒婦寺之能禍人國如此夫以始皇之雄才大畧隋文之深謀遠慮乃以天下大計操縱于婦寺之手卒之邦家喪敗爲天下笑斯固天奪之鑑而禍起于細微莫能防測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李密

黎陽師聚老無功洪客陳書似冥鴻早向江都求一戰
不教喪敗在山東

徐洪客一書直與漢高進據陳留同策然漢高用食其之計以入關今密奇洪客之書而不能從當時李勣魏徵俱在密所亦不能贊決其謀蓋密剛愎自用如項羽有范增而不見聽卽卒之洛口米盡敗于世充歸身關中事無可爲矣乃怏怏不平復叛山東爲盛彥師擊殺抑何謀之不臧哉蓋奸雄失策固天所以開聖人也

魏徵

勝師十萬一言中更有名言利莫窮他日幽靈封冢動
魏徵會議從降戎

魏徵事太宗兼諫議論史不勝書惟有處突厥一議是魏徵一生第一籌畫太宗於魏徵言聽計從古今未有惟有不用徵策處降胡於幽靈諸州是太宗一生第一錯誤

狄仁傑

優龍履虎尋常事還汝廬陵社稷功此是籠中真藥物
醫身醫國妙無窮

當垂拱之世犯顏敢諫者號忠讜之臣魏元忠宋璟等是也全身免禍者稱渾融之士婁師德蘇味道等是也然排擊二張所爭者一日之事僕被唾乾所全者一生之名若夫帝在房州歎念吾君之子周革唐命誰圖社稷之功梁公忠足匡主智能完驅卒之廬陵復辟柬之反正伊誰之力與以余觀之其胆識機權尤非當時諸賢所及洵當代第一流人也而論者謂其對主褻裘當朝從博似非士君子之正嗚呼是何足與語梁公之大哉

張九齡

風度何如風鑑優果然逆羯亂幽州晉能聽諫誅林甫
何用韶江涕淚流

張九齡眞知人哉謂其不難于知安祿山而難于知李林甫也其爭祿山曰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其論林甫曰異日爲宗社之憂則是知祿山以其相而知林甫以其心也厥後二人俱不出九齡所料而玄宗事後之悔則不悔其先識林甫而悔其先識祿山然則玄宗雖悔而不知所悔亦可謂不善用悔者矣

雖然悔不悔俱遲人主安可有悔哉

張巡

風塵辨色知天地君父人倫誓死生不待睢陽吟苦句
雍耶城上說分明

睢陽不守賊長驅江淮東南震動雖有郭李難爲功矣或曰睢陽畢竟不守江淮何以無虞曰巡擁孤城大小四百餘戰控扼多日遠近得以爲備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豈非持久之功與夫三日而救至雖無益于睢陽之陷然十日而賊亡則有賴于睢陽之

寺是不可以成敗論雖敗亦功乃知謂與其食人毋
若去之以全人是使賊未至而棄城者得以睢陽爲
藉口也非所以立論矣若乎史氏之贊曰唐得全江
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誠爲確案若
夫君父大倫談吐于矢石相交之地天地隱心肅咏
于孤城危急之秋則貞忠勁節一部十七史中指不
多屈豈特河北二十四郡不少槩見已哉

楊太眞

爲愛離支罪姿身君王誤國許多臣崎嶇蜀道淋鈴苦

不盡紅塵笑裡人

爲太眞殊淵廌得未滅若嶺南民役不願則難免馬
嵬一死矣

郭子儀

位極功高爲所忌令公何以處危疑丹精一點靈臺宿
二十年來人不知

郭子儀身爲天下安危者幾三十年史稱其功蓋天
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然代宗委任不專
是上疑之也魚朝恩程元振之徒讒譖百端是下疾
之也而卒完名享福以終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
忠信安義命而已所最異者涇陽見虜單騎走盟而
胡巫亦言此行不戰見一大人而還夫回紇異類也
胡巫鬼神也猶爾誠服令公是令公忠信格于異類
鬼神也乃若代宗之疑朝恩元振之忌世豈有忠信
格不相入之人耶可慨也夫

李泌

處人骨肉謀人國言所難言最苦艱胆悸魂驚求息地
歸來惟有是衡山

傳稱李鄴侯好大言玄神仙故爲世所輕迄觀其所
言者皆鑿鑿可行而神仙一道又泌所托以善其用
殆未可爲世人道也泌有經濟謀畧最難者在善全
人父子兄弟唐中葉宰相無出其右者幼時賦棊立
宗奇之曰此子精神要大于身是眞知泌矣顧世人
不知而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爲世人也與

韓愈

敢燒佛骨懸忠胆若得潮陽路八千行到衡山雲霧處
君王未肯悔前愆

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余竊疑之然欲以一紙奏
事燒毀佛骨如此心胆天海爲之震動良非誣也昌
黎文章山斗惟諫佛骨一疏力持人心有功聖教當
爲集中第一文字豈其然乎

裴度

主文不奏劉蕡策儲議緣何刼綫圖此事應知極難耳
始遺半稿切時疏

劉蕡之策力詆宦官裴度韋處厚抑不敢進無怪其
然者然君子深爲裴度惜之也至于立儲大事太子
永没已多年度不及時言之死後半藁以儲嗣未定
爲憂何也曰度之處此極難耳穆宗以來入世七君
皆由宦官所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端已肇度即
言之未必能定即定矣而倉卒之際妄立所好適足
以取禍耳度欲言不敢不言又不可進之又久賚志
以没半藁藏家天子求而得之嗟乎度心良苦矣夫
身後遺表即生前奏對度殆以死諫者蓋庶幾文宗
之一悟也讀史者以言不及私爲忠忠則忠矣非言
不及私之謂也

鄭綮

宰臣道上施行乞相國庭中苦債家嗜利貪名慚鄭五
詼諧自是品懷佳

乾符中宰相豆盧瑑崔沆好施每出襄錢自隨丐者
盈道爲朝士所譏韋昭範入相罷相日爲債家所課
急求起復視事二者汲汲好名孳孳爲利言之醜矣
鄭綮史稱好詼諧每爲歌後詩譏嘲時事昭宗以爲
有蘊特命爲相未幾累表請罷此昭宗知人之明也
夫以豆崔之汲汲好名欲每人而悅之使之諷刺譏
時不敢矣以昭範之孳孳爲利既得之患失之使之
謝政遜位不能矣綮托詩譏事此大臣諷諫之體也
不猶愈以豆崔昭範諸人乎顧不知聞者之大駭何
也尤異者綮嘗爲廬州刺史黃巢將至綮移牒使無
犯界巢笑而從之郡賴以全詼諧之能却敵如此斯
又與謝安之風流存晉異事同功者也綮何負爲昭
宗特命之相哉顧不知聞者之大駭何也

馮道

天生佛子救昏痒五代如同一代臣努目金剛能作禍

飲刃者蔣浩多人
遼主耶律德光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他日又問曰今日百姓如何救得對曰此時佛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契丹不至滅夸中國者道一言之力然則道其老子再生古佛轉世者乎五代主及契丹主皆魔王也非瀛王以佛力濟之當時之民靡有孑遺矣景延廣挑動殺機便有許多慘禍當益思瀛王耳議瀛王者多過爲責備之論余是以論其世也

趙普

子遵母教非云誤誤是涪陵飲恨初忘却榻前承詔泣
請開金櫃看遺書

太原之賞不行太宗有心普忖度之德昭既斃廷美自危柴禹錫止變普出一言而涪陵飲恨矣然普此言亦是大誤夫太祖承昭憲之命不有天下傳之其弟雖不可爲後世法史傳所載未嘗有焉果若普言是太祖至公無我之心反爲違經悖正之舉也且云太祖既誤則太宗之有天下是從誤中得來乎是不惟顯斥太祖實亦有礙太宗抑榻前紙尾之署記謂何嗟乎李勣一言而武氏以立趙普一言而廷美以廢唐宋大臣一言誤主此最可爲異世同恨者也

寇準

何事金陵兼向蜀澶淵孤注是奇師文章兩府空能賦
敢學萊公獨出奇

孤注猶可背城借一遠幸楚蜀則無一可借矣後準竟以此語罷相蓋從矜生也張乖崖謂準不學無術政爲其好剛使氣須有一段涵養以善用其奇匪使

之博涉章句非復吳下阿蒙之謂也如徒以學而已欽若以才名擅著江南馮拯以文章致位兩府而一則天雄無策束手誦經一則澶州望敵渡河畏懼學人不足了事如此雖學而多讀亦何爲乎由此觀之不學不足爲準病也雖然準非不學者也夫準所不學者特如欽若馮拯等所學耳乃若五日決勝之畧百年無事之策胸中獨抒無書可讀而運籌帷幄勇動與古合矣準固已學之矣抑有庸材所不能學者豈不學而能若是哉

韓琦

弗避危疑壓似鐵無形喜愠靜如山生平不肯推人膽
旋轉乾坤若等閒

韓魏公作事數不滿于王荆公嘗曰魏公形相好耳爲畫虎圖以譏之及觀二人性格亦頗相類魏公不避危疑荆公則自信所見執意不回魏公不形喜愠荆公則不浣不洗不近人情魏公自許以胆荆公則自執其拗而至于行事則大相逕庭蓋荆公似是而非是之與非宜其格格不相入耳夫盡力事君生死以之此魏公之言也再決大策以安宗社魏公作事直從胆性中來豈區區形相好乎荆公以魏公爲畫虎若荆公則所謂畫虎不成者也

王安石

熙寧變法號稱新一倚魔王兩護神朝老何須呼病苦
杜鵑早已叫天津

新法之行荆公初意何嘗不欲利民但出自一人意見稽之古則是施之用則疎且有意見則必有議論有議論則必有異同有異同則必有譏毀有譏毀則必有怨仇有怨仇則必有賊害于是有以小人害君子者亦有以君子害君子者至于以君子害君子而禍敗見矣而當其禍敗未形禽鳥感之而成聲天地徵之而爲氣夫聲氣至能感禽鳥徵天地豈偶然哉而究其原特起于一人之意見由此觀之一人之意見不可不慎也慎持之而出于正正則中中則和和則國家之福也殆非執拗者之所知也

鄭俠

須行新法任姦臣白骨荒原徧是磷堪畫流民猶未死
君王只見畫中人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此語豈不酸楚傷情然耳聞不如目睹觸目可以警心鄭俠以仁人君子之懷爲忠君愛國之計却將風沙靄靆扶攜塞道光景繪圖進呈觀圖長吁越日巢停止青苗十八事雖群奸共阻一切如故然方田暫罷亦民受一分之賜也未幾安石竟以此去位則斯圖是大有功者昔王曾計去丁謂蓋有術存其間焉安知俠非陰去安石之術乎不然時人老病死苦

之論終是隔靴搔癢唐垌二十疏六十條之論未免
狂藥相攻其能療神宗之疾起當時之病哉

洛蜀朔黨

十人那可制千虎況各乃心似越秦且漫調停消外恨
早須和解室中人

以十人制千虎勢固不敵而十人中又分門立戶自
相角勝是未嘗有一人制虎者也常安民有薛季泉
之慮呂公著不以為意禍胎伏矣既而呂大防劉摯
欲用調停少平夙怨是或一道也而格于蘇子由之

議不行宣仁諭曲咆哮兇魔莫之敢攖怨毒之于人
深矣哉推究禍源良由三黨諸君子養虎遺患春秋
責備賢者不容恕也

石工安民

顯謨閣上熙寧名端禮門前元祐碑縱有傷心空灑淚
公然石匠敢陳詞

是非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不敢直說出來直發出
來耳安民不忍刻司馬光奸邪此真是非也乞免鐫
石末恐得罪於後世此真羞惡也是非說得真羞惡發

得真希溫公所謂誠字也石工不鐫但到此田地堪
傳溫公衣缽祀溫公者當以安民從祀配享

陳東歐陽澈

時事乖方孰憤欲陳書先後兩人奇君王賜劍饒奸佞
特殺諸生與布衣

神宗之朝新法病民御史臺不言而鄭俠上書不已
是言責在監門也徽欽高宗之朝用人舛謬奸臣誤
國舉朝不言而陳東歐陽澈先後極諫是言責在太
學布衣也英州編管猶有生望就戮東市則黷刑甚

矣嗟乎太學士論所在布衣庶人之公高宗殺此兩
人何以為國君子以是知南宋之不競也

岳飛

貪位忘親須殺將人言殺將貴歸親湖山埋骨休深恨
不肯留君不共秦

丁謂之貶寇準也帝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岳飛
寢閣拜命國家大將檜雖專權安敢擅殺稽史所載
飛既死高宗並無一言然則飛之死非秦檜殺之高
宗殺之也非高宗殺飛檜與金人以太后挾高宗以

殺飛也飛不死太后終不得還元尤遺檜書曰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和乃可成此書檜不之諱也安知不以書白高宗乎方議殺飛時檜曰此上意也殆信然也由此觀之史書秦檜矯詔殺岳飛乃奉詔殺岳飛耳嗚呼古有大將被譖而死者人主不知其忠與勇也知其忠與勇而竟自殺之以媚敵者終綱目歷代之君一而已矣

韓世忠

君王無意中原事宰相貪和忌武臣二十年來功第一西湖深處作閑人

世忠所向克捷大儀一戰議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他如沂中鼓勇于藕塘劉錡奏績于順昌吳玠和尚原之勝岳飛郾城屢捷中原震動卒被秦檜和議牽制俱化作一場夢境矣世忠以是知高宗之不復用兵也口不談戰優游以終豈非計乎不然偃月堂中無異上蔡逐兎之悲空有華亭鶴唳之嘆悔無及矣蓋世忠晚好老氏之學其知處深靜殆有悟于知白守雌之義者惜乎其不以告武穆也

張浚

富平挫敗驚關陝師向符離又再傾張浚虛名將誤事知人豈獨有雲卿

張德遠長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此語未能爲德遠定案也方秦檜用事晏敦復獨有憂色浚爲所賣至與共事方知其闇則浚之識不如敦復其短于知小人固也乃謂其長于知君子不知當時之君子孰有過李綱諸人者乎浚爲御史則極排李綱居相位則不悅趙鼎論淮西則怒奏岳飛議恢復則憤訐史

浩是皆與君子爲難矣謂之長于知君子可乎至于用兵尤非其所長自建炎迄隆興凡三命爲將皆三至敗績富平輕師失律淮西激叛酈瓊宿州之役宏淵顯忠不相能大潰于符離豈其才之不逮與抑史所云量狹而不能下士知黠而不能知人故耶方銳意恢復時高宗謂孝宗曰莫聽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事而蘇雲卿亦曰此事怕他未便了稽史所斷合此二者之論足以定張德遠之爲人矣

胡銓

奏事萬言同請劍擬將奸佞裹行除江南被詔無人答
賴有胡公一紙書

魯仲連在邯鄲圍城中責新垣衍帝秦極其醜詆秦師聞之爲却五十里胡澹庵封事下吳師古鏤其書于木金人募以千金其奪魄挫威不啻却師五十里也金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忍辱誰敢觸書河北者賴有此奏壯氣本朝以作金檄可洗詔諭江南之辱矣余謂宋南渡以來當以胡澹庵爲南宋第一人品尤當以此疏爲南宋第一文字

趙汝愚

升能奠鼎賢宗室飲恨身功夫永州何事五王遭毒害
當年不蚤聽幽求

劉幽求謂桓彥範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五王不以爲然卒受其禍韓侂胄能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徐誼之謀亦劉幽求之慮也奈何不悟五王覆轍以宗臣自異竟爲所搆暴卒衡州豈非自貽伊戚與從古大臣定國功業垂成而竟爲小人所敗者良由才有餘而識不足蓋禍伏于玩忽而人心難測也東之汝愚二人有功唐宋而皆坐此患豈天之不祐人國與何知慮之不終也

僞學

山中信宿招深恨徑作操戈入室人殊愧婺州呂處士
上書昭雪老忠臣

胡紘爲考亭弟子謁師武夷以食脫粟飯憾之後爲侍御遂附侂胄逐汝愚論考亭爲僞學亦一異也呂祖太婺州處士上書言道學所以爲國乞斬侂胄復汝愚書出中外大駭竟覊欽州斯亦奇矣二人志行如此以余論之胡紘者當時之向魋而呂祖太則無子服景伯之力而有子服景伯之心者也

文天祥

才疎志廣力扶傾破碎山河血淚零忍死間關成底事
孤留正氣到燕京

宋事爲賈似道決裂至文天祥時無可爲者所建議策當時未必能用即用之未必有濟惟自崖山泣燕浩然正氣塞乎天地宋亡有爛焉或曰正氣何益于亡余曰不然汴京陷時金人相謂曰南朝死義惟李

侍郎一人而已此語豈不爲亡國之羞天祥慷慨從容佩服孔孟尤非倉卒從死者王應麟之言于是有驗祖宗養士百年得天祥可以無憾矣由是以觀宋雖亡國豈不有光乎嗟乎惟其有光于宋也斯其所以有光于天下萬世也與

謝枋得

詔下江南訪林梁兩書誓志亦堪傷采薇歌闋千年後又見燕山一首陽

謝疊山之北行也張子惠贈以詩曰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疊山心許之卒之守節不渝自餓以死豈有所感而然與推此志也雖與西山義士爭光日月可也

湖壖雜記序

湖壖雜志武林陸雲士先生續西湖誌餘而作也凡山川人物仙佛鳥獸之屬莫不具載而先生加意尤在其大者如紀萬松嶺孔子廟以先師冠服宜從章甫縫掖子貢使越祠宜去使越字引越絕書使越徼吳爲斷東明寺爲明建文帝遜跡處今範像僧服袞龍則建文之南遊爲可據表南宋金勝祝威死所以褒其忠明李郭赴火狗親以旌其孝倪女之投婁韓蘄王劉女之斃惡少年以彰其烈又憤宋劉琦墳被發惡髡且詭托韓劉爲苗劉爲洗其冤又記前湖爲伍胥湖後湖爲文種湖凡此皆前志所無者余讀之嘆曰先生之用心何不可及乎聖賢君相忠孝節烈之事固國史宜大書者倘國史有缺賴志以救之乃前志不及載者毋論其宜載者又缺焉不遇先生幾終致湮沒是先生補一湖之志實補宋元明以來數代之史也昔年先生薦爲入都使置之史館俾得大展其長則有明三百年故實必多所增損參所是非以成信史奈何仍放之簡書外吏使其才僅見一山一水之也雖然余觀古今來其有裒然成一

代之史而或失之誣或失之纖反不如稗官野乘信而可傳是故文人之所為亦論其傳而已何必問國史與非國史乎北盟之編井中之史至今日始大行於世安知二書紀載不更徵信於國書余觀先生北墅集中有類二書者不少又不僅湖壖一志為足取信天下後世也先生之文大率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又倣酈道元之注水經柳子厚之永記蘇子瞻之海外文史讀者驚心駭目非近今所有十年前余游西湖亦粗有撰述若辨慶忌之為水精請立牛皐程宏祠於岳祠之側紀于

忠肅授夢改謚之由如此類非一惜不能薈萃成書如先生今日而且文辭紛亂不足附先生以傳也西湖以詩傳者唐駱賓王張祜白居易諸人宋林逋蘇軾諸人元楊廉夫薩天錫諸人而文則無有傳者今傳自先生始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其故先生必自知之無俟余之喋喋矣是為序時康熙歲次戊辰六月望日毘陵治年眷同學弟陳玉璂椒峰氏拜撰

湖壖雜記

錢唐陸次雲雲士著

嘗讀西湖誌餘愛其搜奇標異蔚為大觀然田叔禾先生去今遠矣續輯無人余有志而未逮偶有見聞聊紀一二以備後之採擷竊比於委巷叢談云

昭慶寺

崇禎時昭慶寺災故老謂余曰前此六十年昭慶嘗災矣起火甚異聞時有高僧趺坐殿中夜將半有赤髮金冠袍笏偉人侍於僧側僧問曰爾何神曰火神僧曰來

何事曰來行火僧曰火何地曰此殿當災僧曰起何時曰起此刻僧顧夜清月冷萬籟寂然惡其不經以磬杵擊之神隱入礎礎中飛火熾燄龍象俱灰噫劫火難逃世尊莫能度耶

戒壇

昭慶寺大雄殿後有戒壇規模宏大不染纖埃災後青草芊生野牧縱橫牛羊不敢上寺僧修築壇基發土得碑題曰然燈古佛誕生處故此地之靈若此壇宇今復舊觀

片石居

順治辛卯有雲間客扶乩於片石居一士以休咎問乩書曰非余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唐曾有詩編號斷腸士問仙爲何氏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士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曰兒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女士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異真娘朱顏說與任君詳士方悟爲朱淑真故隨問隨荅即成浣溪紗一闋隨復拜祝再求珠玉乩又書曰轉眼已無桃李又見荼蘼綻蕋偶

爾話三生不覺日移堦晷去矣去矣歎惜春光似水乩遂不動或疑客之所爲知之者謂客止知扶乩非知文者

慶忌塔

慶忌塔在斷橋之右高僅踰丈其式似壺按昔闔閭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要離誘其妻吳而刺之似不應瘞此也即或瘞此春秋時未有浮圖瘞何以塔非慶忌也明矣非慶忌而繫之以慶忌者誌謂塔前時有鐵棺浮出水上或者闔閭以鐵棺沉慶忌骨於水中其英爽恒

露而塔以之名歟康熙三年此塔忽圮中露千百小塔與大塔同皆有梵書見者一時取盡其非慶忌塔更明矣誌載大佛寺畔有壺瓶塔元時西僧所建今不復存殆即此塔而以慶忌掩其名歟

大佛寺

大佛寺石佛半身相傳乃秦始王纜船石也宋時有喻彌陀者兒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當鐫此石爲佛及長出家精於畫佛凡將畫佛必先靜坐觀想一日者凝想至久忽現佛光寶色繽紛大如明鏡僧俗同觀

良久乃已自是筆愈有神有客問曰何爲𣲆畫不去參禪荅曰生平只解畫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人知其畫通於禪不須文字矣方臘亂殺戮最慘忽犯錢塘師直造其前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感化其鋒少戢垂老鑿石爲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用鑿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未幾無疾而化

西冷橋

丙辰之夏紅藕花開壬子古瓦偕女史素蓉曲工金叟

坐余舉杯橋上爲邀月之飲素蓉歌東風無窮一曲聽者凝神曳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四聲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也如陽平拖韻稍長即類於陰陰平發音稍亮即類於陽去聲亢矣過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迹子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蓉即起拜謝余曰此所謂識曲聽其眞也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袁中郎謂每度一字幾盡一刻僅形其聲之細耳善乎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隊止如槁木纍纍乎如貫珠能盡節奏之妙故最知音者莫若古聖人也而子得之雖然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曳曰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酒刺船而去

蘇堤白堤

兩堤垂柳余幼時及見其盛明鼎移時皆罹剪伐陳洪綬曾寫一圖自題其上曰外六橋頭楊柳盡裏六橋頭樹亦稀眞實湖山今始見老遲行過更依依若幸之而實惜之也每放步其間不勝張緒當年之想

十錦塘

十錦塘者因西湖十景而名之也而所云十景如三潭印月人所不知柳浪聞鶯麯院荷風已無其迹其可見者惟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夕照平湖秋月南屏晚鐘兩峰出雲而觀魚不必在花港也長堤之上放步閒行左顧右盼應接不暇烟雲風月變態無端其爲景也何可名狀而十云乎哉故塘名十景以爲景物之景不若以爲錦繡之錦之爲得也

孤山

小孤山矗秀江心大孤山浮靑波面皆似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未若湖上孤山中央宛在一葦可杭無弱水之隔也山之陰爲處士墓放鶴亭在墓前今移於左嶺上梅花三百樹存無幾矣然盛暑登之亦覺疎影暗香之致接人心目移人情性奚必在遠天窮島耶洵乎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或問山有何仙曰有逋仙又有坡仙也

蘇小小墓

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寄意之言也游人至孤山者必問小青問小青者必及蘇小孰知二美之墓俱在子虛烏有之間白門一友求其迹悵不可得余曰詠巫山者謂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泛洞庭者謂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之際子於二美亦當作如是觀必欲求之何耶客點首曰孤山之側有菊香墓者又何人乎余曰客不聞乎菊香是矣

照膽臺

照膽臺即竹閣內祀關帝廟中有漢壽亭侯碧玉方印乃漁人得之楚澤杭人官楚者得之漁人而進於廟者順治時一人以計賺去見帝示靈旋歸於廟夫帝加帝號矣何有於侯不捨其印然印神物也赫赫帝君其印尚可攫之而走人將無復知有神矣神特顯靈所以為設教之助也

放生池

西湖為漁人利藪密網濫淵漁舠迥列集如圓陣鳴榔鼓枻舉網出鱗銀花亂目雖赤鯉有神莫能躍去咏老杜盡殺意何如句良足哀矣賴有放生池為之避匿稱魚樂國又有廬舍菴前深淵一畝為池附庸昔十景稱花港觀魚今花港罕為人到魚亦不聚其所觀魚者多在菴前投糕擲餅吞咂有聲千百圓波交生互滅致足樂也放生池圍魚有堤而此無堤惟向水中圍植喬木吾慮木朽有時願同仁者時為更葢

湖心亭

槐亭之外皆水環水之外皆山所謂太虛一點者實據全湖之勝湖心寺亦在水中然稍偏矣壬辰之夏余與洪子昉思泛舟亭畔日已晡矣風雨驟至止宿亭上夜半忽見波上有紅燈一點明滅雨中往來不定昉思笑曰意者所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矣余曰非也舊誌所載宋時西聖觀前每夜每見一燈浮起至西泠橋畔而返風雨中其光愈盛月明稍淡震雷聘與電爭明此湖光也蘇長公有湖光非鬼亦非仙句今之所見毋

乃印是

三潭

三潭印月者鏡湖十景之一嘗披舊圖見繪三小石塔懸一月影於中余疑月光所印何獨三潭今塔久廢更無從識潭之所在矣順治壬辰春偶同王子古直登教場山絕頂下眄湖中有三大圓暈見於放生池之左側詢之山僧僧曰此所謂三潭印月也因悟印月之說謂其似月而非真月向之畫工大悞矣千古游人日放棹於澄潭之上不知所謂潭者何若不同身在廬山不識廬山面目者乎標出聞諸好事

子貢使越祠

子貢當祀使越不當祀使越存魯儆吳非所以利吳也曷為祀於吳地如以使越祀之無論祀者未當受祀者亦且踧踖籩豆之前矣必欲祀之去使越二字可也祠在問水亭之東順治間方伯張縉彥所建隨圮矣而碑在恐後之人以為不可缺之故址也而新之則神與人皆未當矣故留此說

昔人辨唐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為誤蓋吳界在石門至今有吳越戰場名天荒蕩則杭州非吳地也子貢一使而霸越其禍於越也固宜然子貢使越之妄昔人又辨之矣 吳青壇識

岳墳

武穆王靈爽昭昭收人入其廟者輒病墓前四鐵人秦檜長舌夫人王俊万俟卨也向在墻內游人溺擊膚體不完穢氣四徹或慮其褻忠靈併分屍檜移之墻外而擊者愈衆旋毀旋鑄鑄者欲不朽其形擊者欲立粉其骨奸雄既死誅之者尚無虛日非快事歟因嘆檜卨頑

冥不及汪黃遠甚丹陽陳少陽墓亦鑄鐵人肖伯彥潜善像嘉靖間鄭善遇之題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為二像應羣而仆檜卨日受敲朴而無知似羞惡之心汪黃猶不泯矣

銀瓶井

銀瓶小姐者武穆王季女也武穆遘難女欲叩閽上書邏卒攔止遂抱銀瓶墜井而死宋帝悟王之冤就其第立廟以祀井在廟中範銀瓶像於廡右廟在按察司廳事之左凡廉憲蒞任必祀岳廟明時有宋觀察者祀岳

士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汝流耳非所宜薦之以屏於禮便後升公座覩一玉貌錦衣神女持弓矢當簷而立僚寀具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後之祀鄂王者舉無敢忽銀瓶

于墳

于墳所夢多奇應尤奇者明季東陽有許都者潛蓄異志所夢廟庭夢忠肅公延之坐授以受命永昌玉印一方復設席令優人演草橋驚夢劇而寤後闖賊潛號永昌都遂受其命弄兵草竊被擒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

夢之驗益在此云

附記三異夢

近一生科舉祈夢於公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當就試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闈見夾號兩少年一曰胡一曰盧放榜與之俱雋葢生初夢時胡盧始生待其大等身方得中式此與相傳一夢絕類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往往落第後科試已畢放榜之夜恐復見前夢約與友人飲酒達旦將曉一蒼頭假寐大叫而醒衆問其故曰方倦闔眼見一人挈油瓶注我主人頂上故夢與之爭生聞言大慟俄鑼聲疊至哄報中式吏人不戒塡榜時漬一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驗

康熙近科一上舍行至于墳祈夢遇其隣人自廟中出告生曰我爲子嗣祈夢夢神囑我往問解元生曰若何所夢隣曰夢得瓜子一撮生曰君無子矣瓜傍一子非孤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何用爾說生祈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預立榜下待問夢兆及開榜第一名卽

生也無夢而有夢一夢也兩兆之矣

又傳明季毛文龍落魄時向于墳祈夢夢忠肅公授以一帖曰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爲伴後建功海上威鎭殊方年五十四歲爲袁崇煥害於皮島適與韓信之年相倍事類田橫昭然不爽

法相寺

武林仙佛之肉身有二一丁野鶴一長耳和尚也和尚名行修耳長數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吳越王方飯僧行修携缽適至永明禪師告之曰此長耳和尚定光古

佛像身也王趣加補之和尚笑曰永明饒舌語畢跏趺而化遂漆其身瘞於法相寺中每正月六日請出為郡人瞻禮人至是日於寺前賭放爆竹聲傳空谷衆響爭流紙積盈寸求嗣者於佛前競拔紅燭婦人潛來摸佛下體以為宜男此俗之最可笑者歷年不改

淨慈寺

淨慈寺神僧濟顛奇事頗多吾僅取其一二聞其託迹於酒人拉飲之妓館亦所不辭翠紅燈嚼杯對酒頹然就醉扶入香衲忽徧呼才使妓頓悟此熟琴操問禪

語同住有足傳者若謂其酣醉濁醪嘔佛頭而金徧體化得山木皆向井中拽出至今井內餘木尚存此皆附會之言不足信也

淨慈寺羅漢堂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巳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為補刻其一十二又賦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痁同舟者棄之窮島趙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為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即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貲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中堂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僧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

姓頂禮詩几稽誠一載忽見末字蠕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淨寺伽藍殿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某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托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才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適此排悶安得為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為新貴人神告之矣未

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就寓場事畢又爲卜發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榜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歎息而去

和尚勢利故伽藍戲之然自此和尚益老到矣　蔡九霞評

雷峯塔

雷峰塔五代時所建塔下舊有雷峰寺廢久矣嘉靖時東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簷級皆去赤立童然反成異致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鎮大士囑之曰塔倒湖乾方許出世崇禎辛巳旱魃久虐水澤皆枯湖底泥作龜裂塔頂烟燄薰天居民驚相告曰白蛇出矣互相驚懼遂有假怪以惑人者後得雨湖水重波塔烟頓息人心始定

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鱉雷峰塔之白蛇隆慶時鱉已爲屠家所釣蟾已爲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得而知也小說家載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事豈其然乎　汪昉思附記

高麗寺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

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猶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説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受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嘗爲此邦矣其先恭輿夫也舁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跛明年盲三年爲雷

擧以死吾恨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旨靈矣彼種植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為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略以貽主僧今寺雖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棲霞嶺

棲霞嶺上有五洞紫雲最奇紫雲洞前有牛皐墓有牧童牧牛墓上忽焉擲牧童於山之麓而折牛角於山之

巔自此人不敢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為武穆部將屢立戰功賊檜忌之紹興十七年上巳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歸語人曰皐年越六旬官至侍從死亦無根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尸死牖下耳遂卒人皆知師中之毒檜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故其赫赫厥靈千秋不昧也張將軍憲封烈文侯墓在仙姑山下二墓皆以境僻人罕知之金祝墓在棋盤山左甃南朱尉將金勝祝威處也建炎三年金完顏宗弼犯臨安錢塘令朱蹕力戰死尉將金祝二公集殘兵據葛嶺編竹覆泥為塗誘敵敵入湖中人騎山積有奸人為之嚮導由南璧入二公不支同死於陣郡人以馬革裹尸駢瘞桃花港右今墓表雖存佳城漸圯矣按武林所誌如羅昭諫陳剛中劉光世未弁韓世忠趙鼎諸墓已蕪之無迹其尚存者是在守土君子為之修築保護俾永安於不朽足以感發後人不獨壯山川之色而已也

秦望山

秦望山一名秦亭山秦始皇登山眺望見江濤洶涌不敢渡江處也上祀真武顯赫非常余偶登其上見二三

道流互談真武異蹟一羽士曰異莫異於武當之事矣明永樂時鑄有金殿祀帝殿設二重極其偉麗有郡守欲驗其為金與否試鑽一孔未及寸而神示靈即命之止而身已斃矣後人嘗以多金灌填其鑄終不可滿崇禎十六年流寇張獻忠偶因乏食欲取金殿資餉先期投牒廟中屆日天清日麗鐃吹登山忽彌陰雲四合霹靂數聲人騎皆虀粉矣余異其說歸而記之

雷院

雷院在慶化山麓廟貌雄麗儼然神霄瞻禮者皆生敬

是有執杖神將從一白犬者名徐急捉屢現靈異人尤憚之元時楊璉真伽瘞宋諸陵骨於白塔且欲改雷院爲佛廬方寢見一銀毫猛犬騰空而下勢欲嚙楊楊知神怒愴惶入院膜拜悔過璉復琢已像於靈鷲山上雷擊其首是神威之尤赫者近傳雷霆二事甚真足紀紹興諸生金桓孝友人也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夢長眉仙語之曰爾有夙孽明年此日當爲雷擊桓寤深以爲憂惟日禮大士以求懺罪至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桓見天變知將不免恐驚老母預往避於文筆峯浮圖之

下頃之風雨大作霹靂轟鳴家人驚泣以爲桓必死矣踰時天霽往視之訝其猶生桓語人曰適如在夢中見大士露灑楊枝復持鏡一照而去忽然而醒又康熙七年太倉州驟雨之內墮一雷神肉翅電睛立於平野里人大懼州守麗君往拜禱之雷神忽語曰公廉吏也余神也豈來禍爾民者因往擊逆類誤爲觸穢故偶墮此頃卽去矣爾爲政盍加勉之言訖風盌加疾奮然飛去

鄧天君曰霹靂一聲人皆拱手雨霽雲開頑心依舊觀此顯赫可無戒心 吳徐勑附識

靈隱寺

順治戊戌靈隱寺燬釋具德辛丑重建輝金燦碧更勝舊觀先是大殿將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夢峩冠五丈夫曰我北高峰五聖也爲靈隱向爾乞柱屠覺卽以所有石柱送於寺中柱刻神像以昭靈異

靈隱羅漢堂

康熙元年九月淨慈寺羅漢堂將災先一夜五鼓殘月在天行人有自西山來者見紛紛衲子相皆奇偉約有數百人皆背負瓢囤携持杖拂行人怪之詢其何自曰

自淨慈向靈隱詩單駐足翌日羅漢堂災始知昨所見者乃五百應真也靈隱羅漢堂建於具德法像稍小於淨慈而完好過之淨慈塑瘋顛於中以表奇靈隱塑瘋僧於中以標異按秦檜遇瘋僧於冷泉亭事不載乘誌余於鴻書見之亦非無因之說至今雲厨中秦檜爲僧鍋尚存有欸誌雖漶漫猶可識提醒東窗一語奪賊臣之魄褫長舌之魂正不可不存此迹於天地之間以作回邪緊戒

[illegible]塔

閒喜禪師名無著居肅宗時人嘗分食異僧定中見文殊跨獅而出喜訶曰文殊自文殊閒喜自閒喜師掌之文殊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騰空而去喜至八十趺坐而逝建塔靈隱天祐間塔一啟於田頵再啟於宋楊沂王三啟於韓侂胄皆見其爪髮迴身舍利珠湧爲之復瘞順治庚寅八月北高峰淨關忽圮此刻寺僧掘地適破陶龕見其神氣如生重爲封掩西湖志謂侂胄啟龕之後荼毘之矣殊謬

叫猿洞

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靈鷲飛來人不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爲證二猿受記而隱數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已丑秋夜一僧於月下見一白猿立於峰頂皎如積雪耿月逾潔辛卯冬青蓮閣下一黑猿戴笠而趨衆皆見而呼之猿却顧微吟越溪而去是二猿至今尚在理公之言其信然耶

溫泉

溫泉多在西北南土絶少故蘇長公書惠濟泉後云余所聞湯泉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渝水之陳氏山居是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絶是長公爲武林太守尚不知此地有溫泉也余考武林舊事云靈隱冷泉亭上又有醴泉溫泉今皆湮沒夫醴泉無源或偶出而旋涸不必問矣若溫泉者鍾山谷之靈特舒神異今雖不見必伏於浮埃淺土之中余爲表出其名有望於好事者尋而疏之以助西山之勝使天地間更益一境

翠微亭

人知岳鄂王能詞不知韓蘄王亦能詞王嘗解柄閒居放浪湖山之日有南鄉子曰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爲癡迷誤幾賢嗟乎將軍也使之掬文章之府藏蘊不平之氣擲爲放達之言良足悲矣翠微亭昔王所建也吾欲復其舊觀置豐碑於亭內大書是詞於其上以著王之文采

說鈴 湖壖雜記 三

月輪山

桂子月中落此奇事也一見於宋僧式公之序再見於錢令張君房之記謂至清秋月夜紛如烟霧灑落有聲如荳如珠青黃異色種之成樹亦生桂實可驗駱丞之詩不妄矣康熙二年妙香閣僧八月中曾寄我桂子一器索作賦以美之

上天竺寺

天竺大士像晉天福間僧道翊見瑞光發於前澗得奇木命匠氏孔仁謙雕塑孔破木有一天成大士在內

孔奇而匿之易以凡像大士示夢道翊孔不敢秘送之寺中後得古佛舍利納之頂中恒放寶光於清晝建炎中元兵至杭輿載大士而北奉之於玉河鄉寺僧以他木肖像詭云藏之井中故今有觀音出現井非舊相矣而水溢暵乾禱無不應洵乎大慈之心隨像而寓豈必舍利而神奇木而異歟順治丙戌山寇欲居三竺有天神持杵殲其前隊寇投戈頂禮奔竄而去康熙巳酉釋腹山以銅鑄大士於天竺欲作脫胎苦艱得土忽驟雨山裂門崩後崩出純泥百石充用像成不煩人力益

信靈感所通誠哉廣大無在無不在矣

虎林山

虎林山在武林門內又名祖山以爲一郡衆山之祖其實乃一小阜耳寺僧砌以土石宛然培塿峰崿不見而竟得大名亦足異也相傳昔時曾有一虎來踞此山衆共逐之矢石並發虎不爲動有一老翁云能制虎教人多鍊鐵椎專擊其足衆云擊足奈何翁云虎之舉動皆可先知若見其左耳動則右足將起當擊其左右耳動則左足將起當擊其右此即兵法所謂出不意而攻無

備也如法擊之虎果困斃民害遂除衆詢翁云聞虎之受攻在腰今何以擊腰不斃而斃於擊足翁云虎類不一此虎乃鯊魚所變也週身堅甲銛鏃莫穿惟爪肉新生擊之中其要害故使立斃衆云耳動足起何以知之翁云吾少喜畋獵習而知之衆云虎則虎矣何以知爲鯊魚所化翁云凡虎之班文多曲鯊魚所化之虎其文獨直以其文直是以知之

一畝田誰菴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

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類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即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為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僧為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城隍廟

杭州城隍南海周公諱新者浙江觀察也永樂時屢斷

奇獄不殊包孝肅當時即號生城隍朝野有冷面寒鐵之譽後為錦衣紀綱誣死紀敗得封為神聲靈顯赫入廟庭者目不敢邪睨每當臘望設孤神來主祭雖雨必晴余自童時驗之至今數十年無異也殿中有明鏡一圓照者往往自見其孽廟祝慮其怖人移貯寄室

三茅觀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為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卧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歷時有淩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摯享於利偶過觀中見群乞兒席地轟飲候値隆冬彤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衾握拳射覆淩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觴淩曰吾不茹葷以一盞淩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淩思木

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即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丁仙亭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甃巃洞㵳閒水潺湲巉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峰仙境也真仙出焉朱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即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掖一垂斃乞兒投其家桀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遑急丁曰無

燃燭閉戶於靜室間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衆復聚然集矣聲以撓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撓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撓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偶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移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佑聖觀

佑聖觀祀真武順治時造火藥於觀後工人不戒遺火藥中藥發震天死者甚衆有輿夫者閒坐觀門偶講一招財於墻左戲祝有應於是窮鄉委巷一時相效建廟數百或跳神自現自謂觀中殤鬼爲神故來受祀俗益狂惑當事禁之乃止踰年後北郭村童偶於河畔塑一元壇以松鬣爲鬚皂核爲目棘刺爲鞭螺殼爲印亦戲祝之有應一時相效者復若祀招財時未幾無所禁而亦止今頹垣荒樹之中模糊袍帶之形支離甲胄之像猶存一二云

宗陽宮

宗陽宮中祀玉帝廡下雷公電母要不可犯明時有數青生讀書宮後一生最有膽方雷雨晦冥之夜衆謂之曰若能於此時將一紅紙裹投於烟電娘子金鈸内明日當以盛饌醉汝生曰諾去移時而返曰紙裹投矣有異事爲汝說吾轉至殿角見一魍魎憑簷而立叱其讓道彼若不聞吾以老拳揮彼正中其腰拳直透腹意似擊絮觸腹中腸胃若有若無急掣拳猛喝彼忽隱去衆譁笑以爲誕甚越旦衆起滌面生揎臂訝右臂黝如髹漆衆皆駭異始信其然後生臂積漸褪皮踰年始復其故

珠寶巷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殊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遷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奏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

有澳水右有竹節角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左則鬚飄而右風右則鬚飄而左有舍利一顆瞬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鱉腹中者毛之繡佛長齋從剖鱉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百獅池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群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其時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衆之甚重視之一肢解入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沈之池將偕奔而未追也獄成究不得八藩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隣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誠送之浙

同伙法窮兇寃債雖髡髮萬里之外莫能避乎

馬市

馬市馮姓儒家也其祖母長齋拜大乘廣佛華嚴經句積數十年於琉璃中時見佛相隱而不言繼而童稚見之婢僕見之家之人無不見之相傳遠邇求見者無虛日若比邱及比邱尼有得見者有不得見者即同有見者所見復人人殊或見如來或見彌勒或見諸天以及龍象法身或偉或微或群行或孑立鬚眉意態不遺纖悉不得見者泣涕而去齋戒復來或得一見亦有終不能見者有一生不信其事列酒肉對佛酣飲琉璃中忽現關帝生爲撤飲作禮於是傳者信過於疑康熙七年城中大火馮氏亦燼其迹遂滅

周宣靈王廟

周宣靈王睦人也以孝子而證神者省中亦有廟數次有青蛙出其廟中人尊之曰青蛙將軍每春月從睦陵附木筏至杭篙筏者載之不敢驚蛙陟岍宅廟中或入民室民居以盤飾以祿祀以香菓導以鼓吹送返廟庭則得福否則殃亦異矣而所聞金溪之蛙更甚其蛙

入民室民之奉之皆與杭祠有健兒不之信也以七首
剖蛙成兩更投之於沸鑊釜鑊之中蛙無數遂出之復
成一蛙遁跡去仍見之於廟內宴如也有衲子為之說
戒蛙亦聽而點首青蛙與常蛙不甚異而貌加端色加
碧足非爪也如靈芝聲不可得而聞也不飲不食不饑
渴

沙皮巷

沙皮巷路隘而居稠屢有火厄有翟姓老人與其子文
舉及孫居此被回祿者至再矣康熙五年大火延焚復

及其地老人號泣以為命也吾其燼於此矣子被之出
勿聽孫被之出勿聽堅坐牆下揮其子與孫出亦勿聽
曰必欲死此亦俱死耳卒死於煙燄而頭勿焦鬚勿爛
皆完人也有司哀異其事而表其廬天啟時有郭金科
者甫總角居回回堂鄰人失火先於烈燄之中負出其
入歲弟復入救母母已絕於地遂徇母以死於火奉旨
旌揚塟孤山下萬歷時有諸生李氏昆弟名申華申樹
者居草營巷遇火災以救父俱死火中余曾見郭之門
表曰孝童李之門表曰雙孝今郭與李標識悉泯余恐

其湮久失傳為之類及

萬松嶺

萬松嶺左江右湖不卑不峻西抱翠屏中建孔廟有宣
聖像四配十哲環侍森然是像昔在宋太學中有明祀
於郡學嘉靖時因張孚敬議易像為主故移祀嶺頭時
有狂生見肩者喘汗戲謂人曰真可謂重泥矣語畢隨
仆故人益知敬崇禎申酉之間棟宇威儀蕩為煙草矣
順治時有司重建祠刻聖像於石衣九章之衣秉珪弁
冕蓋文宣王之服也余以為不如章甫縫掖服先師之

為當謹附言以告來哲

龍井

龍井泉從龍口中瀉出水在池內其氣恬然若游人注
視久之忽爾波瀾涌起其地產茶作荳花香與香林寶
雲石人嶋乘雲亭者絕異採於穀雨前者尤佳啜之淡
然似乎無味飲過後覺有一種太和之氣瀰淪乎齒頰
之間此無味之味乃至味也為益於人不淺故能療疾
其貴如珍不可多得

梵天寺

梵天寺在鳳凰山之右翼石幢高竪皆鐫吳越僭號今模糊不復辨矣其寺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不離清淨身二語以爲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巳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一詩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下也矧伽藍乎梵天有坡仙猶鶴林有米老能令栴檀林頓添佳致坡公之爲梵天伽藍人罕知之故爲拈出 自記

劉烈女祠

劉烈女祠在江干南新橋畔烈女家貧所居陋室也有惡少居其側垣短易踰中夜潛入女室女以爲穿窬也急呼父起擒之燭之乃鄰人之子惡少有力竟逸去反宣言於路以污女女憤甚遂縊死女父訟惡少於吏惡少行金丁某屬詞來微文判其姦曰和既和矣女死慚非死節也姦之者可無死案定矣丁忽對衆自呼曰丁某爾何不畏鬼神耶殺我生者惡少也污我死者爾也我讐爾與惡少等特取爾命得請於帝矣語畢耳目口鼻濺血死事聞中丞御史臺窮惡罪定大辟復具疏請爲立祠建坊以彰美

善利院

浙江潮汐起自海門龕赭二山初若一綫後分兩股滃瀉獵獵倒捲橫驅漸作疊巘層巒之致至善利院其聲愈壯蓋下爲羅刹磯頭所激故成浴日稽天之勢自此而上至桐江而水落江勢轉高潮力不能上也舊相傳說前潮謂之伍胥潮後潮謂之文種潮蓋大夫相國怒氣所結接踵而來不識誰則知之而有是說康熙二十年潮汐所衝江心又復漲起平沙矣

六和塔

武林有三塔寶所塔實其中而不能登雷峰塔虛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塔在進瀧浦上壓波濤江巍然作鎮舊傳塔燈夜燦海船望此而歸此似在錢塘未築前語今則長堤綿亘去海甚遠賈舶亦無收此者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毀矣當日聽潮而圓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有石門進此者每爲伏弩所射又國初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清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

也惟涌金門金華將軍人以爲郎張順歸神非是

牛頭堰

崇禎初年江湖甚盛海外忽涌一大魚橫濶數畝至牛頭堰近岍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草木之内鳥棲焉游人蟻舟而至憑眺登臨湎成蹊徑或且把酒賦詩其上漁人有以篙楲觸其鱗鬣者每得禍或相戒曰此神魚必龍王謫諭而來暫爾失水毋相犯也後洪濤大至上江秋漲復生一夕竟擁魚負山而去

梵村

明時梵村有范老人者生平無誑語偶貿易自太湖歸向人云見一人大囊荷聞者笑之范自咎其言之無徵積悔成疾其子日禱於天願釋父意一日鉏地忽見一人大囊荷鬚長尺餘帯亦把拱兩人肩負徧走示人人皆欽歎父疾旋愈

雲棲寺

雲棲寺蓮池大師之道場也師沈姓仁和人弱冠爲諸生有名書室中嘗制一僧帽一烏紗帽着烏紗臨鏡自照曰不像着僧帽照之曰像矣素期出世時當除夕飲

歲酒婦偶於前碎一甌沈不悅夫人湯慰之曰萬物有無常何介意師大悟遂揮袂作一筆勾隨與湯別往祝髮湯曰君先之吾亦隨行矣師野鶴之踪參訪殆徧有得歸來結茅伏虎禪師故地卽雲棲也時患虎師宣咒而虎馴苦旱師循田念佛而雨如注善衆爲祈蘭若師定制不高華僧年六十以上者不服勞二十以下者不入院食皆平等貴賤如一清規如一凜若秋霜著述甚富教人惟以念佛爲宗有僧問曰古德云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師何以此爲重師曰漱口三日正好念佛爾何視此爲輕萬曆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師端坐而逝其偶湯氏亦後師祝髮先一載而化竝塔於寺之隅至今稱實地修行宗風不墜者推雲棲耳

五雲山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筊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筊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皆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

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迴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剌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道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笵耳因共驚悔翼日歸笵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棋盤山生哇蕩

棋盤山實石諸山之支麓也自葛嶺伏入地脈越河渡溪至桃花港突兀而起雖不甚高自成邱壑不知何年山頂設一大石棋枰廣上隘下不可上好事者必欲履險而上見上刻棋子當三十二而闕一卒東轉而下參差有三石池似開鑿而成中一池石壁高廣云是龍湫游其間者小語小應疾語疾應譁然叫笑荅響滿野人或曳履而趨巾亦若有曳履者躡其後也孤坐其間者每生疑懼斯境亦佳然以湖上可游之地甚繁屐齒往往不及

夾城

杭城創自隋越公楊素周方三十六里吳越王錢鏐增築羅城七十里今之夾城南宋之外城也出秦望山至夾城亘江干洎西湖凡七十里則古蕩湖墅諸坊皆在城內矣湖高於城而江高於湖昔江水通於湖湖水通於河故曰決西湖之水全城盡爲魚鱉險不在河而在江也後張士誠移築城于湖之左是城高於湖矣雖水入於城灌之不得而今之駭者猶拾此言不亦昧於事勢也乎夾城爲湖墅八景之首曰夾城夜月夾城之東

有得勝橋乃韓蘄王擒苗劉處也其上看月尤勝其餘諸景若西山晚翠臯亭積雪白蕩煙村陡門春漲猶在也而十里平原皆爲闤闠大河兩岸盡列梔牆求所謂半道春紅花圃啼鶯江橋漁火不可復得矣此亦滄桑之一小變也

決西湖水之說辛稼軒對陳同甫語也今日始爲辯出吳慶伯附識

西溪臯亭河渚

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臯亭之桃河渚之蘆花河渚

蘆花名曰秋雪西溪之梅名曰香雪則皋亭之桃亦可名曰紅雪曰絳雪矣或曰滿家衖桂花可名金雪

東明寺

安溪有東明寺建文皇帝遜迹處也其至此地時旭日始旦故於寺額題曰東明寺去邑四十里可以潛伏以龍混蟻蹟或識之自歸國後方知為帝故今範其遺像僧服而袞龍香燈昕夕供以伊蒲猶彷彿也寺有牡丹木乃帝手植花皆千葉色白如銀分其種他處即不榮矣越三百年如故是豈佛之靈尚在而成祖之遺蹤已作冷風蕭瑟撫古者至此能無興感也哉

可補入遜國遺事 滿鷗盟識

狗葬

或曰狗葬所瘞非狗也宋秦丞相檜葬此矣人也而狗名之惡之也謂其不得比於人也或曰狗葬所葬非人也昔有狗濡水濕草救主於野燒之中狗斃而葬此矣狗也而人稱之美之也謂其不復同於狗也夫以檜為狗檜無辭也以狗為狗狗無辭也若以救主之狗誤以為檜之狗狗必不樂以檜為狗而使狗污於檜也

艮山門

艮山門外多曠土喬木生焉康熙戊申三月有鳥止於高樹其高三十尺巨掌如鵝廣目橫眉儼然人面群鳥噪之卓立不動為健兒射中負箭而去此山海經所載豐如畢方之屬乎 山之大無所不有彼偶來此或少所見而多所怪乎於傳有之謂之為怪也可不謂之為怪也可

半山

半山即皋亭山有娘娘廟在山之半神姓倪居山下南宋時兀朮兵至倪匿山中懼不免於難遂自盡於荒煙古木之間時韓蘄王方拒敵夢倪語之以姓氏云受上帝之憐護神於此詰朝當戰願助王威王異之援桴臨陣有神鴉蔽天而至鼓翼飛砂使敵騎目迷而敗韓表其異因加勅封其墓即在山隅明季有潛欲圖為蔭地者鍬鍤甫及忽起鐵蜂數百攢咂其人而退山後嘗有白螮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農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螮蝀之類也殆天地山川乖沴之氣偶出為戾村人謂神之所為夫以神之節烈忠貞而豈為此者哉

月明菴柳翠墓

跳鮑老兒童戲也徐天池有玉通禪劇此亦戲耳而孤舟山下有柳翠墓在焉神道路側有月明菴在焉郡城中有柳翠井遺迹昭然非徒戲言無據也考紹興間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履任玉通不赴庭叅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即留偈回首托生於柳誓必敗其門風宣教没翠流落為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於大佛寺内清了又號月明為之蘸面具為宰官身為比邱身為婦人身現身説法示彼前因翠即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馱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宣淫大為不雅然此俗難革為父老者盍教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劇場關目一如四聲猿戲中所演庶幾足以垂戒而儆俗乎

劉墳

臯亭山下有劉墳宋鄜王劉琦之墳也先是其地為顯寧寺矣王以為佳移寺建於塢之外而築墳於其中僧無如王何也其地為鄜王墳矣越五百年有僧具德者履王墳而亦以為佳發墳棄於塢之外而復建寺於其中王無如僧何也吁嗟鄜王昔以顯昌旗旐威天下何雄也今為人伐冢棄骼而曾無知誰安在哉伐其冢者且託言非韓劉之劉而苗劉之劉又何冤也吁嗟劉舌不存莫能自明矣吾不為代明之則韓劉之劉終以為苗劉之劉且為伐冢者稱快舉也

超山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闘虎嘯欲携杖往伏之竟為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即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煑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倀鬼導之倀見螺貪剝螺肉忘為虎護虎遂孤行即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隔山遥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為贈師懷金縱步往觀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猶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嚙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袪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為之害者意者有袪害之心而因之以為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殉於阱外也

緣起

蘇東坡有艾語鐵橋子有海語艾語以諧爲才大而無所用海語以誇爲志嵩而未有抒余則兩無也對語非客謝摘管何以消磨此永晝傾觴盡醴龍憶往哀以閑寒吾閒膓一日而幾事來懷則書之一事而情緒各別則分書之感舊而天人弗裁則書之觸境而今昔殊觀則又分書之著惡可以懲戒將來則痛哭以書之宣美可以鼓掖後進則拜颺以書之書之而有疑於中也則闕之書之而有達於詩也則再闕之書之而爲札闥宏麻之辭也則闕之書之而爲鞶車鼠穴之說也則更闕之闕之又書之書之遂成帙耳聽蟲聲唧唧不覺夏去入秋東之以懸肘後客有從談者我則臥而聽之客有詈我不談者我則以此帙贈之而已雖然非不言言皆實畢竟事事歸空當年情境雷霆閃爍禍福刹那古人有言而今安在哉過牖粉蝶委地飛花矣宜以入世客談顏之

花村看行侍者題於月上牛檻窗

談往

改元宜愼

花村看行侍者

國家以改元爲重然歷世無窮美名有限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漢號一同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之永興唐肅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宮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僞號也因會布日錄而後見然所當避不止重複一節如諡法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如陵名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蹈襲宮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最宜博洽之士如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隆慶乃金國宮名當時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語哉又當詳考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德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參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爲亡日是也又當詳避國號如唐禧宗改元廣明當時以爲唐去其

口而著黃裳日月後果爲黃巢所纂大季離合之讖深
微而雅逸故宜熙寧桓玄改元大亨議者云一人二月
了果二月而敗與反正于江陵梁豫章王棟武陵王紀
皆改元天正說者謂二人一年止齊後主緯改元隆化
以爲降死隋煬帝改元大業以爲大苦來齊顯祖改元
天保謂一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元宣和云一
家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謂十二月果周
歲爲金據云又正爲一止字如魏邵陵公之正始金國
亮之正隆梁臨賀王之正平魏高貴鄉公之正元渤海

王嵩齡之正歷寵進之正法皆非吉徵我朝正統則有
北狩之征正德則有絕嗣之禍且盜賊滿天下亦失考
之故也他若癸興應司馬氏之名升平有不滿斗之謠
大定若數足而則天改之昌宗乃二日而李　議之成
爲貸戈美爲犬羊卒爲享不成而神宗遊之純熙旁作
屯而孝宗更之泰昌亦二日也而是年天啟繼之崇禎
山也而歷於一宗之首隆武乃降止也一年而唐王即
敗國家興替有大數存焉而建元議號不可不詳愼也

門額兆讖

蘆溝之曉月爲畿輔八景之一三百年來貨財輻集出
入停駐闤闠區也自崇禎踐祚日漸凌夷至八九年間
竟成瓦礫荒堆建議者曰南北咽喉又東西遼驛宜設
兵以守橋更築城以衛兵于是當橋之北燒磚運石規
里許爲斗城局制雖小百雉墉墉屹然大鍵關矣其創
造營建爲丁丑年名拱北設參將府以控扼自朝至暮
爲業趨赴任爲述職還朝與夫商賈與販驢馬車輿悉
貫中街而驅馳仰見觀京之門題曰順治祝民也俯南

之門題曰永昌祝國也當日人情初無驚異殊特以爲
新奇有創初無駭目震耳以休祥有別不出幾年璇樞
鳳閣變爲萑苻潢池帝隨城殉永昌二字李闖襲之改
元蔑崇禎而弁髦之奇矣我　朝順治又大一統而定
河山追隆古而軼漢唐宋與明先幾而爲之讖者寧不
令人咋舌而三嘆也今永昌之額雖以鏟鑿前明鞏固
要思兩題預讖不能爲子孫億萬載之宏謨專代爲
繼周寫春王正月之新編數之奇兆之先默默彼蒼覵
朝端碩胥衆庶觀瞻如盲瞽乎曾儕秘笈所載梁唐漢

周五代時汴梁建業等處小民口語矜尚一趙字凡應答之間必大聲曰趙當時疑訪致殺趙運樞一門後見陳橋兵變方知為兩宋發祥也今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廛口語皆曰宋阿㪍後至李賊破城帝后並縊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曰棗兒訛言傳送阿㪍者以上聲讀去聲也寔非天已默定周知謠歌非無謂而發

搗錢造鈔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自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癸未竟賣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幾百矣宣問由來云私錢攙入過多乃于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理街坊錢桌有私錢一文笞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斬首其價頓遵隆萬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復勑工部設石臼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即刻搗碎以滅其影恨之也九門捷簡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貿易存剩勑令送入御史臺與之命至嚴也臼設于門杵懸于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搭錢之俠腸販商無觸網之痴棍清對無聊西臺正務各欲自幹巡方乃出自己囊買私錢搗之辰出午飯必欲班役持錢四五千搗碓兩番將碎錢銅末積于杵臼之間為人觀看匝月後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責之詞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舖對面現付必如欽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嚴銜多人會有照常交易犄

去歲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盛言錢鈔因召對中
左門奏行銅鈔每重半斤准當銀壹兩帝以爲費乃決
意行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九妙之說一曰
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蘅之也輕四曰藏
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
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
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間貨買亦可不用
銀銀不用而專用鈔天下之銀竟可盡實內帑聖旨壹
允立刻造鈔押令工部偹取儀制司所藏鄉會中式硃

墨二卷與直省文宗科歲解部偹劣試牘爲鈔質之資
本限日搭廠撥官還匠計工如有誤其事者法同十惡
罪欽工部查二庫時故則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
皮也産于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部召商工
部仍以庫洗爲辭正擬議間忽報流賊決意渡河欲犯
京師已之此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中事也
科臣建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
　無益九富十弊衆某大奇

兩獄翻案
崇禎帝踐祚壬午以後兇惡警報司禮內閣想不敢盡
傳帝亦負氣疾羣滿目奸貪盡人攜貳會見兩次廷讞
俱以怒恨悲泣傾翻黼座揮淚回宮述之貢堪浩嘆十
六年六月初一日宜興周相國歸里西臺蔣拱宸疏糾
文選吳昌時同內閣周延儒朋黨爲奸七月二十五日
帝御文華殿親鞫情事宣取東廠錦衣衛全套刑具前
延儒視師通州題請隨身各官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
興皆與審名皆疏中所及也昌時受刑銅夾折脛通賄

招權一一承認當見氣絕方止刑乃呼延儒門客布衣
董廷獻怒聲下詢周延儒在閣日得銀起用爲幾人爲
何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縉紳一簿自上擲下則福寧
道施元徵一葉向上遂指奏曰福寧道施元徵是也時
遂緹騎南下昌時醒回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
銀三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護救官兵二
千名後兵銀俱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
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敗北初交兵時固有失銀等
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爲震怒恨聲高喝曰那有

敗而再提之理喊聲打司刑瑺寺將拱宸當頭一擊官帽破裂拱宸亦悶絕伏地時帝憤恨氣塞拍案嘆噫推翻御案迅爾回宮施奮諸臣罪案未定錦衣堂官盧郎覆審悉登名繫獄至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昌時棄市延儒賜縊董廷獻與方士亮尹民興俱後逮進施元徵羈獄候命流賊破城後各逃出又本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土堡鄉勇劉鞭子擒獲李闖所選起任偽官八人士英時留活口解京獻俘帝欲親訊賊中情事於中左門臨御讞決先問何府縣人氏對以湖廣荊州府人居多帝曰荊州不破何皆從賊內萬姓者吭聲上言曰荊州城池舊年十二月失陷今皆為賊巢帝驚訝急問曰惠王安在（王係親叔時廑在念者）復應曰先已走出今不知何往（蓋張獻忠弒襄王于襄陽勦闖服金自盡此十六年二月中事荊州城中有極富宗室為扶本王者昌言獻賊必來荊州必不能守不如早出以全性命竟先潛逃撫臣王永祚懲嗣昌之死以其事啓惠王王亦卽日出城避入深山山中人恐為王故賊兵搜入迫之他往乃登舟挽泊江滸有舊臺中喻上猷率荊州士民復驅之南流下江）帝大駭頓足掩淚哭失聲推翻案桌而進竟忘為獻俘事矣行刑各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大司寇不復題請明年三月十九日城

砂獄釋八賊官去見李闖訴言前因自成曰崇禎待爾等之大恩人也今梓官在東牆快去哭臨復令兵押赴有不拜哭者嚼吋殺之內有一辛酉舉人姓鄧哭之極哀嘗焉

登帝廷接聖語皆大吉慶事而乃施之刑割就戮之人犯顛倒極矣

兩朔無臣

先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齊矣班肅而鐘鳴鐘歇而聖駕發殿靜鞭响矣鞭响之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殿陛祇見百紅袍揪袖傳令耳聽鴻臚聲裊心驚科道糾劾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揆武班止一勳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為鳴鐘舊例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啓門到者仍寥寥鴻臚

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遽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羣臣慢悞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年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聲已絕金吾啓奏朝臣不聞鐘鼓聲以為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自皆疾趨乃諭鳴鐘扣且不歇門永不閉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鑾輿時久一無所備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幾百忙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之馬悉為驅入端門備駕鑾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不馴有嘶蹄之恐奏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陞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傴僂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新科榜眼宋之繩其武之父名勍召對稱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爲軀行而過東班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應陪祭者馬以掠入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此座已讓自成鳴鐘伐鼓改國改年兩班文武仍是擁簇不去今日

之晨星視他日之彈冠為懶為勤為玩為慎皆一人為之也何二心若是故詩曰女貳爾心朝綱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

兩讞兩朔血性男子讀過當為淚下而掩卷長嘆也

地壇社祭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禮方澤在城北艮方先一月掃除十日前位置各當凡簠簋籩豆爵鼎鉶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恐人指膩近染也薰沐遠亦先十日試湯閒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稅樓房于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束身登樓看核酒米食褥器用件件齊備午末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于大房小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紅封條其兩枚門仍可啓名色也先三日正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裝執刀齊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壇約三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濶四丈為街道稍有高低俱填平滿上復鋪細黃泥人不得行牆壁窗牖堊抹紅紙紅泥一切街巷衕竇堆當截車禁六畜行人藏樓上者為小飲為細語勅諭者高脚牌與口宣室主人不停囑也更初馬駕先過即太祖之神位樂器如民間嗩吶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役皆紅笠軍帽隨後接踵舉朝之勛戚文武璫寺金吾燈光照曜擁擠沸騰如浪潮湧順行向北無一逆行亦無一刻停止二更餘鹵簿六駕過矣萬火閃爍塵垓

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駕者各養精蓄銳注闇回鑾就枕求寐至街坊終宵喧鬧輿馬不歇仍六黎明馬駕先回即濃以降即徹行旋廟朱鉞黃麾錦旄繡幢約千餘人少頃八象蹣跚而來霞帔披身寶帶圍腰大小明鏡垂懸項側背負洒金朱漆胡盧巍然雅步故為震蕩其音珊珮鏗鏘令人喝采以為奮邁此勢將極關報入大內之飛騎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為飭慾坊官甲長復洒黃沙俾將驕逐叱戒轄屬兵丁侍立對偶凝儼端肅如土饅木樁千官百長介胄班行甲馬仗馬結隊鵠立各依位次各執器械旌旗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玉膺乘時旭光初出目力渴燥一物一事情與神會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也祇見自北而來者天樞地軸日幢月纛山旌海旆榖璧金精貫頂九蓋深傘珠纓聯結瓔珞聲呼悠遠節號綿長朱棍藤條之甲士提鈴喚號之紅軍介夾其間又龍旛鳳帶虎纛豹尾青萍朱戟金鉞銀牙鐙杖骨朶响節儀鍠奐音萬對人各棒一行行隊隊簇簇陣陣聲從履出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餘響先聞沓雜入耳華其器而華其

旂選其聲而選其人不知幾千百偶踏馬行奏過此皆爲官扇方圓正側長短橫斜制度不一粉白玄青嫣紅閃綠色澤各別龍翔鳳舞梭織針繡至于日月鏤銘山河繪藻彪虬飛走仙佛離奇風雲聚會金片銀絲形變萬端工奇百換接見辟異齒香諸具商彝周鼎金猊碧斝與夫獅犀鬼崙供置尊崇几桌棒捧貫執寺瑞雖未可云萬千而過目不了但見氤氳升天光浮燦爛繽鼻原非入腦聞聲絕不聞香此係外國貢獻又異方奇料合成者也至軍器特臨又作改觀弓弩劍戟明炫奪目

復界千戍隊隻對多儀有云凡近鑾輿之斧鉞皆木質金裝以備美觀事未可知鼓聲漸嚴玉輅大輅步輦象輦皆黃縐爲幌有兩纓色曲柄小傘在前爲朝廷所坐大鼓旌纛在後按步疾行如水面平移下用一百六十輿夫肩背無高下三里一更其力前有數十中涓扛棒金龍紅橋一座爲輦前升降所由前後兩傍官扇斜掩羽旛對障非樓觀不可後則內監貂璫擁簇追隨如紅雲蔽天更不知幾千百也龍輦塵遠兩街萬戶漸次開闔主客賓朋徵逐四散如春社酒闌矣

好奇滋弊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崇禎帝于大雪中御皇極門朝儀已畢聖駕不與異之乃召吏兵二部堂上官宣諭曰文選職方文武用人之地今文選用沈自彰職方用張法孔兩尚書承旨聖駕方旋宫不知沈張何如人也亟查履歷沈爲辛丑進士字方揚戊辰年以冏卿致仕本京人猶在二十七日見朝二十八日涖任焉張爲庚戌進士字九劬丁丑年以四川左轄拾遺者雲南人存亡未卜方郎現有王永積竟不爲永積地另銓一

人矣十二月初七日召對兵部堂司官爲司禮秉筆王之俊弟之仁欲得浙江總兵大小司馬已延挨一年之後促聖駕臨中左門成其事也傳下喚職方司郎中時御几上已粘張法孔名字不顧雲南遠在萬里王永積承旨跪上問曰浙江廣東兩省總兵爲何許久不推永積震恐惶悚操吳音對曰無功夫聖上復曰浙廣兩地雖係腹裡總兵原一日不可少着卽推上來又復言曰着卽日就推如是便退無甚過責時爲上午至申刻忽接嚴諭下部會推總兵爾兵部緊要事何云無功夫且

無功夫三字是何言語着回話此王之俊又恐兵部將之仁事閣置聖上大爲所朦朧即此上諭未知曾經御覽否王永積無奈當晚三更同堂司官科道幾人會推其題浙正則列王之仁廣正則孫某陪爲宋騆聊舉職級近似不知其爲誰品者停內六日浙點正推廣點陪推焉雖示不測聖上罔覺其中之故也宋係鳳陽帶銜副總一文不破天降與鎮亦夢想所不及者矣至沈張特用之由方岳貢初大拜進閣面聖以小楷開天下清官三十人沈張承首故有二十六日之面諭又楚人言

此沈張兩位一爲方禹修父諸生之恩主一爲禹修自爲諸生時之恩主原非無爲而發

庚辰科廷試放榜後召對二甲進士觀相貌質辯欽定四衙門即日到任

翰討原部屬改四人姚宗衡葛世振孫一脈劉瑄原知州改二人趙玉森嚴似祖

六科原部屬改三人宣國柱黃雲師胡周鼒原知州改一人周正儒

十三道原部屬改四人馮垣登陳羽白魏景琦陳純德原知州改一人吳邦臣

吏部原部屬改二人驗封司董國祚稽勳司顏浦

兵部原部屬改七人武選司葛奇祚職方司張朝紘蔡紘明田有年武庫司盧若騰錢志騶陳纁原知州改一人呂陽

公座爭軋

崇禎帝差司禮監張彝憲總理工部將司空之員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衙門公座次序中則尚書傍兩侍郎禮也今又奉差總理似宜另設衙門臣部無兩尚書之理奉旨切責謂工部營造皆軍興重務彝憲總理正須日夕同堂官司查核料理豈容另設仍閑推諉弘圖又以體統禮制所關疏凡七上終格不允彝憲限日到任矣弘圖于兩日前修葺公座椅案髹以不乾之油漆一堂兩侍椅桌儼存其如不可以衣冠就手腕按何彝憲

無奈于川堂後升座舊小椅桌無陪無侍一人獨到任焉弘圖于是仍辭歷稱亦大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啓新特授吏科給事中時掌科爾建人顏繼祖上言吏科祖制諫臣七員其公座椅案亦七副無容增減從來新授科臣到任必共陪坐其問新舊座次必上頂其原缺從未有空位無敢越次祖制體統然也今科臣七人適又盈濟皇上欲添設一人到科合動禮部撥制戶部發價工部差工造成椅桌一副啓新方得安身于科房從事奉旨舊套該部議奏而已若候三部奏覆啓新畢世

不得入科官心殷熱又聽班役慫恿冒昧而來繼祖七人先爲據坐無公案科廊甚窄無隙地啓新無奈聊取低臺馬櫈挨簷側座繼祖與六人俱正位面西談論不休啓新默坐半日無一人與接談長安中一時稱快此皆十年間事在陳啓新既登首垣自宜以軍國大政開談或叅一大貪大奸之人座以見丰裁數日間噤舌寒蟬平素無積蓄可知時爲祖陵地陷土坑嚴諭廷臣禁止宴會穿素服彼獨遵制不茹葷酒朝服烘耳俱以青布爲之然人猶有嚴憚之意一日忽具目擊駭奏一疏

謂今早入朝時當五鼓見科臣章正宸赴筵席散打恭上馬身備禁臣先爲不遵聖諭恣情酒食宜加處分以儆官邪旨則着某自行回話章正宸奏曰打恭上馬有也非席散送客飲酒一杯有也非赴筵款賓啓新但見微臣片時酒意而未審微臣從前之謹恪也臣量涓滴一杯竟醉臣心最小每當朝期五夜不寐趨朝太早知朝門未啓于素不識面之家跧立片時霜寒露冷之甚見桌上有酒偶飲一杯聞有環珮聲來待漏有人矣急趨出戶適遇啓新以實事告臣以實情奏兩無欺也但

貪杯兩字臣不免耳奉聖旨姑免究自此以後爲滿朝人窺測底裡不過三家村伎倆與乳口臭之識見帝實誤用天垣寵錫負乘貽羞後以匿喪拿究逃入海涯亡國而止

孟夏護日

癸未年四月初一日日有食之是日雨後初霽天清氣朗益爲和暢百官護日在禮部大堂之月臺堂係坐東向西官皆側立向南其站立前後照朝班品級周宜興站第一班之第三位上兩位勳臣也簪纓珮紱朝服朝冠儼同丹陛欽天監堂上官報蝕之分數每一報站班官皆叩拜恭謹端莊以俟明復在辰之下刻與巳之上刻爲時頗長周宜興時側其彖于額以測望又指點形似以示衆諛之曰和易近人訕之者亦可曰天威罔忌至左右與後之就言孟夫子右師往弔兩言盡之可見千百世以上之人情與今日同也惟冢宰鄭三俊則站第二班之第一位白鬚鶴髮卓立如山敬愼之思徵于衣表自初至末未嘗寸步移少抒袖穀然殼然之象望而知典型大老第五六班之部屬萬不能拔援宜興遜接一談後皆爲教坊司唱吶與鑼鼓喧鬧同班中亦嘈雜諠嚷之極人衆語煩之故堂之東與川堂皆讙聚僧人道人約五六百喀經聲木魚聲如野田中百萬青蛙耳爲之聾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大宗伯林欲楫時

年雖八十六歲耳目行動聞絕不作老狀肅就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腰緋緋奪目威儀態度登降祥和秩秩蹌蹌彬彬雍雍之極自宰執至卿貳不下三十餘位一朝耆舊具在也誰知明年此日李自成盤踞皇極殿牛金星叫號宗伯堂一片淸涼竟成灸海今日面目叩拜諸人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遑眞所謂廉恥道喪人心昏昧終古如長夜矣

票擬部覆

永平府北郡一帶右古曹牆等處皆衝邊督撫道鎮鱗集櫛比至周密也崇禎十五年十月初十牆子嶺汎將旬日餘壽誕會飲致北兵入保大廣河間報陷兵垣曾應選時最錚錚首建策航海攻心等事謂造船三千選兵六萬登萊岸渡入三韓在內知之必速歸救實勝算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籌計畫之妙制敵之奇該部看議速奏此疏到科例應分抄工兵二部時少司空陳必謙署篆司官呈覆曰科臣建策安邦臣敢後時供命但

會典舊例因兵事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今計造船三千裝載貔貅六萬踰海收功其船隻臣部應認造船一千五百餘乞嚴飭兵部協力襄舉以便揚帆云云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准照會典着同兵部分頭起工而担責料費半卸于兵部矣然估計營造仍是工部職掌造船三千每隻該銀二千共應支六百萬因上價値疏曰船用航海內又屯兵須萬分堅固臣部與兵部朋肩營造亦需三百萬金錢奈今外輸途梗內藏洗竭日夕躊躇事又在必行計有河南開封歸德等府積欠本部料

價銀五百萬合將此項聽臣挪借以爲造船工本可也（時河南等處城郭人民蕩析無存）端揆票擬奉旨下部特嚴馬上差人限日起解共勷軍國大事依允其挪借以供造船之費工部移咨兵部謂奉造船航海攻心應挪貼本部料食工價估計銀三百萬兩今限日起工置辦需候乞早爲撥付萬毋稽遲致誤軍機等語時大司馬張國維號玉笥方日夕召對應禍不測方司案呈亦照工部覆奏曰用兵造船臣部自應趨先但三百萬金錢非撚指可就臣部庫藏原無積儲況今外解阻絕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臣查鳳陽徐州等處積欠臣部馬價四百餘萬兩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燃眉此係現在正額無煩設處更欲需遲數月者（時鳳陽等處殘破鳥散無存）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允其督催鳳陽馬價立限起解即日撥付工部協助船工之費矣工部初意欲向兵部撮移幾萬爲賞軍募士等事別項支用不講兵部亦奉俞旨止照題覆旨意付一空文竟同本部之游戲閒談乃乞憐大司農回咨謂山東路梗刻刻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轉叩冏卿又以勸王四集冏藏與廐肆皆空乃告窘于江米巷紬店

各商令執票與本州縣官庫兌銀應者及百上下書鋪而已亦以零星而止時爲閏十一月中旬山東連破東兗二府州縣在所不計造船工價兩奉俞旨毫無着落事則究歸工部又恐建議省臣責其泄泄從事乃爲脫卸之謀以神變化另上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有成議奈九門書閉工商裹足油釘板木無從置買工匠舵工亦無覓顧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如之奈何即造于津造于通奈路絕往來無從下手處爲今之計臣部適題都水司主事前往淮安船廠督造漕船合無勅令帶往廠中則物料現備匠工讒湧計日蕆任可以指日造成省臣不徒托空言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又允其就便督工課督營造着另加勅以重事權矣時爲十二月初旬聖旨與部覆將三千號海船並未給付厘毫資本事已責在船廠主事一身若非金蟬神脫寧不畏科臣糾揭計固有最玄虛而切理者談之侃侃聽之鑿鑿更非若司馬司空之畫餅充飢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之根素所剿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閘運糧腹裡之船非衝風破浪航海之船也海船與腹裡板木不

同釘鍩不同樣式不同舧舵不同索纜器用不同操駕進動不同今欲造此必須資材于閩廣營造于海壖俻勑彼處兩撫勒限督程卽從海上駕往而北震起國威貴覩中興盛舉因材因地因人理勢之所必然非敢膜外視卸相避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准移勑兩廣總制與福建巡撫着卽選材集匠計日報工以扞西北之憂京師倒懸之急舊例臺省奏疏不踰五日得旨部屬言事定須候旨匝月此旨得之于十六年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勑移咨又爲二月終矣是年九月初閩廣兩院沈猶龍張肯堂會疏中極譏省臣之策極妙後言臣等拮据料理庀材鳩谷選工蛋戸一勞永逸洒雪從前爲皇上煥中興之業省臣建不世之勳正在造船奮往似無容中止但今北地寧謐海宇澄清閩粵荒疲難堪重役造船浩費極爲勞民傷財不必行可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聖旨是臺省之條議部曹之覆核與內閣之票擬相爲游戲以度歲月當宁一席直傀儡耳

風雷疫癘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雷震太廟雷霆風雨終夜不息明辰槅棚毀裂爐燭臺座無不傾倒并龕內神主亦俱殞跌在地主牌以寶金造成后冠係珠寶結就外有雕龍沉香匣套額費三萬金時素擲廁例中簡出兩空匣英廟與張后者存係司之者私竊藏家斬之勑禮工二部重葺廟宇太常祭告以妥先靈識者知爲不祥又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稱疙瘩貴賤長幼呼病卽亡不留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道正與客對談舉茶打恭不起而殞兵部朱希萊念祖拜客急回入室而殞宜興吳彥昇授温州通判方欲登舟一价先亡一价爲之買棺久之不歸已卒于棺木店有同寓友鮑姓者勸吳移寓鮑負行李旋入新遷吳畧後至見鮑已殂于屋吳又移出明辰亦殂又金吾錢晉民同客會飲言未絕而亡少停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殂十五人又兩客坐馬而行後先敘話後人再問前人已殞于馬鞍手猶揚鞭奮起又一民家合門俱殂其室多藏偷兒兩人一俯于屋簷一入房中將衣飾首包遞上在簷之手包積于屋已累

累下賊擎一包托起上則俯接引之上者死下者亦死
手各執包以相簿又一長班方煎銀蹲下不起而死又
一新婚家合巹坐帳久不出啓幃視之巳殞于床之兩
頭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凡楔杆之下更甚街坊閒
的兒爲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巳二十餘萬大內
亦然天師張眞人輒端入都出春明不久急追再入諭
其施符噴呪嗱經清解賊符禁中一月而死亡不減發
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埋藥竟不給十月初有閩人
補選縣佐者曉解病出看膝灣後有筋腫起紫色無救

紅則速刺出血可無患來就看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
繁勢亦漸殺閭醫以京街雜職酬之明春爲流賊所殺
十一月初六夜崇禎帝親祭穀神于社稷壇秉珪就位
陳詞方啓欲行初獻禮忽暴風且起震發庭燎祭燭一
時傾滅不得亞獻終獻竟不能成禮帝于黑暗中恐防
不測急扶上輦迅爾回宮暗祭文武各執事員役攜手
扶肩如瞽者引裾叫喚及出兩長安門星月仍然皎朗
天威示儆尙冀人改過從新天怒痛絕爭不許人轉
顧息喘可畏之甚有若斯乎生逢斯刦前人所根不

願生帝王家者此也

又記

崇禎庚辰宮殿中嘗有一物如黑眚往來合宮宮人
內監遇者輙病逐之不見癸未京師疫時病起必有
紅點在背中包羊毛一縷無得活者疫死迨數百萬
癸未冬馬士英移書南京覲知謂鳳陽陵中有聲如
雷者數月又陵中松栢數百年培養忽生小虫長二
寸許食樹枝葉遠望一片枯黃之色甲申三月初四
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十四日壬寅起日色兩旬無

光十四日晚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南京孝陵夜哭而
十五日癸卯日色尤晦正陽門外關廟旗竿劈開十
八日丙午黃沙障天忽而淒風苦雨頁久氷雹雷電
交作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焰彌天而賊入
京師矣

福祿豪飲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勁兵飢困圍逼河南府城福王桐封在內王係萬歷第三太子鄭妃所生諱常洵晚年最愛幾欲易儲者河南八府惟汴梁與洛陽未破自成就食無所志在必得攻擊甚勁福王出宮帑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賊據各府大將銃砲環城密布迅發如雷守堞將士不為少退三日後賊勢稍殺王亦慶幸宴賞三軍傍晚總兵王紹禹帳下新兵馳哨城堞外多呼而應諸監紀王昌亂鬨譁驚詫追究欲責兵反扭執胡

晉紹禹亟馳往解情勢與紛奮號攘臂謂賊在城下我等出力死守勞苦不錄敘功無分若撒手放開破陷與我何干那怕兵爺總爺即横殺守堞一人餘卒驚走外賊已知揮刀挺戟緣堞齊上城陷馳殺縱火喊聲震天福王及由崧世子即弘光與鄒太妃俱縋城走一更至五更搜人斫殺天明滿街屋屍積丈高道府縣官家屬盡被繫拘留活口拷炙官帑惟一典史抗節見殺飢荒人相食通判白尚文墮城死不須臾為飢民臠割自成搜括福藩倉庫得皆銀錢米各數十萬大賑飢貧時殿基下響如牛吼掘下幾丈見有大古鼎得之不動仍掩焉識者謂周公定鼎郟鄏埋鼎以鎮正其地也應時而吼亦天崩地裂之兆歟先是陝西有弑主逃兵數百流入河南巡撫楊雄岳留之使屬紹禹撥付守城巡撫曾稿山陝總督以事上聞奉有嚴旨究追首惡十名內稽限刻赴京梟首傳示機復外洩逃兵大懼乃勾賊于外潛為內應頃刻城潰福王軀復肥重不能遠行黎明後猶藏匿附郭民居賊兵搜執牽入城內舊紳大司馬呂維祺亦被執遇見西關王哀呼曰先生救我呂曰我命

亦在頃刻但名義甚重王無自辱兩欲再言各迫牽去王見自成詞色悚怖泥首乞命自成縱肆横逆數責其罪賊中持刀撫肌垂涎咸叫一塊好肉遂殺焉稱重三百六十斤臠分肢割與團中之鹿同烹羣賊爐食謂之福祿酒飯獨維祺罵賊氣節不少挫死之巡撫隱其情飾言兵寡餉乏以致城陷王死帝聞報大驚大淚御袖為濕逮王紹禹磔之籍其家贈維祺御史

江夏三異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丙辰進士榜眼賀逢聖對揚癸卯科早發于鄉癸丑年授應城縣儒學教諭課士供職外于聖殿丹墀几筵龕座每日辰起躬親拭掃肅衣冠焚香四叩風雨寒暑無間無怠三年如一日也先是山東有老宿乙卯夏日夢見至聖先師云今秋享祭在湖廣應城學醒回異之稽儒林便覽知為賀公秉鐸明年賀公沃臚春榜楚人言其任學三年言笑不苟敬愼齋潔君子人也後崇禎十年大拜原未躋首揆十一年乞骸

歸里舟過安慶鱘魚嘴之江頭初則風濤驚阻次如膠粘不脫舟子停棹没水探摸左右有連枝帶根樹交附扶持于舟之兩旁如生成環抱固不可解乃宰牲獻祭江夏肅衣冠恭揖而致詞忽焉兩樹浮起枝如翅足飛騰根如鬚鬣回旋夭矯獰獰儼似虬龍蛟螭躍舞翔升之狀更可異者枝節盤錯諸處多米豆糧食布絲物料等屑盡與波作浪于巨浸者不知幾何年遷運行商遭之傾覆短造舟子因喪厥躬更不知幾多若也土人鼓舞榜引登岸為立廟以祀至今香火不亞天妃金龍其

江津遂為安流遡上從下皆迪吉亦燮理之德著績于天壤間矣歸即隱于鄂渚之南城竹籬茅舍讀書聲時徹戶外望而式為高賢者老之廬堂聯示儆云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莫妄思未遇時除夕無米一雞換豆聊以度歲之故十六年六月張獻忠破陷武昌省城不分民官五六萬人悉驅投江水江夏知此凶訊先備小艇儲載家口纔入撒子湖心後幾日寇復水陸並進無捍無禦勢不可挽江夏乃肅衣冠北向四拜鑿舟以殉同時溺者十二親丁七八月間獻賊猖狂之極死者

飄流出者逃徙千里無人至十一月中已經一百七十日家人在篩夢見江夏云我在某處橋下須來接歸明辰前訪見橋傍有直立之屍舉之果是不變不腐面色如生但失去手腕云一生三異如此

黃門燮理江妖山魅見之攝伏畏其德也

韓城賜死

崇禎帝踐祚六七年後朝局大異于初年至十年春夏間臺省又交論溫體仁事權線索三變兩乘除矣烏程卽體仁引疾歸里先是陝西西安府韓城人已未進士薛國觀號賓廷性褊急出詞過刻諫垣幾年不避諱不擇言人謹畏之烏程素爲援引都人士羨其騎馬入閣盎起司李擢入省轉奉常躋僉憲即大拜自十年六月登政府巴縣王應熊等相繼罷黜韓城得陟首輔頗用納言十一年舉考選改授例行人吳昌時于門戸聲氣中稱魁首外定銓曹會內旨別出手裁多不依外擬故爲顛倒以示不測如進士考選懋玉田以臺易府同歲貢教知許自表蘇州人以府同易臺不止一人獨昌時改祠祭司主事憾極謂韓城作祟愠恨日深京邸清議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釁或加詞水火實甚時帝尚嚴切嘗于平臺召對閒語間帝嘆曰目今朝臣通賄外致東西廠餉內致吏兵狥私國事紊淆生民塗炭奈何憂形于色韓城聊爲解朝乩使東廠得人舉朝何敢黷貨苞苴之來或有所自時廠臣王化民適蹲御座後聞

說鈴　談往

之汗出浹背駭極恨極昌時又與化民久結義盟憂喜相商于是內外眈眈伺韓城之陰韓城恃帝寵以坦衷處之亦無有格心之孚回天之術不過又仕途來未有敢爲之枝節者耳又一日召對帝慮匱乏言司農所入不償所出思出借助韓城曰外庭縉紳臣等可任內而戚畹必須睿斷因言李武淸富厚神宗母家爲世勛最上亦久聞神祖幼時太后運出內帑語遂傳密旨借銀四十萬充餉李氏危恐安敢列現鏹以上輸乃盡徹其室中所有又欲限追追時秦嚴緊奈棟宇巍峻田園豪遠無人敢爲居種不得已將小房從屋折卸木石鬻載車裝停貯街市露賣民間譏甚駭矣世勛舊戚人人自危于時爲不祥無敢爲上道也十二年六月小王子熱症陡發出譫語高吽云吾乃九蓮菩薩也皇上薄待祖親行將折絶其子孫矣合宮驚怖祖太后存日禮佛讚揚每尊稱九蓮娘娘上所親見悔懼殊甚速停借助之令反有溫諭李氏內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聞于昌時密令臺省遍聲毀斥實指其行私指其弄權特參疏日且數上適又奉旨擬諭九邊鎮將欲加獎勸乃

說鈴　談往

為督責詞大失聖意詬詈之聲外傳于是科臣袁愷掌
臣郝晉等數其擅權無上納賄有據并及其黨憲副葉
有聲市權通賄害法狥私葉則卽日下獄又逮大司農
傅永淳侍郎蔡奕琛係韓城左右手悉繫獄隨頒嚴諭
五府六部大小九卿議處薛國觀回奏各存大體得致
仕歸十二月抵里後謝恩奏辯云臣之得保首領還故
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愷等訐奏實出吳昌時指使
併訴昌時致憾之由謂聖上操縱獨裁怨毒則歸臣下
臣死亦無敢怨等語奉有聖旨則嚴切殊甚奏內事情
着赴京訊理其中機局凶多于吉矣十三年五月韓城
來京候審有內閣舉人中書松江人王陛彥向為韓城
心腹以舊日情誼至寓問安稽事密談廠役希旨密伺
薛邸適遇彥擒奏下獄此化民昌時陰謀險策設穽搆
成在韓城又別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擬罪當年搆
成者韓城在省在閣以刻薄從事時無援手可知三法
司亦希旨邀時嚴訊煆煉加國觀候審饋剝罪惟聖裁
陛彥以職侍內閣泄漏機密例律擬大辟八月國觀賜
縊陛彥棄市陛彥係昌時嫡甥臨刑大呼叫寃曰此我

吳家舅氏所作之孽我若說出大傷名教也正法後俱
籍沒
昌時失銓部而韓城死昌時得銓部而宜興亦死韓城
之死王陛彥到四牌樓對行刑官尚不忍輕吐恐傷名
教宜興之死吳昌時在文華殿對崇禎前盡傾底裏不
顧名節矣十七年三月初一上遣內監徐羔諭嘉定伯
周奎后之父助餉金謝無有羔跪泣哀懇再三捐一萬
兩上少之再往又一萬上怒奎密奏后后付五千令足
三萬奎存二千止找三千後闖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
十二萬珍幣茶酒食盂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
相井研陳演賊用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金銀
犀玉器皿大小八千件亦幾夾死後出城時殺之又太
監王之心常侍中稱首富上諭助餉獻一萬後賊夾打
追出十五萬金銀緞叚等物過之

宜興再召

宜興再召通內而贄幣帛者別有大力出貲而任支費霞城賀氏與虞城侯氏兩家又奔走而靈線索應常張溥天如祠祭主事吳昌時來之也擘畫兩年徵召之綍始下時爲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日陛見相得甚歡呼先生而不名時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復思挽矜臺省是亦訐直是倘倘起沃再趣峻劄盈庭重足而立無樂生懷矣宜興憂之思惟濟之以寬首復詿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薦引先朝故老次釋漕白欠解戶併蠲民

說鈴　談往　三十八

間積逋會夏旱禁獄遣戍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革減現年兩稅將佐功罪賞罰不踰至昭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予以限于格式以分委責于會典致幽明向隅茲則沛然弗吝人人盡曉忠孝節義事聖天子所樂聞天下仰望丰采如久汚新沐宿鬱臨風之快昇平玉燭拭目在望考選四十六人悉登臺省以示寵又特請撤回邊鎮璫差俞音即日沛降此尤不易得之數使天意向明安在非救時宰相即祖宗朝三楊當國暨江陵震劂燮理之術亦不過是時昌時已職儀郎必欲調文

選握白例黜擢奈正郎從無調部例昌特免首揆如騐子乞乳母索栗必得而後已廣爲查例嘉靖時選郎卒武庫郎調入又天啓朝鄒維璉服右以職方郎調稽勳後兩故事冢宰鄭三俊玄岳不肯依違于首揆者以昌時故而具題十五年之八月入司時當年例臺省甄別故事省一臺二外遷司道無踰額者昌時素恨臺省諸人有口無胸特爲創舉省六臺十省爲范士髦韶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爲陳燾鳴遲姚應翀磊齋等也一時哄然昌時辣手初試首揆主裁于上惟弭耳就職耳昌時

說鈴　談往　三十九

事權獨操呼吸通天爲所欲爲人言不足卹矣又冢宰得心應手向因初入都門訪時賢于總憲劉宗周念臺理正徐石麒虞求皆曰老子人也遂信之昌時于銓除補調間方欲憑臆行權爲創見趨新事會十月二十日爲首揆半百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嘉定伯雲路公奎新通族譜亦備壽儀外庭則盡文武遍海內不爲首揆添一籌者非倩也不意初十日下午有邊牆失守之傳言首揆不信曰塞鄙將卒爲糧儲欠發誑造浮言以刦司農帑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首揆特寵寡

樂以坦東處之非別有折衝之能運幄之妙不過謂庚
造中不信逢此坎坷耳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踉蹌而
來知保定告陷矣蓋北入勁兵果係初十進口五更破
薊城即謹閉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進
口為浮言十三日五更齎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砲
而揚刃者馳南畿輔左右默駭魂飛崇禎帝震怒謂邊
將不足恃邊撫無可依更恨郵牒不傳塘報無聞兩撫
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鉞咸逮而誅之怒未霽也日御
文華殿勅凡獻策陳言直入無禁布衣董廷獻亦得親

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貂裘錦衣入對妄言亦蒙賜見主
係勳衛當獲特奏梟之而止特諭事非機密不得上奏
與部覆昌時雖私計欲遏不得不暫斂手于是首揆之
華筵綺席亦變為干戈鐵馬九門晝閉大小文武分撥
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會陷名城二十六首揆為之無色
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道場于石虎衚衕
口上唪法華銷六卷十一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
六年正月朔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
闈弁無人言及至三月中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

出者有三還文武俱已給冤又外轉司府等官五百餘
人俱結隊而去遠近日有次涿鹿等信路店雖兵毀並
無兵馬相值為不更事之說者傳宜興之言謂舊冬勁
入之兵已潛出塞外人皆駭疑至四月初一孟夏祭享
後亦羽反自南來舉朝宴安將已兩月又復大驚大恐
如上年十月中蓋北來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四月將
二百日身不離甲馬不離鞍困乏思蘇乃于三月初一
入莒州養馬人皆休臥所獲所歸再為束縛部次如是
匝月所以出入人俱未遘莒州地境四面皆山春暮草

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下午帝臨平臺召三相國詞氣
甚厲朕欲親征首揆跪奏臣願代往上不言上視仰首
側播首揆起陳演繼之云首揆閣務殷繁臣可去仍側
播不言陳起蔣德璟下跪臣實可去復如前蔣起首揆
不得不再跪請出帝回顧冷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
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朝出門直上東行慎弗轉西
知首揆窩西當時無一料理又不得謝恩而出東至齊
化門權坐城樓題請隨征科道部屬兵科方士亮御史
蔣振宸職方尹民興戶部劉嘉績及勤王已到四鎮劉

澤情唐通周遇吉黃得功初六日至通州駐城內北近勁兵自南而來踰河越城者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齊擁車載牛駝不盡自蘆溝橋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一無事事惟內驚面諭之諄切四鎮亦不出通城一無事事惟外驚出口之驕嘶隨征四臣伴首揆四鎮更一無事事惟近驚城垣之脆薄再驚兵將之寡懦聚晤聞瞭望側耳時棄武講文尊師呼弟迭為賓主宴飲博奕歡聯彼我早晚二時隨事隨聞必進二疏皆飛報大捷實未出城一步一矢相加後人有賣口放出之說以誣首揆不亦寃哉大抵四鎮胆怯勤王本意主靜不主動隨征四臣無敢創言出戰見鎮臣跼蹐反過雍雍從軍指示自應默默首揆休休容容從來不强人所不能不陵人所不欲況開隙圖功便是暴虎馮河此所以靜守一月回翔內外衷腸不知幾萬結也倉卒視師可以御將遣兵平宮中看奇門揮閣臣向東不敢不從閫外處荷戈北走又是難局幸不出耳出則必敗所損所責又當何如五月初六日烽火宴息各處解嚴通城文武又慶太平停越

四日整旅還朝作勝歸狀時為初十之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握慰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賚閣臣羊酒陳蔣二相國懇辭陳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慚愧願收成命首揆亦辭上准其請時浩州知州武進吳方思入覲在京見邸抄頓足致慮曰聖眷替矣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盡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臺候旨屆時援出則議處首揆之嚴論謂首輔周延儒奸貪詐偽大負朕躬着各議處回奏時首揆尚臥內閣兩人扶出不轎而歸明日各臣會集西掖門右府之空室向得其顧盼而驕語中庭者今不啻口詈之筆殺之亦不知如許議論三年來藏于何所競發鬪勝以至如是旨意落于勛臣疏亦略存體餘皆已有旨了六月初一辭陛于棋盤街仍與路費一百兩後參者日甚在當年之最暱左右手者詞更慘毒如袁彭年等各自為地恐人論及自別非周之黨故蔣拱辰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及蔣蔣其未半以西臺與之憾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興也朋比為奸一

疏事欽多寳炅昌府七月二十五文華殿親讞卽日逮
首揆十月初八抵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衝
邊不報同朝同鄉無敢下一援請語十二月初七五更
昌時棄市首揆賜縊齎勅大金吾駱養性向在閣時金
吾必拜首揆爲師以使稱呼令首揆囑付後事不了駱
欲回奏恐遲限時刻則閣其槅而跪于中庭高聲大呼
曰老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卽得旨解縊收其帛
焚焉十三年之薛國觀停解一月虫出戶外宜興再召
之局方結

册崇禎之待宜興畢竟無體制總有別關面責成邊
何所不可必使自盡竟不欲見其面也三月十九何
以相見于地下宜與李早三月倘見煤山人所以議
之當不止是崇禎帝欲殺宜興使後來思奮誰料三
月十九之晨欲偕宜興徐商片刻不能也

烏程壓錢

明高祖能設丞相朝政大端事歸六部權尊天子二祖
時勤勵無傍落迨其後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恒操無相
名而勢有所趨仁宣二代太宰第一蹇義華蓋學士次
之楊士奇大宗伯次之夏原吉謹身殿又次之楊榮正
統景泰間太宰宗伯權相似楊溥張輔然在正統中貴
王振專內在景泰司馬于謙專外內閣倘然無體天順
復辟武功氏徐有貞專政雖不久輒踬而相端萌成化
中相權首次之局大形萬安李賢劉吉弘治間首次以

官敘不以權異正滄劉大夏其治世之象歟正德不親
政大閹劉瑾介胄馮昂爭操閣臣孱懦萬安焦芳甘爲
之役嘉靖入紹秉歸內閣首次大分永嘉張孚敬貴溪
夏言分宜嚴嵩新鄭高拱華亭徐階江陵張居正華首
次懸天壤又極氷炭而用各水火此王世貞鳳洲憤其
乃翁忬忠愍公之典刑敘成首輔傳而冠之曰嘉靖以
來也至萬歷啓禎三帝揆席紛囂枝檳成風有市道所
羞稱者十年進拜之憾三年伴食之誚與世日遷矣如
琴川錢謙益牧齋與君奮溫體仁員嶠跼天蹐地終身

沒齒歿歷無奈勢局有不能擺脫者焉温登戊戌科進士選庶常錢庚戌科探花皆年少登科錢以甲第傲門戶勝視温蔑如計宣麻大拜但守歲月無岐路軼異人剪錢之局過感於温初錢之貳于浙也又有故神宗尸位殿試後小璫宮報辰昏錯出大內首臚業已定錢甚至司禮謹身俱飛帖致意傾臚前夕戶外轍不停也錢亦過喜而安心焉天曉後湖州韓敬求仲其進呈讀卷官望尊力勁又乃翁紹約爲廿年廷諫司禮多莫逆交且錦步帳實可圖而宗首臚竟易矣原有宮報錢遂憾極後木天同署自宜修鼎甲歡敦同榜誼不二年韓羅察典黜閒散韓亦自憾極牽西夏大宗伯題直省典試位錢湖廣懇辭謂楚黔涼薄遙遠情疎況求兩浙亦以素與浙人齬借此德加掄自尊臨耳時求仲林居思計多暇泛擬七字經詭託牧齋汲使遍東西浙之入闈時髦人各私與戲以覬其去取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千秋獲雋浙人皆慶名士不終詘謂牧齋得佳士求仲又力主撫按讀令科文盛將全場硃卷限刻登梨表彰人文冬末春初京省廣布禮垣張允儒會

齋係江右辣手磨勘平步青天等字浙人復爲慫恿亟入告幸票擬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實貧而才非倩而財擬停會試經房總裁與監臨提調俱不染議時東林品侯蔡蔡登上氣浙人欲祇避牧齋歷官坊裕如宴如崔魏時稍露鱗角得糠職編氓聲價更燦如煥如屈指昭雪端揆處左無疑不三年信王登極類機盡掃首舉枚卜牧齋列名第一此僉疏必得夔伯所首尊也員嶠爲時局不與答望雖深竟未掄及憾極焉乃與對壘之師亟發青天舊案謂結黨欺君貽法徇私應置重典帝震索嚴不下部院乃集大小九卿中左門召對面詰時法令初整天威嚴赫錢謙益口訥氣阻故無詞以對唯叩首委云不知温體仁亢詞質辨且聳聽帝顧左右禮部侍郎周延儒上言關節事自眞大學士錢龍錫爲辯云關節或有與謙益無涉帝有慈容曰關節既眞彼爲主考豈得脫卸龍錫不敢再陳遂命擬旨一番廷讞氣盈氣歉大分庭逕帝心已許温體仁剛斷後六年眷寵基于此矣翼日奉旨謙益既有物議着回籍聽勘千秋法司嚴審後千秋遣戍謙益閒住于是牧齋里居築東

兩眞爲莪袞與同邑省垣瞿式耜稼軒矜尚名節愼立
交與撫按督學嚴重之公私事呼吸相通者皆曰正人
崔魏黨鍛羽潛竄不敢問時朝局又變機彀龍錫罪遣
員嶠特召典樞密東林講學氣不揚有常熟地棍張漢
儒者望風生事起釁覊刁竟赴京訐奏謂錢瞿二臣橫
恣江南喜怒操人材進退之權賄賂握訟獄生死之柄
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興販通番無不爲之事侵國帑
謗朝廷壞漕儲危社稷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寃無地
官幹豪奴滿下道路攖奪公行等語時烏程正防首揆

票擬旨意十分嚴重緹騎紐解法司勘問抵京下獄矣
先是常熟又有奸民陳履謙以門族爭産事在撫按二
院逸錢瞿鬮說唆却不允因懷恨伺隙計唆漢儒思探
大利在京候審志得氣揚罔有顧忌揑造欵曹和溫謠
語朶頤下手知錢瞿秘密不惜重費兩保無虞似萬金
可飽行橐其所云欵曹者牧齋曾爲故太監王安撰奉
旨建祠記今東廠曹化淳出安門下內侍極重衣鉢自
德牧齋宜欵之求其力主斯事和溫者牧齋與烏程宿
有舊隙宜有以和潤之令其于票擬間寢致斯事欵和

二說播傳聳轂人皆疑嗔東廠訪奏其實摘發奸狀一
併會審大司寇鄭三俊玄岳力主鋤邪秉公實究奉旨
下部張陳各一百棍立枷三月錢瞿釋放第四日張陳
二奸俱斃于枷猶掘地立埋枷仍滿日始去則骨肉與
水土同腐矣在牧齋雖于名節無虧而圜扉半載營費
幾萬與虎狼騎卒同寢食于青齊道上刀筆吏擎拳報
太平甚非所樂見聞也向以爲局甚于溫果竟命不及
溫溫首相寵任五載有餘錢帷抱膝行吟擁柳如是選
刻明季詩文雌黃古今人物而已後接韓城三年宜興

三年非研一年以迨國亡牧齋無門出山直至弘光踐
祚奮袂彈冠少窺黃閣之選士林卒以此少之

飛黃始末

萬曆丁未進士福建翁為樞號璘槎辛酉壬戌間出守
鎮江伊子吉甫通材也與周介生僑臣兄弟為莋通家
友後吉甫恩貢授瓊州教授日作鄉臺通惠泉聚談彼
與鄭之龍兒女至戚言其胆智材略非儒將儈師所窺
一班者倘遇張江陵必為再起之戚繼光惜無人知之
鄭之能號飛黃福建漳州府之澄鎮人離城六十里瀕
于海父兄皆府椽飛黃年十八因中冓事為父目擊持
梶怒逐奔海上船知父恨篤急未可歸船又刻期掛帆

乃懇巨商攜往海外飛黃姣媚嫵順音律樗蒲靡不精
好同抵日本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主室有女君悅之
即國姓成功生母也再一年前艦復至乃附歸所娶所
生姑留日本至中途為海盜刦奪飛黃隻身隨艦貨作
千金分與主寨之守領顏振泉海有十寨寨各為主飛
黃之主又主中主也停半年主有疾疾且死九主為之
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曰明日祭後必會飲意欲求眾
力為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係我之命煩緩頰懇之
主如言眾情允樂刦得四艘貨物皆自暹邏來每艘分

其半九主重信義盡畀之富逾十主矣海中以富為尊
主亦就殂飛黃升為十寨中之一時則通家耗盡金還
家置蘇杭兩京細軟寶玩興販琉球外國等物沿海州
縣搶掠一空以裕島中酒米時崇禎六七年間事兩廣
總制熊文燦會同閩粵兩撫密書勦除以靖海隅遣巡
守兩道洪雲蒸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先駐潮州
海角之道山調集猺獞蠻黎與土漢軍勇入海會擒不
三日兩道兩將為飛黃取下海寨一督兩撫乃蒙其詞
會疏乞撫飛黃亦日靡道將于洪波巨浸中恐之悔之

康以老疾卒于海三月有餘端揆同大司馬司禮兵垣
方郎俱主招撫添設漳州參將以安鄭之龍聖諭下頒
時以十萬佐之飛黃挾三道將登崖就職制臺兩撫叙
功加銜飛黃以倭産見贄各懷惠德飛黃乃腰金黃盔
特恩部劄品埒司道出自欽授父兄增貴戚里為榮漳
潮泉汀有司村鎮向驚不測之搶犯今乃倚賴無恐其
在海九寨首傑為劉香蹈飛黃故轍仍為海邊患飛黃
知其技力窘乏覘風色之東西潮頭之上下窮逼追擊
幾無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遣遣心膂直擣飛

黄之室或殺或擒明了局以杜後患飛黄特見就計假欵曰我自就撫上岸爲會　汚吏東綁無奈正欲仍來入夥今衆義來邀吾不可說即遣各口珍重登所來之船并鍋鐵器械海中所需必欲取之市者無不席捲飛黄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唉笑而去速令治具取精膩豐美者恣爲飽漿後則數鐘高歌更爲酹酒塊肉極量忘懷海中來黨至醉極酩酊矣醉而酩酊者腰刀快斧御壁倒地或眠或坐笑謔囹腡忽聞鳴鑼門皆反鍵銅頭鐵額生力勇猛從屋跳下斫殺支解無倖脫飛

黄仍命舟中取上家口解脫來人衣甲家人披掛駕彼來艦飛黄挺立梔下開船迅往劉香遙望本船與駕船服飾再睨船前獨峙果係飛黄大喜呼曰來矣飛黄拱手而應曰來矣立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奮斫劉香既殺精勇之士隻影無蹤餘皆跪降因席捲香舊復來漳鎮其八王皆爲飛黄勁旅從此海島寧靖通販洋貨內客豕商皆用飛黄旗號無儆無虞如行運河中年往還商賈有廿倍之利撫按交爲敘功再陞漳潮副總後至崇禎末年從得全閩正鎭齎銀十萬貯京師大小司馬

手長胆怯無敢啓齒弘光朝馬士英進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至福建隆武朝倚之爲僞交疏陳有一子鄭森在日本隆武立爲已子賜姓朱名成功不久飛黄亦歸投

本朝赴燕京

魁楚厚蒙

河南歸德府永城縣丁魁楚光三丙辰進士官薊遼總督丙子年失機遣戍丁丑年省臣條議大臣緣事在遣助餉三千許還里魁楚歸自東粵五羊城壬午年十一月永城有在籍總兵劉超以私仇殺丁魁侍御魏景琦方齋乘京師九門書閉竟懷負固志封魁楚與丁啓睿聖臨練國事任鴻等衆紳于一室勒令具疏代爲訟仇其訟仇疏又不得上東廠捕緝奸細于彰義門外天寧寺獲之超遁癸未年正月中魁楚濟令子姪輩以鐵網

擒縛劉超三月解京獻俘叙功復魁楚巡撫衔勅于本省歸德等府督理屯政叙功授職明年六月弘光朝馬士英以兩廣總制畀之順治乙酉年五月弘光殘敗魁楚約扶靖江郡王履祥舉事稱帝靖江王于六月十五日下肇慶率挾桂林府推官蘇州人顧奕爲相國臨桂縣知縣溧陽人史其文爲大司馬赴魁楚之定謀蘇旗鼓持盟書往還者兩月矣不謂先一日魁楚已拜福建隆武唐王聿鍵登極詔即檄思恩府參將陳邦傅擒獲顧史併縛郡王加詞叛逆回解福京斬首正法邀封靖

粵伯所搜取靖江王三百年儲蓄金珠珍寶不計數營積庫銀亦不可以萬計丙戌年九月初八日復擁戴桂王第三世子由榔爲永歷帝伯爵照舊准予世襲以肇慶府爲行宮自居首相兼吏兵二部尚書都察院左都事陳邦傅亦晉封思恩伯居守思恩府崑山人中書張含三得銀千兩遂易居守爲世守魁楚鬻文武職官亦價減百倍闊擴十旬至十一月十五日隆武弟聿鏄廣州生員隆武舊相國蘇觀生亦擁戴于廣州府省城爲紹武登帝座一月間郊天幸學等事每日輪舉官無三

品下者魁楚遣次輔瞿式耜提兵東峽口入司農吳炳措餉爲明陽江等處思爲弃逐計忽聞　本朝大兵圍山李成棟破廣除紹武永歷于十二月二十四早辰棹小艇逃上梧州府再進平樂瞿吳等大小朝官有二十餘遠近追隨魁楚獨不從將百萬厚蒙裝入四十大哨船停四日思依陳邦傅遷延于岑溪縣衹河又遣家幹勁卒齎多金水陸東上潛投廣州省城貢緣征廣主帥至丁亥年二月方得叩陳督師李成棟注魁楚歸順迎降意成棟手書招之大喜過望三月初一日即解維移

紡仍來肇慶成棟亦率兵來艦相見歡笑頓足恨晚知
有公郎亦亟請見叙誼叙情無異一堂骨月云以兩廣
事仍煩督理明日黎明受事樂令旗令箭令牌與舊日
符驗印悉爲手付其疏亦在明辰初六日魁楚父子銘
感舊藥非可言喻當餽見面禮一萬珠寶稱是成棟原
有轉敬歡顏暫别未及三更成棟戎裝乘鉞昂坐將船
之露臺列炬如晝刀戟森立喚請丁家老幼魁楚方入
夢以爲到任何早或者爲拜表出疏必宜致跪云又聞
并請郎君想亦另以官官之耶肅衣而前尚擬揖禮相
趨見成棟正坐不動料局已變亟跪下乞饒兒子成棟
曰先砍兒子左顧已獻首級隨驅殺魁楚闔門拘擒
其眷屬家丁分置各營四十哨船之厚橐原封未啓亦
寸楮不失恭手而歸之李矣開其中精銀八十萬金珠
犀珀三倍之惟妾女過船時有一楊州艷婢投入江水
爲李成棟之失采

從來百萬厚橐封之一人啓之者並不知爲誰人即
遺之子孫亦決不爲居室衣食幾兩幾錢之用則厚
積時之拮据心思不知幾多煩惱幾多焦恨由今觀
之何爲也哉倘是蕭然一身誰忍斲殺其父子爲厚
橐殺人爲厚橐殺身比比皆是也醒之醒之

黑頭爻六

涿州去京師百餘里其涿郡娘娘宮中歲敬事之中官進香者絡繹馮相銓其里人也少年詞林美容公子人多慕之値神廟靜攝久姿遊禁池是以中宮多請馮入皇城西苑遊船花臺凝眺粧日房看虎蕉關賞蓮自此內官皆知有小馮翰林矣天啓甲子春逆賢進香涿州時馮被劾家居跪謁道次逆迎供張之盛傾動一時且澇涼陳父盛明之冤爲東林所害逆賢憐其姣媚已心許之後楊都憲有黎賢二十四罪之疏賢窘甚內管救

于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而復求助于外廷馮因其書于賢姪良卿極言外廷不足慮教之行廷杖興大獄以剏制之又時時刺得外廷情事密報逆賢使爲之備賢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詔獄馮與霍維華李魯生楊維垣崔呈秀等朝夕計議羅織多人密封付良卿轉送逆賢皆李朝欽及李永貞涂文輔拆念聽旦令朝欽付東廠聽記者隨授許顯純一一請教後行馮又與大金吾田爾耕最暱每促膝夜語即親近童僕不得與聞南樂通逆賢之後思得後勁念馮曲意承事

因烏議焉而督生李蕃又贊助之馮亦將綸扉故事二冊密托良卿轉致賢常在上前點綴吟語曰甘羅十二爲丞相我朝卜相亦曾不次用不拘拘資俸云葢未入相之前已久入逆幕矣馮初在講幄時日與良卿傳應杲深談或托爾耕通帖機鋒顯露南樂聞而忌之欲阻其枚卜具帖于逆賢賢以勿拘資爵答之馮入相後漸閒其事卿之遂與呉秀爾耕等譖南樂而逆賢謂有二心南樂從此謝政歸矣馮之大拜不盡由南樂者此也馮喜修容止凡入朝衣箱內隨靴兩三雙鮮衣數襲治

途頻刷靴塵行步自顧其影抵鏡不離左右官帽補服極其奢麗性愛古玩而學識目力不逮託心腹長班劉四號次菴者代爲聚斂凡京城世家有名物堪賞鑑者必百計取之凡出閣至寓則古器玩好法書珍玉羅列滿堂而變亥變童清客狎友鮮無虛室李永貞常歎曰內伯有徐文輔外相有馮振鷺時事可知矣詞林蹤跡超拜內外同也逆賢已出婁馮氏雖流寓肅寧稱自涿郡移來疑馮疏族也是以凡馮侍講筵時逆賢嘿嘿屬目有微時故劍之思用馮之故亦在此乎馮素恨張我

續簪欲報復屢有書啓逆賢賢回啓有云官府原爲一
體忠孝本無二致李永貞筆也其來啓用眷生南紅帖
內以白面閣揭爲副啓寫眞如勅稿式永貞文輔侍側
者耳目極確也其害熊經畧廷弼者因書賈逆來傳其
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極恥而恨之令
妖弁蔣應暘事發于講筵以此傳出袖中面奏致熊正
法其實與貴池丁紹軾相公無甚與也彼時閣中擬入
聖諭歸乾斷于先帝體乾永貞文輔會議曰分明是小
馮見與熊家有讐在講筵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于原稿

上奏請御筆塡入卿等而奏出諸袖中字樣其後御史
趙亂吕與裕中皆有疏叅貴池而馮先使私人田景新
唤吳曰內意譚丁矣可極叅之又布線索於逆賢云吳
是熊至親志爲熊報仇不可放逆賢遂矯旨杖殺之批
本旨李永貞唱令重打者王體乾然造謀者實馮也馮
與田爾耕魏良卿傅應星等恒酣歌往來無忌是
吞噬逆賢有工之際肝人譖之馮知之謀與李魯生霍
維華楊維垣等乃造三案以錮諸賢書成逆賢見有是
秀姓名撫已稱美心愈恨之而從前嫌緣盡釋矣馮遂

不能立朝張我續始駸駸起用焉楊州知府劉鐸素嗜
酒內辰廷對日因過醉對策失格致失鼎甲雖能文善
書識者已知其疎放難令終矣適雛皐僧壁上所粘五
七言律詩俱歐陽暉所作所寫不過借鐸圖書私用耳
奈馮私人魯生維華輩視爲奇貨唉田爾耕借緝事入
告鐸遂不免于禍人知事由王體乾谷應選田爾耕薛
貞等孰知造謀弄江右人者亦從馮發端乎馮母之迎
養于都中也良卿應星皆如子姪禮惟爾耕更親密如
嬌壻焉及冬相母自京旋涿沿途公館鋪設如候逆賢

例豪奴武僕都穿紵絲蟒衣大紅天青官綠月白醬色
玄青等色各四人或六人或十人執械乘馬屬櫜鞬焉
頭帶貂鼠帽或擁對于前或雁衛于後旗旛蔽日金鼓
震天威若天神相母轎左所懸刀劍并所列瑚戈半爲
逆賢良卿等各贈物也其姬妾美婢乘軒者二十餘人
靚粧彩服燦若雲霞遠近奔看者雜遝募化者如蟻凡
途遇者即皇華欽使進貢之臣無不停驂讓行然長年
曉事者竊笑其非復中州逃難狼狽狀矣凡馮京中所
蓄古玩器甚多修三案時或載某一疏除某一疏及或

將折□姓名皆以斯成其積貲頗從入京賣米之車載
去而母歸所隨箱櫃不與焉其家所置田園盡占高腴
而花木之奇遠踰禁籞蓄多藏寶鏹爲畿甸第一家也
崇禎□一年科臣李遇知于賍庫得馮丁卯送逆賢祝壽
詩有韻具疏入告其家食效欵如此則在京之行媚又
當何如是年冬大兵薄都城涿爲輔郡馮捐貲守禦時
所取紅彝砲抵涿馮恐爲所奪倡首挺身同衆護砲至
都有疏又一疏力救郭鞏或有嘉其義俠者然其意實
欲藉此爲然灰計耳識者已窺其耽耽之謀矣洪惟涿

郡娘娘極爲靈應何以生此禍本貽害朝野豈天行剝
數使然乎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皆
天地不正之氣又癸辛襍識書滕由人路史咸可証也
吁以如是之人處揆席又何怪乎　國吉往也哉悲夫
鄭鄤後明于自知甘羅世不多見夫幼童爲文信所
僕倘有□張唐之能令狡貌爲逆賢所憐止成害熊
之慘既倡造三案于閹寵之日復祝壽首韻于退閑
之時穢德孔彰綸規掃地後之覽者當撫茲三歎云

心葵囈語

華心葵名廷獻武進人農無力商無本工無藝士無學
見貧賤人憐之富貴人傲之性好賭呼盧客盈座以朱
提之多寡次上下客謝之曰爾見吾有銀百萬與皇帝
坐金華殿講語也其囈語如此年逾三十餬口幾不遇
不屑向勝已者作乞憐計祝延陵尺士非彼結宿□偶
代友人坐擽艘至京凡攜家室數口寓長巷時在天啓
初年與鮑頭劉姓者各內室而合外戶兩內人結爲姊
妹歡彼有一女董有一子締婚媾心葵則浮浪以度日

給口之外不能贏一銖以心葵材智欲佐東林如汪文
言劾奔走勞取中輸拾芥耳揆辨端局將中變餉之至
如崔魏客三氏敦索智囊懸厚帑高爵若心葵躡座
自尊珠履上賓又村冰山不久已之奠白眼操手視彼
炎涼倏忽榮枯旦暮如雁鶴何翔齊驥不界也劉姓者
魏璫徵時曾爲僕沐幾夫作世外談稱知識得時後無
敢望見顏色一日璫遊海甸爲野便于郊劉適遇其
傍亟呼劉鮑頭何不來服事我劉趨近側跪稟不敢魏
最喜與故人話舊亦喜所識貽之示恩施予乃問曰爾

認字否對曰不能曰數目字可曉曰多曾讀千字文百
家姓千百千萬字能擬管爲之魏曰可矣吾欲于琉璃
廠北蓋造無梁藥王廟一座爾去收磚收灰發價記數
明日進衙門領銀是矣劉復叩頭而去歸商之董心葵
因共肩其任爲之召窯戶謀灰商購石作與木工畫規
定式呈正魏瑞瑢俱依擬營繕董率期年而後成在魏
支費二萬餘收放餘取劉悉自爲主裁不與心葵分權
計美入事成之後劉仍爲舊業而已心葵亦不著間姓
氏于其間時京師有姓冉者家頗豐入命事詞涉東廠

魏瑞心艷其富欲下手難其局冉走別營劉爲頭介紹
通冉附馬務族兄弟稱以附馬力致意東廠遂得所欲
魏心啣之細訪來因劉爲頭指教也因大怒喚入廠陰
令拳勇一揮而致其命屍亦不得歸心葵與劉妻實無
從謝耗一月後劉妻亦病殞于室心葵襄理喪葬併其
室爲一家不意床下覆金一釜計三千兩心葵作繁方
曆劉爲大有心人以我爲浮浪不竊共事一年而不同
心以示也然劉亦未識籌之最晰攜濟重念家計維窘
若輕發京人側眼疑不祥且亦徒此三千且慎之後見

兩局顛覆崇禎登極時事更新線索改觀計聲施遐邇
必附青雲士偶過石虎衚衕有延陵會館門敞牆缺入
內縱觀草滿堦除壁橘龍蛇坐屋見天傾廊積地蓋緣
萬歷四十餘年官局世風崇尚樸素貪索名高寓此館
者初則門楣爲新繼則椽楹作爨前人葦席遮身後人
則拆三折兩更爲一至于廣廷長夜之器用主以情借
僕以奸賣空空如也燕居趙女之窟貯內姤不容外胆
不敢冷冷然也請淡僻深儉裔鄙陋官于此屋爭品屋
亦因此官而告頹風雨之際反應走出以避狂驟更防

顛覆以全性命心葵私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乃罄其三
千金飭除整葺焉門楣輪奐堂宇宏深邃室仍分內外
繡榻各有東西秋蟹半間牙籤之架可比肩塢金穴百
萬之藏莫窺眞是金馬玉堂之紫府宣麻調鼎之沙堤
延陵會爵屈指伊誰時賜羨之周將介枚卜敦請而奉
爲主宰始而駭繼而感後則安焉敬之愛之尊之信之
千金萬金之托一言九鼎之信內外事委任而授教焉
此眞奇貴哉三千金買一狀元宰相由是三公八座上
揖其稽翰銓臺省恭聽其音咳唾動班常爲好會之主

爾敞司璫衙時領椆滿之旺稍考選諸盈千盈萬金諸有神手挽回敞㢢係出生入死當場慣微言解散凡進長玄札牘必投之爲主入庭脫之轄晚設之衾家爲窖而借廡于寺院者幾半城竣局傾音與解散陳情者趾相錯也然心葵立品温温自守絕不作矜張狀大小禮節必曲致以友朋之誼造其家和好如歸宿之再宿必再懇留窮途亦肯贈仕宦中往還多有負其千百者又寬解敞衙邏卒之察緝毒刺救滅門殺身者甚多幹辦之能周后知之內庭衣飾事宜與宮闈位置時遣倚衣局巨璫咨其料理皇親嘉定伯雲路周公倚爲左右手如是者幾二十年又最不可及者不欲一官羈身布衣而已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禎帝御文華殿許直言人告心葵以布衣廷對賜坐賜點問修練儲備四事外州縣有司果否實效作何鼓舞趨勤王兵心葵雖無奇策奏進亦稱臣拜颺曲盡温和叩辭時仍懇勤宣諭事或危急須不時進講雍雍成禮與盡辭聖容多怒慈則霽顏目送向日嘆語果如其願也斯時若以塵情世俗之見處此隨事叨任內省西臺可即刻授廷獻

又惡蹈三科故轍仍以布衣謝恩歸家而已宜與再召會兩道囊抵里公郎亦大痛懲齋貲之僕謂賄致多金必奴輩詐誘後遂留京盡寄心葵家三年中亦不計數矣後流賊進彰義門不數武便得此種賍財爲之齎者何巧耶宜興于六月出都後心葵爲蔣拱宸疏繫獄候審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城陷至順治三年三月有外入之兵不過三四十人宿其外廷索食索料心葵適從外歸因與爭哄謂供應不及時心葵曰我非當官應值有無多寡係我賠出若竟不與何如兵曰不與殺你心葵曰爾敢殺我衆兵曰便殺何如遂殺焉兵亦他去不知何來何將也

董心葵脩葺會館實爲道學之功臣畹汪文言依附道學反啓道學之禍端損益萬倍之與爲汪也寧董

附記汪文言初名守泰歙縣門役長貯充庫胥竊藏擬戍逃入京交事太監王安內外交通事敗又擬配改今名納中書爲左光斗魏大中之囑覆後典刑

西洋來賓

大西洋十字架教主利馬竇也萬歷三十年由廣東東
粵率其徒龐迪峩龍化民等五六人至五羊城轉入八
閩遞上金陵自言來自大西洋國路遠十萬泛海九年
海水崇卑有上陞于天下及于淵之高下亦如地之低
昂初出千里鏡自鳴鐘舉重算法諸事件較大明國賢
愚萬倍更出歐邏巴輿地圖㨗大明國僅掌中一紋東
南大海固不如也留都臺省駭極嘻極口讚力勸心皈
意愛尊為西儒至稱為西土聖人再出渾天儀量天尺
勾股法算晷測度卜影晷星諸談玄說輿更莫能識其
隱又曰大統歷已壞會須修之更是驚奇胸包天上之
天目廣地外之地因洛送燕京引之達御覽遣大宗伯
馮琦琢庵叩所學疏曰歸化陪臣再曰西儒來賓又曰
鼓吹休明觀文來化利馬竇等非臣非民而曰賓也改
歷之議談不齒寒滴承首善書院之室主為門戶破擊
頹其門曰修歷局畢竟修之一字為改字之底本宜其
三十年後遂為通微教師之尊主嘗見古來掛冠東
門曠視異常重華二千日享福無不歷驗明末幾年夢

夢之人征逐夢夢之天惟此利馬竇一人實為　清朝
須歷之人非明朝修歷之人君臣上下未見有鑒識品
題畢竟定為如何人者則賓之而已又萬歷末年至泰
昌天啓并崇禎御宇一十七年在京師遙望東北夕陽
時候紅霞照地光焰騰爍無日不然愚夫俗子訝為牆
外燒荒文人墨學占為亢旱風霾又云蒼龍黃潤十年
後五穀豐登皆非也今日思之物華天寶猶然彩炳蔭
垣出震發祥寧不燦儲東海　清興以來邦國祥禎匪
可言紀至侯于宰執岳牧將帥以及郡伯郎官偏裨執
戟何一而非誕育于遼東握符乘勢于中原吳粵等處
者則當年之紅雲覆蓋爲吉星官耀降生出世或尊或
卑或先或後三十餘年而紺絳常鮮致今日僭主執爵
者雲蒸泉湧無艾無息也嘗讀稗史北宋政和年間轉
運使蔣頴叔謁泰明徐神公概論世事紛紜神公曰天
上也不靜將遣五百羅星下界分作宰官二十年後果
有靖康之變又劉誠意少年時赴西湖友人之約有異
雲起西北劉詳視久之忽大言曰此新天子氣在徐淮
間二十年後吾當輔之同飲者駭狂妄觀此一代之興

自有一代之天一代之人勝國之耳目自贖耳明季無人于西洋利馬竇來賓徵之

附記利馬竇大西洋人奉耶蘇教十字架者耶蘇為仇人殺身之具也奉其教而必著架圖于門首思其難而以敬天為事也教無父母惟尊天竇入京師建天主堂于宣武門內堂制狹長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供耶蘇像像係彩飾不盡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若若方論說狀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輪鼻隆準目若矚口若聲有聖母堂貌若少女手一兒耶蘇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所供香鐙蓋幃修潔精美其入京為萬歷之辛巳卒于庚戌年奉旨以陪臣禮葬阜城門外三里許

項周惡遇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尚六朝子青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應時丕變鬢宮與較學使者從不擲三人外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常濟華中又特文彩異衆閣試館課出必紙貴誥勑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為榮丙入春闈甲戌榜元李青衍君癸未榜元陳名夏百史皆出本房望重識尊月旦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已進宮詹棨沙秉鈞意中事亦撚指間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聞李闖登極詔噴血語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慚德吳門友謂非名筆不能未幾闖賊驅勒江以南擁立弘光金閶士民習俗雖靡一種貞心勁骨素最赴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南疏擁子女以承歡之句亦不問捉刀人氏將水心華椽廣廈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門生年故非不遍滿天下斯時回首乃誤與癸未門生新庶常介生周鍾潛匿金沙係介生世居地奈介生與梓里多齟齬最悍訐又甞以事外身議成敗者先聞介生從賊宗親鄰社方振擘拳齊喔咻蹴踏第慮接

日無期不謂攜侶而歸遂聲罪致討併項擒係囚服泥
首叅陷金陵詔獄一月餘西蜀高仰枝樓以南閩鄉會
推大司寇蒞任三月披牘見情恨介生平日談忠說孝
從仁義以爲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會衆開新毛板選
弱力卒痛責二十以快人心即日題請同光時京武慘
三人肆市正法周鑣雷演祚勒令自盡亦緣左右無匡
救之策故耳時塔阜馬士英秉政事皆游移功令嚴者
五等從賊罪水心援助循例近地門生歛集三千金上
戶部得出獄髙係乙丑同年特開一網云寅夜過金閶
踰西越抵四明之二馮元飈元颺又伊弟元飈係新科
門生館之鄉庄戒歿晦毋示人影奈所攜僕從不飭縱
恣縱歌跳縈闐忌月明夜靜呼觴揚謌聲徹遐邇慈水
子衿積怒欲言者已久會薙髮令下遂號纂楊竿趨項
寓而甘心焉擁送入縣衆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爲癸未
科維楊王玉藻散衆無力庭訊無詞朒脂殊甚絕無發
揮衆復擁出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繫西門外之太平
橋自上擲下橋高數仞潮水湍激亂石杈枒索端仍挽
于衆衿之手柚拽數過顛觸于波洄石嵌者數刻衆爲

鼓掌曰眞是項水心也元颷聞信急奔救解已氣絕不
及矣歌舞僕從自爲奔竄無有顧問主屍若何者此癸
未進士南京刑部主事寧波水榮旭雲登兩事皆經目
擊之言也至周項臨賊初念甚有足取者周主王首戶
家王擬同周巷戰而死事迅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環
是矣徐爲一友與僕解焉固守泣勸以爲萬萬不宜不
可今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若以中興名宦甘讓別人周
猶擲身倒床顧友人曰吾吕前世殺爾父母奈何不成
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項則與倪元璐鴻寶馬世奇素
修衚街寓倪馬殉節項有蘇友勸成大名遂與縱飲佯
醉自裁身後事痛哭流涕奮書已盈握賜吽鬼籙頃刻
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黎志陞子方馳馬排門大呼入
朝今日魏徵非老師無人新任山西學道隨賊進京者
水心怒恨矢口毒罵彼竟挾之上馬其僕素與介生之
僕爲好友壹顏奔告黎亦遣兵促周勢押而去傳聞從
賊皆後來轉境然亦從未入朝志陞報名銓職刻入縉
紳而已志陞對闖賊反云項周是彼門人項周在志陞
寓慘顏痛飲呼天噓氣項書奈何奈何周書如何如何

者幾匝月滿後淸辰哭聲多于强笑即登極詔詞皆家鄉親友痛其死難生光梓里爲不忌副望借以汚蔑然百日黃爲之辨世臨難將明曉大體愛人以德難其人矣周則誤于友僕之救解項則幾成于蘇友之慫恿一縣于門生之馳援再壞于家奴之嚇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淸文忠之謚美當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理未嘗不身爲其事天不肯以全福予人也生爲名士死爲忠臣文章節義存沒爭光若倪馬諸公三代至今有幾人哉死爲忠生爲逆命也欲死不死既

生又死皆命也文章名世命非好也春秋責備纔見命之不好也亦皆命也到此地位功名富貴不欲聞父母妻兒不欲見帷顏即刻赴冥見即彼蒼縱付我上半世之福慧者何心極悟我片刻不欲靦世者何律殺人多術此爲極刑人孰無死死所不甘

項水心縱不死難成大名若使無黎周二門生安知今日不猶然享福周介生縱殺賊彼之力量有餘功名自在只因悞歸故鄉使走絕地致累房師孔子曰危邦不入金壇周是絕利地試看壬寅年合城縉紳盡皆滅門可知

甘夢梟首

宜興陳一教硼雲廉憲也二子長于泰大來次于鼎琪葬次先戊辰入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盈滿已極居鄉不飭其家人致民變兩翰林瑜職未幾硼雲捐館于泰亦不久繼之于鼎以父兄素不合于鄉儆居京口己亥年海寇上金山于鼎則手書招戚友慫恿彈冠后海寇就戮脩隨者逹其字蹟于當道遂繫詔獄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無𠐊幽邃處苦口懇提牢主政爲指獄底空地

乃自構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夕時値新年張燈遣興暢飲更餘就枕之后辯靜深遠夢魂恩適日高方起時爲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覘外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囚監各厫房閴如矣更異之急前趣叩獄門門亦反鍵益駭焉呼問外人人反驚訝獄內何尚留人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齊詣官衙恐遲誤出人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耶曰移入後室肆枕高呼夢沉不覺也然獄門不可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聞再免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爲具疏敘述前因爲海寇事　旨意嚴重即日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遑須再讀也

嘗聞陳硼雲盛時族姪陳於庭報陞都察院左堂硼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谿泰鼎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鼎元翰撰驟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就覷舉杯祝之曰後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微有不懌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

戴官帽掛錦繡張蓋益體統不與貲郎吏員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矣寧非好兒孫耶合座首肯旨哉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一教官萬萬矣

燈廟二市

明朝京師燈市廟市即西北中原等處俗說趕集東南閩粵等處趁墟是也燈市向設于五鳳樓前後徙東華門外廟市則起自刑部街之東衙教坊下繞北延至都城隍廟綿亘十里其期燈市則每月之初五初十與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燈市先為燈設也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而過晚始散燈買大小以幾千計燈本多寡以幾角計自大內兩宮與東西二宮及秉刑司禮世勳現戚文武百寮莫不挾重貲往以買之多寡角

勝負百兩一架廿兩一對者比比燈之貴重華美人工夫致必極塵世所未有時年所未經目者大抵閩粵技巧蘇杭錦繡洋海物料選集而成若稍稍隨俗無奇不敢出也至珠寶古玩香綢紗錦等貨貿易售市動經千百豪華局面富貴氣象人欽帝都如此自世道變古將三厘銀置一盞梅花紙燈堂前清供家無傷宴夜不設席自以為道心不亂冰燈可擲燈買由是解體燈本逢此虧折是店酒樓氣索神冷止舞大頭和尚以鬧街遺興此非樸茂乃衰薄也所謂金吾不禁徹夜遊行之事

無有矣燈市窮京師遂懺然無邑廟市乃為天下人備器用御繁華而設也珊瑚樹走盤珠祖母碌猫兒眼盆架懸陳盈箱貯紫金脂玉犀角伽倆商彝周鼎秦鏡漢匜晉書唐畫宋元以下物不足貴又外國奇珍內府秘藏扇墨箋香幢盆劍劍柴汝官哥緙衲氆氌洋緞蜀錦宮妝禁繡世不常有目不易見諸物件應接不暇維彼碧眼胡商飄洋番客腰纏百萬列肆高談日至之期官為給假使為留車行行觀看列列指陳後必隨之以扶手擁之以箱匣牽之以紀綱戚友新到之物必買適

用之物必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必買可以奉上之物必買可貽後人為鎮必買妾媵燕婉之好必買仙佛供奉之用必買兒女婚嫁之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必買冬夏著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必買朱提稱兌不避人見置辦山積無人敢議自世道變古有其用有其力不欲有其名必所愛取所訪至期必欲貲又不欲露人之耳目窺見其好尚當日不出若十之七八曰不見所欲此心不亂偶出而遊行低頭清看問價飽眼而已使坐買

巨商怒目怨視爭格法馬高閣束置由是遠近興販之人裹足不前鉅本深藏之客聞風先遁惟有本處二三老圃花場廢寨種值胡瓢纍纍茸匡藍充塞街衢即有一二擺設俱已破爛雜碎物不成器價不盈貫者廟市竅京師遂大窮欲如漢之揚州唐之山江宋之上河千百不及其一即今人之蔡州猶謂商賈貨物元兵攻圍百計支應固守三百七十日而後散非若明朝之京師軍民官宦皆爲朝不謀夕聊且苟存之營業宜乎流賊一到而觔潰掉首不顧棄之如敝屣也

有清明上河圖之想猶爲勝事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咲曰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風流甲于海內白下靑谿桃葉團扇其爲豔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娟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塲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

刦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蜺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于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聞閩之大氐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艷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曼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尤侗

上卷雅游　　三山余懷澹心著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棊罷墮珥遺簪眞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鬭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灧灧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擫笛搊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為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鷲峰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為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圍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裡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

除蛾眉一樣粧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鶴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奬再三强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祗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裘展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笑

謔頃之烏雲堆雪競體芳香矣蓋此花苞于日中開于枕上真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于紗幮文榻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薌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粧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櫳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于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粧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粧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傖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于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

錢芍藥欄邊閒抛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適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傷忽衰微而金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恆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舄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麗

名妍天營遊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三娘字晏采）惜別留歡恨馬蹄勾闌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伴我歸別㨾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楊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紹興周禹錫號頓老琵琶）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閑開閏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姓小名妥娘詩載列朝詩選閏集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作笛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涪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盡壁也

入瓊逸客曰此記須用泠金箋書烏絲欄寫洛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子風清月白紅豆花開看之可也

板橋雜記

中卷麗品

三山余懷澹心著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兒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痴狡獪耳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娘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泪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

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而姣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于流輩太平張維則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為側室文未之許屬友人强之文咲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去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眞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旣含睇兮又宜咲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

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于亂于時流寇訌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粧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槩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權情自娛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兄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晳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為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

泰州刺史陳澹仙寓蔡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幃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為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為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

然好狹邪游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是珠市妓王月月
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閑坐李十娘家十娘盛
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値嫩梳頭長髮
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如點漆教請坐
克咸曰此温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
後竟納之閒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
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幷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
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
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死

雜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
夫之氣所居臺榭庭[illegible]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
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
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臘盡西匿繼以華
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鷄鳴東方旣白矣大娘曰世有
游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
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齪齪倚門市娼與人
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于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

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
疲于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最所歡胥生者略偵婢通音
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
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
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
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
矣流落闤闠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孃
雖老尚有風情話念舊遊潸焉出涕眞如華淸宮女說
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于洛陽城東重覩張好好

感舊論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
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桂衰柳涼風出座隅灑盡
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即出素扇以貽
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床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姸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
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
眞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
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
簷馬丁當余嘗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

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豔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豔之者雖多妬之者亦不少適浙東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塡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誆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云云傖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illegible]

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于桐城方瞿菴堂中願登場演劇爲余壽從此摧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憐才下士名譽盛于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遛居樽下褰簾長跪捧巵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爲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

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夫人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靑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敎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

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
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
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
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
栖馗如皐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
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爲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
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
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
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

堤呼出見月明勝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
按新詞妾按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壻病愁多又
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
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
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
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
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
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尋歸秦

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
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
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
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黃絁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
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
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
浙江歸于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
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
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于

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頎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
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爲鼓一再行即推琴斂
手面發赬乞畫蘭亦止寫筱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
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
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豔戶外屨
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
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
爲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潁

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大癡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磵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叠清冷冷然神與之浹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于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青

谿里蓽門圭竇風月淒涼屢爲傖父所阸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間嘗救偕往訪之風鬟霧鬢顦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鵑啼不忍聞也余說內鄉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攜歸置別室奚遘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眞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艷豐而逸肯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簫度曲長而修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劇其半面嫩歸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丽濯濯如春月柳灩灩如出水芙蓉眞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

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鄭聖僕有二妾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其所書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摧婉容終日摩挲咲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弘光帝自爲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鋮搆黨煽權橈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蒸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嬌無遺種也猶存老女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

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眞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溧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弃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趺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浚稽山入陿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贈其室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梢墨痕縱橫緗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鎭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飲效陳孟公高李武投女將軍酒在印左右指麾客皆極歡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裡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値幾文錢耶相傳以爲咲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

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姊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咲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裡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

中爲詩于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于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于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借跟于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幷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出于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即月次節次滿幷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飭頎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暱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于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于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檣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于帨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强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專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于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終後歸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荊釵裹布風姝滿幼小好戲弄竅鴐輕

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

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嘆
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
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
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
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
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
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
白門黃土蕃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下卷軼事

三山余懷澹心著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袴浪子蕭灑詞人往
來遊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罍絲管
以及孌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
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
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
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
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
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輯斯編雖曰傳芳
實為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
投轄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
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于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
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
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

江南艷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鬃帽擲之于地卯徐徐拾取咲而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閽者拒口出褻語且詬厲公子聞而朴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鄰諸名妓家往來習熟籠中鸚武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岕片拂拭琹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于門曰革出花面篾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

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擫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輙揶揄之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岕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脣飯非四糙冬舂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輙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弔顧也年逾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爲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爇爐香洗岕片拂拭琹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猶于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嫗啓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爲嗚咽久之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雉皋冒辟疆盟于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未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于平泉金

谷每當夏月置寓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
佛手堆積如山茉莉之屬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
歌綸巾鶴氅眞神仙中人也弘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驅
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
錐羣姬雨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爲伍乃至爲人代杖其
居第易爲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
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
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
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

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倘有非欽產可
淸還者本道當爲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
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遣之查還其園賣花
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
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
呼豈虛也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冒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粧
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
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
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
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屐
佯狂沉湎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鼓送
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
入梨園氍毹上爲參軍鶻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于樹下乃姓
柳善說書遊于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

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
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
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已敗又遊
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
僑寓宜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于李十娘家漁于色匿不出戶方密之
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間行
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
房排闥開張勢如盜賊如須下床跪稱大王乞命毋傷

十娘兩衿鄭刀大呼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綏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疎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弓之鳥遽爲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

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舊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況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恒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總持柳耆卿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翼侯張魯

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蟜菴僅而得免然亦如蠍螫芳劉渡備受箠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壬午中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峰女士爲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大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蘭叢賈其餘勇尚與翼侯谿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首青山美

人亦栖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闔兒阮大鋮欲納交于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以此大鋮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　雲間才子夏靈首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廣

衣陵六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書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柘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蹤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衣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變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四首于壁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颭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箜篌引幾度穹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烟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汯德鑲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邸舍索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于古汲

縣前潞王城之東潞王城潞藩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爲不可一日居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搶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奮哭詈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郯城縣之李家庄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不畫雙蛾問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笳日日牛車道路賒偏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鵑怨漢家驚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眞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兒髮也驕人末書云吳中羈婦趙雪華題凡此數首皆羣芳之萎道旁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具殽核相餐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

閒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咲聲內盒奩來往鬭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絡盛其飯飣核春滿樂豹胎間椒鰒冰脆烏欖分檳榔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裹輸無倒陪酒呈絲遲竹會心歡褒鈔禪金走情友開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後跋

狹邪之遊君子所戒然謝安石東山攜妓白香山眷戀溫柔一則稱江左風流一則誦廣大教化因偶適其性情亦何害爲君子哉唐有處士李戡者痛惡元白詩謂其纖艷不逞淫言媟語人人肌骨不可除去秀鐵面亦訶黃魯直作爲綺詩當墮泥犁地獄余之編斯記也將毋爲李處士所訶秀鐵面所訶乎然管仲相桓公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富國則始作者其惟管仲乎孟子之卑管晏有以哉有以哉吳興太守吳園次弔董少君詩序有云當時才子競著黃衫合世清流爲牽紅繡玉臺重下溫郎信是可人金屋皆歸汧國遂成佳婦時錢虞山作丁節度劉漁仲爲古押衙故云云爾辟疆老矣一覺揚州豈其夢耶余甲申以前詩文盡皆焚棄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亦如前塵昔夢不復記憶但抽毫點註我心寫兮亦泗水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烏足以知之

簪雲樓雜說

德清陳尚古雲瞻著

制科

國朝滿洲學校之設自范文程始應試一百四十人其入庠歲試之法為等第者三上弟賚絹二匹次一匹又次威以夏楚吾浙巡撫蕭起元曾殿焉科舉初場二義尚書廣寧楊方興山陰沈文奎皆掄元國初試功臣子弟對策二道呈內院除官順治乙酉始鄉試丙戌始會試廷對而滿人未之及也辛卯定制滿人中式者四十

人而蒙古烏金超哈亦如之烏金超哈者遼人也皆與漢合榜初場經義三篇俱清書壬辰滿洲蒙古始放進士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後易名馬中驥蓋博雅君子也

蜀試始辛卯主司駐保寧時士子二百餘適有亭溪之警甯路亟欲竣事二三塲并日而號解額七十二人

常州巢震林壬辰南宮第一百六十二人尋以文體除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按明再舉于鄉者有之若兩舉會試其名次又同則前未聞也

康熙甲辰會試廢八股時文改為二塲初塲策五次塲經書論各一表一判五丙午丁未亦如之己酉復三塲舊制丁巳盛京江南浙江等七省貢監特恩鄉試庚申福建亦如之

廷杖

弘治乙丑夏四月孝廟以旱禱因露坐冒風翼日不豫大璫張瑜陝西人與劉瑾同閈主御藥得旨召醫以太醫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進兩人者素與交結謂上

疾易治效且均獲賞外廷持不可然竟以誤投致劇且晏駕矣舉朝痛憤奏下三人獄皆論斬是秋已赴市而瑜黨于瑾密令家人聲屈瑾傳旨取還仍幽于獄公論大不平時家水南先生霆官刑科與同列湯仁夫禮敬等廷執不報明年瑜等賂瑾則嗾以伸辨輙為法曹論駁不得脫若是者數矣最後先生當筆云參照張瑜劉文泰高廷和三人者黨惡著于朝廷罪狀白于天下會鞫于朝眞情既得衆磔于市公論焉逃而乃巧撫百端詆辨四出希圖幸開生路苟逭死刑痛惟先帝之疾感

因風露忌非有旨使張瑜慎簡名醫岩權大故而乃懷私自用引類非人徒報朋比之殷勤罔顧萬乘之危殆致先帝升遐劉文泰高廷和用藥之悞致文泰廷和進御張瑜汲引之非問罪必嚴奸首張瑜則坐主謀誅惡不遺同黨劉文泰高廷和詎容末減再照張瑜自稱奉旨督同不繫懷奸締結大城社難動故黠鼠得以因依藤蘿善緣由樛木巧于扳引文泰廷和素厠庸醫其盤據南城藉張瑜左右而內爲之地張瑜夙昧醫術其專主御藥倚文泰廷和等彌縫而外爲之援雖曰督同之

有命端由朦朧之具陳至躬承召醫乃妄用私黨良因締構有年以致纏綿無間孰云非自貪緣顧欲解乎交結事至于此口倘何辭爲張瑜者自宜伏聽斧鉞之誅用泄臣民之憤而猶以母氏爲言悲戀不已天恩上請煩瀆有加且張瑜實奸宄之徒倘知篤母子之愛而舉朝抱忠孝之節寧獨後君臣之倫穆穆在上明明在朝何忍忘君父之讐甘于向惡逆之黨劉文泰高廷和罪無二等事于一連觀其屢同奏請顯其互相邀約在昔有云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宜從原擬云云瑾怒詰知其

狀謫科道若水發矣丙寅冬下先生詔獄杖三十棍左遷六安州判而余仁夫等相繼去嗣逐閣少保張都憲楊大理璟傳旨免瑜等出獄嗟乎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爲弑君瑜等非直不嘗藥之比竟失賊若此逆瑾罪通于天矣此先生遞廷杖略也先生秉天地正大之氣忠義貫白日初釋褐觀政刑曹從駕至郊壇而孝廟有科道之目未幾特簡任用而先生即謇謇朝右眞可謂不負廟鑒矣

眞武像

大興李侍郎兗棠弟某權許墅關出珠母一枚大可五六寸許內有眞武像端坐椅上右手垂椅左手 龜蛇承其足靈官荷戈侍作瞋目狀雲氣繚繞之現四神將恍惚有無之間皆具體人也其背鐫云高麗國王進匱以紫金盝大內物落民間者李以十緡得之視隋文帝蛤蜊佛宋晁無咎豬齒臼佛尤奇珠母者蚌也造物洵巧矣哉

篤義

高相國拱楊州興化人未遇時性喜服靴及敝必覓工

況某補綴護不受值如是者數年公甚德之萬歷初公入中書子忠往謁焉公問女何欲對曰欲宦爾公曰女赤身來勢安得宦雖然吾必有以待女閒興化魚蕩徵銀一百八十兩從戶部齋文去解銀到京宦從可得也忠違公指領銀不解已耗去八九部行縣嚴覈令恐追忠得實沒家產尚不能償并忠解部毋亟走京師見公公曰若無憂兒子亦不死居頃之朝廷差公御廚公撤數盎遺獄中且揚言曰太師因某有舊撤御筵遺之戶部大驚立爲解放毋若子遂得相見公厚賻之以歸

二

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曾與申相國友善然子性介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女不能自存往必有濟及歿其子遽往謁公公瞿然曰某罪深矣遂延入食之以三十金爲賻無何烏程董尙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弟子稱公曰非也特泳人未工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徵某不可但某名家子恐不能致奈何董祝公爲介某已授公指有難色公曰某豈易辱哉非千金爲禮終缺秩不愜人意董諾之而婚成故人子前後復二千餘金竟豐于中人之產者且什伯矣

申相國偶從士夫飲某家錯羅古玩中堂懸入駿圖趙文敏筆也衆方欲敘禮公遽揖客入蕭齋衆殊愕然公曰境頗幽寂若移尊于此甚善主人曰諾然意殊不寧酒半浼從者請故公曰吾輩人耳寧有向畜而拜耶方悟一時失檢

三

臨清賣酒者衞姓失其名疏閣臨水有二人促坐深語絕無從者須臾傾倒而起其一人意甚蹻蹐因語主人

曰我朱姓家南關匆卒無杖頭錢明日酬可乎主人唯唯覷其色甚愉二人頗德之明日蒼頭來亦不言所以已而衞氏子蕁居悞傷一人死與父繫入南關道相國家相國送客出心識衞曰若非五里埠衞主人乎何爲而至此衞前白相國相國曰無憂令蒼頭語州太守斷燒埋二十兩以悞傷免衞素與相國無舊甚訝其厚相國者卽前酒肆中朱公也同相國飲者吾郡相國溫公也因假滿之京道臨清潛入朱公家值公伊孫婚無容膝之地兩相國緩步郊外樂飲而別衞父子遂得釋然

終不知相國爲朱公也

苕霅水秀

吳興大家廬墓凡苕霅二水交會者其地必出入材此足驗二水之秀也

大白仙

禾城趙君麟字孟侯少時夢入廣殿中見神座容設帽曰大白仙有沙門語曰五年後當以此屈君君麟頷之殿後一室東向當戶設銀牀爲敬井之神題額在焉既寤樂其誕而自詡也往往稱大白仙云壬戌成進士官

行人奉勅封藩歸道病肩輿入寺其主僧出延君麟君麟大詫之以其狀貌肖夢中人也及徧閱寺中皆符其相去纔五年爾君麟嘆曰數也邑侯同年友屬以後事居數日而歿

封肝

閔茂元字震湖烏程南潯人也父病亟矣而茂元呼天求代徧禱浮屠氏弗能效或曰若父之患非肝莫治也茂元大喜淬刀以出其肝急寘几上血滂然流忽悶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鄉曲來問疾見之驚嘆方知其刲

胸也既而復蘇因雜藥以進父服之少間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焉時順治壬寅歲杪冬十七日也

墜崖婦

平氏者河南嵩縣任士弘妻也美而惠淑士弘甚憐之閱三年無子將禱少室山約行二十里卒遇高嶺左絕澗窅然靑不見底方舍騎而徒忽猛獸橫逸平氏驚而墜崖四望皆百丈巉絕欲下無所士弘哭之慟抵暝而歸已乃延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初張義曾暨任家及來樵而平氏已亡三年矣巖閒幽篁深薄閒婉婉呼張

義大詫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須約長五寸許因咋舌不敢語久之毛女復曰我任家大嫂平氏也女寧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嫂無恙乎因然曰何幸而得此曰初墜時緣藤得無損已而饑甚見交柯女貞子垂垂然始食之殊澁三日後甘香襲人三月乃生顏半載則騰而下上矣然山中之水唯此泉寒冽渴即掬留不意得與女相見義具述墜後始末且道任生家綦狀平氏曰我已趯然輕舉與鸞鶴爲互其樂如何肯復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叶鳳占以豐似續毋徒自苦也言既一躍

而逝義亟報任生任生喜不自勝即商取平氏指畫後三月而平氏果至直前抱之平氏曰是誰曰夫也曰妾貌已寢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于夕何竟忘夙昔之好乎平氏陡憶歡情帖然心允乃偕歸入深閨初飲遽腹痛踰時而定十月黃頷漸落依然美婦人也自後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臨歿乃大息曰妾不喚張義凌躡碧虛之上一死生而無終極何至有今日哉言訖欷歔而瞑

春聯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昉也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帝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偶見一家獨無詢知為閹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帝為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投筆徑出校尉等一擁而去嗣帝復出不見懸挂因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香祝聖為獻歲之瑞帝大喜賚銀五十兩俾遷業焉

雁宕圖

石門山人字初暘工山水古法嘗題雁宕圖云沙門文

石自雁宕歸言未至能湫初過老僧岩入松徑數里即石橋寺寺以洞為殿深可五十武其高廣倍之左有方池石鍥泉下如注甚清洌石橋高可十丈以之為山門各門之下壘石為臺俯可六七丈旁通石級從左上小門藤蘿掩映幽絕可愛疑非人間世也余初未信文石遂援筆作圖為此乃為潤色之并賦一絕云禪客探奇千里遊石橋寺裡正逢秋深松路僻人烟少惟有寒泉不斷流萬歷丁丑中秋檇李宋旭題

烏程法華寺旭圖石山十一幅皆幽峻可觀

物眚

王鐸徵時距所居八里許民家豕作人言言休咎甚驗鐸與族兄孝廉往觀之豕言若有所避以尚書來故也後縣令命除之妖遂絕清江浦楊鑑川牙客也家素裕歿見夢于子曰產某家為牛其子往訪之果生一牛買歸善飼之

望水檀

央中無盡菴有樹不知何名春槁夏榮梅雨過而舒葉葉既開則水定以此卜水候鼓準有山丁見而識之知

盜石

明萬歷中京師有盜石而敗者辭南城御史問賊首何來曰江西建昌人熊其姓碩石高三尺餘獲之正陽門外御史詑曰石豈有偷者乎嘗必有異女不言將不貸女對曰微公問固當言之此眞紫玉爾御史曰何以辨之曰其質爲風雨所剝玉質已露每至夜分澄寂輒有光徹天眞希世之玩也某經度半載不幸而敗命矣夫御史曰女既有眞賞當申奏朝廷以邀天子之眷而乃自干法紀獨不思懷璧爲罪乎然女識若此玉人安在必爲我購而任之成則賚女不然罪且不測熊唯唯攻之果得玉紫光騰那約重數十觔御史大喜賚熊銀百兩作賀表以進詔貯庫焉

鵲不停

滇南有樹名曰鵲不停枳棘滿林羣鳥皆避去不復下惟鴞之交也則棲止而孳其上精溢于樹則瘤生焉土人斲瘤成丸大如鳥卵一近人肌骨輒自相跳躍相傳閨闥密用然滇中殊貴重不能多得也

彈

馬湀沈斗字景先工彈雖遼丸不逮也嘗登西堂橋有商舡因風猛猝至倉卒欲收布帆斗戲以彈中轆轤之上絢礙不能下舟中人遙拜求解復以小丸送出前彈帆遂落又嘗左右張銀燭十餘枝中懸尺許以彈出入其間燭盡而錯列如故了不仆也蓋藝之精絕乃爾

兵禍

順治壬辰漳州被圍日久城中百姓裁餘一二百人第舍萬間率洞開不閉室中虛無人其一二百人者指溝中白骨歷數其生前姓氏里居語人不爽銖黍及危急之日有士子率妻子闔戶一慟而絕隣舍兒竊煮食之視腸中纍纍然皆紙絮不化隣舍兒亦廢箸自絕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帝王不勤兵遠略其德可謂至矣

剔奸

吾郡大守陳幼學號筠塘梁溪人下車即問馬寶奸宄屏跡諸生陳某豪橫人也公既羅諸幽圄忽佯言兩目盲瑣瑣從人指授俟守者懈而逸去公大怒多方捕之某將避他所臨去必大書其壁曰陳某在此公益怒飛

騎往追則其去已遠若是者數年後公解任歸陳某顧渴于公盡禮而返公易簀時囑其子曰脫有緩急當依陳生而公子爲仇家所窘憶公言從陳某得脫公之識度往往類此

公音曲妙天下方都門春宴或向主司言之酒半歡甚主司以請公自顧綠袍烏帽非可更衣作俠伶伎倆恐重逆其意遂演伯喈辭朝及登場態既韶令辭旨調暢四座莫不心折公之風流都雅殆僅人也

墖頂傳妄

吾郡飛英墖頂有大鐵缸相傳內有性魚每至風雨晦明即遊行空中及某年修浮圖吾家佣頭素業圬曾登其顚俯視鐵缸乃空洞無底始知所傳大妄此與輟耕錄所載吳江縣塔頂二矢同蓋習俗好怪流傳多訛等而上之誌誤非小有識者不可不察也

除蟒

葉羽便蘇州洞庭山人也多力好武略初師白玉山誨不傾心儻蕩不得志然玉山受于南昌曾天成天成拳手天下無雙而劉綖又天成高弟羽便遂謝去玉山師天成初與鞋一兩以精鐵鼓兩頭舉武飛揚較棍棒尤峻已又爲炭來俾燃紅徒手搏弄宵與炭俱盡而止羽便不勝痛楚天成曰學業須敏當令上可截隼鶻下可拾蠅蛾則臨陣可博矢石矣吾道要妙不離飛躍二字猝難神會必高躍十丈精躍十丈然後捷如振翮騰踔萬里雖賁育不如也女先學高躍天成恐心指授無何精練遂與綖埒天成曰觀女才技取功名如拾芥耳僕當與書草堂爲女致身之階草堂即綖也歸未束裝而草堂已覆沒羽便扼腕無策因賈武昌漢口間亦頗獲息後客湘潭張氏既往收債張推故不與設計指引入無人之境四面皆幽蹊巉嶺蒙密峭邃忽大蟒張牙來約長十餘丈羽便躍高空中舉武騰躍蟒勢殊兇猛吐氣如霧羽便飛揚百變已中蟒要害須臾跳擲而死聲撼山谷及歸張大驚怖謂羽便已死其晝見者魂魄也羽便直前擒之以數其罪良久得釋時衆已聚數百人驗之果然遂白邑令令賚銀一十二兩待以賓禮衆復請曰自蟒雜處茲土採山漁畝棄去之日久矣宵鈇于供而百姓坐困如是者七八年今受葉公之賜當肖像

樹石傍居人批䝉焉令曰可旣䟦題額曰始蘇葉公金祠勒碑山上曰葉公除𧍙處羽便嘆曰嗚乎微曾師幾死于𧍙昔草堂餉丁金僕固不受耳然豈容恝然遂紆道南昌以百金爲曾壽蓋不忘所授云

鍊氣

太學韓昌箕曾遇羽流自言修眞二紀氣已鍊成昌箕曰如何因起立日曬中從鼻吹息至帋氣如一線長凝結不散尋復納入

龍

慈溪城外五十里曰孔墅有剎在焉層樓甚軒厰崇禎甲申忽陰雲漲天沙門䙡雙龍入樓亟避之風雨驟至聲如轟雷及雨霽登樓恍然氷雪滿目視之皆曰鹽也遠近異之或曰此龍戰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孔兆禍立至矣未幾民亂遂赭其鄉

河間東昌瀕海之地晨起凝白如霜土人名爲鹼煎而成俏鹽之餘也

中汲水聲出戶佇觀見龍䕶齊行雨雪濤亂湧而上徒侶共揮手叱之殊犯龍怒倏然雲霆四聚將一村飄蕩人畜多斃至筐篚已空猶封扃如故云

鸛

諸生錢元覺客寓一樓北窗古柏蔚然有鸛巢其上昕夕往來飼子殊不畏人已而失其一孤雛㕥樹哀鳴聲甚悽斷若是者數日忽一鸛驟至潛飛入巢中孤雛驚逐之去未幾尋鸛羣來𦐊噪一散回視孤雛已雙棲者遂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往往移于情鳥尙爾況于人乎

義優

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歷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閶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同往可乎衆曰諾大淨扮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衆遙語之曰若爾祟不作矣遂兀坐至三更聞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顱直前拜跪生若末心悸無措大淨獨喝曰女何來曰寃鬼江西

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六年裝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覲海售銀伍百餘兩而覲海致之死大淨曰女之冤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兇則家人吳富楊三也屍瘞梯下用大石横覆三年不得伸唯大聖憐察大淨曰女既負冤祟何也曰冀獲申理不意皆自怖而死非某罪也大淨曰冤當雪女宜彼于法女姑息心以待慎勿見形害人以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人曰事倘或洩必毀屍滅跡則負此鬼矣翼日衆勞以酒萌云止聞鬼聲爾無何大巡初蒞蘇撫君設飲范

公祠大淨忽嚙指以血污面當席語二公曰本郡冤徵紫清闕某傳旨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盡發其隱語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暈扶出始甦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覲海家并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者皆伏辜畢郡稱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眞智勇人哉

古桂

武康縣周家山古桂大可數人抱婆娑出嶺表清秋曠野飄香闔十餘里遊人日甚山家苦之以桂售于人其人將薪焉道遇周生具以告生曰姑少待遂馳語邑侯賀元寬侯雅人也遽挐舟與生俱見之大驚竟償其人錢樹得無損順治辛卯年有劇賊傷之而楠居人數口盡殲

褒忠

順治中工科給事張請卹明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孟章明凌義渠申嘉亂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春許直

制曰可每歲祭于九月十七日至哉
帝皇之度眞卓越千古矣

禁娼

順治壬辰禁良爲娼以喪亂後良家子被掠轉賣流落樂籍故
世祖特有是命其誤落于娼者許平價贖歸都下甚快之

妓連蕙蘭因事繫獄嘗以書于岳石帆有云含羞蒞婦亭前獨語語兒溪畔忘爲致當路釋之一時傳爲

佳句

題竹

吾郡天聖寺畫壁趙文敏夫人所繪竹也筆致蕭森殊有遠韻有題詩云數枝密葉數枝疎露壓烟啼秋雨餘宋室山河多少淚略無半點上林枝林於竹名庚子山詩防露動林於夫人姓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吾邑茆山人嘗入覲中宮寫梅稱旨所題絕句甚佳然則夫人習中宮徒有渭川千畝耶

再生

陸遠字清霞郡人也善繪事工着色花鳥嘗得危疾絕三日始甦言爲人執去儼然公庭一人若監差狀恒左右之猝遇同郡張宏宙邢二石驚曰子何爲至此言未既內宣言曰女未應來宜亟去二石囑曰潘氏償我八兩藉中失記子告吾家毋索也遠曰諾及行次乃三達之衢遠踟躕久之慨然曰中道而行既蘇問張邢等皆遠病中物故因如二石所戒語其家伊子變額曰正理此事願君勿言僕當潛道之遠竟不復以壽終

義馬

義馬者吉水王禎所乘戰馬也成化丙戌禎通判夔州荆襄賊流刧入境禎銳意往剿同知王某怯與禎不相能而指揮曹能柴成素黨于王佯異禎赴大昌臨敵望風遁禎陷淖中大罵叱賊賊怒斷禎喉兼殘左肱以死其馬竟逸去奔歸府門闔長嘶踶其扃若告哀狀守者入之血淋漓怒鬣盡豎蓋大昌去夔約三十餘里衆始駭禎遇害然賊未解後二十五日始殮子廣貧不能歸將售行李并及馬而王意在得馬竟不與值及櫬行距殮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菽豆不

止王疑秣者紿已自起視櫪馬蹀前嚙其項久乃得脫復奮首擣其胷仆王于地踰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兩指揮伏誅而孫變爲羅洪先言之如此洪先初未信後十餘年得實爲之記

雄窠黃

羽之擇深林以遠害也然鳩婦則營木杪燕子則棲梁間往往爲蛇虺所虐而雉性不慧恒乳哺于山椒麥隴之上獨晏然無恙或云窠底有雄黃黃氣遠射能辟毒物鄉人三四月中徧覓之爲市其取黃之法先以溺繞

棄三匝從而擲之所獲約二三兩凡傾俗于他所但不審黃之由來為雉所啣而有乎抑產于茲土而獲乎張彥先若在必能辨之矣

倒垂蓮

閩中有鳥名倒垂蓮形似鸚鵡其羽毛殊類孔雀恬粹可愛因睡必倒挂故名然書籍罕見豈東坡所謂倒挂綠毛么鳳者與吾鄉有自漳泉籠歸者唐子為余言之如此姑志之以俟博物者

放鯉

莊麟山西永寧州臨縣鄉民也年三十未昏暑浴于河見大鯉困網中約重百餘觔輒若訴麟憐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顧狀躍波而逝後麟隴上假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俊逸揖麟而言曰予德子甚已請于家君將以妹室子幸勿辭麟瞿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况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予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困微子將膾子于市矣舍妹明艷實堪作逑子何拒之深也麟聞之心惴曰水府路殊賢妹何愛于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麟曰倘魃為虐子以此禱甘雨可立豐也及寤而晶在遇旱輒效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却焉遠近甚德之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晶應見還麟探懷予之秀才曰子仁且介當廟食茲土士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麟像其中禱猶驗焉

奇症

先達李其姓歸德府鹿邑人也世為農家癸卯獲售于

鄉伊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春聯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初猶間發後宵旦不能休大諫甚憂之從容語太醫院某因得所授命家人紿乃父云大諫已歿乃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佯為郵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矣蓋醫者意也過喜則傷濟以悲而乃和技進乎道矣

二

烏程姚莊顧文虎累葉簪紱習享豐郁忽一日從家人

持竹批解旗受杖二十後習爲故常間用稍輕輒加呵
責或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心如是數年漸覺疼
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則熱毒內訌因成
奇癢適打散不致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此富貴人
炯鑒也

狂婢

順治辛卯慶雲縣南三里村婢病瘍不相容出外乞食
數日忽作狂言言禍福輒驗遠近流聞競往問之有田
生者素未相識即道其姓氏里居且曰子數日入耳幸

亟歸毋留也田生舍皇而去數日果歿又曰某月日河
水將大上四縣胥沉百姓其魚乎已而果然此不知何
青也

賀宿紀聞

賀宿字天士丹陽人嘗作紀聞云余讀甲申紀事諸書
載懿安張皇后事心竊疑之后事熹宗咨魏奄禍國誣
殺楊左諸君子后聞之輒不快及熹宗崩援立懷宗嚴
正有丈夫氣崇禎倘難以苟免乎然則野史何所聞而
云順治庚子余至燕過舊內侍王永壽嘗管事宮中余

問張后陷賊乎王奄嘆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當熹
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忠賢獻
之以進立爲貴妃妃素見惡于后崇禎甲申李賊入京
師宮中鼎沸后聞變自縊承壽已目覩其死而任即盛
粧出迎賊紿曰我固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
賊未幾賊倉卒行遁任潛挾金寶逸出宮遇無賴少年
與之暱彼少年以爲後慮京師不可留遂攜之去托跡
數百里外居歲餘少年不善生產任所挾已罄復語人
曰我先朝皇后也鄉人不敢匿白之縣令令聞于

朝遞送入京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其死之年月予老不能記矣余
聞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實繫任氏非張后也微
王奄辨之當世誰白其誣哉謹志其事以俟作史者傳
信焉

按懿安皇后河南文學張國紀女時與選者二太監
劉克忠秉筆選中后天啓元年夏大婚禮成后性賢
明好讀書智字客魏深憚之誣稱非國紀女繫重犯
王二所生幾搖宸聰忠賢陰令坤寧宮近侍陳德潤

調后動靜日于乾清宮離間之三年后娠客魏盡逐侍史之異已者更人承應致損元子胎而張皇親又廷折忠賢逆奸遂遭羅織賴聖眷未衰故得免禍后之嚴正有古賢后風焉懷宗卽位封懿安皇后按諸書云上至南宮遣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能達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徒步入成國公第夫倉皇出走必有導之者似非無據卽如青衣蒙首宜無盛粧迎賊理則從賊斷爲任無疑特假后以自尊貴耳又按弘光元年會審太子問公主同宮女早叩

周國舅門太子云叩門者我也則所傳后入成國公第何足深信蓋國初南北阻絕傳聞多訛而野史所載俱非目覩當以王奄說爲確載筆者其愼之毋忽

五里蛇

吾湖沈公某明萬歷間巡撫滇南初至文武來謁有叅將安貌甚醜怪厥首僅存白骨絕無額準輔頤唯目光爍爍騰注公大驚獨留問故自言玆地蚺蛇千歲以上者高數丈亘四五里或七八里恒宵遊遇豺虎諸獸則吸而吞之其子人亦然某曾夜歸覺爲風攝去蹶趨而入如坐丹爐中萬火齊發腥穢且逼人某疑入蚺蛇腹矣亟抽刀剖之約厚五六寸任此蛇撼天搶地奔躍數十里外經時纔出而此蛇已死某通體殷紅頰上皮肉俱盡倦而寢及寤始疼閱半載方愈此蛇約長五里山中人競取脂燃燈今其骨尚存鱗大如笠惜某具體而殘爲平生之恨公曰昔狄武襄破崑崙關尚衣銅面若狀貌魁奇見者胆裂樹功當不遠矣後蠻獠聞安將軍卽驚怖逃匿果屢著勳績擢總副焉

金爐

西泠昭慶寺僧印如崇禎中自燕歸泊舟野寺見几上古爐金色爛然以爲宣爐也損十二金得之徧售不果適大賈見之驚問價幾何印如曰任所教大賈以石試之極爲嗟賞印如心動不售杙之乃金爐也因斷而鬻之其所獲無算印如樂甚每獨坐笑矻矻不休未幾遂歿有徒曇初者曾授以黃金四兩後因回祿失之曇初竟鬱鬱而卒

版籍

金陵後湖貯天下郡縣戶口冊籍有明終始計一百七

十萬木有奇國朝止存萬歷以迄崇禎五年者餘皆廢或製甲點火藥焉又議每木直四五觔觔值銀八分嚮之可得四萬緡遂散落爲民間覆醅云

高識

丹陽縣東關三里外有閣巍然萬歷乙丑進士荆某所建也上塑漢昭烈暨關張北肩坐顏曰三義荆與董宗伯同年友適至張席閣上飲甚歡酒半以書額請文敏唯唯然文敏留半月以書法千文敏皆欣然應之終不及書額荆復介某爲言文敏曰二傑翼漢誼雖兄弟分

乃主臣並坐竊所未安某非恡情毫素第吾輩詞臣恐冒昧書之無乃貽誚千古乎一時服公高識

梅龍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陸放翁在蜀時嵗嘗訪之曾爲賦詩云兩龍臥穩不飛去鱗爪脫落生毒苔蓋狀其偃蹇如此

白鷹

順治乙未高麗國獻白鷹按鶻芽鶻也狀鷂而色白高麗固産白鷹諒不與鶻芽等然玉立雲飛清秋高落寧不爲眞賞所珍耶

劉氏老婢

慈溪縣劉仲昭家有老婢曾大父幼時人也顏如五六十許少曾遇道人授藥一丸吞之永無疾厄亦不記某甲子爲生辰若絳縣老人忘年狀但憶若千歲時倭犯慈木曾抱小郎君避某所獲免小郎君卽仲昭曾大父也從是年推至康熙戊申則已百三十八嵗矣

祁禹傳

歸安茅鏕鹿門先生第三子也字右鸞逸才曠世偶同諸友諸譃校舉平生可人以志奇遇鏕啞然笑曰頃獲所聞遇則遇矣未足云奇也世有一人而百遇盡屬妙麗斯爲奇耳諸友曰昔人陳迹弟輩靡所不聞信若兄言願一披讀鏕曰此種異書欲闕然未易也兄嘗以春缸沃我耳梟曰唯唯兄固不可食言然鏕實無此書第歸卽鳩工匠及內外謄寫者百餘人廣廈列炬如晝鏕危坐其中或以口語或以手授隨筆隨列蘇學士手腕欲脫亦不顧也天將曙而百回已竣序目評閱具備因

戒閽人曰昨諸人來第言宿醒未解俟裝釘既就方報我遂入內濃睡閽人如鏢指而諸友息肩書閣午後始醒鏢搜以尋五束題曰祁禹傳結構精妙不可名狀而千薇韻事一人偏焉諸友曰才人妙手如萬斛明月從空散落可謂風流之董狐矣鏢曰篋中尚留幾帙明日當奉諸公衆方欲觴鏢固辭乃止後聞鏢一夕草就莫不驚嘆而鏢屢躓棘闈曾不能博一第或以為口過所致云

易形

明嘉靖間倭訌嘉興府崇德縣皂林塘伏屍橫野有無賴抵屍所欲撿衣帶間物迫內夜光冉冉而來其人匿樹杪見一童子攜燈一老人隨後逐屍翻閱無首者弗顧也獨一屍體甚豐碩老人解衣裸身扶屍如人立交口相向隈抱片時老人遽墮地屍已蠕蠕動矣忽起立披衣著冠隨燈而去其人甚驚怖明日語人如此蓋修練之人年力衰薄特易形以資壯盛然猶已僵者更有生人易形尤奇崇禎中淮安府東安縣關廟僧與其徒共居師年五十餘徒年二十許耳是時師往海陽其徒在焉有僧來止宿年七十餘明日設供祝其徒曰欲與師兄假一物不審見允否曰須待師來越日又設供語甚情至其徒許諾是夕同寢夜半排闥而去其徒晨起詢隣曲衆咸詫曰爾師何利幾時飛錫到此其徒曰小僧即本廟某也衆又詫曰不意如許少年一夕遂成老醜其徒攜鏡自照不勝悲慟不數年而卒此皆異端奇術未可以理數測也

柳州獄

吾郡長興欽爾莊與臧某友善臧後成進士任廣西柳州司李臧止有一子甫年十四娟靜明秀甚愛之以二百金為贅俾師爾莊然爾莊曾渡太湖舟覆聞空中神語云欽秀才當斃柳州府獄茲非畢命之秋也盍拯之遂得緣木抵岸恒向臧言之陡憶前事辭益堅臧復邇之曰死生命也他慮固難測若犴獄弟之職耳脫有意外之變獨不能庇故人乎爾莊繹然同往已經歲餘臧出按旁郡爾莊留書齋忽以硯擲公子傷顱死夫人甚哀之下爾莊府獄大守訊其由爾莊曰適見鬼逐公子亟擊之因誤傷公子大守姑緩之以待臧來臧遙聞嘆

曰嗟乎此定數也欽何罪促令引出而爾莊已前二日死

雄之卵

歸安縣孫在豐年十六入庠冠軍適雄雞生卵而學書來聞家人疑不祥以雞作供而投卵于河孀氏聞之惋惜曰此佳兆也侄他日必作狀元雞宜蓄之奈何并卵而棄耶庚戌以第二人及第孀氏之言不誣矣

三兒友信外父馬元成傔人沈相家畜伏雌忽抖擻作勢毛盡落已而赤幘岸然化雄矣因白邑侯王公公以爲禎也厚給之然馬子雋才困棘闈者數矣豈應有遲速耶

非烟香法

烏程南潯董說字若雨常立非烟香法使百草木皆爲異香噫奇矣其作衆香評云蒸松鬣則清風時來拂人如坐瀑布聲中可以消憂蒸梅花如讀酈道元水經注筆墨去人都遠蒸蘭花如展荆關氏畫軸瀟瀟穆穆自然高絕蒸菊如踏落葉入古寺蕭索霜嚴蒸芍藥香味懶靜昔見周昉倦繡圖宛轉近似蒸荔子殼如辟寒犀使人神煖蒸橄欖如遇雷氏古琴不能評其價蒸玉蘭如珊瑚木難非常物也蒸薔薇如讀秦少游小詞柔而豔蒸橘皮如登秋山望遠蒸木樨如褚河南兒寬贊楷篆隸古法自露文采蒸菖蒲如煮石子爲糧清齊而有至味蒸甘蔗如高車寶馬行通都大邑不復記行路難矣蒸薄荷如孤舟秋渡蕭蕭聞雁南飛清絕而悽愴蒸藕花如鼓琴得緩調蒸藿香如坐鶴背上望齊州九點烟耳殊廓人意蒸艾葉如七十二峰深處寒翠有餘然風塵中人不好也蒸紫蘇如老人曝背南簷時蒸梔子如海中蜃氣成樓臺世間無物髣髴蒸水仙如宋四靈詩冷絕矣蒸玫瑰如古樓閣樗蒲諸錦極文章鉅麗蒸茉莉如話鹿山時立書堂橋望雨後雲烟出沒無一日可忘于懷也（說嘗寓鹿山故云）

鹿人

榕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女也年十八豫章余眞卿慕而娶之任居閫多所匡益時順治丁亥眞卿下鄉捕民之束髮者甚急因反戈剿嶺追獲九人及署盛怒而胥之入且將殺之任聞眞卿以怒不貸也徐徐而請曰民

愚何知因緣急求脫非欲甘心于公也公素少原之而開以更生之路貞卿拂衣起曰幾中我指彼死已晚矣何相寬之甚也任復歛袂進曰公惡南紀所活者千萬人矣何靳一赤子而不宥其自急乎貞卿意遂解顧如其髮何任曰此易易耳幽之囹而截其髮以訊則纍然禿矣九人由是得釋明年任舉有異徵惜哉年之不長也

放雲送雪

放雲詩明寧獻王所造也王諱權號臞仙每月令人往匡廬最高處囊雲以歸搆雲齋障以簾幙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裊動如身在嵓洞飄然有凌雲想送雪詩周憲王所造也王諱有燉按汴土風俗每歲遇雪初下則以小盒子盛之送親知以為瑞或聚觴歡宴尤宮中所尚焉

桑

古者中原以北皆帝王至化所漸其為桑土甚關今燕齊間樹桑絕少連畝者桑葉開遲于南中而飼蠶在寒室不生火唯清豐縣蠶特盛耕桑國之大計希心經濟者當令民事遵三代之遺兼通于今日而無弊則東南之民力紓矣

巧婚

唐世涵郡之烏戍人年十六為諸生英英欲上父實甫與擇昏而中表顧館周氏周固素封顧以伊女為請而周之戚屬黃敬甫與唐善佐之周遂允焉及卜日下定顧因與黃俱之周氏忽鍵門弗得入闃無人聲及訪比鄰知彼婦為弟誑以唐貧竟夜辱周老不得寧周老且晨出不知所往二人既無可奈何踟躕者久之愧無以

報實甫黃卒然謂顧曰寒門雖貧而小女頗惠淑于歸非敢自媒聊以解辱命之罪唯足下圖之顧具以告實甫實甫大喜從之且邀黃渠飲而罷世涵年十八登第明年丙戌成進士授崇明令娶婦之任道經周氏其女尚未字世涵固年少雋才而黃女容德無比為一時冠絕周氏婦幾恚死

花開不時

郡中施清善繪事庭前有玉蘭一本當春稿清力培之入夏與菡萏爭妍賦詩志異康熙丙午十一月吾邑吉

祥菴牡丹開十一萼士女遊賞者甚衆己酉春予移植梔子亦憔悴殊甚夏杪素芳爛熳較勝昔時乃知百卉隨盛衰而枯榮開雖不時無足異也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閘左右皆鐫石獸虎首而麟身其足四其爪五蓋天吳之屬以壓水怪非虛設也

雷火焚樹

吾邑檀家園有樹大可兩人抱康熙辛酉秋七月為雷火所焚人競以水沃之火益熾以樹盡而止按五行水

火相生大都柞楢之屬時當秋令偶與雷火相觸故烈焰莫遏也或曰梓樹余未知然否俟通于物理者考之

人箸

徽州許裕侯順治五年從京口抵蘇有客朱求與共載既而泊舟挾小鋸登岸薄昏持骨二具來治竟日而成箸二十雙問何骨曰駝也裕侯目之曰嗟乎此人箸耳何相欺之甚也朱吐實曰昨獲之灘上誠如君言顧晶瑩可念所乏者花紋耳明日至錫山即售其半而食飲胥豐矣裕侯問人與駝有異乎曰駝色白而少神人則瑩澤差勝曰人亦有異乎曰入地久則脆瘵則枯皆不任削磨艾而黃絕類舊牙婦人膩滑光悅然不如男子豐而多料也曰專諸巷有售者乎曰象既希見駝亦難得是所在都有人自不識耳曰此事一發罪同刑人誰敢致此乎曰丐數輩擅其利久矣且隨貨高下與値何憂不獲哉君子曰人箸之多乃爾若之何不胥天下而削也悲夫

來鶴樓

錢塘茅狀元瓚搆宅宏敞中有讀書樓榜曰來鶴冀枚

卜不遂歆恨而卒其宅後售吾郡沈文定漼竟符來鶴之語將毋讖耶

瑞雲峰

袁宏道園亭紀略云徐冏卿園在閶門外下塘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有大湖石名瑞雲峰高三丈餘巧妍甲于江南相傳朱勔所鑿纔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可得因未果行後爲烏程董氏購去至中流舟覆募善汲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爲徐氏有范長白云此石至夜分間有光燭空石亦神

物矣哉

裙帶間火

吾郡驥村嚴氏女適吾邑徐尚介乙夜解衣欲眠忽有火自裙帶間出轉摺至襟前晶瑩流落漸微而滅時明崇禎中事也此與耳談載張給舍事略同王行甫謂非壽必貴然尚介官盡山知縣而嚴已早卒纔三十餘女適餘杭嚴都諫未知果何徵也

天香樓偶得

檇李虞兆漋虹升著

天學

晉書天文志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愚按蓋天渾天二說人皆知之所謂宣夜者謂天了無形質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無所根繫此說已極奇矣今西洋之學又云地形如一圓毬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吸於毬上故海水遶毬而流人物環毬而生于是有正者倒者橫斜者而天則虛空籠單毬外由正者而觀倒者是地下有倒覆之天也由正者而觀橫斜者是地旁有側覆之天也然在倒與橫斜之處觀之則依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相去甚遠以漸而不覺耳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

日月星麗天環地晝夜不息本無出入焉唯此國遇日之照爲晝見月星爲夜於所觀太陽升爲東於所觀其降爲西耳然此國之西必爲他國之東而地毬本無正西東也蓋地與海成圓形如毬而天與日月星辰包毬以運耳

天左旋

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一云天左旋日月麗天而亦左旋但日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葢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廻耳二說未知孰是明太祖云二十八宿經星乜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以此斷爲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然愚按此說亦未確葢太陰雖漸過此宿之東畢竟從東行過西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速卽云日月麗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天行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爲本於丹書然愚竊謂不然渾天之說謂天形圓如彈丸南樞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北樞出地三十六度常

止其處而不動如磨心然審如此說則南北兩樞相對運轉其離樞近處轉遲而路少離樞遠處轉速而路多實則天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里數者果在何處乎轉磨者亦然但磨有邊可計周遭之數天則無邊誰能計之如果有邊則是葢天矣而葢天之邊又誰見乎再詳胡氏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葢指赤道而言人仰首視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倘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勾股法取之謂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今胡氏之說將以此爲準乎抑不以此爲準乎如以此爲準而天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畧小而里數當減卽不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也況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赤道遠近各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高處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二十八宿

沈存中筆談因論六壬十二辰而謂日月須大改曆法如東

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東井北方眞武七宿起於輿鬼終於角（舊以斗牛七宿爲北方眞武奎婁七宿爲南方朱鳥沈說獨異）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其說蓋從歲差起見耳天行赤道平運而舒日行黃道內轉而縮故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則二十八宿已隨方轉移矣存中此說固爲有理但愚更有疑者四方諸宿既易則所配之七政似乎亦當互易如蒼龍七宿舊以角爲木亢爲金氐爲土房爲日心爲月尾爲火

箕爲水今既起亢終斗則意者當以亢爲土氐爲金房爲土心爲日尾爲月箕爲火斗爲水而餘三方皆倣此耶況自存中時迄今又數百年歲差又不同矣將復更換耶愚不能起存中而質之存中又言堯與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而移也是亦不可不知

日月食

從古以日食月食爲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爲陰侵陽月食爲陽侵陰功令有護日護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爲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衝陰上陽下此爲泰卦陰陽迭遷否泰相巡萬物絪縕俱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際者宜爲之賀不必爲之護也

雷電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響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

後聞之如今人於天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與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響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大且急而響亦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雷者何也曰子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爲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爲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竹之有響即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響也則謂之電

燕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爲雷激發小則爲電至於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今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聲旋繞輙作數次起滅況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聲總屬一聲非若擂鼓然矣

卯酉

日出於卯而入於酉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算用酉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算用卯之晨度此日月卯酉之

說也卯於十二肖爲兎酉於十二肖爲雞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雞月中有玉兎何附會乃爾耶

參辰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是辰參乃星名商與晉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後來詩家有用參商二字者如陸機詩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四月

四月純陽無陰故稱正陽之月左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亦指四月止稱正者蓋省文也今若呼四月爲正月則人共笑之矣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見西京雜記猶十月無陽反謂之陽月也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

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蓋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以至初十皆可云端併不獨五日矣又元日爲履端亦取此義但宋表不曰端五而曰端午或是日適逢午日亦未可定姑俟再考

孟婆

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又宋徽宗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楊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

也懸謂重陽之後風漸迅厲故重陽前後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爲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蓋春夏之風多與雨偕秋深之風乾燥無雨是知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

黃梅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古傷暑云黃梅雨梅當作黴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訛

爲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鬬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黴小暑得未出黴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能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黴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愚按諸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 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即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黴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干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値烏足以限黴氣乎 黴字或作霉

葬向

葬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葬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于寅旺于午墓于戌葬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于申旺于子墓于辰葬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于亥旺于卯墓于未葬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於巳旺于酉墓于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來

忽有于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而生旺墓三方皆隨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向而論山將審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冰炭之不相侔然以二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爲的確總之堪輿之術原屬渺茫不可究詰故耳

眞如塔

夸堅志載眞如塔云嘉興城南眞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師者身緣興建燒造五色琉璃瓦以爲莊

興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臘之亂焚于烈焰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鑿葺掘鑿其下于地窨中得銀塔一座凡七層高五尺重千兩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爲精巧而無所鐫記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主者智炬夢一僧紫衣峩帽宛若大聖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廢可爲興復既寤啟心募化至慶元三年丁巳歷十五歲而成制範悉倣銀塔不少異冬十月相輪合尖以佛牙銀佛藏于地中爲鎮旁有一冢乃宗室子恭之祖塋也陰陽家言此塔成就其後子孫必昌子恭果

由揚州都監得除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趙三翁

夷堅志載趙三翁名進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爲人嘘呼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苦冷疾趙諭其病源時方盛暑使就屋開三天牕于日光下射處使頓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下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後宿痾如洗壯健似少年時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徒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五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爲度亦其次也又寗縣道友席洞雲築室獨紇嶺瀑水潭側百怪畢見禍變相踵席謁趙告以故趙曰得毋居五箭之地乎席問五箭之說趙曰峯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砂磧不生草木不澤

水泉硬鉄腥錫虫毒蟻聚若壞壞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嶺巉巖銳鋒峭岫拔刀攢鍔發函露骨肰若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回環紆抱氣象明邃形勢寬閒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依吾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稟其教居止遂寧

六井

李鄴侯于杭州開六井一曰相國井二曰西井一名化

成井三曰金◻井四曰白龜池五曰方井六曰小方井
今大抵皆湮沒矣

鹽池

陝西慶陽府城北有鹽池二每歲南風至則其地于此
煮鹽一說舜南風之詩正指此鹽池之利足以解民慍
阜民財也義或有之又寧夏衛亦有大小二鹽池其鹽
不假人力自然結成又陝西行都司山丹衛有紅鹽池
產鹽紅色

有北

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
者於有北之鄉詩經取彼譖人投畀有北蓋用此事

大人聖人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聖人在大人之上也而莊
子則陽篇魏君稱戴晉人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
之則大人又在聖人之上矣

儒家者流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文敘
次諸儒家故復推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

字屬下蓋出云云爲何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今人於流
字爲句則誤認流字爲流品之流矣於者字出字皆欠
體會其餘諸家皆倣此

卿子

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公之子曰公子卿之
子曰卿子楚懷王心以宋義爲卿子冠軍卽取此義

祖師

祖師之稱今世但知爲釋道二家所創今覽漢書外戚
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竟之玄孫則祖師之稱實
始於此

不穀

秦漢以來天子自稱曰朕然間亦稱不穀三輔黃圖載
漢武見池上銜索大魚曰豈不穀昨所夢耶

寶臣

前漢哀帝時建平侯杜業薦朱博曰誠國家雄俊之寶
臣也寶臣之稱標舉甚新

至親

漢諸帝以同父兄弟爲至親如景帝以梁孝王武至親

有功賜天子旌旗昭帝以燕王旦至親勿治而齊孝王孫澤中山哀王子長皆伏誅成帝時唯中山定陶二人於帝爲至親

結髮

俗稱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勝冠笄之時即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匈奴戰同義

逐夫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壻馬氏如今俗贅壻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雜詩史註鶡冠子註今傳奇家以覆水爲朱買臣事非也

傍妻

妾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支婆

宋陸務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其自註云先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

對食

漢書趙皇后傳官婢道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此風相沿至後世曾不改革如酌中志略所載明熹宗時乳媼客氏初與宦者魏朝有私後復惡朝而喜魏忠賢是也

尊章

漢廣川王去疾爲幸姬陶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先後

前漢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

佳人

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尚書令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

爽輔政驕奢太傅司馬懿因爽從踐謁高平陵時閉城勒兵距之司農桓範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等黙不應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詩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則妻稱夫亦可曰佳人也

處子

處士亦稱處子范蔚宗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處子耿介

羞與卿相等刻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來李字難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為李故一字遂為二字宋程太昌演繁露謂涪語未必尸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註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

四美

王子安滕王閣序有云四美具說者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為四美又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云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又韓昌黎贈别元十八協律詩云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是有三四美也

五更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旁叟今人亦以為更以此驗知

應為叟也

既牢

昔人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為既牢使之舉職律衆猶今之令官也其源始於揚觶

貴由赤

貴由赤元時快行者之名儻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兀剌赤

兀剌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幽閨記曲有云兀剌赤兀剌赤門外等多時

鄭小同

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象無後

漢書武五子傳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也廖言必有所據

然云不爲置後者疑不令其子嗣封耳未必無子也

楊世昌

蘇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吳匏菴有詩曰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

貢禹京房

漢有兩貢禹兩京房魏相傳曰高帝時貢禹舉冬此一貢禹也王吉貢禹又一貢禹也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也焦延壽弟子爲課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上官桀王恢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爲少府以年老免其一末年爲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反誅武帝時又有兩王恢其一謀襲匈奴於馬邑坐首謀不進誅其一以故中郎將捕得車師王封浩侯僅一月坐矯制罪免

韓安國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字長孺顯名景武之世其一元帝

永光二年以定襄太守爲建威將軍擊彡姐羌未進而還

王章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爲右將軍陽朔三年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王鳳下獄死

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爲右將軍蓋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光

與右將軍王莽此一王莽也平帝時纂漢者又一王莽
也

張禹

漢有兩張禹前漢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
也後漢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又
一張禹也

公孫弘

漢有兩公孫弘前漢武帝時爲丞相封平津侯此一公
孫弘也後漢明帝時爲幽州從事見虞延傳又一公孫

弘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
一在中山爲參乘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士

杜延年

漢昭帝世一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爲謁者與燕王旦交
通其一爲諫大夫卽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
並見元鳳元年詔書

太公

漢高祖之父曰太公魏了翁古今考云古人有謂父爲
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微遇呂尚曰吾
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爲
父稱

稱人父字

古人於人父每稱其字謝安石嘗問王子敬卿書何如
右軍此猶以官稱也陳慥之父希亮字少卿蘇子由言
作金方事中敘子瞻問慥曰少卿昔竟長爲此法否則
直呼其字矣

鳳毛

榛菴小乘曰今人稱佳子弟爲鳳毛以爲始於謝超宗

因超宗父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劭風姿似其父導
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前

膏粱

孟子膏粱之味趙註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朱註膏肥肉
粱美穀按膏粱對下文繡當是二物朱註較優今人稱
富貴家子弟曰膏粱子弟但謂知飽食不諳他務也後
魏孝文帝遷洛差第士人閥閱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
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
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

乙𣎴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郞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據此則膏粱之稱乃極尊貴未可以是爲相詆也膏粱粱字有作梁者

猶父猶子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據此則弟子稱師可云猶父師稱弟子可云猶子矣今人稱兄弟之子曰猶子義本於此則稱伯父叔父亦可云猶父也周興嗣千字文猶子比兒詞頗嫌複

姪

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郭註引左傳姪其從姑所以姪字以女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或書姓爲侄从人俱失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不讀爾雅郞三黨亦混亂無辨豈細事哉

布代

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壻爲布代見三餘帖

男婆婦公

廣西猺俗男人之老者一槩呼之曰婆其老婦則呼之曰公此與人嘲李居仁嘶然一公公然一婆之語並可發一大噱

赤子

尚書康誥曰若保赤子傳云孩兒未詳赤字何義愚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探赤者十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有云六尺之軀亦曰七尺之軀古謂成人曰丈夫禮記曲禮問天

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至尊不敢斥言身長幾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

嬰兒

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以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

儋耳

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蓋設假耳於眞耳之上以長短別貴賤儋與擔同謂擔負此假耳也

起首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鄭註曰如今之跪拜禮頭隨手至地稽留乃起揖臣見君之拜也按稽字音起後人遂有作起字者陳眉公妮古錄云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張伯雨起首叢卽稽首也

斂衽

今世女人拜稱斂衽夫衣之有衽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有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

拜興

古人揖曰長跽周禮太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卽揖也今朝儀不用揖竟用兩膝跪至地而叩首若家禮儀節凡所云鞠躬拜興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鞠躬亦非揖特將拜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則謂屈膝首至地興則謂舉首而仍舊屈膝俟再拜再興或四拜四興而後起膝平身其禮始畢矣今人先用一揖然後屈膝叩首又平身一揖乃又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裙解

今俗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謂之腰歡喜輒相賀曰必有喜事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云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卽此意也

滴血

世謂滴血驗骨惟祖孫父子爲然按類書纂要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歛血餘皆流去是兄弟亦可滴血也又按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嚙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接煞

洪容齋夷堅志載董成二郎死而既歛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覆以甑欲驗死者所趨早而舉之二雞足儼立於灰上皆疑董隨畜類此卽今俗接煞之說也但不知起於何時耳

三尸神

參眞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遇庚申日徹夜不臥守之至曉則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在內蓋彭字之義字書一訓作近而倨傲之性質見之性矯戾之性人人有之所謂三尸奏帝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近於倨傲一近於質見一近於矯戾則罪過日多而上帝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其所謂守庚申者正欲人斷除此三種性情方可入道也其必限以庚申日者蓋庚取更新之義申取申明之義欲乘此時以自申明其勇於更改耳豈眞有三尸哉

魯大師

尙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註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註云凡樂工皆以瞽矇爲之擇其賢智者使爲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註云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誤認論語少師陽亦當作小師蓋傳寫之訛耳

侍中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按虎子乃溺器作爲虎形者掌此最爲褻賤唾壺雖較勝然亦非崇儒之道漢承秦燔書坑儒之後高帝溺冠嫚罵習氣猶未盡除宜乎少加禮貌便見謂寵榮耳

休沐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王署諸郎亦然其義本取禮記內則三日具沐之意以三日太密故加二日爲五日耳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元鼎五年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輕奪爵建元三年徵行常用八九月中飲酎已然皆作於正月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諸侯各以名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有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諸少府受又大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眞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集以當金今人知有酎金而不知犀角瑇瑁等之當金矣

披帛

古今註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一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帛至今然矣按此則今時畫工凡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披帛者皆失攷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內官今世俗婚娶不論男婦皆披絲帛亦流傳之失耳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詞若今錄囚口供是也

墓冢墳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度尚曹娥碑丘墓起墳謂加丘于墓今言起成墳也今俗稱謂悉混淆矣

墳樹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時庶人亦樹松柏是僭天子諸侯之制也欒卽木蘭又橙之別種有五一曰朱欒一曰香欒今時欒槐楊柳無有施于冢墓上者又按庾信傷心賦云維棘維欒蓋植棘于墓旁以欒人往來所謂欒者卽指欒樹耳近見吳兆宜註引詩棘人欒欒兮殊堪噴飯

父母喪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而書儀于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家禮譏其無據然此禮世俗相承已久未爲舛戾近來又有嫡母已故因避繼母而父亡止稱孤子者其言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使繼母而不賢也則可繼母而賢也必有慼焉不安于心者矣更有村學究好爲杜撰因母先亡而父後亡者或稱孤哀子豈不可怪也哉不如不論父母俱稱不孝子爲正

期喪

穆訃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其久如此今人以歲一周為期謬者欲准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之例謂期服止宜九月者其不通不亦甚乎

北闕

漢高帝時丞相蕭何起未央宮築北闕其後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故唐詩曰北闕休上書用此義也

東宮

漢書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

省中

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後因漢元王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今分天下為各省亦祖此義

阿房宮

古來諸宮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惠文王起欲俟其成更擇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旁義與旁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

宣曲宮

三輔黃圖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於此度曲因以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畫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簃樓

簃字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一曰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愚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挨樓挨字與簃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簃樓為是

前榮

池存中夢溪筆談云予見今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蓋謂屋制無前榮也藝苑雌黃以為不然上林賦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

欒之說欒爲屋櫓卽屋四垂也又謂之梠又謂之梠屋梠兩頭起者爲欒愚按欒之爲言縈也縈繞屋之四周也又今人屋前再展一架其名曰廊其上或用接櫓或用重櫓意者前欒卽類此乎

第家

第家猶今言世家也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於第家

丙舍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宮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謂宮室之第一等也乙第二字雖不嘗見然有甲則自有乙

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丁爲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側公廨是也雖丁舍二字亦不嘗見然有丙則自有丁矣周興嗣千字文云丙舍旁起其義已晰鍾元常所云墓田丙舍蓋丙舍初無定在此偶指其在墓田者言耳非謂丙舍專在墓旁也

泰帝鼎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有司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

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今人知黃帝禹有鼎而不知泰帝之有鼎矣泰帝卽泰昊伏羲氏也

羽扇

事物紀原云拾遺記周昭王時修塗國獻舟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爲扇一名條融一名仄影此作羽扇之始今按拾遺記修塗國作扇有四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亦非條融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淸風四散泠然自涼

捍拾遂

凡射用韝左臂以利弦者韋爲之一謂之捍一謂之拾一謂之遂一物而三名也

胍肫

胍音孤肫音都宋景文筆記曰關中人以腹大爲胍肫俗音謂杖頭者亦曰胍肫後訛爲骨朶朶音端騾反

濫脇號鐘

淮南子修務訓有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言惟其實不唯其名也濫脇號鐘美琴名注

云澁脇音不和號鐘高聲說矣觀上下文自名澁脇正如焦尾之類號鐘者亦正美其聲韻高朗耳故馬融長笛賦云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號鐘亦指琴名猶言笛聲之美促若急弦之瑟高若號鐘之琴也

案

孟光舉案齊眉人咸疑案不可舉故有謂案當作盌字者愚竊考古人布席於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州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梁伯鸞家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可知

團蒲

蒲團亦可稱團蒲王安石聊行詩云聊行弄芳草獨坐應團蒲是也

壺口禁忌

今人凡酒壺茶蘢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為俗忌并不以口向已失之矣

白酒

古人酒以紅為惡白為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為紅友而玉醴玉液瓊飴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以白麪為麯并舂白秫和潔白之水為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失其旨矣

馬字寓用

馬之為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是以計數之物為馬也今俗猜枚之物謂之拳馬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衡銀輕重謂之法馬此皆計數之意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岐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此則象形也周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注云梐枑行馬也或曰行馬遮舍交木以禦衆漢官儀光祿勳門施行馬今官府理事時衙前橫木以禁人行走此卽行馬之制謂之馬者義亦畧取象形俗於紙上畫神佛像塗以紅黃彩色而祭賽之畢卽焚化

謂之甲馬以此紙爲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都會之處謂之馬頭以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旅之所聚集舉馬以槩車船且槩馬頭以槩馬之全體也

律

法律律令今人多習用究未詳律字何義一說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爲器者皆名曰律故黃帝截竹爲管謂之十二律又筆曰不律又理髮篦亦曰律然則法律律令當是書其法令於竹簡上如孔子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耳故古稱

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鹽鐵論則曰二尺四寸之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凡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八二尺四寸其度適相符矣

刀劍錄

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鍼訖醉臥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玉夫取一牛刀殺之而陶弘景刀劍錄乃云順帝準於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帝血先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死用以弒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爲順帝以楊玉夫爲楊玉也順帝於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即改是年爲昇明元年至三年四月始禪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弒之事楊玉夫弒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使非關候織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或限以報明時刻而已錄乃云候女不得懼死尤屬荒怪

結縭

爾雅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郭註即今之香纓詩豳風親結其縭朱註縭者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爲之施衿

結帨也通作離班倢伃東宮賦曰申佩離以自思顏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縭而戒之愚按女子衣帶豈必俟其父親結當以郭朱二說爲正

稱衣

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複猶今俗言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記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大斂君大夫士衣各有稱數今俗始死取斂衣往橋上用秤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溷廁帛

五雜組載明時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滌濯縫紉爲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卽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異歲蠶復生矣愚按此奏必有司諂佞者飾詐以取媚於上耳又或因其供御私收美利則雖擾民之政亦請行之矣豈有詔書甫下而野蠶卽不吐繭之理哉且村民果衣食於野蠶則織以充衣服之

用何所不可而必以供溷廁哉夫上有仁儉之政而下不能奉行乃復作爲荒唐之詞以沮德意其罪不勝誅矣昔人謂合浦還珠之說亦以取珠害民故言珠徙其實珠產海中實未嘗徙也

象棊

宋玉招魂篦簬象棊有六簙些所云象棊乃是以象牙爲棊子葢卽圍棊之戲非後世之象棊也後世象棊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肅宗寶曆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卽今時之象棊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鬬象棊亦戰鬬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棊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棊不同

選仙圖

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爲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爲散仙次陞上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衆仙慶賀比色時首重緋四爲德次六與三爲才又次五與二爲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謫作採樵思凡之類遇

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盡日閒憑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卽此戲也所云到盆錢當卽如里俗陞官圖[illegible]者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倒塔影

夢溪筆談論牕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牕所束則皆倒垂容齋贅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且云凡物之影透在牕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卽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牕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相同二說似矣而

其所以然之理則皆備焉余嘗遊眞如寺大殿之後西次間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即大殿之牆北首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用牆板之近牆處有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即闔門視之天光映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甚駭異沉思久之忽然了悟此中自有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夏日行北陸又値午時塔在日南日自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即塔南地上之日光倒照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

下尾在上然非有簷除木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矣故板上留隙必須極小旁人之門亦須盡閉則光始自隙中收入壁上耳又患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從早晚日出入時伺之蓋日出入時多在北方總須日在塔北而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咸云果然余自見塔影後歸家坐定思有以傚肖之夜間取燈火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許桌上植一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北不及尺許桌上横一大木板

盡隙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竅長二三寸正與塔影相激射然後從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竅中吸入照於板屏之上而木塔之影亦宛然倒於屏上矣蓋此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者也自謂前人未晰之疑余得剖露無餘故詳記之

陽燧影

夢溪筆談又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艣臬爲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牕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

影西鳶西則影東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牕隙艣臬腰鼓礙之此論亦未分明余家藏一陽燧以之照物迫近則正稍遠則閃爍無定再遠之則皆倒矣但所照甚爲模糊不若近照之明顯細思其故非中間有礙也蓋陽燧面窪凡遇諸物悉從四邊先照入內故中間所照之影非照外物而得乃轉照四邊所照之物影也上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下下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上左右轉照亦然唯不竟照外物止照四邊所照物影故光甚模糊

亦猶宇中壁上塔影不竟照著止照地上之塔影耳若以物逼近視之則四邊光散而中間自能照物故影仍正且顯也其稍遠而閃爍無定者乃當中邊兩影相射之際故也推之應隙爲影以及客座贅語所言走馬燈角上之影莫不各有一轉照机栝在內理極平常細心體察自得非奇怪之事也又有圖鏡照物亦倒理與陽燧一致但圖鏡照物則中間先已照訖復自中間轉照四邊故倒影不在中間而在四邊耳

風馬牛

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註謂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左傳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亦謂不相干越之意故下文即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杜註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已得其解而尚欠明確後人乃復穿鑿其說或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或云牝牡相誘曰風鄙俚之甚眞堪捧腹

維摩經語

嵇康謂鍾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與維摩經維摩詰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答云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雖深淺不同而機鋒要自一致又維摩經中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與孔子無可無不可相似

周文王

周文王寢疾顧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夫曰時至勿疑則似豫知有牧野之事矣宜乎其爲曹瞞所藉口也

呂覽引商書

呂覽諭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與今書文迥異

吳起僨表

呂覽愼小篇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一人僨表來謁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其事在商鞅賞徙木之前鞅特祖其術耳

四累之上

呂覽順說篇惠盎說荆王論勇力之說凡四畀端故云居四畀之上大王獨無意耶高氏訓解以四畀爲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上故曰四畀之上何異盲人說夢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盎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以居謂居職行謂即世甚謬至下文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以不解解之

呂覽審分篇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按所云閉者乃閉結之物也所云解者乃解散之也今俗遇事理之不可曉者輒曰以不解解之本用呂覽語但呂覽意主解散今俗意主訓解微有不同耳

毋動爲大

漢書賈誼傳誼疏有云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如淳註曰好爲大語者愚按如說以毋動二字爲獻計者之辭爲大耳三字乃誼訊之此解非也賈子新書孽產子篇亦有此句而下文云曰爲大夫治可耳若爲大亂豈若其小詳其文意毋動爲大四字連讀皆屬獻計者之辭盎謂毋所動搖乃爲寬大耳

賈誼疏

漢書賈誼傳誼疏云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痛哭爲强大諸侯流涕一爲匈奴其一傳無考新書無蓄篇謂無蓄積是也長太息一爲服制無等一爲風俗敗壞經制不立一爲不豫諭教太子因事關宗社故不明言太息新書亦然一爲不體貌大臣其餘傳無考新書等齊篇以天子諸侯衣服號令無有等差爲一長太息銅布篇以不禁鑄錢爲一長太息而漢書將誼諫請禁鑄一疏列食貨志中又無可爲長太息一語所以後人讀誼傳者每怪治安策列欵未備烏知孟堅作

傳時不過裁削新書而時有脫漏移易耶

自喜

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註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覺欠直捷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喜意師古曰沾沾輕薄也亦非

曉人

漢書薛廣德傳宣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本謂以言曉喻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爲過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爲通曉道理之人則失其解矣

聞樂對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中云道遼路遠大道卽路也遼卽遠也語頗重複然此語實本于穆天子傳西王母謠云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

陳蕃榻

後漢書陳蕃傳云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爲設一榻去則縣之而徐穉傳復云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穉署功曹穉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同一陳蕃縣榻也今人皆知徐穉而不知周璆或者以穉尤矯矯與

與左與右

說苑善說篇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周絳侯入北軍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正祖懷公之策然古人尙右懷公右吳而左荆絳侯右呂而左劉皆有低昂之意且不明白張膽以發號令而徒聽衆心之向背以爲去就其心皆可誅也

禍福

說苑權謀篇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央其不出此門云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因知今俗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古人已有言之者矣

草書

草書之作其原始于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為今草較之章草尤務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悤悤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子瞻所以譏之也或者又矯為之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之楷書為更遲耳愚以為皆非也蓋草書自無不速者若恒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云打草槀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謂舞鳳驚蛇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揮之俄頃者乎

鷓鴣銜葉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今人皆能道之蓋出莊子也然埤雅引古牋云偃鼠飲河止于滿腹鷓鴣銜葉才能覆身鷓鴣銜葉事頗少引用埤雅曰鷓鴣畏霜露蚤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

韓昌黎序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上六百二十餘字乃有三十八鳴字讀者不覺其多昔人以此稱之然余又按篇中復有四十五其字雖云語助無礙然句法亦太草率至于伊尹鳴殷周公鳴周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等語頗嫌杜撰支湊絕無意義

類書抄襲

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自何書方可令覽者參考嘗觀稗史彙編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出至有以古人所稱余者儼若纂者自稱古人所稱是時者儼若纂者之時甚可怪也

唐詩

唐詩分初盛中晚說者謂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玄宗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曆元年丙午歲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辰歲至哀宗末年丙寅歲凡七十一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宗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然愚謂詩格雖隨氣運變遷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截況有一人而經歷數朝今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

于某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或一詩而分載兩人或異時而互為牽引則四唐之强分疆界無亦刻舟求劍之說耶

清平調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按此則唐李太白應詔作清平調蓋卽所謂清調平調也其意以明皇楊妃擬文王后妃二南之盛而其歌辭乃極形容艶冶之態不亦謬乎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中兩聯用高山高門複高字自註云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為義不同然其詩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以高門對曉鏡又似門自高矣若云使門高則豈可曰使鏡曉耶要之作詩偶有複字初無傷于大雅倘欲蕭守繩墨則雖音同異義之字亦仍須避之爲妙耳

李義山宮妓詩

李義山宮妓詩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鬬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末二句形容宮妓之美謂偶人亦能動情耳馮班云唐時宮禁不嚴託意偃師之假人刺其相招此言固屬深文近閱賀裳載酒園詩話又云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妒字尤爲囈語蓋有前人之意本直而後人解之反穿鑿支離者大率類此

丘瓊山詞

丘瓊山持論僻異謂南宋時秦檜主和不爲無見岳飛主戰亦未必能恢復乃有貴高宗殺武穆沁園春一詞

何自相矛盾耶

文法繁簡

洪容齋隨筆論文之繁簡各有當而曰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為樸贍可喜愚竊以爲

不然蓋文章之法冗長不如簡練若槩以蕪蔓為勝豈足以盡文之能事乎故愚謂漢書所省實優於史記容齋之說非定論也又攷漢書三從大將軍下亦有獲王二字比史記止省二十一字洪因失去獲王二字故云二十三字亦誤史記涉軹漢書作陟軹功臣表但作軹𨽻成漢功臣表作𨽻城

舍下字叶韻

曲禮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每二句皆叶韻舍字審暮切與固字叶如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

修之故也又如白樂天效陶體詩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住人心安時亦過皆是也堂字徒江切與揚字叶其聲殷近下字後五切音戶與戶字叶如易乾卦文言本乎地者親下叶聖人作而萬物覩詩大雅緜緜章至於岐下叶聿來胥宇皆是也

諱丙字

隋時改丙為景唐初修晉書凡帝紀中丙子丙寅之類皆仍隋舊書景子景寅藝苑卮言曰學書諱丙日云耆頷以丙日死也

勿勿

勿音物禁止之辭又州里所建旂亦曰勿州里建旂以聚民事貴速也故凡急遽者率稱勿勿今俗乃於勿字中斜加一點而讀音聰失眞甚矣

不一

東若水脚氣集云王右軍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草書似不一一蔡君謨帖並寫不一一亦不失理按此則知今人於書柬後每書不一其原始於右軍書也

滿讕

漢書谷永傳滿讕誣天師古注曰謂欺罔也愚按滿本作謾今假借滿字為之謾欺也讕音闌言不實也

縣罄

左傳魯使展喜犒齊師以君子無恐對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靑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注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云罄亦作磬盡也此解殊無意義愚謂磬與罄同古字通用蓋磬之縣者中高而兩

旁下其間空洞無物今人民貧乏之家無儲蓄止餘屋舍屋脊高起而兩簷下垂象之適如磬形也至於兵圍日久米粟既盡掘草根而食之無復萌芽發生故云野無青草此解似鑿然頗自喜辯覈

誼義粵越亮諒字

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今人以義爲道義文義字以誼爲氣誼字粵乃古越字或作發語聲或作國名或訓踰今人專以越爲吳越以粵爲百粵及發語聲而踰越字無作粵者亮即諒字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

詁云與諒同今人鑒亮字無作諒者揣諒字無作亮者又專以諒訓信凡此皆沿襲之謬也

敖傲字

敖字平聲說文云出游也傲字去聲說文云倨也然尚書益稷篇傲虐是作傳云傲戲而爲虐謂之傲戲是借傲作敖也音五羔反至如孟子般樂怠敖趙註云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註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之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葢敖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墨杘冥㾂䙰䙴

墨杘音眉癡呆貌今俗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乜乜癡癡意亦相似冥㾂音列挈胸次不平貌今俗作劣𤸨䙰䙴衣厚貌一云不曉事非也今俗見人衣服粗重者曰衲䙴此即䙰䙴之譌耳

姦色間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間色也間字向作去聲然按禮註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即間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間字當以平聲間姦古字通用耳

治字

奉道之家靜室曰治音直至反宋謝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之錢塘杜明師治見詩品

弓字

弓即卷字眞誥中謂一卷爲一弓或以弓爲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諱字

古人避帝王之諱如漢高祖名邦則諱邦之字曰國惪

帝名盈則諱盈之字曰滿唐高祖名淵則諱淵之字曰泉太宗名世民則諱世之字曰代民之字曰人蓋既不敢斥稱本字故取義同音異之字代之於文義初無害也今世不知此義凡避諱輒用音同義異之字或仍用本字僅於點畫之間各任私智妄加損益聲音既已相犯文義復多欠通豈有當於易名之典與然此必須明懸甲令庶乎有所遵行耳

諱

諱避忌也生曰名死曰諱今人間人名輒曰尊諱是死其生也祖若父尚在而謂其名為諱是死其祖若父之生也

夏字

中夏夏商大屋曰夏又大曰夏又周禮大司樂舞大夏皆音遐上聲至於春夏之夏與夏姓夏侯複姓皆音遐去聲今人呼中夏夏商廣夏大夏皆為遐去聲而夏姓反為遐上聲顛倒甚矣

都鄙村郭

楊升菴云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都鄙有章淮南子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群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愚按諺稱禮文豐儉得中者云不村不郭蓋村落之中習於質陋城郭之中習於文縟村猶鄙也郭猶都也故訕愚蠢者曰村樣讚美好者曰市氣其義一也

射覆

射覆字始見於漢書東方朔傳考字書射字凡泛言射則去聲以射其物而言則入聲覆字反覆則入聲覆蓋則去聲射覆者顏師古謂於覆器之下置物令闇射之則射字覆字皆當從入聲今俗二字皆讀從去聲謬矣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劉向說苑亦載此事而隨兕作科雉集韻兕字云或作雉蓋以說苑從呂覽也正字通云隨母之兕始出科之雉復分兕雉為二夫傳聞異詞正自不能强合集韻以雉為兕甚謬但正字通云出科之雉豈以科為窠耶亦覺費解愚謂隨兕乃兕中之異者科雉乃雉中之異者所以申公子

培剋而奪之不出三月病死言其怪也若隨母之兒始生之雉又何可怪之有哉

蒲卑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今人引用望帝者多矣蒲卑之名頗少知者

鵁鶄

鵁鶄鳥唯北方有之丙弟吳子山自都中南還見有人攜此鳥渡黃河絕上厓頃鳥即斗死物性不可解如此

牛駿

郭子章馬記引宋書云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故疾子章蓋以牛駿爲馬名誤矣昔人嘗以牛駕車世說石崇與王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陽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以此知何偃所云牛駿乃謂車牛之駿耳豈馬名乎

麗麗臣臣

商子畫策篇云麗麗臣臣毎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此必二獸名或良馬名惜無明註可考他書又未嘗見故不敢臆斷耳

蒙貴

爾雅釋獸寓屬蒙頌猱狀郭註云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猫九眞日南皆有之按此則蒙貴非猫也今人稱猫亦曰蒙貴誤矣

鼫鼠

漢光武得鼫鼠羣臣莫識時竇攸舉孝廉爲郎以爾雅所云對得賜絹百疋郭景純註爾雅以光武爲武帝竇攸爲終軍誤也

斯螽莎雞蟋蟀

詩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註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說恐未確也按爾雅云蜤螽蜙蝑郭註云蜙蝑也俗呼舂黍陸佃云亦或謂之舂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斑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此蟲一生九十九子詩周南螽斯羽即此蓋斯螽即螽斯斯本語助故或云螽斯或云斯螽螽類非一此其一種也爾雅又云螒天雞郭註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鷄陸佃云其

鳴以時故有鶗之號詩曰六月莎鷄振羽言於是時莎鷄羽成而振迅之也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此則莎鷄自成一種也爾雅又云蟋蟀蛬郭註云今促織也亦名青𧋍陸佃云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乃鳴此則蟋蟀自成一種也三種之蟲顯然各判柴陽竟欲混而一之不知何所據耶

蒲盧蒲蘆

爾雅釋蟲云果蠃蒲盧郭景純註云即細腰蠭也俗呼

為蠮螉沈存中筆談乃云蒲蘆說者以為蜾蠃疑不然蒲蘆乃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云云愚按存中謂蒲蘆非蜾蠃其說是矣然果蠃之為蒲盧爾雅業有明文特盧字不以草耳

海蜻

呂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此與列子海鷗事絕相類今海鷗事數見引用而海蜻之事絕無知者

稷蜂社鼠

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今人引用城狐社鼠者多矣稷蜂社鼠頗少用者

刺蝥

刺蝥蟲甚可憎相傳小暑上樹大暑下樹余嘗驗之大暑果下樹矣小暑上樹之說殊不確也蓋此蟲亦蠶類在樹食葉既老即生子於枝間一至大暑相繼下樹其

身外粗皮結成繭形而硬或附樹根或藏土內至春變為蛺蝶破繭而飛矣枝間所生之子至夏月即成刺蝥食葉傳種嗣續不絕今人欲絕其種類輒覓其繭擊碎之亦何益乎

松木生白蟻

凡屋舍梁棟用松木者大抵多生白蟻其形似蟻而差大色白腹肥有光澤初皆緣地而上遇松即齧一蟻當先衆蟻以次踵至首尾相續不絕如線若有部伍行列然久則生翼遇春末夏初濕熱之日成羣飛出不返其

木生翼者居木中蠹食極易孳生蠹食既久其屋輒有崩塌之患

臭蟲

杭州人家多臭蟲入夜緣床入幬嚙人肌血最可厭惧然杭人相戒不敢治謂以臭蟲多寡卜家業盛衰向輒笑其獃今按五雜組載閩中一獄多壁虱諸囚苦之搜求之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覘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人且致富卒乃白官發爐得數斗燔殺之此後賣餅家遂敗落夫臭蟲與壁虱頗相似虱聚而餅家興虱燔而餅家落則盛衰之說若果有之矣書此以代杭人解嘲

蟲白蠟

嘗見臘梅花枝間白膩如脂附着不解初疑為蟲屎或鳥糞及剝視着枝處其色微紅而將毋簡皆然不識的是何物今閱本草冬青樹上有蟲白蠟一種云係小蟲食樹汁化者其蟲類蟣蝨有白有黑每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為白脂熔則成蠟亦有不變蠟者則結苞枝上初如黍米漸至大者紫苑若樹之結實土人呼為蠟種來年春深則苞拆而蟲出延樹矣欲廣蓄者候苞將拆時連枝採繫他樹其蟲亦應候而出按本草所言白蠟今人以之製燭土人乘春育採其利不減蠶子因悟臘梅枝上所見亦此蟲之類也

龍蛻

先父嘗言父之外祖父母倪氏治葬之時信堪輿家言於穴後開一浜先以石灰畫地令人依灰掘之不數尺得一龍蛻首尾長短適與灰齊龍骨為鄉人攫散父時為兒亦索得一塊色甚堅白夫地中龍蛻固不常有而

開浜正值其處尤可異也今葬後數十年倪氏亦無甚禍福

魴魚

魴魚身廣而匾頭尾俱尖小俗呼為鯿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斤吳俗夏月漁人張網取得小魚名曰鰟鮮其中有形與魴同而大不過二三寸小經及半寸俗謂之魴鮃此即魴也蓋至冬月始大耳爾雅釋魚有曰魴鮃郭景純曰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鮃音毗當即此也

種蓮

有言種鼈之法先握土作大坎牢毋猪一豚置其中將肉鼈子千百枚投入猪肉中俟肉敗時肉鼈子蝡蝡動即成鼈矣

荔枝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自交趾移荔枝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枝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至唐而一騎紅塵但以博妃子之笑矣

玉蘭辛夷

玉蘭辛夷二花形體相似今俗稱色白者曰玉蘭色紫者曰辛夷羣芳譜亦分二種玉蘭一名迎春辛夷一名望春一名木筆亦曰木房然愚按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絕少至陸龜蒙揚州看辛夷花詩云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明稱爲辛夷矣始悟玉蘭古亦名辛夷但辛夷有白紫二種唐宋人咏辛夷詩其不著顏色者如杜甫所云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錢起所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發杏花飛王安石所云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之類則紫白皆可通用其著顏色者如裴廸所云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白居易所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之類則詩人偶因所見者是紫辛夷耳夫夷與荑同苞初生似荑而味辛故名辛夷此花開在二月視桃李爲最早故名迎春望春有未開之蕋形尖如筆故名木筆諸義皆不專屬於紫論其香色白者爲勝故圃人以紫色之本上接白色之枝明王世貞咏玉蘭詩所云暫藉辛夷質是也然詳味王詩之意判然以玉蘭爲非辛夷誤矣若大白之外又有淡黃紫之外又有桃紅鮮紅諸種則又顏色之極異者也

桂

王敬美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眞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犀也王藎臣羣芳譜則云桂一名梫一名木樨愚按桂之種類不一有牡桂菌桂

金桂銀桂丹桂諸名其花時又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各不同王說以有子者爲桂無子者爲木樨亦未確也

渥丹

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杜撰可笑渥丹木花名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開花殷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花薄擬之耳如陳風東門之枌曰視爾如荍爾雅荍蚍衃郭註荊葵也似葵紫色正與渥丹同意余又因渥丹類推簡兮之詩曰顏如渥赭亦必花名或即渥丹之異名也

竹子

東方朔神異經云茆竹可以爲船其子美煮而食之可以亾創厲張華註子筍也

蚓菴瑣語

古檇李王逋肱枕甫著

余八齡入里塾嘗記一日亭午館師沈明瑩與館主人盛生相語間忽主人之僕入報曰郡鼓樓銅鉦無故自鳴郡守偶從外歸疑鼓手戲擊即予梃爆責治俄聞樓上復鳴數聲乃知鉦怪

余弱冠時見里中館街起虹一道環至十間樓下約長百餘步徒如矢右梁東西跨焉近視如烟霧遠則虹也陵谷後辛卯夏偶閱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錄載皺家有范魯公雜錄記周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中夜白虹自淝水起下貫城中及劉仁贍以城歸蔡州予下蔡其城遂無屬又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夫幾城陷舍宇焚爇殆盡二條因追想我郡兵燹虹貫之處廬舍悉燬但昔時白虹下貫不久即應余里所見乃青綠間色且垂十餘年之久爲小異耳

崇禎年市上有朝鮮人持白鼠數百來售毛色如雪眼赤如火閃爍有光識者曰此碩鼠也見則天下

將亂

崇禎甲申二月廿四日秀水周瑞水甕中忽作響如蛙鳴或如人卧鼻息聲擕置門外里人聚聽聲愈高有嶶人陳姓者以瓢擊之甕內大鳴數聲三日而止按搜神記載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無故甕器自發訇訇聲若有人擊者主亡國

崇禎甲申三月十四日晨起徧城內外民家門上忽有紅白圈或叉或點或無雖極幽僻處無不皆然初不知其何兆後遭兵火凡有圈之家必遭屠戮又點者火焚其居無者人房俱免此必有神王之非偶然也

余弱冠時一日同友人湯巖出遊三塔寺遇一丐者年約三十餘貌甚豐偉身着敝布單衫手携竹籃市中乞食一器行至仁文書院前持石至河濱敲氷入水以破布揩鬚鼻孔自沉波底一餉頭竟甚舒適徐起登岸身氣若蒸如浴沸湯中略無寒意已而出籃中飯飽餐而卧余怪欲叩之適游人[illegible]詰朝至則丐已遁去莫可蹤跡矣

又順治年間有丐二者亦效前丐後死之日地方好事者奉之若仙至有鄉紳捨地安葬持香送殯者殆數百人似是實非故并記之

余至松江上海縣六團地方見魚骨卧水濱大可合抱長約二丈餘布渾作梁問之土人云此海鮎肋骨也漁家有取其脊骨削平代机者亦有鑿空作桶盛米者一骨若此其巨可知矣

崇禎癸未秋一夕忽聞城上啾唧如羣哭聲平明方止識者曰此城愁也必有屠戮之禍後果驗

明萬曆末年有督學使者喬公按臨我郡試士公廉嚴毅不少假借公嘗一日諸生嘲之爲獨木橋蓋況其難履也詩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懸投考生吟哦搖首僉紙封其儒巾于几或坐桂傍即封于柱封紙若斷廵役攫其巾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下一等一黠生初冠失巾潛棄網巾改作未冠繳卷而出竟無識者後一生窘甚在位朗吟云稟上宗師大人一箇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痒嬉嬉不敢

擅動乞丐皂隸驅逐開去待生員好做文字諸生聞之烘堂大笑封紙盡脫不能粟治止黜是生至今老衙役尚能言之者

秀水鄉民張姓者號新發張邑之豪族也子孫貧落祖遺大房售與郡宦盛姓諱萬年拆卸時棟下獲銀錢四枚上鐫富盛萬年字葢張氏之祖建房時特鑄是錢鎮壓柱礎欲其富盛久遠之吉語耳詎知已符盛宦之名矣數之前定若此

鄉紳吳昌時官吏部大營甲第侵越比鄰曾生基地

以築垣曾生往爭之昌時漫云垣在爾基即爾垣矣何必爭竟不讓還後吳罹法棄市房亦每遭回祿家業凌替而是垣今果歸曾氏

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黃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文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自崇禎六七年後其價漸輕至亡國時京錢百文值銀五分皮錢百文值銀四分甚至崇禎通寶民間絕不行使　本朝順治四五年間崇禎錢百文止值銀一分每錢重一觔值銀二分五釐崇禎末錢背有馬形者[illegible]易使江南李仁于馬士英

烟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觔崇禎癸未下禁烟之令民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詔尋令犯者斬然不久因邊軍病寒無治遂停是禁予兒時尚不識烟為何物崇禎末我地徧處栽種雖二尺童子莫不食烟風俗頓改

網巾之製創自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道士以繭絲結小網問以何為對曰用以約髮其式畧似漁

網網口以帛作邊名邊子邊子兩幅稍後綴二小圈用金玉或銅錫為之邊子兩頭各繫小繩交貫于二圈之內頂束于首邊與眉齊網顛統加一繩名曰網帶收約頂髮取一網立而萬法齊之義前高後低形似虎坐故總名虎坐網巾太祖聞之喜立命道士官結數十頂頒行天下俾官民各帶網巾然後加冠至萬曆末民間始以落髮馬鬃代絲舊制府縣繫囚有司不時點閘予故中囚苦倉卒間除網不及削去網帶止束下網名懶收網便除

頂也民或效之然縉紳端士不屑也予冠時猶曰孏收網爲囚巾仍用網帶十餘年來天下皆帶孏收網網帶之製遂絕又男子蓄髮未冠之先束頂網巾先用邊子自前至後繫束首髮名曰邊子勒頭予見府猶及見之後除矣

明朝南京孝陵內畜鹿數千頭懸銀牌人有盜宰者抵死崇禎末年余解糧到京往游陵上猶見銀牌鹿往來林木中始信唐世芙蓉園獲漢時宜春苑銅牌白鹿爲不誣也

兵道聽事吏陳荆山暴戾嗜賭家奉一觀音木像出博勝則焚香禮拜或少失采則詛罵百般嘗負回怒甚舉木像投入溷廁中以溺桶蓋置家祠神廟內崇禎十七年四月廿七夜隣人失火延及山家山趨出已而復入端坐廁中焚死

北地之麥日中吐花江南麥花夜放崇禎末南麥花多日開邵堯夫聞洛陽鷓鴣啼以爲地氣自南而北識其將亂今地氣自北而南天下亦亂

去西郭一十里分香舖塘南有大香樟樹高可數尋里氏張氏居其下崇禎十七年七月十六午刻忽樹顛現一大紅龍紋旋轉不息一食頃望西北冉冉而去遠近咸覩畢人胡少山爲予言者后樹亦凋落

周延儒再入相驕恣放縱每入相輒興門客所獻四美女入內閣後爲同僚陳演所劾漫不悛改遂至敗亡

明朝正后長子俱不獲令終懿文先太祖薨建文出亡永樂而下惟崇禎周后長子已立爲太子卒受闖賊之禍

明萬曆中天寧寺富僧物故凡往弔者厚有贈貽名曰程儀同時鄉紳錢姓者效之有諸生丘某者形體侏儒人稱之爲丘的篤與死者素不相識利其贈金備禮往弔旬日數往喪主訝而問曰先人存日未嘗見公往來丘曰死的肚裏自知問者絕倒自後民家婚喪必往賀弔出俟于門遣僕入促甚至索添錙銖往返數次廉恥掃地丐者不如丘死而傳其衣鉢者皆故家子弟潦倒無聊之徒猶以

斯文自居至今此風不變民間遇見此輩輙稱之爲丘的雋云崑山有秀蟲亦此類

郡廟道士沈求漢與予素善其容貌舉止男子也順治癸巳年二十六歲被仇首是女子拘至縣庭令穩婆探其私具男女兩體乃鞫得素所通姦道士數人俱寘于法其師問隴蓬萊驛時人稱爲雌道士今回父家不嫁仍爲火居道士

郡南五擐洞塘西里民鍾益妻年少姿美一日婦饁于田遇一少年男子以語調婦婦悅之隨至家姓

焉自是日來家人不覩也或時婦同爐竈有火處則舉室燄起家人救息器無焦灼處或家內熟食器皿忽被攝去有時鄰家攝來入或道之空中擲磚片片中人夫懼遣歸母家祟亦隨去如是三四載初婦秘不肯洩後少年勒婦投繯婦懼語其姑曰彼來時口吻火炭一塊吐我握之自覺快甚不知火從室起嗔我與夫同臥索我自盡姑曰我聞妖邪懼穢汝俟其來以左手執之推入溺桶中我同族丁伏于門外救應他日少年復至婦欲詐推入少年遽辭叫曰垃圾垃圾外伏擁入少年漸漸縮小競以蓋罩定久之聲息移至空處傾出乃數具桔槹中一塊燒焦柘木鶴膝也以斧砍破中有鮮血舉火焚之祟遂絕

東爪坊里人胡廷與同里王姓爲友廷疾久不起王往視之遇胡于街着白布短衫衣左右聆望相揖慰問良久別去王歸途遇廷父胡念槐云兒辰刻氣絕亭午復甦自言欲往見王忘着外衣遇王于街劇談片餉已別去矣初億其病中囈語今果乃

爾越三日竟死此崇禎九年三月十五日事也又諸生濮道永順治己亥八月十三日卒廿九日魂遊城外僱船往濮院在舟自言往南門內南官後浜今往族侄濮襄甫家到岸道永先入舟子待久不出往詢乃知述其服式巾履俱入櫬時所服者

任子明者郡南石佛寺里人也俗尚無爲教明亦與焉一日集村翁家設供遇一丐食道人與語甚洽傳以運氣之法曰子但不拘晝夜掃却塵情靜坐瞑目吸氣一口自喉至腹抑入丹田轉入湧泉却

從脊裏透出泥丸徐徐呼吸不令驟出工夫到日打過玄關道即成矣適明喪偶之嗣止一草廬日夕行持其中五六月後息長數刻年餘可息一香三載後添至三香然不能有吸而不呼也一日驟背瘡下閉目運氣忽聞天地崩裂聲遍身火熱見山河大地俱成五色神光恍惚如醉日晡始定此即前道人所謂過關之候也自是而後氣從遍身旋轉不呼于外冬可浴冰暑能擁火恒坐而睡屹然不欹里少年疑其妄閉之棺中沉之波底竟日出之如故年九十餘徧別親友瞑目而逝隣人侯其繼子袁文耀至時值炎暑屍停七日舉歛不腐葢尸解云子明好遊佛寺出城必居停予家與予甚契友人湯啟雲嘗受其法至順治六年預知死期沐浴坐化此又後驗也袁文耀是予義僕故得其詳恐久而泯因書其事以傳焉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破城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燐火青青散浸水波彌千亘萬衆懼足擊船板揮之不去豈兵死生魂預遊波上耶又廿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雨

有一夫婦廿六日逃出東門登寶公橋妻出懷中簪珥授夫曰事急矣我足小不能前必欲相攜兩不可保我願投河爾可急走揮泪投橋下死

乙酉歲予避兵于里仁鄉隣有盛姓房寓一豢與朱巡撫其僕某臀上生一尾約長三寸扁濶三指尾顛生毛秀水壕古里丘仁宇次男亦生尾二事予目覩

昔友人嚴姓之婦有孕偶有丐牽一猴來視之婦後產一猴今予所嘗用戶魏左宇住曹王廟後庭者一龜重十七觔其妻每以食喂之呼之立至婦後有娠產一白龜化書云龜龜相顧鶴鶴相唳皆能成孕葢由情愛相接神氣交感耶

順治九年三月同里張如九妻羅氏早亡生二女一男遺有衣飾數篋如九續娶呂氏取羅故衣服之卸懸架上忽碎裂如割呂疑子女毀壞罵詈不已忽聞羅氏空中作聲曰汝着我衣故割破何與兒

女事汝夫婦平日凌我血肉痛楚不甘故投五聖宮來報雪耳如九惶懼哀求間忽聞數鬼謂羅曰我等被汝拉來奠帛俱無不如他去羅懇留再四向呂索匙鑰不與即聞緊聲廚笥自開衣飾盡出分作三股置兒女臥榻呂與羅索贈羅云有些小物在汝枕下往覓果有金耳環一隻白銀八分在焉自是隣家男女無一不至內外姻戚聞其事往與敘平生與生人無異如是將半載一日以子女託乳媼并訓兒女後事且曰今當與如九同去不

復留矣九月十三日如九死鬼亦絕響如九與予家僅隔半里如九之父九霄羅氏之伯友梅與予至交咸親述鬼語歷歷

杭城藩司前百獅池順治年間一日衙役忽見池中一蟹其大如箕擊之不去以鐵鉤鉤之潛入水底鈎着米囊盛物甚重啟之乃一支解死屍聞之司主張公縉彥訪獲近司民婦吳氏與姦夫方二謀殺親夫邵皮匠也婦擬凌遲押赴市曹處決時有一少年見婦靚麗可愛嘆息云可惜可惜恨不以身代之婦聞之熟視少年良久決訖至次年歲朝少年乘輿過決婦所忽見一婦躍入輿中隨鬪少年被婦所憑云兒臨刑時蒙郎見憐心不忘覓之久今幸相會請同去抵家氣絕好事者至撰歌曲演戲劇始信傳奇中鬧婆惜活捉張文遠敫桂英活捉王魁判事未必寓言宋儒程明道曾曰鬼神如聞嘆息之聲不曾聞道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何形狀漢武帝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假使實所見聞或是心病

或是目病亦未足信果如程子之說則前婦人非形狀乎止少年獨見或是想出今輿夫共覩豈心病目病耶予里張如九之妻魂語經年馬云臺之家鬼語句句此亦非言語耶程子自不曾覩遂謂無鬼若在今日親見前事彼必遽毀前論矣

順治丁亥四月廿三日郡鎮將李公勛盜回兵丁擄一毋豕隨產一豚四目八足不久即斃

我郡每歲必有江南鳳陽丐者予嘗問一老丐云洪武中命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

迯歸者有禁是以托丐潛田省墓探親習以成風
至今不變
新安程孝廉名光禋字奕先奉呂祖甚虔忽有黑氣
入親中似覺婦女之陰一接而精大泄符藥不愈
一日遇一道人敎其佩麝香可愈初佩不多未驗
後佩兩餘其祟遂絶予友盛鶴江親聞奕先自述
如此
繆生後明行六石佛里繆孝廉子也年甫十九聰敏
韶秀已聘郡城王一菴之女尚未合巹一日往外

逍見桑林中一絶色少女向地若有所覓者生往
問女云失金芄耳璫生代為覓得之草中女笑謂
生曰與郎有緣願郎以是璫贈遂携生手行未數
步見大第一區入門見女僕數輩迎入郎于其家
合鏡焉女自述云姓奎名月英許配鄰槖之子村
陋誓死不嫁與郎雖不成伉儷有妹水英尚未適
人可遣媒求娶兒可藉此與郎兼奉歡笑自此生
每夜一往塾師疑曰其父遣僕潛尾生後見入一
坟林中與女偶坐僕前不見女惟生獨卧新壙上

負歸詰之生不能隱道訪坟隣云此前郡郭家有
女未嫁而沒新壙卽所厝也生妻父聞之懼欲生
于家數日後女買舟詣生泣云兒委身于郎誓同
衾穴何負心至此耶生亦泣王氏男女及隣人義
見王怒謀縛之女出金銀環釧數種遺生慟哭登
舟別去生在外家既久一日歸道經前坟見此女
呼生生亦力欲上岸舟子拉生蓬底急掉而過抵
家生已氣絶矣所贈金釧至今猶在此康熙八年
春閒事也塾師鄒生者余外甥爲述不妄

順治丁酉七八月之交民間傳有妖人呌拜生魂白
日呼人姓名卽隨妖人去賣與邊地一時蘇常之
人貿易市物以筆代口事露處以極刑未幾哄傳
妖魔來起自鎭江自北而南果有妖在晚間來必
先有怪風作腥膻氣屋瓦皆鳴初如數斗瓮轉聆
聞變爲黑鬼長與屋齊或如貍而嘴長盈尺或變
目如星或作禽獸犬馬之屬變幻不一入人臥內
撲壓人身至有死者或被指爪劃傷出血淋漓驚
痫數日人以刀劍砍之反傷家人惟擂鑼鼓衆哄

聲併夜民鬨鳴金伐鼓達旦不息或擊銅器或擊木板作聲驅之約七日又從一方時有方士寓一醫生周姓家自言能以符水收妖實無他能惟圖騙小賄賂而已市井惡少哄誆是人卽剪紙放妖者擒送有司拷鞫囹圄余檢郡誌及西園雜錄成化甲辰八月嘉靖已丑七月隆慶六年四月萬曆丁酉六月俱有是變至今故老尚能言之此非人爲明甚余始亦不信是月十一晚目擊一妖叟目如鏡迸出火光烱烱射人急誦天蓬咒忽躍而逝后十一月終屢至武林而息

順治己亥歲三月廿六日丁巳申時東方有星大如斗移至東南隆隆有聲而墮其光數丈白如疋練傍有小星散落無數移時而滅尋報征閩明達將軍陣亡是其應也

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雲鶴稍有識見者必謂無益頃年余至富陽山目覩施煉師撰召溫帥下附童體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退師云獻馬已多帥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取未化馬紙視之模板朽壞馬足斷而不連沘筆續之帥卽退盖天地生物不出五行造化人身皆具一天地五藏各配一行意配脾脾屬土土爲生物之根人無脾胃脉不能生天地無土則不成立金木水火皆不離于土故意想所注物卽成焉無暇遠論世有最平易而甚驗者如民間畜養母雞生卵無雄取卵向鐙內咒之云與寵雞打雄卽與抱伏日滿出雛羽毛必黑此非意向所成邪是知紙錢衣帛可作眞資畫馬鶴龍可供騎御木偶芻蕣可爲奴婢水火祭煉可使飽食變質而上昇意想所化理固然也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湖州雙林鎭雨雪

康熙甲辰歲閏六月初二初三兩日湖州雨雪我郡飄颻數陣而止是後湖州有橫山賊擾害連年水荒流離死亡者半

康熙六年七月禮部題爲遵　旨議奏事禮科抄出禮部等衙門題前事奉

旨依議欽此隨經行文各該巡撫造報去後各該巡撫陸續報部該臣等計算直隸各省巡撫造送冊內

勅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百九十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共八千六百一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奉

旨依議

康熙七年七月禮部題為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獲左都王熙疏內開一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

康熙三年遵奉

上諭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

疏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為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受害亦未可知相應免禁止可也一康熙元年以前考取鄉會試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內因

上諭八股文章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改制科歷丁未至康熙八年巳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俱奉

旨依議

康熙八年四月廿九日淮安府沭陽縣雨血塊大者如拳小者如金錢

康熙八年十月中旬天氣大熱二十日巨雷震霆大雨夜忽雨冰雹大至數十斤打傷人畜至有死者

康熙九年正月廿八日亥時大雪有大星如瓮頭尾長有光自東南墜西北隆隆有聲

康熙庚戌五月廿三大雨低田頗沒舟救漸出至六

月初十大風拔木三日不止十二日凌晨大雨如注巳刻河水陡漲三尺餘高低田禾盡沒傾圮民房墻垣不紀其數壓死居民米價騰貴奸民倡亂搶米有司捕治始息蘇松杭嘉湖紹六七府方五百里內同日被災故老云前朝萬曆三十六年大水數日而去今比昔年多漲尺餘經月不退明年災民俱駕小舟流集我郡三塔寺前沿門乞食船約三千餘撫軍范公委官施粥全活無算

釋有南北二宗道亦有二宗自東華帝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巖巖分爲二宗一授遼陽進士劉操號海蟾子明悟弘道眞人操授宋張伯端號紫陽伯端授石泰號杏林泰授薛道光號紫賢（又名道淵曾爲僧自號毗陵禪師）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蟾授彭耜此南宗也一授金之王嚞嚞授七弟子曰丘處機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跡皆在東海勞山而丘處機爲元祖所聘弟子十八人居燕之長春宮化焉長春宮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嚞咸陽人餘皆登州人

質信鄭龍如所著文集中載明劉大將軍綎門客名鐵布衫者有異術與人角戲其身挺立不動加以矢石拳棍略無所傷予友傳一法亦名鐵布衫又名金鐘罩試果如龍如所述同時里人徐姓者亦受是術偕數人飲娼館潛與友約佯醉角力右持斧砍徐略無所傷娼驚駭成疾徐後恃術作逆劫閭里爲士兵所殺術竟不靈予亦傳是法符呪俱全自維老矣且徐藉此造逆竟殞其軀前車可

鑑若留煉習貽害子孫取書焚之蓋鐵布衫者乃法名非人名也

余兒時郡庠明倫堂欹郡主謀牮直之計費不貲時有金姓者金華人罪配西水驛自陳能神牮不假人力費止三金如數給之金以銀市紙筆硃砂錫錁米肉每耙貼硃砂符一道設祭祀焚錫錁鳴鑼數次其堂立正後濠股塔偏亦用前法牮直之僑居濠股里與予止隔數家晚娶一妻不甚睦即以是術與人牮房爲業老死無嗣術亦不傳

崇禎甲申有吳江薛生號君亮者至我郡能李少翁追魂之術又善爲照其法書亡人生死忌結壇密室懸大鑑于案南設胡床于案下床糊素紙持咒焚符七七日親鑑中烟起亡魂從案下冉冉而升容貌如生生對魂爲照畢魂復冉冉而下亡四十年外者不能追矣郡紳徐冢宰石麒父卒時未膺封命後麒貴贈官追至衣冠一如所封主事高登榜羅法典刑其子高承延追榜魂至手挈自首而升知府沈處能子婦屠氏以產死追來滿身污穢吏部主事吳昌時婦陶氏追至身穿水紅彩面色如生

杭州術士陳尚元自言龔真人嘗降其廬授以禮斗降乩之法請仙不須兩人扶乩自能執筆書判予嘗往問數事甚驗

今民間盛行所謂教門者說偈談經男女混襍歷朝厲禁而風愈熾蓋緣其師扶一幻術傳衆與徒有置水一盂令人照見各樣衣冠有現傳異香令人聞之皆願歸附又有坐香運氣存想捻訣不數日間空中現一景象或見祥雲瑞靄天樂騰空金殿瑤山仙童玉女種種奇異愚人信爲得道死心歸向明時有盧某者妄撰僞經名曰五部六冊近世尊稱爲盧祖山東西則有焚香白蓮江南則有長生聖母無爲糍團圓界等號約數十餘派各立門戶以相傳授但不知起自何時偶讀宋葉石林先生避暑錄乃知出自漢天師張真君道陵真君始行教時凡受道者出米五斗故云五斗米道孫魯嗣行卽羽流家所傳齋醮祈禳符水祛禳法也魯爲劉焉督義司馬雄據巴蜀垂三十年曹操征破之後有紅巾張角等亂遂爲時君所禁其徒之高者仍嗣正派有不肖者志圖衣食慕世尚佛且僧家所入優厚遂附麗釋氏事魔吃菜而誦金剛經謂之金剛禪其所挾幻術大約道家緒餘其傳道之時必與歃盟密室懼以地獄果報卽夫妻同受秘不相洩余詰親友在彼教者雖不詳言其所以然其畧道運氣坐功拜表薦天俱道教科儀益証葉語之不妄彼所謂聖母者卽斗母也糍團者處

靜天師所嗜今龍虎山祭必以糍也究其立意亦不過勸人茹齋戒殺化㬥儆愚不可謂之全僞第其中師長匪人藉此作奸所以不齒于端人見磔于國法也

杭城鼓樓前星士方進字化之祿命奇中順治三年巡撫張存仁與明兵夾江對壘部下兵丁張榮者叩進推算判榮以二月初二應死于兵榮懼盜馬而逃爲邏者所獲存仁鞫之榮述方進推命之故逮進至問曰汝推張榮今日應死汝推自命若何

進曰我命不死但責三十板枷三箇月耳存仁笑曰我偏不打汝竟將榮斬訖方進枷號三箇月徧示合城云方今正在將士用命之秋術士方進妄談禍福煽惑軍心以致張榮盜馬欲逃除將張榮正法外方進枷號三箇月以儆將來夫方進之術可與郭景純頡頏矣但祿命書中榮枯得失理或有之豈責三十板枷三箇月亦載于中耶蓋必別有異術假祿命以神其說耳

康熙丙午春臬司萊陽宋公琬字荔裳被論謝事駐節不中郡守王公鑛司李湯公學尹讌公于司李廳公有門客來生者亦與焉泉知生有異術酒半欲試生取席間二酒盃對合口微念呪少頃開視美醞盈盃遍飲在座下及衙役共數十人而酒不竭湯公欲其再致果物魚酒生起易服揭其衣裾向空招呪俄頃傾出圓眼斗許橘四十八顆剖之眞福產也旋取水一器以被覆之書一符投其中須臾獲魚一尾重三斤酒一大壜黃泥封口泥印姑蘇某坊造萬目共覩予友陳屢虞家與生寓近

云生嘗赴友席于筵間揖一少女靚麗異常明燭之下客揖女亦答飲酒起居與眞無異第隔一座不近人不開言耳飲畢冉冉而沒術亦奇矣

崇禎十三年四月十八水傷稼六七月間米價石纔一兩六錢饑民如沸亡命成羣迫官府判價一兩二錢米反不出奸民愈橫白晝鳴鑼徧搶積米之家兵巡道朱公繼登新任嚴捕亂魁數十人造木騾縛遊于市杖斃之亂遂息十四年大旱六月杪忽有飛蝗自北來飀如風雨苗木樹葉蘆葦草根

一下便盡棲集人家瓦房至秋子百倍渡水不懼
米價騰踊石至四兩餓殍盈道十五十六經年亢
旱樹皮草根剝掘殆盡有饑民于西城上剮人肉
以充食市人潛有以人肉裹麵包為市者或醃之
偽為騾馬肉有數人於城下縛一生人殺而食之
又有一婦人日誘街市放棄小兒假名收養引歸
殺食時聞山東一帶民間公然開肆屠賣人肉每
觔價八分名曰米肉恬不為怪過往客商非數百
成羣必為饑民攫食體若肥胖非節食數旬俟其
骨立則不易過余里有人為漕艘水手回過山東
市逢士民牽妻出賣止索價銀三錢回舟持銀稍
遲至則此婦也賣與屠肆宰而登之几矣水手遂
別買一婦而歸其婦云彼鄉有一民家幼女嫁與
鄰人為童媳女體肥翁姑欲殺而食女知道歸述
其故父覷女曰有此肥兒焉可與別人充饑耶乃
自烹而食之自庚辰至壬午通國奇荒良民皆為
流寇張獻忠李自成輩紛紛起矣
江南馬士英題稱據劉澤清揭前事內稱六月初六

日據北來難民嚴太沈紹祖潘章張敬山等報稱
大淸兵五月初一日追賊至京出示云　大淸國攝政
王令旨諭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道曩者我國欲
與爾明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以致四次深
入期爾朝悔悟耳豈意堅執不從今被流寇所滅
事屬既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
德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
今居此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賊不滅
誓不返轍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
欵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
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名立業之秋如
有失信將何服天下乎特諭
順治乙酉張公存仁屯師錢塘江上南北相持者經
年不能渡時有士人某鬻鹽為業忽見江沙暴漲
水止及脛其人荷鹽徒涉過江售賣哨兵縛解帥
府鞫知江漲可涉張公調兵千餘頭纏白布為扮
明兵尾隨其人涉江至岸明兵屯集江沙盡渡而
浙東郡邑望風瓦解昔宋社將屋元兵屯集江沙

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其人先涉大軍隨後
無一不濟我
世祖開國聖主其事略同且二事俱在錢塘豈非天乎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初九日　大淸兵抵嘉興時馬
士英在杭命都督陳洪範與　大淸議和過嘉興
舟旗書奉使　淸朝兵巡道吳克孝投水左右救
遁同知朱議漇推官徐昌祖知縣某等棄職遁知
府鍾鼎臣以城降居民爭粘順民字于門貝勒王
札營演武場先遣數騎進城揭安民榜士民有到

營獻策者即承劄給劄授銜隨征遇缺委補謂之
南選住三日拔營進北門出南門騎兵由草蕩陸
行步兵舟從漕河行軍秋毫不犯市肆安堵明潞
王常淓同世子官民開門迎降隨委縣官署事秀
水縣胡之臣先曾在天寧寺前賣膏藥人素輕賤
因藉軍需嚴威脅民民怨切骨吏委投降總兵陳
梧至郡鎮守時各官尚服明朝冠帶閏六月初五
日下令剃頭百姓鬨至陳梧署梧云剃頭小事但
剃後汝等妻子俱不保民遂沸然時有外邑那紳

屠象美與梧歃盟共事初七日聚軍民于大察院
象美袖出僞詔開府道署示諭城內外二十四坊
居民每家出兵一人民有遷避不出者衆兵抄搶
其資書逃民于其房入官數日間聚衆三萬餘無
將領隊伍亦無軍令約束鑿木竭竿或以寸鐵縛
竹杪葛衣裸體足蹋草履烏合喧呶竟同兒戲日
給兵餉悉派本坊鄉紳巨族質庫是日衆擁委署
知縣胡之臣至梧署亂兵攢刺磔屍毬場十二日
曉東關外盤獲沙船一隻詢稱鹽寇謀爲內應于

是急閉四門搜斬黨羽市郭鄉村一時傳徧搜殺
甚多各坊居民不容往來逾界者即覩識立時擒
殺鄉村之民亦各歃盟團結羣不逞藉稱盤詰過
逃難男女經過或身帶銀貲一槩殺刦平昔豪横
蠹流毒閭里者盡爲仇家報復殺人放火隨地皆
然旬日之間自相殘戮屍横徧野矣十三日大兵
次陡門梧遣標營陸中軍哨領陸兵先鋒朱大定
等部水師又率民兵繼後救應迎戰于鎮西兩軍
相接大兵數百忽繞出郡兵後前後夾擊郡兵大

敗砍殺赴水死者大半殘兵退保入城水軍返棹
鼠竄初象美與梧起兵時梧輕象美書生且權非
獨握陰有微隙流言屬有異志至是象美見各縣
調兵出戰不利太湖時王蕘兵又不至廿五日新
安水師敗于麻雀墩繼而民兵被坑于姚油車磯
于石灰橋知事漸危聚集家將懷寶開北門欲遁
隨被亂兵所殺郡兵恐、大兵登眞如浮屠窺城
中虛實縱火燒之 貝勒在杭發披甲三千廿五
晚抵嘉興四鼓進薄西門外鋤頭壩作浮橋達城

脚下火礮連發聲如轟雷守城兵紛紛逃下廿六
日天未明梧開東門曰稱親出禦兵率家丁同朱
大定逃走平湖城門隨閉黎明傳大兵踰城已入
郝千戶開東門百姓喧擠出逃踐踏倒死嚎咷震
天接踵而行首尾數十里不絕大兵知陳梧東走
分兵追趕至朝陽廟不及而還時城中逃出者十
二三未及出者十七八有削髮爲僧避于佛寺者
有自縶獄詭稱罪囚者僅二百餘人其餘盡行殺
戮血滿溝渠屍積里巷烟燄漲天結成赤雲障蔽

日月數日不散郡守鍾鼎臣自縊嘉興平時羣盜
蜂起白布纏頭號曰白頭兵臨平山則有陳萬良
永昌寺則有殳茂環太湖有沈泮栢相甫吳江有
吳日生周天金等少者千人多者數萬惟吳日生
通欵于明魯王封長興侯製旗鑄印設官部署屯
兵于舟札營澱山等湖分投鄉村白晝搶刦名曰
打糧所到之處燒擄一空被刦之民無以爲生亦
投爲盜衆至萬蹂躪數百里官兵屢勦不盡至庚
寅辛卯間各處劇盜輸金投降給劄授銜聽其歸

里名曰安揷錦衣頂帽羣盜隨從公然與府縣官
抗禮陽爲投順陰仍行刦因鄉野民貲寄頓在城
盜無以刦乃擇縉紳富人并其愛子擒匿盜穴勒
千金萬金取贖愆期不至有水牢河泥糞窖烟薰
眼等刑數日一比往往喪命不取贖彼稱當沒碎
磔示衆出城覩自齎刺拜謁巨家口稱貸餉稍不
允諾夜必燒刦流毒幾十年後漸次勦滅
屠簡討象美在京邸時有婢紅葉因內妬箠死或
曰以不謹死瘞之郊忽甦呼聲聞於外發視則活

鋪表衛勒象美斯不得奏聞舜冠戰跡佳迷師輿

見聞錄

嘉善徐　岳季方

象鼠

余客荆州見省下水報云外國貢象一隻重八斤四兩鼠一個重六十餘斤於某月日經過撥送各衙門觀看夫象爲巨獸鼠屬纖類今所貢者何大小顛倒乃爾

鰣魚

鰣魚雖江鮮實海錯也故泝大江而上不越安慶九江然其來必有時故名一日夔陵副將餽數十尾於荆鎮荆鎮鄭公化源遂食味甚美公即於樽俎間飭水陸將領謹守要隘嚴修武備未幾而西山賊突至遠安失遊擊將軍一守備千總各一鄭公嘆曰我鎮荆十五年三食此魚三見賊至初李自成子小李兒合賊十七萬圍城七日刼走之又小李兒靠搖旗馬掘子王二王三合諸股賊號四十萬炮火蝟集攻城日夜不休城無完堵隨倒隨修用計以老其師後出奇兵大敗之凡四十日而圍解今僅存小李兒一股乃爲孺子僨事孺子者蓋指失事遊擊黃某也黃某即黃得功之幼子出防遠

安鄭公申飭戒嚴而黃游擊適有處領運宵讌會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覺跟蹌格鬬遂被害守備千總入救亦受創而卒若鄭公者可謂老將知兵矣後數年公殁公子以世爵協鎭紹興有健兒獻鰣魚二尾頗巨即烹一尾啖之明日又烹一尾味不甚佳食箸金鑲處漸漸色黑余時在坐疑有毒即不食公子亦不食詰庖人云恐天熱魚餒置井中別無他食者亦無恙乃知魚腐金銀亦爲變色不必有毒也本草云蜀人呼鰣魚爲瘟魚相戒不食錢陵之魚必從川來宜其爲不祥之物也

驅妖

潞陽鄧廷槐家妖爲祟惑其女一日有道士鬻符於市告以故曰我能除之結壇書符至夜半聞有戩鬬聲空中擲一蛇頭約十餘斤又聞空中云原有冤愆故得犯之如是再四然自此妖遂絕道人臨行又置一牌令懸中堂數年後牌忽墮地事久相忘爲小兒所毁妖復如前一門譆䰈

奇跡

奇跡之變幻耳目者不少槩見余所歷甚熈而可爲傳說者有數事焉鄰下察院公署堂名響琴步履其中則梁上悉應以宮商之音舟行沅江見萬仞壁立雖猿猱不能到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隻望之約丈許山左省城歷山上石壁間有光石三尺許照見城市如鑑虎丘山塘之南許氏園池中虎丘塔影在焉雲間城中方塔影在一民家竈鍋中每夜以清水貯鍋旦起見影金陵牛首山僧舍闔其門有竅如錢日色清朗時以白紙承其影見浮圖倒掛佛案上濟南去百里皆陸地也而趵突泉有三眼其泉仰出水涸時不過二尺許時有葦蓆

竹木氾出金陵人修報恩寺塔見頂盤中有二鯉長數尺潛其中江右安仁縣仙巖人不能到仰視巖上有杵臼織機紡車牀具倉板之類相傳倉板開則歲豐閉則歲歉云信豐縣石塔九層日中無影影見則菑至如此之類多不可解

魯仙

余爲童子時見有魯仙者挽雙髻冬夏皆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肩挑竹杖上掛瓢筲鼓板行則鼕鼕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眞快活夜卧必在飛簷殿脊城堵之

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時或仰臥女牆弄簫聲徹雲表凡魯仙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一銀盆盛燒酒三四斤魯仙出其勢垂盆中吸酒有聲咳咳片時而盡漸覺面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以其跡涉妖妄斃之杖後有見魯仙乘一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乃荷管籥之具高叫快活之語聞者雜至或曰已杖死矣問何復在此人耶鬼耶魯仙遂躍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邋遢化於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每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入貢者

猶云三丰爲某合掌供養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尚在廬山此皆仙蹟變幻也彼魯仙者豈其流亞歟然其吸酒之術近於此加取禍杖下固宜

麻衣僧

友人施楚望述魯仙同時僧冬夏衣麻衣因號曰麻衣僧醉後狂言往往徵驗其尊人笠澤先生嘗飲二人以酒皆大醉東西房就寢魯仙清晨先起取僧麻衣置金魚缸中水底下以石壓之即趨而去莫有知者及僧醒徑向水底撈麻衣披之未始沾濕也又云魯仙口啣外

臂而睡如鹿卧云

異客

耿同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恭簡爲宣大總督同伯隨任嘗至邊城覓妓侑酒有佳妓先爲一客呼去同伯欲以勢奪之客不遣同伯乃令數十健兒往辱之客一指數十健兒皆如自縛歸報同伯大驚遂親自迎客盤桓累日客又技勇絕人一日同伯隨行馬數十匹忽盡失去意必客之故也向客索之客笑指壁上曰出馬皆從壁間躍出同伯欲招致之恭簡所客飄然去終亦不知其姓氏也

曹石霞

曹石霞名亂昌楚黃才士領己卯解癸未捷南宮父爲雲州佐卒於官石霞入滇扶櫬抵常德疾作假寓德山古刹及病愈就道德山和尚元直送別曰居士筋斗不遠老僧亦隨後來及石霞病卒雲南櫬過德山元直上堂說法次日圓寂先是石霞入滇出順寧府巷過四齡童子扳輿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闕首巷門人也石霞挽入密室中耳語言予爲浙江山陰章格菴投胎此地相

候久矣石霞賦詩云幕中堂上換投胎誰把原身錯用來滿口胡謅雙脚跳至人終是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我與曹某共結蓮胎去矣遂坐化

枸杞

甘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滿地皆產惟凉州鎭番衛瞭江石所產獨佳瞭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彝住牧之地土人往取率數十人結隊晝伏夜行採不數掬即還恐番彝刦掠也道遠而得之難故獨甚貴乾者大如豆赤如硃即當事貴人歲得亦僅升合耳黎媿曾先生

爲彼地觀察云僅兩見今服食家以細小紫色者爲甘枸杞非也予所見眞枸杞大而亦少子即如川貝母大如龍眼川附子其進貢者八錢一斤人多不識然則瀟石似玉魚目混珠天下事以僞亂眞大抵然也

食量

氾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授刷鎭左營遊擊一日清晨邀食蒸羊其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鍋蒸熟之又另之懸火燒餅盤四五十列兩卓余與主人及兩客共上卓路公中軍守備楊貴亦在主人云楊掌家善食可隨坐下卓掌家者營中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未及十之一二火燒每人不三四枚而楊中軍獨坐之羊肉火燒已盡矣主人云我們且待吃飯上卓羊肉火燒幷送楊掌家即撤與又立盡頭之上飯餚饌頗豐下卓亦然楊啖食無餘者因問楊家食若何楊云每飡三斤肉三斤麵三升米五斤豆腐佐以葱韮數斤一日兩飡而已楊之身材中下不知何處容受然其臨敵衝鋒亦在勇敢之列

巨龜

歲庚戌余將入都於王家營禁頓輿轎間走市上有漁

人持一龜長尺許濶五六寸索價千文余以五百文買之寄藏於主家木櫃中夜夢一甲冑士謝曰賴公脫我於難公他日得赤雁使是所以報公也明日啟櫃龜已逸去所夢甲冑士必龜也而赤雁使不知何指昔錢彥林先生彷村園中池水既涸湖石下見一巨龜足踏四小龜而行見者以爲怪擊殺之有患痔瘡者謂龜肉可以療痔食之即死又表兄陸子勤家穫龜如箬笠大置之庭中少頃大小龜千百至驅之不絕是晚大龜遂遯去

美女彈琴

琴客楊汝和者蜀人也挾絲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女彈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掃室垂簾外設一几於東南角內設一几於西北隅兩几各焚香橫琴於上汝和於東南几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儼然有靜女臨几汝和鼓漁樵之曲女亦和之音清韻朗令人神往曲終聞隱隱環珮聲視之寂然詢汝和秘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擡石

癸卯歲余館于東魯所居前兩傍各一石條作榥厭人來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慨然曰可去因以細繩兩根僅可作錢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為扛令兩童子輕輕擡去莫不驚異欲令其再擡第二條彼反以先所擡者復擡置原所問何故彼笑云此戲耳非真也乃知剝驢拔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即得分食者皆戲也若西洋奇器令婦女以一絲一莖挽運千萬斤重物則非戲也

倭國

徽人吳三英曾至日本國言貨至彼則聚島上市官判價無欺客買彼貨亦不貳價不似中國市井多欺僞其風俗淳朴道不拾遺婦人女子與人極褻狎終不亂捫其乳甚喜曰你愛我若揣其足謂有意私之出刃相剌其姦禁甚嚴不惟姦婦姦夫並死其家不舉則闔門論死客中有文人墨士奇材異能者王聞必召見然每紆其途以示土地廣濶又黎媿曾筆記云有人至日本文國東浦寨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人為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者為將軍三傌音馬王擁虛位而已俗至潔男女着白布衫長垂至足又云中國伽楠皆非真

真者彼國亦不易得取伽楠法先期割牲祭卜有無走寄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攫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傌重加洗剔上者留之厚酬其直次下者聽別售又言將至東浦過黑水洋最險吹沙無刻停若無風綏渡則沙壓舟沉又言國亦有狀元名必取人才出衆者或數年得一人不似中國每科必選一人為冠冕也嘗覽異域志云日本乃徐福所領童男女避秦之虐遂國於彼而中國詩書亦得相傳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流傳既遠數千年間聲音不同

其交疏遠不足以續聖教故不相合耳然猶市價不貳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淳也聖教不行宜其有浮海之嘆歟

羅道人

羅道人者棄家遊江湖間十餘年歸往江夏山中後結茅於衡岳之麓宅不築垣堂不設戶亦無床竈辟穀九年而已如是者又十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烟火中人也客至談論惟云爲臣忠爲子孝即是大道辟穀修煉其末也人餽以衣食多却之堅請留則以食飼猿鳥

衣置石上朽腐而已其所居虎狼窟也荊棘蔽塞其徑訪之者披蒙茸而入雖遇虎狼不爲害其山爲熊羽經業羽經多病嘗裹糧入隨之數日病少瘥羽經云道人夜半後不知何往及日高方歸身沾多露聞近日訪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日稀云

泛海

劉觀察孝孺奉　命往紅毛國徵船勦臺灣悞入黑鬼洋舟人令速煮飯未幾鬼拖千百猙獰叫號不可名狀舟人趺坐結印口誦梵咒如僧家演盂蘭盆會四顧撒飯去來雜沓天明始絕云此皆溺海餓鬼也又一日大洋中忽起高山障海紅光閃爍呼問舟師搖手戒勿語恐怖之狀更甚於黑鬼洋也急入舟披髮持刀出立蓬背割舌手足血瀝水中即仆船上經一飯時頃舟人曰得生矣問以故曰海中魚出如山不足怪也但欲吞舟則吐紅光瀝血水中可以解之否則以舟中尊者血瀝解之不然幾葬魚腹也

仙笛

閩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曾舉孝廉建

安道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事頗驗又時顯靈异能于空中致奇花佳果忽月餘不降遺玉笛於几長三尺餘道士素善吹然吹之不成聲夜半喬仙于空中弄笛聲音嘹喨數里內皆聞之復有異香繚繞時屆秋仲庭桂數株一時吐葩明晨笛遂不見

仙棋

余嘗見仙乩于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休咎也詩有初唐氣畫兼南北派而更精于染色暇則時與人下棋必賭賽然勝負往往不因技之高下大約與貧乏者博

則乩必負假欲以詩讖之所得濟世也又一乩碁県判事適有國手至衆曰爛柯縣臺仙家事也不識大仙善奕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乩以爲可國手遜曰凡人何敢與仙對求讓幾子乩云讓九子國手自念窮盡奕理縱仙凡不同尚得讓九子乩固妄耳因遂佈九子乩着似不能支國手乃曰大仙游戲三昧耳觀者曰大仙本不長於碁乩答云不妨有一刼在後果因一刼國手全局俱失國手乃叩首伏請曰大仙得無爲仙中之國手乎乩云我在十州三島間爲第六手夫奕小技耳理

深至此則凡學問豈有涯岸乎苟一自滿則棋如國手亦有滿盤俱敗之着

王淑之

王淑之楚黃人商於京口虧本失業徜遊焦山至山寺一童子戲語其師曰王客人至矣僧出邀款甚殷茶寮香積俱極豐潔日暮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宿山寺次日復欵留遂盤桓數日淑之自念生計之本故里難歸僧意殷殷乃發逃禪之想請祝髮長侍僧曰汝酒肉場中人也非黃虀淡飯可了此生且當以術數顯名海內因授易一編令王熟讀時爲講解微義洞悉而並不及術數居三月餘謂淑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世矣數當自金陵始次日有船至山下僧曰客舟必往京我有一客求附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子另出巾履色服換淑之故衣而淑之儼然術數中人也淑之在山久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而出之裕如即巾服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又先語淑之曰到水西門即謁某秀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但令錄科遺才俱遭擯當以京畿道送入場不必奔競抵水西門至一館中詢某秀才諸生問所以淑之

備述秋闈名狀科舉不得之故諸生曰秋闈尚遠科舉發案在且晚閒館生供來問一一决之諸生令人送至某秀才家次日案出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等第無一爽者名遂籍甚及秋闈而某秀才果在第六當事聞之延致無虛日矣嗣入燕都聲震輦轂號曰半仙

犀玉

一武將好蓄珍玩亦多藏書積至數萬卷宋刻書亦萬卷古金石文字龍滿一室他如三代秦漢尊彝環壁之晉唐宋元法書名畫官哥定窰宣成之磁端谿大理

璺璧之石猫眼龍睛火齊木難之寳罔不畢具而犀玉玩好酒器尤多內一犀杯不甚大製極古雅獨置一室香氣馥馥不絕酌以熱酒則更甚又一玉鎭紙作兩螭盤繞而一昂一伏値天日晴朗兩螭滑膩如脂香勝沉水眞異物也及主人將殁前一月鎭紙忽墮地碎犀杯爲其子獻于某王子今某王子已伏誅其犀杯又不知屬誰人之手矣

飛賊

濟州吳又夔入都挾重貲進前門往來肩摩負行李者卽覺空虛然入篋中不翼而飛檢抵寓啟視橐金盡失矣時又夔兄現爲巡城捕甚急夜三鼓忽聞陰風撲戶戶不鑰自啟一人從簷飛下披髮杖劍長跪榻前曰前門上失物是小人借去公能忘情否又夔懼甚連曰已矣當卽止捕耳出戶躍身屋上隨風而去片瓦無損又濟州孫宦家屋宇深邃守衛甚嚴積貲密室中雖姬妾不得輕入一日啟視磬如閟之有司勅番捕相視毫無踪影云非盜所爲孫宦告當事檄緊諸捕緝限嚴緊宦晨起妾室盥畢整冠見冠懸于簷際莫知所謂及久獲覺蓆下有物視之乃利刃懼而止緝又月餘其僕狎一妓見其約臂爲主人物問從何來云海上偷所遺每歲至至則馳報但其膂力絕人能着靴上磚城且至女墻手無藉扳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了無障礙雖有多人恐不能制莫若以計取之彼好酒俟其醉斷其手足卽成擒矣未幾至如妓言縛之至官一欵而伏

假冒

楚黃李公夔自歷階至侍郎多厚德爲外官時一人自稱座師子見公論其履歷待之甚厚其人要求無已未幾眞者至始察前者之僞適其人復來請托公徐曰敝世兄昨至見館署中其人惶遽而遁又黃俗比戶絃誦館課四方者極多一士同姓在汝寧光固間設敎稱公爲叔後公以侍郎致政歸道必由此館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迎謁士雖應諾然未嘗識面平時假托不得不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欣然以猶子禮待之親造其館慰勞主人士從此館益佳學益進遂得發達

李復佳

東魯李秋期諸生也有子佳哥聰頴絶人年十歲時藝
不待構思詩賦亦驚拔可觀是年入道試深秋久雨文
宗見其年幼出對云雨久藉苔紫佳隨曰霜濃楓葉丹
遂入泮不數月渡汶水死秋期哀痛不已復生一子亦
敏悟六歲就塾日誦千言自能解意出佳哥入學對對
如佳哥乃知佳哥再來因名復佳詢他詩文皆能記憶
余聞時僅十餘歲今不知壽夭榮枯若何

借寓婿

荆州王文南解元也嘗言川中劉觀察之子搢舟自郡

歸過一畫舫中有麗人婢僕森侍及夜泊著頭語搢隨
從云舟中麗人主人愛妾主人即此地某官也任滿將
還尚滯成都令移眷至此以旋欲暫假栖家人告搢搢
與某官有交詢其履歷搢因掃室欵之半載餘某官杳
然心頗疑之夜靜於墻外探之每聞刀仗聲廹之則又
寂然心益懼一日麗人遣蒼頭告搢曰今夜有仇家率
衆相殺府中人萬勿啟戸否則禍且不測及半夜果若
數十百人持刃格鬬者雞唱始息清晨過視麗人婢僕
俱不知所之惟腥血滴瀝堦除間堂中置金一餅万書

一卷又一帖書四字云留謝高誼終莫測其是妖是人
方書試之輙効跡其行事當亦劍仙之流歟

丹術

燒煉之法自有眞傳非有道之士不得遇非有道之人
不得成何則丹不濟聲色貨利之用也今之燒煉者皆
聲色貨利之徒是以行燒煉者未有不欺人信燒煉者
未有不受人欺耳獨余所聞二事則甚異有醫生汪羽
卿者浼余札作紹往謁泰安州趙樸庵侍御余問欲往
彼鄉行道乎抑遊太山欲其作東道主乎汪曰否侍御

善丹術欲求丹以療貧因憶昔日遊太嶽聞侍御得丹
秘甚未聞濟世問汪何所聞汪曰友人蔣遯叟孝子也
侍御以其母奇節子純孝特黙千金贈之余嘆曰若是
侍御爲節孝故諒非泛泛一札能動其心也汪遂止又
新安汪器之商粤東荼肆中遇一老僧與語深契禪理
因邀至寓盤桓累日適同寓有偷蠋珠者爲仇家首告
執下獄拷掠備至需五百金可釋否則爲獄鬼矣器之
生平負俠然苦力不能深自浩嘆老僧曰既有心君所
買諸銅器即救之矣器之云所値幾何僧令秤數十斤

我爲黠之隨即索炭器之即以燃炭進僧出一包取匕許擦諸銅器着火燒赤以水洗之皆成白銀銷鎔以獻俞得脫是夕老僧亦不知所之之二人者其得其傳者歟然所濟者節孝冤獄則爲身家計者必不黠黠亦必不成今之逢人便說者不自有其丹而與人丹以覓剩餘其眞假判然矣

妖狐

中州呂端生者挾絲桐遊江陵嘗與諸武弁飲於章臺俱大醉委之而去卧老梅樹下夜半月色如晝酒亦

少醒欲往前舟宿有素衣婦冉冉而至曰妾家距此不遠如不陋棄幸惠臨少叙欵曲生領畧之至其舍屋宇帷帳甚雅潔遂留連數日情意既洽至於忘歸生問其姓氏良人何往云姓胡爲虎所傷自遂徙此實鮮戚屬感君風雅願托終身生於是賃居托言娶婦載以俱歸賓客稱賀雜沓應接裕如居恒中饋女紅事事可人然自此多疾日覺羸瘠有僧見之曰君所遇獸屬之妖也若不舍之有性命之虞宜亟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挈囊登舟婦追奔及江見舟已發哀號痛詈生投長沙友人以庇自是漸安越三載荆之貴人召之於是整棹來方登渚宮之滸而婦已先在生若形於色仍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僅存一息懇僧治之問始遇之處至梅樹下作法婦踉蹌奔去命矢射之應絃而斃一白狐也生調理年餘僅得不死已爲廢人花月之下凡有所遇不淬慧劍斬之鮮不爲山妖木魅所蠱可不愼歟

屍跡

嘗過沅州見石上血痕儼然赤馬相傳崇禎初年有賊驍甚殺傷兵士頗多及敗擒而食之馬即刲分於此血

跡遂不泯嘉興三塔灣清兵初至縛僧於石牌坊射殺之而屍貼石處血痕作僧形顯然

剖心

寧陽民李養曾父病且死割股作羹而愈未期年母又病藥石不効養曾沐浴禱天以刀剖胸取肉作粥隨食隨愈事聞於官遣醫生汪姓者療之醫云胸間瘡裂五寸餘氣蒸蒸出痛不可言汪敷以藥飲食無恙期月而平

瓊枝曼仙

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謂之噢犬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妮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噫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納欵稱臣峩冠世儒效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一娼耳奮

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之所爲耶若瓊枝之死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爲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嘆耶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承朝廷褒䘏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隱逸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彝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叩門叩問不得於墻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鉤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啟門而入蒜倒鉤藤虎狼所畏一觸其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中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從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廈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概嘆偶及

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公卽欠伸作痛楚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携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踪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士或躭泉石或厭軒裳或棲托元眞或避世待淸不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踪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等矣

義猫

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

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攜猫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猫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猫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猫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猫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猫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將救不及猫亦投水與波俱汩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猫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猫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猫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猝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猫之三覆鴆酒何其靈呼救不得殉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猫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鴆毒非猫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趙弱言

楚黃麻城趙時雍精岐黃術年五旬無子嘗禱於東嶽帝迨歲庚午方舉子墮地即啼不止時雍惡之曰呱呱勿息非有祟憑必爲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忽作成人語曰毋棄我我思我妻若子耳舉家駭甚問若爲誰曰我即同邑劉太平也隨洞安令劉元長爲記室已巳城破溷亂軍中游魂無歸今正月朔遇東嶽出巡傍一僧導余鳴冤帝令司籍者查之云我向當十八年陽壽於大刼中枉死應再生帝復詢有善狀否司籍以余先爲李吉所陽谷令藉貧嘗於參語救活高大高二兩命今生當以十七歲庠泮妻曾氏爲曾孝廉孫女帝問司籍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時雍某年月日曾祈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曰時雍以溺五女準大惡應受絕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抵百功蒸萬壽寺行僧若寒僵臥幾死得三文錢買薪一束煨火辟寒可不死是日時雍適有一文錢在囊懈而給之同行者亦以一文施之賈薪人讓一文以薪一束與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途見一婦屍將所得爲倡歛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治貧人疾不思報以是數善應與之嗣帝因命

我爲子幸勿棄但俟我妻子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爲不爽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生平閨閣細語庭訓瑣事罔有少謬因相對泣曰此眞我夫再生也此眞我父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當年在幕勸公勿受某三百金入高大高二罪旣不允因於參評易數字高後得出然我以是再生而公以是得大譴奈何是時李吉所見有四子諸孫羅列不數年相繼淪亡不絕如縷然好事者競抵時雍家聽其子言其子曰我非樟柳神何以終日使人絮絮也自是絕口不言時雍因命之曰嘿字以弱言云其所妻曾氏者爲辛未相尚未育也曾故望族孝廉昆季咸錚錚有聲時雍一寒士耳其不與締姻明甚時雍亦戒勿言迨一時高門求曾女者俱不就奈已孝廉物故舉家避兵山寨恰與時雍咫尺弱言橫經赴館毎過其門曾輒愛之反招時雍締姻奸焉又弱言云劉太平先世爲永寧州牧全一女人節當嶽帝審余善惡時是女在堦下相視而笑嶽帝隨註此女向曾脫生盍三生之石已定又不待月老檢書矣其引導訴寃之僧或卽一文活命之僧亦未可知嘗讀梓潼救刦經見處

分元秀溺女事甚嚴今參以時雍之罰流俗溺女當益知所相戒哉嘿見爲麻邑庠生前與余同客辰沅相聚幾半載言之甚悉

採生拍項

揚州一富人子方六歲就外塾如厠久不返師令人跡之已支解於厠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投首詞云父某叔某俱庠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頃後爲人一拍卽隨之行藏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凡幾皆舁入深山令其樵採燒炭開煤力作運出貨賣某以某無子留育爲子今已婚配生子以某忘本家令出賣炭奔此首告因行咨安徽當事緝拿見養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眞法森嚴不能狥汝意益功名壽算也聘叩案哀號聲徹堂陛帝曰旣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宣聖

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盍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取牟尼泥來泥若栴檀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嘬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為殮也噫貧士慘狀可勝悼哉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息蠅蚋散虫蛆安腐爛者完固色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曰我返報大士命去矣屍即蠕動聘張目

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貪淫葷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不茹葷其于聲色貨利泊如也惟長齋繡佛以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眞定某縣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賣妹失妻

有宦僕勢張甚與一吳人鬬說訟事於當道得吳人之女為妾遂怒其妻思賣之以妻貌陋令妹出相紿妻同妹往某戚家令舟人送妹至某處載妻上別船舟人失記同妹載至娶婦舟傍令其妻過船娶者云我相是彼不是此遂擠其妹去後闖落衕衙中蓋其賣妻時不由妹嫭故也又羅公彥江右名家子風流溫雅客遊金陵飲於郊外見一少婦哭墓哀甚素粧豔妝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歸將適人耳公彥浼其執柯其人曰諾索值極廉事成婦夜至花燭既散

婦曰君何處人至此何幹公彥一一答之婦見姿容韶秀又富於橐裝嗟嘆良久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執柯者即妾之良人也不事生業每以妾紿遠方人明晨必與羣惡少來逞其無賴君若有密友乘夜遷去彼亦無如之何矣公彥即如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羣皆怏怏去夫宦僕以鬬說事局人之女為妾何其得計耶乃因此而致其妹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其巧彼賣婦者以婦為局乃反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殊撻總之設穽還以自穽已也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褫其衿走遼左從軍其奮身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羣盜中摽掠海上久乃道去隱僧寮道院間過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

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舁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裨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德之垢汚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獺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造之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爲生妹窺見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妮因爲之婚及新婦入房啟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舉家譁然逐之了無懼色反毅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婣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爲怪不絕求禱於法師施先生起壇絕無懼色及法師勑王朱二天君入擊生郎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潛我脚下被百餘劍破顱而逝殆郎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復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號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

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識我爲上方君乎彼女子蓋千年獺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爲汝殺之今其子若孫懟於我我與之仲究子之法無奈我何未幾死者皆甦人問其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搤我儕至一窟見羣舁一屍則身被百劍頭顱粉碎衆妖縞素發喪弔者皆鱗介之屬乃法師復遣神將議倚貴神爲援賂獻無算貴神者卽上方神尊孽得貴神援欲悉族屬與法師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羣孽狂竄見神曳鍊數十百圍縛其孽并其黨盡殲之吾儕是以得免噫妖孼

之與必倚貴神無怪乎小人亦必倚權勢爲奥援也然正惟妖孽必倚貴神耳奈何貴神受其賂天將搏擊之時絕不聞一爲手援豈爲貴神者皆如是乎噫我謂倚奥援者即氷山之類也太陽一照氷山自消故天將下擊雖貴神亦無如之何矣

宿冤報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爲姚洙金陵人明初爲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身也

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艷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耳因强納我妻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逐之家人詰之曰彼時何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爲元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爲高僧至三世則爲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殺三命者何錯告某爲盜并其妻與弟死非命也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敢言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僧西蓮往候見朱痛楚狀口誦某咒腹中曰師德行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爲禁汝腹中曰若欲解冤須誦某咒言某經文師先所持咒是强禁我我豈甘哉西蓮曰我即起道場誦某某經咒能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楪冥鏹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我即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諸隨者從其後朱生遂嘔痰下洩而聲遂息越數日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圍者衆不肯釋然於是闔

千百人喧閧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噫一言之失累及三命一事之錯致死千人流毒無窮釀數世不解之愆雖有宿根道行顯名實政不可消釋言行爲君子之樞機可不愼歟

長棺小人長髮大爪

余見衡州府少女村土人報官一詞云掘地得一棺長三丈餘不知何物在內不敢啟視當事但令掩埋而已又於京師聞大人國進貢欲往四譯館觀之適遇高麗楊通事問之云人長二丈餘五官無異但遍身有黃毛

一二分長又見一番僧於吳門供髮一握指甲二片於佛前髮長丈有八尺指甲大如掌云過大人國虎來搏我其人力救得脫虎口彼反爲虎所啖故供佛前以經文超度之

畫美人

王樊庵爲寧化宰誕日一畫家送王母獻桃一軸然王母艷妝時服絕無尊嚴道德之氣傍一小鬟額髮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玉女之儔余嘗戲曰此美女獻桃也懸之書室室有兩僮寢處其中每夜見兩女子似夢

非夢間與之狎兩僮雖心疑然不言未幾樊庵死喪事中衆宿於此有小三兒者雖就枕尚未入睡鄉見兩女子從畫下冉冉逼人狂叫遂滅即碎其軸兩僮尋亦無恙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豪積寇焚殺刦擄橫行無忌民間墳墓皆在山中不納稅糧強者揲地拋人骸發人塚視爲常事王樊庵令汀之寧化嚴懲之風少戢有寗甲塚爲黃乙盜葬訟至官黃乙強詞証墳鄰皆云黃氏塋

當事私訪之亦曰黃氏塋令一隣邑人再訪之有塾師云是寗墳昭穴已發主穴發時人多昏暈懼鬼而止因指近邊某某爲匠工身見其事歸述之樊庵往勘密呼某某至曰汝同發墳直供免刑供如塾師言因嚴訊黃乙供伏言先發主穴惡氣迷人不得近寶未發遂起驗第一穴礦石書皇宋德祐元年月日與寗詞符合驗昭穴則順治初年葬黃氏骨也發掘盜葬顯然因追已發二骨供云屍儼如生焚之不燬埋山後與棺中金魚玉玦垂耳約臂之類皆追到官驗屍果如生備棺仍埋穴

中押黃乙遷兩骸按罪如律其主穴之免於發者以惡氣迷人如孔林董墓之不可入豈其先預知數百年之後有今日之刦而爲之歟抑地氣之靈德澤之厚有以制之歟若地下之久而如生或以水銀或以雲母皆可不化獨寗墳之已發而焚之不燬不惟不與土同腐而又入火不焚更可異也

金粟

彝陵張副將河內人家甚貧休官不能歸以家丁數人食糧本營聊以餬口舊同官嘲之曰何不將父口珍珠

來用余詢其故曰彼曾將珍珠數升盛一小义口送主將不受出坐官廳分散同僚故也張因言向時金珠無用曾從川中來所任饑荒店家飯一餐銀三錢與金一錢不要添至六錢勉强收之然不以日用爲苦豈知今日歷官二品藥贍如上活計反難遂浩然長嘆余因言之主將助之三百金田二頃同官各贈有差得耕稼以老焉噫有金無粟此富庶之後偶值歲歉假令今日粟貴寧復有珠玉塡委之嘆耶積穀備賑余曾力陳三省制府疏請舉行已久臨民者苟實心經理可以備一時之急免戶口於流離起老弱於溝壑功德莫大焉

銀走錢飛

〻爲童子時里中有徽人汪懋德者始爲巨商挾妓酣歌貪本漸耗先有多金窖於室握取四散走失十不存一二中一元寶纔及大門檻下取時觀者甚衆又一人窖金於甕中起視之皆爲蝦蟆咯咯叫跳而去又應友鄰邑大婢所出也其母私畜淨錢萬餘於篋時見空中蛺蝶飛出一日啟篋尚有錢化蛺蝶未成者甚多而錢已失七八王懲庵云在兵部直宿納涼院中聞空中淅淅有聲聯飛不斷墮一二於庭鏗然有聲拾之皆錢也人謂銀錢飛走其家必至消乏余獨怪此物之性所親近者皆猥瑣貪鄙之徒見慷慨丈夫則匿跡遠遁每深惡之客有爲之解者曰彼非遠此而近彼也彼得之則什襲藏之性命以之此得之則斧鑽加之泥沙擲之又何怪其絕交於此而親暱於彼耶余曰唯唯然終不能易此而就彼也

壽

熊公奮渭汝寧人於崇禎年間撫我浙迨康熙庚戌訪固始祇山公先生因道及熊公山公云做親家也今年九十九矣御女如少壯時房中頗備姬媵兩年前又娶二少艾生一女然其子若孫皆致政矣及甲寅孫潔初先生爲南汝道謝病歸經其里投刺來謁今又十餘年不知尚在否荆州城中一小庵僧云一百四十餘歲每日挑野菜同豆查煮食誦法華經鄭提督嘗備伊蒲饌遺之彼但略嘗一二勸之食曰消不得又十餘年趺坐而逝僧水月住杭州城北人不知其年形如七十左右人及范撫臺滋浙太夫人謂撫軍曰當日在遼陽有一

老僧號水月年已八十餘對汝祖曰我家有孫巡撫浙江彼猶及見之今汝撫浙其言雖驗但又隔四十餘年不知此僧果在否撫軍訪造其庵談昔年在滇事甚悉撫軍老僕皆識之云其容猶昔言禍福亦時有中者又姑孰端德篠言其郡龍山中有張信者業岐黃術以嘉靖元年生妻王氏以二年生今一百三十餘歲尚爲人行藥治病僅似八十餘歲人其子與孫皆去世曾孫亦垂白矣夫婦日啖鮮何首烏與醇酒不茹葷味五六十年矣壽之多者代間有之或云自先天者或云由保養

者或云從服餌者然如熊公則保養非貢如荆州僧則不須服餌若果自先天則强者不皆壽而弱者不盡夭令人終莫得而測其理昔黃帝或傳爲仙或言壽三百歲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忘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歲以孔子之言論之則萬古不朽之人斯爲壽之極也

瘴氣害人

蔣孝修官於奉議州一時署中連喪多人孝修亦卒家屬始同時令於南寧之隆安縣隨行親識僕從僅十人蒞任不數日死七人水土嵐瘴之氣毒癘一至於此昔李德裕貶崖州有詩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亦恐人歸去百匝千迴繞郡城復遊一僧舍見壁間掛葫蘆頗多問中藏何物僧云此皆相公當國時所貶之人骨也德裕爽然若失是夕即卒要見遐方瘴氣爲厲從古如此非特今日爲然近有僧自隆安來者云地上時有惡氣一線冲起非烟非霧犯之即斃見者須閉氣合眼俟其散盡乃可語言應務嘗見異域志云且末國西北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

老駝預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氊擁蔽鼻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及防必至危斃又波知國有三池人汲以養然須畜至三日後水中一無所有方可食若見魚蝦及些小虫蛆之類必不可食食即腹中爲龍嚙其心肺死乃知邊遠之地迥非中土可比

汗血馬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于雲南撫軍其色黑胸有白毛如月名捧月烏錐來自西番龍種也撫軍文吏不知

珍貴參之羣馬中漸至消瘦不食一人請於撫軍曰馬馬以安閒飽芻菱長臕駿馬以馳驟出汗則不生他疾譬如有才者利見用也撫軍許可出厩試之此馬不受羈絡無敢控馭之者其人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樞目馬戰不敢動復下而籠之轡之帖然與常馬同躍而縱之兩耳但聞風聲而目不辨所見約一時往回越百數十里視之周身流血撫軍以爲傷其力竇血汗也自此騰躍超羣人皆以爲千里馬噫向使是馬也不遇其人之識眼不幾湮沒于撫軍之

厩耶鹽車之困伏櫪之悲千古所以同慨也後在沅州曾見某王子經過坐馬汗出如血或時而騰驤奔躍或時而循習調良若樂爲王子用者乃益信撫軍之馬特用枉其材耳

佛光

有紳宦於滇某路恭將送烏斯藏佛一尊高不及尺并銅龕一座云於某河中放火沒水所得供一僻靜處夜深月黑滿室生白童子窺之佛頂一線白光照耀室中疑有珍寶在內取之乃貝葉番經一卷舍利子十餘顆一童子分得五顆藏一匣中其五色變幻者隨節失去一顆色白不變者不走後修東塔藏之塔中

採參

參產最深山處人跡罕到遼人往採必糾合數十百人裹餱糧操弓弩持器具而入山中到處皆喬松不見天日恐迷失歸路所松枝燒火作記行十餘日深千里方有參有參處鬼神白日出搏人神虎怪獸復傷人得參無論多寡同行者十損一二出必償願此余所聞於口外到京賣參之人余以爲言之太甚未始深信閱西域

記載鹽澤在西川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絕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駝馬糞爲標識行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之類云始信產參之處種種怪異爲非誕也夫參爲至寶產之之地自應有鬼神護持若非朝廷嚴禁鬼神加譴則耽利之徒不至一朝掘盡無復遺種不止雖然青天白日魑魅魍魎叫跳害人都邑之間往往不少深山大澤此類屆穴固其宜耳

向闕生

向闕生東魯之任城人也弱冠擅文學就有司試輒高等讀書南池傍遇一女子絕姣與之狎既久人皆知之舉止應對宛然閨秀詢所從來曰妾天上謫仙當與子為夫婦其戚友咸以妖魅疑之請道士驅遣絕無懼色曰毋逐妾第恐緣盡分首再合期遙耳幾及三載出一編授生曰妾與君有宿世之緣甚久今當暫歸此編乃修鍊工夫君可習之另圖頁晤贈以詩云濟水流長未盡歡小山招隱月初圓好留顏色重相見再向南池續舊緣倏忽不知所往生思慕成疾幾至不起因簡習編中工夫漸愈亂後隨一武弁客淮上娶南氏女覩之與前所遇無纖毫異詢以前語則惘然好留顏色再向南池一一皆驗小山招隱應娶南氏於淮安合巹在十五應月初圓非謫仙而何

男子孕

一梨園子弟腹漸果時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腹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略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嘗見庚巳編齊門白甸寺有僧病痞疾死僧少齒美姿容荼毘忽爆一聲腹裂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皆具又閶門一男子生子死街卒以聞於守徐公公顧諸門子曰爾輩慎之按生育之道父精母血始成人形若獨陽不生獨陰不長理也男子懷孕此必無之事倘淫慾之氣膠結不化久而成形又莫謂理之所必無也

債負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者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楚以平日交厚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償李重還之始滅券未幾時死李家一驢産一駒額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然驢兒價不過二三金力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又六合張家頗富有尤門子負其銀若干忽夢尤曰我來做牛償前負其夜產一牛跡尤於昨夜死矣後於羣牛中呼尤門子此牛即啣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即啣頭若應者夫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臨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宜其入于異類也語曰窮人負我我毋負人執此臨財其庶幾乎

么兒王喜子

一武弁家畜羊數百隻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管厨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牧三十隻一日失一羊罰銀五錢購補額明日又失一羊管厨人責之數十棍復令賠補么兒不勝憤明日匿僻處伺其羊爲人所攘耶抑爲獸所攫耶既久困倦假寐石上羣羊奔觸驚起見虎啣一羊橫衝而來奮力搏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么兒挺拳直搗虎臀大吼而去么兒身穿絮襖虎搨其膊襖破肉綻主人以其膂力日命給酒肉調理愈後被傷左手僅挽百斤物右手可挽三百餘斤由是么兒日漸近主人傍旋補千夫長吏有王喜子者年約十七八戎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兵一日出獵有猛虎於圍中突出嚙喜子馬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騰躍數丈喜子緊抱其項不得脫虎力竭喜子以拳斃之命四人扛不動約五百餘斤喜子神色自若猶卸虎傷所乘馬鞍轡牽之以歸主將隨出輕裘賞之復妻以美妾夫履虎尾騎虎背皆危事也么兒使虎負創而去喜子使斃於拳下雖古所稱卞莊馮婦何讓焉

大物

余常過海州見民家以魚骨作臼又於萊州水神廟見魚目珠二徑三尺餘以二架支於殿上其光甚精采不似平常魚目闇然廟中道士云尚有魚鱗廣濶數尺在一山寺中先君進香雲臺殿高數丈階數級有一魚骨騎庭中倚殿簷稍出脊上鴟吻廣州一縉紳言鄉人殺一蛇腹有牛角未化一人云曾見刺猬皮廣半畝許

沅州聶知州李吏目得父

聶翁山西人婦廣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即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弁破官兵俘獲時繫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鞫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眞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慟洗浴更衣慶忭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爲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爲吏

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夫變亂中骨肉離散他日相遇或聲音氣體之不同或姓名籍貫之各別或貴賤懸殊或貧富迥異交臂失之者多矣彼翁以兩地妻室子各異姓兄弟嫡庶雖相聚一方終難自合翁又被俘之囚即正典刑亦非枉殺縱令子極貴顯欲父子夫妻兄弟之相遇豈不難哉乃不即戮於行間使訊鞫於有司又不發問於他吏適就讞於已子使骨肉完聚身脫纍囚頃刻雲泥造化簸弄之巧抑何幻哉

冥鏹

金陵某翁家頗饒生理亦多驟病卒見一青面鬼攝之去哀告曰我家貲大半在當鋪兩月未拆封香蠟店換一夥計未得人可緩死數日清兩事我無恨矣鬼曰與我鏹若干爲汝緩旬日諾之復活如其數焚冥鏹料理二事及期又死又向鬼曰我子秀才鄉場在邇可得再緩令畢三場倘得徼倖報惟命鬼索倍前諾之又活即焚鏹倍前及十五夜場畢翁延客燕以欣子之終場又以序已之不久於人世也席半忽仆見青面又同數鬼曰汝子不應中汝今夕當去若肯多多與我鏹爲汝子貪緣中式又覓汝死何如某遂多多許之活即多多焚之揭曉子果膺鄉薦未幾以磨勘革去舉人繫獄某往探猝死於道噫今天下大小公府奸胥蠹役受贓作奸舞文者皆羣然無所顧忌矣人猶謂縱倖免於國法斷難逃於冥誅以明暗而幽彰也今觀青面鬼之承檄追攝乃始而要賄緩拘繼而飽欲縱犯甚至貪緣關屋死生任其緩急富貴聽其更移舞弊冥中操權天上其爲蠹不更甚於今世之胥役乎我獨怪赫赫神明而

亦憒憒乃爾豈幽明一理堂上亦遠於百里耶抑鬼之索鏹僅爲其神之漁獵耶然終至名革而猝死豈神之憒憒者去而明燭者至而覺察耶抑鬼之漁獵者中多乾沒不滿神欲而僨事耶不則青面鬼之生前必爲衙門之幹役機關熟習特一試其技於冥司耶

修路

康熙甲子春吳門一士人死投解泰安州東岳處見江南山東北直下文書會齊修治道路整飭橋梁莫知所謂東岳查士人有孝行增算復甦向人言之未幾而

聖駕東巡臨幸闕里抵江寧蘇州回鑾所在先期修道始信士言不誣

妬婦

一貴人畜妾頗多復托人於廣陵買妾其人來札云已相定楊氏女名貞慧年方二八舉止幽閒姿色則驚鴻落雁掩月羞花似非過譽聽其聲若微風振肅瀏韻娛耳握其髮圍手八盤墜地加半黝縩可鑒眞佳人也及至貴人云老我是鄉差不俗矣諸姬愠甚一姬爲貴人素所最寵者反與之極歡凡所欲需不惜多方致之復委曲周旋以娛其意貴人亦時向人賢之未幾貴人以公事驅馳數月回廣陵姬音啞而髮落殆盡寵復歸素所愛倖者殊不知皆其以物害之也夫入宮見妬婦人之情大抵皆然我見猶憐有幾人哉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旣殊人音復出衆王甚嬖之淸初爲大帥所得仍隸樂籍一都閫狎之千金買去大帥恃其短復索千金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費都閫旋以鈌庫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曰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節而守此將終陷主于獄底也逕辭去復至漢口寄處一室至中秋月明遊人雜沓飛瓊撩髮凭欄喉囀一聲響傳九陌觀者雲集明晨巨商貴客車馬闐門大高聲價數月間遂以所得纏頭淸鈌額都閫出遣人來迎飛瓊曰妾本烟花賤質主以私昵動虧國課致陷縲絏故蒙垢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免主幽縶旣潔之身復陷穢濁尚何面目偷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鳳鳥

順治辛卯秋有大鳥高三四尺許其色青集於澉浦龜山之麓衆鳥萬計翺翔嘈雜於左右凡七日摩空而去鳥糞所汚田土如堊林木槁落下有死鳥不計其數又期年余往青州其時亦聞巨鳥來自海上羽備五色而從鳥如之去後亦多死鳥有遺粒如珠色光澤而碧識者云竹實也

算花

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邵景純邵康節之風靈驗頗多不能殫述一日在蔣玉函署中有送盆蘭者

令候占花數幾何候令取一物來適水一甌在前郎持與之曰此花纔開一朶應有六莖收視之果然人問之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又問秋花可預决否曰可藉之甥在傍命渠他處取一物甥取裁衣剪來占曰剪屬金爲數十一秋花應十一莖凡剪裁成花花極芬芳但草在上而刀削於下又爲令甥持來甥女子也恐爲女子所傷及秋花恰十一蓓戒婢勿得近每日取冷茶澆之一日偶鈌童往厨取婢將一甌與之澆畢旁午花盡槁究其所以茶有老姜在內故也果壞女子之手其驗如此

鸚鵡

有士人養白鸚鵡能誦太白詩數十首淵明歸去來詞東坡前後赤壁賦并士人所作詩詞言一日可熟數句亦慧矣更可異者清晨必誦觀音寶號大士呪然後念詩句否則導之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矣其夜死於籠此徽君曹叔方言於嶺南親見之昔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往往於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爲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虎異

曾聞一金華人云山中多虎有隣人於道上遇一勇士自言善搏虎欵至家扣其技頗精村中咸以酒肉啖之求其捕虎勇士每夜出不操尺寸刀仗村中好事者欲與之俱辭勿許明晨歸腥血滿身而又一無所獲人咸疑之晝卧於室鼾聲如雷窺之虎也驚相告語操器刺之啟門躍出大吼而去

附虎性

胡總戎殺虎甚多識虎性最悉嘗言虎方奮躍之際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其不食小兒者正以兒幼不知虎之可懼故不敢食并不食醉人必坐守以候其醒非候其醒候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裂於地非虎褫之倀爲之也其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凡遇之者作勢與之敵而避其撲三撲不中則已或引至曲路即可逃蓋虎不行曲路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意知之審矣宋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搆一室榜曰說虎若胡元

戎之言可補說虎之不及元戎諱茂禎洪經略前鋒

騾驢

荆鎭鄭有黑騾日行八百里荆州至漢口驛路七百二十里有警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即達武昌尚因漢口覓渡稽遲一二時後騎至京涿州相公子元淮持千金購之不與歸復遺之又兗州刑廳快役一驢日行五百里余嘗騎之不見所長及馬疾行彼必走其前及馬喘甚而驢行如故太守愛之償其値畜於廐未幾以生黃死不走故也

黿

舟泊襄江有平沙數里舟人畜一猪幾百斤爲祀神之牲驅牧其上條見一黿奔岸吼吼作聲囓猪沒入江舟人往驅之復有數黿逐人人急走黿即掀沙搏人幾爲所噬余後立高岸方食頃探首波心如甕如碓者十餘枚小者不計其數土人云不知者遊於此嘗爲所啖

火災

順治丁酉武昌城樓有赤鳥集其上及冬延燒千有餘戸余時宿漢口廂樓瞰大江火光照耀明日渡江經所焚處中有草房四間獨存老夫婦賣烟爲業者居焉其人好飯僧道數日前有道童借宿其家明晨辭去出一符云不日當有回祿之患燒此於水可免至火發之夕道童復來戒勿遷徙倉猝中不知所之赤鳥亦他徙康熙癸丑秋杭城火燬九千餘家一日夜不熄先是兩月前有老尼至西湖斷橋下云我自婺源隨師到此師從橋水下化去我亦於此逝矣募人製龕子約日回首至期果趺坐龕中舉火燒至胸猶運手拭汗向衆合掌而寂鬨動一時即於橋下建菴施者雲集未幾城中火陰

陽家以火龍頭上興土木所致即燬之先是陸麗京夜夢朱衣神坐中庭怒甚侍左右者鬚髮皆赤祖先再三哀懇色少霽若從輕意麗京醒思神色俱紅知是火災即徙入山後惟居罹于火耳又一紳好道會學術于異人候奇一符一札云有百日災以來符貼於中堂不但免災即火畚之虐[illegible]弭矣但百日內不可外出紳即杜門謝客已九十餘日及火發戒家人闔戸謹守前後左右俱燼紳家獨無恙親友來觀莫不嗟異適有尊者至送之冗礫中拱揖失跌折足計之剛百日也

石獅

越中一故宦第甚宏敞門刻石獅二亦極精緻夜間每聞重物震動聲一日大雪人多扃戶復聞夜間之聲啓戶視之兩獅跳躍相鬬往前往却或磕或觸砰然有聲火星炸落自辰至午不止營兵以砲擊之乃仆叢火燒之成灰又當湖女子夜為一物所憑身冷而重精神垂斃延吳法師作法驅之至夜半躍入壇攫法師法師仗劍斫之聲錚錚天明遁去追尋左右見巨室石獅被劍流血碎之乃已

長鬚

一士人美髭鬚儀表亦可觀恃才負氣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者曰鬚若過臍貴不可言至白乃已士遂懷異志嘗自言曰龍鬚鳳鬚何日登基然相者陰告人曰美鬚不得好死而士益不知也會有馬道人者以妖術煽衆推士為首事露逮捕繫獄鬚一夜盡白而逐斃至白乃已之言果驗

種牙

會瑞墨年將百歲顏色如童飲啖兼人耳目聰明自言五十前甚衰朽齒皆動搖時患齒病偶步山門間遇道者云子當享遐齡曰年才半百衰形已見齒病日劇焉能久此生耶道人乃出藥少許令含片刻痛楚即失動搖者皆堅如少壯時復教以導引之方體遂强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隔數十日一次又聞之故老云嘉靖間有鄧雲翁者聞人少年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以末藥入湯漱口數過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黏鼠膏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壯盛或老人牙已脫落

者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觀此則牙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而截大歲硬餅也

天婚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飛石俱飛墮一婦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眞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

我母人祇毀之真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眾爲劇者尚佑麗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昔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惟嫗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即買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峰民部大槐記載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瞑冥

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即蔡州劉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之濟濟彬彬于仕途者皆劉之所出也

武君仕

河南洧川人武君仕與其兄君相少爲縣尉燈籠夫尉欲責之謂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從軍歷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孫可望軍數十萬單騎率二十餘人陷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奮梢奔賊軍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殺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觸擊君仕見兄不出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縱擊數十萬賊中賊皆喝采曰眞漢子又一日君仕與賊戰爲飛礟所中流血被面即於馬上裂帛裹之生擒飛礟者歸碏其腦食之其勇敢如此君仕癸亥生與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腰上青瘢何纍纍如是彼引余手按之內皆細鐵球丁因揭衣示腰肋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傷痕如鱗眞鋒鏑之餘也

買棺

崇禎壬午歲大饑民多病疫死者枕藉杭城尤甚余應試在省聞錢塘門外一家七口連日病死是時疫氣傳染雖戚里無敢弔問者江頭棺店中一人來買棺七具倘少銀若干約送至家找足到錢塘湖干匠同來入至門首其人入久不出匠呼之亦無應者因排闥入見七屍在室頭來買棺者亦一屍也匠因弃告土公將棺殮之買棺屍傍有錢若干適符所找之數云

奇技

張某杭州人善西洋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

類糙巧出羣又刻木作犬豪以狗皮嗥吠跳躍與眞無
異皆以鐵爲關捩止其機則不動云即木牛流馬法也
又見一人以蝦蟇小者二十四隻大者一隻裝在曲尙
下綫急音節不爽纖毫尤蝦蟇之囊中用大方桌一
張出縱其上大者踞中南向若答在上則北向小者左
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擂鼓蝦蟇聲應拍不亂
凡一才一藝之事莫不有至極之理存焉若諸奇技不
過以精神臻其妙也明太祖見元順帝所製混天儀精
巧無比歎曰若移此心思以治天下何至有失國之患

耶噫致力之處可不知所擇乎

詐騙

詐騙之風莫盛於今金陵舊院名妓霏霏一豪貴與之
昵令俊僕以大轎送霏霏歸并置買緞疋若干贈之至
三山街疋帛舖前少駐俊僕謁舖中曰夫人親買緞疋
一一持至轎中令霏霏揀中數十端俊僕隨一僕荷歸
取鏹久不至一僕促之又不至止剩輿夫店中詢之知
爲妓者因追至寓則無人矣有富者拯一丐者曰幼離
叔父三十餘年何爲至此不勝悲泣引歸沐浴更衣以

叔禮事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錯而驟爲富人叔亦絕
不言久之同入珠寶店取金珠將銀包授叔云持銀留
此我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即兌換店訝其去久拉丐者
物色之室已空矣出包視之瓦礫也一童子賣飴糖于
市一人盡買其糖復與數十文令負錢數千至一銀舖
換銀指錢云錢若干要換色銀若干取一封與我持去
看過將錢交易令童子止此候我并取錢交店中去久
不至店問童子童子云我賣糖僱我來者也啟視所負
來錢兩頭青蚨中以泥貫串外以布包裹而已一明經

考授知縣謁選入都道間遇鮮衣怒馬數人並轡談言
極爲投契同行止者數日將至京夜宿店酒後同羣樗
蒲謁選者傍觀中一人輸錢將盡尙剩數十文倩謁選
者曰我欲如廁爲我一擲及剩錢盡曰錢是馬子一錢
作銀一兩羣起逼勒拳毆相加謁選者呼主人地隣咸
集曰償數十金猶可若明晨扭稟城上此輩杖責不足
辱足下同賭前程革退殊爲不便因將騾騾行李傾囊
與之又一考選者入都行裝頗麗亦遇數人同行俱言
旗下子弟將至都設席相邀酒後賭博忽外巡番排闥

而入各將鍊子鎖去再三哀求主人救解云送城上旗
下罪如何你罪如何旗下子弟各出白物數十金求釋
考選者竭行賄與之不肯幷錦衾繡帳席捲與之臨行
云我道你有大盤纏不道是箇窮鬼幷旗下子弟一鬨
躍馬而去晨興問店主人亦遁矣甚有邂逅相遇即願
納交或稱投契稍稔邀至其家婢僕羅侍寶玩充案好
飲者與之沉酣佃戲歡呼或詐失財物誣之賠償好遊
者與之恣遊山水庄園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傾之變
化如神令人莫測嗚呼從來竊盜乃大盜之源局騙成

風不難嘯聚上之人苟留心於治體不事姑息亦何難肅
清此輩耶

入冥

中州有張麗墟者才華高古著作甚富崖岸極峻不妄
交與言論皆有根據於明季棄故鬮家於楚之荆門山
中嘗爲余言其父舉天啟甲子孝廉未發榜歸至家有
鬼來攝無疾而逝一日夜復甦魂遊山中見虎狼成羣
演習武藝製造器械問此何爲者鬼曰此將來寇盜亂
天下者也又渡海登山見宮闕巍峩書聲盈耳問此復

爲何鬼曰此將來從龍之彥也又引入一山林木蓊蔚
居民安堵鬼曰此處可避兵燹及投見冥主曰汝壽本
當終世有隱德故指汝將來久遠之甚仍延汝算益勉
爲善福不可量及流賊猖獗避亂至荆門山中儼如所
指避寇處遂家焉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岸陡數人挽之不得上一婦以兩手持
其前兩足叱之起聲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
張云虎攫所畜豕妻追之虎釋豕撲妻拳毆斃之衆

以爲奇又云妻往年曾連斃二虎豈特一虎耶衆中有
識之者曰果然

婉蘭

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資
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
日晨起汲水見錦囊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啟
視之一女郎尚有微息負之行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
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嫁商
某以千金買我爲妾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

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主母醉妾以醇醪沉於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為報然生室落陋不能藏因商於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為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曰某姬何在其主母失色支吾居停曰母誑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倘再遲一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計曰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資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即與婉蘭諧伉儷挾以歸楚

黃白之法

顏子復度師功行甚高博通道典無所不知余嘗問黃白之法果有眞傳乎曰有日常功行即眞傳也內丹成則外丹成此不易之論也不得丹焉得仙應得仙自得丹不必遠求若凡俗之見謂得此可作富厚仙翁蓬萊方丈之間豈容銅臭往來此所以得眞傳亦必不就也昔劉向苦心力學為世儒宗乃得淮南秘書上之天子令典上方鑄作事甚費卒無驗詔下向獄當大辟兄陽成侯乞入國以贖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亦為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久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遇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懼誅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一闕耳蘇子由亦會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叱之不見終亦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順華崖長老投之火豁然大悟觀數公之事則此術不可力求明矣若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生程明道檢書於佛腹中蘇子瞻傳術於扶風僧而皆不為知此術之深者歟

李半仙

半仙新安人挾多金商於吳留連妓館患惡瘡債甚向與一寺僧交好賃栖養病資本耗盡手足指拇漸落危在旦夕且臭穢不堪僧舁之山門金剛下一夕漏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言下曰子疾苦矣我為療之授以藥丸七每日一丸完即自愈言畢飄然去覺異香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完痂盡落但手指僅存其二兩足無拇取攜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老者復至曰病雖愈何以

為生袖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兼以餬口當作折股
員醫也因賣藥於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之醫云腹有
蛟龍不久自出出則不治漁人曰得巨黿食其蛋腹堅
如石半仙煮鼈飲之立吐數十根似虫非虫似蛇非蛇
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又往富室治病指一傍觀者曰汝
若腹痛耶其人曰苦甚令褫其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
其腹相去二寸許以小刀開其皮及腹復出小鈎鈎住
刀口中血筋如指大者拔兩針出之一肉蜈蚣猶蜿蜒
蠕動藥敷之愈他如針瘤隨手而落接骨應時而續活

人甚多崇禎初年猶在一日別所知曰昔月下老約我
二十年後廬山相會今其時矣遂去不知所終

吹笛

張宙之金陵人以絲竹名江以南而笛尤其所長人遂
以張笛之呼之嘗遊山陰假寓蘭寺一夕月白風清中
庭獨步撫笛數弄宿鳥飛鳴於簷際池魚跳躍於波心
聾音感物幽興愈深極意再奏有僧自花陰來曰竊聽
妙音令人神往然子之技雖精惜思不專一器不合律
未臻化境耳凡人之精神有限貴在專一專一則神聚

神聚則技精嵇琴鞄瑟皆以專名也聲無形而樂有器
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
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使其分寸銖兩皆起
於黃鐘則器精僅鐘和磬皆以合律也是以古之至音
拊琴則地祇皆升吹律則天神俱降今子之技病於雜
好而不精子能遊絕他藝我有平生所弄之笛將以贈
子習而純之可與古人頡頏矣出笛授宙之而去明晨
訪之主僧京先師精於笛死數年矣此笛殉葬之物也
宙之遂棄他技專精於笛笛益神妙他日遊西湖宿舟

中為落梅花曲湖波搖動荇藻紛披有白龍繞舟而聽
時石屋老僧法雲目擊言之

兩御史

御史方公失其名壬午癸未間巡視京畿有埋輪破柱
之風豪強斂跡時連年荒歉探赤白丸於長安者比比
公設法購捕誅繫殆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上人影
三呼之飛下如稿葉墮庭心知其為崑崙紅線之流酌
以酒前席而言曰僕為柱史誅鋤豪猾肅清姦宄職也
爾等之來必有所使利我財乎取我首乎惟明言之三

人曰前盧溝橋所獲二犯某等之徒衛未成為人所捕
昨有詞懇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公問詞何處投來云
在寢席下啟視果然公駭甚許之躍屋去同時某御史
巡按南直亦以風厲著歷松江宿行臺列炬閱文卷家
人門子環侍隱隱聞鬼哭聲倏而淒風入戶見一鬼披
髮帶血立於燈下且前且卻若欲訴而不得者哭聲益
慘人御史懼呼曰若有冤耶入要來訴可也復作淒風
而去御史率家人蹤於栢臺賊入聲所有而去天明始
覺夫兩公風采精明為時所稱乃此輩反舞弄之語云
密網漏於吞舟張火飛蛾遠集信然

變異

崇禎壬午河南光州大風雨雹城堞劃落百餘丈拔去
大木甚多又飄大木一株植於城樓上不仆城中坊石
傾頹殆盡又癸未荊州惠王府前門石獅大風吹出百
里外碎如虀粉順治丙戌六月初五夜二鼓隕星數百
光如晝聲如雷康熙四年兗州下雹斫死人畜甚多費
縣滕縣甚有打死耕牛者七年地震時在江寧病目早
寢初覺牀帳颯颯有聲猶疑貓攫鼠鼠奔竄聲少頃大

動下牀履地如立車輛上始知地震恐屋塌急趨出坐
院則數起數仆連日大震各省俱震聲如戰鬬倒壞官
民房屋不計其數壓死男婦亦不可考山東尤甚云自
夏至冬不時動搖甚至地裂數十丈深不可測湧黃水
如河夫上天降災在盛世亦所時有苟上之人遇災而
懼修省以弭之則災眚自消所謂一言善則熒惑退三
舍也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
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欸之家愈而
道之一日有道人欸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痞隔藥以數
十劑可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
果瘳時崇禎末年闖也流寇猖獗所在患其突至君謨
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曰餬口之外毫
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人令君謨取
土斗許咒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卒有賊至取
升許撒前後門閉戶不出不舉火食糗糧度日退後乃
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此法然無所損隣人有回

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完世已太平常見白酢瑣
言云正德初有太監部一入京一老人附舟太監日與
歡洽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遯或泣老人曰毋恐請
太監散諸僕而令一二人侍戒勿言笑乃出小囊以匕
挑囊中物于舟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
晨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
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
於水次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將
置酒申敬而老人躍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古井

淮安民家鑿井適中古甃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宋
建炎二年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時崇
禎甲申春孟也昔孫權過瀨口城命鑿井亦斸舊井得
石高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不滿百年
為應運者所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而　大清之
正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理之所不解
也

李老者

李老者兗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傍有
何首烏蘇茂甚一道人趺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烏族
人不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云若能以首烏相
許出以分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來事也因
聽其採取修合分食復敘之導引法前定數名動朝野
嘗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日作一封日拆視之無一
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甚異猙獰頭角來入我署兗地
少蛇抵暮不見以為失驗及昏有客來自黃州遺一斷
蛇焉又一士人遊秦中叩之與以三封上各署某月日

開比將抵西安為盜所刦資斧告匱一封正署此日開
者內云中途被刦可往前二十里昭應寺投宿時已昏
黑主僧邀之入牽驢隨之問將何往曰西安太守內兄
也來訪之不意今日被盜阻行特擾方丈是夜獻茶進
饌備極豐潔明晨起將行數十僧來謁主僧曰此荒山
各房長也因言有訟事在太守處倩其轉達共三十二
房每房議酬金二十四令士作札先往士留此以待至
日中見昨刦盜二假寢於殿急告寺僧集眾縛之所失
仍歸餘盜皆逸恐累地方士入求寢其事餽金若干僧

事太守報允又得若干金至某日啟第二封云納之有弄璋之喜是日赴席有妓甚麗士未舉子因以百金買之期年果生子某日開第三封云某生可作季試首名仍結納之蓋因太守季考士人閱卷府學果有此生文亦佳列為首不但誇之太守太守厚待復出己資贈之某生十年後為文宗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餼及余見之歷下日已暮方坐定撫軍周契初立傳而去不及一言然其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翼聞尚有房中之好未幾死殆為是歟

古劍

余外祖家一小樓貯圖書玩好甚富壁掛古劍一口幼年嘗藉滕玩之上有古篆文人莫能讀屈如半月縱之其聲鏗然一夕風雨余篝燈閱史其中忽嘯於壁上視之劍出匣三寸許躍躍鳴動急以牲血飲之而止又一人得劍於滇南蠻峒中長三尺餘靶有三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水鋩可吹毛亦時時吼於匣中以酒澆之即止患瘧者佩之立已崇禎壬午疫癘傳染縣之中堂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殿多清初為一武人所得夫漢高之佩氣隱龍蛇豐城之錫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銛利則曰水斷蛟龍陸剸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鑄金鋒鋩不卷而已然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非干鏌之儔不可惜乎劍術無傳不逢識者辯之耳

鶴

西湖靈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鶴雌雄喋喋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吐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

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巢羽色灰小於鶴三之二明晨二鶴翱翔雲際負來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何鳥喔然一聲略伸其喙蛇即谿落少頃雄鶴仍負鳥去之自是蛇不復來鶴巢乃穩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知所自啟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

虬髯

吳人洗坦若精於操縵彈棋之技挾以遨遊經道士狀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虬髯

岸幘者隨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洸鄉曲告以吳門尚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爲陽侯所苦侯易舟前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乎洸方進退維谷許之即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渺無際岸有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外皆美孆也日相對手談洸亦高妙互有勝負閑談文史洸亦淹貫未能窺也當花晨月夕吟咏頗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欵贈以詩曰不羨扶餘老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爲贈曰請從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即命艇送至漢口究不知其姓氏大約綠林豪客也

子報父讐

羅森者淮安醫生行藥頗効四方就之者轂相擊也淮帥李鏑有子患背瘡羣醫畏帥之暴不敢藥召森治之許以千金爲酬森輿之內外敷治神氣頓爽其子素耽色一夕與侍婢狎瘡復黑陷內攻數日而死帥性好猜忌其子竟榜笞殺森森之子曰俞痛父之死於非命乃懷利刃欲以刺帥而帥出入衛甚衆曰俞不能得乃盡籍其田園帥開封入潛至開封闖其父好方術長生不死之藥曰俞音習父方更往嵩山道士學爲驅遣鬼神之術吐納導引之方賃居帥父之旁醫藥治病符水禁邪出入變幻不測令帥父聞之果召曰俞曰俞方年三十餘大言已百歲曾遇異人指點得道多年今周流海內濟度羣生不日緣滿行當控鶴上昇耳帥父大喜奉千金爲壽跪而請爲弟子曰俞佯爲辭謝固請乃許而却其金曰子骨相凡庸不可入道鑒子之誠與汝靈藥服餌返老還少作三百歲地行仙我更煉石爲金留汝廣積陰功精心不怠亦可證道遂令帥父入山覓靜室遣僮僕戒七日來一候餘日不可妄至至則大不利夜半以鴆酒手斟授帥父曰服此一七日諸病盡却二七日顏如少壯三七日能見鬼物四七日知識聰慧五七日知過去未來事六七七七日仙丹妙竅隨意自得金仙下降可開導玄功矣我丹如此然皆視子之根器淺深心田厚薄以成道果子其勉之帥父叩顙流涕跪受而飲須臾氣絕曰俞斷其首題壁而去七日家人至知之馳報帥伏地號哭乃自殺噫帥以愛子之故枉殺

人父人亦殺其父還以自殺至於三世滅亡可不畏哉

浮海

王光謙者溫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泛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数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趨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死葬魚腹難免為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狎人

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倀倀然入空谷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精爽識者曰

也如是者三月餘皆食之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童間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皆朝鮮徼外巡船也聞之王召見問及謙光云係生員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為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

資送謙并及諸人於遼王賜甚厚謙光在彼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贈錢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衆設齋真道塲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絰而臨亦哭而寤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絰者為何人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為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然鬖與衰絰彷設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絰為何人之服云房姪某人繼之服也因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為慘然

雷擊

有姓祝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死若入空門可免然祝氏為固始舊姓且族指無多不令其薙髮未幾又夢曰不出家而俗處斷不免於擊也因即披剃於宅傍小廟中至期雨如注轟雷掣電繞簷不散而祝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祝之首岑岑作楚視之頂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年未五十也又江右熊威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甚歡聯牀數月臨別其人曰子應震死當廣行方便以今上之錢七枚置

於冠中霄作走匿佛座下可免能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日廣爲方便事急治裝歸未至家纔數十里雷發奔一寺中隱佛座下見雷神入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仗鉞者曰熊威無處尋求今已過時我曹遣譴奈何倏然而散夫雷擊天之顯戮也司其事者何以洩其機使人知所避避耶正以一念之善禍福轉移天心仁愛不欲夭折人於非命故時一露其機歟

宿愛

有邑宰蒞任諸生來謁中一生宰獨留入署款待甚殷生乃孤寒既無囑托亦鮮文譽莫知所自在任數載凡有干請必曲從之人問之宰曰無他此生與亡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常云人好男寵我甚惡之一優人年已二十餘班儕之外復重賞之每至皆然一日乞將顯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爲必私之矣最惡之言爲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囁嚅久之少頃愛子至宦曰酷似生此子之小妻耳且其生年月日正妾亡之日也更曾見露體演劇臂有朱斑如半月又相合是更憐之耳夫人一生自五倫之親以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愛憎喜怒莫不有宿昔之因以主之也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哉茲二者則以貌似所愛一見生憐謂非宿緣之所主可乎

私錢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僞以致官錢壅滯雖新例極嚴而盜鑄日衆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重爲價不禁自止一邑市皆私錢官錢每貫八錢私錢之銅僅抵官錢三之一而行使較官錢只減錢許當事大張

文告官錢一千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五錢遞輕遞減示出民間視爲故事也當事乃多蓄私錢發各錢鋪發命悉如輕重凡鋪賣買辦悉以私錢如示約行使民間亦承之遵也於是發銀各錢鋪換私錢若干錢鋪初徹減價勉强應承繼發銀換私錢各鋪哀訴永不敢換私錢察出甘罪如律私鑄無處發兌即市貨物値又僅抵銅本受者無人發者不至私鑄遂絕昔王安石當國京師忽閙見錢市間皇皇安石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

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鑄工親得鈞旨與外人言之京下見錢頓出明張江陵在相位頭指上下時都下貨壅之見錄府尹以聞江陵曰易耳即召戶部郎未至從者絡繹郎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一貫樣錢來進呈廢見錢不用翌午鼎工郎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之盡出舊錢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然無聞矣此皆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孝感

馬天駟少即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乙卯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衢復反家賊卒至駟父出奔遇賊將刃其父駟以身蔽之泣訴曰此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駟躍起奪賊刃連斫數賊賊衆至乃殺駟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時孕已彌月追將分娩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夫為父死不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賊又至賊首見壯繆輪刀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哉

鬼冤

安邑令張某妾雲屏有姿色與家僮史書通一日張出內丁王貴聞史戶內有環珮聲覘視之見雲與史為苟合之事貴扣戶叱之雲乃攬裙理鬢躡履還內雲史懼貴發其私雲乃誘貴強逼之史實証之而張不察訪誣以他事榜殺之客有程源者當時在座勸成貴之罪後張以不謹罷官還源亦南歸至廣陵萬大佛寺夜見一鬼披髮血污遍體曰我王貴也當日張殺我汝以一言排解可不死汝明知我枉以讐於史反以言挑張致罹於冤申訴冥司祈為雪理累汝多時今乃相值源叩首流血鬼曰張為事主雲為致禍之媒當先殺之來取汝也言畢失鬼所在張居金陵源家京口一日張遣人來召源源見使同史雲偕入史雲倏不見詢之來人云史雲在家無恙也源因托故不往人至家史雲不數日各暴亡又三月張夜飲回家見貴隨之即狂呼扶入幃自言殺貴之悞夜半卒源乃潛至吳門穹窿求法師施亮生禳解亮生酬疏上章畢曰事不可禳矣三日內當死於道就泰山聽勘今以經力可延旬日正首丘而已果至家十日死

殺降慘報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勦不靖令諭而降之賊數百人安插於城慮其為後患一日假犒賞為名醉以酒伏勇士盡殺之士辭內陞部郎出為湖廣監司疽發於背病中見降賊數百披髮流血大呼索命家人出多金令道士設醮醮終不能解而卒又一帥丙戌年勦湖寇有謝秀才者一家七口被俘帥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罵不絕口割其舌謝秀才手指目瞋斷其手抉其目復射殺之七口同被戮後十餘年帥

病作苦於祟莫知所禳有士習法能游神入冥問事其子懇與父查之士醒曰他事俱可分雪惟非刑殺謝秀才一家七口不可解耳此事其子皆不知惟老僕一二尚有知之者帥隨卒夫李廣不侯識者以為殺降之故其于陵又以降匈奴滅絕白起詐坑趙卒不但身死杜郵千載後畜類中猶有書其名者誅降戮服其可為乎如謝秀才諭降不從殺之可耳為將者斷不可以一時之怒加以非刑致釀身後不解之怨也

陳直方

陳直方名容永彥升先生子與閩汀黎媿曾北遊甲午同門一日謂媿曾曰予恐不能數面予媿曾駭問之曰予知四世事初為蜀通判予苦嫡母嚴囿於外父死乃得歸再世為王孫三世為京師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羣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禪房徑路皆能記識今雖為宰相子後世愈下矣予數當早死否則必罹兵厄又言九歲時為冥官命善判牘與人間不異予念受刑者何以斬重於絞絞重於朴一一以身試之忽得上帝命曰陳某以身為

衆生試法陞某官初時識小後遂如岳瀆大神象備金冠竟得自呼為小聖矣每夜初更時則往曉鍾動乃回人間其事蹟人名判語歷歷可記一開眼出聲則不復省因言冥法不赦者忤逆姦淫并官吏受賕案牘雖重沓檢之即得不似人世堆積難查也十二歲時因犯某事上帝譴謫褫職其語如此然不肯為媿曾言所犯事媿曾嘗云直方朴實人不妄語未幾果死

揣骨相

瞽者陳我白以揣骨相天下士多奇驗公卿大夫莫不

招致之決休咎一貴人子已寥落甚方揣手便云好根基二十萬家貲不曾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族或外家亦幾二十萬又爲此手揮盡矣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父遺二十萬實爲欽賍費盡伯房承嗣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費者也又朱公衣助召問之座有二客曰三位俱八座貴人也朱問何年曰三年內便得然但旬日耳果三年巡撫操江己亥海上入寇朱總任事七日督兵江上失事獲譴落職問二客一云亂中可得一云總兵而已彼亂中可得者甲寅之變從逆顯達蟒玉八座者

數年總兵亦不爽又聞京口將軍召至營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云將軍召我反不見何也又令家丁試之謬云現是何官我白不許將軍反雜家丁中我白一揣着即曰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

孝婦

語曰孝爲百行先一念之誠衆邪遠之神靈衛之自能轉禍爲福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疫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女爲媳婦甯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邀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譴不小翁姑疾瘳而闔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即婦人一念之孝便能轉禍爲福凡爲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滋味

某尚書愛食鵝有巨璫饋之生鵝二烹食味肥甘異常而骨髓甚香以爲固鵝光鵝之類他日晤巨璫問爲何

處士產瑞云從脫殼時以人參湯煮飯加松子白糖喂之耳未幾巨璫以不法伏辟又河南某大司馬好食豬肉以蒸羊肉拌料豆喂之甚至極肥始宰有子十人爲流寇殺其九長子以恩廕弘光年至金陵謁選又死於亂軍而絕雲間一姓累世巨富從無發者惟納粟爲國學生耳其姻婭必極貴顯一房與某相國子結姻偶有喪相國之子公車北上家已如禮弔奠及下第歸突如往唁禮畢少頃肆筵列几即請登席大肴三百每肴必兼味調和添案如之俱用白定窰盛饍以有喪也次日

族房筵款肴亦如之惟盛膳以五色定瓷而酬酢用犀玉之器耳余於順治初年猶見其峻宇雕墻延亘數里不數年凋落殆盡連甍第宅不惟變爲瓦礫旋皆爲膏腴矣甚矣奢之不可不戒也

食人

崇禎壬午癸未間斗米升錢天下皆凶而河南山東尤甚在在以人肉療饑雖至親好友不敢輕造人室守分之家老幼婦女相讓而食强梁者搏人而食奸巧者誘人而食甚有母殺其子而食者故李賊檄文云家有食

子之母野無完皮之樹之語以見饑荒之甚天意不屬也前記食量之錫貴嘗語余云彼時食人肉者一至麥黃相繼病疫死無孑遺惟一叔食人頗多壬午歲除人首人足人肝入腑羅列而食至今年餘七十尚未死時順治十四年之言也至十五年貴扶母喪歸河南而其叔於去年除夜失火焚死明日元日買棺須百里外未及去爲羣犬一夜食之殆盡噫彼之作孽雖因歲饑天之報施終不一爽可不畏哉

雷雪

康熙庚戌臘月二十有四日余將抵辰州積雪萬山馬疲不前薄暮大雨雷電交作繼復飛雪雜以冰雹夫雷電雹雪上天喜怒之象生殺之權至各有時是爲和氣非時而見即爲不祥况一日並見乎

鰣魚嘴水神

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鰣魚嘴要廟神來謁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爲師弟兄同修道於山中三昧今爲國師公爲宰相我墮落爲江神血食於此然又以要人祭賽宰殺過多將來必墮惡道三昧道行高妙超度沉淪不

啻億萬萬明晚舟當宿此望公念昔時同修之誼留此一日違三昧爲我禮懺法以禳宰殺之愆須廣齋僧衆必有神僧降齋功德無量便可脫離業障還證善果矣外有賽願香信若干可供道場之用相公許之明日停舟以俟薄暮三昧船果泝江而上應楚王之召也告以故三昧爲之建水陸道場廣齋僧衆有一火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姓某名某亦於經筵皈依受戒不歆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人未之信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祭廟祝即時仆地起語曰我皈

依三昧國師戒不享宰殺之祀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宰殺以破我戒後勿復然人問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又岳州廟有一竈甚靈遠近祭祀一僧杖敲三下咄云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僧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僧因號破竈和尚夫神之有祭祀猶人之有祿食也神不敢戀而求脫人奈何墮其中而不思所以去之之道耶

誦經

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道廬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道高往華嶽袁遊蘄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遇欣然共敘別離晨久起居高言論幽玄娓娓不竭袁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庶慰周饑幸各言參訪所得以資進修乃祕不一言乎袁曰自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至理無所解悟可誦何部經文以消一日之供養乎袁曰唯問誦三官經一卷而已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往者出門時誓登道果豈二十年餘惟誦一千三百六十五字

經一卷是非愚鈍直是懶惰習處下流耗散年華耳請從此絕交願師兄速去毋再住此山以辱師傳也袁曰經卷雖小學道者所當尊敬若起慢心獲罪不小願師兄息怒當誦一卷請政音義即遵命長別高大笑曰三官經即講數百遍亦未能開發心胸誦之何益袁曰儒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請至心聽經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堂中結壇展經繞壇數匝頂禮昇座發聲誦三元寶號即時異香氤氳遍滿室中及誦經文天樂盈耳雨眾妙花樂則嘹喨振空花則雰霏滿地誦畢下座花樂方歇高乃稽顙乞哀涕淚交流謝曰則明凡劣不識師兄已證仙班因同學念切故爾唐突乞師兄勿我督責啟我愚蒙袁曰我今往蘄山有意求道可來相訪言畢長往高隨訪之後亦得道顏度師云高則明康熙初年尚在

男寵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專倖狡童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僮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傭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爲家人所持不果又一士夫有

寵僮死殯殮之厚過於子弟七七大作佛事以資冥福為文祭奠哀毀過情噫外寵之好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為之殺妻僧達遂將坑姪然色衰愛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有前魚之泣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以此篤摯之情移之君則忠移之親則孝移之兄弟則友移之妻則義夫移之友則生死交豈不為人倫之芳軌歟奈何溺而不悟也悲夫

嚇詐

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圖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生賣何首烏鄉人大高其值致爭毆仆地死急救方甦生謝過飲以酒遺葛一疋鄉人還宿中途告店主人以故且曰一跌不起今作堵頭鬼矣時店主人有姪死未歛因買其葛并索其盛首烏筐鄉人去遂至王生家大慟曰昨買首烏者我姪也為汝家毆傷歸即氣絕今持葛為証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百金故勉從其請瘞姪之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繫獄未定案鄉人復至生家爭詫為鬼鄉人曰我幾死得生蒙賜一葛賣與店主人今來致謝何乃言鬼耶生之孖大駭留鄉人執僕送官并捕店主人寘之法追其贓

化龍

友人施楚望因役事往雲間問渡於李塔滙見沙礫間有小魚寸許金色耀目舟觸驚魚跳躍中流波濤頓起風雨驟至咫尺晦瞑舟幾覆溺少頃風雨既止但見數武之內水光融融今歲丙寅初夏事也又聞一山僧來自天目亦於四月間採薪人積柴溪畔中獲一物似犬非犬似狸非狸小兒以繩繫之牽弄竟日莫有識者餵

以物一切不食人咸云械繫赤日必渴甚故不食試飲以水其物即跳入盆中發水丈餘風雷交作飄沒田禾廬舍無算遠近咸見黑龍數十丈夭矯雲中雨三日夜方止總之龍之變化萬狀風雲為其擁護江海任其翻騰苟一失水其不斃命於童豎之手者幾希矣故龍德以善藏為用

神與解元文

里有餘生者少負時譽讀書於光德庵中一夕夢神曰我有文七篇在我座下今科鼻魁也子熟記之可膺首

爲明晨往覘果有文七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七題無一爽者和墨揮毫茫無一字記憶信筆終場揭曉無名及閱解元卷卽神座下之七篇也生亦終身寥落徐生者余爲童子時習知其武斷於鄉其或有遺行而失之者歟

序

陰陽神鬼之說儒者所不道陸子麗京亹亹言之予又從而和之豈爲是賈傅宣室之談莊生齊諧之志乎非也陸子寄托憂深心存省救不敢援据往牒滸引荒遠近取十餘年來目治耳謀聞見眞確者疏其事而證明之雖文不雅馴欲使悍夫弱女改容斂手通曉此意其中述志士仁人登眞度世亂臣逆子震延陰誅卽易世而後再生以還若有鬼神憑儀其間游戲神通引衆生而起正信如遒人之警道路如司寤之詔夜時如寐睡中聞人聒耳大呼不覺流汗驚背推襆被而起是錄也令人一再讀之應無不感歎涕零也若曰連蹇坎坷發憤著書以自見竊非吾兩人同患之心矣謂齋吳先生聞而善之佽助爲理揭揭然大暢其旨誕告諸人所以明失得濟民行者必彌切焉爾譙郡曹　序無衣氏識

自序

粤自宣聖以獲麟拭面而春秋之文止於所起其它如
左丘失明虞卿窮愁司馬腐刑繫齒髮疾往往幽憤不
得志者退而著書以筆削行其彰癉吾手無斧柯不得
不托之空言以峻名教之防則君子之有樂於此也雖
然予則安能予退而老於西湖之上則默而已矣司馬
縱動輒言佳夏侯玄[illegible]來筆墨正予之所自托而不敢
作人史而作爲鬼史此冥報錄之所爲著也書云惠廸
吉從逆凶易云鬼神害盈而福謙禮云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蓋予之所載皆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六經
之旨同歸無可疑者特以十載以來游魂精氣自治較
異類不爲矯誣以滋生民之惑譬之神降於莘石言於
晉變所從來非爲無故若能貫幽明之理絕地天之通
三使其鬼不神則又予之所禱祀而求也雖然孫盛枋
頭定關門戶人禍天刑退之所畏予之左執殤宮右執
鬼中又保無冥漠君之靈起而問罪於予者則予雖遠
人非而未必不蒙幽譴予故不敢斥鬼之董狐而但求
鬼之崔伯深其亦可矣順治辛丑夏日陸圻撰

冥報錄卷上

西陵陸　圻麗京手編

李華宇

海寧縣西鄉石墩村有李華宇者其人務農樸實偶患
瘧證見有二冥差從梳旁出一爲蔡有成一爲沈亮以
牒票示華宇云汝有名當死但汝平生謹厚俟同牌數
十人攝到最後來取汝耳有成等去二日忽有一總角
鬼亦從旁出華宇方昂首諦視枕而繩已繫頸間即被
牽捽而去縛土地石王廟門前大樹上頃之見有成等

繩引數十人袒胸而來詰責總角者汝何物白捕亦來
拏人即劈面一掌總角辟易而去因謂華宇云冥司法
雖嚴然名稍後者猶得遂延規脫吾二人本憐汝未即
行拘不謂此鬼先攝汝至我輩欲送諸魂詣土地所唱
名俟事畢恐汝魂冷不得返奈何因移人家所寄棺木
板當風處曰汝幸避此間足相遮蔽比唱名完有成輩
即引華宇出曰露行還家恐魂又冷奈何因搓其魂如
一粉團狀以紙包裹納之袖中途遇華宇家買棺者䕶
其間同歸至戶外遙擲之華宇方醒云急備紙錢羹飯

有成輩俺啗後向華宇云吾二人終憐汝不欲挐汝去但我輩陰魂毎至勾攝生人時苦不得前必須陽魂爲導汝能爲吾導吾當全救汝矣華宇許諾此後毎攝人二人必來華宇必暈絶嘗至人家臨命終時多有親戚圍守陽火焰光高尺許殊難迫近而時又有限因故作猫捕鼠聲親戚分散審視乘間縛取一日有鈕姓孝子三人皆壯丁恐其父死痛欲劇躋共坐屯守火光高數尺尤不敢前不得已於空屋中推倒大酒罈劃然作聲羣起驚看而亡者甫得就擒其艱難如此又人應死者

或初生另有地方嗣後移居不一冥司牌票必下初生處土地行平關至抱病處土地然後行拘死後魂亦先至病處後至初生處不相紊越又嘗見地獄中應託生魂靈率如湯團大青綠色毎小鬼大盤捧出陰司祖宗捨子孫者或至狼藉滿地今其人猶在時時瞋去爲言禍福亦一異云

鍾遇哉

仁和博陸村文學鍾遇哉卽予友陸驤武嫡母舅也遇哉嘗言仙家有云人身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予昔年抱病死而復蘇始信此二語爲不誣也按遇哉於丙戌年往探其族鍾梅城於姑孰時梅城爲姑孰太守遇哉於署中代閲文卷暑月過勞感疾漸危卽自見魂魄已離魂纔尺餘肅衣冠左腋憑亡母右腋憑亡妻向裹床拜禱求生甚急此神之欲得人生也又見魄形白裸體散髮如本身長大喜其得死如釋重負意之所至輙得游戲嘗隨人往買棺見賣棺者爭價若干又隨人入司李署中供饌[illegible]之具并見二狗當竈而卧此尸之欲得人死也又云氣垂絶時卽見魂起少腹丹田如

湯團狀青碧色漸升漸高至臍而氣急至胸膈而喘粗至喉間頭上時兩目上竄全塞於顛頂迫迸良久如裂石之狀而魂與體離魄與魂判氣竟絶矣遇哉又思身死於此家人輩不可得知須托夢乃可纔舉念間便已至家瞬息千里非若生前滯於形有反有隔絶之苦卽見伊伯父瀛石公及西席賢妻黄氏爲言已死狀同時托三夢焉乃梅城數日前延一高醫醫以冗不至其時始來診脉脉已脱醫捫其胸尖倘温姑予一劑覺一滴落喉間餘皆湧出入喉者凉沁心腑如火宅中得冰雪

一時頓覺快徹卽聞耳目口鼻中如風如霧從外墜入者不可勝數長久尺餘小魂飛來腦耳間忽左忽右求入不得又見魄形亦覆身上須臾小魂震天一聲從腦際迸入而魄已收還不復見矣從是遇哉得生至今猶在至買棺爭價及籠旁臥犬三人同夢則又訊之家人一一符合乃知死生感通之理非病中顛倒也存之以資要終之學云

崔四官妻

萬曆末年湖州歸安六區里崔四官妻年可廿歲許於

大雷雨時往石坡口淘米被暴雷震死其夫負其尸於室中未踰時雷雨忽又大作香氣滿室其妻遂甦問之則云雷神擊他怪誤中某身有神授藥一碗因此得活葢此婦年少有孝行者也

陳文學妻

新市陳文學妻年可三十許於癸巳年歸寧至荳地行散忽然暈絕扶歸卽有白烏隨後於室中飛翔良久烏去其妻卽作刺船狀并作鬼語云汝前生船戶也我乃客商負重貲被汝謀死吾於冥司告准許我跟尋報冤歷有年所不意此地相值必不放汝文學以年老無嗣而妻方有孕求緩其期待分身後就死無所恨鬼答云彼作孽若是兩人今有遺種且仇人相見可肯緩須臾耶數日後竟斃

逆子逐母

平望之北有子逐母至姊家姊養數年一日子復至姊家姊遣以斗米并賣令歸養其子至中途推母下水未至家遂爲暴雷震死亡其頭其母從水中著淺處不死忽見子頭含乳間而出又平望王姓者被營丁誣陷

爲盜弔拷致死并破其家其母妻設神位號寃甚切奇營丁亦被暴雷震死時俱乙未五月十七同日有此二事亦一異也

僧天香

湖州東林山明經陳太澤者於萬曆中遇一僧號天香山東人年二十餘隨解糧船南來寄居東林山旁勤修篤行太澤因爲起菴凡飲食衣服一切取給垂數十年天香嘗云我受陳居士供養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復有一性空師掩關於天香禪室一夕天香謂彼曰我非

夜夢謁一都院與之分庭抗禮性空曰汝念頭錯矣遂感微疾忽一日將晚陳氏門前環列多人見天香徑入其門太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即問師欲何爲天香俛而不答直入臥內太澤追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遂使人到菴問天香則已入寂矣後陳氏新生子至今週日見渠道友平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徒爲平昔所怒者掾拳向之足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瑞名廷櫃中明崇禎己卯鄉榜復於順治己丑舉進士授福建永安知縣今猶現任云至其前生爲天香時原無甚慧解

惟日課法華經不缺又供養客師務必豐腆自奉則糲飯麥飯頗甘淡薄今之科名福報想有自來也

沈自玉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淳佑橋相國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後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跟蹌歸臥即時若氣絕者自玉爾時覺身輕爆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遙至一大野更轉道左見紅墻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則殿宇巍崇延袤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廡俱若十三省各省各有府府各有縣其往來奔走者皆靑衣絳袍手各執簿雜遝伴擁幾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猙獰細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見金碧煌煌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廻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逡巡間見左首有杭州府門署複道逶迤到一大室見伊舊友王昭平先生宛如平生敘寒溫畢自玉曰余今病勢至此恐再無生理矣王笑曰否否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內兩

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人今閻君査君善行正要加祿添年與海內百餘人同時旌異蘇幸正長何必過慮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安望其他少間聞鳴鞭震耳衆肅然曰此閻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隨之出見諸閻君垂簾高坐執牘諸人各趨殿下高聲念云某省某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事幾件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惡事幾件對簿稍差閻君即加改抹約有數時而退次日考覈詳明亦復如是階下油鐺火柱劍樹刀山每置人於中糜爛殆盡忽現原身又

受一刑悽慘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
賞罰甚嚴歷歷可畏時見陳侍御玄倩及家大行鯤庭
諸君聚坐一堂自玉過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
所罕儔諸翁曰如翁慈仁端介獲重閻君亦世人所少
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弟輩彼時幸爾矢志少
得無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棄名謝世亦可謂無忝
所生皆冠帶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逢垣亦在彼
作記室逢垣浮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
數之語自玉又聞每日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

人今二十五日則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帶袍服逐隊而
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衆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
家鯤庭皆旁坐第六殿閻君之側諸閻君向昭平先生
輩曰此非善士沈鼎新乎衆曰然閻君下行賓禮坐賜
茶皆紅磁鉢味香烈閻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
一男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
騭不求人知所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間自玉曰
鼎新日愆過更多端方自祇悔有何德能閻君笑曰正
在此議加君壽永爲衆式自玉益惶悚不敢當閻君因

以旛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有一二
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極蒙閻君贊賞閻
君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
位不高則殺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
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泰此正賞罰轉移的微權如君
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正以明經終者正泰君
之身稱耳總之富貴電光功名泡影眞中有假色處皆
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賞不勝罰善不勝惡柰何
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

淫奢無度想上帝亦無如之何了閻君曰誠然誠然君
回陽可向諸人委曲開導要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
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處君爲生人
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辭
出昭平諸先生送自玉就道時衆人聞自玉從榻上忽
連敔口曰我要到相國寺去頃刻果已蘇醒此盖五月
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事也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
淨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撒手可閑行漸即霍然而

起今自玉年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若少壯云

凌氏女

杭州文學凌聚吉名萃徵予弟鯤庭同窓友也住新宮橋南首於崇禎丁丑生一女初無疾病至癸巳年女長十七歲矣七八月間忽遘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頭旋食頃始甦言見一黑物便頭暈欲倒平復兩三月忽又一發漸漸頻數遍訪名醫有言風者有言伏痰者有言驚癇者有言神氣虛者有言肝虛者有言已身藏神者服諸藥無算而終無一効至今乙未四月間年一十九歲

每發愈重聚吉俟其發時詰加研訊微覺口中譁譁作聲聚吉始駭然故與之語輒忽應答言談往復殊有倫次始聞有夙世冤業之說聚吉方知為鬼物所憑乃專求治鬼凡僧道巫覡遣禳醮禱之法無不畢修辟邪鎮鬼之藥無不畢投而鬼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冤家冥司稟白而來任汝等作法終不去也至問其冤業所起及何處鄉貫姓名輒答云此時未言久當自知迨至五月廿五日凌女見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且言明日當攝汝魂六月十三日陰司牌懸赴審聚吉初不

之信至明日午後女方坐稠人中忽大呼二鬼又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復暈倒自此不須頭暈輒見二鬼押持擒縱不可復脫不復能飲食眠睡每合眼則二鬼與之爭辯聚吉背與言鬼便借女口應答而女如在旁竊聽者於是方知其索冤始末黑面者言我本揚州人名倪瑞龍白面者名袁長儒與我同里俱係富室兩相詰訟言凌女係揚州察院姓劉彼收我銀若干復斃我命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面黑如此一魂含冤至今六十載今來索命無復他求問其致訟之繇則云瑞龍有地

五十餘畝售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即處反復便投一大家云已轉賣瑞龍計窮無可加貼繇此仇恨互相訐告今長儒已絕無嗣而倪有子尚存名宗某某言鑿鑿可據也言已復押凌女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冰劍樹鐵床磑磨臼碓水浸石壓等獄又如鬼門關望鄉臺孟婆庄破錢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奈河橋僅闊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聲悉呼痛楚即分形變畜如虫蟻之類若不可言大槩始則大地如潑墨之黑久之中又歷歷可見又或遊善人長者之處

則署有微明燈燭輝煌冠裳楚楚又至一所則竟如日
月開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人堂戶皆金碧云
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即閻君賓館中
有鄉紳二百餘人冠帶峩峩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
言面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當
生人道未得空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
又三黨親戚中或有見者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
與言者又見前世母氏高年白髮倪瑞龍詆之云此一
衙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鬼子敢爾

耶聚吉聞之猶疑妊誕難可准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
亦嘗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正神求其別白是非於是
以六月初一日虔往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冤殺人者死
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擾害無
辜則祈神聽聰明立賜處夾兼令凌女拜禱觀音大士
日誦三千聲求其解寃釋結直至初八日下午女果見
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
侯審而袁長儒者如有恐慄之狀凌女方悟此獄或係
此鬼所成也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

魂赴城隍衙理侯開門升堂三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
伊在揚州作官既受我贓復害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
受汝贓如今不知有無但我既爲官豈能躬自詣獄來
害汝命是誰持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我方承認瑞龍
語稍塞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
汚受賕汝既爲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取民財難免罪
過因指瑞龍言汝作鬼六十年真害汝命者不知却去
告伊念汝喪命姑責五板因指袁長儒令說長儒已自
股栗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道城隍怒令夾起來見吏卒

上夾鬼便自招云倘有下壽家人因放夾責三十板審
訖城隍分付我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聽殿裏審去如
是遂出自始至甦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
勘事也城隍紗貂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襟外郎
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立堂陛覓厰殊非人間廟宇
也至凌女每對鏁則仍方巾葛衣朱履有所禀訴即與
倪袁二犯同跪稟畢即站立在旁其體與齊民逈別及
審後瑞龍來凌家雖若憤懣然束縛稍寬强梁稍沮即
其同長儒索酒食紙錢辭亦稍哀矣至十二日晚二鬼

又至言明日巳時三殿閻王相審汝須准備諸事遂守
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
還仍予銀錢兼設酒食鬼從許諾迨至辰刻俄見冥司
二差至凌女向卧床躲至此忽自起立索換衣衫與家
人作別不勝其慘言已就瞑聚吉按視脉息但遲極不
竟斷絕手足俱冷而心頭微暖候視約半時頃但見微
作淚容又少頃微聞言此路曬甚熱蓋其甦時止亦日
將中也俄又言汝等定要喫飯去言畢欠伸而甦因言
方去見者是三殿閻王側立司善惡二判官階下俱小

鬼獄卒猙獰可怖牛頭馬面守門始聞唱名黑面者名
倪瑞龍次唱女名劉某按聚吉自註其名不便顯然又云號玉臺又次唱袁
長儒則白面者是也閻王又訊二判持簿查閱瑞龍與
女爭辯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聲指凌女言曰人命
不干汝事但汝得銀一千二百兩亦不爲少汝罪過尚
有不放汝回凌女慟怨乞生言我雖有罪但今世父母
生我一十九年未曾孝養願且放回蓋向之作淚者此
也閻王因言汝既如此說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好人
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遂發放回去倪瑞龍令

其投托人身以在生作惡仍責十板戒訓其袁長儒不
責令收監受牢獄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凌女遂從床
起急令燒送紙錢羹飯以贈其去又從前燄口數壇超
度二鬼無甚應響惟集慶隱崖禪師年已七十有九戒
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凌女未嫁之夫有江聿修者雅
不信鬼頗懷腹誹女即於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
罵我問之果然聿修即前跽伏罪又云今日施食極誠
法師極有道力故寒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爾長往劉
公必須一送女因靚粧冒雨出中堂坐視燄口若無病

者而江君親見寒林黑面吐火形見驚怖虔拜自是之
後二鬼絕跡凌女沉疴如失云凌女嫁後孕凡二次以丁酉十二月夭亡
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
說聞之熟矣以是爲釋氏之苦心警世之權語儒者
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出已身耳聞目見曾非影響
事理姓名俱有對證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
謹述其事如左○又云予女自乙未五月廿五日至
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睫不交當其去
也則偃卧竟如死人及其甦醒安居仍如平日自始

至終竟無一語模糊其間幽冥譬策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心刺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即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尚有含冤隱毒順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伊可畏也因將前後始末備載於紀或亦冥冥之中喚聾震而肅官箴之意云

附 按凌女之病發於癸巳距前六十年編查履歷止一姓劉者任淮陽巡按名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

邵陽縣人中萬曆八年庚辰進士書二房座師余孟麟字幼峰江寧籍祁門人任編修甲戌進士大主考申時行吳縣人壬戌進士副考余有丁鄞縣人壬戌進士又查應龍鄉試八十九名會試一百五十九名廷試三甲六十一名禮部觀政初任崑山知縣丙戌行取四川道戊子長蘆巡鹽己丑淮陽巡按庚寅丁憂甲午補河南道巡按山西乙未養病庚子起江西道巡視南城巡按福建甲辰順天巡按乙巳陞南京太常少卿丁未養病自前萬曆己丑係男身巡按至今癸巳女身見鬼通共首尾六十五年又今乙未則六十七年也但履歷止書姓名及字苦無別號豈劉應龍字在田者復號玉臺也此外淮陽巡按姓劉者唯萬曆癸丑進士劉大受字貞白湖廣鄖陽府房縣人然任淮時乃天啟癸亥距今僅三十三年又與前說不符也容再考之淮揚袁倪二姓及邵陽劉氏家乘庶足傳信云

漏志高

漏志高錢塘縣太平坊人年四十歲縫皮為業其人謹

厚謙抑聰穎識字乃杭俗古塘東嶽廟神靈最稱顯赫每歲三月廿八日生辰士民傾城爇香祝拜丁酉三月志高先於廿六日虔誠進香歸廿七日卯刻忽夢有人叩門呼志高甚急高應聲啟門見一方巾青布袍白鬚者儼然土地也謂高曰少頃有人約汝講話訂汝在家慎勿他往即噗氣一口於高面寒冷刺骨陡然而覺此身亦無所苦惟舌不能言矣高疑為喉燥索茗澆之但以手拍牀八歲女進茗一甌不解家人驚怖延醫視之醫云鎖喉風也高心知其非索筆書云喉間快利無病

偶倦於肓詞行即瘥矣書畢乃麥前土地叩門甚急高復啟門見土地率一差官隨四健倅差官頭帶金盔身衣緋袍雲肩繡龍跨一大馬馬後二倅紮巾金抹額圓花襖二倅大圓帽一撒青衣五人形體皆粗壯倍陽世橐惡萬狀即擒高鉄鍊鎖馬脚上械手仍從後鞭捶之其行如飛須臾下馬鎖置一小樓上且持硃票向高云奉本司命逮繫急重犯十三名差官捉拏非比泛常汝正第十三也高見票上書滿志高湖州德清人心竊疑之云我平昔守分何故有此奇禍且姓氏鄉貫不同得

微有錯誤耶頃之鼓聲三通畢差官云官坐堂矣即縛高去高見朱門碧瓦大抵如官府大第最爲碓厰兩廊下披枷杻者不計其數亦如人間解審狀比縛高至丹墀下跪入十二犯隊中差官禀稱重犯漏志高已拏到高見層臺高峻殿宇朱紅比陽世尤加巍煥南面尊官紫面三丫鬚年可四五十許鳳翅金盔蟒袍玉帶形體亦壯大倍陽世有官二十員皆紗帽紅圓領庭叅尊官答禮各官分坐兩旁想皆獄廟分司也又見西階上有善人十三人上堂叅謁男子十人女子三人男子中有

一帶念珠者尊官亦與答禮和顏問曰汝等皆善人深可嘉尚時高跪階下心甚憂怖以貧用無一錢隣里無一人知者萬一尊官或出拜客或下客廳酬應即令辯脫今夜亦無宿處腹中飢餓可若何再計惟有死早辯痛哭喊屈尊官問誰差官跪禀即重犯漏志高也尊官云拏志高上來汝既係重犯何故喊屈高曰高木錢塘皮工守分營生不知何故得譴及見鈎票拏者乃是德清滿志高與某無干伏求釋放尊官遂取錢塘簿籍簡視果有皮工漏志高云汝作人頗有好處且陽壽未絕

安得誤拏高聞陽壽之說始悟身到冥司前此皆疑爲院部諸衙門也因思此尊官或即東嶽神乃云前者志高虔誠進香神明想亦鑒察嶽神微笑曰我知之遂再簡德清籍果別有滿志高乃眞犯也其硃票原寫滿字特以嶽神硃筆點撥點却草頭遂誤漏字而捨德清而拏錢塘人則冥差之誤也即將四倅各責二十棍別令一倅送高還陽誡云汝歸當作好事高叩頭謝恩而出須臾始覺淸醒其妻子方環聚啼哭蓋自廿七日巳刻死去廿八日辰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東嶽拏德

淸滿志高公差誤拏我今送還魂速備羹飯紙錢以犒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送乃冥司率重整潔銀錠一錠亦准得陽世紋銀五分若胡亂錫紙則如紙假銀不可用也送者旣去高口尙不能言隣里以冥差始則誤拘平民繼則勒魂不放羣議動一公呈焚之嶽廟正商畧間高忽見前四倅乘輿而至云爲汝事使我輩受責兩腿腐爛難行今皆乘轎可速沽酒食謝我并每人十兩調理斷不可少又云我輩俱不茹葷只須素酒耳高家即與羹飯忘設坐具四倅責之爲設椅櫈焚整潔冥資數千一倅持布包收銀約共碎銀三四十金也出門後又來言聞汝隣里有一公呈若燒去我輩必又受責可取來焚之榻前高如其言焚竟即見彼倅取此一呈并收包內而去土地當面指高曰汝愈矣高遂應聲能言長齋絕葷至今無恙

冥報錄卷下

黃景範

西陵陸 圻麗京手編

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年今寓居南潯於壬辰年二十二歲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至廿二日淸晨丙室閉坐忽頭中大痛即時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喊曰還我命來有數十小兒勸解其人大呼口出黑氣如烟小兒俱被冲倒眼前皆暗忽見白光冲開黑氣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喝曰且住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餘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舉手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冤冤相報有何了期其人曰是是柰我心放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還他罷其人曰還便還且待我恨氣消遂持舌奔去僧將行顧範曰你還認得我麼我乃當初雲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內自有消息景範醒見衆人環立欲言所見不能出聲以手撫口舌仍在也惟喉與腑畧有些痛别無他苦至夜獨卧恍惚見一女子窓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覺徧身痲

痛忽有武士持白傘來遮蓮夜如是至七月初一夜景範與其妻同臥武士以傘覆身上掩鼻而去但其傘甚小止可覆自身泥沙著傘上朗滚去有着其妻身上者隱隱如火光三夜如是其妻身發大熱景範心知之乃還與伊外祖同臥武士又覆傘掩鼻而去其沙着伊外祖亦成火光二夜伊外祖亦發大熱自後獨臥武士復持傘來遮景範心想武士不知是誰武士忽曰我奉王命而來景範思不知何王武士又曰我王乃覺王手中所持悉怛哆般怛囉也又思六字是楞嚴呪心平日常

誦今不知何故或者宜誦呪乎明日虔誠持呪夜見武士持傘倍大次日又持但見傘不見武士明日又持至夜不見傘併不見女子遂每日嚜持病雖未愈亦無柰何因遣去憂慮一心淸淨省察過衍禍福付之無心矣嘗憶老僧白日之言以自慰故終日無悶至七月望日延僧禮懺景範手書問僧云我初病時見一僧自稱雲栖老人不知何人也僧答云昔有蓮池和尚在雲栖設教因爲景範言蓮池故事景範心念之夜卽夢見一老僧身甚長大來云咄你想蓮池莫學他閉門喫飯覺來

不會其故忽胸中隔塞粒食不進者三日方思食唯喫淡物乃覺安和鹽酸不能食矣時母憂景範病不愈問諸卜人云有神明作祟兼有心願未完景範思神明見告當齋戒省過不宜殺生祈禱反造罪業至于心願別無他事惟正月初曾夢一人云汝夏秋間有難若肯聽我書一蓮經可免此難曾與伊外祖言之欲書未果以發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夢伊父向之流淚景範亦悲感而覺因想父被擄未知存亡景範方欲書經願歸功父仗佛神力存則還鄕亡則

超昇發此願更擇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書起限九月廿九日完乃于廿九日午後忽心痛大作嘔血升餘一時困倦獨卧床中痛愈難忍更餘忽覺身墜床下見一老人鬚眉皓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同一僧至僧向景範笑曰什麽來由戀這苦本你如今冤債已淸可同我到主人處走走可靜心聽我誦經因誦金剛經余聞經聲心痛漸減一面聞其誦經隨其行路誦完而心痛忘矣僧止步見一大屋當前門邊有一對云諸惡淫爲首衆善孝爲先僧謂景範曰東君在內爾可進見我

在外廂待又謂老人曰爾同彼進去彼已變輪迴不復自知你可求掌簿人爲他明說因緣遂入內庭庭中人曰今是朔日十王來見爾等且住俄有數人冠服執笏而進內中一人昂然挺首老人指曰此忠臣楊繼盛也已而十王皆出老人乃同景範跪堦下見一人冕旒坐帳中身高丈餘而濶尺餘潔白如玉侍衛甚衆老人通說來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執簿至堦下謂景範曰汝欲知因果可聽我言叫左右喚劉之麟上來俄一人至即割景範舌者朱衣人曰昔有劉大臣號公超家世北

京生於嘉靖二年父祖皆富人大臣讀書納監爲人有口辯長大多力因祖父家業復自身有才與趙文華交厚引見嚴嵩亦黨逆遂爲一方豪霸時倭夷入侵南直朝廷命張經等往討命趙文華督師文華私邀大臣同往既至江南大臣說文華曰倭兵甚[illegible]若率本部兵先取之軍功可擅也文華從之大爲倭人所敗文華欲轉敗爲功乃催張經速夜進兵張經欲待兩路兵到然後[illegible]文華劾之大臣因曰不如速入京傷之[illegible]玩寇殃民既而張經與兩路

合兵大破倭人南方遂平乃入京奏捷朝廷以張經矯稱軍功斬之於獄大臣有三子長子之麟金氏所生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生將滿月而金氏死三月繼娶陶氏至十二月即生之寶後生之茂及長父欲爲之麟聘柳青臣女青臣欲相壻而配大臣以之麟貌惡乃以之寶示之又爲之寶聘周氏女及二子皆成婚柳氏色美而才周氏醜惡而拙於是柳氏鄙其夫之寶恨其妻陶氏性悍而智頗知隱情常與柳氏言之寶美麗一日乘之麟出遂於房中設酒拉之寶與柳氏共飲繼乃賄遣往

來二月間遂成醜行時大臣知而不問也周氏恒有不平之言柳氏聞之遣婢送酒周氏飲之遂成腹痛乃疑有毒往訴陶氏陶氏素不悅之恐其將家中隱事洩露乃以好言安慰留房中飲酒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明日乃佯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隨人私奔去了周氏母家亦疑其女竟不之究之寶既亡妻與柳氏日厚之麟微聞其風在房詰責婢女陶氏聞之乃私謂之麟曰我近日聞之寶在你房中走動你知否之麟言亦畧聞陶氏曰此乃家法大賊人倫大惡逆畜生雖我親

生今如此不肖不如無有我必殺之之麟受計而去臨氏又召之賓曰爾淫嫂事敗身命不保了之賓曰奈何奈何陶氏曰作善須徹作惡亦須徹你可特匿我床下自有妙算之賓從之陶氏乃謂之麟曰你今日佯爲出外彼知你出必聚一處晚間刼私藏我房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器械進房殺之之麟乃佯言出外至夜來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獨與之麟議擒之賓又將美酒固勸之麟徑醉陶氏忽扼其喉叫之賓曰下手下手之賓遂砍兒頭與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里外棄在街

上明日路人多來相報大臣收屍歸葬竟不知其繇奴婢在房走動者之賓恐其洩漏或暗中擊殺或毒藥害之後陶氏說大臣使梛氏與之賓成婚旣成婚後家中白日鬼行百般作祟禳禱無應將及三年之賓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鈇杖到門化緣梛氏素不禮僧道見此僧逐之僧郎舉杖欲擊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謂僧曰你何故在此僧曰我要取一顆寶要折一枝柳大臣不會僧曰我要見你兒子大臣乃命之賓出見之賓乃謂僧曰爾到此何幹僧曰我來化緣之賓曰爾有何

能敢到此化緣僧曰能消一切冤鬼之賓以僧言奇異乃引入內問之曰我家多冤鬼師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當治心心爲萬類之主心邪邪至心正邪滅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僧曰當存天理將天理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作爲乃合天理僧曰但當平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賓低頭半時僧曰我來化緣你若肯捨諸鬼齊休若不肯捨未有了期之賓曰欲化何物必當從命僧曰不化他物惟化梛氏之賓曰梛氏乃我妻子如何可捨僧以杖點之賓心曰天理人心

你捨不得他人如何捨得之賓大驚僧遂趨出隨出尋之已不見矣之賓乃獨坐自思深自悔過乃曰人未得道心隨境轉今偶聞僧言發悔過心倘又聞人惡言便遭沉溺矣不如到五臺訪此僧求自新法屢次欲往父母不許在家三月餘日鬼魅日盛坐臥不安之賓乃決曰今日如此景界倘不奮發一旦命盡被黑業牽入地獄豈不大悔今只宜成就正果救度二親若從一時之命苟且度日使同陷地獄是小順而大逆也遂決意欲行京西山有碧雲寺其寺二僧一曰碧岩一曰雲松二

僧曾為之寶前母金氏拜斗念經亦與之寶相識乃到寺尋二僧時碧岩已死惟雲松在乃謂雲松曰我欲到五臺幸隨我去雲松曰爾方年少欲見明師我老矣雖死何恨遂同至五臺時有幻余禪師主化徧觀衆僧不見前僧因留年餘聞雲棲有蓮池設教乃與雲松往遊蓮池問自何來之寶備述前事且求懺悔蓮池乃教之懺悔使行苦行三年披剃乃受大戒取名大惠雲松改名大慧大惠既出家終日念佛一日問師云念佛欲何為師云念佛則成佛又問云大惠念佛幾時成佛師曰

時時可成又問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師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遂有契悟雲松死大惠獨住雲棲十餘年後至[illegible]栗[illegible]雲問曰何來曰雲棲又問平日作什麽曰念佛曰爾試念看曰已念曰只恐不是曰和尚自家不是曰尚須吃痛棒隨衆作務久後參乾屎橛未悟往黎山結菴而住直至崇禎二年聞密雲在玄墓乃往問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此語如何雲曰這裏無水又無魚[illegible]什麽驚人稱意遂行醒悟回至黎山二年而死既死來見閻羅天子判官議曰少年雖造大惡終能悔悟

出家未曾說法利人今去為人有智慧而無厚福大惠言固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願得長壽以成其志天子曰爾年止該五五今爾願修行其志可嘉增為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害兄嫂與妻我願救此數人今不知皆歸何所願我托生得近于彼使得化導其心乃命判官告曰爾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碧岩雲松已為其子爾父大臣以平生之孽墮為女身因金氏一緣托生為雲松之女汝今再當為其子陶氏受餓鬼報畢今現為驢身不可得見栩氏受餓鬼報畢

托生為猪又生為羊又復為猪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與母食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子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今已受女身與你尚有五年夫婦時判官言畢即遣托生今爾身便是劉之寶害兄之時萬曆八年六月廿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難本當身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害舊年曾來為禍但其受害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前生以藥酒害他成腹病其怨未消尚欲為難爾兄之[illegible]冤氣既消亦將托生以平生有孽墮為女身數該為爾

妹之女明年癸酉日當生爾今宿業既消但二十年來
未曾精進今去當月自努力勿退初心莫爲名利所敗
莫爲欲愛所縛莫爲意氣所礙莫爲晏安所毒言畢喚
一童子取一金盒至開盒取一花瓣置景範口即能言
拜謝畢遂問父親着落朱衣乃皺眉曰爾父死久矣景
範乃言曾有二番書信朱衣曰二番書信一是你外祖
所造醫生央完白知情一是爾同宗人所爲爾今回去
當設靈供養休望他歸景範曰我父何罪乃遭此難今
其靈魂何在願得相見朱衣曰爾父遭難乃六世以前

之孽今生立心正直死歸神道三月間歷淮安城隍矣
爾但當存孝心修行正道日後得見今爾母即生前之
父既墮女身當勸他回心向善他因前生之孽當三世
墮落今始落幽主一生不暢快二世落賤主爲奴婢三
世落橫主爲畜生畜生不修便有大苦不可救矣速乘
今生挽回爾外祖乃生前同伴今又受恩亦急勸他回
頭他在雲栖我曾敎他金剛經千餘遍他往石門結願
在東高橋終日誦經每至五更衆人夢覺之初心淸淨
時乃高聲擧梆念佛開人善念故今生受福報得長生

又其口信甚嚴故今出言有黨爭訟得勝但所信不大
善根亦淺年過六旬善不補惡今生受報已畢來生便
落薄了又其積德不厚不能澤及後人除却一人衆家
之人皆非貧即夭爾回去敎他速了自己正事無涉他
人閒務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勝人今信根已壞
爲人謀幹不但無功又招仇怨爾妻以一念之孝頓消
淫業得復人身但福力淺薄壽亦不永敎他急速返本
免來生重受畜生爾弟雖無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畧如
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出外遊行奔走如飛見罪囚數

人至牢獄數處種種苦難今畧存之有一人反縛兩手
肩上插一小旗旗書犯人鈕德甫呼景範曰我與爾同
鄉里幸救我景範謝不能又一姓某言我當爲猪以臨
終盡心吃素一月得爲狗矣又一金某卧汚穢中言我
以平生貪酒至此又一沈某自枯墻上喉中穿刀景範
心發慈悲念佛數聲其刀自落又一室甚大墻中地下
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壁書數人名童子指曰此陳九
思在此今已出王某當入此周化機賜壽未盡未來景
範曰陽人何以先書于此童子曰陰司考生人之罪當

入何獄即定其名於何獄若又造重罪更移別所若有善功即為削罪皆于生時先定不待既死乃復至殿前拜辭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範即拜僧曰承師引我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處當年與你同事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叅大省景範曰來時聞師經聲心痛頓愈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忍字爾何不言景範曰向不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善雖多皆偽必不成德

且神明忌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兼害若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illegible]大關頭修行起手處爾當行之然須求明師指點住深山養靜方好若在家被塵緣汨沒便自誤了世間居塵不染的能有幾箇景範曰是是我謹受教正言間又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見雲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求救護師曰南無佛旁一人曰承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拜之師伸手劈頭一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病頓忘遂披衣起與家中人說所見隨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也

景範自註云諸獄中人細詢之皆係朋友親戚恐有不便故但存其姓餘不敢妄一字又松陵錢德唯序略曰景範父瑞卿名吉鑑邑庠生即所稱陞淮安城隍者也瑞卿贅於平望徐南川家故瑞卿為平望人乙酉秋瑞卿遇亂兵被執以南景範年十五矣號泣思父至嘔血不食南川恐其傷生為作瑞卿書慰焉朱衣人所謂醫生史完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亡景範未審而聞喪自朱衣人始南川則再來雲松是也

予里人吳文可賓娶景範妹即所云劉之麟爲爾妹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歲正月六日癸酉始立春文可果舉一女益足見其不爽云

蔣仁瑞

武林蔣仁瑞江千人移居蠟燭菴對門於壬辰年五月間嘗患鼓脹垂危半夜見有上四鄉賣石灰者五六人排戶突入云前生負彼債二千兩竟摔蔣出門蔣於是昏絕其家謂為已死即燒肩輿草人等類蔣便乘之以行比至鳳山門諸賣灰者云我等徒步彼安得獨乘轎

竈前擒將下地簇擁以去過江千資福廟即都土地門前見先亡母弟及僕皆在因拉諸賣灰者云汝奉何牌票敢逮繫平人耶我輩即當往東嶽控告喊聲震驚判官姓鍾者詰問知果無符檄叱即放還其母護送至家比覺時已巳刻兩手皆握沙泥其家業去帳易衣桃紙錢含飯具矣越二十餘日又見前賣灰者捧檄而至云已告准汝不得活於是遂殂

沈蘭官

武林官巷口東平廟巷姓沈小名蘭官者年二十二歲係龍丁於甲午年十月初二日見一大黑猫過前欲以其皮爲鞾帽遂以繩繫猫頸不死更用尖刀刺喉乃死乙未正月初三日夢猫云汝既害吾吾已告准今刀何在欲得作証耳其人覺而惡之因急賣去原刀更市一利刃於六月廿一日迎接院歸即發狂云猫已入樓矣又上梁矣又云非猫乃變鬼矣五七人來打我矣更作鬼語云繩不能殺奴須用刀也至晚遂以刀自刺而死深入喉間一寸二分

朱四

崇德廿三都十四圖糧長朱四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入縣城申時於萬歲橋上遇雷雨忽霹靂一聲直擊四身四昏絕時見三冠帶人蔽其肩得不擊傷腰間猶有雷公爪痕五道纍纍墳起蓋四平日奉三官齋精虔爲神所憑救云

金三 范君果于丁酉二日長述

崇德廿間屋地方農家子金三者於乙未七月得病垂危見有冥差持票至則三宛然首名也次名范君晉三問曰君晉爲予佃主何爲亦有名字差即批其頰曰毋多言與汝何與耶彼陽壽止十八個月汝尚有陽壽刻許耳姑暫令還三甦述此語畢奄然復逝

兗州婦

棲水胡衛公隱於卜以甲午年七月僦寓武林鼓樓外南首大街見一婦人年近五旬病勢已極備諳苦惱死而復生者數次云我痛苦萬端死見杭州府城隍神神云汝係山東兗州人我處無册籍是無主孤魂不便收留婦人困苦已極其夫無可奈何因爲寫本處鄉貫作一呈求寄魂此處冀城隍見許書呈焚之應時氣絕

陸僕

海寧接濟村文學陸元夫家僕背主誣訟不法別投越二十年乙未六月十一日舊主郎君病故是月廿四日僕到墳樵採郎君形見似撲其首者卽倉皇渡水走歸發熱叫呼兩目俱瞎

周文學

海寧硤塘文學周某甲午病故止遺一子次年復夭文學故名族治家嚴正素不喜僧尼輩出入小祥後居旁有尼棹舟至宅以鵬八勝會請文學母夫人拈香并及未亡人語未竟忽仆地大呼大相公饒我噴血滿地復作文學語數以無故到家之罪叉叩頭作乞命狀母夫人驚皇呼婢點薑湯灌醒亟扶下舟歸菴緘口追薦不應迄今二十餘日咕囔如故吐血不止

郭天生

海寧趙郭村文學郭天生於天啟壬戌年廿二歲時臥病昏憒見有四青衣圓帽如承差者踰窓而入手捧牌票有天生名天生疑爲督學催考也卽隨之去四人仍從窓躍而出天生亦如之回顧本身猶偃臥在床也此

至一官衙前甚壯麗甬道寬濶數十丈四人引至左首廨宇內周圍木欄如犴狴狀因置天生其中見投文放告謁見會審者屑摩雜沓署如人間須臾瞬晩便有識燈數十盞如貢院東西文塲照耀明亮頃之閻陞堂鼓九下四人牽天生出唱名天生卽見此身無巾幘腰間已繫白裙矣第一門頎而晳者冠帶點名年纔二十許第二門黑而鬚者冠帶點名年可五十許比至大殿前階級數十丈樓閣巍煥如帝王居逐人唱名錄東階上西階下天生震恐歷階而上遙見南面聽政者冕旒絳袍黑面天生始悟爲閻君非文宗也因慟哭而前拳桌腳求生甚急閻君曰取簿來有判曹捧簿進閻君示天生曰汝數已盡試閱之天生又哀懇不已閻君又云取卷來卽見前頎晳者庭条畢捧手本進閻君翻閱再三又呼取卷來又見前黑鬚者庭条畢捧卷數十冊進閻君又閱再三方首肯用硃批簿上示天生云汝有陰功再加一十八年書法鮮麗可愛天生喜躍而出至道左徘徊不識歸路適與伊祖遇祖曰汝來安得歸耶正躊躇間見有龐眉皓齒以杖擊葫蘆者祖曰吾孫不得

歸須君神藥煩爲賜之老者即傾三粒如硃砂色天生翹首見道旁大宅有天醫院三字然以渴甚不能嚥祖即向道上小兒囑其取水小兒取一碗與天生嚥藥藥下即覺心目頓開精神陡復忽然而甦香氣滿室經日不散從此遂努力陰功一事余亦叩之則天啟間武林大火天生時寓佑聖觀至三元坊觀火遇閩婦負一箱內皆重貲於人叢中誤付天生天生急辨其非而閩俗不通杭語婦人遂去天生攜藏別家仍於原處守候果見向婦偕一女子攜手而來號泣尋覓天生令其女守箱偕其婦往路旁認夫遂而還之纖毫不染當是此一事云

餘杭秀才

餘杭生員偶於乙未夏月出城至庄佃處見有二青衣云有票相喚其人錯愕以爲追糧也當問之僕輩青衣云我乃陰司差人汝在生行善不應客死可速歸待我再催攝四十餘人方來勾汝其人遑遽走還家見二人已在門云汝差有信行爲可耳其人即辭父痛哭并屏當家務薄暮果瞑去至冥司四十餘人遂一唱名至其人應曰生員有冥司云拏者非生員得毋誤耶閱判官所掌簿知果差誤即鞭勾使三十云汝有善事可速還其人出門苦求判簿一視判不得已爲指示兩條云汝曾扶瞽者過橋又曾捨買棺銀一兩唯此二事爲善比甦時其家已將殮矣

孫伯謀

杭州官巷口孫伯謀嘗偕友入西溪樓下買肥皂過東嶽廟伯謀必敬其神去之嘗得一瞻仰是日起太早尚四更待飯未熟假寐即有人喚至一殿前榜曰森羅殿伯謀始知爲冥司心惴惴不得已直前俯伏階殿上喚陳自然云前生名也冥司因命判曹閱簿有諸判累累而出皆青紅藍面惡貌獰獰絕可駭異中唯一稍晳者持簿送閱乃得放還晳者私囑云我乃蔣堯卿也住武林門外賣陶器家汝死後當與我同官特相營救今代費錢一藏矣伯謀感謝而去爲同行者推醒通身汗下不復更買肥皂竟喚肩輿歸武林門外問至陶器家果有蔣堯卿者爲主人之父已死八年矣伯謀益心悸歸即買紙錢一藏上題前生陳自然今生孫伯謀奉判官

蔣堯卿收用富即禁燒後數年伯謀客京邸傷寒病危見車馬如織口稱迎判官赴任力辭得脫蔣救有驗今伯謀猶在云

潘氏女

塘棲鎮潘丙仲女嫁吳家與沈愛民次子沈炟爲妻晉夭潘氏寡居其大伯沈烜日逐凌辱之氏歸訴其父因仲乃丙仲原負沈氏千金政無抵償意欲借女一死可以賴債故激女投繯順治丙申十月女自經死因仲復詐得銀千金女魂不瞑遂抱恨於父若兒丁酉年二月

初十日丙仲長孫年十一歲頗聰俊無病潘氏附之口作氏語云汝家賴債詐銀不與我伸冤我今不獨死欲得長孫甘心焉巫覡之詞如出一口長孫自裂肝腸自縊家人惶急防閑不敢懈至十二日早長孫索縧帶不得遂痰喘結喉立死通鎮目擊無不股栗者

二烈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先一夕外攻甚急錢應式坐庭前達曙聞八十三礮聲出視一礮穿城過入有執飲食者著其身去半復穿墻數重應式入急更衣坐忽有縞衣二人各長五寸許躍而前倏騰應式膝上應式驚以袂拂之墮地復騰而上又拂之躍入積薪中遂不見時城破外譁甚應式倉皇出一人頭懸隣舍門近視亡有是日下令屠城越三日隣舍果懸一頭而應式女淑賢伏節死外家卞氏女過舍相要以死其後人以爲二縞衣者疑即二烈女生魂南昌王于一先生云

馮南

海鹽馮南爲勢家鷹犬嚇詐詹氏三百金己亥病死托夢於其子云我生前詐詹氏金今爲犬於其家受報甚

苦其子往詹氏覘之毛形色狀俱如夢中所言因乞贖歸詹氏以必償三百金方得請贖歸之後人以馮南呼之此犬搖尾而前至今尚在

陳敬泉

崇德陳敬泉爲糧衙書手晚年皈依佛教文廟司香周祥宇募刻法華經流通於世敬泉爲之領袖己亥六月間敬泉夢四差人至云有一事召君對質敬泉答云就去不妨但我領袖刻經此愿未了可遲幾時經完而行何如四差人諾而去敬泉次早對祥宇言之意甚怏怏

至庚子土己法華經刻竣敏泉隨于是夜得病初五日
遂亡但不知所質何事也

阮大鋮

阮大鋮以私隙殺雷縯祚於獄王師渡江大鋮迎降以
圖富貴從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頓首曰介公饒我遂跌
下馬死介公縯祚字也大鋮凶惡奸邪禍人家國寸磔
未足蔽辜而介公現形立刻殛死良可怖也

曹小鑾

曹小二鑾者澉浦人游惰好博奕丁亥春應募爲兵征

江西戊子逃回辛卯七月初忽卧不起其鄰炊食呼之
年異方起至水濱盥洗喃喃曰非我一人殺汝何獨尋
我遂往屠家借刀屠者慮其爲博償也故與之鈍者小
二持往水濱且磨且語見者救之歸堅臥至暮狂叫痛
絶聲震鄰戶啓扉視之流血床簀抽刀刺喉以手作撥
筆欲書狀與之筆札書云我在江西殺二節婦今追至
此因在彼時會得銀二兩放活十人故得求死延於血
汚中取刀投出曰爾可去尋頭目來越數日始知痛進
勺飲聲啞啞如內豎詳述其事曰初破江西擄二婦其

丈夫姓王亦孝廉孫小二沈之江以長戟捌之其二婦
一妻一妹也長號請死以身奔江中不得掠置艙底數
日軍中下令不許留婦女小二恨其不受淫也與什長
共起刃之二婦析然曰脫苦矣頃二婦魂來云不識汝
姓名故尋汝三年賴土地引至此又數日叫死

沈純齋

沈純齋仁和吏也渾名花椒末亂後歸老家中移居西
湖爲土工之首庚寅年有宗室云是十三王者納宗一
輩也同長史某避跡武林爲當事所得械付市曹其長

史妻買二棺併銀數百金與沈買其夫與王之頭冀科
身首一處以圖入土沈得銀且賣其棺將尸首棄之他
所給之曰已埋某地矣居數日往岳墳飲酒晚歸將至
家見二無頭鬼借其口疾呼曰還我頭來爾得我棺與
銀拋棄我路旁今與汝去見閻王也卽時暈死

王士彥

王士彥海寧人訓蒙爲業遇觀音三官懺自虔誠禮拜
二十餘年丁酉六月廿九日赴觀音懺會歸五鼓腹內
作痛竟成痢症二十餘日醫禱無效時刻想念觀音病

嘆誠心禮拜反羅病危七月廿一夜熱睡夢見一人頭戴紮巾身穿素服手執黃旗鳴鑼急走言普門大士遣奏玉皇憐准赦降城隍司大張榜文約千餘名彥聽得扶病緩步將近城隍廟見往來多人俱看榜文者走至廟前有一青衣漢子挽彥看榜首名卽是士彥漢子道汝有夥伴我領汝去交付與汝彥行步逡巡漢子使彥搭肩而行出北門外約有片時只見門閉有鎖漢子道站立門外在此候領漢子開鎖進去領出一老人與彥相像漢子道將恁謝我彥云有銀四錢相送漢子道誰要你謝你看這許多病人彥將眼看屋內這漢子倏忽不見老人並立在身竟無言語彥揭衣一看只見大便穢血淋漓容顏枯槁彥欲回家苦不識路身傍老人又忽不見正在淚下遙望一老翁來道欲往何處彥言爲從荳腐巷來不識歸路老翁送至荳腐巷中指引前面便是咳嗽數聲卽覺乃是夢也伊妻調理月餘精神如舊

現果錄序

悲憫二字是慈氏宗旨然以最上一乘示人愚者昧之不得已藉以因果聞者復云意誠善事未實也先大人作觀宅四十吉祥相中有云首爲人說眼前報應益從以眞實事動其眞實心耳余小子亦嘗推先大人意輯爲一書苦其未備未以示人頼靈隱晦大師顧余湖上出此錄相示非親見聞者不以入復于毎條下旁引直提務開人感信而後止眞如靈諤扶瞽得路寶地擲涌引舶得聆宿響所謂大慈父淸凉月返魂香普渡船也余家白門宜之遁侶小有諸前修皆立意以利物導人爲事俱刊有成書比年來皆目爲老生常談忽不省覩卽其副墨亦零落無存矣得大師此錄日置案頭倘可云無徵之事不驚之語乎願同人從此認取大師無上乘毋負大師苦口婆心也

康熙十年辛亥冬日櫟下老農周亮工題于湖上就園

靈隱晦山戒顯

陳益修字玉笥山東濟寧州人為諸生時見回回教門楊生花等欲毀關帝廟擴大回回清眞寺陳公力訟之官得寢後癸未春流賊破兗州生花等集千百衆乘變圍練回回兵途遇陳公以前忿呼衆擁擊立斃之且剜去其兩目復塞以灰擲屍於其舍陳公自見身魂止二尺許守其屍中夜忽見關聖降其家謂曰我分中亦不

在此一廟只難為汝好心致喪汝命然汝陽祿還未盡應有功名分吾當使汝回生陳曰感大聖厚恩但吾兩目已去縱回陽世已是盲人豈能復讀書作舉子業乎關聖亦沉吟少許乃曰無妨吾當請觀音大士來必能賜汝目言已便騰空而去須臾復至曰大士來矣尋見大士身披白衣如仙姥狀備極相好關聖指陳公代為乞目大士微笑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手攜大筐籃以荷葉遮蓋上大士揭開乃皆羊眼珠也即手拈二枚令取酒一巵吞之陳公強飲喀喀有聲慢然而醒而兩眶中已得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仇不久 大清一至此輩無噍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乙酉舉于鄉忽一人遺之書轉瞬其人已失所在書中但見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九字隱語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郎中榷關荊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三人寸磔於市

此事初聞之陳旻昭先生寓余弟子衡伊人刻之武安王集者也次黃梅令徐長年亦曰此余姻親也其事極確無不目見者但其眼珠微小直視而光外溢

與平人稍異嘉善徐季方亦云陳任戶部主事時余于都中見之其目實羊睛也嗚呼陳公以好善誠心護廟感此奇緣大士以千手眼轉贅復瞭神通廣大神佛報應速於反掌可不懼哉

二

趙志清山東人以孝廉選河間府贊皇縣令居官三年廉明仁愛萬民頌德忽一日至凌擧功太守處告退太守問何故趙曰某以知宿世因緣故不得不歸太守益怪之問宿世云何趙曰某前生於某法師會下

學者法師有定力能通懸余二十六歲以疾臨危師謂余曰汝道力未堅此去已入紅福以未曾修大福亦不能登甲榜僅一孝廉知縣耳然止許三年若多一日大禍即至矣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還得見我言迄遂終自入出母胎本性不迷歷歷皆驗今三年既滿決意入山矣太守勉白直指公李灝爺詳不及放歸旋有劉姓者補其闕未半月賊至城大破全家被害余友河間太守凌聖功親說此事

三

麻城西坂劉某隨族叔劉伸至真定府固城縣為主文會旂救三人命後闖賊至城瀆縣令出走避難劉君押其家屬回黃途遇賊兵被殺其神魂返麻城謁東嶽帝帝曰汝救三命應得善生帝令侍吏訪城中善門無子者吏以臨生趙从儀號時雍報帝令取善惡簿察之見趙君曾淹死五女法當絕嗣又檢善簿見某年於大雪中曾施錢一文與乞僧僧乃菩薩假裝乞相試人者也帝曰此一錢功德甚大應與其嗣遂遣劉君託生臨行帝語曰汝去九歲當有孝廉贈汝妻某歲入泮某年補廩一生享厚福後趙氏生一子纔出母胎即叫云我西坂劉某也東嶽帝遣我與趙氏為後已不必言但吾生前尚有產業借貸彼此未明速喚吾妻子來趙時雍即請其妻孥至小兒歷數舊逋令妻子依券索之分毫不爽九歲果為鄧孝廉壻後功名出處一如帝命焉

此事余友椈惠連有紀事流布戊戌冬余在黃州安國寺患脚疾甚苦適張龍宇鎮臺請趙君時雍在署令整余疾應手而愈余問令嗣生下地即能言真否趙君曰千真萬真余詢其名與字趙曰特為此故名曰默字弱言而東嶽冥中種種公案則皆豚兒口述也

四

太倉徐成民庠友季生之子幼持齋好善與友結社念佛忽奉帝命充冥官從崇禎庚午年始晝為書生夜則判斷冥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暗坐體氣俱冷兩眼上撐呼鬼兩造判決如流音響洪厲陰風颯然左右耳房置燈火紙筆記錄裒成大冊題曰畟東冥判九州管內處處流通判善惡報應如照膽臺覽者不寒而慄

此余庚午念佛會友也爲人淳厚質朴木吶寡言除讀書外止知念佛忽受冥職音吐高亮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固已奇矣更奇者三教典籍從未寓目一當對簿則引經據史出入佛藏字字精鑿眞不可解冥判中有數則公案出余手錄文不加點未嘗增減一字如是者十餘年成民乃作自言初爲閻君分司死去乃賓受職此婁東昔年一大異事余所目擊而身相與者也

五

僧圓通常熟梅里人中年持齋忽奉閻君批文命追攝生人初至冥府見頭門外有一井亭奉符者到彼着皮襖持大棍戴虎面向井一照身即騰空渡海穿山頃刻千萬里所攝人攢在棍上肩而飛行雖一二十人輕如羽也每五日一値班圓通心厭之百計求脫未能也乃出家剃髮爲僧依舊供職追至乙酉冬同慧天師至玄墓剖石老和尙座下稟受三壇大戒畢其役頓除永不充追魂使矣

六

嘉定一老儒名朱綱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忽一日見二冥使來請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知爲冥府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進朱君聽是知府心遂不驚上至堦閻君下座相揖賓主坐定閻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弒母一案得無過當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弒母毒殺其母者惡妻也許昌外歸一知消耗即當點妻首官正罪方是孝子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蓆是雖不親弒母而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越境例斷

之是與於弒母之甚者也斷曰弒母誰曰不宜閻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揖令下堦勅引遍覩地府方送回陽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其子爲父刊實錄請予作序故知其詳

七

江北僧隱圓參學天寧某年六月暴亡母在泰州報劉廣已粘席矣將殮復甦細言前世曾作令某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復計殺之以滅口吏恨極訟之閻君追攝對理冥君勸庫吏云彼旣出家爲僧汝快意報復何如

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圖承旨遂立願三年日禮千佛懺
夜放蒙山以釋夙恨吏首肯遂得回生因乞一冥使引
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
誦經須臾復睹隱圖問何處所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
攬施主藏經雖得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
即睹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不許便使補完故遊久光
現現而即收使久處黑獄也隱圖回生三年酬愿畢復
參學靈隱焉

天竺靈隱祁子慶向余說情事皆同補經一欵世間

釋道視因果爲兒戲孰知陰中一一不爽如此與其
久處黑陷地獄不得補經孰若乘此日月三光之下
爲施主了此功德之爲快哉稍稍摧排蹬蹭何及矣

八

蘇城一富僧碧瑤曾捐百金助村民築寨保衛一方徒
鉢弥欲受戒瑤不許徒夜走至杏嵓和尚處禀戒而回
碧瑤一見大怒裂碎三衣撲破瓦鉢當晚方睡即見韋
馱尊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敢毀如來法寶耶立欲
以寶杵擊之瑤叩頭求懺韋天曰念汝修寨有功姑去
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瑤狂叫而醒數日內忽右
臂暗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橘懸肩上至今師徒皆
在焉余師姪吼木述甚詳

九

寧波一小民張斌住崔尚書廊房業織蒲鞋性好修行
長齋念佛夜以蒲鞋剪下草鬚念佛一數珠即記一莖
裝竹籠中每歲除夕焚地藏殿寶庫內已幾十年矣適
崔尚書患發背死至冥府冥君怒目數其平日過惡崔
公曰能縱我回陽一收福業以贖罪乎冥君曰汝所蓄

皆作業錢此間用不着汝租屋民張斌反有金錢幾倉
在此能易一萬來罪可解矣崔曰但釋我回此事極易
第張斌亦貧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齋戒至心念佛一
聲亦注一銀錢張斌至心念佛以蒲鞋鬚記數積有幾
倉耳遂放崔回陽立呼張斌告曰汝陰府積有金錢可
兌一萬與我張斌力言無崔公曰汝以蒲鞋鬚記數燒
地藏紙爐者是也張斌曰此誠有之若果有用但隨尊
意乃令書券以貸銀一萬易之請僧焚券回向崔疾漸
愈張斌曰吾年已邁無用此物矣乃以其銀造一大橋

費幾千金復建一庵接衆至今號張斌橋庵

余昔館錢希聲州侯署中希翁昆弟數爲余言此事丁丑余參天童將老人亦曾過此橋叅確實非謬者

十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澆燭故以著名號居婁門一屋子身長齋晝夜念佛以爲人至誠吳閶內外數十大燭鋪皆爭迎澆燭以燭係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澆油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餘忽語店主云吾積有薄貲本爲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欲以相贈主曰汝所積者乃衆店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爲汝作福吳君大喜乃以匙鑰授主令至所居地窖取出約有千金主爲分給蘇州衆大刹齋僧及菴院接衆處皆分患作福竟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門道俗送龕火化者千萬人焉

此崇禎甲戌年事也余館周恒中齋其僕陸送龕回稱述不已

十一

太倉上舍吳叔寶諱鳴珙家貲殷厚素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佛法六十餘自言欲脫化忽沐浴命延隆福寺印初法師宣授三皈五戒竟大呼出去者再合掌逝矣頃復開目語妻兄王煙客先生曰吾幾發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從床下躍出竟見蓮華世眄自省平日何善乃復此世人努力言訖索水自照中夜恍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尚復大呼快哉而逝有異香發于室

佛法一也然臨行發願冥地念佛功必烈于平時者專與不專也平時散心念佛萬千未必得力屠者張善和十念遂得往生獨夫闆叔上鈴響一聲稱佛蓮華湧現者何哉蓋由死臨冥眄獄火在目大怖切心更無攀緣更無霑滯斷然佛號一聲如大震雷如泰山崩平時積業不啻陰霾迸散而盡卵粉碎矣向何地獄不空而淨土不現哉叔寶以僧轉劫既有夙根臨行又稟皈戒勇猛念佛蓮華湧現無足疑者世人努力實乃至言也庚午余曾同叔寶放生海印菴王奉常父子皆有傳記見聞最確

十二

吳門王建素行謹飭忽一日無疾暴死隨靑衣至冥府閻君鞫勘係是誤攝所應攝者乃山東王健也建由是得生出冥殿見地獄黑焰蔽空嘷叫聲如雷吼三老僧跏趺大樹巔每獄人痛聲騰沸以淨水灑之聲即停寢建近前詢之則觀音普賢地藏三大士也建與報國茂林律師素相識見亦在冥府袈裟杖錫如平時建自有同生記

十三

明周秀才諱某素方正家極貧賃婁門蔣家濱子屋一間拆舊竈竈底方磚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周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筆書銀面云若是我的財須是明白來竟袖至胥門外登渡船擲之中流而返舟子覷見立呼漁翁投水摸之漁翁藏銀別處詐言不見二人大鬨訟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拘漁翁立取銀至見面有字命貯庫是秋鄉試周公竟中舊例本府小鹿鳴宴每舉子有牌坊銀百金道面前書字銀二錠恰在周君前衆共驚異後成進士此所謂明白來也周公絶世迂濶成絶世方正使染指贓物禍澤定止此矣安有後一段奇事乎人人知科甲爲大利當小利現前人人忍不過嗚呼周公迂濶眞大學問豈易及哉此周翼宣業師鄉友業師古君子也累爲顯言如此

十四

崑山顧瑞屛先生諱錫疇字九疇崇禎朝官大宗伯甲申國變後閉門悲慟誓以死殉父衜洲翁自餓死瑞翁後在溫州丙戌六月十六日爲同事賀君堯所害沉之

江華亭令張調鼎字太羹公門生也好請乩仙忽瑞翁來降太羹怪問曰老師何時登道山乩曰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將賀君堯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何仇乩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托鉢回路逢巨蛇以杖擊殺之賀即蛇後身也冤對相尋因果應受可語我兩兒切勿報仇張公立遣人至溫州蹤跡之一一不爽後君堯入海亦爲人所殺

余己丑秋在吳中開元寺硯友吳純祜來晤余以其曾爲永嘉令談及瑞翁事純祜曰此弟所身經而目

擧者也丙戌六月十六日弟讓端老於江心寺月夜
話別明晨報瑞翁被害弟召募漁人捕之無影響當
夜夢瑞翁立水中余急命救之登舟瑞翁曰余前世
爲天台老僧誤殺一蛇今抵其命承公厚意營我後
事者以公前世孫我徒孫有方外一脈親故也明日
但向某灣尋之余即在矣早起諭漁人果有其灣一
尋而獲乃力助扶櫬歸崑祖塋焉純祜諱國杰庚辰
進士公歿後三年司理席君教事亦遇公降乩問貲
因果公留詩云我昔曾爲僧彼亦在山林蟒蛇當孔

道山人皆爲鶯老僧曳錫杖隨步出山門動起無名
火杖下化爲塵夙緣前已定從此樂天眞三事一轍
也温友蔡君術親傳

十五

太倉張受先先生諱采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發榜前
有友夢會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不甚信佛獨
信關帝乙酉元旦夢帝送一乾坤正氣扁到家公大喜
逢人說項先是州中豪僕吏胥多結黨蠹民公負性剛
正白於錢希聲州侯案治其罪羣小銜恨欲甘心焉是
歲五月十三乘亂要劫公於路擁至城隍廟叢毆慘酷
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城隍神以身翼蔽公公僵
仆不動羣小謂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葬之小較場關
王廟側夜分廟中一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
於此恐有毀傷吾等當舁還其家然無別物可盛乃下
一乾坤正氣扁舁焉到家以酒漿灌之忽唇動得甦調
養不半月而愈實神祐也明年捕究黨獄斬於市
公係余諸生時業師也素不信僧獨敬崑山西寺空
林禪師謂是眞僧戊子五月二十日垂易簀命請至

語曰吾儒書都讀過獨未留心內典今命已垂盡靜
思佛法一着最妙生死關頭斷斷少他不得惜無及
矣生平以僻見反有口業特請數僧禮梁懺一爲洗
滌懺完吾即去矣故此告別至酉分問曰懺完未答
已完遂泊然而逝嗚呼師嚴氣正性動思濟世雖以
忤羣小罹難然自此以後絕跡人世不入城闉不面
當事遯荒于野卒得全歸焉天不以此玉成其志節
哉平日雖與佛法無緣而臨行悔悟其言大善豈非
夙有慧性現名士宰官身者耶昔顯頻侍師側商榷

古今文藝極蒙器愛一談及佛法便面赤責讓及顯
以甲申之變慟哭別廟焚書出家師郄極口讚歎甫
里許孟宏居士請余闢梅花墅爲海藏菴師遺書與
曰原達以勝人宜居勝地吾師乎惡知他生後世不
爲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因相與至深悉顛末甚詳附
記於此

十六

太倉吳贍樸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
不雜餘業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咒則往生

說鈴 見果隨錄 十五

觀則西方皆發薄冊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後七
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累現月前親見擯盒每格下
襯錦繡土堆妙果其架大如田一畝床前不時白蓮湧
出大如石臼童稚皆見乃怡然脫化子孫皆以學佛世
其家焉

此顯前母外王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記課似極拙鈍
而又着相登記十有二載長久不廢卒以此而得成
功可知淨土一門貴在積功累行竟不必諱言着相
也

十七

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國茂林和尚寺中建
大悲殿少堦石一施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案
師以東圊未成衆僧不便權借堦石作鋪後施主來見
問故師曰吾已另作一好功德再尋銀完堦也施主銜
恨後弱師遷化後一沙彌忽發顛主事者以芒繩縛之
反鎖一室明晨沙彌忽逸出人問誰爲汝解縛開鎖乎
顛僧曰弱菴和尚也衆疑誕妄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
非誕實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堦石作東淨冥府常以

說鈴 見果隨錄 十六

大石壓我苦楚不可說汝輩徒衆速爲我起石淨洗供
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矣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
沙彌乎師曰爲此沙彌已顛頭上無火光吾得借彼傳
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徒衆如命起石并集僧誦梵網
經師乃去學人笑那在白雀親見口述

十八

黃梅石氏子牧一猪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
猪售與屠人取貲酬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
東嶽寺六祖誡曰汝家所賣五爪猪此殺不得者可急

贖回不爾有奇禍毋問師何人祖曰我即六祖汝家速日在我殿上作齋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像蒙在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毋懼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為歎異是夜屠人亦夢一豬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賣我在汝家我非豬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係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還我還不了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夢覺大驚果不敢殺遂牽豬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為詫怪乃共語豬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何處修行去豬即出門望東禪寺投奔並無人引導也主人鐵壁師命之曰夢修今不論親疎呼夢修即應余乃與授三皈五戒焉係甲辰年五月初三日事

十九

蘇州孝廉戴壁歸諱奐悅父宜甫從兄務公石房皆名士也悅生而偶慧父貿其功名于無業沏大師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終身及長某年登賢書負性癡狂行多蕩檢大不利于鄉黨奐中呼為戴癡既而受害者衆羅其惡欵控之工部工部鞫勘得實加嚴刑卒于獄忽本城某暴亡家人以身煖三日未殮己而復甦告家人曰速買一舟吾欲往嘉興去家人皆訝曰人雖甦而語帶邪未為佳兆也某曰吾並非邪前往冥府見一奇事急欲往彼一勘驗耳家人問故某曰吾在閻君處見本城戴癡適解至對簿閻君見其惡欵盛怒立命付油鍋鑊前平地上即湧一油鍋獄卒乂戴癡下鍋戴厲聲呼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一句油鍋迸散復為平地地上湧一蓮華冥君謂獄卒曰此人惡極法當加刑然再誦咒刑復不成矣須訪一行惡之家令他託生自受報去獄吏奏嘉興一府吏姓某者三世為惡適打醮求子冥君即勅令去投胎限其時日生吾去彼正其時矣家人不得已具舟偕行至嘉興果得其吏適生子已三日賀客填門作湯餅會與冥中限日一一不爽所言工部終身者乃斃于工部以終其身也

昔金聖歎館戴宜甫香勳齋無葉沏大師附聖歎降乩余時往問之與宜甫友善見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謂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部而孰知沏師竟藏隱語耶然宜甫篤信大悲咒故其子亦童而習之雖癡惡病狂而冥府油鍋卒以失口誦

咒而免嗚呼佛法神奇梵咒靈驗眞煩惱海中大甘露也

二十

僧某在俗時種園爲業偶鄰家一猪食其菜怒以鋤捶殺之後出家住武昌北門外三官殿夜夢一黑衣人謂曰我止食汝幾口菜便害我命我今已變爲虎汝縱往天上必報汝仇也僧驚而愳百計思避皆非善地獨東門外有龍蟠磯突出江心雖立數仞非舟莫渡僧遂往棲止忽一日早起出門望江見一獸浮巨浪而來意謂是牛也近前瞩之忽躍起一虎啣其僧立斃萬人皆駭係甲午年年餘夕也

二十一

崑山王澄川先生諱永祚官鄖陽制臺時買大楠木十餘棵回崑中有三株最巨長十餘丈夫人吳氏篤好佛謂兒子房曰視有造大佛殿處必捨此爲棟梁乃淩在西關外漪園前大節鉞王公欲造水車船點兵丁取其木初百人增至二三百人拽之屹然不動王公不信親巡至崑點兵垂五百人拽之復不動王公歎曰此神木也杭州昭慶寺適建大殿及天湧戒壇缺九架大棟梁僧徒往子房告募子房曰此先母所願也然王公曾數百兵拽不動師能拽之吾即捨矣寺僧遣四十餘人牽挽之立行今巍然架在兩殿爲西湖巨觀子房在江陵護國寺爲余親述

二十二

楚黃梅汪靜峰居士諱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舟次江濟日色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撓起置於船頭一夜蹴踏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部篆書金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立請書家洪公度摹勒刊板自作叙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刻本流傳於世焉

二十三

崑山魏應之居眞義鎭魏子韶族姪也崇禎庚午春與子韶同榻寢忽夢中狂哭大聲念佛子韶驚問故應之曰夢至冥府見曹官抱生死簿至余問我在簿否官曰汝另在一簿固索之乃在謚死簿上名下註云三年後

其日當自縊書算余哭而問曰我何罪至此官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官曰除非齋戒念佛精進修行庶或可免遂語子韶曰姪從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長齋晚夕念佛精進者八閱月後交社友衆咻曰此夢耳何爲所惑乎漸漸意改遂開齋戒癸酉春無故爲書齋門縊死屈指舊夢恰恰三年

癸酉余下帷子韶春社堂中應之時來聚首忽一日袖一宋榻蘇黃帖贈余曰此舊鄉先長白司馬家物也余不受應之固留余案不三日其子披髮蒙面哭

報應之已縊死余大驚乃售此帖與社友顧仲莊得二金爲棺與之亦大異事

二十四

麻城東郊外齋公王君長齋三載忽染惡瘡周身糜爛痛不能忍心生退悔一親友往問疾慰諭曰公持齋人也佛天當默祐汝王君曰吾持齋三載反得此惡報齋有何益乎友曰汝意不欲此齋賣與我得否王君曰如何賣友曰算一分一日三年當得銀十兩八錢也王君大喜遂書券得銀明日將破齋戒當晚忽見二鬼便來大罵曰汝以薄福十箇月前命祿已盡以持齋故延捱至今今乃賣去命算反透在汝身矣立勾攝過行王君叩頭流血求緩一夕當退銀誓復長齋急呼親友索券友曰吾昨持券歸便於佛前禱告焚化矣王君悔恨立死

二十五

麻城東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不知廻避排數十尿桶往來入溲溺恰對廟門忽一夜福主運神力挽轉其廟背河向野至今稱反壁廟焉

不論僧俗當修細行凡大小便利須擇隱處或面墻壁或傍竹樹陰不可向三寶塔寺及大小神廟即虛空日月星宿等皆宜廻避若恣意溲溺獲罪無量戒律部中極論此事觀反壁廟事可悟

二十六

休寧趙朝奉合伴走海洋回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山沙灘揚帆徑返趙君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四顧無人乃攀榛莽歷盤曲上至山椒忽見平處中有大寺金碧輝煌喜曰吾得生矣乃投寺見異相僧四五百

懇求收郵一僧引至厨下令充火頭一住數月偶問一僧曰但見衆師早飡至午齋都不見何也僧曰赴施主齋去趙君曰弟子雖未削髮爲道人已數月可攜我一齋乎僧曰可次日傍午老僧招至僻處告云我等皆羅漢也汝有夙緣吾帶汝去乃令人禰衫大袖中打坐立卽騰空大海波濤聲甚洶湧旋聞雞犬人烟知是城郭有一家道場聚衆僧振鈴宣疏云奉爲已故趙某府君修齋禮懺乃其子爲父週忌追薦也趙君動念曰安得一傳信與家人知我尚在乎老僧已知語曰汝欲傳信

乎趙君曰諾令掛袖道屋脊上回頭忽失老僧家人驚見屋脊有人梯視乃朝奉也一家喜踊趙君雖喜恨失羅漢又極悲苦乃詣海上寺閩捐貲數萬創一大寺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乃明初事也余已亥夏至寺見殿碑無數因悉顛末

二十七

御史王珙字大美號長石蘄州人官蘇松直指初苦無子以祈嗣請於先師三昧老人老人適開建黃梅四祖寺因令創醫祖殿於正位必保得子公篤信頓發肯心乃獨力創建備極壯麗甲於楚中殿成公旋得子又闖賊將破蘄忽一老僧趺坐公門七日公出見問何所募僧曰不募別事止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公曰吾忝在宦家云何一門能剃削乎老僧曰稍遲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見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現身說法也乃聚青黑衣帳幃幔盡製爲僧帽將百頂一家老幼皆剃髮忽報城陷道入城北隅四祖寺全家獲免

此余四祖現前公案也公建殿本爲祈嗣乃一家九十餘口因此得全所謂買鐵得金也嗚呼曾謂佛法

無靈而作福賺人也哉

二十八

余崑山友孝廉張鴻乙諱立廉曾祖盧江先生諱邦憲任雲南御史其父初操一小船爲業忽一村翁來僱船手攜一黃布袱問何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有田一頃已變價攜往壻家養老矣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返原處次早將船見黃布袱在手提甚重張公曰此昨老人養老物性命所繫也仍不遠五十里艤舟到泊岸處候至傍午見翁杖而哭至張公曰汝物在敝

來還汝 翁分惠公不受生子虛江先生登科
甲爲顯宦孫譽得乙丑進士晉江令曾傳初任學博後
亦居高位曾唯癸丑會魁歷任至八閩方伯子孫蕃衍
所居地今名張浦
虛江先生教養皆寄外家初預童子試有名欲就府
試到舟別父曰已出案欲往府父驚曰兒有何病出
汗耶其應捷如此附錄一笑
二十九
己卯年余初館州署次年州侯錢希聲諱肅樂以催科

勞頓大發吐紅忽夢一垂髮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須受
菩薩戒覺請余謁問余曰現有三昧大律師在崑山曇
華亭非奇遇乎希翁急具禮屬余敬請余就道其夫人
董氏最好佛每日佛堂燃大炬數十是夜復燃燭懇禱
曰若請大和尚授戒夫病得愈求現瑞相禱訖見佛前
數十炬上皆現蓮華佛像鬚髻面目一一精細經時不
壞次日昧和尚至燭前希翁一見驚嗜曰此即夢中所
見也爲霣燭授菩薩大戒病漸愈
三十

崑山葛朗玉諱錫璇有子稚堅同心行善好刻勸善書
布施集太上感應篇贖疏法華感通錄刊板流通乙酉
七月初六崑城破父子俱匿後園草莽中兵衛入搜索
獲朗玉朗玉狂呼稚堅憤思救父從草間奮然躍出曰
此是我父切莫害兵曰有金銀即不殺稚堅疾應曰有
引至梅樹下以所瘞一皮箱六百金與之兵感其意反
爲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無損
初稚堅以二書屬余作序余草就戲語曰喬梓有此
大善即有大難無妨矣未幾果應

三十一
嘉善孫紹宇殷英十二歲往嘉興府預童子試被叢人
推門壓死一晝夜魂飛空中繼至靈隱寺過見十八番僧
以手牽挽拋轉其魂送還原處夜半復甦身在黃王廟
也後登進士榜列靈隱見飛來峰冷泉亭宛如昔所見
乃悟番僧皆羅漢也任山西學憲回復至靈隱適過建
羅漢殿遂發心塑十八大像并懸扁豎碑以紀斯異焉
三十二
康熙辛丑具德老和尚興靈隱大殿少一石柱無從

賄免杭城屠居士名成鳳夢義冠者五人降其家語曰汝家一石柱可施我士問何用神曰助建靈隱大殿問尊神是誰答曰北高峰五聖也夢覺到靈隱察探果然其家祖遺一大石柱在三板橋劉家園內立施到寺今殿之西南隅一柱刻五聖尊神勸助者是也

三十三

乙酉遍地屠戮兌鬼充斥婁東紳廉士庶屬余超薦余就大西關外地藏殿建大水陸期場四十九晝夜後爲淨土懺壇中堂誦華嚴下堂禮誦雜經懺并作法事余夜分親聞鬼嘯一夕焚疏羣鬼歡踴出聲市民葉華宇瑞芝及庠友陶子安僕俱以不淨穢觸壇場見神椎擊而卒

三十四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籍撿得梓潼帝君勸行陰騭文讀而喜極卽發廣願刊施流布爲吏部當該因竭力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轉展勸化不數年計至二百餘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晝見帝君緋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禳災療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頗人頓愈神像點首枯樹重榮種種異事庚戌二月龔公親爲余說

三十五

撫州疎山白雲寺爲匡仁祖師道場大殿上有多種靈異萬曆間一僧中夜在殿門外經行香燈久暗忽現大光僧竊推開殿門見泥塑散脂天王像立在傍剔燈後以天明其僧指出是此位又一孝廉在殿避暑張帷天王前裸形偃卧夢一神案劍呵曰汝褻慢至此不念是讀書人當一劍斬汝天曉睜眼視之恰卧在仗劍四天王前孝廉跪頸流汗懺謝改行

余乙未曾一宿疎山隔十年乙巳以緇白固請說法開建禪堂知寺中異事甚眾青龍山倒栽栢爲祖師手蹟龍王鑿石成山大井半幅袈裟遍覆五峰成白雲故額白雲寺永樂中賜內帑建殿大盜來劫見四圍皆棘門內列天兵天明來探空豁無影乃歸心道本禪師并捨賊船助建大殿今擁坐皆船板坐灑葉看經者卽賊像其遺迹也

三十六

銓部李白春號瑶圃丙辰進士素不近僧後三子皆夭父敬泉就公舟延華山三昧老人齋公從屏後一望驚曰此十五年前見夢者也遂出叙欸洽齋畢問曰師能代某祈嗣否昧老人答曰公家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固請作何事師曰華山大殿方造文殊普賢二大香像約費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矣公諾既施出一千四百金師先爲起一法名曰定智文殊像方就即生一子乳名智郎今邠肇也

公自滄桑後即杜門教子不面官府堅持一節年近九十忽見空中旌幢羽葆儀從來迎遂冠帶怡然脫化嘗語顯曰吾經亂破家地窖所藏搜掘殆盡止有華山所修薄善是他們挈不去底又曰與其昔年有家而無子毋寧今日有子而無家此皆公見到而自得受用處也

三十七

李夢往字伯馨即銓部瑶圃公長君也有門下客號朱三翳子與僕輩通謀行事伯公極恨之欲置之死一日以一名刺命僕送縣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僞報云已付獄又一日以名刺囑討朱三氣絕僕復僞報朱三已斃于獄未幾伯公病日見朱三翳子來索命家人以先共朦朧不敢言朱三尚在日爲禱神祭鬼伯公眼中所見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

佛經言一切惟心造又言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成佛成聖皆由自心縱墮三途亦由自心朱三儼然尚在伯公所見復何物耶曰朱三雖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冤可解心冤不可解外鬼可

送心鬼不可送伯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已之冤對竟至自傷已命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卒之伯公已歸泉下而所謂活朱三者方高冠大袖搖擺街衢不令人千古絕倒耶祖師曰莫救心病最難醫所以儒者愼幽獨禪門絕滲漏爲修行第一要着也

三十八

明太倉周孝廉以家貧不能上公車鄉翁頗富以百金貸之後孝廉成進士授京官多年不還鄉翁醒橫禍家道耗盡因成病久臥床褥思念貸金心銜恚恨病將

不能舉火恨益篤後周公回里忽憶前事問家人鄰翁在否家人具言貧病狀公蹙額曰是吾過也立以原銀外贈百金賫至牀前病人一見喜極略然吐出一蛇病頓霍

余至友慧天師從吳門歸崑泊舟眞義時秋水澄徹見河底一小蝦麻蟲作水漚泛起至水面一爆即成蜻蜓連爆數脩次見一蟲泛起師戲以青蘆一頂而下墜又努力泛起復一頂而墜連頂三次後此蟲竟不泛起乃橫爬上岸爆出便成蜈蚣一念之毒形骸立變眞絶異事楞伽云衆生心識有不思議薰則有不思議變鄰翁以恨久而成蛇水蟲以毒極而立變皆心識中不思議事所謂性具也惡旣如此善亦復然華嚴曰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不於此可廓然大悟乎

三十九

太倉錢炳字伯組生平極淳善以明經授毘陵學博七十餘陞宮陽令慈恕逾格一日鞫一大盜盜訐言冤家誣陷向公求活公作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然躍起攫公案錫硯向公胸一擲公痛仆地羣吏攢盜毒毆公蹶起一手摩胸却一手拉吏云莫打莫打我這裏不疼矣聞者絶倒復返里篤志修行日誦金剛經加以箋註深得義趣臨終心遂蠱通草自祭文及偈頌命取清凉水快飲洗滌腸胃問清凉水在何處曰放生池水也取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處淨刹矣熙怡坐逝孫三錫己酉復儁

四十

太倉黃攝六諱韞聖字子羽素爲蓮社中勝友雖貴裔博學修潔爲好雲棲教一門精修以儁辟宰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藹者相傳飯僧縣堂躬行七箧佈觀施繼以膜拜聞者怪之後獻賊寇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數千僧感公德誓登城擊板念佛中夜佛聲震天獻賊樑問故土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善飯僧僧爲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賊誡勿擾寂然而過雞犬不驚後歸田堅修淨業己亥陽月疾稍亟余與其內兄王焜翁衝寒過其廬則四壁張彌陀像爲西歸計矣乞余丙夜授菩薩戒余爲極談惟心淨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晉

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次晨與言別剋八日必行屆期果不爽公亦爲余親述之

四十一

太原先文肅公王錫爵號荆石明神廟首輔雖貴顯終身不二色其立朝與望建儲元勳載在國史茲略紀者居鄉一二逸事也公僕與人爭毆進前厲懟公必曰相府一犬人猶另眼視况人乎必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來明日人入園適公低頭對菊坐其人不知驀拍公背曰老伯伯昨許我菊花吹公擡頭人驚仆公慰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幾本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字無大小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汁書大士像手書心經在上施人供養不記數子緱山先生諱衡亦榜眼孫奉常烟客翁諱時敏篤奉佛教增修世德儉歲首倡糶官米兼煮粥濟民請𣷹窪闐谷大師至婁創興佛法孝廉陸允升字子就婁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烟客翁前生所積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就遍告人無不知者今子九人次子揆第六子揆次房孫原祁皆進士一門厚德榮盛未艾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堅修亦復希有毎昧爽即盥漱禮誦聲琅琅達戶外嘗語余曰吾十七歲持金剛經至今年垂八十未嘗缺一日毎日持誦有定課皆用鈴記非夙世勇猛修習乘願再來能有此乎余與烟翁蓮社同事四十餘年知之最深也

四十二

常熟譚憲卿號扶夙家頗厚年過壯無子合族聲言欲來析產憲卿大恨立誓曰吾寧修捨到亦貧決不爲若輩分析乃費五千金欲興大悲懺壇卜地至玄墓見梵天閣後地倣面湖景致絶勝乃陳願云剖石老人老人𪫺之遂以香泥築地剏成精麗懺壇壇就隨懺師禮四十九晝夜是年回家側室生一子衣胞皆白元配某氏素不生產亦發心捐千金建一白衣閣于玄墓立願云若我亦得生育即大士有靈矣未幾亦生一子胞白如初今伯仲皆遊殞焉

四十三

撫州金谿唐嵩縣初便有一神現身爲青蛙稱青蛙使

者至今類靈其形頗巨色紺綠身負七金星有圓爪不類凡蛙今在水門廟毋端坐一小櫥受人禱祝但降禍不甚降禍有相犯者但多化蛙亂集頭面或袖中被褥使人驚覺時遇兵丁剝作二塊立成二蛙投入沸水蛙遂滿鍋嚴冬日入淨水碗洗浴隱顯不常多寡無定靈異非一

余以九江文燈巖道翁說丙午春仲從匡山留心往訪初至水門廟蛙不在七日後方歸主僧復初盆而示我余置左掌與說三皈五戒寂然不動說竟走登壁如飛

四十四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睢陽張公祠正德初太守盧濟稱毀神祠誤暴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輿卒目不識丁神附其口罵曰爾以我為何人敢爾肆傲耶命具楮幣走筆書云

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風雷氣貫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鎗拊劍星未落兮擊鼓搖旗搗賊窠兮焚巢齧賊肉兮充饑食馬背兮旣盡殺妻妾兮心悲壯與死職兮身披鐵甲願為厲鬼兮手執金鎚亦莫指我為張儀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巡兮在世與許遠而同時在東岳兮押案都統事兮陰司侍遠乘兮殿直任酆都兮獄推異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官爵護福壽而樂輸俾世人兮皆知太守覩此靈異慚懼悚慄具牲醴鼓樂拜而昇神歸座焉

余庚午六月在江陰科試親見一友單裙紗褂媟慢睢陽破神擊死真君奇忠異烈日月爭光猛氣精英金剛不壞謂神明而可侮慢豈智人也哉

四十五

余友徐亦史諱稱癸酉孝廉授黃岡令蒞任次遭民間回祿火後躬往編戶點名及二千家遂罄家中所挈二千金散民搭蓋廠棚暫令棲止未久徵國課四千金入鞘在衙明晨即起解大盜知之夜糾五六十人從城頭突入衙內斬傍箱篋蕩無所有以救應賊遁次日呼解夫進衙銀乃在堂而露地以蘆席覆蓋盜不知也

四十六

杭州俞春岐因新偏立顯齋價十萬八千齋至四萬便

得子某年城中失火延燒四五里火已逼其門四僧來崇齋俞曰家將燬矣何暇作齋僧曰但去炊煮我爲汝守宅保無事俞從之飯熟僧已去反風滅火竟得無事俞大感蘇復立願齋十萬八千

四十七

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善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受齋次索二碗默書字在內却對合封函以授齋主命供家堂待有難過方啓一日杭城大失火獨朱舍得全事過憶僧語開碗視之乃下一碗書火字上一碗書水字

也

四十八

嘉魚尹宣子諱民興號洞庭祖太僕卿諱相父因無子虔與禱事夢上帝付一僧爲子隨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吾苦修幾十載不期出世乃竟墮紅塵耶决然欲返尹公苦言勸諭乃止未幾生宣子中戊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擢兵部職方因彈劾宰輔奉旨收付詔獄公見生死呼吸心懷危懼乃拉友十二人日夕懇禱禮懺以祈佛佑餘同難者咸放浪樗蒲縱意飲啖反笑其迂後廠指祇懺諸公一一昭雪蒙恩釋放餘笑者多不免焉

又倪樸老諱嘉慶因工部詿誤亦在獄公日夕精虔頂禮大士禮懺誦經忽滿壁繡出蓮華不久得釋後出家號杖人座下去庵青原號嘯峰和尚信乎佛法廣大慈悲能救苦難籲呼之而立應也

四十九

三韓張龍宇諱大治協鎮黃州時忽夢一坐相韋馱持杵告曰汝住華房我反住茅屋速蓋殿與我張公問菩薩何處韋馱曰安國寺覺而立督人詣安國寺至廚下果有坐相韋馱在茅屋中傾側欲倒大爲驚異立發五十金蓋殿寺在臨皐街僧蘇子瞻習靜處頹塌已極張公曰神既示夢數當鼎興余時開法武昌寒溪寺公躬造堅請重興安國余以戊戌秋經始創建殿堂成大禪席考之古誌兩唐時捨宅建寺者名張大用今來復興者名張大治知必前身後身也余因寓臨皐唱和集表明斯異焉

公總鎮崇川因一大士像海上浮來甚顯靈公請至

南郊復興壽安古刹創殿堂浚池沼後築金鰲山
成大名勝非乘夙願力何能所至尉建寶坊如此

五十

太倉衛汪指揮最善射施百戶最不諳射某憲臺素嚴
纍巡方至州施窘懼之乃具牲牷酒醴乞神力于關帝
止求中二箭以免責辱方禱告汪指揮猝至大笑曰爲
甚白日見鬼乎但以酒肉請我我教汝射百發百中矣
言訖即亂取神前酒肴大啖傲慢而出施大惡之後憲
司下操場汪首出射連三發皆風吹斜不中方寸遂亂

全圖皆脫施信手射九矢皆中施受上賞汪細責六十
棟幾斃

五十一

黃梅東山五祖係是肉身楚中初亂兵丁躁蹦上山一
兵欲驗肉身真僞妄以刀斫下一指兵下山皆隨顛狂自
殺指久失忽爲一村媼所得以示文學齊素公諱文素
公以重貲易之命漆工仍續上完好如初壬午秋忽夢
五祖謂曰念汝有續指之功令汝登鄉榜當在八十名
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力行善事修建平政
橋勸宣聖石像刻金剛經印施路口建亭施茶種種功
德在人耳目

五十二

孝廉張其光蘇州對門人素好食甲魚崇禎丙子登賢
書夜夢一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君到汝家必祈救我不
採有禍醒以語妻妻曰姑俟之適一佃戶捕得一巨鼈
狀如鍋蓋縛以稱賀其光見而狂喜妻諫曰夜來所夢
或此是乎勸放之其光曰物盡則能托夢此蠢物也焉
有是乎立命烹之盛三大盤其光一日悉餔之當夕遂

破腹發瀉不三日瀉死

五十三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爺即能言隔世事言前生係
山東某府大鄉宦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積善果
但性兇惡捶殺僮僕無數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
內城磡下爲蛇身既大而性不皆厭惡欲尋死乃夜以
身橫城門下五更城啟爲衆車碾爛蛇魂復見閻君閻
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爲蛇抵除夙業
余叩首哀籲懇陳不願閻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一

報惜以惡性定業未消余又懇若求免爲蛇閻君曰也
能只得帶餘報去乃命託生太倉衛爲指揮家亦豪富
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剝膩消長七八寸濶二寸每至暑
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水頻頻揩拭慚
恨切齒後見死得葬賦州人稱蛇皮王二焉余先君時
時援此以爲訓誡

五十四

漢口僧號弘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肩攜一犬僧
苦勸買放屠者堅執不允乃語云汝與狗夙世冤業吾
不能救也合掌禮屠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手舉下鍋
忽沸水濺心頭爛七日洞穿而死漢口人感動遂醵金
建今放生菴請余往來漢上時寓此菴

五十五

高郵三垜鎮一村翁養一母豬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
夢一人語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蘆席覺而疑
之偶報母豬死村翁憐其有功命其子埋之子持鍬方
在河畔掘坎忽一盧舡至問埋何物子以死豬對舟
子曰豬雖自死吾尚可啖也竟以蘆席一肩易之子頃

蘆席回父大嗟歎余西堂卓源親見言之

五十六

太倉迷閘鎮一屠戶業宰牛從江北買牛回已抵歲暮
從妻索肉食妻答無有屠人忿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煮
自往房中坐向妝鏡臺照面以刀修剃眉毛驀地弔
應繩斷墜下頭觸兩開立刻命殞鎮人衆口傳述

五十七

金陵華山居道人不信因果貪養庖物從溺死門前戒
公池中未幾託夢達照闍黎曰我已爲鰥明日當至常
住還債天明果然所居道人則疾走近前頻到庫房索
物啖習氣如故也酬債幾年畢仍死池中

此余華山典故一衆皆知因果灼然者豈不可畏

五十八

蘇州劉錫元字玉受號心城庚戌進士初爲廬陵教授
應滇聘道遇黔中回泊舟鄉亭夢一長面偉人告曰某
宋將曹瑜也予在唐朝爲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
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以
此善因世爲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爲偏將軍名曹

翰征汀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爲猪受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卽我也有緣相遇願垂哀救劉公蹶起呼僕覘船頭果屠門也頃門啓擁一猪出號聲動地劉呼買載回放之閩門西關內呼曹翰卽應公刊因緣滙冊兼載黔杏偶存集中猪業亦杜蓋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蔭也余辛未時同公聽講台教於卽中堂公口述其事余至西關猶及見此猪身好潔呼曹翰卽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從兄弟也武惠行軍不妄殺一

人數榮冠世曹翰乃恣意屠城致墮畜類累生酬償慈忍分途苦樂異報如此嗚呼能謂無因果也哉又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夢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受殺時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鑊熟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呪不獨解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泣謝去

五十九

吳江南砦橋世宦沈氏有帳船若干命僕輩詣鄉索租適一徽商附舟偶見屠者縛一犬將殺商卽解皮箱銀贖之不覺露白沈僕起害心遂縛商人入大麻袋沈之河底船徐去犬所放犬呻吟河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啣袋一拖而奔上岸如是者數次袋漸近岸往來舟子駭絶以篙一探而得麻袋見內有人爲解放倒夫水人漸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爲沈宦家物也由是引商率犬攜袋獻之沈府主人命藏之密室不幾宿帳船歸照麻袋獨一船少一袋主問故僕曰偶風吹落水矣主命閉宅門呼商與犬出同謀僕六人皆頓

口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活焚焉此余弱冠時事也

六十

王公諱某選蘇州府同知道經句容將近丹陽忽見羣蛙數百在公輿前叫噪跳躑公停輿告曰果有冤指我處所衆蛙遂羣集一處公命人掘下得一死屍口中塞一瓶衲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立爲抵命吳人因呼公曰田雞王爵先于庭訓嘗道及

六十一

歙鎮王孫江孫太學授邑佐偶朴一佐史忽猛省曰吾以富致富而復以賄賂致刑人豈不顛倒乎遂棄官學道家資數十萬悉以檀施傾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斷一巨棺置房中夜充牀榻年九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

余新安友吳伯庚親見口述楞嚴識人死驗其餘熱生處立見古德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裏地獄脚板出楞定格則也蓋心存禪寂則輕清而內凝情滯愛憎必重濁而附物輕者飛越雲不下沈重者淪墜石不上浮積之生來後自驗臨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鍊而頂上火熱非證聖果必生淨土矣非曠世大達人哉

六十二

一買客係遼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繫褲帶上每食時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叫曰佛爺你先喫同伴皆笑之忽途遇大盜貲客被殺併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撿出腰間佛身有三刀痕買人大哭叩頭高叫云佛爺救我也靈隱道源監寺親見口述

六十三

江寧盧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彌勒佛一軀高二尺許質與回子得銀三金回子夜舁像至家以大鐵鎚擊佛頭堅硬不動迸出火星回子曰想頭頂銅厚乃擊肚腹彌勒忽開口出聲大笑回子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花鼓吹送還本菴主僧旋遁得惡疾而死金陵僧俗口述

六十四

揚州一攤子泰興人病癱數十年一日捱到池塘洗澡摸着一磁觀音像遂供矮屋每五更東隱菴打鐘即起禮拜勤苦五年忽夢老媼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癱已久何能起媼曰不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東隱一僧爲披剃男女驚異投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緡江都令君母夫人施以重貲遂用建菴日存濟今供像其中焉伊目侍者與維揚衆僧親見口述

六十五

明末一徽人姓汪僦居崑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載擬

至普陀進香某年元旦已往東門下龍橋下船矣忽店旁起火急報促回汪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乎縱被燬吾不歸矣竟揚帆而往香畢回見四面店屋及王氏閶閭大門都焚盡汪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昆目擊

六十六

癸卯余度夏安國七月望日黃州城內外回祿錯綜亂燒不拒街巷黃岡縣庭一塊焦火燒去其半亦延江心一船亦飛火被燒獨齋公數十家如楊雲峰任季先等皆火過險極竟安無損甚至有齋公住茅屋在火心者亦跳越過不燬

六十七

蘇州北寺鑄彌勒銅像爐方熾一貧女過解少小所佩錢投之燄花爛隆慶也像成錢現于腹之正中剉去復現

此雖一錢難于富者千萬割所甚愛也華嚴知識婆須蜜女亦施一寶錢供尚行佛竟證妙果嗚呼苟發太願回向求佛孰謂一錢小

六十八

順治丁亥年堯峰一行僧夜竊韋馱前燈油口出吳俗俚語云莫管他娘次日僧忽自反縛跪韋天前呵云汝前日在玄墓偷喫一盤麵我姑宥汝今又竊我燈油且口出惡語罪死不赦合院僧驚懼代禮跪陳懺悔乃曰若非關聖垂慈解勸立杵死罰跪定香一炷香將完衆扶掖上禪韋又呵曰尙有香二寸在灰內依舊反縛跪床上衆揀灰內香果二寸香畢乃放縛虛白老師親見爲余說

六十九

余丁未二月將下四祖赴嵩隱忽一僧伴四人遊毘盧塔驀見中懸一人急解下乃常住火頭也問何故自縊乃曰見三鬼押我父索債繫我于梁也問何債曰我父吉安人名淦十八爲糧長先收此三人銀三百金別用去復遺害此三人故來索債也言訖仍震吼幾頓余爲領衆諷誦懺悔放斛食借衆力毀大紙錠焚焉僧見鬼拘揖衆送立醒

七十

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憤憤一日醉往梓潼廟見帝君像指而嫚罵曰今不作汝矣何爲復在此受饗祀乎同上神座盡力推像踣跌粉碎二人回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汝二狂生前世上作[illegible]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爲狂妄放肆毀壞吾像惡至此極乎立付地府鞫治家人驚悸連夕壞起塑像卒不救而死丙年余在閩親聞此事

七十一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讀書地藏殿忽一親戚

餽狗肉至信者麾令去曰莫見戲慢者曰太人不見小過信者倉皇避至門外慢者反上佛座欲夾肉戲獻菩薩經舉至空中忽一推擲地倒仆立死少頃門外孝廉亦死同至冥府見慢者拷掠笞榜百刑皆受以頸陷枷枷上火起遍體燒爛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應來今汝來者証知彼受苦傳示人世耳勅令回陽遂甦杏岩支浮和尚反廊門西堂親述

七十二

建昌府南門外一小民姓王素行不孝乙巳七月某日買牛肉就淨土寺借鍋烹煮王與小兒手剖絲瓜小兒忽見一緋衣婦人項負一大鏡入戶以手指王王卽跪下旋見一雷神以椎擊之大火一噴隨出外發聲王身面俱黑立死背有字一行人不能識余是秋適在建昌景雲寺去淨土寺數武侍者無不往觀

七十三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某年九日數俗子攜酒肉歡呼其上一人卽於塔戶溲溺時秋空正朗忽霹靂擊其人墮塔死杯盤壺笋星飛餘人盡擲之塔下塔隨回祿今復

修整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師塔在延慶寺衆舉子較藝寺中一生就塔遺溺旁有髡者曰塔靈不可褻生曰愴去數百年遺骨既朽何靈之有溺竟突發狂悖引刀自殺同伴掖之登舟復投水死錢希聲州侯昆仲述

七十四

余州中門人錢登九一僕名陳祥日入內充役暗地屠狗余朝夕苦口切勸卒不改業一日負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勸食糞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廁邊大啖糞卒不治作狗聲哀叫而死

七十五

崇禎丙子科無錫顧秀才因鄉試寓長干報恩寺僧舍偶晝寢忽夢作白鶴飛翔空中心甚快樂飛至雨花臺畔見一人家堂房嚴麗扁對精雅一一悉記飛入內庭見數女人擁一婦分娩鶴忽眼花遂墮盆中合家稱慶鶴驚念曰吾本來鄉試若爲人後吾必死矣乃絕叫而醒則僮僕圍哭久矣次日秀才錄扁對命僕尋訪一一儼在乃中年無子一富翁也翁聞悲愴到寺識認厚餽秀才曰因老身薄福招不起相公耳痛哭而去余亦在南中預試見聞歎詫

七十六

嘉定黃韞生父中年艱于得子力行善事勤誦白衣經忽夢大士抱一孩見送曰念汝勤苦誦經行善尋得一絕好秀才與汝須善養之初名金耀爲名士次改淳耀中癸未進士乙酉感憤世變乃與弟偉公同縊死于北門外佛殿中

昔余於試地頻頻見韞生真金玉君子後成名進士而大士只曰好秀才古云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如韞生者才品高出忠節凜然真好秀才也

七十七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毘陵人素爲名宿六十餘成進士初任長興令貶遷至粵西司臬申酉間因經國變遁至周山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倘一旦病歿不幾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已時公在周山城內寓文廟中先聚薪爲龕中設高座聞城陷卽抱聖牌登龕座命僕縱火頃刻而盡未幾降乩于毘陵張濟如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爲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有八十焚軀總爲君念及至今猶涕濺之句余丙午八月與公季子公及同寓虔州東溪寺見紀實刻本

七十八

狀元史大成號立菴前生爲寧波某寺僧號大成爲寺收盞撥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回寺以此爲常不記年載史封翁老積德甚一巨盌盛飯供佛後用作齋飯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入戶索之無亦遂誕立菴卽名大成持胎齋雖中大魁戒行如故前生一僧爲

道友尚相携作伴

七十九

蘇州石湖民姓楊初以赤貧爲穿窬知一老嫗薄有所蓄黑夜穿墻入房見嫗燈下操紡乃匿床後伺之忽見一青面鬼數以圈套其項嫗即停紡歎曰何苦爲人不如弔死遂起身尋繩穿梁作圈登杌子上弔鬼推倒杌子以雙手掣墜其足盜狂駭忘已是盜大聲高叫曰速救人嫗有三子齊排闥入倉忙解救母得不死叩首謝盜曰恩人恩人然如此黑夜君何自來乎盜聞言猛醒

曰阿呀阿呀我實是歹人也因貧極爲小盜希圖活命適見青面鬼害汝令堂不覺絕叫乞赦我罪放我去足矣三子曰汝救我母命是大恩人必圖報德乃留宿欵待天明以十金贈之勸做好人盜感悟改行以金作本經理貿易致家千金石湖稱小殷戸焉此明末年事也石湖僧俗歷述甚悉

八十

金閶吳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廟禮拜冀得一見戊午四月十三夕夢神告曰明日祖誕冠紫陽巾披監縷道服者呂祖也子勿蹉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懇苦求度祖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頭令閉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立即騰空少頃聞濤聲洶湧張目偷覷似在大海面浮空飛渡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生猶豫祖曰原來是俗骨蔫頭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灘上牛乞丐三月方達吳門

求仙求佛皆用第一念爲之稍一躊躇必然退縮二祖立雪斷臂靜靄法師因唐武滅教抉腸桂樹稍落第二念能爲此乎吳生求仙遇而不遇非第二念爲

害哉友王孟和居士親見而說

八十一

饒州鄱陽縣路口一井亭旁有一荒墳庚子六月一商進亭飲水見一算命瞽者與引路童子在內遂令一推算算訖商開挂䌢取銀相酬連解幾包並無碎者乃取指頂大者酬之商去不數十步瞽問童子曰吾一生算命從未得此塊大銀此人䌢中有多少銀耶童子曰連開幾包皆整錠其銀正多耶瞽遂絕叫商人云來來吾揣骨相如神更爲汝一相商返至亭瞽者即與遍身揣

摸噴噴贊美漸揣至喉頸驀以雙手緊搣抵死不放商立刻氣絶乃與童子拖擲荒墳叢草中正欲攜挂箱去忽單兵一隊亦下馬入亭飲水一兵見草路有痕疾往一探見一死屍通身火熱高叫云此荒僻處更無別人必瞽者二人謀死乃拔刀廹脅童子曰汝為甚謀財害命乎童子驚悸指瞽者曰是他所害非我也衆兵遂亂砍瞽人立剁作肉泥取箱夫押童子到府亦杖死

尊命非殺人之術瞽者本無殺人之心一聞多金殺機遂動殺機一動遂卽滅身可知人生世間生于善

死于惡生與死存乎機周子曰誠無為機善惡機之可畏一至於此可不慎哉余法嗣九屏鵬子住鄱湖親見來雲居說

八十二

媪吳氏濟寧人隨夫唐某至松江初性極剛暴獨好佛年四十三歸依冰鑑禪師遂持長齋晝夜持誦金剛經不下小樓者六載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經云金剛不壞身吾去後可留身三年若果不壞經方靈驗遂說偈曰風捲雲霧散明月碧團圓了然無罣礙池內現金蓮遂命側髮趺坐而逝越三年啟龕果不壞頂髮長半寸提督梁公遂為漆身建菴供養額曰坐化今在府學宮側

八十三

桐城方氏以事獲譴至甯固塔闔門虔懇歸命佛天朝則持準提誦金剛暮則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熄禮拜起燈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闔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　恩釋果得生

還方與三兄癸卯在黃州口述

八十四

余友許自俊字子位嘉定籍癸卯同在黃州謂余曰弟前生乃天盼寺撿字紙僧也余問何據許曰闈中舉身是僧號房前置一隹鑑一竹夾旁見同邑友吳端元字順禎亦僧服前懸一廚袋自言前生在某寺打齋供衆也取其卷揭開內有字二行云吳某欠許某米一石三斗銀一千兩登賢書後二事皆驗于位庚戌榜中會魁第六

八十五

餘杭縣玉宵宮一道士每日對龍潭誦度人經忽一龍神現身曰老師誦經極妙反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請至殿上誦吾當每日供乳二斤自後供養者十餘忽數日不供道士依舊對潭誦經龍神復現道士問何以近日不供乳龍神曰此乳原非吾宮中所有因部民董七以十四兩秤賣乳吾得抽其羨餘供養老師數日前董七已死今其父管店用十六兩准秤吾不能復抽故不來供非敢失信也道士大感歎

八十六

崑山王壽字延符戊午孝廉選楚中隨州知州因流寇大至度勢不支乃死節州堂隨身一僕踰城逃難慮大兵過夜匿城下亂屍中夜間忽見緋衣判官偕數鬼吏張燈至點死屍一一唱名登簿鬼吏報王僕名判官曰此人前世曾積善陽壽未盡僕得還鄉何得亦死於此乎竟不登簿鬼使去僕復走因貧病不能便抵崑其妻在家初誓堅守後因絕粮親屬勸之改嫁人衆臨門已登轎矣僕忽到相與叱散迎衆復得完聚焉

八十七

太倉潮音菴僧允修三際寶法師之徒也在家性惡好毆妻妻臨死立誓曰我死必爲蛇報汝允修嘗舉以語人且曰今爲僧年久離鄉又遠冤必解矣一夕法師手攜一蛇呼衆驗出勿傷他允修卧榻恰在法師單後次夕夜半燈火猶在允修絕叫云蛇來也衆排戶視之已斃矣

自知有冤對惟修行追薦方可解冤允修但以路遠年深謂可倖免業報一至噬臍何及哉

八十八

泰州一僧號某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爲某處地藏殿監院性頗慳不浪用一錢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輙見監院現形初爲兩單僧整鞋面似愁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撫地藏華冠復嬉笑而去衆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戀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追薦法事訖自此永不復現先老人屢爲顯山說

八十九

杭城市民于仰泉初爲宰羊行首屠殺無算後因病見羣羊索命心懷怯懼遂翻然改業長齋奉佛親誦金剛經三藏晚因禪師啟廸復晝夜禮拜法華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聲拒云我待佛來纔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見聞莫不感歎此所謂帶業往生也然張善和止臨終十念而此則積修數十年縱有重業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間造業者比屋皆是孰能如此君斬截改過勇猛修行也哉有此榜樣足徵佛言不妄矣庚戌五月繼

醫師說

九十

鎮江京口渡一徽商附漁船過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買放中有整銀不覺漏洩漁翁遂計誘商云欲放此漁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奪以大網裹商人擲之江中網順流而下出沒波濤至守汎地處其中兵丁忽見大魚浮空一擲競來撈網解出乃人也尚未氣絕詢兵丁白其故立拘漁翁解至將軍府獲之銀仍歸商人此即庚戌二月事也世一揭[illegible]二

公自鎮江來目見口說

九十一

江北洗生幼聰穎恃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硃筆塗抹回家暴亡示夢於父曰吾以塗抹壇經現在地獄身帶火枷苦楚難忍父爲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壇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併發心重刻一部流通爲子懺罪

九十二

平湖給諫馬嘉植字培原甲戌進士操行清正內外淳潔來差任外時因某[illegible]門解欠糧陳明甫二吏至嚇折死馬公從之元[illegible]基忽見二鬼陳寃馬公曰此其臺意非我也[illegible]此罪我二人偶爲替身原非本犯若老爺賜一[illegible]我即辨明以雷霆之下不容置辨故負寃而死今我二人雖不索命老爺不久亦當謝世爲蒲圻城隍矣馬公聞言大懼之遂持齋戒禮誓貢石奇老人披削法名行見號僧祥清淨修持已十一年時寄檇東湖化城菴與主人慈岸師友善忽一日以小恙食雞子

夜分復見二吏跪而告曰老爺頭被齋素勢不能留某日當赴蕭圻矣馬公悔恨至斯自縊侯吏而逝

果報聞見錄

古歙楊式傳雪崖著

活婢全孥

順治壬辰年海賊圍漳州數月斗米至六十金民相食人肉價湧貴守兵毋放若干人出城倒留肥者殺而食之孝廉謝鴻奇攜家出城夫婦相商無可棄者惟一婢年十四與一歲女孩可商去留耳謝曰婢無父母八歲依吾至今日不忍棄啻棄吾女遂置女于地聲呱呱不絕是時同謝出城爲兵殺食者甚衆獨謝一門無恙而遺姊一人未至少頃抱女孩來云頃見女孩在地兵指曰是呱呱者爲肉幾何汝持去姊急攜之出城骨肉十四口相聚無一缺者謝後登戊戌進士

神罰淩遲

康熙五年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舉人李司鑑積惡詐人連殺三妻問罪抵償監候處決一日解審過市中忽奪屠刀登城隍廟戲樓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朵即自割兩耳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批手本簽告示爲書帖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即自割一

指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婦女令割去腎囊即自割擲樓下自己活活淩遲而死事見邸報

刀筆之報

康熙三年九月法師施亮生設黃籙大醮於蘇城圓妙觀是月念九里人鄭大勳夢一牛跪而乞命自言姓殷明日當死刀下今有眞人建醮惟君能活我天明果有牽牛入屠肆者牛見大勳四蹄俱跪遂約同社捐金買放社友周德新是夜夢黃衣人拜謝自稱毘陵驛前殷國禎以刀筆害人罰三世爲牛今賴道法解厄且得度矣同里鄭士敬先生親見而爲之記

禮懺不誠之報

崇明張洪時倡玉皇會康熙五年秋禮有罪懺於家張之祖父魂附張之媳呼張云汝爲我禮懺 上帝非但不宥我罪且欲加汝以殃張驚不能語時有同會徐某在旁問曰洪時懺會安排甚譁何故罪之鬼曰彼借禮懺爲會友招親計耳[illegible]禮 天神之地鼓掌談笑罪莫大焉徐曰僧道禮拜功過如何鬼曰央人持誦誠心費財論功必歸之主者論過必歸之持誦者久之乃甦

文官好殺之報

許某于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是時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已剃髮而鄉村尚未知 功令也適擒長髮十四人至衙皆愚民非強盜也許某以盜申詳上司盡殺之殺之時爲正午刻恰于是日許某家眷到署中途遇大盜盡劫行李殺男婦恰十四命亦在午時許某口述其事于諸生黃薦時黃受教職粵中也

武官行善之報

金光前正黃旗代子也起身戎伍目不識字然見善必

爲訓戒兵丁不妄殺人不淫一婦不擄一物不燒一屋其妻龔氏識字誦經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聞具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辛丑夏還 京駐節錢塘江干金忽示疾龔爲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汝親叩靈隱今正欲作轉身之計求和尚略明耳何以藥爲龔大哭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吾與金公偕行矣稍遲爲公畢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而逝龔遣使靈隱求爲兩人秉炬併囑敎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卧

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覩日已暮覺身稍倦倚棺而睡少頃醒曰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

全人夫婦之報

蔡公諱啟僔號昆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尔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即襆被卧其夫家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繳券即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

券辭金公乃命轎舁婦還其夫即以三十金爲贈然後歸後夫人即舉子公亦及第

三還中式

陸孝廉諱在新字蔚文蘇州人順治乙酉夏至虎丘見一幼兒啼哭問之曰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爲大兵衝失陸即畀粮送往時僵尸滿道步至鎮江徧見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又館于他邑一日歸忽有館隣女婢泣尋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中拾銀一包特留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場中閱至陸卷彷彿見陰兵無數又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房師異之即中式

圓融火化

圓融大師蜀人也少曾爲兵性不喜殺見行伍中有妄殺者必救之淫人婦女燒人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爲僧順治間掛鉢武林之金剛菴陸沉衆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

六聚衆設齋勸以積善念佛執香别衆遺命燼骨不必塔藏當雜以麥麈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放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燄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脫

豕言

康熙八年六月蘇城過街橋腐店趙德甫有二豬索價二兩五錢未售十五夜忽聞人言吾兩人以犯淫至此今當就戮矣趙夫婦初疑爲街上人語細聽聲出豬圈怪之决意速售十六日一家復作人言今中元地官赦

罪圓妙觀建黃籙大醮吾兩命若得免死同到西園修行去一家曰吾願往圓墓趙益狂駭事遂喧傳其鄰汪俊思以銀一兩六錢買而放之十七日許孝酌舜友府橋親訪得實

俗尼犬報

徐氏女於滸墅關徐家橋焚修積募緣銀七兩爲其姪聘婦夢大士責之曰汝既爲尼敢將布施淨資供俗家之用罰作犬子七日徐驚覺私告所親在疑信間偶入市一癡狗突來嚙其足視之一無損傷逾日又入市聞

鼓鈸聲腹痛仆地口作犬吠狺狺不止叫號七日備諸苦楚而死康熙五年臘月事宮詹山朱選科述

灰中佛像

常熟浪澄新庄菴相近有陸家婦二十而寡至康熙三年甲辰年六十七去世平日持齋念佛與人無競亡後親族化其一衫一裙火氣既絕掃灰入棺忽見金光透露灰中儼然有佛像焉一時驚詫頃刻聚人千數無不親見像漸增多數之整整十尊焚香膜拜者徧滿田間

衣上蓮花

常熟小東門外鄉間有寡婦張姓奇窮苦守一心念佛出不揀淨穢即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裙一條即其平日所用曾無替換病時用以襯體汙穢不可近拋之河中即見蓮花朵朵五色燦爛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將裙送相近菴中作佛座卓圍至今在焉順治年間事

冥戒重利

嘉定縣趙吉士于順治二年七月初四日避兵蘆葦中先有二百餘人在焉兵至被戮獨吉士食喉未斷明日

復甦但苦蚊虫嘬逼又飢不能忍欲取帶自縊而無力朦朧見土地囑之曰汝將來壽長何苦輕生明早即有人救汝但日後勿放四五分重債冥間極怒重利盤人明晨果有相熟老嫗來急喚人扶歸得生時年二十六歲家道漸富謹守土地之語輕息救人今已五十六歲矣

放債延壽

常熟縣朱姓者放債致富忽一日見已故之僕至前驚問之答云吾忝陰司勾命之役吾主姓名現在勾中因

受主恩特來相報可速料理家事待他處勾完一月後將同去矣朱念一子甚幼而諸事未了遂將田地一半給親族諸債中有不能償者遂其文契能償者亦不取息爲子延壽計靜臥待命一月後其僕又至曰冥間知主人還券事已增壽免死但吾洩漏天機將歸受罪遂不見此康熙初年事

二錢舊逋

康熙癸丑春常熟橫塘屠戶劉七買一豬價止一兩無暇操刀倩人代之夜夢豬變爲人謂之曰汝若肯還一

兩二錢我債已完可得人身今少他二錢又要投豬還之且汝若自殺我止吃一刀之痛奈彼不會用刀多吃三四刀之痛又托夢賣豬人曰汝賣我銀一兩尚少二錢我今要投一次人身不多時就命終仍要做豬還汝二錢賣者曰我不要汝還矣豬曰汝雖不要陰司那許我不還汝做不得主但賣豬殺豬俱罪過勸汝勿做此營生何如兩人互述其夢誓各改業

逆婦小善免死

常熟西北區有逆婦素悍慢罵其姑一月婦方切菜見姑在前即指罵曰恨不得即以刀斷爾頭俄頃雷電大作雷神提逆婦髮擲跪庭中霹靂一聲其婦眉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即死鄰有請仙者或叩以婦事仙云婦素不孝且有以刀斷爾頭一語故遭雷擊或又問不死之故仙云其夫好打鳥銃其婦屢次勸止一念好生故得不死使爲廢人倖矣此順治十七年事

天誅逆子

常熟西北區逆子某于康熙元年五月念三日在田插蒔伊母向住女家是日偶歸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爲黍

款留臨去以米幾升送姑隨囑姑速行勿使爾子見之途中母子恰相遇子便發嗔指米爲盜母置米在途子竟攜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聲大震此人駭甚囑妻將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提母至家口含母乳而其身已擊死矣

天赦孝子

吳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汝夙業明日當遭雷殛吳以母老乞救神曰受命于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清晨向母云兒將他適請母親暫往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

雷聲開闔吳俠母閉戶自出田待罪後雲氣開霽吳急歸覲母猶未敢告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赦夙愆

放生善報

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起持箸插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忍饑插蹦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生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沐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炎康熙癸丑會元狀元

放生免死

康熙十二年五月衢州張龍甫販布得利數倍還經龍游見漁人手持一魚張欲買放身邊銀已用盡呼船戶柴一取出艙底第六艙包內有銀十封張以銀二錢五分買魚放之柴一商之同伴詭言今日柴一生辰辦酒邀張大醉縛擲水中順流約數十里值數漁舟方下網見有物流急收網起乃一死屍內一人駭曰此卽午間買我魚放生者解縛見胸微溫救醒張遂前事方欲報官見一船自上流至漁人識之同衆擒住柴一同伴無一得免駢斬于市

黿報恩

康熙七年松江黃浦漁人獲一大黿有徽商以銀三兩買放浦中漁人窺見多銀夜卽劫之船家及小僮悉被殺死商跪乞命盜縛其手足投浦中卽若有物負之逆流而上行二十里許天明有船至大呼救命乃巡兵也見大黿負一人來務起問故共疑盜卽漁人黿遂順流下衆隨之至買黿所黿沒水中而漁舟尚在分銀巡兵

悉擒之追出銀共四百餘兩不失一釐解盜松江府問罪商因舟子小僮被殺難歸求太守批知會同謀漁人立斬無一得脫

犬報德申冤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鎭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意此犬隨舟而行至僻靜處有盜數人沉舟子于河欲殺商商求全屍乃以叉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沉之于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啼號不止犬又入水口啣叉袋稍起舟人舉挈之

解開救甦商告其故返控于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爲質證者然盜皆梟斬無一得脫

義鳥亭

宜興陸某遠宅皆茂林修竹百鳥咸集不許獵人彈射遇雨雪寒沍之時取米穀散布林中以飼之順治三年一雠家以逆黨陷之公衙門嚴訊時械係共千人衆詞積案忽百鳥盈庭喧噪震天及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啣所誣首陸詞一紙而去羣鳥始散問官驚異刑訊陸

之雠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搆義鳥亭于郡中以識其異今在毘陵城中

五聖廟遮路

康熙三年四月間吳淞所一守鎮官有銀三百兩放與一人其人持不利來還還訖即去鎮官適爲一友招飲留一童子守門同營旗校即殺童子取銀事露將弁衙問汝既殺人盜銀何不走去校云曾走三次其地有五聖廟本在一處不意昨夜走去花路四面有廟橫亘于前竟夜狂走終不能脫蓋鬼魂緊隨不放也銀還鎮官校即梟斬

穩婆墮胎之報

崑山穩婆范氏專爲人墮胎未及一年一家十一口俱患異症相繼而死范忽夢四青衣執牌云拿墮胎首犯遂得疾日夕呼號告鄰人曰今日方知深殺二業最重大家女婢爲主人逼通主母妒忌必欲墮胎更有閨女孀婦失身懷孕尼姑亦所不免或兒女太多或生產艱難俱來尋吾只緣貪財故手下多命吾做得幾何家事替別人造如此惡業凡用吾者若非子孫滅絕定是家

業凋零俱不得善報只有好善人家不用吾幹此事俱富貴昌盛吾死後無數冤對來尋悔已遲矣言終而死順治初年事

溺子女之報

歸氏長洲人曾淹死兒女四人最後懷胎過十六個月不產恭兒胎也醫禱百端俱不效卧病經年乃死死甚慘康熙十四年初夏事

枉死城寄信

鎮江人張大寓居揚州康熙七年五月病死見閻羅王

王曰懊悔矣汝既到此可寄一信于陽間命鬼卒引遊一城匾曰枉死見有衆鬼拖舌尺餘云自縊死者也日日到此時辰必受上弔之苦見有衆鬼身腫衣濕云投水死者也見有衆鬼或無頭或斷喉或七孔流血云自刎死服毒死者也每至本日某時各照生前死法苦楚萬狀諸鬼相謂曰吾輩在生時謂一死了事不意受苦如此悔恨無及張大曰此輩何時再得為人鬼卒曰不能矣大凡閻羅殿前托生為人者十分難得好個人身却為詐人之具在陰司負冥王一番注生之恩在陽世

負父母三年乳養之德一人自盡結訟連年帶累四鄰凶身苦主俱各破家閻羅王最怒此輩判入畜生道不容易得人身也看畢來復冥王王曰汝回陽世可述此勸人大聲拍案忽甦

利死索詐之報

常熟新橋丁某妻認義鄰朱婦為女一日將猪賣去謂猪圈已空令朱養猪其中而私賣之得錢三千朱索之不得日相鬧作投井以懼之丁罵其妻妻次早投繯丁與其媳見之不救但往隔壁拎朱氏物約妻命已絕擒朱夫婦縛死人足鞭之官以自縊不償命而朱已破家矣未及一年丁媳忽言頸上不可過鬼魂附之自搥自罵曰汝見我未死忍于不救汝不要我活我肯容汝活乎遂死康熙九年事可見人雖氣極尋死無不望救況有以死嚇人每每弄假成真可憫也

汚穢廚竈之報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二媳云余今已為金神尊濟侯從者頗知冥間事余家無大罪止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傾溺器

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即上竈祭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曹故特降茲合家疫症猶幸修齋少解其愆然汚穢竈間之咎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果然

觸犯竈神之咎

崑山朱裕先居于鄉一日雷雨火光繞室匝地如晝有神曰汝妻産月未滿帶汚犯竈以此奏聞天曹罪應震死因汝曾勸善建橋姑恕免死康熙戊申夏月事也

焚紙雷擊

嘉定西門外三圖捌巷徐氏子年十八康熙四年六月

十四日白日震死里人無不驚訝謂其素行淳厚而慘
罹天罰豈其誤耶忽見雷火飄發燒去其兩鞋之小底
現出金剛經幾行方知徐氏子以金剛經糊作鞋襯故
也

慢經失舉

穎上高天佑同二生赴金陵鬪雞鳴山寺守源禪師有
道行齊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
中用楞嚴經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
匣作枕不知請出也比榜放果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

至州守

偷佛虧心抽腸

趙一嘉與人好賭致貧無以爲生慣偷佛虧心一日腹
痛至田中大瀉脫肛忽有一犬過其前見肛門拖在外
犬以口咬之而走大腸盡出立刻慘死夜夢其妻曰吾
死已入無間地獄佛本慈悲奈護法神震怒有此惡報
矣

毀佛焚死

江寧樊長子專盜銅佛一日盜一滲金佛陰計可得金
六七兩有人願價買之不聽乃自鼓爐熾炭一日夜下
金不及兩許三日三投于火復得一二錢甚恨因飲大
醉携衣臥不知爐中爆火入于綿襖至灼膚而後驚起
衣帶不及解徧體焦爛不勝痛楚有人敎以爐灰篩末
滲傅痛定而奇癢日沃以沸湯皮肉脫盡至見白骨猶
手扒搔蛆蟲滿床洞見五臟而死長子妻覓爐內餘沙
其人鎔出好金如長子陰計之數

勸惜字紙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不知敬惜

字紙康熙八年壽五旬矣尚不知改忽一夜夢人追攝
至公府殿宇森嚴榜曰文昌殿堂懸一牌大書四句曰
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不敬人旁一人唱曰
知未遂驚覺自悔無及逝夢勸人未幾卒無子

還金救子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携銀五十兩
赴縣完糧遺于店中哈九追至江浦還之別後得銀者
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俱溺水其人忽思昔如哈九不
還吾銀且將此銀做件好事遂呼漁舟曰救得一人謝

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念而兒子得免于死天道昭昭報最速矣

還金冥救

筆賈卜某康熙十年臘月念五日從外歸見其妻以肉食狗一肉覩乃卜素所惜者怒傾肉碗案上供玉皇紙馬肉汁污焉明歲從一書館買筆出拾銀包一個急入書館遍問無失銀者忽見一人踉蹌而至云頃間賣肉失銀卜盡還之至秋卜生一對口瘡垂危朦朧見縛至官府堂上將一簿擲下有字云某月某日斬觸犯聖駕犯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跪下云保卜某者問其姓名答云賣肉朱三也堂上判准放出驚醒其瘡已潰尋愈

假銀雷殛

無錫彭某曾在南山用銅爲假銀二僕助之順治十年癸巳夏主僕俱被雷殛死三尸臥河濱身形腫脹紫黑青紅種種慘目見者驚相告云

假銀折壽

崑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聲然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至嘉定買棉花幾百斤歸歸後客商以銀別處買貨識出欲訟主人主人追蹤至張家求換張不肯認主人夫婦號泣而去未幾張夢神人責之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爲此俱削除減壽矣張竟死年僅踰四十能文之子亦早夭順治年間事

惡口爛舌

常熟西門陸某妻張氏慣能捏造是非挑唆口舌受其毒者甚多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同夫夜膳忽自捫其嘴曰痛極那個割我舌頭其夫曰又來見鬼舌頭不在口中耶張氏痛不能忍上床而睡呻吟不絕次早大呼大叫夫視其舌已爛矣漸次吐盡爛塊而死

罰咒拔牙

青浦李友梅好談閨閫極工賭咒曾借李敬雲銀三十兩未還敬雲身故孤寡往索堅執已還賭咒云若我未還說還當遭拔落牙齒之報不半年病傷寒發狂語曰我一生談人閨閫且騙人財物虧心賭咒今酆都楊老爺差役來拔牙齒矣隨以手掘去門牙三枚備現慘狀

而康熙十四年四月中事也

戒食牛報

秋浦優人合班做戲登舟將歸忽有自後呼之者視之則其鄰也優曰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各死魂游甚苦欲附尔歸優素相熟竟使登舟閒語久之問陰司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吃牛之人吉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優忽曰我從今誓不食牛話未完鬼便大哭優問何故鬼曰本欲附回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近不得歸不成矣踉蹌

登岸優歸述此事一鄉俱戒牛肉

偷犬報應

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偶有肥犬至其家其子打殺沸湯將燖之犬伏土復活其子不知也抱犬入湯被犬咬去第四指犬逃去無處尋其指用藥漸愈至二十七日腹中忽生小犬作吠指上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猪羊索命

陸賓角直南柵頭人貧無他業爲人鼓刀凡角直各店猪羊死于陸賓之手者不知其幾康熙十二年夏忽持刀自刺喉間旋轉其刀宛如殺猪之狀其家大駭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乃死臨終曰取塩水來今有無數猪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木槌徧體

楓橋顏復初販賣壯猪因致富所宰猪不令氣絕以塩水灌入猪心以木槌徧體槌之每日如此康熙七年得疾徧身痛楚令家奴以木槌槌之少止又索塩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自飲令家人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

將死謂五子曰塩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代飲三碗五子跪而飲訖囑曰我殺猪業重死即爲猪汝等幸多作佛事度我言訖大慟宛轉如猪聲而死

淫寡變猪

崑山小瀍郞翩如向鄉農索條銀償以二猪翩如欠其内兄沈伯遂銀亦取二猪轉償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念八夜其弟郞右式夢在猪㘣邂逅一男子曰我李某也生前淫一寡婦今罰爲猪四蹄俱白者是汝兄欲取吾償沈伯遂銀伯遂吾債也汝可說明此段因果切勿

殺吾右式麥覺怜已執豕于牢矣鄒大采兄弟親送至
安禪菴爲放生豬至今尚在

持齋戒免受豬報

青陽吳六房家人吳毛平時持齋修善誠實不欺左兵
渡江合家避去毛獨代主看守家産被賊七鎗而死家
主來吳毛復甦曰我夙業當受豬身七次因今生齋戒
念佛以七鎗散寃今佛來接引往生西方矣語畢合掌
而逝順治乙酉年事

行善免溺

康熙甲寅冬大雪杭州江干人爭趨渡船皆滿載有一
人後至亟欲上船忽營卒撮其帽去其人即轉身追取
渡船已開未半里而覆死者無數其人幸免人詰其生
平曰我惟勉強行善而已衆曰此非搶帽乃天遣救汝
也因與營卒酤酒結歡而去此范公諱承謨撫浙時事
也范公因風濤沉溺者多建萬江亭每船人有定數不
得多載今永爲例

犬報

桐鄉縣烏鎮人家畜一犬每夜犬必游水至河南人家
守宿一日主人呼犬詈之曰我食汝而爲他家守夜明
日必覓殺犬者賣汝矣是夜犬見夢曰我曾負河南人
家錢毋夜往守償還其錢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
河答報主人大德也至曉呼犬于前以十三文擊其頸
曰非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誡遂
啣錢往擲其家即不夜去矣未幾主人探友更深醉歸
失足魚池之內犬即號呼啣其衣拖上池岸跳至主母
家前以首撞門主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攜
火視之其夫尚卧池畔未醒也遂扶入室至晚語其故

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家中不戒
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歸驚起視
之則火發竈前將及屋矣急救得熄主人因厚養此犬
至死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還金之報

明鄞縣南鄉北渡有孫姓者就童子試晨起往宅山廟
祈籤問府試取否行至姚江橋上見一包袱遂攜歸視
之乃批文一角銀二百兩係奉化縣解府錢糧也生以
告父父曰爾欲還之抑取之耶生曰錢糧解差必家汗

係何可不還父曰爾能如此府案必取何用卜爲生遂
復至眺江橋伺之至晚見一人踉蹌而來鎖杻號泣生
曰汝得非失銀者乎其人曰我爲本縣差解銀二百兩
至府因天旱步行負重勞頓天尚未晚暫臥橋上解包
爲枕及覺徑行抵城方記已無及矣遂自投到府主差
押追賠妻孥皆死數矣生曰汝弗懼我收在家即引歸
還之差曰旣蒙見還敢煩同往回官生有難色父曰汝
肯還銀官府必奬汝或因此獲取未可知也生遂同至
府失銀解差備述其故府主即起立揖生曰汝能如此

願汝世世榮昌汝歸肄業出案我必首拔是年府主即
薦之入泮次年補廩貢出除王府教授後四世明經三
爲王府教授一爲府學教諭至今書香不絕

女尼之報

寧波府南鄉地名沙港口者有尼庵中小殿奉佛像前
塑關聖周將軍像尼師徒二人棲其後順治年間雨中
有鄞縣兩差因催糧夜過其庵求宿尼拒之二差曰此
地離城四十里雨夜荒僻必宿此矣尼不得已且謊食
欵之中夜竟入尼室各淫其老少奸焉天將明方整衣

出門忽見周將軍來刀一揮二差同患頸痛行未數里
同仆于路行人驚救之口中自供奸尼僧及周將軍揮
刀之狀言畢氣絕兩頸俱折遂報官收殮

誦經免刑

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祇冀上第偶至于
忠肅公廟祈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尚望中耶毛懼
虔叩之公曰應大辟耳毛又懇曰可得免乎公曰前生
刼數無可逃也憐汝哀切可免痛苦舉案上金剛經授
之曰汝日誦之有驗毛遂日誦不輟後爲莊廷鉞史案

波及問斬臨刑之前夜病死戮其屍焉

偷車變狗

湖州村民有父子操舟而往天竺進香者偶一夕泊村
間其父見竹林低簷之下有水車一具私與子言曰此
車材料旣佳製亦堅固燒香回日與汝竊之子曰特來
進香而乃竊人之物乎其父不應迨歸仍泊此處其父
必欲竊其子固止之而去厥後竟私往竊歸子常見而
憾之越二年父死失車之家畜生一狗見夢于子子曰我
以竊車之故冥罰爲狗于彼家一時失見隨入畜生今

甚悔恨汝可贖我子覓寄與母妻言之于是訪于失車之家果生一狗見其子至跳躍迎繞其家怪之子因備述其故因求贖還其家曰既有此因果在我家所係甚輕在子所關甚重竟攜之去豈待贖哉子歸備禮謝罪并償車價主人問觧正遜謝間犬已躍入舟矣子至舟中與犬言昔日拒諫之事且詢所以待之犬則垂頭而聽似有愧悔之狀舟抵家犬遽投河而死其子衣冠爲棺葬焉此順治初年之事

謀財之報

康熙初年武林有賣菜郎相貌平滿爲人誠慤每日過一富翁家賣菜其翁有三女而無子賣菜郎來翁在則與現錢翁出嫗云且待郎郎靜坐門外候之不敢輒入窺探如是兩載餘嫗偶問曰汝家尚有何人答曰既無父母又鮮兄弟依叔嬸以居嫗曰汝肯壻我家乎郎不敢應而心識其言歸以告其叔叔曰彼家殷實豈無良配而愛汝隻身貧賤者乎不過戲言耳郎不復萌此念心又一日嫗又問曰吾欲汝爲壻何汝不相答也郎述其語嫗曰婚配豈可戲哉汝歸與叔商之次日叔率姪見嫗曰貴宅欲以某姪爲壻有之乎嫗曰有之我夫婦無子汝姪誠實思得半子之養耳叔曰家貧無聘柰何嫗曰求壻非求聘也叔姪大喜遂擇日就親娶其長女翁壻夫婦極其相得不復賣菜矣三年長女死翁私與嫗曰女壻甚佳但日夕悲苦情何以堪今次女長成若別擇壻未必德性如是耶若別娶後二人無倚盍再以次女續配焉遂復壻其次女又三年而次女又死舉家悲慟翁又謂嫗曰六年而喪二女情益難堪今少女又長豈復是其姻緣耶嫗曰業已如此盍終與之庶可倚

老我二人亦得所託矣遂又壻其少女三年少女亦死翁嫗與壻三人方聚哭間忽一老僧入門化齋嫗厲聲曰人家顛沛如此齋僧何所望哉翁解之曰三女俱死老年孤苦皆夙生冤業也汝且留之坐我出市蔬齋之可也翁甫出門嫗持倦假寐夢此僧語之曰爾夫前生舟人爾壻富商也齎重貲以客淮揚僱爾夫之舟爾夫謀其命而取其財三女皆搭船之客爾夫恐其事洩賂舍三十兩故各陪梳席三年爾夫之財産皆爾壻物也[illegible]覺而僧亦不見矣翁歸告之爽然若失

遂悲以家業付婿使其另娶翁媼偕往出家不知所終然此翁亦便宜矣

不淫之報

明鄞縣陸世科爲諸生時嘗館于烏鎮一富翁家時值黃霉令館僮晒被館僮輒付使女晒之于主妾之房至晚來帶主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整被見之抛之帳頂之上後偶歸家主人入館忽見帳頂妾鞋卽袖藏之不言迨世科歸館更深逼妾啓叩先生之門而自操刀以隨其後世科問爲誰妾低聲應之曰妾也世科曰焉有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乎主人逼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我自有說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卽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無恥必自取辱主人見世科毅然難犯卽應之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旣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先生無懼遂出鞋示之備述所以世科曰幸我無私否則汙主人之刃矣明日固辭而去主人深愧之後登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是時人多附和嵩公獨特立不阿以芳名終焉

厚道之報

明鄞有兩書生與衆兩傭帶者五人同行中有一富翁偶爾溲氣一書生詰之曰是誰嗟嘆不已富翁面有愧色一書生曰倘不說便是我得罪矣富翁心感之同行者次第別去富翁隨此生徐問之曰頃間溲氣似非先生而認之何也書生曰諸先生衣冠容貌非庸庸者流偶此小失衆人俾爲不知則亦已矣而欲詰明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眞仁人哉方今認恩推過者不少存心如此眞千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曾聯姻否對曰曉少而孤與孀母處家貧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以終天年足下不棄寒微小女敢備箕帚並請太夫人過舍使我夫婦彼此有賴也書生歸告于母覓媒家而就婚焉富人爲延名師教之後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人曰書生一事之厚卽有此奇遇富翁善觀心相而得此佳壻人之處心可以刻薄從事哉

爲犬報仇

順治年間桐鄉眚差潘順溪者包攬衙事凡軍需課役皆包攬焉一鄉愚有田數畝潘爲包攬豈麥熟則索其麥

米熟則索其米絲綿布帛無不[illegible]取之鄉愚不勝誅
求飲恨日甚以致成病臨死曰我必作惡犬嚙之其家
殮以黑毡帽紫花布袍青鞋未幾其子買一犬黑頭錫
身黑腳子亦忘其父之言矣及犬壯時某又來索其子
之物犬聞其聲躍出嚙其脚不釋百計不能脫遂連人
與狗墮之河中以為人水必放矣犬竟與某差至深處
人狗俱斃地方聞之于官且述此段冤報縣差妻自行
收殮而埋其犬

炮鼈之報

杭州鳳仙橋一人以炮鼈為業清晨買鼈不拘多寡生
投沸湯中慘死之狀見者無不惻然既熟剖腸剔骨煎
熬五味香及數家由此獲利有年後忽染傷寒初且縮
頸攢手足伏于床上數日伸首爬跡宛如鼈形又一日
爬于房內漸出堂中家人禁之輒欲嚙人臨死爬至街
市盤旋宛轉曲盡鼈態來往觀者皆曰沸湯炮鼈之報
也七日身體臭爛而死

奸處女之報

淮安吳沮上地方有一老儒常自追悔而誡人曰我年
少時莊上讀書相近有一女子色頗可人早晚閒步常
屬意于我彼此目成一日女與余言爾我相思非一日
矣我家人多不能如願今屆清明父母兄弟必去掃墓
我託疾不行汝可來一會我時大喜許之是日至彼但
見門戶扃鎖我從壞垣而入見女獨坐遂相交媾情濃
興狂未免過暢女竟血崩而死我惶遽逃出旁晚父母
歸見女已死血流床席以為失血卒死亦無他疑我從
探無事然心終不安秋闈應崇禎已卯鄉試初場文字
頗覺得意正欲交卷忽見鬼持血褲將卷一拂滿卷血
迹次日貼出矣壬午入場初場得意無事以為神恕我
矣二場完卷後前鬼又將血褲拂卷又復貼出乙酉年
復來應試頭場二場俱無恙我意以為鼎革之後前罪
可釋比至三場血汙如前自此之後自知罪重絕意功
名貧老狼狽神氣索然凡遇少年每每不諱且相勸戒
焉蕭溪雄言

枕經顯異

順治甲午秋伯父立可赴武林鄉試寓僧舍有客僧携
經一包置于几上伯父因天暑疲倦取經包枕首而卧

經合眼夢佛無數或合掌或盤膝或修眉或袒臂或執
旛蓋或持杵戟其狀不一遽驚駭異之以語僧僧曰得
非褻我三寶乎始檢視之知是諸經也伯父素不信佛
因此皈依敬奉焉

褻神之報

寧波天寧寺旁小土室桌上供牛尺泥塑關聖一軀香
火冷落有兩少年乘其幽僻輒就龍陽事畢神降二人
責之曰何物狂奴敢在我前淫猥俱當立置死地同曳
祷而狂叫于路觀者如市其兩家父母至土室神前告

罪許願演戲酧神二人始醒神癡者逾月

宰牛之報

鄞縣南鄉楊墺地方有張宜所者少時以宰牛爲業二
十年後始改行修善然臨死時以作牛鳴爲快又喜床
頭蓐驚鳴已鬥嚙七日而斃可見雖已改行而二十年
之殺業難逭也此順治初年事

雷擊蜈蚣

餘姚地多田少民以種棉爲業順治甲午夏花熟時雷
電大作震棉花地數畝花俱燋灼內有數尺其花如故

人異而掘之下有白蜈蚣一條長尺餘背負法華經一
頁始知蜈蚣爲害天欲殛之負經以免此經爲上天所
重如此人競取蜈蚣撲殺之

汙飯雷擊

海寧繡經庵相近有張姓者家貧母老妻病長子十三
歲方執㸑其母令滌溺器子以洗鍋水帶飯粒滌之時
康熙丁未五月初八日也日正午天忽陰晦震雷擊死
次子九歲見天神黑面黑盔黑甲從家堂柱頭墜下以
爲盜出門驚駭而其兄已死竈前矣余同周憲寧往視

見此子肋下如針刺一眼血流不止滿屋唯聞火藥氣
而已家堂上揭去瓦數椽其柱旁開上下皆焦柱上貼
許保齋觀音三官經三十卷十餘字其紙條依然不燬
許經數字雷神欽敬如此

仇殺之報

桐鄉有甲乙二人素相仇訟彼此訐告不已一日赴審
甲與皂隸商曰今日乙必打汝能一板打死我酬汝銀
四兩隸許之及行杖隸以一板擊乙陰囊而斃逾年隸
生一子滿月後陰囊後生一毒月夜號哭服藥醫禱無

所不至將及一年家貲俱罄食不充口身無全衣隸抱子而嘆曰絕家汝受苦至此我亦家業罄盡亦可以饒我矣子忽應之曰汝得我銀四兩一夜毆乙今陰司罰我爲汝子受乙痛苦一年而死乙豈肯饒汝乎言訖大呼陰囊迸裂而死隸驚倒至晚亦死家中訪甲已子一年前死矣

褻佛之報

鄞縣有一宦裔少年恃才狂放素以詆佛爲能一日擎犬携至一蕭寺取木塑伽藍神爲薪煮狗曰鍋中狗肉猶未熟伽藍再請一尊來食畢行至偷書橋上忽然兩眼暴出掛于鼻之左右鮮血淋漓備嘗痛苦醫禱罔效延至數月而死大凡有福之人一時未能即報待其罪極福完然後通盤打算若福薄之人一時即報往往如此

宰豬之報

餘姚江橋下有一家世業宰豬其子允釗操刀囊中頗充遂娶妻數年無子身體日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睛又俱深陷畢肖豬形忽染膓症傷寒時刻作豬吼聲至第七日發狂爬至橋上大吼三聲投水隨流而去屍竟不得其妻坐産招夫改業謀生益歎世殺業報于一人而斬其祀奪其家棄其屍噫亦慘矣

工匠魘魅

明都給事中陸茂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江西術士至其家稱善解魘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咒次第焚之一符飛着正梁即于此處鑿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禳禱常聞鑼鼓之聲後遭洪水破壁見有搖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毎以賃人不出三年貧乏而去甚至行乞後有賃者以竈壞拆修竈內拆出破碗一隻竹棒一條故來賃者多致乞丐也修後賃者平安順遂竟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薄待工匠或剋減工食之故貽禍不淺可不愼哉

欺孀之報

鄞邑有一庠友平素長厚館于孀婦之家比鄰失火孀聚銀一箱倉皇授先生復託以金飾數事此友見金銀心動携歸己家火熄問之曰昨已爲搶火者奪去矣孀

分悵欲死友隨辭去成富翁焉未幾婿死此友向止一子年二十為之婚娶未及半年其子膝上生一人面瘡耳目口鼻宛然女子日夜號呼醫禱所費不貲其瘡甚貼豬肉貼上漸消如人食然累至一年而死家業已罄矣媳更適人夫婦垂老貧苦異常及其死也為餓鬼而已矣君使此友臨財不苟獲報必厚禍福之基轉于一念可不警哉

鼠索負

烏鎮殷實之家側于蚕畢收帳一李姓人買舟至鄉索逋夜宿舟中忽有鼠囓其指李覺痛遂起撲殺之復睡鼠魂附于是人曰我來索汝債反撲殺我我必殺汝矣狂言至旦不醒舟人載還其家其妻問之曰汝來索債請問尊姓曰我姓張我夫欠汝債幾何曰三十兩于是設張公之位延僧禮懺七日齋襯其資費用計如其數然後平復問其病中所言懵然不知也

諂諛之報

明季寧都有人一貧如洗口食不給僅有小花缸一隻欲售于貴介晨起負缸至門意求易升斗之粟貴介者將許之旁有一門客獻諂曰今者年荒穀貴百物俱賤如此之物千百易得何必急急買之耶貴介是其言其人飲恨問其姓名負缸而去出門即墮地破焉歸家見妻孥皆嗷嗷待哺計無所出悶坐江干思欲投水適有四五勇夫過而問之其人訴前事且以將赴水對勇夫曰均之死也汝投江作餓鬼何如隨我等作飽鬼乎其人不解彼意因隨之行至晚遂被拉行刼少分贓物以糊口未幾事露其人與勇夫等皆被緝獲嚴刑拷訊不勝其苦遂招扳阻買花缸之人到官對質再四鞫問堅供不移阻買花缸者亦擬大辟臨刑阻買者問其人曰我與汝素無仇隙汝必陷我于死豈宿冤耶其人曰我即某月某日賣花缸之人也我窮極至此汝彼時一言慫恿我得升斗自活豈肯隨人作賊乎今我之死汝之故也我寧容汝獨生哉遂與群盜並受極刑嗚呼一言方便即可免殺身之禍客不過一時諂諛逢主人之意而孰知其禍一至此哉所以仁人用意不可不厚君子出言不可不慎于此可以為戒矣

還金之報

明慈谿縣王公福徵爲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袋計十七封因不至館坐而候之至晚見一人惶遽而來王問之曰汝有所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十兩欲過江買米脫礎渡溪遺失于此有拾得者願分半相酬王問其銀數物色相符曰幸我得之舉以還汝若欲其半勿如不還矣其人叩謝而去是年即發鄉榜中萬曆己未進士由部屬歷官蘇州太守致政而歸享大壽

禮斗不敬之報

鄞縣西門外有鮑正賢者其母有病令妹子楊僧官拜斗禱禳每夜三鼓時上壇禮拜以四十九拜爲率以七宵而止拜至第六夜僧官偶爲不聚之事禮至三十拜時忽見極大靴脚一隻落香案上大驚遂病不起蓋北極天之樞也至尊之所在也欲格天心必須至誠齋戒倘存心不淨妄念一起禍即隨之求福得禍往往而是可不懼哉

侮聖之報

台州縣東鄉水墩村有陳拱明者家事頗殷略識幾字以農桑爲業康熙乙巳夏五入城賣絲畢乘暇遊觀聖殿見聖像巍巍遂登其座而撫其面曰孔夫子你爲何如此糙皮勒碌的說畢足未下座兩腿卒至右邊口卒至左邊數年不愈人或責之曰汝戲侮聖像必被子路所擊答曰我道聖人仁慈不礙故撫摩之誰知如此靈應不可輕動也余叔祖越萬館其家親見其事

漁色折算

杭郡汪生娶妻顧氏中年無子親友相勸取妾其妻初欣然取之未半載悍妬不容立刻遣去復又取妾三年

之間更易五女子矣康熙十二年秋初汪生患病死去半日至晚甦謂妻曰我到陰司見冥判云我尙有十五年陽壽因貪色害五處女不但無子應減陽壽一紀尙有三年可延以汝妬心甚重致我絕嗣冬盡難免是冬妻果歿不三年汪生亦斃見西陵吳循警心錄

驢能言

康熙二十年旌德縣十二橋劉惟一名英係按察司書辦向在寧國縣放債因路途跋涉買驢代步行至東岸地方驢故幾行其僕痛加鞭策驢忽人言我前世少欠

不多今將滿矣何必打我劉聞言即下驢步牽之而走

至帝闕取討帳目俱各從寬歸途即於東岸造一凉亭

爲行人憩息之所居家廣行善事今子孫俱入泮矣

信徵錄自序

輪廻因果釋氏之說儒者之所不道然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辭傳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春秋左氏傳載伯有渾良夫之類不一而足而太上亦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吾聖人立教與二氏偏全不同而彰善癉惡之心其揆一也乃或者從而非之疑之

甚且冥行不顧此余之所大惑也爰舉年來所見所聞信而有徵者輯而著之卽名之曰信徵錄懵域下一隅蒐識不廣然聊存其說以寓勸戒之意當世學士大夫亮不以其倍于經史而斥之也康熙辛巳夏烏石山人徐慶濱溪

烏山徐慶濱溪輯
錢塘徐浩軒

念佛異徵記

先母太宜人于康熙乙亥五月十四日長逝先是太宜人奉佛甚謹繪念佛圖一紙上繪一大佛像旁累數千圈以記念佛之數圈數已畢置黃布袋中數年矣卒之日申刻家人焚袋於磁盆從釋氏言將以附殮也忽盆內有聲衆疑盆碎俄見五色光起布成緇色上現樓臺殿閣欄楯堦砌之形蓮華上合掌趺坐之佛數十雲中

女菩薩一皆如白粉新畫者親友男婦童僕以及治襯成衣之人無不驚嘆競觀次日將殮撥灰啟其袋皆佛像樓臺諸形與袋面無異又一老媼執拂子隨行誠異事也謹記以示徵信者傳之

吳斗文口述　晉陵周蓉湖

常州武進諸生吳斗文爲人誠謹康熙乙亥正月初一日偶假寐夢一人若差官者闖然而入置一籤書云是聘啟乃東嶽王者聘請卽行斗文驚駭適其僕亦夢所見正同方以爲怪尚在疑信二日後前差復來斗文卽

昏然而去夢至大衙門有青衣引入旁廨爲屋三間四壁滿架俱册籍斗文問此何處是何册籍青衣云少頃自知矣斗文試抽一册觀之上註北直大名府細視皆姓名也俄有一人出方巾深衣相與揖遜而坐曰卽日刼運將臨皆由東嶽所定本司册籍浩繁因君業師楊某薦君盛德故來相識時楊已歿五六年矣斗文云生乃無知腐儒蒙業師謬舉恐不能辦事且業師違背日久不識可一見乎此公卽招手而楊已當面矣師弟相見泫然楊曰汝今年三十六祿命已盡吾愛汝品行故相引至此暫爲効勞或以微功少延亦不可知卽不然此間職事清要殊爲不惡斗文問此何地曰東嶽府也頃公乃司生死籍者因刼運數多須藉手相助故請汝至云今日且歸自此當來切須謹愼囑畢而去斗文亦醒嗣後每夜必去至則有吏捧册置大案前列大算盤與前方巾者列坐檢册其視吏從旁下算子甚疾方巾者曰此皆應死之册其有忠孝節義陰德重者去之不列于册算畢至天明亦醒矣但其地天色慘白無日光斗文偶渴索茶青衣搖手曰此間茶不可飲也或有容

友問斗文曰君所算何等册籍斗文曰各省俱有山西平陽最甚又問冥中所閒論何事曰冥中最重者忠臣孝子節婦最惡者不忠不孝而尤恨者陽爲忠孝之言而陰爲不忠不孝之行卽如北直止孝子一人係滿洲節婦一人係永平邨嫗耳曰君里巷市井間罵父母者甚多何不皆誅之曰此輩愚頑無知父母失教或係前生寃對或係畜類轉生不足深較唯讀書知義理者倘犯忤逆必削其前程減其壽算無所禱也而楊君之及門甚多有疑文斗爲妄者因共作書一封致楊焚于東嶽廟爐內數日其探斗文曰近日至嶽府見楊師有何語乎斗文曰楊師正命我致意諸同門友曰極誠相念致書通候幽明之隔不便回書但諸兄所問我亦不知卽知亦不便明言也我在彼因平日無過逍遙自在諄諄以道義行止相誡諸兄切勿妄爲自墮惡業也衆友遂駭然三月閒斗文竟死而山右有地震之灾

收伏靈軀記　　安東王鶴君

扑有媳吳氏于康熙乙卯三月下旬驚見樓窗黑影躍入遂抱微疴至五月初旬神思昏迷語言顚倒口云上

方神爲難隨往懇禱病終不痊閏五月初忽云吾乃海西大王同先鋒豆由領兵十萬在此限七日內來取鄙甚不倫撫病者醒時云常見一人或小帽黑衣或紫衣披髮種種不一若句囈語飲食不進已四十餘日矣於遂至蘇州圓妙觀請嘗箴竹道人施亮生法師治之閏五月十二日師至樓東往病者臥室書符禳治厥怪若爲不聞師曰茲怪其有冤乎吾行符多矣未有見而不遁者今若此必其怪以冤鳴于衆聖之前而神將所不忍驅者也俟再行法以禳之則可知矣有頃病者口

中云汝用何法而能治我我神通變化現影藏形用兵甚衆豈汝一人所能敵乎師曰此狂言也吾以法代天宣化救濟民病解不釋之冤誅虐民之鬼今所以不遽行法以治汝者恐汝抱冤而莫訴也如必恣肆狂詞不告所以一旦奏聞　上帝雷火下焚玉石無分冤仇莫辨悔之晚矣言畢師往外室病者若有哭泣狀曰我冤沉海底昭雪無由幸遇法師正所解釋頃間恩主出口厲突獲罪已深倘彼奏聞永淪幽暗奈何乞請法師以訴之師至詰其故病者云我奚兆禎也初世在明朝爲

女身姓楊氏雲南人適趙元禧爲夫婦十年元禧即今吳氏也因其家貧我紡織以資讀書一旦及第官爲翰林編修豈意其厭棄糟糠另娶美妾身居京邸得志忘歸我含忿自縊至本朝託生于浙江衢州府奚家爲子名兆禎趙元禧死後亦託生于衢州府裴家爲女以宿業未了三歲時遂訂姻盟後有兆禎同窗友邢華瑞者倚恃家富強行納聘裴氏父母厭貧重富逼我退姻竟贅華瑞爲壻我又爲周氏繼母所辱因投河而死幸遇驅恩王收爲內侍身居水底已十八年裴氏能廣積陰

功死後託生于太倉吳氏爲女邢華瑞亦託生爲其隣嫁使女名桂花我同驅恩王追尋至此住後園池內上年秋間見桂花于池上滌垢被我擒入水中退婚之恨雖報而棄妻之恨究未能申因遍控神司許以索報故敢來爲祟耳師曰如是則冥情可憫第汝向來何得又以邪異惑人而所謂恩主者何怪也答曰恩主實係靈龜藏修已八十載有十八般變化自稱海西大王能撒豆成兵所云先鋒豆由及領兵百萬皆其變化也頃間唐突尊嚴自知罪重不敢復來因命我懇求法師乞賜

願情解釋師曰悲哉業報因緣循環若是千生萬劫冤
有釋時我今爲汝建齋拔度和解冤愆奏聞元帝簿封
靈龜汝可放吳氏速還病者口中謝諾而去須臾復來
云恩主致意法師倘得超奏感激非常自當悉聽所命
不敢有違矣自此吳氏遂甦語言竟如平日兩被靈龜
稱去繫于水晶宮歷歷確有所見聞不能悉記詢知果
有隨嫁桂花去秋溺死後園池內遂擇于是月十五日
至十八日修齋梂度奏封靈龜爲顯靈振元保護將軍
于蘇州圓妙觀元帝聖前永遠隨護其怪遂絕吳氏已

不食五十日醮末三日而起居如常飲食漸進至十八
日晚師行煉度法吳氏出叅禮未竟而入神思復迷云
我楊氏也與汝積恨實深本不甘輕捨感法師威德幸
已解消今我承領功勳將生淨境汝曾未盡誠致禮懺
悔前愆豈體愈病痊遂泰然自處乎今罰汝叅拜終宵
予方釋怨而去耳家人苦謝之因復扶出長跪至旦追
法事竟始入自是永安無恙矣

禁牛油燭文　　當湖李登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登將赴公車因至武義侯別虎
主寓武義寺中二十日夜半忽聞東廂宣傳邀請起視
見火炬森列一金冠朱衣揖登曰稍坐俄而鬼卒牽三
犯至一是製牛油者一是造牛油燭者一是點牛油燭
者神曰草木脂膏儘充燃焰如是造孽穢觸三光過往
神曹無不含怒火焚不足蔽其辜今依新律各懲一以
儆衆製者永入黑暗獄造者投牛胎未生而死不見三
光者三次點者瞽目立時處分訖起謂登曰幸遇此君
其廣爲勸戒登尚欲細問空中忽犬响亮張目紅光猶
繞室似夢非夢而寤此日遄歸至蘭谿恰搭販牛油各

船意欲告之値歲暮價長彼方以爲利轉言恐反生疑
抵家急爲刊布不敢負神示焉

回陽記　　海昌陳叔文

余自少業儒長無一得大善事雖不能行昧心處亦未
嘗不自警也至于佛法向無是願何敢妄論康熙丙寅
閏四月十六日忽患背毒日甚至念五日遍體疼痛時
醫僧隱然偶談三昧水懺因果余曰君論前世因何不
速了結君論今世因細思無是切是夜昏暈魂從頂出
欲往冥府明此果報忽見本境土地引余而囑曰此去

有三路汝須從中路往餘二路非汝所宜行也途中湯
切勿飲關內橋切勿過犯此三者必不能回生矣余曰
唯未幾前途果有一婆施湯湯甚香飲者甚衆余至時
果招飲余[illegible]欲來擊婆喝曰此是三世佛不可
乃得脫不數武至鬼門關關門謹閉有青面鬼十餘毛
身赤足問予有批乎余曰無鬼曰無批關不開余必欲
進鬼曰無批非三呼不開余究其故鬼曰有道法者呼
太上老君有佛法者呼三世如來有善行者呼救苦觀
音余因思遊冥我爲三世佛即呼我佛如來關果斷鎖

自開進關見有大水廣數十里水上有橋一塊分爲三
道左名登仙右名積善中名奈何余憶土地之言不敢
上橋問水中鬼云此水何名答曰苦海余令鬼渡之鬼
來背曰爾身重不能余曰何重鬼曰爾是前世念經人
是經重耳正躊躇間忽見兩頭陀來挾我而過問之云
四年前我二人到宅蒙君[illegible]我一粥又惠我稻草兩束
在廟中一宿皆君德也今俱坐化在此是以感恩渡君
耳回顧苦海見一人從中橋而墮猛獸毒蛇圍咀其人
厲聲呼救便生蓮花托起余問其故頭陀曰彼姓朱屠

夫也性頗孝故有蓮花之現嗟乎一孝眞可救衆惡矣
由是別頭陀過苦海游冥街見市肆四五家過此乃是
第一殿衙門門上扁一座大書秦廣大王柱聯萬惡淫
爲首百行孝爲先進殿見兩廊陳列碓臼上有條示凡
陽間唆訟者受此罪又見僧人數十進殿俱北面而立
王起至西南隅北向誦云彌勒佛速賜報應風須臾有
大風至見有衣帽不動者有吹去帽者有裸體而立者
于是王乃禮送衣帽者出遂南面勘問余竊問冥判云
有德行者不動罪小者去其帽罪大者裸其體余出過

第二殿門閉不進至第三殿見兩廊鋸解者上有條示
凡陽間活拆夫婦者受此罪至第四殿見兩廊油鍋上
有條示凡陽間姦淫處子者受此罪至第五殿扁書閻
羅天子忽人叢中有呼余號者視之乃業師徐瑤屯也
師引余至大樹下驚問云汝已死耶余答不知因病壽
至此耳師云吾爲汝查即往問一冥判姓徐者曰彼壽
未絕師曰此地不可久游况可見閻君乎與余劇談世
事祕不敢泄大約陽惡受罪輕而陰惡受罪最重耳
余別師竟進殿前閻君叱曰汝何人敢擅來余曰我非

僧亦非道唯此良心未丧耳閻君曰汝在世誦經念佛乎曰未也閻君曰汝既如是可知有此患乎余曰正欲明背毒與痲故來此閻君遂令判查覆移時捧卷至余窺之見滿簿分明昭昭不爽凡行事動念無不錄者大善書黃字小善書紅字大惡書綠字小惡書黑字不覺毛骨悚然閻君看畢云此係毛寡婦一案未結耳余而問其故閻君曰汝欲知須至白鶴山問汝師余問路幾何曰七日但此去不能回陽矣余願捨身一往除冥例代余求案前速速香就之可以即到閻君首肯命除冥吏引出至一高臺將余推倒白鶴山已在望矣但見層巒聳翠七寶莊嚴恍然極樂世界也松下茅菴逢庵有師兀然獨坐見余呼曰汝果來耶吾已知矣汝是三世僧前世名本清乃江南報恩寺僧也余號明修是汝第三世師汝在江南見毛寡婦有孫俊雅欲化為徒毛婦不允汝潛行誘其出家犬隨吠汝將犬擊死攜其孫歸寺去養至十六歲與孫披剃但毛寡婦因哭孫喪明死訟于冥而犬又以無辜索命汝託生時犬咬其背故發此毒醫汝隱然僧與前世埋犬之人余求師曰何以得

解此結師曰或誦金剛經一藏或拜藥師經一部庶可解此余曰弟子離是三世僧願師開示佛法師即指壁上偈曰佛法僧三寶看來是常套君還未得透道岸容易跳汝能解此否余曰不能師即舉手中如意打下一喝余心似覺有省師曰汝孽緣未斷善果未到且回陽世余問曰何時斷何時到師曰若要孽緣斷善果到直待玉兎金鷄叫余即拜為來世師語畢忽然驚醒因已傳信書以警世云

竊銀因果記　虞山孫振先

康熙二年虞山糧道署有張掾瑞昌者附收屬邑解銀二百四十兩未及歸庫暫存署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月歸啟篋視之衣履如故而銀已蕩然矣竊詢旁人咸未曾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臥于戶側疑曹僕陳美也即聞之于道主命發捕究之是日拷掠竟夕不得次日又窮治之而終不得張掾訴之于城隍又訴于南庄神十七日神下乩入署遍廻環繞而出少頃同掾有曹璘者正冠伏几厲聲疾呼曰喚張瑞昌來往視之乃神語也昌至神曰爾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而曹璘

不知也賢于初十丑時盜銀持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
兩陳之大門旁機適璘父出房疏却步而走時有茉傭
吳茂歇涼戶外乘閒而入挈以持歸詎意非其所有持
銀至家母即身故孩兒痘殤吳茂亦患疫相繼而死總
以不義之故貽害一門也其五十兩一封又家人窃見
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璘押
陸賢速取衆欲將陸賢究詢又厲聲曰勿加刑小孩子
飯且不知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衆拜上廳老爺打轎
去言畢背乃醒少頃復作差語云我姓陸乃城隍廟西

班頭南庄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此銀已換雙皮紙包盡
往取之我兄弟惟好杯中物耳曹遂駭茫然不知所以
衆以告曹乃挑燈作揭亦欲訴之于廟仍疑衆之誣詆
也次早起欲謁廟即押賢取銀忽又伏枕曰吾乃城隍
也爲昨日事往拜南庄道經此見曹璘睡借他說一明
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曹璘並不知即吳勤陳美却是
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丫鬟而陳美乃小厮也毛家
將銀十一兩三錢置之桌上小厮盜去害丫鬟遭打丫
鬟身死美因孽重一世變豬一世變狗吳勤不應將大

棍擊之又將孩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樁孽報即張瑞昌
亦因前世欠銀一百二十兩今不該失去一百五十兩
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賠補則冤冤相報將何
底止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消其懷怨可也又與孫
瑞陳天霖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差皂隸沈卿來此査
察見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璘速取單來果
于箱內中取出兩椽訴稱口述南庄之言並無冤他言
語隨命判官取筆銷此一樁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齋
并女兒與他何干存寫單上存銀九十兩陸賢藏之床

下上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取去三兩止存八十七
兩可速取之遲則又散總是因果報應幽冥之中纖毫
不爽陸賢自有報應又囑衆椽在公門中正好修行方
便做好人凡人行不好的事害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
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凡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明
將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不難只在這點不
壞便有了言畢而去衆許酧拜云我是一縣之主豈是
爲飲食小節因見你等心念志誠來此說一明白我回
縣矣曹乃醒衆皆驚愕璘即歸從床下索之果于瓦下

得二封先開視俱是白石灰賈猶憤然未至縣二十里
啟封則銀也乃其怪異至縣較兌果八十七兩可見冥
冥之中報應如此之速特刊布以警後人

王天君顯靈記

嘉興郡城東郭外有賈人王公路者妻方氏父瑞宇于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五月間方氏足患毒勢甚危醫藥
罔效忽一日突告夫云今日須治蔥蛋黃魚炙雞肥脯
享我夫云汝糜粥不下咽者數日矣何用啖此方曰我
汝父執顧伯上也汝父存日家甚殷我因貧壞會謀生

汝父許與二十未遂更集友八人剋期治饌八人畢集若
父獨爽約會遂不果家益窘困瘁而死初入冥時心甚
恨即具狀冥官冥官曰王瑞宇不久將死俟到日質對
今汝父死已五年事尚未結適者酆都獄吏偶踈予遂
遁至汝家餒甚汝宜厚享我王大駭謀諸鄰友友曰盍
至彭秀道院延道流作醮驅之詰朝道流至方氏在臥
室即云彼道流我生平熟識皆葷酒輩焉能動我作祟
終日訖無效道士告王曰余輩力薄君宜急延藍官潛
向旭法師術高可治王邀潛祇命潛謂作牒可遣方在

床又云汝牒我將令入冥獄今先殺汝妻以洩憤方遂
悶絕在床夫大懼再三懇之云我必不敢牒汝鬼曰汝
無信須潛法師作一務與我潛遂作務鬼云內有一語
未妥須云永不再牒潛唯唯如命鬼又云可即于病者
床頭焚之潛曰今可去矣鬼曰我尚欲居此未去潛憤
甚遂至中堂作法召溫帥俄而溫帥降鬼附婦體若大
怖狀急藏匿床下婦足疽腫不能屈伸者已旬餘至此
趨下若無疾者連搞額云小的去小的去婦遂清爽一
日夫叩其病中所云茫然也明夕鬼又至自言昨為溫

帥驅逐再三哀懇訴冤遂蒙釋故今復至汝家矣潛更
無可施法令其夫至彭秀道院禱王天君像供于中堂
作詞上訴明日天君忽附婦體作大聲曰汝野鬼何得
擾入人家婦復作鬼語備陳斂會始末故懷恨至此婦
復作天君語曰據汝所言未可全信當遣使至冥府拘
王瑞宇面質俄而瑞宇亦附婦體再三伏罪天君云汝
爽約致貧使友謀生無資抱恨而死當杖汝二十空中
忽有鞭朴聲天君又云瑞宇吾已薄責當使公路醮三
官懺為汝消愆其妻為人賢孝何可因翁過而累及[illegible]

身鬼云乃氏軫合從速因而附會非敢無因作孽也婦又作天君聲呼公路至前謂之曰汝作事非是今秋將有大發公路猶頻哀求遂云汝速改過遷善禮懺消禳不獨有汝莫且當有汝家又云汝家柴房內何以復藏二鬼[illegible]詢之即作鬼語云小的乃方氏父母我墳伐吾墓樹故至渠家索取天君遂呼公路曰汝爲人塔不能蔽蔭外家反伐墓樹罪不可逭公路告曰此舅舅何關我舅適在亦再三自訴認罪千王忽云綁起舅即兩手交加拆之堅不可開再三哀求逾時始釋斯時鄰比咸趨入視婦聲音朗朗皆作官語謂某爲善人某爲不善指不善者云汝急去其人頗強壯即傾跌仆地道士聞之亦入視天君叱曰汝道流宜持戒律何擅入婦人臥室道士惶怖疾出天君曰鬼已離汝家方氏疾即平我神去矣我神自朝上帝今適戊日天門不開故降汝家俾世人知天道無私善惡之報厘毫不爽且汝輩不可妄稱吾爲天君此號至尊我不敢當但稱余爲靈官元帥足矣言畢寂然道士舉其侶來迎神像回院至夕方氏婦臥不寐達天明呈毒腹大潰疾遂愈步履如

常時里人咸以爲異事遂爲之紀雖違不語怪神之訓而使觀者惕然警懼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散會小過冥責若此則大於此者可知其于勸善懲惡亦未必無小補云

初生能言二則

桐鄉進士嵯大勝名費鎔言其族人家僕婦產一女甫脫胞即能言自云前生乃娼婦因不善媚客爲鴇母痛笞遂自縊魂無所依常在蘆葦荒草中當風雨晦冥心神淒絕有同鬼謂汝無拘束可以投胎問其如何往投同鬼云汝見婦人大腹者即入其褌可以出世矣偶見孕婦浙米遂如其言投之果得生今又爲女命也因長齋終身康熙年間尚在

鼎革初京師有一孩出胎即自詫曰我手如何頓小耶父母驚問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適當兵馬絡繹之際冊至安慶遇一將弁盡奪其三舟我再三哀告還我一舟我聞其名爲白韃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肩輿至庭中迎我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子一交跌出竟在此間然自覺[illegible]足俱極小

矣其父笑曰我即白韃子也但覺雲驟言

城隍示衆

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縣劉姓平素無惡不作通邑切齒忽一日自詣縣治兩手自然反接自稱奉縣城隍命投到求本縣起解至府城隍問罪令以爲心疾逐出復來兩手俱無繩而數人擘不可開如此數日令不得已爲具文遣差牒送府城隍至即投牒劉即伏堦下號呼痛楚若受抶者頃刻受刑處俱青黑破爛刑畢起自言府城隍仍發回本縣遊各門示衆仍反接而出若有押

者至縣循行各門凡平日所作過惡一一高聲臚列且云無若劉某爲惡現世受報也游畢七竅流血而死觀者日數萬人邑令爲遼陽進士楊振藻武林諸寅吉言

董介休託生

嘉善庠生董介休爲人良善康熙癸酉年病故甲戌夏其女病中忽作介休言曰我去年命未當死爲庸醫用熱藥腐臟腑故絕耳冥主查我尚有一歲之壽惜軀殼已壞甚爲憐憫我以時日無幾求早託生今生于平湖縣南門外陸家此時止能啼笑向可與汝輩識認家人來視我當以一笑爲信他日能言則不復記憶矣言畢其女病亦良已家人往視之果然嘉善唐石公言

活無常

康熙二十八年仁和北路村有王姓者爲活無常潮鳴寺僧忍生與隣房僧越凡皆北路人也二僧同歸探俗次日忍生遇王姓者謂曰汝寺中有宣越凡否不出十日死矣忍生問故王曰此僧我勾取牌票現在但不知何故有滿洲官兵隨後趕打輙云還我經來還我經來忍生念昨日越凡同歸無病試往探之則越凡果發

熱頭暈遍身疼痛忍生遂勸其還寺調理數日愈重作旂人言索經詬罵自擊其身首且需酒食燒割必席地祭之狂言不已未幾竟死衆僧始悟鼎革之初八旗官兵駐杭延僧追薦僧利其厚襯每日敷演道場務爲飾襯而禮拜諷誦虛應故事故經典缺如不意冥冥中不可欺也彼同時主壇僧其三人一爲本寺濟可一爲義烏寺僧南明聞之皆悚懼不久南明死死時滿兵爲祟亦如越凡濟可遂請僧爲死者諷經懺七七後[illegible]死蓋僧家誦經禮懺皆以王幣者爲標的欲文飾簡陋其

引嗚故態獨歸之也

前身老儒

順治年間浙攖道熊高少年由詞臣外轉時嘉興縣令高登雲語同僚及胥役曰世間因果莫謂渺茫如今熊道臺乃吾高氏之從叔也熊家與吾家同里閈世爲婚姻從叔篤學不第年八十而志不衰一日獨坐堂中隱几而臥忽見青衣小帽二人長尺許盤旋庭際漸長如人上堂不言所以挾之出門從叔驚詰之不荅然亦不能脫隨之至一家認是熊姓乃其戚也時熊姓無子適

其妾將產堂中親友會飲以待弄璋從叔入其門遽呼曰君何事爲二役持至此君輩豈不爲吾解之乎飲者亦不荅竟挾入內室見一婦踞盆狀二人將從叔一推不覺已在盆中矣周視作嘆詫之聲熊一家皆驚以爲怪惡之從叔遂閉口不復言至七歲尚不能語父欲延師訓之無奈其猜一日偶隨家遊步至前生高家之宅適從叔之孫偶在門見卽拽裾責之曰相別六七年獨不來看我且見婦翁而不爲揖禮耶衆皆大驚始知前生卽高氏之老儒也自此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八薦鄉書十九聯捷館選出爲監司故名曰高今熊公自亦不諱言之也

屠子變狗

康熙丙子杭州油燭橋猪行吳德甫賣猪且業屠三十餘年矣六月間止一子一媳相繼而死至九月念六日夫婦同夢其子媳歸家子身穿白衣腰繫黑帶媳身穿褐色衣云吾二人向間壁索子舖夏家投胎爲狗求來看我認我衣色可知也夫婦驚醒卽晨起往夏家而夏家夫婦亦同夢此二人至家問之曰汝隣家吳姓子媳

緣何來此對曰吾二人向汝家投胎求汝憐念未畢又見兩男一女突入遂驚方早起而吳德甫夫婦已至問夏曰汝今媳坐蓐乎夏曰吾兩媳皆未懷孕夏妻忽笑曰吾家止有牝狗方産耳其往視之則果生三牡二牝内有二狗果類夢中衣色因泣而告其夢彼此駭異二狗離乳吳竟携歸至今尚存吳蘭璧言

猪狗託生

蘭璧自言康熙壬寅八月在江干中沙某姓香行內寓宿五鼓聞衆人叩門聲甚急店主疑爲盜賊遲開門滑

十腊中覌之見門外一吏點名其十三人父有李持棍驅入屋後復有四人亦將驅入吏喝曰此四人係閒壁王賛明家去者卒持棍逐出少頃寂然無聞近明視屋後豬圈中生十三小豬往王賛明家探之則其家母狗下四狗子矣

爲子索負

杭州吳元甫者誠厚人也明崇禎十七年同郡河南監軍道陳永明爲元甫之親謝任歸家有軍校王姓者送歸因河南寇未平王有千金不敢携歸寄吳元甫家

而去約平定來取鼎革之後杳無音信元甫即將其貲經營家漸裕矣順治乙未年生子名鼎盛自幼頑劣長更桀驁不時與父尋釁元甫隱忍聽其花費至鼎盛二十歲生日元甫爲子設讌并宴親友是夕令鼎盛于房沐浴適元甫自外入遥望見浴盆中人即前寄銀王姓人也因大驚悟即設席南面請其子坐其子不肯元甫曰汝坐我有說話強而後可遂告其子曰汝非我子也汝前生王姓曾有寄銀之事久無音耗故我權爲營運非我設謀吞騙也我所有家貲應歸于汝我已閒[illegible]老

可矣遂以帳目鎖鑰之類悉付鼎盛鼎盛聞之亦覺大悟叩首謝罪從此自新作家孝養其父終身至康熙乙丑年爲戸部從事迄今尚在蘭谿云

賣壻之報

海寧茶磨山有庠生許濤者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百計無可奈何一日忽商于父曰壻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以爲上省之資父以爲然遂囑媒嫁之豪家而鄉俗嫁娶婦者里中豪有皆得染指許生所獲止五金耳方挾資赴試其妻即病狂作叔語曰汝夫求功

名乃爲此滅倫之事吾亦必拆汝夫婦怨焉不休者數日其父爲祈禱醫藥間而濤入闈即覺精神恍惚初場夜半忽見其叔來訴纏擾草草畢之稿而出第二場則日間閉目即見之至晚嗔責愈厲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比至寓病劇不能終塲十七日買舟踉蹌還離家未十里死于舟中訃至家妻病始愈祝柯亭云

殺僧冤報

康熙甲戌松江朱涇曹村曹某素豪于鄉擇人而噬性不善刀筆每以爲恨偶一日有僧來化緣乃其近里之

人詭為詞狀曹與語甚相得即留至家凡有詐害之事悉與商之資其寫作屢數年而所獲皆歸之曹僧無所分僧積忿求去且有所挾制也曹懼其宣布事露密與一僕謀殺之僧知之遂逃于竹膺中僕求得之僧復逃身逃于牛車棚屋之上僕又蹤跡得之主僕共擊殺之隣里懼其勢不敢出救乃投其屍深浜之底未幾有僧亦來村中化緣人鮮施者僧頗出怨言一童子謂之曰汝何敢乃爾倘遇曹老相公必殺汝矣僧曰人豈可殺乎童曰前月某僧與曹老相公不合殺之如一雞耳僧

亦奸徒遂言此我弟子也向聞在曹宅供養故來求之今聞被殺我當索命即鳴之官檄縣曹某計無所出與朱涇程某商之程某之兄號吉文者為武進士世家巨富程云此事給我兄二百金我自金即無事矣曹欲以田為抵程不可曰我兄因甚多豈欲汝產有王牛頭者乃監生執贄我兄門下且與文都厚某正欲買產汝以產與王以銀與我可也曹如其言及僧詞告縣縣訊口供問其徒年貌出門月日俱不對又無蹤証欲治以誣告之罪僧脅騙程安慰其徒而不與言又曹亦自晝守夜

矣無何死僧之親族訪知其姪久在曹村求尋之聞有僧入告理之事其叔詣曹訊之曹不為動叔遂告之縣程為執前說寢其事叔又訴于府府檄縣嚴查訊之地方有知其事者引至屍處求得一屍而無首有右手而無左手獄愈不決遂解之臬司臬司諱承審者拘曹主僕禁之獄經二年臬司陞廣東巡撫凡獄中囚無證據者即與銷案釋放將放之前夕王牛頭忽夢差拘至一大衙門懸牌候審者數起內一起首犯曹某次曹僕第三程某第四程吉文第五王牛頭告僧某少頃銀鐺而

入一一審鞫牛頭亦不甚了了而不敢問審畢忽聞傳旨云曹某主僕立斬程某立絞程吉文其弟影射詐財未經入手不知免罪王牛頭亦係無干俱行逐釋醒後驚異後聞放囚之言以為夢境無足憑信不數日忽聞曹某于獄中發狂將其僕踢打咬嚙遍身重傷而死曹亦自搏其胸扼其咽喉七竅流血立斃王牛頭始信夢之不妄遂至朱涇探程則亦于昨夜見一僧持索入房即患絞腸痧死矣程梓園先生言

完姻之報

海鹽辛生王汝諧家于城南之余山有田數百畝每年
以役事與生書張某往來甚熟張女殊色已許字矣而
張以盜用官粮事累借官僕銀十六兩以女為抵官僕
利其色責不往索逾三年計其子母應三十餘金張不
能償遂欲奪為妾張勢莫抗方在窘迫適汝諧過其門
見舟輿雜遝詢其嫁女也入賀之見張夫婦相對哭泣
詢知其故婉諭官僕反遭詬辱汝諧怒曰汝雖勢豪然
欠債止須償耳寧有奪人有夫之女者耶官僕曰渠原
以女為質今不能償得女何害汝寧能代償之耶汝諧
奮然曰吾雖非素封諒亦可完此事遂拉官僕至家計
子母悉償之事得解而女獲于歸矣張夫婦泣謝汝諧
亦無得色明年丙子其子顯一遂登鄉薦人以為陰德
之報俞叔音言

殺鳥之報

石門南前村民俱習鳥鎗以射鳥為生凡用兵需鳥鎗
手即徵調充伍有錢漢冲之者技最精百發百中生平
殺鳥不啻數萬家亦稍溫未幾死號呼痛楚如中矢石
以手遍捫輒云此處有鐵子痛不可言以針挑之少減

如此挑撥數日身無完膚而死

勸賑再生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天祲顧遺崑山諸生郝鼎同甫里
紳士者碩設廠施粥其規條視他處加詳經久靡費全
活尤眾其夏疫癘大作鼎病劇氣絕恍在萬頃波濤中
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入首
龍形鼎哀懇救援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恐大凡君子
小人人品不同為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為不
可以無禍之惡而為之尤不可以有禍之善而不為有
福之惡而為之余嘗救汝乃振動鱗甲水勢分開鼎氣
始蘇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
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內命將士送至新墅大石
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泊歸耳聞眷屬悲號言已氣絕
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次子亦罹厄而並瘳

識面索負

秀水某姓者貿于吳江偶泊舟次見一人持拜匣入
其舟揭板置之而去不及問姓名去久不來某取匣視
之銀也遂移舟他所次日徑歸遂成小康越七年復泊

舟至所忽見前置銀人來審視而去某急歸避迹不數
日遂病本境土地見夢于廟祝云某欺匿吳江某銀令
彼告發吳江城隍關提汝論某可助尾一萬我且爲之
回文稍緩其期令其從容處置家事可也次日廟祝往
求施尾不敢言及其事某不允遂晚某忽狂言曰汝取
我銀致我悶恨而死七年後纔尋得汝我肯饒汝耶半
夜負纍纍其人之舟與失銀之舟相類同泊一處彼人
誤認已舟且誤以某爲舟子故委之而去後乃知爲他
舟給去故至死不知姓名至七年後識面而始報也歟

獨隱微寧可欺乎此康熙七年事宋稚圭言

誣良慘報

平湖縣丁卯舉人徐進爲淳安縣令胡諱就臣分校所
拔士是冬徐至淳安圖公車脂轄之費先是淳有富人
某被盜邑捕已廉得七人富人復賂捕役彻其素仇三
人在案功令凡强盜情眞皆立決胡公嚴鞫七人已吐
服三人者苦刑不承富人慮其昭雪爲已害百計陷之
胡公終疑不敢定富人聞徐至爲邑公門人遂盛席延
之且致折席四十金因訴已被盜始末且云三人者乃

積猾故掠不服若併殺之則邑中盜賊根株盡矣次
日徐謁胡令飲次見胡若有疑事不決者因叩其故胡
以此案爲言徐素貧感富人之贈且不察三人之冤遂
以富人之言告且云訪之地方輿論如此胡遂定獄得
報俱論斬次年胡卒于官徐亦下第歸因往淳奠胡入
署之日適值決囚詢之知卽此案遂驚悸寒氣淅瀝以
病歸三人卽隨至家徐遂狂言皆三人索命語父母妻
子破家祈禳許爲超薦竟不能數日而卒徐殿臣言

施錢延壽

杭州天開河姚鳳堂爲人素不良武斷一方人皆惡而
畏之偶有老童生王鐸貧無立錐謁姚求其薦館姚忽
有憐之之意遂延至家令自設帳給其衣食三年本坊
土地忽召王爲書辦每赴召則昏然如夢偶一日在土
地祠辦事見勾票有姚名王卽泣叩土地求其救免土
地云我只是奉行衙門如何可免倘此人有善行當爲
申救耳命取姚善惡簿視之但見此人惡蹟累累土地
怒曰此人速宜拘解王再四細閱冊內註有某年月日
某寺僧某往某寺歸至某渡無渡錢舟子留其坐具

僧苦求不與，姚彖代僧懇求，終不允。王訴白土地曰：此一善甚大，可以申救矣。土遂爲詳請，俄得批回云：渡僧善行延壽一紀。王喜極而甦，亟至姚處，則姚已死，將欽矣。王既不敢泄其事，惟臥屍側，仰不得歎。少頃姚甦，命所妻子環而拜之。至今二人尚在，然王亦自此不得復爲胥據矣。此康熙十餘年間事。

土地斷事

石邑有鍾姓人與勞姓者同里，鍾輔勞某狡惡，數欺之，累沒其貲。鍾恨甚，欲訟之官，會勞與吏胥善，衙門情熟，

不能申理，乃作陰狀，訟之城隍，焚之城隍爐中。數日無報，鍾亦不置懷矣。勞一日架舟至嘉興，而及石溪鎮，忽有一官踞坐船頭，土地坐而其桅遽舟人不信，又忽言城隍有命召至矣，遂歸，道癱而死。鍾與勞隣，聞之，誠勞于門，告狀作亦將死矣。然告揣罪不當死，其勿驗。半夜果死，覺身至城隍廟，入一門，見人傳呼日某人狀以發，令觀，顧土地曰矣。遂至土地廟，見被犯于証俱在土地，呼入庭，訊勞欲證其誅，土地命吏取冊示之曰：所告俱不虛，到此不比陽世，總無容狡飾也。問吏

負去路殊不甚遠，一丈二十步云，且即至隅開空苗即逐出，避力出門，見其無人，俱在爲之，勢苦如不能生，其舟送歸抵家，力弱不能登岸，其祖父曰：可努力。一跳即到家，遂相與共推之，若墮崖谷，驚起，屍蹶然醒矣。因探勞亦復重生，但腿足痛楚，不數日跛其一矣。其于証爲某人，則其人是夕若一夢焉。此康熙二十六年事，俱稚圭言。

殺女慘報

嘉善曹鑑平字掌公，妻陳氏性忍酷，生二男二女。一日

晴聞門外鼓樂喧甚，出視之，乃送奩者，妝資頗豐厚。因自念吾有二女，使奩飾如此，兩男何以爲生？時幼女甫七歲，鎖之樓上，絕其飲食，乳母憐而竊食之。陳怪其半月不死，偵知，遂逐乳母，封閉愈嚴。其女號呼哀慘，置若罔聞。女闖樓下飲食乞哀，無所不至，竟嚙樓板穿一穴，俯窺慟哭，人不忍聽，而父母兄姊飲啖自若也。及餓斃時，食縈袄但盡。未數月而長子患喉痛，如人扼者，忽空中作女言：汝懼嫁資，枉殺我，令汝一家死，甚于我死時。長子頸腫如斗，不能食，餓極，取一汗巾，吞其半，以手引

之心肺皆出而死次子復病噎膈食不得下口中又作女言索命陳乃哀懇願多作佛事禳解女曰未也我最後取陳氏耳次子亦餓死長女不一月亦病不食而死掌公遂得驚悸之症不數月又不食死陳氏方痛悼間忽晝見其姑同夫挈亡女詬責之狂易不食其死尤慘死時長男有遺腹一子親戚惴惴或幸以爲可存一線矣不半載又死僅寡媳存焉此康熙念九年三十年事嘉善人盛傳之

殘屍之報

湖郡有醫楊某善諧謔并弄戲術人呼爲楊白嚼康熙念九年欲製外科奇藥託土工覓新屍夭殤盈值土工挾一女屍遂劈剖其首夜靜携至楊舍楊啓接之藏于門側是夜皎月映戶見此首漸長至丈餘髮皆直豎楊大怖強取首出門投之河中復躍出水向數次楊驚絕蹶躄而歸比曉語人言未畢死矣吳玉山言

曹大將軍

杭州大商汪爾泰世業鹺巨富又中武進士康熙十年間于北關武林門內搆造大園窮極土木旁有曹大將軍廟爾泰古帝廟者旋其園錯壤爾泰亦占其餘地以廣園池一日偶騎馬過廟見神呵之鞭撻其背昏暈墮馬舁歸言其故即斃僧慧萱言

城隍審盜鑄

嘉興北門外有私鑄制錢者引一富人爲援有一人欲分肥不遂首之秀水縣鑄者富人賄屬其事首人恚甚復控之臬憲縣案問誣反坐首人又控巡撫又問如臬司首人恚極遂至杭府城隍投陰狀未幾鑄錢者死首人亦死三十一年六月有市人張某者至城隍廟拈

香拜不能起衆視之死矣舁歸半日復甦曰好看好看家人驚異詢之曰我至城隍廟拜下如夢然見城隍方審盜鑄事首人重責二十板首人曰我非誣問誣陷官屈訊故拚死投告反受重責何也城隍曰私鑄固有應得之罪然汝出首之念不過因分肥不遂故挾仇首告欲噬數家于重典設使問實汝心何太忍耶故我誅汝心耳其人言畢爽然若無病適王張一清言

慢王天君受譴

康熙癸卯孝廉施鑒范字韓文人品秀異人皆以大物

期六節事前友偶赴道于府試與遊虎邱無所取因在
城隍廟中大殿前取香案作文歸即昏亂作王天君言
爾輩小子乃敢慢我擅取香案罪應死見韓友爲延醫
調治不痊曰吾作神責備諸韓友遂請道士于天君前
禮懺謝韓友拈香拜叩私告曰天君爲聰明正直之
神居清肅之府吾弟因赴試無桌暫借香案一用亦
不爲褻天君何責之深耶未幾施全數友至武林回舟
夜月皎然乃其艤舟將宿忽迅雷烈風驟至堤施一舟
至外港霹靂一聲火光燭天群往救之則施伏船頭已

信徵錄

神凝矣歸亦作神語曰汝前程遠大高第顯爵今汝爲
無知之弟友來責我我已奏上帝削汝祿位壽亦不永
矣無何病少間遂謁選得四川一令將之任前疾復作
而卒汪秋白言

陳打銘 打音窩入聲

吳江縣盛澤鎮陳姓世業打銘康熙癸酉春有一子九歲
患痘陳至痘神前俗號痘瘡老太者許願醮保未幾竟
死陳痛憤之極至廟中將痘神掌擊數十棄其像下增
補之五月初三日陳忽昏暈至吳江城隍廟城隍責之
曰汝子命當死何乃觸犯正神今痘神控訴罪所不免
到責陳二十板陳見痘神亦旁立憤怒未息猶嘵嘵
不已城隍曰汝無憂絕嗣仍此子非汝子乃汝之冤對
來索棉花債者今債完而去神何責焉陳曰小人三世
小營未嘗營運棉花茲恐誤耳城隍曰此又汝前生之
事如不信五月十七日當拘此人與汝對面汝方無辭
耳陳遂醒而杖痕顯然猶覺甚楚也迨十七日果復如
前昏暈仍赴城隍案下呼其子至則絕非其子形狀矣
恍悟棉花因果爽然不誣醒後遍爲人言之始知冤親

信徵錄

業對非偶然也

負義之報

鹽城孫一致順治戊戌探花未遇時甚窘有同鄉先
達某公周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官部曹時給其費
未幾某公陞雲南監司值吳逆變亂遂陷賊爲其所汚
逮吳逆殄滅某公自度必罹刑憲遂逃歸聞孫丁憂在
籍遂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爲航海之計孫佯好言
留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當受
賞註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

受我恩不少我急而役汝縱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稽顙耶如是晝夜不去孫畏惡之遂鋸其牢鬼即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遠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膂孫即大痛不能坐起臥病床蓐若風癱然癸酉年尚在江秋水言

活囚之報

毘陵許維楨侍御青嶼之子爲楚鍾祥令有強姦其媳者媳不能拒然甚愧恨適父來哭訴之其父遂殺其翁父女俱問重辟在獄值夏包子之亂因俱越獄而逃迨事平許令出示招衆內投監且引某律之例准其減等免死獄囚多有還獄者父女亦至許令以此案具詳臬司求其循舊例免死臬司不允許令恐欺囚心甚惶惑其幕客江某力勸許令請之撫軍令恐觸憲怒因循未果而此囚即日起解矣江乃焚香祝天爲令作一稟啟委曲懇撫軍諭臬司寬之強令用印自出千錢付捷足投撫臺閱稟惻然即召臬司令寬釋之囚謝臬司臬司曰非我活汝活汝者汝父母官也囚歸搏顙讙呼于庭許令乃始歸功于江矣未幾江返江南鄉試止一子尚

幼入贅時并妾稱至鍾祥署中歸途下長江附搭艘而行其子方七歲偶至船頭忽被篙纜打入江中江號呼求救而江水洶湧迅急轉盼不知所在矣與妾方號哭間而前舟見一孩浮江撈起在船江急視之則其子也詢其子云下水時仰臥波上平于袵席毫無驚恐上船衣亦不濕衆咸詫其神異江乃述其事知爲活此囚之報云江秋水言

不孝果報

平湖陸蘭史其父止生一子少頑劣不受訓至年十八五月間因一語不合抵觸父母其母怒極跪竈前訴子不孝天雷何不擊之言未畢忽雷電大作攝蘭史至枯廟中見一鬼判展一文卷命蘭史觀之但見卷中註某事某事天雷擊死蘭史驚悸不能悉記方惶懼間而家中夫婦失子互相怨悔其母復訴于竈求其放還不逾時蘭史已攝至庭中矣細問其故口不能言若神癡者至數月而愈至今尚在大改前非矣然與親友談及此事猶時作戰慄狀焉唐右公言

城隍示譴

平湖進士張虎侯之子，不讀書，貧狡無賴。康熙三十年，窺隣人某某貲，當可唆造一番，三婦詞強姦室女一詞，唆其怨家各訟之官，數月不結，密遮婦女赴齋備受恥辱，張從中爲之料理，獲利百金，得意之極。七月初一日，赴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似有人擊其背者，即刻吐血數升，舁歸，自述前事，且言爲城隍所誅譴，不日死矣。徐有林言。

女子索命

鎮海楊次恭老于文，揚人，樞誠朴，言其姪孫某寓餘杭，賣酒，已訂某氏婚矣，忽與隣女私誓爲夫婦，不數載竟娶某氏，鄰女飲恨而死，姪孫遂病，見此女朝夕索命，百方爲祟，延道士驅禳，道士登樓，鄰女坐床上大言曰：某與妾約爲夫婦，今違誓他娶，我已訴冥司，許我索償，汝何爲哉。道士惶遽而去，不數日死。次恭以甲戌夏日從崑山門人曹倩岷宅閱法華經月餘，酉刻無疾坐逝。

前生驛馬

江南某將軍者自言，一世爲官，因悞殺一囚，一世爲馬，在棧道驛遞中，雖爲馬，猶記前生事，但不能言耳。一日遇一客，差千陝嶺虎嶺驛之馬，恨甚，欲償前殺之冤，不念我本爲人，係官，因枉殺人，墮畜道，今復造業，永無超脫之日矣。作是念已，旋得病死，今生得爲人，然作馬之苦，歷歷能憶，特製軟鞍橋數百副，施棧道中，恭驛馬奔驟馳驟，皆上木鞍橋，最痛故耳。方伯王適人先生述之如此。將軍左腿猶有馬皮毛數寸，可信。

舉人變豬

康熙丁卯舉人邵某者，平湖人也，邑中富人陸米虫，因善販糴起家，得名，有二子，米虫死，長子亦死，次子名小米虫，年未二十，有親楊某爲經理家事，其人素貪狡，凡陸之錢物出入，楊悉力侵騙，歲獲數百金，未幾，小米虫與本邑姓劉者訂婚，劉富而老成，翁婿甚相得，劉見楊之不端，往往與婿言之，婿亦覺其多欺，凡家事商之于翁，與楊遂疎，楊無所獲利，計唯離其婚，苦無良策，思邵某居鄉，把持武斷，多智術，求爲畫計，邵初難之，楊許以二百金，邵遂細訪某醫出入劉家，奸而好利，劉有僕頗佼，因造蜚語，遍貼通衢，言劉女與僕通姦有娠，請某墮胎，即誘醫至邵室，始懼以威，繼餌以多金，令醫質其事

小米重尚未知也一日小米重至邵處堅拒不見久之
命至階下言汝乃娼門賤類豈可復登縉紳之堂小米
重愕然而出遍訪果得其說遂大怒訟之官求退婚令
拘劉主僕不承遂拘醫詢之醫云劉女欲墮胎藥是實
但不知姦夫爲何人耳令不察遂斷離異其女投繯者
數矣父知其冤曲慰得生遂別字海鹽彭氏劉恨甚訴
之城隍願與造謗者同死未幾劉果歿而楊已爲小米
重擇配矣配甫彌月小米重同妻歸寧忽有孩呼其妻
爲母者米重怪詢之詭云養子然遍質之則其妻所私

之子也小米重恚極不久得病死而陸氏絕嗣矣一日
楊與邵同飲醉歸中途忽大言曰此事我實造端已知
罪矣當即赴質自掌其頰不止抵家信宿吐血斗許死
是時邵方入秋闈頗得意在棘院忽嘔血數日歸即囈
語曰我今歲應中前程尚遠今爲陸米重事以二百金
之賄爲人畫策離人婚絕人嗣今即中式亦不能生見
矣嘆詫悔恨前放榜之夕死比明報至已小歛矣目倘
視家人以泥金示之始瞑及卒哭之夕邵妻子同見夢
云我爲陸某之事折盡功名壽算尚不蔽辜罰在某處

某姓爲豬豬有四五蹄白尾半白者我也速往贖之不
久將就屠矣母子相對駭詫次日邵子迹其處覩其家
與夢同以三金贖之畜之城外塔寺日以豆餅糟飼
之後其家老嫗泄其事觀者日如堵墻豕見生平所交
識輒俯首不出如慚怍者人或侮之則叫聲怒視躑躅
人猶以爲邵生褱氣未除也家人惡其昭著一夕移去
不知所終

兒犢談債

吳子星聯于康熙丁丑七月某日掉小舟入城鄉人附

舟者數人偶談怪異之事云我昨于六月間乘舟夜行
因天將雨野泊而宿月時昏黑不辨其爲何處甫就寢
忽聞岸上甲乙二人相語甲云我算來渠所欠者已清
楚矣乙云渠尚欠我一錢三分未能捨之甲云爲數不
多亦可勾銷矣乙云既如此明日騙他來大哭一場何
如遂寂然心竊疑之明早覘岸上乃兩小棺也因停舟
俟之未幾見一婦踉蹌而來痛哭云昨晚夢兒故再來
一看耳始知小兒之死皆討債者也

忠肅夢兆

康熙癸酉秋崑山徐崧容偕其弟容赴省試後至十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顧吏曰。將文冊來。既至閱畢。謂容曰。汝中式矣。亦以冊而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祖。與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發。容果入彀。譌其本房閱卷中批語並無清晰字樣。及主司刻試錄進呈。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適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與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及耄。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曩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祖治之幾溺于死。吾力爲解勸。卽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意爲神明所鑒貽福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爽也。容字介臣。中丁丑進士。儼在重慶食報未有艾也。俞叔音言

淫惡之報

嘉興東門外魏塘之北。大戶王心漢家頗豐裕。其父子恃財漁色多矣。有王喜娘者出入于心漢家。妖冶而喜飲。心漢父子咸私之。康熙三十一年。心漢與布舖中爾京伢匠會合。以十五金爲僱王喜娘半月。而扣其五金

遂引至匠處。不意衆匠甚多。此金乃朋湊之物。及至雪雨。則衆匠皆集。輪流姦淫。此婦不能當。淫數日血崩不止。歸卽殞命。臨死曰。我魂到王心漢家去矣。及一年。里中賽社演戲。心漢挈其妻女往觀。有長者王臣伯見王喜娘隨心漢之女。不離左右。心竊惡之。以爲白日見鬼。必死矣。未幾。其女與鄰人沈裁衣通。沈復引其友許姓者與女通。遂約其女挾貲夜遁。至湖州適値雨阻停舟城外者數日。三人共枕。嬉笑徹夜。捕役疑而詰之。倉皇失措。捉獲到官。而嘉興緝者亦至。遂解至嘉興縣。觀者擁至千餘人。咸曰。此心漢父子好淫之報也。邑令重懲沈許拐帶之罪。令家屬領女回家。其母責女曰。汝平日幽閒貞靜。何爲作此敗門之事。女曰。自去年以來時見王喜娘來此說親。我云我已許人。何可改也。王喜娘云。我爲汝擇婿甚佳。必愜汝意。當晚引一人至我。卽昏然爲其所汚。不一月又引一人至。我皆惛不能自主。也上船之夜。亦王喜娘爲我裝飾穿衣。強拉上船云。我送汝爲新婦。我實憒憒。及醒悟則已在舟中矣。心漢始知王喜娘淫毒之報也。遂密告原夫給田二十畝嫁之

其夫亦貧且祭其實非淫女遂偕伉儷焉

致死顯報

石門縣吳越戰場地名天荒蕩石田數千畝向屬合縣攤賠自范撫軍諱承謨題豁之後有力者佃種三年後升粮奸民佃者耕三年輙棄去别佃終無報升者以此獲利但地高無水不宜五穀每募太湖居民種瓜蔬之類而西瓜獨美遂爲土産邑令以貢上司有桀閣庫書孫子振者積蠹也亦佃數十畝募人種瓜有隣家王姓小兒嘗啗其瓜佃戶以告孫孫命毆之後小兒復來佃

戶毆之幾斃地方不服羣鬨孫宅碎其門戶什器孫即告王姓于官杖之枷之又勒令叩首賠償王飲恨而死未及一月孫午後入城路遇其人揖問曰孫相公何往孫悟其已死隨即遜謝王曰我子食汝佃戶瓜已受重毆衆怒相犯何懲我太毒耶我已訴冥司茲來索命耳孫惶懼至家即見此人同入晝夜喃喃若兩人相詈時復自掌其頰三日嘔血死此康熙二十八年事宋稚圭言

文昌示罰

康熙癸酉年嘉興學文昌閣頹圮司鐸募金修葺命四生董其事有一張姓者文譽頗盛亦與焉私以修閣料植家用是秋嘉邑有金子白者館于吳門中秋之夕夢迎浙江天榜有一朱衣者導入文昌殿前子白亦隨入見一一唱名至第幾十幾名張某帝君拊案曰此子不當中式擇下科應中者換之朱衣曰此子應中且榜已定奈何帝君曰即如嘉興儒學修文昌閣此子侵用料物以修私舍即大不敬矣竟易之子白歸猶未放榜特往覘張友則三場甚得意且詫有神助自謂高第榜出

竟不中至今困青衿中吳靜菴言

不淫之報

乙亥冬福府生員林濂少年美貌因下鄉向庄佃取租宿于其家偶出閒步歸見案上有蘭花一枝不知所從來明日見小女子出窺因問之曰我昨出外書案中花枝從何來也小女笑曰此吾姊所贈者因問汝姊年幾何何故贈花小女曰吾姊年十六昨見相公風姿秀美思欲一會先以此奉贈林曰可一見乎小女曰我試往問之未幾出曰可于東廡相候傍晚果有女嫣然而至

林一見銷魂因其談諧約以明日父兄入城晚乃可從屋後牆入內寢即其寢室當焚香瀹茗以待林如期而往則陋室精潔香味氤氳甚至榻前各敘心曲正欲成兩姓之好女亦不拒林忽念曰我已有妻彼尚未嫁一時亂之有傷陰德明歲科場豈可望乎一念轉移如氷雪澌體即婉辭而出連夜入城自此足跡不至女亦無由寄訊一病幾死林聞之亦不顧也丙子遂捷鄉書人以爲不淫之報云

救魚之報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有徽州商人過鄱湖見網戶得一大魚重百餘斤漁人索銀五錢如數買之投之湖中至七月此商同三人挾貲歸夜過鄱湖遇盜入其舟移至蘆葦中切其資將殺之矣忽一魚跳入其舟潑剌不已舟幾覆盜方驚異傾側間適捕盜船過欲求火炊飯見蘆中一舟喧閙遂往就取火見之遂獲盜三人商得不死魚亦躍入江中商人因憶救魚之事以爲報德云吳式平言

沈六飛復生

杭州沈六飛于康熙廿七年傷寒病篤覺魂從帳縫中出落地遂行地中昏暗者數里少刻微明見水土皆黃色俄見一大衙門有人引入而主者不在命沈西廂坐少定見室中蒸飯顆白如雪沈方饑甚欲舉盌取食忽一人掣其肘視之乃已故盟伯也曰汝食此則不能歸矣沈知其已死因問此何處曰酆都也沈痛哭求救其盟伯曰我以生平無過且善二王書法寫中命我寫法華經一千部圓滿之後得生人間爲狀元矣沈再四懇之盟伯因引見祖師祖師者乃一老僧眼皮垂且二人

同懇不已祖師因以手揭起眼皮視之曰汝等哀切如此我一見又發慈悲矣因命侍者往王處求釋得允即有吏領出至一關問有文書否曰無之守關者曰既已放回若復回取文書則房舍壞矣我有空頭文書爲汝填之即舉筆落墨皆成金字將出關遇其故叔曰汝得歸耶可語汝嬸早辦後事三日來此矣歸時似非前路爲引者一推而甦病良已問三嬸無恙乎家人曰近小患寒熱耳沈以叔言私語之三日其嬸果卒吳甸洪言

自知前生

臨平、老儒鍾俊友言、其友趙姓者、家頗豐裕、年四十許、與親友數人同在園中聚飲、酒酣、趙偶登假山、失足跌下、頃刻而斃、是夕鄰村相距二十餘里錢姓者產一子、生而不啼、稍長不教、其讀書頗能默記、逮九歲、其父乃庠友、試畢歸家、錄試藝置案上、出探友、歸見其文已經批點、如老生宿儒之筆、駭問家人、並無人至、因戲詩其子曰、豈汝為之耶、子忽笑曰、此我筆也、父因大喜、詰其何以不言、子曰、我臨平趙某也、因酒後跌死、不意是日即生于此、初出胞時、自見身體手足微小、乃羞愧、心雖了了、口不能言、逮長因自悔失足、且念妻子、言恐見怪、故爾默然、父喜其夙慧、因自督課、十六歲遊庠、而其前生妻子、尚無恙也、錢子欲証前因、挐舟往訪、其子出迎、覓成賓主、適見其多慮、詢其故、曰、先父有舊欠一宗、欲往取討、而年來覓文契不得、故心緒少寧耳、錢子嘆曰、試往書架某書第幾本內覓之、趙子如其言、果得前契、因大驚異、錢亦不告其故而別、後俊友偶過其村、路遇錢子、錢子如舊相識、拉俊友至家、告其二世因果、且詫其死生俄頃、世俗所謂見冥司受輪迴者、似又不足據矣、

潮鳴寺僧梅雪、蓋俊友之親舊、故鑿鑿可據也、

刁佃賴租之報

康熙三十四年、浙西大水、嘉屬幸不成災、而鄉東戶易退、每每大熟、而各邑佃戶以水藉口、無論高下、每畝止吐二三斗、而佃主因不成災、無有蠲減、嘉善有一佃戶、素號強梗、佃某宦田二十餘畝、畝收三石五六斗、僅完租五六石、餘米六十餘石、載至嘉郡、糶銀四十餘兩、得意之極、命其子看船、身入城探親、其子止十三歲、在船獨坐、偶見一人携一新鑾鼠帽入船、謂其子曰、汝父為汝買一新帽、央我至船付汝、一看汝若中意、即為裝襪帶來、汝父又要買紬布數疋、問汝取糶米銀去用、其子大喜、即以原銀授之、頃之、父來、子向之索帽、父茫然不知、詢知其故、知為拐子騙去、持槳向子一擊、破顱立斃、不唯失所賴之租米、又失其子、

雷擊惡婦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蘇州養育巷有母子二人、子十餘歲、午間風雨晦冥、雷繞其門、子懼入母懷中、雷就母懷中提出擊之、母亦驚死、次日復甦、言今春有一

有婦某氏抱嬰至堂照驗領米三斗歸途遇雨借我家坐雨久不止我因紿之曰雨大如此挈米携子難以行走何不先抱兒歸米留我處復來取之彼依言而去令其夫來取米我抵賴其米夫歸其婦自來我終賴不與婦因無據不得已哭去夫又痛扶其婦是夕縊死夫抱兒還堂中商欲告我亦以無據而止今吾母子遭殃宜也即口吐綠水至晚命絕膽破矣

好友變蛇

康熙三十年間嘉興梅里有甲乙二人相好至厚甲被

訟累下獄乙極力救之為甲行賄料理得脫既出甲知所費太多乃乙漏巵中飽不覺懷恨思欲報之而無由每曰我死必變毒蛇嚙殺之未幾甲憤恚成病飲食不進胸腹脹滿按之蠕動盤旋宛然蛇形臨欲死矣或有謂乙曰汝與甲素厚乃以財交不明懷恨至死今其腹蛇形已成子其危哉乙頗悔懼託人請諸甲願悉吐所侵設席陪禮甲初不許乙復登堂候病因自引責衆人從中勸諭乃請甲扶病而出乙捧巵為壽且以侵物所置田產一一還之在坐者皆訕笑以釋之甲遂意解一

怀有頃忽大吐赤蛇自口躍出徑奔乙前衆共殺之甲病若失錢爾載為其甥吳友琨言之穆氏謂心懷嗔毒者命終之後必為毒蛇觀此信然矣

滅蠶之報

康熙乙亥年間桐鄉東門外官莊村曹君升有蠶三十筐因其年葉貴私念看蠶未必見獲不如賣葉得利竟盡將蠶傾在三間廳屋內而賣其葉蠶饑滿屋散走求食升復將蠶撥作一堆用竈灰鋪壓其上蠶又從灰內走出升怒又加草柴其上而燒之火延及屋升家盡燬

而鄰居無恙五月間升往種田巳刻西北黑雲陡起雷聲轟轟升仰嘆曰雷豈欲打殺人耶然心窃慌急欲歸家避之忽然霹靂一聲將升擊死種田者廻顧見升跪泥中身如黑炭因共詫為滅蠶之報張瀵臣言

僧侵襯施之報

石桐村界地方有一庵菴僧志廣年七十餘頗守清規經懺所不能與北關門裝佛匠王建臣往來甚厚丙子秋僧染病危篤狂言譫語備極苦惱半月餘而死時建臣在湖州裝佛夜夢志廣一傘一包竟入內房驚

與八中某錢不數日家信來知妻產一女適夢之夕也建臣次日訪道遇唐菴探志廣則果于得夢之日死矣到家所生女啼哭不止建臣抱女謂之曰汝唐菴師太志廣也出家一世不投男胎到我家作女何也女諦聽久之忽復啼哭不乳而死是夜復夢僧曰我在生騙人經錢不爲禮誦所積五十餘金極錯因果汝又領徒來偷去我合恨得病命終時受諸苦惱因與汝相與不同故來看汝我自往汝徒家索債去也其徒在候潮門外建試往探之果生一子建臣亦不言其故逮彌月火

熾布衲薦中火起其徒家焚蕩又延燒一二十家小兒亦燒死其徒到官復受枷責臣又夢僧曰我恨已洩還要江西託生受報去也建臣爲張漢臣道其果報之詳如此

打齋飯僧投胎二則

康熙二十年杭潮鳴寺禪堂打飯僧明祚俗姓張紹興人打飯二十餘年幾六旬矣二年前忽與僧衆言曰我在杭城日久見人家婦女最爲安樂非若男子勞心勞力經營苦惱我死後得爲杭城女子吾願足矣一日偶過一南貨店張姓之家見其婦女飲食嬉笑心竊羨之莊再得病半月而死張家侍晨啟門忽見此僧徑入內室驚喚隨入此僧不見已生一女後歲餘其父抱至潮鳴寺四顧踴躍如熟遊者每日必欲一至否則啼哭不止但啼時人撫之曰明祚師父不要哭即止三歲而亡

又

紹興有朱姓者善結蒲團言其姑夫乃打飯僧轉世也紹興天衣寺有僧不能誦經止司挑飯担自五更起身以及往回口中念佛不絕但每至姑夫之家見其父飲

饌豐美即連稱好喫好喫不止如是年餘姑夫尚未生也一日午飯時其父方食忽見此僧挑担來家徑入廳堂注視食案稱好喫好喫隨進內房其父輟食入覓之家人俱不見而其姑夫巳生矣往詢其僧即以是日午時死焉後其姑夫長爲青衿但嗜飲食身體肥胖人共笑爲饞僧後身云此順治年間事也

謀財殺父

蕭山有一人販洋歸挾二百餘金將至家未及數里値晚遇大雨止人家簷下避之雨不止主人出此人求借

稱許之客入問主姓名曰張子良也主人父子代客攜囊見其重因私計醉之縛而投之錢塘江屍隨潮不知所往遂取其銀營運三年家稍豐裕無人知者後其子至前投屍處渡江偶有同舟者詢其姓名曰我張子良之子也言未畢忽此子發狂瞋目大駡曰汝謀財謀命我必殺汝報仇舟人大駭亟推此子上岸徑奔至家對父大駡作欲殺之狀父驚遁入室持廚刀將殺其子忽爲子所奪連揮數刃父即殞命鄰里執送蕭山縣此子猶作死鬼言聲聲執命且證床下尚埋銀百兩驗之果

得縣令鍛其口詞置之獄中明日提出嚴審此子已醒昨事不知也因斃杖下父子俱死人稱快焉此康熙三十二年事相士胡介山言

屠戶自宰

康熙三十五年蕭山屠戶張某善宰牲日必宰豬羊十數以此獲利性復兇暴六月間門首乘涼頸上偶癢以屠刀刮之忽風吹墜檐木一擊而首落亦胡介山親見者

屠牛之報

杭州菜市橋張屠善宰牛號小屍牙康熙三十七年年六十歲始釋業棄屠刀水中三十八年閏七月約伴往雲棲山進香比至山下忽覺心驚股慄不能行遂坐橋上令同伴先上山既而同行者在前途久候不至恐其病因返覘之則見張屠方據地作牛鳴而野中羣牛數十聚而且觸之急其掖行里餘甫入飯店仆地死羣醵金募助棺殮焉潮鳴寺僧三畬言三畬在其家誦經者也

牛報

康熙三十年間杭州白蓮寺巷口羅磨坊鄭姓家畜一牛力作十餘年矣牛老而病鄭心憐之矜念此牛死當爲掩埋不數日有牛屠見之許以二金鄭遂忘前念竟與忽一夕夢此牛來作人語曰汝既許見埋復貪利屠我我今來索命遂嚙其背大痛驚覺明日背生一瘰漸大成發背不一月爛見臟腑而斃

前生爲豬

金文通公爲通劃道時有一旂牌官自言三世爲豬最苦宰殺之後每經庖人臠割輒痛楚如生時後乞冥司

變身爲騾嘗馱一客負囊數百金過河騾追之自念客若被刼吾罪更重因奮力過河得脫而騾竟溺死見夢官云由汝一念不但得人身且有小前程也金公緣野堂詩爲人道之

自知三生

有士曾爲百夫長自知三生事過維揚與教寺語寺僧曰某一生爲馬一生爲蛇一生爲猪馬畏跌蛇畏六月暴日猪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棲魂案下伺買者過或至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魂從其多者而悵惶

四顧吾魂或浮游刀砧上或浮游湯火中或浮游盤帋側或浮游口鼻旁凡我肉處無不到戀戀不已只待肉盡我魂方釋又歸來附案下待屠兒肉一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茫然無向言畢士猶淚下如雨許蒼文放生文述其事

史立庵

古來名人多從高僧出世如房次律爲智永後身蘇子瞻爲五戒後身李彌遜爲遜道者後身王梅谿自記爲嚴開黎託生嚴即其祖母舅也近鄞縣史立庵名大成未多好善與老衲號大成者往來甚善婦臨産見大成持鉢入室跡之不見至寺問之化矣立庵生遂以名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一生持齋

册子還金

長洲縣治東有張麻子者爲册子甯姓管師歷有年矣麻子家貧而鰥十年前偶如廁見一人倉皇出遺一囊啟視之乃白金數兩也急追之其人已入縣懸比較探前銀則烏有矣號哭訴邑宰云今日鬻一女得銀數兩不意行急失去令詫其妄將枷責麻子亟攜銀至云其

銀宛然在此令問故具實以對深爲嘉嘆出俸錢三百文旌之一時傳爲義事焉越歲麻子抱病絶而復甦言頃攝至冥府見有冕旒南向坐者傳諭張其有還金一事功甚大放回今麻子年六十餘理檥矍鑠如故也康熙十八年事

自知前生

無錫功加左都督吳子元妻妹初生即能言言前生乃一老僧因果有錯再生爲女幼即茹胎素及長誓不適人剃髮居無錫女庵中爲尼至今尚在

賣貨救商之報

吳門陸采侯者伉爽有氣節順治年間某商主其家爲置紬緞諸貨與來裝行采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容不囊萸山上而反載月船頭耶商領之乃移貨貯他寓爲便行計明日攜斗酒登治平寺盡醉歸他寓忽失火數百金物盡爲灰燼采侯驚嘆語商云若貨未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啻若貨火安能及竟端賑償其值商且喜且感而別采侯與其弟後侯同居鄰居失火左右俱蕩然無遺獨陸氏廬無恙未幾再火兩鄰又蕩然陸氏

仍無恙時查鄰有高墻已傾采侯兄弟正覆其下觀者痛兩人應爲虀粉亟鋤出之見墻獨傾右若一衖然采侯兄弟戰慄危坐無纖毫傷也遠近傳爲積善之報許香谷先生言

殺婢之報

大倉小東門錢姓一友乃舊家子弟家頗饒裕娶一妓而其妻甚妒乘錢往蘇郡預置烙鐵熾炭中召婢責詈乘怒令兩僕婦褫其底衣而烙其私處婢即暈絕不十日潰爛而死錢歸以他病告亦竟不能察也次年值烙婢

之日其妻坐淨桶忽覺陰處大痛疑爲蛇虫所齧視之無有也痛漸不可忍內中腫潰膿血淋漓百治不痊晝夜號呼每夜見此婢披髮攘臂牽挽詬詈不得已實告其故追薦禳解不驗私處洞潰而死又次年錢生復娶妻坐同來爭鬬未幾亦死醫生王升谷言

放生延壽獲嗣

京口周子秋在櫃曹月旁長安米米蟲糾結一處揚落地則羣蟻聚嘬之無何雞至則蟲與蟻併葬雞口其夫人沈氏憐之令奴子每將簸揚先置箬于地掃蟲即

聚蟲貯甕中併貯糠糟于甕爲蟲之糧滿則更之初弟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爲雞蟻所殺耳乃至秋皆羽化而去初沈夫人消渴病甚醫皆袖手勢已待盡子秋因以此事懇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夭折者後病竟愈且更生丈夫子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嘗以筒貯蛩其中更貯綿絮以溫之然久亦飢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爲青蟲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邑令子再世

武進士戴枏康熙三十九年任蘇州守備駐臨武縣有

長隨陳忠閩縣人也其父母居□於治之側時縣主幼子殀亡悲痛之甚殮時左脅用硃筆一點背用縣印一顆爲記冀其再來陳忠適以殮日生紅記宛然縣主聞之易感令受求爲己子時忠父母亦小康又止一子堅執不從後縣主去任陳姓家亦衰落父母歿後忠遂飄泊至楚投故君親隨食糧每以硃記示人云十八歲後罰文始漸糊且怨父母不與縣主爲子致有今日或謂之曰君可轉移造化則汝前身不必死矣如汝命可富貴則在陳姓亦可富貴汝命合貧賤即送縣主亦貧賤也忠亦爽然因知輪迴託生之事果有可信而其所以然之理終不可解耳

曠園雜志序

昔李肇作國史補云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可見古人讀書者書皆有微意寓焉若獨異之載□□□□今人好古□多茫然未復披覽安溪博覽廣見□□於書爲世道人心之鑒誠乎家的寶崖天姿超絕□□能詩文學贍而才大更淹貫經術今之良史材也□□不得志寄跡四方應賢士大夫之聘凡遊跡所至□□山川人物鬼神與夫忠孝節烈奇異之事□以得之傳聞或目擊感觸即□□不以筆
昭代輒多紀載必徵必信用昭勸懲以補正史之所未備可與神異經博物志諸書並垂不朽匪徒搜神志怪惑人聽聞已也寶崖著述最富其鴻文鉅筆舊有桂蔭堂集行世海內名公鉅卿推重既久即偶爾遊戲翰墨秖山海中之一丘一壑有非淺見謏聞者所及行且致身石渠天祿間排纂國史爲一代大觀豈直此區區雜志云爾哉余讀而愛之亟勸寶崖出其篋衍偕諸說鈴卷袠以資博雅君子欣賞云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嘉平月愚兄震方青[illegible]序

錢塘吳陳琰寶崖氏著

友代爲神

蔚州魏司寇象樞父諱卿號文臺中年尚未立嗣不事生產夜半夢一人排門而入手持符云上帝知公廉勤命監獄祠數人趣上馬隨至獄祠理工役簿書畢見架上卷帙堆積公索觀諸吏笑曰此人間壽祿秘籍若久任始得觀耳魏曰若我壽祿能與聞乎吏曰六十後百年前相去僅二十齡子二孫三封贈有加魏聆語人曰

生無逆理死何爲神夫復何求但後嗣未立如先人何友人施紀環曰使冥數可移吾願代之魏曰勿妄言甚我貴也須臾與風捲施頭巾入雲端數日施死魏自此不復夢矣後一一如夢中言

先祖中丞公明天啟間以進士起家新城令時文臺魏太翁同官新城爲人盛德長者凡公家之事先祖左右襄贊相得最深臨歿執環翁先生手而囑曰不可忘了吳大爺康熙己未震方選庶吉士時環翁先生爲總憲風裁高峻不輕延接震方謁見詢及家世先生述太翁語并述與先君庶常公壬午同上春官氣誼甚篤相對泫然因命公子無儀拜序世好慇勵諄切謬許爲有用之才是秋震方以先母徐孺人六旬請假先生贈詩曰盱江世好閩先子越水爺家見女師昔日艱難忠與節顯揚正値 聖朝時令先生往矣世誼疏濶閱家寶崖所記知盛德之報不爽而震方蹇落無用有負先生期許爲愧疚云石門吳震方附誌

投崖不死

吳秀才紹宗字昌新城縣梅溪里人父道隆病久痺不能起前後血漉下醫莫能愈紹宗惶恐無所出將謁太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血書疏獨行三百里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家明晨升殿焚疏同寮邀遊着棋峰路經崖所越次前行欻然投崖下一時傳駭聚觀道士使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奔崖所呼曰誰云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及視之果然方紹宗之自投崖也立空中開目視足下

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三鬅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晝、記歸書紙、食汝父、因叩頭謝、不覺在殿上、時萬曆戊午正月十八日也、紹宗疾走歸、父再絕不能言、如命治之、空中皆聞香氣、甫入口即言曰、是何藥耶、其疾若失、後父年九十八、在本朝無疾而終、

割心救母

梅溪東四十里、爲南豐縣貢生趙希乾、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

李後主後身

會稽金煜、字子藏、一目有重瞳子、其母弟馬玉起挾粵東一扶乩客來、見煜驚曰、此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太君詞而善之、願爲之兒、其遭逢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戊失乎戊、識之識之、乃呼玉起命繕乩以筆書一詞去、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主亦名煜、故妄言耳、及閱陸游南唐書曰、煜一目重瞳子、乃大駭、後煜年十九

中順治戊戌進士、授鄒城知縣、康熙庚戌罷官、甲戌死、成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殞得失、果皆同、

好生成神

江西太學生羅含、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真定梁氏、一日感暴疾、恍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而出、儀從甚盛、羅覘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手度珠、驚心知爲正神、不辨爲誰、傍有執卷而隨者、乃羅亡友錢塘洪貞孫也、因詰揖問無恙、外即叩車中人、洪微哂曰、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聞耶、羅故聞柴名、趨向長跪、以功名請、不應、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沆、施侍講閏章、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遂重刊所著放生戒殺二文行世、柴諱紹炳、仁和諸生、兩徵不起、時論高之、

星隕二石

王岡、在廣東潮州界、一星隕爲二石、大者八十餘斤、小者二十餘斤、小者墜于田、大者墜于魚池中、旋躍出復

隧於田陷土二尺許、石色黑中有金星、今貯潮州府庫、康熙二十一年事

嫚詩沉水

杭州蔡可宗、隨父仲敷司鐸衡州、過鄱陽湖、可宗題小姑廟詩有狎語、其夜泊上、無柝聲、詰朝官召巡役詢之、曰昨夜見有冠帔者立船頭、我輩謂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惰而誑、亦置弗問、開船風陡發、闔家俱沉、

神像自燬

宣城景德寺、唐之開元寺也、寺有地藏殿、旁列十殿閻君、新象成而舊象僅存其一、則寘諸座隅、一夕自燬於火、板壁上微有焦痕、前數日每晚呼救火、側近居人無不聞之、及出戶四顧無所有、

孕婦產鼠

去宣城百里曰黃池鎮、居民周咸熙次子婦有娠、產鼠八九、無毛色白、以上二則、朱贊皇述

僕代主死

傳從龍閩良家子、幼隨仁和縣令張玉甲、張延趙驪淵於蘇、傅方十齡、為伴讀、學詩能畫、張去、傅隨趙、乞得之、依倚膝下、無嫌怨、康熙己酉、趙登賢書北上、路至德州、趙病甚危、傅泥首嶽神、撾鼓請代、時廟方演劇、聚千萬人、皆為泣下、既而趙病漸已、傅不三日而歿、趙痛甚、攜其柩附糧艘歸、題曰義旅傅從龍墓、不敢以僕從視也、傅有詩云、岸低因水濶、山小帶雲平、頗有致、惜遺集不傳

仙乩示異

錢塘吳復一、少年成進士、早歿、歿後三載、降乩於西湖定光菴、自述呂祖導入斗宮、作桂魄仙、掌人間祿籍、為

亡友鄭立槐僚屬、鄭丁酉舉人、歿於淮水者也、所書字畫無異平昔、有請醫方者、輒奇驗、父若弟往訊之、但云負疚天倫、不勝悲愴、更示格言六則、一曰孝敬親、二曰修陰功、三曰謹言行、四曰不出囂謬之談、五曰為人正直無罔、六曰潛心用功、一念不外、六者備而天祿至矣、

女化為男

當塗楊璟字希周、持己正直、不肯詭隨、會兵亂、嘆曰吾祖宗丘壠在焉、安忍棄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隴、兵見墓上有衣冠者、奔執之、楊遂赴水、子甫十齡、

自休陽見父溺水號哭奔投水時順治丙戌三月十六日也從之父子兩屍攜手浮出如曹娥江故事妻陸氏悲慟伏絕因妾有遺腹遂破涕言曰吾夫庶有後乎吾死誰爲撫朝夕飲泣誦佛號夜夢佛賜一子醒而識之未幾妾乃生女陸謂無復望矣丁亥春聚族人分其產張氏不忍議至小祥作佛事大會親族丁亥三月十六日也散齋之夕女呱呱哭不已妾張氏抱女就枕張夢壓不醒陸疾呼張若無聞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矣驚呼家人見其向日身體如故惟私處已具人道其旁

血痕尚在也家咸詫異謂前夢不虛至佛前爐拜更名佛賜次日觀者塡門斷令張某取兒庭鬮之果眞嘉賓之計變身之日即去年父子死難之日或即十齡殉父之子再現身也宜城爲君說目視其事

代贖女

仁和俞司馬顥督餉揚州有故官姚某公子久客幕館不能其老僕賣公之女爲人婢業從主遠宦者數年矣道公子歸憤甚訴於俞俞訊僕置之死公子又貧不能贖女俞捐俸代贖歸公子高其義

平苗神助

永年王大參讓鎮黔由丁未進士任城步令城步故連粵西峒苗楊懋龍嘯聚千餘人誓以七月七日侵城步先是王陰募鄉勇數百人秘授計屆期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直搗巢穴有左道演符咒皆不驗皆手戮之餘黨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生擒數百人訊賊曷不奔竄僉云空中有赤面長鬚大將乘白馬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旋問我軍所見無異公大驚悚振旅歸亟詣關帝祠仰見帝面汗浹如雨若甫釋甲狀邑人作平

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苗患自此遂息每歲七夕必祀帝不忘神助云

歿爲城隍

吳縣郁進士裴字肇名少爲諸生家貧授徒讀書作文外弗問戶外事順治丁酉舉於鄉時南闈貨緣事發詔覆試明年集京師試以詩賦領解郁少不習詩是日詩賦成有古意試春官不第歸仍授徒未幾江南撫臣以誤課綱紳士悉褫革郁以註誤名隸籍中憤甚走京師控於部然不攜一錢部勿與詳也歸益貧仍授徒讀書

作文無少間康熙十六年東巡扈從得賜復會試成進士年已六十五矣性質直無城府遇人無貴賤輒率意與語無所諱飾有所拂亦無假容然溢於口欲言則曰赤赤或嘆之曰先生赤赤也鬱怡然嘻呼之輒應館選名稱殿讀而歸仍館於門生家辛酉春忽病未幾死死之前三日謂子若婿曰夜為嶽神賜宴命我掌書記若等宜往廟謝又曰日昨上帝有使至勅下矣又日曰頃見攜冠帶至者曰某縣尹趣行衣從已備我當去遂索筆書一紙付家人投筆而逝先是吳郡胥門有范髯者自[illegible]身為吳邑城隍隸病疫死死三日心微溫後始甦曰[illegible]矣將為鄒進士起身累我足三日不得停家人叩之曰鄒為泰安州城隍迎官者皆山東人本縣城隍餞行我攝是差三日今早始發刑去而鄒適於是日卒

僧合樹中

蛾眉縣南七八十里許至天門石門首有老僧樹昔老僧坐禪樹下兩樹合僧在樹中至今存

死婦附身

遼陽胡士梅官洮岷副使只有鼎容余尹者紹興人也兒媳為[illegible]商[illegible]蒙古職貢事以[illegible]京若定罪下獄追本尹奉父命採於遼陽但不能歸寓兵子家兵婦劉與尹私丘死劉遂歸尹尹兄鄂之後選其永平尹以咸陽幕男新王氏家焉順治丁酉冬副使聞繼母訃供佛方設壇尹對食尹忽棄筋若佪臥不語副使持其手問之尹掉臂曰不便哭聲嗚嗚曰我來甚遠副使怪之曰我劉氏行二乳名二姊即起作斂衽狀令副使遠坐哭訴曰氏之獲遇于尹也初未嘗踰閑檢以貽婦道羞別後始則囑謹守再則令改嫁節有所寄為氏兄所匿而伯又覬為路人遂窮餓以死訴之閻君閻君准查守候之苦十倍於陽間言至此嗚咽欲絕因又述與伯與兒兩折狀伯奪算兒算各三十亦奪算至尹乃檢姻緣簿閻君曰汝與尹前緣未斷尹負汝當減壽六年氏大慟曰緣未斷何遽促死曰遲左殘離時乘十二齡之子餓死於路汝應受此報復懇查尹註籍曰尹有小善卻無証據誰捨麻容銀五兩欲還之阻於婦不果然司命已奏天曹矣氏今往生咸寧丁家灣馬家為女尋至咸陽又至洮岷為門戶仙絕者旬餘今日哀求大士得入懇以

自無殆於尹并以告爲婦人者不可輕身於人而爲人所輕也言訖淚下者三尹豁然省詢其所以不知也述斯語以告尹則以爲不誣云

殭屍納被

康熙二十二年繁昌方某字于且客魏康孫宜平縣幕中明年方卒厝於某寺傍隙地又明年方第三子濂至宜平貧不能扶櫬寺僧勸其舉火濂不忍日夜哀號夢父告曰余思歸久矣汝以被衾之余當歸覺而異之啟棺視果殭屍也遂將屍三摺納襆被中負之從陸歸每

投宿則擎犬環向而吠卸店主人窺破則露汝將抵繁昌則屍重不可負矣

伏雞變雄

繁昌吳士明家畜一母雞生卵已久忽化爲雄冠漸紅而羽漸長縣令虞化聞而取觀其家竟無恙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事

大珠現異

順治間漳州平和縣范某偶他出其妻夜起見臥室地上紅光亂滾遂撲得所藏冠子蓋之取火視乃一大珠

藏之粧匣匣惟一貲而已明日夫歸其啟視得貲無算貲竟而珠現其珠色紅光彩燗爍大驚異意其爲聚寶珠也因試以銀錢等物無不皆然其璧頓奢因移寘大衣箱內然所聚僅如粧匣中不增亦不減因復寘粧匣中然須妻試之始驗若夫則否妻亦須至夜始驗若日間則否故其妻製錦囊盛珠日則佩之夜則寘粧匣中不二年遂成巨富偶戚堆與家言爲其父邀藝及啟囊中無所有惟白蛇一條向無眼見風忽化爲水未幾其媳爲姑浣衣入沸水中矢解揪珠珠遂失光試之竟不

驗而家道亦漸落矣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出雲獨奇山故時茶在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山寺時爲僧採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褌織爲履比其足倍長躝曳之行或挂之杖頭或食或不食時出至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不相觧因其呼爲阿顛其腹間有壘石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匿故處曰

廣禾[?]熟可與俑其食尚多虎一日噉三牛去僧歲買兩試爇之頭忽編草爲索日詣繫之至薄暮望之不見還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跳躍自喜或語僧可放之僧持至寺門引虎頸中索輒首順至數百乃聽去人益怪異之至今在白雲中

蛇化爲銀

旌德縣三都地方一田夫見白蛇張口而噴怪之揮以鐵蛇化爲銀携歸每夜重四兩聞於縣縣令程某用硃筆標封遂不加重因寄庫康熙十八年事邑人湯倘撰

述

門神顯靈

仁和王太僕之第桃符甚靈夜有人欲入爲盜忽震懼狂走抵家大啼曰王氏門神以戈橫我喉又捧其頭曰神擣碎我腦是夕竟斃自是無敢有夜犯其巢者

義犬報主

武林門外有二寡婦其撫一子子十二歲日賣𡖋黍於市里有潘三者故無賴利其頸上銀鎖誘之入水閦命妻以衣蒙其頭縊殺之縛石沉于水寡婦求弗得越三日控於縣令按驗無左計先是家有黃犬隨童子出門已而犬歸狂吠不休時寡婦方叫號失子無心理犬及是犬數數牽二寡婦裾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即如所牽以往徑入潘三之門至水閦犬即跳入水啣一鞋出寡婦大哭曰賊果殺吾子四鄰聞哭聲咸集以狀報縣典史王命人入水取其屍猶生面也訊即伏辜子死爲康熙丁卯五月初三日在赦詔後夫婦論如法

車行無跡

涿州涿鹿驛前衙百步許終日車行其上曾無轍迹相

傳爲軒轅黃帝建都時舊殿基

名筆往役

胡季瀛守太平日募蕪湖蕭尺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胡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于案牘中捕入尺木名攝之比至迸至樓中令曰壁間若圖成即當開釋尺木年已七十餘方卧病不得已爲匡廬峨眉泰岱衡嶽四大名山圖凡七日而就遂絕筆至今登樓者嘆賞不置畫與斯樓俱傳矣事與沈啟南石田相類

琉球國三教

琉球國至聖廟在久米村廟爲屋二重其外臨水爲屏墻繚以短柵如櫺星門中倣戟門之意半樹塞以止行者堂外爲露臺東西拾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內割後楹爲神座塑王者象垂旒搢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手一卷則詩書易春秋四經蓋創始於康熙十二年立國以來所未有也國人就學多以僧爲師故每寺必有童子數十人列坐受業讀書時少作字時多字皆草書無楷法而僧亦分兩宗居首里者曰臨濟宗居那霸者曰真言教首

里三大寺曰天界曰圓覺曰天王圓覺寺額爲靈濟法嗣徑山和尚所書三寺僧皆嗣靈濟法其於禪宗并如也天王寺僧瘦梅則工詩詩奉白雲集爲宗白雲集者元僧英所作俗姓厲字實存集有年獻趙孟頫胡汲序國人鏤板譯字以行然中國人購之殊不易讀之則多明初張羽詩而年序又與陽陵集所載不同仙江院僧宗實萬松院僧不羈皆工詩與瘦梅相唱和波上俗呼海山寺其巔爲小板閣三楹離立不相屬中祀阿彌陀佛左藥師右觀音然無所爲三象者惟香一握及銅片幡一掛而已幡鑿奉寄御幣四字餘皆番字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護國寺亦名三光院所供神像手劍而立名曰不動天尊廟祀雷聲普化天尊相傳永樂中貢使自京師塑象以歸有禱必應國無道士奉香火者亦僧也久米村國人書作粂邨讀作枯米所蓋方言耳彼中三教之槩如此

絕粒坐化

無錫木匠張某慕僧家清淨棄妻子薙髮立幕見孫祿者與俗無異復棄之歸日敲梆化齋人與之錢則辭粟

熙辛未六月忽絕粒弗食凡七日而逝又端坐七日而瘞初絕粒時妻爲武進某家乳母聞之挈子歸相向而哭張笑曰癡人爾來世如我足矣

崔鶯鶯銘石

唐鄭太常恒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其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犁人得之鬻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所

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爲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或傳此志銘久於康熙初年崔氏見夢於臨清州守往學宮自穢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遼遠何以墓石又在臨清耶姑存以備攷

爐烟結花

康熙二十四年江南漁人漁於江網得古銅爐一銅槃一爐一完一破有人利之持其完者質於荻江得銀二兩二錢以錢三百歸漁且詫其功案盤以酬并攫其破者後漁知其紿已也訴於巡檢司紹興張廣廣追質銀半歸漁并追破爐自留之已而繫昌令遼東李臨閎之立取質爐入焚以香香烟一縷直上至頂結成蘭花一朶眞古物也又平湖吳氏壞墻下掘得銅香爐燭槃一副爐無他異燭槃則然燭時燭上有兩龍蜿蜒游戲且聞奏樂之聲順治初年爲當事有力者取去

藤竹化螗螂

盧大令化讀書山中時庭有絲瓜架見螗螂囓其藤俄而離囓處寸許又囓之隔日囓處中間斷臃如腹已而

頭足宛然遂化螗螂而去後又在旅店見隣家以舊竹簟爲墻簟破處一篾蘗起亦化爲螗螂此即腐草化螢物理固尒或云其囓時即下子時也

猿老轉雌

廣西某總鎮署畜二雄黑猿數年其一忽轉黑爲黃勢與囊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而孕

雷擊客舟

康熙丁未四月六合縣雷擊陝西兄弟二人於客舟先夕舟子及諸客皆有惡夢疑不祥不敢解纜命舟人起視天霽無雲乃始行晚泊六合界方睡更盡狂風大起雷電交作一火龍直入艙中擊死陝西客兄弟二人餘亦有被傷者次早移舟六合舁出二人於河涯衆方設壇修醮其擊死二人內兄忽少甦自言弟兄領富人貲本行商久不歸富人怨訟我父於官監禁追比本銀父屢寄書令歸又不歸致父死於獄及聞訃諸客爲我二人收淚邀二妓侑酒各挾一妓陪宿至販油時以數簍貯水而上著油少許至中途傾倒勒車夫賠償車夫鬻妻女償之再販木耳雜和泥沙種種惡孽致遭天譴言

畢潰爛。一日，復死其船頭。二客晏然亡恙。一持準提齋，一持長齋，皆行善者。恍見一白衣道人指揮金甲神捕旗而去。

活埋大盜

永寧于總制成龍，官黃州同知日，有大盜窟宅野廟中，公敝衣願入爲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者爲誰，役曰：于二府也。及進見，卽入夥之楊二，盜叩首服罪。公下堂酌酒遍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用一樽訣別，特欲免汝曹於刑戮。舁棺至，皆活埋之。後總制兩江，強暴皆斂跡，一時稱神。

巨蟒自斃

金華金參軍光，善兵法，明末遊海外，縱觀形勝。一日乘馬登高山，有西僧亦乘馬躡其後，兩騎且相並，望見山形盡白，山腰懸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燈其目也。金將返轡，西僧曰：無恐。馬上嗚嗚作梵語，蟒左右自擊其頭而死。金歸語人曰：吾向惡西僧，自今毋輕相天下士。

床有祟

卜者胡生，父官翰林，夢道士入室而生。父卒，生貲千金，娶婦，婦携鏤金床，值百金，每寢輒有蓬帽老人長尺許搦生足，生驚語母，母恐爲祟，亟鬻於市。

能詩丐

江西李丐，逸其名字，往來江漢三十年，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丐牛肉，毳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則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人以意揣之，始成詩，飄飄有仙氣。問之輒不答。郡丞某強邀之署中，贈以輕葛，丐辭出，被葛首爲插花

滿頭，行吟市上。有觀瀑詩二首最佳，詩曰：瀑泉今古說廬臺，頭向雲居絕頂來，匯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豗。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遥看蛛網掛層臺。欲覽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澗萬峰頭，谿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碧影摇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或云：丐向爲諸生，有名，屢試失意，有托而爲丐，亦可悲已。

猪身有字

遼東董某康熙初年任繁峙令嘗言家居時隣人宰一猪褪毛時見脇下白毛成秦將白起四字又萬曆丙子京口鄔汝翼來杭見屠家宰猪毛叢腹有秦檜十世身五字其色紅嗚呼一殺降一戮忠千百年後猶受慘報爲將相者可鑒矣

代斬兩頭

錢塘馬天閑少好武有膽力一夕行西湖畔遇一人持屠刀從戶竇入且進且却如是者三馬以爲賊厲聲呼之是人摇手捧刀長跪泣謝曰吾非賊今吾婦有淫客在刃之則股戰不能下不刃則髮怒眥裂不能已已馬慨然曰果爾爲汝除此左手持其刃以右手闢戶入兩人方酣臥遂斬其頭付是人肩而去問姓名不答

訟婢得屍

湘潭陳大令鵬年初任西安決獄如神一日閩中華職守備李某歸籍坐江山船艋至西安更江船婦妬悍箠其婢一夕婢不見訴於陳云是舟上人所匿又誣舟子謗且不遜陳詰之李但云絕無他故陳疑其舉止乖方

訊居民舟子亦莫識其故蓋舊起時在江山船買劉姓過江船也李棄管弁黜欲大索居民攔阻江船水陸民皆憤恨是夜陳聞鬼哭聲從東來假寐似有人訴冤甚狀醒起鬼哭聲如故次日陳命從治東潭中撈得屍而棒痕盈體腹空無水蓋先斃而後拋棄者既欲雪後日之罪復欲嚇水陸居民重爲覓婢也陳怒欲中以法乃涕泣叩首乞免陳罰使厚其棺延僧資冥福以辱之是日水陸居民焚香謝者數千人

神筅變魚

崇禎癸未重九日杭城數友登高五雲山瑟廟中一友戲拈神筅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時日尚午筅語答以不能衆皆笑之隨下山見溪頭雙魚游泳衆共捕良久乃得因就南屏酒家命童子烹魚佐酒烹久不熟而禁門已扃矣就視釜中乃即廟中兩木筅耳

牛怪

康熙丁未五月杭城瓣教坊內滿州營一披甲家產一小牛二頭四角四足二尾產下即死鄉之街市人皆見之

刀鐵定數

劉誠意伯祠在青田縣之街衢順治丙戌有大帥督兵過而惡之下令拆毀甫墮一墻即於中得剃刀一張順治錢一枚帥見大駭乃止不毀

道士塡榜

何容菴巡按盧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塡榜即某道士也試官折卷至首名方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閉門名時已爲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

奇女巧脫

豐城楊氏女歸李某爲媳有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之丁男竄匿婦爲小校王某所得王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寵生一子未幾王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本富人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潛瘞密室今夫死妾苟使得取來妾與夫人皆富矣但妾手自藏非妾行不可必易服去往返且數月此呱呱者煩代撫之妻大喜乃擇日糧糈雜鞍韉務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旅舍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斫殺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撾家門大叱夫從牖隙瞷視見是少年軍將不敢出里老咸來問婦曰無與公等事門啟歛馬中堂踞坐索故夫聲甚厲里老促夫出夫傴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嘆曰眞不識耶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即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妝巧脫狀親鄰皆來賀事聞邑令給牒獎許曰奇女子

化虎救父

容溪黃某生三子俱壯順治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黃曰田蕪弗治奈何黃曰兒曹日親耒耜矣其蕪鄰子曰未也黃心怪明日三子出黃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袪衣掛樹隨變爲虎嗥躍四出黃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父曰父毋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刼中兒輩數日遂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檢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

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册，皆是淮郡應傷虎者，父名在第二。父曰：予何以？三子曰：弟開門，當自有策。父勉聽。三子受册泣拜曰：此皆命，勿驚家，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餌伏虎穴，身自有救父法。父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躡，過谷，卿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父竟無恙。

堯廟二松

慶都縣北關外有堯廟，二古松同根，復一分三，餘一番五巃嵸，鱗鬣盤礴，蔭數里。廟有柱銘：三皇一本，五帝同根。八隸字，松之形實肖之，謂非神堯靈爽式憑，安能歷劫不改乃爾乎。康熙二十二年，龔莘齋國楨宰是邑，既修堯母陵，兼修堯廟，其弟國祚來遊，見而異之，作七言古風紀異。

葛億頂兆

仁和趙汝楫，於康熙壬午正月上元夕，夢登山頂，山徑崎嶇，遇一老翁，道貌儼然，揖而言曰：汝非趙子乎？趙對曰：然。翁曰：汝勤儉起家，不私己有，一生不愧老友二字，天榜中已列汝長子名矣，食報當不止此，汝其勉之。趙隨叩姓氏，答曰：余葛億翁也。言訖不見，望山下燈火燭天，遂下山，行數武而寤。是秋鄉試，子殿最果中，榜次年癸未成進士，追憶夢中預兆，率殿最詣葛嶺瞻拜，儼翁宛如夢中所見，其崎嶇山徑，亦與夢中所歷無異。

寄杖妖術

明末某縣令杖一囚，囚通異術，杖皆着其署內夫人之體，痛楚弗勝。令大恚，乃以縣印印其臀間，術遂不行，因斃杖下。

冥師讓友

錢塘凌進士紹焻，為諸生日病劇，恍見冥府一役請延為師，凌應聲曰：吾才不及同學傅降孟，往請之，無凌乎。日服其太非推諉也。已而凌病愈，傅忽暴疾卒。後凌方成進士，即患疽殁，豈仍赴冥中師席耶。相傳凌與其兄翰林紹雯、鴻臚劉國顧同食鱉，凌與劉俱病疽死，翰林不食無恙。

全嬌延算

揚州陳某，少與同里三人歃血定盟，為異姓兄弟，休戚死生毋相忘。三人中陳最長，生一子，家頗饒；仲惟一女，與季有婚姻約。已，何季死，家日落，仲有渝盟意。一日陳

入城途遇君知之已殁矣居然人也問曰子猶生乎答曰否其在冥爲小隸主勾攝此舍隸勾者多人子名與焉母入城速歸治事余先渡江城兩日至陳疾嘱念生平未了無若季子婚事遂大集親故延兩家子女畢至而語仲曰前盟不可渝令析吾産二予仲次季之子二之則季不貧而君之女亦安矣遂立取貲産籍均剖而授即其家成婚焉曰吾侍此以暝也於是親故知其將死宴飲兩晝夜二日早果見前隸來門昨奉帝勅以子析産全婚特命延算適牒到免提故來慰爾語訖而滅順治己亥初夏事

兒婦同刲股

仁和錢閎柱幼失怙母鍾氏苦節課子蚤勞遘疾歲乙丑將門病劇時錢娶婦楊氏衣不解帶日夜奉湯藥三更輒北向禮斗錢與楊氏先後禱天刲股調藥以進夫婦不相聞也錢又數上血書於城隍神願以身代一夕鍾氏夢其夫曰吾見婦誠孝汝疾愈當在吾兒入泮時也自是病漸減踰月錢應試冠童子軍而母病頓愈

悟前生事

歸安嚴少宗伯我斯將殁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其座師房師及諸同年皆僧服嚴訝之諸公曰寧忘耶此地耶因問山名僧云崧山嚴忽悟曾嘱鞋於楷襯之尚未爛遂寤不數日即殁殁時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

心動感牛

杭城新橋賣牛肉家有人牽老牛過賣孫某經其門心忽動云何不買之免其殺業未嘗出諸口也次早牛自叩孫之門求救其屠牛者方訪失牛訪至孫所孫駭異告於衆斂錢贖之

童子水上行

寳應王濤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屬對曰曾男子即應聲曰徐夫人一座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也不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肯娶婦甲子秋夕命奴扁舟棹射湖中央月残望湖而如雪濤獨飲酒樂甚起望月光口哦所賦詩奴親見濤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泓哭之慟一日檢遺書有歸濤賦一篇

中有日浩浩流之泥泯悲康衢之坡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訾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淼天不旦兮奈何卑為之識云

抱神赴水

淮安張進士豹曾祖某官祥符丞署縣事時汴口決隄築屢潰張怒以繩繫河神頸自屬於頸抱而跳於河神不流淌者救以起於是一旬而隄成已復涓涓張脫冠服塞之民爭負土以築遂堅不可壞

盜剖神腹

金陵有馬狗子者善盜每乘間入寺廟剖取神佛腹臟殆遍盜腹臟製金俗所云靈聖也辛丑夏馬潛入南城五顯廟將竊其臟為里人所執鳴於織造府繫按察獄其黨斂賄營救將出壬寅六月朔日雷從獄中震倒一墻壓死囚犯七人獨提馬斃之斧下以一椽木貫其心洞出於背馬平日洞神佛心死亦自洞其心以云報也

自知壽

錢塘項少司馬景襄辛酉年五十四官京邸與幼子淞步庭中自言平日為人長厚將來無疾而終遂題一詩

於几上云三十年前得意時而今不着鬢如絲一生參影元無愧曾學先賢禀四知是年十月初八日武闈監試沐浴更衣將登輿入闈微覺頭暈復入室端坐曰吾將逝矣時延醫診之脉已絕追憶登第之年恰三十年矣先是族叔厚向館讀書嘗問叔功名何如叔云汝功名必拜相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入座但壽止五十四其後居官亦相志殁時果符其言

兎救婦難

順治辛卯秋山東道上有少婦偕夫策蹇至深僻處為數行腳僧所掠殺其夫縛婦樹間使小沙彌守之將俟晚挈之他去適有卒數人過其地有兎驟起卒彎弓中之兎帶箭走直至縛婦之所箭落而沒卒解婦縛詰數僧方往鎮上募化卒驟至縛之至邑遂皆伏法

冥府延師

仁和臨平鎮某生貧而無館除夕至小港閒步忽見一舟來繫樹下有一役持柬疾走訪某名某云何事役云我主人欲延其為師某云即我也接其大字柬姓吳名奎文兼出聘金二十兩詣其家某約於明春赴館役云

主人迫欲請不能待隨登舟至其家恍惚間門第巍峨堂皇宏敞但不設座俄而主人冕服出迎至書館即入內命其徒出拜問所業上書皆非人世所有問徒所從學乃詩古文也一日其徒他出赴宴囑其師云堂側廂房有門封固不宜窺伺某心疑懼至更餘步至其所啟門一縫窺見主人端坐中堂兩廊皆胥役門外有悲戚聲俱縲絏待審者已而次第拷訊其驚怖欲絕次日其徒至館云昨囑師勿往觀不意夜間潛窺今緣盡不能復留矣某問故卒不言即贈半載修金五十兩送之歸

師弟亦流涕不忍別至河干乘舟仍在其送者亦即前役也比登岸舟與役俱不見

白氣銷兵

康熙庚申十一月朔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銷兵部侍郎成其範奏曰此主兵逆速滅之兆無何滇黔俱平

桃延壽

山東柴燦官樂平縣典史舊任連雲棧青橋驛驛丞離驛二百餘里有風雲山自古不服王化每年一出城中但市山中所無者柴與相識有年問山中何所有山中人云山中有桃數株結實可延年須六十年一熟聞君將遷官當持贈惜尚未熟耳次年果攜二桃至大如斗柴獨食一桃以一桃分食家人柴既高年健飯家人亦無夭折者

義僕鳴冤

錢塘陳翰林恂父履升官景德鎮巡檢時有劇盜許大王大十一人殺布商鄭某等於鄱陽湖挾其貲竄景德販易因執親王龍鳳牌賜監莫敢問陳於一月前即每

夜聞鬼哭密偵得其巢未之發也鄭有義僕曰艮奔至景德知主人死遍訪市上布印記知為盜害以實狀訴於陳陳已預為畫策誘諸盜來一訊而服是夜鬼聲遂絕後親王提諸盜至都下良星夜入京擊登聞鼓盜俱伏法少遲幾漏網矣然則鬼亦靈矣哉非僕之義官之明察豈得白耶

富翁牛

臨川王某家素封嘗商於外日惟踞門坐則留負輒利或偶他往則是日必不利少得財還踞門焉財又至人

因號爲財星。晚年一日晝食畢，掩戶入盆中，惟一肥牛在盆弄水。大駭而出，呼家人往，而浴已畢。未幾遂病不復起。人又曰：王爲富翁牛，以牛將死故示兆云。

東嶽判官

杭郡諸生陶國鼎，年四十時，將及誕日，夢至東嶽廟。岱嶽帝手一簿授之，命陶於簿後。陶流涕云：母老無子，不能膺此劾力。奈何？帝云：汝且膺。及膺簿時，忽見受業師某跪於前，若有所請者。陶悶極，不敢膺，請於帝，帝亦笑而止之。隨至後殿，見東西廊各塑一人，其東廊者白面方巾，西廊者面黝黑，狀似陶，陶亦相視而笑。東廊者起出迎云：來何暮？候子久矣。陶云：吾實然來此，可復歸否？東廊者云：恐不能也。陶再三請於帝，帝云：姑且去。遂醒，與母及妻述其夢，妻甚恐，請廟鳴鍾，虔禱願假夫壽十年。及六十，遇前某歿，歿後每見夢於諸門人，云司某府某府爲冥判，手不離一簿，如廟中所塑像。

西解元衛劇

錢塘周通政穎，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登貢門，候榜發。周獨從鄰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場歌元曲，適聞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甚洪，周君弗聞，歌竟下場始歸，又能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偽造，余已爲之兆也。

三足虎

興化農人何三仔，有山田數畝，爲里豪侵越塍界，阻過灌溉，甚且以他事嫁禍。何憤甚，訴於土神祠，曰：願化爲虎，噉此豪肉。一日漸出，母躡其後，見入廟拜祝，聲琅琅然，才起身即變虎形，獨餘一手尚未盡變。顧見母在後，蹶躍而去。自是境內有三足虎，跳梁搏噬，平時所怨，吞啖都盡，而前一足猶人掌也。順治間事。

雷起墓下

慶都東門外有丹朱陵，縣令錢某發墓丈餘，得一方石，石有小孔如錢大，以物投其中，則振振有聲，莫測其底。既而大雷忽起墓下，錢驚怖，亟歸止，移其石立墓上。石側三篆字不可識，錢國祚舊紀以詩。

預示鬧題

康熙己酉鄉試，山陰袁駿襄先期以鬧題四兆，懸批云：

不可語再叩曰豈終無一言耶批云適自即在不可語之上又乞明示批一將字及入闈乃知之者一章題有四者字且在中人以上之上一章用不可語之句也袁大悟遂中式

紙狐針爪

康熙年間嘉湖二郡有狐精至鄉市皆徹夜鳴鉦不絕猾儈即被傷如爪痕踰月乃息後知為道人妖術剪紙為狐以針為爪晝則收之夜復咒而遣之假是以行竊耳如是兩月餘後安

武夷子

泰寧許鼎自號武夷子嘗為閩藩耿精忠卒甲寅耿叛拘范總督承謨於府強之降范罵賊不屈守卒計百人許獨侍事范范罵不絕口繼以詩衆卒莫敢具筆硯許以煤炭奉范范書字牆壁為自序無何悲憤成疾口占武夷曲贈許自稱紅螺寺已衲行者存贈武夷子云云不數日范自縊死耿燼其骨將沉諸海許陽諾之潛藏骨俟亂定奉　上聞人咸稱曰義士武夷子

雞報讐

順治丁酉秋有行腳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逐其面旁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僧追撲千數步衆以為怪他日僧再過雞再撲逐如前流血被體衆益怪之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魂遂送官拷鞫具言十年前於某鄉餅店借宿見有贏錢在囊因殺主人攫之去　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遇雞見窘如此乃知雞為主人報讐也

韋馱活僧

康熙年間吳有書生假寓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忘鎖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戲擊之旁小門忽啟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外走適僧挈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鑰愕然問生適何所見生曰無有僧怒掣刀向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生泣曰容吾醉後公斷吾頭庶憒然無覺也僧許之生舉杯佯告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扃戶持刀入廚生

急脫布衫，浸其瓮口，酒不泄，重十斤許，擠身門首，何僧
啟戶，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少婦，乃謀殺其
夫而奪得者，遂分僧橐而遣之。見西陵吳忍菴《警心錄》。

廠變攝衣

天啟丙寅五月六日，京師王恭廠忽震裂，響若雷轟，平
地陷二坑，約長三十步，闊十五步，深二丈許。是日京中
婦女凡肩輿出行者，皆於輿中自去其衣，衣若有物攝
之，徙空飛去，昌平州某處堆積婦女衣無算。

兩衲雙生

順天潘海濱者，年四十無子，努力爲義，嘗佈金僧寺，而
土關新寺及大覺菴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
化爲兒以報。一日潘坐中庭，恍見兩衲排闥入，亟起出
迎，忽失所在，而婢報閨中坐蓐矣，一產二子。隨遣使訪
兩衲，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圓寂，始知雙生即兩衲也。二
子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彥，字纂海，並爲諸生。士彥中
天啟辛酉科鄉試，時呂邦耀爲偈以贈云：兩衲是潘生，
潘生在何處；潘生是兩衲，兩衲在何處。都人士競傳之。

還金拜謝

吾家世有隱德，先君子墨舫公素敦信義。有雲間王某
過訪，不慎遺金一囊而去。先君子見之，亟寄書招王曰：
留此以待久矣。出還之，封識宛然。王願以其半爲酬，堅
弗受。一時士大夫高其風，多爲詩古文辭以表之。

錢塘吳陳琰寶崖氏著

相國異夢

益都馮相國溥二十一歲崇禎己卯鄉舉報至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母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噀之亦不醒半夜方寤云夢登泰山雲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夫松十八盤三天門歷歷如常時所見至則結一蓆殿懸錦繡於門眾樂齊作酒肴咸備碧霞元君親臨眾仙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湧出遂驚寤寤時猶帶酒氣

四花預報

康熙己未宣城施少參閏章以薦舉候 御試寓京邸其所居寄雲樓下有老梅忽于四月開花四枝色甚艷兩枝西向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施寓俄而邸報至施以少參改侍講其同薦者高檢討則南隣孫蕗兩編修則城內皆同里人也是科殿試在四月一歲四翰林果符四花之兆

少司馬夢兆

海寧楊少司馬雍建甲午北京鄉試闈中夢見二人提燈籠大書兵部二字照之不去是科中式次年聯捷尋以行取授兵科給事嘗曰得無功名止此耶或曰兵科非兵部君請勿疑既仕至貴州巡撫每以前夢爲疑夫人曰安知不更遷兵部耶後果遷兵部侍郎其孫守文爲余言

檢討夢兆

宣城高檢討詠少時嘗夢於市上行見大幅字狼藉盈街不敢踐躡側路行身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

壯麗踰橋入門有黑面髯若玄壇神者從一卒擁皂纛自內而出相遇甬道神兩目焰焰出火光數尺高左避神睇而顧問擁纛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高遂入行長道數百步至內闕門尚未啟踰門左覓而執笏山立者甚衆心知其爲天庭也方恐懼倉皇則有導以行者至右偏旁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紬纛皐比高私念何可據三官座遂出最後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寤作飛龍引紀之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爲兆應矣尋以薦舉授史官數

年復夢前境，心頗惡之，以疾請假歸里，遷居如常。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也。

張不量

花塢僧濟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丐者為神人，數其行惡，避雷者聞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及天霽，他田俱壞，張田獨無恙。蓋張氏所貸歸者，從其自入，圖絕不較，故以張不量稱之。其事與南宋蔣自量同。蔣杭人，長崇仁，次崇義，次崇信，兄弟一德，僧公是乞糶者，皆令自

收米，歲歉亦然。人因目為蔣自量。咸淳三年，詔封三蔣為廣福侯，至今廟祀臨橋之上。

守節自焚

湖州胡氏女，歸杭州潘某。潘故長齋，既婚後，婦亦願長齋。未幾潘以疾卒，婦謂徒死不如立節，遂屏棄衣飾，兼戒烟火食，日費一錢，買麻蒸飯盎啖之，不知儀。家居敬事大士像，持梵唄外，為女紅，餘錢輒施僧。一日謁靈峰浮覺，命法名曰寂念，預置一龕，寄他處。康熙辛未六月既望，移龕至，旋請師來舉火，遂用香煎湯浴畢，倩鄰婦

扶入龕，手拈香三炷，俄頃火延龕頂，出五色烟，香氣四達。助女送者數百人咸異之。時年四十有一。

火炭作畫

武怙安寧州人，能以火炭畫竹，絕精巧，不可多得。

木皮褥

騰越州外行四日為野人國，國人以皮為衣，以老樹皮厚而柔者為褥，名木皮褥。

保堰喪身

費達，河清人，少以勇直聞。康熙乙丑秋七月，久雨，淮黃

水漲，河堤使者欲決一堰以洩其勢。堰在清河上流，決當淹民田廬，費不可，挺身持矛立於堰上曰：誰敢決此堰者，當刺之。胥徒畏其勇，皆辟易，告其主，縛而杖殺之。一鄉皆哭。既收葬，清河人謠曰：費達費達，忠正明察，泉我良人，無辜被殺，生為英雄，死作菩薩。

兩恨事

顧麟生，裕愍公之子也。亂後徙居吳中，嘗言有兩恨事未得暴白。其一，魏子一嘗國變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為徒死，遂巡偽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

日以草場縱火殺逾乃于一好友也三選入而通不
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死今不原本末而並之
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貨千萬大
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嫠
以實之夜半出城爲刼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
無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冤矣
嘗致書竹牌彊諄諄辯之

曇花神

武林沈氏園有曇花一株得自泉州仙遊縣西山龍華

寺僧者根如芋葉如蒲高七八尺花從葉出一莖花三
十餘花外殷紫內微紅如芙蓉香極清鄰婦孫氏遊其
下歸譫語不休客有書遊仙夢者謂婦觸怒花神也神
姓宓號臙之西域人衣紫衣戴烏幘乃設祭而婦即起
花亦靈矣哉

柳林生

柳林生者崇禎壬午癸未間出入川陝蘄遂邛雅諸州
濃眉長鬚乞食市上每歌曰柳林生柳林生曾張獻忠
自岳陽渡河步騎十萬入夔州界屠殺百姓數千單皆
驚生歌柳林生益疾賊至衆爭渡河號遮之無一脫者
後逸者向數千人[illegible]柳林下待死賊竟不殺數千人
獲全方悟生向所歌柳林生也

幻術役人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能使鬼爲執燭者供客徒見
燭若出入有某氏子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爲我女壻當
以法授於是見女夜與之處美而艷亟欲就之輒展轉
牀席間如隔墻壁與語則在索燭照之婉孌豐澤來就
人也撫而摟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某氏子貌

亦美女心動悅之則曰席間有紅縷一線盍取而去之
去之乃遂得接亦爲夫婦甚歡其家知而將殺之女以
告使亟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盆行山谷間
劍或飛到得雞若手指血可厭而返也某曰若此贅我
何爲女曰以子美我故私而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
暱久不得接彼將神蕩魂離以至於死死則師命我裸
裎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者以事客以是爲贅耳乃決去
於是訣別甚悲女曰無爲思我我固老且醜也因脫其
面若蟬蛻蝦獰惡殊甚某如其法得出以免

冷魂示友

劉吏部體仁未歿前一日與友蘇銘在歐陽龍興寺禪寮竟日歸旅舍遂怛化是夕見夢於蘇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瞽女琵琶

金陵卜者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與汀急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

衣袂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為者急足跪請曰下邑競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今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窃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覩前益快如迅雷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七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朝貴墨而汙縱者知其事甚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闇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為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欲太盛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秀雖子女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

伺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西洋美人

西洋人善以本國皮帛製褻嬴婦長短如人秘之匣中抽匣捧之吹氣則癟者忽然肥澤通體如秘辛所云袍服頸擁之衾中謂之出路美人銀一流買一軀一流十二兩也

咬舌代言

有明諸君語皆咬舌不可了神宗尤甚老女官魚氏林

氏等削入。適其言。凡大臣奏事。必一人侍。神宗言訖。乃爲代宣。大臣不敢退。神宗笑乃退。

另製磚瓦

熹宗性至巧。多藝能。尤喜[illegible]造。嘗于庭院中。蓋小宮殿。玲瓏高三四尺許。其磚瓦則刻琉璃廠所另製也。

神像仆地

甲申元旦。明崇禎帝幸神武門外玉皇廟拈香。例也。甫進二門。時正殿將啟。忽大聲震殿內。驚遣使視。則玉皇及合殿神將象悉仆地。帝默然退。以上三則。宋贊皇聞諸京師石景山老僧。僧姓王。在魏璫名下。官林衙署。

秀姑奇節

錢塘孫烈女。小字秀姑。幼許楊文龍。以待年未婚。與無賴閻士積比鄰。孫年十四。閻豔其色。乘孫晚浴。穿地檻戲持其足。孫泣訴于姑。次日閻來請罪。孫怒持茶甌擊閻。又自念辱。竟不能拒絕。遂密縫上下衣裙。既又聞閻惡聲。隨入房。濆鹽水飲。毘腸潰而死。鬧於官。時盛暑棺殯滲漏。無屍氣。并無一蚊蠅敢近。閻家人窖以死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卒不覺。中丞疏上。置之法。建坊西湖以表之。

服石子

崇禎七年。有僧來上杭。肩一蘿[illegible]貯小石子。僧飢取啖之。或別取石子與啖。僧服如故。飽則以手摩其腹。咯咯有聲。

皮連牛背

甌寧湯七嫂。本屠家女。嘗買一牛於野外。乘之歸。抵家將下。髀骨忽與牛背皮連牢。不可脫。數日死。

天台現異

崇禎間。有高明寺無盡禪師。至懺於天台山石梁方廣原曇花亭上。日方正中。忽石梁岸。石之下。現種種異光。如火迸突上。閃爍欲動。同時禮懺之人皆見之。又石梁龍潭內。於同時復獲三金錢。曰太平通寶。其幕之文有佛象一。承以蓮花。重二十四銖。周正端好。如新出鑄者。邑令胡棲耀紀其事。

曬道人

道人居四川。栽背山。遇異人授導餐訣曰。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九年身輕可立化。道人精其術。下山至湖廣貴

鶴樓下、精地坐、不起立者九年、人咸目曰曠道人、一夕化去、果如異人所云、

妖狐工詩

王太徵子年二十餘、妻歸寧、夜獨眠一室、壁上有光、漸如白晝、見二女子、不知從來、大小如姊妹、並綽約可愛、大女逡巡登床、求與合歡、王懼不敢近、比曉方去、自後無夜不來、手一壺可二寸許、如時製匙茗餅之類、凡衾裯及動用之物、皆探取其中、未嘗困匱、架上書籍悉能展誦、遇婚媾事輒嬉笑譬喻之、一夕小女持札至、大女細

讀沉吟曰、事未辦、余何明日須汝自行、次夕小女即不來、其字如蝌蚪、王不能識也、客有犯之者、必遭捶楚、程正夫紀其事、目爲狐妖、其友多作詩寄之、此康熙癸丑初夏事也、要異者、女子有答諸公見寄詩云、一去西南數百秋、幾回風雨變中州、山河如故人民異、此夕因君憶舊遊、後云、余先世乃管仲之女、嫁與鮑伯子、諱世無知我者、五百年而爲管幼安之妹、與幼安躬耕於野、爲黃巾管亥逼、圻聯宗幼宗逃之遼海、余不食而死、又五百餘年、爲管夫人、則趙子昂之妻也、老而入道、今又將

五百年矣、皓首譔家、今則紅顏忽如、自在飛行、來遊故國、撫新感舊、嘆息不置、茲見諸君亦皆前賢化身、用敢傾布腹心、奉酬雅愛、幸少秘之、勿被世人傳作風流話柄也、然則女子誠妖狐哉、介聞狐必五百年而化爲妖、彼已明言其故、特不爲大祟、又工詩、是可紀耳、又有代管女答阿蘭那行者詩、寄贈王郎、嘗觧珮羞同卓女、學賞壚幾番、夢繞陽臺上、暮雨朝雲定有無、不知爲何人作

夢乘石牛

馮翁都演、於康熙辛酉七月、夢一人欲求見、亟整衣冠出、不見一人、但見羣犬亂吠、似有物舁之行、行數里、見道旁卧一石牛、大如象、狀亦不類世間牛、一人執鞭語云、此觀音大士送汝乘者、遂乘之、牛即起立、行步穩、遂至一處、茅屋數間、馮下牛入門、見一老僧、彼此不爲禮、但語馮云、汝自今諸事愼莫思議、因指壁間畫云、譬如此畫、樹即是樹、水即是水、石即是石、何用思議、馮云、師所見止此、抑尚別有、僧亦不言、第以手指云、前途尚遠、好事儘多、旁復有一僧、以拂指云、汝非凡人、馮笑云、誠

如君言大士送牛尙在遂别去過一牌坊候牛不至馮呼之來坊別有一牛狀相類因相逐而走馮云汝去余何所乘蒼忽有勇夫手執䇿楇擊之牛咆哮作吞噬狀其人將䇿楇置牛口中牛卽俯首順從僕人牽之至馮復乘之行數里至村店僮僕數人候馮云飯熟馮下牛入店卽寤絕以詩云不犯禾苗露地牛餐風卧雪幾經秋本來草料無教少認得家園卽便休

鏡中人語

杭州張洽中鄉薦一日對鏡見鏡中容另是一人曰有爾無我有我無爾大駭不省明年辛丑會試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問其姓名曰我會稽張洽也後果同登榜杭人選南部主事會稽人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空中墮婦女

湖廣布政司署中一日天大風雨空中墮婦女二人一婦人自言武舉人妻指女子曰吾女也家鄉千里爲黑風皆驅之而來康熙四十二年事官爲詢其家鄉遞送還之

湖濱奇緣

湖州邢某書齋太湖濱世家子也春夜月明覘延梅獨立忽一麗人來欵欵情態萬不自持遂留宿後往來寢處人之竟止於其家同起居服食父與妻皆見之外人莫能見也自言在生爲某孝廉女孝廉坐事被逮會城女隨行而殁孝廉戍家流徙去女屍骸暴露邢某前身爲藏過而憐之爲具棺槨營葬麗人感其德故有是會又自恃貴家女視故妻若妾媵妻不能堪邢翁謂某曰人鬼同居不祥盍詣城隍神理其事因叩神神考其冥數有十八年伉儷緣第誡以無擾弗遣也自是儼然伉儷與故妻君正嫡居處餘產一女間使故妻抱持之又善女紅勤織紝知其事者羣以鬼魅可畏爲言生懼復謀遣之詣神祠將投狀廟祝號介臣者勸止之是夕與介臣其宿起而遺其扇比歸麗人迎謂曰君遺扇妾已爲君取歸矣一夕謂生曰妾家不遠試與君偕往生若夢中行至其家第宅壯麗兩青衣執紅燈導行坐定酒肴豐潔某心竊訝之然無留意仍與同歸歸時雞鳴月曉在人間已一夕矣康熙甲子遂安毛大令際可寓神祠所

日禮刑等松神狀為余云

伐木出血

康熙庚申春　命造船蘇松、使者方國棟將伐宜興善卷洞前大樹、前一夕道人夢七男子寄語方公倘緩至某日緣盡當徙、方以大役不敢市私恩、舍此又無可取、促工人斲之、血出直射、木工死、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中丞檄至、戒勿伐善卷洞樹、晚矣、方驚悸病作、數月遂卒、

千里馬

儀封諸生張珅家巨富、客有謀馬產駒三、一需價七千緡、一八千緡、一萬緡、七千緡者能日走七百里、八千緡者八百里、萬緡者千里馬也、珅試千里馬、騰躍而上、嘗然不見、據鞍穩適、祇如尋常安坐、初不覺奔駛、可稱肉胡床矣、珅雖愛之、竟不買、蓋異物每足賈禍、珅殆有見於此歟、

天雨豆

康熙十四年乙卯冬至五月、於潛少溪黃塘地方、雨豆竟夜、豆比黃豆差小、其大者有似蓮子、入淤泥水中即化、土人取以磨腐及炒食、甚香甜、又昌化亦雨豆、皆解赴省、中人皆見之、

禮斗得僊

杭州陳真人、其號尙玄子、少為掾吏、旋辭歸學道、父母為娶婦、即避于外、終身不娶、虔禮文昌斗懺、刊書行世、嘗感斗降、遂得僊術、父每止其禮拜、真人於一夕招二鶴、從琉璃燈內飛出、旋繞斗壇、久之仍入琉璃不見、家人始異之、踰四十歲、端坐而逝、兩鼻孔流玉柱數寸、後其父歿時、見輿輦來迎、陳即乘輿往街市、街市人呼云

陳真人父來矣、復甦語家人、始歿、此崇禎末年事、

女歿生鬚

順治年間、杭城油局橋詹某第三妾、一女七歲病歿、歿時以手摸口、口邊鬚隨手而出、三鬚長數寸、即歿、

烹蟹現夢

桐城左國林有友方某過訪、尋蟹十二觔之前一夕、左友胡與立夢十二人向胡求救、曰我本甲冑士、馳名秋水鄉、哀鳴來乞命、急救十工堂且各道姓名、內一人則明舊相識、亦與左交者也、胡驚寤、次日過左言及左驚

曰、甲冑者蟹也、十七者午也、十一者數相合也、申一人亦我知識也、予不早告我、悔何及矣、午由是戒蟹、再及縣齋、向人勸戒之、後至朴樹、材有友餽以十蟹、午欲不受、恐終不免、勉強之、甚因截小舟放之長流中、午官南雄推官、有政聲、

隱洞得石

浙江參政小吏孫某、年十五、遊吳山重陽菴、菴有青衣泉、泉自石洞流出、名青衣洞、蓋仙蹟也、孫解衣泅入洞中、捫得石子一塊、色鴉青、徑五寸、下有孔九、持歸、值一販珠客、易以米五石、時明末歲大歉、米價五金一石、自售所獲甚豐、後珠客携至京師、售千金、此石乃皇后珮以鳴玉者也、南宋建都臨安、吳山直接大內、殆宋故宮之遺物歟、

神遊決獄

嘉善諸生郁世綬、己卯患嘔血、二月七日夜就寢、忽有偉然丈夫、錦衣象笏、揖曰、上帝命子司冥靈宮事、郁遜謝、使者笑曰、子第行、自有佳境、當不若人間世、郁復拈一詩謝之曰、漫說文章富五車、才名何自動東華、得離塵世辭危疾、幸入融霄駕彩槎、斑念衰親誰是依、還憐幼稚何無家、冥靈肯使青蓮代、一紀歸來敢後耶、使者閱竟曰、當代為君奏、但未知青蓮何似、郁漫應曰、青蓮者清逸真人李君也、使者書之於笏、徑去、越三日、復夢見戚屬踉蹌至門、拜於地、如有所籲、門外一人貌若解役然、相訊曰、爾何為者、對曰、新都巡真人將蒞任、需此女、因候訊耳、於是覺而起、叩其家人、始悉其事、已經四十餘年、心益異之、未幾、十三日忽見繡幘錦衣之客、自天而降、郁出迎坐定、客曰、七日來召君者、東陽真人陵陽子明也、余為蘊林職、忝太上金闕左宮真人方洲上卿太極中候大夫、今充玉冊大使、奉帝命命君受上真之任、郁述前詩以謝不敏、蘊曰、前使者代君奏請、已允寬期二十四日矣、郁愕然曰、詩言一紀、乃二十四年也、蘊曰、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君無負帝命、某修持千餘年、猶不及君也、郁始許諾、於是玉女二人以華陽中丹鳳羽衣、縹緲雲履請易服、更有玉女數十人、各持琴瑟簫鼓、鏗鏘盈耳、又霓裳舞衣之女數百、皆執雉尾扇、擁吏數百人、環甲執兵、環衛左右、郁拜受印劍、蘊出一册

說鈴　觚賸續志下　後集卷十

示郁曰此君部下籍也閱數行有部將瞿能等若干員部校某等若干員部兵若干名將卒不下萬人蘇曰上帝與玉清元始天尊會大羅天演洪地府凝難不决之獄冗積者一百六十有餘帝以君立心慈和根源慧故令君剖決以報命顧令玉女以袞冕易前服綴以金面佩以箕陰寶劍乘車而上球旗羽葆擁道徐行至一臺下復有官吏暨乘女蒲伏前迎詢之則曰某等都巡府之眞女也郁始悟初卜之久所云新都巡將蒞任者即今日事也登臺下車南面坐拜跪堦前者各以序進

約數千人有鳥紗素服椓膺而前者曰某等十殿下掌文籍之吏也皆解罪犯以聽斷諸因泥首臺下約一二千人郁斷决如流片言折服而初十日戚屬來求之獄則變成王所訊而未決者得解脫矣俄頃諸家盡剖開釋千有餘人歡聲如雷投諸地獄者三四百輩將行十地之掌文籍者復跪請曰眞人都巡府屬尊顯者帝已簡用矣分管三班衙推尚缺十二員惟眞人裁擇郁即援筆點次止八人擲筆而起蘇嘆服不置曰袖出一錦箋題其端曰塵言恭贈太玄左輔侍帝宸領景靈宮上

保公紫府大司命便宜巡街五道十地玉清大都監大有洞天大微妙化冲文仁慧眞人其詩曰從將兒女世情牽孤負空明大有天玉女雲移雙鳳尾瑤笙日繞九華筵漫思清府留鸞客無奈高眞企羽仙碌碌家門誰其舉懸知此事故流連郁乃悟前詩所云青蓮爲清逸李眞人者即唐之太白其生前自稱海上釣鰲客也郁亦酬以詩云漂倒名場暮又朝何心猶自戀皮毛錦衣展出飛龍錦簫管吹來引鳳簫富貴久知天上足情緣難與世途遥多君草奏淩雲去暫啟瑤宮屬子喬臨行

又云君當齋六甲之五夙毋少忘慎勿以地獄事爲譴謔怒詈眞君一言彼問即入籍恐爲無辜者累言畢冉冉騰空去比曉見煤灰盈斛狼藉門廡間足跡紛紜不一其狀案上丹鉛儼然當事所批抹者生徒及家人皆異之十九日節值春分前一夕恍惚中見玉女數百將士數千人駕車請行儀從甚盛呵殿聲如雷郁自顧衣飛魚服佩綠玉帶冠金葉冠遊行巖洞中可六七里豁然高曠朱門玉宇儼然貴人居有額曰太玄仙府從者之擁而入升堂南向坐酒殽滿前玉女奏鈞天曲將闋

冉神跪曰眞人能體上帝好生意前所斷決甚稱旨特命採訪五嶽以科察冶否請行郁云五嶽非余司對曰五道即五嶽眞人其無疑今居春分當按東嶽徐則以秋分一至焉期訊其人即部將曹能也置於巡因蹤捐軀靖難之役者因命率騎從先臨地府迎候所歷郡邑村市皆與人世無異至一山下有持手版來者曰嶽帝遣其等奉迎殊門格級而登遂造其巔殿陛巍峨儀仗整肅郁方欲下車突有靑面髯服而拱揖者吏報曰嶽帝來矣相見入內庭坐定不作寒暄語遽問曰有不

了事乎曰無有當上聞事乎曰無有善惡不彰者乎曰無然則可以不行糾察神復舉手致敬曰天使惠臨自當檢勘郁曰何處作巡稽署神曰即此地郁遂據案稽驗諸籍無纖毫舛錯即請除作歸計而天將曉矣越四日久忽聞鬼聲四起歸寤夕恍若有兩人匍匐堦下郁即啟戶面南坐始甚怒其唐突繼復憐其枉死於是詢其里居則曰陝西西安府盩厔縣也詢其姓氏則曰我爲劉啟周彼則畢全也我兩人結伴至常州以販鬻爲業積貲六百金歸次荆州爲畢全謀害且給我家人

曰老劉別營家室不死矣流滯冥獄已五六年不得激妻子一盂麥飯抱恨何極去冬幽魂飄蕩猝遇畢全挾以俱歸而禁宮無狀受贓枉法彼得出入自由我反日遭械繫夜令舂米非眞人無以覩天日郁聞之怒曰幽冥中亦有枉法官吏耶因禁鄙郁且有後命畢全因射致死既絕啟周之生路復絕其妻孥不得邀紙錢雞黍之饗又絕其死路矣可徑無間地獄以償其辜啟周可發泰山王即入輪迴與之令終以報前身之苦啟周感極涕泗叩謝而去三月六日晚酒數巡後恍見八人衣

冠甚偉拜跪無失禮曰某等即眞人所點之勾管三班衙椎也今甫受事故來謁已伺候門墻七日矣因君其由來一郡牧一貳守一邑宰二巡檢其三人則布衣也中有厭陽一人與之語家事不異生時恩男之而去此外神奇多此類

石變鼎

錢塘胥役王某嘗食糖人以糖王呼之嘗適婺州於江灘拾一礪石長尺許歸置硯盆中未幾又嘗遠他往匝月歸見盆中石晶瑩光怪中現一魚鱗鬣皆動石一角

尙存朽質，其餘通似水晶，爪中五爪亦皆變細而實焉，末皆着彩花，王大詫異，持以易金，要重賄，後竟不知歸誰氏。

啞僧忽言

杭城長明寺啞僧，苦行食力，日擔經箱，隨寺僧至人家作佛事，每値法師施食，啞僧輒禮佛，竟夜不倦，不數年忽能言，且識字，朗誦佛經，若宿習者，然實至誠所感也。

婦變虎

山東有一婦，待姑不孝，一日老嫗過其門，被服皆綵結光彩奪目，婦見而愛之，欲以已衣相易，嫗竟脫贈，不受其衣，婦取着之，忽變爲虎，皮但頭面猶存，故相，里民聞於官，命豢養，僑命人咸謂不孝之報，繪圖刊行，以警世。

媪變犬

杭州徐媪以賣金珠爲業，每出入人家，輒用假銀爲首飾，賺婦女重價，有一富室所買最多，皆贋物也，一日富室婦夢見徐媪來云，明早君家犬生子，其第三花犬即我也，冥司以余好作僞欺人，故受此報，幸善飼之，次早果見花犬，加意護惜，猶[illegible]自徐老娘云。

假銀顯報

康熙癸未，鎭浙將軍出獵，有一兵騎馬稍後，急追至城外，誤踏一人垂斃，時其弟同行，亟扶掖之，亦被傷，及檢其囊，有假銀一包，搜其弟之囊亦然，殆天之顯示詐惑與。

空中火光

康熙己亥除夕前四日及元旦後十日，越郡四郊，驟見火光遍野，人民驚駭呼噪，捍禦，文武官率兵役利器撲剿，火光隱隱退，竟無蹤跡，幾半月餘，或云鬼火也，嘗凝入草木，觸感陽氣，色青，三角守而不移，或云神火也，巴蜀之佛光，峨江之神燈，皆是。

牡丹奇種

蔚州魏無僞自言，園中牡丹高丈餘，放千餘朶，花冬月架草廬以禦冰雪。

思陵開壙始末

甲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僞官李紙票，爲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壙，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

時刻未便時署昌平州吏目黿趙一桂因州庫如洗前
葬期又迫稟同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計無所出卽
同工房馮朝鎮入京復稟府府辭再三請始硃批着該
州各鋪戶捐那應用事完再議一桂歸與好義之士生
員孫繁祉監生白紳公議郡人劉汝朴及王政行等
人其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頭楊文包攬開閉其壙中
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三丈五尺豎修四墻[illegible]
寅時始開頭層石門入香殿三間中間懸萬年燈二盞
陳設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綵綢緞侍從宮人生

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大紅箱盛貯東間石寢床一鋪栽
毧氈上疊被褥及龍枕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通長大
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丈田妃棺槨
在焉初四日申後帝后梓宮齊到停祭棚內陳猪羊金
銀紙劄祭品舉哀祭奠畢先移田妃於床右次安周后
於床左然後卽田妃槨請帝居中其前各設香案祭品
將萬年燈點起隨將石門反閉當卽掩土初六日率捐
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踰時方止卽傳諭附近西山
口三村地方撥夫百名昇土立塚又同孫繁祉捐銀五

兩修築塚墻高五尺有奇　本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
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壘墻一週其死難太監
王承恩墓在思陵右側　世祖章皇帝爲文祭之又
御製碑文立石墓上誠興朝盛典也

鬼孝子

閩中鬼孝子某事寡母以孝稱未幾孝子歿母無所倚
謀別嫁是夕孝子在空室作聲嗚嗚然環榻而泣止其
母母大驚以無食告孝子曰兒尚能力養吾母也母曰
兒鬼矣烏能爲養孝子曰母試於市上語擔貨物者云

爾欲倍一日所擔吾兒能佐之母如其言擔者難之其
母強而後可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
平時因以所獲錢歸半於其母如是者數十年母得終
老焉此侯官高雲客語柴陛升者

庸醫變驢

六合沈某業醫病死心窩猶熱至數日後始甦云被人
攝入冥府冥主曰汝誤醫死數人在此索命當罰汝爲
驢鬼卒卽以驢皮被我體判司持簿啟云此人雖誤醫
殺人猶是人求錄彼非故害人者比且查此人尚有三

十餘年陽壽乞放還生令其改過以儆世王即命揭去驢皮揭時甚堅痛甚大叫一聲遂醒脊背尚痛漸背爛皮肉一塊變爲驢皮病愈宛然在焉每語及解衣示人以爲戒康熙丁未年間事

萍實滄浪

杭州清泰門內一浴室明末有道士至暮來浴主人云水濁將換不可浴道人云不妨我浴後水自清矣乃許進浴出曰汝此後一日止換一次水更無穢氣入視果然益追之道人答曰但稱我萍實道人非仙也主人遂於門上鐫萍實滄浪四字

龍見西湖

順治十年八月初三日天無雲晝龍見於西湖鱗爪畢露移時始隱觀者數萬人

新棺自動

錢僉事世清歿後二十一日妾某氏撫棺而哭棺忽動久之大動家人以爲復生欲啓棺質之顧侍御豹文毛文學先舒皆曰未可輕啓乃命匠人鑽小孔試之無穢氣斯再生矣而鑽入屍氣應孔而出遂寂然

墳內奏樂

吳郡歌伶甲天下有一貴家擇最尤者來侑觴其使預戒曰我主翁好靜勿用金鼓聲至期以絲竹和歌演劇二百餘齣天猶未明伶人異甚相與伐鼓摐金寂無所見乃在一大松墳內歸則一晝夜矣

一井兩色

貴州安順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井上一石欄居人汲其左以炊則色紅汲其右以炊則色白理不可解

石坊血下

瓊州海忠介公瑞以直節經濟顯嘉隆間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名處泚然血下見者以爲其家禍駭而拭之拭已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沒已百餘年精誠在天地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亦神奇之至矣

夢訊前生

雲間李某年十四隨師讀書一夕忽爲鬼魘大喚乃醒次夕同師及僕臥一室至曉竟失所在僕亟奔告其父遺人遍覓不獲有人云隔河一空屋內壁間窺之徃尋果在視耳鼻間皆有泥漿昏迷未醒負歸置床上自言

審得李某前生爲江某杭州府學生員因害一命及沉妻子於河功過相掩尚得人身有功名之望今地府復查此案再審前因將其功名遲滞三年乃漸醒

一朝四十二相

崇禎朝末明宰䏻內閣之多自古所無如辛丑入相則錢象坤鄭以偉張至發也戊戌入相則周道登何如寵溫體仁也丁未入相則李標成基命錢龍錫鄭隆黃士俊也甲辰入相則程國祥徐光啟吳宗達也癸丑入相則范景文周延儒吳甡劉鴻訓王應熊也丙辰入相則

魏照乘錢士升林釬賀逢聖也庚戌入相則蔡國用楊嗣昌也己未入相則孔貞運姚明恭范復粹薛國觀劉宇亮何吾騶也壬戌入相則文震孟方逢年傅冠蔣德璟方岳貢張四知陳演也乙丑入相則黃景昉丘瑜李建泰也庚辰入相則魏藻德也一朝其四十二相焉

震澤龍鬬

康熙戊申三月震澤湖中有三龍交鬬一金色者其二一青一白大鬬良久青白二龍俱敗去惟金色者勝遊行自得時風濤大作雷雨交助遂成巨觀

冥斷罪案

上虞王德璘年二十戊午六月廿七日卧病暈絕忽見榻前一山甚峻山麓有大廠山椒現一金城王拾級而登山半少憩遇一道士拍王肩曰盍往遊乎語未既大風疾起王急下山趾水亭亭畔奇鬼無數挽王忽聞大聲護嘖乃前道士隔水招王回顧鬼滅度水面各衿挽道士裾曰師救我道士微哂曰來相與更陟嶺岫乃知山下廠即鬼獄而金城則天帝居也未幾躡山頂見城門少闔內有猛將護守道士教王行且拜俄而門豁相

隨行里許忽值中衢峙一金鼎道士即止王伏道士易朝冠法服手奉白匣鼎前樓殿五楹洞門五座道士由東門入尺尋闃寂然無聲少頃西門啟出卒四輩一奉匣一手木牌一提襆頭一持銀鐺大鎖呼云聽錄去王不覺枷鎖被身矣因疾趨而西被引詣一處廣殿三楹中一貴神金幞黃衣據案坐王前伏案下神都無一語惟聞廡右鐵繩響鋃鋃不絕忽一卒引一壯夫出項周鐵鎖數條王伏於東壯夫伏於西神目王曰此汝前世冤對也西顧顧指卒牽壯夫入西廡去易卒四輩遞促

王而下陰森刲骨抵地則前出坳下窺洞黝黑入其中漸聞流水聲河上有橋橋下猛擒一物似蚖而角口吐火欲灼其面王怖而過橋卒曰此奈何橋也行半里卒罝王一皂屋內局鑰而去屋內昏黑如夜四壁多懸牛頭王捫壁觸之血汚掌少焉啟鑰卒引出王急詢曰牛頭何爲者卒笑曰是皆爾所殺何問耶遂巡抵一所殿庭卑陋主者紗帽皂袍怒訊曰爾殺牛如許何耶王唯曰不知主者曰汝自勘則知矣王急回顧見地湧一阜阜出大圓鑑一追視中一人操刀割牛即已也主者命

加刑王身忽束鐵箍者三一卒持利椓飛挑其胸王痛念父母生我未養俄下如麵卒舉杵未及身而箍束亦解王得釋欲遁群牛環阻于前觸以角觝咆哮怒吼身皆大疵牛數倍主者曰孽宜現鏁互殺累劫不已命健卒剚其肉割一臠即投火鼎煮已復命屠腸卒以手向王口一揮腸遂出引之長數丈卒採利刃欲截王復念罔極恩未報罪孽增重益悲甚腸遂不得斷卒乃驚覩謂王齒上現硃書赦字以報主者主者亦感悟曰此子歷苦酷刑性靈不泯上帝嘉其孝念宜歸人間補過卒以腸盤數匝更作一結納身口九竅而出復過前道士曰茲游樂乎何前有作自釋也因導上洞道士遙指曰爾家近矣王急奔視道士向後仆之一蹶而甦張目見母妻伯弟悲喜交集詢之則廿九日辰刻也家人以方寸猶溫未忍殮歸後體生惡創輾轉床席半年而後起自誓長齋奉佛以終身

搖動石

薊州九華頂有千佛寺寺後半里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輒颭颭動衆推

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初動者日影移處知之以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無纖墜焉

木中瑞像

順治辛丑夏金陵造海舟下令諸郡縣伐木如皋鄉中有柏樹大十數圍以其堅重難舉鋸而析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崖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影纖細備具儼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彼面亦無少別當事聞其異乃卅匆解令以一面歸如皋縣西門僧寺殿壁中餘一面不知所在游卜朋親見之

木狗自吠

黃履莊精西洋輪候之學，嘗製木狗，置門側，卧如常，遇客至，觸機而起，吠不止，一時莫辨其真偽。宣城梅定九與柴陛升言。

鬼赴訊

崇禎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郵翁有女，為鬼所據，其狀控縣，王卽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隸不得已，持符市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為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曰：彼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於是王為質對，責以無禮。鬼曰：某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下。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佼，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喏喏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錯因化豕

湖中皆行僧寒空，居近古渡，會春時舟多覆溺，欲募石橋以濟，工將成，尚餘一二工力未訖，僧曰：念年老懼隕前功，衛寺中有齋僧田若干，差足了此，遂鬻之以佐費。既而橋成，僧死，見夢其徒曰：余生平操履，冥司無可指摘，獨以鬻齋僧田故，當墮入豕胎，且行矣。明日山後某家母豬生子，最初色斑然者，卽我也。子為贖歸，免殺則幸甚。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罪何甚？僧曰：不然，彼施田者為僧，非為橋也，而我鬻之，錯因果矣。且人間功過，尚可通融，冥曹較覈，絲毫無遺，但贖田歸，卽免罪耳。徒驚寤。次日過某家，值之，果產色斑然者，乞之歸，設小欄，垂帷蔽之，飼以粟粥，豕漸長，愛潔，與人無異，溲溺皆自往他處，嘗作念佛聲不輟，見者呼寒空師，蹶然起。其徒教以隨喜，則伸兩前足，十指剪頭骨節皆人，縮之仍為蹄。於是遠近傳播，凡求見者，輒施錢助費，閱歲貲集，徒乃贖其田，歸券。成之日，豕坐化欄上，論者謂可與鸚鵡舍利參看。

白頭花燭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八，陳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夫歸，始成婚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顛，人號白頭花燭。

敘貢白鄉

崇禎癸未延平司李程九萬從巡按某行部至泰寧守
公署夢有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戚告曰我
前令鄒守管也中某胥毒而死數年矣以公嚴明故來
告其受胥指而寘毒者門役某也語畢大慟而寤程大
駭次日驗籍果有門役某而無胥名問之他隸隸曰數
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爲令程意
解立捽門役掠問具吐爲胥毒令狀蓋鄒初蒞殊嚴介
巳廉得胥姦利事而未卽發胥懼賄門役以間毒之問

毒何物曰茶杯中若一斑猫耳當時鄒卽喑不能語衆
皆謂猝中惡死耳於是捕胥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獄具
駢斬本邑以償之鄒戊辰進士江西豐城人程乙丑進
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

私禁天啟錢

天啟間蘇州逮周忠介公順昌民變擊斃校尉後蘇民
倡議天啟無道互戒天啟錢不用各州府縣從而和之
積天啟錢無算後傳至京師各省出示勸諭錢乃復行
私禁凡十閱月亦見有道在人也

獻賊開科

張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
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諸僞官
咸賀得人獻忠喜甚賞金幣刀馬又召入宮賜宴并撤
金銀器賜之次早張入朝謝恩諸僞官復請圖其像傳
播遠方俾敵不戰而服獻忠遂召工圖其形再賜張美
女十人田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鴻臚寺
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恩獻忠忽嚬蹙
曰我心實愛惜但怕見面速殺之報命諸僞官立將張

斬首并傳令將張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噫
獻賊之慘殺豈獨蜀民已哉然無識而從賊登第其罹
禍也宜矣

泰商異術

泰中王某爲商結隊偕發忽前徑賊至衆潰亂王笑曰
行耳我在彼何爲者叱馭前進賊至近皆儼立不得動
若有膠其脛者賊汗踣立而巳王行遠寇乃能轉動得
逸去蓋以私術拘制之也又嘗宿旅店店主人應對稍忤
將邸中有妓女數輩王怒遽捉一妓投井中衆號客殺

人有知其術者勸主人前謝王意解呼妓偕出則固在室中也

義猴合葬

康熙九年庚戌冬積雨雪自十月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雪益甚行者多失足至死安福縣有戲猴行乞者肩一簏上邑之狗爬嶺風凜衣敝却行不得卜卒僵死嶺半是時猴計窘四望前有客三人趨別道急前扣之三客力求脫不得問猴有所訴乎即叩頭命猴前引至半嶺則一死人棄擔在道客驚謝曰不速去恐後來者謂吾

輩有戕心殆矣猴向客哀號不已客問有何事當如所請猴取死者鎖鑰啟簏得銀三兩猴平稱給三客客曰以此具棺乎謝不能猴搖首再四曰給吾輩辦事葬主人乎即諾諾應聲三客同力掘穴將瘞屍猴告且止更取挽上草蓆十貼出簏中木綿數斤割八蓆分綿三之一授三客令裹骸客為泣下一一經紀封土畢即白猴曰願携汝歸養汝何如猴不應繞土三匝動號跳躑首觸石而死三客始知先餘綿蓆者為藏葬自身也即縛小猴與戲猴者為合塚葬嶺上道旁三客還為安福人

道士事湘潭郭幼明為義猴傳

蒲化人

嶧山湖中產蒲最肥大其苗初茁採以供蔬味極香美初為近湖人食之後販鬻漸遠遂為珍饌筵中必具賈人散金收括捆載而去一日湖上人咸夢蒲化為人來辭曰若輩搜求太苦我將徙去不復居此矣既醒共駭異自是湖中不復生蒲種俱絕

腹中兒啼

康熙三十八年栢某分巡江西有胥役吳敬婦懷娠八

月腹中忽呱呱作聲一時喧傳時杭州有柴北溟善醫客栢者栢因囑往視見婦極委頓而腹中作聲不止舉家驚惶柴坐定審視良久顧座間有象棋一奩隨手散傾於地令人掖婦逐一拾起納奩中逾時拾至二十三枚而聲止

鶴呼號

崇禎間仁和張禮部悲忠初無別號將歿前夢一鶴飛翔天半頻呼張夢得三字因招之曰鶴果似乎似呼我者吾呼我能知我壽否鶴應曰君試記七字遂寤即自

雷公待越七日果卒年亦七十七

附丁文衡說狐

士玉

京師多狐西河沿有空宅一區董默菴先生在館職時僦居之忽有騶輿呵殿而至者其人金冠巍然自稱土王屬先生剌謁焉云此宅下走居也老先生宜徙去矣譚之頃有人獻茶董疑不啜士王勸啜之極芳香茶罷呵殿去十數步而沒董明日亟移去嗣有仕宦數輩來居皆為所逐侯官高嵩客言

僦屋狐

廣陵富某行八者即平王胄也言舊城內一家忽有老媼來稱屋其家有空樓五間閉歲久矣媼饒有風態服飾鮮異言辭清麗動人主人納之是夕聞樓上什什聲雜雜則其族已居此矣無何其家取新婦主人請樓下言曰某日取新婦勿令擾擾至日樓上悄然新婦成禮後曉起窗見一男子明眸皓齒美如冠玉年可十七八冠皂紗巾被沿邊紅衣巾上綴白玉兩袖反接斜身偎倚新婦之面新婦驚怖以語壻壻以告屋翁壽讓之言何言而狡獪若此乎明日新婦曉起大驚呼壻家人視之則窗間懸一狐狸首頸血尚滴是夕狐語去

清河狐

淮安府鼓樓上有狐總漕王公惡而撤之清河有中翰楊犀目者家有層樓狐逸而據之作道人裝日與楊縱譚楊曰客汪廷璋嘗畫松一日有客於楊者乞汪作一松障至都門餉覿者是夕將發松障忽失去楊心知之謂曰松樹障在君處耶狐嘆曰五百年無此筆矣心實愛賞之他日[illegible]以丐我楊諾不樓障仍在客

宋京蔭

袁軼千錢塘人[illegible]族[illegible]觀巷所親家有一牝狐據其內室恆見形據人美麗非常見之者心搖意亂所親詰之曰君胡擾我狐曰汝前生負累我故我得而擾之由是尊禮之不敢褻嘗最[illegible]小兒見必撫摩抱弄手纖長柔嫩[illegible]歎千嘗往穴胸[illegible]而窺之狐眼光直射[illegible]不能對視[illegible]時取北方[illegible]

序述異

天下有理之所必無而事之所或有者乎曰有有萬不可信之事而不容不信者乎曰有此述異之所爲記也余閒居多暇或親戚情話酒酣耳熱或游跡所至班荆論交輙求異聞以資嗢噱客有談及朝市者則塞耳止之客知其好異也咸悉索所聞以饜其欲軒渠擊節語皆出意外始知光天之下乃有臨洋魑魅晝行何傷日月黃農之代而霧迷涿鹿唐虞之際而熊化羽淵夏鑄支所商生桑穀凡茲諸異皆出聖朝天下之大宇宙之廣何所不有而曲學拘墟驚若河漢何所見之未達也夫齊諧志怪其來最遠搜神洞冥踵作彌多是亦博物君子所不廢乎余隨聞隨記凡得三卷使世有同余好者見獵心喜且更以所聞告我俾復述之則此書卷軸正未有艾耳　康熙辛巳嘉平東軒主人偶書

述異記卷上

東軒主人輯

看燈遇仙

都門打磨廠布舖孫某松江人身在松賈舊鋪其表弟同其子在京管店其子年甫二十康熙丙寅上元

皇上奉

皇太后同　妃嬪　駕駐海子張燈放烟火縱臣民往觀孫遂騎馬出永定門觀訖回家見永定門人馬塡咽遂策馬繞城進左安門行未二里四顧無人忽有道者自後呼其名孫以平日相識也駐馬詢之道者徑從孫腋後一掌孫忽離馬隨道者入雲霧中誡勿開目但聞風濤洶湧聲微覷足下若從山海上飛過俄止一深山徊似二鼓時候道者挈孫入石室令其拜爲弟子孫怒訶之道者亦不爲意自上蒲團中室而坐孫復極口詆之言我有父母妻子家業安肯從汝妖人耶復力撼之亦不動孫亦倦甚假寐及覺已失道人所在但見坐後有光洞徹遂起尋之坐側有一石塔高六七尺塔後一洞洞內遍燃巨燭入洞見十數人縱橫而臥捫之冷如

氷顏色如生而臭穢特甚懼而復出則天已明道人復入再三勸令出家孫堅不肯道人曰汝既無緣吾非害人者當縱汝歸耳因引孫出洞歷榛莽崎嶇數里見一茆庵有疥而壁者俯迎道左極恭道士入室中座戶下有土灶煮草根稗子正熟疥者奉道人一甌道人目孫疥亦下一甌孫不能食疥卽取去仍傾釜中似甚惜者道人食竟復携孫出又數里謂孫曰此去不遠出大道卽河南懷慶地界汝當有親戚相見但汝饑與汝一劑藥耶乃遂出懷中少藥如細米粉孫不敢嘗道人自食

孫乃吞之覺精神清爽又誡曰汝歸途之費已爲汝備矣道人自去孫又崎嶇數里果得大道天已向明足邊一物視之乃紙裹銀二錠約十金懷之復行里許見騎騾數人似商販者近則其表母舅也因商河南正欲回松彼此識認道其故相爲駭然孫遂一宿卯其時已二月初九日矣表舅遂挈孫歸而失孫之夕其表叔覔之不得次日訟之中城以爲必被略賣亟報其父又至各關口章京查詢杳無蹤跡四月間孫自松寄書至京道道其始末如此

道人袖鬼

康熙廿四年小除日漢軍御史祝鍾嶽家奴偶出城將晚遇老道人獨行顧奴曰我欲往城東寂照寺煩汝爲負行李可乎奴念道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蹣跚艱步至城東僻處一古廟天已曛黑奴倉皇欲歸道人云吾等來路已遠比汝至城門已扃矣因予一金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亂塚間里許忽見冢燈星列近視之乃用麵作

方圓約數十步繩上周懸以燈圍中設壇一所累桌子作三層道人進圍登第一層命奴登第二層開其囊有小爐小鍋并肉菜碗道人取至上層爇火炙肉俄頃繩外鬼物往來甚夥道人令至壇下若隱若現爲狀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擲肉一片卽袍袖一展炙肉散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暗中覓故道比辰刻纔抵城門到家神已癡矣未幾奴斃

無錫幻人

錢損軒之甥馮姓在無錫開雜貨行忽一客至謬云棋

貨若干指日船泊河下憑信之遂留寓居數日貨船杳然一日黎明開店見房中燈火熒然於隙中覘之此客危坐剪紙作人馬狀書符燒之人馬俱活又燒符則人馬俱入壁中須臾俱回各持食物擺桌上憑大駭急排戶則人馬都散其桌上粔籹乃某店中物也趨詢某店炊籠正熟但籠中各少數枚衆驚異鳴諸官時吳留村興祚宰無錫拘訊之以無罪對遂行杖杖甫下而人跡滅矣妖術幻忽信然

胡老人

康熙戊辰進士錢塘陸寅字冠周其尊翁先生諱圻字麗京浙名宿也因莊廷鉞明史一案牽累幾族後事得雪遂削髮棄家挈一老僕雲游後并老僕遣還不知所在冠周求父足跡幾遍海內甲子予北上冠周與予言德州有狐仙廟能知未來事有人自幼失母叩之狐仙云在某府某縣某家持禦求果得之亦欲往叩其尊人存否予過德州因訪其廟云狐仙已往楚中矣後丙寅冠周過予京師詢之則已見胡老人矣因爲予言凡有叩事者先一日宿廟祈夢有老翁能知老人意者許

見即次日備香果詣廟拜禱默道心事胡老人即於神廚帳中與人對語問答如常聲如八九十歲人但不見其形耳時冠周欲往山東勞山求其尊人老人言汝父予終有相見之日但此行宜往都門自有際遇功名可得勞山之行空跋涉耳冠周竟往勞山不見尊翁而歸入都果聯捷

文昌縣宰

松江丙午孝廉金維寧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尚未明於明遠樓下遇宮詹沈繹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繹堂曰吾以生平無過上帝命吾爲文昌縣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夢見繹堂明日得其令嗣宗敬卷中式

師生前定

劉克猷初登鄉薦夢一人詔之曰爾須朱之蕃做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擲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遂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蕃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廠主人因與欵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遂流寇之亂屢貢不赴

春官及己丑會試朱公已爲禮垣分校得首卷即克猷也又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不肯會試很夢劉克猷以門第帖拜之因北上是年朱公禮闈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之異

鶴化寄藥

吉溪諸嗣郢辛丑進士習元門之學築精室宗山號九峰山人頗有所得晚年無疾騎鶴化去化後忽寓書於崑山棗泐菴先生筆迹宛然寄仙茅三兩云此余山中靈藥謹以相贈泐菴先生發書皆出世之語而所寄之藥乃嘗歸也書至都門亦未知其已卒未幾鄉人來聞之乃大駭泐菴先生與桐城相公張敦復先生言之明年先生卒於京仙家騎鶴化拔難得謂手拖一麻學化也

同鄉夢懇

石門鍾玉行先生視學三秦壬子春按臨韓昌夜夢一冠帶者跪牀下自言余崇德人與君同里姓胡字潁川因作某縣典史殁於此子孫窮之無以歸懇君收留還故里使骸骨不致久埋沙土君之惠也明晨有三人同叩者是余之子孫萬勿麾却翌日果有三人叩轅求見

詢其家系一一如夢中所言且云夜夢其祖告之云提學鍾公是同邑人昨已乞其挈帶歸鄉汝曹可往求之玉行先生遂予以百金使三人携柩歸復予家中給田五畝使其自畊而食而其子若孫又爲邊兵不能營生先生任滿歸復收養之至今咸依以食

呂祖吹簫圖

京兆程梓園先生爲諸生時赴考寓一至親家夜夢一人賣畫云此畫上人能活因展看見一老人忽動徐下畫吹簫及醒時簫聲猶在耳也清晨觀堂中畫乃呉小仙寫呂祖吹簫圖遂索歸供養并誌硃云

樹中器具

山陰俞子慶云伊外祖家一桑樹腹漸大數年竟如巨甕怪而劈之其中如蠟臺茶壺碗盞諸器皿無一不備皆木之自然成形者至今猶存數種相傳月華時其精光到處久而成象如是

旱魃

有騷達子聞其父柩中聲啟視之見一毛人火之有竊楚聲識者謂是旱魃

周土地

石門有周姓兄弟兄名祚隆弟名綦隆爲諸生食餼祚隆性質朴然諾不苟取與分明見人說不平事輙義形於色居家唯閉戶課農而已偶有覬患病俗每十人連名焚牒𧶽神謂之十保扶是日適以祚隆爲首保于里之土地祠其廟祝忽夢土地謂曰汝往致周爺將代我職其所保甚不當然吾與周前後官不得不爲代申但此後不可再來矣祝以告周周未之信後祝復夢土地曰某月某日周當代我矣祝不敢告忽一日周晝寢夢車馬輿從吏兵來謁稱本境土地祠迎候新官升請示到任日期（周夢中定以某日遂寤因思前言預料理家事遍別親友衆咸笑之比及期果無疾而逝）

偷顱賊

康熙壬戌年嘉郡各邑忽有賊偷人顱骨凡未葬攢厝之柩多遭斵發止取男顱女顱不用一時人心遠近驚駭多貰草卜葬其柩時幟于燕夜人望之或見甲冑人長大數萬左右出沒人不敢近或如牛馬之形閃忽莫定人家多請汛卒守之如是月餘方息不知竊去何用余于卯後附根聞蓋來燭制之永于云顛有一種賣長米藥術者無賴所丁將濟米費用嫖賭及抵債缺額過半則密買此藥祇通上倉時先一日將此藥和米內次日一石變爲二石任斛不缺一月之後仍還本數云是顱骨鍊就之藥貨罪不容誅比於採生折割所當寸磔者也

大蟒

康熙年間滿州有莽將軍者從征吳三桂率偏師前行道遇一蟒其大如瓮長二十丈途廣十丈將頭尾蟠轉雙眥擋路人趨近里許蟒開口吐毒氣將人吸入口中

如蝦蟇吞刺蚌然莽將軍取火藥圍做栲栳大外用衣服包裹作人形以紙條做藥線穿之紙端點火用長竿推近其身果爲氣所吸吞人腹中少頃山崩地裂響振數十里其蟒洞腹而死師途逆然莽將軍病發七日而沒

龍鱗

康熙二十六年太倉曹生家藏龍鱗一片云本州某鎮有父子二人罾魚其子尚幼得一鯉魚長三尺餘遍身黃金色頂有一蚪動漁者以爲異勸兒放之而此鯉尚

游泳未逝其子復罾得之歸家烹之熟雷雨驟作雲霧四塞雲中一龍時現爪鬣且有火光如毬深紫色出沒雲際少頃發屋拔木其父子所居俱隨風而去此子並魚同失所在天霽田夫見所仆大樹有鱗二片其大如盤尚存血肉猶帶龍腥蓋此龍拔木所遺也曹生瞻其一時出詫客云

獨足雞

戊辰臘月雲間明經吳甸巖有佃戶餽二雞俱一足云一卵所伏也雄者有左足無右足雌者有右足無左足

其無足之半邊無肉而兩翼亦大小行則彳亍蹣跚毛色與常雞無異但雄者不能將耳豈兩半之類而不足致兩者耶

青蛙神

平湖進士陸諱瑤林令江西之金谿邑有青蛙神令初至必虔祀之陸不為禮吏人苦諫不聽未幾青蛙無數至礙出入漸至廳事跳躑滿案猶不介意俄而粥飯方熟青蛙出入湯鑊合署不得舉箸陸怒甚欲焚其廟忽兩眼腫痛突如蛙目憐甚勝然後往躬祀之遂安其

蛙相傳為晉物有一匣貯之祀者至廟蛙或坐匣上或據案頭或在梁間或一或二或三變化無定士人水旱疾疫禱之輒應

狐祟

康熙初年順天府尹郭廷祚衙齋有狐作祟白日拋擲沙土污穢几席有楊回子者精遣祟之術延之設壇楊令郭坐壇中羣僕圍壇外已為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尺白鬚扶杖衣冠甚古言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誠為獲罪既蒙檄召當令其出撻之固當但勿殺之言

畢不見空中即擲一黑物如狐狀羣僕痛撻之狐呦呦作聲遂伏郭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蔽辜我携之去矣遂不復來

出不由戶

秀水朱檢討竹垞言其一親戚某秀水人康熙初年夏間入郡赴歲考與友五六人同寓因天暑諸友宿廳上其宿房中廳上一友蚤起便旋失其下衣疑其戲藏之叩戶不應以為故意數人排戶而入則閴然無人視其門窓鎖閉如故其徧求之得於廳側竹園中僵臥於地

手持一褲神已癡矣扶出以姜湯灌甦問之云夜半有兩人呼我以爲同寓友也察其聲則非因堅臥不起而此兩人忽已在榻前扶我自牕眼出裸身至廳遂取一友之褲未及穿復挾我出門我強趨入竹園兩人嬲之不止天將曉始去我倦極暫息不知此身何由出戶也

仲夫子誅教諭

崇德縣教諭鮑之高平湖人順治甲午年因文廟傾圮聖像暴露鮑君募助修葺數年以來所收三百餘金皆入私橐未易一椽一瓦偶於六月朔昧明上殿行禮

未及下堦忽見子路從後擊之踣於堦下家人扶至署齋即發熱身痛手足癱瘓口稱仲夫子擊我遂成廢疾未幾丁艱歸卒

石卵

康熙戊辰五月嘉興北門外七星橋烟舖有一火石大如五斗甕陸續零賣已去七八尙留中心一塊甚堅適有以十錢來買者因舉巨斧擊之石裂爲二中出一石子如雞卵石色黑而卵甚白人無識者有一人以錢三文買去不知何物或云空青或云石膽俟詢之博物者

十二時爐

石門沈元征先生言其鄉人因天旱浚河於土中得一銅爐方圓徑尺有蓋泥沙沾漬不以爲異後遇一遠商以百錢買之細爲洗刷蓋上有十二生肖口俱張開焚香則每一時烟從一肖口出驚爲至寶什襲而去不知其何代神物也

投詞城隍

海昌祝安道諱翼模積學苦志年三十餘不第康熙丁巳特旨開科鄉試國子生安道由廩拔例赴試試前

投詞杭州府城隍願減筭求第以慰老親之望以遂平生之志是科復不售至庚午辛未聯捷榜後族人之宦於京師及同公車數人酌酒相賀安道愀然舉此公案族人皆以爲不祥未幾果病族人因共謁都城隍欲爲懺悔銷釋祈一籤首句云昔年相許今已諾衆懼然咸知必不免矣月餘竟歿於京邸

鮎魚龍

松江朱涇鎮北十餘里名斜橋水通黃浦湖信康熙三十八年夏方午有犬渡河忽沉沒少頃見一大魚似鮎

有二長鬚如竹啣大竦出水面而逝二十九年旱涸佃戶入水道拈桿忽為此魚吞其兩股號呼求救其兄力挽之已失半體矣三十年七月橋旁地忽坼裂有聲上有汎兵營房兵懼疾走未至數十步其地二畝許陷為潭水湧丈餘一路奔流赴黃浦入海所過河港俱溢風雨雷電隨子救時方息潭深不可測數日後有木像浮來土人異之為束茅屋立祠香火甚盛名曰余來廟

大瓜子

順治年間玉田縣一世家當國變後於祖塋傍種瓜為

生忽一年於衆瓜中得一大瓜竟甚邀家人共食之恐水漫溢先於面上開一盆見瓜子僅一顆長五寸濶三寸諱收藏在家至今無恙

五足牛

元嘉僧號一月者於康熙己酉在蘄州見一牛五足一足在頷下

三腳蛤蚆

俗語云三腳蛤蚆無尋處康熙三十七年松江明經吳育孅隣人於厠旁獲一枚三足二足在後無少偏衆

共傳觀月餘甚重不及三兩古謂蟾三足窟月而居為仙蟲何以產穢處且速化耶又戴殿元丙辛言少時讀書山中親見三足蟾云戴名有祺

沈耀先現形

沈耀先者嘉興鄉民為人誠實出入大家為保佃大家咸信愛之康熙己巳冬病卒忽一日侵晨叩其友門童子出應訝其為沈也俄頃其友出見之聲音笑貌衣服不類死者因執手慰勞曰人言汝已死真謬傳矣遂留共飯因泛論陰陽之事沈曰陰陽亦無大差別大約好

人得逍遙自在惡人定受苦報耳曰世間楮錢有用乎曰亦好僧道誦經有益乎曰若真修行僧誦之甚佳如應付俗僧則徒費生者耳友聆其言始疑為死心懷畏懼沈即起隱入壁中友亟至弔奠則死已十日矣

洞庭使者

浙人張端叔其父為鎮遠府倅泛洞庭舟覆溺死二僕越二十年復游洞庭夜夢其僕二人偕至云某為洞庭君使者聞主人至故來候但連日應大風惟某日某刻可渡至期官趨送及期風稍定見橋上有二烏對船中

呼與俱往之仰面呼云汝是某某否二烏作答狀又云既係某某可飛集予几果翔而下與之食輒飲啖因促舟師放船食頃已達岸其二烏猶盤旋不去再三諭之衆噪飛去復還者數四若不勝悲感者然

方魚

鄞縣楊雪崖老塾師也嘗言其叔祖館於象山邑人某家其俗治塘種魚終年以此取給偶一歲獲雙魚正方可三尺許頭各有二角不敢食臘而藏之每出以示客人無識者楊親見之

尸解遭發

嘉興虞虹升侍御鑑斯弟也于南門外搆小園名壽鹿土木精麗時復改易布置不輟康熙三十年掘地爲池丈許得一石板板下兩缸對合啟之一尸儼坐如生髮長被體指爪繞身虹升舁棄南湖深處未幾得病恍惚百藥不効而死蓋尸解者不幸値此一切棄之者亦獲折算之咎耳

五聖爲祟

秀水吳爾塤言五六歲時隨其祖父居秀水縣前宅內廳左書房向供五聖歲時虔奉頗有利益後遷居塔街此宅售與郭姓號秀平者居之郭有女及笄頗美一日偶至廳側見房內有方巾道袍者據案作書女見之驚避以爲外客也是晚此人即入室求歡言從我令汝家富厚順遂不從即禍至矣女力不能卻自此每夜必至久之父母怪女日漸憔悴叩知其故亟移他處其房更售女竟病歿乃康熙八年事至丙寅江蘇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祠凡祠宇及人家所奉者悉行撤毀妖禍遂絕

高王廟土地

石門吳我亦名爾章老儒生也卒已十五六年矣康熙壬申九月初五日妻呂氏病發氣絕巳兩時巳而復甦自云初三日見一無常鬼入房一轉即去初四日無常帶三人來亦一轉即去初五早同四人來其一奇狀鬼也鬼以鐵索牽呂去至城隍廟兩旁栅門未開見罪人甚多亦有閒散者俄頃有乘輿來謁城隍者押差謂呂曰此汝夫君也何不求之呂望見乘輿張蓋戴紗帽穿絳繡袍前有執事六對引導審視之果我亦也因驚對

其故彼此悲感曰我爲本邑某鄉土地已八載矣今陞在蕭山縣臨浦堰江王廟土地香火最盛今十月十五到任因見城隍候交代不意遇汝也呂求其救援我亦曰我見城隍試言之出謂呂曰汝年六十四壽已盡我力保放回三日矣呂見柵門繫人甚多有呂氏從嫂在焉披髮銀鐺見之痛哭我亦叱使送還旣甦作我亦語索茶飲之且命焚冥鏹六千以爲使費呂因處分家事至初八日辰刻精神清爽予息希可復生呂曰我只延四時申刻卽去隨夫子同享祭祀耳屆期瞑目而逝牀噱旁有烟氣盤結恍若有接引者予俊伯名鳴鑾十月初至蕭山訪之果有臨浦堰夜船附至臨浦有高王廟土音呼高爲江聲如岡其廟三年前已毀俊伯十四晚宿廟旁萬聖庵半夜忽聞鼓吹之聲心異之明日詢庵僧俱聞之少頃合鎭喧傳鬧廟中鼓吹土人俱來焚香祭獻始信此事實然矣

女子神力

康熙廿九年乍浦比年通海舶遊人士女雜沓偶有姑嫂二人隨從僕媵甚都似右族宦家云從雲間來遍游城內外至駐防署前有鐵礮重三百斤二女笑相讓舉之其嫂擬至平胸十三舉氣色如常其姑舉之又加四焉觀者如堵不敢詢其來歷

僧化虎

康熙乙丑正月有僧九人衣異色衣從餘杭化緣入臨安於潛昌化盡化爲虎爲害甚酷三邑嚴捕卒不可得四月間於潛山中茅菴之頂一虎坐化石上居僧不知登山遇而墜崖幾斃獵者視之則已死矣舁送縣官此後虎患漸息石門沈元徵先生秉鐸於潛時所親見也九僧臨安化虎者三昌化四於潛二

土神記責

嘉善有一友素不信神適其子大病里中有小廟許病痊酬祀不意其子竟故此人因卽毀廟忽一日急病而死至冥司知爲廟神所訴冥府細查簿册云此人陽壽未絕且係生員不便施刑命鬼判書此人掌中記責十板四字卽放回陽甦時見手內宛然四字摩之不滅數年後歲試劣等果領責如數而手內四字已無矣

求藏見怪

曹秋岳先生之叔諱某者因家貧日奉藏神拜求掘藏久之忽有一白衣童子自稱藏神云奉我未虔故不與汝今後必每日供奉豐厚我心若快方肯見藏因置田拮据供給年餘其童子有形有聲飲食與人無異但夜分卽去平日間每見秋岳卽便隱形因攜其叔與秋岳起釁使不相往來後其叔病篤藏覓不可得舉家供給困甚而無術遣去適秋岳來探病其怪隱匿床下瓶內家人密告之秋岳因取瓶書曹溶封三字并用一圖記緘之但見其瓶旋轉不息數日方止投之於河其怪遂絕而其叔病亦霍然愈矣此秋岳未遇時事名醫薛楚玉嘗聞人患貧往往舉以為誡云

人變虎

廣西有一鄉民每日早出晚歸必攜死豬羊麂犬等物至家以為常後因其子擇日成婚須豬羊祀神妻囑其覓活者為佳村民有難色妻遂疑已前之物皆屬偷盜命子尾其後覘之至一山見其父入岩洞中少頃有虎咆哮而出其子驚悸良久徐入洞求父所在但見一衣存焉疑為虎食矣未幾虎歸洞俄父復出其子駭甚因急歸告母村民歸家見其妻色變遂大言曰吾為汝等識破今出不復返矣疾走出門妻子牽衣留之力掙其足竟脫一襪而去後其子於山中遇一虎一足人也因思此虎必其父將為獵者所得遂遍揭街市云若有人獲虎一人足者勿送官願以重價購之不數月果得而埋之云此康熙年間柳州來賓縣事牛哀封使君宜其然乎

南漳龍神

楚南漳縣西溪老龍王廟水旱禱雨極靈列於祀典凡有旱災祈雨者到溪結壇拜禱無不立應洞中有旋渦深不測龍處其中禱者以空罈包紙布數層投潭中隨旋渦而入少頃浮出紙布仍乾罈內有水或一寸或數寸捧戴於首飛馬而行洞中卽有黑雲雷電隨之路遠馬必屢易所禱之處得雨分寸如數有襄陽縣典史偶食雞子雷震墮馬幾死雨皆變為冰條掛於山野樹頭罌中涓滴俱無焉每年縣官用職名手本送禮先至洞口土地祠焚楮幣然後投手本入潭其手本旋入潭內少頃浮出受者點之然後投禮物於潭禮物止用紙筆墨

硯銀牌等六事順治年間邑令姚延儁浙之湖州人不信懷銅鏡投潭中鏡亦浮出遂神其事又近溪有一老人龍王時邀與圍棋入洞見府第壯麗龍王乃一白鬚老人出洞則絕無所覩唯見巖穴而已云洞有十八龍子號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等稱禱之亦能致雨龍泉令君金諱煇前令漳三年言之甚詳而余竊友費越石曾爲幛幕并言老人事餘略同

盧醫山

山西潞城縣民病不服藥亦無醫縣南十餘里有盧醫山上有盧醫廟廟皆石壁石柱石瓦遠近病者持香燭楮錢詣廟通籍禱述病緣用黃紙空包壓香炉下禱畢紙包忽動開視得紅丸者入口病卽愈白丸者淹纏數日可愈病不起者無藥再四瀆焉則與黑丸服之亦死無爽也廟門夜有二黑虎守之傍晚卽相戒不敢上山矣山頂有風洞曰不甚大而深不可測土人旱則往祈風夏秋旱則祈西北風冬春旱則祈東南風亦用香燭褚物向洞拜禱取其旁之土而供之風至雨亦隨至金公初任潞城並詳言之

老婦變虎

康熙四十年浙東陽縣某鄉貢姓有一老婦年已七十餘時時無故他出輒數日不歸其子竊疑之一日尋至深山過一地祠聞祠中聲甚異入覘之見其母方躑躅變虎因驚呼從後握其髮持之不釋母以爪傷子面負痛放手母跳躍而去不知所之數日傷愈遍求之山中見一披髮虎前行後從數虎子不敢近悵惘而歸傳聞遠近

鼈寶

海昌北門外木行買一巨鼈約重七八斤煮之鑊中啾啾作聲似乞命者熟而剖之腹中得小人五官四肢皆具觀者如堵識者以爲鼈寶惜煮之矣海昌學師勞貞山遣僕往視之果然康熙壬申夏事

牛頭馬面

嘉興楓涇鎭上黃姓者素患弱症獨宿店中忽一夜見數人自門縫入一人持布袋羣坐而語曰過東則有關王廟某僧誦華嚴經恐觸之不便過西則施家有猘犬可畏不如從下西街去爲便耳遂出袋內牛頭馬面藥

之而去其人知爲鬼也自分必死矣未幾聞隣哭聲則一産婦死矣黃起見鬼遺一小牌拾而視之姓名八人一即隣婦餘僅記三人看未畢前鬼復來奪去雞鳴探此三人者則皆已物故矣

雌鴨化雄

康熙癸酉夏大旱桐鄉東八都民陸姓者養母鴨三隻已三年矣一鴨連月生蛋三枚尾忽禿數日生綠毛遍身毛亦漸脫頭翅盡綠而白頸嘴距變紅形聲俱化爲雄觀者千百人

黑雪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陜西合水縣夜下黑雪將已成麥豆方長秋禾凍死大半總督噶將軍延不報縣令王三錫題參部議處分見邸抄

洞庭神君

洞庭君相傳爲柳毅其神立像亦而獠牙朱髮獰如夜叉以一手遮額睜目而視一手指湖旁從神亦然舟往來者必致祭舟中之人不敢一字妄語尤不可以手指物及遮額不意犯之則有風濤之險唯郴州人則無恙郴州士子赴省試者至廟拜祝焚鄉眷晚生帖雖遇風濤無不安然而渡

佛殿巨手

侯官許不棄十年前在福州一山寺同數友於佛殿後軒晚齋望見殿壁上燈影搖曳命僕視之良久不返因共起出視僕仆於地仰見一巨手青黑多毛從殿外簷上伸至殿中將長明燈搖曳闔堂驚喚手忽不見不知何怪也

陽官點册

李煥然戊戌進士北直濬縣人康熙壬子年任陜西平涼知縣癸丑秋夢城隍來請李赴廟中城隍南面坐命煥然西東旁坐云有册籍煩公一點吏送至案前簿厚五寸餘李舉筆頃刻判完或勾或點絕非己意似有鬼運其腕者其所點之物色全如血俄頃而醒姓名略記一二乃甲寅出兵首名受賞者與他兵死者合之夢中所點無不相同其勾者俱無恙時石門方岱瞻爲崇信令詳言之

汚井雷擊

康熙癸酉浙西大旱河水絕流泉源俱竭烏鎮某氏家有一井甚甘而有水人取者衆氏甚厭恨之一日晨起以便桶傾井中取者不知得水始覺其穢也六月廿四日大雨震雷擊死其婦自十九歲孀居今五十歲矣平生持齋念佛擊死時素珠猶在手中特以一念之惡遭天譴耳

土像爲祟

寧波洪暉吉圖光順治乙未進士偶入佛寺見山門四天王足踏八怪一女怪甚艷洪曰如是美色即受其惑

何恨哉是夕即有艷婦入室求合洪心亂不能却自是每夕必至月漸尫瘠幾至不起百計禳之四載始去洪官亦不顯

狐怪

京師長春寺有狐爲祟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客至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羣犬噬一狐斃通身異色有欲取爲帽者僧云狐類惜羣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夕果有羣狐數百似來弔喪僧舍皆滿哭聲沸地迨曉不知所在死狐亦失矣

自知前生二則

大名府小灘鎮鄭監生家於正月初二日舉一子閤三日忽睜目而語曰予手足何忽小耶予懷慶府濟源縣人姓趙伯父與兄皆監生外舅係孝廉以上年臘月廿七日無疾而終年止五十六有兩人引至一衙門內過堂同行者十二人復至一處憲體森嚴十一人挨次進去我立於門外俄頃十一人出其隨行之二人曰汝可不過堂矣同至小灘見一大門樓二人曰惟此可安汝身因儘力一推不覺墮此地回念家中有二女一妻一

妾妾受身已九月大約正月間必坐草不知生兒可得延嗣否長女已十八歲擇於正月初九日遣嫁吾死後不知家中若何鄭有族孀往觀之既去兒復咨其母曰何物老嫗竟入吾室以後可辭衆人不必以吾爲奇貨恐招尤也邑屠戶邵某與鄭交最厚強見之具述宿世事

新安吳瑤號象星老而能詩貧無子依侍御程梓園先生以居自言前世爲女即其族叔祖母也叔祖號元朝奉母號元孺人居土山年七十餘一夕孺人忽謂元朝

諾曰吾明日巳時當死即託生於浯溪姪君正朝奉爲第二子汝無悲幸來視我可也翌日果無疾而卒元朝奉斂畢即往浯溪探之君正舉第二子矣自是時致遺問及長就學時以果餌貽之羣孩兒見元朝奉來其笑之云汝夫至矣象星亦恍惚如舊識一日象星因市茉莉花至上山元朝奉家入門歷歷如故居登堂入室牀榻井灶花木器具皆素物也見其二子不覺戚然而悲歸家惆悵者數月後元朝奉死象星哭而送之如夫婦焉今老矣言之猶鑿鑿也上山浯溪兩村族姓無不知

此事

食鰻斃命

康熙癸酉六月旱乾河涸石邑西門外有沈姓者家貧乏食掘泥淤中鰍鱔之類食之得一物全似鰻身短而粗重十四兩烹啖甚肥一家父子四人同食沈腹痛脹悶不能言而死其子女三人頭面身體俱發大毒幾幾或疑爲蛇所化或云另是一種毒蟲人不識耳書此以爲食異物之戒或云即斜耕蟲能穿穴田使漏

食蟮中毒

湖州沈驎士貧儒老於館師其子二人以贄習藉爲業辛未夏同書船同泊書賈及舟子共八人買蟮四觔煮麪爲晚食中有一鱔特肥壯而短或疑其形異有毒或愛其肥不忍棄遂併烹之其一人不食鱔餘七人共食之至二鼓七人皆腹痛下血升許號呼輾轉欲死不食者夜叩醫家求解毒藥服之始安然各瀉痢十餘日而愈

火龍

癸酉六月廿四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風雨有火龍一條

攀火繞身經過田禾一帶數百畝俱被燒焦居民報官邑令呂猶龍親驗猶有帶來跌死一屍不知何處人小圩房舍樹木亦多損壞

不塟之咎

嘉善孝廉朱文陳老於公車壬戌會試北上前一夕其夫人夢神語之曰汝夫數世不塟家累十餘棺今科本當首選因此削其籍矣是科果擬元以微眚見落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家忽有怪白晝擲磚瓦傷人晚即現形不一時見十數人持械入堂將牆壁片時拆去或毀

子累至六七或罵爲妖即揖其人居高臬之上復推墮雞犬家中大小無不受傷者人人佩刀而行中秋之夕鳴吉登樓忽見白毬旋轉不已逐之下梯値鳴吉次子佩刀而來遇之揮砍血濺滿身十餘日復來大 云我刀傷臂治痊可今復攜數友來矣遂於堂中設公案數妖南面而坐羣妖趨走若排衙然倏隱倏現索酒食供獻達旦始去朱請松江堪輿程天衡覓地館之於樓授以一刀曰倘有所聞見可以自衛也程亦未信聽至更餘怪風入戶窓牖自開磚石亂投程傷額裹衾而坐不敢出聲約二更始去次夕程藏刀於床燃二炬伺之忽見牀下有一怪物趨出長尺餘撲燈皆滅月色中視之身皆紫毛目光如炬射出丈許忽變形長至十餘尺三頭六臂頭現紅綠白三色每手執一竹簡向程攢戳程自揣避必不免即抽刀往前極力砍之砉然有聲至梯側而隱倦極就寢迨明視之刀上鮮血淋漓衣亦濺血自此不至矣朱遂卜地葬其柩値張真人入覲求禳真人與鐵牌一面埋家中近頗安靜然自七月至十一月受其妖毒幾半載焉程天衡親言之

養由基墓

德清縣前直街沈漢倬房基下有高堆人躋其上必病明末發之見大石板焉啟視之寒氣逼人初一人縋入立斃久之寒氣漸息衆舉炬下視乃地室一間朱棺方長與近代大異下有鐵牛負之石刻有字摹出乃古文大篆識者辨之曰楚養由基墓也墓中有缸七隻疑貯漆燈者遂掩之築室其上居之無恙至今尚在

花異

康熙丙子七月石門吳中涵臥房前庭下秋海棠忽發一條開花數層其十餘朶正如玉樓春牡丹大如盞千葉香艷以爲吉祥圖其狀求善詩者咏之中涵少年攻苦素抱羸疾至丙子十月不起年僅二十二歲蓋不祥之徵也

有尾小兒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軟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二文

內黃猴怪

內黃縣署中有五間大樓頗高峻俄見一白髮叟立樓傍身與樓等忽漸矮入地乃沒又一女人偏身着白立樓上以一足跨樓下又一日署中逢中秋月色皎皎忽見一狐立門檻上望月叢呵逐之狐貼然不動兩眼發白光光之所到人不能犯因其持弓矢刀仗相守狐忽跳躑署後立兩敵樓中間以兩眼光射敵樓其赤如火大如箕迫近之則熱氣爍灼復相持良久俄逝焉外急以刀砍之截其尾寸許帶血粘刀上牢不可脫以利刃剜去之其毛皆堅銳如針自是不復見矣

狐報仇

江浦武舉王姓者家頗富饒居室深邃近臨江滸一日有鮮衣少年僕從甚都過王投謁覩其刺曰侍生胡大名王詢所從來云自閩宦北歸欲假館樓畬屬如蒙見允明日謹奉賃約贄以閩嘝名果皆先時方物王詫其異不知爲何許人也姑諾之明日果賫約并金數鍰約以明日入宅言詞捷給器度不凡王益疑其爲人俟其別去登高樓望之江滸無舟見其循滸西去入積葦中不復出王曰此妖異也率佃戶數十人持火及獵具以往見積葦如山廣數畝蓋蘆場之久未售者循場而行有窟穴幾處似有物出入乃列網穴口舉火爇之有老狐突出逸去羣狐無數燒死觸網傷斃塵遍是夜聞繞屋哀號之聲且詈曰吾與若無仇何故殺我子孫數百吾必有以報汝如是者累數夜不輟未幾忽有首人于江督郎公廷佐處密訐王以通海謀叛其人則胡大名也郎密遣人掩捕果於王之後樓得矢數鏃遂擒王刑訊王不知所自來無辭以辨舉家下獄叛具雖實而首人不至淹禁十年親族庾死過獄竟不成遇赦乃出是順

治年間事

鬼救虎害

康熙廿八年間武林清河坊有趙姓者往西山索逋歸已日暮行至集慶寺之東驟雨昏黑又無雨具不能前進傍徨間見有厝棺之室簷底可以避雨乃向棺致揖曰暮夜不及入城暫假尊簷憩息遂坐其下假寐夜將半忽聞有呼者云某地演戲吾與若盍往觀乎室內應曰汝自去吾今夜有客不及奉陪呼者邀之數四而室中堅却如初五更雨止天亦漸明急趨入城而遺其棗

木戲乃假諸人者慮其來索復尋至昨宿處戲在簷下見其旁尻跡甚多始悟夜間之鬼所以不去者感其人之有禮而護其尻厄也嗚呼鬼何知愛禮而人可弗鬼若哉

紙魁星舞

康熙乙卯年五月江南學使者羅瓏幾貞科試淮安府場中兩邊搭蘆篷廠中間搭龍門上綴紙魁星俱以五色紙爲之兩手持筆錠足踏魁斗光彩生動試畢封門後各役俱散署中親友偶出堂上閒步忽聞堂前喧鬧

聲遂出視之則見魁星在篷廠中間甬道跳舞不已闔署驚動駭異遂燬而焚之然是科淮安無搶魁者嗣後亦無大魁但不脫科耳

西湖水怪

藍橋朱凡伯爲家進士京琦之兒讀書孤山時中秋月朗獨步過西泠由蘇堤至第三橋遙見橋上有一人向月而拜即覷之相去丈許拜者驚起回顧乃披髮女人面白如粉唇赤如血上體裸露垂乳至腰忽躍入水中朱大驚愕不知其爲何怪也

蛇異

錢唐徐子靜爲江西奉新縣羅坊巡檢在南昌見一人自言姓婁武寧縣人於康熙初年賈廣西欲至舖家索負五更起出門天尚黑忽見前路白光如日謂天已曙矣前行見一亭過亭復有一橋度橋便入黑洞中不復辨去向但覺腥穢特甚水如潮湧將身滚出於外昏迷不省俄而天曉漸甦見大蛇尾如山岡廻旋而去身尚僵臥不能起行人見之詢知其故舁歸上家身已腐爛歲餘方平復滿身皴膚如蛇皮矣或謂亭是其口齒

也橋是其舌也入黑洞則進其喉蛇涎潮湧幸而噴出其不被吞幸矣所以腥氣特甚也歟

述異記卷二

東軒主人輯

三異物

高江邨雜記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盒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匜筆研投壺綦局絃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鑷鉗而覩之其一鏤象爲球周身白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金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窣堵波高一寸許鏇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可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鏤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

記桃核念珠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行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瓶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猊猿猱錯雜其間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兀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葛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嚴石可謂藝之至矣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因以珊瑚木難飾而藏諸古錦

狗西番

陝西臨邊有狗西番其婦女頭髮俱作細辮額間分開左右垂下如瓔珞然富者以貝作墜子凡西番貧女俱許入關爲人作針紙縫紉等役至晚則放去其男子於路旁見人飲食輒瞪目垂涎饞狀可笑然甚富其穴中多藏犀角象牙琥珀靺鞨諸珍物與漢人爲市

西番狗

石門吳不瑕名雲程康熙三十三四年爲西寧屯田都司華君館賓歸言在幕下時有屬弁獻西番狗二一牝一牡形質稍高於常狗堪供驅役其前兩足指長如猴足作活與人無異命之掃地即奉帚至庭下掃除甚潔

磚石罅草根亦以爪剔淨掃畢奉帚跪坐復命於主人之前令其再掃他處亦然命之燒火即詣竈下屈薪爲把進火如人樹枝長者力可拗而折之饌食既熟擊竈數下卽止火矣其他雜役周匝詳細或過於人自辰至暮趨事不倦與之肉拜而後食食畢復稽首三四焉闔署無不奇愛以爲勝於人之情其四肢而失其本心者矣

怪洋三則

邇年有泛海歸者曾遇颶風飄至一島山勢高峻海岍寬衍舟中共百五六十人因見天宇晴霽有七十餘人

相拉游步上山行數里忽見一人長三丈餘見衆人來喜動眉宇迎揖使前衆以爲仙隨之而行至一穴口復盡揖之入洞中內約畝許寬廣高朗衆方玩覩長人忽取一巨石塞其穴引手從旁穴中取一人捩其頸飲其血而拋其屍以次執三十人如此飲之餘人驚惶無措忽見長人憩穴外石上如醉然餘人遂得從穴隙奔出登舟訴其事適風便挂帆行未數里長人舉步如飛蹈海水僅及踁追舟將近衆議曰此怪一至吾輩無噍類矣遂協力施銃斷其足長人似有退縮之狀風駛漸遠遂得脫

其一有洋船失風飄至一島金光耀目不能正視抵岍乃金山也岍旁沙石皆紫金同舟者喜甚競持鎚鑿鑿取之俄頃見山頂一人頭戴金冠身披金甲朱裡跣足舞劍而來疾若飛鳥漸逼舟次衆皆大懼海舟素奉天妃娘娘其辦香拜懇求救忽大妃降一客言曰此金山神也汝等竊金爲禍不小今我來救衆人之命卽持搶登檣杪命舟中鳴金鼓助戰奮與神拒良久神不能勝而去其客從檣端墜下身無所損舉舟遂免於厄此二

則皆近年事也

其一順治年間有洋船自廣東開洋失風飄至一島老於海道者亦不之識也因暫泊焉舟中有一二百人其中三十餘客相携游步海岍過一山坡見石板街道潤餘二丈長約數里隨步而行有一城入城街衢平直衙門壯麗但覺清靜而無一人遂共入衙門歷數重無呵禦者登其堂見一人南向而坐紗帽朱衣若雕塑然旁有一吏捧文案而立一門子捧茶作欲進之狀隸役數人夾侍廊下望之若死若生寂無一言衆以爲必前朝海

溺死事之臣靈爽所現也疑懼疾奔未出二門有朱髮獠牙青面之鬼三十餘盡擒其衆一一用藤穿頰懸於大門之內衆鬼悉趨入似往報命者中有一人舉身騰擲裂頰而墜逃至舟道其事舟中有一年老熟海事者大驚曰此夜叉鳥也亟聚衆鳴金鼓持器械往救之至則街衢城市毫無蹤跡但見荒草坡中白骨一堆乃向者三十餘人爲夜叉所食之餘也其裂頰者歸就醫頰雖復合尙存二孔蔡藤所穿也後爲廣東武弁僧親見其人言之

覘鬼

青陽庵僧言有同庵僧某未出家時聞人言凡人能偷啖新死人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此七次可日中覘鬼僧信而爲之果然每日居家出市見鬼無數黑夜亦然鬼與人雜幾相半形狀不一甚可畏惡凡午人路行鬼見之側避者其人無恙若不避者多病至有鬼亟隨且戲弄之者其人必死矣僧漸厭且懼以至狂惑人勸其至張眞人府求符水治之日中雖無所見而神已癡矣遂披剃爲僧至今尙在

蛇鬼

嘉善粟有六書齋庭前有空酒罈數枚夏夜子弟輩瞰露坐其上有六晨至庭中見罈下蟠大赤練蛇驚覘之死矣因命家僮取出煨弃之少頃忽其姪女狂亂作蛇言曰我褒兩家墻下久未嘗爲害偶出取凉老相公殺我復焚之恨毒已極茲來報仇耳家人驚告有六有六云我見死蛇恐遺毒傷人故焚之實未嘗殺也方辨論間姪女忽又作有六父語曰是我殺之此亦細事汝輩何懼可具酒食楮錢送至焚蛇處無害也如其言女亦愈無他康熙甲戌事

孝廉魂歸

嘉善甲子孝廉王成叔冬赴公車歿於京邸其弟錦雯亦登戊午賢書屢困南宮甲戌秋同里孝廉錢心佩下第歸成叔魂附之而來至錦雯家附錦雯之子大言曰我去家日久今始歸何慢我耶錦雯驚問汝何鬼也其子曰我成叔也弟平日不讀書多外務故春闈不利年漸老矣可不自奮哉我餓矣速爲具食且我妻叔孫舍碩亦同來此饌當稍豐不可慢也舍碩以明經赴考敎

錫乙丑春卒於京師者也其他語家事甚悉錦雯懼報其嫂姪具盛貲送至其家子即愈後亦寂然

蛇籠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占亡兄之產姪無可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憩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為巨鱉其姪惡之前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籠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井亭遂力阻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之所見眾未之信遂于烈日中繫籠尾倒

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為蛇叔乃抱姪而泣曰我固欺汝汝不恨我乃反救我我真非人哉遂相與歸家推所攘者其之式好如初

桃核舟

武塘魏氏藏桃核舟一枚蓋刻為赤壁賦云舟首尾約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艙箬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啟窗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糁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髯者為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手執卷端左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坦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屈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衡木右手扳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

細若蚊足鉤畫了了其色墨又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朱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窗八為箬篷為楫為爐為壺為手卷為扇為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取桃核修長者為之由此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為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小人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外國貢小人一其長二尺餘面目肢體鬚眉與人無異似四十許人四譯館為製小衣冠啟奏進

上此人手持小傘蹣跚而行傘式與中華同人故䝞觸
之輒吱吱作聲如猴觀者塞路

毛毬

康熙三十七年額駙耿勿忠■公子光祚城外上墳見
樹林中一毛毬闊長如大東瓜砍之柔韌如絮刀不能
入刀起復圓不知何物一年而額駙卒耿公子與海寧
薦家黃弘遠言之

無目魚

康熙庚申余於福州大中寺遇一行脚僧偶談山水洞

穴之勝僧云我曾至某山游一洞黑暗如漆同行者數
人秉炬而入深十餘里中有溪橋樹木與外間無異但
不遠天日耳溪中有魚好事者輒取數尾出視之頭上
俱板骨無目想處暗水中無所用目故造物者不為設
此一官也物類之奇一至於此惜忘其地與山名也

雙體人

康熙辛未十一月京師前門外有以朱盒貯一尺餘小
兒長尺四五寸兩頭四手四足二體相背觀者日數千
人人與一錢

鉅體人

寶邑縣一鄉農甫生時陽長三寸及稍長陽長一尺今
三十餘歲無人與婚食量甚佳他無所長僅能鋤地然
工力較他農數倍因此庶不為人所棄第免饑餓而已

花姐

曲阜孔廟內奎文閣視廟倍高其上相傳有狐仙歷久
無敢登者康熙甲子年十月
皇上幸　闕里先是八月間衍聖公府人妻得病狂言
其夫以刃臨之妻曰我花姐也汝勿犯我夫問汝何在

曰我向居奎文閣今天子將臨幸闕聖開路驅我令出
暫避汝妻身我能言人禍福凡有來問者人取五十文
所以酬汝爾夫知其為狐仙也如其言有問皆驗及
上廻鑾此婦昏睡數日病尋愈問其前事茫然不知

木理成字

康熙甲子春海鹽張氏佃戶鋸一樹中心成王大宜三
字筆畫清晰如寫見者甚衆邑中適有武弁王大宜者
遂購爨之

康王廟虎

康熙甲子余在粵東遇一獵戶係高州人自言曾入深山射獵暮不及歸遂入康王廟神座下棲宿夜中忽大風發戶羣虎入廟二人懍不敢動虎一一至神前跪拜如人且作人言求食神俱不許最後一病虎哀乞再四神曰某村有一鱗耳豬可往覓之然恐終非汝食也虎跳躍而去逮明二人議曰某村去我家不遠試相與蹤跡之次日共至此村向晚坐磐石上偶見一婦携筐而至亦倦息石旁二人熟覦其耳有缺疑即神所謂鱗耳豬也因尾此婦至其家借宿此婦以夫他出堅拒不允

二人者強之婦不得已遂入室二人處堂中而扃其戶夜半聞腥風颯至婦求出不得始而怒詈繼作哀聲二人愈駭窺其戶外則有虎踞焉遂以毒矢殺之天明告之鄉鄰開門視之此婦昏仆於地便液盡豬穢也俄其夫歸衆告之故以姜湯灌甦詢其昨事如一夢矣其夫乃致厚謝焉虎送之官康王者蓋司虎之神也

狐怪

桐鄉沈峽源名兆奎原名裕滋少時文名藉甚順治辛卯中副車歸家憤懣忽梁間有人作聲呼其小名曰汝勿鬱鬱終成進士耳舉家駭視之則一老嫗青衫綦從梁而下曰我乃汝之高祖母也孫甲午當奪魁已而果然其來也衆皆見之俄頃而隱自是不時來往輒索酒饌與聞家務瑣碎可厭又時現異形且夜聞門外馳驟金戈鐵馬之聲更惡而畏之矣至戊戌忽謂峽源曰汝今科不中己亥當發兩榜但須改名兆奎耳家人以己亥非開科之歲共笑之未幾滇黔平　朝議以設官開科己亥果復行會試峽源遂改名中式後來亦漸稀又十餘年而寂然無他或以爲狐怪云

抹臉兒術

石門朱石年先生司理平越時戊申歲滇黔全省延至楚郎襄間有妖人抹臉怪術其人衣服言語與人無異或數十人同入城市或數人散行郊野時隱時現去來莫測或戎服乘馬馳於顛崕絕壑之中或變成彈丸從屋漏而下旋轉漸大裂出人形人與交臂而過忽然仆地就視之則面目已失其半僅存後枕顱骨而已城野山僻邃閣密室多受此患不知取爲何用作祟八九月方止被抹者數千人文武官弁晝夜巡邏家戶擊鼓鳴

金以備之冒有數人舁大木桶入賊兵卒圍之忽然不見舁其桶開視之則有人首百餘以石灰醃之或云取人面爲祭賽邪鬼獻勝之具或云苗蠻獵鬼遇閏年輙出亦宇宙間怪異之事令嗣今李詳言之

雷擊野鴨

康熙乙亥二月十五日大雷雨桐鄉南門外雷擊一野鴨從空墮人家屋上取視之從嘴至脊尾裂開一線直如刀截腸從背出重二斤觀者數千人無不駭異其瘞之普同塔中

海夜叉

康熙癸酉正月新安劉湊璞至登州蓬萊閣觀海應觀日出見海灘一物倚石而臥就目而睇細視之人面黑色圓目鋸牙朱髮赤鬚魚身似鯖無手足長五六尺久之轉側入海詢之僧曰海夜叉也此特其小者耳大者長丈餘有兩手似蝦蟆而無後足海濱常見之

異獸

海鹽俞漢乘名宗來令江西之湖口邑多虎患有貢生家在兩山之中夜忽聞一物墜其屋上梁瓦俱裂次早視之見異獸墜兩楹間而死羊頭羊蹄牛身馬尾不知何怪康熙丁巳年事

異魚

俞漢乘在湖口漁者獲一魚重斤許魚頭鼠身云鼠入水所化亦丁巳年事

人魚

康熙乙亥春平湖乍浦海濱獲一物如人頭面五官四肢全具女形兩乳無別腹白如魚背青有鱗無髮長五六尺一二日而斃兩年前海鹽獲一物形正同僅長尺餘蓋人魚也史記始皇塚中以人魚爲膏代漆燈豈是物歟

鯊魚腹鉢

嘉善武進士陳玉明爲松江金山衛守備海中獲鯊魚重千斤剖之腹有石鉢蓋魚吞僧而鉢不化也康熙初年事

產異

長洲人水文卿言其母爲收生嫗至一產家其婦產一稚首軀蛇併體蜿蜒能動嫗持刀砍殺之卽時戰慄歸

病不久而死康熙十四年事也且云其母曾見產三目者頭中空如臼者手出於胸者皆不育如此者歲嘗有之

雄雞生卵

康熙甲戌十二月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大如鴿蛋殼甚堅厚以椎椎破之亦具黃白內如凝脂不散黃帶赤色亦無他異

襄陽縣怪

雲間癸酉孝廉李日華曙之曾祖明季爲襄陽令署中時有怪一日至內堂忽見四柱有人面千百大如指環

柱鱗次非土非木刮之如粉戲云面何太小耶次日四柱皆然大小如人面復戲云可復更大乎次日四柱止四面大如車輪然亦無他異占者云係獻賊兵燹之兆

僵尸鬼

山東某縣一荒塚有僵尸鬼每爲人害康熙某年有二役同解一犯過其地時値大雨天暮無所投止行至初更遠望有微火若燈趨至則破屋前後二間闃無人聲入內覷之一婦人方背燈而哭遂告以投宿之意婦云我夫新死尸尚在外舍家無他人不便留止三人以雨夜難行再四懇之婦云外間有夫尸恐諸君不安適耳三人願留遂共宿尸旁一燈熒熒二役已鼾睡此犯心悸展側未寐忽見此尸蹶然而興犯驚慄不能出聲尸就燈燻手使黑往塗役面兩役俱不動復燻手將至犯身犯大呼狂走出門尸遽追之速過二橋尸猶未捨犯奔入破廟踰短垣而出尸撞牆僵仆犯亦昏倒牆外迨明行者見之以姜湯灌甦始述昨夜所見共往跡之則二役並死於荒塚之旁矣

小姑讙侮

俞漢乘令湖口時有湖口關監督任滿送之至小姑山則彭澤界矣泊舟山下筆帖式某偶彈一鳥飛入小姑廟追之入廟鳥伏神像上復彈之正中小姑肩衆共止之不以爲然漢乘回未一日忽有飛檄來言筆帖式肩發一疽號呼不輟特來延醫比醫至彼已死矣又湖州姚陟山任湖廣學道其令郎返浙過小姑山入廟題詩有戲狎之語同舟友四人三人屬和一人不能詩迨次日放舟中流風發舟覆姚與四友俱溺其不能詩者適救得免俱康熙年間事

藥物成形

康熙二十五年海寧園花鎮祝去非庭前每夜有白光月餘不滅怪而掘之有物類人形重六七十斤首面臂股悉具但手足指不分耳脐中無物有葫蘆一枚先是庭中有瓜蔓一本已一二百年每年藥肆買去瓜蔓甚多此物正其根乃天花粉也惜為肆中割裂貨之祝驤霞親見之又三十四年霖雨連月平湖馬子發室中牆壞偶築墻址掘出枸杞根一枚正如狗形重三十餘斤眾以為仙品上藥馬索價數百金無售者親友共剖而

貨之此二物不遇識者為俗人所劓真可惜也

山魈

石門洑泉亭於康熙三十年間令閩之寧洋寧洋皆山時出縣保甲偶至一里里民迎入公館入其中房屋新搆精潔而似無人居之若宅夾兩山之間林木叢翳陰森可畏勉駐一宵頗有戒心比曉詢隨役云此地有山魈形似人長僅三尺青黑色口濶至耳大如血盆時出攝人此宅搆成即為其所據人不敢居晝伏夜出每引人至山窟迷害之前官至此即為其劫去入索深山旬

日始獲蕊與木客同類而此物尤能害人使作寒熱之病至有死者故土人並畏之

孔亂說

嘉善孔亂說者以卜行鄉里中卜不甚精而妄言休咎故得此名偶至一親戚家留午餐將殺雞為食孔力止之繼以誓遂止晚夕宿其家正舂米懸石杵於朽梁之上孔臥其下更餘睡夢中忽有雞來啄其首孔驚寤驅之復睡甫睡又啄如是者三孔不勝其擾遂起覓火逐之身甫離席而杵墜正在其首臥處孔遂悟雞報恩也

每舉以告人勸勿殺生

天雨豆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湖廣漢口天雨豆好事者携至余得二顆大如小赤豆紫色有一點黑處似蒂然絕不類荳聞尚有大者余未之見

男子產女

康熙三十三年夏德清縣白雲橋地方男子產一女里鄰報縣細審不誣將男子責十五板以厭其怪釋令董家其女寄養親戚家至今尚在亦無他異

五色小龍

山東蒙山中間有石罅窺之水光明亮水中有細龍形如蝘蜓大止一二寸其色不一五彩爛然水不流出龍亦不長莫測何物

鐵柱宮

江西南昌郡城內鐵柱宮東南隅有小殿殿中有池云鐵柱在池中其實非真跡也真鐵柱宮離城數十里地名生米渡宮中有池池中有鐵柱乃許真君鎖蛟之處其地居民每歲製鐵鎖一條置殿池內經宿即有舊鐵

鎖在池側而新鎖不見矣其舊鎖兩頭微銹中間一段明滑逾常似受鎖磨光者殊不可解

火藥局災

康熙丙子十一月初七二更福建省城火藥局忽然大响一聲如霹靂黑烟遮天震倒居民房屋數百餘間燒死壓傷人口數百燒燬火藥十三萬八千餘斤硝八萬七千餘斤磺十一萬三千餘斤總督具題地方官賠補見邸抄

畜蠱

凡畜蠱之家必誓於蠱神曰願此生得富甘世世勿復為人其用蠱也其人既死死者之家皆器物悉運來蠱家其受蠱之鬼即為蠱家役使凡男耕女織起居伏侍有命即赴無不如意若虎之役倀然中斯毒者唯自投蠱家稍或可解聞之尤溪永安沙縣諸邑皆有蠱近有尤溪王令買瓜一担於瓜中指蠱要責買辦者以其家所買對遂拘賣瓜之人問之云某家從不造蠱刑訊之其人云有造蠱者與某有仇必是人也即拘造蠱者至其人不諱遂夾三夾棍打三十板並無痛楚收禁

囹圄半夜失其人所在至其家追捕之則已舉室遁矣近歲有異人傳治法凡至蠱者之家須挾一雞入門蠱家解意即付藥一服彼此不交言而退服之無患矣

飛蠱

石門沈心涯守閩化時偶坐晚堂見空中有流光如帚似彗星之狀問之吾役云此名飛蠱乃蛇蠱也畜蠱之家奉此蠱神能致富但蠱家妻女蛇必淫之蛇每於晚間出遊其光如彗遇人少處下食人腦故閩化居民時屆黃昏不敢露坐恐遭其毒也

換腿

雲南沅江府普㘰地方能以北木易人之腿初亦不覺數日後始苦行步不隨不久即死

鬼嘯

明末錢塘大行陸公鯤庭舟過吳越戰場至晚野泊忽聞鬼聲自遠漸近陸曰汝豈有冤何不我訴鬼聲即逼舟次漸入艙中陸懼甚呼僕起覓逐之鬼入茶下下之竟入褌內遂脫褌棄之水急放船而行猶遠遠聞褌中作聲也是年陸公殉節亦其兆歟

溲遇鬼擊

甲寅三逆之變浙中軍行絡繹扉夫拏纜有羔羊民李姓者自杭應役而歸至石門未暮曉將歸羔羊過南門石牌坊下溲焉見一人突起而搦其陰痛入心髓適遇便舟遂附而歸方言其故夜未半忽狂語曰我輩受刑苦不能去天晚依石坊而坐汝何溺我耶蓋每年秋決及梟首之盜俱在此地行刑李益懼禱耳其家為設羹飯祭之然觀其陰囊青黑二丸堅冷如石三日竟死

永寧仙跡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爾爾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賣馬鞭竹快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焠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草較倭銀更細所獲錢即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觀其以炭焠花且終日未嘗飲食所居地數十里無人烟行客遇之寒暑不見變易是真仙客矣康熙甲戌乙亥間事

華頂長人

康熙乙丑余過濟南遇道生鍾英宗象夏夜露坐偶談其

祖十六七時遊西嶽華山曾登絕頂蒜有長出數千頃道士自耕自食百歲者極多有眉長數寸者耕牛俱道士背負小犢懸絙而上雖大畢有但無婦女耳最難上者有猢猻愁等處倚木杓為旁夾朱欄云希夷仙蹟終不敗也絕頂有石屋其祖與同行數人往瞻禮出遇一人長丈許衣草褐不言不笑眾咸拜之似有喜色遂其述進香之誠大人於空中取桃入賜一枚時正十月亦不知其從何來也

長鬚道士

鍾英又言數年前於濟南見一白鬚道士鬚長七八尺欲觀者解鬚囊以溫水洗而垂之道士立高几上鬚垂至地亦一奇事因并記之

筆錄不虔之報

仁和桐扣鄉陳顥先乃名醫月坡之子好鍊筆錄特搆危樓三間朝夕書錄忽降箕作詩寫字且能言休咎甚靈驗偶與婦女登樓戲謔箕筆不至忽一日降筆云子仙骨已成某月某日視樓際紅雲至即可飛昇矣陳喜甚至期沐浴以俟天色漸晚見屋頂果有紅雲冉冉而

駐陳遂登屋至簷舉步乘之顛踣於地折其雙股終身廢疾請箕亦不復降矣蓋褻慢之報云

身有豬皮

嘉善江一庵康熙辛亥年館於嘉興衛軍戴姓之家戴有僕金大不論寒暑以布濶尺許者束腰問之固不肯言強脫視之有豬皮徑數寸毛鬣宛然豬也

瞽者首豕

一庵又言壬子年有瞽者至嘉興算命不知何許人包巾壓眉冬夏不脫冠每演命彈唱則額上蠕蠕而動衆人去巾視之額上有豬首隆起寸許耳目口眼附於額色黝有微毛但眼不開耳

客死鬼還家

康熙年間嘉興十八里橋道人港曾甘姓聚族所居以田莊為業偶有一異姓來居止夫妻父子數人其父小業營生至蘇州病故貧不能斂甘姓共醵助其子載喪還家其鬼亦隨之而歸言語飲食處分家事與生無異夜半即往田助其子種耨未明輒呼其子力作但不見其形其子偶私語疑之父即大罵空中與杖曰汝父子

不認非人類矣吾在蘇州寓某人家尚有虎丘蓆幾條包袱一個內有衣物幾件汝可往取之子如其言往果得之田主吳南平遣僕計姓者往物色之且譙責其子以妖言惑衆將治之官甫至門磚石如雨臨舟大罵盡數計姓之隱惡計不敢犯倉皇竄去後年餘寂然不知何怪

鬼倩人引路

嘉興塘滙有施姓者家頗殷實康熙年間時值殘冬雇人舂米有王大者住居對河至施處傭舂晨入暮歸偶

一夕歸稍遲路遇後村鄰家王媼呼大曰我欲歸家畏多犬汝可引我過橋送至家中感德不淺大亦素熟其家與之同行至則不俟啟門而入大駭之旋悟其已死久矣遂驚仆門外其家聞犬吠甚喧恐歲暮有盜出覘之識爲王大扶起以薑湯灌之甦述其所見則主人之母也歸恍惚數日始得平復

燈現鬼面

揚州武舉陳某言其少時在室中灯下讀書夜深止一婢困卧於案旁其燈忽青黯無光火焰綠色細如豆室中背脂忽見窓上一人面小如錢驚覷之面漸大愈明𦗕目口皆動陳大叱之復漸小如初不覺悸懼速呼家人起而忽不見灯朗朗復明家亦無他但此婢月餘病死耳

生魂改嫁

康熙丁丑春正月石門長浜邨鄭姓之妻年甫二十三歲忽謂其夫曰吾將別汝去矣夫驚詢其故妻曰吾昨夢一老嫗將我改嫁凡人得銀十兩主昏成契我已見其人似傒於汝家亦不薄夫笑曰此春夢也何足信哉

不數日得病三日死死時夫哭之妻曰我非汝婦矣彼處安樂新人相得無用悲也言畢而瞑

義狗塚

順治八年杭州清泰門內有趙姓家富陳姓家貧二人比屋而居相依甚久趙姓畜黑狗一隻甚愛之飲食悉與己同陳每云畜類豈可以人待之乎然陳姓貪謀趙姓家貲陰買盜誣扳罪趙於獄賄爲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則日間往陳就食夜則至趙室哀號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床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覷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床咋陳立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以墮地猶嚙齒作格格聲其身復跳躍數次鄰里以爲義狗有盧姓者捨園地瘞之於弔橋側至今其塚立碑巍然尙在

三官示現

康熙二十年松江東門內陳姓開小典舖者虔奉三官齋日於像前頂禮求示顯應如此積一二十年矣是年十月十五日下元之辰陳於像前誦三官經令僮看店適有鄉人以舊布袍一件質當陳誦經畢出店視之布

袍做甚要當三錢陳估止可當二錢鄉人再四相懇陳未允間忽捏袍袖中似有一物如簪釵之類遂如數質去攜入視之乃金釵一隻上鐫喜相稽首像前曰今日始獲意外之報也仰視廳案上有字數行云朝也捏暮也捏捏得我來你不謀金釵送你作香錢從今再不與你做交易陳悚然自失始知貪念之見譴也未幾陳死

兄弟復和

杭州江干楊氏弟兄三人長曰復初次曰文涵季曰瑞芝文涵素有幹能父以生意託之父死分析文涵悉占腴産私畜兄弟所得甚薄長兄爲人愿樸故亦唯唯季弟心獨不平屢萌弑之念如是數年懷忿愈深一日私製利刃藏之時偶值其次兄他飲晚而未歸瑞芝遂欲行刺與妻燈下暢飲俟之忽見一人立於門外血肉淋漓連呼瑞芝曰汝兄歸矣我同汝往速殺之夫婦皆大驚仆地久而始甦因轉念曰弟兄本骨肉我以分財不均之故殺之天豈能容乎惡鬼之來皆心所造也因連夜夫婦同往叩其兄門道其故叩首泣謝翌日即同兩兄奉刀投之於錢塘江中兄弟相好如初嗣後

瑞芝謀生往往意外得利漸成小康此康熙七年事

○蝦蟆蠱

聞有蝦蟆蠱與金蠶蠱大略相同事之者輒召其來也人或於路側見金帛甚多知是送蠱貪賄者遂奉以歸其蠱亦隨至送者遣一冊書事蠱之法及行蠱之術甚備奉之者家庭灑掃潔淨上奉蠱神至三氏之教及一應神祇俱不復奉每年金日則蠱神出舞如飛鳥矢刮取以毒人非其年中兩日則不下蠱中其毒者必先一嘔則蠱入百節亦噬其骨也昏憒脹滿至蠱食骨髓俱盡則死矣其蠱或在飲食中或雜衣領上或雜魚肉果蔬之中皆可下蠱治雖有術則兩腿中皆蟲而行止鳴啄自若肉有蠱者煮之不熟凡蠱入食物觸齒即蠱出故官於此地者多備飲食必擇而用之無蠱者非盡也事蠱之家蠱死之人皆爲役使凡耕織之事鬼皆任之故不用人力而粟滿廩帛盈箱至除夕則以雞子祀之夫婦裸拜且與算帳每蠱一銜役算銀五錢秀才算銀四兩官長算銀五十兩殺多者獲利必厚少則遭如或厭惡之者必倍其來之數以送之又有貪財者密

之而去

窖藏二則

順治年間嘉興北門內陸姓人混號仙家借住朱廸臣大宅家中多見異物晝夜不寧詰巫卜之云大廳古樹下有埋藏仙家遂具香楮牲酒於廳前玉蘭樹下掘之果見石板啟板下有大罈數個開視化爲白水如粉漿湧躍沸出濺人衣袂皆白仙家頭面被濺者皆成白癜風以此成病而斃

康熙年間崑山葛稼𤘽買顧氏宅夜見庭內白光爍然以爲藏物掘之得大石板啟板有缸二隻缸中水濺起如濆珠色俱凝白著人衣襟如雲母粉遂復掩之後亦無他

大穀

明崑山顧瑞屏先生之父少而好道數十年不倦徧遊名山入天台渡石梁見一人挑稻穀一擔其行甚速異而就之見其穀赤色長寸許因拜求之主僕各與一粒令即食之後顧翁八十餘歲遇鼎革閉口不食而逝其僕年九十餘順治年間猶在

康熙三十二年句容縣移風鄉産瑞禾一本數莖一莖數穗其穀大於常禾數倍周四十里皆然江南撫臣奏進　御覽邸抄

江南海嘯

康熙丙子六月初一日大風海水泛溢江南崇明縣其淹四十餘沙屍骸堆積如山夜聞鬼哭紳嚎本縣建醮三晝夜祭度鬼魂常熟縣徐家沙共淹百姓一千二百七十餘家一鄉止存三百餘人上海縣海邊冲壞房屋淹死百姓三百餘人別處所報屍骸約有數百棺木亦

有數百每至夜間有鬼哭之聲喊稱求救松江府建醮七日將棺木焚化造冊報啟埋名行賑濟又如皋縣丁堰場沿海地方淹溺民人無數海水俱紅將紅水一瓶呈解督撫具題俱見邸抄

狗祟

安定令許顧言署中畜一黑狗數年矣乙亥冬狗偶竊食顧言之妾命家人捶之顧言輒命打死不數日妾忽發狂作狗言曰我乃城隍座前黑馬也何物許翁子輒敢殺我家人又剝我皮食我肉使不得託生我且報㬥

先使汝驛馬盡斃已而驛馬果有倒斃者顧言朝服臨地之後作狗言厲聲命其乃主城隍廟齋醮超度取狗汝仍燃其餘肉祭而葬之遂病亦漸愈令弟觀文言之

先是丙寅年顧言家畜一猴一狗甚相狎後狗產一物猴首而狗身殺之是歲無妄涉訟頗至耗費

農夫附屍

康熙癸酉蘇州閶門外上新橋某姓者家止獨子父母鍾愛年近二十勞瘵而死將殮忽蹶然而起毫無病狀父母驚喜遂扶起問之子曰此是何處非我家矣父母

以其神魂未定進參粟湯飲子不食曰汝夫婦何人也父母曰汝我子也今死而復生此天地祖宗之祐也子曰我乃唯亭鄉間農人也昨患傷寒而死冥中以我陽壽未盡卽令回陽不意我屍已爲妻所燒化矣因無所歸偶步至此見門有日牓因入覩之忽然復見天日我欲歸去我豈汝子哉父母以子爲狂譫不之信其子求去愈力否則惟有死耳父母不得已買舟隨之至唯亭子竟行田埒中入其室問其妻則已嫁矣求其農器則已失矣遂至親戚鄰里家述其生前事及淸理平日積負往來甚悉眾皆訝其奇是必人非父母則終以爲其子也復強之歸子輒私遁遂鎖諸其室不兩月鬱鬱而死

不死草

崑山高板橋藥鋪王姓者向奉教門有年矣康熙年間忽然無病而死死時諭家人曰我心口未冷勿殮越三日果復活自是以爲常每年輒死數次或一二日或多至十餘日輒復活比康熙丙子約死過二十餘次矣或問其死去所見堅不肯言但勸行好事念佛持齋勿用

說鈴 述異記中

大斗戥秤畜鴨最爲罪重而已其人約五十餘歲猶不死草

工匠魘魅

崑山李左君房舍閎鉅嘗召匠脩墻門薄其工食匠作爲魘魅人不知也脩理畢卽典與胥吏明經青乳遷居之居後每歲家中多病禳禱方愈未久又病又復禳禱十年以來禳費不貲矣後脩墻門壁壞見壁內木穿畫一綠衣判官旁有小鬼持鐵索一足跪一手指內傍寫妙訣二字字甚端楷遂刮去之宅得平安此康熙丙子年

事

女棺爲祟

康熙三十一年餘杭西北鄉方姓者女未嫁而沒殯於荒丘鄰有朱生少年韶從忽見美女質夜往來入其書室遂相綢繆將及半載淹淹抱病日漸羸瘠父母詰之堅不肯吐實病日篤父母危言動之始語其故亦其疑爲此女之祟也時雨雪初霽其往察之見其子戶外有弓鞋印泥循跡至女殯處及棺而跡滅遂告此女之父母其啟棺視之顏色如生焚之而祟絕

宗三爺爺

錢塘徐孟袞先生乃明丙子孝廉蘭生先生父也適嶺南道鄱陽湖方擧帆舟子急請祀宗三爺爺孟袞問宗三是何神舟子側身搖手戒勿言旣渡後數月歸復渡湖舟人竟擧櫂而濟問之曰胡不祀宗三爺爺乎舟子笑曰今安得尙有此怪因詰其所以答曰昔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此湖奪其所乘巨艦椶纜大如斗三斷之投湖中其二已化蛟螭隨風雨遠去不知所之其一在湖爲祟非祀則有波濤覆溺之患此怪時現湖中往來湖內無敢徑渡者今年湖涸椶怪浮入淺汊不能出初猶動踊涸甚卧沙灘間人競往觀之荇藻滿身有若鱗鬣報之邑令令至命衆火焚之中有腥血臭聞數里五六日方燼蓋彼時行軍釁鼓或牲血所釁或人馬血所漬取精多而用物弘宜乎其爲祟也

鬼頭風

餘杭王士安隨其父白虹宰江浦邑署後有土丘焉時當重九士安同友人登眺間忽見旋風自城西起墜入池中倏而復起似有兩物相鬭如鵝鴨狀士安取千里鏡覘之乃人首二顆披髮露齒互相擊觸良久東西分散蓋世所稱鬼頭風者實有其物此鬼神情狀不可意測者也

場中鬼代筆

武林陳雲起名之樫與弟丹兩兄弟同學而丹兩才更優文名甚噪雲起不及也丹兩蚤死士論咸惜之康熙癸卯雲起入棘闈文思艱澁比午不能畢一藝忽然昏睡夢丹兩進席含促之曰速起吾爲兄構此七藝雲起起執筆不假思索俄頃完卷謄真時猶覺丹兩在側云

其死也逆爻參出號令則恍如二夢矣是秋得售追甲辰會試丹兩復至如前遂得聯捷雲起每爲人言之不諱也始知春草池塘之夢爲不誣矣

蛟害

嚴州府淳安縣之某鄉地當山礲居民家於谷口礲之對山有巨蛇匿焉夏夜時出當道人暮行者往往跨而過之亦不傷人自順治初年至康熙初年二十年中玆地常苦旱暑雨蘇苗之際他處霑足此處僅飄洒而已人亦不知何故但見雲將至及礲必散咒歎頻仍居民轉困甲辰秋田禾蕃茂亟需時雨雲作而雨散如故忽一日風雨驟驟從西北來大雨如注水湧丈餘及至礲口則截然如塹阻扼不流俄而震雷大作霹靂向礲中下擊者六七未幾礲水通流若決江河崖壑皆滿數日後人往對山見擊死巨蛇頭有一朱角長及咫尺蓋蛟也是秋大熟始知廿年弗雨皆此蛟所禁龍亦畏之不敢過焉妖孽困民天固弗縱其毒也

犼

東海有獸名犼能食龍腦騰空上下鷙猛異常每與龍鬭口中噴火數丈龍輒不勝明末錢塘徐孟麥先生在海寧縣署中修邑誌一日風霆陡作水雹如拳如椀屋瓦俱裂聞署外有人喧呼曰龍又與犼鬭矣遂登高樓望之但見黑雲兩堆雹從前雲中而後雲電光閃爍追之移時前雲漸低後雲凌壓其上俄頃雲散雨霽明日有民人報某山中一黃龍墮死長十數丈蓋爲犼所殺也康熙廿五年夏間平陽縣亦有此異犼從海中逐龍至空中鬭三日夜人共見三蛟二龍合鬭一犼殺一龍二蛟犼亦隨斃俱墮山谷其中一物長一二丈形類馬有鱗鬣死後鱗鬣中火光猶焰起丈餘蓋即犼也

天狗

康熙壬子四月廿二日黎明錢塘西北鄉有孫姓者家方育蠶門尚未啓鄰人蚤起採桑過其居見孫屋脊上有一物似狗而人立頭銳喙長上半身赤色腰以下青如靛尾如彗長數尺驚呼孫告之甫開門其物騰上雲際忽聲發如霹靂夭矯蛇屈曲向西南而去尾上火光迸裂如彗之掃天移時乃息數十里內皆聞其聲亦有仰見其光者所謂天狗墮地聲如雷也甲寅有逆藩之亂

雪花

辛未冬雨雪奉天大內丹墀馳道墻壁屋瓦俱結成種種異花南北名卉無一不備枝葉蕤蕤儼如圖畫上朝文武官役無不目擊又以地寒數月不化

大頭鬼

乙亥冬奉天城內每至三鼓人靜遍聞擊柝之聲人甚駭聽有人夜起窃之見一物如人頭大如數斗甕其口如箕張喙作聲如擊柝然身有黃毛輾轉相驚恐遂有兇徒假作效其形聲夜行者遇之輒掠取其財或剝其衣將軍下令嚴捕之祟亦旋息

食鱔受報

康熙戊寅三月間石門縣漕糧倉走遞夫鄭大掘地得五六鱔各長二尺餘烹而食之是晚即狂亂作鱔語曰我五兄弟自明朝成化年間修行至今與汝何仇將我輩殺食汝死有餘辜矣腹中似有物嚙其腸胃號呼徹夜次早即斃

醫生遇鬼

桐鄉醫生趙某者住於附郭康熙戊寅正月間偶赴病

家請歸已將黑天又將雨未至家數里有人自後呼曰趙某前路有鬼甚多汝無往回轉至我家暫宿可也醫心疑其為異物不應且前其後呼之甚急醫愈懼疾走至一橋橋下又有人呼曰趙某過橋鬼甚多汝不可往醫視橋下二人方裸而浴時初春極寒益駭其怪遂不過橋從小徑還家行未半里見一矮屋熒熒有灯或明或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栖簷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之入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合焉醫覩其灯青黯且手冷如冰知又遇鬼亟欲奔走婦雙手挽其頸以口就醫之口既而大嘔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遂入醫復冒雨而走迷謬一親戚之宅極力叩擊內驚出覩遂登其堂即時昏仆其家以姜湯灌甦問之始細述其故次月送歸家病十餘日而瘳還過前宿之矮屋則一孤塚也

昭陵雷火

昌平州境明之昭陵在焉陵有稜恩殿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五日夜忽有火光圍繞旋被大雷一聲將稜恩

浙撫俱題直撫沈朝聘六題見邸報

猪産象

康熙丁巳十一月杭州清波門外回回墳民家猪産一白象不孔而死觀者甚衆

猪産怪

康熙乙亥四月海寧北門外民家産一猪二首一首兩目一首一目在額而八足合縣傳觀

壬午四月海寧長安鎮定香橋民周思桃家産一猪三目六足一目在額二足在腹

元題名碑

新安吳楞香苑爲大司成時於太學啓聖祠土中獲元題名碑三一爲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皆有正副榜（別部落降元者謂之色目）一爲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爲朵列圖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爲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爲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皆有正副榜可以考元人科甲之制

遇仙得瘖

仁和邑於沈某家候潮門外丙舍爲生素有度世之想康熙三十九年閏夜夢黃衣道士翩然而至頗有開導之意次日猝遇其人宛如夢中所見遂延至書館叩頭求度道士約三日後於八卦田候我生往道士已先在謂曰子有誠心吾當度汝爲弟子予藥一丸令吞之挽之而行如鴐虛乘風生忽念家有母妻懇求放歸道士以手一推則身躓於塘棲鎮瘖不能語進退蒼黃有隣人識之挈還其家舉家正在駭異而道士復至羅拜求之道士笑而不荅拂衣徑去値文宗歲試生以瘖不能

赴不得已告病而投詞張撫軍敬止懸榜文張眞人求解撫軍憐而允之未幾眞人府牒到予一符令生吞之又牒城隍審理生焚牒之夕夢數役攝之入廟跪於堂下仰見道士居中坐城隍旁坐屈身爲坐請道士曰此子有向道之心且有厄余故欲度之今忽有不净心旋生退悔故罰之耳俄眞人有言行卽釋矣叱眞役押還家生瘖卽能言其人現在自述鑿鑿

東軒主人輯

〇古磚石刻

前明崇禎庚辰年間閩人陳衍菅著一書中載一則鷲門僧貫一以請經過福州言去夏晏坐籬外小陂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磚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逆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犨太平八紀貫一覽有異默識其文投磚海

中予按此識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千頭銜鼠甲子叛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字謂總督啟聖滅臺灣也庚小熙犨太平八紀爲今上紀元萬壽無疆之兆可謂驗矣見尤艮齋雜記

祝王成牙畫

康熙初年浙杭祝王成號培之年八十餘畫事人微渺如秋毫之末余得一牙牌長一寸五分濶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公李靖紅拂虬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翁屑畢具上寫曲一齣筆畫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游戲悉備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鳶亦可辨焉然其筆墨所占特十分之三四耳至於粒米而眞書絕句爪仁而羅漢十八無少糢糊觀者以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銅章絕技

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篆刻清晰工妙無比亦絕技也

黑米

楚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爲民

居康熙甲子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卽鬆研爲末治膈症如神價比兼金臨海教吳脇丹在楚親見言之

祝三多

杭州富人祝三多亦手成家累數萬金及病篤床頭嗝嗝作聲如蝦蟇之鳴聽之聲出銀櫃中三多命妻子力疾扶起以手扣櫃曰祝三多尙在此遂絕然未幾死長子以嫖賭喪家次子遭訟一貧如洗仙靈寺前所造居室甚麗已数易主矣

生魂代筆

福州侯官學廩生杜成錦家貧居府學公廨夙有文名甲子秋有泉州父子二生同來赴試初八日其父病不能入場其子初十日早出闈父詢曰我今年頭場文字甚得意但可惜為他人作嫁衣裳耳子問其故父曰誦七藝題目無訛子駭問曰豈父夢中神識所搆所謂他人者何也父曰我為一吏引入號舍與杜名成錦者同坐杜之七篇乃我作也我授汝七破可覓其人問之且其人今科應中二十六名亦可預報之我窮乏老儒倘渠能資我歸費且日後富貴我父子亦有所望矣其子果遍覓得之其窮相等語之以故且報名次杜亦不信後示以七破杜乃恍然及放榜果廿六名

口技

揚州郭貓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貓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邀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鉤備極歡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途忽有一人過而覺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啞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亦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喃喃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一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囈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吠犬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豬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至豬圈中飼豬則聞羣豬爭食聲啜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豬豬被縛聲磨刀聲殺豬聲豬被殺聲出血聲燖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即聞有買肉數錢聲有買豬首

者有買腹臓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鬧不已砉然一
聲四座俱寂

獨足鬼

富陽桐廬山中多獨足鬼人稱爲獨脚仙比戶祀之否
則紗帽緑袍彳亍而來夜入人家能魇人至死又能竊
人財物飲食城中亦不能免時作老人扶策至人家夜
與共宿覡而祭之所求必得否則爲祟孩嬰即獨足鬼
山魈木客之類也變形似人一足挾杖能升高嶮入人
室竊飲食衣服亦不害人巢居於木有匹偶孫童諸山

多有之居民見之甚悉

蘭石軒

山東學使署中有蘭石軒白石廣三尺許長五尺石理
細潤天然成横幅蘭蕙花葉生動披拂湘江之渚但少
香氣耳昔人欲鋸而分之石堅不可斷乃止見張樸菴
先生海岱日記

産魚

康熙年間湖州北門外民婦産魚十餘條

託體復生

康熙戊寅夏松江時症盛行多致不起有東鄉村人之
妻病死越日復甦聽其語則嘉興土音也曰吾何由至
此吾乃嘉興北門外某姓之女年十七尚未適人偶患
病昏憒似一夢然今始甦醒此非吾家也因慟哭求歸
舉家驚異其夫試往嘉興察之則果有某家女新病死
有父有兄遂語其故其兄隨至松視之女相見悲喜述
父母年歲并居室傢伙衣飾之類無不脗合懇與其兄
歸家衆以爲不可遂公議冒之仍爲夫婦焉

又

是時同郡有庠友陳咸京者其婦翁姚姓有田産在寶
山地方遣家人往索佃戶舊租至佃戶家則其村中皆
染時疫佃亦新病起入與索之則其人皆徽州語音曰
我未嘗欠汝舊租也我輩本來寶山遭水至此貲本全
失無以還家豈知汝租帳耶姚僕大駭連叩數家則皆
徽人也奔歸告其主咸詫爲異事蓋丙子年寶山城爲
海水所漂城內外無得免者此必徽商死而今始附形
也

水災免厄

丙子年寶山城水漂死者數萬戶有老夫婦止一幼子住小房一間其人向善日久有一僧至城中化緣無人施者此老獨齋之且累月不倦忽一日僧謂之曰汝家有大難但汝善人也可以免厄因令買白綿紙百餘幅遍糊其屋相戒舉家安寢聞異聲必勿出其夫婦謹受教是晚海水泛溢聲如雷霆城垣房舍隨波入海迨明水退聲息夫婦始出則一望平陸無一椽一瓦而此屋巋然獨存所糊白紙並不沾濕後官勘水災見之皆嘆異稱為善人之報

有尾人

順治年間金壇毛友夏販布至嘉興衙前橋舖行身有尾其長半尺有白毛〻餘人伺其浴追而覷之毛不諱也言其父向業布行中年無子偶至一山登絕頂步入古廟廟荒廢已久方眺望間忽覩一美婦殊麗非常驚問從何來女曰某乃山下某氏之妾也為正妻凌逼逃避至此毛曰汝弱質焉能登此峻嶺女曰廟後有仄徑吾家往來甚便吾棲此已兩日矣毛曰汝既懼還家能隨我歸乎婦唯唯遂從之至其家極和柔毛妻亦安之且念未有子姑留為妾頗善操作舉家相得未幾妻死遂為正室產友夏生而有尾父欲棄之婦曰此異相也且如無子何遂育之毛每經營困乏婦必助之資不知物從何而來但得息必索其本約無愆期即償亦不見其藏度之處迨友夏十餘歲父死婦撫友夏泣曰吾緣盡從此辭矣囑家人善視之迨夕不見嘉興俞約夫親見友夏自言之

鬼交產蛇

海甯俞氏有一僕善成衣因名楊裁衣幼時其母孀居

有一外交相好甚篤未幾其外交死魂入其室與母共寢時裁衣幼與母同宿夜啼則魂下床匿於鞋巾見睡復來交媾如人但體冷如冰耳年餘忽見夢其母曰我死後為蛇因與汝孽緣未斷故復相聚經年今將託生有一語切囑洩言則禍汝矣汝已有娠然而異類也汝其夜烹帶毛豬蹄於房門外祭我我至後園中掘一土坑坐其上可免也母如其言至夜半坐坑中腹痛異常俄產十數蛇目俱未開母密掩之後竟無恙

騙盜婦

張秋有一婦年三十左右雇驢欲至兗府探親途中問驢夫有妻乎曰無婦曰我亦新寡與汝盍爲夫婦矣驢夫大喜因野合焉迨至府謂驢夫曰我母家頗豊若如此衣服不便同歸因予十金令至某緞舖買緞二疋持歸婦密燒其數處驢夫不知也婦曰如此破緞汝買之何用與汝飯後同往換之已密置毒其中驢夫食訖遂同至緞舖其爭論間驢夫已毒發死矣其婦以緞舖殺夫遂欲鳴官緞舖情急以五百金賄婦婦遂挈貲騎驢而去蓋借驢夫以挾詐也可謂黠盜矣康熙三十年事

龍肉

杭友張世常館於涇宇昭給諫家時給諫尚未就選偶與親友會食買一青魚重三十七斤因以肉作鱠宇昭適齋不食客其食者七人其肉肥美全如腹腴遂下夜忽聞廚人驚聞主人入視久不出世常疑之因入其庖堂但見主人錯愕之狀問之乃所餘之魚暗中有青光一二尺閃爍不定驗之索索有聲食者咸疑中毒共皆倉皇因留宿不去至半夜但覺腹中微脹亦無大苦或曰此龍肉也食之多壽

許七遇仙

東洞庭席翁吳許四姓皆巨富而許姓衰落有許七老官者家貧而患瘵骨立聲嘶命在旦夕偶令其子扶出門外閒步忽遇黃胖道人覰之曰子病篤矣我化汝太平錢三文予藥三丸可供在香火堂內作三次服之有救也許受其藥入覓太平錢不可得遂攜米升餘出施而道人不見矣是夜病甚其妻聞道人之言試取藥進之一服而熟寐再服而霍然三服而聲朗體強壯健異常逮十餘年而殁蓋夙緣也康熙十五年事

地中雞聲

吳醫趙潤居居東山高田亦許氏舊業也康熙三十年夏夜忽聞堂中衆小雞啾啾作聲細聽之乃在地下東逐則西走西逐則東走總盤旋堂內臾餘而寂亦無他異崑山城中陳姓家亦有此異

八足龜

康熙二十七年外國進貢一龜長幾二尺八足至揚州觀者如堵崑山何銘三家僕錢三在揚目擊之云尚有十八斤蟻則未之見

雙背人

康熙三十一年京師有一乞丐携其子約八九歲具兩陽道並生胯下觀者人畀一錢後不知流往何處亦幾三見之

直腳僧

康熙三十五年常州有一僧兩股止一節直立無曲膝兀坐草蓬觀者人施錢一二文亦能行坐但下體甚短耳

枕雞

康熙戊寅冬杭州市中有賣小雞一對雄者赤色雌者黃色小如鵲眉名曰枕雞作高枕置雞其中半夜輒鳴不爽時刻有人以銀八兩買去

三腳狗

杭州江干有狗三足一足在胸前行則彳亍伶仃立必倚墻否則易仆康熙己卯新正見者甚衆

龍龜

康熙三十五年富陽漁戶獲一龜徑三尺頭隱隱有兩角口正方頷下有鬚四搨其形如鵝鴨之翅而無毛四足俱有鱗印獻之撫軍命畜之玉泉觀者不啻數萬人未幾死

龍與犼鬭

康熙癸酉六月仁和皐亭山中驟雨大風有龍與犼鬭龍吐冰雹犼吐火在黑雲中或隱或現一一可辨犼如獅子龍則如常所畫者所過之樹俱焦毀鬭至錢塘江而沒一路桑麥俱爲冰雹所損厚者積至一二尺

酒樓仙蹟

台州有村名斑竹在重山幽徑之中地當孔道居人止

二三十家行客於此食宿有酒樓廢址僅一高壁巍然不傾壁上有仙題云二十年前樓上客曾題東壁與西壁人情翻覆似浮雲唯有青山不改色相傳萬曆年間此樓乃一冷酒店極其荒涼有一丐者每日持錢數文來飲酒或時無錢店主亦不較是後酒店日盛車馬經過必至其家此丐亦去店遂改爲高樓生意冠冕二十年後此丐復來欲登樓飲酒店主以其丐也屢拒之一日雪甚丐來適過客充滿求宿不許乃於橋上雪中臥焉晨起折枯竹一莖於樓外墻上飛白題此詩而去後

店業日衰竟燬於火此壁獨存字字可辨

天台石梁龍

嘉興優婆夷李氏康熙己卯四月間約伴至天台進香畢游石梁觀瀑布從石梁茶亭而下至谷中石湍漩瀨之間多五色魚長一二尺游泳其間忽見白光晃目細視石間一龍蜿蜒長幾尋丈首如世所畫者但兩角壁耳口齒粲然自垂出外紅如大寶石光耀射人背青綠色脊鬣間紅白色而有六足俱五爪同游四人皆見之引路僧言此羅漢化現即在山諸老僧亦不能多見也

龍首骨

康熙丙子正月初八日德清縣蘭村衙莫浦村民罱泥得龍首骨一具兩角長不及尺短額聳鼻兩眼孔大如椀鋸牙雙出頸骨長二尺餘兩旁扁骨濶如牙笏載至新市鎮傾市聚觀貨於藥肆中堅如玉石

三首人

丁子範者京都人任江南都司守備老寓杭州言順治四年丁亥從廣西至湖廣入西巖山同行兵役其七人山路崎嶇午後見叢際草屋數間因求寄爨屢呼無應

者再四呼之內有人應云我不可出強之復曰我出恐汝驚懼耳其聲啁啾如鳥語丁復強之則一人長八尺餘三首蠢然但止兩臂頸藏而出俄頃又出一女亦三首首有高髻眾大惶遽踉蹌而逃行數里心始寧不知何怪也

狐怪

海寧有金三爺者窮迫無聊有人勸其入都覓一館地遂挾二金附糧艘而行抵都旅寓將及半月毫無所遇逆旅主人知其橐磬累逐之金無計忽念卜之於神關

人言黑龍潭嘗有狐仙試往問之時值重陽登高者亦往遊焉日晡方至人已散獨行遇一老嫗騎驢又牽一驢迎喚曰金三爺何來遲耶金大駭因前致禮且述窘困之狀老嫗曰某家去此不遠何不過舍寬坐少遣悶懷因以所牽驢乘之行數里又見一嫗前嫗謂曰我適有事汝可送金三爺至宅遂去後嫗復引行一二里至大宅嫗先進通少頃引金入門登堂華飾精潔古玩列陳堂懸倪雲林畫柱聯則董思白題也俄頃二青衣獻茶香美異常屏後若有數婦人笑語似嗤其藍縷者茶

畢青衣引入澡浴浴罷易以新衣又引至内室幽雅香馥不類人間甫就坐青衣報曰公主來矣有數婦人擁一麗人至姿容妍雅但微覺黃瘦相延就坐珍食羅列酒味芳醇既醉以飽時已初更同入洞房牙床錦被貂幔銀鐙竟成伉儷但不言笑而枕席之事狂蕩無節次夕亦然金念此何地此何人因我心迷惑以招此祟必狐怪耳聞狐變人必有尾交合時方欲捫之女心已知大罵曰汝真負心汝一窮漢我憐而收之且有夙緣故得至此今汝輕薄狗彘不若矣因嚙其唇蹴之下床金

痛暈幾絕及醒天已將明赤身臥黑龍潭草中故衣在側匍匐而歸唇上四齒痕在焉翌日即狼狽南還此康熙三十年間事

鬼產收生

徐濱溪言其祖母儲氏餘杭石族也祖母嘗言在室時見收生婦王老娘者自言十月初十夜半有扣門聲甚急啟視則喚收生者也有淡青色灯一對引之上船其行如飛至其家坐蓐者乃一紅衣婦人稱曰大娘其姑稱太太者與收生婦其食但酒肴俱冷不甚可口食畢臨盆産一子其姑與銀半錠大娘又私贈銀五錢復以原舟送之歸天尚未明也少寐覺腹痛異常嘔吐狼藉皆樹葉也因驚疑昨晚産子者非人撿其所贈乃寘鏹半錠也唯大娘之銀則朱提焉疑為殮時受含之物耳

尸起白日

順治乙酉春崇德州錢鎮西二里許傍暮夕春未下一郵人經荒塚忽出 尸行動如生人其人不覺也與之同行半里許漸疑為異物驚呼避之其尸突前與之搏鬬移時是人幾斃幸驚聞里鄰其赴救之其尸遂仆

石坊書記

甲申臘月初八日崇德縣前有解元牌坊夘刻大風坊忽圯時遇害者四傷不死者二驚且不傷三最異者二人同行兩人偶相拉許語語未竟而前行者已虀粉矣又一行者忽耳後呼聲甚急回視則所呼者從來未識面正在遲疑幸脫壓墻之厄尤異者一人在危石崩陷中覩之咿㗒有聲乃數石柱絡處是人適處石中啟而出之竟無恙

食蟹斃命

康熙二十七年七月間松江西門外超果寺前熟食舖買一鱉重二觔烹置盆內賣之來往者但見是空盆因此無人買食已經三日每日換湯至第四日其壻來望店主即以此鱉飼壻壻云我奉三官齋不食鱉店主乃自食之次早已牌店主不出排戶入視之則已死牀上矣壻述其故觀者如堵因其稱奉三官之應否則其壻死矣松江醫人朱秀海親見言之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王充謂雨水暴下蟲蛇變化爲魚鱉離其本眞實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蛇變鱉而毒固其宜也若蝦

蟆爲鶉雉雀爲蜃蛤黃鶯爲汪刺則亦不爲毒物性之不可知如此

蛇鱉二則

康熙辛巳四月嘉興錢麻條偶欲宴客命僮買鱉二枚各重觔半一鱉腹微紅廚人宰之甫斷其首尾間忽出蛇頭長半尺餘驚而棄之再宰第二鱉剖其腹亦有赤蛇一身二首如餅捆然然此鱉腹不紅無異常鱉意俱是蛇所化蓋鱉龜皆與蛇交食者不可不慎也

六直鎭朱文卿瞿工人老而婦猥名鬼十地善搠鱉鱉

水草泡沫即知有鱉偶得大鱉重三觔持至魚市賣之忽有五爪餘無他異三日人無買者因自食之少頃覺渾身異癢皮肉俱浮浸淫出水以手搔之肉隨手下迨晚癢愈甚明晨視之化爲血水唯爪髮耳康熙三十三年夏月事

有角黑白虎

康熙三十八年八月杭州淨慈寺山間有黑虎頂有獨角半尺許食旗丁放馬數疋（按虎似虎有角）見者甚衆十一月間仁和大雄山有白虎一亦有獨角率四虎晝行鄉間數日而去不傷人畜

大雨紅豆

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仁和浦村地方大雨紅豆匝二三里大如黃豆拾歸者數日變青黑色皮皺嚼頗香

割耳奇節

康熙三十五年閩唐嶼鎭諸生林國奎妻鄭氏夫死守節有叔文芳以言挑之氏怒割左耳告於宗老杖之叉爲讒言投其子書籠中氏見之大怒又割右耳氏父嫁訟於官下中丞永親斷於轅門觀者數千人重杖枷

示民大悅將夏旱是日大雨氏餓而雙耳復生完好如初蓋天顯示節古今罕見事也

徐庶飛昇

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衆中諳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冲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閶門遇徐庶其令子元芳言

七洲洋中怪異

海船至七洲洋中見諸怪異每有大箭鴉飛繞檣上尾羽若帶矢狀又浪上豎小令旗或紅或黑乍浮乍沉一枝過去一枝復來續有數十枚舟中相顧駭異莫敢言或謂是鬼船也見則不利云忽一時風濤奮發雲霾滚滚有烏龍蜿蜒出船左燒硫黃雞毳又以穢物擲洒得不近旁又一夜陰雲晦昧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光燭帆上如野燒返照漸與船並水工兢以木扣舷不絕響約兩更次方隱知爲海鰍目光桅掛其體挾桅橫鬧始得脫耳與僧石濂道徒至海外大越國歸記此

產石卵

紹興周山吳公弼妻章氏病瘵十餘年忽變淋瀝小便不通臥床不起醫藥罔效有老姨婆年八十餘曰此症我曾見過非藥可治必產一石卵方愈衆皆不信又年餘至康熙三十七年五月間產一石卵大如鵝蛋光滑有細花紋以斧擊之毫無所損其卵至今尚在章氏前症霍然俱愈

人首蛇

康熙己卯二月福建將軍一披甲家中地板上忽有一

穴如碗口有蛇人首時時出沒家人驚避蛇曰汝勿避吾久寓此弗爲害也披甲舉戈擊之蛇曰我不可擊擊則汝禍至矣因忽不見見小抄

女化爲男二則

渭川孫元芳靜庵丙寅年四月自武昌赴荊州道出馬洋潭有黃翁者爲人孝義家貧爲鄉塾娶妻無子年且六旬有一女嗣姑年十四幼在塾隨父誦書嘗自繡白衣大士供奉禮敬甚虔一日忽夢大士呼其名告曰汝父孝義合當有子奈年老何汝可變爲男身

喚以一紅丸女覺徧身發燒昏迷不醒者七日竟化爲男子翁向以其女許字譚姓冬將出嫁因往告之夫家不信鳴於官使穩婦驗之果眞聘四方好異者往來雲集以覩孫適過此因往視之嗣始出迎衣男子衣著韡而綠鬢耳璫猶在也蓋縣官恐上司知之行查故不令[illegible]粧耳孫有詩贈之

東明縣城南十八里曰崎嵫營居民陳氏弟兄二人俱無嗣生女其九人其弟九女於康熙三十八年冬出嫁至三十九年六月閏雷因內逼往後園出恭歸室中俄雷震一聲已變爲男子舉家駭極其翁始疑爲親家所給然半載伉儷依然夫婦情好周篤今其人已歸父家紹興金克昭往訪之視其乳及下體竟屬丈夫惟足初放猶以手捫戶而踰闕焉

龍鬚

康熙初年曾有龍鬬秦鳳山澤間脫其頦鄉人拾歸潤取其鬚以遺翰林李湄清浴中異而寶之在京邸每出以示客見建寧守雝雪崖詩集

人化

人化爲虎貴州最多婦人即化男子則不化也康熙二十六年貴州定番州土馬司土官方名譽之母獨坐室中忽門外有數虎往來其間母即神癡以手攄地坐而攫食侍者扶掖輒怒搏之數日口漸濶而目竪突身有黃毛跑躋欲出外虎日夕至門候之一日偶值弛備跳踉入虎羣就地數滾變虎而去三十六年開州民家一婦亦如此已逸入山尚未全變其夫與子求而獲之載與俱歸飲藥醫治月餘復爲人今尚在州守王紀靑親言之

脇產

康熙三十六年廣州府城外下九舖蔡姓者本福建人身往洋船妻謝氏懷孕年餘不產至十四月左脇下太痛忽裂數寸許兒從裂處露首產至七日僅出其肩穩婆以手扳出之兒徧身白毛亦已死矣產婦創終不合延至半年始斃

東洋海中

海怪多作黑浪浪中鬼物披髮登舟舟人持兵器驅逐之或出沒乘船纛旗豹尾天昏日慘投以香飯或紙錢

始沒海鰍如山驚勢濤撞舟兩目如日牙如山峰或乘行入蜃氣中樓閣城市宛然陰翳白日忽雨多至壞船舟人叩請天后降神見星星流火集帆檣上呼吸之間百靈咸集澄波一色水平如鏡其祖慶幸得免沉溺矣

七聖院

桐鄉辛丑進士朱聲始爲言其蘇州同年汪君之弟病癱瘓困頓床第年久不愈移至園中養病時值中秋月明人靜正在呻吟忽聞窗外婦人笑語聲自遠而近須臾見數女子連袂艷粧披帷而入汪君強起叩其何人

答云妾等七人皆張王士誠之姬也昔年齊雲之變同日殉節上帝憐之封爲七聖園中某處乃妾輩藏玉之所也君痼疾欲痊能捨此園爲妾輩香火可勿藥而愈矣汪君欣然願爲立廟諸姬慰謝而去不旬日病果霍然遂捐金改造虔奉香火即其園名七聖院至今尚在

趙如如

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爲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與崑山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驚駭欲絕趙徐曰吾與子爲異姓昆弟不知吾爲學道人耶蓋

吾生平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五行遯法其殉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後何爲天雄別駕偕之北行居常服一黃道袍雖寒暑不少易不飲不食惟酒無算何有事欲遣人之楚趙持其札晨往暮返所賚回文印信猶濕辛酉之保陽時撫軍大讌賓客供一玉盤於高座趙忽近前取玉盤碎之撫軍驚詫趙笑曰子爲畿輔大臣何氣度不廣乃爾玉盤在後苑井中可往取之遣覘果然及覓趙已不見矣自是遂不復遊人間歲甲子客有自普陀至者趙寓書於何云近在南海修道知子有滇行宜

亟歸不必往何不聽竟至荆州而卒

肉身土地

嚴州山中有土地廟夜有人臥香案下夜半見虎入廟土地神前問明日應啖何人神言明日有人從某方來身白衣拍扇高歌者是汝口中之物也其人明日持巨梃候之果有人如神言者乃戒令他往虎果突至奮梃搏擊遂斃虎乘怒氣趨至廟中毆土地神曰汝受地方香火不保佑民生乃教虎食人此位還該是我坐遂推仆土地而踞其位嗒然而逝土人遂即其身裝塑供養

號肉身土地至今此地無虎亦見勞貞山芥園雜著

自知前生

黃陂縣民王甲者能知前生事自言其前世趙姓句容縣某郵吏也以糜爛爲業一夕聞門前噪聲有擊破戶視之忽被二卒勾攝至冥司冥司檢其籍乃訴曰勾誤矣是倘有二十九年命即命二卒押回回時行野田間翱翔無拘束甲自念平生作苦倣鬼亦殊不惡顧謂二卒曰吾不歸矣與汝俱逃可乎二卒皆黙曰諾於是相攜北行方渡揚子江忽被大風從東來一冲而散甲隨風

飄揚晝夜許不得息後遇一大樹挂而止其地爲河南某府某縣界矣時特飢甚樹旁人家方炊入其廚下竈食凡遇飲食既熟輒嗅而享其氣初時身極虛飄足不能着地享氣既久遂能踏地行一日登其樓見女子顏倩麗遂就而與之狎其女子既被蠱惑不復思飲食或閉戶自言自笑其家人皆曰必鬼祟也急召巫師驅遣且而一女巫至甲稍揶揄之巳踉蹌遁矣明日一道士挺劍而入方揮斥間忽蹶撲地即以劍插道士之頸其家無如之何適有親戚來候者告曰吾聞數日內天師

且至盍往謁之齋館謁天師其家然亦不知其若何利害也數日天師果過其境其家虔請以至乃結壇設醮威儀甚盛天師登壇甲亦從旁聊睨雖不敢如女巫道士之戲然亦了不見其可畏少頃法官四人歷階而升氣色凛然甲意是必能爲吾害者然姑觀其所爲一法官就案前取黃紙大幅朱書而焚之甲仰觀空中已布滿天之網矣一法官又取數小幅亦朱書而焚之則見房闥戶牖間皆有一小網矣甲暗笑吾蹤倏忽得隙如針孔蟻穴比而可出入往來無礙是蹤跡者何能爲但聽

之耳焚符既畢四人分左右趺坐而坐合目入定一炊時許忽有白氣一道從頂門而出直上冲霄甲始大駭曰光景不好不如急走走而抵網則網堅如鐵石雖望之空隙映徹卒不可得出益窘甚伏匿戶下以瞰旋見白氣瀰漫天門蕩闢一金甲神人乘雲而下詣壇前取法旨即奮脩羅長臂攜網探得投之壇下而去天師乃臨訊曰爾何帙也甲具述始末如是願歸仍糜爛耳法官請以五雷法殛之天師曰彼雖作孽然未至殺人姑貸其命乃取一甕裝其中塗之以黃泥朱符鎮其上

令其家持至十里外坎而瘞之甲在甕中甚困苦然亦不覺饑渴但其地當孔道晝夜聞行人往來及車馱鈴鐸之聲一日忽駴而走者曰流賊至矣已而聞殺掠焚毀之聲啼號徧野後數日又有駴而走者曰官兵至矣其焚毀殺掠號啼之聲亦如之如是往復數四千里蕭條幾無人聲又歲餘忽聞數人過其旁相語曰今天下已爲清朝吾人稍可甦息矣已而有就其旁呼賣飲食者已而有造屋開店者因取土打墻坎而得甕皆疑其爲藏金也揮鋤擊之砉然甕破甲得逸出方徬徨無

所之而前二卒適至呼曰某甲陰府符下令汝往生黃陂縣趙王爲男陽壽二十九年不得再延也

冥資

高陽長發堂偶述載一友夢故人某來訪且索酒食銀錢許之友復諄囑錠須滿金滿銀方爲足数若紙多金銀箔少即係低色阡張楮帛須完全焚化火熄後宛然一貫青蚨冥間堪使用若散亂付火即如人間將低錢敲碎不可用矣

滇趙三則

趙州有洱海土人詣大理府必由之然風波甚惡稍知自愛者皆從陸路其海中有望夫雲起則不敢行相傳鎮一孽龍在海中央其雌龍居蒼山每欲相會則蒼山雲起排如階級環二十里至海中而止是日狂風拔木屋舍皆颯沓有聲然凝視天上雲未嘗稍動移亦無大小濃淡之差眞怪事也

趙州牧有二署一設州內一設迷渡州轄四里迷渡轄五里其五里錢粮詞訟悉於迷渡經理所設牧署至午餘輙不可坐堂坐則亂石從空而下或碎人首觀之皆

水底石也州牧卓然有聲者不敢斲擊亦不傷然必河水泛溢致一方盡淹相傳以爲古龍王廟址云

趙州出西門行十八里有池一泓上塑龍神乃女像也土神稱之爲四老太每旱極則州牧賷發牒於城隍至期陳牲設醴禱於神祠以一瓢浮於水面俄頃得一魚狀如蜥蜴魚鱗魚尾四足五爪州牧率吏民鼓吹迎歸供城隍几案俄而橫風怒雷挾雨而至田野沾渥即備牲醴謝龍母仍以瓢浮魚水面逡巡而沒

土司變獸

又土司楊姓者能變三獸十八年之至變虎之期逐家比戶俱閉門不出預閉城門彼則望深山騰躍而去一宿即返返則仍爲人若變驢則土人置芻豆草具於通衢恣啖一飽變猫不過竊肉食之須臾則爲人云係祖傳世世如此其變獸亦有定期故得備之

滇中奇蠱

滇中多蠱婦人尤甚每與人交好或此人有遠行必蠱之至期不歸則死矣一客至滇交一婦人臨別云我已毒君矣如期不歸必腹脹脹則速還如踰月則不可救其人至期果腹脹逡巡不歸腹裂而死視其腹中有饅猪木槽一面眞怪事也

龍挾巨艦

康熙癸卯夏如皋大雨雹殺禾稼有龍現雲際挾巨艦飛空而過不知墮何處前者辛丑夏五月丹陽至儀眞而霧見新城王阮亭先生集

掘地得犬

順治九年六月餘姚下堘地方民家掘得一犬按晉書元康中吳郡民家鬪地中犬子吠聲掘之得牝牡二犬古者曰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

桑蠋黑雨

順治三年嘉興桑生蝸牛食葉及豆苗皆盡六年春黑雨少貯如墨水

大名鉅鐘

康熙初年重修大名府文昌閣掘土見鐵紐大如三間房紐上放鐘九枚鐘中貯水黑白紅色各三鐘其鐘不知何許大疑爲鎮厭之物遂掩之各鄉村男婦聞鐘中水療疾爭趨飲之數日都盡

異相

風鑑書載舌能過鼻口可容拳四乳亞駢脅駢齒舌文成字非神仙即大貴之相也青浦庚午孝廉張德純口大容拳石門甲子孝廉金鉉舌文成字字德清人陳以範游手無業以賭博爲生家亦累千金舌舐鼻過寸許又余外家老親許自明駢齒滿口俱大牙也壽九十五歲貧而無子龍泉令金伯蘊家僮年十六歲駢脅四乳其二乳在腹亦無他異

雞頭蛇

新安胡儞侯在崑山行監有僕陳選偶至鄉見一人於橋下濯足被蛇盤立斃告其鄉人共發橋下石得一蛇長尺餘頭似雄雞冠正赤身黃亦斑擊殺之此蛇從來所未見也康熙已卯年事

怪

湖州城內有月湖甚深康熙年間旱涸漁人入湖捕魚於湖底得一物如牛雙角角上有鐵牌取視之皆蝌斗文人莫能識亦不辨為何物持報縣庭纔行數十武湖水沸騰涌起丈餘隨人而至大風迅發屋瓦如飛縣官亟傳令送還湖中風息水退又同時湖州西北一日碧天無雲白日皎然有二龍游戲空中蜿蜒自在首尾鱗鬣纖毫畢矚逾時不見觀者數萬人俱潘耆會諱麟述

奇女殺賊

北京有夫婦某姓者避仇來南攜一幼女家於亳州以賣腐為業積十餘年蓄貲二百金女年及笄姿色韶艾鄰里咸欲聘之其夫與婦計曰吾本北人親戚墳墓在焉今嫁女於亳異時往來迢遠且日久仇盡不如挈之還北擇親舊字之婦以為然乃僦裝雇二驢婦女各騎其一夫徒步同行纔二十里許見兩騎挾弓刀覩女貌美強抱上馬疾馳不顧夫婦追奔數里哀號乞女騎弗許夫婦曰吾有二十金願賣贖女又勿許三請罄其二百金騎取其金仍挾女去夫復追及騎拔刀殺之婦見夫死亦奔及號呼騎并殺之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佯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器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汲器未及至女伺守者少怠躍入井中取汲器者奄以汲綆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垂繩引救

女之賊井上者方鞠躬下視垂手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併墜女乃跨賊馬奔高樓家且訴其故鄉人齊赴視井果有二賊其一折頸死矣遂引其一出甫上女拔賊刀斷其首橐金咸在衆共報之州守女訴父母死處并已報仇狀守驗其金并遣驗父母屍果然大奇之曰汝父母盡歿隻身歸北誰與汝主者吾且無子女汝為吾女吾嫁汝可乎女稽首謝乃迎之入署擇所拔諸生某才而未娶者歸焉奩備其豐而予之一時傳為奇節庶德云是康熙年間事也

女子奇節

嘉興張天成秀水吏胥三考雜職積貲起家把持官府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康熙三十年有賊犯被獲天成時為刑書捕役拘其夫婦到官天成見盜婦色美力為保釋盜亦免刑拘禁在獄因與盜婦通姦日久思欲佔娶遂買獄卒斃盜於獄而已為收斂委曲挽人說合竟取為妾盜婦時有女年十二三歲天成亦喪妻無子螟蛉方姓之男為子即以其女許為妻迨女年長有色天成又欲姦之礙方在家因尋釁逐之時與挑誘盜婦覺之

頗加防閑天成日撻其婦饑寒狼狽不數月而死康熙丁丑九月間女年已十九日夕嬲之其女自計堅拒度不可脫初八日女謂天成曰我父母俱亡方子又逐我身自應屬父矣盍以明日重陽佳節盡醉合歡可乎天成大喜遂治菊觴父女暢飲至夜女令父先寢父屢促之女明燭登床作羞澁逆拒之態父興勃發再四相促女曰我處子也未免驚懼盍先以勢示我父喜甚裸被出之女預藏剃刀以被冒父首左手執其勢右手執刀割將割下天成負痛起扼女喉氣絕少頃割處血流不止昏暈仆地女得復甦遂持勢并刀出喊鄰佑眾咸入驗無不駭異即引女至秀水縣陳令名綧者陳詢驗既確即告郡公大為嘆賞立呼方姓之子當堂完姻天成被創深重三日痛苦難堪服毒畢命縣令親往驗訖以張氏家財之半給方夫婦而以半給其母終老本府黃郡尊亦給匾旌獎合郡傳為奇節且以為天成姦殺盜夫婦之報云

地鳴得碗

康熙辛巳夏桐鄉縣烏鎮有張姓者舊家也貧甚賣住

宅已拆卸為白地有豬欄石板亦起而賣之正鬬掘間忽聞石板下鳴聲如鐘疑有埋藏告張共發之但獲舊碗五十餘隻大小不等再欲掘時其土自陷漸深遂懼而仍以土石掩之

古塚

德清風洋高橋之側有古塚向來塚土高壘上多荊棘不知是何氏之墳順治初年村童刈草土隤磚出以鋤掘之見壙中深濶異常約略一二丈里人縋入視之得頭髮數縷金玉簪二枝古鏡一面五銖錢數十枚其它

穴至今猶在塚中磚堅細潤可為硯

辟穀婦

新市鎮沈俊生字方容德清縣庠生也其妻李氏十六歲在室時忽患奇症病愈絕粒即終年不食不見其飢十九歲歸於沈終日惟飲熱水一二盃或鮮菓數枚至今五十餘歲面如少艾連生二子亦無他異料事每多奇中究不知其為何故也胡熙元詳述

魍魎

新市胡士弘毅頎㑌慨好施兼有胆量崇禎己卯秋夜

獨步月於朱家橋見一巨鬼身長數丈坐人家屋脊上濯其足於河吡之忽然不見其子璉是年中式明春聯捷或曰此魍魎之類也遇之則大吉又錢唐徐蘭生先生言少時讀書靈隱山中黎明見長人俯高松睨長可五六丈面目如人瞪目相對頃刻乃滅又言其外王父夜中見巨人端坐屋簷足垂至地王考向之拜須臾不見此蓋山川之氣聚而成形耳然魍象與龍本無體質以其倏見倏滅故云怪也

拐賣人口

京師東城地方東便門外為往關東必由之路一路關枋店者俱串通旗人販賣人口窩子甚多所騙之人俱藏窖內最難查禁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廣渠門外老虎洞拿獲販賣人口劉三夏應奎張二等劉三係正藍旗人應奎係正黃旗下家人張二係民有孩子穆小九兒在灯市口賣杏子應奎賒杏令跟去取錢騙至麪舖給小九兒麪吃臉上打一掌隨即昏迷無知跟至老虎洞住一夜即轉送劉三窖子內鎖閉每日送飯與吃又有劉六遇張二騙至酒店吃了一鍾酒隨即昏迷跟張二

行走路遇劉六家小厮徐四問主子劉六往何處去張二即將徐四臉上撲一下亦跟着同走後因小九兒伺看守人醉不鎖門逃出首獲據夏應奎等供稱劉三給我等一塊藥或下在酒飯內或着人口鼻內被拐之人吃了就跟着走同謀不止數人窩子不止數處販賣銀子均分巡城御史題參奉　旨嚴拿究擬劉三極刑

乩仙

德清蔡昆暘先生長君字麟武者戊午歲召仙預問功名樊衍之後其乩忽動題曰誰云富貴即為真想到痴

泥欲斷腸薄命紅顏今已矣泉臺應愛讀書香又曰生
長臨清十九年偶隨車馬過苕川知心惟有墳頭草月
夜臨風泣杜鵑後寓苕溪十景塘明霞題好事者尋至
其處果有石碑題才女明霞之墓蓋明季某太守之女
死葬於此詳詠其詩必所配非偶抱恨而終者也

七孔木

康熙三十三年大旱湖州府城虹星橋下里民濬河數
尺許見一巨木長十餘丈大二三抱直壅河底木上圓
鑿七孔大如碗口夜望之隱隱有光次日里民扛起此

木木下水勢一時大湧眾甚驚懼仍埋其處水勢方定
相傳郭璞鎮壓水怪之物歸安縣有碑文在焉

劉公主墓

康熙三十五年嘉興東門外十里鄉人治地掘着古墓
啟棺一女面貌如生塚中殉葬物甚多有誌銘乃劉智
遠公主墓也地方報官亟掩之

異僧火化

蕭山縣仙桃山一僧俗姓王終日危坐山巖間十餘日
不食不飢一食斗粟不飽能知未來事人登山候之必

[illegible]知姓名忽一日告眾曰某於某日西歸矣屆期遠近
知者畢至敘談移時曰時至矣乃南面趺坐以香二炷
縶火塞鼻少頃鼻中火發延及頭面身體一時焚化堅
固子無數飛出金光的鑠照耀滿目眾造墖瘞其骨并
藏堅固子其中

飛蜈蚣

康熙甲辰六月錢塘烏山一村農因天雨披簑笠耘苗
忽雷電激繞其身農懼而奔雷電隨之踉蹌棄其簑笠
雷削擊其簑及眾來視簑焚殆盡中一赤蜈蚣長尺餘

有兩翅如蝙蝠蓋此物能飛食龍腦故雷擊之也

誤拘復活

康熙辛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平湖監生顧子容侍御楊
裴齋之壻也於早間病故是晚有顧子容者乃沈扶九
之僕收取房租正在售房家數錢忽然仆地舁歸命絕
而子容蹶然而起家人驚問之子容曰我為鬼役拘至
城隍廟見廟前有數百小兒內中有識認者皆親戚痘
亡之兒也後過其外從姨夫曰所拘者非汝乃顧子容
也可速歸引我至家不覺復活但身體疲乏語言幾[illegible]

年見年秋冬郡邑鄉村痘殤者有數所見死兒之多也

金船

離分宜縣一二十里臨江山壁有一大石似碑長可二丈濶可七尺就山石鑿成上下四旁皆山石也上有楷書四行每行八字筆畫模糊不能盡讀相傳碑下江中有仙人遺下金船七隻滿載金寶沉此水底此碑乃仙人遺筆也如有能盡讀碑字則七船浮露以贈曾有異人讀至二十字七船舳艫露因一字不能讀復沉水底

飛鏹

康熙二十八年五六兩月廣東瓊州府有元寶從空中飛過往交趾安南一路而去有聲鏗鏗然前有黃旗二面中元寶不計其數末有黃色如紙條尾之自午初至巳刻方止如此者兩月凡官吏兵民無不仰視有張德者為余親戚舊僕在府署中親見歸述之

齊王窖物

山左總兵何諱傳時見齊王府夜放光發兵掘之得古錢數窖古劍一口又一物青色如磁闊如毬中有微痕若肉碗對合者儘力分開中有物若金花胭脂滿四圍口邊愈扯愈長可四五尺潤澤如脂膏放之自能收合無痕徧示人無有識者

開河古物

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郡守佟諱賦偉因郡中城河久湮不通舟楫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功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縣橋下開出銅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可開古色斑駁聽之中喤喤有聲游橋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金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

內半在城外鴛鴦湖相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府橋下開出銅叉二股比常叉高大中條長三尺餘光彩如新城隍廟河開出古錢一罈上有銅索一根又開出順治通寶錢數千背無字但順治年間初鑄錢皆有戶工二字後始鑄滿文並無光背之錢此尤不可解寶帶河下挑出人頭無數

文星閣陷

崑山文星閣下有深穴閣建穴上康熙癸未二月閣間土驀然自動至五月動不止守閣僧欲以大鐵釘釘之

蓋以龍類畏鐵也九月廿五日夜半其閙忽陷聲徹遠近而塔却如故黎明衆往視之文星鰲魚俱陷入穴中毫無形迹四旁之地履其上空空然有聲無敢探其穴者

猪蛻

康熙癸未十月間松江金山衛于巷民家養一猪甚肥而身沾塗泥皮毛不潔忽一夕其家聞猪闌內有躑躅之聲曉起視之則見一猪矣毛嫩皮鮮净可愛顧見墻上粘一猪皮從背所裂蛻出如蟬殼焉隣里共觀好事者醵錢買畜僧寺爲放生猪楊轉宜言

倀鬼救友

順治年間旌德有李姓村人小名茶葉雛子被虎傷有年矣李存日與同村姓劉名敬者最契厚劉偶上山砍柴忽聞人聲云劉哥可速回家劉四顧無人砍柴不輟空中又言有虎哥哥在此汝可速去劉言此傷虎咬七世冤業空中又言睛眼大蟲撞着是數劉驚問汝是何人答言吾乃茶葉雛子也劉聞之駭然因悟李爲虎食必作倀鬼以昔年相好故來救我踉蹌而歸得免虎厄

神術捕虎

江南旌德縣東鄉山中有虎患數年矣虎至數十傷人逾千縣官下令捕虎嚴比獵戶日出噬人竟不得一虎乃燒山逐之山勢迤亘樹木綿絡卒無可如何康熙四十二年東鄉汪客往江西貿易偶遇張姓父子二人言有虎患不能捕張姓自言我能捕虎汪客即出已資請之其人至山環視即知有幾十幾虎乃掃淨室二人處其中焚符行牒攝召當境土神晝夜作法於有虎山徑設窩弓其室中亦設窩弓室中窩弓機發則知山中窩

弓必中一虎如此月餘已得七八虎矣初得一虎白質黑章重四百斤餘虎皆極大非尋常物也若數日不得虎則復牒催土神必獲一焉久之餘虎漸遁不敢復出官民醵金厚贈遣之旌邑劉子禮言

蕙鄉贅筆自序

甲申乙酉之際海內鼎沸時余年未弱冠避亂轉徙卜居三泖之東敝廬數椽足蔽風雨晝耕夜誦人事都絕庭陰有枯槐一株雖枝幹蜿蜒而蕭然無復生意命僕劚去之不數尺鏗然有聲得石匣晶瑩如玉啓之獲竹簡一上列蝌蚪七百餘字剝落不可辨徧徵博識者曰類古記事者之文然卒莫得而詳也歲後奔走四方三入京洛既而棲遲里門自少迄老取耳目所及者籍書於笺以月繫歲以日繫月大道將凋積成三卷名蕙鄉贅筆其間或得之邸報或得之目擊或得之交遊所稱道可以備稽考廣聽覩命勸戒者靡不遴諮詳訪節事屬細微語無詮次然皆確有根據抑亦稗家者之流也夫搜神洞冥其旨誕說杜陽述異其說或誣取兩者而折衷之豈敢曰鼓吹前哲聊以資裒綴者之一助云爾

康熙著雍敦牂皋月華亭董含題於蕙鄉之藝葵草堂

蕙鄉贅筆上卷

華亭董含閬石

物異

順治元年甲申臨淮民家貯豆數斛悉變人首狀有老者少者或如哭泣及類婦人者數日仍復原形嘗考漢中平元年東郡等處草作人狀是歲黃巾起玉璽板蕩時蝦賊鴟張闖獻尤熾未幾宮闕不守乃知爲貼覆之兆云

逆臣草檄

闖賊限三月十八日抵燕都既而如期破京師先是移檄遠近中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竈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逆臣周鍾筆也聞者扼腕鍾復獻下江南之策賊敗潛歸南都戮於市

宜興禍始

陽羨周延儒之初相也璫系諸人皆厚賂之欲令轉移上意阮大鋮亦餽二萬金延儒畏上英斷不敢發性貪鄙又不能還金諸人惆悵而已獨大鋮銜之大鋮既負逆名衆皆不齒焉士英斷首衛金陵好聲色與大鋮

為犄斜交相得甚懽士大夫因斥薄士英二人之交愈
固延儒出相大鋮餞之京口曰公起天下拭目望太平
矣某願為太平之民二身功名非所冀也延儒始慮其
責報聞之甚喜然計大鋮之為人終不可負欲有以取
償曰公知人才誰可用者願得致力大鋮舉士英遂從
起廢擢鳳督及彩光立士英相大鋮用而國由以亡嗟
乎以三百年之宗社棄兩千萬里之江山一旦衆而捐
之捐之者僅此二三萬金耳

樹泣

淮安東嶽廟殿前大樹無故木點飄落如雨三日乃止
或云此名樹泣

李督師

李督師建泰負重望自言西人知賊中事請身往禦
寇以家財佐軍思陵弗之許御受鉞忽聽梁響聲大作
如崩裂然兩出宣武門與扛忽折二旌其印殺士火光
如斗賊謂為指日旋功金印如斗卑未幾降賊

賊塔

李自成殺人之衆[illegible]入[illegible]守忠[illegible]巨老子亂

內中山勢險惡叢木叢雜氣傀雄偉墓前樹米脂令邊
大綬掘之以泄殺氣先破海家骨黑如墨頂額生白毛
六七寸次至守忠冢中蟠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
見人昂首張口無所畏衆擊殺之守忠骨節間色如銅
綠生黃毛五六寸其餘墳墓數冢骨皆血潤亦有生毛
者大綬有記名虎口餘生載之甚詳

闖賊官制

闖賊入都五日建設僞官改印曰符務契章凡四等更
定官名六部曰六政府內閣曰天祐殿翰林院曰宏文
院文選司曰文諭院巡撫曰節度使兵備曰防禦使六
科曰諫議御史曰直指使太僕曰驗馬寺尚寶曰尚璽
通政司曰知政使布政曰統會壮事曰從事知府曰尹
中書曰書寫房知州曰牧知縣曰令正總兵曰權副總
兵曰制五軍府曰五軍部守備曰守旅把總曰守旗餘
皆如故官服以雲爲級一品一雲至九雲爲九品僞相
牛金星所定頂幘圓衣冠也

張獻忠黥殺

獻忠[illegible]兇殘[illegible]無兩入[illegible]文武改沅大[illegible]

首殺成都百姓三日三夜始畢次殺綿州十數萬次殺川兵二十三萬家口三十二萬餘次屠成都府屬三十六州縣百姓每城戶口多至千百萬不能記數次屠鄉村百姓老少無遺次殺官兵十二萬餘次殺將官五千七百餘各官家屬一萬三千二百餘次殺兵妻五萬有餘次殺隨征兵共男婦五十萬諸將報功疏又稱平東路殺百姓男人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女人九千五百萬撫南一路殺男人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人八千六百六十餘萬安西一路殺男人七千九百餘萬女人八

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殺男人七千六百餘萬女人九千四百餘萬幼小俱不在其數嗚呼何其慘也夫上帝好生乃生此賊以應劫數不然彼蒼者豈真如醉如夢耶嗟乎縱彼兇暴荼毒生靈撥亂救民天心益久屬聖朝矣

宏光改元

五月福王即位南都改元宏光王名由崧質性闇弱有蜀後主晉惠帝之風而荒淫過之大臣素有聲望者外雖崇禮內實疏之而馬阮二姦爲相惟以報私讎黨賄官爵爲事首舉故光祿卿阮大鋮爲大司馬閱江防旋起其黨張孫振衛胤文等環布中外以圖報復輔臣姜公日廣特疏糾之有曰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馬阮忌其言切直謀中傷之未及行而敗

江左稱號

江左稱號不過一載而諸臣奏牘所慷慨論列者惟申明三案始末及廣織造選采女并壽宮援例等事富家子弟皆賫金而入於是民間有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

狗之謠逮沿江失守或興愬偷生或望風驚竄惟史公可法戰死淮南以身殉國餘自盡者止張捷楊維垣而已二人向櫝清議而一死頗烈信乎蓋棺論定也

給諫改節

相傳惠給諫世揚爲闖賊所得慕其名甚尊禮之世揚有天遺老臣以佐陛下之語給諫先朝直臣三秦士民不敢呼姓名稱爲延安夫子乃脅於兇威匍匐受僞官嗟乎世揚末路乃至於此使蚤死一二年寧有此耶

築城預兆

崇禎初年於蘆溝橋建一城鐫四字於扉右曰永昌左曰順治不數年闖賊僞號永昌而我　朝長驅破賊改元順治此城若預爲之兆云

長平公主

長平公主名徽娖周皇后出也甲申歲年甫十一妙選良家議降太僕卿子都尉周君世顯將築平陽以館之無何寇至公主時在側御劍親揮傷頰斷臂賊以貴主屍屬國戚越五日復甦順治元年上書欲歸空門不許　詔求元配完婚金田邸第賜賚有加僅一載公主卒葬彰義門　賜莊公主雖遭喪亂遠勝樂昌而先帝之優禮殯叠始終勿替盛德眞千古無兩吳祭酒偉業作歌以紀之

福王淫昏

時大兵南下勢如破竹王除夕慨然不樂亟傳各官入見諸臣以兵敗地蹙俱頓首謝罪良久曰朕未暇慮此所憂者後宮寥落意欲廣選良家以充掖庭惟諸卿早計之或對曰臣以陛下憂敵兵或思先帝耳遂散出又

內豎懸一對聯曰萬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傍註東閣大學士臣王鐸奉敕書亦可笑也

義馬

流賊破河內縣尹丁君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躞蹀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墻死

馬生卵

松江南橋地方馬生卵大如鷄子

產怪

蘇州崇明縣有孕婦腹奇大既產兒僅五六寸連產不止皆宛轉能啼至第五兒忽作細音語曰勿驚也予兄弟共十二人偶來相托將福汝家乳不繼可飼以餅餌產竟數果十二怪而投之海後亦無恙

空中城郭

二年乙酉二月十一日午刻河南裝澤縣東南三十里郭村現大城一座樓櫓墻堞無不備具觀者雲集自午至申始滅按嘉靖二十九年東安何家莊忽現城郭樓臺又北隱村亦然

思陵末運

川縣人高夢箕其僕穆虎過一北來幼童自稱崇
禎太子因與同過江往紹興夢箕密以聞追入南京令
諸臣識認太監盧九德講官方拱乾侍讀邱致中太子
一見即識之百姓驩躍既而一審再審以爲係東宮侍
衛王之明假冒將致之死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咸
楚撫何騰蛟等俱抗疏請保全東宮不聽竟下獄未幾
福王出奔士民就獄中擁之出俾坐武英殿越兩日城
破不知所終

福王妃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福王元配逃難避其家驛送至
京王震怒目爲妖婦令嚴鞫之童氏敘述侃侃細書入
宮日月相離情事甚悉跣足受酷刑卒無易辭後旬餘
王出奔童氏不知所終說者謂人非顚狂誰敢與王冒
認敵體舉朝紛紛無敢直言者士英其疏不上乃刊刻
附邸報中題曰密奏尤可駭笑也

瓶生花

三月民間瓶生三足又瓶底生花痕如刻劃或爲折枝
及菡萏狀江浙之間十室而九余親見之

白燕

松郡東關麗譙下有燕來巢皆雙雛色如白雪未幾死
相傳白燕爲瑞識者謂燕處堂之禍而白者喪象也實
爲羽孽至秋果有屠城之禍

奇藥

王師下維揚有紀生者適出城爲亂兵所刃悶絕仆地
昏黑中忽聞鬼語曰是人有後祿宜救之取靑泥塗其
肘少頃甦視創處已合傍有泥斗許因取懷之以治金
瘡無不立愈不一年遂致富

几生芝

先少宰公求是堂中設一橫几以鐵力木爲之垂三十
餘年漆紋剝落五月初忽藹然有蘇其下俄生一芝漸
長至尺許顏色鮮好香氣馥郁觀者擁蹋閾數日始萎
前史所載有繞殿生芝及兵仗生花吉凶不一柳河東
謂朽枿敗腐皆能蒸出菌芝然其理實有不可解者

產子三目

府治東大吳橋有楊冠者以肩輿爲業其妻午日產一
子三目額有兩角中一目尚未開頗類道家所塑王靈官

狀冠驚駭殺而瘗之是夕夢一金甲神數之曰予以微罪偶謫凡間托生汝家何忍見殺今秋必有以報汝未幾夫婦俱爲亂兵所害冠溪第五叔父士餘與夫云目擊之

松城屠

八月初三日王師抵松時百姓已歸順鄉官沈公猶龍前總制兩粤有威望倡義守城募鄉兵爲拒敵計勢孤無援所募皆市井白徒金鼓一震鳥散鼠竄殺戮最慘先是鵂鶹集於譙樓每夜聞啾啾鬼哭聲又白鳥哀鳴至是果罹屠城之禍沈公及進士李君待問孝廉章君簡俱死之

學仙無成

顔進士茂猷閩之漳州人常遊名山遇異人曰子骨氣非常當列名眞誥人間富貴不足以辱子也因授以秘術鼎革後遂棄官學道携黃冠三四人登南山絕頂採藥煉大丹三載丹成於是擇日層鐘以爲白日冲舉可計日待至期飛符禹步呼召神將雲旗霧旆彷彿如有所見薄暮震雷一聲爐壞顔與黃冠俱成灰燼矣論者

人世功名尚有定分而況上淸可以術取乎此足爲躁進者戒也漳浦趙生爲述其事因記之

不義婦

閩門一婦微有姿色城破爲一總旗所擄情好甚洽其夫不忍棄罄家資沿途緝訪及於雜安遂泰痛哭稱之並獻所有其人惻然令婦隨歸婦堅不肯且曰此身已爲將軍矣因唾夫面其人勃然曰而夫千里相尋何負於汝我豈可復爲而夫之續乎遂拔劍刺殺之見者大快

喬將軍

喬將軍琦上海人家世業儒琦獨薄雅生業遂以武備著有神力能挽數石弓嘗戲馳馬從屋梁下過以兩股夾馬四蹄騰空而起明季爲淞大將軍擁軍鋒兵敗投崖死時大兵南下琦子名驥者渡江迎降意甚得易衣帽謁琦墓忽見父從塚中出怒氣逆勃目中咄咄作聲叱驥驥以鐵椎擊之仆地[illegible]立死忠義之氣久而不衰有如此

紹興瀆

三年丙戌二月䖍城既潰方將軍國安擁衆十餘萬有磨盤營數千人皆所選精銳摧鋒陷陣者阮大鋮迷至國安軍中告之曰北兵甚銳且久渡江此番須用磨盤營公更嚴論之必以死鬬不然敗矣國安如其言大鋮又造磨盤營呼曰若見將軍令乎曰然大鋮曰將軍有後令欲若曹盡殺妻子以死決之衆驚怒於是磨盤營先潰諸營相次土崩而我兵渡江矣大鋮士英至紹興密通欵迎降欣然自得然見七閩無恙為後日計乃潛通奏疏有得其奏者馬阮俱被磔

歟知忠義

南都既覆隆武稱號閩中福州破桂藩子永明王復擁立於肇慶改號永歷後遁入緬甸為平西王吳三桂檄取遇害永歷稱帝後流離西粵受制於孫可望一時忠烈之士大半殉難輔臣嚴公起恒楊公畏知俱負聲望可望要封秦王嚴固拒不許遣賊邀殺之推入水中屍流三十餘里忽有虎負之登岸守視不去賊愕眙因收葬之楊公憤激徒手擊賊亦被殺獻忠諸養子除僞晉王李定國反正外僞劉文秀艾能奇等能好禍嗜殺蠢甚衆翁乃此虎獨知忠義彼逆賊者直禽獸之不若豈哉

野史氏曰李定國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皆獻忠養子僞稱四將軍而白文選王復臣則僞都督也獻忠死各率殘衆入滇推可望為主及可望延滇黔深財專虐於遲誅宗室殺大臣帝側自為又一獻忠也定國獨拔身虎賊之中秉忠反正護蹕安國乃于崎嶇九死呼天以[illegible]效忠嗚呼古烈丈夫蔑以加其破西粵下衡陽義聲先[illegible]使可望等同心戮力雖汾陽臨淮至今存可也何為猜忌成嫌疑積而成賊併分羅裂兵視其穴嶺南坐足害弄將實不可救於天縱窮兒輩入家國雖拆劉陽之戈莫挽精衛之海斯時北望燕雲真人繼起瀟海歸心嗟乎李王天之所壞又何可支哉至於白文選間關異域可泣風雨而牠於部將不能引決則有之非其志也竊後之言者或見原焉

殷公盡節

中翰殷公諱之輅性忠烈雖慨好施養士常數百人遂與是者功[illegible]則後國難而中翰

一門兄弟殉節被禍尤慘考功先期著幸存錄一卷從
容赴水死子完淳年十七有雋才坐爲婁兆吉策亦被
誅

陽陣陰陣

先是流寇圍汴梁城中固守力攻三次俱不能克賊計
窮搜婦人數百悉露下體倒植於地向城蝶罵號曰陰
門陣賊上礮皆不燃陳將軍永福亟取僧人數名相當
令赤身立垛口對之謂之陽門陣賊礮亦退後不發詳
見李光壂汴圍日錄中後軍亦屢用之往往有驗嘗考

黃帝風后以來從無此法惟孫子八陣中有牝牡之說
此豈其遺意與

假宏光

三月貴州思州府有僧自稱宏光遠近喧傳皆以爲眞
隆武四川巡訪米壽圖知其詐叱左右擒之其人供稱
本名杏顯仁沂州人戮於市

死後魂着靈異

當乙酉四月大兵之下維揚也總兵張鵬翼與右都督
徐洪璘合兵入援未至而江寧失守遂從海道投監國

魯王丙戌三月移屯太末鵬翼將營兵勇冠諸軍及兵
至疾鬬力竭而死有老僧舁其屍歸將近衢里許道傍
有旅店忽見纍纍披甲躍馬從數人至店下馬命具酒
食店民飛報入城軍中皆驚喜急出迎之則纍纍屍適
至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然城陷洪璘鵬翼皆不
屈死

僞謨國史

僞秦王孫可望雖陽奉永曆詐殺任意一時廷臣皆依
爲腹心有禮部主事方于宣者與編修諂事尤甚爲可

望謨國史一書稱張獻忠爲太祖作太祖本紀比崇正
帝爲桀紂又爲制八字卤簿定朝儀言帝星明于井度
上書勸進後可望爲李定國所敗投歸本朝于宣自知
禍及時有箋中丞邦芑者守死抗節爲人心所歸方叩
書於錢云欲糾集義旅誠倫而望以報國邦芑得書大
笑答以一絕云修史當年筆削殊帝星井度竟成虛秦
宮火後收圖籍獨見君家勸進書永曆辭至滇竟得逃
死

拒女獲赦

鎮江許君元龍嘗易甚謹常獨處僧舍有鄰女慕之竟踰牆而至語笑不止許堅拒之女慚忿去是夜夢二龍繞柱紅光滿室秋闈遂登賢書丁亥成進士

火藥

浙江火藥局軍人張石焰發燒死匠役數十名延及文廟門廡并教火藥八萬八千六百餘斤時防備甚嚴莫解其故因憶先祖巡按順天薊州鐵鑛光常家丁數人同領火藥藥凝結成塊以鐵瓢挖之用力過猛搏擊生火成藥十三缸同時震發光等皆死典守者不可不知

白蝙蝠

嘉定縣南翔白鶴寺梁天監中所建也其剎最古棟間為蝙蝠所窟寺僧往往取夜明沙以射利予偶過其地借宿禪僧將半有物墮衆僧爭覆衣索之獲蝙蝠一其白如雪取歸置籠中三日後竟逸去古書言蝙蝠一千年化為白名仙鼠食之可以輕舉昔未之試也（博物志載宋劉亮合丹藥用白蝙蝠服之立死又陳子真獲大蝙蝠食之大泄而死與之說似未足據）

虎異

湖廣永州熊樵者為虎齧其[illegible]目色赤如火隨時搏擊山石盡裂又萬年藤

箭鏃

靈壁縣南五里農人鋤地遇一穴得箭發之發視得箭鏃一斛莫解其故

舟吼

南史王琳傳記琳將敗舟鳴如野豬皆讀其事而疑之沈高士浩然浮海舟忽鳴殷如巨牛自旦至日中不止衆懼不能食舟人請曰祭而祈之浩然不應作詩而自歌之曰石憑而言惟政之宜劍悲而嘯其將訴誰刳木為舟鳴孰使之物有變化吉凶安施冥冥滄海吾道在茲受命於天舟汝何爲歌數闋而舟之鳴亦止

律畢香

婺州一怪有聲無形能與人應答善盜財物婦女數有姿色者被淫當其來如鬼魅然或詢其名曰我律畢香也郡守患之遣使乞張真人符籙不能禁時有林生者善治鬼結壇行法三日後聞空中洶湧如戰鬬聲妖遂絕竟不知何物予姊丈張孝廉士鵬曾隨父官其地親見之

定水帶

京師鄭市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中虛而外鏽澀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欲易錢數十文無顧問者有高麗使旁睨良久問價幾何鬻者謾對五十金麗數界之先令一人負之疾馳去時觀者漸衆問此何名使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得此帶九以定九區此其一也我國瀕海每苦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立化甘泉可無□汲此至寶也好事者隨至高麗館試之命貯苦水甕解帶之以鹽投以帶水漸作魚眼少頃甘冽無比遂各驚嘆嘖嘖者言闖賊陷京師得自老中貴家蓋內府物也然歷覽所藏從未聞此高麗使何由知之予未敢信也有從左者道之其言詞亮工書影中亦載此事

雷殛逆子

五月戊子七月溯滬有村民張某母年六十餘溺妻言屢詈狂逆一日勝延送母往婿家至半途擠母水中疾趨歸與妻閉戶寢將久旱忽大風雨電光環繞其室張反接出跪庭中震雷一聲擊殺之天氣黯靄半空中如怒號須臾雨止已失其首衆駭異相與蹤跡之行六七里抵大澤見一屍仰臥裂胸方哺其乳牢不可脫視之即其母也□驚如此世間乎照若破鏡果有之耶

藏鏹

武林公署前有頹垣隆起相傳乞丐白鏹不可動動必有殃是秋總戎公閩山鄭□□於此□□獨坐庭際見二人衣一黃一白徘徊往來就視不見心頗異之命破其垣鑿地丈許獲石函二重不可舉啟視一黃金一白鏹也每函鐫前朝王三字金如□□之役身刑

補陀藏經

補陀有藏經賜自內府分貯□□備極莊嚴萬曆□湯伯阮進欲乞師日本遣使齎□中有僧湛微者前自日本來因與同載行數日忽風濤怒號天水如墨有兩紅魚長數丈橫亘浪中鱗鬣俱見其餘衆魚出沒前後舟不得進衆拜且祝忽出兩團瞬龍王勅旨一道焚之衍向晨風漸緩一晝夜漂蕩南去始數千里忽轉帆而行既抵日本隨行一舟亦到云並無風浪乃知此船以藏經故也始其國聞有藏經甚喜及僧湛微名大驚曰此僧復來則速死耳因不受勅書而□□問其故□□

後會入天主教也先是書賈又爲天主教者主其國人信之各授以秘術自國主至民間皆悉爲所亂一旦其教死生不易土人遂畀奸術糾衆作亂其國大發兵撲滅之自是痛絕西人設法嚴禁於通衢置一銅板鏤天主形於上凡各國人往者必使踐踏而過或衣囊攜一西洋物或帶西洋書一冊搜得滿船人悉誅死事見張遜自春使日本紀畧

移冢

江右李劍塘精青囊術言星子縣有皇憲副應台者以

所居地隘屋後有古墓欲徙之夜夢一貴人登堂揖曰予宋之丁謂也公宅後墓乃我塋祈勿毀當有以報憲副驚寤語其子曰丁乃巨奸令其人在尚當殛之况冢乎遂徙之冢有三穴左右俱空其中穴一樽如新欲毀之其子力諫移之高原不逾旬果病卒按謂江南人入仕家於洛陽後貶崖州致仕居光州卒何緣葬此劍塘之言未足信也

詩諷

海虞錢宗伯謙益一代偉人操海內文章之柄一時名流奔走雲集晚自號蒙叟賓朋讌觴詠風流跨貴仕享高年邇來之人罕見其比然其大節或多可議本朝罷官南歸有無名氏題詩虎邱以誚之云入洛紛紜興太濃蓴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是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沉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章臺柳撩亂秋風問阿儂又嘗作詩贈歌童入燕纏綿哀艷熊侍郎文舉和韻以諷曰金臺王峽淚滄桑剩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淚垂清淚送王郎錢見之不懌者數日

人腊

先少宰公致政歸有以遼弁贈人腊一枚長四五寸俱係男體耳目手足悉具肌紫檀理云孕婦懷妊五月設法取下製大丸散補益倍常公爲之愀然却不受吁始作俑者亦不仁甚矣備書故實亦載人腊長尺許云取僬僥人爲之大屬無稽

金蛇

細林山彭姓大號素雲法名通微河南汝陽人母夢一黃冠食以大棗而有娠及長傳太和張真人鍊氣樓神

六合偏遊中原至雲間擇居此山明太祖遣中使宣召值其羽化命啟龕視之正坐不倚長爪繞身特賜號明真子今山頂有仙冢及丹井相傳其爪甲隨風而化變爲金蛇長三四寸見輒捕置器中以供戲翫亦有封識宛然倏去不見者止此山有之他處無有也

麻衣僧

明季有麻衣僧者不知何許人冬夏常披麻衣故人以此呼之形狀頗異語默不常偶發一言往往有奇驗性嗜酒每出路人競沽以飲之自朝至暮人未嘗見其醉

與名醫吳端所者最契間寄跡林谷曰汝享年甚永然終當以兵死至本朝年逾八十爲亂兵所刃而卒郡吏聞其異欲試之惡夜遣一娼直造其榻百方狎摩寂然不動笑曰別人被你跳不過貧僧跳得過可速去毋久混我也一日忽謂人曰此地不出數年當罹殺戮之慘我歸矣詢其所向竟不答未幾卧倚西林寺檻而化松人置龕以焚之適有人從江北來遇於京口相與握手慰勞詰其時則蛻去之日也蓋神聖幻化混跡流俗予數歲時曾見其一盼惜幼穉無知不能一叩宗旨至今識之

異笏

陸尚書文定公有一笏相傳出自外國非瓷非草木質輕而韌傳五世不壞竟莫辨爲何物曾孫廣裕至今寶藏之

盤龍塘

我鄉東關外十里有盤龍塘兩涯一冢甚奇相傳舊有仙翁過此題橋柱曰不在盤龍前不在盤龍北有人葬此地黃金滿萬斛於是衿之人競買以營窀穸然究無

吉壤予自幼及壯往來於茲不下數十次但見有被掘者有塌入水中者有倒掛涯岸棺槨暴露者骸骨縱橫蛇虺雜亂可傷也夫青烏之言我不謂無必有其人善緣爲天所佑我無心而遇之今不欲邀福乃反罹禍竟何益之有哉昔有兒一營一墓兆甚佳考亭先生題二語于壁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後竟爲震雷擊毀誠哉是言也

髯長拂地

從來髯最長者或觸過腹或下垂至膝止矣吾郡有沈

生淀雨者瞻一目鬚長至丈許自胸以下連綴三大瘤而拂地者尚尺餘總而計之纍纍一身有半矣眞世所罕見者其爲人小有才然厭狀猥褻淫污無恥是冬爲按君杖折股而斃相法稱太長者主兵死亦一驗也

四書五經久字

老儒張元咸博學飽經史以硯田爲業嘗云一部論語無一此字四書五經無一眞字

三字名字

古來以二字爲名者戰國時有董之繁蒼見升庵外集三字爲字者史記有程伯休甫又張天錫字公純嘏劉敞字中原父此外不多見

鼠怪

廣西柳州分司署有大鼠爲怪嚙壞附近居民衣物不可勝紀蓄貓捕之反爲所斃半年之內連殺五貓候補知縣某日日遊行人不能禁適郡紳龐某從平越攜一貓歸小而健云能辟鼠既至伏梁棟間竄而擒之凡能殺貓亦異事也

犬婦巧合

六年己丑三月望後大雨雹石芙傍海居民有漂入海者一婦夫他出子尚乳哺抱一木橘周圍皆板縛濤如山波浪洶湧婦攀木出沒久而不覆順流數百里衝入上海縣一鄉地方有爲姓者屏居救之獲免母子俱無恙遂爲夫婦後其夫訪知移文求宗衆議泛海不死其事甚奇雖曰野合實有天意乃留其妻而返其子夫悲慟而去

狐怪

崔御史某北直長垣人奮差往某處日將暮僕從前覓館舍獨騎一馬行忽覩一婦人步馬前綺衣繡裳崔心動婦忽回顧姿態妖艷目挑心許以行人遝至不及款語遂策騎赴驛竟夕不寐事畢復命一夕獨坐聞叩戶聲啓視則前婦人也訊其何來曰知君見思特來相就耳心頗疑懼而悅其色因留與狎婦肌理瑩滑言辭甚利笑語橫陳曲盡袵席之妙叩以姓氏曰久當自知今幸邂逅不待媒妁可耳居數月顏色頓減家人勸令速遣崔亦疑踪跡蹊蹺乃幾絕之婦怒遂作夜叉狀朱髮藍面[illegible]

君恩義甚厚□□□人□□生□□□□復見矣恐身命亦
難保也駭極不敢復言未幾□越舟次廣陵婦堅不
肯渡江力挽之復現前形乃告病回籍久之覘媿淮上
婦亦從赴任妻妾既不敢同處凡事受制鬱鬱不得
志卒婦遂隱不見識者謂江南無野狐此婦蓋狐精也
夫妖由人興苟秉正氣卽庶徵豈邪魅能干乃優俐積
衣顧終其身爲淫魅所侮飲恨而死此其人亦大槪可
見矣

大士顯應

吾鄉□□湖東接海上有古剎曰白衣庵大士供養像
也地最僻寺僧多不法偶有商人遇暴雨投宿見衆僧
斜落稍白金數物爲助僧窺其裝重遂醉以酒縛之樓
廊佛座下焉時已申餘月光黯然□僧盜舟至遠見一
縞衣女子徘徊寺側疑僧爲殺人寺搜索寂無所覩惟
見縊之人旋轉其後救之獲甦言其故乃訴同所見
卽大士顯應也於是白有司杖殺之

夜叉島

吳門有吳氏子與□□□□□人舟往日本國行約百餘

里未到三四日舟忽遇暴風飄泊一島二十餘人挾弓
矢刀槍登岸覓鳥獸貿遷一夜叉長二丈許赤髮畫面
自林間出攫一人持其足劈而啖之餘人返走夜叉亦
步而來追攫二人及舟以兩手自尾折之舟斷爲二餘
水中復有夜叉出始爭攫人食而相鬥海水沸騰島爲
震動久之解去人半墮水半爲所食僅存二人在檣下
夾板內閉□日出樵者至見有衣貨□之乃於夾板得
二人攜去後得存其一人卽吳僕而吳氏子被食矣樵
者云此名夜叉島惟正午可出彼諱忘言語諸人故遭
此禍也吳僕今尚在

關中碑刻

客有購千本北海雲麾將軍碑刻者欲下千截訊之據
中一友云碑在蒲城縣日有摹搨士人厭其擾遂□
截之半故碑本不全又言古今碑刻見於關中然剝
加搜訪西安府學自十三經外則有二十八種其在屬
縣者有一百七十一種在外府各縣者有九種而宋元
碑刻亦在內矣蓋因宋向□碑頗長安搨三千餘本民苦
之人□□□其□□□□修□□□□□□供之催此□

厄得全者幾何劍鈎鐵鏽多湮沒而不傳是誰之咎與

寶鑪

我郡東關外有土阜相傳爲吳王墳莫知所自明季有獵徒縱犬逐兎見旁有孔穴乘夜潛入初覺冷氣徹骨乃投以火具久復入內有石床石几珍寶充斥最後獲一鑪翠色斑斕形製殊古其銘爲篆家所稱置案上香烟自發結成五色雲氣中見白鶴飛翔達夜數起而奇寶也既而近冢居人入穴縱觀旁列短碣云吳諸侯王墓郡吏以擅毀古冢物追入官惟鑪不知所終

玉蟾

洞庭之陽一民家門枕巨石相傳已數世忽有望氣者請曰是中有物願以三十金易之民以爲奇其始索三百金其人慨然曰諾我歸取金必留以待我民大喜過望恐爲人所竊率妻子撤之於舍中至期其人果至撫膺嘆息驚問故曰此石中有玉蟾名千歲物乃日月之精雨露之氣相結而成俾以水浸可活乃稀世之寶今置室中久形其血神已竭無所用之矣剖之可得一石蟾然蟾也但不能動耳貨之猶獲數十緡

臂筆作書

傳信錄曰巡江都司朱士鼎膽氣絕倫張獻忠攻武昌被獲賊手縛賊賊斷其右手以左手染血濺賊復去左手棄之江濱而士鼎不死尚能縛筆於臂作楷書亦一異也

托生

山東前進士王嗇登州人觀察越中家甚裕樓宇巍煥服用侈靡年老被病卒其魂投萊州濰縣生員劉曰瑚家爲子纔下地四顧久之撫膺大哭曰瑚舉家驚怪止

一子不忍殺因叩其故曰我本王某托生汝家今貧甚若此奈何隨語前生事甚悉令召其二子一瑞曰瑞柏其言遣去登二百餘里不三日俱到語及家事纖悉不爽其子伏地大慟又命召妾李氏至問牀下埋金五百兩毋爲人所竊乎妾言公亡後即取助喪事矣語畢欷不自勝於是二子分產之半授曰瑚兩家往來如至戚宋萊陽琬親見其事爲予說

虎横

眞保順二府密邇獄賊後烟火蕭條自春徂夏忽

尋虎自山中出[illegible]月乎計[illegible]至郭居人趨避被噬者甚衆縣治學宮俱爲虎窟數百里無人跡南充縣尤甚

蜮蟲

九月武林候潮門每夜聞墻垣有異聲其音甚哀識者曰此蜮蟲也

女化男

粵東新寧縣文村有婦人其夫出外經商數月歸婦已化爲男子因別居後竟娶妻生子惟[illegible]音稱有異僧臣者娶武弁李玉孺女定情之夕搓摩不能入久之竟

尸忽長一肉帶如人勢莫大驚別居二年因遣還家遂李氏具二形初猶如處子情興既發遂露男形李翁無子一日爲更丈夫服出見賓客復納室生一孫夫莫生有妻而無妻李翁無子而有子李氏始以人爲夫既又夫於人眞天壤間一怪事也

奇疾

小校畢聯元偃師人得奇疾左股痛不可忍晝夜呻累月有僧詣門丐食問其所苦曰此肉蠱也早治可活今病深矣因刺其膝出小蛇十餘條如指大僧持之去逾數日此復洩出蛇死矣

鯤鮐

南塘張氏墓林木茂密有鯤鮐一長丈餘足皆數寸夏月懸樹間若鳥足搖足公允孫嘗言宦閩時欲至海濱見一物形如車輪蔡若巨斧當道而立衆聚擊之熟視乃蟹也烹之得數十人餐乃知海魚吞舟巴蛇食象無足怪者海內經云海中有千里蟹玄中記云北海之中蟹之大者如山身故在水然則此蟹又不足言者

麒麟生

八年壬申三月山西平定州麒麟生是日有五色祥光纏繞牛身遂產道旁犢生麟四足有甲地方官護送至京師觀者雲集未幾死

牡丹

牡丹種類繁多洛陽陳州天彭諸譜載之甚詳近有子族人其頎好事以重價買得一本如世之所謂玉樓春者微帶紫色上綴碧瓣高出半寸許迎風縈繞如蝶蝶名曰蝶舞牡丹蓋異種也初植時作花八九朶次年減其半又次年乃其根不存矣天下之物賤者易然貴

天壽亦大抵如此矣

天隕石

五月初一日東長安門外辰刻隕青石一塊大如斗

吳中墨令

吳中一令逸其名性貪而淫縣治前民家婦號花狀菩薩色頗艷令見而悅之遣役道意民不敢違往來久人無覺者適諸生數人知其事匿戶外毀門直入滅燭舉燈既而呼火佯驚曰我師也此非死罪囚耶曰生等來幸遇我師望稍示其乏令曰此地無物奈何曰庫物皆師物但批數字千金可立致也令從之書片紙付吏頃刻金至分之不退復請曰須立誓某等方散不然恐有後患也令益窘執筆寫數字諸生裂之曰必直敘始末乃可時天將曙不得已如其言衆始散令後竟以墨敗

神索僕馬

湖廣用家鎮有吳岩與霸廟甚靈異武進莊君囘生典試楚省夜泊廟側夢廿來訪延坐臨別向莊索一僕一馬皆平日所愛者夢中不得已諾之詰朝僕馬俱斃土

人至今能言之

異蛇

江寧溧陽縣產異蛇長四五尺名曰鑽甲能隱形嘗出入人戶內不可禁逐之者必遭奇禍若善事之貧者往往致富于鄉與為師江右郭公諒貢嶽任瀨水令親見之實古所未載

鱔怪

潤州一漁人夜泊江渚見一黃衣女子年可十三四頭綰雙髻從蘆葦中出就人乞食食已即去每夕如此怪而跡之見一鱔長五尺許金色目如丹砂首有肉角見人躍入江而沒

沈翁嫁子

南潯沈翁者性誠樸家貧生子俱強有力衣食不給日求自振之策一日長子語二弟曰我傭終年為傭所得不過數金不若去而為盜富可立致也議既定同告翁翁力阻之三子意堅乃詭為好語曰不為盜饑死為盜法死等死耳我不禁汝但今夕須盡醉後死無悔也遂出錢米令市酒肉止一孫在側聞其語遂往探戚叙故

翌午歸夜半翁與諸子痛飲宴至聽不啓鄉人竊窺之
則四人皆七竅流血死矣翁權于義殺諸子寘砒置酒中
又慮絕嗣因遣孫出若翁者可謂勇且智矣士大夫哀
翁之死而服翁之決也競為詩歌以美之

自知宿世

封邱李公嵩陽起家乙榜視學江南翕然有公明之目
自知宿世事纔能言便道其前生姓劉居邑之東關嘗
志誦讀年逾壯始為諸生一日偶病行藥城隅遇舊交
李子泉邀之同行臨至其家忽將劉推倒以紅紗罩之初
覺悶極須臾而出已不能語矣及長尚能記憶與明季
彭城萬年少壽祺事頗相類

木龍

鄱陽湖有大木乘風鼓浪昂首掀舞遠近望如龍一月
數見土人呼為木龍犯之者能覆舟有觸輒應檣艫驛
集皆虔祀之中有斗餘艘與其妄揚帆先行至中流忽
遇木龍撞擊一時俱沈救援不及洞庭有楠木大王想
即此類

白龍吐珠

九年壬辰五月二十六日亭午有五龍見湖南蒼梧其
一龍飛至張家鎮風雨驟至拔屋折木橋梁皆掀舞空
中龍長數十丈白色鱗爪俱見口吐一火珠晶瑩澄澈
盤旋烟霧中火光燭天河水飛上一人追觀之為風所
捲行空半里始墮移時龍向西南而去按雍正三年五
月念三日寶坻縣午後有五龍鬬於空中上下數十丈
先小後大捲去民房二十餘間斃二頭牲民畢秋被捲
去過河撇下身死未幾兵起龍鬬之下殺戮最慘見先
少宰公所著釋言小草中

均田均役

吾鄉財賦之區困於徭役前明編審大役有細布北運
南運種種名色賠累者不乏然大率官吏廉謹戶口豐
足無橫索無苛指故民猶樂於趨事本朝大役並有收
兌而破家亡身者十之九蓋因兌役一名計費銀一千
二百兩稍樸誠者其費益繁民生惴惴不保夕當其
始議以為主戶充客戶貼大戶充小戶貼語非不善乃
富民必詭寄而充者必窮民矣客戶或殷實而兜脫主
戶反赤貧而承值矣時無召杜往往厲民可為嘆息後

妻縣君宋邵公復與名孫納書論力倡均田均役之法
上司將爲入告得允所請於是百年之弊一朝而革遂
令鄉城殷戶及宦子孫得以各保其產各安其生者皆
李令之力也

種痘

安慶張氏傳種痘法云已三世其法先收稀豆漿貯小
磁瓶遇欲種者錄小兒八字虔焚香置几上隨將黃豆一
粒傳以漿按方位埋土中取所貯漿染衣衣小兒黃豆
三日萌芽小兒頭痛發熱五日豆長兒痘亦發十日而

疹兒病隨愈自言必驗夫痘疹事關先天生死預定乃
欲以人工奪之可乎予終未敢深信

巨蛛

九月湖濱人樵於野見一古塚頹壞俯窺內伏巨蛛形
如箕因舉梃奮擊腹破獲一珠大類龍眼夜置暗室光
明達曙一富翁以穀數斛易去後不知所之

楠異

粵西太平府距城十餘里有大楠樹蔭一二畝蛇虺皆
其下每霜後紅實垂垂多至數石人相戒不敢食[illegible]

一明經宦游過其地採啖之已而就邸邸主人見其目
赤大駭曰君得毋啖楠實耶勿驚我爲君禳之出少頃徧
體發腫仆地自躑躅不已先腳兩臂久之一股化爲巨
蚺入楠林而去

樸園筆記

周樸園筆記曰六安州民宋鵬死無子妻有遺腹逾期
不產族[illegible]有以爲詐訴之官鵬母上言婦實孕
久之不[illegible]妖也共歷五十六月同姑觀穫產田
中見者驚[illegible]必昌宋氏名之曰應昌編入州志年四

十迄無疾爲善民

冒族

吳俗最喜聯譜如張姓極繁必合爲一族不問貴賤此
風今盛行不獨江南矣然有大可笑者吳門某甲厥祖
業微賤一遠年詞林爲高祖詞林向絕嗣并族中無一
人以爲此獨得之秘遂自高祖以下皆私諱名號刻單
傳觀以示可信將本生一[illegible]去世祿自命居之不疑
或謂之曰先人白屋一[illegible]朱門業則榮矣然置祖
宗於何地乎可發一噱也

諱郡語

張氏鳳翼譚輅曰凡人兄弟叔姪間有登科甲者亦足為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肯認同姓貴人為宗攀援異姓貴人為戚斯言也其於為所感而發乎然以予所見不獨忌也而且加謗焉不獨謗也而且欲下石焉百計詆訶惟恐其勝己而於受者初無所損也誰無同氣而忍至此可為三嘆也

傳奇假托

後漢書注曰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周氏書影云邕早喪二親年逾三十叔父撫之猶若童稚據此邕喪父母久矣高氏傳奇何不杜撰姓名乃一無影響厚誣古人殊不可解按周達觀雜識云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遂成婚氏與趙相得甚懽蔡後至節度使則誠蓋借用此事乃必以邕之名實之可怪也唐王傳子載鄉事又與此略同

傭工奉道

洞庭席氏張巨肆於松関鎮一傭性謹愿事三元日夕禮誦一日率傭欲棄家學修煉具衣裝將渡湖舟子利其所有耕手以藥以鐵鎚擊之沉之於水山某忽大雷電席氏中庭墮一布囊上封曰鐵錘將為殺人傭工者見者大駭久之傭歸具道其故因發囊得兩物來家詢傭欲食出舟之所見請死命何死然衆疑問於官傭乃立乃已

神化虎

三灘人甯某方鋤田有虎從後搏之甯倚山崖岸絕高虎勢猛躍出其前急取鋤擊之中虎額負痛不勝而退委去家視虎跡所在蹤之乃入一古廟座上神像額間鋤痕宛然因擊碎之神上腹得人骨甚多始知前虎神所化也遂焚其廟虎亦絕

天門開

十年癸巳二月襄陽人見天門開光明洞照有萬旗二長各數丈自上屬下從容飄颺隱隱有二十餘字字甚始滅

謙哉提督

吾松郡帥吳君諱豐兵一員駐防其餘汛如佘山

川沙等處各設參戎形勢聯絡海濱有警一呼俱應最為得策自　國朝慮海氛飄忽專設提督坐鎮府城去海百餘里分防諸弁往來請命緩急不能即赴賊往往乘隙揚帆突入屢遭劫掠遂遣兵而已無及矣況提鎮衙尊勢重坐享榮華糜兵耗餉有害無益兼之兵民雜處尤屬不妥百姓病苦成營伍洪内院承疇議撤提督以總兵駐吳淞科臣亦有奏及此者何時得復舊制使郡中士庶復覩昇平之象耶

虎邱修禊

前明士大夫特重聲氣故復社幾與東林相終始蓋所以勉德行勵學業廣交遊也是春□□已衰闇來既庭實類章素文在茲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於虎阜江浙三省及自遠赴者幾二千人我郡與會者二十餘人先一日布席山頂次夕聯巨艦數十飛觴賦詩歌舞達曙翌日各挾一小冊環下編貫姓名而敬真修禊以來一盛事也吳祭酒偉業以詩記之云楊柳絲絲逼禁煙筆床書卷五湖船青溪勝集仍遺老白帢高談盡少年荀履嘗蕪花看士女翊襜冠蓋會神仙苑先往事風流

在重過閶亭看

巨鯨

国六月上海民飲牛者　高三四丈乘潮而至嚙牛足入水衆力救牛得無恙鯨闊嘴瘦大三寸許訪之漁人曰此巨鯨也

紙狐

江南競傳有狐怪夜半入人家或作聲或驚小兒抓面挾膚不可禁制家家鳴鑼逐之或見一狐蹤跡飛出有擒得一疋紙鷂狐形以紙糊之蓋妖人所爲也

異相

柏總兵永馥宴遠人有膂力左股黑肉生起如人騎馬狀左手持鎗右挾弓矢酒酣每解衣示人無不嘆異

蒸麥

時淮南北旱荒禾稼悉枯三時已過惟蕎麥尚可播人爭市其種泰州一富家植麥甚多市於邪伯鎮獲利甚厚復載以來增價發賣忽陰雲四合雷電震擊其人立斃所載之麥飄播四野僕病死復甦詢其由云主家積此麥二百餘石蒸而不得善價從而蒸之一以期數擔而

利厚一以期其不[illegible]便藏餘者以市皆熟麥也故有此報

犬姦

關東一婦性淫蕩夫往戍所經年不歸家畜一犬黠甚婦每寘於懷因與之接犬與人道無異而健捷善嬲戲能晝夜不息絕愛之未幾遂孕彌月一產三犬地方以爲妖聞於官細鞫始得其實焉

棺有定數

越東昌化縣周生性曠達母喪治櫬并自治其一置室中一夕夢其祖坐堂上召語之曰此棺已付汝子矣未幾酷暑中子暴死倉卒移用周後赴嶺嶠作幕卒於道竟不獲棺斂耳譚記郛城一叟壯歲制棺常夢綵衣少年臥其內後高蘇門先生宦楚暴卒諸司强以百金購之叟曰民不敢辭但願一覩高公耳及入斂然夢中所見乃知一棺亦有定數與此事頗類陳進士秉謙爲予道

神燈

越州餘姚縣有神燈……殷盛

遊人凭高俯……百千成羣熠熠往來……無有其人回視故處或反有之出沒變化不可紀極自初更至鐘鳴則滅俞進士璘約予往遊竟未果也草木子曰神燈名山之大者往往而有如眉縣峨眉山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衛山聖燈巖匡廬神燈巖明州天童山高麗太白山皆有之

分縣

知州李正華議分華亭之半爲婁縣正華患逋賦山積委罪無從謀立官以分咎於是力請撫軍分華之半爲婁至順治十三年始得請自分縣之後凡學宮衙署官吏廩餼勢不得不增而遊手無賴投充胥役弊端愈繁民生騷然而積逋如故其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正華初未審究利弊博採輿論徒恃臆妄行而上官誤信我郡諸君子又不起而力爭之吁可慨也後言路屢陳應舉舊制合併爲一竟不可得正華之罪可勝擢髮哉

海寇深入

九月初六日海寇深入春申浦閩閱行鎮搶劫一空郡

城及各村落皆紛紛驚竄既而乘潮挂帆而去出入自
如官兵數十僅騎馬遙望偵其已去彎弓鼓噪而已

塔影

吾郡西關外有曹姓者工醫術曉起開戶見大門有塔
影倒掛其上蓋西塔影也莫解其故如是十餘年積貲
至數千金後忽不見家遂中落嘗見猗園記海虞城東
塔落十五里外水中大塘倒影九層歷歷可數又一僧
房內小屋窗中隙光射壁宛然見小塔天下事有不可
以理測者輟耕錄亦載此異

貪橫之報

搢紳之裔流爲奴隸雖曰子孫不肖然亦屬其報華亭
有聶某者鬻身于朱會元錦朱夫人曉粧聶妻陸氏持
鏡傍侍泫然出涕鏡墮地而碎朱叱曰我登魏科汝得
爲奴幸矣有何不足而若有不豫色耶陸泣謝曰非敢
然也氏父與翁俱以甲榜曾祖亦會元以此傷心不覺
淚下耳細叩始知爲陸文定公之孫進士慶衍女而聶
吏部慎行之媳也
身官裔其孫

黃生雲[illegible]一日薄暮獨步
林麓間見一客[illegible]君在生坐石上相與議論古今
吐辭淸雅謂曰聞君善詩試代偶爲一絕願奉聞可乎遂
朗吟曰山花不復春猶繞溪澗如新寂寞青松根鳥啼墓
門樹生驚起曰何乃似鬼語耶回顧忽不見悵然而返

剃鬚償米

吾郡顧正心者字青宇父官少參正心善心計多智數
家業日大捐銀十萬四千餘兩置義田四萬八百餘畝

合郡皆食其德前朝義之命不復其家再傳以後家當
落至曾孫名咸明者已飦粥不給矣時朝廷怒下所司
盡沒其產顧以宴人嫌嫌官厚豪與頓發廣交匪類性
喜博又酷好梨園聘四方輕薄子演臨川牡丹亭記有
一年少應剃髯長裝杜麗娘進曰俗語去鬚一莖償米
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撫掌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
青衣從傍細數計髯四十三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
其家諸人互相慫恿益爲豪舉所費不貲不四五年以
逋賦爲縣官所拘瘐死於獄而所謂五萬畝者亦竟不

可考矣

白席

今人燕客一人傍立高唱舉盃舉箸及茶點之類甚覺聒耳然趙宋時即有之謂之白席見老學庵筆記

乳田

予偶客瀨水買市間乳餅供早膳方食頃適同年黃君至謂曰此不可食宜急覆於地即其故曰土人取朽草布陰溼處日以穢物漬之久之生蟲蠕蠕然漸大如蛹形狀可畏壓其汁以充乳售與過客非真牛乳也予聞

不覺嘔噦幾至委頓後閱張氏自獺髓載廣中韶陽有釀乳田者先掘地窖以米粉鋪於內取草蒸之雍以糞壤俟粉化成蛹作汁蒸成乳食之此係惡俗不知江左何以傳此法也客遊者不可以不知庚申余至韶陽聞乳寶令君以乳田事咊不催始知書難盡信也東軒記

姓名雜考

倉頡姓侯名剛見古篆文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仲雍字孰哉見史記注老子初生名玄祿見玄妙內篇孟子父名

激公宜母仉氏見孔釜微記介子推姓王名光見方氏通雅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百井鬼谷子姓王名詡文翁名黨雜見諸書漢太公名煓字執嘉見帝王世本易牙名巫見孔穎達疏伯樂姓孫名陽見莊子疏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伏生名勝見西漢碑碣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見荀悅漢紀李奎字達觀見神仙感遇傳關雲長本字長生見三國志失馬塞翁姓李見高允詩序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見三洞嶽仙錄赤壁吹洞簫客乃綿竹道士楊世昌見吳匏菴詩

柘澤神顯靈

十一年甲午青溪柘澤廟楊侯神最靈有進士韓君理者濟南人爲松郡司理七月初二日經廟側遇巨舫中一人烏紗絳袍侍衛嚴肅舉手相揖少頃見一青衣吏率蓬首婦人直入案前詣之左右皆不見蓋司理家居時曾屈死一婦婦來彼處城隍神關文迹遞至松也須臾疾作不數日卒書役朱丁之向助爲虐與妻同縊忽蹶然起曰本官與楊侯將到當往迎之因疾趨山門躍入水中而死

瑞應

浙郡一士將赴省闈忽盆池長並頭蓮一叉每夕益丙
閒孫竹聲士大喜殊自負客有以語先曾叔祖文敏公
者公曰此行必捷然功名其止於此乎至秋果中式後
屢被斥客復問故公曰此細事耳三年一舉何止數百
人乃獨示瑞故知非遠到之器也近有一生略負文望
試後將文錄出手加圈評徧誇同輩竟亦無成而卒三
復公言益信不謬

違式被黜

嘉禾張明經虞初習五經文思甚敏鄉闈作通場題每
期而畢以違式貼出憤甚伏闕上書言臣家貧力學值
秋試搆成二十三篇乃與不完者同列通榜乞弔卷呈
覽如果差謬自甘論斥倘有一得亦望收錄不報昔崇
正甲戌滿洲顏君茂猷作五經藝者官以聞欽命列正
榜前可謂有幸有不幸矣（按顏君特賜二甲第二名本朝丙戌科法若真丁卯科查嗣韓林文萊俱以五經中式）

鷸非凶兆

先府君宅與大父少宰公大宅前後相望分授長房予

鄉試不……手飛鷸……船居曉夜十
皆以爲不祥共四五日予僥倖獲雋……大……徹……去八……賞見
玉峯歸奉世紀長洲章生家亦有此異

陸遜女冢

華亭南橋北二里許有劉叟晨往田間遥覩一紅裳女
子徘徊岸側久而不去迫視無所見如是累日疑土中
有異呼兒劚之不數尺獲一磚式甚古下遇巨墩如數
間屋旁有穴窺之內有石棺棺上卧髑髏一具前植短
碑鐫字十有二曰吳陸公遜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左列

石几供瓦盆一色如玉其人取盆歸忽見紅裳女子先
在其室或隱或現隨感疾卒盆爲好事者取去云無它
異惟盛水一泓瀅澈經歲不竭而已

陰鏡

南塘李氏家傳一石名曰陰鏡其形類鏡而黑色無光
至暮白氣黯黯更餘光始發皎潔若月洞照一室黑夜
愈明天將曙光乃滅真希世之寶後遇亂不知所之

地震山合

十二年乙未二月初五日午刻江南地震六月初八日

又震又三輔地震壞民居千餘間既而兩山相去百里一夕忽合

假目

十二年乙未吾鄉章進士霖登第時年垂耳順眇一目厥狀頗醜及引見希木天之選惟恐不得當也於是盛服飾冠佩甚都并剪紙為睛貼於目內遠望雙眸炯然既至　上前不覺脫落見者皆匿笑偶見一小說載唐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失一目以假珠代肩吾嘲之曰二十九籤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蓋古亦有此

矣

禁蛇

江寧一術士自云能制毒蛇猛獸偶至吾邑幕府欲試之舁至大教場先令其禁蛇士禹步握訣蛇舞絡奔赴四面盤繞復咒之乃各散去

墨汁污卷

越西一老廉貢美才兼有所請托會闈自謂必捷七藝既畢展卷閱誦意甚得以手拍案硯忽自舉墨汁淋漓卷面遂不終場而歸

刁婦伏法

上海楊獅橋有少婦與翁姑同居姑妬甚屢以新釁疑翁思有以試之一日薄暮婦織窗下姑竊翁衣巾服之儼然翁矣突至後偎婦面婦大怒齧落一耳姑負痛掩面走佯稱病匿床間其婦信以為翁也持耳奔訴兄兄以為翁為人素端謹未信至晚婦怨恨雉經兄乃仍訪翁欲於坐執之翁出迎則雙耳宛然而衣有血痕告以故曰此必我姑婦所為遂徑入室登榻去被耳亡其一矣聞於官官曰蟻翁之行不義疑婦之姦不慈致媳之

死不道竟擬辟

貴妃托夢

馬嵬坡距興平縣二十餘里貴妃墓在焉墓前地近為土人侵占邑中某紳一夕夢妃訴曰仗君之力還妾侵地當圖厚報紳寤其夢為為經理頓復舊觀勒石以紀其事夫太真縊死佛堂以紫羅囊裹之而葬千古傷心于斯為極鈿盒釵股七夕牽牛惓惓記憶總由情緣未斷豈千百載下視之猶戀此耶噫異矣

烏猿

蜀中產鳥猿性最黠能解人意楚帥進於上林其使者歸猿長號而絕宋宗卿徵興作詩吊之曰瀟湘寒月九疑風盡日哀吟雲水中借得上林無限樹却教歸夢入巴東

江左風俗

江左風俗凡奴婢子採芹者皆從主姓無少長悉以叔祖稱之即位望迥顯不敢抗行余族叔禁海公有僕曰張福幼有斷袖之愛及長遂冒主姓配寵婢以當鑪爲業生子雲孫舉甲午鄉薦聯捷南宮處不齒於衆屢經

主人門不入謁禮海諸子衆祖象功稱俱名士也抗龐不平率子弟毀其輿蓋始釋之雲孫銜恨刺骨計圖抗主其父堅執不從乃止後復欲與主人爲難父方臥病呼雲孫諭之曰我受董氏恩不淺今不能圖報而屢思反噬我死不瞑目矣雲孫咆哮罵曰老賊作如此事至今被惡名乃不亟自爲計反欲汚我耶方㕮咀以飲擲父面血流至踵哽咽不能出一語少頃氣塞而絕夫人苟能樹立即微賤何害雲孫蓄怨無術欲覆彌彰而況忘主之恩不忠逆父之命不孝旨是四方皆知此事無

與往還者後官粵西迎降吳三桂賊敗潛逃歸發憤得心疾死識者以爲背逆之報云

謠讖

吾松舊有謠云秀野原來不入城鳳凰飛不到華亭明星出在東關外月到雲間便不明故吏茲土者往往不能廉潔有李正華者小有才矯廉飾詐下車之日行李蕭然及其歸也方舟不能載有幕客子投以一絕云吳地由來異茂林歸舟壓浪影沉沉不須更識華亭鶴江上青山識此心近有劉君洪宗潔己愛民不一年被黜

矣嘗憶前明有張守者蒞任時欲應明星之語由東關入過一橋疑其是也問隸何名答曰張場橋大不懌甫三日疽發背卒謠讖之驗如此

石墜

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東北空中黑氣如斗響聲不絕忽有物墜城內馬道街郭伏家光芒如火似石非石重四斤十四兩地方官貯庫以聞

迦寇

十四年丁酉迦寇錢[illegible]名饒膂力善舞雙刀聚衆[illegible]劫

出入飄忽橫行湖湘間所掠財派爲三股一歸富路一
賂捕人其一均分之以故久而不敗所到之處迹着獲
重賞相距多恐聞之自云錢十鏐之後以此惑衆二省
合兵捕之聞之洞深匿與妻各持刃格鬬衛笑如神力
竭就縛械至江寧梟於市矣匪不過一賣菜傭耳常事
養成其患遂至猖狂無忌遊旋就誅戮而糜費國帑已
不可勝計矣

何首烏

寧國府太平縣有翁媼居深山中採樵爲業年各七十

餘一日晨興見東壁下土忽墳起二尺許嫗爲之領拔
之得何首烏一枚大如斗香氣撲鼻因生啖之不逾年
墮齒復生顏色鮮好如四十許人復產一男至今尚在
第三叔父士開秉鐸其地親見之

收香鳥

交趾國進貢中有收香鳥其鳥羽毛之內能收諸香烟
收畢別置一處將翅展開各種香氣氤氳四達

李公托生

高陽李公蔚前生係老儒博通經史屢試不售偶過蘇
李氏所居巍峨壯麗私心羨之一日微疾倏覺身體輕
快縱步入李室見婢方擁一婦似欲產者因登屋梁
窺之忽被推下墜襟中昏憒遊蕩及醒身小僅尺許束
縛臥床上時天寒下雪產母問答外何聲公應曰是雪
怪欲溺之父不許後遂不復言至七歲有戚指之曰此
啞兒留之何益公忽笑語衆驚異隨入小學穎慧異凡
兒十六舉鄉薦明春聯捷致位宰輔公嘗親述其事

拆人夫婦報

越中一孝廉向以才學自許有同窗友窺鄰人妻色豔

思欲奪之孝廉爲畫策先寄語其夫誣妻有所私鄰因
欲出妻孝廉復力主之爲作離書既脫稿謄訖適筆頭
至臨選毫漫以稿塞管中及戊戌禮闈攜筆入試搜者
得前紙時功令甚嚴荷御杖責革去舉人夫此等事豈
讀書明理之人所宜爲孝廉止於革黜亦幸焉耳

產子兩首

七寶鎮民家生男兩首按漢靈帝時洛陽女子生兒兩
首四臂京房易傳云二首下不一也厥妖人生兩頭

鄰園異變

江南鄉試前數日[illegible]厚三寸[illegible]鎖闈鬼嚎不止放榜後弊發主考方猷錢開宗房考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銀文燦周霖張晉朱葵李祚光田俊民李大升龔勳郝維訓朱建寅王國禎盧鑄鼎雷震生俱駢戮於市前此江陵書肆刻傳奇名万金記不知何人所作以方字去一點為万錢字去邊傍為金指二主考姓備極行賄通賄狀流布禁中 上震怒遂有是獄北闈李振鄴張我樸有張千李萬之誚事發被誅者亦數十人

徙巢

陸文定公孫慶曾素負才名居丙舍頗擅園亭之勝以序貢入都中式事發遣戍遼左先是陸氏墓木悉枯棲鳥數日內皆徙巢他往會見涉翰小品載李景隆未敗前家樹皆枯不久幽廢又慶曾至杭祈夢于忠肅公祠夢公授紙一幅展視乃瀋陽圖也至是果驗

甯古塔

時 上嚴試官而寬於舉子南闈舉者一無黜落北場情弊顯然者輕者遷徙陽重者流甯古塔甯古塔近魚皮島無廬舍掘地為屋以居地極寒四月盡佈火燒之凍始解五月可鋤忘種蔬菜六七月便採食一交白露即枯至寒露則根亦腐爛矣或曰此即昔之五國城也桐城方孝廉育茂仲戍其地為予道其詳如此

研山

米元章有研山乃南唐寶石上有華嶽峯方壇翠巒龍池上洞方壇玉篆諸勝每大欲雨則龍池津潤真神物也未幾以研易蘇米菴圖以記復作詩曰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太息雖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後入吳興賈於兵燹析餘圖其形并詩刻之近檇李朱分子子襄攜至松長尺許峯巖玲瓏靡巧不備蓋寶不嘗覯也或云此係贗作恐未必然

金山虎兒

十五年戊戌四月金山衛有白虎從城外突入城負一老嫗去守陴官兵格鬥虎咆哮復嚙死四人民皆闔戶翌日忽不見舊傳鯊魚化虎想即此類

天雨砂

六月遂安縣天雨砂如蟲矢又如芥子七月復雨占云角蟲為災是秋四鄉牛疫死者數千頭

白秋海棠

秋海棠白者我郡絕少客有以二本見貽植之堦前開時更覺嫵媚然不能耐久不兩年而其種絕矣

火燒旗竿

淮安府大教場中旗竿高數丈從上而下自發火烈焰甚熾將至根忽大聲如雷根突出燒盡乃止

負心獲報

武林張士進者丁酉鄉薦年少美丰姿同兄士宏赴禮闈寓與女僧鄰中一尼明艷且多藏金士進與之往來甚密訂作繼室尼極憐先以厚貲貽之令辦聘士進獲貲而背盟及下第不辭而歸尼聞之怨且憤大哭投繯死遂爲厲鬼追及士進於中途附仆地發狂口作婦人聲宛然尼也僕哀懇曰願釋我主當延名僧誦經修薦以解冤愆何如尼復咲息良久作聲曰此讐甚深特來索命他非所願也抵家三日竟不起其僕有知之者云是尼係當年十三以家難歸空門潔修十四載既被汚復爲所負故恨之刺骨矣今西陵人皆知其事

托生爲豬

華亭富人莊翁臣善居積性極纖嗇挾金錢權子母之利死後數月見夢於其妻曰我以宿孽托生某家爲豬明將就屠可遣兒持銀二兩八錢速往贖歸少緩則不及矣但圈豕甚多兒至銜衣垂淚者即我也妻驚寤語二子急持銀往見一大豬突出銜子衣伏地而泣子不告以故取銀買歸適符其數乃於父舊臥處設一榻具幬褥置豬其內日以銅盆盛米粥飼之歲餘豬被病死

著書誕妄

拾遺記曰始皇時宛渠之民乘船而至名曰螺舟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不審何以不行海面且乘舟者何得無恙又見一書云流波山下有燃海舟入不知水性以爛跋投之火大發遍海無燒無一人還者既無人還又孰從而知之孰從而道之乎誕妄至此可發一笑也

老子有妹

儒吹集曰孔子有兄老子有妹按史記註曰叔梁紇娶生子孟皮病足乃求婚顏氏生仲尼老子妹當再考之

天狗墮

[illegible]十六年己亥三月十六日未刻有星墮地色白其聲如

雷近在數百里內拔洪天文志曰天狗狀如大流星墮之若火光隋地有聲千里之內破軍殺將是秋果有江上之變

海寇入犯

鄭成功原名森芝龍孽子也初入南安縣學爲學使者考居劣等因入貲爲太學生先是芝龍與弟鴻逵等於順治乙酉六月擁立唐藩於福州以成功爲養子賜國姓及今名王郊天日大風揚沙玉冊墮地缺一角識者以爲不祥順治初年遣御史黃熙徇招降七閩芝龍潛

納欵求總制兩粵許之因棄隆武去隆武旋就擒芝龍謁貝勒與飲三日挾之北行後被戮成功率入海島招納亡命其部曰南郎北郎南郎者閩廣人多芝龍舊部曲北郎乃江浙人及北方劇盜旂下逃兵衆至數十萬於六月初犯京口自以十六日破瓜州連破潤州提督管効忠江撫蔣國柱俱失利七月成功兵至江寧勢張甚沿江士民奔而南維揚百姓奔而北山東河南俱震動既而攻江寧久不下崇明守將梁化鳳引騎兵三千入援乘其不備猝兵突之賊裸體赤足不能爭解維

遁獲其將甘輝輝驍將也成功遇颶風失亡十七八憤恚死其子錦竄入臺灣時方議親征而露布已至諸將敘功有差梁公遂移鎮雲間

譙樓

我郡問樵古院中峯道場也中峯與松雪係宗兄弟乃趙氏故院有子昂凌馬圖歷代祖師圖子昂以中峯故每來甚素松江府譙樓五字其真蹟也後毀於兵燹祖郡守永勳卜日改建逾月而成雖雄壯麗觀者有加而遺跡已不可復覩矣（祖遼陽人後爲有力者所參）

城隍神著靈

松郡城隍神最靈有一營丁素憎悍率妻孥寢處殿側繫馬神座下有獻新製袍服被神像者脫取自衣一日忽反接自撻於庭向空叩首歷數罪惡號呼半日而死主將聞之躬自禱謝并施財修葺數日之內煥然一新

鳥報冤

西余有潘姓者以捕鳥爲業日殺數十命一日臥病見怪鳥無數飛集帳中啄其心腑痛不可忍遂死將付火忽大雷雨衆走避雨止視之兩目已爲饑鳥所食矣

神誅逆子

毘陵民某生一男歲饑遇民母年邁目昏誤蹴兒死咆哮取刀刺母母逃入三義廟民追及忽見周將軍厲聲叱之鬚眉畢張舉刀欲斫其頸急呼將軍赦我隨仆地一黃冠扶之起自言所見逆呼頸痛顛癇而死

出母嫁母義不可絕

吾郡有徐生者生母死以庶母出雖未改適於義已絕不爲服予甚訝之偶見客座贅語曰出母嫁母均稱義絕而實不同有出當其辜者有出不當其辜者有出而

改適有終不改適者嫁母有父卒改嫁者有爲舅姑所迫不得自由者有饑寒無依而後去者古人制律不立服滿改嫁之條蓋聖人曲體人情難盡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也人子不幸遇此等於塗人擯棄不顧豈復有人心哉況父固可以夫而絕妻子不可以子而絕母又或爲嫡母所子而不認生母者有爲異姓人後而不爲本生服者亦可以爲知大義哉仁人孝子處人倫之變惟酌情禮之中各盡其道庶可不悖於義而無憾於心矣此論極當故特識之

閩省城隍神哭

福建省城隍神哭三日忽於七月朔旦鼓樓火起延燒至運司及大小公署寺院民房又焚雙門一帶約八千餘間先是鼓樓扁額有海天鰲柱四字土人有雙門堪走馬鰲柱變成灰之謠至是果驗

石猴

滇中產石猴大如小兒秉性甚慧鎖置硯側可教令磨墨惟食果實飲水則死土人亦不能豢得同郡張司理官其地攜一歸中道死惜予未之見

柏大士

嘉善縣劉生者世業醫祖墓有古柏爲暴風所摧命伐去之柏中忽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像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養蓋西方聖人願力浩大稗官所載有煮狗烹鱉而得大士像者始未易以恒理測也嘗見南唐書記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謂之須菩提

廟神示兆

鴛湖陳孝廉從新將謁選海寧硤石鎮有神廟祈夢最

靈孝廉往禱求示先兆夜將半忽夢神召命之坐令左右取白紙一幅操筆書十餘字展視惟詩二句曰憑將刺股懸梁志散作河陽滿縣花覺思之憒然而覺吟咏再三莫解所謂因識簡末未幾授百江一令蒞任才三日神氣驟擾匆匆作家報閉戸自縊家人急救得免越數日竟投繯死於袖中獲書封識甚密啟視筆墨安詳情辭酸楚皆決絕語豈此地有宿冤數已前定有不可得而避者耶

掘藏獲殃

松郡東二十里名紅橋有王斗儒者性愚蠢以耕織爲業一日方炊覺竈下有物蠕蠕然掘之遇一甕中貯白金數百錠大喜過望與婦貰酒相慶夜半將寢忽地中作聲細察之聞呼斗儒名曰我藏神也天將富汝特來相就伴侶甚衆當絡繹至矣移燈視之徧地皆金無下足處自是掃地薙草往往得之久之心頗厭一夕聞撞門聲曰此必藏神也祇今宅往忽一巨釘排闥直入黃白爛然乃拓所居爲大廈廣置南畝結婚貴族趨利者踵相接于是忘其本來不復似曩人矣未幾縣官編役斗儒田多役重五六年間產遂破追呼迫切父子俱死囹圄并絕其嗣夫斗儒不過一村氓耳乃忽畀以數萬金究至身命不保天何始待之厚而終奪之速耶豈造物之玩弄有莫能測者與抑鴻烈所云掘藏之家必有殃其說果不誣與然而不可解矣

縣衙女妖

海寧縣衙相傳有一女妖艷冶動人其去來出自古井時泰君嘉系爲令女常遊戲左右或夜坐批閱文卷輒爲磨墨亦不以爲意一夕語令曰公將陞任不能久侍矣未幾遷職去與門役韋謔笑甚狎簡以手撫摩平滑無罅隙竟不爲害至今尚存

雷誅訟師

曝城一奸民略識字喜弄刀筆一日與隣人偕往田間風雨驟至家人遙見皂旗一紅旗一搖颺其傍迅雷一聲奸民踣於地旗隱不見急趨視兩足已陷泥淖中土埋至膝其子負至岸側少頃雷復震仍埋舊處觀者悚惕

玉印

富陽典史孫某解餉北上泊舟秦郵有光夜燭於湖榜人迹之於沙際得玉印一方濶四寸六分雙盤辨其文乃漢高帝大風歌也獻於朝獲重賞

五宗異同

道忞字木陳曾主天童法席出院後覺隱道公刻書聲其罪三峯漢月禪師木陳之兄也刻有五宗原一書木陳隨著五宗闢辭極呵詈漢月門人復作五宗救以正之忞蒙 世祖章皇帝寵眷目無流輩後於道場山葺大殿供 世祖皇帝神主遣徒本月入京請勅賜寺額朝議以荒山非立廟之所命集地方官焚之忞大沮喪

溺女鬼報

山陰一小姓家甚貧生女欲溺之忽聞空中鬼語曰莫溺殺莫溺殺他的丈夫是滕逵一家驚異遂留之徧訪邑中果有書生滕逵者然已娶矣後此女及笄滕續聘為室中甲榜攜之赴官竟終老焉

廢登科錄

廷試刻登科錄自霍端友榜始此後累朝不易至明祖復勒名於碑十八年辛丑殿試畢禮部照例題舉朝議以為前朝所規不必更襲遂廢不行

不認本房

蘇郡徐君斌老儒也不曉世故中會榜後以師生投謁新奉明禁不許本房胡給事怒勃大慍徧告吳人欲聲其罪徐之迂拙誠為可笑然嘗考霍文敏韜會試不認本房為座師又按宋藝祖殿試凡稱門生於私門者有禁蓋古有之矣

韋公祠

吳閶韋公祠乃唐時人應物也祈夢最驗孫君承恩未第時往禱夜將半忽見一神人手懸金甲於壁光彩耀日并授箭四十枝謂曰子試射之至三十九箭遂破的箙中止餘一矢耳後戊戌中鼎元年正三十九又一年卒

江南奏銷之禍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豆馬草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

錢已上積逋嘗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强愎自用造欠册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旣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朴紛紛衣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夫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軒輊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罪仕籍學校爲之一空至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吁過矣後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

尊鄉贅筆中卷

華亭董含閬石著

風雹

康熙元年壬寅六月初四日河間縣任邱地方雨冰雹大如人首擊死二百餘人牛羊不計其數田禾盡壞又大風將制府旗竿二根刮去城內石牌坊俱帶落城外見邸報

淫像

遼陽城中一古刹巍煥壯麗守衛嚴肅百姓瞻禮者俱於門外焚香叩頭而去有范生者遊其地欲入不可得請一顯者乃入見內塑巨人二長各數丈一男子向北立一女南面抱其頸赤體交接備極淫褻狀土人呼爲公佛母佛崇奉甚謹嘗閱留青日札載嘉靖十五年大善殿有鑄像極其淫穢鉅細不下千百夏文愍公言建論焚之以淸宮禁盡付諸火其像號歡喜佛乃元之遺製又鄭所南心史載元人於幽州建佛母殿鑄佛裸形與妖女合淫狀種種纖毫畢具卽此類也

當湖爲郡

焉進士翡頎當湖人清介有守宏光時督餉江右曾以公事誤殺二人易代後薙髮杜門不入城市歲朝謁祖墓見青衣人二從墓門出自通姓名曰某因無罪捃死城已十八年但乞公批照云前誤斷是之寘官某可托生矣公曰我自信爲官未嘗枉一事昔旣誤斷今便相償批照何爲曰公正人也陰司甚重之況此事初非有意今公將歿且當爲神不然某亦未敢請也遂取筆判數字二人忽不見歸語家人曰予將逝矣於是沐浴焚香至晚偃卧而卒

袁將軍冢

晉左將軍袁崧築扈瀆壘禦寇爲孫恩所害瘞丁士李祥收骸骨葬北橋之南今四圍皆植木棉惟存一土坏而已時有江右人詭言知醫結草軒止於其傍夜鑿地道潛通墓穴半月後不告而去居人毀其屋見深入數丈俯瞰黑黑探之得磁碗二古鏡一鏡大五寸許背有小紐圖五嶽眞形琴紋剝落能照數百步外衆爭之互相訐訟遂追入官但不知盜取者爲何物豈寳光燦爛果可望而知者耶

梵修寺黃楊

華亭十步溪梵修寺有黃楊一株相傳已千餘歲高出殿脊嶋前[illegible]有外國人徘徊寺側青下有奇寶欲捐資買寺別搆一寺償之僧執不可乃止是冬有十餘人稱上司差承來借寓僧不敢拒居數日乘夜逸去覘黃楊已被掘深入三丈急追之獲於濱野謝其人哀祈酬僧二百金問以下有何物終不肯言

申江雜識

予族曾叔祖廣文容大字申江著雜識一卷又有叢言六卷俱係抄本其間載均賦一則曰吾鄉攤賦分三等而上中下三鄉未爲至當西鄉稱上有一畝僅租五六斗或七八斗者南鄉稱下乃有十一十二保一畝收租二三石水旱無虞者東北稱中有僅種花豆靑秧亢旱無收者近浦稱中亦有湯田止收數斗者東鄉稱下間有所收踰中上者愚謂三鄉田每鄉分三等以九等定賦方愜輿情低薄更須核實列爲下等斯善矣

讀書種子不可絕

申江又曰吾郡搢紳家居務美宮室廣用地衜金銀器

僕從耍牌鬬紙惟長勸安便而已求開有延師訓子弟
偷竊欲多積財遺子孫者於見聞不務勤學交
游匪類自已使致不能禁奴僕之使役自已作孽不能
禁子弟之作孽身殁之後田宅婢僕俱歸他人亦何益
之有誠能使讀書種子不致斷絕且二親學問便知自
重即貧困奚害哉噫哉斯言令人悚然惕惕然懼矣

青蛙使者

撫州金谿縣近郭有一蛙狀貌絕大獰獰可畏據土人
云自東晉時即見之禱者甚衆倘賽祭祈獲利必倍病
者祀之立差邇來仕宦此地亦必虔謁因共號為青蛙
使者其隱現無常有終身不得一見亦有一人屢遇者
夫蛙之爲物最冥頑不靈乃能歷千餘年誕著詭異至
士大夫亦從而拜之可怪也已

屠報

靈應錄曰凡屠者眼多似其類初不甚信近北關外有
李二者屠豕爲業歲殺以千計適三伏中一門數口俱
染惡疾李屠徧體潰爛瘡口生黑毛長半寸許與豕無
異叫號兩月口作豕聲竟不能出言而死

祭厲

明初松氏錢鶴皐感孽北起兵反叛官軍討之脇從皆
農夫開砲齊俱驚竄鶴皐就擒俘至京臨刑白血噴注
太祖異之以爲厲鬼首命天下祭厲稱無祀鬼神錢鶴
皐等本朝遵之至今不廢

龍過

二十年癸卯正月十三日青天無雲忽覩一龍自北而南
爪尾鱗甲俱現光彩照耀後隨一鯉魚大三四丈去地
頗近予家人輩悉見之

天鼓鳴

二月廿九日京師天鼓鳴隨隕星十一城外七城内四
次朝拾視熱如熾炭大者十餘斤小者不下六七斤一
星碎爲三塊外青内白一星缺一角

黑風

四月二十二日未刻遼陽殺布臺陡起黑風一股從南
向東吹倒住房四百三十間壓死男婦五百口其餘傷
者不計其數見邸報

鬼報寃

上海諸生殷高名士也薄遊山左壽張縣有娶婦薛氏者富而守節族人利其家貲強之再醮婦堅不從乃誣以姦訟之縣縣令寶朽貝與殷高向聯宗誼族人以六十金償之囑令斷改嫁令如命婦忿極投繯死及歸舟神氣驟變隨感疾綴紙家補室中鬼聲不絕忽以作山左婦人聲曰我在上海縣學久覓汝不得今得之矣遂與俱去可同往面質也於是哀號半日而卒

改試士法

八月改取士法八股制藝永行停止鄉會試用策論表判減三場為二場至戊申七月詔復舊制

還魂

夏秋之交三吳大疫華庄鎮春申橋有道二妻顧氏死五日浮厝岸側適隣人龔乙過其傍聞呼喚聲奔告其家不信同往偵之呼救不已乃啟土出棺則此婦已再生矣自言初死時二青衣人拘至土地廟乃爺爺隸立堂上見之驚曰汝未合來何為至此懇於神言婦平昔有孝行願乞其命遂放歸且言買棺時其人贋銀一兩過橋遇雨復跌損一角我時在傍特不能言耳詢之果然此婦今尚無恙

竹生花

友人張意細林別業竹生花未幾枯死

蓮笠

于東野有小池中植藕每歲將作花往往為雨所敗偶閱六硯齋筆記曰蓮初透水為驟雨所淋瓣中汞因出新意剪荷葉線縫之作兜鍪狀名蓮笠雨則稱覆之并戲詠曰欲展凌波步先為行雨裝俾羅襟覆領攏鬢暗藏香莫倚傾珠蓋應同梁玉囊自憐嬌小甚脈脈待恩光此事甚韻而製亦佳當倣而行之以當護花鈴耳

頭陀托胎

閩倉古木言昔在會稽一頭陀顛樸誠無他過邵紳祁氏豪富甲一邑每過其家歸必欣羨不已詫歎累日俄病卒其魂冉冉直至祁室夫人方坐蓐見一僧人突入遂產一子父母極憐愛兒生而不慧暑飲啖食兼數人至十五六長大肥白而茫無所解後方飢餐遇亂不能行為盜所殺固知本生積修尤急於臨殁之一念念紛華則入於紛華念清淨則入於清淨若頭陀者假釋氏

所謂不知常妄作心用諸妄想故有轉輪亦可惘也

居宅有定數

海邑沈布政恩致政歸翔大第頗極輪奐將落成擇日上扁夜夢數人鼓吹迎扁入懸之中堂仰視則名之上易一潘字亦不以為意詰朝送客遙見一小兒才數歲眉目秀異挾冊往村塾呼問曰兒何姓曰姓潘因憶昨夢取冊閱之則名恩祉爽然自失歎曰堂未成而居者已有人矣我何苦建為哉命止工作潘後果登進士累官大司寇沈氏子孫中落遂買其宅改為樂壽堂二子連舉甲榜拓地為園壯麗甲於一邑今亦付之荒烟蔓草矣癸卯冬偶過其處徘徊憑弔周太守茂源為予道其詳如此

五眼魚

漁人捕魚長泖獲一巨魚重三十五斤狀如鱓頭有五眼

神召

濟南吳太守南岱父嘗官山左衰年未有嗣禱於東嶽逾歲而太守生因以岱名太守再官此地一日坐署中

若有所瞻向整肅拜且唯唯曰鸞望先發臣隨至矣如是者再家人驚叩之曰我本嶽府從臣偶降塵世今嶽旨見召殆不可留遂囑其子曰必奉我主山中吾將棲神於此家人如命及卒導主入山乃歸櫬焉時癸卯十月也予嘗見成和子答陳希夷曰凡人形貌清古氣清性善言根至理有山林之趣此自修行中來形貌古怪舉止陰毒言涉淫邪有殺伐之心此自精靈中來形貌瀟灑舉動風雅性惠氣和有修煉之心此自神仙中來形貌秀麗舉動嚴肅心性靈明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來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慧氣剛言涉威福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來吾於太守益信

同輩序齒

古語鄉黨敘齒亦為同類者言之耳頃有一友舉尚齒會貴賤恩濟倚類錯雜非特不雅觀殊失古人禮意鄭少卿穆曰考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故同輩敘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為得之矣

李笠翁

李生漁者自號笠翁居西子湖性齷齪善逢迎遨遊縉紳間喜作詞曲及小說備極淫褻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遊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或使之捧觴行酒并縱談房中術誘賺重價其行甚穢眞士林所不齒者予曾一遇後遂避之夫古人綺語猶以爲戒今觀笠翁一家言大約皆壞人倫傷風化之語當墮拔舌地獄無疑也

薩眞人

我郡有史道人名復初者自言傳薩眞人法能置獄劾鬼每登壇作法刺舌血書黑檄向空焚之并呼靈官王

善名陽罵不絕口予初見殊駭不知眞人何故受此輩驅遣然道人性貪行汙術亦不驗後偶見江湖紀聞一書載眞人名守堅蜀西湖人少有濟物志嘗學醫誤殺人因棄業遠遊訪異人獲傳張虛靖天師法後洪大顯會經澧州州人聞神語曰薩提刑來日至次日薩攜笠過市有提點刑獄之牌人皆異之至湘陰縣浮梁見土人用童男女生祀本處廟神薩曰此等邪神速焚其廟言訖雷火飛空廟立燬但聞空中云願法官常如今日自後廟不復興後薩至龍興府江邊濯足見水有神影方面黃巾金甲左手曳袖右手執鞭問曰爾何神也答曰我乃湘陰廟神王善被眞人焚我廟相隨一十二載只候有過欲復前讐今功行已高職隸天樞望保奏以爲部將薩曰汝兇惡之神在我法中必損我法神立誓不敢背盟遂奏天帝收爲將一日諸將現形環侍曰天詔臨矣眞人即起身立化後輿棺甚輕啟視已空矣眞人顯末如此乃庸俗黃冠動加呵叱何也

趙獅子

天津衛有趙獅子者癡武舉夏日納涼庭中見一物側

臥石上鼻息齁然酒氣四射迫視之乃一醉狐也急取索縶其足狐醒自語曰今晚多酌幾爲人所算矣見趙拔刀而前怒曰汝乃趙獅子乎速放我不然當禍汝趙曰汝命在我手烏能禍我我知若輩善運財物我困甚能有以濟我當釋汝狐曰汝欲幾何趙索千金曰我輩不作誑語汝命中無此既減至百金狐曰汝終不應有此若驟得之必有殃然釋我必有以報君趙曰於何處覓汝耶曰某日於天廟其樹下候汝因含之扇期至其地呼之聞樹上應曰已運存汝家水缸下矣急歸去

土尺許有銀一錠計僅五兩因自嘆其命之窮也趙菴
隨曬傷足人皆呼爲趙瘸子云

董仲舒有三

董仲舒有三人一漢江都相一北齊領閣將軍董鸞改
名仲舒見通鑑一蜀青城山隱士董仲舒見蜀紀

龍睡

三年甲辰六月初六日滿州軍駐閩者入山乘涼山中
有一淵水色澂澈因解衣入浴忽見土穴中臥一物牛
身蛇尾首有角若酣寢者集衆持巨索繫雙股挽登岸

將屠之一樵叟見之驚曰此龍也殺之一方皆爲魚矣
軍人懼急解索推入淵少頃雷電大作見一龍鱗甲閃
耀騰空而去范彤弧說

林氏家世

閩中林氏始祖名某尚書公某之父也家故小康其後
日就衰薄室無長物計惟餘一桶負以易酒盡醉忽起
赴海濱僵臥以待潮至適徽人行商於閩者見之呼曰
潮至矣令長年扶起問故曰我貧不能活欲以身付海
若爾徽人曰君毋求死一人之食吾力能辦盍偕往典

中擇一執事可乎於是携歸令司館粥久之徽人爲父
母營葬地延地師地師至未及度地而染時疫人莫敢
近置之別業屬林侍湯藥焉病愈謂林曰我遠客遘危
疾賴君周旋今獲再生殆將有以報子他日與主人相
地時嘗痛哭不已問故則以父母久亡尚無尺土埋骨
對但得主人許君我當爲擇一坏之土饑寒不足慮也
林謹受教既而主人遂地林如所教丐地於主人許之
既葬謂曰我六年後來索酬當以三千金爲贈林曰地
苟有效豈敢渝盟遂別去林傭工既久徽人憐其勞許

爲娶妻適海中有俘婦賤價賣之婚半載婦曰我尚埋
金三十兩在某處曷不辭傭而張酒肆乎從之居未久
林忽暴富乃俘婦竊金甚多展轉貿遷再易其居矣屆
期地師果至林請踐諾地師曰前言聊試了耳我何藉
此哉雖然陰地則佳矣陽基則未也某山某廟址可搆
堂屋今風雨頹壞能舍三千金另造神祠於高原而以
廢地卜宅發祥不可量也林乃繪圖擬另移廟址謀之
土人擇日起建棟宇巍煥金碧燦然皆大悅落成後乃
卜居於其處復戒曰宅雖成無遽遷也待汝婦娠則可

矣三年婦孕移居焉先是睞里左右每夜聞鬨鬧聲一
夕聞鬼語曰有二品官來住此盍去諸從此寂然林果
生子仕至八座科甲世世不絶閩人至今有無林不開
榜之諺云

天主敎

天主之學被誘者衆近閱職方外紀乃西士艾儒畧所
着據稱自西洋開闢凡萬里入中國仰觀赤道南北二
極之躔度以定萬國之封域而其間國土無一非天主
所化導者其言曰大主化生天地並育人類欲身自降

生救萬世升天之路後果降於如德亞曰德稜之地名
曰耶穌譯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三年有宗徒十二人
皆耶穌縱天之能不假學力通各國語言文字耶穌肉
身升天諸弟子分散萬國宣揚敎化能令瞽者明聾者
聽喑者言跛者行病者即愈死者復生又能驅妖邪逐
魔鬼蓋至尊至大爲人物眞主大父者止有天主上帝
而已故從之可升天堂永脫地獄一切大小過惡惟天
主能赦宥之非誦經施捨所能贖故初入敎必先悔罪
次解罪婦女入會者另居一處惟父母得暫往見男子
例更多端凡學者手持十字或尊敬十字架或懸挂
胸前必獲福報又云西國有大臣名閣龍者恐海中尚
應有地一日嗅海中氣味有此以西必有國土因具舟
航率衆出海飄泊數月從人俱怨忽遠望有地亟取道
前行始知海外復有人物又有一人名哥倫德斯泛海
至北亞墨利加其地無馬適舟人乘馬登岸見之大驚
以爲人馬合爲一體疑獸非獸疑人非人後知是人漸
相近接隨遣掌敎往彼勸善又命墨瓦蘭自西達東紆
迴數千里達地一週四過赤道之下歷三十餘萬里俱

奉天主敎還報本國其立說大略如此誕妄汗漫茫無
可據夫使海外小臣挾其邪說闖入中華復築宮以居
之厚祿以豢之惑人心背聖正道是誰之咎與

彗見

十一月朔彗星見翼軫分野尾向西北數日後復向東
北長三丈餘白光黯然歷五十餘日至婁而滅

日變

十二月自己未至晦日每日初出及晡日下復有一小
日久之化爲百千摩盪滿天按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

十九日亦有此異

好貨爲縉紳一蔽

五雜俎曰縉紳好貨亦是一蔽近有一紳巧取善藏坐臥起居言動食息無往非阿堵也一日病革强起開庫藏白鏹滿前捫摩不忍釋呼其子囑曰我死幸內十大錠於棺中子性吝對以金入木不利且啟發冢之端不若以楮代之其人凝淚嘆息不能言而逝噫亦可憐矣

石卵

四年乙巳三月獲鹿縣山石裂中有一卵大如五斗甕

重六十斤按之微軟中有聲徧詢人無識者

石鳴

四月十七日武林富陽縣太平村風日晴朗忽於巳刻天氣晦黑有大石隤地聲如雷拆而爲二重數百斤

青霜

五月初八日山西省城雨霜三日其色正青所及之處草木盡枯

地陷

七月十二日京師西城門地陷廣十八丈深十六丈俯視城堞宛然下有水聲

高郵水怪

八月河決歸德衛沒夏邑永城二縣又高郵河水發一水怪狀類婦人兩角腋有雙翅乘潮往來所到之處水即泛濫淹沒者甚衆

地裂

初十日陝西西安府蒲城縣孫鄧堡離縣七十餘里堡東南一角地裂闊四十餘丈陷傷戶口五十餘家壓死男婦九十五人

產異

九月柘林有金姓者妻產一子四手四足目生額間兩耳俱在額上

火焚姦僧

趙公廷臣秉節兩越時有部民嘗逋被逼賣妻以償與別於路一皮工偶見大爲不忍呼至家取平生所積二十餘金悉付之遂得完聚其人感激因具酌囑妻留款而已避去皮工念其貧不赴夜半夫歸見婦已勒死在牀疑皮工所爲訟於官公深以爲疑展轉詳究數日前

有遊僧來門首募化是夕忽不見公曰此必僧所爲也時吳德禪師負高名稱徒雲集公托言設齋令夫家覘擒僧一訊具服云是夜買皮工推戶而入滅燭淫婦歡洽之際擲其頂大呼求救僧急以帶勒殺之公送師處置于是積薪於庭縱火焚之遠近稱快

壽數一定

己丑進士成君克子庠生青城相國之冢嗣文穆公之文孫也弱冠時夢文穆語之曰汝命應通籍而享齡不永年三十某月某日某時當卒可謹識之後果中甲科

期將迫先遣二妾并令夫人別嫁不可強之始去於是散家財力行善事一夕又夢文穆謂曰汝善行日積上帝憐汝賜一子更延十年至四十某月某日某時當卒今幸無事矣屆期果無恙相國乃召還夫人曰前者恐拂汝意築別館遠之彼貞婦也安肯離乎余未有嗣復謀納寵夫人爲覓二妾擇日與至家定情之夕秉燭細視即前所遣之妾也二妾不忍去夫人憐之同居一家相對宛如再生都人士詫爲異事競爲詩歌以記之後舉一子至四十果以其月某日某時猝患心痛而卒

偽印

五年丙午正月十八日溧水人顧起龍濬河獲玉印一上有篆文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獻於朝獲重賞或云印係宏光時所造一內臣懷之而逸瘞於此地非三代以前物

冒認崇禎

河間府有妖人作亂自稱崇禎皇帝被獲猶大言曰前離經煤山者其人姓岳實代朕死朕即日微服逸出往來南北二十年矣指其妻曰是郎皇后指女曰是郎長

公主也竟不肯吐姓名謂臨刑者曰國亡與亡朕惟有一死耳按崇谷德時妖賊王始自稱太平皇帝臨刑尚呼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征西妻爲皇后絕與此類

猴姦

婁縣城壕中棄一小兒手足俱人猶肖猴身徧體生毛耳出額上或謂猴性淫此必弄猴婦與猴姦故有此異殆人妖也

松郡大獄

四月江南巡撫韓世琦奏爲明遺孽朱光輔與朱拱櫚

潛住江泗涇龍珠庵結黨謀叛知府張羽明發覺獲得周王偽寶偽劄號旗并同謀各犯姓名其拱榈知事露將偽太子光輔扎僧六如攤護挺身而逃於是偽總兵余仲美宗韓偽遊擊陳山偽糧道邵台臣偽練兵官陳爵偽書記胡文開偽儀賓趙十則等八十餘人皆凌遲餘株連者不計其數其實所謂將軍等悉市井賣菜傭而光輔拱榈果否有無未可知嚴緝竟不獲羽明欲圖超遷力興大獄哀哉未幾卒職矣

妖僧

五月十五日陝西同州澄城縣有妖僧雪野聚衆倡亂捕送官將到隨身有黑雲一片覆蓋縣庭大風刮目氷雹亂下觀者皆走避縣尹命取黑狗一班牛一雞以穢物將血徧塗之黑雲隨散遂伏法

相思鳥

相思鳥產越山中飛必成雙弋人羅得其一則其一自至宋萊陽狩歸見貽一處籠中一置籠外百計驅之終不去

蚌與龍鬬

八月十四日大風拔木寶山居人見海中一蚌大二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弄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風雨晦黑一白龍奮爪攫珠為蚌所嚙良久力掙得脫沉入海底若負重傷者餘四龍各散去天氣頓霽蚌浮波面竟夕不沒珠光照耀如晝夫以龍之變化而厄於負頑不靈之物亦可為貪得者之一戒也

梅生葵

張孝廉士紳庭有古梅三年不花一日老幹忽放一葵狀似葵而絕大識者以為不祥又有野雉飛入中堂逐之不知所之俄而孝廉被病卒

熟荒

秋大熟斛米二錢時湖廣江右價尤賤田之所出不足供稅富人菽粟盈倉委之而逃有貨充斥無過問者百姓號為熟荒猶憶順治丙戌辛卯兩年米價騰貴每石價至四兩餘而民反無流亡者古人云穀賤傷農信然薛宗伯所言有豐遂行慨乎其言之也

晉昌楊君純臣與王修撰掾蕃之祖同舉於鄉至順治

辛丑又與修撰同捷南宮年七十五

破婚削籍

海鹽縣衆人鄭日復端簡公孫也將赴禮闈之路資適邑中一富人初以女許於士已委禽矣既復改許某以百金賄鄭乞邑令批一照鄭日與某成婚且復忽夢其祖責之曰汝作事大謬本應登第今拆人婚姻上帝削汝祿籍不惟不能上進且將死矣問何從知之曰貧士祖宗爲此事日來相爭我輩屈而退故知之鄭驚寤急訪女欲還初聘者而已無及隨呼貧士以前銀給之使別娶深自愧悔及計偕被斥神氣躁擾嘔血數升即買舟言旋不數程一病而卒海昌諸生朱襲有記

銀瓶祠

浙江按察司署宋岳忠武故宅也岳被禍時有女名銀瓶赴井死歷著靈異因立廟祀之明季東郡宋君者負氣不信鬼神既入署吏以舊例請祀叱曰予受命天子小女子何能爲後方聽事忽覩一女子彎弓射之正中[illegible]有未幾疽發背死今宋君求復官此地事之甚謹

婁天榜

大名黃之鼎與交河王瑨同赴公車一夕謂之鼎曰夜夢天榜會元姓黃其名模糊不暇詳視可預爲子賀矣及榜發之鼎僅登魁而元乃崇明黃君仍緒也

黃風黑霜

六年丁未四月初七日陝西郃州等處黃風竟日地生黑霜十七日隕黑霜

不雲而雷

十八日午刻姑蘇城外不雲而雷擊碎金莆國之俊第四公子屋上瓦碎細如粟米

火雞

荷蘭國噶囉吧王油頭焉級被具本進貢方物中有琥珀重五斤八兩又有火雞一能食火投熾炭於地如啄粟麥十洲記有火鼠杜陽雜編載鄰火雀西域記富浪有大鳥食火炭後魏書波斯國有鳥形如駝能啖火原化記曰猾𤜣獸也如犬而食火若雞能食火未之前聞古人載籍托名食火雞豈即此物耶又暹羅國貢六足龜二 按洪武初三佛齊國貢火雞

蝗災

五月淮安各屬蝗蝻為災禾僅存十之四與化海州贛榆尤甚飛則蔽天墮地堆積數尺至月盡一半往西北一半往東南按鹽官董君穀曰江南素無蝗防於嘉靖八年至崇禎十四年季夏二日從西南蔽天而至七月初其族益繁大為苗害不知何據參考之

寶珠

六月浙濱民冀見夜發艙見沙際有白光高丈餘達曙始滅明夜復然因識其處晨起攜鍤往良久於叢荻中獲一蚌其巨如箕舁負歸剖之得一珠大如龍眼光彩熒澈夜置匣中有白氣騰上數尺總戎梁公以番金易之時郡守適以贓被劾往江甯對簿有無名子題詩郡牆曰吳淞江水作貪泉縱有明珠徙別川昨暮貪珠人已去鮫宮擎出夜光圓守歸見赧然汗下

烈士殉節

紹興張君煌言舉壬午鄉薦仕魯藩周旋海島二十餘年後知事無成散遣部曲入普陀為僧至是就擒賦詩見志曰海甸縱橫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

欲支天曾戈莫挽將須日敢望千秋青史傳諸將重其義欲降之不可且曰予窮海孤臣豈至今日而復改節耶辭氣慷慨至死不屈識與不識莫不流涕

啟禎詩選

吳門陳濟生者陳公仁錫之子也懷宗末年曾刊啟禎詩選序係吳相國甡所作中有二祖列宗語奸人沈天甫呂中夏麟奇以為奇貨挾詩索多金不遂令僕葉大出首刻造逆書詆譭本朝詩冊列名七百餘人宜遣官提訊旋奉 上傳大甫等所指事茫無憑據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常詩之施明又經遁逃顯係奸徒扛扶挾詐俱斬東市是舉也一則解文字之禍一以杜告訐之門衆共快之麟奇我郡明經不知何苦而為此也

義虎

山西孝義縣郭外諸山多虎一樵者行叢箐中失足墮虎穴兩虎子臥穴內樵傍徨不得出泣待死未幾有虎踰壁入口銜生鹿分飼小虎見樵怒甚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抱小虎臥昧爽躍去少頃復銜一鹿飼其子仍投餕與樵如是一月浸與虎狎小虎壯虎負

之出樵急呼曰大王救我虎復入以肩就樵騰出石壁虎置樵欲去樵又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不識歸路懼不免毒噬我歸不敢忘報虎頷之遂前至中衢樵復告曰某西關窮民歸當畜一豚一羊候大王郵亭之下某日過饗無忘我言虎點首送歸家人驚訊至期典衣具畜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民驚譁呼獵者擒獻邑宰樵奔救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遂至虎所抱虎哭曰大王以赴約入關耶虎點頭墮淚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詫嘆官駭異趣釋之投以豚未盡戀戀顧樵而去土人義之因建亭其地名義虎亭宋荔裳疏有感郊邑事述之甚詳并記以詩末曰亭名曰義虎刻石傳郊坊楚國穀於菟書傳非荒唐作詩表厥異愧彼中山狼子有和作今不錄

一產四子

歙民吳士全妻呂氏一產四子

牛眚

七年戊申正月初十日西關外民家產一犢二首八足二尾自腹以下皮肉粘連合而為一予目擊之按晉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家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咸和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占曰上下無別之象鬱岡筆塵亦紀此異云嘉靖間屢見之

天槍見

二十七日酉刻天槍出西南指東北上下皆銳初長二丈許既而長至五六丈數日而滅觀象玩占云天槍雲狀左右銳歲星縮西南不出三月乃生天槍見則有兵喪或云主大水至夏果有地震水發之變

叫魂

妖僧雪淚與黃冠朱鳳仙習邪法江南人章天首張鍾德從之學叫魂術叫死程氏程五福二魂後復叫活事發被擒二人供有符呪書符誦呪其人之魂即隨去受害者不止一人總制郎公廷佐請誅之俱伏法

太白晝見

五月初六至初八日太白晝見六月初九日太白經天二十餘日而滅欽天監上言金星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十三日滅星體微暗不足為異然則六[illegible]所見

者又屬何星按唐懿宗時彗星出司天奏是名含譽瑞星也請宣示中外編諸史冊總之盛明之時妖不爲害不足諱也

江浙地震

六月十七日戊時江南地震自西北起至東南屋宇搖蕩河水盡沸約一刻止翌日徧地生白毛兩越亦於是日地震既而北直山東河南皆以地震告五省同日同刻眞古今異變

淮鳳地震

淮安同日地震聲若雷吼行人如立洪濤中安東縣城垣官署民居一時俱倒地裂水泛一望成巨浸巢縣和州泗州徐州廬舍盡榻桃源宿遷震死五六百人淸河邳州全沒白洋河地陷一孔湧出黑沙贑榆縣民無噍類

河隄崩壞

先是六月十四日淮水暴漲寶應高郵石塘俱壞黑夜遇變溺死者無數翼日浮屍蔽河而下榆柳高者僅露其杪至十七日地震河隄崩壞水勢益洶湧濟河而上汾洛之間蛟龍突起黃河壅且水涸沙生將來一道大爲可憂此謀國者所當蚤計也

山東同日地震

山東自十七日戌時起地連震數次自北而南其聲若雷城墻頽仆文廟亦毀其被災地方濟南兗州東昌等共五十九處沂州郯城死傷尤衆利津霑化鐘鼓自鳴莒州馬鬐山崩沿河地中作聲或井內湧出黃沙又蛟龍羣飛爪破山石往來路絕怪異不可名狀

碑出

廬州府廬江縣山裂七十餘丈現出石碑一座上書四字只務贓汚

侏儒

大名府滑縣有趙人鑑者順治戊戌進士一爲邑令能歸其人長僅三尺頭面四肢俱極短小聲音亦微細縣堂設矮卓從下望之如十三四童子亦一異也山陰傅孝廉德宇爲予說

穿井

洛中人家穿井忽黑霧㷔㷔見有物蜿蜒似蛟而蛇尾

然蛇頭頂有兩肉角長三尺許騰空而去竟不知何物
一年益都孫蕙說

天獄

元人眞臘風土記云眞臘地廣七千里其國富庶商賈往來謂之富貴眞臘士人爲盜不肯招承跡涉疑似者取鐵鍋熬油極熱令置手其內若果盜物頃刻糜爛否則皮肉如故又兩家爭訟或挾詐設詐王宮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各坐一塔互相隄防三四日內理屈者必大病理直者無恙百不爽一故號天獄今中國百姓造業者多官府明斷者少刑章寬縱是非混淆安得移此風於中土一剖曲直哉嘗見桐下所然載黠中會有此事詢之彼處人云久不復聞矣

拾簪

東關外有李叟者家甚貧喜爲善事歲暮無聊偏從親朋匄貸得白金二兩伍錢擬爲卒歲之資歸途忽遇一故人爲營逋所追將赴水自沈叟力爲解勸卽探囊以贈歸語其故妻孥交謫叟暫出避之薄暮行至紫霞宮見道傍有光燦然拾視乃一遺簪也金甚赤貨之適値價二兩五錢與前數無異葢此叟一念之善爲天所祐似以此償之然則爲善亦何損哉

遇九逢災

今人逢九云是年必多災殃俗傳已久愚夫愚婦皆信以爲實然予每竊笑之不知此說原本於鑰樞其言曰凡人最忌年忌由九而推之年忌相加則惑之而病行故人方七歲是陽之少也再加九歲爲十六歲再加九歲爲二十五歲再加九歲乃三十四歲再加九歲乃四十三歲再加九歲乃五十二歲再加九歲乃六十一歲九爲老陽陽極必變此皆人生之大忌勿爲姦淫之事猶可自免云云但以七歲爲始非若今之人竟以九積算耳

改曆

八年己酉二月欽天監奏南懷仁推八年曆日開載閏十二月夫雨水爲正月之中氣既有中氣則此月卽爲九年之正中應閏九年二月通行天下將現頒曆所載閏不必看

白堊

[illegible]杯與家鉅富其開居府白金毋李取一次歲可得百餘石旋獲旋失治坊爭鬭之積貲無算錢氏松樞十九山載山左王冢宰國光有山地一區其土結爲鐵沙世擅其利想即此類

產異類

海虞孫狀元承恩女嫁藏氏一產三子俱非人類一額有角一偏體生長毛一兩頭四足幾出腹便大笑不止母驚死家人立斃之

淫報

宿松令朱維高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明晨擬首薦夜夢壽亭關公謂曰某人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示其詳曰姦繼母女己干天譴矣次日忘之以卷呈主司初加稱賞忽以筆抹險阻二字朱堅請曰中卷有此字者甚多似不應棄即命朱洗去及洗而墨漬透數層矣竟被擯

濮孝廉

濮孝廉鏊携李人爲諸生甚有聲客友李生一夕夢鏊父來訪揖生曰某子久宜薦因父母殯四十餘年風雨暴露殊恨恨誅之冥司點去其名今科不肖子又應名三十一名矣生曰賢嗣之不葬親以貧故也翁當默助奈何反致恨乎其父頷之生以夢語鏊鏊詣柩前設誓是秋果捷名次無異說屢促之鏊不應至是惝恍見父神氣騷擾偶往武林泊舟石門縣北寺河干夜半舟無故自覆岸人赴救見一老叟曳船使沉因搥破船底引出之僕從十餘皆無恙而鏊死矣孝廉生平無大過止以不葬親遂獲斯譴吁可畏哉

端午夏至

舊諺夏至難逢端午日百年難遇歲朝春言節氣相值之難非以爲瑞也至日端午歲庚戌予始一遇至元旦立春按崇禎元年朔立春適際改元歲以爲天人一新千載罕遇真太平之兆未幾寇盜縱橫禍亂四起古語之不足信如此

總河爲神

朱尚書之錫治河有惠政歿於任頗著靈異地方官請肇封朝議以無所憑據難加封號總河王光裕力請敕爲河神百姓立廟以祀至今血食遂與金龍神並盛云

白鴉

江南六合縣獲白鴉二對貢於京師

先聖遺像

距松郡西十里曰陳陀橋積雨基陷居民運土築之不數尺見一巨碑衆挽之出不敢褻舉拭視乃先聖遺像也傍刻大字五曰唐吳道子作衣冠帶佩藹然古雅按隋大業中夫子三十二代孫爾臣於吳遂家焉因葬衣冠并立廟此地宋淳熙中有僧掘得贅玉六事三璧二環一簪皆古物今復得碑像士大夫相與邀入青浦學

宮

長年

趙嬀謙聞人善容成御女之術年一百六歲猶畜數姬舉子女十餘人京華貴人爭相延致競作詩歌以贈之聞今尚無恙

吳翰林

毘陵吳翰林本立爲孝廉時貧甚館於吳大參家爲一狐所迷每晚必至慣爲之僵自恨將來必無功名之望是科將赴春闈狐曰今晚一會緣已盡不敢復至矣擢

淚而去是年果登第（江南紀事　或係他魅）

鬼門關

天下山水之奇莫過於粵西然地極險僻兼多瘴癘故宦游者往往不能窮其勝槩祈城吳太史光奉使安南隨地有紀其過鬼門關題壁曰隋人鬼門臨崎嶇擁漢旌翠山巒叢合白犀野標不樹蛟陰天晁林題白書行詩人遷謫地萬古一含情太史詩手云安南冠服頗類中華束帶垂紳絳袍烏帽與明無異但其君臣兩足俱赤則殊不雅觀耳

屠牛報

泰和縣南官村有王公選者以屠牛爲業凡盜牛者牽至其家輒以賤價歲以爲常所殺無算後爲人出首縣尹顧孫君重懲枷示忽謂衆云前夜將半夢一婦人披髮向我訴曰懷胎在身乞緩一死及覺有人叩門牽一牸至我說夜夢婦人想就是你了這孽畜雙膝跪下兩眼垂淚被我一刀砍殺剖之腹中果有一犢今日受刑必此牛之報也言訖瞑目呼腹痛叫號如牛半日而死

烏衣佳話

王氏烏衣佳話云長洲有一翁子怠於奉養大書堂壁曰人生七十尚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子大懼懇請滌去供奉有加古人云樹欲靜而風不息今之人解此者鮮矣

捕魚說

松陵傍湖居民聚而居者數千家大率以漁為業庭中掘深池捕魚畜之取利最厚閒水初至時忽見水怪騰跳或如獸形或作鰋鰱狀大魚皆從池躍出小魚數萬繼之如雪片飛空霜刃亂擲波浪隨之而與此方罹禍

尤慘識者以為好殺之報云

古錢

陝西慶陽府東山有不窟墳相去數丈一古墓忽崩裂中有石室石床堆古錢數處散布四角總計九百九十九枚形方長幾二寸狹上闊下上有眼下有方空列古篆二曰貨布其式甚古考太公九府錢有刀布諸名製象立名俱相脗合當即此錢那士人云以之辟邪最効

濮陽王墓

曹縣小蒸西五六里相傳為漢濮陽王墓墓旁隙地半畝士人黑夜每見上有光怪故棄而不治九月初有老嫗欲除積穢始舉鋤見青氣自下騰上去土三尺獲古錢萬餘其製不一以鐵條貫之文曰五銖曰半兩曰泉貨嘗考秦錢文曰半兩漢行五銖王莽作錢布名曰寶貨想即濮陽所藏計二千餘年矣

負托遇鬼

浙西王君益朋由詞林轉吏垣江臯盧慎言者貪穢狼籍被劾行三千金益朋求居間益朋受金而不為之地竟伏法是秋晉秩冏卿始入署忽見慎言從內出責以

負托揪髮亂毆隨仆地呼家人具述顛末嘔血數升而卒益朋有弟家居翔園亭責一匠役匠憤甚奮斧劈之立斃計其時即益朋死日也聞者嘆詫

龍鬬

十年辛亥五月十八日鎮江月河鎮有龍列陣而鬭暴風驟雨天氣晦冥沿河民房傾倒者無數

魏閣老

前進士曹乳昌楚人於辛亥季夏往滇迎贈公柩回籍過楚雄府一村落間有農家童子年十五臥病在床閒

門外車馬聲大呼曰此曹石霞也何故過門不入促突往邀叟恩人也怪其妄叱之久之聞於府正府正適與曹晤偶述此事曹甚訝竟往道復至村中覓之此童大喜留坐與敘契濶并誦曹會闈硃卷深加歎賞兼述都中晤語之地一一不爽曹驚曰得非內閣魏老師乎曰然問何以托生於此曰不答良久曰我病已劇今將往與中某縣兒當偕往雖然恐兒少遲遲不上矣曹大駭而別未幾此童卒曹扶櫬至昆明訪西寺亦卒許觀察續曾親過此村聞之甚確

女怪

東洞庭有賈人吳繼進者家巨富繼進尤善居積百貨充斥一日與客談忽空中聞應答聲謂吳曰我僑人人遠來托迹但日辦素齋并呼梨園一部此外勿煩主人也吳唯唯翌午設席佈灰於地以驗之足跡皆婦人因呼為女仙如是累月繼進憤甚赴張真人府訴之寂然者數日未幾復至設席如初令人私相語曰我請真白日見鬼矣猝有批其頰者皆仆於地孥優叩頭乞哀久之作聲曰姑恕汝自是或抛瓦礫或几案無故自舉或登樹顛或騎屋梁變幻百出吳有婢傭知書性疎誕自負必貴盛衣冠入厲聲叱之語未絕而頭上冠從空擲去左臂中一磚踉蹌走怪鼓掌大笑內外器悉為徙去合家苦之而不能禁予謂吳聚斂無厭故有此怪財盡則祟止矣周孝廉官與吳交述之甚詳

北人不知南味

沈存中筆談云慶曆中學士會於玉堂偶買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而不至檢視則已煎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大笑頃萊陽宋荔裳飲予齋盤中適有海蜇未

極力以齒齧之忽攢眉顧予曰此物不甚佳半日止碎一枚耳坐客亦大笑

神火

十一年壬子二月二十三日貴州鎮遠府神火自石屏墜下狀如星隕怪風四起火飛渡河官署民居盡成灰燼百姓奔避山中山火復熾虎豹咆哮塵霧四塞至暮火始息

偽碑

四川成都府武侯廟年久傾頹有宋觀察司務者甚功

好事者取一舊碑僞鐫十六字先一年埋祠下後托言重修掘得之報蓉府擬繕疏上達適有發其事者遂中止碑首列一亮字下有千一出三字言歲在壬也中爲水月主乃國號庚不大乃紀年恭十八龍復卧則自寓其姓而稱此諸葛也噫亦愚矣

繫吳淞江

浙撫范公承謨江撫馬公祐合疏請開吳淞江辛亥冬起壬子孟夏始告竣復作閘以備衝擊但沙鬆水疾隨築隨崩勢恐難久耳時畚鍤如雲皆朝廷出錢僱募而

有司仍照田分派或業多者躲脫而窮民反承役百姓苦之計費金錢三十餘萬自海公瑞繫後至是已百二十年海公調停允當不煩國課不費民財計日奏功士民皆追思之

果報

福善禍淫之說雖不可盡信然不於身必於子孫報應之理實有不爽者吾鄉李學道棟徐縣尹鼎蔡孝廉文炳周郡守茂源爲孝廉時郡中一孀婦無子挾厚貲族人欲攘之訟於官浼四君爲助適當計偕事委曲從

命婦遂自縊臨死謂人曰生既不能自直死必有以報諸公歲辛丑李君官楚疽發背死庚戌仲夏徐君遊秣陵泊舟散步俄踉蹌因謂偕行友吳山人懋謙曰頃見皂衣人手持勾帖云爲孀婦所訟覘之我四人名皆在焉惟李名有硃點云已攝到殆不免矣叩其故因述前事甚悉薄暮徧體發熱急歸腰生一癰漸大如盂求死不得逾兩月卒辛亥蔡君於臍後發一疽自夏徂秋旋繞滿頸稍動搖頭似欲隕地者家人方相捧持不臥不食者三閱月竟不起壬子夏周君亦患腰疽卒徐恂恂

長者平生無大過周守括蒼歸詩論風雅與騷人墨士日夕唱酬乃作儷一適俱罹惡疾諸君之過皆出無心可惜亦可畏也

瑞蟲

七月時飛蝗從西北蔽天而來草根木葉靡不立盡獨不食稻半月後悉向南去不知所之農人懽呼羅拜目爲瑞蟲

暴風攝寺

閏七月淮安府南關外烏沙河西嘴有祖堂寺於初四

日二更忽風雨暴作將寺牆去府西數里外磚瓦木石皆從空墮下

陸園勝概

當湖有馮孝廉者家甚窮於郊外營一園亭竭盡心力五十餘年始落成頗美幾二百畝孝廉歿無子陸侍御光旭以善價得之予偶遊其地侍御觴予於園中曲欄窈窕修池逶迤古木叢藤翳天蔽日其最勝者曰桂徑老桂數千株夾種其中行其中者巾袖皆染濃香池中製一舫客至先命舫令二童子鼓枻而行但見小橋斷

岸曲折回旋澗花乍舒白鶴徐步又一小閣供花神十二於春秋二分設祭祭畢邀好事者共醉蓋園林之勝甲於東南矣

龍傷禾

二十日有赤龍自嘉定飛至上陽抵蔡家且出海木苞隨作大如桃李所過百餘里田禾悉壞

二首

八月華亭磚橋北里許予家別業在焉鄰人喬蘭妻李氏產一子頭上復生一頭上頭差小止具二目厥狀如狐其父驚駭以足踢之聲啾啾殺而瘞諸野予目擊之

鄉飲酒

古禮有宜舉行有不必舉行者行而不善不如其已也即如近日所行鄉飲酒禮古先王敬老尊賢本朝垂世立訓煌煌鉅典誠不可廢奈當事不推其本以為此不過奉行故事有厚貲者即得與斯典而德行文章可範後學者概置勿問也東村有一土豪陳姓西郊有一市儈黃姓二人最微賤胥以賄得之雖不敢赴飲而儼然以大賓自居地方縱無老成耆舊亦何至玷辱如此夫

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乃對此章而執爵趨迎升歌合樂毋乃輕朝廷而羞鄉黨耶可為浩嘆也

蘭亭真本

世傳蘭亭帖唐太宗殉葬後遇溫韜之亂發掘諸陵復出人間流傳無定至明此帖入會稽張氏其裔孫名陛者與予世講幸獲一見眞昭陵眞蹟也後攜往都門輦上諸公爭欲得之以索價太高未有售者復歸山陰今張君已歿不知此帖又落誰手此生恐不復再覩矣故特識之

國祚之

十二年癸丑三月朔暹羅國入貢其書言臣國遙遭變亂不能進獻今地方稍平特遣丕雅利隆於一千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遣貢方物大國祚之久周家八百尚矣自漢以下多者不過三四百年耳乃遠方小邑不立年號止記歲月一姓相襲至千有餘歲豈其地僻國貧君民等邑間有頗何榔人民淳朴遠勝中華故子孫相傳久而勿絕耶後黎西國貢獅子亦稱大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俱見邸報

宅怪

余廬北郭三十餘年室非高明從無鬼瞰首春探梅鄧尉半月歸家人訴有鬼患不信既而怪異迭見大約有聲無形傍晚即敲垂曉復作頗惧予偶一他適即出為患至孟夏怪始絕未幾喪一子二女姪孫治家亦然隨喪二女閩青溪諸進士嗣郢家其祟更甚失一長子總之不祥之徵也然禁城內外皆大白日鬼魅横行豈正氣伏藏而陰邪遂肆狂逞耶

盃中鬼

能光裕楚人順治乙未進士由縣令擢杭嚴道性貪愎一人法不當死受怨家金枉殺之後裁缺歸將抵家見前所殺人躑躅岸側聲言迎接同坐者俱不見光裕心甚惡之後庭花燭開與妻妾列坐其下一寵姬捧金巵送酒飲未及半其人忽從杯中躍出長數寸披髮浴血怒目四顧隨地而沒光裕驚仆立死錫山秦翰林留仙為予道

靈棋經

靈棋經不知造於何人前列唐人一序云漢留侯受之黃石公用梓木製棋十二刻上中下字各四擲而成卦每歲人日以酒果祭之考書披詞吉凶得失無不奇應予虔奉二十餘年即以事十中八九勝於向市歷日者問卜多多矣

縣令為丐

粵東陳鑑明季貢士國初謁選得華亭尹為人略知書而險僻無所顧忌又性喜訕人以侵擬下獄僦居松郡士大夫無與往還者每至衙役家索飲酒稍不如意即訐其陰私或訟之官人皆畏而避之或遇於路以為不

禍至是老耄不能餬口夫婦俱勞行乞於道年八十竟
以餓死夫以本邑之官而卽爲此士之丐亦自中所僅
見者

三吳風俗十六則

風俗之日趨於下也猶江湖之往而不返也然未有甚
於今日者歲暮多暇約畧數端以志感慨云

明初崇尚儉約貽謀子孫內服以松江三梭布爲之毋
得用綾絹今市井小人皆不屑以此製褻衣而富貴子
弟毋論矣吾鄉休養生息較四十年前什不逮一若漫

無節制上官往來猶以富饒視之恐非地方之福也

蘇松習尚奢華曩時賴一二賢大夫負清望者主持風
敎上司郡邑又率皆崇尚廉儉正己率人風俗爲之一
變邇來勢力相競誇多鬬靡一紳宴總兵馬逢知珍奇
羅列鵝鴨等件率十餘對爲一盃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
坊下可走三四歲嬰兒視明季直士刪士蓋耳

前朝縉紳類能自重當事亦接之惟謹邇來士大夫日
賤官長日尊於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汚甚至生子遣女
厚禮獻媚立碑造祠儼僕跪拜伺長氣欲愈盛視爲當

然彼此效尤恬不爲怪以父母村界之身而屈膝受辱
不自愛惜如此噫亦醜矣

各衙門差役俱有定數多者不過數十人晚近事廣弊
繁地方奸猾及富人避役者皆投充其間上下衙門串
成一局把持挾詐無所不至薦紳中有一二寡廉鮮恥
者聯爲宗族揖爲上賓信乎衣冠掃地矣

吳興李氏雜記載嘉靖六七年諸生與縣令體統懸絕
後聞縣官上任諸生有通賀儀者未幾具花幣賀太守
矣爲之致嘆今則白丁鉅奧苟不惜餽遺皆得與郡守

抗賓主禮談宴諧謔無所不至區區邑令又何足數耶

諺曰世治尚文世亂尚武二者實缺一不可前朝偏重
文吏武備廢弛今則不然修儒行者目爲棄物相傳一
甲科謁撫軍接之甚倨續有武弁晉謁笑語欵洽臨別
謂曰適見一進士體貌堂堂所惜者出自異途耳可歎
更可笑也

吳下素稱澆薄然士君子護惜名義縉紳廉潔者多營
利者少士子讀書者多干謁者少今則反是於是一夫
發難列欵刻揭幾徧吳下小人往往挾持君子體統遂

剃復問矣
余爲諸生時見婦人梳髻高三寸許號爲新樣年來漸
高至六七寸蓬鬆光潤謂之牡丹頭皆用假髮襯墊其
重至不可舉首又付宦家或辮髮螺髻珠寶錯落烏靺
禿襪貂皮抹額閨閣風流不堪寓目而彼自以爲逢時
之制也
明季服烟有禁惟閩人幼而習之他處百無一二也近
日貴壬相見以此鳴敬倪仰湖噓惡態畢具始則城市
服之已而沿及鄉村矣始猶男子服之既則徧滿閨閣

矣習俗殺人眞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三吳人文甲於遠近家絃戶誦不必世家近來征徭之
害徧及橫經郡邑下僚皆得而辱之鞭撻縲絏與奴隸
無異詩書禮義之風蕩然矣
官無大小皆稱曰老人無老幼皆稱曰翁此四語見前
朝奏疏中然猶爲士大夫言之今市魁廝養互相呼謂
居之不疑上下不分體統莫辨狐裘雖敝以補黃狗之
皮毋乃不可乎
前明末嘗無差徭之擾乃嫌予所目覩其時貧富熙熙
各安其生今朝廷寬大近古所無且屢詔蠲下而百姓
貧者益貧富者亦有日甓之勢細思其故則牧民者
爲之也當預徵之今年糧僉差四出索金錢焚酒食咆
哮罵詈各飽所欲而正供先耗其一矣百計完官膏血
垂竭乃忽創爲拿嚇之說任意輕重額外誅求而正供
耗其二矣錢糧完欠權在經承皆係衙門積蠹厚賄者
雖產多額重亦可經歲懸欠產薄者力不能分則鐵纍
紛紜敲朴慘酷勢不得不多方借貸以賂之而正供耗
其三矣甚至私派不一而足如海塘河工之類無歲無

之郡邑串成一局愚民含冤束手待斃而正供已耗其
四矣四耗之外尚有不能盡悉者然則國家課稅大半
入官吏之橐無怪乎逋負者之比比也夫天地生財止
有此數使得良牧民安得而日窮俗亦何由而益敝哉
古人重墓志必求名公鉅卿以表其墓猶恐未悉其平
生故以行述先之邇來爲人子者慮親之隱德不彰往
往自狀其父母理無不可然須使親能受庶子心亦安
今之人譽言過當本無一長可見而以爲功德赫奕也
素鮮文墨以爲可比縱蕭柳也絕知點畫以爲追配鍾

王曲器解韻書以爲才並李杜也連篇累牘俱屬子虛烏有而有知當含愧於地下矣而人子方裝潢成帖徧遞贈人識者能無掩口乎

曩昔士大夫以淸望爲重鄉里富人羞與爲伍有攀附者必峻絕之今人崇尚財貨見有擁厚貲者反屈體降志或訂忘形之交或結婚姻之雅而竊其處心積慮不過利彼財耳遂使此輩忘其本來足高氣揚傲然自得究之貧富一定彼此兩傷始爲終睽後悔莫及竟何益之有哉予行年七十不名一錢方以此自幸乃近有以淸臒二字相譏笑者眞俗人之見也

西關嶽廟側有楊侯祠其來久矣神像猙獰可畏相傳爲冥府理刑年來造孽者衆爭媚神以祈免禍祭獻者無虛日正殿寢宮煥然一新金碧輝煌觀者目眩嗟乎聰明正直之爲神豈福此虎狼蛇蝎乎

范濂據目抄曰春元用布圍轎自嘉靖乙卯張德瑜始此何元朗所志慨也夫士子既登賢書肩輿亦不爲過乃昔賢猶或非之近聞捐納之例於是紈袴之子村市之夫藉貲而往歸家以縉紳自命張蓋乘軒紗輿僕從如雲指大字刺充斥衢巷揚揚自得此又人心之漓者愈漓而世道之下者更下也

龍陣

十三年甲寅三月十四日總漕檄催糧艘過河有長淮衛運船三十四艘水漲難行泊京口傍晚暴風起雷雨交作至十五日辰刻始息僅存八艘十四艘被風浪打碎人米悉漂沒其十二艘沿江尋覓無下落又潤州木牌一帶失去無蹤據焦山僧云俱被龍陣擁入海中矣

衆謀築舍

自癸丑滇黔兵起處處告變兵食兩詘朝廷急欲謀足食足兵之策奸人窺伺意旨競爲無妄於是有以捐礦之說進者如河南民張吉庚等是也有以窖藏之說進者如河南民傳興隆是也有以地不愛寶之說進者如山左民稱銀礦纍纍可取以助軍餉是也有讒言奇計可以克敵者如江寧妄人獻兵策陣圖是也有欲設計誘敵者如旌下知縣劉國聯是也有進足兵之策者如給事黃運啟欲將商賈農民盡編爲兵是也有以文盛

之說進者如御史劉安國是也究之囈語紛紛有同兒
戲幸 廟算優長出奇制勝不然天下從此多事矣可
嘆也

口舌報

吳中有袁于令者字籜庵以音律自負遨遊公卿間所
著西樓傳奇優伶盛傳之然詞品卑下殊乏雅馴與康
王諸公作無倫猶未肯背其爲人貪汚無恥年逾七旬
强作年少態喜縱談閨閫事每對客淫詞穢語衝口而
發令人掩耳予屢謂人曰此君必當受口舌之報未幾

寓會稽冒暑干謁忽染異疾覺口中奇癢因自嚼其舌
片片而墮不食二十餘日竟不能出一語舌根俱盡而
死

死作閻羅

予續娶海虞趙中允公女其宗族俱言祖文毅公歿爲
冥主初未之信後閱錢氏獪園乃得其說節取大畧而
錄之萬曆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
因夫人病劇醫禱罔效設壇召乩仙仙至自稱金碧山
神問疾可救乎答言本欲爲夫人請命奈冥王新卽位

法甚嚴峻無路可救矣問新王爲誰曰江南常熟人卽
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爲第五殿閻羅十五日蒞任
校察人間善惡公尚未之聞耶予往矣書畢寂然中丞
驚愕心念侍郎係同年請告歸里聞尚强壯安得有此
事俄而夫人卒越三月閱邸報知侍郎竟以三月十五
日捐館始信山神之言非妄矣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
知之豈不怪哉謝氏雜俎亦載此事侍郎立朝矯矯風
節死爲地下主者固宜爾也公爲予妻曾祖彼族雖共
傳說而實未詳顛末因漫識於此

說鈴 蓴鄉贅筆中

人首魚

海濱漁人獲一魚人首魚尾重三十斤舊曾見一書記
嘉靖時上海北宮前有大魚人首魚尾乘潮而入潮退
不能去衆漁人捕得畏之不敢食一徽商以賤價買之
煎之得油數百斤其骨長三四丈至今尚存

怪鳥

十四年乙卯三月郡城每夕聞鬼哭聲甚淒切或云此
名城嚎或又云彷彿見怪鳥過夜卽啼於是西關居民
競鳴鑼爆竹以逐之

獄逆

馬公紹曾平湖人歷官少司空子肯堂幼不孝教及長貿橫無忌邑令倪君迫爲子言除夜有良家女經其門邑頗艷逼入行淫不從以刀劃其乳立死又姦一僕婦徵不順旨縛兩足倒擲下樓斷骨俱折每歲殺數人吏不敢問其祖封翁曾臥病肯堂豢遣兩奴挾之出曰毋死我室也封翁憤恚一慟而卒公因此㝠與案然告假歸肯堂悖逆彌甚田產官爵悉爲所豁驕不得志一日他適以白金數十兩授愛妾王氏曰我有急需汝可

藏以待用肯堂偵知往索不與怒詈曰吾父尚不敢違我命汝何爲者呼僕去裙服痛撻之攫金去王氏自縊未死適公歸憤甚獨步書齋踟躕半日飲鹵汁半升腸裂而卒縣令陝人陳字㝩者欲寢其事公之弟及妾鳴鼓訟冤合邑譁然不平欲截去鼓樓一角上司聞之大駭提至省城論如律肯堂於獄自殺稱於弒逆大變代不恒有乃出自世族之家自公欲懲一子勢亦何難竟同於匹夫匹婦之所爲殊不可解相傳公貪貧時與一尼結歡於神前設誓約富貴以側室處之後擢物議竟負前約尼含恨服鹵而死逾年夫人生一子即肯堂也時濟暑見一少尼鬢鬟入內臨覓無所視而娩報已舉子公憂疑不決欲溺之夫人力爭而止及長事事少尊子道而獨逞逆於父宜其冤報也聞此事頗確故識之

爪異

閏五月東關民家李生黃瓜三十條瓜生爪

炎雪

六月十二日海寧縣下微雪色赤朱詞理嘉徵作炎雪篇以記之

石碑

十五日衢州雞鳴山忽暴風驟雨雷電交作山剨然劈作一穴現石碑一座上有五字曰相界如與邦人莫能辨

科場冤報

盧官查貢生谷有族叔死家富無子谷利其產業逼嫡馮氏再醮馮誓守節堅迫之遂投繯死後谷赴京兆試首場已畢五鼓嫡忽至前且哭且詈以手挽其卷隨覺頭旋目眩不終場而出乙卯秋復與浙闈甫揭曉嫡

父與昔如前抵之仆地吸出馳歸因發病爆屢來索命雖遠徙不數日即覓至未幾死答一子止數歲臨絕時見嬦戟手罵曰當并其種去之後亦暴亡海寧人皆能言之嘗聞場屋中有神兵繞護諸魅莫敢近惟感恩報怨兩種精魂得直入無禁意者其然與

異形

平生所見異形山左一販棗客長丈餘首幾及屋梁每出兒童噪而隨之吾郡一僧年可四十許身不滿二尺一人承之以槃沿街乞食燕市一叟眼毛長數寸蓬鬆圍繞掩覆其目江寧見一人足背反向後而行步如常人乃知古所稱三耳秀才抑或有之

猛獸殺虎

十五年丙辰二月寧波府慈谿縣山中出一猛獸群虎聚而鬬之猛獸連殺三虎餘散走古稱茲白酋耳黃腰渠搜俱能殺虎豹此豈其類耶

京師異風

五月朔欽天監爭日食未決登觀象臺有驗忽天氣晦黑有大風從西山來勢極猛厲飛沙拔木震動天地而

門後載門一帶房屋六畜俱被攝去居人死傷無數有男婦數人捲入半空掀擲摔碎其顱巨者從空移去數丈蘆溝橋民吸臨前門內遠近奔駭日食竟未及驗而飛沙自來風變所希有也或謂龍鬬而然又云隱隱見天半有金甲神二手執紅旗搖颺空中風隨之而起好事者因刊圖以記其異

星隕為石

初九日青浦縣泖湖地方大星隕墮地有聲居人爭掘之見一石色黑手按尚熱秤之重十九斤擊碎以刀摩之火光四射

鐘自鳴

寧波府新建慶雲樓中懸巨鐘於五月初四夜不叩自鳴百姓譁言寇至郡守乃於望日設醮以禳之按明隆慶時燕河營真武廟鐘自鳴又平陰縣門內有鐘不叩自鳴後亦無他異

蠶中兒

鄉戎梁公進蠶蘽庖人剖之中有一小兒長三寸肢體俱全亟棄去松人聞之饒絕此味醫蔡生天槎云蠶中往往有之不知何據或言蠶交水面窺見過往舟中人

形感而肖其像然亦未確

煞神

郡邑傳遞柬帖者曰農民即司閽類也其役最賤北關外有徐姓以此致富為其子援納入監又以重貲納運判滿載而歸紗輿鷁補揚揚自得復挾金交結當事於是儼然薦紳矣然形狀依儒小器易溢驕矜之氣盈於顏面對之欲嘔予族人有市房一所運判以二千金買之鳩工改葺金碧煥然臨徙服公服舁四人輿徐下車緩步登中堂徘徊四顧笑謂僕輩曰貴人之居不可不

如是也復累石為山石忽動搖有聲一石從空飛墮幾為所傷運判驚仆嘔血數升日臥紗幮中見門外一巨雉高四五尺縱冠鐵距上騎一道士長及屋梁鼓翼昂首從外而入運判大呼家人急往救之自言所覩若為物擊宛轉欲絕未幾死或曰此即所謂煞神也其父初亦乘輿遇鄰里不復懸揮至今遭衆唾罵垂首而避之古語云升不受斗不戢則覆夫人之分量各有厚薄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而又以不善處之欲不亡得乎

元旦雷

十六年丁巳元旦四鼓震雷達旦方止既而雨雪大作路絕行人

請免歲貢加徵

臺臣陸祚蕃民間利弊一疏內一欵貪官戶加徵原以匱需浩繁暫時舉行遂孽蕩平停止不遠但貧老歲貢景逼桑榆篆仕止於寒氈家居惟資館穀積田不過數十畝少或數畝啼饑號寒者十而八九也乃竟與華膴之仕一例加增殊堪惻惻臣請將官田除去歲貢一條其捐納歲貢者不在此例所減無多而實邁窮儒感恩

戴德國家養老恤貧之意亦寓於其中矣

財有定數

余世父善心計性愛窖藏積鏹數十萬一日持金千金偕次子侃至內舍瘞密室中入土六七尺上覆巨磚人無知者侃後迫他用乘父在郡城私往取之劚地丈餘無所見於是徧掘室中僅餘東北角數尺以相去稍遠且疑父先期取去興盡而止父聞亟往復疑子竊試於東北隅之不三尺密藏宛然比前起已徙二丈許矣侃卒以貧死又姊丈張孝廉士紳家人汲水井中有元

貲三四歷江歷沉舉家悉見百計鉤之不可得乃赭衆求之僅獲碎銀四十三兩元寶竟不復出夫以父之所有子尚不可以倖取井中之銀幾何而多寡大小并不可假人奈何妄覬他人之物并圖及分外哉二事予親見之

宅祟

東鄰朱氏宅頗寬敞向多鬼祟有張孝廉諧者僦居之一日晨起覓履不得既而家人履俱失尖啟戶索之庭有銀杏一株高數丈履悉倒懸其上張懼遂徙去

伶人被刺

楓涇鎮為江浙通衢商賈叢集每土已賽神最盛以重價僱八九歲小兒肇以鐵柱高丈許文飾出珍寶以飾之鼓樂前導沿街巡三日乃止舟車填咽遊人接踵又架高臺邀梨園數部歌舞達晝日神非是不樂也一日演秦檜殺岳忠武父子曲盡其態觀者擁淚嘆息忽一人從衆中躍登臺挾利刃直前刺檜流血滿地執縛送官訊擅殺平人之故其人仰對曰民與梨園從無半面實因一時憤激願與檜俱死初不暇計真與假也有司憐其義憤並以誤殺減其罪

前生冤報

洞庭陳生者家甚貧挈妻及弟徙朱涇其地商賈輻輳陳為人柔佞善貿易不數年累千金忽染疾伏枕數日驟起謂妻與弟曰我三人前生俱為僧共殺一婦而奪其夫手刺之者即我也今既將償汝又期追我先行汝二人亦不免矣言畢自拔其髮并鬚俱盡復取刀割舌又以兩指將眼珠剔出少頃氣絕予家西席周生與陳鄰目覩其事今不知其妻弟若何嘗親訪之

烏船

八月畝下江南造戰艦一百艘起洞庭名烏船狀如飛烏長十一丈五尺闊二丈四尺深一丈七尺桅高九丈五尺窅興山中有丸真廟祀女仙九人傍有古樹其葉每年一易大幾數十圍方經道國棟議取之夜夢有九女入室素衣冶容若有所訴方不為止將往伐忽一白虎突出山徙擾方方殺作一虎致斃曰大王為山君必有靈爽方公奉朝命而來奈其將己毋勿加害虎徘徊四顧咆哮而去國棟歸即發病日漸入瘠山致斃

竟不起又處山妙清寺有古榆枝榦凌空夜有光怪縣官遣承往砍斧始下噴血如注衆齊攢斧樹忽自動俄躍入水舟郎殺所役同日死者數人衆以紅挽之轉入泥底重不可出楚中諸師托言進勦欲以此支吾歲月徒費金錢可惜也

再與鄉試

九月再與鄉試時閩桼楚閩諸例納貲者許列名太學及補入各省紅案特行鄉試以酬之

星變有文

十月初七日四更餘京師人見大星自東南流入西北大如斗四圍氣聚繞從上射下臨順天府懷柔縣內狀類人首上有星斗纍纍之文人莫能辨

廉吏爲神

梁君浩然山左人由明經知嚴州府廉介有守退衙課僕甚疏以自給百姓德之擢尊紹道初蒞任見一白髮老人手持禀帖跪謁岸左吏問司閽何不傳報衆悉無所覩三日後方覩其忽悶坐中鼓樂聲彷彿見騶從騈集云迎新官赴任郎日無病而卒父老有見者知郎爲嚴士之神云

除妖

十一月二十七日有妖人於海子口建土城一座分八門上列旗號十二月初四日攻破之獲草人五十餘并持弓挾矢及活馬數匹不見一人見鄉報

尊鄉贅筆下卷

華亭董含閬石著

獅子

十七年戊午五月西洋國貢獅子厚賜其使本多白拉等遣歸

酷刑之戒

我郡一宦家子杖殺一婢一嫗懼而自縊身受刑辱其鬼現形晝夜號冤敲戶搥壁變怪百出止一子數歲白日為鬼所殺

天鳴

八月初八日東南天有聲如湯沸或云如海潮聲自戌初至亥末始息五行傳曰天鳴有聲百姓勞形觀象玩占記晉大興二年陳太建十三年隋開皇二十年俱有此異

禾變怨

福州府閩清縣田中禾稻盡變為怨見郡報時吾鄉亦霪雨傷稼予作秋雨謠曰夏旱何久有禾不得出秋雨何多有穀不得入旋穀囷以籠已空哀吟無計幾天公年庚胡忽愁看丙夷淚轟陰風來從東復見日北迴西城豪家金滿屋東郡富翁粟滿倉祝天願天雨不止一石萃增十石價便可拖金紆紫揚煇光有客對我笑勸我勿怨天有田尚無米何況君無田吾聞嶺嶠之間方格戰百姓無家戎馬餘悲哉一死終難逃穉稻成怨事尤變君不見福州府閩清縣

牛鬼

南闈鄉試初場見一巨牛無首歷階升堂衆共追覓忽不知所之

河豚宜戒食

滬瀆包明經爾昌將赴廷試親黨相聚餞送因設席以款之日午客未至爾昌餓甚適廚間烹河豚先進一臠隨具衣冠出揖客初覺一手麻木既而徧體皆麻急入內脫一靴未竟腹脹腸裂而卒河豚遇毒往往聞之者包氏則目擊者

麒麟

江西袁州府山村牛產麒麟有紅霧護罩徧體生鱗村民不識鋤殺之

食犬報

吳門定光寺僧某性淫毒不守戒行縣惡不悛平生喜食犬所殺無算一日忽得疾口作犬吠聲不輟數日死

嘗讀楞嚴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今復益之以二自死鳥殘今比丘得食五淨肉此肉神力化生本無命根又曰淨肉除人蛇象馬驢狗獅子狐猪猫猴十種餘俱可食然則於此間味覔無所不食矣使後之緇流得以藉口皆菩薩為之作俑也

彭祖橫死

上海張某政宸年垂耳順自矜工容成之術有僕婦某而蕩聞之不信於是刻期相歸接未久張精竭而卒昔彭祖七百七十九歲猶偃不壽日講秘方覓娶妻鄭氏以妖淫敗道而殞彭尚橫死何況餘子記之以發一笑

以數為名

近閱邸報見有均房總兵四十六者以數命名竟解其義及覽元明諸紀載有元將軍五十八六十八監察御史五十九參政七十一尚書鄭七十六與此正同今滿洲以數命名者極多

古書難據

空同子化理篇曰松檜不種蜒江之南不產荊棘我鄉荊棘隨處皆是余庭前有松一株亭亭獨峙已五十餘年每至秋初蟬聲聒耳不知李夢陽何以有此說

晝夜變易

南唐書曰盧文進陷契丹出獵當午晦如夜星皆見土人曰此名笛日不足異是晝變為夜也嘗讀說記曰東萊有日夜出因名不夜城是夜變為晝也日行有度恐無夜出之理若非齊諧則亦齊東野人之語耳

長短大小不倫

春秋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眉見於軾以九畝之身而首不及駢尺何身之大頭之小乎衛靈公臣公孫佁面長三尺廣僅三寸何其長而狹乎秦襄王時若渠部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毋乃太長漢武帝時東郡送一短人止七寸毋乃太短此皆形容之過理所必無不足信也

候氣

十八年己未五月日中刻有黑氣自西南屬東北其長竟
天

天雨穀

十八年己未二月江南天長縣天雨穀

山左饑荒

自春屆夏東郡大荒人相食草根木葉一時俱盡行旅
胥結隊而過如單行或三四人作伴甫出門即被噉

京師地震

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初刻京師地震自西北起飛沙揚

塵黑氣障空不見天日人如坐波浪中莫不傾跌未幾
四野聲如霹靂鳥獸驚竄是夜連震三次平地坼開數
丈得勝門下裂一大溝水如泉湧官民震傷不可勝計
至有全家覆沒者廿九日午刻又大震八月初一日子
時復震如前自後時時簸蕩十三日震二次十九至廿
一日大雨三日街巷積水成河民房盡行衝倒廿五日
晚又大震二次內外官民日則暴處夜則露宿不敢入
室晝夜不分狀如混沌朝士壓死者則有學士王敷治
員外王開運總河王光裕通州通判等積屍如山莫

可辨識通州城房坍塌更甚空中有火光四面焚燒哭
聲震天有李總兵者攜眷八十七口進都宿館驛俱陷
沒止存三口涿州良鄉等處街道震裂黑水湧出高三
四尺山海關三河地方平沈爲河環遶帝都連震一月
皇朝震驚因下詔求直言既而群盜以次掃除海宇多
安實爲蕩平之兆云

鬼城

將軍賴塔進征粵寇距燕縣二百餘里遇鬼城一座旗
幟森列四門晝閉城中有埋伏發兵攻之城破黑氣瀰

天倏見毒蛇蜈蚣及蛛蝎等物從空飛出怒氣噴薄士
卒觸之皆體脹腹痛踣地欲絶急撤兵而過

雪庵道人

客從新安來攜字一卷云係一巨室家藏物遇亂散軼
重價購歸展閱乃草書前出師表字大二寸許筆力道
健縱橫變化殆入神品後題至元辛巳夏四月廿有三
日雪庵道人書於崇教院按[illegible]乃元世祖十八年輟耕
錄載李雪庵與趙子昂同時凡禁扁皆其所書想即其
人也

星變江鳴

八月火星侵位又江南江鳴三晝夜如萬牛齊吼居人駭避

貴賤有定分

燕翼錄曰宋天禧初富人鄭巽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饑求補官不許巽適上言乞將從之以勸來者豊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自從後皆得援巽例以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令庭參而已又聞瑣綴載我家朗洲公子儀登第有司貽旗扁父南田翁欲往報謝乞宗達以書先容具謁入行庭參禮郡守立待一茶後司李及縣令俱朗洲同年南田以庶人自居絕不往謁觀此二事見古之上官俱重名器下亦各安其分罔敢僭越風俗猶古今仕路一變袍補子曰入有出身卑瑣徒以因緣際會低眉脅膝超越不次毛成羽長蟬脫糞壤便自軒昂目不傾步器滿意得可謂形容殆盡矣

孝子復讐

吳中有賈某挍案中一令偶富民犯法令故重入其罪其人百計祈哀初亦佯許卒殺之止一子十餘歲并役爲奴稍年老罷歸有戚與府吏都持賈已延當且逾古稀矣舞金請戚爲起官計親友互諫止之不聽富民之子已偉然一丈夫性恭謹指使無不當意極愛之令首途中道不辭而去衆疑爲逃也一夕解鞍甫息其人率壯士三十餘輩皆以絳帕抹額斬關入叱令跪面數殺父之罪賈叩頭乞憐諸奴亦環伏號泣願以所齎之金進殊不顧揮刃斷其頭以首掛鞍并截四肢呼嘯上馬而去餘僕載屍跟路歸家人結草爲首以斂之此康熙年間事也夫春秋大復讐然君父之友義深不共戴忍不發者往往有之乃能韜晦二十餘年屈身忍辱褒當大恥非智勇兼濟能如是乎雖史書所稱何以加焉惜未詳其姓名云

妖星吐光

十一月朔日初昏有妖星吐白光自西南起指東北圍大尺餘其長竟天上下銳厥狀勁直逾時而滅至十二月初旬始隱不見或云〻〻彗或云〻疑是長星予作妖星行以記之

牽蛇

北何塘沈進士士英婬女嫁莊氏子懐娠三年不產有
醫者診之曰脉象凶異疑必異物當以藥下之服藥
腹中奇痛産一胞墮地而裂中有小蛇五蜿蜒繞床以
次而出急撲殺之沈有友鄰親見其事

蜂報寃

敝廬之左有鴨脚一株高四五丈隻鵲巢其巔鵲育二
雛北鄰某畜蜂甚夥鵲乘間毎日啄食并哺其子一日
有數蜂隨鵲飛去回翔樹杪若逡巡者未幾群蜂以千
計爭先出穴狀若列隊齊擁至巢半繞其外半衝入且
螫且蠚少頃鵲雛毛血零落墮地死群蜂轟然望北去
二鵲哀鳴奮爪嘴向空亂啄竟不能救夫之小蟲何知
尚能竭其智力不顧軀命以報宿憾世人肆意妄行自
以爲物莫我難乃禍機潛發後悔何及予目擊其事故
感而識之

河决

二十年辛酉淮安府五月二十七日大雨五晝夜堤倒
河决數處直犯郡城淹死人畜無數知府眘君取府堂
鎖淮嗣投於河水稍退

私增田額

從來田畝有一定之額時巡撫某忽創爲丈量之說檄
廢令劉從諫遂丈青浦縣劉與胥吏共爲姦利用之增
減視賄之重輕計起科田一萬三千餘畝百姓譁然不
平此項初無與朝廷徒飽貪吏奸民之腹貽地方無窮
之害良可嘆也嘗憶元時有奸人詣中書訴松富民包
隱田畝爲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爲鈔五百餘萬緡
宜立官料察追取中書核文驗視時王艮爲浙江行省
檢校官條陳曲折言其不過貸朝廷之聽而報宿怨且
冀創立衙門爲徼名爵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
非培養根本之策事遂寢艮字止善紹興人今安得有
止善其人爲民請命哉

左道伏法

宋人朱方旦以左道惑衆自號二眉道人美田宅廣僕
從擁妻妾子女如富家翁詭言有奇術妄言談休咎前
楚撫參處下獄倖脫愈肆行無忌其黨推爲聖人復出
督撫藩臬及士大夫無識者皆投贄執弟子禮王侍講
鴻緒特疏參之曰妖人朱方旦陽托修鍊之名陰挾欺

世之術廣招黨羽私刻秘書其書有曰古號爲聖賢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兩眉之間其徒互相標榜有顧齊宏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陸光旭則曰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吾師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數大儒之用小老莊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術盧等語皆刊書流布蠱惑庸愚侮嫚先聖乞正典刑以維世道上震怒方旦立斬翟鳳彩顧齊宏秋後處決光旭後放歸陸君登兩榜有名性喜術數故與斯禍厥後又有欽天監南懷仁者上所著窮理學一書其言以靈

魂爲性謂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語旣不經旨極剌謬　命立焚之

鬼胎

八月十九日馬嘶寺東張千總妻產一子眼居額上頂生兩肉角口列巨齒四自頸以下悉如人張恐撲殺之擲寺後聚觀者數千人去敝廬半里予目擊之

平西逆報

十月二十九日王師平雲南僞洪化吳世璠及三桂僞郭壯圖俱自殺逆黨方光琛李本深馬寶胡國柱夏國相巴養元趙國佐等以次伏誅當三桂之窮追永曆也永曆已深入緬甸三桂率兵逼至阿瓦檄取之緬人檻送永曆暨太后中宮太子赴三桂營未幾俱遇害此壬寅四月事也是日天地昏黑風雨雷電交作滇人皆爲出涕及世璠敗亦投緬國緬人以其不義拒不納於是吳氏無少長俱駢戮論者謂三桂世受明恩乃於其子孫不遺餘力卒之白首稱兵妄覬非分荼毒生靈此誠覆載所不容也故不及數年遂至與子孫被屠骸骨不保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削平諸逆

三桂以強藩據滇反叛僭號大周於甲寅正月稱帝於衡州起建宮殿改元昭武鑄錢曰利用通寶四方起兵從逆者則有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孝廣西將軍孫延齡陝西提督王輔臣潮州總兵劉進忠四川提督鄭蛟麟雲南總兵馬寶四川總兵譚弘襄陽總兵楊來嘉等群聚蠭起望風歸附大者擁衆數十萬小亦不下數萬羽檄交馳區宇割裂乃八年之內　廟謨獨運以次削平　信乎神器不可以力爭也

异史氏曰撤藩之發難曰人事豈非天意哉使其先專而闖而獻則闖單無存嵯峨將爭可舉遂首丘之志吳耿兒亦族之禍三方無逸族之悲矣計未出此致尋斧柯以興未幾言利之臣紛紛而進西圉車滿燕市肩摩朱紫及於輿儓矜珮徧於伶隸史冊以來所希見也乃若東牟導其先驅榆關踵其後勁運丁陽九畢盈緬甸孔耿及身而斬吳尚殄為鯨鯢四凶治天若或聚而殲之以此始者必以此終嗚呼天道好還可不懼哉

貲郎古今不同

暇日有二客過予泛論古今一客曰今人從宦文章德業遠不逮古人惟治生差為勝之即如陶朱公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便稱富人今田舍翁見之將笑破口矣貲郎見於西漢者為張釋之司馬相如以二人之才釋之有久宦減仲產之嘆相如謝病歸家徒壁立蓋為世所輕仕亦不達苟非異日他有以自見必為貲郎所累坎壈終身矣邇來一登仕途便可取償十倍本朝立法之寬非前代所能及也一客曰古之貲郎亦即因多識發箇字耳予為之一笑

認後輩為同年

唐興公先生昌世家世闕閥德古道為吾郡冠天啟辛酉登賢書乙丑成進士時年八十有六復屆辛酉賓興先生尚善飯筋力強健飲酒談能竟久不倦邀新孝廉講年誼投謁者稱年晚生先生悉以年弟刺答之昔徐文貞公嘉靖癸未探花年八十一及見後癸未進士陸文定公嘉靖辛丑會元年九十七及見後辛丑進士袁公福徵嘉靖癸卯舉人甲辰進士年八十一及見後癸卯舉人近姚伯方永濟萬曆戊戌進士年九十八及見順治戊戌進士此外不多見屈指先生壽開九袠又為登第之期天之厚先生寧有涯涘哉先生以予與次公進士予谿有姻誼屬為韻語以紀之曰繞城叢桂又飄香鳳詔推移歲月長昔日青雲初得路此時白髮更逢場鄉閭舊德追徐陸江左高門數謝王屈指兩朝能有幾漫隨年少共翱翔予倡之同郡諸君子從而和之得詩數百首亦足徵一時盛事云按文貞公正月卒不及見放榜者一月唐先生八月卒不及見者六月

近浙中桐鄉沈元錫荊甲子舉人見後甲子舉人平湖陸之祺前己未進士見後己未進士

昇平宴

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十四日上以海寓蕩平兵革偃息大讌百僚於乾清宮做柏梁體以次聯句上自爲序題曰昇平嘉宴賦詩者共九十三人

海寇劫糧

三月初五日漏五下海寇駕二巨艘由吳淞江直入龍華山劫夫糧艘二守備衞訊起龍不及單艫追之力戰殺賊副將張一泰與賊不敢赴救起龍矢盡中鳥鎗死賊屢入內地官兵既不能預防任其出入海邑罹兇蒞茲土者豈可無善後之策哉

由貼

舊制黃冊十年一造初無稅銀因倭亂倒訕收田每一兩納稅二分永不爲例當時議之者猶紛紛今縣令欲濟其私忽造由貼之說參衍胥蠹姦詐數倍夫人之產業并係祖貽即偶價買雖無由貼誰能奪之况此外私派種種不一公然刻單傳比毫無顧忌士紳亦銜口結舌倘復按差當不至此時言路箝口吏治日非民生日困察吏安民非復巡方不可乃謀國者力持不可何也

關公著靈

五月十五日越東嚴州府久雨山水暴發江流復漲驟浪滔天初閉城以拒之俄頃水高於城四關皆成巨浸女墻上可以行舟溺者不計其數傍郭一古刹祀關壯繆主僧頗修戒行夜半夢關公蹴之曰起起我先行汝可與周將軍偕來僧驚寤水已沒榻自分必死忽見周將軍浮水欲出遂附其背溯流二百餘里直抵富陽時富陽居民遙見神像長三四丈駕波入浪泛泛而至遽視乃關公也不數刻又見巨像背負一僧亟救之問其故大驚於是募資建寺奉香火焉

洗縣

大興人尚友芳父爲長班入貲授青浦令友芳目不知書坐衙判事悉聽左右指揮但張目四顧而已於是胥役橫行婪贓以萬計上司廉知百姓怨恨刺骨追印入告凡平日受害者環署大哭友芳驚懼遁矣滿地圜繞十晝夜不散競擔水滌濯縣堂屋梁庭柱俱以布拂拭之名爲洗縣蓋百餘年來所未聞也

星變

七月二十七日有星出於西南尾指東南光芒長四五尺昏後漸低不見至八月盡始滅以星變詔求直言

俟見冥報

虞山有某者善治牛積鏹至數十萬臺榭歌舞窮極侈麗性淫縱多侍姬日夜餌丹藥以濟其慾忽背發一瘡初甚小漸大至二尺許如負重石諸醫束手無策或謂宜先潰其毒遂用利刃碎割復以竹筒貯藥煮極熱當頂插入以吸毒氣相傳地獄變相刀林沸鑊險慘不過如是而已既諳決兩效自知不治於是呼僮婢扶入庫

室向榻繞地以手撫摩凝淚浩嘆時新建洞房回環窈窕俾寵妾居之几案陳設莫非珍寶因顧而歔悲不自勝先是有謄夫病熱昏憒死一夕復甦語妻曰我未應死然不過延半月耳第見我主人先在地府以鐵叉鉤背懸於殿柱傍有藍面鬼卒執椎搥之痛楚叫號莫可名狀妻急掩其口已而果以背疽潰倒一月而卒書憶倪文節公曰貧賤之人一無所有臨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臨終帶一戀字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誠哉是言人苟能超然俗外富貴貧賤亦安往而不自得哉

旗竿氣出

十月二十三日楊總戎轅門有帥字旗竿二辰刻忽於左竿斗內透黑氣一股自下而上高三四尺踰數刻始不見二十四日黑氣從竿杪出其光漸細而短二十五日則左右兩竿俱有光二十六日左右并演武場內旗竿二處皆透頂而變爲青氣直貫半空又有白氣團繞其下日高三丈始滅聚觀者數千人至廿七日氣止不出後亦無他異

平島寇

時群盜俱平惟鄭逆負固海島諸將憚波濤之險未有勝算適荷蘭國進貢使臣馬珍西留閩省總制姚啟聖恥久無功請令齎敕書速回本國諭荷蘭王會師共勦予閱邸抄不覺失笑憶明萬曆時倭寇朝鮮議赴援恐路遠聽一妄男子上言欲發暹羅國兵由海道搗其巢穴廟堂詫爲奇策乃知古今事未始無對也幸國家全盛鯨鯢降服不然毋乃爲小醜所竊笑乎後施將軍琅進兵克澎湖直抵臺灣鄭克塽全軍歸附上嘉其功封

項爲靖海侯

大酺

二十二年癸亥正月上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爲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宰門架高臺命梨園演日連傳奇用活虎活象真馬先是江寧蘇浙三處織造各製獻蟒袍玉帶珠鳳冠魚鱗甲俱以黃金白金爲之上登臺抛錢施五城窮民綵鐙花爆晝夜不絕古所稱大酺想即此也

變畜償債

濟涇鎮有李俊卿者家畜一牛一夕忽作人言曰我止少你米一石五斗填了三年無一頓飽食今債償已畢我將去矣合家共聞急起視之聞其喉間作聲似有物墮地而牛已死矣

臘月雷電

十一月初十日夕微雪明晨奇寒滴水成堅冰舟楫不通凍死者顧眾至廿三日凍始開十二月朔寒復如前至初九日臘經半天氣忽蒸熱類四五月昏後雷電大作暴雨如注

古諺不足據

田家雜占紀曆撮要諸書載古今諺詳矣以近事考之往往無驗如云兩春夾一冬無被煖烘烘是歲兩春而冬間奇寒爲邇來所僅見又云重陽無雨一冬晴又曰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繩是秋兩日俱有雨而一冬竟晴又雲遮中秋月雨打上元燈癸亥中秋月色如晝甲子上元陰雨竟日夕又臘報春多雪是臘雷電大作至春雪殊少又冬無雪麥不結是冬無雪至夏麥大熟古諺之不足據如此

上元甲子

二十三年甲子元旦丁卯遂計歲一百八十三元週而復始爲上元甲子有伏闕上書者以爲重起上元累朝難遘請法古帝王改元封禪巡狩諸大典以答天休

羊產猴

正月晦上海馬橋居民㳟亥畜牝羊產一羊一猴

前生殺人

北橋鎮農民張直生一子年已二十忽發痧醫藥罔效臨危呼父握手爲別堅持父臂嚙去肉二寸許睜目大

鬼曰我前生爲汝所殺今始得報勿望人活也未幾[illegible]斜[illegible]潰爛脫落一臂叫號[illegible]餘而死

黑霜

四月二十一日陝西隆德莊浪二縣天降黑霜麥菜盡枯見邸報

張眞人

張眞人繼宗天師五十四代孫也自燕至松寓從蘇奕遐民聚觀填塞衢巷紳士頗識者亦趨迎陪侍其人年甫弱冠茫無知解每帖一詞納銀十二兩若一符價三

金其徒皆市井無賴共相附和肆爲奸詐幾獲金數千遠近被鬼祟者聞其來皆齋沐三日激切祈請叩頭待命但批發文書坊落號護云候歸府行文仙官陰神查報而已毫無一驗識者哂之曬行諸受給者旋幾罵詈欲索還原金乘夜兼程而去眞人自宋徽宗時虛靖先生道法大行後其術漸衰飲食男女與平民無異乃歷代以來靡所變革至與衍聖並崇即英君察相從無議及此者殊不可曉也按隆慶改元有言路請削其符降爲提點至萬曆初年賄緣復襲舊封惜忘言者姓名云

龜異

唐進士子[illegible]於溪南[illegible]僕遽見一大龜長尺許衆小龜負之登岸僕遽捕之小龜散走因携入幼主僕數齡以組繫其頭遊戲庭中進士從外歸見之驚詫以爲必神物也亟釋其縛放溪水中忽有小龜無數擁之行水面後復有數千龜絡繹隨之渡南岸去俄頃不知所之二子不數日俱暴亡逾年進士亦卒

東巡

九月二十八日辛卯　上東巡十月初八日庚子駕登

岱宗不拜臨下山十六日戊申渡河二十一日癸丑過高郵二十二日甲寅至廣陵遊瓊花觀二十三日乙卯駕入鎭船幸金山二十四日丙辰午鐵甕城幸竹林寺二十六日戊午抵吳閶遊獅光寺登虎丘瞻禮佛像徧覽勝景　駕歸即日回鑾二十八日庚申乘馬看惠山二十九日辛酉抵長巷宿村舍十一月朔壬戌午刻駐江寧府幸雨花臺登報國寺塔頂乘長繩畧高三十三丈初二日癸亥諭太常寺備祭禮謁明太祖陵　上親奠三跪三叩首諸臣三跪九叩首論地方官保守陵

人役用心防護春秋二祭須撫臣遣員往忠臣廟
子監一帶恭觀象宮初五日丙寅幸燕子磯登舟出大
江北行看黃河決口經過地方應征丁銀悉行蠲免予
有紀事詩云遙望鸞輿警九衢徂徠嶽色路盤紆龍旂
十丈穿林度虎旅千群夾道趨河伯狂瀾隨後隊山神
負弩劝前驅侍臣競獻東巡頌玉牒金繩事有無

脩志

上諭翰林諸臣修一統志先命各省部院大臣修省志
棗繳每府聘紳士諳典故者三四人分任其事我邑有
錢生者年已耄貪緣充選分轄人物志大納賄賂不問
何人悉得倖列傑概削去之合郡大譁里人張處士彥
之伉直士也貽書責之曰朝廷修省郡之志所以紀山
川詳城郭稽人才核田疇正賦稅序時代考廢興其論
斷是非宜與史同不可苟焉而已郡志宜詳會志宜簡
應詳而簡有挂漏之虞應簡而詳有紕謬之患我郡自
古以來人才輩出或以忠孝或以節義或以德業或以
文章舍此而外泛而及焉濫觴極矣明自高祖以迄嘉
隆二百餘年止於五六十人神廟以後不及百載所錄

至有餘人濟濟賢才何前少而後多與至興朝以來僅
錄五人略生平之行詳觀家業之盛衰其他間收一二
封翁以充人數若名卿鉅儒孝子義士槩不見錄我郡
才藪止應如是耶甚至前朝直臣許公譽卿亦復見刪
刪許公是刪東林矣刪東林是刪君子矣雖蜉蝣撼樹
無足重輕然援筆者自處何地與夫會志一書與誌傳
纂表迥乎不同取人宜高持論宜公不然則失之誣貴
金錢而燦日月乃顛倒錯亂一至於此余竊不取焉不
揣鄙陋敢附讜言以陳之後郡守見是文自悔所舉非
人拒不復接聞者快之

姓姓

前漢書識以姓爲姓者有姓偉以姓爲名者有射姓

水災

二十四年乙丑自五月至七月淮揚滁一帶大雨如注
晝夜不息水勢洶湧四面成巨浸田禾廬舍俱沒百姓
鶩竄有登塔頂餓死者有浮于盧窩為毒蛇嚙死者有
以長繩連繫一家數口同日併命者慘狀種種不一水
退未盡橋地方官繼疏上聞

鴿恥他子

長樂謝某爲井陘令有鵓鵠巢其樹顛育二卵爲童子所竊鵓飛鳴不已謝知之勅還已破矣因取一鷄卵代焉久之伏得雛乃鷄也雄啄其雌雌伏不敢動雄怒颺去須臾偕群鵓來向雌嘵嘵若聲其罪者雌引頸懸樹死夫鵓微物猶恥抱他子今人動取他人之子以亂其宗真此禽之不若也

太極丸

世稱緬鈴爲婦人所御據彼處土人云緬人覓鵬精裹以小金丸如菉豆大男子徵剖其勢納鈴於中旋復長合終其身弗復出矣名太極丸鵬性最淫遇牝即合遺精於地收之爲鈴得暖則跳躍不止蓋氣所感也土人求之亦不易得今世所傳大如龍眼俱係贋作聊以欺人耳

革淫祠

十月江撫湯公斌拘蘇州上方山僧人責問何故誘婦女入寺燒香即鎖僧前去將五通神像拋入太湖中隨具疏以爲吳郡風俗淫靡男女嗜山嬉愚婦人靚妝艷服或聚會賽神或聯袂僧院越禮誨淫莫此爲甚而淫祠一事尤爲可恨有所謂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名號皆荒誕不經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堅歌酒醴晝夜不絕男女雜處奔走如鶩婦女少有姿色者偶犯寒熱之症恍惚夢與神通往往羸瘵而死聖明在上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無忌乎臣已收取妖像土偶者投之深淵木偶者投之烈炬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其房屋木料拆備修學宮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皆爲臣危之[illegible]叔無他異始悟往日之非然妖邪不死覘臣去之後必造怪誕之說更議興復請勅嚴禁庶人心正而風俗淳矣奏 旨直省淫祠濫祀惑衆誣民有關風化着勅碑永禁數百年惡俗一朝而革湯公此舉真不愧狄公矣公起家進士端方愷悌律己甚嚴故受 上知擢撫吳中入爲卿長百姓陰被其德但過於仁慈訪獲衙蠹不甚懲創旋即釋歸歸而詐害良善其積愈甚始康靜有餘而剛斷不足者與

鬼居旋中

東村記事曰青浦令蘇甲府金家橋宅鄰古墓鋤去之

築室其上落成之日覺腹中脹悶忽聞人聲或大或小如數人聚話者巾大駭問之仿人不問也徐聽之聲益大謂我權宅已壞苦無居居若腹中耳遂問其家長指揮家人安頓甚悉復問衆請於家長曰我曹出入由前門抑後門耶家長曰晝則前夜則後前謂口後謂餘穀也已而有一人出口忽自張其巾後也亦然少頃聞腹中曰某歸矣夜或爲男女事不異人間晝夜喧聒甚至一日覺鬼多出遂閉口不言亦不食鬼不得入則爭嚙其耳痛徹心骨不得已張口延之俄聞腹中大笑曰主人中有奇味不可不嘗也坐是形益羸家亦日貧或敎之誦佛號亦誦佛相應莫可如何如是四年僅存皮骨居亦別售鬼因曰汝困矣吾輩將謀他往然須一醉始去甲大喜急具酒食祭畢遂寂然病良已數年後方死聞土人無不知者

打鬼法

二十五年丙寅正月十七日　鴛幸佛王寺有喇嘛僧演打鬼法見邸報

五色暈

四月初四日日生五色暈自辰至午始滅

越東水災

閏四月二十五日處州府山水陡發頃刻高三四丈又蘭谿縣起蛟裂地出水青田麗水龍游江山開化仙居等邑疾風驟雨水同日暴長城中居人初閉戸以拒之旣啟戸欲奔避而巨浪衝入水高於樑棟溺死者不計其數

一宅兩文恪

予祖居之西有太宅係唐文恪文獻公舊居唐裔式徵轉輾他售易數主往往以本吉徙去至本朝沈繹堂學士荃買居之學士歿後亦謚文恪一宅前後數十年有兩文恪公亦異事也

牛償命

六月東村紅八橋有農家畜一牛壯健異常主人極愛護築牛宮以居之一夕聞哀鳴跳躑旣而喘息不止吹燈起視見赤練蛇二且嚙且穴兩耳其後竄一蛇入已垂盡尚餘尾在外急援之而腹脹大如鼓宛轉踣地剖之腹內先有一赤蛇蟠居焉苗因擊殺之并牛棄去此必

宿生冤報故隱罰爲畜而復假以命令人恣意作孽目應隨入畜趣安可不以此牛爲前車之鑑哉

資治通鑑補

明末嘐城嚴衍好古之士也著資治通鑑補四百餘卷門人談允厚助成之自言積三十年苦心夏以油紙蘸臂而書汗流自頂至踵不暇扇冬則硯水未融必火烘日暎而書之未嘗暫輟也又云此書未就憂在難成此書既成憂在難守子孫賢不肖未可知一難兵戈水火之未易防二難行力者借觀以致遺缺三難近朝廷購求異書第上一鉅公欲得之其子徧謁士大夫祈錄一副本兇余爲敘因得縱觀信有功於涑水氏者但卷帙浩大倘有好事君子共襄美事實藝林一佳話也

龍掛

七月初三日江寧北河口有龍從空掛下雲霧滃鬱河流激蕩吸去大船一小船二俄自天半墮地斷爲兩截

日衣送婚

秦人衣冠賁川縞素首戴麻巾足穿紅履疑吉疑凶士大夫家居往往如此尤可訝者閨女出閣于歸綉輿前行送者或全身縞素以白布纍首毫不爲怪亦風俗之一異也

小牯牛

暹羅國遣使修貢泊舟於金陵水西門中有小牯牛一重二斤六兩毛角光潤行步便捷以小金練穿其鼻端繫於几上適舟中火發諸貢物及金葉表文悉燬有周生者昔遊白下云目擊之獨深惜此牛爲賦二絕曰大物暹羅縮一拳水牛忽作火牛燃若教書案轉〻走助我躬畊熟硯田

夫婦同被雷擊

二十六年丁卯三月十四日廬山鹿岡地方有錢生者年弱冠娶丁孝廉女爲室結褵甫月餘偕妻歸寧妻母家居南城是日薄暮忽大雷雨電光繞錢氏之室雷殷殷起几席間若有所覓久而不息將臥榻擊碎家人悉驚仆既而迅雷閃電轉入母家女鼻中聞火氣徧體生煙駭極匍匐床下遽崇提女及生跳道旁震雷一聲夫婦俱死雷斧從臍旋入衣服鈕釧一物不動觀者四集二人俱年少無他過乃遭大刑豈前生宿業耶

蝗入考場

八月初八日予偶寓江寧送兒子威寶赴棘闈主試者米翰林漢雯也衆子才點名忽聞空中聲洶洶仰視見飛蝗蔽天自東北來日色爲其所掩經過之處屋瓦層疊數寸有客從江北至云初七晚蝗至浦口是日上午至白下城旋渡江兩岸蘆葉俱被食盡逾時仍向東而去時有童謠云蝗蟲入考場有米也要荒米君素有才名竟被黜

生魂

武弁滎陽氏自京口徙松寓居閶門有女名紅瓶者年纔及笄色甚艷女紅之外兼通文墨已許配某氏其夫不慧女頗以爲恨一日窺見隣人焉生顏色姣好舉動風雅相與目成遂私諧繾綣將半載矣父母知之嚴爲之禁紅瓶因感疾終日臥床不飲不食者垂兩月其魂每夜直造焉生綢繆歡好與生人無異但不能語耳隣曉則臥病如故百藥罔效適有道士携瓢過門延入室備告以故道士縱目細觀曰此女之生魂結想而成故爲此怪我能治之因出藥數丸并書符燒入湯中令女飲之病良已聞此女今尚無恙

搏鬼

江寧李生者有膽氣向習武藝一夕獨坐堂上見一鬼長丈餘鐵角髭而猙獰可畏俯首瞰生李徒手搏之鬼作懼狀逃入竹園內其聲啾啾然徧覓忽不知所之張叟恕說

劫妻得僧

吳下劫婚之說乃風俗之最惡者凡已過媒妁而女家或有他意或故爲遲留則乘夜劫去浦東一小姓結婚

已久兄嫂多方需索姑甚恨之遂與夫家通謀訂期內應夫偶以他故爽約其兄亦他適一夕嫂堅欲與姑易榻而寢姑不能違因姑臥室稍近外嫂則與某僧姦密約赴會故也僧至解衣登牀嫂入廚洗而劫親者亦以是刻至排闥直入僧窘迫不知所爲取被自纏其體衆呼噪劫之去將渡浦其夫出酒食欲與歡驚去被乃一少年僧也遽起躍入浦而死

雜異

二十七年戊辰元夕予有底頭瀰召客賞燈膳夫妾一

雞頭斷忽引吭長鳴身亦起行數步而蹶主人懼亟棄之

閻羅

婁縣訟師朱姓者病熱勢極危殆忽生夜死自言徧歷十殿與世間所傳無異每殿刀山火獄受刑最慘舉體杖痕十指出血痛苦不可名狀半月後始絕我聞地下主者曰閻羅與陽世等然陽世勸懲或不盡法而陰府善惡略無遁情似差勝人間耳但不知其所管領者止中國乎抑薄海內外無所不轄乎如其無所不轄則十

王猶患其少也相傳韓擒虎范仲淹蔡襄諸公俱爲閻羅則其位亦若有更番升降者釋典載閻羅王名閔多荒唐附會可發一笑也

京師亢旱

京師亢旱自正月至五月大風時作而雨澤不降因大赦天下學士德格勒者自言明易理令占之奏曰天地不交陰陽不和安得有雨上怒曰豈一年不雨耶至二十五日乃雨

武昌兵變

五月二十二日武昌將標裁兵四千人因中軍侵空餉銀四萬餘兩屢請不發勢洶洶欲爲變新撫柯永昇反以惡語相激有百戸陳龍者素得士心衆推以爲主自稱天下統兵大元帥鎭國大將軍據城爲亂也兵楚王壁遁彼黃州漢陽岳州德安諸郡到張甚百姓紛紛逃竄時不奉法者不止一處皆徼倖楚事成欲乘釁而起我郡土兵亦啃相要結口出不遜語主將不敢問未幾徐將軍治都統鎗與之角賊退敗郡縣以次收復逆首陳龍於七月望後寶慶縣被擒梟首軍前賊勇而無

謀又過乘一時之忿故未及兩月而敗

道臣殉難

時變起倉猝賊勢頗猖獗官吏望風逃匿吾郡葉樵道映榴字蒼巖從劫營令從逆不應歸署封印繕疏囑家人間道出走遂朝服望闕再拜從容自剄死上覽遺奏爲之惻然不忍竟贈工部侍郎與祭葬御書忠節二字以賜其家嗚呼公雖死亦可以不死矣本朝以來我郡產一忠一逆忠爲蒼巖逆乃張貢士雲孫爲粤西府佐降吳逆上書謗本朝三桂敗潛逃歸里人[illegible]官逐之[illegible]驚懼而死

秦望山庄

園林之勝自明季以來我郡絶少近王司農日藻始於秦望山庄捌爲之雕甍傑閣華堂聳峙其間古樹蒼藤曲池映帶一經點綴俱有疎野之趣春三月間遊人如織時與風雅之客遊讌其中亦可以樂而忘老矣惜去城稍遠未獲一攬勝槩耳

遇考自沉

婁邑諸生顧其旋者出身甚微然能文遇試必列高等猝抱心疾將歲試卜於關公廟不告疾趨至秀野橋跳

入波中自沉死

杜生

華亭有杜生者家甚富偶以事往京華歸至半途入一竹林内登厠而顧地鋪有金釵一股拔之其聲鏘然因撥去瓦礫見下有大甕覆以巨磚揭視皆黃白也杜視已我單馬二僮豈能帶歸如此物應爲我有俟到家遣人來取仍以釵置甕面聚亂石識之後抵家未能即行一日納凉於庭顧頹垣下土壅起有物燦然拾視則前所識之釵也試掘之藏金宛然四角鎮黃金四大錠相

去二千餘里顧之而至豈鄉輸鬼運耶益信貧富有定分非人力之所得而爭也

才子書

吳人有金聖歎者著才子書殺青列書肆中凡左孟史漢下及傳奇小說俱有評語其言誇誕不經諧辭俚句連篇累牘縱其胸臆以之評經史恐未有當也即以西廂一書言之昔之談詞者曰元詞家一百八十七人王實甫如花間美人自是絶調其品題不過如是而已乃聖歎恣一己之私見本無所解自謂別出手眼尋章摘

句瑣碎割裂觀其前所列八十餘條謂自有天地即有此妙文上可追配風雅貫串馬莊或證之以禪語或釋之於制作忽而吳歌忽而經典雜亂不倫且曰讀聖歎所批西廂記是聖歎文字不是西廂文字直欲竊爲己有噫可謂迂而愚矣其終以筆舌賈禍也宜哉乃有脫胎于此而得盛名獲厚利者實爲識者所鄙也

變弌

縉雲有李生者自幼勤誦書試輒高等家甚貧以館爲業然性疎懶憊於訓廸又喜交游不耐靜坐頗廢程課

我門下生率多無成往往不終局而散一日病熱昏憒中見有皂衣人手執一帖促之同行出門行半日至一處城堞巍峩內有大殿金書冥府二大字生悚然始知已登鬼籙矣隨有鬼卒數人以銀鐺繫頸驅之至堦下殿上坐一人衣王者服侍衛環繞呵生曰汝有三罪曾知之乎生拜訴曰某係貧士家無擔石且平生讀書幸無他過罪實不知王者怒叱曰汝妄受人贄而毫無報効一罪也終日素餐不自愧恥二罪也屢誤人家子弟三罪也當判往舊主人楊監生家為犬三年今且暫釋

歸五日可徧戒親友使若輩知警或可稍減汝罰不然墮阿鼻中永無出期矣生大哭瞥然而覺汗流浹背因細語此事五日後復瞑家人亟往楊氏偵之果產一犬性頗馴主人極愛之逾二載不吠不食而死徐君嘗為說

窖藏無益

江南一貴人精心計性愛窖藏老而彌甚止一子不好讀書喜與匪人狎貴人歿後不數年產業俱蕩盡屋名園轉售他姓藏金亦為人取人皆憐而笑之因思古語云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閑看六十年又云饒君恁地埋藏着終有別人作主來其不利之論也嘗閱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什與措當以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知其才也不如一經至哉言乎今之士大夫解此者寡矣

疑冢辨

漳河之上有曹操疑冢七十二宋俞應符題詩云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自謂智過于孟德矣我以為老瞞之屍并不

在七十二冢之內特設此以欺人俞君之說正墮其術中徒為老瞞所笑耳真書生之見也

索債

超果寺之左有姚翁者家貧一子痘殤舉櫬寄寺中僧不許翁以情告曰某住房止一間而幼兒復發痘恐致兩傷倘蒙見許不過一月便舉而昇諸火仍以儀值奉繳倘憫之留置殿側三日後又有右隣援例來懇不得已亦留之兩棺相傍一日僧晨起焚香天尚昏黑聞壁間應答聲俯聽乃棺中兒也曰姚翁宿生所負今已償

討償少錢九十五文耳翁聞復以錢畀翁與錢明日便式
我將往矣但汝恐未得同行奈何偕大驚詫少頃有叩
門者果翁也緘錢來謝并言欲買棺僧曰此錢得非銅
翁所與乎曰然其中計五十八文乎曰然問何以知之
因細述兩兒應對之語且曰我斷不敢領可速買棺僧
焚化以了此一段因果可也翁聞慨然嘆息曰今乃知
人家子弟未成立而死大抵皆索債者耳我可以無感
矣記此以告世之不肯償債者

宦牛闍豕

人之淨身者曰閹宦肘後經曰牛曰宦豬曰豶馬曰騸
羊曰羯雞曰鐓狗曰善猫曰淨（宦牛闍豕字甚新）又虎有魄象
有牙鹿有玉馬有墨狐有珠熊有白牛有黃麝有香羊
有哀兔有毫狗有寶海狗有膃肭臍牛腸胃中未化草
曰聖齏諸獸肝膽之間有鮓荅皆至寶也

南巡

二十八年己巳正月初九日
皇帝南巡狩至於會稽蠲江南賦二百二十餘萬所
之地結綵懸燈焚香燃爐以望臨幸士女皆靚粧擁

自上元至二月燈乃止吾郡縱橫亦綿亘二十里遊人
喧闐鼓吹之聲徹夜不絕

松郡大荒

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連日暴風晝夜不息風之所向
無定禾盡偃農人大恐至季秋三日時久旱忽天氣鬱
蒸不雲而雷苗皆枯木棉豆花俱於數日脫落於是四
鄉田有全荒者有及半者有每畝止收一二斗者奸佃
藉口歲內粒米不償甚至結黨抗拒官府不之禁田主
束手無策相顧浩歎而已乃巡撫洪之傑不以入告方
取到句容縣青苗一束繪畫求圖上獻可發一笑也里
人盧元昌作詩志慨曰固窮甘儉食垂老遇奇荒百歲
人希遇三吳事可傷探元竟白日脂債到黃堂（時府公被劾）
我稟無升斗閉門亦不妨

慘殺之報

北人張君羽明前守我郡有能名忽搆大獄第二卷中
載之詳矣未幾熙官居金陵性豪侈既被劾神氣沮喪
鬱鬱不得志久之聞病悅若有覩日夜呼家人圍繞一
日盡遣出不見僕往之穴牆竊覘見梁上一兔厥狀

錢塘有兩僧手操鐵椎躍而下奮椎擊其背隨有
頭淋血數十百人蜂擁而入家人皆急持刀出救但見
月閉身顫徧體皆青腫叫號半日而卒夫天道神明張
君無端慘殺多命豈能逃冥誅哉雖報有遲速不足怪
也

八月生子

俗傳七月生子生八月生子死西鄰有朱氏妻八月產
一子妾七月産一子妾産者週歲而殤妻所生至今無
恙醫書以胎成七月屬太陰脾經脉內屬於肺土能生

金故壽八月屬手陽明脉內屬於大腸生氣交於洩氣
故夭此論似不足執以爲據也

豬蛻皮

二十九年庚午正月南郊超果寺欄中畜一豕大數十
斤一日背上忽中坼皮從兩傍脫下漸及於腹內生毳
毛如未脫者四蹄亦然嘗聞龍脫骨蛇脫皮蟬脫殼麋
鹿蛻角今豬乃脫皮真從來所未見

竊兒

松郡有乞婦家頗裕每竊取人家小兒灌以麻藥使啞
然無知隨用利刃將臉皮及胸背各割數處肩臂亦
然令人不復識其兩股及雙足先將筋脉截斷用尖鉤
挑出懸筋血出注即以艾炙止之欲其蹣跚以便行乞
適東關一寡婦止生一男纔三歲爲所竊有獲其事者
母急奔救兒已垂死抱母頸一慟而絕慘不忍言觀者
無不嘆息淚下其牀下又有死兒二徧體傷痕凝血滿
地行兇之具盡行搜出縣官鞫治獄與悉緝至庭未及
正法衆怒不可遏已俱斃梃下矣此地方一異事也湧
幢小品亦載有此事

鹿尾

今朝廷御膳以鹿尾爲珍品嘗以之賜大臣按之古書
不甚著惟憶梁劉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時魏
使崔劼在坐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
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然則六朝已
貴此味矣

蛟起

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越中餘姚上虞慈谿等縣起蛟
山水驟發高丈餘田禾房屋淹沒者甚衆

蟲災

二十四至二十六連日大風既而霧暑鬱蒸禾心族蟲蟲嚙傷者十七八木棉為風簸搖十不存一我郡復大荒較上年尤甚而郡邑吏方申文報十分全熟至蘇浙桉撲蟲不為害何松民之獨罹其厄乎

科舉異變

科臣何楷題為科舉定例每六十卷中式一名今督學取數太多宜限數裁去於是生員名列二等者大半芟除學校為之失色夫寒士三作苦心膏火之費途路之

資借辦不易今既得復失殊乖 盛朝鼓舞之意且科舉多寡何關大計國家事豈更無急於此者乎前明張孚敬當國有沙汰生員之舉言官上言謂自昔以來有增學舍廣生徒者矣但聞沙汰僧尼未聞有沙汰生員者事寢不行何君此舉可謂不學無術矣

官紳接見有禁

士大夫居鄉貴乎自重地方果有利弊不妨直陳苟非切己概行謝絕可也邇來吳下有一二頑者沬絕太過致煩白簡 上寬仁不以為然而上司遂有鄉紳與官任官不許接見之禁上自督撫下逮郡邑皆不相聞問所與往來諸紳者不過奸胥皂隸而已上下蒙蔽貴賤不分於是刁民蠹役肆行無忌豈朝廷重士安民之意乎不獨體統蕩然我不能無世道之憂矣

燒丹無成

猶聞曰萬曆中閩有林道人從異人受指得成金法尋閩董翰林其昌偶會他所請於主人曰林尊師眞有道者聞其有指石術可一試乎林曰此小事耳當取一物為驗時盤有梧子取一粒授林方茶次便投入甌隨手

立變為銀董曰可復化梧子乎曰可再瀹茶甌頃久出之故是梧子也如此者三林曰此眞銀矣五百年後不復變也後道人從公乞一傳公不與求其術亦竟昔授先文敏酷嗜燒煉久而無成亦年踰八袠矣

鄉賢祠濫觴

士大夫有功於國有德於桑梓歿而祀之尊崇禮也邇來鄉賢一祠竟為藏垢納汚之地卽有不敢言不忍言者猶憶明羅念菴鄒潁泉兩先生望重朝野父皆耆儒後見濫觴不忍父混列其間各抱其主以歸闔一公之

風可以娩矣

十六月產子

海虞有祝生者妻嚴氏懷姙十五月不產延醫診之曰中有蓄血結而成痞或又曰此係鼈疾非孕也投以藥俱不効又逾月產一男然則十四月生者未足爲異也

宿生訟師

上海庠生曹黌文者挈伴赴江寧應試於仲秋之七日驟感寒疾徧體發熱至十二日熱甚劇忽有邑友人追至一處仰視見文昌及關壽亭列坐殿上曹俯伏階下訊其宿生殺人事押付地下主者曹哀籲訴平生從無他愆且此事茫然不知況老母在堂年已垂暮乞終養就罪不許又乞暫釋歸理家事關公怒震愆即有數隸持杖至鞭背二十叱曰汝罪頗重冤對相待已久可自往辨之遂擧之出見門外一人自稱參二云四十年前曹曾爲訟師陷其一家性命讐恨切齒即以鐵繩縶頸曳之同行曹長號新寤越二日汝背詢狀中肯覓我一命否耶因悉悟宿世事曾然驚醒神氣沮喪急索紙書家報叮嚀同寓友曰我此番光景甚惡恐不及回家

矣頃數家人齊赴叮嚀後事於是夜病解維日已不能言舟至黃渡距家纔七十里連呼腹痛而死

異魚

閩福安縣傍海漁人網一魚鱗尾背有兩翅狀酷似人首而有笑容亟釋之去山海經載東洋有相倚魚想即此類

辟穀

玉樞經云求仙之道絕粒爲宗絕粒之門服氣爲本然其間玄妙必有所授無本之術慾速錯成蹇間有史遺入者能辟穀不食者二十餘日獨處一室不設竈厠几榻蕭然每日咽津納氣熊經鳥息時飲冷水數口而已學道者自遠畏精而至未幾史遘疾溘然而卒年纔及壯耳然則辟穀亦何益哉

雷擊蜈蚣

三十年辛未孟夏二十四日薄暮大雷雨震崖大石地方有榔樹高數丈劈爲二中有蜈蚣長八九尺擊死於地已失其首其色紺碧或云頭有珠爲龍取去或言舉出爲害故被擊按南越志載蜈蚣長百步頭如車箱割

之得肉一百二十斤

龍陣

六月初一日淮安府城午後陡起暴風天地晦冥有龍自府家園起至新城下關晏公廟東头施倒房屋一千餘間居民壓死者無數

佘山起蛟

二十四日佘山塔後地中有聲如雷自辰至未忽大雨傾注平地水高三尺有蛟兩個裂地而出又猛將廟銀杏一株大數圍龍過其上連根拔去根大如屋有卵二斗許形如鵝子堆積其下不知何物

肉身變牛

七月初七日婁邑秦望山之陽有居民金禹亭者性兇惡喜訟老而彌甚是日忽謂其子曰我孽報將至明晨便不食矣今夕佳辰可速治盛饌以餐我子聞之駭不敢問果多置酒肴以燕其父飲畢各歸寢夜將半大風撼室戶久聞敲戶聲急吹火視之則牀已空矣於是合家起覓見乃父在菜園中額上生二肉角長二寸許眼橫口哆宛然一老牸也但體無毛耳兩手已變牛蹄後二足尚如故與之食不食難伏地嗷嗷聲鼎鼎能人立遠近觀者踵相接或呼其名並淚而不止吾聞作惡之人有死後墮畜趣者未聞生而現報者籍中所載一二條未敢深信不意真有其事也第怪人世巨憝不一而足往往席豐享厚乃一介小人獨受斯報豈報之於地下者較甚人間與抑或借此懲一以儆百與吁可畏也已

各史我白
未知孰是

修海塘

松郡去海不百里每秋夏之交颶發海溢沿海居民遭漂沒舊所築捍海塘皆疊土為之勢不能與海爭[illegible]鹹水衝入田禾多淹死者明季殺賊方相國岳貢[illegible]建郡議必易以石庶可為久長計毅然以身任之[illegible]建石塘二百八十九丈有奇後續建石塘一百六十三丈有奇官給贓鍰士民樂輸計費料價工食四萬餘兩水深土堅石齒牝合霖潦無虞至於今享其成者已逾一甲子矣近海潮衝激石塘漸圮鹹流復侵內地官府商所以禦之者於是私派康熙二十九年每畝六文私派三十年每畝一錢文有華邑尹設櫃苛斂虎差咆哮坐瀉

銀錢既集府縣朋分胥役上竊互相侵沒所費不過千餘金而浮派者已十餘倍矣

元旦日食

三十一年壬申元旦日有食之午後雨黃氣四塞

雄雞生卵

是年二月二十九日松江提標左營韋元鼎廨中雄雞連生二卵甚巨

羊知感恩

四月金華武義山中有巨羊與虎鬭一日夜不分勝負

久之羊力不能支走避民舍虎亦舍之去地方以羊體大過牛目所不經見縛送縣縣官念其有能抗虎稍有靈異且頸間懸一銅牌字模糊不可辨想已逾千年矣特命釋之羊至大門戀戀不肯行假卧階下衆逐之去草又至又次日復至三日後乃長往蓋似感再生之恩不忍遽去也今之人往往有受恩反噬者有愧此羊多矣

三秦大荒

秦中自去秋大饑至是夏麥復不登人相食草根不盡價盡石米價騰至數兩西安鳳翔尤甚 上憂之命帑金拯濟幷開賑恤事例省中大兵發往各邊就食二秦地方廣闊民氣勁疾非袖手待斃者不可不早爲之所也

鄂王靈應

八月上海縣向有岳忠武祠不知何年所建神於地方無專轄祭賽寥落廟宇傾圮邑紳張君錫懌者素好屢過祠前不甚加敬忽一日撤其神像改塑痘神親友力諫止之不聽同邑有滕生世穎與張狎夜半夢至一

官署如王侯邸第傍有人指示之曰此岳王廟也中門嚴扃滕立右角門遙見張立左角門有鬼判二自內出面一白一黔相謂曰此二人俱獲罪限十日內令頸後各生一疽白面者辭氣頗和曰尚可解釋否黔者勃然怒曰罪重不可宥也乃各押一人去不數武過一白鬚老翁詰滕生汝所犯甚輕將手中所執拂拂其頸曰去去可無慮矣生惕然而醒猶徨悚懼適與張君會飲以夢告之大恚曰夢寐事安足信爾乃妄言謗我遂以大白浮之且云不驗當受重罰生不敢復言而退是

君彷彿見絳袍玉帶貴人坐堂上從者甚衆呼張名而叱之曰汝何人斯而敢擅毀我像罪當死隨有一甲士持刀砍之叩頭乞哀似夢非夢驚悟汗流浹背披衣起徧詰之於家人神色沮喪日午即覺頸後微癢詰朝似蜂螫者急延醫治之曰此對口疽也雖初起而毒氣蔓延勢已不可遏矣久之瘡口漸大肩背如負重者痛楚叫號莫可名狀諸醫相顧束手于是大發金錢修葺廟宇迎還神像家人邀巫師且盛筵日夜衛衛叩禱懺悔者數月未幾咽喉潰爛頸項不絕如綫逾年竟死焉夫

自古迄今忠義如王者能有幾人上自君相下至販夫販婦莫不敬而仰之張君讀書仕宦乃恣行無忌其受冥責亦自取之也

半截人

九月華亭縣西關昇平巷民家產一子上半截具人形而頭稍尖尻有犬尾兩足如雞距

陸公爲神

陸公隴其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爲人剛方有守筮仕練川令有惠政鋤強剔弊大得民心朝廷知其廉正擢爲臺官直言敢諫克盡厥職不久即乞歸講學於洞庭之東山從遊者日衆是冬臘月廿七日忽夢嘉定舊役紛紛來迎爲城隍神公早起謂家人曰我往矣於是沐浴更衣處分後事畢怡然而逝所居在泖口是夕泊舟者俱聞舟楫喧闐鼓樂聲不絕云迎新城隍赴任公家老蒼頭王姓者亦夢送至嘉定城隍廟見公繡衣幞頭衛從皆鬼判駭汗而醒彼處士民聞之即於廟中爲公治喪七日弔者雲集享祀無虛日夫聰明正直之士生而爲人殁而爲神此一定之理獨生前未能盡其蘊爲

可惜耳

脩史

元泰未至正三年十月命歐陽玄揭傒斯等脩遼金宋三史甲申四年春告成僅一年耳書成具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庚申帝具禮服接之見庚申外史餘杂條云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三年七月告成今脩明史已三十餘年矣未知何時告竣也 案[illegible]云至正二年壬午三月脫脫等奉命脩三史甲申春進遼史冬進金史明年乙酉冬進宋史共四年

物異

西郊有陸生者從市間買坐椅四製精而價廉喜甚列之中堂日暮猝病熱勢褩危篤叫之日者曰據象是新置一木器作祟急焚之或移贈他人禍可免也陸不信其妻力之亟其言略同於是命僕於門外積薪焚之適值劉科濟全雲者詢其故大笑入語陸曰與其付火孰若贈人我不畏祟以之見貺何如陸首肯於是遣人持歸椅纔入門即覺頭眩傍晩徧體發熱翼午懸死夫使椅祟之物固無知使天爲之何以鵻占者之言而遂霍然也再四思之不解其故可怪也已

黃沙

二十二年癸酉二月十八日酉刻天雨黃沙濛濛如霧凡戶几席以及密室之內重茵複幕無不堆積逾兩日始止

日暈

六月初五日午刻日暈內作青色外有赤黃暈三重至申始滅據觀象玩占曰日有赤暈兩重主旱又曰赤黃暈其地蝗旱多盜青暈再重歲災兵起青暈再重數年病久旱東南風不息民病旱是夫變異見嘗閱釋典

曰閻浮提中除大海水中間大小國不可勝數一國人同感緣覩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乃至彗星飄玦彗孛星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不覩不見豈上天懸象果有見有不見耶抑我輩獨感惡緣故再三垂示耶世尊之說或不誣也

雞四足

華亭尹署雞育一雛四足後二足駢搓尾間不能行立有周生館於其家親見之

闈中自縊

八月江南秋闈首場有歲字六十一號生係上江人年方強壯氣貌雄偉既入號房與隣生劇談久而不倦丙夜忽寂然既而聞悉窣聲又聞號舍簷垂起視之則已解帶自縊死矣

龍掛

九月初二日昏刻忽風雨暴至有物從東南來東關居民閻戶潛窺覩黑氣亘天中一物蜿蜒尾垂及地而目大如箕火光四射一路拖倒殿宇廬舍不計其數榆槐大數圍俱從空捲下有夜航方行吸至高岸老幼悉溺

死者甚衆或言乃妖龍爲怪龍駕風前行有金甲神騎馬執戈率兵千餘從後逐之旌旗蔽空向西北而去

冥犯

春申浦有渡曰巨濟官置渡船以便行旅往來其來已久有農民十九人問渡已解纜後有二人續至岸傍一小兒牽其衣謂曰舟中想係犯罪之人皆鎖頭鐐手爾可勿往二人謂其戲言且見在舟者半屬相識遂叱小兒去奮身登舟至中流天氣晴和舟忽自覆十九人俱死惟二人獲免

詐文被訴

十一月初一日華邑諸生黄士英以疾卒家人繞而哭之半日後忽聞喉間作聲云我歸矣叩其所以曰頃見二人持符相招即乘船往至一城殿閣聳峙絶異人寰署曰鴻政司二人者引予入與王國士對簿國士生前爲府吏與予比鄰嘗爲制舉義以所業示予屢加詐駁國士恨極鬱鬱發病死訴之冥官隨勾往面質鴻政叱國士出謂予曰汝所犯甚輕不足爲罪若數之脩短應往洪州自知之於是二人復掖而出聞彼中人云鴻政司姓盧氏剛而善斷特信任椽吏張子政孫惠卿罪人以苞苴通者往往得末減但泉下用財以人間所焚楮一束止作一錢惟鏹之有紋者研鋌值白金半兩予以貧故不能爲力洪州距此千餘里今亟往暫寓周吉甫肆中若三日夜不返則便成永別矣言訖復瞑洪州之說竟不及詳迨三日聞庭中鬼哭聲始加棺斂嗚呼黄生詐駁人文特細故耳乃冥司不察輕准訟辭不亦冤乎抑數固止於此乎至椽吏舞文亂法賄賂横行與陽世無異則尤可怪也

舍利

湖廣漢陽府離城二十里有古刹中一遊僧力脩善果曉夜誦經不輟叩以鄉貫姓名俱不答寺僧煩以聒耳之及將囘首囑衆僧曰死必焚我既焚身燼坐不燬得舍利數十顆五色燦然始知其生平蘊默有所得不以告人惜莫舉其名與字云余濟心懷說

犬怪

左鄰畜一牝狗一乳四犬中一犬三足一犬頭有兩角

遂園禊飲

三十三年甲戌上巳玉峰徐尚書乾學中允秉義盛侍御符升績侍禊事於遂園折簡而招者共十五人赴者十二人其三人期而未至予其一也遂園爲尚書別業亭池弘曠竹木深秀當天氣淸和諸賢列坐其間淸醥在壺嘉肴載御管絃迭奏舞袖雙迴相與登山臨水𠜯燭賦詩致足樂也予以兒病未獲追隨杖屨一覩盛事何遇之阨哉先以二詩奉寄云諸公高會繼耆英媿我新從谷口畊佳節敢忘元巳約不才偏繫故人情林泉寂莫靑雲隔歲月棲遲白髮生聞道登臨能作賦揮毫

應許野夫賡暫捲絲綸狎釣竿春來選勝共追歡尊前擊鉢催銀管樹底行廚捧玉盤冠蓋東山雙屐健鶯花南國袷衣寒蠡亭遙羨神仙會咫尺風塵到更難尚書擬登高節再訂良晤而首秋已歌薤露之什矣惜哉

秦中地陷

三十四年乙亥六月初四日陝西寧夏等處山崩地陷上中下三衛官民田廬壓毀陷沒者無數是日變起倉猝黑霧障空天氣慘淡軍民奔竄塞路死者不可勝計吾郡有畢生德兮者向遊四方齒逾古稀矣一武弁匿秦遣使相訂繼其厚幣策蹇行亦陷入地底竟與之同禍先是卜日將發宗黨以其年老且無子互諫阻之吳不爲止試叩日者日者曰此行大不利當閉門却避不然我見其往而不返也至是其言果驗

海溢

三十五年丙子六月初一日大風暴雨如注時方憂亢旱頃刻溝渠皆溢歡呼載道二更餘忽海嘯颶風復大作潮挾風威聲勢洶湧衝入沿海一帶地方幾數百里寶山縱亘六里橫亘十八里水高於城丈餘嘉定崇明

及吳淞川沙柘林八九團等處漂沒海塘五千丈竈戸一萬八千戸淹死者共十餘萬人黑夜驚濤猝至居人不復相顧奔竄無路至天明水退而積屍如山慘不忍言按松郡志萬曆十七年七月海潮溢過捍海塘漂沒人畜不計其數又十九年七月上海海溢幾及百里飄沒廬舍人畜無算城門晝閉蓋百餘年無此變矣

瘟神

時西夔變亂賊鋒頗銳　上下詔親征先命大將軍統衆十餘萬前驅旌旗蔽空車徒塞路其地去京師遼遠

吾於無水或擔負或㧞土飲其汁食糗嗽肉士卒氣愈壯 上一夕假寐忽覩神人身被甲冑鞠躬跪拜曰帝此行必大捷當鼓行而前矣俄見雲旂霧旆中橫戈躍馬者充斥前後不計其數 上問汝何神曰臣痘神也特來護駕言畢擁衆去 上醒甚喜果大敗逆兵因思神佑遂加勅封於是凡痘神廟俱行改建中塑冕旒像丹扆一新語曰大聖天子百靈呵護殆不誣也

風變

二十三日天未明大風忽發暴雨傾注逮午勢逾甚半空中赤光爍灼聲若霹靂砰鍧簸蕩拆墻倒屋大木皆連根拔出磚瓦飛空狀類鳥雀居人走避無所抵暮水沒過膝天氣昏黑勢如混沌少長羣聚大哭皆自分必死矣至夜半勢稍殺官署民房雕樓傑閣半被摧折四鄉民壓死者比比而是東關外數里有大樹據郡志云閱歲已千年大數十圍每歲易一花變怪莫測土人築大樹庵以奉香火至是亦被吹折時東北風急敞廬數椽適當其衝倒塌尤甚耳中但聞崩裂之聲竟夕不臥東方漸明見四壁俱無舉家彷徨無措真異變也